官训

现代 唐河 王书祥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先秦时期
官　训

官训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4 页	乂		
第 5 页	乂	第 9 页	乂.
第 10 页	乂	第 13 页	厥 乂 簜 簜
第 14 页	乂 纟	第 26 页	敉 乂 乂
第 29 页	. 乂 乂 乂	第 30 页	瓗
第 34 页	乂 乂 乂	第 35 页	乂
第 36 页	乂 乂	第 41 页	乂
第 42 页	乂	第 44 页	敉
第 45 页	乂	第 46 页	乂
第 50 页	乂 乂 乂	第 56 页	乂 乂 乂
第 59 页	鳥	第 60 页	乂
第 61 页	乂	第 67 页	陧
第 73 页	乂	第 82 页	乂
第 83 页	乂 乂	第 85 页	乂
第 91 页	敉	第 93 页	乂
第 94 页	敉 乂	第 97 页	乂
第 98 页	乂 同	第 140 页	歹
第 142 页	歹	第 197 页	缺
第 209 页	鴓 鴓	第 319 页	跲
第 321 页	跲	第 324 页	跲
第 325 页	跲	第 385 页	偰
第 396 页	茴	第 408 页	鷬
第 479 页	雚 雚	第 571 页	瘢
第 582 页	揖	第 584 页	纟
第 595 页	簍 簍	第 604 页	衔 墜 繇 衮
第 605 页	瘁屩澄墜糪犇敫膿敫轂囚墜叟叟阈衔踆踆	第 625 页	筋
第 629 页	鶉 鶉	第 630 页	麋 蓳
第 680 页	酦	第 704 页	敉 敉
第 768 页	莆	第 785 页	跤
第 877 页	闱	第 879 页	郅
第 880 页	揥 攩	第 943 页	蓁
第 948 页	辣	第 954 页	纟
第 955 页	踈	第 957 页	踈 踈
第 959 页	踈	第 969 页	蓁
第 976 页	乂	第 977 页	乂
第 987 页	乂	第 1017 页	嵲 嵲

第 1041 页	乂	第 1053 页	乂
第 1072 页	寓	第 1087 页	轨
第 1145 页	瘚	第 1181 页	绡 丝
第 1186 页	鼜	第 1208 页	踵
第 1248 页	𠂤	第 1315 页	骧
第 1316 页	骧	第 1381 页	钫
第 1450 页	胃	第 1457 页	胃 窠 窠 窠
第 1458 页	窠	第 1503 页	荸 荸
第 1504 页	敕 倚 遗	第 1513 页	彫
第 1578 页	觉	第 1622 页	颊 镠 绚 绚
第 1623 页	镠 镠 镠 绚	第 1630 页	麈
第 1631 页	麈	第 1675 页	馓 瓏 瓏 瓏 瓏 瓏
第 1676 页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馓	第 1677 页	瓏瓏瓏瓏瓏瓏瓏瓏瓏瓏
第 1680 页	豢 豢 豢	第 1681 页	豢 豢 豢
第 1689 页	踵	第 1701 页	阎
第 1705 页	纮 纮 纮 纮	第 1707 页	睃 毅 毅
第 1708 页	毅 毅 毅	第 1741 页	镠 岭 岭
第 1749 页	笆 僇 笆	第 1750 页	笆 笆 笆 笆
第 1767 页	瓏 瓏 瓏	第 1768 页	瓏 瓏 瓏 偶
第 1771 页	痫	第 1772 页	痫
第 1790 页	营 营 营	第 1791 页	营 营 营
第 1792 页	冢	第 1794 页	芳 颊 芳 颊 芳 芳
第 1800 页	镠 镠 镠 镠 镠 镠 镠	第 1803 页	瑀 瑀
第 1804 页	瑀	第 1820 页	珣
第 1830 页	瑀	第 1849 页	邦
第 1852 页	莒 莒	第 1885 页	岭 岭
第 1886 页	岭	第 1888 页	僇
第 1913 页	祇	第 1924 页	馓 馓
第 1975 页	桉	第 1992 页	胃
第 1995 页	谨	第 2006 页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瓏
第 2056 页	输 输 输	第 2079 页	燕
第 2080 页	瓏 琼 琼 琼 琼	第 2085 页	绚 绚 绚 豢
第 2097 页	瓏 瓏 瓏	第 2100 页	痫
第 2101 页	营	第 2102 页	营
第 2103 页	颊 颊 颊 颊 颊	第 2104 页	颊
第 2106 页	筋	第 2107 页	诇
第 2108 页	诇	第 2114 页	匾 匾
第 2115 页	匾 匾	第 2134 页	塘
第 2136 页	塘	第 2138 页	奔
第 2142 页	缯 族 缯	第 2166 页	诇 诇 诇
第 2167 页	诇 诇 诇	第 2174 页	芳 芳
第 2175 页	芳	第 2176 页	芳

第 2178 页	芴	第 2182 页	觯
第 2188 页	燕	第 2197 页	瓘 瓘 瓘 瓘
第 2198 页	瓘 瓘 瓘 瓘 瓘	第 2201 页	睃
第 2220 页	適	第 2238 页	瓘 镽 瓘 瓘 瓘 瓘 瓘 瓘 瓘 瓘 瓘 瓘 瓘
第 2316 页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藥	第 2374 页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第 2426 页	镽 镽 镽	第 2427 页	镽 镽 镽 镽 镽 镽 镽 镽 镽 镽
第 2442 页	觜	第 2444 页	药 药 药 药 药 药 药 药
第 2458 页	眥	第 2477 页	灰
第 2684 页	嚓 薇	第 2710 页	闵
第 2717 页	笑 筧	第 2719 页	熜
第 2737 页	叟	第 2774 页	薇
第 2778 页	敞	第 2792 页	逌
第 2855 页	塚	第 3025 页	鞘

《尚书》中的官训

（春秋）孔丘编

虞 夏 书

尧　典

【原文】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译文】　考究古代史事，有帝尧名叫放勋，他治理政事专心谨慎，聪明通达事理，有文采，善思虑，仪态温和宽厚，诚信恭谨又能谦虚礼让，他的功德光辉覆盖四方，达于天地。他光大自己超群之才智美德，以亲和本族之人。本族既已和睦，又考察分辨百官之政绩。百官政治昭明，各邦国间和好亲睦，民众也即变为和谐欢乐了。

【原文】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译文】　尧就命令羲氏与和氏，谨慎专一地顺应上天，推算观测日月星辰天象之运行状况，制定历法，恭谨的教授人民按此从事农事活动。分别命令羲仲住在东方的嵎夷，那地方叫旸谷。让他在那里恭敬地接引并礼敬日出，细心观察日出时刻。分别安排春天农作之次序。白天和黑夜一样长，黄昏时星鸟见

于南天，以此天象定准仲春（春分）。这时候农民分散在田野里，鸟兽开始交配繁育后代；再命羲叔住在南方交趾之地，分别安排夏季农作次序，对太阳回归南方之极加以测定并礼敬。白天最长，黄昏时大火星见于南天，以此定准仲夏（夏至）。这时民间老弱依傍丁壮下田劳作，鸟兽羽毛变得稀疏；分别命令和仲住在西方，叫作昧谷。让他恭敬的为落日送行，观察日落时刻。分别安排秋季收获之次序。黑夜与白昼一样长，黄昏时虚星出现于南天，以此定准仲秋（秋分）。这时农民开始收割庄稼，鸟兽生出新的羽毛；再命和叔住在北方，地名幽都。分别安排冬季改岁更新变易之事。白日最短，昴星黄昏时见于南天，以此定准仲冬（冬至）。这时民活动在室内，鸟兽生出细密的绒毛。帝尧说："啊！你们羲氏和氏诸官员。根据观察测定，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要用闰月的办法确定春夏秋冬，构成年岁。用以制定百官之职守，这样众多事务就可兴办起来了。"

【原文】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译文】　帝尧说："谁为我访问能顺应天时为治之人，而提升任用呢？"放齐说："您的儿子丹朱开明通达事理。"帝尧说："唉！他言论悖谬，又好争辩，怎么可以呀？"

帝尧说："谁能访问治理好我的政事之人呢？"欢兜说："啊！共工广积显见之功绩可以任用。"帝尧说："哼！这个人话说的漂亮，作起来就相违背，表面上恭恭敬敬，内心里却连上天都怠慢不敬。"

帝尧说："啊！四方诸侯之长，汹涌奔流的洪水到处为害，大水包围了高山，淹上了丘陵，浩荡无涯像要漫过高天。天下民众都在哀痛嗟叹，有谁能使洪水得到治理呢？"众人都说："啊！鲧可以呀。"帝尧说："唔！这个人违背天意，不服从教命，危害同族之人。"四方诸侯长回答说："我们听到的情况和你说的不一样呀！先试用一段，看如果可以就任用。"帝尧（对鲧）说："前去赴任吧，要谨慎专心地干啊！"过了九年，没有作出什么成绩。

【原文】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

“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其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译文】　帝尧说：“啊！四方诸侯之长。我在帝位七十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职位呢？”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我们德才鄙陋低劣，会辱没帝位。”帝尧说：“请明察贤明之人，举荐隐匿民间出身卑微之人。”众人进言于尧说：“下面有位光棍汉，名叫虞舜。”帝尧说：“对呀！我也有所耳闻，他的情况如何？”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他是瞽瞍之子，父亲行事愚蠢固执，后母说话悖谬不真，兄弟象傲慢骄横，而舜却能与他们和谐相处，用孝行来厚美他们的德行，约束他们不至陷于邪恶。”帝尧说：“我将要试试他！”就把女儿嫁给舜，观察他与二女相处时所遵循的法则。命令二个女儿到妫水转弯之处，在那里与舜婚配，做舜妇。帝尧对二个女儿说：“你们要必敬必戒，谨慎啊！”

【原文】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译文】　命舜谨慎地完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教化，于是五种伦常都得到人们的普遍遵从。又命舜度量掌管国家各种事务，各种事务都管理得有条有理。又命舜在四门迎接各国来访的宾客，各国宾客无不肃然起敬。又把舜放到深山丛林之中，他能在暴风雷雨之中不迷失方向。帝尧说：“来吧！舜。我询问你的政事，并考察你的言论，你的言与行都获得功业，已经三年了。你可以升为帝位了。”舜让位于有德之人，不肯继位。

【原文】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译文】　正月上旬的一个吉日，在文祖庙中舜接受尧之禅位。舜即位后观测北斗七星之运行，以之与七项政事相协同一致。接着举行祭天大典，向上天报告禅位之事，又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名山大川之神，遍及一切神祇。随之又收集五种玉圭。既选定吉月，又选定吉日，接受四方诸侯百官的朝见，事后把玉圭分发给他们。

这年二月，舜到东方巡察，到了东岳泰山，对泰山神进行祭祀，又依其地之高下对其余山川之神进行祭祀，然后接受东方诸侯朝见。协调安排春夏秋冬四季和月份大小，确定日之干支顺序，统一音律、长度、容积、重量的计算标准。修定公侯伯子男朝见天子的五等礼制；五等诸侯执五种玉圭；诸侯世子执缫，公之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以及卿执羊羔大夫执雁，士执一只（死）野鸡的礼品。至于五种玉圭，待朝见之礼完毕即返回给诸侯。五月去南方巡察，到达南岳，所举行礼节如东岳相同。八月去西方巡察，到了西岳，所行礼数如前。十一月到北方巡察，到了北岳，礼节与西岳同。巡视四方返回，到尧之祖庙行祭礼，用一头公牛作祭品。自此以后，每隔五年巡视一次，中间四年诸侯来朝见，向天子全面报告国事，天子公开考察他们的政绩，用车马服装奖赏他们的功劳。

舜开始把天下划为十二州，在各州选一名山封土为坛以祭祀，又疏通四方河道。

又把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常刑显示于民。用流放代替五刑，以示宽宥；在官府当差而犯罪则受鞭打之官刑；不服从教化而犯错则用藤（木）条抽打为教刑；还可用金钱赎罪称赎刑。不是有意的过失犯罪则可赦免，有所依仗而终不悔改则处重刑。谨慎啊，谨慎啊，用刑者要心存忧惧啊！

随后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四罪得到惩治，天下人无不信服。

【原文】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译文】　舜在位二十八年，帝尧逝世。天下民众如同死去父母一样悲痛，三年之内，全国上下断绝音乐之声。三年后正月初一，舜到尧之祖庙，和四方诸侯君长共商国事，大开明堂之四门，颁布政教，使四方之人看得明，听得清。

舜说：“啊，十二州的州官们！足食惟在不违农时！要安抚远处之民亲厚近处之民，亲厚有德之人，信任善良之人，而拒斥佞幸小人，这样四边蛮夷之族就会信服。”

舜说：“啊，四方诸侯君长！有谁能奋发努力以光大帝尧的事业，担当百揆之官以辅佐政事啊？”众人都说：“伯禹可以担当司空之官。”舜帝说：“好吧，禹呀！你去平治水土，只把此事放在心上，勤勉去作。”禹叩头跪拜，请求让位给稷、契和皋陶。帝舜说：“好啦，你去干吧！”

帝舜说：“弃呀，天下民众为饥饿所困厄，你去主管农事，适时播种各种谷物。”帝舜说：“契呀，百姓之间不亲睦，父母兄弟子女之间不和顺，你去作司徒之官，谨慎专一于传播五常之教，要注意宽厚。”帝舜说：“皋陶啊，周边蛮夷诸国扰乱中国，抢劫杀人造成内乱外患。你去作刑狱之官，五种刑罚各有其用，五种流放之刑各有不同安置之处，施行五刑分别在野外、市场和朝廷三处地方进行。五种流刑，分别安置三处地方。只有明察公断才能使天下人信服。”

【原文】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译文】 帝舜说："谁适合作主管百工之官？"众人都说："垂啊！"帝舜说："好吧，垂啊！你去作主管百工之官吧。"垂跪拜叩头，要求让给殳斨和伯与。帝舜说："好了，去干吧，你适合担当此职。"

帝舜说："谁适合担当主管山林草泽鸟兽之官呢？"众人都说："益呀！"帝舜说："好吧，益呀！你去作我的虞官吧。"益跪拜叩首，要求让位给朱虎和熊罴。帝舜说："好了，去干吧！你适合担任此职。"

帝舜说："啊！四方诸侯之长，有谁能为我主持三礼呀？"众人都说："伯夷！"帝舜说："好吧，伯夷呀！你去作秩宗之官。从清晨到深夜都要谨慎恭敬，正直而又清明。"伯夷跪拜叩首，想让位给夔与龙。帝舜说："好吧，去干吧，可要谨慎专心啊！"

帝舜说："夔！命你去主管音乐，教导长子，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暴戾，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志向的，歌是咏唱语言的，乐声与咏唱相依，六律与五声相和。八音能相和谐，而不相互失去伦序，神与人之情就可借此和谐交融。"夔说："啊！我轻重不同地敲击石制乐器，连百兽都随着跳起舞来。"

帝舜说："龙，我憎恶谗言恶行，因为它使我的民众惊恐。命你作纳言之官，日夜宣示我的命令，要诚信不伪。"

帝舜说："啊！你们二十二人，要谨慎专心啊！要时时辅导天下大事而获得成功。"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罢黜昏庸提升贤明，各项事业都可兴旺发达起来。对三苗分别善恶作了不同安置。

舜三十岁被征召任用，考察试用三十年（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居帝位五十年，在巡守中死去。

皋陶谟

【原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

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译文】　考查往古事迹，皋陶说：“君能诚信地遵行仁德，就能谋虑高明而辅佐之臣也能同心协力。”禹说：“好啊，如何去做呢？”皋陶说：“啊！要谨慎修养自身，并使思虑深远。要依次与九族相亲厚，众多贤明之人就会相互勉励来辅助，由近而及远，道理就在于此。”禹拜谢这番美言说：“好啊！”

皋陶说：“啊！还要识别人，安抚民。”禹说：“噢！都如此，就是帝舜也难作到。能识别人就是明哲，就善于用人。能安抚民就是慈爱，民众就会怀念他。能作到明哲而又慈爱，何必忧虑欢兜？何必驱逐三苗？何必畏慎工于言词巧于伪饰的佞幸之人呢？”

皋陶说：“啊！考察人的行为有九种美德。要说某人有美德，就要将其行事一件一件列出。”禹问：“什么是九德？”皋陶说：“宽厚而威严，柔和而有主见，老实随和而严肃庄重，有治事之才又办事认真，温顺而又坚定，耿直而又和气，行事从大处著眼又不忽视小节，刚正果断而求实，坚强有力又合乎道义，显示九种美德而又坚持经常，那就完善了！每日能表现出九德中的三种来，日夜都恭敬专心努力去作，作为卿大夫就能保持其封地；每天能严肃庄重地实践其中六种德行，用以辅佐治事，作为诸侯就能保持他的邦国。对九德能合一接受普遍推行，使具备九德之人都出来任职作事，才德超群之人都处官位。百官臣僚相互学习效法，只想把自己的职事作好，使政事与天象运转相顺应，各种业绩都会获得成功。有邦国之诸侯不要追求安逸和贪欲，要兢兢业业去尽职，因为天天都有无数千头万绪的事要办。不要使众官成为虚设，天命之功业，人要代它完成。天定之伦常秩序有恒常之法则，命令我们要使五种伦常秩序淳厚起来！天所规定之尊卑贵贱等级有其礼法，我们要遵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礼法并保持恒常。君臣间要相互恭敬，协力同心，和睦亲善啊！上天任命有德之人，按五等爵位配备五种花纹的礼服。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用五种刑罚治裁五种罪人。对于政事要勉力办好啊！天之聪明，来自于下民之聪明。天之扬善罚恶，来自下民之扬善罚恶。上天与下民之心是相通的，要谨慎啊，有邦国的君主们！”

皋陶说：“我的话顺理可行吗？”禹说：“是啊！你的话可以推行并建立功业。”

皋陶说："我没有什么学识，只是天天想着辅佐君主有所帮助啊！"

【原文】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

【译文】 帝舜说："来吧，禹！你也讲讲高明之见。"禹拜谢说："啊！天子，我有何可说呢？我只想天天努力作事而已。"皋陶说："噢！到底怎样呢？"禹说："洪水漫天，浩浩荡荡，包围高山，漫过丘陵，黎民百姓为洪水吞没。我乘坐四种运载之具。随着山林砍削树木作为路标，和伯益一道为民众送去新猎取的鸟兽之肉。我疏通九条河道，使河水流入大海，开通田间排水沟渠，使水流入江河。和稷一起播种百谷，给民众送去谷物和肉类食品，又让他们以物易物，调剂余缺，开展贸易活动。于是民众就安定下来了，各个邦国开始得到治理。"皋陶说："好啊！你的这些善言应当效法。"

禹说："啊！天子，你处在君主职位可要谨慎。"帝舜说："好吧！"禹说："安处于你的地位，只有预见于事物发展变化之征兆，才能得以安康。如果辅佐之臣公平正直，你的行动就会得到广泛响应。要虚心以待，明白地接受上天之命令，上天将会再次赐给你美善。"

帝舜说："啊！大臣就是最亲近的人啊！最亲近的人就是大臣啊！"禹说："是啊！"

帝舜说："大臣就是我的臂膀大腿和耳目。我想帮助民众，你们协助我。我

想致力于天下四方，你们就去作。我想把古人礼服上的图象显示出来，把日、月、星辰、山、龙、雉六种图象绘制于礼服上衣；把虎形纹、水藻、火苗、白米、黑白相间的斧形状、黑青相间的己字相对花纹绣在下裳，用五种颜色的颜料鲜明地施用于五色花纹，制作成礼服，你们将其辨明。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以考察社会之治乱，以发布和采纳五方之言，你们要听清楚。我有失误你们帮助，你们不要当面顺从，回去背后议论。我尊敬周围的大臣，而那些愚蠢和好讲谗言之人，如果不能明察向善，就用不许参加射礼以标明他们，用鞭打来惩戒他们，在背上书字来标记他们，这些作法都是欲其改悔而共同上进。官员们要采纳下面的言论，好的言论要宣扬表彰，公正的言论就要举荐上去并听从采用。闭塞不通之言，则加惩戒。”

禹说：“好啊！天子，普天之下，至于海角天涯的黎民百姓，万国的众贤德之人，都只是你的臣民，天子要时时举用他们，广泛采纳他们的言论，明察他们的事绩，用车子服饰表彰他们的功劳。如能这样，谁敢不谦让，谁敢不恭敬地响应您的命令？天子您不善于分辨，把好人和坏人同日进用，这样作必然劳而无功。”

【原文】　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译文】　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好怠惰游乐，戏谑胡为。不论白天黑夜都不停息作恶，洪水已退，还坐在船上迫使民众推舟游乐。在家里与众女放纵淫乱，因而断绝继世之位。我以丹朱的行为为惩戒，娶涂山氏之女为妻，婚后只四天即离家去治水。启生下来呱呱啼哭，我也顾不上抚爱他，惟以极大精力谋划度量治理水土之事。辅佐君主规划五服区域，到达五千里远。在九州中每州征集三万人参加治水劳动，一直征集到四海之边。在周边每五个诸侯国设

立一长，各自负责领导治水之功业，只有三苗部族顽抗，不肯参加治水劳作，君主将为此担忧吧！”

帝舜说：“用我之德教去开导他们，使他们就绪，这就是你的功绩。皋陶正在使一切有绪，正在把刑罚条文图象刻于器物，力求清楚明白。”

夔说：“敲击玉磬，弹奏琴瑟，歌唱起来。”祖宗和先父的神灵降临，舜的宾客各在其位陪祭，各诸侯国君登堂与主人相互揖让。堂下吹奏管乐，摇起小鼓，敲柷以合乐，击敔以终止，笙与大钟交互演奏。舞蹈者模仿鸟兽在舞动，韶乐经九次变化演奏而完成，凤凰也为乐曲感动，前来聆听。夔说：“啊！我用轻重不同手法敲击石制乐器，百兽就跟着跳舞，众位官长也能诚信和谐相处。”

帝舜因此作歌道：“对于上天发布之命令，惟有时时小心谨慎对待。”于是又歌唱道：“大臣们都高兴了！君王就会振作起来！百官也会和乐融洽！”皋陶跪拜叩头高声说：“要牢记呀！君王作表率，事业就兴旺，慎重对待法度，要严肃认真呀！凡事要反复省察思考才能成功，要严肃认真啊！”又继续歌唱道：“君王圣明啊！大臣就会贤良啊！诸事就会安宁啊！”又唱道：“君王烦琐无大志啊！大臣们就要怠惰呀！一切事业都要败坏呀！”帝舜拜谢说：“好啊！去认真地干吧！”

禹　贡

【原文】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译文】　禹划分土地疆界，顺着山势砍削树木作标记，以高山大河定州之分界。

冀州：已经从壶口开始动工，接着便开凿梁山和岐山。已经修治太原一带，直到太岳山的南面。覃怀一带治理获得成绩，直到漳水横流入河处。这地区的土地是白色土壤，这里的赋税是一等和二等夹杂，这里的农田属于五等。恒河、卫河既已顺流入海，大陆泽一带就可以耕作了。东方海岛上居住的夷民进贡皮制服饰，从靠近碣石山右侧一带进入黄河。

【原文】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译文】　济水与黄河之间一带是兖州：黄河下游九条河道已经开通，雷夏泽已经形成，雍水和沮水会合注入泽中。可以栽种桑树之地已经开始养蚕，于是人们从丘陵高地迁徙到平原居住。这里的土地黑色而肥沃，这里的草生长茂盛，这里树木枝干修长。这里土地为第六等，而赋税为第九等，耕种十三年后才和其他州相同。这里上缴贡物是漆和丝，以及用筐子盛着的彩色丝织品。贡品由水路经济水、漯河，到达黄河。

【原文】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浮于汶，达于济。

【译文】　渤海泰山之间一带是青州：隅夷地处僻远而治理疏略，潍水、淄水已经疏通。这里土地色白而肥沃，海边为广阔的盐碱地。这里的土地为第三等，赋税为第四等。这里的贡品是盐、细葛布，还有多种海产品。泰山谷地一带的贡物是丝、大麻、锡、松木和奇特珍贵的石头。莱州一带居民放牧牲畜，这里的贡品是用筐盛装的柞蚕丝。进贡的路线是乘船由汶水转入济水。

【原文】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既猎，东原厎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译文】　黄海、泰山与淮河之间的地域是徐州：淮河、沂水已经治理好，蒙山、羽山一带可以种植了，大野泽已聚成湖泊，东原一带也得到平治。这里的土壤是红色粘性而肥沃的，草木也逐渐生长繁茂。这里的土地属第二等，赋税为第五等。这里上缴的贡物是五色土，羽山谷中的大山鸡，峄山阳坡独生的优质桐木，泗水边上可作石磬的石头。淮河下游居住的夷人要进贡蠙珠和鱼类，还有用筐子盛装的黑色细绸和白绢。运送贡品的船只从淮河、泗水转入黄河。

【原文】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篠□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译文】　淮河与黄海间的地域为扬州：鄱阳湖已经蓄足水量，沿海岛屿也可安居。长江下游诸支流已经入海，太湖治理也获得成功。大竹和小竹遍布各地，这里的草生长繁茂，树木也很高大。这里的土地低洼潮湿。这里的农田为第九等，赋税是第七等，间杂有第六等。这里进奉的贡品是金、银、铜，以及

各种美玉、大小竹木、象牙、犀牛皮、鸟羽、旄牛尾和木材。海岛上居住的民族穿著草编衣服。这地方把贝锦放在筐内，把桔子和柚子包装好，进贡。贡品装船由长江和黄海，到达淮河和泗水。

【原文】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译文】　荆山至衡山南侧一带地域为荆州：长江、汉水如朝见一般流向大海，洞庭湖九条水系已大定，沱江、潜江水道已经疏通，云梦泽一带也可以耕作了。这里的土地潮湿泥泞，其田地为第八等，其赋税为第三等。这里进奉贡物是鸟羽、旄牛尾、象牙、犀牛皮以及金银铜，椿木、柘木、桧木、柏木，磨刀石、造箭头之砮石、丹砂、美竹、楛木等。这一带三个诸侯国的贡品是他们的名特产。将菁茅草包好放在匣子里，将彩色丝绸和珍珠串放在筐子里，九江一带还进贡大龟。贡品由长江、沱江、潜江、汉水水路起运，再经一段陆路入洛水，到达南河。

【原文】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译文】　荆山至黄河之间为豫州：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已疏通入黄河，荥波湖已蓄足水量。疏导菏泽湖，及孟诸泽。这里的土质疏松柔软，下层是肥沃硬质黑土。这里的农田为第四等，赋税是第二等，间杂第一等。其贡物为漆、大麻、细葛布、苎麻，用筐盛装的细绸细棉，还进贡制磬之石头。进贡的船只经洛水，到达黄河。

【原文】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译文】　华山南侧至怒江之间地域是梁州。岷山、嶓冢山已可以种植，沱水、潜水也已疏通。峨嵋山、蒙山一带已经平治，和水一带居民也获得治水之功绩。这里土质黑色疏松，其田地是第七等，其赋税是第八等，间或为七等九等。所进奉贡物是美玉、铁、银、刚铁、制箭头的石、磬、熊、罴、狐狸、野猫、地毯。西倾山一带的贡物沿桓水而来，乘船航行于潜水，再经一段陆路后

入沔水，再入渭水，然后横渡渭水入黄河。

【原文】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译文】　黑水至西河间地域为雍州：弱水经疏通已向西流，泾河注入渭水弯曲处，漆沮水已顺流入黄河，沣水也同渭水会合。荆山、岐山已经开通，终南山、惇物山，直至鸟鼠山也已开通。原隰一带治理已获成效，猪野湖也已治理好。三危山一带已可居住，三苗之处也更加安定。这里的土地是黄色的，其田地为第一等，其赋税为第六等。这里进奉贡物是美玉、美石、如珠子般的宝石。进贡之物由积石山附近黄河上船，到达龙门、西河，会合在渭水与黄河交会处。昆仑、析支、渠搜一带进奉地毯，于是西戎诸国也都安定了。

【原文】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译文】　开通岍山、岐山，到达荆山，越过黄河。又开通壶口山、雷首山，到达太岳山。再从厎柱山、析城山，开通到王屋山。再从太行山、恒山，到达碣石山，入于渤海。

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到达太华山。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到达陪尾山。

开通嶓冢山至荆山。由内方山到达大别山。由岷山南侧至于衡山，经过九江，到达庐山。

【原文】　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译文】　疏通弱水至合黎山，其下游流入沙漠中。疏通黑水至三危山，注入于南海。开通积石山以疏导黄河，到达龙门山，再向南到达华山北侧，再向东到达厎柱山，又向东到达孟津，又向东经洛水转弯处，到达大伾山，再向北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又向北，分散为九条支流，又会同诸支流为一河，注入海中。

开通嶓冢山以疏导漾水，东流而为汉水，又向东，为沧浪水，经过三澨水，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成大泽为彭蠡，再向东为北江，注入大海。开通岷山而疏导长江，向东别分出一支流为沱江，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洞庭湖，到达东陵，再由东向北延伸，同淮水会合，东流为中江，注入大海。

疏导沇水，向东流为济水，注入黄河，漫溢而成荥泽，又从陶丘北面向东流，又向东到达荷水，又向东北，与汶水会合，又向北东，流入大海。

开通桐柏山疏导淮河，向东流与泗水、沂水会合，再向东注入大海。开通鸟鼠山疏导渭水，向东与沣水会合，又向东与泾水会合，又向东经过漆沮水，注入黄河。开通熊耳山疏导洛水，东北流与涧水、瀍水会合，又向东流与伊水会合，又向东北流，注入黄河。

【原文】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译文】　九州之内同得治理：四方的土地已经可以居住，九条山脉已经砍削树木作出标志，可以通行了，九大水系已疏通其水源，九大湖泊已修起堤防，天下各地官民都得以会聚京师。六府已治理很好，各处土地俱要征税，慎重确定收税规则，都是依照土地上中下等级定赋税数额的。九州之内土地都赏赐给诸侯，并赐给姓氏，赏赐的原则是以他们的品德为先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违背我的政令了。

距都城四方五百里之内的地域是甸服。距都城百里之内的，要交纳带秸杆

的谷物，再向外一百里交纳禾穗，再向外一百里交纳去柄去芒带壳的谷物，再向外一百里交纳粗谷，再向外一百里交纳米。由甸服边缘再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域称侯服。侯服靠内的一百里地域为天子负担各种差役，由此向外二百里地域为邦国负担差役，由此再向外二百里地域负责侦察候望，维持治安。由侯服边缘再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域为绥服。靠内的三百里地域，揆度王者之文教，结合民俗民情加以推行。再向外二百里地域，则奋扬武威，卫护王者之境。由绥服边缘再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域为要服。靠内的二百里地域按王者之教和平相处，再向外的三百里地域，相约守法即可。由要服边界再向外延伸五百里之地为荒服。靠内三百里地域，沿袭当地风俗而又加以羁縻，再向外二百里地域为流徙不定的部族。东方到达大海，西方到达沙漠，从北方到南方，至于周边蛮夷所居，王者之政令教化都达到了。于是禹被赐与玄圭，宣告他的成功。

甘　誓

【原文】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译文】　启将要在甘地发动一场大战，于是召集六军主将。夏王说："啊！你们六军主将和全体将士，我发布誓词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关乎民生日用的五行说，怠慢遗弃天子任命之三卿，上天因此要断绝他的国命，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的惩罚。战车左面的战士如果不精于以箭射敌，你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面的战士如果不精于以矛刺敌，你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驾驶战车的御者如果不能使车马进退左右得当，你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奉行命令的，将在祖庙神主前给予奖赏；不奉行命令的，将在社神神主前给予惩罚，我就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

商　书

汤　誓

【原文】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译文】　王说："来吧，你们这些人，都注意听我讲话。不是我小子敢于发动叛乱！而是夏国犯下许多罪恶，上天命令我去诛讨它。现在你们众人当中，有的人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大家，荒废了我们的农事，而何必要去征伐夏国啊？'我已经听到你们大家的话，但是夏氏有罪，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去征伐。现在你们将会问：'夏的罪行是怎样呢？'夏王竭尽了民力，苛刻剥削夏国城邑。民众怠慢不恭不与合作，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失？我们愿意同你一道灭亡。'夏王的行为如此，现在我一定要去征讨他。我期望你们辅助我个人，推行上天对夏之惩罚，我将重重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假如你们不遵从誓言，我就要把你们降为奴隶或杀掉，不会有所赦免。"

盘　庚

盘庚上

【原文】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慼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

盘庚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

命众，悉至于庭。

【译文】　盘庚迁都至殷邑，臣民们不喜欢新的居处，因此，盘庚召呼亲近的贵戚大臣陈述己见，说："我先王来都于此，已经居住在这里。先王重视我民的生息，非欲尽致之死，民众仍遭不幸，荡析离居，不能相救。如今占卜也说：'此地对我民众不利不可居，当迁都。'先王有事，都恭敬谨慎地遵奉天命，就是这样作还不能常保安宁。不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到现在已经迁都五次了。现在若不继承先王而迁，就不知上天如何判定我国之命运，更何况说能够从事先王的事业呢？如同倒伏之树木又生新芽一样，上天将使我国之命在新都长久延续，继续复兴先王之大业，使四方得到安定。"

盘庚教导民众，仍任用原来那些官员，让他们崇尚固有制度，整饬法制。说："不要有人敢于隐匿我对民众告诫之言！"王命令民众，都到王庭中来。

【原文】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忧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尔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译文】　王这样说："来吧，你们众人，我要告知你们，训诫你们，你们要考虑废除自私之心，不要傲慢放纵追求安逸。以往我们的先王，也只是考虑任用世家旧臣共同掌管国家政事。先王发布修治之政令，执政者不隐匿它的宗旨，先王因此很敬重他们。因为没有错误的言论，民众因此改过向善而大有改变。现在你们自以为是，不听善言，吵闹不休，起来申说邪恶虚浮之言，我不知你们在争论些什么！

"并不是我荒废了先王美德，只是你们把这个美德隐藏起来了，不畏惧我这位君王。对你们我像看火光一样看得清楚，我只是拙于谋划，乃成过失。若像网连接在纲绳上，才能有条不紊，就像农民从事农田劳作，只有勉力耕作才会有秋天的收获一样。你们能除去你们自私之心，把实实在在的恩德施行于民众，以至于姻亲朋友，如此则敢说句大话，自称是积德行善之人。如果你们不畏惧

眼前和久远的大灾祸，像懒惰农民一样苟且偷安，不勤勉耕作，不从事于田间，于是就没有黍稷的收获。

“你们不向百姓宣布善言，这只是你们自己造成的灾祸，于是危败灾祸内外齐来，以致于自己害了自身。你们已经先于民众为恶，才遭受如此痛苦，你们自己后悔又怎能来得及？看看那些小民，尚且相互顾及规诫之言，担心他们说出的话有错误或不当之处，何况我操纵你们的生杀之权呢？你们为何不向我报告，而以虚浮之言互相煽动，恐吓迷惑众人？就像燎原大火，不可靠近，还能够扑灭吗？这都是你们大家自行不善，不是我的过错。”

【原文】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译文】 “迟任有句话说：‘用人要求用旧人；用器物不要求旧的，而要求新的。’古时我的先王和你们的祖先父辈，互相劳逸共享，我岂敢对你们动用不适当的赏罚？世世代代计算你们的功劳，我也不会掩盖你们的好处。现在我在宗庙里祭祀先王，你们的祖先也随着参与配享。降给你们幸福或灾祸，都出于先王和你们祖宗之意，我也不敢动用不适当的赏赐和惩罚。

“我把困难告知你们，就像射箭要对准目标。你们不要轻视年高有德者，不要忽视孤儿和幼儿。你们每个人都要长久在新居，勤勉付出你们的力量，听从我一个人的谋划。不管是久远还是目前，都要用刑罚诛责其罪恶；用赏赐表彰其善行。邦国治理的好，是因为有你们众人；邦国治理不好，只是我个人对当罚者失于惩处。

“凡是你们众位，都要相互转告：从现在到今后，各自要恭谨地做你们应做之事，完善你们的职责，闭口不乱说。否则，惩罚加到身上可不要后悔！”

盘庚中

【原文】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

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

【译文】　盘庚制作渡河之具，考虑涉过黄河带领臣民迁都。于是对那些不愿跟随迁徙之臣民讲话，用诚恳的话语极力劝告他们。那些臣众都到场了，恭敬严肃地站在王庭。盘庚就招乎这些人靠前些。他说："你们要听明白我的话，不要忽视我的命令！啊！古代我们的先王，无不以保护民众安居乐业为唯一宗旨。先王都亲爱民众，很少有不合天时之举。殷国降下大灾难，先王心中不安而有所作为，视民利之所在而迁徙。你们为何不想想我们先王的这些传闻？我也是保护你们，为你们谋利益，喜欢和你们共享安乐的，并不是因为你们有过错，用迁徙作为惩罚。我这样呼吁你们安居此新邑，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也是以此遵从先王意志。

【原文】　"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

"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

【译文】　"现在我打算率领你们迁都，以安定邦国。你们不忧虑我心中之困苦忧愁，你们的心都十分不和顺，不是用真诚钦敬之心来感动我。你们只是自己使自己困穷苦恼，如同乘船，你们不渡过河去，所载之物就会朽败。你们的诚意与实际不相符合，只有相与沉溺下去。不能考察原因，自己怨怒又有何益处呢？你们不作长远打算，也不想想灾祸，你们安处忧患而不觉。这样只有当前，没有将来。"

"现在我命令你们一律听命，不要播扬秽闻搞臭自己。那样恐怕会有人使你们立身偏斜，心思邪僻。我要请老天使你们生命延续，我那里是威吓你们，我是要帮助你们，养育你们。"

【原文】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

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译文】 “我想到我的神圣的先王、曾劳苦过你们的祖先，我才对你们提出忠告以关怀你们，然而政事失误，还长久居留于此，先王就要重降灾难与疾病，责问‘为何残害我的臣民？’你们民众如果不自行谋生，不和我的谋划同心协力，先王也要降给你们灾难与疾病，并责问说：‘为何不和我的幼孙亲近和好？’故而德行上有差错，上天将要惩罚你们，你们是无法逃避的。

“从前我的先王既然劳苦过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你们都作为我所养育之民众，你们心中却存在邪恶之念！我的先王将把这些告知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你们的祖先和父辈就会断然遗弃你们，不会从死亡中援救你们。现在我周围有扰乱政事的官员在位，他们只是聚敛财宝。你们的祖先父辈于是告知我的先王说：‘对我的子孙动用大刑吧！’于是先王就重重降下灾殃。

“啊！现在我告诉你们：不可轻忽怠慢，要把大灾祸作为永久警诫，不要互相疏远！你们要接受我的谋划并相遵从，各人心里都该想到和衷共济，协同一心。假如有人行不善不听从教导，堕落违法黩职误事，欺诈奸邪作恶多端，我就把他们灭绝，不使他们遗留和繁育后代，不使他们的后代移居在此新邑。去独立谋生吧！现在我打算带你们迁都，在那里建设你们永久的家园。”

盘庚下

【原文】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

【译文】 盘庚既迁都之后，定下臣民之居处，又确定宗庙朝廷方位，然后告慰众人。他说：“不要嬉戏怠惰，要勉力重建国家！现在我把肺腹之言发表出来，把我的志向遍告于你们百官。我没有降罪于你们众人，你们也不要一齐恼恨我，联合一致诽谤我个人。从前我的先王欲创建超越前人的功业，迁徙到高地居住。用此减少洪水带来之灾祸，在我们邦国获得嘉美之功绩。现在我的臣民因洪水而流荡分散，离开故居，没有固定居住之处。你们问我为何要惊动万民迁都？这是因为现今上帝要复兴我高祖成汤之德业，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我

急切又笃厚诚敬，恭谨地拯救民众之命，使其永久居住在此新都。如今我这年轻无知之人，不是要废弃你们众人的意见，而是迁都这至善之举是由神灵谋划而来，不敢违背占卜，而是要用以光大这美好的事业。

【原文】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译文】 “啊！各位诸侯、众官长及全体官员，希望你们都认真考虑！我将考察挑选你们，看谁最照顾体恤我的民众。我不会任用贪图财货之人；而勇于举用率民谋生之人。凡能养育人民、为人民谋划使其安居之人，都会依次受到敬重。现在我已经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真意告知你们，不希望有人不敬重。不要聚敛宝货，要在率民谋生中建立功业，要把恩德广施于民，要能永远一心一意这样做。”

高宗肜日

【原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译文】 肜祭高宗武丁那一日，有一只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大臣祖已说：“先端正王的认识，再端正祭事。”就对王训诫说：“老天注视着下民，掌管其是否遵道行事。它赐予人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老天使人夭死，而是有人自己招致中途绝命。人有不善之行为，又不服其罪，老天已经发出命令纠正他们的行为，他们竟说：‘天能把我怎么样呢？’啊！先王的后嗣要敬重人民，因为他们无不是上天的后代，在正常祭祀中亡父的祭品不要过分丰厚。”

西伯戡黎

【原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

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译文】　西伯已经战败黎国，殷臣祖伊甚为惊恐，慌忙奔去报告纣王。说：“天子，上天已经终止我殷朝的国命。圣人和大龟所卜皆不遇吉兆。不是先王不扶助我们后人，只因大王你过分纵欲淫乐而自取绝灭。故而上天抛弃我们，使我们没有粗食充饥，不能娱悦天性，不得遵循法典。现今我们的人民无不希望大王灭亡，他们说：‘老天为何不降下惩罚之威？’现在老天惩罚之大命还未到来，君王打算怎么办呢？”

纣王说：“啊！我的生与死决定在上天。”祖伊反驳说：“唉！你的过失太多，都列于上天，你还能索取上天之庇护吗？殷朝即将灭亡，要指导你的政事，不可不为你的邦国尽力而为啊！”

微　子

【原文】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陊，若之何其？”

【译文】　微子如此说：“父师、少师！殷恐怕不能治理好天下四方了。我们的先祖成汤制定之成法还陈列在上，而纣王沉湎于酒色之中，乱政败德于天下。殷国从下到上从民到官无不抄掠偷窃，犯法作乱。连执政之卿士都相互效法不遵法度。凡有犯罪之人，却常常不能被捕获，小民一并兴起，相互对敌结仇。现在殷国恐怕要灭亡了，如同涉一条大河，而大河却没有渡口和边际那样危险。时至今日，殷国就要灭亡了。”又说：“父师、少师，我或者起而出逃？或是恭顺于草野直至年老呢？现在你们不指点于我，我将仆倒坠落，可怎么办呢？”

【原文】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陊。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

【译文】　父师这样说：“王子！老天重降灾难灭亡殷国，使君臣上下一并沉湎于酒色，而不知畏惧天威，违背年高老成在位长久大臣的劝诫。现在的殷民竟然偷窃祭祀天地神祇的牺牲隐匿起来，并加饲养或杀掉食用都没有灾祸。上

天下来视察殷民，看到纣王用杀戮来聚敛，招致敌对仇恨而不停止。所有罪恶都集合纣王一身，众多贫弱受害之人无处申诉。殷商如果现在有灾祸，我们都会蒙受其难；殷商灭亡，我不会去作臣仆，劝告王子出逃。我以前曾说箕子王子不出逃，殷国就要覆灭。你们自己谋虑吧！每个人都想对先王有所贡献，我不会考虑出逃之事。”

周　书

牧　誓

【原文】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译文】　在甲子日黎明，武王率全军来到商之都城郊外牧野，在那里举行誓师大会。武王左手持黄色大斧，右手拿系有旄牛尾的白色旗帜指挥全军。他说：“多么遥远啊，我们这些从西方来的人们！”武王又说：“哦！我们友邦的君主和执事大臣们，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们，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国之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竖立起你们的长矛，我即将发布誓词。”

【原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译文】　武王说：“古人有言说：‘母鸡没有清晨啼叫报晓的，母鸡报晓，这家就要败落。’现在商王受只听信妇人之言，轻蔑废弃对祖先祭祀而不闻不问，轻蔑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对从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之人，推崇尊敬，信任使用他们，以他们为大夫卿士之官，使他们残暴的虐害百姓，在国内犯法作

乱。现在我姬发只是奉行上天之惩罚。今天这场战事，在进攻中不超过六、七步，就要停下来整齐一下队列。勇士们要奋勉向前啊！在交战中击刺不超过四、五回合，六、七回合，就要停下来整顿阵容。奋勉向前啊，勇士们！希望你们个个威武雄壮，如虎、貔、熊、罴一般，前往商郊进军。不要拒敌奔来投降的人，以便使他们为我们西方各国服役。奋勉前进啊，勇士们！你们如果不奋力向前，将对你们本身施行杀戮！”

洪　范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译文】　周武王即位十三年，拜访殷遗臣箕子。武王说：“啊！箕子，惟有上天在默默地安定保护下民，使他们彼此和睦地住在一起，我却不知道治理天下之常理由何所定？”

箕子说：“我听说在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扰乱了五行运行规律。上帝震怒，不赐给他九类大法，治理天下之常理被破坏。后来鲧被流放而死，禹就继承他的事业而兴起，上帝赐给禹九类大法，治理天下之常理由之而定。九类大法：第一是五行；第二是谨慎专一做好五事，以五事参五行，天人合；第三是忠诚重视做好八个方面的政事，使民众生活安定；第四是合用五种天象记录、服从天时；第五是建立君主的至上法则；第六是治民要用三种品德，治之所敬，所以诚身；第七是明哲考察疑难问题，作出正确决断；第八要思虑众多征兆，视察得失；第九是享受用五种幸福，惩戒用六种大困厄。这是人君治天下之法。”

【原文】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译文】 一、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向下湿润，火向上燃烧，木可使其弯曲或伸直，金属可顺从人意变革形态，土壤可以种植收获百谷。润下之水为咸味，燃上之火为苦味，可曲可直之木为酸味，可以改变形态的金属为辣味，可以种植收获百谷的土壤为甜味。

二、五事：一为表情仪态，二为言论，三为眼力，四为听力，五为思维。表情仪态要恭敬，言论要合乎道理，视力要明晰，听力要聪敏，思维要通达深刻。表情仪态恭敬则严肃，言论合乎道理则治事有条理，眼力明晰则看得清楚明白，听力聪敏则善于谋划，思维通达深刻则达于圣明。

三、八种政事官员：一为主管饮食之官，二为掌管财货之官，三为主持祭祀之官，四为主管土地民居之官，五为主管教化之官，六为主管刑法缉拿盗贼之官，七为掌管诸侯朝觐之官，八为掌管军旅之官。

四、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观察星辰，五是按历法推算。

【原文】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译文】 五、君主至上之法则：君主建立至上法则，聚合五种幸福，用以普遍赐予他的民众。这时他的民众对此至上法则，要与君一起保持执守，凡君之民众，没有邪恶的私党；百官没有私相亲附的行为，就只有把人君建立的法则为最高准则。凡君之民众，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君就要常常想到他们。虽不合乎最高法则，但也不是陷入于罪，君主就要宽容他们。有的人态度和悦，说：“我所喜好的是美德。”君就要赐给他们幸福。这样人就只把君之法则作为最高准则。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小民而惧怕地位尊显的贵族，只要

一个人有才能、有作为，就应当让他们贡献其才能，这样，邦国就会昌盛。凡属君主百官，既要给予爵禄使其富贵；又要引导其趋向善道，君不能使这些人为国家作出贡献，这些人就是有罪。对于那些没有好品德的人，君虽然赐给他们幸福，他们也要使君受到危害。遵循王之准则，不可以有不平不正，遵循王之大道，不要有私心偏好；不要有私心偏恶，要遵循王之正路。不要有偏心，不要结朋党，王之大道就宽广平易；不结朋党，不有偏心，王之大道就治理，达于公平；不违反、不偏斜，王之大道就正直。以至上法则聚合臣民，并归向至上法则。又说：君主至上法则所陈述之言，是法则，是训导，是顺从上帝意旨的。凡君之民众，对至上法则所陈述之言，要遵守，要实行，以靠近天子之光辉。又说：天子作臣民之父母，从而为天下之王。

【原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译文】　六、三种德性：一是正直，二是过分刚强，三是过分柔顺。中正平和，刚柔相济为正直，一味强硬使人无法亲近就是过分刚强，一味温和柔顺可亲则过于柔弱。要深沉隐伏而有刚强，高远明察而有柔顺。只有君主能造福于人，只有君主能降罪于人，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美食。百官没有造福于人，降罪于人、享受美食的权利。百官如果造福于人，降罪于人，享受美食，将会危害他的领地，造祸他的国家，百官将因此倾侧偏邪，民众将因此僭越作恶。

七、考察疑难：挑选确定掌管卜筮的官员，命他们进行卜筮。卜出的兆象有的像雨，有的像雨后晴空云气，有的像蒙蒙雾气，有的像聚散飘忽若有若无的云气，有的为二像相侵之状，卜出的卦象则有内卦、有外卦，共有七种。卜龟之兆象为前五种，占筮之卦象为后二种，由此推衍变化。确定这些人员进行卜筮。如果用三个人占卜，结果不一致时应听从二个人的说法。你假如有重大疑难，先要自己反复思虑，然后和卿士商议，再和民众商议，最后问及卜筮。如

果你自己赞同，卜龟赞同，卜筮赞同，卿士们赞同，民众赞同，这就叫大同。得此结果则身体安康强健，子孙将兴旺发达，这是吉祥。如果你自己赞同，卜龟赞同，卜筮赞同，卿士们反对，民众反对，也是吉祥。如果民众赞同，卜龟赞同，卜筮赞同，你自己反对，卿士们反对，也是吉祥。你自己赞同，卜龟赞同，卜筮反对，卿士们反对，民众反对，作内部之事吉祥，作外部之事不吉祥。假如卜龟卜筮都违背人的意愿，那么静止不动是吉，有所举动就凶险。

【原文】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时旸若；曰晢，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译文】　八、众多征兆：降雨，晴天，温暖，寒冷，刮风。假如一年里这五种天气齐备，各按其次序发生，百草就蕃茂丛生。其中有一项过量，就是荒年；有一项过少，也是荒年。美善之征兆是：君王严肃庄重，雨水按时降下；君王善于治国，天就按时节晴朗；君王明智，天气按时温暖；君王善于谋虑，天气就按时寒冷；君王圣明，天就按时刮风。丑恶的征兆是：君主傲慢狂妄，就会久雨不停；君王行事错乱，就会久晴不雨；君王贪图安逸，就会久热不消；君王急躁妄为，就会久寒不退；君王暗昧不明，就会久风不止。君王视察其政事得失要看一年之征兆，卿士要看一个月，执事百官只看一日。五种天气按一年中的季节月份有规律地发生，而无异常，谷物就会因而成熟，政治因而清明，有才能的人才因而显达，国家因而和平安乐。假如五种气候在一年的季节月份中发生有所改变，出现异常，百谷因而不能成熟，政治因而昏暗不明，有才能的人才被埋没，国家因而不安宁。民众如同众星，众星有的喜好风，有的喜好雨。日月的不停运行，就有了冬夏之别。月亮向不同的星域运转，就会时而多风，时而多雨，受风雨之润泽。

【原文】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命终。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译文】　九、五种幸福：一为长寿，二为富有，三为健康安宁，四为美德，五为年高而善终。六种大困厄：一是遭遇横祸短命夭折，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邪恶，六是懦弱。

金 □

【原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译文】 在周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患病，身体不适。太公、召公说："我们诚敬地为王卜问吉凶吧。"周公说："不可以使我们的先王担忧。"周公就把自身作为抵押，建成三座祭坛，同时清扫了祭祀的场地。又在三座祭坛南面建起一坛，周公面向北方立于坛上。安放好璧，拿着珪，就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

史官写好策书，祝告说："你们的长孙发患了危重疾病。若是你们三王对上天有助祭之责，就用我姬旦代替姬发之身吧。我仁厚而孝顺，又能多才多艺，善于事奉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如我姬旦这样多才多艺，他不善于事奉鬼神。他从上帝那里接受大命，普有天下，因而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世间得以安定。四方之人民无不敬畏于他。啊！不要失落上天降给周国之宝贵大命，我们的先王也有所依归。现在我就听命于大龟，你们如准许我的祈求，我就带回璧和珪等侯你们的命令；你们如不准许我的请求，我就藏起璧和珪，不敢再请。"

于是用龟卜问三次，一一重复吉兆。以钥匙开启密室见卜兆之书，加以对照也都是吉利。周公说："从卜兆之形看，王没有什么危险。我亲自从三王那里接受命令，只谋求国运长久；现在我所等待的，是先王能顾念我事奉鬼神之忠心。"周公回去后，就把策书放入用金属丝封缄的匣中。武王第二天病就好了。

【原文】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及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译文】　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兄弟们就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作出不利于年幼的成王之事”。周公就告知太公、召公说：“我假如不摄政，我将无言以告先王。”周公留在东方二年，就把犯罪之人捕捉了。在此以后，周公就作了一首诗送给成王，诗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

秋天，谷物都成熟了，尚未收获，天空雷电大作，又刮起大风，庄稼都倒伏了，大树也全被连根拔起，邦国之人极为恐惧。成王和大夫们都穿上礼服，打开用金属丝封缄的匣子和里面的策书，于是就得到周公愿以身自代武王的祈祷词。太公、召公与成王就向史官和众多执事之官询问。他们回答：“确实如此。唉！周公有命，我们不敢说出来。”成王拿着策书哭泣，说：“不必再恭敬地卜问了！从前周公勤劳王室大业，只有我这年轻人不了解。现在老天发怒以昭示周公的德行，我应当亲自去迎接他，我们国家的礼仪也应该这样。”成王出郊外迎接周公，天还下着雨，风向却调转了，庄稼全都立起来。太公、召公命令国人，凡是被大树压倒的庄稼，要全部扶起来培土固根，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

大　诰

【原文】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译文】　成王这样说：“啊！普遍告谕你们各国诸侯，以及执事百官。不幸啊！上天降灾祸给我们国家，不稍迟延。我这个年轻人，继承了无限广大悠久的王业。没有遇到圣哲之人，引导民众达到安定，况且又岂能推究认识天命呢？唉！我这个年轻人，如同要涉过深水，我只有去寻求我所能渡过的办法。大宝龟能辅佐先王接受天命，至今不能丧失他们的大功业。我不敢隐藏上天降下

的惩罚，用文王遗留给我的大宝龟，卜问天命。到大龟前听命说：‘西方有大难，西方人民也不平静，在此时人心动荡。殷商的小王竟敢组织起他的残余势力。上天对我国降罚，他们知我国有困难，民心不安定。就说：我们要复兴故国！反过来图谋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在蠢蠢欲动。近几日，民间有十位贤者来辅佐我，以安定文王、武王谋取之功业。我国有战事，将会吉利吗？’我的卜问都是吉利。

【原文】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

“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士、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译文】 “故而我告谕我的友邦君主和史官、武士和百官，说：‘我得到吉利的卜兆，我只有和你们众邦国一起去讨伐殷商逃亡叛乱之臣。’你们众邦国之君主以及众武士、百官无不反对说：‘困难太大，民众不安定，叛乱者又出于王室和诸侯之家。我们这些人，就遵行孝敬，不可征伐，王何不违背占卜行事呢？’

“因此我这个年轻人久久思考此事之艰难后说：‘啊！战争诚然会扰乱孤苦无依的人，多令人哀痛啊！我奉上天的指派，把重大而艰难的使命放在我的肩上，我这年轻人不能只是自己忧虑。你们各位君主和你们这些武士、史官、百官，应该抚慰我说：‘不要为忧虑劳心，不可以不完成文王、武王谋求实现的功业！’

“唉！我这个年轻人，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上天嘉美文王，使我小国（周）振兴起来，文王只是按占卜行事，所以能安受天命。现在上天要帮助民众，况且也只有按占卜行事。啊！天命是可畏惧的。来辅助我的大业吧！”

【原文】 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

【译文】　王说：“你们是老臣，你们多能知道久远之事，你们知道文王是如何勤劳王事吗？上天秘密告诫我成功之道，我不敢不加速完成文王谋划的事业。所以我要极力劝导我的友邦君主，上天以真诚言词辅助我们，这是使我们人民获得成功，我哪敢不把先王谋划的功业完成？上天也只有用此来勤劳我的人民，如同人有疾病，必速医治，我哪敢不依靠先王的旧臣清除危险，以完成先王的美好事业！”

王说：“如同昔日武王伐纣一样，我也要往征武庚，我说一说在艰难日子里所想到的：如同父亲要建房屋，已经制定了规划，他的儿子却不肯打地基，更何况架梁柱？父亲新垦田地，他的儿子不肯播种，何况是收获？这位父亲岂能说：我有后代，不会废弃我的基业？故而我哪敢不在我身上完成文王的伟大使命？再如父兄之家有友人攻伐他们的子弟，为之臣仆者岂能不加劝阻和援救？”

【原文】　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歇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译文】　王说：“啊！尽力呀，你们众邦国君主与各位官员。邦国政治清明由于任用圣哲之人，现在也有十名贤者引导人们认识上帝的命令和上天辅助我们的诚意，你们平时不敢轻慢法令，况且今天是老天给周邦降下之定命呢？惟有那些犯有大罪之人才会勾结邻国攻伐自己的王室，你们也没有认识到天命是不可改变的！我长久思虑着：老天想灭亡殷国，我们如同农夫，哪敢不完成我们应作之农事？老天也想把美善加于先王，我何必要多次占卜？哪敢不遵从原卜，遵循文王之志保有指定之疆土呢？何况现在占卜并得吉兆，所以我要带领你们东征。天命是不会差错的，卜兆显示出来的就是这样。”

康　诰

【原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译文】　在这年三月，新月始生之日，周公开始谋划在洛水边建设新的东都王城，四方臣民都会合到这里。侯、甸、男、采、卫邦国君主，以及百官，还有殷遗民，都来一起效力，为周服务。周公普遍慰劳他们，就代替成王宣布伟大的治国训词。

【原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译文】　王这样说：“诸侯之尊长，我的弟弟，年轻的封啊。只有你的伟大的功勋显赫的先父文王，能够崇尚德教，慎用刑罚，不敢侮慢孤苦伶丁无依无靠老弱的人。任用那些可以任用之人，敬重那些值得敬重之人，畏惧那些应该畏惧之事，使民生光明，用以在中夏地区创造周国，再用我西土一二邦国，以治理我们的西土地方。只有这巨大的努力，为上帝所闻知，上帝高兴，就降大命给文王，帮助灭掉大殷国，接受下殷国之大命和他的邦国与人民。这后继之业，你的长兄在努力从事，故而你这年轻人才被分封在此东土。”

【原文】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汝丕远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译文】　王说：“啊！封呀，你要深思啊！现今殷民将观察你是否恭敬地遵从文王之道，继续听取殷民中有德者之言。你前往殷地要广泛寻求殷人之先哲明王用以保民养民的遗训，你还要长远考虑殷朝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存心明于教化。另外，你还要寻求知道古圣哲先王用以安定保护民众的教训。弘扬天道，如同用美德充满自身，这样就不会废弃王命！”

王说：“啊！年轻的封，你要苦身劳形于国事，要专一谨慎啊！上天是可畏的，却辅助诚信之人；民情好恶虽大致可以看出，民众是难保安定的。你去尽心而为，不要贪求安逸享乐，你才能治理好民众。我听说：‘民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要使不顺从的顺从，不努力的努力。’唉！你这年轻人，你的职责只是弘扬王道，使殷民受到保护，也就是辅助周王度知天命，使殷民弃旧从新。”

【原文】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

劓耏人，无或劓耏人。”

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译文】　王说：“唉！封呀，要谨慎严明你的刑罚。人犯有小罪是故意的，且自始至终主动做不法之事，存心如此，虽然其罪小，却不可不杀。人犯了大罪，但不是坚持到底不肯悔改，而且是因为无意过失造成灾祸，偶然如此，又已经把己之罪陈说净尽，这样的人就不可以杀。

王说：“唉！封呀，能顺此而行，就能使法大明而民心悦诚服，民众就会相互告诫勉力和好。他们就会像对待疾病一样，完全抛弃罪过。像保护小孩子一样，民众就会安定有序。要作到不是你封命令刑人杀人，就没有人敢于刑人杀人。不是你封说要处人以鼻耏之刑，就没有人敢于劓耏人。”

王说：“判断刑狱之事，你要宣示此法律与执掌刑罚的典狱之官，这样对殷民之罚就有伦序了。”又说：“对囚禁之人，要思考五六日至十来日，才对他们作出裁决。”王又说：“你宣示法律进行处罚，要依据殷人法律断案，按其罪恶宜判刑则判刑，宜杀则杀，不用以此来顺从你封的意愿。假如你以完全顺从己意为有绪，就不会办好此事。唉！你这个年轻人，没有人有如你封一样的心胸，我的心意，我的德政惟有你知道。”

【原文】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瞀不畏死，罔弗憝。”

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瘝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

“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则予一人以怿。”

【译文】　“凡民众由此而获罪：抢劫偷盗内外作乱，杀人抢夺财货，强悍不畏死，对这样罪恶没有不怨恨的。”

王说：“封呀！首恶大罪，也就是不孝顺不友爱。儿子不能恭敬地治理好父

亲的事业，大伤他父亲的心；作为父亲不能慈爱其子，反而厌恶其子；作为兄弟不念伦常之道，就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顾念幼弟之痛苦，对弟弟极不友爱。到此地步，还不由我执政官员那里获得处罚，上天赐与民众的常法就大为混乱了。就是说，你要赶紧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治这样的人而不可赦免他们。

“不遵循国家的大法，也有各诸侯国庶子、训人，及其执政官员与小臣、掌符节之官。他们竟然另外播布政令，告谕民众，大肆称誉那些不思虑不执行大法、危害其君主的人；这就是增长其恶，是我所憎恶的。唉！你应当尽快据此依法捕杀他们。

“也有诸侯邦国之君长，不善于教化家人和他的内臣、外官，这些人作威肆虐，大张旗鼓地抛弃王命，对他们就不能德化而应惩治。

“你也不能不尊重法律，就用它教导民众。只有文王之敬有德疾有罪，才能用来教民。你要说：‘我只求赶上文王。’那样我就高兴了。”

【原文】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译文】　王说：“封呀，民经过教导才能善良安定，我们因此要思考殷人先哲明王之德政，用来安定治理殷民，好与其先王治世相媲美。况且现今之殷民，不经教化就不会听从；不经教化，在其邦国内就不会有善政。”

王说：“封呀，我想你不可不视察下情，告谕关于实行德政之说和刑罚之道。现在民众不安静，我们的心还未安定下来，屡次教导也未和洽同心。上天将要责罚我们，我们不能抱怨。罪过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多，都应自责，何况这些已清楚地为上天所闻知呢。”

王说：“啊！封，要谨慎啊！不要制造怨恨，不要用不善之谋、不法之举蔽塞你的诚心。于是就快速推行德政，用以安定殷民之心，顾念他们的美德，使他们为长远思虑，使他们衣食丰足。这样殷民就安宁了，不会找你毛病灭绝你！”

王说：“啊！尽力去干吧，你这年轻的封。天命是无常的，你要深思啊！不要断绝我们祖宗的祭祀，勉力你的职事，扩充你的闻见，用以安定治理民众。”

王如此说：“前往就职去吧！封，不要丢掉应当谨慎遵守的法典，你听从我的告谕，依照实行，就可以世世代代和殷民共享其国了。”

酒　诰

【原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考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译文】　王如此说：“到卫国去宣布重大教命。你的先父文王，在西土创建国家。他从早到晚反复告诫各诸侯、卿士与各级官员：‘只有祭祀才能用酒。’上天降下国命，端正我民众，只有大祭才饮酒。上天降下惩罚，我民因享用酒而大乱失德，也无非是因为饮酒成风，大小邦国之灭亡，也无非是饮酒所造成之罪过。

“文王告诫教导后代子孙和各级官员，不要常常饮酒。告诫诸侯邦国，只有在祭祀时才准许饮酒，并要用德来约束，不得喝醉。还说我的臣民要教导年轻人珍惜粮食，使他们心地善良，听清祖宗常训和他们大大小小美德。

“卫国民众要一心一意安居在卫国土地上，继续用你们全身力气，专心致力于种植谷物，勤勉地事奉你们的父老兄长。农事完毕始牵牛车载物，去外地进行贸易，用以孝敬赡养父母，你们的父母高兴，你们亲自率先准备盛馔，这时可以饮酒。

“众位官长与诸侯、长官，你们要经常听从我的教导！你们要丰盛地进献酒食给年长者和君主，你们才可以喝醉吃饱。就是说，你们要能长久审察自省，使言行合于中正之德，你们就能参与助祭了。你们如能自行限制饮酒逸乐，这样你们就诚然为君王主管和执事之臣了。这也是上天顺从大德之人，使他永远不会为君王之家所遗忘。”

【原文】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祇辟。'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衊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译文】　王说："封呀！我们西土往昔那些诸侯和官员、青年们，尚能遵从文王教诲，不过量饮酒，所以我们到如今，能代殷受上天之命。"

王说："封呀！我听到有人说：'往昔殷之先哲明王敬畏天命和民心，奉行德政持守明智。从成汤直至帝乙，有成就的君王和可敬畏的贤相只思考治理好国事，他们辅佐治事恭谨，不敢私自偷闲贪图安逸，何况是聚众饮酒呢？在外地之官，如侯、甸、男、卫等诸侯国的君主，在朝中官员，正职副职和执事之官，官员们的宗室成员，致仕在家闲居之人，没有人敢于沉湎于酒。不仅不敢，也没有那种闲暇时间，他们只想助成君王美德更加显扬，把人民治理得知道尊重法律。'

"我也听到有人说：'在近世继位的殷纣王，其身以酗酒为乐，他的国命不能昭显于民众，只是安于受民众怨恨而不肯改过。他大肆放纵淫乐，不遵法度，由于宴饮而丧失君主庄重威严的仪态，民众无不悲痛伤心。他只想过度沉迷于酒，不想自行停止逸乐。他的心肠险恶狠毒，不肯畏死。他带给商都灾祸，对于殷国灭亡也不忧愁。不想用美德和芳香的祭祀，升闻于上天；只有民众的怨恨，只有大群人自由地酗酒，其腥气为上天闻知。故上天降下大命灭亡了殷国，上天不喜爱殷国，就是因为殷人放纵逸乐。不是上天暴虐，而是殷民自召其祸。'"

【原文】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监于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

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译文】　王说：“封呀！我不想这样更多告诫。古人有话说：‘人不要用水来察照自己（水仅能见人之妍丑），应当用民情来察照自己（民情则其得失可知）。’现今殷商已丧失他们的国命，我们岂可不对此事实深加省察！我只想说你须谨告殷国之贤臣，侯、甸、男、卫诸侯国之君，还有众太史、内史与诸位贤臣、百官及其宗族家人，以及你的治事官员、主管燕息之官、主管朝祭之臣，又及你的三卿，主管追击叛乱的圻父，善于保养民众的农父，制定法规的宏父，你们对于饮酒都要坚决制止。’

“假如有人报告说：‘有聚众饮酒的。’你不要放过他们。要全部拘捕起来押送周之都城，我将要杀掉他们。假如殷之旧臣百官，竟然沉溺于饮酒，不用杀他们，暂且进行教育。有了这些明白的劝戒，假如仍不遵守我的教令，我就不会怜悯他们，不会赦免他们，就用杀头处治这类人。”

王说：“封啊！你要经常听从我的告诫，不要使你治理下的民众沉溺于酒。”

梓　材

【原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

【译文】　王说：“封呀！使你的民众，官员之情与卿大夫之情相通达，使你的诸臣之情与天子相通达，这才算是国君。你要持久这样作。你说我有众臣，如司徒、司马、司空、大夫、士，他们说：‘我不应杀戮无罪之人。’你要知道，他们能够这样作也是由于国君先恭敬慰劳于人，他们才尽力施行恭敬慰劳的。往昔，内外作乱之人，杀人之人，窝藏资助罪犯之人，都加宽宥。他们也仿效君之所为，对毁伤人肢体面目的人，给予赦免。先王封建诸侯，其治乱是为了民众。他说：‘不要相互残害，不要相互虐待，至于鳏寡、贱妾，统同给以宽容爱护。’君王教育邦君和治事之臣，其教命为何呢？‘要恒久地保养百姓，安定百姓。’自古以来就该如此，诸侯亦应行此无所偏差。”

【原文】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译文】 “即是说：为政治国如同种田，既然已勤奋地开垦出新田，播下种子，就应该继续整治，为其划定田界，修好顺水沟。又好像建造房屋，既然已勤奋地筑起墙壁，就该进行涂饰并苫盖好屋顶。再如同用优等木料制作器物，既然已勤奋地把原木修斫成器，就应考虑用朱色颜料加以漆饰。

“现在王说：先王既然勤勉地推行明德之政，以招徕远方，使夹辅王室，于是众诸侯国都来进贡，友好之邦也一并前来。既已推行明德之政，众诸侯因此经常来朝见，各邦国也来进贡了。上天既然把中国民众付与先王，故而先王只有推行德政，用以愉悦先王所受之国命。唉！你要以此为借鉴。只有说：要想使国命传至万年，只有王的子子孙孙永远不忘保护安定民众。”

召 诰

【原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

【译文】 二月十六日后，过六天到二十一日，成王早晨从镐京步行出发，到了丰地。

太保召公奭在周公之前勘察营建地址。下一个月即三月初三，新月刚显微光。到三日后的初五，太保早晨到达洛邑，卜问筑城之事。他已获得吉兆，就开始测量和立定标志。过三日至三月初七，太保就率领众庶民在洛水汇入黄河的一带测定城市各项建筑物的位置。过五日到三月十一日，测量定位之事完成。到次日（十二日），周公早晨来到洛邑，就普遍视察洛邑的规划区域。又过三日到十四日，用牺牲行祭天典礼，用了两头牛。到第二日（十五日），又建社稷坛行祭后土之礼，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为祭品。过七日到三月二十一日，周公就在清晨发布文告，命令众殷民以及侯、甸、男各诸侯国君主参与营建新都。他已经向众殷民发令，众殷民就大举兴建起来。太保就和各国君主出来取了玉帛，又进去献给周公。

【原文】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译文】　召公说：“跪拜叩首陈述于王与周公，并告诫众殷民和你的执事诸臣。唉！皇天上帝革去了他的长子，这就是大国殷之国命。只有君王您接受天命，其幸福是无穷无尽的，然忧患也是无穷无尽的。唉！怎么能不谨慎啊？

“上天既已永远终结大国殷的命运，这个殷国的许多先哲明王都在天上，他们后代的君王和臣民，都那样服从他们的命令。在殷代末年，明智之人隐藏而奸恶之人占据高位。男人们只知背着抱着牵扶着妻子儿女，悲哀地呼告上天，诅咒暴君纣王灭亡，希望自身摆脱困境。唉！上天也怜悯四方民众，将会眷顾民命以勉励他们。王要尽快谨慎于德行。

且看夏代之先民们，上天教化他们顺从贤人，当面考求天命而服从，现在他们已经灭亡了。现在再看殷代，上天教化他们听从贤人，当面考求天命而服从，现在他们也已灭亡。现在您这年轻人继承王位，就不要遗下年高有德之人不用，言其能考察古人之美德，况且能考察咨请上天之意。

【原文】　“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诚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

【译文】　“啊！王虽然年轻，却是天子呀！您能很好地和谐民众，这是现在的事。王不敢延缓营建洛邑，又顾忌畏惧殷民之意见不一。王将来继承上天之命，当自行治理于天下之中央洛邑。

“周公旦说过：‘要兴建大都邑，要从此以周之始祖配享上天。谨慎祭祀天地之神，由此中土就可安定。王已有治理殷民之明命。’现在最好的作法是，王先使殷民中治事之臣顺服，并和我们周王朝治事官员亲近，节制他们的性情，就能使他们天天向前迈进。

【原文】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译文】　“王要谨慎专一于自己的作为，不可不恭谨于德行。

“我们不可不以夏代为借鉴，也不可不以殷代为借鉴。我不敢知道，夏代接受天命，该有多少年；我不敢知道，何以他们国命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恭谨于自己的德行，才早早丧失了国命。现在王继续接受上天之命，我也想到夏商二国的命运，应该继续他们的功业方面，何况，王新邑初政，刚刚施行教化。啊！比如生育子女，没有不在幼年时期，亲自给予明哲教诲。现在天将给予明哲之人，给予吉祥，给予永年。但必须知道我王是新邑初政。居住在新都洛邑，所以王要赶紧谨慎奉行善德，要运用善德，向上天祈求永福！同时期望王不要使小民过分放肆而行非法，也要敢于用杀戮来治理民众，这样才会有功效。期望王能够作为一个有德之天子立于其位，小民就会以为榜样而奉行于天下，发扬王显赫之美德。从天子到臣民都能勤劳奋勉并有忧患意识，或许可以说，我们所接受的大命，会像夏代那样年代久长，像殷代那样久长而不被废止。愿王与小民接受上天恒久之大命。”

召公跪拜叩头说：“小臣我要和殷之遗民、百官，以及友好民众，忠诚接受王威严的命令，宣扬王之美德。王终于确定营建治洛邑之命，必将功德显赫。我不敢劳烦王，只想恭敬地奉上玉帛，用来供给王祈求上天赐给永福！”

洛　诰

【原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译文】　周公跪拜叩头说："我禀告你明哲的君王。王你没赶上文王始受天命和武王确定周命之时，我就继太保之后，普遍视察东方之地，谋划着让你成为民众的英明君主。我在三月十二日这天早晨到达都城洛邑。为选择营建都城地点，我占卜黄河以北的黎水一带，我还占卜了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地域，结果只有洛水一带是吉利的。我又占卜瀍水以东地域，也只有洛水一带吉利。于是请王前来商量，并把洛之地图及卜兆的结果献上。"

成王跪拜叩首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帝赐给的福祥，来这里视察营建地址，将建成与镐京相匹美的都邑。您既已选定新都地址，让我来，我来了，您又向我展示卜兆，休美而恒久吉祥，这是我们二人共同占卜得来。愿您与我亿万年敬重上天赐给我的福祥。跪拜叩头感谢您的教诲之言。"

【原文】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厥若彝及抚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向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辞。"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终。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蘱，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

【译文】　周公说："王啊，您开始举行盛大的会见诸侯典礼，在新都邑举行祭祀，都已安排的有条不紊。我同百官一道去镐京，使他们随从于王，我想：'或许有祭祀之事。'现在王就此事下令说：'记下营洛功绩，由宗人率领有功之臣举行大祭祀。'又命令说：'你接受武王遗命忠诚辅佐我，全面审阅记录功绩之书，你要亲自尽心教导百官。'

"王要少徇比党之私！王要少徇比党之私！率领百官，前往新都洛邑。不要好像刚刚点燃的火苗一样微弱，您要使所燃之火延续长久，不可得而扑灭。要像我为政时一样，遵循常规常法，奋勉不懈地主持治理政事，我只有带领镐京之百官前往新都洛邑去，使他们和同事们一道，勤勉地建立功业，使功业淳厚博大，成就宽裕之俗，则您的功业成就会长久被赞美。"

周公说：“唉！您作为年轻人，要思虑完成先王业绩。您应该恭谨地记住诸侯朝见天子之礼仪，也记住其中有不遵享礼之人。享礼有多种礼节仪式，假如礼物丰盛而礼仪疏略，应该叫作不遵享礼。因为不用心于享礼，民众就要说他不遵守享礼，这样他的政事就要出差错受侮慢。我想让王来分担政务，因政务纷繁我无暇治理了。我教您关于教化民众的常法，您假如不勉力去作，常法泯乱，这不是长久之道啊！真诚地继承你的父亲，无不如我的作法那样，他们就不敢废弃您的命令。您前往洛邑要恭敬谨慎啊！现在我将勉力于农事呀！在洛邑教导我们的民众，不管多远都可以使民众来归附。”

【原文】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我惟无□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译文】　王如此说：“公啊！你要勉力保护我这年轻人。公能发扬博大而显赫的功德，使我这年轻人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以报答上天之教命，使四方之民长久和悦，居留在京师。惇厚祀祖大礼，应是有次序的盛大祭祀，一切都要有条不紊。惟有公的功德昭明，光照于四方，公之勤劳施于天下，使四方之民和睦迎来治平，获得普遍安宁，不迷失文武殷勤的教诲。我这年轻人只有从早到晚恭谨于祭祀，不忘文武遗训。”

王说：“公专心纯一地辅导我，教化我，所为无不顺乎时宜。”

王说：“公啊！我这年轻人即将回到镐京，在那里即君位，请公留守洛邑。四方经过教化之乱民还未安定，由宗人主持之大祭之礼也未完成，公要致力于对百官的教化扶持，留守在那里监督我的士师工各级官员，以安定文王、武王从上天那里承受之民众，把他们治理为四方的屏障。”

王说：“公留下，我去镐京了。公的事务减少将会高兴了吧，公没有困难吧！我只有不懈地致力于安定天下之事，公不可放弃表率作用，四方诸侯国将会世世代代来朝贡。”

【原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

‘其自时中□，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

“俾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

【译文】　周公跪拜叩头说：“王命令我来洛邑，担当安抚您先祖文王所受于天的民众，宣扬您光显有功绩的父亲武王之事业，我发扬奉行。年轻的君王您来视察新都，要优厚礼遇殷之贤臣，将其治理成为四方的新诸侯，成就周之功业要以恭敬为先。我曾说：‘从这九州中心去治理天下，万国都会欢悦，王也会有功绩。我姬旦率领诸子与治事百官，忠诚先王成业，使合于民众之心，成就周之功业要以诚信为先。’使我的明君成为天下的楷模，就能光大先祖文王之美德。

“王派使臣来慰劳殷民，又命人送二樽香酒抚慰我。使者传达王命说：‘明洁地进行祭祀，跪拜叩头美善地进献祭品。’我一宿也不敢耽搁，就去祭祀文王、武王。‘愿赐惠我笃厚顺遂，不使自己遭遇疾病，直至万年也以您的美德为满足，殷切祝您长寿。’愿王使殷民能承顺万年，将永远看到我们的臣民怀念王的德惠。”

【原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𨟻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译文】　戊辰日这一天，成王在新都洛邑举行冬祭之礼，祈祷丰年，文王、武王配享，各以一头赤色牛为祭品。成王命令作册官史逸宣读告神之册文，报告周公留守治洛事宜。成王与异姓诸侯在杀牲祭祀时都到场了，成王进入太室，以香酒灌地以降神。成王命周公继续留下治洛，命作册官史逸作诰谕，是在十二月份。周公留洛维护文王、武王所受之天命，这是在成王七年。

多　士

【原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勑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

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译文】　周成王元年三月，周公因成王既不果迁，留治洛，至是开始在新都洛邑初政，用成王名义告诫殷商众臣。

王这样说："你们殷朝遗留下来的众臣，多么不幸，老天降下大灾祸给殷国，我们周国能配上天之命，奉行上天的明威，推行王者的诛罚，宣告殷国之大命已为上天所终止。你们殷商众臣啊！不是我们小国敢于取代殷国之命，只是上天不把国命给予谄媚诬罔、固蔽暴乱之人，而辅助我们。我们岂敢贪求王位呀？只是上天不把国命给予你们，我们下民才顺天而为，只有天命是我们所畏惧的。"

我听说："上天愿民长久安乐。"夏朝不能使民适时安乐，则有天命降临当时之夏朝。后世之夏桀不肯听从上天之命，放纵享乐，有侮慢上帝之辞。因此，上天不眷念怜悯他，而废止他的国命，降下对他的惩罚；就命令你们的先祖成汤革去夏命，任命才德兼全之人治理天下四方。

从成汤到帝乙，殷之先王无不奉行德政，顾念祭祀。也就因此老天建立并安定治理殷国，殷之先王也不敢违背遗弃上天意旨，无不配合天意施民恩泽。在帝乙之后继位的纣王，大不明于上天意旨，更何况说顾念听从其先王为国勤劳之教诲呢？他大肆放纵享乐，不顾及上天显示之意与民之困苦，因此上天不保护他，降下这般亡国之大灾祸。

上天不把国命给予不勉力施行德政之人，凡四方大小邦国之灭亡，无不因有侮慢上天之辞而受到惩罚。

【原文】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予其曰，惟尔洪无度，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译文】　王这样说："你们殷国的众臣，现今只有我周能很好地奉行上天

所命之事。上天有命令说：‘夺取殷国，并报告上天。’只有我周讨伐殷王，没有另外之敌，只以你们的殷王为我们的敌人。我要说，是你们众官员太无视法度，不是我要扰动你们，动乱是由你们的封邑开始的。我也考虑到老天既已给殷国以极大的惩罚，所以就不再治你们之罪了。”

王说：“啊！告谕你们众官员，我就要把你们迁居西方，这不是因为我生来秉性不安静，这是上天的命令。不可违背，我也不敢有所迟延，你们不要怨恨我。”

“你们知道，殷之先王有记载史实的典籍，记载了殷革去夏之国命。现在你们又说：‘当年夏之众臣顺从天命者被选择在殷之朝廷任职，或在百官中任职。’我只是听从任用有德之人，我敢于在商之故都征用你们，我这是极力怜悯你们。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

【原文】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译文】　王说：“诸位官员，以前我从奄地来到这里，向你们管、蔡、商、奄四国臣民广泛发布命令。我就明白地推行上天对你们的惩罚，把你们从遥远的地方迁来，近来你们臣事我周族甚为恭顺。”

王说：“告谕你们殷商众臣，现在我不想杀掉你们，我想再重申上述命令。现在我在洛地营建大都城，我是因为四方诸侯没有地方朝贡，也是因为你们众臣为我们服事奔走甚为恭顺之故。你们还可以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可以安宁地从事劳作和休息。你们能谨慎恭敬，老天就会给予你们怜悯；如你们不能谨慎恭敬，你们不仅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要推行上天的惩罚到你们身上。现在你们要安居在你们的封邑，继续从事你们的职业；你们将在洛邑有安定的事作，有丰收的年成。你们年轻子弟们就会起来，跟随你们迁移。”

王反复申说：“顺从我！则能谈得上使你们长久安居。”

无　逸

【原文】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

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译文】　周公说：“唉！执政者处其位不可贪图安逸。先要知道耕种收获之艰难，然后才享安乐，就会知道小民赖以谋生之不易。看看那些小民，父母勤劳地耕种收割，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之艰难，就贪图安逸享乐习学里巷鄙语。既而放肆起来，于是就侮慢他们的父母说：‘老一悲的人没有知识。’”

【原文】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译文】　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的殷王中宗，庄重恭谨，心存敬畏，用天命来度量自己，治理民众小心谨慎，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因此中宗居王位达七十五年。到了高宗，他曾长期在外面服役，和小民在一起生活。等到他即君位，就常常保持沉默，三年不谈国事。或许就因为他不轻言政事，所以一说出话来就和谐众心。他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使殷国美好安宁。从小民到百官，没有人抱怨他。因此高宗居王位达五十九年。到了祖甲，他认为代兄为王是不义的，而长久做平民。等到他即君位，于是知道小民赖以谋生之艰难，能够保护慈爱民众，不敢轻慢孤苦无依之人。所以祖甲居王位三十三年。从此之后，所立之君王一生下来只知享乐，一生下来只知享乐，不知耕种收获之艰难，听不到小民的劳苦，只是追求过度享乐。从此之后，也没有能长寿之君王。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

周公说：“唉！也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贬抑自己，敬畏天命。文王穿着粗劣的服装，从事开垦山泽荒原和田野劳作。他和气仁慈、善良恭敬，保护安定小民，爱护孤苦无依之人。从早晨到中午乃至午后太阳偏西，他忙碌到没有工夫吃饭的程度，用以使万民都能和洽。文王不敢以游玩打猎为乐，使众邦国只供献正常之税赋。文王接受天命为君是在中年，他居位五十年。”

【原文】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译文】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承先王之君主，可不要沉溺在营建宫室台榭，以及贪图安逸，游玩、打猎之上，使万民只进献正常赋税。无闲暇时间说：'今天要大大地享乐一番。'因为那样就不是民众所乐于顺从的，也不是上天所依从的，这样作的人就会有罪过。不要像殷纣王那样迷惑昏乱，以醉酒行凶为有德啊！"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时候的人还能相互劝导，相互保护，相互教诲，民众中没有人相互欺诈，弄虚作假骗人的。'这些教训不被听从，人们就会顺从恶习，就会改变和搞乱先王合乎正道之刑法，不管大小法令都要搞乱。民众反对这样作，于是他们的心就要怨恨，他们的口就要诅咒。"

周公说："唉！由殷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个人都是明智的。假如有人告诉他们说：'小民怨恨你咒骂你。'他们就更加谨慎于自己的行为。他们有了过失，就说：'我的过错诚然是这样的。'不仅不迁怒于人而已。这些教训不被听从，人们之中就会有欺诈弄虚作假。有人说小民怨恨你咒骂你，你就相信了。这样，你就不能长远考虑国家法度，不能使心胸宽广，就会乱罚无罪之人，妄杀无辜之人。民众怨恨相同，这怨恨就会聚集在你的身上。"

周公说："唉！继承先王之君主要以这些为借鉴呀！"

君　奭

【原文】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

"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

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译文】　周公如此说：“君奭啊！不用悲伤，老天降下灭亡灾祸给殷国，殷国已经失掉他们的国命；我们周国已经接受这大命。我不知道，我们的基业能否永久被付予吉祥，上天是辅助诚信之人的；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王业最终是否会出现不吉祥。

“唉！您曾说：‘一切决定于我们自身，我们也不敢安享上天赐给的福命，不敢不常常思虑上天的威严和小民的疾苦；不怨恨上天背离小民，一切只在人为。考查我们后世子孙，多数不能敬重天地，使文王武王的光辉在自家断绝消失，他们不懂得接受和保持天命是不容易的，不懂得上天对不敬重天地的人是难于信赖的，不用经过多久，它就将使你失掉国命。要继承先王之业，奉行明德。’

“在今天我年轻的姬旦不能对你的见解有所纠正，遵循先王光辉之道前进并把它传给我们的后代子孙。您还说：‘上天不可信赖。’我们惟有把文王之明德延续下去，上天才不会舍弃文王接受之天命。”

【原文】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率惟兹有陈，保□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译文】　周公说：“君奭啊！我听说在从前成汤既已接受天命，那时就有像伊尹这样的人才，能与上天相感通；在太甲，当时就有像保衡这样的人才；在太戊，当时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人才，能与上帝相感通，又有巫咸辅助治理国家；在祖乙，当时即有如巫贤这样人才；在武丁，当时则有像甘盘这样人才。

“大抵以这些有道之贤臣，安定治理殷国，所以殷之祭礼能以已故先王配天神享受祭祀，经历许多年代。老天惟有给殷任命辅国贤臣，以充实于殷朝，于是异姓百官同族诸臣，无不秉承美德明察忧患，君王周围之小臣和在侯服甸服内任职的地方官，也都能勤勉效力。因为这些人是依据其美德被举荐，用以安静其君主的，所以君王对各国有所举措，就如同卜筮一样，没有人不敬而信从。”

周公说：“君奭啊！上天以往曾经降临，安靖治理殷国，使殷继承夏而有国

命，老天也不再发怒。现在您要永远思虑这些，就会有牢固的国命，治理并光显我们新建的国家。”

【原文】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

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

【译文】　周公说：“君奭啊！在从前，上天为什么一再嘉勉文王之美德，把大命降落在他的身上？因为只有文王能重视治理与和洽我们中国；也因为有像虢叔，有像闳夭，有像散宜生，有像泰颠，有像南宫括那样的人才。

“有人说：没有他们奔走效劳，于此推行正常教化，文王也就没有恩德降给国人了。也因为那些辅佐贤臣持守美德，通晓上天的威严，于是就辅助文王大加勤勉，为上天所闻知，因此接受殷国之大命。

“武王时，上述贤臣只有四人尚在。以后他们和武王大力奉行上天之威，完全歼灭了他们的敌人。因为这四人辅导武王很尽力，于是都称赞他们的功德。

“现在我年轻的姬旦，如同要渡过大河，我和您一同前往，大概就能渡过。我这年轻人愚昧无知而身居要职，没有人督促纠正我，没有人勉励我把事情作得更完满；您这年高有德的人不亲临辅导，我就听不到凤凰的鸣声，何况说能感格上天啊？”

周公说：“啊！君奭您现在应看到这些呀！我们接受天命，有无穷的喜庆，也有极大的艰难。请求您君奭，您要教导我，不要使后人迷惑。”

【原文】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极。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兹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呜呼！笃棐

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

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

【译文】　周公说：“武王曾经宣布他的心意，曾详尽地告谕你，要你做民众的表率。他还说：‘你要尽力辅助成王，要诚心诚意承担上天交付之大命，要为国事承担无穷的忧虑。”

周公说：“君奭啊！告诉您，我是信赖您太保奭的。希望您能和我谨慎地借鉴殷代灭亡的大祸，因而考虑到老天也可能惩罚我们。我不用再这样告知你了，我只想说：‘都来协助我们二人，您也有相同看法吗？’您会说：‘都在我们二人身上。’上天赐与的美善不断增加，仅仅是我们二人就不能胜任了。希望您能谨慎德行，举用杰出人才，在很好继承先王之业上辅助后人。啊！诚挚地辅助我们二人，我们还能使国家达到今天的休美境地。我们一同来完成文王的功业，要不懈怠，要大力奋勉。要使哪怕僻远在海边日出之荒漠之地，也没有人不归顺我们。”

周公说：“君奭啊！我不想这样过多地劝告了，我只想我们要忧虑天命和民心。”

周公说：“啊！君奭啊！您知道民众的行为，在开始时无不做得很好，只是要作到善终不容易。只有做好这些，从今以后，要谨慎地治理好国事才行啊！”

多　方

【原文】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于内乱，不克灵承于旅。罔丕惟进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忮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纯，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

“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

克用劝。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

【译文】　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地归来，到了宗周。

周公说：“王这样说：‘啊！告谕你们管蔡奄殷和众诸侯国以及你们众诸侯国治民之官员。我要大张旗鼓下令给你们，使你们无不知晓。你们轻视上天的命令，不能长久虔敬地关心祭祀。从前上天降灾异给夏国，因为夏桀大肆逸乐，不肯以忧悯之言抚慰民众，竟然放纵淫乱，连一整天勉力奉行上天的教导都不能作到，这些是你们所听说过的。他们轻视上天之命令，不肯开释民众于累绁之中，于是上天就大降惩罚，使夏国大乱。因为夏朝经常内乱，就不能妥善保护好民众。要求民众的无非是进献财货，从而深深毒害了民众；也因为夏代之民贪婪粗暴之风一天天盛行起来，残害了夏国。上天因此要另外寻求民之主宰者，就大降光显休美之天命给成汤，以消灭夏国。

“上天赐予不是专一不变的，这就使你们众国之善良百姓不能长久地多享安乐；那夏代供职之百官多不能勉励保护民众，反而互相对民众施行暴虐，以至于各种民赖以生活的衣食之源都不能开展。

“只有成汤能为你们各国诸侯所选择、拥戴，代替夏桀做了君主。他能慎重拘系犯人，就使人民勉力向善；他对民处以刑罚，也是用以勉励人向善。从成汤到帝乙，无不显明美德慎重刑罚，并能用以劝勉人民；囚禁和杀死罪大恶极的人，也能用以劝勉人民；释放无罪之人，也能用以劝勉人民。现在到了你们的君王（纣），不能和你们各邦国君主享受上天之大命，谓天命至公，你能奉行天命则存，否则亡。”

【原文】　呜呼！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

“今我曷敢多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尔曷不夾介□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

【译文】　唉！（周公先自叹息，而后称王命，以诰告众邦国君主知晓）王如此说：“告诉你们众邦国君主，并非上天要舍弃夏国，并非上天要舍弃殷国。

只是你们夏、殷君主和你们众邦国诸侯太淫乱，鄙视上天之命还用烦琐言辞进行辩解。就因为夏国轻视政事，不能把治理好政事落到享有国命上，上天就降下灭国之灾祸，使别国代替了夏。就因为你们商朝末代君王过分贪图安逸享乐，鄙弃政事又不能洁净地奉行祭祀，上天就降下此灭国之祸。

“明哲通达的人不认真思考就会成为狂妄无知的人，狂妄无知的人能认真思考也会成为明哲通达的人。上天用五年宽暇时间等待殷商的子孙觉悟，继续做民之主宰，但是他不肯考虑与听从。上天也同样要求你们众国，并且降下灾异惊动你们，启发你们顾念畏惧上天的意旨。可是你们各国诸侯竟没有人能够顾念畏惧天意。只有我们周王善于辅佑民众，能施行德政，以神明之上天为法。上天就用美善之道教导我们，挑选我们并授予了伟大使命，让我们治理你们众国。

“现在我哪敢更多告谕你们，我只是严肃地向你们四周臣民发布命令。你们为什么不诚信宽裕地对待各国民众？你们为什么不辅助安定我们周王，来享受上天之命呢？现在你们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平治自己的田地，你们何不顺服周王以发扬光大上天之命呢？你们竟然多次闹事不肯安静，你们的内心还未顺服。你们竟然完全不度量天命，你们竟然轻意抛弃天命，你们做出不法之事，还谋划取得执政者的信赖。我于是教导告诫你们，我将通过征战把你们捉住囚禁起来，以至于第二次，甚至于第三次。如还有不服从我发布给你们命令之人，我就将重重处罚，直至处死他们！并不是我们周人本性不喜欢安静，这实在是你们自己召来的灾祸。”

【原文】　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

“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呜呼！多士，尔不克劝忱我命，尔亦则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尔乃惟逸惟颇，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

王曰：“我不惟多诰，我惟祗告尔命。”

又曰：“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

【译文】　王说：“啊！告诉你们各国官员与殷国的官员们，现在你们臣服我周国，奔走效劳已经五年了，所有不同职事不同等级的大大小小官吏们，你们无不遵守法令。

“你们自己造成了不和睦，你们应当和睦相处啊！你们的家庭也不和睦，你

们的家庭也要和好起来呀！你们所居住的城邑要能够做到政治清明，你们自己要能做到勤奋于你们的职事。希望你们憎恨罪恶行为，那也就能以端庄恭敬的仪表持守你们的职位，就能长久地在你们的城邑里辅助谋划。

“你们从此就在这洛邑了，希望你们永远尽力整治你们的田地，上天就会给你们怜悯，我们周国也将大力扶助和重重赏赐你们，把你们选拔到周国的朝廷。崇尚你们的职事，让你们在高位任职。”

王说：“唉！众位官员！你们假如不能勉励忠诚于我的命令，你们也就不能享有禄位，民众也会认为你们不该享有禄位。你们如果放荡邪恶，大大地违背王命，那就是你们众国要试探上天的惩罚，我就要推行上天的惩罚，使你们远离本土。”

王说：“我不想再多劝告了，我只是恭敬地告知你们知晓天命。”

王又说：“这只是你们的开端，如果不能谨慎与和睦，就不要抱怨我施行惩罚了。”

立　政

【原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呜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译文】　周公一边这样说着一边跪拜叩头，报告继承天子大位的王。规劝成王说：“王要主宰三公、六卿、执法官、缀衣官和王宫卫官。”

周公说：“唉！身处休美安乐而不忘忧患这样的人太少了！古代人只有夏代先王，他们的卿大夫竞相呼吁贤能之士，尊重上天的教导，知道诚信地遵照九德而行。这样他们才敢告戒其君主说：‘向先王跪拜叩头！’接着说：‘要考察任用好你的常任之官，考察任用好你的常伯之官，考查任用好你的执法之官，这样才配得上是君王！’如果只是以貌取人而不依据品德，这样考察任用人，所任用的常伯、常任、准人就没有贤人了。”

“夏桀之作为是，他不起用以往任职之官员，因此行为暴虐，而亡国绝后。到了成汤登上天子位，大受上天之明命，能够起用治民、理事、执法之官，这些被任用之官能尽其职事，又在治民、理事、执法方面任用贤能之士，这些贤能之士也能尽其职责。上天考察任用人才的大法庄重威严，在商之都城，能任用三宅三俊，以和洽都城民众。其在天下四方各国，也能用此大法显示圣德。

“唉！到了殷王受，其作为强横凶暴，只把受过刑罚、性情残暴的人吸引到他的邦国，竟然与众多亲幸之人和失德之人共同治理政事。上天命令惩罚他，就使我们周王依法代商接受天命，抚治万民。

【原文】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毫阪尹。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

【译文】 “至于文王、武王，他们能知晓三宅的心意，明了三俊之心意，用以诚敬地侍奉上天，为民众设立官长。设立之政长是：任人、准夫、牧，掌管治民、理事、执法三方面大事；设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和负责掌管财物、契卷、府藏的众官员；在大小邦国设立诸侯、艺人、外臣和百官；还有太史、尹伯、众多经常任职之贤士；诸侯国的官员有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各国设有君主；三亳和阪设立统辖之官。

“文王能知晓任职官员之心意，他设立常任治民之官，并能用有才能有美德之人担当。文王不兼管众多申诉之事，众多狱讼案件和发布命令，只由主管官与执行官指示可否，众多狱讼案件和发布命令，文王不敢过问和主持。到了武王时代，只是遵循文王完成其功业，不敢废弃其善行，只考虑遵照文王宽容之美德，一并接受这博大的基业。

【原文】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

“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

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译文】 “唉！年轻人您现在已是君王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设立官长。设立立事、准人、牧夫之官，我们要能清楚了解他们的长处，才可使他们治理政事；去帮助上天授予我们的民众，使我们众多狱讼案件和发布的命令都能处理适当。对这方面的事务不可以包办代替，甚至一句话一个字都不可代替。那样我们周国最终会有品德完善的贤能之才，来治理我们所受于天之民众。

“唉！我姬旦把前人的美言全都告诉您年轻的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后继子孙，不要在各种狱讼和敕命方面犯错误，这些事只让主管官长去处理。从古时商代先王到我们的周文王设立官长，设立立事、牧夫、准人之官，都能考察他们，再加以挑选，然后才使他们去治理政事。国事没有设立官长而任用奸佞之人，又不恭顺于美德的，这样的君王在他执政时代就不能显耀。自今以后继位之君王设立官长，就不要任用奸佞之人，而要任用贤能之士，用他们勉力辅助我们的国家。

“现在，文王的后代子孙，您这年轻人已经做了君王！可不要在干预各种狱讼案件上犯错误，只让主管和执行官员去处理。您要治理好武备，循着大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使普天之下的人无不臣服。用此来显现文王的光辉，用此来发扬武王之功业。啊！从今以后继位君王设立官长，要只任用贤能之人。”

周公如此说：“太史！司寇苏公要谨慎处理狱讼之事，以延长我们的国命。对于刑罚要谨慎，按照刑罚条例适中处罚。”

顾　命

【原文】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颓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

“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

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

兹即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译文】　四月，新月初生之日，成王身体不适。到甲子日，成王洗了手和脸，太仆给他戴上王冠，披上朝服，让他凭靠着玉几。就把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一同召集前来。

王说：“唉！我的病急剧恶化，已经很危险了，病情还一天天加重。已然到临终暂留之时，恐怕再不能发布誓言继续我的志向了，现在我要详细地训告你们。从前先君文王、武王曾显扬双重光辉，他们定民所依，宣布教令，就劳苦奉行而不违背，因而能够击败殷国建立了我们周王朝。

“到了后来年轻无知的我，谨慎应对上天的威严，继承遵守文王、武王伟大教训，不敢昏乱和逾越。现在上天降下疾病，几乎使我不能起来，不能清醒。你们也许会明白我的话，来谨慎保护我的太子钊，在艰难中获得大的成功，能安定远方和睦近邻，以安抚勉励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我想人人都应该经过自我整饬使仪态庄重，你们不要使太子钊触犯或陷入违背礼法之端。”

这些人接受命令后就回去了，又把王的朝服陈放在王庭。到了第二天乙丑日，成王就死了。

【原文】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

狄设黼扆、缀衣。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

【译文】　太保命令仲桓和南宫毛，派他们引导齐侯吕伋，二人各执一干一戈，统领宫中卫士一百人，迎接太子姬钊于宫庭南门之外。引太子进入王宫侧室，太子忧伤地住在那里做丧事之主。丁卯这一天，就命令作册官制定丧礼仪则。又过了七日到癸酉这一天，召公、毕公命令百官备办丧礼所需器物。

负责宗庙祭祀之官摆设好带有黑白相间斧形花纹的屏风和先王的礼服。门窗之间朝南的位置，铺设双层竹席，席□□上带有形黑白相间的镶边，陈放五色玉石，不加修饰的矮几。在西墙朝东的位置，铺设双层细竹篾席，带有杂色镶

边，摆放着有花纹的贝壳，不修饰的矮几。在东墙朝西的地方，铺设双层蒲席，绘有云气形状的花边，陈设雕刻的玉器，不修饰的矮几。在堂西面的夹室中，铺设双层用竹之青皮编织之席，用黑丝绳连缀的花边，陈设着漆器，不修饰的矮几。

陈列各种宝物，有越玉五种，赤刀、大训、大璧、琬、琰，陈列在西墙朝东的地方。大玉、夷玉、天球、河图，陈列在东墙朝西之处。胤所作的舞衣，大贝壳、大鼓，陈列在西面房中。兑所制之戈，和所制之弓，垂所制之竹箭，陈设在东面房中。大辂放在宾客通行的台阶前，缀辂放在主人行走的台阶前，先辂放在门左侧堂屋前，次辂放在门右侧堂屋前。

【原文】　二人雀弁执惠，立于毕门之内。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𠂤𠂤。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戕，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

【译文】　二人戴赤黑色帽子，拿着三棱长矛，站在祖庙内门里边。四个人戴着黑色帽子，拿着戈，戈刃向外，夹着台阶立在斜石下。一人戴冕，执锐斧，立在东堂；一人戴冕，执大斧，立在西堂；一人戴冕，执三锋矛，立在堂东边；一人戴冕，执三锋矛，立在堂西边；一人戴冕，执矛，立在堂北面阶下。

【原文】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阼济。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阼济。太史秉书，由宾阶阼济，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啐，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

【译文】　王戴着细麻布制的礼帽，穿着绣有黑白相间□形花纹的下衣，由西阶登上堂。卿士和诸侯戴麻制礼帽，穿黑色下衣，进入中庭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戴麻制礼帽，穿红色下服。太保捧着大圭，大宗伯捧着酒杯和瑁，由东阶登上堂。太史捧着册书，由西阶登上堂，迎着康王宣读册命之辞。说："大王凭靠着玉几，称述他的临终遗命，命令你继承文王、武王遗训，做君王去治理周国，相率遵循大法，和谐天下，用以报答和弘扬文王、武王光辉训教。"王拜了又拜，然后站起来，回答说："我这个微小不足道的年轻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四方，以敬畏上天之威严呢？"

于是康王接受酒杯和瑁，前进三次，祭酒三次，放下酒杯三次。大宗伯说："请王饮酒吧！"王饮酒后，太保接过酒杯，走下堂，洗手，用另一种酒杯斟上酒，手捧圭璋，饮酒答谢。太保把酒杯交给宗人，向王拜谢。王回拜。太保又从宗人手里接过酒杯，祭酒，尝酒，放下酒杯，再把酒杯交给宗人，然后又向王拜谢。王又答拜。太保走下堂，各种陈设之物已撤去。诸侯卿士们出祖庙门外等候。

【原文】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译文】 王走出祖庙，来到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众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众诸侯进入应门右侧，他们都穿着绣有花纹的礼服，系着黄朱色的围裙。诸侯们献上命圭和各种贡物，说："我们这些王朝护卫之臣请求向王奉献土产。"他们都向王再拜叩头。"王应该继承先王美德，进行答拜。

太保和芮伯都向前走来，互相作揖，一同向王再拜叩首说："请求恭谨地禀告天子，伟大的上天改变了大国殷的命运，于是周文王、武王接受天道，能抚慰西土之民。新故去之君王在赏罚方面能完全处置合宜，能安定其功业，把普遍的幸福留给后代。如今王要谨慎呀！要扩大王朝的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文王独特之命。"

【原文】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

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译文】 王这样说："侯甸男卫诸国的君主们！现在我姬钊回答你们的劝告。从前先君文王、武王极大地成就了民众的富裕，而不致力于责罚，获得民众的共同信赖，因而他们的功业昭明于天下。那也就有像熊罴一般勇猛的将士，忠贞不二的大臣，保卫治理我们的国家，因此才从上天那里接受正命。伟大的上天用大道来训教我们，把天下授予我们。于是先王就命令分封诸侯，树立屏

藩，以眷顾后代子孙。现在我的一些伯父还相互顾念王室，继续像他们先公臣服于先王那样。虽然你们身在王畿之外，你们的心不可不在王室，以辅助关怀我之善行，不要使我这少年留下羞辱！”

三公诸侯群臣都已听完王命，互相作揖，就迈着小步快速退出。廉王脱掉礼服，返回守丧之侧室，换上丧服。

吕　刑

【原文】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

【译文】　王给吕侯发下命令。王享有国命已近百年，年岁已经很老而荒忽了。应当谋划制作刑法，用以禁制天下臣民。

【原文】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皇帝清问于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下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译文】　王说：“古代有过教训，那时蚩尤开始作乱，牵连到一般民众，以至于人们无不相互攻击杀戮，轻视道义，内外作乱，偷窃抢夺，诈骗强取。苗民不服从政令，就用刑罚来制裁他们，就制作了五种酷虐刑罚和法律。进而杀害无罪之人，开始滥用劓、刵、椓、黥等酷刑。以至数种刑罚并用，不区分有罪无罪。

“苗民们开始相互欺诈，社会纷乱搅扰，没有合于诚信的，以至背叛对神明立下的誓约。酷虐的刑罚使众多的人受到戮辱，他们一并向上天报告自己的无罪。上天视察苗民，见那里没有芳香的美德，只有酷刑散发出的腥气。伟大的上天怜悯这些受戮辱的无罪之人，用惩罚报复残暴的人，把他们隔绝到僻远之

地，不让他们的子孙在下国继续为君。又命重和黎分主天神、地民之事，断绝地民和天神的直接交通，神与民不能再升降杂糅了。后继之君王与臣民，勉力辅行常道，使孤苦无依之人也不会受到伤害。

“伟大的上天虚心讯问下民，孤苦无依之人对残暴的苗人有怨恨之辞。于是就以淳厚之德去行使威罚，则民知畏服；以淳厚之德去行明察，则是非彰明。于是命令三位大臣，为民之功业忧思操劳。伯夷颁布法典，按照刑法判断民之争端；禹平治水土，主管为名山大川命名；后稷教民播种，努力种植好嘉美的谷物。三位大臣获得成功，老百姓也变得富足了。主管刑狱之官制御百官用公正适当之刑罚，以教导他们敬重美德。

“庄重威严的君王在上面，勉力不息的群臣在下，功业光耀于天下，没有人不勤修德政。所以要明白运用适中之刑罚，遵循它治理民众辅行常道。主管刑狱之官不是终止于惩罚，而是要终止于为民造福。要谨慎戒惧，要使人们对自身没有非难之辞。因为肩负上天之美德，自行完成上天授予之伟大使命，所以能在人间配享禄位。”

【原文】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译文】　王说：“啊！四方的诸侯，你们不是代天治民之官吗？现在你们要以什么作为借鉴呢？不就是伯夷传播下来的刑罚之道吗？现在你们要以什么作为惩戒呢？就是苗民不省察狱事之繁，不选择贤能之人，考察五刑运用是否适当；只是任用那些依势逞威之人掠夺货财，裁断五刑，从而扰乱了无罪之人。上天不肯赦免，降下灾祸给苗民，苗民不能推辞这种惩罚，就断绝了他们的继承者。”

【原文】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译文】　王说：“啊！要时常把这些教训放在心里呀！伯父、伯兄、仲叔、季弟以及年少的子孙，你们都听从我的话，就差不多可以保有上天授予的至善至美之命了。现在你们无不自慰说已经很勤奋了，你们没有人知道警戒自己的不勤奋。上天要整齐下民，使我们暂居此职，国命若是在不应终止时终止了，这

完全在于人为。你们可要崇敬地接受天命，来拥戴我个人。虽被人敬畏也不要自以为可畏，虽被人赞美也不可自以为美善。只是要谨慎运用五刑，以成就三种品德。一人有美德，万民都得益，国家就能长久安宁。”

【原文】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荆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译文】　王说：“唉！过来吧！有邦国有土地的各位诸侯各位大臣，我来告诉你们至善的刑法。在现今你们安定百姓，要选择什么？难道不是贤人吗？要谨慎对待什么？难道不是刑罚吗？要思考度量什么？难道不是断案适宜公正吗？

“原告和被告两方都来了，法官依据五刑条款来治理；五刑条款与犯罪事实相符可信，就按五刑治罪。如果按五刑条款还不能核实，就用五等罚金来惩治；如果用五等罚金惩治仍不可从，就用五种过失来惩治。法官用五过惩治人容易出现的弊端是，畏惧权势，报复恩怨，搞裙带关系，贪赃受贿，接受请托。法官有上述弊端，其罪与犯罪者相等，要审核清楚。

“按五刑定罪有可疑之处，则有减罪。按五罚惩处有可疑处，亦有减罪。要审核清楚呀！审核诉讼事实是否可信，要经过众多部门，外表相象而实际不同的事例更要察明。没有经过审核的事实根据，就不要听众。都来严格奉行上天的威罚。

“定墨刑之罪而有可疑，就减罪，处以罚金一百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定劓刑之罪而有可疑，就减罪，处以罚金二百锾，并要核实他的罪行。定荆刑之罪

而有可疑，就减罪，处以五百锾罚金，并要核实其罪行。定宫刑之罪而有可疑，就减罪，处以六百锾罚金，并要核实其罪行。定大辟之刑而有可疑，就减罪，处以一千锾罚金，并要核实其罪行。墨刑的种类共有一千条，劓刑的种类共一千条，荆刑的种类有五百条，宫刑的种类有三百条，大辟的种类有二百条，五刑条款共有三千条。

“刑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则应比照上下条文，用类推方式定罪，不要使判辞出现差错和混乱，不要使用已废除的法律，要仔细审察，要依据法律，要审核清楚啊！判了重刑而宜减轻的，就服减等之刑；判了轻刑而宜加重的，就服加等之刑。各种刑罚之轻重要根据情况变化而灵活变通。刑罚之轻重还要根据社会情况确定，调整刑罚轻重的目的是使不整齐的民众趋向齐一，调整刑罚轻重要有条理，要抓住要点。

“用罚金惩处犯人虽不是处死，也会使人极度困苦的。不要用巧言令色心术不正的人断案，而要用善良的人断案，无非是求得公正合理。从矛盾不一处考察供辞，就会使不肯服罪的人认罪服法。要以怜悯敬畏之心断案，光明正大地打开刑书，根据条文反复斟酌，这样作就差不多能使案件都判得公正了。按五刑定罪或是按五罚惩处，要审核清楚啊！案件判定要取信于人，改变判决也要有使人信服的理由。判决结果要上报备案，一人犯有二罪者也要一并上报。”

【原文】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

【译文】　王说：“啊！要谨慎呀！各位诸侯大臣们，我说的话多半使人戒惧。我谨慎于使用刑罚，只有有德之人才能用好刑罚。如今上天扶助民众，我们要在人间作好配合。对一面之辞要明察事理，民众之治理，无不是由于法官以公正的态度听取原告和被告两方面的申诉，没有人对双方诉词作手脚为自家谋利。审理案件接受的财货不是宝物，而是取罪之事，所得到的回报是众人的怨恨。永远值得敬畏的事就是刑罚，并不是上天不公正，而在于人是否能察知天命。上天的刑罚不下达，天下就不会有善政。”

王说：“啊！子孙们，从今往后你们以何为借鉴？难道不是美德吗？对于民众之案情，要明白审理呀！明哲之人才能用好刑罚，使无穷无尽的讼词，都能符合五刑公正合宜之极至，因为都能公正合宜，就有吉祥。接受王治理的善良

民众，要看重这美善之刑法呀！”

文侯之命

【原文】　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怀在位。

“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

“父义和，汝克昭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

【译文】　王如此说：“伯父义和呵！伟大显赫的文王武王，能恭谨地显明其美德，使其美德明升于天上，普遍闻知于天下，因此上天才把大命降落到文王身上。也因为先王之诸位贤臣能辅佐其主昭明其理政事，对于君之大小谋划无不遵从，所以先祖能安处其位。

“唉！不幸我这年轻人继承王位，遭遇上天降下的大灾祸。断绝了下民的财货与恩泽，又遭到众多国家的侵伐。现今我的治事之臣，没有老成持重的杰出人才在其位，我就不能胜任。祖辈父辈的诸侯国君们，希望你们为我分忧啊！啊！有继续使我永安君位的人了。

“伯父义和，你能昭显你那显赫祖先，你开始效法文王武王，以会合诸侯继承你的祖先，尽孝道于你的祖先。你战功卓著，捍卫我于艰难之中，像你这样人，我很赞美。”

【原文】　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

“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

【译文】　王说：“伯父义和呀！希望你回去整治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现在我赐给你黑黍香酒一缶；红色弓一张，红色箭百支；黑色弓一张，黑色箭一百支；马四匹。

“伯父回去吧！要能安抚僻远，亲善近邻，爱护安定小民，不要废乱政事，贪图安乐，要考察抚慰你的国家，用以成就你显明的美德。”

费　誓

【原文】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乃甲胄，敜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

“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敜乃阱，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

“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牛马，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

【译文】　鲁公说：“喂！大家不要喧哗，听我发布命令。往昔被征服的淮夷、徐戎现在又起来作乱。妥善缝制好你们的甲衣和头盔，系好你们的盾牌，不许不把这些做好！准备好你们的弓箭，锻造好你们的戈矛，磨好你们兵器的锋刃，不许不把这些做好。

“现在要把栏圈中的牛马驱赶到野地牧放，你们要关闭捕兽的机械，填塞捕兽的陷阱，不要伤害放出的牛马。放出的牛马如被伤害，你们就要受常刑制裁。

“马牛走失了，男女奴仆逃跑了，不许离开部伍去追赶，只须来报告，这样作我就会赏赐你们。如果你们离开部伍去追赶，而不报告，你们就要受到常刑处罚！不要抢劫偷窃，越过短墙，偷窃牛马，拐骗男女奴仆，你们就要受到常刑处罚。

“甲戌日这一天，我们要去征伐徐戎。准备好你们的干粮，不敢不及时备好。如不及时备好，你们将被处以死刑！鲁国郊遂所有民众，准备筑墙的木板。甲戌日这一天，我们要修建壁垒，不许不供应；如果不供应，你们将受到除死刑外一切刑罚的惩治。鲁国郊遂所有民众，准备足牲畜的饲草和干草，不敢不准备丰足，如果不准备丰足，你们将被处以死刑！”

秦　誓

【原文】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

【译文】　秦穆公说：“喂！我的众官员，你们听着，不要喧哗！我把群言中首要之旨告诉你们。

“古人有言说：‘人都自以为是，所以多徘徊不进。’责备别人不难，惟有受人责备而能顺从如流水，这才困难呀！我心中之忧愁是，日月过去，就不再回来。

“以往有谋略之臣，以其未接近我而加忌恨；现今有谋略之臣，我把他们当作亲近之人。虽然说是这样，尚且还要咨询那些老年人，这样就不会有过失。

【原文】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

“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译文】　“白发苍苍的贤士，体力已经很差了，我尚且愿意亲近他们。壮健勇猛的武士，射箭驾车的本事都不差，我常常不大喜欢他们。只是那些浅薄而善于巧辩的人，能使君子轻忽怠慢，我竟然大加亲近。

“我默默地思考着，假如有这样的官员，他诚执专一，没有其他本领，他的心安闲自得，能够容人。别人有本领，就像他自己具有一样；别人善良明哲，他从心里喜欢，不止是口头上称赞。这样的人能宽容民众，用他们保护我的子孙和民众，也就能为子孙和民众谋福利呀！

“别人有本事，就妒忌就憎恶，别人善良明哲，就阻挠使其不能通达。这样的人不能容众，任用他们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民众，也就危险了！

“国家之倾危不安，由于我一人，国家之繁荣安定，也几乎是对我个人的奖赏。”

晚　书

大禹谟

【原文】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译文】　考察往古之事，大禹说："将文德教命传布于四海，敬承帝舜教诲。"又说："如果君主能把为君看得很难，臣能把为臣看得很难，国家政事就会得到治理，民众也会加速修养德行。"

帝舜说："是啊！确实如此。善言不被埋没，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人，天下所有邦国都会安宁。考核众人意愿，抛弃己见而听从众人，不虐待鳏寡孤独无依无靠之人，不抛弃困苦贫穷之人，只有帝尧能作到这样。"

益说："啊！帝尧之德覆盖广大，运行辽远，又圣明通达，又神妙莫测，又能文，又能武。上天眷爱他而赋以重任，使他抚有四海为天下之君王。"

禹说："顺道则吉，从逆则凶，二者感应迅捷，如影随形，如响应声。"

益说："嘘！要警惕呀！警戒安逸无忧之时，不丢弃法律制度。不放纵游玩，不过分追求声色之乐。任用贤人专一无二心，去除邪恶果断不犹豫。对谋划之事有疑惑就不能成功，各种志向思虑要开阔、明晰。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不要违逆百姓意愿来顺从自己的欲求。对上述诸事不懈怠，不荒废，四方各国就会前来朝见。"

禹说："啊！帝舜，您要深思上述之言啊！美好品德就表现在善政上，政事之要在教养民众。水火木金土谷治理好，正德、利用、厚生三事谐和得当，九事之功有序，九功就会被歌唱。用休美的政事告诫人，用威严的刑罚督责人，用颂扬九功之歌勉励人，使德政不被败坏。"

帝舜说："是啊！水土得到治理，是顺物之性而获成功，六府三事确信得到整治，千秋万世永远依赖它，这是你的功绩。"

【原文】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译文】　帝舜说："近前来吧，禹。我居帝位已有33年了，现在年老力衰，为国事辛劳甚为疲倦。只有你不怠惰，来统领我的众多臣民吧。"

禹说："我的德行不能胜任，民众不会依从。皋陶勉力施行德政，德泽就下降于民众，民众都归附他。帝您要深思啊！想念德在于这皋陶，舍弃德在这皋陶，称述德在这皋陶，诚实发现德也在这皋陶，惟有您能思念皋陶之功啊！"

帝舜说："皋陶，这些臣民，没有人干犯我的政令。您做主管刑狱的士官，要清楚五种刑罚，用它来辅佐五常之教，希望帮我达于治世。施用刑罚是期望将来无所用刑罚，使民众合于中正之道，这都是你的功劳，继续努力吧！"

皋陶说："您的品德没有过失，治理臣下简约平易，统治百姓宽厚不苛刻。惩罚不株连后代子孙，奖赏延及于世世代代。无心之过，不管多大都能宽恕；故犯之过，不管多小都能处罚。定罪量刑时有可轻可重的疑问，就轻判；赏功时

有可轻可重之疑问，就重赏。与其可能错杀无罪之人，宁可承担违反常规之过。爱惜生命之美德，是与民心融洽和谐的。上述做法得以应用，人民就不会冒犯他们的官长。”

帝舜说：“你能使我按照意愿治理好国家，使四方各国闻风归附，这是你的美德。”

帝舜说：“来吧，禹。洪水泛滥向我们提出警告，你信守诺言，完成治水大功，你是贤能的。对国事不辞辛劳，治家事力求节俭，不自满，不夸大，你是贤能的。正因为你不自负贤能，天下没有人来与你争能。正因为你不自夸己功，天下没有人来和你争功。我褒美你的品德，嘉奖你的大功，帝王相继之次序应在你身上，你终于要登上大君之位。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应当精心分辨，专一执守，信守中正之道。没经过验证的话不要相信，没经广泛咨询的计谋不要轻用。民众所爱戴的不是君主吗？君主所畏惧的不是民众吗？民众没有君主拥戴谁呀？君主没有民众就没有人来守卫国家。要谨慎专一啊！慎重你所处地位，诚挚专一地修养你的品德，如果天下百姓困苦贫穷，上天所赐给你的禄命就会永远终止。口能出善言，也能引发兵争，我的话就不再重复了。”

禹说：“用枚卜方法对功臣逐一占卜，听从吉祥者接受帝位吧。”

帝舜说：“禹呀，卜筮之官在占筮前要先断定志向，然后才去命龟占卜。禅位给你之事我的志向先已确定，征询臣民意见也都与我相同，鬼神依从，用龟甲蓍草占筮，结果也协同一致，占卜结果不会重复出现吉祥。”禹跪拜以额触地，坚决推辞。帝舜说：“不要这样，只有你合适。”

正月初一清晨，禹在帝尧之庙接受禅位，率领百官像当初舜接受禅位一样。

【原文】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运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

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译文】　帝舜说：“唉，禹呀！这些苗人不遵教化，你去征讨他们。”

禹就会见各诸侯国君主，在誓师大会上说：“你们众位将士济济一堂，都来听我的命令。这些苗人蠢蠢欲动，他们昏暗迷惑，轻侮傲慢，自以为贤能，违

反大道，败坏美德，君子被排斥于民间，小人被重用居上位，民众被抛弃不得安宁，上天降给他们灾祸。所以我带领你们众位将士，奉命去惩罚他们的罪过。希望你们同心协力，这样做大概就能建树功绩。”

三十天过后，苗人还是违抗命令。益作为禹之助手，他说：“惟有德行能感动上天，不管多远都能达到。自满自足会招致损失，谦虚谨慎则获得利益，这就是天道。当初帝舜在历山耕作之时，前往田间，每日向上天号泣，对待父亲和继母，自愿承担罪责，招致恶名。恭敬做事，见父亲瞽瞍，表现出敬畏庄重战战兢兢的样子，瞽瞍也变得诚挚和顺了。至和可以感动神灵，何况这些苗人。”

禹拜谢益之善言，说：“好啊！”于是整顿军旅班师而回。帝舜就广施文教德化，让人放下兵器，手执盾牌和羽毛在两阶间跳舞。过了七十天，苗人前来归顺。

五子之歌

【原文】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译文】　太康居君位不理国事，因贪图安逸享乐而丧失君主之德行，老百姓都怀有二心。他还是恣意享乐游玩没有节制，到洛水南岸去打猎，一百多天不回来。有穷国君主羿以民众不堪忍受太康的所作所为为缘由，就在黄河沿岸阻截太康，不许其返回国都。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其母也跟来了，他们在洛水转弯注入黄河处等侯太康。由于太康长久不归，五个兄弟都怨恨他，遵循大禹训戒而作歌。

【原文】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译文】　其中第一首歌词说：“祖宗大禹有遗训，民众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贱，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安宁。我看普天下愚笨的男人女人都有胜过我之处，一个人有许多过失，招致怨恨之过失岂止在明显之处，微细看不见的过失也要用心改正。我面对千千万万民众，内心畏惧就像用腐朽绳索驾御六匹马一样，作为居众人之上的君主，怎么能不谨慎专一呀？”

其中第二首歌词说："祖宗遗训有这样的话：在内为女色所迷乱，在外为田猎所迷乱。喜爱美酒不知厌足，嗜好歌舞不知休止，住在高大的屋宇中，还要雕饰墙壁。这几项中哪怕有一条，就没有人不亡国。"

【原文】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译文】　其第三首歌词说："只有那帝尧，拥有冀州地方。如今丧失他治世之道，搞乱他纲纪法度，于是就招致国家灭亡。"

其第四首歌词说："我们圣明的祖先大禹，是天下万邦之君主。有治理国家的典章法则，遗留给他的子孙。使关口通畅计量统一，人民互通有无，公平交易，日用物资不缺，王府也就富有了。现在废弃失落了祖宗的勋业，覆灭了宗族，断绝了祭祀。"

其第五首歌词说："呜呼！我们归向哪里呀？我心怀悲痛。百姓仇视我们，我们将去依靠谁呀？我心中郁结哀思，面带羞惭而内心愧悔。不认真修养品德，现在后悔也无法补救了。"

胤　征

【原文】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译文】　仲康始即王位统治四海时，命令胤侯掌管六军。羲氏和氏放弃他们的职责，回到封地去酗酒享乐，胤侯禀承王命前往征讨。

他向众人宣告说："啊！我的众位将士，圣人有谋略训戒，明白证明可以保国安民。先王能谨遵上天告戒，臣民能奉行常法，百官能循职尽责辅佐其君，诸侯之君也很贤明。每年孟春之月，主管宣教之官敲着木铎巡行于道路，官与师互相规劝勉励，百工也用他们的技艺谏止过失。如果上述之人有不奉行其职守者，国家有常刑惩处他们。

【原文】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译文】 “这羲氏和氏品德败坏，因酗酒而沉醉迷乱，违背官责，离开职守，开始搞乱了天道运行秩序，把他们主管的事务远远抛开。于是在九月初一这一天，太阳月亮没有在房宿会合而发生日食，乐官敲鼓，田夫驱驰，民众奔跑，而主管此事之官羲和却毫无所知，他们昏暗迷惑，不明天象，干犯了先王应受诛杀之律令。政典说：‘对天时历数计算不准确，提前者杀无赦，落后者杀无赦。’

【原文】 “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余众士，懋戒哉！”

【译文】 “现在我率领你们众位将士，奉行上天之惩罚。你们众位将士要对王室同心协力，希望你们辅佐我，恭敬地遵奉天子的威命。大火燃烧在昆山之上，美玉和顽石都被烧毁。天王官吏放纵其行为，造成损害比大火还要猛烈。我们只须歼灭罪魁祸首，对胁从之人就不要惩治了，以往沾染之污秽陋习，都准许改过更新。呜呼！如果严明能胜私爱，就确信会成功；如果私爱胜过严明，则确信不能成功。你们这些将士们，要勉力，要警戒啊！”

仲虺之诰

【原文】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译文】 成汤把夏桀放逐于南巢，内心感到惭愧。他说：“我担心后世有人把我之举作为以臣伐君的借口。”仲虺就作诰词说：“呜呼！老天生出之众民有种种欲求，如果没有君主治理，天下就要大乱，老天就生出聪明人来治理天下。夏桀昏乱败德，使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天就赐给君王您勇气和智慧，使您成为天下各邦国之表率。您要继承大禹原来的职事，遵循其典章制度，像对待天命一样奉行。

【原文】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

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

【译文】 夏桀有罪，假托上天名义进行欺骗，对下面发布苛刻虐民之命令。天帝因其不善，就用商汤来接受天命，使夏桀失掉其广大臣民。怠慢贤德投靠有权有势者，这种人确实有众多同类。当初，我们邦国在夏王看来，就像混在禾苗中的野草，混在谷物中的空壳。我们商国上上下下都战战兢兢，无不害怕无罪而招祸。况且大王您之美德，说出来足以动人听闻。大王您不贪恋歌舞和女色，不为己积聚财物。能努力修德之人就授予官职勉励他，能勉力建功之人就给予奖赏鼓励他。为别人就像为自己一样尽心，改正过失毫不吝惜。能宽厚能仁慈，在万民中诚信彰明。葛伯仇恨馈赠之人，大王您初次征伐就从葛伯开始。之后，您向东征伐西方夷人不满意，向南征伐北方狄人不乐意，他们说：‘为何只把我们放在后面？”您所到之地的民众，家家户户相互庆贺，他们说：‘等待我们的君王吧，君王来了我们就能死而复生。’民众拥戴商汤，这是由来已久了啊！

【原文】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译文】 帮助贤能之人，辅佐仁德之人，表彰尽心做事之人，进用善行卓著之人；兼并弱小国家，攻伐昏庸国家，夺取动乱之国，轻慢灭亡之国；推动应该灭亡之国尽快灭亡，稳固应该生存之国好好生存，只有这样，我们的邦国才能昌盛。使德行日日更新不停滞，天下各国都会前来归附；内心自满自足，亲族也会离散。君王你要努力昭明大德，在民众中建树中正之道，以义来裁断事务，以礼来规范思虑，把这作为留给后代子孙的功业和财产。我听说：‘能自得老师的人可称王，认为别人都不如己的人必灭亡。勤学好问则宽宏大量，自以为是则渺小卑微。’呜呼！要把事情谨慎小心作到底，就应从开始时作起。树立有礼，去掉昏暴。敬重崇奉天道，永久保持住上天之教命。”

汤　诰

【原文】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译文】　商王汤从战胜夏桀的战场归来，到达亳都，大告天下诸侯。王说："喂！你们大家，听明白我的告戒。伟大至上的天帝，赐善性给天下民众。顺人固有之恒常本性，能安立其治国礼法者就是君。夏桀泯灭道德，制作酷刑，对你们各国百姓施行虐政。你们各国百姓，遭受其凶狠摧残，不能忍受其残害之痛苦，都向天神地祇诉告自己无罪。天道使行善之人得福，使作恶之人受祸，故而降灾祸给夏，用以彰明其罪恶。

【原文】　"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

【译文】　因此我商汤奉行上天赏罚之命，不敢赦免桀之罪。请允许我用黑色公牛作祭祀之牺牲，请允许我昭告天神地祇，请求他们降罪给夏。于是求得大圣人伊尹，与他同心协力，为你们请求上天保持国命不灭亡。上天诚信佑助下民，有罪之夏桀被驱除而屈服。天命是不会有差错的，现在天下亿万百姓生殖繁衍，像草木欣欣向荣。上天使我帮助你们邦国和家庭安宁和睦，讨伐夏桀之事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天地神灵，为此害怕得惊恐战栗，就像要掉进深渊一样。

【原文】　"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译文】　"凡是我创建之邦国，不要遵从不合常规的法则，不要享乐过度，要各自遵守常法，以此来禀承上天之美命。你们有好的业绩，我不敢隐瞒遮盖；罪当由我自身承担，我不敢自行赦免，这一切上帝心中已有所考核。假如你们各国诸侯有罪，罪在我天子一人身上；如果我天子有罪，不用连累你们各国诸侯承担。啊！期望你们能如此诚信，这样就会有好的结果。"

伊　训

【原文】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

【译文】　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对先王进行祭祀。辅佐继位之君太甲去祖庙恭敬地拜见祖先灵位，侯服甸服官员各诸侯国君都一起参加，百官总括自己的职事听从冢宰伊尹的命令。伊尹就明白讲诉建立功业祖先之盛德，用以教训太甲。

【原文】　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其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

【译文】　伊尹说："呜呼！古时夏先君大禹，周遍勉力推行德政，当时没有天灾。山川之神与一切鬼神，也没有不安宁平静的，连同鸟兽鱼鳖也能顺性生长。到他的后代子孙时，不遵循先祖训戒，皇天就给他们降下灾祸，借助我们享有天命的成汤来实施。攻伐夏桀从鸣条始，汤修德政从亳都始。我们商王汤，传播昭告英明圣武之德，用宽厚仁德代替暴虐凶残，普天下民都信赖他、归附他。现在君王您继承他的德政，没有哪一件不需要从开头做起。树立仁爱要从对待亲人做起，树立恭敬要从尊敬长者开始，从家邦开始施行，推致于天下各国。

"呜呼！先王成汤开始修正规范人思想行为的礼法条文，听从直言规劝不违背，追随古代贤哲。居上位能圣明，处下位能忠诚，与人相交往不求全责备，检查约束自身惟恐来不及，从而达到拥有天下诸国，这是何等艰难啊！

【原文】　"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

"呜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译文】 “汤还广泛寻求明达而有才智之人，让他们辅佐你们后继之君王，制定惩治百官之刑法，用以警戒那些有职位的大小官员。成汤说：‘有人胆敢经常在宫室观赏舞蹈，沉湎歌乐，这就叫做巫风。有人胆敢拼命贪求财货、贪求女色，经常游玩、田猎，这就叫做放荡之风。有人胆敢侮慢圣贤之言，违背刚正忠直之言，疏远德高望重的老者，私爱愚昧无知之徒，这就叫作迷乱之风。上述三种风气，十种过错，卿士如果犯有其中之一，他的封地就必然丧失；诸侯如果犯有其中之一，他的国家就必然灭亡。臣下如果不能匡正其君的过错，就要受墨刑。并对下士陈述训戒。

“呜呼！继嗣君王太甲，要警惕自身，要对“三风十愆”牢记不忘啊！圣人谋略盛大完美，其嘉言甚为显明。上天的态度不是恒常不变的，做善事就赐给多种吉祥，做恶事就降下多种灾祸。你修德就没有小德，天下各国都会庆贺你；你不修德而为恶，恶虽不大，发展下去也会导自丧失国家。”

太　甲

太甲上

【原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先生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肆嗣王丕承基绪。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祇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译文】 太甲暴虐不遵从伊尹教诲，伊尹作书说：“先王成汤重视上天之明命，敬奉天地神灵，对社稷祖宗之神，无不庄严敬奉。上天见到汤之善德，就将天命聚积在他身上，要他去安抚天下。我伊尹能辅助君王，使天下民众安居乐业，因此，后继之王才能继承祖先之基业，我伊尹先已有见于夏代君主，从始至终奉行忠信，辅助之臣也能有始有终；其后继之王，不能从始至终奉行忠信，辅助之臣也不能有始有终。君王您要警惕呀！要恭敬地奉行为君之职责，君如果不像个君的样子，就会辱没祖宗。”

【原文】 王惟庸罔念闻。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钦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怿，万世有辞。”

【译文】 听了伊尹的话，太甲还是老样子，像没听没想一样。伊尹就说：“先王成汤天未明就想天明要做的事，坐着等到天亮。他广泛寻求才智特别出众

的人才，启发开导后代子孙，不要丧失天命而自取灭亡。君王要谨慎遵行节俭美德，胸中要有长久谋划。就像虞人拉开弩机时，要察看箭杆末端与弓弦接触是否合度再放射一样。君王要恭谨于其所当止，遵循祖宗遗训行事，这样我将感到喜悦，万世后也会受到赞美。”

【原文】　王未克变。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

【译文】　君王太甲还是未能变好。伊尹对群臣说：“王所作所为乃是不义，长期反复作下去就会成为他的本性。我不许他亲近那些邪恶小人，在桐地建造行宫，让他居住在那里，亲近先王成汤之训戒，不使他一辈子执迷不悟。君王太甲往桐宫行守丧之礼，能成就其诚信之德。”

太甲中

【原文】　惟三祀十月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无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

【译文】　太甲即位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礼服迎接太甲回归亳都。作书说：“民没有君，不能互相匡正而生存下去；君没有民，不能君临四方。皇天垂爱我殷商，使后继君主能完成其美德，实在是万代无穷之大喜事。”

【原文】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厎救之德，图惟厥终。”

【译文】　君王太甲向群臣跪拜，以额触手又以额触地说：“我年轻不明于修德，自己招来不善。情欲过度就会败坏法制，恣意放纵就会破坏礼仪，给自身招来罪孽。上天造成的灾祸，还可以避开；自己造成的灾祸，就不可逃避。以往我违背师保之教训，开头没有作好，还仰赖您匡扶救助之恩德，谋划一个好的结局。”

【原文】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

【译文】　伊尹向太甲跪拜，额至手又额至地说：“努力修养自身，使诚信

之美德与臣下和谐融洽，这就是明君。先王成汤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怜爱困苦贫穷之人，因而民众乐于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欢悦的。成汤与其邻国同样拥有邦国，邻国人民却说：‘等待我们的君王成汤来吧，他来了就为我们解除刑罚。’君王您要勉力修德，以你有功业之祖成汤为榜样，不能有片刻安逸和怠惰。尊奉祖先思虑孝道，接待臣民想到谦恭。看得深远才是明智，听从合乎德义之言才是聪慧。这样我将禀承王之美善而永不厌倦。”

太甲下

【原文】　伊尹申诰于王曰：“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

【译文】　伊尹反复告戒君王太甲说：“呜呼！上天所亲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只亲能敬重天道之人。民众所归附不是恒常不变的，他们只归附有仁德之人。鬼神享受祭祀也不是恒常不变的，他们只接受诚信之人的祭祀。居天子之位是很艰难的呀！实施德政就能使天下大治，不实施德政就会天下大乱。与治世采取同样方法，国家无不兴旺；与乱世作同样事情，国家无不灭亡。从始至终慎重作好抉择，就是最英明的君主。”

【原文】　“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译文】　“先王成汤因此努力修其美德，使之能与上天相匹配。现在君王您继承好的功业，希望要看到这些呀。如同升高，一定从下面开始；如同行远，一定从近处开始。不要轻慢民生之事，要知民生之艰难；不要以君位为安全稳定，要想到安全中潜在的危险。从始至终保持小心谨慎。有的话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用道义衡量；有的话顺从你的心意，一定要用非道去衡量，以道与非道作取舍依据。”

【原文】　“呜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译文】　“呜呼！不思虑怎会有收获？不实行怎会得成功？君王伟大而善良，天下就会随之归于正。君王不要用诡辩破坏固有之政令法度，臣下不凭依恩宠利禄把持高位，国家将会长久保持美好。”

咸有一德

【原文】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译文】　伊尹把政权交还给君王太甲，将要请求辞官回封地去养老，于是就陈述关于修德之训戒。他说："老天难信，天命无常。德行恒常纯一，地位就能安定。德行不能恒常纯一，国家就会因此而灭亡。夏桀不能修其常德，侮慢神灵，残害民众，老天对此深感不安。察看天下各国，开导有天命之人，反复观察寻找德行统一之人，使其为君充当天地神灵之主。我伊尹和成汤，都有纯一之德，能合上天心意，承受上天明命，拥有天下之民众，于是改变夏朝之正朔。并不是老天偏爱我们殷商，老天只是佑助德行纯一之人；并不是殷商招求下民，只因下民归附德行纯一之人。德行纯一，行动无不吉利；德行反复无常，行动无不凶险。吉凶出现在人身上没有差错，上天降灾祸与吉祥也在于人德行之好坏。

【原文】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

【译文】　"现在君王您重新担当起天子的使命，一定要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从始至终保持一贯性，这就是德行的日日更新。任用百官要德才兼备者，左右辅弼大臣更须称职之人。臣对上是助君行德政，对下是为民造福。为臣职事甚难，必须谨慎为之，大家同心协力始终如一去做。修德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注重行善的人就可以为师。为善不经常专主于某事，能与纯一之德协和即可。这样就能使天下民众都说：'多么伟大啊！君王之言。'又说：'多么纯一啊！君王之心。'如此就能安定保持上天赐与先王的禄命，永久使民众生活安乐。"

【原文】　"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译文】 “呜呼！从供奉七代祖先的宗庙里，可以观察美德。从治理万人之首领身上，可以观察政事。君主没有民就无可指使，民众没有君主就无可尊奉。不要自高自大而小看别人，平民百姓如果不能尽心尽力，就没有人跟随君主完成功业。”

说　命

说命上

【原文】 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

【译文】 君王为父守丧，居倚庐三年。服丧期满，他仍然沉默不语，群臣都向王进谏说：“呜呼！先知之人叫明智通达，明智通达就能制定法令。天子君临天下各国，百官都尊奉您的法令，君王说出话来就是命令，君王不说话臣下没有命令可以承受。”

【原文】 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

【译文】 王于是作书诏告群臣说：“用我为榜样去纠正天下人，恐怕我之德行不够完善，这就是我沉默不言的原因。我恭敬沉默地思索治国之道，梦见天帝赐给我贤良辅弼，他将会代表我发言。”于是就详细回忆梦中人形象，派人按此形象在国内广泛寻求。傅说在傅岩的野外筑墙，和梦中人形象完全相符，于是王就任命他为相，并把他安置在自己身边。

【原文】 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呜呼！钦予时命，其惟有终。”

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译文】 王命傅说之辞说：“你要时时进献教诲之善言，用以辅助我修德。就如同刀剑，用你做磨刀石。就好像要渡过大江大河，用你做船桨。就好像天

大旱，用你做及时之甘雨。打开你的诚心来润泽我的心智，就像服药，服后不感头晕目眩，他的病就不会治好；就像赤脚走路不看地面，他的脚因而会受伤。你要与你的同僚们，大家无不同心协力，来匡扶你的君王。使他能遵循先王之道，踏着先祖成汤的足迹，让天下万民生活安乐。”

傅说回复君王说：“木料经过绳墨测量就能加工得正直，君王听从劝谏就会变得圣明。君王能够圣明，臣不需命令就会禀承君意而主动进谏，准还敢不恭敬顺从君王之美好训命呢？”

说命中

【原文】　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

【译文】　傅说被任命统领百官，就走近王前说：“呜呼！圣明的君王尊奉顺从天道，建立邦国，建成都城，立天子，封诸侯，任命官爵承受职事，不是让他们安逸享乐，而是让他们把民众治理好。老天是聪明的，圣明之君应以天为法，群臣要恭敬顺从上天，民众要服从治理。君王说话不慎就可能招来羞辱，轻易动用武力就可能引起战争，衣服要放在箱子里，兵器要亲身察看。君王能警戒这些事，确信会使政治清明，就没有什么事不完美了。

【原文】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其善；矜其能，丧其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译文】　“国家的治乱在于众官。任官不推及私爱之人，只看他们的才能；赐爵不推及品德不良之人，只看他们是否贤德。考虑完善才行动，行动要掌握好时机。自以为善，就会丧失他的善；自夸其能，就会丧失他的功绩。做每一件事，你都要有准备，有准备才能无后患。不要开启宠幸，容纳侮慢，不要有过错又害怕羞耻而文过饰非。你居君位能做到这些，政事就会纯一完美。祭祀鬼神轻慢亵渎，这就是不恭敬。祭祀之礼太烦琐，就会混乱，事奉鬼神就困难了。”

【原文】　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

【译文】　君王说：“讲得真好啊！傅说。你的适应当实行。你的话如果不是这样好，我也不会听而行之。”傅说跪拜叩头说：“认知事理不难，实行起来就难了。王真诚相信此理，做起来也就不难了。相信君王会合于先王之成德，如果我不说出这些就有过错了。”

说命下

【原文】　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麴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

【译文】　君王说：“来吧！傅说。我年轻时曾长期就学于甘盘，其后就遁于荒野，居于河洲。后来从河洲到亳都，到终了在德行学识上都没有明显进步。你要对我的志向加以教导，就像制作甜酒，你就是酒蘖，就好像作羹汤，你就是盐和酸梅。你要用多种方式和内容交互修正我，不要抛弃我，我一定能遵行你的教训。”

【原文】　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列于庶位。”

【译文】　傅说言：“君王，人追求多闻知，这是为了建立功业，必学习古圣王遗训才能有所得。做事情不师法古人，而又能世世代代永远生存，不是我傅说所听说的。学习能使心志谦逊礼让，努力从事于此，敏捷不怠，他修德就能实现。诚心相信并关注于此，大道就会聚积在他的身上，敩与学虽各占一半，但能自始自至终常在学上，其道德修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完善。借鉴先王成法，将永无过错。我傅说将俯首敬奉于您，广泛招纳才华出众之人，安排到众官之位。”

【原文】　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惟后非贤不□，惟贤非后不食。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

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

【译文】　君王说：“呜呼！傅说，四海之内都景仰我之圣德，这是你教化的结果。大腿手臂俱备才是完整的人，有良臣辅佐才成圣明之君。从前，先王

成汤之正长保衡，使我先王兴旺起来，却说：‘我不能使我的君王成为尧舜，我的心深感羞愧和耻辱，就像在市朝受鞭打一样。’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他辅佐我有功业的祖先，其心与伟大的上天相感通。你要用你的贤明辅佐我，不要使阿衡在商朝独得美名。君主没有贤臣不能治理好国家，贤臣没有君主不能得到俸禄。你要能让你的君主接续先王功业，长久安抚民众。”

傅说跪拜叩首说：“请让我颂扬天子之美命。”

泰　誓

泰誓上

【原文】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译文】　十三年春，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武王说：“喂！我友好国家之君主和我的治事百官，清楚明白地倾听我的誓词。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真正聪明的人来做最高君主，最高君主就是民众的父母。现在商王受，不恭敬上天，降灾难给下民。他沉溺于酒，贪恋女色，胆敢实行暴虐之政。治人之罪要株连亲族，任用官员只凭家世，不管才德，大肆营建宫室、台榭、池塘，穿戴奢侈华丽的服饰，用来残害你们万民。用酷刑残害忠良之臣，剖挖孕妇之腹。老天震怒，命令我先父文王，恭敬奉行上天之惩罚，大功未成先父就去世了。

【原文】　“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译文】　“故而我小子姬发，和你们这些友好国家的君主，观察了解殷商政事之得失状况。商王受没有悔改之心，他平时居处，不肯事奉上帝和天地神灵，遗弃祖先宗庙不肯祭祀。祭祀用的牺牲和黍稷，都被凶恶的盗贼偷光了。他还说：‘我拥有民众，享有天命’，不肯惩戒其侮慢行为。上天佑助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为他们设立师长，这些人应该帮助上帝，爱护安抚四方。对待有

罪之人和无罪之人的处理，我怎敢超越上天的意志。

【原文】 “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译文】 “力量均等就度量德行，德行均等就度量道义。商王受有臣亿万之众，而有亿万条心；我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商王受已经恶贯满盈，上天命令我们诛除他。我如果不顺天意，其罪过就与纣王均等。我从早到晚恭肃忧惧，我禀受先父文王伐殷之命，祭告了上天，又祭告了土神谷神，然后和你们众人一道，给与殷纣以天之惩罚。上天怜爱于民，民想得到的，上天一定听从。希望你们辅佐我，使四海之内永远清明。时机不可错过啊！”

泰誓中

【原文】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

【译文】 戊午日，武王大军屯扎在黄河北岸。诸侯率领军队都来会合，武王巡行各军后发表誓词说：“呜呼！西方来的众位将士，都听清我的话。我听说善良之人做好事，整天做还怕时日不足，凶恶的人做坏事，也整天做还怕时日不足。现在商王受，竭力去做违背法度之事，一律抛弃德高望重的老臣，亲近有罪的小人。淫乱、酗酒、恣意暴虐，臣下也为其所化而变坏，以私利结成朋党而互为仇敌，挟持权力互相诛灭。无辜之人向上天呼冤诉苦，纣王秽恶之行，昭彰天下。

【原文】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定，在彼夏王。天其以予□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译文】 “上天慈爱下民，君王应该尊奉天意。夏桀不能顺承天意，流传毒害于天下各国。上天就佑助并命令成汤，降下废止夏之国命。殷王受之罪恶超过夏桀，他伤害驱逐朝中贤臣，残害直言进谏之人和辅佐大臣。认为自己享

有天命，说祭祀是无益的，残暴没有妨碍。他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王桀身上。上天大约是用我去治理民众，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符，重合吉祥，征伐殷商必定胜利。殷王受有亿兆平庸之臣，彼此离心离德；我有治世贤臣十人，都同心同德。纣王虽有至亲之臣，不如我有仁德之臣。

【原文】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译文】 “天所视来自我们民所见，天所听来自我们民所闻。百姓有过失，在我一人身上，现在我一定要前往伐商纣。我们伐纣之师已出发，侵入到商之疆界，去捕取那些凶恶的人。我们的讨伐因此而张大，这对成汤也有光彩。努力吧！将士们。不要有人轻敌，宁可抱有敌人非我所能敌思想。纣王统治下的百姓恐惧不安，他们叩头像山崩一样响。呜呼！你们要同心同德，建立自己的功业，并能使其世世代代相传，绵长久远不衰。”

泰誓下

【原文】 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译文】 这是在戊午日的第二天，周武王普遍巡视全军，对众将士昭告誓言。武王说：“呜呼！我西方的长官们，上天有显明之大道，法天道而立之各类礼法，应当彰明于世。现在之商王受，亵渎侮慢五常之礼，荒废怠慢而不恭敬。自绝于上天，结怨于万民。他砍断早晨涉水过河人的小腿，剖开贤人之心，创制威刑大肆杀戮，毒害遍及天下。崇信邪恶小人，放逐贬斥师保，屏弃常法，囚禁奴役正直之士，祭祀天地之礼不修习，对宗庙不祭祀，制作奇异新巧之物以取悦妇人。上帝不依从，断然降下此丧亡来惩罚他。你们都要勤勉不怠，尊奉我本人，去恭敬奉行上天之惩罚。

【原文】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

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诞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译文】 “古人有言说：‘抚爱我的就是君主，残害我的就是仇敌。’独夫受大肆制作酷刑，乃是你们世代之仇敌。建树美德力求滋长，除掉邪恶力求去根，因此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去彻底歼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将士要努力向前，果敢杀敌，顽强建功，用以成就你们君主之功。功劳多者有重赏，不执行命令则明正典刑，处决示众。呜呼！我先父文王如同日月一样照耀，其光辉达于四方，昭显于西方各国。我们周围广泛容受你们各诸侯国。如果我战胜殷王纣，并不是因为我武勇善战，而是因为我先父文王无罪过；如果殷王纣打败我，不是我先父文王有罪过，只是我本人无善德。”

泰誓辑本

【原文】 唯九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允哉！予无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赏罚，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遗。”遂兴师。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号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中流，白鱼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涘以燎。群公咸曰：“休哉！”周公曰：“虽休勿休。”既渡，至于五日，有火至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五至以谷俱来。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使上附以周公书报诰于王，王动色变。遂至盟津，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皆曰：“帝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译文】 周文王九年四月，太子姬发上祭毕星之神后，东下至于盟津地方。就告知司马、司徒、司空、诸节等大臣说：“我敬慎恐惧，确实如此啊！我很无知，请先祖先父遗下之有德之臣教导我。我接受祖先事业，必定做到信赏必罚，以成其功，使先祖功业昭明光大。”于是就兴师伐纣。太师吕尚左手持黄钺，右手握白旄，号令众军说：“怪兽苍兕出现了，赶快集合你们的部众，与你们的舟楫，抓紧渡河，超过限定时间到达者杀头。”在渡程一半时，有白鱼跃入武王舟中，王跪拜后取之，上岸后把鱼放在火上烧烤，用以祭告上天，以示受命。群臣都说：“太好了！”周公说：“虽然大好，也不能休闲怠惰。”渡过河后，到第五天，有火团由下流动到上，又由上至下，到了武王所居之屋，流动变幻成乌鸦，其色为赤，其叫声安定，这只乌五次衔谷物来到武王屋顶。武王很高兴，诸位大夫都很高兴。周公说：“勉励呀勉励呀，上天现此征象是劝勉我们，我们应当恐惧以待天命。”派上附官把周公书报告给武王，武王得知后恐惧震动，颜色

更变。于是到达盟津，八百诸侯不召而自动前来，不用约定而同时到达，不用谋划而同出一辞。都说："殷帝纣可以讨伐了。"武王说："你们不知天命，现在还不可伐纣。"就还师西归。

【原文】　惟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噪，师乃慆，前歌后舞，格于上天下地。十一年十二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受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逿其王父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长，是信是使。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译文】　周文王十一年殷十二月十六日，武王来到诸侯之师。先到达之各军敲鼓欢呼，全军兴高采烈，前歌后舞，声音震天动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伐纣大军尽数渡过盟津，诸侯都来会见武王，他们说："勤勉精进，不可怠惰。老天将要再立民之父母，民众就要有法令教化，有安定生活了。"武王就作《太誓》，对众人宣告：现在殷王受竟然听信妇人妲己的话，自绝于上天，毁坏天地人之正道，疏远同祖之叔伯弟兄。四方犯有重罪而逃亡之人，却因此而受到他的尊敬和推崇，信任和使用。又抛弃其先祖之雅乐，制作淫靡之乐曲，用以改变和扰乱纯正高雅之音乐，来取悦妇人。因此，现在我姬发要恭敬奉行上天的惩罚。各位要勉力听从誓令，不须等待三令五申。"

武　成

【原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译文】　一月二日，月亮近于无光。及第二天，癸巳日，武王早晨从周都镐京出发，前往伐商。

本年四月，月亮开始放光之日，武王从商归来，到达旧都城丰。于是就停息武备，修明文教，放归军马于华山南侧，放归服牛于桃林郊野，向天下明示不再用武力。

四月丁未日，武王在周之祖庙举行祭祀，邦国及甸、侯、卫等服的诸侯、官长，也为此忙碌奔走，执祭祀之礼。到第三天，庚戌日，举行烧柴祭天的柴祭

和对山川之神的望祭。普遍告知伐商武功已经完成。

【原文】　即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即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译文】　月亮已经出现虚影时，各国诸侯和百官，都到周来接受政命。武王这样说：“呜呼！各位诸侯。先王后稷建立邦国，开启疆土，公刘能真诚专一继承前人功业，到了大王，开创王者的基业，王季勤劳于王家大业。我文德先父文王，能完成这一勋业，大受天命，以安抚中原和四周各国。大国畏惧他的武力，小国思念他的善德。文王即位九年，统一天下之大事尚未完成而病故，我将要继承他的遗志。揭示商纣之罪行，告知天地之神和所经过名山大川之神，说：“保持天道之曾孙周王姬发，将要出兵伐商以治其罪。现在商王受暴虐无道，恣意摧残天地所生之物，残害虐杀众平民，做天下逃亡罪犯的主人，他那里成为聚集恶人渊薮。我已经得到贤德之人辅助，请求恭敬承奉上帝之命，阻止扰乱天下之图谋。中原各国和周边国家，无不相率遵从。恭行上天成命，故此我率兵东征，以安抚殷民大众。那些殷民们，竹筐里装着玄色和黄色束帛作礼物，用以昭明周王为民除恶之盛德。天之美德震动民心，使民归附和事奉我大国周。你们众神灵，希望能相助我救助天下民众，不要给你们带来羞辱。”

【原文】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译文】　戊午日已过，大军越过孟津。五日后之癸亥日，大军已陈列于商都之郊，等待上天之美命。第二天甲子日之黎明前，商王受率领其军前来，举起戈戟如同树林，两军会战于牧野。纣王之军没有愿意与周军对敌的，其前军调转矛头攻击后军，使纣军败北，流血之多可以漂杵。一次交战，就使天下普遍安定。于是废止商纣暴政，政事仍按商代先王旧法实行。释放被囚之箕子，为比干坟墓培土，礼敬商容所居之里巷。散发鹿台贮藏之财货，发放钜桥储存之

粮食，普遍赐予四海之民，而天下之民心悦诚服。

【原文】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译文】　排列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分封领地分三个品级。建立官职只任用贤才，居位治事只选有能力者。重视对民实行五常之教，重视民之饮食、治丧、祭祀。崇尚诚信，显明忠义，尊崇美德，回报功绩，这样垂衣拱手听其自然而天下大治。

旅　獒

【原文】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厎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译文】　武王灭商之后，便开通了与周边各族国家交往的道路。西方旅国前来进贡他们的巨犬，太保召公就作了《旅獒》，用以训戒武王。召公说：呜呼！圣明君主能谨慎修德，四方各族邦国就都来归服。不管远处或近处，尽献上他们的土特产品，不外是穿戴、饮食、使用之物。君王就昭示这些因德所获之物分赐给异姓诸侯邦国，使他们不废弃自己的职事；又分赐宝玉给同姓诸侯之国，这是用来展示亲情。人们不可轻慢这些贡物，要把这些物视为有德之标志。

【原文】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

【译文】　"有大德之君不轻慢。轻慢贤人百官，就没有人为你尽心；轻慢民众，就没有人为你尽力。不为耳目感官之欲所役使，处理百事的尺度就会公正。对人轻视怠慢会丧失美德，沉迷于玩好之物会丧失远大志向。志向依靠正确道理来安定，人言凭藉正确道理去应对。不要做无益之事而防害有益之事，功业就会完成；不贵重奇巧难见之物而轻贱百姓日用之物，民众就会丰足。犬马不是土生土长不畜养，珍禽奇兽在城廓内不畜养。不宝贵远方之物，则远方之人就会来归附。所尊以为宝的只有贤才，则邻近之民就会安居。

【原文】 “呜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译文】 “呜呼！从早到晚不可有不勤勉之时，在小事小节上不加谨慎，最终必然妨害大德。堆造九仞高的山，只差一筐土也不算成功。能诚信实行上述训戒，就可以世世代代为王。”

微子之命

【原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贤。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呜呼！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皇天眷佑，诞受厥命。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尔惟践修厥猷，旧有令闻，恪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笃不忘。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译文】 成王说：“啊！殷王帝乙之长子。考察古代典制，有遵崇圣德，效法贤人之制。继承殷先王世代相传的系统，修习其典礼文物，做周王朝的宾客，和周国一样得到休美，并世代相传永无穷尽。呜呼！你的先祖成汤，能修身自省、圣明通达、宽宏博大、思谋深邃，老天垂爱佑助他，于是大受天命。他用宽松政策抚治民众，除掉邪恶暴虐之人，他的功绩施于当代，美德留传于后代子孙。你履行成汤大道，久有好声誉，你恭敬谨慎能尽孝道，以严肃恭谨之心事神治民。我嘉奖你的美德，称之为笃厚而永不忘记。上帝时常享受你的祭祀，百姓恭敬和睦，因此把你封为上公，治理东方之华夏宋国。

【原文】 “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呜呼！往哉惟休，无替朕命。”

【译文】 “钦敬啊！前往发布你的训命，慎重执守你的等级名分，遵循传统法制，用作卫护周王室的屏障。弘扬你有功业之先祖，约束好你的民众，永远安处你的地位，辅佐帮助我。从而使你的子孙世代享有美德，天下各国也以你们作榜样，使我周王朝不厌弃你们。呜呼！去吧，把一切都做好，不要废弃我的训命。”

蔡仲之命

【原文】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

【译文】　周公居冢宰之位，整顿百官，管叔蔡叔等散布中伤周公谣言。周公就在高地处死管叔；把蔡叔囚禁于郭邻，给与七乘随从之车；把霍叔降为平民，三年之内不录用为官。蔡仲能经常诚敬专一于修德，周公任用他为卿士。蔡叔死后，周公就请命成王封蔡仲去蔡国为君。

【原文】　王若曰："小子胡，惟尔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敬哉！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懋乃攸绩，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率自中，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则予一人汝嘉。"

王曰："呜呼！小子胡，汝往哉！无荒弃朕命。"

【译文】　成王说："年轻的胡啊，你遵循祖父文王之德，改变你父恶行，能谨慎持守正道，因此我命你在东方做诸侯。往你的封国就职去吧，要恭敬专一啊！希望用你的善行弥补前人罪过，这是忠也是孝。你就自己去开创事业吧，能勤劳而不怠惰，用此为你后代子孙留下效法的榜样。要遵循你祖父文王之常训，不要像你先父那样违反王命。老天公正无私爱，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所向不是恒常不变的，只归向慈爱自己的君主。做善事的内容方式各不相同，却同归于天下之治；做恶事的内容方式也不相同，却同归向天下之乱。你应当警戒呀。做事从开始就要谨慎，并想到它的结局，最后就能够不困穷。如果不考虑事情的结局，最后就可能招致困穷。勉力做好你所承担的事业，与四方邻国和睦相处，用以屏藩王室，和谐同姓兄弟，使民众安居立业。从开始就遵循中正之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传统成法。详细审察你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不要因片面之言改变原有之政令法度。能这样我就要嘉奖你。"

成王说："呜呼！年轻的胡，你去吧！不要荒废抛弃我的训命。"

周　官

【原文】　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费庭，绥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

【译文】　成王为天子，拥有天下各国，就到六服内各国去巡狩，四面征讨

不循正道之国，安抚那里的民众。六服内之所有诸侯，没有人不承受德泽。成王返回周都城后，开始督察纠正治事之官。

【原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译文】　成王说："如从前大道流行，制定政教法令于未发生动乱之前，安定邦国于未出现危险之前。"他说："尧舜考察古时典制，设立官职近百种。朝内有百揆、四岳诸官，外地有州牧、侯伯诸官。各种繁多政事都可谐和，天下各国皆得安宁。夏代和商代，设立官职增加一倍，也能用以使国家得到治理。圣明君主设立政长，不仅注重设官，更注重用人，使官得其人。

"现在我这个年轻人，恭敬勤勉于修德，从早到晚不松懈犹恐来不及。仰慕前代做法而遵循之，用以教诲开导众官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阐明大道，治理邦国，使阴阳协调。三公之官不一定齐备，但要官得其人。设立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助三公弘扬教化。恭敬信奉天地，辅佐我这位君王。冢宰掌管邦国政治，统领百官，使天下各国保持均衡和平。司徒掌管邦国教化，广泛传布五常之教，使万民顺服。宗伯掌管邦国宗庙祭祀等礼仪，治理天神地祇人鬼之事，调和尊卑上下关系。司马掌管邦国军政，统帅六军，平定邦国及诸侯叛乱。司寇掌管邦国禁令，纠察奸诈邪恶之人，惩治暴乱之人。司空掌管邦国之土地，使士农工商四民安居，以顺天时而兴地利。六卿分开职责，各自率领其部属，用以倡导九州之军政长官和各国诸侯及其领袖，富厚安定天下万民。每隔六年，五服内之诸侯来京城朝见天子一次。又过六年，也就是间隔十二年，周天子就按四时向四方各封国巡视一次，在四岳考正各国之礼法制度。诸侯各到其封国所在方向之岳去朝见天子，天子依其政绩大行升降进退之制。"

【原文】　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莅事惟烦。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王曰：“呜呼！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以估乃辟，永康兆民，万邦惟无□。”

【译文】　成王说：“呜呼！凡我居位任职之官员，恭敬严肃对待你们所主管之职事，你们发出政令必须谨慎，政令一经发出就一定执行，不得违反。用公心灭除私欲，民众就将信赖和思念。学习古训古法而后才能为官治事，议论政事以古代典制为据，治理政事就不会迷惑失误。希望你们以旧典常法为师，不可用能言善辩扰乱官职。积疑不决就会败坏谋划，怠惰疏忽则将荒废政务，不学习就如面墙而立一样困穷无知，遇到要处理之事则烦乱无章。告戒你们众卿士，功德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治理能果敢决断，就没有以后之艰难。有了高贵之权位骄傲就会不期而至，有了丰厚之俸禄奢侈亦将不约自来。恭敬俭朴就是美德，不可行诈伪。做善事心安逸而一天天趋于美善，做恶事心疲劳而一天天趋向拙劣。居尊宠之位要想到潜在的危险，无处不致思敬畏，如果不知敬畏就会使自己陷入可畏之境地。推举贤人，礼让能者，百官就能和谐，如百官不和谐，政事就将纷乱。推举之官能胜其职，这是你们有才能；推举了不应推举之人，是你们不称职。”

成王说：“呜呼！主管三事之公卿和大夫们，严肃专一于你们的职责，治理好你们的政事，以辅佐你们的君主，永久安宁万民，天下各国就不会厌弃周王之德。”

君　陈

【原文】　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训，惟民其□。

【译文】　成王如此说道：“君陈，只有你具备美好品德，孝顺又恭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推广开来就能实行于治理政事。我命令你去治理这东郊之殷民，要严肃专一啊！从前周公教育安抚万民，民众怀念他之恩德。去谨慎处治你掌管的职事，这就要循行周公之常规常法，勉力昭明周公之遗训，这样民

众就能得到治理。

【原文】 “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无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则同绎。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呜呼！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

【译文】 “我听说：最完美的政治香美远闻，能感动神明。谷物没有远闻之馨香，只有明德馨香远闻。希望你以周公之谋略训戒为法，天天努力不倦，不要贪图安逸娱乐。一般人在未见圣道时，好像不能见到似的急于想见；等到见了圣道，又不能按圣道去行，你可要警惕啊！你为风，下民为草，草是随风而动的。谋划治理之政事，没有一件不是艰苦的。哪些要废止，哪些要兴办，看法有差异，你要和众人商量，众人意见相同也需细致探究。你有嘉善之谋略，就要入京城在朝内报告君王，你在外面则要听命于君王。并说：‘这些谋略这些道理，是我君王之美德。’呜呼！为臣者都能顺此正道，则可臣良而君显啊！”

【原文】 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迁。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尔之休，终有辞于永世。”

【译文】 成王说：“君陈，你要弘扬周公之伟大训戒，不可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依恃法令刻削于民，既要宽松又要有限度，治理政事之举措应当和谐。殷民犯罪被拘系，我说要判刑，你不要就去判刑；我说要赦免，你不要就去赦免，一定要审慎察明罪行轻重而适中裁决。有人不服从你的政令，不为你的训戒所教化，通过惩治犯罪者可以防止他人犯罪，就要惩治。对习以为常的犯法作乱，败坏伦常，扰乱风俗教化，即使在三者中犯有小罪也不赦免。你不要忿怒憎恶那些愚昧固执不明德义不听教化之人，不可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精神，所做之事才能成功。有宽容胸怀，德行才能广大。分辨那些修德之人，也要分辨其中有不修德者；任用贤才，用他们带领那些不具贤才之人。人的自然本性是淳厚的，因为受环境影响而改变。他们违背上司的命令，而追随上司的爱好。您能从自身善德出发敬行伦常教化，殷民就没有不改变的，相

信你之政教会升至大道境界。我将为此承受多种福佑，这也使你之美名，终将被世世代代永久称颂。”

毕　命

【原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

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译文】　周康王十二年六月三日，新月初现，又过三天到六月五日，康王早晨步行由宗周来到丰邑。把成周之民众，册命给毕公安抚治理，以安定东郊。

康王这样说：“呜呼！父师，文王、武王普施大德于天下，因而能接受殷之国命。周公辅佐先王，安定其封国后，就谨慎处治殷遗民，把他们迁徙到洛邑，使其靠近周王室，因此他们被周公训戒所感化。从迁殷民至今已过去三十多年，世道改变风俗移易，四方安定无忧，我也因此而得安宁。世道有治乱盛衰之演变，政教因习俗而变革，不表彰善良，就没有什么可用作劝勉民众。毕公您能勉力修德，连小事细行也能勤劳作好，辅佐四代君王，仪态庄重地统领群臣，群臣没有不敬重您的言论。您的嘉美功业在先王时代就已很多，我这个年轻人就垂衣拱手，仰赖您的成功吧。”

【原文】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馀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译文】　康王说：“呜呼！父师，现在我恭敬地把周公治理殷民之事授命给您，您就前往就职吧！要分辨殷民之善恶，对其中之善者要在其居住里巷标记出来，表彰善良，憎恶邪恶，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不服从训戒法令者，要把他们划分出来，并在他们住区周围划出边界，使他们畏祸而慕福。要申明划

分封邑内外之边界，慎重巩固封邑之守备，从而使天下安宁。执政贵有恒常稳定之礼法，言辞崇尚体现精要，不要喜好奇异。殷商之习俗是柔弱顺从，以能言善辩为贤，这些风气之残余还没有断绝，您可要想到啊！我听说：‘世世代代享有禄位之家，很少能遵守礼仪，使骄横放荡者侵侮有德之人，实在是违逆天道。败坏风化，奢侈华美，世世代代与此同类。’这些殷商众士，凭藉先人恩宠很长久了，他们坚持奢侈之风，泯灭德义，吃喝穿用美胜于人。骄横放纵，自负贤能而夸耀于人，将行恶至死。即使收回放失之心，约束它也很难。财产丰厚又能顺从教化，惟此可以长寿。只有德与义，这才是最重要的法则。不遵循古训，其训戒依据什么呢？”

【原文】　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时成周，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子孙训其成式，惟□。呜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译文】　康王说：“呜呼！父师，邦国之安危，就在治理这些殷民。用刚柔相济的政策，相信您之德政即得修治。周公能谨慎治理殷民于开始阶段，君陈能和洽殷民于中间阶段，毕公您能最后完成治理殷民之责。你们三位同心协力，共同达于治道，治道融洽和谐，政事治理得当，施恩惠于百姓，四方左衽之民，也无不仰赖，我这个年轻人也永远享受你们的大福。希望你就在此成周，建立无穷基业，也就有了无穷之美誉。子孙后代顺从您的成法，使天下安宁。呜呼！不要说不能胜任，要竭尽心力去做；不要说民少，要谨慎治理政事。敬顺先王已成之功业，要比前人政绩更休美。”

君　牙

【原文】　王若曰：“呜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乱四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缵乃旧服，无忝祖考。

【译文】　康王这样说：“呜呼！君牙，你的祖父和你的父亲，世代真诚忠贞，服事勤劳于周王朝，他们有功绩，已记载于王朝之太常旗上。我这个年轻人继承守护文、武、成、康遗留下来的事业，也想到先王之臣，他们能辅助治理天下。我心中之忧虑畏惧，就像踩着老虎尾巴，就像徒步行走在春天的薄冰

上。现在我命你辅助我，做我身边的得力大臣，继承你先祖先父之旧职，不要辱没他们。

【原文】 “弘敷五典，式和民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呜呼！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尔惟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译文】 “弘扬传播五常之教，用作和谐民众之法则。你自身能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民众心中没有公正的标准尺度，就以你为标准尺度。夏季炎热多雨，小民只知抱怨叹息；冬天特别寒冷，小民也只知抱怨叹息。他们的生计多艰难啊！思虑他们生计之艰难，就谋划容易做到的解决办法去做，民众就安宁了。呜呼！文王的谋略要大加彰显啊！武王的功业要大加继承啊！他们启发佑助我们后代子孙，都用正道而没有缺失。你要敬明你训教职责，用以奉顺先王，称扬文王、武王之光辉福命，赶上你的前人而与之相匹配。”

康王这样说：“君牙，你要遵循前任，以故有典制为法，民之治乱在于教化。遵循你祖父、父亲之所行，昭明你君王之治道。”

□ 命

【原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万邦咸休。

【译文】 康王这样说：“伯冏，因为我不善修德，继承先王居大君之位，惊惧其危险，以至半夜起来，思虑怎样免除过失。从前文王、武王，耳聪目明，智虑敏达，大小群臣都怀有忠良之心。那些侍奉身边、掌管车马服饰之官以及仆役随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他们从早到晚侍奉辅助其君王，使君主从家里到外面日常生活各方面，没有不恭谨严肃的。发号施令，无有不善。下民恭敬顺从，天下各国皆得休美。

【原文】 “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缪，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修不逮。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尔无昵于忺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惟尔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王曰：“呜呼，钦哉！永弼乃后于彝宪。”

【译文】 “我这个人资质不善良，实在要依赖前后左右在位之官员，补救我未曾做到的，纠正过失，矫正谬误，正不善之心使归于正，使我能够继承先王的功业。现在我命你做大正之官，教正群仆侍御众臣，勉励你们的君主修德，共同勉励做好不足之处。谨慎选择你的属下，不要选用巧言令色、逢迎谄媚之人，只能选用正直贤良之士。群仆侍从之臣正直贤良，他们的君主就能正直贤良；群仆侍从之臣阿谀谄媚，他们的君主就自以为圣明。君主有善德在于臣，君主道德败坏也在于臣。你不要亲近奸邪小人，不要让他们充当群仆侍从之官，以免他们引诱君主诋毁先王经典。不是看人之良善，只看货贿之丰厚。如果这样选人，就败坏了你的官职，就是对你君主最大的不敬，我就要对你治罪。”

康王说：“呜呼！要恭谨严肃啊！永远用常法辅佐你的君王。”

《论语》中的官训

（春秋）孔丘

为政篇第二

【原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译文】　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定居在一定的位置上，而群星都围绕着它转动。”

【原文】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文】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思想纯正，没有邪念。”

【原文】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文】　孔子说：“治理人民采用政令，约束人民采用刑罚，人民为了逃避刑罚而无廉耻之心；治理人民采用道德，规范人民采用礼义，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心悦诚服。”

【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向学，三十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四十岁遇事不迷惑，五十岁懂得天命，六十岁听人说话能明辨是非，七十岁顺从心里所想的去做，不会越出规矩了。”

【原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译文】　孟懿子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替孔子

赶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请教孝道，我回答他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按礼节奉侍他们；父母去世后，按礼节安葬他们，按照礼节祭祀他们。”

【原文】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译文】　孟武伯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说：“父母只为儿子的疾病担忧。”

【原文】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译文】　子游请教孝道。孔子说：“现在的孝子，只是说能够养活父母就行了。即使狗和马都能够得到饲养；不孝敬父母，用什么来区别供养父母和饲养犬马的差异呢？”

【原文】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译文】　子夏请教孝道。孔子说：“和颜悦色地奉侍父母最难。有了事情，子女替他们效劳；有酒有饭，让长辈先享用，竟然说这可以认为是孝了。”

【原文】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与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出反对意见，好像很愚笨。等他回去自己研究，我考察他的言行，很能够发挥我的见解，颜回并不愚笨啊！”

【原文】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译文】　孔子说：“考察一个人，看看他当前的所作所为，了解他所有的经历，观察他安心从事什么，不安心于什么。那么，这个人怎能掩盖他的真面目呢？这个人怎能掩盖他的真面目呢？”

【原文】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孔子说：“温习旧的知识，得到新的体会，这样的人，可以做老师了。”

【原文】　子曰：“君子不器。”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只有一种用途。”

【原文】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译文】　子贡问怎样的人才算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你想说的，然后再说出来。”

【原文】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译文】　孔子说：“君子讲团结而不搞勾结，小人搞勾结而不讲团结。”

【原文】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文】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罔，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神思疲殆。”

【原文】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译文】　孔子曰：“攻习异端邪说，就会遗害无穷。”

【原文】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译文】　孔子说：“仲由呀！教诲你对待知与不知的正确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智慧啊。”

【原文】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译文】　子张请教做官得禄位的方法。孔子说：“多听听，保留疑问。慎重地谈论有把握的问题，就能减少错误；多看看，保留疑问，慎重地去做有把握的事，就能减少追悔。说话少犯错误，做事少后悔，官禄就在这里面了。”

【原文】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道：“怎么样做才会使老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举拔正直的人，将他们放在邪恶的人上面，那么，人民就服从；举拔邪恶的人，将他们放在正直的人上面，那么，人民就不会服从。”

【原文】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译文】　季康子问道："要使人民恭敬、忠诚和互相劝勉，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人民，他们就会恭敬；你孝顺父母，慈爱人民，他们就会忠诚；你能举用善人而教育能力差的人，他们就会相互劝勉而为善。"

【原文】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译文】　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活动？"孔子说："《尚书》里说：'孝啊！只有孝顺父母的人，才能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也就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原文】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軏，小车无輗，其何以行之哉？"

【译文】　孔子说："做人而不讲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好像牛车没有安装輗，马车没有安装軏，它怎么能行走呢？"

【原文】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　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代继承夏代的礼仪制度，所废弃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殷代的礼仪制度，所废弃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使有继承周代的朝代，即使是过了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原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　孔子说："不是自己的祖先而去祭祀他，这是献媚。见到正义的事而不去做，这是没有勇气。"

泰伯篇

【原文】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文】　孔子说："泰伯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尚的了。多次将王位让给三弟季历，人民不知该怎样来赞美他。"

【原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译文】　孔子说："恭敬而不以礼节制，就会劳苦；谨慎而不以礼节制，就会畏葸；勇敢而不以礼节制，就会盲动；直率而不以礼节制，就会尖刻伤人。君子忠诚地对待亲人，人民就会兴起仁风；君子不遗弃故人旧友，人民之间就不会冷漠无情。"

【原文】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译文】　曾参病危，召集学生到床前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啊！谨慎啊！就像面临深渊，就像踩着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刑戮、灾祸了。学生们啊！"

【原文】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译文】　曾子病危，孟敬子来探望他。曾子对他说："鸟将要死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君子应该重视的道德有三个方面：严肃自己的容貌，就能避免粗暴和放肆；端正自己的脸色，就能使人信任你；说话时注意言辞温和，就能避免粗野和谬误。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自有主管部门的官吏负责。"

【原文】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文】　曾子说："自己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自己有丰富知识，却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有学问看来却似没有学问，知识充实看来却似空虚贫乏。别人冒犯他，他也不计较。从前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做到了。"

【原文】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译文】　曾子说："可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他身上，遇到生死存亡关头而不屈服变节。这种人是君子吗？这种人真是君子呀！"

【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译文】　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以不胸怀宽广而意志刚强。他们任务重大而道路遥远。把实行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也是很沉重吗？奋斗到死才停止，这个历程不也是很遥远吗？”

【原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译文】　孔子说：“诗歌使我修身，礼仪使我立身，音乐使我事业成功。”

【原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文】　孔子说：“老百姓可以让他们遵从我们指导的道理去做，不必要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文】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译文】　孔子说：“喜欢勇武而厌恶贫穷，这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对于不仁的人，痛恨他们太过分了，也会导致祸乱。”

【原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周公那样完美的才能，只要他骄傲和吝啬，别的地方就不值得一看了。”

【原文】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译文】　孔子说：“读书三年，不想到做官，这种人是不容易得到的。”

【原文】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译文】　孔子说：“坚定信念，勤奋学习，誓死固守完美的大道。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动荡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不太平，就隐退。国家太平，自己贫穷而且卑贱，这是耻辱；国家不太平，自己富有而且尊贵，这也是耻辱。”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文】　孔子说：“不处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干预那个政务。”

【原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译文】　孔子说：“从太师挚的演奏开始，到《关雎》结束的一段合奏，盛

大而美妙的乐声，充满了我的耳朵！”

【原文】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译文】　孔子说：“狂妄而不正直，幼稚而不老实，表面诚恳而不讲信用，这种人，我就不了解他们了。”

【原文】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文】　孔子说：“追求学问好像永远赶不上，学到了一点知识还担心失去。”

【原文】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译文】　孔子说：“崇高呀！舜、禹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权力，但丝毫没有自己的企求。”

【原文】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译文】　孔子说：“伟大呀！尧作为君主。多么崇高呀！只有天是最高最大的了，只有尧能效法它。他广泛的恩德呀！老百姓无法用语言来赞美他。崇高啊，他取得了丰功伟绩，光辉灿烂啊，他制订的礼乐刑政制度。”

【原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译文】　虞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得到治理。周武王说：“我有治乱之臣十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唐尧虞舜之后，到今天的周代，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但在十位贤臣中还有一位是妇女，其实只有九人罢了。周文王时已得到天下的三分之二，但还向殷纣王称臣，奉事殷朝。周朝的仁德，可以说是最崇高的了。”

【原文】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文】　孔子说：“禹呀！我对他确实是无可挑剔了。自己的饮食非常菲薄，而祭祀祖先和神灵却非常孝敬；自己的衣服粗劣破旧，而祭祀的礼服礼帽却做得非常精美；自己的宫室非常低矮，而尽力于兴修水利。禹呀，我对他确

实是无可挑剔了。”

子路篇

【原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译文】　子路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领导做在老百姓前面，起表率作用，然后让人民勤勉地工作。”子路请求再增加一点内容。孔子说：“坚持做下去，不要懈怠。”

【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　仲弓担任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先给下属官吏作榜样，赦免他们小的过失，荐举贤良人才。”仲弓说：“怎样识别优秀人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家难道会舍弃他吗？”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译文】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等待您去治理国家，先生准备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先生太迂腐了！为什么要端正名分呢？”孔子说：“仲由，你真粗野啊！君子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一般取存疑态度。要知道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礼乐制度不能兴起，刑罚就不会适当；刑罚不适当，人民就惶惶不安，连手脚都无处安放。所以君子确定一个名分，一定可以说出一个道理来，说出的道理也一定可以行得通。只是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从不苟且罢了。”

【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

【译文】　樊迟向孔子请教怎样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及老农民。”又请教种菜。孔子说：“我不及老菜农。”樊迟出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在上位的人讲究礼节，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讲究道义，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讲究信用，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说真话。如果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归附。哪里用得着种庄稼呢？”

【原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译文】　孔子说：“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去，又不能随机应变，独立应对；书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原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本身正派，不发命令，人民会遵照去做；他本身不正派，虽然发布强制性命令，也不会服从。”

【原文】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译文】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像兄弟一样，相差不远。”

【原文】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文】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治家。开始有点家业，就说：‘差不多够用了。’稍微多一点，就说：‘差不多完备了。’当财产富足时，就说：‘差不多完美了’。”

【原文】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吧！”冉有说：“已经富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吧！”

【原文】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主持政事，治理国家，一年就差不多可以改变面貌，三年便能成功。”

【原文】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译文】　孔子说：“‘善人连续治国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了。’这句话说得真对呀！”

【原文】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在位，一定要经过三十年的治理，才能使仁政大行于天下。”

【原文】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文】　孔子说：“如果国君能端正自身，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原文】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译文】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这样迟呀？”冉有回答说：“有政务要商量。”孔子说：“只是一般的事务吧？如果国家有重大政事，即使不让我参加，我也会知道的。”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文】　鲁定公问孔子说：“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样绝对、刻板。有人说过：‘当国君很难，当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艰难，谨慎工作，不是差不多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了吗？”

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丧失国家，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说得这样绝对、刻板。有人说过：‘我当国君没有什么快乐，只有我讲的话没有人敢违抗。’如果他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亦是很好的吗？如果他的

话不正确而没有人敢反对，不是差不多一句话就可以丧失国家吗？”

【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译文】　叶公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让国内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外的人前来归附。”

【原文】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译文】　子夏担任莒父的行政长官，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贪求小利。图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顺手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去检举揭发。”孔子说：“我们家乡正直的人却不是这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体现在这里面了。”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平日闲居态度端庄，办事认真严肃，对人忠实诚信。即使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方去，这些原则也是不可抛弃的。”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译文】　于贡问道：“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叫做士呢？”孔子说：“对自己的行为抱有羞耻之心。出使到外国去，不辱没国君的使命，可以叫做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称赞他孝顺父母，家乡的人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一定果断，这虽是浅陋固执的小人，但也可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又问：“现在执政的人怎么样呢？”孔子叹息说：“唉！这些胸怀狭窄，见识短浅的人，算得了什么呢？”

【原文】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译文】　孔子说：“我不能得到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人而与之交往，只有与激进的人和耿直的人交往了！激进的人锐意进取，耿直的人是不肯做坏事的。”

【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南方人说过这样的话：‘人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也做不了’这话说得真好啊！《易经·恒卦》说：‘不能长久保持德操，总会招致羞辱。’”孔子说：“这话是叫没有恒心的人，不必去占卜罢了。”

【原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译文】　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苟同，小人苟同而不和谐。”

【原文】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全乡的人都称赞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可以下结论。”子贡又问：“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可以下结论。最好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原文】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译文】　孔子说：“君子容易共事而难以讨他喜欢。不用正当方式讨他欢喜，他是不会欢喜的；等到用人时，他能量才任用。小人难以共事却容易讨他欢喜。即使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欢喜，他是会欢喜的；等到用人时，却求全责备。”

【原文】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译文】　孔子说：“君子安详舒坦而不骄气凌人，小人骄气凌人而不安详舒坦。”

【原文】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译文】　孔子说：“刚强、坚毅、朴质、语言谨慎，具有这四种品德的人接近于仁道了。”

【原文】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怎样的人才可以叫做士呢？"孔子说："友爱地互相批评，和睦相处，可以说是士了。朋友之间要互相友爱地开展批评，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

【原文】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译文】　孔子说："善人教人民七年时间，就可以让他参军作战了。"

【原文】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译文】　孔子说："用不经过教育、训练的人民去作战，就叫做抛弃他们。"

宪问篇

【原文】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译文】　原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做官食俸禄；国家政治黑暗时，也做官食俸禄，这是耻辱。"原宪又问："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没有的人，可以算做仁人了吗？"孔子说："可以说是难得的了，至于是不是仁人，我就不知道了。"

【原文】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译文】　孔子说："读书人而贪恋安逸，就不配做读书人了。"

【原文】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译文】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说话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时，行为正直，而说话委婉谨慎。"

【原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译文】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著作、言论，有著作、言论的人不一定有道德。有仁德的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原文】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译文】　南宫适问孔子说：“羿善于射箭，奡擅长水战，但都不得好死。禹、稷亲自种庄稼，而得到了天下。这是什么道理呢？”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崇尚道德啊！”

【原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之中有不仁德的人吧，但小人之间却不会有仁德的人的。”

【原文】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译文】　孔子说：“喜爱他，能够不让他劳苦吗？忠于他，能够不教诲他吗？”

【原文】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译文】　孔子说：“郑国创制外交政令，先由裨谌起草，再交世叔讨论，提出意见，再由外交官子羽修饰，最后由东里子产在文字上加工润色完成。”

【原文】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译文】　有人问子产是怎样一个人？孔子说：“他是一个宽厚慈惠的人。”问子西是怎样一个人？孔子说：“他呀！他呀！”问管仲是怎样一个人？孔子说：“他算得上一个仁者。他剥夺了齐大夫伯氏骈邑三百户采地，使伯氏只能吃粗粮度日。但伯氏到死都没有一句怨恨的话。”

【原文】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译文】　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言，难以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

【原文】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译文】　孔子说：“孟公绰担任晋国赵、魏二卿的家臣则才力有余，但不能胜任滕国和薛国的大夫。”

【原文】　子路问成人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

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译文】　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聪明，像孟公绰那样清心寡欲，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熏陶，也就可以成为完人了。”孔子又说：“不过现在的完人，何必这样呢？能够看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愿意付出生命，长期处在贫困之中，都不忘记平生的诺言，这也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

【原文】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译文】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的情况：“他老先生不说话，不笑，也不要财物，真的是这样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传话的人说错了。他老先生该说的时候就说，人家不厌恶他的话；高兴时就笑，人家不厌恶他的笑；符合道义的财物他才要，人家不厌恶他取财。”孔子说：“是这样的吗？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原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译文】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采邑防城，要求鲁襄公立其子弟嗣为鲁国卿大夫，虽然有人说不是要挟国君，我是不会相信的。”

【原文】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译文】　孔子说：“晋文公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狡诈。”

【原文】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译文】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他哥哥公子纠，公子纠的谋臣召忽自杀殉节，而管仲却没有自杀殉节。”子路问孔子说：“管仲没有仁德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但不使用武力，完全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啊！”

【原文】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译文】　子贡说：“管仲不是一个有仁德的人吧？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他不殉节而死，反而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人民直到现在还受着他的恩赐。假使没有管仲，我们早就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要像普通男女一样拘守小信小节，自己在山沟里上吊死去，而没有人知道吗？”

【原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译文】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名僎的人，由于公叔文子的推荐，与公叔文子一起被提升为卫国大臣。孔子听到这事后说：“公叔文子当得起‘文’这个谥号了。”

【原文】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译文】　孔子谈到卫灵公昏庸无道时，季康子说：“既然这样，卫国为什么不灭亡呢？”孔子说：“卫国有仲叔圉接待宾客，掌管外交事务，有祝鮀管理宗庙祭祀，有王孙贾统帅军队。正因为这样，卫国怎么会灭亡呢？”

【原文】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译文】　孔子说：“他夸夸其谈不怕惭愧，那么，实行起来就不容易了。”

【原文】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译文】　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然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您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向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报告吧！”孔子退出来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不敢不报告。但君主却说‘向三家大夫报告吧！’”孔子又到三家大夫家报告，他们不同意出兵。孔子说：“因为我做过大夫，这样的大事，我不敢不来报告啊！”

【原文】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译文】　子路问孔子怎样奉侍君主。孔子说：“不要欺骗他，但应该向他当面直言规谏。”

【原文】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译文】　孔子说："君子通达于崇高的仁义，小人通达于追求财利。"

【原文】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译文】　孔子说："古代学者注意个人道德品质修养，不图虚名，今之学者为了炫耀自己，务求虚名。"

【原文】　蘧伯玉使人问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译文】　蘧伯玉派人来探望孔子。孔子与使者对坐而问他说："蘧老先生现在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老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失但尚没有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译文】　孔子说："不处在那个职位上，不考虑那些政事。"曾子说："君子考虑问题不超出自己的工作岗位。"

【原文】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译文】　孔子说："君子以自己的言语超过自己的行动为可耻。"

【原文】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三条道德标准，我却没能做到：具有仁德的人不忧愁，具有智慧的人不迷惑，具有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是老师自己说的。"

【原文】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译文】　子贡诽谤别人。孔子说："端木赐，你就那么好吗？我就没有闲工夫议论别人。"

【原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译文】　孔子说："不担心人家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

【原文】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译文】　孔子说："不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想别人会不守信用。但能及早事先察觉，这就是贤人呀！"

【原文】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译文】　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呀，你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莫不是想表现你能言善辩的口才吗？"孔子说："我怎么敢逞口才，我是痛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呀！"

【原文】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译文】　孔子说："不是称赞千里马的气力，而是称赞它的品德。"

【原文】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译文】　有人问孔子："用恩德来报答怨仇，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报答恩德呢？应该用正直报答怨仇，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原文】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译文】　孔子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您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学习普通知识而能了解深奥的道理。知道我的，大概只有天了？"

【原文】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之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译文】　公伯寮在季孙面前毁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说："季孙氏的思想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但凭我的力量还能把公伯寮的尸体陈列到街上去示众。"孔子说："我的主张将实行吗？这决定于天命；我的主张将被废弃吗？这也决定于天命。公伯寮对天命将怎样呢！"

【原文】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译文】　孔子说："贤德的人避开黑暗社会而隐居，次一等的，避开混乱

的地方，再次一等的，避开人家难看的脸色，再次一等的，避开人家难听的话。”孔子说：“这样做的已经有七个人了。”

【原文】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译文】　子路在石门宿了一夜。第二天进城来，早晨，看守城门的人问他：“你从哪里来？”子路回答说：“从孔家来。”守城门的人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而强要去做的人吗？”

【原文】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译文】　孔子在卫国，有一天，他正在敲磬。有一个挑草筐的人走过孔家门口，说：“真是个有心人呀！他在敲磬。”接着又说：“鄙陋呀，浅陋而固执的样子。好像在说没有人了解自己呢？那就守身为己算了。水深就和衣淌过去，水浅就撩起衣服走过去。”孔子说：“这个避世的人真坚决呀！简直无法说服他了。”

【原文】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译文】　子张说：“《书经》上说：‘殷代高宗武丁守丧，三年不谈政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何必一定要殷高宗武丁呢？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国君去世了，文武百官处理自己的本职工作，三年之内服从宰相的命令。”

【原文】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译文】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循礼而行，那么老百姓就容易使唤了。”

【原文】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译文】　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工作。”子路说：“这样做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统治者安乐。”子路说：“这样做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天下老百姓都安乐。修养自己，使天下老百姓都安乐，即使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恐怕还难以做到呢！”

【原文】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译文】　原壤叉开两条腿坐着。孔子责备他说："你小时候不敬爱兄长，长大了一事无成，老了又不早死，真是一个害人的人。"说着，用手杖敲着他的小腿。

【原文】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译文】　阙党的一个童子奉命来向孔子传话。有人问孔子说："这是个要求上进的孩子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成人的位置上，我看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孩子，而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

微子篇

【原文】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译文】　商纣王荒淫无道，微子离开了他，箕子被贬为他的奴隶，比干极谏被他杀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

【原文】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译文】　柳下惠担任法官，多次被撤职。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离开鲁国呢？"柳下惠说："如果用正直的道义去奉事君主，无论到那里都要被多次撤职的？如果用歪门邪道去奉侍君主，何必一定要离开鲁国呢？"

【原文】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译文】　齐景公谈到接待孔子的礼遇规格时说："像鲁君对待季孙氏那样，我做不到，我按照低于季氏，高于孟氏的规格来接待他。"后来又说："我老了，不能用他了。"孔子便离开齐国。

【原文】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译文】　齐国人送来舞女歌姬，季桓子接受了她们，迷恋声色，一连三天不上朝理政，孔子便离开了鲁国。

【原文】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译文】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旁。他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衰微？过去的已经无法谏阻，未来的还可以改正。算了吧，算了吧！现在执政的人太危险了。”孔子下车，想同他交谈。接舆快走几步，赶快避开，孔子不能和他交谈。

【原文】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译文】 长沮、桀溺两人并犁而耕种土地，孔子经过那里，派子路去询问渡口在那里？长沮说：“那个驾车子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是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子路又向桀溺询问。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叫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滔滔的洪水，普天下到处泛滥，你们同谁一起去变革它呢？再说，你与其跟随那个逃避坏人的孔丘，还不如跟从我们逃避整个黑暗社会的人好啊！”说完，他们不停地播种、覆土。

子路回来向孔子报告。孔子怅然若失地说：“既然我们不能跟鸟兽合群共处，那么我们不与世人在一起，又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政治清明，我就不会参预变革了。”

【原文】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译文】 子路跟随孔子出门，远远落在后面。遇见一位老翁，用拐杖挑着

耘田的工具。子路问道："你看见我的老师吗？"老翁说："你这个人手脚不勤劳，五谷分不清，谁知道你的老师？"把拐杖插在地上，耘起田来。子路拱着手，恭恭敬敬地站在田边。老翁留子路宿夜，杀鸡、煮玉米饭招待子路，还让两个儿子与子路见面。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向孔子报告遇老翁之事。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居的人。"派子路再回去拜见他。子路赶到老翁家，老翁已经走了。子路便向他儿子转达了孔子的话："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可以废弃的。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要想洁身自好，反而破坏了最大的伦常关系。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履行其根本的道义，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不能实行，那早就知道了。"

【原文】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译文】　德行超逸，避世隐居的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七人。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清白之身的，大概是伯夷、叔齐吧！"谈到"柳下惠，少连，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清白的身子，但他们说话合乎伦理，行动经过思考，就是这样罢了。"谈到"虞仲、夷逸，他们避世隐居，放肆直言。但保持自身廉洁，放弃权力符合权变。我就与他们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原文】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译文】　大师挚逃到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秦国，击鼓乐师方叔逃到黄河边，摇小鼓的乐师武逃到汉水边，少师阳和敲磬的乐师襄逃到海边居住。

【原文】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译文】　周公旦对伯禽说："君子不怠慢自己的亲族，不让大臣抱怨没有被信任。故人旧亲没有重大错误，就不要抛弃他们。对于每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

【原文】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马

吊。

【译文】 周朝有八位贤士：他们是伯达、伯适（kuǒ），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guò）八人。

尧曰篇

【原文】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译文】 尧说：“好哇！你这位舜啊！上天安排的命运落到你身上了，你忠诚地执行正确的原则吧。如果天下的人民陷入困顿贫穷，那么，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终止了。”

舜禅位时也将这些话告戒禹。

商汤说：“我小子履敢于大胆地用黑色公牛作牺牲，明明白白地祭告光明而伟大的天帝：我对有罪的人不敢擅自赦免。你的臣属有错误也不敢隐瞒，这是您早已明察于心的。如果我有错误，不要牵连到天下百姓；天下百姓有错误，请归罪于我吧！”

周朝大分封，使良善的人富足。周武王说：“我虽然有很多至亲，但不如有仁德的人好。天下百姓有错误，由我一人承担吧！”

谨慎地检验并审定秤具、量具、尺度，审议和制订各项法律制度，恢复废弃了的职官，那么，天下的政令都行得通了。复兴被灭亡的诸侯国，延续已绝嗣的后代，选拔被遗落的人才，天下的老百姓就会衷心拥护你。执政的人应该重视的事是：人民、粮食、丧葬、祭祀。宽容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诚实守信就会得到百姓的信任，勤敏办事就会有功绩，公平就能使百姓高兴。

【原文】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

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译文】　子张向孔子请教说：“怎样才能管理好政事呢？”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能管理好政事了。”

子张说：“什么叫做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惠于人但自己不浪费，使用人民但人民不怨恨，追求仁德但没有贪欲，心情舒泰但不骄傲，表情威严但不凶猛。”

子张说：“什么叫做施惠于人而自己不浪费呢？”孔子说：“根据人民有利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做，这不就是施惠于人民而自己不浪费吗？选择人民愿意做的事让他们去做，那么又有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贪欲呢？君子待人，不管人多人少，也不管权力大小，都不敢对他们怠慢，这不就是舒泰而不骄傲了吗？君子端正自己的衣服帽子，怀着严肃的心情看人，别人看他不是威严庄重而不凶猛了吗？”

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呢？”孔子说：“不经教育而加以杀戮叫做暴虐，不先告戒而要求速成叫做暴躁，开始懈怠而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害，同样是给人家东西，但又舍不得拿出去，就叫做器量狭小。”

【原文】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译文】　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做君子；不懂得礼仪，不能够立足于社会；不懂得分析别人言论，就不能够了解人。”

《墨子》中的官训

（春秋）墨翟

亲　士

【原文】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讱讱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讱讱，焉可以长生保国。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暗，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垓堉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译文】　治国而不优待贤士，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他们就会怠慢君主。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若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怠慢遗弃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还不曾有过。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后为天下盟主；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终成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君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以图复仇。最上的是不遭失败，其次是失败而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

我曾听说："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所以君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一般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素志，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他们是有着自信的人。所以说，凡事能从难处做起，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

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不对国事发表意见，近臣缄默不言，远臣闭口暗叹，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他们阻障难进，那国家就危险了。桀、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推荐贤士。

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一把最锋利，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有五把刀，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高的树木最易被伐，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抗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长得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大功。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所以说：太盛了就难以持久。

因此，即使有贤君，他也不爱无功之臣；即使有慈父，他也不爱无益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他就不当享有此禄。良弓不容易张开，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良马不容易乘坐，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重。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才能让水量增大。圣人勇于任事，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

集成的。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

像箭一样直，像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平浅的川泽枯得早，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宫中，就不能流遍全国。

所　染

【原文】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下，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智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译文】　墨子说，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丝）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经过五次之后，

就变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

不仅染丝如此，国家也有“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染，武王被太公、周公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王于天下，立为天子，功盖四方，名扬天下，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夏桀被干辛、推哆所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染，周幽王被傅公夷、蔡公穀所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结果身死国亡，遗臭于天下。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必定要称这四王。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染，越王句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强所染，吴王夫差被王孙雒、太宰嚭所染，知伯摇被知国、张武所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所以国破家亡，身受刑戮，宗庙毁灭，子孙灭绝，君臣离散，百姓逃亡。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必定称这六君。

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所染得当。所以善于做国君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善于做国君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更危险，自己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国君，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惜他们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即是所染不得当。

不仅国家有染，士也有“染”。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刀等人即属此类（朋友）。《诗》上说：“选好染料。”所谓选好染料，正是这个意思。

尚贤上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译文】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然而结果却国家不得富强而得贫困，人口不得众多而得减少，刑政不得治理而得混乱，完全失去所希望的，而得到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

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譬如要使一个国家的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

国家善于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德行醇厚，言谈辩给，道术宏博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的良士也就可以增多了。所以古时圣王为政，说道："不义的人不使富裕，不义的人不使显贵，不义的人不使相亲，不义的人不使接近。"所以国中富贵的人听到了，都退下来商议说："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那我不可不为义。"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有亲，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疏远，那我不可不为义。"相近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相近，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人，那我不可不为义。"远处的人听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以为与上面太疏远而无所倚仗，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那我不可不为义。"一直到边鄙郊外的臣僚，宫庭宿卫人员。国都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都争先为义，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君上用来支使臣下的是一件事，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条道。这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只在上面开一个门，有强盗进来了，关掉他进入的那张门来捉拿，强盗就无从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在上面的得其要领。

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任务，给他权力。即是说，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对贤人予以赏赐，而是要把事情办成。所以在这时，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避私怨，说的即这个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敬惧而不邪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的。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恶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道："得意之时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意之时也不可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贤。尚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尚贤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

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

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

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疱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

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

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世。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

《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下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倾者民之死也！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有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

【译文】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希望永久保持而不失，却怎么看不到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从何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答道：由高贵而聪明的人去治理愚蠢而低贱的人，那么，国家便能治理好；由愚蠢而低贱的人去治理高贵而聪明的人，那么，国家就会混乱。因此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

所以古时的圣王很尊崇贤人而任用能人，不偏党父兄，不偏护富贵，不爱宠美色。凡是贤人便选拔上来使其处于高位，给他富贵，让他做官长；凡是不肖之人便免去职位，使之贫贱，让他做奴仆。于是人民相互劝赏而畏罚，争相做贤人，所以贤人多而不肖的人少，这便叫进贤。之后圣人听贤人的言语，考察他的行为，察看他的能力而谨慎地给他官职，这便叫事能。因此，可以让他治国的，就让他治国；可以让他居官的，就让他居官；可以让他治县的，就让

他治县。凡是派去治理国家、官府、邑里的，都是国家的贤人。

贤人治理国家，早上朝而晚退朝，审听刑狱，处理政务，所以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贤人长官，晚寝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国库充实而财用不散；贤人治理都邑，早出晚归，翻耕种植，多聚豆粟，所以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官府充实而万民富足。上能洁治酒食，去祭祀上帝鬼神，外能制造皮币，与四邻诸侯交往，内可以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外可以招徕天下的贤人。所以上则天帝鬼神给他赐富，外则诸侯与他结交，内则万民亲附，外则贤人归顺。因此谋事有得，做事能成，自守坚固，出征强大。所以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用以统一天下，出长诸侯的法则，即在于此。

既然有这样的法则，但如果不知道用以推行这一法则的方法，那么事情仍然没有办成。所以要立下三项根本（措施）。什么叫三个根本呢？答道：爵位不高，人民不尊敬他；俸禄不厚，人民不信服他；权力不大，人民不惧怕他。所以古代圣王给他高的爵位，厚的俸禄，实际的任务，决断的权力。这难道是给臣下以赏赐吗？为的是要把事情办成呀！《诗经》说："告诉你忧人之忧，教给你安排爵位，谁能拿了火热的东西，而不用冷水洗手呢？"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不亲善那些继承人和辅佐大臣，就如同拿了热的东西后要用冷水洗濯一样，以使自己的手得到休息。古时的圣王得到贤人而使用他，颁赐爵位使他显贵，分割土地作他封邑，终身都不厌弃。至于贤人得事奉明君，也必竭尽全力来担任国君的工作，终身不倦。如果有了美好的功德，就归之国君。所以功德归上而怨恨诽谤归于臣下；安宁喜乐归于国君，而忧愁归于臣下。古代圣王为政大概如此。

现在王公大人也想效法古人为政，尊敬贤者，任用能者，给他们高的爵位，但俸禄却不随着增加。爵位高而没有相应的俸禄，人民不会相信的，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我，不过是假借虚名来使用我罢了。"像这样既然被假借利用，人民怎能亲附君上呢？所以先王说："贪于权位的，不能把政事分给别人；重视财货的，不能把俸禄分给别人。"政事既不让人参与，俸禄又不分给别人，请问天底下的贤人，怎么会到王公大人的旁边来呢？如果贤人不来到王公大人的旁边，那就有不肖的人在左右了。不肖的人在左右，则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暴。王公大人遵从这些人以治理国家，那么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真贤，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真暴。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暴，那么做贤人的得不到勉励，而作恶的人也得不到阻止了。所以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出外不懂得敬重乡里。居处没有节制，出入没有限度，男女没有区别，使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窃，使他守城就会背叛，君上有难不肯献身，出亡不肯追随。使他判案

则不当，分财则不均，和他谋事不得当，让他办事无所成，让他防守不坚固，让他征伐不坚强。所以像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等所以损失其国家，倾覆其社稷，就是这个原故。为什么呢？他们都只明了小事而不明了大事。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件衣裳不能制作，必定要借助好的工匠，有一只牛羊不能宰杀，必定要借助好的屠夫，所以遇着上面这两种事情，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道以尚贤使能为重，而一到国家丧乱，社稷倾危，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以治理它。凡是亲戚就任用他，凡是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他。那些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难道这些人都很有智慧吗？如果使他们治理国家，那是使不聪明的人治理国家呀！国家的混乱也就可以知道的了。

再说王公大人因爱一个人的美貌而任用他，心中并不察知他的智慧而给他以宠爱，所以不能治理百人的，竟让他做一千个人的官；不能治理千人的，竟让他做一万个人的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做这种官的人，爵位高而俸禄厚，只因爱其美色而给他这个职位。不能治理一百人的，让他做一千人的官；不能治理一千人的，让他做一万人的官，这是授予的官职超过其能力的十倍了。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每天都必须去治理。一天的时间不能延长十倍，而其治事的智能也不能增加十倍，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只能治理其中的一份而放弃其他九份了。即使日夜不停地治理官事，官事仍然治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王公大人不明白尚贤使能的缘故呀！所以，因尚贤使能为政而大治的，所说的就是上面这样的话。因下贤不使能为政而混乱的，就像我所说的一样。现在的王公大人，心中真正想治理国家，为什么不去体察尚贤为政这些根本呢？

再说以尚贤使能作为政治的根本，又岂止是墨子这样说的呢？这原是圣王的道理，先王的书，老年人的话。传记说：“求圣君和哲人，以辅助你身。”《汤誓》说：“求到大圣，和他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这些都说明圣人不放弃以尚贤使能治理国家。

所以古时圣王只因能以尚贤使能治理政事，没有其他事情掺杂在内，因此天下都得其好处。古时舜在历山耕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尧帝在服泽之阳找到他，选拔他作天子，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伊尹本是有莘氏的陪嫁私臣，身为厨子，汤得到他，任用他为宰相，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傅说身穿粗布衣，围着绳索，在傅岩受佣筑墙，武丁得到他，任用他为三公，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他们为什么始贱终贵，始贫终富呢？是因为王公大人懂得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乱不得治的。

所以古时的圣王能审慎地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而取法于天。只有天不分

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凡贤人就选拔而重用他，不肖的人就抑制而废弃他。既然这样，那么，那些富贵而行仁政的人，又有哪些人得到上天的赏赐呢？回答说：像从前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他们又怎样得到赏赐呢？回答说：他们治理天下，能够相爱互利，又率领天下万民崇尚尊天事鬼，爱利人民。所以天地鬼神赏赐他们，立他们为天子，做人民的父母，人民从而称赞他们为“圣王”，至今不息。这就是富贵事贤而得到赏赐的。

那么富贵行暴而得到惩罚的又有哪些人呢？回答说：像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厉就是。怎么知道呢？回答说：他们统治天下，互相仇恨和残害，又率领天下的人民咒骂上天，侮慢鬼神，残害万民。所以上天鬼神给他们惩罚，使他们本身被刑戮，子孙离散，家室毁灭，没有后代，万民从而毁骂他们为“暴王”，至今不息。这就是富贵行暴得到惩罚的。

那么，亲近的人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又有谁呢？回答说：像从前的伯鲧，是帝颛顼的长子，败坏了帝的功德，不久就被诛杀于羽郊，那是日月所照不及之处，帝也不爱他。这就是亲近的人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

那么，天所使用贤能的有谁呢？回答说：象从前禹、稷、皋陶就是。怎么知道这样呢？先王之书《吕刑》说过：“尧帝询问人民所患，人民都回答有苗为害。帝尧说：‘各位君主以及在下执事之人，凡是有德之人即可显用，鳏寡之人也没有关系。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于是命令伯夷、禹、稷三君，忧虑勤劳民事：伯益制定典礼，使人民效法哲人；禹平治水土，制定山川的名称；稷教民播种，让人民努力耕种粮食。这三君的成功，使人民大受其福。”这说的是三位圣人，谨言慎行，精心考虑，去求索天下没有被发现的事物和被遗忘的利益。以此上奉于天，天即享用其德；以此下施于万民，万民即蒙受其利，终身不止。所以先王的话说：“这种道，用到治天下这大处来说就不会缺损；用到小处来说，也不会困塞。长久用它，则万民受其利，终身不止。”

《周颂》曾说过：“圣人的德行，像天一样高，像地一样广，光照于天下；像日一样光明，像月一样明朗，像天地一样长久。”这说的是圣人的德行彰明博大，坚牢而长久。所以圣人之德，总合天地之美德。

现在的王公大人要统治天下，为诸侯之长，没有德义，那依靠什么呢？他们说必用威力和强权。现在王公大人将会从使用威力强权中得到什么呢？它必然把人民引上倾毁死亡之路。人民对生都十分爱惜，对死都十分憎恨。他们得不到自己所希求的，而常常得到所厌恶的。从古到今，绝对没有以这种方式统一天下、称霸诸侯的。现在王公大人想统一天下，称霸诸侯，将要使自己得志于天下，成名于后世，为什么不看到尚贤这一为政之根本呢？这是圣人崇高的

品行所在。

尚贤下

【原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

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我赏因而诱之矣，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使国为善者劝，为暴者沮。大以为政于天下，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

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

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於！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则以尚贤及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耳。"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

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今王公夫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躄喑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

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译文】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安定。但却不知道以尚贤作为对国家百姓为政的原则。王公大人从来就不知道尚贤是政治的根本。如果王公大人从来不知道尚贤这一治理政事的根本，我们就不能举出事例来开导他吗？

现在假定这里有一个诸侯，在他的国家治理政事，说道："凡是我国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善于射箭驾车的人高兴，不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害怕。我曾顺着前一假设进一步申说："凡是我国忠

信之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忠不信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忠信的人高兴，不忠不信的人害怕。现在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采取尚贤政治，使一国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大之行使政治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我以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这就是尚贤，它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相同的。

而今天下的士君子，平时言谈都知道尚贤，而一到他们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了。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怎么知道这样呢？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一定去找好的屠夫；有一件衣裳不会做，一定去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让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一定要找好的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一定要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使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就举用他。如此看来，则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爱他的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鲧？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处，没有看到大处。这就好像一个哑巴去充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他所富所贵的，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和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

所以，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在常阳烧制石灰。尧在服泽之地得到他，立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伊尹是有莘氏女的私臣，让他作厨师，汤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傅说住在北海之洲的牢狱之中，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岩筑城，武丁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由此看来，从前尧举用舜，汤举用伊尹，武丁举用傅说，难道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吗？那只是仿照他们的话去做，采用他们的谋略，实行他们的主张，从而上可以有利于天，中可以有利于鬼，下可有利于人，所以把他们选拔上去。

古时的圣王既已明白了尚贤的道理，想以此为政，所以把它写在竹帛、雕

在槃盂上，相传而遗留给后世子孙。在先王留下的书《吕刑》中这样记载：王说：“呵！来！有国家有领土的人，告诉你们用刑之道。在现今你们要安抚百姓，你们除了贤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了刑罚，还有什么可慎重的呢？还有什么考虑，不能达到呢？”能选择人而敬重叫作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可以达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可以通过尚贤而达到。在先王之书、老人的话中这样说到：“寻求圣人、武人、智人，来辅佐你自身。”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的僚属辅佐。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试问，你怎么做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最好是做贤人。那做贤人的道理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有力气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努力分人，有道的人勉力教人。如此，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就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就可以得到治理。如果饿的人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可以得到治理，这就可以使人各安其生。

现在的王公大人，他所富的所贵的，都是王公大人们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这样的人怎能一定聪明呢？如果不聪明，让他治理国家，那么国家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可是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他们必定）说：最好是做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然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却并不是学得到的。假使不知分辨的话，即使德行醇厚如禹、汤、文、武，也不会得到任用；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即使是跛、哑、聋、瞎，乃至暴虐如桀纣，也不会加以抛弃。因此，赏的不会是贤人，罚的不会是暴人。他所赏的人是没有功的，所罚的也是没有罪的。所以使百姓人心涣散，阻止他们向善：怠惰他们的肢体，而不相互勉励帮助；使多余的财物腐臭变质，而不相互资助；隐藏自己好的学问，而不相互教导。如此，饥饿的人就不会得食，寒冷的人就不会得衣，混乱的状况就不会得到治理。

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从而天下太平，人民富足。因此，近的人安于其居，远的人前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舟车所至、雨露所滋润、谷食所养活的人们，得到这些贤人，无不相互劝勉和鼓励。假如现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中真想行仁义，求做上士，上则想适合圣王之道，下则想符合国家与百姓之利，那就不可不认真考虑尚贤这一说法了。（总之），尚贤是天帝、鬼神、百姓的利益所在，也是政事的根本。

尚同上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明察以审信。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网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译文】　墨子说：古时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人们用言语表达的意见，也因人而异。所以一人就有一种意见，两人就有两种意见，十人就有十种意见。人越多，他们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对而别人的意见错，因而相互攻击。所以在家庭内父子兄弟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使得家人离散而不能和睦相处。天下的百姓，都用水火毒药相互残害，以致有余力的人不能帮助别人；有余财者宁愿让它腐烂，也不分给别人；有好的道理也自己隐藏起来，不肯教给别人，以致天下混乱，有如禽兽一般。

明白了天下所以大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人们）就选择贤能的人，立之为天子。立了天子之后，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够，因而又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三公。天子、三公已立，又认为天下地域广大，他们对于远方异邦的人民以及是非利害的辨别，还不能一一了解，所以又把天下划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已立，又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已经设立之后，天子就向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说道："你们听到善和不善，都要报告给上面。上面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上面认为是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上面有过失，就应该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就应当广泛地推荐给国君。是非与上面一致，而不与下面勾结，这是上面所赞赏，下面所称誉的。假如听到善与不善，却不向上面报告；上面认为对的，也不认为对，上面认为错的，也不认为错；上面有过失不能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不能广泛地向上面推荐；与下面勾结而不与上面一致，这是上面所要惩罚，也是百姓所要非议的。"上面根据这些方面来行使赏罚，就必然十分审慎、可靠。

所以里长就是这一里内的仁人。里长发布政令于里中的百姓，说道："听到善和不善，必须报告给乡长。乡长认为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乡长认为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那么，乡里怎么会说混乱呢？我们考察这一乡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乡长能够统一全乡的意见，所以乡内就治理好了。"

乡长是这一乡的仁人。乡长发布政令于乡中百姓，说道："听到善和不善，必须把它报告给国君。国君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国君认为是错的，大家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国君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国君的好行为。"那么，还怎么能说国内会混乱呢？我们考察一国得到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国君能统一国中的意见。所以国内就治理好了。

国君是这一国的仁人。国君发布政令于国中百姓，说道："听到善和不善，必须报告给天子。天子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天子认为是错的，大

家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天子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好行为。”那么，还怎么能说天下会乱呢？我们考察天下治理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天子能够统一天下的意见，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

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与天子一致，而不知道与天一致，那么灾祸还不能彻底除去。现在假如天刮大风下久雨，频频而至，这就是上天对那些不与上天一致的百姓的惩罚。所以墨子说：“古时圣王制定五种刑法，确实用它来治理人民，就好比丝线有纪（丝头的总束）、网罟有纲一样，是用来收紧那些不与上面意见一致的老百姓的。”

尚同中

【原文】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

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

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

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正长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正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时，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乱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时之以正长，则本与古者异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故遂以为五杀。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

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则此语古者

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

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宗於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

曰：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赏，吾将赏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曰人众与处，于众得非，则是虽使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乎！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罚，吾将罚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曰人众与处，于众得誉，则是虽使得上之罚，未足以沮乎！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

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愓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己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此语也。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皆驰驱以告天子。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狱，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译文】　墨子说：从现在回头考察古代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天下各人的意见不一样。"所以一人有一种意见，十人有十种意见，百人有百种意见。人数越多，意见也就越多。所以每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对，而认为别人的意见错，因而相互攻击。在家内父子兄弟相互怨恨，

都有离散之心，不能和睦相处。以致有余力的不愿意帮助别人；把好的道理隐藏起来，不愿意指教别人；让多余的财物腐烂，也不愿意分给别人，因此天下混乱，如同禽兽一般，没有君臣上下长幼的区别，没有父子兄弟之间的礼节，因此天下大乱。明白了没有行政长官来统一天下的意见，天下就会大乱，所以人们就选择天下贤良、聪明而口才好的人，推举他立为天子，使他从事于统一天下的意见。天子已立，认为仅仅依靠自己耳闻目见的情况，不能独自统一天下的意见，所以又选择考察天下贤良、聪明而口才好的人，推举他为三公，参与从事统一天下的意见。天子、三公已经立定了，又因天下地域太广，远方山野的人民，不可能统一，所以划分天下，设立了数以万计的诸侯国君，让他们从事于统一他们各国的意见。国君既已立定了，又因但靠他一人的耳目所及，尚不能统一一国的意见，所以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人，立为国君左右的将军、大夫，以及远至乡里之长，让他们参加从事统一国内的意见。天子、诸侯国君、人民的行政长官既已立定，天子就发布政令，说："凡听到或看到善，必须报告给上面；凡听到或看到不善，也必须报告给上面。上面认为是对的，必须也认为对；上面认为是错的，也必须认为错。自己有好的计谋，就广泛地献给上面；上面有过失，就加以规谏。与上面意见一致，而不要有与下面勾结的私心。这样，上面得知就会赏赐他，万民听见了就会赞美他。假如听到或看到善，而不报告给上面；凡听到或看到不善，也不报告给上面。上面认为对的，不肯说对，上面认为错的，不肯说错。自己有好的计谋，不能广泛地献给上面；上面有过失，也不能予以规谏。与下面勾结而非毁上面。凡此等人，上面得知就要诛罚他，万民听见了就要非议他。"所以古时圣王制定刑法赏誉，都非常明察、可靠。因此凡是天下的人民，都希望得到上面的赏赐赞扬，而害怕上面的非毁与惩罚。

所以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使他这一里内意见一致。里内意见一致了，又率领里内的人民向上与乡长意见一致，说："凡里内的人民，都应该上同于乡长，而不敢与下面勾结。乡长认为是对的，大家都必须认为对；乡长认为错的，大家也都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乡长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乡长的好行为。"乡长本是乡内的贤人。如果全乡人都能效法乡长，还能说乡内会治不好吗？考察之所以能把乡内治好，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能使全乡意见一致，所以乡内就治理好了。

乡长治理他的乡，而乡内已经治理好了，又率领他乡内的万民，以上同于国君，说："凡是乡内的万民，都应上同于国君，而不可与下面勾结。国君认为是对的，大家也必须认为对；国君认为错的，大家也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国君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国君的好行为。"国君本是一国之中的贤人，如果国中所有的人都能效法国君，那么还能说这一国会治

不好吗？考察国君所以能把国内治好，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能统一全国的意见，所以国内就治理好了。”

国君治理他本国，而国内已治理好了，又率领他国内的万民，以上同于天子，说：“凡是国内的万民，都应上同于天子，而不可与下面勾结。天子认为是对的，大家也必须认为对；天子认为错的，大家也必须认为错。去掉你们不好的话，学习天子的好话；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学习天子的好行为。”天子本是天下最仁爱的人，如果全天下的万民都能效法天子，那么还能说天下会治理不好吗？考察天子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好，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能统一天下的意见，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

已经做到上同于天子，而还不能上同于天，那么天灾还会不止。假如遇到气候的寒热不调，雪霜雨露降得不是时候，五谷不熟，六畜不蕃，疾疫流行，暴风久雨等等，一再来临，这就是上天降下的惩罚，用以惩诫那些不愿上同于天的世人。

所以古时的圣王知道天帝鬼神喜欢什么，从而能避免天帝鬼神所憎恶的东西，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率领天下的万民，斋戒沐浴，预备了洁净而丰盛的酒饭，用来祭祀天帝鬼神。他们对鬼神的奉祀，酒饭不敢不洁净丰盛；牺牲不敢不肥壮硕大；珪璧币帛不敢不合乎大小标准；春秋两季的祭祀，不敢错过时间；审理狱讼，不敢不公正；分配财物，不敢不均匀；待人处事不敢怠慢礼节。这是说：他像这样当行政长官，在上的天帝鬼神优厚地看待他，在下的万民也便利他。天帝鬼神优厚地看待他，而他能努力办事，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天帝鬼神的福了；万民便利他，而他能努力办事，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万民的爱戴了。他以此治理政事，所以谋事得计，作事成功，守御坚固，出战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只因为他在治理政事上能统一意见。所以古代圣王治理政事是这样的。

现在天下的人说：“在今天，存在于普天之下的各种行政长官并未废除，而造成天下混乱的原因在哪里呢？”墨子说：“现在天下的行政长官，根本就和古代不同，就好像有苗族制订五刑那样。古代的圣王制定五刑，用来治理天下；等到有苗族制定五刑，却用来扰乱天下。这难道就是刑法不好吗？是刑法使用得不好。所以先王的书《吕刑》上这样记载：‘苗民不服从政令，就加之以刑。他们作了五种意在杀戮的刑罚，也叫作法。’这说的是善于用刑罚可以治理人民，不善用刑罚就变成五杀了。这难道是刑法不好吗？是刑法使用得不好，所以就变成了五杀。所以先王的书《术令》（即《说命》）记载说：‘人之口，可以产生好事，也可以产生战争。’这说的就是善用口的，可以产生好事；不善用口的，就可以产生谗贼战争。这难道是口不好吗？是由于不善用口，所以就变成谗贼

战争。”

所以古时候设置行政长官，是用来治理人民的。就好像丝线有纪（线头）、网罟有纲一样，他们是用来收服天下淫暴之徒，并使之与上面协同一致的。所以先王的书、老年人的话说过：“建国设都，设立天子诸侯，不是让他骄奢淫佚的；而设卿大夫师长，也不是叫他们放纵逸乐的，乃是让他们分授职责，按公平之天道治理（人民）。”这说的就是古时天帝鬼神建设国都，设置官长，并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过富贵淫佚的生活，而是让他给万民兴利除害，使贫者富，使民少者众，使危者安，使乱者治。所以古代圣王的作为是这样的。

现在的王公大人行使政事却与此相反：将宠幸的弄臣、宗亲父兄或世交故旧，安置在左右，都置立为行政长官。于是人民知道天子设立行政长官并不是为了治理人民，所以大家都结党营私，隐瞒良道，不肯与上面意见一致。因此，上面与下面对于事理的看法发生偏差。假如上面与下面意见不一致，那么赞赏不能勉励人向善，而刑罚也不能阻止暴行。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假定处在上位、管理着国家、作为人民行政长官的人说：“这个人可以赏，我将赏他。”如果上面和下面意见不一致，上面所赏的人，正是大家所非议的人，说我们众人与他相处，众人都认为他不好。那么，这人即使得到上面的赏，也就不能起劝勉作用了！假定处在上位，管理着国家，作为人民行政长官的人说：“这个人可以罚，我将要罚他。”如果上面和下面意见不一致，上面所罚的人，正是大家所赞誉的人，说我们众人与他相处，众人都赞誉他好。那么，这人即使得到惩罚，也不能阻止不善了！假定处在上位、管理着国家、作为人民行政长官的人赞赏不能劝善，而刑罚又不能止暴，那不是与我前面说过的“人民刚产生，没有长官之时”的情况一样了吗？如果有行政长官与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一样，那么这就不是用来治理人民、统一民众的办法。

所以古代的圣王，因为能够审慎地统一民众的意见，立为行政长官，所以上下之情就沟通了。上面若有尚被隐蔽而遗置的利益，下面的人能够随时开发他，使他得到好处；下面若有蓄积的怨和害，上面也能够随时除掉他。所以远在数千或数万里之外，如果有人做了好事，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他的乡人也未完全听到，天子就已知道并赏赐他；远在数千或数万里之外，如果有人做了坏事，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他的乡人也未完全听到，天子就已知道并惩罚了他。所以所有天下的人，十分害怕和震动战栗，不敢做淫暴的事。说：“天子的视听如神。”先王说过这样的话：“不是神，只是能够使他人的耳目帮助自己视听；使他人的唇吻帮助自己言谈，使他人的心帮助自己思考，使他人的四肢帮助自己动作。”帮助他视听的人多，那么他的所见所闻就广大了；帮助他言

谈的人多，那么他的声音所安抚范围就广阔了；帮助他思考的人多，那么计划很快就能实行了；帮助他动作的人多，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很快就能成功了。所以古代的圣人能够把事情办成功、名垂后世，没有别的其他原因，只是能够以上同的原则来行使政事。

所以先王的书《周颂》上曾说过："始来见君王，寻求（车服礼仪等）文章制度。"这说的是古代的诸侯国君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到天子的朝廷来朝聘，接受天子严厉的教令，然后回去治理他们的国家，因此政令所到之处，没有人敢不服。当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敢变乱天子的教令，《诗经》上说："我的马是黑色鬃毛的白马，六条马缰绳柔美光滑，在路上或快或慢地跑，在所到之处普遍地询访查问。"又说："我的马是青黑色毛片的，六条马缰绳像丝一般光滑，在路上或快或慢地跑，在所到之处普遍地询问谋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古代的国君诸侯听见或看到好与坏的事情，都跑去报告天子。所以赏的正好是贤人，罚的正好是暴人，不杀害无辜，也不放过有罪，这就是上同带来的功效。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如果真想使他们的国家富有，人民众多，刑政治理，国家安定，就不可不考察上同，因为这是为政的根本。"

尚同下

【原文】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何以知其然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也。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故赏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然计得下之情，将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

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说也，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赏而辟百姓之毁；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见有赏也。上以若人为暴，将罚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罚，而怀百姓之誉；是以为暴者必未可使沮，见有罚也。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

然则欲同一天下之义，将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赏使家君，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曰："若见爱利家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辟其毁罚。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之赏，而暴人之罚，则家必治矣。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家既已治，国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国之为家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乱，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然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尽此已邪？则未也。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此皆是其国，而非人之国，是以厚者有战，而薄者有争。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见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天下必治矣。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故当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

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谓也。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其有邪，则亦然也。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发之。唯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

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

【译文】　墨子说道："智者做事，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治理的原因而行事，也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混乱的根源而事先回避。"然而考虑国家百姓因之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居上位的人施政，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治理，不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混乱。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居上位的施政，得到了下边实情，这就对百姓的善否很清楚。假若清楚百姓的善否，那么得到善人就奖赏他，得到暴人就惩罚他。善人受赏而暴人受罚，那么国家就必然治理。如果居上位的施政，不能得知下面的实情，这就是对百姓的善否不清楚。假若不清楚百姓的善否，这就不能得到善人而赏赐他，不能得到暴人而惩罚他。善人得不到赏赐而暴人得不到惩罚，像这样施政，国家民众就必定混乱。所以赏（罚）若得不到下面的实情，是不可不考察其后果的。

然而考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获知下情呢？所以墨子说："只有能用向上统一意见施政，这以后就可以了。"怎么知道向上统一意见，就可以在天下施政呢？这为什么不审察古代施政时的情况呢？古代上天开始生育下民，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百姓人各为主。如果百姓人各为主，这就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

十个道理，百人有百个道理，千人有千人道理。乃至人数多得不可胜数，那么他们所谓的道理也就多得不可胜数。这样人都认为自己的道理正确，而认为别人的道理不正确，因此严重的发生斗殴，轻微的发生争吵。所以上天希望统一天下的道理，因此就选择贤人立为天子。天子认为他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天下，所以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三公。三公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辅佐天子，所以分封建立诸侯；诸侯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他国家的四境之内，因此又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卿与宰；卿、宰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以单独辅佐他的君主，因此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乡长、家君。所以古时天子设立三公、诸侯、卿、宰、乡长、家君，不只是让他们富贵游乐而选择他们，而是将使他们协助自己治理刑政。所以古时建国立都，就设立了帝王君主，又辅佐以卿士师长，这不是想用来取悦自己喜欢的人，只是分授职责，使他们助天明治。

现在为什么居人之上的人不能治理他的下属，居人之下的人不能事奉他的上级？这就是上下相互残害。什么原因会这样？就是各人的道理不同。假若道理不同的人双方有所偏私，上面认为这人为善，将赏赐他。这人虽然得到了上面的赏赐，却免不了百姓的非议，因此，为善的人未必因此而得到勉励，虽然人们看到有赏赐。上面认为这人行暴，将惩罚他，此人虽得到了上司的惩罚，却怀有百姓的赞誉，因此，行暴的人未必可使停止，虽然人们看到了惩罚。所以计议上面的赏赐赞誉，不足以勉励向善，计议上面的非毁惩罚，不足以阻止暴行。这是什么原故使之如此呢？就是各人道理不同。

既然如此，那么想统一天下各人的道理，将怎么办呢？所以墨子说道：为何不试着使家君对他的下属发布政令说："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必须把它报告给我，你们见到憎恨和危害家族的也必须把它报告给我。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报告给我，也和爱护和有利家族一样，上面得知了将赏赐他，大家听到了将赞誉他。你们见到了憎害家族不拿来报告，也和憎害家族的一样，上面得知了将惩罚他，大家听到了将非议他。"以此遍告这全家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而避免非议惩罚。所以，见了好的来报告，见了不好的也来报告。家君得到善人而赏赐他，得到暴人而惩罚他。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那么家族就会治理好。然而计议这一家治理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

家已经治好了，治国的办法全都在此了吗？那还没有。国家之中的家数很多，它们都认为自己的家对而别人的家不对，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轻微的就发生争执。所以又使家君总其家族的道理，用以上同于国君。国君也对国中民众发布政令说："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憎

恶和残害国家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把它上报了，也和爱护和有利国家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不拿来上报，也和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议。”以此遍告这一国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避免他的非议惩罚，所以人民见到好的来报告，见到不好的也来报告。国君得到善人予以赏赐，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那么国家必然治理好。然而计议这一国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

国家已经治理了，治理天下的办法尽在这里了吗？那还没有。天下国家为数很多，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对而别人的国家不对，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轻微的就发生争执。因此又使国君总同各国的意见，用来上同于天子。天子也对天下民众发布政令说：“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而拿来报告的，也和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天下的而不拿来上报的，也和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一样。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毁。”以此遍告天下的人。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避免他的非毁惩罚，所以看到好的来报告，看到不好的也来报告。天子得到善人予以赏赐，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天下必定治理了。然而计议天下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的缘故。

天下已经治理了，天子又总同天下的道理，用来上同于天。所以尚同作为一种主张，它上而用之于天子，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中而用之于诸侯，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国家；小而用之于家长，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家族。所以大用之治理天下不会不足，小用之治理一国一家而不会横阻，说的就是（尚同）这个道理。所以说：治理天下之国，如治一家，使令天下之民如使一人。抑或只有墨子有这个主张，而先王没有这个呢？则先王也是这样的。圣王都用尚同的原则治政，所以天下治理。从何知道这样呢？在先王的书《大誓》这样说过：“小人看到奸巧之事，知而不言的，他的罪行与奸巧者均等。”这说的就是看到淫僻之事不拿来报告的，他的罪行也和淫僻者的一样。

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天下，他所选择作为自己左右辅佐的人，都是贤良。在外边做事的人，帮助他察看和听闻的人很多。所以（他）和大家一起谋划事情，要比别人先考虑周到；和大家一起办事，要比别人先成功，（他的）荣誉和美好的名声要比别人先传扬出去。唯其以诚信从事，所以有这样多的利益。古时有这样的话，说：“一只眼睛所看到的，不如两只眼睛所看到的；一只耳朵听到的，

不如两只耳朵听到的；一只手操拿，不如两只手强。”惟其以诚信从事，所以如此有利。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个贤人，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都听到或见到，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赏赐了。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暴人，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部听到或见到，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惩罚了。所以认为圣王是耳聪目明吧？难道张眼一望就到达千里之外吗？倾耳一听就到达千里之外吗？圣王不会亲自前去看，不会靠近去听。然而使天下从事寇乱盗贼的人走遍天下无处容足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以尚同原则治政的好处。

所以墨子说：“凡是使百姓尚同的，如果爱民不深，百姓就不可使令。即是说：必须切实爱护他们，以诚信之心拥有他们。用富贵引导于前，用严明的惩罚督率于后。像这样施政，即使要想人民不与我一致，也将办不到。”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将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要符合圣王之道，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此对尚同这一主张不可不予以审察。尚同是施政的根本和统治的关键。”

《管子》中的官训

（春秋）管仲

【原文】　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从。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令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

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译文】　国家治乱的方法有三种，只诛杀屠戮严刑重罚是不行的。国家安危的方法有四种，城高池深山险岭阻，不足以安定国家。国家富民的方法有五种，减轻租税，裁削赋敛，不足以作为依恃。治理国家有三个根本，安定社稷

必须四方稳固，富国强民有五件要事，所谓五事，就是五项纲领性的措施。

君王必须重视而弄清楚的事有三方面：一叫做品德与其职位不相称，二叫功劳与职位不相称，三叫能力与其职位不相称。这三个方面，是国家不宁的根源。所以国家对那些有良好品德和优秀仪表而尚未表现出来的人，就不能够把他置于高位；对功绩能力很强，但尚未作用于国家的人，就不能给他高官厚禄；对那些处理政事不能够取信于民的人，就不可以叫他们当大官。所以人们把品德高尚却位置卑下的人称之为“过”，德行浅薄而职位高尚的人称之为“失”。宁可“过”于君子，也不能“失”于小人。“过”于君子，他们的不满情绪很小；“失”于小人，他们就会制造很深的祸患。因此，国家存在德义尚未宣扬开去而身居高位的情况，那么贤良的臣下就得不到提拔，国家存在功力还未对国家产生积极影响而享受国家优厚的奉禄，那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实干家就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国家存在处理政事不能取信于民而身居高位的人，那么有强干能力的人才就得不到使用。这三个方面弄清楚、搞明白了，那么下臣就不敢投机取巧了。如果这三个方面没有弄清楚、搞明白，那么奸人佞臣就上窜下跳，君王左右的宠臣就会作威作福。如果此类情况存在，那么君王就不能明察下情，而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就得不到贯彻执行，这样，君王正道就会被抛弃，歪门邪道就会不断滋长。这三个方面弄清楚，搞明白了，那么国君的左右宠臣就不敢作威作福，道路就没被错抓的犯人，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不会有一手遮天的地方官吏，孤苦伶仃的人就不会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情况。所以说：刑律简要，政务明瞭，朝廷就用不着经常召集群臣议事。

君王应该十分慎重的事项有四个方面：一是崇尚道义但还未达到仁义的人，不能授给他国家权杖；二是看见贤人却不能谦让的人，不可任命他身居高位；三是不罚亲贵的人，不能叫他掌握国家军队；四是不关心农业生产，不因地制宜而去减轻赋税的人，不能任命他为地方行政长官。这四个方面，是关系到国家和平安宁的根本原则。所以大夫卿相不能够和睦群众，国家社稷就会受到严重危害。所以，崇尚道义而达到仁义的人，就可以执掌国家权杖，就可以和睦百姓；看见贤人能够谦让，文武大臣就会团结；处罚不避亲贵，那么权威和法律就会畅通无阻；重视农业，因地制宜，处理好税赋收入，民众就会吝惜自己的财产。

君王必须注意五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山川泽畔不注意防火，那么草木就不能较好地生长，国家就会贫穷；二是沟渠不注意疏通，积水不能够流到该去的地方，国家就会贫穷；三是蚕桑棉麻，种植不是地方，稻谷玉米，种植不得其地，这样国家就会贫穷；四是牛马六畜养蓄不善，瓜果蔬菜种植不全，国家也会贫穷；五是工匠全都专心于精镠细镂，女工都一心插花绣朵，国家也会因此贫

穷。所以说，山川泽畔注意防火，草木就会长得茂盛，国家就会富足；注意沟渠疏通，积水就不会为害农事，国家就会富足；蚕桑棉麻，粮谷玉菽，细心栽培，国家也会富足；养好六畜，种好蔬菜，国家就会富足；工匠不要搞那些好看不中用的东西，女工不要插花绣朵，国家也会富足。

《孟子》中的官训

（战国）孟轲

梁惠王上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丈不远千里前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

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只有仁义罢了。大王说‘用什么使我国获利’，大夫说‘用什么使我家获利’，士和庶人说‘用什么使我自身获利’，上上下下交相牟利，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万中取千，千中取百，不能算不多了。倘若不顾义而看重利，那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重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重义的人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大王只说说仁义吧，何必说利呢？”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边，顾望着飞雁、驯鹿，说："贤者也以此为乐吗？"

孟子答道："贤能者才有这样的快乐，不贤者虽然有这些却不感到快乐。《诗》说：'灵台刚刚奠基，正在规划之中。民众赶来建造，没有几天竣工。王曰建台勿急，民众像子女为父母出力一样踊跃。文王来到灵囿，母鹿安卧不惊。母鹿多么壮实，白鸟多么洁净。文王来到灵沼，满池鱼儿跃迎。'文王用民力建高台、挖池沼，民众欢欢喜喜，把这个台称为灵台，把这个池称为灵沼，对它有禽兽鱼鳖感到高兴。古时候的君子与民众一起快乐，所以能够感到快乐。《汤誓》说：'这太阳何时陨落？我们和你一起灭亡！'民众要与夏桀一起灭亡，他即使有高台池沼、飞禽走兽，难道能独自感到快乐吗？"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很尽心了吧！河内饥荒，就把那里的民众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河东饥荒时也这样。了解一下邻国的政绩，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邻国的民众不见减少，我的民众不见增多，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答道："大王喜好打仗，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战鼓咚咚，交战开始了，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奔逃，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行不行呢？"

惠王说："不行！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也同样是逃跑。"

孟子说："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不要希望你的民众比邻国多了。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鱼网不入池沼，鱼鳖就吃不完；斧子、砍刀按季节进入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就使得民众的生、死都没有缺憾了。生、死没有缺憾，是王道的开端。五亩宅田种植桑树，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能没有饥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物负重了。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饥寒，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

"猪狗吃着人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知道赈济，人死了反而说'与我无关，是年成不好的缘故'，这和把人杀了却说'与我无关，是武器杀的'，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怪罪于年成不好，那么天下的民众就来投奔你了。"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说："我愿诚心诚意地接受指教。"

孟子说："杀人，用木棒和刀剑有什么不同？"

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道："用刀剑和政治手段有什么不同？"

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民众却脸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放任野兽去吃人。野兽相互吞食尚且为人所憎恶，作为民众的父母，施行政事却不能避免放任野兽去吃人，为民父母的意义何在呢？孔子说'发明造俑的人，大概会绝灭后代吧'，因为它模仿人的形象而用来殉葬。怎么能如此使民众饥饿而死呢？"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

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译文】 梁惠王说：“晋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了，老丈您是知道的。到了我这一代，东面战败于齐国，长子阵亡；西面丧失了七百里疆土给秦国；南面受辱于楚国。我对此感到耻辱，愿意替死者来洗刷所有的仇恨，怎样才能办到呢？”

孟子答道：“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能称王天下。大王如能对民众施行仁政，减省刑罚、薄敛赋税，深耕土壤、清除杂草；青壮年在空闲时修习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用这些来事奉父兄，出外用这些来事奉尊长，就能使他们拿着木棒来打击秦、楚的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侵夺民众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农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母挨冻受饿，兄弟、妻儿离散。那些国家虐害自己的民众，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和大王对抗？所以说仁者是无敌的，希望大王不要犹豫。”

【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 孟子进见梁襄王，出来告诉别人说：“看上去不像君主的样子，接近他则觉察不出能使人敬畏的地方。他忽然问我：‘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

“他又问：‘谁能统一呢？’我说：‘不喜好杀人者能统一天下。’

“他再问道：‘谁会来归顺他呢？’我说：‘天下的民众都会归顺他。大王知道禾苗吗？七、八月之间遇上干旱，禾苗就会枯萎；当天上布满了云朵、下起了滂沱大雨时，禾苗就蓬勃地挺立起来了，像这样，什么力量能遏止它呢？当今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喜好杀人的，如若有不喜好杀人的，那么天下的民众都伸

起脖子来盼望他了，真能如此，民众归附他犹如水往低处流一般，谁能遏止这汹涌的势头呢？’”

【原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齐宣王问道：“能告诉我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吗？”

孟子回答：“孔子的门徒从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因此后世没有流传，我也没有听说过。一定要说，那就说称王天下的事吧！”

宣王说：“具有怎样的德行才能称王天下呢？”

孟子说：“安抚民众而称王天下，就没有力量能够遏止。”

宣王说：“像我这样能够安抚民众吗？”

孟子说：“能。”

宣王说：“凭什么知道我能够呢？”

孟子说：“我听大臣胡龁说，大王坐在殿堂上，有牵牛的人从堂下经过，大王见了问道：‘牛往哪儿牵啊？’那人答道：‘要用它来祭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它战慄发抖，那是没有罪而被处死。’那人说：‘那就不祭钟了？’大王说：‘怎么能不祭呢？用羊来代替。’不知道有这回事吗？”

宣王说：“有这回事。”

孟子说：“有这样的心思就足以称王天下了。百姓们都认为大王吝啬，我总觉得大王是不忍心。”

宣王说：“是啊，确实有百姓这样认为。齐国虽然狭小，我何至于要吝啬一条牛？只是不忍心它战慄发抖，就像没有罪而被处死一般，所以用羊换下它。”

孟子说：“大王不要怪百姓认为您吝啬，用小的替换大的，这用心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大王如果怜悯它没有罪而被处死，那么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

宣王笑着说：“这真算什么心思呢？我并不是吝啬这点钱财而用羊来替换的，怪不得百姓要说我吝啬。”

孟子说：“没有关系，这是一种仁术，因为只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禽兽，见到活着的就不忍心再见到死的，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因此君子远离厨房。”

宣王高兴地说：“《诗》说：‘他人所具有的心思，我能恰切地来理解。’正是对先生而言的啊！我已经做了这件事，回过头来寻求却不了解自己的心思，先生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倒有些感动了。这样的心思能适宜称王天下，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有人对大王说‘我的力气足能举起三千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力足能看清毫毛的尖端，但看不见一车木柴’，大王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宣王说：“不。”

孟子说：“现在大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好处却不能到达百姓，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见，举不起一根羽毛是因为没有化费力气，看不见一车木柴是没

有使用眼力，不能安抚百姓是没有施加恩惠。所以，大王没能称王天下是不肯做，不是没有能力。”

宣王说：“不肯做和没有能力的表现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要挟持着泰山跨越北海，对他人说‘我没有能力’，是确实没有能力；为年长的人按摩，对他人说‘我没有能力’，是不肯做，不是没有能力。所以，大王没能称王天下，不是挟持着泰山跨越北海这一类的；大王没能称王天下，是不肯按摩这一类的。敬重自己的长辈从而敬重到他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从而爱护到他人的晚辈，这样天下就能运转于手掌之上了。《诗》说‘教诲自己妻子，遍及族内兄弟，以此统御全国’，说的不过是以这样的心思来施加于他人而已。因此，广施恩惠足以保有天下，不广施恩惠连妻儿都无法守护。古时候的人之所以胜过世人没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是善于把自己的作为施及于他人而已。现在大王的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好处却不能到达百姓，这是什么原因呢？秤了才知道轻重，量了才知道长短，各种事物都是如此，而心思则尤其是这样，大王请量度一下。难道大王非得兴师动众，惊忧士民，与诸侯结怨，心里才感到快意吗？”

宣王说：“不，我对此有什么快意？是打算以此来求得我的大目标。”

孟子说：“大王的大目标能让我知道吗？”宣王笑着不回答。

孟子说：“是因为肥美的食物不能满足于口腹呢，还是轻暖的衣服不能满足于躯体？或者因为缤纷的色彩不能满足眼睛的展视，悦耳的乐曲不能满足耳朵的倾听，宠幸的姬妾臣仆不能满足身边的使唤呢？这些，大王的大小臣仆都能够供办，大王难道是为了这些吗？”

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要是这样的话，大王的大目标我能够知道了。大王是想开拓疆土，使秦、楚臣服，君临中土而抚有海内。然而用这样的作为来求取这样的目标，犹如爬到树上去找鱼。”

宣王说：“有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还更严重呢！爬到树上找鱼，虽然找不到鱼，却不会带来灾难。用这样的作为来求取这样的目标，费尽心力去做了，必定会带来灾难。”

宣王说：“能让我知道其原因吗？”

孟子说：“邹人和楚人作战，大王认为谁能取胜？”

宣王说：“楚人取胜。”

孟子说：“可见小国肯定不能和大国匹敌，人数少的肯定不能和人数多的匹敌，力量弱的肯定不能和力量强的匹敌。四海之内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九块，齐国只占有其中的九分之一。以一个来制服八个，与邹人对抗楚人有什么不同？何

不回到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现在大王若能施行仁政，使得天下入仕的人都愿在大王的朝廷中任职，耕田的人都愿在大王的土地上耕种，商贩都愿到大王的集市上交易，旅客都愿到大王的道路上行走，天下对自己的君主感到不满意的人都愿来投奔大王。要是如此的话，什么力量能遏止呢？”

宣王说：“我糊涂了，没有能力做到这样的程度，请先生助成我的志向，明确地教诲我。我虽然不聪明，也让我试着去做。”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恒心的，只有士能做到。若是民众，没有固定的产业就因而没有了恒心。一旦没有恒心，就会放荡胡来，无所不为。等到陷入罪网，然后跟着惩治他们，这是欺罔民众。哪有仁人当政而可以做欺罔民众的事呢？因此，贤明的君主规定民众的产业，必须使之上足以事奉父母，下足以蓄养妻儿，丰年能够温饱，荒年可免于死亡，然后驱使他们向善，所以民众容易听从。现在为民众所规定的产业，上不足以事奉父母，下不足以蓄养妻儿，丰年劳苦艰辛，荒年不免于死亡。这样，仅仅救济死亡都恐怕来不及，那还有余暇讲求礼义呢？大王要施行仁政，何不回到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五亩宅田种植桑树，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八口之家就能没有饥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物负重了。老年人能穿上丝绸、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饥寒，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

梁惠王下

【原文】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

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译文】 庄暴进见孟子，说：“我朝见大王，大王和我谈论喜好音乐的事，我没有话应答。”接着问道：“喜好音乐怎么样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恐怕就很不错了！”

几天后，孟子在进见宣王时问道：“大王曾经和庄暴谈论过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宣王脸色变得不好意思地说：“我并不是喜好先王的音乐，只不过喜好世俗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恐怕就很不错了！在这件事上，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差不多。”宣王说：“能让我知道是什么道理吗？”

孟子说：“独自一人娱乐，与和他人一起娱乐，哪个更快乐？”宣王说：“不如与他人一起娱乐更快乐。”

孟子说：“和少数人一起娱乐，与和多数人一起娱乐，哪个更快乐？”宣王说：“不如与多数人一起娱乐更快乐。”

孟子说：“那就让我来为大王讲讲娱乐吧！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吹箫奏笛的音声，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音乐，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见到旗帜的华丽，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围猎，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不和民众一起娱乐的缘故。

“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吹箫奏笛的音声，都眉开眼笑地相互告诉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奏乐呢？’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见到旗帜的华丽，都眉开眼笑地相互告诉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围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和民众一起娱乐的缘故。倘若大王与百姓一起娱乐，那么就会受到天下人的拥戴！”

【原文】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周文王围猎的场所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

孟子答道：“在典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要是这样，不太大吗？”

孟子说：“民众还觉得小呢！”

宣王说：“我围猎的场所方圆四十里，民众还觉得大，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周文王围猎的场所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的人能去，捕鸟猎兽的人能去，与民众共有。民众觉得小，不是很自然的吗？我刚到达齐国边境，问明了国家的重要禁令才敢入境。我听说国都郊外有个围猎的场所方圆四十里，凡猎杀其中麋鹿的人按杀人的罪名处罚，那么这方圆四十里的场所就是在国家中设立的陷阱。民众觉得大，不是很自然的吗？”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译文】　齐宣王问道：“和邻国交往有准则吗？”

孟子答道：“有的。只有仁者才能以大国事奉小国，所以成汤事奉葛伯、文王事奉昆夷；只有智者才能以小国事奉大国，所以大王事奉獯鬻、勾践事奉夫差。以大国事奉小国，是安于天理；以小国事奉大国，是敬畏天理。安于天理能保有天下，敬畏天理能保有自己的国家，《诗》说：‘敬畏上天威灵，因而常

得佑护。’”

宣王说：“说得好啊！可是我有缺点，我崇尚勇武。”

孟子答道：“希望大王不要崇尚小的勇武。按着刀剑、瞪着眼睛说‘他怎么敢对抗我啊’，这是匹夫的勇武，只能抵敌一个人，希望大王进一步推广它。《诗》说：‘文王赫然大震怒，整顿军队到前方，制止侵犯的敌人，增强周国的威望，酬答天下的向往。’这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民众。《书》说：‘上天降生下民，为他们造作了君王，造作了师傅。惟有他们能佑助天帝绥靖四方，有罪者、无罪者都由我负责，天下有哪个人胆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只要有一个人在世间作乱，武王就感到耻辱，这是武王的勇武，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民众。现在，假如大王也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民众，民众惟恐大王不崇尚勇武呢！”

【原文】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译文】　齐宣王在雪宫会见孟子，宣王说：“贤者也有这样的快乐吗？”

孟子答道：“有的。人们得不到这样的快乐会抱怨他们的君主，因为得不到而抱怨他们的君主是不对的，作为民众的君主却不与民众一同享乐也是不对的。君主以民众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民众也以君主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主以民众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民众也以君主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虑为忧虑，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

“过去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打算到转附、朝儛去巡游，沿海岸南向直达琅邪。我该怎么做才能和先王的巡游相比拟呢？’晏子答道：‘问得好呀！天子前

往诸侯国叫做巡狩，巡狩就是巡视所拥有的疆域；诸侯朝见天子叫做述职，述职就是报告所执掌的公务，没有不和政事有关的。春季省视耕种，补助贫困；秋季省视收获，救济歉收。夏代的谚语说："我们大王不巡游，我们怎能有养息？我们大王不省察，我们哪会得救助？大王的巡游视察，足以让诸侯效法。"现在不是这样，队伍出动了就要向下面筹粮，饥饿者得不到食物，劳苦者得不到息养。人们侧目而视、怨声载道，民众就会被迫作恶。违背天意虐害民众，大吃大喝像流水似的，如此流连荒亡，诸侯也为之忧愁。顺流而下不知回返叫做流，逆流而上不知回返叫做连，没有厌倦地打猎叫做荒，没有节制地饮酒叫做亡。先王没有流连的娱乐、荒亡的行为，现在就看大王要遵从哪一种做法了。'景公很高兴，在都城内进行准备，然后到郊外居留，在那里开始拿出钱粮补助贫困，又召见太师说：'替我创作君臣共同喜悦的乐曲。'这乐曲就是《徵招》、《角招》。歌辞中说'畜君有什么错'，畜君就是敬爱君王的意思。"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饿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译文】　齐宣王问道："人们都向我进言拆毁明堂，是拆毁它呢，还是不呢？"

孟子答道："明堂这种东西是称王天下者的殿堂，如果大王打算施行王政，那就不要拆毁它。"

宣王说："能把王政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答道："过去文王治理岐，耕种者交纳十分之一的租税，任职者给予世代承袭的俸禄，关隘、市场只稽察而不征税，在湖泊中捕捞没有禁令，对犯罪者的处罚不连及妻儿。年老而没有妻子的叫做鳏，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叫做寡，年老而没有子嗣的叫做独，年幼而没有父亲的叫做孤，这四种人是天下贫民中没有依靠的人。文王施行仁政，必定把这四种人放在首位，《诗》说：'富人还过得去啊，可怜无依靠的孤寡。'"

宣王说："说得好啊！"

孟子说："大王认为好，为什么不去实行？"

宣王说："我有缺点，我喜好钱财。"

孟子答道："过去公刘喜好钱财，《诗》说：'谷物积满仓，干粮装满囊，和睦团结争荣光；备好了弓箭，拿起了干戈，这才动身去前方。'因此，留在家里的人有积储的谷物，出征者有备好的干粮，这才率领众人出发。大王如果喜好钱财，能与百姓共同享有，称王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

宣王说："我有缺点，我喜好女色。"

孟子答道："过去太王喜好女色，宠爱他的妻子，《诗》说：'吾王古公亶父啊，清早率众骑快马。沿着邠西的河畔，来到岐山的脚下。带着妻子姜氏女，视察居处好安家。'在那时，内室没有怀怨无偶的女子，国中没有单身无妻的男子。大王如果喜好女色，能与百姓共同享有，称王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

【原文】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讬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的某个臣属把妻儿托付给友人而出游楚国，等他回来，妻儿却在挨冻受饿，那怎么办呢？"

宣王说："与此人绝交。"

孟子说："长官不能管理他的属下，那怎么办呢？"

宣王说："撤掉他。"

孟子说："整个国家不能治理好，那怎么办呢？"

宣王左右张望而谈论别的事情。

【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译文】　孟子进见齐宣王，说：“所谓古老的国家，并不是指它有年代久远的大树，而是有世代为官的臣僚的意思。大王没有亲信的臣仆了，过去所进用的人，现在弃君而去都不管了。”

宣王说：“我怎样才能识别他们没有才干而不用他们呢？”

孟子说：“国君进用贤能，如果迫不得已要使卑贱者超越尊贵者、疏远者超越亲近者，能不慎重吗？左右亲信都说贤能，不能认可；各位大夫都说贤能，不能认可；国人都说贤能，然后才考察他，若发现他确实贤能才进用他。左右亲信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国人都说不行，然后才考察他，若发现他确实不行才罢免他。左右亲信都说该杀，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该杀，不要听信；国人都说该杀，然后才考察他，若发现他确实该杀才处决他，所以说是国人处决他的。这样，才能够做百姓的父母。”

【原文】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译文】　齐宣王问道：“成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有这回事吗？”

孟子答道：“在典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说：“臣属谋害他的君主，可以吗？”

孟子说：“毁弃仁的人叫做贼，毁弃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独夫。只听说过诛杀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谋害君主。”

【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

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译文】　孟子进见齐宣王，说：“要建造大房屋，那一定要派工官去寻求大木料。工官得到了大木料大王就高兴，认为他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工匠把它砍削小了大王就发怒，认为他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士人们从小学习，长大了打算实行，大王说‘姑且舍弃你所学的而听从我’，那会怎么样呢？倘若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即使价值万金也一定要派玉匠去雕琢它，而对于治理国家却说‘姑且舍弃你所学的而听从我’，这与你去指教玉匠雕琢玉石有什么两样呢？”

【原文】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译文】　齐人讨伐燕国战胜了它，宣王问孟子：“有人叫我不要占取它，有人叫我占取它。以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去讨伐另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五十天就制服了它，人力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若不占取它必定会遭到天降的灾祸。我打算占取它，怎么样啊？”

孟子答道：“若占取它而燕国民众高兴就占取它，古人有这样做过的，那就是周武王；占取它而燕国民众不高兴就不要占取它，古人有这样做过的，那就是周文王。以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去讨伐另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百姓们用筐装着饭食、用壶盛着饮水来迎接大王的军队，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是为了逃避水深火热的生活啊！如果使他们更加水深火热，那他们也会转而去欢迎他人了。”

【原文】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

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译文】　齐人讨伐燕国占取了它，诸侯们谋划着要救助燕国，齐宣王说：“许多诸侯谋划要讨伐我，怎样来对付他们呢？”

孟子答道：“我听说有凭藉方圆七十里的疆域而治理天下的人，那就是成汤，没听说拥有千里国土而畏惧他人的。《书》说‘成汤的征讨从葛国开始’，普天之下都信任他，他东向征讨，西方的夷人便埋怨；南向征讨，北方的狄人便埋怨，都说：‘为什么丢下我们啊！’民众对他的盼望犹如大旱时盼望云朵一样，所到之处，赶集的不停止买卖，种田的不改变耕作，诛杀了残暴的君主而抚慰那儿的民众，如同及时降下甘霖一样，民众非常喜悦，《书》说：‘等待我们的君王，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现在燕国虐害他们的民众，大王前去征讨，民众认为大王将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所以用筐装着饭食、用壶盛着饮水来迎接大王的军队。假如杀掉他们的父兄，拘禁他们的子弟，拆毁他们的宗庙，搬迁他们的礼器珍宝，这样做怎么可以呢？普天之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又扩展了疆域并且不施行仁政，这就招惹天下各国与齐国为敌。请大王赶快发出命令，放回他们的老人和小孩，归还他们的礼器珍宝，与燕国人士商议选立一位国君，然后从那儿撤离，这样还可以来得及制止战祸。”

【原文】　邹与鲁閧，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译文】　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穆公问孟子：“我们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而民众却没有为之献身的。若处罚他们，罚不了那么多人；若不处罚，又恨他们眼看着长官死难却不去救助，怎么样才好呢？”

孟子答道：“灾荒歉收的年成，您的民众，年老体弱的在山沟荒野奄奄一息，年轻力壮的四散逃难，有近千人。然而，您的粮仓充溢、库房盈实，官吏却不把这一情况上报，这是在上者怠慢并残虐下民。曾子说：‘切切警惕啊！你怎样对待他人，他人将照样回报你。’民众们如今有机会回报了。您不要责怪他们，您施行仁政，那么民众就会亲近他们的上级、为他们的长官死难了。”

【原文】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滕是个小国，处在齐、楚之间，是事奉齐国呢，还是事奉楚国呢？"

孟子答道："这件事不是我所能参预谋划的。一定要我说，那只有一条：挖好护城河，筑好城墙，和民众一起来守卫它，献出生命民众也不离开，这样就有希望了。"

【原文】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彊为善而已矣。"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齐人打算修筑薛城，我很担心，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答道："过去太王住在邠地，狄人来侵犯，于是就离开那儿到岐山下定居。这不是经过选择采取的做法，是不得已，要是能施行善政，后世子孙必定有人能称王天下。君子创立基业留传给后代，正是为了能代代相继，至于说能否成功，那就是天意了。您拿齐人怎么办呢？只有努力施行善政而已。"

【原文】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滕是个小国，尽心竭力来事奉大国，仍不能免于灾祸，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答道："过去太王住在邠地，狄人来侵犯，把毛皮丝绸奉献给他们不能免灾，把良犬名马奉献给他们不能免灾，把珠宝玉器奉献给他们不能免灾，于是就召集邠地的长老告诉他们说：'狄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能为了对人有益的东西而使人受害。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准备离开这儿。'于是离开邠地，翻越梁山，在岐山下筑城定居。邠人说：'这是仁人，不可失去他啊！'如同去赶集那样跟随着他。也有的人说：'这是世代相守的地方，

不是自身所能作得了主的。’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离去。您可以在这两种做法中选择一种。”

【原文】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译文】　鲁平公将要外出，受宠幸的小臣臧仓请示说：“平日您外出必定通知管事要去的地方，今天车马已经备好但管事还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特来请示。”平公说：“将要去见孟子。”臧仓说：“您不尊重自己的身份而先去拜访一个普通人，为了什么呢？是认为他是贤者吗？礼义是贤者的行为准则，而孟子办理母亲的丧事超过了他父亲的丧事，您别去见他吧！”平公说：“好吧。”

乐正子进见平公，说：“您为什么不见孟子了？”平公说：“有人告诉我说孟子办理母亲的丧事超过了他父亲的丧事，所以我不去见他了。”乐正子说：“您所说的超过，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用士礼来办父亲的丧事而用大夫礼来办母亲的丧事呢，还是指用三个鼎为父亲供设祭品而用五个鼎为母亲供设祭品呢？”平公说：“不，是指棺椁衣衾的精美。”乐正子说：“这不叫做超过，是因为前后贫富不同。”

乐正子去见孟子，说：“我对鲁君说了，他将要来看您，有个受宠幸的小臣臧仓阻止了他，鲁君所以没能来。”孟子说：“要来是有某种东西在驱使，不来是有某种东西在阻止，来与不来都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我不能和鲁君相见是天意，那个姓臧的怎么能使我们不相见呢？”

公孙丑上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

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译文】　公孙丑问孟子：“老师如果在齐国当政，管仲、晏子的功业能复兴吗？”

孟子说：“你真是个齐人，只知道管仲、晏子而已。有人曾经问曾西说：‘你和子路哪个有德行？’曾西不安地说：‘子路是先祖父所敬畏的人。’那人说：‘那么你和管仲哪个有德行？’曾西的脸色马上不高兴起来，说：‘你怎么竟把我和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国君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主持政务是那样的长久，而取得的功绩却是那样的卑微，你怎么竟把我和这样的人相比？’”接着，孟子说：“管仲是曾西不愿效法的对象，你认为我会愿意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他的国君称霸，晏子辅佐他的国君显扬，管仲和晏子还不足以效法吗？”

孟子说：“以齐国来称王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要是这样，弟子就更加不明白了。像文王那样的德行，活了一百岁才去世，尚且未能把德政推行于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了他的事业才大大地推行了王道。现在您说称王天下是那样的容易，那么周文王也不足以效法了吗？”

孟子说：“我怎么能和周文王相比呢？从殷汤直到武丁，出了六七个贤明的

君主，天下归服殷商已经很久了，时间一久就难以变动。武丁使诸侯来朝，治理天下犹如把它放在手掌中玩弄一样。殷纣与武丁相隔不久，那些旧家族、老传统、好风气以及仁德的政措还有存留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贤良君子来共同辅佐，所以延续了很久才丧失了统治。那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商王所有的，没有一个民众不是商王的臣仆，然而周文王还能凭藉着方圆百里的国土兴起，所以很艰难。齐人有句俗话说：‘有智谋不如乘时机，有锄头不如等农时。’

“现在的时机容易称王天下，夏、商、周那样的兴盛，国土没有超过千里的，而齐国就有这样广阔的疆域；鸡鸣狗叫的声音能相互听见，从国都一直抵达四方的边境，而齐国就有这样众多的民众。国土不要再开辟了，民众不要再增加了，以实行仁政来称王天下，没有谁能阻挡。况且贤明的君主不出现，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相隔久远的；民众被暴政所摧残，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厉害的。饥饿的人容易吃得香甜，干渴的人容易喝得甘美。孔子说：‘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施行仁政，民众感到喜悦犹如倒挂着被解救下来一样，所以化上古人一半的力气必定能得到双倍的功效，只有在现今这个时候才能如此。”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也。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　公孙丑问孟子：“夫子如果担任齐国的卿和国相，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即使因此而称王称霸都不足为怪。要是这样，是否会动心呢？”

孟子说：“不！我到了四十岁就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要是这样，夫子比孟贲强多了。”

孟子说：“这个不难，告子能不动心比我还早。”

公孙丑说：“不动心有什么办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肌肤被刺而不退缩，眼睛被刺而不逃避，即使有一根毫毛被他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鞭打一样；他既不受挫于卑贱的匹夫，也不受挫于大国的君主，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作如同刺杀卑贱的匹夫一般；他不畏惧诸侯，受到辱骂必定回骂。孟施舍培养勇气，据他自己所说：‘把无法战胜的对象看作能战胜一样。如果先估量敌方然后才前进、思虑胜败然后才交锋，必定会畏惧众多的敌军，我怎么能够一定战胜呢？不过是无所畏惧而已。’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不知哪个更好些，但孟施舍的做法较为简要。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崇尚勇吗？我曾经听夫子说过大勇：反躬自问觉得没有道理，即使是卑贱的匹夫我也不去凌辱；反躬自问觉得有道理，即使是千军万马我也不退缩。’孟施舍保持勇气，又不如曾子那样简要。”

公孙丑说：“请问夫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能让我知道吗？”

孟子说：“告子说：‘言语不能表达的不要求之于心，心上不能虑及的不要求之于气。’心上不能虑及的不要求之于气，是对的；言语不能表达的不要求之于心，就不对了。志是气的主导，气则充盈于体内。志达到了什么境界，气也会到达那种程度，所以说，要坚定自己的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气。”

公孙丑说：“既然说‘志达到了什么境界，气也会到达那种程度’，又说‘要坚定自己的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气’，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志专一了就会鼓动气，气专一了就会鼓动志。现在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气而反过来动了他们的心。”

公孙丑说：“请问夫子擅长于什么呢？”

孟子说：“我了解言辞，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比较难说。它作为气，最广大、最刚强，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加损害，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它作为气，与义和道相匹配，没有它们，它就没有力量了。它是义在内心积累起来所产生的，不是义由外入内而取得的，如果行为使内心感到愧疚，它就没有力量了。我之所以说告子未曾了解义，就是因为他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去做一件事情必须不要中止，心中不要忘记这件事，不要用外力帮助它成长，不要像宋人那样。有个宋国人担心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弄得很疲倦地回到家里，告诉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的儿子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普天之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认为帮助没有益处而放弃不干的，就是那不锄草的；用外力帮助它生长的，就是那拔高禾苗的人。这样做不仅没有益处，反而会伤害它。"

公孙丑说："什么叫了解言辞呢？"

孟子说："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它片面的地方；浮夸的言辞，我知道它失实的地方；邪异的言辞，我知道它偏离正道的地方；搪塞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词穷的地方。上述四种言辞，萌生于内心，会贻害于施政；萌生于施政，会贻害于行事。今后再有圣人出现，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见解。"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讲说谈论，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德行，孔子兼而有之，说：'我对于辞令就不擅长了。'如此说来，夫子已经称得上圣了吧？"

孟子说："呀！这是什么话？过去子贡问孔子说：'老师称得上圣了吧！'孔子说：'圣，我还不敢当，我只是学习不感到满足、教诲不感到疲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不感到满足，是智；教诲不感到疲倦，是仁。有仁有智，夫子已经称得上圣了。'圣这样的称号，连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公孙丑说："过去我曾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具有圣人的某一个方面，冉牛、闵子、颜渊则具备了圣人的全体而规模较小，请问夫子自居于哪一种呢？"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怎么样呢？"

孟子说："他们是不同主张的人。不够格的君主不事奉，不够格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做官，世道昏乱就退隐，这是伯夷；任何君主都可以事奉，任何民众都可以使唤，世道太平也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这是伊君；能做官就做官，能退隐就退隐，能长久就长久，能短暂就短暂，这是孔子。他们都是过去的圣人，我没有能力像他们那样去做，至于内心的愿望则是学习孔子。"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孟子说："不！自有民人以来从未有过孔子那样的人。"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有共同之处吗？"

孟子说："有的。如果他们能得到方圆百里的疆土成为君主，都能使诸侯来朝见，拥有天下；如果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公孙丑说："请问他们之所以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的智慧都足以了解圣人，他们虽然地位低下，却不至于阿谀他们所喜好的人。宰我说：'据我看来，夫子比尧、舜强多了。'子贡说：'见到所行的礼仪就明了它的政事，听到所奏的音乐就明了它的德行，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之中的君王，也没有一个能违背夫子的主张。自有民人以来从未有过夫子那样的人。'有若说：'难道仅仅是民人如此吗？麒麟相对于走兽、凤凰相对于飞禽、泰山相对于土丘、河海相对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相对于民众，也是同类。高出自己的同类，超越自己的群体，自有民人以来从未有过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倚仗实力假借仁政者能够称霸，称霸必须要有大的国家；依靠道德施行仁政者能够称王天下，称王天下不一定要大国，商汤凭藉的国土方圆七十里、周文王凭藉的国土方圆百里。倚仗实力来使他人服从，他人并不是内心服从，而是实力不够；依靠道德来使他人服从，他人才心悦诚服，如同孔门七十二弟子服从孔子那样。《诗》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不服从。'就是指这种情况。"

【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仁就会得到荣耀，不仁就会遭受责辱。现今人们虽然厌恶责辱却又自处于不仁，这好比是厌恶潮湿而自处于低下的地方。如果真的厌恶责辱，不如敬奉德行而尊重士人，使贤德的人治理国家，让能干的人担任

官职，国家就没有内忧外患了，再趁着这样的时机条理政策法规，即使是大国也必定会对此感到畏惧。《诗》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把桑树根上的皮儿剥取，修整好门儿窗户。现今这些下面的人啊，谁还敢把我欺侮。’孔子说：‘写作这首诗的人真是懂得道理啊！能够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们呢？’现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在这时享乐怠惰，等于是自招灾祸。灾祸或幸福无不是自己招来的，《诗》说：‘行事一直与天命相符，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太甲》说：‘上天降灾还可躲开，自己作孽无法逃避。’就是指这种情况。”

【原文】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尊崇贤达、任用能人，让杰出的人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愿意在这样的朝廷里任职；市场上的货栈不收税，滞销的货物依法予以征购，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在这样的市场做买卖；关卡只进行稽查而不征收税金，那么天下的行旅都会高兴，愿意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耕种者只须助耕公田而不必交纳租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愿意在这样的田地上耕种；居民不必交纳苛捐和服徭役，那么天下的民众都会高兴，愿意迁到这样的地方来居住。如果谁真的能实行这五项，那么邻国的民众就会像父母那么尊重他，要人们带领子女去攻击他们的父母，这种事情自有民人以来还没有成功过。要是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就是‘天吏’，如此而不能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

【译文】　孟子说：“凡是人都有怜恤他人之心。先王有怜恤他人之心，于是才有怜恤他人的政略。用怜恤他人之心，来施行怜恤他人的政略，治理天下就能运转于手掌之上。之所以说‘凡是人都有怜恤他人之心’，是因为人们突然见到小孩子将要掉入井中，都会有惊惧同情之心。这样做并非是为了和孩子的父母拉关系，并非是为了在邻里朋友间沽名钓誉，也并非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叫声。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之心的不能算是人，没有羞耻之心的不能算是人，没有谦让之心的不能算是人，没有是非之心的不能算是人。同情之心是仁的发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具有这四项发端，就好比他具有四肢一样。具有了这四项发端而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君长不行的，是暴弃自己的君长。凡是自身具备了这四项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就好比刚刚燃起的火焰、开始流出的泉水。假如能够扩充它们，就足以保有天下；假如不去扩充它们，连父母都不足以事奉。”

【原文】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天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造箭的难道比制甲的更不仁吗？造箭的唯恐不能伤人，制甲的唯恐人受伤，巫师和木匠也是如此，因此选择谋生之术不可不谨慎。孔子说：‘与仁相处是完美的，能自由选择而不与仁共处，怎么能算得上智呢？’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是人们安逸的居所，没有什么阻碍却做不到仁，是不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就是他人的仆役。作为仆役却耻于为他人所役使，正好比做弓的耻于制弓、造箭的耻于制箭。如果对此感到羞耻，不如做到仁。仁这种东西如同射艺，射箭者端正自己的姿态然后发箭，箭发而不中不去埋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返回来从自身寻求原因。”

【原文】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文】　孟子说：“子路，别人告诉他有错误就高兴；禹听到有益的话就下拜；大舜比他们更进一步，同他人一起行善，舍弃自己的不足来顺从他人的

长处，乐于吸取他人的优点来为善。他从种庄稼、制陶、打鱼一直到当上天子，没有一件善行不是吸取他人的。吸取他人的优点来为善，就是与人为善。所以，君子没有比与人为善更突出的地方了。”

【原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不够格的君主不事奉，不够格的朋友不交往，不在恶人的朝堂上任职，不和恶人说话。他觉得在恶人的朝堂上任职、和恶人说话，就好比穿戴着上朝的衣冠坐在污泥黑炭之中一样。把这种讨厌恶行之心推广开去，和乡里平民在一起，如果那人的帽子没戴正，他便会愤愤然离开，好像将会被玷污一样。因此，诸侯中虽然有推崇他的辞令而来的，他也不会见。之所以不会见，是不屑于去俯就他们。柳下惠不以事奉滥恶的君主为羞辱，不以自己官职卑微为低下；进身任职不隐蔽自己的才干，必定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遭到抛弃而不怨恨，困于贫穷而不忧愁。他说：‘你是你，我是我，纵然赤身裸体地站在我旁边，你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悠然自得地与他人共处而不失常态，挽留他留下就留下。之所以挽留他留下就留下，是不屑于离去。”

孟子说：“伯夷偏隘，柳下惠简慢。偏隘与简慢，是君子所不为的。”

公孙丑下

【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方圆三里的城邑，纵横七里的外城，团团围攻却不能夺取。能团团围攻，必定有得天时的地方，但

是却不能夺取，这是天时不如地利。城墙不是不高，护河不是不深，武器不是不好，粮食不是不多，军民们却放弃防守而逃散，这是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说，制约民众不要依靠国境的疆界，巩固国防不要依靠山川的险阻，扬威天下不要依靠武器的锐利，拥有道义的人援助多，失去道义的人援助少。援助少到极点，连亲戚都反对；援助多到极点，整个天下都顺从。以得到整个天下的顺从，来攻伐连亲戚都反对的人，因此君子除非不战，战就必定取胜。”

【原文】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译文】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该来看望你，但得了感冒，不能吹风。如果你来朝见，我将会临朝听政，不知道能让我见到你吗？”孟子答道：“我不幸得了病，不能到朝堂上去。”

次日，孟子要去东郭家吊丧，公孙丑说：“昨天以患病为托辞，今天却去吊丧，恐怕不行吧！”孟子说：“昨天得了病，今天痊愈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呢？”

齐王派人来询问病情，并派来了医生。孟仲子答道：“昨天大王曾来召请，夫子由于风寒的拖累，不能到朝堂上去。今天病刚好了一点，就赶忙到朝堂上去了，我不知道是否到达了吗？”于是派了几个人在路上阻拦，告诉孟子说：“请务必不要回来，到朝堂上去。”

孟子不得已而来到景丑家留宿，景丑说：“在家有父子，出外有君臣，是为人最大的伦理。父子间以慈爱为准则，君臣间以恭敬为准则。我只见到大王敬重你，没见到你怎样敬重大王。”

孟子说：“呀！这是什么话？齐人没有拿仁义来与大王谈论的，难道是认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在说‘他哪里够得上谈论仁义呢’，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大王的面前陈说，所以齐人不如我敬重大王。”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这个。礼书上说：‘父亲传唤不等答应就起身，君命传唤不等马车驾好就前去。’本来就准备去朝见，听到大王的传唤反而不去了，似乎与礼的要求不相合。”

孟子说：“原来是说这个！曾子说：‘晋、楚的富有，是无法及得上的。他们依仗他们的富有，我依仗我的仁；他们依仗他们的爵位，我依仗我的义，我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要是不合乎义，曾子会这样说吗？这恐怕有点道理。天下普遍尊重的东西有三件：爵位是一件，年龄是一件，德行是一件。朝廷上最尊重爵位，乡里中最尊重年龄，匡辅世道、统率民众最尊重德行，怎么能拥有了爵位就轻慢另外二件呢？因此，准备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能传唤而不传唤的臣仆，要想商量事情就亲自去拜访。他尊重德行、乐行正道，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与他有所作为。因此，成汤对于伊尹是向他学习了之后才以他为臣，所以不费辛劳就能称王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是向他学习了之后才以他为臣，所以不费辛劳就能称霸诸侯。现今天下各国的领土相差无几、德行不相上下，没有哪个能超出他人，这没有别的缘故，就因为喜好以听从自己的人为臣、不喜好以自己应该受教的人为臣。成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传唤，管仲尚且不能传唤，何况不愿做管仲的人呢？”

【原文】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译文】　陈臻问道：“前些日子在齐国，齐王馈赠上等金一百镒您不接受；

在宋国，宋君馈赠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邑，薛君馈赠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前些日子的不接受是对的，那么现今的接受就不对了；如果现今的接受是对的，那么前些日子的不接受就不对了，夫子在这两者中必居其一。”

孟子说：“接受和不接受都对。在宋国时，我准备长途旅行，对出行的人必定要送盘费，宋君说是馈赠盘费，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薛邑，我有戒备之心，薛君说得知我要有所戒备，所以送钱给我买武器，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就没有说法。毫无说法地馈赠金钱，就是收买，君子哪能用钱来收买呢？”

【原文】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译文】 孟子来到平陆，对那个地方的长官孔距心说：“你手下的士兵，如果一天三次失职，是否会被除名呢？”

孔距心说：“等不到三次就会除名。”

孟子说：“你失职的地方也很多啊！灾荒歉收的年成，你的民众，年老体弱的在山沟荒野奄奄一息，年轻力壮的四散逃难，有近千人。”

孔距心说：“这不是我个人所能挽回的。”

孟子说：“如今有个人，领受了他人的牛羊而为其放牧，就一定要为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要是找不到牧场和草料，是把牛羊还给它们的主人呢，还是站在一边看着它们死去呢？”

孔距心说：“这是我的过错。”

另一天，孟子被齐王召见，说：“大王的地方长官，我认识了五位，知道自己过错的只有孔距心。”于是，就向齐王复述了与孔距心的对话。齐王说：“这是我的过错。”

【原文】 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

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蚳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蚳鼃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译文】　孟子对蚳鼃说：“你辞去了灵丘长官而要求担任士师，好像是对的，因为这个职位能向君王进言。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还不能进言吗？”

蚳鼃向齐王进谏而没有被采纳，就辞掉官职离去了。齐人说：“对蚳鼃的要求是很好的，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我听说，有职位在身的不能尽职就离去，有进言之责的不能进言就离去。我没有职位在身，我没有进言之责，这样，我的进退岂不是宽宽舒舒地有很大的余地吗？”

【原文】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译文】　孟子在齐国担任国卿，受命出使滕国吊丧，齐王派盖邑大夫王驩当副使。孟子与王驩早晚相见，但在齐滕往返的途中从未和他谈过出使的公事。

公孙丑说：“齐国国卿的职位不算小了，齐滕之间的路程不算近了，往返一通却从未和他谈过出使的公事，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他既已独断专行，我还说什么呢？”

【原文】　孟子自齐葬之鲁，反于齐，止于嬴。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译文】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安葬母亲，返回齐国时在嬴歇留。

充虞求教说：“前些日子蒙您不嫌弃我无能，派我管理工匠。当时事务繁忙，我不敢打扰您，现在私下有件事想求教，棺木似乎太漂亮了一点。”

孟子说："古时候棺椁没有一定的尺寸，中古以来棺厚七寸，椁厚与之相当。从天子直到庶民，不仅仅是为了看着漂亮，还要尽人子之心。达不到标准不能觉得称心，不具有财力不能觉得称心。能达到标准而又具备财力，古时候的人都用了，我为什么唯独不这样做呢？而且，庇护死者不使泥土与死者的体肤相接触，人子之心难道就不欣慰吗？我听说，君子不会在天下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上俭省自己父母亲的用度。"

【原文】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译文】　沈同以他个人的身份问道："燕国可以讨伐吗？"

孟子说："可以。子哙不能把燕国交给他人，子之不能从子哙手里接受燕国。假如有一位官员，你对他有好感，不向国君禀告就私自把你的俸禄爵位给他，这个人也不要国君的任命就私自从你手里接受，这样行吗？燕国的事与这有什么不同呢？"

齐人去讨伐燕国，有人问孟子："你劝说齐国讨伐燕国，有这件事吗？"

孟子说："没有。沈同问我：'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他说：'可以。'他就此去讨伐燕国了。他如果问：'谁能讨伐燕国？'我就会回答他说：'是天吏才能讨伐燕国。'现在有个杀人犯，有人问我说：'这人可以处死吗？'我就会回答他说：'可以。'他如果问：'谁能处死他？'我就会回答他说：'是士师才能处死他。'现今以无异于燕的国家来讨伐燕国，我为什么去劝说它呢？"

【原文】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译文】　燕人背叛齐国，齐王说：“我非常有愧于孟子。”

陈贾说：“大王不要忧虑。大王自以为与周公哪个更仁而智啊？”

齐王说：“呀！这是什么话？”

陈贾说：“周公指派管叔监视殷人，管叔却率领殷人叛乱。周公如果预知而指派他，是不仁；不预知而指派他，是不智。仁、智连周公都没有完全做到，何况大王呢？请让我去见孟子解释这件事。”

陈贾去见孟子，问道：“周公是怎样的人？”

孟子说：“是古时候的圣人。”

陈贾说：“他指派管叔监视殷人，管叔却率领殷人叛乱，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错。”

陈贾说：“周公指派他时预知他将会叛乱吗？”

孟子说：“不知道。”

陈贾说：“那么圣人也有过失吗？”

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失不也合乎情理吗？古时候的君子有过失就改正，现在的君子有过失却只管错下去。古时候的君子，他们的过失如同日食、月食一样，民众都见得到；当他们改正时，民众都仰望着他们。现在的君子非但只管错下去，还随着过失为之辩护。”

【原文】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

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译文】　孟子辞掉官职要返回故乡，齐王去看望孟子，说：“过去企望见到你而没有机会，后来能同朝相处，我很高兴，现在你又要抛下我返回故乡，不知道以后还能再相见吗？”孟子答道：“这个我不敢要求了，但内心是很企望的。”

另一天，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都城中送幢房屋给孟子，用万钟粟米来养活他的弟子，让大夫和国人们都有所效法。你能否替我告诉孟子？”

时子托陈臻转告孟子，陈臻就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可是时子哪里知道这事不妥当呢？如果我想发财，辞去了十万钟粟米的官职去接受这一万钟粟米，这是想发财吗？季孙说：‘好奇怪啊，子叔疑这个人！自己去做官，别人不用也就罢了，又让自己的儿子、兄弟去当国卿。哪个人不想升官发财？而他却要把升官发财私下垄断起来。’古时候的集市交易，以自己有余的东西来换取所没有的东西，由有关部门加以管理。有个低贱男子，必定要找个高处登上去，借以左右观望而网罗集市交易的好处，人们都觉得他低贱，因此向他征税，征收商税就是从这个低贱男子开始的。”

【原文】　孟子去齐，宿于昼。

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过夜。

有个人想替齐王挽留孟子，恭坐着进行劝说，孟子不加理会，斜倚着几憩息。那人不高兴地说：“在下提前一天洁净了身心才斗胆进说，先生躺卧着不听，恕我再不敢与您相见了。”

孟子说：“坐下，让我明白地告诉你。过去，鲁穆公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就不能使子思安心；泄柳、申详如果没有人在鲁穆公身边，就不能使自身安心。你为我这个老年人考虑，还及不上鲁穆公对待子思，是你与我这个老年人决绝呢，还是我这个老年人与你决绝呢？”

【原文】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者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

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者？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者？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尹士对他人说：“不知道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就是不明；知道齐王做不到还要前去，就是求取富贵。不远千里来见齐王，得不到赏识因而离去，却在昼邑留宿三夜才上路，为什么如此迟缓呢？我就看不惯这种做法。”

高子把尹士的话告诉孟子，孟子说：“尹士哪里会理解我呢？不远千里来见齐王是我所愿意的，得不到常识因而离去难道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是不得已啊！我在昼邑留宿三夜才上路，从我内心来说还觉得急促，齐王也许会改变态度。齐王如果改变了态度就必定会召回我，我离开了昼邑而齐王没有追求我，我才毫无留恋地有返回故乡的决心。我虽然这样做，难道会抛下齐王吗？齐王还足以做点好事，齐王若能信用我，不但齐国的民众得以平安，天下的民众都能平安。齐王也许会改变态度，我每天都在盼望。我难道是那种气量狭小的人吗？向君王进谏而不被接受就发怒，气愤愤的神色便表现在脸上。难道离去了非得用尽气力走上一天才留宿吗？”

尹士听说之后说：“我真是小人。”

【原文】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夫子神色上似乎有不高兴的样子。前些日子我曾听夫子说：‘君子不埋怨上天，不责怪他人。’”

孟子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每五百年必定有称王天下的人兴起，其间必定有著名于世的贤人。周兴起以来已有七百多年，从年数上说已经超过了，以时势而论也该有圣贤出现了。上天大概还不想安抚治理天下，如果想安抚治理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是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原文】　孟子去齐，居休。

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于崇吾得见于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停留在休邑。

公孙丑问道："任职而不受取俸禄，是古代的规范吗？"

孟子说："不是的。在崇邑我见到了齐王，退下后就有离去的意愿，因为不想改变这个意愿，所以不受取俸禄。不久，齐国有战事，不能提出离开的要求，在齐国久留并不是我的意愿。"

滕文公上

【原文】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译文】　滕文公在做世子时奉命出使楚国，途经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讲性善，言谈不离尧舜。

世子从楚国回来又去见孟子，孟子说："世子怀疑我的话吗？真理只有一个罢了。成覸对齐景公说：'他是个男子汉，我也是个男子汉，我为什么要怕他呢？'颜渊说：'舜是什么？是人。我是什么？也是人。有作为者也应该像他一样。'公明仪说：'文王是师法的榜样，周公这样说难道会欺骗我辈吗？'现在的滕国，长短折算下来将近五十里方圆，还能够治理成个好国家。《书》上说：'如果药不使人晕眩，那病是不会痊愈的。'"

【原文】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

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译文】 滕定公去世了，世子对然友说：“过去孟子曾在宋国与我交谈，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现在不幸遭到了大变故，我想派你去问问孟子，再办理丧事。”

然友到邹国去问孟子，孟子说：“问得很好啊，父母亲的丧事本来就该竭尽自己的心力。曾子说：‘健在时依礼侍奉，去世了依礼安葬、依礼祭祀，可以称得上孝了。’诸侯的礼仪我没有学过，不过我曾听说过。三年的丧期，粗布缉边的孝服，用稀饭薄粥充饥，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夏、商、周三代都这样做。”

然友向世子汇报，确定行三年的丧期。滕国的父老、百官都不愿意，说：“辈份比我们高的鲁国，历代国君都没有实行，我们以前的国君也没有实行，到了你的手上却要改变，是不行的，而且记载上说‘丧葬、祭祀依从祖宗’，我们应该把这些继承下来。”世子对然友说：“我过去未曾学艺问礼，喜好跑马比剑，现在父老、百官都对我不满，恐怕他们不能在丧事上尽力了，你替我去问问孟子。”

然友又到邹国去问孟子，孟子说：“是呀，这是不能勉求他人的。孔子说：‘国君去世，政务听命于宰辅，薄粥充饥，面色深黑，到位就哭，大小百官没有人敢不悲哀，是因为自身带头呀。’在上者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有更进一步的人。‘君子的操行是风，小人的操行是草，草遇上风必定倒伏’，事情取决于世子。”

然友向世子汇报，世子说：“是呀，事情确实取决于我。”于是在土屋中居住了五个月，没有下过命令、指示，百官、亲属都赞同，说世子懂道理。到了举行葬礼时，各地都来观礼，世子容颜的悲戚、哭泣的哀伤，令前来吊丧的人非常满意。

【原文】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眵眵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译文】　滕文公询问治理国家，孟子说：“与民众有关的事务不能放松。《诗》说：‘白天取茅草，晚上把绳绞，房屋赶快修整好，来年庄稼种得早。’民众的一般规律，有固定产业的有恒心，没有固定产业的没有恒心。一旦没有恒心，就会放荡胡来，无所不为。等到陷入罪网，然后跟着惩治他们，这是欺罔民众。哪有仁人当政而去欺罔民众的呢？因此，贤明的君主必定谦恭俭朴，对待臣仆有礼，向民众征税有定规。阳虎说：‘致力于发财就不会仁爱，致力于仁爱就不会发财。’

“夏族以五十亩为单位贡，商族以七十亩为单位助，周族以一百亩为单位彻，其实质都是十分取一。彻是抽取的意思，助是借助的意思。龙子说：‘管理土地没有比助更好的，没有比贡更不好的。’贡是核定了几年收成的平均数作为常度。丰收之年谷物充溢，多收取些不算暴虐，却少收取；歉收之年给田上了肥料还收不上庄稼，却必定要取满定数。作为民众的父母，却使子民忧怨勤苦，即使终年辛劳也不足以赡养自己的父母，还要靠借贷来凑满租税，致使老人小孩在山沟荒野奄奄一息，哪里还算得上是民众的父母呢？世代承袭俸禄的制度，滕国原本已经实行。《诗》说：‘雨水浇灌我们的公田，然后泽及我的私田。’助才会要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周代也施行助。

“设置庠、序、学、校来教育民众，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训导的意思。夏代称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学是三代都有的，都是用来使人们懂得人与人的伦常关系。在上者懂得了人与人的伦常关系，庶民们就会在下面拥护亲附。若有称王天下的人兴起，必定会来仿效取法，这样就成为称王天下者的老师了。《诗》所谓‘姬周虽旧国，天命却新受’，是指周文王。你努力实行吧，也使你的国家气象一新。”

滕文公派毕战来询问井田，孟子说：“你的国君要施行仁政，经过挑选才派你来，你一定要努力啊！施行仁政，必定要从田地的分界开始。田地的分界不规整，井田块就不均衡，作为俸禄所分的谷物就不公平，因此，暴君和贪官污吏必定不会重视他们的田地分界。田地的分界规整了，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能毫不费力地确定。

“滕国的疆土虽然狭小，一样要有执政的君子，要有耕田的农民。没有执政的君子就无法管理耕田的农民，没有耕田的农民就无法供养执政的君子。希望滕君在郊野施行九分取一的助，在都城中十分取一而让国民自行交纳。国卿以下的官员必定要有用于祭祀的圭田，圭田是五十亩。每户的多余人口给田二十五亩。丧葬、迁居都不出乡里，每个乡里同耕一块井田，出入劳作时相互伴随，抵御寇盗时相互帮助，有病痛意外相互照顾，这样百姓就友爱和睦了。一里见方作为一块井田，一块井田有九百亩，中央的一百亩是公田，八家各以一百亩为私田，共同料理公田。公田上的事情做完了，才可以做私田上的事情，是为了使耕田的农民有所区分。这是井田的大概，至于调整完善就靠国君和你了。”

【原文】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

“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译文】 有个主张神农家学说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求见对滕文公说：“我这偏远地方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希望领受一间住所而成为您的子民。”文公给了他一个住所。他的门徒有几十个，都穿着粗麻编织的衣服，以打草鞋、织座席谋生。

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文公说：“听说您施行圣人的政治，您也是圣人了，我们愿意成为您的子民。”陈相见了许行非常高兴，抛弃了自己的学问去向他学习。

陈相见了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确实是个贤明的君主，然而却未曾听到真理。贤者应该与民众一起种出庄稼来吃，做出饭来才处理政务。现在滕国有粮仓钱库，是以刻剥民众来奉养自己，怎么能贤明呢？”

孟子说：“许子一定要种出粟米来才吃吗？”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许子一定要织出布来才穿吗？”陈相说：“不，许子穿粗麻编织的衣服。”

孟子说：“许子戴冠吗？”陈相说：“戴的。”

孟子说：“什么样的冠？”陈相说：“白色的粗绸冠。”

孟子说：“是自己织出来的吗？”陈相说：“不，用粟米换来的。”

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陈相说：“因为妨碍耕作。”

孟子说：“许子是用瓦罐煮饭、铁器耕田吗？”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是自己制作的吗？”陈相说：“不，用粟米换来的。”

孟子说：“用粟米换用具的人，并没有刻剥陶工、铁匠；陶工、铁匠也用自己所造的用具来换粟米，难道是刻剥农夫吗？而且许子为什么不兼做陶工、铁匠，把做出来的用具都拿到自己家中使用，干什么这样一一与各种工匠进行交易？为什么许子如此不厌其烦？”陈相说：“各种工匠的工作，本来就不能耕种着庄稼来兼做。”

孟子说：“那么，难道治理国家就能耕种着庄稼来兼做吗？有君子的事务，有小人的事务。以一人的生活来说，各种工匠的制品都不可缺少，如果必须自己制作才来使用，是指使着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劳动心力、有的人劳动体力，劳动心力的人治理人，劳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人，治理人的人被人养活，这是普天之下通行的道理。

“在尧的时候，天下还不安定，洪水横溢，四处泛滥，草木无限地生长，鸟兽成群地繁殖，庄稼没有收获，禽兽危害民众，飞鸟走兽的踪迹横七竖八地布

满中原国土。尧对此独自忧虑，选拔了舜来进行治理。舜派益掌管焚火，益在山野沼泽点起烈火进行焚烧，鸟兽奔逃藏匿。接着，由禹疏浚九河，治理济水、漯水，引流入海；开掘汝水、汉水，疏通淮水、泗水，导流入江，这样一来，民众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得以生息。在那时，禹一连八年在外边奔走，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不进去，纵使要耕种，可能吗？后稷教民众耕种收获，种殖谷物，谷物成熟了才能养育民众。人有人的行事准则，吃饱、穿暖、住得安逸却没有教养，就和禽兽差不多了。圣人对此感到忧虑，派契担任司徒，以人与人的伦常关系来教诲民众，父子之间要亲密无间，君臣之间要正义忠诚，夫妇之间要内外有别，长幼之间要尊卑有序，朋友之间要遵守信用。放勋说：‘督促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本性，随后再提高他们的道德。’圣人为民众思虑到这种程度，还有闲暇耕种吗？

“尧以不能得到舜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不能得到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忧虑，而以一百亩农田没有种好作为自己忧虑的是农夫。把财物分给他人叫做惠，把善德教给他人叫做忠，为天下民众找到贤才叫做仁。因此，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民众找到贤才难。孔子说：‘尧作为君主伟大啊！唯有天最高大，唯有尧效法它。浩瀚啊，民众无法形容。真正的君主啊，舜！崇高啊，拥有了天下却不占有它。’尧舜的治理天下，难道没有用他们的心思吗？只是不用在耕作上而已。

“我只听说用中土的德教来影响蛮夷，没听说过被蛮夷所影响的。陈良是楚人，喜好周公、孔子的学说，北来中土进行学习，北方的学者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他就是所谓的豪杰之士。你们兄弟事奉他数十年，老师死了却背叛他的学说。过去孔子去世，门徒们守丧三年之后收拾行李准备回去，进屋与子贡揖别，相对而哭，都泣不成声，然后才回去。子贡回到墓地，在祭坛边筑屋独自居住了三年，然后才回去。过了些日子，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长得像孔子，打算像事奉孔子那样礼待他，并强求曾子也这样做。曾子说：‘不行。如同在江汉之水中洗濯过，好似在六月骄阳下曝晒过，老师那样的纯净精洁是无法超越的。’如今许行这种话语难懂的南蛮人来非难先王之道，你却背叛了你的老师向他学习，与曾子真是大相径庭了。我只听说鸟儿从幽暗的山谷飞往高大的树木，从没听说过从高大的树木飞到幽暗的山谷中去的。《鲁颂》说：‘痛击戎狄，遏止荆舒。’周公正要痛击他们，你却赞同他们的学说，这真算不上好的变更。”

陈相说：“要是听从了许子的学说，市场上的物价就没有差别，都市里没有欺骗行为，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到市场上去，也没有人会欺负他。布匹丝绸的长短相等，价钱就一样；麻线丝絮的份量相等，价钱就一样；粟米谷物的多少

相等，价钱就一样；鞋履的大小相等，价钱就一样。”

孟子说：“物品之间不相一致，是物品本身的特性，或者相差一倍五倍，或者相差十倍百倍，或者相差千倍万倍。你要把它们等量齐观，是淆乱天下。优质的鞋和粗劣的鞋卖同样的价钱，人们怎么会接受呢？要是听从了许子的学说，是引导着天下的人去进行欺骗，怎么能治理国家呢？”

【原文】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裡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

【译文】 墨家信徒夷之通过徐辟求见孟子，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但现在还在病中，等病好了我去见他。”夷之就没有去。

过了些日子，夷之又来求见孟子，孟子说：“我现在可以见他了。话不直截了当地说便讲不清道理，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听说夷子是墨家的信徒，墨家办理丧事以俭约作为他们的准则。夷子想用它来改易天下的礼俗，难道以为不这样就不足贵吗？但夷子安葬他的父母亲却很丰厚，那是拿自己看不起的东西来事奉父母亲。”

徐辟把这些话告诉夷之，夷之说：“按儒家信徒的说法，古时候对待民众‘如同爱护婴儿一般’，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它是指爱没有等级区分，只是从父母亲开始实施罢了。”

徐辟把这些话告诉孟子，孟子说：“夷子真的认为人们爱护自己侄儿等同于爱护邻居的婴儿吗？他是有依据的，例如婴儿爬着将要掉到井里去时，这当然不能归罪于婴儿。上天生养万物，让他们各有一个本源，而夷子却要他们有两个本源。上古时代曾经有不安葬自己父母亲的人，他的父母亲死了就扛起来丢在山沟里。过了些日子经过那里，只见狐狸在撕食尸体，蚊蝇在叮咬尸体。那

人额头流出汗来，避开眼光不敢正视。这汗不是为他人所流的，而是内心的愧疚表露在面目上，于是就回去拿了锄头土畚把尸体掩埋了。如果掩埋尸体确实是对的，那么，孝子仁人安葬自己的父母亲也必定是符合道理的。”

徐辟把这些话告诉夷之，夷之茫然自失，好一会才说：“他教育了我！”

滕文公下

【原文】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译文】 陈代说：“不去见诸侯似乎是小事，现今一去见他们，大可以称王天下、小可以称霸诸侯，记载上说‘屈曲一尺而伸直八尺’，似乎可以见一见的。”

孟子说：“过去齐景公田猎，用旌去传唤管理山林的虞人，虞人不去，景公要处死他。孔子得知后说‘志士不怕弃尸山沟，勇士不怕丧失头颅’，孔子赞赏什么呢？是赞赏虞人对不符合礼仪的传唤不应承。要是不待传唤而去应承，那算什么呢？所谓‘屈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从利上来说的。要说利，如果屈曲八尺而伸直一尺有利，是否也能做呢？过去赵简子派王良为他宠幸的小臣奚驾车，一整天捕不到一只鸟。奚向赵简子汇报说：‘王良是天下最拙劣的车手。’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说：‘请让我们再去一次。’经过强求之后才获允准，结果一个早上就捕到了十只鸟。奚向赵简子汇报说：‘王良是天下最优秀的车手。’赵简子说：‘我派他专门为你驾车。’便告诉了王良。王良不同意，说：‘我替他按规范驾车，一整天捕不到一只；不按照规范驾车，一个早上就捕到了十只。《诗》说：“不失规范地奔驰，一箭发出就射中。”我不习惯替小人驾车，请不要任命。’车手尚且羞于与奚这样的射手合作，即便合作所得的鸟兽多得像山丘一样，也不肯干。要是损害了原则去阿附诸侯，那算什么呢？而且你错了，

自己不行正道的人未曾有过能匡正他人的。”

【原文】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确实是大丈夫吗？一发怒，诸侯就害怕；安居无事，天下就没有冲突。”

孟子说：“这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你没有学礼吗？男子行冠礼时，父亲训导他；女子出嫁时，母亲训导她，亲自送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的夫家，必须恭敬，必须谨慎，不要违抗丈夫。’以顺从作为准则，是为人之妻的道理。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大道上，能实现志向就与民众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施行自己的原则，富贵无法诱惑，贫贱无法动摇，威武无法逼迫，这才叫做大丈夫。”

【原文】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译文】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出仕吗？”

孟子说：“出仕的。记载上说‘孔子要是三个月没有事奉的君主就会惶惶不安，所以每离开一处必定带着拜见君主的礼物’，公明仪说：‘古代的人要是三

个月没有事奉的君主就会感到悲伤。’”

周霄说：“三个月没有事奉的君主就感到悲伤，不是太性急了吗？”

孟子说：“士人失去了职位，犹如诸侯失去了国家。礼书上说：‘诸侯亲自耕种农田以生产祭品，他们的夫人亲自养蚕以制作祭服。祭奠用的牲畜不肥壮，祭奠用的食品不洁净，祭奠用的礼服不完备，不敢用来祭祀。’士人如果没有了土地也不能祭祀，因为牲畜、器皿、礼服不完备，不敢用来祭祀，于是就不敢进行宴乐，难道不足以感到悲伤吗？”

周霄说：“每离开一处必定带着拜见君主的礼物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士人去出仕好比农夫去耕地，农夫如果离开一个地方难道会丢下他的农具吗？”

周霄说：“魏国也是个能出仕的国家，但我从未听说过士人出仕有如此急迫的。既然士人出仕是如此的急迫，那么君子的出仕为什么那样艰难呢？”

孟子说：“男子生下来就希望为他找到妻室，女子生下来就希望为他找到夫家，父母的这种心情是人人都有的。但要是不得到父母亲的同意，没有媒人的介绍，就钻洞穴私下相见，翻墙头进行幽会，那么父母、国人都会看不起他们。古人不是不想出仕，但又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的出仕。不通过正当途径去出仕的，就和钻洞翻墙差不多。”

【原文】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译文】　彭更问道：“后面跟着几十乘车辆，身边随从着几百个人，走来走去都受到诸侯的供养，这样不觉得过分吗？”

孟子说："不合乎道德，一碗饭都不能受之于人；合乎道德，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觉得过分。你觉得过分吗？"

彭更说："不对，士人没有成就而吃人家，是不可以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沟通人们的劳绩、交换他们的成果，用多余来弥补不足，农夫就会有剩余下来的粟米，女子就会有剩余下来的布匹；你如果沟通他们，那么工匠们都能从你那儿得到吃的。现在有这么个人，在家孝顺，出外友爱，恪守先王的准则，以此扶持后进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儿得到吃的，你为什么看重工匠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呢？"

彭更说："工匠们的愿望是要以此来谋求吃的，君子的施行道德，其愿望也是要以此来谋求吃的吗？"

孟子说："你何必管愿望呢？他们对你有劳绩，可以酬劳才酬劳他们的。你到底是酬劳愿望呢，还是酬劳劳绩？"

彭更说："酬劳愿望。"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干活时毁坏了瓦片、污损了墙壁，其愿望是要以此来谋求吃的，你酬劳他吗？"

彭更说："不。"

孟子说："那么你就不是酬劳愿望，而是酬劳劳绩。"

【原文】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译文】　万章问道："宋是个小国，现在要施行称王天下的政措，齐国、楚

国感到憎恨而去讨伐它，怎么办呢？”

孟子说：“成汤居住在亳地，与葛国相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祭祀先祖。汤派人询问他们说：‘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牲畜来做祭祀用的牺牲。’汤派人送给他们牛羊，葛伯把牛羊吃了，还是不用来祭祀。汤又派人询问他们说：‘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谷物来做祭品。’汤派亳地的民众去为他们耕田，年老体弱的人去送饭时，葛伯带领着他的民众拦住那些带着酒食米饭的人抢夺，不肯给的就杀死。有个孩子带着米饭和肉，遭到杀害而被夺走了食物。《书》说‘葛伯与送饭者为仇’，就是指这件事。成汤因为葛伯杀死了这个孩子而去征讨他，四海之内都说：‘这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是为平民百姓复仇。’成汤的征讨从葛国开始，先后征战十一次而无敌于天下。他东向征讨，西方的夷人便埋怨；南向征讨，北方的狄人便埋怨，都说：‘为什么丢下我们啊！’民众对他的盼望犹如大旱时盼望下雨一样，所到之处，赶集的不停止买卖，种田的不改变耕作，诛杀了残暴的君主而抚慰那儿的民众，如同及时降下的甘霖一样，民众非常喜悦。《书》说：‘等待我们的君王，他来了，我们就不受罪了。’‘攸国助纣为虐不肯服从，周王东向征讨，安抚那儿的士民，他们用筐装着黑色和黄色的丝帛，以能够事奉我们周王为荣，归服了大邦周室。’那儿的官吏把黑色和黄色的丝帛装在筐里来迎接周的官吏，那儿的小民用筐装着饭食、用壶盛着饮水来迎接周的士兵，是因为周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去除了残暴的君主。《泰誓》说：‘把我们的军队发动起来，攻入他们的国土，除掉那残暴的君主，用杀伐来彰明正道，比成汤的功业还要辉煌。’不施行称王天下的政措便罢，如果施行，四海之内都抬头盼望，要拥护这样的人来做君主，齐国、楚国即使大，有什么可怕的呢？”

【原文】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是想要你的国君达到善的境界吧？认我明确地告诉你。有位楚国的大夫，希望他的儿子能说齐语，是让齐人来教他呢，还是让楚人来教他？”

戴不胜说：“让齐人来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人教他，许多楚人吵扰他，即使每天责打要他说齐语仍不能做到；带他到临淄的闹市里住上几年，即使每天责打要他说楚语也不能做到。你说薛居州是善士，要让他居住在国君的身边。如果在国君身边的人无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国君和谁去做不善的事呢？如果在国君身边的人无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国君和谁去做善事呢？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原文】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译文】　公孙丑问道："不去见诸侯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古时候，不是臣仆就不去见。段干木翻墙逃避魏文侯、泄柳关门不接待鲁穆公，都太过分，如求见迫切，就可以去见了。阳货想要孔子来见他，又厌恶别人认为他没有礼仪，大夫赠送东西给士人，士人如果不能在家亲自接受，就应去大夫门下拜谢。于是，阳货探知孔子不在家时送给他蒸乳猪，孔子也探知阳货不在家时前往拜谢，在那时，如果阳货先去拜访，孔子怎么会不见呢？曾子说：'耸肩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强装出讨好的笑容，比夏天浇菜地还累。'子路说：'内心并不相投却要去交谈，看他那脸色羞惭的样子，我不懂这一套。'从这些话来看，就能明了君子应该保有的操行了。"

【原文】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译文】　戴盈之说："田租十分取一，取消关卡、市场的税收，今年还办不到，我先减轻征收，等到明年再完全改正，怎么样？"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每天偷他邻居的鸡，有人对他说：'这不是君子的行为。'那人说：'我先少偷些，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完全改正。'如果知道这样做不符合正道，就赶快改正，为什么要等到明年？"

【原文】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译文】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夫子喜好辩论，请问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社会产生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动乱。在尧的时候，洪水横流，在中土泛滥，龙蛇在大地上居处，民众无处安身，低处的人筑巢、高处的人挖洞。《书》说‘洚水告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于是派禹去治理，禹掘地引水注入大海，把龙蛇驱赶到泽地，水沿着地上的沟道流动，这就是大江、淮水、黄河、汉水。水患既已解除，鸟兽不再危害人们，百姓们才得以在平原上居住。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逐渐衰微。暴君接连出现，毁坏了居室来做池沼，使民众无处安息；废弃了农田来做园苑，使民众不能谋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园苑、池沼、草泽增多并招来了禽兽。到了殷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诛杀殷纣、讨伐奄国，与这些暴君征战了三年，把飞廉追逐到海边

处死，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将虎、豹、犀、象驱赶得远远的，天下的民众都非常喜悦。《书》说：‘多么英明伟大啊，文王的谋略；大大地继承发扬啊，武王的功业。帮助、启发我们后人的，都是正道而没丝毫缺陷。’

“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属杀害自己君主的事出现了，儿子杀害自己父亲的事出现了，孔子为之忧虑，写作了《春秋》。《春秋》所记述的是天子的事，因此孔子说：‘将使世人了解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将使世人责怪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

“圣王不出现，诸侯肆无忌惮，在野人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一派便属于墨翟一派。杨家主张为我，是不要君王；墨家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民众却脸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放任野兽去吃人。’杨墨的学说不破除，孔子的学说不发扬，就是用邪说来欺罔民众、遏止仁义。仁义被遏止就是放任野兽去吃人，人们将会相互残杀。我为此感到忧虑，所以捍卫先圣的准则，抵制杨墨的学说，批驳错误的言论，这样主张邪说的人就无法兴起。邪说兴起在人们的心中，会危害他们所做的事情；兴起在所做的事情里，会危害他所施行的政务。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结论。

“过去禹制服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使百姓安定，孔子写作《春秋》使作乱的臣属、不孝的儿子害怕。《诗》说：‘痛击戎狄，遏止荆舒，无人敢于抗拒我。’不要父母、不要君王，是周公所要痛击的。我也想去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批驳错误的言论，来继承三位圣人。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敢于抵制杨墨学说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

【原文】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颡曰：‘恶用是□□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

自外至，曰：‘是□□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译文】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确实是位廉士吗？居住在於陵，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井边有颗李子，被金龟子吃去了大半，他摸索着爬过去取来吃，吞咽了三口，耳朵才能听、眼睛才能看。”

孟子说：“在齐国的人士中，我是必定把仲子看作最突出的。然而，仲子怎么能做到廉呢？完全符合仲子的品行，只有蚯蚓才能做到。蚯蚓吞食地面上的干土，饮用地下的泉水。仲子所居住的房屋，是伯夷所建造的，还是盗跖所建造的呢？他所吃的粟米，是伯夷所种植的，还是盗跖所种植的呢？这是无法得知的。”

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是他亲自编草鞋、妻子纺麻线，用以交换来的。”

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他的兄长陈戴在盖邑有万石粟米的俸禄。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之禄而不吃，认为兄长的房屋是不义之室而不住，避开了兄长、离开了母亲，到於陵居住。有一天回家，有人送给他兄长活鹅，他皱着眉头说：‘要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干吗？’另一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的兄长从外面回来，说：‘这是嘎嘎叫的肉啊！’他跑到外面呕了出来。母亲的食物不吃，妻子的食物却吃；兄长的房屋不住，於陵的房屋却住，这还算是能完全做到自己的操守吗？像仲子那样，只有蚯蚓才能完全符合他的品行。”

离娄下

【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译文】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逝世于鸣条，是东方边地的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逝世于毕郢，是西方边地的人。地方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差一千余年，但他们的意愿得以在中土实施则如同符、节吻合那样一致。无论是在先的圣人还是在后的圣人，他们的准则是相同的。”

【原文】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译文】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务，用自己的座车在溱水、洧水边载他人过渡。

孟子说：“子产有恩惠，但却不懂得治理国政。十一月搭好走人的便桥，十二月搭好行车的梁桥，民众渡河就不会为难了。君子整治好自己的政务，外出使行人避道都没有关系，怎么能一个个地把人渡过河去呢？因此，治理国政的人去使每个人满意，连时间也不够了。”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译文】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看待臣属如同手足，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同腹心；君主看待臣属如同犬马，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同常人；君主看待臣属如同尘土、草芥，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同强盗、仇敌。”

宣王说：“礼制规定，要为以往事奉过的君主服丧，君主怎样做才能使人为之服丧呢？”

孟子说：“劝谏被接纳、进言被听从，因此而恩惠下及民众；因故要离去，君主派人引导他离开国境，并派人先期前往他所要去的地方；离去了三年不回来，才收掉他的禄田和房屋：这叫做三有礼。这样，臣属就会为之服丧了。现今做臣属的，劝谏不被接纳、进言不被听从，因此而恩惠到不了民众；因故要离去，君主就扣押他，并派人到他所要去的地方为难他；离去的当天就收掉他的禄田和房屋：这叫做强盗、仇敌。对强盗、仇敌有什么丧可服呢？”

【原文】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译文】　孟子说：“没有罪名而处死士人，大夫就可以离去；没有罪名而杀戮民众，士人就可以迁徙。”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译文】　孟子说：“国君仁没有人不仁，国君义没有人不义。”

【原文】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译文】　孟子说：“非礼的礼，非义的义，君子是不去做的。”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译文】　孟子说：“有德行的能影响、教育没有德行的，有才能的能影响、教育没有才能的，所以人们乐于有贤能的父兄。如果有德行的嫌弃没有德行的，有才能的嫌弃没有才能的，那么贤能与品行不好之间的差距比寸还小。”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　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译文】　孟子说：“谈论他人的不好，由此带来后患该怎么办呢？”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译文】　孟子说：“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译文】　孟子说：“作为君子，说话不拘泥于信守，行为不拘泥于果敢，只依据义的所在指导言行。”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译文】　孟子说：“所谓君子，就是不丧失那婴儿纯朴之心的人。”

【原文】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译文】　孟子说：“奉养健在的父母算不上大事，惟有安葬送终才算得上是大事。”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译文】　孟子说：“君子用大道来加深造诣，是希望自己自然把握大道。自然把握了大道才能处之安然，处之安然才能深入地借助它，深入地借助它才能取用起来左右逢源，所以君子希望自己自然把握大道。”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译文】　孟子说：“广博地学习而详尽地加以阐述，是要以此回归到简约

地阐述。”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用善来折服他人，未曾能使他人折服；用善来影响、教育他人，才能使整个天下折服。普天之下不心服就能称王天下的，还未曾有过。”

【原文】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译文】　孟子说：“言谈不符合实际是不好的。这种不好的恶果，埋没贤才者要承当它。”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译文】　徐子说：“孔子多次对水加以赞誉，说‘水呀，水呀’，水有哪一点可取呢？”

孟子说：“从源头流出的水滚滚向前，昼夜不停，注满了低洼才继续向前，一直流入海洋。有本源的东西是这样，孔子所取的就是这一点。倘若没有本源，七、八月间雨水多时沟渠都满了，而它们的干涸是立等可待的。所以，名声超过了实际，君子觉得可耻。”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译文】　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细小，普通人把它丢弃了，君子把它保留了。舜懂得万物的原理，明白做人的道理，依从仁义行事，不是去推行仁义。”

【原文】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译文】　孟子说：“禹嫌恶美酒而喜好善言。成汤坚持中和之道，起用贤人没有定规。周文王看待民众如同他们遭到了伤害，接近了大道仍然像还没见到它那样努力。周武王不轻慢亲近的人，不遗忘远离的人。周公想往兼有夏、商、

周三朝贤王的长处，来实施禹、汤、文、武的功业，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抬头思考，夜以继日，有幸想明白了，就坐待天明来实施。”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译文】　孟子说：“王者的事迹泯没了，《诗》也就散失了，《诗》散失之后才写出了《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涵义是一样的。它们所记载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它们的文字就是历史，孔子说：‘它们的大义被我私下取用了。’”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译文】　孟子说：“君子的影响五个世代才止歇，小人的影响也要五个世代才止歇。我没有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我只是私下得益于他的传人而已。”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译文】　孟子说：“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了会伤害廉；可以给可以不给，给了会伤害惠；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了会伤害勇。”

【原文】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译文】　逢蒙向羿学习射技，完全学得了羿的技艺，觉得天下只有羿胜过自己，因此杀死了羿。孟子说：“这件事羿也有过错。”

公明仪说："似乎没有过错吧。"

孟子说："不过轻一点罢了，怎么会没有过错呢？郑人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犯病，拿不了弓，我没命了！'便询问他的车手说：'追赶我的是谁？'他的车手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我有生路了。'他的车手说：'庾公之斯是卫国最优秀的射手，先生说有生路，是什么道理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学习射技，尹公之他向我学习射技。尹公之他是正派人，他选取的朋友必定正派。'庾公之斯追上了，说：'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犯病，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在下向尹公之他学习射技，尹公之他向先生学习射技，我不忍心用先生的技艺反过来伤害先生。虽然如此，今天的事情是国家公务，我不敢废弃。'就抽出箭来，在车轮上磕去箭头，射了四箭之后回去了。"

【原文】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译文】　孟子说："西施蒙上了不洁，人们都会捂着鼻子走过去。即使是相貌丑陋的人，洁净了身心就能祭祀上帝。"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译文】　孟子说："普天之下所谈论的人性，不过是行为的本原罢了，本原的东西以顺乎自然为原则。之所以嫌恶聪明人是因为他们穿凿，如果聪明人像禹疏通水流那样就不会对聪明嫌恶了。禹的疏通水流，是让它们不违反自然地流行，如果聪明人也使自己不违反自然地行事，那么也就更聪明了。天如此之高，星辰如此之远，假如寻求他们运行的本原，千年的日至都能坐着得知。"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译文】　公行子的儿子死了，右师子敖前往吊唁。走进大门，有走上前来与右师说话的人，有来到右师席位与右师说话的人。孟子不与右师说话，右师

不高兴地说："各位君子都与我交谈，唯有孟子不与我交谈，这是简慢我。"

孟子得知后说："礼仪规定，在朝堂上不越过位次相互交谈，不隔着阶梯相互作揖。我要想履行礼仪，子敖却认为我简慢，不也可怪吗？"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译文】 孟子说："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常人，是由于他们所存的心。君子把仁存于心，把礼存于心。仁人爱护他人，有礼的人尊敬他人。爱护他人的人，人们常常爱护他；尊敬他人的人，人们常常尊敬他。在此有个人，他用蛮横的态度对待我，君子必定会反躬自省：一定是我不仁，一定是我无礼，否则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事呢？反躬自省而仁了，反躬自省而有礼了，而蛮横的态度依然如故，君子必定会反躬自省：一定是我不忠。反躬自省而忠了，而蛮横的态度依然如故，君子会说：'这不过是个狂妄的人罢了。像这样，与禽兽有什么不同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因此，君子有终身的忧愁，没有一时的担心。至于忧愁的事是有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被天下的人所效法，能传之后世，我仍不免是个乡里的普通人。这才是值得忧愁的，忧愁这些干什么呢？要像舜那样罢了。至于君子所担心的事就没有了。不合乎仁的事不去干，不合乎礼的事不去做，即使有一时的祸患，君子也不担心了。"

【原文】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译文】 禹、稷处于太平时代，三次经过自己家门却不进去，孔子称赞他们；颜回处于动乱时代，住在狭小的巷子里，用一个筐吃饭、一个瓢喝水，别人受不了这种清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志趣，孔子称赞他。孟子说："禹、稷、

颜回是一个道理。禹想到天下有淹入水中的人，如同是自己使他们淹入水中一样；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如同是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所以他们是如此的急迫。禹、稷、颜回互换了位置都一样。现今有同屋的人在争斗，就援救他们，即使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冠帽去援救他们都没有关系；乡里的邻居有人在争斗，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冠帽去援救他们就糊涂了，这时即使关起门来都没有关系。”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译文】　公都子说：“匡章这个人，举国上下都说他不孝，夫子却和他来往，又因此礼待他，请问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一般所谓不孝的行为有五项：怠惰自己的四肢，不顾及父母的赡养，是一不孝；下棋、喜欢饮酒，不顾及父母的赡养，是二不孝；喜好钱财，偏爱妻子儿女，不顾及父母的赡养，是三不孝；放纵声色的欲望，因而给父母带来耻辱，是四不孝；逞强好斗，因而危及父母，是五不孝。章子有一种这样的行为吗？章子是儿子、父亲互相责备而不相亲近。互相责备是朋友的准则，父亲、儿子互相责备是最伤感情的事。章子难道不想有丈夫妻子、儿子母亲的亲属关系吗？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亲近，就离弃了妻子、疏远了子女，终身不要他们奉养。他的用心认为，不这样做罪过更大，章子不过如此罢了。”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译文】　曾子居住在武城，有越人入侵。有人说：“敌寇来了，何不离开

这儿呢？”曾子说：“只是不要让他人住在我的屋子里，毁坏那些树木。”敌寇退去，曾子便说：“整修我的院墙和屋子，我就要回去了。”敌寇一退走，曾子就回去了。他身边的门徒们说：“他们对待先生是那样忠诚、恭敬，敌寇来了却为民众做了个带头离去的榜样，敌寇退走了就回去，恐怕不可以吧。”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过去先生住在我那儿，有个叫负刍的作乱，跟随先生的七十个人没有一个介入这件事。”

子思居住在卫国，有齐人入侵。有人说：“敌寇来了，何不离开这儿呢？”子思说：“连我都离开了，国君和谁一起防守呢？”

孟子说：“曾子、子思是一个道理。曾子是老师，是武城人的父亲、兄长；子思是卫国的臣属，身份低微。曾子、子思互换了位置都会这样做。”

【原文】　储子曰：“王使人眴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

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译文】　储子说：“大王派人观察夫子，是否真有不同于他人之处。”

孟子说：“哪有不同于他人之处呢？连尧、舜都与常人一样。”

【原文】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译文】　齐国人中有户一妻一妾住在一起的人家，她们的丈夫出去就必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他妻子询问他一同吃喝的人，则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他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出去就必定吃饱了酒肉才回来，询问他一同吃喝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但从没有显赫的人来，我要暗中看看丈夫的行踪。”

早上起来，她悄悄地跟着丈夫出去。满城中没有站下来和他交谈的，结果他去了东郊的墓地，向上坟祭奠的人乞讨剩余的供品，不够，又张望着向其他人乞讨，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方法。他妻子回来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是我们依靠着过一辈子的人，现在却做出这样的事来。”便与他的妾咒骂他们的丈夫，在厅堂相对哭泣。他们的丈夫还不知道，洋洋自得地从外面回来，向自己的妻妾

炫耀。

由君子看来，人们用来求取富贵腾达的手段，能使他们的妻妾不感到羞耻、不相对哭泣的，是很少的。

万章上

【原文】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妾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译文】 万章问道："舜到农田去，向苍天哭诉，他为什么要哭诉呢？"

孟子说："因为怨恨、思慕。"

万章说："曾子说'父母喜爱，高兴而不忘怀；父母嫌恶，忧愁而不怨恨'，既然如此，舜会怨恨吗？"

孟子说："长息问公明高说：'舜到农田去，我已经聆听了你的教诲；向苍天、向父母哭诉，我就不明白了。'公明高说：'这不是你所能明白的。'公明高认为，孝子之心是不会如此满不在乎的：我竭尽全力耕田，只是完成做儿子的职责罢了，父母不喜爱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帝尧派他的九个儿子、两个女儿，百官、牛羊、粮仓都齐备，到农田里去事奉舜，天下的士人有许多去归附他，帝尧就要把整个天下交付给他了。他由于没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就如同贫困的人找不到归宿一般。被天下的士人所喜爱，是他人所追求的，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美貌的女子，是他人所追求的，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富有，是他人所追求的，拥有整个天下的财富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显贵，是他人所追求的，身为天子那样的尊贵却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为他人所喜爱、美貌的女子、富有尊贵，没有一项能解除忧愁，惟有得到父母的

欢心才能解除忧愁。人们年幼时就思慕父母，知道了女子的美貌就思慕少女，有了妻室、子女就思慕妻室、子女，担任了官职就思慕君主，得不到君主信任就很急切地盼望。大孝的人一辈子思慕父母，到了五十岁仍在思慕的，我在大舜身上见到了。”

【原文】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则不得妻也。”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译文】　万章问道：“《诗》说：‘娶妻该怎么办？必先禀告父母。’相信这道理的该没人比得上舜了，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禀告就不能娶了。男女生活在一起，是人与人的重要伦常关系。如果禀告，就是把废弃这一重要的伦常关系归咎于父母，所以就不禀告了。”

万章说：“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我已经聆听了你的教诲，帝尧嫁女儿给舜却不告诉他父母，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帝尧也知道告诉了就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了。”

万章说：“父母叫舜去整修谷仓，抽去了梯子，父亲瞽瞍放火焚烧谷仓；要他去淘井，等其他人出来后就堵塞了井口。弟弟象说：‘设法除掉舜都是我的功劳。牛羊给父母，粮仓给父母，盾和戈归我，琴归我，雕漆的弓归我，两个嫂嫂让她们伺候我睡觉。’象走进舜的屋子，舜坐在床上弹琴。象说：‘我想得你好苦啊！’神色羞愧。舜说：‘我想着那些臣民，你替我来管理。’我不明白，舜难道不知道象要杀害自己吗？”

孟子说："怎么会不知道呢？象忧愁他也忧愁，象高兴他也高兴。"

万章说："那么，舜是假装高兴吗？"

孟子说："不。过去有人送了条活鱼给子产，子产叫校人把它养在水池里。校人把鱼烹煮了，回来报告说：'刚放掉它时还游得不太灵活，过了一会，就自在地甩着尾巴，悠然地游走了。'子产说：'得到合适的去处了，得到合适的去处了！'校人退了出来，说：'谁说子产聪明？我已经把鱼烹煮着吃了，他却说，得到合适的去处了，得到合适的去处了。'因此，君子能用合乎情理的方法欺罔，却难以用违背常规的手段诳骗。象用喜爱兄长的做法作表示，所以舜真诚地相信而感到高兴，假装什么呢？"

【原文】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译文】　万章问道：象成天把杀害舜作为事务，舜即位做了天子只是放逐他，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舜封了土地给他，有人说是放逐。"

万章说："舜'把共工流迁到幽州，把驩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驱赶到三危，把鲧诛杀在羽山，这四项惩罚整个天下都信服'，是除去了不仁的缘故。象极其不仁，却把他封在有庳，有庳的人有什么过错？仁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他人有罪就惩处，弟弟有罪就封给土地。"

孟子说："仁人对于弟弟，不存忿怒，不留怨恨，只是亲近爱护他罢了。亲近他，是希望他显贵；爱护他，是希望他富有。把他封在有庳，是使他显贵富有。自己做了天子，弟弟是一介平民，能说是亲近爱护他吗？"

万章说："请问，有人说是放逐，指什么呢？"

孟子说："象不能在他的封邑有所作为，天了派遣官吏治理他的封邑、缴纳

他的贡税，所以称为放逐。象怎么能暴虐他的民众呢？即使如此，舜希望常常见到他，所以象不断地来朝见。记载说‘不等到朝贡，就因政务接见有庫的君子’，就是指这件事。”

【原文】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译文】 咸丘蒙问道：“语书说：‘道德崇高的人，君主不能把他作为臣属，父亲不能把他作为儿子。’舜面南就天子之位，尧带领诸侯面北朝见他，他的父亲瞽瞍也面北朝见他。舜见到瞽瞍，神情局促不安。孔子说：‘在那时，天下危险呀，要垮台了！’不知道这话确实如此吗？”

孟子说：“不，这不是君子的话，是齐国东郊乡巴佬的话。尧年老了由舜代理天下，《尧典》说：‘过了二十八年，尧才去世，诸侯们如同死去了父母一样，整整三年，四海之内停止奏乐。’孔子说：‘上天没有两个太阳，民众没有两位天子。’舜如果已经做了天子，又带领天下的诸侯为尧服丧三年，就是有两位天子了。”

咸丘蒙说：“舜不以尧为臣，我已经聆听了你的教诲。《诗》说：‘整个苍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天子的土地；全部土地之上，没有一个不是天子的臣民。’舜已经做了天子，请问瞽瞍却不是臣民是怎么回事？”

孟子说：“这首诗不是这样讲说的，乃是为天子的事务操劳而不能奉养父母，意思是说‘这些没有一件不是天子的事务，只有我最操劳’。所以，解说《诗》的人，不因为文字而误解词句，不因为词句而误解诗意，要用自己的心去推求

诗意，这才对了。如果只看词句，《云汉》的诗篇说‘周室余下的庶民，没有一个存留’，确实如它所说，周室就没有存留的民众了。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敬父母更重大的；尊敬父母的极致，没有比以整个天下来奉养更重大的。成为天子的父亲，是尊敬的极致·以整个天下来奉养，是奉养的极致。《诗》说‘永远尽孝道，孝道是法则’，就是这个意思。《书》说‘舜恭敬地去见瞽瞍，谨慎小心，瞽瞍也确实顺从了’，这就是父亲不能把天子作为儿子。”

【原文】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万章说：“尧把天下交给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他人。”

万章说：“那么舜拥有天下，是谁给他的呢？”

孟子说：“上天给他的。”

万章说：“上天给他，谆谆地告诫他吗？”

孟子说：“不，上天不说话，只是用行为和事情来示意罢了。”

万章说：“用行为和事情来示意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天子能向上天推荐人，不能要上天把天下交给他；诸侯能向天子推荐人，不能要天子授给他诸侯的爵位；大夫能向诸侯推荐人，不能要诸侯授

给他大夫的职务。过去尧向上天推荐人，上天接受了；向民众亮相，民众接受了，所以说，上天不说话，只是用行为和事情来示意罢了。”

万章说：“请问，向上天推荐，上天接受了；向民众亮相，民众接受了，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要舜主持祭祀，神明们享用了，就是上天接受了；要舜主持政务，政务治理、百姓满意，就是民众接受了。是上天把天下交给了舜，是民众把天下交给了舜，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他人。舜辅佐尧二十八年，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是天意。尧去世了，三年服丧结束，舜到南河以南回避尧的儿子，天下的诸侯前来朝见的，不去见尧的儿子而去见舜；诉讼的人，不去见尧的儿子而去见舜；歌颂的人，不歌颂尧的儿子而去歌颂舜，所以说是天意。这样，舜才来到国都，登上了天子的座位。如果住在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就是篡夺，不是上天给的了。《太誓》说‘上天所见，依从我民众所见；上天所听，依从我民众所听’，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译文】　万章问道：“人们说到了禹时道德就衰败了，天下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对，不是这样的。上天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过去舜向上天推荐禹，过了十七年，舜去世了，三年服丧结束，禹到阳城回避舜的儿子，天下的民众跟随他，如同尧去世后不跟随尧的儿子而跟随舜一样。禹向上天推荐益，过了七年，禹去世了，三年服丧结束，益到箕

山之北回避禹的儿子，朝见、诉讼的人不去见益而去见启，说‘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歌颂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尧的儿子丹朱品行不好，舜的儿子也品行不好，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经历年岁多，给予民众恩惠很长久；启很贤明，能虔诚地继承禹的德行，益辅佐禹经历年岁少，给予民众恩惠不长久。舜、禹、益相隔年岁的长短、他们儿子的贤明或品行不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没有人叫他们做的却做到了是天意，没有人给予他们的却得到了是命运。一介平民得以拥有天下的人，德行必定如舜、禹一样，而且还要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孔子没能拥有天下。继承祖先而拥有天下的，上天所废弃的必定是如同桀、纣那样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能拥有天下。伊尹辅佐成汤称王天下，成汤去世了，太丁还没继位就死了，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破坏了成汤的法度，伊尹把他放逐到桐邑，过了三年，太甲悔悟了过错，怨恨自己、改正自己，在桐邑的三年，他安心于仁、以义来改变行为，听从伊尹训导自己，终于重新回到了亳都。周公没能拥有天下，犹如益在夏代、伊尹在殷代一样。孔子说：‘陶唐氏、有虞氏禅让，夏、殷、周三代继位，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原文】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

【译文】　万章问道：“人们说伊尹用切割、烹饪来邀结成汤，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对，不是这样的。伊尹在莘国的郊野耕种，乐于尧舜之道。不合乎大义，不合乎大道，用整个天下作为俸禄他都不顾盼，给他一千辆马车他都不看一眼；不合乎大义，不合乎大道，一点东西也不给他人，一点东西也不从他人那儿拿取。成汤派人用币帛礼聘他，他不在乎地说：‘我要成汤的聘礼干什么呢？我何不栖身在这耕田中间，由此乐于尧舜之道呢？’成汤三次派人去礼

聘他，才完全改过来说：‘与其栖身在这耕田中间，由此乐于尧舜之道，我何不使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呢?我何不使这些民众成为尧舜治下的民众呢?我何不在我有生之年亲眼见到这些呢？上天生育这些民众，让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所生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上天的大道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不是我去启发他们，又有谁呢?’他觉得，天下的平民百姓如果有没受到尧舜之道恩惠的，就如同自己被推入到沟壑里一般，他自我把天下的责任承担得如此之重，所以到了成汤那儿就用讨伐夏桀、拯救民众来进说。我从未听说过自己不行正道而能匡正他人的，更何况以屈辱自己来匡正天下的呢?圣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或疏远君主或接近君主，或离去或不离去，归根结底只是洁净自身罢了。我只听说伊尹用尧舜之道来邀结成汤，没听说过用切割、烹饪，《伊训》说：‘上天的惩罚由夏桀自己造成，我从亳都开始着手。’”

【原文】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受宠臣痈疽接待，在齐国受近侍瘠环接待，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不对，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之徒编造的。孔子在卫国受颜雠由接待，弥子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姊妹，弥子告诉子路说：‘孔子要是受我接待，就能当上卫国的国卿。’子路把弥子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取决于命运。’孔子依据礼进身，按照义退处，能否得到官位说‘取决于命运’，而受宠臣痈疽和近侍瘠环的接待就无义无命了。孔子在鲁国、卫国不顺心，又遇上宋国的司马桓魋要拦截杀死他，就改变装束通过宋国。当时孔子处境困难，受司城贞子接待，向陈国国君称臣。我听说，观察在朝的臣子要看他所接待的宾客，观察外来的士人要看他受什么人接待。如果孔子受宠臣痈疽和近侍瘠环接待，怎么称得上是孔子呢?”

【原文】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汙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代价是五张羊皮，通过养牛来邀结秦穆公，确实吗？"

孟子说："不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好事之徒编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人用垂棘的美玉与屈地的良马向虞国借路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百里奚不劝谏，他知道虞君不可劝谏而离去，来到秦国时年已七十了。他竟不懂得以养牛与秦穆公拉关系属于秽行，能说是智吗？知道不可劝谏而不劝谏，能说是不智吗？洞悉虞君将要覆亡而事先离开他，不能说是不智。当他被秦国举用时，知道秦穆公是能够与之有所作为的而辅佐他，能说是不智吗？做了秦的国相而使他的国君扬名天下，能流传于后世，不贤明能如此吗？以出卖自身来迁就国君，乡里中洁身自好的人都不干，反倒说贤者会这样做吗？"

万章下

【原文】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

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丑恶的景象，耳朵不听丑恶的声音，不够格的君主不事奉，不够格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做官，世道昏乱就退隐。暴政产生的地方，暴民栖息的地方，他不忍心居留。他认为，和横暴的人在一起，就好比穿戴着上朝的衣冠坐在污泥黑炭之中一样。当殷纣时，他居住在北海之滨来等待天下的清平。所以，听说伯夷之风范的，贪鄙者廉洁，懦弱者有自立的志向。

“伊尹说：‘任何君主都可以事奉，任何民众都可以使唤。’他世道太平也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他说：‘上天生育这些民众，让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所生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上天的大道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他觉得，天下的平民百姓如果有没受到尧舜之道恩惠的，就如同自己被推入到沟壑里一般，他自己把天下的责任承担得如此之重。

“柳下惠不以事奉滥恶的君主为羞辱，不以自己官职卑微为低下；进身任职不隐蔽自己的才干，必定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遭到抛弃而不怨恨，困于贫穷而不忧愁。他和乡里平民在一起，悠然自得而不忍心离去，说：‘你是你，我是我，纵然赤身裸体站在我旁边，你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听说柳下惠之风范的，鄙吝者宽容，刻薄者敦厚。

“孔子离开齐国，捞起下锅的米漉着水上路；离开鲁国，说‘慢慢地走我的路’，这是离开祖国的做法。能短暂就短暂，能长久就长久，能退处就退处，能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

孟子说：“伯夷是圣贤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贤中的尽责者，柳下惠是圣贤中的随和者，孔子是圣贤中的合时宜者。孔子被称为集大成，所谓集大成，好比是敲钟起音、击磬收尾。敲钟起音是井然有序地发端，击磬收尾是井然有序地终结。井然有序地发端是智的做法，井然有序地终结是圣的做法。智就好比技艺，圣就好比膂力。犹如在百步之外射箭，射得到靠你的膂力，射得中就不是靠你的膂力了。”

【原文】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十五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土，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译文】　北宫锜问道：“周王室排比爵位、俸禄，是怎样做的呢？”

孟子说：“详情不能得知了，诸侯们嫌它妨碍自己都剔除了有关的文献，不过我曾听说过大概。天子一级，公一级，侯一级，子和男同一级，总共五等。君一级，卿一级，大夫一级，上士一级，中士一级，下士一级，总共六等。

“天子所管辖的土地方圆千里，公、侯都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总共四等。土地方圆不足五十里的，不上达天子，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的卿所受的土地比照侯，天子的大夫所受的土地比照伯，天子的士所受的土地比照子、男。

“大国的土地方圆百里，国君的俸禄十倍于卿，卿的俸禄四倍于大夫，大夫倍于上士，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同样俸禄，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中等国家的土地方圆七十里，国君的俸禄十倍于卿，卿的俸禄三倍于大夫，大夫倍于上士，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同样俸禄，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小国的土地方圆五十里，国君的俸禄十倍于卿，卿的俸禄二倍于大夫，大夫倍于上士，上士倍于中士，中士倍于下士，下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同样棒禄，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耕种者的所得，农夫每户一百亩地，百亩地经上肥耕作，上等的农夫供养九人，次上供养八人，中等的供养七人，次中供养六人，下等的供养五人。在官府服役的平民，他们的俸禄按这个来分等。”

【原文】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

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译文】　万章问道：“请问如何交友。”

孟子说：“不倚仗年长、不倚仗显贵、不倚仗兄弟的富贵来交友。交友，是结交他的道德，不能有所倚仗。孟献子是拥有百乘马车的世家，他有五位友人，乐正裘、牧仲，另外三位我忘记了。孟献子与这五个人相交，是因为他们并不看重献子的家世，这五个人如果也看重献子的家世，就不和献子结交了。不仅拥有百乘马车的世家如此，即使是小国的国君也有交友的。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是待之以师礼，我对于颜般是与他交友，王顺、长息则是事奉我的人。’不仅小国的国君如此，即使是大国的国君也有交友的。晋平公到亥唐那么去，亥唐说进去就进去、说坐下就坐下、说吃饭就吃饭，即使是糙米饭、蔬菜汤也不会不吃饱，因为不敢不吃饱。不过也仅此而已，他们不一起共有官位，不一起治理政务，不一起享受爵禄，这是士人般的尊敬贤者，不是王公贵族式的尊敬贤者。舜去进见帝尧，帝尧让女婿住在自己备用的房间里，也受舜的宴请，互为宾主，这是天子结交平民。以在下者敬礼在上者，叫做敬重贵要；以在上者敬礼在下者，叫做尊重贤达。敬重贵要、尊重贤达，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原文】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

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译文】　万章问道：“请问，交际应该怎样用心呢？”

孟子说：“恭敬。”

万章说：“拒绝馈赠是不恭敬的，为什么呢？”

孟子说：“尊者赐给礼物，如果考虑他得到这东西是义还是不义然后才接受，这是不恭敬的，所以不拒绝。”

万章说：“我不用言语来拒绝，而从内心来拒绝。如果这东西取自民众不合乎义，就以其他的借口不接受，不行吗？”

孟子说：“他的交往遵循准则，他的接待遵循礼仪，这样连孔子都会接受馈赠。”

万章说：“现今有个在都城郊外打劫他人的人，他的交往遵循准则，他的馈赠遵循礼仪，这样能接受他抢来的东西吗？”

孟子说：“不行。《康诰》说：‘杀人、抢劫财物，蛮横不怕死，这种人没有人不憎恨的。’这是不必等待教育就该处罚的，殷代接受夏代的天下、周代接受殷代的天下就毫无借口，至今仍作为勋业。如此怎么能接受呢？”

万章说：“现在的诸侯取之于民，如同打劫。如果他们好好地以礼仪来接待，君子就接受，请问怎样解释呢？”

孟子说：“你认为若有称王天下者兴起，将会对现在的诸侯一律加以处罚呢，还是教诲他们如不改过才处罚他们呢？所谓不是自己所有的东西而去谋取的就是盗贼，乃是类推究义到极点的说法。孔子在鲁国任官职，鲁人争夺猎物，孔子也争夺猎物。争夺猎物尚且可以，何况接受赐予呢？”

万章说：“那么，孔子任官职不是为了施行道义吗？”

孟子说：“是为了施行道义。”

万章说：“既是为了施行道义，为什么要争夺猎物呢？”

孟子说：“孔子先用文书规范祭器，不拿其他各地的食物供祭祀所用。”

万章说："他为什么不离去呢？"

孟子说："他要以此作为开端来施行道义。开端足以施行道义，但国君不肯施行，他才离去，所以未曾在一个地方停留过整整三年。孔子有见到道义能施行而任官职的，有因礼遇而任官职的，有因国君养贤而任官职的。对于季桓子，是见到道义能施行而任官职；对于卫灵公，是因礼遇而任官职；对于卫孝公，是因国君养贤而任官职。"

【原文】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以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译文】 孟子说："任官职不是因为贫困，但有时是因为贫困；娶妻不是为了奉养父母，但有时是为了奉养父母。因为贫困而任官职，推辞高位担任低职，推辞厚薪接受薄俸。推辞高位担任低职，推辞厚薪接受薄俸，什么职位适宜呢？守门、打更。孔子曾当过管仓库的小吏，只是说说核算得当而已；曾当过管畜牧的小吏，只是说说牛羊壮实大小而已。职位低而谈论高位的事务，是过错；在他人的朝堂上任职而大道得不到施行，是耻辱。"

【原文】 万章曰："士之不讠乇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讠乇于诸侯，礼也；士也讠乇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饷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君饷不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饷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饷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译文】　万章说："士人不依附于诸侯，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是不敢。诸侯失去了国家，去依附于其他的诸侯，合乎礼仪；士人依附于诸侯，不合乎礼仪。"

万章说："如果国君馈赠粟米，接受吗？"

孟子说："接受。"

万章说："接受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国君对于外来的人，原本就该周济。"

万章说："周济就接受，赐与就不接受，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是不敢。"

万章说："请问为什么不敢呢？"

孟子说："守门、打更的人都有一定的职位来受到在上者的供养，没有一定的职位而受到在上者的赐与，被认为是不恭敬的。"

万章说："国君馈赠就接受，不知道能经常不断吗？"

孟子说："鲁缪公对待子思，屡次问候屡次馈赠肉食，子思很不高兴。最后一次，他把来人赶出大门，向北磕头作揖而不接受了。他说：'现在我才知道国君把我当狗马那样蓄养。'从此缪公便不馈赠肉食了。喜好贤达却不能举用，又不能奉养，能说是喜好贤达吗？"

万章说："请问，国君要奉养君子，怎样才能说得上是奉养呢？"

孟子说："以国君的名义表示馈赠，君子磕头作揖而接受。以后廪人不断地送粟米来，庖人不断地送肉食来，就不再以国君的名义馈赠了。子思认为，馈赠肉食使自己不胜烦琐地屡次行礼，不是奉养君子的做法。尧对待舜，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去事奉他、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牛羊、粮仓都齐备，在农田里奉养舜，后来举用他并提拔到高位。因此，王公贵族该如此尊敬贤者。"

【原文】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子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译文】　万章说：“请问，不去见诸侯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在都市里叫做市井之臣，在郊野叫做草莽之臣，都称为庶人。庶人不经一定的程序成为臣僚，不敢去见诸侯，是合乎礼仪的。”

万章说：“庶人，传唤他去服役就去服役；而国君要见他，传唤他却不去见，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去服役合乎义，去见国君不合乎义。而且，国君要见他是为什么呢？”

万章说：“因为他见闻广，因为他贤明。”

孟子说：“如果因为他见闻广，天子都不传唤老师，何况诸侯呢？如果因为他贤明，我从未听说过要见贤者是传唤他来的。鲁缪公屡次去见子思，说：‘古代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结交士人，是怎样做的？’子思不高兴地说：‘古时候的人是说事奉他，哪会说结交他呢？’子思之所以不高兴，难道不是认为，论地位，那你是君主、我是臣仆，怎么敢和君主结交呢？论德行，那你是事奉我的人，怎么能和我结交呢？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谋求与他结交都不能做到，何况传唤他呢？齐景公田猎，用旌去传唤管理山林的虞人，虞人不去，景公要处死他。孔子得知后说：‘志士不怕弃尸山沟，勇士不怕丧失头颅。’孔子赞赏什么呢？是赞赏虞人不应承不符合礼仪的传唤。”

万章说：“请问，该用什么传唤虞人呢？”

孟子说：“用皮冠。传唤庶人用旃，士人用旗，大夫用旌。用传唤大夫的礼仪传唤虞人，虞人宁死不敢去，用传唤士人的礼仪传唤庶人，庶人难道敢去吗？何况是用传唤不贤之人的礼仪传唤贤人呢？要见贤人却不遵循见他的途径，犹

如要他进来却关上了大门。义是途径，礼是大门，惟有君子能沿着这途径进出这大门。《诗》说：‘大道平如磨石，直得就像箭杆。君子在上行走，小人在旁观看。’”

万章说：“孔子听说君命召唤，不等马车驾好就前去，那么孔子做得不对吗？”

孟子说：“孔子正出仕而有职位在身，国君是以他的职务传唤他。”

【原文】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译文】　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的善士就结交一个乡的善士，一个国家的善士就结交一个国家的善士，天下的善士就结交天下的善士。认为结交天下的善士还不够，又上溯讨论古时侯的人。吟诵他们的诗歌，研读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行吗？所以要讨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是上与古人结交。”

【原文】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乎变色，曰：“王勿疑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译文】　齐宣王询问卿，孟子说：”大王询问什么卿呢？”

宣王说：“卿不一样吗？”

孟子说：“不一样。有属于王室宗族的卿，有与王族不同姓的卿。”

宣王说：“我问属于王室宗族的卿。”

孟子说：“国君有重大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更立国君。”

宣王的神色一下子变了，孟子说：“大王不要诧异。大王问我，我不敢不实言答对。”

宣王的神色安定了，才询问与王族不同姓的卿，孟子说：“国君有重大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从就离去。”

《荀子》中的官训

（战国）荀况

非十二子

【原文】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欺惑愚众，嵩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嚚、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纠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突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则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

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译文】　乘着当今的世道，修饰邪说，美化奸邪的言论，用来扰乱天下，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诡诈、奸邪、险怪、卑劣，使天下的人昏昏乱乱不知道是非、治乱的根源在哪里的，大有人在。

放纵性情，习惯于任意作为，行为如同禽兽，完全不能达到符合礼义使国家得到治理的目的，但是他的立论有根据，说起来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它嚣、魏牟就是这一类人。

抑制性情，傲慢地置身于邪门歪道之中，行为离奇，一心把与众不同作为高明，完全不能聚合大众，不能分清等级名分；但是他的立论有根据，说起来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陈仲、史鳅就是这一类人。

不懂得统一国家，建立国家的等级观念，崇尚功利，非常重视节俭而轻视等级差别，完全不能容忍人们有差异，君臣有悬殊；但是他立论有根据，说起来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墨翟、宋钘就是这一类人。

推崇法治却没有准则，轻视贤智又喜欢另搞一套，对上听从君主，对下依顺世俗，整天讲述法律条文，一旦顺着去考察这些话，却都是远离实际无所归依的，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但是他立论有根据，说起来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慎到、田骈就是这一类人。

不效法先王，不遵循礼义，却喜欢研究一些怪异的学说，玩弄一些奇特的言辞，非常精细却不合急需，善于论辩却没有实际用处，事情做得很多却少有成效，不能用他们所说的来作治国的原则；但是他立论有根据，说起来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惠施、邓析就是这一类人。

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知道先王的纲领，但似乎才大志高，见闻杂而广泛。依照旧制，臆造一种学说，叫做“五常”，实在是邪僻违理，不伦不类。隐晦而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晦涩而不可理喻，还修饰他的言辞，并恭恭敬敬地说：“这真正是先君子孔夫子的言论啊！”子思倡导，孟轲附和，世俗中愚昧无知的读书人，闹哄哄地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于是就接受下来又传给后人，以为仲尼、子弓就是因为这些而被后世所推崇。这是子思、孟轲的罪过。

至于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统一人们的言行，统一治事的纲纪，并聚集天下的英雄豪杰，用古代帝王的业绩来教导他们，用天下的至理来教化他们，在堂室之内，牀席之上，堆集着圣王的典籍，社会安定的习俗便勃然兴起；墨翟、孟轲等六家学说不能侵入，魏牟、它嚣等十二个人不能靠近。虽然无立锥之地，但王公大人不能与他争名；虽然身居大夫的位置，一个国家的君主却不能独自

占有他，一个国家也无法单独容纳他。他的盛名超过了诸侯，没有一个君主不愿意以他为臣下。这是圣人中没有取得权势的，仲尼、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统一天下，管理利用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凡是车船所到的地方，人迹所至的地方，没有不顺从的。在他面前，六种学说立刻被制止，十二个学者也随着转变。这就是圣人中取得权势的，舜、禹就是这样的人。

当今的仁人，将做些什么呢？对上就要效法舜、禹的制度；对下就要效法孔子、子弓的礼义，来坚决制止十二子的学说。如果这样，天下的祸害就得到消除；仁人的事业得到完成，圣王的业绩就显著了。

【原文】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妖怪狡猾之人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译文】 相信应当相信的，是诚实可信；怀疑应当怀疑的，也是诚实可信。尊崇贤人，就是仁；鄙视不贤的人，也是仁。说话很恰当，是智慧的表现；沉默得恰当，也是智慧的表现。所以，懂得怎样沉默与懂得怎样说话是一样的。所以话说得很多而且都符合礼义的是圣人，话说得少而符合法度的是君子。话说得多却不符合法度，反而沉醉其间，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也还是小人。所以费尽力气不符合百姓要求的事，叫做邪事；费尽心思而不遵循先王的法度，叫做邪心；善于比喻辩说，言辞敏捷而不顺从礼义，叫做邪说。这三邪，是圣人所禁止的。聪明而险恶，为非作歹而神通广大，欺诈而十分巧妙，说话不讲效用却头头是道，谈吐不合急需却又十分精细，这是治理国家最大的祸患。行为邪僻而顽固不化，掩饰罪过而十分巧妙，玩弄权术而非常圆滑，说话头头是道而

违背常理，是古代严格禁止的。聪明而不讲法度，勇猛而肆无忌惮，考察事物精细而行为怪僻，奢侈糜费而使用度匮乏，喜欢干坏事而党羽甚多，贪图便利而陷入迷途，身负重任而坠入深渊，这是天下人所厌弃的。

使天下人都心悦诚服的办法是：地位高上尊贵，却不因此而傲视别人；聪明而极有智慧，却不因此而使人难堪；言辞敏捷，反应灵通，却不因此与别人争先；刚毅勇敢，却不因此伤害他人；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虽然有才能却一定很谦逊，这样才会具有符合规范的品德。遇到君主，就行臣下的礼义；遇到同乡，就行长幼的礼义；遇到长者，就行子弟的礼义；遇到朋友，就行谦让的礼义；遇到身份卑贱、辈分低小的就行劝导宽容的礼义。没有他不爱护的，没有他不尊重的，也从不与人相争，襟怀宽广像天地能包容万物一样。如果这样，贤明的人会敬重他，不贤的人也会亲近他。如果这样，还有不顺服的人，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奸邪狡诈之人。这些人即使是自己的亲属，对他们处以刑法也是应当的。《诗经·大雅·荡》说："不是老天爷的过错，而是殷王抛弃了先王之道，虽然当时没有伊尹这样的'老成人'，但也还有法律条文，但是殷王不听从这些，所以国家的命运遭到倾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为。

【译文】　古代所说的做官的人，是忠厚老实的人，是与群众在一起的人，是注重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是乐于把恩惠施舍给众人的人，是远离罪过的人，是努力研究事物的道理的人，是以个人独自富有为耻辱的人。现在的所谓做官的人，是行为肮脏丑恶之人，是为非作歹之人，是放纵情性之人，是贪图利益之人，是触犯法令之人，是不讲礼义而只知贪图权势之人。古代所说的隐士，是道德高尚的人，是能安于自己地位的人，是行为端正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能够宣扬正确主张的人。如今所谓的隐士，是没有才能而自吹有才能之人，是没有知识而自吹有知识之人，是贪得无厌而又伪装成没有私欲之人，是行为险恶污秽却硬要自我吹嘘为谨慎诚实之人，是把不同于社会的习俗做为自己的习俗、离开正道而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之人。这是士君子所不能做的。

【原文】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

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译文】 君子能够做到使自己值得尊贵，但不能做到使别人一定尊重自己；能够做到使自己值得信任，却不能做到使别人一定信任自己；能够做到使自己成为可用的人，却不能做到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以自己的品德不高尚为耻辱，而不把被人污蔑看成耻辱；以自己的不讲信用为耻辱，而不把没有被人信任看成耻辱；以自己的无能为耻辱，而不把未能被人任用看成耻辱。所以，他不为名誉所诱惑，不被诽谤所恐吓，遵循礼义的大道而行，端端正正地修整自己的言行，不被外界的事物所动摇，这才叫做真正的君子。《诗经·大雅·抑》说："温和恭谦的人啊！这是道德的基础。"说的就是这种人。

【原文】 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薆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俭然，恪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冕，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睨睨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傀傀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诟诟，是学者之嵬也。

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慢，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译文】 士君子的容貌：他的帽子高高的，他的衣服宽宽大大的，他的面容温和。庄重、严肃、安祥、宽舒、豁达大方、坦率开朗，是父老兄长的样子。他的帽子高高的，他的衣服宽宽大大的，他的面容诚恳。谦虚、温和、亲近、端庄、勤恳、恭敬、服顺、拘谨，这是子弟的样子。

我与你们说说一些读书人的丑态：帽子低低的，帽带、腰带松松垮垮的。面容傲慢，装模作样、浮躁不安、冷淡麻木、见识浅薄、张皇失措、空虚消沉，立眉竖眼。遇上酒食、声色，就沉醉迷乱，遇上需讲礼节的场面，就烦烦躁躁，骂骂咧咧；遇上劳苦的事务，就怠慢疏脱，不肯亲自动手。偷懒恶劳也不怕别人议论，不顾廉耻而甘受别人辱骂。这就是一些读书人的丑态。

帽子歪斜，颓唐不振，说话平淡无味，像禹那样跛着足走路，像舜那样在父母面前低头疾行，这是子张一类卑贱的读书人；衣帽端正，表情庄重，似乎很谦逊地整天不发一言，这是子夏一类卑贱的读书人；苟且安身，畏怯怕事，不顾廉耻而喜欢吃喝，还总是说："君子本来是不用出力的。"这是子游一类卑贱的读书人。

那些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居处安逸却毫不怠惰；他们虽然劳累却不懈怠；他们虽然遵守根本的原则，却完全能够适应变化处置得宜。如果做到这些就是圣人了。

仲　尼

【原文】　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姐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妬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译文】　孔子的学生和他周围的人，即使是身高五尺的少年学生，谈论时都把称赞五霸作为耻辱。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的，五霸确实有让人耻于称道的地方。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他称霸之前，为争当国君而杀

死了兄长。在家中的所作所为，使他的姑姑姐妹就有七个人没有出嫁。宫廷之中，玩乐过分，奢侈浮华，以致用齐国赋税的一半来供养他都不够。对外，他欺诈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诸侯国。他做事是这样的阴险肮脏骄奢淫侈，当然不能够在大君子孔子面前被称道了！像他这样不仅没有被灭亡，反而成了霸主，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啊！齐桓公有天下最高明的策略，谁能灭亡他！他丝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足以承担把国家托付于他的重任，这是天下最大的智慧。他在内忘记了管仲曾对他有过的愤怒，在外忘记管仲对他有过的仇恨，及时地尊奉管仲为“仲父”，这是天下最高明的决策。齐桓公把管仲奉为仲父，贵戚们无人敢妒嫉他；给管仲以高氏、国氏一样的地位，当朝大臣无人敢对他不满；给管仲三百社的封地，最富有的人也无人敢敌视他。全国无论贵贱长幼，都顺服地秩序井然地依从齐桓公去敬重管仲，这就是天下最高明的策略。诸侯各国只要有这其中的一项，就没有人能够灭亡他了。而齐桓公这几方面都兼而有之，又怎么可能被灭亡呢？他的称霸，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侥幸，而是定数。

但孔子的学生和他周围的人，即使是身高五尺的少年学生，谈论时还是把称道五霸当成耻辱，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的，因为他不是把政治教化作为根本，不是极其推崇礼义，不是把礼义制度搞得非常有条理，不是征服人心。只是实施了恰当的方针策略，注意到有劳有逸，积蓄了物资，加强了战略，因此能彻底打垮他的敌人。他用诡计来谋取胜利，用礼让来掩饰争端，假借仁爱来谋取私利。他不过是小人中的杰出者，他当然不能够在孔子门前被称道了。

那能够实现统一大业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最贤明而又能帮助不贤的人，他最强大而又能宽容弱者，一交战必然能战胜敌手却耻于与对方争斗。用美好灿烂的礼义制度昭示天下，于是强暴的国家会自然转化，对那些有危害欺诈行为的才加以诛灭。所以圣王诛灭的国家，是极少的。文王诛灭四国，武王诛灭两国，周公完成了文王武王的事业，直到成王，天下太平而没有诛杀之举。所以，圣王之道哪里会停止不行呢？文王遵循圣道，以方圆百里的国家统一了天下。桀纣抛弃了圣王之道，虽然握有天下最大的权势，却得不到像一个普通百姓那样寿终正寝。所以善于用圣王之道，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自立，不善于用圣王之道，就是楚国这样方圆数千里的国家，也会被仇敌奴役。所以一国之君不致力于掌握圣王之道而只求有极大的权势，这正是他危险的缘故。

【原文】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谦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忘处谦；任重而

不敢专；财利至则言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贪穷徒处之埶，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问，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妬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

【译文】　长期保持宠信、保持职位，终身不被君主厌弃的办法是：君主尊重自己，就恭敬而谦让；君主宠信爱护自己，就谨慎而谦虚；君主把事务完全委托给自己，就小心谨慎地守住职分而且详细地熟悉法度；君主亲近自己，就顺从而不谄媚；君主疏远自己，也必须一心一意地不背叛；君主贬黜自己，要心怀恐惧而毫不怨恨。地位高贵而不自大矜夸，受到信任而不忘记自己是处于受嫌疑的地位，承担重任而不独断专行，得到财利的奖赏要说明自己的功绩还达不到，竭尽辞让，然后才接受，好事到来妥当稳重地对待，祸事到来冷静沉着地处理。富裕了就广泛地施行恩惠，贫穷时就尽力地节省费用。可以贵，可以贱，可以富，可以穷，可以被杀，却不可以让自己去做坏事。这就是保持宠信、保持职位、终身不被君主厌弃的办法。即使是处在贫穷孤独的情势下，也应当采取这种办法。这样的人叫做吉祥的人。《诗经·大雅·下武》说："这位可爱的天子，能够遵循祖上的德行，永远孝敬祖先。光明啊！继承着祖先的事业。"说的就是这种人。

寻求好好地保持至高的地位，掌握重大的权力，在万乘之国独得宠信而没有后患的办法最好的莫过于善于与人合作，推举贤人广施恩惠，清除怨恨而不妨害他人。有能力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分，就谨慎地采用上面所说的办法；没有能力胜任自己的职分，又害怕失去宠信，就不如尽早与人合作，推举贤人，让位给有才能的人，而自己心甘情愿地尾随其后。像这样，贤人受宠，自己也得到荣誉，贤人失去宠信，自己也一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的人的法宝，而且是绝对没有后患的办法。所以有智慧的人做事，富足时要考虑到不足，安定

时要考虑到险困，安泰时要考虑到危险，周全慎重地做好预防，还随时警惕着遭到灾祸。因此，他们办一百件事也不会有过失。孔子说：灵巧而严格遵守法度，就一定有节制；勇敢而善于与人合作，就一定能胜任大事；知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贤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就喜欢独断专行而嫉贤妒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过错误的人，意气骄横，不把自己结下的怨恨放在心上，在上则因为吝啬而不肯施行恩惠，在下就拼命抓住权势而妨害别人。这种人想不出危险，办得到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必然遭到危险，权力重大必定会丧失，受到宠信就必定遭到耻辱。这些都是会立刻到来，只须一顿饭的功夫一切都会完结。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损毁他的人太多而扶持他的人太少。

【原文】　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谨慎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是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是犹伏而舐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译文】　天下通行的道术，用来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来作仁人，就必然圣明。树立敦厚而专一的作风，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诚信实来统率它，用谨慎小心来推行它，用正直纯朴来维护它，处境困顿窘迫时就反复强调它。君主虽然不知道自己，也没有怨忿之心，功劳虽然大，也没有自我夸耀之色。要求少而功劳多，敬爱君主而乐此不疲。如果这样，那就永远不会有不顺利的事。用这种方法来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来作仁人就必然圣明，这就叫做通行于天下的道术。

年少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通行天下的道义。有的人，所处的地位不在别人之上，却以处在别人之下为耻，这是奸邪的人的想法。心里免不了奸邪，行为中就免不了邪恶，却想企求有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比趴在地上却要用舌头去舐天，救助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一样。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愈这样做离目的愈远。所以，君子要随应时代，时代需要屈就屈，时代需要伸就伸。

儒　效

【原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埶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仰易变化，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译文】　大儒的作用：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护卫成王继承武王统治天下。因为担心天下人背叛周王朝，周公登上了天子的位置，处理天下的政事，安然自得好象王位本来就是他所有的，但是天下人并不说他贪婪。他诛杀管叔，又使殷国成为废墟，但是天下人并不说他残暴。他全面控制了天下，建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姓姬的占了五十三人，但是天下人并不说他不公正。他教诲开导成王，使成王明白治国之道，并能继承文王武王的业绩。然后，周公便把天下归还给周朝，把王位交还给成王，天下人没有停止对周朝的侍奉，而周公自己也面向北方朝见成王。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年幼的人担当，不能由别人代理的。有才能的，天下就归顺他；没有才能的，天下就背离他。所以周公是护卫成王来继承武王去统治天下的，是担忧天下人背叛周王朝。成王举行了加冠礼，已是成人，周公便将王位归还给成王，表明他不取消嫡长子为君王的大义。从此，周公没有了天下。以前有天下，现在没有了，这不是禅让。成王以前没有天下，现在有了天下，这也不是篡夺。这是地位次序变化自然如此的。所以，周公以嫡长子以外的支子的身份来代替君主，不能算僭越；以弟弟的身份杀死了哥哥，不能算残暴；君臣调换了位置，不能算不顺。凭借天下安定的局面，完成了文王武王的事业，表明了支子与嫡长子之间的大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天下也一样顺从，和过去一样。不是圣人，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就叫做大儒的作用。

【原文】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

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预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必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昭王曰：“善。”

【译文】　秦昭王问孙卿子：“儒者对人们的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吧？”孙卿子回答说：“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守臣子的职分而且非常敬重他们的君主。君主用他，他在朝廷用权势就非常适宜；不用他，就退出官列编在百姓的户口册上，诚恳而恭顺，必定是一个恭顺的百姓，虽然贫穷受冻挨饿，一定不会用歪门邪道去求利，虽然无立锥之地，也懂得维护国家的大义。他的呼唤虽然没有人响应，可是他却能通晓管理万物、养育百姓的纲纪。如果他的权势在人们之上，他是作天子、作诸侯的人才；如果他的权势在人们之下，就会是国家的良臣，君主的珍宝。他虽然隐居在穷巷中的破旧房屋里，但没有人不尊重他，因为他可尊敬的道德确实存在。孔子将要担任鲁国的司寇时，沈犹氏便再也不敢在早晨让他的羊去饮水，公慎氏便休弃了他的妻子，慎溃氏便越境而逃，鲁国卖牛马的都不敢再预定高价。必定预先改正来等待孔子。孔子住在阙里，阙里的子弟们捕获的鱼兽必定要分给大家，有父母的多分配一些。是孔子的孝悌感化了阙里的子弟。儒者在朝廷做官可以美化朝政，在下面就可以美化习俗。儒者位置在人们之下就是这种情况。”

昭王说：“那么儒者位居他人的上面，又会怎样呢？”孙卿说：“他们位居他人之上，作用就大了。他内心意志坚定，用礼节整顿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纠正官府的错误，使忠信爱利体现在百姓中。哪怕是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可以得到天下，儒者也是不会干的。这样，他的道义被百姓所相信，而且传遍四海，天下人响应他就象齐声应答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尊贵

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仰慕。所以近处的人都歌颂他喜欢他，远方的人都千辛万苦来投奔他。四海之内如同一家，车船所到，人迹所至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叫做人的表率。《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顺的。"说的就是这种人。儒者位居他人之下时，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情况，位居他人之上时，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怎么能说他对于人们的国家无益呢。"昭王说："对。"

【原文】　先人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

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埶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译文】　先王的道，是仁人最推崇的，是按照最适当的标准去行动。什么是最适当的？回答说：礼义就是最适当的。道，不是指天的道，也不是指地的道，而是人所遵循的道。

君子所说的贤能，不是指能够把人所能做的一切事都做到；君子所说的智慧，不是指把人所知道的事都知道；君子所说的明辩，不是指把人所能辩明的事都辩明；君子所说的明察，不是指人所能明察的问题都明察。君子的知识才能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查看田土地势的高低，分清土壤的肥瘠，按照时序栽种各种农作物，君子便不如农人。分清财物，察看货物的优劣，分辩东西的贵贱，

君子就不如商人。使用规、矩、绳、墨等木工工具，熟练地运用各种器具，君子就不如工匠。不顾是非，也不管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互相欺压凌辱，君子便不如惠施、邓析。至于判断德行优劣并确定等级次序，最才度能授予职位，使贤和不贤的人都能得到恰当的职位，使有才能与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恰当的官位，万物都得到适当的利用，事件的突变得到适当的处理，使慎到、墨翟无法发表他们的见解，使惠施、邓析无法宣杨他们的主张，说话必定合符道理，做事必定合符要求，这才是君子之所长。

作事行动，凡是有益于社会平治的，就树立它；凡是不利于社会平治的，就废止它。这就叫做正确的立场。知识学说，凡是对社会平治有益的，就实行它；凡是不利于社会平治的，就丢弃它。这就叫做正确的学说。做事、行为不正，叫做奸事。知识学说不正，叫做奸说。奸事、奸说是平治的社会所抛弃的，却被昏乱的社会所推崇。至于世间万物虚与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命题的分析，是聪敏的耳朵所不能听的，是明亮的眼睛所不能看的，是善辩的人所不能说的。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很快地将它一一说清。不懂得这些，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君子；懂得这些，也无法阻拦一个人成为小人。工匠不懂这些，不妨碍他们的技巧；君子不懂这些，不妨碍他们治理国家。王公大臣们喜欢这些，就会乱了法度，老百姓喜欢这些，就会乱了他们的事业。而那些狂妄糊涂、愚蠢呆笨的人，却始终要带领他们的徒众，四处辩说他们的言论，阐述他们的譬喻引证，人老了，儿子也长大了，还不知道厌恶。这叫做最愚蠢的人。他们的名声甚至还不如为鸡狗治病的人。《诗经·小雅·何人斯》说：“你为鬼，你作怪，看不清你的真面目。你不知羞耻，与人相距没有边际。我作这支善意的歌，来劝止你这反复无常的人”。说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原文】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辩白黑，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贰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杆杆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

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埶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

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之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

鄙夫反是：比周而誉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此之谓也。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译文】　我想由卑贱变成高贵，由愚昧变成智慧，由贫穷变成富有，行吗？回答说：大概唯一的办法就在于学习吧。学习这件事，学了便实行它的，叫士；勤勉发奋地学习的，叫君子；学得非常透彻的，便是圣人。学得最好的成为圣人，学得一般的可以成为士和君子。这谁能阻止我呢？往日，是一个无知无识的普通老百姓，很快地与尧禹相并列，不就是由卑贱变成高贵了吗？往日，比较门和房屋的区别，还茫然无法决断的人，很快就能够追究仁义的本原，分辨是非，运转天下于手掌之上，如同分辨黑白一样容易，不就是由愚昧变成智慧了吗？往日，空无所有的人，很快就把治理国家的大权全都掌握在手中，不就是由贫穷变成富有了吗？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在这里，堆藏着价值千金的宝物，虽然乞讨为主，人们还是说他富有。他那些宝物，穿，不能穿；吃，不能吃；卖，也不能很快地卖掉。但是人们说他富有，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最有价值的宝物确实在这里吗？学习充足也是富人，不就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

所以，君子没有爵位也很高贵，没有俸禄也很富有，不说话就有信用，不发怒也极其威严。处境穷困而能保持荣誉，孤身独居也能怡然自乐，难道不是最尊贵、最富有、最庄重、最威严的东西全都聚积在他这里吗？所以说：高贵的名声不能靠结党营私来夺取，不能靠虚夸欺诈来保持，不能靠权势地位威胁别人来获得。必须认真刻苦地学习上述道理才能达到目的。争夺就会失去，谦让就会得到，遵循道义就会积聚名声，虚夸欺诈就会空无所有。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心的修养而对别人就谦让，致力于自身品德的积聚而遵循正道处理事务。这样，他高贵的名声就会象日月一样上升，天下人响应他的声音就会象雷霆一样。所以说：君子隐居而名声显著，地位卑微而声势荣耀，谦让却能胜过别人。《诗经·小雅·鹤鸣》说：“鹤在遥远的沼泽地鸣叫，它的声音却响彻天空。”说的就是这种人。

鄙贱的人就与此相反：他们结党营私，但亲近的人却愈来愈少；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相争，而名声却遭到愈来愈多的侮辱，他们苦苦地追求安逸与

利益，而自身的处境却愈来愈危险。《诗经·小雅·角弓》说："那些人不善良，总是抱怨对方，接受爵位毫不谦让，终有一天自己要遭殃。"说的就是这种人。

所以能力小的人硬要做大事，就好比是气力很小却要挑重担一样，除了碎骨折腰而外别无出路。自己不贤却要诬蔑贤人，就如同弯腰驼背的人总喜欢升高一样，指着他的脑袋笑话他的人就愈来愈多。所以，圣明的君主判断人们的才德来安排等级次序，就不会错乱。忠臣的确有能力才敢接受职位，所以不会陷入困境。在上名分不乱，在下能力得到发挥，这是治理国家的最好境界。《诗经·小雅·采菽》说："君子对左右的人都公平，大家就能相率顺从。"这就是说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不能紊乱。

【原文】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当也，而未谕也；其行多当也，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贤人矣。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厌厌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昭昭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其道出乎一。

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洽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译文】　把顺从一般习俗作为美好，把财产货物作为珍宝，把保养身体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行为合符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而混淆视听，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刚强的人。行为合符法度、意志坚定，喜欢遵循所听到的正道，来矫正自己的性情。他的言谈大多正确但还不够清楚明白；他的行为大多正当但还不够踏实稳妥；他的思考谋划大多得当

但还不够周密；对上能够推崇他所尊崇的人，对下能开导不如自己的人，像这样，可以称为诚实厚道的君子了。研习历代先王的法，就像分辨黑白那样；顺应时势的变化，就像读数那样，施行礼义遵循礼法安然处之，就像运动自己的四肢一样；不失时机地抓住立功的机会，就像通晓一年四季那样；稳定政局安定百姓，使亿万人聚集得像一个人一样。像这样，可以称为贤人了。

凡事整齐啊，他是那样的有条理；威严庄重啊，他是那样的严于律己；坚定不移啊，他是那样地有始有终；安静沉稳啊，他是那样地经久不变；坚持不懈啊，他执守道义而毫不怠慢；光明啊，他运用智慧是那样地英明；端正啊，他的行为是那样地合符纲纪；从容啊，他的言辞是那样地有文彩；和蔼啊，他是那样地喜爱别人的美好；忧戚啊，他是那样的担心别人的行为失当。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这是因为他的道出于专一。

什么叫做专一？回答说：掌握着“神”，而且“固”。什么叫“神”？回答说：尽善而完备的治国方法叫做神。什么叫“固”？回答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使它改变的就叫做固。能够用最完备、最好的办法治理国家而且不被任何事物动摇的人叫做圣人。圣人，是天下的道汇总的地方。天下的道汇总在圣人这里，百代君王的道都汇总在圣人这里，所以《诗》《书》《礼》《乐》的道也都归总在圣人这里。《诗经》所表达的，是圣人的意志；《书经》所表达的，是圣人的政务；《礼经》所表达的，是圣人的行动；《乐经》所表达的，是圣人的和谐；《春秋》所表达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淫”，是用道来节制了它；《小雅》之所以称为小雅，是用道来润饰了它；《大雅》之所以称为大雅，是用道来光大了它；《颂》之所以称为至高无上，是用道来贯通了它。天下的“道”完全在这里了。顺从道的就会美好，违背道的就灭亡。顺从道而不美好，违背道而不灭亡的事，从古到今，还不曾有过。

【原文】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及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

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译文】　有人说道：“孔子说：‘周公的品质太高尚了！身份高贵而态度愈加恭谨，家境富有而愈加节俭，战胜了敌人而愈加戒备。’”。回答说：“这大概不是周公的作为，也不是孔子说的话吧。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护卫成王而继承武王，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背靠屏风而立，各国诸侯，快步走向朝堂下面朝见，那个时候，他又对谁恭谨呢？他完全控制了天下，分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姓姬的便独占了五十三个，周室的子孙只要不是痴呆糊涂的，没有一个不是天下最显贵的诸侯，谁说周公节俭呢？武王讨伐纣王，出兵的那天正是兵家忌讳出兵的日子，面向东北方冲着太岁，到了汜水，汜水泛滥，到了怀城，怀城崩塌，到了共头，山石崩摧。霍叔惧怕地说：“‘出兵三天就遇到五次灾祸，莫非不应该出兵吗？’周公说：‘纣王对比干施行刳刑又囚禁箕子，让飞廉恶来当政，我们怎么不能出兵呢？’于是组成整齐的马队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傍晚在百泉宿营，第二天凌晨大军进逼殷都近郊牧地。进军鼓一响，殷纣王的士兵就倒戈起义，周公就凭借殷兵的力量杀死了纣王。这样，杀掉纣王的不是周朝人，而是凭借了殷朝人。所以没有斩获的首级与俘虏，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回朝以后就停止制造盔甲，放下了武器，统一了天下，订立了乐章，于是《武》、《象》之乐兴起而《韶》、《护》之乐废止。整个天下，人人都改变了思想来归顺周朝。于是，国门不用关闭，走遍天下而没有边界。那个时候，周公又对谁加以戒备呢？”

【原文】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以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

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傀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译文】　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驶车马的人，没有车马，就显现不出他的才能。羿，是天下最善射箭的人，没有弓箭，就显现不出他的技巧。大儒，是善于协调统一天下的人，没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就显现不出他的功效。车子坚固，马匹整齐，却不能借此日行千里到达很远地方的，那就不是造父。弓顺箭直，却不能借此射中远处的和微小目标的，那就不是羿。治理方圆百里的地盘，却不能协调统一天下，制止强暴的，那就不是大儒。

那些大儒，虽然隐居在穷巷陋室之中，无立锥之地，但是王公无法与他争夺名声。虽然不过是处在大夫的地位，但是单独的一个国君却畜养不了他，单独的一个诸侯国也容纳不了他。他盛大的名声比诸侯更大，人人都愿意得到他，让他作自己的臣下。如果让他治理方圆百里的地盘，方圆千里的国家无法与他争雄斗胜。他打击强暴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人能颠覆他。这就是大儒的特征。他的言论有法度，他的行动有礼节，他办事没有差错，他处理危险的局面，应付突发的事端，各方面都很适当。顺应时代变化而变化，伴随世事沉浮而沉浮，世界千变万化，而大儒的道始终如一。这就是大儒的考核标准。大儒处于困境时，俗儒们便耻笑他；大儒通达时，英雄豪杰归顺他，卑鄙奸诈的人逃离他，持守邪说的人畏惧他，众人都对他感到惭愧。通达时，大儒就统一天下，处于困境时，就独自树立高贵的名声。上天无法制死他，大地不能埋没他，桀与跖的世道也不能玷污他。不是大儒就没有人能树起这样的榜样，仲尼、子弓就是这种人。

所以，有叫俗人的，有叫俗儒的，有叫雅儒的，有叫大儒的。不学不问，不讲正义，以富有财利为崇高的，就是俗人。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宽阔的腰带，戴着开裂的果皮似的帽子；不过概略地模仿了一下先王，更多的却是扰乱天下，学术荒谬杂乱，不懂得效法后王却想统一制度，不懂得崇尚礼义还要贬低《诗》《书》；他的衣帽行为已经与世俗的人没有区别，却不知道厌恶自己；他的言谈议论，已经与墨子没有区别，但他的智慧却辨别不了；用称道先王来欺骗愚笨的人，以求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够来糊口的时候，就洋洋得意；追随公卿贵人的长子，侍奉他们的亲信，奉承他们的座上客，安然地像这些人的终身奴仆，根本不敢有别的意愿。这就是俗儒。

效法后王，统一制度，尊崇礼义但轻视《诗》《书》，他的言行已合符最高的法度，但是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所未涉及的问题。对那些自己的见闻所达不到的事物，他的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但是他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用虚假欺骗自己，不用虚假欺骗别人，并按照这个原则来尊敬贤能，敬畏法度，而不敢怠慢骄傲。这就是雅儒。

效法后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用浅近的道理去把握广博的知识，用今天的实际去把握古代的情况，用个别的事物去把握万物，只要是合符仁义的事，那怕它在鸟兽之中，也能象辨别黑白一样把它辨别出来。奇特的事物，怪异的变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突然在某一处发生，就能拿出纲纪去应付它，毫不疑惑，推广法度，并用法度去衡量一切事物，就像符节一样完全吻合。这就是大儒。

所以，君主如果任用俗人，即使是万乘的国家也会灭亡。任用俗儒，万乘的国家还能够保存。任用雅儒，千乘的国家可以安定。任用大儒，方圆百里的地盘也可以长久，以后三年，就能使天下统一，诸侯称臣。如果任用他治理万乘的国家，他就会采取措施安定国家，很快地使名声显赫。

【原文】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

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故积土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

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此之谓也。

【译文】　没有听到不如听到，听到不如见到，见到不如了解到，了解到不如应用到。学习达到应用就是达到了顶点。能应用，就是透彻地明白了事理。透彻地明白了事理就是圣人。所谓圣人，能以仁义为根本，恰当地判断是非，言行一致，不出现丝毫的差错。这没有别的道理，终归在于能应用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只听不见，虽然听到的很广博，但必定有谬误；见到了而不真正了解，虽然有所认识也必定有错误；了解了但不应用，虽然了解的内容充实也必定感到困惑。没有听到，没有见到，即使做对了，也不合符仁，这种办法办事一百次就会有一百次的失败。

所以一个人没有师长没有法度而有智慧，那必定会作出盗贼的事。他勇敢就必定会成为贼寇，有才能必定会为非作乱，明察必定会兴妖作怪，善辩必定会妄诞邪僻。一个人如果有师长有法度而又有智慧，就会很快的通达显赫。他勇敢就必定迅速地树立权威，有才能就会很快地获得成功，明察就能很快地穷尽事理，善辩就能很快地决断疑难。所以，有师长有法度，是人的最大财富；没有师长没有法度，是人的最大的灾祸。人没有师长没有法度，就会放纵人的本性；有师长有法度，就能使后天学习教育所形成的积习更加深厚。师长法度，来自积习，不是来自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不足以单独来治理人的心身。本性不是我们人为的，但是可以转化；积习，不是我们固有的，但是可以形成。举止习俗，可以转化人的本性。只要专心一意而不三心二意，就逐步养成习惯了。习俗可以转变人的意志，长久地安于一种习俗会改变人的素质，专心一意而不三心二意，就能达到最高的智慧，而与天地相匹配。

所以积土成山，积水成海，夜与昼积累起来就是年。最高的叫天，最低的

称地，宇宙最边远的六方称为极。普普通通的人，积善到全尽的程度就叫做圣人。人们要追求才得到向往的东西，要行动才能得到成功，要积累才能提高，达到完美的程度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人们长期积累美德而成的。

人们积累耕耘的经验成为农夫，积累砍削的经验成为工匠，积累贩货的经验成为商人，积累礼义的经验成为君子。工匠的儿子无不继承父辈的事业，都市的百姓都安定地习惯于他们的职业。住在楚国就习惯楚国的习俗，住在越国就习惯越国的习俗，住在夏地就习惯夏地的习俗，这不是天性，而是长期的磨炼使他们这样。

所以人们如果懂得谨守举止，慎重地对待习俗，重视长期的磨炼，就可以成为君子。放纵性情而不去充分的学习，就成为小人。成为君子就常常得到安乐和光荣，成为小人就常常遭到危难和耻辱。所有的人，没有不向往安乐光荣而厌恶危难耻辱的。所以，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而小人每天都会招致自己所厌恶的。《诗经·大雅·桑柔》说："有这样善良的人，你不寻求也不任用；对那些心地残忍的人，却反复顾惜庇护。民众图谋造反，谁甘受此蹂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其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译文】　人的类别：思想上没有去掉偏私，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公正；行动上没有去掉肮脏，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美好；浅薄愚昧无知到极点，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聪明智慧。这就是最一般的人。思想克制了私欲然后能做到公正，行动克制了感情然后能有美好的品德，有智慧而又好学然后有才能，公正美好而又有才能，可以称为小儒。思想安于公正，行动安于美好，智慧能通晓各种事物的基本原则，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是天子的三公，小儒，是诸侯的大夫和士，一般的人，就是工匠、农民和商人。礼，是君主用来衡量群臣好坏尺度的法度。人的类别全部在这里了。

【原文】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

宫庭也。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译文】　君子说话有一定的界限，行为有一定的标准，言论与行动的根本原则有所推崇的。说到政治方面的追求，不能低于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说到志向方面的追求，不能低于士的标准；说到道德方面的追求，不能背离当代的君主。言行的根本原则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就叫做渺茫，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君主就叫做不正。在上面的，在下面的，小的方面，大的方面，都超不出这些。这是君子能在一定范围内驰骋自己思想的原因。所以，诸侯来询问政治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必告诉他；一般人来请教学问，如果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必教导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如果不涉及当代君主，就不必去听它。这就叫做君子说话有一定界限，行动有一定的标准。

王　制

【原文】　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复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

【译文】　请问如何治理国家？回答说：贤能的人不需要按顺序就可以提拔任用，德行不好的人，没有才能的人，不需迟疑就予以罢免，罪魁祸首不需要教育就可以诛杀，一般人不需要刑赏就可以教化。名分未定，也应有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序列。虽然是王公大夫的子孙，如果言行不符合礼义，就要归入庶民之列；虽然是庶民的子孙，如果不断地积累文化经学知识，端正品德行为，言行都符合礼义，就要归入卿相士大夫之列。对那些说奸邪的言语，做奸邪的事情，有奸邪的才能，四处流窜，反复无常的人，要给他们安排事情并教化他们，给予一定的时间等待他们改正，用奖赏勉励他们，用刑罚惩戒他们，安心于职务的就收留，不安心于职务的就抛弃。聋、哑、瘸、断臂、侏儒等五种残疾人，君主要收养他们，量才而给他们事做，官府给予他们衣食，普遍地给他们照顾，不要有所遗漏。才能行为与时事相违背的，要坚决处死，决不宽恕。这就是最高的道德，这就是王者的政治。

【原文】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凡听：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若是，则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调通，好假道人，而无所凝止也，则奸言并至，尝试之说锋起。若是，则听大事烦，是又伤之也。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译文】　处理政事的要领：怀着善意来的，以礼相待；怀着恶意来的，以刑罚相待。把善、恶两者区别开来，贤人和不贤的人不会混杂，是非不会紊乱。贤人与不贤的人不相混杂，英雄豪杰就会到来，是非不相紊乱，国家就会平治。象这样，名声就一天比一天显赫，天下人都景仰，就可以令行禁止，王者的事也就完成了。一般说来，处理政务有几种情况：态度十分威严，而不喜欢以宽容的态度待人，那么下面的人就会畏惧他而不亲近他，有事也隐瞒着不举报。象这样，大事便近于废弛，小事也近于毁弃。待人随和平易，喜欢宽容，但却没有限度，那么奸言邪语就会一并而至，各种试探性的话语也会蜂拥而起。如果像这样，所要处理的事会又多又繁乱，这也会伤害政事的处理。所以有法而不公平执法，那么法令所未达到的地方必定会出现差错；职权范围不能相通，职权所未达到的地方就会出现漏洞。所以有法并能公平执法，有职权并能相互沟通，不隐瞒坏事，不遗漏好事，处理众多的事务而无差错，除了君子，没有谁能办到。所以，公平，是处理政事的准则；适当，是处理政事的标准。有法令规定的依法执行，没有法令规定的以类相推，这是处理政事的最好办法。偏私而不讲原则，是处理政事中的歪风邪气。所以，有好的法令而社会出现混乱的事，是有的；有君子而社会出现混乱的事，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书说："国家的安定出于君子，国家的混乱出于小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译文】　名分相等就无法统属了，权势相等就不能统一集中了，大家的地

位齐平就谁也不能役使谁了。有天有地就有上下的差别。明智的君主一开始当政，治理国家就有一定的等级制度。两人同样尊贵就无法相互侍奉，两人同样卑贱就无法互相役使，这是自然的道理。权势，各位一样，欲望厌恶相同。物质无法满足就一定会发生争斗。发生争斗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社会混乱国家就灭亡了。古代君王憎恨这种混乱，所以制定礼义来区分人们，使人有贫富贵贱的等差，使他们完全能够相互督促，这就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尚书·吕刑》说："要做到齐，就应该先有不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孔子曰："大节是也，小节是也，上君也。大节是也，小节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节非也，小节虽是也，吾无观其余矣。"

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者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者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篋，实府库。筐篋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译文】　马惊车，君主坐车在车上就不安稳。百姓被政事惊扰，君主在王位上就不安定。马惊了车，最好的办法是使马安静。百姓被政事惊忧，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恩惠。选拔贤良的人才，推举忠厚严谨的人才，提倡孝悌，收抚孤寡，补救贫穷，象这样，百姓就安心于政事了。百姓安心于政事，君主在王位上就安定了。古书上说："君主，是船；老百姓，是水。水可以把船浮载起来，也可以使船倾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统治人民的人，要想安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政局，爱护百姓；要想荣耀，最好的办法就是尊崇礼义，敬重有才的人；要想建立功名，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崇贤良，使用有才能的人。这是统治人的君主的大节。这三个大节都处理得当，其他的就都妥当了。三个大节处理不当，其他的纵然全都得当，也是无益的。孔子说："大节正确，小节也正确，这是上等的君主；大节正确，小节有得有失，是中等的君主；大节错误，小节虽然正确，我也不必看他其余的方面了。"

成侯、嗣公是精心算计着搜括民财的国君，他们得不到民心。子产得到民心，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政治。管仲治理了国家的政治，但他没有实施礼义。所以，能够施行礼义的，可以统一天下；能够治理政治的，强盛；取得民心的，安定；搜括民财的，灭亡。所以，统一天下的，使百姓富足；称霸的，使有战功的人富足；勉强保住国家的，使大夫富足；行将灭亡的国家，富足的是君主的私囊；充实的，是君主的仓库。君主的私囊富足了，仓库充实了，而百姓却十分贫穷，这叫做上面财钱满得流出来而下面却异常贫穷。对内不能守备，对外无法攻战，则国家倾覆灭亡的灾祸马上就会到来。所以为自己搜括民财会招致灭亡，敌人得到聚敛的这些财富就会强大。搜刮民财，是招致敌寇，强盛敌国，灭亡自己的国家，危害自身性命的道路。所以，圣明的君主是不走这条路的。

【原文】　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不能弱也，德凝则诸侯不能削也。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强道者也。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赏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之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故明其不并之行，倍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

闵王毁于五国，桓公劫于鲁庄，无它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

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

【译文】　王者争夺人心，霸者争取友邻国家，强者争夺别国的土地。争夺人心的使诸侯称臣，争取友邻国家的使诸侯为友，争夺别国土地的使诸侯为敌。使诸侯为臣的称王，使诸侯为友的称霸，使诸侯为敌的就危险。

使用强力的人，别国的人也把城池守卫得十分严密，别国的人也要出来迎战，而我们要凭借武力去战胜别国，那么伤害别国的人就必定十分惨重。伤害别国的人十分惨重，那么别国的人民一定会深深地憎恨我们。别国的人民深深地憎恨我们，就会天天想着和我们拼斗。别国的人守卫城池十分严密，别国的人要出来迎战，而我们要用武力战胜他们，就会惨重地伤害我们自己的百姓。伤害我们自己的百姓惨重，那么我们自己的百姓憎恨我们也必定十分严重。我们自己的百姓憎恨我们十分严重，就每天都不想为我们去争斗。别国的人民天天想着和我们拼斗，而我们的百姓又天天不想为我们去拼斗，这就是强大的反而变为弱小的原因。土地争来了而百姓离去了，忧虑增多了而功绩减少了。虽然要守卫的土地增多，但用来守卫土地的百姓却减少。这是强大的国家反而削弱的原因。而且各个心怀怨恨的诸侯都相互联合，时时不忘他们的仇敌，窥伺着强国的空隙，乘着强国的困境，这正是强大的国家危险的时候。懂得如何强大的不专门用武力胜人，他大致以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完备自己的实力，完成自己的美德。实力完备了诸侯就无法削弱它，美德完成了诸侯也就不能削弱它。天下再没有人称王称霸，于是他就处于常胜了。这才是懂得强国之道的人。

那些称霸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开荒辟野，充实粮食，改进兵器使之更便于使用，他们谨慎地招募、选择、收容武艺高强的人，然后用重赏来引导他们，用严格的刑罚来规范他们。使将要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使将要灭绝的他们的后代可以继承祖宗的血脉，保卫弱小者，禁止强暴者，却没有兼并的心思。这样，诸侯就会亲近他。实行与邻国友好相处的原则，以恭敬的态度来交结诸侯。这样，诸侯就会喜欢他。之所以亲近他，是因为他不兼并别国。一旦兼并的想法表露出来，诸侯就会疏远他。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对邻国实行友好的原则。一旦想使别国称臣的想法表露出来，诸侯就会背离他。所以，表明自己没有兼并的行为，信守与邻国友好的策略，天下就没有称王称霸的了，那他就处于常胜了。这是懂得称霸之道的人。

齐闵王被燕、赵、秦、楚、魏五国打败，齐桓王被鲁庄公之臣曹沫劫迫，没有别的缘故，就是由于他们实行的不是统一天下的办法却又想统一天下的缘故。

那些称王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的仁爱远远地高于天下，他们的礼义远远地高于天下，他们的威力远远地高于天下。仁爱远远地高于天下，所以天下没有不亲近他的；礼义远远地高于天下，所以天下没有人不尊崇他的；威力远远地高于天下，所以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为敌。凭着无敌于天下的威力，来辅助征服人心的仁义之道，所以就能不战而胜，不攻而得，不劳累军队就使天下被征服，这就是懂得王道的人。

掌握“强道”“霸道”“王道”三种治国办法的条件的，想称王就可以称王，

想称霸就可以称霸，想逞强就可以逞强了。

【原文】　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

【译文】　王者的为人：能用礼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用法令规定来处理决断事情。明察秋毫，行为举止随机应变而不会束手无策，这就叫做懂得为政的根本，这就是王者的为人。

【原文】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

【译文】　王者的制度：治国的原则不超过夏商周三代，具体的法度不能违背后代的君主。治国的原则超过了三代叫做荒谬，具体的法度违背了后代的君主叫做不正。衣服有一定的体制，宫室有一定的标准，用人有一定的界限，丧葬祭祀的器物，都有等级制度的规定。音乐，凡是不符合正声的一律废止；色彩，凡是不符合以往文彩绘画的一律取缔；器物，凡是不符合古制的一律毁弃。这就叫做复古，这就是王者的制度。

【原文】　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

【译文】　王者用人的原则：没有道德的人，不能给他尊贵的地位；没有才能的人，不能给他官职；没有功劳的人，不能赏赐；没有罪过的人，不能责罚。朝廷中没有侥幸得到的职位，百姓中没有侥幸生存的人。崇尚贤才，使用能人，所给的等级地位没有差错；制裁狡诈的人，制止凶暴的人，用刑处罚十分恰当。老百姓都十分清楚地懂得，在家里做好事也会在朝廷里得到奖赏；在暗中做坏事也会在光天化日下受惩罚。这就是确定了用人的原则，这就是王者的用人原则。

【原文】　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

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

【译文】　王者的经济法规：按等级规定赋税，处理好民事，利用万物，用来养育天下百姓。田亩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关卡、市场只查问而不征税。山林鱼场，依据时令关闭或开放，也不征税。视田土的优劣按等差征收赋税，区分道路的远近确定贡物的情况，使物资粮食交流畅通，不出现停滞积压，使各地商品相互交换，四海之内如像一家。于是，近处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能力，远处的人不怨恨自己的劳苦，不论地处多么边远的诸侯国，都会愉快地赶来接受王者的驱使。这就叫做人的师表，这就是王者的经济法规。

【原文】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纻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译文】　北方有奔驰的马，吠叫的狗，中原地区能够畜养使用它们。南方有羽毛、象牙、犀牛皮、铜精、朱砂，中原地区也能够利用它们。东方产有细麻布、粗麻布等衣料和鱼、盐，中原地区也能够穿、吃它们。西方有皮革和彩色的旄牛尾，中原地区也能够使用它们。所以，住在水边的人也有足够的木材，住在山上的人也有足够的鱼虾。农夫不砍斫，不制作陶器，不冶炼铜铁，也有足够的器具。工人、商人不耕种田地也有足够的粮食。所以，虎豹是够凶猛的，但君子可以剥它的皮来使用。天所覆盖的，地所承载的，无不尽其美好，充分发挥出它们的作用。对上供给贤能的人们车服来装饰他们，对下供养百姓的衣食使他们享受安乐。这就叫做大治。《诗经·周颂·天作》说："天生这座高山，太王将它开辟。太王将它开辟之后，文王在这里安居立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

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译文】　用处理各种事务的总原则来统率纷杂的事物，用礼义作为一贯的原则来统率万物。开始就是终结，终结就是开始，开始与终结就像一个圆环没有头尾，抛开了这一总的和一贯的原则，天下就会因此而衰败混乱。天地，是万物生长的根本；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君子，是礼义的根本。实施礼义，贯彻礼义，积累礼义，在礼义上达到最完美的境地，这是君子的根本。所以天地生育君子，君子治理天地。君子，是配合天地的，是万物的总管，是百姓的父母。没有君子，天地就不能治理，礼义就没有根本，在上没有君主师长，在下没有父母，这叫做最大的紊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有开始就有终结，有终结就有开始，与天地有上下之分是同一道理，和万世不衰一样的长久。这叫做最大的根本。所以丧祭，诸侯定期朝拜天子和相互问候的礼节、军队中上下等级的关系和礼节，是同一个道理。贵和贱、处死与赦免、赏与罚，是同一道理，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父之所以为父，子之所以为子，兄之所以为兄，弟之所以为弟，是同一个道理。农之所以为农，士之所以为士，工之所以为工，商之所以为商，是同一个道理。

【原文】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黿鼉鱼鳖鰌鱓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

【译文】　水火有气但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但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但没有礼义。人有气、有生命、有知觉而且还有礼义，所以成为天下最尊贵的。人的力量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牛马却被人驱使。为什么呢？回答说：人能够组织起来，那些牛马不能组织起来。人为什么能组织起来呢？回答说：依靠等级名分。等级名分为什么能施行呢？回答说：依靠礼义。所以依靠礼义来施行等级名分，人们就相互协调。协调就能统一，统一就力量大，力量大就强，强就能战胜万物。所以人们能协调地构筑宫室来居住，所以人们能安排好一年四季的活动，利用万物，使天下都得到利益。没有别的原因，靠的就是等级名分和礼义。

所以人在生活中不能不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没有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端，争端就会导致混乱，混乱就会导致离散，离散就会导致衰弱，衰弱就不能战胜万物。于是，宫室也无法靠人们相互协调地构筑、居住。这就是说，人们片刻也不能丢弃礼义。能用礼义侍奉父母叫做“孝”，能用礼义侍奉兄长叫做“悌”，能用礼义侍奉长辈叫做“顺”，能用礼义驱使百姓叫做“君”。君，就是善于把人们组织起来的人。组织起人们的办法得当，世上万物就各得其宜，猪、羊、牛等六畜就能够生长，一切生物都能获得生命。所以，养育生长适时，六畜就发育兴旺；砍伐种植适时；草木就茂盛繁殖，政令适时，百姓就能统一，贤才良将就会心悦诚服。

圣王的制度是：草木开花结果的时候，刀斧不能进入山林，不夭折草木的生命、不断绝它们的生长。鳖鱼、鳄鱼、泥鳅、鳝鱼等产卵时，鱼网毒药不能进入江河湖泽，不夭折它们的生命，不断绝它们的生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个季节都不失时机，所以五谷源源不断，老百姓就有余粮了。池塘沼泽河川，严格地在一定的时节禁止捕捞，鱼类就会丰饶，老百姓就可以有多余的食用。砍伐种植都不失时机，于是山林不会光秃，老百姓就有多余的木材了。

圣人的功用是：上察天时，下安置地上万物，充满于天地之间，作用于万物之上。这种功用细微而又显著，短暂而又深长，狭小而又广大，达到最高智慧，既博大而又极其简约。所以说：用礼义这个总原则去统率各种具体事物而正确地治理国家的人，就叫做圣人。

【原文】　序官，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牢之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序五种，省农功，谨畜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

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亟巫跛击之事也。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扑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

【译文】　叙述官员的职责：宰爵掌管宾客、祭祀礼仪、宴会、宰杀祭品的数量。司徒掌管各个宗族、城郭、陈设器用的数量。司马掌管军队、各种武器、战车、士兵的数量。制定法令文告，审查诗章，禁止淫荡的音乐，按时整理修订，使外族的乐音和淫荡的乐音不敢扰乱雅正音乐，这是太师的职责。修堤坝架桥梁，疏通田间沟渠，排除水涝，修固水库，依照时令开放或关闭水库，虽然遇到凶荒水旱的年景，仍然使百姓能够耕耘，收获，这是司空的职责。察看地势的高低，了解土地的肥瘠，依照时令播种黍、稷等农作物，考核农民劳动的功效，谨慎地收藏粮食，按时整顿，使农民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而不从事其他技艺，这是治田的职责。制订防火的法令，保养山林湖泊的草木鱼鳖和各种菜蔬，依照时令开放或禁止刈割捕捞，使国家有充足的费用而财物不尽，这是虞师的职责。治理乡里，规定百姓住宅的界限，豢养六畜，教习种树的技艺，经常对百姓进行教化，促使他们孝悌，按时整顿，使老百姓服从法令，安居乐业地住在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评论各种工匠，检查他们的劳作，区分产品质量的优劣，推崇坚固完好的产品，改进器具使它更方便适用，并使雕刻绘画之类的手工精品不敢在家里私自制作，这是工师的职责。看阴阳，观征兆，用龟板灼烤后占卜，用五种占卜的方法来攘除不祥，选择吉事，预知事情的吉凶灾祥，这是驼背巫和跛足觋的职责。清理坟墓、厕所，平整道路，严防盗贼，平衡物价，按时整顿，使商人乐业而货物流通，这是治市的职责。抑制奸诈的人，严禁凶暴的人，防备淫乱，消除邪恶，用五种刑罚来惩治坏人，使残暴凶悍的人改变，邪恶不再发生，这是司寇的职责。把政治教化作为根本，端正法律准则，多方听取意见并经常进行考察，衡量人们的功劳，讨论给他们的赏赐，按时整顿，使官员们勉力尽职，而广大百姓也不马虎，这是宰相的职责。讲究礼乐，端正行为，推广教化，美化风俗，普遍地照顾每一个人并使他们统一，这

是诸侯的职责。完善道德，把礼义提到最高地位，使礼法制度极为完备，统一天下，振兴最细微的事业，使天下百姓无不归顺亲近服从，这是天子的职责。所以，政事混乱，是宰相的罪；国家风俗败坏，是诸侯的过错；天下不统一，诸侯企图反叛，是由于不恰当的人担任了君王。

【原文】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夫威强未足以殆邻敌也，名声未足以县天下也，则是国未能独立也，岂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于是者，日与桀同事同行，无害为尧。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堕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堕，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诚以其国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亦危殆灭亡。

殷之日，案以中立无有所偏而为纵横之事，偃然案兵无动，以观夫暴国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劲矣。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为是之日，而名声剸天下之美矣。权者重之，兵者劲之，名声者美之。夫尧、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于是矣。权谋倾覆之人退，则贤良知圣之士案自进矣。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务本事，积财物，而勿忘栖迟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国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则？彼无与至也。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矣，其民之亲我也欢若父母，好我芳若芝兰，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彼以夺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就能有与是斗者与？安以其国为是者王。

殷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赏庆以先之，严刑罚以防之，择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贯也，是以厌然畜积修饰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于府库，货财粟米者，彼将日日栖迟薛越之中野，我今将畜积并聚之于仓廪。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将日日挫顿竭之于仇敌，我今将来致之，并阅之、砥砺之于朝廷。如是，则彼日积敝，我日积完；彼日积贫，我日积富；彼日积劳，我日积佚。君臣上下之间者，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疾也，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国为是者霸。

立身则从俚俗，事行则遵俚故，进退贵贱则举俚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

者，则庸宽惠，如是者则安存。

立身则轻楛，事行则蠲疑，进退贵贱则举佞说，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如是者危殆。

立身则忭乔暴，事行则倾覆，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劳，好用其籍敛矣而忘其本务，如是者灭亡。

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择也。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之具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善择之者王，不善择之者亡。夫王者之与亡者、制人之与人制之也，是其为相县也亦远矣。

【译文】　具备王者的条件就能称王，具备霸者的条件就能称霸，具备生存的条件就能生存，具备灭亡的条件就会灭亡。治理一个诸侯大国，它的威武强盛之所以可以建立，它的名声之所以美好，它的敌人之所以屈服，国家之所以转危为安，化凶为吉，全部的关键都在于它自身而不在于别的国家。称王天下称霸天下，安全地保存下来，危险，灭亡；全部的关键都在于它自身而不在于别的国家。威力强大但还不足以危及相邻的敌国，名声还不足以使天下仰慕，那么这个国家还谈不上独立，怎么能免除忧虑呢！天下被强暴的国家威胁，而如果是自己不愿意像强暴的国家那样，即使天天与桀这样的暴君共事，也不妨碍自己成为尧那样的人。这不是成就功名的原因，也不是国家安危的根由。成就功名的原因，存亡安危的根由，一定要建立在自身忧乐志向的基础上。如果确实把自己的国家作为实行王者之道的场所，就可以称王；如果把自己的国家作为危险、灭亡的场所，也就会危险灭亡。

国家强盛的时候，保持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参予合纵连横之类的活动，安然地按兵不动，看那些强暴的国家相互争斗。平定政治教化，审察礼节制度，训练老百姓，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独一无二地拥有天下最强大的兵力了。实施仁义，力求尊荣，端正法律准则，选拔贤臣良将，养育百姓，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独一无二地拥有天下最美好的名声。政权牢牢地抓住，兵力强劲了，名声美好了，就是尧舜统一天下的作法，也丝毫不比这些作法更好。如果玩弄阴谋诡计、搞颠覆活动的人被斥退，那么贤臣良将有智慧的圣明的人自然就会到来。刑罚政令得当，百姓和谐，国家习俗有节制，那就会兵力强大，城池牢固，敌对的国家自然就会屈服。致力于农业生产这个基础的事业，积聚财物，不随意丢弃抛散，这样就使官员和百姓都按制度办事，于是财物积聚起来了，国家自然富足了。三方面都照此办理，强暴的国家的君主自然就无法使用他的兵力了。为什么呢？没有人跟随他来打仗了。那些跟随他来打仗的，必定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亲近我们，高兴得像见到父母一样；喜欢我们，像喜欢芝草兰草一样。回过头去看他们的君主他们的君主就像遭到火烧、黥刑的罪

犯一样丑恶可怕，像是仇人。那些百姓的性情，即使像桀跖一样，又哪里会为了他们所憎恶的人而去伤害他们所喜爱的人呢？他的百姓已经被争夺过来了。所以古代的人，有凭着一个诸侯国夺取天下的，但并不是跑到别国去夺权，而是治理好自己国家的政事，使天下人无不仰慕，像这样就可以诛杀强暴，制止凶悍了。所以周公向南方出征时，北方国家的人发出埋怨，说：为什么独独不到我们这里来呢？周公向东方出征时，西方国家的人也发出埋怨，说：为什么独独把我们放在后面呢？谁能够同这样的君主斗争呢？使自己的国家做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称王。

国家强盛的时候，让士兵停止打仗，让百姓休养生息，使他们得到安定，爱护百姓，开辟田野，充实粮仓，改良器械使它们方便适用，谨慎地招募、选择、收纳才艺高强的人，然后用重赏来引导他们，用严厉的刑罚来防范他们，选择通晓事理的人来统率管理他们，这样，就充分地积蓄了财物，修理了器械，可供使用的物资也充足了。兵器盔甲等器械，敌人天天把它们丢弃损毁在原野之中，我们都要修理它，爱护它，把它们收藏在仓库里面。货物粮食，敌人天天把它们丢弃抛散在旷野之中，我们却要把它们积聚在仓库里面。才艺高强的人，得力的官员们、健壮勇猛的人，敌人天天使他们受仇敌的打击而精疲力尽，我们却要把他们招致拢来，全部收容接纳，在朝廷中磨炼他们。像这样，敌国一天天积聚的是弊病，我们一天天积累的是完善；敌国一天天积聚的是贫困，我们一天天积累的是富足；敌国一天天积聚的是劳苦，我们一天天积累的是安逸。在君臣上下之间，敌国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地相互仇视疏远，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诚恳地相互亲爱。我们就用这样的办法去等待敌国的衰败。能使自己的国家做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称霸。

做人就顺从平常的习俗，做事只遵循惯例，选拔人才，评定贵贱，推崇的是平常的人，用来接近平民百姓的态度方法，是采取的宽厚恩惠，这样的君主可以安定保存。

做人态度轻率恶劣，做事迟疑不决，选拔人才，评定贵贱，推崇的是花言巧语的人，用来接近平民百姓的态度方法，是喜欢巧取豪夺，这样的君主一定危险。

做人骄横凶暴，做事反复无常，选择人才，评定贵贱，推崇的人阴险奸诈，用来对待平民百姓的态度方法，是只喜欢他们尽力而不看重他们的功劳，只喜欢横征暴敛而不顾百姓所从事的农业生产，这样的君主一定灭亡。

这五种情况，是不能不认真地加以选择的。称王天下、称霸天下、安全地保存下来、危险、灭亡的条件就是这些。善于选择的就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就被别人所制服；善于选择的就能称王，不善于选择的就会遭到灭亡。称

王的与被灭亡的，制服别人的与被别人所制服的，这中间的悬殊实在太大了。

富　国

【原文】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译文】　天地万物同处在一个宇宙空间，而形体各不相同，它们没有固定的用途，但却都对人们有用，这是自然的道理。各种等级类别的人共处在一起，他们追求相同而方法途径不同，欲念相同而智慧相别，这是人的本性。

人都有所肯定的，聪明的人与愚蠢的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他们所肯定的是不相同的，由此就区分出聪明与愚蠢。地位相同的人智慧并不相同。如果谋取私利而不受到惩罚，放纵欲念而不受到阻碍，那么人们就不可避免地奋起相争。这样，有智慧的人就得不到治理国家的机会。有智慧的人得不到治理国家的机会，就无法成就功名。功名无法成就，人们的上下高低就无从区别。人们的上下高低无从区别，君臣的地位就无法确立。没有君主来统治臣民，没有上层来统治下层，天下人就会毁害本性而放纵欲念。人们所想要的与所憎恶的东西，是同一类，想要的人多而东西很少，东西少就必然引起争夺。所以各行各业所制成的物品，都是用来供养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但是一个人的才能不能够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不能兼管各种事务。人们分散居住各顾各不相互依靠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要组织在一起没有名分等级制度就必然发生争斗。无法生存下去是忧患，发生争斗是灾祸。拯救忧患，排除灾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明确名分等级来组织起人们。如果允许强者胁迫弱者，智者惧怕愚蠢的人，下民违抗君主、年少的欺凌老人，不用道理来治理国家，像这样，老弱的就有失掉奉养的忧患，强壮的就有相互争夺的灾祸。事业成为人们所厌恶的，功名利

禄成为人们所喜好的，每个人的职业没有区分，像这样，人们不仅有难以建树事业的忧患，还会有争夺功劳的祸患。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名分，婚姻聘纳嫁娶，如果不遵守礼节，像这样，人们就有失去婚配的忧患，就会有争夺美色的灾祸。所以，有智慧的人为此制定了名分等级。

【原文】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而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讹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译文】　使国家富足的办法：节省费用，使老百姓富裕，并善于收藏所节余的财物。按照礼法节省费用，采取政治措施使老百姓富裕。节约费用就有盈余，实施使百姓富裕的政策就能使老百姓富裕。百姓富裕田土就肥沃，而且得到治理。田土肥沃又得到治理，出产的东西就成百倍的增多。君主按法令收税，而下面的人又遵照礼节制度去用它，节余的财物就会堆积如山，即使不时地焚烧，也还无处储藏。君主还会发愁没有盈余吗？所以懂得节省费用使老百姓富裕的人，一定享有仁义贤良的名声，而且会有丰厚得像山一样的积蓄。这没有别的缘故，就出于节省费用，使百姓富裕。不懂得节省费用，使百姓富裕，百姓就必定贫困。百姓贫困田土就瘦弱而且荒芜，田土瘦弱而荒芜，出产的物品就还不到正常收入的一半。君主虽然想方设法地侵取掠夺，也只有很少的收获。假如又不按照礼节制度去节省地使用这些收获，就必定有贪利诈取的名声，而且还有空虚匮乏的实质。这没有别的缘故，不懂得节省费用，使老百姓富裕。《尚书·康诰》说："像天那样广大地覆盖着万物，顺从德的标准，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臧余，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

【译文】　礼，就是贵贱有等差，长幼有差别，贫富尊卑都有与他们等级相宜的规定。所以，天子穿戴的是红色龙袍和礼帽，诸侯穿戴的是黑色龙袍和礼帽，大夫穿的是一种叫“裨”的衣服，戴的是礼帽，士戴白鹿皮的帽子，穿便服。德行一定要与地位相称，地位一定要与俸禄相称，俸禄一定要与能力相称。从士以上，一定要用礼义乐章来节制，平民百姓，一定要用法度来治理。根据土地大小来划分行政区域，根据财利的多少来养育百姓，按照人的能力来授予适当的事务。使人们能够胜任这些事务，而这些事必定产生收益，这些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百姓。使百姓的衣食和各种用费都能够收支相当，一定还能适时地储藏节余的钱粮，这就叫做符合法度。所以，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事情无论大小多少，都要按礼的规定类推。古书上说：“朝廷上没有可以侥幸谋取的职位，百姓中没有可以侥幸存活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译文】　减轻田土山野的赋税，公平合理地在关卡集市收税，减少商人的数量，少兴劳役，不要贻误农时，这样，国家就能富足。这就叫做用政治措施来使百姓富足。

【原文】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此之谓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固以为王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此之谓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译文】　人们生活，不能不组织在一起，组织在一起而没有名分等级就会发生争夺，争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没有名分等级，是人们最大的祸害；有名分等级，是天下根本利益之所在。而君主，是用来掌管名分等级的关键。因此赞美君主，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君王把人们划分出等级差异，使他们的地位有的高贵有的卑下，待遇有的丰厚有的菲薄，有的安逸快乐，有的劳苦不堪。并以此来明确隆礼尊贤的礼乐等级制度，来贯彻隆礼尊贤的礼乐等级次序。在金、石、玉、木器上雕刻，制作各种颜色的服装，使它们充分用来辨别贵贱而已，并不追求更多的东西。制作种、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使它们能充分用来辨别吉凶让人们欢乐和谐而已，并不追求别的什么。建造宫室台榭，使它们能充分用来避免干燥潮湿，涵养德行辨别尊卑而已，并不是追求别的什么。《诗经·大雅·棫朴》说："雕刻花纹，金玉是它的质料。勤勉的君王，是四方的纲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把色彩丰富的衣服给君主穿，把各种各样的食物给君主吃，把许许多多的物品交给君主用，把整个天下交给君主统治，并不是特意制造过分的安泰奢侈和华丽，原本只是为了统一天下，治理各种变化，利用各种物品，养育百姓，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没有比仁人更好的人了。他的智慧足以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定天下，他的德行声望足以教化天下。得到他天下就太平，失去他天下就大乱。老百姓确实依赖他的智慧，所以争先恐后接二连三地为他劳苦，务必让他安逸，以此来护养他的智慧。老百姓真心诚意地赞美他的仁厚，所以为他决死战斗来捍卫他，以此来护养他的仁厚。老百姓真心诚意地赞美他的品德，所以为他的金、石、玉、木器雕刻了花纹，制作了各种颜色的服装，来想法设法地修饰他，以此来护养他的品德。所以仁人在上，百姓敬重他像敬重天帝一样，爱戴他像爱戴父母一样，为他决心战斗而万分欣愉，没有别的缘故，仁人所确定的政令实在美好，仁人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巨大，仁人所给予百姓的利

益实在太多。《诗经·小雅·黍苗》说："我们肩扛，我们拉车，我们套车，我们赶牛，我们的事务完成了，都说：回去吧。"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君子用的是德，小人用的是力。用力的，受用德的人使唤。百姓的力，依靠君子的德然后才能取得成功。百姓组织在一起，依靠君子的德然后才能和谐协调。百姓的财物，依靠君子的德才能集聚。百姓的地位，依靠君子的德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依靠君子的德才能长久。父子之间没有君子的德的教化就不会相互亲爱，兄弟之间没有君子的德的教化就不会相互和顺，男女之间没有君子的德的教化就得不到欢愉。年少的人依靠君子的德的教化成长，年老的人依靠君子的德的教化得到奉养。古书上说："天地滋生万物，是圣人使他们成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今世道却不是这样，加重钱财的聚敛而夺走老百姓的财物，加重田土山野的赋税来夺走老百姓的食物，加重关卡集市的税收来阻碍老百姓交换东西的事务。不仅如此，又百般挑剔伺机欺诈，玩弄权术阴谋颠覆的手段，颠倒是非，来败坏世道。老百姓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肮脏丑恶残暴的行为，知道国家将要遭到极大的危险以至灭亡。于是，有的臣下杀死了君主，有的下人杀死了上面的人。有的出卖城池，背叛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无别的缘故，君主自取的结果。《诗经·大雅·抑》说："没有人说话得不到相应的回答的，没有给人恩德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黿鼉鱼鳖鳅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鸟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

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如烧如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钘锡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刑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

【译文】　使天下普遍富足的办法在于明确职分。翻耕田地，表明田亩的数量，铲除杂草种植谷物，积粪肥田，这是农夫们的事情。遵守时令，督促老百姓勤奋地劳作，使事情有进展，提高功效，协调百姓、使他们不偷懒又不懈怠，这是将帅的事情。高地不受旱，低地不受涝，寒暑调和，五谷按时成熟，这是天的事情。至于普遍地保护百姓，普遍地爱抚百姓，普遍地管理百姓，即使遇到旱涝灾荒的年景，老百姓也没有冻饿的灾难，这是圣君贤臣的事情。

墨子的言论是非常不安地在为天下担忧日用的不足。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忧患，只不过是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现在这些土地所生长的五谷，只要人们善于经营它，一亩就可以收几盆，一年就可以收获两次。然后，瓜、桃、枣、李之类的水果一株的收获也要用盆计量，然后葱、姜、蒜以及各种蔬菜要用池泽来量，然后猪、牛、羊等家畜家禽样样齐全，要用整车来装，鱼、鳖等按时节滋生繁育，样样齐全而且都能成群，然后还有飞禽、水鸟多得浩如烟海，还有生长在其中的昆虫万物。可以作为食物供给人食用的数不胜数。天地生育万物原本就富足得足以供给人食用；麻葛、茧丝、鸟兽的羽毛、犀牛的皮革、象牙等等原本都富足得足以供人们穿用。不足，不是天下共同的忧患，只不过是

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

天下共有的忧患，是混乱造成的。为什么不尝试着探讨一下造成天下混乱的是谁呢？我认为墨子的“非乐”造成了天下的混乱；墨子的“节用”，使天下贫困。我并非要诋毁墨子，是他的学说不能不导致这样的结果。如果让墨子大而至于掌管天下，小而至于有一个诸侯国，他就会忧心忡忡地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劣的食物，忧忧愁愁地反对着音乐。如果是这样，人们的生活待遇就十分菲薄，生活待遇菲薄，人们的欲望就得不到满足，欲望得不到满足，对有功劳的人的赏赐就无法实行。如果让墨子大而至于掌管天下，小而至于有一个诸侯国，那他就会减少左右随从，减少官职，只注重功业劳苦，与老百姓同样的从事一样的事业，功业劳苦也完全一样。如果是这样，他就没有威力，没有威力刑罚就不能执行。赏赐无法实行，贤能的人就得不到任用；刑罚不能执行，坏人就得不到罢免。贤人得不到任用，坏人得不到罢免，有才能的人与没有才能的人就得不到适当的官职。如果是这样，万物就会失调，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故也得不到及时而恰当的处理，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人都愁苦不堪，像烧焦似的。墨子即使为他们穿粗布衣服，系粗劣腰带，吃豆类，喝白水，又怎么能使百姓富足呢！既然已经伤了根本，枯竭了源泉，当然就使天下枯竭了。

所以古代君王圣人所做的就不是这样。他们懂得作为百姓的君主，不使自己华美，不修饰自己，就不足以统一百姓；不使自己丰厚富裕，就不足以管辖下面的人；不使自己威严强大，就不足以禁止强暴战胜凶悍。所以必定要撞击大钟、敲响鸣鼓、吹奏笙竽、弹弄琴瑟，来满足自己的耳朵；必定要让人雕刻各种花纹，制作多彩的服装，来满足自己的眼睛；必定要用各种肉、细粮、多样芳香的美味来满足自己的嘴巴。然后增加左右随从，配备官职，加重奖赏，严格刑罚，来警戒人们的心志，使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所向往所喜爱的尽都在这里，于是赏赐得以实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惧害怕的尽都在这里，于是刑罚有了威力。赏赐得到实行而刑罚有了威力，贤能的人就得到任用，坏人就受到罢免，有才能与没有才能的人都得到适当的官职。如果是这样，万物各得其宜，事情发生突然变故也能得到及时而恰当的处理。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财物就会像湍急的源泉滚滚而来，会像大河大海一样多得无边无际，象山丘一样突兀堆起，即使不时焚烧，也无处收藏。天下还怕不富足吗？所以如果儒家的办法真正能实行，天下就会太平而富足，役使老百姓就会有功效。《诗经·周颂·执竞》说：“钟鼓声响亮宏大，管磬声温馨和谐，上天降福多，上天降福广，君主威风而慎重，既醉又饱，福禄往复无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真正实行墨家的办法，天下就会崇尚节俭而更加穷困，反对争斗而一天

比一天争斗得更厉害，人们劳苦困顿不堪而更无功绩可言，悲苦忧愁地反对音乐而一天比一天更不和谐。《诗经·小雅·节南山》说："上天正在降下疾病，丧乱盛多，百姓没有赞许，也未曾停止叹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垂事养民，拊循之，哺呕之，冬日则与之馆粥，夏日则与之瓜麮，以偷取少顷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徒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国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赏庆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响。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谓也。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属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一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草木，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译文】　放弃应该做的事情，用小恩小惠来养育百姓，安抚他们，慈爱他们。冬天为他们准备浓稠的粥，夏天为他们准备瓜菜麦饭，来窃取一时的荣誉，是苟且不正当的作法。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些不守礼义的人的赞誉，但决不是长久之计。事业必定不能成功，功业一定不能建立，这是违背礼义的治国办法。喧嚣嘈杂地赶着时间去强迫百姓从事劳役，追求事情的进展和功利的提高，不把毁誉放在心上，任凭民心的丧失，事情虽有进展而百姓却怨恨不已，这也是不正当的行为。最终会败坏堕落，必定反而没有功效。所以放弃应该做的事，用小恩小惠去养育百姓来保持荣誉，是不行的；为了成功而忘记百姓，也是不行的，这都是不合礼义的办法。

所以古人做事就不是这样。他们使老百姓夏天不会中暑，冬天不会被严寒所冻，事务再紧急也不伤害百姓的劳力，事务缓和时也不忘记不误农时。事务完成，功绩建立，上下君民都十分富裕。因而百姓都爱戴他们的君主，象流水归向大海一样地归顺他，亲近他，欢欣得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为了他决心战斗

而心甘如饴，没有别的缘故，是由于君主忠诚信实、调和、公正到极点。所以，统治国家、养育人民的君主，要想抓紧时机建功立业，用调和宽缓的办法比用急于求成的办法更快，用忠诚信实、公平的办法比奖赏更令人喜悦；必定先纠正存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再慢慢地责备存在于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样威力比刑罚更大。调和宽缓、忠诚信实与公平、正人先正己这三种美德，如果君主能真正实行，下面的百姓就会如影随形，如回音应声。这样的君主即使不想显明通达，可能吗？《尚书·康诰》说："君主非常英明，百姓一定肯为君主出力，勤勉、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施行教导改造就采用刑罚，刑罚就会繁乱反而治服不了奸邪；只讲教导改造而不用刑罚，奸邪的人就不会受到惩治；只用刑罚而不奖励，勤劳奋勉的人就得不到鼓励；有赏有罚但赏罚不当，百姓就会疑惑，习俗就会险恶，老百姓就不会齐心一致。所以古代君王明确礼义来统一百姓，尽力作到忠诚信实来爱护百姓，崇尚贤才，使用能人，按他们的品德能力来排定位置，用官职的等级和与等级相应的服饰、奖赏来激励他们。按照时令来安排他们的事务，减轻他们的负担，来协调统一他们。广泛而普遍地保护他们，养育他们，象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如果这样，奸邪就不会发生，盗贼就不会出现，受到感化而改恶从善的人就会得到鼓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的方法简便易行，他灌输给人们的思想十分牢固，他的政策法令统一，他的防范措施明确。所以说："上面统一，下面就会统一；上面分裂，下面就会分裂。就像草木一样，枝叶总是同根一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也。

【译文】　不给予百姓利益却向百姓索取利益，不如先给予百姓利益再向百姓索取利益有利。不爱护百姓却驱使百姓，不如爱护之后再驱使有效。给予百姓利益之后再向百姓索取利益，不如给予利益而不索取利益有利。爱护百姓再驱使百姓，不如爱护而不驱使有效。给予利益而不索取利益，爱护而不驱使的，是取得天下的君主。给予利益再索取利益，爱护百姓再驱使百姓的，是保有国家的君主。不给予利益只索取，不爱护只驱使的，是危害国家的君主。

【原文】　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徼支缭，其境关之政尽察，是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

贵者不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不悫，是暗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须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慢楛，是辱国已。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陵谨尽察，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攻取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贪，是愚主之极也。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

【译文】　观察一个国家的治乱好坏，到它的边境就可以看出端倪了。它的哨兵往返不断地巡逻，它的边境的关税征收得十分苛严，这就是混乱的国家。它的田地荒芜，城池破败，这个国家的君主一定是贪婪的君主。察看它的朝廷，那些尊贵的人并不贤良；察看它的官员，那些管事的人并无才干；察看君王左右的亲信，那些君王所信任的人并不诚实，这个国家的君主是昏庸的君主。所有的君臣上下大小官员，对钱财的收取支付的计算，十分精细慎密地检查；但对于礼节礼法制度，却茫然无知，怠慢马虎，这样的国家是被人凌辱的国家。它的农民乐于田土的耕作，它的士兵不避困难，百官依照法律办事，朝廷崇尚礼法，卿相协调地议论国事，这样的国家是治理好的国家。察看它的朝廷，那些尊贵的人都是贤能的人；察看它的官员，那些办事的人都有才干；察看它的君王的左右亲信，那些君王信任的人都十分诚恳，这个国家的君主是圣明的君主。所有的君臣上下大小官员，对钱财的收取支付的计算，手续宽松简便，他们对于礼节礼法制度，却十分严谨明察，这样的国家是繁荣昌盛的国家。如果都一样贤良，那么有亲属关系的首先尊贵；如果都一样有才能，那么故旧关系的人

先得到官官职。那些臣下大小官员，干过坏事的受到感化变好，横蛮强悍的人受到感化变得淳厚，奸诈狡猾的人都受到感化变得诚实。这一切都是圣明的君主的功绩。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也有征兆：君王不崇尚礼义兵力就弱，君王不爱护百姓兵力就弱，已经许诺的事情不讲信用兵力就弱，奖赏不重兵力就弱，将帅无能兵力就弱。君主喜欢攻占求取功劳国家就贫，君主贪利国家就贫，士大夫众多国家就贫，工匠商人众多国家就贫，耗费钱财没有一定的限度和规定国家就贫。百姓贫穷君王就贫穷，百姓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乡村是财富的根本，货仓粮仓是财富的末梢。百姓顺应天时耕作，事业有条不紊，是财货的源泉，按等级收取赋税充实府库是财货的支流。所以圣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适应节气的变化，节制支流，开拓源泉，而且随时仔细斟酌，普遍地使天下百姓都一定有盈余，君主就不会忧虑不足，如果这样，上下都富足，都没有储藏东西的地方了。这是最懂得治国方法的。所以夏禹时有十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但天下没有面露菜色的人。十年之后，七年之后，每年谷物都又得到成熟，而且还堆积有余。这没有别的缘故，就是禹汤懂得本末源流的道理。所以如果田野荒芜而仓库却是充实的，老百姓空无所有而府库却是满的，这叫做国家将亡。砍断了财富的根本，枯竭了财富的源泉，甚至聚敛了它的末梢，聚敛了它的支流，但是君主将相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国家的覆灭很快就要到来。用整个国家来供养他还保不住他自己，这叫做最大的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想要追求富贵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家，本来想要追求利益却使自己遭到危难。古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国家，现在仅存十多个。这没有别的缘故，之所以这样，道理都是一样的。统治百姓的君主，也该觉悟了吧。

【原文】　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纰屨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慝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薤。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爱其爪牙，畏其仇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珪璧将甚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失丧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

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译文】　方圆百里的小国，是完全可以独立的。凡是进攻别国的，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不然就是为了愤恨。仁人治理国家，将修养意志，端正自身行为，极其崇尚礼义，极其忠诚信实，极其遵循法度。即使穿布衣麻鞋的人，只要他们确实做到这些，就是居住在穷巷破屋中，王公大人们也不能与他们争夺名声，仁人还将国家大事委任给他们，这样的仁人君主，天下没有谁能埋没他。如果这样，为名而攻战的人就不会来进攻了。仁人治理国家，还要开辟田野，充实仓库，改进器械，使它们便于利用，上下同心，三军同力，仅靠这一点就孤军深入去苦战，还不行，还将使境内的城镇坚实牢固，看到可以了，再去迎击那些敌军，俘获他们的将领，像拨去麦饭一样容易。敌军所得到的还不够用来医治创伤和补充损失，他们还得顾惜他们的下级官兵，又惧怕自己的敌人，如果这样，为利而攻战的人就不会来进攻了。仁人治国，还要讲求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之间的道义，并以慎重的态度对待，礼节将更加完善，赠给的玉器将特别大，敬献的礼品将更为丰厚，所派去担任使者的人必定是文辞优雅、善于辩说的君子。那些人只要还有人的意识，谁又会愤恨这样的仁人君主呢？如果这样，为愤恨而攻战的人就不会来进攻了。求名的人不来进攻，求利的人不来进攻，为愤恨而来的人不来进攻，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安如磐石，寿命就会象天上的箕宿、翼宿一样长久。别的国家都在动乱，只有我的国家太平；别的国家都很危险，只有我的国家安定；别的国家都衰亡，我然后起来征服它们。所以，仁人治国，不只是单独保持住自己所有的，还将征服天下之心。《诗经·曹风·尸鸠》说：“仁德的人，他们的礼义没有差错。他们的礼义没有差错，可以治理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视，诎要桡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则不足以为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此之谓也。

【译文】　保住国家的难易：事奉强暴的国家难，使强暴的国家来事奉我们

容易。用财宝事奉强暴的国家，财宝用完了邦交尚未缔结；采取定约盟誓的办法，信约刚刚定好不久就背叛了；割让少量的国土来贿赂强国，割让之后，强国的欲望并没有满足。对强国事奉得越恭顺，它的侵略就越厉害，一定要达到使别国资财用尽，把国家全部给它才罢休。即使有尧舜的辅助，也不可能用这种办法使自己幸免。就譬如让一个姑娘脖子上系着珠宝，胸佩着玉，身背着黄金，却碰上了山中的强盗一样。即使姑娘不敢正视，弯腰屈膝，像穷人家的女子一样，仍然无法避免被抢。所以这不是友善和取得人心的办法。只希望用花言巧语恳求，畏怯地事奉强国，是完全不能保国安身的。所以圣明的君主不采用这种办法。他必定要修整礼义来统一朝廷，端正法纪来统一官员，平定政局来统一百姓。然后礼义制度才能统一于朝廷，各种事务统一于官吏，黎民百姓统一于下层。象这样，近处的人竞争着来亲近，远方的人也愿意来依附。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这样，名声威慑天下，威力镇服强暴，只需要拱着手指挥，强暴之国无不被驱使。这就像力举千斤的乌获与身高三尺的焦侥相斗一样。所以说："事奉强暴的国家难，使强暴的国家事奉我们容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王　霸

【原文】　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湣、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扶乐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译文】　国家的政权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权力地位的。

能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掌握它们，就可以使国家得到最大的安定、最大的繁荣强盛，成为积聚一切美好业绩与名声的源泉。不能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掌握它们，就会使国家遭到极大的危险、极大的灾祸。这样，有它们还不如没有它们。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再想做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办不到了，齐闵王、宋献王就是这样的。所以，君王，是天下最有权力地位的，但不一定使自己得到安定，要得到安定还必须执行正确的治国原则。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施行礼义就可以称王，恪守信用就可以称霸，玩弄权术阴谋就会灭亡。这三种办法，是圣明的君主要慎重地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

提倡礼义来管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妨害它，做一件不符合礼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取得天下，这种事仁人是决不会做的。像坚硬的石头那样坚定地维护和保卫着自己的思想与国家。那些由他一道行动的人，都是符合礼义的人；那些与国家发布的刑法，都是符合礼义的法；那些他所急切地统率群臣追求的，都是符合礼义的理想。像这样，臣民们就会依据礼义来仰慕君主，这样，国家的基础就巩固了。基础巩固了，国家就安定了，国家安定了，天下就安定了。孔子无立锥之地，但由于他真正用礼义来指导自己的意志与思想，用礼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表现在言谈中，到成功的时候，孔子不再被天下埋没，名声流行，传到后代。现在，也应该让天下显赫的诸侯们用礼义来指导自己的意志与思想，用礼义来约束各种法令制度，并把它体现在政事上，反复强调它，用它作为贵贱、生杀的标准，使它自始至终，浑然如一。如果这样，诸侯的名声就会在天地之间光大，难道还不如日月雷霆那样显赫吗？所以说，以一个国家来实现礼义，这个国家的名声很快就会显赫，商汤王、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商汤王凭借着亳，周武王凭借着鄗，都只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却统一了天下，使诸侯成为臣下。车、马、人迹所到之处，无不归顺依从。这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实现了礼义。这就叫做施行礼义而称王天下。

【原文】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鲐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译文】　道德虽然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礼义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治

理天下的道理大体上具备了，刑罚与赏赐，不允许的与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些是可以相信的。政令已经发布，虽然看到有弊病，也不失信于百姓；与诸侯国结盟的誓约已定，虽然看到弊病，也不失信于参予结盟的友邻国家。像这样，就会兵力强劲，城池坚固，而敌国畏惧。国家上下一致，约定明确，建立盟约的友邻国家信任，虽然是地处偏僻的国家，也会威震天下。五霸就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不是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不是极其崇尚礼法，礼法制度也不是最完善，也没有使天下人心信服，但是他们注重方针策略，讲究劳逸结合，谨慎地积蓄财物，修整备战的物资，君臣上下像上牙下牙一样地契合，彼此信赖，于是天下无人敢与他们为敌。所以齐桓公、楚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的国家，都是处于偏僻地区的国家，却能威震天下，强大到足以危及中原各国。没有别的缘故，就是能取信天下。这就叫做恪守信义而称霸天下。

【原文】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译文】　提倡功利来管理国家者，不致力于发扬礼义，不实现信誉，唯利是图，对内不惜欺诈自己的百姓来贪求蝇头微利，对外不惜欺诈邻国来贪求大利，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土地财物，却常常去追求别人所有的东西。像这样，臣民们无不用欺诈的心来对待他们的君主。上面的欺诈下面的，下面的欺骗上面的，这样上上下下离心离德。像这样，敌国就轻视它，邻国就怀疑它，权术阴谋一天天盛行，国家就不免危弱，发展到极点就灭亡。齐闵公、孟尝君就是这样。他们原本掌握着强大的齐国，却不用来整治礼义，不用来把政治教化作为根本，不用来统一天下，却把不断地勾结别国、四处纵横游说作为追求的目标。原先强盛的时候，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使秦国屈服；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向中，足以攻占宋国。可是到燕、赵等国家群起而进攻它时，就像秋风扫除落叶一样，齐闵王身死国亡，蒙受的是天下最大的耻辱。后

代人谈起坏事，就必定以齐国为借鉴。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由于它不遵循礼义而遵循权术阴谋。

三种办法，是贤明的君主之所以必须谨慎地加以选择的，是仁人之所以必须明白的。善于选择的人统治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被别人所统治。

【原文】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之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秽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人之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固，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译文】　国家，是天下是重要最可贵的工具，是最沉重的任务。不能不妥善地为它选择治理的人，然后来安置它，把它安置在危险的人的手里就危险了。不能不妥善地为它选择治理的原则，然后实施这种治国原则。治国的原则污浊，国家的路就会阻塞不通。危险阻塞，国家就会灭亡。国家如何安置？不是指分疆列土，而是实施哪一种治国方法，把国家委托给谁。回答说，实施王者的法，交与实施王者之法的人来治理国家，就可以称王天下。实施霸者的法，交与实施霸者之法的人来治理国家，就可以称霸天下。实施亡国的法，交与实施亡国之法的人来治理国家，国家也就灭亡。三种情况，是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要谨慎地加以选择的，是仁人之所以必须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最沉重的任务，如果不用长期积累的正确的办法来治理它，就不能巩固。国家是用来更新世代的工具，这种更新是坦然平稳的，不是制度的改变，只是君臣上下地位的变化。今天的事不同明天，今天的人不保明日，然而为什么会有安然存在千年之久的国家呢？回答说：沿用了千年的礼法来治理国家，而且是把国家交与信守礼法千年的人来治理。人没有百年的寿命，为什么有信守礼法千年的呢？回答说：用千年的礼法来约束自己的人，就是信守礼法千年的人。所以，把国家交给长久遵循礼义的人治理，就称王天下；把国家交给品行端正、忠诚信实的人治理，就称霸天下；把国家交给搞权术阴谋颠覆

活动的人治理，就灭亡。这三种情况，是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要谨慎地选择的，是仁人之所以必须明白的。善于选择的统治别人，不善于选择的，被别人统治。

【原文】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译文】　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必定不能独自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样，国家的强弱荣辱关键就在于选取辅佐的人。君主有才能，辅佐的人也有才能，就可以称王天下。君主自己没有才能，但还知道畏惧从而去寻求有才能的人，也可以称霸天下。自己没有才能，又不懂得畏惧而去寻求有才能的人，只知道任用身边善于阿谀奉迎、亲近自己的人，就必然危险、削弱，发展到极点就会灭亡。国家，立足于大处去治理它就强大，只注意细微末节去治理它就弱小。强大到极点就称王天下，弱小到极点就遭致灭亡。介于两者之间，就可以幸存。立足于大处去治理国家的，先讲礼义然后才考虑利益，不顾及亲疏，不顾及贵贱，只求找到真正有才能的人，这就叫做立足于大处治国。只注重细微末节去治理国家的，先讲利益然后才考虑礼义，不顾及是非，不区分曲直，只任用善于阿谀奉迎、亲近自己的人，这就叫做只注重细微末节治国。立足于大处着眼治国是前面所说的这样，只注重细微末节治国的是后面所说的这样，介于两者之间的有的地方像前面那样，有的地方像后面那样。古书上说：完全立足于大处治国的称王天下，介于立足大处与注重细微末节之间的称霸天下，这两种情况一样也不具备的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译文】　国家没有礼义就得不到治理，礼义用来治理国家，就好比用秤和秤砣来衡量轻重，用绳墨来规范曲直，用规和矩来对待方圆一样。用礼义来治理、处置国家，就没有人能搞欺骗了。《诗经》上说："像霜雪覆盖大地那样普遍，像日月那样光明，实施礼义就能存在，不实施礼义就灭亡。"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

【原文】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宴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人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译文】　国家衰危不会有安乐的君主，国家安定不会有忧愁的君主。动乱，国家就衰危；平治，国家就安定。当今作君王的，急于追求安乐却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就如同喜好声色却又惭愧地没有耳目一样，岂不是太可悲了吗？人之常情：眼睛想看到最好的颜色，耳朵想听到最好的声音，嘴巴想吃到最好的味道，鼻子想闻到最好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好的安逸。这五种最好的，是人之常情不可避免的。满足于五种最好的有一定条件，没有这些条件，这五种最好的东西就得不到。拥有万乘的大国，说得上是广大而富足的，再加上有治理并使它强盛的办法，像这样，就可以安然欢愉而没有祸患灾难了。然后，满足于五种最好的东西的条件就具备了。所以，一切欢乐，产生在平治的国家；忧患，产生在动乱的国家。急于追求安乐而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的人，并不是真正懂得安乐的人。所以圣明的君主，必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然后一切欢乐都在其中了。昏庸的君主，必定要急于追求安乐而把治理国家放在后面，于是他的忧患就数不胜数了，一定要发展到身死国亡的地步才停止，岂不是太可悲了吗？想要得到安乐，而得到的却是忧愁；想要得到安定，而得到的却是危险；想要得到幸福，而得到的却是死亡，岂不太可悲了吗？唉，君主可以体察一下这些话啊。所以治国有一定的方法，君主有一定的职责。至于把几天才能治理周详的事在一天内依次办理，这是君子支派官吏们去做的，这些事不足以妨碍君主游玩休息的乐趣。至于选择一位辅佐的人去统率全部官吏，

使官吏们无不归于正道并向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这才是君主的职责。如果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名声与舜禹相配。君主，主管的是最简要的也是最周详的，所做的事是最安逸又是最有功效的。他衣冠修整不必下床席，四海之内却没有人不愿意以他为帝王。这就叫做最大的简约，最大的乐趣。

【原文】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顑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译文】　君主，以善任用人为有能力，平民百姓，以能够自己做为有能力。君主可以支使别人去办事，平民百姓却不能把事情推脱给别人。一百亩土地一个人管理，土地经营不好，无法推脱给别人。现在君主一个人统管处理天下的事，每天尚有余暇而事务治理没有出过失，是他支派别人去办。大而拥有天下，小而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所有的事必须自己亲自去做才行的话，就没有比这更劳苦疲惫的了。如果这样，即使是奴婢也不会肯与君主交换地位。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必定一切事都由自己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的，是服劳役的人的办法，是墨子的主张。选拔有德行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们，这是圣王的办法，是儒士所必须严格遵守的。古书上说："农民分田耕种，商人分货贩卖，工匠们分行业勤勉努力地劳作，士大夫分职务处理事务，各诸侯国的君主分疆守土，司马、司空、司徒归总全国的大政方针加以讨论，君主就可以拱着自己的手了。"内外都如此办理，天下没有不平均的，没有得不到治理的。这是百代君王都相同的，这是礼法的总纲。

【原文】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译文】　凭着方圆百里的地盘也可以夺取天下，这不是虚假的，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取得天下，并不是别国的人携带着土地来顺从的意思，而是指你的治国的办法能统一人心而已。如果那些国家的人心被我们统一了，他们的土地怎么可能离开我们去到别的地方去呢？方圆百里的地盘，它的各种等级的爵位，足以容纳天下贤明的人；它的各种官职事业，足以容纳天下有才能的人；遵循原有的法律制度，选择其中好的来明确地加以利用，足以使贪求财利的人顺服。贤明的人统一在一起了，有才能的人被任用了，贪求财利的人顺服了，三个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天下的人才就尽数网罗了，没有谁还在这之外。所以说，方圆百里的地盘，足以取得天下全部的权力地位；讲求忠诚信实，提倡仁义，足以征服天下所有的人。权力地位和人心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取得了整个天下，而晚来归顺的诸侯，将先遭到危险。《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谁不顺服。"说的就是统一人心。

【原文】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调一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译文】　后羿、逢门，是善于射箭的。王良、造父，是善于驾车的。聪明的君子，是善于使人顺服的。人们顺从了，权势就随之而来；人们不顺服，权势就随之而去。所以君子做到使人顺服就是止境。所以君子要想得到善于射箭的，能够射中既远而又微小的目标的，没有比后羿、逢门更合适的了。君主要想得到善于驾车的，能够速度既快又跑得很远的，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合适的了。要想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楚这样的大国，就没有比聪明的君子更合适的了。他们运用的智慧很简约，办事也不劳累，但功绩名声却非常大，一切事务，他们处理起来既容易又极其轻松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聪明的君子作为宝贝，而昏庸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当成可怕的人。

【原文】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响，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

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一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译文】　取得天子那样尊贵的地位，富裕得拥有天下，取得圣王那样的名声，制服所有的人，而不被任何人所制服，这是人们感情上所共有的欲望，而君王这一切都具有。穿上各种颜色的衣服，吃上各种美味的食物，把丰厚的财物拿来用，使整个天下归自己统治；饮食非常丰盛，音乐非常宏大，房屋非常高大，花园非常广阔，统治诸侯，统一天下，这是人们感情上所共有的欲望，而天子的礼法制度正是这样的。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官员违背政令就处以死刑，三公诸侯不守礼法就遭到囚禁，四方各诸侯国有分裂的思想行为就必然灭亡；名声像日月一样光明，功绩像天地一样宏大，天下人如影随形如回声应声一样地跟随他，这也是人们感情上共有的欲望，而君王这一切都具有。所以人的感情是：嘴巴喜欢美味而气味要无比的美好；耳朵喜欢听音乐而乐音要无比的宏大；眼睛喜欢华丽的色彩和美女而华丽的色彩与美女要无比的众多；身体喜欢安逸而要无比的安闲清静；心中喜欢财利而俸禄要无比的丰厚。把天下人所共同有的愿望都加起来自己全部拥有，控制整个天下的人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只要不是疯子傻子，哪一个人看到这种局面不感到快乐呢？想达到这种局面的君主比比皆是，能够建立这种局面的人也世代不绝，但他们之间千百年来没有遇合，为什么呢？回答说：君主不公平，臣下不忠诚，君主排斥贤士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臣下争权夺位而嫉妒贤人，这就是他们不能遇合的缘故。君主为什么不能开阔些呢？不要顾及亲疏，在贵贱之中不要有偏私，只搜求真正有才能的。如果这样，臣下就会看轻职位功业而礼让贤人，自己安心地跟随在贤人后边。如果这样，舜禹那样的盛世立即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兴起。他的功绩就在于统一了天下，他的名声就会与舜禹相配。事情如此地美好，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啊，君主可以认真体察上面这些话了。杨朱在十字路口哭着说："在这里走错半步，觉察后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还痛哭一阵。任用人也是荣辱、安危、存亡的十字路口，在这件事上的可悲，比在十字路口走错

路的悲哀更沉重。啊！可悲啊！君主们，千百年来也没有觉悟啊！

【原文】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治法，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序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译文】　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使国家动乱的法令制度；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贤明的人；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品行恶劣的人；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谨慎守法的人；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凶悍的人；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美好的习俗；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丑恶的习俗。这两大类情况同时存在，国家还可以保存。如果偏重于前面的几种情况，国家就安定；如果偏重于后面的几种情况，国家就危险。前面四个方面都一一具备了，就可以称王天下。后面四个方面都一一具备了，就会灭亡。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使国家安定的法律制度，他的辅臣是贤明的，他的百姓是谨慎守法的，他的习俗是美好的，四个方面齐备了，这就叫做前面的几个方面一一具备。如果这样，就可以不战而胜，不攻而得，可以不劳累军队而使天下顺服。所以汤凭着亳，武王凭着镐，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地盘，却使天下统一，使诸侯称臣，舟船车马、人迹所到的地方无不归顺，没有别的缘故，就是“治法”、“贤士”、“愿民”、“美俗”四个方面齐备。桀纣拥有天下最重的权势，到后来想要做个普通老百姓也办不到，这没有别的缘故，四个方面都不具备。所以历代君王治国的办法尽管不同，如果照上述情况看来，归根到底道理还是一样的。

【原文】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其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译文】　君主没有不尽力爱护他的百姓的，就会用礼义来治理他们。君主

对于百姓，就象爱护初生的婴儿一样。政策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面的百姓的，如有丝毫不合理的地方，即使是鳏寡孤独，也必定不会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如同喜欢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使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上下，贵贱长幼，一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不把这一点当成最高标准的。然后都各自从内心检查自己，谨慎地守着自己的职分，这是百代君王所相同的，是礼法的关键。而后，农民分田耕种，商人分货贩卖，工匠们分行业勤勉地劳作，士大夫分职务处理事务，各诸侯国的君主分疆守土，司马、司徒、司空归总全国的大政方针加以讨论，君主就可以拱着自己的手了。内外都如此办理，天下没有不平均的，没有得不到治理的，这是百代君王所相同的，这是礼法的总纲。

【原文】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者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安。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玩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基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译文】　至于连日详尽地处理各种事务，认真地权衡并恰当地使用东西和人，使衣服有规格，宫室有标准，仆役有一定的数量，丧葬、祭祀的器物都符合等级的规定，并把这些办法普遍地运用到各种具体事物中去，使各种具体事物无不遵循制度数量的规定然后再办事，这是官吏们的事情，不值得在德才完备的君子面前去说。所以君主，在于为国家确定最高准则，如果为本朝确定的最高准则是恰当的，正确的，所任用的辅佐的人才是真正的仁人君子，就能使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巨大而名声美好，上等的可以称王天下，下等的也可以称霸天下。确立了最高准则，但不是恰当的，所任用的辅佐的人不是仁人君子，就会使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毁弃而名声受辱，国家也必然危险。任用人这一点是君主的关键。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天下就安定，不恰当地任用一

个人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却能恰当地任用百人、千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能够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君主自己还有什么劳累的呢？整饬好衣裳天下就安定了。所以商汤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吕尚，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次一等的五霸，齐桓公在宫室内尽情地追求欢乐、奢侈、游玩，天下却没有人认为他在追求这些，他九次会盟了诸侯，一举扶正了天下，成为了五霸的首领，这也没有别的缘故，他懂得把政事统一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最重要的德行操守。有智慧的人很容易地任用恰当的人并使他们出力，而获得的功名也极大，除此而外，君主还有什么值得做的呢？所以古代的人，有伟大的功名的人，必定是遵循这个办法去做的。那些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使自己遭到危险的人，必定是违反了这个办法的。所以孔子说："有智慧的人智慧本来就丰富，自己所负责的具体事务又不多，他怎么能不明察呢？愚蠢的人的智慧本来就少，又加上他负责许多具体的事务，怎么能不狂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礼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译文】　治理国家的人已将等级名分划定，君主、相和官吏们各自谨慎地对待自己所听到的，不去追索自己所没有听到的；各自谨慎地对待自己所见到的，不去追索自己所没有见到的，所听到所见到的事情，都能真正地按照一致的原则去处理，那么，即使是处在边远地方的老百姓，也没有敢不安于名分等级，遵守制度，依据礼法来顺从君主的，这就是安定的国家的象征。

【原文】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复之，兼昭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译文】　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治理身边的事，不去治理远处的事；治理明显的事，不去治理不明显的事；治理主要的事，不去治理烦杂的事。君主能

够治理好身边的事，远处的事自然就得到治理；能够治理好明显的事，不明显的事自然会随着变化；能够正确恰当地处理好主要的事，其他一切事都会正确。全面处理天下的事情，每天还有余暇，需要治理的事情不多，像这样，是治理天下的最高水平。既要能治理身边的事，又追求治理好远处的事；既要能治理明显的事，又追求理好不明显的事；既要能正确恰当地处理主要的事，又追求做到正确地处理一切事，这是太过分的要求，过分了就等同于达不到，如同树起笔直的木杆却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够治理身边的事，却追求治理远处的事；不能察清明显的事情，却追求了解不明显的事情；不能正确恰当地处理主要的事，却追求一切事都处理正确，这是荒谬的。如同树起弯曲的木杆却要求它的影子笔直一样。所以圣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点，而昏庸的君主却喜欢事事都管周详。君主善于抓住要点，一切事情都可以处理周详；君主喜欢事事都管周详，结果是一切事情都荒废。君主，选择一个相，公布一道法令，明确一个主要的原则，来统帅一切，照耀一切，并以此来显示它的成功。相，负责评论选择官吏们的长官，总揽各种事物的治理，整顿规范朝廷官员们的职分等级，考核他们的功劳，议定对他们的奖赏，年终时拿出他们的成绩呈报给君王，他们当中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的辛劳在于寻求相，在使用相的时候就安闲了。

【原文】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复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

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俀，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译文】　治理国家的人，得到老百姓为他卖力的就富裕，得到老百姓为他献身的就强大，得到老百姓称誉的就有名望。这三者都具备的，天下就归顺他了，三者都不具备的，天下就背离他了。天下都归顺他的就叫做称王天下，天

下背离他的就叫做灭亡。商汤王、周武王，遵循他们的治国办法，施行他们的礼义，兴办对天下都有利的事，铲除对天下都有害的事，天下归顺他们。所以他们重视道德声望来引导臣民，彰明礼义来开导臣民，竭尽忠诚信实来爱护臣民，推崇贤才使用能人来安置臣民，用爵位、赏赐来再三激励臣民，根据时令安排臣民事务，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臣民，广泛全面地保护他们，养育他们，如同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养育百姓非常宽容，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政令制度来对待下面的百姓。丝毫不合理的，即使是对孤独鳏寡的人，也决不加在他们身上。因此，老百姓敬重这样的君主像敬重天帝一样，亲近他们像亲近父母一样。为他们不怕死亡，不苟且偷生，没有别的缘故，他们的道德真正的显明，他们的恩泽真正深厚。

乱世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用肮脏放荡、欺凌盗窃之类的行为来引导臣民，用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人来作为臣民的示范，用倡优、小人、妇女的请托来迷惑臣民，用愚昧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品行恶劣的人凌驾于贤德的人之上。他们养育百姓是使百姓贫困，他们役使百姓，使百姓极其劳苦。所以，老百姓鄙视他们像鄙视女巫一样，厌恶他们像厌恶魔鬼一样。每日都在寻找可乘之机，要共同抛弃这样的君主，要背离、驱逐这样的君主。突然遇到敌人入侵的危难时，这样的君主又希望老百姓为他献身，是办不到的。上面所说的这种治国办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自己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自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

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译文】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回答说：让小人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用非法的手段巧妙地诈取百姓，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祸。一个大国的君主，却喜欢蝇头小利，这就是危害国家；对于声色、楼台、花园之类，越是满足越要追求新奇，这就是危害国家；不好好地治理自己所已经拥有的土地和人民，却时常贪婪地想着别人所有的，这就是危害国家。这三种邪念在心中，而又喜欢用玩弄阴谋权术、反复无常的人在外决断政务，如果这样，君主的权势就会轻微，名声就会羞辱，国家就会危险，这就是危害国家。一个大国的君主，不崇尚礼法，不尊重原有的礼法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那么朝廷的臣子们就会跟着形成不崇尚礼义的风气，而热衷于相互倾诈。朝廷臣子们的风气如此，百姓也跟着养成不崇尚礼义的风气，而热衷于贪求财利了。君臣上下的风气如果都是这样，虽然土地宽广，权势却必然轻微；虽然人口众多，兵力却必然衰弱；虽然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叫做危险的国家，这就是伤害国家。

儒者的做法就不是这样，他们一定要周全详尽地治理国家。在朝廷中必定要崇尚礼义、明确贵贱等级，如此，则士大夫就无不看重名节、死守职责。各级官员们就将遵守统一的制度，十分重视官职的等级。这样，小吏们就无不畏惧法律，遵守法度了。关卡市场只稽查坏人而不征收赋税，平定物价的文书禁止投机而不发生偏差，这样，商人们无不忠厚诚实而没有欺诈了。工匠们将按照时令砍伐木材，宽缓他们的日期，发挥他们巧妙的技能，这样，工匠无不忠诚信实，也不会出废品了。在农村，将减轻田土的赋税，减少钱财的聚敛，少兴劳役，不误农时，这样，农夫们就无不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而不作其他技能的劳动了。士大夫看重名节，死守职责，然后兵力就强劲；小吏们畏惧法律，遵守法度，然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就不会混乱；商人们忠厚诚实，没有欺诈，商人就安于事业，货物就流通无阻，国家的物资就能得到充分的供给；工匠们忠诚信实，不出废品，各种器具就会十分巧妙而便于运用，财力也不会匮乏了。农夫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而不作其他技能的劳动，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于是一切事务都不会荒废。这就叫做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着这种形势来保卫自己，防卫就十分巩固；攻伐别国，攻势就十分强劲；静处时有名望，一有行动就有功劳。这就是儒者所说的周全详尽的治理。

君　道

【原文】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此之谓也。

【译文】　有使国家混乱的君主，没有本来就混乱的国家；有使国家安定的人，没有自行使国家安定的法。后羿射箭的法没有亡失，但后羿这样的人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得到；禹的法令还存在，但夏朝不能世世代代相传天下。所以，法不可能自己存在，制度不可能自己推行。得到合适的人，法就存在；失去合适的人，法就灭亡。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君子，又是法的根本。所以，有了君子，虽然法令简略，也足以治理国家；没有君子，虽然法令完备，但实施的先后颠倒，不能适应事物的变化，足以使天下大乱。不懂得法的本意却要去确定法的条文，条文虽多，遇事必定出现混乱。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的是人才，而昏庸的君主急于得到的是权势。急于得到人才的君主，就能使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等的可以称王天下，下等的也可以称霸天下。不急于得到人才而急于得到权势的君主，只会使自身劳累而国家混乱，功绩废弛而名声狼籍，国家必定危险。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劳苦，而使用人才时就闲适了。《尚书·康诰》说："只有文王非常谨慎，亲自去选择一个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者，所以为平也。上好倾覆，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斗、斛、敦、概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鄙，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

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

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衡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概而啧。

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冠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诎，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译文】　合拢符节，分持契券，都是用来讲求信用的，君主喜欢玩弄阴谋权术，臣下百官和好用谎言欺诈的人就会乘机欺骗。抽签、拈阄是用来讲求公平的，君主喜欢偏私，臣下百官也乘机跟着施行偏邪。衡石、秤与秤砣是用来讲求均平的，君主喜欢颠倒是非，臣下百官也乘机跟着邪僻不正。斗、斛、敦、概等，是用来讲求齐平的，君主一味贪求财利，臣下百官就会跟着贪鄙，多取少给，毫无限度地搜刮百姓。

所以，关于各种度量器具的规定，仅仅是治理国家的支流，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官吏是掌握支流的，而君主是把握根本、源泉的。源泉清，支流就清；源泉浊，支流就浊。所以，君主崇尚礼义，推崇贤人，使用能人，没有贪求财利的心，下面的人就会尽量地推辞谦让，就会最讲究忠诚信实，而谨慎于做臣子的本分。如果这样，即使是老百姓，也不必等待合拢符节、分持契券就可以相互信任了。不必等待抽签、拈阄就可以做到公平了。不必用衡石、秤和秤砣之类的东西就可以做到均平了。不必用斗、斛、敦、概就可以做到齐平了。

于是，不用赏赐，百姓也会勤勉；不用刑罚，百姓也会顺服；各级官吏无须劳累，事务就能完成得很好；政令无须多，风俗就能美好。老百姓没有谁敢不顺从君主的法令，没有谁敢不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勤勉地完成君主的事务，从而得到安乐。所以，他们被按户籍征收赋税时不认为是过分的负担，承担事务时忘记了劳苦，在敌冠入侵的危难中舍生忘死，城郭不须修整就是坚固的，刀刃不须磨砺就是锋利的，敌国不须征战就会屈服，全国的百姓不须政令就是统一的。这就叫做最安定。《诗经·大雅·常武》说："王道遍布天下，远方异族也来归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遍。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

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浹于天下，动无不当也。故，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并遇变态而不穷，审之礼也。

故，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其于事也，径而不失；其于人也，寡怨宽裕而无阿；其所为身也，谨修饰而不危；其应变故也，齐给便捷而不惑；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百官之事、技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顺而不懈；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交游也，缘义而有类；其居乡里也，容而不乱。是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知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审之礼也。

【译文】　请问怎样做一个君主？回答说：用礼义治理国家，普遍地实行它而不偏废。请问怎样做一个臣子？回答说：用礼义对待君主，忠诚顺从而不懈怠。请问怎样做一个父亲？回答说：宽厚慈爱而有礼义。请问怎样做一个儿子？回答是：敬爱而十分恭顺。请问怎样做一个兄长？回答是：慈爱而表现友好。请问怎样做一个弟弟？回答是：恭敬顺从而不马虎。请问怎样做一个丈夫？回答是：尽力和睦而不放荡淫乱，与妻子十分亲近而又有夫妻有别。请问怎样做一个妻子？回答是：丈夫有礼义就温柔和顺地侍奉丈夫，丈夫没有礼义就感到恐惧而自知警惕。这些道理，只做到某一方面，社会就会混乱，全部做到，国家就安定。这已经是被充分证实了的。要全面做到这些，该怎么办？回答是：透彻地了解礼义。

古代，先王们透彻地了解礼义，普遍地推行于天下，行动就没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君子恭顺而不畏惧，敬谨而不惶恐，贫穷而不卑躬屈膝，富贵而不骄横霸道，屡遭事变而不会束手无策，这就是透彻地了解了礼义。

所以，君子对于礼义，恭敬而自觉地遵守；他们对于事务，直截了当而不出差错；他们对人，既少怨恨，宽宏大量而又不阿谀逢迎；他们对自己，谨慎地约束自我而不违反礼义；他们应付各种事变，迅速敏捷而不迷惑；他们对于天地万物，不去追求说明天地万物为什么这样的道理，而是最善于利用它的物产；他们对于各级官员的事务与各种有技艺的人，不与这些人争才能的高低，而是最善于利用这些人的成就。他们对待君主，忠诚顺从而不懈怠；他们使用下属，平均而不偏向；他们结交朋友，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并做到有礼义；他们居住在乡里百姓中，宽容而不过分。因此，他们处境窘困时也必定有名望，显达时必定有成就。他们仁爱宽厚的心覆盖天下而没有止境，明白通达地利用天地万物处理各种事变而不迷惑，心平气和，胸怀宽广，按照义的原则去做的事布

满天地之间。这是仁爱智慧的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圣人对礼的透彻了解。

【原文】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圆盘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译文】　请问怎样治理国家？回答说：只听说过怎样修养自身，没有听说过怎样治理国家。君主，是日晷，百姓，是影子，日晷端正影子就端正。君主，是盛水的盆，百姓，是水，盆圆水就圆。君主喜欢射箭，臣下就经常射箭。楚庄王喜欢细腰，宫中就经常有忍饥挨饿的人。所以说，听说过怎样修养自身，没有听说过怎样治理国家。

【原文】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之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时而落。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积而得之者，不世绝。

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独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独为之。好之者贫，为之者穷，然而于是独犹将为之也，不为少顷辍焉。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敌；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故。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介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

【译文】　君主，是百姓的源泉，源泉清彻水流就清彻，源泉污浊水流就污浊。所以拥有国家的人却不能爱护百姓，不能有利于百姓，反倒要求百姓亲近爱戴自己，是办不到的。百姓不亲近不爱戴自己，反倒要求百姓为自己使用，为自己卖命，是办不到的。老百姓不肯为自己所用，不肯为自己卖命，却要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是办不到的。兵力不强劲，城池不坚固，却希望敌人不来进犯，是办不到的。敌人来犯，却希望国家不危险，国力不削弱，国家不灭亡，是办不到的。危险、削弱、灭亡的情势，全部聚集在这里，却希望得到安乐享受，不也太艰难了吗？这样的人一定是狂妄荒诞的人。这种狂人，不必等多久

就会没落。

所以，君主要想强大、稳固、安乐，就不如反过来依靠百姓。要想使臣下依附，百姓统一，就不如反过来搞好政事。要想把政事搞好，使风俗美好，就不如寻求有才德的人。得到并蓄积很多这样的人的君主，世代都有。

那些有才德的人，生在当今，却深知古代思想政治的总原则。而天下的王公大人们没有谁喜欢这些总原则，只有这些有才德的人喜欢。天下的人没有谁去实施这些总原则，只有这些有才德的人去实施它。喜欢这些总原则的人往往窘困，实施它的人往往贫穷，但是只有这些有才德的人还是要去实施它，而且不会有片刻的停止。只有他们清楚地了解古代君王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只有他们懂得国家安危、好坏，像辨别黑白一样。这样的人，君主重用他，天下就可以统一，诸侯就会称臣；一般地使用他，国家的威望也可以波及到邻近的敌国；纵然不能使用他，只要不让他离开国土，这个国家就可以永远没有祸患。所以，君主爱护百姓，国家就安定；喜欢有才德的人，国家就繁荣。两者都不具备的，国家就灭亡。《诗经·大雅·板》说："有才德的人是国家的篱笆，百姓是国家的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

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

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天子王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饰之也。故，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莫不骋其能，得其志，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而游乐，事时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备，是所衍也。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晓然皆知其非以为异也，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

故，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其能以称义遍矣。故曰："治则衍及百姓，乱则不足及王公。"此之谓也。

【译文】　道：是什么？回答说：是君主所遵循的总原则。君主，是什么？回答说：是能够按照等级名分和分工把人们组织起来的人。能够按照等级名分和分工把人们组织起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回答说：是善于养育百姓的人，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善于安排任用百姓的人，善于使人们从衣着上就显示出等级的人。

善于养育百姓的，百姓亲近他；善于治理百姓的，百姓安心地接受他的治理；善于安排任用人的，人们喜欢他；善于使人们衣着上显示出等级的，人们颂扬他。这四个要点都具备了，天下就归于他。这就叫做能够按照等级名分和分工把人们组织起来的人。不能养育百姓的，百姓不亲近他，不能治理百姓的，百姓不会安心接受他的治理；不能安排任用人的，人们不喜欢他；不能使人们从衣着上显示出等级的，人们不颂扬他。这四个要点都不具备，天下就背离他。这就叫做普通人。

所以说，道存在，国家就存在；道不存在，国家就灭亡。减少工商的数量，增多农夫，禁绝盗贼，铲除奸邪，就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办法。天子有司马、司空、司徒三公，诸侯有一个相，大夫担任负责某种职务的官职，士恪尽职责，无不依照法令制度办事而且公正无私，这就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办法。比较判断人们品德的优劣来排定等次，衡量人们能力的大小来授予官职，使每个人都能胜任他所承担的事务，各得其所。上等的贤人，让他们担任司马、司空、司徒，次一等的贤人，让他们成为诸侯，下等的贤人，让他们作大夫，这就是安排任用人的办法。整治衣冠，绣制五彩花纹，雕刻各色图案，都有等级的差别，这就是使人们从衣着上显示出等级的办法。于是，从天子到庶民百姓，无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满足他们的意愿，安心乐于他们的事业。这些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他们衣服穿得暖和，吃得饱，居住安定，得到游乐，事务处理及时，制度明确，生活用品充足，这些方面，也完全是相同的。至于用各种各样的色彩装饰出花纹，用各种各样的味道烹调出珍奇异味，这是显示财物的富足。圣明的君主掌握着富足的财物来区别等级的差异。在上面用以修饰贤良的人士来区别贵贱，在下面用以修饰老少来区别亲疏，上至王公朝廷，下至百姓人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制造差别表示特殊，而是要用来明确等级名分以达到治理国家，并保持千秋万代的目的的。

所以，天子与诸侯没有浪费的用度，士大夫没有放纵淫逸的行为，官吏们没有懈怠的事，普通百姓没有奸怪的习俗，没有盗窃的罪过，那就能够称得上仁义遍及天下了。古书上说：“国家安定，百姓就能得到富足；国家混乱，贫因波及王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

人习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

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译文】　最高的"道"最充分的体现是：崇尚礼义而且深入细致地审察法制，国家就有秩序；推崇贤才，使用能人，百姓就知道了方向；允许人们相与议论然后作出公正的审察，百姓就不存疑虑；奖励勤勉，惩罚偷懒，百姓就不会怠惰；广泛地听取意见，一切事情都明察秋毫，天下就会归顺于他。然后，明确名分职位，区分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使用有技艺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所有的事无不得到治理，于是，公正的路道通达而循私的门路堵塞，为公的原则明确而谋私的事情终止。像这样，品德高尚的人得到任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的人遭到罢免；贪图私利的人被斥退，廉洁奉公的人得到起用。古书说："擅自提前行动的人，杀，不予赦免；超过时间按兵不动的人，杀，不予赦免。"

人们熟悉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就稳定不变了。人们的一切事情，就像耳目鼻口的功能不能相互借用替代一样。所以，职分明确百姓就不会怠慢，等级确定秩序就不会紊乱，广泛听取意见，明察一切事物，各种事情就不会停滞而得到及时处理。像这样，从各级官员直到普通的老百姓，无不约束自己然后才敢安于自己所在的职位，真正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官职。百姓变更了习俗，小人改换了心志，奸邪怪诞之徒无不变得敦厚，这就叫做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

所以，天子不看就清楚，不听就明白，不思考就了解，不行动就成功。安然独坐，而天下人听从他像一个整体，像四肢听从心的支配一样。这就是"道"的最充分体现。《诗经·大雅·抑》说："宽厚柔顺的人，是道德的基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二；无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

今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孳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今使污邪之人论其怨贼，而求其无偏，得乎哉？譬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乱莫大焉。

故，古之人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县重，愚不得以谋知。是以万举不过也。

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错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可诎邪哉？

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

欲治国驭民，调一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乱则危辱、灭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

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强，俄则弱矣；莫不欲安，俄则危矣；莫不欲存，俄则亡矣。古有万国，今有数十焉，是无它故，莫不失之是也。

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是何也？曰：本不利于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暗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夫文王，非无贵戚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嬖也，倜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邪？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邪？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邪？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龂然而齿堕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于是乎贵道果立，贵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如是者，能爱人也。

故，举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后隐其所怜所爱，其下犹足以为天下之显诸侯。故曰："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暗主则必危其所爱。"此之谓也。

【译文】　作为君主的，没有不希望强盛而厌恶衰弱的，没有不希望安宁而厌恶危难的，没有不希望光荣而厌恶耻辱的，这一点，禹与桀也是相同的。取得这三种所希望的，避开这三种所厌恶的，采取什么途径才是确实最方便的呢？回答说：在于慎重地选取辅相，没有比这更直接的道路了。

所以，辅相只有智慧而不仁义，不行；只讲仁义而无智慧，也不行；既有智慧又讲仁义，就是君主的珍宝，是称王天下称霸天下的人的助手。不急于得到这样的人，是不聪明的；得到了却不重用，是不仁义的。没有这样有才德、讲礼义的助手，却想侥幸取得成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

当代的君主有很大的祸患：让贤能的人办事，却与不贤的人一起去限制他；让有智慧的人考虑问题，却与愚蠢的人一起去评论他；让有道德修养的人去实施政令，却又与品德卑污的人一起去猜疑他。这样做，虽然想获得成功，办得到吗？这就像树起笔直的木柱却担忧它的影子是弯的一样，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俗话说："美女的姿色，是丑人的灾祸；公正的人，是那些进谗言的人的疮疖；遵循道义的人，是品德卑劣的人的灾难。"现在让那些品德卑劣的人去评论他们所怨恨的人，还要求他们公正，办得到吗？这就像树起弯曲的木柱却要求它的影子笔直一样，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了。

所以，古代的人做事就不这样。他们选取人有一定的原则，任用人有一定的法度。选取人的原则，是用礼来检验人；任用人的法度，是用等级来约束人。仪表行为举止，都用礼来衡量，智慧与判断取舍的能力，都用成效来考察；日积月累，用功绩来验证他们。所以卑下的人不能凌驾在高贵的人之上；地位轻贱的人不能去衡量地位尊重的人，愚蠢的人不能去为聪明的人出谋划策。这样，做任何事都不会出差错。

所以，用礼来检验人才，观察他们能不能安心地恭敬；把他们置于动荡变化之中，观察他们能不能应付各种事变；把他们置于安逸闲适之中，观察他们是否能够不放荡淫乱；让他们接触声色、权利、忿怒、患难与危险，观察他们是否能够不背离职守。这样，他们真正具备的和确实没有具备的品德，就象黑白一样分明，这还能够歪曲吗？

所以，不能用马来欺骗伯乐，不能用人来欺骗君子，这是英明的君主的原则。君主要想得到善于射箭、能够射中很细微又很远的目标的人，就要拿出尊贵的爵位、丰厚的赏赐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偏袒子弟，对外不埋没疏远的人，只要能符合"射远中微"这个标准的就选取，这难道不是必定得到善射的人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这种办法。君主要想得到善于驾驶车马、速度又快又能达到遥远的地方的人，就要拿出尊贵的爵位、丰厚的赏赐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偏袒子弟，对外不埋没疏远的人，只要能符合"及速致远"这个标准的就

选取，这难道不是必定得到善驭的人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这种办法。

要想治理国家，驾驶百姓，调整统一君臣上下，就要对内巩固城池，对外抵御入侵的灾难。国家得到治理就能够制服别人，而别人不能制服他；国家混乱，危险、耻辱、灭亡等等，马上就会到来。偏偏在选求辅佐的卿相时却不是这样公道，而只任用左右亲信与迎合自己的人，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所以，拥有国家的，没有不希望强盛的，但不久就衰弱了；没有不希望安宁的，但不久就遭到危险；没有不希望社稷长存的，但不久就灭亡了。古代有上万个国家，如今却只有十来个，没有别的缘故，无不是在用人的问题上出了差错。

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时把金石珠玉私自赠送给别人，却从来不把官职事业赠送给别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后者从根本上不利于君主所偏爱的人。那个人没有才能，君主却要任用他，那么这个君主是昏庸的；臣下没有才能，却冒充有才能，那么这个臣下是奸诈的。君主昏庸在上，臣下奸诈于下，国家很快就会灭亡，这是对君臣都有害的做法。

周文王，并非没有显贵的亲戚，也不是没有子弟，也不是没有亲近的左右，但他却异乎寻常地从州地人中选用了姜太公，难道是偏爱姜太公吗？是因为姜太公是亲戚吗？而周文王姓姬，姜太公却姓姜；是因为姜太公是故交吗？他们却从来不相识；是把姜太公当成美丽漂亮的人吗？而姜太公已经有七十三岁，连牙齿都已经掉落了。但周文王仍然要任用他，是因为周文王要想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要想显扬高贵的名声，从而使天下得到恩惠，但靠他一个人是办不到的，除了姜太公这个人，就没有人值得推举了，所以推举了姜太公并且任用了他，于是良好的政治秩序果然建立，高贵的名声果然显扬，完全控制了天下，建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三个。周王朝的子孙，只要不是痴傻狂乱的人，没有不成为天下最显贵的诸侯的。这样，才是能够爱护人的人。

所以，实行天下最良好的总原则，建立天下最大的功劳，然后才能偏爱君主所怜爱的人，他们的后人也完全能够成为天下最显贵的诸侯。古书上说：“只有圣明的君子才是能够爱他之所爱，昏庸的君主就必定危害他之所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龃差者矣，而人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

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响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惠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

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仗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填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

四邻诸侯之相与，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亲也。故人主必将有足使喻志决疑于远方者，然后可；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断足以距难，不还秩，不反君，然而应薄捍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

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暗，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译文】　墙外的东西，眼睛看不见，一里外的声音，耳朵听不到；而君主管辖的范围，远的是整个天下，近的是一国之内。天下国内的事，不能不大致了解。天下的变化，境内的事情，有懈怠的，有参差不齐的，而君主无从得知，这就是局限和被人挟制以及闭塞的开端。耳目所能弄清楚的，是如此的狭窄；而君主的管辖范围，又是如此的广阔，对这狭与广，不能够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危险了。

但是，君主将如何了解情况呢？回答说：左右亲信，是用来观察远方的情况、监督各级官员的门窗，不能不及早具备。所以，君主一定要有可以充分信任的左右亲信才行；而这些左右亲信的智慧要足以谋划事情，他们的正直诚实要足以正确判断事物。这就叫做治国的人材。

君主不可能没有游乐观赏、安逸闲适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疾病、死亡的变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国家之内，各种事物的到来又如同泉源一样，一件事不能处理，就是祸乱的开端。所以说：君主不能单独一个人治国，卿相助手，就是君主凭靠的茶几和手杖，不能不及早具备。所以君主一定要有可以充分信任的卿相助手。而这些卿相助手的德行声望要足以安定百姓，他们的智慧要足以应付一切事变。这就是治国的人才。

四周相邻近的诸侯国，不可能不相互往来但不一定亲近友好。所以君主一定要有完全能够在远方传达自己的意志、解决疑难问题的使臣才行。这些使臣的论辩足以解决纷繁的事情，他们的智慧思虑足以解决疑难的事情，他们迅速的决断足以抵挡灾难，不更动朝廷的秩序，不违反君主的意愿，就可以应付敌人的胁迫，抵挡祸患，足以捍卫社稷。这就叫做治国的人才。

所以，君主没有可以充分信任的左右亲信，就叫做昏庸；没有可以充分信任的卿相助手，就叫做孤独；所派到四邻的诸侯国的使者不是恰当的人，就叫做孤立。孤、独，再加上昏庸，就叫做危险。这样的国家虽然似乎还存在，古代的人却说它已经灭亡。《诗经·大雅·文王》说："人才济济，文王得以安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才人：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才也。修饬端正，遵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才也。知隆礼仪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才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才也。未及君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若是，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论此三才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将卑埶出劳，并耳目之乐，而亲自贯日而治详，一内而曲辨之，虑与臣下争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者也。是所谓"视乎不可见，听乎不可闻，为乎不可成。"此之谓也。

【译文】　量才用人：忠诚老实、勤勉，细微的事都算计得十分精细，而且不敢有遗漏，这样的人是管理一般事务的人才。修养品德、端正自身行为，尊重法令，重视名分，而且没有邪僻不正的心，恪尽职守，搞好业务，不敢随意增减既定的法令制度，并使它世代相传、不受损害的人，是当士大夫和官长的人才。懂得尊重礼义就是尊重国君，懂得喜欢有道德才能的人就有好的名声，懂得爱护百姓就是安定国家，懂得有确定不变的法规就是使风俗统一，懂得尊重贤才、任用能人就是长远的功效，懂得重农抑商就是拥有财富，懂得不与老百姓争夺小利就是有利于办大事，懂得明确制度，衡量事物要符合实用，不要拘泥于成规，这样的人，是作卿相助手的人才。但还没有掌握作君主的原则、方法。要能够评定任用这三种人才，而且不使他们的等次发生差错，这才叫做君主的原则、方法。如果做到这一点，君主自身安逸而国家也安定，功绩伟大而且名声美好，上等的可以称王天下，下等的也可以称霸天下，这是君主必须遵守的要领。君主不能够评定这三种人，不懂得遵循"量才用人"这一原则，却直接降低自己的身份地位去操劳，放弃了耳目之类的享乐，天天亲自去详尽地处理各种事务，一日之内想把各方面的事都办好，总想着与臣下在小事上比精明，极力去追求某一方面的才能，从古到今，还没有像这样做而不混乱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看不到的要去看，听不到的要去听，办不到的要去办。"它说的

就是这种情况。

臣　道

【原文】　人臣之论：有态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

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必谨志之，而慎自为择取焉，足以稽矣。

【译文】　臣子的类别：有谄媚的臣，有擅权的臣，有建立功业的臣，有圣贤的臣。对内不能用他来统一百姓，对外不能用他来抵御入侵的灾难，百姓不亲近他，诸侯不信任他，但是他却巧语花言，善于取得君主的宠信，这就是谄媚的臣。对上不忠于君主，对下却善于在百姓中骗取声誉，不顾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培植私党，相互勾结，以包围君主、图谋私利作为自己的追求，这就是擅权的臣。对内用他能统一百姓，对外用他能抵御入侵的灾难，百姓亲近他，有才能的人信任他，对上忠于君主，对下爱护百姓而孜孜不倦，这就是建立功业的臣。对上能尊重君主，对下能爱护百姓，履行政令教化，使百姓效法，如影随形；应付突发的事变，迅速得像回音应声；以法类推接触各种事物，应对各种变化不定的情况，各方面都符合法制，这就是圣贤的臣。

所以，任用圣贤的臣可以称王天下，任用建立功业的臣可以强大，任用擅权的臣就危险，任用谄媚的臣就灭亡。谄媚的臣掌权，国家必定灭亡；擅权的臣掌权，国家必定危险；建立功业的臣掌权，国家必定繁荣；圣贤的臣掌权，国家必定处于最高的地位。因此，齐国的苏秦，楚国的州侯，秦国的张仪，可以称为谄媚的臣。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阳君，齐国的孟尝君，可以称为擅权的臣。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咎犯，楚国的孙叔敖，可以称为建立功业的臣。殷商的伊尹，周朝的姜太公，可以称为圣贤的臣。这就是臣的类别，是吉、凶、好、坏的典型。君主一定要谨慎地记住这些，并慎重地亲自加以选择取用，前面所

说的足以作为参考借鉴了。

【原文】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

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故，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暗主妬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

【译文】　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的，叫做恭顺；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的，叫做谄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的，叫做忠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的，叫做篡逆。不顾及君主的荣辱，不顾及国家的好坏，一味放弃原则迎合君主，只求苟且安身，来保持俸禄，豢养私党的，就叫做国贼。君主有错误的计谋、错误的行为，有将危害国家、毁灭国家的危险时，作大臣、作父兄的，能够向君主提出意见，君主采纳就行，不采纳就离去的，叫做"谏"；有能够向君主提意见，君主采纳就行，不采纳就去死的，叫做"诤"；有能够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合力，率领群臣百官，共同强制君主纠正君主的过失，君主虽然不安逸，却不能不听，因此而解除了国家的大祸患，免除了国家的大灾害，最终达到了尊崇君主安定国家的，叫做"辅"；有能够抵制君主的命令，取得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行事，来安定了国家的危难，免除了君主的耻辱，功劳足以成就国家的最高利益的，叫做"弼"。

所以，能够谏、诤、辅、弼的人，是国家的重臣，是君主的宝贝，是圣明的君主所尊重所厚待的，而昏庸糊涂的君主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祸害。所以，圣明的君主所奖赏的人，正是昏庸的君主所惩罚的；昏庸的君主所奖赏的人，正是圣明的君子所要责杀的。伊尹、箕子可以称为"谏"，比士、子胥可以称为

“诤”，平原君对于赵国，可以称为“辅”，信陵君对于魏国，可以称为“弼”。古书上说：“服从道义，不服从君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正义的臣得到重用，朝廷政务就不会出现偏差。谏、诤、辅、弼的人得到重用，君主的过错就不会延续很久。勇武的人得到重用，仇敌就不敢兴风作浪。边境守臣坚守职位，边疆就不会沦丧。所以，圣明的君主喜欢与各种人才共商大事，而昏庸的君主喜欢独断专行。圣明的君主推崇贤才使用能人，并且嘉奖他们卓著的功绩，而昏庸的君主嫉贤妒能，并且埋没他们的功绩，惩罚他们的忠诚，而赏识那些奸邪之徒，这叫做最大的昏庸，桀纣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原文】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矫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谓也。

【译文】　侍奉圣明的君主的大臣，只有顺从没有谏诤；侍奉中流的君主的大臣，有谏诤而没有谄媚；侍奉残暴的君主的大臣，有弥补缺陷、修改过失的，但没有矫正辅弼。被强迫挟制于混乱的世道，困居在暴君统治的国家，而无处逃身的，就宣扬它的美好，宣扬它的好的一面，而回避它的丑恶，隐瞒它的腐败的一面，只说它的长处，不谈它的短处，并把这一点作为习惯。《诗经》上说：“国家有重大的事变，不能够把它告诉别人，否则妨害自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矫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敬，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

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饿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

【译文】　谦逊地恭敬，敏捷地顺从，不敢凭私利对政事作出决断和选择，不敢凭私利给予或剥夺别人的爵位，以顺从君主为自己的志向，这是侍奉圣君的原则。忠诚信实而不阿谀，谏诤而不谄媚，果断坚强，意志端正，没有私心杂念，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这是侍奉中流君主的原则。顺从而不随大流，柔

顺而不屈从，宽容待人而不至扰乱原则，用正确的道理去启发君主，事事无不顺从和谐，从而使君主感化转变，时时关照他，使他接纳正确的意见，这是侍奉暴君的原则。

事奉暴君像驾驭未经调教的马，像抚养初生的婴儿，像喂养饥饿的人，所以，要凭借着他所畏惧的来引导他改正错误，凭借他忧虑的来引导他分析忧虑的原因，凭借着他喜欢的来输入正确的道理，凭借着他的愤怒来消除他所怨恨的，曲折地得以改变他的志趣。《尚书》上说："服从君命而不违背，细心规劝而不厌倦，这样当君主的就会圣明，当臣子的就做到了谦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

【译文】　事奉君主而不顺从的，是不勤勉的；勤勉而不顺从的，是不恭敬的；恭敬而不顺从的，是不忠诚的；忠诚而不顺从的，是没有功劳的；有功劳而不顺从的，是不具备道德的。所以，把不具备顺从这种基本品德作为原则，就会损伤精力，毁掉功绩，埋没勤苦。所以，君子不做这种事。

【原文】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也；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

【译文】　有大忠的臣，有次等的忠臣，有下等的忠臣，还有作国贼的臣。用道德抚育君主而使君主感化的，是大忠的臣。用道德调养君主辅助君主的，是次等的忠臣。用正确的道理去规劝君主的过失而使君主发怒的，是下等的忠臣。不顾及君主的荣辱，不顾及国家的好坏，一味放弃原则迎合君主苟且保身，并以此保持俸禄豢养私党的，是国贼。像周公对于周成王，可以叫做大忠的臣，像管仲对于齐桓公的，可以叫做次等的忠臣；像伍子胥对于吴王夫差，可以叫做下等的忠臣；像曹触龙对于商纣王，就可以叫做国贼。

【原文】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人贤而不乱，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此之谓也。故仁者必敬人。

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喘而言，臑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译文】　仁人必定尊敬人。一个人，如若不贤，就是由于不肖。对贤人不尊敬的人，就是禽兽；对不贤的人不尊敬，就是在戏弄老虎。是禽兽就会作乱，戏弄老虎就会危险，灾难就会降落在自己身上。《诗经·小雅·小旻》说："不敢空手打虎，不敢徒步过河。人们只知道有这一种危险，不知道有其他危险，要小心翼翼，如面临深渊，如脚踩薄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仁人必定尊敬人。

尊敬人有一定的原则。对于贤人，就用敬的态度尊敬他；对不贤的人，就用畏惧的态度尊敬他；对贤人，就用亲近的态度尊敬他；对不贤的人，就用疏远的态度尊敬他。尊敬是一样的，但其实质是两样的。至于忠诚信实敦厚而不伤害人，无论与任何人交往都是这样，这是仁人的本质。以忠诚信实为本质，以端直敦厚为纲纪，以礼义为规范，以一定的等级统类关系为原则，小声地说话，轻缓地行动，他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人们的表率。《诗经·大雅·抑》说："不毁谤、不伤害别人的人，很少不成为表率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过也。小人反是。

【译文】　恭敬，就是礼义；调和，就是音乐舞蹈；谨慎，就是利益；相互愤恨、争斗，就是祸害。所以，君子安心于礼义、音乐舞蹈，喜欢谨慎，而不愤怒争斗，因此，一切举动都不会有过错。小人却与此相反。

【原文】　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争然后善，戾然后功，出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过而通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直，偷合苟容，迷乱狂生，夫是之谓祸乱之从声，飞廉、恶来是也。传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此之谓也。

【译文】　推行忠诚达到顺从，变革险阻达到安定，祸乱产生又加以放纵达到声势浩大，这三种情况，除了英明的君主没有人能够了解。与君主争辩后才能使君主得到好处，违背君命后才能为君主建立功勋，出生入死不存私念，极

端地忠诚公正，这就叫做推行忠诚达到顺从，信陵君就是类似这样的大臣。夺取了君权后才能做到义，杀掉了君主后才能做到仁，君臣上下交换位置后天下才安定，功勋与天地并列，恩泽遍及广大百姓，这就叫做变革险阻达到安定，汤武就是这样的人。君主有错还予以同情，一味附和而不讲原则，不顾是非，不顾曲直，不顾原则地迎合君主来苟且保身，使本来就狂妄荒诞的君主更加迷乱，这就叫做祸乱发生又加以放纵使它声势浩大，飞廉、恶来就是这样的人。古书上说："不齐才能齐，不直才能直，不一致才能一致。"《诗经·商颂·长发》也说："汤王接受了大小圭玉，成了天下诸侯的表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致　士

【原文】　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明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货财禽犊之请，君子不许。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夫是之谓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

【译文】　广泛地听取各方的意见，把被埋没的人才发掘出来，表彰贤明的人，罢除奸邪的人，选用贤良的人的办法是：结党营私之徒的相互吹捧，君主不听取；残害加罪别人的诬谄之词，君主不采用；嫉妒阻塞贤才的人，君主不亲近；用财物贿赂请托的人，君主不答允。凡是没有根据的言辞，没有根据的话语，没有根据的事情，没有根据的计谋，没有根据的赞许，没有根据的诉说，不通过公开正当的途径而从歪门邪道来的，君主都要谨慎地对待，听到之后加以明确的分辨，确定它真实不真实，然后给予赏罚，而且要立即给予赏罚。像这样，奸邪的言辞、奸邪的话语、奸邪的事情，奸邪的计谋、奸邪的赞许、奸邪的诉说，没有敢来试探的了。忠诚的言辞、忠诚的话语、忠诚的事情、忠诚的计谋、忠诚的赞许、忠诚的诉说，没有不畅通无阻，同时出现并上达到君主那里的了。这就叫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把被埋没的人才挖掘出来，表彰贤明的人，罢除奸邪的人，选用贤良的人的办法。

【原文】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

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

【译文】　江河湖泊的水深，鱼鳖就会归向它；山林茂密，禽兽就会归向它；法令政策合理的国家，百姓就会归向它；礼义完备的君主，君子就会归向他。所以，一个人具备了礼，行为就端正美好；一个国家具备了义，政治就会清明。能够用礼普及天下，美名就显扬了，天下仰慕，有令则行，无令则止，君主的事业也就完备了，《诗经·大雅·民劳》说："爱护国都的人，就能安定四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江河湖泊，是龙鱼居住的地方；山林，是鸟兽居住的地方；国家，是百姓居住的地方。江河湖泊枯竭了，龙鱼就会离去；山林树木稀疏了，鸟兽就会离去；国家政治混乱了，百姓就会离去。

【原文】　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

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译文】　没有国土，百姓就不能安居；没有百姓，国土就不能保存；没有政治思想的总原则和法律法令，百姓就不会归依；没有君子，政治思想的总原则和法律法令就不能实行。所以，国土和百姓，政治思想的总原则和法律法令，是国家的根本；而君子，是政治思想总原则和法律法令的总管，片刻也不能缺少。得到君子，国家就安定，失去君子，国家就混乱；得到君子，国家就安全；失去君子，国家就危险；得到君子，国家就存在；失去君子，国家就灭亡。

【原文】　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夸诞逐魂。

【译文】　得到民众就可以改天动地。精神愉快就可以延年益寿。真诚信实就可以应付自如。虚夸狂妄就会伤神。

【原文】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

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

【译文】　君主的毛病，不在于嘴上不说重用贤人，而在于不真正地任用贤人。说要任用贤人的，是嘴；拒绝贤人的，是行动。嘴与行动相反，却希望贤能的人到来，不贤的人退去，不也太难了吗？

那些点着火把捕蝉的人，必定做到使他的火把明亮，然后震动一下树干。火把不明亮，即使摇动那树干，也无济于事。现在君主有能够显示出他的美德的，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他，就像蝉归向明亮的火光一样。

【原文】　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

故，一年与之始，三年与之终，用其终为始，则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女唯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

【译文】　处理政事接触百姓的时候，用礼义应付各种事变，态度宽容不躁而能广泛地容纳贤人，用恭敬的言行来引导百姓，这是治理政事的开端的步骤。然后用适当的审查判断相辅助，这是治理政事的隆盛阶段。然后任用贤能的人，罢除奸邪的人，惩罚罪过，奖励功臣，这是处理政事的终结步骤。

所以，第一年实施开端的步骤，第三年实施终结的步骤。如果把终结的步骤作为开端，政令就无法实施，上下都十分怨恨，国家的混乱就从这里产生。《尚书·康诰》说："正当的刑杀，也不要立即执行。你只能说，我没有把政事处理好。"说的就是要先进行教育。

【原文】　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节奏欲陵，而生民欲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极也，不可以加矣。

【译文】　程，是衡量东西的标准。礼，是设置等级制度的标准。程是用来确定物的数量的，礼是用来确定人伦关系的，德是用来作为排列人的次序的依据的，能力是用来作为授予官职的依据的。一切礼法制度要严峻，养育百姓要宽容和缓。礼法制度严峻就有条理，养育百姓宽容就安定。上有条理，下民安定，这是功名的顶点，不可能比这更高的了。

【原文】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译文】　君主，是国家的最高权威，父亲，是家庭的最高权威。尊重一个最高权威就安定，同时有两个最高权威就混乱。从古到今，没有两个最高权威在那里争夺最高权力而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和家庭。

【原文】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

博习不与焉。

水深则回，树落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译文】 当老师应当具备的条件有四点，但博学不包括在内。尊严而庄重，可以当老师；年高而有威信，可以当老师；诵读解说不紊乱不违背礼法，可以当老师；洞察精微的道理而且能讲解清楚，可以当老师。所以，当老师应当具备的条件有四点，但博学不包括在内。

水深就有漩涡，树叶落下就作为树根的肥料，学生通达顺利就会思念老师。所以《诗经·大雅·抑》说："没有说话得不到回应的，没有给人恩惠得不到回报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译文】 赏赐不要过分，刑罚不要过分。赏赐过分使小人也得到利益，刑罚过分使君子也受到伤害。如果不幸而过了分，那么宁可赏赐过分也不要刑罚过分。与其伤害好人，倒不如让犯罪的人占点便利。

议　兵

【原文】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

王曰："请问兵要。"

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埶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埶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之

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译文】　临武君和荀况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如何用兵的问题。

赵孝成王问道：“请问用兵的要领。”

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占地利，观察好敌方的动向，具备了这几方面的条件之后再发兵，在这几方面条件具备之前作充分的考虑，这是用兵的要领。”

荀况说：“不对。我所听到的古代用兵的办法是：凡是用兵攻战，最根本的在于统一百姓。弓与箭不相协调，那么羿也不能射中微小的目标；为君王驾车的六匹马不和谐，那么造父也不能使车到达很远的地方。士子百姓不亲近依附君王，那么商汤王、周武王也不能必胜。所以，善于使百姓依附自己的人，这才是善于用兵的，所以，用兵的要领仅仅在于使百姓依附自己而已。”

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最重视的，是有利的形势和有利的条件。所采取的，是变化无常、隐秘诡诈的计谋与行动。善于用兵的人，行动迅急，神秘莫测，没有谁能知道他是从哪里出来的。孙武吴起运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难道一定要等待百姓的依附吗？”

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是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志向。你所看重的，是以谋略，形势、条件的有利，所采取的，是攻夺、变化无常、隐秘诡诈的计谋和行动，这是诸侯所做的事。仁人的用兵，是不可以诡诈的，那些可以被诡诈的，是斗志怠慢，疲弱不堪的，君臣上下之间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桀之类的人来欺诈桀之类的人，其中还有手段巧妙笨拙的侥幸，如果用桀一类的人欺诈尧，就如同用鸡蛋砸石头，用手指搅动沸腾的水，就如同跳进水火之中，一进去就会被烧焦、淹没。所以仁人的上上下下，众将一心，三军合力，臣对于君，下以于上，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一样，就像手臂护卫头脸、眼睛、胸部和腹部一样。用诡诈的手段去袭击别人与先惊动对方然后攻击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况且，仁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必定能调查了解方圆百里之内的情况；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必定能调查了解方圆千里之内的

情况；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必定能调查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他必定耳聪目明，警惕戒备，全国齐心协力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仁人的兵，聚集拢来成为“卒”，散开来成为行列，队伍横向拉长，就像莫邪利剑的长刃，接触它就会被折断；队伍收缩拢来，就像莫邪利剑的尖锋，抵挡它就必然溃散；无论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扎营阵势，都像磐石一样地坚固，触犯它就会头破血流，只有狠狈不堪地败退。况且，残暴的国君，将有谁与他一道来作战呢？那些与他一道来的，必定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却亲近我们，高兴得像见到父母，他们喜欢我们，觉得我们芬芳得像椒兰一样；他们再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的君主，君主就像被火烧过一样，就像受过黥刑一样，就像仇人一样。人的常情，即使是桀与跖，哪有肯为自己所厌恶的而去伤害自己所喜欢的呢？这就像让人家的子孙去自己伤害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必定会来相告，又怎么能施行诡诈呢？所以，仁人治国，国家就会日益昌盛，诸侯各国，先归顺的就安定，后归顺的就危险，与仁人之国为敌的就削弱，背叛仁人之国的就灭亡。《诗经·商颂·长发》说：‘周武王高举大旗，威严而有诚意，手执大斧，气势如熊熊烈火，没有人敢抵挡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

孙卿子曰：“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轴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

鲰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

“故，招近募选，隆埶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

“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近募选，隆埶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雄雌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

“故，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诈，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也，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

【译文】　孝成王、临武君说：“好，请问称王天下的君王，用兵采取什么办法，如何行动才行呢？”

荀子说：“一切在于君王，将帅都是次要的。请允许我全面地谈谈称王天下的君主与诸侯强弱存亡的效应和他们安危的形势。君主贤明的，他的国家就安定；君主无能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崇尚礼义的，他的国家就安定；怠慢轻贱礼义的，他的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强大，混乱的国家衰弱，这是强弱的根本原因。君主足以被敬仰的，那么下面的百姓就可以供君主使用；君主不足以被敬仰的，那么下面的百姓就不可能被君主所使用。下面的百姓可以供君主使用的国家就强大，下面的百姓不可能被君主所使用的国家就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常规。崇尚礼义，论功行赏，是上策；注重利禄，注重法度，是次等的策略；崇尚战功，轻贱法度，是下策。这是国家强弱的关键。喜欢人才的国家强大，不喜欢人才的国家就衰弱；爱护百姓的国家强大，不爱护百姓的国家衰弱；政令讲信用的国家强大，政令不讲信用的国家衰弱；百姓一致的国家强大，百姓不一致的国家衰弱；奖赏丰厚的国家强大，奖赏微薄的国家衰弱；刑罚威严的国家强大，刑罚轻慢的国家衰弱；各种枪械、用具、武器、盔甲等等坚固适用的国家强大，各种枪械、用具、武器、盔甲等等粗劣不牢固的国家衰弱；用

兵谨慎的国家强大，用兵轻率的国家衰弱；权力集中的国家强大，权力分散的国家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常规。

“齐人推崇以勇力斩杀敌人的首级。它的办法是：得到敌人一个首级，就赏赐赎金八两，却不发给因打胜仗而应给予的奖励。这种办法，对于小规模的战争和脆弱的敌人，还可以勉强使用；对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强劲的敌人，就会军心涣散，像飞鸟一样，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失败，这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与租赁雇佣市场上等待雇佣的人去打仗差不多。

“魏国的武士，用考试、考核的办法来选取。穿上三件一套的护身甲，拿着需要千斤力量才能拉开的强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再把长枪放在上面，带上头盔、宝剑，带上三天的口粮，半天之内赶一百里，被选中的，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免除他家的田宅税。这些武士过几年就衰老了，他所享有的权利却不能剥夺，另外选取人又难以完全符合条件。所以，魏国的土地虽然辽阔，它的税收却必定很少，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

“秦国的人，他们养活百姓的生路狭窄，役使百姓十分严酷，他们用权势威逼百姓，用狭窄的生路使百姓穷困，用奖赏去迷惑百姓，用刑罚去压迫百姓，使百姓要向君主求取利益，除了打仗没有别的路可走。使百姓生路狭窄了再驱使他们，使百姓得到胜利再给他们记功，功劳与奖励相互促进，斩获五个敌人首级的就可以役使五户百姓。所以，它的兵员最多，战斗力强而且持久，可以征税的土地也多。所以，秦国四代都保存强盛，这不是侥幸，而是必然的规律。

“所以，齐国凭勇力去取胜的士兵，不能够抵挡魏国的武士；魏国的武士，不能够抵挡秦国精锐的士兵；秦国的士兵，不能够抵挡齐桓公、晋文公有纪律有教养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有纪律有教养的军队，不能够抵挡商汤王、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抵挡它们，就会像把火烤焦枯的东西投向石头一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都是追求赏赐、贪图利益的军队，是受雇佣的人出卖力气的办法，他们没有尊重君主，安于法制、极尽礼义气节的理性。诸侯中有能够尽善尽美地用礼义统帅士兵的，就能一举歼灭这所有的国家。

“所以，招引、募集、选拔士兵，崇尚威势与诡诈，崇尚功利的，是欺诈百姓；使用礼义教化，这才是使百姓一致的办法。所以，用诡诈去抵挡诡诈，还有高明与拙劣的区别；而用诡诈去抵挡一致的，就好像用小刀去毁坏泰山一样，不是天下最愚蠢的人是没有人敢作这种试探的。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军队不去作这种试探。商汤王、周武王诛伐桀纣时，从容自如地指挥，而那些强暴的国家也没有不来接受驱使的。诛伐桀纣，就象诛伐‘独夫’。所以，《尚书·秦誓》说：‘纣王独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军队高度统一就可以制服天下，小小的统一也可以制服邻近的敌国。

至于招引、募集、选拔士兵，崇尚权势诡诈，崇尚功利的军队，胜与不胜就变化无常，时而强盛时而衰弱，时而存在时而灭亡，相互竞争强弱胜负而已。这叫做盗寇式的军队，君子是不用的。

“所以，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秦国的商鞅，燕国的乐毅，这些都是世俗所称的善于用兵的人，他们的巧拙强弱，还不分上下，他们的办法是一样的，还没有使军队和谐一致。他们偏邪欺诈，玩弄权术颠覆敌方，都不免是盗寇式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的军队都是和谐统一的军队，可以说进入了礼义教化的境界，但是还没有抓住根本。所以，可以称霸天下而不可以称王天下，这是国家强弱的效应。”

【原文】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

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臧，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译文】　孝成王、临武君说：“好，请问怎样当将领？”

荀子说：“将领最高的智慧莫过于放弃尚存疑虑的计谋，最重要的行动莫过于不出差错，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不后悔，事情做到无可后悔的地步就行了，成功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制度政令，要严肃而有权威；奖励惩罚，要坚决而讲信用；构筑营垒、收藏财物，要周密而牢固；军队的行动进退，要安全而稳重，要迅疾而快速；侦察敌情、观察它的变化，要秘密而深入，要分析验证；遇到敌人，决定战略战术，一定要按照自己了解的情况来定，不要按照自己都还感到疑惑的情况来定。这就叫做六种战术原则。不要只喜欢行动而厌恶止息，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可能，不要只对内部威严而对外轻敌，不要只看到那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及其有害的一面，凡是考虑事情都要深思熟虑而用钱财行

赏则要慷慨大方，这就叫做五种权术。所以，将领不接受君主的命令的情况有三种：可以杀死他，却不能让他去守备不坚固的阵地；可以杀死他，却不能让他去攻击注定不能打胜的敌人；可以杀死他，却不能让他去欺压百姓。这就叫做三项最高原则。凡是接受君主的命令去统帅三军的将领，把三军安排停当，军中的各级官员各当其任、各司其职，各方面的事务都正常地运转，这时，君主的奖赏不会使他沾沾自喜，敌人的奸计不能使他激怒，这就叫做最好的将领。事情发生之前，必定有周密的考虑，以谨慎的态度重视它，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终结，一如对待事情的起始，终结与起始的谨慎程度完全一样，这叫做最大的吉利。一切事情的成功，都在于谨慎；失败，在于怠慢。所以，当谨慎胜过怠慢时，就吉利；怠慢胜过谨慎时，就灭亡。计谋高过欲望的，就顺利，欲望高过计谋的，就凶险。作战时像镇守一样谨慎，行军时像作战一样警惕，有了功劳就像是侥幸获得。谨慎地思考策划不要疏忽，谨慎地对待事务不要疏忽，谨慎地对待官吏不要疏忽，谨慎地对待士兵不要疏忽，谨慎地对待敌人不要疏忽，这就叫做五种不疏忽。谨慎地施行这六种战术原则，五种权术，三项最高原则，而且以恭敬严谨的态度来处置，这就叫做天下无敌的将领，他用兵就可以与神明相通了。”

【原文】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

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临武君曰：“善。”

【译文】　临武君说：“好。请问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军队的法令、制度。”

荀况说：“将领指挥军队前进时，至死不能后退，驾驶战车的人至死不能丢下马缰，各级官吏至死不能离开职守，士大夫至死不能离开队列。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在钲声就后退。服从命令是首要的，建立功劳是其次的。命令不准前进却要前进，就像命令不准后退却要后退一样，罪过是相同的。不杀戮老弱的

人，不践踏庄稼，不战而退的敌人不予捉拿，顽固抵抗的敌人决不放过，投诚的敌人，不把他作为俘虏。凡是讨伐，不杀害那些百姓，而是要诛杀那些祸乱百姓的人。百姓中有保护那些贼寇的，那也就是贼寇。因此，不战而退的让他活着，顽固抵抗的让他死去，投诚的把他交给上司。微子启被封于宋地，曹触龙在军前斩首，殷朝归顺的百姓，周朝对他们的养育，与对周朝人没有区别。所以，近处的人讴歌周朝，欢迎它，远处的人不怕途路艰难来归顺它。无论多么偏僻边远的国家，没有不供它趋使而乐于、安于它的统治的。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只要是人迹所到的地方没有不服从它的，这就叫做人们的师表。《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顺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称王天下的国君只有征伐不义而无攻战，敌军坚守城池时不强攻，敌兵顽强抵抗时不强击，敌军上下同心应该为他们庆贺。不毁坏城池，不用军队偷袭，不把军队长期留在外面，用兵不超过规定的时间。所以，那些混乱的国家的百姓喜欢称王天下的君主的政令，不安于本国的国君，而盼望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军队到来。”

临武君说：“对。”

【原文】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者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之谓也。”

【译文】　陈嚣问荀况：“先生谈论用兵，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义的人爱人，仁义的人遵循道理，既然这样，又为什么要用兵呢？凡是用兵的，就是为了争夺嘛。”

荀况说：“这不是你所懂得的。那些仁义的人爱人，所以就憎恶恶人去害人，那些仁义的人遵循道理，所以就憎恶恶人去祸乱人。他们用兵，是用来制止强暴、消除祸害的，不是为了争夺。所以，仁人的军队，所驻守、统辖的地方都出现尽善尽美、普遍得到治理的政治局面，他们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都得到教化，就象适时的雨下降，人们没有不喜悦的。所以，尧讨伐驩兜，舜讨伐有苗，禹讨伐共工，汤讨伐夏桀，文王讨伐崇国，武王讨伐纣王，这两帝四王，都是凭着仁义的军队畅行天下的。所以，近处的人亲近他们的善良，远处的人仰

慕他们的仁义，他们的军队不须使刀刃沾血，远近的人都来归顺。德行美好到这样的程度，影响就会遍及四方极远的地方。《诗经·曹风·尸鸠》说：‘仁人君子，他的礼义没有差错。他的礼义没有差错，可以治理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诎诎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末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　李斯问荀况：“秦朝四代保持强盛，兵力是四海之内最强大的，威力盛行在诸侯之中，它不是靠仁义来实现这种局势的，不过是顺着便利的形势去做罢了。”

荀子说：“这不是你所懂得的。你说的便利，不是真正便利的便利，我说的仁义，才是最便利的便利。仁义，是用来把政事治理好的，政事治理好，百姓就亲近他们的君主，喜欢他们的君主，而毫不犹豫地为君主献身。所以说：一切都在于君，将帅是次要的。秦国四代保持强盛，但随时战战兢兢地畏惧天下各国联合起来颠覆它，这就是所谓的乱世的军队，它们没有抓住根本。所以，商汤放逐夏桀，并不是在鸣条大战那一时候，武王诛伐商纣王，也不是在甲子这天的早晨战胜商纣王的。都是原先一贯施行礼义，实行教化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仁义之师。现在你不追索它的本原，而去探究细微末节，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原文】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钜铁钻，惨如蜂虿，轻利剽遬，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憺然莫必

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辨，沟池不拑，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明内者，无它故焉，明道而分钧之，时使而诚爱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响。有不由令者，然后诛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

【译文】　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是强盛稳固国家的根本，是威力盛行的途径，是建立功名的纲要。天子诸侯遵循它，所以统一了天下，不遵循它，所以毁灭了国家。所以，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足以取得胜利；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足以巩固国防，严酷的法令，繁多的刑罚，不足以形成威力。遵循礼这一途径这一切才能办到。不遵循礼这一切都会废止。

楚国人用鲨鱼皮、犀牛与兕的皮作铠甲，坚硬得像金石一样，用宛地出产的刚硬的铁做矛，惨毒得像蜂和蝎之类的毒虫一样，士兵行动轻快敏捷，突然来去像疾风，但是终于在垂沙兵败，大将唐蔑战死，庄□起兵造反，楚国便四分五裂了。这难道是没有坚硬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吗？是由于他们统治自己的国家没有遵循礼的途径的缘故。汝水、颍水作为天险，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邓县的山林作为屏障，方城山环绕着，但是秦军一到，鄢、郢就被攻占，就像枯叶被击落一样。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要塞、险要的地形吗？是由于他们统治自己的国家没有遵循礼的途径的缘故。商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囚禁了箕子，还施行了炮烙的酷刑，任意杀戮，臣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是否一定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周朝的军队一到，商纣王的命令就无法在下面施行，就不能调动他的百姓。这难道是法令不严酷、刑罚不繁多的缘故吗？是由于他们统治自己的国家不遵循礼的途径的缘故。

古代的兵器，不过是戈矛弓矢而已。但是，不等待使用敌国就屈服了，城墙还没有修固，护城河还没有挖掘，坚固的要塞还没有设置，阴谋诡计没有施展，但是国家已经安然宁静不畏惧外敌而十分稳固，没有别的缘故，是使百姓明确了道义，而且按等级对他们进行平均的分配，适时地使用他们，真诚地爱护他们，百姓附和君主，如身影随着形体，如回音应着声音。有不遵守法令的，才用刑罚处罚他，所以处罚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信服。犯罪的人也不埋怨君主，知道罪在他自己身上，所以刑罚用得少而威力却像流水一样畅行无阻。古代，尧帝治理天下，只杀了一个人，外罚了两个人，而天下得到治理。古书上说："权威严正而不发作，刑罚搁置而不使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凡人之动也，为庆赏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埶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埶诈、除厄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埶诈之为道者，佣徒粥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谁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后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也，荣孰大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利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而顺。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诗》曰："王犹允塞，徐方其来。"此之谓也。

【译文】　凡是人的行动，都是为了奖赏而做的，这样，当他们受到损伤时就不会去做了。所以，赏赐、刑罚、权势、欺诈，并不能使人们尽力，以致到牺牲性命的地步。作为君主的，他们用来对待百姓的，不是礼义忠诚信实，而大抵都是用赏赐、刑罚、权势、欺诈去威逼他们的百姓，以获取他们的成果而已。如果大敌来临，让这些百姓去守卫孤立无援的城，百姓必然会叛变，遇到敌人，与敌人作战，必定会打败仗。受到劳苦烦恼侮辱，必定会逃跑，会迅速地四分五裂，结果是下层的百姓反而制约了君主。所以，赏赐、刑罚、权势、欺诈作为一种方法，不过是让受雇用的人出卖力气的方法，不足以团结百姓，使国家美好。所以，古代人认为这种办法是可羞耻的而不加采用。所以，重视道德声望来影响百姓，彰明礼义来引导百姓，尽力做到忠诚信实来爱护百姓，崇尚贤才使用能人来安排百姓，用官爵赏赐来激励百姓，适时地安排事情，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整统一他们，养育他们，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政治因此而稳定，习俗因此而统一。有违背习俗而不顺从君主的，百姓无不怨愤，无不痛恨，就像消除不吉祥的东西一样对待这样的人，于是，刑罚自然因此而兴起。这样，重刑加在身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以为不顺从君主有利吗？重刑便加在身上，只要不是疯狂糊涂、浅薄愚蠢的人，谁能看到这种情况而不改过呢？这样之后，老百姓都明明白白地懂得要遵守君主的法令，顺随君主的意志，

乐于君主的统治。于是就有了能够改恶从善、修养身心、端正行为、多行礼义、崇尚道德的人。老百姓对他们无不敬重，无不亲近赞誉。于是，奖赏也就因此而兴起。这样，高官厚禄加在身上了，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吗？还会认为这样做有害吗？高官厚禄供养着这些人，老百姓这类人，谁不羡慕呢？清清楚楚地高官厚禄高挂在前面，重刑大辱明明白白地挂在后面，有人即使不想被感化，能行吗？所以，百姓归顺这样做的君主像流水一样，凡是做到这样的地方就达到大治的境界，凡是推行这样的办法的地方，百姓尽都顺服。残暴凶悍只知使用武力之类的人受这些感化而变为敦厚，奸邪自私之类的人受这些感化而变为公正，暴躁乘戾之类的人受这些感化变而为调和，这就叫做教化到了顶点。《诗经·大雅·常武》说："王道遍行于天下，各方都来归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

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

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

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

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译文】　一般说来，兼并别国的办法有三种：有凭德行兼并别国的，有凭武力兼并别国的，有凭财富兼并别国的。

别国尊重我们的名声，赞美我们的德行，希望成为我们的百姓，所以打开国门，修整清扫道路来迎接我们进入，进入之后，沿袭他们百姓的习俗，不改变他们的住处，于是百姓都很安定。我们制定的法律，施行的法令，百姓无不顺从亲附。因此，我们得到了土地而权势也越来越大，我们兼并了别国而兵力愈来愈强，这就是凭德行兼并别国的情况。

并不是尊重我们的名声，并不是赞美我们的德行，别国是畏惧我们的威力，迫于我们的权势，所以百姓虽然有背离我们的心愿，却不敢有背叛我们的意图。像这样，所需要的兵力就更多，所耗费的给养就更大。因此，得到土地权势却越来越弱，兼并了别国而兵力却愈来愈弱，这就是凭武力兼并别国的情况。

并不是尊重我们的名声，并不是赞美我们的德行，而是因为贫困想求得富裕，因为饥饿想求得一饱，他们空着肚子张着口，来到我们这里求食。如果这样，就必须打开米仓粮窖的粮食来给他们吃，给予财物来使他们富裕，安排优秀的官员来管理照料他们，三年之后，那些百姓才可以信任。因此，得到了土地权势却越来越弱，兼并了别国，自己的国家却愈来愈穷，这就是凭着财富去兼并别国的情况。

所以，凭着德行兼并别国的，可以称王天下，凭着武力兼并别国的，将成为弱者；凭着财富兼并别国的，将遭到贫困。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

【原文】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译文】 兼并别国容易办到，只是要牢固地保持巩固它就困难了。齐国能够兼并宋国，但却不能保持巩固，所以魏国又夺走了它。燕国能够兼并齐国，但却不能保持巩固，所以田单又夺走了它。韩国的上党，方圆数百里，城邑完整无损，府库充足，归顺了赵国，赵国却不能保持巩固，所以秦国又夺了去。所以，能够兼并别国却不能保持巩固的，一定还会被夺走；不能兼并别国又不能保持巩固自己原有的土地政权的，就必定灭亡。能保持巩固本土的就必定能兼并别国，得到别国的土地就予以保持巩固，再去兼并就会天下无敌了。古代商汤王凭借亳地，周武王凭借镐地，都只是方圆百里的地方，却使天下统一，诸侯称臣，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能够保持巩固。所以，用礼义团结贤士，用政令凝聚百姓，礼义完善贤士就心悦诚服，政治安定、百姓就安定，贤士诚服百姓安定，这就叫做最大的保持巩固。凭着这一点，防守就坚固；凭着这一点，征伐别国就强大，就会令行禁止。这样，王者的事业就完备了。

强　国

【原文】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鬻 盘盂，刎牛马，忽然耳。

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

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译文】　模具标准，铜锡等材料质地良好，铸剑的技术精巧，火候适宜，打开模具，莫邪之剑就铸造成功了。但如果不刮去剑面不光洁的部分，不加以磨砺，这样的剑绳索也割不断；刮去了剑面不光洁的部分，又加以磨砺，那么砍割各种铜制器具，宰杀牛马，都十分轻快便当了。

一个国家，也像是打开模具所见到的宝剑一样，只是一个强国的基础，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不加以教诲，不加以协调统一，那么在内就不能守卫自己的国家，出外就不能与敌国交战；教诲他们，协调统一他们，就能使兵力强劲、城池巩固，敌国就不敢来触犯。一个国家，也有磨砺的过程，那就是施行礼义和有关的各种具体规定。所以，人的命运决定于上天，国家的命运就取决于礼义。君主崇尚礼义，尊重贤才，就可以称王天下；注重法制，爱护百姓，就可以称霸天下；贪图私利，多行诡计，就会遭到危险；玩弄权术，施行颠覆、阴谋，就会遭到灭亡。

【原文】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

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

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黮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埶拘则最，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夫是之谓暴察之威。

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讙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贰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谓狂妄之威。

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

【译文】　威势有三种：有道德的威势，有强暴苛严的威势，有胡作非为专横拔扈的威势。对这三种威势，不能不仔细地审察。

礼乐完备，贵贱，上下等级关系的准则清楚，各种措施适时，爱人利人的心充分地表现出来，像这样的君主，百姓尊敬他像天帝，推崇他像上天，亲近

他像对父母，敬畏他如对神明。所以，不用奖赏，百姓也会受到鼓励而努力，不用刑罚，君主的权威也能施行，这就叫做道德的威势。

礼乐不完备，贵贱、上下等级关系的准则不清楚，各种措施不适时，爱人利人的心没有表现出来。不过，禁止凶残时还能作到明察，惩罚不服从的人还能作到审慎，他的刑罚重而有信用，杀戮猛而果断，像雷电一样地突然轰击，像墙壁倒塌，百姓受到逼迫就非常畏惧，得到宽缓就傲视上方，被强行集中时就聚集拢来，一有机会就离散，心怀不满就很容易变心，如果不用势力去胁迫他们，不用杀戮去震慑他们，君主就不能占有这些百姓了，这就叫做强暴苛严的威势。

没有爱护百姓的心，不做有利于百姓的事，而天天所做的都是扰乱百姓的事。百姓不听从指挥，就拘捕他们，用酷刑伤害他们，不去调和民心。像这样，下面的百姓就会成群结队地东奔西逃来脱离君主，国家的覆灭，立即就会到来，这就叫做胡作非为、专横跋扈的威势。

这三种威势，不能不仔细地审察。道德的威势导致国家的安定强盛，强暴苛严的威势导致国家的危险衰弱，胡作非为、专横跋扈的威势导致国家的灭亡。

【原文】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

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

【译文】　公孙子说："子发率军去攻打蔡国，攻克了蔡国，俘获了蔡侯，归来回复君命说：'蔡侯捧着他的祖宗牌位来归顺楚国了，我已嘱托几位臣子去治理他那个地方，'任务完成了，楚王发给子发奖励。子发推辞说：'告示命令一发布，敌军就退却了，这是君王的威势；进军攻击一开始，敌军就退却了，这是将帅的威势；士兵们齐心合力作战，敌军就退却了，这是众人的威势。我不应该凭众人的威势领受奖励。'"

我对此事评论说："子发回复君命是谦逊的，但他辞谢奖励却显得固执。崇

尚贤才，使用能人，奖励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不是一个人制定的规矩。那是古代君王的办法，是统一百姓的根本原则，是奖励良善、惩罚丑恶的的表现。治理国家必须遵循这一点，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古时候，英明的君主树立大事业，创建大功劳，大事已经取得成功，大功已经建立后，君主就享受它的成果，君臣就享受它的功劳，士大夫晋升爵位，各级官员提高职位品级，士卒也增加了俸禄。因此，做好事的得到鼓励而更加努力，做坏事的也就停止了做坏事，上下一条心，三军齐努力，因此，事事都取得成功，功名就巨大了。现在子发独独不这样做，违背了古代君王的办法，扰乱了楚国的法令，挫伤了立功的臣下，侮辱了受奖励的人，也侮辱了他自己的族人，压抑贬低了他自己的后代，而只是为了个人的廉洁，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我说：子发回复君命是谦逊的，但他辞谢奖励却显得固执。”

【原文】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埶，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埶，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埶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

“夫主相者，胜人以埶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

“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埶，亶有之矣。然则，胡不跂此胜人之埶，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世俗之所以为，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国乎？

“今，臣楚县吾前，大燕鰍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曷若两者孰足为也？

“夫桀纣，圣王之后子孙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俄而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汤武；反然举恶桀纣而贵汤武，是何也？夫桀纣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他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异于桀纣，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

“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让忠

信是也。故自四五万而往者，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数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数万之众者也，陶诞比周以争与；已有数百里之国者也，污漫突盗以争地，然则，是充己之所安强，而争己之所以危弱也，损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余。若是其悖缪也，而求有汤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愈务而愈远。

“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冲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乐安者，莫大乎礼义。人之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殇颈也，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此之谓也。”

【译文】　荀况劝齐国的相说：

“处在能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上，又能施行制服别人的办法，使天下没有人怨恨，汤武就是这样的人。处在能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上，却不能使用制服别人的办法，来拥有天下的权势地位，最后，连想求做个普通的人也办不到，桀纣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得到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还是远远比不上具有制服别人的办法。

“作君主和相的，是以权势地位制服别人，能够做到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有才能的就是有才能的，没有才能的就是没有才能的，抛弃自己的欲念，把施行正确的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认为是可以相互包容的，这就是制服别人的办法。

“如今担任相的，在上面可以完全得到君主的信任，对下面，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在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上，相国诚然是具备了的。但是，为什么不利用制服别人的权势地位来施行制服别人的办法呢？寻找仁慈宽厚而明通事理的君子，委托他来辅佐君王，同他们一道参予国政，判断是非呢？如果能这样，全国谁还敢做不正义的事呢？君臣上下，贵贱长幼，一直到普通百姓，没有人不做正义的事，天下谁还不想让自己的行动符合正义呢？贤士们都愿意进入这个相国的朝廷，能人们都愿意做这个相国的官员，喜欢利益的百姓也都愿意以我们齐国为自己的归宿，这样就能统一天下。相国放弃上面说的这些事不去做，却仅仅做一些世俗的人所做的事，于是，后妃在宫中作乱，奸诈的大臣们在朝廷作乱，贪官污吏在职位上作乱，普通百姓也都把贪求财利、相互争夺当作习惯，难道这样还能够治理国家吗？

“如今，庞大的楚国威逼在我们前面，巨大的燕国盘踞在我们后面，强劲的魏国进犯我们右边，西部边境形势，像没有断绝的绳索一样危急，而楚国则据有襄贲、开阳两城临近我们的左边，这样，只要一个国家图谋进攻，其他三国

必然会起来乘我之危。如果这样，齐国必然会四分五裂，国家也就会像借来的城池一样最终归属他国，必定会被天下人所耻笑。怎么办呢？制服人的办法与制服人的权势地位，哪种值得采用呢？

“桀与纣，是圣王的后代子孙，是占有天下的人的继承人，是权势地位之所在，也是天下的王室。土地之大，仅境内就达方圆千里，人口之多，数以亿万计，但转瞬之间，天下人都断然背离桀纣而投奔汤武，都转变过来憎恶桀纣而尊崇汤武，这是什么原因呢？桀纣哪些地方失策而汤武哪些地方得计呢？回答说：没有别的缘故，桀纣最爱做百姓所憎恨的事；而汤武最爱做百姓所喜欢的事。什么是百姓所憎恶的事呢？回答说：污秽、争夺、贪利。什么是百姓所喜欢的事呢？回答说：礼义、辞让、忠信。现在的君主，一作比方，总是要把自己与汤武并列，至于他的统治百姓却无异于桀纣，却要求享有汤武的功名，可能吗？

“所以凡是取得胜利的人，必定利用了人心，凡是得到人心的，必定是利用了方法。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是礼义、辞让、忠信。所以，有四五万以上士兵的国家，获得强大与胜利，并不是人多的力量，而在于崇尚忠信。有数百里以上土地的国家，安定稳固，并不是因为地大的力量，而在于崇尚搞好政治。如今，已经拥有数万的百姓了，还要动用欺诈、结党营私的手段与盟邦邻国相争夺；已经拥有方圆数百里的地方了，还要动用污秽狡诈自私的手段去夺取别国的土地，这样，就是放弃自己安定强盛的条件，而去争夺造成自己危险衰弱的祸因，是去损害自己本身就不足的东西，来增加自己本身就有余的东西。像这样的荒谬违背常理，却要求有汤武的功名，办得到吗？这就好比是伏在地上去舔天，救助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一样。这种主张必定是行不通的，是愈努力离目的愈远的。

“作为臣下的，不顾及自己的德行不好，只是贪图得到私利，这就像用攻战的大车冲入小洞去贪取财利一样，是仁人们感到羞耻而不做的。所以，人无不珍惜生命，无不喜欢安定，而用来保养生命和安定的没有比遵守礼义更重要的了。人们珍惜生命、喜欢安定却放弃礼义，就好比是希望长寿又自杀一样，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

“所以，君主，爱护百姓就安定，喜好贤士就荣耀，这两方面都不具备的，就会遭到灭亡。《诗经·大雅·板》说：‘善人是国家的藩篱，百姓是国家的围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愚愚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力术止

也。曷谓乎威强乎汤武？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视可，司间，案欲剟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仇人役也，此所谓威强乎汤武也。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剟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愚愚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

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译文】　使用强力的办法受到遏止，使用礼义的办法畅行无阻。这是指什么而言呢？回答说：是指秦国而言。秦国的威力强大超过了汤武，秦国的土地辽阔超过了舜禹，但它的忧患却是数不胜数的，经常战战兢兢地唯恐天下各国联合一致来颠覆自己，这就是所说的使用强力的办法受到遏止的情况。为什么说秦国的威力强大超过汤武呢？汤武，只是能使喜欢自己的人受驱使而已。而如今，楚王的父亲死在秦国，国都郢被秦国占领，楚王自己身揹着三位先主的牌位在陈国、蔡国之间躲藏，寻找可乘之机，等待有利时机，总想着抬起腿去踩秦人的肚子，但是秦国让它向左，它就向左；让它向右，它就向右，这是在让仇人受驱使，这就是所说的威力强大超过汤武。为什么说秦国的土地辽阔超过舜禹呢？回答说：古代所有的君主统一天下，使诸侯称臣的，从来没有哪一个的境内面积超过方圆千里的。而如今，秦国在南边与沙羡相连，这已经是江南了；北边与胡、貉等少数民族地区相邻；西边又占有巴、戎等国；东边所占有的楚国的一部分领土与齐国交界；在韩国占有的一部分，越过恒山，还有临虑；在魏国占有了圉津，距离魏国国都大梁，不过一百二十里；在赵国安然地据有苓地，还占有秦赵交界之处的松柏要塞，背靠西方而以恒山为屏障，这样，秦国的土地就遍于天下了。这就是所说的秦国的土地辽阔超过舜禹的情况。威力震动四海，强盛危及中原地区，但秦国的忧患却是数不胜数的，经常战战兢兢地唯恐天下各国联合一致来颠覆自己。

那么秦国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节制强力，返回礼义，然后任用正直诚实、守信而忠纯的君子治理天下，用他们一道参予国家的政事，顺从的诸侯国就不予干涉，不顺从的就加以处罚。这样，军队不必再出兵国境之外，而命令就可

以在天下通行。这样，即使在境外建立朝廷，叫诸侯来朝拜，也差不多可以做到了。当今的事，增加土地不如增加信誉更为紧迫。

【原文】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欲，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诎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是何也？"

"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译文】　应侯问荀况说："到了秦国，看到些什么？"

荀况回答说："城堡等设施很险要，地势有利，山林川谷很优美，天然资源十分丰富，客观条件非常优越。进入秦国境内，观察风俗：百姓纯朴，音乐不庸俗下流，服装不轻佻怪异，百姓们都敬畏官吏而顺从，是符合古风的百姓。到了县城衙门，官吏都严肃认真，无不恭敬勤俭、诚敬忠信，而且并不恶劣，是具有古风的官吏。进入秦国的国都，观察那些士大夫，他们都是走出自家的大门，就进入公家的门，出了公家的门，就回到自己的家，没有徇私的事，不相互勾结，不结党成群，异常突出地无不明通公正，这是具有古风的士大夫。观察其朝廷，所处理的政事，到退朝时都没有积压，官员们安然得像没有事做一样。这是具有古风的朝廷。所以，秦国保持四代优胜，不是侥幸，而是有一定的理数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安逸而治理得很好，简易而又周到，不劳烦而有功效，这是治理好国家的最高境界，秦国已经类似这样子。虽然如此，它还是有所畏惧。上面所说的这几方面，秦国都兼而有之了，但是与称王天下的君主的功名相比较，还是远远不如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大概是缺乏儒的原因吧。所以说：'完全实施儒的礼义之道的就称王天下，没有完全彻底实施儒的礼义之道的就称霸天下，两种都不具备的就亡国。'这也正是秦国所短缺的。"

【原文】　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

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

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

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辒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

【译文】　积累微小事情的功效，每个月积累不如一天天积累，每个季度积累不如一月月积累，每年积累不如一个季度一个委度地积累。一般人喜欢轻视小事，要等大事来了才去办，像这样，他的功效总是赶不上谨慎地对待小事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呢？是因为小事的到来很频繁，它延续的日子也多，积累的功效就大了；而大事到来得很稀少，延续的日子也少，所积累的功效也小。

所以，珍惜每一天的人，就成为称王天下的人；珍惜每个季度的人，就成为称霸天下的人；出了漏洞才去补救的人，就遭到危险；严重荒废时日的人，就遭到灭亡。所以，称王天下的人重视每一天，称霸天下的人重视每一季度，勉强存在的国家，危险到来之后才知道悲戚，灭亡的国家，到灭亡的时候才知道灭亡，到死的时候才知道死。亡国的祸害，悔不胜悔；称霸天下的人的好事是明显的，可以用季度来记录；称王天下的人的功名，则是每天记录都记不完的。

财物珍宝，以大为贵重；政治、教化、功名却与此相反。能够积累微小的功效的就可以迅速成功。《诗经·大雅·丞民》说："道德似乎轻如鸿毛，却很少有人能够把它举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

【译文】　一般说来，奸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君主不崇尚礼义、不重视礼义的缘故。礼义，是用来限制禁止人们作恶行奸的。如今，君主不崇尚礼义、不

重视礼义，像这样，下面的百姓，都有背弃礼义之意，而有趋向奸邪的心了。这就是奸人之所以出现的缘故。况且，君主，是下民百姓的表率，下民百姓应和君主，就如同回音应和声响，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所以，作为百姓的君主，不能不谨慎啊。礼义，对内适合于所有的人，对外，适合于世间万物；对上安定君主，对下调和百姓。内外上下都得到调节，这是礼义的实质。那么，凡是处理天下大事，礼义就是根本，信用是其次。古代，禹汤以礼义为根本，务求信用，天下得到大治；桀纣背弃礼义，背弃信用，天下大乱。所以，作为百姓的君主，一定要谨守礼义，务求忠信，然后才可以平治天下，这是统治百姓的最高原则。

堂屋如果没有扫除，郊外的杂草就不会拔除；白色的刀刃触到胸前，眼睛就看不到飞来的箭；迅速到来的戟架在头上，就顾不上十个指头被切断的危险。并不是认为这些事不重要，而是痛痒缓急有先后之分。

正　论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治辨则易一，愿悫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玄之耳哉？

【译文】　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说："君主治国的原则方法最好的是隐秘不露真情。"这是不对的。君主是百姓的引导者，君主是百姓的榜样。百姓听到引导就应和，见到榜样就行动。君主的引导方向不公开说明，百姓就无法应和；表率榜样隐而不现，百姓就无法行动。不应和不行动，上下就不能相依持。如果这样，那就与没有君主是一样的了，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所以君主是百姓的根本。君主的治国原则公开无隐瞒，那么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君主正直真诚，百姓就会忠厚恭谨；君主公正无偏，百姓也就公平正直。事情办好了，百

姓就容易统一；忠厚恭谨，百姓就容易接受驱使；公平正直，君主就容易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容易统一，国家就强盛；容易受驱使，就容易取得功效；容易了解情况就很清醒，国家的安定由此产生。君主隐秘而不露真情，百姓就疑窦丛生；君主阴险，百姓就伪装；君主偏私不公正，下面就私相勾结。百姓疑窦丛生就难以统一；百姓伪诈就难以驱使；百姓私相勾结君主就难以了解情况。难以统一国家就不强盛；难以驱使就不能取得功效，难以了解情况就不清醒。国家的混乱就由此产生。所以君主治国的方针，以公开明白为好，而不宜于隐匿；以彰明为好，而不宜于隐秘。所以君主治国的原则公开明白，百姓就安定；君主治国的原则幽暗隐秘，百姓就危险。所以，百姓安定就崇尚君主，百姓危险就轻贱君主。所以君主治国原则容易使人了解，百姓就亲近君主；君主的治国原则难以让人了解，百姓就畏惧君主。百姓亲近君主，君主就安定；百姓畏惧君主，君主就危险。所以，君主的治国原则，没有比令人难以了解更恶劣的了，没有比使百姓惧怕自己更危险的了。古书上说："憎恨的人多了就危险。"《尚书·康诰》篇说："要能够发扬光辉德业。"《诗经·大雅·大明》篇说："以光明昭示下民。"所以，先王要是做到光明显露，那仅仅是公开而已。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

圣王没，有埶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谓王。

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

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弒，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为君，则天下未尝合于桀纣也。然则，以汤武为弒，则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

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

桀纣者，其知虑至险也，其至意至暗也，其行之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禹汤之后也，而不得一人之与。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数也。故至贤畴四海，汤武是也；至罢不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译文】　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说："桀纣领有天下，汤武篡夺了他们的天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认为桀纣曾经占有天子的权位，是对的，认为桀纣亲自享有天子的权位，是对的，但如果说天下掌握在桀纣的手中，那就不对了。

古代，天子拥有上千的官员，诸侯拥有上百的官员。凭着这上千的官员，天子的政令在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施行，就称为天子。凭着这上百的官员，政令在所分封的境内施行，虽然国家不安定，但还不至于被废替、灭亡，就称为国君。圣王的儿子，是享有天下的人的后代，是权势地位之所在，是天下的宗主。但是，这后代没有才能，道德行为不符合礼义，在国内，百姓痛恨他；在外，诸侯背叛他；近处，封地之内就不统一；远处，诸侯不听从他的命令。政令在境内都无法实施，甚而至于诸侯各国还要来侵略削弱它，攻击它，像这种情况，即使还没有灭亡，我也要说它是没有天下的。

圣王去世以后，享有权势地位的人无能，就不能平正天下。天下没有君主，诸侯中有德行显明、威望厚积的，天下百姓没有人不愿意以他为君主。然而，对那暴虐于国家的君主，独行奢侈的君主，就要杀掉他，而且必定不伤害无辜的百姓。诛杀暴虐于国家的君主，就是诛杀众叛亲离的孤人。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善于治理天下了。善于治理天下的就叫做天子。

汤武并不是夺取了天下。他们修养道德，施行礼义，兴办对天下都有利的事业，铲除天下的公害，因而天下归顺了他们。桀纣也不是丢掉了天下，而是他们背离了禹汤的德业，混淆了礼义的界线，所作所为是禽兽的作为，积聚了凶残，恶贯满盈，于是天下背离了他们。天下归顺的就称为"王"，天下背离的就叫做"亡"。所以，桀纣是没有天下的，汤武也没有弑杀君主，由此可以得到

验证。

汤武，是老百姓的父母。桀纣，是老百姓怨恨的寇贼。而今，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把桀纣作为君主，而把汤武作为弒杀君主的人，那么，这就是在斥责老百姓的父母，而推崇老百姓所怨恨的寇贼。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认为把天下统一在一起的就是君主，而天下从来没有统一在桀纣手中，那么，认为汤武弒杀了君主，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说法，完全是诽谤诋毁汤武罢了。

所以，天子只有像汤武那样的人才能胜任。天下的事务，是极其重大的，不是非常强有力的人是无法胜任的；天下的事务，是极其广大的，不是具有极高的辨别能力的人是不能使人事各得其分的；天下的百姓是众多的，不是非常英明的人是无法调和他们的。这三个非常，不是圣人就不能完全具备，所以，不是圣人就不能当王。圣人是道德完备，尽善尽美的人，是衡量天下的标准。

桀纣，他们的智谋异常险恶，他们的意志异常昏暗，他们的行为异常错乱。亲近的人疏远他们，贤能的人鄙视他们，老百姓怨恨他们。他们作为禹汤的后代，却得不到一个人的辅佐。他们挖比干的心，囚禁箕子，最终自己死了，国家灭亡了，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后代的人谈到坏人坏事，总是把他们作为佐证。这是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的必然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贤明能够保住整个天下，汤武就是这样；最大的不贤就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桀纣就是这样。当今，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认为桀纣占有天下而把汤武作为臣下，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这就像弯腰驼背的巫婆与瘸腿的残废人抬高自己，自以为有智慧一样。

所以，可以夺取别人的一个诸侯国，但不可能夺取别人的天下。可以窃取别人的诸侯国，但不可能窃取别人的天下。夺取，可以占有一个诸侯国，而不可能占有天下；窃取，可以得到诸侯国，而不可能得到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诸侯国，小小的工具而已，可以由小人占有，可以凭小谋术得到，也可以凭小的力量保持；而天下，是大的工具，不可能凭小人去占有，不可能凭小的谋术去得到，也不可能凭小的力量去保持。诸侯国，小人可以占有，但也未必不会灭亡。天下，是极其大的，除了圣人，没有谁能够占有。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对屨；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治古不然。

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

【译文】　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说："古代太平盛世没有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用墨在脸上画字代替黥刑；系上草编的帽带代替劓刑；宫刑，割去衣服的前襟或蔽膝来象征；刖刑，就穿上麻编的鞋子来象征；杀头，就用穿无领的赤红色衣服来代替。古代太平盛世就是这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认为是太平盛世吗？那本来就没有人犯罪，不但不用肉刑，也不用象征性的刑罚。认为是减轻了刑罚吗？有的人犯了罪，却减轻了他的刑罚，那么就会是杀人的不处死，伤人的不受罚，罪行极重而刑罚极轻，一般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了，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了。一般说来，处罚人的目的，是禁止凶暴，反对作恶，而且防范以后再发生罪恶。杀人者不处死，伤人者不受罚，这就叫做对凶暴施恩惠而宽恕贼寇，而不是反对作恶了。所以象征性的刑罚，恐怕不会发生在古代的太平盛世，而完全产生于当今的乱世。古代太平盛世不是这样。

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等等，都是一种回报，根据类别相跟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有一件事物失掉相称，就是混乱的开始。德行与爵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与功绩不相当，惩罚与罪行不相当，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从前，武王征伐商，诛杀纣王，砍下他的头，悬挂在红色的旗子上。这种征讨强暴，惩治凶悍的行为，是太平世道的伟大业绩。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罚，这是历代君王们相同的法令，无人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处罚与罪恶相称国家就太平，处罚与罪恶不相称国家就混乱。所以，太平盛世的刑罚重，乱世的刑罚轻。在太平盛世犯法，必然重处，乱世中犯罪，必然轻罚。《尚书·吕刑》篇说："刑罚随着时世有轻有重。"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汤、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曷为楚、越独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

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彼楚、越者，且时享、岁贡、终王之属也，必齐之日祭月祀之属，然后曰受制邪？是规磨之说也，沟中之瘠也，则未足与及王者之制也。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此之谓也。

【译文】　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说："商汤王、周武王不能施行禁令。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是：楚国、越国就不受他们的控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汤、武实在是天下最善于施行禁令的人。汤王居亳邑，武王住镐京，都只是方圆百里的地方，却使天下统一，诸侯称臣，人迹、车马、舟船所到的地方，无不受到震动而归顺、而感化，为什么却要说楚、越独独不受控制呢？那称王天下的天子的制度，是根据形势来制作器械用具，依照地方的远近来分出贡献的等级，哪里必须完全一致呢？所以，鲁国人用碗，卫国人用盂，齐国人用皮囊，地理环境和习俗不同，器械用具和各种装饰品，不可能没有差异。所以中原各国，对天子的服事相同，制度相同，而异族边远地区，对天子的服事是相同的，但制度不相同。天子居住都城周围五百里之地的，以耕种天子的田地的方式服事天子；再往外的五百里之内的"封外"，以侦察敌情，担任警戒的方式服事天子；侯圻、卫圻等区域，以按时进贡的方式服事天子；异族地区，以施行礼义教化，约束百姓的方式服事天子；最边远的异族地区，以不定期进贡的方式服事天子。耕种天子田地来服事天子的，供给天子每日祭祀用的物品；用侦察敌情、担任警戒的方式来服事天子的，供给天子每月祭祀的物品；以按时进贡的方式服事天子的，供给天子每季度祭祀的物品；以施行礼义教化约束百姓的方式服事天子的，每年向天子进贡，以不定期的进贡的方式服事天子的，崇敬天子。这些地区有的供给天子每天祭祀的物品，有的供给天子每月祭祀的物品，有的供给天子每季祭祀的物品，有的每年向天子进贡，有的崇敬天子。这就叫做根据形势制作器械用具，视地方的远近分出贡献的等级。这就是称王天下的天子的制度。那楚国、越国，只是供给天子每季祭祀用的物品、每年向天子进贡、崇敬天子一类的诸侯国，必定要它们与供给天子每天、每月祭祀物品一类的诸侯国一样，然后才能叫接受控制吗？这是比着圆规磨圆，而缺乏知识的人的说法，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称王天下的天子的制度的。古话说："肤浅的东西是测量不出深刻的东西的；愚蠢的人，是不能与他商量智慧的事的，坎井的蛙，是不能与它谈东海的乐趣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

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夫有恶擅天下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在上，图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焉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死，则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知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代睪而食，《雍》而彻乎五祀，执荐者百人侍西房；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户而巫觋有事，出门而宗祀有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驺中《韶》《护》，以养耳。三公奉轭持纳，诸侯持轮挟舆先马，大侯编后，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隐窜，莫敢视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持老养衰，犹有善于是者与不？老者，休也，休犹有安乐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诸侯有老，天子无老。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

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译文】　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说："尧、舜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天子，权势和地位都是至高无上，天下无敌的，又能把天下让给谁呢？天子道德完备，智慧高明，面对南方处理天下大事，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振奋服从、感化归顺的，天下没有被埋没的贤士，没有被遗漏的好事。与天子保持一致的就是正确的，违背天子的就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会出现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的事呢？

他们又说："天子去世了，就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圣明的君主在上，依据人们德行高低评定等次，衡量人们能力大小授予官职，使人们各自能承担他们的事务，各得其所。那些不能用礼义来克制私欲的，不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改造本性的，全都作为普通的百姓。圣王去世以后，天下已没有了圣人，当然也没有值得把天子位置让给他的人。如果天下有圣人，而又是圣王之子，那么天下人心不会背离，朝廷内的位次没有更换，国家的制度没有

改变，天下人人服顺与以往没有区别，这是用尧来继承尧，又有什么变化呢？如果继起的圣人不是圣王之子，而是太师、太傅、太保一类的大臣，天下百姓如水流归大海，天下又重新振兴，人人顺服与以往没有区别，这是用尧来继承尧，又有什么变化呢？只有改朝换代，变更制度才是一种难事。所以，天子活着，那么天下只尊崇一人而安定平治，人们依据德行高低评定等次。天子去世，能够胜任天下的人，必定会有。天子礼义的职分已尽了，又何必采用把天子位置让给别人的办法呢？

他们又说："天子衰老了，所以把位置让给别人。"这种说法也是错的。人的血气筋力，那是会衰退的，至于智慧和判断取舍的能力，是不会衰退的。说"老年人经受不了劳苦而休息"，这又是怕事的人的说法。天子，权势最大而身体又十分安逸轻松，心情十分欢愉而意志不受委屈，而且身体无须操劳，至高无上。衣服穿着，是五光十色，还有美丽华艳的刺绣，再加上珠宝来装饰。吃喝，牛羊猪尽有，山珍怪味俱全，极尽香味，人们排着长队为他奉献食物，敲击着大鼓进食，奏着《雍》曲撤宴，同时还祭祀灶神，侍奉天子饮食的上百人，都在西厢侍立。住，则张设帷帐、床头小屏风，背靠画着斧形图案的屏风而坐，诸侯都小心翼翼地在堂下奔走。一出宫门，巫与觋就要为他祈祷，一出城门，大宗伯、大祝就要祭神。天子乘坐大车，铺垫着蒲草席以养护身体；车厢两边插着香草以养护鼻子；车辕前有饰有花纹的横木，用来养护眼睛；车铃的声响，慢行时符合《武》《象》的节奏，迅跑时符合《韶》《护》的节奏，是用来养护耳朵的。太师、太傅、太保侍奉着天子的车轭，拉着骖马的缰绳，诸侯扶持着车轮，在车两旁护卫，牵着马在前边引导，大国公侯的车马排在后边，大夫的车马更在后面，边远小国的侯伯、上士们又在后面，军士披戴盔甲坐守在道路两侧，百姓隐藏回避，没有人敢于看天子。天子居处如巨神，行动像天帝，养护老年时的生活，还有比他更好的吗？老年人，要休息，还有比这更安乐恬静欢愉的吗？所以说，诸侯有衰老，而天子没有衰老。有把诸侯国让给别人的，没有把天下让给别人的，古今都一样。

说尧舜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是假话。是浅薄的人的传言，是知识鄙陋的人的说法。他们不懂得对与不对的道理，不懂得"大"与"小"、"至"与"不至"的不同，是无法与他们谈及天下的大道理的。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

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夫是之谓鬼说。

羿、蜂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嚚顽化。何世而无嚚，何时而无顽？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学者受其殃，非者有庆。《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此之谓也。

【译文】　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说："尧舜不能教育感化人。"为什么呢？回答说："丹朱和象没有被教育感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育感化别人的人，他们面向南方处理天下大事，百姓无不振奋服从，感化归顺。然而唯独丹朱与象不受教育感化，这不是尧、舜的过失，而是丹朱和象的罪恶。尧、舜，是天下的英豪，而丹朱与象，是天下最奸诈的人，当代行为最卑劣的人。现在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不怪罪丹朱和象，却去非难尧、舜，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这就叫做狂妄荒诞之说。

羿和逢蒙，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他们不能用不正的箭去射中微小的目标；王良和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驭车马的人，他们不能用跛足的马、破败的车行驶到远方；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育感化人的人，他们不能使奸诈卑劣的人受到教育感化。哪个世道没有奸诈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卑劣的人？从伏羲氏、燧人氏到现在，没有哪个世代没有这种人。所以，制造"尧、舜不能教化"这种狂妄荒诞之说的人遭到不祥，接受传播这种说法的人跟着遭殃，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值得庆幸。《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说："百姓遭到灾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于人们聚在一起絮絮叨叨，背后相互仇恨，往往都是人造成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扣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扣不扣者之所言也。

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当厚优犹不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狗、豕吐菽粟，而农贾皆能以货财让。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取于涂，而百姓羞拾遗。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虽珠玉满体，文绣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为树，琅玕龙兹华觐以为实，人犹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则求利之诡缓，而犯分之羞大也。

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

祸乱起。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馁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安禽兽行，虎狼贪，故脯巨人而炙婴儿矣。若是，则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虽此裸而埋之，犹且必扣也，安得葬薶哉？彼乃将食其肉而龁其骨也。

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乱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奸人之误于乱说，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谓大奸。传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谓也。

【译文】　世俗的著书立说的人说：“古代实行薄葬，棺木厚三寸，衣被三套，死者埋葬在田土中但不妨碍耕种，所以没有人去挖掘。而今混乱的世道，厚葬，棺木装饰华美，所以有人盗墓。”这是不懂得治理社会的道理，不明白盗墓与不盗墓的真正原因的人所说的。

人们的盗窃，必定是有原因的，不是为了防备不足，就必定是要更多地得到一些财物。而圣明的君主养育百姓，使百姓都十分富足优裕而且知足，也不让他们过分地有余。所以，盗贼不再偷窃，猪狗连粮食都弃而不食，而农民、商人能把财货相互推让。风俗美好，男女不私自在路道上相聚，百姓以捡拾别人失掉的东西为耻辱。所以孔子说：“天下太平，盗贼首先发生变化。”虽然死者珠玉满身，华丽的绣品装满内棺，黄金盛满外棺，还要加上丹砂、曾青描画，还有犀牛角、象牙雕成的树，琅玕龙兹、华璗等珠玉宝石做成果实，人们也不会去盗墓。这是为什么呢？是人们贪求利欲的诡诈之心小而把违背法令的羞耻看得很重。

混乱的当今世道与此相反。君王不按法制随意发布命令，作下民的不依法度轻举妄为，有智慧的不能参予考虑政事，有才能的人不能参予治理政事，贤良的人得不到任用。像这样，上失天下，下失有利的地理条件，中失人们的齐心一致。于是百事荒废，财物减损，祸乱也就发生了。王公大人在上面苦于不足，庶民百姓在下面挨冻受饿，贫困不堪。于是像桀、纣那样的人大量出现，而盗贼也会用袭击、抢掠来危害君主了。于是禽兽般的人横行，虎狼般的人四处贪索，甚至还出现烧烤大人婴儿为肉干的事。像这样，又何必怨恨有人去挖掘别人的坟墓、撬开死者的口挖出珠宝求利取财呢？即使这些死者是赤身露体掩埋的，也会被挖掘开来，哪里还能够埋葬起来呢？那些掘墓的人要吃他的肉啃他的骨头啊。

那些人说：“古代薄葬，所以无人挖墓，当今乱世厚葬，所以被盗墓。”只不过是奸邪的人迷惑于错误的学说，又以此来欺骗愚蠢的人，使他们受到陷害，而让自己偷偷地从中取利。这就叫做最大的奸贼。古书上说：“危害别人而保全自己，损害别人而便利自己。”说的就是这种人。

【原文】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矣。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不恶侮乎？"曰："恶而不辱也。"曰："若是，则必不得所求焉。"

凡人之斗也，必以其恶之为说，非以其辱之为故也。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见侮之为不辱哉？然而不斗者，不恶故也。今人或入其央渎，窃其猪彘，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虽知见侮为不辱，恶之则必斗。然则，斗与不斗邪，亡于辱之与不辱也，乃在于恶之与不恶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金舌弊口犹将无益也。不知其无益，则不知；知其无益也，直以欺人，则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将以为有益于人，则与无益于人也，则得大辱而退耳，说莫病是矣。

【译文】　宋钘说："明白了受到欺侮并不是耻辱的道理，人们就不会争斗。人们都认为受到欺侮是耻辱，所以才发生争斗。如果懂得受到欺侮并不是耻辱，就不会争斗了。"有人回应说："那么，你也以为人之常情是不憎恨欺侮的吗？"宋钘说："憎恨，但不认为是耻辱。"回应的人说："如果是这样，必然得不到你所希求的结果。"

凡是人们的争斗，必然是以憎恨对方为理由，而不是以受到对方的侮辱为理由。如今的戏子，侏儒和要戏的人，相互辱骂而不争斗，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受到欺侮不是耻辱的道理呢？他们之所以不争斗，是因为不憎恨的缘故。如今，有人爬进了他家的出水洞，偷走了他家的猪，他就拿起刀剑去追赶盗贼，不怕死伤，这难道是因为他把丢失猪当成耻辱吗？而他之所以不惧怕争斗，就是因为憎恨盗贼的缘故。虽然把受到欺侮当成耻辱，但不憎恨就不会争斗，虽然懂得受到欺侮不是耻辱，憎恨对方就必定要争斗。那么，斗与不斗，不在于耻辱与不耻辱，而在于憎恨与不憎恨对方。如今，宋钘不能解说人们憎恨欺侮的原因，却竭力劝说人们不把欺侮看成耻辱，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纵然是能言善辩的人说破口舌也是没有用的。不懂得这种说法无益于人是愚蠢的，明明知道这种说法无益于人，但还要用它来欺骗人，就是不道德的。不道德而愚蠢，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还认为这种说法有益于人吗？其实完全无益于人，持这种说法的人必定遭到极大的侮辱而归，没有比这种学说更有害的了。

【原文】　子宋子曰："见侮不辱。"

应之曰："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之分，荣辱是也。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

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会，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脚、斩断枯磔、藉靡舌绎，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是荣辱之两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埶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埶辱无害为尧，有埶荣无害为桀。义荣、埶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万世不能易也。

今子宋子案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譬之是犹以卮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顷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得伤其体也。”

【译文】　宋钘说：“受到欺侮并非耻辱。”

回应宋钘说：“凡是讨论问题，必定先确定一个最正确的标准才行。没有最正确的标准，是非就无法分清，辩论诉说就无法决断。所以，我们所听到的是：‘天下最正确的标准，是非的界限，等级职分与事物的名称制度的确定，就是治国的总纲领。’因此，凡是言谈立论，约定给事物的命名，都必须以圣王为准则。而圣王的总原则，就是荣和辱。荣辱又有两个方面：有由自身言行所获得的光荣，有由外界客观条件所获得的光荣；有由自身言行所导致的耻辱，有由外界客观条件所导致的耻辱。志趣意向美好，德行深厚，智慧谋略精明，是光荣由内在产生的，这叫做‘义荣’，爵位显贵，俸禄丰厚，地位权势胜过别人，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这是从外部获得的光荣，叫做‘势荣’。淫邪污秽，违反法律制度，扰乱事理，横强暴虐，贪财图利，是耻辱由内在的原因引发的，这叫做‘义辱’，挨辱骂，被揪头发，被人用手击打，用鞭子抽，被挖去膝盖骨，被砍头断尸、车裂、捆绑、割舌，这些是从外部强加的耻辱，这就叫做‘势辱’。这些就是荣和辱的两个方面。所以，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势辱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尧一样的君主，有势荣，也不排斥一个人成为桀一样的暴君。义荣和势荣，只有君子才能够同时具有，义辱和势辱，只有小人才会同时具有。这就是荣和辱的总的原则。圣王把它作为法度，士大夫把它作为准则，百官把它作为法规，百姓庶民把它作为风俗，这是千秋万代也不会改变的。

“如今宋钘却不是这样。偏偏自己屈辱容忍，还企图很快改变荣辱的观点，这种说法必定是行不通的。好比是用砖泥填塞江海，用侏儒去顶负泰山，顷刻之间，就会跌倒，粉身碎骨。喜欢宋钘学说的几个人，如果不尽快放弃这种学

说，恐怕将会伤害自身。”

【原文】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应之曰：“然则亦以人之情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

曰：“人之情，欲是已。”

曰：“若是，则说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以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焉。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

【译文】　宋钘说：“人的本性是少欲的。而现在人们都说自己的本性是多欲的，这是错误的。”所以，他率领着他的徒众，四处辩说他的学说，阐明他的比喻和引证，要想使人们知道人的本性是少欲的。

反驳他的人说：“那么，你们也认为人的本性是眼睛不追求最美好的色彩，耳朵不向往最美好的声音，嘴巴不要求最美味的食物，鼻子不希望最美好的香味，身体不贪图最大的安逸吗？这五种最美好、最大的享受，都是人的本性所不想有的吗？”

宋钘们说：“人的本性，正是要求这些。”

反驳他们的人说：“既然如此，你们的说法就必然行不通。既认为人的本性是要追求这五种最美好、最大的享受，而又不是多欲，这就好比说人的本性是想要富贵而又不想有财货，喜欢美色而又厌恶西施一样。古代的人对这些事的处理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多欲而不是少欲，所以，奖赏，就用丰富的钱财来增加受赏人的资产；惩罚，就减少受罚人的资产，这是历代君王所相同的做法。所以，上等的贤士享有天下的俸禄，次等的贤士就享有一个诸侯国的俸禄，下等的贤士就享有封地的俸禄，诚实忠厚的百姓衣食完备。如今宋钘认为人的本性是欲少而不是欲多，那么，先前的君主是把人们不向往的东西作为奖励，把人们所向往的东西作为惩罚吗？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混乱的了。如今宋钘子俨然以自己的学说为美，聚集徒众，把这种学说作为学习的样本，写成文章。然而这种学说不免把最大的安定变为最大的混乱，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礼　论

【原文】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芷，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睪芷，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韅、丝末、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倍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儒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译文】　礼是从哪里兴起的呢？回答说：人一出生就有欲望，如果欲望达不到，就不能不去追求，如果追求没有分寸界限，就不能不争夺，争夺就会发生混乱，混乱就导致穷困。古代君主憎恶这种混乱，于是制定了礼义来划分等级，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供给人们的需求，使人们的欲望必定不会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使物资必定不会被人们的欲望耗尽，两方面相互扶持而都有所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

所以，礼，就是“养”。肉食稻粮，五味调和，是用来调养嘴巴的；椒兰之类的香草香木，芬芳宜人，是用来调养鼻子的；雕镂刻画，五彩缤纷，是用来调养眼睛的；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之类的乐器，是用来调养耳朵的；通明敞亮的房屋、庄严深邃的宫室、蒲席竹席、凭靠的几，垫坐的筵，是用来调养身躯的。所以，礼，就是“养”。

君子懂得了礼就是“养”，还要注意礼的“别”。什么叫做“别”？回答说：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尊卑都很相称。所以，天子的大车，铺着蒲草软席，是用来保养天子的身躯的；车的两侧插着香花，是用来保养天子的鼻子

的；车前画有五彩花纹的横木，是用来保养天子的眼睛的；车铃声声，缓行时符合《虎》《象》的节奏，迅跑时符合《韶》《护》的节奏，是用来保养天子的耳朵的；龙旗上飘着飘带，是用来保养天子的神气的；车轮上画的卧着的犀牛、蹲着的老虎，马肚上套着蛟鱼皮的肚带，丝织的车帘，车厢上画着的长龙，都是用来保养天子的威仪的。所以，天子大车的马匹，必须加倍地调教顺服，然后才能让天子乘坐它驾的车，这是用来保证平安的。谁知道舍生忘死追求名节正是为了达到生存的欲望呢？谁知道拿出钱财正是为了实现求财的目的呢？谁知道恭谨谦让正是为了保证安定呢？谁知道遵守礼文制度正是为了保护感情呢？如果人只看到生，一切只为了生，像这样的人一定会死；如果人只看到利，一切为了利，像这样的人必定会受到损害；如果只把懈怠懒惰散漫懦弱当成安逸，像这样的人必定遭到危困；如果一味把恣情欢悦当成快乐，像这样的人必定灭亡。所以，人们用礼义统率起来，那么礼义与情性都可以得到；如果是用情性来统率，那么两方面都会丧失。所以，儒家学派是要使两方面都得到；墨家却要使人们两方面都丧失，这正是儒、墨两家的区别。

【原文】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飨：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饭稻粱。祭：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大一，夫是之谓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尝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发齐也，大庙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冕也，丧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丧，哭之不文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县一钟，尚拊之膈，朱弦而通越也，一也。

【译文】　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生命的根本，祖先是氏族的根本，君主与师长是社会太平的根本。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没有祖先，怎么会有氏族？没有君主与师长，怎么能够太平？三者缺一，则无从安定百姓。所以，礼，对上祭祀天；对下祭祀地；尊崇先祖而尊重君主与师长，这就是礼的三个根本。所

以，天子把太祖与天同祭，诸侯不敢毁坏太祖的庙宇，士大夫则有永久的宗法，这是用来各自尊崇自己的祖先。尊重自己的祖先，这是德的根本。郊祭只有天子能够举行，社祭只有诸侯能够举行，除丧服的祭可以行于士大夫。这是用来区别：地位尊贵的祭祀尊贵的，地位卑贱的祭祀卑贱的，该大的就大，该小的就小。所以，拥有天下的，可以建立七代祖宗的庙；拥有诸侯国的，可以建立五代祖宗的庙，拥有五十里封地的大夫，可以建立三代祖宗的庙，有三十里封地的士，可以建立两代祖宗的庙，自食其力的，不允许建立宗庙。这是用来区别：功业大的流传给后人的恩泽就深广，功绩小的留传给后人的恩泽就狭小。

“大飨”：供上盛着清水的酒杯，小盘里盛着生鱼，最先供上的是不加调料的肉汤，这是珍重饮食的根本。“飨”：供上盛着清水的酒杯，但也要用甜酒，先献上黍稷，再献上米饭。“祭”：供上没有加调味的肉汤，再献上多种多样的美味让祖先饱享，这是珍重根本又接近实用的意思。珍重根本叫做礼的形式，接近实用叫做常理，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礼的完备的制度，与太古时代相同，这就叫做最隆重的礼节。所以酒杯中供上清水，小盘中装上生鱼，高脚盘中先供上没有调味的肉汤，这些与太古时代是一样的。“利”献上的酒不能喝尽，祭祀结束后小盘中的生鱼也不能尝用，“利”三次劝“尸”吃东西而自己不吃，这些与太古时代是一样的。婚礼还没有举行“发齐”这种仪式，祭祀太庙而“尸”还没有进入太庙，人刚刚去世进行“小敛”，天子大车上的丝织车帘，郊祭时戴的麻帽子，丧服上先在腰间系上的麻带，这些与太古时代也是一样的。三年守丧，哭声直号；《清庙》之歌，一人先唱三人吟和，悬挂一只钟，用拊、膈奏乐，朱弦的瑟，在瑟底通孔，这些与太古时代也都是一样的。

【原文】　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

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诚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说，入焉而丧。其理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

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故，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骛，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坛宇宫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方皇周挟，曲得其次序，是圣人也。

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

【译文】　礼，开始时简略，逐渐比较完备，最终达到满意。所以，最完备的礼是情感与礼的仪式都完全地体现出来；其次，或者是情感的表露胜过礼的仪式，或者是礼的仪式胜过情感的表露；再其次，是把情感回归到与太古时代的质朴自然相同。

天地靠着礼和谐，日月靠着礼光明，四时靠着礼循序而进，星辰靠着礼运行，江河靠着礼奔流，万物靠着礼昌盛，好恶靠着礼节制，喜怒靠着礼适当。用礼约束百姓，百姓就顺从；用礼规范君主，君主就圣明，万物千变万化也不会混乱。背叛了礼就丧失了一切。礼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建立完备的礼制作为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天下没有谁能对它加以减少或增加，它的最高原则与各种具体的规定有一定的次序，它的开头与终结相呼应，非常完备而有贵贱等级的区别，非常精细而都十分有道理。天下顺从礼就得到太平，不顺从礼就混乱；顺从礼的就安全，不顺从礼的就危险；顺从礼的就存在，不顺从礼的就灭亡。小人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

礼的道理的确是极其精深的，"坚白""同异"之类的说法，进入礼中就会被淹没。礼的道理的确是极其博大的，擅自制作的法典制度、庸俗怪邪的学说，进入礼中就会消亡。礼的道理的确是极其高明的，傲慢任性、轻浮庸俗自视甚高的人，进入礼中，就会被折服。所以，当墨线真的放在面前时，就不可能在弯直上欺骗人了；当称真的悬挂在面前时，就不可能在轻重上骗人了；当规和矩真的摆在面前时，就不可能在方圆上骗人了；君子对礼十分详察，对他，就不可能用伪诈来加以欺骗。所以，墨线，是直的标准；称，是公平的标准；规和矩是方圆的标准。礼，是为人治国的道理的最高标准。而不效法礼，不施行礼，就是不走正道的人，效法礼，施行礼，就是走正道的人。在礼的范围内能够思索的，称之为虑；置身于礼中，能够坚定不移的，称之为固。能虑又能固，

又能够在礼上达到完善的地步的，这就是圣人了。所以，天，是高的顶点；地，是低的顶点，无穷，是广阔的顶点；圣人，是道德的顶点。所以，学习，就是要学习做圣人，而不是学做不走正道的人。

礼，把财物作为施行的费用，把贵贱的不同装饰作为礼的文饰，把衣物车马的多少作为上下区别，把隆重与简省作为纲要。文饰仪理繁多，情感费用减省，这是礼隆重的表现；文饰仪理简省而情感费用繁多，这是礼简省的表现；文饰仪理与情感费用相为内外表里，互相并用时，则是适中的礼。所以，君子对大礼要尽量的隆重，对小礼要尽量的简省，适当地对待中等的礼。漫步，快跑，疾奔，都不超过礼的界限，这就是君子的安身之处。人能够居处于礼中间，就是士和君子，在这之外的，只能是普通百姓。不仅能处在礼中，还能在礼中从容地随意行动，各方面都符合礼的顺序要求的，就是圣人。

所以，敦厚，是礼的积累；大度，是礼的广泛遵循；崇高，是礼的被推崇；圣明，是礼的完全被遵循。《诗经·小雅·楚茨》说："礼义完全符合法度，一言一笑就得当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

故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翌荽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

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

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绎纩听息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闵已；然而殡殓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惧，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辍也；卒矣，然后作具之。故虽备家，必逾日然后能殡。三日而成服，然后告远者出矣，备物者作矣。故殡，久不过七十日，速不损五十日。是何也？曰：远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节大矣，其文备矣。然后月

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后葬也。当是时也，其义止，谁得行之？其义行，谁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设饰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义也。

【译文】　礼，严谨地对待生与死的处理。生，是人生的起始；死，是人生的终结。终结和起始都得到完善的处理，做人的事理也就完成了。所以，君子既敬重人的出生，也慎重地对待人的死亡，对终结与起始完全一样，这是君子的事理，是礼义的制度。

看重人的出生而轻视人的死亡，是对人有知觉时表示敬重，对人无知觉时表示怠慢的做法，是奸邪的人的事理，是背叛的心理。君子用背叛的心理去对待身份微贱的人，尚且自认为是一种可耻的事，何况用这种态度去侍奉自己最敬爱的君主与父母呢？死，作为一件事，只有一次而不可能有第二次，臣下表示对君主的敬重，子女表示对父母的敬重，在这件事上体现得最完全了。所以，侍奉活着的人不忠厚，不恭敬，称之为粗野，葬送死者不忠厚，不恭敬，称之为薄情，君子是鄙视粗野而以薄情为耻的。

所以，天子的棺椁是七层，诸侯的五层，大夫的三层，士两层。然后对他们衣被的多少厚薄，棺木上的装饰物与花纹的等级，都有规定，用来恭敬地修饰丧礼，对待人的生和死，终结与起始都完全一样，一切都满足了人的愿望，这是古代君王的事理，是忠臣孝子的准则。

天子的丧事，惊动四海，牵动诸侯，诸侯的丧事，惊动友好国家，牵动大夫；大夫的丧事，惊动本国，牵动上等的士；上等的士的丧事，惊动一乡，牵动朋友；百姓的丧事，汇聚亲族乡党，惊动村里；犯法而受制裁的人的丧事，不允许汇聚亲族乡党，只能牵动妻子儿女，棺椁三寸厚，衣被三套，不允许在棺木上有装饰，不允许白天送葬，只能在黄昏时掩埋，送葬的人也只能穿着平常穿的衣服去埋葬死者，送葬回来，也不允许有哭丧的礼节，不允许穿戴麻布的孝衣、孝帽，没有依据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分出守丧月数等差的规定，各自回复他平常的生活，各自回复他原先的事务，埋葬之后，就像没有丧事似地完事了，这叫做最大的耻辱。

礼，严谨地对待吉凶两类事，不使它们相互混淆。君父病危时，人们用新棉放在他们鼻前查看气息时，忠臣孝子也知道君主父母已经昏迷不醒了，但是关于殡殓的准备，还来不及顾及；他们哭泣惊惧，但是希望君主父母侥幸存活的心未已，尽力维系君主父母生命的事还不能停下来；直到君主父母死了，才开始准备丧事。所以，即使是殡殓物品有所准备的人家，也要过几天才能开始殡葬的事宜。三天之后才能穿上丧服，然后向远方亲友报丧的人才能出发，准备丧葬物品的人才开始办理。所以，入棺停灵最长不过七十天，最快不能少于

五十天。为什么呢？回答说：远方的亲友可以赶到了，各种需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各种事务都完成了，对丧事的忠心表达尽了，礼节周全了，礼仪完备了。然后早晨卜卦选择丧期，晚上卜卦选择葬地，然后才埋葬。在此期间，丧事按礼义的规定办，谁能要求做更多的事呢？丧事按礼义的规定做，谁又能要求停止不做呢？所以，三个月之后才埋葬，是比照着死者生前的陈设来装饰死者，而不是留下死者来安慰活人，是对死者表示尊重思仰慕的意思。

【原文】　丧礼之凡，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尔而玩，玩则厌，厌则忘，忘则不敬。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故变而饰，所以灭恶也；动而远，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优生也。

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饰粗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故，文饰声乐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粗衰哭泣忧戚，所以持险奉凶也。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粗衰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

故，情貌之变，足以别吉凶、明贵贱亲疏之节，期止矣，外是，奸也，虽难，君子贱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带之，相高以毁瘠，是奸人之道也，非礼义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将以有为者也。

故，说豫娩泽、忧戚萃恶，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歌谣谑歃笑、哭泣啼号，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刍豢、稻粱、酒醴、饩鬻、鱼肉、菽藿、酒浆，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食饮者也；卑冕、黼黻、文织、资粗、衰绖、菲穗、菅屨，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衣服者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第、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是吉凶忧愉之情发于居处者也。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此之谓也。

【译文】　丧礼的概要是：人死尸体变形，就要对尸体进行修饰，移动尸体，离家越来越远，日子久了，哀痛死者的心情就逐渐平复。所以料理死者的办法，如果不加以修饰，就会腐烂变丑恶，死者的样子丑恶就无法引起人的哀痛。距

离死者太近就是轻视死者，轻视死者就会产生厌弃之情，产生厌弃之情就会遗忘死者，遗忘就是对死者的不敬。一日之间失去了君主或父母，而用来表示送葬的行为，既不哀痛又不恭敬，那就近似于禽兽了。君子把这种行为看成耻辱，所以，尸体变形了就要修饰，这是用来减低尸体的丑恶，把尸体移动越移越远，是用来表示敬意，日子久了，哀痛的心情逐渐平复了，这是为了对活着的人有好处。

礼，就是取长补短，减少有余的，弥补不足的。既表现了崇敬仰慕的礼节又养成按礼义办事的美德。所以，修饰与简略、乐音与哭声、欢欣与忧戚，本是相反的，但是，礼对它们可以同样地使用，只是要适时采用，交替使用。所以，修饰乐声和欢欣，是用来对待平安和吉祥的；简略哭泣和忧戚，是用来对待险恶和凶灾的。所以，在设置修饰的制度时，要不至于流于妖艳；在树立简略的制度时，不要陷于刻薄；在运用音乐、欢欣的制度时，不至于造成淫邪怠惰；在运用哭泣、忧戚的制度时，不至于因过分悲伤而伤气伤身，这才是礼的适中。

所以，感情形貌的变化，只要能够区别吉凶，显示出贵贱亲疏的差别就足够了，超过这个界限的，就是奸邪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做起来也不容易，君子也是鄙薄它的。所以，有的人根据粮食的多少来吃饭，根据腰的粗细来扎腰带，用毁伤自己的身体的办法去追求更高的名利，这完全是奸邪的人的做法，不是礼义的制度，不是孝子的真情，而是借此另有所图。

所以，欢欣润泽、忧戚憔悴，是吉凶忧乐的感情在容貌上的体现；歌唱戏谑、哭啼哀号，是吉凶忧乐在声音上的体现；肉类粮食、薄酒米粥鱼肉、豆类豆汁酒浆，是吉凶忧乐的感情在饮食方面的体现；祭服和各种各样有花纹的丝织品、粗布孝衣麻帽、薄而稀的布和菅草织的鞋子，是吉凶忧乐的感情在穿着上的体现；明屋深院、薄席床和几筵，茨草的房子和居丧住的木屋，居丧所铺的柴草、所枕的土块，这些是吉凶忧乐的感情在居住方面的体现。这两种情感，是人生自然就有的。至于使这两种情感或断或续，或深广或浅薄，或增加或减少，或将同类的情况类推，或使它穷尽，或使它丰盛完美，或使它的根本与细枝末节、终结与起始无不顺从人情，完全能成为万世的准则，这就靠的是礼了。如果不是对礼十分谨慎而精通并且努力去遵循它的君子，是不能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以说，天性，是人的原始的自然材质；人为，就是使礼法的条理更为隆重丰富。没有天性，人为的行动没有加工改造的基础；没有人为的作用，天性不可能自动地趋于完美。天性与人为的努力相结合，然后圣人的名声才能纯一，天下的功绩才得以完成。所以说，天地配合万物生长，阴阳结合发生变化，天

性与人为相结合天下太平。天能生长万物但不能治理万物；地能承载人类但不能治理人类。世间万物与人类，必须依靠圣人才能恰当地各得其宜。《诗经·周颂·时迈》说："安抚所有的神，以及河川高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始卒，沐、浴、髮、体、饭唅，象生埶也。不沐则濡栉，三律而止，不浴则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设瑱；饭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术矣。说褻衣，袭三称，缙绅而无钩带矣，设掩面儇目，髮而不冠笄矣；书其名，置于其重，则名不见而柩独明矣。荐器则冠有鋭而毋绥，甕庑虚而不实，有簟席而无床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内，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略而不尽，貌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靭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圹垄，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无帷丝翣缕翣，其貌以象菲、帷、帱、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阏也。

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

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译文】　丧礼，是按活人的标准来修饰死者。大致是仿效死者生前的情况来为他送葬的。所以，对待死亡就像对待出生一样，侍奉亡人就像侍奉活人一样，对待人的终结与起始完全一样。人刚去世，就要为他洗发、洗身、束发、剪指甲，把珠、玉、贝、米之类的东西放在他嘴里含着，这些都是仿效死者生前做的事。如果不洗头，就打湿梳子，把头发梳理三遍就行了；如果不洗身，那就打湿布巾，擦拭三遍身子就行了；在死者耳朵里塞上玉石，让他嘴里含着生米和白色的贝壳，这些与死者生前所做的是相反的。穿上内衣，再套上三层外衣，束上腰带但不用带钩，用面纱遮掩住死者的面目，把头发束起来但不戴帽不插簪子，把死者的名字写上，放置在神主牌上，这样，看不见死者的名字而只有灵柩清楚地摆在前面。陈设的器物：帽子有卷边但不用包头的丝帕，甕和瓶都空着不装东西，有竹席但没有床垫，木器不用雕刻，陶器不成其为器物，竹器不能使用，竽笙具备但不能调节音调，琴瑟张设但不能奏成乐曲，把丧车掩

埋好但把马牵回，表示不再需用了。准备好死者生前使用的杯盘弓矢等送到墓地，就像搬家一样，所有的器物简略而不完备，粗具形貌而不加工，车赶到墓地掩埋而车辔、车套等车上的用具不埋，表明这些东西已不再需用，这既像搬家，又表明不再需用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使哀伤之情更加隆重。所以，死者生前的器物只起礼仪的作用而不具实际的功用，随葬品只具粗略的形貌而不实用。

凡是礼，侍奉生者，要表达喜悦；侍奉死者，要表达哀伤；祭祀祖先，要表达崇敬，军事行动中的礼仪，要表达威武，这一点是历代君王都相同的，是古今都一样的，而没有人知道它的来由。所以，坟墓，它的外貌就像房屋；棺椁，它的外貌就象车子的厢板，车盖、车前皮制的装饰品、车后的屏障；帟褚丝翣之类的覆盖尸体、棺木的布帐，丝织的车饰、棺木上的装饰品，就像草帘、帷帐之类的东西；墓穴内为棺木挡土与垫在墓穴底部的葬具，就象房屋的屋顶、篱笆和门户。

所以，丧礼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表明生与死的不同，以哀伤与恭敬为死者送终，并将他周全地掩埋。所以，埋葬，就是恭敬地掩埋好死者的形骸；铭刻死者的事迹，为死者写出哀悼的文字，列出家谱一类的东西，是为了恭敬地传播死者的名声。侍奉出生，是修饰人的起始，礼送死者，是修饰人的终结，终结与起始的侍奉都完备了，孝子的责任就尽到了，圣人的事理也就完备了。

刻薄死者而只给生者增益叫做昏暗，刻薄生者而只给死者增益叫做悖乱，杀戮生者为死者殉葬叫做残贼。大致仿效着死者生前的情况来为他送终，使死与生、终结和起始都无不适宜并达到完善，这是礼义的法则，儒家就是这样的。

【原文】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曰：无适不是之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

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

将由夫愚陋淫邪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纵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彼安能相与群居而无乱乎？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驹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舍之矣。然则何以分之？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

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遍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矣，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

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亲也。将举错之，迁徙之，离宫室而归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备，曲容备物之谓道矣。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惮诡唁僾而不能无时至焉。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惮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至意之情者，惘然不嗛，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忠信敬爱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桓》、《箾》、简、《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惮诡所喜乐之文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是君子之所以为惮诡其所哀痛之文也；师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称罪，是君子之所以为　诡其所敦恶之文也。卜筮视日，斋戒修涂，几筵馈荐告祝，如或飨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尝之；毋利举爵，主人有尊，如或觞之；宾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

【译文】　三年的服丧，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衡量哀情的程度而制定的丧礼制度，用来区分人的等级、亲疏、贵贱的区别的制度，是不能增减的。所以说它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能更改的原则。创伤巨大要经过很久才能恢复，悲痛深重愈合极慢。三年的服丧，是衡量哀情程度而制定的丧礼制度，是用来表

示深重悲痛的最大限度。穿麻布丧服、拄竹制丧杖、住小木屋、喝米粥、垫柴草、枕土块，是用来作深重悲痛的修饰。三年的服丧，二十五个月就完毕，哀痛之情尚未尽，思慕之心尚未忘，但是丧礼的制度以此为终止，难道不是因为遣送死者总有个完结，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总得有个期限吗？

凡是生长在天地之间的，有气有血的动物和人类，都必定是有知觉的，有知觉的动物与人类等，没有不爱他的同类的。那些大的鸟兽，一旦亡失了伙伴，经过一段时日，还会返回原地巡视，经过旧地还必定会徘徊、号啼、踌躇不去，来回不定，然后才离去。小的就是燕雀，也会悲鸣一阵，然后才离去。在有血气的物类中，没有比人更聪智的了，所以，人对于自己父母的爱与思念，至死也没有穷尽。

要是依从那些愚昧无知淫邪的人呢？那就会是父母早晨去世，他傍晚就会忘记，如果放任他们，那就连禽兽也不如，他们又怎么能够与人们相处而不制造混乱呢？要是依从那些按礼义行事而品德高尚的人呢？那就会是经过二十五个月的三年服丧，他还认为如同快马经过空隙一样快，如果所任他们，那么丧期的期限就没有尽头了。所以先代君王圣人就为人们建立了适中的制度来加以节制，使人们能够做到有礼节就可以解除丧期了。那么，怎么来区分亲疏的丧期呢？回答说：为父母服丧以一年为终止。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天地已经改变了，四季已经轮换一遍了，宇宙中的万物无不有一个新的起始，所以先王也以此象征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三年的服丧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为了表示加倍的隆重，所以给丧期加倍，再加两年。服丧在九个月以下的，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使这类丧礼不及为父母的服丧隆重。所以，人们把服丧三年作为最隆重的丧礼，而“缌”“小功”作为减等的丧礼，“期”则服丧九个月作为中等的丧礼。对上是仿效天，对下是仿效地，对中是依据人的情感，这样，人们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的道理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所以，三年的服丧，是为人事理的最完善的礼文制度。这就叫做最隆重，这是历代君王所相同的，是古今相一致的。

对君王的丧亡，之所以采用服三年丧的礼节，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君王，是治理国家之主，是礼法的本原，是忠诚感情与恭敬礼貌的顶点。臣下共同来推重君王，不也是应该的吗？《诗经·大雅·泂酌》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君主，从来就有是百姓父母的说法。父亲能够生育人，却不能喂食人，母亲能够喂食人，却不能教诲人，君主不仅能够喂食人，还是善于教诲人的人。为君主服三年的丧，周全了！乳母，是给自己吃喝的人，为她服丧三个月；养母，是照顾自己衣被的人，为她服九个月的丧。君主，是各方面都具备的，为他服三年的丧是周全的。按这样去做的，国家就太平，不这样做的，国

家就混乱，这是最完善的礼文制度。按这样去做的，国家就安泰，不这样做的，国家就危险。这最充分地表达了感情，礼文制度与感情两方面都具备了，认为三年的服丧还不足以表达充分，但也不可能再增多了。所以，社祭，是祭祀土地神；稷祭，是祭祀谷神；郊祭，就连同百代君王与上天一道祭祀了。

三个月的殡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扩大丧礼，重视丧礼，表示最大的隆重，表示最深的亲情。然后安顿、准备死者的东西，迁移死者，让死者离开宫室而归至山丘。先王唯恐丧礼不符合最完善的礼文制度，所以，延长殡的期限，使殡的时日充足。所以，天子殡七个月，诸侯五个月，大夫三个月，使他们待葬的时间足以适宜办理各种事务，使各种事务足以取得适宜的成效，使成效足以适宜完善的礼文制度，使礼文制度足以适宜于完备。各方面都很适宜，各种事务都很完备，这就叫做丧礼的原则。

祭祀，就是真诚地表达心意与思慕的情怀，人的感动忧郁的感情不能不在一定的时期表现出来，所以，在人们欢欣团聚的时刻，那些忠臣孝子也会感动而思念君主双亲，并且要有所表现，这种感情的表现，是非常强烈的，但如果表示的礼仪空无所有，他们的心意在感情上就会悲哀不乐，在礼节上就会感到欠缺不完备。所以先王就为此制定了祭祀的制度，而崇敬君主，敬爱父母的礼义就达到完善的地步了。所以，祭祀就是真诚地表现尽意和思慕的情怀。

这样，忠信敬爱达到了顶点，礼节礼貌达到了隆盛，如果不是圣人，是没有谁懂得这一点的。圣人清楚地懂得这一点，士与君子安然地施行它，百官把它作为自己的职责，百姓把它作为风俗。在君子看来，祭祀是在尽做人的事理，在百姓看来，就认为是鬼神的事。所以，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以及《韶》、《夏》、《护》、《武》、《汋》、《桓》、《箾》、《象》等古乐，是君子表现他情感变化的喜乐的礼仪形式；穿麻布丧服，拄竹制丧杖，住小木屋、喝米粥、垫柴草、枕土块，是表示他情感变化的哀痛的礼仪形式；军事中的礼仪行为有一定的制度，刑法有一定的等级，处罪无不与罪行相称，这是君子用来表示情感变化的憎恶的礼仪形式。占卜的人查看日子的吉凶、斋戒、修饰扫除、设置几和筵，进献牲畜与黍稷、告祝，如同鬼神真的来享用；各种物品都取来祭祀鬼神，如同他们真的来品尝一样；不用劝食的“利”举杯敬酒，而由主人献酒，如同鬼神真的饮酒一样；宾客退出，主人拜送，返回来，脱下祭服换上丧服，复归原位号哭起来，如同鬼神离去似的。悲哀啊！恭敬啊！对待死亡就像对待出生，事奉亡者如同事奉活人，是一种无形无影的情景，然而合乎礼义的规定。

君　子

【原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译文】　天子，至高无上，就是说没有人能与他的地位相匹敌，四海之内的任何地方，他都不需要行什么做客的礼节，就是说他没有外出做客的情况。他的脚能够走，但必须由赞礼的宾相作引导他才前行；他的嘴能说话，但必须通过负责传达天子命令的官员才下达命令。他不需要看就能见到天下的情况，不需要听就能清楚天下的情况，不需要说就能有信用，不需要考虑就能知道一切，不需要行动就能取得功效，这是说他的臣下已经把一切事务都处理得极其完备周到。天子，权势最大，形体最安逸，心情最愉快，意志不会屈服，身体没有劳累，没有比他更尊贵的了。《诗经·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天子的领土，直到海边的全部国土上，没有一处不是天子的臣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人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人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晓然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请。《书》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谓也。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诚通。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刑罚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传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

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此之谓也。

【译文】　圣明的君主在上，按等级关系的准则治理天下，于是士大夫没有放肆的行为，百官没有怠慢职务的情况，普通百姓没有奸邪怪异的习气，没有盗窃的罪过，没有人敢冒犯君主的禁令。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盗窃是不能致富的，都知道残害别人是不能长寿的，都知道违犯君主的禁令是不得安宁的。顺从君主的法令规定，人们就可以得到自己所喜爱的，不顺从君主的法令规定，人们就必然遭致自己所憎恨的。所以，刑罚虽然极其简略，但它的威力却像流水一样无处不到。人人都清楚地知道做了坏事即使是隐藏起来或者是四处逃窜也仍然避免不了刑罚的惩处，所以无不自首请罪。《尚书·康诰》说："人人都承认自己应得的罪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刑罚与罪行相当就有威力，刑罚与罪行不相当就失去威力。官位与人的贤德相当就尊贵，不相当就卑贱。古代，刑罚不超过罪行，官位不超过功德。处死了当父亲的但仍任命他的儿子为臣，处死了兄长的但仍任命他的弟弟为臣，刑罚不超过罪行，爵位赏赐不超过功德，刑赏区分得十分清楚并根据罪、德的实际情况来实施刑赏。因此，行善的受到鼓励，作恶的受到阻止，刑罚极其简略而法令的威力却像流水一样无处不到。政令极其英明而教化的施行像神明一样灵验。《尚书·甫刑》说："天子有善行，亿万百姓得以仰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乱世却不是这样。刑罚超过罪行，爵位赏赐超过功德，按宗族论罪，依门第推举贤人。所以一个人有罪，而父、母、妻族都被杀死，即使其中有的品德与舜相同，也免不了受到同样的刑罚，这就是"以族论罪"。先祖曾经贤德，后代子孙必定显贵，即使他们品行与桀、纣相似，他们的地位等级也必定是至尊至贵的，这就是"以世举贤"。按宗族论罪，依门第推举贤人，虽然希望社会不混乱，办得到吗？《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说："江河沸腾，高山崩塌，高岸变深谷，深谷变丘陵，可叹可怜当今的人，为什么毫无警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论法圣王，则知所贵矣；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论知所贵，则知所养矣；事知所利，则动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

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

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译文】　议论效法圣王，就是知道了什么是最可贵的；用义来判断裁决政事，就是知道了什么是有利的。议论时知道什么是最可贵的，也就知道什么是可取的；处理政事时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也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这两点，是是非的根本，是得失的根源。所以周成王对于周公，无所不听，他知道什么是可贵的；齐桓公对于管仲，处理国家大事也是无所不听，他知道什么是有利的。吴国有伍子胥不能听从，以至国家灭亡，这是吴国违背了正道失掉了贤人。所以，尊崇圣人的，可以称王天下；尊重贤人的，可以称霸天下；敬重贤人的，国家可以保存；轻视贤人的，国家就会灭亡。古今都是一样的。

所以，崇尚贤者使用能人，划出贵贱的等差，区分亲疏远近，按长幼老少排列次序，这是先王的治国之道。所以，崇尚贤者使用能人，就可以使君主尊贵而下民安定；贵贱有差等，就可以使政令通行而无阻滞；亲疏远近有区分，就可以施行恩惠而没有错乱；长幼排列有序，事业就会迅速成功而完美。所以，所谓“仁”，就是喜欢做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所谓“义”，就是能分辨这些事；所谓“节”，就是为这些事而去生、去死；所谓“忠”，就是忠诚谨慎地对待这些事；这些事全部都能做到，就是完备。完备而不自我矜夸，全部都尽量地自我完美，就可以称为圣人。不自我矜夸，天下就无人能与他争比才能的高低，并且由于他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他的功效，虽有才能却不自我矜夸有才能，所以受到天下人的尊重。《诗经·曹风·尸鸠》说：“贤人君子，他的礼义没有差错；他的礼义没有差错，可以治理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成　相

【原文】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请布基，慎圣人：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

论臣过，反其施，尊主安国尚贤义，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

曷谓罢？国多私，比周还主党与施，远贤近谗，忠臣蔽塞，主埶移。

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爱下民，主诚听之，天下为一，海内宾。

主之孽，谗人达，贤能遁逃国乃蹶，愚以重愚，暗以重暗，成为桀。

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

武王怒，师牧野，纣卒易乡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

世之衰，谗人归，比干见刳箕子累；武王诛之，吕尚招麾，殷民怀。

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

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

【译文】　请听我唱完一支相歌：社会的灾殃，是愚蠢昏聩的人陷害忠良，君主没有贤臣辅佐，就像盲人无人扶助一样，何等令人惆怅！

请让我从头叙讲，你们细听端详：作君主的愚蠢专断，国事不治，却嫉妒异常，一心要胜过臣下忠良，作臣下的规劝无方，国家必定遭到灾殃！

随心所欲评价臣下过失，反对他们该做的事，拒绝臣下规劝，反而把自己的过失掩饰，让臣下愚昧地苟同君上，国家必定会发生祸殃。

什么叫做无能？是国家多有谋取私利的人，尽都是结党营私、惑乱君主，扶植党羽的人们。被疏远的是贤人，被亲近的是谗臣，忠臣良将无出路，主上势力已旁落。

什么叫做贤能？明白君臣的等级名分，对上尊君下爱百姓，君主诚诚恳恳倾听，天下统一，四海服膺。

君主的罪孽，在于进谗言人的得逞，贤能的人只好逃遁，国家于是覆灭。愚昧加上愚昧啊，昏暗更加昏暗，君主也成了桀一样的人。

社会的灾祸，是嫉贤妒能，飞廉执掌了朝政，恶来担负重任，他们还扩大园囿，高筑楼台，这些心地卑劣的人！

周武王怒火高涨，会师牧野讨伐商纣王，纣王的士兵调转方向，微子启只好投降，武王善待微子启，封地在宋，还为他建立了商殷的庙堂。

世道的衰落，是因为进谗人归依了国君，比干惨遭剖腹挖心，箕子竟然又被囚禁。武王怒杀了纣王，姜太公挥师进军，殷商之民纷纷归顺。

世间的祸乱，是人们把贤士厌弃，伍子胥被杀，百里奚几次迁徙，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终于使秦国设置了公卿，强大得与五霸相匹。

世间的愚昧，是将大儒厌恶，孔子被拘囚，贤人参政无路，柳下惠三次罢黜，春申君治国之道受阻。国家的基业啊，败坏尽无。

【原文】　请牧基，贤者思，尧在万世如见之；谗人罔极，险陂倾侧，此之疑。

基必施，辨贤罢，文武之道同伏戏。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法、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

治复一，修之吉，君子执之心如结；众人贰之，谗夫弃之，形是诘。

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参天。

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治之志，后埶富，君子诚之好以待，处之敦固，有深藏之，能远思。

思乃精，志之荣，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贰，为圣人。

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诲子弟，上以事祖考。

成相竭，辞不蹶，君子道之顺以达，宗其贤良，辨其殃孽。

【译文】　请听我谈谈重视治国的基础，贤人们这样以为：尧的治国之道虽然久远，却像在眼前一样可见，只有歪斜不正的人作恶阴险，才会对尧的治国之道怀疑恨怨。

国家的基业必须发展，就要分清贤与不贤，文王、武王与伏羲对此都有相同的意见，遵循这一点，国家太平安全，违反这一点，国家就会混乱无边，为什么还要怀疑这一点？

总括我的歌，是要明辨治国的方法。治国的最高标准就是把后王效法，法家、慎到、墨翟、魏牟、惠施等等各家，主张的，实在是不吉祥的话。

治国的目标是统一天下，这样做的就吉祥如意，君子坚持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心意有如绳结。人们违背这个目标，进谗的人抛弃这个目标，就以法责罪把他们惩处。

水最平，端正而不斜，人的心术如此，就会像圣人，公正而又宽容待人，就能与天地相配。

世间没有圣明的君王，又缺乏贤臣良相，残暴的人吃着美味，仁义的人却咽着糟糠。礼乐止息啊圣人也只有隐藏，墨家的学说于是肆行猖狂。

治国的纲领是“礼”和“刑”，君子用它们来修养自身，百姓因此而得到安宁，把美德彰明，谨慎地把刑罚施行，国家大治啊天下太平。

治国的原则是把个人权势富贵放在最后，君子能诚恳地爱好对待这个原则，朴实而坚定地维护这个原则，又能够深思远虑。

思考精细意志恢宏，心志专一就达到完美的境界，心志专一就能成为圣人。

治国的纲要，是要专一不懈怠于治国之道，君子遵循这个“道”，就会美好更美好，由此对下可以把子弟教导，对上可以侍奉祖宗父老。

相歌已结束，言辞不短促，君子遵循上述的“道”，走上顺利通达的路。崇尚那些贤臣良相，辨别那些奸贼妖魔……

【原文】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

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

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贤圣，适不遇世，孰知之？

尧不德，舜不辞，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

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

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举舜毗亩，任之天下，身休息。

得后稷，五谷殖，夔为乐正鸟兽服，契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

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天乙汤，论举当，身让卞随举牟光，道古圣贤，基必张。

【译文】　请让我唱完一支相歌，说一说圣明的君主。尧舜崇尚贤人把帝位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财利德行光明异常。

尧让位给贤人，是为了百姓，他给所有的人以利益爱护恩德平均，区分上下，贵贱有差等，君臣关系分明。

尧把帝位授给能人，舜遇上了大好时机，他崇尚贤人推崇有德行的人，天下终于太平。有时虽有圣贤人，偏偏没遇上圣明的世，谁又会知道他们。

尧让贤退位，舜没有推辞，尧又将两个女儿嫁与了舜，还托给他治理天下的重任。南面称了帝王，百事完备。

舜把天下交给了禹，大禹推崇有德的人，推举贤人不失次序，对外不避仇人，对内不偏亲友，把官位给予贤人。

操劳心力，尧有着高尚的德行，不用武力三苗尽都服膺，又从田间把舜推举，授予他治理天下的重任，自己也就得以休息。

任用后稷五谷得以种植，夔当了乐官鸟兽也都服从，契成了司徒百姓便懂得对父兄的孝敬，人人都尊重有德行的人。

禹有不可磨灭的大功，遏止了泛滥的洪水，排除了百姓的祸害赶走了共工，在北方疏通了江河和十二个洲渚，让大河无阻畅通。

禹把土地分布，平定天下，亲自为百姓劳苦，又得到益、皋陶、横革和直成的辅助。

契玄王，生下了昭明，住在砥石又迁往商地，经过十四世才有了天乙，这就是商朝的成汤。

天乙成汤，评论推崇人才得当，他把帝王让给卞随和牟光……遵循古代圣贤治国之道，国家的基业必定得到宏扬。

【原文】　愿陈辞，世乱恶善不此治，隐讳疾贤，良用奸诈，鲜无灾。

患难哉，阪为先，圣知不用愚者谋，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

不觉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达，蒙掩耳目，塞门户。
门户塞，大迷惑，悖乱昏莫不终极，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恶正直。
正直恶，心无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己无邮人，我独自美，岂独无故。
不知戒，后必有，恨后遂过不肯悔，谗夫多进，反复言语，生诈态。
人之态，不如备，争宠嫉贤利恶忌，妒功毁贤，下敛党与，上蔽匿。
上壅蔽，失辅埶，任用谗夫不能制，孰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
周幽、厉，所以败，不听规谏忠是害。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
欲衷对，言不从，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
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托以成相，以喻意。

【译文】　我愿把见解陈述……世道昏乱，厌弃贤良的人得不到惩处，隐瞒过错，嫉害贤良，奸邪狡诈之人常用不除，结果很少不遭到灾祸。

处在灾难中却大搞邪念，圣明聪智的人得不到重用，却让愚蠢的人划策出谋。前面的车已经倾倒，后面的却不知改辙易道，何时才能觉悟？

不觉悟，就不知苦，迷失了方向，上下也颠倒，实情不能上达，君主被掩闭了耳目，堵塞了知晓实情的门户。

门户堵塞，就会有极大的迷惑，混乱昏暗，不知何处是尽头。是非颠倒，勾朋结党蒙蔽国君，被厌弃的是正直的人。

正直的人被厌恶，人们心中全无法度。奸邪不正，歪门邪道，使人迷失了正路。不要埋怨别人，以为只有自己不错，造成这种情况，难道没有什么缘故？

不知警戒，今后必定还会错误再犯，拒绝规劝，坚持错误，不知悔悟，谗人多被任用。他们言语反反复复，生出许多奸诈邪恶。

人们的邪恶，君主不知戒备，臣下就会争宠妒贤相嫉忌，他们嫉恨别人的成功，毁坏了贤良的人，在下面网罗党羽，使君主受尽蒙蔽。

君主受到蒙蔽，失去了辅助与权势，任用了坏人，到后来也无法控制。郭公长父引起的动乱，终于使周厉王也只有被迫往彘地流窜。

周幽王、周厉王，所以把国家败坏，就因为他们不听规劝，尽把忠良残害。可叹我算什么人，偏偏生不逢时，遭遇这混乱的时代。

我要想说尽心中的话，可惜却无人听从，又恐怕像伍子胥那样遭凶。他苦心相劝，吴王不听，反而赐他“独鹿”令他自刎，又被弃身大江。

纵观往事，要自我警惕，治乱是非都可以认识……我把这些想法都寄托在相歌里，来表达我的心意。

【原文】　请成相，言治方，君论有五约以明，君谨守之，下皆平正，国乃昌。

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使，一民力。
守其职，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与，孰私得？
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
君法仪，禁不为，莫不说教名不移，修之者荣，离之者辱，孰它师。
刑称陈，守其银，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
请牧祺，明有基，主好论议必善谋，五听修领，莫不理绩，主执待。
听之经，明其请，参伍明谨施赏刑，显者必得，隐者复显，民反诚。
言有节，稽其实，信诞以分赏罚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
上通利，隐远至，观法不法见不视，耳目既显，吏敬法令，莫敢恣。
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下不私请，人各以宜，舍巧拙。
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

【译文】　请让我唱完这支相歌，谈一谈治国的方略。为君的原则有五条，简约又明确。君主能谨守，臣下便公正，国家就会富强繁荣。

臣下百姓都尽职，无人游手好闲吃白食，重视根本节支出，财富就会无穷尽，一切事务听君主，相互之间不驱使，百姓力量得统一。

人人尽职又尽责，个个丰衣又足食，爵禄厚薄有等差，财利仰仗君主赐，无人擅自乱给予，谁能私自得东西？

君主法令制度明，判断决定一贯有标准，榜样设立百姓知道了方向，官员升迁有规章。君主不能随意使人贵或贱，谁还会私下讨好君王？

君主法令是准则，严禁违法去办事，人人悦服君主教化，爵位车服不改动，学好法令就光荣，违背法令遭耻辱，谁敢效法其他去违法？

刑罚施行要恰当，严守界限不虚妄，不因私人减刑罚，惩治罪行依规定，不能随意有轻重，君主权威不分裂。

请听我谈谈治国的基础，君主明察有吉祥，君主喜爱议论还必须善于谋划，五项原则得贯彻，君主执掌政令变化，人人无不理事尽职。

听取政事的要领，务必明白事实情，错杂事务真象明，谨慎施行赏与刑。明显事情必查清，隐晦事实露真情，百姓尽皆老实诚恳。

君主政令有法度，考察事实不能误，分清真伪赏罚明，下民百姓不欺君，言辞话语凭实情，如同东方太阳明。

君主明达不壅蔽，远方百姓都归顺，看清合法不合法，看清别人难看出的事，耳聪目又明，百姓人人敬法令，不敢放肆恣意行。

君主颁布教化令，执行之时有制度，官吏谨慎执法令，无人敢于胡作为。臣下不相托私情，人人各自得其宜，不再营私取巧乱计谋。

臣下谨慎守法令，君主掌握变革权，公正明察善思考，为君之道不错乱。用

此原则治天下，后代君王尽效法，终成规范代代传。

大　略

【原文】　大略。

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

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诗》曰："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天子召诸侯，诸侯辇舆就马，礼也。《诗》曰："我出我舆，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

天子山冕，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韦弁，礼也。

天子御斑，诸侯御荼，大夫服笏，礼也。

天子雕弓，诸侯彤弓，大夫黑弓，礼也。

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出毕行，使仁居守。

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

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

《聘礼》志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诗》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时宜，不敬交，不欢欣，虽指，非礼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表天下之乱，今废礼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

舜曰："维予从欲而治。"

故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然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

【译文】　统治百姓的人，推崇礼、尊重贤人就可以称王天下；重视法制、爱护百姓就可以称霸天下；贪财好利、多行诡计就危险。

想要接近四方，不如处在中间最方便。所以君主必须处在天下的中央，这就是礼。

天子的屏墙在门外，诸侯的屏墙在门内，这就是礼。屏墙在门外，是不愿让门里的人看到院外；屏墙在门内，是不愿让门外的人看到门内。

诸侯召见他的臣下，臣下等不及驾车，衣服裤子来不及穿整齐就赶快走了，这就是礼。《诗经·齐风·东方未明》说："衣裤颠颠倒倒，是从国君那里来的人召唤我。"

天子召见诸侯，诸侯拉着车去套马，这就是礼。《诗经·小雅·出车》说："我拉出我的车，去那牧场套马，向从天子那里来的人说：'就说我已经到了。'"

天子穿着绣着山形图案的礼服，诸侯穿着黑色的礼服，大夫穿着次等的礼服，士穿着熟皮制的礼服，这就是礼。

天子用斑，诸侯用荼，大夫用笏，这就是礼。

天子用雕花的弓，诸侯用红色的弓，大夫用黑色的弓，这就是礼。

诸侯相会，卿作为引见人，受过礼宾训练的士陪同全部出访行程，让仁厚的人在本国留守。

诸侯之间派人相互问候，用圭作为凭信；询问事务，用璧作为凭信；召见臣下，用瑗作为凭信；与人绝交，用玦来表示；召回原来绝交的人，用环表示。

君主，先要具备仁爱的心，智慧是仁爱之心的辅助，礼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君主以仁爱为先，礼为后，上天也是自然的这样安排的。

《聘礼》记载说："钱多了有伤德行，财物奢侈就灭绝。"礼啊礼啊！仅仅说的是玉帛之类的贵重东西吗？《诗经·小雅·鱼丽》说："礼物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协调。"礼物送得不合时宜，送礼时不恭敬不讲究礼节仪式，态度又不欢欣，礼物虽然美好，也不符合礼的要求。

涉水的人，要标志出水的深浅，使人不致于陷入深水之中；治理百姓的人，要标志出治与乱的界限，使人不致于发生过错。礼，就是标志。先王用礼来标志出天下治乱的界限，如今，废掉了礼，就是取消了标志。所以老百姓就迷惑就陷入祸患之中，这就是刑罚繁多的原因。

舜说："只有我才能随心所欲地治理天下。"

所以，礼的产生，是为了贤人直至普通的人，不是使人都成为圣人。但是它是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不经过学习，是不会成为圣人的。尧向君畴学习，舜向务成昭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

【原文】　五十不成丧，七十唯衰存。

亲迎之礼：父南乡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尔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曰："诺，唯恐不能，敢忘命矣！"

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

赐予其宫室，犹用庆赏于国家也；忿怒其臣妾，犹用刑罚于万民也。

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

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

礼之大凡：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军旅，饰威也。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虚之，非礼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知，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

【译文】　五十岁的人，父母亡故时，不需要哭诵的节礼。七十岁的人，父母亡故时，只需要穿上麻制的丧服就行了。

男子亲到女方家迎娶的礼节：作父亲的向南而立，当儿子的面朝北跪下。父亲斟酒祭神，指示儿子说："你去迎接你的内助，完成我家传宗接代的大事。你要努力带领妻子孝敬婆母、成为她的继承人，你的行动要有常规。"儿子回答说："我唯恐不能做好，哪里敢忘记父命！"

行，就是按照礼去行动的意思。礼，就是对尊贵的人恭敬，对老年人孝顺，对年长的人敬爱，对年幼的人慈爱，对卑贱的人给予恩惠。

赏赐自己的妻室，也应该像在国家范围内施行赏赐一样，惩处身边的臣妾，也就象对天下百姓施用刑罚一样。

君子对于儿子，爱他而不形于色，使唤他要正颜厉色，引导他，用道义而不能强制。

礼，以顺应人心为根本。所以，虽然不见于《礼经》，但只要是顺应人心的，都属于礼的范畴。

礼的概要是：侍奉活着的人，要表达出喜悦的情感；遣送死者，要表达出悲伤的情感；行军练兵，要显示出威武的气势。

亲近父母，不忘故交，按功论功，按劳论劳，这是"仁"的区别对待。给尊贵者荣誉，给位尊者恭敬，给贤才以敬重，孝顺老人，谦让长者，这是"义"的常理。实行这些得当，就是"礼"的秩序。仁，就是爱，所以人们要相互亲近。义，就是理，所以必须实行。礼，就是礼节制度，所以能使事业完成。仁有一定的范围，义有一定的途径。仁，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按礼的要求去做的，就不是仁。义，如果不通过一定的途径去实行的，就不能叫义。君主对臣下施行恩惠却不合理，不成其为仁。合理却又不敢去实施，不成其为义。明察礼节制度却不协调，不成其为"礼"，协调而没有表现出来，不成其为乐。所以说，仁义礼乐，它们的目的归宿是一致的。君子根据义的原则来处理仁，就

是能做到仁；用礼的原则来处理义，就能做到义；制定礼要根据它的根本原则来确定其具体的礼节条文，就能做到礼。这三方面都了解了，就符合治国的总原则。

送财物去帮助丧家办事叫做“赙”，送车马去丧家的叫做“赗”，送衣服去的叫做“襚”，送琴瑟竽笙之类陪丧品去的叫做“赠”，送玉贝去的叫做“唅”。赙和赗是用来帮助死者家属的，赠和襚是用来遣送死者的。遣送死者不到灵柩面前，吊慰生者不到悲哀的程度，都不符合礼的要求。所以，祝贺喜事，一天走五十里，奔丧，一天就要走一百里，赗和赠要能及时赶上丧礼，这是大的礼节。

【原文】　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进曰：“如之何忧之长也！能除患则为福，不能除患则为贼。”授天子一策。中卿进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敬戒无怠，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万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禹见耕者耦立而式，过十室之邑必下。

杀大蚤，朝大晚，非礼也。治民不以礼，动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

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族人虽七十不敢先。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吉事尚尊，丧事尚亲。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

聘，问也。享，献也。私觌，私见也。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锵锵。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有怨而无怒。

君于大夫，三问其疾，三临其丧。于士，一问一临。诸侯，非问疾吊丧不之臣之家。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则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则辞。

寝不逾庙，设衣不逾祭服，礼也。

《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

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

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蹷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和乐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君子听律习容而后士。

【译文】　礼，是政事的引导。处理政事不依据礼，是行不通的。

天子即位时，上卿上前说道："天下的忧患为什么这么长远啊！能排除忧患就是幸福，不能排除忧患就是祸害"。这是进献给天子的第一道策论。中卿上前说道："德行与上天匹配而占有下方国土的人，在事发之前就要对事情有所考虑，在祸患发生之前就要对祸患有所考虑。在事发之前有所考虑的叫做迅速，迅速事情就能圆满地完成。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对祸患有所考虑的叫做有预见，有预见祸患就不会发生。事情来了之后才考虑的叫做落后，落后了事情就办不成。祸患来了才考虑的叫做困穷，困穷了祸患就无法抵挡。"这是进献给天子的第二道策论。下卿上前说道："要严肃谨慎毫不懈怠。有时庆贺的人还在堂上，吊丧的人已经在门前，祸患往往与幸福相邻，人们有时甚至还不知道祸福产生的原因。要有预见啊！要有预见啊！千千万万的百姓仰望着你。"这是进献给天子的第三道策论。

大禹见到对面有耕地的人，就停立下来，扶着车轼表示敬意，路过十来户人家的小村，也要行下车之礼。

祭祀太早，上朝太晚，都不符合礼。治理百姓不以礼为依据，动辄就会出差错。

头弯下与腰齐平的"平衡"，叫做"拜"，手触到地的"下衡"叫做"稽首"，头手都触到地的叫做"稽颡"。大夫的臣子，见到天子只"拜"而不"稽首"，这不是提高大夫臣子的地位，而是避免把大夫与国君同等看待。

最低级的一等命官，在乡里要和别的人一道按年龄的大小排列位次。二等命官，在家族中要和家族的人一道按年龄大小排列位次。三等命官，在同族之中，即使是七十岁的老人也不敢排在他的前面。

这就是上大夫、中大夫与下大夫的位次。

祭祀之类吉庆的事，要注重爵位的尊卑；丧事，要讲究与死者关系的亲疏。

使者奉命问候诸侯，叫做"问"。使者奉命送礼物给诸侯，叫做"献"。使者以私人身份、为臣之礼拜见诸侯，叫做"私见"。

形容言语的美，用"穆穆皇皇"，形容朝廷的美，用"济济锵锵"。

作为君主的臣下，只应有谏劝不能诽谤，只能辞职而不能嫉恨君王，可以

有不满但不能有愤恨。

君主对大夫，可以三次问候他的病情，三次吊丧。对士，可以问候一次病情，吊丧一次。诸侯，如果不是问候病情和吊丧，是不能到臣下家中去的。

父母安葬之后，君主与父亲的朋友用食物来款待自己，是可以吃的，可以不避开好的饭菜，但如果有酒，要辞谢。

居室的规模不能超过宗庙，平时穿着的衣服不能超过祭服，这就是礼。

《易经》中的《咸》，体现了夫妇之道。夫妇之道，不能不端正，它是君臣父子关系的基础。所谓“咸”，就是相互感应，把高的放在低的下面，把男的放在女的下面，把柔的放在刚的上面，就是要相互感应。

聘用贤士的意义，亲迎妻室的道理，就是重视事情的起始。

礼，是人们所要照着办的，失去了这个依据，人们一定会陷入错误之中。礼，只要稍微错一点，造成的祸乱就极大，这就是礼。

礼，对于国家来说，就像秤对于轻与重、墨线对于曲与直一样。所以，人没有礼就不能生成，事没有礼就不能成功，国家没有礼就不能安宁。君臣之间不把礼作为准则，就不会相互尊重；父子之间不把礼作为准则，就不相互亲近；兄弟之间不把礼作为准则，就不会和顺；夫妇之间不把礼作为准则，就没有欢悦。年少的人依靠礼得到成长，年老的人依靠礼得到赡养。所以，礼是由天地产生，由圣人完成的。

车铃叮咚，马车慢行时，铃声与《武》《象》之乐相配合。马车急行时，铃声与《韶》《护》之声相配合。君子听着音乐的节奏，练习举止仪表，然后才能出行。

【原文】　霜降逆女，冰泮杀，内十日一御。

坐视膝，立视足，应对言语视面。立视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

文貌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

礼者，本末相顺，终始相应。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

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易》曰：“复自道何其咎。”

《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蔽公者谓之昧，隐良者谓之妒，奉妒昧者谓之交谮。交谮之人，妒昧之臣，国之秽孽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

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乡善矣。

天下，国有俊士，世有贤人。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亡人好独。《诗》曰："我言维服，勿用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博问也。

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

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事。父母之丧三年不事，齐衰大功三月不事，从诸侯不与新有昏期不事。

【译文】　霜降时节嫁娶，冰消雪化之时停止嫁娶，在室内，夫妇十天同房一次。

坐着，眼睛看着对方的膝盖，站着，眼睛看着对方的脚；应答言语，要注意对方的面部表情。站着，看着面前六尺范围，六个六尺，六六三六，视野最大可以达到三丈六。

仪表容貌和思想感情，是互为表里内外的。按照礼的要求去思考，就叫做善于思考。

礼，是本末一致，始终相照应的。

礼，是把财物作为行礼的费用的，是以贵贱为依据来制定制度条文的，是以车马衣物的多少来区别上下尊卑的。

下等的臣用聚敛财物来事奉君主，中等的臣用自己的生命来事奉君主，上等的臣用举荐贤才来事奉君主。

《周易·小畜卦·初九》说："遵循着道前行，承担起一切的险恶。"

《春秋》赞美秦穆公，因为他能改正错误。

人一旦有了喜欢嫉妒的朋友，贤德的朋友就不会再亲近他；君主有了喜欢嫉妒的臣下，贤德的人就不会到来。隐瞒公道的人，叫做"昧"，埋没贤良人的人，叫做"妒"，奉行"昧"和"妒"的人，叫做狡猾诡诈。狡猾诡诈的人，"昧""妒"的臣，是国家的祸害。

嘴巴能说出，又能身体力行的，是国家的珍宝；嘴巴说不出，却能亲自做到的，是国家的器物；嘴巴能说出，但自己做不到的，是国家的用具；说的是好话，办的是坏事的，是国家的妖孽。治理国家的人，要敬重国家的珍宝，爱

护国家的器物，恰当地使用国家的用具，剪除国家的妖孽。

不富足就无法调养百姓的感情，不教育就无从理顺百姓的本性。所以，一户人家，要给它五亩宅院，百亩田地，使他们致力于生产，而且不能耽误他们的农时，这就是使百姓富裕。设立各种高等的学校、乡学，教习“六礼”，彰明七教。由本可以知道它的末，由左可以知道右，一切事物，道理虽然不同但却是相互依存的。

赏赐和刑罚，要对同类事物的情况都通晓了解之后才会做到恰当；政令教化与风俗习惯要互相适应，然后才能行得通。

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劳役，九十岁的人全家可以不服劳役，家中有残废不靠别人就无法生存下去的人，可以有一个人不服劳役，父母亡故可以三年不服劳役，齐衰、大功之类的服丧，可以三个月不服劳役，从别的国家来与新婚的，一年不服劳役。

【原文】　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

孟子三见宣王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于涂，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轻物，轻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举？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国家，然且为之，几为知计哉？”

今夫亡箴者，终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见之也。心之于虑亦然。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然故，民不困财，贫窭者有所窜其手。

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成康则案无诛已。

多积财而羞无有，重民任而诛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

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译文】　孔子说子家驹是个守成的大夫，不如晏子；晏子是讲究实效的大臣，不如子产；子产，爱护百姓，但不如管仲；管仲为人，重视功效而不注重义，重视智谋而不注重仁，是缺乏礼义教养的人，不能够担任天子的大夫。

孟子三次拜见齐宣王都不谈治国的事。他的学生问道："为什么三次拜见齐宣王都不谈治国的事呢？"孟子说："我要先攻破他讲功利霸道的歪邪的心。"

公行子之到燕国去，途中遇到曾元，就问道："燕国国君怎么样？"曾元回答说："他意志卑下，意志卑下的人轻视事业，轻视事业的人不肯求取贤人的帮助。如果不求举贤人的帮助，他又怎么能够成功呢？就像那些被俘虏的氐羌族的人，不忧虑他们的亡国，却去忧虏死后不能火葬一样。为了秋毫的小利而去危害国家的事，他都要做，难道是懂得治国大计的吗？"

丢针的人，找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后来找到了，并不是由于眼睛比先前明亮，而是由于他低头细看，心志对于思考也是这样的。

讲求义和利，这两个方面都是人所固有的。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消除人对利的欲求，但他们能使人对利的欲求不超过人们对义的喜爱。即使是桀、纣也不能消除人对义的喜爱，但他们却能使人对义的喜爱不超过对利的欲求。所以义胜过利时，就是太平治世，利胜过义时，就是乱世。君主重视义，义就胜过利，君主重视利，利就胜过义。

所以，如果君主不谈利的多少，诸侯就不会谈利的利害，大夫就不会谈利的得失，士就不会谈经营利财。拥有国家的君主，不去繁殖牛羊；出使的大臣，不去繁殖鸡猪；相不去钻营钱财；大夫不种庄稼蔬菜。他们都以赢利为耻而不去与百姓争夺产业，他们乐于施舍而把积财当作耻辱。因此，人们不被财所困，贫穷的人也都有出力的地方。

文王讨伐了四个诸侯国，武王讨伐了两个，周公完成了王业，周成王、周康王就没有讨伐的事了。

赞美富有的人而看不起贫穷的人，加重百姓的负担而任意惩治不能胜重负的人，这就是邪恶的行径兴起的原因，是刑罚繁多的原因。

君主喜好义，百姓就暗自振作，端正自己的行为。君主喜好财富，百姓就会为财利而死。这两方面，是治与乱的分界。民谚说："要求富，就要不顾羞耻，就要舍身忘命，就要与故旧断交，就会与义分手。"君主喜欢财富，百姓的行为也会如此，怎么能够不乱呢？

汤王因为天旱而祈祷说："政事不协调吗？役使百姓过分了吗？为什么这么久不下雨呢？宫室太华丽了吗？妇人请托太多了吗？为什么这么久不下雨呢？贿

赂盛行了吗？诽谤发生了吗？为什么这么久不下雨呢？”

【原文】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工贾亦然。

以贤易不肖，不待卜而后知吉。以治伐乱，不待战而后知克。

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下。晋人欲伐卫，畏子路，不敢过蒲。

不知而问尧、舜，无有而求天府。曰：先王之道，则尧、舜已，六贰之博，则天府已。

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颜色出辞气效。无留善，无宿问。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

君子立志如穷，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

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

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

雨小，汉故潜。

夫尽小者大，积微者著，德至者色泽洽，行尽而声问远。

小人不诚于内而求之于外。

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

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

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

曾子曰：“孝子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以说近也。近者说则亲，远者说则附，亲近而附远，孝子之道也。

曾子行，晏子从于郊。曰：“婴闻之：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婴贫无财，请假于君子，赠吾子以言，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诸檠栝，三月五月，为帱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檠栝，不可不谨也，慎之！兰玲稿本，渐于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渐于香酒，可谗而行也。君子之所渐，不可不慎也。”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译文】　上天生育百姓，不是为了君主。上天设置君主，是为了百姓。所

以古代分封土地，建立国家，不是为了使诸侯尊贵；设立官职，区分爵位与奉禄的等次，不是为了使大夫尊贵。

君主的职责在于认识使用人才，臣下的职责在于认识事务、处理事务。所以舜治理天下，并不需要为每一件事发布命令，而一切事情都取得成功。

农夫精通于种田的技术但不能成为管理种田事务的田师，工匠商人也是这样。

用贤人替换不贤的人，不用占卜就知道是吉祥的；用安定的国家去征伐混乱的国家，不必等到打仗，就可以知道一定胜利。

齐国人想进攻鲁国，但畏惧卞庄子，所以不敢经过卞地。晋国人想攻打卫国，但畏惧子路，所以不敢经过蒲地。

不懂治国之道就去请教尧、舜，没有学识就去求助于天子的库藏。说的是：先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尧、舜的治国之道；广博的六艺，就是天子的库藏。

君子的学习，如同蜕变，迅速地变化着。所以他们行动时学习，站立时学习，坐着学习，表情与说话的语气也在学习。他们见到好事就做，有疑问立即就问，不等过夜。

善于学习的人能彻底探究事物的道理，善于实践的人能彻底解决事情的疑难。

君子立下的志向坚定，即使是天子与三公来询问政事，也只能按照是非的实情来回答。

君子虽然被贫穷所困厄，但不失去他的德行与信仰。君子虽然劳苦困倦，但不会苟且偷安。灾难临头，君子也不会忘记平时所说的话。

没有寒冷的季节，就显不出松柏。事情不艰难，就显不出君子。君子没有一天不在坚持他认为正确的东西。

雨下得小，所以能下得深透。

能尽量地包容细小的就会成为巨大的，能积聚隐微的就会成为显著的。品德高尚的人，面容和蔼；行为完备的人，名声远扬。

小人不充实内心只去追求外表。

言谈不称颂师承的人，叫做背叛，教学时不称颂师承的，叫做背叛。背叛的人，圣明的君主不接纳，朝廷的士大夫们在路上见到他，也不与他说话。

行动不踏实的人，夸夸其谈；不能坚守信用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出诚恳的模样。所以《春秋》赞美诸侯们的相互通告，而《诗经》反对诸侯们一次又一次的盟誓，两者的用意是一样的。

精通《诗经》的人不单纯引用词句，精通《易经》的人不去占卜，精通《礼经》的人不担任赞相，他们的用心是一样的。

曾子说："孝子说的话是可以让人听的，做的事是可以让人看的。"说的话可以让人听，所以能使远方的人悦服，做的事可以让人看，所以能使身边的人悦服。身边的人悦服就亲近，远方的人悦服就依附，使身边人亲近而远方人依附，这就是孝子为人的原则。

曾子远行，晏婴送他到郊外。说："我听说：君子用言语作为赠送别人的礼物，一般人用财物作为赠送别人的礼物。我贫穷没有财物，请让我借用君子的话，用言语作为赠送您的礼物：车子上的轮子，本是太山上的木材，把它放置在矫正木材的檠栝之中，经过三月五月，制成了车框、车毂和车幅，即使车轮破败了也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君子的'檠栝'，就不能不十分慎重地选择了。要慎重啊！兰芷稿本之类的香草，浸泡在蜜酒之中，佩带一次就要更换。正派的君主，浸泡在香酒似的甜言蜜语中，谗言就会得逞。君子的'浸泡'，不能不慎重啊！"

人对于文化知识，就像玉被琢磨一样。《诗经·卫风·淇奥》说："如同切磋角、骨，如同琢磨玉、石。"说的就是做学问。卞和的壁，如同山野里的一块石头，玉匠琢磨它，它才成为天子的宝物。子贡、子路，原本是低贱的人，但他们接受了文化知识，实行了礼义，终于成为天下所称颂的儒士。

【原文】　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立，道远日益矣。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

少不讽，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

君子一教，弟子一学，亟成。

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能而居之，诬也。无益而厚受之，窃也。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

"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

"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

"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

"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

“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嶭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

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译文】　勤学好问不知厌倦，爱好贤士不知疲倦，就可以获得许多知识，取得巨大成就。

君子对于尚存疑惑的问题，不去谈论。没有向人请教过的问题，不去谈论。这样实行的时间长了，就会一天天进步。

知识很多但不亲近老师的，学问广博但没有一定原则的，学习贪多而不专一的，君子是不会赞许的。

年少时不读书，壮年时不分析讨论事理，虽然有学习的能力，但不会有成就。

君子专心致志地地教，弟子专心致志地学，就可以迅速地取得成就。

君子担任了官职，就能够提高君主的声誉而减少百姓的忧患。没有这种才能却处在官职上，就是欺骗。对君主的声誉、百姓的忧患没有好处，却享受了丰厚的俸禄，是盗窃。

学习的人不一定要做官，做官的人一定要谋求学习。

子贡请教孔子说：“我厌倦学习了，我想停止学习去侍奉国君。”孔子说：“《诗经》里说：‘早朝、晚朝都要温和恭敬，执行事务必须谨慎。’侍奉国君是艰难的，侍奉国君就可以停止学习吗？”

“那么，我想停止学习去侍奉父母。”孔子说：“《诗经》里说：‘孝子要求不停止孝行，上天才会赐福给你们。’侍奉父母是艰难的，侍奉父母就可以停止学习吗？

“那么，我想在养育妻子儿女中去停止学习。”孔子说：“《诗经》里说：‘要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做出榜样，并影响到兄弟。’养育妻子儿女是艰难的，养育妻子儿女就可以停止学习吗？”

“那么，我想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停止学习。”孔子说：“《诗经》里说：‘朋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帮助才能仪表威严。’交朋友是艰难的，交朋友就可以停止学习吗？”

“那么，我想停止学习去耕种田地。”孔子说：“《诗经》里说：‘白天要去割茅草，夜晚要搓草绳，抓紧时间修缮房屋，来年一开始就得播种。’耕种田地是艰难的，耕种田地就可以停止学习吗？”

“那么，我永远无法停止学习了吗？”孔子说：“看看那座坟墓，高高的，如同山巅，如同鼎，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停止学习的时间了。”

子贡说："死的意义真重大啊！这就是死。君子停止学习了，小人也完结了。"

【原文】 《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

不自嗛其行者，言滥过。

【译文】 对于《诗经·国风》的"好色"，古书上说：它满足了人们的情欲但不使人们的行为失礼。它的真诚的情感可以与金石相比，它的声音可以进入宗庙。《小雅》的作者不为骄横的君主所用，而自动退位居于下面。他痛恨当今的政治，怀念古人，因此《小雅》的辞句很有文彩，它的歌声充满了哀伤。

将要兴旺繁荣的国家，必然是尊重老师的，尊重老师，国家的法度就得到推行。将要灭亡的国家，必定是轻视老师的，轻视老师，人们就会自大而互不服气，自大而互不服气，国家的法度就遭到破坏。

古代，一般的人到五十岁才可以做官。天子诸侯的儿子十九岁就可以加冠，加冠之后就可以治理政事，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良好教育的缘故。

对君子表示敬慕的，就是可堪造就的人。对可堪造就的人不进行教育，是不吉祥的。对不是君子的人表示敬慕的，就是不堪造就的人。对不堪造就的人去进行教育，就是把粮食借给强盗，把兵器借给贼寇。

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不足之处的人，一定会言过其实，夸夸其谈。

【原文】 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安取此。

子夏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言无与小人处也。

【译文】　古代的贤人，当他们是贫贱的普通百姓时，吃的，连较浓稠的粥也不充足；穿的，连短小的粗布衣服也是破烂的。但是，不符合礼所授的官职他不去担任，不符合义的钱财他不接受，他心安理得地这样做。

子夏家境贫寒，穿的衣服像悬挂着的鹌鹑。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做官？"子夏回答说："对我傲慢的诸侯，我不去做他的臣下。对我傲慢的大夫，我见也不再见他。柳下惠穿着与为国君守后门的人一样的破烂衣服，但没有人嫌弃他，因为他高尚的德行早已为人所知。争夺指甲般的小利是会连手掌也丢失的。"

君主不能不慎重地选择臣下，普通的人不能不慎重地选择朋友。朋友，是相互亲善的，如果原则不相同，又怎么能相互亲善呢？均匀地铺开草点上火，总是向最干燥的柴草燃去；在平地倒上水，水总是向最低湿的地方流去。同类事物的相互依从是这样的明显。根据一个人的朋友来观察这个人，那还有什么可疑问的？要选择人作朋友，不能不慎重啊！这是道德修养的基础。《诗经·小雅·无将大车》说："不要扶着大车走，车旁尘土昏暗。"说的就是不要与小人相处的意思。

【原文】　蓝苴路作，似知而非。□弱易夺，似仁而非。悍戇好斗，似勇而非。

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故，大者不能，小者不为，是弃国捐身之道也。

凡物，有乘而来，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

流言灭之，货色远之。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蚤绝之。

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疑则不言，未问则不立。

知者，明于事，达于数，不可以不诚事也。故曰："君子难说，说之不以道，不说也。"

语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儒者也。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

【译文】　过于傲慢而喜欢显示自己，似乎很有智慧，其实并没有智慧。懦弱而容易改变自己的志向，似乎很仁厚，其实并不仁厚。强悍鲁莽，似乎勇敢，其实并不勇敢。

仁、义、礼、善，对于人来说，就像财物粮食对于家庭一样。占有得多的就富足，占有得少的就贫穷，完全没有的就困窘。所以，大的仁、义、礼、善的事做不到，小的又不肯去做，这就是亡国灭身的道路。

任何事物，都是有一定的原因才出现的。它产生的地方，也就是它回归的地方。

流言蜚语，要扑灭它，货财女色，要远离它。灾祸产生的地方，往往是细微之处。所以，君子要及早地消除它产生的原因。

说话可信的人，在于他把事物明确的与不明确的情况搞清楚了。还有疑惑的，就不去说，没有请教过的，也不去说。

有智慧的人，明察事物，通晓事物的道理和变化的秩序，不能够不诚实地对待他们。所以说："君子不随便说话，如果所说的不符合道，就绝对不说。"

俗话说："滚动的圆球在低洼之处停止，流言蜚语在智者面前停止。"这就是各派学说，各种异端邪说憎恨儒者的原因。对是非有疑问，就用过去的事情来衡量它，就用眼前的事来检验它，就用公正的心来考察它，流言蜚语就会止息，恶毒的攻击就会消失。

【原文】　曾子食鱼，有余，曰："泔之。"门人曰："泔之伤人，不如奥之。"曾之泣涕曰："有异心乎哉？"伤其闻之晚也。

无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长。故塞而避所短，移而从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果勇而亡礼，君子之所憎恶也。

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喆然，虽辨，小人也。

国法禁拾遗，恶民之串以无分得也。有夫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礼乐而传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异于变易牙之和，更师旷之律，无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国不待死！

饮而不食者，蝉也；不饮不食者，浮蝣也。

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劫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则崇其善，扬其美，言其所长而不称其所短也。

惟惟而亡者，诽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已；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

【译文】　曾子吃鱼，有剩余的，便说："用米汁把它浸渍起来。"他的学生说："用米汁浸渍的鱼会伤害人的身体，不如晒干它。"曾子流着泪说："难道我有别的用意吗？"他伤心自己听到这种不同的意见太迟了。

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应对别人的长处。所以，遇到阻碍时就要回避自己的短处，一有举动，就要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知识粗疏而不合法度，虽然能明察和辨别事物但行为邪僻，果断勇敢却不按礼的要求办事，这都是君子所憎恶

的。

话多而又符合礼义的人，是圣人。话少而符合礼义的人，是君子。话多而不符合礼义的，像酒醉后说胡话的人，即使能言善辨，也是小人。

国家的法令禁止人们拣拾别人遗失的东西，这是憎恶人们习惯于贪得非分的东西。有名分等级，整个天下都能治理好，没有名分等级，就是只有一妻一妾也纷乱不安。

天下的人，虽然各自都有特殊的认识，但也有共同赞许的东西。谈论食物味道的人，都共同赞许易牙；谈论音律的人，都共同赞许师旷；谈论治国之道的人，都共同赞许禹、汤王、周文王和周武王。三王既然已经制定了法度与礼乐，并且也已传到后世，如果有人不遵循他们的治国之道而自作主张地另搞一套，这与改变易牙的烹调方法，更动师旷的音律，无视三代之王的治国之道有什么区别呢？天下不需要等多久就会灭亡，国家不需要等多久就会灭亡。

只喝水不吃东西的是蝉，不吃不喝的是蜉蝣。

虞舜、孝己孝顺父母而不被父母所爱；比干、子胥忠于君王而不被君王所用；孔子、颜渊聪明多知而被世道所困，被胁迫在暴虐的国家里，而且无法逃避。但他们只推崇那些好的方面，宣扬那些美的方面，只谈他们的长处，而决不谈他们的短处。

非常顺从而不得不逃亡的，是因为受到诽谤；学识渊博却处境困窘的，是因为受到诋毁；越是清白而越被污浊的，是因为别人的口舌。

君子能使自己可贵，却无法使别人一定尊贵自己；君子能使自己成为可用的人材，却不能使别人一定重用自己。

对百姓发布命令与誓词的事，在五帝时代是没有的；诸侯国间互相盟誓，在三王时代是没有的；两国之间用太子作人质，在五霸的时代是没有的。

子　道

【原文】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译文】　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长者，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对上顺从，对下诚恳，这是做人的一般道德。遵守“道，”而不遵从君主，遵守“义”而不顺从父亲，这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用礼义来约束自己的意志，用礼义来指导自己的言论，儒家之道就完全具备了，就是舜的道德也不会比这高出丝毫。

【原文】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故，劳苦凋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诗》曰："孝子不匮"，此之谓也。

【译文】　孝子不顺从父母亲命令的原因有三条：顺从了命令父母亲有危险，不顺从命令父母就平安，这种情况下，孝子不顺从父母命令就是忠；顺从了命令父母就受辱，不顺从命令父母就荣耀，在这种情况下，孝子不顺从命令就是义；顺从了父母就如同禽兽，不顺从才符合礼义，在这种情况下，孝子不顺从命令就叫做敬。所以，可以顺从而不顺从，这不是儿子应有的态度。不应当顺从反而去顺从，就是不忠。真正弄清楚了顺从与不顺从的道理，又能够恭敬、忠信、正直、诚恳而且谨慎地做，就可以称为大孝了。古书上说："遵守'道'而不顺从君主，遵守'义'而不顺从父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憔悴疲乏而能不失掉恭敬，有灾祸患难而不丢失道义，即使不幸由于父母感到不顺心而自己被厌恶，仍然不失掉对他们的爱，不是仁人是做不到的。《诗经·大雅·既醉》说："孝子的孝行是没有穷尽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

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

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

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为孝，之谓贞也。"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儿子听从父命，就是孝吗？臣子听从君命，就是忠贞吗？"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作回答。

孔子急步走出朝廷，把这件事告诉子贡，说："刚才，国君问我：'儿子听从父命，就是孝吗？臣子听从君命，就是忠贞吗？'连问了三次我都不作回答，你认为怎么样？"

子贡说："儿子听从父命是孝，臣子听从君命是忠贞，先生有什么别的可以

回答的呢？”

孔子说：“小人之见啊！你不懂。从前，一个大的诸侯国，只要有四个敢于规劝君主的大臣，边疆就不会被侵犯。中等的诸侯国，只要有三个敢于规劝君主的大臣，国家就没有危险。一个小的诸侯国，只要有两个敢于规劝君主的大臣，宗庙就可以保全。当父亲的有敢于规劝的儿子就不会做不符合礼的事，一个人有敢于规劝的朋友就不会做不符合义的事。所以，儿子听从父命，怎么能叫子孝呢？臣子听从君命，怎么能叫臣贞呢？只有审察清楚听从命令的理由，才能说他们是否孝和忠贞。”

【原文】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无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逊与？色不顺与？古之人有言曰：衣与缪与不女聊。今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无此三者，则何以为而无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语女：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过也。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友贤，何为而无孝之名也？”

【译文】　子路向孔子问道：“有这样一个人，早起晚睡，耕耘种植庄稼，手脚磨出茧子来奉养他的父母，但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孝子的名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猜想是因为他举止不恭敬吧！或许是言辞不谦逊吧！或许是脸色不柔顺吧！古人说过：给我衣服穿，为我作好准备，但态度不恭顺，我是不能依赖你的。现在这个人早起晚睡，耕耘种植庄稼，手脚磨出茧子来奉养父母，并没有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那又为什么没有孝子的名声呢？我猜想或许他交的朋友不是仁人吧。”孔子又说：“由，你记住，我告诉你，即使是有举国闻名的大力士的力量，也不能举起自己的身体，不是没有力气，而是形势不允许。所以，人在家中行为不好，是自己的罪过。出门在外，名声不显，是交朋友的过失。所以，君子在家中，行为要诚实，出门就要结交贤人。这样做了怎么会没有孝子的名声呢？”

【原文】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

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

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

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

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译文】　子路向孔子问道：“鲁国大夫服练期间在床上睡觉，符合礼吗？”孔子说：“我不知道。”

子路走出门来对子贡说：“我以为先生无所不知，但他还是有不知道的。”子贡说：“你问的是什么？”子路说：“我问‘鲁国的大夫服练期间在床上睡觉，符合礼吗？’先生回答说：‘我不知道。’”子贡说：“我为你问问。”

子贡便去问孔子：“服练期间在床上睡觉，符合礼吗？”孔子回答说：“不符合礼。”

子贡出来对子路说：“你说先生有不知道的。先生确是无所不知的，是你问得不对。依照礼，居住在这个地方，就不能批评这个地方的大夫。”

【原文】　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

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犹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语汝，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至则仁，既知且仁，夫恶有不足哉？”

【译文】　子路服饰华美地去见孔子。孔子说：“由啊，你为什么穿得这么华美？古时候，长江发源于岷山，它的源头的水可以泛起酒杯，等它流到水大的地方，不把两只船并在一起，不避开风就无法渡过。不就是因为下游的水多了吗？现在你的衣服既华美，神情又自满得意，天下谁还肯规劝你呢？”

子路急忙走出来，换了衣服进去，显得舒缓柔顺。孔子说：“由啊！记住，我告诉你，说话谨慎的人不随便说话，行动谨慎的人不会自夸，百般显示自己的知识、自以为有才能的人，是小人。所以，君子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是说话的重要原则。能做到的就说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就说不能做到，这是行为的准则。说话符合重要原则就是智慧，行为符合准则就是仁，既有智慧又有仁德，还有什么不足的呢？

【原文】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

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译文】　子路进来，孔子问道：“由啊，有智慧的人应该是怎样的？讲仁德的人应该是怎样的？”子路回答说：“有智慧的人使别人知道自己，讲仁德的人使别人热爱自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儒士了。”

子贡进来，孔子问：“赐啊，有智慧的人应该怎样？讲仁德的人应该是怎样的？”子贡回答说：“有智慧的人了解别人，讲仁德的人爱别人。”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儒士中的君子了。”

颜渊进来，孔子问：“回啊，有智慧的人应该是怎样的？讲仁德的人应该是怎样的？”颜渊回答说：“有智慧的人能认识自己，讲仁德的人懂得自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明达的君子了。”

【原文】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

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

【译文】　子路向孔子问道：“君子也会有忧愁吗？”

孔子说：“君子在没有获得官职时，就以修养自我为乐，在获得官职以后，又以能有所作为为乐。所以，君子有终身的欢乐，而没有一天忧愁。小人，在获得官职之前，忧愁的是不能获得官职，在得到官职之后，又担心它会失去。所以，小人有终身的忧愁，而没有一天欢乐。”

哀　公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夫章甫绚屨绅而搢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哀公曰：“善。”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想遴选我国有才能的人，同他们一道治理国家，请问怎样选取呢？”孔子回答说：“生在当今的世道，不忘古代道术，处在当今的习俗之中，穿着古代的服装，能够处于这种情况中而去为非作歹的人，大概很少吧！”鲁哀公说：“那么，头戴商代的帽子，脚穿鞋尖有饰物的鞋子，腰系带子，身插手板的这样一些人该是贤人吧！”孔子说：“那不一定。那些身穿

礼服、头戴礼帽而乘坐大车的人，心里不会想着葱、韭之类的菜，穿着毛边丧服、草鞋、手扶孝杖喝粥的人，心里不会想着酒肉。生在当今世道，不记古代的道术，处在当今的习俗之中，穿着古代的服装，能够处在这种情况之中而去为非作歹的人，固然有，毕竟也是很少的吧！”鲁哀公说：“对。”

【原文】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哀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庸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选贤人善士托其身焉以为己忧，勤行不知所务，止交不知所定，日选择于物，不知所贵，从物如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正，心从而坏。如此，则可谓庸人矣。”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谓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则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故富贵不足以益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如此，则可谓士矣。”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大圣矣？”孔子对曰：“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淇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哀公曰：“善！”

【译文】　孔子说：“人有五个等级。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哀公问道：“那么请问什么样的人叫做庸人？”孔子回答说：“所谓庸人，嘴里说不出好话，心里不知道愁闷，不懂得选择贤善的人才，把自己托付给他以解除自己的忧虑，行动时不知道该干什么，静止时不知道以什么为定准，整天在各种事务中东挑西拣，不知道什么是可贵的，完全被外物所左右，不知何处是归宿，被官能的享受所主宰，心志也随着变坏。这样的人就叫做庸人。”鲁哀公说：“对。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士？”孔子回答说：“所谓士，虽然不能完全掌握治国的原则和方法，但必定是有所遵循的。虽然不能事事做得尽善尽美，但必定是有所坚持的。所以，他们知识不求多，但一定要审察清楚所知道的是否正确；说话不求多，但一定要审察清楚所说的是否正确；做事不求多，但一定要审察清楚所做的事是否有正确的依据。所以，当他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该做的都已经做了，那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和肌肤都已经生成一样，不可能再改变了。所以，富贵不会给他们增加什么，卑贱不会使他们失去什么。像这样的人，就可以叫做士了。”鲁哀公说：“对。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君子呢？”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说话忠诚而内心并不以为自己有德行，讲仁义却不自夸，思虑明彻通达，而言语间从不与人争强斗胜，所以，他态度从容，似乎人人都可以赶得上他似的。这就是君子。”鲁哀公说：“对。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贤人呢？”孔子回答说：“所谓贤人，是行动符合礼义而不伤本性，说话堪为天下的表率而不伤自身，富有天下却不积聚私财，把财产施舍给天下百姓而不担心自己贫困。这样的人可以称为贤人。”鲁哀公说：“对。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大圣呢？”孔子回答说：“所谓大圣，就是他的智慧精通于最根本的道理，是能顺应无穷的变化而不会束手无策，能辨别万事万物性情的。所谓大道，是一切事物变化和形成的根本道理；所谓情性，是判断是非和决定取舍的依据。所以，圣人做的事，象天地一样广大；明察事物，象日月一样光明；概括万物，象风雨滋润万物一样。美好精密，他做的事无从模仿；如同上天主宰万物一样，他做的事无从识别。百姓肤浅，连身边的事都不知道。像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大圣。”鲁哀公说：“对。”

【原文】　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哀公曰：“寡人问舜冠于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对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其政好生而恶杀焉。是以凤在列树，麟在郊野，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君不此问，而问舜冠，所以不对也。”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打听舜戴的帽子，孔子没有回答。鲁哀公连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回答。鲁哀公说：“我向先生请教舜戴的帽子，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回答说：“古代君王，有将帽子当成围巾的，但是他们处理政事却喜欢施行恩惠而厌恶残杀。所以，那时凤凰栖息在树林中，麒麟畅游在郊野中，乌鹊的窝，人们可以低头去看。君主不问这些，却问舜戴的帽子，所以我不回答。”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胙阶，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

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出生在深宫之中，长养在妇人之手，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悲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劳苦，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孔子回答说：“君主所提出的问题，是圣君才能提出的问题。我孔丘，是卑微的人，怎么能够知道呢？”鲁哀公说：“除了你，别的人更无从知晓了。”孔子说：“君主进入宗庙的大门，向右登上大堂东边的台阶，抬头看看房顶，低头看看摆设供品的小桌，先祖所用的器物都还在，先祖却早已亡故，君主从这中间去想到悲哀，那悲哀之情怎么会不到来呢？君主黎明时梳洗打扮，天亮时上朝处理政事，一件事处理不当，就是混乱的开端，君主由此想到忧愁，那忧愁之情怎么不到来呢？君主天亮时上朝处理政事，太阳偏西才退朝回宫，别国诸侯的子孙一定有在君主朝廷中担任最低职务的，君主由此想到劳苦，那劳苦之情怎么不到来呢？君主走出鲁国的四边城门张望鲁国四邻，那些灭亡的国家的废墟一定有好多堆，君主由此想到恐惧，那恐惧之情怎么会不到来呢？而且，我听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既能浮载起船，也能使船倾覆。君主由此想到危险，那危险之情怎么不会到来呢？”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号然也。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闻之：好肆不守折，长者不为市，窃其有益与其无益，君其知之矣。”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系着腰带、戴着帽子、穿着礼服，对仁有益吗？”孔子恭敬地说：“君主怎么这样问呢？穿着孝服、拄着孝杖的人不听音乐，不是他们的耳朵不能听见，而是丧服使他们这样的。穿着黑、白、青色相间花纹的祭服不吃荤菜，不是他们的口舌不能辨别滋味，是祭服使他们这样的。况且我听说过：善于经商的人不会死守亏本的生意，有道德修养的人，不会去做买卖。考察这两者的有益与无益，君子就大致明白了。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孔子对曰：“无取健，无取讠甘，无取口哼。健，贪也；讠甘，乱也；口哼，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士不信悫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语曰：‘桓公用其贼，文公用其盗。’故明主任计不信怒，暗主信怒

不任计。计胜怒则强，怒胜计则亡。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道："请问怎样选用人？"孔子回答说："不要选用急于进取的人，不要选用以势压人的人，不要选用尖嘴利舌的人。急于进取的人，贪得无厌；以势压人的人，经常作乱；尖嘴利舌的人，狡诈狂妄。所以，弓顺平了才能再要求它的强劲；马驯服了才能要求它跑得良好；士首先必须忠诚才能要求他有智慧有能力。士不忠诚而又多智慧多才能，那就如豺狼一样，绝对不能接近。古话说：'齐桓公选用管仲，晋文公选用勃鞮与里凫须。'所以，明智的君主注重策略而不注重感情，昏暗的君主注重感情而不注重策略，策略胜过感情，国家就强大；感情胜过策略，国家就灭亡。"

【原文】　定公问于颜渊曰："东野子之善驭乎？"颜渊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不悦。入谓左右曰："君子固谗人乎？"三日而校来谒曰："东野毕之马失，两骖列，两服入厩。"定公越席而起曰："趋驾召颜渊。"颜渊至，定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吾子曰：'东野毕之驭，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不识吾子何以知之？"颜渊对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进乎？"颜渊对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

【译文】　鲁定公向颜渊问道："东野毕善于驾驭车马吗？"颜渊回答说："善于倒是善于，虽然如此，他的马将会跑掉。"鲁定公很不高兴，进入朝堂后对左右的人说："君子原来也是要诽谤别人的啊。"三天之后，鲁定公的养马官前来拜见定公，报告说："东野毕的马逃跑了。车两旁的套马的缰绳断裂了，中间驾辕的两匹马跑回马厩了。"鲁定公从席子上站起来说："赶快驾车去请颜渊。"颜渊来到后，鲁定公说："前天我问先生，先生说：'东野毕驾驭车马，善于倒是善于，虽然如此，他的马将要跑掉。'不知道先生是根据什么知道的？"颜渊说："我得根据政事的处理知道的。从前，舜很巧妙地使用百姓，造父很巧妙地驱使马。舜从来不把百姓逼到尽头，造父也从来不把马逼到尽头，所以，舜没有逃跑的百姓，造父没有跑掉的马。现在东野毕驾驶车马，上车就拉紧了辔头，马嚼子和马都安排得合乎规矩，马缓步快驰，训练的要求也都达到，历尽了各种艰险到达了很远的地方，马的力量已经用尽，却还要让马跑个不停，我根据这一点就知道马会逃跑。"鲁定公说："好。你能稍稍进一步说说吗？"颜渊回答说："我听说过：鸟被逼到尽头就会用喙啄人，兽被逼到尽头就会抓人，人被逼到尽头就会变得奸诈。从古到今，还没有人把他的百姓逼到尽头而自己不遭到

危险的。”

尧　问

【原文】　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译文】　尧问舜说：“我想招聚天下万民，让他们归顺我，这该怎么办呢？”舜回答说：“做事专心致意而没有失误，处理隐秘不为人知的事也不懈怠，对人忠诚而始终如一，天下百姓自然就会来归顺了。做事专心致意像天地一样持之有恒，处理隐密不为人知的事像日月一样运行不息，忠诚充满了内心，又表现在外，显露在整个天下，那么天下人已经像是在一个居室里面，招聚万民又哪里用得着费力呢？”

【原文】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谷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译文】　魏武侯谋划政事得当，大臣们无人赶得上他，他退朝后也面带喜色。吴起上前说道：“君主可曾从左右人口中听到过楚庄王说的话？”魏武侯问：“楚庄王的话是怎么说的？”吴起回答说：“楚庄王谋划政事得当，大臣们无人能赶上他。楚庄王退朝后却面带忧愁。申公巫臣上前问道：‘君王退朝面带忧愁，是因为什么呢？’楚庄王说：‘我谋划政事得当，大臣们没有人能赶上我，所以我感到忧愁。大概是商朝的仲虺说过这样的话：诸侯得到良师就能称王，得到良友就能称霸，得到疑丞就能保存社稷。事事靠自己谋划而大臣中没有人赶得上自己的诸侯，就要遭到灭亡。如今，我没有什么本事，而大臣们连我都不如，我们国家恐怕将要灭亡了吧？所以我忧愁啊！’楚庄王感到忧愁的事，君王你却感到高兴！”武侯倒退了几步，再三拜谢吴起说：“上天指派你来补救我的过失啊！”

【原文】　伯禽将归于鲁，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汝将行，盍志而子美德乎？”

对曰："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呜呼，以人恶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彼其宽也，出无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窭小也！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彼争者，均者之气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浅也。闻之曰：无越逾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彼浅者，贱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语女，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吾于天下不贱矣！然而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于十人与三十人中，乃在百人与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为之貌，下士吾厚为之貌，人人皆以我为越逾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见物，见物而后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鲁国骄人，几矣！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译文】　伯禽将要回到他的封地鲁国去，周公对伯禽的师傅说："你要走了，何不说说你的学生伯禽的美德呢？"伯禽的师傅回答说："伯禽为人宽厚，喜欢靠自己的能力处理事务，而且处事谨慎，这三点，便是他的美德。"周公说："唉，你怎么把别人厌恶的东西当成美德呢？君子善于施行道德，所以他的百姓归于正道。伯禽的那种宽厚，是出于不能辨别人的好坏，你却去赞美这种宽厚！伯禽喜欢靠自己的能力处理事务，是他气量窄小的表现。君子的力气即使像牛一样大，也不会去与牛较量力气的大小；君子跑起来即使像马一样快，也不会去与马较量跑的快慢；君子的智慧即使像士一样，也不会去与士较量智慧的多少。伯禽的那种计较，是一般见识的人的气量，你却去赞美他！而他的谨慎，其实是他见识浅薄的缘故。我听说过，不要怕降低了身份而不去见士，见到了士就该问：'我恐怕还有不够明察的地方吧！'不询问，得知的东西就很少，得知的东西少，知识就会浅薄。伯禽那种浅薄，就是下等人的作为，你却赞美他！我告诉你吧：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的地位不算卑贱了吧！然而我带着礼物去求见的人不下十人，带着回礼来相见的人不下三十人，以礼相待的百人以上，想说就让他们把话说完的千人以上。在这许多人中，我仅仅得到三名士。依靠他们，我端正了自身的行为，平定了天下。我所得的这三名士，并不在前面所说的那十个人与三十个人之中，而是在后面所说的百人和千人之中。所以，对上层社会的，我在礼节上还稍微简薄一些，对下层社会的，我在礼节上还要厚重一些。这样，人人都认为我能降低身份尊重士，这样，士就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到来后就帮助我认清了事物，认清了事

物就知道是非的所在。要警惕啊！你凭着鲁国去傲视别人，危险啊！对那些依靠俸禄生活的人，你还可以傲视，对那些注意端正自身品行的人，就不能够傲视。那些注意端正自身品行的人，舍弃了尊贵的地位而自甘卑贱，舍弃了富有而自甘贫困，舍弃了安逸而自甘劳苦，面色黑黄而不失志向。正是因为他们，天下的治国原则才不会断绝，文化典章制度才没有废止啊！”

【原文】　语曰：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曰：“吾闻之也：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孙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禄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礼瘉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

【原文】　传说缯丘地方管理边界的官员见到楚国的丞相孙叔敖时说：“我听说：官当得久的，士们要嫉妒他；俸禄厚的，百姓要怨恨他；地位尊贵的，君主厌恨他。如今相国你这三条都占有却没有得罪楚国的儒士百姓，是为什么呢？”孙叔敖说：“我三次出任楚国的丞相而心里越发谦卑；每逢俸禄增加，我施舍得就越发广泛；地位愈高我在礼节上就越发恭敬。因此我没有得罪楚国的儒士和百姓。”

【原文】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深掘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其功而不息。为人下者其犹土也。”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我愿对人谦逊，但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孔子说：“要对人谦逊吗？那像土地一样吧。深挖它时能得到甘泉，种植它就能五谷丰茂，草木繁生，禽兽繁育。这些五谷、草木、禽兽活着时立在它上面，死后可以埋进它的怀抱。它有着多方面的功劳却从不自以为有功德。要对人谦逊，就像土地那样吧。”

【原文】　昔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莱不用子马而齐并之，纣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亲贤用知，故身死国亡也。

【译文】　从前，虞国不任用宫之奇，因而晋国兼并了它。莱国不任用子马，因而齐国兼并了它。殷纣王挖了王子比干的心，因而周武王取得了殷商的天下。不亲近贤人，不任用有智慧的人，所以就身死国亡啊！

【原文】　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鲰于严刑，

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天下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田常为乱，阖闾擅强。为恶得福，善者有殃。今为说者又不察其实，乃信其名。时世不同，誉何由生？不得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谓不贤乎！

【译文】　持这种说法的人说："孙卿不如孔子。"这是不对的。孙卿被迫处于混乱的社会，又被严刑峻法所限制，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却有残暴的秦国。礼义得不到施行，教化不能实现，讲仁义的人被废黜而处于穷困，天下黑暗，德行完美的反受到讥讽，诸侯们相互严重地倾轧。处在这样的时代，有智慧的人不能参予谋划政事，有才能的人不能治理国家，贤明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君主蔽塞而看不清，贤明的人被拒绝而得不到接纳。这样就使得孙卿虽然胸怀极其崇高伟大，却不得不作出狂人的容态，让天下人把他看成是愚蠢的人。《诗经·大雅·烝民》说："既聪明又智慧，以此来保护自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孙卿的名声不显赫，门徒不多，其光辉思想的传播也不广泛。当今的学者，只要把孙卿留下来的部分学说与教导学到手，就完全可以成为天下的榜样。他的学说运用到的地方都能得到治理，受到他的学说教导的都会被感化。看看他美好的行为，孔子没有超过他。世上的人不加以详细的考察，就说孙卿不是圣人，有什么办法呢？天下得不到治理，孙卿生不逢时啊！他的品德行为可以与尧禹相比，世人却很少知道。他的治国方略不被采用，却反而遭到人们的怀疑。他的智慧最为圣明，遵循着道正直地前行，完全可以成为楷模。啊！好啊！孙卿适宜作天下的帝王。可是人们竟然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赞美桀纣、杀害贤良的人。比干被挖了心，孔子在匡地被围困，接舆避开世人，箕子装疯作痴，田常作乱，阖闾持强霸道。作恶的得福，行善的遭殃。如今，持这种说法的人不考察实情，竟然相信那些说法。时代世道不同，名誉应当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孙卿当年得不到执政，他怎么能完成功业？他志向美好，道德高尚，谁能说他不肖呢？

《商君书》中的官训

（战国）商鞅

靳　令

【原文】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译文】　君主使自己的命令得到严格执行，那么官吏料理政务就不会拖延；法制公正不阿，那么官吏就没有邪恶的行为。法度已经制定了，君主就不拿那些仁义道德之类的好话来破坏法度。任用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任用空谈仁义道德等好话的所谓贤良，那么民众就多说空话。实行了法治就可以在乡村中断案，在五个村的范围内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在九个村的范围内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强大，隔了一夜之后才能把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削弱。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来鼓励作战，只追究人们的罪过而不理会人们的善行。法律确立了而不加改变，那就显而可知，民众就能明察处罚的律令，民众心里对处罚的律令明察了，处罚就可以停止使用了。贵族和平民虽然被不同地使用着，但各个都市中尊贵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都要凭各自的功劳来取得。国家没有了奸诈的人，那么都市中就没有奸诈违法的买卖。如果奢侈品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多，农业放松了，非法牟利的邪恶活动占了上风，那么国家就必然削弱。民众有了余粮，就让他们用粮食来捐取官爵，取得官爵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民就不会懈怠了。四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必然装不满。委任官职、授予爵位、发放俸禄如果不按照功劳，这就等于竹管没了底。

【原文】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

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竟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译文】　国家贫穷而致力于攻战，那么危害国家的毒素就会产生在敌国，国内就不会有六类虱子似的东西，这样，国家就必然强盛。国家富裕而不去从事战争，那么苟且偷安的风气就会出现在国内，国内就会有六类虱子似的东西，这样，国家就必然衰弱。国家根据人们的功劳委任官职、授予爵位，这叫做用官职爵位来增加智谋，用官职爵位来促进勇敢作战。用官职爵位来增加智谋，用官职爵位来促进勇敢作战，这样的国家必然没有对手。国家根据人们的功劳来委任官职、授予爵位，那么政务就简省，空谈就减少，这叫做用政务来除去政务、用言论来除去言论。国家根据六类虱子似的东西委任官职、授予爵位，那么政务就烦杂，空谈就滋生，这叫做用政务去招致政务、用言论去招致言论。这样，君主就被各种游说空谈搞得眼花缭乱，官府就被政治上的歪门邪道搞得混乱不堪，奸邪的臣子反而有得志的，而有功劳的人却一天天地被排挤，这叫做政治上的过失。国君抱住十来种儒家等所宣扬的东西来治国，国家就混乱；国君坚持专一地从事农战，国家就治理得好。法律已经制定了，却又喜欢使用六类虱子似的东西来治国的，国家就会灭亡。民众对职业的选择都是务农，那么国家就会富足。六类虱子似的东西被抛弃了，那么战士和百姓就都会争相勉励而乐意被君主使用，那国内的民众都引此以为光荣，而没有人把为君主效劳去从事农战看成是耻辱，这是最好的政治局面。那差一点的政治局面是，民众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那最下等的政治局面是，民众厌恶为君主效劳去从事农战，他们为此而担忧，以此为耻辱；他们打扮了自己的仪表而拿六类虱子似的东西到处游说，把为了俸禄去和君主结交看作为耻辱，以这种方式来逃避农战；还和外国勾结从而使自己无往而不利，这些都是国家的危险情况啊。有人宁愿挨饿、受冻以致死亡，也不肯为了利禄的缘故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啊。

【原文】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

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译文】　六类虱子似的东西：是礼制、音乐；是《诗》、《书》；是修养、慈善，是孝顺父母、敬重兄长；是诚实守信，是坚贞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以参加作战为耻辱。国家有了这十几种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使人们从事农战，国家必定贫穷以至削弱。这十几种东西有了成群的奉行者，这就叫做君主的统治不能制服他的臣子，官府的治理不能胜过它的民众，这也叫做六类虱子似的东西压倒了国家的政令。这十几种东西有了依靠，国家就一定会削弱。所以，兴盛的国家排除这十几种东西，因而国力雄厚，天下各国没有谁能够侵犯它。它的军队如果出征，就一定能够取得别国的土地；取得了别国的土地，就一定能够长期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而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富足。朝廷上的官吏，就是被人看不起的也不受到毁谤，而受人称赞的也不受到嫉妒的损害，只要做出成绩就能够取得官职爵位，即使有人能说会道，也不能因此而排在有功者的前头被优先录用，这叫做用法度来治国。拿实力去进攻别国的，使出一份力量就能取得十份的功效；靠空谈去进攻别国的，使出十份力量就会付出百份的代价。国家注重实力，这叫做用难以取得的东西去进攻别国；国家崇尚空谈，这叫做用容易取得的东西去进攻别国。

【原文】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译文】　加重刑罚，不滥加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去争取奖赏。滥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也就不会拼命争取奖赏。爵禄的奖赏只出自农战一个途径，那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禄的奖赏出自两个途径，那国家就只能得到一半好处；爵禄的奖赏出自很多途径，那国家就保不住了。加重刑罚，可以彰明重大的法制；法制不严明，是因为有了那六类虱子似的东西。六类虱子似的东西有了成群的奉行者，那么民众就不会被君主役使了。所以在兴旺发达的国家中，刑罚实行了，民众就亲附国君；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国君所利用。执行刑罚，或者是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

刑，或者是对那些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犯轻罪的人就不会产生，而犯重罪的人就更不会出现了，这叫做用刑罚来去掉刑罚，结果刑罚不用而事情可以办成；如果对那些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他们罪行严重而所施加的刑罚很轻，那么刑罚就得使用而犯罪的事情还会发生，这叫做用刑罚来招致刑罚，这样的国家就必然削弱。

【原文】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译文】　圣明的君主知道事物的要领，所以他治理民众时能抓住最重要的关键。掌握赏罚、用专心从事农战的办法来辅助仁德，这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种具体延伸。圣明的君主治理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所以能使用他们的力量。力量能够产生强大，强大能够产生威势，威势能够产生恩德，可见恩德产生于实力。唯独圣明的君主才拥有实力，所以能在天下奉行仁义。

修　权

【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译文】　国家之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靠了三样东西：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主和臣下共同遵守的东西；信用，是君主和臣下共同建立的东西；权力，是君主单独控制的东西，君主如果没有保住就危险了。君主和臣下如果舍弃了法度而任凭私意办事，国家一定会混乱。所以建立法度、明确名分，而不以私意损害法度，国家就治理得好。权力由君主专断，君主就威严。民众确信君主的奖赏，那么功业就能建成；民众确信国家的刑罚，那么邪恶的事就不会发生。只有英明的君主才爱惜权力、注重信用，而不以私意损害法度。如果君主多说给人恩惠的话而结果却不能实施他的赏赐，那么臣民就不会被君主所利用；如果君主屡次增加严厉的命令而结果却不能施行他的刑罚，那么民众就不在乎死刑了。一般地说，奖赏，是一种起鼓励作用的“文”的手段；

刑罚，是一种起强制作用的“武”的手段。这文、武两种手段，是法治的要领。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法度，奖赏优厚而且讲信用，刑罚严厉而且一定实施；实行奖赏不漏掉关系疏远的人，执行刑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所以臣子不蒙蔽君主，而下级不欺骗皇上。英明的君主不会被人蒙蔽，所以被称为英明；不会受人欺骗，所以被称为明察。

【原文】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译文】　当代的统治者，多半舍弃了法度而听信私人的议论，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古代的帝王设置了衡器，确立了尺寸，到现在人们还效法他们，是因为它们的标准明确。抛开了衡器来判断轻重，废弃了尺寸来臆测长短，即使能明察秋毫，商人也不会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它不一定可靠。法度，就是国家的衡器。违背了法度而听信私人的议论，都是些不懂得类推的人。不依靠法度就能够评定人们的智慧、能力、有德才、没有德才的，只有尧，但世上的人并不都是尧。正是这个缘故，古代的帝王知道评议自己、赞誉私人是不可信任的，所以建立了法度、明确了名分，合乎法度的就奖赏，损害公家利益的就惩罚。奖赏和惩罚的办法，也不违背它们各自的标准，所以民众没有争议。不利用爵禄使亲近的人得利，那么有功劳的臣子就不会抱怨；不利用刑罚埋没疏远的人，那么臣民就会亲附君主。委任官职、给予爵位不根据各人的功劳，那么忠臣就得不到晋用；施行奖赏、给予俸禄不和各人的功劳相当，那么战士就不愿被君主使用。一般说来，臣子侍奉君主，多半拿君主所爱好的东西来奉承君主。君主爱好法度，那么臣子就用法度来侍奉君主；君主爱好言谈，那么臣子就用言谈来侍奉君主。君主爱好法度，那么行为端正、执法不阿的人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君主爱好言谈，那么恶语中伤、互相吹捧的人就会伴随在他身旁。

【原文】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

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译文】　公私的界限明确，那么没有德行的小人就不会嫉妒有德才的人，而无能之辈也不会嫉妒有功的人。尧、舜统治天下，并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而是为天下的人治理天下；他们选择提拔贤能的人而把天下传给他们，并不是疏远自己的儿子而亲近关系疏远的人，而是明白了治和乱的道理。三王用道义来爱护天下的人，五霸用法度来匡正诸侯，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而是为天下的人治理天下。所以他们享有了那样的盛名而取得了那样的功业，天下的人都喜欢他们的政策，而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现在这混乱的社会上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独占了一个国家的利益、掌握了一个官职的权力，以此来成就他们的私利，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所以为公与为私的变更，是国家存亡的根源。

【原文】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译文】　君主废弃法度而喜欢私人的议论，那么奸臣就会卖弄权势来向民众索取俸禄，享用国家俸禄的官职上的官吏就会隐瞒下情而渔肉百姓。谚语说："蛀虫多，树木断；裂缝大，墙壁坏。"大臣们争夺私利而不顾那老百姓，那么百姓就会背离君主。百姓和君主离心离德，这是国家的"裂缝"。享用国家俸禄的官吏隐瞒下情而渔肉百姓，这是民众的"蛀虫"。有了"裂缝"和"蛀虫"而不灭亡的国家，是天下少有的。所以，英明的君王任用法度而清除私利，这样，国家就没有"裂缝"和"蛀虫"了。

君　臣

【原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译文】　古代还没有君主和臣民、上级和下属之间等级区分的时候，民众

混乱而没有秩序。因此圣人分别贵贱，制定爵位，确立名分称号，用来区别君主和臣民、上级和下属的等级关系。由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各种事情繁杂，所以分设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五种官职来掌管它们。由于人口众多而奸诈邪恶的事产生了，所以建立法律制度、制作尺度量器来禁止它们。因此有了君臣之间的道义、五种官职的分工、法律制度的约束，这是不能不慎重对待的啊。

【原文】　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译文】　处在国君的地位而自己的命令不能够被贯彻执行，那就危险了；五种官职分工了而没有个法规，那就混乱了；法律制度建立了而不依法办事的讲私情的慈善措施还通行，那么民众就会不害怕刑罚。君主尊严，他的命令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官吏整饬，才会有依法办理的政事；法律制度严明，民众才会害怕刑罚。法律制度不严明，而要求民众执行君主的命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听从君主的命令，而想求得君主的尊严，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靠它来达到目的。

【原文】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译文】　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时，根据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来进行奖赏。大凡民众之所以积极作战而不逃避死亡，是为了取得爵位俸禄。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时，战士有了砍得敌人首级、擒获俘虏的功劳，那一定要使他们的爵位足够荣耀，俸禄足够食用；农民不离开乡里的，就使他们能够赡养父母双亲，研习武事。所以军队的将士能为节操道义而死，而农民也不会偷赖。

【原文】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

法制而任名誉也。

【译文】　当今社会上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弃了法度而依靠智慧，不顾功劳而任用徒有虚名的人。所以军队的将士不愿作战，而农民外流迁移。我听说：引导民众的窍门，在于君主首先推崇什么。所以，对于民众，可以使他们去务农作战，可以使他们去游说求官，可以使他们去搞学问，这全在于君主怎样来给予奖赏。君主根据功劳来给予奖赏，那么民众就会去作战；君主按照研读《诗》、《书》等古代文献典籍的程度来给予奖赏，那么民众就会搞学问。民众对于利的追求，就好像水向下流动一样，对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是不加选择的。民众只要能从某些事情中得到利益就会去做这些事情，因而关键在于君主对什么给予奖赏。如果瞪着眼睛、握着手腕而讲勇武的人能得利，拖着长衣裳而巧言辩说的人能得利，花费了很多时间为豪门权贵长期效劳的人能得利——尊崇了以上三种人，使他们没有功劳而都可以得利，那么民众就会逃避农耕和作战去干这些事，或者靠空谈议论来求得利益，或者侍奉君主的亲信靠请求说情取得利益，或者靠勇武去争得利益。所以务农、作战的人一天天减少，而游荡混饭吃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国家混乱而国土被割削，兵力虚弱而君主卑微。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君主抛弃了法制而任用了徒有虚名的人。

【原文】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　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法制。言论不符合法制的，就不听从；行为不符合法制的，就不推崇；事情不符合法制的，就不做。言论符合法制的，就认为它动听有理；行为符合法制的，就推崇它；事情符合法制的，就做它。所以国家治理得好而国土能扩大，兵力强大而君主尊严，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啊。当君主的不可不搞清楚啊。

禁　使

【原文】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夫赏高罚下，而上无必知其道也，与无道同也。

【译文】　君主用来禁止臣民为非作歹、驱使臣民守法立功的办法，是奖赏和刑罚。奖赏根据功劳，刑罚依照罪行。所以审查功劳、考察罪行，是不能不慎重的。奖赏高尚的功劳、惩罚卑下的罪行，如果君主不能够确实地了解它们的原则，那就和没有原则相同了。

【原文】　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者数者，虽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离娄不见；清朝日□，则上别飞鸟，下察秋豪。故目之见也，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译文】　大致说来，君主要了解的统治原则，是凭借权力和手段。所以从前有作为的帝王不依仗自己的强干，而依靠自己的权力；不依仗自己的信用，而依靠自己的手段。那飞蓬碰上旋风就能飞行上千里，是凭借了风的力量；探测深水潭的人能知道上千仞的深度，是利用了悬绳测量的方法。所以，依靠了风的力量，虽然很远，也一定能到达；掌握了悬绳测量的方法，虽然很深，也一定能测量到。在那黑暗的夜晚，山陵那么大，但视力极好的离娄也看不见；在晴朗的早晨阳光明亮的时候，那么他向上能识别飞鸟，在下能看清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毫毛。所以眼睛能看见东西，是依靠了太阳的力量啊。君主掌握权力到了家，那么不并列地设置互相牵制的官吏，而官吏们也都能廉洁奉公；施展了手段，那么事情就能处理得当。现在的君主依仗多设置官吏，官府中设置了副官、监察官。设置副官、监察官，是要用他们来禁止别人谋求私利；但是副官、监察官也想谋取私利，那么再靠什么来禁止他们呢？所以，依靠副官、监察官来治理，是一种使国家仅仅能暂时存在的政治措施。精通统治手段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严格区分官吏的权限，使他们难以找到谋私的门路，所以说：如果客观情势使罪恶难以隐藏，那么即使是盗跖那样贪婪的人也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古代有作为的帝王都重视运用权力来造成使人不能作恶的政治局势。

【原文】　或曰：“人主执虚、后以应，则物应稽验；稽验，则奸得。”臣以为不然。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异者也。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

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盖。贤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损。故遗贤去知，治之数也。

【译文】　有人说："君主只要抱着胸无成见、不出头露面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事情，那么各种事情自会受到考查和检验；各种事情受到考查和检验，那么坏人坏事自会被发现。"我认为这话不对。官吏在千里之外独自作主裁决政事，每到十二月那有关地方情况的账簿已经写定，所有的事情以一年为一个阶段分别登记入账，而君主要一下子清理完毕，即使发现那里面有可疑的地方，也不能作出决断，因为物证不足。那事物来到眼前，那么眼睛就不可能看不见；言语靠近耳边，那么耳朵就不可能听不到。所以事物来到眼前，才能辨别清楚；言语传到耳边，才能听明白。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的法制，使人们无法逃避罪责，就好像眼睛不能将看到的情况避过心灵一样。现在那些治理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它们依靠多设置官吏。官吏虽然众多，但他们侍奉君主的职事是相同的，本身所处的地位也一样。职事相同、地位一样的人，让他们互相监督是不行的。至于那利害关系不同的人，才被古代的帝王用作为联保的对象。所以最高的政治境界是，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不能为对方隐藏罪恶掩盖错误，并不因为彼此的亲密关系而损害法治，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也不能互相为对方隐瞒过错。君主和官吏，治国的事情是一致的，但各自的利益却不同。如果让养马的官和养鸟兽的官互相监督，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一致而利益也相同。假使马、鸟能够说话，那么养马的官和养鸟兽的官就无法逃避自己的罪责了，因为马、鸟与养马的官、养鸟兽的官之间利益不同。凡是利益一致而罪恶相同的人，父亲就不能用他来追究儿子，君主也不能用他来追究臣子。官吏和官吏之间，正是利益一致而罪恶相同的。那些职事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才被古代帝王用作为整治别人的工具。民众即使要蒙蔽君主，也不能以互相掩盖罪恶来损害法治。对于法制，贤能的人不能增添，无能之辈不能减损。所以抛弃贤能、屏除智慧，才是治国的手段。

慎　法

【原文】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

【译文】　大凡当代的国君无不用导致混乱的办法来治国，所以小规模地进行治理，国家就小乱；大规模地进行治理，国家就大乱；国君没有谁能在当代治理好他的民众，而世上也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导致混乱的办法来治国？任用贤能的人，是当代国君的治国方法，而这正是造成政治混乱的原因。因为世俗所谓的贤能之人，不过是指他们言论公正；而造成他们善良公正的办法，是他们同党的吹捧。国君听了他们的言谈，就认为他们贤能；问了他们的同党，就认为他们确实如此。国君不等人们立功就重用他们，不等人们犯罪就惩处他们。这种情形正好使贪官污吏有了凭借去干成他们邪恶阴险的勾当，使道德败坏的小人有了凭借去施展他们巧妙诡诈的伎俩。一开头就给官吏和民众提供了奸邪诡诈的基础，却要求他们最后能端正诚实，就是大禹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来使唤十个人的群体，平庸的国君又怎能用这种办法来统治一国的民众呢？

【原文】　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译文】　那些能和别人结党的家伙，都是些不依靠国君就能办成事情的人。如果国君提拔了一个结党的人，那么民众就会不顾国君的权位而倾向于和权贵私门结交了。民众不顾国君的权位而倾向于和权贵私门结交，那么君主的势力就会削弱而大臣的势力就会增强。君主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不是被诸侯所侵犯，就一定会被百姓所劫持。他们那种巧言辩说的谋略，愚昧的和聪明的人都在学习，如果士人都向这些巧言辩说的人学习，那么人们就会抛开具有实际效益的工作而去念诵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洞言论。民众抛开了实际的农战工作而去念诵儒家的空洞说教，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减弱而各种非议就会增多。君主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用这样的臣民去打仗，就一定会损兵折将；靠这样的臣民来守卫，就一定会出卖自己的城池。

【原文】　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损。民见相誉无益，相管附恶；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

【译文】　所以，如果有英明的君主、忠诚的臣子生于现代而要统治他们的

国家，就不可以片刻忘记法治。破除和克服拉党结派与互相包庇的行为，制止和消除巧言空谈，使用法制，国家就能治理好了。要使官吏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保住自己，那么他们即使巧诈也不能为非作歹；要使民众除了作战以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来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他们即使阴险也不能进行诈骗。根据法律来治理民众，按照标准来提拔官吏，那么人们就是互相吹捧，也不能使对方得到好处；就是进行毁谤，也不能损害对方。人们看到互相吹捧得不到好处，那就会互相管起附和恶人的行为来了；看到毁谤并不能损害别人，那么即使平素互相憎恨，也不会互相陷害了。对喜爱的人不偏袒，对憎恨的人不伤害，喜爱和厌恶都以法为准，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啊。我所以要说：法制被使用，国家就能治理好了。

【原文】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虽桀为主，不肯诎半辞以下其敌。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民故不务耕战。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

【译文】　拥有上千辆兵车的小国能够守住，是靠了自己保存自己；拥有上万辆兵车的大国能够攻战，是靠了自己加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夏桀那样的昏王做国君，也不肯委屈半句话来向他的敌人投降。如果一个国家对外不能攻战，在内不能守卫，那么即使是尧那样的贤主做国君，也不能不向所谓的强暴不善之国称臣求和。由此看来，国家之所以被看重，国君之所以受尊重，全在于实力。对于国家被看重、国君受尊重这两者来说，实力是根本，但是当代的国君却没有谁能获得实力，这是为什么呢？使民众感到劳苦的事莫过于种田，使民众感到危险的事莫过于打仗。种田、打仗这两件事，就是孝子为了他的父母、忠臣为了他的国君，都很难去做。现在国君要驱使自己的民众，把孝子、忠臣也感到畏难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做，我认为非用刑罚去逼迫、用奖赏去驱使不可。但是现在那些囿于世俗之见的统治者，无不抛弃了法度而依靠巧辩和智慧，无不轻视功劳和实力而提倡仁义，民众因此而不致力于种地与打仗。他们的民众不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种地上，那么国内粮食就会缺乏；不把自己的气节归聚到作战上，那么对外兵力就会薄弱。入境而国内粮食缺乏，出境而对外兵力薄弱，那么国君即使拥有领土上万里、身披铠甲的战士上百万，也就跟

孤独地站在平原上一样了。

【原文】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如学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

【译文】　再说，从前有作为的帝王能使他的民众脚踩白亮亮的刀口，身受飞来的乱箭、石块。他的民众真愿意干这种事吗？不是的。他们能够前仆后继，是为了避免刑罚的祸害。所以我们的教令应该是：民众想得到利益吧，不种田就得不到；想避免祸害吧，不打仗就避免不了。这样，国内的民众没有不是首先致力于种田、打仗，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土地虽然很少，粮食却很多；民众虽然很少，兵力却很强。如果能在国内推行这两项教令，那么称霸称王的办法就完备了。

定　分

【原文】　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译文】　秦孝公问公孙鞅说："法令在今天把它确立了，明天早晨就要使天下的官吏和民众都明白地了解它、执行它，使人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整齐而又没有一点偏私，该怎么办？"

【原文】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译文】　公孙鞅说：制定了法令，就要设置官吏。凡是资质能够通晓法令内容的人，认为可以充当全国各地主管法令的长官，就上报给天子。天子就分别使他们去主管法令，他们都走下宫殿台阶，接受任命，并出发到官府就职。每

个主管法令的人，如果胆敢忘记执行他所主管的法令所说的条文，那就分别按他们所忘记的法令条文来惩处他们。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有调动或死亡，就立刻使接替的人学习和诵读法令所说的内容，并给他作出规定，叫他在多少天内要通晓法令所说的内容；如果不合乎规定，就制定相应的法令来惩处他。如果有人胆敢删改法令，只要增减一个字以上，就判处死刑，决不赦免。官吏们以及民众如有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内容的，主管法令的官吏都应该分别按照他们原来所要询问的法令明白地告诉他们。而且要分别制作长一尺六寸的信符，信符上明确地写上年、月、日、时以及所询问的法令条文，用这种方式来答复询问法令的官吏和民众。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答复，等到询问法令的官吏和民众犯了罪，而所犯的正是他们所询问的法令条文，那就按照官吏或民众所询问的法令条文所规定的罪名，分别惩处主管法令的官吏。在答复询问的当时，把信符的左券交给询问法令的官吏或民众，主管法令的官吏则谨慎地把信符的右券藏在木匣子里，并把它藏在内屋，用主管法令的长官的印盖在封泥上封好。即使后来主管法令的官吏死了，也仍然按照符券上所写的内容来办理。

【原文】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译文】　法令都复制副本，将一个副本放在天子的宫殿里，给法令设立戒备森严的禁室，并配有门锁，搞一个禁止入内的封泥把它封起来，把法令的一个副本收藏在这禁室中，封泥上用禁室的印章盖好。如果有人擅自打开这禁室的印封，以及进入禁室偷看禁室所藏的法令，以及在禁室中删改法令一个字以上的，都判处死刑，不予赦免。朝廷每年都按照禁室中收藏的法令向官吏颁布一次法令。

【原文】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寶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向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译文】　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法官，御史那里设置一个法

官和法吏，丞相那里设置一个法官。诸侯国、郡、县都分别给他们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这些法官和法吏都听命于朝廷中的一个法官。郡、县、诸侯一接到朝廷送来的法令，就学习推敲这些法令的内容。官吏和民众想知道法令的，都可以去问法官。所以天下的官吏和民众没有不知道法令的。官吏明确地知道民众都了解法令，所以官吏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来对待民众，而民众也不敢犯法来冒犯法官。如果官吏对待民众不遵循法令，那么民众就可以去问法官，法官就把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民众就把法官的话严正地告诉给官吏。官吏知道事情会这样，所以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而民众也不敢犯法。像这样，天下的官吏和民众即使有贤能善良巧辩聪慧的资质，也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去歪曲法令；即使家有上千镒黄金，也不能利用一铢钱去行贿犯法。所以智巧诡诈贤能的人都起来做好事，都努力管住自己去奉公守法。民众愚昧就容易管理，而这是由法令明白易懂而又必须执行的政治措施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原文】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译文】　法令，是对民众的命令，是进行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用来防备民众的工具。搞政治而抛弃了法令，就好像想不挨饿而抛弃了食物，想不受冻而丢掉了衣服，想到东方而朝西走一样啊，它不可指望也是很明白的了。一只兔子在奔跑，却有一百个人去追它，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份，而是由于它到底属于谁还没有确定。出售兔子的人挤满了市场，而盗贼不敢夺取，是由于兔子的所属关系已经确定。所以，当事物归谁所有的名分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是尧、舜、禹、汤那样的贤君也都会像奔马似地去追逐它；而在名分已经确定之后，就是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现在法令不明确，名分不确定，天下的人就可以议论它了。人们的议论，个个不同而没有个确定的意见。君主在

上面制定了法令，臣民却在下面议论它，这是法令不确定，让臣民代替君主议定法令了。这就是所谓的名分不确定。名分不确定，就是尧、舜那样的人也都会卑鄙地去追求财物，更何况是一般的人呢？这是使邪恶盛行、君主被夺去威势、国家灭亡、政权覆灭的道路啊。从前圣人著书而传到后代，必须由老师讲授它，人们才懂得书中所说的内容以及概念；如果不是由老师讲授它，而是各人凭自己的想法去讨论它，那就到死也不能懂得书中的概念及其意义了。所以圣人必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吏，让他们做天下人的老师，这是用来确定名分的办法啊。名分确定了，那么大骗子也会变得忠贞老实，大盗贼也会谨慎诚实，而都能各自管好自己。所以名分确定，是势必能安定的办法；名分不确定，是势必会混乱的途径。势必能安定的就不可能搞乱，势必会混乱的就不可能治理好。势必会混乱而再去治理它，就会更加混乱；势必能安定的再去治理它，才能治理好。所以圣明的帝王在势必能安定的情况下治国，而不在势必会混乱的情况下治国。

【原文】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译文】 深奥玄妙只可意会的言论，是上等智慧的人也深感为难的。不依靠法令规矩，而行为没有差错的，千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根据千万个人的情况来治理天下的，所以聪明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不可以将它作为法令，因为民众并不都是聪明人；贤能的人才能懂得的东西，不可以将它作为法令，因为民众并不都是贤能的人。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概念确定，愚昧的人和聪明的人都能懂得它；而且为法令设置法官，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吏，让他们做天下人的老师，使亿万民众不致陷于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统治天下时就没有受刑而死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不用刑罚杀人，而是因为他推行的法令明白易懂，又为法令设置了法官法吏来给民众做老师，来引导他们了解法令，因而亿万民众都知道应该回避什么、追求什么，从而避开刑罚的祸害而去追求奖赏带来的幸福，因而都能用法令来管束自己。所以，英明的君主依靠势必能治理的方法来完成治理民众的任务，所以天下就大治了。

《韩非子》中的官训

（战国）韩非

爱　臣

【原文】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译文】　君主过于宠爱亲近臣下，必然会危及自身；臣下过于尊贵，必然会改变君主的地位；君主的妻妾不分等级，必然危害正妻所生的儿子；君主的兄弟不服从君主，必然危害国家。据我所知：拥有千乘兵车的君主，如果不加防备，其身旁必然出现拥有百乘兵车的大臣，时刻想夺取他的百姓，颠覆他的国家；拥有万乘兵车的君主，如果不加防备，其身旁必然出现拥有千乘兵车的大夫，时刻想篡夺他的权力，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产生了奸臣，其君主也就随之而衰亡了。所以诸侯过于强大，是天子的祸害；群臣过于富裕，是君主的失败。让大将或宰相控制住君主从而使其私有势力发展起来，这是君主应该避免的事情。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什么能比君主自身更为宝贵的，没有比君位更为尊贵的，没有比君主的威严更为重要的，没有比君主的权势更为至高无上的。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必从身外去寻找，不必向别人去求取，只要君主能够恰当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就可以得到。所以说：如果君主不会利用他的这些财富，那么终究会被奸臣篡权。这是作为统治者需要牢记的。

【原文】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此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故

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

【译文】 从前纣王的灭亡，周朝的衰落，都是诸侯过于强大的结果；晋国的被瓜分，齐国的被篡夺，也都是群臣过于富裕的缘故。燕国、宋国的君主被臣子杀害，其原因也是如此。所以从上面看商朝、周朝的灭亡，从中间看燕国、宋国君主的被杀，奸臣没有不是利用这种办法弒君篡权的。因此，英明的君主对待他的臣下，一律依法办事，用各种措施约束他们。不赦免死罪，不减轻刑罚。一旦赦免死罪减轻刑罚，君主的权威就会散失，国家将会受到危害，君权就要旁落于大臣之手。因此，大臣的俸禄再多，权势再大，也不能让他们凭借被封的城市形成自己的势力；大臣的党羽再多，也不能让他们拥有私人武装。所以臣子在朝廷任职时不得举行私家朝会，以防威势移于私门；在军队任职时不得与其他国家私下交往，以防借外援以自重；他们仓库中的财物不得私自借给百姓，以防收买人心。这是英明的君主用来禁止奸邪的办法。所以，大臣外出，不得有很多人马随从，不准在车上携带任何兵器。如果不是传递朝廷的紧急公文而载有任何一件兵器，就判处死刑而决不赦免。这是英明的君主用以防备意外的办法。

主　道

【原文】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译文】 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便会遵循这个

本原以了解万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以了解事情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以虚心冷静的态度对待一切，名称，要让它根据自身所反映的内容去确定，事情，要让它根据自身的性质去确定。保持虚心，就能把握事情的真相；保持冷静，就能了解行动的规律。臣下要进言，就让他表达自己的主张，臣下要做事，就让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做，君主只要把他说的话和做的事相互比较验证，就可以判断出他说的是否真话，做的是否实事，而无需采取别的办法。所以说：君主不要轻易流露出自己的欲望，一旦流露出欲望，臣下就会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去迎合君主；君主不要随便流露出自己的想法，一旦流露出想法，臣下就会巧妙地把自己伪装起来以迎合君主。所以说：君主不喜好哪一个人，也不厌恶哪一个人，臣下就会表现出真情；摒弃心机和成见，臣下就会自我谨慎起来。所以君主即使有智慧也不要用它来谋划事情，一切顺其自然；有才能也不要用它来做事，而是观察臣下如何去做；有勇力也不要去逞强，而是让臣下去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君主不用自己的智慧，也会显得英明；不用自己的才能，也会创建功绩；不用自己的勇力，也会强大起来。只要群臣各尽职责，百官的行动都有常规，君主根据各自的才能使用他们，这就叫遵循常规办事。所以君臣有时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真是寂静啊，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真是寥廓啊，臣下不知道君主在哪里。英明的君主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地履行职责。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是使有智慧的人出谋划策，君主则根据他们的谋划加以决断，因此君主的智慧就永远不会枯竭；使有才能的人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君主根据每人的长处加以任用，因此君主的才能就永远不会穷尽；如果有了功劳，则是君主明于决断、善于用人的结果，有了过失，则由臣下承担起来，因此君主永远都有好名声。由此看来，君主不贤，也可以成为贤人的老师，不智，也可以成为智者的君长。臣下承担劳苦，君主享受成功，这是贤明君主的治国法则。

【原文】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

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译文】 君主统治臣下的艺术在于隐蔽，使臣下无从观测，运用这种统治术时，又让臣下不能知道。君主要保持虚心静气无所作为的态度，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了装作没看见，听见了装作没听见，知道了装作不知道。了解了臣下的主张以后，不要改变，不要更动，而是以验证的方法去考察它是否与其行动一致。每一个官职只配一个人，不要让他们互相通气，那么任何事情都会显露无遗。严密地掩盖起自己的行迹，隐藏起自己的念头，臣下就无法推测了；去掉自己的智慧，抛弃自己的才能，臣下就无从揣度了。君主不泄露自己的意图从而考察臣下是否与自己保持一致，谨慎地抓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杜绝臣下的窥伺欲望，破除臣下的揣测念头，不要让他有图谋自己权柄的野心。如果防守不严，门户不加固，虎狼般的奸臣时刻都会存在。处理事情不谨慎，真实思想不掩盖，狡猾的贼子随时都会产生。杀死自己的君主，取代他的位置之后，没有人敢不服从，所以人们把这种人称为老虎。作为奸臣，他们侍奉在君主旁边，随时窥伺着君主的过失，所以人们把这种人称为贼人。如果能够解散奸臣的朋党，收拾奸臣的余孽，封闭奸臣的家门，铲除奸臣的帮凶，国家就没有这些虎狼之辈了。君主的统治艺术，说其大，不可估量，论其深，不可探测，考察臣下的言行是否一致，检验法律是否得到实施，擅自胡作非为者，坚决予以惩罚，国家就没有这些狡猾的奸贼了。所以，君主一般有五种被蒙蔽的情况：臣下限制了君主的行动自由，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富，臣下擅自发号施令，臣下私自给人好处收买人心，臣下扶植私人党羽发展自己的势力。臣下限制了君主的自由，君主就无异于失去了君位；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富，君主就失去了赏赐的机会；臣下擅自发号施令，君主就失去了统治百姓的权力；臣下随意收买人心，君主就失去了在百姓心目中的贤明；臣下培植私人势力，君主就失去了人们的拥护。上述几种权力，都是君主应该独揽在手的，而不是臣下可以随便把持的。

【原文】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惰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

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译文】 君主的统治艺术，以安静退让为贵。不用亲自操劳就能知道臣下做的是好是差，不用亲自谋划就能知道臣下的主意是祸是福。因此，君主虽然不说话，臣下却能提出很好的主张，君主虽然不提要求，臣下却能做出很多的成绩。臣下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君主就要把它作为契约握在手里；臣下做出了很多政绩，君主也要把它作为信符握在手里。一旦符契相合，言行一致，就可以作为奖赏的根据，否则，便要予以惩罚。所以群臣陈述自己的意见之后，君主便要根据他们的意见分别委以不同的重任，然后根据其承担的责任，要求作出相应的成绩。如果成绩与责任相称，责任与意见相符，就给予奖赏；反之，成绩与责任不称，责任与意见不符，就予以惩罚。英明君主的统治之道，是臣下不能说到做不到。所以英明的君主一旦施行赏赐，犹如及时雨一样温润，百姓都能蒙受他的恩惠；一旦施行惩罚，就像雷霆一样可怕，就是神灵也无法逃脱。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会随随便便、毫无原则地奖赏，也没有可以赦免的刑罚。一旦无原则地奖赏，即使有功之臣也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刑罚可以赦免，奸臣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如果确实有功，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要奖赏；确实有罪，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一定要惩罚。疏远卑贱的人一定给予奖赏，亲近宠爱的人一定加以惩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做事就不会懈怠，亲近宠爱的人平时也不会骄横放纵了。

有　度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译文】 任何一个国家，不会有永久的强盛，也不会有永久的衰弱。君主强劲有力，依法治国，国家就强盛；君主软弱无力，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楚庄王曾经吞并了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了几千里疆土；但在庄王死后，楚国也

就随之而衰微了。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扩展了几千里国土；但在桓公死后，齐国很快就衰落了。燕昭王以黄河为国境，以薊为国都，以涿地和方城为屏障，攻占齐国，平定中山，以至于当时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就被人重视，得不到燕国的支持，就被人看不起；但在燕昭王死后，燕国也因之而衰落了。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在黄河以东夺取了土地；又全部攻占了定陶以及依附于魏的卫国；又对齐国用兵，占据了平陆这一大城市；又攻打韩国夺取了管地，在淇水之滨大获全胜；在魏、楚睢阳之战中，楚军被拖垮而逃走了；在上察与昭陵的战役中，楚军一败涂地。在那个时候，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在中原发达的国家耀武扬威；但在安釐王死后，魏国就很快衰微了。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国和齐国就可以称霸；有了燕昭王、魏安釐王，燕国和魏国就可以成为强国。如今这些国家都成了弱国，就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在一心干那些使国家造成混乱的勾当，而不是致力于国家的治理。这些国家本来已经混乱衰弱了，群臣又抛弃了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就如同背着干柴去救大火，国家只能更加趋于混乱和衰弱。

【原文】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

【译文】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除去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遵守国法，百姓就安定，国家就太平；能够除去谋取私利的行为，而依法行事，军队就强大，敌国就显得弱小了。所以，如果明察得失而又有法度的制约，君主驾

驭群臣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明察得失而又有法度作为标准，听取远方的事情，就不会被天下颠倒了的是非谬误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一个人的名声选拔人才，群臣就会背着君主在下面互相勾结；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推荐官员，百姓就会热衷于互相拉拢而不遵循法定的秩序。所以如果任命的官员不称职，国家就要陷于混乱。仅仅以虚假的名声作为奖赏的依据，以别有用心的坏话作为惩罚的依据，那么喜欢奖赏、逃避刑罚的人，就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他们不顾君主的利益而在朝廷外面私下结交，提拔自己的党羽，那么这些人就不会为君主竭尽全力了。这些人结交广、党羽多，朝内朝外结成死党，即使犯了大罪，也会有很多人为其掩饰。所以忠臣往往无罪却遭难而死，奸臣往往无功却平安受益。忠臣遭到危难而死亡如果不是因为有罪，那么他们就会纷纷隐退；奸臣平安受益如果不是因为有功，那么他们就会纷纷混进来。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此，则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徇私舞弊，从而使国家的法度形同虚设。他们多次奔走于奸臣的门下，一次也不去君主的朝廷；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考虑，一次也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这种人即使再多，也不会使君主尊贵；这种人即使身兼要职，也不足以担当国家重任。如此，则君主即使有君主的名义，实际上却依附于群臣私门。所以我认为：衰弱的国家是因为朝中没有忠臣。朝中没有忠臣，并不是朝中没有大臣，而是因为他们忙于谋取个人私利，而不致力于使国家强大、富裕；忙于互相吹捧，而不致力于树立君主的尊严；小臣利用国家的俸禄供养私交的党羽，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君主不在上面以法办事，而听任臣下任意胡为。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依法选拔人才，不是凭自己的好恶来选拔；依法衡量每个人功劳的大小，不凭自己的主观来衡量。这样，就能做到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被提拔，被恶意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臣之间就可以互相明辨是非功过，国家就容易得到治理，所以君主只要以法治国就可以了。

【原文】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傅体，不敢弗搏。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隘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

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译文】 贤能的人作为臣子，忠于君主，没有二心；在朝廷上不敢推辞哪怕是极为卑贱的任务，在军队中不敢拒绝哪怕是极为危险的战斗；服从君主的指挥，遵从君主的法度，虚心地等待命令，摒弃个人的是非成见。所以臣子即使有嘴也不要用来为自己辩解，即使有眼也不要用来为自己察看，一切由君主决定。作为臣子，就像人的手一样，上面用来整理头，下面用来修治脚；遇到冷热侵袭身体时，不得不予以保护；遇到兵器逼近身体时，不得不与之格斗。君主不偏袒贤能而有智慧的臣子，不偏爱忠诚而有才干的人。所以臣民不到他乡结交私党，没有百里之外的亲戚。高贵者和卑贱者互不超越权限，聪明人和愚蠢的人各自平等、一视同仁，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而现在有些人轻视自己的职位，随便逃亡到国外，选择别的君主去侍奉，这种人，我不认为他是清正。欺骗国人，知法犯法，违背君主的意图而强行进谏，这种人，我不认为他是忠诚。施行恩惠，收买民心，沽名钓誉，这种人，我不认为他是仁慈。逃避现实，隐居深山，而以欺骗性的言论诽谤君主，这种人，我不认为他是义士。出使其他国家，损害本国利益，趁国家危急之时，恐吓君主说："要和某国结好，非我莫属，要和某国消除怨仇，非我莫属。"而君主竟然相信他，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他处理，结果他反而贬低君主的名声以炫耀自己，损害国家的利益以谋取私利，这种人，我不认为是明智。上述几种情况，都是动乱社会的表现，是先王的法度中所要摒弃的。先王之法中说："臣下不要炫耀自己的威势，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顺从君主的旨意；不要为非作歹，要遵循君主的指挥。"古代太平盛世的百姓，奉公守法，废弃谋私的手段，一心一意为君主服务，一切听候君主的调动。

【原文】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余，上之任势使然也。

【译文】 作为君主，如果亲自去考察百官，时间就会不够，精力也会不济。而且如果君主亲自去观看，臣下就会把真相掩饰起来；亲自去探听，臣下就会

玩弄花言巧语；亲自去思考，臣下就会故意把事情搞得纷繁复杂。先王认为只靠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大脑是不够的，所以才不靠自己的才能，而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先王只需紧紧把握住这种法术和赏罚，即使法令简明扼要，君主也不会受到侵害。而且独自控制着国家大权，使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玩弄其权术，再阴险的人也无法施展其谄媚的伎俩，再奸邪的人也没有什么依靠。即使臣下远在千里之外，也不敢任意改变君主的旨意；即使作为负责君主安全的警卫官员，也不敢隐瞒真实情况；即使群臣百官决心把自己微薄的力量全部奉献给君主，也不敢擅自超越职守。所以要想不费力而时间又绰绰有余，就必须善于运用权势。

【原文】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译文】　臣下侵害他的君主，就像曲折蜿蜒的地形一样，逐渐地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位将要失去了，君主还蒙在鼓里。所以先王设置了司南一职负责正确地测定方向。因此英明的君主不使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滋生邪念，也不敢在法律的范围内施行恩惠、收买民心，一举一动都不违法。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消除私心的，严刑是用来贯彻法令、惩治臣下的。君主的威势不能分给臣下，权力不能与臣下共享。威势和权力由君臣共有，各种邪恶就更加畅行无阻；执行法律不守信用，君主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执行刑罚不坚决果断，邪恶就不堪忍受了。所以说：能工巧匠虽然用眼睛测量就可以做到和墨线一样平直，但仍然要用圆规和尺子来度量；极有才能的人虽然靠他的聪明智慧就可以把事情做好，但仍然要以先王的法度为准绳。所以拉直墨线，就可以砍削弯曲的木头，放平水准仪，就可以削去凸出的部分，挂起秤磅，就可以减去重的增加轻的，摆出斗、石，就可以减去多的增加少的。所以以法治国，不过是平衡高低，妥善处理而已。法律不偏袒权贵，犹如墨绳不迁就弯曲的木材。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即使再有智慧也不能为自己辩解，再勇敢也不敢为自己抗争。惩罚罪过，不回

避权贵重臣，奖赏善行，不遗漏普通民众。所以矫正君主的过失，追究臣下的邪恶，治理混乱，解决纠纷，纠正极端，改正错误，统一百姓的行为规范，没有什么能比法律更好的了。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威慑驯服百姓大众，消除淫乱怠惰，制止欺诈虚伪，没有什么能比刑罚更为有效的了。刑罚严厉，人们就不敢因为自己高贵而轻视地位低下的人；法律严明，君主就会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致受到侵害。君主受到尊重不被侵害，就表明他强有力地把握住了法治这一治国要领，所以先王非常看重它，并将其传给了后代。如果君主放弃了以法治国，而凭着自己的好恶去管理国家，那么君臣之间的界限就完全混淆了。

二　柄

【原文】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译文】　英明的君主用以控制臣下的方法，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这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是刑与德呢？回答是：杀戮就是刑，奖赏就是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喜欢奖赏，因此如果君主亲自掌握着刑赏大权，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赏了。但当今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对自己憎恶的人，能从君主那里取得惩罚的权力加以惩罚；对自己喜欢的人，能从君主那里取得奖赏的权力给予奖赏。今日的君主如果不把赏罚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听任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民众都会害怕他的臣子而轻视君主，并且会纷纷归附他的臣子而背离君主。这就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恶果啊。老虎之所以能制服狗，是因为有尖厉的脚爪和牙齿，假如老虎失去了爪牙而被狗所用，那么老虎反而要被狗制服了。同理，君主是依靠刑赏大权控制臣下的。如果放

弃了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君主就反过来要被臣下控制了。所以齐国大臣田常向君主请求爵禄，反过来把它赐给群臣，对百姓用大斗施舍粮食，这就说明齐简公失去了奖赏大权而被田常利用了，所以简公终于被杀；宋国司城子罕对宋桓侯说："奖赏、恩赐是民众所喜欢的，请君主去施行，杀戮、刑罚是民众所憎恶的，请让我来掌管。"因此宋桓侯失去了用刑的权力而被子罕所利用。所以宋桓侯终于被劫持。田常仅仅利用了奖赏的权力，齐简公就被杀掉，子罕仅仅利用了刑罚的权力，宋桓侯就被劫持。而当今为臣子的却兼有刑罚和奖赏两种大权，那么君主的危险显然就比齐简公、宋桓侯还要大。被劫杀、被蒙蔽的君主，就是因为他们同时失去了刑赏两种大权而被奸臣窃用，如此而不身死国亡的，从来没有过。

【原文】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译文】　君主想要禁止奸邪，就要仔细考核刑名是否相合。所谓刑名，就是言论与事实。让臣子充分陈述他的主张，君主根据他的言论分给他任务，然后再专门根据他承担的任务提出相应的要求，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取得一种什么效果。如果效果与其任务相当，任务与其言论相符，就予以奖赏；效果与其任务不相当，任务与其言论不相符，就加以惩罚。所以，对群臣中那些爱说大话而成绩很小的人，就要惩罚，这不是惩罚他取得的成绩小，而是惩罚他的成绩与其曾经作出的许诺不相当；对那些言论保守而取得较大成绩的人，也要惩罚，这不是对他取得更大的成绩不满意，而是因为言论和成绩不相符的危害远远超过了他的成绩，所以要惩罚。从前韩昭侯喝醉了酒睡着了，掌管君主帽子的典冠看见君主受寒了，就把衣服盖在了他的身上。韩昭侯醒来后看到这一情况很高兴，便问身边的侍从："是谁给我盖上了衣服？"侍从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便同时处罚了典冠以及掌管君主衣服的典衣。他所以要处罚典衣，是因为他失职；处罚典冠，是因为他越权。韩昭侯并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官员互相越权的危害比自己受冷更为严重。所以英明的君主对待群臣，是使其不得超

越自己的权限去获取功劳，也不得陈述与行动不一致的意见或主张。超越职权的就要处死，言行不一致的就要治罪。各级官员都要恪守自己的职责，言论与行动一致，那么群臣就不能拉党结派、狼狈为奸了。

【原文】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译文】 君主有两种忧患：任用贤能的人，臣下就会凭借自己的贤能劫持君主；胡乱地任用官员，任何事情都难以做成。所以君主一旦喜欢贤能之人，群臣就会粉饰自己的行为、冒充贤能去迎合君主的愿望，这样，群臣的真实情况就看不到了；看不到真实情况，君主就无法分辨臣下的好坏忠奸了。所以越王勾践喜欢勇敢之人，百姓中就涌现出了很多敢死之士；楚灵王喜欢细腰，国都中就出现了许多为保持细腰而忍受饥饿的人；齐桓公性情嫉妒而喜好女色，竖刁就自我阉割去治理后宫的事务；桓公喜欢美味的食物，易牙就杀了自己的儿子把头蒸熟献给桓公；燕王哙喜欢有一个好的名声，所以当他要把君位禅让给宰相子之时，子之明白他的意思，就没有接受。所以一旦君主表现出厌恶什么，群臣就会把这方面的情况隐藏起来；君主流露出喜好什么，群臣就会冒充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君主的欲望表现出来，群臣就会以此为根据千方百计满足这种欲望。所以子之是利用燕王哙喜欢好名声从而投其所好，其目的是要夺取君位；竖刁、易牙想方设法满足桓公的欲望，其目的是要侵害君主。其结果，燕王哙在战乱中丧生，齐桓公死后三月，尸体生蛆也得不到安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君主流露出自己的真情，结果被臣子所利用。臣子并不一定是爱他的君主，而是看重了他手中的权利。如今的君主不掩盖自己的真情，不隐藏要做的事情，从而使臣子有了侵害他的种种借口和机会，那么群臣中出现子之、田常之类的人，就是很简单的了。所以说："不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好恶，群臣就会显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群臣显露出本来面目，君主就不会被蒙蔽了。

十 过

【原文】 十过：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译文】 统治者应该避免十种过错，这十种过错，一是对个人忠诚热爱，这对忠诚热爱君主来说，是一种祸害。二是贪图小利，这对国家利益来说，是一种祸害。三是行为怪僻，刚愎自用，对其他诸侯国家没有礼貌，这是招致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四是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沉溺于音乐之中，这是使自己陷入困境的做法。五是贪婪固执，追求私利，这是亡国杀身的祸根。六是沉迷于歌舞，荒废国政，这是导致国家灭亡的祸根。七是离开朝廷外出远游，而又忽略臣下的忠告与提醒，这是危害自身的做法。八是有了过错而不听从忠臣的劝谏，一意孤行，这是丧失好的名声而招致别人讥笑的开始。九是不自量力，企图依靠外国诸侯的力量，这就会造成割让国土的祸患。十是国家弱小而没有礼貌，却又不听大臣的规劝，这是使自己断绝后代的做法。

【原文】 奚谓小忠？昔者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楚师败，而共王伤其目。酣战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谷阳操觞酒而进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绝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醉如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复战矣。"于是还师而去，斩司马子反以为大戮。故竖谷阳之进酒，不以仇子反也，其心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

【译文】 什么是对个人的忠诚热爱？从前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国军队战败，共王的眼睛也受了伤。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楚国的司马子反感到口渴，要喝水，他的僮仆谷阳倒了一杯酒送给他。子反说："拿过去，这是酒。"谷阳骗他说："这不是酒。"于是子反接过来就把它喝了。子反这个人，一向喜欢喝酒，他感到酒味甜美，于是喝了还要喝，结果醉了。战斗结束后，楚共王准备再战，让人去叫子反，子反以患有心病而推辞了。共王乘车亲自来到子反

住处，走进他的帐幕，闻到一股很浓的酒味，马上就回去了。他说：“今天的战斗，我自己也受伤了。本以为还有司马可以依靠，没想到司马又醉成这个样子，他这是忘记了国家，并且视部下的生命如儿戏啊。我也不必再打仗了。”于是撤军回去，杀了司马子反并陈尸示众。僮仆谷阳献酒，并不是因为仇恨子反，他的内心对子反无疑是忠诚热爱的，但恰恰是这种忠诚热爱把子反害了。所以说，忠诚热爱个人，是对忠诚热爱君主的一种祸害。

【原文】　奚谓顾小利？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我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马也。若受吾币不假之道，将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币。若受我币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君勿忧！”君曰：“诺。”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贪利其璧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辅依车，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许。”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处三年，兴兵伐虞，又克之。荀息牵马操璧而报献公，献公说曰：“璧则犹是也。虽然，马齿亦益长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爱小利而不虑其害。故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

【译文】　什么是贪图小利？从前晋献公准备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晋国大夫荀息说：“大王如果用垂棘出产的玉璧和屈地出产的名马去贿赂虞国君主，然后要求借道，他一定会借给我们。”献公说：“垂棘出产的玉璧，是我先君的宝贝；屈地出产的名马，是我心爱的骏马。如果他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却不借道，怎么办？”荀息说：“他不借道，就一定不敢接受礼物。如果接受了礼物而把道路借给我们，那么这美玉就像从我国宫内的仓库中取出来存到宫外的仓库里，这名马犹如从我国宫内的马棚里牵出来拴到宫外的马棚里。大王不要担忧。”献公说：“好。”于是就派荀息带着玉璧和名马去贿赂虞君请求借道。虞君贪图那玉璧和名马，想答应晋国的请求。虞国大夫宫之奇说：“不能答应。虢国的存在对虞国来说，犹如车子两边的夹木一样。夹木依靠车子而存在，车子也要依赖夹木而行走，虞、虢两国的地理形势正是如此。如果借给晋国道路，那么虢国早晨灭亡，虞国晚上也会随之而灭亡。不能借，请别答应。”虞君不听，把道路借给了晋国。荀息攻打虢国，将其灭亡，回来过了三年，又发兵攻打虞国，将其灭亡。然后，荀息牵着名马、手持玉璧向晋献公报告，献公高兴地说：“玉璧还是原来的样子。虽说如此，马却长了几岁。”虞君的军队被消灭、国土被吞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贪图小恩小惠而不考虑它的害处。所以说，贪图小利，是

对国家利益这种大利的残害。

【原文】 奚谓行僻？昔者楚灵王为申之会，宋太子后至，执而囚之；狎徐君；拘齐庆封。中射士谏曰："合诸侯，不可无礼，此存亡之机也。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缯叛之，纣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无礼也。君其图之！"君不听，遂行其意。居未期年，灵王南游，群臣从而劫之。灵王饿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

【译文】 什么是行为怪僻？从前楚灵王在申地召集诸侯集会，宋国太子迟到了，灵王便将其抓住关了起来；同时又怠慢侮辱了徐国君主；拘捕了齐国大夫庆封。当时楚国的一个宫中侍卫官劝告灵王说："会合诸侯，不可以无礼，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从前夏桀在有戎举行诸侯集会，结果有缯部落背叛了他，商纣在黎丘围猎并检阅军队，结果戎、狄背叛了他，这都是因为桀、纣无礼。希望大王好好考虑。"灵王不听，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过了不到一年，灵王到南方巡视，随从的群臣将其劫持。最后饿死在乾溪边上。所以说：行为怪僻，刚愎自用，对诸侯无礼，是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原文】 奚谓好音？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而未习也，请复一宿习之。"灵公曰："诺。"因复留宿。明日而习之，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究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

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吾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瘫病。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译文】　什么是沉溺于音乐？从前卫灵公准备到晋国去，行至濮水之滨，停车卸马，布置住处休息。半夜时分，灵公听到有人演奏新的乐曲，非常喜欢，就派人询问左右的侍从听到没有，结果都说没有听到。于是灵公把乐官师涓叫来告诉他，说：“有人弹奏新的乐曲，我让人问左右侍从，都说没有听见。那样子好像是鬼神弹出来的，你替我听着把它记录下来。”师涓说：“好。”便静静地坐下弹着琴弦记了下来。师涓第二天报告说：“我已经把那乐曲记下来了，但还不够熟练，请让我再练习一夜。”灵公说：“好。”就又在此处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掌握了这首乐曲，然后出发到晋国去。晋平公在施夷的高台上设酒宴款待他们。正喝得畅快的时候，卫灵公站起来，他说：“有一支新的乐曲，我希望把它弹奏给大家听听。”晋平公说：“好。”灵公就召师涓过来，让他坐在平公的乐师师旷旁边，用琴演奏。还没有奏完，师旷就轻轻地按住琴弦阻止说：“这是亡国的曲调，不能把它奏完。”平公问：“这首曲子是从哪里来的？”师旷说：“这是商纣王的乐师师延创作的曲子，是献给纣王的淫荡颓废的音乐。到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师延向东逃亡，行至濮水便投水自杀了。所以这首乐曲一定是在濮水之上听到的。先听到这首乐曲的人，他的国家必然被削弱，所以不能把曲子弹完。”平公说：“我一生中喜欢的，也就是音乐，你还是让他弹完吧。”于是师涓就接着把乐曲演奏完了。平公又问师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调呢？”师旷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清商乐调。”平公又问：“清商乐调就是最悲凉的乐调吗？”师旷说：“它不如清徵乐调悲凉。”平公又说：“清徵乐调能弹奏出来听听吗？”师旷说：“不可以。古代聆听清徵乐调的，都是有德行道义的君主。现在大王您的德行还太浅薄，不具备聆听此曲的资格。”平公说：“我一生所喜欢的，只有音乐，让我试着听一下吧。”师旷不得已，就拿过琴演奏起来。结果演奏了一遍时，就有十六只黑色的鹤从南方飞来，聚集在游廊之门的屋顶上。演奏第二遍时，这些仙鹤就自动排成了行列。演奏第三遍时，仙鹤就伸长脖子鸣叫起来，并张开翅膀翩翩起舞，其叫声与悦耳动听的音乐一样，并且响彻云霄。平公非常高兴，在坐的人也很愉快。于是平公举起酒杯站起来向师旷祝贺，回到座位上又问：“再没有比清徵更为悲凉的乐调了吗？”师旷说：“清角更加悲凉。”平公说：“清角可以弹奏出来听听吗？”师旷说：“不行。从前黄帝在泰山会合鬼神时，驾着

象牙装饰的车子，用六条蛟龙拉着，木神毕方站在车辖两旁护卫着，蚩尤在前面开路，风神负责清除尘埃，雨神负责清洗道路，虎狼在前，鬼神殿后，腾蛇匍匐在地，凤凰在天空飞翔，黄帝正是在这种大规模会合鬼神的情况下制成了清角这一乐调。现在大王的德行还太浅薄，不具备听它的资格。如果一定要听，恐怕会有损害。”平公说：“我已经年老了，唯一喜欢的，就是音乐，请让我听听吧。”师旷不得已演奏起来。演奏第一遍时，便有黑色的云彩从西北方向升起；演奏第二遍时，狂风刮来，暴雨随之而下，狂风吹裂了帷幕，暴雨打破了盛放祭品和食物的器具，廊屋上的瓦也被毁坏。在坐的人四散奔逃，平公也非常恐惧，吓得躲在廊屋之间。结果此后晋国大旱，一连三年田地里寸草不生。平公也得了瘫痪病。所以说，不致力于治理国家，整日沉溺于音乐之中，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之中。

【原文】　奚谓贪愎？昔者智伯瑶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灭之。反归，休兵数年，因令人请地于韩。韩康子欲勿与，段规谏曰：“不可不与也。夫知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骜愎。彼来请地而弗与，则移兵于韩必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他国。他国且有不听，不听，则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韩可以免于患而待其事之变。”康子曰：“诺。”因令使者致万家之县一于知伯。知伯说，又令人请地于魏。宣子欲勿与，赵葭谏曰：“彼请地于韩，韩与之。今请地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于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曰：“诺。”因令人致万家之县一于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与。知伯因阴约韩、魏将以伐赵。

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夫知伯之为人也，阳亲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不与焉，其措兵于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张孟谈曰：“夫董阏于，简主之才臣也，其治晋阳，而尹铎循之，其余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而已矣。”君曰：“诺。”乃召延陵生，令将车骑先至晋阳，君因从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邑无守具。襄子惧，乃召张孟谈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备具，吾将何以应敌？”张孟谈曰：“臣闻圣人之治，藏于民，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遗三年之食，有余粟者入之仓；遗三年之用，有余钱者入之府；遣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缮。”君夕出令，明日，仓不容粟，府无积钱，库不受甲后。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备已具。君召张孟谈而问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备已具，钱粟已足，甲兵有余。吾奈无箭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墙之，有楛高至于丈。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虽菌簬之劲弗能过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无金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

晋阳也，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用之，有余金矣。号令已定，守备已具，三国之兵果至。

至则乘晋阳之城，遂战，三月弗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阳之水以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匮，财力尽，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国之可下？”张孟谈曰：“臣闻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则无为贵智矣。’君释此计者。臣请试潜行而出，见韩、魏之君。”张孟谈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齿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二君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虽然，知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觉，则其祸必至矣。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与张孟谈约三军之反，与之期日。夜遣孟谈入晋阳，以报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谈而再拜之，且恐且喜。

二君以约遣张孟谈，因朝知伯而出，遇智过于辕门之外。智过怪其色，因入见知伯，曰：“二君貌将有变。”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时之节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亲之，必不侵欺。兵之著于晋阳三年，今旦暮将拔之而向其利，何乃将有他心？必不然。子释勿忧，勿出于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复见智过于辕门。智过入见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见臣而其色动，而视属臣。此必有变，君不如杀之。”君曰：“子置勿复言。”知过曰：“不可！必杀之。若不能杀，遂亲之。”君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宣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此皆能移其君之计。君与其二君约，破赵国，因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以无变矣。”知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其言之不听也，出，因更其族为辅氏。

至于期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而决其水灌知伯军。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知伯之军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军破，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故曰：贪愎好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

【译文】　什么是贪婪固执？从前智伯瑶率领赵、韩、魏三家攻打范氏、中行氏，将其消灭。回来后，军队休整了几年，便派人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想给，他的家臣段规劝他说：“不能不给。智伯的为人，一向是贪利而傲慢。他来索要土地而不给，必然会发兵攻打韩国。您还是答应他吧。答应他，他就会照此办理，继续向别国索要土地。别国将不听从，如不听从，智伯一定会对他用兵。如此，韩国就可以免于祸患，进而静观事态的变化再相机行事。”韩康子说：“好。”便派使者送给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县。智伯很高兴，又让人向

魏国要地。魏宣子不想给，他的家臣赵葭劝告说："他向韩国要地，韩国给了他。现在又向我们索要，如果不给，那么就表明魏国自恃强大敢于激怒智伯了。如果不给，他一定会对魏国用兵。还是不如给他。"魏宣子说："好。"于是也派人送给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县。智伯又让人到赵国索要蔡和皋狼两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便暗中约请韩、魏两国准备攻打赵国。

赵襄子急忙召来家臣张孟谈，告诉他："智伯的为人，一向是表面友好而暗中疏远。他三次派人分头到韩、魏、赵三国索要土地，而只有我不给，他一定会对我用兵。现在我应该住到哪里才安全呢？"张孟谈说："当年董阏于是您父亲简子手下有才干的家臣。他曾经治理过晋阳，后来尹铎仍旧按他的方法治理，他们的教化依然存在，您还是迁居到晋阳吧。"襄子说："好。"于是召来家臣延陵生，让他率领车骑先到晋阳，襄子随后出发。赵襄子一到晋阳，便巡视晋阳的内城外城，检查各处官府的储备。只见城墙没有修治，粮库中没有粮食，金库中没有铜钱，兵库中没有武器，城内没有防守的设施。赵襄子很害怕，就召来张孟谈说："我巡视了城墙和各处的仓库，都没有储存东西，我们用什么来抵抗敌人呢？"张孟谈说："据我所知，圣人治国的方法是，粮食钱财都储藏在百姓家中，而不储藏在国家的府库中，努力做好教化而不是单纯修治城郭。您应该发布命令，让百姓自己留下三年的粮食，多余的粮食则交到国库中；留下三年的费用，多余的钱财交到国库中；留下必要的劳动力，多余的人派去修治城墙。"结果，赵襄子晚上发布了命令，第二天，国库中就出现了粮食存放不下，金钱无处堆积，兵器容纳不尽的情况。五天后城墙便修好了，防守的设施也准备足了。襄子又召来张孟谈问道："我们的城墙已修好了，设施也准备够了，钱财粮食也充足了，盔甲兵器也绰绰有余了。但没有箭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初董阏于治理晋阳时，卿大夫家的围墙都是用芦荻、秸杆、楛杆、荆条之类的东西筑成的，其中有的楛杆高达一丈。您把它拆下来就可以用了。"于是把楛杆拆下来一试，其坚硬程度超过了竹子。襄子说："箭杆已经足够了，但没有制造箭头用的铜，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阏于治理晋阳时，卿大夫和地方官员家中，都用铜作为柱子和基石，您把它拆下来就可以用了。"于是把这些柱子和基石拆下来，铜就绰绰有余了。至此，号令已经制定，防守的设施已经准备完毕。

不久，三国的军队果然来到了。三军一到就开始攻打晋阳，于是双方开始交战。但打了三个月，也没有攻克。于是三军疏散开来包围了晋阳城，并掘开晋水的堤坝淹城。这样把晋阳围攻了三年。以至城内的人们为了避水住在房顶或高处，把锅悬挂起来做饭，财物和粮食都快用完了，各级官员体弱多病。襄子对张孟谈说："如今粮食匮乏，财力枯竭，官员们瘦弱多病，我们恐怕守不住

了！我准备开城投降，但向哪个国家投降呢？”张孟谈说：“据我所知，‘不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就没有必要尊重有智慧的人了。’您还是放弃这个打算吧。请让我秘密潜出城去，拜见韩、魏二君。”张孟谈见到韩、魏二君说：“我听说唇亡齿寒。如今智伯率领二君攻打赵国，赵国就要灭亡了。赵国一旦灭亡，二君就要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目标。”韩、魏二君说：“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如此，智伯的为人，粗暴而少仁爱。一旦我们的计谋被他察觉，灾祸就要降临了。到那时怎么办？”张孟谈说：“计谋出自二君之口，只有我一人听到，别人不会知道的。”于是二君就和张孟谈约定三家军队共同反对智伯，并定下了时间。当晚又让张孟谈潜入晋阳城内，向襄子报告韩、魏二君起而反对智伯的情况。襄子把张孟谈迎进去一连拜了两次，心中又惊又喜。

韩、魏二君与张孟谈约好并派他回城之后，便去朝见智伯，出来时在军营门外遇到了晋国大夫、智伯的族人智过。智过看到他俩的神色有点反常，便进去拜见智伯，说：“从韩、魏二君的面色上看，他们可能要叛变。”智伯问：“这是为什么？”智过说：“他们动作傲慢，趾高气扬，与过去显然不同。您不如早点下手。”智伯说：“我和他们已经商量好了，攻破赵国后三家平分赵国的土地，我以此笼络他们，他们不会欺骗我。再说军队在晋阳驻扎已有三年了，很快就会把城攻下分享战果了，怎么还会有其他打算呢？一定不会这样。你不要担忧，也不要对别人说这些。”第二天，韩、魏二君又去朝见智伯，出来时在营门外又见到智过。智过进去对智伯说：“您把我昨天说的话告诉他们了吗？”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的？”智过说：“刚才他们出去时，看到我，脸色都变了，并且一直盯着我看。这表明他们一定会叛变，您不如杀了他们。”智伯说：“你不要再说了。”智过说：“不行，一定要杀了他们。如果不杀，就要进一步笼络他们。”智伯问：“怎么笼络？”智过说：“魏宣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这二人都能够改变他们君主的主意。您不妨与他们的两位君主约定，攻破赵国后封给他们每人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县。如此，则韩、魏二君的主意就不会改变了。”智伯说：“破赵后三国平分其土地，又要封给这两位每人一个万户人家的县，那么我得到的就太少了。不行。”智过看到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就出去了，然后把自己的家族改为辅氏。

到了约定的那天夜里，赵国人杀死智伯派出的守卫堤坝的军官，放水淹了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为了救水而乱作一团，韩、魏二军乘机从两侧夹击，赵襄子则领兵从正面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并将智伯生擒。结果，智伯被杀死，军队被打败，国土被一分为三，落了个为天下人所耻笑的下场。所以说：贪婪固执，贪图财利，是亡国杀身的祸根。

【原文】　奚谓耽于女乐？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常何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问道于子，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而后为由余请期，以疏其谏。彼君臣有间而后可图也。"君曰："诺。"乃使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许诺，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故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译文】　什么是沉迷于歌舞？从前戎王派大臣由余访问秦国，秦穆公问由余："我曾经听说过治国的道理，但并没有亲眼见过，现在想听听古代英明的君主是怎样得到国家或失去国家的？"由余回答说："我曾经听说过，他们常常是因为节俭而得到国家，又因为奢侈而失去国家。"秦穆公说："我不耻下问向您请教治国之道，您却用节俭回答我，这是为什么？"由余回答说："据我所知，从前尧帝拥有天下时，用泥土烧成的碗盘吃饭，用泥土烧成的杯子饮水。而当时他的领土却南到交趾，北至幽都，东、西分别到太阳、月亮升、降的地方，天下人没有不臣服的。尧禅让天下，虞舜接受之后，所用的饮食器具都由山上的树木做成，并将其表面磨平，涂上漆或墨，送到宫中作为食器。诸侯认为这样过于奢侈，便有十三个诸侯国不再服从。舜禅让天下传给禹，禹制作祭器时，外表涂上墨，内壁用红色的朱砂描画，用没有彩色花纹的丝绸作为车上的坐垫，用蒋草做成的席子边上饰有斜纹，酒具上画有彩色花纹或彩饰。这就更加奢侈了，因而不服从的国家增至三十三个。夏朝灭亡，商朝人得到天下后，制造了天子乘坐的大辂车，树起了有九条飘带的旗帜，饮食器具酒具都经过精心雕刻，四壁涂成白色，还把台阶也铺上白土，车上的垫子和席子又雕饰了花纹。这就更加奢侈了，因而不服从的国家又增加到了五十三个。位居上面的人都喜欢华丽

的文彩，但没想到会因此失去更多国家的拥护。所以我认为：厉行节俭是治国之道。”由余出去后，穆公召见负责税收和财政的内史廖，把上述情况告诉他，说：“我听说，‘邻国有了圣人，无疑是敌国的忧患’。现在的由余，就是圣人，我很担心，应该怎么办？”内史廖说：“我听说戎王的住处，偏僻简陋而又路途遥远，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原各国的音乐。大王不妨送给他一些歌女，以扰乱他的国政，然后再为由余请求延长回国的日期，以减少他进谏的机会。等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后，我们就有机可乘了。”穆公说：“好。”就派内史廖给戎王送去十六个歌女，并为由余请求延长回国时间。戎王答应了，看到那些歌女，非常喜欢，便搭起帐篷大摆酒宴，每天都看女乐表演，整年不迁居，以至牛马没有水草死了一半。由余回去后，规劝戎王，戎王不听，于是由余就离开戎王投奔了秦国。秦穆公亲自迎接并把他封为上卿，向他询问戎王的兵力及地理形势。获知这些情况后，便发兵攻打戎王，结果吞并了十二个国家，扩展了上千里国土。所以说：整日沉迷于歌舞，不理国政，是招致国家灭亡的祸根。

【原文】　奚谓离内远游？昔者齐景公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颜涿聚曰：“君游海而乐之，奈臣有图国者何？君虽乐之，将安得？”齐景公曰：“寡人布令曰：‘言归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将击之。颜涿聚曰：“昔桀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君乃释戈趣驾而归。至三日，而闻国人有谋不内齐景公者矣。齐景公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故曰：离内远游，则危身之道也。

【译文】　什么是离开朝廷外出远游？从前齐景公到渤海游玩，感到非常痛快，就向随行的大夫们说：“谁敢提出回去就处死谁。”大夫颜涿聚说：“您在海上游玩得很快乐，但如果朝廷内有大臣阴谋篡权怎么办？您现在能快乐一时，以后还能快乐吗？”齐景公说：“我已经下令：‘谁敢提出回去就处死谁。’现在你违反了我的命令。”说完拿起长戈就要杀他。颜涿聚说：“从前桀杀了关龙逢，纣杀了王子比干，现在大王要杀我，那么就让我成为第三个为国而死的忠臣吧。我的话是为国家着想，并非为我自己。”说完伸出脖子走上前去说：“大王就砍这儿吧！”景公便放下长戈下令驾车回国了。回到朝廷三天，就听说国都内有人企图阻止景公回来。齐景公之所以仍然拥有齐国，是颜涿聚的功劳。所以说：离开朝廷外出远游，是危害自身的做法。

【原文】　奚谓过而不听于忠臣？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从而问之，曰：“仲父家居

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迁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问也。虽然，臣闻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试以心决之。”君曰：“鲍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鲍叔牙为人，刚愎而上悍。刚则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其心不惧，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则竖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宫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公曰：“然则公子开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齐、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开方为事君，欲适君之故，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亲也，又能亲君乎？”公曰：“然则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爱其子，今蒸其子以为膳于君，其子弗爱，又安能爱君乎？”公曰：“然则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为人也，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坚中，则足以为表；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多信，则能亲邻国。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诺。”居一年余，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与竖刁。刁莅事三年，桓公南游堂阜，竖刁率易牙、卫公子开方及大臣为乱。桓公渴馁而死南门之寝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户。故桓公之兵横行天下，为五伯长，卒见弑于其臣，而灭高名，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过也。故曰：过而不听于忠臣，独行其意，则灭其高名为人笑之始也。

【译文】 什么是犯了过错却又不听忠臣的劝告？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了天下，成为五霸中的第一人，这都是齐相管仲辅佐的结果。管仲年老，不再执政，退休闲居家中。桓公前去问候他：“仲父在家养病，假如不幸从此一病不起，国家的政权将交给谁呢？”管仲说：“我已老了，不值得您再问了。即使如此，我听说过：‘没有谁能比君主更了解臣子，没有谁能比父亲更了解儿子。’大王试着按自己的想法选择一下。”桓公说：“鲍叔牙怎么样？”管仲说：“不行。鲍叔牙的为人，刚愎任性而又崇尚强悍。刚愎就会用粗暴的态度侵扰百姓，任性就会失去民心，凶悍就不会得到下属的拥戴。他对这些都毫不在乎，不是称职的霸主辅佐。”桓公说：“那么竖刁怎么样？”管仲说：“不行。人的本性，没有不爱护自己身体的。大王性情嫉妒又喜好女色，竖刁割掉自己的睾丸去为大王管理后宫。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大王呢？”桓公又问：“那么卫国的公子开方怎么样？”管仲说：“不行。齐国距卫国不过十天的路程，开方为了能够侍奉大王，满足大王的要求，一连十五年不回去看望父母，这也有违人之常情。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还能爱大王吗？”桓公又问：“那么易牙又怎么样？”管仲说：“不行。易牙主管大王的饮食，大王只有人肉没有吃过，易牙便杀了儿子，把头蒸好献给大王，这大王也知道。若论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如今他蒸了自己的儿子献给大王，连儿子都不爱，又怎么可能爱大王

呢？”桓公问：“那么究竟谁才可以呢？”管仲说：“隰朋可以。他的为人，内心忠诚，行为廉洁，私心少而又守信用。内心忠诚，就可以作为臣民的表率；行为廉洁，就可以委以重任；私心少，就足以驾驭百姓；守信用，便能和邻国和睦相处。这才是霸主的辅佐，大王应该任用他。”桓公说：“好。”一年之后，管仲去世，桓公终于没有任用隰朋而把国家大权交给了竖刁。竖刁执政三年，有一次桓公出游堂阜，竖刁便率领易牙、卫国的公子开方及大臣发动了政变。桓公又渴又饿，最后死在南门的卧室，那是桓公的临时住处，三个月之后也无人收尸，以致尸体生了蛆虫爬到了门外。桓公生前曾率领军队横行天下，成为五霸之首，最终却被其臣子杀害，美好的名声丧失殆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听管仲劝告的过错啊。所以说：犯了过错而又不听忠臣的劝告，一意孤行，就会丧失美好的名声从而贻笑千古。

【原文】　奚谓内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阳，韩氏急。公仲朋谓韩君曰：“与国不可恃也，岂如因张仪为和于秦哉？因赂以名都而南与伐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将西和秦。楚王闻之，惧，召陈轸而告之曰：“韩朋将西和秦，今将奈何？”陈轸曰：“秦得韩之都一，驱其练甲，秦、韩为一以南向楚，此秦王之所以庙祠而求也，其为楚害必矣。王其趣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以奉韩，曰：‘不谷之国虽小，卒已悉起，愿大国之信意于秦也。因愿大国令使者入境视楚之起卒也。’”韩使人之楚，楚王因发车骑陈之下路，谓韩使者曰：“报韩君，言弊邑之兵今将入境矣。”使者还报韩君，韩君大悦，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害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听楚之虚言而轻强秦之实祸，则危国之本也。”韩君弗听，公仲怒而归，十日不朝。宜阳益急，韩君令使者趣卒于楚，冠盖相望而卒无至者。宜阳果拔，为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者，则国削之患也。

【译文】　什么是不自量力呢？从前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韩国非常危急。韩国宰相公仲朋对韩宣惠王说：“作为盟国的楚国靠不住了，还不如派张仪去秦国讲和呢！用一个著名的大城贿赂秦国，与其一道讨伐楚国，就解除了秦国对韩国的祸患而将其转嫁给楚国了。”韩王说：“好。”于是就命令公仲朋西去与秦国讲和。楚怀王听说后，很是害怕，便召来谋臣陈轸，告诉他说：“韩国的公仲朋将要西去与秦国讲和，现在应该怎么办？”陈轸说：“秦国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就会率领军队，和韩国一起攻打楚国，这是秦国求之不得的，那么这样肯定要给楚国带来祸患。大王应该尽快派出可靠的使臣，多带些车辆和礼品献给韩国，并告诉韩国君主：‘敝国虽小，但军队都已发动起来准备援救贵国，希望贵国不要向秦国屈服。请贵国派人到敝国国境视察我军的准备情况。’”于是韩

国派人到楚国去，楚王调动了大批军队排列在使者的必经之路上，并对韩国使者说：“请回去报告贵君，说我们的军队今天就要进入贵国国境了。”使者回去报告了韩王，韩王很高兴，便阻止公仲朋不让去秦国求和。公仲朋说：“不能这么做。真正会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是秦国；而楚国答应救援我们，只是空话而已。听信楚国的空话而轻视强大的秦国所能带来的祸患，是危害国家的根源啊。”韩王不听劝告。公仲朋非常气愤，回去后十天没有上朝。这时宜阳的形势更加危急，韩王派使者迅速到楚国催促救兵，结果使者去了一个又一个，楚国的救兵却一个也没有到来。最终宜阳失守，韩王也被诸侯们所讥笑。所以说：对自己的力量没有正确的估计，而只希望依赖其他诸侯，就会损失国土。

【原文】　奚谓国小无礼？昔者晋公子重耳出亡，过于曹，曹君袒裼而观之。釐负羁与叔瞻侍于前。叔瞻谓曹君曰：“臣观晋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无礼，彼若有时反国而起兵，即恐为曹伤。君不如杀之。”曹君弗听。釐负羁归而不乐，其妻问之曰：“公从外来而有不乐之色，何也？”负羁曰：“吾闻之：‘有福不及，祸来连我。’今日吾君召晋公子，其遇之无礼。我与在前，吾是以不乐。”其妻曰：“吾观晋公子，万乘之主也；其左右从者，万乘之相也。今穷而出亡，过于曹，曹遇之无礼。此若反国，必诛无礼，则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贰焉？”负羁曰：“诺。”盛黄金于壶，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遗公子。公子见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辞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谋曰：“昔者晋献公与寡人交，诸侯莫弗闻。献公不幸离群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将令其宗庙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则非与人交之道。吾欲辅重耳而入之晋，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重耳即位三年，举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悬叔瞻而出之，我且杀而以为大戮。”又令人告釐负羁曰：“军旅薄城，吾知子不违也。其表子之闾，寡人将以为令，令军勿敢犯。”曹人闻之，率其亲戚而保釐负羁之闾者七百余家。此礼之所用也。故曹，小国也，而迫于晋、楚之间，其君之危犹累卵也，而以无礼莅之，此所以绝世也。故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译文】　什么是国家弱小却又没有礼貌呢？从前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在外，路过曹国时，曹共公趁他脱去上衣的时候偷看他连在一起的肋骨。当时曹国大夫釐负羁和叔瞻正在旁边侍奉。叔瞻对曹共公说：“我看晋公子不是个凡人。大王对他没有礼貌，将来他做了国君后发兵攻打，曹国就要受到危害。大王不如把他杀了。”共公不听。釐负羁回到到家后闷闷不乐，他的妻子问他：“相公从外面回来，脸上不高兴，是为什么呢？”釐负羁说：“我听说：‘有福轮不到我，

有祸却要连累我。’今天国君召见晋公子，对他极为无礼。因为当时我也在跟前，所以高兴不起来。”他的妻子说：“我看那晋公子，将来必然是一个大国的君主；他的左右侍从，也将成为大国的卿相。现在他处于困境而流亡在外，路过曹国，曹国对他无礼。他将来回国即位后，必然要对无礼的人予以惩罚，那么曹国必然首当其冲。你为什么不向他表明自己与曹君不同呢？”釐负羁说：“好。”便把黄金装在一个壶中，装上食物，又在上面放了一块玉璧，晚上派人送给晋公子。公子见到来人，连拜两次，接受了食物却把玉璧退了回来。晋公子从曹国进入楚国，又从楚国到了秦国。在秦国三年，秦穆公召集群臣谋划说：“从前晋献公与我结好，诸侯们都知道。献公不幸死去，至今已有十年了。他继位的儿不好，我怕晋国将来要亡国。面对这种情况而无动于衷不去平定，就是没尽朋友之道。我打算帮助重耳回到晋国，怎么样？”群臣都说：“好。”于是穆公派出五百辆兵车，两千匹战马，五万步兵，辅助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重耳即位三年，便发兵攻打曹国。并派人告诉曹共公说：“请把叔瞻吊出城来，我要把他杀了并陈尸示众。”又派人通知釐负羁说：“大军已逼近都城，我知道您不会反对我。请在你住的街巷门口做上标记，我将下令军队不去冒犯您。”曹国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有七百多户人家率领他们的亲戚来到釐负羁的住地求得保护。这就是待人有礼的作用啊。曹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而且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其处境本来就像垒起来的鸡蛋一样万分危险，却又对人无礼，这便是他亡国绝后的原因。所以说：国家弱小，且没有礼貌，又拒不听从大臣的劝告，势必要亡国绝后。

奸劫弑臣

【原文】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译文】　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从而取得亲近和宠爱。因此君主所喜欢的，奸臣也跟着赞美，君主所憎恶的，奸臣也跟着诋毁。人们的一般情况是，是非好恶相同，就互相认可，不同，则互相反对。如今奸臣所赞赏的，正是君主所认可的，奸臣所诋毁的，也正是君主所反对的，这就叫做君臣有共同

的是非取舍标准。是非取舍标准一致却互相对立产生冲突的，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奸臣之所以能取得信任和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君主信任和宠幸而形成的权势来称赞或诽谤、提拔或罢免群臣，是因为君主没有驾驭他们的手段，没有审察他们的办法，必然根据过去彼此认识一致、观点相同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就是那些得宠的奸臣之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只要在上面受到欺骗，臣子就必然在下面握有重权，这种臣子就叫做控制了君主的臣子。

【原文】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简公者也。

【译文】　一个国家一旦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那么群臣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表达对君主的忠诚，各级官吏也就不可能奉公守法作出应有的成绩。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人之常情是，安全有利的事情，抢着去做；危险有害的事情，赶紧躲开。现在作为臣子，竭尽全力建功立业、效忠君主的，其自身处境困难，家庭贫穷，父母和子女还要遭受他们的连累；玩弄阴谋蒙蔽君主、依靠贿赂结交权臣的，其自身地位尊贵，家庭富足，父母和子女都蒙受到他们的好处。如此，则人们还怎么能避开安全有利的道路不走，而去靠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理国家如果出现这样的过错，统治者还想使臣下没有奸邪，使官吏奉公守法，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君主的近臣都知道依靠忠贞诚实是不可能得到安乐和利益的，他们一定会说："如果我以忠贞诚实侍奉君主，以不断立功去求得安乐，就像瞎子想要知道黑色和白色的区别一样，决不会有任何希望；如果按照正确的原则推行公理，不去依附豪门权贵，只是一心侍奉君主以求得安乐，就像聋子想要辨别各种声音的高低清浊一样，更不会有什么希望。这两

种做法都不能得到安乐，我怎么能不与人勾结、蒙蔽君主、作奸谋私以投靠权贵之人呢？”这种人就一定不会再顾及臣子侍奉君主的道德准则。各级官吏也都知道正直无邪不可能得到安乐，也一定会说：“我以清正廉洁侍奉君主以求得安乐，就像没有圆规和角尺却要画出方圆一样，一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以遵守法令、不结党营私、恪尽职守来求得安乐，就像以脚来搔头顶，更不可能。这两种做法都不能求得安乐，我怎么能不无视法令谋取私利以投靠权贵之人呢？”这种人一定不会再顾及君主的法令。所以为了个人私利而投靠依附权臣的人很多，而根据法度侍奉君主的人就很少了。因此就出现了君主在上面孤立无援，臣子在下面结成私党的局面，这正是齐国大臣田成子杀掉齐简公的原因。

【原文】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苛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译文】　懂得治国法术的人作臣子，能够提出正确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牵制奸臣，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所以如果能把治国的法术提前献给君主，那么赏罚就可以施行在后了。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按照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根据对事实的检验结果审查其主张是否正确。这样，君主身边的宠臣就知道虚伪狡诈是不可能得到安乐了，他们一定会说：“我如果还不抛弃奸邪谋私的行为，还不尽心尽力侍奉君主，仍然以互相勾结和妄加毁谤吹捧来求取安乐，就像背着千钧重担陷入无底深渊还想求得生存一样，一定是不可能了。”各级官吏也知道行奸谋私不可能得到安乐，就一定会说：“我如果不能清正廉洁、正直无私、奉公守法，却怀着贪婪卑污的念头谋取私利，就像登上了高高的山顶后又坠落到峻峭的山涧而想求得活命，一定没有希望。”安乐与危险的道理如此清楚，君主的近臣还怎么能以假话空话迷惑君主呢？各级官吏又怎敢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呢？所以，臣子能够表现他的忠诚而不蒙蔽君主，各级官吏能够恪守自己的职责而毫无怨言。这就是管仲用以治理齐国、商君用以使秦国强盛的措施。

【原文】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因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译文】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办法让人不得不拥护自己，而无须让人以爱戴的名义拥护自己。依靠别人以爱戴的名义拥护自己，就很危险了，而依靠自身的能力让别人不得不拥护，就会很安定。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亲情，通过正直无邪的办法就可以取得利益，那么臣下就会尽心尽力侍奉君主；通过正直无邪的办法不能得到安乐，那么臣下就会作奸行私、侵犯君主了。英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制定了赏罚措施公布天下。因此君主即使不去亲口教化百官，不去亲眼发现奸邪，国家就已经治理好了。作为君主，并非眼睛要象离娄那样明察秋毫，也不是耳朵要像师旷那样善辨五音。观察事物如果不利用掌握的法术，而完全依靠眼睛，那么能看到的东西就太少了，这不是避免受到蒙蔽的办法。了解情况如果不利用自己的权势，而完全依靠耳朵，那么能听到的东西就太少了，这不是避免受到欺骗的办法。英明的君主，能使天下人都为自己看，为自己听。因此他即使住在深宫之中，也能洞察四海之内，天下人休想再蒙蔽或欺骗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使自己耳聪目明的机制建立起来了。所以善于利用自己的权威，国家就安定，不知道利用自己的权势，国家就危险。古代的秦国风俗，君臣废弃法度而利用自己的个人智慧治国，因此国家混乱、兵力衰弱，君主的地位卑微。商君劝说秦孝公改变旧法、移风易俗，从而表明奉公为国的决心，并且奖赏告发奸邪的行为，抑制工商业，发展农业。在这个时候，秦国民众因为仍然习惯于过去犯罪

可以得到赦免、无功可以尊贵显要的做法，所以轻而易举地就触犯了新法。于是商君对违犯新法的人坚决予以严惩，对揭发奸邪的人一定予以奖赏，因此奸邪之人纷纷落入法网，被惩罚的人很多，百姓中也痛恨埋怨，众人的责难声每天不绝于耳。但孝公不加理睬，坚决推行商君的法令。民众后来知道犯罪一定要被惩办，于是告发奸邪的人就多了，也都不敢犯罪了，惩罚的对象也就没有了。因此国家得到治理，兵力得以强盛，土地广大，君主尊贵。秦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隐匿罪行的处罚严厉，而对告发奸邪的奖赏丰厚。这也是让天下臣民都自觉自愿成为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为自己监视和了解情况的办法。使国家走上大治的法术本来已经很清楚了，而当今的一些学者却一点也不知道。

【原文】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谩谀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译文】　再说，当今那些愚蠢的学者，并不懂得国家什么是治什么是乱，只会喋喋不休地引用古书中的教条，扰乱当今国家的治理；他们的智谋甚至连如何避免陷阱都解决不了，却要对推行法术的人盲目地攻击。听信他们的言论，国家必然陷入危险，采用他们的计谋，国家必然走向混乱，这都是些最愚蠢的人，也是对国家危害最大的人。他们与懂得治国法术的人一样有能言善辩的名声，但实际上却相差十万八千里，是名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两类人。当今那些愚蠢的学者和懂得治国法术的人相比，犹如蚂蚁洞口的小土堆和大山一样相差很远。而圣人却能够判别是非曲直的真相，明察是治是乱的实情。所以他治理国家，能够严明法令，设置严刑，以解除民众可能遭受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使强者不欺侮弱者，大国不欺侮小国，老人得享天年，幼孤得到抚养，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亲密相处，父子互相护养，没有死于战场或沦为俘虏的忧患，这也是最大的功绩啊！愚蠢的人不懂得这些，反而以为这样做是残暴。他们固

然希望国家得到治理，却厌恶使国家得到治理的方法，他们也都讨厌国家出现危险混乱，却又喜欢导致国家出现危险混乱的原因。为什么说他们是这种人呢？施行严厉的刑罚，是民众所厌恶的，但国家却因此而得到治理；同情百姓、减轻刑罚，是民众所喜欢的，但国家却因此而陷入危险。圣人以法治国，必然会违反世俗偏见，但却顺应了治国规律。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赞同实行法治而反对世俗偏见；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反对实行法治而赞同世俗偏见。天下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太少，那么以法治国这种做法就要受到非难了。

【原文】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亲身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之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译文】 以法术治国的人处在不合理的位置上，遭到众人的诬陷，淹没在当代流言蜚语的攻击中，要想在严厉的君主面前求得自身安全，还能不困难吗？这就是那些懂得法术的人至死也不想显耀于世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一名爱妾，叫余，春申君正妻的儿子叫甲。余想让春申君遗弃他的正妻，便自己弄伤了自己的身体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能够成为您的妾，我很荣幸。即使如此，顺从了夫人就无法再侍奉您，顺从了您又无法侍奉夫人。是我自己本来就无德无才，不能同时侍奉两位主人。现在既然哪一个都不能服侍好，与其死在夫人那里，不如让您赐我一死。我死后，假如您再宠幸身边的其他人，希望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不再被别人笑话。"春申君相信了余的谎话，为了她而把正妻遗弃了。余又想杀了甲而把自己生的儿子立为继承人，便自己把贴身内衣撕烂，然后哭着让春申君看，说："我得到您的宠幸已经很长时间了，甲并不是不知道，今天竟然要强行调戏我。我和他抗争，以至撕破了衣服，做儿子的

不孝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申君极为愤怒，一气之下便把甲杀了。春申君的正妻因为妾的欺骗而被遗弃了，其儿子也因此而被杀死了。由此看来，尽管父亲很爱儿子，仍然可以因为别人的谗毁而把儿子杀害。君臣之间的关系，没有父子那样亲密，而群臣之中进谗言的，又不止一个人，难怪那些贤人圣人遭到杀害呢！这就是商君之所以在秦国被车裂，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凡是做臣子的，有了罪当然不想受到惩罚，没有功劳则都想获得尊贵显要的地位。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予无功的人，刑罚则一定要施加给有罪的人。但以法术治国的人，其为人必然要遭到君主身边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不会接受他的主张。

【原文】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托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形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

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译文】 当今的学者劝说君王，不说“要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却都说“只需仁义慈爱就可以了”。当今的君主只看重仁义的名声却不看其实质，以至严重者导致国家灭亡，君主身死，稍轻者土地割让，君位卑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向贫困者施舍钱财，这是世俗所说的仁义；同情百姓，不忍心处以刑罚，这也是世俗所说的慈爱。但假如向贫困者施舍，没有功劳的人也可以得到赏赐；不忍心施行刑罚，暴虐作乱的人就不会被禁止。国家有了无功得赏的人，百姓对外就不肯拼死抗敌，对内就不肯努力耕作，都想贿赂结交有权势的人，为个人沽名钓誉，以取得高官厚禄。所以作奸行私的臣子越多，暴虐作乱的狂徒就更加猖狂，国家还能不灭亡吗？严刑，是百姓所畏惧的；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了严刑以禁止邪恶，设置了重罚以防止奸诈，因此国家太平而没有暴乱之事。由此我知道仁义慈爱不值得采用，严刑重罚能够治国。如果没有马鞭子的威胁，没有马嚼子的约束，即使造父这样的驾车能手也不能制服骏马；没有圆规和角尺，没有绳墨，即使王尔这样的能工巧匠也不能自成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制度，即使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当今的君主都轻率地放弃了严刑重罚，奉行仁义慈爱，如又想建立霸业，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明确奖赏制度以鼓励臣民，使其通过建立功业得到奖励，而不是依靠君主的仁义得到赏赐；设置严刑重罚以约束臣民，使其一旦犯罪就要受到惩罚，而不能因为君主的慈爱得到赦免。因此，无功的人不指望得到赏赐，有罪的人不可能侥幸获免。乘坐坚固的车子，套上优良的骏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坡险阻的障碍；乘坐安稳的船只，依靠船桨的力量，就可以在水上越过江河阻隔的困难；掌握了治国的法术，实行严刑重罚，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了法术，有了赏罚的制度，犹如在陆地上行走有坚车和良马，在水上行走有快船和船桨，就一定能获得成功。伊尹实行了这种法术和赏罚制度，商汤因此而称王天下；管仲实行了这种法术和赏罚制度，齐桓公因此而称霸诸侯；商君实行了这种法术和赏罚制度，秦国因此而强大无敌。这三个人，都精通霸王的法术，熟悉强国的方法，又不拘泥于世俗的言论；他们合乎当今英明君主的心意，结果从一个平民百姓，成为国家的重臣；他们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能取得使君主尊贵、领土扩展的成绩。这样的人才是值得尊重的大臣。商汤得到了伊尹，从一个只有百里之地的部落首领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了管仲，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以至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了统一和匡正；秦孝公得到了商鞅，领土扩大了，兵

力增强了。所以君主一旦有了忠臣，外无敌国侵扰之患，内无奸臣作乱之忧，国家长治久安，英名流传后代，这样的臣子就是所谓的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家臣，对上不能劝说自己的主人，使其以法治国从而避免祸患，对下不能率领众人，保证智伯封地的安定。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才自己涂黑皮肤，割去鼻子，毁坏了容貌和身体，以为智伯报仇。这种人虽然有不惜自我残害为主人复仇的美名，而实际上对智伯已无任何作用。对这种人，我是瞧不起的，而当今的君主却认为他对主人忠心耿耿，从而倍加推崇。古代有伯夷、叔齐两个人，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两人拒绝了，结果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像这类臣子，不怕重刑的威胁，不为重赏所动，既不能以刑罚限制他们，也不能用赏赐使用他们，这叫做对国家无用的臣子。这类人是我所鄙视和厌弃的，而当今的君主却对其大为赞赏，并要四处访求他们。

【原文】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痈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饥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译文】　谚语说："麻疯病患者虽然可怜，但看到君主被劫杀的悲惨下场，感到比自己还可怜，因而怜悯君主。"这是对君主的不恭之语。尽管如此，古代的谚语并不虚妄，不能不细加分析。实际上这句话是针对那些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而说的。如果君主没有法术驾驭群臣，即使他年龄大、素质好，大臣也会取得君主的权势擅自决断国家大事，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奸臣因为害怕君主的叔伯兄弟和懂得法术的豪杰之士凭借君主的力量限制和惩罚自己，所以往往杀掉贤能年长的君主，拥立年幼懦弱的君主，废黜理应继位的嫡长子，拥立不该继位的人。所以《春秋左传》一书中记载："楚国的王子围将要到郑国访问，还没有走出国境，听说楚王生病就返回来了。他借进去问候病情之机，用自己的帽带把楚王勒死，然后自立为楚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漂亮，齐庄公与她通奸，

多次进入崔氏的房间。趁庄公再次前去，崔杼的家臣贾举率领崔氏门徒攻打庄公。庄公躲入内室，请求与崔杼共分齐国，崔杼不同意；庄公请求到宗庙中自杀，崔杼仍不同意；于是庄公就逃跑，翻越北墙。贾举箭射庄公，射中他的大腿，庄公坠下墙来，崔杼的门徒就用长戈砍死了庄公，随后拥立了庄公的弟弟景公。”近世见到的例子是：李兑掌管赵国大权，把君主赵武灵王饿了上百天，结果饿死。卓齿从楚国到齐国为相，结果抽了齐湣王的筋，又吊到宗庙的梁上，过了一夜就死了。所以麻疯病患者虽然长疮溃烂，但上与《春秋左传》中记载的例子相比，还没有落到被勒脖子、射大腿的地步；下与近代发生的事情相比，也还不至于被饿死、抽筋啊。所以被劫杀而死亡的君主，其内心的恐惧、肉体的痛苦，一定超过了麻疯病患者。由此看来，即使麻疯病患者可怜那些被劫杀的君主，也是应该的。

亡　征

【原文】　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待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境内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名问举错，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轻其適正，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群臣易虑者，可亡也。怯慑而弱守，蚤见而心柔懦，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国更置，质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则国携；国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形戮小民而逆其使，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贼生者，可亡也。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

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蚤具者，可亡也。变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仇，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君不肖而侧室贤，太子轻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则国躁；国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发，悬罪而弗诛，使群臣阴憎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后妻淫乱，主母畜秽，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可亡也。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绌，乡曲之善举，官职之劳废，贵私行而贱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不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大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婿公孙与民同门，暴傲其邻者，可亡也。

【译文】　凡是君主的国力弱小，大臣的封地强大，君主的权势轻，大臣的权势重，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轻视法律禁令的作用，一心依靠谋略巧计，荒废国内的政务，依赖其他国家的救援，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群臣都研究无用的学问，贵族子弟爱好辩术，商人把财产存往国外，平民百姓喜欢舞枪弄剑，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喜欢兴建宫殿、台阁、池沼，讲究车马、服饰、器玩，喜欢役使、征调百姓，榨取、挥霍百姓钱财，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做事讲究吉日良辰，虔诚敬奉鬼神，迷信占卜算卦，喜欢祭神祭祖，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听人说话，只根据其爵位高低，不去检验是否正确，而且只听取一个人的报告，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官职可以依靠权势求得，爵位俸禄可以通过钱财买到，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办事拖拉，不求成效，软弱胆怯，优柔寡断，好坏不分，没有主见，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贪得无厌，追求财利，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喜欢夸夸其谈而不合法度，爱好能言善辩而不求实用，贪图文采华丽而不顾功效，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不够稳重，喜怒哀乐形于

言表，不够谨慎，国家机密轻易泄露，不留戒心，将大臣的言语互相透露，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残忍凶狠而不随和，刚愎自用、争强好胜，不顾国家安危，自以为是，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依靠外来的援助而怠慢相近的国家，自恃强国的支持侮辱毗邻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旅居国内的外国人，把大量钱财存放国外，却让他们在朝廷出谋划策，干涉民众事务，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臣民都相信相国，认为君主无能，君主又宠信相国而不能将其废弃，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对国内的杰出人才不予重用，却盲目寻求国外的人士，不根据功劳大小，而根据虚名任用官吏，旅居国内的人受到尊重以至凌驾于本国旧臣之上，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轻视嫡长子，使庶子与之抗衡，太子没有确定而君主就已死亡，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狂妄自大而不幡然悔悟，国家混乱仍然自吹自擂，不正确估量国内的实力而藐视邻近的敌国，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家弱小而不甘示弱，国力衰微而不畏强国，没有礼貌而侮辱强大的邻国，贪婪固执又不善于处理国际事务，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太子本已确立，又从强大的敌国娶来女人以为王后，那么太子就面临着危险，群臣也可能变心，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胆小怕事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早早发现了问题却又心肠软弱不敢果断解决，知道应该怎么做，决定后又不敢实施，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在外出访而国内另立了新君，做人质的太子还没有回国而君主又另立了太子，如此国人就会产生二心，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折磨侮辱了大臣却又亲近他们，惩罚了平民百姓却又违反常理加以使用，那么这些人怀恨在心，时刻不忘雪耻，而君主又身在咫尺，随时就会发生劫杀君主的事情，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两个大臣同时受到重用，君主的叔伯和兄弟又很强大，他们各自结党营私并寻求外援以争夺权势，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听从婢女小妾的话，采纳宠臣奸佞的建议，朝廷内外为此悲愤叹息而君主仍然多次做出违法之事，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对大臣怠慢侮辱，对父兄没有礼貌，役使百姓，杀戮无辜，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喜欢凭自己的小聪明改变正在实施的法度，经常将个人行为和国家事务混在一起，法律和禁令不断改变，朝令夕改、前后矛盾，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没有险要的地势，没有坚固的城池，没有必要的积蓄，没有足够的财物，没有防守和作战的准备，却轻易发动战争，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家族寿命短促，君主连续死亡，婴儿成为君主，大臣独揽国政，同时又勾结旅居国内的外国人，以多次割让领土换取和平，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太子尊贵显赫，党羽人多势重，又结交了许多大国，其威势早已具备，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心胸狭窄，性情急躁，做事轻率，易于冲动，一旦发怒便不计后果，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经常动怒，喜欢用兵，忽视务农练兵而又轻易发动战争，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权贵互相妒忌，大

臣权势日重，对外借重敌国兵力，对内无视百姓困苦，以攻击自己的仇敌，而君主又不予惩罚，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无德无才，其兄弟却非常贤能，太子怯懦可欺，其他儿子却凶悍强大，官吏软弱无能，百姓桀骜不驯，如此则国家动荡不安，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怀恨而不发作，臣子犯了罪也不予处罚，使群臣暗中憎恨君主，更加担心害怕，而君主却浑然不知，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领兵在外的军事将领权势太大，驻守边疆的地方官员地位太高，以至独断专行，直接决定一切而不再向君主请示，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皇后与人通奸，太后私养姘夫，宫内宫外淫乱不堪，男女没有尊卑之别，以至皇后、太后和君主分庭抗礼，形成两个权力中心，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皇后卑贱，姬妾高贵，太子被贬抑，庶子受尊重，相国权力小，侍从权势重，以至破坏了朝廷内外的正常秩序，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大臣地位高贵，党羽人多势重，阻塞封锁君主的命令，完全控制国家的政权，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豪门显贵的门人被重用，立有军功者的后代被排斥，穷乡僻壤、徒有虚名的隐士被提拔，在职官员的功劳却被抹杀，看重谋取私利的行为，轻视为国立功的壮举，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力空虚而大臣充实，有固定户籍的人贫困而临时客居的人富裕，耕田打仗的人贫困而经营工商业的人获利，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对国家的重大利益不去争取，发现了祸乱的苗头不去防备，对领兵作战知之甚少，只想用仁义粉饰自己，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不奉行君主的孝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却效仿普通人的做法，不顾国家利益，而听从母后的命令，以致女人当政，宦官掌权，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能言善辩却不合法度，头脑聪明却不懂治国法术，君主很有才干却不能依法办事，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宠信的臣子得到提拔，原来的臣子却被斥退，无德无才的人握有大权，德才兼备的人隐居乡里，无功的人地位显贵，辛劳的人地位卑贱，如此则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父兄大臣的俸禄等级超过了他们的功劳，旗章车服超过了规定的标准，住房、供给过于豪奢，而君主却不加禁止，如此则臣下的欲望永无止境，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皇亲国戚与普通百姓为邻，却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这样的国家就可能灭亡。

【原文】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译文】　出现了亡国征兆，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就一定会灭亡，而是说有可能灭亡。两个像尧一样贤能的君主不能互相统治对方，两人像桀一样残暴的君

主不能互相消灭对方；谁能消灭对方，谁能被对方消灭，必定取决于两国谁治谁乱、谁强谁弱。树木的自行折断，一定是因为被蛀虫蛀蚀，墙壁的突然倒塌，一定是因为有了裂缝。然而木头即使被虫蛀蚀，没有狂风也不会折断；土墙即使有了裂缝，没有大雨也不会倒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如果能够以法治国，就会成为摧毁已出现亡国之兆国家的狂风暴雨，那么兼并天下也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了。

三　守

【原文】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则国安身荣；三守不完，则国危身殆。

何谓三守？人臣有议当途之失、用事之过、举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习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适近习能人之心，而乃上以闻人主。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爱人，不独利也，待誉而后利之；憎人，不独害也，待非而后害之。然则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矣；恶自治之劳惮，使群臣辐凑之变，因传柄移藉，使杀生之机、夺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谓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则劫杀之征也。

【译文】　君主有三项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三项原则能够严格遵守，国家就安定，自身也荣耀；不能严格遵守，国家就危险，自身也遭殃。

这三项原则是什么呢？一是臣子中有人议论执政大臣决策的失误、处事的不公、提拔官员的内情，君主不把这些话隐藏在心里，而是透露给身边的亲信和宠臣，从而使本来要直接向自己进言的臣子，如今却要首先迎合那些亲信和宠臣的意见，然后才告诉君主。如此，那些说话正直、办事公道的人就见不到了，忠诚耿直的人被一天天疏远了；二是君主喜欢一个人，不是由自己决定去重用或奖赏，而是等大家都称赞他之后才去重用或奖赏；讨厌一个人，不是由自己决定去罢免或处罚，而是等大家都责难他之后才去罢免或处罚。如此，君主就没有了权威，大权就会旁落在左右的亲信和宠臣手中；三是君主厌恶亲自处理政事的劳累，而交给亲信和宠臣办理，这样群臣就会纷纷奔向那些亲信和权臣，从而使权力中心发生转移，使生杀予夺大权旁落，如此，君主就要受到侵害。上述情况就是不能严格遵守这三项原则的表现。三项原则不能严格遵守，就是君主将要被劫杀的征兆。

【原文】　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国要以资群臣，使外内之事非己不得行。虽有贤良，逆者必有祸，而顺者必有福。然则群臣莫敢忠主忧国以争社稷之利害。人主虽贤，不能独计，而人臣有不敢

忠主，则国为亡国矣。此谓国无臣。国无臣者，岂郎中虚而朝臣少哉？群臣持禄养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谓明劫。鬻宠擅权，矫外以胜内，险言祸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恶。人主听之，卑身轻国以资之，事败与主分其祸，而功成则臣独专之。诸用事之人，一心同辞以语其美，则主言恶者必不信矣。此谓事劫。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罚，人臣擅之。此谓刑劫。三守不完，则三劫者起；三守完，则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则王矣。

【译文】　君主被劫持的情况有三种：公开劫持；通过政事劫持；利用刑罚劫持。臣子有了大臣的尊贵地位，在朝廷外面操纵着国家大权，收买笼络群臣，使朝廷内外的事情离开自己就办不成。即使有贤良的人，只要反对他，就一定遭到祸害，只要顺从他，就一定得到好处。如此，群臣中就没有人敢再忠君忧国，为了国家利益而奋起抗争了。即使君主很贤能，也不能独自决策处理一切事务，而臣子一旦不敢忠于君主，那么这个国家就要衰落下去了。这种情况叫做国家没有臣子。所谓国家没有臣子，难道是说君主的侍从缺乏而大臣稀少吗？而是指群臣都用俸禄豢养私党，一心谋求私利，而不是忠心为国，这种情况叫做公开劫持。卖弄君主对自己的宠爱，独揽国家大权，假托外国势力制服国内，故意夸大祸福得失的情形，以迎合君主的好恶。君主听信了他们，并且不惜交出一部分权力、损失国家利益去支持。如果事情失败了，他们就会让君主一同承担失败的责任，大功告成了，就会独占胜利的果实。许多大臣，都会异口同声地加以称赞，而持不同意见者也就必然不被信任了，这种情况叫做通过政事劫持。至于掌管监狱以及禁令、刑罚，大臣如果独揽了这些权力，就叫做利用刑罚劫持。前面三项原则遵守得不好，这三种劫持君主的情况就会发生；三项原则遵守好了，三种劫持君主的情况就不会发生。杜绝了这三种情况，君主就能统治天下了。

备　内

【原文】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译文】　君主的祸患在于信任别人。信任别人，就容易受制于别人。臣子对他们的君主来说，并没有骨肉亲情，而是因为迫于权势的压力才不得不侍奉

君主。所以做臣子的，就经常在窥测君主的意图，而君主却傲慢无礼地高高在上，这就是世上之所以发生劫持杀害君主事件的原因。作为君主，如果十分信任他的儿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他的儿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战国时赵国的司寇李兑辅佐赵惠文王而把他的父亲围困饿死。作为君主，如果非常相信他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他的妻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晋国的优施帮助晋献公的宠妾骊姬杀了太子申生改立她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妻子和儿子这样的亲人，尚且不能够信任，那么其他人就更不能信任了。

【原文】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叁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

【译文】　况且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与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的君主，他们的太子及其亲生母亲中，恐怕就有人盼望他们早一点死亡。凭什么知道他们会这样想呢？因为妻子与丈夫并没有骨肉亲情，相爱就亲近，不爱就疏远。俗话说："母亲长得漂亮，儿子就受到宠爱。"那么与此相反，母亲长得丑陋，其儿子就会受到冷落。成年的男子到了五十岁，其爱好美色的本性还不会减弱，而女子到了三十岁，其美丽的容貌就开始衰老了。以色衰的女子去侍奉好色的男子，自然会被疏远和瞧不起，而她的儿子也就怀疑自己不能成为继承人了，这就是君主的妻子希望他早点死去的原因。只有母亲成了太后，儿子做了君主，才会做到令行禁止，男女之乐才会不比原来的君主在世时差，国家大权也就毫无疑问地独揽手中了，这就是发生以毒死、缢死等多种手段杀害君主

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说："君主正常因病而死亡的不到一半。"君主不知道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说："一旦多数人认为君主死了对自己有利，那么君主就危险了。所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的是打仗和行路。医生善于用嘴吮吸别人的伤口，口含别人的脓血，并不是因为他与病人有骨肉亲情，而是因为这样做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所以制造车子的人造成车子后，就希望别人富贵，木匠做好了棺材，就希望别人早点死亡。并非造车的人仁慈而木匠狠毒，因为人不富贵，他的车子就无人购买；人不死亡，他的棺材就卖不出去。木匠的本意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别人死了对自己有利。所以君主的妻子和太子形成了自己的死党以后，就希望君主早点死去，因为君主不死，他们的权势就不会增加。其本意并不是憎恨君主，而是君主死了对自己有利。所以君主不能不对那些自己死了对他们有利的人多加提防。所以一旦日月外面有白色的光圈环绕，其内部就必须出现了毛病；人们往往对自己憎恶的人存有戒心，却不知道祸害往往出现在亲爱的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做没有经过验证的事，不吃非常特殊的食物；通过了解外界的情况，观察身边的事情，从而考察朝廷内外的过失，研究与自己相同和不同的言论，以了解臣子中不同的党派，根据对事实的检验结果，从而指出臣子的意见是否诚实；用事后的结果对照事前的言行，依照法律治理民众，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检验观照；各级官员没有侥幸得赏的，也没有超越法律规范的；杀人一定要得当，有罪的一律不予赦免：如此则奸邪之人就无法玩弄阴谋以获取私利了。

【原文】　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间之，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守法之臣为釜鬻之行，则法独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阴相善而阳相恶，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

【译文】　国家的徭役多，百姓就困苦；百姓越困苦，各级官员的权势就越大，权势越大，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就越多，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越多，地位高贵的人就越富有。使百姓困苦而使高贵的人富裕，就给臣子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提供了条件，有损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说：徭役少，百姓就安定，百

姓安定，臣子就没有更多的权力，臣子没有更多的权力，他们的权势就消失了，臣下的权势消失了，就表明君主有了恩德。现在那种水能灭火的道理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一旦用锅把水和火隔开，水在上面沸腾以至烧干，而火在下面却越烧越旺，这是因为水失去了它所以能灭火的条件。现在就国家得到治理就能禁止奸邪来说，其道理比水能灭火更清楚，然而执法的臣子在中间起着锅一样的阻隔作用，那么，法律只是在君主心里明白，却已经失去了它能够禁止奸邪的作用。从上古的传说和《春秋》中的记载来看，违背法令、犯上作乱成为大奸臣的，都出自尊贵的大臣。然而法令所防备的，刑罚所处罚的，通常都是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所以平民百姓感到绝望，无处申诉冤屈。大臣互相勾结，共同蒙蔽君主，暗中结好，表面上却假装敌对，表示彼此之间并无私人交情，他们互相作为耳目，以便随时钻君主的空子，君主受到了蒙蔽，无从了解他们的阴谋，如此则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大臣垄断了国家的法令，独断专行，周天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君主大权旁落，君臣上下的地位无形中就改变了，这就是说，君主不能把本属于自己的权势借给臣子。

南　面

【原文】　人主之过，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惛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译文】　君主的错误，在于已经任用了官员，却又总是反过来和未被任用的官员一起去防备他，这样未被任用者，一定会和那些已被任用的人作对，那么，君主反而会为未被任用者所控制。更何况，现在和君主一起防备别人的人，也就是君主过去所防备过的人。君主如果不能严明法制以制约大臣们的威势，那么就无法得到普通百姓的信任。君主放弃了法制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那么关系亲密的臣子就会更加紧密勾结而互相吹捧，互相仇恨的臣子就会各自结成死党而互相攻击。如此诽谤和吹捧争斗不止，君主就迷惑昏乱了。作为臣子，不互相吹捧和托人说情，就无法得到晋升，不违法专权，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脱法纪禁令的约束。这三种都是惑乱君主、败坏法纪的手段。君主应该使臣子即使有了智慧和才能，也不得违背法纪而专权独断；即

使有了贤能的名声，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就先得到赏赐；即使具有忠诚有信的品德，也不得无视法纪而不受约束。这就叫做严明法度。

【原文】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译文】 君主有被事情诱惑的，有被言论蒙蔽的，对这两种情况不可不注意。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容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其目的是以自己能办事来欺骗君主。君主受到诱惑又不加以考察，就会夸奖他，这样就等于臣子反过来用事情控制了君主。这种情况叫做被诱惑，被事情所诱惑的君主就会被各种祸患所困扰。他们对君主说所用的代价少，但实际办事时花的代价却很多，即使最终事情办成了，他说的话也是不诚实的。不诚实的人有罪，即使他们办成了事也不要给予奖赏，那么群臣就不会再有谁敢花言巧语蒙蔽君主了。君主的做法应该是，假使臣子开始说过的话与后来办成的事不符，或后来说的话与开始做的事不符，即使有了功劳，也一定要予以相应的惩罚，这才是使用臣子的正确方法。

臣子为君主做事又怕招来别人的非议，于是就事先放出风声说：“谁议论这件事，就说明谁嫉妒这件事。”君主记住了这种话，就不会再听信群臣的意见；群臣因为害怕这种话，于是就不敢再议论这件事。一旦出现了这两种情况，君主就不会再听从忠臣的意见，而专门欣赏任用那些徒有虚名的臣子了。这种情况叫做被蒙蔽，被言论所蒙蔽的君主就会被臣下所控制。君主的做法应该是，使臣下既要负说话不当的责任，不要负该说不说的责任。说话无头无尾不着边际、对其辩解无从加以验证，就是说话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以保持其重要官位，这是该说不说的责任。君主对说话的臣子，一定要弄清他说话的来龙去脉，从而检验其实效，对不说话的臣子，也一定要问清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其应负的责任，如此，则群臣就会做到不该说不敢乱说，该说又不敢

不说，说与不说都要担负责任。

【原文】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译文】　君主想做某一件事，如果还没有弄清其来龙去脉，就把自己的想法流露出来，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招致祸害。明白这个道理，就会遵循客观规律，摒弃主观愿望。做事有原则，估计得到的收益多，付出的代价少，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做。而糊涂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他们只计算收益，不考虑付出的代价，即使付出的代价是收益的几倍，也不明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样做，名义上是得到了，而实际上却是失去了。如此则功效很小而损失却很重大。所谓有功效，是指收益多而付出少。如今耗费严重却没有罪过，而稍有收效就认为有功，臣子就会不惜耗去大量的费用去换取微小的功效，即使这种微小的功效取得了，对君主也还是有损害的。

【原文】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辗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译文】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人的做法，不要更改原有的制度。"究竟变还是不变，圣人是不听的，他只是以能否使国家得到正确治理为原则。这样，古人的做法和制度，应不应该改变，取决于在今天还可行不可行。伊尹如果不改变殷商的原有制度，姜太公如果不改变周朝的原有制度，商汤、周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管仲如果不改变齐国的原有制度，郭偃如果不改变晋国的原有制度，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可能建立霸业了。凡是难以改变古人做法的人，是由于害怕百姓安于现状，反对革新。但不改变古人做法，无疑是要重蹈乱国的覆辙；一味迎合百姓的心理，也是一种放纵邪恶

的行为。百姓愚蠢而不知道可能发生的祸乱，君主又懦弱而不能下决心改革，这便是政治上的失误。作为君主应该做到，英明而懂得治国的措施，严厉而坚决地将其付诸实施，即使违背了百姓的愿望，也一定要实行这些措施，使国家得到治理。例如商君实行变法时，无论出入，都有兵甲护卫，戒备森严。郭偃开始治理晋国时，晋文公身边时刻有卫士保护；管仲开始治理齐国时，齐桓公身边随时有战车跟随：这都是预防民众因为反对改革而作乱为祸的措施。愚蠢鲁莽而懒惰的人，总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却不考虑改革古法旧制而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所以夤虎会受到众人的诽谤；他们害怕小小的变革，却失去了长远的利益，所以邹贾非难征兵的制度；他们习惯于国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而不愿看到国家得到治理，所以郑国人无家可归。

观　行

【原文】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是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

【译文】　古人因为眼睛无法看到自己的容貌，所以制造了镜子以观照自己；因为智力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所以建立了道德准则以端正自己。因此镜子并没有照出毛病的罪过，道德准则也不会因为暴露过失而受到怨恨。只有眼睛而没有镜子，就无法修整胡须和眉毛；立身处世离开了道德准则，就分不清是非曲直。西门豹的性情急躁，于是佩带柔韧的皮带以提醒自己要遇事沉着冷静；董安于的性情迟缓，于是佩带绷昆紧的弓弦以鞭策自己提高办事效率。所以如果能够以多余补充不足，以长补短，就称得上是英明的君主。

【原文】　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朱易百步而难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不困离朱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金石之士离心焉。圣贤之测浅深矣。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明于尧不能独成，乌获不能自举，贲、育之不能自胜，以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

【译文】　天下有三条确凿无疑的道理：一是再有智慧，也总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再有力量，也总有举不起的东西；三是再强大，也总有战胜不了的对手。所以即使有尧那样的智慧，如果没有众人的帮助，也建立不了大功；即使有乌获那样的力气，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也不能够把自己举起来；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强壮，如果不借助于法术，也不能使自己立于永远不败之地。所以形势总有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事情总有办不成的时候。所以乌获会认为千钧重的东西很轻，而自己的身体很重，并非他的身体比千钧还重，而是客观形势使他不便于把自己的身体举起来。离朱能看到百步以外的纤芥毫毛，却看不到自己的眉毛和眼睫毛，并不是百步外的东西近而眉毛、眼睫毛远，而是客观法则决定了眼睛不可能看到自己的眉毛和眼睫毛。所以英明的君主并不因为乌获不能把自己举起来而使他难堪，不因为离朱看不到自己的面孔而使他尴尬。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找出容易成功的法则，即使用力很少也可以建立功名。月亮有盈有亏，事情有利有害，万物有生有死，如果君主因为这三种变化而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力图以人的意志改变这种现象，那么忠贞之士就会和他离心离德。因为圣贤之人能从君主的喜怒中推测出他的好坏。所以英明的君主观察别人，却不让别人观察自己。明白尧不能独自建立功业，乌获不能举起自己，孟贲、夏育不能战胜自己，于是实行以法术考察人的办法，这样，观察臣下行为的方法就比较完善了。

安　危

【原文】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译文】　使国家安定有七种方法，导致国家陷于危亡有六条途径。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一是对臣民是赏是罚，根据其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二是臣民遭祸还是得福，由其行为的好坏决定；三是对臣民是否要处死，根据法律决定；四是评判一个人的品德是好是坏，不受主观好恶的影响；五是任用不任用某个人，只考虑他聪明还是愚蠢，不管他是否受到了别人的赞美和诽谤；六是衡量事物要根据客观标准，不凭借主观推测；七是做事做人讲究信用，不搞欺诈。

导致国家陷于危亡的六条途径有：一是对法律容许的行为乱加诛杀；二是对法律规定之外的行为乱加制裁；三是通过损害别人为自己谋取利益；四是把别人的灾祸当作自己的快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不亲近自己喜欢的人，不疏远自己厌恶的人。这样，人们就会失去乐于生存的前提，失去珍惜生命的条件。一旦人们对生存不感到快乐，君主就不会受到尊重；对生命不加珍惜，法令就难于推行。

【原文】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长立，国家久安。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去饥寒，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译文】　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竭尽自己的力量，那么集合他们打仗就能取得胜利，安静下来耕作就能使国家安定。治理得好的社会，能使人们乐于生存而去做合法的事情，珍惜自身而不去为非作歹，这样，社会上就会坏人少而好人多。如此则国家能够长久存在，永保太平。孔子就不必再四处奔走，远离危乱之国，伯夷也不用隐居深山，以求安身保命。所以国家的法令就像船和车一样，太平盛世，聪明和廉洁的人就会出现在上面，而危乱时期，那些争权夺利、贪婪卑鄙的人就会蜂拥而上。因此，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就像人们饥饿了要吃饭，寒冷了要穿衣一样，不用强行命令就可以实行。古代的帝王把治国的法令刻写在书简上，由于它顺应了客观需要，因此后人都很信服。假如让人们放弃生理需要，不吃饭，不穿衣，即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做不到；假如违背了客观规律，即使顺从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强制人们去做连勇士也做不到的事情，君主就得不到安宁。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勒索已被搜刮干净的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回答说“已经没有了”；百姓一旦一无所有了，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如果民众轻视它，君主就无法建功立业，也无法成就英名。

【原文】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

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译文】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为人治疗重病，其方法是以手术刀刺刮病人的骨头；圣贤之人挽救濒于危亡的国家，其方法是用忠言刺激君主的耳朵。刺刀刮骨，虽然当时某个部位有点小疼，但全身却获得了长久的益处；忠言逆耳，虽然当时心里有点反感，但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身患重病之人要想解除病痛，就必须忍住一时的疼痛，勇猛刚毅的君主要想造福于国家，就必须忍住一时的反感。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才能充分施展其技巧；君主忍住反感，就不会失去伍子胥这样的忠臣：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有病却又不能忍住疼痛，就会失去让扁鹊治疗的机会；国家危乱却又听不进去逆耳的话，就得不到圣贤之人的治国谋略。这样，国家的利益就不会长久惠泽后代，君主的名声就不会永垂青史。

【原文】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译文】 君主不以贤君尧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却以忠臣伍子胥的标准要求臣下，这就如同希望商朝人都像忠贞的比干那样。当然，如果臣民都能像比干那样，君主就不会出现失误，臣民也不会背叛君主了。但是如今的君主不能正确估价自己的力量，手下有田成这样的臣子，却又希望他能像比干那样，那么国家就一刻也不会得到安宁。废掉尧、舜这样的贤君，拥立桀、纣这样的暴君，人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往往还要为被迫去干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日夜不安。一旦人们不能各尽所长，国家就不会建立功业；整天为做不到的事情而担忧，百姓就无法体会到生存的乐趣。君主无功，又要去管理失去生存乐趣的百姓，这种治国方法，对普通百姓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君主就无法役使百姓，百姓也不会侍奉君主了。

【原文】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伾以天性剖背。以诈伪为是，天性为非，小得胜大。

【译文】 国家的安危取决于统治者能否分清是非善恶，而不在于国力强弱。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而不在于人口多少。齐国是

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但其名实不符，齐简公在国内徒有虚名，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已空虚，所以田成子能够篡夺他的权位。桀是一个天子，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赏赐无功之人，使阿谀奉承者利用欺诈手段得到高贵的地位；诛杀无罪之人，使驼背者因为天生的残疾而被剖开了背。以欺诈虚伪为正确，以天生残疾为错误，所以一些封地或国土很小的君主能够战胜国土广阔的暴君。

【原文】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译文】　英明的君主首先要巩固好国内的统治，所以才不会被外国所灭亡。国内治理不好却不被其他国家所灭亡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周朝夺取商朝的天下，犹如在院子里捡到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假使商朝在朝廷上没有失误，周人就连商朝边境上的一根毫毛也休想捡到，何况是敢于夺取君主的权位呢？

【原文】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治，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译文】　英明的君主，其治国原则是合乎法律的，这种法律也是顺应民心的。所以英明的君主统治民众时，民众就会服从他的统治，而当他有朝一日离开了民众，民众反而会深切地怀念他。尧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订立牢固的盟约，而他的治国方法却能够得以顺利实行；舜并没有给后代留下立锥之地，其功德却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能够借鉴古代先王的治国之道，确定正确的治国原则，从而给千秋万代留下恩德的君主，才称得上是英明的君主。

守　道

【原文】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而务至于任鄙；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节。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中为金石，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译文】　圣明的帝王建立的法制是，其奖赏足以鼓励人们去做好事，其刑罚足以制服暴乱的行为，其措施足以保证法制得到完全实施。太平盛世的臣子，功劳大的地位高，出力大的赏赐多，忠心耿耿的名声好。美好的东西就像春天的草木一样蓬勃生长，邪恶的东西犹如秋天的草木一样纷纷凋零，所以民众互

相鼓励，愿意为国家用尽全力，愿意为君主竭尽忠诚，这种情况叫做君主和臣民互相协调。君主和臣民互相协调，所以能使出力的人在法制的范围内竭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做到像战国秦武王时的大力士任鄙那样；使士兵拚死作战，希望自己成为孟贲、夏育那样勇敢的人；使维护法制的大臣都怀有忠贞之心，像伍子胥那样尽忠守节。如果出力的人都像任鄙，作战的人都像孟贲、夏育，维护法制的人都心如金石，那么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无忧，保证君位万无一失、确保政权稳如磐石的措施也就完备了。

【原文】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溪而掇金，赴溪而掇金，则身不全。贲、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贲、育见侵于其所不能胜，盗跖见害于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贲、育之所不能犯，守盗跖之所不能取，则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盗贞，则天下公平，而齐民之情正矣。

【译文】　古代善于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用重刑禁止轻罪，用臣民难以忍受的刑罚禁止其容易犯下的罪过，所以有道的君子与无德的小人都能做到行为端正，盗跖一样的坏人和曾参、史鰌一样的好人都能做到洁身自好。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贪婪的盗贼不会到深渊中去拾取金子，因为到深渊中拾取金子，自身的安全没有保障。孟贲、夏育不预先估计一下敌人的力量，就不会获得勇敢的名声；盗跖不预测是否能取得成功，就不能得到追求的利益。圣明的君主一旦掌握了禁令，孟贲、夏育在他们不能取胜的场合去取胜，就要受到惩罚；盗跖在他们不能窃取的地方去窃取，就要受到制裁；所以能够禁止孟贲、夏育在不能取胜的场合取胜，能够预防盗跖在不能窃取的地方窃取，这样，强暴的人就会变得谨慎，邪恶的人就会走上正道。勇敢强悍的人谨慎了，大盗改邪归正了，天下就公正太平了，百姓的思想也就端正了。

【原文】　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祸。何也？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寄千金于羿之矢，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不失发，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寿而盗跖止。如此，故图不载宰予，不举六卿；书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孙、吴之略废，盗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而无瞋目切齿倾取之患；人臣垂拱于金城之内，而无扼腕聚唇嗟嗜之祸。

服虎而不以柙，禁奸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不独恃比干之死节，不幸乱臣之无诈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此。故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明于尊位必赏，故能使人尽力于权衡，死节于官职；通贲、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盗跖之贪，不以财易身。则守国之道毕备矣。

【译文】　君主一旦背离了法治、失去了人心，那么即使遇到伯夷这样洁身自好的人都会发生危险，就更难以避免田成、盗跖这种人的祸害了。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社会，没有一个伯夷这样的人，而奸邪之人却不断出现，所以要建立法律制度。只要坚决按照法律制度办事，伯夷这种人就不会改变其高尚的品德，盗跖这种人就不会再为非作歹了。法律界限分明，贤能的人不能掠夺无能的人，强者不能侵犯弱者，人多的不能欺侮人少的。把天下置于像尧那样的法制之下管理，正派的人不会失去其应有的权利，奸邪的人也不会侥幸逃脱应得的惩罚。把千金绑到后羿的箭上射出去，应该由伯夷得到，他就躲避不了，不该由盗跖得到，他也不敢去窃取。尧的圣明在于从不放过一个坏人，所以天下没有邪恶；羿的技巧在于百发百中，所以千金想射给谁就射给谁。为非作歹的人寿命不长，盗跖这种人也就停止了盗窃。这样，古代的书籍中就不会记载宰予和晋国的六卿，也不会提到伍子胥和夫差了。孙子、吴起的谋略就会被废弃不用，盗跖的贪心就会自然消除。君主就能在王宫里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而不会遭到咬牙切齿的诅咒和被篡权夺位的灾难；臣子就会安详从容地在京城做事，而不会遭到意外的、令人为之扼腕叹息的祸患。

要制服老虎却不用笼子，要禁止奸邪却不用刑罚，要杜绝欺诈却不用符信，这是孟贲、夏育一样的勇士都忧虑的事，是尧、舜一样的贤君都为难的事。设置笼子，并非为了防备老鼠，而是使那些胆小怕事的人能制服老鼠；建立法制，并非为了防备曾参、史鰌一样的廉洁之士，而是使平庸的君主能禁止盗跖一样的贪婪之人；制造符信，并非为了防备尾生一样的守信之士，而是使众人不再互相欺诈。君主不能完全依赖比干这种臣子的誓死效忠，也不能寄希望于乱臣贼子不做欺诈之事，而是要依靠这种连懦弱的人也能将老虎制服的笼子，要掌握这种即使平庸的君主也能将政权保住的法律。当今时代，要想为君主尽心谋划，为天下造福，没有什么能比实行法治更能取得长远的利益了。如此则君主没有亡国之虑，忠臣没有杀身之祸。君主明确宣布，凡尽职尽责者一定给予奖赏，如此就能使人们在法制的范围内竭尽自己的力量，忠于职守、死而后已。人们即使有孟贲、夏育一样的勇敢，也不会轻易去送死；即使受到了盗跖一样贪

心的诱惑，也不会为了得到一点财物而去送命。这样，确保国家政权稳固安全的措施也就很完备了。

用　人

【原文】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译文】　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人，一定是遵循客观规律、顺应人情世理，而且赏罚分明。遵循客观规律，用力虽然很少，也可以建立功业；顺应人情世理，刑罚即使很少，也可以推行法令；赏罚分明，伯夷一样的好人和盗跖一样的坏人就不会混淆。如此，是非黑白就截然分明了。治理得好的国家的臣子，都是为国家立了功才得到官位的，都是政绩突出才得到职务的，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尽心尽力才被委以重任的。臣子都能发挥才干，胜任职务，轻松地完成任务，而又毫无保留，对君主没有偷懒渎职的嫌疑。所以国内没有因为百姓怨声载道而引发的祸乱，国外没有因为大将失职而造成的全军覆没。英明的君主使臣下办事互不侵犯，所以不会发生争吵；使臣下不兼任其他职务，所以每人的水平能得到不断提高；使臣下不会建立同一种功劳，所以不会有人争功。没有争吵，水平得以提高，强者和弱者就不会一争高低，就像把冰和炭分别放到不同的容器里一样，天下的人不能互相伤害，这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原文】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译文】　放弃以法治国的原则，凭着主观意志治理国家，即使尧这样的贤君恐怕连一个诸侯国也治理不好，更不用说整个天下了；抛弃测量工具，凭主观妄加猜测，即使奚仲这样的造车专家恐怕也造不成一个车轮；废除了尺寸靠眼睛比较长短，即使王尔这样的巧匠恐怕也不能说对一半。让具有中等才能的君主以法治国，让笨拙的工匠根据工具施工，就万无一失了。统治者如果能抛弃连贤君、巧匠也不能成功的那种凭主观意志做事的方法，而奉行才能中等的

君主、笨拙的工匠都能万无一失的做法，那么臣民的力量就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功名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

【原文】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斫，因攒而缝。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故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译文】　英明的君主设立臣民可以得到的赏赐和可以避免的刑罚。所以贤能的人能够受到奖赏的勉励而不会遇到伍子胥一样的灾祸，德行不好的人能够减少犯罪而不会像驼背人那样无辜受刑，盲人呆在平坦的地方就不会遇到深谷，笨人保持安静就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这样，君臣上下之间就能建立起一种深厚的感情。古人说："人的思想难以把握，人的感情难以猜中。"所以要树立标志表明高低远近，要擂动战鼓引起耳朵注意，要制定法律规范人们的思想。统治者放弃以上三种容易操作便于实行的方法而凭借难以把握的主观意志治理国家，那么，君主就会引起愤怒，臣子也会积下怨恨，这样，君臣双方就都危险了。英明君主的治国标准容易被人们看到，所以能够在人们心中树立起威信；他的教导容易让人明白，所以人们能够听从；他的法制容易遵守，所以命令就能贯彻执行。这三个方面做到了，君主又没有私心，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来治理国家，就像看着标志来行动，随着墨线来砍削，根据锥孔来缝纫。这样，君主就不会滥施淫威，臣下也不会因为愚蠢无能而受到处罚。所以对一切都明察秋毫，就不易动怒，臣下竭尽忠诚，就很少犯罪。

【原文】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不察私门之内，轻虑重事，厚诛薄罪，久怨细过，长侮偷快，数以德追祸，是断手而续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译文】　我听说："做事不出毛病，即使圣明的尧也不可能。"社会总是不

安定的。统治者过于看重爵禄和富贵，不把它赏给臣民，就不能调动起臣民的积极性和他一起挽救危乱的国家。所以英明的君主推崇廉耻，提倡仁义。从前介子推没有爵禄，凭着道义追随晋文公流亡国外，途中饥饿难忍，又凭着仁爱之心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文公充饥，所以文公铭记着他的恩德，古书中记载了他的名字。君主乐于使臣下为了国家利益尽心尽力，而苦于被臣下因为谋取私利而侵夺权威；臣下安于依靠才能被授以重任，而苦于一身担任数职，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所以英明的君主能消除臣下的苦恼，而树立自己所欢迎的风气。君臣双方的利益，没有比这能更为持久的了。不考察大臣私下的活动，轻率地决定重大事项，对犯有轻罪的人处罚过重，对臣下的细小过失长期怨恨，经常侮辱臣下以取得一时的快感，多次以赏赐补偿给人造成的祸患，这就像砍断了别人的手却又接上一段玉一样愚蠢，所以天下有篡权夺位的祸患。

【原文】　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则伏怨结。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译文】　君主如果设立令人难以达到的标准，又去追究臣下没有做到的责任，臣下就会产生私怨；让臣下失去自己擅长的工作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事情，臣下就会暗中滋生怨恨。对臣下的劳苦不抚慰，对其忧伤不同情；高兴时连奸诈小人也一起称赞，对好人和坏人一律赏赐；愤怒时连有道德的人都加以诋毁，使伯夷和盗跖一同受到侮辱。所以才会出现臣子背叛君主的现象。

【原文】　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则燕不用而鲁不附。民见憎，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

【译文】　假如燕王对内憎恨本国民众，对外喜欢鲁国之人，那么燕国人就不会让他使用，鲁国人也不会前去依附。燕国的民众被燕王憎恨，就不会尽力为国立功；鲁国人受到燕王的喜爱，也不会冒着丧身的危险去亲近别国的君主。这样，臣子就像墙壁上无数个缝隙一样成为君主的隐患，君主就会陷于孤立。用成了隐患的臣子去侍奉孤立无援的君主，这就叫做危险。

【原文】　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死，无螫毒，故奸人服；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德极万世矣。

【译文】　放弃箭靶而任意射箭，即使射中了很小的目标，也不能说是技艺高超；放弃了法制而胡乱发怒，即使杀了一些人，也不会使坏人受到震慑。甲犯了罪，结果惩罚了乙，那么乙暗中就会产生怨恨。因此治理得好的国家，根据法令予以赏罚，而不是凭借个人的喜怒好恶，所以圣人能达到治国的最高境界；根据刑法杀人而不是滥施淫威，奸人也会被慑服。射箭射靶，赏罚得当，犹如尧帝复活、后羿再世。这样，君主就没有商纣、夏桀被灭亡的祸患，臣子没有比干被剖腹的灾难，君主高枕无忧，臣子乐于尽职，治国的原则就能普遍施行于天下，君主的恩德也就能流传千秋万代了。

【原文】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劳力于赭垩，暴雨疾风必坏。不去眉睫之祸而慕贲、育之死，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不用近贤之谋而外结万乘之交于千里，飘风一旦起，则贲、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祸莫大于此。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如此，则上下亲，内功立，外名成。

【译文】　君主如果不去堵塞墙上的缝隙，却只是粉刷外表，那么狂风暴雨来了，墙壁一定会倒塌。如果不消除眼前的祸患，却只是盼望孟贲、夏育一样的勇士来为自己卖命，不预防内部的祸患，却只是在遥远的边境上加固城墙，不采用身边贤人的谋略，却不远千里去结交大国，这样，国内一旦出现动乱，孟贲、夏育来不及援救，大国也不会及时赶来，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加危险的了。当今时代，为君主献计献策的人，一定不要让君主效仿燕王去爱鲁国人，不要让现代的君主一味仰慕古代的贤人，也不要让君主指望善于泅水的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这样，君主和臣下就能做到亲密无间，在国内建功立业，在国外享有盛名。

内储说上七术

【原文】　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

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译文】　君主统驭臣下所要使用的有七种方法，所要考察的有六种隐微的情况。

七种方法是：第一，从多方面观察和验证臣下的言行；第二，对应该受到处罚的人要果断予以处罚，借以显示君主的威严；第三，对于立功的人要切实给予应有的奖赏，以此鼓励臣下尽己所能；第四，善于听取臣下的言论并督责

他们的行动；第五，发出使臣下不知其真正动意的命令和诡诈的差遣；第六，拿自己所熟知的情况去询问臣下，借以考察臣下是否诚实；第七，说与本意相反的话，做不符合实际的事，借以刺探臣下的真实心理。这七种方法，就是君主统驭臣下所使用的方法。

经一　参观

【原文】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译文】　君主观察臣下的行动，听取臣下的言论，如果不从多方面加以验证，那么就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只通过一种渠道听取意见，那么君主就容易被蒙蔽。这种论点在侏儒说自己梦见了灶和鲁哀公所引“没有众合谋就会迷惑”的谚语里可以得到证明。因为君主被蒙蔽了，所以齐国人利用君王对他的偏信而欺骗君王说大鱼就是河伯，而惠子说“如果君王确信某种正在讨论中的意见，就等于其中一半人的意见未能听取”。君主被蒙蔽的祸患表现在竖牛把叔孙豹饿死了，表现在如江乙所说，楚国不对别人说长道短的习俗就为白公之乱得逞提供了条件。卫嗣公想治理好国家，却不懂得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再扶植新的臣下而使原先得宠的臣下有了敌手，这样，自己就更容易被蒙蔽。因此，英明的君主从堆积钢铁来防箭之类的事情中推论出防止奸邪小人的方法，也明察人人都说假话所造成的祸患。

经二　必罚

【原文】　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其说在董子之行石邑，与子产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说陨霜，而殷法刑弃灰；将行去乐池，而公孙鞅重轻罪。是以丽水之金不守，而积泽之火不救。成欢以太仁弱齐国，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断死人；嗣公知之，故买胥靡。

【译文】　君主过分仁慈，那么法制就难以真正建立并得到切实执行；君主树立不起自己的威严，做臣下的就会危害主上。因此，刑罚如果不坚决果断地加以实施，那么禁令就不能得到贯彻执行。这种论点在董阙于巡视石邑、子产教导游吉的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所以，孔丘喜欢满地的落霜，而商朝的法律规定，那些把灰倒在大路上的人要受到处罚；领队因没有赏罚的权力辞别了乐池，而公孙鞅主张对轻罪施以重罚。由于赏罚不行，所以丽水的黄金不能

守住，积泽的大火也不能扑灭。成欢认为齐王太仁慈会导致齐国日益衰弱，卜皮认为魏惠王太慈惠会导致魏王垮台。管仲懂得刑罚的作用，所以用斩断尸体的极端措施来禁止奢侈的葬礼；卫嗣公懂得刑罚的重要性，所以不惜代价去购求逃到魏国的罪犯。

经三　赏誉

【原文】　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故越王焚宫室，而吴起倚车辕，李悝断讼以射，宋崇门以毁死。勾践知之，故式怒蛙；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赏之使人为贲、诸也，妇人之拾蚕，渔者之握鳢，是以效之。

【译文】　奖赏和表扬的标准轻微，与所立的功勋不相符，而又往往不能兑现，臣民就不肯为君王尽心尽力；奖赏和表扬的标准丰厚而又能切实兑现，臣民就会死心踏地为君王效劳。这种论点的说明，如文子所说“臣子喜欢奖赏就如同兽鹿喜欢丰美的草一样”。所以越王用焚烧宫室的办法来验证严明赏罚的效果，吴起用赏赐搬车辕人的办法来表明奖赏有信的原则，李悝用射箭的准与不准来判决诉讼的胜负，以此来鼓励人学习射箭，宋国的国王奖励了崇门一位因守丧哀痛而饿坏了身体的人，致使许多人效法他而死亡。勾践懂得奖励和表扬的重要性，所以低头靠在车前的横木上，对满胸怒气的青蛙表示敬意；韩昭侯懂得奖赏和表扬的重要性，所以宁肯把自己的破裤子收藏起来，也不随便送人。丰厚的奖赏，能使人成为孟贲、专诸那样的勇士，妇人拾蚕，渔人捉鳝，就是证明。

经四　一听

【原文】　一听则愚智不纷，责下则人臣不参。其说在索郑与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赵绍、韩沓为尝试。故公子汜议割河东，而应侯谋弛上党。

【译文】　君王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富于智慧的人和愚蠢的人就不会混乱不清；君王善于督责臣下，无能的人就无法混杂在有能力的人们中间。这种论点的例证，比如，魏国想要吞并韩国，韩王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便制定出了对付魏国的有效方略；再如，齐湣王逐个地听吹竽，滥竽充数的无能者就无法蒙骗君王。不遵循这种论点的祸患，比如，申子用赵绍和韩沓去试探韩昭侯。所以，秦昭襄王认真听取了公子汜的意见，才坚定了割让河东的主张；听取了应侯范雎的意见，才决定暂时放弃上党。

经五　诡使

【原文】　数见久待而不任，奸则鹿散。使人问他则不鬻私。是以庞敬还公大夫，而戴欢诏视辒车，周主亡玉簪，商太宰论牛矢。

【译文】　君王屡次召见一些人，让他们长时间地呆在某些人的身边，但又不委派他们做特定的事情，别人就会认为这些人一定是得到了君王的秘密指令，那么奸邪之徒就会害怕得像受惊了的鹿那样四散逃奔。委派人去做事时，先用自己熟悉的情况去考问他，那么，被委派做事的人就不敢弄虚作假了。因此，庞敬中途召回了去管理市场的公大夫，故意制造疑团；戴欢派人去侦察辒车的情况；周王故意丢失玉簪，再派人去寻找；宋太宰预先了解情况后，再召见管理市场的官吏，问他市门外为什么有许多牛屎。

经六　挟智

【原文】　挟智而问，则不智者智；深智一物，众隐皆变。其说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南门而三乡得，周主索曲杖而群臣惧，卜皮使庶子，西门豹详遗辖。

【译文】　用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去询问别人，那么，就能了解到自己不知道的情况；深入地了解一件事情，许多隐微的情况就可以分辨清楚了。这种论点的证明，如韩昭侯假装掉了一个指甲来考察自己身边的人是否忠诚。所以韩昭侯清楚地掌握了南门外的情况，也把其他三个门外的情况摸清楚了。周王下令搜寻弯曲的拐杖，群臣便因为找不到而恐惧。卜皮派家臣去刺探御史的秘密，西门豹假装丢失了车上的铁键而命令人们去寻找。

经七　倒言

【原文】　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故阳山谩樛竖，淖齿为秦使，齐人欲为乱，子之以白马，子产离讼者，嗣公过关市。

右经

【译文】　说与本意相反的话，做与实情相反的事，来试探自己所怀疑的事，这样就可以了解到奸邪的情况。所以阳山假借诽谤樛竖来试探君王是否怀疑自己；淖齿派人假装秦国使者去试探齐王是否厌恶自己；齐国有个想作乱的人，假意驱逐所爱的人来试探君王是否怀疑自己；子之谎称自己看见一匹白马跑出了门，来考验自己周围的人是否诚实；子产把诉讼的双方隔离开来，以便了解真实的情况；卫嗣公派人扮做客商通过关市，以了解官吏的情况。

上面是经文

说一

【原文】　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人，一人不能拥也。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炀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

【译文】　卫灵公时，弥子瑕得到了卫灵公的宠爱，所以大权独揽。有位侏儒见了卫灵公说："我的梦应验了。"卫灵公问："什么梦？"侏儒回答说："我梦见了灶，这大概是将要见到国王您的缘故。"卫灵公听后十分生气地说："我听说将要见到君王时就会梦见太阳，为什么你将要见到我时偏偏梦见了灶？"侏儒回答说："太阳的光辉能够普照天下，任何一种东西都遮掩不住太阳的光辉；作为一国之主的君王，其睿智可以洞察全国的人，一个人是不能把他蒙蔽住的。所以将要见到君王的人就会梦见太阳。至于那灶，一个人在灶前烤火，那后面的人就难以看到火光了。莫非现在有一个人在烤您的火而把您的光亮遮挡住了吧？既然如此，我在将要见到您的时候而梦见了灶，不也是很适宜的吗？"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鄙谚曰：'莫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而国愈乱，其故何也？"孔子对曰："明主之问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议于下。今群臣无不一辞同轨乎季孙者，举鲁国尽化为一，君虽问境内之人，犹之不免于乱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民间谚语说'没有众人合谋就会迷惑。'现在我做事，总是与群臣共同谋划，而国家却越来越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英明的君主咨询臣子的时候，总是有一部分人能够提出明智的意见，另一部分人则提不出来；像这样，英明的君主在上面静听，而群臣在下面畅所欲言，毫无顾忌。这样君主就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不至迷惑。而现在群臣讲话时无一不是以季孙氏的标准为标准，全鲁国的人好像变成了一个人一样，您在决策时即便去向全鲁国的人征求意见，也还是不能避免国家混乱。"

【原文】　一曰：晏婴子聘鲁，哀公问曰："语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与一国虑之，鲁不免于乱，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谓'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为众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鲁国之群臣以千百数，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数非不众，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译文】　故事的另一种说法是：晏子出访鲁国时，鲁哀公问他：“俗话说：‘没有三个人参与合计就会迷惑。’如今我同全国的人来谋划事情，鲁国仍然避免不了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晏子回答说：“古语所谓‘没有三个人参与谋划就会迷惑’，是说一个人失策，两个人正确，三个人中足以形成正确的多数，所以说‘没有三人参与谋划就会迷惑’。现在鲁国的群臣虽然数以千百计，却异口同声，以季氏的私利为标准，人数不是不多，所说的话却如同出自一人之口，哪里谈得上三个人呢？”

【原文】　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试与之遇乎？臣请使王遇之。”乃为坛场大水之上，而与王立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

【译文】　齐国有个人对齐王说：“河伯是个大神。大王为什么不设法和它会见一次呢？请允许我想办法使大王和它见一面。”于是就在黄河边上筑起祭神的坛场，并同齐王亲临坛场。过了一会儿，有条大鱼在水中翻动，他便指着那条翻动的大鱼对齐王说：“这就是河伯。”

【原文】　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二人争之。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而以攻齐、荆为利，而莫为惠子言。王果听张子，而以惠子言为不可。攻齐、荆之事已定，惠子入见。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齐、荆之事果利矣，一国尽以为然。”惠子因说：“不可不察也。夫齐、荆之事也诚利，一国尽以为利，是何智者之众也？攻齐、荆之事诚不可利，一国尽以为利，何愚者之众也？凡谋者，疑也。疑也者，诚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译文】　张仪想利用秦国、韩国和魏国友好联合的形势去攻打齐国和楚国，而惠施则想与齐国和楚国罢兵不战。两人为此争持不下。群臣百官以及魏王的侍从都附和张仪的建议，认为攻打齐国和楚国对魏国有利，而没有人替惠子说话。魏王最终采纳了张仪的建议，认为惠子的建议是不正确的。攻打齐国和楚国的方案确定后，惠子又去晋见魏王。魏王不等惠子开口，便说：“先生请不要再说了。攻打齐国和楚国肯定是对我有利的，全国的人都是这个看法。”惠子说：“正因为全国的人都认为有利，所以这就更不可以不认真考察啊。攻打齐国和楚国如果确实对我有利，而全国人都认为有利，那么全国的聪明人为什么这么多呀？攻打齐国和楚国如果确实对我不利，而全国人都认为有利，那么全国愚蠢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呀？凡是需要加以谋划的事，总是因为它还有疑惑不定的地方。既然有疑惑不定的地方，那么认为此事可行的人有半数，认为它不可行的也应该有半数。现在全国的人都认为此事可行，这就说明大王您已经失

去了一半的人了。挟持君主的人正是那些使君主失去了一半群众的人啊！”

【原文】　叔孙相鲁，贵而主断。其所爱者曰竖牛，亦擅用叔孙之令。叔孙有子曰壬，竖牛妒而欲杀之，因与壬游于鲁君所。鲁君赐之玉环，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佩之。”壬因佩之。竖牛因谓叔孙：“何不见壬于君乎？”叔孙曰：“孺子何足见也。”竖牛曰：“壬固已数见于君矣。君赐之玉环，壬已佩之矣。”叔孙召壬见之，而果佩之，叔孙怒而杀壬。壬兄曰丙，竖牛又妒而欲杀之。叔孙为丙铸钟，钟成，丙不敢击，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不为请，又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击之。”丙因击之。叔孙闻之曰：“丙不请而擅击钟。”怒而逐之。丙出走齐。居一年，竖牛为谢叔孙，叔孙使竖牛召之，又不召而报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来。”叔孙大怒，使人杀之。二子已死，叔孙有病，竖牛因独养之而去左右，不内人，曰：“叔孙不欲闻人声。”不食而饿杀。叔孙已死，竖牛因不发丧也，徙其府库重宝，空之而奔齐。夫听所信之言而子父为人僇，此不参之患也。

【译文】　叔孙豹做鲁国的相国时，地位尊贵而专权独断。他所宠爱的人名叫竖牛，也往往借叔孙豹之名专权用事。叔孙豹有个儿子名叫仲壬，竖牛妒忌他而想杀了他，便同他一起到鲁国的国君那里游玩。鲁国的国君赏赐给仲壬一只玉环，仲壬拜谢了鲁君，接受了玉环，但他却不敢擅自佩戴，而让竖牛去向叔孙豹请示。竖牛便欺骗仲壬说：“我已经为你向相国请示过了，他允许你佩戴。”仲壬听后，便放心地佩戴了。竖牛又向叔孙豹说：“为什么不让仲壬去拜见国君呢？”叔孙豹回答说：“小孩子哪有资格去拜见国君。”竖牛说：“仲壬早已多次拜见过国君了。国君还赏赐给他一只玉环，他已经佩戴在身上了。”叔孙豹召来仲壬一看，果然佩戴着玉环，叔孙豹很生气，就把仲壬杀了。仲壬的哥哥名叫孟丙，竖牛又妒忌他而想杀了他。叔孙豹为孟丙铸了一口钟，钟铸成了，孟丙并不敢擅自击钟，就让竖牛去向叔孙豹请示。竖牛并不去请示，便欺骗孟丙说：“我已经为你向相国请示过了，他允许你击钟。”孟丙因此敲了钟。叔孙豹听到钟声后说：“孟丙不来请示擅自击钟。”一怒之下，便把他逐出家门。孟丙逃出鲁国，到了齐国。过了一年，竖牛又假装替孟丙向叔孙豹谢罪，叔孙动了父子之情，便让竖牛去召孟丙回来。竖牛故伎重演，并不去召孟丙，就向叔孙豹报告说：“我已经召过他了，孟丙对您很恼怒，不肯回来。”叔孙豹听后大怒，就派人去把孟丙杀了。两个儿子都死了，叔孙豹生了病，竖牛便独自照料叔孙豹，把叔孙豹左右的侍从全部撤去，并不允许任何人进来看望叔孙豹，他向人们解释说：“叔孙不愿意听到人们嘈杂的声音。”于是竖牛便不给叔孙东西吃，活活把他饿死了。叔孙死后，竖牛密不发丧，而把叔孙豹府库内的珍玩重宝洗劫一

空，逃奔到齐国去了。叔孙听信了自己最相信的人的话，结果是父子三人都被自己最相信的人杀害了，这正是对自己臣下的话不加多方验证的祸患。

【原文】　江乙为魏王使荆，谓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则若白公之乱，得庶无危乎！诚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译文】　江乙受魏王指派出使楚国，他来到楚国，向楚王说："我进入大王的国境内，就听说贵国的俗语说：'君子不掩盖别人的善行美德，也不谈论别人的缺点和恶行。'真是这种情况吗？"楚王回答说："真是这种情况。"江乙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像楚国白公之乱这类事情就无法防止了！如果确实是如俗语所说，做臣子的也就可以避免死罪了。"

【原文】　卫嗣君重如耳，爱世姬，而恐其皆因其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参也。"嗣君知欲无壅，而未得其术也。夫不使贱议贵、下必坐上，而必待势重之钧也而后敢相议，则是益树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译文】　卫嗣君器重如耳，宠爱世姬，而又担心他们自恃受宠而蒙蔽自己，于是就提高薄疑的身份地位，使他与如耳相匹敌，又尊重魏姬以使她同世姬平起平坐，说："这种做的目的是使他们彼此相互牵制。"卫嗣君懂得不可被臣子所蒙蔽的道理，却并不真正懂得不受人蒙蔽的方法。假如不使地位卑贱的人敢于议论尊贵的人，不使隐瞒上司罪行的人同他的上司一样同样受罪，而一定要等到双方权势相等时才敢相互议论，那么，这也就是在更多地培植能够蒙蔽自己的臣子。卫嗣君之受蒙蔽，也就从他实施上述的措施时开始了。

【原文】　夫矢来有乡，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备之则体不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此以尽敌之无奸也。

【译文】　箭射来如果有一定的方向，就用铁堆积成铁墙来防备这一方向；箭射来如果没有一定的方向，就需要建造房屋来全面防备它。这样防备，身体就不会受到伤害。那防箭的人需要全面防备身体才不至受到伤害，做君王的则需要全面对付奸臣才不至于发生奸邪的事情。

【原文】　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今邯郸之去魏也远于市，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庞恭从邯郸反，竟不得见。

【译文】　魏国的臣子庞恭将要与太子一起去赵国的邯郸充当人质，行前对魏王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说：“不相信。”庞恭又问：“假如两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说：“不相信。”庞恭又问：“假如三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说：“这我就相信了。”庞恭说：“集市上没有老虎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三个人一说便有了老虎。现在邯郸距离魏国要比市场远得多，非议我的人恐怕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庞恭从邯郸回国后，再也没能见到魏王。

说二

【原文】　董阙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涧深，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痴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阙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之？”

【译文】　董阙于做赵国上党地区的郡守。有一次他巡视来到石邑山中，那山涧很深，山壁陡峭，如墙壁一般，深达百仞，于是他便问那居住在山涧附近的人说：“有没有掉进这山涧里的人？”他们回答说：“没有。”董阙于又问：“小孩、呆子、聋子、精神错乱的人中有掉进这山涧里的吗？”他们回答说：“没有。”他又问：“牛、马、狗、猪有掉进去的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董阙于感慨地说：“我能治理好上党郡了。假如我对犯法的人严惩不赦，如同掉进这深涧必死无疑，那么人们就不会拿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去违犯法令，怎么会治理不好呢？”

【原文】　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用郑，必以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无令溺子之懦故。”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形，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泽，将遂以为郑祸。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

【译文】　子产做郑国的宰相，病得快要死了，对游吉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会继我执掌郑国的政权，你一定要用严厉的手段去治理民众。火的样子严酷，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烧伤；水的样子柔和，所以很多人被水淹死。你必须树立起威严的形象，不要树立柔弱的形象，而使人们误入其中被淹死。”子产死后，游吉不肯树立威严的形象，郑国的青少年便结伙做强盗，盘踞在□泽中，就要

成为郑国的祸患。游吉率兵马讨伐这些强盗，打了一天一夜，才算把他们打败。游吉感慨万端，说："我如早按夫子的教导去做，就一定不会悔恨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原文】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春秋》记载说：'冬天十二月，下了霜，没有摧残豆类作物。'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孔子回答说："这是为了说明应该摧残的而没有摧残。应该加以摧残的而不加以摧残，那么桃树和李树就要在冬天结果实了。大自然如果失去了自己运行的法则，草木的生长尚且要违背它，更何况统治人的君王呢！"

【原文】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

【译文】　商朝的法令规定，对那些把灰倒在大路上的人要处以刑罚。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这法令太严厉了，便就此事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这法令说明商朝人懂得了治理民众的方法。把灰倒在大街上，致使尘土飞扬，这就必然会遮蔽人的眼睛，那么人们就一定会发怒，人发怒了，就容易彼此争斗，争斗的结果就会导致家族之间相互残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把灰倒在大街上的做法是导致家族间相互残杀的根源，所以对那些把灰倒在大街上的人处以刑罚也是适宜的。况且严刑重罚是人们所厌恶的；而不往大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使人们做他们容易做到的事情，从而使他们避免遭受他们所厌恶的事情，这正是治理民众的办法。"

【原文】　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译文】　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是：商朝法令规定，把灰倒在公用道路上的人，就要砍断他的手。子贡问孔子："把灰倒在道路上的罪很轻，而砍断手的刑罚太重，古人的刑罚为什么这样严酷呢？"孔子回答说："不往道路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砍断手是人们所厌恶的。使人们做他们容易做到的事，而不使

他们犯法从而遭受他们所厌恶的处罚，古人认为这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他们才推行这种法令。”

【原文】　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选其客之有智能者以为将行，中道而乱。乐池曰：“吾以公为有智，而使公为将行，今中道而乱，何也？”客因辞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劝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从少正长，从贱治贵，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乱也。尝试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斩其首，何故而不治？”

【译文】　中山国宰相乐池率一百辆车马出使赵国，他挑选他的门客中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作领队，走到半道，车队行列便混乱不堪。乐池不满地说：“我本认为你富于智慧，所以选你做领队，如今走到半道就发生了混乱，这是为什么呢？”门客听后就请告辞离去，说：“您不懂得如何管理人。有了行使处罚的权威，才足以使人屈服，有了行使奖赏的权力，才可以用来鼓励人，这样才能把人管理好。而我，只不过是您的一名年轻卑微的门客。由年轻的管理年长的，由身份低贱的管理身份尊贵的，又不能掌握赏罚的权柄来制约他们，这就是队伍之所以散乱的原因。假若您赋予我这样的权力：队伍中表现好的我能任命他们做卿相，表现不好的我可根据情节轻重杀他们的头，那还有什么理由治理不好呢？”

【原文】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译文】　公孙鞅制定的法令，对轻罪处以重罚。重罪，是人们不容易犯的；而小的过失，是人们容易去掉的。使人们去掉容易犯的小过失，而不去犯不容易犯的重罪，这正是治理人民的根本原则。小错误如果不发生，重罪也就不会再犯，这样，人们不去犯罪，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

【原文】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

【译文】　另一种说法是：公孙鞅说：“用重刑处罚轻罪，轻罪就会被禁止，重罪也就没有人犯了。这就叫做用刑罚去掉刑罚。”

【原文】　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

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虽予之天下不为也。

【译文】　楚国南部某地的丽水之中出产金子，很多人偷偷地去采金子。关于采金的禁令规定：抓住后马上在闹市区分尸示众。因偷金子而被分尸示众的人很多，致使尸体壅塞河道，水流不畅，尽管如此，偷采金子之风仍然刹不住。对严重犯罪的惩罚再没有比在闹市分尸示众更重的了，但人们仍然敢去偷采金子，这是由于偷采金子未必都能被抓获的缘故。所以假如现在有人说："把整个天下都给你但要把你杀掉。"平民百姓也不会愿意干。拥有整个天下是最大的利益，人们却不愿意拥有它，是因为他们懂得这必须以丧失生命为代价。所以未必被抓获，即使冒着分尸示众的危险，偷采金子的事仍然不断；如果人们知道必死无疑，即使把整个天下给他，他也不肯去干。

【原文】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译文】　鲁国人放火烧沼泽。当时刮着西北风，火势迅速向南蔓延，快要烧到国都了。鲁哀公害怕了，亲自率领众人前往救火。身边没有人了，人们纷纷去追逐那沼泽中跑出来的野兽却不去救火，鲁哀公忙把孔丘召来询问。孔丘回答说："追逐野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又不会受到惩罚，救火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却又得不到奖赏，这就是大火不能被扑灭的原因。"鲁哀公说："说得好。"孔丘接着说："事情紧急，来不及用论功行赏的办法来鼓励人们救火了；况且，救火的人如果都给予奖赏，国家的财富还不足以奖赏救火的人。请您单使用刑罚。"哀公说："好。"于是孔丘下令说："不去救火的，与投降败逃同罪；追逐野兽的，与私闯禁地同罪。"命令下达后还未传遍所有的人，大火就被扑灭了。

【原文】　成欢谓齐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了，非善名邪？"对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后可与谋；不忍人，而后可近也。不仁，则不可与谋；忍人，则不可近也。"王曰："然则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对曰："王太仁于薛公，而太不忍于诸田。太仁薛公，则大臣无重；太不忍诸田，则父兄犯法。大臣无重，则兵弱于外；父

兄犯法，则政乱于内。兵弱于外，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

【译文】　成欢对齐王说：“大王太仁慈，对人太不狠心了。”齐王说：“太仁慈，对人太不狠心，这不是好名声吗？”成欢回答说：“这是做臣下应具有的优良品德，不是做君王的所应奉行的道德准则。做臣下的首先要仁慈，才可与他商讨事情；对人不狠心，才可以同他接近。做臣下的不仁慈，就不能同他商量事情；对人狠心，就不能同他接近。”齐王问：“既然如此，那么我对什么人太仁慈，对什么人不狠心？”成欢回答说：“大王对薛公田婴太仁慈，对田氏宗族太不狠心。对薛公太仁慈，薛公大权独揽，大臣就失去了应有的权势；对田氏宗族太不狠心，您同族的叔伯兄弟就会毫无顾忌地去违犯法令。大臣失去了应有的权势，不能加强军队的训练和指挥，军队也就失去了战斗力；王室成员毫无顾忌地违犯法令，国内政治就会发生混乱。对外军队战斗力薄弱，国内政治混乱，这正是亡国的祸根。”

【原文】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译文】　魏惠王问卜皮：“依您所闻，我的名声怎么样？”卜皮回答说：“我听说大王为人仁慈惠爱。”魏惠王听后很是高兴，又问：“既然这样，那我的功业将能达到什么程度？”卜皮回答说：“大王的功业是走向灭亡。”魏惠王不解地说：“仁慈惠爱，是一种高尚美好的品行。奉行它反而走向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卜皮回答说：“仁慈的人不狠心，惠爱的人喜欢施舍。不狠心，就不惩罚那些犯了过失的人；喜欢施舍，就会不待人们立功而滥施奖赏。犯了过失不受惩罚，没有功劳却受奖赏，这样的君王最终走向灭亡，不是理中应有之义吗？”

【原文】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译文】　齐国有奢华丧葬的风俗，布帛几乎全用于给死人做衣服和被子，木材几乎全用于做棺材了。齐桓公为此而忧虑，便告管仲说：“布帛全用于丧葬，就没有什么东西用来做遮体的衣裳了；木材全用于丧葬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

以用来构筑防御工事了。但人们奢华丧葬的风俗却毫无改变，要改变这种风俗，禁止奢华丧葬，应采取什么方法呢？”管仲回答说：“大凡人们做事，不是想从这件事情中求得名誉，就是想从这件事情中获得利益。”于是就下达命令说：“寿衣、棺材超过规定的，就斩断尸体，并处罚那个主管丧事的人。”斩断尸体，失去了名誉；处罚掌管丧事的人，失去了利益。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做它呢？

【原文】　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

【译文】　卫嗣君时，有一个囚犯逃到了魏国，为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嗣君闻讯，就派人到魏国请求用五十金买回这个囚犯，往返了五次，魏襄王还是不肯交出囚犯，卫嗣君决定用左氏城作交易换回囚犯。群臣及魏王左右的侍从纷纷谏阻说：“不惜用一座大城池换回一个囚犯，这样做值得吗？”魏王说：“这个道理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懂得的。国家繁荣稳定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了小事，国家混乱不安也未必是由大事引起的。法令不能确立，处罚不能坚决实施，即使拥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什么好处；法令确立了，处罚能够得到实施，即使失去了十个左氏城也没有什么妨害。”魏襄王听到了这些话后说：“卫嗣君一心要把国家治理好，我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就不吉利了。”于是就把囚犯用车子送到卫国，不收金子和城池，白白送给了卫嗣君。

说三

【原文】　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译文】　齐王问文子：“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文子回答说：“赏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和原则，它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权术。君王要牢固地掌握在手中，不能显示出来给人看。至于臣下百姓，就犹如兽鹿，只要有肥美的草，它就会跑过去。”

【原文】　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

也。

【译文】　越王勾践问大夫文种：“我想讨伐吴国，可以吗？”文种回答说：“可以。我们的奖赏丰厚而且守信用，刑罚严厉而且执行坚决果断。您要想了解这一点，为什么不焚烧房子来试验一下呢？”于是放火烧房屋，可没有一个人去救。于是下令说：“去救火的人如果死了，奖赏等同于战死疆场的战士；参与救火而没有死的人，奖赏等同于在战场上赢得胜利的战士；凡不去救火的人，处罚等同于战场上降敌败退的战士。”命令下达后，人们纷纷在身上涂上防火的东西或裹着湿衣服奔赴火场，左边有三千人，右边有三千人。从这件事中就可看出伐吴必胜的有利形势。

【原文】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乃有徙之者，还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译文】　魏武侯时，吴起在魏国做西河郡守。边境上秦国设置一个边防岗亭，吴起想拔掉它。如果不拔掉这个岗亭，对魏国种田的人危害很大；如果拔掉它，又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去征集军队。于是就把一根车辕靠在北门外面，并下令说：“如果有谁把这根辕木搬到南门外，就赏赐给他上等的土地和上等的住宅。”可是没有人去搬它。等后来有人把它搬走了，吴起立即按令上所说给他赏赐。一会儿，吴起又把一石赤豆放置在东门外面，并向人们发令说：“谁能把这石赤豆搬到西门外，赏赐同上。”人们争相去搬。吴起又下令说：“明天早上将攻取那座岗亭，谁能率先攻上这座岗亭，就任命他做国大夫，并赏赐他上等的农田和住宅。”人们争相应募。吴起下令攻亭，一个早上就把它拔掉了。

【原文】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

【译文】　魏文侯时，李悝在上党地区做郡守，他想让人们提高射箭的技术水平，就下令说：“凡遇到狐疑难解的诉讼，就让诉讼的双方比射箭，射中箭靶的胜诉，射不中箭靶的败诉。”命令下达后，人们都加紧练习射箭，日以继夜。到后来同秦国打仗，大败秦国的军队，因为他的人民习战善射。

【原文】　宋崇门之巷人服丧而毁，甚瘠，上以为慈爱于亲，举以为官师。明年，人之所以毁死者岁十余人。子之服亲丧者，为爱之也，而尚可以赏劝也，况君上之于民乎！

【译文】　宋国都东门里一平民为亲人服丧，因哀痛过度饿坏了身体，十分瘦弱，君王认为他对亲人仁慈热爱，就提拔他当士。第二年，因服丧期间哀痛过度饿坏了身体以致死亡的就达十余人。儿子为父母服丧，是因为爱父母，尚且可以用奖赏手段予以鼓励，更何况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呢！

【原文】　越王虑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乃为之式。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

【译文】　越王勾践图谋讨伐吴国，想要人民不怕牺牲去作战，他外出看到了鼓着肚子似含怒气的青蛙，便低头爬在车前的横木上对它表示敬意。随从说："为什么对青蛙如此尊敬呢？"越王勾践说："就为它有一鼓子气。"第二年，愿意将自己的头颅献给越王的就达十余人。由此看来，赞誉可以激励人们不畏惧死亡。

【原文】　一曰：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故越王将复吴而试其教：燔台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赏在火也；临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赏在水也；临战而使人绝头刳腹而无顾心者，赏在兵也。又况据法而进贤，其助甚此矣。

【译文】　另一种说法是：越王勾践看到了鼓着肚子似含怒气的青蛙，便爬在车前横木上对它表示敬意。驾驭车马的人说："为什么要这般对青蛙表示敬意呢？"越王勾践回答说："青蛙这般有气势，我能不对它表示敬意吗？"将士们听说此事后感慨地说："青蛙有气势，国王尚且能对它表示敬意，更何况将士们中间有勇气的人呢？"这年，便有人为表示勇敢，自刎后把头颅献给越王。越王将向吴国报灭国之恨时先试验他的训练效果：焚烧高台击鼓令将士们前进，之所以能使人们扑向火海，是因为只有扑向火海，才能得到奖赏；面临大江击鼓令将士们前进，之所以能使人们毫无畏惧地扑向大江，是因为只有扑向大江，才能得到奖赏；战场上能使人断头剖腹而无返顾之心，是因为只有勇敢作战，才能得到奖赏。更何况依法提拔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它的鼓励作用就更大了。

【原文】　韩昭侯使人藏弊裤，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裤不以赐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嚬一笑，嚬有为嚬，而笑有为笑。今夫裤，岂特嚬笑哉！裤之与嚬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译文】　韩昭侯叫人把破裤子都收藏起来，他的侍从说：“您也太不仁慈了，就连一些破裤子也舍不得赏赐给左右的侍从，却把它都收藏起来了。”韩昭侯说：“这个道理不是你所能够理解的。我听说英明的君主之所以慎重自己的一皱眉和一笑容，是因为皱眉有皱眉的目的，笑有笑的目的。而这些破裤子，又岂止是一皱眉和一笑容那样简单的事！裤子同一皱眉和一笑容相差太远了。我一定要等到有了立功的人，所以才收藏起来没有轻易送人。”

【原文】　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

【译文】　黄鳝形似蛇，蚕形似毛虫。人们看到蛇就惊慌害怕，看到毛虫汗毛就竖起来。可是妇女用手拾蚕，渔夫用手握鳝，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就忘记了他们本来厌恶的东西，都变成了像孟贲那样的勇士。

说四

【原文】　魏王谓郑王曰：“始郑、梁一国也，已而别，今愿复得郑而合之梁。”郑君患之，召群臣而与之谋所以对魏。公子谓郑君曰：“此甚易应也。君对魏曰：‘以郑为故魏而可合也，则弊邑亦愿得梁而合之郑。’”魏王乃止。

【译文】　魏王对韩王说：“韩国和魏国原本是一个国家，都属晋国，后来才分开，现在魏国希望重新把韩国归并到魏国来。”韩王很感忧虑，便召集群臣商议如何答复魏国。韩公子对韩王说：“这件事很容易答复。您就回答魏王说：‘如果您认为韩国是过去的魏国而可以合并的话，那么我们也希望重新把魏国归并到韩国来。’”魏王便打消了吞并韩国的念头。

【原文】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译文】　齐宣王听吹竽，一定要听三百人的合奏，南郭先生请求为宣王吹竽，宣王非常喜欢他，官仓供给他一人的粮食等同于其他数百人所得粮食的总和。宣王死后，齐湣王继位，却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地吹，南郭先生就逃跑了。

【原文】　一曰：韩昭侯曰：“吹竽者众，吾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曰：“一一而听之。”

【译文】　另一种说法是：韩昭侯说：“众多的人一块儿吹竽，我无法得知哪些人吹得好。”田严建议说：“一个一个地听他们吹。”

【原文】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

【译文】　赵国派人通过申不害向韩王请求援兵，共同攻打魏国。申子内心想向韩王说，又担心韩王因此而怀疑自己同外国勾勾搭搭作交易；不向韩王说又怕得罪了赵国。于是就让赵绍、韩沓先去试探韩王的态度，然后再向韩王提这件事。这样，于内了解到了韩昭侯的心愿，于外有使赵国满意的功效。

【原文】　三国兵至韩，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何如？”对曰：“夫割河东，大费也；免国于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问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今割河东而讲，三国归，王必曰：‘三国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讲，三国也入韩，则国必大举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献三城也。’臣故曰：‘王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为我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乃悔。寡人断讲矣。”

【译文】　韩、魏、齐三国联军到达函谷关，秦昭襄王向楼缓说：“三国联军已经深入了！我打算割让黄河以东的土地同三国和解，怎么样？”楼缓回答说：“割让黄河以东的土地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使国家避免三国兵火的洗劫又是一个伟大的功绩。这么大的事情应同宗族老臣商决，为什么不把公子汜召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呢？”秦王就把公子汜召来谈了自己割让河东的打算，公子汜说：“同三国和解，将来要后悔；不同三国和解将来也要后悔。大王如果割让河东同三国和解，三国罢兵而归，大王一定会说：‘三国本来就打算撤兵，我白白地把三城送给他们了。’如果不同他们讲和，三国联军进入函谷关，国家就会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大王一定非常后悔，抱怨说：‘这正是不割让三城造成的恶果。’所以我说讲和将来后悔，不讲和将来也后悔。”秦王说：“假如我将来一定后悔的话，那我宁肯为失去三城而后悔，也不愿为国家陷于危险的境地而后悔。我决定同三国讲和了。”

【原文】　应侯谓秦王曰：“王得宛、叶、蓝田、阳夏，断河内，困梁、郑，所以未王者，赵未服也。弛上党，在一而已，以临东阳，则邯郸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后者以兵中之。然上党之安乐，其处甚剧，臣恐弛之而不听，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

【译文】　应侯范雎向秦昭襄王说：“大王夺取了宛、叶、蓝田、阳夏，切断了河内，围困魏国和韩国，之所以仍未成就称王天下的功业，在于赵国还未被制服。放弃上党，损失的不过是一个郡，用兵逼近东阳，则邯郸就好比是口中的虱子难逃厄运了。大王拱手无为使天下诸侯都来朝拜，迟迟不来朝拜的，就用兵讨伐。但是现在上党稳定，其战略位置又十分重要，我担心您舍不得放弃上党，怎么办呢？”秦王说：“我决定放弃上党，把兵力投放到东阳了。”

说五

【原文】　庞敬，县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还之。立以间，无以诏之，卒遣行。市者以为令与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无奸。

【译文】　庞敬是一名县令。他派遣市场管理员去检查市场情况，而同时又让管理市场的公大夫召他回来。站了一会儿，并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最后让他走了。市场管理员以为县令对公大夫有什么指示，对他们不信任，因此不敢为非作歹。

【原文】　戴欢，宋太宰。夜使人，曰：“吾闻数夜有乘辒车至李史门者，谨为我伺之。”使人报曰：“不见辒车，见有奉笥而与李史语者，有间，李史受笥。”

【译文】　戴欢是宋国的太宰。他在夜间对将要派出去的人说：“我听说这几天夜里有人坐着卧车到李史家门口，你要谨慎地为我监视他。”派去的人回报说：“没有看到辒车，只看到有个捧着竹笥的人同李史讲话，不一会儿，李史接受了那竹笥。”

【原文】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间。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

【译文】　周君的玉簪丢失了，就叫身边的小吏去寻找，找了三天也没能找到。周君另派人去寻找，结果在居民的家里找到了。周君说：“我身边的小吏做事不卖力，让他们去找玉簪，三天也没能找到，我另派人去找，不到一天就找到了。”周君身边的小吏都很恐惧，认为周君神明。

【原文】　宋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女。”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译文】　宋国太宰派一个年轻的侍从小吏到市场上去，回来后太宰问他："在市场上都看见了些什么？"小吏回答说："没有看到什么。"太宰说："虽说如此，你还是要说说都看到了什么。"小吏回答说："市场南门外有很多的牛车，挤得仅可通行。"太宰便告诫小吏说："不要把我问你的话告诉别人。"接着就召回管理市场的官吏责备他说："市场门外为什么那么多牛屎？"管理市场的官吏很感奇怪，太宰为什么知道得这么快，于是忠于职守，战战惊惊，如履薄冰。

说六

【原文】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不。

【译文】　韩昭侯用手握着自己的指甲，而假装掉了一只指甲，急得团团转。他身边的侍从就把自己的指甲割下来献给他。韩昭侯用这种方法来考察身边的人是否忠诚。

【原文】　韩昭侯使骑于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昭侯曰："虽然，何见？"曰："南门之外，有黄犊食苗道左者。"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昭侯曰："未尽也。"复往审之，乃得南门之外黄犊。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

【译文】　韩昭侯派使者骑马巡视县城。使者回来向韩昭侯报告，韩昭侯问他："都看到些什么？"使者回答说："没看到什么。"韩昭侯说："即使这样，你还是得说说看到了些什么。"使者说："南门外有头黄牛犊在路左边吃庄稼苗。"韩昭侯告诫使者说："切莫把我所问你的内容泄露出去。"接着下达命令说："当禾苗生长时，禁止牛马闯入民田，这本来早有禁令，而各级官吏却不把这禁令当成一回事，以至还有很多牛马闯入民田吃禾苗。赶快把闯入民田的牛马数报上来；如果查不出来，就加重治罪。"于是东门、西门、北门三个方向闯入民田的牛马数报上来了。韩昭侯说："还没有完全报上来。"小吏们又去仔细查看，便发现了南门外那头黄牛犊。小吏们由此认为韩昭侯明察秋毫，个个提心吊胆、忠于职守。

【原文】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数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谓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岂可谓忠哉？"吏乃皆悚惧其所，以君为神明。

【译文】　周国的国君下令寻找头部弯曲的拐杖，小吏找了几天也没能找到。周君又私下派人去寻找，不到一天就找到了。周君就对小吏们说："我就知道你们不肯认真做事。寻找拐杖是件很容易的事，而你们却找不到，我派其他人去寻找，不到一天就找到了。这难道能说你们对我忠诚吗？"小吏们听后，个个提心吊胆，忠于职守，认为周君神明。

【原文】　卜皮为县令，其御史污秽而有爱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爱之，以知御史阴情。

【译文】　卜皮做县令，他的御史行为卑鄙，还有一个宠爱的小老婆，卜皮就派一个年轻的小吏假装去爱她，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御史的阴私。

【原文】　西门豹为邺令，佯亡其车辖，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间。

【译文】　西门豹做邺县的县令时，假装丢了车轴头上的铁销，命令小吏去寻找却没有找到，另派人去寻找，在老百姓的家里找到了。

说七

【原文】　阳山君相卫，闻王之疑己也，乃伪谤樛竖以知之。

【译文】　阳山君在卫国做宰相时，听说卫王猜疑自己，就假装诽谤卫王的近臣樛竖，刺激卫王发怒，借此试探卫王是否怀疑自己。

【原文】　淖齿闻齐王之恶己也，乃矫为秦使以知之。

【译文】　淖齿听说齐王厌恶自己，就派人假装成秦国的使者去打听这件事。

【原文】　齐人有欲为乱者，恐王知之，因诈逐所爱者，令走王知之。

【译文】　齐国有个人想作乱，担心齐王已经发觉，就假意驱逐他所信任宠爱的人，让他逃到齐王那里了解齐王是否知道他图谋不轨的事。

【原文】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

【译文】　子之在燕国做宰相时，坐在那里假言假语地说："跑出门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一匹白马？"身边的人都说没看见。有一个人跑出去追着观看，返回报告说："确实有一匹马。"子之用这种方法了解侍从中不老实的人。

【原文】　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译文】　有相互争讼的人，子产把他们隔离开来，不让他们相互通话，然后把双方的话倒过来相互告知，从中了解实情。

【原文】　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关吏乃舍之。嗣公为关吏曰："某时有客过而所，与汝金，而汝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

【译文】　卫嗣公派人装扮成外来的客商经过关口上的集市，管理集市的小吏刁难他，那客商便拿出金子贿赂他们，他们才予以放行。卫嗣对守关的小吏说："某某时间，有一外来的客商经过你那里，给你送了金子，你才予以放行。"这集市上的小吏十分恐惧，认为卫嗣公明察秋毫。

内储说下六微

【原文】　六微：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译文】　危害君王权位的六种隐微的情况：一是君王的权势让臣下转借、盗用，二是臣下借助其他诸侯国的势力来谋取私利，三是臣下假借类似的事欺骗君王，四是由于人们的利害关系不同臣下危害君王和他人的利益来谋取私利，五是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相互越位以至相互争斗和残杀，六是按照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这六种情况，须要做君王的明察。

经一　权借

【原文】　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是以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与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译文】　君王的权势不可以转借给别人。君王丧失一份权势，臣下就会把它变成百倍的权势去利用。臣下得到了权势，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朝廷内外就会被他利用；朝廷内外被他利用，君王就要受蒙蔽。上述论点的解说如老子所说，君王不能失去权势，如同鱼不能脱离深水潭一样。君王同臣下谈话的时间长，臣下就会以此作抬高自己身份的资本，靖郭君赏赐给侍从一些小物品，他们也拿出来卖弄。权势借给臣下的祸患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明：晋厉公不听臣子胥僮的劝谏，结果被晋国的三卿所杀害；楚顷襄王对大臣州侯有怀疑，可是身边的人都为州侯说话，如出一人之口；燕人的权势被妻子利用，结果受骗

而用屎洗身。

经二　利异

【原文】　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其说在卫人之妻夫祷祝也。故戴歇议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内齐军，而翟黄召韩兵，太宰嚭说大夫种，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马喜告赵王，吕仓规秦、楚，宋石遗卫君书，白圭教暴谴。

【译文】　君臣没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做臣下的不会忠于君王，臣下得到了利益，君王就会失去利益。因此，那些奸臣招引敌国的军队来除掉国内的私敌，利用外交事物来迷惑君王，只要能取得私利，就不顾国家的安危。这个论点的解说在卫国的一对夫妻祈祷时各为自己打算。所以戴歇担心楚国诸公子里通外国，就把诸公子派到邻国去；鲁国的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联合攻打鲁昭公；韩国的宰相公叔引进齐国的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魏国的翟黄招引韩军攻魏，自己再出面讲和，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吴国太宰嚭劝越国大夫文种，赵国的大成牛劝导韩国的申不害相互关照，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山国大臣司马喜私送情报给赵王，魏国的大臣吕仓劝秦、楚两国进攻魏国，自己再出面讲和，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魏将宋石致书楚将卫君，说明将军与君王的利益不同，魏国的宰相白圭劝韩国的宰相暴谴彼此相互支持。

经三　似类

【原文】　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门人捐水而夷射诛，济阳自矫而二人罪，司马喜杀爰骞而季辛诛，郑袖言恶臭而新人劓，费无忌教郄宛而令尹诛，陈需杀张寿而犀首走。故烧刍爰而中山罪，杀老儒而济阳赏也。

【译文】　那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是导致君王处罚失当的原因，也是大臣借以谋取私利的条件。因此守门人在廊门前倒水而嫁祸于夷射，夷射被诛杀；济阳君矫诏攻击自己，然后嫁祸于人，使他的两个冤家被处罚；司马喜杀掉了季辛的仇人爰骞，嫁祸于季辛，致使季辛被杀；郑袖诬陷新来的美人，说她厌恶楚王的气味，结果新来的美人被割掉了鼻子；费无忌教郄宛陈列兵器，却被令尹杀害了；陈需杀了犀首的仇人张寿，迫使犀首出逃。中山国君的近侍烧掉了柴草仓库，却使国君处罚了公子，济阳君手下的人杀掉了与济阳君有仇的老儒生，得到了济阳君的奖赏。

经四　有反

【原文】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论也，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者。其说在楚兵至而陈需相，黍种贵而廪吏覆。是以昭奚恤执贩茅，而僖侯谯其次，文公发绕炙，而穰侯请立帝。

【译文】　事情发生了，如果有什么好处，一定是能从中得到好处的人主谋实施的；如果有什么害处，一定要从反面去考察。所以英明的君主进行判断的时候，如果国家受害，就要考察谁能在其中得好处；如果臣下受害，就要考虑那些利害关系相反的人。对这种论点的解说如下：魏国的陈需招引楚军攻魏，楚军来到魏国的边境，他又出面讲和，由此升任魏国的宰相；韩昭侯看到黍种价格昂贵，由此查出了管理粮仓的官吏盗窃黍种的问题。因此楚国用茅草盖的粮仓被烧后，令尹昭奚恤就逮捕贩卖茅草的人，结果破了案；韩昭侯责问厨师的副手，查明了他陷害正手的阴谋；晋文公追查出把头发缠在烤肉上企图陷害厨师的人，穰侯魏冉请齐王称帝。

经五　参疑

【原文】　参疑之势，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晋骊姬杀太子申生，而郑夫人用毒药，卫州吁杀其君完，公子根取东周，王子职甚有宠而商臣果作乱，严遂、韩傀争而哀侯果遇贼，田常、阚止、戴欢、皇喜敌而宋君、简公杀。其说在狐突之称“二好”，与郑昭之对“未生”也。

【译文】　等级名分混乱的局面，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英明的君王应该慎重对待它。因此，晋献公的宠妾骊姬唆使晋献公杀掉了太子申生而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郑君的夫人怕郑君改立太子而用药毒死了郑君，卫桓公的弟弟州吁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不该继位的周公子根在东周称公，楚太子商臣得知楚成王打算改立他所宠爱的公子职为太子就兴兵作乱，韩国的宰相傀韩与宠臣严遂争权夺势致使韩哀侯遇刺，齐相田常与重臣阚止、宋太宰戴欢与大臣皇喜争权导致齐简公和宋桓侯被杀害。这种论点的解说在晋国大夫狐突关于君王宠爱姬妾和近臣之危害的谈论中，以及郑昭答复君主时所说，太子虽立但地位不稳，就等于没有生下来。

经六　废置

【原文】　敌之所务，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则敌废置矣。故文王资费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内美人而虞、虢亡，佯遗书而苌弘死，用鸡猴而郤桀尽。

【译文】　敌国所致力于的工作是使国君视听迷惑从而造成决策错误，君王如果不能明察，就会按照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所以周文王资助商纣王的宠臣费仲以破坏商纣王的政事，秦王害怕楚国的贤臣使者；黎且为齐景公设计使孔丘离开了鲁国，楚怀王的臣子干象阻止楚王推荐很有才能的甘茂做秦国的宰相。因此，吴国的大夫伍子胥散布舆论使楚国错误地重用了不会带兵打仗的子常，虞国的国君接受了晋国送来的美女致使虞、虢两国都灭亡了，晋国大夫叔向故意把伪造的信遗失在周王的大殿上致使苌弘被杀，郑桓公用鸡和猪的鲜血立约盟誓，制造假象，致使郐国的豪杰被杀戮殆尽。

庙攻

【原文】　“参疑”、“废置”之事，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资其轻者，辅其弱者，此谓“庙攻”。叁伍既用于内，观听又行于外，则敌伪得。其说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袭邺，而嗣公赐令席。

右经

【译文】　“地位和身份相互越位以致相互争斗和残杀”、“按照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这两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就要杜绝它在国内发生而把它作为扰乱敌国的方法加以运用。资助敌国中那些权势轻的大臣，辅助那些力量弱的势力，这就叫做“用庙堂上制订的正确方略去战胜敌人”。把各方面的情况都拿来加以比较验证的方法能在国内成功地运用，又把观察探听的方法运用于国外，那么敌国的一切阴谋就都可以识破。这种论点的解说在秦国的侏儒在楚国探听到的楚国的计谋报告给秦惠文王。所以襄疵把赵国要偷袭邺的消息告诉魏王，卫嗣公赐给县令席子表示他掌握了县令的情况。

以上是经文

说一

【原文】　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古之人难正言，故托之于鱼。

【译文】　权势好比是君王的深水潭，臣子好比是君王控制在深水潭中的鱼。鱼如果离开了深水潭就难以再得到它了，君王如果把权势丧失在臣子手中就难以再收回它了。古人不好意思直说，所以借鱼来作比喻。

【原文】　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译文】　赏罚是一种统治手段。君王掌握了赏罚大权，就可以用来制约臣下；臣下如果掌握了赏罚大权，就可以用来蒙蔽君王。所以君王事先暴露出所要奖赏的对象，臣下就会借此作为自己的恩德向人卖弄；君王如果事先暴露出所要处罚的对象，那么臣下就会借此来树立自己的威势向人炫耀。所以说："国家的统治手段，不可以随便拿出来给人看。"

【原文】　靖郭君相齐，与故人久语，则故人富；怀左右刷，则左右重。久话怀刷，小资也，犹以成富，况于吏势乎？

【译文】　靖郭君田婴在齐国做宰相的时候，与老相识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老相识便因此而富裕起来了；赐给左右侍毛巾一类的小物品，侍从的地位便贵重起来了。长时间地谈话、赠送一些毛巾，是很小的资助，而人们尚且可以靠它来致富，更何况给官吏以权势呢？

【原文】　晋厉公之时，六卿贵。胥僮、长鱼矫谏曰："大臣贵重，敌主争事，外市树党，下乱国法，上以劫主，而国不危者，未尝有也。"公曰："善。"乃诛三卿。胥僮、长鱼矫又谏曰："夫同罪之人偏诛而不尽。是怀怨而借之间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尽也。"长鱼矫对曰："公不忍之，彼将忍公。"公不听。居三月，诸卿作难，遂杀厉公而分其地。

【译文】　晋厉公的时候，六卿的地位高、权势大。宠臣胥僮和长鱼矫向厉公进谏说："大臣的地位高、权力大，和君主相抗衡争夺政事的决策处理权，和外国搞交易树立党羽，对下扰乱国法，对上劫持君主，这样的国家不发生危乱是不可能的啊。"晋厉公说："讲得好。"于是杀掉了三卿。胥童、长鱼矫又进谏说："对具有同等罪行的人只杀其中的一部分而不全部杀掉，这就会使那些侥幸活命的人怀恨在心而又给他们提供了复仇作乱的机会。"晋厉公说："我一天内就灭掉了三卿，我不忍心把他们斩尽杀绝啊。"长鱼矫回答说："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能忍心害您。"晋厉公没有采纳二人关于尽杀六卿的建议。三个月后，其他几卿作乱，杀掉了晋厉公，分割了他的国土。

【原文】　州侯相荆，贵而主断。荆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

【译文】　州侯在楚国做宰相的时候，地位崇高，专权独断。楚王怀疑他有野心，便问身边的侍从，侍从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原文】　燕人无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

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

【译文】　燕国有个人本来没有中邪迷惑，反而被用狗屎洗身。有位燕国人的妻子趁她丈夫出门时同人私通，一次，她丈夫一大早从外地回来，恰巧这位同他妻子奸宿的男人走出他家门。丈夫便问妻子："这位是什么客人啊？"妻子回答说："我们家没有客人啊。"丈夫又问身边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看到客人。"他的妻子说："老公您是中了邪神志错乱了吧。"就用狗屎给他洗身。

【原文】　一曰："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一曰浴以兰汤。

【译文】　另一种说法是：燕国人李季喜欢出远门，他的妻子趁他外出时与人私通，一天，李季突然回到家中，那位与李季妻子奸宿的男士还在房间里，妻子深为忧虑。家内的女仆便出主意说："让公子赤身裸体，披散着头发，直冲出门去，我们这帮人都假装没看见。"这位公子便依计而行，飞速冲出家门。李季问："这跑出去的人是谁？"家里的人都说："没有什么人啊。"李季说："难道我见鬼了吗？"他妻子说："是的。"李季问："那该如何办呢？"妻子说："可以用五种牲畜的屎尿给您洗身。"李季说："就这么办吧。"于是就用屎尿给他洗了身。一说是用兰草煮的水洗身。

说二

【原文】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译文】　卫国有一对夫妻作祈祷，那妻子向神祝愿说："请神保佑我平安无事，得到一百捆布。"他的丈夫问："为什么要的这样少？"妻子回答道："超过了这个数量，您就会用它去买小老婆。"

【原文】　荆王欲宦诸公子于四邻，戴歇曰："不可。""宦公子于四邻，四邻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则必为所重之国党，则是教子于外市也，不便。"

【译文】　楚王想让几个儿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戴歇劝阻说："不能这样做。"楚王说："让诸公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四周邻国必定器重他们。"戴歇说："公子到四周邻国做官而受到器重，受到器重就必然成为那些国家的党羽，这就

等于教导诸公子同外国相勾结作交易，这样做对我们国家不利。”

【原文】　鲁孟孙、叔孙、季孙相戮力劫昭公，遂夺其国而擅其制。鲁三桓逼公，昭公攻季孙氏，而孟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救之乎？”叔孙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皆曰：“无季孙必无叔孙。”“然则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孙见叔孙之旗入，亦救之。三桓为一，昭公不胜。逐之，死于乾侯。

【译文】　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联合起来胁迫鲁昭公，于是夺取了他的国家，控制了他的政权。当初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威逼公室的时候，鲁昭公首先攻打季孙氏，而孟孙氏和叔孙氏各自同家族的人商议说：“我们应不应该去援助季孙氏呢？”为叔孙氏驾车马的人说：“我，不过是个家臣，哪里懂得国家大事？总的来说，有季孙和没有季孙哪种情况对我更有利？”大家都说：“季孙灭亡了，叔孙也定将灭亡。”这车夫便说：“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去援救他。”于是他们从包围圈的西北角发起冲击，打了进去。孟孙看到叔孙的旗帜打进去了，也率兵援救季孙。三家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昭公，昭公没能取胜。三家的联军把昭公驱逐出了国境，昭公最终死在了晋国的乾侯。

【原文】　公叔相韩而有攻齐，公仲甚重于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齐、韩约而攻魏。公叔因内齐军于郑，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两国之约。

【译文】　公叔伯婴做了韩国的宰相而又同齐国友好，与他同朝的公仲朋也同样很受韩王的器重，公叔伯婴担心韩王改任公仲朋做宰相，就设法使齐国同韩国订立盟约共同攻打魏国。公叔伯婴借此机会把齐军引入自己的国都，用以威胁他的君主，巩固他的地位，而表面上却是在忠实履行两国的盟约。

【原文】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于韩。乃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译文】　翟璜是魏王的大臣，但他同韩国的私人关系却很亲密。他招引韩国的军队来攻打魏国，然后他又向魏王请命出面同韩军讲和，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

【原文】　越王攻吴王，吴王谢而告服，越王欲许之。范蠡、大夫种曰：“不可。昔天以越与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祸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许也。”太宰嚭遗大夫种书，曰：“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大夫种受书读之，太息而叹曰：“杀之越，与吴同命。”

【译文】　越王勾践攻打吴王夫差，吴王谢罪讨饶，宣布投降，越王准备答应他。范蠡和大夫文种说："不能这样做。从前上天把越国奉送给吴国，吴王不接受，现在上天报复夫差，这是上天降给他的灾祸。现在上天又把吴国送给越国，我们应该向上天行再拜大礼并接受上天的奉送，不能答应吴王谢罪臣服。"吴国的太宰伯嚭致书越国大夫文种，其中写道："狡猾的兔子捕光了，那么好的猎狗也就没用了，就会被主人拿来煮吃掉；敌对的国家被消灭了，那么为国出谋划策的臣子也就没用了，就会被他的主子杀害。文种大夫，您为什么不放掉吴国，使吴国成为越国的祸患呢？"大夫文种读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杀了我这谋臣，越国将会有吴国同样的命运啊。"

【原文】　大成牛从赵谓申不害于韩曰："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我有两赵。"

【译文】　赵国的大成牛对韩国的宰相申不害说："您用韩国的力量帮助我得到赵国的器重，我再用赵国的力量帮助您得到韩国的器重，这样就等于您有两个韩国，而我有两个赵国。"

【原文】　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

【译文】　司马喜是中山国的大臣，却和赵国的关系很亲密，所以常常把中山国的机密偷偷告诉赵王。

【原文】　吕仓，魏王之臣也，而善于秦、荆。微讽秦、荆，令之攻魏，因请行和以自重也。

【译文】　吕仓是魏王的大臣，却同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很亲善。他暗中委婉劝导秦国和楚国出兵攻打魏国，自己再出面讲和，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

【原文】　宋石，魏将也；卫君，荆将也。两国构难，二子皆将。宋石遗卫君书，曰："二军相当，两旗相望，唯毋一战，战必不两存。此乃两主之事也，与子无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译文】　宋石是魏国的将领，卫君是楚国的将领。魏、楚两国交战，宋石和卫君分别担任了本国军队的指挥。宋石致书卫君，说："两支军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双方的军旗遥遥相望，我希望双方不要交战，一但交战，一定不能两存。这本来是两国君主的事情，我和您没有私怨，妥善的办法是相互避开。"

【原文】　白圭相魏，暴谴相韩。白圭谓暴谴曰："子以韩辅我于魏，我以

魏待子于韩。臣长用魏，子长用韩。”

【译文】　白圭是魏国的宰相，暴谴是韩国的宰相。白圭对暴谴说：“您用韩国的力量帮助我在魏国掌权，我用魏国的力量帮助您在韩国掌权。我可以在魏国长期执政，您也可以长期在韩国执政。”

说三

【原文】　齐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饮于王，醉甚而出，倚于郎门。门者刖跪请曰：“足下无意赐之余沥乎？”夷射曰：“叱！去！刑余之人，何事乃敢乞饮长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门霤下，类溺者之状。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谁溺于是？”刖跪对曰：“臣不见也。虽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诛夷射而杀之。

【译文】　齐国有位名叫夷射的中大夫，在齐王那里陪同喝酒，喝得很醉才出来，靠在廊门上。受过刖刑（即被砍腿）的守门人向夷射请求说：“您不想赐给我一些吃剩下的酒吗？”夷射斥骂道：“滚开！受过刑的人，岂敢向尊贵的人讨酒喝！”门人跑着退下去了。等夷射离开后，门人便在廊门前的屋檐下泼了些水，好像是撒了一泡尿的样子。第二天，齐王一出门便责问这件事：“谁在这里撒尿？”门人回答说：“我没看到有人在这里撒尿，但是昨天中大夫夷射曾在这里站过一会儿。”齐王因此谴责夷射并把他杀了。

【原文】　魏王臣二人不善济阳君，济阳君因伪令人矫王命而谋攻己。王使人问济阳君曰：“谁与恨？”对曰：“无敢与恨。虽然，尝与二人不善，不足以至于此。”王问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诛二人者。

【译文】　魏王的臣子中有两个人对济阳君不友好，济阳君就指使人矫造王命策划攻击自己。魏王便派人问济阳君：“你和谁有仇恨？”济阳君回答说：“我不敢与人结什么仇恨，但也曾经同两个人的关系不太友好，但也不至于这样。”魏王便就此事询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都说：“的确如此。”魏王因此而处罚了那两个同济阳君不友好的大臣。

【原文】　季辛与爰骞相怨。司马喜新与季辛恶，因微令人杀爰骞，中山之君以为季辛也，因诛之。

【译文】　季辛和爰骞相互怨恨。司马喜同季辛的关系刚恶化，就暗中派人把爰骞杀了。中山国君认为是季辛杀了爰骞，因此把季辛也杀掉了。

【原文】　荆王所爱妾有郑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郑袖因教之曰：“王甚喜

人之掩口也，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见，近王，因掩口。王问其故，郑袖曰：“此固言恶王之臭。”及王与郑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诫御者曰：“王适有言，必亟听从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数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

【译文】　楚怀王所宠爱的小妾中有位叫郑袖的。楚怀王刚得到一位美女，郑袖便给她指点道：“大王非常喜欢美女掩着嘴，如果你接近大王，一定要掩着你的嘴。”这新来的美女去见楚王时，一接近大王，便把自己的嘴掩起来。楚怀王向人询问原因，郑袖便说：“这个女人本来就说过厌恶大王的气味。”等到楚王和郑袖、新来的美女一起就坐的时候，郑袖先告诫侍从说：“如果大王有什么吩咐，你们一定要立即照办。”当美女上前和楚怀王靠得很近时，多次掩住自己的嘴。楚王勃然大怒，说：“把她的鼻子割掉。”侍从便拿过刀来把美女的鼻子割掉了。

【原文】　一曰：魏王遗荆王美人，荆王甚悦之。夫人郑袖知王悦爱之也，亦悦爱之，甚于王。衣服玩好，择其所欲为之。王曰：“夫人知我爱新人也，其悦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所以养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为妒也，因为新人曰：“王甚悦爱子，然恶子之鼻，子见王，常掩鼻，则王长幸子矣。”于是新人从之，每见王，常掩鼻。王谓夫人曰：“新人见寡人常掩鼻，何也？”对曰：“不知也。”王强问之，对曰：“顷尝言恶闻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诫御者曰：“王适有言，必可从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译文】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说法是：魏王送给楚怀王一个美女，楚怀王非常喜欢她。夫人郑袖得知楚王非常喜欢新来的美女，所以也非常喜欢她，甚至比楚王还要喜欢。衣服珍玩都选择她最喜欢的去置办。楚怀王说：“夫人郑袖知道我喜爱新来的美人儿，就更加喜欢她，这是孝子侍养父母、忠臣事奉君主的德行啊。”夫人知道楚王并不认为自己嫉妒新来的美人儿，就对美人儿说：“大王非常喜欢你，只是不喜欢你的鼻子，你见到大王，要经常把鼻子掩起来，这样大王就会长期宠爱你了。”美人接受了夫人的建议，见到楚王时常常捂住鼻子。楚王不解，就问夫人郑袖：“新来的美人每当见到我的时候，经常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是什么原因呢？”郑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楚王再三追问，郑袖回答说：“不久前她曾说过厌恶大王的气味。”楚王愤怒地说：“把她的鼻子割了！”夫人预先告诫侍从说：“如果大王有什么吩咐，一定要服从王命。”所以侍从便拿过刀来把美人儿的鼻子割掉了。

【原文】　费无极，荆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爱之。无极因

谓令尹曰："君爱宛甚，何不一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为具于郄宛之家。无极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谨敬，先亟陈兵堂下及门庭。"宛因为之。令尹往而大惊，曰："此何也？"无极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举兵而诛郄宛，遂杀之。

【译文】　费无极，是楚国令尹子常的亲信。郄宛刚来到令尹身边听差，令尹非常喜欢他。费无极就对令尹建议说："您那么喜欢郄宛，为什么不到他家里举办一次酒宴呢？"令尹说："这个主意好。"就叫费无极到郄宛家里去置办酒席。无极对郄宛说："令尹非常傲慢，而且喜欢兵器，您一定要谨慎恭敬，您赶快先把兵器陈列在厅堂下面和院子门口。"郄宛采纳了无极的建议。令尹来到郄宛家门前大吃一惊，问："这是怎么回事？"无极说："您现在处境危险，赶快离开这里！事情还不知道会怎样呢。"令尹大怒，起兵向郄宛问罪，把郄宛杀掉了。

【原文】　犀首与张寿为怨，陈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杀张寿。魏王以为犀首也，乃诛之。

【译文】　犀首和张寿结了仇怨，陈需刚来到魏国，和犀首的关系不好，因而就派人暗杀了张寿。魏王认为凶手是犀首，于是责罚了犀首。

【原文】　中山有贱公子，马甚瘦，车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为之请王曰："公子甚贫，马甚瘦，王何不益之马食？"王不许。左右因微令夜烧刍厩。王以为贱公子也，乃诛之。

【译文】　中山国君有一个地位和身份很低贱的公子，他的马很瘦，车很破旧。国君的侍从中有个人，和这位公子的私人关系不好，替这位公子向中山国王请求说："这公子很贫穷，他的马很瘦，大王为什么不给他的马增加一些草料呢？"国王没有答应。侍从便暗中派人乘夜放火烧了草料库。国王认为这事一定是那位低贱的公子指使人干的，于是就责罚了他。

【原文】　魏有老儒而不善济阳君。客有与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杀之，以德于济阳君，曰："臣为其不善君也，故为君杀之。"济阳君因不察而赏之。

【译文】　魏国有位年老的儒生同济阳君的关系不好。济阳君有位门客同这位老儒生有私仇，这门客就借机痛打老儒生并把他打死了，并因此而向济阳君讨好说："我就因这位老儒生同您不友善，所以就把他杀了。"济阳君不明真相，就奖赏了这位门客。

【原文】　一曰：济阳君有少庶子，有不见知、欲入爱于君者。齐使老儒掘

药于马梨之山，济阳少庶子欲以为功，入见于君，曰：“齐使老儒掘药于马梨之山，名掘药也，实间君之国。君杀之，是将以济阳君抵罪于齐矣。臣请刺之。”君曰：“可。”于是明日得之城阴而刺之，济阳君还益亲之。

【译文】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说法是：济阳君有位年轻的家臣，还未得到济阳君的赏识，但他一心想得到济阳君的宠爱。正在这时，齐国派了一个老儒生到马梨山采掘草药，这年轻的家臣想借此机会立功，就进见济阳君说：“齐国派一个老儒生到马梨山采药，名为采药，实际上是到您的封国来刺探情报的，所以应该杀了他。但如果您亲自杀了他，那将会拿您到齐国去抵罪。我请您允许我去刺杀他。”济阳君说：“就按你说的办吧。”第二天，在城北遇到了那位采药的老儒生，就把他杀了。济阳君马上对这位年轻的家臣亲近起来了。

说四

【原文】　陈需，魏王之臣也，善于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陈需因请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势相魏。

【译文】　陈需是魏王的臣子，却和楚王的关系亲善，他让楚国发兵进攻魏国。楚国的军队来了，陈需便向魏王请求前往楚国交涉讲和，陈需就这样利用楚国攻魏的形势做了魏国的宰相。

【原文】　韩昭侯之时，黍种尝贵甚。昭侯令人覆廪，吏果窃黍种而粜之甚多。

【译文】　韩昭侯的时候，黍种子的价格曾经非常昂贵。昭侯便派人去检查粮仓，结果发现管粮仓的官吏盗窃出很多种子卖掉了。

【原文】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烧仓廒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果烧也。

【译文】　昭奚恤在楚国执政的时候，有人放火烧了粮仓、草料库和地窖，却不知道那纵火的人是谁。昭奚恤就命人把贩卖茅草的人抓来审问，果然是他放的火。

【原文】　昭僖侯之时，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诮之曰：“若何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顿首服死罪，曰：“窃欲去尚宰人也。”

【译文】　韩昭侯时，厨师送上来饭菜，而肉羹中有生肝，韩昭侯就召来厨师的副手责骂道：“你为什么把生肝放在我的肉羹中？”这位副手便叩头求饶，承认自己犯了死罪，说：“我想除去这位掌管君膳食的官吏。”

【原文】　一曰：僖侯浴，汤中有砾。僖侯曰："尚浴免，则有当代者乎？"左右对曰："有。"僖侯曰："召而来。"谯之曰："何为置砾汤中？"对曰："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

【译文】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说法是：韩昭侯洗澡时，澡水中有小石子。昭侯就问："如果掌管我洗澡的官吏被罢免了，还有应当接替他的人吗？"身边的人回答说："有。"昭侯说："召他进来。"昭侯便责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洗澡水中放石子？"那人回答说："如果现在掌管您洗澡事宜的官吏被罢免了，我就能接替他，所以就往洗澡水中放了小石子。"

【原文】　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文公召宰人而谯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为以发绕炙？"宰人顿首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贯脔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奉炽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无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谯之，果然，乃诛之。

【译文】　晋文公时，掌管膳食的官吏送上来烤肉，却有头发缠绕在烤肉上。晋文公就把厨师召来责问道："你想使我咽不下去吗？为什么把头发缠绕在烤肉上？"厨师叩头行了大礼，请罪说："我犯了三条死罪：我拿来磨刀石磨刀，那刀就像干将的宝剑一样锋利，切肉时肉断了而发却切不断，这是我的第一条罪行；用木棒穿肉片时没有看见毛发，这是我的第二条罪行；手拿肉串放在旺火上，炭火烧得通红，肉烤熟了而毛发却没烧掉，这是我的第三条罪行。您的侍从中能没有忌恨我的人吗？"晋文公说："你讲得好。"就召来侍从责问，果然是有侍从暗中做了手脚，于是处罚了那捣鬼的侍从。

【原文】　一曰：晋平公觞客，少庶子进炙而发绕之，平公趣杀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谓也？"对曰："臣刀之利，风靡骨断而发不断，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红白而发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视之，发绕炙而目不见，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杀臣不亦蚤乎？"

【译文】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说法是：晋平公宴客人喝酒，一个年轻的家臣端上烤肉，却有毛发缠绕在烤肉上，晋平公便催促杀掉厨师，不得赦免。厨师对天呼喊着说："我有三条罪行，死了自己也不明白啊！"晋平公问："这话怎么讲？"厨师回答说："我那把刀的锋利，望风披靡，骨头切断了，毛发却没被切断，这是我的第一条死罪；用桑树烧成的木炭来烤肉，精肉烤得发红，肥肉烤得发白，而毛发却没有烧焦，这是我的第二条死罪；肉烤熟后，又眯起眼睛

仔细检查了一遍，却没有发现缠绕在烤肉上的毛发，这是我的第三条死罪。猜想起来，侍从中可能有暗恨我的人吧？现在杀我不显得有些早吗？”

【原文】　穰侯相秦而齐强。穰侯欲立秦为帝而齐不听，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不能成也。

【译文】　穰侯魏冉在秦国做宰相时齐国很强盛。穰侯想让秦王称帝而齐国却不肯听从，因此，他又请求把齐王立为东帝，但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说五

【原文】　晋献公之时，骊姬贵，拟于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齐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于君而杀之，遂立奚齐为太子。

【译文】　晋献公的时候，骊姬因受宠而尊贵，地位和晋献公的正妻平起平坐，而又想用自己的儿子奚齐来取代太子申生，于是就在晋献公面前陷害太子申生，迫使申生自杀，于是晋献公就立奚齐为太子。

【原文】　郑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爱美女欲以其子为后，夫人恐，因用毒药贼君杀之。

【译文】　郑君已经立了太子，有位他所宠爱的美女想让她自己的儿子做继位人，郑君的夫人害怕了，就用毒药把郑君毒死了。

【原文】　卫州吁重于卫，拟于君，群臣百姓尽畏其势重。州吁果杀其君而夺之政。

【译文】　卫国的州吁掌握了卫国的兵权，其权势地位同国君不相上下，群臣百姓畏于他的权势，谁也不敢冒犯他。后来州吁果然杀了他的国君，夺取了卫国的政权。

【原文】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宠于君。君死，遂以东周叛，分为两国。

【译文】　公子朝是周国的太子，他的弟弟公子根很受周君的宠爱。周君死了以后，公子根就在东周发动叛乱，把周国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国家。

【原文】　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乱，遂攻杀成王。

【译文】　楚成王把商臣立为太子，之后又想改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便起

兵叛乱，杀死了楚成王。

【原文】　一曰：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欲置公子职。商臣闻之，未察也，乃为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飨江芈而勿敬也。”太子听之。江芈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废女而立职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为之诸侯乎？”曰：“不能。”“能举大事乎？”曰：“能。”于是乃起宿营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请食熊膰而死，不许，遂自杀。

【译文】　关于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是：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之后又想改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听到了一些风声，但却未能证实，于是就向他的师傅潘崇请教说：“怎样查清楚这件事呢？”潘崇说：“请国王的妹妹江芈赴宴，但不要对她表示尊敬。”太子依计而行。江芈说：“呸！你这下贱的东西！难怪君王要废掉你而改立公子职。”商臣说：“这件事已确凿无疑了。”潘崇问：“您能事奉公子职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又问：“你能做公子职的诸侯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又问：“能够干一番大事业吗？”商臣说：“能。”于是，商臣发动了守卫王宫的军队攻打楚成王。楚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再死，未被允许，就自杀了。

【原文】　韩傀相韩哀侯，严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乃令人刺韩傀于朝，韩傀走君而抱之，遂刺韩傀而兼哀侯。

【译文】　韩傀做韩哀侯的宰相，而严遂却更受韩哀侯的器重，所以二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严遂就派人在朝廷上刺杀韩傀，韩傀跑到君王面前并用双手抱住君王企图自保，刺客仍然直刺韩傀，并把韩哀侯也刺死了。

【原文】　田恒相齐，阚止重于简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贼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国，遂杀简公而夺之政。

【译文】　田恒做了齐国的宰相，阚止却更受简公的器重，二人相互憎恨，都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田恒因而施行私人的恩惠来收买民心，以便夺取政权，不久就杀了齐简公，夺取了齐国的政权。

【原文】　戴欢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

【译文】　戴欢做宋国的太宰，而皇喜也受到宋君的器重，二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皇喜就杀害了宋君，夺取了宋国的政权。

【原文】　狐突曰：“国君好内，则太子危；好外，则相室危。”

【译文】　狐突说：“国君宠爱宫内的姬妾，那么太子就危险了；宠爱近侍近臣，那么宰相就危险了。”

【原文】　郑君问郑昭曰：“太子亦何如？”对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对曰：“太子虽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爱有子，君必爱之，爱之则必欲以为后，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译文】　郑君问郑昭：“太子怎么样了？”郑昭回答说：“太子还未出生呢。”郑君说：“太子已经确立，而你却说‘太子还未出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郑昭回答说：“太子虽然表面上确立了，然而您好色的兴致不减，如果您所宠爱的姬妾生了儿子，您一定会喜爱他，喜爱他就必定要让他做您的继承人，所以我说‘太子还未出生呢’。”

说六

【原文】　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谏纣而乱其心。

【译文】　周文王资助商纣王的宠臣费仲便于他在商纣王身边活动，让他劝说商纣王以便扰乱商纣王的思想。

【原文】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礼之。王曰：“敌国有贤者，国之忧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贤，寡人患之。”群臣谏曰：“以王之贤圣与国之资厚，愿荆王之贤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阴有之？荆以为外用也，则必诛之。”

【译文】　楚王派使者到秦国，秦王很有礼貌地款待了使者。秦王说：“敌国有富于才智的人，这是我国的忧患。现在楚国的使者就是很有才智的人，我很担心。”群臣进谏说：“凭大王的圣明和国家财富的丰厚，而羡慕楚国有才智的人，为何不和他结为深交进而在实际上把他据为己有呢？这样，楚国就会认为他已被外国收买，一定会杀掉他。”

【原文】　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黎且谓景公曰：“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禄高位，遗哀公女乐以骄荣其意？哀公新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必轻绝于鲁。”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乐六遗哀公，哀公乐之，果怠于政。仲尼谏，不听，去而之楚。

【译文】　孔丘在鲁国执政时，道不拾遗，齐景公很为此而感到忧虑。黎且对齐景公说：“除去孔丘就像吹毛一样容易。您为什么不用优厚的俸禄和高贵的职位去邀请孔丘，再送给哀公歌舞女子放纵扰乱他的志意？哀公刚刚迷上伎女

们的歌舞，必定荒疏政事，孔丘就一定会去劝谏他；哀公不听劝谏，孔丘就一定会轻易地同鲁国断绝关系。”齐景公说：“这个主意很好。”就派黎且送给鲁哀公六行四十八名歌舞女伎，哀公沉迷于女乐之中，果然把政事置诸脑后了。孔丘向哀公进谏，哀公听不进去，孔丘便离开鲁国到楚国去了。

【原文】　楚王谓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对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举先生。史举，上蔡之监门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闻天下，茂事之，顺焉。惠王之明、张仪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于罪。是茂贤也。”王曰：“相人敌国而相贤，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时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则为之奈何？”干象对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对曰：“共立少见爱幸，长为贵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环。以听于朝，且利以乱秦矣。”

【译文】　楚怀王对干象说：“我打算用我们楚国的力量扶助甘茂做秦国的宰相，这可行吗？”干象回答说：“这方案不可行。”楚王问：“为什么不可行？”干象回答说：“甘茂年轻时曾事奉史举先生。史举，是上蔡的看门人，他大的方面不事奉国君，小的方面不为家庭尽义务，他以苛刻名闻天下，但甘茂事奉他，却能顺着他的意愿做事。虽然像秦惠王那样精明、张仪那样明察，甘茂事奉他们，取得了十种官职，也从不曾得罪过他们，这些都说明甘茂很有才干。”楚王说：“选择人到敌国做宰相，而这人又是有才能的人，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干象回答说：“过去大王派邵滑到越国去做官，五年就能把越国灭亡，之所以收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邵滑无能，致使越国政治混乱，而楚国却治理得很好。过去您懂得派没有才能的人去灭亡越国，现在却忘掉了把这个经验运用到秦国去，这忘得不是太快了吗？”楚王说：“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干象回答说：“不如让共立做秦国的宰相。”楚王问：“让共立做宰相是什么理由？”干象回答说：“共立年轻时就为秦王所喜爱和宠信，年长又被封为贵卿，身上穿着秦王的衣服，嘴里含着香草，手里拿着玉环，在朝廷处理政事，这将有利于扰乱秦国。”

【原文】　吴政荆，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

【译文】　吴国发兵征伐楚国，伍子胥派人到楚国到处扬言说：“如果子期被任用，我们就攻打楚国；如果子常被任用，我们就撤兵离开楚国。”楚国听到这些话后，就任命子常为将军而不用子期，吴军向楚军发起攻击，就战胜了楚军。

【原文】　晋献公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六，以荣其意而乱其政。

【译文】　晋献公要征伐虞国和虢国，便先送给虞君屈产的良马、垂棘的玉璧、歌伎六行四十八名，以便消磨他的意志，扰乱他的政治。

【原文】　叔向之谗苌弘也，为书曰："苌弘谓叔向曰：'子为我谓晋君，所与君期者，时可矣，何不亟以兵来？'"因佯遗其书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苌弘为卖周也，乃诛苌弘而杀之。

【译文】　叔向陷害苌弘时，伪造书信说："苌弘对叔向说：'你代我告诉晋君，当初和他约定的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为什么还不赶快带兵来呢？'"接着假装把这封信掉在周君的大殿上就急忙离去了。周君认为苌弘在出卖周国，就历数他的罪状并把他杀了。

【原文】　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辨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

【译文】　郑桓公将要偷袭郐国，先查明郐国的英雄豪杰、有才能的大臣、明察而有才智以及果断勇敢的人士，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然后选择郐国的上等田地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表示他们已经接受了贿赂，又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写上不同的官爵名称表示已被收买。接着又在郐国城门外建造土坛广场，把这些名单埋在坛场地下，然后用鸡和猪的鲜血洒在上面，作出立约盟誓的样子。郐国的国君果然认为这些人已串通郑国在内部作乱，因而把国内有才能的大臣武将全部杀掉了。于是郑桓公偷袭郐国成功，取得了郐国。

说七

【原文】　秦侏儒善于荆王，而阴有善荆王左右而内重于惠文君。荆适有谋，侏儒常先闻之，以告惠文君。

【译文】　秦国有个侏儒和楚王的关系很好，又结交了楚王的左右侍从，在国内被秦惠文王所器重。楚国如果有什么谋划，侏儒常常先得到消息，并把这消息报告给秦王。

【原文】　邺令襄疵，阴善赵王左右。赵王谋袭邺，襄疵常辄闻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备之，赵乃辄还。

【译文】　邺县令襄疵，暗中同赵王左右侍从的关系处得很好。赵王策划偷

袭邺县，襄疵常常能预先得到消息并转告魏王。魏王对赵国加强了防备，赵军往往中途撤还。

【原文】　卫嗣君之时，有人于令之左右。县令发蓐而席弊甚，嗣公还令人遗之席，曰："吾闻汝今者发蓐而席弊甚，赐汝席。"县令大惊，以君为神也。

【译文】　卫嗣君的时候，有人受卫嗣君的指派专门呆在县令的身边监视他。县令揭起褥子露出了很破旧的席子，卫嗣君马上派人送席子给他，说："我听说你今天揭起褥子露出了很破旧的席子，所以赐给你席子。"这县令大吃一惊，认为卫嗣君神明。

说　疑

【原文】　凡治之大者，非谓其赏罚之当也。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所谓明也。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于人者也，非能生功止过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凡术也者，主之所执也；法也者，官之所师也。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

【译文】　治国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赏罚要得当。奖赏无功之人，处罚无罪之人，当然称不上明察。但奖赏有功之人，处罚有罪之人，且又赏罚得当，也只是对个别人有作用，并不能产生新的功劳和禁止其他犯罪行为。所以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产生邪恶的念头，其次禁止邪恶的言论，再其次禁止邪恶的行为。如今社会上都说"尊崇君主，安定国家，一定要靠仁爱、道义、智慧和才能"，却不知道造成君主地位下降、国家陷入危乱的恰恰是仁爱、道义、智慧和才能这些东西。所以懂得治国法术的君主，远离仁爱、道义，摒弃智慧、才能，以法律制服臣民。因此他们得到了广泛的颂扬和威武显赫的名声，臣民顺服，国家安定，这是因为懂得了利用臣民的方法啊。术这个东西，是君主所要掌握的，法这个东西，是官员所要遵循的。每天派遣郎中一类负责侍卫、传达情报的官员把法令传达到宫门之外，以至于使全国的臣民在当天都能知道这个法令，也并不是很困难的。

【原文】　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驹，桀有侯侈，纣有崇侯虎，晋有优施，此六人者，亡国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

贼，其外小谨，以征其善；称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禅其主，以集精微，乱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别贤不肖如黑白矣。

【译文】　从前有扈氏部落有失度，謹兜氏部落有孤男，三苗部落有成驹，夏桀手下有侯侈，商纣手下有崇侯虎，晋国有优施，这六个人，都是使国家导致灭亡的臣子。他们把对说成错，把错说成对，内心奸险恶毒，外表小心谨慎，以此表明自己的贤良；他们称颂远古的事情，破坏美好的事物；他们善于控制自己的君主，观察君主细微的念头，以投其所好扰乱君主对国家的治理：这就是那些郎中和左右近臣一类的人。前代的君主，有人得到了臣子而自身平安、国家太平，有人得到了臣子却生命危险、国家灭亡。同样都是得到了臣子，利弊却是相差很大，所以君主对选用身边的臣子不能不倍加慎重。作为君主，如果确实能够明察臣子所说的话，那么辨别好人和坏人就像辨别黑色白色一样轻而易举了。

【原文】　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十二人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

【译文】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到好处并不高兴，遇到危难也不害怕，有的是白白送给他天下都不要，有的是甘于默默劳累蒙受屈辱不惜自我牺牲，有的是拒绝官府的俸禄。这些人见到好处并不高兴，那么君主即使设置了优厚的奖赏，也无法勉励他们；遇到危难并不害怕，那么君主即使设置了严刑峻法，也无法威慑他们：这些人就是不听使唤的人。这十二个人的结局，有的隐居死在山洞里，有的形如枯槁死在草丛树林中，有的因为饥饿死在山谷中，有的投水死在江河中。对这一类人，连上古圣明的帝王都不能使用他们，假如处在现在的时代，他们又怎么能够顺从地接受统治呢？

【原文】　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身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

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

【译文】 至于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冶、楚国的申胥、卫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是通过激烈地争辩和极力地规劝来说服自己的君主。如果君主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君臣之间就像师傅与徒弟的关系一样；如果君主有一句话不听，有一件事不做，他们就会用强硬的语言顶撞君主，甚至不惜豁出自己的性命，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也在所不惜。像这样的臣子，连上古圣明的帝王都不能容忍，假如让他们处在当今的时代，又怎么能被使用呢？

【原文】 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

【译文】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朝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都是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来侍奉他们的君主，不以正确的方法治国，而是大搞歪门邪道，为自己谋取私利，对上逼迫君主，对下扰乱社会稳定，勾结外国势力干扰内政，笼络下属图谋君主，这些事情他们不难做到。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够制服他们，至于昏乱的君主，能够识破他们的真实面目吗？

【原文】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皆夙兴夜寐，卑身贱体，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隤洿之卑；主有明名广誉于国，而身不难受壑谷隤洿之卑。如此臣者，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况于显明之主乎？此谓霸王之佐也。

【译文】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都是早起晚睡，谦虚谨慎，任劳任怨，行为恭敬，心底坦白；他们通过彰明法律、忠于职守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精通治国之道又不敢洋洋得意，有了成就功业也不敢居功自傲；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倾家荡产，为了君主的安宁，不惜牺牲性命；他们把自己的君主看作是高高的天空与泰山一样尊贵，而把自

身视为沟壑、河水一样卑下；君主在全国享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而自身却甘愿处于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乱的君主，仍可以建功立业，何况遇到贤明的君主呢？这些臣子称得上是称霸天下者的得力助手。

【原文】　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额、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陈灵公身死于夏征舒氏；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随亡于荆；吴并于越；知伯灭于晋阳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

【译文】　至于周朝的滑之、郑国的王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为了个人一点小小的利益而置国家的法律和道义于不顾，他们被重用，就压制埋没优秀人才以使自己的君主昏庸愚昧；他们被贬黜，就煽动迷惑各级官员制造灾祸；他们辅佐君主时，尽量满足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损害国家利益、残害百姓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有这样的臣子，即使圣明的君主尚且担心会被篡权夺位，何况是昏乱糊涂的君主，怎么能不犯下过失呢？有了这样的臣子，任何君主都会落个身死国亡、被天下人所耻笑的下场。所以周威公被杀，封国被一分为二；郑国的子阳被杀，封国被一分为三；陈灵国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王死在乾溪的岸边；随国被楚国灭亡；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齐桓公死后多日不被收敛入棺。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够识别，一旦昏乱糊涂的君主亲近他们，必然落一个身死国亡的下场。

【原文】　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雠。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縲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

【译文】　圣明的君主就不会这样做，他们选拔人才，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

属，对外不排斥自己的仇人。凡是做得好的，就任用他；凡是犯了错误的，就处罚他。所以优秀的人才得到进用，邪恶的臣子遭到斥退，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能使其他诸侯心服口服。类似的事例在史籍上记载的有：尧没有传位给儿子丹朱却给了舜，舜没传位给儿子商均而给了禹，夏启的五个儿子曾经发动了叛乱，商汤的孙子太甲被伊尹流放，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发动叛乱遭到镇压。上述五个例子中，被诛杀的，都是有父子兄弟关系的亲属，而使其家破人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祸国殃民、破坏法制的败类。再看那些被提拔的人，有的生活在山林湖泽洞穴之中，有的身陷囹圄受过不公平的对待，有的身份卑微曾杀猪宰羊、喂牛放马。但英明的君主不嫌弃他们的卑贱，认为他们的才能可以使法制得到施行，于国于民有利，从而重用他们，因而君主地位巩固，威望很高。

【原文】　乱主则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国，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死，不明于用臣也。无数以度其臣者，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众之所誉，从而悦之；众之所非，从而憎之。故为人臣者，破家残睪，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曰："与我者将利之，不与我者将害之。"众贪其利，劫其威："彼诚喜，则能利己；忌怒，则能害己。"众归而民留之，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为贤。彼又使谲诈之士，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镇之以辞令，资之以币帛，使诸侯，淫说其主，微挟私而公议。所为使者，异国之主也；所为谈者，左右之人也。主说其言而辩其辞，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内外之于左右，其讽一而语同。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世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八人者，臣之弒其君者也。"奸臣闻此，蹶然举耳，以为是也。故内构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且夫内以党与劫弒其君，外以诸侯之权矫易其国，隐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挠治者，不可胜数也。是何也？则不明于择臣也。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弒其君而取国者众矣。"然则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能一尽其民力、破国杀身者，尚皆贤主也。若夫转身易位，全

众传国，最其病也。

【译文】 昏乱的君主则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和行为，便轻易地把国家大权委托给他们，所以会出现轻则君位下降、国土割让，重则国家灭亡、君主身死的局面，这都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使用臣子而造成的。不通过法术衡量臣子，就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评价他。众人所称赞的，君主喜欢；众人所攻击的，君主厌恶。所以那些大奸臣，就不惜破费家产，在朝廷内拉党结派，在朝廷外勾结同乡、族人，来为自己制造虚假的名声，暗中订立盟约、结成同伙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口头上封官许愿鼓励他们为自己效力。并且说："顺从我，我给他好处，不顺从我，我就收拾他。"于是众人贪图他许诺的好处，又迫于他的威势，认为："真能让他喜欢自己，就会得到好处；如果让他忌恨恼怒，就会给自己带来害处。"因此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近他，把一片赞美之声传遍了全国，以至于传到君主耳朵中。君主弄不清事实真相，便认为他是贤能之人。然后大奸臣又指使奸诈之徒假装其他国家的使者，并借给他们车马，送给他们瑞玉符节，教给他们外交辞令，提供他们贵重的财物，装作外国使者来向自己的君主游说，在议论公事时夹带私事。表面上是谁的使者呢？别国君主；实际上为谁说话呢？为君主身边的大奸臣。君主听了使者的话很高兴，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便认为他所称赞的那个大奸臣是天下的贤士。这样，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君主左右的那个大奸臣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称赞。那么，君主对这个大奸臣，大则降低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屈居其下，小则用高贵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加以赏赐。这样，大奸臣越是位高权重，党羽就越来越多，加之又有邪恶的念头，其他奸臣就更加迎合他，劝他说："古代的圣明君主，并非父传子位、兄终弟及，而是团结朝廷上的同党，联合地方势力，逼迫君主或杀死君主来谋取利益的。"大奸臣问："怎么知道他们是这样做的呢？"其他奸臣说："舜逼迫尧让位，禹逼迫舜让位，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这四个君主，都是杀害了自己君主的人，而天下人却还称赞他们。分析这四个君主的内心，实际上都有篡权夺位的野心；研究他们的行为，无疑都是军事叛乱或政变。但这四个君主事先已拥有了广大的土地，所以天下的人都称赞他们力量强大；事先已经为自己树立了好的名声，所以天下的人都称颂他们英明。这样，他们的威势足以用来统治天下，掌握的财利足以压倒整个社会，所以天下人都会顺从他们。"奸臣们还说："以近代听说的例子来看，田常篡夺了齐国，司城子罕篡夺了宋国，太宰欣篡夺了郑国，单氏窃取了周王室大权，子南劲夺取了卫国，韩虔、魏斯、赵籍三家瓜分了晋国，这八个人，都是身为臣子杀害了他们的君主。"大奸臣听到这些话，精神格外集中并且连连点头称是。所以这个大奸臣便内结党羽，外连族人，窥测时机发动叛乱，企图一举夺取国家。况且在国内利用党羽挟持或

杀害君主，在国外利用诸侯势力颠覆自己的国家，不主持正义，搞阴谋诡计，对上控制君主，对下扰乱治安的奸臣，是很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主不懂得如何选择臣子。因此史籍中记载说："自周宣王以来，灭亡的国家有十几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篡夺国家政权的现象就更多了。"祸乱从内部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发动民众竭力抵抗外来祸乱的君主，即使国破身死，也仍然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拱手让出君位，把整个国家和民众都送给了别人，才是最大的耻辱。

【原文】　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罼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罼弋，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群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哙，邵公奭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堕污池台榭，外不罼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译文】　作为君主，如果确实能够明察臣子所说的一切，那么即使自己经常打猎骑马，沉溺于歌舞美色之中，国家也仍然可以安然无恙；如果不能明察臣子的话，即使勤劳节俭，布衣粗食，国家仍然要灭亡。赵国前代君主敬侯，不提高自己的德行，而是为所欲为，凡是想做的，想听的，想看的，都要追求，冬天捕兽射鸟，夏天乘船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作乐，不会喝酒的，就用竹筒往他嘴里灌，举止不严肃、答话不恭敬的，就当场杀死。赵敬侯生活上如此不加节制，用刑上如此没有标准，但他却在位几十年，军队没有打过败仗，土地没有被侵占过，国内没有群臣百官之乱，国外没有邻国入侵之患，这是因为他知道如何任用臣子。燕国的君主子哙，是周武王的弟弟邵公奭的后代，燕国土地数千里，军队几十万，子哙不留恋女色，不沉溺于音乐，不在宫内修建池塘楼阁，也不到宫外捕鸟打猎，并且亲自拿着工具整治农田。子哙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如此忧国忧民，即使古代所谓圣明的君王，其勤政忧民也不过如此。然而子哙最终身死国亡，被子之夺去了国家大权，以致遭到天下人的讥笑。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

【原文】　故曰：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也。为人臣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

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则譟诈之人不敢北面立谈；文言多、实行寡而不当立法者，不敢诬情以谈说。是以群臣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圣主明君，不适疑物以窥其臣也。见疑物而无反者，天下鲜矣。

【译文】　所以说：臣子有五种邪恶的行为，而君主却不知道。这五种行为是，作为臣子，有滥用财物行贿为个人骗取名誉的，有致力于利用奖赏恩赐以收买民心的，有竭力拉帮结党、网罗贤士为非作歹的，有借免除赋税徭役、减轻犯罪处罚的权力为自己制造威势的，有一心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曲直、发表奇谈怪论、身着奇装异服以及用漂亮的称号迷乱民众视听的。这五种臣子，是英明的君主所怀疑的，是圣明的君主所禁止的。除掉这五种臣子，那些浮躁奸诈之人就不敢再面对君主胡说八道了；说的多做的少而又不依法办事的人也就不敢隐瞒实情歪曲真相了。这样，群臣在家中就会努力提高道德修身，出来就能尽职尽责，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擅自作主、轻易表态、歪曲事实，这就是圣明的君主所以能统治臣下的原因。那些圣明的君主，不仅仅根据上述几种可疑的邪恶行为观察自己的臣子。他们往往根据上述行为举一反三联想到臣下其他种种邪恶的行为，不这样做的人是很少的。

【原文】　故曰：孽有拟適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故曰：“内宠并后，外宠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拟主，乱之道也。”故《周记》曰：“无尊妾而卑妻，无孽適子而尊小枝，无尊嬖臣而匹上卿，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四拟者破，则上无意，下无怪也；四拟不破，则陨身灭国矣。

【译文】　所以说：一旦有了和嫡子地位并列的庶子，有了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妾，有了和宰相权势相同的大臣，有了和君主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都是国家走向祸乱的根源。所以说：“内宫宠爱的嫔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爱的臣子与执政大臣抗衡，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权势和君主相等，这些都是导致祸乱的途径。”所以《周记》中说：“不要抬高妾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身份而抬高庶子的地位，不要抬高宠臣的身份使他与执政大臣分庭抗礼，不要因为尊重大臣而使他与君主权势相当。”如果避免了这四种现象，君主就不用担心臣下，臣下也不会有怪言乱行了；不能避免这四种现象，君主就会国破身亡。

八　经

一、因情

【原文】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

【译文】　治理国家，必须顺应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有喜好有厌恶，所以可以使用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奖赏和刑罚，就可以建立法律制度，治国的办法也就完备了。君主执掌权柄拥有威势，所以能做到令行禁止。权柄是决定生杀的大权，威势是制服百姓的条件。任免官员没有一定标准，君主的权柄就不那么神圣了；和臣下共同掌管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带着个人的好恶去听取群臣的意见，也不根据过去的好印象去考虑问题。君主听了臣下的意见，如果不加检验，权力就会逐渐分散到奸臣手中；如果不用自己的头脑去辨别考虑问题，君主就会被臣下逼入绝境。所以英明的君主行使权力像天一样公正无私，任免官员又像鬼一样神秘莫测。像天一样公正无私，就不会招来非议，像鬼一样神秘莫测，就不会陷入困境。君主运用自己的威势，严格管理国家，臣民即使有一点抵触情绪，也不敢违背，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无论是贬斥还是赞美，一律按法律进行，臣民就不会议论纷纷。所以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推崇劝免善行的最好办法；奖赏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提倡作恶的最有效的办法：这就叫奖赏人们认可的行为，惩罚人们厌恶的做法。奖赏不如丰厚一些，使人们感到值得去做；称赞不如美好一些，使人们感到非常荣耀；惩罚不如加重一些，使人们心中畏惧；斥责不如严厉一些，使人们感到羞耻。然后坚决推行法制，禁止臣子私下处罚，不让他们破坏赏功罚罪的制度。何时该赏，何时该罚，君主一定要清楚，明白了这一点，治国的办法也就完备了。

二、主道

【原文】 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智力敌而群物胜。揣中则私劳，不中则任过。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听不一，则后悖于前；后悖于前，则愚智不分。不公会，则犹豫而不断；不断，则事留。自取一，则毋堕壑之累。故使之讽，讽定而怒。是以言陈之日，必有策籍。结智者事发而验，结能者功见而谋成败。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犹不亲，而况于力乎？事智犹不亲，而况于悬乎？故其用人也不取同，同则君怒。使人相用则君神，君神则下尽，下尽则臣上不因君，而主道毕矣。

【译文】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能胜过众人，仅靠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尽知万物。君主与其靠自己一人的智慧和力量，不如利用全国民众的智慧和力量，这样就能敌得过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从而穷尽万物。如果君主遇事只靠自己去猜度，即使猜对了，也花费了自己的精力，猜错了，还要自己承担责任。最愚蠢的君主只知竭尽自己的能力，中等的君主能够充分发挥别人的力量，高明的君主则善于利用别人的智慧。所以遇到事情就集中众人的智慧，分别听取了每个人的意见后，再把大家集中起来公开讨论。如果不首先分别听取意见，就直接集合大家讨论，那么臣下发表的意见就可能受到别人观点的影响而改变自己本来的看法，这样君主就无法分辨臣下的愚蠢和聪明；如果只满足于分别征求意见，而不把大家集中起来讨论，就会由于众说纷纭而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就会影响事情的及时办理。对臣下的不同意见，如果君主能自己决定选择其中的一种，就不会掉入臣下所可能设下的陷阱。所以，君主应让臣下首先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再威严地责令他一定要完成。所以群臣发言时，一定要加以记录。对建议被采纳的人，等事情发生后，再验证其计谋是否正确；对出了力的人，等有了功效后，再来研究每个人的成败得失。一旦成败得失得到了验证，那么就要据此予以奖赏和惩罚。事情成功了，君主收取功效，计划失败了，臣下承担责任。统治者对检验符节这种极为重要而又不费力气的事尚且不亲自去做，何况那些需要费力的事呢？对需要稍动脑筋的事尚且不亲自去做，更何况是那些需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去推测的事呢？所以君主选拔人才时，不录用那些彼此意见相同的人，臣下意见相同，就表明是随声附和，互相勾结，于是君主就加以斥责。使意见不同的臣下都互相为君主所用，君主就显得神秘莫测了，君主神秘莫测，臣下就会尽心尽力为君主效劳。臣下尽心尽力，就不会寻找机会利用君主，这样，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

三、起乱

【原文】 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任吏责臣，主母不放；礼施异等，后姬不疑；分势不贰，庶適不争；权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门，大臣不拥；禁赏必行，显贤不乱。臣有二因，谓外内也。外曰畏，内曰爱。所畏之求得，所爱之言听，此乱臣之所因也。外国之置诸吏者，结诛亲昵、重帑，则外不籍矣；爵禄循功，请者俱罪，则内不因矣。外不籍，内不因，则奸究塞矣。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则下上；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阴奸也。翳曰诡，诡曰易。见功而赏，见罪而罚，而诡乃止。是非不泄，说谏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贤良播出曰游祸，其患邻敌多资。僇辱之人近习曰狎贼，其患发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发曰增乱，其患侥幸妄举之人起。大臣两重提衡而不跱曰卷祸，其患家隆劫杀之难作。脱易不自神曰弹威，其患贼夫酖毒之乱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则有劫杀之事。废置之事，生于内则治，生于外则乱。是以明主以功论之内，而以利资之外，故其国治而敌乱。即乱之道：臣憎，则起外若眩；臣爱，则起内若药。

【译文】 君主知道臣下和自己的利益不同，才能称王天下，认为和自己的利益相同，就会被臣下所挟持，与臣下共掌国家大权，就会被臣下所杀害。因此英明的君主能够明察公私的不同，知道君臣各自利害之所在，这样奸臣就无机可乘。一个国家产生祸乱的根源有六种：一是太后，二是君主的妻妾，三是君主的子孙，四是君主的弟兄，五是朝中权臣，六是名声显赫的“贤人”。依法任用官吏，严格监督臣下，太后就不敢放肆；礼仪上区分不同等级，妻妾就不会地位相等；权势不分给庶子，庶子就不会与嫡子争夺；君权牢牢握在手中，兄弟就不可能来侵害；臣民不被权臣所控制，权臣就不会蒙蔽君主；赏罚的措施坚决执行，著名的“贤人”就不会暗中作乱。臣子有两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就是国外的诸侯和国内的侍从。国外的诸侯是君主所害怕的，国内的侍从是君主所宠信的。君主对所怕诸侯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对所宠爱的侍从总是言听计从，这两者都是乱臣所要加以利用的。如果君主对外国安插进来的官吏及其接受贿赂的本国大臣严加查办，臣子就不敢借助外国势力寻机作乱了；按照功劳赏赐爵禄，对无功请赏的人及其为他说情的侍从一同惩处，那么侍从就不会成为臣子作乱的靠山了。不能借助于外国的力量，不能利用君主的侍从，那么

内外引发祸乱的途径就被堵塞住了。官吏逐级提拔，直到委以重任，这才是明智的用人方法。对职位很高、权力很大的人，要用三种办法加以控制：一是质，二是镇，三是固。把他们的父母妻子以及亲戚供养起来，暗中加以软禁作为人质，叫质；答应给他们丰厚的俸禄，而且一定要兑现，叫镇；从不同角度检验他们的言行，对其过错严加斥责，叫固。这样，贤能的人因为“质”而不敢有任何活动，贪婪的人因为“镇”而消除了野心，奸邪的人由于“固”而无计可施。对奸邪的行为宽容而不制裁，奸臣就会侵犯君主；对小的过错不加以批评，就会导致严厉的惩处；如果罪名与罪行相符，该杀的就直接杀掉。留着这种人，他要干坏事，杀了这种人，有损自己的名声，那就通过饮食将其毒死；不这样做，也可以让他的仇敌把他杀死：这叫做除阴奸。臣下蒙蔽君主，就是欺诈，欺诈，就是变化无常。只要君主见功行赏，见罪行罚，奸臣就不敢欺诈。君主不把自己的意见泄露出去，也不将臣下的建议向他们互相透露，奸臣变化无常、播弄是非的手段就不敢使用。君主的父兄和贤良之人流亡国外，叫做游祸，其后果在于给相邻的敌国增加了力量。君主亲近曾经受过刑罚的人，叫做狎贼，其隐患在于深藏在这些人心中的愤怒和耻辱随时都会发作。君主隐藏自己的愤怒而不发出，掌握了臣下的罪行而不揭露，叫做增乱，其危险在于怀有侥幸心理而轻举妄动的人随时都会行动起来。同时重用两个大臣，二人权势相当不分上下，叫做卷祸，其害处在于大臣私人势力强大，劫杀君主的灾难随时都会发生。君主过于随便而不显得神秘莫测，叫做弹威，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发生后妃用毒酒杀死君主的祸患。君主如果不知道这五种祸患，就会随时发生劫杀之事。至于官吏的任免，由君主自己决定，国家就稳定，而一旦被外国诸侯所左右，国家就混乱。因此英明的君主在国内论功行赏，在国外培养亲附自己的势力，从中获取利益，所以本国安定而敌国动乱。导致国家危乱的途径是：臣下遭到君主的厌恶，他们就会借助外国势力干涉本国内政，使君主头晕眼花招架不住；臣下受到君主的宠爱，就会借助君主左右的侍从制造祸乱，使君主像吃了毒药一样危在旦夕。

四、立道

【原文】　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行参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则渎上，不怒则相和。拆之征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众。观听之势，其征：在比周而赏异也，诛毋谒而罪同。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参言以知其诚，易视以改其泽，执见以得非常。一用以务近习，重言以惧远使。举往以悉其前，即迩以知其内，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问所暗，诡使以绝黩泄。倒言以尝所疑，论反以得阴奸。设

谏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明说以诱避过，卑适以观直谄。宣闻以通未见，作斗以散朋党。深一以警众心，泄异以易其虑。似类则合其参，陈过则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阴使时循以省衷。渐更以离通比。下约以侵其上：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军吏，约其兵士；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此之谓条达之道。言通事泄，则术不行。

【译文】 检验、考察臣下的方法是：通过多方面的检验谋取功效，采取交互衡量的方法追究过失。多方面地检验，必须对臣下的言行进行解剖分析；交互衡量，必须对臣下的过失予以严厉的斥责。不解剖臣下的言行，奸臣就会轻慢君主；对过失不加斥责，臣下就会狼狈为奸。通过解剖，可以看出臣下功劳的大小，君主在斥责臣下之前，不要让众人了解到自己的意图。君主观察臣下行为和听取臣下意见的一般情况是：发现有互相勾结的现象，君主就奖赏那些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臣下知道奸邪而不告发，君主就将其连同坏人一起治罪。要注意汇合臣下各方面的言论，然后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谋划，根据事物的道理加以验证，顺应人情予以分析。这四个方面的验证结果一致，接下来就可以观察臣下的行为了。分析臣下的言论，分析他是否对君主忠诚；从不同角度观察臣下，了解他在各种情况下的表现；最后通过掌握到的情况来发现臣下的反常行为。君主要采取专职专任的办法使身边的近臣专心从事某一项工作，通过反复重申法律禁令，使出使远方的使者心怀畏惧。了解臣下从前的经历以把握他们的过去，派人接近臣下以了解他们的内情，把臣子安置在外地以了解他们的外在表现。通过已经掌握的情况探问还不知道的情况，用诡诈的方法杜绝臣下的不恭行为。用反话试探自己怀疑的事情，从反面入手发现隐蔽的奸臣。设置谏官以纠正大臣的专权独断，举出奸臣的错误来观察他的动静。公开宣传法制，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虚地对待臣下，观察他们是刚直不阿还是阿谀奉承。宣布已经掌握的情况，以了解还未发现的问题，挑动坏人内部分裂，以使他们自行瓦解。深入探究某一事件的真相，使众人心中有所戒惧，故意泄露不同的看法，使坏人中途改变打算。遇到类似的事情，也要用检验的方法互相比较，要指出他的过失，明确产生过失的根源。知道臣下的罪过，就要对他的罪过加以惩罚，以便刹住他的威风；暗中派人巡查各地，了解地方官员是否尽职忠诚。不断更换官吏，拆散互相勾结的奸党。君主要和臣下约定，鼓励他们告发上级：要告发宰相，就和大臣约定；要告发大臣，就和他的下属约定；要告发军官，就和他的士兵约定；要告发派出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约定；要告发县令，就和他的属吏约定；要告发郎中，就和身边的侍从约定；要告发王后和姬妾，就和宫女约定。这就是上通下达的办法。但如果把这些人的告密行为泄露出去，这种考察臣下的方法就没有作用了。

五、类柄

【原文】　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奸无所失。伍、闾、连、县而邻，谒过赏、失过诛。上之于下，下之于上，亦然。是故上下贵贱相畏以法，相诲以和利。民之性，有生之实，有生之名。为君者有贤知之名，有赏罚之实。名实俱至，故福善必闻矣。

【译文】　英明的君主，最重要的是做事周到严密。因此，君主对某人的喜爱一旦流露出来，臣下就会利用这一点去赏赐某人，从而窃取君主的恩德；君主对某人的厌恶表现出来，臣下就会利用这一点去惩罚某人，从而分掉君主的威势。所以英明君主的言论总是严加封锁而不泄露，严加保密而不暴露。仅靠君主一人去发现十人的罪恶，是下等的办法；用臣民十人去发现一人的罪恶，是上等的办法。英明的君主兼用这两种办法，所以坏人不会被遗漏。伍、闾、连、县各层组织像邻居一样，互相监督，告发坏人就赏，不告发就罚。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也是如此。所以上级和下级、高贵者和卑贱者，都互相畏惧，不敢违法，都互相规劝对方立功受奖。人的本性是既要有实惠，又要有名声。作为君主，既有贤能智慧的名声，又有决定赏罚的大权。名声和实权都有了，其造福国家和百姓的名声就一定能传颂天下。

六、参言

【原文】　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呐者言之疑，辩者言之信。奸之食上也，取资乎众，籍信乎辩，而以类饰其私。人主不餍忿而待合参，其势资下也。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职，则官收。说大而夸则穷端，故奸得而怒。无故而不当为诬，诬而罪臣。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也，故朋党之言不上闻。凡听之道：人臣忠论以闻奸，博论以内一。人主不智，则奸得资。明主之道：己喜，则求其所纳；己怒，则察其所构；论于已变之后，以得毁誉公私之征。众谏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众之谏也败，君之取也。无副言于上以设将然，令符言于后以知谩诚语。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

【译文】　君主听取言论，如果不加检验，就无法要求臣下；不考察言论是否有用，就会有邪说迎合君主。言论这种东西，只要说的人多了，就变得可信；根本没有的东西，十个人说有，可能还表示怀疑，一百个人说有，就会认为有

那回事，一千个人说有，就不可能再改变人们对它的相信了。拙于表达的人说的话让人怀疑，善于辩说的人说的话令人相信。奸臣危害君主的方法，往往借助于人多，又凭借他的能言善辩而取得君主的信任，并用类似的事例掩饰他为自己谋私的企图。君主对他不发怒不斥责，而要等待进一步的检验，这就等于已经帮助了他。懂得治国之道的君主听取臣下的言论时，要审察它的用处，考核它的功效，根据功效确定赏罚，所以无用的花言巧语就不会在朝廷上出现。担任某一职务的官吏，如果他的才智不能胜任，就将其罢免。对说大话而浮夸的人，要追根究底，这样就能发现奸邪之人，从而将其严加斥责。言行不一致而又没有其他理由的，就是欺骗，臣下欺骗君主，就要追究他的责任。对臣下的言论一定要予以复核，对臣下的建议一定要强调它的效用，所以同党相互勾结的话就不敢再对君主说了。听取言论的正确方法是：通过臣下的真话，可以了解奸邪的情况；通过臣下广泛地议论，可以从中采纳一种好的建议。如果君主不明智，奸臣就可能钻空子。英明君主的做法是，对于使自己高兴的话，要研究为什么使自己高兴；使自己生气的话，要分析为什么使自己生气；等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再下结论，这样就可以证明那言论是诽谤还是赞扬，是为公还是为私。有的臣子耍小聪明，同时提出几种意见，让君主从中采纳一种，以此逃避罪责，即使君主采纳某一意见后没有成功，责任也在于君主选择不当了。所以君主不要让臣下在提出一种意见之后又附加另一种意见，而且又说明这一附加意见的可能性，要使臣下的意见和以后的事实相符，以此来检验他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英明君主的做法，不许臣下对一个问题同时提出两种意见，只许有一种；不许他们随便乱说，而一定要检验其最后的效果。所以奸臣就没有空子可钻了。

七、听法

【原文】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奉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雠。势足以行法，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故民劳苦而轻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宠必在爵；处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爵禄，所以赏也；民重所以赏也，则国治。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

【译文】 官吏权势大，是因为国家没有法度；法度失去作用，标志着君主昏庸愚昧。君主昏庸而无法度，各级官员就为所欲为了；各级官员为所欲为，其所得的俸禄就没有限制；俸禄没有限制，征收的赋税就会增加；赋税增加，各级官员就会更加富有。官员富有，权势又大，是由于国家管理上的混乱造成的。英明君主的治国方法是：选用有才能的人，表扬忠于职守的人，奖励有功劳的人。臣下推荐的人才合乎标准，君主就高兴，推荐者和被推荐者必然会受到赏赐；推荐的人不合标准，君主生气，推荐者和被推荐者就一定受到处罚；这样，人们就不敢偏袒自己的父兄，而会推荐有才能的仇人了。君主给臣下的权势足以使其执行法令，给他的俸禄足以保证做好公事，这样奸邪的行为就不会发生，所以百姓即使很劳苦，也不感到赋税过重。对有地位的人，不让他们权势过重，让他们的尊荣只表现在爵位上；对做官的人不准他们谋取私利，让他们的利益只表现在俸禄上；所以百姓尊重爵位而看重俸禄。爵禄，是君主用来赏赐臣民的，臣民重视这种爵禄，国家就能治理好了。刑罚太多太乱，名声真假难辨，赏赐和赞誉不当，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人们对名声和赏赐是同样重视的。对受到赏赐的人又加以诽谤，就不能鼓励人们立功行善；对受到惩罚的人又加以表扬，就不能够禁止邪恶的行为。英明君主的做法是，受到赏赐的，一定是对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人，受到表扬的，一定是为君主效力的人。奖赏和表扬一致，批评和处罚并用。这样，民众就不会有与奖赏不合的荣誉，也不会有与处罚不符的贬斥。受到重罚的人，一定有坏名声，所以人们害怕。刑罚是用来禁止邪恶的；人们害怕刑罚，国家就能得到治理。

八、主威

【原文】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势卑下，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则主威分。民以法难犯上，而上以法挠慈仁，故不明爱施而务赋纳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贰主威，行赋纳以疑法；听之则乱治，不听则谤主；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乎官；此之谓无常之国。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故民无以私名。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

【译文】 君主如果表彰个人品德，就会削弱自己的威势，如果听信慈惠仁爱的说教，就会破坏国家的法制。臣民因为有法制才畏惧君主，而君主却降低自己的身份过于谦卑地对待臣下，所以臣下才敢于放肆地违犯法令，以藐视君主为荣耀，这样君主的威势就会受到削弱。臣民因为有法制，所以才难以侵犯

君主，而君主却使法制迁就屈从慈惠仁爱的说教，所以臣下就会公开地进行施舍，热衷于行贿受贿的腐败政治，因此法令就会受到破坏。尊崇臣民谋取私利的行为以分散君主的威势，大搞行贿受贿而和法制抗衡，君主听之任之就会扰乱法制，加以制止就会招致诽谤，所以君主的地位被人轻视，法制被官吏所破坏，这就叫做没有法度的国家。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臣下不能以个人的品行得到荣誉，不能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作为功劳，功名的取得，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法律规定以外，即使有难能可贵的德行，也不表彰，所以臣民就不会因私利而得到好的名声。设立法度以统一臣民的言行，靠赏罚有信来发挥臣民的能力，明确称赞和贬斥的标准以鼓励行善和避免作恶。名声、赏罚、法令这三者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大臣有所作为是因为他们尊崇君主，百姓有功是因为他们为君主效了力，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称作有法度的国家。

《吕氏春秋》中的官训

（战国）吕不韦

贵　公

【原文】　四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

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

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译文】　从前，先代圣王治理天下，一定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做到公正无私，天下就安定了。天下获得安定是由于公正无私。试考察一下古代的记载，曾经取得天下的人是相当多的了。如果说他们取得天下是由于公正无私，那么他们丧失天下必定是由于偏颇有私。大凡立君的本意，都是出于公正无私。所以《鸿范》中说："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多么平坦宽广。不要偏私，不要倾侧，遵循先王的法则。不要滥逞个人偏好，遵循先王的正道。不要滥逞个人怨怒，遵循先王的正路。"

天下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阴阳相和，不只生长一种物类。甘露时雨，不偏私一物。万民之主，不偏袒一人。

伯禽将去鲁国，临行前请示治理鲁国的方法。周公说："施利给人民而不要谋取私利。"

有个荆人丢了弓，却不肯去寻找，他说："荆人丢了它，反正还被荆人得到，又何必寻找呢？"孔子听到这件事，说："他的话中去掉那个'荆'字就合适了。"老聃听到以后说："再去掉那个'人'字就合适了。"象老聃这样的人，算是达到公的最高境界了。

天地是多么伟大啊，生育人民而不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子孙，成就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万物都承受它的恩泽，得到它的好处，然而却没有哪一个知道这些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正是三皇五帝的品德。

管仲有病，桓公去探问他，说："您的病相当重了。如果您病情危急，不幸与世长辞，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呢？"管仲回答说："过去我尽心竭力，尚且不足以了解这样的人。如今病重，危在旦夕，又怎么能谈论这件事呢？"桓公说："这是大事啊，望您能教导我。"管仲恭敬地答应了，说："您想用谁为相？"桓公说："鲍叔牙行吗？"管仲回答说："不行。我深知鲍叔牙。鲍叔牙的为人，清白廉正，看待不如自己的人，不屑与之为伍，偶一闻知别人的过失，便终生不忘。不得已的话，隰朋大概还行吧？隰朋的为人，既能记识上世贤人而效法他们，又能不耻下问。自愧其德不如黄帝，又怜惜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政，不该管的，就不去打听；他对于事务，不需要了解的，就不去过问；他对于别人，无关大节的，就装作没看见。不得已的话，那么隰朋还行。"

相，是一种很高的职位。居于高位的人，不应该在小的地方花费精力，不应该玩弄小聪明。所以说：手艺高超的木匠不去亲自动手砍削，高超的厨师不去亲自排列食器，大勇之人不去亲自格斗厮杀，正义之师不去劫掠为害。

桓公行公正，抛却私恨，起用管子而成为五霸之长；行偏私，庇护所爱，任

用竖刀而致使死后国家大乱，不得殡殓，尸虫流出门外。

人年轻的时候愚昧，岁数大了聪明。如果聪明而用私，不如愚昧而行公。天天醉醺醺的却要整饬丧纪，自私自利却要树立公正，贪婪残暴却要称王天下，即使舜也办不到。

去　私

【原文】　五曰：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雠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雠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钜子腹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译文】　天覆盖万物，没有偏私；地承载万物，没有偏私；日月普照万物，没有偏私；春夏秋冬更迭交替，没有偏私。天地、日月、四季施其恩德，于是万物得以成长。

黄帝说过："音乐禁止淫靡，色彩禁止眩目，衣服禁止厚热，香料禁止浓烈，饮食禁止丰美，宫室禁止高大。"

尧有十个儿子，但他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了舜；舜有九个儿子，但他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了禹：他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了。

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缺个县令，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

说：“解狐可以。”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平公称赞说：“好！”就任用了解狐。国人对此都说好。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说：“国家缺个军尉，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平公称赞说：“好！”就又任用了祁午。国人对此又都说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祁黄羊的这些话太好了！推举外人不回避仇敌，推举家人不回避儿子。”祁黄羊可称得上公正无私了。

墨家有个大师腹䵍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腹䵍说：“先生您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下令给司法官不杀他了。希望先生您在这件事上听从我的话吧。”腹䵍回答说：“墨家的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样做为的是严禁杀人、伤人。严禁杀人、伤人，这是天下的大理。大王您虽然赐给我恩惠，命令司法官不杀我的儿子，但是我腹䵍却不可不执行墨家的法律。”腹䵍没有应允惠王，最终杀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墨家大师腹䵍忍心杀掉自己心爱的儿子去遵行天下大理，可算得上公正无私了。

厨师调和五味而不敢私自食用，所以可以做厨师。假使厨师调和五味而私自把它吃掉，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做厨师了。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也是如此。诛杀暴君，自己却不占有他的土地，而是把它分封给有德之人，所以能够成就王霸之业。假使他们诛杀暴君而把他的土地占为己有，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能成就王霸之业了。

当　染

【原文】　四曰：

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岐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郄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蒸，吴王阖庐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

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黄藉秦、高强，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嚭，智伯瑶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椹长，宋康王染于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宗庙不血食，绝其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可羞人，必称此六君者。

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于当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所染不当也。存亡故不独是也，帝王亦然。

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田系学于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

【译文】　墨子曾看到染素丝的而叹息说："放入青色染料，素丝就变成青色；放入黄色染料，素丝就变成黄色；染料变了，素丝的颜色也随着变化，染五次就会变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色不可不慎重啊。

不仅染丝这样，国家也有类似于染丝的情形。桀受到许由、伯阳的熏陶，禹受到皋陶、伯益的熏陶，商汤受到伊尹、仲虺的熏陶，武王受到太公望、周公旦的熏陶。这四位帝王，因为所受的熏陶合宜得当，所以能够统治天下，立为天子，功名盖天地。凡列举天下仁义、显达之人，一定都推举这四位帝王。夏桀受到干辛、岐踵戎的熏染，殷纣受到崇侯、恶来的熏染，周厉王受到虢公长父、荣夷终的熏染，周幽王受到虢公鼓、祭公敦的熏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受的熏染不得当，结果国破身死，被天下人耻笑。凡列举天下不义，蒙受耻辱之人，一定都举这四位君王。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牙的熏陶，晋文公受到咎犯、卜偃的熏陶，楚庄王受到孙叔敖、沈尹筮的熏陶，吴王阖庐受到伍员、文之仪的熏陶，越王勾践受到范蠡、文种的熏陶。这五位君主，因为所受的熏陶合宜得当，所以称霸诸侯，功业盛名流传到后代。范吉射受到张柳朔、王生的熏染，中行寅受到黄藉秦、高强的熏染，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雒、太宰嚭的熏染，智伯瑶受到智国、张武的熏染，中山尚受到魏义、椹长的熏染，宋康王受到唐鞅、田不禋的熏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受的熏染不得当，结果国家都破灭了，

他们自身有的被杀，有的受辱，宗庙毁灭不能再享受祭祀，子孙断绝，君臣离散，人民流亡。凡列举天下贪婪残暴、蒙受耻辱之人，一定都举这六位君主。

大凡作君，不是为的作君从而获得显荣，也不是为的作君从而获得安适，作君为的是实施大道。大道的实施产生于感染合宜得当。所以古代善于作君的把精力花费在选贤任能上，而对于官署政事则采取安然置之的态度，这是掌握了作君的正确方法。不善于作君的，伤身劳神，心中愁苦，耳目劳累，而国家却越来越危险，自身却蒙受越来越多的耻辱，这是由于不知道作君的关键所在的缘故。不知道作君的关键，所受的感染就不会得当。所受的感染不得当，大道从何而至？以上六个君主就是这样。那六位君主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国家，也不是不爱惜自己，而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感染不得当啊。所受的感染适当与否关系到存亡，不仅诸侯如此，帝王也是这样。

不仅国家有受染的情形，士也是这样。孔子向老聃、孟苏、夔靖叔学习。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示郊祭、庙祭的礼仪，平王派名叫角的史官前往，惠公把他留了下来，他的后代在鲁国，墨子向他的后代学习。孔子、墨子这两位贤士，没有爵位来使别人显赫，没有赏赐俸禄来给别人带来好处，但是，列举天下显赫荣耀之人，一定都称举这二位贤士。这二位贤士都死了很久了，可是追随他们的人更多了，他们的弟子越来越多，遍布天下。王公贵族因而宣扬他们；有爱子弟的，让他们的子弟跟随孔墨的门徒学习，没有一时中断过。子贡、子夏、曾子向孔子学习，田子方向子贡学习，段干木向子夏学习，吴起向曾子学习；禽滑厘向墨子学习，许犯向禽滑厘学习，田系向许犯学习。孔墨后学在天下显贵尊荣的太多了，数也数不尽，这都是由于熏陶他们的人得当啊。

功名　一作由道

【原文】　五曰：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善钓者，出鱼乎十仞之下，饵香也；善弋者，下鸟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

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

缶醢黄，蝇聚之，有酸；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

大寒既至，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

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令，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争其上之过，而不能与之贤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译文】　遵循一定的途径猎取功名，功名就无法逃脱，正象日影无法摆脱测日影用的标竿，回声必然伴随呼声一样。善于钓鱼的人能把鱼从十仞深的水下钓出来，这是由于钓饵香美的缘故；善于射猎的人能把鸟从百仞高的空中射下来，这是由于弓好的缘故；善于作君主的人能够使四方各族归顺他，这是由于恩德崇厚的缘故。水泉很深，鱼鳖就会游向那里；树木繁盛，飞鸟就会飞向那里；百草茂密，禽兽就会奔向那里；君主贤明，豪杰就会归依他。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勉强使人们归依，而去尽力创造使人们归依的条件。

强制出来的笑不快乐，强制出来的哭不悲哀，强制命令这种作法只可以成就虚名，而不能成就大业。

瓦器中的醋黄了，蚊子之类就聚在那里了，那是因为有酸味的缘故。如果只是水，就一定招不来它们。用猫招引老鼠，用冰招引苍蝇，纵然作法再巧妙，也达不到目的。用臭鱼驱除苍蝇，苍蝇会越来越多，不可禁止，这是由于用招引它们的方法去驱除它们的缘故。桀纣企图用破坏太平安定的暴政求得太平安定的局面，惩罚即使再重，刑法即使再严，又有什么益处？

严寒到了，人民就追求温暖；酷暑临头，人民就奔向清凉之地。因此，人民没有固定的居处，他们总是聚集在可以看到利益的地方，离开那些没有利益的地方。想要作天子的，对于人民奔走的原因不可不仔细察辨。如今的人世，寒冷到极点了，炎热到极点了，而人民之所以不奔向谁，是由于天下君主所作所为都是同样的坏啊！所以，想作天子的人，他显示给人民的不可不与此有区别。如果君主的言行与暴乱之君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即使下命令，人民也不会趋附他。如果人民不趋附谁，那么，成就王业的人就不会出现了，暴君就庆幸了，人民就绝望了。所以，在今天的世上如果有仁义之人在，不可不勉力从事这件事；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在，不可不致力于这件事。

贤明的名声与不肖的名声全由自己的言行而定，不能由别人给予，这就象命运不可更改，美恶不可移易一样。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遍害天下的人，但是却不能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死谏诤其君的过错，却不能给他们争得好名声。名声本来就不能由别人给予，它只能遵循一

定的途径获得。

先　己

【原文】　三曰：

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

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

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义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听则奸塞不皇。

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内失其行，名声堕于外。是故百仞之松，本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商、周之国，谋失于胸，令困于彼。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后杀，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诗》曰：“执辔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

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门户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于己身者乎！”

【译文】　汤问伊尹说：“要治理天下，该怎么办？”伊尹回答说：“一心只想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理好；如果说天下可以治理好的话，那首先要端正修养自身。”大凡做事的根本，一定要首先修养自身，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断吐故纳新，肌理就会保持畅通。精气日益增长，邪气完全除去，就会终其天年。这

样的人叫作“真人”。

过去，先代圣王修养自身，治理天下的大业自然成就；端正自身，天下自然太平安定。所以，改善回声的，不致力于回声，而在于改善产生回声的声音；改善影子的，不致力于影子，而在于改善产生影子的形体；治理天下的，不致力于天下，而在于修养自身。《诗》中说：“那个善人君子，他的仪容很端庄。他的仪容很端庄，给这四方各国做出榜样。”这说的正是端正修养自身啊。

因此，回心向道，自身就可以达到美好的境界了；行为合宜，就会受到他人的称赞了；乐施君道，百官就能治理好了，万民就能获得好处了。这三方面的成功，都在于实现无为。无为之道就是听任天道，无为之义就是要修养自身，无为之君就是凡事不亲自去做。不亲自去做就不会偏听，修养自身就会平和清静，听任天道就会顺应天性。顺应天性就会聪明、长寿；平和清静就会事业发展，百姓乐于归依；不偏听就会奸邪闭塞，不至惶惑。

所以，君主不行君道，他的边境就会遭受敌人侵犯；在国内丧失德行，就会在国外名声败坏。因此，百仞高的松树，下面树根受了伤，上面的枝叶必然干枯；商、周两代末世，国君心中计谋无当，政令在外自然难于推行。所以，心有所得，听就会有所得；听有所得，政事就会处理得当；政事处理得当，自然功成名立。五帝把道放在首位，而把德放在其次，所以没有任何人的德行比五帝更美好的了。三王把教化放在首位，而把刑罚放在其次，所以没有任何人的功业比三王更出色的了。五霸把功业放在首位，而把武力征伐放在其次，所以没有任何人的军队比五霸更强大的了。当今世上，各种诡计一齐实施，奸诈骗术接连使用，攻战不止，灭亡的国家、蒙辱的君主越来越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致力的是细枝末节啊。

夏君启同有扈氏在甘泽交战，没有取胜。六卿请求再战，夏君启说：“不行。我的土地并不小，我的人民也不少，但同有扈氏交战却没能取胜，这是由于我的恩德太少，教化不好的缘故啊！”于是夏君启居处不用两层席，吃饭不吃多种菜，琴瑟不设，钟鼓不列，子女不修饰打扮，亲近亲族，敬爱长者，尊重贤人，任用能士。一年之后，有扈氏就归服了。因此，想要制服别人的，一定先要克制自己；想要评论别人的，一定先要评论自己；想要了解别人的，一定先要了解自己。

《诗》中说：“手执缰绳驭马如同编织花纹一样。”孔子说：“明悉这句话的含义，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子贡说：“照《诗》中所说的去做，举止太急躁了吧！”孔子说：“这句诗不是说驭者动作急躁，而是说丝线在手中编织，而花纹却在手外成形。”圣人修养自身，而大业成就于天下。所以子华子说：“丘陵生成了，穴居的动物就安身了；大水深渊生成了，鱼鳖就安身了；松柏茂盛了，行

路的人就在树荫下歇息了。”

孔子谒见鲁哀公，哀公说：“有人告诉我说：‘治理国家的人，在朝堂之上治理就行了。’我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孔子说：“这不是迂阔之言。我听说，在自身有所得的人，在别人那里也会有所得；在自身有所失的人，在别人那里也会有所失。不出门却把天下治理得很好，这恐怕只有懂得自身修养的国君才能做到吧！”

论　人

【原文】　四曰：

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失之弥远。

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

凡彼万形，得一后成。故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意气宣通，无所束缚，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嗜欲易足，取养节薄，不可得也；离世自乐，中情洁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惧，严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则可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极也；举错以数，取与遵理，不可惑也；言无遗者，集肌肤，不可革也。谗人困穷，贤者遂兴，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譬之若御者，反诸己，则车轻马利，致远复食而不倦。

昔上世之亡主，以罪为在人，故日杀僇而不止，以至于亡而不悟。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

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贤不肖异，皆巧言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译文】　做君主的方法很简单，君主要奉行的原则就在近旁。最高的是向自身求得，其次是向别人寻求。越向远处寻求的，离开它就越远；寻求它越花力气的，失掉它就越远。

什么叫向自身求得呢？使耳目适度，节制嗜好欲望，放弃智巧计谋，摒除虚浮伪诈，让自己的意识在无限的空间中遨游，让自己的思想立于无为的境界。象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危害自己的身心了。没有什么危害自己的身心，就能够知道事物的精微；知道事物的精微，就能够懂得事理的玄妙；懂得事理的玄妙就叫作得道。

那万物，得道而后才能生成。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会适应事物的变化，博大精深，不可测度；德行就会彰明美好，与日月并列，不可熄灭；豪杰贤士就会随时到来，从远方来归，不可遏止；精神、元气就会畅通，无所束缚，不可拘守。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会重新返朴归真，嗜欲容易满足，所取养身之物少而有节制，不可支配；就会超脱世俗，怡然自乐，内心洁白，不可污染；就会威武不能使他恐惧，严厉不能使他害怕，不可屈服。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会举动与事合宜，随着时势应酬交际，不可困窘；就会举止依照礼数，取与遵循事理，不可迷乱；就会言无过失，感于肌肤，不可改变；就会奸人窘困，贤者显达，不可隐匿。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会象天地一样，那么，什么事情不能胜任？什么事情不能得当？这就象驾驭马车的人，反躬自求，就会年轻马快，即使跑很远的路再吃饭，中途也不会疲倦。

过去，古代亡国的君主认为罪在别人，所以每天杀戮不停，以至于亡国仍不醒悟。夏、商、周三代兴旺发达的君王，认为罪在自己，所以每天勤于功业，从不松懈，以至于成就了王者大业。

什么叫向别人寻求？人同类而智慧不同，贤与不肖相异。人们都用花言巧语来替自己防范，这是昏君惑乱的缘故。

大凡衡量、评定人：如果他显达，就观察他礼遇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尊贵，就观察他举荐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富有，就观察他赡养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听言，就观察他采纳的都是什么；如果他闲居在家，就观察他喜好的都是什么；如果他学习，就观察他说的都是什么；如果他困窘，就观察他不接受的都是什么；如果他贫贱，就观察他不做的都是什么。使他高兴，借以检验他的节操；使他快乐，借以检验他的邪念；使他发怒，借以检验他的气度；使他恐惧，借以检验他卓异的品行；使他悲哀，借以检验他的仁爱之心；使他困苦，借以检验他的意志。以上八种观察和六项检验，就是贤明的君主用以衡量、评定人的方法。衡量、评定别人又一定用六戚、四隐。什么叫六戚？即父、母、兄、弟、妻、子六种亲属。什么叫四隐？即朋友、熟人、乡邻、亲信四种亲近的人。

在内凭着六戚、四隐，在外凭着八观、六验，这样人们的真伪、贪鄙、美恶就能完全知晓、没有遗漏了。就象是避雨一样，所往之处无一处没有雨水，无所逃避。这就是先代圣王用以识别人的方法。

圜　道

【原文】　五曰：

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八虚甚久则身毙。故唯而听，唯止；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圜道也。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灑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无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为命也，贤不肖、安危之所定也。

人之有形体四枝，其能使之也，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则形体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号令不感，则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无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汤、武皆然。

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远，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贤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

【译文】　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效法它们，据以设立君臣上下。怎样解释天道圆呢？精气一上一下，环绕往复，循环不已，无所留止，所以说天道圆。怎样解释地道方呢？万物异类异形，都有各自的名分、职守，不能互相代替，所

以说地道方。君主掌握圆道，臣下处守方道，方道圆道不颠倒改变，这样国家才能昌盛。

太阳一昼夜绕行一周，这是圆道。月亮历行二十八宿，始于角宿，终于轸宿，角宿与轸宿首尾相接，这是圆道。精气四季运行，阴气上腾，阳气下降，相合而成万物，这是圆道。万物有了活力就会萌发，萌发而后滋生，滋生而后成长，成长而后壮大，壮大而后成熟，成熟而后衰败，衰败而后死亡，死亡而后形迹消失，这是圆道。云气西行，纷纭回转，冬夏不止；水泉东流，日夜不停。泉源永不枯竭，大海永不满盈，小泉汇成大海，重水化作轻云，这是圆道。黄帝说："天帝没有固定的居处。如果它固定在一处，就不会无所不在了。"这是说运行不止，这是圆道。人体共有九个孔窍，其中一窍闭塞，另外八窍就会有病。八窍病得厉害，时间久了，人就会死亡。所以，应答时若要听，应答就会停止；倾听时若要看，倾听就会停止。这是说要专精于一官一窍。一官一窍都不应停滞，停滞就成为祸灾，这是圆道。道是最高的，没有谁知道它的来源，也没有谁知道它的终极，没有谁知道它的开始，也没有谁知道它的归宿，然而万物都把它作为本源。圣王取法它，用来保全自己的天性，用来安定自己的生命，用来发号施令。号令从君主之口发出，百官接受而施行，日夜不停，普遍下达，深入到底，合于民心，通达四方，然后又旋转复回，回到君主那里，这是圆道。号令的施行符合圆道，不合宜的就能使它合宜，不好的就能使它美好，这样就没有壅闭之处了。没有壅闭之处就是君道畅通啊！所以，号令是君主把它当作生命来看待的东西，君主的贤与不肖、国家的安危都由它决定。

人有形体四肢，其所以能够支使它们，是由于它们受到触动必定知道。如果受到触动而不知道，那么形体四肢就不会听从支使了。臣下也是这样。如果对君主的号令无动于衷，就无法支使他们了。有臣下却不听从支使，不如没有。君主就是要支使本不属于自己的臣下，舜、禹、汤、武王都是这样。

先王设立高官，一定要使它方正。作到方正，职分就确定了；职分确定了，臣下就不会有隐私壅蔽其上。尧舜是贤明的君主，他们都把贤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不肯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然而设立官职仍然一定要使它方正。当今世上的君主，都想父子相传世世代代不失君位，从而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孙。但他们设立官职反而不能使它方正，用私欲把它搞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贪求的太远，而见识太短的缘故。五音无不应和，这是由于它们各自的乐律确定。宫、徵、商、羽、角各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音都调得很准确，不可以有丝毫差误，这就是五音无不应和的缘故。贤主设立官职与此相似。百官各守其职，治理分内的事，以此侍奉君主，君主就没有不安宁的了；以此治理国家，国家就没有不兴旺的了；以此防备祸患，祸患就无从降临了。

爱　士　一作慎穷

【原文】　五曰：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

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于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医教之曰：'得白骡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于侧，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骡，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杀白骡，取肝以与阳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

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故敌得生于我，则我得死于敌；敌得死于我，则我得生于敌。夫得生于敌，与敌得生于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决于知此而已矣。

【译文】　给人衣穿是因为人们在受冻，给人饭吃是因为人们在挨饿。挨饿受冻是人的大灾，拯救挨饿受冻的人是正义的行为。人的艰难窘迫比起挨饿受冻来灾难更为深重，所以贤明的君主对人陷入困境必定怜悯，对人遭受困厄必表痛惜。做到这一步，君主的名声就显赫了，国士就会归附了。

从前，有一次秦穆公乘马车出行，车坏了，右侧驾辕的马脱韁跑了，一群农夫抓住了它。穆公亲自去寻找那匹马，在岐山的南面看到农夫正在分食马肉，穆公叹息说："吃了骏马的肉而不马上喝酒，恐怕马肉会伤了你们的身体。"于是穆公给他们一一喝了酒，才离开。过了一年，秦、晋在韩原展开激战。晋国士兵已经包围了秦穆公的兵车，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抓住穆公车上左边的马，晋

惠公的车右路石举起长殳击中了穆公的铠甲，穆公的七层铠甲已被击穿了六层，在这危急时刻，曾在岐山之南分食马肉的农夫三百多人，赶来在车下竭尽全力为穆公拼死搏斗。于是秦军大胜晋军，反而俘获了晋惠公带回秦国。这就是《诗》中所说的“给君子作国君就要平正无私，借以让他们施行仁德；给卑贱的人作国君就要宽容厚道，借以让他们竭尽全力”啊！君主怎么能不务求施行仁德、爱抚人民呢？君主施行仁德，爱抚人民，人民就爱戴他们；人们如果爱戴他们的君主，那就都乐意为他们去死了。

赵简子有两匹白骡，简子特别喜爱它们。一天夜里，任广门邑小吏的阳城胥渠来到简子的门前，叩门申述说：“主君的家臣胥渠病了，医生告诉他说：‘如果弄到白骡的肝吃了，病就能好；如果弄不到，就必死。’”负责通报的人进去禀告赵简子。董安于正在一旁侍奉，恼怒地说：“嘿！胥渠这个家伙！竟算计起我们主君的白骡来了。请允许我去把他杀掉！”简子说：“杀人为的是使牲畜活命，不也太不仁义了吗？杀掉牲畜为的是救活人命，不正是仁爱的体现吗？”于是呼唤厨师杀掉白骡，取出肝，送给阳城胥渠。过了没多久，赵简子举兵攻狄，广门邑的小吏，左队七百人，右队七百人都争先登上城头，并斩获敌方披甲武士的首级。由此看来，君主怎么可以不爱士呢？

凡敌人来犯，都是为了追求利益；假如来犯而遭到覆灭，那将把退却看作是有利了。如果敌人都把退却看作是有利，那就用不着交锋了。所以，如果敌人从我们这里获得生存，那我们就要死在敌手；如果敌人死在我们手下，那我们就从敌人那里获得了生存。或是我们从敌人那里获得生存，或是敌人从我们这里获得生存，这其中的道理难道不该仔细研究吗？这是用兵的精妙所在，生死存亡就取决于是否懂得这个道理了。

季秋纪第九

季　秋

【原文】　一曰：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搜马。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向以誓之。天子乃厉服厉饬，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堕，师旅必兴。

顺　民

【原文】　二曰：

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磨 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

文王处岐事纣，冕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于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袭，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

病、困穷、颜色愁悴、不赡者，必身自食之。于是属诸大夫而告之曰：“愿一与吴徼天下之衷。今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偾，此孤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名姓，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枝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于是异日果与吴战于五湖，吴师大败，遂大围王宫，城门不守，禽夫差，戮吴相，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民心也。

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鸮子。鸮子曰：“已死矣，以为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译文】　先王治理天下首先顺依民心，所以功成名就。依靠仁德博取民心而建立大功、成就美名的，古代大有人在。失去民心而建立功名的却不曾有过。获得民心是有方法的，无论是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还是仅有百户的小邑，人民无不有所喜悦。只要做人民所喜悦的事，民心就获得了。人民所喜悦的事难道会很多吗？这是取得民心的关键。

从前，汤灭掉夏，治理天下。天大旱，五年没有收成。汤于是在桑林用自己的身体向神祈祷，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祸及天下人；即使天下人有罪，罪责也都在我一人身上。不要因我一人不才，致使天帝鬼神伤害人民的生命。”于是汤剪断自己的头发，拶起自己的手指，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牺牲，向天帝求福。人民于是非常高兴，雨于是也大下起来。汤可说是通晓鬼神的变化、人事转移的道理了。

文王住在岐山臣事纣王，虽遭冤枉侮慢，依然雅正恭顺，早晚朝拜不失其时，进献贡物一定合宜，祭祀一定诚敬。纣很高兴，封文王为西伯，赏他纵横千里的土地。文王再拜稽首，辞谢说：“我不要千里的土地，只愿替人民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并不是厌恶纵横千里的土地，用它替人民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必是想要博得民心。得到民心，它的好处胜过纵横千里的土地。所以说，文王是相当明智了。

越王深为会稽之耻而痛苦，想要深得民心以求和吴国拼死一战。于是他身不安于枕席，口不尝食美味，眼不看美色，耳不听音乐。三年的时间，苦心劳力，唇干肺伤，对内爱抚群臣，对下教养百姓，以便使他们一心归顺自己。有甜美的食物，如不够分，自己不敢独自吃；有酒把它倒入江中，与人民共饮。靠自己亲身耕种吃饭，靠妻子亲手纺织穿衣。饮食不求珍奇，衣服不穿两层，禁用二色为饰。他还时常出外巡视，随从车辆载着食物，去探望孤寡老弱中生病的、困厄的、面色忧愁憔悴的、饮食不足的人，一定亲自给他们食物吃。然后，

他召集诸大夫，向他们宣告说："我愿与吴国一次求得上天裁正。让吴、越两国彼此一道毁灭，士大夫踏肝践肺同日战死，我跟吴王颈臂相交肉搏而亡，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这些办不到，从国内考虑估量我们的国力不足以损伤吴国，从国外考虑结盟的诸侯也不能毁灭它，那么，我将抛弃国家，离开群臣，身带佩剑，手执利刃，改变容貌，更换姓名，充当仆役，执箕帚侍奉吴王，以便跟吴王决死于一旦之间。我虽然知道这样做会遭致腰断颈绝，头脚异处，四肢分裂，被天下人所羞辱，但是我的志向一定要付诸实施！"后来越国终于与吴国在五湖决战，吴国军队大败，紧接着越国军队包围了吴王的王宫，攻下城门，活捉了夫差，杀死了吴相。灭掉吴国之后二年越国称霸诸侯。这都是先顺依民心的结果啊。

齐庄子请求攻打越国，征求和子的意见。和子说："先君有遗命说：'不可攻打越国。越国是只猛虎。'"庄子说："虽然是只猛虎，但是现在已经死了。"和子把这话告诉鸮子，鸮子说："虽然已经死了，但人们还认为它活着。"所以，凡行事，一定要先考察民心，然后才可去做。

知　士

【原文】　三曰：

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

静郭君善剂貌辨。剂貌辨之为人也多訾，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静郭君，静郭君弗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窃以讠东静郭君，静郭君大怒曰："剿而类，揆吾家，苟可以傔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朝暮进食。

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静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剂貌辨俱。留无几何，剂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说婴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剂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请必行！"静郭君不能止。

剂貌辨行，至于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剂貌辨见，宣王曰："子，静郭君之所听爱也？"剂貌辨答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过颓涿视，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卫姬婴儿校师。'静郭君泫而曰：'不可，吾弗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也。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静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也。"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

“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少来静郭君乎？”剂貌辨答曰：“敬诺。”

静郭君来，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带其剑。宣王自迎静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静郭君至，因请相之。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强辞，三日而听。

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辨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

【译文】　假如有日行千里的骏马，但如果遇不到善于相马的人，仍然不会被当作千里马使用。善于相马的人与千里马，须互相依赖，然后才得以成名，就象鼓槌和鼓彼此相依一样。士中也有超群出众的千里马。气节高尚、为正义而献身的人就是士中的千里马。能够使士驰骋千里的，大概只有贤人吧。

静郭君很喜爱他的门客剂貌辨。剂貌辨为人毛病很多，其他门客都不喜欢他。士尉为此谏诤静郭君，静郭君不听。于是士尉告辞离开了静郭君的门下。孟尝君私下为此劝说静郭君，静郭君大怒说：“即使把你们都杀死，把我家拆得四分五裂，只要能让剂貌辨先生满足，我也在所不辞！”于是让剂貌辨住在上等客舍，让他的长子侍奉，早晚进献食物。

过了几年，齐宣王死了，齐闵王即位。静郭君的处世交往很不为闵王所赞许，他被迫辞官，回到封地薛，仍跟剂貌辨在一起。在薛地住了没多久，剂貌辨辞行，请求去谒见闵王。静郭君说：“大王不喜欢我到极点了，您去必定遭到杀害。”剂貌辨说：“我本来就不是去求活命的。我一定要去！”静郭君劝阻不住他。

剂貌辨走了，到了齐国都城。闵王听说了，心怀恼怒等着他。剂貌辨拜见闵王，闵王说：“你就是静郭君言听计从、非常喜爱的那个人吧？”剂貌辨回答说：“喜爱是有，至于言听计从根本谈不上。当初大王正作太子的时候，我对静郭君说：‘太子耳后见腮，下斜偷视，相貌不仁，象这样的人背理行事。不如废掉太子，改立卫姬的幼子校师。’静郭君流着泪说：‘不行。我不忍心这样做。’如果静郭君听从我的话并这样做了，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患。这是一个例证。回到薛地之后，楚相昭阳请求用大于薛几倍的土地交换薛地。我又说：‘一定要应允他。’静郭君说：‘我从先王那里承受了薛地，现在虽被后王所厌恶，但如果我把薛地换给别人，我怎么对先王说呢？再说先王的宗庙在薛，我怎么可以把先王的宗庙给楚国呢？’他又不肯听我的话。这是第二个例证。”闵王长叹，显出很激动的神色，说：“静郭君对我竟爱到这个地步吗？我年纪幼小，这些都不知道。您愿意替我把静郭君请来吗？”剂貌辨回答说：“遵命。”

静郭君来到国都，穿着宣王所赐的衣服，戴着宣王所赐的帽子，佩着宣王

所赐的宝剑。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静郭君，远远望见他就流下泪来。静郭君到了以后，闵王就请他作齐相。静郭君再三辞谢，不得已才接受下来。十天之后，他托病辞官，极力推辞，三天之后闵王才应允。

在当时，静郭君可称的上善于亲自了解人了。正因为他善于亲自了解人，所以别人的非议妨碍不了他。这正是剂貌辨之所以把生命与欢乐置之度外，为静郭君奔赴患难的缘故。

审　己

【原文】　四曰：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

故子路揜雉而复释之。

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谓此能说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能存鲁君之国。

齐湣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后。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译文】　大凡物之所以这样，必有原因。如果不知道它的原因，即使行为

符合外物的变化，也和不知相同，最终必为外物所困。先代君王、知名之士、通达之师之所以超过平庸之辈，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事物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水从山中流出奔向大海，并不是水厌恶山而向往海，而是山高海低的形势使它这样的。庄稼生在田野而贮藏在仓中，并不是庄稼有这种欲望，而是人们都需用它啊。

所以子路捉到雉却又放了它，是由于自己尚未知道捉到它的原因。

子列子曾射中目标，于是向关尹子请教关于射箭的道理。关尹子问："你知道你射中的道理吗？"子列子回答说："不知道。"关尹子说："现在还不能跟你谈论大道。"子列子回去练习射箭，练了三年，又去请教。关尹子问："你知道你射中的道理吗？"子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可以了，你要奉守它而不要失掉。"不只射箭如此，国家的生存，国家的灭亡，人的贤明，人的不肖，也都各有原因。圣人不去考察存亡，贤不肖本身，而是考察造成它们这样的原因。

齐国攻打鲁国，索取鲁国的岑鼎。鲁君把另一只鼎送到齐国。齐侯不相信，把它退了回来，认为不是岑鼎，并派人告诉鲁侯说："如果柳下季认为这是岑鼎，我愿意接受它。"鲁君向柳下季求助。柳下季答复说："您答应把齐侯想要的岑鼎送给他，为的是借以使国家免除灾难。我自己这里也有个'国家'，这就是信誉。毁灭我的'国家'来挽救您的国家，这是我难以办到的。"于是鲁君就把真的岑鼎运往齐国去了。象柳下季这样可称得上善于劝说国君了。不仅保持了自己的信誉，又能保存住鲁君的国家。

齐潛王流亡国外，住在卫国。有一次，白天散步，齐潛王对公玉丹说："我已流亡国外了，却不知道流亡的原因。我之所以流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当纠正自己的过失。"公玉丹回答说："我以为大王您已经知道了呢，您竟然还不知道吗？您之所以流亡国外，是因为您太贤明的缘故。天下的君主都不肖，因而憎恶大王您的贤明，于是他们互相勾结，合兵进攻大王。这就是大王您流亡的原因啊！"潛王很感慨，叹息说："君主贤明原来要受这样的苦啊！"这也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灭亡啊！这正是公玉丹之所以能够蒙骗他的原因。

越王授有四个儿子。越王的弟弟名叫豫，他想把越王的四个儿子全都杀掉，让自己成为越王的继承人。豫毁谤其中三子，让越王把他们杀掉了。国人很不满，纷纷指责王。豫又毁谤剩下的一子，想让越王杀掉他，越王没有听从豫的话。越王的儿子害怕自己必被杀死，于是借着国人的愿望把豫驱逐出国，并包围了王宫。越王叹息说："我不听从豫的话，所以才遭到这样的灾祸。"这也是不知自己为什么灭亡啊。

务　本

【原文】　六曰：

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有晻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

今有人于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

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贤。而己犹有患，用己于国，恶得无患乎？己，所制也；释其所制而夺乎其所不制，悖。未得治国治官可也。若夫内事亲，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亲未孝，交友未笃，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故论人无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

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后任；必反情，然后受。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郑君之问被瞻之义也，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译文】　试看上世古书，禹、汤、文武的辅臣声誉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功劳大的缘故。《诗经》上说："阴雨绵绵天气凉，浓云滚滚布天上。好雨落在公田里，一并下在私田上。"禹、汤、文武的辅臣都能凭借有功于公家，从而获得自己的私利。平庸君主的辅臣，他们希望得到名誉地位的心情跟三王的辅臣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蒙受耻辱的，他们的地位没有不陷入险境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为公家立功的缘故。他们都忧虑自身不能在国内显贵，却不忧虑自己的君主不能在天下显贵；他们都忧虑自己的家族不能富足，却不忧虑自己的国家领土不能扩大。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在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百官。《周易》说："按照正常的轨道返回，周而复始，有什么灾祸！吉利。"这是说只

要根本没有变异，一举一动终究会有喜庆。如今世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软弱怯儒，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认为自己从事于会计理财是可耻的，面对钱财就要占为己有，象这样而富足的，除非偷盗，否则无法取得财富。因此，荣华富贵不是自己来的，是靠功劳得来的。如今世人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大，这是欺骗；没有功劳而谋求荣华富贵，这是诈取。欺骗、诈取的方法，君子是不采用的。

人们的议论大都说："君主如果任用我，国家就必定没有祸患。"其实如果真的任用他，未必是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没什么比使自身贤明更重要的了。如果自己尚且有祸患，任用这样的人治理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自身是自己所能制约的，放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却去奋力于自己力所不及的事，这就叫悖谬。悖谬的人，不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是合宜的。至于在家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如果侍奉父母不孝顺，结交朋友不诚挚，这些都未能做到，怎么能称赞他呢？所以评论人不要根据他未能做到的评论，而要根据他已能做到的评论，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尚未能做到的事了。

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先贡献才能，然后才担任官职；一定先省察自己，然后才接受俸禄。君主即使多给俸禄，臣子也不无故接受。《大雅》中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你们不要有贰心。"这说的是忠臣的品行。这个道理体现在郑君问被瞻的主张、薄疑以不要加重赋税回答卫嗣君两件事上。被瞻、薄疑这两位士人，都接近于知道根本了。

下　贤

【原文】　三曰：

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与齐荆之服矣。

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瘁摄，贫无衣食而不忧慑。懇乎其诚自有也，觉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匆匆乎其心之坚固也，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迷乎其志气之远也，昏乎其深而不测也，确乎其节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鹄乎其羞用智虑也，假乎其轻俗诽誉也。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

无外，其小无内。此之谓至贵。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师，去其帝王之色，则近可得之矣。

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穷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

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骜禄爵者，固轻其主，其主骜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骜禄爵，吾庸敢骜霸王乎？"遂见之，不可止。世多举桓公之内行，内行虽不修，霸亦可矣。诚行之此论，而内行修，王犹少。

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门也。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故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锥刀之遗于道者，莫之举也。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故贤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实者其礼之。礼士莫高乎节欲，欲节则令行矣。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

【译文】　有道的士人，本来就傲视君主，不贤明的君主，也傲视有道的士人。他们天天这样互相傲视，什么时候才能相投？这就象儒家墨家互相非议和齐楚彼此不服一样。

贤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士虽然傲视自己，而自己却越发用礼对待他们。这样，士人怎能不归附呢？士人归附了，天下人就会跟着他们归附。所谓帝，是指天下人都来亲附；所谓王，是指天下人都来归服。得道的人，尊贵到做天子而不显现骄横傲慢，富足到有天下而不放纵自夸；卑下到当百姓而不感到失意屈辱，贫困到无衣食而不忧愁恐惧。他们诚恳坦荡，确实掌握了大道；他们大彻大悟，遇事不疑，必有依据；他们卓尔不群，坚守信念，绝不改变；他们顺应天道，随着阴阳一起变化；他们明察事理，意志坚定牢固；他们忠厚淳朴，不行诈伪之事；他们志向远大，高远无边；他们思想深邃，深不可测；他们刚毅坚强，节操高尚；他们做事谨慎，不肯自以为是；他们光明正大，耻于运用智谋；他们胸襟宽广，看轻世俗的诽谤赞誉。他们以天为法则，以德为品行，以道为根本。他们随万物变化而没有穷尽。他们精神充满天地，没有尽竭，布满

宇宙，不见边界。他们所具有的“道”，没有谁知道何时开始，没有谁知道何时终结，没有谁知道它的门径在哪儿，没有谁知道它的开端在哪儿，没有谁知道它的本源在哪儿。道大至无所不包，小至微乎其微。这就叫做无比珍贵。士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五帝也不能和他交友，三王也不得以他为师。如果丢开帝王尊贵的神态，那就差不多能够和他们交友、以他们为师了。

尧不用帝王的身份去会见善绻，面朝北恭敬地向他请教。尧是天子，善绻是平民，尧为什么这样过分地礼遇他呢？因为善绻是得道的人。对得道的人，不可傲视。尧衡量自己的德行智谋不如善绻，所以面向北恭敬地向他请教。这就叫做无比公正。不是无比公正，谁又能礼遇贤者呢？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朝见过住在穷巷陋室里的人有七十个。这件事，文王开了头而没有做到，武王做了而没有完成，周公旦辅佐年幼的成王才真正完成。这不是正说明成王亲自礼贤下士吗？

齐桓公去见小臣稷，一天去三次都没能见到。跟随的人说：“大国的君主去见一个平民，一天去了三次都没能见到，就算了吧！”桓公说：“不对。看轻爵位俸禄的士人，固然轻视君主，看轻王霸之业的君主，也轻视士人。纵使先生他看轻爵位俸禄，我怎么敢看轻王霸之业呢？”桓公终究见到了小臣稷，随从没能阻止住他。世人大多指责桓公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虽然不检点，但有如此好士之心，称霸还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按上述原则去做，而且私生活又好，就是称王恐怕还不止呢！

子产在郑国为相，去见壶丘子林，跟他的学生们坐在一起，一定按年龄就座。这是把相位的尊贵放在一边而不凭它去居上座。身为大国的相，而能丢掉相的架子，谈论思想，议论品行，真心实意地与人探索，大概只有子产能这样吧。他在郑国做了十八年相，仅处罚三个人，杀死两个人。桃李下垂到路上，也没有谁去摘；小刀丢在道上，也没有谁去拾。

魏文侯去见段干木，站得疲倦了却不敢休息。回来以后见翟黄，箕踞于堂上来跟他谈话。翟黄很不高兴。文侯说：“段干木，让他做官他不肯做，给他俸禄他不接受；现在你想当官就身居相位；想得俸禄就得到上卿的俸禄。你既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俸禄，又要求我以礼相待，恐怕很难办到吧。”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待人，不肯接受官职俸禄的就以礼相待。礼遇士人没有比节制自己的欲望更好的了。欲望得到节制，命令就可以执行了。魏文侯可以说是喜好以礼待士了，喜好以礼待士，所以向南能在连堤战胜楚国，向东能在长城战胜齐国，俘虏齐侯，并把他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奖赏文侯，封他为诸侯。

顺　说

【原文】　五曰：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

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

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

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桓公则难与往也。

【译文】　善于劝说的人象灵巧的人一样，借别人的力量而把它作为自己的力量，顺着他的来势加以引导，顺着他的去势加以推动，丝毫不露形迹，随着

他的出现、发展而出现、发展，如同言语与回声一样相随。随着他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他的衰微而衰微，以便因势利导，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的力量很大，才能很强，也能控制他的命运。顺着风呼叫，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能从远处听到；登上高处观望，眼睛并没有更亮，然而可以看到远处。这是因为所凭借的东西有利啊。

惠盎谒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武有力的人，不喜欢行仁义的人。客人将有何见教啊？"惠盎回答说："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刺不进您的身体；虽然有力，却击不中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要听的。"惠盎说："虽然刺不进您的身体，击不中您，但您还是受辱了。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不敢刺您，虽然有力却不敢击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不敢刺，不敢击，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所希望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想法，却还没有爱您使您有利的心。我有这样的道术：使天下的男子女子都愉快地爱您使您有利。这就胜过了勇武有力，居于上面说到的四种有害行为之上了。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这是我想要得到的。"惠盎回答说："孔丘、墨翟的品德就能这样。孔丘、墨翟，他们没有领土，但却能象当君主一样得到尊荣；他们没有官职，但却能象当官长一样受到尊敬。天下的男子女子没有谁不伸长脖子、抬起脚跟盼望他们，希望他们平安顺利。现在大王您是拥有万辆兵车大国的君主，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那么四方边境之内就都能得到您的利益了，百姓对您的爱戴就能远远超过孔丘、墨翟了。"宋王无话来回答。惠盎快步走了出去，宋王对身边的人说："很善辩啊！客人用言论说服了我。"宋王是个平庸的君主，可是他的心还是可以说服，这是因为惠盎能因势利导。能因势利导，那么贫贱的就可以胜过富贵的，弱小的就可以制服强大的了。

田赞穿着破旧衣服去见楚王，楚王说："先生您的衣服怎么这么破旧呢？"田赞回答说："衣服还有比这更坏的呢？"楚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田赞回答说："铠甲比这更坏。"楚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田赞回答说："冬天穿上冷，夏天穿上热，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坏的了。我很贫困，所以穿的衣服很坏。现在大王您是大国的君主，富贵无比，却喜欢拿铠甲让人们穿，我不赞成这样。或许这是为了行仁义吗？铠甲的事，是有关战争的事啊，是砍断人家的脖子，挖空人家的肚子，毁坏人家的城池，杀死人家的父子的事啊。那名声又很不荣耀。或许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吗？如果谋划损害别人，别人也必定谋划损害自己；如果谋划让别人遭到危险，别人也必定谋划让自己遭到危险。其实很不安全。这

两种情况，我认为大王您还是不要选择。”楚王无话来回答。主张虽然没有广泛实行，田赞可以说是能够树立自己的主张了。至于段干木隐居不仕而使魏国安全，那田赞还达不到这种地步。

管仲在鲁国被捉住，鲁国捆起他把他装在囚笼里，派差役用车载着把他送到齐国去。差役全都唱着歌拉车。管仲担心鲁国留下并且杀死自己，想赶快到达齐国，于是就对差役们说：“我给你们领唱，然后你们应和我。”他唱的歌节拍正好适合快走，差役们不觉得疲倦，因而走路走得很快。管仲可以说是能利用差役唱歌了。差役满足了自己的希望，管仲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治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成就霸业尚且不止，只不过齐桓公这个人难以辅佐他成就王业罢了。

观　世

【原文】　二曰：

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国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戕，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

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而入。越石父怒，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犹未邪？”越石父曰：“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已，今也见客之

志。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讥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客。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令功之道也。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且方有饥寒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远乎性命之情也。

【译文】　天下虽然有有道之士，但本来就很少。如果方圆千里有一个士，那就很多了，可以称得上是肩靠着肩了；如果几代出一个圣人，那就不少了，可以称得上是脚挨着脚了。士和圣人的出现，竟这样的困难，可是国家的安定却一定得依靠他们，象这样，国家安定的局面怎么能到来？即使幸或有贤人，也未必被人知道。有贤人而不被人知晓，那就跟没有贤人一样。这就是安定的世道之所以很短、而混乱的世道之所以很长的原因啊。所以成就王业的人没有出现四位，称霸诸侯的人没有出现六位，被灭亡的国家一个连着一个，被囚禁的君主一个接着一个。得到士就没有这样的祸患了。这就是周朝所封的四百多个诸侯、归服的八百多个国家如今没有再存在的原因。即便有存在的，也都曾经灭亡过。贤明的君主知道情况是这样，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以保自己终身平安。比如说登山，登山的人，登到的地方已经很高了，向左右看，高峻的山还在上边呢。贤人和人相处与此相似。自己已经很贤明了，品行已经很高尚了，向左右看，还尽是超过自己的人。所以周公旦说：“不如我的人，我不跟他在一起，这是牵累我的人；跟我一样的人，我不跟他在一起，这是对我没有益处的人。”只有贤人一定跟超过自己的人在一起。跟贤人在一起是能够办到的，那就是以礼对待他们。

君主贤明，世道安定，贤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肖，世道混乱，贤人就在下位，而奸佞小人受到提拔重用。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废黜，世道混乱没有比无天子更严重的了。没有天子，强大的就胜过弱小的，人多势众的就欺凌势孤力单的，用军队互相残杀，无法止息。如今的世道就正是这样。所以想要访求有道之士，就应该到江海之滨，山谷之中，僻远幽静之处去访求，这样做就有幸或许能得到他们。太公望在滋泉边钓鱼，是因为正遭逢纣当政的时

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文王只是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纣是天子。然而天子失去了太公，而诸侯却得到了太公，这是因为文王了解太公，而纣不了解太公啊。平民百姓，无须了解就可以役使他们，无须礼遇就可以命令他们。至于有道之士，一定要礼遇他们，一定要了解他们，然后才可以让他们把智慧才能全部献出来。

晏子到晋国去，看见一个反穿皮衣背着草的人正在路边休息。晏子认为这个人是个君子，就派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到了这里？"那个人回答说："我给齐人为奴，名叫越石父。"晏子听了以后说："噢！"立刻解下车左边的马把这个人赎了出来，跟他一起乘车回去。到了馆舍，晏子不向他告辞就进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派人回答他说："我不曾跟你交朋友啊。现在我从患难中把你解救出来，我对你还不可以吗？"越石父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可以忍受屈辱，在已经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就要挺胸做人。因此，我要跟您绝交。"晏子于是出来见他，说："刚才只是看到客人的容貌罢了，现在才看到客人的心志。我听说考察人的实际的人不留意人的名声，观察人的行为的人不考虑人的言辞。我可以向您谢罪而不被拒绝吗？"越石父说："先生您以礼对待我，我怎敢不恭敬从命！"晏子于是把他待为上宾。世俗之人有功劳就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就骄傲。现在晏子有从困境中解救人的功劳，却反而对被救的人很谦卑，他超出世俗已经相当远了。这就是保全功劳的方法啊。

列子很贫困，脸上现出饥饿的气色。有个宾客把这种情况告诉给郑相子阳，说："列御寇是个有道之士，居住在您的国家却很贫困，您恐怕是不喜欢士吧？"子阳让官吏送给列子几百石粮食。列子出来会见使者，拜而又拜，谢绝了。使者离开了，列子进了门，他的妻子怨恨地捶着胸脯说："听说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乐。如今妻子儿女已经面有饥色了，相国派人探望并给先生您送来吃的，先生您又不接受。我们岂不是命中注定要受贫困吗？"列子笑着对她说："相国自己并不了解我，是因为别人的话才送给我粮食，过不了多久，同样又将会因为别人的话治我的罪。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结果人民果然发难，杀死了子阳。接受了人家的供养，却不为他遭难而去死，就是不义，为他遭难而去死，就是为无道之人而死。为无道之人而死，就是悖逆。列子免除不义、避开悖逆，岂不是很远吗？正当他有饥寒之苦的时候，尚且不肯随随便便地接受别人的馈赠，这是因为事先预见到了事情的发展变化。事先预见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通晓性命的真情了。

任　数

【原文】　三曰：

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于静，目之见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

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釐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颡，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

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于得道术乎？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

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译文】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导来自夸，臣子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收容，这样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当主管官吏，这样就是臣子得以跟随着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选取，这是情势使他这样的。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君臣如果交换了各自的职守，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以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么？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没有骨骼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再说，耳目知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求驾驭臣下的方法，按照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釐侯察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很小，昭釐侯让官员用大猪替换小猪。那官员又把这头猪拿了来，昭釐侯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那官员无话回答。昭釐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釐侯的侍从说：“君王您根据什么知道的？”昭釐侯说：“我是根据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到了这件事，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瞎？根据他的视力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狂？根据他的话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见了，那么听觉就灵敏了；去掉视觉无法看见了，那么目光就敏锐了；去掉智慧无法去知道了，那么内心就公正无私了。去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这三种东西，就治理得乱。”以此说明耳目心智不足以依靠。耳目心智，它们所能了解认识的东西很贫乏，它们所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很浮浅。凭着浮浅贫乏的知识占有广博的天下，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治理全国人民，这种主张必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不能听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见；三亩大的宫室里的情况，心就不能知道。凭着这些，往东到开梧国，往南安抚多颡国，往西让寿靡国归服，往北让儋耳国归依，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君主的，不可不明察这些话啊。

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

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凡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顿纲纪，就能做到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虽然没有人带头，但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顺应冬天而带来寒冷，顺应夏天而带来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桓公说："把这事情告诉仲父去。"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这种情况连续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只能吃些没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没有吃到粮食。孔子白天躺着睡觉。颜回去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做熟了，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子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起身说："今天我梦见了先君，把饭食弄干净了然后去祭祀先君。"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烟尘掉到锅里，扔掉沾着烟尘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着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里揣度的还是不足以依靠。学生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并不难，掌握知人之术就难了。

勿　躬

【原文】　四曰：

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则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

祓篲日用而不藏于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

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

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

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赢，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绰；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译文】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别人还能不断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扫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就会昏昧；亲自去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会疲惫。衰竭、昏昧、疲惫，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应该实行的准则。

大桡创造了六十甲子记日，黔如创造了蔀首计算法，容成创造了历法，羲和创造了计算日子的方法，尚仪创造了计算月分的方法，后益创造了计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创造了衣服，夷羿创造了弓，祝融创造了市肆，仪狄创造了酒，高元创造了房屋，虞姁创造了船，伯益创造了井，赤冀创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创造了用马驾车，寒哀创造了驾车的技术，王亥创造了驾牛的方法，史皇创造了

绘画，巫彭创造了医术，巫咸创造了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正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技艺和才能，这是因为圣贤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养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一定要使自身劳苦忧虑、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惫不堪呢？因此，圣贤君王的品德，光灿灿地就象月亮刚出来，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阳的光芒，能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与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人能看出其形体来。这样，一旦君主南面而治，各种邪曲的事自然会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种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亲附了，名声就显赫了。

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让他当大田。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早入朝，晚退朝，敢于触怒国君，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士兵不退却，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当大司马。断案恰当，不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没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夷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诈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充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这就叫做懂得了道。

知　度

【原文】　五曰：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于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

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译文】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了治理百官的根本。明了治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独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治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憎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呢？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住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不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

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己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政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宫室一样，测量一下宫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木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慎　势

【原文】　六曰：

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大小、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

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

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汤其无鄗，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铭篆著乎壶鉴，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遇乱世，王犹尚少。

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辅，沙用鸠，山用樏，因其势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于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于大、少之贤于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于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即简公于庙。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译文】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们诚信，这是胡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仗恃着享有国家，这是危险的。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治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所以对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

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

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正中来建立宫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见方的地方作为京畿，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神农享有天下十七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就越大，越远的就越小。边远之处有十里大的诸侯国。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用人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役使别国就省力，用宋、郑役使别国就加倍容易，用齐、楚役使别国就等于把纲纪加在它们身上罢了。所使用的诸侯国越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鄗，武王如果没有岐，他们的贤德即使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业。凭着汤、武王那样的贤德，尚且需要借助于权势，更何况赶不上汤、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就吉祥，用小的诸侯国役使大的诸侯国就会灭亡，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就顺从，用权势轻的诸侯国役使权势重的诸侯国就不吉祥。由此看来，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铸在槃盂上，铭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他们对权势尊贵从不满足，他们对实力雄厚从不满足。有雄厚的实力，有尊贵的权势，有贤德之人辅佐，凭着这些，遇上乱世，至少也能成就王业。

天下的人民很贫穷很困苦了。人民的贫穷困苦越厉害，称王的人成就王业就越容易。凡是称王的，都是挽救人民的贫穷困苦啊。水里使用船，陆上使用车，泥泞路上使用辅，沙土路上使用鸠，山路上使用樏，这是为了顺应不同的形势。能因势利导的，命令就能执行。地位尊贵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严树立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尧、舜都不能改变它。诸侯都不想臣服于人，可是却不得不这样。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轻易地使之臣服呢？称王的人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立诸侯，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谓称王，凭借的是权势。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

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人分，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会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困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困宋国十个月。楚国围困过宋国三次，却不能灭亡它。并不是不可以灭亡，拿一个象宋国一样无德的国家去攻打宋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凡是功业的建立，都是因为贤与不肖、强与弱、治与乱不相同啊。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他们一味固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罢免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浅陋之人所能知道的。"过了没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与不后悔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东西，却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贯通。事理贯通，这是当君主应该掌握的原则啊。

审应览第六

审　应

【原文】　一曰：

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

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

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何为举矣？”孔思之对鲁君也，亦过矣。

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后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见魏王，曰：“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后，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后声氏为晋公，拘于铜鞮，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

魏昭王问于田诎曰：“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诎对曰：“臣之所举也。”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诎对曰：“未有功而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后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圣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诎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问曰“先生其圣乎”，己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诎不察。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于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

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

公子沓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驱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驱则可。

【译文】　君主对自己的言语神色，不可不慎重。凡是君主有见识的，言谈都不想先开口。别人唱，自己应和；别人先做，自己随着。根据他外在的表现，考察他的内心；根据他的言论，考察他的名声；根据他的实际，推求他的名声。这样，那么游说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而君主就能掌握住根本了。

孔思请求离开鲁国，鲁国君主说：“天下的君主也都象我一样啊，你将要到

哪里去？”孔思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就象鸟一样，受到惊吓就飞走。”鲁国君主说：“君主不贤德，天下都是这样啊。离开不贤德的君主，还到不贤德的君主那里去，你自己认为这是能了解天下的君主吗？凡是鸟飞走，都是离开惊吓它的地方到不惊吓它的地方去。惊吓与不惊吓，并不能知道。如果离开惊吓它的地方到惊吓它的地方去，那么鸟为什么要飞走呢？”孔思那样回答鲁国君主，是不对的。

魏惠王派人对韩昭侯说：“郑国是韩国灭亡的，希望您封郑国君主的后代。这就是所说的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在、使灭绝的诸侯得以延续的道义。您如果封郑国君主的后代，那么您的名声就会显赫。”昭侯对此感到忧虑，公子食我说：“我请您允许我去回答他。”公子食我到了魏国，见到魏王以后说：“贵国命令我国封郑国君主的后代，我国不敢应承。我国一向被贵国视为祸患。从前晋出公的后代声氏当晋国君主，后来被囚禁在铜鞮，贵国不怜悯他，却让我国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灭绝的诸侯，我国不敢应承。”魏王惭愧地说：“这本来不是我的意思，请客人不要再说了。”这是举出别人的不义行为来为自己做不义的事辩解。魏王虽然无话回答，但韩国做不义的事却更加厉害了。公子食我的善辩，恰好足以文过饰非。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听到先生您议论说：‘当圣贤很容易。’有这样的话吗？”田诎回答说：“这是我说的话。”昭王说：“那么先生您是圣贤吗？”田诎回答说：“没有功绩就能知道这人是圣贤，这是尧对舜的了解；等到这人有了功绩然后才知道他是圣贤，这是一般人对舜的了解。现在我没有功绩，可是您却问我说‘你是圣贤吗’，请问您也是尧吗？”昭王无话回答。田诎回答昭王的时候，昭王本来不是说“我了解圣贤”，而是问他说“先生您是圣贤吗”，田诎自己于是就用了解圣贤的话回答昭王，这样，就使昭王享有了自己不应该享有的声誉，而田诎在对答时也不省察。

赵惠王对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消除战争有十多年了，可是却没有成功。战争不可以消除吗？”公孙龙回答说：“消除战争的本意，体现了兼爱天下人的思想。兼爱天下人，不可以靠虚名就能实现，一定要有实际。现在蔺、离石二县归属了秦国，您就穿上丧国之服；向东攻打齐国夺取了城邑，您就安排酒筵加餐庆贺。秦国得到土地您就穿上丧服，齐国丧失土地您就加餐庆贺，这都不符合兼爱天下人的思想。这就是消除战争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啊。”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傲慢无礼却想受到尊敬，结党营私处事不公却想得到好名声，号令烦难屡次变更却想平静，乖戾残暴贪得无厌却想安定，即使是黄帝也会束手无策的。

卫嗣君想加重赋税来聚积粮食，人民对此感到不安，他就把这种情况告诉

薄疑说："人民非常愚昧啊。我聚积粮食，是为人民着想。他们自己保存粮食与保存在官府里，有什么区别呢？"薄疑说："不对。粮食保存在人民手里，您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官府里了；粮食保存在官府里，人民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人民手里了。"凡是听到某种意见一定要反躬自求，能详察，那么命令就没有不被听从的了。立国时间长了就稳固，国家稳固就难以灭亡。现在虞、夏、商、周没有存在的，都是因为不知道反躬自求啊。

公子沓当周国的相，申向劝说他时战栗不止。公子沓责备他说："您劝说我时战栗不止，是因为我是相吧？"申向说："我是很不贤德，虽说这样，但是您年纪二十岁就当了相，会见年老的人却让他战栗不止，请问这是谁的过错呢？"公子沓无话回答。战栗不止是因为不习惯见尊者，让人战栗不止是因为严厉骄横。倘或谦虚恭敬待人而别人还是战栗不止，那么责任就不在尊贵的人了。所以，别人虽说时常有犯过失的，但自己还是不能改变谦虚恭敬待人的态度。别人犯过失不足以责难，用严厉骄横的态度待人则应该责难。

重　言

【原文】　二曰：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公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讠喜！日之役者，有执蹠□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绖之色也；鞸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鞸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译文】　君主说话，不可不慎重。殷高宗是天子，即位以后，守孝三年不说话。卿、大夫们很恐惧，对此感到忧虑。高宗这才说道："凭我自己的力量使四方得到纠正，我唯恐说的话不恰当啊，因此才不说话。"古代的天子，他们对说话慎重到如此地步，所以说的话没有失误的。

周成王与唐叔虞闲居时，摘下梧桐叶子当珪，交给唐叔虞说："我拿这个来封你。"叔虞很高兴，把这事告诉了周公。周公向成王请示说："天子您封叔虞了吧？"成王说："我是跟叔虞开玩笑呢。"周公回答说："我听说过，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天子一说话，史官就记下来，乐人就吟诵，士就颂扬。"成王于是就把叔虞封在晋。周公旦可以说是善于劝说了，他一劝说就使成王对言谈更加慎重，使爱护弟弟这种道义彰明，又因为封叔虞于晋而使周王室更加稳固。

楚庄王立为国君三年，不理政事，却爱好隐语。成公贾入朝劝谏，庄王说："我禁止人们来劝谏，现在你却来劝谏，这是为什么？"成公贾回答说："我不敢来劝谏，我希望跟您讲隐语。"庄王说："你何不对我讲隐语呢？"成公贾回答说："有只鸟停在南方的土山上，三年不动不飞不鸣，这是什么鸟啊？"庄王猜测说："有只鸟停在南方的土山上，它之所以三年不动，是要借此安定意志；它之所以不飞，是要借此生长羽翼；它之所以不鸣，是要借此观察民间的法度。这鸟虽然不飞，一飞就将冲上天空；虽然不鸣，一鸣就将使人惊恐。你出去吧，我知道隐语的含义了。"第二天上朝，提拔的有五个人，罢免的有十个人。臣子们都非常高兴，楚国的人们都互相庆贺。所以《诗》上说："为什么这么久不行动呢，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安居不动呢，一定是有缘故的。"这大概说的就是庄王吧！成公贾讲的隐语，胜过太宰嚭劝说的言论。太宰嚭劝说的言论被夫差听从了，吴国因此成为废墟；成公贾讲的隐语，被楚王理解了，楚国因此称霸诸侯。

齐桓公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谋划的事尚未公布就被国人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说："与仲父谋划攻打莒国，谋划的事尚未公布就被国人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国内一定有聪明睿智的人。"桓公说："嘻！那天服役的人有拿着耒向上张望的，我料想大概就是这个人吧！"于是就命令那天服役的人再来服役，不得替代。过了一会儿，东郭牙来了。管仲说："这人一定是那个把消息传出去的人了。"于是就派礼宾官员领他上来，管仲和他分宾主在台阶上站定。管仲说："传播攻打莒国消息的人是你吧？"东郭牙回答说："是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过攻打莒国的话，你为什么要传播攻打莒国的消息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揣测，我是私下里揣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过攻打莒国的话，你根据什么揣测出来的？"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神色：面露喜悦之色，这是欣赏钟鼓等乐器时的神色；面带清冷安静之色，这是居丧时的神色；怒气冲冲、手足挥动，这是要用兵打仗的神色。那天我望见您在台上怒气冲冲、手足挥动，这就是要用兵打仗的神色。您的嘴张开了，没有闭上，这表明您所说的是'莒'。您举起胳膊指点，被指的正是莒国。我私下考虑，诸侯当中不肯归服齐国的，大概只有莒国了吧！因此我就传播了攻打莒国的消息。"大凡耳朵能听到，是因为有声音。现在没有听到声音，却根据别人的面部表情与手臂动作了解别人的意图，这是东郭牙不靠耳朵就能听到别人的话啊。桓公、管仲虽然善于保守秘密，也不能掩盖住。所以，圣人能在无声之中有所听闻，能在无形之中有所察见。詹何、田子方、老耽就是这样啊。

行　论

【原文】　六曰：

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雠以求存。执民之命。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故布衣行此指于国，不容乡曲。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

而哀下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齐攻宋，燕王使张魁将燕兵以从焉，齐王杀之。燕王闻之，泣数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令举兵以攻齐也。"使受命矣。凡繇进见，争之曰："贤主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昭王曰："是何也？"对曰："松下乱，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王曰："诺。"请王止兵，王曰："然则若何？"凡繇对曰："请王缟素辟舍于郊，遣使于齐，客而谢焉，曰：'此尽寡人之罪也。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此弊邑之择人不谨也。愿得变更请罪。'"使者行至齐，齐王方大饮，左右官实御者甚众，因令使者进报。使者报，言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毕，又复之，以矜左右官实。因乃发小使以反令燕王复舍。此济上之所以败，齐国以虚也。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湣王以大齐骄而残，田单以即墨城而立功。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累矣而不毁，举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

楚庄王使文无畏于齐，过于宋，不先假道。还反，华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来不假道，是以宋为野鄙也。楚之会田也，故鞭君之仆于孟诸。请诛之。"乃杀文无畏于扬梁之堤。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车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兴师围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执牺，委服告病，曰："大国若宥图之，唯命是听。"庄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为却四十里，而舍于卢门之阖，所以为成而归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简人。简人则事穷矣。今人臣死而不当，亲帅士民以讨其故，可谓不简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还师，可谓不穷矣。夫舍诸侯于汉阳而饮至者，其以义进退邪！强不足以成此也。

【译文】　君主的所作所为，与平民不同。形势不好，时机不利，可以侍奉仇敌以便求得生存。君主掌握着人民的命运。掌握着人民的命运，是重大的责任，不能以恣心所欲为能事。平民如果在国内也这样做，那就不能在乡里容身了。

尧把帝位让给了舜。鲧当诸侯，他对尧发怒说："符合天道的就当帝王，符合地道的就当三公。如今我符合地道，却不让我当三公。"鲧认为尧这样做是丧失了原则，想得到三公的职位。他的愤怒超过了猛兽，想发动叛乱。他象猛兽把角并排起来一样固城自守，象猛兽举起尾巴一样立旗为号。舜召见他他不来，在野外游荡，以便给舜制造祸患。舜于是在羽山杀死了他，用锋利的吴刀肢解了他。禹对此不敢怨恨，反而侍奉舜。他担任了司空之职，疏导洪水。他晒得面孔黧黑，累得步履艰难，七窍不能畅通，因而很得舜的欢心。

从前纣王暴虐无道，杀死梅伯把他做成肉酱，杀死鬼侯把他做成肉干，在

宗庙里用来宴请诸侯。文王流着眼泪为此叹息。纣王担心他背叛自己，想杀死文王灭掉周国。文王说："父亲即使无道，儿子敢不侍奉父亲吗？君主即使无道，臣子敢不侍奉君主吗？君主怎么可以背叛呢？"纣王于是赦免了他。天下人听到这件事，认为文王畏惧在上位的人而哀怜在下位的人。所以《诗经》中说："就是这个周文王，言与行小心翼翼。心地光明侍奉上帝，因而得来大福大吉。"

齐国攻打宋国，燕王派张魁率领燕国士兵去帮助齐国，齐王却杀死了张魁。燕王听到这消息，眼泪一行行落下来，召来有关官员告诉他说："我派兵参战可是齐国却杀死了我的使臣，我要立即发兵攻打齐国。"官员接受了命令。凡繇进来谒见燕王，劝谏说："从前认为您是贤德的君主，所以我愿意当您的臣子。现在看来您不是贤德的君主，所以我希望辞官不再当您的臣子。"燕昭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凡繇回答说："松下之难，我们的先君不得安宁而被俘。您对此感到痛苦，但却侍奉齐国，是因为力量不足啊。如今张魁被杀死，您却要攻打齐国，这是把张魁看得比先君还重。"燕王说："好吧。"凡繇请燕王停止出兵，燕王说："然而应该怎么办？"凡繇回答说："请您穿上丧服离开宫室住到郊外，派遣使臣到齐国，以客人的身分去谢罪，说：'这都是我的罪过。大王您是贤德的君主，哪能全部杀死诸侯们的使臣呢？然而燕国的使臣独独被杀死，这是我国选择人不慎重啊。希望能够让我改换使臣以表示请罪。'"使臣到了齐国，齐王正在举行盛大宴会，参加宴会的近臣、官员、侍从很多，于是让使臣进来禀告。使臣禀告，说是燕王非常恐惧，因而来请罪。使臣说完了，齐王又让他重复一遍，以此来向近臣、官员、侍从炫耀。于是齐王就派出地位低微的使臣去让燕王返回宫室居住。这就是后来齐国之所以在济水一带被燕国打败的原因，齐国因而变得很虚弱。七十余座被攻下的城邑，如果没有田单，几乎不能收复。齐湣王凭借着强大的齐国，因为骄横而使国家残破；田单凭借着即墨城，却能立下大功。古诗说："要想毁坏它，必先把它重叠起；要想摔倒它，必先把它高举起。"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重叠起来却能不被毁坏，高举起来却能不被摔倒，大概只有有道之人能做到吧！

楚庄王派文无畏出使齐国，途经宋国，没有事先借道。等他返回的时候，华元对宋昭公说："他去的时候不借道，回来的时候也不借道，这是把宋国当成楚国的边远城邑了。从前楚王跟您会猎时，在孟诸故意鞭打您的车夫。请您允许杀掉文无畏。"于是就在扬梁的堤防上杀死了文无畏。楚庄王正悠闲地把手揣在衣袖里，听到这消息后说："哼！"就拂袖而起，来不及穿鞋、佩剑、乘车，奉鞋的侍从追到庭院中才给他穿上鞋，奉剑的侍从追到寝门才给他佩上剑，驾车的驭者追到蒲疏街市上才让他乘上车。接着住在了郊外。发兵围困宋国九个月。宋国人彼此交换孩子杀了吃掉，劈开尸骨来烧火做饭。宋国君主脱去衣服，露

出臂膀，牵着纯色牲，表示屈服，述说困苦状况，说："贵国如果打算赦免我的罪过，我将唯命是从。"庄王说："宋国君主的话很诚恳啊！"因此就后退了四十里，驻扎在卢门那里，两国媾和以后就返回去了。大凡事情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弊病，在于重事而轻人。轻视人，那么事情就会处于困境。现在臣子死得不应该，楚庄王亲自率领士兵加以讨伐，可以说是不轻视人了。宋国君主表示屈服述说困苦状况之后，楚庄王就退军了，可以说是不会处于困境了。他在汉水之北盟会诸侯，回国之后用饮至之礼向祖先报功，所以能如此，大概是因为他一进一退都根据义的原则吧！单凭强大是不足以达到这种地步的。

骄　恣

【原文】　七曰：

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

晋厉公侈淫，好听谗人，欲尽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谓厉公曰："必先杀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公曰："诺。"乃使长鱼矫杀郤犨、郤锜、郤至于朝，而陈其尸。于是厉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杀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当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则不知化，不知化者举自危。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谷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王。春居问于宣王曰："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轻，敢问荆国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敢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其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谏寡人之晚也？寡人请今止之。"遽召掌书曰："书之！寡人不肖，而好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谏不可不熟。莫

敢谏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与人同，其所以入之与人异。宣王微春居，几为天下笑矣。由是论之，失国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无春居。故忠臣之谏者，亦从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

赵简子沈鸾徼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鸾徼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鸾徼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鸾徼来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鸾徼未尝进一人也。是长吾过而绌善也。"故若简子者，能厚以礼督责于其臣矣。以礼督责于其臣，则人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非；可与为直，而不可与为枉。此三代之盛教。

【译文】　亡国的君主，必然骄傲自满，必然自以为聪明，必然轻视外物。骄傲自满就会傲视贤士，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看轻外物就会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就会召致祸患，独断专行君位就会危险，傲视贤士听闻就会闭塞。要想不闭塞，必须礼贤下士；要想君位不危险，必然得到众人辅佐；要想不召致祸患，必须准备齐全。这三条，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最大原则。

晋厉公奢侈放纵，喜欢听信谗人之言，他想把他的大臣们都除掉，提拔他身边的人为官。胥童对厉公说："一定要先杀掉三个姓郤的。他们家族大，对公室有很多怨恨，除掉大家族，就不会威逼公室了。"厉公说："好吧。"于是就派长鱼矫在朝廷上杀死了郤犨、郤锜、郤至，陈列他们的尸体示众。接着厉公到匠丽氏那里游乐，栾书、中行偃劫持并囚禁了他。诸侯们没有人援救他，百姓们没有人哀怜他。过了三个月，就把他杀死了。君主的弊病，在于只知道自己能危害别人，却不知道如果所害的人是不该害的反而会自己遭殃。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智谋短浅啊。智谋短浅就不知道事物的变化，不知道事物变化的人一举一动都会危害自己。

魏武侯谋划事情总是很得当，有一次他在朝廷中捋袖伸臂大声说："大夫们的谋虑，没有人赶得上我了！"只站了一会儿，这句话就说了好几遍。李悝快步走上前说："从前楚庄王谋划事情很得当，成就了很大功业，退朝以后却面有忧色。身边的人说：'大王您成就了很大的功业，退朝以后却面有忧色，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庄王说：'仲虺有话，我很喜欢。他说："诸侯的品德，能为自己选取老师的，就会称王天下；能为自己选取朋友的，就会保存自身；所选取的人不如自己的，就会遭到灭亡。"如今凭着我这样不贤德，臣子们的谋划，又都赶不上我，我大概要灭亡了吧！'"李悝接着又说道："这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所忧虑的，可是您却偏偏自夸，那怎么可以呢！"武侯说："你说的好。"君主的弊病，不在于自己看轻自己，而在于自己看重自己。自己看重自己，那么该接受的意见就会加以拒绝。该接受的意见加以拒绝，那么进谏之路就堵塞了。李悝可以说是善于劝谏自己的君主了，他一劝谏，就让武侯更加懂得了当君主的原

则。

齐宣王修建大宫室，规模之大超过了一百亩，堂上设置三百座门。凭着齐国这样的大国，修建了三年还没有能修建成。臣子们没有人敢劝阻齐王。春居向宣王说："楚王抛弃了先王的礼乐，音乐因此变得轻浮了，请问楚国算是有贤明君主吗？"宣王说："没有贤明君主。"春居说："所谓的贤臣数以千计，却没有人敢劝谏，请问楚国算有贤臣吗？"宣王说："没有贤臣。"春居说："如今您修建大宫室，宫室之大超过了一百亩，堂上设置三百座门。凭着齐国这样的大国，修建了三年仍不能够修建成。臣子们没有人敢劝阻，请问您算是有贤臣吗？"宣王说："没有贤臣。"春居说："我请您允许我离开吧！"说完就快步走出去。宣王说："春子！春子！回来！为什么这么晚才劝阻我呢？"赶紧召来记事的官员说："写上！我不贤德，喜欢修建大宫室。春子阻止了我。"对于劝谏，不可不认真考虑。不敢劝谏的人，并不是不想劝谏。春居想要做的跟别人相同，而他采用的劝谏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宣王如果没有春居，几乎要被天下人耻笑了。由此说来，亡国的君主，大都象宣王一样，然而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春居那样的臣子。所以那些敢于劝谏的忠臣，也应顺势加以劝谏，这是不可不慎重对待的。这是成败的根本啊。

赵简子把鸾徽沉没到黄河里，说："我曾经爱好音乐女色，鸾徽就给我弄来；我曾经爱好宫室台榭，鸾徽就给我修建；我曾经爱好良马好驭手，鸾徽就给我找来。如今我爱好贤士六年了，可鸾徽不曾举荐过一个人。这是助长我的过错、磨灭我的长处啊。"所以象简子这样的人，是能严格地依照原则审察责求自己的臣子了。对自己的臣子依照原则审察责求，那么就可以跟他一起为善，而不可以跟他一起为非；可以跟他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可以跟他一起做邪曲的事。这是夏商周三代的美好教化。

观　表

【原文】　八曰：

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麟未尝息也。凡居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者，其务为相安利也，夫为相害危者，不可胜数。人事皆然。事随心，心随欲。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人之心隐匿难见，渊深难测。故圣人于事志焉。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邰成子、吴

起近之矣。

郗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溍过而弗辞？"郗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智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郗成子之谓乎！郗成子之观右宰谷臣也，深矣妙矣。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休，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之曰："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毕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以先见而泣也。

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胁，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胁，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

【译文】　凡是衡量人心，观察事物，不可不精审，不可不深入。天算是很高了，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却不曾休止过；地算是很大了，而水泉草木飞禽走兽却不曾灭绝过。凡是处于天地之间四方之内的，本来都应该尽力做到互安互利，可是它们之间互相危害的，却数不胜数。人和事情也都是如此。事情取决于人心，人心取决于欲望。欲望没有限度的，人心也没有限度。人心没有限度的，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可以被了解了。人的心思隐藏着，难以窥见，就象深渊难以测量一样。所以圣人考察事情必先观察行事之人的志向。圣人之所以超过一般人，是因为能先知先觉，要先知先觉必须审察征兆和表象。没有征兆表象却想先知先觉，就是尧、舜也和一般人一样不可能做到。虽然真象易于观察，假象难于考查，圣人不论对哪种情况都不可以匆忙下结论。一般人不能审察征兆和表象，所以就无法达到先知先觉了。无法达到先知先觉，就认为先知者是靠神力，是靠侥幸。其实先知并不是靠神力，并不是靠侥幸，而是圣人根据征兆表象看到事理不得不如此。郗成子、吴起就接近于先知先觉了。

郗成子为鲁国聘问晋国，路过卫国，卫国的右宰谷臣留下并宴请他。右宰

谷臣陈列上乐器奏乐，乐曲却不欢快；喝酒喝到正畅快之际，把璧玉送给了郤成子。郤成子从晋国回来，经过卫国，却不向右宰谷臣告别。他的车夫说："先前右宰谷臣宴请您，感情很欢洽，如今为什么重新经过这里却不向他告别？"郤成子说："他留下我并宴请我，是要跟我欢乐一番。可陈列上乐器奏乐，乐曲却不欢快，这是向我表示他的忧愁啊。喝酒喝的正畅快之际，他把璧玉送给了我，这是把璧玉托付给我啊。如果从这些迹象来看，卫国大概有祸乱吧！"郤成子离开卫国三十里，听到宁喜作乱杀死卫君，右宰谷臣为卫君殉难，就掉转车子回去哭悼谷臣，哭了三次然后才回国。到了鲁国，派人去接右宰谷臣的妻子孩子，把住宅隔开让他们与自己分开居住，分出自己的俸禄来养活他们。右宰谷臣的孩子长大了，郤成子把璧玉还给了他。孔子听到这件事，说："论智慧可以通过隐微的方式跟他进行谋划，论仁德可以托付给他财物的，大概就是郤成子吧！"郤成子观察右宰谷臣，真是深入精妙了。不观察他做的事情，而观察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能观察人了。

吴起治理西河郡，王错向魏武侯诬陷他，武侯派人召他回来。吴起到了岸门，停下车子休息，望着西河，眼泪一行行流了下来。他的车夫对他说："我私下观察您的志向，您把抛弃天下看得象抛弃鞋子一样。如今离开西河却哭泣，这是为什么呢？"吴起擦掉眼泪回答他说："你不知道啊。国君如果真的了解我，让我把自己的才能都发挥出来，一定可以灭掉秦国，凭着西河就可以成就王业。现在国君听信谗人之言，不了解我，西河不久就会成为秦国的了，魏国从此就要削弱了。"结果吴起离开魏国到了楚国，西河全部归入秦国。魏国一天天削弱，秦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这就是吴起事先预见到这种情况因而哭泣的原因啊。

古代善于相马的人，寒风是观察品评马的口齿，麻朝观察品评马的面颊，子女厉观察品评马的眼睛，卫忌观察品评马的须髭，许鄙观察品评马的臀部，投伐褐观察品评马的胸肋，管青观察品评马的嘴唇，陈悲观察品评马腿，秦牙观察品评马的前部，赞君观察品评马的后部。所有这十个人，都是天下的良工巧匠。他们用来相马的方法不同，但他们看到马的一处征象，就能知道马骨节的高低，腿脚的快慢，体质的强弱，才能的高下。不仅相马是这样，人也有征兆，事情和国家都有征兆。圣人往上知道千年以前的事，往下知道千年以后的事，并不是靠猜想，而是有根据的。绿图幡薄这些吉祥征兆，就从此产生了。

察　贤

【原文】　二曰：

今有良医于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万也。故贤者之致功名也，比

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岂不过哉！今夫塞者，勇力时日卜筮祷祠无事焉，善者必胜。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厉去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义矣，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生事精，劳手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译文】　假如有这样一个良医，给十个人治病治好了九个，找他治病的人必定会成千上万。贤人能为君主求致功名，就好比良医能给人治好病一样，可是当君主的却不知赶快去寻找，这难道不是错了吗！如今下棋的人，用不着凭借勇力、时机、占卜、祭祷，技巧高的一定获胜。建立功名也是如此，关键在于得到贤人。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与田子方交友，对段干木礼敬尊崇，就使得国家太平，自身安逸。天下贤明的君主哪里必定要劳身费心呢？掌握治国要领就行了。霜雪雨露合乎时节，万物就会生长了，人们就会舒适了，疾病和怪异灾祸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人们说到尧的仪表形容，就说他穿着宽大下垂的衣服，这是说他很少有政务啊！

宓子贱治理单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单父就治理得很好。巫马期披星戴月，早朝晚退，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也治理得很好。巫马期向宓子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说："我的做法叫做使用人才，你的做法叫做使用力气。使用力气的人当然劳苦，使用人才的人当然安逸。"宓子算得上君子了。使四肢安逸，耳目保全，心气平和，而官府的各种事务处理得很好，这是应该的了，他只不过使用正确的方法罢了。巫马期却不是这样。他损伤生命，耗费精气，手足疲劳，教令烦琐，尽管也治理得不错，但还未达到最高境界。

期　贤

【原文】　三曰：

今夫爚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何益？明火不独在乎火，在于暗。当今之明，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

赵简子昼居，喟然太息曰："异哉！吾欲伐卫十年矣，而卫不伐。"侍者曰："以赵之大而伐卫之细，君若不欲则可也；君若欲之，请令伐之。"简子曰："不

如而言也。卫有士十人于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义也，而我伐之，是我为不义也。”故简子之时，卫以十人者按赵之兵，殁简子之身。卫可谓知用人矣，游十士而国家得安。简子可谓好从谏矣，听十士而无侵小夺弱之名。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则君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

【译文】　如今以火照蝉的人，要做的事只在于弄亮火光、摇动树木罢了。火光不明，即使摇动那些树木，又有什么用处？弄亮火光，不仅在于火光本身，还在于黑暗的映衬。现在这个时候，社会黑暗到极点了，国君中如有能昭明自己德行的，天下的士人归附他，就象蝉奔向明亮的火光那样。凡国家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安定，国君的名声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显赫，一定要得到贤士才行。

赵简子白日闲坐，慨然长叹，说：“真是不寻常啊！我想伐卫已经有十年了，可是卫国总是伐不成。”侍从的人说：“凭赵国这样的大国来伐卫国那样的小国，您要是不想伐它也就罢了；您要是想这样做，只管立即动手就是了。”赵简子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啊！卫国有十位士人在我这里。我确实想伐卫，可是这十个人都说伐卫不义，如果我还硬去伐它，那我就是做不义的事了。”所以说，赵简子的时候，卫国用十个人就遏止了赵国的军队，直到简子去世。卫国可以算是懂得使用人才了。让十位士人出游赵国，国家就获得了安全。简子可以算是喜欢听从劝谏了，接受十位士人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侵夺弱小的坏名声。

魏文侯从段干木居住的里巷前经过，手扶车轼表示敬意。他的车夫说：“您为什么要扶轼致敬？”魏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住的里巷吗？段干木是个贤者呀，我怎么敢不致敬？而且我听说，段干木把操守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拿我的君位同他的操守相交换，他也绝不会同意，我怎么敢对他骄慢无礼呢？段干木是在德行上显耀，而我只是在地位上显耀；段干木是在道义上富有，而我只是在财物上富有。”他的车夫说：“既然如此，那么您为什么不让他做国相呢？”于是魏文侯就请段干木做国相，段干木不肯接受这个职位。文侯就给了他丰厚

的俸禄，并且时常到家里去探望他。于是国人都很高兴，共同吟咏道："我们国君喜欢廉正，把段干木来敬重；我们国君喜欢忠诚，把段干木来推崇。"过了没多久，秦国出兵，想去攻魏，司马唐劝谏秦君说："段干木是个贤者，魏国礼敬他，天下没有谁不知道，恐怕不能对魏国动兵吧？"秦君认为司马唐说得很对，于是止住军队，不再攻魏。魏文侯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曾听说君子用兵，没有人看见军队的举动，大功却已告成，恐怕说的就是魏文侯这种情况。鄙陋无知的人用兵，则是鼓声如雷，喊声动地，烟尘满天，飞箭如雨，扶救伤兵，抬运死尸，踩着尸体，趟着血泊，使无辜百姓尸横遍野。尽管这样，国家的存亡、君主的生死仍然不可料定。这种做法离仁义实在是太远了！

求　人

【原文】　五曰：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则是国可寿也。有能益人之寿者，则人莫不愿之；今寿国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过矣。

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说，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贱也。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阯、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

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劳乎？夫子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辞曰："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噍巢于林，不过一枝；偃鼠饮于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恶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故贤主之于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此五常之本事也。

皋子，众疑取国，召南宫虔、孔伯产而众口止。

晋人欲攻郑，令叔向聘焉，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叔向归曰："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晋人乃辍攻郑。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

【译文】　要使自身安定、国家安宁、天下太平，必须依靠贤人。古代治理天下的共有七十一位圣王，从《春秋》看，自鲁隐公到鲁哀公共十二代，在这期间，诸侯获得君位和失去君位，其道理是一样的：得到贤人，国家没有不安定的，名声没有不显荣的；失去贤人，国家没有不危险的，名声没有不耻辱的。

先王为了寻求贤人，是无所不做的：他们可以对贤人极其谦卑，可以举用极为卑贱的人，可以到极远的地方去，可以付出极大的辛劳。假如虞国采用宫之奇的意见，吴国采用伍子胥的意见，这两个国家存在到今天也是可能的。由此看来，国运是可以使之长久的。如果有人能延长人的寿命，那么人们没有人不愿意；现在有办法使国运长久，而做君主的却不去努力寻求，这就错了。

尧把天下传给舜，在诸侯面前礼敬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让自己的十个儿子给他做臣属，自己要求以臣子身分朝拜他：这是把自己降到最低下的地位了。伊尹是在厨房中服役的奴隶，傅说是殷商的刑徒，两个人都做了天子之相：这是举用最卑贱的人了。禹东行到达榑木之地，太阳升起的九津之山，青羌之野，林木茂密之处，耸入云天之山，鸟谷青丘之国，黑齿之国；南行到达交阯，孙朴续樠之国，盛产丹砂、生长漆树、泉水喷涌的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国，不死之国；西行到达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所居之处，积金之山，奇肱、一臂、三面之国；北行到达人正之国，大海之滨，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逐日之野，禺强居住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他四处奔走，毫不懈怠，为百姓忧虑，面色黧黑，周身不适，步履艰难，去寻求贤人，想要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益：这是辛劳到极点了。结果得到皋陶、伯益、直成、横革、之交五人为佐，所以功绩刻于金石，书于盘盂，流传后世。

从前尧到大泽之中拜见许由，说："十个太阳都出来了，火把却还不熄灭，不是徒劳吗？您来做天子，天下一定能够大治，我愿把天下交给您治理。"许由推辞说："这是为什么呢？要说是因为天下还不太平吧，可如今天下已经太平了；说是为了自己吧，须知鹪鹩在树林中筑巢，树木再多，自己也只不过占据一棵树枝；偃鼠到河里喝水，河水再多，自己也只不过喝饱肚皮。您回去吧！我哪里用得着天下？"说罢，就去箕山脚下、颍水北岸种田为生，终生也没有过问天下的表示。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贤者，不因外界事物使它受到妨害，不因亲人、爱幸、近习、故旧使之受到破坏，因而贤者聚集到他这里来。贤者所聚之处，天

地不会降灾，鬼神不会作祟，人们不去谋算。这是五教的根本。

人们怀疑皋子窃国，皋子把贤者南宫虔、孔伯产召来，人们就停止了议论。

晋君想进攻郑国，派叔向到郑国聘问，借以察看郑国有没有贤人。子产对叔向诵诗说："如果你心里思念我，就请提起衣服涉过洧河；如果你不再把我思念，难道我没有其他伴侣可选？"叔向回到晋国，说："郑国有贤人，那里有子产在，进攻不得。郑国跟秦国楚国临近，子产赋的诗又流露出二心，郑国攻不得。"晋国于是停止攻郑。孔子说："《诗经》上说：'国家强大完全在于有贤人'，子产只是诵诗一首，郑国就免遭灾难了。"

贵直论第三

贵　直

【原文】　一曰：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

能意见齐宣王。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长而行之，王胡不能与野士乎，将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狐援说齐湣王曰："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纟希□；后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闾，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蹶往过之。吏曰："哭国之法斮，先生之老欤？昏欤？"狐援曰："曷为昏哉？"于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鲵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每斮者以吾参夫二子者乎！"狐援非乐斮也，国已乱矣，上已悖矣，哀社稷与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

论也，将以救败也，固嫌于危。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

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橹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呜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逊去绛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译文】　贤主所崇尚的莫过于士人。之所以崇尚士人，是因为他们言谈正直。言谈正直，邪曲就会显现出来了。君主的弊病，在于想闻知邪曲却又厌恶正直之言。这就等于阻塞水源又想得到水，水又从何而至？这就等于轻贱自己想要得到的而尊尚自己所厌恶的，所要得到的又从何而来？

能意见齐宣王。宣王说："我听说你喜好正直，有这样的事吗？"能意回答说："我哪里能做到正直？我听说喜好正直的士人，家不居于政治混乱的国家，自己不见德行污浊的君主。如今我来见您，家又住在齐国，我哪里能算得上正直！"宣王生气地说："真是个鄙野的家伙！"打算治他的罪。能意说："我年轻时喜好直言争辩，成年以后一直这样做，您为什么不能听取鄙野之士的言论，来彰明他们的爱好呢？"宣王于是赦免了他。象能意这样的人，如果让他在君主身边谨慎地议事，一定不会曲从君主。不曲从君主，君主得到的教益难道会少吗？这是贤明的君主所追求的，不肖的君主所厌恶的。

狐援劝齐湣王说："殷商的九鼎被周摆放在朝廷，它的神社被周罩盖上庐棚，它的舞乐被人们用在游乐中。亡国的音乐不准进入宗庙，它的神社不准见到天日，它的重器被摆放在朝廷，这些都是用来警戒后人的。您一定要好自为之啊！千万不要让齐国的大吕摆在别国的朝廷，不要让太公建起的神社被人罩盖上庐棚，不要让齐国的音乐充斥在别人的游乐之中。"齐王不听他的劝谏。狐援离开朝廷以后，为国家即将到来的灾难哭了三天，哭道："先离开的，尚可穿布衣；后离开的，遭难满监狱。我马上就会看到百姓仓惶东逃，不知道在哪里安居。"齐王问狱官说："国家太平无事却给它哭丧的，按法令该治什么罪？"狱官回答说："当斩。"齐王说："照法令行事！"狱官把刑具摆在国都东门，不愿真的杀死狐援，只想把他吓跑。狐援听到这个消息，反倒自己跌跌撞撞地去见狱官。狱

官说："为国事痛哭的依法当斩，先生不知道吗？您这样做，是老胡涂了呢，还是头脑发昏呢？"狐援说："怎么是发昏呢！"于是进一步说道："有人从南方来，进来时象鲫鱼那样恭顺谦卑，住下以后却象鲸鲵那样凶狠残暴，使别人朝廷变为草莽，国都变为废墟。殷商有个比干，楚国有个伍子胥，齐国有个狐援。既不听我的这些话，又要在东门把我杀掉，这是要把我同比干、伍子胥比并为三吧！"狐援并不是乐于被杀。国家太混乱了，君主太昏愦了，他哀怜国家和人民，所以才说这样的话。这些话并不是持平之论，因为想以此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必定近于危言耸听。潛王不纳忠言却戮辱直士，这正是触子弃之而去的原因，也正是达子战败而死于齐难的原因。

赵简子进攻卫国，迫近了外城。他亲自统率军队，可是到了交战的时候，却站得远远的，躲在屏障和盾牌后面。简子击鼓，士卒却动也不动。简子扔下鼓槌感叹道："哎！士卒变坏竟然快到这个地步！"行人烛过摘下头盔，横拿着戈走到他面前说："只不过是您有些地方没能做到罢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简子气得勃然变色，说："我不委派他人而亲自统率这些士卒，你却当面说我有些地方没能做到。你的话有理便罢，没理就治你死罪！"烛过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就兼并了十九个国家，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卒。惠公即位二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喜好美女，秦人袭击我国，晋军溃逃到离绛城只有七十里的地方，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卒。文公即位二年，以勇武砥砺士卒，所以三年之后士卒都变得非常坚毅果敢；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围困卫国，夺取曹国，攻占石社，安定天子的王位，显赫的名声扬于天下，用的还是这样的士卒。所以说只不过是您有些地方没能做到罢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简子于是离开屏障和盾牌，站到弓箭石弩的射程以内，只击鼓一次士卒就全都登上了城墙。简子说："与其让我获得兵车千辆，不如听到行人烛过一句话！"行人烛过可算得上能劝谏他的君主了。正当击鼓酣战之时，赏赐不增多，刑罚不加重，只说了一句话，就使士卒都乐于为长上效死。

直　谏

【原文】　二曰：

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凡国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虽存必亡，虽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论也。

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

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当此时也，桓公可与言极言矣。可与言极言，故可与为霸。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谷免衣襁褓而齿于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毋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于渊，请死罪。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申何罪？"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后荆国兼国三十九。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葆申之力也，极言之功也。

【译文】　臣下言谈尽情，君主就会发怒。君主发怒，劝谏的人就危险。除了贤明的人，谁肯去冒这危险？如果是不贤明的人，就要凭着进言谋求私利了。对于谋求私利的人来说，冒这危险有什么好处？所以不贤的君主身边没有贤人。没有贤人就听不到尽情之言，听不到尽情之言，奸人就会结党营私，各种邪说恶行就会一起产生。这样国家就无法生存了。凡是国家的生存，君主的平安，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了解这个原因，即使目前生存也必定要灭亡，即使目前平安也必定遭遇危险。国存主安的原因是不可不察知的。

齐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在一起喝酒。喝得正高兴，桓公对鲍叔说："何不起身敬酒祝寿？"鲍叔捧起酒杯敬酒，说："希望您不要忘记逃亡在莒国的情景，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囚禁在鲁国的情景，希望宁戚不要忘记自己喂牛住在车下的情景。"桓公离席对鲍叔再拜，说："如果我和各位大夫能都不忘记您说的话，那么齐国的江山也许就不危险了！"在这个时候，桓公是可以尽情进言的了。正因为可以尽情进言，所以可以跟他一起成就霸业。

楚文王得到茹黄之狗和宛路之箭，就用它们到云梦泽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整整一年不上朝听政。葆申说："先王占卜让我做太葆，卦象吉利。如今您得到如黄之狗和宛路之箭，前去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一年不上朝听政。您的罪应该施以鞭刑。"文王说："我从离开襁褓就列位于诸侯，请您换一种刑法，不要鞭打我。"葆申说："我敬受先王之命，不敢废弃。您不接受鞭刑，这是我废弃了先王之命。我宁可获罪于您，不能获罪于先王。"文王说："遵命。"于是葆申拉过席子，文王伏在上面。

葆申把五十根细荆条捆在一起，跪着放在文王的背上，再拿起来。这样反复做了两次，对文王说："请您起来吧！"文王说："同样是有了受鞭刑的名声，索性真的打我一顿吧！"葆申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要使他心里感到羞耻；对于小人，要让他皮肉觉得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仍不能改正，那么让他觉得疼痛又有什么用处？"葆申说完，快步离开了朝廷，自行流放到深渊边上，请求文王治自己死罪。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葆申有什么罪？"于是改弦更张，召回葆申，杀了茹黄之狗，折了宛路之箭，打发了丹地的美女。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疆土广阔到这种程度，这是葆申的力量，是直言切谏的功效。

不苟论第四

不　苟

【原文】　一曰：

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贤主之所说，而不肖主之所不说。非恶其声也。人主虽不肖，其说忠臣之声与贤主同，行其实则与贤主有异。异，故其功名祸福亦异。异，故子胥见说于阖闾，而恶乎夫差；比干生而恶于商，死而见说乎周。

武王至殷郊，系堕。五人御于前，莫肯之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武王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勉而自为系。孔子闻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胜细民者，天下有不胜千乘者。

秦缪公见戎由余，说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缪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内史廖。"内史廖对曰："戎人不达于五音与五味，君不若遗之。"缪公以女乐二八人与良宰遗之。戎王喜，迷惑大乱，饮酒昼夜不休。由余骤谏而不听，因怒而归缪公也。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殽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秦缪公相百里奚。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如秦，公孙枝请见之。公曰："请见客，子之事欤？"对曰："非也。""相国使子乎？"对曰："不也。"公曰："然则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今子为非子之事！退！将论而罪。"公孙枝出，自敷于百里氏。百里奚请之。公曰："此所闻于相国欤？枝无罪，奚请？有罪，奚请焉？"百里奚归，辞公孙枝。公

孙枝徙，自敷于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为法也。今缪公乡之矣。其霸西戎，岂不宜哉？

晋文公将伐邺，赵衰言所以胜邺之术。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胜邺，邺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于子虎，请赏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郤子虎不敢固辞，乃受矣。凡行赏欲其博也，博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而赏犹及之，此疏远者之所以尽能竭智者也。晋文公亡久矣，归而因大乱之余，犹能以霸，其由此欤？

【译文】　贤明的人做事，即使地位尊贵也不随意而行，即使为君主所听信也不借以谋私，一定要合于事理才行动，符合道义才去做。这是忠臣的德行，是贤明的君主所赏识的，不肖的君主所厌恶的。不肖的君主并不是厌恶忠臣的声音。他们虽然不肖，喜欢忠臣的声音跟贤君还是相同的，但实际做起来却跟贤君不同。实际行动不同，所以他们的功名祸福也就不同。实际行动不同，所以伍子胥被阖闾赏识，却被夫差厌恶；比干活着时被商厌恶，死后却受到周的赞赏。

周武王率大军伐纣，到了殷都郊外，袜带掉了下来。当时他的五个辅臣都在身边陪侍，没有一个人肯替他把带子系上，他们说："我用来侍奉君主的，并不是替他系带子。"武王左手放下白羽，右手放下黄钺，自己费力地把带子系上了。后来孔子听到这件事，说："这正是五个人成为王者辅臣的原因，也正是不肖的君主所不能容忍的。"由于忠正耿介的臣民在，所以天子有时不能胜过小民，占有天下有时不能胜过一个普通国家。

秦穆公见到戎国的由余，很赏识他，想把他留下。由余不答应。穆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蹇叔。蹇叔说："您去把它告诉内史廖。"内史廖听了，回答说："戎人不懂得音乐和美味，您不如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穆公就把两队女乐和高明的厨师送给了戎人。戎王十分高兴，神魂颠倒，任意胡为，饮酒昼夜不止。由余多次劝谏不听，一怒之下归附了秦穆公。蹇叔并不是不能做内史廖做的事，而是他所遵守的道义不允许这样做。秦穆公能让臣下时时坚持自己应遵守的道义，所以能洗刷殽之战的耻辱，把疆土向西开拓到雍州。

秦穆公任百里奚为相国。这时，晋派叔虎、齐派东郭蹇出使秦国，公孙枝请求会见他们。穆公说："请求会见客人，这是你职分内的事吗？"公孙枝回答说："不是。"穆公又问："是相国委派你了吗？"回答说："没有。"秦穆公说："这样看来，你是要做不该你做的事。秦国偏僻荒远，处于戎夷之地，即使是事事都有专职，人人各守其责，仍然怕被诸侯耻笑，而现在你竟然要做不该你做

的事！下去吧！我要对你的罪过审理惩治！”公孙枝出朝，到百里奚那里陈述事情的原委。百里奚替他向穆公求情。穆公说：“这样的事是相国该过问的吗？公孙枝没有罪的话，有什么必要求情？要是有罪的话，求情又有什么用？”百里奚回来，回绝了公孙枝。公孙枝转而又到闹市中去陈诉。百里奚就命令官吏对公孙枝论罪行罚。确定官员的名分职守，这是古人实行法治的方法。如今秦穆公已朝这个方向努力了。他称霸西戎，岂不是情理之中的吗？

晋文公将要伐邺，赵衰向文公建白胜邺的方法。文公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取得了胜利，伐邺回来，文公准备赏赐他。赵衰说：“您是要赏赐根本呢，还是要赏赐末节呢？如果赏赐末节，那么有参战的将士在；如果赏赐根本，那么我的建议是从郤子虎那里听来的。”文公召见郤子虎，说：“赵衰建白胜邺的方法，现在邺已被战胜，我要赏赐他，他说：‘我是从子虎那里听来的，请赏赐子虎。’”郤子虎说：“事情谈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我只不过是个谈了几句的人。”文公说：“你就不要推辞了。”郤子虎不敢坚决推辞，这才接受了赏赐。凡是行赏，赏赐的范围应该越大越好，范围大，得到的帮助就多。如今郤子虎并不是直接进言的人，而仍然赏赐到他，这是疏远的人为君主竭尽才智的原因。晋文公在外流亡很久，回国后继承的又是大乱以后的残破局面，但仍能凭这种条件成就霸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

赞　能

【原文】　二曰：

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治；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授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

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叔。鲍叔曰：“吾君欲霸王，则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桓公不听，强相鲍叔。固辞让，而相桓公果听之。于是乎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雠也，愿得之而亲加手焉。”鲁君许诺，乃使吏鞫其拳，胶其目，盛之以鸱夷，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祓以爟火，衅以牺猳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齐国，举事有功，桓公必先赏鲍叔，曰：“使齐国得管子者，鲍叔也。”桓公可谓知行赏矣。凡行赏欲其本也，本则过无由生矣。

孙叔敖、沈尹茎相与友。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闻。沈尹茎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茎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译文】　贤明的人同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仁德，一般的人同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功业，不肖的人同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财富。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口宝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得到千里土地，不如得到一个圣人。舜得到皋陶就用他治好了天下，汤得到伊尹就拥有了夏的民众，周文王得到吕望就征服了殷商。得到了圣人，所得土地哪里有里数的限制呢！

管仲被囚禁在鲁国的时候，齐桓公想用鲍叔牙为相。鲍叔说："您如果想成就王霸之业，那么有管夷吾在鲁国，我不如他。"桓公说："管夷吾是杀害我的凶手，用箭射过我的人，不能用他。"鲍叔说："夷吾是为他的君主射人的人，您如果得到他，用他为臣，他也会为您射别人。"桓公不听，坚持要用鲍叔为相。鲍叔坚辞，最后，桓公终于听从了鲍叔的意见。于是派人告诉鲁国说："管夷吾是我的仇敌，希望能得到他，亲手把他杀死。"鲁君答应了，派官吏用皮革套住管仲的双手，用胶粘上他的眼睛，把他装在大皮口袋里，放在车上给齐国送去。到了齐国边境，齐桓公派人用朝车来迎接管仲。点起火把祓除不祥，杀了公猪举行血祭。恢复了他的自由，跟他一起回到国都。桓公命令主管官吏扫除宗庙，设置筵几，把管仲进荐给祖先，说："我自从听了夷吾的谈论，目光越发明亮，耳朵越发灵敏。我准备用他为相，不敢擅自决定，冒昧地以此告请先君。"桓公说完，就回过头来命令管仲说："夷吾辅佐我！"管仲退避了几步，向桓公再拜叩头，接受了命令，而后离开了宗庙。管仲治理齐国，只要做事有功，桓公就一定先赏鲍叔，说："使齐国得到管子的是鲍叔啊！"桓公可算得上知道如何行赏了。凡是行赏，应该赏赐根本，赏赐根本，过失就无从发生了。

孙叔敖和沈尹茎彼此交好。孙叔敖到郢都出游了三年，名声不为人所知，美德不为人了解。沈尹茎对孙叔敖说："陈说道理能使人听从，所持方策必定能够实行，能使君主上至于称王天下，下至于称霸诸侯，这方面我不如你。随顺社会，附和世俗，陈说道理调和适中，以投合君主的心意，这方面你不如我，你何不先回去耕田隐居呢？我将为你在这里奔走。"沈尹茎在郢都奔走了五年，楚王想用他为令尹。沈尹茎辞让说："期思有个叫孙叔敖的草野之民，是个圣人。请您一定要任用他，我比不上他。"于是楚王派人用王车把孙叔敖接来，用他做了令尹，过了十二年楚庄王成就了霸业。这是沈尹茎的力量啊！功劳没有比举

荐贤人再大的了。

自　知

【原文】　三曰：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鞮，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败莫大于不自知。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

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于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座殆尚在于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译文】　要知道平直，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要知道方圆，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君主要想了解自己的过失，一定要依靠正直之士。所以天子设立辅弼，设置师保，这是用来举发天子过错的，人本来就不能了解自己的过失，天子尤为严重。国存身安不用到外部寻求，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过失。尧有供想进谏的人敲击的鼓，舜有供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汤有主管纠正过失的官吏，武王有供告诫君主的人所用的摇鼓。即使这样，他们仍担心不能了解自己的过失。而当今的君主，贤能并比不上尧舜汤武，却采取掩蔽视听的做法，这还靠什么了解自己的过失？楚成王、齐庄公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被杀，吴王、智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灭亡，宋、中山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绝国，晋惠公、赵括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被俘，钻荼、庞涓、太子申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兵败身死。所以没有比不了解自己的过失更坏事的了。

范氏出亡的时候，有个百姓得到了他的一口钟。这个人想背着钟快点跑开，可是钟太大，没法背，于是就想把钟打碎弄走。拿木槌一敲，钟轰然作响。他

怕别人听见钟声来同自己争夺，就急忙把耳朵捂了起来。不愿别人听到钟声是可以的，不愿自己听到就是胡涂了。做君主却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不正象这种情况一样吗？不愿别人听到自己的过失倒还可以。

魏文侯宴饮，让大夫们评论自己。有的人说君主很仁义，有的人说君主很英明。轮到任座，任座说："您是个不肖的君主。得到中山国，不把它封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给您的儿子，因此知道您不肖。"文侯听了很不高兴，脸色上表现了出来。任座快步走了出去。按次序轮到翟黄，翟黄说："您是个贤君。我听说君主贤明的，他的臣子言语就直率。现在任座的言语直率，因此我知道您贤明。"文侯很高兴，说："还能让他回来吗？"翟黄回答说："怎么不能！我听说忠臣竭尽自己的忠心，即使因此获得死罪也不敢躲避。任座恐怕还在门口。"翟黄出去一看，任座当真还在门口。翟黄就以君主的命令叫他进去。任座进来了，文侯走下台阶来迎接他，此后终生都把任座待为上宾。文侯如果没有翟黄，就差点儿失掉了忠臣。对上能够顺应君主的心意来尊显贤者，大概正是说的翟黄吧！

当　赏

【原文】　四曰：

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善，强我以贤者，吾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末赏。三者所以赏有功之臣也。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周内史兴闻之曰："晋公其霸乎！昔者圣王先德而后力，晋公其当之矣！"

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

用赏罚矣。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译文】　人民没有别的途径了解上天，人民依据四季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了解上天。四季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适宜，那么各种有生命有血气的物类，就能各得其所、各安其生了。臣下也没有别的途径了解君主，臣下依据君主赏罚爵禄如何施予来了解君主。君主赏罚爵禄施予得恰当，那么亲疏远近、贤和不肖的人就都竭尽其力为君主所用了。

晋文公回到晋国，赏赐跟随自己流亡的人，而陶狐不在其中。文公的左右侍从说："您回到晋国，三次拿出爵禄赏人，陶狐却不在其中，想冒昧地请教您这样做的道理。"文公说："用义来辅佐我，用礼来引导我的，我给他最高的赏赐；用善道来教育我，用贤德来约束我的，我给他次一等的赏赐；违背我的意愿，多次举发我的过失的，我给他末等的赏赐。这三种赏赐，是用来赏有功之臣的。如果赏赐晋国辛劳的隶役，那就要把陶狐放在首位了。"周内史兴听到这件事，说："晋侯大概会成就霸业吧！从前圣王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把力量放在其次，晋侯的做法与此相符了！"

秦小主夫人任用奄变，贤人们心中不快，隐匿不出；百姓们忧郁怨恨，指责君主。公子连这时正亡居魏国，听到这种情况，打算乘机入秦，取代小主为君，于是借臣下和百姓的帮助到郑所这个要塞去。右主然把守着要塞，不放他进去，说："我要坚守道义，不同时侍奉两个君主，公子您快点离开吧！"公子连离开郑所塞，进入北狄，去往焉氏塞。守塞的菌改把他放了进去。小主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命令将帅起兵去拦阻。将士们接到命令说："敌寇在边境上。"这些将士刚出发的时候，都说："去迎击敌寇。"走到半路，乘机发动哗变，说："不是去迎击敌寇，而是去迎接君主。"于是公子连与士卒一起回来，到了雍城，包围了小主夫人，小主夫人自杀了。公子连立为国君，这就是献公。献公怨恨右主然，想重重地处罚他；感激菌改，想多多地赏赐他。监突谏争说："这样做不行。秦公子流亡在外的很多，如果这样做，那么臣子们就会争相把流亡的公子放进来了。这对您是不利的。"献公认为他说的对，所以赦免了右主然的罪，而赐给菌改官大夫的爵位，赏给守塞的士卒每人二十石米。献公可说是能够使用赏罚了。大凡赏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喜爱他；处罚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憎恶他。赏罚是看一个人的行为将会导致什么结果来决定的。导致的结果好，即使憎恶他，也要给予赏赐；导致的结果不好，即使喜爱他，也要给予处罚。这是先王使乱世转为太平、使危局转为平安的方法。

有　度

【原文】　三曰：

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则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审也。

客有问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尧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虽知之，奚道知其不为私？"季子曰："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当无私矣。"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余也。冬不用□，非爱□也，清有余也。圣人之不为私也，非爱费也，节乎己也。节己，虽贪污之心犹若止，又况乎圣人？

许由非强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则贪污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译文】　贤明的君主坚持一定的准则听取议论，所以不犯错误。坚持一定的准则并依据它来听取议论，就不可以欺骗了，不可以疑惧了，不可以恐吓了，不可以取悦了。普通人的智慧，对于自己已经了解的不胡涂，对于自己还不了解的却是胡涂的。如果凭着这种智慧听取议论，就容易被别人欺骗了，就可以疑惧了，可以恐吓了，可以取悦了。这是了解得不清楚造成的。

有个客人问季子说："根据什么知道舜有才能？"季子说："尧本来已经治理好天下了，舜谈论治理天下符合尧的想法，因此知道他有才能。"客人问："你虽然知道他有才能，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不会谋求私利呢？"季子说："那些能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是通晓生命本性的人，应该是没有私心的了。"夏天不穿皮裘，并不是爱惜皮裘，而是因为温暖有余。冬天不用扇子，并不是爱惜扇子，而是因为寒凉有余。圣人不谋求私利，并不是爱惜财货，而是因为要节制自己。如能节制自己，贪心浊欲尚且能够抑止，又何况圣人呢？

许由辞让天下并不是勉强做出来的，而是因为对生命本性有所通晓。有所

通晓，就会屏弃不义不洁之利了。孔丘墨翟的弟子门徒布满天下，他们都用仁义之道教导天下的人，但是他们的主张在哪个地方也得不到推行。教导他们的孔丘墨翟尚且不能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推行，又何况这些被教导的弟子？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仁义之道是外在的。用外在的仁义克服内在的私心，平民百姓尚且做不到，又何况君主！只要通晓生命本性，仁义之道自然就能得以推行了。

先王不能无所不知，他们坚守根本之道，就把天下万物治理好了。使人不能执守根本之道的原因，是外物的扰动。所以说，要弄通思想上的惑乱，解开心志上的纠结，去掉德行上的拖累，打通大道上的阻塞。高贵、富有、显荣、威严、声名、财利，这六种东西是惑乱思想的。容貌、举止、神情、辞理、意气、情意，这六种东西是缠绕心志的。嫌恶、爱恋、欣喜、愤怒、悲伤、欢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趋就、择取、舍弃，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这四类东西不在心中扰动，思想就纯正了。纯正就会平静，平静就会清净明彻，清净明彻就会虚无，做到虚无就会无为而又无所不为了。

分　职

【原文】　四曰：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

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辩者语矣。

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人则不能，任贤者则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

有之。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无费乎邦 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若枭之爱其子也。

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

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译文】 先王使用不是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为君之道。君主这种人，居于清虚，执守素朴，看来没有什么智慧，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智慧。智慧回归到无所能的境地，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才能。能执守无所作为的原则，所以能使用众人的作为。这种无智、无能、无为，是君主所执守的。君主中的胡涂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硬凭自己有限的智慧逞聪明，硬凭自己有限的才能逞能干，硬凭自己有限的作为做事情。这是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又想不耳目闭塞，就是舜也办不到。

周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武王对于这五个人的职事一样也做不来，但世上都说取天下的是武王。武王取用不是他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通晓为君之道啊！通晓为君之道，就能让聪明的人谋划了，就能让勇武的人振奋了，就能让善于言辞的人议论了。

马，伯乐这种人相察它，造父这种人驾御它，贤明的君主乘坐马车，可以日行千里。没有相察和驾御的辛劳，却有一日千里的功效，这就是知道乘马之道了。譬如召请客人，饮酒酣畅之际，倡优歌舞弹唱。第二天，客人不拜谢使自己快乐的倡优，而拜谢主人，因为是主人命他们这样做的。先王建立功名与此相似。使用各位能人和贤人，在世上功名卓著，人们不把功名归于辅佐他的人，而归于君主，因为是君主使辅臣这样做的。这就象建造宫室一定要任用巧匠一样，什么缘故呢？回答是：工匠不巧，宫室就造不好。国家是极重要的东

西，如果国家治理不好，所带来的危害岂止象宫室建造不好那样呢！巧匠建造宫室的时候，划圆一定要用圆规，划方一定要用矩尺，取平直一定要用水准墨线。事情完成以后，主人不知圆规、矩尺和水准墨线，只是赏赐巧匠。宫室造好以后，人们不知巧匠，而都说："造得好，这是某某君主、某某帝王的宫室。"这个道理是不可不体察的。

君主中不通晓为君之道的人则不是这样。自己去做做不了，任用贤者又对他们不放心，跟不肖的人议论他们。这是功名所以毁败、国家所以倾危的原因。

枣子是酸枣树结的，皮裘是狐皮做的。而人们吃酸枣树结的枣子，穿狐皮做的皮裘，先王当然也要把不是自身所有的当作自己所有来使用。商汤、周武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占有了夏商的百姓，完全占有了夏商的土地，完全占有了夏商的财富。他们凭借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天下没有人敢危害他们；他们利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没有人敢表示不悦；他们利用夏商的财富赏赐臣下，天下就都争相效力。没有耗费自己一点东西，可是天下都称颂他们大仁，称颂他们大义，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了使用不是自身所有东西的道理。

白公胜作乱，控制了楚国，舍不得把楚国仓库的财物分给别人。事发七天，石乞说："祸患就要到了，舍不得分给别人就把它烧掉，不要让别人利用它来危害我们。"白公胜又舍不得这样做。到了第九天，叶公进入国都，就发放太府的财物给予民众，拿出高库的兵器分配给百姓，借以进攻白公。事发十九天白公就失败而死。国家不是自己所有的，却想占有它，可以说是贪婪到极点了。占有了国家，不能用来为别人谋利，又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可以说是愚蠢到极点了。给白公的吝啬打个比喻，就好象猫头鹰疼爱自己的子女最后反被子女吃掉一样。

卫灵公让民众在天冷时挖池，宛春劝谏说："天冷时兴办工程，恐怕损害百姓。"灵公说："天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裘，坐着熊皮席，屋角又有火灶，所以不觉得冷。如今百姓衣服破旧不得缝补，鞋子坏了不得编织，您是不冷了，百姓可冷呢！"灵公说："你说得好。"就下令停止工程。侍从们劝谏说："您下令挖池，不知道天冷，宛春却知道。因为宛春知道就下令停止工程，好处将归于宛春，而怨恨将归于您。"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只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我举用了他，百姓对他还没有什么了解。现在要让百姓通过这件事了解他。而且宛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一样，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灵公这样议论宛春，可算是懂得为君之道了。

做君主的人，本来就没有具体职责，而是要根据臣下的职位委派他们责任。事情做得好坏，由臣下负责；该赏该罚，由法律规定。君主何必亲自去做呢？只要规定臣下的职分就够了。这样，受赏的人就无须感激谁，被处死的人也无须

怨恨谁，人人都反躬自省就够了。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明的做法。

处　方

【原文】　五曰：

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

金木异任，水火殊事，阴阳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异也。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

今夫射者仪毫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言审本也。本不审，虽尧舜不能以治。故凡乱也者，必始乎近而后及远，必始乎本而后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处乎虞而虞亡，处乎秦而秦霸；向挚处乎商而商灭，处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处乎虞，智非愚也；向挚之处乎商，典非恶也：无其本也。其处于秦也，智非加益也；其处于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

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应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于臣。"与荆人夹泚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章子可谓知将分矣。

韩昭釐侯出弋，靳偏缓。昭釐侯居车上，谓其仆："靳不偏缓乎？"其仆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鸟，其右摄其一靳，适之。昭釐侯已射，驾而归。上车，选间，曰："乡者釐偏缓，今适，何也？"其右从后对曰："今者臣适之。"昭釐侯至，诘车令，各避舍。故擅为妄意之道，虽当，贤主不由也。

今有人于此，擅矫行则免国家，利轻重则若衡石，为方圜则若规矩，此则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谋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为先王之所舍也。

【译文】　凡治国一定要先确定名分，使君臣父子夫妇名实相副。君臣父子夫妇六种人各居其位，那么地位低下的就不会超越礼法、地位尊贵的就不会随意而行了，晚辈就不会凶暴邪僻、长者就不会怠惰轻忽了。

金木功用各异，水火用途有别，阴阳性质不同，但它们作为对人们有用之物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差异是保证同一的，同一是危害差异的。同一和差异的区分，尊贵和卑贱的区别，长辈和晚辈的伦理，这是先王所慎重的，是国家

太平或者混乱的关键。

而今射箭的人，仔细观察毫毛就会看不见墙壁；画画的人，仔细观察毛发就会忽略容貌。这说明要弄清根本。根本的东西不弄清，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凡是祸乱，一定先从身边产生而后延及远处，一定先从根本产生而后延及微末。国家太平也是如此。百里奚处在虞国而虞国灭亡，处在秦国而秦国称霸。向挚处在殷商而殷商覆灭，处在周国而周国称王。百里奚处在虞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不低下；向挚处在殷商的时候，他所掌管的典籍并不是不好。虞、商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治国之本。百里奚处在秦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向挚处在周国的时候，他的典籍并没有进一步完善。秦、周所以兴盛，是因为具有治国之本。所谓治国之本，说的就是确定名分啊！

齐王命令章子率兵同韩魏两国攻楚，楚命唐箴率兵应敌。两军对峙，六个月不交战。齐王命周最催促章子迅速开战，言辞非常峻切。章子回答周最说："杀死我，罢免我，杀戮我的全族，这些齐王对我都可以做到；不可交战硬让交战，可以交战不让交战，这些，齐王在我这里办不到。"齐军与楚军隔泚水驻军对垒。章子派人察看河水可以横渡之处，楚军放箭，齐军的侦察兵无法靠近河边。有一个人在河边割草，告诉齐军侦察兵说："河水的深浅很容易知道。凡是楚军防守严密的，都是水浅的地方；防守粗疏的，都是水深的地方。"齐军侦察兵让割草的人坐上车，和他一起来见章子。章子非常高兴，于是就乘着黑夜用精兵突袭楚军严密防守的地方，果然大胜，杀死了唐箴。章子可算是知道为将的职分了。

韩昭釐侯外出射猎，边马拉车的皮带有一侧松了。昭釐侯在车上，对他的车夫说："皮带不是有一侧松了吗？"车夫说："是的。"到了猎场，车停了下来，昭釐侯去射鸟，他的车右把那侧松了的皮带重新拴紧，使它长短适宜。昭釐侯射猎结束以后，套好车回去。昭釐侯上了车，过了一会儿，说："先前皮带有一侧松了，现在长短适宜，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车右从身后回答说："刚才我把它拴合适了。"昭釐侯回到朝中，就此事责问车令，车令和车右都惶恐地离开住室请罪。所以，擅自行动、凭空猜测的做法，即使恰当，贤主也不照此而行。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擅自假托君命行事可使国家免于祸患，确定轻重可以象衡器那样准确，画方圆可以象用圆规矩尺那样标准，这种人精巧是很精巧，但是不值得效法。所谓法，是众人共同遵守的，是使贤与不肖都竭尽其力的。计谋想出来不能采用，事情做出来不能普遍推行，这是先王所舍弃的。

务　大

【原文】　二曰：

尝试观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

孔子曰："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以弗安而安者也。

郑君问于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

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荣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务事大。

【译文】　试看古代记载，禹、汤、文、武的辅佐之臣，名声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因为功大的缘故。平庸君主的辅佐之臣，他们希望获得荣耀的名声和安稳的地位，这和三王的辅佐之臣是相同的，但名声没有不耻辱的，地位没有不危险的，这是因为没有功劳的缘故。他们都担心自身不显贵于本国，却不担心君主不显贵于天下，这是他们希望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

孔子说："燕雀争相在屋檐下好地方筑巢，母鸟喂养着小鸟，怡然自得地一起嬉戏，自以为很安全了。即使烟囱破裂，头上的房梁燃烧起来，燕雀仍然面

不改色，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它们不知道灾祸将延及自身啊！这不是很愚蠢的吗？做臣子的，能够避免燕雀这种见识的人太少了！那些做臣子的人，增益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一起在国中结党营私，怡然自得地一起游乐，以此危害国家。他们离烟囱很近了，但始终也察觉不到，这同燕雀的见识恐怕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天下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国家；国家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家室；家室大乱，就没有安定的个人。这些话说的就是上述情况。所以，局部的安定，一定要靠全局的安定；全局的安定，也一定要靠局部的安定。全局和局部、尊贵和卑贱互相赞助，然后才能各自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薄疑用统一天下的方略游说卫嗣君，卫嗣君对他说：“我拥有的只是个有着千辆兵车的小国，希望就此听取您的指教。”薄疑回答说：“假如能象乌获那样力举千钧，那么又何况一斤呢？”杜赫用安定天下游说周昭文君，昭文君对杜赫说：“我希望学习安定周国的方法。”杜赫回答说：“我所说的如果您做不到，那么周国也就不能安定；我所说的您做到了，那么周国自然就会安定了。”杜赫的这种方法，就是所谓不去安定它而使它自然得以安定啊！

郑君问被瞻说：“听说您的主张是不为君主而死，不为君主出亡，真的有这样的话吗？”被瞻说：“有。如果言论不被听从，主张不被实行，那么这本来就不算侍奉君主；如果言论被听从，主张被实行，君主自然身安，又哪里用为他去死、为他出亡呢？”所以，被瞻不为君主死难出亡，胜过那些为君主死难出亡的人。

从前舜想收服海外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成就帝业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统一海内了；商汤周武想继承禹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统一人力舟车所能到达的地区了；五霸想继承商汤周武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做诸侯之长了；孔丘墨翟想在天下实行大道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成为显荣之人了。大事不能成功，结果还是会有所成就，所以一定要致力于大事。

秦汉三国两晋时期官训

为吏之道

（秦）佚名撰

【原文】　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鐵（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夬（决）。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间（谏）勿塞。审智（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桥（矫）之。反赦其身，止欲去愿。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员（圆）。尊贤养孽，原□（野）如廷。断割不刖。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恿（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审耳目口，十耳当一目。安乐必戒，毋行可悔。以忠为榦，慎前虑后。君子不病毆（也），以其病病毆（也）。同能而异。毋穷穷，毋岑岑，毋衰衰。临材（财）见利，不取句（苟）富；临难见死，不取句（苟）免。欲富大（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大（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脩身，过（祸）去福存。

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吏有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泰），三曰擅褻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一曰见民杲（倨）敖（傲），二曰不安其暻（朝），三曰居官善取，四曰受令不偻，五曰安家室忘官府。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智（知）所使，不智（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偒指；四曰善言隋（惰）行，则士毋所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

戒之戒之，材（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棊之棊〔之〕，食不可赏（偿）。术（怵）愁（惕）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毆（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毆（也）。

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毋罪毋（无）罪，〔毋（无）罪〕可赦。孤寡穷困，老弱独转，均□（徭）赏罚，势（傲）悍□暴，根（垦）田人（仞）邑，赋敛毋（无）度，城郭官府，门户关龠（钥），除陛甬道，命书时会，事不且须，

贯责（债）在外，千（阡）佰（陌）津桥，囷屋〔牆〕（墙）垣，沟渠水道，犀角象齿，皮革橐（囊）突，久刻职（识）物，仓库禾粟，兵甲工用，楼椑矢阅，枪閺（蔺）环殳，比（庇）臧（藏）封印，水火盗贼，金钱羽旄，息子多少，徒隶攻丈，作务员程，老弱辩论□（瘥）病，衣食饥寒，膏靳𧰼（渎），□（漏）屋涂□（□），苑囿园池，畜产肥垦（砦），朱珠丹青。临事不敬，倨骄毋（无）人，苛难留民，变民习浴（俗），须身㒸（遂）过，兴事不时，缓令急徵，夬（决）狱不正，不精于材（财），法（废）置以私。

处如资（斋），言如盟，出则敬，毋施当，昭如有光。施而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宽以治之，有严不治。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疾而毋𧰼，简而毋鄙。当务而治，不有可 苣。劳有成既，事有几时。治则敬自赖之，施而息之，□而牧之；听其有矢，从而贼（则）之；因而徵之，将而兴之，虽有高山，鼓而乘之。民之既教，上亦毋骄，孰道毋治，发正乱昭。安而行之，使民望之。道𠆢（易）车利，精而勿致，兴之必疾，夜以椄（接）日。观民之诈，罔服必固。地脩城固，民心乃宁。百事既成，民心既宁，既毋后忧，从政之经。不时怒，民将姚去。

长不行，死毋（无）名；富不施，贫毋（无）告也。贵不敬，失之毋口，君子敬如始。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思之思〔之〕，某（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货不可归。

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操邦柄，慎度量，来者有稽莫敢忘。贤鄙溉辟，禄立（位）有续孰□上。

邦之急，在□（体）级，掇民之欲政乃立。上毋间陆，下虽善欲独可（何）急？

审民能，以赁（任）吏，非以官禄夫助治。不赁（任）其人，及官之□岂可悔？

申之义，以□畸，欲令之具下勿议。彼邦之罢（倾），下恒行巧而威故移。

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异史（使）烦请。令数□环，百姓濬（摇）贰乃难请。

听有方，辨短长，囷造之士久不阳。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口告相邦：民或弃邑居□（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壻某叟之乃（仍）孙。魏户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竿朔辛亥，口告将军：□（假）门逆□（旅），赘壻后

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令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魏奔命律

口，关也；舌，幾（机）也。一堵（曙）失言，四马弗能追也。口者，关；舌者，符玺也。玺而不发，身亦毋薛（辟）。人各食其所耆（嗜），不□以贫（分）人；各乐其所乐，而□以贫（分）人。

【译文】 但凡为吏之道，必须精洁正直，谨慎持重。审视全面无私，微密纤察，安静不苛，重视赏罚。刚严但不要残暴，廉洁但不要伤人，不要一味盛气凌人，不要凭意气处理政事。宽容而守忠信，平和而生怨，悔过而不再犯。慈爱下人而不盛气凌人，恭敬上级而不犯上作乱，听从劝谏而加以制止，重视百姓的才能，认真揣度民众财力，带着他们去劳动，用正道去教育他们。反省其身，遏止私欲。心中不正，名声不扬，外面不安，必有祸患。尊敬贤才，抚养俊杰，为官为民都一个样。断割而不残忍。施刑而能让百姓高兴，欢乐而能让百姓止哀，用智慧去教育愚笨，带领百姓由哀变强。能勇能屈，能刚能柔，仁义而有不忍之心，严禁对百姓残暴不仁。重视耳朵、眼睛、嘴巴的功用，时时注意集思广益。淫乐的事情要不为，后悔的事情不做，以忠为本，慎前谨后。君子不以病为病，因为以病为病也是病。相同之中有不同。不要掠夺不得志的人，不要加苦于苦难的人，不要打击衰弱的人。看见财物和利益，不采用苟且的方法去获取；面临灾难和死亡，不采取苟且的方法加以逃避。希望大富，恐怕贫穷都保不住；企图大贵，惟恐低贱都保不住。切忌嫌贫爱富，要正性修身，去祸存福。

为吏有五方面善行：一叫做忠信敬上，二叫做清廉而不唠唠叨叨，三叫做干事恰当，四叫做好为善事，五叫做恭敬辞让。达到了这五方面的要求，将来一定有重赏。

为吏有五方面失错，一叫做奢侈超过限度，二叫做因为富贵而骄傲，三叫做擅作决定，四叫做犯上作乱而不知其害，五叫做轻视人才而看重财宝。一害就会导致看见百姓就傲气十足，二害就会引起不安心朝政，三害就会引发居官自取的错误，四害就会导致受令不从，五害就会引来只知家室而不知国家。一叫做不知道所亲，不知道所亲就会引起怨恨增多；二叫做不知所使，不知所使就会以权谋私；三叫做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就会对百姓指手划脚而傲慢；四叫做言行不一，说得好做得差，言行不一就会引起下人无所适从；五叫非议上官，这样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警惕啊警惕啊，财物不可乱得；谨慎啊谨慎啊，出谋划策不可遗漏；慎重啊慎重啊，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戒心戒心啊，毒品不可乱尝。戒惧之心，不

可增加。按此方式为君则为贤君，为人臣就为忠臣；为人父就慈让，为人子就孝顺。能够充分审视这些，没有官吏不能治事，没有大志不能实行，位居人上则明，位居人下就善听。君贤臣忠，父慈子孝，这是政治之本；志达官能，上明下听，这是治理天下的关键。

除害兴利，慈爱百姓。不要惩罚无罪之人，不能轻赦有罪之徒。孤、寡、穷、、困、老、弱、独、转的人都有明白的赏罚；凶悍残暴，垦田殖民，都应赋税统一；城廓官府，门户关钥，扫阶通道，命书时会，事情不等不待；在外借货，阡陌津桥，加固仓墙垣，沟渠水道，犀角象牙，皮革蠹实，久刻识物，仓库粮票，兵甲器用，楼牌矢弓，枪戟环列，庇藏封印，水火盗贼，金钱羽旄，利息多少，徒隶功业，务为完满；老弱病残，衣食寒冷……临事不敬，目中无人，责难居民，改变民俗，有错不改，举事不时，缓令急征，判狱不公，财法不精，以私设法。

日常居住与斋戒一样，说话要像盟誓一样，出言要敬，不废除应当遵守的规则，做事光明磊落。行事让百姓欢喜，恭敬而鼓励百姓，思惠去团聚百姓，治民以宽，要求严格而不随便治罪。与民有一定规定时期，安稳如步，不要让老百姓害怕。紧急而不要残暴，简练但是不要粗俗。抓住关键进行处置，不要行而后悔。劳役有成功的时候，做事有结束的时间。政事得治百姓就会敬重而依赖官吏，对老百姓精心爱护；听说有失，马上就去处理，乘机处理，顺势而兴，即使有高山险阻，叫他们前进他们就会一往无前。老百已经教化好了，但是官吏切切不可骄傲，详加引导而不怠慢，发扬光大，施政光明，拨乱反正。安而行之，让百姓仰望羡慕。道平车好，精心引导而不加以强迫，兴旺一定很快疾，百姓一定会夜以继日。看老百的所作所为，加强里里外外的工作。地整城固，民心就会安宁。百事成功，民心安宁，不留后患，这是从政的根本。经常对老百姓发怒，老百姓就会离他而去。

长大了没有善行，死了没有名声；富裕的时候不懂施舍，贫穷的时候就找不到求告的地方。高贵而得不到尊重，就是因为口中乱言。君子敬人，终始如一。小心小心，一言既出，四马难追；思考思考，谋不可有所遗漏；谨重谨慎，做了的事情无法后悔。

但凡做事，果敢为根本，遏止私欲，为政就像下棋，反复思考，小心行事。贤得之人，小心谨慎，不敢失口乱言，只说不干，引起他人厌恶。

但凡为人表率的人，自身就是表率，百姓都将把他当成表率而加以仿效。他的行为如果不正，百姓之心就会离去难以亲近。

操持国家权柄，要谨慎度量，来的人加以考察而不敢忘记。贤鄙有治，禄位有既，谁还敢作乱呢？

国家之所急，在于建立体制，终止百姓不良之欲国政就会顺畅。上面没有漏洞，下面即使有非，又怎么能为呢？

审查百姓的才能，以便任用官吏，不是专靠奉禄来加以控制。如果用人不当，等到国家发生混乱，难道后悔还来得及吗？

申张正义，打击邪恶，准备下令，下面不会议论。如果国家倾邪，下面之人行巧而威信转移。

将要发令，力求命令正确，不要让下面的人反复请示。命令经常变化，百姓就会三心二意而难以令人相信。

……

明　　诫

（西汉）陆贾

【原文】　君明于德，可以及于远；臣笃于义，可以至于大。何以言之？昔汤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于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身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离度。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何况刑无罪于狱，而诛无辜于市乎？

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天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贤君智则知随变而，缘类而试思之，于□□□变。圣人之理，恩及昆虫，泽及草木，乘天气而生，随塞暑而动者，莫不延颈而望治，倾耳而听化。圣人察物，无所遗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惇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至于鸲鹆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也。十有二月陨霜不煞菽，言寒署之气，失其节也。鸟兽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纲之以法，纪之以数，而况于人乎？

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缘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风化之失，以匡盛衰，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世之类，散之于□□之间，调之以寒暑之节，养之以四时之气，同之以风雨之化。故绝国异俗，莫不知□□□，乐则歌，哀则哭，盖圣人之教所齐一也。

夫善道存乎心，无远而不至也；恶行著乎己，无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而至，麟凤白雉草泽而应。殷纣无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是以明者可以致远，否者可以失近。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鱄出奔晋，书鱄绝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穷涉寒饥，织履而食，不明之效也。

【译文】 君王明白德行，其治可以传播远方；下臣笃俭仁义，其功可以不断发扬光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古时候商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领土而成为邦主，进而称王为帝；周公自立为三公之位，其德可与三皇五帝相比：这就是由于口出良言，身行善事而得到的善报。所以说，安宁和危急的根由，吉祥和凶兆的本源，都出于自身；存续和灭亡，成功和失败，都起源于善行和恶行；尧、舜，秉承同样的山川河流而兴旺发达，而桀、纣生在同样的日月星辰之下衰弱亡国，这就是天道没有改变而人道发生了变化啊！

把握天地的正气，操持四海的纲领，委屈求全不能够失去法度，行动坐立不可以离开规矩。谬言误语出于口中，那么祸害就可以波及万里之外，何况在公堂之上滥杀无辜，把无罪之人当成罪人，更何况在市曹上杀戮无罪之人呢？

所以，世道衰微，法度失措，不是上天的所作所为，而是为君治国者自作自受。暴政生于暴君，暴君引起灾害。蝗虫这些昆虫为害，就是因为暴君而生；虹蜺这类现象出现，就是因为暴政所致。治理天下的法则不合天下，那么天像就会发生变异；暴政残虐百姓，那么蝗虫这样的灾难就会尽吃禾苗。圣贤之君大智就知道随机应变，根据不同情况而反复思量，……。圣人的理想，恩惠泽及昆虫，德仁广布草木，此是秉承天地之正气，依据寒暑的交替而变化，没有人不伸长脖子而希望天下大治，潜心倾耳听从圣上教诲。圣明之人，观物察色，万无一失，上到日月星辰，下至鸟虫花草树木，惇鸟退飞，查五石天陨，其所以不失之细小。至于冬天鸲鹆来临，麋鹿增多，鸟兽万物如此。寒冬腊月严霜寒冰，但不伤禾稼，这是寒暑变化，失其秩序。鸟兽草木尚且各得其所，以法为纲，以数纪年，何况人呢？

圣人秉承上天之明，匡正日月之行，量度星辰之制，顺应天地之利，调节高低的相宜，开设山川的便利。平定四海，界定九州，等同好恶，统一风俗。《易经》说："上天昭示神象，显现吉凶祸福，圣人以此为度；上天显灵善道，圣人因势得利。"这就是说占卜官员根据图历的变化，校正下民风化之失，用此匡度盛衰，纪物定世，以后就不会有乱行之政，以后就不会有不可教化的顽民。所以说："依天行事则明，因地制宜则利。"仰观天地的变化，演绎万世兴衰，……调节寒暑节令，滋养四时之气，风化万民之俗。所以僻远国度的奇异风俗，……高兴的时候就放声歌唱，悲哀的时候就痛哭流涕，这大概就是圣人教化万民的方法。

善道保留心中，任何遥远的地方都可以到达；恶行出于自身，任何遥远的地方都会遭到祸害。周公亲自推行礼义，在国都郊外，祭祀谷神后稷，遥远的越国也进贡，麒麟、白雉也在草丛、泽畔起舞响应。殷纣王昏庸无道，他杀了微子这样的忠臣，他最终结果是灭亡了。推行善道百姓就会兴高彩烈，干尽坏

事，子孙也会抱怨。因此，圣明的君主能够使远方之人臣服，作恶的暴君，连他身边的人也会背叛他。所以《春秋》记载卫侯的弟弟鲋出奔晋国，说的就是鲋断绝骨肉之亲，抛弃大位的职位，超越先人的国境，依附他人篱下，饥寒交迫，自织而衣，自耕而食，这就是不明智的后果。

至　言

（西汉）贾山

【原文】　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远谕，顾借秦以为谕，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韦带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至秦则不然，贵为天子，高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役车罗绮，四马驽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讬处焉。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经而讬足焉。死堑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治铜锢其内，冻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堑藾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讬堑焉。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吞食诸侠，并吞海内，而不苟（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闻，愿陛下少留意而详择其中。

臣闻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可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硗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江皋河濒，虽有恶种，无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虽关龙逢箕子，比干之贤，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时，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刍荛采薪之人，皆得尽其力，此周之所以兴也。故地之美者善养禾，君之仁者善养士。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执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迺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养三老于太学，亲执酱而馈，执

爵而酳，祝饲在前，祝鲠在后，公卿奉杖，大夫进履，举贤以自辅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谏。故以天子之尊，尊养三老，视孝也。立辅弼之臣者，恐骄也。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学问至于刍荛者，求善无餍也。商人庶人诽谤己而改之，从善无不听也。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执，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

昔也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石铸钟虡。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

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绕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诗》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此之谓也。又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天下未尝无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则仁与；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致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亡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已棺涂而后为之服锡衰麻绖；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服法服，端客貌，正颜色，然后见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闻不忘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兴之驰驱射猎，一日

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廐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馀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无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无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轻于他时，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盗贼少，此天之所以顺陛下也。

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瘫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纵豪俊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原，原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于四海，垂于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悯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

【译文】　下臣听说，作为人臣，应该竭忠尽智，秉直劝谏，不怕逃避诛杀的危险，我贾山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敢拿久远的东西来说话，只不过借助秦代的事实来打个比方，希望皇上留意一下吧！穿着布衣，缠着竹带的士人，在家修身养性，在外显威扬名，让后世之人赞叹不绝。到了秦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贵为天子，拥有四海，税赋重重，百姓疲惫，刑徒遍地，盗贼满山。秦朝暴政，令天下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一个农夫一声怒吼，天下之人云集响应，这个人就是陈胜。秦代还不仅仅这样，从咸阳起直到雍城，宫殿楼阁，长达三百里，钟鼓帷帐等等日用器具，每个地方都摆得整整齐齐。秦国有了如此众多的宫殿，还要修筑阿房宫，大殿高达数十"仞"，东西相距五里，南北相距千步之遥。秦代役车披着绸罗，四匹宝马驾着任意奔驰，上面的旌旗迎风飞舞。秦国修筑宫室奢侈富丽到了如此地步，让后世之人找一个地方修一间破棚都没有地方。秦国修筑四通八达的驰道、直道，东面直达燕国和齐国，南面到了楚国和吴地，江、河、湖、海的奇观，全部尽收眼底。驰道宽五十步，每隔三尺种树一棵，筑起高高的路堤，用铁碓加以夯实，种上青松翠柏。修筑驰道到了如此地步，令后世之人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插足之地。秦始皇帝死后，他的陵墓骊山，几十万夫役修了几十年。骊山陵一直挖见地下黄泉，用铜合金浇涛内部，涂以朱丹，挂

着珠玉，披着翡翠。骊山陵的中部，是秦始皇帝的游观之所；骊山陵的表面广种树木，修筑楼阁。秦始皇为了埋葬自己，奢侈荒淫到了如此地步，使后世之人连垒一所小坟都找不到地方。秦国凭着熊罴之力，虎狼之心，吞食天下诸侯，统一海内，但是不崇尚礼义，所以上天降祸，秦国灰飞烟灭。

下臣贾山冒死上奏，切望皇上稍加留意，择善而从。

下臣听说，忠臣事奉君王，言辞一定要忠直，但是，不被采用就自身危险；但是不忠直，就不能阐明高深的道理。所以，忠直之言，圣明的君主应该及时听到，这就是所以忠臣义士拼死劝谏而蒙冤却还要竭忠尽智。土地贫瘠，即使是良种，也不能叫它长出好的庄稼。江岸河滨，即便一般劣种，也可以长得茂盛。古时候，夏商朝代的末世，即便有关龙逢、箕子这样的忠臣，比干这样的贤人，也只有惨遭杀身之祸，而大道最终不被使用。周文王的时代，豪杰之士，都能够竭忠尽智。就是那些渔夫樵子之辈，都可以人尽其力，才尽其用，这就是周朝之所以兴起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土地肥美必能长出嘉禾，君子的仁义善于滋养天下之士。雷霆万钧，无坚不摧；泰山压顶，无不磨灭。如今君王之权威，不仅仅是雷霆之力；君王的权势，不只是万钧之力。君王敞开大道，广求谏言，和颜悦色，虚心听信，采纳忠心，加重爵位，天下之士只恐不能竭忠尽智。而竟然纵欲恣意暴虐，不愿听信劝谏之过。用权威加以震服，用重力加以压服，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武勇，哪里会有不摧不折的呢？如果这样，那么人主就不能够听闻过错了。如果人主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国家社稷就十分危险了。古代圣王制定规章制度，史官在前面记载过失，谏官经常上书劝阻，鼓师诗谏，公卿力谏，士人传言进谏。平民百姓在路上议论，商旅大贾在市场议论，这样君主就可以听到自己的过失。君王闻过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可以永远拥有天下。

圣君天子之尊，四海之内的人没有哪一个人不愿为臣。君王在太学恭养三老，亲自端菜送饭，封官委爵。良医佳厨，精心侍候；公卿给他们执杖，大夫给他们提鞋。君王力举贤才，辅弼自己，寻求行善公正之人，直言进谏。所以，天子之尊，还要去尊养三老，这就是孝心；举荐贤才辅弼自己，是为了防止骄傲；设立直谏之官，是恐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向平民百姓学习，是求善心切；商人大贾讥议自己而虚心改正，是表明只要是善言就没有不听从的。

过去秦国力并六国，拥有天下，把六国剖分为郡县，修筑万里长城当作关塞。秦国的坚固，大小之恃，轻重之威，与一家的富足，一士的武勇，怎么比得清楚呢？但是秦兵被陈胜打垮，国地被刘化所夺，这是为什么呢？秦王贪婪凶暴，残贼天下人民，饥寒交迫的百姓怎么不应者云集呢？

过去周代拥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凭借九州的百姓，养活一千八百个诸侯，

凭借民众的力量，不过三年，只用十分之一的力量而天下安宁。君主有余财，民众有余力，赞颂之声不绝于耳。秦始皇用一千八百个诸侯国的民众来养活自己，百姓筋疲力尽，受不了这样的差役，百姓财尽，无法满足秦皇的苛求。作为君王自身，关键在于自己养活自己。声色狗马之事，天下百姓实难支撑。劳乏困倦之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之士得不到衣食，无罪而被处死的人有冤无处伸。人人与他为敌，户户与他为仇，所以天下大乱。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天下人民已经忍不住了，但是他却不觉查。秦始皇巡行狩猎，到处刻石记功，自以为超过了三皇五帝，他刻石，收天下的兵器，修筑阿房宫，自以为他家将万世拥有天下。

古代圣王有谥法的规矩，经历了三、四十代。即使尧、舜、禹、汤，文、武世世积德，也知道子孙的基业不过二、三十代而已。秦始皇帝却说：死了以后加谥，父子的名号有时候会一致，因此，他诏令从一到万，这样就世世代不会重复了。所以秦始皇自号始皇帝，其后就叫二世皇帝，企图从一世传到万世。秦始皇帝计算自己的功德，安排他的继承人，企图世世代永无穷尽。但是他才死去数月，天下百姓四面起兵攻打，秦国宗庙绝祀。秦始皇帝处在绝灭的祸害之中而毫无知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之人没有哪一个敢说话。为什么不敢说话呢？就是秦始皇缺乏孝敬之心，没有辅弼之臣，没有诤谏之士。秦始皇纵意行诛，贬讥议之人，杀直谏之士，因此阿谀奉承之徒，美言取宠。这此人，说到秦皇的品德，就说他超过了尧帝和舜帝；说到秦始皇的功劳，就说他超过商汤和周武。天下已经一片纷乱，但是天下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一句话。《诗经》说：“不是不能说话，只因为害怕；听到反对意见就加以驳斥，说话之人只吞言而退。”这首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诗经》又说：“周初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天下怎么没有人才呢？但是周文王只说一个“宁”字，为什么呢？文王喜好仁义，这就是“仁”；文王得士而加以重用；用士则加之以礼。所以说，不表现出自己尊重而爱戴之意，就不能尽心；不能够尽心，就不能够尽其力；不能够尽其力，就不会成功。所以，古代的贤君对待他的臣属，加增他的禄位，并且以心结之，生了病就不断地去探视，去世了就要亲自去哭丧吊孝。大敛小敛君王都要亲自到场，装进棺材之后，还要亲自披麻戴孝，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古代的贤君对于他的臣下，真算得上仁至义尽。臣下要拜见君王，君王要穿好服装，端正恣态，庄重脸色；所以臣下没有人敢不竭尽死力去报效君主。创建功德成为后世楷模，叫后人念念不忘。

如今皇上思念祖辈，赞叹他们的丰功伟绩，希望将祖宗基业发扬光大，选拔天下能人贤士，天下百姓尽皆欢欣鼓舞。天下贤人无不披肝沥胆，希望发扬祖上伟业。如今贤人良士都在朝廷效命，皇上又选拔贤能之才管理他们。但是

皇上大兴狩猎之乐，一天举行两三次围猎，我深深恐惧朝廷之事松懈，百官沉湎于这类荒淫之事。如果诸侯得知这种事情，恐怕又要怠于政事。皇上即位之初，亲自劝勉天下，减少膳食，不听音乐，减少卫队。皇上停止岁岁进贡，削减御中马匹，加强国家实力；皇上缩小猎苑，让农夫有地耕种；恩赐丝帛十多万匹去赈济天下贫困之辈，敬重年长之人。年且九十的人免去税赋，年且八十的人减去二年租税。皇上恩赐下属男子爵位，朝中大臣官封卿位，还把国库金银珠宝赏给他们，他们的宗族人众，没有一个不感到皇恩浩荡。皇上不赦罪犯，可怜他们没有头发，赐给他们头巾，哀怜他们身着囚徒衣服，叫他们父子兄弟相见之时不为难，在衣服后面绣上花纹，赐给他们。皇上减轻刑罚，宽松劳役，天下百姓欣喜欲狂。因此，皇上元年开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就是天下百姓人臣拥戴皇上的根本原因。刑法比其他时代都轻，所以犯法的人少；丰衣足食比往年更胜一筹，所以盗贼更少，这是天下人民顺从皇上的重要原因。

我听说山东官吏发布号令，即使是老弱多病的人，都拄着拐杖，搀扶而至，去细心听闻，希望自己多活些日子，看看天下大治久安的盛景。如今皇上功业方兴，名传四方，四方之人闻风而至。但是皇却放纵俊臣俊杰之臣，贤良方正之士，天天声色狗马，射兔杀狐，损害国家大业，让天下百姓产生怨望之心。下臣暗中感到十分忧虑。《诗经》说：“不怕没有一个好的开始，怕的是天下万事很少有一个好的结果。”下臣恳切希望皇上减少射猎娱乐之事，在每年二月设置明堂，修造太学，发扬先王遗德，风化民俗，奠定万世基业，这是皇上所希望看到的。古代大臣庄严肃敬，所以君子不经常看见他们的威严，肃敬的样子。大臣不准互相之间宴请交游，方正廉洁之士不准从事射猎娱乐之事。务必让这些人恪尽职守，高风亮节，这群百官吏民谁敢不修身洁行，全心全意奉公守法？如果这样，皇上的治国之道就会受到推崇，皇上的功业就可以推行五洲四海，皇上的楷模行为就可以垂范后世。如果不这样，那么风气就会一天天变坏，繁荣会一天天衰退。士大夫在家中可以修身养性，而在朝中却胡作非为，尤暗中感到痛心疾首。皇上与群臣宴请交往，与正直的大臣讨论国家大事，不要丢失娱乐，不要丧失礼义，不要失去计算，这是国家走上正轨的大计。

王道通三

（西汉）董仲舒

【原文】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智广大有而博。

唯人道为可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时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义之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亦岁七十二日之王，传于火以调和养长，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

地，天之合也。物无合会之义，是故推天地之精，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不肖，在善恶，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乎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

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

而贱阴也。故阴，夏入居下，不得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养长之时伏之下，远去之，弗得使为阳也；无事之时起于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天固有此，然而无所之，如其身而已矣。

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时，所好之风出，则为暖气而有生于俗；所恶之风出，则为清气而有杀于俗；喜则为暑气而有养长也；怒则为寒气而有闭塞也。人主以喜好恶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乐时而富，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然而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以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于谨藏而禁内，使好恶喜怒必当义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人主掌此而无失，使乃好恶喜怒未尝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尝过也，可谓参天也。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发，可谓天矣。

【译文】　古时制造文字的圣贤，先画三横，而用一竖连接中间，把这个字称作“王”。三画，指的是上天、下地、中人，连接中间的一竖，就是贯通天、地、人之道。摘取上天、下地和中人的中间一竖来贯穿三者，让它们互相渗通，不是人王，哪一个能够与此相称？所以，“王”就是上天意志的施行者，他依照上天的意志按时行令，完成上天意志，效法上天的旨意并把这些旨意传给天下百姓去效法上天的旨意而因此成就大事，按照上天之道而制定出法令，让天下百姓口服心服而成为仁德之人。仁德的妙处在于上天，上天就是仁义的化身。上天覆育万事万物，造化它们，并让它们不断生长，滋养它们，让它们茁壮成长。这种功劳循环不止，周而复始。所有一切举动都是为了给予万民恩德。详察上天之意，它的仁德可以说是无穷无尽；人的生命是上天给的，人的仁德是从上天那里取来的。所以，人受命于上天的尊严，父兄子弟的亲情，所以有忠信慈让的心境，有礼义廉洁的美德，有是非荣辱的感情，因此，文理通顺而灿然，智慧深厚而广博。

只有人道可以跟天道相合为一。上天的秉性是以施利作为意图，以抚养人众生长作为要事，春夏秋冬就是具体的体现。君王也以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心愿，把安世济民当成自己的责任，爱好、厌恶、欢喜，怒怨就是具体的表现。君主的爱好、厌恶，欢喜和怨怒与上天的春夏秋冬，都是调节酷暑严冬而使之变化而完成使命的利器。上天生出这种物类，依时令，这一年就五谷丰登；不依时令，这一年就饥荒产生。君王生出这种品性，合乎礼义就天下大治，不合礼义就天下大乱。因此，大治之年与五谷丰登相一致，饥荒乱世与天下大乱相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到人事与天道是一致的。上天有寒有热，这就是仁义的极至。所以春秋之时，君主不说不好听的话，下臣不阿谀奉承，自夸其能，善事都归

功于君王，坏事都归结于下臣。

下臣的礼义，好比土地，所以，作为人臣的人，就好比下地事奉上天；作为人子，就好比土事奉火。土虽然居位中央，但是每年有七十二为主，事奉火去调养生长，但是不自显贤名，都把功劳归集给火，火因此得以兴盛，这就是不敢与父分享成功之美，这就大孝之至。因此孝子的行为，忠臣的仁义，都是效法下地。下地事奉上天，就是下面的人事奉上面的神。

大地和苍天合二为一。但是万物没有合会的本性，因此推考天地的精妙，运作阴阳的变化，用这个来区别恭顺与忤逆的道理，哪里会没有合会的本性呢？上与下，在于大与小，在于强与弱，在于贤良与不肖，在善与恶。恶这类事物都属于阴，善这类事，都属于阳。阳就是善德，阴就是刑罚，刑罚要依附于善德，这就是权变一类的事情。虽然说是权变，但是目的还在于成功，因此，阳的运行在于顺，阴的运行在逆，逆行而使之顺，顺行而不能逆，这就是阴。所以，上天以阴作为权变，以阳作纲领；阳出而南行，阴出而北走；纲领用于兴旺之时，权变用于衰微之世；用这些来显现上天崇尚纲经而隐匿权变，先用仁德而后用刑罚。所以说：阳是上天的仁德，阴是上天的刑罚。

阳气暖和而阴气寒冷，阳气给予而阴气夺取；阳气仁慈而阴气乖戾，阳气宽缓而阴气鏊急；阳气仁爱而阴气可恶，阳气生长而阴气杀戮。因此，阳气常常居于实位而运行于盛世，阴气常居虚位而行于末世。上天喜爱仁德而亲近之，恶劣乖戾之事就不得不远离而去，这就是崇尚仁德而轻贱刑罚的意思。先纲纪而后权变，看重阳气而轻贱阴气。所以，阴气到了夏天就只能隐藏起来，不能充当主事之气；阴气到了冬天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阴气置之空处的表现。阴气在万物生长之时只好隐藏起来，远离而去，不能让它干挠阳气；阴气无事的时间就出居空位，让它备办守闭防塞之职。这就是上天亲近阳气而疏远阴气的原因。上天之道虽然是这样，但是无所依凭，看起来还是它自身。

君王处在操持生杀予夺的高位，与上天一样共持天下变化之势，所以天下万物没有敢不顺应变化的。天地的变化就像一年四季，所好的风气产生，那么天下就会阳光和煦而万民安居乐业了，万物茂盛；所恶之气产生，那么就寒气涌动，残害万物万民；上天高兴的时候，就放出暖气让万物生长，上天发怒的时候，就施放寒流而残杀万物。君王凭他的喜怒哀乐去改变天下习俗，而上天则以他的暖冷暑寒去对待草木。君主喜乐的时候则天下富强，五谷丰登；违背时令而胡作非为，天下就出现凶年。上天，下地与中间的君主本来是统一的。人主的好恶喜怒，就是上天的暖冷暑寒，不可不认真地加以对待，应该热的时候反而冷，应该冷的时候反而热，这样就会出现凶气；人主本该喜悦的时候却发怒，本该发怒的时候却喜悦，这样就会出现乱世。因此，君主要特别注意的是

进行严格的自我修养，让自己的喜怒好恶合乎天下形势，就像上天的暖冷寒暑一样，依时而发。君王把握住这个度而不使它偏离，让好恶喜怒不差毫厘，就像春夏秋天那样不失时令，可以称得上效法上天了。深藏这四种天子之气，不要让其违背天时，这就可以叫做顺应上天了。

主 术 训

（西汉）刘安

【原文】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传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义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纩塞耳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

夫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使，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当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谷。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私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乱乃愈甚。

夫水浊则鱼唼，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借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譬犹扬堁而弥尘，抱薪以救火也。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淡，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象形，其所修身本也。

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自往，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知者弗能诵，辩者弗能形。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鞅鞈铁铠，瞋目扼□，其于以御兵刃，县矣！券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

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觇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寒阻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政乱，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犧、神农之所以为师也。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驾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忧。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悬法设赏，而不能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宁戚高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右，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

夫权轻重不差蚊首，扶拨枉桡不失针锋，直施矫邪不私辟险，奸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故为治者不与焉。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𣏌，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

兵莫憯于志，而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而枹鼓为小。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

至治。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骡马而服駾骍；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之知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矣。桀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黿鼉，陆捕熊罷，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是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黿鼉，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力多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夫华骝、绿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鸱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昼日颠越，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夫螣蛇游雾而动，应龙乘云而举，猿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骛。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断，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奸。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职事不嫚。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猒。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俨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褒，万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则治道通也。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

桥直植立而不动，俛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闇，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以避奸贼，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是故

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载之上，弗重也；错之前，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厌。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

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治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有馀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路之数，诡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志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唯□，而不使有闻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政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真之不相入。

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鹞而鼠之遇狸也，亦必无馀命矣。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故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

夫人主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执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腰，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尧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民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天下多眩于名声，而寡察其实，是故处人以誉尊，而游者以辩显。察其所尊显，无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行为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

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必参五行之。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迹也。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是以勇者尽于军。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则诛。主上闇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竟于往。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于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不随南亩，而有圣贤之声者，非所以都于国也。骐骥骒騠，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

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父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摘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殉之，岂其趋舍厚薄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义德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君计功垂爵以与臣。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踶马矣。是犹不待时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匮，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绨纻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人，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断，大路不画，越

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毁，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蹝也。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猷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檐椽，短者以为朱儒枅栌。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距方圆，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才，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竖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数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四方，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繁理挈，而乃责之以闺閤之礼，奥窔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绝江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闇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悬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

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剌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表莫从己出也。

夫寸生于秒，秒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而急缓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馀，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明分以示之，则跖、硚之奸止矣。夫据干而窥井底，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分寸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

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骒骐之良，臧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才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

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则奇才佻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能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

堕于国，则不能专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者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当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匠斲也。与马竞走，则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死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

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淫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力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合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

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而朝，赵国化之。使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鵕□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阴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末，则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游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威行也，若发碱决唐。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

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置之纲，三举而百姓说。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斫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故利者，非能遍利

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故举错不可不审。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馀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明主弗乐也。肥酗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蒻席，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始悬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故古之为金石管纮者，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觞酌俎豆酬酢之礼，所以效善也；衰绖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徵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

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馀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罘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鱓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鼋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阴降百泉，则修桥梁；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昂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

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动废置，曲得其宜，无所击戾，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毫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当此之时，伐鼛（鼓）而食，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可贵至贵矣，然而战战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斯之谓欤！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矣。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

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围于匡，颜色不变，絃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智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

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全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

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荣？此难知也。问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乱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

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唐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译文】　君王统治天下的方略，就是应该处无为之事，行不会之教，清清静静，岿然不动，统一法度而不轻易变化，按照一定的规矩去选拔臣下，君王

不用劳苦而天下大治。因此内心知道规矩而教师晓谕，嘴里能言而行人称赞，双足能行而靠人引导，耳朵能听而虚心接受规劝。因而就可以思虑没有过错，谋略不会失当，说出话来就是天下的号令，行为就是上天表率，进退有度，动静依理，不要因为丑美而产生好憎，不要因为赏罚而高兴或生气，各行其事，各尽其能，万事顺乎自然，绝不扪心自用。所以，古代贤君，冠冕的前面挂着流苏就是为遮住眼睛，耳中塞上东西就是不要乱听，天子的处所设立屏障。所以，至理看起幽远而实际上很近，得到的成果显著而所付出的力小，所谓事半功倍。

眼睛四处乱看叫做“淫”，耳朵到处乱听叫做“惑”，嘴巴乱说就会引起混乱。这是三道关口，不可不小心谨慎，把守应该严密。如果想去规劝，就离开它，如果企图装饰，就破坏它。天气汇集为“魂”，地气汇集叫“魄”，反居心脏，各得其所。宁静而不要乱动，其上可通“太一”。“太一”的奥妙，直通天道。天道幽，没有规矩，没有具体内容，大得无边，深不见底，与人混然一体，靠智慧不可获取。古代神农氏治理天下，神灵不出胸堂之内，智力不出四城之地，心中素怀仁诚之心，那么甘霖就依时而降，五谷就会茂盛，春天生长，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储存。每月不用考查，一年作一次总结，按时在明堂举行祭祀。明堂的制作方法，有一盖子但是四方无壁，风雨不能够吹袭，寒暑不会伤害。慢慢地推行，滋养天下百姓，天下百姓必然朴素端庄，不用争夺而物产自足自给，不用辛劳而大功告成。顺应天地的恩赐，跟着它合为一体，因此就可以威严而不杀戮，刑律虽有但不常用，法令简明而要言不烦，所以能够出神入化。君王的领土南至交趾，北至燕都，东到阳谷，西至三危之山，没有人不听从。到了这个时候，法度宽松，刑罚松懈，牢房空空，天下同一，没有人会产生奸诈之心。

末世的政治状况则不是这样。上面的人喜欢巧取豪夺而贪得无厌，下面的人则心如豺狼而毫无谦让之心；百姓贫苦，互相争斗，做事劳而无功；欺诈之事不断萌生，盗贼一天天增多；上上下下互相怨恨，号令无法通行。当官执政的人，不想反本务道，而专门干那些损人利己的坏事，仁德一天天浅薄，刑罚一天天增加，但是不希望天下大治，这无异于手执弹弓打鸟却又呼唤小鸟过来，拿着木杖击犬，还要想与狗亲近，如此祸乱怎么不一日胜似一日。

俗话说，夫水浑则鱼儿呼吸不畅，政治的残暴百姓就会动乱不安。所以那些豢养虎豹犀象的人，把这些猛兽关在笼子里，满足这些动物的嗜欲，不失时机地让它们吃饱喝足，不要招肇它们发怒生气，但是这些动物往往不得寿终正寝，就是因为它们被关在笼子里。因此，上面的人举措太多，下面的人就会多欺多诈，上面的人做事太多，下面的人就会用各种方式加以对抗，上面心烦扰挠，下面就会心神不宁，上面收取太多，下面则你争我夺。不专心干根本的事

情，而沉溺于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好比播洒尘土而希望没有灰烬，抢着柴草去扑救大火。所以，古代的圣人事务很少，所以容易治理，要求很少而清心寡欲，不用施舍而仁义广布，不用言誓旦旦，就可以自然取信于人，不用去刻意追求，就可以得到，不干事而可以取得成功。安然保身，怀德守诚，天下之人必然倾心信服，就回声那样响应，影子跟着人形，这就是修身养性的根本所在。

严刑苦罚不能够移风易俗，杀戮诛责不足以禁奸防邪，只有神化才为贵，至精至诚就可以成为神明。高声大呼传播不超过一百步，志气所在，超越千里。冬天阳光照耀之下，夏天的阴影之中，万物都会自然归往，而没有人一定要它们如此。所以顺应自然，不用号令也会让它们自己到来，不用驱赶，它们也会自走去。窈窈冥冥，不知是谁做了这些事，但是却大功告成。智者不能说出原因，辩士不能够加以形容。古代楚国的孙叔敖恬然而卧，楚国郢都之人没有人惧怕他的；楚国勇士熊辽宜正在搓丸子，但是自公与楚王两家相争却都责怪他。如果一个人扬鞭跃马，怒目圆瞪，手执利刃，这样的人是十分危险的。收好券契，拴好丝帛，用刑罚加以威胁，用斧钺加以杀戮，用这样的方法去排忧解难，这就是寡德之人。凭眼睛看着去行事，凭说话去发号施令，用这样的方式去治理天下，不是很困难的吗？

蘧伯玉担任卫国相，卫国人端木赐子贡去拜见他，问："凭什么方式治国？"回答说："我采用无为而治的方法去治国。"赵简子准备攻伐卫国，派使者史黯去探听情况。史黯回报赵简子说："蘧伯玉为卫相，不可以对卫国加兵。"加固关隘，阻塞险阻，何足以取胜呢？所以皋陶声音沙哑但是作为狱官，天下没有滥用酷刑的事情发生，这就是所谓的沉默是金。师旷双目失明而当上了乐官，晋国没有出现乱政，这是看不见的妙处。所以，不用说话而发布号令，不用眼睛而明察秋毫，其所以伏羲、神农拜他们为师。所以齐庄公喜好武勇，即使他没有去征伐，国家也会多灾多难，慢慢地发生了崔杼的叛乱。楚顷襄王贪酒好色，不进行教化，下面的人大都很昏乱，导致了大夫昭奇发难。所以精诚之所动，就像春天的生气，秋天的死气，即传严加控制，驰传报告，也不若这样快捷。所以为君为王，就像箭手一样对待秋毫之末，对待寻常之短。所以对事物一定要慎之又慎。

荣启期弹奏一曲，孔夫子高兴了三天，就是因为孔子感觉到了声音相和的重要性。齐人邹忌打一个比方，齐威王终于警醒，忧心忡忡。拨动琴弦，发出声音，而能够叫人为之欢喜，为之悲哀。严刑法，重赏赐，但是不能移风易俗，就是因为忠诚之心没有显现出来。齐人宁戚在车下高歌，齐桓公喟然醒悟，这种精诚感人至深啊！所以说："听到音乐就知此地风俗，看到此地风俗，就知道人们的教化程度。"孔夫子跟着师襄学习鼓琴，表现出了周文王的志向，见到细

小的东西而明白很大的道理;延陵季子听到鲁国的音乐就知道了殷商的风俗,了解的事物虽然很近但是明白的事理却很遥远。上古之时创造的音乐,传了千余年而不灭,这就好比并世而施教化于百姓。

商汤时代,连续七年天气干旱,汤君把自己置于桑树之边祭祀上天,因而四海之云聚集,千里的大雨全至。自质于天,忠诚毕现,感天动地,神人发号,令行禁止,难道真是什么好方法吗?古代的圣王贤君,内心精诚所至,忘记好憎荣辱,说话言辞恳恳切切,发号施令明明白白,用礼乐加以整齐,用歌谣加以风化,影响传流万世而不壅塞,关闭门窗而四通八达。禽兽昆虫都得陶冶教化,又怎么能与执法施令相比较呢?所以,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神化,其次是让百姓不得为非作歹,再其三才是赏贤罚暴。对于左右,不偏不颇,无私无亲,所以称之为公平;用一个标准去统一内外,判断曲直不要怀有私心,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正”。君王执法,不要从好憎出发,可以称得上合乎“命”了。

权变的大小轻重不能有丝毫相差,校正弯曲不能差针尖那么一丁点儿,公正平直,矫险避邪,不要害怕权贵,这样奸人的阴谋就不能得逞,谗言就不会乱政。没有建立仁德的地方,没有隐藏怨恨的处所,这是专攻为官之术而放弃人心的人所为,所以治世之人不去干这些事情。舟船在水上行走,车马在陆上运行,这是自然的本性。木材被击断裂,大水碰破舟船,不能抱怨木石大水,而应该归咎于制造车船的人,明明知道事理如此。因此,大道由于机巧而感悟,仁德因为心术而有险,心灵由于双目而昏眩。

兵器不要迷惑志向,那莫邪这样的宝剑也只是等而下之;凭借万物没有比阴、阳更大的了,所以抱鼓不过是一个小玩艺。权衡规矩,一经制定就不能轻易改变,不能因为秦国或楚国而变更,不能由于胡夷或吴越而更革,统一规范而不歪邪,行为方正而溺于流俗,一旦定型,万世流传,这就是无为而治。所以,国家可以没君王,而世道不废驰;人会遇到困境,但事理无不通达。从此看来,无为而治,是治理天下大道的根本所在。所以,获取了治理天下的根本道理,应对事物的方法就千变万化;而靠能人去治理天下,难以达到最佳境界。商汤、周武,古代的贤君圣主,但是他们不能像吴越之人驾驶舟船行于江海之上;古代的伊尹,是一位贤相,但是他却不能像胡人那跨上骏马,驰骋草原;孙子、墨子,学问博大精深,但是他们不能山民那样翻越险阻,穿过密草丛林。由此观之,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实在是浅薄得很。如果企图遍观海内,拥有四方,不去依凭大道之数,而专凭自己的见识,那么他就会穷途末路了。所以说,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力大无穷,能够裂革断金,椎杀大牛大马,水中捕蛟龙,陆上捉熊罴,但是商汤只率兵车三百乘,把他困在鸣条,在焦门擒住了他。由此看来,勇力不足以安定天下。

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勇力不足以安定天下，那么贤人不足以任用，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但是君王人主，处于朝廷之上，而能够知道四海之外的事情，全凭由已知的事物去推知未知的事物，根据已知的人去推求未知的人。所以说，积聚万众之力去举万物，没有举不动的；集汇众人之智去干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成的。坎井之中没有蛟龙，是因为坎井太隘小了；小园之中找不到修长的大木，是因为小园太小了。要想举起重鼎，力小的人是难以办到的，一大群力小的人一起来搬动它，每个人的力量并没有增大啊！所以说，千人在一起，没有搬不动的大木；万人团结一心，没有干不成的事情。名马华骝、绿耳，一日可行千里之遥，但是叫它们去追逐野兔，保证不如豺狼那样有效，因为马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猫头鹰那样的鸟类，晚上可以咬食跳蚤蚊虫，明察秋毫，而白天却山丘都看不到，这是由于它们的习性所致。螣蛇可以伴游雾而行，应龙驾着云飞腾，猿猴在树上可以如行平地，鱼在水中动作敏捷，所以古代制造车驾的工匠，漆工不画画，凿门不锯木，因为一个工匠没有两种绝活，一个人不能做两种官，应该让他们各守其职，不得互相干挠。人才得到发挥自己长处的地方，物件得到适合自身的用处，因此器械不会用坏，人力不会浪费。责任单纯容易完成，职位单一容易胜，责任轻小的不看重权杖，上面管理起来不费多大力气，下面跟着干的人也很容易干好，因此，君臣长期相处而不会感到不适应的地方。

君王人主治国之道，就像东一个西一个地摆列着的祭神，缄口默然，庄严肃穆，安安稳稳地坐享吉祥幸福。因此，掌握了为君之道的人就会不隐丑，不伪善，一个人吹捧他，他不会偏信他，一万个人蒙蔽他，他也不会受骗。因此重施恩惠，就像加重处罚一样，那么治理天下的大道就畅通天阻了。重施恩惠，崇尚周济。没有功劳而得到重赏，没有苦劳而得厚爵，那么忠于职守的官员就懈于本职，而游手好闲的取巧之人就会不断出现。加重处罚，其实就妄杀无辜。无罪的人被诛杀，行为端直的人被判刑，那么修身养性的人得不到鼓励，这样奸诈之徒就会犯上作乱。所以说，普施恩惠容易产生奸诈之徒，严刑重罚，容易生出祸乱。因此贤君明主治理国家，国家有人犯罪而被诛杀，国君不会发怒，朝廷上赏赐功臣，国君不去参与。受诛之人不怨恨君主，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受赏之人也不感戴君主，认为自己是立功受奖。百姓知道无论是受刑还是赐赏，都是由于自身而起，所以专心致志地修身养性，建功立业，不受君主的好恶所左右。因此就会出现朝廷没有噪杂的人声但是却国家安宁，而田园广劈，庄稼茂盛，所以下民也具备了“太上”的智慧。

大桥直立不动，或仰面或俯首，桥就修建好了；君王淡漠世事，不焦不躁，百官自会修身养性。比如军队的指挥大旗，如果挥动没有规矩，军队就会大乱。

智慧不足以治理国家，能力不足以安定社稷，与其称颂尧舜而咒骂桀纣，不如闭目塞听去寻求治理国家的根本。清静天为，上天会给予你好的时令；廉俭守节，大地会让你广生财富；诚心建仁，那么圣贤就会为你出谋划策。因此而天下万物归之，虚处则上天赠送万物。君王人主放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暗，虚其心，弱其志，因此群臣就像车轴辐奏并进，没有愚蠢不肖与智慧贤人之分，没有哪一个不竭尽其能。这样，就可以建其礼仪，打好基础。这样就是凭借众人之力来治理天下，凭借众人之智来管理国家，即使遇到凶年险境，也会化险为夷了。君王深居简出逃避祸害，加强守御防备奸贼，内部不知邻居发生的事情，外面不晓山川的形状。帷幕的外面，眼睛看不到十里之远，耳朵听不见百步之外，但是天下之物没有不知晓，就是因为知晓的渠道太广大了，而参与的人太多的缘故啊！因此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大事，不窥视而知上天之道。秉承众人之智，那么天下也不值得拥有；专心致志，那么自身也难以自保。因此贤君仁主广布仁德，不用智巧，而凭借万人所利。抬脚而天下百姓得利，所以百姓依附他，他不觉是个包袱；百姓出现在他面前，他不害怕；抬举他，不会抬举得很高，推崇他，但不厌恶他。

顺承天道之人，运动转徙而不知何始何始，教化如神，因循虚空，常常在后面而不抢先。

为臣之道，判断是非公允，做事情首先讲明道理，恪守职位，公私分明，所以能够建功立业。因此，君主和下臣，各人干各人的事就天下大治，君主干臣下的事，臣下干君主的事，那么，天下就要大乱。君主、臣下，各行其道，各处其宜，那么上下都会互相促进。

君王人主放任下臣治理天下，放松心境，减弱志向，清明而不昏乱，所以群臣辐凑并进，不分愚笨与智慧，贤良与不肖，人人都会各尽其能，这样，君主就可以很好地管理臣下，臣下也可以很好地事奉君主，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十分明白了。周文王聪慧大智，敏而好问，所以被称为圣君；周武王喜勇而好问，所以打败了商纣。借助众人的智慧，那么没有什么事做不成；巧用众人之力量，就会无往而不胜。千钧重的东西，鸟获这样的勇士也举不起来；众人同心协力，那么百余人就举起来了。因此，依仗一个人的力气，那么鸟获也不足依恃；凭借众人之力，那么天下又何以难治。

大禹决长江，疏黄河，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弊，但是他也不能让河水向西流去。后稷开辟土地，种植禾稼，力劝百姓以农为本，但是他不能叫禾苗在冬天生长。难道是他们不专心致志？这是由于形势不允许。人的能力是不能够造就天下形势的，但是如果不去寻求天道之数，即使是神仙、圣人也不能成功，何况是今天的人呢？一匹很瘦的马，拉着一辆十分沉重的车，即使是造父那样的

超一流御手，也不能够把车赶到远方；但是马又好，车又轻，即使一般的御手也引以驾御得很好。因此，贤人圣主做事，怎么能够不去追天道之数，探求自然之性，以曲为直，以屈为伸呢？圣人办事，何尝不因势而利导呢？因此，积畜力量，一举成功，无所不胜；众志成诚，无事不成。聋人可以叫他去修治弓矢，不能叫他去评价音乐；声音沙哑的人，可以叫他去狩猎，不能叫他去当说客。每样物品都有自身的特性，而不具备其他方面的特性。所以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的作用，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能力。他的能力能够承担他的责任，干起来就不觉得困难；他的力量能够举起这个重物，举起来就不会觉得费力。千万不要求全责备，应该让他们各得其所，那么天下之人就会同心协力，不会出现用人的过错。圣人量才录用，所以不会抛弃有用之人。君王人主器重正直而崇尚忠直之人，这样的人处于上位，管理国家大事，执掌国家权杖，奸佞之徒，阿谀之辈就难以有进身的机会了，就像方正和溜圆这样难以相容一样，弯曲与笔直不得混同一样。

鸟类与兽类不引以共居一处，其原因就是他们并非同类。老虎与鹿子不会成为朋友，就是因为它们力量不可相敌。因此，圣贤之人得志，荣居上位，阿谀奸佞之人企图犯上，就好像燕雀看到天鹅，老鼠遇见狐狸一样，势必难以得逞。因此，人主选拔官员，不可不慎之又慎。人主选拔的官员能够胜任，那么国家安宁，上下亲和，群臣一心，百姓依附；人主任命的官员不能胜任，那么社稷危急，上下失和，群臣怨怒，百姓离心。所以人主一次举动不当，严重的要危急到整个国家社稷。是得是失，完全掌握在人主的手里。所以，绳正在上，木直在下，没有其他缘故，这是形势使之然。所以人主忠诚正直，那么端人直士身居高位，而奸佞之人无所藏身；如果人主行为不正，那么奸邪之徒就会得意，忠直之士只得隐居乡里。

人主为什么不选拔忠直之士而去任奸佞之徒呢？得不到玉石，人主不应该轻意任用。如果人主忠诚正直，像用墨绳衡量木头，那么下臣中的奸佞者企图作奸犯科，就会像以卵击石，以火投水一样，自讨无趣，自取灭亡。所以，楚灵王喜欢细腰，而百姓之中就会出现节食自饥的人；越王好勇，他的百姓都心甘情愿处危争死。由此看来，权柄的威势，足可以移风易俗。尧如果是一个平民百姓，他的仁德不能风化一里之地；暴桀处在上位，确能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人不能够治理天下，而权威可以移风易俗，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了。《尚书》上说：“一个人有了权势，万民都会依附着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的人，很多都喜欢听从名望，而不去考察具体情况，所以处世之人凭他的名望而受到尊重，游说之徒则凭借他们巧言妙语得到好的名声。细细考察这些人所以受到尊重，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人主分不清是利是害，而去听

从众人的传言。治理国家不能这样，说到事理，必须深究于法度，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国家的制度。皇上根据他的名望去求其实，下臣只得专心守业去干出成绩，说出来的话，绝不能言过其实，行为不能超越法度，群臣围绕着人主旋转，没有哪一个敢戏弄君主。

群臣所做的事，如果在法度之中找不到，但是对国家有利，可以辅佐治理国家，那么必然与五行参照而行。暗中细细分析看他做的动机，并且广泛听取意见，看是否可以良好的效益，力求做到不偏颇，不属于哪一个党派，处于中正而有普遍意义，用国内之事加以观照。这样群臣只得公公正正，老老实实，不敢为非作歹。百官述职，一定要表现出大公无私来。君主居于上位精明无比，百官互相劝勉，奸邪的事情就会灭迹，功绩就会一天天地增多，因而忠勇之士全都会汇集军中。乱国之君则不是这样，众人说好，即使无功也得到重赏，忠于职守的人无罪也可能被诛。主上昏暗而不明，群臣结党而不忠，游说之人靠说辞得显于人主，修身养性之人只求自保。国君发生号令，下臣诽谤而结党；法律明令禁止的东西，这些人却公然不顾。学习计谋的人，专攻巧诈之术；爱好武勇之辈，目的是为争夺；大臣专掌国家大权，下臣作威作福，朋比为奸，戏弄皇上。这样，国家虽然没有灭亡，但是用古人的说法，这样的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了。并且，不为官吏，不随行伍，不耕农田，反而有圣贤之声，这不是国家的好事。骐骥骒骊，是天下跑得很快的良马，如果赶着它不往前走，牵着它还往后退，即使是愚笨之人也不会加体恤。治理乱世的诀窍，要能够看清楚蛛丝马迹，而这样的世主不能觉察，这就是治世之道被闭塞了的缘故。

权势是人主的车仗，爵位是人臣辔衔。因此人主处在权势的要地，手持爵禄的柄把，审视形势之缓急，瞒准机会，该取则取，该给则给，因而天下之人虽然竭尽全力但是却不知困倦。

下臣与君主的交往，并非有父子之情，骨肉之亲，但是臣为君主拼死竭力，不惜舍死捐驱，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权势使之然。春秋末年的豫让，本是中行氏的臣下。智伯讨伐中行氏，并吞了中行氏的全部土地，豫让背其主中行氏而投靠了智伯。智伯与赵襄子在晋阳城下激战，智伯身死被戮，土地被赵国、韩国和魏国三家分得干干净净。豫让准备替智伯报仇而谋杀赵襄子。豫让漆身变成了癞子，吞下红炭使声音变哑，拔去牙齿，改形变容。豫让以一人之心而事奉两国之主，而或背叛而离去，而或又欲以身殉之，难道是豫让趋厚利而薄寡情吗？这是君主对下臣的不同的恩泽使之然。商纣兼并天下，诸侯来朝，人迹所至，舟船所到之处，没有人不服。但是周武王带领人马三千，在牧野的郊外将纣王抓获。难道是周的百姓忠心而直节，而殷商的百姓背叛吗？这是由于各自不同的君主德行的厚薄和号令的行与不行。

风吹得大波浪就高，树木茂盛而百鸟就会集聚，这是两者相互联接的关系。因此，臣下不能够在君王那里充分发挥自己才能，那么君主也不能得到臣下的全心竭力。君主与臣下的相互关系，是互相报效的关系。因此，下臣为君王尽力死节，君王为臣下计功封爵。因而君主不能赏赐无功的臣下，下臣也不能替缺乏德行的君主去竭忠尽智。君主的仁德不能恩泽百姓，而君主企图得百姓死力，就好像鞭抽劣马。这又好比不到时令，不降喜雨而追求庄稼成熟，这样一定达不到目的。

君主治国三道，应该处静修身，勤俭节约而成为臣下的表率。君主处静，百姓就不被惊扰；君主节俭，百姓就不会产生怨恨。百姓惊扰，国家就会动乱；民怨沸腾，君主的仁德必然淡薄。国家动乱，贤人就不会为君王出谋划策；君主德行浅薄，勇士就不会为他拼死尽力。因此，君主喜好鸷鸟猛兽，珍奇怪异，焦躁荒淫，不爱惜民力，任意驰骋走马狩猎，出入没有一定规则，这样百官至于为非作歹，事情多了，财力不足，百姓愁苦，人民的生存状况越来越差。君主喜欢高台深池，到处雕琢刻镂，珠玉玩好，应有尽有，这样就会产生赋敛无度，万民力竭的情况。尧帝拥有天下，并非贪图万民的财产，但是却坐稳了天下。尧帝认为百姓十分辛苦，强弱不均，贫富不一，于是亲自带头节俭，表明对百姓的爱护，和睦群臣。因此尧帝茅茨不剪，采椽不断，路不铺陈，铺不加美，巡狩是为了施行教化，为天下人勤勤恳恳，德仁流布五岳。难道尧帝奉养不足吗？把整个天下变成一个国家，不是为蒙取私利。尧帝年志气衰，把整个天传给了舜，就像在行道之中脱掉快烂的鞋子。衰微之世就不是这样了，一旦哪一天夺得天下的财富，位居君主的宝座，就竭尽百姓之财力、物力，来满他个人的耳目之欲，一心就是修筑楼台亭榭，深池苑囿，搜刮猛兽珍禽，珠玉玩好。因而贫苦百姓糟糠都吃不到口，而虎豹财狼却吃去了他的饭食，百姓连破衣烂衫都穿不上，而官室里面的屋子里面到处都是锦绣铺地。君主急于做这些无用之功，而百姓黎民更加憔悴，因此百姓使天下不得安宁。

君主的位置，就像悬挂在天空的日月那样光明，天下百姓都可以侧目而视，侧耳倾听，伸长脖子垫起脚尖而企盼。因此，不淡薄不足以明智，不宁静难以致远，不宽容难以兼顾天下万民，不公正难以作出公平的判断。因此贤主明君用人之道，就像能工巧匠对待木料，粗大的作为舟航柱梁，小的当做楫枋凳桌；长的做檐条，短的为小柱。无论大小长短，全部木料都有用处，真是规矩方圆，各有所长。天下的毒品，没有比鸡毒更毒性大的了，但是在良臣手中，却可发挥很大作用。因此山林鲁莽的人才，尚且不可抛弃，何况其他人才呢？而今朝廷不加以使用，乡里之人不加以传名，不是这个没有才能，其原因就是当地官员不称职。鹿子在山上，獐子尚且追不上，而在山下，一个小牧童都能追得上，

才能有长有短。因此有宏图大略的人不应该责难小小技巧，有小聪明的人不可能担任重职。人有他的长处，物有它的特性，担任一项工作可能太重，或许担任其他各种工作就胜任了。因此，明审毫厘的人，一定会丢失天下之大数；不丢失小物的人，迷惑于大数之举。譬如狸猫不可能与牛争斗，老虎不可能抓老鼠。如今的人才，有人或许企图平定九州，兼并四方，存续危国，承继绝世，其志弄清大道匡正邪斜，断理决繁，对这样的人而用闺阁的礼仪去要求他，给他讲一些奥妙的道理。有人则邪佞小具，阿谀奉承，随从乡里之俗，看不起一般平民的所作所为，而这样人有遭一日，得以委以天下重任，不明治乱之机，犹如以斧剁毛，以小刀刻大木，尽皆失其相宜。君主应该以天下的耳目看天下，以天下耳朵去听天下，以天下的智慧去处理天下之事，以天下之力去争天下，因此君王的号令能够下达，臣情可以上闻，百官和睦，群臣拥戴，不因喜赏赐，不以怒罪诛。因此威立而不废，耳聪目明，而不被蒙蔽，法令明白而不苛刻，耳聪目明而不昏乱，是是非非之情，每日陈扳上来，不得违逆法度。因此，贤德之人尽献其智，不肖之辈竭尽其力，德泽兼盖不偏不倚，群臣尽责而不怠慢，附近的人安于本性，远方之人怀念仁德。何以这样？君主得到了用人之道，而他不能担任这么多职位。所以假借车马之人，双脚不劳累而可以到达千里；乘舟船者，不能游泳的人可以横渡江河。

君主的情欲，没有人不想总揽四海之智慧，用尽众人之力气，但是群臣百姓立志效忠之人，都少有能够不困其身的。假使言谈合乎君王心愿，即使是一个平民百姓，难道可以抛弃吗？假使言谈不合君王心愿，虽然身居高位，在朝廷之上出谋划策，难道可以使用吗？是非的所在，不可以凭贵贱尊卑而为定论。君主听从群臣之言，其计谋可用，不要其位低下而不用；其言可行，不要责备他的言辞辩法。昏主则不是这样，他亲爱的人，即使是邪枉不正之人，也能得到重用；疏远而卑贱之人，即使尽力尽忠，也不能得到使用。善于言谈的人就被驳得无言以对，对劝谏则寻罪诛之，像这样的人而企图统一海内，安定万方，这好比塞着耳朵去听音乐的好坏，掩着眼睛而去看青黄之色，这样，离耳聪目明就越来越远了。

法律是天下的尺度，君王办事的准则。悬法就是否定法度；设赏就是赏赐那些该赏的人。法律制定之后，守法者受赏，违法者被诛，尊贵之人不可减轻处罚，卑贱的人不能加以重处，违反法度即使是贤人也必须诛杀，合乎法度的人，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不能治罪，因此公道通畅而私道阻塞。古代设置官吏，目的是为了禁止民众，使他们不得自行其事。古代设立君主，目的是为管理官吏，使他们不得作歹为非。法律凭借礼义，目的是为约束君王，使君王不要独断专横。人不得随心所欲，那么天道就可以畅通无阻，天道畅通无阻就会理义通达，

故而反为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说停止不前，而是说君主不要从自己好恶去治理国家。

寸由尺粟积累起来的，粟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这是度的本源。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这就是声的根本。法生于义，义生于适众，适众在于合乎人心，这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之所在。所以通于本源，不能因末而乱；看到关键之所在，不能被细微末节所困惑。法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法度来源人间，而反过来又去校正人间，因此要考查自己而不能去苛求他人，自己没有具备的，不要去要求他人，法度虽然是为禁下人所立，但是在上之人不能废止法度，禁止下人干的事，自己也不能干。人们常说的亡国，不是没有君主，而是没有法度；改变法度，不是没有法度，而是有法度而不能执行，与没有法度等同。因此君主制定法度，首先用来约束自己，所以号令施行天下。孔子说过："自己的身正，不用号令也可以政治通畅；自己的身不正，即使下令，百姓也不会听从。"所以说禁人首先禁己，那么就号令通行于万民之中。

贤君圣主治理天下，就像造父驾御车辆，整齐套绳在给马挂辔衔的时候，驾驶的缓急的处理就像辱吻相和，正在胸中臆想之意，而立即变为手中的动作，真是得之于心中，会之于马志，因此造父能够随心所欲地进退自如，转弯中规，取道达远，而气力有余，这真是得到了驾御术的真谛。因此，权势是君主手中的马车，大臣是君主拉车的马匹。身体离开马车的座位，双手不能控拉车的奔马，而能不发生危险，古今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马车与马匹不协调，王良这样神手也不能够驾驭好马车；君臣关系不协，古代圣君唐、虞也不能很好地治理天下。靠玩弄权术去治理天下，那么像管仲、晏婴那样的能人的智慧也没有用武之地；弄清楚名分，那么盗跖，庄□那样的大奸也可以得到制止。治着井壁而窥视井底，即使眼力十分精明也发挥不了眼睛的能力；借助日月之明来照着，那么分寸也可以弄得清清楚楚。因此圣君明主的耳目不用劳神，精力不用过多，物来了细看其像，事来了分析其变化，近的不会乱，远的可以治。因此，不使用那些固定之数，而顺应自然之道，所以凡做事就可以没有遗漏了。

驾御马车的人，马体与马车协调一致，御手之心与控车的马协调一致，那么就可经历险远，进退盘旋，莫不得心应手。即使有骐骥骒骃这样的良马，由一个低能的御手驾驶，那么车、马、人失调，御手不能很好驾驭。所以治理天下的人不自以为是，而是看重不得为非。所以说："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像这样，那么人才就聚在一边，公道行于天下了。佳美者用法度加以匡正，而不足之人以备用，所以海内可以一统。

放下职事而去听不好听的话，抛弃功臣而使用朋党，那么奇才次才混为一

谈，忠于职守的官员壅塞不进。像这样，那么民俗就要扰乱国家大政，臣下就要在朝廷争功。所以法律度量，君主用来驾驭下臣的利器，而今却放弃不用，就像驾马车却不用辔衔而奔驰，群臣百姓必然反而玩弄上官。因此，有权术之人制人，无权术的人受制于人。能够一口吞下大舟的臣鱼，被大水推到海岸之上而失去了海水，那么蝼蚁也可以吞食它，因为臣鱼离开了自己的所在。猿猴离开树木，就会被狐狸抓住，因为离开了它的所在。君主放下手中的权杖而与臣下争夺，那么执法官吏无法替他坚守职位，忠于职守的人也只好讨好君主，因此，人臣只好隐瞒自己的智慧而不使用，反而把一切为难之事都推给上面。

富贵之人对于劳绩，通达之人对于明察，骄横之人对于荐散，权势都远不及君主。君主不能任用能人而好自为之，那么智力一天天受困而自己吞食自己酿下的苦酒。多数被下臣所困，就不能伸张正理；君主的行为不为国人所重视，就不能治理国家。智力不足以治理国家，威势不足以进行诛罚，就不可能顺应天之正气。喜色怒形成于心欲见于外，那么忠直之人就只好离开忠直而阿谀之司，官吏贪赃枉法就会闻风而动，受赏的人没有功劳，受诛的人没有大罪，上下离心，就会百官烦乱，君臣互相抱怨。因此，执法阿贵而犯下过失，但是却不能进行有效处罚。犯罪之人不被诛罚，百官互相猜忌，智谋不能有所作为；好话坏话不断产生，而君王贤明不能光照。不匡正本源而反归自然，那么君主越是烦劳，人臣越是逍遥。这犹如代替庖丁宰牛剥皮，代替木匠砍伐大树。跟良马进行比赛走路，弄到筋断脉绝也不能取胜；不会驾车则要上车执辔，就会死于车轮之下。所以伯乐负责相马，王良负责驾车，明君只管乘车，没有御相的辛勤劳苦而能到达千里之外，就是因为假借人力作为自己的羽毛和翅膀。所以人君应该无为但有守，有为而无好。有为就会生谗言，有好就会出谀臣。古时候齐桓公喜欢口食之福，佞臣易牙烹了他的儿子来取媚桓公；虞国之君喜欢良马，晋献公用良马宝璧去引诱他；西胡的单于喜欢音乐女色，秦穆公用女乐去引诱他。这些都是得到他人的小利而受制于人的例子。所以，善于君王之道的人建立无形的规矩。

熊熊的烈火用水可以扑灭，坚硬铁块可以用火烧化，强壮的树木用大刀去砍伐，流水汪洋可以用土去掩，只有造化万物的上帝，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从中间不出来的叫做“肩”，外邪不能入的叫做“塞”。中“肩”外“塞”，什么事情可以不受节制。外“塞”中“肩”，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无用之物而后用之，不为之事而后为之。精神疲劳则尽，耳目淫乱则竭。所以有道的君，消灭幻想，去掉邪意，待以清忿，言不夸耀，办事不急，循名责实，使官吏有任而不随便发号施令，有有责而不细心指配，以不知为道，以废为宝。像这样，百官的事多分明，就会各自恪尽职守。

把握着权力的魔仗，要想劝化万民就十分容易了。卫君何以役使子路，就是因为权势的缘故；齐桓公、齐景公以管仲和晏婴为臣，就是他们身居高位。胆怯的人征服勇士，愚笨之人制服谋臣，他们所依凭的全是权势。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末不能超过本，那么轻重大小，就可以制约了。就五指属于臂，搏援抓取，无不随心所欲，这就是小要服从大的道理。所以得到权势威力的人，所持的东西虽小，其能量却很大，所占有的虽少，所控制的东西却很广大。所以十个合抱的树木，支撑千钧的大房子；五寸之键，制约大门的开关。难道是其材大小的缘故吗？其所处位置的重要。

孔丘、墨翟专习古圣先贤的高深学问，精通六艺之道，口中说着古人的话，亲自实行古人之志，敬慕仁义，但是跟着他们的人，不过数十人而已。假使让他们居于天子之位，那么天下之人都是孔子、墨子的徒子徒孙了。文无畏作为楚庄王的使臣被宋所杀，楚庄王奋袂而起，道路上衣冠相连，拥兵杀到宋国城下，就是因为楚国兵勇士众。楚文王喜欢奇装异服，楚国人争相效仿；赵武灵王胡服而朝，赵国之人从风而学。假使匹夫布衣之士，即使身着奇装异服，身着胡服，那就不免遭人讥笑，百姓好善喜乐，不被禁止而诛杀而合于法度的，万个没有一个。君主颁布严令，守法的获利，违法的被诛，短时间之内，而天下四海没有不依照而行的。所以紧握宝剑，叫离北宫子、司马蒯蒉跟着，不叫他出敌，只叫他们拿着剑袋，露出剑尾，就是一个庸人出马也可以取胜。叫乌获、藉蕃在后面拖着牛尾，牛尾巴断了牛也不会跟着，其原因就是违背了牛的习性；为此用桑条穿着牛的鼻子，那么一个小孩也可以牵着牛周游四海，这是因为顺应了牛的习性。七尺高的船橹，能够左右船的方向和行止，这是因为凭借着水；君主发号施令，令行禁止，就是因为众人服从权势。防止害民的行为，开发利民的途径，这样就能威行天下，就像挖开池塘的堤坎。所以，顺流而下容易到达目的地，顺风而驰容易走得很远。

桓公为君主，下令去掉食肉的养兽，食粟的养鸟，把捕鸟的网挂起来，为此三个举动而百姓欢欣。纣王杀比干，引起骨肉怨恨，砍去早晨涉河之人的脚胫而引起万民反叛，两次暴行就失去了天下。所好的事情，不是不以让天下之人都可以获利，而是一人得利而天下风从响应；暴政之事，并非尽伤害了天下之人，而是残害一人而天下背叛。所以齐桓公三次善举而九合诸侯，而纣王两次暴行而弄到当一个匹夫都不可能的地步。所以，君王的举措不得不认真审视。君主向天下百姓收租取税，必须首先计算百姓每年的收成，民众的积蓄，了解饥馑有余和不足的数量，然后计算车马衣食，满足他们的需要。高台亭榭，接尾连阁，不是不富丽唐皇；但是民众还有居住洞穴、旧庐的，所以明主不高兴。肥肉醢酒，不是不好吃；但是百姓连糟糠菽粟都吃不上；明圣之君不高兴。方

方正正的大床，柔弱如丝的席垫，睡起不是不舒服；但百姓死死守卫边城，亲冒礌石，抛尸露骨；贤明的君主不高兴。所以古代的贤君，对百姓的疾苦，忧心忡忡，国中有饿饭的人，吃饭的时候，君主不吃两道菜；百姓有寒冷的时候到了冬天不盖丝被。岁登民丰，就高挂钟鼓，排干戈，君主与臣下万民百姓与之同乐，国家之中没有可哀之人。所以古代制造金石管弦的人，目的是为了宣传礼乐，拥有兵器战车，是为了扬武扬威；举行祭祀之礼，是为了劝善；披麻戴孝，跪拜哭泣，是为了安慰死者。这些都是出自内心，而表现在外。到了暴君乱主，收取民财不顾民力，要求下民则不管其积蓄，男女不得从事耕织之事，必须来满足上面的苛求，民力辛勤，财力匮乏，君臣之间成为仇敌。所以百姓嘴唇干燥，肝如汤煮，有今天没明天，于是才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就像穿衣甲一样冲进宗庙，披着破衣而进入军旅，君主的悲哀就这样开始了。

民众为了活下去，十分不易。一个农夫抉犁而耕，不能超过十亩，中等田地的收获，当年终收获，每亩不过四石，妻、子、老、弱等人全仰仗这些粮食活命。有时遇天旱水涝，雷打火烧，就没有办法上缴上面税赋和车马兵革的费用了。由此看来，一个人生活起来的确令人可怜。

天下的大计，三年耕种应该余一年的粮食，九年耕种应有三年的积蓄，十八年有六年的积蓄，二十七年有九年的积蓄，如果这样，遇到天旱水涝之灾，老百姓不会流离失所。所以国中没有九年的储备，就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就叫做“悯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就叫做“贫乏”。所以仁君明王，收其税赋有一定的节制，自己养活自己有一定的方法，那么，百姓秉承天地的恩赐，就不会有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后患了。像那些贫主暴君，挠扰百姓，渔肉人民，以便满足他的无穷的欲望，那么民众就无法秉承天地的大恩厚德了。粮食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王的根本。因此，国君应该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因而人口众多，五谷茂盛。君主应该教育百姓饲养六畜，按时种树，修好田畴，广植桑麻。肥瘠高下，多得其宜。丘陵险阻之地，不能够生长庄稼的地方，要种植树木、竹子。春天伐去枯槁的树木和竹子，夏天摘取瓜果，秋天储蓄稀有的食物，冬天准备柴薪，作为百姓生活的必备品。因此，百姓活着的时候不缺用度，死无弃尸。所以先王制定法度，狩猎不灭一群，取兽不打幼小，不准竭泽而渔，不准焚林而猎。豺狼没有咬死家禽，不置网在郊外捕捉；水獭没有吃鱼，网罟不准进入水；鹰隼没有捕捉家禽，不准张网在溪谷捕捉；草木没有落叶，刀斧不能进山林。昆虫冬眠未醒，不准用火焚田。有孕的兽类不准杀，鸟窝的卵蛋不能掏；鱼长不够一尺不准食用，猪不满一年不准食用。因此草木的叶子像蒸气飞腾，禽兽归林像流泉，飞鸟腾空像烟

云，就是因为这些动物有一个归宿。所以先王政令，四海的云雨到了就封疆，虾蟆鸣叫，南雁回飞，才修路除道。阴隆百泉，就要修桥梁，□张在中天，必须种谷，大火在中天，就种黍菽；□在中天，就种宿麦；昴在中天，就收敛畜积，准备薪木。这些规矩，上先知天廷，下广传万民。先王之所以按照时令进行准备，就是为了富国利民，亲近怀远，天道大备。

不是眼睛看得见而双脚走得遍，而是图便宜。图利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忘记义，这样就五官齐备了。心处于九窍四支之间，不可能只主一事，然而动、静、视、听都应该有一个主心骨，不要忘欲利之于心也。所以尧帝为善而善事风行，商纣为非而坏事不绝。善事积累，大功告成，坏事干多了，祸害就产生。凡以人心论之，心愿要小，志气要大，智慧要广而行为要正，能力要大，而贪欲要小。所谓心欲要小，虑患还未发生，祸害还未产生，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志气远大的人，兼容万国，划一不同习俗，教导百姓，就像一族，想好办法，应付是是非非。智慧要广大，周而复始，无始无终，旁流四达，渊泉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行为端正之人，独立特行，直而不挠，白而不清，穷困不变节操，通达不放纵自己。能力广大的人，文武兼备，动静合乎礼义，举动废置，曲直适宜，不生乖戾，无不适中。贪欲要少，执柄持术，要以机要适应众人。以简驭繁，处静持中，运动于枢纽，以一合万，就像合符一样。所以心细之人从微小的地方开始禁止，志气远大之人，没有人不怀念他，智慧广大的人没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行为方正的人有所不为，能力大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干不了，贪欲少的人能够以轻驭重。

古时候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乐师奏乐，庶人传话，史官记载，庖宰供膳，尚且以为不足。所以尧帝设置敢谏之鼓，舜帝设立诽谤之木，汤代设立正直之官，武王设立戒慎之鼓，过错即使只有分毫，也要记载下来。圣人对于善行，不因为小就不提出来；圣人对于过错，不因为微小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坦坦然然而君临天下。那个时候，伐鼓开饭，奏雍食毕，吃完饭要祭灶，出门不用巫祝，鬼神不敢作祟，山川不敢降祸，可算是可贵到了极点，但是，君主却战战惊惊，一天比一天谨慎。由此看来，圣人贤君的确是小心翼翼。《诗经》说："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怀多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打开巨桥的粮仓赈济百姓，发放鹿台的钱财，追封比干的陵墓，表彰商容的住地，朝拜成汤的祖庙，在狱中释放了箕子；周武王使这些人有住宅，有田地。不管是故旧，还是新交，周武王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就像故以有之。由此看来，圣人的志向的确远大。文王、周文观察天下的得失，遍览是是非非，尧帝、舜帝为什么昌盛，夏桀、商纣为什么衰亡，都明明白白公布在明堂之上，于是略智博问，以便应对那些四面八方

之人和事。由此看来，贤君圣主的智慧的确是广大无边了。周成王、周康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伟业，坚守明堂这种制度，分析国家生死存亡的迹像，了解成功与失败的变化；不合乎道的不说，不合乎义的不做，说话不违背心意，行为不苟且偷安，选择美好的方法而再去干。由此看来，圣人的行为的确是方正严肃的。

孔夫子的通变，智慧超过了苌弘，勇气可服孟贲，足迹踏遍郊原，力气能破城关，能力是方方面面的。但是孔夫子勇力不传后世，绝技后人不知，一心一意专做教门之道，成为万代平民之王，这样的事情太少了。春秋二百四十年，被消灭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弑杀君主有三十六个，采纳善良，制止丑恶，这样形成了王道，圣人的宏论十分广博。但是孔子在臣地被围，脸不变色心不跳，弦琴唱歌，从未停止，他面临死亡之地，冒着厄难的危险，据义理行事而智慧充分，名分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孔子当上鲁国司寇，听诉案件必定以事实为依据，编著《春秋》，不叙述鬼神之事，不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圣人的智谋，本来就很广博，他所有的东西虽然简略，所以一旦做事必然兴旺发达。愚人的智谋，本来就十分寡少，这种人干的事多，而收获却很少。吴起、张仪他们，智慧不多孔子、墨子，而去游说万乘君主，这就是因他们被车裂的根本原因。能够端正教化的人，简易而必然成功；以奸邪取官谋爵于世，困难而必然失败。凡是准备树立良好形象，大展鸿图于天下之人，如果抛弃易而必成之事，而去干那种困难而难成之事，这可以说是愚蠢到了极点。凡是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可不详加考察。

尽知万物而不知人道，这不能说叫智；怜爱各种动物而不爱人类，不可以叫做仁。仁人爱他的同类；智者，不受外界迷惑。仁人，即使在断割之中，他也有不忍之心表现出来；智者，虽然遇到烦难的事情，他的明智之处也可以表现出来。内心反省，心中的欲望不强于人，由近知远，由己及人，这就是仁人智者的所言合于所行的标志。小的东西加以教诲，大的东西加以保存；小的东西进行批评，大的东西保持平静，只有具备恻隐之心的人才可以办得到，这就是智者之所以能够独立行事的标志。所以仁与智有时可以交换位置，有时二者合为一，合的时候叫正，交换的时候叫指，意义都是一个。官吏遵守法度，君子制定礼义。有法度而缺乏礼义，只不过当个官吏，不足以作为要员而为政。耕种田地是十分辛劳的，织布纺纱也令人心烦，但是这些辛辛苦苦的事而天下百姓还在拼命地干，其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干这些事实是为了满足吃饭和穿衣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不穿衣不吃饭，要穿衣和吃饭，最根本的地方就是要种田和纺织，这是天下百姓都十分明白的道理。干什么事情都像耕织一样，开始的时候很辛苦，但是后来则有利于百姓。愚笨的人看到的东西少，可是干事情却需

很多权变，而他们却很少会权变，这就是愚人之所以有许多忧患。事物所具备的东西，智者都具备，可以权变的全都可以权变，这就是智者之所以很少忧患。所以智者先忤而后和，愚者开始的时候欢乐而最终悲哀。

今天为什么荣耀？明天为什么去行义？这是《易经》里面的话。为什么今天行义？明天为何荣耀？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问盲人乐师说："白绢是什么样？"回答说："白色。"说："黑色是什么样子？"回答说："深黑色。"但是拿着白色和黑色叫他指给你看，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白色和黑色了。人用眼睛知道什么叫白色，什么叫黑色，人用嘴巴说："白色"和"黑色"，盲人乐师可以用嘴巴说出白色和黑色，但是不能用眼睛分出白色和黑色来，所以说，说白色和黑色，大家都会，而区别白色和黑色，有的人没有这个能力。向父母敬孝，向君主尽忠，不管是愚人、智者，还是贤良和不肖之人，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叫他们去敬孝尽忠，叫他们说所以然来，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人考虑问题，没有不是首先认为可行，然后才去干的，其中是是非非，这就是靠愚人和智者去加以分辨。人的本性，没有比仁更重要的了，没有比智更急需的了。仁是根本，智是行仁的手段。如果以仁、智为本，再加上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那么就会得到很多益处。对本身未加修炼，而各种技艺全备，但不以仁、智作为主干，在又增加各种好处，就会更加损坏自身。所以，缺乏仁义而具备勇力果敢，就会在狂乱之时操持利剑去杀人害命，缺乏智慧而能言善辩，就会放弃千里宝马。

即使有了才能，但是如果用之不当，用的地方不对，只不过用来掩饰是非而已。什么都会的人，不如只通一技。所以，野心勃勃的人，不能叫他得势；愚笨凶蛮的人，不能把锋利的兵器交给他。鱼在水中就欢乐无比，塘堤开了水流干了，就会蝼蚁所食。如果有人专门负责修其堤坝，查补漏洞，那么鱼儿就会得到安宁。国家有此而存在，人众有此而生存。国家存在的根本是仁义；人众之所以存活的根本是行善。国家缺乏仁义，即使广大也会灭亡，人无善心，即使勇猛，也必然产生祸患。治理国家，使人不得有伤亡之危。孝敬父母，友好兄嫂，取信朋友，不需要上面发令也自己可以去做。放下自己的善行，去追求自己干不了东西，这就有悖于天理人性了。士人处在卑贱的位置而企图通达，必须首先深刻反省自己。通达有道，但是不能够扬名声，那么不能去求通达。取得声誉要合乎道，与朋友讲信用，不能得到声誉。与朋友讲信用有道，不真心诚意地孝敬父母，不能取信于友。孝敬父母有道，修身不诚，不能够事奉父母。诚心有道，但是不专心致志，不能诚心。道看起容易，但追求起来难，应验在近处而追求起却很远，所以很难得到它。

《说苑》中的官训

（西汉）刘向

说苑卷一　君道

【原文】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做人君的道理有哪些？"师旷回答说："做人君的道理应是清心寡欲，以德政感化人民而不施行刑治；努力做到博大仁爱，把任用贤能作为自己的宗旨；开阔自己的见闻，明察各方面的情况；不拘执、沉溺于世俗的偏见，不受身边亲信的影响和羁绊；做到目光开阔、视野远大，见解独特超群；经常检查考核官吏的政绩，以此来驾驭臣下。这就是人君所掌握的道理啊！"晋平公说："很好！"

【原文】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译文】　齐宣王问尹文说："国君的大政该怎么办？"尹文回答说："国君的大政，就是要用德政来感化人民，不施行刑治并且能宽容臣下。那扰民之事少了，人民就容易顺从；法令简约明了，百姓就容易遵守。因此，百姓便不会因为触犯政令而犯罪。宽阔的大路可以容纳众多的人，博大的美德能包容天下的臣民，圣明的帝王很少施用刑罚，但天下却能得到治理。《尚书》上说：'宽容通达就能成为圣人。'诗人说：'岐山有平坦的道路，子孙万代应保住它。'"齐宣王说："很好！"

【原文】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

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蹲节安静以藉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译文】　成王分封伯禽为鲁公，召见他并告诫说：“你知道做人主的道理吗？凡是身居高位的人，一定要更加恭敬地对待下属，听从有德行的人的正言劝诫，必须大开毫不隐讳地进谏的大门，谦退克己、安恬宁静，使下面感到有所凭仗。对于进谏的人，不要用威势震慑他们，也不要拒绝他们的进言，应广泛地吸收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中选择值得采纳的。作为人主，如果只懂文治而无武功，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威慑臣民；如果只有武功而不懂文治，臣民就会害怕而不亲近你。文治武功同时并用，威信与德政才会建立。威信和德政建立以后，臣民就会亲近你和服从你。正派高尚的人就会顺利升迁上来，奸滑谄媚的人就会贬逐在下。这样，劝谏人主的人就能得到举荐，忠直诚信的人也就会聚集在你的身边。”伯禽向成王拜了两拜，接受封命后辞别而去。

【原文】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夫树曲木者，恶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

【译文】　陈灵公行为邪僻而且言谈放纵，大夫泄冶叹息说：“陈国将要灭亡了！我多次劝诫君王，可是君王不听我的，并且越来越失去了人君的威仪。人君感化臣民，就好像风吹草伏一样。吹东风草就倒向西，吹西风草就倒向东，草全随风所经由而倒伏。因此人君的举动不可不谨慎。如果栽下的树是弯曲的，哪来的直影？人君如果不端正自己的行为，不谨慎自己的言语，就不能保住帝王的称号，留下显赫而美好的名声。《易经》上说：‘人君住在宫室中发号施令，发出的号令如果是好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何况身边的人呢？居住在宫室之中发号施令，号令如果不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抗，何况身边的人呢？号令虽出自君王一人，但施行于百姓；行为虽发生在近处，但很远的地

方也能知道。言行是君王统治国家的关键所在，关键的启动，主管着君王的荣辱。人君由此而感动天地，难道不应该审慎吗？’天地感动，万物就会发生变化。《诗经》上说：‘你出言要审慎，威仪要整肃，那就没有什么不妥善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君王不是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反而纵欲恣肆，不亡国也一定会被臣下杀死。”陈灵公听到这番话，认为泄冶散布妖言而杀掉了他。后来，陈灵公果然被征舒所杀。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间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听说君子是不下棋的，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有这样的事。”哀公又问：“为什么他们不下棋呢？”孔子回答说：“因为下棋双方就会互相争胜。”哀公再问：“双方互相争胜为什么就不下棋呢？”孔子回答说：“因为争胜就会走邪路。”哀公听后感到震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感慨地说：“这样看来，君子是特别地憎恨走邪路啊！”孔子对他说：“不能特别地憎恨邪路，那也就不能特别地喜好正路。不能特别地喜好正路，那么百姓也就不会特别亲近他。《诗》说：‘没有见到君子，内心忧虑不安。现在已经见到他，现在已经结交他，我心里就十分喜悦。’《诗》对正路的喜好也是这样地深啊！”哀公说：“好啊！我听说君子总是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做坏事。如果没有先生您，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言谈啊！”

【原文】　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译文】　河间献王刘德说：“唐尧对治理天下用心专一，对穷苦百姓关注，对百姓遭受苦难深感痛心，担心芸芸众生不能顺利成长。有一人受饥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饥饿的。’有一人寒冷了，他就说：‘这是我使他受冻的。’有人犯了罪，他就说：‘这是我造成的。’唐尧显示了仁爱之心，树立了行为准则，他的德泽和教化普遍而深入，所以即使不用奖赏，百姓也会努力，不施刑罚，民

众也能治理好。他总是先为别人着想，然后施以教化，这就是唐尧治理天下的方法啊！”

【原文】　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险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

【译文】　当虞舜在位的时候，有苗氏不肯归服。他们之所以不肯归服，是由于泰山在他们北边，衡山在他们南边，左有洞庭湖波涛，右有彭蠡大泽，他们凭仗这些天险，所以不肯归服。大禹想要讨伐他们，虞舜不同意，他说：“宣示教化还没有竭尽全力。”最终，由于宣示了教化，所以有苗氏请求归服。天下人听说这件事，都指责大禹的不义，而归功于虞舜的德政。

【原文】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也？”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矣。

【译文】　周公旦代摄天子职位，颁布德政，广施恩惠，越是边远的地方，就越是注意．任命十二州牧守，并委三人为副职，出外举察远方的百姓。如有挨饿受冻而得不到衣食的人，有打官司流离失所的人，有贤才而不被举荐的人，将这些情况入朝向天子禀告。天子在那些国君朝觐时，便拱手作揖使他们上前，问道：“也许我的政令教化有不妥当的地方吧？为什么治下臣民有挨饿受冻不能得到衣食的，有治狱办案不称职的，有见贤才而不举荐的呢？”那些国君回去后，便召集本国的大夫，把天子的话告诉他们。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高兴地说：“这果真是天子啊！不然为何居住在远都深宫，却能这样明察我们的情况呢？这样的天子又哪会受欺骗呢？”因此所谓州牧，是靠他广开四方之门，明察四方情况，倾听四方意见的。这样就可以使邻近的百姓亲附，边远的百姓安居乐业。《诗经》上说：“安抚远方，亲善近邻，使得王室安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原文】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酾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

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译文】　河间献王说：“大禹曾说：‘百姓没有吃的，我就不能驱使他们；功业成就而对人民不利，那我不能使他们努力干。’所以他破岐山九处而疏通黄河，开凿三峡使长江与众多的支流沟通，疏导五湖之水使之东注于海。百姓也确实劳累，但是却不叫苦，原因就在于利益都归属人民。”

【原文】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译文】　大禹出巡遇见一个犯罪的人，便停下车来询问那个罪人并为他哭泣。左右的人说：“那罪人因为不走正路，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君王您为什么要为他伤痛成这个样子呢？”大禹说：“尧、舜时候的人民，都能把尧、舜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现在我作为君王，百姓各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我为他感到痛心。”《尚书》上说：“百姓有了罪过，责任全在我一人。”

【原文】　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谓也。”

【译文】　虞、芮两国为争疆界事向周文王请求公正的评判。两国所派使者进入周文王的辖境后，就看见那里的人民互相推让做士大夫；他们进入周文王的国都，就看见那里的士大夫互相推让做公卿。两国的使者相互议论说：“这里的人民互相推让做士大夫，这里的士大夫互相推让做公卿，那么这里的国君也就会推让天下而不自居其位了。”两国的使者还没有见到文王本人，就主动让出他们原先所争的土地，把它作为无人耕种的空闲土地，然后就各自返回了。孔子说：“文王的道德真伟大啊！那真是伟大到无以复加了！他无所举动就能改变事物，无所作为事情却能成功。他只是恭敬谨慎，严于律己，就使虞、芮两国的争端自然平息。所以《尚书》说：‘人们都敬畏周文王。’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原文】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

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意，有辅王室之固。

【译文】　成王退朝后与他的弟弟姬虞在一起玩耍，成王剪了一片梧桐叶当作玉珪信符授给姬虞说：“我用这来封赠你。”唐叔虞听了很高兴，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叔父周公旦。周公旦因此请求拜见成王，他说：“天子您封了姬虞吗？”成王说：“那是我偶尔与姬虞开的玩笑。”周公对成王说：“我听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话来，史官要记载它，乐工要唱诵它，士大夫要宣扬它。”于是，成王就封姬虞在晋地。周公旦可称得上是善于进言的人了，他一说就使成王特别注重自己的言谈，既表明了爱弟的心意，又加强了王室的根本。

【原文】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庶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译文】　在尧主天下的时候，舜做掌管土地和人民的司徒，契做掌管军政赋税的司马，后稷做掌管耕作的农官，夔做掌管礼乐教化的乐官，倕做能工巧匠的总管，伯夷做掌管宗庙祭祀的秩宗，皋陶做掌管刑狱的大理，益做掌管狩猎的官。尧身体单薄，轻便灵巧，不能承担其中任何一件事。可是尧成为君王，而这九人却做他的臣子，那是什么原因呢？尧懂得执掌九种职务的事情，能任命这九个人各自承担他们的职事，并且都能胜任，共同完成“六府三事”，尧于是成就了他的功业，统治天下。所以掌管人是君王的职分，掌管具体事务是臣子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是掌管人，臣子的职分是掌管事务，不要打乱了旧有的法制，这样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原文】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

【译文】　商汤问伊尹：“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些职位，了解它的适当人选有什么方法吗？”伊尹回答说：“从前唐尧是见到了人就能了解他，虞舜是任用后方能了解他，大禹是凭作出的功绩来选拔他。这三个君王

举用贤才，方法不同却都能成功，但仍然有失误的时候，何况不依法度而单凭自己主观意愿去用人呢？必定会有重大的失误了。所以君王应该让臣下自己贡献出他的才能，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原文】　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译文】　做君王的为什么要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呢？因为君王只有得到贤能之士来辅佐自己，才能治理天下。不然的话，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英明，而没有像大腿和胳膊一样的重臣，那么君主的恩德也就不能传布，教化惠泽也就不能施行。所以英明的君王居于上位，应谨慎地挑选官吏，务必求得贤才，设置四位大臣来辅佐自己；取英俊之才来管理各种机构，要使他们的爵位尊荣，给他们的俸禄优厚；对德才兼备的人要进用并使他们显赫荣耀，对行为不端的人要黜退他们，让他们去从事劳作。这样，君主就不会留下忧患，臣民中就不会有奸邪，百官能理事，臣下乐于尽职，恩泽遍布众生，滋润草木。从前，虞舜左有大禹，右有皋陶，不下殿堂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就是任用贤能的功效啊！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译文】　周武王问太公望说：“有因为举荐贤能而危亡的，那是为什么呢？”太公说：“那是因为举荐了贤能却不能任用，所以只有举贤的空名，而得不到用贤的实效。”周武王又问：“那过失在什么地方呢？”太公望说：“那过失在于君王不过好用小才罢了，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武王再问：“好用小才的会怎么样呢？”太公望回答说：“那样的君王喜欢听人赞颂而不厌恶谗言，把不肖的人当做贤才，把邪恶的人当成善良的，把奸臣当做忠臣，把不诚实的人当作诚实的。那样的君王认为称誉他的人有功，说他坏话的人有罪；真正有功的人得不到奖赏，真正有罪的人不受惩罚；赞誉结党的人得到升迁，轻视结党的人被黜

退；这样一来，群臣就相互勾结而压制贤才，百官们就拉帮结派而称许奸臣；忠臣因为受诽谤无罪也被处死，奸臣因为吹捧，无功也受到奖赏；这样国家就会出现危亡的征兆。”周武王说：“好，我今天才知道诽谤与赞誉的实情。”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对曰：“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武王曰：“何为‘以人言断’？”太公对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为国何如？”太公对曰：“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译文】　周武王问太公望说：“君王得到了贤才并且礼遇贤士，有的还是不能因此治理好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太公回答说：“君王不能独立果断，往往靠他人的意见作决断的，当然要遭受祸殃了。”武王又问：“什么叫做‘靠他人意见作决断’？”太公回答说：“自己不能决定什么应该舍弃，依别人的意见舍弃；自己不能决定什么应该选取，凭别人的意见去选取；自己不能决定应该做什么，依别人的意见去做；自己不能决定应该惩罚谁，依别人的话去惩罚；自己不能决定应该奖赏谁，依别人的意见去奖赏；贤能的人不一定受到信用，不贤的人不一定被黜退，并且贤士也不会真的受到礼遇。”武王说：“对！那样的君主治国将会怎么样呢？”太公回答说：“他的为人是厌恶知道自己的真象，而喜欢知道别人的真象；厌恶听到自己的缺点，而喜欢听到别人的缺点；因此这种人一定不能治理好国家。”武王说：“讲得好啊！”

【原文】　齐桓公问于宁戚曰：“管子今年老矣，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职，百姓疾怨，国多盗贼，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足衣食乎？”宁戚对曰：“要在得贤而任之。”桓公曰：“得贤奈何？”宁戚对曰：“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举贤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临之，则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门而求见寡人者！”宁戚对曰：“是君察之不明，举之不显，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国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谄谀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擅国权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则豪俊并兴，贤智来处；五阻不去，则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贤士之路。是故明王圣主之治，若夫江海无不受，故长为百川之主；明王圣君无不容，故安乐而长久。因此观之，则安主利人者，非独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将著夫五阻，以

为戒本也。”

【译文】　齐桓公向宁戚问道：“管子现在年事已高了，或许要离开我而辞世了。我恐怕法令不能继续施行，人民大多流离失所，百姓痛苦怨恨，国内盗贼横行，我怎样做才能使奸佞和邪恶的人不被起用，并使百姓丰衣足食呢？”宁戚回答说：“关键在于能得到贤士并且任用他们。”齐桓公问：“得到贤士该怎么办？”宁戚答道：“广开进贤的道路，认真考察后任用他们，使他们的职位尊荣、俸禄优厚、名声显赫，那么天下的贤士就会纷纷动身来到这里了。”齐桓公说：“我已经举拔贤士并任用他们了，可是除了先生您幸而光临外，就没有隐居不仕身怀奇才的人亲自上门来求见我的。”宁戚回答说：“那是因为君王您考察人才并不准确，选拔的人才也不一定重用，而用起来又有疑虑，委任的官职太低，给他们的俸禄太少。再说国家之所以不能得到贤士，有以下五种障碍：君主本身不喜欢贤能之士，又有谄谀的人守在身边，这是第一种障碍；谈便民利国之事的人，不曾被任用，这是第二种障碍；耳目被堵塞，遇事受蒙蔽，一定要依靠左右亲信才能了解下情，这是第三种障碍；审理案件歪曲供词，施用刑罚超过法度，这是第四种障碍；手下管事的人为所欲为，专断国政，滥施权柄，这是第五种障碍。除去这五种障碍，那么英豪俊杰就会纷纷出现，贤才智士就会来此安居；这五种障碍不消除，那么对上就会蔽塞官吏和百姓的实情，对下就会堵塞引进贤士的道路。由此可见，圣明的君王治国，好比那大江大海无所不受，因此才能永远成为天下河流的主宰；圣明的君王无所不容，所以君民安乐而国运长久。由此看来，那使君王安定，有利于民众的人，不能只是一个贤士啊！”齐桓公说：“很好！我将要记住这五种障碍，用来作为自己的主要鉴戒。”

【原文】　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对曰：“婴闻之，国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齐国虽小，则何为不具官乎？”对曰：“此非臣之所复也。昔先君桓公身体堕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闻高缭与夫子游，寡人请见之。”晏子曰：“臣闻为地战者不能成王，为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过，补婴之阙，特禄仕之臣也，何足以补君？”

【译文】　齐景公问晏婴说：“我想要听从先生您的意见搞好齐国的政治。”晏婴对他说：“我听说：国家必须配备好应有的官员，政治才可以搞好。”景公

变了脸色说：“齐国虽小，凭什么说没有配备应有的官员呢？”晏子回答说：“这不是我上面回答的本意。从前，先王齐桓公每当身体懒散懈怠，词不达意时，就有隰朋帮助他；每当左右过失多，刑罚不适当，就有弦章帮助他；如果在内宫恣意放纵，左右感到害怕恐惧，就有东郭牙谏止他；田土不整治，人民不安定，就有宁戚帮助他；军官懈怠，士兵散漫，就有王子成父帮他整治；行动不符合道德仁义，信誉下降，品行有缺点，就有管仲帮助他。先王能用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用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欠；因此，他的号令传达到很远的地方也不会有人违抗，对有罪的人用兵讨伐而不会遭受挫折；因此诸侯都前来朝贺他的盛德，天子也把祭肉赏赐给他。现在君王您的过失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您，所以说官员未配备好。”景公说：“好！我听说高缭与先生您素有交往，请您帮助我见到他。”晏婴说：“我听说为了争夺土地而进行战争的不能成就帝王的功业，为了追求俸禄而当官的不能取得政绩。像高缭这样的人与我很久就情同兄弟，但他从未指责过我的过失，补正我的失误，他只不过是追求俸禄官职的臣子罢了，怎么能够来辅佐君王您呢？”

【原文】　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取薊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愿，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译文】　燕昭王向郭隗问道：“我的国家土地狭窄，人口稀少，齐国已攻取我薊地八座城池，匈奴已进犯到邻国楼烦附近，像我这样的不贤，却要继承祖先的事业，恐怕会危及国家，要保存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办法吗？”郭隗说：“有的，但是恐怕君王您不能采用啊！”燕昭王起身离座说：“我非常乐意听，请您告诉我。”郭隗说：“帝王的臣子，他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是帝王的老师；国王的臣子，他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是国王的朋友；霸主的臣子，他名义上是

臣子，实际上是霸主的宾客；危国之君的臣子，他名义上是臣子，那实际上跟俘虏一样。大王您如果要东向凭尊位颐指气使地寻求臣佐，那么奴仆一类的人才就会来到；您如果南向临朝听政，采用宾主相揖谦让的礼节来寻求臣佐，那么真能做臣子的人才就会来到；您如果西向以平等的礼节相待，态度谦恭，不凭仗权势来寻求臣佐，那么像朋友一样的人才就会来到；您如果北向像弟子接受老师指点一样，以卑躬退让的态度来寻求臣佐，那么能作老师的人才就会来到。这样，那就进可以行王道，退可以图霸业，请大王您选择吧！”燕王说：“我很愿意学习，然而没有老师。”郭隗说：“大王如果真心想要复兴王霸之道，我请求为天下贤士做一个榜样。”于是燕王便请郭隗上坐，一直尊为老师。过了三年，苏代听说这件事，便从东周来到燕国；邹衍听说这件事，便从齐国投奔燕国；乐毅听说这件事，也从赵国回到燕国；屈景知道这件事，便从楚国奔赴燕国。这四位贤士全都来到燕国，终于以弱小的燕国兼并了强大的齐国。那燕国与齐国本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国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由于这四个贤士的效力。《诗经》上说：“有众多威仪之士，文王的国家因此安宁。”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原文】　楚庄王既服郑伯，败晋师，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庄王喟然叹曰：“吾闻之：其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

【译文】　楚庄王已经降服了郑襄公，又打败了晋国的军队，将军子重多次进言均不恰当。庄王回师楚国，路过申公巫臣的封地。申侯向庄王进献了饮食，到了正午庄王还没吃。申侯便向庄王请罪，庄王长叹一声说：“我听说：如果某君主是贤明的人，并且有老师辅佐的，就可以称王；那君主如果是中等才德的君主，也有老师辅佐的，就可以称霸；那君主如果是下等才德的君主，并且群臣还不如君主的，必然败亡。现在我就是那下等的君主，而群臣又不如我，我恐怕国家要危亡了。况且世上的圣人不会完全消失，一国之内的贤士也不会完全消失。天下有贤才而偏偏我不能得到，像我这样活着的人，还吃饭干什么！”由此看来，能以战争降服强大的国家，凭正义使诸侯归顺，还小心翼翼，忧虑不安，唯恐圣明才智不在自身，叹惜自己的不才，想要得到贤士的辅佐，到中午连饭也忘记了吃，像楚庄王这样的君主，可称得上是英明的君主了。

【原文】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识其然也？越王勾践与吴人战，大败之，兼有九夷。当是时也，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群臣曰：“闻吾过而不告者其罪刑。”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者也。昔者，晋文公与楚人战，大胜之，烧其军，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能以战胜而安者，其唯圣人乎！若夫诈胜之徒，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此得意而恐骄者也。昔齐桓公得管仲、隰朋，辩其言，说其义，正月之朝，令具大牢，进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东面而立。桓公赞曰：“自吾得听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聪，不敢独擅，愿荐之先祖。”此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译文】　英明的君主常有三怕：一怕居高位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二怕得意时骄傲自满，三怕听到天下的至理名言又不能实行。凭什么知道他们会这样呢？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将吴国打得大败，兼并了九夷。当时他南面称霸，召集了亲近大臣和远方大臣，对群臣下令说：“知道我的过错而不告知我的人，他的罪该被处死。”这就是身居高位而怕不知道自己过失的例子。从前，晋文公重耳与楚国交战，大胜楚国，焚烧了楚军营垒，大火三天三夜没有熄灭。晋文公退朝之后，脸上带有忧虑的神色，侍者问他：“君王您大胜楚军，现在却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呢？”晋文公说：“我听说能因战胜而安宁的，那只有圣人吧！至于突然得胜的普通人，没有不危亡的，我因此而忧虑。”这就是胜利后得意时而怕骄傲的例子。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隰朋的辅佐，为他增长辩才，解说道义。到正月上朝，便命令准备牛、羊、豕三牲，供奉先王祖宗。齐桓公站东向西，管仲、隰朋站西向东，齐桓公祭告说：“自从我能听到这两个人的忠言，我的眼睛更加明亮，听力更加敏锐，不敢独自占有这些忠言，愿将它进献给先王祖宗。”这就是听到天下的至理名言而怕不能实行的实例。

【原文】　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之不祥也？”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译文】　齐景公出外打猎，上山遇见老虎，下到沼泽又遇见大蛇。齐景公回去后，召见晏子并问他：“今天我出去打猎，上山见到老虎，下到沼泽又遇见大蛇，这大概就是所说的不祥之兆吧？”晏子说：“国家有三种不祥，这些都不算在内。有贤士而不了解，这是一不祥；了解了又不用他，这是二不祥；用了

他却又不委以重任，这是三不祥。人们所说的不祥，就像这三种情况。现在大王您上山见虎，因为那是老虎出没之地；到沼泽见蛇，因为那是蛇的洞穴所在。往老虎出没的地方去，到蛇的洞穴之处去，而看见了虎和蛇，为什么是不祥呢？”

【原文】　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檠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故曰“苟有志则无非事者”，此之谓也。

【译文】　楚庄王喜好打猎，大夫们劝谏他说：“晋和楚是敌对的国家，即使楚国不想算计晋国，晋国也必定要图谋楚国的，现在大王您岂不是太沉迷在游乐中了吗？”楚庄王说：“我打猎是为了寻求贤士猛将。那敢于冲进荆棘丛中刺杀虎豹的人，我因此知道他的勇猛；那能抓住犀牛并与猛兕搏斗的人，我因此知道他强劲有力；打完猎公平分配所获的猎物，我因此知道他的仁义。”通过这个方法，楚王得到了三个贤士，楚国也因此安定。所以说“如果有心，那就没有一件无目标的事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原文】　汤之时，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瘗，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译文】　在商汤的时候，曾连续大旱了七年。洛河的水干枯了，沙子被烤得滚烫，石头也被烤得像煮熟了似的。于是商汤命人举起三足鼎向山神河神祷告，并令他祈告说：“是因为我的政令不适度吗？是我使百姓遭受痛苦了吗？是贪贿成风了吗？是说坏话的小人得势了吗？是因为宫殿太豪华了吗？是因为裙带风太盛行了吗？为何天旱不雨到了这样的地步啊！”祷告的话还没说完，天就降下了大雨。所以上天对人事的感应，好像那影子伴随形体，回音跟着声音一样。《诗经》上说：“上下祭奠天地，掩埋供品，没有神明不受尊重。”说的也就是大旱时祭神求雨的事情。

【原文】　殷太戊时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庙，太戊从之。卜者曰：“吾闻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殃者祸之先者也，见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桑、穀自亡。

【译文】　殷商太戊的时候，有桑秧和楮苗长在朝廷的院子里。天刚黑时才

长出来，到天亮时就长到碗口粗。史官请求到商的祖庙里去占卜，太戊依从了这个办法。占卜的人说："我听说：吉祥之物是福佑的先兆，见到吉祥之物而不做好事，那么福佑就不会产生；害人之物是灾祸的先兆，看见害人之物而能做好事，那么灾祸就不会降临。"于是，太戊便勤于政事，早上朝晚退朝，关心百姓疾苦，吊唁死者。过了三天，那庭中的桑树和楮树就自己枯死了。

【原文】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刑法违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问诸祖己，曰："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饬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译文】　商代的高宗就是武丁，后人推崇他敬重他，所以称为高宗。商朝自成汤以后，先王治国之道被败坏了，刑法也遭到破坏，桑秧与楮苗一起长在朝廷中，到第七天竟比碗口还粗，武丁便召见国相并问他这是什么原因。国相说："我虽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却不能说啊！"又问祖己，祖己说："桑秧与楮苗本是野外生长的植物，却生长在朝廷之中。想来国家快灭亡了吧？"武丁听后十分惊恐，于是约束自己，检点行为，追思先王的政绩，使灭亡了的诸侯中兴，使断绝了祭祀的世家贵族能持续下去，举用避世隐居的贤人，彰明尊老敬贤的礼节。三年以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几经转译通话后前来朝拜的就有七国之多。这就是所说的能够复兴濒于灭亡的国家，使断绝了祭祀的世家贵族能以持续的君主，因此后人推崇他敬重他。

【原文】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满盈，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邑封不修，使人不时，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谓也？"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向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家未宁。《诗》曰："弗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译文】　宋国发生大水灾，鲁国派人慰问说："上天下了很久的雨，溪沟河谷都涨满了，漫延到您的领地，使得您的执政大臣担忧，我特派使臣前来表示衷心的慰问。"宋君回答他说："因为我无才无德，斋戒不谨慎，封地未整治好，使用民力不按时节，所以上天降给我灾祸，又使贵国国君担忧，承蒙关注，实不敢当。"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宋国也许有希望了吧！"有人问道："为什

么这样说呢？”孔子说：“从前夏桀、殷纣不肯承担自己的过错，他们灭亡得很快；成汤、周文王、周武王懂得承担自己的过错，他们兴盛得也就很快。有了过错只要能改，这就等于没有过错，所以说宋国是很有希望的。”宋君听到这些话后，早起晚睡，很早就上朝，很晚才退朝。吊唁死去的臣民，慰问患病的百姓，尽力于国内的政事。过了三年，年成丰收，政治清平。先前假若宋君没有听到孔子的那番话，那么年成将不会丰收，并且国家也不会安宁。《诗经》上说：“大力辅佐我担当重任，指示我以显明的德行。”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原文】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请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焉。仲尼闻之曰：“昭王可谓知天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译文】　楚昭王有病，占卜的人说：“这是河神在作怪。”大夫们请求用牛、羊、豕三牲来祭祀河神。楚昭王说：“别这样。从前先王割地分封，祭祀也从不超过境内能望见的山川。长江、汉水、睢水、漳水，都是楚国望祭的对象，祸福的到来，不会超越它们；我虽无才无德，也不是河神能够作祟降灾的。”于是不去祭祀河神。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昭王真可以说得上是懂得天理的人了，他不会丧失国家政权，是应当的啊！”

【原文】　楚昭王之时，有云如飞鸟夹日而飞，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驿而日，东而问诸太史州黎，州黎曰：“将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马说焉，则可。”令尹、司马闻之，宿斋沐浴，将自以身祷之焉。王曰：“止，楚国之有不穀，由身之有匈胁也；其有令尹、司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胁有疾，转之股肱，庸为去是人也！”

【译文】　楚昭王的时候，天上有云像飞鸟一样夹着太阳飞。三天都是这样，楚昭王为此而担忧，命人乘驿马去东方向太史州黎询问这件事。州黎说：“这是上天将降灾在大王身上，如果让令尹、司马两人解禳，就可以避免。”令尹、司马二人知道后，便守斋吃素，沐浴净身，向上天祈祷以自身代昭王受祸。昭王说：“别这样。楚国有我，如同人身有胸胁一样；楚国有令尹、司马，如同人身有大腿和胳膊一样。胸胁有病，如果转移到大腿和胳膊，难道能说病痛就离开了这人的身体吗？”

【原文】　邾文公卜徙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侍者

曰："命可长也，君胡不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绎。

【译文】　邾文公（即邹文公）占卜准备迁都到峄山，太史说："这样虽对人民有利，但对君主不利。"邾文公说："假若对人民有利，也就是对我有利。上天生下众民并为他们立了国君，是为了有利于百姓。老百姓既然得到了利益，那我的利益也必然在其中。"文公身边的侍从说："不迁都可以延长寿命，君王您为何不这样做呢？"邾文公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治理好百姓，寿命的长短，那是有一定时间的。百姓如果得到利益了，哪一种好处比这个更大呢？"于是便迁都到峄山。

【原文】　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

【译文】　楚庄王见上天未降示怪异，地上也没有发生灾祸，于是就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忘记了我吗？"这说明他能向上天请求谴责，一定不会拒谏饰非。安定时不忘记危亡，所以楚庄王最终能成就霸王的功业。

【原文】　汤曰："药食先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先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故药食尝乎卑，然后至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闻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上之于言，必自他听之，必自他闻之，必自他择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为章，以数施之万物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译文】　商汤说："治病的药物饮食先让卑贱的人尝试，然后才进奉给尊贵的人；规诲劝诫的言论应先奉献给尊贵的人，然后才让卑贱的人知道。"药物饮食之所以要由卑贱的人尝试，然后才进奉给尊贵的人，因为那是教化的需要；规诲劝诫的言论之所以应先奉献给尊贵的人，然后才让卑贱的人知道，因为那是必经的途径。因而让人品尝食物之后才吃的人，他得到的滋味一定多，让别人先审查进献的言论，然后自己才听取这些言论的人，他得到的言论就必然很少。因此英明的君王对于言论，一定要亲自听取，一定要亲自知道，一定要亲自选择，一定要亲自收集，一定要亲自汇总，一定要亲自收藏，一定要亲自实行。事理因多次的择取而清楚，因多次的实行而显明，因多次施行于天地万物而得以保存。因此，寻求事理真谛的人不是用眼而是要用心，获得事理真谛的人不是用手而是用耳。

【原文】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大夫许诺，乃爵管饶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

【译文】　楚文王有病，告诉大夫说：“管饶这个人总是用礼义来规范我，约束我，与他相处总是感到不安，不看见他也不会想他；但是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益处，一定要替我即时封他爵位。申侯伯这个人，凡是我有什么欲望，他都鼓励我去做，凡是我所喜欢的事，他都先为我安排好了，与他相处感到安逸，见不到他，就会想他；但是我因此有了不少过失，一定要替我即时打发他离开。”大夫答应照办，于是就封给管饶大夫的爵位，赠送了一些财物给申侯伯打发他离开楚国。申侯伯将要去郑国，楚文王对他说：“你一定要戒除你的毛病啊，你做人不讲仁义，又想攫取别人的政权，不要带着这个毛病前往鲁、卫、宋、郑等国。”申侯伯根本不听，于是去到郑国。三年之后，他掌握了郑国的政权，但是只过了五个月郑国人就把他杀掉了。

【原文】　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沉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译文】　赵简子曾与栾激一起游乐，后来将要把他沉入黄河，并说：“我曾经喜好音乐美色，栾激为我采办；我曾经喜好华丽的宫室与亭台楼阁，栾激替我修造；我曾经喜爱宝马和好车夫，栾激就为我寻求。至今我喜好贤士已六年了，可是栾激并没有引荐过一个人，这是增加我的过错而摈弃我的长处啊！”

【原文】　或谓赵简子曰：“君何不更乎？”简子曰：“诺。”左右曰：“君未有过，何更？”君曰：“吾谓是诺，未必有过也，吾将求以来谏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谏者，谏者必止，我过无日矣。”

【译文】　有人对赵简子说：“您为何不改正呢？”简子回答说：“好吧。”左右的人问他：“君主您又没有过错，要改正什么呢？”赵简子说：“我答应说的这个‘好吧’，未必是因为我有什么过错，我是想以此招徕进谏的人。如果现在我拒绝别人这番话，就是拒绝进谏，进谏的人必然会止步不前，这样我的过错随时都会发生了。”

【原文】　韩武子田，兽已聚矣，田车合矣，传来告曰："晋公薨。"武子胃栾怀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猎也，兽已聚矣，田车合矣，吾可以卒猎而后吊乎？"怀子对曰："范氏之亡也，多辅而少拂，今臣于居辅也，晶于君拂也，君胡不问于晶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辍田。

【译文】　韩武子出猎，已将禽兽驱赶到一起了，打猎的车队也已经合围了，这时驿使来告诉他说："晋公去世了。"武子对栾怀子说："你也知道我特别喜欢打猎，现在猎物已撵到一处了，打猎的车队也已经合围了，我可以打完猎然后再去吊唁吗？"怀子回答说："范氏的灭亡，是由于辅佐的人虽多而直言敢谏的人却很少，现在我对你来说是辅佐的人，晶对你来说才是直言敢谏的人。你为何不问晶呢？"武子说："怀子，你想要劝谏我吗？你已经劝谏我了，何必再问晶啊！"于是便停止了打猎。

【原文】　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顾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

【译文】　乐工师经为魏文侯奏琴，魏文侯欣然起舞，吟诵道："让我的言语不要被人违背吧！"师经一听此话，便操起琴去撞击魏文侯，没击中，撞在文侯冕冠的玉串上，那玉串给撞散了。魏文侯回顾左右臣僚说："作为臣子的竟敢撞击他的君王，那该当何罪？"左右的臣僚说："罪当受烹刑。"于是，武士将师经挟持带下朝堂。才下了一级台阶，师经说："我可以再说一句话然后受死吗？"文侯说："可以。"师经说："从前尧、舜他们作君王，只怕自己的言语没人违抗；桀、纣他们作君王，唯恐自己的言语被人违抗；我撞击的只是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并没有撞击我们的君王。"魏文侯说："放开他吧，这是我的过错。把这张琴悬挂在城门上，用来作为我有过错而被撞击的凭证，那冕冠的玉串也不用补上去了，用来作为我言行的鉴戒。"

【原文】　齐景公游于菑，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驺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矣，至，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矣！"

【译文】　齐景公正在淄河上游玩，听到了晏婴去世的消息，他穿上白色丧服，驾马驱车赶回去。他觉得车子走得太慢了，于是就下车奔跑。下车后又知道不如乘车快，就又登上车。等到他回到都城时，已经这样上上下下反复了好几次。他边走边哭前往奔丧，一到，便伏在晏婴的尸体上放声哀号："先生您日夜督促我，连很细微的事也不放过，但我还是肆意放纵不知收敛，对百姓累积了许多怨恨和罪过。现在上天降灾祸给齐国，却不加在我身上，反而加祸于先生，看来齐国的国运恐怕很危险了！百姓将求告谁呢！"

【原文】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章归，鱼乘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鱼者也。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于众，而受若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行也。"

【译文】　晏婴死后十七年，有一次齐景公请各位大夫饮酒，并以射箭助兴。齐景公的箭射出了箭靶，厅堂上的人都齐声叫好，像出自一人之口。齐景公脸色大变，接着叹息一声，抛弃了弓和箭，便退席了。这时大夫弦章进来了，齐景公对他说："弦章，自从我失去晏婴，至今已有十七年了，从未听到有人指出我不好的地方。今天射箭明明出了箭靶，可是喝彩声却像出自一人之口。"弦章对齐景公说："这是众位臣子不才，他们的智慧不能够察知君主的不足之处，他们的勇气也不足以冒犯君王的脸色。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我听说：'君王喜好的，那么臣子就会信服它；君王特别爱吃的东西，那么臣子也就会喜欢吃。'尺蠖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青黑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青黑色。君王您仍然有时爱听谄谀之人的话吧？"齐景公说："好。凭今天这番话，你是国君，我是臣下。"当时海边渔民进献鲜鱼，齐景公就用五十车鱼赏赐弦章。弦章回去时，鱼车塞满了道路。他抚着赶车人的手说："方才那些叫好的人都想要这些鱼。从前晏婴以拒绝赏赐来补正君王，所以君王有什么过失从不遮掩；现在这些臣子以谄媚阿谀来求取利益，所以箭射出了靶子反而还齐声叫好。现在我对君王的辅佐还没有在众人中见效，却要接受这些鱼，这就违背了晏婴的行为准则，也在追求谄媚阿谀之人所追求的利欲。"因此他坚决地退还

了这些鱼不接受赏赐。品德高尚的君子说："弦章的廉洁，就是晏婴留传下来的好品行啊！"

【原文】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译文】　上天造下人来，并不是让他作君王的；上天设立君王，也并不是让他专居此位的。作为百姓的君主，为了实现他的私欲而不顾其他的人，这就没有秉承上天的意旨，忘记了他所居地位应该做的事情。像这样的人，《春秋》是不会赞许他是能干的君王，而只会把他看作夷、狄一样的野蛮人。郑文公厌恶一个人，就连他所率领的军队也一并抛弃了，所以有"夷、狄不认君王"的说法。如果作君主的不因此自我反省，名实已经不相符了，他内心又哪能了解呢。所以说："掌握国政的人不能不学习《春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齐人弑其君，鲁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杀其君乎？"师懽曰："夫齐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纵一人之欲，以虐万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爱万夫之命，而伤一人之死，奚其过也！其臣已无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译文】　齐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鲁襄公听到消息便拿着戈站起来说："哪有臣子胆敢杀死自己君王的呢？"师懽说："齐国国君治国无能，担任国君无才无德，放纵自己一人的私欲，来戕害万人的天性，不是应该立为君王的人；他自身的死亡，是自己造成的。现在君王您不爱惜上万人的性命，却只伤悼一个人的死亡，是多么错误啊！齐国的臣子已经不守臣道，那齐君也不值得惋惜。"

【原文】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大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译文】　孔子说："周文王好比第一年，周武王好比第一春，周公好比第一月。文王有王季作父亲，有太任作母亲，有大姒作妃子，有武王、周公作儿子，有泰颠、闳夭作臣子，他的根基是好的。周武王由整饬自身然后整饬全国，

由整饬全国然后整饬天下。讨伐不行德政的人，惩处有罪的人，一有举动天下就整饬了，这样的事业多么光明正大！春季按时来到，万物都能及时生长；君王实行王道，万民都能得到治理。周公能够审视自己，天下的人都归顺他，那是因为他的诚信极高。”

【原文】　尊君卑臣者，以势使之也。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

【译文】　之所以君王尊贵而臣子卑贱，那是形势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地位丧失了，那么权力也就完了。所以天子丧失了道统，那么诸侯就尊贵了，诸侯丧失了政权，那么大夫就崛起了，大夫丧失了官位，那么百姓就兴起了。由此看来，在上的不丧失权位而在下的能够获权得利，是从未有过的事。

【原文】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亏也，犹水火之相灭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译文】　孔子说：“夏朝的道统不丧失，商朝的气运就不会兴起；商朝的气运不衰，周朝的气运就不会兴起；周朝的气运不衰，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就不会开始；春秋时代一开始，君子就知道周朝的道统衰落了。”所以说，上与下相互损害，如同水与火相互消灭，作为君王不能不明察。如果使臣下强大昌盛，这就会使私门盛大而导致公室毁灭，君王不加明察，那国家就危险了。管仲说：“权力不能由两人执掌，政令不能出自两家。”所以说：“小腿粗过大腿的人难以迈步，手指大过手臂的人无法把握。”主体小而枝末大，枝末就不能随意驱使。

【原文】　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专其政。故曰：“无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谓也。

【译文】　宋国子罕先任司空，后又做了宋国国相。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乱，全在君王所施行的赏罚。奖赏适当好人就会受到鼓励，刑罚恰当坏人就会被禁止。赏罚不适当，那么好人受不到鼓励，坏人也不会被禁止。奸佞邪恶的人勾结成党，欺瞒尊长，蒙敝君王，以争夺爵位和俸禄，不能不谨慎啊！那奖赏、恩赐、推举之类的事，是人们所喜欢的，君王您自己行施它；惩处杀伐之类的事，是人们所憎恨的，我请求承担它。"宋君说："好吧，你专管那些人们所厌恶的事，我施行那些人们所喜欢的事，我的机敏是不会被诸侯所取笑的。"于是宋君施行赏赐之权，而让子罕专主刑罚。国都居民知道刑杀的威权专掌在子罕手中，大臣亲近他，百姓归附他，过了一年，子罕就赶走了宋君而独揽宋国政权。所以说："不要削弱君王而使大夫强大。"《老子》书上也说："鱼儿不能离开水池，国家的权柄不能交给别人。"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说苑卷二　臣术

【原文】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全，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何谓"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解，数称于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行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谏，然而敢犯主之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颇险，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其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

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持扞国事，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译文】　作为人臣的正路，应顺从君王的使命并及时回报，不能专断，行事有原则而不随便附和，在职位上不妄自尊大，一定要对国家有好处，对君王有补益，这样不仅自身尊贵而且子孙也能保住它。因此，作为人臣的操行有“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就会享受尊荣，触犯“六邪”就会自找耻辱。那尊荣与耻辱，也就是祸与福的门户。什么叫做“六正”、“六邪”？所谓“六正”：一是事物的萌芽未发，迹象征兆还未显现，只有他能清楚地看见存亡的机运，掌握得失的关键，在事态恶化之前预先制止，使君王能够比较超脱地高居于显贵尊荣的位置，天下的人都称誉他善事尊长，像这样的人，就是圣臣；二是胸怀宽广，心意清净，多进善言，通达理义，用礼义来勉励君王，用良策来启示君王，顺从助长君王的美德，纠正补救君王的恶行，大功告成，事业确立，将好处归于君王，不敢独自夸耀自己的功劳，像这样的人，就是良臣；三是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早起晚睡，推举贤士从不懈怠，经常称引古代圣君贤王的行为事迹，来激励君王的意志，希望能够有所补益，使国家政权、天子宗庙都能安然无事，像这样的人，就是忠臣；四是能明察幽微不显的事件，预见成功与失败，对失败早作防备并进行补救，引导事物恢复原貌，堵塞罅漏，杜绝致乱根源，将祸转变成福，使君王最终能无忧无虑，像这样的人就是智臣；五是能沿用前代礼乐，奉行法制，胜任官位职掌，不计俸禄，推让赏赐，不接受礼物馈赠，衣冠端庄整齐，生活简朴，像这样的人，就是贞臣；六是当国家政治昏乱时，行为不阿谀逢迎，敢于触犯君王的威严，当面指出君王的过失，不怕被诛杀，即令自身死亡，只要能使国家安定，也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像这样的人，就是直臣。以上这些叫做“六正”。所谓“六邪”：一是安享官爵，贪恋俸禄，经营个人家室而不办公事，将自己的智慧才能隐藏不用，当君王迫切需要意见和办法时，仍然不愿尽臣子的职责，庸庸碌碌地随大流，遇事左顾右盼，像这样的人，就是具臣；二是对君王所说的一律称好，对君王所做的全部赞同，暗中探求君王的嗜好，马上就进献给君王以娱乐君王的耳目，苟且迎合以求安身，一味与君王寻欢作乐，全不考虑后患，像这样的人，就是谀臣；三是内心充满了邪僻险恶，外表却谨小慎微，花言巧语，媚态悦人，却又嫉贤妒能，他想要进

用的人，就宣扬那人的好处而隐瞒其恶行，他想要排挤的人，就宣扬那人的过错而掩盖其美德，使君王乱赏错用，赏罚不当，号令不能施行，像这样的人，就是奸臣；四是他的机智可以掩饰自己的错误，他的辩才可以进行游说，言辞反复变幻，好像拼凑而成的各色花纹，在宫内离间亲骨肉，在宫外妒嫉贤能扰乱朝廷，像这样的人，就是谗臣；五是专权揽势，把持国家大政，以加强自己的地位，结党营私，使自己家族富有，又不断增加自己的权势，擅自篡改君王的命令，以取得自己的尊荣显贵，像这样的人，就是贼臣；六是用邪僻之事来谄媚君王，使君王陷入不义，公开拉帮结伙，来蒙蔽君王的视线，入见君王就花言巧语，离开君王就出尔反尔，另说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要有机会可推卸自己的责任，便将一切归于君王，使君王的恶名流布国内，传遍四方，像这样的人，就是亡国之臣。以上这些叫做“六邪”。贤臣处在“六正”的正道上，不走“六邪”的邪路，因而国家安定而百姓得到治理，他活着时能享受安乐，死了也会被人们所追思，这就是人臣应遵循的途径啊！

【原文】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对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取去与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犹举绳，不伤于言，言足法于世，不害于身，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独专其赏，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汤曰：“何谓臣而不臣？”伊尹对曰：“君之所以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谓大顺也。”

【译文】　商汤问伊尹：“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这些职位有些什么区别？”伊尹回答说：“作三公的人，他的智慧应通晓根本规律，能应付各种变化而不会陷入困境，对万事万物的真情实状能够分辨，通晓上天的意旨，他的言论可以调理阴阳，顺正四时，调节风雨。像这样的人可以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事，每每在于运用根本规律。所谓“九卿”，那是不错过春夏秋冬四时，能疏通沟渠，修筑堤防，种植五谷，通晓地理的人。他能疏通别人所不能疏通的，能获得别人不能获得的利益。像这样的人，可以推举他作九卿。因此九卿的职事，每每在于谋利造福。作大夫的人，出入与民众同乐，取舍符合民众的

利益，通晓人世上各种事情，他的行为如同木匠弹墨线一样端正，在言辞方面他不会有失误，完全可以为世人所效法，绝不会对自身有害。他能疏通水陆交通枢纽，充实国家府库。像这样的人，可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事，每每在于仁爱。作列士的人，应懂得道义而不放弃自己的素志，干事业有功绩却不独自享受赏赐，忠贞正直敢于极谏而不怀奸诈之心，杜绝私门，扶持公室，一言一语都符合法度。像这样的人，可推举他作列士。因此列士的职事，每每在于行事有准则。所以道德仁义四者确定了，天下就能合于正轨。大凡这四种人，圣明的君王以他们为臣，却不称他们为臣。”商汤问：“什么叫做以他们为臣却不称他们为臣呢？”伊尹回答说：“君王不称为臣子的人有这样四种：属父辈而作臣子的不称为臣，众兄长而作臣子的不称为臣，作过先王大臣的臣子的不称为臣，有高尚道德的贤士作臣子的不称为臣。这就是所说的天下太平啊！”

【原文】　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对曰：“三公者，所以参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

【译文】　商汤问伊尹说：“古时候之所以设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是为什么呢？”伊尹回答说：“设立三公，是用来辅助君王处理国事的；设立九卿，是用来辅助三公的；设立大夫，是用来辅助九卿的；设立列士，是用来辅助大夫的。因此辅助中又有辅助，这就是国事的要领，国事的要领没有缺失，那么朝内朝外就像一个整体。”

【原文】　子贡问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贤者也。”子贡曰：“然则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赐，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闻进贤为贤耶？用力为贤耶？”子贡曰：“进贤为贤。”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进管仲也，闻子皮之进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现在作臣子的谁称得上是贤人？”孔子说：“我不知道。从前，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罕虎，他俩算得上是贤人。”子贡说：“那么齐国竟不算管仲，郑国竟不算子产吗？”孔子说：“赐啊，你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你以为是举荐贤能为贤呢，还是出力为贤呢？”子贡说：“举荐贤能为贤。”孔子说：“不错。我听说鲍叔牙举荐了管仲，子皮举荐了子产，没有听说管仲、子产举荐过什么人。”

【原文】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问焉，曰："寡人将置相，置于季成子与翟触，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闻之，贱不谋贵，外不谋内，疏不谋亲，臣者疏贱，不敢闻命。"文侯曰："此国事也，愿与先生临事而勿辞。"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过翟黄。翟黄问曰："吾闻君问相于先生，未知果孰为相？"李克曰："季成子为相。"翟黄作色不悦曰："触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子之言我于子之君也，岂与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问相于我，臣对曰：'君不察故也，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矣。'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为相"。翟黄不悦曰："触何遽不为相乎？西河之守，触所任也；计事内史，触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进乐羊；无使治之臣，吾进先生；无使傅其子，吾进屈侯鲋。触何负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钟，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举，人主之师也；子之所举，人臣之才也。"翟黄迮然而惭曰："触失对于先生，请自修然后学。"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为相矣。于是翟黄默然变色，内惭不敢出，三月也。

【译文】　魏文侯将要任命国相，召见李克并同他商量这件事，问道："我准备任命国相，在季成子与翟触二人之间任命，我任命谁才适当呢？"李克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能为尊贵的人谋划，外臣不能为君王谋划内事，关系疏远的人不能为关系亲近的人谋划。我是个疏远而卑贱的人，不敢接受君王的旨意。"魏文侯说："这是国家大事，我希望与先生一道处理它，请不要推辞。"李克说："君王之所以举棋不定，那是没能仔细考察，如果经过仔细考察，就可以确定了。显贵者要看他们所推举的人；富有者要看他结交的人；贫贱者要看他不愿拿取什么；穷困潦倒者要看他不做什么。从这些方面来观察一个人，就可以了解他了。"魏文侯说："先生您可以出去了，我的国相已经确定了。"李克出宫后便去拜访翟黄。翟黄问他："我听说国君向先生询问任命国相的事，不知道结果谁做国相？"李克说："季成子做国相。"翟黄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我对先生您很失望。"李克说："您为什么就对我失望呢？您曾经向您的国君说过我的好话，难道想与我勾结而谋求大官吗？君王向我询问国相的事，我回答说：'君王您举棋不定，那是不能详察的原故，显贵者要看他所推举的；富有者要看他所结交的；贫贱者要看他不愿拿取的；穷困潦倒者要看他不愿做的；从这些方面观察一个人，就可以了解他。'君王说：'出去吧，我的国相已确定了。'我因此知道季成子将做国相。"翟黄不高兴地说："我为什么就不能作国相呢？西河郡守吴起是经我推荐而任命的；计事内史也是我推荐而任命的；君王想要攻打中山国，我

就举荐了乐羊；没有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大臣，我就引荐了先生您；没有老师辅导大王的儿子，我就引荐了屈侯鲋。我怎么就不如季成子呢？”李克说：“您不如季成子。季成子俸禄千钟，可他十分之九的时间奔波在外，只有十分之一居住在京城中，因此从东方得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他所推举的这些人，是君主的老师；您所推举的人，不过是能作臣子的人才。”翟黄侷促不安并惭愧地说：“我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可以对答先生，请让我先加强自身修养后好好向先生学习吧。”话未说完，左右的人便报告说季成子已立为国相了。于是翟黄默不作声而脸色大变，他因内心羞惭，有三个月不敢出门。

【原文】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将焉归？”成公乾曰：“殆于屈春乎？”景公怒曰：“国人以为归于我。”成公乾曰：“子资少，屈春资多。子义获，天下之至忧也，而子以为友；鸣鹤与刍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鸱夷子皮日侍于屈春，损颇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为令尹，不敢专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归于屈春乎！”

【译文】　楚国令尹死后，景公遇见成公乾说：“令尹这个职位将属于哪一个？”成公乾说：“大概属于屈春吧！”景公发怒说：“国都的人们认为该属于我。”成公乾说：“你的天赋少，屈春的天赋多。你贪得务取，这是天下最大的忧患，而你却与它为伴；鸣鹤与草狗，它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你却爱赏玩它们。鸱夷子皮每天都伺候在屈春身边，与损颇为友，这二人的智慧完全能够作令尹，却不敢独自发挥他们的智能，而把它交付给屈春。所以说政事也许将归于屈春吧！”

【原文】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轩车，载华盖，黄金之勒，约镇簟席，如此者，其驷八十乘。子方望之，以为人君也，道狭，下抵车而待之。翟黄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车而趋，自投下风，曰：“触。”田子方曰：“子与！吾向者望子，疑以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将何以至此乎？”翟黄对曰：“此皆君之所以赐臣也，积三十岁，故至于此。时以闲暇，祖之旷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赐车舆之厚也？”翟黄对曰：“昔者，西河无守，臣进吴起而西河之外宁；邺无令，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酸枣无令，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魏欲攻中山，臣进乐羊而中山拔；魏无使治之臣，臣进李克而魏国大治。是以进此五大夫者，爵禄倍，以故至于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国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黄对曰：“君母弟有公孙季成者，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进师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进者，皆守职守禄之臣也，何以至魏国相乎？”子方曰：“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子之五举者尽贤，子勉之矣，子终其次也。”

【译文】　田子方渡过黄河，前往拜访翟黄。翟黄乘坐高车，车上装有伞盖。用黄金作马络头，用丝绳和白玉饰压坐席，像这样四匹马拉的车就有八十辆。田子方从远处看见这车队，以为是国君的车仗，由于道路狭窄，他下车紧靠着车厢等待车队先过。翟黄到后一看，原来是田子方，他赶忙下车快步小跑，自拜下方说："我是翟黄。"田子方说："原来是您啊！我先前望见您的车，还怀疑是国君呢，您到了我才知道是个臣子，您怎么会阔气到这样的地步呢？"翟黄回答说："这都是国君用来赏赐我的，积累了三十年，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时间有空闲，到旷野来走走，正好遇见先生。"田子方说："为什么赏赐给您这样多的车辆呢？"翟黄回答说："从前，西河没有长官，我引荐了吴起后西河之外就安宁了；邺城没有县令，我引荐了西门豹后魏国就不怕赵国的侵扰；酸枣没有县令，我引荐了北门可，魏国就不用担心齐国的进攻；魏文侯想要攻取中山国，我举荐了乐羊，中山就被攻下；魏国没有治理之臣，我举荐李克，魏国就得到很好的治理。因为举荐了这五个大夫，国君给我加倍的爵禄，因此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田子方说："不错。您尽力去做吧，魏国的相位不会离开您而属于他人了。"翟黄说："国君同母兄弟有公孙季成这个人，他举荐了子夏，国君就拜为老师；举荐段干木，国君就与他成为朋友；举荐了先生您，国君对您十分恭敬和礼遇。他所引荐的都是国君的老师、朋友，及君王所礼敬的人。而我所引荐的人，不过都是安守职位和俸禄的臣子，凭什么能得到魏国的相位呢？"田子方说："我听说自身贤明的人是贤士，能引荐贤能的人也是贤士，您五次推举的都是贤才，您努力去做吧，您最终会在季成子之后做国相的。"

【原文】　齐威王游于瑶台，成侯卿来奏事，从车罗骑甚众，王望之，谓左右曰："来者何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与人者有以责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试问其说。"成侯卿至，上谒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说。"王曰："诺。"对曰："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绮罗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足究；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举此数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国之贫哉？"

【译文】　齐威王在瑶台游乐，成侯卿前来禀奏国事，随从车马罗列了很多，齐威王在台上望见，问左右的人说："来人是干什么的？"左右的人回答说："是成侯卿邹忌。"齐威王说："国家这样贫穷，为什么他出行的排场这样盛大？"左右的人说："给与别人东西的人有理由来对他提出要求，接受别人东西的人有义

务改变国家贫困的局面，大王不妨问问他，看他怎么解说。”邹忌来到瑶台，上前参拜说：“臣是邹忌。”齐威王不理他，邹忌又说：“我是邹忌呀！”威王仍不回答。邹忌又说：“臣邹忌拜见大王。”齐威王这才说：“国家这样贫穷，你为什么出行的排场这样盛大？”邹忌说：“请大王先赦免臣的死罪，让我能够说明理由。”齐威王说：“好吧！”邹忌说：“我举荐了田居子治理西河地区，削弱了秦、魏两国的势力；我举荐田解子治理南城，楚国人便抱着罗绮来朝拜；我举荐黔涿子治理冥州，燕国就供应祭祀用的牲畜，赵国就供应祭祀的黍稷；我举荐田种首子治理即墨，就使齐国盗贼不起，社会安宁；我推举北郭刁勃子作大理，宗族就更加亲善，百姓更加富足。举荐了这许多贤良的人材，大王您可以高枕而卧了，还怕什么国家贫穷呢？”

【原文】　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卫，卫诸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将车之秦。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食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为衣冠与坐，公大悦。异日，与公孙支论政，公孙支大不宁，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君其得圣人乎？”公曰：“然！吾悦夫奚之言，彼类圣人也。”公孙支遂归，取雁以贺，曰：“君得社稷之圣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明日，公孙支乃致上卿以让百里奚，曰：“秦国处僻民陋，以愚无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处其上，请以让之。”公不许，公孙支曰：“君不用宾相，而得社稷之圣臣，君之禄也；臣见贤而让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请终致之。”公不许，公孙支曰：“臣不肖而处上位，是君失伦也，不肖失伦，臣之过也。进贤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处位，废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将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为上卿以制之，公孙支为次卿以佐之也。

【译文】　秦穆公命商人到卫国去运盐，卫国的商人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买下百里奚，并命他赶盐车到秦国。秦穆公察看盐车时，见百里奚驾车的牛很肥壮，便问他：“装载很重，道路又遥远而艰险，但这牛为什么这样肥壮呢？”百里奚回答说：“我按时给它们饮水喂食，不用暴力驱使它们，凡遇到艰险的地方，我总是在它们的前后照料，因此它们才这样肥壮。”秦穆公由此了解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便命令有关官吏为百里奚准备洗澡用具，洗澡后更换衣帽，并与他坐谈，穆公十分高兴。后来有一天，秦穆公与公孙支讨论国政，公孙支显得很不平静，他说：“君王您耳灵眼亮，思维严密，观察细致，怕是得到了圣人的帮助吧？”秦穆公说：“是的。我十分欣赏百里奚的言论，他就跟圣人差不多”。公孙支于是回去取来大雁，向秦穆公表示祝贺。他说：“君王得到了治国

安邦的圣臣，请让我为国家的福祥祝贺。”穆公没有推辞，拜了两拜就接受了贺礼。第二天，公孙支要辞去上卿的职位让给百里奚，他说：“秦国所处的位置偏僻，百姓见识不广，愚昧无知，这是国家危亡的主要因素；我自知不能够身居上位，请求将我的职位让与他。”穆公不答应。公孙支又说：“君王您没有傧相的举荐，就得到了国家的重臣，这是大王您的福气；我见到贤臣而让位给他，这是我的福气。现在大王您已经有福气了，却使我失掉它，难道可以吗？我请求最好还是辞去这个职务。”穆公还是不答应。公孙支又说：“我不贤而居高位，是君王您在选择人才上的失误，不贤而又使君王选择失当，这都是我的过错。举荐贤士而斥退不贤的人，是君王英明的表现。现在我仍处在原有的职位上，既败坏了君王的美德，又违背了我行为的准则，所以我将要逃走。”穆公这才接受了他的请求。于是百里奚便作了上卿来裁断国政，公孙支作为次卿来辅佐他。

【原文】　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君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宝璧，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以为后也。”简主曰：“行人烛过年长矣，言未尝不为晋国法也，吾行忘令人辞且聘焉。”对曰：“此安于之所以为后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

【译文】　赵简子从晋阳到邯郸去，走到半路上就停了下来，引导车队的官吏上前问道：“君王您为什么要停下来呢？”简主说：“因为董安于还在后面。”这吏员说：“这是三军的大事，您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就使三军滞留不前呢？”简主说：“那就走吧。”可是驱车走了百十步又停了下来，引车的官吏正打算上前劝谏，董安于正好赶到了。赵简主对董安于说：“秦国的道路与晋国交接的地方，我忘了命人堵塞它。”董安于说：“这就是我留在后边的原因。”简主又说：“官府的印玺，我忘了派人带上它。”董安于回答说：“这也是我留在后面的原因。”简主又说：“行人烛过已经年迈了，他的话没有不被晋国所效法的，我走的时候忘了派人向他辞行并向他问候。”董安于回答说：“这也是我留在后面的原因。”赵简主可以说得上是能够自我反省，对外又能知人的君主了，所以他既能够身心安乐而又使国家安定。御史大夫周昌说：“君主如果真能像赵简主一样，那朝政就不会有危机了。”

【原文】　晏子侍于景公，公曰：“朝寒，请进热食。”对曰：“婴非君之厨

养臣也，敢辞。”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君田泽之臣也，敢辞。”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为者也？”对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也。

【译文】　晏子侍立在齐景公身旁，景公对他说：“早上有点寒冷，请给我拿点热食来吧。”晏子回答说：“我不是大王您管膳食营养的臣子，恕不遵命。”景公又说：“请给我拿件皮衣来吧！”晏子回答说：“我不是大王您管田猎山泽的臣子，恕不遵命。”景公说：“那么，先生您对我来说是干什么的呢？”晏子回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景公问：“什么叫做国家的大臣？”晏子回答说：“国家的大臣，能够建立国政：区别上下的界限，使它们恰当合理；能够制定百官的等级顺序，使他们都得到相称的职位；制作文书命令，能够颁布到天下四方。”从此以后，齐景公事事都要合符礼节才召见晏子。

【原文】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为也。故忠臣者，能纳善于君，而不能与君陷难者也。”

【译文】　齐侯问晏子说：“那忠臣事奉自己的君王该是怎样的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难不去殉死，君王出逃不为他送行。”齐侯说：“君王割地封他，分赐爵位使他显贵，君王有难却不殉死，出逃也不送行，这能够称得上是忠臣吗？”晏子回答说：“如果臣下的进言被采用，君王就会终身无难，臣子又为谁去殉死呢？臣下的进言被听从，君王就终身不会出逃，臣子又为谁去送行呢？如果向君王进言不被采用，君王有难而去殉死，那就是白白地送死；规劝君王而不被听从，君王出逃而去送行，那就是奸诈和虚伪。因此做忠臣的，要能够将善言善行献纳给君王，而不应该与君王一起陷入灾难之中。”

【原文】　晏子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弊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

【译文】　晏子上朝，乘坐的是破旧的车子，驾车的是弱劣的马。齐景公看见他这个样子，说："嗬，是先生您的俸禄太少了吗？为何乘坐的车子这样不相称呢！"晏子回答说："靠着君王的赏赐，能够保住我们三族的衣食，并且国内的交游，也都能靠此生存了。我只要穿得暖和吃得饱饭，有破旧的车和弱劣的马来奉养自身，对于我来说就足够了。"晏子出朝后，景公命他身边的大夫梁丘据送给晏子四匹马驾的大车，被晏子多次退回拒不接受。齐景公不高兴，立即召见晏子，晏子来到后，景公便说："先生不接受我送的车马，那我也就不再乘车了。"晏子对他说："君王您命我管理文武百官，我理应节省衣服饮食之类的供养，为齐国人作个榜样，即使这样，还恐怕他们在生活上奢侈而不顾自己的品行。现在有高车四马，在上的君王乘坐它，在下的臣子也乘坐它，百姓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在衣食方面奢侈浪费而不顾自己品行的人，我就没有办法来制止他们。"他终于辞让了那车马而没有接受。

【原文】　景公饮酒，陈桓子侍，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请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公曰："诺。"晏子坐，酌者奉□而进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陈桓子曰："君赐之卿位，以尊其身；宠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禄莫厚于子。今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则是隐君之赐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请饮而后辞乎？其辞而后饮乎？"公曰："辞然后饮。"晏子曰："君赐卿位，以显其身，婴不敢为显受也，为行君令也；宠之百万，以富其家，婴不敢为富受也，为通君赐也。臣闻古之贤君，臣有受厚赐而不顾其国族，则过之；临事守职，不胜其任，则过之。君之内隶，臣之父兄，若有离散在于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隶，臣之所职，若有播亡在于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战车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车驽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赐，臣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简士，待臣而举火者数百家。如此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公曰："善，为我浮桓子也。"

【译文】　齐景公饮酒时，陈桓子在旁陪侍。陈桓子老远看见了晏子，便禀告景公说："请大王罚晏子饮酒。"景公问："为什么原故呢？"陈桓子回答说："晏子穿着黑布衣服，粗劣的兽皮外衣，乘坐竹木破车，并且驾着劣弱的马来上朝，这分明是要隐瞒君王对他的赏赐。"景公说："好吧。"晏子到来坐下之后，敬酒的人捧着酒杯向晏子进酒，说："国君有命要罚您。"晏子问："什么原因呢？"陈桓子说："君王赐给您上卿职位，使您的身份尊贵，给您俸禄百万以示宠信，使您的家室富有。群臣的爵位，没有谁比您更尊贵，俸禄也没有谁比您更优厚。

现在您却穿着黑布衣服和粗劣的兽皮外衣，乘坐竹木编成的简陋车子，并驾着疲劣的马来上朝，这就是隐瞒君王的赏赐，所以要罚您。”晏子离开座位起身说：“是让我饮酒之后解说呢，还是解说之后再饮酒呢？”景公说：“解说后再饮吧！”晏子说：“君王赐给我卿位，使我的身份显荣，但我不敢为了个人显荣而接受，是为了奉行君王的命令；受君王恩宠而得钱百万，使我的家室富有，我不敢为了财富而接受，是为了使君王的恩赐能顺利下达。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臣下有领受优厚赏赐而不顾国家公族的，就责罚他；遇事只能株守官位，不能胜任其职责的，就责罚他。君王宫内的部属，好比我的父兄，假若有流离失散在荒野僻远之地的，这是我的罪过；君王宫外的部属，是我职责管辖之下的人，假若有飘泊流亡在四面八方的，这也是我的罪过；武器甲胄不完备，战车未修整好，这也是我的罪过。如果说乘破车劣马来上朝，想来不会是我的罪过！况且我凭着君王的赏赐，我的父辈没有不乘车的，母辈也没有不丰衣足食的，连妻族也没有受冻挨饿的，国都的那些游士，等待我的接济才有饭吃的就有数百家。这是隐瞒君王的赏赐呢，还是显示君王的赏赐呢？”齐景公说：“好！替我罚无宇饮酒。”

【原文】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饱。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过也。”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晏子再拜而辞曰：“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是代君为君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箧存也，仁人不为也；厚取之君而无所施之，身死而财迁于他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婴也闻为人臣进不事上以为忠，退不克下以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辞不受也。

【译文】　晏子正在吃饭的时候，国君的使者到了，晏子便将食物分给使者吃，晏子因此没有吃饱。使者回宫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景公，景公说：“哦，晏子的家里竟是这样的贫困！我却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啊！”于是便命令有关官吏将一个千户县的赋税全部给予晏子，晏子拜谢了两次推辞说：“我的家境并不贫困，靠君王的赏赐，恩惠遍及父、母、妻三族，还推广到我的朋友，并以此赈济百姓，君王的赏赐是太丰厚了，我的家是不会贫穷的。我听说从君王那里得到很多财物又大量施舍给别人，这就是取代君王自己来做君王了，忠臣是不会这样做的；从君王那里得到很多财物而储藏起来，这就跟装东西的筐与箱一样，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从君王那里得到很多财物而没有什么地方施用它，自己死后财物又转移给了别人，这就跟主管收藏的官员一样，聪明的人

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还听说，作臣子的当他晋升时不屈事上司来表现忠诚，当他迁退时也不克扣下属来表示廉洁，粗布衣服，一盘食物就足够了。”使者奉命往返三次，晏子始终推辞不受。

【原文】　陈成子谓鸱夷子皮曰：“何与常也？”对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陈成子曰：“然子何以与常？”对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

【译文】　田常对鸱夷子皮说：“你怎样襄助我呢？”子皮回答说：“国君死难我不去殉死，国君逃亡我不跟着逃亡。”田常说：“虽然如此，那你将怎样襄助我呢？”子皮回答说：“在未死难时能消除死难的起因，在未逃亡时能避免逃亡的后果，那又怎么会有死难与逃亡的事发生呢？”

【原文】　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君有过，不谏诤，将危国殒社稷也。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尽言于君，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故谏诤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礼，而暗君以为己贼，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杀也。明君好问，暗君好独；明君上贤使能而享其功，暗君畏贤妒能而灭其业。罚其忠而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之所以亡也。《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译文】　服从旨意而又利于国君叫做顺，服从旨意而对国君有害叫做谀，违背旨意而对君王有利叫做忠，违背旨意又对君王有害叫做乱。君王有了过失，而不直言规劝，将会危害国家，使国家灭亡。如果能够对君王尽到言责，君王采用就留下，不采用就离开，这就叫做谏；如果能对君王尽到言责，君王采用就活着，不采用就赴死，这就叫做诤；如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率领群臣一起努力纠正君王的过失，君王虽不满意，但也不能不听从，这就能免去国家的大祸患，消除国家的大灾害，在使君主尊显，国家安宁方面获得成功，这就叫做辅；如果能够违抗君王的旨意，反对君王所做的错事，暂时借用君王的权柄，来安定国家，解除危亡，洗雪君主的耻辱，攻战和征伐能够使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这就叫做弼。谏、诤、辅、弼这四种人，是国家的重臣，是英明的君王所尊重和礼待的，但昏暗的君王却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敌人。因此明君所赏赐的人，却是昏君所杀害的人。明君善于征询众人的意见，昏君好独断专行；明君尊重贤士，任用能人就能坐享成功，昏君畏贤妒能就会使事业灭亡。惩罚忠臣

而赏赐奸贼，那就叫做昏聩到极点，这正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诗经》上说："不肯听从善言，国运所以倾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简子有臣尹绰、赦厥，简子曰："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之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面誉也。"

【译文】　赵简子有家臣尹绰和赦厥，简子说："赦厥顾惜我的脸面，决不会在众人中当面劝诫我；尹绰却不顾惜我的脸面，他总是要在众人中当面劝诫我。"尹绰说："赦厥顾惜的是您面子上不好看，而不顾惜您的过错；我顾惜的是您的过错，而不顾惜您面子上是否好看。"孔子说："尹绰是品德高尚的人啊！他能当面批评人而不当面奉承人。"

【原文】　高缭仕于晏子，三年，无故，晏子逐之。左右谏曰："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宴子曰："婴，仄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

【译文】　高缭在晏子那里做官，已经三年，没有什么过错，晏子辞退了他。左右的人劝说道："高缭为先生作事已三年，过去又没有给他什么爵位，现在却要辞退他，这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吗？"晏子说："我本是出身卑微的人，要用礼、义、廉、耻四条原则来随时匡正我才能行直道，现在这个人为我办事三年，从来没有补正我的过失。因此要辞退他。"

【原文】　子贡问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我甘居人下，不知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孔子说："甘居人下的人，他大概就像泥土一样吧！在它上面耕种就长出五谷来，向下挖掘就有甘泉涌出来，草木能在它上面繁殖，禽兽能在它上面养育，活着的人站立在它上面，死了的人葬入它里面，人们赞赏它的功劳它却不开口。甘居人下的人，大概如同泥土一样吧！"

【原文】　孙卿曰："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有人贵而不能为人上，贱而羞为人下，此奸人之心也，身不离奸心，而行不离奸道，然而求见誉于众，不亦难乎？"

【译文】　荀子说："年少的侍奉年长的，卑微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

贤明的，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出身高贵却不能做人上人，出身卑贱又羞于做人下人，这就是邪恶之人的心理状态。自身不能去掉邪恶不正的心理，而且行为又不离邪恶不正的道路，却要想被众人所称誉，不是太难了吗！”

【原文】　公叔文子问于史叟曰：“武子胜事赵简子久矣，其宠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胜博闻多能而位贱，君亲而近之，致敏以恐，藐而疏之，则恭而无怨色，入与谋国家，出不见其宠，君赐之禄，知足而辞，故能久也。”

【译文】　公叔文子问史叟：“武子胜侍奉赵简子很久了，可他受到的宠信却从不衰减，这是为什么呢？”史叟说：“武子胜见识广博，多才多艺却职位低微，如君王亲近他，他能献出自己的机敏并且谦恭顺从；如果君王看不起他并且疏远他，他仍十分恭敬而没有怨恨的神色；入朝参与谋划国家大事，出朝却看不出他曾受到宠信，君王赏赐给他俸禄，他总是很知足而尽力推辞，所以他受宠信能够长久。”

【原文】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故传曰：“伤善者，国之残也；蔽善者，国之谗也；愬无罪者，国之贼也。”

【译文】　《尚书·泰誓》说：“趋附臣下而陷害主上的人该处死，趋附主上而陷害臣下的人该受到刑罚；参与商讨国家大事，却对百姓没有好处的人应斥退他；身居高位却不能举荐贤能的人应贬逐他。”这就是为了鼓励好人而摈弃坏人啊！所以《尚书大传》说：伤害好人的，是戕害国家的恶人；埋没善行的，是蒙蔽国君的佞人；诽谤无罪之人的，是危害国家的坏人。”

【原文】　《王制》曰：“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于众者，杀也。”

【译文】　《礼记·王制篇》上说：“假借鬼神、吉日、占卜来迷惑众人的，罪该杀。”

【原文】　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与人一簞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人与一簞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禀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

服而退。

【译文】　子路做了蒲邑长官，为防备涝灾，让百姓在春季修整沟渠，被人们所厌烦和憎恨，便发给每人一筐饭、一壶汤。孔子听说这件事，叫子贡前去倒掉那些饮食。子路气冲冲地很不高兴，前去拜见孔子说："我因为暴雨将要来到，恐怕有水灾，所以让百姓修整沟渠以备灾，但百姓大多缺乏食物，所以才每人给他一筐饭、一壶汤。想不到先生却派子贡来制止这件事，是为什么呢？先生您是制止我推行仁政啊！先生常用仁爱来教导我们，却禁止我行仁政，我是不能接受的。"孔子说："你认为百姓在挨饿，为什么不禀告君王，打开粮仓发给他们粮食吃，却用私人的食物馈赠他们，这是您不显示君王的恩惠，却突出你自己的恩德仁义。赶快停止还不算迟，不然的话，您领受罪罚的日子就不远了。"子路于是心悦诚服地告退了。

说苑卷七　政理

【原文】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立荣耻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修近理内，政橛机之礼，壹妃匹之际，则下莫不慕义礼之荣，而恶贪乱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译文】　政治有三个等级：成就王业的政治用仁德教化百姓，成就霸业的政治用武力威慑百姓，强暴之国的政治用刑罚胁迫百姓。这三种政治各有施行的场合，但以仁德教化为最高。用仁德教化百姓而没有效果，就用武力威慑他们，威慑也没有效果，最后就用刑罚惩治他们。那种弄到非用刑法不可的政治，并不是成就王业的人所推重的。因此圣王先用仁德教化而后用刑罚，树立荣辱观念并明确什么是防范和禁止的，崇尚礼义大节来给百姓作示范，轻视财利金钱来改变他们的贪欲，与近邻修好，治理好内政，肃正宫内礼节，与后宫会合专一，那么在下的臣民就没有谁不仰慕礼义的尊荣，没有谁不厌恶贪婪淫乱之类可耻的事情。那能使他们达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是仁德教化的结果。

【原文】　季孙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问道："如果诛杀不守道义的人并亲近有道义的人，

怎么样？”孔子说：“你执政怎么能用诛杀的手段？你想要行善那么百姓也会变好的。君子的品行像风，小民的品性像草，风从草上吹过，一定会使草倒伏。”说的就是要向百姓宣明教化罢了。

【原文】　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夫诛赏者，所以别贤不肖而列有功与无功也，故诛赏不可以缪，诛赏缪则善恶乱矣。夫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善不劝，恶不惧，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尝闻也。《书》曰：“毕力赏罚。”此之谓也。

【译文】　治理国政有两个关键，就是刑法与德教。行王道的人重德教而罕用刑法，行霸道的人刑法与德教并用，强暴之国是先用刑法而后用德教。刑法与德教，都是教化产生的必由之路。所谓德教，就是培养善良品性并补益不足之处；所谓刑法，就是惩罚罪恶并禁止后来者仿效。因此受仁德教化成就高的应得到奖赏，犯刑受惩严重的应被诛杀。诛杀和奖赏是用来区别贤与不贤并分辨有功与无功的，所以诛杀与奖赏不能错乱，诛杀与奖赏错乱了，善与恶也就错乱了。如果有功而不奖赏，那就不能鼓励人向善；有罪过而不诛杀，那罪恶的人就不会惧怕。善良的人得不到鼓励，罪恶的人不畏惧，却能用德行来感化天下的，未曾听说过。《尚书》说：“尽力于赏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水浊则鱼困，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必崩，岸竦则必陁。故夫治国譬若张琴，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曰，急辔衔者，非千里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削，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诗》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谓也。

【译文】　水浑浊就会使鱼儿难以生存，政令苛刻就会使百姓动乱，城墙太陡峭就会崩塌，河岸高耸就会溃塌。因此治理国家好比调琴定音，大弦拉得太紧了，小弦就会绷断。所以说：紧拉马缰的人，不是驰驱千里的御手。发出声响的声音，传不过百里；没有声响的声音，可以传遍四海。因此俸禄超过了他的功劳的人会受损害，名声大过他实际的人会被削弱，实情与德行相符就会得到相应的名声，祸与福是不会凭空降临的。《诗经》上说：“为什么会在那里安居？一定是有人帮助。为什么住得那样长久，一定是有缘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公叔文子为楚令尹，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严矣。"文子曰："朝廷之严也，宁云妨国家之治哉？"公叔子曰："严则下喑，下喑则上聋，聋喑不能相通，何国之治也？盖闻之也，顺针缕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实仓廪，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尝有所不受也。"

【译文】　公叔文子作楚国令尹有三年了，百姓没有谁敢入宫求见他。公叔子谒见他说："你太威严了。"公叔文子说："朝廷的威严，难道说会妨害国家的治理吗？"公叔子说："执政太威严就会使下面的臣民缄口不言，下面的人缄口不言，那上面的执政者就如同聋子，聋哑不能互通消息，又怎能把国家治理好呢？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针线顺着一个方向就可以织成帷幕，汇积升斗粮食可以充实仓库，合并小水流可以汇成江海。英明的君主，只有接受意见而不实行的，未曾有不接受意见的。"

【原文】　卫灵公谓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谨之于庙堂之上，而国家治矣。'其何乎？"孔子曰："可。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译文】　卫灵公对孔子说："有人告诉我：'掌管国家的人，要在朝政上小心谨慎，国家才会治理好。'这种说法对吗？"孔子说："对。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恨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恨他。知道从自身获得提高的人，也知道从别人身上获得提高。所谓不走出四面围着土墙的斗室，便知道天下大事的人，他懂得由外物而推及自身的道理。"

【原文】　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而毋畏？"

【译文】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百姓的事，孔子说："要小心谨慎，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御奔马一样。"子贡问："为什么要那样担心呢？"孔子说："那四通八达的国都到处都是人，按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它，就会是自己所养的牲口，不按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它，就会成为自己的仇敌。怎么能不担心？"

【原文】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无愚夫愚妇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圣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对曰："夫短绠不可以汲深井，知鲜不可以与圣人之言；慧士可与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为，非众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己则疵其过；千己则谁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

也；不可暴而杀也，可麾而致也；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

【译文】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在国内办事情，像日月那样明朗，无论多愚昧的男女都说好，可以吗？”管仲说：“可以。但这并不是圣人的方法。”桓公问：“为什么呢？”管仲回答说：“那短绳不能用在深井中打水，知识少的人不能够告诉他圣人的言论；聪明的人才能与他讨论各类事物，智慧的人才可与他讨论没有边际的宇宙，圣人才可与他讨论精神上的最高境界。那圣人能做的事，不是众人所能赶上的。一般的人明知对方胜过自己十倍，往往还要与人争胜，说别人不如自己。如果别人超过自己百倍，就挑剔他的过错；超过自己千倍，就进行讥诮并表示不相信。因此，对百姓不能轻易称赏，只能像对牲口一样归并在一起放养；不能残暴地诛杀，只能指挥招徕；民众不能够逐户宣谕，只能举出范例给他们看。”

【原文】　卫灵公问于史鱼曰：“政孰为务？”对曰：“大理为务。听狱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断者不可属也，故曰大理为务。”少焉，子路见公，公以史鱼言告之，子路曰：“司马为务。两国有难，两军相当，司马执枹以行之，一斗不当，死者数万。以杀人为非也，此其为杀人亦众矣！故曰司马为务。”少焉，子贡入见，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贡曰：“不识哉！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狱之所听？兵革之不陈，奚鼓之所鸣？’故曰教为务也。”

【译文】　卫灵公向史鱼问道：“从政的哪一种官职最重要？”史鱼回答说：“刑狱官最重要。办案不公正，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头不能再连结上，所以说刑狱官最重要。”不一会，子路来谒见卫灵公，卫灵公把史鱼的话告诉了他。子路说：“军政官最重要。两国有了战祸，两军对杀，军政官擂鼓指挥军队，一次战斗指挥不当，就要死好几万人。如果认为杀人是错误，这样杀人数量会更多。所以说军政官最重要。”不一会，子贡入宫晋见卫灵公，卫灵公把这两人的话告诉了他。子贡说：“真是太没有见识了！从前大禹与有扈氏交战，三次列阵，有扈氏仍不降服，大禹于是施行教化一年，有扈氏就请求归服。因此说：‘消除百姓争斗的因素，哪来狱案办理？不摆出武器盔甲，哪来战鼓之声？’所以说掌教化的最重要。”

【原文】　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之？”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

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过也。使尧在上，咎繇为理，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译文】　齐桓公外出打猎，为追逐一头鹿而奔跑，进入到一个山谷之中，看见一位老翁，就问他说：“这是什么谷？”老翁回答说：“是愚公谷。”齐桓公问：“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老翁回答说：“因为我而给它命名。”齐桓公说：“现在我看你这样的仪表，不像是愚蠢的人，为什么要因为你而取名愚公谷呢？”老翁回答说：“请让我陈述原因：我从前养过一头母牛，生下牛犊长大后，我卖掉它买了一匹马驹。有个年轻人说：‘牛是不能生马的。’于是便牵走了我的马驹。邻居听说这件事，认为我太愚蠢了，所以把这个山谷命名为愚公谷。”齐桓公说：“你确实太愚蠢了！你为什么要把马驹给他呢？”齐桓公于是回到宫中，第二天上朝时，将此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理好衣服，拜了两拜说：“这是我的过错，假若尧舜在上，咎繇作刑狱官，怎么会有随便取人马驹的事呢？如果有人像这个老翁一样被人侵暴，也决不会给他马驹的。老翁知道狱案诉讼不公正，所以把马驹给了他。请让我下去很好地整顿政治。”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这件事，齐桓公是建立霸业的国君，管仲是贤明的辅佐，还有把智者当成愚者的时候，何况赶不上桓公与管仲的人呢！”

【原文】　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讼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躬行不从，而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迟故也。今是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弗逾乎？《诗》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也。”于是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译文】　鲁国有父子互相告状的，季孙康子说：“杀掉他们。”孔子说：“不能杀死他们。百姓不懂得父子相讼的不对已经很久了，这是在上执政者的过错。执政者遵循正道，这样的人就没有了。”康子说：“治理百姓以孝道为根本，现在杀一人来羞辱那些不孝的人，不也可以吗？”孔子说：“不教导就杀人，这是滥杀无辜。三军大败，不能行杀伐；刑狱设有整顿好，不能用刑罚；执政者宣示的教化，应该自己首先实行它，那么百姓就会像顺从风向一样地服从；自

己亲身实行了还有人不服从，随后就用刑罚对待他，这样人们就知道什么是罪过了。那七尺高的墙，人不能跨越；七百尺高的山，小孩都能爬上去游玩；因为那是缓延的斜坡。现在仁义衰落已经很久了，能说人们不会超越界限吗？《诗》上说：‘要使人民不迷失方向。’从前君主引导他的百姓不使他们迷失方向，因此威严非常却不轻易发威，虽有刑罚却往往放置不用。”告状的人听到这番话，于是就请求不再上告了。

【原文】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为政治国的事，孔子回答说：“为政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富裕长寿。”哀公问：“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减轻赋税百姓就会富足，没有争斗的事百姓就不会犯罪，不犯罪百姓就会长寿。”哀公说：“像这样做，那我就会贫穷了。”孔子说：“《诗》上说：‘和乐平易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没有见过那做儿子的富有但父母却贫穷的。”

【原文】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

【译文】　文王问吕望说：“怎样治理天下？”吕望回答说：“行王道的国家使百姓富足，行霸道的国家使武士富足，仅能保存自己的国家使大夫富足，快灭亡的国家使仓库富足，这就叫做上边外溢下边漏失。”文王说：“讲得好。”吕望说：“知道好却不实行是不吉祥的。”当天，文王就打开他的粮仓和钱库，用来赈济年老丧偶没有儿女的人和失去父母的孤儿。

【原文】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义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治国的根本方法该怎么样？”太公回答说：“治国的根本方法，不过是爱护百姓罢了。”武王又问：“怎样爱护百姓呢？”太

公回答说："使他们得利而不受损害，使他们农事成功而不遭败坏，使他们能够生存而不被杀戮，给他们衣食而不要掠夺他们，使他们欢乐而不受痛苦，使他们高兴而不生怨怒，这就是治国的根本方法。驱使百姓的原则，不过是爱护他们罢了。百姓失去他们的职业，就是损害了他们；农作物不能按时耕种收获，就是毁坏他们的生机；对有罪的人加重刑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赋税，就是掠夺他们；徭役繁多而使民力疲惫，就是使他们痛苦；使他们劳苦又不断侵扰他们，就是使他们怨怒。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对待百姓如同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弟一样。听说他们挨饿受冻就为他们伤心，看见他们劳苦就会为他们悲痛。"

【原文】　武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不阴害；不幸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武王曰："善哉！"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说："贤明的君主怎样治国？"太公回答说："贤君治国，他的政治清平，官吏不苛刻，赋税有节制，他的个人享用很节省。他不因个人的喜好而损害国法，赏赐不给与无功的人，刑罚不施于无罪的人；不因为高兴就赏赐，不因为动怒就诛杀；残害百姓的人有罪，推荐贤才检举过失的人有赏；后宫不荒淫，不允许嫔妃干求请讬；居上位的人没有邪恶不正的行为，在下的人不会暗中作恶；不新建宫室来耗费钱财，不多筑观赏游玩的亭台水池来使民力疲困，不雕花镂刻来供自己耳目享受；官府中没有腐烂虫蛀的粮食和财物，国内没有流浪饥饿的百姓。这就是贤君治国的景象。"武王说："这太好了！"

【原文】　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更也。"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说："治国多次改变法令，是什么原因？"太公说："治国却多次改变法令，是因为治国的人不依法办事，而把他所认为好的当作法令，所以法令一颁布就产生动乱，一动乱就另外制定法律，因此他的法令多次更改。"

【原文】　成王问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夏、殷之臣，反仇桀、纣而臣汤、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归神农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无惧也？”

【译文】　周成王向尹逸询问政事说：“我要实行什么样的德政，才会使百姓亲附呢？”尹逸回答说：“要按一定的时节驱使他们，使他们恭敬顺从，忠于职守，爱戴尊长；颁布法令要讲究信用，说话算话。”成王问：“这种程度要怎样才能达到？”尹逸回答说：“要像面临深渊，踩上薄冰一样。”成王说：“这太可怕了！”尹逸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的万事万物，你正确地对待它，就会像家畜一样驯善；不正确地对待它，就会成为仇敌。夏、商时代的臣子，反而仇视桀、纣而向商汤、周武王称臣；夙沙国的百姓，自己攻杀他们的君主而归降了神农氏。这是君王所清楚知道的事，这怎么不可怕呢！”

【原文】　仲尼见梁君，梁君问仲尼曰：“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为之奈何？”仲尼对曰：“千乘之君，万乘之主，问于丘者多矣，未尝有如主君问丘之术也。然而尽可得也。丘闻之，两君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之得；毋杀无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益士禄赏，则竭其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尚贤使能，则官府治。”梁君曰：“岂有不然哉！”

【译文】　孔子谒见梁国国君，梁君问孔子说：“我想要长久地保住国家，拥有分封的都城；我想要使百姓安定而不困惑；我想使士人竭尽他们的才力；我想使日月的运行正常；我想使圣人自动到来；我想使官府得到治理。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孔子回答说：“千辆兵车的君王，万辆战车的国主，向我请教的人太多了，但还没有像大王您这样问我治国方法的。不过您完全可以做到。我听说，邻国两君和睦相处，就会长久保住国家；君王贤惠、臣子忠诚，就会长久地拥有分封的都城；不要杀害无罪的人，不要放过有罪的人，就会使百姓不困惑；增加士人的俸禄赏赐，就会使他们竭尽自己的才力；尊崇天命、敬奉鬼神，就会使日月运行正常；善于使用刑罚，就会使圣人自行到来；重视贤士任用能人，就会使官府得到治理。”梁君说：“难道有与此相反的吗！”

【原文】　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来远。’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

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诸侯宾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齐景公奢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之乐不解，一旦而赐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于节用。此三者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蒇资，曾莫惠我师。’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译文】　子贡说：“叶公向先生请教政事，先生您说：‘执政要使近邻来附，使远方民众归顺。’鲁哀公向先生询问如何从政，先生说：‘从政要善于选择大臣。’齐景公向先生询问如何执政，先生说：‘执政在于节省开支。’这三个人都向先生询问执政的事，先生回答的都不同，难道是政事本身有所不同吗？”孔子说：“楚国土地广阔但都城狭窄，百姓有离开它的意向，所以说执政在于使近邻亲附使远人来归。鲁哀公有三个臣子，在国内互相勾结来迷惑他们的国君，对外阻隔诸侯、拒斥宾客，蒙蔽国君的视野，所以说执政在于选择臣下。齐景公在亭台水榭方面十分奢侈，整天沉溺在园林之中，声色的享乐从不肯放松，一个早上就赏给人大夫一级的采邑有三次，所以说执政在于节省开支。这三种回答都讲的是执政的事，《诗》上不是说过吗：‘离乱这样痛苦，何处才能依归？’这就是伤痛离散引起动乱的诗句。‘实际是他们不能尽职，只以为君王有过失。’这就是伤痛奸臣、欺蒙君主而作乱的诗句。‘死亡祸乱把资财耗尽，竟然不施惠给众人。’这就是伤痛奢侈不节省引起动乱的诗句。明察这三种情况下百姓不同的愿望，处理政事难道会相同吗？”

【原文】　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曰：“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苛令吾不布，吾已闭心矣，何闭于门哉！”

【译文】　公仪休做鲁国国相时，鲁国君去世，左右的大臣要求关闭宫门。公仪休说：“不要关。鱼池我没有征税，蒙山我没有收赋，苛刻的法令我不颁布，我已经息心绝欲了，又何必关闭宫门呢！”

【原文】　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之不洁，寡人之丑也。国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丑也。”子产相郑，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也。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善断事；子太叔善决而文；公孙挥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变而立至，又善为辞令；裨谌善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有事，乃载裨谌与之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断之，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

乃受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

【译文】　子产作了郑国国相，郑简公对他说："宫内的政事不出我管，宫外的政事我不干预。凡是衣衫皮袍不华美，车马不曾装饰，女子操守不贞，这是我的耻辱。国家治理不好，疆界不稳定，这是你的耻辱。"子产作郑国国相，直到郑简公去世，国内没有动乱，国外没有诸侯的侵犯。子产执政的时候，选择贤能加以任用。冯简子善于决断大事；子太叔秀美而善于文辞；公孙挥知晓四境邻国的所做所为，并能分辨那些国家卿大夫的宗族姓氏、品级职位，又能言善辩；裨谌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就行，在城中谋划就不行。凡有国家大事，子产就乘车拉上裨谌与他到野外去，让裨谌谋划行与不行，然后告知冯简子来决断这件事，再让公孙挥准备应对的言辞，事情议定之后，便交给子太叔去办，并应酬回答宾客，因此很少有失败的时候。

【原文】　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译文】　董安于治理晋阳城，向蹇老请教从政的事。蹇老说："记住三个字：叫忠、信、敢。"董安于问："什么叫忠呢？"蹇老说："要忠于君主。"安于又问："什么叫信呢？"蹇老说："政令要讲信用。"安于再问："什么叫敢呢？"蹇老说："要敢于不用无才无德的人。"董安于说："这三个字足够了。"

【原文】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义。"豹曰："敢问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贤豪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译文】　魏文侯派西门豹前去治理邺城，告诉他说："一定要完全成功取得美名传布道义。"西门豹说："我斗胆请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魏文侯说："你去吧！因为没有哪一座城邑没有贤士豪杰雄辩博识的人，没有哪一座城邑没有好宣扬别人缺点，隐瞒别人优点的人。前去一定要访问豪杰贤士，乘机亲近他们；访问雄辩博识的人，要趁此拜他们为师；还要访问那些好宣扬别人短处、掩盖别人长处的人，要伺机详察他们的言论，不能只凭传闻办事。耳朵听到的不如亲眼见到的，眼睛看到的不如伸脚踩到的，伸脚踩到的不如亲手拿来辨别的。人刚到任做官，如同进入昏暗的房间，时间长了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心

明眼亮就可以开始治理，这样的治理就能行得通。”

【原文】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亦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贱，宓子贱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治，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性事情，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译文】　宓子贱治理单父城，弹奏琴曲，身不下公堂而单父得到治理。巫马期也治理过单父城，从星亮出门到星亮回家，日夜不能安居，凡事必定亲自处理，单父也得到治理。巫马期向宓子贱请教这劳逸的原故，宓子贱说：“我这样做叫做用人，你那样做叫做用力。用力的人当然劳苦，用人的人当然轻松。”有人说：“宓子贱可算是位君子，四肢轻闲，不劳耳目，心平气和，但所有公事都办得很好，他只是任其自然罢了。巫马期却不是这样，他损害自己的性情，辛辛苦苦地去宣传教导，虽然也能治理，但还是不能达到所有目标。”

【原文】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语丘所以为之者。”曰：“不齐父其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学矣。中节也，中民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孔子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者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

【译文】　孔子对宓子贱说：“你治理单父得到众人的好评，告诉我你是靠什么做到这一步的。”子贱说：“我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百姓的父亲，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的子女。抚恤所有的孤儿并为百姓的丧事而哀痛。”孔子说：“不错，但这只是小的善行，能使平民亲附，但还不够。”子贱又说：“我当作父亲一样对待的有三人，当作兄长一样对待的有五人，所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人。”孔子说：“当作父亲一样对待的三人，能够用来教育人们尽孝道了；当作兄长一样对待的五人，能够用来教育人们敬爱兄长了；结交朋友十一人，能够以此教育人们互相学习了。这些是中等的善行，中等阶层的人会亲附，但是还不够。”子贱说：“此地百姓中有比我贤明的五个人，我向他们学习，他们都教给我怎样从政治民的方法。”孔子说：“要想使自己成就大事业，关键就在这里了。从前尧、舜清心寡欲放下架子，来观察、了解天下的人才，致力于

招揽贤人。推举贤人，这是各种福佑的根本，也是神灵主宰的要务。可惜啊！子贱所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子贱所治理的地方很大，他的政绩将与尧、舜相继了。”

【原文】　宓子贱为单父宰，辞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许也，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譬如高山深渊，仰之不可极，度之不可测也。”子贱曰：“善，敢不承命乎！”

【译文】　宓子贱将要作单父县令，向孔子辞行。孔子说：“对百姓不要对立拒斥，也不要有所期求便许诺。随便许诺便会失去原则，与他们对立就会闭塞下情。从政的人好比高山深池，仰望它不能看到顶峰，丈量它也测不到底。”子贱说：“对，怎敢不接受老师的教诲呢！”

【原文】　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昼曰：“夫投纶错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其为鱼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鲋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善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译文】　宓子贱将要作单父县令，去拜访阳昼，并说：“你有什么话来赠送我吗？”阳昼说：“我从小贫贱，不懂得治民的方法。只有钓鱼的两点体会，让我拿它送给你吧。”子贱说：“钓鱼的体会怎么样？”阳昼说：“抛下钓丝、投放诱饵，迎上来吞食的鱼，名叫阳桥，这种鱼肉少且味道不美；如果是若隐若现，似食不食的鱼，名叫鲋鱼，这种鱼肉肥厚而味美。”宓子贱说：“讲得好。”在他未到单父城时，在大道上迎接他的官吏来往不断，子贱说：“快赶车走，快赶车走，那阳昼所说的‘阳桥鱼’来了。”于是他到单父后，请出那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并与他们共同治理单父。

【原文】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学焉得习，以是学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饘粥不足及亲戚，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说，而复往见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贱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虽少，饘粥得及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公事

虽急，夜勤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也，斯焉取斯！”

【译文】　孔子的哥哥有个儿子名叫孔蔑，与宓子贱同时在做官。孔子经过孔蔑处，问他说：“自从你做官后，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孔蔑说：“自从我做官后，没有得到什么，但失去的却有三种，这就是：公事缠身，过去所学知识不能温习，因此学习不能够融会贯通，这是一失；俸禄太少，稀饭还不够供给亲戚，亲戚日益疏远了，这是二失；公事繁忙紧张，不能去吊唁死者和探望病人，因此朋友日益疏远了，这是第三失。”孔子不高兴，又前去见子贱，说：“自从你做官后，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子贱说：“自从我作官后，没有失去什么，却得到了这三样：当初记诵的文章，现在实践并推行它，于是学习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这是所得之一；俸禄虽少，可稀饭还能供给亲戚，因此亲戚更加亲近，这是所得之二；公事虽然紧张，夜里常去吊唁死者和探望病人，因此朋友更加亲密了，这是所得之三。”孔子评论子贱说：“这人真是君子啊！这人真是君子啊！鲁国如果没有君子，这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品德呢？”

【原文】　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后之治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会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子强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

【译文】　晏子治理东阿县，过了三年，齐景公召见并责备他说：“我认为你能干，才让你治理东阿，现在你越治越乱，你下去自己反省吧，我准备对你重罚。”晏子对他说：“我请改换方法和措施再治东阿，三年不能治理，请定我死罪。”齐景公答应了他。于是在第二年年终，晏子将东阿县各种情况的统计表册报送朝廷，景公迎上去并祝贺他说：“太好了！你治理东阿县！”晏子对他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县，不接受别人的请托，不受人贿赂，塘堰里的鱼让贫民得利，在那时，百姓没有挨饿的人，但君王反而降罪于我；现在我又治理东阿，请托之风盛行，贿赂上门，还加重赋税，仓库少收藏，以便利左右的人，塘堰里的鱼，都落入权贵之家，在这时，饥饿的人超过了半数，君王却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实在愚昧不能再治理东阿了，请准许我辞职，为贤人让路。”说完拜了又

拜，便要退避出去。齐景公于是起身离座并向他道歉说：“你勉力再治东阿，东阿县就是你的东阿县，我不会再对你进行干预了。”

【原文】　子路治蒲，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

【译文】　子路将要治理蒲邑，他拜见孔子并说：“我愿接受先生的教诲。”孔子说：“蒲邑有很多勇士，又难于治理。但我告诉你，只要遇事恭谨有礼，就能威慑那些勇士；执政宽缓公正，就能容纳民众；自身谨慎廉洁，就能够亲近上司。”

【原文】　子贡为信阳令，辞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顺之，因天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贤，是谓夺也；以贤伐不肖，是谓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谓暴也；取人善以自为己，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吾闻之曰：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谓蔽贤也；扬人之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足亲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伤也；言人之恶者，无所得而有所伤也。故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己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

【译文】　子贡要作信阳县令，去向孔子辞行。孔子说：“努力去做，谨慎从事，顺应天时，不要‘夺’不要‘伐’，不要‘暴’不要‘盗’。”子贡说：“我从小就事奉君子，君子难道会有盗窃的行为吗？”孔子说：“如果用贤人代替贤人，这就叫做‘夺’；用不贤的人代替贤人，这就叫做‘伐’；你的法令松弛但诛杀峻急，这就叫做‘暴’；拿别人的长处当成自己的，这就叫做‘盗’。君子盗窃的，难道一定是钱财吗？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会当官的人，执法利于人民；不会当官的人，歪曲法令来侵害百姓。这都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当官一定要公平，而对钱财一定要廉洁，廉洁公正的操守，是攻不败的。抹杀别人优点的，这就叫障蔽贤路；宣扬别人缺点的，这就叫做小人；在内不相互教导，却在外进行诽谤，这种人是不可亲近的。宣扬别人长处的，自己会有所得而不会有损失；宣扬别人短处的，自己什么也不会得到反而会有损失。所以君子说话要十分谨慎，不要自己抢着先说而让别人后说，说出来的话要经过选择，使口说的和耳听的一样。”

【原文】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汙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译文】　杨朱谒见魏王，说治理天下如同将一件物品在手掌上玩弄一样。魏王说："先生你有一妻一妾都不能管好，三亩大的园子草都不能锄，还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玩弄物品，凭什么呢？"杨朱说："我当然有道理。您没见过那些羊吗？上百的羊成为一群，让五尺高的少年扛着木杖跟随它们，想要羊群向东就向东，想要羊群朝西就朝西。您如果让尧牵着一只羊，让舜扛着木杖跟在羊后面，那么混乱就开始了。我听说，那吞舟的大鱼无法在水池中游动，鸿雁高飞，不会接近污水池。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的志向极远大。黄钟大吕，不能为节拍繁碎的乐舞伴奏，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音节稀疏。能办大事的不一定会办小事，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能在细节上苛求。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原文】　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晋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译文】　景差做了郑国国相。郑国有人冬天趟水过河的，出水后感到小腿寒冷。后来景差路过这里，让侍卫下车载上那人，并用自己的上衣给他盖在身上。晋国的叔向知道此事后说："景差作人家的国相，这样做岂不是太鄙陋了吗？我听说优秀的官吏处在国相职位上，每年三月就修整好沟渠，到十月就建成了桥梁，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都不会打湿脚，何况人呢？"

【原文】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说："该如何治国呢？"李克回答说："我听说治国的方法是：给劳苦的人饭吃，给有功的人俸禄，任用有才能的人，而且赏赐一定要兑现，处罚一定要适当。"魏文侯说："我赏罚都适当，但百姓仍不亲附，是

什么缘故呢？”李克说：“国内大概有无功受禄的多余人吧！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应剥夺这种人的俸禄，以招徕四方的贤士。这种人的父亲有功劳而得到的俸禄，他们的子女无功却要享受。这种人外出就乘高车大马，穿上华美的皮衣，来显示荣华；回到家中就排练各种器乐，使他们的子女也安享逸乐，来扰乱乡里的教化。像这种人，剥夺他们的俸禄用来招致四方的贤士，这就叫做剥夺无功受禄的多余人。”

【原文】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管仲对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谓也？”管仲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道术之士不用矣，此治国之患也。”

【译文】　齐桓公向管仲问道：“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什么？”管仲回答说：“担心社鼠。”桓公问：“这话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那土地神是用木头捆扎后涂上泥做成的，老鼠便寄身在那里面。用烟熏它又恐怕烧坏了木头，用水灌它又恐怕冲坏了那泥饰，这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杀死，是由于土地神的缘故。国家也有社鼠，君主左右的亲信就是。他们在宫内对君主隐瞒一切善恶情况，在宫外就向百姓炫耀他们手握大权。不杀他们就会酿成祸乱，要杀掉他们，他们又被君主所倚重，常常加以保护和豢养。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有一个卖酒的人，他准备的酒具十分清洁，悬挂的酒帘也很高，但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他问邻里的人这是什么缘故，邻里的人说：‘你的狗太凶了，别人提壶进来，准备买你的酒，那狗就扑上来咬人，这就是酒放酸了都卖不出去的缘故。’国家也有猛狗，当权的人就是。有道德学问的贤士，想要求见国君，但当权的人像狗一样扑上去咬他，这种人就是国家的猛狗。左右的亲信是社鼠，当权的人是猛狗，那么有道德学问的贤士就得不到任用了，这就是治理国家所担心的事。”

【原文】　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

【译文】　齐君向晏子问道：“从政的人担心什么？”晏子回答说：“担心好

人坏人分不清。”齐君问：“怎样考察他们呢？”晏子回答说：“审慎地选择身边的亲信，亲信好，那么百官会各自得到适当的人选并且好人坏人也能分清。”孔子知道这件事说：“这话确实不错。好人进用，那么坏人就进不来；坏人进用，那么好人就进不来。”

【原文】　复槁之君朝齐，桓公问治民焉，复槁之君不对，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与民共甘苦饥寒乎？夫以我为圣人也，故不用言而谕。”因礼之千金。

【译文】　复槁的国君朝见齐君，齐桓公问他怎样治理百姓，复槁国君没有回答，而是摸着口角，提起衣襟，按着心口。齐桓公说：“是与百姓同甘苦共饥寒吧？他把我当作圣人，所以认为不用说话就能使我明白。”齐桓公便送他千金之礼。

【原文】　晋文公时，翟人有献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叹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为罪也。”大夫栾枝曰：“地广而不平，财聚而不散，独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说之！”栾枝曰：“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于是列地以分民，散财以赈贫。

【译文】　晋文公的时候，翟族人有进献大狐皮和文豹皮的，文公长叹一声说：“大狐文豹有什么罪过！只因为它们的皮毛而成为罪过。”大夫栾枝说：“土地宽广但不平坦，财物集聚而不分散，难道不是大狐文豹的罪过吗？”文公说：“讲得好！再说下去！”栾枝说：“土地宽广而不平坦，人们就要铲平它；财物聚集而不分散，人们就要争夺它。”晋文公于是划出土地分给百姓，施舍财物来赈济贫民。

【原文】　晋文侯问政于舅犯，舅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古之所谓致师而战者，其此之谓也。”

【译文】　晋文侯向咎犯问如何从政，咎犯回答说：“分熟肉不如分生肉，分生肉不如分土地。割地分给百姓，并增加他们的爵禄。因此君主获得土地，百姓就知道他们也能富足；君主丧失土地，百姓就知道他们会因此贫困。古人所谓单车攻入敌阵挑战的，那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晋侯问于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蚀之，寡人学惛焉，《诗》所谓‘彼日而蚀，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择人，

三曰从时。”

【译文】　晋侯向士文伯问道：“三月初一这天，有日蚀的现象发生，我学业上糊涂，《诗》上所说‘那日蚀发生，有哪件事没办好’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士文伯回答说：“讲的是执政不善。国家政治不好，不用好人，就会从日月的灾害上受到惩罚，所以从政的人不能不小心谨慎。从政只有三条要领罢了：一是便利民众，二是选择贤人，三是顺从天时。”

【原文】　延陵季子游于晋，入其境，曰：“嘻，暴哉国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国乎！”立其朝，曰：“嘻！乱哉国乎！”从者曰：“夫子之入晋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亩荒秽而不休，杂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国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视而不下问，其臣善伐而不上谏，吾是以知其国之乱也。”

【译文】　延陵季子游历到晋国，他进入晋国边界就说：“唉！这个国家的政治太残暴了！”他进入晋国的都城后说：“唉！这个国家的民力已经困乏了！”他拜见晋君，站立在朝廷上说：“嗬！国政太混乱了！”他的随从问道：“先生进入晋国境内的时间不长，为什么对它的评价这样深信不疑呢？”季札说：“是这样。我进入晋国境内后，看到田野荒芜而没人除草，杂草丛生而且长得很高，我因此知道晋国的政治残暴。我进入晋国的都城，看见新修的房屋很差，但从前的房屋华美；新筑的墙低矮，从前筑的墙高大；我因此知道晋国的民力很困乏了。我立身在晋国的朝廷上，晋君长着眼睛却不过问下情，他的臣子个个能言善辩却不劝诫国君，我因此知道晋国国政的昏乱。”

【原文】　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译文】　齐国之所以不如鲁国，是因为姜太公不如伯禽贤明。伯禽与姜太公同时受封并各自到自己的封国去，过了三年，姜太公入朝晋见周天子。周公问他：“你治理国家为何这样快呢？”太公回答说：“尊重贤人，先用疏远的后用亲近的，先立规矩后施仁爱，这是成就霸业的人所走的路。”周公说：“太公的恩泽只能荫蔽他后世五代人。”过了五年，伯禽来朝见天子，周公问：“你治理

国家为何这样艰难？”伯禽回答说：“亲近父母，施政先从宫内开始后及宫外，先施仁爱后立规矩，这是成就王业的人所走的路。”周公说：“鲁君的恩泽能荫蔽后人十代。”因此鲁国后来有行王道的倾向，是因为仁厚；齐国后来有行霸道的倾向，是因为搞武力政治；齐国之所以不如鲁国，是因为姜太公不如伯禽贤明啊！

【原文】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求买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而国莫之服也。

【译文】　齐景公喜好妇女着男子装束，都城的女人都这样穿戴。齐景公派官吏禁止这件事，下令说：“凡是女子打扮成男子的，撕破她的衣服，割断她的腰带。”但是裂衣断带的人到处可见，仍然不能禁止。晏子谒见景公，景公问他：“我派官吏禁止女子穿戴男人的服饰，撕破她们的衣服，割断她们的腰带，但这种人到处可见，仍不能禁止，这是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您在宫内让女人穿这样的服饰，却在宫外禁止这样做，好比在门上悬挂牛头，却要叫人来买马肉一样。您为何不禁止宫内的女人这样穿戴，那样宫外就没人敢这么做了。”齐景公说：“好。”于是命令宫内的女人不准着男装，不到一个月，都城内就没有女扮男装的人了。

【原文】　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毂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译文】　齐国人特别喜好让车子轮轴互相撞击来取乐，禁止不了。晏子担忧这件事，就准备了新车好马，外出与人相撞，并说：“大车轮轴撞击不吉利。大概是我祭神祭祖时不谨慎，起居行为不恭敬吧！”于是他下车丢弃了车马就离开了。后来齐国的人就不再这样做了。所以说：用法令来禁止人，自己却不带头执行，百姓就不肯停止。因此要感化人的心，不如用身教。

【原文】　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

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孔子可谓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有向诸侯赎回奴隶的，可以从官府中领取金钱。子贡向诸侯赎人，但没要那笔钱。孔子知道此事说：“子贡这事就不对了。圣人做事情，能够移风易俗，而且可以对百姓进行教化引导，他的行为并不只是适于自己一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赎人要接受国家金钱，就是不廉洁；不接受金钱，那以后就无力再赎人了。从此以后，鲁国人不会再去赎人了。”孔子真可称得上通达到入化的境界了。所以老子说：“能察见细小事物叫做明。”

【原文】　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自是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违山十里，蠪蛗之声犹尚存耳。政事无如膺之矣。”

【译文】　孔子求见鲁国司寇季康子，季康子不高兴，孔子又去见他。宰予说：“我听先生说过：‘天子、诸侯不来聘请，是不会自己动身的。’现在您这样求见司寇也稍微勤了一点吧！”孔子说：“鲁国国内仗着人多而侵犯别人，仗着武力凌虐别人的现象存在很长时间了，但主管官员却不加治理，聘不聘我，能比这更重要吗？”鲁国人听到这番话后说：“圣人想要国家得到治理，自己何不事先远离刑罚呢？”从此以后，国内没有争斗的事。孔子对弟子们说：“离山十里，蝉鸣之声还在耳边。国家政事好坏没有不像这样发生反响的。”

【原文】　古之鲁俗，涂里之闾，罗门之罗，□门之渔，独得于礼，是以孔子善之。夫涂里之闾，富家为贫者出；罗门之罗，有亲者取多，无亲者取少；□门之渔，有亲者取巨，无亲者取小。

【译文】　古代鲁国的民俗中，涂里人看守里门，罗门人打猎，渔门人捕鱼，特别符合周礼，因此孔子赞许他们。涂里人雇人看守里门，富家为穷人出钱；罗门人打猎所获，让有父母的人多拿，无父母的人少拿；渔门人捕鱼所获，让有父母的人拿大鱼，无父母的人拿小鱼。

【原文】　《春秋》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所谓四民者，士农工商也。”

【译文】　《春秋》上说：“四民收入均平，王道就会兴盛，百姓就会安宁。

所谓四民，就是指士人、农民、百工、商贾。”

【原文】　婚姻之道废，则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兴矣。

【译文】　嫁娶的礼法废弃了，那么男女的结合就混乱了，并且纵欲放荡的邪门歪道也就兴起了。

说苑卷八　尊贤

【原文】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将怀远而致近也。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释父兄与子孙，非疏之也；任庖人、钓屠、与仇雠、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大小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数矣。是故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将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齐、秦必霸也，岂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国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译文】　国君如果想要治理天下并使功名永垂后世，就必须尊重贤人并谦恭地对待他们。《易经》上说：“在上的人谦恭待臣下，那前途就很光明。”又说：“以尊贵的身份谦恭地对待卑贱身份的人，会大得民心。”那英明的君王布施恩德并谦恭地对待臣民，就能使远方民众感怀并使近处百姓亲附。如果朝中没有贤人，就好比鸿雁没有翅膀一样，虽有高飞千里的愿望，也不能达到它所想要飞往的地方。因此，横渡大江大海的人得依靠舟船，要走远路的人得依靠车马，要成就王霸大业的人得依靠贤人。伊尹、吕尚、管仲、百里奚这些人，就如帝王、霸主的车和船。不重用父兄和儿孙，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渔夫、屠户，甚至仇人、仆役、俘虏，并不是讨好他们。因为要掌握国家政权，走建功立业的道路，不得不这样做。又好比手艺高超的建筑师建造宫室，测量宫室的大小就知道所需用的木料，考察劳作量就知道用人多少。所以吕尚受到周文王的聘请，天下的人就知道殷商快要灭亡而周将称王天下；管仲、百里奚被齐桓公和秦穆公任用，天下的人就知道齐国、秦国一定会建立霸业了。这难道只是船和车的作用吗？成就王霸大业固然有人，亡国破家也有人。夏桀任用干莘，商

纣任用恶来，宋王用了唐鞅，齐国用了苏秦，秦始皇用了赵高，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将会灭亡。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好比在夏至那天想要使夜晚变长；又如同对着天空射鱼，想要发出的箭必中；就是虞舜、夏禹那样的君王也要处于困境，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

【原文】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桓公于是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三存亡国，一继绝世，救中国，攘戎狄，卒胁荆蛮，以尊周室，霸诸侯。晋文公用咎犯、先轸、阳处父，强中原，败强楚，合诸侯朝天子，以显周室。楚庄王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据有雍州，攘败西戎。吴用延州来季子，并冀州，扬威于鸡父。郑僖公富有千乘之国，贵为诸侯，治义不顺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贤也。至简公用子产、裨谌、世叔、行人子羽，贼臣除，正臣进，去强楚，合中国，国家安宁，二十余年无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远乎！贤者之厌难折冲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负羁之谏，败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用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视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国家惛乱而良臣见。鲁国大乱，季友之贤见。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忧，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后，邾击其南，齐伐其北，鲁不胜其患，将乞师于楚以取全耳。故《传》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买不可使戍卫，公子遂不听君命而擅之晋，内侵于臣下，外困于兵乱，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贤，而后乃渐变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损也。夫得贤失贤，其损益之验如此，而人主，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见贤，无可奈何矣！若智而见之，而强不能决，犹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乱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以鲁庄公不知季子之贤乎？安知疾将死，召季子而授之国政？授之国政者，是知其贤也。此二君知能见贤，而皆不能用，故宋殇公以杀死，鲁庄公以贼嗣。使宋殇蚤任孔父，鲁庄素用季子，乃将靖邻国，而况自存乎！

【译文】　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微弱，诸侯以武力互相攻伐，都背叛王室而不朝觐。凭仗人多残害人少的，凭仗力量强大劫夺弱小的，南方与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又交相侵犯，中原王室的国运危若游丝。齐桓公于是任用了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等人，保存了三个危亡的诸侯国，一举确立了周襄王

的天子地位，拯救了中原，赶走了戎狄人，后来还威慑南方的强楚，并尊奉东周王室，称霸诸侯。晋文公任用了咎犯、先轸、阳处父，成为中原强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聚会诸侯朝拜周天子，使周王室的地位尊显。楚庄王任用了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战陈国，使郑国顺从，打败强大的晋国，在天下没有对手。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王子廖和由余，占据了雍州，赶走并打败了西戎部落。吴国任用了季札，兼并了冀州，在鸡父与楚国一战，声威大振。郑僖公拥有千辆兵车的富国，自身作为尊贵的诸侯，但施政措施不得人心，终被臣下所杀，其原因在于事先没有得到贤人；到郑简公时，任用了子产、裨谌、世叔、子羽等人，除去奸臣，引进忠臣，驱逐强楚，联合中原邻国，国家得到安宁，有二十多年不担心强大楚国的侵犯。所以虞国有了宫之奇，晋献公因为他而整夜睡不安枕；楚国有了成得臣，晋文公因为他而坐不安席。其影响深远啊！贤人能克服困难挫败敌人。那宋襄公不采用公子目夷的计谋，大受楚国的欺辱；曹君不听僖负羁的劝诫，在戎国战败而死；因此，认真思考《春秋》“五始”的要义，治理乱世的首务，在于审察自身并任用贤人。国家任用贤人就吉祥，任用不贤的人就凶险，考察前代并审视当今时势，那必然如同拼合信符一样密合。这是作国君的人不能不慎重的事。国家昏暗混乱时就能发现良臣。鲁国有庆父制造的大乱，就显现了季友的贤能。鲁僖公继位后任用了季友，鲁国安宁，国内外没有忧患，推行政令达二十一年。季友死后，邾国攻击它的南边，齐国侵犯它的北边，鲁国招架不住这样的祸患，就向楚国求救兵来保全国家。因此《公羊传》说：“祸患的兴起，必定会由此开始。”鲁国不该让公子买外出戍守卫国的边境，公子遂不听国君之命擅自去晋国，鲁君内受臣下侵侮，外被战乱困扰，这是国家削弱招致的祸患。鲁僖公的本性，并非前二十一年总是贤明，其后才逐渐变成不贤的，这是由于季友生前对他有所补益，死后便失去了这种补益。得到贤人与失去贤人，那损失与益处的效验正是这样，但国君对于用人却疏忽大意，很令人痛心疾首。如果国君的智慧不能够识别贤人，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国君的智慧能够发现贤人，却拘泥不能决断，犹豫不能任用，大的损失是自身的死亡，小的损失会乱政倾国，这是特别令人悲哀的事。要说宋殇公不知道孔父的贤能吗？那又怎么知道孔父一死自己也必定会死，而赶去救他呢？赶去救孔父，这就说明他知道孔父是贤人。要说鲁庄公不知道季友的贤明吗？那又怎么解释在病重将死时召见季友并授给他国政呢？授给季友国政，这就说明他知道季友的贤明。这两个国君的智慧能够发现贤人，但都不能在生前任用，因此宋殇公被臣下杀死，鲁庄公因此害了他的继位人公子般。假使宋殇公早就任用了孔父嘉，鲁庄公平时就重用季友，还将安靖邻国，岂止保全自身呢！

【原文】　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百里奚乞食于路，传卖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宁戚故将车人也，叩辕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国。司马喜髌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胁拉齿于魏，而后为应侯。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故诗曰：'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絺绤。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圣主，几行乞丐，枯死于中野，譬犹绵绵之葛矣。"

【译文】　邹阳游说梁孝王刘武，说："伊尹曾经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商汤立他为三公之一，天下安定太平。管仲曾经是成阳（疑"阴"为"阳"字之误）的小偷，天下认为是庸人匹夫，齐桓公得到他，尊他为仲父。百里奚曾在路上讨饭，被人用五张羊皮辗转相卖，秦穆公却把国政交付给他。宁戚曾经是赶车的人，他敲着车辕在大路上边走边唱，齐桓公却把国事委托给他。司马喜在宋国被砍掉双脚，最后却做了中山国国相。范雎在魏国被折断肋骨扯脱牙齿，后来却在秦国被封为应侯。太公望曾经被老妻赶出门，当过朝歌城中屠夫的下手，在棘津驿站做过迎客的仆役，七十岁时帮助周文王，九十岁时被封于齐国。因此有诗说：'连绵不断的葛藤，生长在荒效野外，优秀的工匠得到它，把它当作织葛布麻布的良材。优秀的工匠找不到它，它就会枯死在荒效野外'。这七位贤士，如果不是遇到明君圣主，便会沦为乞丐，枯死在荒野，好比那连绵不断的葛藤一样。"

【原文】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声音之风，感而动乎心。宁戚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而举之；鲍龙跪石而登岸，孔子为之下车；尧舜相是，不违桑阴；文王举太公，不以日久。故圣贤之接也，不待久而亲；能者之相见也，不待试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与之临财分货，乃知其廉也；非必与之犯难涉危，乃知其勇也。举事决断，是以知其勇也；取与有让，是以知其廉也。故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也；见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节见，则百节知矣。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占未发，睹小节固足以知大体矣。

【译文】　眉毛和眼睫毛很细微，相互交接就会表现在面容上。声音的流动变化，可使人心受到感动。宁戚敲击牛角唱着悲凉低沉的歌，齐桓公听到后举用了他；鲍龙跪在石头上攀登陡峭的山，孔子见到为他下车；尧舜互相投合，禅让不移日影；周文王重用姜太公，无须很长时间。所以圣人和贤人的相遇，不用很长的时间就能亲近；有才能的人相见，不用考察就能彼此了解。因此同士人交接，不一定要同他临财分物才知道他的廉洁；不一定要同他身经危难才知

道他的勇敢。看他办事果决明断，因此就知道他的勇敢；看他收受给与能谦让，因此就知道他的廉洁。所以看见老虎的尾巴，就知道它比狸猫大，看见大象的牙，就知道它比牛大；一部分见到了，那么各部分也就知道了。由此看来，凭已经见到的事物能够预测未发现的事物，见到小部分，当然能够了解整体了。

【原文】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禽于越；文公以晋国霸，而厉公以见弑于匠丽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湣王以弑死于庙梁；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故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于沙丘，任李兑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国独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襄王得国。由此观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三面，而夏民从；越王不隳旧冢，而吴人服；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故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则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贼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为相，七十言而说乃听，遂使桓公除报仇之心，而委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纣杀王子比干，箕子被发而佯狂；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自是之后，殷兼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燕校地计众，非与齐钧也，然所以能信意于此者，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镜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举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死，尚如是其厚也，况当世而生存者乎？则其弗失可识矣！

【译文】　大禹凭着夏朝成就王业，夏桀拥有夏朝却自取灭亡。商汤凭着殷商建立王业，商纣拥有殷朝却自取灭亡。阖庐依靠吴国战胜天下没有敌手，但夫差却因此被越王所擒。晋文公靠晋国建立霸业，但晋厉公却因此被臣下杀死在匠丽宫中。齐威王凭着齐国在天下称强，但齐湣王却被吊死在祖庙的梁上。秦穆公凭仗秦国使名号显赫尊荣，但秦二世却被劫杀在望夷宫。这些人都同是君

王，但事迹却不一样，原因就在于用人的不同。因此，成王在年幼时就能使诸侯朝拜，是因为有周公摄政。赵武灵王到五十岁时却饿死在沙丘宫中，是因为任用了李兑。齐桓公得到了管仲，多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管仲死后，任用竖刁、易牙，就身死不能入葬，被天下的人讥笑。一个人的身上，荣耀与耻辱都碰到了，是在于任人的不同。魏国有公子无忌，使失去的国土重新收复；赵国任用蔺相如，秦兵不敢再出函谷关；安陵君任用唐雎，国家便能独立保全；楚国有申包胥，楚昭王便能返国复位；齐国有田单，齐襄王才能拥有齐国。由此看来，国家没有贤能的臣佐和优秀的人才，而要使事业成功树立美名，安定危难延续亡国的，从来都未曾有过。所以国家不求大，要求得民心；臣佐不求多，要求得贤才。得民心的人，百姓追随他；有贤臣辅佐的人，士人归附他。周文王请求废除炮烙酷刑，殷商的民众就顺从他；商汤网开三面，夏朝的民众就顺从他；越王勾践不毁坏吴王的祖坟，吴国人民就归服他；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顺从了民心。意气相投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却能互相感应；品性相同的人，虽未见面却能心里亲近；贤人在本朝站立，那天下的豪杰就会相跟着赶来。凭什么知道会如此呢？可以这样说：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鲍叔牙认为他比自己贤能就举荐他作齐相，进言七十多次齐桓公才听从，终于使齐桓公消除了报仇之心，并将国政托付给他。齐桓公垂衣拱手无所事事，而使诸侯前来朝拜，这全靠鲍叔牙荐人的力量。管仲之所以敢于投靠齐桓公而无自危之心，是由于与鲍叔牙意气相投。纣王杀死王子比干，箕子披发装疯；陈灵公杀死泄冶，邓元离开陈国。从此以后，殷商便被西周吞并，陈国便被楚国消灭，因为他们杀死了比干、泄冶，而失去了箕子与邓元。燕昭王得到郭隗，就使邹衍、乐毅从齐国、赵国赶来，苏子、屈景从东周、楚国赶来，于是兴兵攻打齐国，将齐闵王困在莒城。考较燕国的土地和人口，不能与齐国相当，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意愿并做到这一步，是因为得到了贤士。所以说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永远顺从的百姓；得到贤人就会安定昌盛，失去贤人就会危亡，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明镜能用来照出事物的形状，往古的事能用来察知现在的事。知道厌弃往古君主危亡的原因，却不努力吸取前人用来使国家安定昌盛的经验，那就跟倒退着跑却要想赶上前面的人没有区别。姜太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推举微子的后人立国，并为比干的坟墓加土。圣人对于死去的贤人还如此厚待，何况当代活着的贤人呢？那么这不能丧失贤人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

【原文】　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处虽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合，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译文】　齐景公向孔子问道："秦穆公的国家小，地处偏僻，却能成就霸业，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他的国家虽小，但他的志向远大；虽然地处僻远，但他的政策适中。他办事果断，谋略得当，他的法令不随便制定和更改，他亲自将百里奚从牢狱中选拔出来，与百里奚交谈，三天后就授给他国政。由这里取法，就是成就王业也是可能的，称霸就算小的成就了。"

【原文】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舆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士佐急矣。"

【译文】　有人说："要说齐桓公仁义吗？杀死兄长而继位，不算仁义。要说齐桓公恭谨有节制吗？与妇人同乘一辆车奔驰在都城中兜风，不算恭谨有节制。要说齐桓公操守清白吗？在他的后宫内室中就有不嫁的姑姊妹多人，这不算操守清白。这三样事，是败亡国家的荒淫君主的行为，然而齐桓公全都占有了，但因为得到了管仲、隰朋，就多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使诸侯全都朝奉周王室，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是因为他能得到贤臣的辅佐。失去管仲、隰朋，任用竖刁、易牙，他就身死没人埋葬，尸虫流出门外。为什么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同时承受荣耀与耻辱呢？那是因为他任用的人不同。由此看来，这任用贤臣良佐的事就很急迫了。"

【原文】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与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译文】　周公旦礼待贫困的士人有七十多人，因而天下的士人都来到他那里；晏子以自己同样的衣食来礼待的士人有上百人，因而天下的士人也来到他那里；孔子修炼道德品行，整治礼乐制度，因而天下的士人也来到他那里。

【原文】　伯牙子鼓琴，其友钟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复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非独鼓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

【译文】　伯牙弹琴，他的朋友钟子期听他奏琴。刚弹奏到意在描绘泰山的

乐曲时，钟子期说：“琴弹得真好啊！好像见到巍巍的泰山！”不一会，又弹奏意在描绘流水的乐曲，钟子期又说：“琴弹得真好啊！好像看到了浩浩荡荡的流水！”钟子期死后，伯牙毁琴断弦，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没有值得他为之弹琴的人。不仅弹琴是这样，贤人也是这样，虽有贤人，但没有谁来接待他，贤人又从何尽忠呢？良马不能自己到达千里之远，要等待伯乐的赏识后才能驰骋千里。

【原文】　周威公问于宁子曰：“取士有道乎？”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废者起之，四方之士则四面而至矣。穷者不达，亡者不存，废者不起，四方之士则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间。夫士存则君尊，士亡则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对曰：“君不闻夫楚乎？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王将杀之，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又有士曰苗贲皇，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鄢陵之战；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两棠之战。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杀其父兄，出亡走吴，阖闾用之，于是兴师而袭郢。故楚之大得罪于梁、郑、宋、卫之君，犹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国。由是观之，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无贵乎？”

【译文】　周威公问宁越说：“选拔贤士有方法吗？”宁越回答说：“有的。穷困的士人便使他显达，逃亡的士人便使他生存，废弃的士人便重新起用他，天下的贤士就会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穷困的士人不能显达，逃亡的士人不能生存，废弃的士人不能起用，天下的贤士就会向四面八方叛离而去。城池坚固不能自守，武器锋利不能自保，得到贤士又失去他，一定是有缺失。有贤士存在君王就会尊显，失去贤士君王就会卑弱。”周威公问：“贤士的确重要到如此地步吗？”宁越回答说：“您没有听说楚国的事吗？楚王有士人叫做楚傒胥、丘负客，楚成王想要杀掉他们，他们出逃到晋国，晋文公任用了他们，这就造成晋楚城濮之战；又有士人叫做苗贲皇的，楚共王要杀掉他，他逃亡到晋国，晋厉公任用了他，这又造成了晋楚鄢陵之战；又有士人叫做上解于的，楚王要杀掉他，他逃奔到晋国，晋君任用了他，这就造成晋楚两棠之战。又有士人叫做伍子胥的，楚平王杀死他的父兄，他逃亡到吴国，吴王阖闾任用了他，于是兴兵攻入郢都。所以即使楚国大大地得罪了梁、郑、宋、卫的国君，还不会很快地弄到这一步；这四次得罪了那些士人，就有三次兵败抛尸荒野，一次丢失了它的国都。由此看来，贤士在朝，国家就能保全；失去贤士，国家就会败亡。伍子胥一怒之下就灭亡了楚国，申包胥一怒之下就保存了楚国，贤士难道能不宝贵吗？”

【原文】 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锐者。"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拑者大给利，不可尽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而后求其中焉；马慤愿顺，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发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人才怎样才能选用呢？"孔子说："不要选用好拑制别人的人，不要选用过于好强的人，不要选用快口利舌的人。"哀公问："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好拑制别人的人，过于聪明伶俐，不可完全信用；过于逞强的人，一定想要胜过别人，不可使人效法；快口利舌的人大多夸诞而不实，后来怕不会应验。那弓与箭协调了，然后才能要求它中的；马要老实善良驯服，然后才能要求它是良马；人一定要忠实诚恳、稳重朴实，然后才要求他具有智慧才能。有人如果不忠实诚恳稳重朴实，却富有智慧才能，像这样的人，好比豺狼一样，不能让身子靠近它。因此，先要看他的仁厚诚信，然后再亲近他，如果这人身上又富有智能，然后才可以任用他。所以说：要亲近仁厚的人并发挥他的才能。选取人才的方法，就是观其言而察其行。言语是用来抒发他胸中的情志的，能干事的人，一定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因此要先观察他的言论再考察他的行为。只要用他的言论来考察他的行为，即使是为非作歹的人，也不能掩饰他的实情。"鲁哀公说："好。"

【原文】 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译文】 周公旦代天子执政七年，未做官的读书人带着礼物以师礼求见的有十二人，平民百姓中优先见到他的有四十九人，按时被进用的优秀人才有上百人，受到他教化的士人有上千人，在馆驿中接待来朝见的有上万人。在这个时候，若是周公对人傲慢而且鄙吝，那么天下的贤士就很少有人来见他了；如果有来见的人，那就一定是贪鄙而且空领俸禄不办事的人。空领俸禄不干事的臣子，不能保全君王。

【原文】　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言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译文】　齐桓公在厅堂上设置了照明的火炬，为了对想要前来求见的士人表示礼敬。过了一年，却没有士人来。这时有个城东郊的乡下人以九九乘法来求见，齐桓公说："九九算术哪值得来求见呢？"乡下人回答说："我也并不认为凭九九算术便值得求见，我听说君主在厅堂上设置了火炬来礼待士人，满了一年却没有士人来。士人之所以不来，是因为君主是天下的贤君，四方的士人，都自认为不及君王，所以没有来。这九九算术只是微小的技能，但您还能礼待懂这种技能的人，何况比懂九九算术更有才能的人呢？那泰山不嫌弃土壤石头，江海不拒绝容纳小溪流，所以能成为大山大水。《诗》上说：'古人有句名言，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说的就是要广采多谋。"齐桓公说："讲得好。"于是便礼待他。过了一个月，四方的士人手拉着手一起来到了。《诗经》上说："从堂上到庭阶，从羊到牛。"讲的就是从内到外，从小到大的道理。

【原文】　齐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叹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欤？"弦章对曰："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

【译文】　齐景公攻打宋国，来到岐堤之上，登高而远望，长叹一声说："从前先王齐桓公有战车八百辆，能称霸诸侯；现在我有战车三千辆，却不敢长久地住在此地，难道是因为没有管仲这样的大臣吗？"弦章对他说："我听说，水域宽广鱼就大，君主英明臣子就忠诚。从前有齐桓公，所以有管仲；假若齐桓公在此地，那么车前的臣子尽都是管仲了。"

【原文】　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乘跪而对曰："夫珠玉无足，去此数千里，而所以能来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来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赵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谓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对曰："鸿鹄高飞

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卑；益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

【译文】　赵简子在西河上游玩得很高兴，叹惜说：“怎么能得到贤士并与他在一起游玩啊？”船夫古乘跪下对他说：“那珍珠宝玉没有长脚，离此数千里，却能来到这里，是因为人们喜好它；现在士人有足却不来此，这是因为君主您不喜好他们吧？”赵简子说：“我门下左右食客上千人，早饭不够，晚上就收市场税；晚饭不够，早上就收市场税；还能说我是不好士吗？”船夫古乘回答说：“鸿鹄高飞远翔，它所凭恃的是翅上的健羽。背上的羽毛，腹下的细绒毛，无论长短多少，拔去一满把，不能使它飞得更低；增加一满把，也不能使它飞得更高。不知君主门下左右食客千多人中，真有起健羽作用的呢，或者都是些细绒毛呢？”

【原文】　齐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说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骅骝騏驥，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无以应。

【译文】　齐宣王闲坐，淳于髡陪坐。齐宣王说：“先生可评评我爱好什么？”淳于髡说：“古人的爱好有四种，但君王只爱好其中的三种。”齐宣王问：“古人的爱好同我的爱好相比怎么样？”淳于髡说：“古人好马，君王也好马；古人好奇珍异味，君王也好奇珍异味；古人好女色，君王也好女色；古人好贤士，君王唯独不好贤士。”齐宣王说：“是国内没有贤士，如有的话，我也会喜欢他们的。”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騏驥那样的骏马，现在没有，君王从众多的马中选取，君王是好马的了；古代有豹子大象胎儿做成的美味，现在没有，君王从众多的豹象中选取，君王是好美味的了；古代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君王从众多的美女中挑选，君王是好色的了。君王一定要等待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然后才喜好他们，那么像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也就不喜欢君王了。”齐宣王默不作声，不能回答。

【原文】　卫君问于田让曰：“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缯帛，而

士不至，何也？”田让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诛罪，不可以理避也。犹举杖而呼狗，张弓而祝鸡矣，虽有香饵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译文】　卫君向田让问道：“我用尽千里的土地来封侯，用尽王府中的绫罗绸缎来赏赐，但贤士不来我这里，为什么呢？”田让回答说：“君王您的赏赐，不能凭功劳得到；您的诛罚，不能凭道理逃避。这好比举起木棒唤狗，拉开弓弦呼鸡。虽然有很香的诱饵，却不能唤来鸡狗，是因为它们知道一定会受到伤害。”

【原文】　宗卫相齐，遇逐，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二十有七人而问焉。曰：“士大夫谁能与我赴诸侯者乎？”田饶等皆伏而不对。宗卫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难用也？”饶对曰：“非士大夫之难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卫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饶对曰：“厨中有臭肉，则门无死士。今夫三斗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纨素绮绣，靡丽堂楯，从风而弊，而士曾不得以缘衣；果园梨栗，后宫妇人撩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尝。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于是宗卫面有惭色，逡巡避席而谢曰：“此卫之过也。”

【译文】　宗卫做齐相，遭到斥逐，罢相归家，召集了守门的将尉田饶等二十七人问道：“你们中有谁能跟我去投奔诸侯吗？”田饶等人都俯伏在地上不回答。宗卫说：“为什么士大夫这样容易得到却难以任用啊！”田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难以任用，是你不能用。”宗卫问：“不能用士大夫是什么意思？”田饶回答说：“厨房中有放臭了的肉，那门下就不会有舍命的勇士。现在连那三斗的粮食都不能满足士人，而您池中的大雁和野鸭却有余粮；绫罗绸缎做成华丽的屏风，任风吹坏，但士人竟不能用来做件礼服；果园里的梨子和板栗，后宫的妇人采来投掷取乐，但士人竟不能尝一尝。再说财物本是您所看轻的东西；死亡是士人所重视的事；您不能拿出自己所看轻的财物，却想使士人献出他所看重的生命，岂不是很困难吗？”于是，宗卫脸上现出羞惭的表情，恭敬地起身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

【原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对曰：“卫灵公。”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间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鱼去卫，灵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鱼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

其贤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当今世上，国君数谁最贤？”孔子回答说：“数卫灵公。”鲁哀公说：“我听说他有这样的事：在他的后宫之内，不分姑、姊、妹。”孔子回答说：“我看的是朝廷上的大事，没有看他在后宫之间的事。灵公的弟弟叫做公子渠牟，渠牟的智慧能够治理千乘的大国，他的诚信也能够保住该国，因而灵公喜爱他；又有贤士叫做王林，国内有贤人他一定要引荐并任用，没有不显达的。如果不能显达，他就私下将自己的俸禄分给那人，因而灵公尊重他；又有个贤士叫做庆足，国内有了大事，就任用他来治理，没有不成功的，因而卫灵公喜欢他；史鱼离开了卫国，灵公到馆舍住了三个月，不近声乐，等待史鱼入朝后他才回宫。我因此知道卫灵公的贤明。”

【原文】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译文】　介子推年刚十五就做了楚相，孔子听说这件事，派人前去观察他，那人回来后说：“介子推的走廊下有二十五个才智出众的人，厅堂上有二十五个老人。”孔子说：“集中二十五个人的智慧，就胜过商汤、周武的智慧；集中二十五个人的力量，那就胜过彭祖的力量。以此来治理天下，那一定可以免遭祸难了。”

【原文】　孔子闲居，喟然而叹曰：“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愿闻其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则可；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则可；夫有道又谁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闻之，以众攻寡，而无不消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岂无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译文】　孔子闲居在家，长叹一声说：“羊舌赤如能不死，天下就有安定的时候了！”子路说：“我想听听他为人怎么样？”孔子说：“他少时候机敏好学，壮年时勇敢不屈，老年时有修养并能谦恭待人。”子路说：“他幼小时机敏好学是不错的，壮年时勇敢不屈也不错，但他有修养时又何必屈己待人呢？”孔子说：“你不明白。我听说，以众攻少，没有不攻克的；以尊贵的地位来谦恭地对待低贱的人，没有不得民心的。从前周公旦时，他裁决天下的政事，还礼待贤士七十人，难道他没有修养吗？那是因为他想要得到贤士的缘故。那有修养又能礼待天下贤士的人，真是君子啊！”

【原文】 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为我请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穷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吾未见以国待亡者也；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吾未见以家待亡者也；贫穷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不得贫穷乎？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语，文侯叹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闻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进于此者，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若得以智骄我者，岂不及古之人乎？"

【译文】 魏文侯从中山国逃命到安邑，田子方跟从。太子击遇见他，便下车快步走向前。田子方坐在车上不动，告诉太子说："替我请求国君在朝歌等我。"太子不高兴，便对田子方说："我不明白是贫穷的人高傲呢，还是富贵的人高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穷的人高傲，富贵的人怎么敢高傲？君主傲慢待人就会亡国，我没有见过拥有国家却坐待灭亡的；大夫傲慢待人就会丢失他的采邑，我没有见过拥有采邑却让它丢失的；贫穷的人如果不顺意，穿上鞋就离开，去哪里会得不到贫穷呢？贫穷的人高傲，富贵的人怎敢高傲？"太子击赶上了魏文侯，转告了田子方的话。文侯叹息说："要不是你的缘故，我怎么能听到贤人这番话！我用行动来礼敬子方，所以能与他结交。自从我结交上子方，君臣就更加亲近，百姓更加归附，我因此明白与贤士交友的功效。我想要征伐中山国，就以待武将之礼待乐羊，三年就把中山国攻下献给了我，我因此获得与武将交友的功效。我所以不能比现在稍有进展，是因为我还未见到凭智慧向我表示傲慢的人；假若得到凭智慧向我表示傲慢的人，难道还怕赶不上古人吗？"

【原文】 晋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随会不扶。文侯曰："会，夫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对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谓重死？"对曰："身死，妻子为戮焉。"随会曰："君奚独问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问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随会对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为谋，辨士不为言，仁士不为行，勇士不为死。"文侯援绥下车，辞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愿诸大夫勿罪也。"

【译文】 晋文侯的车子经过平地后上山路，大夫们都上去扶车，随会不扶。文侯问："士会，作臣子的对他的国君如果忍心，他的罪该如何？"士会回答说："他的罪该重死。"文侯问："什么叫做重死？"士会回答说："自己被处死，老婆子女也要被杀。"士会又问："您为什么只问作臣子的对他的君王忍心的怎么办，

却不问作国君的对他的臣子忍心的会怎么样呢？”文侯问：“作君王的对他的臣子忍心的，他的罪过该如何？”士会回答说：“作君王的如对他的臣子忍心，有智谋的人不为他出谋划策；有辩才的人不为他说话，仁爱的人不会跟随他，勇敢的人不会为他效命。”魏文侯扶着车绳下了车，向大夫们道歉说：“我的腰腿有毛病，请各位大夫不要怪罪。”

【原文】　齐将军田聩出将，张生郊送曰：“昔者尧让许由以天下，洗耳不受，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齐辞诸侯之位而不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辞三公之位而佣，为人灌园，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过去君弟，变姓名，免为庶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辞之而实羞之。今将军方吞一国之权，提鼓拥旗，被坚执锐，旋回十万之师，擅斧钺之诛，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骄士。”田聩曰：“今日诸君皆为聩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独教之以圣人之大道，谨闻命矣。”

【译文】　齐国将军田聩率军出征，张生送至郊外说：“从前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洗耳不受，将军知道此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说：“伯夷与叔齐辞去诸侯的职位不做，将军知道这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问：“於陵仲子宁肯辞去楚相的职位而去当佣工替人浇灌园子，将军知道这件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说：“智果不要君主兄弟的名分，改换姓名，情愿做平民，将军知道这件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问：“孙叔敖三次辞去楚相而不后悔，将军知道此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最后说：“这五个大夫，名义上是辞让高位，实际上是为身居高位而感到羞耻。现在将军正掌握一国大权，提战鼓抱令旗，披坚甲执利兵，指挥十万军队，专断刑罚，切记不要把贤士感到羞耻的权势拿来傲慢地对待士人。”田聩说：“今天各位都为我饯行，准备了酒肉，但只有先生用圣人的大道理来指教我，我愿恭敬地接受教诲。”

【原文】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黄，踞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毋乃难乎？”

【译文】　魏文侯接见段干木，站立得疲倦了也不敢休息；到接见翟黄时，高高地坐在堂上与他交谈，翟黄不高兴。文侯说：“给段干木官做他不肯，给他俸禄也不接受；现在你想做官就得到国相的职位，想要俸禄就有上卿的爵位；既然受到我的封赏，又要求我礼敬，岂不太难了吗？”

【原文】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也，士不中间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诗》不去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阳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也。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译文】　孔子到郯国去，在路上遇见程子，停车倾盖长谈了很久。过了一阵，他回头对子路说："取束帛一捆来送给程先生。"子路不作声。过了一阵，又回头告诉子路说："取束帛一捆来赠送程先生。"子路轻率地回答说："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士人不经人介绍相见，女子不经说媒而嫁人，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孔子说："仲由，《诗》上不是说过吗：'野外有蔓生的草，天降下露珠团团呀；有这样一位美人，眉目清秀婉然呀；出乎意料的相遇，正合我的心愿呀！'现在这个程子是天下的贤士，在这一次不赠送礼物给他，恐怕终身也不能再见面了。大节上不能越轨，小节上可以有些出入。"

【原文】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译文】　齐桓公命管仲治理国政，管仲对他说："低贱的人不能管理高贵的人。"桓公就拜他为上卿，但国家还是没有治好，桓公问："这是什么原故？"管仲回答说："贫穷的人不能驱使富有的人。"桓公便将齐国一年的市场税收赐给了他，但国家还是没治理好。桓公问："这是什么原故？"管仲回答说："关系疏远的不能控制关系亲密的。"桓公就尊他为仲父。于是齐国治理得很好，并终于称霸天下。孔子说："管仲这样的贤才，如果不能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使他的国君南面称霸。"

【原文】　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毋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此极非其贵者耳，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

【译文】　齐桓公向管仲问道："我要让酒在杯中放坏，肉在砧板上放臭，这对称霸没有妨害吧？"管仲回答说："这些远不是值得重视的事，这样做对称霸

并无妨害。”齐桓公问：“怎样才会妨害称霸呢？”管仲回答说：“不能识别贤人，妨害称霸；识别了贤人却不使用，妨害称霸；使用了却不委以重任，妨害称霸；重用了而不信任他，妨害称霸；信任他却又让小人干预他，妨害称霸。”齐桓公说：“讲得好。”

【原文】　鲁人攻费刂，曾子辞于费刂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费刂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费刂而数之罪十，而曾子所争者九。鲁师罢，费刂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

【译文】　鲁国人攻打费刂邑，曾子向费刂君告辞说：“请让我出逃。敌寇罢兵后我再来。请暂时不要让猪狗进入我的房子。”费刂君说：“我怎样对待先生的，没有人不知道。现在鲁国人要攻打我，先生却要离开我，我为何还要守护先生的房舍呢？”鲁国人果然攻下费刂邑，还数列了费刂君的十条罪过，其中曾子劝诫过的就有九条。鲁军撤退后，费刂君重修了曾子的房舍，然后迎回曾子。

【原文】　宋司城子罕之贵子韦也，入与共食，出与共衣。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子罕来，复召子韦而贵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韦也，君亡不从，来又复贵之，君独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韦，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复也，尚是子韦之遗德余教也，吾故贵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树以从我者，奚益于吾亡哉？”

【译文】　宋国司城子罕很看重子韦，入门与他吃一样的饭，出门与他穿一样的衣。司城子罕逃亡，子韦没有追随他。子罕返回后，又召来子韦并礼待他。子罕左右的人说：“您如此善待子韦，但您逃亡时他却不追随您，现在回来又重新尊重他，您难道不觉得愧对您的忠臣吗？”子罕说：“我因为没有能听子韦的话，所以造成自己的逃亡；现在我能返回，还是子韦留下的德泽和教诲所致，所以我还要尊重他。再说我逃亡时，我的臣下掩盖车迹拔去标帜来追随我的，对我的逃亡又有什么益处呢？”

【原文】　杨因见赵简主，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走来见。”简主闻之，绝食而叹，跽而行。左右进谏曰：“居乡三逐，是不容众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见过八矣。”简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丑妇之仇也；盛德君子，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见之，因授以为相，而国大治。由是观之，远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译文】　杨因求见赵简子，说：“我住在乡里三次被驱逐，事奉君主五次

离开。听说您喜好士人，所以跑来求见。”赵简子听到这番话停下饮食，长跪膝行。左右的人劝止说：“他住在乡里三次被逐，这是为众人所不容；事奉君主五次离开，这是不忠于主上。现在您要结交的这个人，已出现了八次过错了。”赵简子说：“你们不明白，那美女是丑妇的仇人；有高尚品德的君子，乱世会疏远他；正直的行为，邪恶不正的人会厌恶它。”于是出门接见了杨因，便任他作了国相，因而赵国大治。由此看来，对远近的人，都不能不认真考察。

【原文】　应侯与贾午子坐，闻其鼓琴之声，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贾午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之悲耳。张急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乎良材而卑官之，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哉！”

【译文】　应侯与贾午子同坐，听到那弹琴的声音，应侯说：“今天的琴声多么悲哀啊！”贾午子说：“那弦太紧曲调又低沉，所以使人感到悲哀。琴弦紧张，象征着良材；调子低沉，象征着官职卑微；取用良材却给他卑微的官职，怎能不悲哀呢？”应侯说：“讲得好啊！”

【原文】　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为寡人用之。”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大笑不应。三问，三笑不应。王艴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对曰：“臣非敢以大王语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一奁饭，一壶酒，三鲋鱼，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车，传之后世，洋洋有余。’臣笑其赐鬼薄而请之厚也。”于是王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译文】　十三年，诸侯率领军队将要攻打齐国。齐王听说此事，又忧又怕，召集他的臣子和大夫，告诉说：“有智谋的人请为我出力。”对此，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却不回答。齐王又问他，他又大笑不回答。这样问了三次，他三次大笑都不回答。齐王面带怒容不高兴地说：“先生是把我的话当作戏言吗？”淳于髡对他说：“我不敢把大王的话当作戏言。我笑我邻居祭祀田地，用一小盒饭，一壶酒，三条小鲋鱼，祈祷说：‘让旱地多收小米，水田收谷百车，传给我的后人，粮食大大有余。’我笑他敬奉给鬼神的太少，但祈求的却太多了。”于是齐王就封淳于髡为上卿，赏赐给他千金，战车百辆，参与平息诸侯对齐国的战事。诸侯各国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撤回他们的军队，让士兵休息，终于不敢再攻打齐国。这难道不是淳于髡的力量吗？

【原文】　田忌去齐奔楚，楚王郊迎至舍，问曰：“楚万乘之国也，齐亦万

乘之国也，常欲相并，为之奈何？”对曰：“易知耳。齐使申孺将，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至禽将军首而反耳；齐使田居将，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齐使眄子将，则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而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如是则王仅得存耳。”于是齐使申孺将，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至，禽将军首反。于是齐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将，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田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益王车属九乘，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领齐祛，问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为人，侮贤者而轻不肖者，贤不肖者俱不为用，是以亡也；田居为人，尊贤者而贱不肖，贤者负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眄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是以王仅得存耳。”

【译文】　田忌离开齐国投奔楚国，楚王到郊外迎接他到馆舍。问他说：“楚国是万乘的大国，齐国也是万乘的大国，经常想要相互吞并，对这件事怎么办呢？”田忌回答说：“这容易了解。如齐国派申孺领兵，那么楚国就发兵五万人，派上将军率领军队，一定会提着敌将的首级回师；如果齐国派田居领兵，那么楚国就要发兵二十万人，派上将军领兵，两军不分胜负各自撤退；如果齐国派田盼子率军，那么楚国就要尽征全国兵员，大王亲自率军出征，我跟随前往，相国、上将军作左右司马，这样大王才仅能保全自己。”正在这时，齐国派了申孺领兵攻打楚国，楚国发兵五万人，派上将军率军应战，提取齐军主将的首级回师。于是齐王大怒，就换田盼子率军攻楚，楚国尽征全国兵员，楚王亲自率军出征，田忌跟从前往，相国、上将军作左右司马，增派楚王侍卫车九辆，但楚王仅能免于被擒而已。回到馆舍，楚王面朝北整理好衣袖，恭敬地问田忌说：“为什么先生早就知道这样的结局呢？”田忌说：“申孺的为人，总是轻慢贤士而看不起无能的人，贤人与不贤的人都不愿为他效力，因此会败亡；田居的为人总是尊重贤士而轻视无能的人，贤士能被任用，不贤的人被斥退，因此双方不分胜负各自撤退；田盼子的为人，是既尊重贤士也爱护不贤的人，贤人与不贤的人都能担负责任，因此大王仅能保全自己。”

【原文】　魏文侯觞大夫于曲阳，饮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蹇重举酒进曰：“臣请浮君。”文侯曰：“何以？”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饮之，醳而不让，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也。”

【译文】　魏文侯在曲阳请大夫们饮酒，饮到兴浓时，魏文侯长叹一声说：“我唯独没有豫让那样的人来作我的臣子。”蹇重举酒上前说：“我请求罚您饮酒。”文侯问：“为什么？”蹇重回答说：“我听说这样的话：长寿的父母不了解

什么是孝子；有道的君王不了解什么是忠臣。那豫让的君主又怎么样呢？”文侯说：“讲得好。”接受罚酒一饮而尽并不推辞，说：“那智氏没有管仲、鲍叔这样的人来作他的臣子，所以才有豫让这种人的功绩。”

【原文】　赵简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简子曰：“良臣，人所愿也，又何问焉？”曰：“臣以为无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听则进，否则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难，出在于外，又不能入，亡而弃之，何良之为？若不弃，君安得之？夫良，将营其君，使复其位，死而后止，何曰以来？若未能，乃非良也。”简子曰：“善。”

【译文】　赵简子说：“我想要得到范氏、中行氏的良臣。”史黶问：“用他们作什么？”赵简子说：“任用良臣是君主的愿望，又何必要问用途呢？”史黶说：“我认为范氏、中行氏的灭亡是没有良臣的原故。那事奉君主的人，应该劝诫过错并建议可行之事；宣扬好事并除去不利的事；贡献自己的才能并推举贤人；早晚都要将成败的因果告诉君王使他采纳，如采纳就为他所用，不采纳就隐退。现在范氏、中行氏所谓的良臣，不能纠正、辅佐他们的君主，使君主陷于危难；君主出逃在外，又不能使他返国；君主逃亡后就背弃他，哪算什么良臣？假若他们不背弃范、中行氏，您又怎能得到他们？如果是良臣，将会为他们的君主谋划，使君主复位，死而后已，他们怎么会来投奔您？如果他们不能这样作，又不是良臣了。”赵简子说：“讲得好。”

【原文】　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并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仇之。贤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译文】　子路向孔子问道：“如何治国？”孔子说：“在于尊重贤人并轻视不贤的人。”子路问：“范、中行氏尊重贤人并轻视不贤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败亡呢？”孔子说：“范氏、中行氏尊重贤人却不能信任他们，轻视不贤的人又不能斥退他们；贤人知道他不用自己而怨恨他，不贤的人知道他轻视自己而仇恨他。贤人怨恨他，不贤的人仇恨他，怨与仇一起上前，范氏、中行氏即使想要不亡，能行吗？”

【原文】　晋、荆战于邲，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景公将许之，士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忧未歇

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景公曰：“善。”乃使复将。

【译文】　晋、楚两国在郑国的邲邑交战，晋军大败。荀林父率领残军回师请求处以死罪，晋景公将要答应他，士贞伯说：“不能这样。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国，晋文公还面带忧色，说：‘楚国令尹子玉还在，忧患还未消止。被围困的野兽都还要拼斗，何况是国相呢？’到楚王杀死子玉后，才高兴地说：‘没有谁能害我了！’现在上天可能是给晋国一个大的警告。荀林父事奉君王，晋升时想的是为主尽忠，斥退时想的是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是国家的捍卫者；现在杀了他，这是加重楚国的胜利。”晋景公说：“很好。”就让荀林父又作将军。

说苑卷九　正谏

【原文】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羁合礼。

【译文】　《易经》上说：“辅佐王室的臣子刚正忠直，不是为了自身的原故。”作臣子的之所以要刚正忠直迎着困难去劝谏他的君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要纠正君主的过错，改正君主的失误。君主有过失，那是危国亡身的萌芽；看见君主有过失而不劝谏，是忽视君主的危亡。不关心君主危亡的行为，忠臣是不忍心做的。三次进谏而不被君主采用就可以离开，如果不离开就可能遭杀身之祸。由于进谏而丧身的事，有修养的人不会去做的。因此进谏的方式有五种：一叫正谏，二叫降谏，三叫忠谏，四叫戆谏，五叫讽谏。孔子说：“我赞成用讽谏啊！”君主有过失而不进谏就会危及君主，君主不纳谏要坚持进谏就会危及自身，与其危及君主，不如危及自身。危及自身但最终还不被采用，那进谏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明智的人测度君主的心理，权衡时势，掌握事情的缓急，处置适宜，上不危及君主，下不危及自身。这样进谏对国家来说可使国家无危难，

对自己来说也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从前陈灵公不听泄冶的劝谏并杀死了他，曹羁三次劝谏曹君都不被听取，他于是离开了曹国，《春秋》上的评价虽然讲他们都是贤人，但曹羁更符合礼的要求。

【原文】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而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译文】　齐景公在海上游玩，乐此不倦，六个月不回国。他命令左右的人说："有敢先说回国的，处死不赦。"颜烛趋上前劝谏说："君王您喜欢治理海上，不喜欢治理国内，所以六个月不回去。那国内倘若另有治理国政的人，您将怎么能够在这海上游乐呢？"齐景公拿起长戟就要砍杀他。颜烛趋上前，整理好衣服等着他砍，并说："君王为什么不砍呢？从前有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君王的贤明，不像这两个君主；我的才能，也不像这两个臣子；君王为何不砍呢？拿我来摆在这两个臣子之后成为第三人，不也可以吗？"齐景公高兴了，于是回国去，在半路上听说都城中有人阴谋策划不让他回国。

【原文】　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鼓钟之间，左伏扬姬，右拥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钟鼓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刀，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

【译文】　楚庄王立为国君后，三年不理朝政，还在国内下令说："我讨厌作臣子的屡次劝谏他的国君。现在我拥有国家，建立政权，有来进谏的人就处死罪，决不赦免。"苏从说："享受君王很高的爵位，吃了君王优厚的俸禄，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不劝诫他的国君，就不是忠臣。"于是他入宫进谏。楚庄王站立在钟鼓之间，左手扶着吴女，右手抱着越姬；左边是短衣下裳，右边是上朝的礼服。庄王说："我听音乐还没空闲，听什么谏言呢？"苏从说："我听说；好走正道的人资助多，好享乐的人沉迷不悟的多；好走正道的人粮食多，好享乐的人败亡的多。楚国灭亡的日子快到了，我冒死罪来告诉大王。"楚王说："讲得

好。”于是左手拉着苏从的手，右手抽出护身的短刀，割断吊挂钟鼓的绳子，第二天便拜苏从为国相。

【原文】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不治城郭，曰：“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曰：“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曰：“晋人咎犯也，欲以乐见。”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愿昧死御。”平公曰：“诺。”咎犯申其左臂而诎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画，不峻城阙；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余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

【译文】　晋平公喜好音乐，在国内多收赋税，却不修整城邑，还说：“有敢进谏的人处死罪。”都城的人都为此担忧。有一个名叫咎犯的人，谒见守宫门的大夫说：“我听说君主喜好音乐，因此以乐技求见。”守门大夫入宫告诉晋平公说：“有个晋国人叫咎犯的，想要以乐技求见大王。”晋平公说：“接待他。”咎犯进宫后让他坐在宫殿上，晋平公就叫摆出钟磬竽瑟等乐器。坐了一会，晋平公说：“请客人奏乐。”咎犯回答说：“我不会奏乐，我善于说隐语。”晋平公召集会说隐语的人十二个。咎犯说：“我愿冒死侍奉大王。”晋平公说：“好吧！”咎犯伸出他的左臂，并屈五指，晋平公向隐官问道：“猜猜这是什么意思？”隐官们都说：“不知道。”晋平公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咎犯就伸出他的一根手指说：“这一，说的是大王所游玩之处雕龙画凤，但城邑却得不到修整；这二，说的是大王宫殿的梁柱都披上锦绣，但读书人和百姓却连粗布短衣也没有；这三，说的是玩杂耍的矮人美酒喝不完，但勇士们却受饥渴；这四，说的是百姓面带饥容，但大王的马却享有粮俸；这五，说的是身边的大臣不敢进谏，远方的臣子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晋平公说：“讲得好。”于是撤去钟鼓，废除声乐，便同咎犯一道治理国政。

【原文】　孟尝君将西入秦，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若以鬼道谏我，我则杀之。”谒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闻。”曰：“请客入。”客曰：“臣之来也，过于淄水上，见一土耦人，方与木梗人语。木梗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

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译文】　孟尝君准备西去秦国，宾客们劝谏他上百次仍然听不进去。他说："用人事来劝谏我，我都了解，若用鬼事来劝谏我，我倒要听一听。"接待宾客的侍从进来说："有个客人要告诉您鬼事。"孟尝君说："请他进来。"那客人说："我来的时候，从淄水上经过，看见一个土偶人正与一个木偶人交谈，那木偶人对土偶人说：'你原先是泥土，把你做成了偶人，遇上天降大雨，河水和雨水一齐冲来，你一定会被水泡坏。'土偶人回答说：'我泡坏了就恢复了我的真面目。而你原是东园里的桃木，把你刻成偶人，遇上天降大雨，河水雨水一齐冲来，你一定会顺水漂浮到不知什么地方才会停止。'现在的秦国，是四面险峻的国家，有着虎狼一样的心肠，你如果前去，恐怕会有木偶人一样的灾难。"听了这番话，孟尝君徘徊后退，没有什么话来答对，最后还是不敢西去秦国。

【原文】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译文】　吴王想要攻打楚国，告诉左右的人说："有敢于劝谏的人处死。"舍人中有个名叫少孺子的，想要进谏却又不敢。他就怀揣弹丸拿着弹弓，在后花园游走，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像这样有三个早上。吴王问他："你来，你何苦把衣服打湿成这样？"少孺子回答说："园中有棵树，那树上有只蝉，蝉在高处唱哀歌饮露水，不知道螳螂在它的后面；螳螂弯身附在树枝上想要捕取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它的旁边；黄雀伸长脖子想要啄取螳螂，却不知道弹丸在它的下边。这三种东西，都想要努力获得它眼前的利益，却不顾它身后藏有祸患。"吴王说："讲得好啊！"于是就停止了进攻楚国。

【原文】　楚庄王伐阳夏，师久而不罢，群臣欲谏而莫敢。庄王猎于云梦，椒举进谏曰："王所以多得兽者马也，而王国亡，王之马岂可得哉？"庄王曰："善。不穀知诎强国之可以长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饮诸大夫酒，以椒举为上客，罢阳夏之师。

【译文】　楚庄王攻打阳夏，出师很久都不罢兵，群臣想要劝谏却又不敢。楚庄王在云梦打猎，椒举上前劝谏说："大王之所以能多猎获禽兽，是因为有马。如果大王的国家灭亡了，大王又怎么能得到马呢？"楚庄王说："好。我知道降

服强国可以称霸诸侯，知道获得土地可以成为富国，却忘记了我的百姓不愿为此效力。”第二天楚庄王请所有大夫饮酒，并让椒举作上客，撤回了进攻阳夏的军队。

【原文】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支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支，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齐客茅焦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焦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乃解衣伏质。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译文】　秦始皇母太后行为不检点，与侍卫嫪毐私通，还封嫪毐作了长信侯，为她生了两个儿子。嫪毐专断国事、越来越骄横跋扈，他与左右侍从和皇上的宠臣在一起赌酒作乐，喝得大醉，因言语口角而发生争斗。他怒目大声叱骂：“我是皇帝的继父，穷小子，怎么敢与我作对！”与他争斗的那些人跑去告诉了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嫪毐怕被诛杀，因此制造兵乱，围攻咸阳宫。嫪毐战败，秦始皇就用车拴上他的四肢，车裂了他。秦始皇又将自己的两个幼弟装在口袋中摔死，将皇太后迁徙到萯阳宫，下令说：“敢以太后的事来劝谏我的人，

乱刀砍死，将棘刺铺满他的脊背和四肢，把尸体堆积在城门之下。”因进谏而死的已有二十七人了。齐地人茅焦仍前往求见说：“齐人茅焦愿上殿劝谏皇帝。”秦始皇派使者出宫问道：“你该不是以太后的事进谏吧？”茅焦说：“正是。”使者回宫告诉秦始皇说：“果然是以太后的事进谏。”始皇说：“快去告诉他，你没有看见城门下堆积的死人吗？”使者这样问茅焦。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现在死去的人已有二十七个了，我这次要来的原因，是想要补足这个数罢了。我不是怕死的人。您赶快入宫禀告皇帝。”京城中和茅焦同在一起吃住的同乡，全都背上他们的衣物逃走了。使者入宫将此情况禀告了秦始皇，秦始皇大怒说：“这人故意来违犯我的禁令，赶快烧起鼎锅用沸水煮死他！这样看他怎么能堆积在城门之下去充数？赶快召他入宫。”秦始皇按剑而坐，气得口翻白沫。使者召茅焦入宫，茅焦不肯快走，双脚像在快走，实际上是脚换脚地向前移动。使者催促他，茅焦说：“我到了前面就要死了，难道你不能容忍我多活一会吗？”使者很是为他哀痛。茅焦到了皇帝跟前，拜了两拜，起身谒见致辞说：“我听说：长寿的人不忌讳死亡，拥有国家的人不忌讳败亡。忌讳死亡的人不会因此活着，忌讳败亡的人不会因此保全。死生存亡这样的道理，是圣明的君主迫切想要知道的，不知陛下想要知道这些吗？”秦始皇说：“这话什么意思？”茅焦回答说：“陛下有狂乱违理的行为，陛下自己不知道吗？”秦始皇说：“指什么事？我想听听。”茅焦说：“陛下车裂继父，有嫉妒心；用口袋摔死两个弟弟，有不仁慈的名声；将母亲撵到𫐄阳宫，有不孝的行为；放棘刺在进谏人的身上，有夏桀殷纣一样的暴政。现在全国都知道这些事，人心涣散无人再心向秦朝。我恐怕秦朝将亡，很替陛下担忧。我要说的话已全都说完了，请让我服刑吧。”于是他就解开自己的衣服，伏身在刑具上。秦始皇走下殿来，左手拉起他，右手挥退左右的人，并说：“赦免他！先生请穿上衣服，从今天起我愿意向你请教。”于是就立茅焦为仲父，封他上卿的爵位。秦始皇立即驱驾千乘万骑，留下辇车左方位置，亲自前往𫐄阳宫，迎接太后回到咸阳。太后十分高兴，便大办酒宴款待茅焦。到敬酒时，太后说：“违抗错误旨令而使之正确，让败坏的事情重新成功，安定秦国的政权，使我母子又能相聚，全是茅君的力量啊！”

【原文】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则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士负水者平，本负绳者正，君受谏者

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涂，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

【译文】　楚庄王建筑高层楼台，到千里之外去运石头，百里之外去运土，做工的人中有携带三个月粮食的。大臣中劝谏此事的七十二人，都被处死了。有个名叫诸御己的人，在离楚国都城百里远的地方耕地，他对耕地的同伴说：“我准备入宫求见楚王。”他的同伴说：“凭你自身吗？我听说，游说君主的人，都是些坐享安闲的人，但他们去了便是送死。现在你只不过是山野之民罢了。”诸御己说：“你与我一块耕地，那是比力气；至于游说君主，我就不愿与你比智慧了。”于是他丢弃了那耕地的农具便入宫求见庄王。庄王对他说：“诸御己上前，你是准备进谏吗？”诸御己说：“君王自有原则可用，自有法令可行。况且我听说，土受水就会平坦，木受绳就可取直，君王纳谏就会圣明。君王建筑高台，千里运石，百里运土，百姓们得罪受刑，鲜血铺成了大路，这样都没人敢进谏，我怎么敢进谏呢？不过我虽很愚昧，也私下听说过从前的事：虞国不听宫子奇的劝谏而被晋国吞并；陈国不听子家羁的劝谏而被楚国吞并；曹国不听僖负羁的劝谏而被宋国吞并；莱国不听子猛的劝谏而被齐国吞并；吴国不听伍子胥的劝谏而被越国吞并；秦国不听蹇叔的话遭到覆没的危险；夏桀杀了关龙逢却让商汤得了天下；商纣杀了王子比干却让周武王得了天下；周宣王杀了杜伯而使周王室卑弱。这三位天子、六个诸侯，都是不能尊重贤人信用辩士的话，因此身死国亡。”他说完便急步退出。楚王立即追上他，说：“己，你回来吧！我将采用你的谏言。先前劝说我的那些人，他们的言论既不能打动我的心，又把危言强加给我，所以都是来送死；现在你的言辞能够打动我的心，又不把危言强加给我，因此我准备采用你的谏言。”第二天楚王下令说：“有能入宫劝谏的人，我将与他结成兄弟。”于是停建高台并免除了百姓的劳役。楚国人歌颂诸御己道：“砍柴啊割草啊！没有诸御己，至今无后代啊！割草啊砍柴啊，没有诸御己，至今无人烟啊！”

【原文】 齐桓公谓鲍叔曰："寡人欲铸大钟，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敢问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围谭三年，得而不自与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剉令支而反者，武也；吾为葵丘之会，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国，寡人不受者，义也；然则文武仁义，寡人尽有之矣。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君直言，臣直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坛场之上，诎于一剑，非武也；婬娣不离怀衽，非文也。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除君过言，天且闻之。"桓公曰："寡人有过，子幸记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几有大罪，以辱社稷。"

【译文】 齐桓公对鲍叔说："我想铸造一口大钟，来显示我的名声。我的作为，难道比尧舜差吗？"鲍叔说："请问大王的作为？"齐桓公说："从前，我围困谭国三年，灭了它而不自我夸耀，这就是'仁'；我北伐孤竹国，消灭令支国而凯旋，这就是'武'；我召集蔡丘的会盟，以此来平息天下的战事，这就是'文'；诸侯携带美玉来朝拜的有九个国家，我没有接受，这就是'义'。这样，文武仁义我全都具备了，那么我的作为难道会亚于尧舜吗？"鲍叔说："大王说得很直率，我也直率地回答。从前，公子纠为兄应居王位你却不谦让，这不是'仁'；违背先祖姜太公的遗言去侵犯鲁国，这不是'义'；在会盟台上，屈服于曹沫的一把剑，这不算'武'；姊妹侄女不离怀抱，这不是'文'。凡是到处做了不好的事，自己还不知道的人，即使天不降灾，也一定会有人祸。天虽在最高处，但它却能听到地上的事。收回您错误的话，上天也将会听到的。"齐桓公说："我有过错，幸亏您记住了它，这是国家的福气；如果不是您赐教，我几乎犯下大的罪过，使国家受辱。"

【原文】 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人君游者，尽以亡其国。愿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台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为绝我游乎？"怒而击之。于是令尹子西驾安车四马，径于殿下，曰："今日荆台之游，不可不观也。"王登车而拊其背曰："荆台之游，与之共乐之矣。"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曰："臣不敢下车，愿得有道，大王肯听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若司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谀臣也。愿大王杀臣之躯，罚臣之家，而禄司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听公子，独能禁我游耳。后世游之，无有极时，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后世易耳，愿大王山陵崩□，为陵于荆台，未尝有持钟鼓管弦之乐而游于父祖之墓上者也。"于是王还车，卒不

游荆台，令罢先置。孔子从鲁闻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于十里之前，而权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译文】　楚昭王想要到荆台游玩，司马子期进谏说：“到荆台游玩，左有洞庭湖的波涛，右有彭蠡口的江水，南望是猎山，下临方淮河，在那里玩乐能使人忘却年纪、忘却生死。国君去游玩的，都因此亡国。希望大王不要前去游玩。”楚昭王说：“荆台是我的地方，有这样的地方就该去游玩，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去游玩呢？”于是生气打了他。这时，令尹子西驾好四匹马拉的安车，径直来到宫殿下，说：“今天到荆台去游玩，不能不去观赏。”楚昭王上车拍着他的背说：“到荆台游玩，我与你共同享受这种乐趣。”子西让马行走了十里路，拉住马缰停了车，说：“我不能下车跪拜，只希望能说几句话，不知大王肯听听吗？”楚昭王说：“只管说吧！”令尹子西说：“我听说，作臣子的忠于他的君主的，拿官爵俸禄来赏赐他是不够的；作臣子的阿谀他的君主的，用刑罚来惩处他也是不够的。像司马子期这样的人，是忠于君主的；像我这样的人，是谀臣；请大王杀死我，惩罚我的家人，并给司马子期加赐俸禄。”楚昭王说：“如果我能停止游玩，听从你的劝谏，也只能禁止我自己游玩罢了。后人肯定还会来游玩荆台的，而且不会有完结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令尹子西说：“想要禁止后世的人来游玩是容易的，请大王驾崩之后，在荆台修筑陵墓。因为从古到今，还未曾有过带着钟鼓管弦等乐器到祖先的坟墓上游玩的人呢。”于是楚昭王驱车返回，终于不去荆台游玩，并且命令撤去先前的一切准备。孔子在鲁国知道这件事后，说：“真好啊，令尹子西，他在十里之外劝谏楚王，还能考虑到百代之后。”

【原文】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保申谏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及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匍伏，将笞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讬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于王，无负于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闻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趋出，欲自流，乃请罪于王。王曰：“此不穀之过，保将何罪？”王乃变行从保申，杀如黄之狗，折箘簬之矰，逐丹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保申敢极言之功也。萧何、王陵闻之，曰：“圣主能奉先世之业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为法。”

【译文】　楚文王得到名叫如黄的猎犬和箘簬二竹做成的箭，以此在云梦打

猎，三个月不回宫；他得到丹阳的美女，淫乐不止，有一年时间不理朝政。保申进谏说："先王占卜，认为我做保官吉祥。现在大王得到如黄猎犬、箘簬竹箭，在云梦打猎三月不归；及至得到丹阳美女，淫乐不休，有一年不理朝政；大王的罪过应当受笞刑，爬在地上！我将要用竹片打大王。"楚文王说："我已不是小孩，现托身于诸侯之列，希望变更一种方式惩罚，不要受笞刑。"保申说："我秉承先王的遗命，不敢废除；大王不接受笞刑，这就是要废除先王的遗命。我宁肯得罪大王，也不能有负于先王。"楚文王说："好吧。"于是保申为楚文王铺好卧席，文王伏在上面，保申捆了细竹条五十根，跪下后放在文王的背上。这样做了两次，对文王说："可以起来了！"楚文王说："这已同样有了受笞刑的名声，还是真的用刑吧！"保申说："我听说受杖刑这件事，君子感到羞耻，小人感到疼痛。羞辱他不能使他改变，让他疼痛又有什么益处呢？"保申急步出宫，想要投江自尽，以向楚王请罪。楚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保官哪有什么罪！"楚文王于是改变行为依从保申的话，杀了如黄猎犬，折断箘簬竹箭，赶走丹阳美女，致力于治理楚国，兼并小国三十个。使楚国疆士扩大到现在这样，是保申敢于极力劝谏的功劳。萧何、王陵听到这段史事后说："圣主能继承先王的事业并以此成就功名的，那只有楚文王吧！因此天下的人赞扬他，至今明主忠臣孝子还以他为榜样。"

【原文】　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对曰："君为驰底之台，上可发千兵，下可以陈钟鼓，诸侯闻君者，亦曰：'奚以敬台？奚以敬民？所敬各异也。"于是平公乃罢台。

【译文】　晋平公派叔向访问吴国，吴国人装饰了大船来迎接他。船左五百人，船右五百人；一边是穿豹皮绣衣的，一边是穿狐皮锦衣的。叔向回国后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晋平公，平公说："吴国快要灭亡了吧！为什么这样看重舟船？又用什么来看重百姓？"叔向对他说："君王您修建驰底高台，上面可以发兵千人，下面可以陈列钟鼓器乐，诸侯知道君王这样，也会说：'为什么这样看重高台？又用什么来看重百姓？'看来只是各自重视的对象不一样。"于是晋平公就停止建造驰底高台。

【原文】　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乃有宿笑"。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

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

【译文】　赵简子领兵要攻打齐国，命令说：军队中如有人敢劝谏的处死罪。一个披着盔甲的武士名叫公卢，远远望着赵简子大笑。赵简子问：“你笑什么？”公卢回答说：“我是想起了一个不久前发生的笑话。”赵简子说：“如能解释清楚就算了，不能解释清楚就处死。”公卢对他说：“那是正当采桑的时候，我邻居家丈夫和妻子一起到田里去，那丈夫看见桑林中有个女子，便前去追她，没有追上，返回家中，他的妻子一怒而离开了他。我笑那人的荒唐。”赵简子说：“现在我攻打别国却丢掉自己的国家，这是我的荒唐。”于是撤军回国。

【原文】　景公为台，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君不胜欲为台，今复欲为钟，是重敛于民，民必哀矣。夫敛民之哀，而以为乐，不祥。”景公乃止。

【译文】　齐景公建造高台，台建成后，又想要铸造大钟。晏子劝谏说：“君王您本承担不起造台的费用，现在又想要铸造大钟，这是加重对百姓的聚敛，百姓一定痛苦。集中百姓的痛苦，拿来自己享乐，不会吉祥。”齐景公就停止了铸钟。

【原文】　景公有马，其圉人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令知其罪而杀之。”公曰：“诺。”晏子举戈而临之曰：“汝为吾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人，闻于四邻诸侯，汝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译文】　齐景公有匹马，被他的马夫杀死了。齐景公大怒，操起长戈准备亲自去杀那马夫。晏子说：“这样他会不知道自己的罪过而死去，请让我替您数说他的罪过，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过再杀死他。”齐景公说：“好吧。”晏子举起长戈对马夫说：“你为我们国君养马却将马杀死，你的罪该死；你使我们国君因为马的原故而杀养马人，你的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国君因为马的原故而杀人，传到四邻诸侯，你的罪又该死。”齐景公说：“先生放了他，先生放了他！不要因此伤害了我仁爱的名声。”

【原文】　景公好弋，使烛雏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雏有罪，请数之以其罪，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雏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烛雏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

【译文】　齐景公喜好弋射禽鸟，派烛雏掌管禽鸟但禽鸟却飞走了。齐景公大怒，要杀死烛雏。晏子说："烛雏有罪，请让我把他的罪过数说给他，然后再杀死他。"齐景公说："行。"于是晏子就把烛雏叫到齐景公的面前数说他的罪过，说："你为我们国君掌管禽鸟却丢失了它们，这是一重罪；使我们国君因为鸟的原故杀人，这是二重罪；使诸侯知道这件事，认为我们的国君看重禽鸟而轻贱士人，这是第三重罪。"晏子数说完烛雏的罪过，就请景公杀死他。齐景公说："算了吧！"没有杀烛雏还向他致歉。

【原文】　景公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晏子睹裔欬而问曰："君何故不朝？"对曰："昔者，君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见，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发，乘六马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赐，得率百姓以守宗庙，今见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犹可以齐于诸侯乎？"晏子对曰："君无恶焉。臣闻之，下无直辞，上有隐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辞，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请赏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谏。"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资无正，时朝无事。

【译文】　齐景公大白天披头散发，乘坐六匹马拉的车子，带上妇人，将要出后宫。刖跪打马让他返回后宫，说："您不像我的国君。"齐景公感到羞惭而不上朝。晏子看见裔欬问他说："国君为什么不上朝？"裔欬回答说："前不久，国君大白天披头散发，乘坐六匹马拉的车子，带着妇人，将要出后宫，刖跪打马让他返回，并说：'您不像我的国君。'国君羞惭而返，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外出，因此他不上朝。"晏子入宫求见，齐景公说："前几天，我有过错，披头散发，驾乘六马将要出后宫，刖跪打马让我返回，还说：'您不像我的国君。'我依靠着你和大夫们的辅佐，能够统领百姓并保住国家，现在却被刖跪侮弄，有辱国家，我还可以同诸侯一样平起平坐吗？"晏子回答说："国君不要记恨这件事。我听说：下面没有直言，上面必定有昏君；百姓讲话忌讳多，国君就有骄奢的行为。古时候，明君在上，下面就有直言；君主好善，百姓讲话就没有忌讳。现在国君行为有了过失，而刖跪有直言，这是国君的福气，所以我来庆贺。请求奖赏刖跪，以显示君王好善；要礼待刖跪，以显示君王能够纳谏。"齐景公笑着说："这样行吗？"晏子说："当然行。"于是齐景公下令增加刖跪一倍的财产并不得征税。当时朝中平安无事。

【原文】　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前驱报闾，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报闾，曰："君至。"司马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邱据之家。"前驱报闾，曰："君至。"梁邱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君子曰："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译文】　齐景公深夜饮酒，转移到晏子家去，前面的使者向晏子家守门人通报说："国君驾到。"晏子披上礼服，立在门口说："诸侯该不是有什么事情吧？国家该不是有什么变故吧？君王为什么不顾早晚在夜里驾临呢？"齐景公说："美酒的味道、金石的乐声，想要与先生同乐共享。"晏子回答说："那铺设坐席，陈列器皿的有专人，我不敢参与这件事。"齐景公说："转移到司马穰苴家中去。"前面的使者通报给守门人说："国君驾到。"司马穰苴披甲戴盔，手拿长戟站立在门口说："诸侯该不是有战事吧？大臣中该不是有叛乱的吧？君王为何不顾早晚在夜里驾临呢？"齐景公说："美酒的味道、金石的乐声，我愿与将军共同享受。"司马穰苴回答说："那铺设座席，陈列器皿的有专人，我不敢参与其中。"齐景公说："转移到梁邱据家中去。"前面使者通报守门人说："国君驾到。"梁邱据左手拿瑟，右手擎竽，唱着歌迎上前来。齐景公说："今夜我饮酒真快乐啊！如果没有晏子、司马穰苴那两个人，怎么能治理好我的国家？如果没有梁邱据这位臣子，怎么能使我身心快乐呢？"君子说："贤能圣明的君王，都有好的朋友，没有贪图享乐的臣子，景公不能达到这一步，因此这两种人都任用了，只能不亡国。"

【原文】　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败吴于姑苏，伤阖庐指。军却，阖庐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勾践杀而父乎？"夫差对曰："不敢。"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三年，伐越，败越于夫湫。越王勾践乃以兵五千人栖于会稽山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其后五年，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不可。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腹心之疾，

齐犹疥癣耳，而王不先越，乃务伐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遂与邹、鲁之君会以归，益疏子胥之言。其后四年，吴将复北伐齐，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辞伪诈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盘庚》曰：‘古人有颠越不恭，劓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愿王释齐而先越，不然，将悔之无及也已。”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谓其子曰：“吾谏王，王不我用，吾今见吴之灭矣，女与吾俱亡，无为也。”乃属其子于齐鲍氏，而归报吴王。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其怨望猜贼，为祸也深。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计谋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徼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齐也，乃属其子于鲍氏。夫人臣内不得意，外交诸侯，自以先王谋臣，今不用，常怏怏，愿王蚤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谗臣宰嚭为乱，王顾反诛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时，诸子弟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吴国与我，我顾不敢当，然若之何听谗臣杀长者？”乃告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著之吴东门，以观越寇之灭吴也。”乃自刺杀。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乃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后十余年，越袭吴，吴王还与战，不胜，使大夫行成于越，不许，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译文】　吴国依靠伍子胥、孙武的计谋，往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往北威慑到齐、晋两国，往南攻打越国。越王勾践领兵迎击，在姑苏山打败吴军，击伤了吴王阖庐的脚大趾。吴军撤退，阖庐对太子夫差说：“你会忘记勾践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天夜里，阖庐死去。夫差立为吴王后，任伯嚭为太宰，演习战斗射技，三年后攻打越国，在夫椒山打败越军。越王勾践率领残兵五千人困守在会稽山上，派了大夫文种送了很多礼物给吴国太宰伯嚭，要求和谈，愿意交出整个越国，从上到下作吴国的奴婢。吴王准备答应越王的求和。伍子胥劝谏说：“越王为人能忍受艰苦，现在大王不灭越国，以后一定要后悔的。”吴王不听，采用了太宰伯嚭的计谋，与越国讲和。在那以后五年，吴王听说齐景公死后大臣们争宠，新继位的国君幼弱，就率军北上攻打齐国。子胥劝谏说：“不能这样。勾践吃饭不上两个菜，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而且善于

用人。这个人不死，一定成为吴国的祸患。现在的越国好比心腹内脏的疾病，齐国只不过是皮肤上的一些疮癣罢了，但大王不先取越国，却要全力伐齐，岂不是大错吗？”吴王不听他的，还是去攻打齐国，在艾陵大败齐军，于是与邹、鲁两国的国君会盟后才回国。从自以后，吴王更少听取伍子胥的意见。在那之后四年，吴国准备又要北上攻打齐国。越王勾践采用子贡的计谋，就率领他的部队来帮助吴，并用贵重宝物来进献给太宰伯嚭。伯嚭既然多次受到越国贿赂，他更特别地宠爱信赖越国，日夜在吴王耳边为越国说好话。吴王完全相信并采用了伯嚭的计谋。伍子胥劝谏说：“那越国是心腹之患，现在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伪、善狡诈而去算计齐国，即使攻破齐国也好比得到石头田，没有什么用处。《盘庚》上说：‘人们如有狂乱越轨不恭的行为，就用刑法灭绝他们，使他们不能留下后代，也不要让他们在新的地方生息蕃衍。’这就是殷商兴盛的原因。希望大王放弃伐齐而先灭越吧！不然的话，将会后悔也来不及的。”吴王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子胥对他的儿子说：“我劝谏大王，大王不采用我的话，我现在眼看吴国将要灭亡了，你与我一起死亡是不值得的。”于是便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然后就回报吴王。太宰伯嚭已与伍子胥有了仇怨，便在吴王面前进谗言说：“伍子胥为人，刚愎暴躁，少有对别人感恩的，他有怨恨猜忌，将为祸不浅。前些日子，大王想要攻打齐国，子胥认为不行，大王后来伐齐并取得大功，伍子胥的计谋不被采用，便反生怨恨。现在大王又要攻打齐国，子胥专横刚愎强力劝谏，诋毁做这件事，希望吴国失败，来证实他的计谋高人一筹。现在大王亲自前去，尽发国内军队来攻打齐国，子胥的劝谏不被采用，便停下来装病不走，大王不可不防备，此人制造祸患并不困难。况且我派人暗中监视他，他出使齐国时，已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鲍氏。作为臣子在国内不得志，在外结交诸侯，自认为是先王的谋臣，现在不受重用，心中常怀不满，希望大王及早考虑这件事。”吴王说：“没有你这番话，我也怀疑他。”于是派使者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说：“你用这把剑自尽。”子胥说：“唉！谗臣太宰伯嚭制造祸乱，大王反而要诛杀我。我使您的父亲称霸，又在你立为太子时，王子们争位，我冒死在先王面前为你力争，几乎不能得立。你已立为太子，要分吴国给我，我却不敢承受。但你为何要听奸臣的话来杀害长辈啊！”他便告诉他的门客说：“一定要在我的坟上栽棵梓树，让它长大成材。并取下我的眼睛，挂在吴都东门上，让我看着越寇灭亡吴国。”于是伏剑自杀。吴王听说后大怒，就取来伍子胥的尸体用鸟形的皮革袋子装起来，飘浮到江中。吴国人怜惜他，就在江边山上为他建立了祠堂，因此取名叫胥山。此后十多年，越国袭击吴国，吴王回师与越军交战，不能取胜，派大夫到越国求和，越王又不答应。吴王将要自尽时说：“我因为不听子胥的话才弄到这一步。如果死去的人无知也罢，死去的人如果有

知，我有何面目去见子胥呢！”于是他用丝棉蒙盖脸面，然后自刎而死。

【原文】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简公曰：“田常与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虽叛而危之，不可，愿君去一人。”简公曰：“非细人之所敢议也。”居无几何，田常果攻宰予于庭，贼简公于朝。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译文】　齐简公有个臣子名叫诸御鞅，他劝谏简公说：“田常与宰予这两个人互相间十分憎恨，我担心他们会互相攻杀。互相攻杀虽然不会勾结在一起但危害国家，不能这样，希望君王斥去其中一人。”齐简公说：“这不是你应该议论的事。”过了不多久，田常果然在宫庭攻杀宰予，在朝廷杀害齐简公。齐简公长叹一声说：“我不听御鞅的话，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祸患。”因此忠臣的话，不能不深思。

【原文】　鲁襄公朝荆，至淮，闻荆康王卒，公欲还。叔仲昭伯曰：“君之来也，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为还？”大夫皆欲还，子服景伯曰：“子之来也，为国家之利也，故不惮勤劳，不远道涂，而听于荆也，畏其威也。夫义人者，固将庆其喜而吊其忧，况畏而聘焉者乎？闻畏而往，闻丧而还，其谁曰非侮也？芈姓是嗣，王太子又长矣，执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说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后人。其仇滋大，以战小国，其谁能止之？若从君而致患，不若违君以避难。且君子计而后行，二三子其计乎？有御楚之术，有守国之备，则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译文】　鲁襄公前去朝见楚王，到了淮水，听说楚康王已死，鲁襄公想要转回去。叔仲昭伯说：“国君这次来，是因为楚王的声威，现在楚王虽死，但他的声威还未失去，为什么要回去呢？”大夫们都想要回去，子服景伯说：“你们这次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所以不怕辛勤劳苦，不辞路途遥远，而听命于楚王，这是畏惧他的威势。那信守节义的人，本来就该庆贺他人的喜事并吊唁别人的丧事，何况是因畏惧才聘问别国的呢？知道畏惧而前往，听说死亡而返回，那谁说不是一种轻侮呢？楚国是有继承人的，楚王太子已长大，执政的人未更换，他们事奉国君处理政事，希望消除受到的轻侮，以安定继位的国君，并昭告后人。这样仇恨便会增大，若因此攻伐小国，那谁能抵卸得了？与其顺从国君而造成祸患，不如违抗国君以躲避灾难。再说君子应认真计划后才行动，你们几个认真计划过吗？如有抵御楚国的方法，有守卫国土的准备，那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不如还是前去。”这样，鲁襄公终于还是前往楚国。

【原文】　孝景皇帝时，吴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闻之，为书谏王，其辞曰："君王之外臣乘，窃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地，方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诛以直谏，故事无废业，而功留于万世也。臣诚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诚愿大王少加意念侧怛之心于臣乘之言。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且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而重惊之，系方绝而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诚能用臣乘言，一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如重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保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无益也，不如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救火也。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于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从来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绳久之，乃以絜木。水非石之钻，绳非木之锯也，而渐靡使之然。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于蘖，可引而绝，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长，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行恶为非，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诚愿大王熟计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吴王不听，卒死丹徒。

【译文】　汉孝景皇帝时，吴王刘濞造反，梁孝王中郎枚乘知道了这件事，便写信劝谏吴王。那信中说："我本是君王的外臣，曾听说能保全自己的人一定兴盛，不能保全自己的人一定败亡。虞舜没有立锥之地，却享有天下；大禹没有十户民众，却称王于诸侯；商汤、周武王的国土，方圆不过百里，能上不蔽日、月、星的光明，下不伤百姓的心，是因为有成就王业的方法。因此父子之间的关系准则，是出于人的天性。忠臣不怕被诛杀仍要直谏，所以事业不会荒废，功劳可以留传万世。我诚恳地希望披露真心，献出一片愚忠，恐怕大王不能采用我的意见。我真诚地希望大王对我怀着忧伤之心所说的话稍加留意。那用一根丝线的负荷力，来系千钧的重物，上面悬挂在无限高的地方，下面垂在不可测量的深渊中，即使是十分愚蠢的人，也知道为它将要断绝而担心。马受到惊骇而又再次惊吓它，系物的绳子快要断时又给它加重压力。绳子从空中断

绝，不能再结上，坠入深渊中，难以再拔出。它能拔出与不能拔出，其间差距是极微小的。大王如果真能采用我的话，一旦实行必定会得到解脱。如果一定要按所想的去做，那危险就像垒蛋一样，比上天还要艰难；改变您所想要做的，比翻转手掌还容易，比泰山还要安稳。假如大王想要享尽天赋的寿命，享尽无限的欢乐，保住君王的权势，不出反掌般容易，身处泰山般安稳，却想要冒垒蛋那样的危险，走上天一样的艰难道路，这是我感到的最大困惑。有人生性害怕自己的影子并厌恶自己的行迹的，他倒退着跑，是没用处的，不如到阴暗处就止步，身影没有了，行迹也消失了。想要别人不听到，不如不要讲；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不要做。想要沸水变冷，让一人烧火，百人去扬汤，是没有用的，不如断柴灭火。不在那里断绝祸源，却在这里挽救它，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养由基是楚国善射的人，距离杨树叶百步都能百发百中。杨树叶这样微小，却能在上面射中百次，可称得上善射了；但他技能所能达到的限度不过百步之中罢了，比起我来，那简直不懂得怎样持弓握箭呢！福运的产生是有基础的，灾祸的发生也有胚芽。开纳福基，断绝祸胎，灾祸又从何而来呢？泰山上的小水流可以穿透岩石，用绳子长久来回地拉，就可以割断木头。水并不是钻石的工具，绳子也不是锯木头的工具，是因为逐渐磨损才使石穿木断。如果一铢一铢地称重量，称到一石时一定会有差错；一寸一寸地量长度，量到一丈时一定会有失误；如果用石称、用丈量，就会直捷而少差失。那十抱粗的树木，开始时是从细芽生长的，那时能够一扯就断，一提就拔起来，是趁它还未长大，事先还未成形。石磨、碾石和磨刀石，看不见它们的磨损，但到一定时间就会磨尽；栽种草木并培育它生长，看不见它增高，到一定时候它就长大了；积累道德、修炼品行，看不出它的好处，到一定时候就起作用了；为非作歹，抛弃正义，违背情理，自己不知道它的丑恶，到一定时候就会败亡。以上所陈，我真诚地希望大王深思熟虑然后身体力行，这是历代君王相沿不改的办法、途径啊！”吴王不听这番话，终于败死在丹徒。

【原文】　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天帝曰：‘当是之时，若安置而形？’白龙对曰：‘我下清泠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今君弃万乘之位，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译文】　吴王想要跟百姓一起饮酒，伍子胥劝谏说：“不能这样。从前白龙从天上下到清泠池，变成鱼，被渔夫豫且射中了它的眼睛。白龙向天帝告状，天帝问：‘当时，你是怎么处置自己身形的？’白龙回答说：‘我下到清泠池中，

变成了鱼。’天帝说：‘鱼本来就是人们所要射的，像这样，豫且有什么罪过？’那白龙是天帝豢养的珍贵动物，豫且是宋国身份低贱的奴隶，白龙不变成鱼，豫且就不敢射它。现在君王放弃国君的地位，而跟平民百姓一起饮酒，我担心将会有白龙被豫且射中一样的祸患了。”吴王这才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原文】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译文】　孔子说：“良药在口中味苦却有利于治病，忠恳的话不顺耳却有利于办好事情。所以周武王喜欢直言无讳的人就昌盛，商纣王使人闭口缄默就灭亡。如果国君没有敢于直言的臣子，父亲没有敢于直言的儿子，兄长没有敢于直言的弟弟，丈夫没有敢于直言的妻子，士人没有敢于直言的朋友，他们的败亡很快便会到来。所以说：君王的过失，臣子能补正他；父亲的过失，儿子能补正他；兄长的过失，弟弟能补正他；丈夫的过失，妻子能补正他；士人的过失，朋友能补正他。因此将不会有遭到覆亡的国家、违理的父亲和忤逆的儿子、放纵的兄长和被遗弃的弟弟、狂乱的丈夫和淫荡的妻子、绝情断交的坏朋友。”

【原文】　晏子复于景公曰：“朝居严乎？”公曰：“朝居严则曷害于治国家哉！”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谓之喑，上无闻则谓之聋，聋喑则非害治国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廪；合疏缕之纬，以成帏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距而不入者哉？”

【译文】　晏子向齐景公禀告说：“朝政太严厉了吧？”景公说：“朝政严厉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妨害呢？”晏子回答说：“朝政严厉，那臣下就不敢说话；臣下不敢说话，那君主就听不到什么了。臣下不敢说话叫做‘哑’，君主听不到下情叫做‘聋’，‘聋’和‘哑’不是妨害治理国家的弊端又是什么呢？再说集中微少的豆子和小米，能够装满仓库；汇聚那稀疏的丝缕做纬线，能够织成帏幕。泰山那样高，也不仅靠一块石头，而是靠许多石头从低处堆积起来才变得高大的。那治理天下的人，不只是一个人的意见，当然也有采纳了暂时不用的情况，但哪有拒而不纳的呢？”

说苑卷十　敬慎

【原文】　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谚曰："诫无垢，思无辱。"夫不诫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译文】　人的生存死亡、灾祸幸福，那关键全在自己。圣人十分注意警惕自己，在恭敬谨慎方面容易忽略的事。《中庸》上说："没有比幽暗之中更为显著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加明显的。因此君子在独处时对自己的言行要更加小心谨慎。"俗话说："警惕自己就不会有耻辱，遇事多思考就不会受欺侮。"不警惕不思考，而能保存自身、保全国家，这是很难做到的。《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面临深渊，如踏上薄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周公诫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屋成而加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其诫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

【译文】　从前周成王要分封周公，周公推辞不接受，于是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在鲁国。伯禽即将告辞离去，周公告诫他说："你去了之后，不要仗恃自己是鲁国国君而对士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当今成王的叔父，又辅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来说也不算轻了。但是我曾经在洗头时就几次握着头发见客，在吃饭时几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见客，还恐怕漏掉天下的贤士。我听说：'道德品行宽广博大却又坚持恭谨的人才会受尊荣；土地广阔富饶却又坚持节俭的人才会享安乐；俸禄多爵位高却又坚持谦卑的人才会显贵；兵员多武备精良却又坚持谨慎的人才会获胜；聪敏机智却又坚持愚拙的人才会多得益；博闻强记却又坚持浅陋的人才会更加广博。'这六种操守，都是谦虚的美

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虚的会失去天下，败亡自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人。难道能不谨慎吗？所以《易》上讲了一个道理，它的用途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国家，小能保住自身，这道理就是谦虚。那上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的增益不足的；大地的规律是使水从盈满处流向空虚处；鬼神也是要损害盈满者保佑谦退者；人世的规律也是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因此衣服做成缺一块、宫舍修成缺一角、房屋修成使它表面粗糙，来表示不圆满，那是由于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易》上说：‘谦卦亨通，君子有好结果，吉祥。’《诗》上说：‘商汤谦卑不怠，圣明恭谨之德日益升高。’你都要引以为诫啊！你一定不能凭着鲁国就傲慢地对待士人！”

【原文】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译文】　孔子读《易》，读到损卦、益卦时，就接连发出感叹声。子夏起身离座问他：“先生为了什么感叹呢？”孔子说：“那自认为不足的人会得到补益，自满的人会有缺陷，我因此而感叹。”子夏问：“那么通过学习不能得到补益吗？”孔子说：“不能这么讲。上天的规律说明，成功的事情未必能够长久。那学习的人是以谦虚的态度来接受知识，就叫有所得。假若不懂得保持盈满的方法就是自认为不足，那么天下的好言论就不能进入他的耳中了。从前唐尧登上天子的高位，仍诚信恭敬地来保持它，用谦虚恬静的态度来对待臣民，所以他的事业经过百年而更加兴盛，他的德泽直到今天越发显明。昆吾自以为是，志得意满，登上最高处仍不停止，因此在当时就受到挫败，到今天更加使人憎恶。这难道不是损益的证明吗？所以我说：‘谦虚的目的，是用恭敬来保存自己的地位。’丰卦说要趁日中时行动，因为那时光明普照，所以能算得上是丰大；如果已达到丰大时，便会开始亏缺了。因此说，太阳到了中午就开始偏西，月亮圆了就开始变缺；天地的盈满空虚，按照一定的时间彼消此长。因此圣人不敢自负盛名，坐在车上遇见三个人时就下车，遇见两个人时就扶轼表示礼敬，调节那盈满与

空虚的关系，所以盛名能够长久。”子夏说：“好。我一定终身记住这番教诲。”

【原文】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译文】　孔子到周王室宗庙参观，看见有一欹器在那里。孔子问守庙的人说：“这叫做什么器物？”守庙的人回答说：“大约是宥坐器。”孔子说：“我听说宥坐器注满了就会倾覆，空着时就会侧向一边，装的不多不少就端正了。有这样的事吗？”守庙的人说：“是这样。”孔子便让子路取水来试验它。果然是灌满水它就翻倒了，装不多不少的水它就端正，空着时它就侧向一边。孔子长叹一声说：“唉！哪会有盈满了而不倾覆的呢？”子路说：“可以请教保持盈满的方法吗？”孔子说：“保持盈满的方法，在于贬抑和减少盈满。”子路问：“减少它有办法吗？”孔子说：“地位高的能居人下，盈满的能自感不足，富有的能节俭，尊贵的能处卑贱，机智的能甘愚拙，勇敢的能自居怯懦，雄辩的能自甘木讷，博大的能自居浅陋，贤明的能自甘暗弱。这就叫做减少它而不使它到达极点。能实行这个道理，只有道德修养极高的人才能达到这一步。”《易经》上说：“不减少而增加它，反而会减少；自己减少它到最后，反而会增加它。”

【原文】　常摐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其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何以复语子哉！”

【译文】　常摐生了病，老子前去问候他，说：“先生病得很重了，有没有什么教诲留下来能够告诉弟子们的吗？”常摐说：“你即使不问，我也要告诉你。”常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老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

不是讲人不应该忘旧吗？”常摐说：“呵，对的。”常摐又问：“遇见高大的树木要小步急行，你懂得这个缘故吗？”老子说：“遇见高大的树木要小步急行，不是说人应该尊敬老人吗？”常摐说：“呵，对的。”常摐又张开他的口让老子看了看说：“我的舌头在吗？”老子说：“在。”常摐又问：“我的牙齿在吗？”老子说：“没有了。”常摐问：“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老子说：“那舌头的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柔软吗？牙齿的失落，难道不是因为它坚硬吗？”常摐说：“呵，对的。天下的事理已尽在此中了，没有什么再告诉你了。”

【原文】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坚于刚也。”平子曰：“善哉！然则子之行何从？”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刚为？”平子曰：“柔无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纽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为脆也？天之道微者胜。是以两军相加，而柔者克之；两仇争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亏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夫怀谦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则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译文】　韩平子向叔向问道：“刚与柔相比哪一个坚实？”叔向回答说：“我已八十岁了，牙齿落了又落，但舌头还在。老子有这样的话：‘天下最柔软的能够驰骋纵横在天下最坚硬的地方。’还说：‘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人死了后身体就变得僵硬；万物草木活着时也很柔软，它们死后也就干枯了。由此看来，柔弱的事物属于生存的一类，刚强的事物属于死亡的一类。’那有生命力的事物毁坏了也一定能复活；属于死亡的事物破败后则更加速灭亡。我因此知道柔软的比刚强的更坚韧结实。”韩平子说：“讲得好啊！那么你的行为是依从什么呢？”叔向说：“我也是柔弱的，要刚强干什么？”韩平子问：“柔软的岂不是会脆裂吗？”叔向说：“柔软的即使扭曲也不会折断，即使很锋利也不会缺损，怎么会脆裂呢？上天的规律是微弱者取胜。因此两军相对，柔弱的能攻克对方；两个敌对者争利，柔弱的一方能得利。《易经》上说：‘上天的规律是减损盈满而增加不足，大地的规律是改变盈满而流向不足，鬼神损害盈满而福佑不足，人世的规律是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那怀着谦虚不足这样的柔弱，天、地、鬼、神、人四者都会帮助他，那么无论去干什么会不实现他的志愿吗？”韩平子说：“讲得好。”

【原文】　桓公曰：“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

友绝。”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由不刚也。

【译文】　桓公说：“金属坚硬就会折断，皮革坚硬就会脆裂，国君刚强国家就会灭亡，臣子刚强就会断绝交游。”那太强硬了就不会和顺，不和顺就不可用。因此拉车的四匹马不和顺，就走不了长路；父子不和，他们的世系就会破亡；兄弟不和，不能长久同居；夫妻不和顺，家庭就有大灾难。《易经》上说：“只要两人齐心，就像利刃能截铜断金。”这就是由于不强硬。

【原文】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害灾。

【译文】　老子说：获得某种利益，一定要想到它的害处；喜欢事情成功，一定要想到它的失败。人做了好事，上天就用福佑来回报他；人做了坏事，上天就用灾祸来回报他。所以说：“祸与福相依，福中包藏着祸。”既要警惕、又要慎重，君子不在这方面用力，凭什么防备灾祸？如果上知天道就会不失时宜，下知地理就会不失财货，日夜小心谨慎，就不会有灾祸。

【原文】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吾无颜氏之才，何以告汝！虽无能，君子务益。夫华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飞鸟以山为卑，而层巢其巅；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能无以利害身，则辱安从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译文】　曾子有了病，曾元抱住他的头，曾华抱住他的脚。曾子说：“我没有颜回一样的才能，拿什么来告诫你们呢？即使无能，君子也要努力学好。开花多而结果少，是自然的规律；说得多却做得少，是人类的常态。飞鸟以为山很低，便在山顶筑巢；鱼鳖觉得池很浅，就在水底钻洞；之所以能够捕到它们，是因为有诱饵。君子如能不因贪利而害自己，那么屈辱又从何而来呢？”做官的到了高位就懈怠了；疾病常在刚痊愈时就加重；灾祸常从懈怠懒惰中发生；孝道是从妻子儿女那里开始衰落的。要明察这四种情况，像开始时一样谨慎到最后。《诗经》上说：“无论什么事都有个开端，但很少能有结果。”

【原文】　单快曰：“国有五寒，而冰冻不与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厉，三

曰谋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国家败，五曰不能治内而务外。此五者一见，虽祠无福。除祸必得，致福则贷。”

【译文】　单快说：“国家有五种令人寒心的事，但冰冻不在其中。一是政权旁落；二是女人为祸；三是密谋泄露；四是不礼敬卿士而国家败落；五是不能治好国内却致力于国外。这五种情况只要出现一种，即使向祖宗祈祷也不会获得福佑。要消除祸患却一定得到祸患，想求得福佑却事与愿违。

【原文】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至殷王武丁之时，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骇，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此迎天时，得祸反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译文】　孔子说：“人的存亡祸福都在于自己，即使天降灾地加祸，也不能改变。从前在殷纣王帝辛的时候，有雀在城墙角上生下一只乌鸦。卜人占卜这件事说：‘凡是小的能生出大的，国家必定有福运，帝王的名声一定加倍显赫。’帝辛为雀鸟带来的福兆而沾沾自喜，不治理国家，残暴到了极点，外面的敌人就到来，终于灭亡了殷国。这样违反天时，奇异的福兆反而成为祸殃。在殷王高宗武丁的时候，先王的道统缺失，刑法松弛，桑秧楮苗一起生长在朝廷中，到第七天就有碗口粗。卜人占卜这件事说：‘桑秧楮苗是野外植物，野外植物生长在朝廷中，想来该是商朝要灭亡了吧？’武丁十分害怕，便兢兢业业地修养品德，追忆从前先王的政治，恢复被灭亡的诸侯国，让绝祀的卿大夫有继嗣，举用隐逸的贤士，宣示养老的办法。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君通过辗转翻译遣使朝拜的就有六个国家。这就是迎合天时，虽得祸兆反而变成福瑞。因此那怪异灾害，是上天用来警戒天子诸侯的，那恶梦是用来警戒士大夫的。所以怪异灾害不能胜过好的政治，恶梦不能胜过好的品行。到了治理天下的最佳境界，祸患反而变成福佑。因此太甲说：‘天降灾还可避开，自己造成灾祸无法逃脱。’”

【原文】　石雔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亲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亲佞近谗足以亡，举百事不时足以亡，使民不节足以亡，刑罚不中足以亡，内失众心足以

亡，外嫚大国足以亡。”

【译文】　石雔说：“春秋时代有很快就可以亡国的，国君不可不谨慎啊！后妃侍妾不和可以亡国，宗室不亲附可以亡国，大臣不受信用可以亡国，国家爵位不用来封赏可以亡国，亲小人近谗臣可以亡国，干各种事情不按时宜可以亡国，役使民力不节制可以亡国，刑罚不适当可以亡国，在国内失去民心可以亡国，在外轻慢大国可以亡国。”

【原文】　夫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齐顷公，桓公之子孙也，地广民众、兵强国富，又得霸者之余尊，骄蹇怠傲，未尝肯出会同诸侯，乃兴师伐鲁，反败卫师于新筑。轻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大败齐师，获齐顷公，斩逢丑父。于是懼然大恐，赖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归。吊死问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外金石丝竹之声，远妇女之色，出会与盟，卑下诸侯。国家内得行义，声问震乎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为来，尊宠不武而得之。可谓能诎免变化以致之。故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译文】　那福运在暗中生长，灾祸在志得意满时发生，齐顷公就是这样的情况。齐顷公是齐桓公的孙子，国土广阔、人口众多，军队强大、国家富有，又继承了霸主的余威，但骄傲、乖戾、怠惰，从不肯外出与诸侯会盟，就兴师攻打鲁国，回师时在新筑又击败卫国军队。他轻视小国，欺侮大国的行径太过分了。不久，晋、鲁两国派人前来通问修好，又拿这两国的使者开玩笑。晋、鲁两国使者大怒，回国后寻求同党的帮助，找到卫国与曹国。四国结成联盟，与齐国在鞍地会战，大败齐师，擒获齐顷公，砍伤逢丑父。这时齐顷公才大为震惊和害怕。他仗着逢丑父欺骗了敌军，才得逃脱回国。齐顷公回国后吊唁死者，慰问疾苦，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撤除声乐，远离女色，外出参与会盟，在诸侯中自甘低下，国内能推行仁义，他的声望震动了诸侯。所丢失的土地，不用索取别国就主动归还，不用武力就受到尊宠。可以称得上是能委屈求全、善于变化而得到这些的。因此福运在暗中滋长，而灾祸在志得意满时发生，这就是得与失的效验。

【原文】　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晋文公是其效也。晋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享国。享国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郑。文公于是悯中国之微，任咎犯、先轸、阳处父，畜爱百姓，厉养戎士。四年，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执曹伯，还败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诸侯而朝天

子，莫敢不听，天下旷然平定，周室尊显。故曰：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三用师，用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不能服，罢诸侯而归。自此而怠政事，为狄泉之盟不亲至，信衰义缺，如罗不补。威武诎折不信，则诸侯不朝，郑遂叛，夷狄内侵，卫迁于商丘。故曰：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译文】　成就大功业的效验，在于任用贤能、积累道义，逐渐显明清楚；衰亡的过失，在于自满懈怠，逐渐困苦以至覆亡；晋文公的事迹就是证明。晋文公出逃时，加强道德修养从不停止，所以能享有晋国。他执国政时，上无英明的天子，下无贤能的诸侯，强大的楚国主持会盟，诸侯背叛周室，周天子失掉道统，出奔郑国并住在那里。晋文公这时愤懑周室的衰微，任用咎犯、先轸、阳处父，养育爱护百姓，精心训练战士。经过了四年，国内政治稳定，就举兵攻打卫国，捉住了曹共公，随即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声威震动天下。晋文公使王法彰明，率领诸侯朝拜天子，没有人敢不听从。当时广大辽阔的天下处处安定，周王室的地位尊崇而显荣。所以说：成就大功业的效验，在于任用贤能，积累道义，逐渐显明。晋文公在这时建立了霸主的功业，愿望已实现便自满起来，兴起了要像商汤、周武王一样统一天下的念头，就忘记了他的民众，一年内多次用兵，而且从不休养生息。后来进军围攻许国，军队疲惫到极点，也不能降服许国，才让诸侯罢兵回去。晋文公从此就懈怠政事，召集诸侯在狄泉会盟也不亲自到会；信誉衰落、道义亏损，犹如网破不补；威武屈折不伸，诸侯不再朝拜周王；郑国终于叛晋，夷狄入侵中原，卫国迁都到商丘。所以说：衰落灭亡的过错，在于自满懈怠，逐渐困苦以至覆亡。

【原文】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击趋而入见，宾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独不起。文侯有不说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称曰："为子起欤？无如礼何。不为子起欤？无如罪何。请为子诵——楚恭王之为太子也，将出之云梦，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趋避家人之门中。太子下车，从之家人之门中，曰：'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吾闻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见子之面，今而后记子之心，审如此。汝将何之？'"文侯曰："善！"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

【译文】　田子方在魏文侯身傍陪坐，太子击小步急走入殿拜见魏文侯，宾客和群臣都赶忙起身，只有田子方不起身。魏文侯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太子击也一样。田子方大声说："为太子起身呢，无奈不合礼节；不为太子起身呢，无奈又将得罪。请让我为您述说一件事——楚恭王做太子时，准备外出到云梦去，在路上遇见大夫工尹，工尹急忙回避到一户人家的门内。楚太子下了车，跟他

进入这户人家的门中，说：‘您是大夫，为什么要像这样做呢？我听说：尊敬某人的父亲不用同时尊敬他的儿子，同时尊敬他的儿子，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吉祥。您是大夫，为什么要像这样做呢？’工尹说：‘过去我只望见您的外表，从今天起我才了解您的胸怀，事情确实如此。您将去哪里呢？’”魏文侯说：“讲得好！”太子击上前复述了楚恭王说过的话，接连朗诵三遍后就请求跟从田子方学习。

【原文】　子赣之承或，在涂，见道侧巾弊布拥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绰。子赣问焉，曰：“此至承几何？”嘿然不对。子赣曰：“人问乎己而不应，何也？”屏其拥蒙而言曰：“望而黩人者，仁乎？睹而不识者，智乎？轻侮人者，义乎？”子赣下车曰：“赐不仁，过问，三言可复闻乎？”曰：“是足于子矣，吾不告子。”于是子赣参偶则轼，五偶则下。

【译文】　子赣到承或去，在路上看见一个头巾破败用粗布包裹并身穿丧服的人，他的名字叫舟绰。子赣向他问路，说：“从这里到承或还有多远？”那人沉默不答。子赣又说：“有人问到自己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那人掀开包裹的破布说道：“老远看见一个人就轻慢他，这算仁厚吗？走近见了面却不了解他，这算明智吗？轻视侮弄别人，这算正义吗？”子赣下车说：“是我不好，发问不当。方才的三句话，可以再讲来听听吗？”那人说：“这些对于您就足够了，我不再告诉您什么。”从此以后，子赣在车上遇见有三个人时就扶轼表示礼敬，遇见有五个人时就下车让道。

【原文】　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布，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后来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译文】　孙叔敖作了楚国令尹，全都城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个老人身穿粗布衣服，头戴白色帽子，最后来表示吊唁。孙叔敖端正衣帽出来接见他，对那老人说：“楚王不知道我不贤，让我身居高位，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后来吊唁，难道有什么道理要讲吗？”老人说：“有道理。身份已经尊贵却对人傲慢的，百姓会离开他；职位已高却独揽权势的，国君会厌恶他；俸禄已经优厚却不知满足的，灾祸会跟着他。”孙叔敖对他拜了两拜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我希望再听到其它的教诲。”老人说：“职位已高态度却越谦恭，官越大内心却越谨慎，俸禄已优厚就更加小心不敢妄取。您恭谨地坚守这三条，就能

够治理好楚国了。”

【原文】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秦孰强？”对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孟尝、芒卯之贤。”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范、中行氏，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满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虽强，不过智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用肘足之时，愿王之必勿易也！”于是秦王恐。

【译文】　魏安釐王在位十一年时，秦昭王对左右的人说：“现在的韩、魏两国与秦国相比，哪一个强大？”左右的人回答说：“都不如秦国强大。”秦昭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相比，哪两人贤能？”左右的人回答说：“当然不如孟尝、芒卯贤能。”秦昭王说：“凭着孟尝、芒卯二人的贤能，率领韩、魏两国军队来攻打秦国，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靠如耳、魏齐这样无能的人，率领弱小的韩、魏两国军队来攻打秦国，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也就更清楚了！”左右的人说：“那是当然的！”申旗伏在瑟上说：“大王这样估计天下形势，那就错了！在晋国六姓大夫先后掌权时，智氏最强，他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魏两氏的军队在晋阳城将赵襄子围困，决开晋水来淹晋阳城，水离城墙上沿不到六尺高，智伯从水中行进，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侍卫。智伯说：‘我当初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而现在才明白这个方法。看来汾水也能用来淹没安邑，绛水能用来淹没平阳。’魏宣子用手肘顶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脚，脚和手肘在车上交接暗示，就使智氏的领地被瓜分，身死国亡，被天下的人所耻笑。现在秦国虽然强大，但也比不上智氏；韩、魏两国虽然弱小，但情况总比在晋阳城下时要好得多。这正是他们用手肘和脚表示联合的时候，希望大王切不可掉以轻心！”于是秦王才感到恐惧。

【原文】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

“善！敬受明教。”

【译文】　魏公子牟往东方去，穰侯为他送行，说：“先生将要离开我去山东了，难道没有一句话来教诲我吗？”魏公子牟说：“要不是你讲到这件事，我几乎忘了告诉你。你知道那官位并不与权势相约，而权势自己就会来到吗？权势不与财富相约，而财富自己就会来到吗？财富不与尊贵相约，而尊贵自己就会来到吗？尊贵不与骄奢相约，而骄奢自己就会来到吗？骄奢不与罪过相约，而罪过自己就会来到吗？罪过不与死亡相约，而死亡自己就会来到吗？”穰侯说：“讲得好！我恭敬地接受这高明的教诲。”

【原文】　高上尊贵，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译文】　身份高尚尊贵，不要因此对人傲慢；聪明贤能智慧，不要因此使人困窘；资财供给迅速及时，不要因此抢在别人前面；刚强坚毅勇猛，不要因此压服别人。不懂的就请教，不会做的就学习。即使有智慧也一定要显得质朴，然后参与辩论；即使有才能也一定要谦让，然后再去做那件事。所以士人尽管聪明贤能机智，自己也要坚守愚拙；功劳覆盖天下，自己也要坚守谦让；勇力盖世，自己也要坚守怯弱；富有天下，自己也要坚守清廉。这就是所说的居高而不危险，盈满却不外溢的道理。

【原文】　齐桓公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于礼可乎？”管仲对曰：“臣闻‘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桓公曰：“仲父起就坐。”

【译文】　齐桓公为大臣们准备了酒宴，约好在中午举行。管仲后到，齐桓公举杯罚他饮酒，管仲喝了一半就将酒倒掉。齐桓公问：“有约而后到，罚饮而倒酒，这在礼节上说得通吗？”管仲回答说：“我听说‘酒入口中舌头就伸出来了’，舌头伸出的人会说错话，说错话的人会因此丧身。我想丧身不如倒酒。”齐桓公说：“仲父请起身就座。”

【原文】　楚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谷阳持酒而进之。子反曰：“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谷阳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醉而寝。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子反，子反

辞以心疾。于是恭王驾往。入幄，闻酒臭，曰："今日之战，所恃者司马；司马至醉如此，是亡吾国，而不恤吾众也。吾无以复战矣！"于是乃诛子反以为戮，还师。夫谷阳之进酒也，非以妬子反，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

【译文】　楚恭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交战的时候，司马子反口渴要喝水，僮仆谷阳端着酒来进奉给他。子反说："拿下去！这是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又说："把酒拿回去！"谷阳又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它，酒醉后睡着了。楚恭王准备再次开战，派人召见子反，子反借口有心病未去。于是楚恭王驾车前往子反住处，进入子反帐中，闻到一股酒臭。楚恭王说："今天的战斗，所依靠的就是司马；司马竟醉成这样，这是忘记了我的国家，并且一点也不关心我的士卒。我不能再战斗了！"于是杀掉子反陈尸示众，然后回师。那谷阳献酒，不是因为忌恨子反，是对子反的忠诚和爱护，却正好害了他。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敌人；小利是大利的祸害。"

【原文】　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春秋》有其戒，晋先轸是也。先轸欲要功获名，则以秦不假道之故，请要秦师。襄公曰："不可，夫秦伯与吾先君有结。先君一日薨，而兴师击之，是孤之负吾先君，败邻国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轸曰："先君薨而不吊赠，是无哀吾丧也；兴师径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毕尚薄屋，无哀吾丧也兴师。"卜曰："大国师将至，请击之。"则听先轸兴兵，要之殽，击之，匹马支轮无脱者。大结怨构祸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烂国家，十有余年，卒丧其师众，祸及大夫，忧累后世。故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译文】　好战的大臣，不能不加以考察。对小的侮辱感到羞耻就能结成大的仇恨，贪图小利就会损失众多的军队。《春秋》上有这种鉴戒，晋国的先轸就是这样。先轸想要建立功业获取名声，就以秦军经晋国未借路为由，要求拦截秦军。晋襄公说："这不行。那秦伯与我先王有过盟约，先君一旦去世，就兴师攻打他，我这就是辜负先王，败坏邻国邦交，丧失了作为一个孝子的品德。"先轸说："先君去世秦国不来吊唁，这是不为我国的丧事表示哀悼；兴师直接经过我国境地而不向我们借路，这是欺侮我国君孤弱；再说灵柩还在灵堂中，可以因为秦国不向我国丧事致哀而举兵。"占卜的人说："大国的军队马上到来，请赶快拦击它。"晋襄公就听任先轸发兵，在殽山拦截秦军，秦军还击，晋军全军覆没。跟秦国结下深仇大恨，经常交战流血，尸骨遍野倒伏暴露，使国家分崩离析，这样有十多年，最终损兵折将，祸患延及大夫，忧患连累到后人。因此对好战的大臣，不能不加以考察。

【原文】　鲁哀公问孔子曰："予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乎？"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裂绝世祀，荒淫于乐，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谀谄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变色，曰："善。"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有忘性重的人，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也忘掉了，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这还不算忘性重的，忘性重的人连自身都要忘掉。"鲁哀公问："可以听听是怎么回事吗？"孔子说："从前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但不行夏禹的正道，毁坏刑法，废止世代相传的祭祀，荒淫无度，贪酒暴饮。他的臣子左师触龙，不停地阿谀逢迎。商汤诛杀夏桀，左师触龙也被处死，四肢都不能埋在一个坟墓中，这就是那连自身也忘掉了的人。"鲁哀公惨然失色，说道："讲得好！"

【原文】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

【译文】　孔子到东周去，在周天子的祖庙里参观。右边台阶的前面有个铜人，它的口被封了三层，并在背上刻有铭文说："这是古代教人说话要谨慎的人。要引以为戒啊，要引以为戒啊！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多败亡；不要多事，多事多祸患。安乐时一定要警戒，不要去做使自己后悔的事情。别以为没有什么妨害，它的祸患将会很长久；别以为没有什么损害，它的祸患将会很大；别以为没有什么残败，它的祸害将会蔓延；别以为没人听到，天降的妖孽在伺候着人。小火不去扑灭，对熊熊大火就无可奈何；涓涓细流不堵塞，就会汇成江河；绵绵的丝线不断，就会织成罗网；青青的小树不砍伐，将需要找来大斧。如不能谨慎行事，那就是祸患的根源；口有什么坏处，它是招祸之门。强横的人不得好死，好胜的人定会遇上对手；资贼怨恨主人，百姓妒忌显贵。君子懂得自己

不可能胜过天下的人，所以甘居众人之后、众人之下，使人敬慕，坚守在柔弱低下的地位，谁也不能与他相争。人都趋向彼方，我独坚守此处；众人迷惑盲从，我却毫不盲从；心中蕴藏的自己知道，但不与别人比技能高低；我虽然身份尊贵，地位显赫，也没人能加害于我。大江大河比众多的溪流长，就是因为它地处低下。上天行事不分亲疏，但常保佑好人。要以此为戒啊！要以此为戒啊！”孔子回头对他的弟子们说：“记住这些话！这些话虽然粗鄙，但切合事实。《诗》上说：‘小心谨慎，如面临深池，如脚踩薄冰。’如果像这样立身处世，难道会因说话招来灾祸吗！”

【原文】　鲁哀侯弃国而走齐，齐侯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鲁哀侯曰：“臣始为太子之时，人多谏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爱臣，臣爱而不近也。是则内无闻而外无辅也。是犹秋蓬恶于根本而美于枝叶，秋风一起，根且拔矣。”

【译文】　鲁哀侯抛弃国家而逃亡到齐国，齐侯问他：“您为何这样年轻却这么早就抛弃了国家？”鲁哀侯说：“我当初做太子的时候，有很多人劝谏我，我接受了却不采用；有很多人拥戴我，我也爱护他们，但不亲近他们；这样就在宫内什么也听不到，在宫外也无人辅佐我。这好比秋天的蓬蒿，根本已经坏了枝叶却很美，秋风一起，就连根拔掉了。”

【原文】　孔子行游，中路闻哭者声，其音甚悲。孔子曰：“驱之，驱之！前有异人音。”少进，见之，丘吾子也。拥镰带索而哭。孔子辟车而下问曰：“夫子非有丧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对曰：“吾有三失。”孔子曰：“愿闻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学问，周遍天下，还后，吾亲亡，一失也；事君奢骄，谏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后绝，是三失也。树欲静乎风不定，子欲养乎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则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

【译文】　孔子外出游历，半路上听见有人啼哭的声音，那哭声很悲痛。孔子说：“赶上前去，赶上前去！前面有不同常人的哭声。”前进不远，看见啼哭的人，是丘吾子。他腰扎草索怀抱镰刀在痛哭。孔子把车让在旁边下车问他：“先生莫非有丧事吗？为何哭得这样悲痛？”丘吾子回答说：“我有三种过失。”孔子说：“我想听听这三种过失。”丘吾子说：“我年轻时喜欢求学，游遍天下，后来回家，我的双亲已去世，这是一失；事奉傲慢奢侈的国君，劝谏不成，这是第二失；重视交结朋友，但以后都断绝了往来，这是第三失。树想要平静但风不停止，儿子想要侍奉双亲但他们寿命不长。一去不复返的是岁月；不能再见面的是去世的双亲。请让我在此诀别吧！”于是自刎而死。孔子说：“弟子们记

住这些话，它能够作为自己的鉴戒！”于是弟子中回家侍奉父母亲的有十三人。

【原文】　孔子论《诗》，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时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违上离俗则危身。世不与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则孽也。是以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故贤者不遇时，常恐不终焉。《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此之谓也。”

【译文】　孔子读《诗》，读到《小雅·正月》第六章时，感到震惊地说：“生不逢时的君子，哪有不危险的呢！顺从君主、依循世俗就会废弃大道，违抗君主、脱离世俗就会危及自身。世人都不做好事，只有自己去做，就被人说成是妖孽。因此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所以贤人生不逢时，常担心得不到好结果。《诗》上说：‘要说天高，却不敢不弯腰；要说地厚，却不敢不小步走。’讲的就是这种情形。”

【原文】　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爵者，不得；大爵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

【译文】　孔子看见用网捕鸟的人，他所捕得的鸟，全是黄口小鸟。孔子说：“你捉的全是小鸟，偏偏没捉到大鸟，这是为什么？”捕鸟的人回答说：“小鸟跟从大鸟的，就捕不到它；大鸟跟从小鸟的，才可以捕到。”孔子回头对弟子说：“君子应慎重选择自己所跟从的人，跟了不适当的人，就有进入罗网的祸患。”

【原文】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亏，谗谀乱正心，众口使意回。忧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污辱难湔洒，败事不可复追，不深念远虑，后悔当几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谩谀者，穷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趋祸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务忠信，节嗜欲，无取虐于人，则称为君子，名声常存。”

【译文】　加强自身修养使品行端正，不能够不谨慎。嗜好和欲望使品行亏损，坏话奉承话会搅乱正直人的心，七嘴八舌使人意志回转不定。忧患从所忽略的地方发生，灾祸从细微处兴起；污辱难以洗刷，失败的事情不能再挽回；不深思远虑，后悔不知有多少。贪图侥倖是摧残天性的利斧；嗜好和欲望是自寻灾祸的快马；虚妄阿谀是穷困屈辱的囤积处；对人施加暴虐行为的，是奔向祸患的道路。所以说：“去掉侥倖心理，努力做到忠诚，节制嗜好和欲望，不要对人施加暴虐，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君子，名声永存。”

【原文】　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早豫；存亡在于得人；慎终如始，乃能长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要道也。

【译文】　怨恨从不报恩产生，祸患从多福中产生；安危在于自己处置的当否；不陷入困境在于及早防备；存亡在于任用的人如何；凡事像开始一样谨慎到最后，才能长久。能做到以上五点的人，能够保全自身。“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很重要的道理。

【原文】　颜回将西游，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

【译文】　颜回将要西去游学，向孔子请教说：“人靠什么来立身处世？”孔子说：“恭敬忠信，能够用来立身处世。遇事恭谨就可以免祸；对人礼敬别人就会爱戴你；对人忠实别人就会结交你；对人诚信别人就会信赖你。被人所爱戴、人愿意结交、人所信赖的人，一定会避免祸患。这样的人连国家都能治理，何况保全自身呢？所以不与这样的人同列而与他疏远，岂不相距更远吗？不加强内心修养而修饰外表，岂不与此相反吗？对事情不预先思考，面临危难时才谋划，岂不太晚了吗？”

【原文】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诚以信，三曰富而贵毋敢以骄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宽以静。思此五者，则无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时，凶命不至而祸不来。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贵人者非贵人也，自贵也。昔者，吾尝见天雨金、石与血；吾尝见四月十日并出，有与天滑；吾尝见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宫之破，大国之灭；吾尝见高山之为裂、深渊之沙竭、贵人之车裂；吾尝见稠林之无木、平原为溪谷、君子为御仆；吾尝见江河干为坑，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万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无戒而不慎五本哉！

【译文】　大凡把握自身，对五种根本大事一定要谨慎：一是温柔而仁慈，二是忠实而诚信，三是富贵不能对人傲慢，四是谦恭而礼敬，五是宽厚而恬静。记住这五条，就不会有凶险的命运。任用贤能修治礼敬来顺应天时，凶险的命运和灾祸都不会来。礼敬别人实际上不是礼敬别人，而是礼敬自己；尊重别人实际上不是尊重别人，而是尊重自己。从前，我曾见过天上降下金属、石头和血雨；我曾见过四个月亮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又与天穹一起滑落；我曾见过高

山崩塌，深谷被堵塞，大都市王宫被破毁，大国被灭亡；我曾见过高山断裂，深渊的沙石枯竭，贵人遭到车裂；我曾见过茂密的森林变得没有一棵树，平原变成溪谷，君子成为车夫仆役；我曾见过江河水干枯变成坑，寒冬里采摘榆钱桑叶，仲夏里降下霜和雪，千乘侯王、万乘君主，死后无人埋葬。因此君子礼敬可成就自己的名声，小人礼敬能免除对他的刑罚。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并对这五件根本大事不谨慎呢？

【原文】　鲁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阴，夏日行阳，市次不敢不行；参行必随，坐必危；一食之间，三起不羞；见衣裘褐之士，则为礼。鲁君问曰："机子年甚长矣，不可释恭乎？"机汜对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学恭，以除其刑。对君之坐，岂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岂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谓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鸿鹄飞冲天，岂不高哉，矰缴尚得而加之；虎豹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誉人者少，恶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质之加于汜者，何释恭为？"

【译文】　鲁国有个很恭谨的人名叫机汜，已经七十岁了，对人处事更加恭谨。冬天走阴冷处，夏天走酷日下，经过集市也不肯逗留；三人同行他一定跟在后面；与人同坐一定直身端坐；吃一顿饭的时间，多次起身示敬也不以为羞耻；看见穿着兽皮短衣的人，就表示礼敬。鲁国国君问他说："先生年纪很大了，不能放弃你那恭谨的态度吗？"机汜回答说："君子喜好恭谨，能成就自己的名声；小人学习恭谨，可免除对自己的刑罚。面对国君而坐，难道不安全吗，但还有失足跌倒的时候；在一桌宴席上，难道没有美味吗？但还有哽噎的时候。现在像我还算幸运的了，也不能自以为是。天鹅大雁飞上天空，难道不高吗，带丝绳的箭还能射中它；虎豹最为凶猛，人还要吃它的肉垫它的皮。能赞誉别人的人很少，说人坏话的人很多，我虽然年过七十，但经常担心刑罚会加到身上，为什么要放弃恭谨呢？"

【原文】　成回学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问其何故也，回对曰："臣闻之：行者比于鸟，上畏鹰鹞，下畏网罗。夫人为善者少，为谗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祸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节之亏。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译文】　成回向子路学习了三年，他对子路的恭敬仍同过去一样。子路问他是什么原故，他回答说："我听说：行路的人好比飞鸟，上怕鹰鹞猛禽，下怕陷入罗网。说人好话的人少，说人坏话的人多，只要人还没有死，怎么知道灾祸罪过不施加到自身呢？人活七十岁，还总怕自己的品行节操有亏缺。我因此

用恭敬的态度来等待天命。”子路点头称赞说：“真是君子啊！”

说苑卷十一　善说

【原文】　孙卿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憤懣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也’。”《诗》云：“无易由言，无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译文】　荀况说：“那言谈游说的方法，要恭敬严肃地树立它，端正诚实地对待它，坚定顽强地把握它，用比喻引证来宣示它，用分析辨别来明确它，用欢快、愤恨来表达它。使它获宝爱，使它受珍视，使它贵重，使它神奇。像这样，那么说辞就会永远通行无阻了。这就叫做能使自己看重的东西贵重起来。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使自己看重的东西贵重起来。’”《诗经》上说：“不要轻易地发言，说话不要苟且随便。”鬼谷子说：“人在不喜欢你的时候要能纠正他，是很难的。劝说行不通，论理不听从，那是你辩论的道理不清楚；道理已经明辩却仍行不通，那是因为你没有牢固地坚持；已经牢固地坚持却还是行不通，那是因为你没有切合他心中的喜好。明辩道理、说理清楚、坚持它、加固它，又能适合那人的喜好，你的言辞就会神奇而珍贵、清楚而分明，就能进入对方的心中。像这样还游说不成功的，天下未曾听说过。这样的游说就叫做善说。”子贡说：“陈述言辞，关系到自身的得失，国家的安危。”《诗经》上说：“辞令语气和悦呀，能使百姓安定。”言辞，是用来使人们在思想上互相沟通的。主父偃说：“一个人如果不善言辞，那有什么用呢？”从前郑国子产修饰自己的言辞，就使赵武对他表示礼敬；王孙满阐明他的观点，就使楚庄王感到羞惭；苏秦推行他的合纵主张，六国因此安宁；蒯通陈述了他的理由，从而保全了性命。言语辞令，那是用来尊崇君王，推重自身，安定国家，保全本性的。因此言语辞令不能不加修饰，而说辞不能不美好。

【原文】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自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与王地，则王奈何？故不若与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译文】　赵国派人对魏王说："替我杀死范痤，我情愿奉献七十里方圆的土地。"魏王说："好吧。"便派了官兵前去逮捕范痤，包围了范痤的房子还没有杀他。范痤自己爬上房子骑在屋脊上，对派来抓他的人说："与其用一个死范痤作交易，不如用一个活范痤作交易。如果我死了赵国不给大王土地，那么大王又怎么办？因此不如与赵国先确定了割让的土地，然后再杀我也不迟。"魏王说："很好！"范痤便趁机向信陵君上书说："我范痤是魏国从前免去的国相，赵国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来杀我，魏王竟听信了它。如果强大的秦国也将袭用赵国的办法，那你将怎么办呢？"信陵君便向魏王求情，并放走了范痤。

【原文】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祸。"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荆也。祸之适吴，何日之有！"陈侯从之。

【译文】　吴国攻入楚国，吴王召见陈怀公。陈怀公召见国都中的人说："想要跟从楚国的站在左边，想要跟从吴国的站右边。"逢滑面对着怀公上前说道："吴国未必有福运，楚国未必有祸患。"陈怀公说："吴国取胜，楚国君王出逃，不是灾祸是什么？"逢滑回答说："小国有这种情况还能复国，何况大国呢？楚国虽无德政，也不会宰割自己的人民。吴国每天疲于用兵，抛尸荒野如同草木，没有见到它的德泽在哪里。上天或许是在教诲楚国吧。灾祸降临到吴国，不定在哪天呢！"陈怀公听从了他的话。

【原文】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门而右；不善吾者，入门而左。"有中门而立者。桓公问焉。对曰："管子之知，可与谋天下；其强，可与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断焉，驱民而归之，是亦可夺也。"桓公曰："善！"乃谓管仲："政则卒归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

【译文】　齐桓公要立管仲为仲父，召来大夫对他们说："赞成我的，入门站在右边；不赞成我的，入门站在左边。"有个人却对着门当中站立。齐桓公问他是为什么，他回答说："管仲的智谋，能与他共图天下；他的强干，能与他取

得天下。您能依赖他的诚信吗？内政托付给他，外交事务由他专断，驱使百姓的事也归他，这样也就能夺得天下了。”齐桓公说：“好！”就对管仲说：“国政就全部属于您了。国政有不足的地方，就靠您来匡补。”管仲因此修筑了三归之台，使自己时时想到百姓。

【原文】　齐宣王出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曰：“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王曰：“父老以为少耶？”谓左右曰：“复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闾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来观，父老幸而劳之，故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独不拜，寡人自以为少，故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独不拜，寡人得无有过乎？”闾丘先生对曰：“惟闻大王来游，所以为劳大王。望得寿于大王，望得福于大王，望得贵于大王。”王曰：“夫杀生有时，非寡人所得与也，无以寿先生；仓廪虽实，以备灾害，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丘先生对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愿大王选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寿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然则仓廪将虚也；赐臣无徭役，然则官府无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齐王曰：“善！愿请先生为相。”

【译文】　齐宣王外出到社山打猎，社山父老有十三人一齐来慰劳齐宣王。齐宣王说：“父老们辛苦了！”又对左右的人说：“赏赐父老，他们的田地免交租税。”父老们都拜谢宣王，只有闾丘先生不拜谢。齐宣王说：“父老们认为这太少了吗？”又对左右的人说：“再赏赐他们不服徭役。”父老们又都拜谢，闾丘先生又不拜谢。齐宣王说：“拜谢的人可以离开，不拜谢的人上前来。”齐宣王说：“我今天来巡视，父老们前来慰劳，我感到荣幸，因此赏赐父老们的田地不交租税。父老们都拜谢，只有先生您不拜谢，我自以为赏赐太少，所以又赏赐父老不服徭役。父老们都拜谢，又只有先生您不拜谢。难道是我有什么过错吗？”闾丘先生回答说：“因为听说大王要来巡游，所以才来慰劳大王。希望从大王这里得到长寿，希望从大王这里得到富裕，希望从大王这里得到显贵。”齐宣王说：“人的生死有一定时间，不是我所能给予的，无法使先生长寿；粮仓虽然充实，是用来防备灾害的，无法使先生富裕；大官没有缺额，小官又太低贱，无法使先生显贵。”闾丘先生回答说：“这些不是我所敢乞求的。只希望大王挑选优秀的富家子弟中有品德修养的人作官吏，使法令制度公平，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多活几年了；春夏秋冬，按一定时间赈济百姓，不要烦扰百姓，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得到富足了；希望大王发出命令，让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年长的尊敬年

老的，这样，我就可以稍微获得显贵了。现在大王赐我们田地不交租，我们深感幸运，但这样仓库就将空虚了；赐我们不服徭役，但这样官府就没人供役使了。这些当然不是我所敢希望的事。”齐王说：“讲得好！我愿请先生做国相。”

【原文】　孝武皇帝时，汾阴得宝鼎而献之于甘泉宫，群臣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周鼎，而寿王独以为非，何也？寿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产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太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洞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并至，征祥毕见。昔始皇帝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宝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虞丘寿王黄金十斤。

【译文】　汉武帝的时候，汾阴有人得到宝鼎并奉献到甘泉宫，群臣庆贺上祝辞说：“陛下得到周鼎。”只有侍中虞丘寿王说：“这不是周鼎。”皇上听说了这件事，便召见他并问道：“我得到了周鼎，群臣也都认为是周鼎，但只有你认为不是，这是为什么？你有理由申说就能活命，没有理由申说就该死罪。”寿王回答说：“我怎么敢没有理由。我听说那周朝的气运从后稷开始产生，在公刘时成长，在周太王时壮大，在文王、武王时形成，在周公时显赫。周朝的德泽上可贯穿天宇，下可渗透九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通达。上天给予回报，鼎就为周朝出现，所以取名叫周鼎。现在汉朝自从高祖承接周朝，也明示德行，布施恩惠，天地四方和睦同心，到陛下这一代就更加兴盛，上天的祥瑞一起到来，吉祥的征兆全部出现。从前秦始皇在彭城亲自掘出周鼎却不能得到它。上天佑助有德行的人，宝鼎自动到来。这是上天给予汉朝的宝鼎，因此是汉鼎而不是周鼎。”皇上说：“讲得好。”群臣都欢呼万岁。这一天，皇上赏赐给虞丘寿王黄金十斤。

【原文】　晋献公之时，东郭民有祖朝者，上书献公曰：“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朝朝其君，举而晏。御呼车，骖亦呼车。御肘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何为籍呼车？’骖谓其御曰：‘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辔衔耳。子今不正辔衔，使马卒然惊，妄轶道中行人。必逢大敌，下车免剑，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宁能辟子之辔，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呼车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虑之

矣，藿食者尚何与焉’，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忧深，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献公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也。

【译文】　晋献公的时候，城东有人名叫祖朝的，上书献公说：“草野之民城东人祖朝，请求了解国家大事。”献公命使者出去告诉他说：“做官的已在考虑国家大事了，平民百姓又何必参与其中？”祖朝回答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古代大将桓司马的事吗？他早上去朝见国君，驾车晚了，车夫叫备车，侍卫也叫备车。车夫用手肘碰那侍卫说：‘你为何超越职责叫车呢？为什么在我之后重复地叫备车呢？’侍卫对车夫说：‘该叫就叫，这也是我的职事。你应该控制和矫正好马笼头和缰绳。你现在不整理好马笼头和缰绳，如果马突然受惊，就会使车轮胡乱辗压路上行人。假如面临大敌，下车摘剑，踏血踩肝，当然是我的事情，你难道能放开手中的缰绳，下车来帮助我吗？那时祸患会危及我的生命，我对此怀有深重的忧虑，我怎能不叫备车呢？’现在大王说：‘做官的已经考虑国家大事了，平民百姓又何必参与其中。’假若当官的一旦在朝廷上失算，像我们这些平民百姓，难道不会在中原的荒野上肝胆涂地吗？那时灾祸也会累及我的生命，我对此有深重的忧虑，我怎么能不参与国家大事呢？”晋献公召见了他，与他交谈了三日，不再有担忧的事，于是就拜他为师。

【原文】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译文】　有宾客对魏惠王说：“惠子论说事情善于用比喻。大王让他不用比喻，他就不能说什么了。”魏惠王说：“好，我试试看。”第二天魏王召见惠施，对他说：“希望先生论说事情时就直说好了，不要用比喻。”惠子说：“现在如果有人不了解弹弓，他问：‘弹弓的形状像什么？’回答说：‘弹弓的形状像弹弓。’这能明白吗？”魏王说：“不能明白。”惠子又说：“如果更改一种方式回答说：‘弹弓的形状像弓，并且用竹子作弦。’这样知道了吗？”魏王说：“能够知道了。”惠子说：“那说话的人，当然要用人们所知道的来比喻人们所不知道的，从而使人懂得所说的东西。现在大王却说‘不要用比喻’，那是不可能的。”魏惠王说：“讲得好。”

【原文】　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反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闻周氏之訾、韩氏之卢，天下疾狗也。见兔而指属，则无失兔矣；望见而放狗也，则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属之者罪也。"孟尝君曰："不然！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陁。君子诚能刑于内，则物应于外矣。夫土壤且可为忠，况有食谷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见鹪鹩巢于苇苕，著之发毛建之，女工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燻也，何则？所托者然也。"于是孟尝君复属之齐王，齐王使为相。

【译文】　孟尝君将一位门客委托给齐王，有三年之久不被齐王任用。因此这个门客回来对孟尝君说："您将我托付给齐王，三年来不被齐王任用，不知是我的罪过呢，还是您的过错？"孟尝君说："我听说有这样的话：丝线通过针穿入衣料，但不能靠针加快缝纫速度；嫁女通过媒人说合，但不能靠媒人使夫妻亲密。先生的才能一定很浅薄，又何必埋怨我呢？"那门客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周地的訾、韩国的卢，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猎犬。主人看见兔子并指给它看，就不会有逃失的兔子；如果主人远远望见兔子就放狗，那么几代人也捉不到兔子。这不是狗无能，而是它主人的罪过。"孟尝君说："不是这样！从前华舟、杞梁激战而死，他们的妻子为此悲痛，对着城墙哭泣，墙角因此崩塌，城墙也因此溃毁。君子如果在心里有法度，那么就会反应在外物上。那土壤还能被忠诚感动，何况还是吃粮食的国君呢？"那门客说："不对！我看见鹪鹩在苇苕上筑巢，用的是毛发，修建得很精巧，连女工也做不出来，可说得上是完美坚固了。但大风一到，却苇折蛋破小鸟摔死，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它所托身的地方造成这种结局的。再说那狐狸，是人们要捕杀的；老鼠，是人们要燻灭的。但我从未见过谷神庙里的狐狸被捕杀，土神庙里的老鼠被火燻，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们存身的地方保护了它们。"于是孟尝君重又将他嘱托给齐王，齐王便让他做了国相。

【原文】　陈子说染王，梁王说而疑之曰："子何为去陈侯之国，而教小国之孤于此乎？"陈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时。昔傅说衣褐带剑，而筑于秫傅之城，武丁夕梦旦得之，时王也；宁戚饭牛康衢，击车辐而歌《硕鼠》，桓公得之，时霸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人虏，穆公得之，时强也。论若三子之行，未得为孔子骏徒也。今孔子经营天下，南有陈、蔡之阨，而北干景

公，三坐而五立，未尝离也。孔子之时不行，而景公之时怠也。以孔子之圣不能以时行说之怠，亦独能如之何乎？”

【译文】　陈子游说梁王，梁王虽高兴却又对他有怀疑，便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齐侯的国家，来这里教诲小国的国君呢？”陈子说：“好事有一定的规律，遇合也要有一定的时机。从前傅说穿短衣、扎草绳，修筑秕傅的城墙，武丁夜里做梦，第二天早上便得到他，成为当时的贤王；宁戚在大路上喂牛，敲着车轮唱着《硕鼠》之歌，齐桓公得到他，成为当时的霸主；百里奚以五张羊皮作代价出卖自己，作秦国的奴隶，秦穆公得到他，使秦成为当时的强国。若要评论这三个人的德行，还不能成为孔子的优秀弟子。那孔子周旋于天下各国，在南面的陈、蔡两国断了粮陷入困境，而北上谒求齐景公，多次受到冷遇，未曾受到任用。这是由于孔子的时代使他的学说行不通，齐景公在当时对他的学说已不感兴趣。凭着孔子的圣明还不能在当时说服齐景公去掉怠慢的态度，我一个人对这样的形势又能怎么样呢？”

【原文】　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齐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短衣而遂倮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发，范蠡、大夫种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结，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当犬吠，衣羊裘者当羊鸣，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无为变乎？”景公曰：“子真为勇悍矣！今未尝见子之奇辩也。一邻之斗也，千乘之胜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谓者何也？夫登高临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渊，刺蛟龙，抱黿鼉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罴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悍也；不难断头裂腹，暴骨流血中原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广廷，作色端辩，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后虽有斧质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

【译文】　林既穿着兽皮衣去朝见齐景公。齐景公问他：“这是君子的服装呢，还是小人的服装？”林既立即变了脸色说：“从服装上怎么能够看出士人的品行呢？从前楚国好佩长剑戴高帽，令尹子西就出在那里；齐国好穿短衣戴一种名叫“遂沟”的帽子，管仲、隰朋就出在那里；越国人好在身上刺刻花纹并剪光毛发，范蠡、文种就出在那里；西戎人衣襟向左并且扎一根椎形的发辫，由余就出在那里。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穿狗皮衣的人应当学狗叫，穿羊皮衣的应当学羊叫，那么您穿狐皮衣上朝，想来也会有变化吧！”齐景公说：“你真算勇敢强悍的人！至今我还未曾见过你这样诡异的辩论。你这是与邻人相争呢，还是想胜过千乘大国的国君？”林既说：“我不明白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攀登

高山面临危崖，能眼不花，脚不发抖的，这是工匠的勇敢强悍；潜入深渊刺杀蛟龙，能捉住大鳖鳄鱼而出的，这是渔夫的勇敢强悍；进入深山刺杀虎豹，能捉住熊罴而出的，这是猎人的勇敢强悍；不怕断头破腹，流血抛尸在荒野的，这是武夫的勇敢强悍。现在我处在宽敞的朝廷上，怒气冲冲地直言论辩来干犯君王的愤怒，眼前即使有高车驷马的封赏，我也不会为此而动心；身后即使有杀头的威胁，我也不会为此而恐惧。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勇敢强悍。”

【原文】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尽釂，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译文】　魏文侯与大夫一起饮酒，让公乘不仁执行酒令，说：“饮酒不尽的人，用大杯罚他。”魏文侯没有饮尽杯中的酒，公乘不仁举杯要罚他。魏文侯看着他而不理睬。侍从说：“不仁退下，国君已醉了。”公乘不仁说：“《周书》上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起警戒。’说的是要防止类似的危险。作臣子的不容易，作国君的也不容易。现在君王已立下酒令，又不执行酒令，这样行吗？”魏文侯说：“讲得好！”说完举杯而饮，饮完了酒又说：“让公乘不仁作上客。”

【原文】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流水之上。大夫拥钟锤，县令执桴号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眥手而称曰：“君独不闻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极□芘，张翠盖，而撄犀尾，班丽袿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揔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擥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译文】　襄成君开始接受封邑的那天，穿着翠羽装饰的衣服，佩带着嵌玉

的宝剑，脚穿白绢鞋，站立在流水边。大夫抱着钟锤，县令拿着鼓锤召唤，高喊有谁能将君主渡过去。在这时候，楚国大夫庄辛经过这里，很喜欢襄成君，便前去求见，他拜谒后站起来说："我希望拉拉您的手，这样行吗？"襄成君生气地变了脸色不答话。庄辛退后两手相拱并大声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鄂君子皙在新波上划船游乐的事吗？他乘坐的是刻有鸟形有黑色涂饰的船，挂着帐幔，张着翠羽的伞盖，旌旗上插有犀牛尾，服装斑斓艳丽，当钟鼓音乐之声停止后，越国船夫抱着桨唱起了歌，那歌词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𣲘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说：'我不懂越国的歌，请你为我用楚国的话译解它。'于是就召来越语翻译，用楚国的话解说这歌词，大意是：'今夜是什么夜晚啊泛舟江中流，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与王子同舟？含羞怀情啊不顾诟骂羞耻，心里多么痴迷不止啊盼见王子。山有树啊树有枝，心里爱慕您呀您却不知。'这时鄂君子皙挥挥长袖，走过去抱住那越国船夫，还拿锦绣被子覆盖在他身上。鄂君子皙与楚王是同母的亲兄弟，官职做到令尹，爵位是执珪，还能与一个划船的越人交欢尽意。现在您凭什么能超过鄂君子皙呢？我又有什么不如那船夫的呢？想要握握您的手，那为什么不行呢？"襄成君于是伸出手上前对他说："我小的时候，也曾因为姿容受到长辈的夸奖，未曾像今天这样突然遇到羞辱。从今以后，我愿以年轻人对成年人的礼节恭谨地接受您的教诲。"

【原文】　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适遭暴乱无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处势隐绝，不及四邻，诎折傧厌，袭于穷巷，无所告愬；不若交欢相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复相见之时；不若少失二亲，兄弟别离，家室不足，忧感盈胸。当是之时也，固不可以闻飞鸟疾风之声，穷穷焉固无乐已。凡若是者，臣一为之，徽胶援琴而长太息，则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则广厦邃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侏儒处前，迭进而谄谀；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水游则连方舟，载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驰骋弋猎乎平原广囿，格猛兽；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与生，虽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尝君曰："否，否！文固以为不然。"雍门子周曰："然臣之所以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声敌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之约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则横。从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王秦帝，必报仇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报仇于弱薛，譬之犹摩萧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已坏，

曲池既已渐，坟墓既已下焉，而青廷矣，婴儿竖子樵采薪荛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众人见之，无不愀然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尝君尊贵，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孟尝君涕浪汗增欷，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

【译文】　雍门子周以弹琴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弹琴，也能够让我悲恸吗？"雍门子周说："我怎么能够使您感到悲恸呢？我弹琴只能使以下这些人感到悲恸：先前尊贵后来却变得低贱，原先富有后来却沦为贫穷的人；或者是德才优异，却遇上残暴昏乱无道的君主，在他身上乱加无理之词的人；或者是处境穷困潦倒，与左邻右舍绝无交往，委屈受挫而遭摈弃，隐名埋姓在陋巷中，心中的痛苦无处倾诉的人；或者是男女热恋相爱，毫无怨隙却被迫离散，远赴那极远的边国，没有重新见面机会的人；或者是从小失去父母，兄弟离散，家室不全，忧伤满怀的人。正当这种时候，本来就不能听那飞鸟疾风的声响，穷苦困厄成这个样子，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欢乐可言。凡是像这样的人，我一为他们弹琴，调好弦抱起琴，他们就长声叹息，接着便泪湿衣襟了。现在像您这样的人，是千乘大国的君主，闲居时住在那宽阔幽深的府邸中，放下丝罗帷幔，招来清风缕缕，歌舞杂技艺人在眼前来回献媚取宠；宴饮时就赛象棋并观赏郑国美女献舞，乐声高亢凄清而随风飘扬，挑选美色来享尽眼福，放纵声乐来饱享耳福；在水上游乐时就把大船连结在一起，插满了用羽毛装饰的旌旗，吹吹打打在那深不可测的水面上；到野外游乐时就在平原和广阔的园圃驰骋射猎，搏击猛兽；回到深宫中就撞钟击鼓。在这种时候，看天地竟不如自己的一根手指，忘记了生和死。即使有善于弹琴的人，确实也不能让您感到悲恸的。"孟尝君说："不对，不对！我本来认为不会是这样的。"雍门子周说："但是我仍有为您感到悲哀的一件事：那声望与帝王相当并使秦国疲困的人，是您；联合五国结盟向南去攻打楚国的人，又是您。天下何曾太平无事？不是合纵就是连横。合纵成功，那么楚国就称王；连横成功，那么秦国就称帝。不论是楚国称王或者是秦国称帝，都一定会向您的薛邑报仇。如果以秦、楚这样的强国找弱小的薛邑报仇，好比是磨快了利斧去砍伐那柔嫩的朝菌，决不会有任何阻碍。天下有见识的人，没有不为您伤心流泪的。千年万载之后，您的宗庙就无人祭祀了。高高的楼台已被毁坏，曲回的水池已成干壕沟，坟墓被荡平，青草长满了庭院，儿童村夫打柴割草的，唱着歌在上面践踏。人们看见这种景况，没有谁不忧伤地为您悲哀。他们会说：'凭着孟尝君那样的尊荣显贵，竟能使他死后变成这样吗？'"这时孟尝君像要流泪的样子，眼泪盈眶却未掉下来。雍门子周张开琴弹了起来，慢慢地调动宫音、徵音，微微地拨动羽音、角音，音律协合而奏成一

曲。孟尝君泪流满面，越发抽泣起来，从座位上走下来靠近雍门子周说：“先生这样弹琴，使我立刻感到像一个国破家亡的人。”

【原文】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问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耶？”蘧伯玉曰：“谨受命！”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悦。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而吴善用之。□蚡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贼盗，蚡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以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孰将西归，怀之好音。”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译文】 蘧伯玉出使到楚国，在濮水上遇见公子皙。子皙在野外建了草棚等待他，说：“可以知道贵客打算去哪里吗？”蘧伯玉在车上向他表示礼敬。公子皙说：“我听说上士能用神色委托他，中士能用言语委托他，下士能用财物委托他。这三样哪一种能够委托您呢？”蘧伯玉说：“我恭谨地接受您的吩咐。”蘧伯玉拜见楚王，出使的公事完毕后，与楚王坐下闲谈，慢慢谈到了人才的问题。楚王问：“哪个国家人才最多？”蘧伯玉说：“楚国人才最多。”楚王十分高兴。蘧伯玉又说：“楚国人才最多，但楚国却不能任用。”楚王立刻变了脸色说：“这是什么话？”蘧伯玉说：“伍子胥生长在楚国，逃亡到吴国，吴国用他作国相，发兵攻打楚国，毁坏了楚平王的坟墓。伍子胥生在楚国，吴国却能很好地任用他。苗贲皇生在楚国，跑到了晋国，治理好七十二县，路不拾遗，百姓不乱取，城门不关闭，都城无盗贼。贲皇生在楚国，但晋国却能很好地任用他。这次我来楚国，在濮水上遇见了公子皙，他对我说：‘上士能用神色委托他，中士能用言语委托他，下士能用财物委托他。说的这三种情况，哪一种能够将自己委托您呢？’我不知道公子皙又将有何打算！”于是楚王派出使者驾上驷车一辆，副使车二辆，到濮水上追赶公子皙。子皙回到楚国仍受重用，全靠蘧伯玉的力量。因此《诗经》上说：“有谁能烹鱼？就洗刷好小锅大锅；谁将由西方归来，带给我好消息。”说的就是这样的事。事物能互相投合，的确是很微妙的。

【原文】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逞。逞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

既而，祁奚曰："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义；君子在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桓子而说之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刑不滥。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君子。与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无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滥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祁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已哉！

【译文】　叔向的弟弟羊舌虎与栾盈友善。栾盈得罪了晋国，晋国杀了羊舌虎，让叔向做了奴隶。不久，祁奚说："我听说小人得高官，如果不规谏就是不义；君子在患难中，不去拯救就不吉祥。"于是就前去求见范宣子并劝说他道："听说善于治国的人，赏不过度，刑不滥罚。封赏过度，恐怕会赏到邪恶的人，滥施刑罚恐怕会祸及君子。如果意外地发生过错，宁肯错误地赏赐邪恶的人，也不要错误地惩罚君子。因此唐尧时的刑罚，将鲧流放到羽山又任用他的儿子大禹；西周时的刑罚，杀了管叔、蔡叔而用周公辅佐天子；这都说明不滥用刑罚。"范宣子就命令狱吏放出叔向。拯救别人患难的人，所做的事危险艰苦而又要不嫌繁重杂乱，有时还不能解脱受难的人；那祁奚论说先王的德政，就使叔向从患难中得到解脱，学习难道可以停止吗！

【原文】　张禄掌门见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尝君曰："衣新而不旧，则是修也；仓庾盈而不虚，则是富也。为之奈何？其说可得闻乎？"张禄曰："愿君贵则举贤，富则振贫，若是则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矣。"孟尝君以其言为然，说其意，辩其辞，明日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张先生，先生辞而不受。后先生复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说，汝亦知之乎？'文窃说教，故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先生，以补门内之不赡者，先生曷为辞而不受乎？"张禄曰："君将掘君之偶钱，发君之庾粟以补士，则衣弊履穿而不赡耳，何暇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乎？"孟尝君曰："然则为之奈何？"张禄曰："夫秦者，四塞国也，游宦者不得入焉。愿君为吾为丈尺之书，寄我与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虽人求间谋，固不遇臣矣。"孟尝君曰："敬闻命矣。"因为之书，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谓秦王曰："自禄之来，入大王之境，田畴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东有相所谓孟尝君者，其人贤人，天下无急则已，有急则能收天下英□雄俊之士，与之合交连友者，疑独此耳。然则大王胡不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遗孟尝君。孟尝君辍食察之而寤曰："此张生之所谓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者也。"

【译文】　张禄亲自上门求见孟尝君说："使衣服常新而不旧，使粮仓常满而不空，有办法做到这样，您知道这个办法吗？"孟尝君说："衣服常新而不旧，那是因为整治；粮仓常满而不空，那是因为富足。怎样才能做到这样？那道理可以讲来听听吗？"张禄说："希望您显贵时就举荐贤人，富足时就赈济穷人，这样就会使衣服常新而不旧，粮仓常满而不空。"孟尝君认为他说得对，欣赏他的用意，认为他的言辞有才辩，第二天就派人奉送黄金百斤、彩绘的丝绸百幅，进献给张先生。张禄拒绝不受。后来张禄又见到孟尝君，孟尝君说："前次有幸听到您教诲我说：'使衣服常新而不旧，使粮仓常满而不空，有办法做到这样，您知道这个道理吗？'我私下赞赏您的教诲，所以派人奉送黄金百斤，彩绘丝绸百幅，进献给先生，以补充先生家内供养不足的人。先生为什么拒绝不受呢？"张禄说："您如果要动用府中金钱，打开您的粮仓来补助士人，就会弄得衣破鞋穿也供给不上。还怎么顾得上使衣服常新不旧，粮仓常满不空呢？"孟尝君问："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张禄说："那秦国是四面地势险要的国家，游学求官的人很难进入。请您为我写一封简短的便函把我介绍给秦王。我前去如果受到礼遇，那本是您使我进入的；我前去如果不受礼遇，即使求人从中谋划，肯定也不会礼遇我了。"孟尝君说："就听您的吩咐吧！"便为张禄写了书信，将他介绍给秦王。张禄前去大受礼遇，他对秦王说："自从我来秦国，进入大王的境内，看见田地开拓得更多，吏民治理得更好，但是大王却有一样没有得到，大王知道这是什么吗？"秦王说："不知道。"张禄说："那齐国有个国相叫做孟尝君的，那人是个贤人。天下没有紧急情况则罢，一有紧急情况就能召集天下英雄俊杰及贤士，并与他们联合结交成为朋友的，想来就只有此人吧！那么大王何不为自己去和他结成朋友呢？"秦王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于是就派人奉送千金给孟尝君。孟尝君当时正在吃饭，他停下来仔细想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醒悟说："这就是张先生所说的衣服常新不旧、粮仓常满不空的道理啊！"

【原文】　庄周贫者，往贷粟于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焉，大息谓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南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鱼之肆矣。'今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即来，亦求臣佣肆矣。"文侯于是乃发粟百钟，送之庄周之室。

【译文】　庄周贫穷，前去向魏文侯借粮。魏文侯说："等我封地的粮食收上来再送给你吧。"庄周说："今天我来求见您时，在路旁牛蹄踩成的水坑中，有条鲫鱼在里面，它长叹一声对我说：'我还能活命呢！'我对它说：'等我为你南

去求见楚王，挖开长江、淮河的水来浇灌你。’鲫鱼说：‘现在我的命只须盆瓮装水就可救活，却要为我去求见楚王，决开长江、淮河的水来浇灌我，那你只好到卖干鱼的市场上去找我好了。’现在我因为贫穷才来借粮，您却说：‘要等我封地上的粮食收上来后才能赏赐你’。即使粮食收上来了，也只有到佣工市场上去找我了。”魏文侯于是就发粮百钟，送到庄周的家中。

【原文】　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翟人攻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诚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中曰：“欲有谏者为隐，左右言及国吏，罪。”

【译文】　晋平公问叔向说：“年成饥荒百姓多病，狄人又攻打我国，我该怎么办呢？”叔向回答说：“年成饥荒，明年就会恢复正常了；疾病瘟疫，也会停止的；狄人的进攻也不值得担心。”晋平公说：“还有比这更大的灾祸吗？”叔向回答说：“那大臣贪恋厚禄而不极力进谏；身边的近臣怕得罪国君又不敢说话；左右的侍从被小官收买拉拢，但国君又不知道。这才真正是最大的祸患。”晋平公说：“讲得好！”于是在全国下令说：“想要进谏的人被隐瞒不报，左右的人任意谈论国家官吏，都要治罪。”

【原文】　赵简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简子欲得之，陶君不与。承盆疽谓陶君曰：“简子将掘君之墓以与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将赦之；不者，将掘其墓，朽者扬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惧，请效二人之尸以为和。

【译文】　赵简子攻打陶邑，有两人抢先登城，死在城上。赵简子想要得到那二人的尸体，陶君不给。承盆疽对陶君说：“赵简子将会用挖掘您的祖坟作条件来与您的百姓进行交易，说：‘翻城越墙来投降的人，将会赦免他；否则，我就要挖掘他的祖坟，尸骨腐朽了的就把骨灰扬掉，没有腐烂的就分裂那尸体。’”陶君十分恐惧，便请求献上那两人的尸体来达成和议。

【原文】　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如？”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矣。”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对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赐其犹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知”。太宰嚭曰：“然则子有所酌也？”对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独不酌焉，不识谁之罪也？”

【译文】　子贡谒见吴国太宰伯嚭。太宰嚭问他说：“孔子这人怎么样？”子贡回答说：“我不能够了解他。”太宰嚭问：“你不了解他，为什么要以他为师呢？”子贡回答说：“就因为不了解他，所以拜他为师。孔子他好比大山林一样，人们能从他那里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太宰伯嚭又问：“你对孔子有什么增益吗？”子贡回答说：“孔子是不能增益什么的。再说我好比那一小堆泥土，用一小堆泥土来增添大山，不仅不能增加大山的高度，而且是不明智的。”太宰嚭说：“那么你酌取到什么吗？”子贡回答说：“天下有大酒缸，但只有你不去斟饮，不知这是谁的过错？”

【原文】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

【译文】　赵简子问子贡说：“孔子为人怎么样？”子贡回答说：“我不能了解。”赵简子不高兴地说：“先生跟随孔子几十年，完成学业才离开他，我问到你，你却说‘不能了解’，这是什么道理？”子贡说：“我好比那口渴的人到大江大海去饮水，只知道解渴罢了。孔子好比大江大海，我又怎么能够了解他？”赵简子说：“子贡这番话讲得真好啊！”

【原文】　齐景公谓子贡曰：“子谁师？”曰：“臣师仲尼。”公曰：“仲尼贤乎？”对曰：“贤。”公曰：“其贤何若？”对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贤，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对曰：“今谓天高，无少长愚智者皆知高。高几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贤而不知其奚若。”

【译文】　齐景公对子贡说：“你的老师是谁？”子贡说：“我拜孔子为师。”齐景公说：“孔子贤明吗？”子贡回答说：“贤明！”齐景公问：“他贤明到什么程度？”子贡回答说：“不知道。”齐景公说：“你知道他贤明，却不知道他贤明到什么程度，这说得通吗？”子贡回答说：“要说天很高，无论年幼年长、愚笨聪明的人都知道天很高。但高到什么程度呢？都只能说不知道。因此我也只知道孔子的贤明而不知道他贤明到什么程度。”

【原文】　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通。不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梃，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

乃犹以梃撞乎？”

【译文】　赵襄子对孔子说：“先生委质求见诸侯，经历了七十多个国君了，但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被了解。不知是这世上没有英明的国君呢，还是先生的主张本来就行不通？”孔子不回答他。后来赵襄子见到子路，便问他：“我曾经拿先生的主张问过先生，先生不回答。知道不回答，那就是故意隐瞒；隐瞒自己的主张，那怎么能称得上仁厚？假若真的不知道，那又怎么能称为圣人？”子路说：“树起天下的鸣钟却用草棍去撞击它，难道能使它发出声音吗？你这样问孔子，不就像用草棍来撞钟吗？”

【原文】　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曰：“季文子三穷而三通，何也？”子贡曰：“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而事贤则不侮，通而举穷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穷不事贤，其通不举穷，其富不分贫，其贵不礼贱。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译文】　卫国将军文子问子贡说：“季文子三次困厄，又三次显达，是什么原因呢？”子贡说：“他困厄时能向贤人学习，他显达时能推举困厄的人，他富裕时能将财物分给贫苦人，他尊贵时能礼待低贱的人。困厄时跟贤人学习就不会受到欺辱，显达时推举困厄的人就是忠于朋友，富裕时能分财物给穷人就会使宗族亲近，尊贵时能礼待低贱的人就会使百姓拥戴。他能获得这些当然是因为行仁义之道，失去这些就是由于天命。”卫将军文子又问：“有人失去它却不能再度获得，是什么原因呢？”子贡说：“他困厄时不向贤人学习，他显达时不推举困厄的人，他富裕时不分财物给穷人，他尊贵时不礼待低贱的人。他得到这些只是由于天命，他失去这些当然是因为不行仁义之道。”

【原文】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主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管仲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是德行高尚的人。"子路说："从前管仲劝说齐襄公，襄公不赏识他，这是没有辩才；想要拥立公子纠为国君却没有办到，这是没有才能；家人在齐国受到残害而无忧伤的表情，这是不慈；成了俘虏被关在囚车中却无羞惭之色，这是不知愧耻；后来又事奉他射过的国君，这是不贞；召忽为公子纠殉死，管仲却不殉死，这是不仁。先生凭什么要认为他德行高尚呢？"孔子说："管仲劝说齐襄公，襄公不赏识他，不是管仲没有辩才，而是襄公不懂得他的主张；想要拥立公子纠而失败，不是因为他无能，是因为不遇时机；家人在齐国受到残害而面无忧色，不是他不慈，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命该如此；成了俘虏关在囚车中却无羞惭之色，不是他不知道愧耻，而是他心中自有主张；后来又事奉他射过的国君，不是他不贞，而是他知道权衡时势；召忽为公子纠殉死，管仲不殉死，不是他不仁，召忽这样的人，只是作臣子的材料，不死就会成为三军的俘虏，为主殉死就可以名闻天下，他为何不去殉死呢？管仲这样的人，是天子的佐臣，诸侯的辅相，死了就难免成为沟中的死尸，不死就又可以在天下建立功业，他为何要去殉死呢？仲由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原文】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咎犯与赵衰孰贤？"对曰："阳处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智不知其士众，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无勇也；言之而不听，不贤也。"

【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咎犯与赵衰相比谁贤明？"师旷说："阳处父想做晋文公的臣子，通过咎犯引荐，三年都未显达，后来通过赵衰引荐，三天就显达了。才智不能了解他的士子民众，不算有才智；了解贤士却不举荐，这是不忠；想要举荐却又不敢，这是没勇气；有人举荐了贤士而不任用，这是不贤。"

【原文】　赵简子问于成抟曰："吾闻夫羊殖者贤大夫也，是行奚然？"对曰："臣抟不知也。"简子曰："吾闻之，子与友亲，子而不知，何也？"抟曰："其为人也数变。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过；其二十也，仁以喜义；其三十也，为晋中军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为边城将，远亲复来；今臣不见五年矣，恐其变，是以不敢知。"简子曰："果贤大夫也，每变益上矣。"

【译文】　赵简子问成抟说："我听说羊舌职这个人是一个贤能的大夫，他的品行怎么样？"成抟回答说："我不知道。"赵简子说："我听说你与他友好亲近，你却说不了解他，这是为什么？"成抟说："羊舌职他为人有多次变化：他十五岁时，品行方正不掩盖自己的过失；他二十岁时，为人仁厚而喜欢道义；他

三十岁时，作了晋国中军尉，作战勇敢而喜欢仁爱；他五十岁时，做了驻守边境的大将，使远方的人又来亲附。现在我没有见到他已有五年了，恐怕他又有变化，因此不敢说了解他。”赵简子说：“羊舌职真是贤能的大夫啊！每次的变化都是愈变愈好！”

说苑卷十二　奉使

【原文】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若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译文】　《春秋》上的文辞，有彼此相反的四处：既然讲了大夫不要专断，那就是不能擅自行事；又说出境后只要可以稳定政权，有利国家，那么也可以专断行事。既然讲了大夫奉君命出使，进退由大夫作主；又说奉君命出使，知道父母去世要缓行致哀但不能返回。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这四处各有不相逾越的标准，是不可任意转移的。不能擅自行事，讲的是一般正常情况；可以专断，讲的是拯救危亡排除患难；进退由大夫作主，讲的是将帅用兵打仗；出使缓行却不能回国，讲的是途中听说父母去世时的做法。公子结专擅行事，《春秋》上并不非难他，是认为他解救了鲁庄公的危难；公子遂擅自行动，《春秋》上谴责他，是认为鲁僖公当时国家并没有危险。国君有危难却不果断地去拯救，这是不忠；如果没有危难却专擅行事，这是不守臣道。古书记载说：“《诗》没有完全一致的解释，《易》没有始终如一的吉卦，《春秋》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赵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诫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尝悲若此也。”王曰：“宫商固方调矣。”使者曰：“调则何不书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湿，弦有缓急，宫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书。”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辞，遭吉则贺之，凶则吊之。今楚、赵相去千有余里，吉凶忧患不可豫知，犹柱之不可书也。”《诗》云：“莘莘征夫，每怀

靡及。”

【译文】　赵王派遣使者到楚国去。刚弹瑟为使者送行，又告诫他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话去做。”使者说：“大王弹瑟，音调未曾像这样悲哀过。”赵王说：“音调本来是刚才就调好的。”使者说：“调好了音为什么不记在弦柱上呢？”赵王说：“天气有干燥湿润的时候，弦也随之有松紧，音的转移是不能预知的，因此不去记它。”使者说：“英明的君主派人出使，只把事情托付给他，而不用言辞来限制他。遭遇顺利就祝贺他，遭遇凶险就慰劳他。楚、赵两国相距千里有余，吉凶忧患不能预知，就好比弦柱上不能记下调好的音一样。”《诗经》上说：“众多匆匆赶路的使者，各自的私念无暇顾及。”

【原文】　楚庄王举兵伐宋，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过郑，郑新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之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扬乃许。于是楚乘扬以楼车，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虽死无二。”王曰：“汝之许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庄王卒赦解扬而归之。晋爵之为上卿。故后世言“霍虎”。

【译文】　楚庄王兴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想要发兵援救宋国。伯宗劝谏说：“上天正要兴盛楚国，不能去讨伐它。”于是就寻找勇士，找到霍邑人解扬，字子虎。派他前去传命让宋国不要投降。解扬途经郑国，郑国新近与楚国亲善，就捉住解扬把他送给楚国。楚王厚赏解扬，与他相约，让他反传晋君的话，让宋国赶快投降。楚王多次强迫要挟解扬，解扬才答应了。于是楚王让解扬乘坐有瞭望楼的战车，命他呼唤宋君，使宋国投降。解扬这时却违背与楚王的约定而传达晋君的意旨说：“晋国正集中全国的兵力来援救宋国，宋国即使情况危急，也决不要投降楚国。晋国的军队很快就要到了！”楚王大怒，准备烹死解扬。解扬说：“国君能够制定命令是义，臣子能够承受命令是信。我接受了我的国君的命令而出使，即使死了也无二心。”楚王说：“你答应了我，随后又背叛我，那诚信在什么地方？”解扬说：“我之所以答应大王，是想要以此来完成国君给我的使命，我现在没有遗憾了。”于是他回头对楚军说：“作为臣子不要忘记为国君尽忠而死！”楚王的弟弟们都劝谏楚王赦免他，于是楚王终于赦免解扬并送他回国。晋国封赏他上卿的爵位，因此后人称他为“霍虎”。

【原文】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辞而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秦王曰："秦破韩灭魏，鄢陵君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吾岂畏其威哉？吾多其义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辞而不受，是轻寡人也。"唐且避席对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于先君而守之，虽复千里不得当，岂独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见天子之怒乎？"唐且曰："主臣，未曾见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尝见夫布衣韦带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韦带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头颡地耳。何难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之士怒也。夫专诸刺王僚，慧星袭月，奔星昼出；要离刺王子庆忌，苍隼击于台上；聂政刺韩王之季父，白虹贯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韦带之士怒矣，与臣将四。士含怒未发，祲厉于天。士无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秦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译文】　秦王想用五百里土地换取鄢陵，鄢陵君拒绝不肯，派了唐且前去向秦王致歉。秦王说："秦国破韩灭魏，只有鄢陵君能保存住五十里的地方，我难道惧怕他的威势吗？我是赞赏他的仁义！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来交换鄢陵，鄢陵君竟然拒不接受，这是小看我。"唐且离开座位回答说："并不是这样的！那能够不以利害支配行动的人，就是鄢陵君。鄢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封地并保有它，即使千里之地也不能相抵，难道会看重五百里土地吗？"秦王生气地变了脸色，大怒说："你曾见过天子发怒吗？"唐且说："不敢，也未曾见过。"秦王说："天子一发怒，就会死人百万，血流千里。"唐且说："大王曾见过贫贱之士发怒吗？"秦王说："贫贱之士发怒，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用头来撞地罢了。这有什么难知的！"唐且说："这只不过是村夫愚人的发怒罢了，并不是贫贱之士的发怒。那专诸刺杀吴王僚，慧星扫过月亮，流星白天出现；要离刺杀王子庆忌，苍鹰扑在高台上；聂政刺杀韩王的叔父，一道白气直冲太阳。这三个人都是贫贱之士的发怒，与我将成为四人。贫士满怀怒气没有发泄，将使灾象上感云天。贫士不发怒则罢，一发怒，两人倒地，血流五步。"说完马上用手握住他的匕首，站起来注视着秦王说："现在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秦王大惊失色，挺直身子说："先生请坐下，我明白了：秦国破韩灭魏，鄢陵君之所以只凭五十里土地保存下来，只是任用了先生的原故罢了。"

【原文】　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请求救于吴。公曰："奚先君宝之用？"子贡曰："使吴责吾宝而与我师，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杨杆麻筋之弓六往。子贡谓吴王曰："齐为无道，欲使周公之后不血食。且鲁赋五百，邾赋三百，不识以

此益齐，吴之利与，非与？”吴王惧，乃兴师救鲁。诸侯曰：“齐伐周公之后，而吴救之。”遂朝于吴。

【译文】　齐国攻打鲁国，子贡谒见鲁哀公，请求向吴国求救。鲁哀公说：“要用先生留下的什么宝物呢？”子贡说：“假若吴国要索取我国宝物才派给我国救兵，这个国家就不可依恃。”于是子贡就带上六张杨木麋皮弓前往吴国。子贡对吴王说：“齐国做出无理的事，想要使周公的后代不能再祭祀祖先。再说鲁国军赋五百丘，邾国军赋三百丘，不知道用这些来补益齐国，是对吴国有利呢，还是不利？”吴王感到恐惧，就发兵援救鲁国。诸侯说：“齐国攻打周公的后代，吴国却援救它。”于是都到吴国朝拜。

【原文】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称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国乎？”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可得使者。”仓唐曰：“臣愿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凫，好北犬。”于是乃遣仓唐緤北犬、奉晨凫，献于文侯。仓唐至，上谒曰：“孽子击之使者，不敢当大夫之朝，请以燕闲，奉晨凫敬献庖厨，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击爱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仓唐而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为之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礼》，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毋偶，无所拟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于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仓唐以鸡鸣时至。太子迎拜受赐，发箧，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早驾，君侯召击也。”仓唐曰：“臣来时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赐击衣，不以为寒也。欲召击，无谁与谋，故敕子以鸡鸣时至。《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故曰：“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赵仓唐一使，而文侯为慈父，而击为孝子。太子乃称《诗》曰：“‘凤皇于飞，哕哕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舍

人之谓也。”

【译文】　魏文侯封太子击到中山国。过了三年，没有派使臣前来。舍人赵仓唐进见太子说：“作为儿子，三年听不到父亲的信息，不能算孝顺；作为父亲，三年不过问儿子，不能说是慈爱。您为何不派人出使大都呢？”太子说：“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了，但还未能找到可以出使的人。”仓唐说：“我愿意奉命出使。不知魏文侯有什么嗜好？”太子说：“父王嗜好野鸭和北方的猎犬。”于是就派仓唐拴上北方的猎犬，捧着野鸭，去进献给魏文侯。仓唐到了魏都，上书求见说：“庶子击的使者，不配像大夫一样朝见，请求君侯在退朝休息时，奉上野鸭敬献给厨房，牵来北方猎犬敬献给内侍。”魏文侯高兴地说：“击敬爱我，知道我爱吃什么，也知道我喜好什么。”于是召见仓唐，问他：“击一向可好？”仓唐说：“是的，是的！”像这样回答了几次，仓唐才说：“君侯已让太子出外并封他中山国，您还称呼他的名字，这不符合礼制。”魏文侯感到吃惊并因此变得严肃起来，又问他说：“你的君主没有什么病痛吗？”仓唐说：“我来的时候他还在堂上拜送这封书信。”魏文侯又回头指着左右的人问他：“你的君主与他们相比，身高怎么样？”仓唐说：“按《周礼》，拿人相比一定要与他同类。诸侯无人可以相提并论，没有谁能拿来比他。”魏文侯又问：“与我相比，他的身高怎么样？”仓唐说：“您赏给他外库的皮衣，都能穿，赏给他的大带，也不用再改作。”魏文侯又问：“你的君主学习什么？”仓唐说：“学《诗》。”魏文侯问：“在《诗》中喜好哪些篇章？”仓唐说：“喜好《晨风》、《黍离》。”魏文侯自己诵读《晨风》：“那疾飞的鹞鹰，飞往茂密的北林，没有见到君子，满腹忧思难忍。怎么办呢怎么办？他忘了我没有一点恩情。”魏文侯说：“你的君主认为我忘了他吗？”仓唐说：“不敢。只不过时常思念您罢了。”魏文侯又诵读《黍离》：“黍穗累累下垂，粟苗尚未吐穗。步行迟缓，心神不宁。了解我的知道我心忧，不了解我的以为我追求什么，悠悠苍天呀！这算是怎样的人呢？”魏文侯说：“你的君主怨恨我吗？”仓唐说：“不敢，只不过时时思念您罢了。”魏文侯于是派遣仓唐赏赐太子衣服一套，命仓唐在鸡叫时送到。太子迎接，跪拜领受赏赐。打开箱子。看见衣服，上衣下裳完全颠倒。太子说：“赶快趁早驾车，君侯要召见我。”仓唐说：“我回来时没有接受这样的命令。”子说：“父王赏赐衣服给我，并不是认为我受冻了，想要召见我，又没有谁和他商量，所以命你在鸡叫时赶回来。《诗》上说：‘东方天还未亮，倒穿上衣下裳；穿倒了上衣，穿反了下裳；因为主人召唤忙。’”于是太子便西去谒见魏文侯。魏文侯大喜，便置办酒宴并宣称说：“疏远贤人而亲近所爱的人，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于是就派出小儿子挚，封他到中山国，并恢复太子击的地位。所以说：“想要了解儿子就要看他交的朋友，想要了解君主就要看他所派遣的使者。”赵仓唐一出使，就使魏文侯变成慈父，并使击

变成孝子。太子于是引《诗》说：“‘凤凰在飞翔，翅膀哕哕作响，栖息在停下的地方。王朝的贤士济济一堂，只供君子驱使，他们会取宠于天子。’说的就是舍人赵仓唐这样的事。”

【原文】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反，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明年，又使豚尹观，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先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

【译文】 楚庄王想要讨伐晋国，派豚尹去观察晋国的情况。豚尹回来说：“还不能讨伐。晋国上层的人忧劳，下层的人安乐。况且还有贤臣在那里，名叫沈驹。”第二年，楚庄王又派豚尹前去观察晋国的情况。豚尹回来说：“现在可以进兵了。当初的贤人已经死了，阿谀奉迎的小人大多在国君的宫廷中。晋君好作乐而无礼节，下层的人处境艰难而怨恨上层的人。上下不一条心，兴兵讨伐它，晋国的百姓一定首先反叛。”楚庄王听从了他的意见，果真像他说的那样。

【原文】 梁王赘其群臣而议其过。任座进谏曰：“主君国广以大，民坚而众，国中无贤人辩士，奈何？”王曰：“寡人国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独治之，安所用贤人辩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齐无故起兵攻鲁，鲁君患之，召其相曰：‘为之奈何？’相对曰：‘夫柳下惠少好学，长而嘉智，主君试召使于齐。’鲁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于齐，齐不听。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对曰：‘臣闻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于齐，纵不解于齐兵，终不愈益攻于鲁矣。’鲁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来，入门祛衣不趋。鲁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谓饥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尝能以欢喜见子。今国事急，百姓恐惧，愿藉大夫使齐。’柳下惠曰：‘诺。’乃东见齐侯。齐侯曰：‘鲁君将惧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惧。’齐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鲁城芒若类夫亡国，百姓发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视若鲁君类吾国子，曰不惧，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惧者，以其先人出周，封于鲁，君之先人亦出周，封于齐。相与出周南门，刳羊而约曰：‘自后子孙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惧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齐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至解齐释鲁之难，奈何无贤士圣人乎？”

【译文】 魏王召集群臣议论他的过失。任座进谏说：“君主国土广大，百姓强悍而众多，国中没有贤人辩士，该怎么办？”魏王说：“我的国家小而且土地狭窄，百姓软弱，臣子又少，我一个人就能治理它，要用那些贤人辩士干什么？”任座说：“不对！从前齐国无故起兵攻打鲁国，鲁君担忧这件事，召见他

的国相说：‘对这件事怎么办？’国相回答说：‘那柳下惠从小就好学，长大后聪明多智，君主不妨召他出使齐国。’鲁君说：‘我是千乘大国之主，就是亲自出使到齐国，齐国也不会听的。那柳下惠只不过是一个穿布衣、束皮带的寒士，让他出使齐国又有什么好处呢？’国相回答说：‘我听说：求不到火种，不能指望烧烤。现在让柳下惠出使到齐国，纵然不能使齐军解围，终究不会使齐国加紧攻打鲁国吧！’鲁君这才说：‘就这样吧。’国相立即派人召见柳下惠，柳下惠进来后撩衣缓行。鲁君离开座位起身说：‘我是所谓饿了才找粮食，渴了才挖井的人，未曾能在欢乐的时候接见你。现在国事紧急，百姓恐惧，希望借重大夫出使齐国。’柳下惠说：‘好吧！’于是就往东去谒见齐侯。齐侯问：‘鲁君已经害怕了吧？’柳下惠说：‘我的国君不害怕！’齐侯十分生气地说：‘我远看你们鲁国城邑渺茫得跟那即将灭亡的国家一样，百姓撤房砍树来抢修城墙；我看你们国君像我国的子民一样，还说不怕，这是为什么？’柳下惠说：‘我的国君之所以不害怕，是因为他的祖先出自周室，封在鲁国；你的先王也出自周室，封在齐国。他们一起走出周国都的南门，剖羊盟誓说：“今后子孙中敢有互相攻伐的人，让他受死罪像这剖开的羊一样。”我的国君当然因为有剖羊的盟约而不害怕。要不然，百姓不会不紧张。’齐侯于是就撤兵三百里。那柳下惠只不过是穿布衣、束皮带的贫士，一到便使齐军解围，免除了鲁国的危难，怎么能没有贤士圣人呢？”

【原文】　陆贾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佗椎结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惟汉王先入送，据咸阳。项籍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越则杀王以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肖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问：“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尝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踦

□山海之间，譬若汉一郡，何可乃比于汉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陆生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为太中大夫。

【译文】 陆贾跟随汉高祖平定天下，被称为有口才的辩士，总在高祖身边，经常出使诸侯。到汉高祖称帝时，中原刚刚安定，尉佗平定了南越，便在那里自立为王。高祖派陆贾赐给尉佗印信，封他作南越王。陆贾到了南越，尉佗把头发结成椎状，伸腿按膝坐着接见陆贾。陆贾便劝说尉佗道：“您是中国人，亲戚兄弟的坟墓都在真定，现在您却违反本性，抛弃衣帽，想要凭着小小的南越与天子对抗，成为敌国，灾祸将很快降临到您的身上！再说那秦朝丧失了它的政权，诸侯豪杰同时起兵，只有汉王先入关中，占据了咸阳。项羽违背了先前的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服从他，可说得上强盛到极点。但是汉王从巴蜀起兵，征伐天下，攻掠诸侯，终于诛灭了项羽。五年之内，海内平安，这并不是靠人的力量，是上天要树立汉朝。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不帮助天下诛除强暴叛逆，将相们都想要调兵来诛灭您。天子怜惜百姓刚受劳乏困苦，打算让他们休养生息，派遣我来授给您印玺，分剖符信沟通往来。您应该出城迎接向北称臣。您竟想凭着刚刚缔造还不和顺的南越在这里逞强。汉朝如果真的知道您这样，就会挖掘焚烧您祖先的坟墓，夷灭您的宗族，派一副将率领十万军队来到南越，南越人就会杀死您而归降汉朝，这如同覆手翻掌一样的容易。”这时尉佗便很快站起身来，向陆贾道歉说：“我住在蛮夷地区很久了，太有失礼仪了。”便又问陆贾说：“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更有才干？”陆贾说：“大王您好像更有才干。”尉佗又问：“我与皇帝相比，谁更贤明？”陆贾说：“皇帝从沛县丰邑起兵，讨伐暴秦，诛灭强大的楚霸王，替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了五帝三王的事业，统治中国，中国的人以亿万来计算，土地方圆上万里，据有天下肥沃的地方，人多车多，万物丰盛富饶，政权由一家掌握，从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世。现在大王您人众不过几十万，都是蛮夷，处在崎岖的高山大海之间，好比汉朝的一个郡，怎么能够与汉王相比呢？”尉佗大笑说：“因为我不从中原起兵，所以在这里称王；假若我也处在中原，难道就比不上汉王！”于是尉佗十分赏识陆贾，挽留他，常在一起宴饮达数月之久。尉佗说：“南越国中没有人与我谈得来，直到你来，才让我每天都能听到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尉佗赏赐给陆贾价值千金的珠宝，另外又赠送了千金。陆贾便拜尉佗为南越王，让他称臣遵守汉朝的约束。陆贾回朝报告了这一切，汉高祖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原文】　晋、楚之君相与为好，会于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晋、楚大夫曰："趣以见天子礼见于吾君，我为见子焉。"使者曰："冠虽敝，宜加其上；履虽新，宜居其下。周室虽微，诸侯未之能易也。师升宋城，臣犹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诸大夫瞿然，遂以诸侯之礼见之。

【译文】　晋、楚两国的国君相互结为友好，在宛丘山上会盟，宋国派人前往。晋、楚两国的大夫说："你赶快以拜见天子的礼节去拜见我们的国君，我们才为你引见。"宋国使者说："帽子虽然破旧，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是新的，也应该穿在脚下。周王室虽然衰微，诸侯谁也不能取代它。即使军队登上宋国城墙，我也不会改变向周王称臣。"说完拱拱手就离开了他们。这些大夫感到吃惊，终于按见诸侯的礼节使他进见。

【原文】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被衣出以见诸发，令逐韩子。《诗》曰："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谓也。

【译文】　越国派遣诸发带一枝梅花送给魏王。魏王有个臣子名叫韩子，他看 看左右的人说："哪有用一枝梅花来赠送诸侯国君的呢？请让我替你们羞辱他。"于是他出宫对诸发说："大王有命令：来客要戴上帽子才能以礼相见；不戴上帽子，就不能以礼相见。"诸发说："那越国也是天子所封，不能住在中原地区，只好住在近海一带，赶走了外族人来作为自己居住的地方。但蛟龙又在那里与我国相争，因此剪除毛发彩绘身体，班斓多彩，来摹仿龙王子孙，为的是使水神逃避。现在贵国君王却命令戴上帽子才以礼相见，不戴帽子就不以礼相见。假如贵国的使者，有机会经过我国，我国的君王也会下命令说：'来客必须剪除毛发，彩绘身体，然后才接见他。'贵国对此将会如何？如果对此心安理得，我愿借顶帽子戴上，来拜见贵国君王；如果不能心安理得，请不要改变我国的习俗。"魏王听到了这番话，披衣出宫来接见诸发，命令赶走韩子。《诗经》上说："只有君子出使，才能受到天子的宠爱。"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原文】　晏子使吴，吴王谓行人曰："吾闻晏婴盖北方之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命傧者："客见，则称天子请见。"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

见。”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

【译文】　晏子出使吴国，吴王对掌管朝觐的官员说：“我听说晏子是北方善于辞辩、熟习礼仪的人。”又命引见宾客的官吏说：“有宾客求见，就宣称天子有请。”第二天，晏子有事求见，掌管朝觐的官员说：“天子有请。”晏子一再显出不满的神色说：“我奉了本国君王的命令，将要出使到吴王所在之地，但我愚昧迷乱而进入天子的朝廷，请问吴王在哪里呢？”这之后吴王只好说：“夫差请先生进见。”晏子按拜见诸侯的礼仪进见吴王。

【原文】　晏子使吴，吴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蛮夷之乡，希见教君子之行，请私而毋为罪。”晏子憱然避位。吴王曰：“吾闻齐君盖贼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对曰：“臣闻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劳；大事不得，小事不为者，必贫；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门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讥晏子也，犹倮而訾高橛者。”

【译文】　晏子出使吴国，吴王说：“我居住在僻远荒陋的蛮夷之乡，很少见识君子的德行，请让我小便而不要怪罪。”晏子不高兴地离开座位。吴王说：“我听说齐君又坏又傲慢、又野蛮又残暴，你竟能容忍他，这太过分了吧？”晏子立即回答说：“我听说：精细的事情不懂，粗笨的事情不能做的人，必定会劳苦；大事不能做，小事又不愿做的人，必定会贫困；大的方面不能招致人才，小的方面又不能到别人门上求谒的，必定会遭困顿。这就是我做官的原因。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能够用道义来教诲别人吗？”晏子出宫。吴王笑着说：“今天我讥讽晏子，就像裸体的人嘲笑那衣服掀得很高的人一样。”

【原文】　景公使晏子使于楚，楚王进桔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桔当去剖。”晏子对曰：“臣闻之，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桔柚不剖。今万乘无教，臣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译文】　齐景公派晏子出使到了楚国，楚王命人送上桔子并放有削皮的弯刀。晏子没有剖开就连皮一起吃了。楚王说：“桔子应当去皮剖开再吃。”晏子回答说：“我听说，在君主面前受赐的，瓜果桃李不削皮，桔子柚子不剖开。现在大王事先没有下令，我就不敢剖开。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会剖开的，我并非不懂得。”

【原文】　晏子将使荆，荆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子，贤人也。今方来，欲

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于是荆王与晏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对曰：“坐盗。”王曰：“齐人固盗乎？”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桔，齐王使人取之而树之江北，生不为桔乃为枳。何以然者？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荆而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伤子，而反自中也。”

【译文】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说这件事，就对左右的人说：“晏子是个贤人，现在就要来我国，我想要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左右有人回答说：“在他来了以后，我就捆绑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问：‘这是什么人？’我就回答说：‘是齐国人。’大王又问：‘犯了什么罪？’我就说：‘犯了盗窃罪。’”当晏子来时，楚王与晏子站着谈话，就有一个人被绑着从楚王面前走过。楚王问：“这是什么人？”回答说：“是齐国人。”楚王问：“犯了什么罪？”回答说：“犯了盗窃罪。”楚王说：“齐国人生来就盗窃吗？”晏子回头看着楚王说：“江南有桔树，齐王派人取来栽在江北，长不成桔树却变成了枳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那水土使它变成这样的。这个齐国人在齐国不会盗窃，来到楚国就盗窃，该不是水土使他这样吧！”楚王说：“我想要伤害你，反而中伤了自己。”

【原文】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贤，故宜使楚耳。”

【译文】　晏子出使楚国。晏子身材矮小，楚国人在大门的旁边开了一道小门来接待晏子。晏子不从小门入，说道：“出使到狗国，才从狗门进入。现在我出使楚国，不应当从此门进入。”引见宾客的官吏便重新引导晏子从大门入宫。拜见楚王后，楚王问晏子：“齐国没有人吗？”晏子回答说：“齐国的临淄有七千五百户，张开衣袖就能连成帷幕，挥洒汗水如同下雨，人多得肩靠肩、脚挨脚，怎么会没有人？”楚王又问：“既然这样，那又为什么要派你当使臣呢？”晏子回答说：“齐国委派使臣各有特定的君主，那贤能的人就出使贤明的君主，不贤的人就出使不贤的君主。我是最不贤的了，所以只好出使楚国。”

【原文】　秦楚构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构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

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孰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

【译文】　秦楚两国交战，秦王派人出使楚国。楚王派人戏弄秦国使者说：“你这次来占卜过吗？”秦国使者回答说：“占卜过。”楚人问：“占卜的结果是什么？”秦使回答说：“吉利。”楚人说：“唉！太严重了，你们国家竟没有占卜的良龟！楚王正要杀你来祭钟，哪有什么吉利可言！”秦使说：“秦楚两国交战，我的大王派我先来察看情况。如果我死了不能回去，那么我们大王就知道警惕戒备，整顿统一军队来防御楚军，这就是我认为的吉利。再说如果死人没有知觉，又何必用来祭钟？如果死者有知觉，我难道会使秦国出差错来帮助楚国吗？我将会使楚国的钟鼓发不出声响，那么楚国就将无法整齐统一它的士卒并治理君王的军队。那杀死别国使臣，灭绝别国谋士，不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原则。大夫不妨仔细想想这个道理。”楚国的使者将此情况报告楚王，楚王就赦免了秦国的使者。这就是所说的造化与命运。

【原文】　楚使使聘于齐，齐王飨之梧宫。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汉之鱼吞舟，大国之树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齐，遵洛路，渡济桥，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王歜绝颈而死于杜山，公孙差格死于龙门，饮马乎淄渑，定获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逃于城阳之山。当此之时，则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陈先生对之。”陈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应之。”刁勃曰：“使者问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为无道加诸申氏，杀子胥父与其兄，子胥被发乞食于吴，阖闾以为将相。三年，将吴兵，复仇乎楚，战胜乎柏举，级头百万，囊瓦奔郑，王保于随。引师入郢，军云行乎郢之都。子胥亲射宫门，掘平王冢，笞其坟，数以其罪，曰：‘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后止。当若此时，梧可以为其枘矣！”

【译文】　楚国派遣使者到齐国作友好访问，齐王在梧宫设宴款待楚国使者。楚使说：“梧宫真大啊！”齐王说：“长江、汉水的鱼可以吞下船只，大国的建筑必然规模宏大，使者何必对此感到惊奇呢？”楚使说：“从前燕国进攻齐国，沿着洛路，渡过济桥，焚烧雍门，攻击齐国左翼而让开齐国右翼，王歜在杜山断颈而死，公孙差在龙门格斗而死，燕军在淄水渑水饮马，在琅邪大获全胜。齐王与太后逃奔到莒邑，又逃到城阳山上。在那个时候，梧宫的宏大又如何呢？”齐王说：“陈先生回答他。”陈子说：“我不如刁勃的口才。”齐王说：“那刁先生就回答使者。”刁勃说：“使者问的是梧宫的寿命吗？从前，楚平王做了些昏庸

无道的事，施加到申胥身上，杀死子胥的父亲和他的兄长。子胥披发讨饭到了吴国，阖闾让他作了将相。过了三年，子胥率领吴军，向楚国复仇。在柏举取胜，斩首百万，楚国令尹囊瓦逃奔郑国，楚王退保随邑。伍子胥引军进入郢都，吴军云集在郢都。子胥亲自放箭射向楚王宫门，挖掘楚平王的墓地，鞭打他的坟墓，数说他的罪过，说：‘我的先人无罪却被你杀死！’士卒每人在楚平王的坟上加抽一百鞭，然后才罢休。在那个时候，梧宫可以作为楚王的避难所。”

【原文】　蔡使师强、王坚使于楚，楚王闻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独为师强、王坚乎？趣见之，无以次。”视其人状，疑其名，而丑其声，又恶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无人乎？国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国可伐也；端以此人试寡人乎？国可伐也。”故发二使见三谋伐者，蔡也。

【译文】　蔡国派遣师强、王坚出使到楚国。楚王听到使者的姓名便说：“人的姓名大多是能显明自己品格的，单单会有叫做师强、王坚的吗？立即召见他们，不要迟缓。”召见后，细看那二人的形状，怀疑他们的姓名，并觉得他们的声音难听，又厌恶他们的容貌。楚王大怒说：“这个蔡国没有人了吗？那它的国家就该被攻伐了；是有人不派遣吗？它的国家也该被攻伐；特地要用这二人来试探我吗？那它的国家也该被攻伐。”那派出两个使者却给楚国造成三种谋图攻伐借口的，就是蔡国。

【原文】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简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谋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简子按兵而不动耳。

【译文】　赵简子准备袭击卫国，派史黯前去窥探卫国的情况，史黯预计要一至六个月的时间才能返回。赵简子问他：“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史黯说：“想要得到利益却受到损害，这是因为不明瞭情况。现在蘧伯玉做了卫相，史鰌辅佐卫君；孔子在那里做宾客，子贡在卫君跟前受使唤，言听计从。《易》上说：‘涣其群，元吉。’‘涣’的意思就是贤能；‘群’的意思就是人多；‘元’的意思就是吉利的开始。‘涣其群元吉’的意思，讲的就是他的辅佐臣子中有很多贤人。”赵简子于是就按兵不动了。

【原文】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侯，毋择行道失之，徒献空笼见齐侯，曰：“寡君使臣毋择献鹄，道饥渴，臣出而饮食之，而鹄飞冲天，遂不复反。念思非无钱以买鹄也，恶有为其君使轻易其弊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剑刎颈，腐肉

暴骨于中野也，为吾君贵鹄而贱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陈蔡之间也，恶绝两君之使。故不敢爱身逃死，来献空笼。唯主君斧质之诛。”齐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贤子鹄远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愿献子大夫以为汤沐邑。”毋择对曰：“恶有为其君使而轻易其弊，而利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译文】　魏文侯派遣舍人毋择献天鹅给齐侯。毋择走在路上丢失了天鹅，只好去献上空笼。他见到齐侯说：“我的国君派我来敬献天鹅，在路上天鹅饥渴，我放它出来饮水喂食，天鹅却一飞冲天，终于不再返回。仔细想来并非无钱再买天鹅，但哪有为自己君主出使却轻易地丢失了他的礼物的呢？仔细想来并非不能拔剑自刎，在荒野抛尸露骨，但这样别人会认为我的君主看重天鹅而轻贱士人。仔细想来也并非不敢逃跑到陈、蔡两国去，但担心断绝了两国的往来。所以我不敢爱惜性命而逃避死罪，只好来献上空笼，任凭君主刀砍斧劈。”齐侯十分高兴地说：“我今天能得到你这三句话，比得到天鹅强多了。我在都城郊外有土地百里，愿奉送给你作为生活供养的封邑。”毋择回答说：“哪有为自己君主出使，却轻易地丢失了他的礼物，又为私利而接受诸侯土地的呢？”于是走出齐宫再也不返回。

说苑卷十三　权谋

【原文】　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传》曰：“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此大谋之术也。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若此人者，居乱世则不害于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则必得天下之权。彼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权谋之术？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夫知者举事也，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

【译文】　圣明的帝王做事情，一定要首先从谋略上仔细思虑，然后通过卜筮来考察。白屋的贫士，都参与他的谋划；割草砍柴的奴仆，也要尽心竭力。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失算失策。古书记载说：“众人的智慧，能够预测上天的旨

意。应多听取众人的意见，独立地决断则全凭一人。”这就是谋划大事的方法。智谋有两种：上等的智谋懂得事物穷通的规律，次一等的知道事物的发展变化。懂得穷通规律的人，能预见存亡祸福的本原，预知盛衰废兴的起始。坏事在未萌生时，就预防它；灾难在未形成时，就设法避免。像这样的人，处在乱世不会损害他自身，处在太平盛世就一定能掌握天下的权柄。那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人也算高明的了，遇事能知道得失成败的区别，并追寻它最终的结果，所以不会使事业荒废和失败。孔子说：“能够同他一起达到某种成就的人，但不一定能够同他一样通权达变。”如果不是懂得穷通规律，知道事物的发展变化，那又怎么能实行权谋的方法呢？权谋有正派的也有邪恶的。君子的权谋是正派的，小人的权谋就是邪恶的。那正派人的权谋是为了公众，所以他为百姓尽心，对国家忠诚；那邪恶的人好谋私利，所以他对百姓就欺诈。欺诈就会造成祸乱，忠诚就会太平。因此尧的九个臣子忠诚朝廷就兴旺，舜的四个恶臣奸诈就被诛灭在荒野。忠诚的人兴隆并延伸到后代，奸诈的人在他自身就会遭毁灭。懂得事物穷通规律和发展变化并擅长权谋的人，一定要详察忠诚与奸诈的本原，并以此立身处世，这也是权谋的方法。那有智慧的人做事情，盈满时就想到会溢出，平坦处就想到险阻，安定时就想到危亡，曲折处就想到端直。由于注重预先防备，唯恐考虑不周到，因此做什么事情也不会受挫折。

【原文】　杨子曰：“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仆子曰：“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译文】　杨子说：“遇事能够使人贫穷，也能使人富有，会妨害人的品行；遇事能够使人生存，也能够使人死亡，会妨害人的勇气。”仆子说：“杨子虽然有智慧，却不懂得天命。所以他的智慧常使人疑惑。”人们说：“懂得天命而不疑惑的人，就是晏婴。”

【原文】　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犊犨，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则天下可图也。”于是乃召泽鸣、犊犨，任之以政而杀之。使人聘孔子于鲁。孔子至河，临水而观，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于此，命也夫！”子路趋进曰：“敢问奚谓也？”孔子曰：“夫泽鸣、犊犨，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之未得志也，与之同闻见；及其得志也，杀之而后从政。故丘闻之：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干泽而渔，则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丘闻之，君子重伤其类者也。”

【译文】　赵简子说：“晋国有泽鸣、犊犨二人，鲁国有孔丘。我杀掉这三个人，就可以图谋天下了。”于是他就召见泽鸣、犊犨二人，将政事委任给他俩

后又杀死了他们。他又派人到鲁国聘请孔子。孔子到了黄河边，站在水边观看，说："浩浩荡荡的河水真美呀！我不从这里渡过，是命运的安排啊！"子路立即上前问道："可以请教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孔子说："那泽鸣、犊犨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还未掌权时，与他二人见识相同；到赵简子得志时，就杀掉他们再执掌国政。我听说：剖腹取胎烧炙幼畜，麒麟就不会到来；弄干大泽捕鱼，蛟龙就不会游来；翻转鸟巢打破鸟蛋，凤凰就不会飞来。我还听说，君子对他同类的不幸遭遇特别伤感。"

【原文】　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周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釐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舆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庙乎？"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英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人报曰："周釐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

【译文】　孔子与齐景公一起闲坐。左右的人报告说："周王派了使者来，说周庙被火烧了。"齐景公出去问道："是哪一个周庙？"孔子说："是周釐王的庙。"景公问："你凭什么知道是周釐王的庙被烧？"孔子说："《诗》上说：'伟大的天帝，它的命令不会有差错。上天对待人，一定要回报有德行的人。'灾祸也会像这样。那周釐王改变文王、武王的制度而大兴黑色和黄色服饰，宫室车马极其奢侈，不可劝阻。所以上天降灾给他的祭庙，因此知道他的祭庙被烧。"齐景公问："上天为什么不降灾给他本身而降灾给他的祭庙呢？"孔子说："上天是因为文王的缘故。假若降灾给他身上，文王的后代岂不是就断绝了吗？因此降灾给他的祭庙，来暴露他的过错。"左右的人报告说："烧的是周釐王的庙。"齐景公大惊，起身对孔子拜了两拜说："好啊！圣人的智慧？哪有不博大的呢！"

【原文】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歙！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者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缞绖之色；勃然充一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

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谋，不能隐。圣人之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东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禄而礼之。”

【译文】　齐桓公与管仲在一起策划攻打莒国的事，密谋尚未公布便传遍了都城。齐桓公感到奇怪，便询问管仲。管仲说：“都城中一定出了圣人。”齐桓公惊叹说：“噫！那天服役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拿着木杵向上望，想来也许是他吧？”齐桓公于是命令那天服役的人重新服役，不准互相替代。不一会，东郭垂就来了。管仲说：“这一定是那个人。”于是就命令引见宾客的小吏引他进宫，在台阶的中间站立。管仲问他：“你就是说要攻打莒国的人吗？”东郭垂答说：“正是。”管仲又问：“我没有说过要攻打莒国，你为什么说要攻打莒国？”东郭垂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测。我个人私下这样猜测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攻打莒国，你凭什么这样猜测呢？”东郭垂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安闲自得欢乐的人，能显出喜听钟鼓之乐的脸色；凄凉冷清孤寂的人，能显出居丧时哀愁的脸色；意气奋发激昂的人，能显出激战时奋勇的脸色。前些天，我远看你在高台上，意气奋发，满怀激情，这就是激战时的脸色。您嘴上似乎发出‘吁’音但未闭口，所说的应该是莒国的事；您抬起手臂所指的方向，正对着莒国。我私下想到小诸侯国还未归服的，那就只有莒国吧？所以我说将要攻打莒国。”君子说：“大凡耳朵是凭声音来听知的。现在没有听到声音，而是凭着面容与手臂。这说明东郭垂可以不用耳听就能闻知事情。齐桓公、管仲虽然善于谋划，却不能保密。圣明的人能在无声中听到声音，能在无形中看见事物，东郭垂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齐桓公便给他优厚的俸禄，并且礼待他。”

【原文】　晋太史屠余见晋国之乱，见晋平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其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说。对曰：“臣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当。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多怨。曰：‘是何伤？’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兴。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余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踦，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余而问曰：“孰次之？”屠余不对，威公固请。屠余曰：“君次之。”威公惧，求

国之长者，得锜畴、田邑而礼之，又得史理、赵巽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余，屠余曰："其尚终君之身。臣闻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之极谏之士，国之亡也，天与之乱人与善谀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译文】　晋国太史屠余，看见晋国政治混乱，又见晋平公骄横不讲仁义道德，就带上晋国的图册历法回到洛阳周王室。周威公看见他就问他："天下的国家哪一个先灭亡？"屠余回答说："晋国先亡。"周威公问他理由，他回答说："我不敢直说，就用天降灾，日月星辰的运行很不正常来暗示晋平公。晋平公却说：'这又能怎么样？'我又用国内许多事情不合道义，百姓怨声载道来启示他，他却说：'这有什么妨害？'又用邻国不信服，贤才良士不兴盛来启发他，他却说：'这有什么损害？'这人不知道为什么国家能生存，为什么会灭亡，所以我说晋国会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真的灭亡了。周威公再次见到屠余并问他，说："哪一国在晋国之后灭亡？"屠余回答说："中山国在晋国之后灭亡。"周威公问他原由，他说："上天降生了人，让他们互相有区别。有区别，是人类社会的原则，这也是人不同于禽兽麋鹿的地方，是用来建立君臣上下关系的依据。中山国的习俗，把白天当黑夜，以夜晚继续白天，男女依偎亲近，当然就不能休养生息。在欢乐中放荡淫乱，唱歌喜好悲哀之声，他们的君主却不知道痛恨。这就是亡国的歌声。所以我说中山国将在晋国之后灭亡。"过了两年，中山国真的灭亡了。周威公又去见屠余并问他说："哪一国又在中山国之后灭亡？"屠余不回答。周威公坚持请他回答。屠余这才说："您的国家将在中山国之后灭亡。"周威公感到恐惧，寻求国内年高德重的人，得到锜畴、田邑并礼待他们。又得到史理、赵巽二人做谏臣，废除苛刻的法令三十九件。然后周威公将此告诉屠余。屠余说："这也许还能维持完您这一代。我听说国家的兴盛，上天会送给他贤人，并给他直言极谏的人；国家将要灭亡时，上天给他捣乱的人和善于阿谀奉迎的人。"周威公死后，九个月不能下葬，他的西周就分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因此有道德的人所说的话，不能不重视。

【原文】　齐侯问于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对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对曰："地侵于齐，货竭于晋，是以亡也。"

【译文】　齐侯问晏子说："在当今的形势下，哪一个诸侯最危险？"晏子回答说："莒国快要亡了吧！"齐侯又问："什么原故呢？"晏子回答说："它的土地被齐国侵占，财物被晋国榨尽，因此它快要灭亡了。"

【原文】　智伯从韩魏之兵以攻赵，围晋阳之城而溉之，城不没者三板。纟

希疵谓智伯曰："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对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板，臼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谓韩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必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将胜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而背约为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必为赵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智伯出，欲杀纾疵，纾疵逃。韩魏之君果反。

【译文】　智伯让韩魏两家的军队跟从他攻打赵氏，围困晋阳城后又用水灌城，城墙还有六尺高未被淹没。纾疵对智伯说："韩魏的君主一定会反叛了。"智伯问："你凭什么知道他们会反叛我？"纾疵回答说："如果战胜赵氏就可以三家平分他的土地。现在城墙只有六尺高未被淹没，城内舂臼锅灶长出了青蛙，人马互相吞食，城池很快就要投降了，韩魏两家的君主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面带忧色，这不是将要反叛又是什么呢？"第二天，智伯对韩魏的君主说："纾疵说你们将要反叛。"韩魏的君主说："这次一定要战胜赵氏并且三家平分他的土地。现在攻城已快胜利了，我们两家虽然愚蠢，但也不会放弃优厚的利益而背弃盟约，去做那难以办到的事情，这形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纾疵一定是替赵氏来游说你的，并且要使你怀疑我们两家君主的忠心，放松对赵氏的进攻。现在你听信了小人的话，而背弃了与我们两家的交情，我们为你婉惜。"智伯出来后，想要杀死纾疵，纾疵逃走了。韩魏两家的君主后来真的反叛了智伯。

【原文】　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后一年而亡。弟子问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将亡也？"孔子曰："祭之为言索也。索也者，尽也，乃孝子所以自尽于亲也。至祭而亡其牲，则余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将亡也。"

【译文】　鲁国公索氏将要祭祀，却丢失了供祭祀用的牺牲。孔子听说这件事，便说："公索氏再过三年，就一定会灭亡了。"后来，一年之后就灭亡了。弟子问孔子说："从前公索氏丢失了祭牲，先生说：'等到三年他就一定会灭亡。'现在刚满一年就灭亡了。先生凭什么知道那公索氏将要灭亡呢？"孔子说："祭祀先祖是为了求索。'索'的另一含义就是'尽'。就是说孝子将尽其所有来祭祀先祖亲人。到祭祀时却丢失了祭牲，那么其它丢失的东西就更多了。我因此知道公索氏将要灭亡了。"

【原文】　蔡侯、宋公、郑伯朝于晋，蔡侯谓叔向曰："子亦奚以语我？"对曰："蔡言地计众，不若宋、郑。其车马衣裘，侈于二国。诸侯其有图蔡者乎？"

处期年，荆伐蔡而残之。

【译文】　蔡侯、宋公、郑伯到晋国朝拜。蔡侯对叔向说：“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叔向回答说：“蔡国论土地计人口，都不如宋国和郑国。但君主的车马和服饰，却比这两国奢侈得多。诸侯当中也许有人会图谋蔡国的吧？”过了一年，楚国攻打蔡国并灭掉了它。

【原文】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辞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又辞而去。人问其辞，白圭曰“：二国将亡矣！所学者国有五尽：故莫之必忠，则言尽矣；莫之必誉，则名尽矣；莫之必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则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与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与齐也，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也。其患在不闻也，虽闻又不信也。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

【译文】　白圭到了中山国，中山国的君王，想要挽留他，他坚决地拒绝后离开了。他又到了齐国，齐国君王也想要挽留他，他又辞拒后离开了。有人问他拒绝的原因，白圭说：“这两个国家将要灭亡了。从我所学的知识知道国家有五种情况就会完结：那就是没有谁一定会忠诚于它，那么就无人进言了；没有谁一定要称赞它，那么它的名声就完结了；没有谁一定要爱戴它，那么它就失去了所有亲近的人了；外出的人没有干粮，住家的人没有食物，那就是财物枯竭了；不能任用别国人，又不能用本国人，那就是功业完结了。国家有这五种情况的，就没有什么希望，一定会灭亡。中山国与齐国都存在这五种情况。”假若中山国与齐国听说这“五尽”，并且努力改变它，就一定不会灭亡。它们的毛病在于没有听说这“五尽”，即使听说了也不相信。这样看来，作为君主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罢了。

【原文】　下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旁邻窥墙而问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曰：“何以知也？”应之曰：“吾闻病之将死了，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也，不可为计谋。吾数谏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国之将亡也。”于是窥墙者闻其言，则举宗而去之楚。居数年，楚王果举兵伐蔡。窥墙者为司马，将兵而往，束虏甚众，问曰：“得无有昆弟故人乎？”见威公缚在虏中，问曰：“若何以至于此？”应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闻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为主，我为役。吾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窥墙者乃言之于楚王，遂解其缚，与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译文】　下蔡的威公关上门哭泣，哭了三天三夜，泪流干了又流出血来。

紧邻从墙上窥探并问他说："你什么原故哭得这样悲哀呢？"威公回答说："我们国家即将灭亡。"邻人问："凭什么知道呢？"威公回答他说："我听说害病将要死的人，不能为他请良医；国家将要灭亡时，不能为它出谋献计。我多次劝谏国君，国君不愿听从，因此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了。"从墙上探看的邻人听了这番话，于是就带领整个家族的人离开蔡国而前往楚国。过了好几年，楚王真的领兵攻打蔡国。那个从墙上探看威公的邻人做了司马，领兵前往，捉了很多俘虏。他问道："俘虏当中有没有我的亲戚友好？"他看见威公也在俘虏中被绑缚着，便问威公："你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威公回答说："我怎么不会到这种地步！我听说：能说话的人，是能行动者的仆役；能行动的人，是能说话者的主人。你能行动，我只能说；你为主人，我为仆役。我又怎么不会到这种地步呢？"从墙上探看威公的人就向楚王禀告了威公的情况，于是就为威公解除捆绑，与他一起到了楚国。因此说："能说的人不一定能够行动，能够行动的人不一定能说出道理。"

【原文】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君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殁，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

【译文】　管仲有重病，齐桓公前去探望并问他说："你假若一旦离开了我，能让竖刁执政吗？"管仲回答说："不能！竖刁自己阉割请求入宫服侍君王，他对自己的的身体都如此忍心，对您又有什么不能忍心的。"齐桓公又问："那么易牙行吗？"管仲回答说："易牙肢解自己的儿子来给君王吃，对他的儿子都如此忍心，对您又有什么不能忍心的？您如果任用他们，一定会被诸侯耻笑。"到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就制造祸乱，桓公死了六十天，尸虫爬出门外，尸体还没有收殓埋葬。

【原文】　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无营，所下士者三人，与己相若臣者五人，所与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为乱？"屈建曰："此建之所谓乱也。以君子行则可，于国家行过礼则国家疑之。且苟不难下其臣，必不难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将为乱也。"处十月，白公果为乱。

【译文】　石乞在屈建身旁陪坐。屈建说："白公将要作乱了吧？"石乞说："这是什么话！白公在宫室方面没有什么营建，礼待贤士有三人，与自己才能相同的却愿称臣的有五人，与他吃穿一样的有千人。白公的行为像这样，为什么

会作乱呢？”屈建说：“这正是我所说的作乱的征兆。从君子的行为来看那是可以的，对国家来说行为超过礼节的规定，那么国家就应该怀疑他。况且如果甘居臣下而不以为难事，那么高居君主之位也一定不是难事了。我因此知道他即将作乱。”过了十个月，白公真的发起祸乱。

【原文】　韩昭侯造作高门。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也？”曰：“不时。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韩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明年大旱民饥，不以此时恤民之急也，而顾反益奢。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高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

【译文】　韩昭侯建造了高大的宫门。屈宜咎说：“韩昭侯不能走出此门。”有人问：“为什么呢？”屈宜咎说：“不合时宜。我所说的不合时宜，不是指建造的时日。人本来就有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韩昭侯曾经有顺利的时候，却没有建造高大的宫门。前年秦国攻占了宜阳，去年遭受大旱百姓受饥荒，不在这个时候体恤百姓最关心的急事，却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谓福运不会双至，灾祸却一定要双降。”高大的宫门修成后，韩昭侯去世了，终于没有走出此门。

【原文】　田子颜自大术至乎平陵城下，见人子问其父，见人父问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闻行于内然后施于外，子颜欲使其众甚矣。”后果以平陵叛。

【译文】　田子颜从大术来到平陵城下，看见做儿子的就问候他的父亲，看见做父亲的就问候他的儿子。田子方说：“他也许要凭仗平陵反叛吧？我听说某种计划总是在内心形成然后才施展出来，田子颜想要役使那里的民众太明显了。”后来田子颜真的凭借平陵反叛齐国。

【原文】　晋人已胜智氏，归而缮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晋人已胜智氏矣。归而缮甲兵，其以我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劳，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轻其死，以从上使。如虏之战，臣登山以望之，见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备之若何？”不听。明年，阖庐袭郢。

【译文】　晋国人已战胜了智伯，回去后就修缮盔甲打磨兵器。楚王感到恐慌，召见梁公弘说：“晋人已经战胜智伯，回去后就修缮盔甲打磨兵器，他们怕是针对我国在做准备吧？”梁公说：“不必担心！祸害恐怕在吴国吧？那吴君体恤百姓并与民众一起劳作，使他的人民尊重君主的命令而看轻自己的生命，来服从君主的驱使。在如虏战役中，我爬到山上观望，看见吴君使用百姓信赏必罚。如果不停止戒备的话，还是防备吴国怎么样？”楚王不听他的。第二年，吴

王阖庐攻入了楚国的郢都。

【原文】　楚庄王欲伐陈，使之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畜积多，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畜积多。畜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遂取陈。

【译文】　楚庄王想要攻打陈国，派人前去察看陈国的情况。出使的人回来说："陈国不能攻打。"楚庄王问："什么原故？"出使的人回答说："陈国的城墙高峻，护城河很深，粮草储备多，国内安宁。"楚庄王说："陈国可以攻打。那陈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储备却很多。储备多就说明赋税很重，赋税重就会使百姓怨恨君主；城墙高峻，护城河很深，民力就会疲困。"于是，楚庄王领兵攻陈，终于攻下了陈国。

【原文】　石益谓孙伯曰："吴将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孙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为不知？"石益曰："然则子何以不谏？"孙伯曰："昔桀罪谏者；纣焚圣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妇，络而失其纪，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岂斯人知其过哉！"

【译文】　石益对孙伯说："吴国将要灭亡了，你知道这件事吗？"孙伯说："你知道这事已太晚了，我为什么不知道？"石益说："那你为何不用言语去劝谏吴王呢？"孙伯说："从前夏桀惩罚进谏的人；商纣王烧死圣人，挖出王子比干的心。袁氏的主妇，缫丝乱了头绪，小妾告诉了她，她大怒，反而赶走了那小妾。灭亡的君主大多是这一类人，难道会了解自己的过失吗？"

【原文】　孝宣皇帝之时，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则不逊。'夫不逊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权，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亡。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为徐先生上书者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见灶直埃，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曰：'曲其埃，远其积薪，不者，将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居无几何，家果失火。乡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杀牛置酒，燔发灼烂者在上行，余各用功次坐而反不录言曲突者。向使主人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独不得与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埃之策，而使

居燔发灼烂之右。”书奏，上使人赐徐福帛十匹，拜为郎。

【译文】　汉宣帝的时候，霍氏奢侈。茂陵人徐先生说：“霍氏一定会灭亡！那高居人上而又奢侈的，走的是灭亡的道路。孔子说：‘奢侈就会不恭顺。’那不恭顺的人一定会欺侮君上，欺侮君上的人，走的是叛逆的道路。高居于别人之上，别人一定会忌恨他。现在霍氏掌权，天下痛恨他的人就更多了。天下的人都忌恨他，他又去走叛逆的道路，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于是上书说：“霍氏奢侈，陛下即使宠爱他，也应该在一定的时候加以抑制，不要使他走向灭亡。”上了三次书，才回答说知道了。后来霍氏果真灭亡了。董忠等人因有功而受封赏。有人为徐先生上书说：“我听说有位客人拜访主人，看见灶上砌的是直烟囱，旁边还堆有柴草。那客人对主人说：‘应该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把柴草搬远一些，不然将会发生火灾。’主人默不作声。过了没有多久，这户人家果然失火，居住在同里的乡邻出于同情帮忙救火，大火幸亏被扑灭。主人于是杀牛办酒席，请救火时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坐上席，其它的人各自按功排坐，反而没有邀请那位建议将烟囱改弯的人。假若主人能听客人的话，用不着耗费牛酒，最终也不会有火灾。现在茂陵人徐福多次上书说霍氏将有变乱，应该防备杜绝它。假如徐福的话能实行，就不会有割地封爵的耗费，并且国家也会至今平安。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可是只有徐福不能算在有功者之列。希望皇上详察客人搬走积薪砌弯烟囱的建议，并使这样的人居于焦头烂额者之上。”书奏给皇帝，皇帝派人赏赐徐福帛十匹，任命为郎官。

【原文】　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

【译文】　齐桓公准备攻打山戎、孤竹两国，派人向鲁国请求援助。鲁君召进群臣一起商量。都说：“行军数千里，深入到蛮夷的地方，必然一去不返。”于是鲁国答应援助齐国却不见行动。齐国攻打山戎、孤竹以后，就想转移军队对付鲁国。管仲说：“不能这样！诸侯还未亲附，现在攻打远国又回师诛灭近邻，邻国不亲附，不是建立霸业的道路。大王从山戎国得到的宝物，是中原少见的，难道不可以进献周公庙吗？”齐桓公就将从山戎得到的宝物分出一部分，进献给周公庙。第二年，齐国兴兵攻打莒国，鲁国下令征发所有的成年男子，三尺多高的小孩都来了。孔子说：“圣人能转祸为福，用恩惠来回报仇怨。”说的就是

这样的事。

【原文】　中行文子出亡至边，从者曰："为此啬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后车者？"文子曰："异日吾好音，此子遗吾琴；吾好佩，又遗吾玉。是不非吾过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后车入门，文子问啬夫之所在，执而杀之。仲尼闻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义以亡其国，然后得之，犹活其身。"道不可遗也若此。

【译文】　荀寅出逃到了晋国边境，跟从他的人说："在这里做啬夫的，是您手下人，为何不在此地休息，一并等待后面车上的人？"荀寅说："从前我喜好音乐，这人就送给我琴；我喜好佩饰，又送给我美玉。这人从不指责我的过失，是为了使自己能在我这里容身，我恐怕他这次会出卖我以求容身。"于是不进入房内。后面的车子入门后，荀寅问啬夫在什么地方，捉住后杀了他。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荀寅背离正道丧失正义，因此从他的国家逃亡，但后来明白了这个道理，还能使自身活命。"道义不能丢失的原因就像这样。

【原文】　卫灵公襜被以与妇人游。子贡见公，公曰："卫其亡乎？"对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故亡；成汤、文、武知任其过，故兴。卫奚其亡也！"

【译文】　卫灵公围着短裙与妇女在一起游乐。子贡拜见卫灵公，卫灵公问他："卫国将会灭亡吗？"子贡回答说："从前夏桀、殷纣不承担自己的过错，所以灭亡；成汤、周文王、武王知道承担自己的过错，所以兴盛。卫国为什么会灭亡呢！"

【原文】　智伯请地于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为不予？"宣子曰："彼无故而请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无故而请地者，无故而与之，是重欲无厌也。彼喜，必又请地于诸侯，诸侯不与，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与地。智伯喜，又请地于赵，赵不与，智伯怒，围晋阳。韩魏合赵而反智氏，智氏遂灭。

【译文】　智伯向魏宣子要求割让土地，魏宣子不给他。任增说："为什么不给呢？"宣子说："他无故索取土地，我因此不给他。"任增说："他无故索地，你就无故给他，这就加重了他的贪欲，使他总不满足。他一得意，必定又向其它诸侯索取土地。诸侯不给他，他必定大怒并攻伐诸侯。"魏宣子说："好主意！"于是就给了智伯土地。智伯心中大喜，又向赵氏索取土地，赵氏不给他。智伯大怒，包围了晋阳。后来韩、魏与赵联合反攻智氏，智氏终于灭亡。

【原文】　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觞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觞，乃仰而曰："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译文】　楚庄王与晋国交战，战胜了晋国。他担心诸侯因此畏惧自己，就建筑了一个三十五尺的高台。高台修成后就请诸侯来饮酒。诸侯请楚庄王主持盟约，楚庄王说："我是德行浅薄的人。"诸侯又向他敬酒，他仰面一饮而尽说："高大宏伟的盟台，深不可测的谋略。我的话如果说得不妥当，诸侯可以讨伐我。"于是远方的人前来朝拜，近处的人前来作宾客。

【原文】　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庐能用其众，故破我于柏举。今闻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贰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亲戚乏困而供之；在军，食熟者半而后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夫差先自败己，焉能败我！"

【译文】　吴王夫差攻破越国，又准备攻打陈国。楚国大夫都感到恐惧，说："从前阖庐能任用他的民众，所以在柏举一战打败我国。现在听说夫差又比他还厉害。"子西说："你们应该担心的是互相不和睦，不必害怕吴国。从前阖庐吃饭不用两道菜，睡的地方不铺两层席，穿着用品不选择耗费大的。在国内遇上天灾，亲戚断粮缺食就供给他们；在军队有一半以上的人吃上熟食后他才吃；他能吃到的东西，所有的士卒都一定能与他分享。因此百姓不因劳苦感到疲困，战死也知道不会抛尸荒野。现在的夫差，居住的地方有亭台楼阁水池，睡觉有宫娥嫔妃陪伴他；一旦出行，想干什么就一定要办到，喜爱的玩赏物品一定要带上，奇珍异宝都聚集在他那里。夫差首先自己打败了自己，又怎么能够打败我国呢！"

【原文】　越破吴，请师于楚以伐晋。楚王与大夫皆惧，将许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请为长毂千乘，卒三万，与分吴地也。"庄王听之。遂取东国。

【译文】　越国攻破吴国，向楚国请求援军以讨伐晋国。楚王与大夫们都感到惊怕，准备答应越国。左史倚相说："越国这样做是害怕我国要攻打它，故意向我国显示它未伤元气。赶快准备兵车千辆，步兵三万，与越国一起分割吴国土地。"楚王听从了他的计谋。于是攻取了东部邻近地区。

【原文】　阳虎为难于鲁，走之齐，请师攻鲁，齐侯许之。鲍文子曰："不可也！阳虎欲齐师破。齐师破，大臣必多死，于是欲奋其诈谋。夫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容其求焉。今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齐君乃执之，免而奔晋。

【译文】　阳虎在鲁国制造祸难，逃跑到齐国，请求派兵攻打鲁国，齐侯答应了他。鲍文子说："不能这样！阳虎是想要使齐军失败。齐军失败，大臣一定会死去很多，这样他就能施展他的奸诈权谋。那阳虎曾经受到季氏的宠信，却要想杀死季平子并对鲁国造成不利，来谋求容身之地。现在您比季氏富有，而且国家比鲁国大，这就是阳虎想要倾覆齐国的动机。鲁国刚免除了他的危害，但您又收容了他，恐怕会害了自己吧！"齐君于是捉住阳虎，后来放了他，阳虎逃奔到晋国。

【原文】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译文】　商汤想要讨伐夏桀，伊尹说："最好先中断进贡的职事，来观察夏朝的动静。"夏桀因此大怒，发动各部族的军队来讨伐商汤。伊尹说："还不行！他还能调动各部族的军队，这说明罪过在我们一方。"商汤就向夏桀认罪请求归服，又重新入朝进贡。第二年，商汤又不履行供奉职事。夏桀大怒，征调各部族的军队，各部族的军队都不动，伊尹说："现在可以进攻了！"商汤就领兵攻打夏桀并灭了夏朝，将夏桀放逐到南巢。

【原文】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龟熸，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其所独见者精也。

【译文】　武王讨伐商纣，过了通道就封闭道路，过了河就毁掉船只，过了河谷就拆掉桥梁，过了山坡就焚草烧山，以此来向民众表示决不败回的意志。军队抵达有戎国的通道时，大风折断了军旗，散宜生劝谏说："这大约是不祥的征兆吧？"武王说："不是，这是上天降落兵器。"风停后又降下大雨，大水遍地道路不通，散宜生又进谏说："这大约是不祥的征兆吧？"武王说："不是的，这是

上天洗刷兵器。”占卜时龟甲灭痕，散宜生又劝谏说：“这也许是不祥的征兆吧？”武王说：“这虽然不利于祈祷，却有利于击败众多的敌军，这说明可以消灭他们。”因此周武王顺应天地，冒着三种不祥的征兆，在牧野捉住了商纣。他独到的见解是很精明的。

【原文】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君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君其诈之而已矣。”君问于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译文】　晋文公与楚国人在城濮交战，晋文公向咎犯问计，咎犯回答说：“致力于道义的君主，不会厌弃诚信；致力于战争的君主，不会厌弃诈伪。您用诈伪的方法对付楚君就行了。”晋文公又向雍季问计，雍季回答说：“焚烧山林来打猎，获得的野兽虽多，但第二年就不会再有了；弄干沼泽捕鱼，获得的鱼虽多，但第二年就不会再有了。诈伪只能获得一时的利益，以后就得不到报偿。”于是晋文公与楚君交战，大败楚军。到论功行赏时，雍季在前而咎犯在后。侍从有人说：“城濮之战，是用了咎犯的计谋。”晋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百代的深谋远虑；咎犯的话，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我全都实行了。”

【原文】　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曰：“吾卜战而龟熸；我迎岁，彼背岁；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吾又梦与楚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卜战龟熸，是荆人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扫则彼利，以击则我利；君梦与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则君见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卫为主，齐、秦辅我，我合天道，独以人事。固将胜之矣。”文公从之，荆人大败。

【译文】　城濮战役中，晋文公对咎犯说：“我为这次战争占卜。但龟甲兆纹消失，我军对着岁星，楚军背着岁星；彗星出现，楚人拿着柄把，我们拿着末梢；我又梦见与楚王搏斗，他在上面，我被压在下面。我想不打这一仗了，你认为怎么样？”咎犯说：“占卜龟甲兆纹消失，这说明楚人将失败；我军面对岁星，敌军背对岁星，说明他们将逃走，我军将追赶他们；彗星出现，楚人拿着柄把，我们拿着末梢，如果用于扫除那么对敌军有利，用于进击那就对我军有利；大王梦见与楚王搏斗，他在上，你在下，那么你能见到天日而楚王就是低头伏罪。况且我军以宋、卫两国军队为主力，齐、秦两国又辅助我们，我军符

合上天的意旨，不单只凭仗人事，肯定将会战胜楚国。”晋文公听从了咎犯的这番话，楚人被打得大败。

【原文】　越饥，勾践惧。四水进谏曰：“夫饥，越之福也，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君好名而不思后患。若我卑辞重币，以请籴于吴，吴必与我。与我，则吴可取也。”越王从之。吴将与之，子胥谏曰：“不可！夫吴越接地邻境，道易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齐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阖庐之所以霸也。且夫饥，何哉？亦犹渊也。败伐之事，谁国无有？君若不攻而输之籴，则利去而凶至，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吴王曰：“吾闻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籴。三年，吴亦饥，请籴于越，越王不与而攻之，遂破吴。

【译文】　越国发生饥荒，勾践十分恐慌。四水进谏说：“这饥慌，可以看作是越国的福运，吴国的灾祸。那吴国很富足而且财物有余，它的君主喜好虚名而不考虑后患。假若我们言语谦恭多送礼物，去向吴国请求买粮食，吴国一定会给我们。只要它给了我们粮食，那吴国就可以攻取。”越王勾践听从了他的计谋。吴国准备给越国粮食，伍子胥劝谏说：“不能给他们！吴越两国土地相连，边境相邻，道路易通，本是积有仇怨势均力敌的交战国。不是吴国占有越国，越国必定要占有吴国。那齐、晋两国是不能越过三江五湖来灭亡吴国的。不如乘机进攻越国，这是我们先王阖庐能够称霸的原因。再说那饥荒好比什么呢？它好比深渊。进攻失败的事，哪一个国家没有？大王若不乘机进攻，反而运送谷米给他们，那就会失去有利的时机使恶运到来，财物匮乏百姓怨恨，后悔也来不及了。”吴王说：“我听说正义的军队不攻打归服了的人，仁慈的人会拿食品给饥饿的人吃。现在越国归服了又去攻打它，这样即使能获得十个越国，我也不会去做的。”于是吴王便给了越国谷米。过了三年，吴国也发生了饥荒，向越国请求买一些谷米，越王不给反而攻打吴国，终于灭了吴国。

【原文】　赵简子使成何、涉他与卫灵公盟于鄟泽。灵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拨灵公之手而撙之。灵公怒，欲反赵。王孙商曰：“君欲反赵，不如与百姓同恶之。”公曰：“若何？”对曰：“请命臣令于国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质于赵。’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征之，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君乃召国大夫而谋曰：“赵为无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门，闭东门。赵氏闻之，缚涉他而斩之，以谢于卫。成何走燕。子贡曰：“王孙商可谓善谋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举而

三物俱至，可谓善谋矣！”

【译文】　赵简子派成何、涉他与卫灵公在鄟泽会盟。卫灵公未将牲血涂在嘴唇上，成何、涉他推着卫灵公的手按在牲血上。卫灵公大怒，想要反叛赵氏。王孙商说：“君王要想反赵，不如发动百姓一同来仇视他。”卫灵公说：“怎么办呢？”王孙商回答说：“请让我在国内下令说：‘凡有姑姊妹女子的人家，每家出一女子到赵氏做人质。’百姓一定要仇视赵氏，君王便可乘机反赵了。”卫灵公说：“好主意！”就命令他这样做。三日内就征集到每家每户，五日完成命令。都城的人家家哭泣。卫灵公就召集国中大夫商议说：“赵氏做出不合理的事，反叛他行吗？”大夫们都说：“行！”于是就从西门出，关闭东门。赵氏知道了这件事，捆起涉他杀了，以此向卫国道歉。成何逃到燕国。子贡说：“王孙商可算是善于用计了！憎恨某人就能陷害他，有祸难又能对付它，想利用百姓便能使百姓归附他。做一件事能使三种目的都达到，可称得上善于用计了。”

【原文】　楚成王赘属诸侯，使鲁君为仆。鲁君致大夫而谋曰：“我虽小，亦周之建国也。今成王以我为仆，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仪休曰：“不可不听，楚王身死国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为民君也。”鲁君遂为仆。

【译文】　楚成王聚集诸侯，让鲁君承认鲁国作附庸。鲁君召集大夫商议说：“我国虽小，也是周朝所建立的列国。现在楚成王要我国作他的附庸国，行吗？”大夫们都说：“不行！”公仪休说：“不能不听从。楚王一死楚国灭亡，您的臣子还属您所有，您还是百姓的君主。”鲁君于是同意鲁国作楚国的附庸国。

【原文】　齐景公以其子妻阖庐，送诸郊，泣曰：“余死不见汝矣！”高梦子曰：“齐负海而县山，纵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若蜂虿然，不弃毒于人则不静，余恐弃毒于我也。”遂遣之。

【译文】　齐景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阖庐，送她到郊外，哭着说：“我到死也见不到你了！”高梦子说：“齐国背靠大海连接高山，纵然不能完全得到天下，谁敢冒犯我们国君？您心疼女儿就不要让她去。”齐景公说：“我虽然有坚固的齐国，但不能凭它号令诸侯，又不能听命别人，这就会产生变乱。我听说，不能号令别人就不如听从别人。再说那吴国好像黄蜂毒虿一样，不施毒在人的身上它就不会安静，我恐怕它会施毒在我的身上。”终于将他女儿送到吴国。

【原文】　齐欲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后戎伐齐，齐请师于郑，

郑太子忽率师而救齐，大败戎师，齐又欲妻之，太子固辞。人问其故，对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救齐之急，受室以归，人其以我为师婚乎？"终辞之。

【译文】　齐君打算将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忽为妻，太子忽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太子忽说："人各自都有适合自己的的配偶。齐国是大国，齐君的女儿不适合作我的配偶。《诗》上说：'自己祈求多福。'全在我自己罢了。"后来戎人攻伐齐国，齐国向郑国请求派援军，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援救齐国，大败戎人军队。齐君又想要把女儿嫁给他作妻子，太子忽坚决地推辞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就是对齐国没有军事援助时，我尚且不敢答应这门亲事。现在我奉国君之命援救齐国的危急，却接受家室回国，人们大概会认为我出师是为了求婚吧！"最终还是拒绝了这门亲事。

【原文】　孔子问漆雕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为贤？"漆雕马人对曰："臧氏家有龟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为三兆焉；马人见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贤不贤，马人不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

【译文】　孔子问漆雕马人说："你事奉过臧文仲、武仲、孺子容，这三个大夫哪一个是贤人？"漆雕马人回答说："臧氏家有一个大龟，名叫蔡龟。文仲立为大夫时，三年才占卜一次；武仲继立，三年占卜两次；孺子容继立，三年占卜了三次；这是我所见到的。若问那三个大夫贤与不贤，我不知道。"孔子说："漆雕氏这人真是君子啊！他说别人的好处，含蓄却很明显；他说别人的过失，微妙却很显著。那智慧达不到，眼光又看不远的人，能不多次占卜吗？"

【原文】　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智于先生。"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日所谕子者，通之于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子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

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

【译文】　安陵缠因为姿色美好，身体健壮，受到楚共王的宠信。江乙前去会见安陵缠说："你的祖先难道对楚王有战功吗？"安陵缠说："没有。"江乙又问："你自己有战功吗？"安陵缠说："也没有。"江乙又问："那你凭什么尊贵到这样的地步呢？"安陵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江乙说："我听说，用财物去结交人的，财物用尽交情便疏远；用姿色去侍奉人的，花颜凋落宠爱便会衰减。现在你美色如花，到时候也会凋落，你用什么来长受宠信并使楚王不懈怠呢？"安陵缠说："我年轻愚味鄙陋，愿委身向先生求教。"江乙说："只要你能向楚王表示愿意为他殉死就行了。"安陵缠说："恭敬地接受你的教诲！"江乙离去。过了一年，江乙遇见安陵缠，问他说："先前我告诉你的话，你对楚王说了吗？"安陵缠说："还没有。又过了一年，江乙再见到安陵缠时又问："你还没有告诉楚王吗？"安陵缠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对楚王说。"江乙说："你出外与楚王同车，入宫与楚王同坐，过了三年，还说未找到与楚王说话的机会，你是认为我的说法不行吧！"说完不高兴地离开了。那一年，楚共王在野外江边打猎，野火烧起来好像天上的彩虹，虎狼的嗥叫声像雷霆一样。有一只疯狂的雌犀从南边冲来，正好撞着楚王车驾左边的马。楚王举起用旄牛尾装饰的旗，命令优秀的射手射箭，只发一箭，雌犀便死在车下。楚王高兴得拍着手笑，回头对安陵缠说："我死之后，你还会和谁一起享受这样的欢乐呢？"安陵缠于是徘徊退却，流下的眼泪打湿了衣裳，抱住楚王说："您死之后，我将跟着去死为您殉葬，怎么知道享受这种欢乐的人是谁呢？"于是楚共王就在车前封赏安陵缠食邑三百户。因此可以说："江乙善于出谋划策，安陵缠懂得掌握时机。"

【原文】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陈，晋救之，夹泜水而军。阳处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谓子上曰："少却，吾涉而从子。"子上却。因令晋军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晋赂而去之。"商臣诉之成王，成王遂杀之。

【译文】　楚太子商臣怨恨令尹子上。楚国进攻陈国，晋国援救陈国，两国军队紧靠泜水两岸驻扎。阳处父知道商臣怨恨子上，便对子上说："你稍稍后退一些，我渡过河与你交战。"子上向后撤退。阳处父便下令对晋军说："楚军逃跑了！"他又派人告诉商臣说："子上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撤离。"商臣便向楚成王报告了这件事，成王于是杀了子上。

【原文】　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以忧也。"于是卫君乃修津梁而拟边城。智伯闻卫兵在境上，乃还。

【译文】　智伯想要袭击卫国，便送给卫国四匹马，先送去一块玉璧。卫君大喜，宴请大夫饮酒，那些大夫们也都高兴，只有南文子不高兴，面带忧容。卫君问他："大国送礼物给我，我因此请大夫们饮酒。大夫们都很高兴，但只有你不高兴，脸上有忧愁的神色，这是为什么？"南文子说："无缘无故的礼物，没有功劳的封赏，是灾祸的先兆。我国没有送给他们什么，他们送礼物来是有缘由的，我因此担忧。"于是卫君就修好渡口桥梁并筹划边城的防务。智伯听说卫国军队驻守在边境上，就撤回去了。

【原文】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颜，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之为其君子也，甚爱。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车过五乘，慎勿内也。"智伯闻之，乃止。

【译文】　智伯想袭击卫国，就让他的长子颜伪装出逃，命他逃奔卫国。南文子说："太子颜他作为君主的儿子，很受宠爱。并没有什么大罪却出逃，一定有原故。但别人逃亡而不接待，也不吉利。"于是派官吏迎接太子颜，吩咐说："车超过五辆，切不可接纳。"智伯听说后，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原文】　叔向之杀苌弘也，数见苌弘于周，因佯遗书曰："苌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刘氏请之君曰："此苌弘也。"乃杀之。

【译文】　叔向设计杀苌弘的时候，他在周王处多次见过苌弘，便伪装遗失了书信，那信上说："苌弘告诉叔向说：'你带领晋国的军队来攻打周王，我将废除刘氏而立单氏。'"刘氏便向周王报告说："写这封信的人是苌弘。"周王就杀了苌弘。

【原文】　楚公子午使于秦，秦囚之。其弟献三百金于叔向。叔向谓平公曰："何不城壶丘？秦、楚患壶丘之城。若秦恐而归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难亦未构，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归公子午，使之晋。晋人辍城。楚献晋赋三百车。

【译文】　楚国公子午出使到秦，秦国囚禁了他。楚公子午的弟弟送了三百

金给叔向。叔向对晋平公说：“何不在壶丘筑城？秦、楚两国害怕我们在壶丘筑城。假若秦国害怕，归还公子午，以此阻止我们筑城，您就可以停止，也造不成祸难，楚国一定感激您。”晋平公说：“好主意！”于是就在壶丘筑城。秦国惶恐不安，于是归还了公子午，让他到了晋国。晋国人便停止筑城。楚国献给晋国赋税三百车。

【原文】　赵简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为遗于卫。卫叔文子曰：“见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必有故。”于是斩林除围，聚敛蓄积，而后遣使者。简子曰：“吾举也，也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辍困卫也。”

【译文】　赵简子派人将“明月”宝马六匹，作为礼物送给卫国，先送去一块玉璧。卫叔文子说：“看见意外的事情知道会发生变故，这是小国侍奉大国的办法。现在我们没有送礼物去，赵简子却先送礼物来，一定有原故。”于是卫国就砍伐郊外的树林，清除能掩蔽的屏障，聚集财物，积蓄粮草，然后派出使者。赵简子说：“我这次的举动，认为卫国不能警觉，现在他们既然知道了，就停止围攻卫国吧。”

【原文】　郑桓公将欲袭邽，先问邽之辩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邽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貙，若盟状。邽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邽。

【译文】　郑桓公准备袭击邽国，先察访了邽国有才辩智谋果决勇敢的士人，书写了他们的姓名，又选择邽国的良田赐与他们，并将封赏他们的官职爵位的名号也写上，便在城门外设下祭坛掩埋了这个名单，又用猪血来祭坛，好像歃血盟誓一样。邽君因此认为将有内乱，就将他的那些优秀臣子全部杀光。郑桓公乘机偷袭，终于攻取了邽国。

【原文】　郑桓公东会封于郑，暮舍于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于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寝安，殆非会封者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接淅而载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与之争封。以郑桓公之贤，微逆旅之叟，几不会封也。

【译文】　郑桓公往东去郑地受封，天黑时住在宋国城东的旅舍里。管旅舍的老人从外回来，问他：“客人要去哪里？”郑桓公回答说：“到郑地去受封。”旅舍的老人说：“我听说，时机难得却又容易失去。现在客人睡得这样安稳，怕不是去受封的人吧？”郑桓公一听此话，挽起缰绳，亲自驾车，他的仆人赶快将已

淘的米从水中捞起装在车上，一连走了十天十夜才赶到。当时釐何要与郑桓公争封郑地。凭郑桓公的贤能，要不是旅舍老人的提醒，几乎不能受封。

【原文】　晋文公伐卫，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子虑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对曰："臣之妻归，臣送之，反见桑者而助之。顾臣之妻，则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

【译文】　晋文公攻打卫国，进入外城，命令兵士坐下吃饭，说："今天一定要攻上大墙。"公子虑低下头笑他。晋文公说："你笑什么？"公子虑说："我的妻子回娘家，我去送她。回来的路上看见采桑的女子我去帮助她。想来我的妻子也会有送她的人吧！"晋文公恐惧，退兵回国。一到国内，就有貉人进攻他的国土。

说苑卷十四　至公

【原文】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躧。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万姓之所载，后世之所则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之谓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达，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诗》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译文】　《尚书》上说："不偏私不结党，王业的道路就平坦宽广。"讲的就是最大的公正。古代有能实行最大公正的人，就是帝尧。帝尧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发现舜并传位给他，并不把天下私传给自己的子孙，离开天子的地位如同脱掉鞋子一样。对于天下都能这样，何况那比天下细小的事物呢？除了帝尧谁能做到这样？孔子说："多么崇高呀！只有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才能效法天。"《易经》上说："不自居首位就吉利。"这大约就是人君应具有的公正吧！凭着公正之心来治理天下，他的恩德就很广大。在这里推行恩德，在那里就会显示，就会受到万民的拥戴，被后世所效法。那作臣子的公正表现在：处理国事不经营私人的利益，身在君主之门就不计较财利，在国法面前不袒护亲戚，奉

行公事推举贤能不排弃仇敌，用忠诚来侍奉君主，用仁德来使民众得利，用宽容的品德来推行自己的措施，用不结朋党的办法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伊尹、吕尚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显赫的名声能流传到现在，这样的人做事就叫做公正。《诗经》上说："周王的道路平坦如磨石，周王的道路端直如箭矢。君子在上面走着，百姓亲眼看着。"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公正滋生贤明，偏私滋生昏暗，通达出于正直诚实，闭塞出于奸诈虚伪，忠诚老实就会通灵，浮夸荒诞就会迷惑。这六种情况，是君子应该谨慎的，也是区分大禹和夏桀的标准。《诗经》上说："暴虐的上帝，他的本性太邪僻。"讲的就是那不公正的君王。

【原文】　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于是王寿梦薨，谒以位让季子，季子终不肯当。谒乃为约曰："季子贤，使国及季子，则吴可以兴。乃兄弟相继。"饮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国及季子。"谒死，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时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为吴王。季子使还，复事如故。谒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则国当归季子；以继嗣之法，则我适也，当代之君。僚何为也！"于是乃使专诸刺僚，杀之，以位让季子。季子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则吾与尔为其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汝，则是昆弟父子相杀无已时也。"卒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夫不以国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无忿，可以庶几矣。

【译文】　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谒；次于叫余祭；三子叫夷昧；少子叫季札，号为延陵季子，在兄弟中数他最贤，三个兄长都知道这一点。在吴王寿梦死后，长子谒要将王位让给季子，季子始终不肯承受。谒便作誓约说："季子贤能，让国家传到季子，那么吴国就能够兴盛。我们就按兄弟次序继承王位。"他每当吃饭时便祈祷说："但愿我能早死，让国家传到季子。"谒死后，余祭继位；余祭死后，夷昧继位；夷昧死后，就轮到季子。季子当时正出使在外，不在国内。他的庶兄僚说："我也是兄长。"于是自立为吴王。季子出使回国，侍奉吴王僚跟臣事从前的吴王一样。谒的儿子公子光说："按照我父亲的意愿，国家应当属于季子；按照继承王位的礼法，我是嫡子，应是这一代国君。僚算什么人呢？"于是指使专诸刺杀吴王僚，杀死吴王僚之后，将王位让与季子。季子说："你杀死我的国君，我再接受你的国家，那么我就是与你共谋篡夺的人。你杀死我的兄长，我又杀死你，那么兄弟父子就会互相残杀没有罢休的时候。"他最后离开吴国去到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君子认为他不行杀戮是仁慈，不获取国家权力是正义。那不把国家作为自身的私产，抛弃千乘君主之位毫不遗憾，放弃君王的高位毫不愤恨，可以接近"至公"的境界吧！

【原文】 诸侯之义死社稷。太王委国而去何也？夫圣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诸侯死国，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战百姓，故事勋育、戎氏，以犬马珍币，而伐不止。问其所欲者，土地也。于是属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养人也。不以所以养而害其养也，吾将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负幼扶老从之，如归父母。三迁而民五倍其初者，皆兴仁义，趣上之事。君子守国安民，非特斗兵，罢杀士众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盖所以去国之义也，是谓至公耳。

【译文】 诸侯国君为国家而死就是正义的。周太王却放弃了自己的国家而迁走是为什么呢？圣人不愿意让强暴的势力欺凌百姓，所以让诸侯国君为国而死，保住他的百姓。周太王有最仁慈的恩德，他不忍心让百姓遭受战乱，所以宁肯臣事勋育、戎氏部族，并献上狗马珍宝等礼物，但他们仍攻伐不止。问他们想要什么，回答说要土地。周太王于是召集他的群臣和年高德重的人，告诉他们说："土地是用来养育人的，不能因为这养育人的东西来害了所要养育的民众，我打算离开这里。"周太王于是迁到岐山之下居住。邠地的人背上小孩扶着老人跟随他，像归顺父母一样。他搬迁了三次，百姓竟是当初的五倍。这都是由于他施行仁义，百姓愿意积极为他做事。君子要保有国家，安定民众，不能只凭战争，使士人和民众疲困并遭到残杀。周太王不为自己的私利，只希望百姓丰衣足食保护百姓，这大概就是他放弃原来国家的用意吧！这才称得上是最大限度的公正。

【原文】 辛栎见鲁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贤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栎对曰："周公择地而封曲阜，太公择地而封营丘。爵土等，其地不若营丘之美，人民不如营丘之众。不徒若是，营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惭，不能应也。辛栎趋而出，南宫边子入，穆公具以辛栎之言语南宫边子。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则曰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安在择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栎言，小人也，子无复道也！"

【译文】 辛栎谒见鲁穆公说："周公不如太公贤明。"鲁穆公问："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辛栎回答说："周公挑选地方以曲阜作封邑，太公挑选地方以营丘作封邑。爵位和封地的等级一样，但曲阜的土地不如营丘肥美，人口不如营丘众多。不只是这样，营丘还有坚固的天险。"鲁穆公内心也感到惭愧，不能回答。辛栎急步走出，南宫边子进来，鲁穆公把辛栎说的话全部告诉了南宫边

子。南宫边子说："从前周成王占卜定居成周时，对龟甲祈祷说：'我一人兼有天下，君临百姓，怎能不居于中原呢，假如我有了罪过，那么天下四方的人都可以讨伐我，这不难做到。'周公占卜定居曲阜，他对龟甲祈祷说：'建城邑在山的南边，贤明就会繁茂昌盛，不贤就会很快灭亡。'季孙行父告诉他的儿子说：'我要在周社和亳社之间修建住所，假若我的后人中有不能侍奉君主的人，让他很快地被废掉。'像这些事例，说的都是人贤明就会兴旺昌盛，人不贤就会很快灭亡，哪在于选择地方作封国，或炫耀有坚固的天险呢？辛栎的这些话，都是无知小人的话，您不要再提它了！"

【原文】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自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簴。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译文】　秦始皇兼并了天下之后，便召集群臣商议说："古代五帝传位让贤，夏、商、周三王世袭，哪一种作法对？我将采用它。"七十多个博士官没有一人回答。鲍白令之对他说："天下公有，那么禅让贤人就对；天下私有，那么世袭就对。五帝是以天下为公有，三王是以天下为私有。"秦始皇仰天长叹说："我的国运出自五帝，我将以天下为公有，谁人可以在我之后接替天下呢？"鲍白令之回答说："陛下走的是桀、纣一样的道路，想要像五帝那样禅让天下，不是陛下所能做到的。"秦始皇大怒说："你上前来！你凭什么说我走的是桀、纣一样的道路？赶快解说清楚，不能解释就处死罪。"鲍白令之回答说："我请求解释这样说的道理。陛下修筑楼台上接云霄，宫殿连绵五里，造重达千石的大钟，铸重达万石的钟鼓架。嫔妃上百，歌舞杂技艺人上千。兴建骊山宫室，到咸阳雍门接连不断。为了自己的享乐，耗费尽天下的资财，竭尽全国民力。这样偏颇自私而不顾他人。陛下是所谓自己立业仅能保存的君主，怎么能与五帝比道德，想要以天下为公有呢？"秦始皇默不做声，没有什么话可回答，面带羞惭的表情。过了好一阵，他才说："令之这番话，是让众人羞辱我。"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再也没有禅让天下的意思了。

【原文】　齐景公尝赏赐及后宫，文绣被台榭，菽粟食凫雁。出而见殣，谓晏子曰："此何为死？"晏子对曰："此饿而死。"公曰："嘻！寡人之无德也何甚矣！"晏子对曰："君之德著而彰，何为无德也？"景公曰："何谓也？"对曰："君之德及后宫与台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绣；君之凫雁，食以菽粟；君之营内自乐，延及后宫之族；何为其无德也！顾臣愿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币帛，腐于国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婴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则汤、武可为之，一殣何足恤哉！"

【译文】　齐景公曾经赏赐遍及后宫，将彩色斑斓的锦绣覆盖到水阁凉亭上，豆子和粟米用来喂养池中的水鸟。齐景公出宫看见一个饿死的人，问晏子说："这人是为什么死的？"晏子回答说："这人是饿死的。"齐景公说："唉！我没有恩德竟这样严重啊！"晏子对他说："君王的恩德显著彰明，为什么说没有恩德呢？"齐景公问："这话什么意思？"晏子回答说："君王的恩德遍及后宫亭台水榭；君王的玩物，披上彩绣；君王的水鸟，用豆粟喂养；君王经营内廷自己享乐，还延及后宫众多的人；这怎能说君王没有恩德呢！但我还想向君王请求：请君王把自己享乐的心意，推广到与百姓共同享乐，那怎么会有饿死的人呢？君王不推广这种恩德，却任意经营内廷喜好私有，使资财货物聚集偏多，粮食钱财在仓库中腐烂，恩惠不能普遍地施加给百姓，公平的心意不能周遍所有的国家。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那士人百姓之所以会反叛，都是由于偏私造成的。君王如果能认真考察我说的话，推广君王的盛德，公平地分布到天下，那么商汤、周武王的事业也能做到，何必只体恤一个饿死的人呢！"

【原文】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

【译文】　楚共王外出打猎，丢失了他的弓，左右的侍从请求去找回来。楚共王说："算了吧！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到它，又何必去寻找它呢？"孔子知道后说："可惜他的公心还不算大，要是说'有人丢了弓有人会得到它'就行了，为何一定要说楚国呢？"孔子所说的就是大公。

【原文】　万章问曰："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寺人瘠环，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进之以礼，退之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与寺人脊环，是无命也。孔子不说于鲁卫，将适宋，遭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过宋，是孔子尝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之，观近臣，以其所为之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与寺人脊环，何以为孔子乎！”

【译文】　万章问孟子说：“孔子在卫国时住在雍雎家，在齐国时住在寺人脊环家，有这样的事吗？”孟子说：“没有！不是这样。那是好事的人编造出来的。孔子在卫国时住在颜讎由的家里。弥子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姊妹，弥子对子路说：‘孔子住在我家，可以得到卿的位置。’子路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听天由命！’孔子按照礼法进取，按照道义退身，能不能当官，都认为由上天决定；如果住在雍雎和寺人脊环家中，这就不会有上天佑助。孔子在鲁、卫两国不受欢迎，便前往宋国，遇见桓司马想要中途劫杀他。孔子便改换衣装经过宋国，那时孔子曾受困厄，以司城贞子为主人，做过陈侯周的臣下。我听说：观察在朝的臣子，要看他接待的是什么客人；观察远来的臣子，要看他所寄居的主人。如果孔子以雍雎和寺人脊环为主人，他凭什么能够成为孔子呢？”

【原文】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浹，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而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译文】　孔子游说了七十个诸侯国君，没有固定的居处，他想要使天下的百姓都有各自的归宿，但他的学说行不通，只好隐退修订《春秋》。他采记了很细微的好事，也贬斥了很细小的坏事，人事通达，王道完备，精心调合圣王的礼制，上与天相感应，因而麒麟来到，这是上天了解孔子。孔子于是长叹一声说：“以为上天最光明不能被掩蔽吧，为什么会出现日蚀？以为大地最安稳不可动摇吧，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天地都还有被掩蔽和震动的时候，因此圣贤的学说在世上不能推行，就会有灾祸和异常的现象同时发生。”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人在世上学习也会通达于天上，了解我的大概是上天吧！”

【原文】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

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译文】　孔子生活在战乱的时代，没有谁能容纳他。他的原则是自己的主张被君王施行，恩泽施加到百姓身上，然后才去做官；如果自己的主张不被君王采用，恩泽不能施加给百姓，他就隐退安居。孔子怀着上天覆盖大地一样的胸襟，具有仁慈圣明的品德，惋惜当时世俗的污浊，哀伤法度的废弃败坏，肩负重任，游历远方，周游应聘，想要等待机会施行他的主张，来爱抚百姓。但当代诸侯没有谁能任用他。因此德泽积蓄起来而不显明，重大的政治主张被扭曲而不能伸张，海内不能蒙受他的教化，万民不能承受他的恩惠。所以孔子长叹道：“如果有人能用我，我将要在东方复兴文、武之道。”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是要在一个地方运用他一人的才德，而是想要把他的学说推广到天下，并建立在万民之中。

【原文】　秦晋战，交敌。秦使人谓晋将军曰：“三军之士皆未息，明日，请复战。”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将遁矣。迫之河，必败之。”赵盾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于险，无勇也。请待。”秦人夜遁。

【译文】　秦晋两国打仗，两军彼此势均力敌。秦国派人对晋国将军说：“三军的士卒都未得到休息，请求明天再战。”臾骈说：“使者的眼珠乱转并且言语放肆，说明敌军惧怕我们，将会逃跑了。如把敌军逼迫到河边，一定能打败他们。”赵盾说：“我军死伤的士卒还未收容掩埋，如果抛弃他们，这不仁慈，不到约定时间就逼人至险境，这不算勇敢。还是再等一等。”秦军当天夜里就逃走了。

【原文】　子胥将之吴，辞其友申包胥曰：“后三年，楚不亡，吾不见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庙也；止子是无以为友。虽然，子亡之，我存之。”于是乎观楚一存一亡也。后三年，吴师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见秦伯曰：“吴无道，兵强人众，将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走，居云梦，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诺，固将图之。”申包胥不罢朝，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兴师救楚。吴人闻之，引兵而还，昭王反复，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辞曰：“救亡，非为名也。功成受赐，是卖勇也。”辞不受。遂退隐，终身不见。《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译文】　伍子胥将要出奔吴国，向他的朋友申包胥告辞说：“三年以后，楚国不亡，我不再见您了。”申包胥说：“您努力去做吧！我不能够帮助您。帮助

您就是攻伐自己的宗庙；制止您这就是不把您当朋友。尽管这样，您如能灭亡楚国，我就要保存它。”于是人们都在观察楚国一存一亡的两种可能。三年后，吴军伐楚，楚昭王出逃。申包胥没有接受君命，便西去拜见秦国君王说：“吴国无道，军队强大人马众多，将要征讨天下，现从楚国开始。我国君王出走，住在云梦，派我前来告急。”秦哀公说：“好吧！我本来就打算考虑这件事。”申包胥不退朝，站在秦国朝廷上，昼夜哭泣，七天七夜哭声不断。秦哀公说：“有这样的臣子，怎能不援救呢？”于是就出兵救楚。吴军知道这个消息，就率领军队撤退回国。楚昭王返国复位，想要封赏申包胥。申包胥辞谢说：“拯救国家危亡，不是为了虚名。成功了接受赏赐，这就是炫耀自己的勇敢”。推辞不受。他于是退身隐居，终身不再露面。《诗经》说：“凡是百姓有灾祸，都要尽全力去拯救。”

【原文】　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求显荣；才之所不著，无当其处。臣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餐，食欲无厌；臣之罪当稽于理。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赢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忠？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骫，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赐也已。”

【译文】　楚国令尹虞丘子，向楚庄王禀告说：“我听说奉公执法，能够得到荣耀；才能品德浅薄，就不要指望得到高位；不具备仁义智慧，不要追求显赫尊荣；才能不能显示的地方，就不要承担那样的职位。我做令尹十年了，国家没有更好地治理，案件争讼不停，隐士未得进升，邪恶祸乱没有受惩，久登高位，妨碍了众多贤者的进升之路，尸位素餐，贪得无厌，我的罪过应当受到法官的审理。我私下选中了一个国内杰出的人材，是乡下的士人名叫孙叔敖。他虽然文雅瘦弱，但十分能干。他的本性恬淡寡欲。君王举拔他并授给他国政，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并且能使士人百姓归附。”楚庄王说：“你辅佐我，我才能在中原作盟主，号令行施到极边远的地方，终于称霸诸侯。没有你将怎么办？”虞丘子说：“长久维护自己官位的人，是贪鄙的；不举贤进能的人，是欺骗国君；不能让出职位的人，是不正直的。有这三不能的人，就是不忠。作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为什么要把他当作忠臣呢？我坚决请求辞职。”楚庄王依从了他，并赏赐

他食邑三百户，号称国老。楚庄王让孙叔敖作了令尹。不久，虞丘子家族中有人犯了法，孙叔敖抓来杀了。虞丘子很高兴，入宫拜见楚庄王说："我推荐的孙叔敖，果真能让他操持国政。奉行国法而不结朋党，施行刑法而不枉曲，可以称得上是公正平直。"楚庄王说："这也是先生的赐予。"

【原文】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侯曰："其为人不党，治众不乱，临死不恐。"晋侯以为中军尉。河曲之役，赵宣子之车干行，韩献子戮其仆。人皆曰："韩献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仆，谁能待之？"役罢，赵宣子觞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二三子对曰："不知所贺。"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言之而不当，必受其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晋国适享之，乃唐叔是赖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译文】 赵宣子向晋侯推荐韩献子说："韩厥为人不结朋党，治理众人有条不紊，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晋侯就让韩厥作了中军尉。在河曲的战斗中，赵宣子的车驾冲撞了队伍的行列，韩献子杀了他的车夫。人们都说："韩厥这次死定了！他的主子早上提拔了他，到晚上就杀了主子的车夫，谁能容忍这样的事呢？"战斗结束后，赵宣子请大夫饮酒，酒过三巡，他说："你们应该祝贺我。"那些大夫说："不知道该祝贺什么。"赵宣子说："我曾向君王举荐韩厥，如果举荐不当，一定会受到处罚。这次我的车驾乱了次序，韩厥杀了我的车夫，可算是不结朋党了。这证明我的举荐是正确的。"这些大夫拜了两拜又叩头至地说："不仅晋国能够安享这个福分，就是先祖唐叔也要依仗这样的人。能不再拜叩头吗？"

【原文】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仇也？"对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子羔见咎犯而谢之曰："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译文】 晋文公向咎犯问道："谁人可以派去做西河的郡守？"咎犯回答说："虞子羔可以。"晋文公问："不是你的仇人吗？"咎犯回答说："君王问的是可以作西河郡守的人，并没有问我的仇人是谁。"子羔拜见咎犯并道谢说："多承您赦免了我的过错，向君王推荐了我，使我能做西河郡守。"咎犯说："我举荐你，是为了公事；我怨恨你，是因为私事。我不能因为私事而损害公理。你赶快走吧！再回头我就要用箭射杀你了！"

【原文】 楚文王伐邓，使王子革、王子灵共捃菜。二子出采，见老丈载畚，

乞焉，不与；搏而夺之。王闻之，令皆拘二子，将杀之。大夫辞曰："取畚信有罪，然杀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杀之？"言卒，丈人造军而言曰："邓为无道，故伐之。今君公子搏而夺吾畚，无道甚于邓。"呼天而号。君闻之，群臣恐。君见之，曰："讨有罪而横夺，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私二子，灭三行，非所以从政也。丈人舍之矣，谢之军门之外耳。"

【译文】　楚文王攻打邓国，命王子革、王子灵一起去采摘野菜，这二人出外采集野菜，看见有个老人头上顶着一个筐子，便向老人乞讨，老人不给他们，于是就殴打老人夺下筐子。楚文王知道了这件事，命令将二人都拘押起来，将要杀掉他们。大夫进言说："夺取老人的筐确实有罪，但杀死他们却不是他们该承当的罪。君王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话刚说完，那老人就来到军门外说："邓国干出些无道的事，所以你们才攻打它。现在君王的儿子殴打我，还抢夺了我的筐子，这比邓国还要不讲道义。"说完就呼天抢地号哭。楚文王听到了这些话，群臣也感到惶恐不安。楚文王召见那老人说："讨伐有罪的人，自己却要蛮横地抢夺，这不是楚止暴行的办法；仗恃力气虐待老人，这不是教育年轻人的办法；爱自己的儿子却放弃法令，这不是保住国家的办法；对这两个儿子徇私情，毁灭以上三种德行，这不是治理国政的办法。请老丈宽恕我，我将在军门外斩杀二子，来向您赔罪。"

【原文】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有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译文】　楚国令尹子文的宗族中，有违犯了国法的人，刑狱官拘押了他，但听说他是令尹子文的族人，又释放了他。子文召见刑狱官并责备他说："大凡设立刑狱官这个职务，就是靠他来侦察违犯君王命令，查处触犯国法的人。那正直的人执法，虽柔和但不弯曲，虽刚正但不会折断。现在你放弃国法并违背

律令，又释放了犯法的人，这样作刑狱官不正直，心怀不公。难道我有营私的意图吗？为什么刑狱官对国法的执行这样不同呢？我身居高位，应作士民的表率，士民有了怨恨，那我也不能超越国法之外。现在我的族人犯法很明显，如果让刑狱官迎合我的心意而释放了他，这就使我不公正的心，明显地暴露在国人面前。执掌一国的权柄，却以私心闻名，与其让我活着不按原则办事，不如让我去死。”于是他便送他的族人到刑狱官那里，并说：“不惩处这人，我将去死。”刑狱官害怕了，于是对他的族人执法施刑。楚成王知道了这件事，来不及穿上鞋就赶到子文的家中，说：“我太年轻，任命刑狱官用人失当，违背了先生的心愿。”于是楚成王罢黜了刑狱官使子文地位更尊崇，让他管理王室内部事务，都城的人知道这件事后说：“像令尹这样的公正，我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于是就互相传唱：“子文的族人，违犯国法章程。刑狱官放了他，子文不答应。顾恤百姓的怨恨，多么正直公平！”

【原文】　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霤者，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马蹄蹂霤，廷理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威失，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再拜请死。

【译文】　楚庄王有关于茅门的法令：“群臣大夫、众公子入朝时，有马蹄践踏到房檐下的人，砍断他的车辕并杀死他的车夫。”太子入朝时，马蹄踩到了房檐下，刑狱官砍断了他的车辕并杀了他的车夫。太子大怒，入宫对庄王哭泣说：“为我杀掉刑狱官。”楚庄王说：“国法是靠它来敬事宗庙，尊奉国家的。因此，如果能够确立国法服从律令，尊敬国家的人，那就是国家的大臣。怎么能对他乱加诛杀？如果违犯国法废弃律令，不尊敬国家，这就是臣下背弃君主，以下犯上。臣子背弃君王就会使国君丧失权威，以下犯上就会使主上的地位危殆。保不住国家，我用什么来传给你？”太子于是立即退避很远，拜了又拜请求治他死罪。

【原文】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逾，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

【译文】　楚庄王的时候，太子的车驾停留在茅门之内，少师庆驱赶它。太子大怒，入宫谒见庄王说：“少师庆赶走我的车子。”楚庄王说：“宽恕他吧。老

国君将先去世却不违犯他的法令，新国君在后继位却不事先作准备，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臣子。”

【原文】　吴王阖庐为子胥兴师，复仇于楚。子胥谏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其后因事而后复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谓不以公事趋私矣。

【译文】　吴王阖庐为伍子胥兴兵向楚国复仇。伍子胥进谏说：“诸侯不应为了个人而兴兵，再说事奉国君如同事奉父亲一样，损害事君的原则，来报父亲的仇，我是不作的。”吴王于是放弃了这次行动。在那之后又因别的事伍子胥才报了他父亲的仇。伍子胥可称得上不以公事来谋私的人了。

【原文】　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敦敦然皆立，然后君子进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然后君子，“几当从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岂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后知所以断狱哉？君子之敬让也。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

【译文】　孔子作了鲁国的司寇，审理案件时一定要让众人裁断，大家聚集在一起站立着。然后孔子上前说：“某人认为该怎么样？”某人便认为该如此如此。孔子又问：“某人认为该怎么样？”某人又说该如此如此。都问遍了，然后孔子又说：“或应当依从某人说的吧？”凭着孔子的智慧，难道一定要等待某人说如此这般然后才知道怎样断案吗？这是孔子对别人的尊敬礼让。司法文书凡能与别人共同拟定的，孔子不独自一人去占有这种权力。

【原文】　子羔为卫政，刖人之足。卫之君臣乱，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刖者守门，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曰：“于彼有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损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吾在难中，此乃子之报怨时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倾侧法令，先后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谓欤？”

【译文】　子羔职掌卫国狱政，砍过犯人的脚。卫国的君臣内乱，子羔逃到外城门，外城门已关闭，正是那个被砍了脚的人在守城门。那守门人对他说：“在那里有一个缺口。”子羔说：“君子不翻墙。”守门人又说：“在那里有一个小洞。”子羔说：“君子不从洞中钻出。”守门人说：“在这里有间房子。”子羔躲进

房中。追赶的人找不着才罢休。子羔将要离开时，对砍过脚的人说："我不能损害君主的法令，亲自砍了你的脚。我在灾难中，这正是你报仇的时机，为什么要使我逃脱呢？"那砍过脚的人说："被砍断脚本来是我罪有应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您在审理我的时候，仔细斟酌法令，用法令反复衡量我的罪过，想使我能够免受刑法惩治，这些我都知道。案件审决罪名确定，正当依罪执刑时，您凄然不乐，表现在脸色上，我也知道这些。您难道是对我有私情吗？仁慈是人天生的本性，当然会这样。这就是我要帮您逃脱的原因。"孔子知道此事后说："善于做狱吏的人培植恩德，不善于做狱吏的人培植怨恨。公正地为人处事，那子羔就是这样的人吧。"

申　　鉴

（汉）荀悦

政体篇

施政的总纲

【原文】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重申而已。笃序无强，谓之申鉴。

圣汉统天，惟宗时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乱政，时亦惟荒圮湮。兹洪轨仪。鉴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业有尚。天道在尔，惟帝茂止，陟降肤止，万国康止。允出兹，斯行远矣。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以统其精气，刚柔以品其群形，仁义以经其事业，是为道也。故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矣。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义也者，宜此者也；礼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恶以章之；喜怒以莅之；哀乐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离，六节不悖，则三才允序，五事交备，百工惟釐，庶绩咸熙。

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惟先喆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

【译文】　人道的根本，在仁和义而已。《诗》、《书》、《易》、《礼》、《春秋》这五部经典，确定了“道”不变的主旨，其他典籍则是辅助五经对“道”加以解释。人们吟咏它，歌唱“道”，为“道”演奏，为“道”舞蹈。前代的借鉴虽已清楚，后代仍要反复申明。因而古代的圣王，他们对于仁义，只是多次地申述而已。忠实地陈述而不强制妄加，这就是所谓的引为借鉴。

圣明的汉朝统治天下时，不失时机地光大祖业，汉王的功业遍及天地。有辅弼之臣治理国政，及时地收拾了荒乱的局面。这样就使法度礼仪得以发扬。借

鉴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国君诚信地遵循古代的德教，功业的存在才会久远。上天的大道存在于此，天帝光明美盛，天人和美融洽，举国安康。政令倘真实地出于上天的意旨，它的传播就会广远。

确立天的法则为阴与阳，确立地的法则为柔与刚，确立人的法则为仁与义。用阴阳统领人类之精气，用刚柔来赋予万物以形状，用仁义整治各种事业，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道。因而一般说来政事的治理，不过是法制和教化罢了。教化，是阳气所生成；刑法，是阴气的征验。仁，是对道的慈爱；义，是对道的适宜；礼，是对道的实践；信，是对道的遵守；智，是对道的认识。因此，好或恶都是对道的表明；喜或怒都是道的内涵；悲或乐都是对道的顾恤。若是教化与法制这两种手段没有错误，仁、义、礼、信、智这五种品德不背离，好、恶、喜、怒、哀、乐这六种感情不惑乱，那么，天、地、人就符合应有的秩序，容仪、言论、见地、听闻、思想这五件事就都具备了，各种职务能很好地完成，众多事业都能兴旺。

上天创立法则，帝王创立规范，臣子进行辅佐，百姓作为根基。圣哲先王的政纲：一叫作承袭上天的意旨；二叫作端正自身的品行；三叫作任用贤能的人才；四叫作体恤人民的疾苦；五叫作推行英明的法令；六叫作建立宠大的功业。承受天道要诚信；端正自身要持久；任用贤才要稳定；体恤百姓要勤勉；推行法令要设典；建立功业要厚实。这就是平时所说的施政纲领。

达到平治要除“四患”

【原文】　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未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㠯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译文】　达到平治的方法，首先要摒除四种祸患，然后推崇四种政事。摒除的四种祸患，第一叫伪，第二叫私，第三叫放，第四叫奢。作假（伪）就会搞乱风俗，营私（私）就会破坏法制，放纵（放）就会超越正轨，过份（奢）就会败坏法规。这四种祸患不除，那施政纲领就无从颁行了。风俗搞乱了道德就要沦丧，即使是天地也不能保其善良的本性；法制破坏了世道就要倾隳，即使是君主也不能严守法度；正轨超越了礼仪就要消亡，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保全道的完整；法规败坏了私欲就要泛滥，即使是四方都富足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是所说的“四种祸患”。

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

【原文】　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民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谓养生。

【译文】　民不畏死，不能用刑罚来恐吓他们。民不乐生，不能用善良的品德来勉励他们。即使让契传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让皋陶作刑官，政事仍然不能实行。所以在上位的国君应先使人民财产丰富，以此来安定百姓的志向。帝王应该于春耕前亲耕农田，后妃应该亲自操持养蚕之事，以率先天下，劝众民兴农桑。国都内没有闲荡的游民，郊野没有荒废的功业，财物用在该用的地方，民力使在应使的场合，使养民的事情都很完备，这就是我们说的养民的本性。

听言责事，举名察实

【原文】　君子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故在上者，审则仪道，以定好恶。善恶要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覈，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彰，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忒惑，外无异望，虑其睹，去徼倖，无罪过，不忧惧，请谒无所听，财赂无所用，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译文】　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应和神明、整饬万物而成就君王的德化，其原因就在于他是按照自然的本性来确定它的。所以在上位的统治者举荐人才时，要仔细地观察考究来断定他们的善恶。善恶的标准主要在于他们的功与过。诋毁和赞誉要根据已有的事实来检验，听到一些议论要追求事情的真相，举荐有声望的人要考核他的实际表现，不要被欺诈和伪善所迷惑，而使民心浮动。若是这样，事情就没有不能核实的，形式也没有不能与内容相符的，善行没有不显扬的，恶事也没有不被揭发的。民间无奸邪贪婪之风，百姓及君臣上下都能看见自身的利害关系，故人们都尽量使自己严肃恭顺，谨慎地修身实践，内心不惶惑，平时也无其他奢望，思考问题或预见事物都能去掉侥幸心理，没有罪过也不忧虑和惧怕，臣子上朝谒见也没有什么可判之案，钱财不用于贿赂，则百姓的意志感情平定一致了，这就是所说的使风俗清正。

引中人纳于君子之途

【原文】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夫中人之伦，则刑礼兼焉。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是谓章化。

【译文】　君子动之以情，小人惧之以刑。荣与辱，是赏罚的精粹所在。所以礼教荣辱加在君子身上，是感化他的感情；桎梏鞭扑诸刑加在小人身上，是治理他的刑罚。君子连羞耻之事都不做，对他们用刑，更是没有必要；小人连受刑都不顾忌，对于受辱之事，更是满不在乎。至于说到一般人，刑礼应兼用在他们身上。教育感化被废弃，就是把一般人推出去而使其坠落为小人；若实行教育感化，就会把他们引导到君子的道路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显扬文章教化。

威慑小人戒不虞

【原文】　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急，急则怨，怨则畔。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译文】　小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对他们放松了，他们就骄纵起来，一骄纵则更加放肆无忌。放肆了则欲望也会很急迫，欲望急迫则要生怨恨，怨恨生则要反叛。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们就会谋反作乱；国家处于安定之时，他们就企图得到更多的东西满足欲望。所以国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权威就无法惩办他们。因而在上位的统治者，必须有军备来防备意外的情况，来阻止敌军入侵。国家安定时则寄托于国政，有战事则用军队，这就是我们说的国君要建立军备以秉持其权势。

赏赐明确刑罚坚决

【原文】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徒慎其刑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治国矣，是谓统法。

【译文】　赏与罚，是政权的力量所在。赏赐明确，刑罚坚决。人主行赏罚之职能时，行动一定要慎重，使命令有信用，用奖赏鼓励善，用处罚惩治恶。人主不乱加赏赐，并不只是吝惜他的财物，而是赏赐过滥，善事就得不到鼓励。不滥加惩罚，也不仅仅是要小心地用刑，而是因为惩罚过乱，恶事反而得不到惩处。奖赏不能勉励善事，会遏止善事。惩罚不能惩办恶行，就会放纵恶行。在上位者如能不妨碍下面做好事，不放纵下面做恶事，那么国家就可以治理好。这

就是我们所说的明赏罚而统摄其法制。

行之以诚　守之以恒

【原文】　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也。

惟修六则以立道经：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诚，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极作诚，以变数作通，是谓道实。

【译文】　伪、私、放、奢这四样祸患已经除去了，五种施政纳领已经确立了，就要诚信地实行它，用持久永恒的精神来掌管它，简慢而不怠惰，疏忽而不造成过失。用无为而治的态度去统治百姓，使百姓自己去实行法令；用无所作为来处理政事，使百姓自己互相称赞圣人的德政。这样国家不用强加约束就会整治好，国君不用费力，四海之内就会平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治政的方法。

应当修治六种法则，把它们作为确立一种事理与学说的原则：第一叫中，第二叫和，第三叫正，第四叫公，第五叫诚，第六叫通。以立天之道的阴与阳作为中；以立地之道的刚与柔作为和；以立人之道的仁与义作为正；以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作为公；以最高操行作为诚实；以事物的就化作为通达。这就是道的内涵。

任用贤能有十难

【原文】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

【译文】　国君在任用贤能之人方面有十种祸患：第一是不了解，第二是不推荐，第三是不任用，第四是不能始终坚持任用到底，第五是因小的怨隙而抛弃了他重要的德行，第六是为小的过失而贬斥他大的功劳，第七是因小的失误而掩盖了他大的功业，第八是在揭发奸佞之人时误伤了忠正之臣，第九是听任邪恶之说而扰乱了正规的法度，第十是听信谗言和嫉贤妒能的妄说而废弃贤能之人不用。这就是平常说的国君在任用贤能之人方面的十种祸患。这十种祸患不除，那贤臣就不会被起用。国君不能起用贤臣，那国家就不象国家了。

体察官风民情

【原文】　惟察“九风”，以定国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

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此治国之风也；礼俗不一，位职不重，小臣谗嫉，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君臣争名，朝臣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劬，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以苛为密，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蒙，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不谏，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故上必察乎国风也。

【译文】　执政者必须考察国内九种社会动向，以此来制定国家的常规。第一叫治，第二叫衰，第三叫弱，第四叫乖，第五叫乱，第六叫荒，第七叫叛，第八叫危，第九叫亡。

君臣上下亲密而又重视礼仪秩序，百官和谐而不苟同、互相谦让而不争名逐利、相互劝勉而不结怨，国内无战争与祭祀等大事时，各人坚守自身的职责，这是治国之风；礼制风俗不统一，个人的职责不见重，下臣谗谄嫉妒，庶民说三道四，这是衰国之风；国君喜欢责难臣下，臣下喜欢贪图安逸，士大夫喜欢四处游说，庶民喜欢八方流动，这是弱国之风；君臣争名，大臣争功，士大夫争执谁得名，庶人争执谁得利，这是乖国之风；君主欲望多，臣下也好枝节，法律不固定，政令出于多门，这是乱国之风；把奢侈当成丰富，把傲慢当作高明，把滥施作为通达，把遵礼当作劳苦，把守法当成顽固，这是荒国之风；把烦琐当成严谨，把谋私讲成奉公，以剥夺下属为能事，以攀附上司为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君上与臣下互不相通，朝廷内外相互欺瞒，小臣争夺宠幸，大臣争夺权位，这是危国之风；在上者不探访下情，在下者不良言进谏，采用妇人之言，政治上多营私舞弊，这是亡国之风。

所以，在上位者一定要体察官风。

断刑应有人情味

【原文】　惟慎庶狱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之大极曰死，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复。故先王之刑也，官师以成之，棘槐以断之，情讯以宽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断，乐不举，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

矣夫。

惟稽五赦以绥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劝功，四曰褒化，五曰权计。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必是族焉，刑兹无赦。

【译文】 在上位者要谨慎地处理各种狱讼之事来昭示人之常情。天地的大德就是生成万物，万物的大极限就是死，死了的不能再复生，受刑的不能再恢复原貌。所以先王的刑罚，由百官进行狱讼的审理，由执掌政法的公卿大夫断案，由司法官再征询君臣百官及万民的意见。宽宥过失杀人者，赦免童叟及智力低下者。到了行刑的那天，将受刑人的姓名呈告皇上并送至外朝，然后带到市上官民共同执行刑杀。届时，应怜悯顾惜这些受刑的人，施刑断案时就该收起钟磬等乐器罢乐。对于刑杀这种人命关天的事，真是应该谨慎到极点啊！

君王应考虑五种赦免方法来安抚百姓：一是要追究犯罪的动机，本心是好的就该赦免；二是要弄清其平时的德行；三是要勉励将功折罪的；四是要褒扬态度向好的方向转化的；五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变通的措施。君王一旦赦免罪犯，必须合乎以上政策，否则就没有赦免可言，坚决按刑律惩处。不然，赦免人也达不到安抚百姓的目的。

治术贵在平常心

【原文】 天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师傅，下有宴臣。大则讲业，小则咨询，不拒直辞，不耻下问，公私不愆，外内不贰，是谓有交。

【译文】 天子有四个时辰，早晨听取政事，白天调查咨询，晚上处理公文，夜里安歇身体。上有三公三少辅佐天子议政，下有臣子陪同天子宴饮。大的方面要讲究功效，小的方面要咨询百姓。不拒绝直言进谏，不耻于下问。对国事与私事都掌握有度，不失分寸，对内对外都专心一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上位者与在下位者要互相往来，由相交而相通，从而达到志同道合的目的，社会秩序方能稳定。

执道于心胸之间

【原文】 问明于治者，其统近。万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乱之本在左右，内正立而四表定矣。

问通于道者，其守约。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也，仁之术也。正者，义之要也。至哉！此谓道根，万化存焉尔，是谓不思而得，不为而成，执之胸心之间，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达于庶人，好恶哀乐，其修一也。丰约劳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备

礼，下足以备乐，夫是谓大道。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

【译文】　听说，治国方面明智的人对道统纲纪更贴切。治理万物的根本在于修养自身，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整治自己的家，平定天下之乱的根本是君王身旁的近臣。国内政风端正，四方才能平定。

听说通达道理的人他的操守是简约的。有一句话可以经常奉行，这就是推己及人的恕道；有一种行为可以常常实行，这就是坚持正义。宽恕，是行仁义的途径。坚持正义，是行道义的纲要。这太重要了。我们常说的道的根本，万物的变化都存在其中。我们平日说的不用思虑而有所得，不做而有成就，把恕道与正义执掌于心胸之间，那你的功绩将盖天下。

从天子到庶民，好恶哀乐，他们的修身都是一样的，富饶和穷困，劳苦和安乐，各有自己的成法。在上位者能够礼仪周备，在下位者就能够具备文德和尽善尽美的礼乐。这可以说是符合治国的根本之道。天下国家是一体，国君是一国之首，臣子就如同股肱一样，是辅佐君王得力的左膀右臂，而百姓无疑则是君王的手足。元首、股肱、手足本是一体啊。下有忧患的百姓，在上位者就不能尽情地欢乐；下有荒年中的百姓，在上位者就不应备办精美的饭食；下有饥寒交迫的百姓，在上位者就不能在朝会时着礼服。否则就如同赤足步行而又戴着最尊贵的冠冕一样，是不合于礼制的。

俗话说“寒从脚下起”，百姓饥寒交迫就会使国家的元气受到伤害。

以私废公的弊害

【原文】　问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养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无往不复，相报之义也。故太平备物，非极欲也。物损礼阙，非谦约也，其数云耳。

问人主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怒。私求则下烦而无度，是谓伤清；私费则官耗而无限，是谓伤制；私使则民挠扰而无节，是谓伤义；私惠则下虚望而无准，是谓伤正；私怨则下疑惧而不安，是谓伤德。

【译文】　听说国君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最美好的道德引导百姓，百姓就会用最好的五谷养育国君。国君使其恩惠降于百姓，百姓就会推崇国君的功德。这就是徨往复、互相报答的含义。所以太平盛世之时，国君要备办天下之物，只为天下之利，非为自己尽其所欲，遇到荒年，作物减产，就减少一些礼仪，这不是满足和节俭，这样做才合乎礼数。

听说人主有朝廷赋予的贡赋而没有个人向百姓的索求，有国家的公费而无私费，有朝廷派来的仆役而无个人役使的百姓；有国与国的互相馈赠而无私相馈赠；有因国事产生的怨恨而无个人对百姓的怨恨。

对百姓私索贡赋就会使下层困乏且感到没有法度可依，这样朝廷规定的制度会受到损害；个人消耗的费用太大则官方耗费就更加无限制，这就是我们说的使朝廷规定的制度受到了损害；个人役使百姓，就会使百姓受到骚扰并且没有节制，就使道义受到了损害；私相馈赠就会使百姓空怀对朝廷的良好愿望，而朝廷对百姓的恩赐没有个准则或依据，这是使国君正常的赐予受到了损害；国君对百姓个人的怨恨则使下面疑惑恐惧而不安，这是使国君的德政受到损害。

善治民者治其性

【原文】　问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则刚，激水而升，舍之则降。恶乎冶？曰，不去其火则常流，激而不止则常升。故大冶之炉可使无刚，踊水之机可使无降。

善立都者若兹，则终身治矣。故凡器可使与颜、冉同趋。投百金于前，白刃加其身，虽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兹，则终身不掇矣，故跖可使与伯夷同功。

问民由水也，济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劳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虚入水，则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纵民之情谓之乱，绝民之情谓之荒。

【译文】　听说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治其本性。冶炼金属则恢复其坚硬。把水流挡住，水位就会升高；撤去挡水物，水位就会下降。那又如何冶炼呢？可以这样说，不要撤去火，冶炼的金属就可以不断熔化为流动的液体；不停地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就会使水位升高。所以大的铄金的熔炉可以熔化金属，使金属不再变成坚硬之物；使水向上升的器械可以使水位不降。

治民如同冶金与激水一样，要顺应其本性。善于确立教化者能这样，那就可使政治清明安定了。所以平庸的人也可以和颜回与冉求步入同列，把百两金子丢在面前，即使有利刃加身，大盗也不敢去拾取。善立法者能这样，那人们终身不会拾取面前的非分之财，即使贪婪的盗跖也可以让他与清廉的伯夷有同样的功劳哩。

听说百姓经水流，渡大河，最好乘船，其次泅水过河。泅水劳苦而危险，乘船闲适而安全。既不乘船，又不会泅水而落入水中的，必定会淹死。国君用智能治百姓，如同泅水过河；用道德治百姓，如同乘舟过河。国君若放纵百姓的感情，就叫作混乱。国君若杜绝百姓的感情，就叫作荒废政务。

御下犹如垂钓

【原文】　曰："然则如之何？"曰："为之限，使弗越也。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滥，不可使无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于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于众；行诈于官而矜实于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谓理之源斯绝矣。

自上御下，犹夫钓者焉。隐于手，应于钩，则可以得鱼。自近御远，犹夫御马焉。和于手而调于衔，则可以使马。故至道之要不于身，非道也。睹孺子则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方其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北。迫则飞，疏则放，志闲则比之。流缓而不安，则食之。不驱之驱，驱之至者也。志安则循路而入门。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窃，其次不掠夺。上以功惠绥民，下以财力奉上，是以上下相与。空市则民不与，民不与则为巧。诈而取之，谓之偷窃，偷窃则民备之，备之而不得，则暴迫而取之，谓之掠夺。民必交争，则祸乱矣。

【译文】　有人会说："既如此，那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划分一定的界限，使他们不能超越。为他们划定区域，使他们不越界。如同水可以使它不泛滥，不可以使它不流动。善于禁约欲望的人，首先要能克制自身，然后再去禁止平民老百姓的欲望。不善于禁的人首先禁止平民百姓，然后才延及自身。从善于制止达到不需要去制止，百姓自己就能保持身正。

"施行政令亦如此。至于说自己放纵七情六欲，而对百姓的正当欲望却绳之于法；对官员行诈骗，对百姓却故作庄重诚实之态；对自己多余的东西却还一味求索，对百姓所不足的东西一味夺取；自己容易做到的事情舍弃不做，却要求别人做难于做到的事情。先禁人而后禁己，这是百姓集中怨恨的根源。先禁自身而后禁百姓，这是道理法则的根源所在。先禁百姓再禁自身，道理的根源就断绝了。

国君治理百姓，如同钓鱼者，将巧劲藏匿于手而又应和于钓钩，这样就可以钓到鱼了。国君由近及远地治理百姓，如同那驾驭车马的人身手自如地调和马嚼子，就可以驱马驾车了。所以最完美的道德，如果不在自身实行，那就不合道义了。

治民的方法可从儿童驱鸡中得到启示。儿童驱鸡，太急了鸡会受惊，太慢了鸡又会停滞下来。当鸡往北跑时，小儿仓猝去拦截，鸡又会往南跑。太靠近鸡，鸡就会受惊吓而飞跑了；离它太远，鸡又会恣纵放任，不循原路回家。要待鸡神志安定闲适了再靠近它，待它移动不定，神志放松，饿得不安宁时再给

它东西吃，以此引诱它，这样就可以不用费力地驱赶鸡，把鸡驱赶到目的地，鸡神志安定了就会顺着原路入家门。

最好不使群众进行贸易的场所空虚，其次不偷窃，再其次不掠夺百姓。在上位者用治政的卓著功绩安抚百姓，在下位的百姓用创造的财富与劳力供奉朝廷，因此上下可以互相给与、密切合作。若使贸易的场所空虚，那百姓就无以供给朝廷财力。百姓不供给朝廷应有的财力，朝廷上下就不得不用欺骗的办法获取他们需要的财力，这就是平常说的偷窃。偷窃就会使百姓警戒防备，百姓防备了朝廷则无法得到他需要的财力，于是只好凶暴地胁迫百姓并抢取财力，这就叫掠夺，这样百姓必然会与朝廷发生纷争，祸乱就会兴起了。

心顺职顺和道顺

【原文】　或曰："圣王以天下为乐。"曰："否，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以圣王为乐。凡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以凡主为忧。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衰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以贵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报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则生灾矣。苟高人则必损之，灾也；苟奉身则必遗之，灾也；苟肆心则必否之，灾也。

治世之臣，所贵乎顺者三。一曰心顺，二曰职顺，三曰道顺。治世之顺，真顺也。衰世之顺，生逆也。体苟顺则逆节。乱苟顺则逆忠。事苟顺则逆道。

高下失序则位轻；班级不固则位轻；禄薄卑宠则位轻；官职屡改则位轻；迁转烦渎则位轻；黜陟不明则位轻；待臣不以礼则位轻。夫位轻而政重者，未之有也。圣人之大宝曰位，轻则丧吾宝也。

好恶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节而轻狭陋；疾威福而尊权右；贱求欲而崇克济；贵求己而荣华誉，万物类是已。夫心与言，言与事，参相应也。好、恶、毁、誉、赏、罚，参相福也，六者有失，则实乱矣。守实者益荣，求己者益达，处幽者益明，然后民知本也。

【译文】　有人说："圣明的国君把统治天下作为自己的乐趣。"回答说："不对，圣明的国君把统治天下作为自己所忧虑的事情，天下百姓则把受圣明的国君统治作为自己快乐的事情；平庸的国君把统治天下作为自己的乐趣，天下百姓则把受平庸国君的统治作为自己的忧虑；圣明的国君宁可委屈自己而伸张天下百姓的快乐，平庸的国君宁可伸张自己的快乐而使天下百姓忧虑。圣明的国君伸张天下百姓的快乐，故天下百姓也以做圣王喜爱的事来相报；平庸的国

君委屈天下的百姓，故平庸国君忧虑的事情也相应地紧跟而来，这是天下事的一般规律。”

治平之世，最宝贵的可以利用的职位与权限有三方面。一是对天下百姓贯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二是对天下百姓施予最大的恩惠；三是自身实行智、仁、勇这些人人奉行的美德。

衰亡之世最宝贵的可以利用的职位与权限也有三方面。一是把位尊的权势作为超越世俗的人的资本；二是用丰饶的财富供养自身；三是利用职权报私仇而放纵自己。

治平之世，国君具有真正的职位与权限。衰亡之世，国君一旦拥有职位与权限就会生灾祸。如果自认为是超越世俗之人者，就一定会损害百姓的自尊心，那么灾难也就紧跟而来了。如果用丰饶的财物来供养自身，就一定会放弃百姓的利益，那么灾难也会来临。如果为了报私仇而放纵自己的心思，那么百姓一定会否定他，于是灾难也就紧跟着来临了。

治平之世的臣子认为最宝贵的有三方面：第一是臣子内心要顺从民意；第二是职位权限要顺从时运；第三是对百姓实行的仁义之道要顺从天意。治平之世的顺，是真正的和顺；衰亡之世的顺，反而会生出不顺。臣子如果只顾用丰饶的食物保养自己和顺，那么，乖于常理的操守礼节就会产生。臣子如果对社会的动荡不安视而不见，反而还认为很和顺，那么在下位的百姓就会有违背忠君的言行。臣子要百姓十分顺从地待奉自己，就会违背天下共由之道。

官吏的职位与职称的高下尊卑如果失去正常的秩序，那么官位就轻了；官位的品级不固定则官位轻；俸禄太薄，使低贱者受宠则官位轻；官员的职位屡次更换则官位轻；朝迁不断迁徙转移官位，对官位采取频繁轻慢的态度则官位轻；君臣进退人才不明缘由则官位轻；不用礼仪待臣则官位轻。官员的职位与职称轻而政体重，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圣人的最珍贵之物就是官位，官位轻则会丧失我们的最珍贵之物。

人们喜好之事与嫌恶之事不能同时存在。这种习俗由来已久。表彰信守名分、保持节操，而轻视浅薄；憎恨当权者的妄自尊大、恃势弄权，而尊重显贵的权门高族；轻视乞求私欲而崇尚能成就功业者；重视责求自己，而抛掷浮华不实的名声，世间万物大抵都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心里想的与说的，说的与做的，要互相参证照应。好、恶、毁、誉、赏、罚，要互相参照把握，这六点有失误，这会使国君的实力不稳定。国君能保持实力就会更加显荣，责求自己就会更加通达，处于昏暗之处反会更加明智，然后百姓才知道仁义是道的根本。

时事篇

为政的二十四桩大事

【原文】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和贵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举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试；二曰公卿不拘为郡，二千石不拘为县；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议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并用；七曰避仇有科；八曰议禄；九曰议专地；十曰议钱货；十一曰约祀誉重；十二曰天人之应；十三曰月正听朝；十四曰崇内教；十五曰备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数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复内外注记者。

盘庚迁殷，革奢即约。“化而裁之，与时消息”，“众寡盈虚，不常厥道”，尚知贵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事简则业易定。厌乱则思治，创难则思静。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时也。山民朴，市民玩，处也。桀纣不易民而乱，汤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纯，纯斯清，奚惟性，不求无益之物，不蓄难得之货。节华丽之饰，退利进之路，则民俗清矣。简小忌，去淫祀，绝奇怪，则妖伪息矣。致精诚，求诸己，正大事，则神明应矣。放邪说，去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去浮华，举功实，绝末伎，同本务，则事业修矣。

【译文】　总括政事，首要的有二十一件。最重要的有两件，这就是崇尚平和、尊重敦厚。由这两件推演开来，又有十九件：一、明确考绩制度；二、朝廷的公卿可以自由地降职为郡守，俸禄二千石的郡守等可以自由地降职为县令；三、设置注重军事的官职；四、审议州牧官制；五、对于该判徒刑却处死的罪犯仅施以肉刑；六、恩德和刑罚并用；七、制定避仇的法令；八、审议俸禄制度；九、审议专地政策；十、审议货币制度；十一、简省祭祀，只保留重大祭祀；十二、研究天人感应现象；十三、健全月正听朝的礼仪；十四、重视宗族内部的教育；十五、完备太学博士制度；十六、从典籍中总结出最高深的道德理论；十七、禁止过于频繁地发布赦令；十八、纠正娶公主为妻的做法；十九、恢复史官记事制度。

盘庚迁都到殷，革除奢靡，奉行俭约。《易经》中说“自然界阴阳变化而相互节制”，“天地万物随时消长”。众多与稀少、盈实与空虚，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崇尚理智，尊重敦厚，是古代的法则。人口稀少则日用品容易丰足，土地广大则万物容易生长，政事简易则功业容易确定。厌恶动乱则会企望稳定，开创艰难则想望安静。有人说，三皇（伏羲、神农、黄帝）时的人民非常敦厚，三皇

的统治非常清明，这是天性如此的缘故吗？回答说，三皇时的人民敦厚，秦始皇时的人民弊陋，这是时代造成的。山野里的人民淳朴，城市里的人民轻浮，这是环境造成的。同样的人民，桀、纣统治就天下大乱，汤、武统治就天下大治，这是统治方法不同的结果。三皇时民众人少，少就容易敦厚；三皇时统治单纯，单纯就容易清明，哪里仅仅是天性的原因呀。不去追求没有益处的东西，不去积蓄稀奇的货物，节制华丽的装饰，阻塞争利的道路，民间的风俗就会清明了。简化那些小的忌讳，除去那些过滥的祭祀，杜绝那些怪异的东西，那么妖风邪气就会止息了。始终保持精诚之心，多方面要求自己，端正大的事体，那么神明就会保佑。排斥异端邪说，除去多而无用的智术，抑制庞杂的百家学说，尊崇圣人的经典，那么道义就能确定下来。摒除表面的浮华，注重实际的功效，杜绝雕虫小技，认同根本的业务，那么事业就会发展。

批评和表扬的法变

【原文】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者，万事之概量也。以兹举者试其事，处斯职者考其绩。赏罚失实，以恶反之，人焉饰哉。语曰，“盗跖不能盗田尺寸”，寸不可盗，况尺乎？夫事验，必若土田之张于野也。则为私者寡矣。若乱之坠于澳也，则可信者解矣。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

【译文】　谁该受批评？谁该受赞赏？批评或赞赏应通过考察来确定，考察犹如用斗斛称量万物。要考察被举荐的人的工作表现，对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要考察他的成绩。奖赏和惩罚如果违背了真实情况，就会招来恶果，人哪里能够掩饰得住？俗话说：“盗跖不能盗去尺寸田地。”一寸田地都不可盗，何况一尺田地？事情最后得到查验，这就如同田地分布在乡野（人人可见，无处藏匿）。这样，一心谋私的人就会少了。这也就如同强行横渡的小船翻沉于水边（事理必然如此）。这样，伪善的人就会被揭穿。因此对一个人所做的事要考察它的功效，对一个人的言谈要考察它的实用价值。他行动时考察他的行为是否正确，他不行动时考察他的操守是否坚定。

选官的标准

【原文】　公卿不为郡，二千石不为县，未是也。小能其职，以极登于大，故下位竞大、桡其任以坠于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惮于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于郡，而县邑之功废，惜矣哉。不以过职绌则勿降，所以优贤也。以过职绌则降，所以惩愆也。

【译文】　朝廷的公卿不能做郡守，俸禄二千石的郡守等不能做县令，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小官吏胜任他的官职，其中最优秀的可以升任高位，任下职的

就会竞争努力。官职大的不能胜任他的官职，就贬谪到下位，居高位的就不能不谨慎。大臣败坏国事，给他刑罚都可以，贬降他的官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如果某人有治理千里之地的能力，却不让他去做郡守而只去管理一个县城，县城的工作也并没有做好，这是很可惜的。不失职就不降他的职，这是为了保护好官员。因失职而降他的职，这是为了惩罚坏官员。

备战的法度

【原文】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宾，寇贼奸宄，初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讲司马之黄，简蒐狩之事，掌军功爵赏，小统于五校，大统于太尉。既周时务，礼亦宜之，周之末叶，兵革繁矣，莫乱于秦，民不荒殄。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瘁几尽。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信矣。

【译文】　汉武帝因四周的少数民族部落没有归服，敌寇盗贼为非作乱，而开始设置军功，奖赏官员，鼓励战士。如果今天依照这一做法并使制度进一步完善，设置专管军事的官职，按照古代兵书《司马兵书》的原则，选拔官员，其官俸相当于博士的高位，研究司马穰苴（春秋时名将）的兵书，操练士兵，掌握好军功爵赏，小的军队由五校统领，大的军队由太尉统帅。周代时的政务，实行礼治是适宜的。到周代末期，战争频繁。到秦代时战乱剧烈，人民没有不遭殃的。如今国家忘记战争已很长时间了，每当敌寇作难，人民就会受害深重。不教育人民备战，这就是抛弃人民。这是毋庸置疑的呀。

不统其政　不御其民

【原文】　或问曰：州牧、刺史、监察御史三制孰优？曰：时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诸侯建国家，世位权柄存焉。于是置诸侯之贤者以牧，总其纪纲而已，不统其政，不御其民。今郡县无常，权轻不固，而州牧秉其权重，势异于古。非所以强干弱枝也，而无益治民之实。监察御史斯可也，若权时之宜，则异论也。

【译文】　有人问，设州牧、设刺史、设监察御史，这三种官制哪一种好？回答说，原则不过是根据天下形势而确定官制罢了。又问，天下不是已经确实由州牧分州管理了吗？答，古代时各诸侯建立诸侯国，但天下的统治权由帝王世袭，于是设置诸侯，由其中的贤者分片统治，朝廷以礼法实行总的管理，不亲自代替诸侯的统治，不直接管辖诸侯国的人民。现在郡县的治境和官员经常变动，朝廷的权力衰弱而不牢固，而州牧手中握有重权，势力已不同于古代诸侯。这就不是主干（中央政府）强而枝条（地方政府）弱的局面了，对帝王实

现治民没有益处。设监察御史则是可行的。如果把这看作是权宜之事，那就是不正确的认识了。

徒刑、肉刑和死刑

【原文】　肉刑，古也。或曰：复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众以威，抚寡以宽，道也。复刑非务，必也生刑而极死者，复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斩右趾者死也。惟复肉刑，是谓生死而息民。

【译文】　古代时对犯人施行肉刑。有人说，今天可以恢复肉刑吗？回答说，古代时，人口众多，而今天人口很少。整肃众多的人要靠威刑，安抚很少的人要靠宽容，这才是合乎道理的。一定要恢复肉刑。只有在该判徒刑却要处死时，可以用肉刑代替死刑。自从古代的肉刑废除后，按罪本该砍去右脚的犯人却施以死刑。只有恢复肉刑，这才称得上是使不该死的人能保全生命，使人民得到生息。

以刑教化的法度

【原文】　问德刑并用，常典也。或先或后，时宜。刑教不行，势极也。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莫不兴行，则一毫之善，可得而劝也，然后教备。莫不避罪，则纤介之恶，可得而禁也，然后刑密。

【译文】　问到德、刑并用的问题，这是惯常的原则。恩德和刑罚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要因时制宜。刑法和教化不实行，那是因为统治者的威信势力极高。教化起初是简单的，刑法起初是粗略的，随着社会的渐进而逐步完善。教化大行时，人们没有不遵循的，然后求得教化完备。刑法制定后，人们没有不避免犯罪的，然后求得刑法缜密。教化不完备，这就叫虚有的教化；刑法不缜密，这就叫严酷的刑法。虚有的教化伤害社会风化，严酷的刑法伤害人民，君子不去这样做。如果不去考虑人民有无能力做到，而设立极不合理的规定，这会导致人民从恶，因此叫做伤害社会风化。如果不体谅人民有无办法承受，而设立不合理的刑法，这是陷害人民使之犯罪，因此叫做伤害人民。人们没有不去遵守教化规定的，那么只要他存有一丝善念，就可以规劝他从善。这样之后教化就会完备。人们没有不避免犯罪的，那么只要他有一点儿恶行，就禁止他作恶。如此刑法就缜密严谨了。

以逆顺情理定生死

【原文】　或问：复仇，古义也。曰：纵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制之以义，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曰：何谓也？依古复仇之科，使父仇避诸异州千里；兄弟之仇避诸异郡五百里；从父从兄弟之仇，避诸异县百里。弗避而报者无罪，避而报之杀，犯王禁者罪也。复仇者义也，以义报罪，从王制，顺也；犯制，逆也。以逆顺生杀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为弗避。

【译文】　有人问，复仇在古代是正义行为，那么今天宽纵复仇行为，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又问，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有的可以宽纵，有的需要禁止。有的让他活命，有的让他去死。用道义来控制，用法律来裁断，这就叫义法并立。问，这话如何解释呢？回答说，依照古代对待复仇的法则，要让杀人之父的人回避到千里之外的其他州，让杀人兄弟的人回避到五百里之外的其他郡，让杀人叔伯堂兄弟的人回避到百里外的其他县。如果不这样回避，结果为复仇者所杀，复仇者就没有罪。如果他回避了，复仇者又去报仇，复仇者就要被判死刑。触犯帝王的禁令这是犯罪，为亲人复仇这是道义。因为道义而报复，如果遵从帝王法律行事，这就是顺乎情理的；违犯帝王法律，这就是背离情理的。总之，要看复仇是顺乎情理还是背离情理，以此来决定是让复仇者活还是死。凡是奉公家命令来追杀罪犯的，不受罪犯是否已回避这一情况的限制。

高薪可以养廉止贪

【原文】　或问禄，曰：古之禄也备，汉之禄也轻，夫禄必称位。一物不称，非制也。

公禄贬则私利生，私利生则廉者匮而贪者丰也。夫丰贪生私，匮廉贬公，是乱也。先王重之，曰：禄可增乎？曰：民家财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禄如何？曰：时匮也，禄依食，食依民，参相澹，必也正贪禄。省闲冗，与时消息，昭惠恤下，损益以度可也。

【译文】　有人问俸禄制度。回答说，古代官员的俸禄合适，汉代官员的俸禄不多，俸禄一定要和官位相称，有一点不相称，就不是合理的制度。

公家的俸禄减少，官员就会接受贿赂捞取私利。用私利来作为官俸的补充，清廉的人就会贫穷匮乏，而贪婪的人就会大发横财。贪官发不义之财更使私欲膨胀，而清廉的官员生活匮乏就会损害公家，造成大乱。因此，先王是很重视官员俸禄这一问题的。

问，那么官员的俸禄可以增加吗？回答说，老百姓的财产多了，增加官员俸禄是合适的。有人问，现在增加官员的俸禄可以吗？回答说，现在国家经济匮乏。俸禄依赖粮食收成，粮食收成依赖人民劳动，三者要互相满足。眼下一定要纠正贪图俸禄的现象。裁减闲散多余的官员，根据情况变化进行调整，施行恩惠体恤下民，减损或增益俸禄定出合适的标准就可以了。

土地不能垄断专有

【原文】　诸侯不专封，富人名田逾限，富过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专地，人卖买由己，是专地也。或曰：复井田与？曰：否！专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则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译文】　诸侯王不能自作主张对富人实行封赏。如果民间富户拥有的田地超过规定限额，富裕超过王公诸侯，这是民间自行封赏。士大夫不能垄断土地。如果社会上人们由着自己买卖土地，这是实际上的土地垄断。有人问，那么恢复井田制吗？回答说，不是的。土地垄断不是古代有的事，井田制也不是今天要做的事。那么怎么办呢？回答说，人们可以耕作土地但不能占有土地，要依照朝廷“田地不能超过限额”的制度办事。

制定政策考虑时宜

【原文】　或问货。曰：五铢之制宜矣。曰：今废，如之何？曰：海内既平，行之而已。曰：钱散矣，京畿虚矣，其势必积于远方。若果行之，则彼以无用之钱，市吾有用之物，是匮近而丰远也。曰：事势有不得官之所急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曰：钱寡矣！曰：钱寡，民易矣。若钱既通而不周于用，然后官铸而补之。或曰：收民之藏钱者，输之官牧，远输之京师，然后行之。曰：事枉而难实者，欺慢必众，奸伪必作，争讼必繁，刑杀必深，吁嗟！纷扰之声，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抚遗民，成缉熙也。曰：然则收而积之与？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铸四铢。曰：难矣。或曰：遂废之。曰：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以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钱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废之，弗得已，何忧焉？

货：指货币。其势必积于远方：指当时中央府库空虚，钱币积存在地方割据政权手中。牛马之禁：农耕社会为使拉车之马、耕田之牛不从农地流失，禁止贩买到其他地方的禁令。贸迁有无：以贸易活动来促使各地互通有无。易矣：加快交易。输：送缴，义务送交。事枉而难实者：这件事极费力而难落实。章：公开。遗民：前代经过战乱后的人民。成缉熙：达到祥和。不茂：经济不繁荣。

弗得已：都是形势所需。

【译文】　有人问货币制度。回答说：汉武帝时定的五铢钱制度是很合适的。问：献帝时董卓废除了五铢钱制度，怎么办呢？回答说：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不过再恢复实行五铢钱制度罢了。问：钱币流散，京城财库空虚，情况必然是钱币积存在远方。如果实行五铢钱制，那人们用以前的已无价值的旧币来买现在有价值的物品，这是使京城匮乏而使远方丰足。答：形势决定不能不实行五铢钱制。官府急需的是谷物，因此耕田犁地的牛马买卖，严禁超出百里的范围。至于其他物品，他用他的钱从这边买来，又在那边使用，贩运、买卖，互通有无，天下一家，都在本国之内，又有什么关系呢？问的人说：钱币少，怎么办？答：钱币少人民就要加快交易。如果钱币已经流通但还不够使用，那么官府就再铸新钱来补充。有人说：将民间储藏的五铢钱收上来送到官府，远方的钱币输送到京城，然后实行五铢钱制。我认为：这件事费力而难以落实，必会产生很多欺骗怠慢，奸邪虚伪也必会发生，争执官司必会繁杂，刑罚杀人必会深重。唉，到那时，怨声骂声就会充塞于天下，这不是安抚经过战乱后的人民、达到祥和光明的办法。有人问：那么就让人民收藏钱币积存起来吗？答：应拿到市面上去用，才是可以的。又有人说：改铸孝文帝时的四铢钱，可以吗？答：这事很难实行。又问：干脆废除钱币呢？答：钱币实在是便利于生活的，人民乐意采用，要禁止很困难。现在如果颁布很难实行的法令而杜绝很便利人民的事情，禁止人民乐意的做法，经济就不会繁荣。有人问：现在开始实行五铢钱制，但钱币方面又有很多难处，怎么办？回答说：推行五铢钱制或废除五铢钱制，都是形势所需，又担心什么呢？

讲礼度应重民本

【原文】　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阙，不为尤矣。必也举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渎，其神之祀，县有旧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礼物从鲜，可也。礼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备物以丰年，日月之灾降异，非旧也。

【译文】　圣明的君王都是先安抚民众然后再致力神事。安抚民众的事没有做好前，祭祀神明的事有缺漏，这不算是过错。一定要选择最重要的神来祭祀。遥祭五岳（嵩山、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那么祭礼用品应该省俭。祭礼看重的是根本，用以表示人民厚道，并表明重大的礼仪。祭祀所用物品的准备要视年景而定，丰年可以齐全隆重，但遇到灾年，就不必遵循旧的规格。

家正而天下可定

【原文】　天人之应，所由来渐矣。故履霜坚冰，非一时也。仲尼之祷，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旷，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范》传云："六沴作见，若是王都未见之，无闻焉尔，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礼，保章视祲，安宅叙降，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太史上事无隐焉，勿寝可也。

天子南面听天下，响明而治，盖取诸离。天之道也。月正听朝，国家之大事也，宜正其仪，以明旧典。

古有掌阴阳之礼之官，以教后宫。掌妇学之法，妇德、妇言、妇俗、妇功，各率其属，而以时御序于王，先王礼也。宜崇其教以先内政，览列图，诵列传，遵典行。内史执其彤管，记善书过，考行黜陟，以章好恶。男女正位乎内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仪立而大业成。君子之道，匪懈终日。造次必于是。

【译文】　自然界与人事的相互感应，它的由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冰冻三尺，不是一时之寒造成的。孔子的祈祷也不是一个早上就完成的。再说日食的发生，有时频繁有时稀少，一年中阴阳之气两次交会，这不是常例。《洪范》传中说，阴阳不调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如果在国都没有见到，没有在那里听到，就让有关官员去记录。而先王的礼法中有古代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官保章氏见到上天的征兆，在房宅上空依次下降，一定会记下"云物"，以作备忘。太史对上天显示征兆这样的大事不隐瞒也不搁置就好了。

君王坐北朝南治理天下，天刚明就开始办公，这是按照易经离卦的意义，是顺乎天的规律。每月按照规定的内容依法治理朝政，是国家的大事，应该端正这个仪式，以表明遵从旧的法则。

古代有掌管男女礼教的官员，负责教育帝王后宫之人。这些官员掌管妇学的法则，妇女的品德、妇女的言谈、妇女的容止、妇女的工作，各由有关官员负责教育，并指派嫔妃按时顺序侍奉君王。这是先王的礼教。应该加强这种教育，先搞好宫中内部事情，阅览历代图书，念诵历代传记，遵照经典行事。内史官手执红笔，记下后宫嫔妃的优点或过失，考察她们的行为以决定提升或贬黜，这样来显示后宫妇女们的优劣。男女端正了各自在外在内的名位，家中秩序端正了，天下也就安定了。因此天（男）地（女）名分确立，大业就可以成就。这是君子应遵循的原则，每时每刻都不能忘掉，匆忙时也要遵守它。

继承传统的分歧

【原文】　备博士，广太学，而祀孔子焉，礼也。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

古今。仲尼邈而靡质。昔先师殁而无闻，将谁使折之者？秦之灭学也，书藏于屋壁，义绝于朝野。逮至汉兴，收摭散滞，固已无全学矣。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后进相放，弥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执不俱是，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

【译文】　配备博士，扩大太学，祭祀孔子，这是礼法的要求。孔子的经典著作《春秋》，原本只有一个。古文和今文的《春秋》是不同的，但人们都称自己的是真正的孔子原作。古代的先哲大师创立的义理只有一个，这以后各种学派的理论都不相同，但都称自己的理论是继承先哲大师的理义的。

孔子早已逝世，《春秋》经典的真伪也没有可对证的人了。古代的先哲大师也早已故去，真正的义理也无法听到了。那么又有谁来评判真伪是非呢？秦代焚书坑儒，人们将经典著作藏在屋子墙壁中，先哲的义理学说在朝廷内外都灭绝了。及至汉朝兴起，搜罗散失的先哲著作，但已经不是完整的著作了。现在见到的古代经典，文字有磨灭不清的，语言有南北方言之别，发现刊布有先有后。也有的是后代学者按自己的臆见随意增删修改而成的。后学的人们各信一说，更加以发挥，使得这种混乱情况蔓延得不可收拾。因此正如一个源头生出十条支流，学者们对经典的解释互相抵触又各争是非，混乱不堪。只有都抱着不自以为是的态度，相比较而分析研究，那一定会找到可以参考的较为正确的解释。

至德要道往往简约

【原文】　或曰：至德要道约尔。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约也？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矣。博其方，约其说。

【译文】　有人说：德高合道往往其理论简约明了。而经典著作很繁富，如何从这繁富的著作中寻求到简约明了的高深道德理论呢？回答说：常言道，有鸟飞来，张开罗网等待。捉到鸟，只用了罗网上的一个网眼。如果只用有一个网眼的罗网来捉鸟，那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捉到鸟。道德理论虽然很高深简要，但不作广博的研究就不能领会到。因此，正确的做法是依靠广博的学习研究，从中获得简约明了易于实行的理论。

掌握变通的原则

【原文】　赦令权也。或曰：有制乎？曰：权无制，制其义，不制其事。巽以行权，义制也。权者反经，无事也。问其象，曰：无妄之灾大过，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屡也。曰：绝之乎？曰权曰宜弗之绝也。

【译文】 发布赦令是一种变通的做法。有人问：那么发赦令有没有常制呢？回答说：既是变通便没有常制，发布赦令的常制是道义，而对具体事情不做硬性规定。《易经》中说，巽以行权（退让是一种变通），这就要以道义为常制。变通是违反常规的，没有特殊事情就不要采用。有人问：发布赦令的卦象是什么？答：发生意外的灾祸和重大的错误，卦象凶险，这时不得已就要发布赦令，但要防止过于频繁地发布赦令。又问：那么，杜绝发布赦令吗？回答说：原则是变通，不能简单地杜绝。

以阴制阳易生祸

【原文】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凌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

【译文】 娶公主为妻的做法不是古代的制度。尧将女儿娥皇、女英赐予舜为妻室，是陶唐氏的制度。殷帝乙将女儿嫁与周文王，按《归妹》卦辞的说法，是帝乙的训令。王姬嫁到齐国，是按周代的礼节。而如今的娶公主为妻的制度，使得阴居于阳之上而违背了天理，妇凌驾于夫之上而违背了人情。违背天理是不吉祥的，违背人情是不道义的。

史官直书贼子惧

【原文】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宜于令者，官以其方各重，其尽则集之于尚书。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夷朝献则书；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

【译文】 古代天子诸侯，有大事必定祷告于祖庙。在朝廷设有两史官，左史官记言论，右史官记行动。记行动的史书就是《春秋》，记言论的史书就是《尚书》。君王一有举动就有记载，不论好坏成败，没有不记入史书的。往下一直到官员百姓，虽地位等级各有不同，但都记载在史书中。有的人想显名却不能在史书中如愿，有的人想埋名却在史书中扬名。一天的正确或错误被记入史书，结果就会变成千年百载的光荣或耻辱。有了史书记载，好人就会受到鼓励，

坏人就会心生畏惧。

因此先王很重视史官记史，以此来配合奖赏和惩罚，以此来辅助法律和教化。先王适宜于作命令和言论，史官按它的内容，分别将它的重点记载下来，就集成了《尚书》。今天，如果让史官掌管记载之事，就要求他不记诡异一类的东西，而是遇到善人善事或恶人恶事就记下来，遇到言行足以成为榜样的就记下来，遇到立功的事迹就记下来，遇到打仗或动众的事就记下来，遇到各地少数民族部落来朝廷贡献的事就记来，遇到朝廷册立皇后、贵人、太子的事就记下来，遇到拜立或罢免公主、大臣的事就记来，遇到福喜或祸乱的事就记下来，遇到祥瑞或灾变的事就记下来。汉朝先帝的旧例，宫中设有帝王起居注，帝王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的都要记下来。如今应该恢复这一制度，让内史官掌管，来记载宫中之事。

俗嫌篇

以德处事不在乎卦

【原文】　或问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损。曰：何谓也？吉而济，凶而救之，谓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谓损。

【译文】　有人问卜筮算卦的事。回答说：以德处事就是益卦（有利），不以德处事就是损卦（不利）。问：这怎么解释呢？答：事情吉利而继续济助，事情凶险而设法补救，这就是益卦的含义。事情吉利时自认有恃无恐而不加努力，事情凶险就干脆懈怠，这都是损卦的含义。

事物本身无凶吉

【原文】　或问曰：时群忌？曰：此天地之数也，非吉凶所生也。东方主生，死者不鲜。西方主杀，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沉。故甲子昧爽，殷灭周兴。咸阳之地，秦亡汉隆。

【译文】　有人问：对时下众多的忌讳怎么看？回答说：世间事物都是天地运所显现的常数，本身不存在吉利或凶险。比如有人认为东方主生长，但东方的人死亡的也不少；有人认为西方主杀灭，但西方的人生存的也很多；又认为南方属火，但居住在那里并没有被烧焦；又认为北方属水，但生活在北方也并不见得就被淹死。因此，同是甲子年拂晓，殷朝灭亡而周朝兴盛；同是咸阳这块地方，秦朝灭亡而汉朝兴隆。

避忌讳求不到福瑞

【原文】　或问五三之位，周应也。龙虎之会，晋祥也。曰：官府设陈，富贵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狱犴若居，有罪者触之。贞良入焉，不受其罚也。或曰：然则日月可废欤？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动静顺焉，顺其阴阳，顺其日辰，顺其度数。内有顺实，外有顺文。文实顺理也。休征之符，自然应也。故盗泉朝歌，孔墨不由，恶其名者，顺其心也。苟无其实，徼福于忌，斯成难也。

【译文】　有人问：五星三辰聚于天空，是周朝兴起的征兆。龙虎会合是晋国的祥兆。一般人也是这样吗？回答说：建官邸，是给富贵者享用，如果老百姓住进去，就不符合官爵要求。牢狱如同居室，应该关押罪犯。好人进入牢狱，受这种惩罚实在不应该。有人问：那么日月天象可以不管它吗？答：不是的。我认为，吉利的时日，是先王所要选择的。人承受天地规律的支配，行动或静守都要顺乎天地规律，顺乎天地阴阳的变化，顺乎天地日期的变化，顺乎天地的限度和定数。内有顺乎天地的实意，外有顺乎天地的表现。外表和实质都顺乎天地规律，这就是符合了真理。所谓吉兆征象，自然就会有感应。因此，孔子不饮盗泉水，墨子不过朝歌，是憎恶它们的坏名声，使自己内心顺乎道义。假如内心没有顺乎道义的实意，靠讲忌讳来求得福瑞，这就很难成功。

迷信不灵　性命由己

【原文】　或曰：祈请者诚以接神，自然应也。故精以底之，牺牲玉帛以昭祈请，吉朔以通之。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请云祈云，酒醴云乎哉？非其礼则或愆，非其请则不应。

或问：祈请可否？曰：气物应感则可，性命自然则否。

或问：避疾厄有诸？曰：夫疾厄何为者也？非身则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随天，万里不逸。譬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译文】　有人说：祈祷者以诚意来与神明接触，神明自然会感应。因此把精米放在礼器底部，再献上牛羊祭品和玉帛，这样来表明祈祷神明的心意，在吉时良辰来求得与神明相通。这样就可以了吗？答：祭礼祭礼，难道仅仅是玉帛一类的东西吗？请求祈祷，难道仅仅靠酒食就可以了吗？祭礼不正当就会事与愿违。不正当的请求祈祷神明就不会感应。

有人问：祈祷神明保佑，有效果吗？答：求得天地之气与万物之象相互感应是可能的，但要使人事自然改变则不可能。

有人问：有躲避疾病的方法吗？答：疾病和坏运气是作用在什么上的呢？不是在身体上就是在精神上，身体不可躲避，精神不可逃脱。可以躲避的不是身体，可以逃脱的不是精神。只有保养身体，顺随天地规律，虽离天万里也不放纵自己——才能防止疾病。不懂这一点，好比小孩子被大个子的人的衣袖遮住了眼睛，却说已逃避掉了，这难道可以吗？

命相在于精气神

【原文】　或问：人形有相？曰：盖有之焉。夫神气，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贰之于行，参之于时，相成也，亦参相败也，其数众矣，其变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尔。

【译文】　有人问：人的形貌有优劣善恶等命相吗？回答说：大概有吧。人的精神气质，在人的形貌中就包含了，这是天生的，再加上后天的行为及环境的影响，人的命相就形成了，也会有所改变。人的命相种类很多，变化也是很多的，分为上、中、下三等。

神仙之术多怪诞

【原文】　或问：神仙之术？曰：诞哉！末之也已矣，圣人弗学，非恶生也。终始，运也。短长，数也。运数非人力之为也。曰：亦有仙人乎？曰：僬侥桂莽，产乎异俗。就有仙人，亦殊类矣。

或问：有数百岁人乎？曰：力称乌获，捷言羌亥，勇斯贲育，圣云仲尼，寿称彭祖。物有俊杰，不可诬也。

或问：凡寿者必有道，非习之功？曰：夫惟寿，则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则性寿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学必至圣，可以尽性。寿必用道，所以尽命。

或曰：人有变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闻也，然则异也，非仙也。男化为女者有矣，死人复生者有矣，夫岂人之性哉？气数不存焉。

【译文】　有人问：神仙的法术如何？回答说：这真是荒诞到极点的东西啊。圣人不学它，并不是厌恶长生。人的生命有自然规律，寿命长短有一定限数。自然的规律和限数不是人力所能加以改变的。又问：那么，有仙人吗？答：小人国和大人国，都是异国风俗的产物，即便有仙人，也跟我们人是不同的种类吧！

有人问：有活到几百岁的人吗？答：说到大力士，有秦国的乌获。说到跑得快的人，有古代的羌亥。说到勇猛之人，齐国有孟贲，卫国有夏育。说到圣人，有孔子。说到长寿之人，有彭祖。人类中确有杰出之人，这是没办法随意编造的。

有人问：凡长寿的人必定有长寿的道德，而不是靠练习的功效。是这样吗？回答说：正因为长寿，所以能掌握道德。正因为长寿，所以能掌握道德，所以生命长久。假如没有趋善的本性，再修炼也达不到完美。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可能使本性完美。寿命一定要合乎道德，因而就能享足天年。

有人问：人有变化成仙的，这是真的吗？回答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然而怪异的人和事是有的，但不是神仙。像男人变为妇人，是有的；死而复生，也是有的。但这些难道是人的正常本性吗？不过是命里注定的气数在这些怪异的人的身上不再存在罢了。

调神养性贵分寸

【原文】　或问曰：有养性乎？曰：养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爱亲、爱德、爱力、爱神之谓啬，否则不宣，过则不澹。故君子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滞，底昏乱，百度则生疾。

故喜、怒、哀、乐、思、虑必得其中。所以养神也，寒暄、盈虚、消息必得其中。所以养神也，善治气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疾，皆养非性之圣术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虚也，内者以乎外也。气宜宣而遏之，体宜调而矫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

夫善养性者无常术，得其和而已矣。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凡阳气生养，阴气消杀。和喜之徒，其气阳也。故养性者崇其阳而绌其阴。阳极则亢，阴结则凝，亢则有悔，凝则有凶。

夫物不能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则不然，存吾春而已矣。

药者，疗也，所以治疾也。无疾，则勿药可也。肉不胜食气，况于药乎？寒斯热，热则致滞，阴药之用也。唯适其宜，则不为害。若已气平也，则必有伤，唯铖火亦如之。故养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节之而已矣。

【译文】　有人问：调养身心有什么方法吗？答：调养的方法就是把握适中平衡，保持身心健康罢了。对亲情、恩德、能力、神灵过分喜爱叫做吝啬。不喜欢应该是适当的，太过了就不能满足。因此君子有分寸地渲泄体内元气，不使元气积聚郁塞。

心绪迷乱得厉害就会生病，因此当喜悦、发怒、哀伤、欢乐、思虑时，一定要把握住适中，这样来调养心神；当外界环境寒冷、温暖、充盈、空虚、消退、生长时也一定把握住适中，这样来调养心神。善于调治身体元气的人，遵循大禹治水的方法。至于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这些养生术，如果做过头了

就会失去适中的限度。它们可以治疗疾病，但都不是调养身心的真正高明的方法。屈曲通过伸展而达到，蓄积通过空虚来达到，养内通过保外来达到。元气适宜宣泄却阻遏它，这样做一定会有损身心健康。

善于调养身心的人没有通常的那种养生术，他只是把握住身心的平衡罢了。邻近肚脐二寸的地方称作“关”。“关”的意思，就是关闭收藏住呼吸气息，以便与阴阳变化、温热寒冷之气相协调。因此气长的人，用“关”来控制呼吸。气短的人，呼吸逐渐加重，脉博逐渐加快，精神逐渐亢奋，以至于全身呼吸而气舒畅；精神逐渐集中，以至于用“关”呼吸而气充沛。因此有养生之道的人，经常让气到达“关”，这就是养生之术的要诀。大凡阳气主生长养育，阴气主消退减灭。心情舒畅快乐的人，都是由于他的元气属阳性。所以养生的人，崇尚阳气而绌阴气。但阳气过甚则太盛，阴气郁结则凝滞。过盛则会有不幸，凝滞则会有凶险。

一般生物不能自造春天，只有遇到自然界的春天才能生长，人则不是这样，可以保持自己的青春。

药物是有疗效的，用来治疗疾病。没有病则不可以用药。吃肉食比不上吃粗茶淡饭，何况药比肉更难为人体吸收。体寒就会求热食，热量过多就会导致滞积，这时就要用阴性的药。用药只有适当才不会产生害处。如果呼吸停止或微弱，则一定有内伤，只有用针灸来治疗。因此养生的人，不多服药，只是适度用药罢了。

仁者多寿在养德

【原文】　或问：仁者寿，何谓也？曰：仁者，内不伤性，外不伤物，上不违天，下不违人；处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征不至，而休嘉集之。寿之术也。

曰：颜、冉何？曰：命也。麦不终夏，花不济春，如和气何？虽云其短，长亦在其中矣。

【译文】　有人问：有仁爱之心的人长寿，这是什么道理呢？回答说：有仁爱之心的人内不伤害他的本性，外不伤害他物，上不违背天道规律，下不违背人理常情，自处公正中道，形体和精神和谐一致，因此祸兆不降而福庆聚集。这就是他长寿的道理和方法。

问：颜回仁而短命，冉有不仁而长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答：这是命运不同。麦子长不到夏天终了，花儿开不到春季结束，虽然它们生命短暂，但麦子结了实，花儿吐了艳，它们的长久也在其中了。

不受浮夸的迷惑

【原文】　或问：黄白之俦？曰：傅毅论之当也，燔埴为瓦则可，烁瓦为铜则不可。以自然验于不然，诡哉。敌犬羊之肉以造马牛，不几矣，不其然欤。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

【译文】　有人问：道士炼金术一类的事有吗？回答说：傅毅对此的评论是很恰当的。烧粘土为瓦是可行的，烧瓦为铜则不可能。想通过实验将物质的自然属性改变为另一种不可能有的属性，这是诡辩。用数量相当的狗、羊的肉来制造成马和牛，太不可能了，这是因为两者的性质根本不同。世人说纬书是孔子作的。我的叔父、已故的司空荀爽对此作了辨析，大概是要揭穿它的伪造。也可能是在光武帝中兴之前，道教之徒作的纬书吧。有人说：纬书是杂揉的产物。回答说：那么，是把自己的东西夹杂在孔子作品中呢，还是把孔子的作品夹杂在自己的东西里呢？如果真是杂揉之书，那么是把孔子的作品夹杂在自己的东西之中。这样一来，就可以说，有八十一篇不是孔子的作品了。有人说：那把纬书烧掉算了。回答说：说纬书是孔子所作这要否定，但纬书中如有可取之处，留着也可以，为什么要烧掉呢？只要居上位的君王不接受虚假之言，不听从浮夸之术，不求取虚荣之名，不做虚伪之事，那么就会言谈为实用而发，方法有前代典籍为依据，所主名目切合实情，做事也就会有功效，不会受纬书的迷惑了。

杂言篇上

多向贤士和古人学习

【原文】　或问曰：君子曷敦夫学？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乱，皆学废兴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若夫侧景之镜，亡鉴矣。

【译文】　有人问：君子为什么要重视学习？回答说：一出生就有知识的人

是很少的，而通过学习掌握了知识的人则很多。有广大的无知无识的民众，也有众多的有知识的学士；有清明安定的社会政治，也有黑暗混乱的社会政治。这都是由于学术的废弛或兴盛造成的。重视学术不是很应该的吗？

君子用三面“镜子”来审视自己，世人只用一面镜子审视自己。君子以史为镜，求得训诫；以人为镜，求得贤德；以铜为镜，求得明晰。夏朝商朝衰亡，是因为没有记取大禹商汤的儆诫。东周秦朝腐败，是因为没有审察人民的意愿。歪帽脏脸，是因为没有去照明亮的镜子。因此君子经常做的事就是审视自己。假如做人只有一个侧面照影的镜子，那就等于没有镜子！

中人之资能统大材

【原文】　或问：致治之要，君乎？曰：两立哉。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训焉，故亡斯须之间而违道矣。

昔有上致圣，由教戒，因辅弼。钦顺四邻，故检柙之臣，不虚于侧。礼度之典，不旷于目。先哲之言，不辍于身。非义之道，不宣于心。是邪僻之气未由入也。有间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则僻事作，僻事作则正塞，正塞异则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不爱谓之公。惟公是从谓之明。

齐桓公中材也，末能成功业。由有异焉者矣。妾媵盈宫，非无爱幸也。群臣盈朝，非无亲近也。然外侧管仲射己，卫姬色衰，非爱也，任之也。然后知非贤不可任，非智不可从也。夫此之举宏矣哉。

膏肓纯白，二竖不生兹谓心宁，省闼L清净，嬖孽不生，兹谓政平。夫膏肓近心而处阨，铖之不远，药之不中，攻之不可，二竖藏焉，是谓笃患。故治身治国者，唯是之畏。

【译文】　有人问：达到天下安定的关键是在君王吗？回答说：要靠君和臣两方面才行。没有天地的相互配合就不能滋生万物，没有君臣的共同努力就不能使天下太平。创始世界的是天地，统治世界的是君臣，先王治理天下的道理留下的就是这一法则，因此不可有片刻违背。

过去有的君王所以成为圣明之君，靠的是教化儆诫，及臣下的辅助，才使邻国敬慕归顺。因此君王不能没有忠于职守的大臣在身边，不能让有关礼仪制度的法典在眼前漏过。先哲的言论决不能在自己身上不实行，不合乎道义的思想不能在心中泛滥。这样歪门邪道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侵入，否则就适得其反。因此说，邪僻的念头一生出，就会去做坏事，做了坏事就会使正道被堵塞。正道被堵塞，公正也就没办法进入心中了。不放纵不偏颇叫做公道，做事只依从公道叫做明智。

齐桓公的才能只是中等，按说成不了春秋五霸之一，但他成功了。这里有他特殊的地方。齐桓公的嫔妃充斥后宫，其中并非没有他所宠爱的；齐桓公的臣下充斥朝廷，其中也并非没有他所亲近的。但是在他宠爱亲近的人之外，有曾向他射过箭的管仲，有年老色衰的卫姬，虽然齐桓公内心并不真喜爱他们，但也重用他们，信任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就会知道没有德才的人不可任用，没有智谋的人不可依从。齐桓公如此知人善任是很了不起的。

膏肓健康纯白，病就不会发生，这叫做身心康宁。王宫之内风气正派清净，奸佞小人就不会产生，这叫做政治清明。膏肓靠近心脏又处在深狭之地，针刺刺不到，药力够不着，手术治疗也不行，疾病藏在其中，这就成为不治之症。因此个人的修养，国家的治理，最怕的就是得这种不治之症。

爱民之道

【原文】　或曰：爱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爱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汤祷桑林，邾迁于绎，景祠于旱，可谓爱民矣。曰：何重民而轻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译文】　有人问：爱护民众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就是最好的仁政了吧？回答说：这还不是。又问：爱护民众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可算是最好的仁政了吧？回答说：这还不是。商汤时大旱七年，商汤剪发断指，祷于桑林；邾文公卜迁于峄，太史说迁都虽利于民，却要损害国君，邾文公说对人民有利就是吉，终于不顾自己的安危而迁都；齐景公时大旱，景公在阳光下暴晒三日而求雨。这些都是为了人民宁可牺牲自己的身体，这才叫做真正的爱护民众。又问：为什么要重民而看轻己身呢？回答说：君王是承受天命养育民众的人，民众安定则国家安定，民众灭亡则国家灭亡。因此重视民众，正是为了重视国家而承受天命呀！

把握修身的法度

【原文】　或曰：孟轲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则皆可以为尧舜矣。写尧舜之貌，同尧舜之姓，则否。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则可矣。行之于前，则古之尧舜也。行之于后，则今之尧舜也。

或曰：人皆可以为桀纣乎？曰：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尧舜桀纣之事，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杨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乌足悲哉？中反焉。若夫县度之厄，素举足而已矣。

损益之符，微而显也。赵获二城，临馈而忧；陶朱既富，室妾悲号。此知

益为损之为益者也。

屈伸之数，隐而昭也。有仍之困，复复之萌也。鼎雉之异，兴殷之符也。邵宫之难，隆周之应也。会稽之栖，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乱，强燕之征也。此知伸为屈之伸者也。

【译文】　有人说：孟子说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话确实如此。我认为：人只要不是愚昧的下等人，那么都是可以成为尧舜的。长着尧舜的面目，姓着尧舜的姓，也不一定能成为尧舜。遵从尧（舜）的制度，像尧（舜）那样行事，则可以成为尧（舜）。像尧舜那样行事，如果是在古代，就是古代的尧舜，如果是在现在，就是现在的尧舜。

有人问：那么人都可以成为桀纣吗？回答是：干桀纣所干的事，就是桀纣一类的人。像尧舜、桀纣那样的为人处事，常常同时在社会上存在，只由着人去选择而已。杨朱遇到岔路就哭泣，是因为哪条通达，哪条不通难于选择。然而，遇到岔路有什么值得悲泣的？中途返回就是了。就算是遇到西域县度那样难通的石山，也只要抬脚想法登上去就是了，又有什么可悲泣的呢？

受损和获益的征兆，很微小也很显著。赵孝成王得到韩国上党献上的城市，临到接受馈赠时却产生了忧患，导致了长平之祸。陶朱公范蠡发了大财，结果后来儿子犯法，他家人要用钱财去救反倒因惜财而招致儿子被杀，家人悲号。由此可以知道获益是包含有受损的获益。

屈曲和伸展的机数，很隐蔽也很明朗。夏为尧所灭，后缗归于有仍，生下少康，成为复兴夏朝的开端。殷高宗遇到野鸡飞上鼎器的灾异征兆后，听从臣子的劝诫，努力修德，结果灾异成为殷商振兴的信号。周厉王被逐，太子藏在召公家被国人围困，后来召公、周公实行“共和”，成为繁荣周朝的征兆。越王勾践被吴国击败后退居会稽山，这里成了越国后来称霸的基础。燕国子之作乱，造成死者数万，后来平定了动乱，这事成为后来燕国一天天富起来的征兆。由此可以知道伸展是包含有屈曲的伸展。

和上官相处的法度

【原文】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闇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

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这罪，忠臣置之。人臣之义，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须也，言无补也，而不尽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识也，言无益也，而不尽忠。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斯已而已矣。不已则奉身以

退，臣道也。故君臣有异无乖有怨无憾，有屈无辱。

人臣有三罪，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以非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下不钳口，上不塞耳，则可有闻矣。有钳之钳，犹可解也；无钳之钳，难矣哉。有塞之塞，犹可除也；无塞之塞，其甚矣夫。

【译文】　君王的忧患，常存在于两种困难之间。居王位而国家不治，这是一难；治理国家则一定要勤劳身体，苦心考虑，矫正性情来遵从正道，这又是一难。真正的困难是前者，昏庸的君主往往选择它。后者实际上不难，明智的君王往往敢于担当。

大臣的忧患，常存在于两种罪过之间。在职而不尽忠谏的职责，这是一种罪过；尽忠谏的职责则一定会冒犯君王，违背下属意愿，这又是一种罪过。真正的罪过是前者，奸邪的大臣犯这种罪过。不成其为罪过的是后者，忠诚的大臣甘心承受。作为臣下的责任义务，不是说我的君王有才能，不必靠我，我说话也没什么作用，于是不尽忠；也不是说我的君王没有才能，他不赏识我，我说了也没作用，于是不尽忠。（这两者都不对）正确的做法是：一定要竭尽自己的忠诚，明确肩负的责任，尽到臣子的义务。只有这样才算恪尽职守。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从官位上退下，这才合乎做臣子的道理。因此君王和臣子意见有分歧但不对立，相互批评但彼此没有不满，相互有认错的时候但没有耻辱的感觉。

做臣子的有三种罪过，一种叫“导非”，一种叫“阿失”，一种叫“尸宠”。“导非”就是用错误去诱导君王，“阿失”就是顺从君王的错误，“尸宠”就是为保官位，见有错误也不去指出。犯第一种罪过的臣子该杀头，犯第二种罪过的臣子该判刑，犯第三种罪过的臣子该罢官。

向君王进献忠心有三种方法。第一叫“防”，第二叫“救”，第三叫“戒”。“防”是在君王的错误未发生之前先设法预防。“救”是在君王错误刚露头时设法补救。“戒”是在君王已铸成错误时严厉批评以作为今后的警戒。预防是最好的方法，其次是补救，最下的是事后警戒。臣子敢于直言而不把口堵起来，这样就可以言路畅通了。对臣子来说，如果有压制批评的规定，还可以设法破除这些规定而提出批评。但如果没有谁压制，臣子自己把口堵起来，事情就难办了。对君王来说，如果有人有意堵塞他的听闻，不让他听批评意见，君主还可以设法除掉这种障碍来听取意见。但如果没有这障碍，是君主自己不愿意听意见而堵塞耳朵，那就太过份了！

上位者的屈伸之道

【原文】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义申，以义屈。

高祖虽能申威于秦项，而屈于商山四皓；光武能伸于莽，而屈于强项令；明帝能申令于天下，而屈于钟离尚书。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于郑，是谓不屈。不然。则赵氏不亡，而秦无愆尤，故人主以义申，以义屈也。喜如春阳，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御也。

【译文】　有人问：君主也有屈服的时候吗？回答说：君主因道义而伸扬自己的意志，也因道义而屈曲自己的意志。

汉高祖刘邦虽然能向秦朝和项羽显扬自己的威风，但在商山的四位贤者面前却一筹莫展。光武帝刘秀能够向王莽显示自己的力量，但在守法不阿的“硬脖子太守”董宣面前却不得不让步。汉明帝刘庄能向天下发号施令，却屈服于敢谏诤的尚书钟离意。像秦二世胡亥纵私欲而非难笑话唐虞，像定陶的傅太后伸扬己意而结怨于郑，这是不肯屈服。但如果不这样，则赵氏不会灭亡，而秦朝也不会酿成大错。因此君王遵从道义而伸展意志，遵从道义而屈曲意志。欢喜时如同春天的阳光，发怒时如同秋天的风霜，显威严时如同雷霆震动，施恩惠时如同雨露下降。这样浩气充沛，又有谁能抵御呢。

抑情绝欲难把握

【原文】　或曰：难行？曰：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迁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谓难矣。抑情绝欲，不如是，能成功业者鲜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谩而杀之，丙吉之不伐，苏武这执节，可谓难矣。

【译文】　有人说：事情有很难做到的。我认为：像汉高祖刘邦听到将士皆思东归，不安于南郑，于是即日就决策东向争权天下；像汉文帝刘恒不贪爱千里马，让他宠幸的慎夫人穿长不及地的衣裙以示俭朴；像光武帝刘秀手中不拿珠玉玩物，都可说是难以做到的事（但他们做到了）。必须抑制情绪杜绝私欲，不这样却能够成就功业，是极少的。臣子如金日磾，因为儿子品行不端便杀了儿子；丙吉曾救过汉宣帝，但绝口不夸耀功劳；苏武出使匈奴，手持汉节不变节。这些都可说是难以做到的事（但他们做到了）。

磨炼自己的意志

【原文】　或问：厉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乐暝眩以疗疾；卫武箴戒

于朝；勾践悬胆于坐；厉矣哉。

【译文】　有人问：如何磨炼意志？回答说：像殷高宗能完善自己的德操，虚心听取逆耳之言如同用药治病；卫武公在朝廷上听取规诫；勾践在座位上悬苦胆品尝，这些都是磨炼意志的做法。

君王当为天下忧乐

【原文】　宠妻爱妾，幸矣。其为灾也，深矣。灾与幸，同乎？曰：得则庆，否则灾。戚氏不幸不人豕。赵昭仪不幸不失命。栗娅不幸不废。钩乙不幸不忧殇。非灾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贤，明德皇后之德，邵矣哉！

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闲而民乐偏焉。

使遽者揖让百拜，非礼也。忧者弦歌鼓瑟，非乐也。礼者敬而已矣，乐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妇，处畎亩之中，必礼乐存焉尔。

【译文】　成为君王宠爱的妻妾，是幸运的事，但它带来的灾祸，也是很深重的。那么，幸运与灾祸，是一样的吗？回答说：得到宠爱是庆幸，失去宠爱就成了灾祸。戚夫人不受到刘邦宠爱，便不会在刘邦死后被吕后投入猪圈。赵昭仪不受成帝宠幸，后来就不会丧命。栗姬不得景帝宠幸，就不会因为失宠、太子被废而忧愁致死。钩乙夫人不受武帝宠幸，后来也不会失宠被杀死。如此看来，宠幸不是灾祸又是什么？像慎夫人的明智，班婕妤的贤惠，明德皇后的美德，才真正是高尚的！

为天下而忧愁或欢乐，是君子的理想。不为天下而忧愁或欢乐，是小人的理想。（君子的理想是）盛世太平，清静安宁而人民普遍欢乐。

让那些天生不能俯身的人用尽力气作揖下拜并不是真正的礼节。让那些心怀忧愁的人弹琴唱歌，也并不是真正的音乐。礼节，不过是表达尊敬罢了。音乐，不过是使人事和谐罢了。普通的男人女人，虽生活在田野之中，也一定有礼节和音乐存在于他们之中。

为君之道和而不同

【原文】　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故在上者，必察乎违顺，审乎所为，慎乎所安。广川王弗察，故杀其臣。楚恭王察之而迟，故有遗言。齐宣王其察之，故赏谏者。

或问：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请问其要。曰：君戒专欲，臣戒专利，患之甚也。□□□□□城重译而献珍，非宝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献善，宝

之至矣。故明王慎内守，除外寇而重内宝。云从于龙，风从于虎，凤仪于韶，麟集于孔，应也。出于此，应于彼。善则祥，祥则福，否则眚，眚则咎。故君子应之。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

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则几于丧国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

【译文】 违背君主意旨去顺应真理，这就叫忠臣。违背真理去顺从君主意旨，这就叫阿谀之臣。忠直说到底是为了君主，而阿谀则只是为了自己。忠臣只求内心安宁，阿谀之臣只求身体安宁。因此君主一定要察明这种违背和顺从，弄清楚两种臣子的做法，慎重对待求心安宁和求身安稳的两种不同情况。广川王没有察明不同的违顺而错杀了臣下。楚恭王虽能察明事情真象，但为时已晚，因此留下了遗憾的话。齐宣王洞察下情，因此赏赐了协助他鉴别是非的人。

有人问君主和臣子应该戒惧的事。回答是：没有不应该戒惧的事。又问：主要应戒惧什么？答：君主要警惕一意逞私欲，臣子要警惕一心为谋利。这是最大的祸患。（此处缺文，略前半句）自己最信任的人，恭恭敬敬地献上的好主意，这是最珍贵的宝物。因此明智的君王谨慎于内心的操守，摒除外寇而重视内部的珍宝。云从龙，风从虎，凤凰随韶乐而起舞，麒麟应孔子而集聚。这都是感应的结果。有发出便会有感应。做善事则祥瑞来，祥瑞来则幸福到。做恶事则生过失，生过失则有祸殃。因此君子以善德去争取祥福的感应。

君子吃"和羹"来平静自己的心气，听"和声"来平和自己的意志，采纳"和音"来公平政治，采取"和行"来陶冶自己的品德。酸咸甜苦是不一样的滋味，把各种好滋味调和在一起叫做和羹。宫、商、角、徵是不一样的音调，把各种好音调配起来叫和声。好坏毁誉是不一样的言论，把中肯正确的吸取过来作为训诫，叫"和言"。行止动静是不一样的动作，把合乎规矩的采纳，使之成为恰当的，叫"和行"。

人们常说："光听取不违背自己的言论，差不多就要亡国了。"孔子说："君子讲求和睦但不苟同。"晏子也说："用水上加水做的饭，谁能吃它？琴和瑟都奏同一个调子，谁能听它？"《诗经·商颂·烈祖》说："调好了祭祀的菜羹，齐集了助祭的人群，音乐已经奏响，肃穆而又安静，不再有争吵的声音。"都说的是这个道理。

杂言篇下

自爱不可浅薄

【原文】 衣裳服者，不昧于尘途，爱也。衣裳爱焉，而不爱其容止，外矣。容止爱焉，而不爱其言行，末矣。言行爱焉，而不爱其明，浅矣。故君子本神为贵，神和德平而道通，是为保真。

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贞，二曰达，三曰志。贞以为质，达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于兹，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检者四，诚其心，正其志，实其事，定其分。心诚则神明应之，况于万民乎？志正则天地顺之，况于万物乎？事实则功立，分定则不淫。曰：才之实也，行可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谓才也本，今之所谓才也末也。然则以行之贵也，无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适楚而北辕者，曰：吾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运矣。遵路而骋，应方而动，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或问圣人所以为贵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为贵；分而行之，以行为贵。舜禹之才，而不为邪。甚于□矣；舜禹之仁，虽亡其才，不失为良人哉。

【译文】 衣服，穿的人不把它在尘泥中弄脏，是爱惜它。爱惜衣服，却不爱惜自己的仪容，这是仅重视外在的东西。爱惜自己的仪容，却不爱惜自己的言行，这是仅重视末节。爱惜自己的言行，却不爱惜自己的德行，这是仅重视浅薄的东西。因此君子贵内在的精神。精神纯和，道德平正，并通达真理，这就是保持住了人纯真的本性。

人所要树立的品德有三，一是正直，二是通达，三是志向。以正直为本质，靠通达来实践它，靠志向来完成它，这就是君子。实在没办法全部做到，那就坚守住一条，而正直是其中最主要的。

人所要确立的自我约束有四：使内心诚实，使志向端正，使行为踏实，使职份明确。内心诚实则神明也会被感动，何况广大民众呢？志向端正则能顺应天地规律，何况广大事物呢？做事踏实则功绩能建立，职份明确就不会乱来。

有人说：“才”的实质是指行为正当，而不是指有才能。回答说：古人所说的“才”指的是根本，现在人所说的“才”指的是雕虫小技。因为行为正当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只强调不失去才能结果反会使才能无所依托。过去有人曾说过，有要到南方楚国去却赶着马车往北走的人。他说：我的马匹粮良，费用充足，车夫又很能干。实际上，这三样越是好，这人离楚国就越远。沿着正确道路前进，顺应着正确方向做事，君子有所行为，行动必定会达到目标。

有人问：圣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的才能吗？回答说：才能和正确的行为结合起来，这样的才能是可贵的；如果两者分割开来，那只有正确的行为是可贵的。舜禹有才能却不做邪恶的事。舜禹有良好品德，即便没有才能，也不失为优秀的人啊。

善于由己及人

【原文】　或问：进谏受谏孰难？曰：后之进谏难也，以受之难故也。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

或问：知人自知孰难？曰：自知者，求诸内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诸外而远者也。知人难哉。若极其数也，明有内以识，有外以暗，或有内以隐，有外以显。然则知人自知，人则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用己者不为异则异矣。

君子所恶乎异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变常也。好生事则多端而动众；好生奇则离道而惑俗；好变常则轻法而乱度。故名不贵苟传，行不贵苟难。权为茂矣，其几不若经；辩为美矣，其理不若绌；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博为盛矣，其正不若约。莫不为道，知道之体，大之至也；莫不为妙，知神之几，妙之至也；莫不为正，和□之□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无悖焉。或问：守？曰：圣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谓无守。莫不为言，要其至矣；莫不为德，元其奥矣；莫不为道，圣人其宏矣。圣人之道，其中道乎，是为九达。

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译文】　有人问：向君王提意见和君王接受意见哪一个更难？回答说：提了意见后继续提意见难，这是因为君王接受意见难。如果君王接受意见不难，那么臣子提出意见就容易了。

有人问：了解别人和了解自己哪一个更难？回答说：了解自己，是从自身来研求，是属于内在修养的事。了解别人是从自身以外去研求，是属于外部约束的事。所以，了解别人是困难的。如果更深入研究，这个道理会更明白。人通常是明于知内、暗于知外的。也许有暗于知内、明于知外，但就了解别人和了解自己来说，人可以了解自己但不可能完全了解别人。当然，两者中，了解别人难，但了解自己是更要紧的事。培养自己品德的人不专求突出就可以成为突出之人。

君子厌恶的标新立异的行为有三种：喜好生事，喜好奇思，喜好改变常规。

喜好生事会使事情过多而使众人辛劳，喜好奇思则会背离正道而迷惑大众，喜好改变常规则会轻视法律而扰乱制度。因此君子不看重随时就能传播开的名声，不看重随随便便就会产生困难的行动。权变虽好，但它的成功机率不如遵循常规。巧辩虽美，但它在合乎道理方面却不如少言务实。文饰虽佳，但它在合乎中道方面却不如朴素。广博虽盛，但它的恰到好处不如简约。没有人不在追求真理，但只有知道真理的本质，才是最高境界。没有人不在追求神妙，但只有知道妙的奥秘，才是最高境界。没有人不在追求完善，但知道和谐的真谛，才是完善的最高境界。因此君子一定要达到这三个最高境界，达不到，则要有所坚守不能违背。

有人问：坚守什么吧？答：不过就是儒家的圣典罢了。如果坚守诸子百家的学说，那就是没有坚守住正确的东西。没有人不在发表言论，关键是言论要精深。没有人不热衷于修养道德，首要的是要有高妙的道德。没有人不在追求真理，但只有圣人才是伟大的。圣人的思想，是最合乎真理的吧？这就是达到了九种品德，即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有人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行了。我认为圣人用来揭示思想深处的东西有五方面的要求，就是元、妙、包、要、文。含意深奥完整叫元，道理分析细腻叫妙，内容广泛渊博叫包，言辞简赅概括叫要，表达顺理成章叫文。圣人的表达要得其文采，就要达到这五个要求。

探求性命之道（一）

【原文】 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若乃所忧惧则有之，忧己不能成天性也，惧己惑之。忧不能免，天命无惑焉。

或问“性”“命”。曰：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终生者之谓“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尔。君子循其性以辅其命，休斯承，否斯守，无务焉，无怨焉。好宠者，乘天命以骄。好恶者，违天命以滥。故骄则奉之不成，滥则守之不终。好以取怠，恶以取甚，务以取福，恶以成祸，斯惑矣。

或问：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命相近也，事相远也，则吉凶殊矣。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扬雄曰人之性善恶浑；刘向曰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曰：问其理。曰：性善则无四凶，性恶则无三仁。人无善恶，文王之教一也，则无周公管蔡。性善情恶，是桀纣无性，而尧舜无情也。性善皆浑，是上智怀惠而下愚挟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为然。

或曰，仁义性也，好恶情也。仁义常善而好恶或有恶，故有情恶也。曰：不

然。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仁义者，善之诚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恶者，善恶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恶？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故神有情，由气之有形也。气有白黑，神有善恶。形与白黑偕，情与善恶偕。故气黑非形之咎，情恶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于利，见而好之。能以仁义为节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则情独行为恶矣。曰：不然。是善恶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于此，嗜酒嗜肉，肉胜则食焉，酒胜则饮焉，此二者相与争，胜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于此，好利好义，义胜则义取焉，利胜则利取焉，此二者相与争，胜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义也。其可兼者，则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则只取重焉，若苟只好而已，虽可兼取矣。若二好均平，无分轻重，则一俯一仰，乍进乍退。

或曰：请折于经。曰："易"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言万物各有性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是言情者，应感而动者也，昆虫草木，皆有性焉，不尽善也。天地圣人皆称情焉，不主恶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情见乎辞，是称情也。言不尽意，是称意也。中心好之，是称心也。以制其志，是称志也。惟所宜各称其名而已。情何主恶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恶皆性也，则法教何施？曰：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恶交争，于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恶，得施之九品。从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数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则法教之于化民也，几尽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为乱亦如之。

【译文】　君子顺应天道，懂得命运的限度，因此无忧无虑；了解事物的道理，明白是非曲直，因此无疑无惑；心境平静，处事公正，因此无畏无惧。至于忧惧也是有的，忧虑自己不能成全天性，畏惧自己遇事迷惑。忧虑是不能避免的，对天命则不疑惑。

有人问："性"、"命"是什么？回答说：人出生的本原是"性"，表现为形体和精神。而主宰人的一生的叫做"命"，表现为吉利和凶咎。在降生"我"的这种机制中，就存在着"性"与"命"。君子遵循着他的本性而辅助着他的命运。命运好，就承爱，命运不好，就忍受，不去人为地努力，这样就不会有抱怨和不满。喜好享乐的人，凭借着天命而骄横。喜好邪恶的，违背天命而胡作非为。因此，骄横了，有好的命运也承受不了。胡作非为了，不好的命运也不会去忍受到底。命好就懈怠，命恶就胡来，人为地去索取幸福，做邪恶之事而制造祸乱，这些都是糊涂的认识。

有人问天命和人事的道理。回答说：有三等人。依照天命，上等人和下等人是不变的，而中间这一等，就要看个人努力的情况。中间这一等人的命运都是相似的，而各人的努力程度相差很远，那么各人的吉利和凶咎也就很不一样。因此说，要穷究事理、恪守本性来达到天命。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荀子说：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公孙子说：人的本性并无善恶之分。扬雄说：人的本性中善恶都混杂在一起。刘向说：人的本性和情欲相互影响。问：那么人性的道理怎么讲呢？答：如果说人性是善良的，那就不可能有四凶（此指不服从舜的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位凶人）。如果说人性是邪恶的，那就不可能有三仁人（指殷代的微子、箕子、比干）。如果说，人性无善恶之分，那么周文王的教化是一样的，就不应该同时有周公这样的忠臣和管叔鲜、蔡叔度这样的乱国之臣。如果说人性善而情欲恶，那就是说桀纣没有人的本性而尧舜没有人的情感。如果说人性善恶是相浑的，那就是说智力特出的上等人也心怀有恶，而愚昧无知的下等人也身带有善。这些都没有把道理说清楚，只有刘向的说法是对的。

有人说：仁爱道义属于人的本性，喜好憎恶之情属于人的情感，仁爱道义常常是美善的，而好恶之情则有时是丑恶的，因此情感有丑恶的一面。回答说：不是这个样子。喜好憎恶，是人的本性选择取舍的结果，人性的实质表现在外表，因此叫做情感。情感一定是以人性为根本的。仁爱道义，是出于诚心的善，为什么要嫌弃它呢？好恶之情，善和恶没有区分开，为什么要奇怪于它有恶呢？一般讲到精神，没有不把它和气质联系起来的。有气质就有了形体，有了精神就有了喜好憎恶高兴生气这些情感。因此精神表现为情感，就象气质表现为形体。外气有白黑，精神有善恶，形体与白黑同存，情感与善恶相联。因此外气发黑不是形体的过错，精神丑恶不是情感的罪过。

有人说：人对于利益，见了就会喜欢。能够用仁爱道义来节制自己，是人性割舍情感的结果。人性力量小而情感力量大，人性就不能割舍情感，那么情感就会独自行动成为邪恶。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要看仁善和邪恶力量谁大谁小，而和情感没有关系。比如有这样的人，喜欢饮酒也喜欢吃肉。肉比酒多就吃肉，酒比肉多就饮酒。酒与肉相较量，多的东西就被人吃掉。并不是感情上想饮酒，心理上想吃肉。再比如有这样的人，喜好利益也喜好道义。道义占上风则取道义，利益占上风则取利益。道义和利益相较量，占上风的就被采取。并不是感情上想得利，心理上想得义。两者可以同时取得，就同时取。不可以同时取得，就偏重于取一种。如果很随意地偏好某一种，那么即便可以同时得到，也会放弃其一。如果两种喜好都差不多，不分轻重主次，那么就会在取舍时犹豫不决，莫衷一是。

有人说：请用经典来判断。回答说：《易经》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讲万物各有自己的本性。观察它们所感应的是什么，那么天地万物的情状就可以见到。因此谈到“情”，指的就是对某事物产生感应而有所动作。昆虫草木，都有其本性，但不都是善的。天地圣人，都有其情感，不是只属于恶的。又回答说：《易经》中的爻彖卦辞虽是从“情”的角度讲问题，也是如此。一般讲，情意心志，都是本性活动表现的另一名称。“情感表现于言辞”，这里本性被称作情。“言辞不能表达尽意思”，这里本性被称作意。“心里喜好”，这里本性被称作心。“用来抑制意志”，这里本性被称作志。只是在各自适宜的场合，各叫它的不同名称而已。情哪里就一定意味着恶？因此说，一定要确定正确的名称。

有人说：“善恶都是人的本性，那么法律教育又有什么作用呢？回答说：本性虽是善的，也要经过教育才能成就。本性虽是恶的，也要经过法律来去除。只有明智的上等人和愚昧的下等人的界限是确定不变的。至于中间的一般人，都是又有善又有恶，互相斗争着。于是靠教育来扶助善，用法律来抑制恶。人当中，能接受教育和法律制约的，大概有十分之九。其中有一半是服从教育的，有四分之三是畏惧刑法的，剩下的是难于改变的，只占九分之一。这九分之一中，又有一些是多少能改变一点的。这样看来，用法律、教育来感化民众，差不多都可以感化了。至于法律教育有失误了，民众中有从恶作乱的，也是以法律、教育失误的多少来定的。

探求性命之道（二）

【原文】　或曰：法教得则治，法教失则乱。若无得无失，纵民之情，则治乱其中乎？曰：凡阳性升，阴性降，升难而降易。善，阳也，恶，阴也，故善难而恶易。纵民之情，使自由之，则降于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纯，有得有失，则治乱其中矣。纯得无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动，其次也。动而不行，行而不远，远而能复，又其次也。其下者，远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则心也。动而抑之，行而止之，与上同性也。行而弗止，远而弗近，与下同终也。

君子嘉仁而不责惠，尊礼而不责意，贵德而不责怨。其责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实枉贞道，乱大德。然成败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给，其竟奚暇于道德哉，此之谓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义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后亲，誓而后故，狭矣。太上不异古今，其次不异海内，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见也，浩然而同于道；众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于俗。同于道，故不与俗浮沉。

或曰：修行者不为人耻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耻者本也。耻诸

神明，其次也。耻诸人，外矣。夫唯外，则慝积于内矣。故君子审乎自耻。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坠，失水必溺，人见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沉，人不见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于首阳，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存张骞于西极，念苏武于朔垂，而知怀闾室者之足鄙。推斯类也，无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则圣贤其可几。知足而已，则固陋其可安也。贤圣斯几，况其为慝乎？固陋斯安，况其为侈乎？是谓有检，纯乎纯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无邪，其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乱德，喜不□义也。

【译文】　有人说：法律、教育得以施行国家就安定，法律、教育失去就会出现动乱。如果法律、教育无所谓施行或失去，由着民众的情感，那么是不是可达到安定和动乱中间的那种状态呢？回答说：一般地说来，阳性上升，阳性就下降；上升难，而下降易。善是阳性，恶是阴性。因此人从善难，而从恶容易。放纵民众的情感，让他们自行其事，那么下降为恶的就会很多。

又问：那么中间状态在哪里？答：法律、教育施行不彻底，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么就会出现安定和动乱并存的中间状态。德操纯洁没有邪恶，这是最完美的善。守着一般固有的德操而不妄动，是其次。有妄动的念头但没有行动，或者行动了但还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又能迷途知返，这又是次一等了。最末一等的，是在错误路上越走越远而不靠近善德。这些，都是人的本性，控制它靠心（思想）。有妄动的念头但能抑止住，有错误行动但能停止，这与上等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有错误行动而不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又不回头，这与下等人就是同一个结果了。

君子赞美仁爱而不责求他人恩惠，尊重礼节而不曲意逢迎，看重感恩而不抱怨别人。他要求于人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行动做事都走在别人的前头。贪求恩惠，曲意逢迎，心怀私怨，这三件实在是枉曲了道义，扰乱了崇高的品德。然而事情的败和失，没有不是从这三件来的。不彻底治好这三种病，哪里还有空暇在道德上下功夫呢？这三种病，就叫做末流世俗。因此君子有常交的朋友，依从的是道义；有常立的誓言，依从的是信用。交友而不把心心相印放在首位，立誓而不把长久不变放在首位，那就太狭隘了。最好的是不分古代今世，其次是不分天南地北，只向世界上有大志的人看齐，这就是最高的道德修养了吧。伟大人物的志向，并不显露，但它浩荡宏大，和真理一致。一般人的志向，并不掩藏，但却明显地流于世俗。与真理同在，就不会与世俗随波逐流。

有人说：修养身心的人，不考虑别人的耻笑，而只以是否受神明耻笑为标

准，这就是最高境界了吧？回答说：并不是的。有羞耻之心是人的根本，以是否受神明耻笑来作为标准，那是次一等的；以是否受众人耻笑作为标准，那就是舍掉内在的东西而求外在的东西了。以外在的东西作为标准，那邪恶就会积存在内心。因此君子要时时审察的是自己内心的羞耻感。

有人问：有羞耻之心也是有志向的表现吧？回答说：不是的。志向是人心中自然存在的东西，本无所谓羞耻。走向深谷，一定会坠落；掉进水里，一定会被溺。这种情况人人都能见到。走向陷阱，一定会陷进去；丧失正道，一定会沉沦。这种情况人一般见不到。这是由于不审察的缘故。因此君子一定要谨慎提防遇事不审察这一点。不知宏大的理论则志向不会宏伟，不听精妙的言谈则思想不会坚定。追思着上古的唐虞，瞻望着中古的孔子，这样就会明白浅薄的思想是真正应愧疚的。遥想着首阳山上的伯夷，暗念着商山中的四位贤人，就知道肮脏的思想是真正应该羞耻的。心中常有出使西域的张骞，常念着牧羊于北方的苏武，就知道贪恋家室的人是真正可鄙夷的。这样推而广之，时时事事与古人对比，道德修养就没有达不到的。德行与优秀的人比，欲望与一般人比。德行与优秀的人比，因此知道羞耻；欲望与一般的人比，因此知道满足。知道羞耻，那么达到圣贤的境界也是有希望的。知道满足，那么简陋的生活也可以安心。都有希望达到圣贤境界，那他还会去做恶吗？简陋的生活都能安心，那他还会为奢华动心吗？这就叫有自我的约束。心地绝对纯洁没有杂念，是最上一等。其次是内心大略上是纯洁的人。人心一般都是大略上纯洁。能有这种大略，假如没有邪妄，这也就可以了。君子时时反省自己，就可以生气时也不会乱了德行，高兴时也不会失了道义。

忠　　经

（东汉）马融

【原文】　《忠经》者，盖出于《孝经》也。仲尼说孝者所以事君之义，则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亲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弛于家。孝既有经，忠则犹阙。故述仲尼之说，作《忠经》焉。

今皇上含庖轩之姿，韫勋华之德，弼贤俾能，无远不举。忠之与孝，天下攸同。臣融岩野之臣，性则愚朴，沐浴德泽，其可默乎？作为此经，庶少裨补。虽则辞理薄陋，不足以称焉。忠之所存，存于劝善，劝善之大，何以加于忠孝者哉！夫定高卑以章目，引《诗》、《书》以明纲，吾师于古，曷敢徒然？其或异同者，变易之宜也。或对之以象其意，或迁之以就其类，或损之以简其文，或益之以备其事，以忠应孝，亦著为十有八章，所以洪其至公，勉其至诚。信本为政之大体，陈事君之要道，始于立德，终于成功，此《忠经》之义也。谨序。

【译文】　《忠经》是出于《孝经》。仲尼说，孝子所以事奉君王之义，就可以知道他是孝子，依赖忠诚而成就孝子之名，这可以用来答谢君王和双亲之恩，分清君臣之分。国家不可以废忠，家庭不可能没有孝子。“孝”既然有经，“忠”怎可缺呢？所以秉承孔夫子仲尼之学说，作《忠经》。

如今皇上有伏羲、轩辕的形态，藏勋华的品德，贤臣辅佐，能人支持，无人不举。忠与孝，天下相同。下臣居住岩野之间，性格愚朴，沐浴德泽，难道可以长期沉默？编撰忠经，或许稍有补益。虽然如此，但是辞理浅薄俗陋，不足以称道。忠之所存，在于劝善，劝善之大，以什么加于忠孝者呢！定高下尊卑来显示章目，引用《诗经》、《书经》来明白纲纪，吾性格师古，怎敢徒然？如或有同有异，就是由于权变之宜。有时以象其意加以对待，有时以就其类加以类化，有时减少一点以便让文字简炼一些，有时增加让事理更加完备，忠、孝相对，也分十八章，以表示大到至公，劝勉至诚。信义是为政的大体，陈事是为君的要道，以立德开始，以成功结尾。这就是《忠经》的本义。谨序。

天地神明章第一

【原文】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

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身一则百禄至，家一则亲和，国一则万人理。《书》云："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原文】 古代行政在于达理，上下一心一德，以表示上天之美德就是忠的根本。苍天所盖，大地所载，大众所踩，没有比忠更大的了。"忠"就是"中"，至公无私。上天无私，四时周而复始；大地无私，万物生长茂盛，人众无私，大吉大利。"忠"就一心一意。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不是从忠开始的？忠能够稳固君臣，安定社稷，感动天地，宣喻神明，而何况人呢？忠，修身是其开始，齐家是其发达，治国是其成功，其道理还是一个。因此，统一于身，是忠的开始；统一于家，是忠的发展；统一于国，是忠的成功。修身一心就会百禄齐至，齐家一心就会和睦双亲，治国一心就会万人知理。《尚书》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圣君章第二

【原文】 惟君以圣德监于万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于天，下事于地，中事于宗庙，以临于人，则人化之。天下尽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禄贤官能，式敷大化，惠泽长久，黎民咸怀。故得皇猷丕丕，行于四方，扬于后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盖圣君之忠也。《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译文】 只有贤君才能以圣德去治理天下万邦。自上自下，各有尊贵。所以君王上面事奉天地，下地事奉大地，中间事奉宗庙，用这些去治理人民，那么人民就能学仁政，得教化。天下百姓也就会尽忠皇上。因此，君王每日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每天都会增加贤明。给贤人以奉禄，委任重官给能人，布施仁政教化，恩惠就会泽长久远，百姓就会感念君王。所以得到帝王谋略，让之发扬光大，行于四方，流传后代，永保社稷，光宗耀祖，这就是圣君的忠心。《诗经》说："昭事上帝，事怀多福。"

冢臣章第三

【原文】 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后化成。冢臣于君，可谓一体，下

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岂惟奉君忘身，徇国忘家，正色直辞，临难死节已矣！在乎沉谋潜运，正国安人，任贤以为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阴阳之和，四时之信。圣德洋溢，颂声作焉。《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译文】 人臣事奉君王是忠之本，本立而教化成功。大臣事奉臣主，可以说是上下一体，下行而上信，所以能成就忠良。忠，就是事奉君王不顾生死，报效国邦忘记家庭，正色直辞，临难死节，表示忠诚。忠，在于深谋远虑，正国家安百姓，任贤人以理，官得其人。尊重君王，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阴阳之和，四时之信。圣德洋溢四方，赞美之声不断出现。《尚书》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第四

【原文】 有国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谨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则献其谋，出则行其政，居则思其道，动则有仪。秉职不回，言事无惮。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盖百工之忠也。《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译文】 国家的建立，只能依靠百官之才，守位小心，恪守成规，也不是忠的正道。所以君子事奉皇上，入则献其谋，出则行其政，居则思其道，动则有其仪，秉职而不违道，言事而不害怕。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自身利益。上下一心而成事，就可以昭示君王之德，这才是百官的忠。《诗经》说："靖工尔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第五

【原文】 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则无欲，平则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备矣，然后可以理人。君子尽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闻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顺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笃之以仁义，以固其心；导之以礼乐，以和其气。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国法以至于无刑。视君之人，如观乎子；则人爱之，如爱其亲，盖守宰之忠也。《诗》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译文】 做官在于清明，处事在于公平，立身在于廉洁。清明就会没有贪欲，公平就不会出现冤屈，廉洁就能教化风俗。三个方面都齐备了，然后才能够治理天下百姓。君子竭尽忠心和能力，去推行政令，这样治理不了天下，从

未有这样的事；天下百姓没有不想安宁，君子因势利导而加以安定；天下之人莫不求富，君子因势利导而让他们富足。用仁义去教化他们，让他们心安情固；以礼乐去教导他们，让他们心平气和。宣扬君王的仁德去扩大教化的功用，申明国法去达到不用刑法的境地。视君的人，就像观看儿子；那么人人爱心生，就像爱戴双亲，这就是守宰的忠心。《诗经》说："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第六

【原文】　天地泰宁，君子之德也。君德昭明，则阴阳风雨以和，人赖之而生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于其家，服勤稼墙，以供王赋，此兆人之忠也。《书》云："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译文】　天地安宁就是君子之德。君德如昭昭日月就会阴阳和协，风调雨顺，民众依赖着它而生长。因此继承君王之法度，行孝悌于其家，服勤稼穑，供给君王赋税，这就是万民之忠。《尚书》说："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政理章第七

【原文】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则人日迁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则人不得不为善。惩之以刑，理之下也，则人畏而不敢为非也。刑则在省而中，政则在简而能，德则在博而久。德者，为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则薄；任刑非德，则残。故君子务于德，修于政，谨于刑。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有不理之人乎？《诗》云："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译文】　以德风化万民，这是理的上乘，那么万民就会每天变善而不知。推行善政，这是理的中策，那么百姓得行善事。以刑法惩罚犯罪，这是理的下策，百姓就会害怕而不敢为非作歹。管理天下不施行仁德，那么这种政治就很薄弱了；专用刑法去治理天下，这种政治就是暴政了。所以君子务于德，修于政而谨于刑。加固其忠去表明其信义，持之以恒而不懈怠，天下怎么会有不治之理呢？《诗经》说："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武备章第八

【原文】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万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禀命统军之帅，仁以怀之，义以厉之，礼以训之，信以行之，赏以劝之，刑以严之，行此六者，谓之有利。故得师尽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则克，守之则固，武备

之道也。《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译文】　王者立武，以便威服四方，安宁万民。淳化德行，布施远方，下令统军将领，以仁怀之，以义厉之，以礼训之，以信行之，以鼓励去奖赏，以刑法去加以整肃，照此六个方面去行事，就叫做有利。所以用兵之法务尽心、竭力、严令。因此攻之必克，守之则固，这就是武备之道。《诗经》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观风章第九

【原文】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于四方以观风。听不可以不聪，视不可以不明。聪则审于事，明则辨于理。理辨则忠，事审则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伤物，不惮势以举任。惟善是与，惟恶是除。以之而陟则有成，以之而出则无怨。夫如是，则天下敬职，万邦以宁。《诗》云：“载驰载驱，周爰谘诹。”

【译文】　臣下应听从天子之命，出巡四方去观察民风民俗。因此臣下的耳朵不可能不机灵，眼眼不可能不明亮。耳朵机灵就善于审事，眼眼明亮就会明辨事理。事理辨明则忠心现，善于审事则职分清楚。君子去其私心，正其颜色，不害理去伤物性，不害怕权势而随便任人。惟善是与，惟恶是除。以此行事而有成，以此惩恶而无怨。如果这样，那么天下敬职，万邦安宁。《诗经》说：“载驰载驱，周爰咨诹。”

保孝行章第十

【原文】　夫惟孝者，必贵于忠。忠苟不行，所率犹非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其亲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矣。故得尽爱敬之心以养其亲，施及于人，此之谓保孝行也。《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译文】　孝，必贵于忠。忠如果不行，所干的事就会离开正道。因此忠不及道则失其守，不只危及自身，还要辱其双亲。所以君子行孝必须把忠放在前面，君子竭忠则福禄至。所以得以尽孝道之心去养其双亲，施及他人，这就叫做保孝行。《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广为国章第十一

【原文】　明主之为国也，任于政，去于邪。邪则不忠，忠则必正。有正然

后用其能。是故师保道德，股肱贤良，内睦以文，外戚以武，被服礼乐，堤防政刑。故得大化兴行，蛮夷率服，人臣和悦，邦国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译文】　明主治理国家，委任给正人君子，排除邪妄小人。邪妄就不忠，忠就必为正人君子。有正然后能用其能。因此，老师教化其道德，以贤良作为股肱，以文治和睦内部，以威武统一外部，以礼乐作为服从的方法，像堤坎那样加以防范，以刑政加以校正。所以能够大兴教化，远处宾服，人臣和悦，国家康宁。这就是君王能够信任下臣，臣子忠心、君王守信所得到的结果。《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广至理章第十二

【原文】　古者圣人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天下之心为心，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谓致理也已矣。王者思于至理，其远乎哉！无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贱珍则人去贪，彻侈则人从俭，用实则人不伪，崇让则人不争。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质。乐其生，保其寿，优游圣德，以为自然之至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译文】　古代的圣人以天下的耳目来听来看，以天下之心作为自己的心，端正自己的行为而自我感化，安居守成而自己占有，这真可以称得至理了。君王思念的是至理，其理想十分远大。古代君王，无为而天下自然清平，不怀疑他人而天下之人守信，不自私自利而天下之人自然大公无私。看不起珍贵的东西则人民自己离开贪欲，去掉奢侈，人民就会人人勤俭，忠诚老实，人人都不会装假，忍让宽容就会让人人都不去争执。所以，得人心之人，天下安宁，国家太平。人人乐其生，保其寿，在圣德之中优哉游哉，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自然而然到来。《诗经》说："不识不知，顺地之则。"

扬圣章第十三

【原文】　君德圣明，忠臣以荣；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则补之，圣明则扬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颂之；宣王中兴，吉甫咏之。故君子臣于盛明之时必扬之，盛德流满天下，传于后代，忠矣夫。

【译文】　君德贤明，忠臣荣耀；君德不足，忠臣受忍。君德不足就应该补充，圣明就会发扬光大，古来就是如此。因此，虞帝有德，咎繇歌颂；文王有道，周公赞扬；宣王中兴，吉甫颂扬。所以君子在盛明的朝代为臣一定会张扬

盛明，盛德就会流布天下，传到后代，这就忠。

辨忠章第十四

【原文】　大哉忠之为用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故明王为国，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闻之者鲜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则国德彰；忠而能知，则国政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则私其恩；知而不忠，则文其诈；勇而不忠，则易其乱。是虽有其能，以不忠而败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书》云："旌别淑慝。"其是谓乎？

【译文】　忠的功用实在是太大了，施之于近处，就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处，就可以穷尽天地。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必须首先辨忠和奸。君子说话，忠心而不乖戾；小人说话，佞言似忠但是实为奸言，而闻听之人很少有不受迷惑的。忠心之人能行仁义，那么国家的仁德就会得张扬；忠心的人能够发扬才智，国政就会兴旺；忠心的人能使用武勇，那么国家的困难就会得以消除。所以，即使有能力，必然应由于忠而成。有仁义之心而不忠，就会私其恩；有智而不忠，就会以文作诈；有勇而不忠，就会制造混乱。因此，即使有能力，因为不忠也会遭致祸败。这三个方面，不可不细加详辨。《尚书》说："旌别淑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忠谏章第十五

【原文】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下能言之，上能听之，则王道光矣。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已彰者，次也；谏于既行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夫谏始于顺辞，中于抗议，终于死节，以成君休，以宁社稷。《书》云："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译文】　忠臣事奉君王，必须首先能谏。下面的人敢说话，上面的人能够采纳，那么王道就会得到发扬。劝谏在尚未成形之前，这叫上谏；劝谏在事情已经出来的时候，这叫做中谏；劝谏在事情已经开始实施的时候，这叫做下谏。君王违反天道而下臣不谏，这不是忠臣之举。劝谏开始的时候是以理服人，言辞温顺，谓之顺辞；劝谏中期据理力服、言辞激烈，谓之抗议；劝谏到了最后强辞进言，以死相拼，谓之死节；劝谏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君王美德，确保天下安宁。《尚书》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证应章第十六

【原文】　惟天监人，善恶必应。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则福禄至焉，不忠则刑罚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长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书》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译文】　只有天地对待人类，才能做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事没有大于尽忠的；恶事没有大于不忠的。忠心就会福禄均致，不忠就会刑罚加身。君子守道，所以能够保持永久的安宁；小人作恶，所以随时都有杀身之祸。好处和坏处，不是十分明白的吗？《尚书》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报国章第十七

【原文】　为人臣者官于君，先后光庆，皆君之德，不思报国，岂忠也哉？君子有无禄而益君，无有禄而已者也。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贤者国之干，猷者国之规，功者国之将，利者国之用。是皆报国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况忠臣之于国乎？

【译文】　为人臣的人在君王底下为官，前前后后取得的功果，都是君王的恩德，不思报效国家，难道能说是忠吗？君子无禄而有益君王，那么不要俸禄就可以了。报国之道有四个方面：一叫做推荐贤才，二叫做敬献良谋，三叫做为国立功，四叫做为国兴利。这些都是报国之道，只要尽心尽能就可以了。《诗经》说："无会不酬，无德不报。"何况忠臣之于国家呢？

尽忠章第十八

【原文】　天下尽忠，淳化行也。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小人尽忠，则尽其力。尽力者则止其身，尽心者则洪于远。故明王之理也，务在任贤；贤臣尽忠，则君德广矣。政教以之而美，礼乐以之而兴，刑罚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内，有太平焉。嘉祥既成，告于上下。是故播于《雅》《颂》，传于无穷。

【译文】　天下之人竭尽忠智，就会淳化风俗。君子尽忠，就是尽其心；小人尽忠，就是尽其力。尽力的人就只能到达自己本身，尽忠之人就会影响到久远之地。所以圣王之理，最重要的是在于任用贤人；贤人尽忠，君王仁德就会

广布。政教依靠它就会和美，礼乐依靠它就会兴隆，刑罚依靠它就会清正，仁惠依靠它就广布天下。四海之内，太平康宁。吉祥瑞符出现，告知上天大地。因此忠由于《雅》、《颂》的传播而流传后世无穷无尽。

明□篇

（东汉）王符

【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诗云：“先民有言，询子刍荛。”

夫尧、舜之治，辟四门，明四目，通四聪，是以天下辐凑而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务隐藏己而断百僚，隔捐疏贱而信赵高，是以听塞于贵重之臣，明蔽于骄妒之人，故天下溃叛，弗得闻也。皆高所杀，莫敢言之。周章至戏乃始骇，阎乐进劝乃后悔，不亦晚矣！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诬，而远人不得欺也；慢贱信贵，则朝廷谎言无以至，而洁士奉身伏罪于野矣。

夫朝臣所以统理，而多比周则法乱；贤人所以奉己，而隐遁伏野则君孤。法乱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尝有也。是故明君莅众，务下言以昭外，敬纳卑贱以诱贤也。其无距言，未必言者之尽可用也，乃惧距无用而让有用也；其无慢贱，未必其人尽贤也，乃惧慢不肖而绝贤望也。是故圣王表小以厉大，赏鄙以招贤，然后良士集于朝，下情达于君也。故上无遗失之策，官无乱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

昔张禄一见而穰侯免，袁丝进说而周敦黜。是以当途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于君以矫其邪也，故上饰伪辞以障主心，下设威权以固士民。赵高乱政，恐恶闻上，乃豫要二世曰：“屡见群臣众议政事则黩，黩且示短，不若藏己独断，神且尊严。天子称朕，固但闻名。”二世于是乃深居幽隐，独进赵高。赵高入称好言以说主，出倚诏令以自尊。天下鱼烂，相帅叛秦。赵高恐惧，归恶于君，乃使阎乐责而杀，愿一见高不能而死。

夫田常囚简公，踔齿悬泯王，二世亦闻之矣。然犹复袭其败迹者，何也？过在于不纳卿士之箴规，不受民氓之谣言，自以己贤于简、泯，而赵高贤于二臣也。故国已乱而上不知，祸既作而下不救。此非众共弃君，乃君以众命系赵高，病自绝于民也。

后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故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且凡骄臣之好隐贤也，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是以郄宛得众而子常杀子，屈原得君而椒、兰构谗，耿寿建常平而严延妒其谋，陈汤杀郅支而匡衡挍其功。

由此观之，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则必先与宠人为仇矣。乘旧宠沮之于内，而己接贱欲自信于外，此思善之君，愿忠之士，所以虽并生一世，忧心相皦，而终不得遇者也。

【译文】　国家之所以大治，就是因为君王圣明；国家之所以动乱，就是因为君王昏暗。君王圣明的原因所在，就在于倾听不同意见；君王之所以昏暗，就是因为他偏信偏听。因此，君王都必须倾听各种不同意见，那么他的圣明就会日益广大；如果君王偏听偏信，那么他愚昧就会一天天增加。《诗经》说："先民有言，询（向）刍荛。"

尧帝、舜帝天下大治，广开四门，明四目，通四聪，因此天拱卫而圣明天所不到；所以共鲧之类不能阻塞贤路，花言巧语不能让他们迷惑。秦代秦二世皇帝，把自己隐蔽起来判断天下大事，疏远忠直之士而听信奸佞赵高，因此被贵重大臣所蔽塞，被骄妒之人所欺骗，所以天下纷纷反叛，最终亡国灭族。秦二世被赵高诛杀，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话。周章已经打秦国都城附近的戏上，秦二世始才开始吃惊，阎乐去劝他，他才感到后悔，这不是晚了吗？所以，君王应倾听各种不同意见，那么显贵大臣不能胡言乱语，而远方之人也不会欺骗他；如果国君看不起低见之人，宠幸显贵宠臣，那么在朝延上就听不到正直的言论了，高诘之士就会在郊野之外隐没无闻了。

朝中大臣统理国家大事，如果他们之间结党营私，互相包庇，那么法度就会混乱不堪；贤德之人因此就会自克自律，隐遁在郊野之外，这样君王就成孤家寡人了。法度混乱，君王孤立而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古今未曾有这样的事情。因此明君圣主君临天下，务必下令诏示于外，敬纳卑贱之人，招揽贤人良才。君王不拒下人之言，但是下言未必全都可以用于治理国家，于是捐弃无用之言而选有用之言；国君不轻贱下人，但是这些人未必全是贤良忠正之士，于是捐弃不正派的人而重用贤良之士。因此贤君圣王所作的事情虽然细小，但是所产生的威摄作用却很大；国君赏赐卑贱之人去招揽贤士，这样贤良之士就会汇聚朝廷，下情可以很快传达到君王那里。所以，上面没有遗失的良策，官吏没有乱法的臣子。这是对贤君良才都有利的好事，而奸佞之徒正好害怕这样的事。

昔日张禄一见到秦昭王穰侯就被免去秦相，袁丝进言而周勃被罢官。因此，身居高位的人，历来害怕忠直之士，如有一个忠直之士向君王进一言，就可以校正邪恶，所以，这些人用虚假的言辞去蒙蔽皇上，用威势去欺压百姓。赵高扰乱朝政，害怕群臣奏扳他的丑行，就对秦二世说："多次与群臣讨论国事，国

君就会显得不尊贵，并且容易显示出不足来，不若隐藏起来，独自专断，这样既神奇又威严。天子之所以称‘朕’，本来就是只闻其名的意思。”秦二世于是深居幽隐，只有赵高一人能够进见。赵高入内奏知秦二世，秦二世就下诏。天下败乱，从朝廷内部开始，天下相继叛秦。赵高恐惧，把罪恶都归到秦二世身上，派阎乐去责备秦二世并杀了他，秦三世希望见秦二世一面也不可能。

田常囚禁齐简公，踶齿囚禁齐湣王，秦二世一定是知道的。但是秦二世还复蹈其辙，为什么呢？过错就在不采纳下臣的良言，不听民众的谣言，自以为比齐简公、齐湣王贤良，赵高也比田常、踶齿贤良。所以国家已经败乱而君王尚不知道，祸害已经发生而下臣不去救援。这并非天下众人全都抛弃国君，实际上是秦二世把天下交给了赵高，百姓之命系于赵高，赵高自绝于民，秦二世也自绝于民了。

后代末世之君危急，怎么才能知道呢？舜帝说：“我有不足，你当面劝告，你不好当面给我说，还可以慢慢地说。”所以治理国家的大道，鼓励下臣积极进谏，叫下臣积极提意见，然后君主明察而治理天下的道理就通了。

况且骄横的大臣特别喜欢嫉妒人才，既害怕人才的正义把自己绳之以法，又害怕自己身据上位而能力不及下属，处在自己的职位上，但是都出不了良谋。因此，□宛得到众心而杀子常之子，屈原得楚怀王的赏识而受到小人进谗，耿寿被严延嫉妒，陈汤杀郅友而匡衡校功。

由此观之，处在卑贱地位而希望向君王进善言，就必须与君王宠臣为仇。旧宠臣在朝廷内部被阻，而自己接纳卑贱而取信于外，这就是思念善人的君主，希望得到忠志之士。因此，虽然共同出生在一个世界上，心心相映，有时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知己。

政　论

（东汉）崔寔

【原文】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怃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驰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馀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彫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復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夺。何者？其顽士闇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其幽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馀哉！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肃清，天下密如。嘉瑞并集，屡获丰年。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夫熊径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鞭靷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从容平路哉？昔高祖令肖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世有所变，何独拘前！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凰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

【译文】　自从尧、舜为帝，汤、武为王，都是依靠明哲、博物的大臣辅佐。所以皋陶陈上劝言，唐虞氏兴旺发达。伊箕写下训辞，而殷周兴盛。其后继立的君主，企图创立中兴的功业的人，哪一个不依靠贤良的谋略呢？

但凡天下所以混乱的原因，经常是由于君王享受太平的日子太久了。世俗一天天败坏而君王却执迷不悟，政治衰败而不知悔改。君王习乱安危，得意忘形。君王荒诞嗜欲，不怕天下大事；而或闭目塞呵，满足虚假之事，忽略真相；而或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何往；而或偏信辅臣，固步自封；而或疏远大臣，以言废人。因此，王纲在上面施行，而有志之士却郁闷不已。这实在太悲哀了。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经三百五十余年了。政令险恶，上下怠懈。风俗哀败，人心向伪。百姓忧烦，都在思念汉室中兴的救国之道。况且济时拯世的良策，一定要体验尧、舜之志然后才能明白。有志之士希望查补漏洞，堵塞缺口，扶正斜柱，随形裁剪，采用时君能够实行的方法，让当今之世安宁太平而已。所以圣人执掌权柄，根据时势而制定方法。步骤差别，各有各的特点。不强人所不能，违背人之所急而去羡慕自己的所见所闻。叶公能使远人到来，鲁哀公临人，齐景公以礼节待人，孔子认为不是他们的不同的作为，而是他们各有所急。因此，即位的君主常常要创立制度，中兴的君主也应该匡正得失。古时候盘庚搬迁，移都徙民。周穆王有不足，甫侯为他匡正。世俗之人拘泥于旧制，不通权变，自以为是，孤陋寡闻。怎么可以跟这样的人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进言说事之人虽然会圣德之意，但是也要择善而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常常暗于权贵，安习所见，不知享受成功，怎么能与他虑忧？只不过是因循守旧，摘

章寻句而已。那些通达之人，有的自夸其能，嫉妒贤人，以不是自己提出的策略为耻，信口而言去攻击这些良策。贤人良士寡不敌众，最终被摈弃。即使后稷这样的贤君再世，也还是要受困。贾生之所以被周勃排挤，屈原之所以怀着幽忧。汉文帝那样贤明，贾生那样贤良，周勃那样忠心，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何况其他人呢？

所以应该量力度德，这就是《春秋》大义，如今已经不能专门效法古世，所以应该参以霸政，应该用重赏深罚去推行制度，明明白白公布法令去检验他们。假使不是第一流的品性，那么就以理去严加执行，如果宽松，天下就会动乱。何以明白一定要这样呢？孝宣皇帝明白为君之道，精于为政的道理，所以严刑峻法，吓破奸诈之徒的胆子，因此海内肃清，天下安宁。这些年，嘉瑞齐现，年年五谷丰登。祭功祖庙，谥号中宗。谋略见效，比汉文帝优越。汉文帝即位，广行宽政，但是最终失败了，威权被剥夺了，成为了汉代祸害的第一罪君。政道的得得失失，从这里可以看到。过去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晋文公，感叹管仲大功，难道孔子不赞美文王、武王的君道吗？这果真是用权变去救弊政的道理。所以圣人做事能够与世推移，而世俗之士苦于不知变化，以为结绳而治可以理清楚秦代动乱的的根由；认为“于戚”之舞可以除去平城的围兵。

熊鸟体操，虽然可以延年益寿，但是并非《份寒论》的病理；呼吸吐纳，也是延年之术，但是不可以用来接断骨。为国之道，与人身的道理差不多，平时注意调养，生病时就用药加以治疗。刑罚就是治理动乱的药石；德教就是太平时代的梁肉。用仁德去除邪恶，就像用梁肉去治病；用刑罚去治理太平时代，就像用药石来当饭吃。如今正是百王之弊的时代，一切厄运都在这里集会。多年以来，政令都是以宽大为主，放任自流，正如是“驭委其辔，马驺其衔，四壮横奔，皇路险倾”。而要用各种工具去控制这匹烈马，怎么能够谓良恭俭让呢？汉高祖令萧何作《九章》法令，有一条夷三族之罪，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所以叫五刑。汉文帝虽然除去肉刑，但劓鼻的人鞭打三百，当斩左趾者鞭打五百，当斩右趾者杀头。该斩右趾的被杀，鞭打五百的人也往往被打死，表面上是减刑罚，其实是“杀”。在那个时代，天下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到了汉景帝的元年的时候，才下诏说：“鞭打跟重罪没有两样，即使侥幸不死，不能算是为了天下百姓。”于是规定减少鞭打次数。自从以后，被鞭笞的人才不致于死。以此观之，汉文帝是加重刑罚，而不是减轻；这就是用严法获得天下太平，不是以宽政获取天下太平。时代在发生变化，怎么一定要拘泥前世呢？一定要像这样去做，应当要确定根本。假使君主师法五帝、三王，荡除秦王之法，遵从先王遗风，捐弃苟且求全的政治制度，重蹈远古之迹，恢复五等爵位，设立井田之制；再去挑选后稷这类的为君，让伊尹这样的人为相，乐兴凤凰之仪，击石而让百兽起舞，如果不能这样，那么更多的是自己拖累自己。

谏明帝荒政疏

（三国·魏）王肃

【原文】 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夫务蓄积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穑。今宫室未就，功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官；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廪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者有三百六十五万夫，亦不为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馀，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溢粟，民有馀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夫区区之晋国，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虽将降，顾信而归，用能一战而霸，于今见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大体。臣愚以为自今以后，倘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使，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官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者不为也。”汉时有犯跸惊乘舆马者，廷尉张释之奏使罚金，文帝怪其轻，而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之，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言犹不戏，而况行之乎？故释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译文】 大魏承继百王之极，生民很少，干戈不息，的确应该让百姓修养生息，让他们得到实惠，以便让他们得到安静和休息。专心于积蓄而让疲惫的

百姓得到休息，就应节省徭而重视农业。如今宫殿还未修完成，功业没有成就，而漕运转徙，运到京城来满足政府的需要。因此丁壮疲于农事，农民离开土地，种粮食的人少，吃粮食的人多，陈粮吃完了，但新粮还没出来。这样，国家就会发生大患，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如今这样的人有三、四万人，可以使圣体安宁，在内足以列六官；显阳殿，很快就要完功，只是泰极已前，功夫还很大，而今天气寒冷，疾病流行。希望皇上大施慈悲，下达明诏，恻隐百姓的辛劳，抚怕天下大众，下放常食官粮的人，不是十分必要的不用，选取其中丁壮，万人足也。让他们轮流值班、告知作息时间，这样，丁壮都会高兴他为皇上做事，肯定劳而不怨。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人夫，也不算少了。当了一年的差，可以休息三年。听差剩下的，叫他们都去耕田种地，真是无穷之计。仓中粮食堆积，百姓心有余力；用这个去兴起国家，何愁大功不成？用这方法去教化万民，何愁教化不成？取信于民，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对于百姓，不讲信用则不能自立。"一个小小的晋国，一个低微的重耳，准备使用百姓，先向百姓昭示其信，因此虽然是原来的降将，但是信任晋文公归来，晋文公加以使用，一战而成为霸主，至今受人称道。前些日子，皇上驾幸洛阳，征发百姓建造营寨。官吏已经宣布，营寨建成就回家。可是，修完了营寨，又叫这些人继续出力，不按时放这些人回去。这些官吏只顾眼前之利，不顾国家大计。下臣以为，从今以后，如果要征调民众，应该明确号令，如期使用，不得失信。如果事情尚未完成，宁可重亲征发，也不可失信于民。但凡在皇上临时住所行刑，都有犯罪的使者，该死的人。但是一般人不明情况，认为是皇上匆忙行事。所以皇上应该将这些人交给官吏处理，公布他们的罪行。判定死罪，不能让官吏掖私而诬陷他们而让远近之人产生怀疑。况且人命关天，难生易死，死了就不能复生，所以圣贤之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孟子说过"诛杀一个无辜之人而取天下，仁义的人不干这样的事情。"汉时有人惊吓了皇帝的车驾，廷尉张释之奏请汉文帝处以罚金，汉文帝认为判得太轻。张释之说："惊吓圣驾的时候，皇上下令杀了就算了。而今交给廷尉处置，廷尉是按照法律判处犯人的，应该公平，如果今天有所倾斜，天下的法令就失去了尊严，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下臣以为这样就会失去大义，不是一个忠臣应该干的事。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天下的公平，而何况是天子，难道反而不如一个廷尉？如果这样因为自己而用重刑，这是以君主为轻，不忠到了极点。周公曾说："天子无戏言；说话则史官记下来，乐工诵读，士人称颂。"说话尚且不往为戏，何况做事呢？所以对张释之的话不可不细心考察，周公的话值得效法。

便宜十六策

（三国·蜀）诸葛亮

治国第一

【原文】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以变改，台辅不可以失度，列宿不可以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词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体，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以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 治理国家的政事，就和治理家庭的事情一样。治理家庭，要从根本做起；根本树立牢固了，末梢也就自然端正了。如果把根本比成领唱的人，那么，末稍就是应和的人了。在宇宙中领唱的人就是上天，应和的人就是天地间的万物了。万类生物，如果没有天，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地，就不会滋长，如果没有人工的帮助，就不会很好地成熟。所以，人君的一切举动，都要和天相对应，北极星就象国君，台辅就象宰相，众星宿就象百官臣僚，群星就象黎民百姓。北极星决不能任意变更位置，台辅也不能失去自己的度数，众星宿也不能错乱关系，总之，这些天体星象是不能也无法变动的。所以，在高台上建立房屋，用来观察天文，遇到异常自然现象，在郊外举行祭天仪式，配合神灵除灾灭害。这些举动都是以上天这一个根本方面做起的。农事耕作要祭土神、谷神，对山林、川泽要进行春祭，祈祷神灵降福，这些举动是从大地这一根本方面做起的。重视朝廷的政教，严肃宗庙的祭祀，这些举动是从人这一根本方面做起的。所谓本，就是经久不变的法则，就是行动的规矩和要领。有道是，圆凿打的孔，方榫插不进去，铅铸的刀，不能用来砍东西。这就是说，不按正常

的方法做事，不能成功，不用正常的器具劳作，不能制造各种巧妙的器物。所以，天体不能正常的运行，就会有异常的气候；大地失去正常变化，植物就会枯败；人失去正常的生活，就会产生病害。经书上说："不是先王制定的标准服装，不敢服用"，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君臣第二

【原文】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政令也，形象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 国君和臣下的关系，就好象天地之间的形象。天地的形象弄明白了，那么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就清楚了。国君把施恩臣下看作仁爱，臣下把忠心耿耿侍奉君主看作道义。心怀二意是不能侍奉君主的，君主也不能把犹疑不决的政治交给臣下去施行。从国君到臣下，都以礼待人，那么黎民百姓就好使唤了；从国君到臣下，团结一致了，那么君臣之间的正确关系就确立了。国君以礼来使用臣，臣下以忠来侍奉君。国君的责任在于制定好国家的大政方针，臣的责任在于执行好这些大政方针，办好具体事情。所谓"政"，就是辨正名份，所谓"事"，就是要努力建立功业。国君努力制定好政策，臣下努力办好执行中的具体事情。这样，君臣之间的关系明确了，那么，建立功业，留下美名的条件也就完全具备了。因此，国君面南向着太阳，这是为了使他的声音更显著、更响亮。臣下面北向阴背着太阳，为的是使他们看见自己的形影。响亮的声音是国君的政令，清楚的形影就是立竿见影的功效。政策法令符合客观实际，臣下又去努力施行，那么，功业和美名就建立了。功业美名建立了，天下万物就都要蒙受福泽。所以三纲六纪分上、中、下：上，指的是君臣；中，指的是父子；下，指的是夫妻。就君臣论，君在上，臣在下，以遵奉礼法为根本；就父子论，父在上，子在下，以施恩惠为亲近；就夫妇论，夫在上，妇在下，以和睦为平

安。总之，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直。如果上边歪了一点儿，下边就会变成弯曲的；上边出一点儿乱子，下边就会发生叛逆。所以，国君终天思考的是大政方针的制定，臣下思考的是怎样执行和落实方针政策。这样，国君就会使政治修明，成为明君；臣下就会使事业成功，成为忠臣。常言道：学习的人，想念的是明智的老师，做官的人，企望的是圣明的君主。设立考核官职、评定爵禄的机构，制定适用四时八方的政治，建立以宰相为首的百官体制，使私利不能扰乱公事，奸邪不能干涉忠正。这样以来，治理好国家的办法就齐备了。

视听第三

【原文】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视听作为一种政令，要求在处理政事时，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看和听。看，要看到细微的形象，听，要听到细弱的声音。形体细小了，就不容易被看见，声音细弱了就不容易被听见。所以，圣明的君主能从极细小的迹象中，看到大的隐患，能从极细弱的声音中，听到强烈的反响；以便使主观适应于客观，客观和主观相一致。所以，处理好政事的一条根本途径，就是要多听下情。如果能够听取、分辨、采纳下属的意见，甚至听取地位低下的庶士的意见；那么，万事万物就可以供你的眼睛观察，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就能帮助你聆听得更全面。经书上曾说：“圣人治国，没有固定不变的思想法则，以百姓的需要为准则。”这正是：眼睛是为心观察的，口是为心发表意见的，耳是为心听取反映的，身是为心而健康成长。所以，身体有心，就像国家有君主一样，如果能使主观和客观相适应，那么，万事万物中的道理一下子就明白了。能看到日月的形象，不足以说明你视力好，能听到雷霆的声音，不足以说明你听力足。所以国君把能看到更多的事物作为智慧，把能听到更多的声音作为聪明。如果不曾听到过五音，怎么能分辨宫商等音调？不曾看见过五种颜色，怎么能分别

是黑色还是黄色？听说明君昼夜不息的工作，白天处理朝廷大事，夜里处理身边琐事，这样，有些哀怨之声还听不到，有些忠谏善言还得不到采纳。哀怨的声音听不到，含冤的人就不能伸张正义；忠谏直言得不到采纳，忠心耿耿的人就得不到信任。这样，邪恶的势力就会包庇为非作歹的人。所以，书经上说："上天要察看下面的情况，从我们老百姓看起；上天要倾听下面的声音，也要从我们老百姓听起。"说的就是关于视听的道理。

纳言第四

【原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纳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逊，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　纳言作为一种政令，是指怎样对待谏诤，怎样采纳群下的智慧和谋略。国君下边有冒死进谏的诤臣，父亲下边有冒死进谏的诤子。在国君或父亲不行正义的时候，就冒死进谏，目的是要遵顺他们美好的言行，匡正和补救他们错误的言行。错误的言行，不能遵顺，美好的言行不能反对。如果遵顺错误的言行，反对美好的言行，那么，国家一定要面临危险。如果国君拒绝正确的建议，那么忠臣就不敢献他的计谋，而奸妄邪恶的臣子就会独断专行，这是治理国家最大的祸害。所以，政治上轨道的国家，臣子就不畏危难去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政治混乱的国家，臣子做事时瞻前顾后，存有戒心，说话时恭顺唯诺，一味顺从。这样以来，国君听不到不同的意见，臣下也不敢有所进谏。所以，孔子不以下问为耻，周公也不以向地位卑下的人求教为羞。因此，他们都能使事业成功，美名显扬，后世的人才把他们当作圣人。所以，屋子漏了，水滴在下边，要想止住漏水，必须堵住屋上的漏洞。上边的漏水制止不住，下边就不能居住了。

察疑第五

【原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于远，疑生于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

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名，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沈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译文】　察疑作为一种政令，就好比分辨两种相近而又不同的颜色、两种相近而又不同的音调。所以，紫红这种颜色常常和正红色相混，有时又容易把浮靡不正派的乐调疑惑为传统的雅正之乐。祸乱虽常出于关系疏远的人，而疑心却生于使人迷惑的相近的事物。物虽有不同的类别，但有些不同的事物形状和颜色却很相似。白色的石头和玉石相似，愚蠢的人就把它当成宝玉；鱼的眼睛和珍珠相似，愚蠢的人就把它当珍珠收藏；狐和貉很象狗，愚蠢的人就把它当狗来喂养；苦涩的栝蒌很象瓜，愚蠢的人就把它当瓜来吃。所以赵高指着鹿硬说是马，秦王一点儿也不惑疑其中有阴谋；范蠡向夫差贡献美女西施，用以惑乱吴国的政治，吴王丝毫没察觉这是在用美女计来迷惑他。常言道，心怀疑虑就无法决定事情究竟应如何做，迟疑不决，即使计划再好，也不可能成功。所以，连圣人也不能用凭空设想来代替正确的计划，一定要用卜来予测吉凶。《尚书》说："三个人一块占卜吉凶，予测未来，一定要顺从其中二人占卜的结果。如果还有大疑不决的事情，一定要向庶民百姓求计。所以孔子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忧虑的是不了解别人。不忧虑客观不了解主观，只忧虑主观不了解客观；不忧虑下层群众不了解上层领导，忧虑的是上层领导不了解下层群众；不忧虑地位低下的人不了解地位显贵的人，只忧虑身居高位的人不了解地位低下的人。所以，士人愿意为了解自己的人去效死，女子愿意为喜欢自己的人来打扮，马为鞭策自己的人而驱驰，神为诚信自己的人而显示灵验。所以国君在处理狱讼、决断刑罚时，常常忧虑自己不明白实际情况，导致有的人没有犯法却遭受罪孽，有的人犯了罪却得到宽恕，有的人强暴善辩，便自己说了算（而洋洋自得），有的人软弱无能便被侵凌而心怀忿怨，有的人公正耿直却被冤屈，有的人含冤受屈却不得伸张，有的人忠恳诚实却被惑

疑，有的人忠心耿耿却遭受迫害。所有这些都将招致异常气候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至于社会动荡，天下大乱。英明的国君处理狱讼、决断刑罪时，首先要问明实际情况，看被审问的人回答问题是否能不说谎，不隐瞒，不转弯，不作弊；再观察他的往来动作，进退举止，听他的声音，看他的眼神。如果表情恐惧，声音凄哀，来得快，去得慢，再三回顾叹息，这便是心中怨仇郁结而不得伸张的表现。如果贼眉鼠眼，只敢往下看，畏惧胆怯，只想逃走，表面上呼吸喘息，但耳朵却在细听，口中低声自语，腹内仔细盘算，说话前后矛盾，来得迟，走得疾，不敢回头看望，这便是罪犯阴谋逃脱罪责的表现。孔子说："仔细分析罪犯犯罪的原因，检查罪犯犯罪的经过，了解罪犯的生活来源，那么坏人怎么还能隐藏呢，坏人怎么还能隐藏呢？"

治人第六

【原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人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剋，莫知其极，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剑，无尽其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泽，此非蔗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译文】　教育广大百姓的方法，是用高尚的风俗、道德去教育和引导百姓，并向他们说明怎能这样做和这样做的原因。这正象经书上说："向百姓讲明人们

应遵守的道德，应尽的义务，那么百姓就会跟着你一块儿走；同时，向人们说明应该喜欢什么，反对什么，那么百姓就会知道要禁止什么（提倡什么）。”有道是，因为日月永放光明，所以天下的人都景仰它；由于天地广大无边，所以万物都依顺它而生存。因此，唐尧、虞舜这样的明君，远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贡，桀纣那样的暴君，连亲族也起来背叛他。这并不是天使人们改变了态度，而是由于明君用高尚的风俗道德教育他们，他们才这样做的。由此，可见教育的重要。所以教育广大百姓就象养苗一样，要先除去周围的杂草。国家将要兴旺，人人都争着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将要衰败，人人都放弃农业，逃到外面去发财。英明的国君治理国家，一定要了解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各级官府里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小官吏，他们对百姓克薄寡恩，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的剥削百姓；而当百姓被逼得饥饿穷乏，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走上暴乱和叛逆的道路。所以只有鼓励和引导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不错过农时，不要把老百姓的钱财挖尽，使百姓家有余财。这样，国家富余，百姓安居乐业，不正是我们应该达到的目的吗？这样，有了国，有了家，人们不忧虑财物的不足，而忧虑国家的不安定。所以，唐尧，虞舜治理国家时，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充分利用季候的变化，发展生产，并把一部分收入贮藏起来，用来预备灾荒之年的需要。今年秋天有了余粮，就可以补充其它季节的不足，使天下百姓互通有无，共同享用财物，把国家治理得路上丢了东西，没有人拾，老百姓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到别处漂流。所以，春秋五霸那个时候，哪里不足，富裕的地方就去补给。但是现在诸候追逐私利，一提倡私利，百姓也会跟着争夺。如果灾害发生，强的就会去侵夺弱的。这样，亲自耕种的人少了，外出发财从事工商的人多了，老百姓就会像天空的浮云，到处漂泊，使亲人离散。正象经书上说的：不把难得的货物看得十分贵重，老百姓就不会去做偷盗的事；不把无用的东西看得十分贵重，老百姓思想就不会混乱。让人们各自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圣人治理天下的理想就实现了。齐景公时，最忧虑，最反对百姓奢侈，不按礼仪制度办事；周秦两代做得最正确的就是除去华而不实的东西，领导百姓从事实实在在的生产活动，劝勉百姓干那些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事情。至于对于那些制作无用的器物，收集对生活没有什么好处的货物，例如黄金、白银、宝玉，蚌壳内产的珍珠，碧绿透明的美玉等，这些奇异珍贵的珠宝都是远方出产，价格昂贵，不是一般平民使用的东西；此外，像织锦、刺绣、丝编的绶带，黑黄二色的丝绸衣服，也不是一般人所穿戴的。再如雕刻着花纹的各种器物，技工制作的精巧玲珑的用品，制作起来耗费时间，难以成功，往往妨碍农业生产。还有，那些装有屏蔽的华车，长袍皮衣，内外成套，种种讲究的束装，仍不是一般人乘坐和穿戴的。特别那门户数重，兽头彩画，门内屏墙，高达数仞，墓冢

建筑，竭尽财力，建得又高又大，这些绝不是一般人活着居住，死后埋葬的地方。因此，还是经书上说得好："老百姓所喜欢的只是亲自勤劳的耕作，厉行节约，赡养父母。"要节约开支，谨守礼法，丰收之年，不奢侈浪费，灾荒之年，不过于俭者；平时有所积蓄，以储备日后的急需。这就是教育广大百姓的根本方法，这不也正好顺应四时气节的变化吗？

举措第七

【原文】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养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宰，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镳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　举措作为一种政令，就是选拔任用正直贤能的人，舍弃那些邪曲无能的人。治理国家就好比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根本方法在于保养精神，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在于养育贤者。所以，养神才能求得身体的健康，养贤才能保持国家的安定。因此，国家要有辅佐的大臣，就象屋子要有顶梁的柱子。柱子不能细，辅臣不能弱；柱子细了，就要妨碍屋子的坚固，辅臣弱了，国家就会倾倒。所以，治国的根本方法在于选拔任用贤能的人，弃舍那些邪曲小人，这样，国家才能安定。柱子以挺直的木材为最坚固，辅臣以正直的人为最优秀。而挺直的木材往往出于幽深的森林之中，正直贤能的人往往生活在百姓中间。所以，国君选拔人材一定要到隐蔽贤才的地方去找。有的贤才，身怀瑰宝，却投奔错了国家，结果和普通的人混杂在一起；有的贤才，才能远远超过一般人，却不被招见；有的贤才，忠贤孝悌，品德优良，乡里却不举荐；有的贤才，借隐居来探究自己崇高的理想，厉行大义来实践并完善自己的道德准则；有的贤才，对国君忠诚老实，却遭受不同派别的人的诽谤和攻击。尧推荐的舜，汤招请的

伊尹，周公选用的地位低下的人，都是在隐居的地方找到了自己要选用的人材，从而造成了太平盛世。所以国家高悬赏赐来等待建立功业的人，设立官位来等待胜任职务的人。不荒误有才能但出身卑下的贤士，使众官位各得其人，开辟四门，礼贤四方宾朋，来办好治理国家的大事。由于国君用贵重的礼品来聘请四方隐居的贤士，这样，天下就万心归心，合力治国，这样，那些不讲仁义的人就不得不远离而去了。如果要重用的人，并不是自己所培养的人，所培养的人并不被重用，把贫穷貌丑的人看成下等人，把有钱的长得漂亮的人看作上等人，让好进谗言的邪恶小人被重用，把忠心正直的远远地放置一边，如果再不能用贵重的礼物招纳隐居的贤士，那又怎能得到贤能的人来辅佐国家呢？如果国家处于危难，不能治理，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就是丧失贤者的辅佐造成的过错啊！失去贤才的帮助，国家还不出现危难，得到贤才的帮助，国家仍然不安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人而设官，即为了某人的私利而设置官职，这样，国家就一定要混乱；相反，根据官职的需要去选拔适合的人才，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所以，招聘贤才，访求贤士，和嫁娶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出嫁的女子，盼望聘礼而成为媳妇；所以，女子常常羡慕男方以贵重的财物来聘娶，从而表现自己的贞淑，士人羡慕以贵重的财物来招聘，从而博取自己的名望。由此看来，必须以礼来聘请贤士治理国家。这样，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了。

考黜第八

【原文】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处。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

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

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诈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

或有悬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

失其职，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 考黜作为一种政令，是指提拔品德端正、成绩显著的官吏，罢免不光明磊落、行为邪恶的官吏。英明的国君身居朝廷，心里和上天一样明亮，调查、了解官吏的善恶，普及天下，甚至对地方的官吏，以至于一般的百姓都不曾遗漏。提拔任用品德、才能兼优的人，罢免贪得无厌，懦弱无能的人，使上上下下都成为光明善良的好官。其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得到治理，众多的有才能的人象雨点一样聚集到这里来。这就是劝勉善良的人，废弃邪恶的人，并列述他们的优点和错误。所以，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升降时，一定要了解人们最痛恨的是什么。一般来说，人们最痛恨有五种人：

有的下级官吏假公济私，利用手中的权力，干尽坏事；左手拿着武器，右手来惩治百姓；对内侵害官方利益，对外践踏剥削百姓，这是百姓痛恨的第一种人。

有的官吏执行法律时，不能一视同仁：对一些罪过很重的人却处罚得很轻；而有些并没有犯罪的人却被戴上种种罪名，妄加迫害，以至不少人含冤而死；有的罪情很重，却得到宽免，他们扶助豪强，压制弱者，严刑拷打歪曲真情，这是百姓痛恨的第二种人。

有的放纵犯罪的官吏，对揭发犯罪的原告，杀人灭口，妄图永远隐蔽真情，甚至掠夺抢劫，逃之夭夭，被迫害的人冤枉到了极点，这是老百姓最痛恨的第三种人。

有些高级官僚，由于频繁地调换地方官员，他们便插手帮助处理政务，于是就包庇、袒护他们的亲信，冤屈，刻薄他们嫉恨的人。以严刑逼供为能事，偏袒一方，不按照法律办事。至于借助赋敛的机会，增加赋税，牟取私利。旧的贿赂刚刚得到，便又急切地盼待新的贿赂，或借口征收赋税，调拨财物，以为国家储备的名义，据公物为私产。这是百姓痛恨的第四种人。

有的悬赏官吏，招慕为国立功的人，借这些进行赏罚的机会，或者以对百姓做有利的事情为名，买卖费用，私自裁减，据为己有，甚至私定价格数量，结果百姓失去了他们正常的负担。这是百姓痛恨的第五种人。

以上这五种弊端，是百姓的五大祸害。有这些表现的官吏不可不罢免，没有这五种表现的官吏，不可不提拔。所以，还是《书经》上说得好："三年进行一次成绩考核，以便罢黜那些行私舞弊不光明磊落的人，提升那些光明正大成绩显著的人。"

治军第九

【原文】 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虫，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而国危，在于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于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唐尧战于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

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若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雠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观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隼，战如河决，则兵来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故善战者不怒，喜胜者不惧。是以智者先胜而后求战，闇者先战而后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无敌于前，无敌于后，此用兵之势也。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于贵买，贫于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廓。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后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胜者全威，谋之于身。知地形势，不可予

言。形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议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军成于用势，败于漏谋，饥于远输，渴于躬井，劳于烦扰，佚于安静，疑于不战，惑于见利，退于刑罚，进于赏赐，弱于见逼，强于用势，困于见围，惧于先至，惊于夜呼，乱于闇昧，迷于失道，穷于绝地，失于暴卒，得于豫计。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后，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译文】　所谓治军之政就是要加强军队建设，保卫边防安全，拯救天下大乱，以威武的军队，诛灭暴乱，讨伐逆贼，保卫国家，安定社稷。

所以治国既要有文治，也必须有武备。就以那些含血的蠢虫来说，它们都具备并运用自己的爪牙，高兴了就共同戏闹，愤怒了就相互伤害；而人没有锐利的爪牙，必须设备种种武器，用来帮助进行自卫。由此国家必须把军队作为安全的支柱，国君也必须把大臣作为自己的辅佐；辅佐坚强有力，国家就安定，辅佐软弱无能，国家就危险。这样看来，国家的安危强弱全在于所任的将领。如果所任的将领，不是百姓拥护的将领，便不能成为国家坚强的辅佐，也就不会成为国家好的主帅。所以，治理国家，在政治上要用文治，而治理军队要以增强武力为大计；治国不能不先从巩固国防入手，治军不可不先从国家内部入手。内部指的是国内各个区域，外部指的是边疆少数民族。外部少数民族，难以用道理感化他们，而容易用武力使他们屈服。礼有礼的作用，武有武的用场，例如，黄帝在涿鹿战败嗤尤，被诸侯尊为天子，尧也在丹水边上征服了苗蛮，舜也在长江中下游打败三苗部落，禹（实为禹的儿子启）打败有扈，诸侯都来朝贺，这些上至五帝三王那些最圣明的君主，以德教化搞得那么好，还要用武力使他们屈服，所以，军队就象一种很凶险的武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用兵的根本规律是先决定谋略，然后再按计划逐步实施。其中要特别注意

分析天时地利，观察人心的动向，练习各种兵器的使用，申明赏罚的道理，观察敌人的阴谋，查看道路的险阻，分清安全和危险的地方，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该进，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该退，把握时机，随机应变，还要加强防御和守备的措施，增强军队的攻击力量，发扬士兵的特长，既要谋划成功的策略，也要考虑失败的应变打算，既要考虑到取胜的生，也要估计到失败的死。这样胸有全局，计划周密，才可以出任军队的将领，展开擒敌的攻势，这就是治军的一些根本要领。

军中的将帅掌握着人民的命运，国家的权力。行军作战，要先制定周密的计划，然后按计划而行。军队下达的命令就象急流疾水，不可阻挡，获取胜利就象鹰隼捕获食物一样迅猛而准确。军队静处时，要高度警觉，就象拉满的弓箭在弦上，行动时，就象搬动机关，一触即发。军队前进，所向无敌，不管敌人如何强大，也一定要把它消灭。如果将帅没有深思远虑，战士没有勇敢的气势，这时还不去统一将士的思想，却要一味的独断专行，即使你有百万大军，敌人一点儿也不会害怕。有道是，不是仇人不结怨，不是敌人不作战，工具不经鲁般的眼睛来看，不能鉴别制作是否精良，作战计划不出于孙子兵法，就无法作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作战计划要周密，攻击敌人要神速，就象鹰隼攫取食物那样，作战要象大河决口，使军队未感疲劳而敌军就自行溃散了。这是将领用兵的威势之一。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不轻易发怒，善于取胜的将军，不惧怕敌人的强大。真正高明的指挥官，先在战略上战胜敌人，而后再用兵作战，糊涂的指挥官，则先打起仗来，然后再考虑如何取得胜利。胜利的人是遵循正道，并随时对道路进行整修，失败的人是走邪道而离开正路。这是指挥官顺从客观规律和违背客观规律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将领要依靠自己的权威，士兵要竭尽自己的全力。在一般情况下，将领是不轻易调动军队的，如果一旦调兵遣将，就象一块臣大的圆石从天空掉下来，无论碰到什么，都会将它打得粉碎，势不可挡。这样的军队英明无敌，空前绝后，这便是指挥作战的威势之二。所以，军队制定计划是为了出奇制胜，因此，军队的主将要有超绝的智慧，能柔软，也能刚强，能弱小，也能强大，能突然出现，也能马上消失，迅疾如暴风骤雨，舒展如江海无边，不可动摇如泰山屹立。难以予测如阴阳变化，无边无际如大地，充实圆满如青天，川流不息如江河，光耀始终如日月星辰，生死不尽如春夏秋冬，兴衰变化如五行相克相生，对阵交锋，邀截奇袭，种种变化，无穷无尽。军队以粮草为根本，用兵以对阵交锋、邀截奇袭为基础。制造器械，是为了使用，积贮物资和粮草是为了有备无患。所以，急需时高价购买，就会给国家带来困难，长途运输作战物资，就会使国家贫穷。攻击战要一举取胜，不可连续两次，更不要超过三次，要根据自己的力量，慎重使用兵力，用多了就会造成浪费。去

掉那些无益的军事行动，国家就能够安宁，罢免那些无能的将官，国家才会得到益处，所以，善于进攻的军队，敌军不知道应该在哪里防守，善于防守的军队，敌军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进攻。所以，善于进攻的军队，不能只依靠武器，善于防守的军队，不能只依靠城廓。所以，高高的城墙，深深的城河，绝不能看得坚不可摧、深不可渡；军队有坚硬的盔甲、锐利的兵器，绝不能把它看得强大无比。所以，敌军想固守阵地，就要攻打它没有防备的地方，敌军想布阵作战，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我军退去，敌军追来，就要在宿营的地方谨慎设防；如果我军发动进攻，敌人按兵不动，就要攻打他们的左右两边；如果估计敌军要联合进攻，就要打击他的主力；如果不知应在何处防守，又确定不了何时作战，那么可防守的地方就太多了，而特意设防的地方就少了。这时便需用周密的谋略作好充分的准备。军队中各部分要强弱相助，勇怯相扶，对敌军连续进攻，前赴后继，左右突击，就象常山的蛇一样，首尾一体，使敌人无懈可击，这是军队互相救助的主要方法。所以，胜利者的全部威力，就在于自己的谋略之中。如果了解地理形势，不可预先声张，根据地形反复论证就可以知道怎样做有利，怎样做不利；如果能够利用地形诱骗敌人，就可以知道怎样做安全，怎样危险；如果根据地形周密计划，就可以知道哪里应该多布兵，哪里应该少布兵；根据地理形势，分析战争形势发展，就可以知道怎样求生，怎样防死；根据地理形势，缜密思虑，就可以知道怎样做会给军队造成苦难，怎样做能使军队以逸待劳；根据地形周密谋划，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否完善详备。所以，行军作战要放开有生路的军队，打击处于死地的军队；要避开敌军实力，打击敌人空虚薄弱的环节。在山陵地区作战，不要军驻高山之项；在江海上作战，不要逆流而上；在草地作战，不要远涉深处；在平地作战，不要深入敌人设下的空虚之处；在道路上作战，不要迎击敌人的小股部队，以影响自己的行军计划或暴露自己的实力。做到以上五点，就会给军队带来好处，这是借助地理形势的结果。军队作战成功于利用有利的形势，失败于泄漏自己的谋略，饥饿于长途运输，干渴于临渴而掘井；疲劳于频繁的骚扰，佚乐于安静的生活，疑惑于敌军来而不战，迷乱于见利妄行，倒退于过多的惩罚，前进于恰当的赏赐，软弱于被逼于困境，强胜于利用有利的形势，困难于被敌人包围，害怕于自己先临战场而不遇敌人，惊慌于夜里不明真相的狂喊乱叫，混乱于情况不明，困惑于迷失道路，穷急于身蹈绝地，失败于凶残的敌兵，得胜于事先的谋划。所以，树立旌旗，是用来统一大家的视线，敲锣击鼓是用来统一大家听觉，设立斧钺之刑，是为了统一战士的思想，陈述和执行军令是统一战士的意志，设立赏罚是为了鼓励战士建立功勋，实行杀伐是为了防止欺骗行为。白天作战听不到军令的声音，挥举旌旗来指挥，夜战看不到旌旗，用火光和鼓声

来发号施令。命令如有不服从，就要使用钺之刑。不知道战场上的九种地势会给作战带来方便，就不知道根据不同情况当采取多种战略战术。总之，了解了阴阳变化，地形特点，人心向背等三点，作战就能获得成功。了解自己的士兵，就等于了解敌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就等于不了解敌人。这样，如果不了解敌人，每次作战都要失败。所以，行军作战，出击敌人。一定要了解所有官兵的心理状态和思想动向。战争中侦察敌情和反间谍的五种方法，是将领最爱使用、最重视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是异常聪明的人不能很好地使用，不是贤明仁厚的人也不能很好地运用。如果运用这五种方法，得到了确切的情报，那么，百姓就可以任你使用，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军队求生存，就要常备不懈，万不得已，才兴兵战。平静时，安定社会秩序，战争时，平息叛乱要一举成功。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犯，要凭靠自己坚不可摧。用短距离的行军的部队来对待长途跋涉的敌人，以安逸的部队来对待疲劳不堪的敌人，用吃得饱饱的部队来对待饥饿的敌人，用实力雄厚的部队来对待空虚的敌人，用生龙活虎的部队来对待死气沉沉的敌兵，用精力旺盛的士兵来对待精疲力竭的敌人，用埋伏隐蔽的部队对待冒然而来的敌人。整整齐齐的军旗，在前边指引道路，声音堂皇的战鼓在后边助阵，为了使自己凭借险要的地势筑起的阵地牢不可破，就要地一步加固其外部工事。对敌人给以小利，使敌人产生错觉，然后给以重创，挫败敌人的锐气。这样，治军的战略和策略就完备无缺了。

赏罚第十

【原文】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设，罚不可妄加，赏虚设则劳臣怨，罚枉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既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

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 赏罚作为一种政令，指的是要奖赏善良，惩罚邪恶。用奖赏善良来鼓励人们建功立业，用惩罚邪恶去禁止奸究行为。奖赏和惩罚都不可不一视同仁。奖赏人们知道用到该用的地方了，那么勇敢的人就会英勇献身，刑罚人们知道用到该用的地方了，那么邪恶的势力就会有所畏惧。所以，奖赏不可无根据的实行，惩罚更不可随意使用。奖赏无根据的实行（奖不当奖），那么，终日操劳，屡建功勋的官吏就会产生怨忿，惩罚随意使用了（罚不当罚），那么，忠诚正直的官史就会愤恨不平。有道是，一杯羊肉汤分得不均，就会导致亡国，楚王听信谗言，就导致了兵败地削，身死异国。如果一个将领（当为国君）独揽了生杀大权，以至于必不当死的，却被杀了，一定该杀的，却被赦免了，忿恨的原因不清楚，赏罚的根据不明白，教令不稳定，把私事当作公事，假公济私，公私不分，是这治国的五大危害。如果赏罚的根据不明白，那么教令就不会有人服从，如果该杀掉的却被赦免了，那么，奸究邪恶就不会得到禁止，相反，不该杀死了却被随便地杀掉了，那么官吏士卒就会离散而去。忿怒的原因不明白，威武信用就会失去，赏罚的根据不明白，下级就不会勉励立功。政教不正确，命令就不会服从；把私事当公事，假公济私，人们就会不一心。所以，种种奸邪行为，不加禁止，那么，国家就不会长治久安；士卒官吏都纷纷离散了，那么，手下的群众就要一天天减少；威武信用失去了，战士见到敌人就不会奋起战斗；手下的士众不勤勉立功，上边的领导就不会得到坚强有力的支持。法令人们不服从，国家大事混乱不堪，将无法处理。人们没有统一的思想意志，那么，这个国家就非常危险了。所以，用政治教育来防止奸邪行为，用勤俭节约来制止奢侈浪费，让忠心正直的人去处理狱讼，让廉洁奉公的人去执行赏罚。赏罚公平了，即使被处死了也服气。路上饿殍载道，而有的人家马圈里还养着肥马，可算是用别人的死亡来换得自家的生存，苛剥别人而使自己富裕。所以国君应该先悬赏招募，然后对立功的人进行奖赏，先下命令，然后对违犯命令的人惩罚诛杀，这样，人们才会亲近你，依附你，害怕你而又热爱你，不待命令下达，就会积极地行动起来。相反，如果赏罚不公正，那么，忠臣就会无罪而被处死，邪妄之臣就会无功而被提拔。不因曾经有过私怨而该赏的不赏，所以齐桓公得管仲之力而称霸天下，也不因为是亲戚，该诛罚的而不诛罚，所以周公诛灭了勾结殷民作乱的弟弟管叔、蔡叔而留下美名，还是《书经》上说得好：“办事中正公平，沿着先王走过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办事公平中正，沿着先王走过的道路越走越平直。”以上这些，讲的就是如何执行赏罚。

喜怒第十一

【原文】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从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后，先胜则必后负，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后加之以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译文】 喜怒作为一种政令，要注意，喜欢时不应喜欢那些不值得喜欢的事情，愤怒时不应该愤怒那些不值得愤怒的事物。喜欢和忿怒之间，一定要分清什么事情应该喜、什么事情应该怒。愤怒时不伤害无罪的人，喜欢时也不宽容应该杀的官吏。总之，喜怒的界限一定要分清。喜欢时不可放纵有罪的人，愤怒时不应杀戮无罪之人。喜欢或愤怒时办任何事情都不应任意胡为。如果一味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必然废弃自己的功业，所以作将领的千万不可发泄自己的私愤，因为兴兵作战，一定要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如果指挥战争的人，杂以私愤去作战，那就一定要打败仗。对任何事物不要随随便便一会儿愤怒，一会儿高兴，也不要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愤怒。行军作战要周密布署，先进行外交斗争，从道义上战胜对方，然后再兴兵作战；否则，轻易从事，常常是先小胜而后大败。先愤怒而后悔恨。一时的愤怒，常常招致亡身之祸。所以有才德、有修养的人总是威严而不凶猛，虽心中愤怒而不雷霆大发，忧虑重重却不畏惧沮丧，心中高兴却不喜形于色。遇到真正值得愤怒的事情，就要施用威严和权势。施用威严和权势，就要执行刑罚，刑罚执行了，种种奸邪行为就会被阻止，如果不施用威严和权势，刑罚就无法打击那些坏人坏事。坏人坏事得不到打击，奸佞邪恶得不到惩治，那么，国家就难免走上灭亡的道路了。

治乱第十二

【原文】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

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 治乱作为一种政令，一定要首先精简官吏，合并职务，去掉华而不实的官职和机构，保留实在有用的官职和机构。如果不这样，使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必然结成连绵不断，解不开的死疙瘩，微小的祸端不斩除，发展下去，必酿成妖孽。

要治理紊乱，首先要从三纲六纪治起，如果三纲得不到整肃，六纪得到不治理，那么，大乱就会发生。所以，治理国家，就象画圆离不开圆规、画方离不开矩尺、树根离不开树梢一样，治理政乱也离不开纲纪正道。如果能这样，那么，一切事情都可以办成，功业就可以确保。例如，三军之乱，纷纷攘攘，各自坚持自己的道理，明君要首先抓住纲纪进行治理。治理政事应当有先有后：要先治理三纲，后治理六纪；先治理命令，后治理赏罚；先治理关系亲近的，后治理关系疏远的；先治理内部的，后治理外部的；先治理根本的，再治理末梢的；先治理强硬的，再治理软弱的；先治理大事，再治理小事；先治理自身，后治理别人。因此，三纲治理好了，六纪就得到伸张；命令治理好了，惩罚才能正确实施；关系亲近的治理好了，关系疏远的自然就会安定；内部治理好了，外部自然就会端正。根本治理好了，营养才能通达末梢；强硬的治理下去了，软弱的就会得到伸张；大人物治理好了，小人物就会跟着行动；上层治理好了，下边就自然得到治理；自身治理好了，他人就自然会尊敬你。以上这些，都是治国的根本道理。

教令第十三

【原文】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下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于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目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陈，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后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五陈

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起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起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持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后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欲退者斩，此教令也。

【译文】 教令之政，是说上边的所作所为，是对下级最具体的教育。所以，对上级领导来说，不合法令的话不说，不合道义的事情不作。国君和将领的所作所为，都是下级所仰望和效法的榜样。放开自己不管，专门教训别人，是违背情理的政治。而先端正自己的言行，然后再教育别人，是顺情合理的政治。所以，国君要先端正自身，然后再发布命令。自身不端正，即使发布了命令，人们也不会服从；命令不服从，就会发生变乱。所以做国君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先发布命令，对群众进行教育，然后对不服从命令的进行惩罚。如果对百姓不进行教育和训练，就驱使他们上战场作战，这等于把老百姓抛弃到死地。所以，要首先对战士进行布阵作战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的内容有五种：一是使眼睛习惯于在旌旗指挥下纵横列队的技术；二是耳朵习惯于金钲和战鼓的声音，在金鼓指挥下或者动，或者静，或者行进，或者停止；三是使思想感情上习惯于刑罚的严厉，赏赐的好处；四是熟练掌握五种兵器的应用，以及战前的各种准备；五是使腿脚习惯于旋转、跑步，适应各种队形的操练以及前进后退的变化。以上这些称为“五教”。其次，军队布阵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方法：左边叫青龙阵，右边叫白虎阵，前边叫朱雀阵，后边叫玄武阵，中间叫轩辕阵，是大将军居处的地方。左边士兵使用矛，右边士兵使用戟，前边士兵使用盾，后边士兵使用弓，中央战士执掌旗鼓。大旗一挥动，参战的士兵都要站起，听到鼓声要进攻，听到金钲的声音要停止进攻，随着主将的指挥训练，五种阵法就可以逐步地掌握了。这五种布阵方法，旗鼓起着主导作用。第一次击鼓，举起青龙旗，布成直阵；第二次击鼓，举起赤旗，而成锐阵；第三次击鼓，举起黄旗，布成方阵；第四次击鼓，举起白旗，布成圆阵；第五次击鼓，举起黑旗，布成曲阵。直阵就是木阵，锐阵就是火阵，方阵就是土阵，圆阵就是金阵，曲阵就是水阵。总起来这就是“五行阵法。”这五种阵法，辗转变化，互相生发，冲突对抗，相斗相胜。相生相发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救援，相斗相胜是为了战胜敌

人。凡结成五阵之法的要“五五互相连保”，具体说来，就是五人结成一长，五长结成一师，五师结成一枝，五枝结成一火，五火结成一撞，五撞结成一军，这样，一个军的官兵就齐备了。其三，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讲究方便和有利，都要懂得节制和调度。身体矮小的运用矛和戟，身材高大的拉弓射箭，强壮有力的挥动旗帜，勇敢胆大的击鼓鸣金，身体较弱的供给粮草，喂养牲畜，聪明智慧的帮助谋划策略。这样，乡里相连，五五相保，第一次击鼓，整顿行装，第二次击鼓练习行阵，第三次击鼓，开始用饭，第四次击鼓，做好行军前戒严和其它准备工作，第五次击鼓，各入行伍，听到击鼓和击钲的声音，然后举起旗帜，按照次序出发。如果再听到击鼓三遍，看到军旗挥动，先发兵进攻的就要受赏，畏惧退击的就要处以斩刑。这就是教令的全部内容。

斩断第十四

【原文】　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

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后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观，此谓慢军，慢军者斩。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为盗军，盗军者斩。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杖不坚，失不著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谓欺军，欺军者斩。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后，纵发乱行，折其弓矢之势，欲退不斗，宜左或右，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道路，后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

斩断之后，此万事乃理也。

【译文】　斩断作为一种政令，就是用斩杀的方法惩治破坏军纪的官兵，以保证军纪的严格执行。不服从军队教令的表现有以下七种：一叫轻军，二叫慢军，三叫盗军，四叫欺军，五叫背军，六叫乱军，七叫误军。这些都是在军队

治理中要严格禁止的。在禁止的过程中，当决断而不决断，一定会给军队造成祸害；所以设备斧钺等刑具，就是要惩治和诛杀那些破坏军纪的人。

执行军纪，按军法有各种不同的等级，绝不能罪过很轻的却惩罚得非常重，法令是不可侵犯的，谁违犯法令，就要斩首。这些等级如下：如果约定时间，不能如期到达；听到战鼓声后，迟迟不行动；趁着人员编制有余额，而自动留守；设法逃避任务，停止不前；初战接近敌人，越战想距敌人越远；呼唤姓名，不立即答应；战车盔甲不完整，兵器不齐备：这叫“轻军”，轻军的要斩首。接受命令不传达，或传达命不详细，以致使军士迷惑；鸣金击鼓，充耳不闻；旌旗指挥，视而不见：这叫“慢军”，慢军的要斩首。军队粮食供给不到；对士兵不能及时视察；摊派和赏赐不能一律平等，对自己亲近的有所偏私；巧立名目，虚报冒领；借物货款，不及时归还；夺人头首，获取功名：这叫“盗军”，盗军的要斩首。改名换姓，衣服不整洁；旌旗撕裂毁坏，金鼓不完整；兵器不磨砺；武器不结实；箭杆上没有羽毛；弓弩上没有弦；法令不执行：这叫“欺军”，欺军的要斩首。听到击鼓不前进；听到鸣金不止步；看到旌旗按下不卧倒；看到旌旗高举不奋起；指挥不灵，逃避前进，争相退却；放纵乱跑，破坏行列；折断弓箭，企图退出战斗；应该向左的却向右走；借故救护死伤人员，逃回营地；这叫“背军”，背军的要斩首。军队出发以后，有的抢先行走，搞得队伍纷乱扰攘；车马相连，道路堵塞；后边的军队不能前进；呼叫喧哗，命令一点也听不到；队伍失去了行列次序，一片混乱；长短兵器上下纵横，毫无条理，以致于互相伤人：这叫“乱军”，乱军的要斩首。屯营扎寨以后，打听战士中的老乡，和同乡过分亲近，形影不离，甚至共进饮食；有的超越编次，强行进入其它行伍，干扰其它队伍的秩序，对这些行为不能严加制止；还有出入军营，不走门户，又不主动报告；遇到坏人坏事，知情不报，罪同一等；再如，纠合人们在一起酗酒；或再私自接受别人馈赠，大量传播谣言，惑乱官兵：这叫“误军”，误军的要斩首。

果断地斩杀以下违背军纪的人，惩前毖后，这样，军中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得到治理了。

思虑第十五

【原文】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是以秦

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后，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译文】 思虑作为一种政令，就是要求国君或将帅，不仅要思考眼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深谋远虑。常言道，人们做事缺乏深谋远虑，必将带来眼前的忧患。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围绕着自己的职务，审慎地思考着问题。反复思考是为了使自己的谋略正确，深入思考是为了使自己做事有个长远的计划。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考虑那里的政事，不管那件事情就不为那件事情出谋划策。大事做起来，开始艰难，小事做起来，开始较容易。所以，要想从某件事情中得到好处，就必须同时考虑那件事情的危害；要想使某件事情获得成功，就必须同时考虑那件事情可能会失败。常言道，九层的高台，虽然很高，但总有一天会倒塌。所以，敬仰上边的高大壮美且莫要小忽下边的根基群下，看到了眼前利益且莫要忽视以后存在的隐患。所以，秦穆公伐郑，蹇叔、王孙满看到“秦兵无礼”等现象，就推知秦兵必败，必然给国家带来灾祸；吴王接受勾践献的美女，伍子胥看到吴王将来必败；虞君接受晋国的璧玉、乘马，答应借路，宫之奇看到这样做，必然祸害国家；宋襄公练兵车，想称霸诸侯，目夷看到这样做，必然导致失败。以上这些人都智慧超群，思考问题又能深谋远虑，可算是十分英明的了。如果重蹈吃败仗的覆辙，紧步陷落不能自拔者的后尘，并且跑到了最前面去，那还有什么可挽救的呢！所以，秦国虽然统一了天下，但他承袭的是霸道，因此很快就灭亡了，永远赶不上尧、舜的治国之道。危险产生于安定，灭亡产生于存在，祸乱产生于太平盛世，所以德才兼备的人能从细微的现象推知将来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从事情的开端推知事情的结局。如果事事预防在先，祸乱就无从发生了，这就是思虑作为一种政令的基本内容。

阴察第十六

【原文】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忧事众者烦，烦生于怠。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揖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

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者叶枯，叶枯者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止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续，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译文】 阴察作为一种政令，就是要审察谛视客观事物，深刻领悟其中道理，然后引譬设喻，形象说理，教育群众。外部受伤，内部就会失去保护而孤立无援。上级对下级惑疑，下级对上级也会不信任，上上下下，互相猜疑，即使亲人也不会被重用。惑疑多端，看问题就会失去客观标准。失去了客观标准，谋略就要混乱；谋略混乱了，国家就会出现危险，国家一出现危险，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所以，善于思考的人要考虑到长远；只有考虑到长远，国家才能安宁；如果对国家大事不假思考，那么，国家必然会出现危险。富有的人常常志得意满，贫穷的人常常失去时机。要知道聚财过多，又不能施舍济众，必然引起众怨，最终损失会更大。竭尽钱财，购进东西，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劳，却要独占其利，这样就会产生无穷的忧虑；忧虑事情过多了，必然使心绪烦乱，而心绪烦乱又是想永远安逸的怠惰思想所造成的。有道是，船漏了，水就会进入船舱；囊袋穿了洞，里边的东西就会漏完；山小了，就藏不住野兽；水浅了，就养不住大鱼；树小了，鸟就不在上边筑巢；墙坏了，房屋就会倒塌；堤决了，水就会泛滥；行走过快，就会容易跌倒；行走安稳，速度就慢就小；蹈危险之地，处危险之时，寿命不长；身履薄冰，心里必然产生恐惧；步入井泉，必会淹死；遇水要渡过去，但是没有船和桨是办不到的；失去伴侣的人，总是向远处瞻望，盼望重逢；执行赏罚的人减少或埋没别人的功劳，不实事求是，就容易失去信用。失去了嘴唇的保护，牙齿就会感到寒冷；羽毛脱落了，皮就会感到单薄。阿谀私亲，说话就会失去原则；偏听偏信，就会产生祸患。善于进行谋划的人，一定会取得胜利；出坏主意的人，一定会必成分裂；行善的人去劝说作恶的人，如春雨润泽万物。麒麟容易乘坐，劣马难以教习；视而不见的如同瞎子，充耳不闻的如同聋子。常言说，根子受了伤，叶子就要枯萎；叶子枯萎了，花就要凋落；花提前凋落了，就不会结成果实了。柱子细了，屋子就要倾斜，树根细了，树梢就会弯曲，建筑物基础小了，上边就会崩坍。分辨不清黑白和是非，就等于丢弃了土壤专拣石头，让凶恶的狼和善良的羊生活在一群里。衣服破了要缝补，衣带短了要接长。玩弄刀剑的人，容易使手受伤，对打和跳跃的人，容易使脚受伤。盥洗不一定要在江河里，关键是能够洗掉污垢；好马不一定非要骐

骥，关键是跑得快；贤明的人不一定必须是圣人，关键是要智慧通达。总之，作人要有五种品德：一是禁止暴乱，制止战争；二是奖赏贤明的人，惩罚有罪的人；三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共处；四是为保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建功立业；五是对不论钱多的富人还是行为不正的奸邪小人的谗言，都要一概拒绝。这就是五德的具体内容。

《人物志》中的官训

（魏晋）刘邵

《人物志》自序

知人善任，治平之基。认识人才，按其等第任用，则可成就丰功大业。

【原文】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译文】 圣贤之所喜爱，莫过于闻见明辨。明智聪察之所贵，莫过于认识人才。

如果运用智慧认识人才，各种人才就能按其等次得到使用，各种事业就能兴旺。所以，圣人标举卦象，确立君子小人的不同言辞。陈述“诗三百”的意思，区别风俗雅正，发展教化事业；制定礼乐，考察六经所说的恭敬守恒的道德；南面称王，援引才能出众、可辅佐君主的人才。这些都是为了发挥众才之长，从而成就丰功大业。大功既成，君臣自然就有了声望。所以尧以明识俊才受到颂扬；舜以举用“八恺”、“八元”才子而建功；成汤以选拔伊尹而闻名；周文王以荐举吕尚而受人推崇。

由此而论，圣人兴德盛业，怎么能不动用他的聪明去求取人才，将国家安逸托付给他所任用的使臣？因此，孔子不被任用，仕途无所援引，仍然按弟子

的才能将其排列为四科，泛泛地评论众人的才能，把他们分成三等。又感叹中庸之难得，以突出圣人的至德；崇尚道德，以勉励好学而可以成才的人；解说六种弊病，以戒除偏才的不足；指出狂和狷的偏失，以引导拘谨或亢奋的人才；斥责态度诚恳却不讲信用的人，以提醒人们貌似忠厚的人难以信托。又指出，观察一个安于什么，从事什么，可以知道他的为人。

圣人观察人物如此详细，所以我斗胆依照圣人的教诲排列人才等第，借此修补连缀以备遗忘，诚请学识广博的君子选择观览其中深义。

九征篇〔九征第一〕

人物情性、志气不同，
征神见貌，形验有九。

人的素质以中和为贵，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

【原文】　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

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卬卬。

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

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恳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

【译文】　人物的本质出于情性。关于情性的道理，非常微妙深奥，如果没有圣人的洞察力，常人有谁能探究清楚呢？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是包含天地混沌元气为其本质，秉承阴阳两面以树立根性，容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形成形体的。如果具备了形貌气质，就可以探究其本性。

人的素质，以中正平和最为可贵。中和的素质必然平淡无味，所以能使人体内金、木、水、火、土五材调和，变化无碍而又顺应客观规律。因此观察一个人的素质，一定要先看他是否平淡，然后再看他是否聪明。所谓聪明，是天地阴阳的精华。阴阳之气协调清和，就会内有睿智、外能明达。圣人淳朴于外而聪明于内，兼具平淡与聪明之美。了解事物的隐显，非圣人不能得其全。因此精明强干的人，通晓进趋应变的关键，却缺乏深思远虑；深虑多思的人，明白静默安处的道理，却不知迅捷机变。这就象火日生辉，明焰外射，不能内见；金水相生，莹光内映，不能外照。这两者之所不同，正如阴和阳道理上的区别。衡量一个人的才能资质，当用五行的道理去考核。五行的征象体现于人的体质。

五行在人体的表现为：木为骨、金为筋、火为气、土为肌、水为血，形成人体五种征象。人体所具备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征，各有其成就。因此骨骼坚而柔韧，则必弘大刚毅，弘大刚毅是“仁”的本质；气质清新而明朗，就会讲礼文仪节，礼文仪节是“礼”的根本；体格端正而结实，就会坚贞不移，坚贞不移是“信”的基础；筋腱强劲而精健，则必勇武果断，勇武果断是

“义”的决断；血色平和而通畅，就能通微知著，通微知著是“智”的本源。五种体质形成五种恒定的性情，称之为五常（仁、礼、信、义、智）。

五常区别为五种品德。即温和正直而果敢，属于木德；刚强节制而弘大坚毅，属于金德；朴实而端肃有礼，属于水德；容缓结实而柔韧坚挺，属于土德；顺畅而明识砭割，属于火德。虽然人的才德类型众多，变化无穷，但其根本仍然是这五种本质。

因此，刚强柔和、明白流畅、坚贞稳固的征象，显露于人的形貌容姿，外现于人的言语声色，附着于人的内在情感，性情各与表现相称。因而心性忠诚耿直，其仪容坚定有力；心性俭素决断，其仪容奋进勇猛；心性坦然和顺，其仪容安祥闲适。仪容有所变化，相应就会有多种不同的状貌举止。姿容端直的举动，勇武刚强；姿容美善的举动，谨慎庄重，行步有节；姿容肃穆的举动，恭敬威严，气宇轩昂。

仪容动作出自人的心神气质，心神气质的征象，又表现为声音的变化。气质相合形成声音，不同的声音应和不同的乐律。有和顺平缓之声；有清朗舒畅之声；有回环连绵之声。声音因气而通畅，容貌神色应声而显现。因此真正仁爱的人，必有温恭柔和的神色；真正勇敢的人，必有威严激奋的神色；真正智慧的人，必有明智通达的神色。面色变化表现于形貌，乃有所谓精神外显的征验。精神外显于形貌，就像情感从人的眼睛自然外露。因此，“仁”是眼的精气凝聚，目光诚实端庄；“勇”是胆的精气凝聚，目光炯炯有力。但是这些都是偏至之才，体貌特征胜过精神内质的自然显示。所以气质过胜而不精粹，事情就不会成功。因此，正直而不柔和就失于呆滞；强劲而不精细就失于鲁莽；固执而不端正就失于愚陋。气充而不清朗，就会偏激无成；通畅而不平正，就会放纵失度。具有中庸品质的人，与此不同。具备金、木、水、火、土五常，并将其包容于平淡之中。仁、礼、信、义、智五种品质充实于内，心、肺、肝、脾、肾五脏精气彰显于外，因此眼睛有辉耀五彩的光芒。所以说，事物产生后就会有其形貌，形貌又相应体现内在的精神。能把握住精神，就能穷究事物的义理、人物的本性。

人物性情的变化规律，表现为九个方面的征象。平正或偏邪的素质在于神明；聪慧或愚钝的根本在于精气；勇敢或怯懦的气势在于筋脉；强健或纤弱的体魄在于骨骼；急躁或沉静的脾性在于气血；悲伤或愉悦的情绪在于面色；衰殆或整肃的形象在于仪表；造作或自然的举止在于容貌；和缓或急切的状态在于言语。为人平静淡泊，内心敏慧外表清朗，筋腱强劲骨骼坚挺，声音清润神色悦怿，仪表庄重容貌端正，这九种类型的表征都具备，就是才德兼备的精美人才。如果九种征象有所违背，只能称为偏杂之才。偏才、兼才、兼德三者不

同，与它们相应的才德也就各异。所以偏才的人，以某一专长立名；兼才的人，以某一品德见称；兼德的人拥有美好的称号。因此兼德并达到完善的境界，称为中庸。中庸，是对圣人的最高评价。九征初具而未能完善，称为德行。德行，是对才德高尚的人才的称呼。

九征中只有某一方面突出，称为偏才。偏才，属于才德有所偏的素质。九征中只有某一方面有所体现，称为依似。依靠所体现的某方面才能造成似是而非的状况，属于德行混乱一类。在九征中某些方面突出，又有某些方面不足，称为间杂。德行相互混杂，是没有恒性的人。没有恒性、似是而非都是诗教无能为力的末流之辈。末流资质的人，数量众多，难以一一评论，因此略去不述。

体别篇〔体别第二〕

禀气阴阳，性有刚柔，
拘抗文质，体越各别。

人才最高的标准应该是望之俨然，即之而温，既能辩说无碍，也能缄默不语，变化无穷，唯以通达为关节。

【原文】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酲，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是以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及其进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而以顺为挠，厉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难与入微。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软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凌楷之人，秉意劲特。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伪，强其专。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辨博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以抚众，难与厉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

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以进趋，难与持后。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软。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朴露之人，中疑实硈。不戒其实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违。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译文】 中庸品德的实质不可名状。正像含盐的水虽咸却不苦涩，虽淡却非索然无味。朴素的丝织品并非了无文饰，而是色彩斐然又不炫耀过度。具有中庸品德的人，望之俨然，即之温和，既能辩说无碍，也能缄默不语，变化无穷，唯以通达为关节。

所以高亢进趋的，过之；拘谨退守的，不及。抗厉拘束皆违背中和之道，必然会修饰矫情并有所外显，义理真实会有所丧失。因此严肃正直刚强坚毅的人，才能在于能矫正邪曲、正直不阿，不足在于攻击对方激烈；柔和恭顺安祥宽厚的人，长处在于宽大能容，不足在于缺少决断；勇武强悍劲健豪迈的人，胆力刚烈，但无所忌惮；精细温良慎重畏缩的人，好处在于谦恭谨慎，不足在于多有疑虑；强硬刚正坚定耿直的人，其作用在于能够支撑稳固，不足在于专横固执；善于论辩推究事理的人，能力在于能解释疑难，不足在于飘浮不定；普济博施周给广泛的人，长于胸襟弘大，覆盖宽广，不足在于交游混杂；清高耿介廉正无私的人，节操高尚坚笃，但拘谨局促；行动果断光明磊落的人，积极向上，勇于进取，不足在于空疏迂阔；深沉冷静机警缜密的人，精于探玄入微，不足在于迟滞缓慢；质朴率直性格外向的人，贵在心地忠厚，为人诚恳，不足在于浅露不藏；足智多谋厚貌深情的人，长于权术计谋，谲诈韬略，不足在于模棱两可，犹疑不决；至于不停地增益德行，发挥才能，仕进不止，如果不以中庸为准则戒除抗厉过度或拘谨不及，指责他人的短处，只会使自己的缺点越加突出，就像晋人和楚人相互嘲笑对方佩剑的方向反了一样。

因此坚强刚毅的人，狠戾刚愎不柔和，对自己强硬冒犯别人不引以为戒，反而视楷正守法为束缚，助长流荡散漫之风。因此这种人可以平等相处，难以与之设立章约。

宽弘博大的人，情怀周遍平和，对自己交游混杂不引以为戒，反而以柔顺为软弱，更加亢奋抵触，竟进不止。因此这种人可以设立法制让人遵行，却难以体察机微。

温柔和顺的人，迟缓宽容缺乏决断，对自己不知治理事务不引以为戒，却以刚毅奋进为冒进，安于无所作为。因此这种人可以遵守常道，难以权变释疑。

勇武雄悍的人，意气奋发勇敢果断，对勇悍造成的损害失误不引以为戒，反而视和顺忍耐为怯弱，尽势任性。因此这种人可以与人共赴危难，难以经受逆境的考验。

谨慎戒惧的人，遇事多忌，对自己不敢伸张正义不引以为戒，却把勇敢视为轻忽，增加犹疑畏惧。因此这种人可以保命全身，难以树立节义。

凌厉刚正的人，坚劲耿介，不以自己的固执己见为戒，反而以辨博为虚伪，增强其主观专断。因此这种人可以坚持正义，难以随俗附众。

能言善辩的人，说理充分，不以自己的文辞泛滥为戒，反而视廉正耿介为拘谨保守，使其交往更加广泛混杂。因此这种人可以安抚众庶，难以严肃风俗。

偏激固执的人，标举清正，对自己清高以至狭隘不引以为戒，却视广博宽容为秽浊，更增其拘谨坚执。因此这种人可以坚守节操，难以知时通变。

好动进取的人，志向高远，不以自己贪多务得、好大喜功为戒，而以沉静为停滞，更增其果断锐利。因此这种人热衷进取，不甘居于人后。

深沉冷静的人，多思熟虑，不以自己过于冷静、迟缓不前为戒，而以好动进取为轻率，甘于软弱。因此这种人可以深谋远虑，难以迅速把握时机。

朴实直露的人，心地痴顽而坚实，不以自己的粗野率直为戒，而以机巧为荒诞，愈加显露其朴直。因此这种人可以让人信赖，难以调停节度，应时顺变。

韬情善变的人，顺应时变，取悦于人，对自己权术背离正轨不引以为戒，而以真诚为愚昧，更重视虚伪。因此这种人可以佐助良善，不可矫邪取正。

通过学习，可以使人成才；推己及人，可以了解人之常情。性有所偏却不能转移，虽然传授给他知识和技能，但是随着不断的学习，其偏才的秉性也发展成缺点；虽然教以宽恕的道理，推情于人还是得根据各人的心性。诚实的人推想别人也诚实，诡诈的人猜测别人也诡诈。因此学习如不能掌握通常的方法道理，不能宽容对待一切事物，偏才的缺点就会更加显著。

流业篇〔流业第三〕

三材为源，习者为流。
流渐失源，其业各异。

如果在上位者不能平淡，即使拥有权力，对众多偏材也无法驾驭。

【原文】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

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译文】 根据人的类别可把职业分为十二种：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

像那种道德行为高尚美好、仪容举止可以效法的人，称为清节家，季札、晏婴即属此类。建立法制、强国富民的人，称为法家，管仲、商鞅即属此类。思虑通达大道真义、策谋奇妙不凡的人，称作术家，范蠡、张良属于此类。

兼有三材，德、法、术皆备，德行足以整肃风俗，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这类人是国家的体面，伊尹、吕望属于此类。

兼有德、法、术三材，但三材并不纯备的人，其德行足以成为一个郡国的表率，其法制足以匡正乡里，其权术足以权衡事理，称作有器量才能的人，子产、西门豹属于此类。

兼有三材中的某一方面，各成不同类别。为清节家的却不能宽弘容忍，喜欢讥议查问，分辨是非，这是所谓藏否一类，子夏等人属于此类。为法家却不能开创思路，深谋远图，而只能任某一官职，专心致意运用技巧，这是所谓伎俩一类，张敞、赵广汉即属此类。属于术家却不能创立制度，垂示法则，而只能遇事机变，善用权术，权谋智虑有余，公正不足，这是所谓智意一类，陈平、韩安国即属此类。

以上这八种职业，都以德、法、术三材为基础，因此虽然流派不同，但都是成就某一事业的人才。

能著述立说的，称作文章家，司马迁、班固即属此类。能传授圣人的事业，而不能实干施政的，称为儒学，毛公、贯公便是此类。辩论未必符合道理，但能应对自如，称为口辩，乐毅、曹丘生即是此类。胆力超群，才略过人，称为骁雄，白起、韩信属于此类。这十二种人才，都是担任人臣的材料，有才德的君主不在此列。

人君的才德，聪明平淡，能使各种人才各司其职，而不一定是自己担任各种职务。因此君主之道建立，十二种人才各得所用。具备清风高节之德，可担任师氏之职。具有法家之才，可任以司寇之职。具有术家之才，可委以三孤之任。德、法、术三材纯备，便是三公的人选。德、法、术三材虽兼有但不纯备，可任冢宰（宰相）。具有褒贬品评之才，可担任师氏的辅佐。具有智慧识见之才，便是冢宰的佐官。具有技能工巧之才，任以司空之职。具有儒学之才，可以担负安民教化的职责。具有文章之才，可担任编纂国史之职。具有能言善辩之才，委以使者之任。具有雄杰之才，可承担将帅的职责。这样君主之道设立了，人臣之道就次序井然，各级官员不违背自己的职责，天下太平就会达成。如果君主不能平淡，与偏才一样只用某一方面的才能，那么一能之才拥有权力，则众才不得其用。

材理篇〔材理第四〕

材既殊途，理亦异趣。
故讲群材，至理乃定。

没有人不忌讳别人说自己不能理解的，冒犯了别人的忌讳，便构成双方的愤怒。

【原文】　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及其论难，鲜能定之。夫何故哉？盖理多品而人材异也。夫理多品，则难通。人材异，则情诡。情诡、难通，则理失而事违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通有八能。

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

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明待质而行。是故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成家。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四家之明既异，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抗厉之人，不能回挠。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

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辩给之人，辞烦而意锐。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数，则豁达而傲博。立事要，则燄炎而不定。浅解之人，不能深难。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温柔之个，力不休强。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拟疑难，则濡软而不尽。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此所谓性有九偏，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

若乃性不精畅，则流有七似。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回说合意，似若赞解者。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怿者。有因胜情失，穷而称妙，跌则掎蹠，实求两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

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历之不动，则不说也。傍无听达，则不难也。不善接论者，说之以杂反。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则不听也。是说之三失也。

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善攻强者，下其盛锐，扶其本指，以渐攻之。不善攻强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挫其锐意，则气构矣。善蹑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蹑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则怨构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仓卒谕人，人不速知，则以为难谕。以为难谕，则忿构矣。夫盛难之时，其误难迫。故善难者，征之使还。不善难者，凌而激之，虽欲顾藉，其势无由。其势无由，则妄构矣。凡人心有所思，则耳且不能听。是故并思俱说，竞相制止，欲人之听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则以为不解。人情莫不讳不解。讳不解，则怒构矣。凡此六构，变之所由兴也。

然虽有变构，犹有所得。若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所由矣。由此论之，谈而定理者，眇矣。必也聪能听序，思能造端，明能见机，辞能辩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夺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适有一能，则所达者偏，而所有异目矣。是故聪能听序，谓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谓之构架之材。明能见机，谓之达识之材。辞能辩意，谓之赡给之材。捷能摄失，谓之权捷之材。守能待攻，谓之持论之材。攻能夺守，谓之推彻之材。夺能易予，谓之贸说之材。

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与通人言，则同解而心喻。与众人言，

则察色而顺性。虽明包众理，不以尚人。聪睿资给，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则止。鄙误在人，过而不迫。写人之所怀，扶人之所能。不以事类犯人之所姻。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长。说直说变，无所畏恶。采虫声之善音，赞愚人之偶得。夺与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气，折谢不□。方其胜难，胜而不矜。心平志谕，无适无莫，期于得道而已矣。是可与论经世而理物也。

【译文】 成就某事或成立名义，没有不是根据一定的道理进行的，及至有辩论诘难的时候，很少能够加以确定。什么原因呢？因为事物多端而人情万状。事理多种，则难以相通；人才各异，则性情相异。道理有四类，明达有四家，性情有九种偏重，似是而非的流派有七种，陈辞辩说有三个方面的失误，攻讦诘难会构成六种后果，聪明通达当具备八种才能。天地间万物的生息变化，日月的盈虚，祸福损益，是大道运礼行的常理。设法立制，端正处事，是人事运转的常理。礼仪教化，进退得宜，是道义施行的常理。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人情变化的常理。

道理有所不同，对于人才来说，要求内心明达而道理彰显，而明达又依赖不同的素质得以落实。因此人的素质与常理相合，便产生明智，明智足备便可以认识道理，常理足备又可以成为一家。因此天性平静澹泊、思虑深奥细微、能通达自然无为之理的人，即属道理之家。天性警悟贯通、长于谋略机敏快捷、能应对烦乱多变的政务的人，即属事理之家。天性和顺平稳、能议论礼仪教化、明辨是非得失的人，即义理之家。天性机巧通达、推究事物实情本意、能把握性情的变化的人，即属情理之家。

以上四理之家既有差异，又有九种偏狭的性情，以各自的性情干扰道理之明，各有得失。

刚强粗略的人，不能深入细微。因此从整体上论述能广博高远，分辨纤微深细的道理就会失于粗疏迂阔。

高亢激厉的人，不能屈就退让。谈论法制职守能明于公正施治，论说变通就乖张顽固，格格不入。

坚定劲直的人，喜欢端正求实。揭示细微的道理能鲜明透彻，涉及重大的理论，就显得径直刻露而单薄。

能言善辩的人，辞令丰富而反应敏锐。推究人事时认识精当而深刻，触及正道要义，就恢阔直率而不周全。

随波逐流的人，不能深思。排列亲疏远近的关系能情怀豁达，傲宕博大，归纳事物的纳要规律就散漫流宕，闪烁不定。

见解浅薄的人，不能深入提问。听人谈论辩说，思虑有限而容易满足，审核精微的道理，却反复颠倒而没有把握。

宽容徐缓的人，不能思虑敏捷。谈论仁义广博详备而迂徐文雅，趋奉时务就显得行动迟缓而不及。

温和柔顺的人，缺乏强盛的气势。体会道理能平顺和谐而通畅，分析疑难就迟滞软弱而不利落。

好奇求异的人，纵逸超脱而标新立异。创论权谋权变能卓越奇特而瑰丽壮伟，查考清静无为之道，却会违背常理而恢诞迂阔。

这就是所说的性情的九种偏失，然而对于每种偏失，各人又依据自己不同的心情而自以为有理。

如果性情不纯一通畅，便有七种似是而非的流派表现。有的夸夸其谈，其陈词滥调似乎可以流布广远。有的道理不足却言辞杂乱，似乎意义广博。有的曲意迎合，以不知为知，好象已经觉悟。有的甘居人后，人云亦云，似乎唯有听人陈述才能有所判断。有的回避疑难，不做回答，好像知道甚多，其实一无所知。有的仰慕通达而学人皮毛，似乎心领神会，其实并未通晓。有的争强好胜而不顾常情，理屈词穷却以为言犹未尽，以至牵强指摘，强词夺理，似乎自恃有理而不愿屈服。这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一般人往往不能认清。

辩论有以理取胜的，有以辞取胜的。以理取胜的，先区别是非曲直的界限，然后展开论述，解释细微深奥的部分，再疏通道理；以辞取胜的，违背正理以追求新异，追新好奇也就失去正理。九种偏材，有才能相同的，有才能相反的，也有才能相互间杂的。才能相同就能相互融合，才能相反就会相互排斥，才能相杂就能相互包容。

所以善于与对方论辩的人，先估量对方的才能再和他辩论。论述打动不了对方，就不再谈论；周围没有通晓之人，就不再诘难对方。不善于跟对方论辩的，却用相反相杂的内容来争论。内容相反相杂，就不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善于开导的人，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很多道理。不善于开导的，一百句话都说明不了一个意思。话语不能达意，别人就不听。这是辩说中的三种偏失。

善于回答问题的人，一定会解释清楚事物的根本；不善于回答问题的人，往往舍本逐末。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双方就会争论不休。善于反驳强手的人，避开对方的盛锐之气，理清对方的主要论点，然后逐渐展开进攻；不善于攻驳敌手的人，引用对方的言语失误以挫败对方的锐气，这只能导致双方互不服气。善于抓住对方过失的人，只是指出对方失误的根由；不善于抓住对方过失的人，利用对方理屈而从根本上挫败对方。这样的话，彼此的怨恨就构成了。有的人经常思其所求，很久才有所得，然后就急忙去告诉别人，别人不能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以为别人不能理解。这样，双方之间便产生忿争。争论激烈的时候，很难迫使对方承认错误。所以善于辩难的人先让对方回心转意；不善于辩难的

人，顶撞对方，使之更加偏激，即使对方想承认错误，也没有机会挽回面子。既失去认错的机会，便导致对方放诞胡言。人们在专心思考的时候，一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因此争论双方各想各的，各说各的，都要求别人听从自己，而对方由于正在思考的缘故，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就以为对方理解不了。没有人不忌讳别人说自己理解不了的。冒犯了别人的忌讳，便会引起双方的愤怒。这六种后果的造成，都是由争论引起的。

然而，争论虽然会引起以上六种不良后果，仍然还是会有所得。如果只陈述而不驳难，各自陈述己见，那么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由此而论，只陈述而不加以争论，形成定论的情况就太少了。要做到这点，就要善于聆听，辨别事物发展的次序；善于思索，进行发明创造；拥有智慧并足以看出事物变化的根由；善于用言辞表达内在的情意；反应迅捷，能够发现失误所在；坚于防守，能够抵御对手的攻击；勇于进攻，能够摧毁对方的堡垒；能用“以子之矛易子之盾”的方法，使之陷于被动，驳倒对方。兼有以上八种能力，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通晓了道理，才能说服别人。不兼备这八种才能，只具备其中一种能力，那么他的成就无法全面，只能各以所能别立名号。

因此，聪敏足以辨别事物发展次序的人，称为能够辨别事物名称的人才；思维可以发明创造的人，称作能够创新的人才；明智足以看出事物变化的关键的人，称为通达有见识的人才；言辞辨诘丰富的人，称作能说会道的人才；反应迅捷能避免失误的人，称为机变敏捷的人才；坚于防守足以抵拒对方的人，称作善于持论的人才；攻驳能克敌制胜的人，称作善于进取的人才；能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使之处于被动，并驳倒对方的人，称为能够改变辩论双方地位的人才。

通才的人，全兼有这八种才能，按其法则在现实中加以推行。以此与学识渊博的人交谈，就能取得一致认识而心心相印，与一般人交谈，就能察颜观色而顺其脾性。即使自己内心明了许多道理，也不以此凌驾他人之上。聪明睿智、资秉丰厚的人，不以自己所能而争先。好话出口，道理说清，就不必多费言辞。别人有错，可以提出批评，但不去强迫他改正。谈论别人所关心的事，扶植和肯定他人的长处与才能。不以某些事端触犯他人的隐私、忌讳。不以言语设例，自夸自己的优点好处。无所畏惧地发表正直的意见，驳斥怪诞的言论。听取别人的良言，称赞愚人千虑所得的妙语。争夺退让，适度有节，或去或留，绝不姑息迁就。当对方盛气凌人一意曲解责备时，不去计较，当其不能取胜于己，对自己的成功，不去自矜。心情平和，志意开朗，没有偏颇，无所厚非，只期望能符合道义。一个人能这样的话，就可以和他谈论管理社会与治理自然的道理了。

材能篇〔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准不同。
量力而援，所任乃济。

臣以自任为能，当有事务家的才干；君以用人为能，当有政治家的气度。

【原文】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辩护之能，有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纠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峭之政。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辨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人君之能，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

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

【译文】 有人说，人才能大用却不能小用，犹如容纳牛的大鼎不可以用来烹鸡。我以为这种说法概念不清。就才能而言，是一个固定的名称，岂是只包括大的能力，而不包括小的能力呢？

所谓的“能大而不能小”，这种说法从人的性格看，性格有宽弘大量和急躁狭小，所以所适宜的相应有“大”、“小”。性格宽容弘大的人，适宜治理郡国，使下级发挥能动作用，通过群策群力，成就他的事业。性格急躁狭小的人，宜于治县，使得工作无论巨细都亲自办理。然而，郡和县，不过是范围大小不同而已，从实际的道理，如宽缓急躁来讨论它，就应当说大小不同，各自相称，不应当说“能大而不能小”。比如鸡和牛，也只是体积小大的区别。所以鼎也应当有大有小，如果鼎可以用来煮牛，就难道不能用来烹鸡？因此能治大郡，也就能治小郡。由此推论，人才各有其优势，非大小两字所能概括。

人才不同，能力各有差异，有洁身修己之能；有设立法规，让人服从之能；有周旋调停，精明强干之能；有布德教诲，为人师表之能；有巡视一方，督责办事之能；有督察是非，纠谬矫人之能；有权衡机巧，出奇立异之能；有威武勇猛之能。

能力出于才质，各种质限度不同。人的才能既然各自有别，适宜担任的政事也就有差异。

因此洁身修己之能，乃操行清廉节俭之才，在朝为官，便是天官之任，治理国家则推行矫枉反正之政。

设立法规、让人服从之能，乃法家之才，在朝为官，便是司寇之任，治理国家则推行秉法无私之政。

出计谋策略之能，乃术家之才，在朝为官，便是三公之副，治理国家则推行灵活多变之政。

通达人情事理之能，乃智慧识见之才，在朝为官，便是辅佐冢宰之任，治理国家则施行调协内政的外交政策。

巡使一方、长于办事之能，乃斥恶举善之才，在朝为官，便是司寇之任，治理国家则推行督察职责之政。

机巧奇异之能，乃技能工艺之才，在朝为官，便是司空之任，治理国家则推行技艺工巧之政。

监察司法之能，乃褒贬善恶之才，在朝为官，便是师氏的辅佐，治理国家则推行峻切严明之政。

威武勇猛之能，乃豪迈杰出之才，在朝为官，便是将帅之任，治理国家则推行严厉果毅之政。

凡是偏材的人，都只具备一味之美，所以能够胜任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而不能治理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任一官职，犹如以一种味道调和五种滋味。从事一国之政，是以无味包容五味。此外在一国之中，陋俗与文明并存，人民也有强悍与和顺的区别，而人才不同，施政办事便各有得失。

所以天子的德政教化适宜全面统辖，若以此治理小的方面，就是于阔不切实际。周旋调停、精于办事之政适宜于治理繁乱，以此治理简易之事，成效就不大。策略权术之政适宜于治理天下纷乱，以此治理和平，就显得平淡无奇。矫枉反正之政适宜于治理侈靡，以此治理衰弊，就会败坏毁灭。谐和内外之政适宜于治理上了轨道的国家，以此治理国家衰亡，就显得空虚无实。苛刻寡恩之政适宜于纠察奸谬，以此治理边境，就会失去民众。威武勇猛之政适宜于讨伐动乱，以此治理善民，就会滥施残暴。注重技能之政适宜于治理富裕，以此治贫，就会劳而无功却使人民困顿。因此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不能不谨慎。凡属这几类才能的，都是偏材之人，因此这些人有的能说却不能做，有的能做而不能说，至于国之体面这种人，既能说也能做，因此就是众才中最优秀的人才。

人君的才能，与此不同。因此臣僚以能办事为才能，君主以善于用人为其能。臣僚以能说为其能，君主以能听为其能。臣僚以能实行为其能，君主以能赏罚为其能。君主、臣属所具备的才能不同，所以君主能够统治支配不同的人才。

利害篇〔利害第六〕

建法陈术，以利国家。
及其弊也，害归于己。

清廉节俭者，永远为世人所珍重，其它各家往往有不得善终的致命弱点。

【原文】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夫节清之业著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后著，精而且玄。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运筹通变。其退也，藏于隐微。其为业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其道顺而不忤。故其未达也，为众人所容矣。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其敝也，知进而不退，或离正以自全。

其为业也，谲而难持。故或先利而后害。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其功足以变察是非。其敝也，为诋诃之所怨。其为业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后离众。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烦纠邪。其敝也，民劳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故为治之末也。

【译文】　人的事业类别，各有利弊。清廉节俭的事业表现于仪容、德行，尚未施用时便自然彰显，其治理之道顺达而化育万物。因此当其未发达时，众人乐于推进之，发达之后，便为上下所钦敬。其功业足以斥恶奖善，成为同僚朋友的典范楷模。它作为一种事业，没有弊害而能长久显达，所以为世人所珍重。

法家的事业，本于制定法度，等到成功后奏效。其治国之道，前面辛苦后面安定，虽然严厉，但是是为了民众。因此当其未成功之时，为众人所猜忌，法令施行后，又为上下所畏惧。它的功业足以设立法制，安邦治国，它的弊害在于会招致众多仇视。它作为一项事业，常常被遮蔽而不受重用，因此功劳虽大却往往不得善终。

术家的事业，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方才显露。它的治理之道始隐藏不露，而后显现，精深而且玄远。当其未成功之时，无法被一般人所认识。当它施用于世时，为贤明的君主所珍视。它的功业足以运筹帷幄，通达识变。若它引退不进，往往深藏隐微。它作为一种事业，神奇而不常见用，因此有时沉没隐蔽而不彰显。

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它的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为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它的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它的弊处在于只知进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道以保身自全。它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雅正，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

褒贬善恶的事业，本于是非的结论。它的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谏。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认识，已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它的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它的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它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被人赞赏，后被人疏远。

讲求技能的事业，本于事务性技能。它的治理之道清晰明确而且神速。当它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官府委以职任。它的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它的弊病在于会使普通人劳顿，地位低下者疲惫。它作为

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接识篇〔接识第七〕

推己接物，俱识同体。
兼能之士，乃达群材。

自知知人最难，能够包容各家各派所长的人就是兼材。

【原文】 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何以论其然。夫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法制之人以分数为度，故能识较方直之量，而不贵变化之术。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辩护为度，故能识方略之规，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意之人以原意为度，故能识韬谲之权，而不贵法教之常。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为度，故能识诃砭之明，而不畅倜傥之异。言语之人以辨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

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取同体也，则接论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凡此之类，皆谓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随其所兼，以及异数。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

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杼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陈以美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欲知人，则言无不疑。是故以深说浅，益深益异。异则相返，反则相非。是故多陈处直，则以为见美。静听不言，则以为虚空。抗为高谈，则为不逊。逊让不尽，则以为浅陋。言称一善，则以为不博。历发众奇，则以为多端。先意而言，则以为分美。因失难之，则以为不喻。说以对反，则以为较己。博以异杂，则以为无要。论以同体，然后乃悦。于是乎有亲爱之情，称举之誉，此偏材之常失。

【译文】 人最初很难相互了解，而读书人无论才能多少，都自以为知人。因此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别人，就以为可以了解。看到别人在观察人，就以为另人不会识别。为什么呢？因为能识别同样类型人的长处，有时却不能了解不同类型人的优点。为什么这么说？清廉节俭的人以正直作为法度，因此他选择人才时，能识别性格品行恒定的人，但不能理解谋略的诡诈多变。制定法度的人

以规矩道理作为准则，所以能识别考校器量方直的人才，而不注重善于变化的权术。讲求权术计谋的人以思考谋划为标准，所以赞成策略奇谲的人才，而不赏识规行矩步的良民。才能之士以监治强干为尺度，所以能识别方针策略的谋划，而不了解制度法规的重要。智慧明识之人，以推测揣摹旨意为依据，所以能识别韬略计谋的权变，而不重视法制教化的常规。重于技能的人以立功成名为宗旨，所以赏识热衷进趋的功业，而不通晓道德教化的作为。褒贬善恶的人以监督考察为规则，所以能识别讦直规谏的人才，而不喜欢洒脱不拘的作风。能说会道的人以辩文析理为尺度，所以能识别言语敏捷的长处，而不知含美于内的高妙。

所以不同才能的人互相辩驳，否定对方，不能承认对方的优点。遇到与自己类型相同的人，就言语投机，相互吹捧。接触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虽然长久相处，还是互不了解。凡是这些类型，都是只有一种素质的人才，如果具备两种素质以上，也就随着他所兼备的才能，达至不同方面。所以，具备一种素质的人，只能识别一种类别的好处，具备两种素质的人，能够识别两种类别兼备的优点。各种类别全部具备的人，也就能兼备众多的才能和识别各种人才。因此兼材的人与国体相同。

要观察到某一方面，只要一天的功夫足以认识它，而要探究更详细的部分，就须三天时间才足够。为什么说三天之后才足够？国体这种人兼有三种才能，所以与这种人谈论非三日无法了解清楚。一用以讨论道德；二用以讨论法制；三用以讨论策术，然后才能竭尽他的长处，从而举荐他，无需怀疑。

然而怎样才能知道他是兼材还是偏材，而与他交谈呢？有这么一种人，致力于以不同类别谈论各家各派的长处，并且加以品评推荐，这样的人就是兼材。如果仅陈说个人的长处，希望别人称赞，自己却不想了解别人的优点，这样的人就是偏材。这种人不想了解别人，对别人的话就无不表示怀疑。因此，和见识不深的人谈论深奥的道理，谈得越深，分歧越大。分歧越大，就相互对立，以至相互非难。因此见人多方陈说处世正直，就以为了解到别人的长处；见人静听不语就以为对方内心空洞无物；高谈阔论，就以为不够谦逊；谦恭礼让，就以为卑下浅陋；谈话只显示某一专长，就以为不够广博；旁征博引而语惊四座，就以为变化多端；自己的想法被别人道出，就以为别人要分享自己的成果；别人发现错误而提出疑问，就以为别人不理解；别人看法不同于己，就以为要与自己较量；广博而芜杂，就以为不得要领。谈论的话题与自己相同，然后才高兴。于是就有亲近偏爱的感情和称道、举荐一类的赞誉。这是偏材常有的偏失。

英雄篇〔英雄第八〕

自非平谈，能各有各。
英为文昌，雄为武称。

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译文】 草之精华秀丽的叫作英，兽中超出群类的称作雄。所以文武全才、出类拔萃的人，取名于此。由此，才智出众的人称作“英”，胆力过人的人称作“雄”，这是在称谓上的大体区别。如果考较这两种素质的比重，就要相互配合。英与雄各为二分，相互各取对方一分，然后才能各有成就。

为什么这么说？聪明属于“英”的素质，不曾得到“雄”的胆力，其学说见解就不能得到推行。胆力是“雄”的天分，不曾得有“英”的智慧，其事业就不能成功。因此英才出众的人，以他的智慧萌发动机，以他的聪明预知事物发展的趋势，凭借“雄”的胆力使他的主张得以推行。雄才杰出的人，以他的胆力让人服从，以他的勇敢排除困难，凭借“英”的智谋获得成功。然后英才和雄才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果聪明足以在事情开端就有所谋划，却不能识别时机，那么只能发不切实际的空谈，而不能处理实事。如果有足够的聪

明既能在事情开始时就有打算，也能识别时机，但是勇力不足以付之于行动，也只能按常规办事，不能应付变化的局势。如果胆力过人，但勇毅不能并行，可以成为有力气的人，却不能成为超群的先锋。如果力气过人，勇敢也能付诸行动，但是没有判断事物的智慧，可以成为先锋，却不足以成为将帅。因此，必须是聪明足以从开始就预知未来，智慧足以识别时机，又有胆力可以决断定夺，然后才能成为英才出众的人，张良正是如此。气力过人，勇敢足以行事，智谋也足以判断事由，才可以成为雄才杰出的人，韩信正是如此。英和雄的类别和成份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不同，以其所占比重多寡命名，所以有的称作英，有的称作雄，名称各异。但是，无论是英还是雄，都是偏至之才，只能担任人臣。所以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如果一身兼有英才和雄才，就能成为领袖人物，刘邦、项羽便是如此。

然而，英的素质应该多于雄的素质，英的成分不能少。英的素质少，有智谋的人就离他而去，所以项羽虽然力拔山、气盖世，也有顺应时势的明智，却不能听取采纳不同的意见，放着一个范增不用，以致陈平之类的人物都离他而去。高祖身上英的成分多，所以群雄顺服他，英才也归附他，两种人才都得其所用，因此刘邦能吞秦破楚，安定天下。英与雄素质的多和少，是决定胜负的先天因素。只有英而没有雄，雄才就不会服从；徒有雄而没有英，有智谋的人就不会归附。所以有雄才的人得到同样有雄才的人，不能得到英才卓异的人。有英才的人得到同样有英才的人，不能得到雄才超群的人。因此一个人身上兼有英才和雄才，就能驾驭英才和雄才。能够支配英才和雄才的人，能成就大的功业。

八观篇〔八观第九〕

群才异品，志各异归。
观其通否，所格者八。

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应变，以审常度；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原文】　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何谓观其夺救，以明间杂？夫质有至、有违，若至胜违，则恶情夺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厉而

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者，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者，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者，则欲夺之也。故曰，慈不能胜吝，无必其能仁也。仁不能胜惧，无必其能恤也。厉不能胜欲，无必其能刚也。是故不仁之质胜，则伎力为害器。贪悖之性胜，则强猛为祸梯。亦有善情救恶，不至为害，爱惠分笃，虽傲狎不离，助善著明，虽疾恶无害也。救济过厚，虽取人，不贪也。是故观其夺救，而明间杂之情，可得知也。

何谓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察其应赞。夫观其辞旨，犹听音之善丑。察其应赞，犹视智之能否也。故观辞察应，足以互相别识。然则论显扬正，白也。不善言应，玄也。经纬玄白，通也。移易无正，杂也。先识未然，圣也。追思玄事，睿也。见事过人，明也。以明为晦，智也。微忽必识，妙也。美妙不昧，疏也。测之益深，实也。假合炫耀，虚也。自见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余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杂。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及其动作，盖并言辞。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将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征见于外，不可奄违。虽欲违之，精色不从。感愕以明，虽变可知。是故观其感变而常度之情可知。

何谓观其至质，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则至质相发，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劲智精理，则能名生焉。智直强毅，则任名生焉。集于端质，则令德济焉。加之学，则文理灼焉。是故观其所至之多少，而异名之所生可知也。

何谓观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讦讦善，纯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然则何以别之？直而能温者，德也。直而好讦者，偏也。讦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节者，通也。通而时过者，偏也。宕而不节者，依也。偏之与依，志同质违，所谓似是而非也。是故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讦施，似惠而无成。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讼，其实难别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实。故听言信貌，或失其真，诡情御反，或失其贤。贤否之察，实在所依。是故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也。

何谓观其爱敬，以知通塞？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易》以感为德，以谦为道。《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

《礼》以敬为本。《乐》以爱为主。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然爱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则廉节者归之，而众人不与。爱多于敬，则虽廉节者不悦，而爱接者死之。何则？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其势难久。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观其爱敬之诚，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

何谓观其情机，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机，抒其所欲，则喜。不抒其所能，则怒。以自伐历之，则恶。以谦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姻。以恶犯姻，则妒。此人性之六机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乐奋力之功，善士乐督政之训，能士乐治乱之事，术士乐计策之谋。辩士乐陵讯之辞，贪者乐货财之积，幸者乐权势之尤。苟赞其志，则莫不欣然。是所谓抒其所欲，则喜也。若不抒其所能，则不获其志。不获其志，则戚。是故功力不建，则烈士奋。德行不训，则正人哀。政乱不治，则能者叹。敌能未弭，则术人思。货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幸者悲。是所谓不抒其能，则怒也。人情莫不欲处前，故恶人之自伐。自伐，皆欲胜之类也。是故自伐其善，则莫不恶也。是所谓自伐历之，则恶也。人情皆欲求胜，故悦人之谦。谦所以下之，下有推与之意，是故人无贤愚，接之以谦，则无不色怿。是所谓以谦下之，则悦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见其所长。是故人驳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谓驳其所乏，则姻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恶，虽见憎，未害也。若以长驳短，是所谓以恶犯姻，则妒恶生矣。凡此六机，其归皆欲处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则无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则不然。既不见机，而欲人之顺己，以佯爱敬为见异，以偶邀会为轻，苟犯其机，则深以为怨。是故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也。

何谓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软。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讦也者，直之征也。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厉也者，刚之征也。和者不软，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软也者，和之征也。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征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有长者，必以短为征。是故观其征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长可知也。

何谓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夫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及远之明，难。是故守业勤学，未必及材。材艺精巧，未必及理。理义辨给，未必及智。智能经事，未必及道。道思玄远，然后乃周。是谓学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

者，回复变通。是故别而论之，各自独行，则仁为胜。合而俱用，则明为将。故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故好声而实不克，则恢。好辩而理不至，则烦。好法而思不深，则刻。好求而计不足，则伪。是故钧材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等德而齐，达者称圣。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是以观其聪明，而所达之材可知也。

【译文】　八观：一是观察一个人对待争夺和救济的态度，以分辨他是否反复变化，没有恒性。二是观察一个人的感情变化和反应，以了解他为人的基本准则。三是观察一个人的至性本质，以知道与他的名声是否相称。四是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以辨识他的所作所为是否似是而非。五是观察一个人对别人的爱敬态度，以判断他为人处世之道是成功还是失败。六是观察一个人的情绪欲望，以明了他是宽恕还是疑惑。七是观察一个人的短处，以明白他的长处。八是观察一个人是否聪明，以分析他所能通达的方面。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对待夺取和救济的态度，可以分辨他是否有恒性呢？通常认为，人的性情本质有正面和反面，如果正面无法战胜反面，那么恶的性情就会压倒正的一面。有时情形像是这样，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因此宽仁出于慈爱，也有慈爱而不宽仁的。宽仁必然会有救济，也有宽仁而不救济的。严厉的必然会刚强，也有严厉而不刚强的。如果看见可怜的人就流泪，将要施予财物时却吝啬，这是只慈爱而不宽仁。见到别人处境危急就产生同情，将要前往救援时却畏葸不前，这是只宽仁而不救济。对待虚情假义就色貌严肃，受到利欲诱惑却内心怯弱，这是严厉而不刚强。慈爱而不宽仁的，乃是贪吝占了上风。宽仁而不救济的，乃是畏惧在起作用。严厉而不刚正的，乃是利欲在作祟。因此说，慈爱不能超过吝啬，必然不能宽仁；宽仁不能克服恐惧，必然不能济人；严厉不能战胜利欲，才能、本领只是害己的东西。贪婪悖逆的本性占上风，刚强勇猛只是为祸的媒体。也有性情纯善的人救助为恶之人，这种善行不至于成为祸害。感情深厚忠诚，虽然偶有互不尊重，也不会导致彼此分离。帮助良善，彰显光明，虽有邪恶嫉恨也不能伤害自己。慷慨救济，虽然财物取自他人，这也不是贪婪。因此观察一个人对待争夺和救济的态度，其分辨正反间杂的情况，就可以获知。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感情变化和态度反应，可以了解他为人的基本准则？人们往往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不显露于外表、语言。要想了解一个人，必须观察他的言辞旨意和应对酬答。观察他的言辞旨趣，可以听言辞是善意还是恶意。观察他的应对赞和，可以看他的智慧能否足以应付。因此观其言语，察其应对，足以相互对照，有所识别。论点显明，态度正确，就能让人明白易晓。言辞不

敏，不善应对，令人难测其意。能够审辨深奥和显明的道理，便是精通。言语反复无定，没有中心，便是杂乱。能预知未发生的事情，便是圣明。追想思考深微的道理，便是睿智。遇事见识超过常人，便是聪明。内心精明，外表不显，便是机智。能够察识细微，便是神妙。美妙而不隐蔽，便是疏朗。挖掘不尽，愈测愈深，便是充实。假意迎合，相互炫耀，便是虚伪。只见自己的长处，便是不足。不自夸自己所能，便是优点。因此说，凡事不符合正常的道理，必然有其缘故。内心忧虑形于色，就会显得疲乏黯淡。身体疾病现于形，就会显得杂乱污秽。欢喜之色，愉快欣悦；愤怒之色，凌厉张狂；妒嫉疑惑之色，无礼而喜怒无常。及至动作出现，言辞并随。因此，言辞极为欢愉，而神色不曾有相应表现，其中必然有违心之处。言辞不能达意，但神色可信，乃是不善言辞。话未出口却已怒形于色，乃是内心充满激愤。言语嗫嚅而怒气可见，乃是迫于无奈，勉强忍耐。这些迹象显示在外，不可遮盖，即使想掩饰，但神色已暴露。既然内在的感情已不难察明，那么无论如何变化也可以获知。因此观察感情变化和态度反应，通常的为人也就不难得知。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的至性本质，可以知道与他的名实是否相称？凡是性有所偏的人，具有两方面素质的，这两种素质相互促进，并获得美好的声名。气概清峻，体力劲健，就具备强健的名声。智力发达，义理精通，就产生贤能的名声。聪明直率，坚强诚实，就产生可以信赖的名声。在这些基础上，加上端正的品质，就能成就美好的品德。加上勤学，就会知书达礼，富有教养。因此观察一个人具备多少个方面的素质，不同的名声之所以产生就可以得知了。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的行为经历，可以辨识他的所作所为是否似是而非？纯粹发人阴私而不徇情，违背常性，便不能做到公正。当面揭短，看似正直其实是斥责良善，攻击好人。纯粹放纵不拘，无异于流荡，不能通达正道。凭借放纵，看似通达，其实行为傲慢，没有节制。所以说，正直的人斥责别人过失，好揭发别人阴私的人亦斥责别人过失，他们的斥责表面相同，斥责别人的原因却相异。通达的人也放纵，放荡的人亦放纵，他们放纵的行为相同，放纵的原因却不同。然而怎样才能区别他们之间的不同呢？正直而温和，是有中庸之德；正直而好揭短，却是偏失。好斥责却不正直，叫作依似。疏导而有节制，属于通达；通达而时常过分，就是偏失。放纵而不节制，叫做依似。偏失与依似，表现一样，性质却不同，即所谓的似是而非。因此轻易承诺，看似重义气，其实很不守信。经常变换做法，好象多能，其实无效。锐意进取，看似精诚，其实不能持久。好加议论，似乎善于观察，其实只会添乱。表面顺从，看似忠诚，其实背后固守己见。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表现。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的权术政治，看似奸邪，其实有功于天下。大的智慧学问，看似愚钝，其实内在精明。

广博的爱，看似空泛，其实淳厚深沉。正直的言论，看似谴责，其实心怀忠诚。观察辨明似是而非，掌握真实情感，好像道理明白易懂，其实难以鉴别，不是天底下最精明的人，谁能把握其中的真实呢？所以听其言辞，信其神色，有时会失去对真相的了解。疑惑真情，相信假象，有时会失去真正的人才。观察贤明与否，根据在于对方的表现所凭依的基础。因此观察其似是而非的表现所凭依的条件，他属于哪一类的才质，也就可以知道了。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对别人的爱敬态度，可以判断他的前途是顺利还是坎坷？人伦之道的极至，莫过于爱和敬。因此《孝经》以爱作为最高的道德，以敬作为道的关键。《周易》以感作为德，以谦让作为道。《老子》以无作为德，以虚作为道。《礼》以敬为根本，《乐》以爱为主宰。人情的本质有爱和敬的真诚，就能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感天动地，获取人心，而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就无不通畅。但是爱不可少于敬。爱少于敬的话，节操清廉的人会归附他，但多数人不接受他。爱多于敬，虽然廉洁清高的人不满意，但受其恩惠的人会甘心为之献身。为什么？敬作为一种道德，严格等级而使人相互疏远，这种状况必然不能持久。爱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亲密而心意深厚，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因此观察一个人爱敬的态度是否诚挚，其为人处世成功还是失败，也就可得而知。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的情绪、欲望，可以辨别他是宽恕还是疑惑？人的情欲表露有六种基本征象。让他志向得以实现，就喜悦。不让他的才能得以发挥，就抱怨。成绩超过别人就会被人厌恶。谦虚卑损，甘居人下，就讨人喜欢。冒犯别人的短处，就遭人忌讳。惹人厌恶而冒犯所短，就会受人妒害。这就是人的本性的六种表现。人之常情，没有人不想遂其志愿，所以刚烈之士喜欢发奋力行的事功；良善之士喜欢督察政务的法则；才能之士喜欢治理动乱；权术之士喜欢策谋；辩论之士喜欢盛气凌人的质问；贪婪的人喜欢聚敛财货；受宠幸的人喜欢显示权势。如果他们的志向得到称颂，没有不欣然快乐的。这就是说，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就喜悦；如果他们的能力得不到发挥，他们的志向不能得到施展，就悲哀。因此功业不能建立，刚烈之士愤慨；德行仁政失去规范，正直之士悲哀；政治动荡而不能安定，贤能之士感叹；敌手的能力尚未消除，权谋之人沉思；货物财宝不积聚，贪婪的人忧虑；权势富贵不显赫，贵幸的人悲楚。此即不能发挥能力而生怨恨。人之常情，没有人不想争先，所以厌恶别人自夸。自夸都是想胜过别人，因此自夸没有不遭人嫌恶的。这就是说以自己的长处压别人，就招来厌恶。人之常情都想求胜，所以喜欢别人谦虚。谦虚可以甘居人下，而甘居人下有推让的意味。因此无论贤明还是愚昧的人，受到别人谦让，没有不喜形于色的。这是所谓以谦虚处下，就讨人喜欢。人之常情都想掩盖自己的不足，显示自己的长处，因此别人非难短处，就像有个东西罩住他。

这就是说触犯别人所短，就会引起别人讨厌。人之常情都想攻击居于自己之上的人。以自夸凌犯对方惹其厌恶，虽然招来憎恨，但不曾招致祸害。如果以自己所长非议对方所短，这是所谓以其所恶，触犯其所短，就会产生妒害。凡是这六种情况，它们的根子都是出于自大的心理，所以君子待人接物，受小人的冒犯而不计较。不计较就无不谦敬处下，所以就能避免受到伤害。见闻浅薄的人则不然。这些人既不能正确地审时度势，又要求别人顺从自己，以假装受尊敬求得别人刮目相看，以偶尔邀约认为对方轻视自己。如果侵犯他的利益，就深怀怨恨。因此观察情绪欲望的表现，贤明还是鄙陋的内心就可以得知。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的短处，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偏材的人，都有所短。因此正直者的缺点在于好斥责别人而不徇情；刚强者的缺陷在于严厉；平和者的不足在于软弱；耿介者的短处在于拘谨。然而，正直的人不抨击是非，就不成其为正直，既然喜欢其正直，就不可否定他的好责人过。好责人过恰是正直的标志。刚强的人不凌厉，就不成其为刚强。既然喜欢其刚强，不可否定他的严厉。严厉正是刚强的表现。平和的人不柔弱，就无法保持其和气。既然喜欢其平和，不可非难他的柔弱。柔弱是平和的征象。耿介的人不拘谨，就无法守护其耿介。既然喜欢其耿介，不可以指责他的拘谨。拘谨是耿介的表征。有短处的，未必就有长处；有长处的，必然会有短处作为标记。因此观察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短处，他的才能所长就可以知道了。

为什么观察一个人的聪明，就可以分析他所能通达的方面？仁，是道德的基础；义，是道德的节制；礼，是道德的文饰；信，是道德的支柱；智，是道德的主导。智慧出于明达。明达对于人来说，好象白昼的太阳、夜晚的烛火。越明达的人，所见越远。明达及至深远很难。因此恪守一项事业，勤奋好学，未必能达到人才的标准。才能技艺精致巧妙，未必能把握理论的深度。通于义理，能言善辩，未必能具备大的智慧。智虑能够经理事务，未必能获得普遍性的真理。只有对深奥的道理进行深入思考，然后才能无所不及。这就是所说的学问不能达到人才的要求；才艺不能达到理论的高度；善于说理不能具备更高的智慧；善于思虑不能把握普遍的规律。“道”这种东西，回环反复，变化神通。因此另外讨论道以下的各种才德。几种才德各自运行时，以仁德为最优。合并在一起加以运用，就以明达为主导。所以用明达指导“仁”，就会众望所归；以明达统帅“义”，就无往而不胜；以明达支配“理”，就无事不通晓。如果没有聪明，将一事无成。因此，追求名声而名不符实，就显得空泛迂阔；喜欢辩说而没有道理，就显得杂乱烦琐；设定法制而思虑不深，就显得苛刻过度；玩弄权术而计谋不足，就显得虚假诡诈。因此才能均等而勤奋好学，聪明的人成为老师；力量相同而争强好胜，明智的人成为雄杰；品德一致的，通达者为圣人。圣

人之所被称为圣人，在于他是最聪明智慧的人。所以观察一个人的聪明，他所通达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

七缪篇〔七缪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难明，
以情鉴察，缪犹有七。

察誉有偏颇之谬，接物有爱恶之惑，度心有小大之误，品质有早晚之疑。

【原文】 七缪：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

夫采访之要，不在多少。然征质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虽无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误。爱憎兼之，其情万原。不畅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故州闾之士，皆誉皆毁，未可为正也。交游之人誉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实厚之士，交游之间，必每所在肩称。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毁。故偏上失下，则其终有毁。偏不失上，则其进不杰。故诚能三周，则为国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违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异之材，则非众所见。而耳所听采，以多为信。是缪于察誉者也。

夫爱善疾恶，人情所常。苟不明质，或疏善，善非。何以论之。夫善非者，虽非犹有所是。以其所是，顺己所长，则不自觉情通意亲，忽忘其恶。善人虽善，犹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长。以其所长，轻己所短，则不自知志乖气违，忽忘其善，是惑于爱恶者也。

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兼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讠永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软之人也。众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壮其志大，是误于小大者也。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为隽器者。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达，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早智者浅惠而见速，晚成者奇识而舒迟，终暗者并困于不足，遂务者周达而有余。而众人之察，不虑其变，是疑于早晚者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损害。名利之路，在于是得。损害之源，在于非失。故人无贤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过同体。是以偏材之人，交游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序异杂而不尚也。推而论之，无他故焉。夫誉同体，毁对反，所以证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异杂之人，于彼无益，于己无害，则序而不尚。是故同体之人，常患于过誉，及其名敌，则鲜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奋，好人行直于人，而不能受人之讦。尽者情露，好人行尽于人，而不能纳人之径。务名者乐人之进趋过人，而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也。故助直而毁直。或与明而毁明。而众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于体同也。

夫人所处异势，势有申压。富贵遂达，势之申也。贫贱穷匮，势之压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达有劳谦之称。穷有著明之节。中材之人，则随世损益。是故籍富贵则货财充于内，施惠周于外。见赡者，求可称而誉之。见援者，阐小美而大之。虽无异材，犹行成而名立。处贫贱，则欲施而无财，欲援而无势。亲戚不能恤，朋友不见济。分义不复立，恩爱浸以离。怨望者并至，归非者日多。虽无罪尤，犹无故而废也。故世有侈俭，名由进退。天下皆富，则清贫者虽苦，必无委顿之忧。且有辞施之高，以获荣名之利。皆贫，则求假无所告，而有穷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讼。是故钧材而进有与之者，则体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则微降而稍退。而众人之观，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于申压者也。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质，察之寡失。失缪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与物异列。故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测其玄机，明其异希。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直露为虚华，或以巧饬为真实。是以早拔多误，不如顺次。夫顺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实，亦焉往而不失。故遗贤而贤有济，则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败，则患在不素别。任意而独缪，则悔在不广问。广问而误己，则怨己不自信。是以骥子发足，众士乃误。韩信立功，淮阴乃震。夫岂恶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见，而奇逸美异也。是以张良体弱，而精疆为众智之隽也。荆叔色平，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然则隽杰者，众人之尤也。圣人者，众尤之尤也。其尤弥出者，其道弥远。故一国之隽，于州为辈，未得为第也。一州之第，于天下为椳，天下之椳世有优劣。是故众人之所贵，名贵其出己之尤，而不贵尤之所尤。是故众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辈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由是论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

【译文】　鉴察人物时有七种谬误，一是考察名声，有偏于一方的乖错。二

是待人接物，会受个人爱恶之情的困扰。三是审度心志，有大小情况不分的错误。四是品评素质，会看不到早智与晚成的区别。五是辨识类型，有不易看清相同类别的疑惑。六是评论才能，有受提拔或被压制的复杂情况。七是观察奇才，时常会忽略对尤妙与尤虚之人的注意。

选取考察人才的关键不在众人毁誉的多少。对人物素质辨识不清的人宁可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此别人认为对的，他就追随附和，深信不疑。别人认为错的，他也随着改变看法。虽然其内心没有个人固定的是非爱憎标准，但是发表意见时，似乎毫不犹疑。况且人们观察事物时，自身也会出现错误，加上夹杂着个人的喜恶爱憎，情况就显得更为复杂。不畅达其根本，又怎么可以让人相信？因此真正了解人的人，以眼观纠正耳闻的讹误，不知人的人，却以耳闻的传言取代目睹的真实。所以乡里人士品评，说好就大家都说好，说坏就大家都说坏，无法做到正确。熟人朋友之间的赞誉不能周全上、中、下三方面的，也未必可靠。诚实厚道的人，在与人交往中，必然时常承担称誉奖掖之责，对上等人才加以援引，下等人才加以推荐。如果不能观察周到，必然产生过失毁害。所以偏重援引上等人才而忽略下等，这种人最终也会被诋毁；偏重推举下等人才而放弃上等，所推荐的就不是杰出的人才。因此，真正能做到周全三方面，就会对邦国有利。这是正直的交往，所以，大家都齐声肯定其是，但有时也有违背正道、朋比结党的情况；大家都合声说其不是的人，其中或许也有真正的人才。如果是奇特杰出的人才，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识别的。一般人靠耳闻加以采纳，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就是对的。这是考察人物名声时所犯的错误。

喜欢善的，厌恶恶的，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不察明实质，有时就会忽略好的，称赞坏的。为什么这么说？被称为不好的人，虽然他有不好之处，但并非一无是处。以对方好的方面，来对应自己的长处，这样就在不知不觉间情投意合，不觉得对方丑恶。好人虽好，仍然有不足之处，以其不足对照自己的长处，就认识不到自己所长；或者以其所长，对照自己的短处，不免会轻视自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志趣不合，忽略了对方的优点。这是受个人爱恶之情干扰所有的困惑。

精神要深刻入微，素质要美善厚重，志向要弘远广大，心怀要微小纤细。精微深刻，才能领悟神妙；美善厚重，才能气度充盈；志向宏大，才能胜任重负；小心细微，才能慎防悔恨。所以《诗经》吟咏周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正是细心谦和的表现；“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正是志向远大的说明。由此而论，细心谦和而志气弘大的人是圣贤之人。胸怀广大而志气豪迈的人，是才智出众的豪杰之辈。精心大意而胸无大志的人，是傲慢浮荡之徒。心胸狭小

而毫无志气的人，是拘谨软弱之人。一般人的观察，有的鄙薄其胸襟狭窄，有的称赞其志向远大，这是大小情况不分所犯的错误。

人的才质不同，事业的成功便有早晚。有早智而少年得志的，有晚智而大器晚成的，有年少时本无智，最终也无所成就的，有年少时具备良好才能终究出类拔萃的。这四种情况不能不加以考察。早年智力发达的人，才能智虑精微明达，这些在其幼年时期就已渐露头角。所以文章精妙的，起于幼时的辞句纷繁；辩才无碍的，开始于幼时的言语敏捷；仁的品德，见于幼时慈悲体恤；慷慨好施，发端于幼时舍得给与；谨慎为人的，来自幼时多有畏惧；清廉处世的，萌生于幼时不妄加索取。智力早熟的人，易于领悟而反应敏捷；大器晚成的人，见识奇特而智虑舒缓；终生愚钝的人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才智不足；终成事业的人，诸事精通而成就可观。一般人观察时，不考虑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是考察人才早智或晚成而有的疑难。

人之常情无不趋附名利，回避嫉害。名利之途径，在于正确评价和肯定长处；损害的根源，在于不能正确评价和看待不足。因此无论贤明的人还是愚钝的人，都希望自己的长处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和肯定。最能了解自己优点的莫过于同类型的人。所以偏才的人，交往经历及仕途进取，都喜欢与自己类型相同的人亲近，并加以赞誉。憎恨厌恶与自己类型相反的人，并加以诋毁。对既不同于己也不异于己的人才，只予排列等次，不予推崇。这没有其它原因，赞许和自己类型相同的人，诋毁与自己类型相反的人，都是为了证明对方不对，表明自己正确。至于那些既不同于己，也不异于己的人，对于他人无益，对于自己无害，于是只作排列，不加崇尚。因此，对于同类型的人，过分称赞常常是有害的。及至双方名望相匹敌，就很少能相让，甘居人下了。因此正直的人性格昂扬奋发，喜欢别人也以正直待人，却不能接受别人的攻击。性格外向的人感情外露，喜欢别人全心全意地待人，却不能接纳别人的直言。热衷功名的人喜欢别追求仕进，不甘心居于超越自己的人之后。因此本性相同而才能有别，就相互援引相互依赖；本性相同而势力均等，就相互竞争，相互陷害。这又是同类型情况的变化。所以有时帮助正直，又非毁正直；有时赞赏明达，又非毁明达。一般人观察时不能分辨其中的奥妙。这是由于同类型不易区别而引起的疑惑。

人处在不同的情势之下，有时受提拔，有时被压制。富贵亨通，这是得势；贫穷困乏，这是失志。上等才能的人，能做常人所不能做的，因此通达时能得到勤谨谦恭的称誉，穷苦时能显示光明的气节。中等才能的人，随着时节变化而互有损益，因此凭籍富贵得势，就财宝货物充实于内，施予恩惠周全于外。被其赡济的人，寻找其可称赞的方面极力赞美他，受其援助的人，发挥其德行并

加以扩大。这种人虽然没有特殊的才能，仍然达到成功，树立名声。身处贫贱，想施舍却无资财，想援引却无权势；亲戚不能体恤，朋友不能接济；名分道义不能建立，恩爱的人渐渐分离；责备怨恨的人一并到来，归咎非难的人日益增多。这种人虽然没有大的过错，仍然被无故埋没。因此世道有奢华与俭约，人的名声也随此有进退隐显。天下的人都富足，清贫的人虽然穷苦，也必然没有疲乏困顿的忧虑，并且有辞让不受的高节，可获得享受荣誉的利益。天下的人都贫困，清贫的人就是想借贷也无门，便有穷困匮乏的忧患，并且产生计较得失的争执。因此同样的才能，在仕途进取中得到提拔的人，就能充分发展以至成功。与此相反，受到私心偏见压抑的，就稍见逊色而不得进展。一般人的观察，不推究其根本原因，只注意各人的不同现状。这是由情势升降得失所产生的困惑。

清高雅洁的美，显露于形貌气质，观察时少有失误。失误常常在于观察尤妙和尤虚两种人。二尤的出现，与众人不同。尤妙的人，含蓄精蕴于内，外表却了无装饰。尤虚的人，言语浮夸，搔首弄姿，内在却与实际相反。人们寻求奇才，不能不以精深入微的眼光，探测深奥玄妙的道理，明识其奇特独到之处。但是有的人以外貌欠缺为不足，有的以姿容美丽为伟大，有的以直率坦露为虚华，有的以巧伪虚假为真实。所以过早的提拔大多会有所失误，不如顺其正常秩序。顺从次序是正常的情况。如果不考察其实质，推举怎么可能没有缺失？所以选举中被遗漏的贤才终究得到任用时，就会悔恨何不早点提拔；选拔奇才而奇才终有败迹时，就会遗憾何不预先有所识别；任意而行，咎由自取，就会后悔何不广征博问；广征博问却耽误时机，就会怨叹自己何不多点自信。所以才能出众的人奋力而起，普通人就会产生误解。韩信立功受封，淮阴的乡亲才为此震惊。这岂是人们厌恶奇才而喜欢怀疑呢？而是杰出的人物世间罕见，而奇才逸行的人毕竟与众不同。所以张良体质文弱，但他的精明强智却是众多智者中的典范；荆轲面色平静，但他的精神勇气却是众多勇士的表率。因而才能杰出的人，是一般人中卓立不凡的人，圣人又是不凡人物中的不凡人物。其才能越突出，他所达到的境界就越为深远。因此一个郡国中的才智出众者，只是州里的同辈之士，未能够得上人才的档次。一个州中上等的人才，只是国家级人才的下等。天下的众多人才，在不同世道有不同的际遇。因此一般人所重视的，是胜过自己的人才，而不重视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的原因。因此一般人的聪明，只能知道同辈中的突出者，而不知道郡国品第人物的标准。同辈中优秀者的聪明，只能知道郡国排列人物名次的法则，却不能认识特殊人才之优异。特别杰出的人才，能知道圣人的教化主张，却不能究其学问或思想境界的精奥。由此论之，关于人物品第的道理，微妙不可得，更不可穷尽。

效难篇〔效难第十一〕

人材精微，实自难知，
知之难审，效荐之难。

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

【原文】　盖知人之效有二难。有难知之难，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何谓难知之难。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难，固难知之难也。是以众人之察不能尽备。故各自立度，以相观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动作，或揆其终始，或揆其儗象，或推其细微，或恐其过误，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游杂，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创信形之误，又有居止变化之谬。故其接遇观人也，随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浅美扬露，则以为有异。深明沉漠，则以为空虚。分别妙理，则以为离娄。口传甲乙，则以为义理。好说是非，则以为臧否。讲目成名，则以为人物。平道政事，则以为国体。犹听有声之类，名随其音。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犹口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此草创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所以知质，未足以知其略。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与游处。或志趣变易，随物而化。或未至而悬欲，或已至而易顾，或穷约而力行，或得志而从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论之，能两得其要，是难知之难。

何谓无由得效之难。上材已莫知，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未达而丧。或所识者未拔而先没。或曲高和寡，唱不见赞。或身卑力微，言不见亮。或器非时好，不见信贵。或不在其位，无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识真，万不一遇也。须识真在位，识百不一有也。以位势值可荐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识真，有所妨夺，不欲贡荐。或好贡荐，而不能识真。是故知与不知，相与分乱于总猥之中。实知者，患于不得达效。不知者，亦自以为未识。所谓无由得效之难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难。

【译文】　了解人并产生效果有两种困难：一是难于了解人；二是了解了却无法举荐。什么叫难于了解人？人的内心精妙深微，要做到既神而明地了解人物，把握这一窍门很困难。本来知人就是不容易的事，所以一般人的观察不能全面。因此人们各自设立标准尺度，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观察、取舍。有的重视外在形貌；有的伺望行为动作；有的测度最初表现；有的揣摸旨趣所在；有的推究情绪流露；有的估计失误过错；有的追循言辞所论；有的考核办事能力。以上八种情况混杂无一定标准，因此得到正确结论的少，失误的多。因此必然

有初步接触便信其外表的错误，又有志向意趣变化的谬讹。所以接触和观察人，根据其某些行为或仅相信其名声，往往会失去对真相的了解。因此见到显露在外的肤浅才能，就以为与众不同；深沉睿知，沉默寡言，就以为空虚无物；分辨精妙的理论，就以为有犀利的眼力；口里说着等第次序，就以为精通经义名理；喜欢评论是非，就以为能辨别善恶；讲论品目名分，就以为能识别人物；妄论时事政治，就以为是国家的体面之才。这些状况犹如所到发出的声音，而随声定其名。名声不符实际，名就失去了它的效用。所以说，名声随着口头流传而显扬，实际上却从现实中消退。内有真智而外表不显的人，看起来名不副实，任用这种人却有效。虽然没有大众传扬的名声，实际上却因行事有效而彰显。这是只凭初步接触常有的失误。因此，必须伺望其日常志向意趣所在，然后识别他。所以，居处时，看他安于什么；发达后，看他举荐何人；富裕时，看他施与何人；穷困时，看他的所做所为；贫贱时，看他如何对待财物。然后就知道他是贤人否。这是经过考察比较得出的结果，不是凭最初的印象所下的结论。了解了才质之不同，还不足以知道变化万端的具体状况，况且天底下的人，不可能都与之同游共处。有的志趣发生变易，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有的尚未定型，仍然犹豫不决；有的已有选择，转而改变方向；有的穷困潦倒，但努力不懈；有的志得意满，而纵欲任情。这又是仅凭观察志向意趣所遗漏的方面。由此论之，不易既知常情，又知通变，两得其要领，这是难于知人的难处。

什么叫无法得以举荐的难处？要识别上等才能的人已经够难了，却还有下列情况存在。有些所了解的人才处在年幼或贫贱之中，还未发达，已经丧命；有些所认识的人才还未来得及被选拔，却先去世；有的人才曲高和寡，高声唱好，却不见颂扬；有的举荐者身世卑微，力量菲薄，人微言轻，不为人所理解；有的人才不合时尚所好，不被信任重视；有的识人者不在其位，无从提拔人才；有的识人者身居其位，但势力不得伸张，欲荐无由。所以良才遇到能识别其真情的人，万人当中难有一个。能识别其真情而又身处其位的，百人中不曾有一人。权位势力相当，可以推荐成功的，大概十人中不及其一。有的人智慧聪明足以识别真才，但有所妨碍，不想荐举。有的人喜欢举荐人才，但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因此知人与不知人，相互杂乱。真正了解人才的人，忧虑在于不能达到举荐的目的。不了解人才的人，也自以为没有遇到他所认为的人才。这是所谓无法得以荐举的困难。因此说，了解人并有效果，存在两种难处。

释争篇〔释争第十二〕

贤善不伐，况小事乎。
释忿去争，必荷荣福。

不代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

【原文】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陵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迴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衅也。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均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愈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屈仇而为友。使怨仇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余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未浮之郄，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远也。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

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下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译文】　美善以不自夸为大，贤名因自矜受损。因此舜让位于有德的人，他的深明大义立即闻名。商汤礼贤下士毫不容迟，他的圣明贤达获得极高的尊敬。与此不同，郤至企图压倒别人最终结局却更加可悲。王叔喜争执，终于遇难出奔。因而卑让谦恭甘于处下，是美名嘉行得以成就的道路；自矜奋进，侵犯欺凌，乃声名行为终将毁败的途径。所以君子的行为不超越法度，思想不凌犯法规，对内勤于修身自勉，以使自己受益；对外谦虚礼让，以示有所敬畏戒惧。所以怨恨非难不致牵惹上身，而荣显福祥能通达于长久。那些小人却非如此，他们自矜功劳，自恃才能，喜欢以此凌犯别人。所以当他们得势时，有人害他；居功自傲时，有人诋毁他；失败毁灭时，有人称幸。因此双方并驾齐驱，争先恐后，却不相上下，以致双方皆遭摧折，就会被后来者乘势超过。由此论之，争执和谦让的不同道路，它们的利弊显然有别。但是好胜的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以争先居上为迅捷精锐；以居于人后为停滞不前；以礼让下士为卑下屈抑；以倾轧同辈为特异杰出；以忍让敌手为含屈受辱；以凌犯上级为高强刚厉。因此亢奋激进，不能迷途知返。用高亢傲慢的态度对待贤者，贤才会报之以恭顺谦逊；而以高亢倨傲的态度对待暴桀，就会构成敌视和祸难。敌意既已构成，是非之理必然混淆不清，这与自我毁灭又有什么不同呢？而且别人之所以毁害自己，都是因为私怨发展到嫌隙争端，便必然制造事端，捏造借口。听到的人虽然不完全相信，但仍然半信半疑。而自己采取同样的手段报复对方，也是如此。最终结果变成各被相信一半，相信的程度决定于视听的远近。因而，相互斗气、激烈争执的，不过是通过别人的嘴伤害自己；竟相对骂以至斗殴的，不过是借别人的手殴打自己。这样的话，迷惑谬误岂不是很厉害了吗？但是追究根本原因，难道有重责己过导致突发争端的吗？争端之所以产生，都是由于内心不够宽容，对别人苛求不已。或者是怨恨对方轻视自己，或者是嫉恶对方胜过自己。倘若我不厚道，对方轻视我，那就是因为我理亏而对方正确。我贤明而对方不知，那么我被轻视，那不是我的过错。如果对方有贤德而且居我之上，那就是我的德行与之相比还有欠缺。如果彼此的德操均等而对方居于我先，那就是我的修养还略次于对方。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而两人贤德不相上下，未曾分出优劣时，就以能够谦让的为优。争相突出自己，难以区分高下时，就以用力多的为次。因此蔺相如以引车回避，夺胜于廉颇；寇恂以不示争斗，取

贤于贾复。观察并选择形势的反面，这就是有德行修养的人所说的“道”。因此君子知道受屈可致成功，所以含屈忍辱而不加躲避；知道谦卑礼让可以胜敌，所以甘居人下而不加怀疑。及至最终，就会变祸难为福祥，让对方屈服并成为朋友，使怨恨仇隙不延至后代，而美好的名声传扬以至无穷。君子的道德难道不宽宏富足吗？而且有才德的人能够承受微小的嫌隙，所以没有使之变成竞斗的大争讼。见闻浅薄的人由于不能容忍小怨恨的缘故，最终招致极大的失败和侮辱。仇怨处在微小阶段时以谦逊的态度对待，仍然不失有谦逊的美德；矛盾尚在萌芽状态时，却尽力相争，就会造成祸害而难以挽救。因此陈余因为张耳的变故，最终遭受杀身之难；彭宠因为朱浮的嫌隙，终究遇到覆亡之祸。祸福变化的关键，不可不谨慎呵！因此，君子之求取胜利，以推辞、礼让作为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以修身自勉作为蔽身远害的场所；静止时静守泯默不言的高深境界，行动时遵循恭顺谦敬的通达道路，所以战胜对方而不用有形的争斗，制服敌人却不构成仇怨。如果这样的话，悔恨不显于声色外貌，还会有什么大的争端？那些有大争执的人，必定自以为是贤人，而别人却视之为邪谄不正的人。如果实非邪谄之人，别人就没有可以诋毁的道理；如果他确实有邪恶的德性，又何必与他争辩不已呢？知道其邪恶又与之争辩，这等于是关押犀牛和触犯老虎，难道可以这么做吗？它们怒而害人，也是必然的。《周易》说：“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君子认为争执之途不可遵从。所以君子超越俗众，独立特行于三等人之上。什么是三等？没有功劳却自恃有功，一等；虽有功劳却骄傲自满，二等；功绩虽大却不自夸，三等。愚蠢而且好胜，一等；贤明但是自矜，二等；贤明而能谦让，三等。宽以求己，严以待人，一等；对人既严，对己亦不宽，二等；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三等。凡这几种，都是常道的越出，事物的变异。三变然后获得道的正理，因此人不可及。只有通变道理的人，才能处于上等并保持他的位置。因此，孟之反因不自夸有功，获得圣人的赞誉；管叔以推让赏赉，受到嘉美厚重的奖赐。难道这些是靠诡情投合而能求到的吗？这是出自纯粹的秉德，自然与常理相合。那些有才德的人知道自我吃亏受损实际是有益，所以功效虽一而美誉加信。见闻浅薄的人不知道自己占便宜实际是损失，一经自夸，功劳名誉便随之丧失。由此推论，不自矜有功的，实际上居其功；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成其名；忍让敌手的，其实战胜了对方；甘居人下的，其实居于人上。君子如果能目睹争执之途的险恶，独自登高，达到玄远的境界，那么荣耀的光辉就会焕发并日日更新，仁德的名声可媲美于古代圣贤。

附录：

刘注《人物志》

刘　昞

《人物志》自序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聪明邵其度。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聪于书计者，六艺之一术。明于人物者，官材之总司。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君子者，小人之师。小人者，君子之资。师资相成，其来尚矣。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九土殊风，五方异俗，是以圣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虽不易其方，常以诗礼为首；虽不改其俗，常以孝友为本。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继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贤举善，常苦不及。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贤而高枕，上下忠爱，谤毁何从生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采士饭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相仲父，齐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举德行为四科之首，叙生知为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义之门，质志气者材智之根也。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鲜文矣，唯圣人能之也。尚德以劝庶几之论。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三月不违仁，乃窥德行之门。若非志士仁人，希迈之性，日月至焉者，岂能终之。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或进趋于道义，或洁己而无为，在上者两顺其所能，则拘抗并用。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厚貌深情，圣人难之，听其言而观其所为，则似讬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终，行必睹初以求卒，则中外之情粗可观矣。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不详察则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业荒矣。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人物志》卷上

九征第一

人物情性，志气不同，
征神见貌，形验有九。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寻其性质也。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无形状，故常人不能睹，惟圣人目击而照之。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质不至则不能涉寒暑，历四时。禀阴阳以立性，性资于阴阳，故刚柔之意别矣。体五行而著形。骨劲筋柔，皆禀精于金木。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由气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质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则不能甘矣，若酸也则不能咸矣。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平淡无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变无滞。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譬之骥骒，虽超逸绝群，若气性不和，必有毁衡碎首决胸之祸也。聪明者，阴阳之精。离目、坎耳，视听之所由也。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监察，通幽达微，官材授方，举无遗失。自非圣人莫能两遂。虽得之于目，或失之于耳，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达于进趋而暗于止静，以之进趋，则欲速而成疾，以之深虑，则抗夺而不入也。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应机。以之闲静，则玄微之道构，以之济世，则劲捷而无成。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圣人任明白以进趋，委守成于玄虑，然后动止得节，出处应宜矣。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阳动阴静，乃天地之定性，况人物乎。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动外形，岂可匿也。

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为母，故气色从之而具。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五性不同，各有所禀，禀性多者则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荫，为仁之质，质不弘毅，不能成仁。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也，基不贞固，不能成信。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气。五德，人物之常行。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温而不直则懦，扰而不毅则剉。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刚而不塞则决，弘而不毅则缺。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而悖，理而不敬则乱。宽栗而柔立，土之德

也。宽而不栗则慢，柔而不立则散。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简而不畅则滞，明而不砭则翳。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人情万化，不可胜极，寻常竟源，常在于五。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动形色，诚发于中，德辉外耀。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卬卬。

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于内，容见于外。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心不系一，声和乃变。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心气不同，故声发亦异也。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非气无以成声，声成则貌应。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声既殊管，故色亦异状。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貌色徐疾，为神之征验。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目为心候，故应心而发。故仁，目之精，恳然心端。心不倾倚，则视不回邪。勇，胆之精，睥然以强。志不怯懦，则视不衰悴。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未能不厉而威，不怒而严。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动必悔吝随之。是故直而不柔，则木。木强激讦，失其正直。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膑，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戇。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勇而能怯，仁而能决，其体两兼，故为众材之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既体咸酸之量，而以无味为御。五质内充，五精外章。五质澹凝，淳耀外丽。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问贤愚，皆受气质之禀性阴阳，但智有精粗，形有浅深耳。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寻其精色，视其仪象，下至□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拟诸形容，故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阴阳相生，数不过九，故性情之变，质亦同之。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故精惠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刚则植强，骨柔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矣。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也，故仪衰由形始，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也，故衰动则容态，正动则容度。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也，故心恕则言缓，心褊则言急。其为人也，质素平澹，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与于此。九征有违，违，为乖戾也。则偏杂之材也。或声清色怿，而质不平淡。或筋劲植固，而仪不崇直。三度不同，其德异称。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仪之目，兼德体中庸之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犹百工众伎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为目。仁义礼智，得其一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道不可以一体说，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为仁，齐众形而不为德，凝然平淡，与物无际，谁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谓之中庸。中

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大仁不可亲，大义不可报，无德而称，寄名于圣人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施仁也亲物，直义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徒仁而无义，徒义而无仁，未能兼济，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绝讦似直而非直，绝宕似通而非通。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善恶参浑，心无定是，无恒之操，胡可拟议。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其心孔艰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蕃徒成群，岂可数哉。

体别第二

禀气阴阳，性有刚柔。
拘抗文质，体越各别。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泛然不系一貌，人无得而称焉。故咸而不碱，谓之咸耶，无碱可容，公成百卤，也与咸同。淡而不酉贵，味之淡耶，味复不醲。质而不缦，谓之质耶，理不缦素。文而不绩。谓之文耶，采不尽绩。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居咸淡之和，处质文之际，是以望之俨然，即之而文，言满天下无辞费。变化无方，以达为节。应变适化，期于通物。

是以抗者过之，励然抗奋于进趋之途。而拘者不逮。屯然无为于拘抗之外。夫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养形至甚，则虎食其外，高门悬薄，则病攻其内。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讦刺生于刚厉。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多疑生于恕懦。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慢法生于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疑难生于畏慎。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专己生于坚劲。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傲宕生于机辨。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溷浊生于周普。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拘扃生于廉洁。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疏越生于磊落。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迟缓生于沉静。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漏露生于径尽。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隐违生于韬情。及其进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奋励，拘者自是以守扃。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负石沉躯，或抱木焦死。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自晋视楚，则笑其在左，自楚视晋，则笑其在右，左右虽殊，各以其用，而不达理者，横相诽谤。拘抗相反，皆不异此。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而以顺为挠，厉其抗。以柔顺为挠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难与入微。狠强刚戾，何机微之能入。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以猛抗为刿伤，安其恕忍之心。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缓心宽断，何疑事之能权。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以顺忍为恇怯，而竭其毁跌之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奋悍毁跌，何约之能居。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软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以勇戇为轻侮，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畏患多忌，何节义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劲特。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伪，强其专。

以辨博为浮虚，强其专一之心。而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执意坚持，人众之能附。何辨博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以楷正为系碍，遂其流宕之心。而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辨博泛滥，质约之能立。何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以拘介为狷戾，广其溷杂之心。而是故可以抚众，难与厉俗。周洽溷杂，风俗之能厉。何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以弘普为秽杂，益其拘扃之心。而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道狭津隘，何通途之能涉。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以沉静为滞屈，而增果锐之心。是故可以进趋，难与持后。志在超越，谦后之能持。何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软。以躁动为粗疏，美其软弱之心。而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思虑回复，机速之能及。何朴露之人，中疑实硕。不戒其实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以权谲为浮诞，露其诚信之心。而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实硕野直，轻重之能量。何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以款尽为愚直，贵其浮虚之心。而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违。韬谲离正，违邪之能矫。何夫学，所以成材也。强毅静其抗，柔顺厉其软。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固守性分，闻义不徙。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刚毅之性已成，激讦之心弥笃。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于人。信者逆信，推己之信，谓人皆信，而诈者得容为伪也。诈者逆诈，推己之诈，谓人皆诈，则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己能，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然后群材毕御，而道周万物也矣。

流业第三

三材为源，习者为流。
流渐失源，其业各异。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枝流条别，染习又异，各有志业。有清节家，行为物范。有法家，立宪垂制。有术家，智虑无方。有国体，三材纯备。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别是非。有伎俩，错意工巧。有智意，能钤众疑。有文章，属辞比事。有儒学，道艺深明。有口辨，应对给捷。有雄杰。胆略过人。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德与法术皆纯备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纯备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三材为源，习者为流也。则清节之流，不能弘恕，以清为理，何能宽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己不宽恕，则是非生。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

法制于近，思不及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务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以术求功，故不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长于权者，必短于正。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非德无以正当，非法无以兴术，是以八业之建，常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功。群材虽异，成务一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备，保守一官，故为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视，耳不参听，各司其官，则众材达。众材既达，则人主垂拱无为而理。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无为，则下当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教道胄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禁制奸暴。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庙谟，佐公论正。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位于三槐，坐而论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总御百官。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分别是非，以佐师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师事制宜，以佐天官。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错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毅，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宪章纪述，垂之后代。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应答，送迎道路。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掌辖师旅，讨平不顺。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体何由宁，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譬大匠善规，惟规之用。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惟规之用，则矩不得立其方，绳不得经其直。虽目运规矩，无由成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途，理亦异趣。
故讲群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言前定则不惑，事前定则不踬。及其论难，鲜能定之。夫何故哉？盖理多品而人材异也。事有万端，人情舛驳，谁能定之。夫理多品，则难通。人材异，则情诡。情诡、难通，则理失而事违也。情诡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义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说有三失，辞胜理滞，所失者三。难有六构，强良竞气，忿构有六。通有八能。聪思明达，能通者八。

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与时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务在宪制。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以理教之，进止得宜。人情枢机，情之理也。观物之情，在于言语。

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明待质而行。是故质于理合，合而有明，

明足见理，理足成家。道义与事情各有家。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扰其心详密。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以道为理，故能通自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容不迟钝其心机速。则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以事为理，故审于理烦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容不失适礼教得中。则辩其得失，义礼之家也。以义为礼，故明于得失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动则原物得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以情为理，故能极物之变。

四家之明既异，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于真，情动于性，情胜则蔽，故虽得而必丧也。刚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麤粗意不玄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性刚则志远。厉纤理，则宕往而疏越。志远故疏越。抗厉之人，不能回挠。用意猛奋志不旋屈。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性厉则理毅。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理毅则滞碍。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用意端确言不虚徐。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性确则言尽。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言切则义少。辩给之人，辞烦而意锐。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性锐则穷理。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理细故遗大。浮沉之人，不能沉思。用意虚廓志不渊密。序疏数，则豁达而傲博。性浮则志微。立事要，则火监炎而不定。志傲则理疏。浅解之人，不能深难。用意浅环思不深熟。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性浅则易悦。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易悦故无根。宽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缓思不速疾。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性恕则理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徐雅故迟缓。温柔之人，力不休强。用意温润志不美悦。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性和则理顺。拟疑难，则濡软而不尽。理顺故依违。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权谲，则倜傥而环壮。性奇则尚丽。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奇逸故恢诡。此所谓性有九偏，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心之所可以为理，是非相蔽，终无休已。

若乃性不精畅，则流有七似。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辞繁喻博似若弘广。有回说合意，似若赞解者。外佯称善内实不知。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实自无知，如不言，观察众谈，赞其所安。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知者。实不能知，忘徉不应，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怿者。闻言即说，有似于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胜情失，穷而称妙，辞已穷矣，自以为妙而未尽。跌则掎蹠，理已跌矣，而强牵据。实求两解，似理不可屈者。辞穷理屈，心乐两解，而言犹不止，听者谓之未屈。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非明镜焉能监之。

夫辩有理胜，理至不可动。有辞胜。辞巧不可屈。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说理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区别，辞不溃杂。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以白马非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关禁锢，直而后过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譬水流于水。反则相非，犹火灭于水。杂则相恢。亦不必同，又不必异，所以恢达。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因其所能，则其言易晓。历之不动，则不说也。意在杓马彼俟他日。傍无听达，则不难也。凡相难讲为达者听。不善接论者，说之以杂

反。彼意在狗，而说以马；彼意大同，而说以小异。说之以杂反，则入矣。以方入圆，理终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辞附于理，则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辞远乎理，己不自明，虽泛滥多言，况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则不听也。自意不明，谁听之。是说之三失也。

善难者，务释事本。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不寻其本理，而以烦辞相文。善攻强者，下其盛锐，对家强梁，始气必盛，故善攻强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渐攻之。三鼓气盛，衰则攻易。不善攻强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强者意锐，辞或暂误，击误挫锐，理之难也。挫其锐意，则气构矣。非徒群言交错，遂至动其声色。善蹑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暂指不逼。不善蹑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则怨构矣。非徒声色而已，怨恨逆结于心。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仓卒谕人，人不速知，则以为难谕。己自久思而不恕人。以为难谕，则忿构矣。非徒怨恨，遂生忿争。夫盛难之时，其误难迫。气盛辞误，且当避之。故善难者，征之使还。气折意还，自相应接。不善难者，凌而激之，虽欲顾藉，其势无由。弃误顾藉，不听其言。其势无由，则妄构矣。妄言非訾，纵横恣口。凡人心有所思，则耳且不能听。思心一至，不闻雷霆。是故并思俱说，竞相制止，欲人之听己，止他人之言，欲使听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则以为不解。非不解也，由彼方思，当己出言，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讳不解。谓其不解，则性讳怒。讳不解，则怒构矣。不顾道理是非，于其凶怒忿肆。凡此六构，变之所由兴也。

然虽有变构，犹有所得。造事立义，当须理定，故虽有变说小故，终于理定功立。若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所由矣。人人竞说，若不难质，则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论之，谈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异，故发言盈庭，莫肯执其咎。必也聪能听序，登高能赋，求物能名，如颜回听哭，苍舒量象。思能造端，子展谋侵晋，乃得诸侯之盟。明能见机，臾骈睹目动，即知秦师退。辞能辩意，伊藉答吴王，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捷能摄失，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风之诛。守能待攻，墨子谓楚人，吾弟子已学之于宋。攻能夺守，毛遂进曰，今日从为楚，不为赵也，楚王从而谢之。夺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则物主辞穷。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适有一能，所谓偏材之人。则所达者偏，而所有异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聪能听序，谓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谓之构架之材。明能见机，谓之达识之材。辞能辩意，谓之赡给之材。捷能摄失，谓之权捷之材。守能待攻，谓之持论之材。攻能夺守，谓之推彻之材。夺能易予，理之贸说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与通人言，则同解而心喻。同即相是，以心相喻。是与众人言，则察色而顺性。下有盛色，避其所短。虽明包众理，不以尚人。恒让谦下，故处物上。聪睿资给，不以先人。常怀退后，故在物上。善言出己，理足则止。通理则止，不务烦辞。鄙误在人，过而不迫。见人过跌，辄当历避。写人之所怀，扶人之所能。扶赞人之所能，则人人自任矣。不以事类犯人之所媚。胡故反，与盲人言，不讳眇瞎之类。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长。己有武力，不与姚虎之伦。说直说

变，无所畏恶。通材平释，信而后谏，虽触龙鳞，物无害者。采虫声之善音，不以声丑，弃其善曲。赞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废其嘉言。夺与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气，折谢不□。不避锐跌，不惜屈挠。方其胜难，胜而不矜。理自胜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谕，无适无莫，付是非于道理，不贪胜以求名。期于得道而已矣。是可与论经世而理物也。旷然无怀，委之至当。是以世务自经，万物自理。

《人物志》卷中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准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济。

或曰，人才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人才犹器，大小异，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鸡，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先有定质，而后能名生焉。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宽者弘裕，急者急切。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切则琐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弘裕则网漏，庶事荒矣。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大郡，则能治小郡，能治大县，亦能治小县。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岂不为季氏臣。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鸡，铫能烹鸡，亦能烹犊。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但有宜与不宜，岂有能与不能。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

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军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修己洁身，总御百官。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法悬人惧，无敢犯也。有消息辩护之能，智意辩护，周旋得节。有德教师人之能，道术深明，动为物教。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云为得理，义和于时。有司察纠摘之能，督察是非，无不区别。有权奇之能，务以奇计，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敌国。

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官而总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法无私，故掌秋官而诘奸暴。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计虑明，故辅三槐而助论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智意审，故佐天官而谐内外。行事之能，谴

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督责之政。办众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艺事。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峭之政。是非章，故佐师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体果毅，故总六师而振威武。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饴以甘为名，酒以苦为实。故长于办一官，弓工揉材，而有余力。而短于为一国。兼掌陶冶，器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盐人调盐，醯人调醯，则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墙，则厦屋成。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水以无味，故五味得其和。君体平淡，则百官施其用。犹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五方不同，风俗各异，土有刚柔，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简治易则得，治烦则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则迂。网□而吞舟之奸漏。辩护之政宜于治烦，事皆辩护，烦乱乃理。以之治易，则无易。甚于督促，民不便也。策术之政宜于治难，权略无方，解释患难。以之治平，则无奇。术数烦众，民不安矣。矫抗之政宜于治侈，矫枉过正，以厉侈靡。以之治弊，则残。俗弊治严，则民残矣。谐和之政宜于治新，国新礼杂，苟合而已。以之治旧，则虚。苟合之教，非礼实也。公刻之政宜于纠奸，刻峭不深，奸乱不止。以之治边，则失众。众民惮法，易生叛矣。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乱民桀逆，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则暴。政猛民残，滥良善矣。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国强民以便。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易货改铸，民失业矣。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胜则能言，材胜则能行。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人君之能，异于此。平淡无为，以任众能。故臣以自任为能，竭力致功，以取爵位。君以用人为能，任贤使能，国家自理。臣以能言为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听为能，听言观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为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赏罚为能。必当其功过也。所能不同，君无为而臣有事。故能君众材也。若君以有为，代大匠斫，则众能失巧，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

建法陈术，以利国家。
及其弊也，害归于己。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流渐失源，故利害生。夫节清之业著于仪容，发于德行，心清意正，则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德辉昭著，故不试而效。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理顺则众人乐进之。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顺，谁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非徒不弊，存而有显。故为世之所贵。德信有常，人不能贱。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奸，奸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初布威严，是以劳苦；终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达也，为众之所忌。奸党乐乱，忌法者众。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宪防肃然，内外振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为非，治道乃成。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法行宠贵，终受其害。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强，明不继世，故法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是以商君车裂，吴起支解。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徒于谋得而章。断于未行，人无信者，功成事效而后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后著，精而且玄。计谋微妙，其始至精，终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谋在功前，众何由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岂能贵之。其功足以运筹通变。变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于隐微。计出微密，是以不露。其为业也，奇而希用，主计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其道顺而不忤。将顺时宜，何忤之有。故其未达也，为众人所容矣。庶事不逆，善者来亲。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与众同和，内外美之。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媚顺于时，计是信也。言其敝也，知进而不退，不见忌害，是以慕进也。或离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违于正。其为业也，谫而难持。韬情谫智，雅正之伦也。非故或先利而后害。知进忘退，取悔之道。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清而混杂，砭去纤芥。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清洁不汙，在幽而明。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业常明白，出则受誉。其功足以变察是非。理清道洁，是非不乱。其敝也，为诋诃之所怨。诋诃之徒，不乐闻过。其为业也，峭而不裕。峭察于物，何能宽裕。故或先得而后离众。清亮为时所称，理峭为众所惮。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计如神，是以速辨。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伎能出众，故虽微而显。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遂事成功，政之所务。其功足以理烦纠邪。释烦理邪，亦须伎俩。其敝也，民劳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故为治之末也。道不平弘，其能太乎。

接识第七

推己接物，俱识同体。
兼能之士，乃达群材。

夫人初甚难知，貌厚情深，难得知也。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己尚清节，则凡清节者皆己之所知。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在于清节；人之所好，在于利欲。曲直不同于他，便谓人不识物也。是故能识同体之善，性长思谋，则善策略之士。而或失异量之美。遵法者虽美，乃思谋之所不取。何以论其然。夫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悦有恒之人。而或疑法术之诡。谓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术为也。法制之人以分数为度，故能识较方直

之量，度在法分，故悦方直之人。而不贵变化之术。谓法分足以济业，何以术谋为也。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度在思谋，故贵策略之人。而不识遵法之良。谓思谟足以化民，何以法制为也。器能之人以辩护为度，故能识方略之规，度在辩护，故悦方计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谓方计足以立功，何以制度为也。智意之人以原意为度，故能识韬谞之权，度在原意，故悦韬谞之人。而不贵法教之常。谓原意足以为正，何以法理为也。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趣之功，度在邀功，故悦功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谓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为也。臧否之人以伺察为度，故能识诃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悦谴诃之人。而不畅倜傥之异。谓谴诃乃成教，何以宽弘为也。言语之人以辨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惠，度在剖析，故悦敏给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谓辨论事乃理，何以含章为也。

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人皆自以为是，谁肯道人之是。取同体也，则接论而相得。性能苟同，则虽胡越，接响而情通。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性能苟异，则虽比肩，历年而邈□矣。凡此之类，皆谓一流之材也。故同体则亲，异体则□。若二至已上，亦随其所兼，以及异数。法家兼术，故能以术辅法。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以法治者，所以举不过法。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体法术者，法术兼行。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体通八流，则八材当位，物无不理。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谓八材之人始进陈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

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后乃能尽其所进，用而无疑矣。

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察言之时何以识其偏材，何以识其兼材也。其为人也，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兼也。每因事类，抒尽人之所能，为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陈以美欲人称之，己之有善，因事自说，又欲令人言常称己。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人之有善，耳不乐闻，人称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则言无不疑。闻法则疑其刻峭，闻术则疑其诡诈。是故以深说浅，益深益异。浅者意近，故闻深理而心逾炫。是以商君说帝王之道不入，则以强兵之义示之。异则相返，反则相非。闻深则心炫，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兑塞耳而不听苏秦之说。是故多陈处直，则以为见美。以其多方疑似见美也。静听不言，则以为虚空。待时来语，疑其无实。抗为高谈，则为不逊。辞护理高，疑其凌己。逊让不尽，则以为浅陋。卑言寡气，疑其浅薄。言称一善，则以为不博。未敢多陈，疑其陋狭。历发众奇，则以为多端。偏举事类，则欲以释之，复以为多端。先意而言，则以为分美。言合其意，疑分己美。因失难之，则以为不喻。欲补其失，反不喻也。说以对反，则以为较己。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较也。博以异杂，则以为无要。控尽所怀，谓之无要。论以同体，然后乃悦。弟兄忿肆，为陈管蔡之事，则欣畅而和悦。于是乎有亲爱之情，称举之誉，苟言之同，非徒亲爱而已，乃至誉而举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姻護，欲人同己，己不必得，何由暂得。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英为文昌，雄为武称。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物尚有之，况于人乎。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文以英为名，武以雄为号。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苦校其分数，则互相须，英得雄分，然后成章；雄得项分，然后成刚。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胆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聪明，须胆而后成；雄有胆力，须知而后立。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智而无胆，不能正言。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勇而无谋，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智以谋事之始，明以见事之机。待雄之胆行之。不决则不能行。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非力众不服，非勇难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后成养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智能坐论，而明不见机，何事务之能处。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得，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应变之能为。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虽绝群，胆雄不决，何先锋之能为。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力能先登，临事无谋，何将帅之能为。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张良英智多，韩信雄胆胜。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制胜于近。雄可以为将。扬威于远。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胆烈无前，济江焚粮。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归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胜在于身，则能胜物。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内无主于中，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无名以接之，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群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鸾凤自相亲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武以服之，文以绥之，则业隆当年，福流万世。

八观第九

群才异品，志各异归。
观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或慈欲济恤而吝夺某人，或救济广厚而乞醯为惠。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观其愠怍，则常度可审。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征质相应，睹色知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讦似直，仓卒难明。察其所安，昭然可辨。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纯爱则物亲而情通，纯敬则理□而情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得其所欲则恕，违其所欲则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讦刺虽短，而长于为直。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虽体众材，而材不聪明，事事蔽塞，其何能达。

何谓观其夺救，以明间杂？夫质有至、有违，刚质无欲，所以为至。贪情或胜，所以为违。若至胜违，则恶情夺正。若然而不然。以欲胜刚，以此似刚而不刚。故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历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慈心发于中。将分与则吝啬，是慈而不仁者。为仁者必济恤。睹危急则恻隐，仁情动于内。将赴救则畏患，是仁而不恤者。为恤者必赴危。外虚义则色厉，精砺见于貌。顾利欲则内荏，是厉而不刚者。为刚者必无欲。然则慈而不仁者，则吝夺之也。爱财物于慈。仁而不恤者，则惧夺之也。愜怯损于仁。厉而不刚者，则欲夺之也。利欲害于刚。故曰，慈不能胜吝，无必其能仁也。爱财不施，何于仁之为能。仁不能胜惧，无必其能恤也。畏懦不果，何恤之能行。厉不能胜欲，无必其能刚也。情存利欲，何刚之能成。是故不仁之质胜，则伎力为害器。仁质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己之器也。贪悖之性胜，则强猛为祸梯。廉质既负而性强猛，此祸己之梯也。亦有善情救恶，不至为害，恶物宜翦而除，纯善之人怜而救之，此稠厚之人，非大害也。爱惠分笃，虽傲狎不离，平生结交情厚分深，虽原壤夷俟而不相弃，无大过也。助善著明，虽疾恶无害也。如杀无道以就有道，恶虽甚，无大非也。救济过厚，虽取人，不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济，虽讥在乞醯，非大贪也。是故观其夺救，而明间杂之情，可得知也。或畏吝夺慈仁，或救过济其分，而平淡之主顺而恕。

何谓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察其应赞。视发言之旨趣，观应和之当否。夫观其辞旨，犹听音之善丑。音唱而善丑别。察其应赞，犹视智之能否也。声和而能否别。故观辞察应，足以互相别识，彼唱此和是非相举。然则论显扬正，白也。辞显唱正，是曰明白。不善言应，玄也。默而识之，是曰玄也。经纬玄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谓通理。移易无正，杂也。理不一据，言意浑杂。先识未然，圣也。追思玄事，睿也。见事过人，明也。以明为晦，智也。心虽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识，妙也。理虽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疏也。心致昭然，是曰疏朗。测之益深，实也。心有实智，探之愈精，犹泉滋中出，测之益深也。假合炫耀，虚也。道听途说，久而无实，犹池水无源，洩而虚竭。自见其美，不足也。

智不赡足，恐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余也。不畏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失实，必有忧喜之故。忧患之色，乏而且荒。忧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乱而垢杂。黄黑色杂，理多尘垢。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妨惑之色，冒昧无常。粗白粗赤，愤愤在面。及其动作，盖并言辞。色既发扬，言亦从之。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心恨而言强和，色貌终不相从。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不自尽，故辞虽违而色貌可信。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愤怒填胸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将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欲强行不然之事，故怒气助言。凡此之类，征见于外，不可奄违。心欢而怒容，意恨而和貌。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心动，貌从。感愕以明，虽变可知。情虽在内，感愕发外，千形万貌，粗可知矣。是故观其感变而常度之情可知。观人辞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然后审矣。

何谓观其至质，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则至质相发，而令名生矣。二至，质气之谓也。质直气清，则善名生矣。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骨气相应，名是以美。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气既清矣，力劲则烈。劲智精理，则能名生焉。智既劲矣，理则能称。智直强愨，则任名生焉。直而又美，是以见任。集于端质，则令德济焉。质征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学，则文理灼焉。圭玉有质，莹则成文。是故观其所至之多少，而异名之所生可知也。寻其质气，览其清浊，虽有多少之异，异状之名，断可知之。

何谓观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质气俱讦，何正之有。依讦似直，以讦讦善，以直之讦，计及良善。纯宕似流，不能通道。质气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傲过节。似能之宕，容傲无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直人之讦，讦恶惮非，纯讦为讦，讦善刺是。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通人之宕，简而达道，纯宕，傲僻以自恣。然则何以别之？直而能温者，德也。温和为直，所以为德。直而好讦者，偏也。性直过讦，所以为偏。讦而不直者，依也。纯讦似直，所以为依。道而能节者，通也。以道自节，所以为通。通而时过者，偏也。性通时过，所以为偏。宕而不节者，依也。纯宕似通，所以为依。偏之与依，志同质违，所谓似是而非也。质同通直，或偏或依。是故轻诺，似烈而寡信。不量己力，轻许死人，临难畏怯，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无效。不顾材能，日谓能办，受事猖獗，作无效验。进锐，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不能久任。诃者，似察而事烦。谴诃之人，每多烦乱。讦施，似惠而无成。当时似给，终无所成。面从，似忠而退违。阿顺目前，却则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乱朱，圣人恶之。变有似非而是者。事同于非，其功实则是。大权，似奸而有功。伊去太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内明。终日不违，内实分别。博爱，似虚而实厚。泛爱无私，似虚而实。正言，似讦而情忠。譬帝桀纣，至诚忠爱。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类审，则是非御，取人情反复明之。有似理讼，其实难别也。故圣人参讯广访，与众共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实。若其实可得，何忧乎驭□，何迁乎有苗。是以昧旦晨兴，扬明仄陋，语之三槐，询之九棘。故听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讷貌恶，仲尼失之子羽。诡情御反，

或失其贤。疑非人情，公孙失之卜式。贤否之察，实在所依。虽其难知，即当寻其所依而察之。是故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也。虽其不尽得其实，然察其所依似，身其体气，粗可几矣。

何谓观其爱敬，以知通塞？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爱生于父子，敬立于君臣。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起父子之亲，故为至德。以敬为要道。终君臣之义，故为道之要。《易》以感为德，气通生物，人得之以利养。以谦为道。尊卑殊别，道之次序。《老子》以无为德，施化无方，德之则也。以虚为道。寂寞无为，道之伦也。《礼》以敬为本。礼由阴作，肃然清净。《乐》以爱为主。乐由阳来，欢然亲爱。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方在哺乳，爱敬生矣。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体道修德，故物顺理通。然爱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则廉节者归之，廉人好敬，是以归之。而众人不与。众人乐爱，爱少，是以不与。爱多于敬，则虽廉节者不悦，而爱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众，众人乐爱致其死，则事成业济。是故爱之为道，不可少矣。何则？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其势难久。动必肃容，过之不久。逆旅之人，不及温和而归也。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感物。煦渝笃密，感物深感，是以翳桑之人，倒戈报德。是故观其爱敬之诚，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笃于慈爱，则温和而上下之情通。务在礼敬，则严肃而外内之情塞。然必爱敬相须，不可一时而无。然行其二义者，常当务令爱多敬少，然后肃穆之风可得希矣。

何谓观其情机，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机，抒其所欲，则喜。为有力者誉乌获，其心莫不忻焉。不抒其所能，则怒。为辨给者称三缄，其心莫不忿然。以自伐历之，则恶。抗己所能以历众人，众人所恶。以谦损下之，则悦。卑损下人，人皆喜悦。犯其所乏，则姻。人皆悦己所长，恶己所短。以故称其所短，则姻戾忿肆。以恶犯姻，则妒。自伐其能，人皆所恶也，称人之短，人所姻也。今伐其所能，犯人所姻，凡妒害生也。此人性之六机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志之所欲，欲遂己成。故烈士乐奋力之功，遭难而力士奋。善士乐督政之训，政修而善士用。能士乐治乱之事，治乱而求贤能。术士乐计策之谋，广筹而求其策。辨士乐陵讯之辞，宾赞而求辨给。贪者乐货财之积，货财积，则贪者容其求。幸者乐权势之尤。权势之尤，则幸者窃其柄。苟赞其志，则莫不欣然。是所谓抒其所欲，则喜也。所欲之心抒尽，复何怨乎？若不抒其所能，则不获其志。不获其志，则戚。忧己才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则烈士奋。奋，愤不能尽其材也。德行不训，则正人哀。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乱不治，则能者叹。叹，叹不得用其能。敌能未弭，则术人思。思，思不得运其奇。货财不积，则贪者忧。忧，忧无所收其利。权势不尤，则幸者悲。悲，悲不得弄其权。是所谓不抒其能，则怨也。所怨不抒其能悦也。人情莫不欲处前，故恶人之自伐。皆欲居物先，故恶人之自伐也。自伐，皆欲胜之类也。是故自伐其善，则莫不恶也。恶其有胜己之心。是所谓自伐历之，则恶也。是以达者终不自伐。人情皆欲求胜，故悦人之谦。谦所以下之。下有推与之意，是故人无贤愚，接之以谦，则无不色怿。不问能否，皆欲胜人。是所谓以谦下之，则悦也。是以君子终日谦谦。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见其所长。称其所长则悦，称其所短则愠。是故人驳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愤闷，有若覆冒。是所谓驳其所乏，则姻也。

覆冒纯塞其心媚戾。人情陵上者也。见人胜己皆欲陵之。陵犯其所恶，虽见憎，未害也。虽恶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长驳短，是所谓以恶犯媚，则妒恶生矣。以己之长，驳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达者不为之也。凡此六机，其归皆欲处上。物之自大人人皆尔。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知物情好胜，虽或以小犯己，终不校拒也。不校，则无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务行谦敬谁害之哉？小人则不然，既不见机，不达妒害之机。而欲人之顺己，谓欲人无违己。以伴爱敬为见异，孔光逡巡董贤欣喜。以偶邀会为轻，谓非本心忿其轻己。苟犯其机，则深以为怨。小人易悦而难事。是故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贤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训贪者之所忧，戒幸者之所悲。然后物不自伐，下不陵上，贤否当位，治道有序。

何谓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直之失也，讦。刺讦伤于义，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刚之失也，厉。刚切伤于理，故谏君不从，承之以剑。和之失也，软。软弱不及道，故宫之奇为人懦，不能强谏。介之失也，拘。拘愚不达事，尾生守信，死于桥下。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用人之直恕其讦也。讦也者，直之征也。非讦不能为直。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用人之刚恕其厉也。厉也者，刚之征也。非厉不能为刚。和者不软，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用人之和恕其软也。软也者，和之征也。非懦不能为和。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恕其拘也。拘也者，介之征也。非拘不能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纯讦之人未能正直。有长者，必以短为征。纯和之人征必软弱。是故观其征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长可知也。欲用其刚，必采之于厉。

何谓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夫仁者，德之基也。载德而行。义者，德之节也。制德之所宜也。礼者，德之文也。礼，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执也。智者，德之帅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于明。明达乃成智。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徒烛火。火日所以照昼夜，智达所以明物理。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火日愈明，智达弥明，所照愈远，理通弥深。及远之明，难。圣人犹有不及。是故守业勤学，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学能者次。材艺精巧，未必及理。因习成巧，浅于至理。理义辨给，未必及智。理成事业，昧于玄智。智能经事，未必及道。役智经务，去道远矣。道思玄远，然后乃周。道无不载，故无不周。是谓学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智玄微，故四变而后及。道也者，回复变通。理不系一，故变通之。是故别而论之，各自独行，则仁为胜。仁者济物之资，明者见理而已。合而俱用，则明为将。仁者待明，其功乃成。故以明将仁，则无不怀。威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将义，则无不胜。示以断割之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理若明练，万事乃达。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暗者昧时，何能成务成遂。故好声而实不克，则恢。恢迂远于实。好辩而理不至，则烦。辞烦而无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则刻。刻过于理。好术而计不足，则伪。

诡诬诈也。是故钧材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等德而齐，达者称圣。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是以动而为天下法，言而为万世范，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闷。是以观其聪明，而所达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下

七缪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难明，
以情鉴察，缪犹有七。

七缪：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征质不明，故听有偏颇也。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或情同，忘其恶，或意异，违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或小知而大无成，或小暗而大无明。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材同势均，则相竞，材同势倾，则相敬。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藉富贵则惠施而名申，处贫贱则乞求而名压。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含藏，直尤虚瑰，故察难中也。

夫采访之要，不在多少。事无巨细，要在得正。然征质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能察而信于耳。故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信人毁誉，故向之所是，化而为非。虽无所嫌，意若不疑。信毁誉者心虽无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误。爱憎兼之，其情万原。明既不察，加之爱恶是非，是疑岂可胜计。不畅其本，胡可必信。去爱憎之情，则实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虽听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者，以耳败目。亲见其诚，犹信毁而弃之。故州闾之士，皆誉皆毁，未可为正也。或众附阿党，或独立不群。交游之人誉不三周，未必信是也。交结致誉，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违之。夫实厚之士，交游之间，必每所在肩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蛮貊推之，况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毁。行不笃敬者，或谄谀得上而失于下，或阿党得下而失于上。故偏上失下，则其终有毁。非之者多，故不能终。偏下失上，则其进不杰。众虽推之，上不信异。故诚能三周，则为国所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违比。或违正阿党，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群，故合而非之。若有奇异之材，则非众所见。奇异绝众，众何由识，而耳所听采，以多为信。不能审查其材，但信众人言也。是缪于察誉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缪失。是以圣人如有所誉，必有所试。

夫爱善疾恶，人情所常。不问贤愚，皆同之也。苟不明质，或疏善，善非。非者见善，善者见疏，岂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论之？夫善非者，虽非犹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顺己所长，恶人一是，与己所长同也。则不自觉情通意亲，忽忘其恶。以与己同，忘其百非，谓矫驾为至孝，残桃为至忠。善人虽善，

犹有所乏。虽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长。善人一短，与己所长异也，以其所长，轻己所短，则不自知志乖气违，忽忘其善，以与己异，百善皆弃，谓曲杖为匕首，葬椁为反具耶，是惑于爱恶者也。征质暗昧者，其于接物常以爱恶惑异其正。

夫精欲深微，盾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粗则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则失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小则不胜。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则骄陵。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小心也。言不贪求大名，声见于颜色。“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诛纣，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小，故以服事殷，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志大，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隽。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志小而心阔远，为傲荡之流也。故心小志小者，拘软之人也。心近志短，岂能弘大。众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见沛公烧绝栈道，谓其不能定天下。或壮其志大，见项羽号称强楚，便谓足以匡诸侯。是误于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误于小大。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质清气朗，生则秀异，故童乌苍舒，总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质重气迟则久乃成器，公孙含道，老而后章。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质浊气暗，终老无成，故原壤年老，圣人叩胫而不能化。有少有令材遂为隽器者。幼而通理，长则俞明，故常材发奇于应宾，效德于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当察其早晚，随时而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达，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绪。仲尼戏言俎豆，邓艾指图军旅。故文本辞繁，初辞繁者，长必文丽。辩始给口，幼给口者，长必辩论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长必矜人。施发过与，幼过与者，长必好施。慎生畏惧，幼多畏者，长必谨慎。廉起不取。幼不妄取，长必清廉。早智者浅惠而见速，见小事则达其形容。晚成者奇识而舒迟，智虽舒缓，能识其妙。终暗者并困于不足，事务难易，意皆昧然。遂务者周达而有余。事无大小，皆能极之。而众人之察，不虑其变，常以一概，责于始终。是疑于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于品质，常有妙失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损害。名利之路，在于是得。是得在己，名利与之。损害之源，在于非失。非失在己，损害攻之。故人无贤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贤者尚然，况愚者乎。能明己是，莫过同体。体同于我，则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游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同体能明己，是以亲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与己体反，是以恶而疏之。序异杂而不尚也。不与己同，则虽不憎，不与己异，亦不尚之。推而论之，无他故焉。夫誉同体，毁对反，所以证彼非而著己是也。由与己同体，故证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异杂之人，于彼无益，于己无害，则序而不尚。不以彼为是，不以己为非，都无损益，何所尚之。是故同体之人，常患于过誉，譬俱为力人，则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誉，常失其实也。及其名敌，则鲜能相下。若俱能负鼎，则争胜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奋，好人行直于人，见人正直，则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讦。刺己之非，则讦而不受。尽者情露，好人行尽于人，见人颖露，则心好之。而不能纳人之径。说己尽径，则违之不纳。务名者乐人之进趋过人，见人乘人，则悦其进趋。而不

能出陵己之后。人陵于己，则忿而不服。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并在旅力，则大能奖小。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恐彼胜己，则妒善之心生。此又同体之变也。故助直而毁直。人直过于己直，则非毁之心生。或与明而毁明。人明过于己明，则妒害之心动。而众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于体则也。体同尚然，况异体乎。

夫人所处异势，势有申压。富贵遂达，势之申也。身处富贵，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国之印，父母迎于百里之外。贫贱穷匮，势之压也。身在贫贱，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堕于闺门之内。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为动静，固非众人之所及。是故达有劳谦之称，穷有著明之节。材出于众，其进则裒多益寡，劳谦济世，退则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中材之人，则随世损益。守常之智，申压在时，故势来则益，势去则损。是故籍富贵则货财充于内，施惠周于外。赀材有余，恣意周济。见赡者，求可称而誉之。感其恩纪，匡救其恶，是以朱建受金，而为食其画计。见援者，阐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将顺其美，是以曹丘见接，为季布扬名。虽无异材，犹行成而名立。夫富与贵可不欣哉，乃至无善而行成，无智而名立。是以富贵妻嫂恭，况他人乎。处贫贱，则欲施而无财，欲援而无势。有慈心而无以拯，识奇材而不能援。亲戚不能恤，朋友不见济。内无疏食之馈，外无缊袍之赠。分义不复立，恩爱浸以离。意气皆空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并至，归非者日多。非徒薄己，遂生怨谤之言。虽无罪尤，犹无故而废也。夫贫与贱可不慑哉，乃至无由而生谤，无罪而见废，是故贫贱妻子慢，况他人乎。故世有侈俭，名由进退。行虽在我，而名称在世，是以良农能稼，未必能穑。天下皆富，则清贫者虽苦，必无委顿之忧。家给人足，路人皆馈之。且有辞施之高，以获荣名之利。得辞施之高名，受余光之善利。皆贫，则求假无所告，家贫户乏，粟成珠玉。而有穷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讼。乞假无谴，与嫂叔争糟糠。是故钧材而进有与之者，则体益而茂遂。己既自足，复须给赐，则名美行成，所为遂达。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己既不足，亲戚并困。则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援，下等不推。而众人之观，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谓申达者为材能，压屈者为愚短。是疑于申压者也。材智虽钧，贵贱殊途，申压之变，在乎贫富。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质，察之寡失。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缪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与物异列。是故非常人之所见。故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譬金冰内明而不外朗，故冯唐白首屈于朗署。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犹烛火外照，灰烬内暗，故主父偃辞丽，一岁四迁。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测其玄机，明其异希。其尤奇异，非精不察。或以貌少为不足，睹靦蔑貌恶，便疑其浅陋。或以瑰姿为巨伟。见江充貌丽，便谓其巨伟。或以直露为虚华，以其款尽，疑无厚实。或以巧饰为真实。巧言如流，悦而睹之。是以早拔多误，不如顺次。或以甘罗为早成而用之，于早岁，或误复欲顺次也。夫顺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实，亦焉往而不失。征质不明，不能识奇，故使顺次，亦不能得。故遗贤而贤有济，则恨在不早拔。故郑伯谢之于烛武。拔奇而奇有败，则患在不素别。故光武悔之于朱浮。任意而独缪，则悔在不广问。秦穆不从蹇叔，虽追誓而无及。广问而误己，则怨己不自信。隗嚣心存于汉，而为王元所误。是以骥子发足，众士乃误。韩信立功，淮阴乃

震。夫岂恶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见，而奇逸美异也。故非常人之所识也。是以张良体弱，而精彊为众智之隽也。不以质弱而伤于智。荆叔色平，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不以色和而伤于勇。然则隽杰者，众人之尤也。奇逸过于众人，故众人不能及。圣人者，众尤之尤也。通达过于众奇，故众奇不能逮。其尤弥出者，其道弥远。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故一国之隽，于州为辈，未得为第也。郡国之所隽异，比于一州郡，未及其第目。一州之第，于天下为椳。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隽，椳而不可及。椳，一回反，枢也。天下之椳世有优劣。英人不世继，是以伊，召，管，齐，应运乃出。是故众人之所贵，各贵其出己之尤，智材胜己，则以为贵。而不贵尤之所尤。尤之尤者，非众人之所识。是故众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众人明者，粗知郡国出辈之士而已。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识郡国品第之隽。辈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出辈明者，粗各郡国第目之良。不能识出尤之良也。未识出尤奇异之理。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由是论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为当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观其会通，举其一隅而已。

效难第十一

人材精微，实自难知，知之难审，效荐之难。

盖知人之效有二难。有难知之难，尤奇游杂，是以难知。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己虽知之，无由得荐。何谓难知之难。人物精微，智无形状，奇逸精妙。能神而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难，固难知之难也。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况常人乎。是以众人之察不能尽备。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观采。以己所能，历观众才。或相其形容，以貌状取人。或候其动作，以进趋取人。或揆其终始，以发正取人。或揆其儗象，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细微，以情理取人。或恐其过误，以简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辞旨取人。或稽其行事。以功效取人。八者游杂，各以意之所可为准，是以杂而无纪。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但取其同于己，而失其异于己，己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创信形之误，或色貌取人而行违。又有居止变化之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阙。故其接遇观人也。随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圣人听言观行，如有所誉，必有所试。故浅美扬露，则以为有异。智浅易见，状似异美。深明沉漠，则以为空虚。智深内明，状似无实。分别妙理，则以为离娄。研精至理，状似离娄。口传甲乙，则以为义理。强指物类，状似有理。好说是非，则以为臧否。妄说是非，似明善否。讲目成名，则以为人物。强议贤愚，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则以为国体。妄论时事，似识国体。犹听有声之类，名随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随行而为之名，犹听猫音而谓之猫，听雀音而谓之雀，不知立而问之，二虫竟谓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类也。是以鲁国儒服者，众人皆谓之儒，一人而已。夫名非实，用之不效。南箕不可以簸扬，北斗不可挹酒浆。故曰，名犹口进，而实从事退。众睹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验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真智在中，众不能见，故无外名而有内实。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效立则名章。此草创之常失也。浅智无终，深智无始，故众人之察物，常失之于初。故必待居止，然后识之。视其所止，观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视其

所安。安其旧者，敦于仁。达，视其所举。举刚直者，厚于义。富，视其所与。与严壮者，明于礼。穷，视其所为。为经术者，勤于智。贫，视其所取。取其分者，存于信。然后乃能知贤否。行此者贤，反此者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试而知之，岂相也哉。所以知质，未足以知其略。略有变通，不可常准。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与游处。故视其外状，可以得一，未足尽知。或志趣变易，随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庞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悬欲，或已至而易顾，李轶始专心于光武，终改顾于圣公。或穷约而力行，或得志而从欲。王莽初则布衣折节，卒则穷奢极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变如此，谁能定之。由是论之，能两得其要，是难知之难。既知其情，又察其变，故非常人之所审。

何谓无由得效之难。上材己莫知，己难知识。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未达而丧。未及进达，其人已丧。或所识者未拔而先没。未及拔举，已先没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见赞。公叔痤荐商鞅，而魏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见亮。禽息举百里奚，首足皆碎。或器非时好，不见信贵。窦后方好黄老，儒者何由见进。或不在其位，无由得拔。卞和非因匠，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举公孙录，而为王氏所推。是以良材识真，万不一遇也。材能虽良，当遇明王。二者之遭，万不一会。知己虽遇，须识真在位，识百不一有也。虽识己真，或不在位。以位势值可荐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识己须在位，智达复须宜。或明足识直，有所妨夺，不欲贡荐。虽识辨贤愚而屈于妨夺，故有不欲。或好贡荐，而不能识真。在位之人，虽心好贤善，而明不能识。是故知与不知，相与分乱于总猥之中。或好贤而不识，或知贤而心妒，故用与不用，同于众总，纷然淆乱。实知者，患于不得达效。身无位次，无由效达。不知者，亦自以为未识。身虽在位，而不能识。所谓无由得效之难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难。是以人主常当运其聪智，广其视听，明扬侧陋，旁求俊人，举能不避仇雠，拔贤不弃幽隐，然后国家可得而治，功业可得而济也。

释争第十二

贤善不伐，况小事乎。
释忿去争，必荷荣福。

盖善以不伐为大，为善而自伐其能，众人之所小。贤以自矜为损。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彼二帝虽天挺圣德，生而上哲，犹怀劳谦，疾行退下。然后信义登闻，光宅天位。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移族灭，或逃祸出奔。由此观之，争让之道，岂不悬欤。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处下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兕虎所以攫牢槛，以其性犷噬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陵轨等，足不苟蹈，常怀退下。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独处不敢为非，出门如见大宾。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外物不见伤，子孙赖以免。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无巨细，心发扬以陵物。是在前者人害之，矜能奔纵，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毁之，恃功骄盈，人情所毁。毁败者人幸之。及其覆败，人情所幸。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小人竞进，智不相过，并驱争险，更相蹈藉。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中道而毙，后者乘之，譬兔殪犬疲，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论之，争让

之途，其别明矣。君子尚让，故涉万里而途清。小人好争，足未动而路塞。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贪则好胜，虽闻德让之风，意犹昧然，乃云古人让以得，今人让以失，心之所是，起而争之。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而留滞，故行坐汲汲，以不暇脂车。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苟矜起等，不羞负乘。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故赵穿不顾元帅彘子以偏师陷。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杀人之怒。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相如为廉颇逡巡，两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构敌难。灌夫不为田蚡持下，两得其尤。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俱自是而非彼，谁明之耶。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两虎共斗，小者死，大者伤，焉得而两全。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衅也。若本无憾恨，遭事际会，亦不致毁害。必依讬于事，饰成端末。凡相毁谤，必因事类而饰成之。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己之校报，亦又如之。复当报谤，为生翅尾。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俱有形状，不知其实，是以近远之听，皆半信于此，半信于彼。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己说人之瑕，人亦说己之秽，虽詈人，自取其詈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辞忿则力争，己既殴人，人亦殴己，此其为借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借手自殴，借口自詈，非惑如何。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己能自责，人亦自责，两不言竞，变讼何由生哉。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争者，由内不能恕己自责，而外望于人不已也。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是故心争终无休已。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曲而见轻，固其宜矣。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亲反伤也，固其宜矣。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德轻在彼，固所宜也。若德均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德均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材均而不争优劣，众人善其让。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隽等而名未别，众人恶其斗。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此二贤者，知争途不可由，故回车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贾肉袒，争尚泯矣。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虫微物耳，尚知蟠屈，况于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韩信屈于胯下之辱。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齐师之谓也。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晋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勋。屈仇而为友。相如下廉颇而为刎颈之交。使怨仇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子孙荷其荣荫，竹帛纪其高义。君子之道岂不裕乎。若偏急好争，则身危当年，何后来之能福。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大讼起于纤芥，故君子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小人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恶积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怨在纤征，则谦德可以除之。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涓涓不息，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陈余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思复须臾之忿，忘终身之恶，是以身灭而嗣绝也。彭宠以朱浮之郤，终有覆亡之祸。恨督责之小故，违终始之大计，是以宗责而族覆也。祸福之机，可不慎哉。二女争桑，吴楚之难作。季郈斗难，鲁国之衅作。可不畏欤，可不畏欤。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推让所往，前无坚敌。以自修为棚橹，物已以敬，物无害者。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

时可以静，则重闭而玄嘿。是以战胜而争不形，动静得节，故胜无与争；时可以动，则履正而后进。敌服而怨不构。干戈不用，何怨构之有。若然者悔□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色貌犹不动，况力争乎。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讹者，以己为贤，专固自是，是己非人，人得不争乎。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言险而行违，必起众而成讼矣。《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不莫能与之争。"以谦让为务者，所往而无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可由也。由于争途者，必覆轮而致祸。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空虚自矜，故为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为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于物，故为上等。愚而好胜，一等。不自量度，故为下等。贤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为中等。贤而能让，三等。归善于物，故为上等。缓己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故为下等。急己急人，二等。褊戾峭刻，故为中等。急己宽人，三等。谨身恕物，故为上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心不纯一，是为奇变。三变而后得之，故人莫能远也。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处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也不伐，获圣人之誉。不伐其功，美誉自生。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不贪其赏，嘉赐自致。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岂故不伐，辞赏，诡情求名耶。乃至直发于中，自与理会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自损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自伐而行，毁名丧。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不伐而名章，不争而理得。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退让而敌服，谦尊而德光。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避忿肆之险途，独逍遥于上等，远燕雀于啁啾，
迟鸣凤于玄旷，然后德辉耀于来今，清光侔于往代。

举贤篇

（西晋）傅玄

【原文】　贤者，圣人所欲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听。身不正，听不一，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古之明君，简天下之良材，举天下之贤人。岂家至而户阅之乎？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夫任诚，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傅说，岩下之筑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吕尚，屠钓之贱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陈平，项氏之亡臣也，高祖以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贱而自疑。其建帝王之业，不亦宜乎！文王内举周公旦，而天下不以为私其子；外举太公望，天下称其公。周公诛弟而典刑立，桓公任仇而齐国治。苟其无私，他人之于骨肉。其于诛赏，岂二法哉！唯至公然后可以举贤也。

夏禹有言：知人之则哲，惟帝其难之。因斯以谈，君莫贤于高祖，臣莫奇于韩信。高祖在巴汉，困矣。韩信去楚而亡，穷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才，穷而愿进。其相遭也，宜万里响应，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归汉，历时而不见知；非徒不见知而已。又将案法而诛之，向不遇滕公，则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萧何，则终不离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滨之饿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驱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萧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项之功立。岂萧何知人之明绝于高祖，而韩信求进之意曲于萧何乎？尊卑之势异，而高下之处殊也。高祖势尊而处高，故思进者难；萧何势卑而处下，故自纳者易。然则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难。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举咎陶难，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听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听二人何以霸也？任术而设疑也；听三人何以仅存也？从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专，致人之道博。任人之道专，故邪不得间，致人之道博，故下无所壅。任人之道不专，则谗说起而异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则殊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汤未得伊尹，而不求贤，则上下不交，而大业废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斫也。君臣易位，劳神之道也。

今人之或抵掌而言，称古多贤，患世无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诬一世，岂不甚耶？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何以知其然？舜兴而五臣显，武王兴而九贤进。齐桓之霸，管仲为之谋；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哉？

【译文】 贤者是跟着圣人一起治理天下的人才。所以古代圣王把举贤作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举贤的根本，最重要的是正其听，齐其身。身不正就会听不齐，听不一，贤者就不会到来；即使贤者来了也不会加以重用。古代的贤君圣主，挑选天下的贤才俊良，举荐天下的贤人。明君难道每家每户地去劝说吗？明君主要是开创至公的道路，秉持公平的心境，显现出一种宏大物象而招揽贤人到来，也可以说是用诚心召来的。至诚之心，可以感动天地，何说是人呢？殷相傅说，不过是傅岩之下的一位筑夫，殷高宗退而迎接，释他为相；吕尚，当过屠夫，钓叟，年且七十，周文王、周武王尊之为太公；陈平，只不过是项羽手下的一个逃亡之人，汉高祖把他作为心腹。这四位君王不因为贤人有小小的缺陷而捐弃大德，这三位贤臣不因为低贱而缺乏自信。这些人都建立了帝王继业，不也是很适宜的吗？周文王举荐周公旦，天下之人不以为私爱其子；周文王举荐姜太公，天下之人认为周文王公道。周公诛杀其弟而典刑之法立，齐桓公任用仇人而齐国大治。如果没有私心，其他人与自己的亲身骨肉是一样的。他们对赏罚，怎么会有不同的法度呢？只有至公之人才可以举荐贤人。

夏禹曾经说过，知人的人是有卓越智慧的人，惟帝更难。依据这个话来谈论问题，古代君王没有比汉高祖更爱贤，奇特贤臣，没有比得上韩信。高祖刘邦退居巴、汉，穷困之时，韩信离开楚国逃亡，穷困之时。高祖圣明，困而思士；韩信奇才，穷而图进。他们两人相遇在一起，应该说万里响应，很快就会封官委职。可是韩信归附刘邦，经历了很长时间而不被重用，不仅仅是不被赏识。不久，韩信犯法而该杀，如果不是碰上滕公夏侯婴，那么他其身难免杀戮。如果不是萧何，韩信最终难以逃出亡命的遭遇。韩信如果有幸而保全性命，不过是一个水滨的饿夫，市井中的一个胆小鬼，又怎么能够驱使人马而自立呢？韩信建立了天下之功。萧何一句话，刘邦、韩信不世之交开始，建立了平定项羽的大功。难道说萧何知人之智高于汉高祖刘邦吗？还是韩信求进的方法不如萧何呢？这主要是尊贵与卑贱的势位不同，高下之处不同。高祖势尊而位高，所以希望求进者困难；萧何势卑而处在下位，所推荐他人比较容易。既然这样，那么位居尊位的人，他接受进取之人的路子本来就困难。而处在卑下之地的萧何，他能够较容易了解韩信。过去之人，知道居在上位的人求取贤士困难，所以虚心下听。萧何明白自己容易了解韩信，所以凭借自己的地位鼎力推荐韩信。舜

帝举荐皋陶很难，但是得到皋陶之后因而招来了天下的贤人。汤王举荐伊尹很难，但是他得到伊尹因而招来了天下的贤人。所以说，举荐一人能让天下贤人唯命是听，这就是王道。举荐两人能让天下贤士唯命是听，这就是霸道。举荐三人而能让天下贤才唯命是听，这只能算是仅存之道了。重用一人何以叫王道呢？用人明白而信用全现；重用二人何以叫做霸道呢？这是他们招人之术在于任术而设疑。重用三人何以叫做仅存之道呢？“从二而术一也”。明君使用人才的道路专一，招揽人才的方法广博。任人之道专一，所以奸邪之人不得加入。招揽人才的方法广博，所以求进之路不被壅塞。使用人才的方法不专一，那么谗说之徒会起侥幸之心；招揽人才的方法不博，那么道路就会壅塞，良材就会受屈。假使舜帝未重用皋陶，汤王未重用伊尹，他们不求贤人，那么上下不得沟通，而帝王大业就会废驰。已经重用皋陶，已经重用伊尹，那么人人都各尽其力，这就代替大工匠砍伐大树。如果君臣交换位置，这就是劳神之路。

如今的人时或抵掌而谈，称赞古代有很多贤士，而忧患现代缺乏人才。这些人不去退而三省，而反而诬会一世之人，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圣人，不是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出现的。贤能之士，何世没有？怎么这样说呢？舜帝兴起而五位贤人扬名，武王兴起而九位贤人得到重用。齐桓公称霸，管仲是他的重要谋臣；秦孝公变法图强，商鞅辅佐取得成功。希望为王，王佐之才就来了；希望称霸，霸臣就出来了；希望富国强兵，能够富贵强兵的人就来了。只要需要就可以得到，唱无不和，因此知道天下并不缺乏人才。这就是“求与不求”，何必忧愁天下没有贤才呢？

唐宋元时期官训

帝　　范

（唐）李世民

【原文】　序曰：“朕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元圭锡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昔隋季版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由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搅枪而廓八紘。乘庆天潢，登晖璇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朕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译文】　我听说天地最盛大的功德是化生万物，圣人最珍贵的重器是帝位。分别其尊卑、长幼的次序，设立君主和臣僚，是为了抚养、爱护老百姓，教化和造就广大庶民。自然，若不是具有圣明和睿智，文事和武功兼备，天命所归，历数所在，怎么能够随意掌握帝王符应的灵图、占有和承受帝王之权位呢？因此，翠妫水中龙马负河图而出，是上帝褒扬唐尧的盛德；上帝以黑色的美玉赐给夏禹，是昭告他的不世功勋。周文王时红色的鸟雀口衔丹书入丰都，作为祥瑞，开启了周朝七百年的国祚；汉高祖刘邦斩蛇（白帝子）起义，表示吉瑞，肇造了前后汉（西汉、东汉）数百年的基业。从这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帝王的基业，既不是可以依靠智谋竞争来的，也不是可以凭借实力强大而争夺来的，而是承受上天的符命而得到的。

当年隋朝末世政局动荡，全国各地分崩离析，高祖皇帝以其神武有为之雄姿，正当经略天下的历史关头，承应天命而奠定我大唐的帝业，独得明道而使污浊的乱世得以澄清。但是三山五岳仍然郁而未清，日月星辰依然隐晦不明，各地的割据势力尚未荡平，战场上的风烟并未止息。太宗我以弱冠之年华，胸怀

慷慨之大志，决心安定乱世，救济苍生，亲自身穿盔甲，冒着矢石，进行战斗，傍晚面对着形如鱼鳞的战阵出击，早晨又亲临如鹤翼般的阵前对敌人进行包围。敌人无论多么强大都必然被摧毁，敌军的阵势再坚固也终不免被破。翦灭了一切敌对军事力量，天下归于一统，扫荡了一切邪恶势力，国家得以开土拓疆。不久，继承高祖之位，登上了皇帝宝座，世袭相继不绝的永久帝位，嗣继天命所归的盛大基业。内心谨慎警惧，始终如临深渊、如御朽索；一天比一天更为慎重小心，希望能善始善终。太子你从幼年时起，就倍受父母的钟爱，对中正合宜地裁置事物多有缺失，父教也有不正常的情况，从亲王的藩封中提拔起来，立为皇太子，尚不明白君臣的礼节，不知道民众稼穑的艰难。我常常为此感到忧虑，未尝不为此事而废寝而忘食，担心不已。自从轩辕黄帝、少昊金天氏以来，一直到北周、隋朝，开创帝业的开国之君，继承帝业的守成之主，兴盛衰亡，治平动乱，各种情况都载在史册，明明白白，所以我披阅典籍，考察前代君臣治乱兴衰的实迹，广泛采集历史资料，汇集其中精要的言论，编为《帝范》十二篇，以此作为对太子你的鉴诫。

君体第一

【原文】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译文】　人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家，则是君主赖以存在的根本所在。君主治国立政的基本体制法则，应当象山岳一样尊崇，巍然镇静、高峻矗立而不可动摇；应当象日月一样光明，无限明亮而普照大地。为亿万人民所瞻观和景仰，为普天之下所归化向往。君主的志向，应当宽阔广大，胸襟坦荡，足以兼容并包，涵盖万物。君主的心地应当公平正直，是非分明，足以裁定判断事物，而毫无差错。君主如果没有威严和德行，就无法招致远方的臣民；如果没有仁慈和宽厚，就无法使广大臣民感怀其浩荡皇恩。安抚优恤宗室亲族，要以仁爱之心；对待和交接臣下则要符合礼仪规范。祭祀祖先要忠孝；对待晚辈则要谦和；倾身下己，不自以为尊为智，勤于政事，孜孜图治，以行道德正义。这就是作为君主所应遵循的法则。

建亲第二

【原文】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昔周之兴也，割裳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汉初定关中，诫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铁钺之诛。此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磐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语曰："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斯二者，安国之基。君德之宏，唯资博达，设分悬教，以术化人。应务适时，以道制物。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旻以体心，则人仰之而不测；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放勋流美于前；克谐烝□，重华垂誉于后。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良为美矣！

【译文】　天地四方乃旷远极广极大之道，帝王之位为极重极大之任。旷远极广极大之道不可能以一人之力而实行统治，因此必须与人共治；极重极大之任不可能以一人之身而独居，因此必须与人共守。因而要分封亲族宗室，用以藩屏王室，安危与共，同心同力，无论国运盛衰，都一心一意，远近亲疏的亲族宗室都要相互扶持，加以任用，这样就杜绝了互相侵吞的灾祸，不会产生抗节叛逆、不遵王命等类后果。

上古时候，周朝建立之后，就划分天下的山河原野，封给同姓的宗室和异姓的亲族，内有晋国、郑国靠近王畿，夹辅王室，外有鲁国、卫国拱卫东方，作为防线和屏障，从而使周朝能够绵延长久，历数百年。到了秦朝的末世，拒绝了淳于越关于分封亲族宗室的建议，而采纳李斯关于建立郡县制的筹谋，对其宗亲不亲近，只相信自己的个人智慧，因而在国家危难之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只传了二世便导致了覆亡。这两个朝代鲜明对比，岂不是证明了实行分封制，王室枝叶茂盛，则根本牢固，不可动摇；若不实行分封制，失去了股肱（四肢）力量，则心腹就会失去依靠这样的道理吗！汉高祖刘邦刚刚平定关中之

后，就借鉴秦朝不行分封导致速亡的教训，大封其兄弟子侄等至亲为诸侯王，连城数十，超过了周朝的分封诸侯之制。大的诸侯国势力足以与朝廷相匹敌，小的诸侯国也跨州连郡，地盘广大，然而，末大根小则危险，尾大身小则难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汉初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卯巧、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六王曾怀叛逆之异志，而七国（吴国加上述六国）诸侯王发动叛乱，最后不是被斩就是自杀，这都是诸侯国地域太广、兵力过强、势力过大，积重难返所造成的必然后果。魏武帝曹操开创了魏国的帝业，却在分封亲族方面缺乏长远谋略，宗室子弟没有一户属于自己的编户齐民，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这样外面没有诸侯国大小连结相维作为屏障，内部又没有懿亲贤臣作为朝廷的根基，于是造成了帝位禅让于他人、国家覆亡于外姓（司马氏）的可悲结果。所以民谚所说的：流尽则源竭，条落则根枯，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分封诸侯王势力过于强大，则会形成祸患，后悔莫及；使其势力太小，则对朝廷起不到拱卫辅弼的作用。如此说来，不如多多地分封诸侯王，但不能使其势力过于强大，使大小诸侯之间相互镇定，同忧同乐，这样就使得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夺冤伤之顾虑，这就是分封亲族宗室所应引以为鉴的。

这两个方面（君体、建亲）是治国安邦的基石。君主之至德的源泉，只有凭借博通和练达，悬示法令，用法制来教化人民；适应时代潮流，用天道物理来裁置事物；法令要以手段含蓄，使人莫测为妙，天道物理则以光明正大为好。涵容苍天而统之于心，则民人仰望人君而不能窥测；包罗广厚之大地以为度量，则民遵循其意旨行事而无尽无涯。君主的功德广博，老百姓简直不知如何称赞它。况且使九族敦厚和睦，唐尧流播美善于前；能够淳厚和谐，虞舜博得令誉于后。不因为奸诈而破坏道义，不因为疏远而离间亲族，以神明进行省察，以道德进行抚慰，就会使家国都得以安泰，骨肉亲族没有忧虞，的确是很美好的啊！

求贤第三

【原文】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已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以明君旁求俊□，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亳，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

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译文】 君主创业和治国，必须得到忠良贤才的匡正和辅弼，如果任用得人，天下自然会晏安治平。所以唐尧任用四岳作为四方的部落首领，虞舜任用伯奋、仲堪等八个才子（八元）共理国政，以成其恭敬自持之隆，以赞其敬事节用之道。士人君子居处尘世，贤良之才安身立命，没有不是收敛翅膀，停止遨翔，隐去鳞角，安处林泉，以等待天下局势的变化；怀有卓异不凡的才华，等待时机成熟之时，才肯出仕以展雄才。所以贤明的君主广泛搜求德高望重、才智超群的人，寻访治世英才，搜罗并重用那些有才德而居于卑微地位的人，不因为其地位卑下而不任用，不因为其处身屈辱而不尊重。昔日的商相伊尹，曾经是有莘国陪嫁的奴隶；姜太公吕尚也曾是渭河岸边的一个出身微贱的老者；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也曾遭受囚禁之苦；汉初大将韩信早年也曾贫困潦倒，过着流亡漂泊的生活。然而，商汤王并不认为伊尹负鼎操俎调五味是羞辱之业，而立之为相；周文王并不认为吕尚屠牛、垂钓为耻贱之事。终于能使伊尹施其才智，献其谋略，使商朝得以昌盛；使吕尚得以辅助武王，指挥大军战于牧野，灭亡商朝，奠定周室的基业。齐国之所以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确是依靠了管仲的智谋；汉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建立刘氏王朝，的确是依靠了韩信的策略。所以说船只要直渡过大海，必定要凭借着船桨的力量；大鹤要凌云翱翔，也必定凭借着羽翼的运用；帝王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定要依赖贤臣的匡正和辅弼。因此，君主只要勤于求贤，那么治国之时便可安逸无劳，高枕无忧。即使有累千巨万的黄金珠宝，怎么能比得上济济多士的盛大、一个贤才的重要呢？这就是访求贤才为可贵的道理。

审官第四

【原文】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

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猶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译文】 设置官吏，分别职责，是为了阐扬德化，宣布风教，以治平天下。所以贤明的君主选择任用人才，就象是工巧的木匠处理使用木料，直的木材用来做车辕，弯曲木材用来做车轮，长的木材用来做栋梁，短的木材用来做斗拱、椽子，无论是曲、直、长、短的木材，都各有其用处。贤明的君主选择任用人才也象这一样，有才智的人取其谋略，愚钝的人用其体力，勇敢的人取其威猛，怯懦的人则用其谨慎，无论智、愚、勇、怯，都兼容并包，各用其长。所以优秀的工匠没有遗弃不用的材料，贤明的君主没有遗弃不用的士人君子。不因为其有一点恶迹而忽视其善良的本质，不因为其有一点小错而掩盖其大的功劳，设官分职，使各类人才都能尽其所有之才能。虽然这样，但是烹牛的大鼎是不能够用来烹鸡的；捕鼠的野猫是不能用来与野兽搏斗的；能盛一钧（三十斤）的容器是无法容纳长江、汉水的巨流的；能盛百石的车是不适宜盛数量很少的谷物的。什么原因呢？量大的东西不是量小的容器所能容纳了的，很轻的东西也不是载重量很大的容器所适宜的。如今人的才智有长有短，能力有大有小，有的统领百人还嫌不足，有的统率一人就已嫌过多。有细小才能的人不可以委以重大之任，智能低下的人不可以要求他建树巨功。君主选择臣下，授以适当的官职，臣下酌量自己的才智接受职位，这样君主委任既得其人，就可以深居高拱，唯责成其办事即可，不用辛劳就可使天下教化，这就是设官分职应审慎选用的道理。

以上《求贤》、《审官》两篇，是治理乱世的根本大计。开国立政，治理人民，要依靠股肱重臣以合乎道德；宣播风教，导化风俗，要等待贤明之人以寄托心志。所以众星虽小，但腾布于天，可以助月光之照耀；百川之水，决流于地，其流虽微，也可添注大海深洋。以海洋之深，月光之明，仍然需要借助他物而增其大、助其亮，更何况是为人之君，统御天下，统治至大至远，循理四时，以自己一颗小小的心单独运筹谋划，以综括天下万事，如果不借助众人之力，如何能取得成功！作为君主，必须首先明辨职位大小主次，审察臣下是否贤良，然后根据其才能大小长短，分别授给官爵，用人得当就会使施政顺乎民心，教化周行，用人不当则会亏坏风教，灭伤人伦。《尚书》上说：帝尧也感到知人之难，的确不可不慎重啊！

纳谏第五

【原文】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德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译文】　作为君主，高居九王之尊，听闻不广，影响其聪，视野不阔，影响其明，恐怕自己有过错而得不到规劝，自己有缺失而得不到弥补。所以古圣先王设置鼗鼓、树立诽谤木，希望得到臣下的诤言进谏，经世宏谋；倾耳聆听，虚心请教，以待忠诚正确的论说。如果这些谏言是正确适当的，即使劝谏的人是仆役奴隶或草野小民，也不可放弃而不采纳；如果谏言是不正当的，即使劝谏的人是王侯卿相，也不一定要听从。如果其议论可观，就不必苛求其思辨是否完备；如果其道理可用，就不必苛责其谏言是否有文采。至于象朱云折殿槛谏汉成帝、师经撞坏窗户谏魏文侯，汉成帝、魏文侯分别修补了殿槛、窗子作为鉴戒；辛毗引魏文帝之裾、袁盎辞却慎夫人座位，进行苦谏，最后魏文帝、汉文帝都加以宣传，以自己错误引为教训。所以忠诚的臣民能竭其心志，智慧的臣民则尽献其谋略。臣下没有不可以上达的情绪，君主的恩泽则可以遍照天下。而昏庸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对劝说他的人以帝王的权势加以拒绝，对规谏他的人则穷究其莫须有的罪名。结果使大臣们都珍惜自己的禄位而不敢进谏，小臣们则畏惧降罪甚至诛杀而缄口不言。昏君于是放纵其暴虐之心，极尽其荒淫之志，将会导致壅蔽障闭，蒙然而无所知，自以为德行超过三皇，才智高于五帝，最后落得身亡国灭的下场，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这就是拒绝纳谏的恶果。

去谗第六

【原文】　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力于市朝。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奸邪之志，恐富贵不我先。朋党相持，无深而不入；比周相习，无高而不升。令言巧色，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千臣，昭公去国而不悟；弓无九石，宣王终身而不知。以疏间亲，宋有伊戾

之祸；以邪败正，楚有郤宛之诛。斯乃暗主庸君之所迷惑，忠臣孝子之可泣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斯二者，危国之本。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犹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自庸愚，何迷之甚！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可不诫哉！

【译文】　谗害别人、奸巧谄谀之类的人，是危害国家的大敌。一朝一夕都在争夺荣华富贵，无论什么场所都在争夺权势和利禄，以其奸诈谄谀的嘴脸，憎恨忠良大臣权位在自己之上；怀着奸邪丑恶的野心，抱怨富贵荣华没有让自己抢先得到。为了私利而结为朋党，无恶而不作；结党营私，奸巧相习，无高而不升。巧言令色，以便对上司亲近；先意承旨，以便取得君主的欢心。宋昭公朝中有千名大臣，无不以君主为神圣，结果使昭公不闻其过，以致被驱逐出国，而后才有所醒悟；周宣王射猎所用的弓不过三石，左右都谄媚地说不下九石，结果使他终身自以为九石，而不自知。以外人而离间骨肉亲族，宋平公的太子终因伊戾之诬谄而缢死；以奸邪而败坏正人君子，楚昭王的左尹郤宛终因费无极的谗言而被迫自杀。这就是昏庸的君主为奸佞谗臣所迷惑，而导致忠臣孝子身丧冤海。所以丛生的兰蕙将要茂盛之际，竟被秋风所摧残；君主本想要明辨忠奸是非，却被谗臣奸人所蒙蔽。这就是奸佞之人的危害性。

以上《纳谏》、《去谗》这两篇，是区别君主昏庸、圣明的根本所在。要砥砺自己的行为风节，没有比忠正之言更为重要；而毁坏德行、消磨心志，没有比馋言、奸佞更可怕的。如今人们的面容形貌与眼睛下面一样，尚且不能自己看得见，更何况是非处于无形之中，怎么能够自己看得出来呢？什么原因呢？修饰自己的面容，人人都晓得借助于明镜；可是修养其德行，却不知道请教那些睿智之人。拒绝吸收好的东西，其迷惑是何等的严重！这大概是因为逆耳的忠言难以接受，顺心悦耳的谗言容易听从。他所难以接受的，正如苦口的良药；而容易听从的，正象甘口的鸩毒。所以说贤明的君主采纳谏言，就象疾病遇到苦口的良药而得以痊愈；昏庸的君主听从谄谀，就象是生命遭受甘甜的鸩毒而丧失。怎么能不引以为鉴戒呢！

诫盈第七

【原文】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

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绨绣，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

【译文】　作为君主，应当以俭德涵养其性，以静肃修正其身。君主节俭，就不会劳民伤财；君主静肃其身，就不会骚扰黎民。劳民伤财，就会引起民怨；骚扰黎民，就会导致政治混乱。君主如果喜欢新奇的技艺及其制品、淫佚的音乐歌舞、凶猛的鸟雀野兽，无节制地巡游各地，不按一定时间而经常狩猎，这样下去就会使徭役过于繁重。徭役过于繁重，那么民力就会竭尽；民力枯竭，那么农耕、商贾这些生业就会荒废。君主如果喜欢崇高的台榭、幽深的池馆，精雕细琢的工艺珍品，珠玉宝贝，刺绣美丽的衣衫妆饰，这样下去就会使赋税的征敛过于沉重。赋税征敛过于沉重，那么老百姓的财产就会匮乏；老百姓财力匮乏，那么就必定会产生饥寒之患。乱世的昏君，极度地骄奢淫逸，肆意地贪婪嗜欲，连宫廷的土木都穿上了丹黄色帛的刺绣衣饰，而老百姓却连粗陋的短褐布衣也无法遮体；连宫廷的狗、马都厌烦了吃谷物食品，而老百姓却连糟糠也吃不上。所以引起人神共愤，怨声载道，上下矛盾激化，其骄逸淫乐的生活尚未终结，而灭国亡身的大祸就已降临了。这就是骄奢淫逸者的大忌。

崇俭第八

【原文】　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荣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故桀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

【译文】　升平盛世的君主，都是存着节俭之心。虽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也安于俭约而又骄奢；虽聪明睿智，也安于愚拙而不取巧。不因为自己尊贵而对人骄狂，不因为自己德行淳厚而恃才傲物。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栎所做的椽子不加雕饰，舟船车舆不加装饰，衣服不加刺绣文彩，土台阶不必要过高，祭祀所用肉汁也不加料调和，古代圣王生活如此俭朴，并不是憎恶荣华，厌恶美味，而是要做到居以淡薄，行以从俭，从而示范于人。所以当时风俗淳朴，

尽人皆贤，每家都有可封爵禄的德行，这就是躬行节俭的好处。

以上《诫盈》、《崇俭》二篇，是关系君主荣辱、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奢侈、节俭在于个人，安危成败在于自己。耳、目、口、鼻、身五关收敛欲望，那么功德就会圆满而长久；千百种贪欲内攻于心，那么就会导致危险和凶残之结果。因此，高大的丹桂树生了小小的蛀虫，最终会摧毁其耀日的芬芳；含烟的火苗虽然微小，必然会发展成凌云冲天的光焰。因而可知骄奢出于心志，不加节制就会导致心志倾危；欲望生于身心，不加遏止就会导致破家亡身。所以夏桀、殷纣王恣其贪欲而祸患发生，唐尧、虞舜克制身心而福寿绵长。怎么能够不勉力从事节俭呢？

赏罚第九

【原文】 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开其利本。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译文】 上天的化育万物，正和君主抚御万民一样。上天以寒暑易节为德，君主则以仁义爱民为心。寒暑的调节和谐，那么四时都无疾疫流行；风雨的多少调和失度，那么当年就会发生饥荒。君主对臣民施行仁爱，那么人民生活不会凋蔽困顿；君主的政令不适宜合度，那么国家政治就会混乱而不和谐。防止其祸害之根源，使民不犯法；开启其利益的本源，使民各务其业；有过错就当众处置，使其折服；有功劳就公开奖赏，加以劝勉，导化众人。树立起威服，邪恶的人就会害怕；教化风行，善良的人就会得到勉励。其言行虽然适合自己却有碍于道义，也不能对他加官增禄，予以褒奖；其言行不合乎自己却对国家有利，也不能对他施加刑罪，予以惩罚。所以受到奖赏的人并不对君主感恩戴德，因为这是其建立功勋所应得的；受到处罚的人并不对君主有所怨恨，因为这是其罪有应得。因而《尚书》上说："君主赏罚得当，无偏党之私，就会使王道如天地之广大无极"。这就是赏罚所应掌握的轻重得平的标准尺度。

农务第十

【原文】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

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可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慑軏，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著，则遐迩宅心；劝穡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下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猶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译文】　民以食为天，政以农为本。仓库充实，生活富足，人民就会懂得讲究礼节；衣食缺乏，生活无着，人民就可能顾不得廉耻。所以古代帝王为了劝民农桑，要在规定时间内到都城东郊进行亲自耕田的礼仪活动，恭敬地授予人民农耕的节气时令。国家如果没有足够九年之用的储备，就不足以预备水旱灾荒；家庭如果没有足够一年之用的衣服，就不足以预备寒暑之用。然而，人民没有不放弃农耕而舞刀弄剑，放弃实在稳妥的而从事虚伪风险的生业，以追求技艺奸巧之利，荒废了作为国家统治基础的农桑，结果是一人耕种而百人消费，其危害简直比秋季吞食苗心的蝗虫还要严重。不如禁绝浮华之务，劝课农耕纺织，使人民都还其本业，风俗则返朴归真，这样相互都怀着仁义之心，永远杜绝贪婪残忍之途，这就是务农的根本所在。

以上《赏罚》、《务农》两篇，是端正世风民俗的关键所在。抚育天下百姓，只有借助威权和恩惠。恩惠可以使人民归向，那么特殊粗陋的习俗也会导化改易，就象春日照耀在披霜的大地；威服可以使人民畏惧，那么再强悍邪恶的人也不免如牛马惧伏于辕端横木一般，就象在雷霆震怵的情况下，立足于利刃刀山之上。作为君主，必须要威刑和恩惠并施，阳刚与阴柔并用，对触犯五刑的人只在衣饰上画出标志，而不去执行刑罚，能移置巨木者奖予黄金，明令不欺。这样赏罚分明，尔后善恶就会有所分别；仁爱与诚信都很卓著，远近的人民就会诚心归向。使老百姓都勤于稼穡，专力务农，就不会有饥寒之患；遏止奢侈，禁绝豪华，就会大兴丰厚之利。且君子教化天下，犹如风吹草倒，如果上不节制其心，那么下面就会多放逸其心志。君主不自我约束，而仅仅禁止别人为非作歹，这就好像面对燃烧的大火，添加柴薪希望制止其光焰；污浊的池沼，搅动其波浪希望澄清其水流，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不如先正其自身，那么别人就不待多言而自然教化了。

阅武第十一

【原文】　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彫；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遂以丧邦。何则？越习其威，徐忘其备。孔子曰："不教人以战，是谓弃之。"故知孤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

【译文】　军队和兵备，是一种象征凶事的国家机器。土地虽然辽阔，幅员广大，但如果穷兵黩武，就会使民生凋残；国家的四方边境虽然相安无事，但必须居安思危，提高警惕，如果忘却战争，疏于边防，那么人民就很危险了。凋残不是保全民生的方法，危险也不是抵御寇敌的办法；不可因其全而消除，也不可因其常而运用。所以在农事的间隙就讲习武事，以练习其军事威仪；每隔三年就要对军队进行一次整顿，以分别其等第优劣。因此，越王勾践伏身车前，对见敌而有怒气的蛙虫表示敬意，故能得士卒之死力，最终成就了霸业；徐偃王修德行义，而不明武备，最终却被亡国丧身。什么原因呢？越王勾践修习其军事威仪，而徐偃王却忘记了进行战备。孔子说："驱使未经训练的民众去作战，等去糟踏其生命"。由此可知，练习弓马刀剑，树立军事威仪，始终不忘战备，以有利于天下，这是用兵的重要环节。

崇文第十二

【原文】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馀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

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哲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然猶之尽美之踪，于焉多丑；尽善之道，顾此怀惭。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译文】　大功告成，就要设置献功之乐；天下既定，就应制定礼义法制。礼乐的制作，要以儒家规范为根本原则。弘广风化，导引习俗，没有胜过文治之术的；宣示政教，训诲庶民，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通过文治之术，可以隆盛治国之道，通过学习，则可以光显身名。不亲临幽深的山谷溪流，不知大地之厚；不游学博览，写作文章，不知道智慧的源远流长。虽然这样，但是质地优良的吴地竹竿，不凭借括翎，也做不成上好的箭；虽有明辨是非的本性资质，如不经常学习，也不能做到真正的圣明睿智。因此，古代的国家要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培养良才的辟雍，广泛浏览诸子百家之学，精心研修儒家六艺之学，悠闲清静而心知天下之事，无所作为而通晓古今治国的经验。声名远扬，光耀后世而不朽，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得到！这就是崇尚文教的治国之术。

以上《阅武》、《崇文》两篇，交替运用以利国家的统治。至于说象战争的氛围笼罩全国，要在具体的战斗交锋中决定成败；整个天下鼎沸大乱，要在一次战阵中决定国家兴亡，在这种历史紧要关头，就要重视武备而轻视文教。等到天下安定之后，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尽，就要偃息武功的余威，而施行文治，以教化天下，到了这个时候，就要轻视武功而重视文教。由此可知，文治、武功这两种办法，缺一不可；其运用要根据时势而定轻重缓急，各得其宜。文武两个方面的人才，都不可有所偏废啊！

论御臣之术

（唐）魏徵

【原文】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逢、比干矣；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份，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起然立乎荣显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励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闲，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贤嫉能。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听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

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邪佞，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馀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人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译文】　臣闻：了解臣下莫如君王，了解儿子莫如父亲。父亲不能够了解他的儿子，那么他就无法和睦一家人；君主不能了解他的臣下，那么他就无法统一万国。万国安宁，一人有庆，必定借助忠良来辅佐。俊杰为官，那么各种业绩就会出现。无为而化。所以尧舜文武，被前代典籍记载下来。知人为哲，贤士满朝，巍巍之功，召光焕美。既然如此，那么回岳九官，五臣十乱，难道只产生在古代吗？难道当世没有吗？在于求与不求，好还是不好而已。何以这样说呢？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的良马，西方的猛犬，有的没有足，有的没有情感，生长在八荒之表，遥遥万里外，不断进贡，不绝于路，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中国国君爱好吧。当官的人，思想得到国君的嘉奖，饱食君王的俸禄，以义率领，什么事情办不到呢？下臣以为，与之为忠，则可使跟龙逢、比干相比；与之为孝，则可使跟曾参、子骞一样；与之为信，则可使像尾生、展禽一样；与之为廉，则可使和伯夷、叔齐一样。但是如今的群臣，很少有忠贞卓越之士，大概是由于求之过急、励之未精的缘故吧！如果以公忠加以鼓励，期望远大，各守职位，各行其道。尊贵的看他的举止，富裕的看他的修养，居住之时就看他有何爱好，学习的时候看他怎么说话，贫困的时候看他不接受什么，低贱的时候看他不干那些事。根据他的才能来进行取舍，根据他的才能来加以任

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提拔按照“六正”，禁戒按照“六邪”，那么不用严法而自律，不用鼓励而自勉。所以《说苑》说：“人臣的行为，有六正六邪。按照六正行事则得荣，违反六邪则受辱。”什么叫“六正”？一叫做萌芽未动，形态未现，一下子就看到了存亡的机厉，得失的关键，防患于未然，让主上安然立足于荣华之位，像这样就是圣臣。二叫做虑心尽意，日进善道，用礼义来劝勉主人，用长策来晓喻主人，顺乎正道，匡正邪恶，如此的人叫做良臣。三叫做夙兴夜寐，进贤不懈，多数称颂过去的善事，用它去鼓励主人的意思，如此的人叫忠臣。四叫做明察成败，防患于未然，阻塞漏洞，绝其根源，转祸为福，让君主无忧无虑，这样的人叫做智臣。五叫做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让赐辞禄，饮食节俭，像这样的人叫做直臣。六叫国家昏乱，不阿谀奉承，敢犯主人之颜，面陈主人过失，专心公事，与君共荣辱，详查备细，这样的人叫做贞臣。这就叫“六正”。什么叫“六邪”呢？一叫贪爵恋禄，不做公事，与之浮沉，左顾右盼，如此的人叫做具臣。二叫做主人所言，都称善言，主人所为，都说可行。窥视主人之好而献上，以便快主人耳目。苟且偷安，与主作乐，不顾后患。这样的人叫谀臣。三叫做内心阴险，外貌谨慎，巧言令色，妒贤嫉能。主人想进达，他就明言其美，隐去恶处。主人欲退，他就寻找其过，隐去好处，让主子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叫做奸臣。四叫做用智饰非，用辩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乱在朝廷。如此之人叫做谗臣。五叫专权擅政，以轻为重；私门结党，以公肥私；擅持主命，自显尊贵。如此的人叫做贼臣。六叫做以邪佞陷主人，陷主人为不义。朋党比周，蔽主人之明，致使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让他的主人恶名广布境内，传于四邻。如此之人叫做亡国之臣。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六邪”。贤臣信守六正之道，不干六邪之事。所以上面安心而下面理顺，生则欢乐，死则见思，这就是臣人之术。《礼记》说：“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既然如此，下臣情感的真假，知道也不是难事。设礼而等待，执法而戒禁。忠心行善之人受赏，刻意作恶之辈严罚。谁敢不希望如此，不愿为国家出力。国家思想进忠良之士，退不肖之徒，十多年了，只听说话，不见贤人，为什么呢？说的是一样，干的又是一样。说话是，是出于公道；行为非，干的歪门邪道。是非混淆，好恶攻伐。这些事虽有罪，但是还不至于加刑；犯罪虽不大，但难免受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有的以小恶而捐弃大善，有的以小过而丢弃大功。这就是人们所说君王行赏赐不可以无功受禄，君王处罚不可以因功而得免。赏赐不足以鼓励善行，惩罚不足以禁止作恶，这样而希望邪恶和公正不互相混淆，难道还行吗？如果赏赐不漏落疏远，惩罚屈服权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正名，循名求实，那么公正和

邪恶就会分明，善恶就会弄得清。而后取其实在，不尚华美，处其厚，去其薄，那么不言而教化，一个月就可知道了。如果只爱美锦，不为人择官；有至公之言，没有至公之实；喜爱而不知厌恶，憎恶而不知其善；徇私情而近奸佞，背离公道而疏远忠良，那么夙夜不怠，劳神费力，要寻找至理，到哪里去找呢？

谏政理书

（唐）陈子昂

【原文】　月日，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陈子昂谨冒死稽首再拜献书阙下。臣子昂西蜀草莽贱臣也。以事亲馀暇，得读书。窃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观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自伏羲神农之初，至于周隋之际，驰骋数百年，虽未得其详，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后化之，过此已往，亦无神异。独轩辕氏之代，欲问广成子以至道之精理于天下。臣虽奇之，然其说不经，未足信也。至殷高宗亦问傅说，然才救弊，未能宏远。自此之后，殆不足称。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见也。岂知霑沐圣化，未夭天年，幸得游京师，睹皇风，亲逢大圣之沼布于天下。问道贤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调元气？贱臣孤陋，诚未足知。然臣窃观自古帝王，开政之原备矣。未有能深思远虑独绝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贱臣不胜区区，愿竭固陋，以闻见言之。虽未足对扬天休，然或万一有可观者，敢冒昧阙庭，奏书以闻。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

臣闻之于师曰：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见人之通于天也，天之应乎人也；天人相感，阴阳相和，灾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遂作。则观象于天，察法于地，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于是养成群生。奉顺天地，故人得安其俗、乐其然、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元气以正，天瑞降、地符升；风雨以时，草木不落，龟龙麟凤在郊薮矣。洎颛顼唐虞之间，不敢荒宁，亦克用理，故其《书》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人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殷政微丧，桀纣昏暴，乱于天道，杀戮无罪，放弃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殚天下之货，作为瑶台，起乎瓊室；极荒淫之乐，穷耳目之玩。倾宫之女，至数千人；奇技淫巧，以亿万计。信巫鬼，听谗邪，遂为糟酒丘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饮者三千人。龙逢不胜其忧，谏而死；箕子不堪其愤，囚为奴。是以阴阳大乖，天地震怒，山川鬼神，发见灾异，疾疫大兴，妖孽并作，而桀纣不悔，卒乃灭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创业，顺天应人，诚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泽休泰，兴乎

颂声。成康之时，刑措三十馀年，天人之道始和矣。幽厉之末，复乱厥常，苛慝暴虐，诟黩天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人以愁怨，疾厉为作，故其《诗》曰："昊天下傭，降此鞫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后，为瘥为瘵。天地生人之理，复悖于兹矣，呜呼！岂不哀哉。近者有隋氏，亦不克终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为家，方将对越天人，传之万代。至炀帝承平，自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欲穷宇宙之观，极游宴之乐，以为人主之急务也。于是乃凿御渠，决黄河，自伊洛之间而属之扬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泄，炀帝方欣然以为得计。将后宫采女数百千人，遂泛龙舟，游三江五湖之间，当其得意也。视天下如脱屣尔，其后百姓骚弊，灾变数兴，吏人贪暴，其政日乱，阴阳感怒，彗孛以出。炀帝不悟，自以为天下安于泰山，方率百万之师，而有事于辽东，当时山东，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厌暴政，人怀乱亡。故辽东之役未归，而中国之难已起，身死逆手，宗庙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际，观祸乱之由，迹帝王之事，念先师之说，昭然著明信不欺尔。不意陛下以大圣之虑，见天人之心，将欲调元气之纲，返淳和之治，自非陛下合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谁能眇然远思，欲求大和于元气哉？此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胜大愿。愿陛下为大唐建万代之策，三圣之功，传乎子孙，永作鸿业，千百年间，使继文之主有所守地。非甚无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务之哉？臣伏见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统，封于泰山，盛德大业，与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宫。遂朝上帝，使万代鸿业，今犹阙然。臣愚意者，岂非天皇大帝知陛下圣明，必能起中兴之化，留此感德，以发挥陛下哉？不然，何所与让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调元气、睦人伦，跻俗仁寿，兴风礼让，舍此道也，于何理哉？故臣不胜区区蝼蚁之诚思，愿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鸿业。于国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兴三皇五帝之事，与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黄帝合宫，有虞总章，唐尧衢室夏后世室，群圣之所以调元气理阴阳于此教也。臣虽未学，窃尝闻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则焉，有阴阳之统焉，二十四气八风十二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备。故顺其时月而为政，则风雨时、寒暑平，万物茂畅、五谷丰登，元气不错，阴阳以和。逆其时而为政也，则水旱兴，疾疫起，虫螟为害，霜雹成灾，阴阳不和，元气以错。故皆者圣人所以为教之大业也。是以臣愿陛下为大唐建万代之策者，意在兹乎，意在兹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废其言，乞以臣此章与三公九卿贤士大夫议之于庭。倘事便于今，道不违古，即请陛下征天下鸿生钜儒、贤良豪杰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术者，与之按《周礼》、《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来，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銮舆、驾苍龙、载青旗、佩苍玉，以三公九卿贤士大夫、鸿儒硕老衣冠之伦，朝于青

阳左个，负斧扆、凭玉几，南面以听天下之政。于是遂发大号，宣布四方，使各顺十二月之令，无敢有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无失经纪，以初为常。陛下遂躬藉田亲蚕，以劝天下之农桑；养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讼恤狱，以息天下之淫刑；除害去虐，以正天下之仁寿；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兴廉，以除天下之贪吏；矜寡孤独、疲瘝羸老、不能自存者，赈恤之；后宫美人，非三妃九嫔八十一御女之数者，出嫁之；珠玉锦绣雕琢技巧之饰，非益于理者，悉弃之；巫鬼淫祀，诳惑良人者，禁杀之。陛下务以至诚，躬服质素，以为天下先。愚臣以为不出数年之间，将见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际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后作雅乐，诘粢盛，宗祀天皇于明堂以配上帝，使万国各以其职来祭，岂不休哉！臣伏雅陛下至德明圣，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窃以为此化一成，则人伦之道自睦、刑罚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兴、远淳之途可见。仁寿礼让、稼穑农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贱臣未得为陛下一二论之。何者？圣人之教，在于可大可久者。故臣愿陛下振领提纲、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窃独有私恨，陛下方欲兴崇大化，而不知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陛下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闻天子立太学可以聚天下英贤，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礼，于是兴焉。揖让樽俎之节，于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贤臣，由此道也。今则荒废，委而不论，而欲睦人伦、兴礼让，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岂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轻礼乐哉？臣所以独窃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诏天下胄子，使归太学而习业乎？斯亦国家之大务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尽者，恐烦圣览。必陛下恕臣昏愚，请赐他日，别具奏闻。

【译文】　月日，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陈子昂谨冒死稽首再拜献书阙下：

臣子昂西蜀草莽贱臣也。

因为事奉双亲余暇，得机读书。私下喜好三皇五帝霸王的经历，欢历丘坟，旁观历代史册，查政理的原本，得兴亡的根柢。自伏羲神农以来，直到周隋之际，不觉已经数百年了，虽然尚未得其详尽，也大概可知其大略。历朝历代，没有不先从人情出发，而后进行教化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神异之处。只有轩辕氏的时候，想问个成子天下的至道精理。下臣虽然奇之，但是这种说法欠详，不足全信。至于段高宗亦问傅说，选取才人救弊，未能达于宏远。自此以后，实不足称道。我经常居住山谷，希望报效朝廷，但常恐不能得以相见。那知皇天圣化，我以夭夭之少年，幸得游京师，目睹皇家风彩，亲听皇上诏布天下。问道于贤大夫说：何道可以调元气？贱臣孤陋寡闻，的确不足知道。然而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建国之道已经完备。深思熟悉，独绝古今的人，没有人比得上当今圣上。所以贱臣不胜位置低下，愿意竭陈国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奏知皇

上。虽然不足宣扬天休之理，然而或许可以有万一可观，斗胆冒昧于庭，奏上皇帝。切望皇帝太后稍加留意。

下臣从先生那里听说：元气是天地之始，万物之祖，是王政的最为最重要的根柢。天地之道，没有比阴阳更大的。万物之灵气，没有比百姓更重要的。王政最重要的，没有比安定百姓更为重要的。所以人心安定就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就会天地承平，天地承平元气就正。因此古代帝王，看到人通于天宇，天宇应乎人性；天人互感，阴阳相和，灾害因此不会产生，嘉祥吉兆因此出现。观象于天，察法于地，形成天地之道，辅作天地之宜，和睦左右之人，因而养成天下百姓。元气正，天瑞降，地符升；适时风雨，草木不落，免龙麒麟凤凰列于郊外。到颛顼唐虞之际，不取荒宁，专心致理，所以《尚书》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人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就得到了"和"了。到了夏德衰弱，殷政丧亡，桀纣昏暴，乱天道，杀无罪，弃忠良，竭尽天下百姓的力气，用尽天下人的财物，建造瑶台、琼室；极尽荒淫之乐，穷尽耳目玩好。整个宫殿，宫女多达数千；奇技淫巧，数以亿计。信巫祝，听谗言，建造糟酒丘池；箕子难以忍耐，直言上谏，被囚为奴。因此阴阳相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灾异习见，疾病流行，妖怪并起，但是桀纣不思悔改，最后国灭身死。这就是天地人失和。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开基创业，顺应上天，合乎民意，忠厚信诚，德及百姓，恩泽禽兽，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成康时代，三十余年，天下人道冒和。幽王厉王的时候，祸乱又起，暴虐乖戾，辱没天地，百川泛滥，山崩地裂，人心愁怨，疾病大作，所以《诗经》说："昊天下傭，降此鞫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后，为瘥为瘵。"天地人生的道理，又从此悖逆。呜呼，岂不悲哀。近者来说，隋代以降，不经其初。隋父帝统一天下，以天地六合为一家，正要重建天人之机，传世万代。到了隋炀帝，即位承平，自以为贵为天子，拥有四海，企图穷尽宇宙之观，享受游宴的欢乐，把这些当成是天子最重要的事情。隋炀帝开修运河，决堤黄河，从伊洛开始直到扬州。百姓筋疲力尽，天地宝藏尽泄。隋炀帝欣然以为得计。他带着后宫美女数百千人，泛龙舟，游乐于三江五湖之间，自以为何等得意。隋炀帝视天下为草鞋，因而百姓骚乱，灾变屡起，官吏贪暴，政事日乱，阴阳失和，慧星出现。隋炀帝执迷不悟，自以为天下安如泰山，率师百万，兵伐朝鲜。山东之民，父子不能相保。上天厌恶暴政，民众揭竿而起。所以征伐朝鲜之师未回，国中之难早起，身死人手，宗庙绝嗣，这是什么缘故呢？逆天理背人伦。因此我经常察看天人之际，观测祸乱的根由，访查帝王的事，念叨先师的学说，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表明不敢欺骗他人。想不到皇上以圣人之虑，拥日月之明，哪个能够渺然远虑，寻救元气的大和呢？这就古代的伏羲氏之所以成为三皇五帝之首的

缘故。下臣愚昧，难如圣愿。切望皇上为大唐王朝建立万代良策，重建立代之功，传给子孙，永作皇家基业，千百年间，让继位之主有地可守。不是非常无道，不会失去大位，陛下引以不注意这个吗？下臣看到天皇大帝得到天地的正统，封禅泰山，盛德流币，可以与天地比隆。但是皇上还没有建造明堂之宫，就去朝拜上帝，使万代伟业，至今尚缺。下臣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天皇大帝知道皇上圣明，一定能够担起中心重任，留此憾德，让陛下发挥。否则，怎么还没有修建呢？如今陛下准备调节阴阳元气，和睦人伦，延年益寿，移风易俗，舍此不为，又去干什么呢？所以不胜区区蝼蚁的忠诚之思，希望陛下追念先帝的美意，恢复大唐的伟业，在国都的南郊建立明堂，让宙宇黎元，遥远夷胡，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知道，陛下兴三皇五帝之事，与天地更始，实在是太盛大了。古时候黄帝建宫，有虞总章，唐尧通塞成了夏后世之室。群圣之所以调元气理阴阳就是从此开始的。臣下虽然无学，曾闻明堂的制作之理，其中有天地之则，有阴阳之统，有二十四气，八风，十二月，四时，五行，二十人宿，无不具备。所以顺应其时，月而为政，风雨质时，寒暑协调，万物茂盛，五谷丰登，元气正位，阴阳调和。逆其时为政，就会水旱发生，疾病流行，虫螟成害，霜雹成灾，阴阳不和，元气错乱。所以古代圣人因此为教而兴此大业。因此，下臣希望陛下为大唐王朝建立万代之第者，其意就在这里。陛下如果不因为下臣低微而废臣言，乞请把下臣的这道表章交给三公九卿贤士大夫在朝廷上讨论。如果此事对今天有利，其理不违古代圣人之意，就请陛下征请天下鸿生大儒、贤良豪杰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术的人，按照《周礼》、《月令》而建造明堂。下臣知道天下庶民百姓必来，不久即可建成。正月孟春，陛下乘龙舆，驾苍龙，载青旗、佩苍王，按照三公九卿贤士大夫，鸿儒硕老衣冠之制，朝于青阳，负斧屏，凭玉几，南面听天下之政。于是下发号令，宣布四方，使之顺应十二月之令，不敢违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不失经纪，以初为常。陛下躬耕桑田，亲自养蚕，鼓励天下农桑之事，抚养三老五更，教导天下广行孝悌之义；明讼恤狱，停止天下谣刑；除秽去虐，以正天下仁寿；修文尚德，禁止天下干戈；察孝兴廉，除去天下贪官污吏；怜惜孤独，赈济万民；后宫美人，除去三妃九嫔八十一御女之外，全部出嫁；珠玉锦绣雕琢技巧之类，对益理无用的东西，全部弃之；巫鬼淫祀，诳惑良人的人，禁止杀绝。陛下一定要至诚至信，躬至素服，以天下为先。下臣认为，不出数年之间，必然见到天下太平。天人合一，鬼神之望充塞，然后作雅乐，诘粢盛，祭祀天皇以配上帝，让万国来祭，岂不美哉！陛下至德明圣，没有人能超越之道。所以臣认为用此风化一成，那么人伦之道和睦，刑罚之原自息，兵革之事不兴，太平之途可见。仁寿礼让，稼穑农桑，不言而自来。因此，贱臣还未与陛下议论一二。为什么呢？圣

人之教，在于可大可小，可长可久。所以下臣陛下提纲挈领，让天下自理。然而独有私恨，陛下方欲兴崇风化，而不知国太学之废，积累了很久时间了。堂宇芜秽，人踪全无。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陛下明诏尚未提交此事，愚臣所以私下遗憾。臣闻天子设立太学可以聚积天下英才贤士，是国家政教之首。所以君臣上下之礼，因此兴起。揖让樽俎之节，因此产生出来。因此天子可以得贤臣，由此来也。如今已经荒废，弃而不论，而欲和睦人伦，兴礼让，这岂不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吗？况且，君子三年不为礼，礼乐就坏了；三年不为乐，乐礼就坏了。天子之政而轻礼乐，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臣下独自有憾事之所在。陛下为何不下诏天下嗣子后代，让他们重归太学而学习呢？这也是国家的第一要务。下臣愚蒙所说，事情未尽其意，恐劳圣览。陛下恕臣下昏愚，请求另赐他日，再具奏闻。

贞观政要

（唐）吴兢

论君道第一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谤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当国君的法则，必须先保存老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如果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折，上边治理好了下边反而混乱的。我经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不在自身以外的事物，大都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假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沉溺于歌舞美女，那么所想得到的多了，所损伤的也就大了。这既有害于国家的治理，又侵扰百姓。况且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就会使万民离心涣散，怨恨既然产生，叛逆的事也就会出现。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谏议大夫魏征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它事物。过去楚国聘用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用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效果怎样？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懂得的，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曰：‘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昔

尧、舜之世，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说：“怎样叫做圣明君主和昏庸君主？”魏征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诗经》说：‘先辈有这样的话，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代尧、舜的时候，广开四方贤路，招纳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视听，了解各地情况，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知晓，因此共工、鲧这类人，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就不是这样，他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的话，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都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重用侯景。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所以国君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那权势很重的大臣就不能堵塞下情、蒙蔽君主，而百姓的呼声必能上达国君了。”太宗很称赞魏征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文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文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

【译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帝王的事业，开创和保持哪一样事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路英雄竞相起兵，被攻破的才能降服他，被打败的才能制伏他。从这说来，创业艰难。”魏征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那些昏乱狂暴的人，百姓就乐于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奉与，故创业不算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志趣趋向骄奢淫逸。老百姓希望休养生息，但各种徭役却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疲敝，而奢侈的事务却一刻不停；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由这里产生。以此而论，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太宗说：“玄龄过去

跟随我平定天下，饱尝了艰难困苦，出入于万死之中，侥幸地得到一条生路，所以看到的是创业的艰难。魏征和我一起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既然已经过去，保持已建立的功业这一难事，我应当考虑与你们一起谨慎地对待它。”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我看，自古以来，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承继国家大业，坚持礼乐制度，维护国家法令条文，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居帝位而治理天下的君主，都希望自己的美德能与天地比配，自己的高明能与日月齐辉；根本牢固能支持久远，传帝位没有穷尽。然而，能善终的人却很少，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前代亡国的教训不远，可以用来说明。

【原文】　昔在有隋，统一环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是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译文】　过去的隋朝，统一天下，军队强大，三十多年间，隋朝的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将它抛弃，全为别人所有。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得到治理，百姓安宁，而不希望国家长久，故意要推行夏桀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他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后患。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珍宝。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献媚进谗的人必定得到他给予的福禄，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上下之间互相蒙蔽，君臣的礼义就相背离，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国土分崩离析。于是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竟

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能不痛心吗？

【原文】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搆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以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格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孙谋，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译文】 有非凡才能的人，顺应时机，拯救危亡的国家和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倾覆的国家重新被匡正，松弛的道德规范重新得到恢复，远方的人前来朝拜，近处的人安居乐业，国家达到治平没有超过一年；战胜残暴，消除杀戮，也不需要百年。现在，隋朝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被全部占有了；奇珍异宝，全部收藏了；宫中美女，全部侍候在国王的身旁了。举国之内，都是君王的臣子与奴婢，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常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美德而不自恃。烧掉鹿台的宝衣，毁掉阿房宫的宽广宫殿，从那峻伟的宫殿上看到危亡的因素，想到居住低矮宫室的安全，那么，自身的精神修养就能对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思想也就暗暗与百姓相通，从而达到无为而治，这是以德治国的最好办法。假若既成的东西不去毁坏，仍然保持它旧有的面貌，免除那些不急于要办的事，减了再减。即使简陋房屋与华丽宫室相间杂，玉石栏杆与泥土台阶相参和也不计较，百姓高兴的事就派他们去做，而且不要耗竭他们的精力。常常想到居住的人虽然舒适安逸，而作工的人却非常辛苦，这样，百姓就会高兴地像儿子趋奉父母那样归附国君，所有的人都仰仗国君而性情归于纯朴，这是以德治国的次等方法。如果君王有一念之差，不善始慎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认为上天的旨意可以依仗，忽略了宫室应该奉行节俭，一味追求华美的宫室，凭借它的基础而扩建，使旧有的规模增大，而且装饰更华丽。类似这样增长，不知道停止和满足，百姓看不到君王的美德，相反只听到不断征发劳役的消息，这是最下等的治国方法。这种

办法就像背着木柴去救火，扬起沸水来止沸，用残暴来代替残暴，与原先的混乱同出一辙，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这样下去，继前朝而为君的，还有什么业绩可以显示呢！君王没有可以显示德行的业绩，就会使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百姓怨恨、神灵发怒，灾难和祸害就一定会产生。灾害一旦发生，那么叛乱一定会暴发，叛乱既然暴发，而能够使身体、名誉都得到保全的实在太少了。顺应上天旨意而改朝换代之后，帝业将兴隆七百年，并遗留给子孙，使它传到万代。国家的基业难于取得却容易丧失，能不认真思考吗？

【原文】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译文】　这个月，魏征又上疏说：

我听说，希望树木长得茂盛的，必定要使树根牢固；要想河水流得远的，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要想国家政局安定，一定要多积道德、仁义。源头不深而希望河水流得远，树根不牢固而希望树木长得繁茂，道德、仁义不深厚而希望国家安定，我虽然卑下愚蠢，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圣人呢？国君担负着国家重任，居于全国举足轻重的高位，要想秉承上天的大德，永久地保持无边的福禄，而不考虑安乐时想到危险，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不能积累深厚的美德，理智不能战胜贪欲，这也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流得长远一样。

【原文】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译文】　许多国君，秉承上天的使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谨慎行事、德行显著，而大功告成之后，就德行开始衰减的。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难道不是夺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中，必然竭尽诚意来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

视他人。当竭尽诚意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疏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办法应付，内心里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谨慎。用腐朽的绳索去驾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原文】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统治百姓的国君，假若能在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想到知足而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而役使百姓时，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得到安定；想到地位高而危险性大时，就应该谦虚和蔼，并加强自身修养；畏惧自满遭损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容纳百川的度量；陶醉于游乐、打猎的欢乐时，就要想到古代帝王、诸侯一年中只出猎三次的限度；担忧自己松散懈惰时，就时刻想着办事必须慎始慎终；忧虑上下闭塞时，；就想到要虚心采纳下属意见；想到谗言的危害性时，就应思考端正自身，斥退邪恶；将要施行赏赐时，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高兴而乱赏；将要处罚时，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恼怒而滥罚。总的做到这“十思”，发扬多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职，选择好的意见照着去办，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竭尽他的智谋，有勇力的人就会竭尽他的力量，仁德的人就会努力宣传他的仁慈，诚实的人就会以忠心报效国家。文武百官争先恐后地为国出力，君臣之间相安无事，这样就可以尽量享受巡游出猎的快乐，可以像赤松子、王乔一样延年益寿，像虞舜那样弹起五弦琴，唱起《南风》歌，垂衣拱手，不说教就使民风淳化。何必再去劳费精神，冥思苦想，代替下属去处理事务，役使自己聪明的耳目，毁弃无为而治的好办法呢！

【原文】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

非贻厥子孙者也，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词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颠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陈也，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韦、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盛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译文】　唐太宗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征说：

我看到你屡次上书，实在非常忠诚。你的言论很切合实际，我翻阅时竟然忘记了疲倦，常常直到深夜。不是你关心国家的感情深厚，重大义而开导我，怎能将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给我看，补救我的不足呢？我听说，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再留心治国。晋朝丞相何曾在一次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上朝见主上，他都不商讨治国的长远之策，只是说些平常话，这不是能把江山遗留给子孙的人，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又指着他的所有孙子说：“这一辈人一定遇到乱世而死。”到何曾之孙何绥，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滥用刑法杀死。前人写的史书赞美何曾，认为他有先见之明。我看不是这样，我认为何曾不忠于他的国君，罪恶是很大的。作为人臣，上朝时应考虑为国尽忠，退朝后应考虑修身补过。国君有美政要顺势助成，国君有过失要匡正补救，这是君臣同心治国的方法。何曾官位高至丞相，地位高而名望重，应该直言不讳、严正劝谏，论述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如今退朝后才发出那番议论，在朝廷上却没直言劝谏，把这样的人当作明智者来赞美，不是很荒谬吗？国家危急而不扶助，怎能用这样的人当丞相？你所陈述的意见，使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我将放它在几案上，就像西门豹身佩软皮、董安于佩戴强弓那样，随时警戒自己。必定可望在这方面及时弥补，收到效果。我以年终为期，不让“康哉良哉”这样的歌，只在虞舜的时候盛行。君臣之间如鱼如水的关系，终于明显地出现在今天。回答你的善言虽然迟缓，但希望你仍然不怕冒犯，毫不隐晦地直言得失。我将虚怀若谷，安定心志，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则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保持已经取得的政权是困难还是容易？”侍中魏征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臣下的意

见，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征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采纳意见。等到安定快乐的时候，就松弛懈怠下来。对陈奏事情的人，只准他们战战兢兢、谨慎畏惧地说话，照此下去，国势就会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衰落，因此走到危亡的境地。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

论政体第二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多斜，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我从小就喜好弓箭，自认为能全知它的奥妙。最近得了十多张好弓，拿它给造弓的匠人看。匠人说：‘不是好材料。’我问这其中的原故。匠人说：‘木料中心不正，就使木纹歪斜，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领悟到它的道理。我用弓箭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箭够多了，却还不懂得弓的奥妙；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不长，所懂得的治国道理，本来不如我对弓的了解；品评弓箭尚且失之正确，更何况治国的道理啊！”此后，太宗诏令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每次召见他们，都赐给坐位，与他们一起谈话，询问外面的事，务必知道民间疾苦和政治教化的得失。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发出的各种文告，门下省颇有些意见不一致的，有时互相都有错误疏失，而能用不同意见来

纠正。原先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本来是互相防止过失错误。人们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本意都为国家大事。但也有人庇护自己的短处，忌讳听到自己的过失，不论别人的话是对是错，便从内心怨恨别人。有的人则苟且从事，回避个人之间的矛盾，互相照顾脸面，明知事情不正当，却立即施行。不敢违背一个长官的小小情面，却顷刻间成为万人的大害。这实在是使国家危亡的做法，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止。隋朝时，里里外外的众官，处理事情总是模棱两可，因而遭致祸乱，很多人不能深刻思考这个道理。当时都认为祸事不会轮到自己身上，阳奉阴违，不认为这种做法会带来祸患。后来到大乱暴发，家与国均遭损失，虽然有人逃脱性命，侥幸地免遭杀戮，但也历尽千辛万苦才仅免一死，深受当时舆论的谴责。你们必须灭除私心，一心奉公，坚守正道，处理各种事情时互助启发，不要上下一个腔调啊！”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过问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史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王珪说：“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多比上古的君臣拙劣，这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上古的帝王治国，志趣崇尚清静无为，他们想百姓之所想。近代的君臣则只图损害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所任用的大臣，不再是精通经学儒术的人。汉朝的宰相，没有一个不是精通一门经典的，朝廷如果有疑难问题，大家都能引用经书、史书作出决定，由于这样，人们多懂礼义规范，国家的治理就达到了太平。近代重视武备而轻视儒术，或者参用法令刑律，儒家的道德规范已经遭到损害，淳朴敦厚的民风受到很大破坏。”太宗很赞同王珪的话。从这以后，百官中学识好、有长处，并懂得治国的人，大多晋级，多次提升。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中书省、门下省，都是掌管军国大事的关键部门。选择有才能的人来担任这些部门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事极

为重要，皇帝颁发的命令如有不稳妥、不便施行的，都必须坚持己见直言议论。近来只觉阿谀奉承，顺从上情，唯唯诺诺地草率通过诏令文告，没有一句直言劝谏的话。难道这是正常情况？如果只是签署诏令、颁行文告而已，谁人不可担任？何必劳神费事地选择人才，以重任相委托呢？从今以后，对皇帝颁发的命令有认为不稳妥、不便施行的，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妄自畏惧，明知不对也保持沉默。”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母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即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如其不中者何？又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约束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不怕辛劳地思考治国，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认真，有时到太阳西斜还不休息，凡五品以上官员，他都召见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忘记吃饭时间，侍卫的人只好传餐而食。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也称得上是个奋发有为，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审细，而且不明事理。内心不明就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过于审细就会对人疑虑多端。他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到天下的，所以经常恼怒对他当面敷衍而内心不服的群臣，不肯轻易信任文武百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虽然劳费精神、辛苦形体，终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就不敢直言劝谏。宰相以下官员，只是奉承顺旨罢了。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千头万绪，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交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画，对于所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么把一天中需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一个人思考决断呢！况且一天处理十件事，有五件出偏差，处理对的当然好，；处理不对的怎么办呢？如此以日继月，乃至连年，错误既然很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哪能比得上广泛任用贤士良

才，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法令严肃，这样谁敢为非作歹呢？”于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诏敕颁发下去有不稳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须坚持己见上报，不能顺从旨意，随即施行。一定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在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治国之大害也”。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与养病没有区别。病人感觉疾病已治好，就更加需要将息保护，倘若再触发病根而犯病，一定会导至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为安定，尤其需要加倍小心，谨慎行事。如果以为太平无事就骄奢淫逸，必定会导至灭亡。现在天下的安危，关系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享受的条件也不去追求享受。然而耳目股肱的作用，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应协力同心。事情有不稳妥的地方，应该极力规谏，毫无隐瞒。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完全说出肺腑之语，实在是治理国家的大害啊。”

【原文】　贞观六年，上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古代的帝王，有兴盛之时也有衰败之时，就像白天之后有夜晚，都是闭塞了自己的耳目，不知当时的政治得失。忠心正直的人不劝谏，奸邪谗谄的人一天天得势，国君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至灭亡。我居于深宫，不可能完全看到天下的事，因此将了解下情的任务委托给你们，作为我的耳目。不要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小心在意。《尚书》说：‘可爱的不是国君吗？可畏的不是百姓吗？’做国君的，如果有道，百姓就拥戴他做国君；无道，百姓就抛弃不用他。这实在可怕啊！”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丧失国家的君主，都因为在安定时忘记了危险，处在

治平时忘记了混乱，所以帝业不能长久。现在陛下拥有天下，国家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方法，常常像面临深渊、足踩薄冰那样小心谨慎地办事，国家的运数，自然绵延久长。我又听古语说：‘君王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起船只，也能覆没船只。’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的确是这样。”

【原文】　贞观六年，上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逢，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也！”

【译文】　贞观六年，皇上对侍臣说：“古人说：‘国家危急而不支持，社稷倾覆而不扶助，怎么用这种人相辅佐？’君臣之间大义重，能够不竭尽忠心去匡救吗？我曾读书，看到夏桀杀关龙逢，汉景帝杀晁错时，未尝不放下书本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严词地坦率地劝谏，对国家的政治教化有帮助，我决不会因为犯颜违旨，而随便责备你们。我近来临朝处理事情，也有不符合国家法令的，你们认为是小事，就不提出意见。凡是大的事情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将不可挽救，国家倾危，莫不由此造成。隋炀帝残暴，当他被一个普通人杀死时，很少听到全国老百姓中有为他悲痛的。你们为我想到隋朝灭亡的事，我为你们考虑龙逢、晁错是怎样被杀的，君臣之间互相保全，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治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治，思治，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治，宁可造次而望乎？”片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理，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之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残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

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矣。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征闲暇漫淡时讨论自古以来的治国得失，就说：“现在，国家处于大乱之后，短时间内，不可能使风俗淳朴，天下太平。”魏征说：“不是这样，但凡人在危急困苦之时，就担忧死亡，担忧死亡，就希望国家太平，希望国家太平，就容易教化。那么，大乱之后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的需要一样。”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待百年之久，才能使残暴者不为恶，废除刑杀。大乱之后，就企求达到天下太平，怎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希望得到啊？”魏征说：“这是按平常人说的，不能用在英明的君主身上。如果英明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协力同心，百姓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地响应，虽然不想求快也会很快地取得成功。一年时间就可能办到，相信不很困难，三年才取得成功，还要说它太晚了。”太宗认为对。封德彝等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逐渐浇薄欺诈，所以秦朝治国专用刑法，汉朝将仁义与刑法搀杂使用，都是想使民风纯正而未能实现，怎么能说可以使民风纯正而不愿做呢？如果听信魏征的话，恐怕会使国家遭到败乱。”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中的人民而实现了教化。躬行无为而治之道，就成就帝业，躬行仁义之道，就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考察古代典籍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古时黄帝与蚩尤打了七十多次仗，那时混乱极了，战胜凶残的蚩尤后，就致力于教化而使天下太平。九黎族作乱，颛顼就出兵征伐他们，战胜之后，并非有失于教化。夏桀淫乱暴虐，而商汤赶走了他，在汤在生之时，就实现了天下太平。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到了武王之子周成王时，也达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人愈来愈浇薄欺诈，不能做到纯正朴实，那末到现在应该会变成鬼怪妖精，怎能再来加以教化呢？”封德彝等人找不到话来反驳魏征，然而都还是认为不可能实行。太宗时常采纳魏征的建议，竭力施行，毫不懈怠，几年之内，全国上下安康和睦，多年为患的突厥被打败而臣服。于是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都持不同意见，说当今之世一定不能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我听从魏征的话，不过几年时间，就使得中国安定和睦，远方外族臣服。突厥族自古以来，经常成为中国的劲敌，现在，他们

的首领身佩刀剑，在宫禁中值宿警卫，而他们部落中的人民都采用中原衣著。使我终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都是魏征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征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当它还在石头中间，没有碰上技艺高超的玉工琢磨时，与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倘若碰上技艺高超的玉工，立即就会成为万代流传的无价之宝。我虽然没有玉的美好本质，供你雕刻磨制，但劳你拿仁义来要求我，以道德来光大我，使我的功业达到今天这种程度，你也足以称为技艺高超的玉工啊！”

【原文】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盛。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译文】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过去，刚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隋宫中的美女及奇珍异宝等玩物，没有哪个庭院不是满满的。隋炀帝还感到不满足，征敛索取没完没了，加上他东征西讨，穷竭兵力，好战无厌，百姓实在不能忍受了，于是导致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我从早到晚努力不怠，只希望清净无为而治，使天下平安无事，终于得以不再大兴徭役，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只有树根坚固不动摇，枝叶才会茂盛。国君能够作到清净无为而治，百姓为何不能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呢？”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征对曰：“君心理，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征曰：“遵彦弥缝暴主，救理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有的是国君在上昏乱，臣子在下治理；有的是臣子在下作乱，国君在上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碰在一起，哪种严重？”特进魏征回答说：“君王用心管理国家，就能明察臣下的过失，处罚一个人就能警诫上百人，谁还敢不畏惧威严尽力办事呢？如果国君在上面昏庸残暴，忠臣的劝谏不采纳，虽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贤臣在虞国、吴国，也不能匡救祸患，国破身亡的危机也就跟着来了。”太宗说：“如果一定是这样，那北齐的文宣帝是个昏庸残暴的君主，杨遵彦却用正确的方法扶助他治理好北齐，这怎么理解呢？”魏征说：“遵彦补救暴君的过失，救治了百姓，才使北齐免于

祸乱，但他有时候也是非常危急困苦的。这与国君严肃明智，臣子畏惧国法，并敢于直言劝谏，大家都得到国君的信用，是不可同年而语的。”

【原文】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为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愈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译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骄傲自满而终于遭到失败的，数也数不清。不必远说古代，至于晋武帝平定吴国，隋文帝攻灭陈朝以后，心里越来越骄傲，生活越来越奢侈，他自认为了不起，臣子就不敢再劝谏，国家的政事法度因此松弛紊乱。我自从平定突厥、击败高丽以后，又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设置州、县，边远各族臣服，国家的声威、教化日益扩大。我深恐这种情况会滋长内心的骄傲自满，所以常常约束控制自己，处理国事常忙到夜晚才吃饭，忧虑治国也常常彻夜不眠，坐等天明。每想到臣下有正言直谏，可用来施行于政治教化的，都应当擦亮眼睛，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看。这样做，希望可以使时局康宁、行路平安吧！”

【原文】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学，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决断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人贪浊，有受枉法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人。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译文】　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碰上了严霜大旱造成的灾害，粮食价格飞涨，突厥族又不断侵扰边境，许多州、县社会骚乱，很不安定。太宗一心为百姓担忧，精心地治理国家，推崇提倡节俭，大力布施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

东、河南、陇右一带，灾荒极为严重，一匹绢才换得一斗米。百姓虽然四处逃荒，但没有嗟叹哀怨，无不各自相安。到了贞观三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都回到自己的故乡，竟然没有一人逃散。太宗得人心到了这样的地步。加上他听从和采纳臣子的劝谏就像流水那样顺畅，喜好儒家学术，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人才，务求选择适当的人作官，故改革了过去的弊政，兴立和恢复了规章法度，每碰到一件事，就举一反三，力求避恶从善。当初，建成、元吉的同党，一起谋害太宗的有数百甚至上千人。事变平息后，太宗又任命其中一些人为自己的左右近臣，心地坦然地对待他们，没有怀疑和隔阂，当时评论都认为太宗能果断决定大事，有帝王的气度。他深恨官吏的贪污秽浊行为，有接受钱财而违法行事的官吏，一定从严惩处，绝不赦免。不管在京城还是在外作官，只要犯有贪赃罪的，都要奏明，根据其犯罪情节，以重法处治。由于这样，官吏大多清廉谨慎。太宗又注意控制驾御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族及奸狡的那些人，都畏惧国法的威力而隐蔽他们的行迹，不敢侵凌欺压平民。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也不再有盗贼去抢窃，监狱常常空着。马牛成群遍布四野，住宅向外的门也用不着关闭。又连接不断获得丰收，每斗米价只值三四钱，行人旅客从京城到岭表，从山东到东海，都用不着携带干粮，可在沿途取用。进入山东的村落，过往的行客一定得到优厚的供给和接待，有的在离开时，还受到馈赠。这都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

论任贤第三

【原文】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策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喜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迁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力，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

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玄龄佐命之，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赖如此。

【译文】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县人，开始在隋朝作官，任隰城县尉，后来因事获罪被革官，迁居上郡。唐太宗率军巡行渭北，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拜见，太宗一见玄龄，就像看到久别的故人，于是暂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然喜遇知己，就尽竭心力效劳。当时，每平定一个地方，别人都争相搜求珍宝，玄龄唯独先收人才，送他们到幕府，如有善于谋划的文臣和武艺高强的猛将，就暗中与他们再三致意，互相结约，各尽死力报效国家。后多次提升，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王府中供职十多年，长期主管记室。隐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因玄龄与杜如晦是太宗的亲信，非常憎恨他们，就在高祖面前说他两人的坏话，由于这样，他与杜如晦一起遭到高祖的驱逐斥退。到隐太子将要作乱的时候，太宗就召见玄龄与如晦，令他两个穿上道士服装，暗中进入太宗住处商议。玄武门之变平息后，太宗入春宫当了皇太子，就提升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玄龄又升任中书省长官。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省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又被封梁国公，实际封赐的食邑为一千三百户。既被任为宰相总管百官，他更是从早到晚地虔诚奉职，尽心尽力，不愿让一人一事处理失当。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如自己有一样。他明瞭熟悉公文事务，又用文辞修饰，审查或制定法令，注意宽缓平和。他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贞观十三年，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玄龄独任宰相职务十五年，多次向太宗呈递奏章，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下诏不同意。贞观十六年，玄龄又晋官为司空，仍然总理朝政，依旧监管修撰国史。玄龄又以年纪老迈，请求辞官。太宗派使者对玄龄说：“国家长期任用，一旦突然没有贤良的宰相，就像一个人失去两手。你如果筋力不衰，就不要辞让此职，如果自己感觉筋力衰弱，再另奏明。”玄龄才停止自己的请求。太宗又经常想到开创帝业的艰难和玄龄辅佐自己创业的功劳，就写了一篇《威凤赋》来比喻自己，将它赐给了房玄龄，由此可看出太宗对玄龄的称赞与信赖到如此程度。

【原文】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材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

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居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译文】　杜如晦是京兆万年人。唐高祖武德四年，他在秦王府担任兵曹参军，不久，调陕州总管府任长史。当时秦王府内人才济济，但渐渐调出去的很多，太宗很忧虑这种情况。记室房玄龄说：“府中同僚调走的虽然很多，大都不值得可惜。杜如晦这个人聪慧明智，通晓事理，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如果大王只想保持藩王地位，端坐拱手无所作为，就用不上他；如果大王要想经营天下，成就帝业，没有这个人是不行的。”太宗从此更加敬重如晦，把他作为心腹，于是奏请高祖，调如晦为自己府中属官，常常在帷幄之中参予谋划。当时，国政与军事行动非常多，而如晦剖析事理，作出决断都很迅速，深受当时同辈人的佩服。官职升至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建成作乱事败，如晦与玄龄的功劳居于第一，因此，升任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进而受封为蔡国公，实际赐封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以本官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贞观三年，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至于中央机构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两个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两人合称“房杜”。

【原文】　魏征，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临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及诛隐太子，太宗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太宗数引之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材，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解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

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以诞皇孙，诏晏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征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征乃就职，寻遇疾。征宅内先无正堂，太宗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译文】　魏征是巨鹿人，后来迁到相州临黄。唐高祖武德末年，官任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暗中倾轧，争做帝位继承人，常劝隐太子建成早作打算。等到杀了隐太子后，太宗召魏征来斥责他说：“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道理？”众人都为魏征的危险情况而担心害怕。魏征神情镇定，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从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太宗为他的话所打动，肃然起敬，格外礼重他，提任他为谏议大夫。太宗还多次召他进入寝宫，询问治国的得失。魏征颇具治国的才能，性格又刚正不阿，没有什么能使他退缩、屈服。太宗每次和他一起交谈，无不欣喜。魏征也高兴遇上知己的国君，便竭尽自己的能力效劳。太宗又慰劳魏征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二百多件事，都很合我的心意，不是你忠诚为国，哪能这样？”贞观三年，多次升官到秘书监，参预朝政，他深谋远虑，对国家的治理多有大的补益。太宗曾对魏征说：“你的罪比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管仲还大，我对你的信任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贞观六年，太宗去九成宫，设宴款待亲近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和魏征当年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不想今天又在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太宗说：“魏征过去的确是我憎恨的人，但他尽心于自己所侍奉的人，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我能选拔而且重用他，哪些地方有愧于古代英明圣主？然而魏征敢于冒犯我而直率地争谏，常

常不允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征拜了又拜说：“陛下引导我劝谏，所以我才敢直谏，倘若陛下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我又哪敢去冒犯龙鳞、触及忌讳呢？”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分别赏赐各大臣钱十五万。贞观七年，魏征代王珪担任侍中，加封为郑国公。不久，因病而请求解除侍中职务，要求当散官。太宗说：“我在仇敌中将你选拔出来，委任你担任掌管国家中枢要害部门的职务，你见我有过错，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有看见黄金在矿石之中，有什么可贵呢？经过高明的冶炼工匠锻造加工成为器皿，就被人们视为珍宝。我正好将自己比为未经冶炼加工的金矿，把你当作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还未衰老，怎么能就这样中途告退呢？”魏征于是停止辞官的要求。以后他又坚决请求辞官，太宗听从他，免去其侍中之职，任为特进，仍主管门下省的事。贞观十二年，因生了皇孙，太宗下诏宴请公卿，席间，太宗极为高兴，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从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难困苦之中的，要数房玄龄的功劳大，没有谁比得过。贞观之后，对我竭尽忠心，进献忠诚正直的意见，安定国家、有利百姓，使我成就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只有魏征罢了。古代的名臣，怎么能够超过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征两人。后来被废为庶人的太子承乾在春宫时，不修养品德。而魏王泰受太宗的宠爱一天天加深，宫廷内外众官，都有疑惑的议论。太宗听到后非常讨厌这些话，对侍臣说：“现在朝中大臣，忠诚正直没有谁比得上魏征，我派他辅导皇太子，用来断绝天下人的妄想。”贞观十七年，就任魏征为太子太师，主管门下省的事依旧不变。魏征自己上言说有病，太宗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必须有老师教导，所以选用正直无私的人来辅导帮助太子。我知道你患疹病，可以躺着教育他。”魏征才就太子太师之职，不久又生病。魏征的住宅内原先没有正堂，太宗当时正在修建小殿，就停工将修小殿的材料给魏征建正堂，五天就峻工。接着又派遣宫中使者赐布被和白色垫褥给魏征，以满足他崇尚朴素生活的愿望。此后几天，魏征就死了。太宗亲自到灵堂放声大哭，追赠他为司空，谥号叫“文贞”。太宗亲自撰碑文，又自己亲笔书写在石碑上。特别赐给魏征家食邑九百户。太宗后来曾对侍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古代作镜子，可以知天下兴亡和朝代更替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经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死去，就丢掉一面镜子了！”他因此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征常常指出我的过失，自从他死后，我虽然有过失也没有人明白指出来。我难道只在以往有错，而现在全都是对的吗？原因不过是众官苟且顺从，不敢触龙鳞罢了！所以我虚心征求意见，解开自己的疑惑，内心反省。如果大家进言而未被采纳，我也高兴，如果我想采纳而大家却不进言，这又是谁的责任呢？从今以后，各人要尽到自己的忠诚，如我有正确或错误之处，

都应直言，不要隐瞒。”

【原文】　王珪，太原祁县人也。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甚为建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州。建成诛后，太宗即位，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尽节，多所献纳。珪尝上封事切谏，太宗谓曰：“卿所论朕，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尝谓珪曰：“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顾待益厚。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参预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译文】　王珪是太原祁县人。唐高祖武德年间，他在隐太子的东宫中任中允，深受太子建成敬重。后因牵连建成阴谋作乱一事，被流放到□州。建成被诛后，太宗即皇帝位，召任为谏议大夫。他真心实意竭尽臣节，多有良谋进献。王珪曾上密奏，直率地劝谏，太宗对他说：“你所评论我的，都切中我的失误，自古以来，作人君的没有不想国家长治久安的，然而不能实现，只是因为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或者听到后不能改正，今天我有过失，你能直言劝谏，我又闻过能改，还忧虑国家不安宁吗？”太宗又曾对王珪说：“你如果常当谏官，我一定永远没有过失。”对待王珪更加优厚。贞观元年，改任王珪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大事，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升任侍中。当时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王珪共同主持朝政，常因此而侍宴。太宗对王珪说：“你识别审察的能力强，尤其善于谈论，从玄龄等人起，都可以品评一下，又可以自己衡量，比他们哪个贤能？”王珪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处理国事，知道了没有不办的，我赶不上玄龄。常把谏诤之事放在心中，耻于国君赶不上尧、舜，我不如魏征。文才武略兼备，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我不如李靖。陈奏事情，详细明白，传达圣旨，上禀下情，坚持公允，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纷繁事务，各项事情务必认真兴办，我不如戴胄。至于荡涤污浊，表扬清廉，痛恨邪恶，喜好善良，我比他们几个人要稍稍强点。”太宗很赞同他的话，所有大臣也各自认为王珪谈出了心中所想说的话，认为他的评论确切。

【原文】　李靖，京兆三原人也。大业末，为马邑郡丞。会高祖为太原留守，靖观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太宗亦加救请，高祖遂舍之。武德中，以平萧铣、辅公祏功，历迁扬州大都督长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为代州道行军部管，进攻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诸部落并走碛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政道及炀帝萧后，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仅以身遁。太宗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进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大惧，四年，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降，而内怀犹豫。诏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既许其降，使人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遂督军疾进。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骑，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军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颉利始觉，列兵未及成阵，单马轻走，虏众因而溃散。斩万余级，杀其妻隋义成公主，俘男女十余万，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遂灭其国。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余众悉降。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寻拜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实封通前五百户。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卫国公。及靖身亡，有诏许其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以旌殊勋。

【译文】　李靖是京兆三原人。隋炀帝大业末年，他任马邑郡丞，适值唐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高祖的所作所为，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大志。因此，自己封锁守邑，向朝廷报告高祖将要起兵的情况，并打算前往江都进见隋炀帝。到长安，因道路阻塞而停了下来。高祖攻克京城长安，捉住李靖，将要杀他。李靖大声呼喊说："您起义是为了清除暴乱，不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反而以个人恩怨杀壮士吗？"太宗也加以援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李靖因平定萧铣、辅公祏有功、多次升官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召任李靖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李靖以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道行军总管，接着率军进击被突厥占领的定襄城，攻克了它。突厥各部落都逃到大沙漠以北去，还捉住了隋齐王杨暕的儿子杨政道和隋

炀帝的萧皇后，将他们解送到长安；突厥族的突利可汗前来投降，颉利可汗独自逃走。太宗对李靖说："过去，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人与匈奴作战，还免不了失败而投降匈奴，尚且能将名字写在史书上。你只带了三千轻骑，深入突厥腹地，收复定襄，威震北方各族，实在是古往今来所没有过的，足以报往年渭水之役忍让的仇了。"因功大而进封为代国公。此后，突厥首领颉利可汗极为恐惧。贞观四年，颉利可汗退兵守住铁山，同时派遣使者入朝请罪，请求将全国归附唐朝。太宗又以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前往突厥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请求投降，而却心怀犹豫观望的想法。太宗下诏派遣鸿胪卿唐俭、代理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去慰问安抚颉利可汗。李靖对副将张公谨说："朝廷诏令派遣的使者到了突厥，颉利可汗一定得到安慰而放松了警惕，你就选出精锐骑兵，带上二十天的粮食，率领他们从白道前往袭击突厥。"张公谨说："既然允许颉利可汗请降，朝廷派出的使臣又还在那里，不适宜讨伐。"李靖说："这是用兵的良机，时机不可错过。"于是督促军队迅速地向颉利可汗的驻地前进。行军至阴山，遇上颉利可汗的侦察部队一千多名骑兵，全部俘虏了他们，押着随军前行。颉利可汗见到太宗派出的使者非常高兴，想不到唐朝的官兵已随使臣之后到了。李靖的部队乘大雾前进，离颉利可汗的军营只有七里路远，颉利可汗才发觉，他仓皇领兵列阵，阵势还未摆好，李靖的人马已到，他便骑着一匹马逃跑了，他的人马因此溃败逃散。唐军杀了颉利可汗一万多人，还杀了他的妻子——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了男女十余万人，开拓的疆土从阴山到大沙漠以北，终于灭掉了突厥。不久，又在别的部落捉住了颉利可汗，他的部下才全部投降。太宗非常高兴，对侍臣说："我听说国君忧虑，臣子就应感到羞辱；国君羞辱，臣子就要尽节。过去国家草创之时，突厥凶暴，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原故，向颉利可汗称臣，我何尝不为此而痛心疾首，立志消灭匈奴，坐立不安，吃东西也不知味道。今天才调动部分军队，所到之处，无不胜利，单于屈膝下拜，终于洗雪了过去的耻辱啊！"群臣都高呼万岁。不久，加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给他食邑五百户。接着又任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讨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李靖为卫国公。后来李靖死时，太宗颁发诏令，允许李靖的墓前修了座高大的建筑物，象征突厥镜内的燕然和吐谷浑境内的碛石山，用它来表彰李靖的巨大功勋。

【原文】　虞世南，会稽余姚人也。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学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书之，一无遗失。贞观七年，累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儒懦，若不胜衣，而

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及高祖晏驾，太宗执丧过礼，衰容毁顇，久替万机，文武百寮，计无所出。世南每入进谏，太宗甚嘉纳之，益所亲礼。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及卒，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仍赐以东园秘器，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世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毁琴，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译文】　虞世南是会稽余姚人。贞观初年，太宗召他入朝，待为贵宾，因此而开设文学馆。当时，文学馆内号称人才众多，但大家都推崇虞世南为文学之宗。太宗任他为记室，与房玄龄一起，共同掌管公文信札。太宗曾命他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列女传》的书本，虞世南就默写出来，没有一点疏漏。贞观七年，他多次提升任秘书监，太宗常常在处理政务之后的闲暇时间，召他来谈论事情或共同观看经史；虞世南虽然容貌文雅、身体瘦弱，好像连衣服的重量都承受不了，但他意志坚定，性格刚烈，每谈论到古代帝王治国的成败时，一定在自己的言论中寄寓规谏，这对太宗治国有许多补益。后来到高祖李渊死的时候，太宗守丧超过了"礼"的规定，过度的悲哀使他显得衰弱憔悴，而且长时间废弃政务，文武百官不知如何是好。虞世南就常常进宫规劝太宗，太宗赞扬他的忠心，采纳了他的劝谏，因而更亲近和礼重他。太宗曾对侍臣说："我在闲暇时，常与虞世南商讨古往今来的事情。我有一句善言，世南没有不欣喜的；我有一句错话，他没有不怅然遗憾的。他恳切忠诚到如此地步，我因此赞扬他。所有的大臣都象虞世南一样，还担忧天下治理不好吗？"太宗曾称赞虞世南有五种最难得的优点：一是德行端正；二是忠心正直；三是学问渊博；四是文章隽美；五是书法出众。后来世南死的时候，太宗在偏殿为他设祭哀悼，哭得很伤心。虞世南的丧事，费用全由官给，还赐给皇家少府属官"东园"制作的葬具，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叫文懿。太宗还亲自写了一道诏书给魏王泰说："虞世南对于我，就如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为国事补救缺漏，没有一天暂时忘记，实在是当代的名臣，作人的楷模。我有小善，他一定顺势助成；我有小过，他不怕冒犯我直言劝谏。现在他已经死去，石渠、东观

里面，不能再见到他的身影了，悲痛惋惜之情，难道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么！”没有多久，太宗写了一首诗，追想古代治和乱的道理，接着感叹万端地说：“钟子期死后，俞伯牙就毁掉了琴，我的这篇诗，将给谁人看啊？”因而命令起居郎褚遂良拿这篇诗稿，到虞世南的灵帐前，对着灵位读完后烧掉。太宗对虞世南的悲痛哀悼之情竟如此之深沉。又命令将虞世南、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的像画在凌烟阁的壁上。

【原文】　李勣，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耻。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拜黎州总管，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寻加勣右武侯大将军。及李密反叛伏诛，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高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三军缟素，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致，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勣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译文】　李勣是曹州离狐人。本来姓徐，开始时在李密属下作官，任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率领部下归附唐朝，李勣还占据着李密过去的属地十个郡。唐高祖武德二年，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已经归顺大唐，现在这里的人口土地都是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将它献给大唐，就是以主人失败为有利可图，当作自己的功劳，用来获得富贵，这是我认为可耻

的。现在应该全部登记州县的土地及军队、百姓的户口，汇总告诉魏公，任凭他自己去奉献。这样做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就派使者送了一封信给李密。使者刚到，高祖听说没有上奏的表章，只有一封给李密的信，非常奇怪。使者便把李勣的想法上奏给高祖，高祖才非常高兴地说：“徐勣感激恩德，推让功劳，实在是忠贞正直的臣子。”于是任他为黎州总督，并赐姓李，将他的宗亲属籍交给宗正掌管。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坚决推辞王位封号，才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不久，加封李勣为右武侯大将军。后来李密反叛朝廷被杀，李勣亲自为李密发丧，穿丧服，全按君臣的礼仪。同时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收葬李密，高祖就将李密的尸体交给李勣。李勣于是大制丧葬仪仗，他所统率的军队都穿上白色丧服，将李密葬在黎阳山。丧礼结束，就脱掉丧服让大家各自归去。朝廷与民间都认为李勣遵守道义。不久，李勣被窦建德攻打，被捉住，他又只身逃回京城。后来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平定了他们。贞观元年，李勣被任命为并州都督，命令发出，立即执行，禁令一下，立即停止，被认为是称职的都督，突厥非常畏惧他。太宗对侍臣说：“隋炀帝不懂得精心选拔贤才良将来镇守边关，安抚百姓，只靠到遥远的地方去修筑长城，大量驻扎兵将来防备突厥，他思想糊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现在委任李勣在并州当都督，就使得突厥畏惧我军威力而远遁，边塞城池平安宁静，难道不强于那数千里的长城吗？”此后，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用李勣为长史，加封为英国公。李勣在并州镇守了十六年，又调到京城任兵部尚书，还兼管朝政大事。李勣有次突然生病，验方说胡须烧成的灰可以治疗，太宗就亲自剪下他的胡须给李勣配药。李勣磕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为国家着想罢了，用不着重谢。”贞观十七年，李治住进春宫当了太子，李勣又调任太子詹事，加封特进，仍然参加管理朝政大事。太宗又曾设宴款待大臣，席间看着李勣说：“我打算将太子托付于人，再三考虑，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了。你过去不抛弃李密，现在难道会辜负我吗？”李勣擦着眼泪致答辞，而且咬破手指，鲜血直流。一会，李勣吃得大醉，太宗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他深得太宗的信赖到这种地步。李勣每次行军打仗，策划用兵，遇敌时灵活应付，行动都符合事情的机宜。从贞观初年以来，他讨伐突厥的颉利可汗以及薛延陀、高丽等，都大败他们。太宗曾说：“李靖、李勣这两个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赶得上么？”

【原文】　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答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

至间，凡四遣使催，乃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累除中书舍人。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籍此人，共康时政。"

【译文】　马周是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了京城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谈论治国得失，马周给常何陈述国家应办的事二十多条，太宗令将奏章送上，所奏之事符合太宗心意。太宗以常何有这种才能而感到奇怪，就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提出的意见，是我的家客马周。"太宗就在当天召见马周，在马周未进宫的时间内，太宗就先后四次派人去催促，这才进宫拜见，太宗与他交谈，感到很高兴。命令将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加官至中书舍人。马周很有机智巧辩的才能，善于奏事，对一件事情的始末了解深刻，所以他上奏的事，没有不符合实际的。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暂时不见，就想他。"贞观十八年，历次加官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马周既兼任两宫官职，处理事情平和公允，颇受当世人的赞誉。后来又代理吏部尚书。太宗曾对侍臣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迅速，品性又非常忠诚正直，至于评论衡量别人，也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举荐的人，多数都合我的心意。他既竭尽忠诚，亲近归附于我，实在可以借助他，共同使国家政局康宁。"

论求谏第四

【原文】　太宗威仪严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于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

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译文】　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都举止失当。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天接见臣下启奏事情，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想不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君失掉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淫虐，臣下都闭口不说话，终于使自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结果国破身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朝的事情不远，你们今后凡看到我作的事不利于百姓的，一定要直言规劝。"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太宗称赞王珪的话对。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与，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就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其微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职请退，则与微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赵王伦乃举兵废后，使让张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词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争，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臣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

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贤明的君主时时想到自己的短处因而越来越好，昏昧的君主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炀帝爱夸耀自己的长处，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拒绝规谏，臣子实在也难于犯颜忤旨。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者不能算很大的罪过。过去商朝的箕子假装疯狂来保全性命，孔子也说他仁。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理应与他一起死吗？”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刚正直言的臣子，虽然他无道也不会失掉自己的天下。孔子说：‘史鱼这个人，多么耿直啊！国家有道，他也直得像箭；国家无道，他也直得像箭。’虞世基怎能因炀帝无道，不采纳规谏就闭口不说呢？苟且偷安地居于重要官位，又不能自动解除官职请求退位，那与微子装疯而逃去，事情的道理不同。过去晋惠帝、贾后将要废掉愍怀太子时，身为司空的张华竟然不能竭力争谏，曲从惠帝与贾后的旨意来苟免祸患。赵王伦就起兵废掉贾后，派人责备张华，张华说：‘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保持沉默，而是当时说的话没有被采用。’那个使者说：‘你身居三公之职，太子没有罪被废掉，争谏既然未被采纳，为何自己不辞官隐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使者杀死他，灭掉他家的三族人。古人说：‘国家危急而不扶持，倾颓而不匡救，那怎么用这种人来辅佐呢？’所以‘君子面临死难而气节不变。’张华说了逃避责任的话不能保全生命，作为臣子的节操本来已经丧失了。虞世基官居丞相，处在能够说话的地位，竟没有一句话直言规劝炀帝，实在也该杀死。”太宗说：“你的话很对。臣子一定要忠良辅佐，才能得到自身安全和国家太平。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下面没有忠臣，自己又听不到过失，罪恶积累，祸害盈满，灭国亡身的灾难才降到他的身上。倘若国君所做的事情不恰当，臣子又不劝谏帮助，一味阿谀顺从，凡事都说好，那么，国君是昏君，臣子是谄谀之臣，国君昏庸，臣子谄谀，国家危亡不要多长时间。我现在的志向在于使君臣上下齐心，各自尽到最公正之心，共同商量来实现天下大治。你们各人都务必要竭尽忠诚，直言规谏，匡救我的缺点和过失，我一定不会把你们直言规谏看成违逆旨意，动辄发怒责备。”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的臣子上书奏事，条款太多，我总是将它们粘在屋壁上，出出进进都观看思考。所以这样勤勉不知

疲倦的原因，是想详尽地了解群臣的思想。我每一想到国家的治理，有时三更才睡觉。也希望你们用心思考，不要懈怠，以符合我的心意。”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之中多有放纵情性，喜怒无常的，高兴时就任意赏赐无功的人，发怒时就乱杀无罪的人。因此，国家遭受损失，造成混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现在从早到晚，无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常常希望你们尽情地极力规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规谏，怎能因别人的话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立即庇护自己的短处而不采纳呢？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规谏，又怎能规谏别人呢？”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得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竟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训之，然颌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亦然。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社稷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诏卿等设宴为乐。”仍赐帛有差。

【译文】　贞观六年，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密封奏章，所奏的事都符合太宗心意，于是太宗召见他们，并对他们几人说：“我一一观察，自古以来的臣子建立忠君报国的事业，如果遇上贤明的君主，就得竭尽忠诚进行劝谏，至于像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刑杀，还祸及妻儿。作一个贤明的国君不容易，当一个忠直的臣子也很难。我又听说龙可驯养而且降服它，不过它的颌下有逆鳞，触及逆鳞就会杀人，国君也同样如此。你们几人终不避触犯逆鳞，各进封事上奏。经常都能这样作，我怎会担心国家倾覆！每想到你们忠恳规谏的心意，我没有一刻忘记，所以召你们来设宴共享欢乐。”宴后，又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帛。

【原文】　太常卿韦挺常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得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若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

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译文】　太常卿韦挺经常上书陈述治国的得失，唐太宗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得到你所写的奏章，上面都是极为中肯正直的话，言辞和道理都好，看了它，我感到很欣慰。如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夷吾有射中齐桓公衣钩的罪过；晋国发生的蒲城之役，勃鞮有用剑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然而，齐桓公不因射钩之罪怀疑管仲，晋文公对待勃？好像故旧，难道这不是考虑到‘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事君无二心的志向吗？你的深厚诚意从奏章中可以看出。如能坚持保全这种节操，就能保持美名；如果松懈下去，不是非常可惜吗！由始至终勉励自己，给后代留下楷模，应该让后世的人看现在的人，也像现在的人看古代的人一样，不是很好吗？我近来没有听到别人议论我的过失，没有看到自己的缺陷，全靠你竭尽忠恳之心，多次向我进献善言，用来浇灌我的心田，你的诚恳忠直一时怎能说得完呢！”

【原文】　贞观八年，上谓侍臣曰：“朕每间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慴，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龙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惧，岂敢更言。”

【译文】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次闲居静坐，就自己从内心反省，常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符天意，下为百姓怨恨。只想得到正直的人来匡扶规谏，希望自己的视听能与外界相通，使百姓不怀怨于心而固结不通。另外，近来看见前来奏事的人，大都心怀恐惧致使语无伦次。普通奏事，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想直言规谏的，一定会畏慎触犯龙鳞。所以每有前来进谏的，纵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是他忤逆犯上。假若当即对他喝斥责怪，我深怕奏事人心怀恐惧，怎敢再说话呢？”

【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谓之谤己；信而不谏，谓之尸禄。’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进谏，辄惧死亡之祸，夫与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畏，遂不极言。”

【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说：“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什么原因？”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说的。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谏，就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不规谏，就叫尸位素餐。’但是，人的才能器度各不相同。懦弱的人，虽然怀着忠直之心，但不能说出来；被国君疏远的人，担心不受信任因而不敢说；心中只考虑个人俸禄的人，忧虑的是不利于自身，因而不敢说。所以，大家互相保持沉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太宗说：“的确像你说的一样。我经常想这件事，臣下虽想进谏，动辄畏惧死亡的祸患，这与那赴鼎镬被烹杀、冒利剑遭砍杀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忠诚贞节的臣子，不是不想竭尽忠诚，而是非常为难。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难道不是为这个缘故吗？我现在敞开胸怀，采纳直言规劝，你们不要过分恐怖畏惧，就不敢极力进言。”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此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能正确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但确实作到很难啊。就像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工匠，都自以为有超人之术，别人赶不上。如著名的工匠和文士，互相品评比较，诋毁斥责，杂乱无章的文词、低劣的技艺于是就显现出来了。从这说来，国君必须得到辅佐、规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一天之中，国事纷繁，由一个人去听政决断，虽再三思虑劳神，又怎能件件事都处理好？我经常想到魏征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现。”于是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

【原文】　太宗尝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谏舜禹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也，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译文】　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过去，虞舜制造漆器，大禹雕镂俎，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几人。有关装饰盛食物用的器皿这些小事，何必要

苦苦规谏？”褚遂良说：“雕刻器物会贻误农业生产，织造五彩丝带，就会耽误妇女的工作，首先倡导奢侈淫逸之风，这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金来作。金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玉来作。所以刚正的臣子一定在事情开始时加以劝阻。等到过失已多得不能再多了，就没有再规谏的必要了。”太宗说：“你说的对啊！我所作的事，如果有不妥当的，有的可能才开始，有的恐怕已快结束，不管哪种情况，都应进言规谏。我近来看前代的史书，有的臣子向国君规谏事情，国君就回答说：‘已经办过了。’或者说：‘已答应过了。’竟然不为此立即停止错误的作法而加以改正。这样下去那国家危亡的灾祸，可以像翻转手掌那样很快到来啊。”

论纳谏第五　直谏附

【原文】　贞观初，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也，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珪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耶？为非也？”太宗曰：“安有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如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为是之也，陛下若以为非，所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言，遽命美人还其亲族。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席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太宗身旁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作乱败亡，她就被收入宫内。席间，太宗指着美人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阴谋杀害了她的丈夫而将她占有。李瑗残暴淫虐到了极点，怎么会不灭亡啊！”王珪立即站起来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强行夺取这个美人是对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了人又强行夺取别人的妻子！你竟然问我这种作法对不对，是何道理？”王珪说：“我听说《管子》中记载：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那里的百姓说：‘郭国是什么原因亡国的？’百姓说：‘因国君喜欢善良的人而讨厌邪恶的人。’齐桓公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郭国的国君是一个贤明的国君了，哪里会亡国呢？’百姓说：‘不是这样，我们郭国的国君虽喜欢善良的人但不能用他们，厌恶邪恶的人，但又不能远离他们，所以国家灭亡了。’现在这个美人还在陛下的左右，我暗自认为陛下是赞成庐江王的作法的。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是错的，那就是知道邪恶而又不远离了。”太宗非常高兴，称赞王珪的话是很正确的，立即下令把这个美人交还她的亲族。

【原文】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

陛下智周万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应？志之所欲，何事不从？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藉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乃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惟当弘俭约，薄赋敛，慎终如始，可以永固。

方今承百王之末，属凋弊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东都未有幸期，即令补葺；诸王今并出藩，又须营构。兴发数多，岂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构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倾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谤将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天恩含育，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恐未能复。奈何营未幸之都，而夺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汉高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惟土中，贡赋所均，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浇漓之俗，为日尚浅，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讵可东幸？其不可五也。

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用数十万，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诏令征调兵役培修洛阳的乾元殿，用来作巡行视察的行宫。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规谏说：

陛下圣明仁智遍及万物，包罗四海。诏令的施行，到哪里不接受？心中所想作的事，哪件事不顺从？小臣我暗地思考，秦始皇当国君是依靠周朝的余业，凭借六国的强盛国力，他打算把帝业流传万世，但到他的儿子，国家就灭亡了，的确是由于他放纵嗜欲，违背天意伤害百姓的缘故吧。由这可知，天下是不能单凭武力去征服的，神灵也是不可以亲近依仗的。只有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减轻税赋，慎终如始，才可以永久保持国基的稳固。

现在陛下承继百代君王之后，处于凋零破败的境地，一定想用礼仪制度来节制天下，陛下应该从自身先作出表率。巡幸东都的日期尚未安排，就诏令征发兵卒去修补装饰；各位藩王现在一齐离京到封地去就职，又要营造宫室。征发的人数多，这难道是疲惫不堪的百姓所期望的？这是不能重修乾元殿的原因

之一。陛下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那些重叠的楼阁、宽广的宫殿，都命令拆除毁掉，全国协调，百姓共同从心中钦佩敬仰陛下。哪有开始厌恶洛阳宫殿的侈靡，现在又承袭它的雕梁画栋的呢？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二。常常接到陛下的圣旨，都没有立即出去视察，这就是作不急需办的事，成了白白浪费人力、财力的举动。国家没有两年的积蓄，何须乎要具备拥有东西二都的排场？劳役超过了限度，怨恨就会产生，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三。百姓蒙受战乱流离以后，财力损伤殆尽，陛下施恩养育，初步得到生存自立，饥饿寒冷还很迫切，生活出路还不安定，在三到五年之间，恐怕还不能恢复。怎么为了营建不去巡幸的都城，而夺取疲惫不堪的百姓的劳力？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四。过去汉高祖将要在洛阳建都，娄敬一句话，高祖就于当天起驾西行。难道他不知洛阳地居国土之中，贡赋调度的路程较平均，只因它的地理形势不如关内险要。陛下教化衰弱疲惫的百姓，改革浮浅轻薄的风俗，用的时间还短，民风还不很淳朴平和，斟酌这一情况，岂可东幸？这是不可重修乾元殿的原因之五。

我曾看见隋朝刚造乾元殿的情景，那殿堂的柱子和大梁都极为粗大，大木不是附近地方所能有的，许多都从豫章采伐运来。两千人拉一根大柱，柱子的下边安置车轮，那轮子都是用生铁铸成的。其中如果使用木轮，移动时就会摩擦出火。粗略计算一根柱子费用，用钱就达数十万，确切计算，其余费用又成倍地超过柱子的费用。我听说，阿房宫修成，秦人离散；章华台筑成，楚国众叛亲离；乾元殿峻工，隋朝的百姓也就解体了。况且拿陛下今天的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承继凋敝残破之后，役使饱受战争创伤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的事工，承袭百代帝王的弊端，从这说来，陛下的过失超过隋炀帝很远了。我很希望陛下思考这些事情，不要被由余嘲笑，就是天下的极大幸运了。

【原文】　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亦实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作所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之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五百匹。"魏征叹曰："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译文】　唐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与夏代的桀、商代的纣相比又如何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乾元殿终于兴修，就可说结果与桀纣是一样的昏乱。"太宗叹息说："我不认真思考权衡，终于失误到这种地步。"回头对房玄龄说："现在张玄素上表，洛阳也实在不应该修造，以后果真有事，

按理必须巡行，即使露宿又算得什么苦？所有建造和调派夫役的事应该立即停止。然而以地位低下的人冒犯地位尊贵的人，自古以来就不容易，不是玄素忠诚耿直，怎能这样？况且很多人的唯唯诺诺，赶不上一个忠耿之士的直言争谏。可以赐给他五百匹绢。”魏征叹息说：“张公就有扭转天意的能力，可以说，仁人的话，它所带来的利益是很大的啊！”

【原文】　太宗有一骏马，特爱之，恒于宫中养饲，无病而暴死。帝怒养马宫人，将杀之。皇后谏曰：“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耶？”太宗意乃解。又谓房玄龄曰：“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译文】　唐太宗有一匹骏马，特别喜爱它，常在宫中喂养，一天，这匹马没有疾病而突然死去。太宗迁怒于养马的宫人，打算杀掉他。长孙皇后规劝太宗说：‘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就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过说：“你养马而马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死的原因而杀人，百姓听到后，一定埋怨我们的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必然轻视我们的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齐景公于是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在读书时看到过这件事，难道忘记了吗？”太宗的怒气才缓和平息下来。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对我进行启发帮助，很有好处呢。”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则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段。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将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言规劝说：“陛下高居帝位，平定天下，救济百姓，应该使自己的欲望服从百姓，不可以让百姓来服从自己的欲望。那么，远离皇宫到别的地方去巡游作乐，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作的事，而不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所干的事。”言辞非常恳切周到。太宗告诉他说：“我有气病，天气变热，病势就立即加重，所以，不是内心喜欢游玩。我非常赞赏你的诚意。”因而赏赐五十段帛给姚思廉。

【原文】　李大亮贞观初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

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瓶、金碗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译文】　李大亮在贞观初年任凉州都督，曾有一位由中央官署派出的使者到达凉州境内，看见当地有极好的猎鹰，就暗示李大亮进献。大亮秘密地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陛下已经很久没有打猎了，而使者前来要猎鹰。如果是陛下的想法，就大大违背昔日的旨意；如果是使者自作主张，就是使者用非其人了。”太宗写了一封信给李大亮说：“因你兼有文才武略，胸怀坚贞刚强的志向，所以委任为边陲重镇的长官，担当这样的重任。近来，你在凉州镇守，声威业绩远扬边陲，想到你的忠心、勤政，睡觉也不能忘记。使者叫你献猎鹰，你就没有曲意顺从，援引古事论述今天，从遥远的地方进献忠直之言，展示了你的真心，非常恳切周到。我看了你的奏章，赞许、感叹之情，久久不能抑制。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忧虑！应该坚守这样的忠诚，自始至终没有两样。《诗经》说：‘安于你的职位，喜好正直的人，神灵知道你的所为，一定赐给你最大的福分。’古人说，一句中肯良言的价值，等于千镒黄金，你所说的那些话，是非常可贵的。现赐你金壶瓶、金碗各一个，虽然没有千镒黄金那么重，但它们都是我自己使用的器物。你立志于正直，竭尽臣节，完全为公，你担任官职，总很称职，如今以大任相委，表明我的重托。你在办完公事的空余时间，应多看一些古代典籍。现在同时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部书叙事周密，文字简要，议论深刻、广博，全面阐述了治国的根本和君臣大义。现在将它赐给你，应该好好阅读探究。”

【原文】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以为讪谤。侍中魏征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可为长叹息者。’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赐德参帛二十段。

【译文】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奏事，触怒了唐太宗，太宗认为皇甫德参是在诽谤朝廷。侍中魏征进言劝谏说：“过去，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奏事，其中说：‘有可以为君王痛哭的，有可以为君王长声叹息的。’自古以来，上

书奏事，通常多激烈而迫切的话，如果不激烈迫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激烈迫切就相似于诽谤，希望陛下仔细详察说的对与不对。”太宗说：“除你而外是没有人能够说出这番道理的。”于是赐给皇甫德参二十段帛。

【原文】　贞观中，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令人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魏征谏曰：“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立，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堪怀恩，不得立，则生深怨。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但使彼国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昔汉文帝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鸾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乎？’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又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以马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今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此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耶？”太宗欣然而止。

【译文】　贞观中期，太宗派遣使臣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臣还未回来，又派人多带金钱绢帛，到西域各国去买马。魏征劝谏说：“现在派使臣去西域是以封立可汗为名，可汗还未立定，就派人到西域各国买马，他们一定认为本意在买马，不是专为立可汗。可汗得到封立，也不很感恩；不得立，就产生很深的怨恨。西域各国听到这个消息，将会不尊重中国。只要能够让突厥安宁，那各国的马不去求取也能自己到来。过去汉文帝时，有人献给他千里马，文帝说：‘我巡幸祭祀时，一天走三十里，出兵打仗时，一天行五十里，鸾舆走在前边，副车跟面在后，我单独骑着千里马，将去哪里呢？’于是赏赐路费给献马人，让他回去。另外，汉光武帝时，有人献给他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将千里马用来拉载鼓的车，将宝剑赐给骑士。当今陛下所有的作为，都远远超过禹、汤和周文王，怎么到现在反而想居于汉文帝、光武帝之下呢？另外，魏文帝搜求购买西域的大宝珠，苏则说：‘如果陛下的恩泽遍及四海，那么，不搜求购买，宝珠也会自己来，搜求购买才得到它，是够不上珍贵的。’陛下纵然不仰慕汉文帝的崇高德行，可以不畏苏则的话吗？”太宗很高兴地停止买马。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得失，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译文】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了一道奏章，陈述治国的得失，唐太宗特地赐给他一剂钟乳药，并对他说：“你陈奏的那些话，都是针砭时弊的良言，所以用药物相报答。”

【原文】　贞观十八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不得有隐，宜以次言朕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咸言：“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黄门侍郎刘洎对曰：“陛下拨乱造化，实功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上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译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于帝王，大多顺从旨意而不忤逆，用甜言蜜语来取得帝王的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大家不要有任何隐讳，应按次序说出我的过失。”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明教化，使天下达到太平，根据我们观察，没有发现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回答说：“陛下拨乱创业，实在是功高万古，的确像长孙无忌等人说的那样。但前不久有人上书奏事，言辞道理有不称陛下心意者，有时就当面追根责问，使奏事的人没有不羞愧而退下去的。恐怕这不是鼓励进献忠言的办法。”太宗说：“这话对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而改正。”

【原文】　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斯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译文】　唐太宗曾对苑监穆裕发怒，下令在朝堂将他杀掉，当时高宗李治是皇太子，立即冒犯太宗的盛怒而进言劝谏，太宗的怒气才消除。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皇太子的劝谏，总是利用空闲时慢慢地说。现在陛下正在发怒，太子却能冒犯圣颜发明意见，实在是古往今来没有过的。”太宗说：“人长期相处，自然会沾染对方的习性。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虚心容纳正直之言，就有魏征朝夕进言劝谏。自魏征去世以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人又继魏征之后不断劝谏。皇太子自幼在我的膝前，常常看到我心中喜欢进谏的人，于是养成了进谏的习性，所以有今天的劝谏。”

直　谏　附凡十章

【原文】　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殊，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征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

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义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云：“女適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又陆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与郑家还往，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并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大臣又劝进。太宗于是颇以为疑，问征曰：“群臣或顺旨，陆氏何为过尔分疏？”征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识，将以陛下同于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征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处俭妇，稍蒙遇宠。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东宫出为万年县，每怀战惧，常恐不全首领。陆爽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见，或当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敕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时莫不称叹。

【译文】　贞观二年，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岁，是个容貌美丽的绝代佳人，当时没有谁能比得上她。文德皇后访寻到此美女后，请求她留在后宫，作为妃嫔，太宗聘此女，封为充华。诏书已发，但册封的使者尚未出发。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就急忙进宫对太宗说：“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爱百姓，应当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自古以来，有道德的君主，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所以君主住楼台亭榭，想着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着美味佳肴，想着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眷顾妃嫔之时，想着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国君的处世之道。今郑氏的女儿，很久以前已许配给别人，陛下聘娶她时没有怀疑，也没有询问，此事如果传播到全国各地，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应有的道义吗？我听说的虽然还不十分确切，但唯恐它会损害圣上的美德，事情不敢隐瞒。君王的一举一动，都一定要记录下来，我希望陛下特别留神思考。”太宗听了魏征的话，非常吃惊，亲自写诏书答复，深深地自我责备，于是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说：“郑氏女许配陆家，没有确切的证据，隆重的礼仪既然举行，不可中途停止。”此外，陆氏也上表说：“我的父亲陆康在时，与郑家过从，有时互相馈赠资财，当初没有婚姻交涉约为亲戚。”并说：“外人不知道实际情况，妄自有这样的传说。”大臣们又劝太宗娶郑氏女。太宗于是很犹豫，就问魏征说：“群

臣或许是顺从旨意，陆氏为何过于这样分辩？”魏征说：“依我考虑，陆氏的本意可以知道，他把陛下看成了太上皇。”太宗说：“为什么呢？”魏征说：“太上皇刚平定京城的时候，得到辛处俭的妻子，稍稍蒙受宠爱。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听到此事很不高兴，就下令将辛处俭调出东宫任万年县令。辛处俭常怀恐惧之心，经常担心不能保全头颅。陆爽认为陛下现在虽然宽容了他，但担心以后暗加谴责贬官，所以再三自我表白，本意就在这里，不值得奇怪。”太宗笑着说：“外边人的想法或许是这样。然而我所说的话，不一定使人相象。”于是发出诏书说：“现在听说郑家的女儿，过去已接受别人礼聘，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对此事没有详细审查，这是我的不对，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充华的诏册应停止执行。”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感叹！

【原文】　贞观三年，诏关中免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寻有敕：已役已纳，并遣输了，明年总为准折。给事中魏征上书曰：“伏见八月九日诏书，率土皆给复一年。老幼相欢，咸歌且舞。又闻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满折造，余物亦遣输了，等明年总为准折。道路之人，或失所望。此诚平分百姓，均同己子。但下民难与图始，日用不足，皆以国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窃闻之，天之将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太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异之。伏愿少览臣言，详择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敕三四出，征执奏以为不可。德彝重奏：“今见简点使云：‘次男内大有壮者。’”太宗怒，乃敕：“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征又不从，不肯署敕。太宗召征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于君何嫌？过作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征正色曰：“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明年无兽。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征曰：“陛下初即位，诏书曰：‘逋私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即令所司，列为事条。秦府国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为天子，国司不为官物，其余物复何所有？又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百姓蒙恩，无不欢悦。更有敕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讫，若从此放免，

并是虚荷国恩，若已折已输，今总纳取了，所免者皆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更征收，百姓之心，不能无怪。已征得物，便点入军，来年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于刺史、县令，常年貌税，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其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我见君固执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乃停中男，赐金甕一口，赐珪绢五十匹。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关东免除一年赋税徭役。不久又有文书说：已抽调服役的壮丁仍遣发服役，已缴纳的租税，仍献纳完毕，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据折算。给事中魏征上书说：“我看到八月九日的诏书，全国都免除赋税徭役一年，老人幼童相互欢庆，全都载歌载舞。现又听到有文书说，成年男子已调配服役的，就令他们服役期满后折算租税，其余物资也交纳完毕，等到明年合计起来作为依据折算。百姓之中，有的感到失望。这种作法实在是把百姓看成一样，都和自己的儿子相同。但愚昧的人很难在开头与他们商量事情，他们每天用度不够，都认为是国家追悔前言、反复无常造成的。我私下听说这样的话，上天辅佐的是仁慈的人，百姓帮助的是守信义的人。现在陛下刚刚继承帝位，亿万百姓都在观望你的德行。才发出庄重的圣旨，就有改变圣旨的话，这会使全国产生疑心，认为陛下像春夏秋冬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纵使国家有亟须解救的危难，也一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凭着泰山一般安稳的局面而随便作出这种事！替陛下想出这种办法的人，在财利上有一些好处，在德义上却大大有损。我的确智慧浅薄、才识短缺，但私自为陛下惋惜。但愿陛下稍为浏览一下我的奏章，仔细选择有益的事去做。冒昧上书的罪，我甘心承受。”

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人，都想在中男当中将十八岁以上的全部抽调入军。文书发出三四次，魏征都执意上奏，认为不能这样做。封德彝再次上奏说：“现听简点使说：‘次男当中大有身体强健的人。’”太宗非常生气，就发出诏令说：“中男以上，虽然没有满十八岁，身体健壮、体形高大的，也抽调。”魏征又不服从，不肯签署文书。太宗就召见魏征与王珪，做脸做色地对待他们，说：“中男当中如果真是矮小的，自然不抽他们入军，如果身形结实壮大，也可以抽取。这对于你有什么妨碍？过分做得这样固执，我不理解你的用意！”魏征严肃地回答说：“我听说，放干池中的水来捞取鱼，不是得不到鱼，明年就再没有鱼了；焚毁树林来打猎，不是得不到野兽，而明年就再也没有野兽了。如果次男以上全部抽去参军，田租赋税和各种徭役，将从哪里去获取供给？况且，近年国家的卫戍兵士，不能攻击作战，难道是因人数少吗？只是因为对他们失去应有的待遇，就使兵士没有作战的心绪。如果多多抽点人，仍去充当杂使，人数

虽多，终究没有作用。如果精心选拔身体强壮的成年男子，以礼相待，人人都会百倍勇敢，又何必在于人多？陛下常说，我当国君，以诚恳信义待人，想使官吏、百姓都没有矫诈虚伪之心。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大的事情才处理三几件，竟全是不讲信义的，再用什么来取信于百姓呢？”太宗惊愕地说：“你所说的不守信义，是指哪些事呢？”魏征说：“陛下刚即皇帝位，发的诏书说：‘拖欠的田租、积久的债务，以及所欠的官家物资，全部免除。’当即命令主管部门将它列为治事条款。秦王府是国家官署，也不算官物，陛下从秦王当上天子，国家官署不算作官物，其余东西还有什么可作官物呢？另外，关中免二年田租户调，关外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百姓蒙受皇恩，没有一人不欢欣鼓舞。结果又有文书说：‘今年临时征集的壮丁许多已服役期满，如果从现在起开始免除徭役赋税，都是空受国恩。假若已经折合或已经缴纳租税的，现在仍全部收取上缴，所应免除的都从明年开始。’壮丁遣散还乡后，才改变征收赋税的办法，百姓的心中不能没有埋怨。已经征收到了物资，又立即抽点壮丁入伍，把第二年作为免除赋役的开始，用什么来取信于民？还有，共同治国所依靠的，在于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平常收取赋税，全委托给他们，到了选拔壮丁时，就怀疑他们有欺诈虚假的行为。希望下属诚恳守信义，不也是很难的吗？”太宗说：“我见你固执不已，怀疑你不了解这些事。现在说国家不守信义，是不了解民间情况，我没有认真思考，过错也是很大的啊。处理事情往往这样错误失策，怎能使国家大治？”于是停止抽点中男入伍，赐给魏征一口金甕，赐给王珪五十匹绢。

【原文】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谮毁，数蒙引见，遂任心弹射，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臣下无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论争。给事中魏征正色而奏之曰：“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聘其奸计，附上罔下，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诬房玄龄、斥退张亮，无所肃厉，徒损圣明。道路之人，皆兴谤议。臣伏度圣心，必不以为谋虑深长，可委以栋梁之任，将以其无所避忌，欲以警厉群臣。若信狎回邪，犹不可以小谋大，群臣素无矫伪，空使臣下离心。以言其龄、亮之徒，犹不可得申其枉直，其余疏浅，孰能免其欺罔？伏愿陛下留意再思。自驱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太宗欣然纳之。赐征绢五百匹。其万纪又奸状渐露，仁发亦解黜，万纪贬连州司马，朝廷咸相应贺焉。

【译文】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都因告密攻击陷害别人，多次被太宗引见。于是就任意指斥他人，肆无忌惮地欺骗蒙蔽，使太

宗震怒，朝臣不能自安。外边的人明知不对，但没有谁能向太宗争论。给事中魏征严肃地向太宗启奏说："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诬陷中伤别人为正确，以告发攻击他人为正直，凡是被他指责的，都没有罪过。陛下掩盖这两人的短处，接受他们的所有坏话，他们就放肆地施行奸计，攀附君主，欺压臣下，行事大多违背礼法，以此来盗取刚强正直的美名。他们诬房玄龄、斥退张亮，完全没有整肃勉励的作用，白白地损害了陛下的圣明。道路上的人，都发出指责的言论。我揣测陛下的心意，一定不是认为这两人是深谋远虑，可以委任重要的任务，只打算用他们无所避忌的行为来警戒劝勉群臣。纵然陛下相信亲近这些邪恶的人，也不可用小臣来图谋大臣，群臣向来没有矫诈虚假的行为，这样做只会徒然使群臣离心。像用房玄龄、张亮这样的大臣来说，尚且不能申辩自己的曲直，其余那些疏远、位低的臣子，谁能够避免他们的欺蒙诬告？希望陛下注意这种情况再三思考，自从陛下任用这两人以来，他们有一件对国家有增益的事，我就甘心情愿被处死，接受不忠的罪名。陛下纵然未能选拔好人来发扬圣德，难道可以重用奸佞来自遭损伤吗？"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赐魏征五百匹绢。那权万纪又渐渐露出奸诈面目，李仁发也被解官黜退，权万纪被贬到连州当司马，朝廷众臣都互相庆贺。

【原文】　贞观六年，有人告尚书右丞魏征，言其阿党亲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其事，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称，征既为人所道，虽在无私，亦有可责。遂令彦博谓征曰："尔谏正我数百条，岂以此小事，便损众美。自今已后，不得不存形迹。"居数日，太宗问征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征正色曰："前日令彦博宣敕语臣云：'因何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同契，义皆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国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发此言，寻已悔之，实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怀隐避。"征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良忠有异乎？"征曰："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曰："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乃赐绢二百匹。

【译文】　贞观六年，有人告发尚书右丞魏征，说他偏袒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明处理这件事，据了解是告魏征的人不公正。彦博奏明太宗说，魏征既然被别人指责，虽然没有徇私偏袒的行为，也有可以责备的地方。于是太宗就叫温彦博对魏征说："你规谏匡正我达数百条，何必因为这件小事就损害你以往的许多优点。从今以后，你也不能不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了几天，

太宗问魏征说："近来你在外边，听到有什么不对的事吗？"魏征神态严肃地回答说："前些日子，温彦博奉命宣读陛下对我说的话：'为什么不检点言行举止？'这话就大不对头。我听说，君王与臣子意气相合，道义上都是一个整体。没有听说过不心存公道，只注意言行举止的。如果君臣之间都遵守这样的道理，那么，国家的兴盛衰亡，也许就不能知道了！"太宗心里一惊，改换脸色说："先前说出这样的话，不久已觉后悔，实在是大不应该。你也不能因此就心怀隐匿回避。"魏征就下拜并说："我把身子交给了国家，按照正道行事，一定不敢有什么欺罔行为。但愿陛下使我成为一个良臣，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忠臣。"太宗说："良臣与忠臣有不同的地方吗？"魏征说："良臣能使自身获得美名，使君王享有崇高的称号，子孙一代一代的相传，荣华富贵就无止境。忠臣使自身受诛灭，陷君王于极大的恶名。家与国都遭到损失，而他独享有忠臣之名。由此说来，良臣与忠臣之间相差很远啊。"太宗说："但愿你不要违背这些话，我一定不会忘记国家的根本大事。"于是赐给魏征二百匹绢。

【原文】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群臣等又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失，天不可违，今行之，臣等犹谓其晚"。惟魏征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不厚耶？"曰："德厚矣。""华夏未理耶？"曰："理矣。""年谷不登耶？"曰："登矣。""然则何为不可？"对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华夏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而罚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近喻于人。有人十年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以示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译文】　贞观六年，匈奴被战胜平定，远处的异族来朝贡，吉祥征兆一天天出现，五谷连年丰收，州府大吏等多次请求太宗封禅，群臣等又称颂太宗的功德，以为"时机不可错过，上天的旨意不可违抗，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我们还认为已经太晚了"。只有魏征认为不行。太宗说："我希望你直切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要有所避讳。我的功绩不高吗？"魏征说："功绩高。"太宗说："德行不厚吗？"魏征说："德行厚。"太宗说："华夏还没有治理好吗？"魏征说：

“治理好了。”太宗说：“每年五谷不丰收吗？”魏征说：“丰收了。”太宗说：“那么，为何不能封禅？”魏征回答说：“陛下的功绩虽高，但百姓心中还未记住您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厚，恩泽还没有遍施于人。华夏虽安定，还不足以负担得起举行祭告天地大礼的费用。远处的外族虽仰慕，还没有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大小刑网还密布天下。连续几年虽获丰收，但粮仓还空虚。这就是我暗自认为不可以举行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远的事来比喻，暂且就近借用人作比方。有一个人，十年间长期患病，不能忍受支持，经过治疗疾病刚愈，只剩下皮子包着骨头，就想背一石米，日行一百里路，一定办不到。隋朝的祸乱不止十年。陛下作为‘治疗’这个频遭丧乱的国家的良医，解除了它的疾苦，虽已治平无事，还不很充实，向天地祭告成功，我暗自有疑惑，况且陛下往东边的泰山去举行封禅，各国前来参加盛典的使者都要向那里聚集，遥远边地的人，无不急速赶来。现在从伊、洛二水向东直到东海、泰山，草木丛生，遍布大泽，茫茫千里，百姓稀少，炊烟断绝，鸡鸣犬吠的声音听不到，道路荒凉，前进后退都很艰难。怎么可以招引那些外族人来，把虚弱显示给他们看呢？竭尽财力来赏赐，不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欲望；增加免除赋役的年份，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如果碰上水旱灾害，天时变化，那庸人的邪恶议论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难道只有我一人诚心恳求，也有舆论者的议论。”太宗称道这些话说得好，于是停止封禅。

【原文】　贞观七年，蜀王妃父杨誉在省竞婢，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问，未及予夺。其子为千牛，于殿廷陈诉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国亲，故生节目，不肯决断，淹留岁月。”太宗闻之，怒曰：“知是我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征进曰：“城狐社鼠皆微物，为其有所凭恃，故除之犹不易。况世家贵戚，旧号难理，汉、晋已来，不能禁御，武德之中，以多骄纵，陛下登极，方始萧条。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交无所及。自古能禁断此事，惟陛下一人。备预不虞，为国常道。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臣切思度，未见其可。”太宗曰：“诚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辄禁不言，颇是专擅，虽不合重罪，宜少加惩肃。”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译文】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将他扣留起来查问，没有来得及处置。杨誉的儿子任千牛，在殿廷上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不是反叛之罪就不应当扣留，因我的父亲是皇室亲戚，所以节外生枝，不肯决断，拖延时间。”太宗听了这话，发怒说：“知道是我的亲戚，故意作这样的刁难。”当即下令要打薛仁方一百棍，解除他所任的官职。

魏征陈述说："城墙下的狐狸和神社下的老鼠都是微小的动物，因它们有所依仗，所以除掉它们还不容易。何况官宦之家与皇室亲戚，旧时号称难于治理，东汉、西晋以来，发展到不能禁止驾驭的程度。武德年间，已多有骄横放纵的现象，陛下即位后，才开始衰减。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能为国家执法，怎么能乱给以处罚，以此助长外戚的私欲呢！这个先例一开，各种事端就会纷纷起来，以后一定后悔，那将没有办法来改变了。自古以来，能禁绝外戚骄横的，只有陛下一人。作好准备，防止意外，是治国的普通道理。难道可以在水未横流的时候，就想自己毁掉堤防？我深切思考，没有看出这种作法是可行的。"太宗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先前没有想到。但仁方妄自囚禁人而不申奏，很是专权擅势，虽不该治以重罪，辄应稍加惩罚以示警戒。"于是命令打二十棍后赦免了他。

【原文】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德素以闻。上乃谓玄龄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译文】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碰到少监窦德素，问宫城近来又在建造什么。窦德素便将房、高二人寻问一事报告上去。太宗就对房玄龄说："你只管好南衙的事就行了，我这北边建造一点房屋，干你什么事？"房玄龄等人拜谢太宗表示歉意。魏征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的责备，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何以要道歉。玄龄既然担任大臣，就是陛下的手腿与耳目，建造房屋，为何不许知道？责备他们询问主管部门，我不理解。况且修建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动用多少人工，陛下所作的事如果是好事，应该协助陛下完成它；所作的不对，虽然已开工，当奏请陛下停下来。这就是国君使用臣子、臣子侍奉国君的原则。玄龄等人过问既然没有罪，而陛下责备他们，玄龄等不知道自己掌管的事，只知下拜请罪，我也不能理解。"太宗深感惭愧。

【原文】　贞观八年，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及身殁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当深理之，不可舍也。"侍中魏征承间言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

贞慎守，终始不渝，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赍，居官殁后，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闻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并勿问之。其屈突通、张道源儿子，宜各与一官。”

【译文】　贞观八年，原先桂州都督李弘节有清廉慎守的名声，到他死后，他家出卖宝珠。太宗听说此事，就在朝廷宣布说：“这个人平素所为，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家中卖珠，推荐的人难道没有罪？一定要严加处理，不能放过。”侍中魏征找个机会对太宗说：“陛下平常说这个人为官不正，没有发现他接受财物的事；今天听说他家卖珠，打算处分推荐的人，我不知有什么理由。从圣朝以来，为国家竭尽忠诚，清廉慎守，始终不渝的人，只有屈突通、张道源罢了。屈突通的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瘦马；张道源的儿不能生存自立，没有听到陛下有一句话说到他们。如今李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受陛下赏赐，任职死后，没有人说他贪残，他的妻儿卖珠，不算有罪。明知是为官清廉的，没有任何慰问的话；怀疑那为官贪污的，连带处罚推荐的人，虽说憎恨坏人无可置疑，其实这也是喜欢好人不深厚。我私下考虑，不见这种作法对，恐怕有见识的人听到此事，一定乱加议论。”太宗拍掌说：“匆忙不加思索，就听到你这番话，才知道讲话不容易。都不要追究此事。那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可以各授与一个官职。”

【原文】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译文】　贞观九年，从北蕃回来的人向朝廷报告：“突厥境内下大雪，人民饥饿，羊马一并死亡。那里的唐人，都逃进山林当强盗，人心混乱，形势险恶。”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国君，推行仁义，任用贤良，就天下大治；推行暴政，任用奸邪，就失败。突厥信任的人，我和你们都是看到的，大概没有忠良正直可取的人。颉利又不关心百姓，为所欲为。我从人情事理来看他，又怎么能长久呢。”魏征陈述说：“过去魏文侯问李克，诸侯中谁先灭亡？李克回

答说：‘吴国先亡。’魏文侯说：‘什么原因？’李克说：‘吴国几战几胜。几胜之后，君主必然骄傲，几战之后，百姓必然疲乏困苦，不灭亡还等什么？’颉利适逢隋朝末年中原丧乱，就依仗他人马多，侵入内地，至今尚未停止，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原因。”太宗认为这话很对。

【原文】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后所生，太子介弟，聪敏绝伦，太宗特所宠异。或言三品以上，皆轻蔑王者，意在谮侍中魏征等，以激上怒。上御齐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蹂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岂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蹂顿公等！”玄龄等战慄，皆拜谢。征正色谏曰：“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于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其言，喜形于色，谓群臣曰：“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征所道，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征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容易？”召玄龄等而切责之，赐征绢一千匹。

【译文】　贞观十年。越王，长孙皇后所生，太子（承乾）的弟弟，聪明绝顶、敏慧超群，太宗特别宠爱。有人对太宗说，三品以上的大臣都轻蔑越王，用意在诬陷侍中魏征等人，以此激怒太宗。太宗驾临齐政殿，召见三品以上的大臣，让他们坐下后，就大发雷霆，怒容满面地说：“我有一句话，向你们说。以前天子就是天子，现在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往年天子的儿子是天子儿，今日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儿吗？我看隋朝的各个侯王，显赫大官以下的人，都不免被他们捉弄困扰。我的儿子，当然不允许他们放纵骄横，你们所以容易过从，怎么能互相在一起鄙薄蔑视他们。我如果放纵他们，难道不能捉弄困扰诸公！”房玄龄等人被吓得发抖，全部跪下请罪。魏征神色严厉地劝谏说：“当今的各位大臣，一定没有鄙薄蔑视越王的。不过，在礼仪上，臣下、儿子是同等的。经传上说，帝王身边的人虽然低微，排列在诸侯之上。诸侯，任用他们为公，就是公；任用他们为卿，就是卿。如果不是公卿，就在下侍奉诸侯了。现在三品以上的，地位与公卿同列，都是天子的大臣，陛下所礼敬优待的。纵然他们稍有不对，越王怎能随便加以屈辱？如果国家的法制伦常已废弃败坏，这就不是

我所能知道的了。在当今圣明的时代，越王岂能这样做。况且隋文帝不知道礼义，宠爱骄纵诸王，使他的儿子们得以干出无礼的事，不久，就因犯罪而遭到罢黜。不能作为榜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后，喜形于色，对群臣说：“但凡人们说话，道理充足周到，就不能不服。我所说的话，在于自身的私爱。魏征所说的，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刚才大发雷霆，自认为理由充足而且深信不疑，及至听了魏征所说的话，才感到我的话实在没有理由。当国君的说话，真不容易！”于是召见房玄龄等人而狠加责备，赐给魏征一千匹绢。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政理太平，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惟柴绍、窦诞，为人既非三益。及联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魏征曰：“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经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译文】　贞观十年，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辅导老师，自古以来就难于选取。周成王幼年继位，用周公旦、召公奭为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足够用来增长仁义，政治达到太平，被称为圣明君主。到秦朝的胡亥，始皇宠爱他，赵高作他的老师。赵高教以刑法。到胡亥篡位为帝后，就诛功臣、杀亲戚，残酷暴烈不止，很快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的确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我二十来岁时交游的人，只有柴绍、窦诞等，他们不是有三种长处的人。到后来我居此帝位，治理天下，虽然赶不上尧、舜的圣明，大约也避免了孙皓、高纬的残暴。从这说来，又不是由亲近的人那里学来，什么原因呢？”魏征说：“中等智能的人，可以同他作善事，可以同他作恶事，然而上等智能的人，自然不会受其影响。陛下从上天那儿接受使命，平定盗贼制造的大乱，拯救万民的性命，治国达到太平，难道柴绍、窦诞这些人能够亏损陛下的德行？但经典上说：‘抛弃淫靡的声音，疏远奸邪的人。’亲信的人之间，尤其应特别谨慎。”太宗说：“好。”

【原文】　贞观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贫之状。太宗责侍中魏征等滥进人。征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争，是其所长。爱生活、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凌敬为人作碑文，教人读《汉书》，因兹附托，回易求利，

与臣等所说不同。陛下未用其长，惟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敢心取。”太宗纳之。

【译文】　贞观十一年，有关官署向太宗报告凌敬贫穷乞讨的情状。太宗责备侍中魏征等人胡乱推荐人，魏征说：“我们每次蒙陛下询问，都说明了凌敬的优点和缺点。有学识，敢于谏争是他的优点；过分留心生计，喜好经营，是他的短处。现在凌敬替人写碑文，教人读《汉书》，以此作为借口，交换求利，这与我们所说的不同。陛下没有用他的长处，只看见他的短处，便认为我们在蒙蔽您，实在不敢心服啊。”太宗采纳了这个意见。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恒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而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田猎，忠谏不复至洛阳矣。’四时蒐田，既是帝王常礼，今日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侍中魏征奏称：“国家开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臣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其丑。臣谏其君，甚须折衷，从容讽谏。汉元帝尝以酎祭高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免冠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可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直臣谏君也。”太宗大悦。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到怀州，有个上密封奏章的人说：‘为什么经常差派山东地区的许多成年男子在苑内建造？今天的徭役，似乎不少于隋代。怀州、洛河以东地区，战乱后余生的百姓不能忍受这种苛政，而田猎还是频繁，这是骄奢淫逸的君主啊！现在又来怀州打猎，忠心的规谏不再到达洛阳了。’四季打猎，既是帝王经常的礼仪，今天在怀州田猎，对百姓秋毫无犯。凡是上书规谏匡正，自有通常标准，臣子可贵在于有劝谏的言词，君王可贵在于能改正过失。像这种毁谤，有点相似于咒骂了。”侍中魏征上奏说：“国家广开正直的言路，所以上密奏的人特别多，陛下亲自翻阅，或许希望臣下的话有可取之处，所以那些想偶然取得成功的人得以放纵他们的恶言。臣子劝谏国君，特别要适当，要慢慢地用委婉的语言进谏。汉元帝曾用醇酒祭祀高祖庙，从长安便门出来，打算乘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车驾摘下帽子说：“应该从桥上走，陛下不听我的话，我就自杀，用颈上的血污染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祖庙了。’元帝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陈述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坐危险的车船，广德的话可以

听从。’元帝说：‘晓喻别人，不应当就像这样吗？’于是从桥上过去。从这说来，张猛可算是正直的臣子劝谏君王了。”太宗很高兴。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魏征曰：“比来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对曰：“若恩威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言。若德义潜通，民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服，应由德义所加，往前功业，何因益大？”征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于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为异？”征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俛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太宗曰：“于何事如此？”对曰：“即位之初，处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谏曰：‘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遂赐以兰陵公主园，直钱百万。人或曰：‘所言乃常而所赏太厚。’答曰：‘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与罪。遂固言是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与其断当讫，但当与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滥。’陛下作色遣杀，胄执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后赦之。乃谓法司曰：‘但能为我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此则悦以从谏也。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有忤圣旨，陛下以为讪谤。臣奏称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以讪谤。于是虽从臣言，赏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难于受谏也。”太宗曰：“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译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我所作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征回答说：“如果就恩泽声威所能达到，远处的外族前来朝贡的情况来说，与贞观初年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从德义与百姓暗中相通，民心高兴诚服来说，比贞观初年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外族来归服，应当是由于施与德义，过去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征说：“过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义铭记在心，不久，因国内平安无事，逐渐增加骄奢自满的情绪。所以，功业虽然盛大，德义始终赶不上贞观初年。”太宗又说：“所作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征说：“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言，引导大家规谏。三年以后，见有人进谏，能高兴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劝谏，虽然努力听取和接受，而内心始终不高兴，确实有为难的样子。”太宗说：“在哪些事情上是这样？”魏徵回答说：“即位的初期，判处元律师死刑，孙伏伽劝谏说：‘按照法律，不至于判死罪，不能容许无节制地处以严酷的刑罚。’陛下就

把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价值万元钱。有人说：‘孙伏伽所说的是一般的道理，而所赏赐的太优厚。’陛下当时说：‘自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就是引导大家进谏。徐州司户柳雄对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给予俸禄等级，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始终坚持说是照实办理，竟然不肯坦白。大理寺查究得知柳雄的欺诈，将对柳雄处以死罪，少卿戴胄禀奏说，按照法律，只应处以徒刑。陛下说：‘我已对柳雄裁断完毕，只应处以死罪。’戴胄说：‘陛下既然不认为我的话对，请立即把我交到司法部门去。罪不该死，不能乱用酷刑。’陛下很生气地派人去杀柳雄，戴胄拉住不放，反复达四五次，然后赦免了柳雄。于是对司法部门的人说：‘只要能为我这样坚守法制，难道还怕有滥用刑罚杀人夷族的事。’这就是以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劝谏。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圣上旨意，陛下认为是诽谤。我上奏说，上书不激烈迫切，不能激励国君的意志，激烈迫切就相似于诽谤。当时虽然听从我的话，赏赐了物品二十种，思想上却很不舒服，这是难于接受劝谏。”太宗说：“的确如你说的，除了你是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的。人都苦于不能自己察觉毛病，你刚才来讲时，自认为所作的事没有变化，等到听你论说后，我的过失已很惊人。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忠心，我终究不违背你的话。”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东巡狩，将入洛，次于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侍中魏征进言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献食，献食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闻，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战战慄慄，每事省约，参踪前列，昭训子孙，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万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惊曰：“非公，朕不闻此言，自今已后，庶几无如此事。”

【译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在东部巡视，快要进入洛阳时，临时住在显仁宫，管理宫苑的官吏，大多被斥责处罚。侍中魏征进谏说：“陛下现在驾临洛州，是因为这儿是旧时战争进行的地方，希望它安定，所以想多施些恩惠给当地的父老故旧。城郭里的百姓没有受到德泽恩惠，官员与苑囿管理人员已多数受到罪罚。或者认为供奉的物品不精美，或认为不给陛下贡献食物，这就是不考虑知足，一心放在奢侈浪费上。既然违背了巡视的本来心愿，那用什么来满足百姓的心愿呢？隋代的君主先命令下边多献食物，贡献的食物不多，就有严厉的惩罚。上面的人有所喜好，下面的人一定喜好得更厉害，争着这样做而没有限

度，终于导至灭亡。这不是从史书的记载上看到的，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因为隋代的国君无道，所以上天命令陛下取代他。应该小心谨慎，每件事都要节省简约，加入到前人的行列，明白地训示子孙，怎么今天反而想在前人之下呢？陛下如果认为满足，今日已无异于丰足。如果认为不满足，那比这多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太宗大吃一惊说：“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些话，从今以后，希望不会再有这种事。”

君臣鉴戒第六

【原文】　贞观三年，上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是一起治理乱世，共享安危的，如果君主采纳忠诚的规劝，臣子又能进正直的意见，这固然是君臣相投合，自古以来所推重的。如果国君自以为贤明，臣子又不匡正国君的过失，要想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国君丧失了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子都闭口不言，终于使他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于是走到了灭国亡身的境地，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前朝的事情相去不远，我与你们能不谨慎行事？不要被后人讥笑。”

【原文】　贞观四年，上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留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能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时候的情况。魏征回答说：“我以往在隋朝时，曾听说发生了一桩盗窃案，隋炀帝下令叫於士澄去追捕罪犯。於士澄只要怀疑谁像贼，就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隋炀帝便下令将这两千多人在同一天斩首。大理丞张元济认为这个案件奇怪，就试探询

问作案人的情况，就有六七个人在发生盗窃案的当天，已先被监禁在另外的狱中，才被释放出狱，也遭到推究勘问，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自己屈认参加了盗窃。张元济因此更加认真地追究询问，结果，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行踪不清。官吏中有熟悉的，知道九人中有四人根本不是贼。负责行刑的官署因隋炀帝已下令处决，就不再以实情上奏，将两千人全部杀掉。”太宗说：“不仅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谄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的欢心与称赞。君臣全这样，哪能不失败？我仰仗你们共同辅佐，从而使牢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唯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七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免后人笑！”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秦两朝，最初取得天下没有两样。然而周朝建国后就专门兴办好事，积累功业和仁德，所以能够保持七百年的基业。秦朝就放纵自己的奢侈淫逸，喜好用刑罚，没有超过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不是作善事的帝业绵延长久，干恶事的天年不长？我又听说，桀与纣是帝王，把一个普通人与他们相比，普通人还感到是耻辱；颜渊与闵损，是普通百姓，把帝王与他们相比，也还认为是荣耀的。这是帝王深感羞耻的事。我常把这些事引以为戒，常常怕比不上颜、闵这些贤人，被人讥笑。”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讲：‘有一个健忘的人，搬家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健忘超过这个人的。我看夏桀、商纣这样的国君，竟忘记了自己的身躯。’但愿陛下经常把这些事想想，免受后人笑话！”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骞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议。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也。’终不敢复

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甯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甯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平定了高昌国，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设宴招待，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如果不失掉臣下的礼仪，怎么会走到灭亡的地步？我平定了这样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惧，只有力戒骄奢淫逸来自己提防，采纳忠直之言来匡正自己。罢黜奸佞，选用贤良，不拿小人的话来议论君子，用这种办法来谨慎守业，也许可以让国家获得安宁吧。”魏征进言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己，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安定，他们就恣意放纵欲望，喜欢听谄谀阿谀的奉承话，厌恶刚正的规谏。张子房是汉王刘邦的出谋划策的大臣，到刘邦当了皇帝时，打算废掉嫡子刘盈而立庶子刘如意为太子，子房说：‘今天的事，不是凭口舌可以争辩的。’始终不敢再有话去开导汉高祖。何况陛下功业、德义的盛大，用汉高祖来相比，他是比不上的。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五年，圣明的德泽像灿烂的光芒照耀四海，如今又消灭了高昌，还多次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心里，刚才又说想进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天下的最大幸运。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甯戚在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莒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甯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齐桓公听完叔牙的话，离开坐席感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太宗对魏征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当老百姓时候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叔牙的为人啊！”

【原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礼》云：“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堕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

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圣明之代独无君子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至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泉，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以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有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我听说，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便是人的四肢，首脑与四肢协调同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倘若有的器官不具备，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首脑虽处于至尊重要的地位，必须借助四肢才能成为整体，国君虽然明察通晓，一定要借助臣子的辅佐才能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礼记》说："百姓把国君作为自己的心胸，国君把百姓视为自己的躯体，内心端庄躯体就舒坦，内心严肃面容就恭敬。"《尚书》说："国君英明啊，臣子贤良啊，万事康宁啊！""国君行事细碎无大略啊，臣子就松懈懒惰啊，万事就毁坏搞不成功啊！"那么，丢弃四肢，单单使用心胸，使整个国家达到治理，不是我听说过的。

国君与臣子之间意气相投，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让石头去顺从水，千年之间出现一次，让水去顺从石头，没有哪个时候没有。那些能倡导最公正的道义，表明天下人才均可任用，内部尽到心胸脊骨的力量，外部尽竭四肢的能力，协调得像汤里的盐与梅，团结得像金石一样坚固的朝代，不是靠赐给臣子的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罢了。过去周文王巡游于凤凰之墟，袜带散了，他看

左右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人，就自己将袜带结上。难道周文王时的人全是有才德的人，而现在处于圣明的朝代唯独缺乏贤良的人吗？只是了解与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家奴，韩信是项羽的逃亡臣子。商汤尽礼相待伊尹，在南巢实现了帝王之业，汉高祖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大将，在垓下击败项羽而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项羽加恩于韩信，难道一定会毁掉已建成的国家而变成灭国亡身的人吗？另外，微子是商纣的庶兄，在宋接受了周武王的封土；箕子是商纣的贤臣，却向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称他们是仁人，没有谁说他们不对。《礼记》上说："鲁穆公向子思问道：'放逐之臣返回来为原来的国君服丧，古来就有的吗？'子思说：'古代的有德行的君主，任用人能按照礼节，斥退人也能按照礼节，所以有被斥退的臣子回来为旧时的国君服丧的礼仪。现在的君主，任用人时，如像把他抱在膝上，斥退人又如像把人坠入深渊。那些被斥退的人不作攻打本国的谋主已经很好了，哪里还有返回本国为旧君服丧的？'"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是怎样侍奉国君的？"晏子回答说："国君有灾难不为他去死，国君出国逃亡不为他送行。"齐景公说："分割土地来封赐他，分出官爵来授给他，国君有难不为国君死，国君出逃不送行，是何道理？"晏子说："臣子进言而被采用，终身没有灾难，臣子怎么去死呢？臣子规谏而被国君采纳，终身不会逃亡，臣子又怎么会给他送行呢？如果臣子进言不被采用，国君有难而去为他死，这是枉死；臣子规谏不被国君采纳，国君出逃又去相送，这是假忠。"《春秋左氏传》说："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站立在崔杼的家门外，崔杼的门人问晏子：'你是来为国君殉死吗？'晏子说：'只是我一人的国君吗！我去死？'门人说：'逃走吗？'晏子说：'国君死是我的罪吗！我逃走？死去的国君如果是为国家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国君是为国家而逃亡，我就跟着他逃亡。如果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最亲近的人，谁敢担当这些事。'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子就走进去，把齐庄公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抱着尸体大哭，然后站起来，往上跳了三下就走了。"孟子说："国君把臣子看作是自己的手足，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国君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普通的人；国君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把国君看作仇敌。"虽然臣子侍奉国君没有二心，至于离开还是留下的原则，应当依据受恩的多少而定。那么，作为百姓之主的国君，怎么可以对自己的臣民无礼呢！

【原文】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预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尧、舜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孙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尧、舜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译文】　我观察在朝的所有大臣，担负着主管国家重要部门任务的人，有的奉命在边关驻防，有的在朝参与处理国家大事，大家为国建功立业。这都是一时选拔出来的贤能之士，处在至关重要的地位，担负的任务重大。委给他们的职任虽然重，对他们的信赖却不深，信赖他们不深，就使人有时产生疑虑。人生疑虑，就会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内心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就不会树立臣子的节操义行。节操义行不树立，那么名教也不会兴起。名教不能兴起，而能够与他们一起巩固太平基业，保持七百年的王位，是没有这种事的。又听说，国家器重爱惜有功的臣子，不追究旧时的罪过，比之于前朝的圣君，没有一点差别。然而只宽恕大事，对小罪就严厉，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谴责发怒，不去掉偏爱与憎恨的心，是不可能用来治国的。国君严厉地推行法令，臣子中还有人触犯它，何况上边开了违法的头，下边一定更加放肆。河床壅塞而河堤崩溃，它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将要使天下百姓到哪里安身！这就是国君开了一个头，下边就生出百种不测的变化，国家没有不乱的。《礼记》说："自己喜爱的人，要知道他们的短处，自己憎恨的人，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如果自己憎恨的人，不能看到他的长处，那做好事的人一定感到恐惧。自己喜爱的人，不知他们的短处，那作恶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君子如果对谗佞的小人责怒，作乱的事大概会很快停止。"那么，古代人的震怒，是用来惩罚恶人，现在的严厉惩罚，却是用来助长奸邪的，这不是唐尧、虞舜的本意，也不是夏禹、商汤所作的事了。《尚书》说："安抚我的就是我的国君，虐杀我的就是我的仇敌。"荀子说："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浮载船，也可以翻船。"所以孔子说："鱼失掉水就会死，水失掉鱼仍然是水。"所以唐尧、虞舜总是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这些道理呢？怎么可以不反复考虑这些事情呢？

【原文】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理之道也。今

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乘非其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推咎，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理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理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者哉？盖信之则无不可信，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且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译文】　将重任委托给大臣，将小事交给小臣，这是处理国事的常情，治理国家的办法。现在委任他们官职，则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有事发生，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自己所轻视的，怀疑自己所重视的，想用这种办法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怎么可能呢？另外，治国贵在稳定，不要求多变。现在，或者对小臣委以重任，或者对大臣任以小事，小臣占据不应有的高位，大臣又失去他们应担任的职位，大臣或者因小小的过失而获罪，小臣或者因大事而受惩罚。官职与地位不相称，受罚不是他们的罪过，想要他们没有私心杂念，希求他们各尽其力，不是很难的吗？小臣不可把大事交给他，大臣不可因小罪受罚。委任大臣以大官又去追查他的小过，那执书刀削竹简，拿着笔杆子的文官便顺从旨意，窥测风向，挥舞文笔，玩弄法律，歪曲事实来构成大臣的罪名。大臣辨白吧，又怕国君认为内心不服罪；不说吧，皇上又会认为所犯的罪都是事实。说与不说都构成罪过，不能辨明自己的冤屈就采取侥幸免祸的态度。大臣侥幸免祸，就会使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就会使诈伪形成风气；诈

伪形成风气，国家就达不到治理了！

另外，委任大臣，想使他们尽力为国，每当任官时有所避忌不说，就叫不尽心。如果举荐的人适当，何必对故人旧友避嫌；如果举荐的人不称职，何必以疏远的人为贵。对待大臣不真心实意，用什么来要求他们做到忠恕！臣子虽然有时有失误的地方，国君也不是都对。国君不信赖臣下，必然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以信赖的。如果一定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信赖的，那国君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吧！《礼记》上说："国君多疑，百姓就迷惑。对臣下不了解，国君就忧愁了。"国君与臣子互相猜疑，就谈不上使国家得到大治了。现在群臣之中，有的远在一方，流言蜚语三次传来，不像曾参母亲那样丢掉织布机的梭子而逃走的人，我暗自思量，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天下这么辽阔，士人百姓这样众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信赖的人吗？能信赖臣下，就没有不可信赖的，猜疑臣下，就没有可以信赖的，怎么只是臣子的过失呢？况且一个平庸的普通的人与别人结为好友，也会以生命相许诺，至死尚且不变，何况君臣之间意气相投，互相依傍，如同鱼水。如果国君能当尧、舜，臣子能作稷、契，怎么会遇到小事就移志，见到小利就变心呢！这虽是臣下树立忠心还未明显，也是由于国君心中不信赖臣下，对待他们过于刻薄造成的。难道这是国君以礼使臣，臣子以忠事君吗？依靠陛下的圣明，凭借当今的功业，如果能广泛地寻求当世的俊杰，上下同心，那么三皇可以增为四皇，五帝可以添为六帝了。夏、殷、周、汉，怎么足以相提并论。

太宗很赞赏地采纳了魏征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如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特进魏征说："我约束自己，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仰慕前代雄才大略的君主，盼望赶上他们。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这四件事，我常认为是首要的事，我都希望用来勉励自己。人苦于不能察觉自己的过失，不知我的所作所为，优劣如何？"魏征回答说："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陛下都兼顾施行了。那么，国内平定祸乱，国外征服戎狄，是陛下的功业；安抚所有百姓，使他们各自都有谋生的职业，是陛下所谋的利。从这说来，立功、谋利的事做得多，只是德行、仁义这两件事，愿陛下奋发不止，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犯，即国家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译文】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传位到子孙时，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幼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不了解人世间人情真伪，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执政后多发生祸乱。"太宗说："你的意见是把过错推给国君，我的意见是要归过于臣子。功臣的子弟多数没有才能德行，他们靠祖父、父亲功勋的荫庇当上大官，不培养道德礼义，奢侈放纵，是其所好。国君既已幼弱，臣子又缺乏才能，国家倾危而不扶助，怎么能不发生祸乱呢？隋炀帝记下宇文述在他未任储君时辅佐他的功劳，提拔宇文化及任将军，宇文化及不思量报效，相反去作叛逆弑君的事，这不是臣子的罪过吧？我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警戒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违背教导而犯罪，就是国家的庆幸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与杨玄感是受国恩最深的大臣的子孙，后来都反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这便是古人尊重君子而鄙视小人的缘故。"太宗说："对。"

论译官第七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理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各当所任，则无为而理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愈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遗诸衣冠以为耻累。"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说：“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根本，只在于精简。衡量人的才能高下，授与适当的官职，务必减少职官的定员。所以《尚书》说：‘任用职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要紧的是在于任用有德的人。’假若得到贤能之士，人数虽少，也足够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纵然多又有什么用？古人也把选官得不到适当的人，比作在地上画饼子，是不能吃的。《诗经》上说：‘谋划事情的庸人虽然很多，但总是办不好事情的。’孔子又说：‘管仲的家人一人一职不兼任别的事，怎么谈得上节俭？’况且，‘一千张羊皮的价值，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贵。’这些话都记载在经典上，不能都讲出来。应当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使各自担负起所任之职，这样就能作到无为而治了。你应认真思考这其中的道理，衡量决定众官人数的多少。”房玄龄等因此设置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这一方案，便对房玄龄说：“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其他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多给钱帛，以奖赏他的技能，一定不能超员授给他们官爵，使他们与朝廷中的贤良君子并肩而立，同坐吃饭，给朝廷贤良君子留下羞耻的牵连。”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词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寻求察访贤明有智慧的人。近来听说你们听取和接受诉讼的状子，一天之内竟达数百件。这就是阅读公文已经没有空闲，哪里还能帮助我寻求贤士呢？”于是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尚书省，凡是细碎的事务都交付左右丞处理，只有冤屈疑难的重大案件应该上奏的，才交付仆射。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每天夜里常想百姓当中的事情，有时到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和躺都经常看着，居官如果做了好事，也全写在他的名字下边。我居住在深宫之中，视线与听力都不能达到远处，所委托

的只有都督与刺史，这些人实在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尤其需要得到称职的人。”

【原文】　贞观二年，上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所见未有奇才异能。”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国家达到安定的根本，只在得到人才。近来命你举荐贤才，未曾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事情极为繁重，你应分担我的忧虑与辛劳，你不举荐人，我将托付给谁呢？”封德彝回答说：“我虽愚昧，怎么敢不尽心去办理。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太宗说：“前代的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用其所长，不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都是在当代选拔人才。难道能等梦见傅说、遇到吕尚然后再治理国家？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的人，只是担忧我们遗漏而不了解罢了。”封德彝很羞愧地退下。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上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郡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其事遂止。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看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是选那些能说会写的人，不了解他们是否有高尚德行。几年之后，邪恶的行迹开始显露出来，虽加以惩罚斩杀，然而百姓已深受其害。怎样才能得到品行端正的人？”杜如晦回答说：“两汉时候选拔的人才，都是德行称著于乡间和闾里的人，先由州郡推荐上来，然后才选入任用，所以当时号称贤良人才多。现在每年选人，候选的会集一处，将近数千人，这些人表面忠厚，又以言词伪装，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选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负责配给他们一定的官品罢了。量才择官、选拔人才的道理，实在没有精通，所以不能得到人才。”太宗就打算依照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命令各州、郡征召举荐，适遇功臣等将进行世袭封爵，这事就停下来了。

【原文】　贞观六年，上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

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说：“古人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任官这个问题上选择人才，不能草率就用。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出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官吏能够得到正直的人，做好事的都得到勉励；错误地使用了坏人，不好的人就争相钻营。奖赏要与他的功劳相当，没有功劳的人就会自动退下；惩罚要符合他的罪恶，干坏事的就会警戒畏惧。所以，我知道奖赏与惩罚都不能随便施行，用人就更加需要谨慎地选择。”魏征回答说：“全面地了解人这件事，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要考核官吏的成绩来决定贬斥与升迁，考察他们是好是坏来决定取弃。现在想寻找人，一定要仔细查访他们的品行。如果知道他好，然后任用他，假令这个人不能把事办好，只是能力达不到，不会造成大的祸害。错误地任用坏人，假使这个人的能力强，很能干，所造成的灾难一定非常多。但是，天下混乱的时候，只有选择他们的才能，不考虑他们的品行。国家处于太平的时候，就一定要才能与德行都具备，才可以任用。”

【原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者，必抚试以临民，或以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译文】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向太宗上奏疏说：“治理天下的人要把百姓看作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县令人数多，不可能全是贤良的人，如果每一个州能配备一个贤良的刺史，那整个州境之内都得到复苏休息。天下所有的州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那陛下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廷之上，百姓也不会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来担任，打算提拔来担任大将、丞相的人，一定要先让他们试作地方官，或者就直接从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中挑选入朝担任丞相、司

徒及太尉的人选。朝廷一定不能只重用朝内的臣子，另眼看待刺史、县令，轻视刺史、县令的人选。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定，大概原因在这里。”太宗因此对侍臣说：“刺史的人选，我应亲自选拔，县令的人选，责令在京任职的五品以上官员各自推举一人。”

【原文】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

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谘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按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有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

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译文】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二丞的人选，应特别注意精心选拔，上疏说：

我听说，尚书省日理万机，实在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寻求尚书省的人选，授予官职，实在不容易。所以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把左、右二丞比作锁上的管，车上的辖。尚书省的重要长官乃至各曹郎中，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应和，如果不称职的人占据了职位，就会产生讥议。近来，我看见尚书省的诏敕等总是拖延停留，不能及时处理，公文壅积留滞在案桌上。我的确是个平庸低劣的人，但请求陛允许我谈谈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贞观初年，国家没有设尚书令、左右仆射等职官，那时候，尚书省的事务极为繁杂，比现在多一倍以上。当时任左丞的戴胄、任右丞的魏征，都是通晓官吏事务的人，他们心怀坦然，品性刚正，凡遇到应该弹劾检举的事，没有一件回避，陛下又施予恩惠与慈爱，所以自然促使百官庄重严肃。各个官署都不懈怠，这是任人得当的原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很能勉励下属。近来国

家的重要法纪已经不能正常施行，都因功臣国戚居摄高位，才能不胜任其职，彼此又依仗功勋权势互相倾轧。凡在职的众官，也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有的虽想奋发努力，先就害怕谗毁讥谤。所以事情都由郎中来定夺，只有遇事请示上级；尚书又模棱两可，不能果断决定。有的纠察弹劾上奏，故意拖延，案件的事理已经全部知道，仍然再向下级询问，下去没有路程期限，回来又不责备他们的迟延，公文一经出手，就历时一年半载。有的事为了迎合上面的心意，就不按实际情况处理；有的事为了回避嫌疑，就压制正当理由。办案官员只要把案子办完就当作事情了结，不去追究对与不对。尚书把迎逢献媚当作守法奉公，不过问是否恰当。互相无原则地宽容，唯一办的是掩盖行事的阙失。况且从众人中选拔人才，是为了授官给那些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就不能举任，天上的职官由人来代理，怎么可以随便授给没有才能的人呢？至于皇室至亲和开国功臣，只适宜在礼仪俸禄上优厚。有的年纪高达八十岁，有的长期患病，神智不清，既然对现时的事没有好处，就应让他们休息，安闲舒适地度过晚年。长期妨碍进贤的道路，很不应该。要消除这些弊病，就应精心选拔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都得到适当的人来担任，国家的重要法纪就会全部得以施行，也当然矫正小人趋相竞争的风气，难道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的现象吗！

奏章上奏后，不久就任刘洎尚书左丞。

【原文】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承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能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译文】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国家太平过后一定会出现大乱，大乱之后一定出现太平。继大乱后就是太平的气数了。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在于得到贤才来使用。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在哪里，我又不可能遍识天下的人，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没有得到贤才的办法。我现在打算让人自己举荐，这件事你们看怎样？"魏征回答说："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能够知道自己的人，是聪明的人。了解别人既然是困难的，自知之明确也不容易。何况愚昧昏庸的人，总是自以为贤能，夸耀自己的长处，让人自己举荐，恐怕会滋长浮薄竞争的风气，不能让人自己举荐。"

【原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惟良作弼。俊□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逢、比干矣；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译文】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奏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国君，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父亲不能了解他的儿子，就无法使一家人和睦；国君不能了解他的臣子，就无法使天下协调一致。天下安宁，国君有善，必定靠忠诚贤良的人辅佐。贤能的人在朝作官，那各种功业都会取得成功，国君不用更多操劳就使民风淳化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被前代称颂，都是因为了解臣子，成为英明的君主，众多贤士充满朝廷。八元、八恺辅佐舜功业显赫，周公、召公的业绩焕发绚丽光彩。那么“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难道只生长在过去的朝代，而唯独今天没有吗？在于国君寻求与不寻求，喜好不喜好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那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角、象牙，大宛的汗血马和西夷国的猛犬，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感情，它们都出产在八方荒远之地，路途遥远在万里之外，异国的人在路途上要经过辗转翻译才能到中国进贡，那遥遥万里的路途上，献宝人络绎不绝，这是为什么呢？这由于中国喜好这些东西啊。何况为官的人，心里想到国君给予的荣华，吃着国君给予的俸禄，用大义来统率他们，他们哪里不能到达呢？我认为，施以“忠”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施以“孝”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曾参、子骞那样的孝子，施以“言”的教育，就可使他们成为尾生、展禽那样恪守信约的人；施以“廉”的教育，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人。

【原文】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

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荣显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圆方；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为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译文】　然而，现在的臣子，很少有品德廉洁、才能卓越的人，大概是对他们要求不严，磨炼他们不精细的原故吧。如果用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来鼓励他们，用远大理想来要求他们，使他们各有职责，就能施行自己的主张。显贵要观察所举荐的人，富有要观察所积蓄的物，平居要观察所喜好的事，学习要观察所说的话，贫困要观察所接受的东西，卑贱要观察所不愿干的事。然后按他们的长处择取，审查他们的才能来任用，用他们的长处，避开他们的短处。再以“六正”来勉励他们，以“六邪”来告戒他们，就会不严厉督察也能自己振奋，不加劝勉也能每日自勉。所以《说苑》说：“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和‘六邪’的区别。按照‘六正’去做，就光荣，犯了‘六邪’就耻辱。什么是‘六正’？一是事情的苗头还未萌生，形体的先兆还未出现，就独自清楚地看到存亡的迹象，得失的机要，预先把祸害消灭在未形成之前，使国君高立于显荣的地位，这样的臣子，就是圣臣。二是竭尽心力操劳国事，每天进献好的意见，用礼义来劝勉国君，将良策告诉国君，国君有好的想法就顺势助成，国君有过

失就及时匡正，这样的臣子，就是良臣。三是早起晚眠，举荐贤才不懈怠，经常称赞古代前贤的行为处事，用它来激励国君的意志，这样的臣子，就是忠臣。四是能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成败，提早防备并设法补救，堵塞漏洞，切断祸源，转祸为福，使国君始终没有忧愁，这样的臣子，就是智臣。五是奉守典章法度，居官处事，不接受馈赠，不追求俸禄，主动辞让赏赐，饮食节约简朴，这样的臣子，就是廉洁的臣子。六是国君昏庸，国家发生了混乱，没有阿谀奉承的行为，敢于忤犯国君严厉的脸色，当面议论国君的过失，这样的臣子，就是刚正不阿的臣子。以上六种，总的叫作‘六正’。什么是‘六邪’呢？一是安于作官，贪图俸禄，不办公事，随波逐流，遇事左右观望，毫无主见，这样的臣子，就是聊备充数的臣子。二是国君说什么话他都说好，国君干什么事他都说对，暗中注意寻求国君所喜好的东西献给国君，用它来使国君耳目欢快，用苟且迎合国君的手法，来保住自己的官职，与国君一起作乐，根本不管这样做的后害，这样的臣子，就是阿谀奉承的臣子。三是内心充满奸险邪恶的念头，表面上却小心谨慎，满口花言巧语装做讨好别人的脸色，暗地里妒嫉贤良。他想举荐谁，就大肆赞扬那人的优点，掩盖那人的短处，他想排挤谁，就大肆张扬谁的过失，隐瞒谁的优点，使国君赏罚都不当，号令不能执行，这样的臣子，就是奸臣。四是狡黠足以用来掩盖过错，诡辩足以用来游说，在内离间骨肉之亲的关系，在外于朝廷上制造乱事，这样的臣子，是谗佞的臣子。五是手握大权，专横跋扈，颠倒是非，私门结党，使自己家富，擅自伪造圣旨，用来使自己显达尊贵，这样的臣子，是叛逆的臣子。六是用花言巧语哄骗国君，使国君陷为不义，私结党羽，狼狈为奸，蒙蔽国君的眼睛，使国君不能分辨黑白，是非没有界限，使得国君的恶名流传国内，四邻之间也能听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的臣子。以上六种，总的叫做‘六邪。贤良的臣子立足于‘六正’，不搞‘六邪’那套奸术，所以朝廷安定而天下大治。这种人当他在世时，被百姓喜爱，去世以后，被百姓怀念，这就是臣子应具备的治国才能。”《礼记》说：“秤悬挂在那里，不可以用轻重去欺骗它；木匠画直线的工具已陈设在那里，不可以用曲直去欺骗它；规与矩已设置在那里，不可用圆方去欺骗它；君子明悉礼义，不可用奸诈欺哄他。”既然这样，那么臣下的情况，知道它就不困难了。再加上按照礼的规范对待他们，用法律的准则约束他们，做善事的受到赏赐，干坏事的给予惩罚，怎敢不希望上进呢？怎敢不尽力为国呢？

【原文】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及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人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太宗甚嘉纳之。

【译文】　国家想要提拔忠耿贤良的人，罢免没有才能的人，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但仅仅听到这样的话，看不到这样的人，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说的话对了，但做的事错了。说的对，就是出于公允的道理；做的错，就是走上了邪路。对与错相互混杂，好与坏互相指责。国君所喜爱的人虽然有罪，也不会受处治；厌恶的人虽然没有过失，也免不了受惩罚。这就是所说的喜爱的人希望他活着，憎恨的人盼他死去。对有的人因有小小的过失就抛开他的大善，因小小的过失而忘了他的大功。这就是所说的国君的赏赐不可以无功求取，国君的惩罚不可以有罪而减免的话了。赏赐不是用来鼓励人们为善，处罚不是用来惩治恶人，而希望坏人与好人不混淆，这可能吗？如果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处罚不偏坦宗亲贵臣，把公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将仁义作为区别善恶的准绳，通过考察官吏的是非功过来确定他们任职的名分，按照所担任的职务去了解官吏的工作优劣，这样，奸邪和正直都不会被隐瞒，好与坏自然分清。然后选取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不重用作风浮华的，安排那些忠厚的，不留那些浅薄的，那么，不说话就能天下淳化，一年之内就可知道结果了！如果只爱徒有外表并无内才的人，而不为百姓选择好官吏，有很公允的话，没有很公允的行动，对所爱的人不知道他的恶行，对所憎恨的人就忘记他的优点，只从个人恩怨出发去亲近邪佞的人，违背公正的原则而疏远忠正贤良的人，那么，即使从清晨忙到深夜，耗费精神，苦苦思虑，想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富强，是得不到的。

奏章呈上后，太宗非常称赞，采纳了这些意见。

【原文】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大好髭须'，现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译文】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遇到有从京城来的人，太宗就问："房玄龄听到我任命李

纬当户部尚书的消息后，有什么意见？”来人回答说：“玄龄只说：‘李纬的一把大胡子生得好。’另外没有其他话说。”太宗因此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论封建第八

【原文】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为第一等，食实封三千三百户。皇从父淮安王神通上言：“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曰：“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若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爱惜，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矣！”由是诸功臣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初，高祖举宗正籍，第侄、再从、三从童孩已上封王者数十人。至是，太宗谓群臣曰：“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于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县公。

【译文】　贞观元年，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列为第一等功臣，实际封给食邑三千三百户。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带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的人，功勋列在第一等，我心里暗自不服。”太宗说：“国家的大事，只在于赏赐与惩罚。赏赐和功劳大小相当，无功的人就会自然退下；惩罚与罪恶相符，干坏事的都会畏惧。那就知道赏赐与惩罚不可轻易施行了。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用计谋安定国家的大功。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在疆场厮杀的功劳。但有指示踪迹、推动战车的作用，因此能够功居第一。叔父是朝廷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封赏，只因为不能徇私情就随便与勋功卓著的臣子同样封赏啊！”于是各个功臣都相互说：“陛下以最公正的态度对待臣下，赏赐不偏袒自己的亲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妄自申说的。”当初，高祖建置宗室名籍，兄弟、子侄以至再传、三传的子孙，孩童以上封为王的达几十人。至此，太宗对群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是封儿子及兄弟为王，其他疏远的亲属，不是有大功，如汉朝的刘贾、刘泽那样的，都不能受封。如果所有的亲属都封为王，多给他们从事苦力的人数，这就是加重百姓的辛劳困苦，用来养活自己的亲属。”于是，宗室当中过去已封为郡王而其中又没有功劳的，都降为县公。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荆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一十四人，并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奏论以驳世封事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闻理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赊促之殊，邦家有治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鉴夏、殷之长久，遵皇王之并建，维城磐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而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翦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忧，故一夫号呼而七庙隳圮。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认为周朝分封宗室子弟，王位传袭八百多年，秦朝废除分封制，到秦二世就灭国，吕后想危害刘氏天下，最后靠宗室子弟的力量获得安定，分封皇亲贤臣，应当是使子孙绵延长久的办法。于是就规定制度，将皇帝子弟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等二十一人，又加上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十四人，一并封为世袭刺史。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了一道奏折议论，用来驳世袭封爵这件事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保护百姓，是国君通常要做的事；遵重国君使上位之人安定，是百姓应懂得的大道理。想阐述治国安邦的规划，用来发展永久的事业，使它千秋万代不变更，大家的想法是共同的。然而，各个朝代享国的年数有长与短的差别，国家也有安定和混乱的不同。远看古代典籍的记载，论述此事很详细。都说周朝超过了应该享国年数，秦朝没有达到预定期限，两个朝代生存与灭亡的原因，就在建不建立郡国。周朝因借鉴夏朝、殷朝享国长久的经验，遵循古代圣君的治国方针，连结邦国城邑，使它坚如磐石，根基深而国本固，虽然国家的重要法纪松弛废弃，而那些诸侯国与周王却像树木的枝和干，互相扶持。所以使背叛离乱的事情不会发生，宗庙祭祀没有断绝。秦朝违背向古人学习的教诲，抛弃了古代圣君的治国办法，斩断华山来筑城，依仗它的险要，罢却诸侯建置郡守，宗室子弟没有一尺封土作食邑，广大百姓少有共同治国的忧患，所以，一个普通人振臂高呼，秦朝的祖庙便随之毁坏而倒塌。

【原文】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册名帝籙，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觊觎，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

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政或兴衰，有关于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尚存，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阙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距闰余，数终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咸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译文】　我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居君位而统治全国，没有不受命于上天，载名于帝箓的。缔造国家的时候都遇上好运，深切的忧虑只属于刚开创帝业的时候，即使像魏武帝那样靠别人抚养长大，汉高祖押送徒役那样低下的人，不只存心夺取帝位，要推辞它也不能推掉。如果诉讼的百姓不归附，精华已经枯竭，虽然帝尧的政绩光照四海，大舜的美政比齐于日月星辰，不只心中有揖让的想法，就是让他们的子孙守住先辈的基业也是不能的！凭着唐尧、虞舜的美德，尚且不能使他们的后代昌盛。从这知道，帝业享年的长短，一定决定于上天的旨意，国家的兴旺与衰微，与人的治理有关。帝业兴隆的周朝，卜卦得到的结果是传位三十世，享国七百年，虽然衰弱到了极点，然而文王、武王留下的名物制度依然存在，那龟鼎所象征的帝业，早已悬挂决定于上天。至于周昭王巡视南方一去不归，周平王东迁洛邑，避开威逼，祭祀的礼仪已经欠缺，京郊的土地不能保存，这就是衰微的开端，它已受到了分封邦国的连累了。暴虐的秦国，虽然国运像附生的鸡距，犹如闰年多余的时日，但周的运数已在阴数的极点。秦朝受命的国君，德行不同于夏禹与商汤，继位的君主，才能不如夏启与成王。即使李斯、王绾这般人都建诸侯国，将闾、子婴这些人都发千乘兵车，难道能扭转赤帝子的兴起，抗拒刘邦开创基业的使命！

【原文】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以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具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锲船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多所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维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堪羿、浞之灾；高贵之殃，宁异申、缯之酷。此乃钦明错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陵弱，众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骀之役，女子尽髽；崤陵之师，只轮不反。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要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天下宴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举分竹，何世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

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急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以为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译文】　那么，事情的得失成败，各有其它的原因。而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墨守成规，没有一个不是忘记了今天与古代的区别，分不清轻薄与淳朴，想在百代末季的今天，推行夏、商、周时候的法令制度，把天下五服之内的土地，全部用来分封诸侯，帝王居住的千里王畿，全作卿大夫的食邑。这就是把结绳计数时代的上古之法，在虞舜、夏禹时代推行，用帝舜时代之法，在汉、魏时代实施，法令制度松弛混乱，是断然可知的。刻船求剑，没有看见它可行；粘柱调弦，演奏乐章，更使人增疑。只知楚庄王问鼎，晋文公请隧，有畏惧霸主兴兵的心理；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王，不再有诸侯相援。不懂得秦二世为何被赵高杀于望夷宫，不了解后羿为何被寒浞杀于桃梧之野；高贵乡公曹髦的灾难，难道与申侯连结缯人、犬戎杀死周幽王不同？这就是清明与昏乱的人，各自改变自己的安危，一定不是郡宰与公侯，来造成国家的兴废。况且几代之后，王室衰微，从藩国的宗亲开始，变成了仇敌。一家之内习俗不同，一国之内各自为政，强大的侵犯弱小的，势众的破害人少的，疆界边彼此攻打，武力相侵。狐骀地方的战争，使鲁国妇女全用麻束发举哀；崤陵的战役，秦国一只车轮也没回来。这些只是约略举例，其余多得数不胜数。陆士衡就惊奇若失地说：“继位为王的截夺了九鼎，凶暴残忍之人占据了京城，天下却太平无事，以安待危。”这话何等荒谬！而设置职官，分工理事，任用贤能，作政绩优良的人承担共同治国的重任，贤臣良将，哪个朝代没有。至于使大地呈现吉祥征兆，上天赐给珍贵宝物，百姓称赞贤君慈如父母，国家的治理就像有神明相助。曹元首喜不自禁地说：“与别人共享快乐的人，别人一定急切分担他的忧虑；与别人共济安危的人，别人一定拯救他的危急。”难道能容许当了侯伯就共享安危，任他为州郡长官就忧乐不同？这话何等荒谬！

【原文】　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重，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义子聚麀，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班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衣惟补葛。南阳太守，敝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知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

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

【译文】　受分封，建邦国，凭借先辈的门第与资望，忘记了先辈们创业的艰辛，轻视世袭得来的显贵，无不世代增加残忍荒淫，一代比一代奢侈骄横。供临时住宿的离宫别馆，高耸云霄，有的使用人力将尽枯竭，有的邀约诸侯一起寻欢作乐。陈灵公君臣淫乱背礼义，一起侮辱征舒；卫宣公父子同娶一妻，最终杀死了寿与伋。还说因为自己想治理好国家，难道应该像这样吗？现在内外的众官，都由朝廷选拔、提拔士人百姓来任用，以明净如水的镜子来鉴察，年节慰劳优厚，提高他们的官阶品秩，通过考绩来明确对他们的罢免或提升。这些人进取心强，办事认真，互相切磋，感情深厚。有的人廉洁奉公，俸禄不拿回家中；有的人居官赴任，妻室儿女不进官舍居住；有的人官阶高贵，宁吃干粮也不生火；有的人身负重任，穿的只是补丁粗衣。有的人像南阳太守，仅以破衣遮身；有的人如莱阳县长，家中饭甑满是灰尘。他们知道为国兴利增加财物，多么使人爽心！总而言之，官爵不是世代相袭，任贤之路广阔平坦；百姓没有固定主子，依附官吏的感情就不深。这些事是愚昧与聪明人都能分辨的，怎么可以怀疑呢？至于灭国篡位，杀害国君，扰乱伦常，干扰纲纪，春秋二百年间，大概没有安宁的年份。到睢水祭祀，就杀小国之君当祭品；鲁道路平坦，就常常等待着乱伦的幽会。纵然在西汉的哀帝、平帝之时，东汉的桓帝、灵帝之际，下边官吏的荒淫残暴，必定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去概括它。

【原文】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应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祲于环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宸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已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御，□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阴，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从横之术，居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明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人不见德。及大业嗣立，世道交丧，一人一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心未康。

【译文】　陛下掌握纲纪，驾御天下，顺应天运开创大业，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百姓，在宇宙间扫清邪气妖云。开创基业，流传后代，以美德比配于天地；发出号召，施行命令，遥知万物才发言。光明的圣心，永远缅怀前贤古圣。将恢复五等爵位而兴旧时制度，建立邦国来使诸侯相亲。我暗自认为，汉魏以来，

分封诸侯的弊病至今余风未尽，尧、舜盛世已成往古，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已经改变。何况晋朝分封诸侯后，又失去驾驭的能力，最终导致诸侯相侵，国土分崩离析，拓跋氏乘机建立后魏，汉人与胡夷杂居相处。国家重新出现关山分割、大河相阻，吴、楚隔绝的分裂局面。习文的，就学纵横家游说之术；习武的，全怀武力争战之心，都是用来作实现阴险野心的阶梯，滋长了浇薄轻浮的风气。隋文帝有幸建国，是借助外戚身份。他驱使和任用天下英豪，却又多猜忌疑惑；他坐享其成，转移北周国运，不是战胜强敌建立的功业。在位时间超过二纪，百姓看不到他的恩德。到了炀帝即位，社会道德风气纷乱，人力物力像扫地出门那样接近枯竭。即使上天赋予神功武力，铲平贼乱，军队的威势不减，劳尽心力也不能振兴。

【原文】　自陛下倾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理，综覈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绝，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爱敬烝烝，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举，以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移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顷岁霜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赈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惟藜藿，乐彻簨簴，言必凄动，貌成癯瘦。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叙。陛下每见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求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志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各尽肝膈，惟及政事，更无异词。才日昃，必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永久，难以卒变。请待雕琢成器，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

美哉斯言也。

【译文】　自从陛下全心顺从太上皇的旨意，继立而登上了皇帝宝位后，一心治国，用深厚的感情致力于政事，综合审察国君治国得失。虽然至善至美的理论不能明白地说出来，我说的话就像理丝抽出头绪一样，能大略陈述一个梗概，实在是我的心愿。敬爱尊长，品德淳厚，勤劳而不知疲倦，这是大舜的孝。

向宫中小吏询问国君的健康状况，亲自为国君尝食，这是周文王的美德。每见司法官署审理罪人，尚书奏明案件诉讼情况，大大小小的案情都明白考察，使违法的受到惩处，冤枉的得到伸理，用砍断脚趾的办法代替杀头的罪刑，仁慈的心感到怜悯，不管内心还是外表都一样，这就是大禹见罪人而哭的原因。表情严肃，说话正直，虚心听取并采纳别人的规谏，不简慢卑贱或说话迟钝的人，不放弃山野之人的意见，这就是帝尧寻求规谏的情况。大大地提倡礼教，勉励求学的人，既通过明经科选，提升贤能之人任高官，又将把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任为卿相，这就是圣人循循善诱的方法。臣子们认为宫中炎热潮湿，陛下休息与用膳的地方或者不合适，请求陛下移居到地势高敞明亮的地方，在那里修建一座小小的楼阁。就因爱惜人家的资产，陛下竟制止了臣子们的建议，不吝惜身受寒暑，安心地居住在低下简陋的地方。近年因霜灾歉收，普天之下，饥荒严重，丧乱就开始出现，仓库里也十分空虚。陛下内心怜悯百姓，不断地救济抚恤，竟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而陛下还只吃粗劣饭菜，停止赏乐，撤除了悬挂钟磬的架子，说话必然凄惋动容，面庞已大大消瘦。过去，周公旦对外族辗转翻译送来宝物感到欣喜，大禹夸耀他治水取得成功。陛下每看到四方诸侯诚心归附，万里之外，民心趋向于仁厚，还进退思考，聚精会神地考虑问题，恐怕随意劳烦中原百姓，以此来经营远方，不凭借万古的英明声誉，换取一时的众多宝物。心中深切思劳忧虑，行动断绝游玩巡幸，每天清早就设朝理事，听取和接受群臣的意见毫不懈怠，智慧遍察万物，道义普救天下。散朝之后，还召进有名的大臣，共同探讨议论治国的得失，倾尽全部心力，惟一涉及的只是治国大事，再没有别的话。到太阳西斜，一定叫才学渊博的人进宫，赐给清静安闲，畅谈古代典籍，中间有时也写文咏诗，有时也清谈玄理，到深夜还忘记疲劳，夜半还不安寝。这四个方面，独有陛下一人超过以往任何朝代的贤君，这实在是有人类以来，一人做到这样罢了。发扬光大这种美德，用它去淳化民风，明白地告诉天下，相信在一年之内，可以遍布天地之间。但是淳朴敦厚的美德受到阻碍，浮薄诡诈的风气还未改变，这是因为长期形成的，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请等到把雕工精美的玉打磨成朴素的器皿，用淳朴敦厚的美德取代浮华轻薄的风气，刑罚搁置的教育一施行，登泰山、祭天地的典礼举行完毕，然后再定分疆治理的办法，讨论赏赐土地、分封诸侯的事也不算晚。《易经》说：“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会盈虚更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长停息，何况对于人呢？”

这话多好啊！

【原文】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曰：

伏见诏书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

免。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诚爱之重，欲其胤裔承守，与国无疆，可使世官也。何则？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况下此以还，而欲以父取子，恐失之远矣。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政欲绝之也，则子文之理犹在；政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適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方授，则翰翮非强，亦可以获免尤累。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福禄也。

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译文】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

我看见陛下诏书，命宗室亲属和功臣镇守分封的邦国，并传给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都继守着那里的政权，不是有重大原故，不能罢免。我暗自认为陛下封赐栽培的人，确实爱他们很深，想让他们的后代继承职守，立国永久，可以使世代作官了。为什么这样作呢？凭着尧、舜这样的君父，还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何况差于这样以下的人，而想根据父亲的才能品德去推断儿子，恐怕相差得很远罢。倘若有的还在孩童之时就承袭父职，万一骄奢淫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他们的祸害，而国家也会受他们的败坏。想断绝他们的封地与官爵吧，那楚令尹子文死后，让他的孙子复官这样的事例还在；想保留他们的封地与官爵吧，而又有栾黡的过恶已经显露那样事情。与其让这样的人去毒害现在活着的百姓，就宁可对已死去的臣子割恩，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过去所谓被爱重的人，就正好是伤害了他们。我以为适宜分封，食邑世代相等的，一定要有才能品行。根据才能品行才能授职，这就使能力不强的，也可因此而获得免受过失的连累。过去汉光武帝不任命有功之臣去当地方官，所以最终保全了这些功臣一辈子，确是由于他懂得治国的方法。希望陛下认真想想这件事怎样处理才恰当。使大家能得到陛下的大恩，子子孙孙最终也能终享福禄。

太宗同时称赞采纳李百药、马周的意见，于是终于取消了宗室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诏令。

臣　　规

（唐）武则天

同体章

【原文】　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相须而后成体，相得而后成用。故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故《虞书》云："臣作朕股肱耳目。余欲左右有人，汝翼；余欲宣力四方，汝为。"故知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未有心瘁于中而体悦于外，君忧于上而臣乐于下。古人所谓共其安危，同其休戚者，岂不信欤？

夫欲构大厦者，必藉众材。虽楹柱栋梁，栱栌榱桷，长短方圆，所用各异，自非众材同体，则不能成其构。为国者亦犹是焉。虽人之材能，天性殊禀，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群臣同体，则不能兴其业。故《周书》称殷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此其所以亡也；周武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其所以兴也。

《尚书》曰："明四目，达四聪。"谓舜求贤，使代己视听于四方也。昔屠蒯亦云："汝为君目，将司明也。""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轩辕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黄帝四目。"是知君位尊高，九重奥绝，万方之事，不可独临，故置群官，以备爪牙耳目。各尽其能，则天下自化。故冕旒垂拱，无为于上者，人君之任也；忧国恤人，竭力于下者，人臣之职也。

汉名臣奏曰："夫体有痛者，手不能无存；心有惧者，口不能勿言。忠臣之献直于君者，非愿触鳞犯上也。良由与君同体，忧患者深，志欲君之安也。"

陆景《典语》曰："国之所以有臣，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备员而已。天下至广，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故分官列职，各守其位，处其任者，必荷其忧。臣之与主，同体合用。主之任臣，既如身之信手；臣之事主，亦如手之系身。上下协心，以理国事。不俟命而自动，不求容而自亲，则君臣之道著也。"

【译文】　人臣对于君上，犹如手足服从思想，耳朵眼睛为意识支配。相互需要，合为一体，相互依靠，方起作用。人臣服事君上，犹如儿子服事父亲。父

子虽然最为亲近，也比不上君臣协心一体。所以《虞书》说："人臣是君上辅助得力的臣子。我要帮助我的人民，你们辅助我；我要治理天下四方，你们要有所作为。"明智的人臣唯君命是从，君上依靠人臣的力量。君上心安，人臣体安，君上康泰，人臣康泰。没有心病于内而身体外表愉快、君上在上面忧虑而人臣在下面行乐的。古代的人以为共担安危、同享福祸，难道不相信吗！

要构建高大的庙堂，必须凭借许多材料。虽然庙堂的前柱、大梁、斗拱、椽子等材料长短方圆形状不一，各有不同用途，但如不能把众多的材料组合成整体，就不能完成庙堂的构建。治理国家也是这样。虽然人的才能，在天资、体质方面有许多不同的特性，有人仁德，有人睿智，有人长于武功，有人重于文采；群臣如果不能协心一体，就难以昌兴大事。所以《周书》称："商纣王虽然有亿万人民，但离心离德，所以灭亡了。周武王只有治理能臣十人，同心同德，所以兴盛。"《尚书》说："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据说舜求贤人，派人代表自己在外视听于四方。过去屠蒯也说："你是君上的眼睛，负责明察四方。你是君上的耳朵，负责广听四方。"轩辕氏（黄帝）有四位大臣负责明察四方，所以《尸子》说："黄帝有四双眼睛。"明智的君上地位尊高，象在天上极高深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事情，不可能一一亲临。所以设置众官，作为辅助得力之臣。人臣各尽能力，天下自然得到教化。头戴礼冠，无为而治，高高在上，是君上的职责；忧虑国家，抚恤人民，在下面竭尽能力，是大臣的职责。

汉代名臣上奏说道："身体有疼痛，手不能不存恤抚养；心里有畏惧，口头不能不谈论。"忠臣之所以对君上奉献正直，并不是乐于逆君犯上。确实是和君上协心一体，忧虑担心深切，立志使君上平安。陆景典说过："国家之所以有人臣，人臣之所以服事君上，不仅仅是充员备数。"天下广大，众事极为繁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所以要分设官员，建立职官，各自负责自己的职事。在自己的职位上，就必须分担忧虑。人臣与君上协心合力，共同作用。君上委任人臣，就如同身体信任手；人臣服事君上，也如同手连着身体。上下同心，治理国事。不等待君命而自觉勤勉，不追求君上表面的喜怒哀乐而自觉亲近。这样君臣的政绩昭著。

至忠章

【原文】 盖闻古之忠臣事其君也，尽心焉，尽力焉。称材居位，称能受禄。不面誉以求亲，不愉悦以苟合。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上足以尊主安国；下足以丰财阜人。内匡君之过，外扬君之美。不以邪损正，不为私害公。见善行之如不及，见贤举之如不逮。竭力尽劳而不望其报，程功积事而不求其赏。务有

益于国，务有济于人。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忠正者以慈惠为本。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而曰忠正于其君者，斯非至忠也。所以大臣必怀养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并，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

昔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士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多其功而不言，此忠臣之道也。"

《尚书》曰：成王谓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臣人咸若，时惟良显哉！"

《礼记》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人作忠。""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人作孝。"

《昌言》曰："人之事亲也，不去乎父母之侧，不倦乎劳辱之事。见父母体之不安，则不能寐；见父母食之不饱，则不能食；见父母之有善，则欣喜而戴之；见父母之有过，则泣涕而谏之。孜孜为此，以事其亲，焉有为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使无难易，无所惮也；事无劳逸，无所避也。其见委任也，则不恃恩宠而加敬；其见遗忘也，则不敢怨恨而加勤。险易不革其心，安危不变其志。见君之一善，则竭力以显誉，唯恐四海之不闻；见君之微过，则尽心而潜谏，唯虑一德之有失。孜孜为此，以事其君，焉有为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是孝未至也；事君而不为君所知，是忠未至也。古语云：'欲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非夫纯孝者，则不能立大忠。夫纯孝者，则能以大义修身，知立行之本。欲尊其亲，必先尊于君；欲安其家，必先安于国。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后其亲，先其国而后其家。何则？君者，亲之本也，亲非君而不存；国者，家之基也，家非国不立。"

昔楚恭王召令尹而谓之曰："常侍管苏，与我处，常劝我以道，正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细，必厚禄之。"乃拜管苏为上卿。若管苏者，可谓至忠至正，能以道济其君者也。

【译文】　听说古代的忠臣服事君主，竭尽全部心力、体力。根据才能担任官位。根据能力享受爵禄。不当面奉承君上来求得君上亲近自己，不随便去讨君上的欢心来求得与君上一致。对朝廷或国家有利的事，知道后没有不去做的。在上尊敬君上，安定国家；在下增加国力，丰富财物，殷实人民。对内纠正君上的过失，对外颂扬君上的善美。不以邪恶损害正义，不做损公谋私的事。看见美好的事情，做了犹恐不够。发现贤才，举荐犹恐不到。竭尽劳力，并不希望得到回报；计量功劳，聚积成绩，并不求得赏赐。致力有益于国家，致力有益于人民。

服事君上的人，以忠诚正直为基础。忠诚正直的人，以仁慈施惠为基础。所

以作为人臣，不能对百姓仁慈施惠，而声称对君上忠诚正直，这不是真正的忠臣。因此，人臣必须怀有爱养别人的道德，抱有抚恤下民的意识。利益不都是相等的，忠诚不可兼及。不除去小利，则得不到大利，不除去小忠，则达不到大忠。所以，小利毁坏大利，小忠伤害大忠。孔子曾经说过："作为人臣，犹如土地的品性一样，播种，就使五谷生长，掘井，就使甜美的泉水涌出。草木繁茂，禽兽生长。"土地，有许多功绩却从不宣扬，这是忠臣所应具备的美德。《尚书》记载："周成王对君陈说：'你有好的计划谋略，就进宫告诉你的君上，你在外面顺利施行。'又说：'这些好的计划谋略，是我君上的美德。如果人臣都能这样做，君上就能显赫于世。'"《礼记》说："做了好事，就颂扬君主，有了过失，就归咎自己，这种人就是忠诚。善美就赞扬父母，过失就归咎自己，这种人就是孝顺。"《昌言》说："儿子服事父母，不离开父母身边。不要厌倦劳苦耻辱的事情。看到父母身体不舒服，就睡不好觉；看见父母吃不饱饭，就吃不下饭；看到父母有善行，就高兴快乐且拥护；看到父母有过失，就悲泣伤感以情劝谏。如此勤勉不怠地服事父母，作为父母哪里会憎恨儿子呢？人臣服事君上，不要因为有难处而产生惮惧的心理，不要因为劳累而产生逃避心理。人臣被委以重任时，不要依赖君上的恩宠，而应该更加尊敬君上；被君上遗忘失宠时，不要埋怨，应当更加勤勉。不论险易安危的时候，都不要改变自己的心志。看到君上的每件善行，都竭尽全力去宣扬赞誉，唯恐天下不知道；看见君上微小的过失，都竭尽全力却秘密地劝谏，唯恐君上的德行丧失。这样勤勉不倦地服事君主，当君上的哪里会憎恨他！因此，服事父母却不为父母理解，是孝道未到；服事君上却不为君上所理解，是忠诚未到。"

古语说："要寻找忠臣，必定出于有孝子的家门"。不是纯正有孝道的人，就不能建立最高的忠诚。纯正有孝道的人，就能以合宜的道德、行为来修养身心，了解付诸行动的根本所在。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必须先尊敬自己的君上；要使自己的家庭平安，必须先使国家得到安定。所以古代的忠臣，先忠于自己的君上，然后才是父母；先安定自己的国家，然后才是自己的家室。为什么呢？君上是父母生存的基础，没有君上父母也不存在；国家是家室的基础，没有国家，家室也无法建立。从前楚恭王召见令尹，对他说："管苏经常侍奉在我的身旁，和我在一起时经常用道义规劝我，使我的行为合乎道义。我和他相处时不自在，看不见时也不思念。虽然如此，我有所得。他的功绩很大，一定要赐给重厚的爵禄。"于是拜授管苏为上卿。象管苏这样，可以说是极其忠诚正直，能用道义辅助自己君上的人臣。

守道章

【原文】 夫道者，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苞裹万物，禀授无形。舒之覆于六合，卷之不盈一握。小而能大，昧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夫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言察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佐时而匡主，忠立名显而身荣。退则巢许之流，进则伊望之伦也。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

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又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庄子曰："夫体道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一心定而万事得。"

文子曰："夫道者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理人。故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亲。故有道即和同，无道即离贰。由是观之，无道不宜也。"

《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馀；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所谓道者，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道者，所以正其身而清其心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

《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犹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驰骛千里不能移其处，其趋捨礼俗，无所不通。是以容成得之而为轩辅，傅说得之而为殷相。故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欲立忠者先知道。"又曰："古之立德者，乐道而忘贱，故名不动心；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志。职繁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静而无欲，淡而能闲，以此修身，乃可谓知道矣。不知道者，释其所以有，求其所未得，神劳于谋，知烦于事，福至则喜，祸至则忧，祸福萌生，终身不悟，此由于不知道也。"

《说苑》曰："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矣。万物得其本，则生焉，百事得其道，则成焉。"

【译文】 道，上覆盖天，下盛载地，不停地运动，高得不可接近，深得无法估量。包容万物，天生的品性没有固定形状。伸展开来能覆盖天地四方，收缩起来不满一拳。小的变大，暗中见明。弱能变强，柔可克刚。

明白天道的人，必然达到治理；达到治理的人，必然通晓权变；通晓权变的人，不以外物伤害自己。说话要审视安危，祸来了不忧，福来了不喜。根据

变化谨慎地决定离开或仕进，没有什么能损害自己的。用这样的方法退居下来，赋闲云游，江海山林的士人都会佩服你；用这样的方法辅佐时政，辅助君上，忠名显赫而且自身荣耀。隐退后就象巢父、许由一类隐士闲游，仕进时就象伊尹、太公望之辈辅君上。所以道所在的地方，圣人尊贵它。

老子说："天道的规律是无所作为但又无所不为。"诸侯王公如果能坚持无为之道，万事万物都将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变化。用道来辅佐君上的人，不依靠武力征服天下。精良的兵器是不祥的器物，有道的人不应持有。又说："高明的人听说道，勤苦竭力去做；中等人听说道，可能长存也可能消亡；最差一等的一听说道，一笑置之。最差一等的人如果不一笑置之，就不足以称之为道。"

庄子说："明白天道的人，没有自然的怨恨，没有世人的非议，没有物质的拖累，没有鬼神的责难。专心于静寂的境界，什么事都能成功。"

文子说："道，清静无为，看不见形体。于内可以修养身心，于外可以治理人民。所以君有道则恩惠，臣有道则忠诚，父有道则慈爱，子有道则孝顺，士人和庶民有道就更加亲爱。有道就能和睦一致，无道就相互分离有贰心。"由此看来，没有道是不适宜的。

《管子》说："道，一个人运用它，没有听说有多余的；天下的人都运用它，没有听说不够的。所谓道，少运用一点，就可得到一点幸福，多运用一点，就多得到幸福。道，是用来端正身体，清纯心灵的东西。"所以怀道在身，说话就合宜，行为就端正，服事君上自然忠诚，服事父亲自然孝顺。

《淮南子》说："伟大自然的道运行有规律，如同日月一般，无论是在江南河北都不能改变它的行所，驰骋千里，也不能转移它的位置。归附或放弃，礼仪或风俗，道无所不精通。"所以容成得道而成为轩辕黄帝的辅臣，傅说得道而成为商王武丁的贤相。要想捕鱼必先使水深流畅（放水引鱼），要想捉鸟必先栽树（林茂鸟归），要想成为忠臣必须先明白道。"又说："古代有德的人，志在以道为乐，忘却卑贱之辱，因此，不为名位动心；志在以道为荣，忘却贫困之辱，不为利欲动志。职事繁多身体却反而轻松闲逸，官位很高事情却反而很少。清静没有欲望，恬淡能够闲逸。用这些来修养身心，才算得上明白道了。不明白道的人，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去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精神上劳苦于谋略，智力上烦扰于职事。福禄来了就欢喜，祸灾来了就忧愁。祸与福开始发生，终身不能领悟。这是由于不明白道。"

《说苑》云："山达到高处，云雨生成；水达到深处，蛟龙生活。君子达到道的境界，福禄自然归来。万物遵循自然规律，就生长繁盛；百事遵循自然规律，就取得成功。"

公正章

【原文】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为。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也。理人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唯公心可以奉国，唯公心可以理家。公道行，则神明不劳而邪自息；私道行，则刑罚繁而邪不禁。故公之为道也，言甚少而用甚博。夫心者，神明之主，万理之统也。动不失正，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其心。夫不正于昧金而照于莹镜者，以莹能明也；不鉴于流波而鉴于静水者，以静能清也。镜、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见其善恶，而物无怨者，以镜、水至公而无私也。镜水至公，犹免于怨，而况于人乎？孔子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何谓六正六邪？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照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于往古行事，以励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察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令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食饮节素，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然而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安国，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代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诐险，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是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威，持操国事以为轻重，于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权，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邪，坠

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侯伺可不推因而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译文】 天覆盖万物没有私心，地盛载万物没有私心，太阳月亮发光没有私心，四季更替没有私心。克制自己的私欲而去做高尚有道义的事，可称为公正。有智慧的人行私利，不如愚蠢的人行为公正。人臣中的公正者，治理国家大事时就不处理私人的事，在君主那里（或衙门）不谈论财物货利，主持执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偏袒自己的亲戚。为国家利益荐举贤才，就不能回避与自己有仇恨的人。尽忠服事君上，仁爱施于百姓。推广宽容之道，行为上下阿附偏私，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臣。因此，能够名声显赫留存至今的人，可称得上公平无私。治理人民的方法有许多种，施行时只有一种。哪一种？公平无私罢了。只有公平无私才可以事奉国家，只有公平无私才可以治理家室。公平无私的道德施行，不用精神辛劳，奸邪自然消失；自私的道德施行，虽刑罚繁重，奸邪也禁止不住。以公平无私为道德，言语虽少，作用却极为广泛。

心，是精神的主宰，万般道理的统帅。开动心志而不失去公正，天地自然可以感知，更何况人！因此，古代的君子，先公正自己的思想。不以昏暗的金子为镜，而对照明镜，因为光明，不照于流波的水面，而照于平静的水面，可以分辨清楚。明镜和静水有光亮明清的特性，所以能形成物体的形状。它能显现善美和丑恶，物体没有怨恨，因为明镜和静水极为公正无私。连明镜和静水极为公正还能免除怨恨，况且对人呢！

孔子说：“假如自身公正无私，那么从事政事有什么关系呢？不能自己公正，如何使别人公正呢？”又说：“自身公正，不用命令就能施行；自身不公正，虽有命令却没有人服从。”

《说苑》说：“人臣的行为，有六方面公正，六方面奸邪。按六正去做就能得到福荣，触犯了六邪则受到耻辱。祸福因荣辱而产生。”

什么是六正六邪呢？六正：其一：事态还处在萌芽状态，尚未发展，形迹还未出现的时候，独自清楚地看到存亡的关键、成功和失败的要害之处，预先防范于未然，使君上超然置身于显赫荣耀的地方，天下都称颂君主的孝道。这样的人，圣贤之臣。

其二：虚怀若谷，纯洁意念，进举美善达道的人给君上。用礼义勉励君上，用良计长策晓谕君上。扶持顺从君上善美的地方，纠正挽救君上的过失。事业成功，全部归功于君上，不敢独揽功劳。这样的人，尊贵之臣。

其三：卑贱自己的身体，早起晚睡，进举贤良而不懈怠。不断称赞古代君

主所经历的事情，以此激励君上的心志。期望以此起安定国家的作用。这样的人，忠诚之臣。

其四：观察到君上成败之事，早早预防挽救。君上若已有倾败，引导使其复归原样。堵塞君上为恶的间隙，断绝君上为过的根源。使祸患转变为福禄，让君上终世没有忧患。这样的人，明智之臣。

其五：遵守法律，任官尽责。辞让荣禄和赏赐，不接受馈赠。衣着端庄整齐，饮食节俭朴素。这样的人，操守之臣。

其六：国家迷乱，奸邪当道时，不做谄谀曲从君上的事。敢于冒犯君上的尊严脸面，当面议论君上的过失，不顾遭受诛戮，用生命换取国家的安定，不后悔自己的行动。这样的人，正直无畏之臣。

以上是六正。

六邪：其一：安于官职，贪于爵禄。经营自家的私事，不干国家的事。怀抱自己的智谋，隐藏自己的能力。君上如饥似渴地希望得到善论良策，却不肯尽义务告诉他。自安自得地随世代更替而上下沉浮，左顾右看。这样的人，备员充数之臣而已。

其二：君上说的话，都说好；君上做的事，都说行。为私利寻求君上喜好之物而进献给他，以使君上耳悦目快。苟且迎合，以求容身，和君上同欢共乐而不管这样做产生的后患。这样的人，谀媚之臣。

其三：内心充满偏颇邪恶，外表小心恭谨。用动听的话和谄媚之态取悦于人，内心嫉害贤能。想进仕受用时，就表明自己的美善而隐藏自己的丑恶；想隐退时，就表明自己的过失而藏匿自己美善的地方。使君上行为越轨，过分放纵，赏罚不当，号令不起作用。这样的人，奸邪之臣。

其四：智谋足以巧掩是非，辩辞足以使自己的主张施行，违逆、变化言辞以成文章。在家离弃骨肉亲族，在朝忌妒贤良，扰乱朝廷。这样的人，谗害忠良之臣。

其五：专擅权威，把持操纵国家大权。在自己的私门里，结为朋党，使家产殷富。又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权威，擅自矫正君上的旨命，使自己尊贵、显赫。这样的人，奸贼之臣。

其六：进谄媚之言，用邪僻之行使君上陷于不义之中。共同结为朋党，来掩蔽君上的贤明。入朝时花言巧语谄媚君上，散朝后改变自己说过的话。使黑白混淆，是非无别。伺候君上时，谤毁以成君上的恶行，如果有人追问便附会以为实然，遂使君上的恶行昭彰于境内外。这样的人，亡国之臣。

以上是六邪。

贤明的人臣，居守六正之道义，不行六邪之权术。所以君上平安而人民得

到治理。活着时为人们喜爱，死后为人们思念，这是人臣的法则。

匡谏章

【原文】 夫谏者，所以匡君于正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除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而不谏者，忠臣不忍为也。

《春秋传》曰："齐景公坐于遄台，梁丘据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人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家语》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忠乎？'孔子不对。又问三，皆不对。趋而出，告于子贡曰：'公问如此，尔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忠矣。夫子奚疑焉？'孔子曰：'鄙哉尔不知也。昔万乘之主，有诤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千乘之国，有诤臣五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诤臣三人，则禄位不替。父有诤子，不陷无礼；士有诤友，不行不义。子从父命，奚讵为孝？臣从君命，奚讵为忠？'"

《新序》曰："主暴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见过则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晋平公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乃令曰：'臣有欲进善言，而谒者不通，罪至死。'"

《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君有过失而不谏诤，将危国家，殒社稷也。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有能率群下以谏君，君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竟能尊主安国者，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国之大利者，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所谓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贵也。"又曰："夫登高栋，临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惧者，此工匠之勇也；入深泉，刺蛟龙，抱鼋鼍而出者，此渔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兽，抱熊罴而出者，此猎夫之勇也；临战先登，暴骨流血而不辞者，此武士之勇也；居于广廷，作色端辩，以犯君之严颜，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后虽有斧锧之诛，未为之惧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于此五

者，以忠臣之勇为贵也。”

《代要论》曰：“夫谏诤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上苟有谬而无救焉，则害于事。害于事则危。故《论语》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然则扶危之道，莫过于谏。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兴，贵在谏子。若君父有非，臣子不谏，欲求国泰家荣，不可得也。”

【译文】　劝谏，匡救君上，使其走正道。《周易》上说：“辅助王室之臣，忠直于君主，不因自身之故而不往济君。”人臣之中以忠直为君者最难得，劝谏君上的人，并非为了自身利益，而是要以此除去君上的过错，矫正君上的失误。君上有过失而不去劝谏，忠臣难以忍受这种行为。《春秋左传》说：“齐景公坐在遄台上，这是梁丘据（奉景公命）疾速建造的。景公说：‘只有据与我相和。’晏子说：‘据只不过与您相同，怎么能是相和呢。’景公说：‘相和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答道：‘有差别。相和如同制做和味的汤，用水、火、醋、肉酱、盐、梅子来蒸煮鱼肉，宰夫调和它们，使各种味道齐全，增补不足。君上和人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君上肯定的东西，里面有应该被否定的地方，人臣指出应否定的地方，以完善君上所肯定的东西；君上否定的东西，里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人臣指出应肯定的地方，去掉应否定的东西，法令公平，人民没有争斗之心。《诗经》云：‘又有调和和味的汤，五味齐全而平和鲜美。’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上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上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就象用水来增补水的不足，谁愿意吃呢？相同的不可以调和，原因就在这里。”

《家语》云：“鲁哀公询问孔子：‘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这是孝顺吗？人臣服从君上的命令，这是忠诚吗？’孔子没有回答。反复问三遍，都不回答。（孔子）赶快走出来，告诉子贡说：‘哀公这样问，你认为怎么样？’子贡回答：‘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孝顺啊。人臣服从君上的命令，忠诚啊。您难道有什么怀疑吗？’孔子说：“浅薄啊！你不了解。昔日拥有万辆战车的君上，有直言谏诤之臣七人，那样的君上没有过失行为。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君，有直言谏诤之臣五人，那样国家没有危险。拥有百辆战车的大夫，有直言谏诤之臣三人，那样爵位俸禄不会丧失。父亲有直言谏诤的儿子，就不会做无礼的事情。士人有直言谏诤的朋友，不会不干不义的事情。儿子曲从父亲的命令，怎么能成为孝子呢？人臣曲从君上的命令，怎么能成为忠臣呢？’”

《新序》云：“君上暴虐却不劝谏，不是忠臣；惧怕诛死而不敢说话，不是勇士。看到君上的过失就劝谏，不采纳就用死来继续劝谏，是最高的忠臣。晋平公问叔向：‘国家的祸患哪一种最严重？’叔向回答说：‘人臣看重爵禄而不极力劝谏，身边的人臣畏惧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情况不能通达君上，这是最大的祸患。’晋平公说：‘对’。于是下令：‘臣下有要进献好意见的，如果谒者

不通报给君上，犯死罪！’”

《说苑》云：“服从君上之命而有利于君上，称为顺从；服从君上之命而作难君上，称为谀媚；违逆君上之命而有利于君上，称为忠诚；违逆君上之命而作难君上，称为作乱。君上有过失却不直言谏诤，将会危害国家，危亡社稷。对君上尽忠贞之言，采纳的就留任，不采纳就离去，叫做谏。采纳了可以，不采纳就以死相谏，叫做诤，如果有人能够率领群臣来劝谏君上，君上不能不听劝谏，这样就可以解除国家的大患，除去国家的大害。最终能够尊敬君上，安定国家的人，称为辅助之臣。有能够违抗君上的命令，改变君上做的事情，安定国家于危难之中，去除君上的耻辱，成功国家大利的人，称为匡正辅弼之臣。所以直言谏诤、辅助匡正者，称为国家之臣，明智的君上尊贵他。”又说：“攀登在高梁上，身临危险的屋顶边沿，眼睛不昏花，心里不惧怕，这是工匠的勇敢。潜入深潭，刺杀蛟龙，怀抱大鳖鳄鱼出水，这是渔夫的勇敢。进入深山，刺杀猛兽，怀抱熊罴出山，这是猎夫的勇敢。亲临攻战首先登城，陈尸骨流热血奋不顾身，这是武士的勇敢。身处朝廷之上，正色直辩，触犯君上的尊严和面子。面前虽然有乘坐大夫车的爵禄赏赐，也不为之动摇；身后虽然是腰斩诛杀，也不为之恐惧，这是忠臣的勇敢。君子认为这五个方面，以忠臣的勇敢最高贵。”

《代要论》说：“直言谏诤的人，使君上归于正道，矫正君上的歪曲和错误，挽救君主的谬误。君上假如有谬误却得不到挽救，就会祸害国事。祸害国事则国家危险。所以《论语》云：‘倾危却不扶持，跌倒了不相扶，还需要那些辅臣干什么？’然而扶持倾危的途径，最好是劝谏。所以国家将要兴盛，可贵的是谏臣；家室要兴盛，可贵的是谏子。如果君上和父亲有错误，人臣和儿子不劝谏，要想求得国家太平，家室荣耀，不可能实现。”

诚信章

【原文】　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故孔子曰：“为上易事，为下易知。”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故上下通诚者，则暗相信而不疑；其诚不通者，则近怀疑而不信。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

《吕氏春秋》曰：“信之为功大矣。天行不信，则不能成岁；地行不信，则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则其物不长；秋之德雨，雨不信则其谷不坚；冬之德寒，寒不信则其地不刚。夫以天地之大，四时之化，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况于人乎？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夫可与为始，可

与为终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则可以畅于神明，通于天地矣。

“昔鲁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道。’孔子对曰：‘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信而后求智焉。若士不悫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昔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

《体论》曰：“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夫诚信者，君子所以事君上、怀下人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人与期焉，此诚信为本者也。故诚信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之所贵也。”

《傅子》曰：“言出于口，结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故为臣不信，不足以奉君；为子不信，不足以事父。故臣以信忠其君，则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则父子之情益隆。夫仁者不妄为，知者不妄动，择是而为之，计义而行之，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没而名足称也。虽有仁智，必以诚信为本。故以诚信为本者，谓之君子；以诈伪为本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殒，善名不减；小人虽贵，恶名不除。”

【译文】　大凡人的感情，没有不喜欢诚实、守信义的。诚实信义的人，内心容易被人了解。所以孔子说过：“为君上容易服事，为下属易于被了解。”无诚信就不能获得君上的喜爱；无诚信就不能取得百姓的亲爱。所以上下都能通达诚信的人，虽然是悄悄的相合，彼此信任没有猜疑，上下不通达又无诚信的人，虽然相距很近，彼此猜疑而不信任。

孔子说：“人若没有信义，说的话是不能照着做的。大车、小车没有销子（轨轨），怎么能前行呢？”

《吕氏春秋》说：“信义的功用大啊！天的运行不守信义（规律），就不能形成年岁。地的运行不守信义（规律），草木就不茂盛。春天的品性在于成风，风不守信义，则花朵不能开放。夏天的品性在于炎热，炎热不守信义，则万物不能生长。秋天的品性在于雨水，雨水不守信义，则谷物不结果实。冬天的品性在于寒冷，寒冷不守信义，则土地不坚硬。以天地之广大，四季之变化，还不能靠不守信义成就万物，更何况人呢！因此，君臣之间不守信义，则国家政治不安定。父子之间不守信义，则家室不和睦。兄弟之间不守信义，则情感不亲切。朋友之间不守信义，则交往断绝。可以与他开始，可以与他善终，靠的就是信义，信义复加信义，如同身上重复加了衣服，可以畅通于神明与天地之间啦！从前鲁哀公请教孔子：‘请问统治人民采取什么方法？’孔子回答：‘弓箭调好后才能用劲拉，马匹驯服后才是好马，士人必须先有诚信才能求得智谋。如果士人没有诚信却有智谋和才能，如豺狼一样，不能接近。’从前子贡询问治国

之道。孔子回答：‘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队，人民恪守信义。’子贡问：‘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答：‘先去掉军队。’子贡又问：“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项，二项中间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皆有死，但人不守信义就不能生存。’”

《体论》说：“君子修身养性，最佳的方法莫过于诚实信义。诚实信义，君子以此服事君主，使人民归附。天不说话而人们公认它高深，地不说话而人们公认它博厚，四季不说话而人们认为它更替有周期，这些都是因为它们以诚实信义为基础。所以诚实信义，是天地所遵守，君子所尊贵的道义。”

《博子》说：“话从嘴里讲出来，决断在内心。信守前言不轻易改变，从此确立自身。这是君子的信义。因此，身为人臣不守信义，不能侍奉君上；身为儿子不守信义，不能服事父亲。人臣靠信义，忠于自己的君上，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和睦；儿子靠信义，孝顺自己的父亲，父子之间的感情就更加隆厚。仁义的人不轻举妄动，明智的人不轻举妄动。选择正确的事去做，计划有意义的事去做。这样，事业成就而功劳完全可以依靠，自身隐没后名声完全可以称道。虽然具备了仁义、智谋，但必须以诚实信义为基础。以诚实信义为基础的人，称其为君子；以欺诈、虚伪为基础的人，称其为小人。君子虽然殒没（死去），美名不会减弱；小人虽然位尊，恶名不会消除。”

慎密章

【原文】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谋虑机权，不可以不密。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谋者谋于未兆，慎者慎于未成。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孔子曰：“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恐惧战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静密，所以远难也。终身为善，一言败之，可不慎乎？

夫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不可止于远。夫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

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在独犹慎，况于事君乎，况于处众乎？

昔关尹谓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言者所以召响也，身者所以致影也。是故慎而言，将有和之；慎而身，将有随

之。”

昔贤臣之事君也，入则造膝而言，出则诡词而对。其进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恩从己出；其图事也，必推明于君，不欲谋自己造。畏权而恶宠，晦智而韬名。不觉事之在身，不觉荣之在己。人闭其口，我闭其心。人密其外，我密其里。不慎而慎，不恭而恭。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心知不欲口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故大慎者闭心，次慎者闭口，下慎者闭门。

昔孔光禀性周密，凡典枢机十有馀年，时有所言，辄削草稿。沐日归休，兄弟妻子讌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而不应，更答以他语。若孔光者，可谓至慎矣。故能终身无过，享其荣禄。

【译文】　修养身心，端正品行，不能不谨慎；谋划考虑机要权柄之事，不能不慎密。忧患产生于轻视疏忽，祸害兴起于细小之处。人臣不谨慎严密，大多会有终身的悔恨。因此，说话容易泄露的人，是召引祸害的媒介；办事不谨慎，是自取失败的道路。眼明的人能够于无形中看到有形的事物，耳聪的人能够于无声中听到有声的东西。关于谋划的人在没有先兆的时候谋划，谨慎的人在没有成功时就很谨慎。不受困扰，在于早有考虑；不受贫穷，在于早有预防。不该说的话不说，可以逃避祸患；不该做的事不做，可以逃避危险。

孔子说：“整天说话，不能排遣自身的忧虑；整天干事，不能去除自身的祸患。只有明智的人能办到。因此，恐惧小心，能够除去祸患；恭敬静密，能够远离灾难。一辈子做好事，一句话就能毁坏它。怎能不谨慎啊！”

嘴巴是人的关口，舌头是关口的机关。说出来的话不恰当，虽有驷马也追赶不上。嘴巴如同机关，舌头如同兵器，说出来的话不合道理，反过来伤害自己。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别人不可能制止它；从身边发生的事，不可能在远处得到制止。说话办事，是君子的中枢机关。中枢机关的引发，关系到荣辱大事。君子在未看见之前小心谨慎，在未听清之前担心畏惧。发现隐蔽的东西，显露细微的东西。所以君子谨慎独居。虽然独居仍然谨慎，更何况服事君上，更何况身处于大庭广众之中！

过去关尹对列子说过：“说话声音好听，回声也好听，说话声音难听，回声也难听。身子长，影子也长，身子短，影子也短。说话能召来回声，身子能产生影子。谨慎自己的言论，就会有人附和你，谨慎自己的行为，就会有人跟随你。”

从前贤臣服事君上，入朝时与君上屈膝说话，出来后用诡诈之词回答外人。他们进荐贤人，就害怕被贤人知道，不要因为是由于自己的进荐，而让人感恩戴德。他们图谋国家大事，必然推说是君上的贤明，不愿被认为智谋是自己创造的。畏惧得到权威，憎恶受到恩宠，隐晦自己的智谋，深藏自己的美名。不

感觉自己重任在身，不感觉自己获得荣耀。别人紧闭嘴巴，我就紧闭内心。别人外表慎密，我内心慎密。不是为了谨慎而谨慎，不是为了恭敬而恭敬。这是最高一等的谨慎者。最高一等的谨慎者，心里明白嘴上不说。次一等的谨慎者，嘴上说了却不让别人知道。所以最高一等的谨慎者封闭内心，次一等的谨慎者封闭嘴巴，最低一等的谨慎者封闭家门。

过去孔光生性周密，大约掌管国家中枢机要部门十多年，时常进言君上，每次都立即削去竹木简上的草稿。休沐之日国家休假，与兄弟妻子私下谈话，始终不涉及朝廷政事。有人问孔光："温室殿里面的树都有哪些品种？"孔光默然不回答，反过来谈论别的话。象孔光这样的人，可算是极其谨慎了。所以他能终身无过失，享受荣耀爵禄。

廉洁章

【原文】　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则地与之财。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知为吏者，奉法以利人；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害而名彰也。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

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仲孙它谏曰："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吝，且不显国也。"文子曰："然。吾观国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显国，不闻以妾与马者。夫德者得之于我，又得之于彼，故可行也。若独贪于奢侈，好于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国？"仲孙惭而退。

韩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问其故，对曰："昔栾武子贵而能贫，故能垂德于后。今吾子之贫，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静者，致福之道也。吾所以贺。"宣子再拜受其言。

宋人或得玉，献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公仪休为鲁相，使食公禄者，不得与下人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故遗君鱼，何故不受？"公仪休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相，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译文】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就能与自然共享天道；恭廉守节，就能与自然共享地利。君子虽然富贵，不因为奢移而伤害身体；虽然贫贱，不因为私利毁坏廉洁。了解做官之道的人，奉守公法以利于别人；不了解做官之道的人，歪曲公法侵害别人。司法官必须公平，面对财货应当廉洁。廉洁公平的品德，是当官者的宝物。

在不该自己走的路上行走，虽然辛劳但达不到目的地；不该自己拥有的东西而去追求，虽然强索但不能得到。明智的人不做不该自己做的事，廉洁的人不追求不该自己拥有的东西，这样远离祸害而名声显赫。因此，君子廉洁以保全自己的本质，坚持清廉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丰富财物不如多行义举，提高地位不如道德尊贵。

季文子为鲁国相，妻妾不穿丝织的衣服，马匹不吃粟米。仲孙它劝他道："您身为鲁国上卿之官，妻妾不穿丝织的衣服，马匹不吃粟米，人们大概以为您舍不得，这样做在国家里也显赫不起来。"文子回答："是这样。我看到百姓的父母，穿粗布衣，以草菜为食，所以我不敢那样做。况且我听说君子靠美德在国家显赫，没有听说靠自己的妻妾和马匹来显赫的，美德，我得到了，他们也得到了，所以可以这样做。如果独自贪于奢移，喜好锦绮丝帛，就没有美德，凭什么辅助国家呢？"仲孙惭愧地退下。

韩宣子忧虑自己贫困，叔向却向他祝贺。宣子询问其原因。叔向回答道："过去栾武子尊贵却能安于贫困，因此美德垂于后世。现在您的贫困，正是武子那种美德。恪守廉洁清静正是达到福禄的道路。因此我向您祝贺。"宣子又一次拜谢，接受了叔向的劝告。

宋国有人得到美玉，进献给司空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给治玉的工匠看过了，玉人认为是宝玉，所以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认为不贪婪才是宝物，你认为玉是宝物，如果把玉给我，你我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双方都拥有自己的宝物。"

公仪休为鲁国相，要求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得与百姓争夺货利，享受君主爵禄的人，不得获取百姓的利益。门客中有人给公仪休送鱼，公仪休不收。门客说："听说您喜好吃鱼，所以给您送鱼，为什么不收呢？"公仪休回答："正因为喜好吃鱼，所以不能接受。现在当了国相，爵禄足以自给。如果因接受了鱼而被免去相位，谁还会给我送鱼呢？所以我不能接受。"

良将章

【原文】 夫将者，君之所恃也；兵者，将之所恃也。故君欲立功者，必推

心于将；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夫爱兵之道，务逸乐之，务丰厚之，不役力以为己，不贪财以殉私。内守廉平，外存忧恤。昔窦婴为将，置金于廊下，任士卒取之。私金且犹散施，岂有侵之者乎？吴起为将，卒有病痈者，吴起亲自吮之。其爱人也如此，岂有苦之者乎？

夫将者，心也；兵者，体也。心不专一，则体不安；将不诚信，则卒不勇。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辨，将不言倦。当其合战，必立矢石之间，所以齐劳逸、共安危也。

夫人之所乐者，生也；所恶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挥，而士卒争先者，非轻死而乐伤也。夫将视兵如子，则兵事将如父；将视兵如弟，则兵事将如兄。故语曰：父子兄弟之军，不可与斗。由其一心而相亲也。是以古之将者，贵得众心。以情亲之，则木石知感，况以爱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

《孙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道，水无常形。兵能随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良将也。"所谓虚者，上下有隙，将吏相疑者也；所谓实者，上下同心，意气俱起者也。善将者能实兵之气，以待人之虚，不善将者乃虚兵之气，以待人之实。虚实之气，不可不察。

昔魏武侯问吴起曰："兵以何为胜？"吴子曰："兵以整为胜。"武侯曰："不在众乎？"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何益于用？"所谓整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如节，左右应麾。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是之谓礼将也。

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提鼓挥枹，临难绝疑，此将军也。一剑之任，非将军也。"夫将有五材四义。知不可乱，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货，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命之日忘家，出门之日忘亲，张军鼓宿忘主，援枹合战忘身，此四义也。将有五材四义，百胜之术也。

夫攻守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夫将若能先事虑事，先防求防，如此者，守则不可攻，攻则不可守。若骄贪而轻于敌者，必为人所擒。

昔子发为楚将，攻秦，军绝馈响，使人请于王。因归问其母，其母问使者曰："士卒得无恙乎？"使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又问曰："将军得无恙乎？"对曰："将军朝夕刍豢黍粱。"后子发破秦而归，母闭门而不纳。使人数之曰："子不闻越王勾践之伐吴欤？客有献醇酒一器者，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饮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容，怀其德也，战自五焉。异日又有献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赐军士，军士分而食之，甘不足遒噎，士卒如有饫容，怀其

恩也，战自十焉。今子为将，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独朝夕刍豢黍粱，何也？夫使人入于死地，而康乐于其上，虽复得胜，非其术也。子非吾子，无入吾门。”子发谢，然后得入。及后为将，乃与士卒同其甘苦。人怀恩德，争先矢石，遂功名日远。若子发之母者，可谓知为将之道矣。

昔赵孝成王时，秦攻赵，赵王使赵括代廉颇为将。括母上书曰：“括不可使将也。始妾事其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交者以百数，大王所赐金币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共之。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悉藏之，乃曰视便利田宅可买者。父子不同，执心各异。愿王勿遣。”王曰：“吾计已决矣。”括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曰“不也。”括遂行，代廉颇为将，四十馀日，赵兵果败，括死军覆。王以括母先言，不加诛也。若赵括母者，可谓豫识成败之机也。

【译文】　将帅，是君上所依靠的人；士卒，是将帅所依靠的人。因此，君上要建功立业，必须推心置腹地依靠将帅；将帅要取得胜利，必须先给士卒以慈爱。慈爱士卒的方法，务必使他们轻松愉快。使他们获得丰厚财物。不要为自己的私事役使他们，不要谋私利而贪图士卒的财物。对内恪守廉洁公平之性，对外保持优抚恤怜之心。从前窦婴为将帅，将金子放在廊房里，任由士卒去拿。个人的金子尚且散发施予别人，哪里会侵夺士卒呢？吴起为将领，士卒中有人得了恶性毒疮，吴起亲自用嘴吮吸毒脓，慈爱士卒达到这种地步，哪里会使士卒痛苦呢？

将帅如同心灵，士卒如同身体。内心不专注、不一致，身体便感觉不安；将帅不诚实信义，士卒不会勇敢。古代好的将帅，必定身先士卒。炎热时不搭盖遮阳，寒冷时不盖皮被。军营的井未汲出水来时，将帅不会喊渴。军营的帐幕没搭好，将领不会说疲倦。正当交战之时，必定置身于箭矢垒石之中，和士卒同甘共苦，共渡安危。人们所喜爱的，是生命（活着）；所憎恶的，是死亡。但是当箭石如雨，白刃肉搏交战时，争先陷阵的士卒，决不是轻视死亡乐于受伤。

将帅把士卒当作自己的儿子，士卒就会象服事父亲一样服事将领。将帅把士卒当作自己的兄弟，士卒就会象服事兄长一样服事将领。古语说：“由父亲儿子和兄弟组成的军队，不能和他们交战。因为他们协心同力而且互相亲近。”所以古代的将帅，贵在赢得士卒的拥护。用感情去亲近士卒，木头石块也能感动。更何况以慈爱之心统率士卒，能得不到士卒以死力相助吗？

《孙子兵法》说：“用兵的规律好象水的流动，水流动时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作战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而攻击敌人的弱点。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作战时则根据不同的敌情而决定不同的打法，以克敌制胜。打

仗，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水没有固定不变的流向。用兵时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取得胜利的人，称为良将。所谓虚弱，上下有漏洞，将帅官吏之间相互猜疑。所谓坚实，上下同心协力，意志勇气都激发起来。善于领兵的人，能够鼓足士卒的勇气，以对付敌人的弱点。不善于领兵的人，以自己虚弱之处，对付敌人的坚实之处。士气的虚弱和坚实，不可以不去认真考虑。”

从前，魏武侯询问吴起道：“军队，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吴起回答说：“军队统一，形成整体才能取得胜利。”武侯说：“不是在于人多吗？”答道：“如果法令不明确，赏罚不讲信义，鸣金时不停止进攻，击鼓时不向前进，即使有百万军队，无济于事！”所谓整体、统一：驻扎时有纪律（军礼）；行动时有军威；进攻时不可阻挡；后退时，敌人不能追击；进攻与后退自然有节奏，左右指挥自如；和士卒同安共危，士卒可以结合却不能分离，可以使用却不能使其疲劳，这样的人可以称为礼仪之将。吴起指挥作战，身边的人进前递剑给他。吴子说：“击鼓挥桴，危难时刻当机立断，这才算是将帅。仅有匹夫之勇，用剑拼杀，算不上将帅。”

将帅有五方面才能、四方面道义：睿智而不混乱，开明而不闭塞，信义而不欺诈，廉洁而不贪财，正直而不曲迎，这是五方面才能。接受君命的时候，忘掉家室；出征的时候，忘掉亲人（父母）；领军在外作战，忘掉君上；击鼓挥桴指挥作战，忘掉自己。这是四方面道义。将帅具备五材四义，等于获得了百战百胜的法宝。

进攻和防守的策略，不应寄希望敌人不来，依靠自己的充分准备以等待敌人。不要寄希望敌人不来进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敌人攻不破。将帅如果能事先考虑周到，预先防守来求得保护。这样，防守时敌人不可攻破，进攻时敌人不能抵挡。如果将帅骄傲贪财且轻敌，必定会被敌人擒获。

从前，子发为楚国将领，进攻秦国，军队断绝粮饷。派使者向楚王求援。使者顺便探问子发的母亲。他的母亲询问使者：“士卒们还好吗？”使者回答：“士卒用升（量具）分数豆粒当饭。”又问道：“将军还好吗？”使者回答：“将军早晚有牛、羊、犬、猪、黍子、小米。”后来子发打败秦军返回楚国，他的母亲不让他进家门。他母亲派人训斥他：“你没有听说过越王勾践伐吴国的故事吗？有客人进献了一器皿美酒，越王派人倒入江水的上游，让士卒在下游饮用。味道并没有变美，但士卒犹如醉酒一般，感怀越王的恩德，作战时以一当五。又一天，又有人进献一袋干粮。越王又赐给军士，军士分而食之，美的感觉还没有超过咽喉，士卒象吃饱了一般，感怀越王的恩德，作战时以一当十。现在你身为将帅，士卒用升分数豆粒当饱吃，你却成天享受牛、羊、犬、猪、黍子、小米，这是为什么？役使别人出身入死，自己却享乐在他们之上，虽然重又获胜，

不是做将帅的道德。你不配做我的儿子，不许进我的家门！”子发谢罪认错，然后才得入家门。等以后做将帅时，就和士卒同甘共苦。士卒感怀恩德，争先陷阵于箭石之中。这样子发的功名更加显赫。象子发母亲这样的人，可称得上是通晓做将帅之道的人！

赵孝成王在位的时候，秦国进攻赵国，赵王派赵括代替廉颇为领军之将。赵括的母亲上书劝谏：“不能派赵括为将帅！当初，我服事他父亲赵奢的时候，他父亲为将帅，身边奉养的食客以数十计；结交的朋友以百计；大王所赏赐的金子钱币，全部拿出来和军吏士大夫们共同分享。接受君命的时候，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刚刚当了将帅，东向而朝（避君上之南面），军吏没有人敢正视他。您所赏赐的金子丝帛，都拿回去藏起来。他还说：‘看到方便的田地房宅可以买下。’这父子两人不一样，遵循的道德标准各不相同，希望您不要派他为将帅！”赵王回答：“我的计划已经决定！”赵括母亲说：“您一定要派他为将帅，即使他有不称职的地方，我能够不受到诛连（连坐）吗？”赵王答道：“可以，不必连坐。”赵括于是出征，代替廉颇为将帅。四十多天后，赵军果然失败，赵括战死，全军覆灭。赵王因为赵括母亲有言在先，没有诛杀她。象赵括母亲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预先认识到胜负成败的关键。

利人章

【原文】　夫黔首苍生，天之所甚爱也。为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为君不能独化，故为臣以佐之。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爱，焉可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事主则思安俗。故居上而下不重，处前而后不怨。

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国之本。人恃衣食，犹鱼之待水；国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可以生，人无足则不可以步。故夏禹称：“人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是以为臣之忠者，先利于人。

《管子》曰：“佐国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则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然俱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劝农之急，必先禁末作。末作禁，则人无游食，人无游食则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是以古之禁末作者，所以利农事也。

至如绮绣纂组，雕文刻镂，或破金为碎，或以易就难，皆非久固之资，徒艳凡庸之目。如此之类，为害实深。故好农功者，虽利迟而后富；好末作者，虽利速而后贫。但常人之情，罕能远计。弃本逐末，十室而九。才逢水旱，储蓄皆虚，良为此也。故善为臣者，必先为君除害兴利。所谓除害者，末作也；所

谓兴利者，农功也。夫足寒伤心，人劳伤国，自然之理也。养心者不寒其足，为国者不劳其人。臣之与主，共养黎元，必当省徭轻赋，以广人财，不夺人时，以足人用。

夫人之于君，犹子于父母。未有子贫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贫。故人足者，非独人之足，国之足也；人匮者，非独人之匮，国之匮也。是以《论语》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远谋也；损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浅虑也。

贾子曰：“上古之代，务在劝农，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馀三年之蓄，三十年耕而人馀十年之蓄。故尧水九年，汤旱七年，野无青草而人无饥色者，诚有此备也。故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忠臣之思利人者，务在劝导。家给人足，则国自定焉。

论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资。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故至神攸契，则星象降于穹苍；妙感潜通，则风云彰于寤寐。其同体也，则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则曲蘖盬梅未可以方其益。谅直之操，由此而兴；节义之风，因斯以著。是知家与国而不异，君与亲而一归。显己扬名，惟忠惟孝。

每以宫闱暇景，博览琼编，观往哲之弼谐，睹前言之龟镜，未尝不临文嗟尚，抚卷循环。庶令匡翊之贤，更越夔龙之美。爰申翰墨，载列缣缃。何则？荣辱无门，惟人所召。若使心归大道，情切至忠。务守公平，贵敦诚信。抱廉洁而为行，怀慎密以修身。奉上崇匡谏之规，恤下思利人之术。自然名实兼茂，禄位俱延。荣不召而自来，辱不遣而斯去。然则忠正者致福之本，戒慎者集庆之源。若影随形，犹声逐响。凡百群彦，不可勗欤？垂拱元年撰。

【译文】　庶民、百姓，上天极为爱怜。因为他们不能治理自己，所以设立君上来治理他们。君上不能单独教化，所以设置人臣辅佐自己。人臣，接受君上的重任，治理天下的百姓，怎么能不利民安俗，供养和帮助百姓呢！所以君子担任官职，就要想着有利于人民；主持政事，就要考虑使人民安定。所以身居高位，下面的人不以为权重，身居于前，身后没有人怨恨。

穿衣吃饭，是人民生活的基础。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民需要穿衣吃饭，就象鱼儿需要水；国家依靠人民，就象人依靠脚。鱼没有水就不能生活，人没有脚就不能走路。所以夏禹宣称，人民没有饭吃，我就不能役使；事业成功但对人民没有好处，我就不能奖励。所以人臣中的忠诚者，首先要有利于人民。

《管子》说：“辅佐国家的道理，必定首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教化。”所以七十九代君主，法令制度也不一样，然而能统治天下的，必定国家富裕，粮食丰足。粮食产生于农业，因而先前的君王重视它。鼓励农业最紧要的必定要先禁止工商业等末业。末业禁止了，就没有不务农而食的人。不能不务

农而食，就必须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就要开垦田地，田地开垦得多粮食就多。粮食多了人民就富裕。所以古代禁止末业是为了有利于农业生产，至于象织花绘彩，制做赤色的绶带，雕刻彩饰，或者是把金子弄碎，或者把简易的物品变得繁杂，这些都不是长久固定的财富，只是使平康之人赏心悦目。象这类末业，祸害极深。喜好农业的人，虽然获利迟缓，但最终富足，喜好末业的人，虽然获利迅速，但最终贫穷。然而一般人的情况，极少能从长远利益考虑，因而放弃本业追逐末业，十户中有九户是这样。刚刚碰上水旱之灾，家中储蓄就空虚了，正是这个缘故。好的人臣，必定先帮助君上除害兴利。所谓除害，即末业。所谓兴利，即农业生产。

脚受寒伤害身体，人民疲劳伤害国家，这是自然规律所致。修养身体的人脚不受寒，为国家利益考虑的人，不劳苦人民。人臣和君上爱养人民，一定要节省徭役，减轻赋税，丰富人民的财富，不夺民时，使其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人民和君上，犹如儿子和父母，没有儿子贫穷而父母富足，儿子富足而父母贫穷的情况。人民富足，不只是个人的富足，也是国家的富足。人民匮乏，也不只是个人的匮乏，是国家的匮乏。所以《论语》说："百姓不富足，君主谁能富足？"辅助君上，抚恤人民的人，极为忠诚且深谋远虑；减损人民来增益君上，是人臣中的短视者。

贾谊说："上古时代，主要任务是鼓励农业生产。三年耕种可以节余一年的粮食储蓄，九年耕种可以节余三年的粮食储蓄。三十年耕种人民可以节余十年的粮食储蓄。所以尧时九年水灾，汤时七年旱灾，田野里却没有青草，人民没有面露饥色，正是由于有这些粮食储备。"建立国家的基础，必定在于农业生产。忠臣中想着有利人民的人，致力于劝导农桑。家室供给，人民富足，国家自然安定。

综括全书评论说：君臣之道，在于上下相互扶助，就象船航行于水中，雁飞翔在天空。大神投合的地方，天空就有星象降临；玄妙感觉暗自贯通，风云龙虎之物就昭彰于梦寐恍惚之中。如果君臣协心一体，虽然股肱耳目之臣也匹敌不上；其增益政事，即使酒母制酒，盐、梅和汤的作用也不能相比。诚信正直的品德，由此而兴起；节操义行的风气，因此而昭彰。从这个道理上讲，家室和国家没有什么差异，君上和父母相同。显赫自己，宣扬名声，只有靠忠诚和孝顺。每当我在宫庭居所空闲的时候，广泛阅读上佳的书籍，观察过去哲人辅佐协和的事迹，发现前人言论中可以借鉴的东西，每次都掩卷叹息，抚卷反复！为使今天多一些匡正辅助的贤臣，超过夔、龙的美名。我舒展笔墨，呈列绢册，写下了上述的《臣规》。为什么呢？荣耀和祸辱本无门径，只是人们召引所至。如果使人们的思想统一于天道，感情真切达到极端忠诚，致力恪守公平，

尊贵敦厚，诚实信义。胸有廉洁之志付诸行动，怀抱慎密之意修养身心。服事君上时推崇匡直劝谏的原则，抚恤人民时想着有利人民的方法。这样去做了，自然名声和实利都能兼顾，俸禄和爵位得到延续。福荣不请自来，祸辱不送自去。忠诚正直是产生福荣的基础，警戒慎密是聚集福荣的源泉。就象影子跟随形体，犹如回响追逐声音。众多才能杰出的人们，怎么能不努力啊！

长短经

（唐）赵蕤

自　序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未遂，作《春秋》，大呼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理，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说："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时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夫霸者，驱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卷一（大政）

大体第一

【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已而正矣。”

保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译文】　我听老子说过：“用正当的方法治理国家，用诡奇的方法用兵打仗，用清静无为的方法夺取天下。”荀子说：“做国君的人以知人善任为己任，普通百姓则以提高发挥自身的能力为己任。”傅子说：“士大夫恭谨各自的职守，诸侯国王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三公总揽各方从长计议，这样，天子就可以躬行修身达到天下大治了。”

如何证明这个道理呢？

在尧的时代，舜做司徒（官名），契做司马（官名），禹做司空（官名），后稷做田畴（官名），夔做乐正，倕做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做驱禽。以上九个方面的事情，尧一个方面的事情也做不了，为什么尧却做了君主，而另外九人却做了他的臣子呢？因为尧了解他们九人各自的才能，使九人各尽其才，才尽其用，尧得以在九人事功的基础上称王于天下。

【原文】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饭，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译文】　汉高祖说：“在营帐中筹策运谋就可以决定千里之外战场上的胜利，我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稳定国家局势，安抚百姓，保障军饷军粮源源不断输往前线，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雄师，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但却都能为我所用，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的原因。

【原文】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勤。通乎用非其有也。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待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译文】 因此说，知人善任是做帝王的人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善于处理具体事物是做臣子的人应具有的素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东西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物品的主宰；渺茫遥远不可及的东西正是事物的本源。鼓音不在五音（宫、商、角、徵、羽）之列，却是五音的主导；通晓帝王之道的人不具体去做众官所做的事情，却是具体理事的人的主导。君主恪守任人之道，百官各司其事，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先王明悉这一道理，所以善于利用他人的长处如同自己所有一样，这是通晓为君之道的表现。不通晓为君之道的人则不然：凡事事必躬亲而不重用有才能的人；不能任用能人，能人必定厌恶他从而远离他。这就是君王的事业受到损害、政权日趋危机的原因。商汤、周武在一日之内便拥有了夏朝、商朝的政权和财货，而把所取得的土地分封给各诸侯，天下人莫不心悦诚服；把所取得的财货赏赐给臣民百姓，天下的人都相互劝勉，拥护商汤、武王做天子。这是商、汤精通充分利用自己所不具备、他人所具备的长处的道理所致。所以说，设官分职是为君之本；委任官职，劝勉督察是为君之本；善于谋划，不知疲倦是为君之本；宽厚待人是为君之本；胸怀宽博，含垢藏疾是为君之本。做国君的人如果具备做国君的素质，使臣民对国君既敬畏又爱戴，这是做帝王的能够成就大业的最根本的前提。

任长第二

【原文】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

【译文】 我听说识别人才，考核才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若非圣人，谁能兼通百行、穷极事物的道理呢？所以舜集合部属，根据各人不同的才能，授

予相应的职位；汉初序列功臣，对三杰所封的爵位和官职也不一样。更何况还有与此不同的种种复杂人等，怎能求全责备呢？过去，伊尹负责土木建设时，让膀大腰圆的人背土，让瞎子推车，让驼背的人涂地铺路，使人们各自发挥利用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原文】　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译文】　管仲说："升降、揖让、进退、起居等方面的礼节，我不如隰朋熟悉，请任命他做大行（司礼官）；开垦土地、聚集粮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这些方面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他做司田（管理土地、生产的官）；在广阔的战场上，能指挥战车奔突而不乱，将士勇往直前，义无返顾，战鼓擂响后三军将士视死如归，这方面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做大司马（掌管军事的官职）；决疑理案，公正无私，不杀无辜，不诬陷无罪之人，这方面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做大理（掌管司法的官职）；敢于犯颜直谏，尽忠报国，不避杀身之祸，不屈服于富贵权势，这方面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做大谏。君王如果想治国强兵，任用这五人就行了；如果要想做天下的霸主，则非用我管夷吾莫属。"

【原文】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译文】　黄石公说："富于智慧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鲁的人都要加以任用。富于智慧的人乐于建功立业，勇敢的人矢志不渝，贪婪的人为取得利益而不顾一切，愚鲁的人不贪生怕死。要根据他们的性情分别予以使用，这是用兵的微妙方法。"

《淮南子》说："天下的物品没有比溪毒更骇人的了，然而良医却把它装在

药袋中收藏起来，因为它能用来治病。麋鹿上山的时候，大章（传说善走的人）都追不上它；而等它下山的时候，连三尺的牧童都能追上它，这是麋鹿上山和下山的本领有所不同的缘故。北方的胡人善长马术，南方的越人便于舟船，情形不同，种类互异，若让越人骑马、胡人操舟，则于事理相背。”

魏武帝的诏书上说：“富于进取精神的人未必有高尚的德行；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未必有进取的精神。难道陈平算得上德行高尚，苏秦算得上守信的人吗？然而陈平辅佐刘邦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使弱小的燕国自强于诸侯之林。这是人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的缘故。”

由此看来，假若令韩信著书立说，令董仲舒统兵打仗，令于公（善断狱）游说诸侯，令陆贾听讼断狱，他们必定难以建立济世的功勋，而扬名于今日。所以任用人的长处的道理和方法，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

品目第三

【原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统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闇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行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

【译文】　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王位的稳定和延续，莫不决定于对人才的鉴识和正确使用。所以，孔子说：“人可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圣人和贤人。能详察这五种人并分别妥当运用的，就算完全掌握了治国安邦的方法了。”

所谓庸人是指：胸无大志，不求声名，谈吐中缺乏有教养的语言，既不能

选择贤明之主赖以托身，又不能以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目光短浅，不识大局，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随波逐流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所谓士人是指：胸中有目标，行动有计划，虽然不能穷尽道术的本义，但也能言有所据；虽然不能遍行百善之美，但总有可称道的善行美德。智慧并非多多益善，贵在精通；说话演讲也并非多多益善，贵在抓住要领；做事也不必贪多，贵在明了做事的原因目的和方法。道理既明，言而有行，行而有果，这样，人的志向就如同性命与形体关系不可动摇一样。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淫。这样的人就是士人。

所谓君子是指："出言忠诚守信，不避忌讳，充满仁义之举而面无夸耀之色，思路清晰，通情达理而语言谦和，行动扎实，信守原则，自强不息，看起来超过他们很容易，但终究不可企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人是指：德不超越礼法约束的范围，行为合乎规范，其语言足以令天下的人效法而不会引起人们的诋毁，其道德思想足可用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道德的本体。引导百姓致富而百姓不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财货；引导人们施舍，天下人不因此而忧贫。这样的人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是指：其德足可以同天地相类比，变通无穷，洞悉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协和万物顺应自然。奉行符合道德的统治方法，使万民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性情和才能，圣明的统治可与日月同辉，教化的推行若有神助，百姓不知道他的道德，时常见他的人也不知道正是自己的邻人。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原文】　《钤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行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行，此则人之杰也。"《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译文】　《钤经》上说："一个人的德行足博及和感召远方的百姓，诚信足以统一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学识足以明鉴历史的经验，才能足以雄冠当世，无与匹敌，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的精英；制定的法律足以成就教化之功，其行为足以修节义，仁爱之举足以博得众人，眼睛的明亮足以洞悉下情，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之俊；言行举止足以为大众的仪表，智慧足以决断嫌疑，节操足以惊诫贪婪鄙薄的人，诚信足以感召异邦之人，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的豪士；坚守节操而不屈服，恒守大义而不愤怒，被人嫌弃而不苟且求免，见到利益而不无原则地夺取，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杰士。"

《家语》说："古代英明的君王必然尽知天下良士的名字，既知道他们的名声，又了解他们的实际才干，然后授予他们高官爵位以示尊崇，这样就能达到天下大治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量才第四

【原文】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行不殆乎？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世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不失四时，通于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

【译文】　人的才能参差不齐、大小不同。好比用容器盛物品，一升的容量难装下一斛容量的东西，满则外溢，溢则丢弃。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用非其才，怎么会不失败呢？所以伊尹说："智慧精通事物运行的法则，临机制变，至于无穷，通晓世情物理，其言足以调和阴阳，端正四时，节制风雨，这样的人可以推举做三公。可见三公做的事情常常符合'道'的标准。奖励农桑，不失四时，精通土地山川的道理，能化不畅通为畅通，化不顺利为顺利，这样的人可推举做九卿。可见九卿所做的事情常符合'德'的标准。通晓世事人情，做事颇得要领，通晓赋税差粮方面的事情，保障国库充实，这样的人可推举做大夫。可见大夫所做的事情符合'仁'的标准。忠诚正直，犯颜直谏，不怀奸诈之心，去私立公，言有法度，这样的人可推举做列士。可见列士所做的事情常常符合'义'的标准。道德仁义确立了，天下就能走向正轨。

【原文】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勤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忉忉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几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慄慄，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熏熏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

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译文】　太公说：“平日多言多语，而且恶语伤人，懒睡不起，为众人所憎恶。这样的人可使他在街巷拦截行人，举察奸情祸患。这样的又喜弄权数，特别好事，晚睡早起，虽劳无悔，此等人只配去统帅妻子儿女，可称为妻子之将。富于先见之明，洞察事理，做事勤奋，与下属同食，忠实厚道，分配财物平均，这样的人可做十人的首领。对上殷勤备至，恭敬无比；对下不听劝谏之言，动辄施以刑罚，不留情面，不避亲戚，这样的人可以做百人的首领。诉讼辩论中争强好胜，对敌人嫉之如仇，以刑罚治军，整齐部众，这样的人可做千人的首领。外貌谦逊，语言适时得体，了解部属的饥饱和甘苦，这样的人可做万人的将领。谨慎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亲近贤者，听取他们的谋略，使用人有分寸，有节制，说话不傲慢，忠正诚实，这样的人可做十万人的将领。为人温良厚道，一心一意，遇贤者即予举荐，不徇私枉法，这样的人可做百万人的将领。功名显赫，声震四邻，出则有盛大的仪仗，入则有豪华的居所，尽管如此，百姓却能亲附他，诚实守信，宽缓大度，明悉治世的方法，能圆满完成既定的任务，又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败为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厚爱天下的人如同自己的妻子儿女一样，这样的人属英雄之辈，可做天下的君主。”

【原文】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孙武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译文】　经书上说：“智慧之富如不竭的源泉，行为可为人表率的人，可做人的老师；智慧足以与人切磋砥砺，行为可以为人辅佐、供人借鉴的人，可做人的朋友；秉法守职不敢胡作非为的人，可做低级的官；能鞍前马后侍奉主人，主人一呼而数应的，可做人的仆从。所以，英明的君主用老师辅佐自己治理国家；次一等的君主重用朋友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再次一等的人重用低级官吏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而危亡君主则重用奴才仆从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要观察一朝的兴亡，只看君主重用的人就可以了。所以说，明眼人同明眼人才能相互看得见，耳聪的人与耳聪的人才能相互听到声音，志向相同的人才能结为团体，君主不贤，就不会重用贤人。因此，君主身边的左右辅佐以及他所重用的人，直关政局的得失和王朝的存亡。孙武说：哪一国的君主通明道义，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据此便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知人第五

【原文】　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狙者类智而非智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类勇而非勇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骊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碔砆类玉，此皆似是而非也。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怀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钎。

【译文】　我听人说驾驭将帅的方法，务必明悉英雄们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不容易被了解，了解人也确非易事。汉光武帝是一位善于听取并明辨各种意见的人，但却犯了谬信庞萌的错误；曹操算得上知人善任的楷模，但却被张邈所蒙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世上的事物纷繁复杂，乱人心目。探头探脑、喜欢窥伺别人的人貌似聪明但实际上并不聪明，愚鲁的人貌似君子但却不是君子，憨直的人貌似勇敢实际上并不勇敢，亡国之君好像足智多谋，亡国之臣好像忠心耿耿，莠草的幼苗好似庄稼，黑黄相间的牛皮类似虎皮，白骨类似象牙，赤底白彩的石头酷似美玉，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例子。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了解人心比预测天候变化还要困难；天还有春秋冬夏朝暮等较为固定的循环周期，而人却与此不同。人外貌淳厚，但其真实的情感却深藏心底，所有的人外貌温逊而内心骄慢，有的人貌有长者之风实际却品行不端，有的外貌温顺而内心刚直，有的貌似坚强果断实则软弱少断，有的貌似舒缓而实则刚猛。"

【原文】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拖拖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至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译文】　太公说："士人有的貌似严正而实际心怀叵测，有的貌似温和善良而实际却男盗女娼，有的外貌恭敬而内心骄慢，有的外貌富于情感而实则无情无义，有的表面威风凛凛实际却一事无成，有的遇事敢于处断却又无能力处断，有的外貌三心二意，游移不定，内心却忠实如一，有的貌似拖拖拉拉而实际做事却效率很高，有的人貌似勇敢而内心胆怯，有的貌似痴颠反而赢人。总

之，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普通大众所卑视的，圣人反而将其视为宝贝，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人和事，只有圣明的人才能理出头绪来。”这讲的是人的外貌与实情不相符合的情况。

【原文】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难之以处而观其色。”《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近，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爱；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

【译文】　真正了解这些外貌与实情不符的人还是有方法的。详细察问，听他说些什么；追问他说的话，应观察他如何应变；略施计谋，看他是否诚实；公开地广泛地询问，看他在群众中是否有德行；让他到偏远的地方管理财货，看他是否廉洁；用美色去引诱他，看他是否贞洁；告他欲使他赴危难之地，看他是否勇敢；让他喝醉酒，看他是否失态。

庄子说：“让人赴任远方，以观察他是否忠诚；让人在身边供职，以观察他是否恭敬；让人处理繁杂棘手的事情，以观察他的才能；向人突然提出问题，以观察他是否机智；同人约定紧迫的会合时间，以观察他是否守信；置人于危难之处，以观察他的气度和神色。”

《吕氏春秋》说：“当人通达得意之时要看他是否骄慢失礼；显贵时要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富有时要看他是否能恩及大众，广泛施舍；听人的言辞，还要看人的行动；交游则看他喜欢什么人；对生活起居、日常事物，要看他说些什么话；当人身处困境时，要看他不喜欢做的事情；贫贱时，要看他不肖于做什么事；投人所好，以检验他的操守；使人欢乐，以检验他回避什么；令人愤怒，以检验他自我节制的能力；做出令人悲哀的事情，以检验他是否有仁义之心；置人于艰苦的环境，以检验他的志向是否坚定。”

【原文】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此之谓观诚。

【译文】　经书上说："受任用和宠信的人，要观察他是否因此而骄慢奢侈；被疏远和罢黜的人，要观察他是否因此而实施背逆和越轨的行为；荣耀显赫的人，要观察他是否因此而矜夸；名位不显耀的人，要看他是否能做到不畏惧权贵；年少的人，要看他是否恭敬好学、对兄弟爱护谦让；壮年人，要看他是否能做到脚踏实地、廉洁奉公；老年人，要看他是否能做到思虑谨慎，虽然缺少很多东西，但仍不超越礼法去获取；父子之间，要看做父亲的是否慈爱，做儿子的是否孝顺；兄弟之间，要看他们是否相互和睦友爱；乡里之间，要看他们是否相互遵守信义；君臣之间，要看臣对君是否忠心耿耿，君对臣是否宽大恩惠。"以上讲的是观察诚心的方法。

【原文】　《人物志》曰："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者也，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故曰直而不刚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译文】　《人物志》说："内骨刚毅而外表柔和的称为宏毅；所谓宏毅，是仁的本质的体现。语辞清新而爽朗的，称为文理；所谓文理，是礼的本质的体现。形体端正健壮的，称贞固；所谓贞固，是守信用的基础。筋力强劲而有神气的，称为勇敢；所谓勇敢，是行使义举的关键；气色平和畅达的，称为通微；所谓通微，是智慧的本原。以上五特质都具备的，称为五常。所以说，虽然正直而不刚强，就如同树木一样容易弯曲；强劲而不精致则显得鲁笨；固执而不端正则显得愚蠢；辞气不清顺则越发无成；畅达而不平和则失之放荡。然而，平与不平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神气，明智或昏暗取决于精气的明惠或污浊，勇敢或怯懦取决于筋力是否强劲，坚强或软弱取决于骨架的粗细，浮躁或沉静取决于气的旺盛或冲和，惨、悦的情感表现在人的气色上，形貌的衰败或正肃取决于

仪表，态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容颜的变化上，缓急的情状表现在言语上。如果气质素雅平淡，内心富于智慧，外貌开朗，筋骨强健，声音清爽，气色和悦，仪容高尚端正，这是道德纯粹的表现。

“人都有气，所谓气，如果真诚的情感潜藏于内心，那么就必然要在气上表现出来。所以心气粗豪的人，发出的声音就沉重散慢；心气安祥谨慎的人，发出的声音就平和有节奏；心气鄙薄暴戾的人，发出的声音就粗犷；心气宽广柔和的人，发出的声音就温和滋润。信气中庸平易，义气稳定舒展，和气简略，勇气雄壮。”这是“听气”的方法。

还有“察色”的方法。所谓察色，是说内在的心气都可从气色上观察出来。富于智慧的人必然有令人说不清、道不尽的气色，仁慈的人必然有令人尊敬的气色，勇敢的人必然有无所畏惧的气色，忠心耿耿的人必然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气色，高雅廉洁的人必然有不可沾污的气色，贞洁的人必然有令人信赖的气色。表现一个人本质的气色浩然博大，具有稳定性；不能表现一个人的本质的伪装的气色，蔓然纷乱。这是“察色”的方法。

【原文】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惧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此之谓考志。

【译文】　还有“考志”的方法。所谓考志，是指同考察的对象交谈，以考察他的志向。如果某人声气宽厚柔和，神色检点而不谄媚，先于人施礼，后于人发言，每每主动向人公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这样的人是对人有益处的人。如果某人神色傲慢，盛气凌人，说话往往压人一筹，隐藏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不及之处也不虚心弥补，这样的人是于人有损的人。如果某人外貌刚直而可欺侮，说正直无私，不粉饰自己的美德，也不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掩盖自己的过失，这样的人是质朴的人。如果外貌曲婉媚人，说话阿谀乖巧，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多方修饰，以显示自己，这样的人是不具备质朴品德的人。见到自

己喜欢的物品还是自己厌恶的物品都不在神色上表现出来，不因烦乱事情的困扰而搅乱了自己的志向，诱之以利而初衷不移，面临淫威而不低声下气，这样的人是正直而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如果因对外物的喜好或厌恶而变易初衷，因烦杂事情的困扰而抛弃了自己的志向，诱之以利而心迷意迁，在威势的逼迫面前惊恐不安，这样的人是心灵卑鄙、志气不坚的人。为他设置种种障碍而屡能处断解决，飞兵突降而屡能应变，语言虽不文雅，但却充满了智慧，这样的人是富于才思的人。如果以物象作比喻也难以启发他的思智，用语言阐述也不能使他明白道理，守残抱缺而不知变通，固执一念而不知改革，这样的人是愚鲁固执的人。如果私下风言风语而无所顾忌，自私自利而不爱护他人，明知是错还要强制而行，这样的人是诬罔嫉妒的人。以上就是“考志”的方法。

【原文】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若问则不封，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

【译文】　还有“测隐”的方法。所谓测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如果某人施小惠而得大利，在局部利益上退让而在整体利益上争夺，信誓旦旦以争取人心，伪装爱以示忠厚，伪装行为高洁以邀取名声，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藏于仁贤的外衣里；如果问而不答，谈吐详细却不完全，表现出学问有余、道义在身的样子，如果被某些事物所困惑，无从解答，则托言高深，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藏于艺文的外衣里；如果故意说清雅崇高的语言冒充廉洁，装作厉害的样子以示勇敢，内心恐惧而外表镇定，急于取悦于人，吹牛说假话在大众面前装英雄，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于廉洁勇敢的外衣里；虽然曾事奉君主和父母双亲，但却喜欢以此向人炫耀，向君主或双亲奉献物品但并不出于诚心，因事奉君主或双亲为自己捞取功名，这样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忠孝的外衣里。以上便是“测隐”的方法。

【原文】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感视听者，曰毁志者也。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

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译文】　如果人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内心和外表不合，弄虚作假以迷惑视听，这样的人就叫做毁志的人。如果以酒肉交朋友，以贿赂拉关系，或损人或利人则以是否迎合自己为标准，为物欲所蒙蔽而醉心于权势和名誉，这样的人叫做贪鄙的人。如果小聪明大糊涂，有一定的才能但却不成大事，见到小的利益便忘掉了人伦大理这样的人叫做华诞之人。

还有“揆德”（即测度德行）的方法。如果某人言语忠诚，行为坦荡，胸怀大志，不徇私利，博施恩泽而不图回报，性情忠厚溢于言表，外貌朴拙安祥，这样的人是有仁心的人。如果能够临机制变，出穷困之境步入康庄大道，投身功名能够如愿，这样的人叫做有智慧的人。如果身居高贵之位，富于财货，但却恭敬俭朴，既有威严，又礼貌待人，不骄不躁，这样的人叫做有德的人。如果隐身自好，不畏权势，处身安乐却不奢侈，功勋卓著而不变初衷，喜怒之情均有节制，这样的人叫做有操守的人。如果能恭恭敬敬事奉君主，恩爱情深事奉亲人，即使君主性情乖戾也不生叛逆之心，事奉父母竭尽全力而不违背父母的心愿，这样的人叫做忠孝之人。这些就是“揆德”的方法。

【原文】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译文】　圣贤所称誉的莫过于聪明，聪明的最可贵之处莫过于知人。能够洞察人的全貌，了解人的长处，那么各种各样的人才便会得到适合发挥各自才能的位置，随之，各项事业也就会繁荣兴旺。所以孔子曾以六种弊端告诫有专长的人才可能发生的相应的失误，想使激进狂躁的性格与呆滞的性格相中和。他讨厌无能而又不讲信用的人，并讲明虚伪的东西终究会被识破的。考察人们希望得到什么，安心于什么，并观察他赖以得到的方法和途径。如果采用了这些方法，怎么能发现不了人才呢？

论士第六

【原文】　臣闻黄石公曰：“昔太平之时，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罚。德同无以相加，乃揽英雄之心。故曰：“得

人则兴，失士则崩。”何以明之？昔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见，从者止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书》曰：“能自得师者王。”何以明之？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触亦曰：“王前。”议曰：夫触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触为慕势，不若使王为趋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者贵乎？”对曰：“昔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百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言之，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宣王竟师之。

【译文】　我听黄石公曾经说过：“从前世道太平时，诸侯有两个师的军队，方伯有三个师的军队，天子有六个师的军队。”世道混乱则叛逆纷起，王权衰落，恩泽枯竭，则诸侯不朝，相互攻伐。诸侯彼此声望不相上下，军事实力相当，所以纷纷招揽天下英雄。所以说“得到了人才就兴旺，失去了人才就崩溃。”用什么作证明呢？从前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日三往都未能见到，随从们都劝齐桓公不要再去了，齐桓公回答说：“士人中不以爵禄为意的人，当然就轻慢他的君主；君主中无意做天下霸主的人，同样也轻视有才能的谋士。纵然这位先生轻蔑爵禄，我岂敢轻蔑天下的霸主呢？”五次拜访才得以相见。《尚书》上说“能主动拜他人做老师的人便能称王天下。”这又以什么作证明呢？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到我跟前来！”颜触也命齐宣王说：“大王，你到我跟前来！”议论说（赵蕤自己的评语）：颜触到宣王跟前就是倾慕权势，宣王如果主动走到颜触跟前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颜触倾慕权势，不如让齐宣王礼贤下士。齐宣王勃然作色道：“做国王的尊贵呢，还是做士人的尊贵？”颜触回答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时，曾下令说：‘有敢到柳下季坟茔周围五百步内打柴的，死罪不赦。’又下令说：‘有能得齐王首级的，封万户侯，并赐金千镒。’由此可见，活着的大王的头颅竟不如已死的士人的坟茔。”齐宣王最终拜颜触为师。

【原文】　谚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谓齐宣王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髡曰：“古有骅骝骐骥，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朔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汤之士，亦不好王矣。”

【译文】　谚语说：“洗浴不一定要到江海中去，能洗掉污垢就行；骑马也不一定要骐骥这样的名马，只要马跑得快跑得远就行；士人不必要求他们具有

贤德，贵在懂得治国用兵的道理；女子也不必要求他们一定是大家闺秀，贵在贞洁漂亮。”用什么来说明这个道理呢？从前，淳于髡曾对齐宣王说：“古代的君王喜欢马，大王您也喜欢马；古代的君王喜欢美味，大王您也喜欢美味；古代的君王喜欢美色，大王您也喜欢美色；古代的君王喜欢有才能的士人，唯独大王您不喜欢。”齐宣王说：“这是因为国中没有人才啊，如果有，我当然也会喜欢他们的。”淳于髡说：“古时有骅骝骐骥这样的名马，今世已经没有了，而大王却能从众多的马中选取上好的，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古时有豹胎、象胎这样的美味，今世已经没有了，而大王都能从众菜中挑选出可口的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古时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今世已经没有了，而大王却能从众多女子中挑选出很多美女，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色的；如果大王一定要坐等尧舜禹汤一类的人才主动汇聚到大王身边，而后再喜欢他们，那么，尧舜禹汤这样的人才恐怕还不喜欢像大王这样的人呢？

【原文】　语曰：“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是以介洁而无政事者，非拨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无知见陈平于汉王，汉王用之，绛灌等谗平曰：“平盗嫂受金。”汉王让魏无知，无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闻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汉王曰：“善。”

【译文】　古语说：“用琼玉制成的船和桨没有渡江济河的功用；用金制成的弓、用玉制成的弦没有射箭的功能。”因此，品德高洁而无政治才能的人，不是拨乱治国的人才；有儒雅风度但缺乏治军理国才能的人，算不上辅佐帝业的人才。”用什么事实来说明这个道德呢？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刘邦，刘邦重用了陈平。绛侯、灌婴等向刘邦谗毁陈平说：“陈平早年偷他的嫂子，在军中又收受贿赂。”汉王因此责备魏无知，无知回答说：“我所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陛下听别人讲的却是陈平的品行。今天即便有守信如尾生、行孝如孝已这样的人跟随陛下，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命运亦毫无用处，陛下能任用这样的人吗？如今楚汉相争，我推荐像陈平这样的奇谋之士，是考虑到他们的才能计策的确有助于陛下的帝王之业而已。即便偷他的嫂子、收受贿赂，又有什么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呢？”汉王说：“你说的太好了。”

【原文】　黄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禄得；守节之士，不可以威刑胁。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守节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说燕昭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厮役处。诎指而事之，

北面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恣睢奋击，响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

【译文】　黄石公说：“清正廉洁之士，不能用爵禄相感召；坚守气节之士，不能拿严酷的刑罚相威胁。招揽清正廉洁之士，必须待之以礼；招揽坚守气节之士，必须动之以道义。”何以证明呢？从前郭隗游说燕昭王说：“称帝者重用老师，称王者重用朋友，称霸者重用臣子，亡国之君重用奴仆。若能屈身事奉有才能的士人，北面而拜，尊为老师，那么，比自己强百倍的人才就会到来；若能主动接近别人，肯定别人的长处，虚心向别人请教，而后洗耳躬听，那么，比自己强十倍的人才就会到来；别人接近我，我就接近别人，别人以礼待我，我也以礼待人，这样只能召来同自己才能相当的人才；若凭几而坐，指手划脚，颐指气使，则只能召来厮役一类的人；若骄横暴躁，斥责叫骂，则只能召来婢隶之人。”这些讲的是古代以适当的方法招揽贤士的道理。

【原文】　黄石公曰：“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击礼田子方，而子方不为礼，太子不悦，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贫贱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乎？”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谓诸大夫曰：“有能与我赴诸侯乎？”皆执杖排班，默而不封。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陈饶曰：“举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则有不平之心。是失之于己而责诸人也。”燕曰：“其说云何？”封曰：“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是君之过一也；果园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提挈，而士不曾得一尝，是君之过二也；绫纨绮縠，美丽于堂，从风而弊，士曾不得以为缘，是君之过三也。夫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轻，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犹铅刀畜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曰：“是燕之过也。”

【译文】　黄石公说：“礼，能够使士人纷至沓来；赏，能够使士人视死如归。用礼来感召士人，用赏来指示士效死命的方向，那么，所求的人才都能得到。”用什么来证明呢？魏文侯太子击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却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向田子方说：“不知是贫贱的人可以骄慢无礼呢，还是富贵的人可以骄慢无礼？”子方回答说：“贫贱的人可以骄慢无礼，富贵的人岂敢骄慢无礼！做君主的如果骄慢无礼就会亡国，做大夫的骄慢无礼就会亡家，贫贱的人若有不得意之处，穿起鞋子就走，到哪里去还能得不到贫贱？”

宋燕在齐国任相，后罢官而归，对诸大夫说："有谁愿同我一块儿去见诸侯？"诸大夫执杖而立，沉默不语。宋燕叹息道："为什么士大夫如此易得而难用呢？"陈饶回答说："您认为士大夫易得而难用，这是因为您不善于使用；您不善于使用他们，他们就会有不平之心。这是您自己的过失，反而去责备他人。"宋燕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饶回答说："用三升黄米不足于养士，而您的鸭鹅所吃的粟米食用不尽，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果园的梨栗，后宫妇女随意享用，而士大夫却不曾尝一口，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的殿堂上用绫罗绸缎作装饰，都被风吹破了，而士大夫却与这些东西无缘，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财货，是君王所应轻视的东西；为人效死赴命，是士大夫非常慎重的事情。做君王的不能轻视自己本应轻视的东西，而却想要士大夫履行自己所重视的为人主效死赴命的职责，这就好比收藏了一把铅刀，却要当作宝刀来用，这岂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吗？"宋燕如梦初醒，说："是我的过失。"

【原文】　语曰："夫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德合则未见而相亲，声同则处异而相应。"韩子曰："趣舍同则相是，趣舍异则相非。"何以明之？楚威王问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欤？何士人众庶不誉之甚？"宋玉曰："夫鸟有凤而鱼有鲸。凤凰上击九万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篱之鹪，岂能与料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暮宿于孟津；夫尺泽之鲵，岂能与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士亦有之。夫圣人瑰琦意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译文】　古语说："人们彼此都有同样明亮的眼睛，才能相互看得见；耳朵一样聪敏的人，才能相互听得见对方的声音；德行相合的人，即使没有相见，也会彼此感到亲切；声音相同，即使相处异地，也会彼此相应。"韩子说："取舍相同的人就会相互肯定，取舍不同的人就会相互非难。"用什么来说明这一道理呢？从前，楚威王问宋玉说："先生莫非有什么不端正的行为吗？为什么士人百姓都特别不赞赏你呢？"宋玉回答说："鸟类中有凤凰，鱼类中有鲸鱼。凤凰能搏击直上九万里高空，翱翔于窈冥的青天之上；篱笆间的鹪雀岂能参与尝试天地的宽广和崇高？鲸鱼早晨从昆仑山脚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孟津；数尺深的小泽鲵鱼，岂能去参与体量江海的博大？所以说不但鸟类中有凤，鱼类中有鲸，士人中也有非同寻常之辈。圣人非凡的思想和行为超然独处，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我的作为呢？"

【原文】　语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说春申君，春申君悦之。汗明欲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审君之圣孰与

尧。”春申君曰：“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终言之。君之贤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也。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

【译文】　古语说：“了解人不容易，人不容易被了解。”用什么来证明这个道理呢？汗明去游说春申君，春申君很高兴。汗明正要开口，春申君说：“我已经知道先生的来意了。”汗明说：“我不知道您若与尧相比谁更圣明？”春申君说：“我怎么能同尧相提并论呢？”汗明说：“那么，您认为我与舜相比怎样？”春申君说：“先生可比作舜。”汗明说：“不是这样。请允许我把话说清楚。您的圣贤不如尧，我的才能赶不上舜。以贤著称的舜事奉以圣明著称的尧，历时三年，他们才相互了解。而今您却在瞬间了解了我，这说明您比尧更圣明，而我比舜更贤。”

【原文】　《记》曰：“夫骥唯伯乐独知之，若时无伯乐之知，即不容其为良马也。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于陈蔡，颜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谷梁传》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冠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

【译文】　《礼记》上说：“骐骥这样的千里马唯独伯乐能够发现它，如果当时没有伯乐这种慧眼独具的人，世人就不会把它当作千里马来看待。人才也是这样。”何以证明这一点呢？从前，孔子被困于陈蔡，孔子的学生颜回说：“您老先生的德行无比高尚，天下如此之大，却没有相容之地。然而，您却依然努力推行，世上不采纳您的治国理想，这是各国国君的耻辱。您老先生有什么过错呢？”《谷梁传》说：“孩子生下来以后，不能免于水火之灾，这是做母亲的罪过；孩子进入童年后，却不拜师就学，这是做父亲的罪过；拜师就学后，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这是自身的过错；心志已经开通，而名誉却不为人知，这是朋友的罪过；名誉虽然广播四方而有关部门却不予举荐，这是有关部门的过错；有关部门予以举荐，而做君王的却置而不用，这是做君王的过错。”

【原文】　论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

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太公因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财。

【译文】　有论说道："行远路的人，需借助于车马；渡江海的人，需借助于舟船。因此，贤士立功成名，也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如何证明这个道理呢？公输子能够借助君主的材木来建构宫室台榭，但却不能为自己建造一所狭小的房屋，这是建筑材料不足的缘故。欧冶能够用国君的铜铁铸造金炉大钟，却不能为自己造一些壶鼎盘盂，因为这些东西对他没有什么用处。君子能够利用君主的朝政团结百姓，辅济众生，但却不能因以自富，这是其势不便的缘故。所以舜当年在历山躬耕时，其恩泽不能普及州里；姜太公在朝歌宰牛时，其利不能推及妻子儿女。等他们被重用以后，其恩泽流遍八荒，德行溢满四海。所以舜的才能的发挥是借助于尧，太公才能的发挥是借助于周文王。君子只能借道来修炼自身，而不能图谋财利背弃了道。

【原文】　语曰："夫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阖朝无智策之士，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明之？在昔汉祖，听聪之主也。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困平城。广武君者，策谋之士也。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不用其谋，则泜水败。由此观之，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仁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济崤黾之覆；赵括之母，不能救长平之败。此皆人主不听，不精不审耳。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也。黄石公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干；士民者，国家之半，后其干，收其半，则政行而无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译文】　古语有言："作为一国之主，切不可轻易说：举国上下竟没有一位深谋远虑的大臣，满朝文武，竟无一名充满智慧的善于筹划之士。关键在于国君对人才的听闻考察精当不精当，仔细不仔细而已。"何以说明这个道理呢？从前的汉高祖堪称善于纳谏的聪听之主，采纳了陈恢的计谋，则一举攻下了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被匈奴困于平城。广武君是一位智谋之士，韩信采纳了他的计策，便顺利攻下了燕、齐；陈余不用他的谋略，结果兵败泜水。由此看来，就不能说事情成功了是因为手下有计策之士，遭致了失败是因为手下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国的国君不用宫子奇的谋划，因而被晋国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谏言，对智氏手软而亡国；蹇叔哭谏，不能挽救崤黾之战的惨败；赵括的母亲不能挽救赵军在长平之战的覆亡。这些都是做人主的纳谏不精密周到所致。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忠臣谋士。黄石公说："把敌国的英雄都网罗

在自己的周围，则敌国就会陷入困境。”所谓英雄，是一个国家的栋梁骨干；士大夫和百姓占国家力量的一半。能够得到国家的栋梁和骨干，便得到了国家力量的一半，那么政令就能通行无阻，而百姓无怨言。能够识别人才、发现人才的，才称得上圣哲，唯有帝王最难做，一定要谨慎啊！

政体第七

【原文】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偏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以顺人心也；使士于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知时者，可立以为长；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以为君。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敩，核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译文】　古代之所以拥立帝王，并不是为了满足他的个人欲望，而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因为社会上有以强凌弱、以诈欺愚的现象，所以才拥立天子来整顿社会，统一天下。又因为天子一人的圣明，还不足以遍照海内，所以要立三公九卿来辅佐天子。因为偏远的小国，风俗迥异，天子的恩泽不易推及这些地区，所以分封诸侯，以便教诲他们。分封诸侯，广施教诲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管子》说：“把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是因为实行了德政；粮仓储积永不枯竭，是因为重视了五谷生产；府库储备不竭，是因为重视养桑麻、育六畜；下达的政令如同从源头奔流而下的江水畅行无阻，是因为政令顺应了民心；令士人在自己的职位上，无异意、无怨言，必须使其更好发挥各自的长处；向人明示必死的道路，就必须严明刑罚；要打开成功之门，必须奖赏守信；不去做那些不可能做成的事情，这叫量人力而行，不强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就是不强求别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情；不去做不可能长久的事情，因为不能苟取一时之安。能够洞察时务的人，可以立他做一方的首领；能够洞悉时势，详察用人之道，善于发现、储备人才的，可以奉立他做国君。所以说，察明土地版图，核实户籍人口，限定种田农夫的数量，制定刑法，拥立君长，大力提倡农桑，限制工商末作，敦厚教化，考核才艺，简选精兵悍将，加强武备，

严明禁令，赏罚守信，纠正游戏作风，严厉查办苛克百姓的行为，以上十五项，即便圣人再生，其所做所为必定超越不出这个范围。因为要论述长短纵横的变化，所以要奠立以上立国的政道作为准则。

卷二（德行）

君德第八

【原文】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心。天下太平，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译文】　三皇虽然没有留下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但他们的教化之德流遍四海，以致天下人无法量算他们的功德。做帝王的人，如果能够遵守顺应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有言有令，天下就会太平无事。君臣礼让，相互推让已有的功劳，德化流遍四海，百姓深受其恩德却不知恩德从何而来。所以，任用臣子，不必实行礼法奖赏制度，就能做到美满而无害。做君王的要以道制人，使人心悦诚服。设立制度规矩，是为了防备衰败的事情发生，虽有督察的政体和机构，虽有坚甲利兵的武备，但却没有挑起战乱、涂炭生灵的用心。天下太平时，君臣之间互不猜疑，国家稳定，君主安心，做大臣的能以义引退，上下关系也能美满而无害。天下的霸主控制士人靠权变和谋略，招揽结交士人靠守信用，任用驱使士人则靠奖赏。如果信用衰败，那么士人就会疏远他；奖赏不行，则士人就不为所用。所以说，治理国家的根本是“刑”和“德”。二者互为依存的条件，相辅相成。如同天必须靠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等阴阳的变化才能形成岁月的更替运行一样，人则必须依靠刑和德两个方面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所以说，即便圣人治国理政，也不能偏用一方而舍弃了另一方。所以说，治理天下用德多、用刑少的，是五帝的政治；刑和德相半而用的，是三王的政治；用

刑多用德少的，是春秋五霸的政治；纯用刑治国，虽达到了一时的强盛，但最终灭亡了的，便是秦朝的政权。

【原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垄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羔，龙飞凤翔，故能拨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枭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

世祖体干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干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译文】　人问："称王称霸的道理和方法已领教了。请问：汉高祖和汉光武二位帝王都是由普通百姓崛起发迹，扫平祸难，终于建立了帝王之业。汉高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汉光武则谨慎小心。二位各有所长，都能龙飞凤翔，拨乱反正，保护百姓，挽生灵于涂炭之中。然而，如果要把二位帝王的德行和威望作比较，哪一位更强一些呢？"

曹植说："从前，汉朝初兴之时，汉高祖因反抗暴秦而起义，随之又消灭了强盛一时的楚霸王项羽，光复天下，其功劳可与商汤、周武的业迹相媲美，为刘氏王朝奠定了基业，其人堪称帝王中的元勋，其功业更是人君盛事。然而他的品德不纯，其行为更不符合纯正的王道，所以在他身没驾崩之后，果然使得凶妇吕氏得以大发酷虐之心，使高祖的嬖妾惨遭'人彘'之刑，赵王被幽囚毒死，祸害殃及自己的亲生骨肉，致使诸吕专权，汉家江山险些移名改姓。凡此种种，难道不是高祖缺乏计议、浅于谋虑，以至造成如此惨痛的结局呢？然而他手下的枭勇之将，智谋计策之臣，却都是古今少有，历代罕见的。高祖能够

对他们量才擢用，善于采纳他们的意见，并密切注视着他们的行动，所以能够兼并天下，建立帝王之业。

汉光武帝体验到了天地自然的美德，禀承了贞和的精神品质，通晓幽深精微的道理，胸怀仅次于圣人的才华。他的德行表现在，聪颖明达，博闻多识，富于智慧而又开明宽恕，谨慎周密，乐善好施，爱护百姓。正值大旱的灾年，汉家王朝又面临衰败的厄运，忽然如雷霆万钧，光武帝毅然奋起义兵，奋展武略扫除残暴势力，军未出南京，王莽便死于西都。汉光武用兵的特点是，庙算已定，而后出动，拟定出应付各种非常情况的数种方案后，才肯挥师而进，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博施仁爱以团结众生，广推恩德以感召偏远。所以窦融闻声而归附，马援一见而叹息相会恨晚。汉光武敦睦九族，有唐尧虞舜的称誉；高尚纯朴，有伏羲的品德；谦虚待人，博采众议，有周公吐哺握发的辛劳；心系国家兴亡之事，事必躬亲，有夙兴夜寐的勤劳。因此，若计算他的功劳，则光武与高祖的业绩就不一样，若比功业的宏伟，则光武又与高祖的事迹不为同类，宣扬他的恩德则毫无非议之处，谈起他的品行则洁白无瑕，衡量他的实力则比汉高祖微薄，论他的辅臣则比汉高祖的弱小，然而，终于能把握并实现了建立帝业的征兆，建立了不可磨灭、留传万古的功业，金石上记载着他的美名，诗书上记载着他的功绩。所以说，相比之下，还是光武帝略优于汉高祖。”

【原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译文】　人问：“班固曾说过周代帝王中值得称颂的应首推成王和康王，汉代帝王中值得称颂的应首推汉文帝和汉景帝，这样的评价妥当吗？”虞世南说：“周成王和周康王上承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余业，又以周公和召公这样的圣贤为宰相，教化的是纯朴厚道的百姓，因用的是先王积累的仁德，所以政令的畅顺，比作疾风吹伏草一样，也不为过分。到了汉高祖开立汉朝的基业时，百事待举，日不暇给，秦朝政治的弊端仍有残存。汉文帝体怀仁恕之心，遵奉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荡涤秦朝、项羽的酷刑暴政，恢复轩辕、大昊时的纯朴之风，以至于

刑罚措置不用，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假若文帝不沉溺于新垣平的虚妄之说，不要理睬邓通推自己上天的梦幻，那么，文帝的政治，几乎近于王道了。至于汉景帝与周康王相比，则尚有自惭之处。”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与前代哪个帝王相比？”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了祖上六世经营的业绩，海内殷富，又富于伟人的素质，所以能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对内推行、弘扬礼乐制度，对外拓宽疆域，其文治武功，焕然可述，比前代的秦始皇还要略胜一筹。至于武帝骄慢奢侈，为政暴虐，则略次于秦始皇。两人都属于‘功有余而德不足’的帝王。”

【原文】　昔周成以孺子幼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邵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縢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縢，信国史，而后乃悟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译文】　从前周成王幼年继承帝位，而暴发了管蔡等四国的叛乱；汉昭帝幼年继位，也有燕、盖、上官等人的逆乱之谋。周成王不怀疑周公，汉昭帝委任霍光，这两位帝王相比，哪个为先，哪个为后？

魏文帝说：“周成王秉承了其父母的优秀品质，又有周公、召公做保傅，吕望做太师，刚会讲话时就有行人（司仪之官）教他言辞，刚会迈步就有相者（礼仪之官）教他步伐仪表，他的眼睛从小就看够了威仪美容，耳朵充满了德义之声，堪称沉浸于玄妙的河流中，沐浴在徐徐的清风里。尽管如此，仍有惭悔之处，轻信了管、蔡二叔的诽谤言论，使周公东迁，致使皇天发怒，以明示成王的过错，成王因此而觉悟。周成王不能明察周公的圣德，而相信金縢书的教导之言，岂不是太糊涂了吗？而汉昭帝既没有像周武王那样圣明的父亲，又没有像邑姜那样贤淑的母亲，养育他的是盖长公主，辅佐他的是上官桀、霍光。保育他的人不具有仁孝的品质，辅佐他的人又无隆平世治的才能，可以说是生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性情仁德，行为合礼，十四岁时就聪敏过人，发觉燕王诬告书信的虚诈，洞明霍光忠诚无私，哪里像周成王那样，开启金縢见了周公遗书、问了史官之后才恍然大悟的人呢？如果使周成王和汉昭

帝成年继立，再互换一下朝代的位置、手下的大臣以及彼此的礼乐制度，恐怕汉祚未必少，而周祚未必多呢。”

【原文】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译文】　有人问：“汉宣帝政事明察，是不是汉光武一类的人物？”虞世南说：“汉宣帝兴起于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因此能够留心政事，提拔重用贤臣良将，但考察他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这些措施，都出自申不害、韩非法家一派的主张。古语说：‘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讲求仁义，是图谋王道的君主；宣帝则推崇刑名，是图谋霸道的君主。今天把二人相比，恐怕不是一类的人物。”

有人问：“汉元帝颇具才艺，温文尔雅，算得上爱好艺文的良主吗？”虞世南说：“做君王的才能在于文德武功而已。文方面的才能表现在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方面的才能表现在禁绝残暴，消弥兵乱，安定百姓，和睦众人。这才是君王应当追求的治国宏图。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这些都是戏子伶官的职责，难道是天子所应做的事吗？”

【原文】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饰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悟，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译文】　有人问：“考察伪新朝的王莽，谦恭礼让，难道还算不上一代名士吗？等到做了宰相，居身隆尊之位后，则骄淫暴虐，为什么前后的作为如此南辕北辙呢？”虞世南说：“王莽天性是惨酷诈伪之人。没有显达以前，伪装谦恭，沽名钓誉、得志以后，矜恃才能、傲视外物，撕去了昔日的伪装后，其本质便暴露无遗了。刚愎自用，拒不纳谏，始终未能改悔醒悟，致使冤酷遍海内，终于被汉光武帝所铲除。”

【原文】　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

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光武之世，借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过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遂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译文】　夏朝的少康、汉光武帝都是中兴之主，二人相比，哪位更优？虞世南说：“这两位帝王都能兴复先祖的帝王之业，其名虽然相同，而实际则是有区别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汉光武之世，借助想造反的民众，诛灭了残贼王莽，这是取思乱之民众凌侮行将灭亡的残贼，成功较为容易。至于少康之时，夏朝被灭已经两代，少康的母亲怀着胎孕，逃到别的国家生了少康。少康既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又没有强有力的亲近保护，身遭离乱之难，而无安身之所。但少康却能在丧乱之中历尽曲折，排除困难，最终成就了帝王大业。在中兴之君中，应首推少康。”

【原文】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中平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译文】　人问：后汉衰败战乱，根源在桓帝和灵帝两位君主，二人政治的腐败哪一个更为严重？虞世南说：“汉桓帝对外戚专权奋然动怒，诛杀了以梁冀为首的外戚势力，还算有刚猛果断的气魄。然而，继之却是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祸乱之根，就起始于桓帝。古语说：‘天下嗷嗷待哺，正是新主可资利用的良机。’汉灵帝继位时，正值人民疲惫之时，推行德政，安抚百姓较为容易，天下都渴盼出现中兴的局面。然而灵帝却重蹈桓帝覆辙，其为政的酷毒有过于前辈，终于倾覆了汉家的社稷，灵帝没有亲眼看到汉家王朝灭亡的结局，实在是他的幸运啊！”

【原文】　自炎精不竞，寓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孰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

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译文】　自从汉祚日衰，天下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刘备凭借蜀汉山川的险阻，孙权则凭江淮的险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都是开启帝王之业、图谋称霸天下的君主，三方君主，彼此优劣如何？

虞世南说：“曹操用兵富于智慧，长于筹算，很难有人能同他相匹敌，所以能奠立帝王的基业，居中作相，控制汉朝政权，的确具有英雄的才气。然而却谲诡无常，疑心重重，颇多猜忌。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荀彧、诛杀孔融，屠戮崔琰，娄圭因一言不慎而丧命，桓劭劳于下拜而命不保，抛弃仁德，专任刑罚，暴虐非常，有人说他像西伯文王，其实，远不是这样的人。许邵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刘备对刘璋礼如宾客，委诸葛亮以重任而毫无猜疑之心，作为君王的品德，这是最为高尚的。至于诸葛孔明，为命世奇才，堪与伊尹、吕望等圣贤相媲美，臣主同心同德，如鱼水相得。但是，因国小兵弱，屈居西南一隅，仍须支应魏、吴两方，与大国强国相抗衡。如果使刘备和曹操易地而居，充分发挥自己长于谋算的优势，让关羽、张飞的武略充分施展，让诸葛亮发挥自己的智谋，霸王之业就能够成功了。孙权继承了他的兄长孙策的基业，用前朝老臣做宰辅，又有长江天险做屏障，反得以自存而毫无进取，据此来看，若同曹操、刘备相比，怕是望尘莫及的啊！”

【原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杖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季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

【译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二人相比，谁优谁劣？虞世南说：“宣帝司马懿本一介书生，后来参与辅佐帝业，匡济世事危难，清理弘扬王道，文武韬略，的确有诸多值得称颂之处。然而他为政用兵，多依杖阴谋诡计，不用仁义之道，猜忌、残忍、诡诈、埋伏之属盈脑满胸。至于假痴不颠、以谬言蒙骗李胜，把玄学家何晏下狱，都是愧心负理的行为，是君子决不做的事情。司马懿往往用这种诈伪之术待人接物。假设使魏与蜀势均力敌，会兵中原，以司马仲达的奸谋同诸葛亮用兵的谋略相比，恐怕还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原文】　或曰：“晋景文兄弟孰贤？”虞南曰：“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篡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彦，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孰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因瀍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

【译文】　有人问：“晋景帝、晋文帝二兄弟哪位更贤明？”虞世南说：“何晏曾说：‘唯有思想深邃，才能通晓天下发展的道理，夏侯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敏多智，才能成就世事功业，司马子元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做君王宰辅的才能，在早年就能显露出来。当司马懿诛杀曹爽之际，便显示了景帝的智略，派文钦、毋丘俭统兵迎拒吴将诸葛恪，前后夹击，全歼敌军，据此足见其智略和英明。虽然他智略胜人三分，但最终只能北面称臣，虽然威名振主，但始终坚守臣节，不曾有割据称雄之举，堪为典范。晋文帝司马昭执政时，扫平祸乱，南定淮海，西平蜀汉，兵战工役不违农时，这是他最大的功勋。高贵乡公继承帝位后，高贵乡公本来聪明早智，而司马昭却不能尽忠辅佐，反而援引伊尹、周公摄政旧例，专擅国政，以至发展到诽谤杀害天子的地步。而后他开罪于成济（司马昭心腹，刺死高贵乡公），但毕竟自负叛逆之节，落得一个杀害天子的恶名。这些不雅的评价言论，是不容磨灭的。”

东晋自元帝以下，哪一位皇帝算得上贤明之主？虞世南说：“晋朝自从迁都江左，强臣专擅朝命，皇帝形式上垂拱南面，政令却不能由自己决定。大将军王敦作为能决定朝政的王氏家族的成员，拥兵长江上游，凭仗自己的才能和有利的地理形势，心怀叛逆问鼎之志，如果不是晋明帝审慎明断，王导忠心耿耿，司马氏政权早被王氏取而代之了。如果晋元帝年寿能长一些，杖任手下的众多贤臣，以及从洛阳南迁的精锐部队，乘刘曜、石勒的衰败之机，北上收复中原，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原文】　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心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

肆其爪牙，以徼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

【译文】　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最终遭致灭亡，这是为什么呢？虞世南说：“作为人君的度量和胸怀，必须做到虚怀应物，其函量如上天一样博大，如大地一样能容，还要取信于民，与百姓关系亲密，这样，百姓才乐于拥戴。而桓玄这个人，具有浮夸狡诈般的小聪明，却不具备宽宏博大的高尚德行。正值晋末衰败混乱，朝命失去了权威，桓玄才得以割据称雄，僭越帝号，侥幸之余，又遭到晋军强有力的讨伐，归于灭亡，这是他本应得到的下场。”

【原文】　宋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其事云何？虞南曰：“魏武曹腾之孙，累世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会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瓯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禽姚绍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部，枭卢循起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则汉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为优矣。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虞南曰：“二人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割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逾岁稔，遂移龟玉。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在倾沦，非幸也。”

【译文】　宋祖刘裕（南朝宋的建立者）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的裴子野认为刘裕胜过晋宣帝司马懿和魏武帝曹操，事实是这样的吗？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孙子，累世荣耀显达，在汉室为官达三十余年。在董卓之乱时，便同山东诸侯一道起兵，诛灭了元凶董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致。晋宣帝司马懿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控制全国的局势，又居于安稳的形势，奉皇上明诏而诛伐逆贼，居高临下，以高屋建瓴为比喻，并不过分。南朝宋祖刘裕以普通百姓从戎征战，首创大业，他能在旬月之间，平定叛乱，重新稳定晋朝的江山。他凭借半州之地、一郡的兵马，斩谯纵于巴蜀，擒姚绍于崤函，破慕容超于青部，斩卢循于岭外，战旗所指，无往而不胜。论其豁达，有汉高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可与汉光武相匹敌。可惜他在位时日很短，否则，其志未可估量。刘裕是一位杰出的帝王。

又问：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哪位较贤明？虞世南说：“二人残忍的性格，真可谓异体而同心。诛戮贤良，残害骨肉之亲，朝内没有像陈平、周勃这样的宰相，外又缺乏像春秋时期晋国和郑国间稳固强大的姻亲，将国器权柄委予昏聩无知的大臣手中，故使萧齐氏乘内乱之机，掌握了宰制天下的大权，不到一年，刘

氏的龟玉宝器便移到萧齐手中了。好比箱子封锁得很牢固，正好方便了大盗的偷窃，千思百虑唯独没有料及江山会移至他人手中，令人叹息。社稷的倾覆，也是命该如此啊！”

【原文】　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世，诚有之乎？虞南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穑之艰难。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庭，雕饰过度，然能委任王俭，宪章攸出，礼乐之盛，咸称永明。宰相得人，于斯为美。”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贼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放弃，用亡大业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以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译文】　齐建元（齐高帝年号）、永明（武帝年号）之间，被称为治世，史事果真如此吗？虞世南说：“齐高帝作为开国创业的皇帝，颇知稼穑之艰难，而且自身生活节俭朴素，无论为政和生活，都务求简约。齐武帝则沉溺后宫，生活奢侈，雕饰过度。然而，还能任用王俭这样的贤良之臣，宪章朝仪都由他规划和推出，礼乐之盛，都称颂作永明。所任用的宰相得力，这一点是很值得称颂的。

南朝宋齐两个朝代，有五位被废的君主，都是骄淫狂暴之辈，前后并无二致。这五位被废的君王中，有的被逆贼所杀，有的倾坠社稷，丢掉了帝位，难道是他们生性顽凶，自取灭亡，为上天所抛弃，从而使其帝王大业付诸东流了吗？虞世南说：“极端的聪慧和愚鲁都是天生的，而天赋一般的人是否能成为杰出的人才则要靠后天的训导和教习。而自宋齐以来，太子的师傅都是形同虚设的备员而已。品位较低的属僚即便能发现问题，欲图劝导规谏，却又碍于贵贱之礼而无法办到；而且，官位的晋升也多根据原有的爵位和资格，很少根据德行的优劣来决定。这五位被废的帝王，才气平庸，既没像周公、召公那样的德才兼备之人做老师，又听不到良朋益友的规劝，整日同奴才小人婢妾宫女厮混，以较低下的天赋，周旋于奴才小人中，最后遭致覆国亡身的下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原文】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虞南曰：“梁元聪明伎艺，才兼文武，杖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忧，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何也？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稔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陈武帝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降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册，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译文】　梁元帝聪慧有才学，能够克平祸乱，而最终仍然导致帝位倾覆，这又是为什么呢？虞世南说："梁元帝聪明而富有技艺，文武兼备，顺应民心，讨伐叛逆，报雪家国之冤，功成事就，其功业的确有可称道之处。但国家遭难之后，满目疮痍，尚未恢复，却轻信了强寇的甜言密语，即位于楚都江陵，摒弃宗室兄弟，视若仇敌，放他们到孤远悬僻之地，结果造成无人与他共同分忧国事，最后落得身亡国灭，生灵涂炭，鄢郢之地弃于敌手，实在可惜。"

后齐文宣帝狂妄暴虐，灭绝天理，其作为比之桀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文宣之世，国家殷富，人民丰衣足食，不至于乱亡，这是为什么呢？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逸，不遵守礼法，为一般人伦所不齿。但他把大权委予管仲，遂使齐国成为诸侯的霸主。神武帝和文宣帝贪鄙残忍，风狂暴虐，无与伦比。然而，他把朝政大权委予杨愔，宗庙社稷得以保全。这是因为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才不致江山移位。"

陈武帝起自草寇，最终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和近代以来哪一位国君相比？虞世南说："武帝以其奇才远略，胸怀匡复社稷的远大志向，其作为如同巨龙跃于江海，雄豹应变于岭外，他扫除宫庭的威胁，使处于危难中的国君恢复帝王的宝座。他西抗北周的军队，北克北齐的来犯之师，他精于谋略，长于料算，动而必成，万无一失，堪称开国奠基的一代英主，拨乱反正的盖世雄才。把他同宋祖刘裕相比，则略显逊色，若同齐高祖高欢相比，则又略胜一筹。"

【原文】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宁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

年之失，多于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

【译文】　隋文帝杨坚起自布衣百姓，最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把他同晋武帝划为一档，是否妥当？虞世南说：“隋文帝借外戚的重要地位，趁北周王室衰微之机，专权朝政，并最终取而代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专心政治，博施恩泽，所以能够使新旧臣僚各得其所，进而安定天下，文治武功，皆有可称道之处。到后来他平定江淮，统一天下，全国百姓都渴盼从此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自平定南陈以后，隋文帝的生活奢侈起来，虽然威震四海，但仍然欲壑难填，珠光宝器填满了内府，江南美色充斥后宫。仁寿年间，隋文帝大兴土木，百姓差役繁重，力不能胜，中产之家亦纷纷破产。再加上晚年心怀猜忌，巫蛊（利用巫术诅咒人）一案，杀了爱子杨俊之妃，又将大臣杨素之母下狱。至此，国家纲纪紊乱，礼教衰亡，甚至听信孤独皇后之言，残杀皇室骨肉，废黜无辜太子杨勇，另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相，诛杀殆尽。隋文帝晚年的过失多于晋武帝，隋朝未能长久，能说是上天要使它灭亡吗？”

【原文】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殁而作谥，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

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物，其神为五帝纬。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少皞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从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公孙臣贾谊以为汉土德，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译文】　有人问：“称王称霸之韬略的优劣得失，于以上诸位帝王的事迹中即可窥见其大概了。那么，请问帝王死后的谥号，以及改换正朔、变易服色，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回答说：古代之所以为帝王立谥号，目的在于以此告诫后代。谥号根据帝王的生前事迹而立，对君王的亲族也不加隐讳的。今天的臣子为帝王立谥号，也不管名与实是否相符合，唯求尊崇，这种风气替代古代立谥的原则已经很久了。

从前，季康子向孔子请教五帝的德行，孔子说：“天有五行：木、火、金、

水、土，五行分裂，才化育成万物，五行之神即为五帝之纬（行星）。古代的王改朝换代时，变易称号，都是取法于五行更替的道理。按照五行的顺序而变换称王，终始相生，也是仿照五行相生的道理。所以生为明王，死后以五行相配。因此，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少皞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不同的崇尚，根据其称王时所崇尚的德来排列次序。如夏后氏因金德而称王，所以崇尚黑色；殷人因水德而称王，所以崇尚白色；周人因木德而称王，所以崇尚红色。这便是三代所崇尚的德和色各不相同的原因。”到了汉初，公孙弘、贾谊认为汉应为土德，顺从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就能无往而不胜。秦为水德，所以汉根据土德而灭了秦朝。刘向、刘歆父子认为汉高祖出震（八卦之一，雷之象），庖犧氏最初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五行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又经唐、虞、三代，排到汉应为火德。所以高祖初发迹时，有神母夜间哭号，高祖应赤帝的符兆，才得以继天下大统。从前，共工氏曾以水德居于木德和火德之间，同秦国一样，因他们都不符合五行生克的序列，所以命运都未能长久。由此看来，按照五行生克的次序来推演，即便百代以后的事，也是可以预先推知的。

臣行第九

【原文】　夫人臣萌牙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

【译文】　作为大臣，当某些事情尚未萌芽，形迹尚未表现出来时，而能够走在众之先，对事物发展之存亡得失的机理洞若观火，并能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患于未然，使自己的君主超然立于不败之地、显荣之处。能做到这一点，可称之为“圣臣”。能谦虚谨慎，尽职尽责，时常向主上进献好的建议，用礼义来劝勉主上，以长远之策来晓谕主上，称颂推动主上的美德美政，匡救主上的恶德恶政，这样的人，可称之为“大臣”。为政辛劳，早起晚睡，不断为国举荐贤才，持之以恒，经常以往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教育主上，以使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的人，可称为“忠臣”。能明察事物发展的成败之势，及早采取补救措施，堵塞漏洞，根绝祸源，转祸为福，使君王终无罹患之忧，这样的人，

可称之为“智臣”。遵纪守法，忠于职守，不受贿赂，饮食节俭，这样的人，可称为“贞臣”。在君昏国乱之时，能够做到不阿时弊，敢于犯颜直谏，这样的人，可称之为“直臣”。这六种类型，总称为“六正”。

【原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

【译文】　安于官位，贪取奉禄，不务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缺乏主见和独立的人格，这样的臣僚，可称为“具臣”。凡是主上所说的，都一味加以赞美，凡是主上所做的，都一味加以肯定，暗中询访主上所喜好的东西，然后设法搞到这些东西向主上进献，以快主上之耳目，奉承拍马，迎合主上，而不顾将造成的祸害，这样的臣僚，可称为“谀臣”。内怀险诈之心，外貌唯唯喏喏，舌巧如簧，面泛媚色，嫉贤妒能，对自己所要举荐的人，只宣扬他的优点而不指出他的缺点；对自己想要贬退的人，则只宣扬他的缺点而不同时指出他的优点，以至造成主上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可称为“奸臣”。其智慧足可以文过饰非，其舌辩的才能足以说动主上，对内分离骨肉之亲，外则能使满朝文武相互猜忌，造成混乱，这样的人，可称为“谗臣”。专擅国柄朝政，颠倒轻重，结党营私，壮大私人势力，矫诏窃命，居身显位，目中无人，这样的臣僚，可称为“贼臣”。用佞邪之言谄媚主上，陷君主于不义之地，结纳朋党，以堵塞主上聪听之路，使主上不明真相，黑白颠倒，是非无闻，使君主的恶名布于境内，传播至四邻，这样的臣僚，可称为“亡国之臣”。以上六类大臣，统称为“六邪”。

【原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自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拙，道同逶迤，盖谓是也。”

【译文】　子贡向孔子问道：“陈灵公君臣居然在朝中淫乱，泄冶毅然进谏反而被杀。泄冶的事迹同比干（殷纣王大臣，因力谏纣王被杀）相同，他的行为可称得上仁吗？”孔子回答说：“比干同纣王的关系，从血亲方面说，他是纣王的叔父；从官职上说，他是少师，款款忠心，唯在保存社稷宗庙而已，所以，他以必死的决心向纣王进谏，希望能以自己的死来唤起纣王的悔悟，这样的情愫就出于仁。泄冶身为下大夫这样的小官，同君王并无骨肉之亲，却冀希于得到陈灵公的宠爱，因而不肯离去，以区区之身，欲图匡正整个国家淫昏的风气，虽然是为君而捐躯，但结果并无益于国，像泄冶这样的人可算是怀恋官禄的人。《诗经》上说：‘民自多僻，无自立辟’，说的不正是泄冶谏陈灵公这样的事情吗？”

有人问：叔孙通对秦二世颇阿谀谄媚的言行，这样做对吗？司马迁说：“根据不同的君主而采取不同的立身处世的原则，这是前代哲人所赞同的。叔孙先生顺应世事，揣度时务，制定礼法及处世进退的变化，都能据时势的要求而变化，最终成为汉家一代儒宗。古代的所谓君子，正直而不坚挺固执，貌似弯曲而并不诚心屈服，大直若屈，其方法灵活多变，如同婉蜒曲折的小道，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非乎？”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岨峿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

【译文】　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像窦武、陈蕃这样的人，同宦官在朝中争衡，最终被宦官所杀害，难道也不值得称颂吗？”范晔回答说：“东汉桓帝、灵帝之世，像陈蕃一般人，都能树立风声，与昏政乱俗相抗衡，在艰难险阻中前进，与宦官作斗争，而最终遭致败亡，其原因，并不是他们被时雾尘埃遮住了眼睛，不能够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而是因为他们可怜世人，以脱离世俗为清高，致使人伦冷漠，互不关心。陈蕃等人把消极遁世作为不义之举，所以，虽屡遭贬斥而不肯离去；以恢复仁心为己任，虽道路漫长而斗志更加激昂。待峰回路转，重新出任后，陈蕃便出谋献策，协助窦武，欲图铲除阉患，可谓万代难逢的时机，虽然没有获得成功，然而他们的信义之举也足以激励世人，给他

们以心灵的慰籍。”

【原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译文】　有人说：“臧洪死于张超之难，称得上义举吗？”范晔回答说：“张超被曹操围困于雍丘时，臧洪急于救朋友出危难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看他顿足呼号，束甲请战的举动，着实令人赞叹。豪杰霸主的行为取舍原则，恐怕与守义之心不同吧？他们之间或缔谋连衡，或以诡诈算计相加，都根据形势于己的利害而变化罢了。况且，当时张超的偏城已危在旦夕，曹操与袁绍正值敦睦友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臧洪仍幻想借助自己的往日旧友袁绍的力量，以解张超于倒悬之危，忿悁之师，为兵家所忌。臧洪虽然胸怀申包胥哭秦庭之节义，却不能收到保存楚国的实际效果。”

【原文】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匿匿，为是乎？”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非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裴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夫天素，宏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俛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黥之度矣，终弃早恶，长者哉。

【译文】　季布是一位著名的壮士，竟然能做到摧刚为柔，剃发为奴，四处逃匿，这样的行为也值得称赞吗？”司马迁说：“以项羽惊天动地的气概，而季布居然还能以自己特有的英雄气概名显于楚军，并屡次率军斩将夺旗，不愧壮士。然而到后来项羽战败，季布也为汉王所通缉，为避免刑戮，削发为奴，以免一死，又是何等的卑下！他一定是自认胸怀非凡的才能，所以虽倍受侮辱，但却并不以此为羞，其目的在于伺机施展自己尚未发挥的才能，所以最终成为汉代的名将。贤者的确把死节看得很重，但这样的死，并不同于婢妾贱人因一时感愤而自杀的死法，这样的自杀，并不是勇敢的表现，而是黔驴技穷，无路可走的表现。”

人问："宗悫身份微贱之时，曾被庾业所轻视，到后来他贵为一州太守时，反而请庾业出任自己的长史，这样的做法该如何评价？"裴子野说："贫贱时没有戚容，没有忧闷，恬然自得，安之若素，如此博大的胸怀，有曾参、原宪一般的德性；降志辱身，俯眉折腰，忍心屈居于平庸之辈的手下，贵则能驰骋于群雄之上，如此能屈能伸，是韩信、黥布一类大丈夫的情怀和志向。居卑贱之位时行事相同，但情感则有所不同。像宗悫受之粗茶淡饭而面无愠色，颇有韩信、黥布那样的度量，而且不念旧恶，的确有长者之风啊！"

【原文】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译文】　世人都说郦寄（与吕禄友善，周勃为除掉诸吕，便劫持郦寄之父郦商，逼迫郦寄骗吕禄出游，周勃趁机入据北军，除掉了诸吕）欺骗吕禄是卖友的行为，应该如何评价？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见利而忘义的行为。而郦寄之父身为功臣被周勃劫持，虽然摧灭了诸吕，但安定了汉家社稷，从保存国君和亲人这两方面来说，郦寄之举都是值得称赞的。

人问："靳允不救至亲而死守城池，算得上忠吗？"徐众说："靳允与曹操的关系不是君臣关系；而母亲，则是自己的至亲，从义的要求来说，应弃城而救母。从前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拘执，王母认为刘邦定能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巩固王陵事奉汉王的决心。这说明，只有内心无所牵挂，才能全身心投入所从事的事业，为人主效死尽节。卫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不归。管仲认为，开方既然对自己的至亲都不怀心上，怎么会诚心爱他的国君呢？这样的人不宜做宰相。因此说，若要寻求忠臣，就必须到孝子中去寻求。靳允应该先营救自己的母亲。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得，刘备当即放徐庶赴曹营探母。如果要想得天下，就必须恕量母子亲情，由此看来，曹操也应该遣靳允先救他的母亲。

【原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于君德孰优？"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

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非，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译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人道：“从前子产治理郑国时，没有人能够欺负他；子贱（孔子的弟子）治理单父时，人们不忍心欺负他；西门豹治理邺时，人们不敢欺负他。这三个人的才能，以做君王的品德来衡量，哪一个最优？”王朗等回答说：“君王如果推行德政，那么，他的臣下因感受其主的仁义之举，因而不忍心欺骗他；君王能够明察秋毫，那么，他的臣子害怕被察觉，因而不敢欺骗他；君王严刑峻法，那么，他的臣下害怕获罪，因而不敢欺骗他。推行德政，用仁义之举相感化，这同对百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百姓有廉耻之心，从而达到能够自我约束，二者的实质和效果都是一样的。君王明察秋毫，使臣下谨慎小心，如履薄冰，这种方法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百姓虽然免于罪过，但并无廉耻之心，二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任德与任刑二者的悬殊之大，好比称锤同所称物体的区别，绝不是钧铢、斤两之间的差别。”

【原文】　或曰：“季文子、公孙宏，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宏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宏二人都能甘心居下，生活俭朴，然而却毁誉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范晔说：“想通过仁爱之举而获取利益的人，往往借仁爱的名义去获取个人利益；而真正体会到义的精髓的人，不必时时处处去考虑何谓义举，但却时时处处合乎义的要求。季文子的妾不穿帛做的衣服，鲁国人传为美谈；而公孙宏身穿布衣，汲黯却讽讥他故作朴素，是伪诈之举。同样的事实却毁誉不同，是什么道理呢？莫非是以朴素为体与以朴素为利的区别吧？所以古书上说：‘真正具有仁爱之心的人，以推行仁爱之举为安；狡猾的人却是通过仁爱之举谋取私利；畏惧获罪的人，则是勉强行施仁爱之举。’比较仁爱之举，其事功效果没有什么差区；但若考察以上仁爱之举的实质，却是彼此不同的。以仁爱之举为安的人，是本性善良而自觉行仁；欲通过推行仁爱之举获利的人，是努力行仁；勉强行施仁爱之举的人，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三种仁举相比较，以仁为安的人，最可称道。”

【原文】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何晏曰：

“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起，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已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译文】　有人问：“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称得上是奇将吗？”何晏说：“秦将白起迫使赵军投降后，却背信弃义，坑杀赵军四十万，这难道仅仅是残酷狂暴之举吗？以后恐怕很难再得志了。假若使人们预知即便投降，也不免于一死，那么，即使是赤手空拳，其势也令人畏惧，更何况四十万披坚执锐的将士呢？天下人看到投降秦军的将领，头颅堆积如山；归附秦军的士兵，骸骨成丘，那么日后若再同秦军交战，必抱死战到底的决心，哪会有人肯降服？哪会有城池能轻易攻下？白起的这种做法，虽然能够消灭了赵军四十万生命，但也同时更加强了天下守疆抗秦的战斗力；想要邀取一时的战功，却更加坚定了诸侯固守抗战的决心。所以说，虽然表面上侵占了别人的土地，实际上却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本来有利的军事态势；虽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却反而败坏了并吞六国的大计。为什么这样说呢？假设使赵军重新聚合，战马获得新生，日后与秦国的战争再起，就绝非往日之战可比了；况且，秦军今日之举，已经使山东六国抗秦决心更加坚定，战斗力也更强了呢？长平之战后，秦军之所以不敢重新加兵于邯郸，并不是仅仅因为秦国以平原君的救国活动为忧，而是害怕诸侯援兵到来罢了。只是白起讳莫如深，不敢明言而已。而且在长平之战中，秦人凡十五以上，均荷枪赴赵国参战了。以秦这样的强国，十五以上的人已死伤过半，这可称为击破赵军的战功为小，而秦国大伤元气的败举为大。白起之举，又有什么可称奇的呢？”

【原文】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机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变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

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宏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主，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多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译文】　有人问：“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他奉命集赵、楚、韩、魏、燕五国军队讨伐齐国，连下七十余城，仅剩莒和即墨二城未下。后燕惠王中齐国反间计，将乐毅免职，乐毅被迫出奔。）不屠戮莒和即墨二城，遂使霸图宏业功败垂成，这岂不是重大的失策吗？”夏侯玄说：“看了乐毅致燕惠王的书信，觉着乐毅大体上可称为明晓事物发展的机理、遵守道义、始终不越礼规的人吧？想充分发挥道德的能量，胸怀天下百姓的人，其作为难道应仅仅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或者仅仅局限于攻伐兼并吗？以攻伐兼并为目的，是乐毅不屑去做的；以废弃道义的代价来换取燕国的强大，也不是乐毅所追求的；不屑于蝇营狗苟的小利，不着意追求局部的成功，这本身就是真正的兼并天下之举。进攻齐国这件事，不过是乐毅运用他的机谋以震动四海而已。围困齐城而不加害于城中百姓，使自己的仁爱之心遐迩闻名；弘扬美德而使列国倾慕，则可与商汤周武的事迹相媲美。乐毅以其恢宏的气度，放纵莒和即墨二城，围而不攻；取明信于齐人，以待其自行瓦解；将使即墨和莒二城的百姓对齐王产生怨恨情绪；示人以宏广之路，以待田单等齐将回心转意；大兴对齐国降将宽容和善之风，以申张齐国士人自尊自重的情怀；以此来感诏东海之滨，属连华夏之裔，使燕王的恩泽如和熙的春风，人们响应燕王如同渴盼春风沐浴的小草，人们思念拥戴燕王如仰风声，如此，二城必定自动放下武器，归从燕国，王业也将随之兴隆。这样，虽然在即墨和莒两座城池耗费了时间，但在整体上却加快了感召天下的速度。不幸的是燕王中齐反间之计，变易将帅，形势急转直下，功败垂成，这是突然的事变所致。如果对二城加兵逞威，以残酷的杀戮来昭示四海百姓，二城虽然可能攻拔，那么，霸王之业也便随之付诸东流了。乐毅难道不明白自己有能力迅速攻拔二城吗？只是顾虑攻下城池的同时也损害了王霸事业。乐毅难道还不懂得不速战速决、延误时间易生变故的道理吗？只是顾虑加快攻战速度，也同样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由此看来，乐毅不屠戮二城，其深远的战略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原文】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

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荀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之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昔周邵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乎？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译文】　有人问：“商鞅毅然入秦拜谒秦孝公，胸怀富国强兵的谋略，最终使秦国吞并了合纵抗秦的山东六国，成就了帝王之业，可称得上辅佐称霸的人才吗？”刘向说：“商鞅这个人，对内狠抓农耕战备之事，对外重视战功的奖赏，他不阿尊贵受宠之人，不歧视被疏远的人，《书经》所说‘无偏无党，’《诗经》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所讲的激励将士，周人先祖后稷的劝勉农业，都未必能赶得上商鞅的所做所为。这是秦国之所以能兼并诸侯的根本原因。”所以荀子说：“四世强盛，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命数和规律决定的。”春秋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等，齐桓公不违背在柯会盟时的诺言（桓公五年，齐伐鲁，鲁败。鲁以向齐进献遂邑请和，齐桓公同鲁君在柯会盟，将要签订盟约时，曹沫持匕首逼齐桓公尽还被侵的鲁国土地，桓公允诺），晋文公不负原子期（最初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时，曾得到楚国的盛情款待，楚王曾问晋文公将来做了晋国的国王，将用什么来报答楚国。晋文公说，将来若与楚国对阵疆场，他将退避三舍，后来果真履行了诺言），这些是管仲和咎犯进献的谋略。而商鞅却背弃了公子卬的旧恩，背弃了与魏国结好的盟约（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好朋友，后来商鞅率秦军伐魏，公子卬率魏军迎击。商鞅诈称要与魏结盟罢兵，公子卬轻信赴宴会盟，遭秦伏兵袭击，魏军因而大败，被迫割河西之地与秦求和），采用欺诈手段袭破魏国三军之众。所以，山东六国诸侯都慑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内心并不与秦国亲近。假若秦孝公遇上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能够号令山东诸侯，集结六国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恐怕要归于灭亡了。只是当时天下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国君，所以秦国才得以兼并山东六国。商鞅原来自以为通晓王霸之德，考察他的所做所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前，周公、邵公推行善政，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人们仍然

怀念他。《诗经》中“蔽芾甘棠”的诗句，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们曾在树下纳凉，当然不忍心砍伐它，更何况曾是朋友，怎么忍心去伤害他的身体呢？管仲曾经剥夺了伯氏骈三百户封邑，而伯氏骈并无怨言。而商鞅对内实行严刑苛法，对外加紧吞并攻战，最后竟落得车裂身亡的可悲下场，所以他距霸王的良佐这样的称号还远着呢。然而，秦孝公杀商鞅也是一个错误。对商鞅这样的人，还可以有引导性、选择性地加以任用，使他推行宽容平和的法规，再注意施行恩德，发扬信义。这样，大概就可称为霸王的良佐了吧？

【原文】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骏桀，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译文】　三国时，诸葛亮因马谡兵败街亭，将他斩首。后来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国杀得臣（因与晋国打仗，兵败被楚所杀），晋文公听说后非常高兴，据此可见，楚杀得臣是一个错误。如今天下未定，而你却杀了马谡这样富于智谋的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含泪回答说：“孙武用兵，之所以战无不胜，在于军法严明。因此，从前杨干乱法，魏绛毫不留情地杀了他。如今四海分裂，战争的烽烟才刚刚燃起，便废弛军法，还怎么能去讨伐逆贼呢？”习凿齿说：“诸葛亮最终不能兼并曹魏这样的大国，这个结局不正与诸葛亮的行事相适应吗？春秋时期，晋侯看到林父以后必然有助于晋国，所以不因一时的兵败而杀他，后来果然立了大功；楚王不明白得臣对自己的作用，所以杀了他，结果又一次遭致了失败。而蜀汉偏居西南一隅，人才本来就比曹魏少，居然不惜杀掉了俊杰之士，任用那些庸碌之辈，把严明军法置于任用人才的原则之上，没有认真总结北伐多次失败的教训，想成就统一大业，这不是相当困难的事吗？”

【原文】　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绾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诈，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蕃

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译文】　有人认为周勃的功劳大于霍光，这样的看法正确吗？答道：周勃本是汉高祖的大臣，万众仰慕，又身居太尉这样重要的官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这些重臣的支持，又有朱虚侯诸王的援助，郦寄游说诸吕，施以诈术，顺应众心，因而易于成事。而霍光的情形就不同了，他是在仓促之际，受武帝托孤之任，辅佐年幼的汉昭帝，使天下安然无事。燕王刘绾之乱暴发后，他诛除叛乱逆贼，安定了王室。后来，又废除昌邑王，迎立汉宣帝，他执掌汉家王朝的重权，促使汉朝国运中兴，其功名可与伊尹、周公的事迹相媲美，堪称汉家的贤相。考察比较周勃和霍光的事迹，其优劣可自然而明。

后汉陈蕃上疏皇帝，举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皇上问陈蕃："他们三人谁先谁后？"陈蕃回答说："袁闳生于大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谓耳濡目染；韦著在三辅地区长大，颇受礼义的熏陶，正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徐稚，生长于江南礼义风俗卑薄的偏远地区，而能够出人头地，应当以徐稚为先。"

【原文】　或曰："谢安为相，可与何人为比？"虞南曰："昔顾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质重，莫以为偶。夫以东晋衰微，疆场日骇。况永固六夷英主，亲率百万；苻融俊才名柑，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锷，先筑宾馆，以待晋君。强弱而论，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静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于胸中矣。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曰："善。"

【译文】　有人问："谢安这样的丞相，可与什么人相比？"虞世南说："从前顾雍（三国时吴国丞相）封侯时，连自己家里的人也不知晓，前代人称赞他性格稳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谢安做宰相的时代，正是东晋国势衰微，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之时。前秦王苻坚，作为六夷英主，亲率百万大军南下；苻融则为俊才名相，率部为先驱，披坚执锐，厉如虎狼之爪牙，锐似长蛇之锋锷，预先筑好宾馆，以备将做俘虏的东晋国君使用。就东晋和前秦的强弱形势而论，用鸿毛和泰山来作比也不为过。而谢安，大敌当前时镇定自若，拒绝了镇守荆州的桓冲入援京师的请求，接到谢玄从前线送来的大破秦军的捷报后，仍然不动声色，据此可见，胜败之数他似乎早已了然于胸了。像谢安这样的人，难道以

区区万户侯的封赏，能够使他乱了方寸、欣喜若狂吗？若果论谢安的度量，近代以来，还未发现能够与他相匹敌的人。”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曾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称为良将，但如果比较他们三人，谁优谁劣？”贺若弼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韩擒虎是一员斗将，而不是一员善于带兵的领将；史万岁是一位善于出偏师破敌的骑将，还算不上一位善于网罗英雄、知人善任的大将。”太子说：“你讲的很有道理。”

【原文】　故自六正至于问将，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语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以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兑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而襄王得国。因斯而谈，夫有国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综人物，论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余议，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闻。

【译文】　以上所谈的从“六正”到“问将”，都是做臣子的得失的典型事例。古语说：禹能做夏朝的王，而桀却使夏朝灭亡；汤能做殷商的王，而纣却使殷商灭亡；阖庐能使吴国强盛而无敌于天下，而夫差却使吴国灭亡做了越国的俘虏；秦穆公能使偏远的秦使偏远的秦国名震诸侯，做了诸侯的霸主，而秦二世却使秦朝灭亡、被劫杀于望夷宫。他们同为君王，而功迹却悬殊不等，原因是他们所重用的臣子大相异趋。因此，周成王尚处襁褓之中而诸侯来朝拜，这是周公当政的缘故；赵武灵王五十岁时饿死于沙丘，是因为他错用了李兑。所以，魏国因为有公子无忌（即信陵君），就能重新收复已失去的土地；赵国任用蔺相如为相，秦国便不敢加兵于赵；楚国有申包胥，昭王才得以复位；齐国有田单，齐襄王才得以复国。由此看来，身为一国之君，如果不能陶冶世俗，甄别网罗人才，深深懂得臣子邪正的利弊得失，掌握称霸称王的要领，做不到这些，仍然能够立功成名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例。

德表第十

【原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涂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

拥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人物志》曰："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桀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休动磊硌，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沈静□密，精在元微，失在迟懦；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译文】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们先天的嗜好和欲望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后天彼此的教习熏染不同，造成了人们彼此的重大差别。如果对自己严格要求，行为就不至于放肆不轨；如果被物欲牵着鼻子走，就会丧失远大的志向，流于放荡。因此，圣人用理性来教导人，裁抑放荡不羁的行为，慎重人的交往，节制人的偏差。所以《传》说："明辨好恶，调理情性，做国王的道理和方法尽在其中了。"修身养性的道理和方法，必须认真分析自己的长处，加强自己的不足之处。一般来讲，聪明智慧的人，要注意防止钻牛角尖；孤陋寡闻的人，要力戒固步自封、耳目闭塞；勇猛刚强的人，要力戒狂暴；仁爱温良的人，要力戒优柔寡断；性情沉静、安于既有舒适生活的人，要力戒被时代所淘汰；心胸宽广，不拘小节的人，要力戒粗心大意。

《人物志》说："性格严厉、正直刚毅的人，其长处是刚直不阿匡邪扶正，不足是言辞激烈，不留情面；柔顺安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不足是优柔寡断，没有主见；雄悍倔强的人，长处是侠肝义胆、勇于赴难，缺点是易生猜忌之心；精细审慎的人，优点是谦恭谨慎，不足是多虑多疑；刚强坚劲的人，可做栋梁之材，缺点是容易固执；能言善辩的人，优点是善于解释疑难，缺点是容易流于诡辩，失去根本；圆通周到的人，优点是交往广泛，左右逢源，缺点是交往流于滥杂；清正廉洁的人，优点是能安于俭朴，固守节操，缺点是拘泥固执、不善变通；光明磊落、志向超远的人，能够攀登上进，缺点是容易脱离实际，流于空想；性情沉静、行为审密的人，优点是思虑精微，缺点是往往行动迟缓，顾虑重重；质朴无华、坦诚无隐的人，优点是忠诚老实，不足是不够细致机密；富于智慧、胸怀韬略的人，优点是足智多谋，缺点是心眼大活、主意不定。以上讲的都是具有突出才能、而又有严重不足、失之偏颇的人。"

【原文】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辏，中为之毂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

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也。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夫天道机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传》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傲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译文】 《文子》说："做人的大体目标是：心追求小，志向追求大，智慧追求圆满，品行追求方正磊落，能力追求强和多，事功追求少。"所谓"心小"，即防患于未然，力戒祸端，谨小慎微，不敢纵欲行事。所谓"志大"，就是有兼并万国，统一风俗，万方辐辏，以我为中心。所谓"智圆"，丰富的智慧，如圆环一般无始无终，如深泉丰富的泉水，流播远方而不枯竭。所谓"行方"，就是刚直不阿，不屈不挠，清正廉洁，虽处穷困之境而不失节操，虽居通达之位而不为所欲为。所谓"能多"，就是文武兼备，行为举止都不逾礼仪。所谓"事少"，就是指为政处事深得要领，以简约的方法统揽和处置繁博的事物，以自己沉静和稳重来等待敌人的浮躁。自然界的规律是：事物的发展一旦走向极端，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盈满之后便会亏损。所以，精明强干、富于智慧的人，要用愚鲁的方式来固守；博闻强记、善于雄辩的人，要用收敛简约的方法来固守；强健刚勇的人，要以畏惧的方式来固守；富贵广大，要通过主动减削的方法来固守；恩德博施天下的人，要通过谦让的方式来固守。以上五点，是先王用以守天下的法宝。《传》说："不要首先发难为乱，不要以富有而自恃，不要以受宠而有恃无恐，不要脱离大众、别出心裁，不要傲慢无礼，不要因自己的能力而骄傲，不要经常发怒，不谋求不符合道德的事，不做不符合义的事。"这九条，是古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准则。

【原文】 《玉钤经》曰："夫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惛，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赏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此自理之大体也。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

【译文】 《玉钤经》说："喜好向人卖弄聪明的人，是浅薄的；不能自己发现自己缺点的人就会自我蒙弊；居身迷途而不能返回的，就会随波逐流；因别人言辞不当，便结怨恨之心的人，容易遭致祸端；违背众心的法令就不能通行；先后相悖的法令也会流于空文，爱好发怒而又没有威望的人，容易遭到人的侵犯；好在大庭广众面前侮辱人的人，就容易遭殃；肆意戮辱部属的人，便会处在危险之中；轻慢本应受到尊敬的人，凶多吉少；对人貌合心离的人，必将处于孤立的境地；亲近奸佞小人而疏远忠臣的人，必然要灭亡；轻信谗言而舍弃贤人的人，是糊涂昏庸的人；用封官许愿来笼罗私人感情的人，就会失去事业的基础；女人干预公务，容易造成混乱；部属如果接受了外人的恩赐，斗志就会沉沦；欺凌弱小而取得了胜利，是侵略的举动；名不符实的，就会自我损耗；对自己宽厚而对别人苛薄的人，终将被人所抛弃；吝啬刻薄而又希望得到丰厚收益的人，必然事与愿违；时常忘记给自己的部下奖赏，部下就很难长久为自己所用；如果用人不当，将面临危险；替别人选择举荐官员，是不明智的行为；使不具备仁爱之心的人为重大问题做决策，是十分危险的；机密外泄，必然导致失败；厚敛薄施的人，必然自我凋毙。"以上是自我调理的大体原则。所以傅子说："树立道德的根本，莫过于正心。"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身边的人才能正，身边左右的人正而后朝廷才能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所以，如果天下不正，则首先要修正国家；国家不正，首先要修正朝廷；朝廷不正，首先要修正身边左右的人；左右不正，要修正自身；自身不正，就要修炼自己的心，达到心正。所以越是能从自身、从近处修炼做起，其力量的感召范围就越是广远。夏禹和商汤能反躬自责，所以夏商才得以蓬勃发展，这是正心的缘故。

理乱第十一

【原文】 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人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拥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译文】　明察六种不同类型的国主，就能看出做国君的君德如何，审察九种风气，就可以推定一国的国情；分析一国的“四乱”、“四危”，一国的治乱状况便可一目了然。

什么是“六主”？荀悦说：“以身作则，情性仁厚，心明眼亮，君臣同心同德，做事是为了大众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这样的君主是能够称王于天下的君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虚心好学，身体力行，做事以符合道义为准则，不感情用事，这样的君主是能够使天下大治的君主；勤于政事，恪守祖业，不敢荒疏朝政，做事先公后私，这样的君主是能够守江山的君主；做事违背众人的意愿，争强好胜，公私不分，做事日常得失相半，不符合道德和法度，这样的君主，是致国家于衰亡的君主；做事私情多于道义，私利多于公益，不守制度，政教失常，这样的君主，是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的君主；亲近重用谗邪小人，放逐忠君贤良之臣，纵情逞欲，不顾礼仪法度，出宫游乐，不拘王家礼仪禁忌，以个人的好恶和私情赏赐臣下，置法理于不顾，因个人一时的忿怒滥施刑罚，文过饰非，不知悔改，不听逆耳忠言，杀戮犯颜直谏之臣，这样的君主，就称为亡国之主。”

【原文】　何谓九风？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

【译文】　什么是九风？君臣亲睦，彼此相待以礼，朝臣百官和睦融洽而又不随声附和、丧失原则，相互谦让而不你争我夺，做事辛劳而无怨言，忠于职守，这是“礼国之风”；国家礼俗不统一，群臣不能恪尽职守，小人得志，谗贤嫉能，老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君臣相互争高明，群臣争功，大夫争名，老百姓争利，这是“乖国之风”；做国君的欲壑难填，做臣下的是非不断，国无定法，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以奢侈无度为博大，以傲慢无礼为崇高，以滥交为通达，以遵礼为拘束，以守法为固执，这是“荒国之风”；君臣上下相互疏远，朝廷内外相互猜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这是“危国之风”；做国君的不询访下情，做臣下的也不向上谏言，后宫干预朝政，为政以谋取私利为原则，这称为“亡国之风”。

【原文】　何谓四乱？管子曰：“内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何谓四危？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曰号令，然势是乱。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作，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　什么是“四乱”？管子说：“家内有猜疑妻子的妾，称之为家乱；庶子猜疑嫡子，称之为宗乱；朝廷内有猜疑宰相的大臣，称之为国乱，所任官员庸碌无能，称之为众乱。”

什么是“四危”？管子又说：“卿相大臣得不到大众百姓的拥戴，国家就危险了；大臣间不相互团结和睦，国家就危险了；统兵的主帅不足以令敌人畏惧，国家就危险了；人民不安心生产，国家就危险了。”以上所讲的，是治与乱的情形。

作为统治者，如果能做到法纪严明，赏罚必信，不必大喊大叫，其势必然自治；如果法纪不严明，赏罚不行，即便天天发号施令，也必然走向混乱。因此，已成有条自理的态势，即便是听之任之，也不会发生混乱；已成混乱的态势，虽然勤勉劳作，也不能达到大治。尧舜拱己无为却能无所不为，这是态势所趋的缘故；秦二世和王莽虽然奔驰不暇，仍不能归于理治，也是态势已乱的缘故。所以说，善于领导的人，往往致力于造就于己有利的态势，而不对人求全责备。因此，圣明的君主，只需审明法度，将法度公布于众，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论者说道：能够匡扶世事、辅佐君王行政的大臣，必须首先明辨盛衰之道，精通成败之数，精审治乱的形势，练达用舍之宜，然后方能做到面临复杂的局面而不迷惑，遇到疑难的问题而能决断。要真正成为君王的得力辅佐，不做到这些，是不够资格的。

卷三（权变）

反经第十二

【原文】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敬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

【译文】　我听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法规不当造成的，而是因为执行法律的人不得当。所以，知法这件事，根据先王的历史经验，如果用非其人，法律就难以真正落实和推行。所以《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宗，便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所谓仁，要求泛爱博施，同时，也容易发生偏私。所谓义，要求守节立行，同时，也容易流于哗众取宠。所谓礼，要求行为恭敬谨慎，同时也容易流于惰慢。所谓乐，能够调和情志，同时也容易使人生淫逸放荡之心。所谓名，可以用来正尊卑之序，也容易使人生矜持篡逆之心。所谓法，可以使众人整齐如一，也可以导致整体分崩离析。所谓刑，其威力可以震服那些不服法令的人，但也容易导致凌辱、暴虐百姓的行为发生。所谓赏，既可以激励人们尽忠献能，也容易导致人们之间的纷争。

【原文】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于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拑举，奸人在位，贤者稳处。"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心智惠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诈；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

【译文】　《文子》说："圣人写书的目的，在于总结处理万事万物的经验，使愚鲁的人掌握做事的方法，使聪明智慧的人牢记历史的经验。但当世道衰败之时，这些圣人之作也容易为奸诈之人所利用所曲解，成为替有罪的人开脱罪

责、杀戮无辜的工具。辟建苑囿，本来是为了向人提供狩猎的场所，以供人们祭祀宗庙、检阅训练士卒、以防不测，但当世道衰败之时，便成为王者公族驰骋弋猎、遗误农时的祸害。尊崇任用贤才，本来是为了推广教化，使狱讼公正，让贤人居于应有的地位，让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以便使君王的恩泽博施于下层百姓，使广大百姓感怀君王的恩德，但当世道衰微之时，推荐贤才之举，却成了拉帮结派、徇私废公、奸人在位、贤人下野的借口和工具。”

《韩诗外传》说：“士人往往会发生五种与本意相反的情况：身居尊贵之位，却不能泛爱百姓、推行义理，反而残暴傲慢；家境富厚却不能因此赈济穷困、救援不足，反而侈靡无度；天资勇敢强悍，却不能因以保卫君王、驰骋沙场，反而侵凌弱小，勇于私斗；富于智慧，却不能致力于治国用兵的良策，反而用来耍阴谋诡诈之术；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却不能在朝中认真做官，为人表帅，反而以此蛊惑女色，纵情纵欲。”

【原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察则人拢，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译文】　太公说：“刑罚严明则人心畏慑，人心畏慑则容易发生难以逆料的变故。在上的人如果目光锐利，明察秋毫，在下的就容易纷扰不安，纷扰不安则导致人员流徙，人员流徙、不安其处，则易生变乱。”

晏子说：“做臣子的专擅国君的大权，叫做不忠；做儿子的专擅其父亲的权力，叫做不孝；做妻子的专擅其丈夫的权力，叫做嫉妒。”韩子说：“儒生因文辞繁华而扰乱了法纪，侠士因果敢勇武而冒犯禁令。”子路拯救了溺水的人，因而领受了溺者家人一头牛的答谢，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便说：“鲁国从此一定会形成乐于救人于患难之中的风气。”子贡用自己的钱赎回了被卖到别国的鲁国人后，谢绝了本应从官府得到的奖赏，孔子知道这件事以后说：“鲁国从此便不会再有人肯自己掏钱赎人了。”子路接受了人的报赏，从而起到了劝勉人们推行德行的作用；子贡谦让，谢绝受赏，反而阻止了人们的善行。由此看来，廉洁的美德并不是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广泛推行的。

慎子说："忠君行为并不足于拯救乱世，反而起到了助恶伐善的作用。"用什么来证明这一论点呢？父亲有了不敢违抗父命的好儿子，所以瞽叟便把舜放逐了，夏桀正是因为有一批忠臣，所以他的罪过满天下。因此，孝子并不生在慈父之家，而忠臣也不生在圣君之下。所以圣明的君主任用臣子，其忠君行为不得超过他所在的职分，而他的职分又不得超过他的官位所限定的范围。

【原文】　鬼谷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代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领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常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译文】　鬼谷子说："为了防备翻箱、探囊、开柜一类的盗贼，于是就把箱子捆绑好、再上锁固定好，这些预防措施，在世俗人的眼里，是很聪明的办法。但是，如果大盗来到后，他们背着箱子、抬着柜子、担囊而去，还唯恐这些箱子、柜子捆绑得不牢固、锁得不结实呢。既然如此，以上所说的所谓的聪明之举，不正是在为大盗偷东西做积累的准备吗？世俗所称的圣主贤臣，不都成了窃国大盗的守护者了吗？"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在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声相闻，可供人们捕鱼打猎、耕田播种的水面田地，方圆达二千余里。四境之内，遍立宗庙社稷，建州闾乡里，以及修城建屋，没有一宗不效法圣人的做法。然而，田成子于一朝之内便杀掉了齐国的国君而盗了他的国家。田成子所盗窃的仅仅是齐国这一个国家吗？而且把圣明智慧的治国方法也一并盗窃去了。因此，田成子虽然有盗贼之名，但他的君王的交椅却坐得如同尧舜一样的安稳，小国不敢妄加非议，大国不敢兴兵讨伐，田氏国君宝座传了十二代。这难道不是盗窃齐国，连同圣明智慧的治国方法也一并盗去，用来保护其盗贼自身吗？

【原文】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之；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由是言之，夫仁、义、

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盗跖的门徒问盗跖："偷盗难道也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和原则吗？"盗跖回答说："什么事能够没有标准和原则呢？能够预测室中所藏的东西，就叫做'圣'；偷盗时敢于一马当先，叫做'勇'；撤退时后出殿后，叫做'义'；能决断可不可偷，叫做'智'；分配偷来的东西时能均分，叫做'仁'，不具备这五种品质而能够成为天下大盗的，这样的事情我还从未有听说过。"

由此看来，善良的人不掌握圣人之道，就难立身处世，盗跖不掌握圣人之道，也就难以行盗。正因为天下善良的人少，而不善良的人多，那么，所谓的圣人，他们为天下带来的利益就少，而给天下带来的祸害也就多了。据此可以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文武明察之类，可以在各种人身上表现出来，而历代常存。并不是在尧汤这样的圣明时代就出现，而在桀纣时代便逃之夭夭了。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使用得当则天下大治，使用不当则天下大乱。所以可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等制度，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区别在于使用的方法不同、效果不同而已。

是非第十三

【原文】　夫损益殊涂，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语》曰："士见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译文】　"损"和"益"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质"和"文"也是两种不同的施政方法。有的人崇尚以权治国，有的人主张用道来教化世俗。因此，凡前人的教导或经验，今天都可以找出正好相反的根据，予以反驳。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诗经·大雅》说："用聪明智慧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身体。"《易经》上说："天地的大德叫做生。"而《论语》里却说："士人见到危险要舍命相救。"又说："君子有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仁的道理的，没有为求生而危害了仁的道理的。"

【原文】　《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丧

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译文】 《管子》说：“对今天的事情不明白、有疑问的，可以去考察古代；不知道将来会走向何处，看看过去是怎么发展的便知道了将来。”古语说：“与病死的人害同样病的人，是难以活命的；与亡国之君施行同样的政治的国家，也是注定要灭亡的。”

而《吕氏春秋》却说：“见有人因吃东西而噎死了，就要禁止天下的人吃东西，这种做法是荒谬的；看到有人因乘船不慎淹死了，就想禁止天下的人乘船，这种做法是荒谬的；看到有的国家因战争而亡了国，就想在全天下禁绝战争，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杜恕也说过同样道理的话：“奸臣贼子，自古至今，历代都有。百年内出一个人，便觉着像前脚接后脚那样的没有间断；方圆千里内出一个人，便觉着像肩并着肩一样稠密。如果以此为戒，选拔人才缩手缩脚，就犹如一人噎死了，就禁止众人吃东西。这样做，虽然噎死的人少了，但饿死的人却多了。”

【原文】 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至公论曰：“夫代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臼谈。所以救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以覆过为宏也；朋友忽义，以雷同为美也。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译文】 孔子说：“憎恶那些以攻击他人来标榜自己正直的人。”

而《管子》却说：“憎恶那些以掩护他人的恶迹为仁爱之举的人。”曹羲也论证过同样的道理，他说：“世人认为隐恶扬善，是君子应有的大义之举；保护与自己志同道合、关系友善的人，是友情敦厚的表现。这些言论，纯属街头巷尾的浅薄之谈。这些论谈，助长了爱憎相诽谤的趋势，非难了笃实正确的道理，混泯了公理与谬误的界限。世人不能明辨其中的道理，而被这些具有欺骗性的语言所迷惑，所以致使善恶不分，以掩盖过失为崇高；朋友交情，却置义节于不顾，反而以相互认同为美德。善恶不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朋友间一团和气，相互认同，必然导致失败。相互间的谈论应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不应相互苛求、相互非难；朋友相知，应当以平等的态度、真实的情感相交往，不应以相互认同、一团和气来巩固友情。因此，聪明达观的人只领会其中大义，而

不在文辞上多计较；务在认识人的真实心理，而不苛求于人的表面语言。”

【原文】　《越绝书》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

《传》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语》曰：“礼义之不□，何恤于人言。”《语》曰：“积毁销金，积谗磨骨，众羽溺舟，群轻折轴。”

【译文】　《越绝书》说：“喜欢向人炫耀卖弄的女人是不贞洁的女人，喜欢向人自我夸耀的士人是不值得信赖的人。”而《汉书》上却说：“做大事业不必拘于小节，注重大礼不必拘于谦让之辞。”

黄石公说：“一味贪图土地广大，就会造成土地荒芜，以推广德行为务就会日益强盛。拥有自己应该拥有的，国家就安定，贪图本属他人拥有的东西，就会有残灭侵暴行为发生。残灭的政治，虽能一时得逞，但终将遭到失败。”而司马错却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首先扩大土地；要想建立强大的军队，就必须首先使人民富有；要想称王于天下，就必须博施恩德。这三件事情做好了，称王大业也就能随之而实现。”

《左传》里说：“假若心灵纯洁无瑕，何须担心无家可归呢？”《古语》也说：“如果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义规范，又何须担心别人的风言风语呢？”可是《古语》还有另一种意义的话：“毁谤之言多了，可以把金属融化；谗言积累多了，可以把人的骨头磨损；羽毛多了，可以把船压沉；重量轻的东西积累多了，同样可以把车轴压折。”

【原文】　孔子曰：“君子不器，圣人智周万物。”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载形，圣职教化。”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曰：“晋重耳之有霸心也，生于曹卫，越勾践之有霸心也，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覆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

韩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疑于自知，故以道正己。”老子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像一件固定的器物只有一种用途，圣人的智慧可以通晓万事万物的道理。”而列子却说：“天地也没有无不包全的功能，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万物也不是全部有用。所以，天的职责是促成万物的生成和

覆灭，地的职责是载育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化万民。”

孔子说：“君子心胸坦荡，而小人总是面带忧伤之情。”而孔子还说过意思相反的话：“晋公子重耳的称霸之心，就产生于他在曹、卫二国受人歧视的时候；越王勾践的称霸之心，就产生于他在会稽受辱、卧薪尝胆的时候。所以，居人之下而无忧患之心的人，他的思虑就不可能长远；身处逆境却身心安逸的人，他的志向就不可能广大。”

韩子说：“古代的人感到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面貌，所以便借助镜子来观照自己的相貌；感到自己的智慧还不足以有自知之明，所以便时常用道来矫正自己。”而老子却说：“不听而晓叫做聪，能够自我观照叫做明，自己战胜自己、提高自己叫做强。”

【原文】　唐且曰：“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弋，则见者皆走；易之以元緆，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元緆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

项梁曰：“先起者制服于人，后起者受制于人。”《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史佚有言曰：“无始祸。”又曰：“始祸者死。”语曰：“不为祸始，不为福先。”

【译文】　唐且说：“专诸胸怀短刀、受人之托而行刺君王，天下都称赞他勇敢，西施身着短布衣，天下人还称赞他美丽。”而慎却说：“毛嫱和西施，被誉为天下最美的人，若让她们披上难看的皮毛，看见她们的人都会被吓跑；如果让她们身着漂亮的纱衣，行人就会驻足观赏。由此看来，漂亮的衣服可以衬托出她们的美色，美丽的人如果离开漂亮的衣服，她们的美丽就会大为逊色。”

项梁说：“先动手的，可以制服他人，后动手就会受制于人。”《军志》里也说：“先下手可以夺人之心。”而史佚却说：“不要首先发难”，“首先发难就会灭亡。”《论语》里也说：“不第一个发难，也不第一个去抢夺福利。”

【原文】　慎子曰：“夫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也匹夫，不能使其邻家，及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物，而势位足以屈贤矣。贾子曰：“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耳，而民必胜之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父也，已灭之后，民以骂之也。以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

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人，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

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译文】　慎子说：“贤人之所以屈居于庸人之下，是因为贤人还不具备足够强的势力；不贤的人服从于贤人，是因为贤人有尊贵的地位。当尧还是一位匹夫百姓时，连他的邻家也指使不动，等他南面称王后，却能做到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的品质并不能制服任何事物，而较高的权势和地位却足以使贤人屈服。而贾子却有相反的论述：“自古至今，与民为仇的暴君，尽管有的横行的时间长，有的横行的时间短，但最终都要被人民所战胜。所以，纣自称为‘天王’，桀自称为‘天父’，他们覆灭以后，无不遭到人民的唾骂。由此看来，占据较高的地位不一定就尊贵，戴上较高的名号也未必就光荣。”

汉景帝时，辕固和黄生在景帝面前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都不是受天命而称王，而是通过杀害自己的君王而篡夺了王位的。”辕固说：“不是这样。桀、纣荒淫乱国，天下百姓已归心于商汤和周武，商汤周武顺应民心而诛灭了桀、纣。桀、纣的臣民不愿再为桀、纣效劳，而归附了商汤周武，商汤周武不得已而自立，这不是受天命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了，但它毕竟是往头上戴的东西；鞋子虽然很新，它也只能穿在脚上；商汤周武，虽然圣明，但毕竟是臣下。君王发生了失误，做臣子的不向君王进言、帮助君王改正错误，以此来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反而因君王有过失，便兴兵诛杀他，取而代之，南面称王，这不是弒君篡位是什么？”

【原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恶。”文子曰：“罚无度则戮而无威，赏无度则费而无恩。”故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文子曰：“人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家昏乱。”秦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以远思虑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

墨子曰：“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曹子建曰：“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气之类，皆愿得其申志。是以明君贤臣，屈己申人。”

【译文】　严明刑罚，就会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人有畏惧心理就容易生变故。奖赏制度明确，人们就会感到不满足，人们有了不满足的心理，就会对在上的产生怨恨情绪。所以圣明的君王统治人民，往往使人不知道他的好恶倾向。”而

文子却说："滥施刑罚，超过了限度，即便杀戮很多，也不能树立法律的威慑力量；滥施奖赏超过了限度，破费虽多，也不能使人感恩。"所以诸葛亮说："要用法律威慑人，法令得以推行，人才会知恩；要限制滥封爵位，这样，一旦将爵位授予人，人就会感到荣耀。"

文子说："老百姓受君王的教化，不是听他的语言，而是看他的行为。所以，做国君的如果好勇，则国家多难；做国君的如果好色，则国家昏乱。"而秦王的观点则相反："我听说楚国的铁剑很锐利而倡优却很笨拙。铁剑锐利就说明士卒勇敢；倡优笨拙则说明国王的思虑远大。以思虑远大的国王指挥勇敢的军队，我担心楚国将会图谋秦国。"

墨子说："虽然有贤明的君王，但他并不爱无功的大臣；虽然有慈祥的父亲，但他并不爱将无益于家庭的儿子。"曹操的儿子曹子建却说："原谅有罪过的人，严格要求有功劳的人，这才是圣明之君所应采取的举措。怜悯和同情愚鲁的儿子，疼爱有才能的儿子，这才是慈父应有的恩德。"《三略》说："凡胸怀志气的人，都希望得到申展自己志气的机会。因此，明君贤臣，都能够委屈自己，而把申展志气的机会让与别人。"

【原文】 《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发，众人所乐。而墨子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语曰："以心度心，间不容鍼。"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依足知荣辱。"古语曰："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语曰："忠无不报。"《左传》曰："乱代则谗胜直。"

【译文】 《左传》说："人心彼此不同，就如人的面目千差万别一样。"曹子建说："人各有所好。像兰、茝、荪、蕙等花草的芬芳，为大众所喜好，而海边却有喜逐臭气的人。咸池、六英等名曲为众人所喜爱，而墨子却有非难音乐的论说。人心岂能相同一？"而古语却说："拿人心与人心相比较，其间的差别之小，还不及针尖那样大。"孔子也说："关于'恕'的意思，就是凡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管子说："粮仓充实了，人们才可能去讲究礼节；丰衣足食后，人们才可能有荣辱之感。"古语却说："尊贵和骄傲虽然没有预先约定，但一个人一旦尊贵后，骄傲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富有与奢侈虽然没有预约定，但人一旦富有了，奢侈的行为就会自然发生。"

古语说："忠诚的人没有不得到应有的报答的。"而《左传》上却说："世道

衰乱时，谗邪胜过忠直。”

【原文】　韩子曰：“凡人之大体，取舍同则相是，取舍异则相非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凤从虎。”《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语曰：“一栖不两雄，一泉无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韩子曰：“释法术而以心理，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以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则万不失矣。”《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杜恕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译文】　韩子说：“大体说来，人们之间凡观点一致、取舍相同，就会相互肯定、相互支持；凡观点相悖、取舍不同的，就会相互非难。”《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躁，云从龙，凤从虎。”而《易经》里还有意义相反的话：“二女同居，彼此的志向却不同。”古语也说：“一窝里容不下两只雄性，一泉里容不了两只蛟。”又说：“人之常情是同类间相互妒嫉。所以说，具有相同美色的人就相互妒忌，具有同样尊贵地位的人，就会相互谋害，具有同等利益的人，就会相互忌恨。”

韩子说：“如果抛开法术而靠心理的感化来治国，即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不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不用规矩测量，而光凭感觉经验来揣度，即便是奚仲这样的造车能手也难以制成一个车轮子。如果使具有中等水平的君主运用法术来治国，笨拙的工匠运用规矩来制造，都能做到万无一失。”而《淮南子》却说：“箭矢之所以能飞得遥远、贯穿坚厚的物体，靠的是弓弩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射中靶子、剖开微小的物体，靠的却是人心的作用。赏善罚暴，要凭借政令的力量；但政令的真正贯彻执行，则要靠执行人的精诚。所以说弓弩虽然具备强大的力量，但它不能独自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却不能独自推行。”杜恕也说：“世上只有乱人而无乱法。如果光靠法令就能治理天下，那么唐尧虞舜就无须稷契这样的良臣来辅佐，殷朝和周朝也不会因具有伊尹、吕望这样的宰辅之才而感到可贵了。”

【原文】　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以应敌。《左传》曰：“豫备不虞，古之善政。”《左传》曰：“士蔿谓晋侯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之；无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传》曰：“周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

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人。夫备预，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周固赢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人以佐灾，无乃不可乎？’”

《左传》曰：“古人有言，一旦纵敌，数代之患也。”晋楚遇于鄢，范文子不欲战，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译文】　事先没有计划，就不能应付突然的事变；军队不预先训练，就不能对付来犯的敌人。《左传》说：“预先做好对付突发事变的准备，是古代良好的为政传统。”《左传》里还有意义相反的话：“士蒍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丧事却面带戚容，真正令人忧伤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没有兵患却大修城防，则为国内的敌人提供了据守的场所’。”《春秋外传》记载：“周景王将要铸造大钱，单穆公说：‘不能这样做。古时候天灾降临时，于是政府便发放钱物来救济灾民。所谓预防不测，有备无患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事情尚未发生，就预先做好了准备；一种是灾情降临后再组织救助，这两种类型各有各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本应先行准备而不做准备的，这叫做怠惰；本应事情发生后再作救助的反而事先去做准备，这样就容易召来灾祸。周国本来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天灾又接连不断，如今又要人为地扩大灾情，这恐怕是很不应该做的事情吧？’”

《左传》里说：“古人曾说过，一日放走了敌人，便会遗患数代。”然而，却有相反的事例。晋国和楚国的军队在鄢遭遇，范文子不想同楚军交战，便说：“我们的先君时代，战争频繁是有原因的，当时，秦、狄、齐、楚都很强大，如果晋国不致力征战，传到儿孙手中就会削弱下来。如今三大强国（齐、秦、狄）都已服从了晋国，晋国的敌人也唯有楚国而已。唯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无患。而我们又不是圣人，所以，外部安宁，内部就必生忧患，因此，何不放掉楚国，让它成为晋国的外部威胁呢？”

【原文】　《三略》曰：“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恩施而附于下。”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装黄金千镒，往视之，其长男固请，乃使行。楚杀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杀其弟。是长与我俱见苦为生之难，故重其财。如少弟生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固轻弃之。今长者果杀其弟，事理然也。无足悲。”

语曰：“禄薄者不可与入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慎子曰：“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田单将攻狄，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蒉，立而杖插，为士卒倡，此所以

破燕。今将军东有液邑之奉，西有蒉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后果然。

语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语曰：“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厚而忠衰于君。”

【译文】 《三略》说：“不要让仁慈的人主管财物，因为这样的人对下属多施恩惠，下属就会拥戴他。”但却有相反的事例。陶朱公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在楚国。陶朱公打算让他的幼子携带黄金千镒，前往楚国探视。而陶朱公的长子却固请前往，陶朱公不得已，只好改派长子前往。结果长子无功而返，他的弟弟还是让楚国给杀了。陶朱公得到这一消息后说：“我本来就已意料到他的弟弟必定死在他长兄的手中。这是因为长子随我创业，颇知为生的艰难，所以把钱财看得很重。而他的小弟出生时，我已经相当富有，乘坐豪华的车辆，骑优良的马，郊游射猎，哪里懂得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他不以钱财为意，舍得扔钱。如今长子果然杀了他的弟弟，本在情理之中，不值得悲伤。”

古语说：“做君王的不可与俸禄微薄的人共度乱世，不可与受赏轻的人共赴危难。”慎子说：“先王见到不肯受俸禄的人，就不命他做大臣，受俸禄不丰厚的，也不与他共赴危难。”但历史上却有相反的例子。田单将要率军攻打狄国，来见鲁仲子，鲁仲子说：“将军这次出征，肯定难以得手。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将军坚守即墨时，坐下来便同士卒一同编草筐，站起来就同士卒一起种田，处处为士卒作表率。这是将军能够大破燕军的原因。如今将军东有液邑丰厚的收入，西有蒉上的娱乐，腰横金玉之带，驰骋于淄、渑之间，意欲享受人间的快乐，并无死战的决心，所以难于取胜。”后来，果如鲁仲子所言。

古语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语又说：“交接广泛了，就会失信于朋友；爵禄丰厚了，对君王的忠心也便随之减弱。”

【原文】 《春秋后语》曰：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客有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鄗，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贤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其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贤人也，君何为辞之？”春申君又曰：“善。”复使人请孙子。

【译文】 《春秋后语》记载：楚国春申君打算推荐孙子做宰相，门客中有人向春申君说：“商汤在亳，周武王在鄗，地方都不过百里，但最后都取得了天下。如今您所举荐的孙子是一位贤人，您打算给他相当于百里之地的势力，我为您感到危险。”春申君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派人辞退了孙子。孙子便

离开楚国到了赵国，赵国却封孙子做上卿。又有门客对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了夏王到殷王那里去，殷重用伊尹，终于夺取了天下，而夏朝则归于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鲁国由此而弱，齐国却由此而强。凡贤人所在之地，这个地方的国君未尝不尊贵，国家也未尝不因此而荣耀。如今的孙子就是一位贤人，您为什么将他辞退了呢？"春申君又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又派人把孙子请了回来。

【原文】　韩宣王谓摎留曰："吾两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用田成、阚止而简公弒，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寡力者，又籍于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王独不见夫服牛骖骥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固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愿王察之'。"

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省，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鼎釜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译文】　韩宣王问摎留："我打算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两人，这样行吗？"摎留回答说："这样做不行。从前，晋国重用六卿（韩、赵、魏、范、中行、智氏），最后导致了晋国的分裂，齐简公重用田成子和阚止，而简公最终被田氏所杀，魏国曾重用犀首和张仪，结果河西之地尽失。如今大王准备同时重用两人，其中势力较大的，就会在朝内树立私党；势力较弱的，则会借助于外国势力。群臣或者在朝内结成私党，专擅君主之命；或者借助外国势力，分裂国土，这样，大王的国家也就危险了。"摎留进一步说："公孙衍在魏国做将军时，与魏相田儒关系不睦。季文子替公孙衍向魏王说情：'大王难道没有见过用牛驾辕又配上三匹马的车吗？这样的车连一百步也走不了。如今大王以公孙衍做将军，这本是对他的重用，同时却又对田儒言听计从，这无异于让牛和马同拉一辆车，结果是牛马俱死，不能成全它们本应发挥的功用，这样，大王的国家必将受到损伤，请大王明察。'"

而傅子的观点与上述正好相反，他说："天和地最富于神通的，但如果它们彼此的作用相同，就不能生育万物；圣人当然是最聪明的，但他们也不能用一

种方法来治理百姓。所以，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达到共同的目的，这是天地化育万物的原则；让不同的事物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只要懂得了不同事物的道理，虽然是性质上相互侵害的事物在一起，也是无妨大体的。比如，水和火，其性质是互不相容的，但善于运用的人，在中间吊起锅，下面烧火，上面煮水，两尽其用，彼此并不相侵害。天下的事物，像水火一样在性质上相互侵害的，很多很多了，但只要懂得了因物制用的道理，又何必为事物间的相互侵害而担忧呢？又何患它们不能各尽其用呢？《易经》说：‘天地有别，但它们的事功是相同的；男女有别，但他们的情志是相通的；万物有别，它们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原文】　陈登为吕布说曹公曰：“养吕布，譬如养虎，常须饱其肉，不饱则噬人。”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人用，饱则扬去。”

刘备来奔曹公，以为豫州牧。或谓曹公曰：“备有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公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伏信，以召俊桀，犹惧其未来也。今备有英雄之名，以穷归己而害之，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傅子称郭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以嘉观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曹公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

【译文】　陈登为吕布劝曹操说：“养吕布就好比养一只老虎，必须让它把肉吃饱，否则它就会吃人的。”曹操却说：“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养吕布应该像养一只鹰一样，饥饿时尚能听人使唤，吃饱了，它就飞走了。”

刘备来投奔曹操，被任命做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有雄图大志，今天不及早除掉它，将来必成大患。”曹操以此向郭嘉请教，郭嘉说：“的确是这样。不过您手提宝剑倡举义兵，为百姓铲除暴贼，推诚致信，以广招英雄豪杰，犹恐有才之士不来归附。如今刘备有英雄之名，因无路可走而来投奔，如果我们把他杀了，就会披上残害贤才的名声，那么智慧之士也将因此而疑心重重，回心转意，另择贤主，您将依靠谁来打天下呢？除一人之患，而使四海的才能之士失望，这其中的安危得失，不可不认真考察。”曹操说：“你讲得很好。”

而傅子却说郭嘉曾向曹操进言道：“刘备胸怀大志而又深得众心。关羽、张飞都是力敌万人的大将，肯为刘备效死力。以我看来，他们的图谋深不可测。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应该对他早日下手。”此时曹操正在广招天下英才，为了示信于人，未能采纳郭嘉的建议。

【原文】 《家语》曰："子路问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东夷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婿，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矣。仓吾娆取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非礼酿之让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书》云："事弗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

赵武灵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悦。灵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礼者所以便事。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人也。黑齿雕题，鹝冠秫缝，犬戎之国也。故礼服莫同，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谋可以便其礼，不法其故。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离教，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迩之服，贤圣莫能同。穷乡多异俗，曲学多殊辩。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恶变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实，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译文】 《孔子家语》说："子路问孔子：'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道理，并按照新解释的意义来行事，这样做可以吗？'孔子回答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从前，东方的少数部族非常羡慕华夏的礼俗，有位女子成寡妇以后，在家里暗中与人私通，但却终身没有再嫁人。不嫁人归不嫁人，然而，她的做法已经不符合贞节的意义了。仓吾娆娶了一位妻子非常漂亮，便把他美丽的妻子让给了他的兄长。让归让，但这里的让已不是礼让所要求的意义了。如今你想舍弃古代的道理而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行事，谁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以非为是呢？'"古语还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尚书》说："做事不效法古人，而要使国家万世长存，还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然而，还有相反的例子。赵武灵王打算让国人改穿北方胡族的服装，以便于骑马征战。他的叔父公子成很不高兴。灵王说："服装本来应该便于使用，礼的作用在于方便做事。圣人总是顺应乡俗民风，因事情的不同和方便而制定不同的礼仪，目的正是为了给人民提供方便，使国家富强。短发纹身，错臂左衽，这是瓯越人的风俗。染黑牙齿，纹刺前额，头戴做工粗劣的鱼皮帽子，这是犬戎之国的风俗。虽然礼仪和服装不同，但方便使用的目的是相同的。地域环境不同，所使用的东西和使用的方法就有所不同，事情不一样，礼仪也就随之变易。因此，圣主张以有利于国家为目的，而不去统一达到目的方法；追求如何使礼仪方便人民，而不要求一定要效法古礼。儒家虽然师承一样，但各地风俗却迥然不同；华夏诸国虽然礼法相同，但教化的方法依然有别，更何况我们是

为了在山谷行走的方便呢？所以，去就的变化，即便是智慧之人亦不能统一；远近地域的服饰，即便是圣贤也不能同一。穷乡僻壤，风俗多异，乡曲间的学问多有分歧和争辩。今天叔父所说的是旧有的风俗，而我所说的则是要改变旧有的风俗。叔父只知道厌恶改变服装这个名声，却忘记了改穿胡服的便利之处，您的这种做法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公子成于是改穿了胡服。

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的作用更大的了。而孟子却说：“天地自然的法则是：因袭传统则强大，变化传统则弱小。所谓‘因’，就是要借助人之常情。”

【原文】　李寻曰：“夫以喜怒赏诛，而不顾时禁，虽是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设上农夫欲令不日，虽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人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以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

太公谓武王曰：“天无益于兵，不胜而众将所居者九，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敌人怯弱，不敢击而信龟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译文】　李寻说：“根据自己的喜怒之情来奖赏和诛罚，而毫不顾及当时的禁忌，虽然有尧舜一样的善心，也不能够使天下太平。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对今天有所效用；善言天道的人，必定对人事有所根据。假设让一位上等的农夫在冬天耕种田地，即便赤臂深耕，汗流浃背，撒播种子，禾苗仍然长不出来，这并不是人没有尽心尽力，而是因为不得天时。《易经》上说：‘天时需要我的事情停止我就停止，天时有助于我的事情实行我就实行，或动或静，不失天时，就能走上光明大道。’《尚书》上说：‘谨慎准确掌握人事的时机。’所以，古代的君王遵循天地变化的规律，重视阴阳的变化，不失四时月令，再加上对百姓施行善政，所以和气兴旺的景象就能很快实现，如同鼓棰和鼓音一样相呼应。”

还有相反的例子。太公曾对周武王说：“上天对用兵打仗并不会有多大帮助，打了败仗，众将指挥的失误有九种情况：法令难以推行，而任意诛戮；不施厚德，而迷信日月数术，用兵不根据敌人的强弱之情，而侥幸于天命；没有智谋远虑，而坐等有利的气象条件；不激励将士的勇气，而冀希于上天降福；不懂

作战地形的利弊，吃了败仗归过于天时；敌人怯懦，却不敢果断出击，而轻信龟策占卜；士卒不勇敢而祈求借助鬼神的保佑；设伏不巧妙，伏击圈误设在敌人不经过的地方。凡天地鬼神之类，看不见，听不着，不能以此决定胜败，所以明智的将领是不效法天地鬼神的。”司马迁也说：“阴阳家使人拘束而多忌讳。”范晔说：“阴阳之道，其弊端在于其中颇多巫术的成分。”

【原文】　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夫人主莫不爱己也；莫知爱己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旦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语曰：“巧诈不如拙诚。”晋惠帝为太子，和峤谏武帝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从。后惠帝果败。

【译文】　翼丰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能够分辨出臣下的奸邪和正直。人诚实正派，虽愚笨一些，也可以任用；如果人的心术不正，越是富于智慧，就越是会造成危害。”与此相反的观点是：凡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不知道爱自己的人是不值得人们去爱的人。所以桓子说：“捕获猛兽的事情不能让美人去做；钓大鱼的事也不能让幼稚的童子去做。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做国君的不善于择人而用呢？所以说，猛犬之所以是猛犬，是因为稍有事非，它便鸣吠个不停，而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夜晚，它对主人的效忠之心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前，宋国有位卖酒的人，酒放得发酸了，仍然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家养了一条猛犬。猛犬固然很爱它的主人，但它却不能替它的主人排解酒酸滞销的忧患，因为它的智力还达不到。古语说“灵巧而诡诈的人不如笨拙而诚实的人。”晋惠帝被立为太子时，和峤向武帝进谏说：“末世人情颇多伪诈，而太子过于诚实，易轻信，不是做天下之主的材料，我担心他难以继承陛下的帝王大业。”武帝没有采纳和峤的建议，后来晋惠帝果如和峤所言。

【原文】　《左传》曰：孔子叹子产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人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哉。”《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汉文帝登虎圈，美啬夫口辩，拜为上林令。张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问曰：“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

“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辞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辩，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之间，不可不审。”帝乃止。

【译文】 《左传》记载孔子感叹郑子产道：“他的语言足以表达他的心态，他的文辞足以表达他想要说的话。没有语言的表达，别人怎么能知道他的志向？善于语言表达而不善于书面文辞，就难以传播久远。晋国是诸侯的霸主，郑国人到晋国去办外交，离开文辞强辩就难以成事。文辞必须谨慎啊！”《论语》说：“能够背诵诗三百篇，如果授他以政事，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灵活运用诗经中的句子作答，这样背诵的虽然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相反的例子是：汉文帝到虎圈去看虎，非常欣赏啬夫的口才，于是就拜他做上林令。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文帝回答：“有长者之风。”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这个人怎么样？”文帝回答：“有长者之风。”张释之说：“这两个人谈事情的时候，常结结巴巴，表达不清，哪里像这位啬夫伶牙利口、喋喋不休！况且秦朝因重用刀笔之吏，竞相比赛对官吏的亟疾苛察，然而其弊病是流于表面文章，他们并无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恻隐之心。因此，秦始皇就听不到指摘他的过失的谏言，到了秦二世，天下便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仅仅因为啬夫的口辞伶俐，就破格提拔他，我担心天下因此而形成风潮，争口辩而不重实际，况且由陛下开风气之先，影响迅疾，所以陛下的一举一动，都须慎重。”于是文帝便取消了升迁啬夫的打算。

【原文】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俳优，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译文】 太史公说：“《春秋》把明显的事理推至隐晦，而《易》则把隐晦的事理加以阐释和明显。《大雅》先讲王公大人之德，后及黎庶百姓，《小雅》则先诉自己的得失，然后波及在上的为政的得失。它们谈论问题的方法虽然不同，但都符合德的要求。司马相如的赋虽然虚辞滥说，但其要义在于引导节俭，这与《诗经》的讽谏意义有什么区别？”

而扬雄则认为，赋是用来讽谏君王的，就必需用推类排比的语言，辞藻极尽丽靡，铺陈繁富，气势宏大，令人叹为观止，然后才言归正题。但这对读者来说则嫌过分，达不到作赋的真正目的。往时，汉武帝喜欢神仙之说，司马相如将他所作的《大人赋》呈上，本想借此讽谏武帝，武帝读了赋以后，反而飘飘然如有凌云之志。由此看来，赋发挥的是劝勉鼓励的作用，而不是制止的作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的赋又颇类俳优，没有法度。而贤人君子的诗赋，却是很正统的。

【原文】　《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鲽，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曰鹣，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鲽，犹如假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狐卷子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况君之欲治，亦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译文】　《淮南子》说："东海有一种鱼名鲽，鲽有一种生活习惯，即两鲽结伴而行。北方有一种兽，名叫做娄，娄有一种生活习惯，即两娄轮流进食守窝。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做鹣，鹣也有一种习惯，即比翼而飞。鸟兽鱼鲽等动物，尚懂得相互帮助，更何况身为一国之主的君王呢？如果不懂得借助天下英雄俊士的力量，与其共谋大业，岂不令人痛惜！"而狐卷子却说："做父亲的贤莫过于尧，然而他的儿子丹朱却被流放；做兄长的贤，莫过于周公，然而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却被他诛杀；做大臣的贤，莫过于商汤和周武，而他们的君王桀和纣却受到他们的诛伐。所以，君王若要治理天下，必须事必躬亲，其他人怎么靠得住呢！"

【原文】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己不立。"孔子厄于陈蔡、子路愠见曰："昔闻诸夫子积善者，天报以福。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耶，则伯夷叔齐为不饿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耶，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耶，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耶，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译文】　孔子说："不发愁没有一定的职位，只发愁自己缺乏安身立命的本领。"孔子被困于陈、蔡，他的学生子路面有怒色，来见孔子说："从前我听您说过，积善的人，上天必定用幸福来回报他。而如今您积义举怀仁心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处于困穷之地呢？"孔子说："子由（子路名由）啊，你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来告诉你。你以为仁者一定会受到信用吗？如果是这样，伯

夷和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你以为聪明智慧的人就一定会受到重用吗？如果是这样，王子比干（纣的叔父，因劝谏而被纣王所杀）就不会被剖心了。你以为忠心耿耿的人就一定会得到好报吗？如果是这样，关龙逢（因直言强谏被桀囚杀）就不会遭受刑罚之苦了。你以为进谏就一定会听从吗？如果是这样，伍子胥就不会因此而被吴王所杀了。知遇与否，这是由天时决定的；贤与不肖，是由才能决定的。君子博学深谋而不被时人所用的人多得很，何止孔丘一人呢？”

【原文】　神农形悴，唐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中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禹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

【译文】　神农氏形容憔悴，唐尧瘦弱清俊，舜面黎黑，夏禹手脚长满了厚茧，伊尹背负锅鼎去拜见商汤，吕望手持牛刀去见周文王，墨翟家的烟筒没有薰黑，孔子的炕席没有暖热过。他们这些人没有一天安稳的生活，并不是贪图禄位，而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李斯上书秦二世，观点正与此相反：“中子说：‘虽然拥有天下而不为所欲为，这可称之为把天下作自己的桎梏。’像尧舜那样的人，就是以天下为桎梏的人。让别人来顺从自己，是因为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自己不得已顺从别人，则是因为自己低贱而别人尊贵。所以说顺从别人的人是低贱的人，令别人顺从的人是尊贵的人。自古至今，莫不如此。尧舜拿自身去顺从服务于天下，把天下作为自身的桎梏，这样的说法不是恰如其分吗？”

【原文】　《论语》曰：“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魏文侯受艺于子夏，敬段干木，过其庐，未尝不式。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贤，国人称仁，上下和洽，未可图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誉于诸侯。

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直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还报曰：“可攻也。其君好见严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贤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显严穴之士，则战士殆；上尊学者，则农夫惰。农夫惰则国贫，战士殆则兵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灭中山。

《汉书》曰："陈平云：'吾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亡，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玄孙坐酎金失侯。"后汉范晔论耿弇曰："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世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译文】 《论语》说："能够举用那些隐逸超拔的人，就能够赢得天下人的心。"魏文侯曾受业于子夏，他很尊敬段干木（子夏的门人，守道不仕），每当从段干木庐舍前经过时，未尝不下车扶轼而行。秦国准备讨伐魏国，有人劝秦王说："魏国的国君很贤明，国人都称颂他的仁德，上下和睦融洽，不可谋伐魏国。"于是，秦王打消了伐魏的念头。魏文侯也因此而誉满诸侯。

韩子说："马很象鹿，马的价值可达千金。如今有值千金的马，却没有值一金的鹿，这是为什么呢？这是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却不能够为人所用的缘故。今天所谓的隐士不肯为人主所用，就如同不能为人们所用的鹿一样。所以，太公被分封到齐地时，首先斩了不肯同太公合作的华士，孔子做司寇后首先杀了少正卯。

赵主父派李疵去探视中山国是否可以攻伐，李疵回来后报告说："可以攻伐。中山国的国君喜欢会见不同官方合作的隐士和普通百姓。"主父说："按你所说，中山国的国君正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伐呢？"李疵回答说："不是这样。做君王的尊显那些不肯做官的隐士，那么战士就不肯冲锋陷阵；君王尊崇学者，那么农夫也就懒惰了。农夫懒惰则国家贫，战士不肯死战则军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于外军队弱，于内国家贫，不亡国还能怎样？"主父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于是出兵灭了中山国。

《汉书》说："陈平曾说：'我的阴谋太多了，是道家所禁止的。从我这一代起就将破废衰亡，尊贵和荣耀从此结束了，再也没有重新崛起的希望了，因为我所积累的阴祸太多了。'后来，他的玄孙因坐酎金一案失去侯爵。"《后汉书》中范晔论耿弇说："祖孙三代都做将军，这是道家所忌讳的，但耿弇家却累世功名，善始善终。莫非是耿家用兵打仗，从而以杀戮制止了杀戮吗？为什么唯独他的家族能够累世受尊崇呢？"

【原文】 《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又曰："圣人之大宝曰位。"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嫡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反问病，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

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夫厉虽肿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绞缨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饿死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厉虽怜王，可也。”

【译文】 《易》说：“崇高莫大于富贵。”又说：“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他的权位。”孙子致书春申君说：“有句俗话说‘做君王的人比得癞疮的人还可怜。’这虽然是很不恭敬的语言，但自古以来，没有凭空捏造出来的谚语，不可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这里所说的‘王’，当然是指被人劫杀死亡的君主而言的。人主年少，自负其材，不会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权术识察奸邪，那么大臣就会大权独揽，图谋私利，以防备自己受到诛杀。他们杀害贤明的长子而另立幼弱之子，废掉正嫡而另立庶出。《春秋》曾以此为戒，说：楚王子围将出访郑国，还未出国境，听说楚王有病了，便返宫探病，趁机用帽带子把楚王勒死，自己取而代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丽，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便率领他的党徒围攻齐庄公，庄公翻墙出逃，被箭射中了大腿，崔杼借机杀了齐庄公，另立他的弟弟为齐王。近代的李兑在赵国当政时，把赵武灵王逼在沙丘，百日以后，便把赵武灵王杀了。淖齿在齐国当政时，抽了齐闵王的筋，悬在庙梁上，一夜之间便死去了。厉病虽然是癞疮肿胞，但上比前代，还不至于像被帽带勒死、箭矢穿股那样惨；下比近代，还不至于像抽筋饿死那样惨。被劫杀死亡的君主，其内心的忧劳，形体的困苦，比得癞病要痛苦得多。由此看来，说做君王的比患了癞病的人还可怜，也是符合事实的。”

【原文】 《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道，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译文】 《易》说：“储备物资以便使用，制成器物以便使天下因此而获利，功劳之大，还没有超过圣人的。”而庄子却说：“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不可能停止。虽然是借重圣人来治理天下，就等于给盗跖带来重大利益。制造斗斛来盛量，就连斗斛一块儿盗去；制造权衡来称量，就连权衡一块儿盗去；制造符玺以明信用，就连符玺一块儿盗去；制定仁义规范来教化人民，就连仁义规范一块儿盗去。如何证明这一点呢？那些偷窃带钩的人因犯刑律可能被诛杀，而

那些窃国大盗则因此而贵为诸侯。在诸侯之门里，才有仁义之类的说教，这不是偷窃了仁义圣智吗？所以角逐于大的事业，如拥立诸侯，窃取仁义，以及斗斛、权衡、符玺利益的人，即使有高车冠冕的赏赐也不能劝勉他们，即使用斧钺的威刑也不能禁止他们。这些为盗跖带来重大利益，而又难以禁止的行为，都是圣人的罪过。所以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随意向人炫耀展示。而圣人就是天下的利器，不可以明示于天下。”

【原文】　《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己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成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代，岂若卑论忺俗，与代沉浮而取荣名哉？”

东平王苍曰：“为善最乐。”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

【译文】　《论语》说：“君子即使在穷困的处境中也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小人如果身处穷困的境地，就会无所不为。”而《易》则说：“当处穷困之境时，就需采取变通的举措，变通才能长久。因此，得到天的保佑，就没有不吉利的。”太史公说：“普通百姓有句话说：‘如何知道是否符合仁义？自己能得到利益就是有德。’所以，伯夷因憎恶周朝，不吃周朝的粮食，而饿死于首阳山，周文王和周武王也并没有因此而贬低了王道的声誉。跖和蹻暴戾残忍，但他们门徒却历代传颂着他们的侠义之行。由此来看，‘偷窃带钩的人遭诛杀，而窃国大盗却贵为诸侯。诸侯之门里，才有仁义之类的说教。’这些话并不是无端的虚言。如今的一些人拘泥于既成的学问，死抱着书本上的仁义教条，长久孤立于世，哪里比得上卑论随俗、与世浮沉而求取荣名呢？”

东平王苍说：“行善是最令人愉快的事。”而俗语却说：“时风不好善行，而自己独行善，不是妖行惑众，就是神经错乱。”

【原文】　庞统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凌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人物志》曰：“君子知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伐一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是故却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蔺相如以回车取胜于

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

【译文】　刘备的谋士庞统喜好品评人伦高下，又勤于培养新人，他所称道和推荐的人，每每与其真实的才干不相符合。时人不解，便以此请教庞统，庞统回答说：“当今天下大乱，正义之道凌迟不立，善人少而恶人多。正想振兴固有的风俗，助长王道大业，如果不宣扬他们的美名，那么他们的声名就不足以令人倾慕；不足令人企盼和羡慕，那么做善事的人就少了。如今我虽然每提拔十人就有五人之失，但仍然得到了一半的人才，他们就能担负起弘扬正义、传播教化的世代之任，使有远大志向的人因此而自励，这样做不也可以吗？”

而《人物志》说：“君子懂得自损反而对自己的声名有助益，所以，本来一分的功劳，却能得到二分的美名。小人不懂得自我颂扬反而于己有损，所以自夸一分，就会受到二分的贬损。由此看来，不自我颂扬，反而能得到人的颂扬；不与人争，反而能得到；示敌以怯，反而能战胜敌人。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却至好推崇人，反而压抑了人；王叔好争，而终于被逼出奔；蔺相如以回车让路的方式，终于战胜了功高傲慢的廉颇；寇恂因不与贾复争斗，反而被贾复称贤。善于利用事物发展向相反方向转化的道理，就是君子赖以立身的所谓‘道’。”

【原文】　《孝经》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郦生落魄，无以为衣食业。陈蕃云：“大丈夫当扫天下，谁能扫一室！”

公孙宏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后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移之道。”《淮南子》曰：“夫审于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事之举。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国，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修乡曲之俗，是犹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译文】　《孝经》说：“能够把一个家治理好，那么治家的方法同样可用于为官从政。”郦生早落魄，没有吃饭穿衣的门路。陈蕃据此说：“大丈夫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谁能在家中扫屋子？”

公孙宏说：“身体力行接近于仁，好问接近于智，知道廉耻接近于勇。懂得这三条的人，就算懂得了自我修炼的途径和方法；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然后才能懂得如何管理他人。天下还没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好他人的事情。这是百代不移的道理。”而《淮南子》却说：“对毫厘之差能够详审清楚的人，则必然不能明辨天下兴衰的大势；对小件器物倍感兴趣的人，面对大事就可能手足无措。如果人有平定九州的才能，拯国运于危难之中的志向，而却用闺闼细礼去苛责他，用乡曲之俗去教化他，这就好比用斧头剪毛，用小刀伐树，都未能尽物之用，是不恰当的做法。”

【原文】　商鞅谓赵良曰："子之观我理秦，孰与五羖大夫贤乎？"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客，被褐饭牛。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史记》曰："蔺相如因宦者缪贤见赵王。"又曰："邹衍作《谈天论》，其语闳大不经，然王公大人尊礼之。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蜗先驱，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持方柄欲纳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百里奚饭牛，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亦将有牛鼎之意乎？"

【译文】　商鞅对赵良说："你看我治理秦国同五羖大夫（即百里奚）相比谁更好些？"赵良回答说："五羖大夫本来是楚国的普通百姓，听说秦穆公贤明，很想来拜见，但又没有行资，只好把自己卖给秦客商为奴，身着粗布衣，为人放牛。秦穆公发现五羖大夫是一位很难得的人才，就以少有的胆略和魄力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于万人之上，秦国朝野为之侧目。而今你所以能够拜见秦王，得力于嬖人景监，并不是靠自己的才名。"

《史记》说："蔺相如借助于宦官缪贤才得以拜见赵王。"又说："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但王公大人都很尊敬他。他到大梁去，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按宾主的礼仪接待他。他到燕国，燕昭王拿扫帚亲自为他清道引路，这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被困于齐梁，岂可同日而语？"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阵问题，孔子断然不予回答。梁惠王打算攻打赵国，孟轲却称颂周先王主动将自己居住的邠地让与狄人的做法，否则，就如同拿方柄往圆洞中塞，如何能塞得进去？有人论道："伊尹背负锅鼎拜见商汤，并辅佐商汤得以称王天下；百里奚为人放牛，秦穆公予以重用因而得以称霸。他们都是先以自己的作为引起君王的兴趣，然后才得以走上康庄大道。邹衍的言论如此宏阔不轨，莫非也有像百里奚放牛、伊尹负鼎那样，以引起君王注意的意思吗？"

【原文】　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元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宜先仲举而后元礼。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徵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庭诤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若犯上为优，是王陵当高于良平，朱云当胜于吴邓乎？"

【译文】　陈仲举体气高烈，有做王臣的气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匡扶社稷的才能。陈留蔡伯喈认为，陈仲举强于犯颜直谏，李元礼长于虚心待下。犯

上之举很难做到，而虚心礼下则较为容易，所以若论人，应该先仲举而后元礼。而姚信却说："皋陶（主刑罚，有正直之名）劝戒虞舜，就是犯上之举，舜总理百官，就是善于接下的表现。所以陈平对王陵说：'在朝中同皇上当面争谏，我不如您，至于安定刘氏天下，您不如我。'如果以敢于犯上为优先，那么王陵应高于张良和陈平，朱云当胜过吴汉、邓禹了吗？"

【原文】 《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汉书》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固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彰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译文】 《史记》中说："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对儒、侠二者都予讥毁，但学士则多被世人所称颂。至于靠自己的才能和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翼当世君主的人，其功名都见诸青史，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像季次（孔子门人，不曾做官，为孔子所称道）原宪满腹学问，特立

独行，言论不与世俗相苟合，也为世人所讥笑。今所谓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未必符合正义之道，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千钧、不泯初衷，不惜自己的身躯为朋友士人共赴危难，却羞于炫示自己的恩德，他们的行为也有许多值得称颂之处。缓急之事是人们时常遇到的，虞舜曾被困于井底和仓房顶上，伊尹曾负鼎俎求仕，傅说（商王武丁时的辅佐）曾在傅险藏匿，吕尚曾被困于棘津，管仲曾为阶下囚，百里奚放牛，孔子被困于匡，菜色陈蔡，这些都是学士所称颂的胸怀治道的仁人，尚且遭遇如此的灾难，更何况在近世混乱的社会中挣扎的中等之材呢？他们所遭遇的灾难，怎么能说得尽呢？而那些布衣百姓，如果做事信守诺言，其义名流播千里，身处困窘之地的人们能够托命这些义士，从而解脱危难，这些人难道不是人们常说的贤人豪杰吗？若真的使这些乡曲侠士具有像季次原宪的地位和才能，同时效功于当代，恐怕就难以同日而语了。怎么可以小视他们呢！”

《汉书》中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从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其职责都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人都应该服事自己的上级，在下的不能觊觎在上的权力和地位。孔子说：‘如果天子有道，行政大权便不在大夫手中。’政府各部门，应遵奉法纪，服从命令，完成自己的职责，超越自己的职权，侵犯其他部门的职权，都要受到诛罚，这样就能上下和顺，把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周王室衰微以后，礼乐征伐这些本应天子决定的大事，开始被诸侯僭越决定。齐桓、晋文之后，大夫的权位世袭，陪臣执掌大权。到了战国时期，或合纵、或连横，各诸侯勉力政治，富国强兵，均有一统天下之志。列国公子，魏有信陵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楚有春申君，都凭借身为王公的强大势力，竞相招揽游侠，对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待以上宾之礼。赵相虞卿宁肯弃国捐君，也要济故友魏齐的厄困；信陵君无忌偷窃虎符，矫立王命，杀掉大将，率军赴救平原君之急。他们因此而取重诸侯、扬名天下。那些控腕而游的侠士，均把四大名君作为第一流的豪杰倍加赞美。于是，背弃公义、效命私交的行为被人引为美谈，而忠于职守，一心奉上的品德却无人信奉了。等到汉朝初兴，纲纪宽松，对旧有的风气仍未能予以匡改。所以，如魏其侯、武安侯之徒，仍能逐鹿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仍能奔驰于街巷。他们的权势足可横行州域，力抗公侯。老百姓以他们的名迹为荣，对他们十分仰慕。他们虽然触犯刑律，身死刑场，却自愿杀身成名，如同季路、仇牧，虽死而不悔。曾子说：‘做君王的违背了治国的原则和方法，人心涣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没有圣明的君王，向人们明示好恶的区别，用礼法来整肃人们的行为，人们怎么能够懂得哪些行为应该受到禁止而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呢？’按照古代正统的王法而论，春秋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六国是五霸的罪人，四大名君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郭解之徒，以区区匹夫之

微，反而窃杀生之权，他们的罪过，可谓罪不容诛了。”

【原文】　《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苏建常责大将军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毋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译文】　《尸子》说：“做臣子的，能发现举荐贤才，才是最大的功劳；做君王的，能重用贤才，就是最大的功劳。”《史记》说：“鲍叔向齐王举荐了管仲，天下的人不过多称赞管仲的贤才，而倍加称赞鲍叔，是因为鲍叔善于发现人才。”

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过于自尊，致使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他，希望他效仿善于招选贤才的古今名将。大将军辞谢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开厚待宾客、招延贤士之风起，天子对这些事常怀切齿之怒。他们所做的，如使士大夫亲附于己，招揽贤才，贬黜不肖之人，这些都是君王才有资格做的事情。做臣子的唯有遵奉法规、忠于职守而已，何须参与招揽贤士之类的事？”他为将就是如此谨慎。

【原文】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班固说：“从前周室王道衰微，诸侯竞相致力于各自的国家。由于各国诸侯的好恶趣味各不相同，所以诸家学术，蜂起并作，各执一端之说，并极力加以颂扬，以此进行游说，以争取诸侯对自己所持学说的支持。各家学说虽然大相异趣，但又好比水火相灭，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事情虽然不同，却可以相辅相成。”《易》说：“天下发展的方向目的只有一个，但达到这一目的途径却彼此不同，一个目的却可以有百种方法。”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适变第十四

【原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何以知其然耶？

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皇由仁义，五霸用权智。"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法律制度，根据时务的要求来决定要做的事情。法令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就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所做的事情符合时务的要求就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如今社会发展了，而法律却没有随之变化，时务变化了，而做的事情却没有满足时务的要求。如此而形成的局面是：法律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时务的要求同所做的事情相背离。因此，制定的法律越多，社会就越混乱；投入到事情上的精力越多，事情就越是糟糕。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既不效法古人，也不迷信今人，只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建立功勋，陷入危难之境亦能转危为安。由此来看，通晓这一道理的人，都能够根据自身所处具体环境而建立功勋，树立德行。何以证明这一道理呢？桓子说："伏羲、神农、黄帝用'道'来治理天下，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用'德'来教化天下；三皇治理天下用仁义，而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称霸天下则靠权谋和智慧。"五帝以上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史书上没有详明的记载，唯有称王、称霸两种盛事留作了我们衡量古今治道盛衰的标准。所谓称王天下的治理方法是：先除掉危害人民的祸患，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用礼仪去教化人民，用刑罚诛杀去威慑不轨之徒，使人民懂得是非善恶、何去何从。因此，人民普遍得到教化，归心圣王，天下安乐。这就是称王天下的方法。所谓成就了霸业的具体内涵是：君王居于尊崇之位，臣下居于卑贱之位，君王集大权于一身，政令不出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规章严明，百官各司其职，井井有条，政令具有权威性并得以贯彻执行。这就是称霸的方法。

【原文】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駾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由是观之，人智之于物浅矣，而欲以炤海内，存万方，不因道里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太宰，晋国无敌政。不言之令，不视

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译文】 《道德经》说："做君王的如果能够清静无为，百姓就能够自然而然得到教化。"文子说："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指引导他也引不来，推动他也推不去，什么事情也不做。而是指根据事物本身的道理去做事，根据既有的基础和条件去建立功业，即顺应推动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所以说，商汤周武都是圣明的君主，但却不能像越人那样操持一叶扁舟，闲适泛于江湖之上；伊尹是贤明的宰相，却不能像北方的胡人那样驾御驯服未经调教的野马；孔子和墨子都是博学贯通之人，却不能像山里人那样穿荆棘，过险阻。由此看来，个人的智慧和能力相对于世间广博无限的事物而言，是非常有限的，想要照耀海内，感召万方，却不研究并充分利用感召万方的规律和方法，而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就难以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仅靠一人的智慧还不足以治理天下，仅靠一人的勇敢不足以使国家强大，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身居庙堂之上，之所以能够远知四海之外，其原因是他善于因物知物、触类旁通，依靠人来了解人。严冬的阳光，夏天的阴凉，万物都趋之若鹜，充分予以利用，没有人迫使他们这样做。依靠事物内部精微的规律去感召，无须外在的迫使，就能自然而来。只有定睛观看才能明白真相，只有发号施令，他才能被动地去做，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很难达到自然而治的境界。皋陶是个哑巴而做大理（掌管司法），天下却没有酷虐的刑罚；师旷是个瞎子而做太宰，晋国却没有乱政，这种不靠语言就能号令百姓，不靠眼睛即能洞若观火的本领，就是圣人之所以能为大众之师的根本条件。这就是所谓的黄老之术。

【原文】 孔子间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理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曾子曰："敢问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良，退不肖，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

【译文】 孔子得闲无事，对曾参说："从前，圣明的君王对自身则通过较高的修养和品质，对人民进行七个方面的教化，对外则推行三种至高无上的行为。'七教'的修养做到了，就可以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使国家具备较强的防御

外敌侵犯的能力，‘三至’推行了，就可以对外征伐。圣明的君王所具备的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使千里之外的敌人闻风丧胆；其对外征战则能做到凯旋而归。”曾子说：“请问什么是七教呢？”孔子回答说：“在上的君王能够尊敬老人，在下的臣僚百姓就会愈加孝顺；在上的君王能够尊敬年长的人，在下的臣僚百姓就会愈加敬爱年长的人；在上的君王慷慨好施，在下的臣僚百姓就会愈加忠诚守信；在上的君王亲近贤才，在下的臣僚百姓就会审慎交往；在上的君王喜好行使德政，在下的臣僚百姓就会光明磊落、不徇私情；在上的君王厌恶贪婪的行为，在下的臣僚百姓就会以相互争夺为耻辱；在上的君王廉洁礼让，在下的臣僚百姓就会做到举止有节。这就称为‘七教’。”从前，英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必定划出土地，封予诸侯，设立不同的机构管理不同的事务，并设立机构对各职能管理机构按月实施考察，举荐贤良的人，贬退不肖的人，同情抚恤鳏夫寡妇抚养孤独儿女，赈济贫穷，奖励诱导孝悌品行，选拔才能之士，这七个方面做好了，那么四海之内就没有刑狱之人了。如果在上的君王亲近臣僚百姓如同腹心一样密切，那么，在下的臣僚百姓亲睦在上的君王，就好比幼子与慈母的关系。如果君王对人言而有信，如同四季的运行，那么人们对君王的崇信就会如寒暑一样效验。所以视远若近，并非真是道路距离近，而是由于明德的照耀。因此，虽然兵革未动，但却能威震四方，不用利益相引诱，就能使人民亲附。这就是英明君王的守御，能使千里之外的敌人闻风丧胆。”

【原文】　曾子曰：“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此孔氏之术也。

【译文】　曾子说：“什么是三至？”孔子回答说：“掌握礼的精髓，虽不谦让，却能使天下大治；掌握至高的赏赐原则，虽不耗费财货，却能使天下士人悦服；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无声的音乐，却能使天下的人相和睦。”这又怎么样讲呢？从前，英明的君王必定尽知天下良士的名字，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还了解他们的实际才干，然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才干，授以相应的爵位，以示尊崇。这就称为礼的最高境界不流于表面的谦让，而能达到天下大治。用天下人

所创造的利禄去富天下的士人，这就称为赏赐的最高境界是不耗费财货而能使天下士人悦服。这样一来，天下清明，美誉兴盛，这样的社会风气，就如同无声的音乐陶冶人的性情，使天下的人相和睦。所以说，仁的举动莫大于爱人，智慧和聪明莫大于发现和鉴别人才，从政的关键莫大于善于任用人才。有德的君王，能够提高这三个方面的修养，那么四海之内，都能听从他的命令。这就称为使千里之外的人折服。所以说，英明的君王率师出征，兵锋所指，如同及时雨降临，人人悦服，这就称为班师凯旋。所以扬雄说："六经治国的道理，贵在防患于未萌；兵家制胜的道理，贵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孔子学派的治国思想。

【原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愚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此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此墨翟之术也。

【译文】　墨子说："远古的人不懂得建造宫室房屋，利用山陵高地和洞穴作为自己的居处。圣明的君王出现后，才开始建造宫室。建造宫室所遵循的原则是：宫室的基础，高足以避免潮湿，四周围墙的厚度足以抵御风寒，墙高足以区别男女的礼节，仅此而已，不追求美观和享乐。所以，当时天下的人，财货之用，人人都能得到满足。当今的君王建造宫室同古代相比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建造宫室台榭，青黄刻镂，极尽曲直豪华之美。君王建造宫室既然如此奢侈，左右臣僚便纷纷效仿，极尽铺张。所以，国家的财货不足以备御凶灾饥荒，赈济孤寡，致使国家贫弱，难于治理。所以，建造宫室不能没有节制。

"远古的人也不懂得缝制衣服，只知道披兽皮、戴树叶，冬天不追求轻暖，

夏天不追求轻清。圣王觉得这样很不适合人体的需要，于是便制做衣服，并教诲妇女制做衣服。制做衣服的原则是：冬服用练帛，以使人感到轻便暖和；夏服用细布细纱，使人感觉轻便清凉。仅此而已，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的耳目愉悦，欺人视听。因此，那时的人民穿用俭朴节约而易于治理，那时的君王用财有节也易于被人民所奉养。当今君王穿衣则与古代迥然不同了。他们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制做华丽的服装，用金子铸造带钩，用珠玉制作衣佩。由此看来，他们穿衣服，并不是为了满足身体冷暖的需要，而是为了美观。因此，人民淫逸邪僻，难以治理；君王奢侈腐败，难以谏阻。以奢侈腐败的君王来统治淫僻的百姓，要想使国家不发生混乱，是办不到的。制做衣服不可不节俭。”这是墨翟的治国思想。

【原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具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译文】　商子说：“法令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命令，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比如有一只兔子在奔跑，后面有百人在追逐，想要得到它。这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分裂为一百只，而是因为这只兔归属的名分还没有确定。集市上摆满了待卖的兔子，盗贼不敢公开抢取，这是因为兔子归属的名分已经确定了。所以，名分还没有确定时，即使像尧舜禹汤这样的圣人，也可能参与追逐；名分确定以后，即使是陷于贫穷之境的盗贼也不敢去抢取。所以圣人制定法令，设置官府，任用官吏，就是为了确定名分。名分确定后，即使是大欺诈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巨盗也会变得诚实起来而自行守法。”

申子说：“君王如身，臣子如手，君王固守根本，臣子操持末节。作为君王，

必须核察臣子的行为与其名分是否相符合。名分，就好像一张如天地一样大的网，又好像圣人的符信。张开天地之网，再运用圣人的符信去核验，则万事万物都无从逃逸。本性喜运动的就使其运动，本性喜沉静的就使其安稳，使事物的名分符合事物的本性，那么万事万物就能各居其位，相对稳定。所以，治国有道的人，根据人们本应居守的名分来纠正他们的行为，根据事情的本性来决定实施的方法。从前，尧治理天下时，用的是名分，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时，也用名分，由于名分不正，所以天下大乱。所以，圣人十分重视名分的正与不正。”

李斯在上秦王《谏逐客书》中说：“韩子说‘慈母有败子，家教严明的家庭就不会出好勇斗狠之徒’，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家法严明的家庭对出格的行为必定严加惩罚的缘故。所以，商鞅的法令，对随意在道路倒垃圾的要施以刑罚。在道上丢弃垃圾本来是很轻的罪过，但却处以严厉的刑罚。轻罪尚且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们不敢轻易犯法。如今的当政者，不在使人们不敢犯法方面做文章、下功夫，却效法慈母出败子的行为，这也太不明察圣人的治国之论了。”以上是商鞅申韩的治国思想。

【原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其所以异也。虽经纬殊致，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治理天下的方法，有王霸之术，有黄老之术，有孔墨之术，有申商之术，这些就是不同的治国方法。这不同的治国方法虽彼此经纬有别，补救的弊端有所不同，但对于康济群生，都有一定的作用。今天的论者，或者拿长治久安的统治方法来攻击补救时弊的论说，或者用称帝称王的方法来讥笑称霸的统治方法，不考虑时代的变迁，而以粉饰自己的学说为务，所以是非之论，纷然大作。把荒谬的学说论证得头头是道，把错误有害的东西装饰得光彩照人，这些人都是社会的罪人，君子切莫行此作为。

正论第十五

【原文】　孔子曰：“六艺于理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

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译文】　孔子说："六艺都有助于治理国家。《礼》可以节制人的行为，《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书》可以指导人们做事，《诗》可以抒发人的情感，《易》可以使人们懂得变化的道理，《春秋》可以使人们懂得什么是义。"所以，只要到了某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教化程度就可使人们感受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人温柔敦厚，这是诗教程度高的表现；明于事理，目光远大，这是书教好的表现；胸怀广博，平易善良，这是乐教好的表现；高风亮节，沉稳雅静，眼光深邃，入木三分，这是易教好的表现；恭敬俭朴，庄重大方，这是礼教好的表现；善于类比，微言大义，这是春秋教育程度高的表现。所以，丧失《礼》的教育，人们就会愚鲁无知；丧失《书》的教育，人们就会失去诚实；丧失《乐》的教育，人们就会奢侈淫逸；丧失《易》的教育，人们就会相互危害；丧失《礼》的教育，就会烦乱无序；丧失《春秋》的教育，国家就会发生变乱。如果为人温柔敦厚而又不愚鲁，这是深研《诗》的结果；明于事理，目光远大而又不怀欺诈之心，这是深研《书》的结果；胸怀广博，平易善良，而不奢侈淫逸，这是深研《乐》的结果；高风亮节，沉稳雅静，眼光深邃，入木三分，而又不包藏祸心危害他人，这是深研《易》的结果；恭敬俭朴，庄重大方，而又不流于烦琐，这是深研《礼》的结果；善于运用语辞表达事物的道理，而又不为乱，这是深研《春秋》的结果。自孔夫子死后，精微深邃的语言便绝迹了，他的七十弟子去世后，对孔夫子微言中所蕴涵的深远意义也产生了分歧。战国时期纵横战乱，或真或伪的各种学说相互争鸣，诸子百家，纷然散乱了。

【原文】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法家者，盖出于理

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者为之，则苟钩钜瓜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乐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勤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上下之序，此农家之弊也。

【译文】　儒家学派，可能源于司徒之官。其职责是帮助君王顺应阴阳四时的变化，并掌管教化人民的事宜。儒家在六经之中做文章，在仁义之间下功夫，以唐尧虞舜的事迹为基础，以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政治为楷模，以孔老夫子为宗师，这是他们引以为崇高的境界。然而迷惑不解的人没有掌握儒家思想的精髓，而邪僻的人又随时压抑、张扬儒学的真义，违背脱离了儒学的根本，用以哗众取宠，这是邪僻的儒者所造成的祸患。

道家学派，可能源于史官。其职责是历纪古今成败的事迹，因而能够抓住要害，掌握根本，主张清静无为，虚心自守，以谦卑柔弱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些就被称为君王南面统治的方法。道家学说符合尧的克己谦让的事迹，也符合《易》所提倡的谦让的道理，这是它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阐释发扬道家学说，却要绝去礼乐精神，抛弃仁义原则，仅仅坚守清虚无为之道，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这是道家的弊端所在。

阴阳家学派，可能源于羲和之官。阴阳家尊敬顺应昊天，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制定历法，教导人们要根据时令的变化去耕作，这是它的长处。等到拘泥呆板的人继承道家学说后，则为诸多的禁忌和术数所拘束，不相信人事的力量而迷信于鬼神的力量，这是阴阳家的弊端所在。

法家学派，可能源于理官。法家赏罚必信，以此来辅助礼仪制度的推行，这是它的长处。等到刻薄的继承者推行法家学说以后，则丢掉礼乐道德的教化，舍弃仁爱原则，专任刑法，为了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以至于残害至亲，苛薄伤恩，这是法家的弊端。

名家学派，可能源于礼官。古时名位不同，所应遵循的礼仪也不一样。孔

子说："行为同相应的名分相符合，这是必须做到啊！"主张名实相符，这是名家的长处。但那些不严谨的人则借此将名实任意裁割，这是名家的弊端。

墨家学派，可能源于清庙之官。住的是茅屋木房，因此倡导节俭；赡养老人，因此主张兼爱；以射箭的方式选拔战士，因此推重贤才；宗庙祭祀，敬信鬼神；顺应四时的变化而行事，所以不相信天命；以孝道明示天下，因此有助于天下的治理，这些是墨家学派的长处。然而不明白墨家真谛的人因看到节俭的好处，就否定排斥礼乐；倡导兼爱思想，就不知有亲疏的区别。这些是墨家的弊端。

纵横家学派，可能源于行人之官。孔子说："使乎，使乎。"是说凡出使办外交，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临机制定相应的措施，只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预先制定的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然而奸邪的人加以利用后，却崇尚欺诈，不顾信用。这是纵横家的弊端。

杂家学派，可能源于议官。兼采儒、墨、名、法等各家所长，只要有利于王治国体，无不融汇贯通。这些是杂家的长处。然而那些没有主见的人，则可能朝秦暮楚，在诸子百家中徜徉徘徊，不知所归，不知所采，这是杂家的弊端。

农家学派，可能源于农稷之官。播种百谷，勤逸农桑，丰衣足食，孔子说"重视人民的衣食生活"。这是农家的长处。然而那些鄙薄的人倡导农家学说，却主张君王也要同百姓一样耕种田地，打乱了君臣上下的秩序，这是农家的弊端。

【原文】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纷相乖。"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毅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元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迴穴于曩时。兴戈陈俎，参考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黩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屨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齐未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之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衰，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译文】　文子说："圣人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方法和道路不同，但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秦、楚、燕、魏四国的歌曲，曲调虽然不同，但都表达出了欢乐的情感；九夷八狄（泛指各少数部族）的哭声虽然有区别，但都表达出了悲哀的情感。歌唱，是欢乐情感的精致表现；哭泣，则是悲哀情感强烈表现方式。内心深处骚动的情感必然于外部有所表现，所以人们便能感受得到。"范畔说："百家有关政治的论说繁富深远，但大略可以归纳为巩固根本、革除和变易时弊。由于各家的遭遇和推行的结果变化无常，所以对各家学说的评价也十分的繁杂，或是或非，纷然相悖。"大体说来，当今之世，已不是赫胥氏、大庭氏统治的远古时代，人的心态也不像幼鸟待哺而食一般毫无主动争取之意；恰恰相反，竞取的心理和情欲万端萌发。即使有博通万物的智慧，也难以尽知人的权变；即使用山川的曲折奥妙，也难以形容人心的阴险和曲折。所以在应付世俗、处理世事时，就不可能设计出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和方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让大圣人来治理国家，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施舍的原则和方法，不会不符合圣人的经典。然而，在具体方法上，减损和增益的灵活运用，文丽和质朴交相进行，表面上所做的与背地里所做的，都将迥然有别于古代。至于或兴动兵革，或交杯言和的举措，则会与古代相同。等到圣人乘上了皇帝专有的车子，身着精致的纱衣，虽然穿戴的丰薄与好坏同以前不同了，但要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同样会有赦免公族、在国家仇敌的脸上刺字的举措。虽然同古代相比已有宽和、急躁的区别，但防止为非作歹的作用和目的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分流而共源、百虑而一致的道理。如果感情用事，过于偏激，就会走向极端，而不合事宜。所以说，草鞋布衣，倍受风霜之苦，这是过分倡导俭朴之风所造成的；衣冠楚楚，则需警戒奢靡之风；如果法令不严，过分宽厚，就会成尾大不掉、恃强凌弱之势；如果峻法威刑，那么政权又会因过于苛薄而崩溃。以史为证，对曹魏政权的讽刺和斥责，在民歌民谣中即能充分表现出来；周、秦统治的或宽或猛的极端形式，在周王室的衰微、秦朝急速灭亡的史实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所以，采用哪些学说、舍弃哪些学说之得当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盛或衰亡。所以，政令法律的繁与简，要根据时势的要求而定，统治的宽松和猛急则需适时调节，相辅相成。关于镌鼎立法之事，历史上有详细记载：汉王刘邦入关后虽然只有三条法令，但贵在能约束众人，太叔致猛政之哀，国子流遗爱之流涕，晋卿赵宣猛一改其父如冬日的太阳一般平和的政治，平阳侯曹参遵循萧何如"画一"一样明了的法律，这些都是为政弛张宽猛的极端典型的例子，如何能强求一致呢？

【原文】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

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蔽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以上诸子学说对当今之世的得与失，都已有人作过研究。然而，人们往往不善于作综合全面的分析，而偏爱某一种学说。尊崇清静无为学说的人，视席上宏阔之论为陈腐之议；拘于名实学说的人，则视老子学说为荒诞之辞。或者推重前王之风，认为当今之世仍可实行；或者征引曾起过补救时弊作用的方法，认为应该流传百世。确切地分析研究，这些理论学说都是有不足之外的。由此说来，所谓“有法”与“无法”，应该根据时势的要求去成就事业，时势宜停止则停止，宜实行则实行，行动不失时势之宜，那么，前途道路就充满了光明。不是充满了智慧而精明强干的人，谁能精通这因时制变的方法呢？

卷四（霸纪上）

霸图第十六

【原文】　臣闻周有天下，其理三百余年。成康之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凌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人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务守，合纵连衡，驰车毂击，介胄生虮虱，人无所告诉。及至秦蚕食天下，并吞战国，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法严政峻，谄谀者众。使蒙恬将兵北攻胡，尉佗将卒以戍越，宿兵无用之地，人不聊生。始皇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于陈，武臣张耳举于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

【译文】　我听说周朝统治天下，升平治世长达三百余年。周成王和周康王两代是周朝兴盛的时代，刑罚措置不用达四十余年。自开始衰落又延续了三百余年。所以五伯相继而起。所谓伯，就是霸主，他所扮演的角色是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伐残暴的国君，禁绝邪端，匡正海内，以使天下诸侯百姓尊崇天子。五伯继替，辅佐天子的局面结束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像他们那样的圣贤，所以周天子孤弱无力，号令不行，诸侯却恣睢横行，强国侵凌弱国，大国暴虐小

国。田常篡夺了齐国的王位，六卿瓜分了晋国，从此进入了兵火连天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在战国时代，强国致力于攻伐兼并，弱国致力于固守防御，或山东六国合纵，或秦与山东某国连横，战车驰骋，轮毂相击，战士的介胄生满了虱子，人民倍受战乱之苦，却又无从告诉。等到秦国蚕食并吞了各诸侯国，统一海内以后，拆除了诸侯国的城墙，刑罚严峻，为政苛刻，阿谀谄媚之徒日增。秦始皇又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尉佗率军戍守越地，秦把大军屯驻于并不重要的地域，搞得民不聊生。秦始皇死后，天下纷纷起兵反叛秦朝。陈胜吴广在陈地起兵，武臣、张耳在赵地起兵，项梁在吴地起兵，田儋在齐地起兵，景驹在郢起兵，周市在魏地起兵，韩广在燕地起兵，总之，天下各地，豪杰并起，很快灭亡了秦朝皇族。

【原文】　汉高祖名邦，字季，姓刘氏，沛国丰邑人，为泗上之亭长。秦二世元年，陈胜等起，胜自立为楚王。沛人杀其令，立高祖为沛公。时项梁止薛，沛公往从之，共立义帝，约曰："先入咸阳者王之。"秦将章邯，大败项梁于定陶，梁死，章邯以为楚不足忧，乃北伐赵。楚使项羽等救赵，遣沛公别将西入关。沛公遂攻宛降之，攻武关，大破秦军。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遣兵拒关，欲王关中。是时项羽破秦军于河北，率诸侯兵四十万至鸿门，欲击沛公。沛公因项伯自解于羽。羽遂杀子婴而东都彭城，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于是用韩信策，乃东伐，还定三秦。

【译文】　汉高祖名邦，字季，姓刘氏，沛国丰邑人，曾做泗上亭长。秦二世元年，陈胜等人起兵反秦，陈胜自立为楚王。受反秦风波的影响，沛县人杀了沛县令，立汉高祖为沛公。此时，项梁率兵屯驻薛地，沛公便前往投靠项梁，共同拥立义帝。义帝曾与项梁、刘邦等约定："谁先攻入咸阳，谁就做秦地的国王。"秦将章邯，于定陶大败项梁，项梁战死，章邯便认为楚军不足为忧，于是率军北伐赵地。楚王便派项羽率兵北上救赵，另派刘邦率兵向西，入关作战。沛公刘邦遂攻打宛城，宛城秦军向刘邦投降，继而攻克武关，大破秦军，进入咸阳后，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又派兵把守关口，欲意在关中称王。此时，项羽已在河北钜鹿大败秦军，并率诸侯兵四十万进至鸿门，打算攻击沛公。沛公借助项伯的力量才得以从项羽手中解脱。项羽随后杀掉秦王子婴，率兵东归，建都彭城，立沛公为汉王，拥有巴、汉之地。汉王采纳了韩信的计策，率兵东向，平定三秦之地。

【原文】　田荣怨项王之不己立，杀田市，自立为齐王。羽北击灭齐，而使九江王杀义帝于郴。汉王为之缟素发丧，临三日，以告诸侯。汉王因项羽之击

齐，率诸侯之师五十六万，东袭楚，破彭城。羽闻之，留其将击齐，自以精兵三万归击汉。汉王与羽大战彭城下，汉王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孰能为使淮南王黥布，令发兵背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万全。"随何乃使淮南，说布背楚。汉王如荥阳，使韩信击魏王豹，虏之。汉遂与楚相距于荥阳。楚围汉王，用陈平计，间得出。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出军宛叶，引项王南渡，使韩信等得集河北。羽兵果引兵南渡，如其策。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东下井陉击赵，破之。乃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从之。

【译文】　田荣怨恨项王不立自己为王，于是杀了田市，自立为齐王。项羽率兵北上灭了齐国，还指示九江王在郴杀害了义帝。汉王却披麻戴孝为义帝发丧，并遍告诸侯。汉王趁项羽率军北击齐地之机，率诸侯军队五六十万向东袭击楚地，破彭城。项羽闻讯，便留下部将继续在齐地作战，自己率精兵三万回救。汉王在彭城迎战项羽，汉王失利，逃出战场，行到虞地时，灵机一动，对左右身边的人说："谁能为我出使淮南王黥布，劝他发兵背叛楚王项羽，如果能把项王牵制在齐地数月，我夺取天下，就能万无一失了。"随何于是出使淮南，劝说黥布背叛楚国。汉王又进入荥阳，令韩信攻打魏王豹，并俘虏了魏王豹。汉王的军队便与楚军在荥阳对峙。楚军将汉王围住，汉王因用陈平的计谋，才得以逃出荥阳。汉王退入关中，征集兵马，准备再次东征。此时辕生建议汉王出兵宛、叶，引诱项王南渡，以便使韩信能够在河北集结兵力。汉王采纳了辕生的建议，项羽果然引兵南下，如辕生所料。韩信和张耳率兵数万，东下井陉，经略赵地，并很快控制了赵地，报告汉王，并请求立张耳为赵王，以便进一步镇抚赵地，汉王批准了这一请求。

【原文】　十二月，汉王拒楚于成皋，享师欲复战，郎中郑忠说曰："王高垒深壁勿与战，使刘贾佐彭越入楚地，焚其积聚，破楚师必矣。"项羽乃东击彭越，留曹咎守成皋。时汉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用郦生计，复守成皋。羽初东，嘱曹咎曰："汉即挑战，慎勿与战，勿令汉得东而已。"咎乃出战死，汉王遂进兵取成皋。羽闻咎破，乃还军广武间，为高坛，置太公于其上。汉王遣侯公说羽，求太公，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归汉王父母及吕后。项王解而东，汉王欲西，张良曰："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不如因其东而取之。"汉王乃追羽，与齐王韩信、魏相彭越，期会击楚，皆不会。用张良计，信等皆引兵围羽垓下，遂灭项氏。都洛阳，用娄敬策，徙都长安。有告楚王韩信反，用陈平计擒之，废为淮阴侯。陈豨为代相，与韩信王黄等反，豨自立为代王，上

自往破之。尉佗王南越，反，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绶，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惠帝立，吕后临政。景帝时，吴楚反，征平之。崩，太子彻立。崩，子弗陵立。崩，立武帝孙昌邑王贺，废。立武帝曾孙。崩，立太子奭。崩，立太子骜。崩，立宣帝孙定陶恭王子欣。崩，立帝弟中山孝王衎。

【译文】　十二月，汉王率军在成皋与楚军相持，并犒赏三军，准备再同楚军交战。郎中郑忠向汉王建议说："请大王深沟高垒，切勿与楚军开战，使刘贾协助彭越潜入楚地，把楚军的辎重粮草付之一炬，楚军就能不攻自破。"项羽于是率军东击彭越，留部将曹咎守城皋。这时汉王因数次被困于荥阳成皋，所以打算放弃成皋以东之地，以便全力固守巩洛，抗拒楚军，后采用郦生的计策，坚定了固守成皋的决心。项羽将引兵东击彭越时，嘱咐曹咎说："任凭汉军挑战，切记莫与汉军接战，只要保证不使汉军东进即可。"后来曹咎耐不住汉军挑战，出军迎战，结果战死，汉王乘胜进兵攻取了成皋。项羽听说曹咎战败，急忙还军广武一带，构筑高坛，把刘邦的父亲推置高坛之上。汉王派侯公赴楚营，向项羽说情，请求放了太公。项羽于是与汉王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归汉王，以东则归楚王，同时遣还汉王的父母及吕后。项王解兵东归，汉王也正打算引兵西归，张良献计说："如今汉王已据有天下大半，而各诸侯皆归心于汉。而楚则兵将疲乏，粮食将尽，正是天赐良机，要使楚灭亡，不如乘势引兵东进，攻而取之。"于是汉王率军东进，追击项羽，并与齐王韩信、魏相彭越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合击楚军，结果韩信、彭越均未能如约。后又用张良的计谋，才促使韩信等引兵把项羽追逼包围于垓下，消灭了项氏。汉王先建都洛阳，后来采纳娄敬的建议迁都长安。有人报告楚王韩信图谋反汉，汉高祖用陈平的计谋，生擒韩信，废韩信为淮阴侯。陈豨为代相，与韩信、王黄等反汉，陈豨自立为代王。汉高祖亲自率兵前往击破了韩信等。尉佗在南越反汉称王，汉高祖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转交汉高祖赐给尉佗的印绶，正式封尉佗为南越王，并同时令他向汉称臣，接受汉朝廷的约束。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惠帝继位后，吕后临朝听政。汉景帝时，暴发了吴楚等七国的联合叛乱，均予以讨平。汉景帝去世后，太子刘彻继位，即汉武帝。武帝死后，刘弗陵继立，即汉昭帝。昭帝死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后被废。又立武帝曾孙刘询，即汉宣帝。宣帝死后，立太子刘奭，即汉元帝。元帝死后，立太子刘骜，即汉成帝。成帝死后，立宣帝的孙子定陶恭王之子刘欣，即汉哀帝。哀帝死后，立哀帝的弟弟中山孝王刘衎，即汉平帝。

【原文】　伪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帝王皇后之侄也。元帝崩，

成帝即位，以元舅凤为大司马，兄弟五人皆为侯。曼早卒，凤将薨，以莽托太后，封为新都侯。五侯竞为僭，起治第舍。莽幼孤贫，独折节恭谨，当世名士，多为莽言，上由是贤之，拜为侍中。时成帝废许后，立赵飞燕。飞燕女弟为昭仪，昭仪害后宫皇子，帝无嗣，乃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莽以发定陵侯淳于长奸，拜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即位，立皇后傅后，封后父傅晏为孔乡侯。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为安阳侯，莽乞骸骨，避丁傅也。哀帝崩，时莽以侯在第。太皇太后令莽备佐丧事，复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为帝，太皇太后临朝，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平帝崩，莽征宣帝玄孙广成侯子婴立之，年三岁。遂谋居摄，如周公故事。东都太守翟义反，败死。莽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之助，用铜匮符命，遂即真。其九年，赤眉贼起。十四年，世祖起兵，与王匡等共立刘圣公为更始皇帝。莽遣王寻王邑击更始，二公兵败于昆阳，汉兵遂入城中，人皆降，莽走渐台，藏于室中北隅，间校尉公孙宾就斩莽，遂传首诣更始于宛。

【译文】　伪新朝王莽，是汉成帝的舅父王曼之子、元帝王皇后的侄子。元帝死后，成帝继位，封他的舅父王凤为大司马，兄弟五人皆封侯。王曼早死，王凤临终前，将王莽托付给太后，封王莽为新都侯。五侯竞相僭越礼制，构筑豪华府邸。王莽年幼孤贫，独能屈节待人，谦恭谨慎，当世名士纷纷赞誉王莽，汉成帝因此认为王莽为贤良之士，拜王莽为侍中。当时成帝废许皇后，另立赵飞燕为皇后，立赵飞燕的弟弟为昭仪。昭仪把后宫皇子全部害死，成帝因而没有嗣子，便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王莽因揭发定陵侯淳于长的奸情，被封为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汉成帝死后，哀帝即位，立傅皇后，封傅后的父亲为孔乡侯，哀帝的母亲丁后称恭皇太后，皇舅丁明为安阳侯。王莽乞求辞职还乡，就是为了避开丁、傅的显赫威势。哀帝死时，王莽正在侯第闲居，太皇太后命王莽辅佐料理丧事，官复大司马。征立中山王为皇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王莽执掌朝政大权，百官升迁都取决于王莽。汉平帝死后，王莽又立汉宣帝玄孙广成侯子婴，年仅三岁。王莽打算援引周公摄政的故事，摄政汉朝。东都太守翟义起兵反叛，兵败身死。王莽自认为威德日盛，已得到上天和人民的佑助，又利用铜匮符命，于是篡位称孤。王莽篡位九年，赤眉军起义。十四年，世祖光武帝起兵，与王匡等共同拥立刘圣公为更始皇帝。王莽派遣王寻王邑率兵攻打更始的军队，二人兵败昆阳，汉军攻入长安城中，王莽的军队全部投降，王莽逃至渐台，躲藏在室中北角落，被校尉公孙宾发觉并就地斩首，将王莽的首级传送至宛城的更始皇帝。

【原文】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皇帝之九代孙也。

王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时世祖避吏新野，因卖谷宛，宛人李通以图谶说世祖，世祖于是与通弟李轶起于宛，兄伯升起于春陵，邓晨起新野，会众兵击长聚，新市人王匡等立刘圣公为天子，而害怕升，号更始元年。更始使世祖为偏将军，徇昆阳。王莽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击世祖于昆阳，世祖破之。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王郎诈为成帝子子舆，立为天子，都邯郸，遣使降下郡国，世祖灭之。世祖威声日盛，更始疑虑，乃遣使立世祖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守，并北之部，世祖辞不就征，斩苗曾等，自是始贰于更始。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皆平之。赤眉贼入函关，攻更始。世祖乃遣邓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于是诸将上尊号，乃命有司设坛于鄗南千秋亭五城陌，即皇帝位。十月，驾东幸洛阳，赤眉降，平隗嚣，灭公孙述，天下定。崩于南宫，时年六十三。末孙灵帝用阉人曹节等，矫制诛太傅陈蕃李膺，其党人皆禁锢。中平九年，黄巾贼起，灵帝崩，太子辩即位。董卓入朝，因废帝为宏农王，而立献帝。李傕逼帝东迁，曹操迁帝都许。操薨，帝逊位于曹丕。

【译文】　世祖汉光武帝名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汉高祖第九世孙。王莽末年，天下连年水旱蝗灾，寇盗蜂起。此时，刘秀避居新野，又因赴宛城卖谷，结识宛城人李通。李通用图谶劝刘秀，大意为刘氏将复兴，李氏为辅佐。刘秀便与李通的弟弟李轶在宛城起兵，其兄刘伯升在春陵起兵，邓晨在新野起兵，然后会集众兵西击长聚。新市人王匡等拥立刘圣公为皇帝，同时杀害了刘伯升，号更始元年。更始皇帝命刘秀为偏将军，率兵进发昆阳。王莽听说汉皇帝已立，恐惧万分，派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兵百万，在昆阳迎战刘秀，刘秀大破王寻等。京师三辅地区的豪杰群起诛杀了王莽，并将首级传至宛城。更始皇帝任命刘秀为大司马，并派他持皇帝的符节印信北渡黄河，镇抚慰问河北诸州郡。王郎诈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子舆，因而被人立为天子，建都邯郸，并派遣使者赴各郡国，刘秀斩灭王郎等。刘秀的声威日盛，更始皇帝颇有疑虑，便派使者赴河北立刘秀为萧王，命令他罢兵，与各位有战功的大将同回长安；同时任命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令他们同时北上赴任。刘秀辞不受命，并将苗曾等斩首。从此，刘秀便对更始皇帝产生了二心。此时，长安政局混乱，反兵四起，但均被镇压。赤眉军入函谷关，进攻更始皇帝。刘秀便抓住战机，派邓禹引兵西进，以便乘更始赤眉战乱之机，坐收渔人之利。这时，诸将纷纷向刘秀上皇帝尊号，刘秀便命在鄗南千秋亭五城陌构筑祭坛，即皇帝位。十月，刘秀向东巡行洛阳，赤眉军向刘秀投降，接着平定了隗嚣，灭了公孙述，天下大定。刘秀在洛阳南宫去世，享年六十三。光武帝末孙汉灵帝重用阉人曹节等人，

他们矫诏诛杀太傅陈蕃李膺，其党人皆被禁锢，不得入朝做官。中平九年，黄巾起义爆发，灵帝死后，太子刘辩即位。董卓入朝，废刘辩为宏农王，另立献帝。李傕逼汉献帝东迁，曹操又迁献帝至许都。曹操死后，汉献帝被迫逊位给曹丕。

【原文】　魏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灵帝时为典农校尉。汉末，奄竖擅权，何进谋诛奄竖，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使引兵向京师，欲以恐劫太后。董卓至，废帝为宏农王，而立献帝，京师大乱。太祖亡出关，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于已吾。与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同时俱起，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曹公行称奋武将军。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兵屯洛阳。司徒王允与吕布杀卓，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太祖至洛阳卫京邑，暹遁走。太祖以洛阳烧焚残破，奉天子都许。下诏责袁绍以地广兵强，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绍遂攻许，太祖破之官渡，绍呕血死。太祖讨绍子谭尚于黎阳。尚与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斩尚熙，送其首，遂平河北。太祖征刘表，会表卒，子琮降。关中诸将马超、韩遂、成宜等反，曹公破之。天子策命公为魏王。二十五年，死于洛阳。子丕嗣，受汉禅。崩，子睿嗣。崩，子齐王芳立。废，高贵乡公髦立。废，常道乡公璜立，璜禅晋。

【译文】　魏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汉灵帝时任典农校尉。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何进图谋诛杀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便召集四方猛将，让他们四面进发洛阳，想以此来恐吓劫持太后。董卓入京后，废刚即位的皇帝刘辩为宏农王，另立汉献帝，京城因此大乱。曹操逃亡出关，到了陈留，广散家财，聚合义兵于已吾。与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衮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同时起兵，结为联盟，推袁绍为盟主，曹操称奋武将军，共同讨伐董卓。董卓闻讯，便携天子迁都长安，留兵屯守洛阳。司徒王允与吕布合谋诛杀了董卓，杨奉、韩暹奉天子返回洛阳。曹操率兵进洛阳保卫京城，韩暹被曹操击败逃走。曹操以洛阳屡遭兵火，烧焚残破为由，携天子迁都许。下诏斥责袁绍自以为地广兵强，结党营私，而不派兵勤王。袁绍于是率大军攻许，曹操在官渡大破袁绍，袁绍呕血而死。太祖又进兵黎阳，讨伐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尚与袁熙逃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斩袁尚、袁熙，并将首级送给太祖曹操。曹操迅速平定了河北。曹操继而又征讨刘表，正逢刘表病死，刘表的儿子刘琮向曹操投降。关中诸将马超、韩遂、成宜等起兵反操，曹操发兵平定。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于洛阳，其子曹丕嗣立，受献帝禅让，即皇帝位。曹丕死，其子曹睿立，曹睿死，其子齐

王芳立，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立，曹髦被废，常道乡公曹璜立，曹璜禅让给晋。

【原文】　晋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达，姓司马，河内温人也。仕于魏武之世，历文明二帝，居将相之位，平孟达，灭公孙度，擒王陵。魏明帝崩，遗诏使帝为太尉，与大将军曹爽辅少主。帝诛曹爽。宣帝崩，子师代为相。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征平之。景帝崩，弟昭代为相，辅政为司空。诸葛诞据寿春反，奉诏征平之。伐蜀擒刘禅。于时政出于权臣，人君主祭而已。魏帝不能容，自勒兵攻相府，太祖用长史贾充计，逆战，舍人成济执杀魏帝。太祖崩，子炎受魏禅。既受魏禅，用羊祜杜预计，征吴平之。立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惠帝不惠，妃贾充女为皇后。后秉权，杀杨骏，废太后，诛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戮楚王玮，殒太子遹，用赵王伦为相国。伦恶司空张华，仆射裴頠正直，矫诏诛之，伦遂篡帝位。于是齐王攸之子冏、与帝弟成都王颖等起义兵诛伦。颖于是镇邺。并州刺史东瀛公腾、安北将军王浚，又起兵讨颖。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后惠帝复位，帝弟长沙王又谮冏，诛之。由是戎狄并兴，四方阻乱，遂分为三十六国。惠帝立，十四年崩。弟豫章王炽立，都长安，为胡贼所杀。怀帝崩，立吴王晏子业，亦为胡贼所杀。

【译文】　晋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达，姓司马，河南温县人。魏武帝时入朝做官，经历魏文帝、魏明帝二朝，身居将相之位。曾平定孟达，灭公孙度，擒王陵。魏明帝死后，遗诏司马懿为太尉，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少主。司马懿用计诛杀了曹爽，专制朝政。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代父为相。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对司马氏，司马师平定了毋丘俭和文钦。司马师死后，其弟司马昭继为宰相，以司空的身份辅政。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叛，司马昭奉诏平定了诸葛诞的反叛。又出兵讨伐蜀汉，俘虏后主刘禅。此时，权臣控制魏国朝政，皇帝已有名无实，仅主持祭祀而已。魏皇帝不甘心自己的傀儡地位，亲自率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司马昭采纳长史贾充的计策，出兵迎战，让舍人成济执杀魏皇帝。司马昭又把弑君的罪名推到成济身上，诛灭三族。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受魏皇帝禅让，建立晋朝。之后，采纳羊祜、杜预南伐方略，讨平了吴国。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五年死去，太子司马衷继立，即晋惠帝。惠帝并不聪惠，将贾充的女儿贾妇立为皇后，皇后擅权，诛杀皇太后的父亲杨骏，废太后。又诛杀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楚王司马玮和太子司马遹。重用赵王司马伦做相国。司马伦憎恶司空张华、仆射裴頠正直，矫诏诛杀了张华和裴頠，随后便篡夺了帝位。于是齐王攸的儿子司马冏与晋惠帝的弟弟成都王司马颖等共同起兵诛灭司马伦。司马颖镇守邺。并州刺史、东瀛公司

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又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兵败，挟持天子南奔洛阳。后来，晋惠帝复位，惠帝的弟弟长沙王进谗毁司马冏，司马冏因而被杀。从此以后，戎狄各部纷纷起兵，称雄建国，天下分崩离析，共分裂为三十六国。晋惠帝在位十四年死去，其弟豫章王司马炽继立，建部长安，被胡族首领杀害。怀帝死后，立吴王司马晏的儿子司马业为帝，也被胡族首领所杀。

【原文】　中宗元皇帝睿乃兴于江东。帝在位十六年崩，太子绍立。王敦威振内外，将谋为逆，肃宗征破之。三年肃宗崩，至简文帝第三子孝武帝昌明立，羝贼苻坚寇淮南，晋冠军将军谢玄等大破坚于淝水，坚还长安。二十一年帝崩，自后遂干戈相继，至安帝为桓玄所篡，宋祖刘裕平玄，至恭帝遂禅于宋。

【译文】　中宗元皇帝司马睿兴起于江东。在位十六年死去，太子司马绍继立，即晋明帝。这时，大将军王敦威振内外，手握重兵，欲谋叛乱，晋明帝出兵讨平了王敦的势力。晋明帝在位三年死去。到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前秦王苻坚率百万大军南犯东晋，冠军将军谢玄等在淝水大破秦军，苻坚败退长安。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去世，自此以后，干戈相继，战乱不息。晋安帝时，被桓玄篡夺了帝位，宋祖刘裕讨平桓玄。到晋恭帝时，被迫禅让给宋。

【原文】　高祖武皇帝姓刘，名裕，字德舆，彭城人。桓玄篡晋，高祖与刘毅、何无忌等，潜谋匡复，起兵平玄，奉天子反正，因居将相之任，封豫章郡公。蜀贼谯纵称王，高祖遣将征平之。姚泓僭号于西京，高祖征平之，擒泓。鲜卑慕容超据守青州，称燕王，高祖征，擒超。贼卢循据南海，因高祖北伐燕，乘虚下袭建业，高祖还，乃平之。刘毅据荆州，贰于高祖，高祖遣将征，诛毅。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反，征之。晋帝加高祖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晋安帝崩，大司马琅琊王即位，徵帝入辅，禅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即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在位三年崩，立太子义符。废，立宜都王义隆，立武陵王骏。崩，立太子子业。崩，立汀东王彧。崩，立太子昱。崩，立顺帝准，逊位于齐萧道成，凡八代六十年。

【译文】　高祖武皇帝姓刘，名裕，字德舆，彭城人。桓玄篡晋自立，刘裕同刘毅、何无忌等人密谋策划，决心匡复晋室，于是，起兵讨伐桓玄。因奉天子恢复帝位有功，得以居将相之任，被封为豫章郡公。谯纵在蜀地称王，刘裕派将领前往讨平谯纵。姚泓在西京称帝，刘裕亲往征讨，擒获姚泓。鲜卑族慕容超据守青州，称燕王，刘裕再引兵征讨，俘虏慕容超。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循占据南海，因刘裕北上伐燕，卢循乘虚攻袭建业，刘裕班师后，继而讨平了卢

循。刘毅据有荆州，预谋反叛刘裕，刘裕派兵征讨刘毅，并诛杀了刘毅。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起兵反晋，刘裕率兵征讨。晋帝拜刘裕为相国，统领百官、兼扬州牧，又封予刘裕十郡的封地，并封为宋公。晋安帝死后，大司马琅琊王司马德文即位，征召刘裕入朝辅政，继而禅让给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刘裕在南郊即皇帝位，设祭坛，举行仪式，上告皇天。礼仪结束后，刘裕驾幸建康宫，登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元永初。刘裕在位三年而死，立太子义符，后又被废，立宜都王刘义隆，即宋文帝。宋文帝被杀，立武陵王刘骏。刘骏死后，立太子刘子业。刘子业死，立汀东王刘彧。刘彧死后，立太子刘昱。刘昱死后，立顺帝刘准。刘准逊位给齐公萧道成，宋历八代皇帝，共六十年。

【原文】　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姓萧氏，东海兰陵人也，为辅国将军。宋明帝初，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反，在东诸郡起兵。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归魏，遣从子索儿攻淮阴，晋安王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道入三吴，帝并讨平之，使镇淮阴。七年征还都，至拜常侍。明帝崩，遗诏使与袁粲共掌机事。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帝讨平之。迁中领军。苍梧王深相猜忌，常语左右阳玉夫，“伺织女渡报我。”是夜七夕，玉夫惧，取千牛刀杀之。帝乃迎立顺帝。荆州刺史沈攸之反，帝讨之。进位相国，封齐公，备九锡。四月，宋帝禅位于齐。甲午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大赦改元。建元四年崩，立太子赜。崩，立大孙昭业。崩，立弟昭文。废，立西昌侯鸾。崩，立太子宝卷。崩，立和帝宝融，以位禅梁。

【译文】　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东海兰陵人，宗时但任辅国将军。宋明帝初年，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起兵反叛，在东部诸郡同时起兵。徐州刺史薛安都据有彭城，归降北魏，并派他的侄子薛索儿进攻淮阴，晋安王刘勋派临川内史张淹出鄱阳进攻三吴地区，萧道成逐一讨平，宋明派他镇宋淮阴。泰始七年，宋明帝召萧道成回京师，拜为常侍。宋明帝死后，遗诏萧道成与袁粲共掌机要。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叛，萧道成率兵讨平。因功升迁为中领军。苍梧王对萧道成猜忌很深，经常对近侍杨玉夫说：“等到织女渡过天河时，要及时告诉我。”这天七夕之夜，杨玉夫害怕苍梧王杀他，便取出千牛刀杀了苍梧王。萧道成便迎立宋顺帝。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叛，萧道成率兵进讨。宋顺帝迁萧道成为相国，封齐公，赐九锡。四月，宋帝禅让给齐公。甲午，萧道成于南郊即皇帝位，举行柴燎仪式，祭告上天，礼仪结束后，萧道成驾幸建康宫，登太极前殿，大赦天下，改元建元。建元四年，萧道成死，立太子萧赜。萧赜死，立太孙萧昭业。萧昭业死，立其弟昭文，昭文被废，立西昌侯萧鸾。萧鸾死，立太子萧宝卷。萧宝卷死，立和帝宝融，宝融禅让给梁。

【原文】　梁高祖武皇帝名衍，姓萧氏。为巴陵王法曹，后为竟陵王子良八友。魏将王肃攻司州，帝破之，以功封建康郡男。齐明帝崩，东昏即位，遗诏以帝为都督雍州刺史。长兄懿被害，帝起义。戊申，帝发自襄阳，郢鲁诸城及诸将并降。壬午，帝镇石头，命众军围六门。卫尉张稷斩东昏，以黄油裹首送军，平京邑，齐和帝以位禅梁，帝即位。太清元年，齐司徒侯景以十三州内属。侯景反，至京师，幽帝而崩。侯景立武帝太子纲为帝，又为景所杀。湘东王绎于荆州，使王僧辩等平侯景，传首江陵，景平。湘东王即位于江陵。魏使万纽于谨来攻，梁王萧詧率众会之，帝见执，魏人戕帝。江陵既陷，王僧辩陈霸先等议立帝子方智，于江州奉迎至建邺即位。太平二年，禅位于陈。

【译文】　梁高祖武皇帝萧衍，曾做巴陵王萧子伦的法曹，后为竟陵王萧子良的文学八友之一。北魏将领王萧进攻司州，萧衍统兵击败王肃，因功被封为建康郡男。齐明帝死后，东昏侯即位，齐明帝遗诏萧衍为都督雍州刺史。长兄萧懿被东昏侯杀害后，萧衍起兵反齐。戊申，萧衍自襄阳发兵，郢鲁诸城及诸将归降萧衍。壬午，萧衍坐镇石头城，命军队包围六门，卫尉张稷斩杀东昏侯，将首级送至萧衍军中，萧衍进而平定京城，齐和帝禅让给梁，萧衍即皇帝位。太清元年，齐司徒侯景以魏帝十三州献梁内附。不久，侯景反梁，率兵进至京师，将梁武帝萧衍困死宫中。侯景立梁武帝太子萧纲为帝，继而又将萧纲杀害。湘东王萧绎在荆州，派王僧辩等率兵讨伐侯景，斩侯景，将首级传送江陵，侯景的叛乱终于被平定。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魏派万纽于谨率兵攻梁，梁王萧詧率兵迎战，梁军失利，梁元帝被魏兵俘虏，继而被魏人所杀。江陵陷落后，王僧辩、陈霸先等议定拥立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并奉迎萧方智自江州至建邺即皇帝位。太平二年，梁禅让给陈。

【原文】　高祖武皇帝姓陈氏，名霸先，吴兴长城人也。梁武帝时为直阁将军。侯景反，高祖率所领与侯景大战。侯景败死，湘东王即位，授南徐州刺史，还镇京口。承圣三年，西魏攻陷西台，高祖与王僧辩立晋安王，进帝位。司空僧辩又与齐氏和亲，纳贞阳侯，高祖以为不义，潜师袭王僧辩于石头，克之。是夜缢僧辩，贞阳侯逊位，晋安王复立。徐嗣徽北引齐师，遣萧轨等四十六将，济江至幕府山，高祖并破之。进位丞相，进爵为陈王。永定三年，梁帝禅位于陈。三年，上崩，立弟子蒨。崩，立太子伯宗，废，立顼。崩，立太子叔宝，是为长城公也。叔宝在东宫，好学有文艺，及即位，耽酒色。隋文帝初受周禅，甚敦邻好。宣帝崩，遣使赴吊，修敌国之礼，书称名顿首。而后主骄奢，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悦，以示朝臣，贺若弼杨素等以为主辱，再拜请罪，并求致讨。文帝曰："我为人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乎？"

命作距船，以晋王广为元帅，督八十总管以致讨。韩擒虎入自南掖门，文武各官皆遁出，擒后主。晋王广入据台城，送后主于东宫。三月癸巳，后主与三公百司，发自建邺，之长安。及至京师，列陈舆服，引后主及王公，使宣诏让后主，后主屏息不能对，封长城公。至仁寿四年，终于洛阳。

【译文】　高祖武皇帝陈霸先，吴兴长城人。梁武帝时任直阁将军。侯景叛乱时，陈霸先曾率军与侯景大战。侯景败死，湘东王萧绎即皇帝位，陈霸先被任命为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承圣三年，西魏攻陷西台，陈霸先与王僧辩迎立晋安王即皇帝位。司空王僧辩与北齐和亲，另立贞阳侯为帝。陈霸先以此为不义之举，于是秘密派兵袭击驻扎石头城的王僧辩，一举而克，绞死王僧辩，贞阳侯被迫逊位，晋安王复位。徐嗣徽勾结北齐军队，并派遣萧轨等四十六名将领渡江至幕府山，陈霸先将他们一一击破。因功进位丞相，封陈王。永定三年，梁帝禅让给陈霸先。陈霸先在位三年而死，立他弟弟的儿子陈蒨，陈蒨死，立太子陈伯宗，被废，立陈顼。陈顼死，立太子陈叔宝为帝，陈叔宝即长城公。陈叔宝在东宫做太子时，爱好学习，有文艺才能，做皇帝后却耽于酒色。隋文帝受北周禅让，建立隋朝之初，同陈朝关系友好。陈宣帝死后，隋朝派遣使者前往吊唁，对陈朝仍以平等国家的礼节相待，在国书中隋文帝称自己的名字，书后有“顿首”的礼貌用语。而陈后主的姿态骄慢，在致隋文帝书的末尾有“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等无礼辞语。隋文帝看后很不高兴，把陈后主的书信拿给朝臣看。贺若弼、杨素等认为这是对自己君主的侮辱，再拜请罪，并请求征讨陈国。隋文帝说：“我身为人民的父母，难道能因一衣带水之隔，而不去拯救那里的人民吗？”于是命制造大的战船，以晋王杨广为元帅，统领八十总管南进讨伐。隋将韩擒虎自南掖门攻入宫城，陈朝文武官员均已逃亡，生擒陈后主。晋王杨广入据台城，把陈后主囚在东宫。三月癸巳，陈后主与三公百官自建邺出发，向长安进发。到达长安后，隋朝文武百官舆服列阵，然后引陈后主及王公百官，隋文帝使人宣读诏书，谴责陈后主的罪过，陈后主屏声敛息，不能对答。隋文帝封陈后主为长城公。仁寿四年，死于洛阳。

【原文】　隋高祖姓杨氏，名坚。周武帝初，为随州刺史，女为太子妃。周宣帝立，拜为大司马。宣帝崩，立靖帝，进爵为随王，遂禅位焉，改号开皇元年。九年平陈，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为皇太子。高祖崩，太子即位。炀帝无道，盗贼蜂起。十三年幸江都，李密设坛于巩，自署魏公；梁归都据夏州；刘武周杀太原留守王恭，举兵反；窦建德自号夏王；朱粲自号楚王；刘元进据吴都。炀帝闻群贼起，大惧。使冯慈明征兵东都，诏唐国公讳镇太原。五月甲子，唐公举义兵，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天子，行伊霍故事，传檄天

下，闻之响应。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被甲三万，留公子元吉守太原。义师次霍邑，隋武牙郎将宋老生拒义师。时连雨不霁，粮运不给，又讹言突厥将袭太原。唐公惧，命旋师，用秦王谏，乃止。老生背城而阵，一战斩之，平霍邑。冬十月，义师次长乐宫，卫文升挟代王乘城拒守。十一月平京师，尊代王为天子，改元义宁。时炀帝将之丹阳，而大臣将卒皆北人，不愿南迁，咸思归。宇文化及因百姓之不堪命，杀炀帝于江都，隋室王侯，无少长皆斩之。立嗣王浩为天子，化及为丞相。五月戊午，天子侑逊位于别宫，禅位于唐，都长安、己巳，王世充段达等立越王侗为皇帝于洛阳。六月宇文化及自江都至彭城，据黎阳，称许。李密率大军，壁清淇。敦煌张守一闻密一拒化及也，说越王以讨，越王不用其策，用孟琮计，与密连和。李密无东都之虑，尽锐攻化及，破之。密自败化及，益以骄傲。越王命王世充击密，密不用祖君彦计，密师败绩。遂西奔京师，寻谋叛杀之。大唐武德二年，王世充杀越王侗于洛阳，僭称尊号，隋氏灭矣。

【译文】　隋高祖姓杨名坚，北周武帝初期，任随州刺史，其女儿为太子的妃子。周宣帝即位后，被拜为大司马。宣帝死，拥立靖帝，进爵为随王，周禅让给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同年，废太子杨勇为普通百姓，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隋文帝杨坚死后，太子杨广即位，即隋炀帝。隋炀帝政治败坏，致使全国反兵四起。大业十三年，隋炀帝南游江都，李密在巩城设坛起义，自号“魏公”；梁归都割据夏州；刘武周杀太原留守王恭，举兵反隋；窦建德自称夏王，朱粲自号楚王；刘元进占据吴都。隋炀帝闻知反兵蜂起，惊恐万分。让冯慈明在东都洛阳聚兵，诏唐国公李渊镇守太原。五月，李渊举兵，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代五杨侑为天子，重演伊尹、霍光摄政的故事，传檄天下，天下纷纷响应李渊。七月，李渊准备西取长安，在太原郊外誓师，披甲执锐的将士三万余人。留公子李元吉守太原。李渊率军进至霍邑，隋武牙郎将宋老生率部阻击唐军。时值阴雨连绵，粮运不给，又传言突厥将袭取太原，李渊心有疑惧，命回师太原。秦王李世民力谏，李渊方打消回师之意。宋老生背城列阵，唐军一战而斩宋老生，攻克霍邑。十月，唐军进至长乐宫，卫文升挟代王凭城拒守。十一月，克服京师长安，尊代王为天子，改年号为义宁。此时，隋炀帝打算去丹阳，而大臣将士都是北方人，不愿南迁，都思念北归。宇文化及见百姓已不堪隋朝暴政的蹂躏，便在江都杀了隋炀帝，隋皇室王侯，不分老幼，一律处斩。另拥立嗣王杨浩为天子，宇文化及自立为丞相。义宁二年五月，天子杨侑逊位，禅让给唐，建都长安。同月，王世充、段达等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皇帝。六月，宇文化及自江都到达彭城，据黎阳称帝，国号许。李密率大军坚壁清淇，敦煌张守一听说李密抗拒宇文化及，就向越王杨侗建议发兵讨伐

李密，越王不予采纳，而采纳了孟琮的计策，反而与李密连和。李密与越王连和后，便无东顾之忧，尽全力攻宇文化及，结果大破宇文化及。李密自从击败宇文化及后，日益骄傲。越王派王世充攻打李密，李密因未采纳祖君彦的计策而遭致失败，于是西奔长安，后又图谋反叛而被杀。大唐武德二年，王世充在洛阳杀越王杨侗，自立为帝。隋朝至此灭亡。

【原文】　论曰：干宝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得天下，随时之义大矣哉。"范晔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其所以致削弱祸败者，盖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自秦汉迄于周隋，观其兴亡，虽亦有数，然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贤豪，为人兴利除害，其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无度。"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远佞人，去僻恶。"有旨哉。

【译文】　论说：干宝说："帝王的兴起，必须等待天命相助，朝代的兴亡更替，不是人力可以扭转的。尧舜在部落内部禅让，体现的是文德；汉魏在异性间禅让，顺应了变化的趋势；商汤和周武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则顺应了天人的共同意愿；汉高祖和汉光武转战征伐，奠立了功业的基础。他们都是根据天地命运而取得了天下，顺应天时而变化的意义确实太重要了。"范晔说："自古以来，凡丧失帝王大业，断绝了宗庙祭祀，其所以遭致日益削弱以至灾祸败亡，都是逐渐形成的。夏商周三代败亡之祸，是贪宠女色所致；嬴氏秦朝的急速灭亡，是秦朝奢侈暴虐的政治所致；西汉因外戚专政而失帝祚；东汉因宦官专权而倾国。成败的由来得失，先辈史家早已作了研讨。自秦汉到周隋，观察其兴亡的历史轨迹，虽然也有命运天数的因素，然而大体说来，得天下的，都是因为得到了贤人豪杰的辅佐，能为人民兴利除害；其所以失天下的，都是因为重用小人，奢侈无度造成的。"孔子说："因简约而发生过失的事情是很少见的。"又说："疏远奸佞之人，除去邪僻险恶的人。"这些话是很有见地的。

卷五（霸纪中）

七雄略第十七

【原文】　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昔周鉴二代，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衰则五霸扶其弱。所以夹辅王室，左右厥世。此三圣制法之意。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爵禄多出于陪臣，征伐不由于天子。吴并于越，郑兼于韩，鲁灭于楚，海内无主，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山东患之。苏秦，洛阳人也，合诸侯之纵以宾秦。张仪，魏人也，破诸侯之纵以连横。此纵横之所起也。

【译文】　我听说天下就如同一件庞大贵重的器物，天下的人民则如同大水库的蓄水。器物庞大，就不能一人独自管理；蓄水量大，就不能一人自守。所以就划分地域，分割疆土，以便于封建诸侯；按照亲疏关系来确定镇守的疆域，直接关系王朝的盛衰。从前，周期借鉴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设立五等爵位，裂土分封八百多个诸侯国，同姓诸侯五十多个。周朝的天下，可谓深根固本，不可动摇了。所以，在周朝兴盛时，有周公、召公这样的宰相辅佐圣主；衰弱时，则有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扶助天子。使诸侯夹辅王室、左右局势，这是三圣（周武王、周文王、周公）所制定的统治方法的根本意图。然而，周朝恩厚臣下、巩固诸侯的制度，弊端在于容易造成尾大不掉之势。自周幽王和周平王以后，周王室日益衰弱，爵禄封赏的大权多由陪臣掌握，出征讨伐的大事，周天子亦不能决定。吴国被越国所兼并，郑国被韩国所兼并，鲁国被楚国所灭，造成海内无主四十余年，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秦国据有形胜之地，逞威诸侯，用兵诡诈，蚕食山东诸侯，山东诸侯深受秦国侵掠之灾，成为心腹之患。苏秦，洛阳人，号召山东诸侯合纵抗秦。张仪，魏国人，劝秦王以连横的方式来破山东诸侯的合纵。这就是合纵连横的缘起。

【原文】　苏秦初合纵至燕，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

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事矣。”燕文侯许之。

【译文】　苏秦倡导合纵（即山东诸侯建立反秦联盟），首先来到燕国，劝燕文侯加入反秦联盟，苏秦说：“燕国东面有朝鲜、辽东，北面有林胡、楼烦，西面有云中、九原，南面有呼沱、易水。方圆二千余里，有军队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粮食可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丰饶的物产，北面盛产枣栗。百姓即使不务耕作，也可以枣栗为生计。这就是所谓的天府之国。燕国于战乱之秋，却能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的厮杀场面，这一点，任何国家都不能同燕国相比，大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燕国所以没有抵御强寇、披甲征战之忧，是燕国南面有赵国作屏障的缘故。秦、赵交战，相互消耗力量，而燕国在赵国之后，得以保全国力，这就是燕国不遭侵掠之苦的原因。假设秦国攻打燕国，需要穿越云中、九原、代、上谷诸郡，行程数千里，即使攻下燕国的城池，秦国预料也难以坚守，秦国难于加害燕国，其态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赵国进攻燕国，一声令下，不到十日，数十万大军即可进至东垣；渡过呼沱、易水，又不需四五日，就可以逼近燕国的国都了。所以说，秦若攻打燕国，需转战千里之外；赵国若攻打燕国，则战于百里之内。不以百里之患为忧，反而去考虑千里之外的危险，方略的失误，无过于此。因此，请大王同赵国亲睦，结为联盟，天下联合一致，那么，燕国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事情了。”燕文侯采纳了苏秦的建议。

【原文】　说赵肃侯曰：“臣窃为君计，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民为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擒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所以放弑而争也。今君高拱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为君愿也。”

“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自操兵；据卫取淇卷，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兵而向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为君危也。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章，东有清河，北有燕。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赵。然而

秦不敢举兵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而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名山大川之险，稍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按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西向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笙竽之音，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吓诸侯，以求割地，愿大王熟计之。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强兵之臣，得陈忠于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若一韩、魏、齐、楚、燕、赵，纵亲以叛秦。合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而盟。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之佐，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赏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攻齐，败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其粮道，赵涉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赵王曰：“善。”

【译文】　苏秦又到赵国，对赵肃侯说：“我为大王您着想，最好的方略是让人民安居乐业，不要加重人民的兵役劳役负担。使人民安居的根本在于成功的外交。外交成功，人民就能够有安定的生活，外交不成功，人民就终身不得安。请让我谈一谈赵国的外患。秦国和齐国是赵国的两大敌国，正是因为这两个敌国，赵国人民才不得安宁：联合秦国攻打齐国，赵国人民不得安宁；联合齐国攻打秦国，赵国人民还不得安宁。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那么燕国必定向您进献布满毡裘狗马的土地，齐国必定向您进献盛产鱼盐的海域，楚国必定向您进献盛产橘柚的果园，韩、魏、中山向您进献他们的封邑，而您的贵戚父兄都可望封为诸侯。像割地获利这类事情，正是秦秋五伯不惜覆军擒将、冒生命的危险而追求的；拜封诸侯、使亲戚尊贵这样的事情，是商汤、周武不惜冒弒君的罪名而全力争取的。如今使大王您高居大殿、垂手而得以上两件美事，这就是我的心愿。

“如果秦国攻下轵道（在今河南济源市），南阳（指今河南济源市、淇县之

间太行山以南地区），就面临着危险；劫掠韩国，包围周王室，赵国就得操兵自守；据有卫地，进而夺取淇、卷，那么齐国就得向秦国朝拜。秦国夺取了山东诸地，进而必然会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赵国；秦军渡过黄河、涉过漳水，占据番吾，就会迅速兵临邯郸城下了。这种危险的事情正是我为您所担心的。当今之世，山东各诸侯国，没有比赵国更强大的。赵国方圆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上万匹，粮食可支数年。地理形势，西有常山，南有黄河、漳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不足畏惧。秦国吞并天下的最大敌人和阻力，莫过于赵国。然而，秦国又不敢举兵攻伐赵国，其原因何在呢？原因正是秦国担心一旦大举进攻赵国，而韩国和魏国可能乘虚抄袭它的后路。于此可见，韩国和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如果秦国进攻韩国和魏国，没有名山大川的阻隔，这样，秦国就可以一点一点地蚕食韩魏的国土，一直蚕食到它们的都城之下。韩、魏抵御不住秦军，就必然向秦国纳贡称臣。秦国既然解除了韩、魏两国对它的牵制和抄袭后路的担忧，就必然会加害于赵国。这正是我为您所担心的事情。

“我听说唐尧最初没三个农夫那样多的家产，虞舜也没有咫尺的封地，但最后却得以拥有天下；夏禹部下不足百人，最后却能够在诸侯中称王；商汤、周武当初所拥有的甲士不过三千，战车不过三百乘，兵卒不过三万，最后却都做了天子，这主要因为他们制定出了正确的方略。因此，圣明的君王对外分析掌握敌人的强弱形势，对内洞悉自己手下将士的作战能力，不需等到战场上两军对阵厮杀，敌我双方的胜败存亡，早已了然于胸了。岂能被众人的言论所迷惑，而根据卜筮的结果去决定直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呢？我曾经根据地图研究计算过天下诸侯的土地面积和综合国力。山东诸侯的土地面积是秦国的五倍，兵员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六国联合起来，向西攻打秦国，就一定能够打败秦国。如今却西面事奉秦国，向秦国称臣，试想：攻破他国与被他国所攻破，使他国向自己称臣与自己向他国称臣，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倡导连横的人，都是想把山东诸侯的土地割与秦国，秦国的目的得逞，他们倡导连横的人就可建起高台亭榭，修筑华美的宫室，欣赏优美动人的笙歌竽音，虽然自己的国家深受秦国兵马蹂躏的祸患，而自己却并不因此受到忧患的折磨。因此，倡导连横的人日夜用秦国的威势来恐吓六国诸侯，以求得六国向秦国割地。这些情况希望大王要认真加以考虑。

“我听说英明的君王能够克服猜疑不定的心理，不听信谗言，摒斥流言蜚语，堵塞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门户，这样，那些希望富国强兵、尊崇君王的忠臣，才有机会到君王面前陈述自己报国的忠心。所以，我为大王着想，不如韩、魏、齐、楚、燕、赵六国联合一致，亲睦友好，共同对抗秦国。六国的将相聚会于

洹水（今河南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之滨，相互交换人质，杀白马而盟誓，约定：如果秦国进攻楚国，则齐国和魏国分别派精兵赴援，韩国断绝秦军的粮道，赵军越过黄河、漳河，燕国固守常山以北；如果秦国进攻韩国和魏国，则楚国断绝秦军的后路，齐国派精兵赴援，赵军渡过黄河、漳河待机，燕国守备云中；如果秦国进攻齐国，那么楚国断绝秦军后路，韩国固守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自古为黄河以南东西交通孔道和战争要塞），魏国堵塞秦军粮道，赵军越过黄河、博关（今不详，疑原文有误）待机，燕国派精兵赴援；如果秦国进攻燕国，那么赵国固守常山，楚军守武关，齐军涉渤海待机，韩国和魏国同时派精兵赴援；如果秦国进攻赵国，那么韩军驻守宜阳，楚军驻守武关，魏军出河外（指黄河以南地区），齐军越过清河，燕国出精兵赴援；诸侯如有不遵守盟约的，那么就用五国的军队讨伐它。如果六国纵亲来抗拒秦国，秦军必定不敢出函谷关加害山东诸侯国。这样，赵国的霸业就可望实现了。”赵王说：“你讲的非常好。”

【原文】　苏秦如韩，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坂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洞胸，近者镝掩心。韩之剑戟，则龙泉、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夫以韩卒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而事秦，交臂而服焉。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大王无事秦，事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之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可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窃为大王羞之。”韩王勃然作色，按剑太息曰：“寡人虽不肖，不能事秦。”从之。

【译文】　苏秦接着又到韩国，向韩宣王建议说：“韩国北面有巩、洛、成皋等险固的山川，西面有宜阳、商坂（即商洛山）等关塞，东面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国土方圆九百余里，披甲之士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出自韩国。韩国战士具有高超的射箭本领，可以连发百箭而不觉累，远射可以穿透敌人的胸膛，近射可以穿透敌人胸前的护心甲镜。韩国制造的剑戟，有龙泉、太阿，这些名箭锋利无比，手起刀落，陆地上的牛马，水中的天鹅鸿雁可断为两截。以韩国军力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却西面事奉秦国，恭敬向秦王称臣，对社稷的侮辱而令天下的人耻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请大王认真考虑，另作打算。请大王不要屈服事奉秦国，如果向秦国屈服，秦国必定向大王求取

宜阳、成皋，今日满足了秦的索取要求，明日秦还会提出割地的要求。如果答应秦的要求，则已经无地可割让；拒绝秦的要求，则前功尽弃、后患无穷。况且，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的欲求却是无限的；以韩国有限的土地来应付秦国无止境的欲求，这正是所谓购买怨恨招致祸患，秦国不动一刀一枪，而韩国的土地已被削夺殆尽了。我听说有这么一句谚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如今大王西面臣事秦国，这同做牛后有什么两样呢？以大王的贤明，拥有强劲的军队，而落得牛后的名声，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韩王勃然变色，手握宝剑，感叹道：“寡人虽然不算贤明，但也决不事奉秦国。”遂听从了苏秦的合纵主张。

【原文】　苏秦如魏，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东有淮、颍、煮枣，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曾无刍牧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輜輜殷殷，若有三军之众。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蕃，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臣闻越王勾践战弊卒三千，擒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岂其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仓头、奋击，各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此过越王勾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将用斧柯’。前虑未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纵亲，专心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魏王曰：“谨奉教。”

【译文】　苏秦又到魏国，策动魏襄王说：“大王的国土，南有鸿沟、陈、汝水，东有淮河、颍水、煮枣，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邑、衍邑，方圆千里。地名虽不显赫，然而田舍庐屋，鳞次栉比，几乎无放牧的土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穿行不绝，车声隆隆，如同三军之众在行军。魏国是天下的强国，魏王又是天下贤明的国王。而今却有意西面事奉秦国，甘愿做秦国东面的藩国，为秦王筑行宫，接受秦国赐与的冠带，春秋向秦国贡奉，以供秦国祭祀，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我听说当年越王勾践率疲弊战士三千人同吴国交战，结果在干遂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率战士三千，革车三百乘，在牧野打败了殷纣王。这难道靠的是军队的数量多吗？他们所依赖的就是自己的战士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威力。如今我听说大王所拥有的军队，武士二十万，仓头（以青巾裹头的士卒）、奋击（勇猛之士）各二十万，厮徒（勤杂人员）十万，战车六百乘，

战马六千匹，这比越王勾践和周武王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强大得多了。以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却听从群臣的陈腐之论，打算臣事秦国。臣事秦国，必须要以向秦国割地来表示诚心，所以魏国强大的军力来派用场，国家就已经被削弱了。做臣下的竟然不惜割让自己君王的土地以同外国结交，偷取一朝之功，而不顾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通过破坏国家的利益来成就私人的利益，对外借助强秦的威势，来要挟劫持自己的国主，迫使自己的国主向秦割地求和。以上利弊得失，请大王详察。《周书》中说：‘当植物的枝蔓还细弱微小时不予断绝，等到它滋生蔓延坐大时将如何办呢？当植物毫厘一般大时不予除伐，将来就须用斧去砍伐。’如果事前不慎重考虑，拿定主意，将来必然遭致大的祸患，那时将如何处置呢？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六国合纵，团结一致，那么，就一定不会再有受强秦侵略的祸患。所以，我们国家的赵王派我来向大王呈献六国合纵的计策，并请大王给以明确的答复，签署合纵的盟约。”魏王说：“愿意采纳您的明教。”

【原文】　苏秦如齐，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四塞之国也。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踘者也。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气高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也。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且夫韩魏之所以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也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是国已危亡随其后也。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晋阳之道，经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也，而欲西面事之，是君臣之计过也。今无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齐王曰：“善。”

【译文】　苏秦又来到齐国，策动齐宣王说：“齐国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是四面都有险塞做屏障的国家。临淄城富裕殷实，人民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赌博踢球，其乐无穷。临淄城的大街上，车毂相击，摩肩接□，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庭殷实，人民富足，志气高扬。以大王的贤明，齐国的强大，天下诸侯没有能同齐国相提并论的。而今却西面事奉秦国，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韩国和魏国之所以畏惧秦国，是因为它们与秦国相接壤。如果秦国出动相当的兵力，不出十天，同韩魏战争的胜败存亡就可以见分晓。韩国和魏同秦国交战，如果战胜了秦国则伤亡兵力过半，

已没有力量防守边境；如果被秦国战败，接着就会国破家亡。因此，韩国和魏国在同秦国交战问题上特别审慎，而宁肯向秦屈服称臣。然而，秦国如果攻打齐国，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秦国需要穿越韩、魏两个国家的漫长道路。通过卫国晋阳道，再通过亢父（在今山东济宁境内）之险，这些地方，战车不得并行，战马不能齐驱，百人守险，千人难以通过。秦国即使很想挥军远袭，深入齐地，但却有狼顾之忧，担心韩国和魏国乘虚抄袭它的后路。因此，秦国对齐国只能虚张声势，疑兵恫吓，骄矜而不敢进兵。大王仔细想想，秦国对齐国是无可奈何的。大王看不到这一点，却打算西面臣事秦国，这是齐国君臣计划的过错。我认为齐国不应该以怏怏大国而背上臣事秦国的名声。所以我希望大王再作考虑计议。”齐王说：“您说得对。”

【原文】　苏秦入楚，说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章台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纵亲以孤秦。大王不纵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也。故愿大王早熟计之。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励兵，在大王所用之。故纵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窃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衡人皆欲割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纵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楚王曰：“善，谨奉社稷以从。”六国既合纵，苏秦为纵约长，北报赵，赵肃侯封秦为武安君，乃投纵约书于秦，秦不敢窥兵函谷十五余年。

【译文】　苏秦又来到楚国，策动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的强国；楚国的国王，又是天下贤明的君王。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国土面积五千余里，军队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可支十年，这些是建立霸王之业的资本。以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天下没有能同楚国相比的国家。如今却西面事奉秦国，那么天下诸侯就没有不去章台（秦国宫殿）朝拜秦王的了。秦国兼并天下的最大敌人和障碍，莫过于楚国。楚国强大，则秦国必然受到削弱；秦国强大，则楚国必然受到削弱，其态势不可能两雄并立。所以，我为大王着想，不如参加纵亲的盟约，以孤立

秦国。大王如果不同诸侯联合纵亲，秦国必然派出两支军队，一军出武关，一军攻下黔中，这样，秦军声威所及，鄢、郢就动摇了。我所说应该在动乱没爆发前加以治理，在事情没有发生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当祸患已经到来的时候再作忧虑，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王及早作出周密的计划。大王如果真能够听从我的建议，就请让我命山东诸侯向大王进献四季贡品，以承蒙大王的明诏，将诸侯的社稷宗庙委托于楚国，精兵劲卒听从大王调遣。所以，如果六国合纵成功，则楚国称霸诸侯；如果秦国连横成功，则秦国成帝王之业。如今大王却舍弃霸王之业不做，甘愿背上臣事秦国的名声，我认为这是极为不可取的。秦国是一个如同虎狼一样凶狠贪婪的国家，有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天下的仇敌，倡导连横的人都是想割诸侯的土地来事奉秦国，这正是所谓奉养仇敌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为大逆不忠的行为了。所以，如果大王参加纵亲，诸侯就会割土地来事奉楚国；如果大王与秦连横，楚国就须割地去事奉秦国。这两种策略及其所导致的结果相差太远了，大王将采纳哪一种策略呢？所以，我的赵王派我来向大王呈献合纵的计策，奉上明约，请大王下诏参加合纵。”楚王说：“好，我代表楚国参加合纵。”六国都参加了合纵盟约，苏秦担任纵约长。他北上回国，向赵王报告了游说的结果，赵王封苏秦为武安君。于是，把六国合纵的盟约投寄给秦王，自此，秦国不敢出兵函谷关长达十五余年。

【原文】　张仪为秦连衡，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倦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不与齐，齐攻其东；东与齐，不与赵，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且诸侯之为纵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为纵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谋，其不可成亦已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晋阳，则赵不南，赵不南则梁不北，梁不北则纵道绝，纵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无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立可须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也。且夫纵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之业，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齿，以言纵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臣闻之积羽沈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故愿大王审计定议。”魏王于是倍纵约，而请成于秦。

【译文】　张仪为秦国倡导连横，策动魏王说："魏国土地面积不过千里，士卒不过三十万，四面通邻诸侯车轮辐条凑上轴心，又无名山大川的阻隔。从郑州至大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还未感觉疲倦，就能到达大梁。南面同楚国接壤，西面同韩国接壤，北面同赵国接壤，东面同齐国接壤，战士分散戍守四边，守备边界要塞的战士不下十万。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野战之地。魏国如果南面同楚国结好，不同齐国结好，齐国就会从东面向魏国发起进攻；东面同齐国结好，而不同赵国结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起进攻；不同韩国结好，韩国就会从西面发起进攻；不同楚国亲睦，楚国就会从南面发起进攻，这正是四分五裂的态势。从前，诸侯合纵相亲，为的是安定社稷，使主尊兵强而显名于天下；今天的合纵，则是相约为兄弟，杀白马，在洹水之滨盟誓，以便彼此相助，增强防守的实力。亲同手足的同胞兄弟，尚有彼此争夺钱财的事情发生，更何况想凭借像苏秦这样狡诈虚伪、反复无常的人所倡导的合纵计谋，去达到保卫国家的目的，其难以成功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大王还不如事奉秦国。秦兵如果攻下河外（指黄河以南地区），占据卷、衍、酸枣，劫持卫国，夺取其晋阳，这样赵国的军队就不得南下；赵国的军队不得南下，魏军就不得北上同赵军呼应配合；魏军不能取得北方赵军的支持，南北不通，则纵道断绝；纵道已经断绝，要想使大王的国家没有危险，恐怕是不可能的。秦国首先使韩国折服，然后攻打魏国，韩国有畏于秦国，同秦国合力进攻魏国，则魏国的灭亡，就在须臾之间了。这正是我为大王所担心的。所以为大王着想，不如事奉秦国。魏国事奉秦国，那么，楚国和韩国必定不敢对魏国采取行动，魏国既然解除了楚国和韩国的威胁，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大王如果不听从我的建议，秦国一旦出兵东伐，再想事奉秦国，也就来不及了。倡导合纵的人所说的多是夸张激奋的言辞，很少有实在可信之处。说动一个诸侯，就能成就个人封侯的伟业，因此，天下善于游谈舌辩之士，莫不不辞昼夜辛苦，慷慨激昂，去向诸侯大讲合纵的好处。诸侯王欣赏他们的雄辩之辞，所以被他们的论说牵着鼻子走，怎么会不受他们的迷惑呢？我听说羽毛积得多了；也能把船压沉，重量轻的东西积得多了，也会把车轴折断；众口所言，可以消融黄金。请大王仔细考虑，再作决定。"魏王于是背叛了合纵的盟约，而向秦屈服求和。

【原文】　张仪说楚怀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有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乐，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矣。且夫为纵者，无以异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

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兵河东成皋，韩必入臣，则梁亦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攻其北，社稷安得无危？臣闻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舟载卒，一载五千人，日行三百里。里数虽多，然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关矣。扞关警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编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人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凡天下而以信约纵亲相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也。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齐，破齐而分其地。乃佯为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与楚接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楚王乃与秦亲。

【译文】　张仪又来到楚国，策动楚怀王说：“秦国幅员辽阔，据天下土地一半以上，兵力足以同四国兵力的总和相抗衡，被山带河，四边又都有山川险塞作屏障。有勇士百余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储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卒乐于效命疆场，君主贤明，治国严谨，军将智慧，长于武略。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必将席卷常山天险，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侯不肯臣服秦国的必定最先灭亡。倡导连横的人，与驱赶群羊向猛虎进攻没有什么两样。老虎和羊本来就不是交战的对手，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如今大王不与虎结交反而与群羊结伴，我认为大王的决策是错误的。如今能够称强天下的诸侯，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秦国，其态势不可能两雄并力。大王不同秦国结好，秦国派兵攻占宜阳，韩国同北方诸侯的交通就被阻断；进而攻克河东、成皋，韩国必定向秦称臣，魏国也会顺风而动。这样，秦国从西面向楚国进攻，韩国从北面向楚国进攻，楚国的社稷岂能没有危险？我听说，军事实力不如对手，就不要向对手挑战；粮食比不上对手多，就不要同敌人打持久战。秦国西面拥有巴蜀之地，运送军粮的大船从汶山（今四川松潘县北）出发，沿江东下，到达楚国需行程三千余里，运送军卒，一船可载五千人，每日可行三百余里。虽然路途遥远，但却不需要牛马来运输，不到十天的时间，即可进抵扞关（今四川奉节东长江北岸赤甲山上）。扞关有警，那么从此以东，必定入城固守。黔中、巫郡也就不属于大王所有了。秦军首先攻占武关，然后由北向南进攻楚国，楚国

同北方诸侯的交通就断绝了。秦军攻伐楚国，三个月之内就能战败楚国，而楚国的诸侯援兵则需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楚国危急的形势等不及诸侯的救援。等待弱国的救援而不顾强秦的灭国之祸，这正是我为大王所担忧的。

“大王曾经同吴国作战，五战三胜，精锐之士已经损失殆尽了。如果再编练新军，据守城池，就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听说功劳大的人容易遭致危险，人民疲弊就会怨恨他们的君王。您现在固守易于陷于危险境地的国家，而抗拒强秦统一天下的决心，我为大王而感到危险。天下倡导诸侯盟约合纵可以相互巩固国防的人是苏秦，他已经被封为武安君。苏秦做燕国的宰相，却暗中同燕王策划攻伐齐国，待破齐之后分割齐国的土地。于是就假装得罪燕王，逃到齐国，齐王接受了他，并任命他做宰相。两年以后，齐王发觉了苏秦的阴谋，大怒，便下令对苏秦施以车裂的酷刑。一个狡诈虚伪的苏秦，想经营天下，统一诸侯，其图谋难以成功，也是显而易见的。秦国与楚国比邻接壤，从地理形势上说，本来应是相亲相睦的邻国。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请让我说服秦国派太子到楚国作人质，楚国的太子到秦国做人质，再请大王允许秦国向大王进献美女侍候大王，并献给大王有万户人家的城池作汤沐邑，秦楚永远亲如兄弟，互不攻伐。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办法。”楚王于是决定同秦国亲善。

【原文】　张仪如韩，说韩宣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地方不过九百里，无二年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举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今秦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不可胜数。山东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秦逐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轻重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诸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寡，而听纵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诖误其主，无过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势然也。今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悦秦，计无便于此者。”宣王听之。

【译文】　张仪又来到韩国，策动韩宣王说：“韩国多山地，地理形势险恶，五谷之中，只适宜种植菽和麦。幅员不过九百里，没有两年的粮食储备，军队的数量，举国皆兵也不过三十万，其中还包括勤杂人员。而秦国披坚执锐之士上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上万匹，不戴盔甲、执戟踊跃冲锋陷阵的勇士不可胜数。山东诸侯国的军队披戴甲胄同秦军作战，而秦军战士却脱去盔甲袒露着胸臂勇敢赴战，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秦军杀逐诸侯国的军队，就

如同古代勇士孟贲斗怯夫；以轻重相压，就如同著名的大力士乌获与婴儿相搏。山东诸侯国看不到自己的土地贫弱，粮食不足，而轻易听信倡导合纵的人的甜言蜜语，以诡辩的言辞论证合纵方略的周全，粉饰合纵方略，迷误自己的君主，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那么，秦国发兵攻占宜阳，切断韩国与魏国的交通，继而东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均为韩国的宫苑），恐怕就不属大王所有了，一旦阻绝了成皋，切断了同上地的交通，大王的国王就被分割了。所以，为大王着想，不如同秦国结好，帮助秦国。秦国最大的欲望就是削弱楚国；而能够帮助秦国削弱楚国的，没有比韩国更为重要的了。这并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更强大，而是由韩国所据的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大王如果能西面事奉秦国，攻打楚国，秦王一定很高兴。攻打楚国获取利益，这样既转移了自己的祸患，又能取悦于秦国，没有比这更适宜的计策了。”韩宣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

【原文】　张仪说齐湣王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欲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代之利。纵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也。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臣闻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破亡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魏效河外，赵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淄、即墨，非王有也。国一旦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齐王许之。

【译文】　张仪到齐国策动齐湣王说：“天下诸侯，没有比齐国更强大的了。大臣及其父兄们殷实富足，过着安乐的生活。但他们为大王出谋献策，都是为了一时的安乐，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倡导合纵的人劝说大王时，肯定会这样说：‘齐国西面有强大的赵国，南面有韩国和魏国。齐国滨临大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军队强大，战士勇敢，即使一百个秦国，也拿齐国无可奈何。’大王很赞赏这种说法，却没有考究这种说法是否与事实相符合。我听说齐国曾同鲁国三次交战，而鲁国三次都赢得了胜利，但紧接着鲁国却灭亡了。虽然赢得了战胜国的名声，遭致的却是国家灭亡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在于齐国是一个大国，鲁国则是一个小国。如今的秦国与齐国相比，如同齐国和鲁国相比的情形一样。如今秦国已同楚国相互嫁女娶妇，结为婚姻，亲如兄弟，韩国向秦国献宜阳，魏国向秦国献河外，赵国到渑池朝拜秦国，并割河间之地给秦国。在这种形势下，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国驱使韩国和魏进攻齐国的南部，

赵国全军出动，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淄、即墨就不为大王所有了。齐国一旦遭到诸国的进攻，再想事奉秦国，也不可能了。因此，希望大王再作仔细慎重的考虑。”齐王答应了张仪的要求。

【原文】　张仪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效愚于大王。大王收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是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励兵，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据番吾，战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征殷纣之事，故使臣先以闻于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为纵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覆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混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乎？今秦发三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四国而击赵。赵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面相见而口相约，请按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赵肃侯许之。

【译文】　张仪又策动赵王说：“鄙国的秦王派我来向大王效力，进献不成熟的意见。大王合纵天下诸侯来抗拒秦国，秦国果然不敢出兵函谷关，这说明大王的声威足以号令山东各诸侯。鄙国慑于大王的声威，恐惧慑伏，不敢轻举妄动，整治军备，磨砺武器，生怕大王有意责备我们的过失。如今，凭大王强大的军事实力，足可以攻克巴蜀、吞并汉中，吞并两周王室，迁走周王室的九鼎宝器，派兵驻守白马津。秦国虽然居处偏远，对此心怀忿怒之情已经很久了。现在，秦国一支毫无整肃可谈的军队已经驻扎在渑池，打算渡过黄河，攻占番吾，同赵军会战邯郸城下，并打算在甲子这一天开战，重演武王伐纣的历史，所以派我先来告知大王及左右的大臣。大王所信赖主持合纵事宜的人唯有苏秦。苏秦迷惑诸侯，颠倒是非，他想要颠覆齐国，自己却遭到了车裂的下场。天下不可能通过合纵盟约团结一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楚国与秦国已经结为兄弟盟国，韩国和魏国已经向秦称臣，齐国则向秦奉献盛产鱼盐的土地，这就等于截断了赵国的右臂。右臂已被截断，还要固执地与人争斗，失去了自己的同党和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想解脱危险，这能办得到吗？秦国已经发兵三路：一路阻塞午道，并让齐国的军队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东面；一路驻扎在成皋，调遣韩国和魏国的军队驻扎河外（指黄河以南地区）；一路驻扎在渑池。约定四国联合进攻赵国，征服了赵国，必定由四国瓜分它的土地。因此，

秦国不敢隐瞒自己的军事意图，先让我告知大王左右。我为大王着想，不如大王亲自到渑池与秦王会见，当面约定，请秦王放弃进攻赵国的计划。希望大王拿定主意。”赵王听从了张仪的主张。

【原文】　张仪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信，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击代王，杀之。肝脑涂地。其姊闻之，因磨笄以自杀。故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闻。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事以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燕王听张仪。仪归报秦。

【译文】　张仪又到燕国，策动燕昭王说：“大王最亲近和信赖的国家，莫过于赵国。从前，赵襄子曾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代王做妻子，想吞并代国。约定同代王在句注要塞会晤，就令工匠制作了一件金斗，斗把柄很长，可以用来击杀人。赵王同代王宴饮，却暗中告诉厨师：‘趁酒喝到酣畅快乐时，你就来献热羹，借机把斗柄反转过来击杀代王。’于是，当宴饮气氛最为欢乐的时候，厨子上热羹，并为代王进斟，借机用斗柄击杀代王，顿时肝脑涂地。赵襄子的姐姐闻讯，拔下头上的笄子，磨锋利后，自刺而死，所以至今仍有磨笄山。这件事情，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赵王凶狠暴戾，六亲不认，这一点大王心里是最清楚的，大王还认为赵王是可以亲近的人吗？赵王曾经两次攻打燕国，两次围困燕国都城，劫持大王，大王割十城之地给赵国，向赵国谢罪。现在赵王已经到渑池朝拜秦王，向秦国献出河间一带的土地事奉秦国。大王如果不事奉秦国，秦军攻下云中、九原，驱使赵军攻打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为大王所有了。如果大王现在事奉秦国，秦王一定很高兴，这样赵国就不敢对燕国轻举妄动，那么燕国就处于西有强秦之援，南无齐赵之患的主动有利的地位。因此，请大王慎重考虑。”燕王听从了张仪的主张，张仪返回秦国，向秦王报告。

【原文】　于是楚人李斯、梁人尉缭，说于秦王曰：“秦自孝公已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侵诸侯，盖六代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其君臣俱恐，若或合纵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愿王无爱财，赂其豪臣，以乱其谋，秦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阴遣谋士赍金玉以游诸侯。诸侯名士，可与财者，厚遗给之；不肯者，利

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乃使良将随其后，遂并诸侯。秦既吞天下，患周之败，以为弱见夺，于是笑三代，荡灭古法，削去五等，改为郡县。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寸蕃翼之卫。吴、陈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其数，国势然也。

【译文】　这时，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向秦王进言说："自秦孝公以来，周王室衰微，诸侯相互攻伐兼并，山东已兼并为六个诸侯国，秦国乘胜侵夺诸侯土地，至今已历经六代了。现在，诸侯对秦国臣服，就如同秦国的郡县臣服秦王一样。山东诸侯，君臣恐惧，万一它们再行合纵，出其不意，攻打秦国，秦国就可能重蹈智伯、夫差、湣王灭亡的覆辙。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货，贿赂山东诸侯的豪族大臣，以败坏它们可能合纵抗秦的图谋。秦国也无非耗费三十万黄金，而诸侯却可以全部为我吃掉。"秦王听从了二人的计策，暗中派遣谋士携带黄金美玉前往六国游说。凡诸侯名士，可以用财货收买的，都贿以丰厚的财货；难以用财货收买的，就用利剑将其刺死。秦国离间了六国诸侯的君臣关系、败坏了其发奋图强的计划以后，接着派遣良将精兵，逐一吞并了六国诸侯。秦国吞并天下以后，鉴于周王室因衰弱而被诸侯侵夺的历史教训，于是嘲笑三代，荡灭古法，抛弃五等爵位、封建诸侯的古代制度，改行郡县制度。秦王自号为皇帝，而皇室子弟都为匹夫百姓。这样，秦王室内无骨肉亲族本根的辅助，外无据有疆土、拥有军队的藩臣的护卫。所以吴广、陈胜揭竿而起，为天下倡，刘邦、项羽随之而起，很快灭亡了秦朝。所以说，周代的历史过于漫长，而秦朝没有历尽本应有的寿命，这是国家行政统治的不同态势所决定的。

【原文】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爵二等，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谓矫枉过正矣。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之日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然，无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基者，亦赖之于诸侯也。夫原本以末大，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策，推恩之令。景帝遭七国之乱，抑诸侯，灭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专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蹶角稽首，奉上玺绂，唯恐居后，岂不哀哉！及莽败，天下云扰。

【译文】　汉朝兴起之初，全国局势刚刚稳定，刘姓皇族人数还很少。鉴于秦王室孤立无援、遭致败亡的教训，于是裂土封疆，设立二等爵位（王和侯），功臣被封侯的有一百多个，高祖的子弟分别分封做九个国家的国王。其中封国较大的，跨州连郡，拥有城池数十座，真可谓矫枉过正了。然而高祖创建帝业，事必躬亲，日不暇给，汉惠帝在位时间很短，吕后以女主摄取朝政，所以海内晏然无事，没有狂暴狡诈的事情可担忧。最终铲除诸吕之难，奠定汉文帝的基业，所依赖的仍然是诸侯的力量。考究本源，仍有尾大不掉、流滥横溢之势。诸侯王中，轻者生活荒淫、越轨犯法，重者觊觎帝位，横暴逆反，最后导致身死国亡的下场。所以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将齐国和赵国等大诸侯国分割为小国。景帝又用晁错的计策，削弱吴、楚等诸侯国的封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实施推恩令（令诸侯王在封国内再行分封，分封给自己的子弟，从而使诸侯国自行削弱）。汉景帝时，遭吴楚等七国的叛乱，于是抑制诸侯，减免罢黜诸侯国的官员。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图谋不轨，事泄自杀，汉武帝因而制定颁布了旨在限制诸侯王权力的左官律（在诸侯国做官称左官）和附益法（封诸侯过限称附益），诸侯王只能衣食封国的租税，不得干预封国的政事。到了汉哀帝和汉平帝时，经过数代繁衍，诸侯王均是汉高祖的支脉苗裔，相互疏远，而且他们多生长于宫中，未经过大的世面，所以受不到士民的尊重。王莽看到汉家皇室内外衰微，皇室根本与诸侯辅翼都已经软弱无力，所以专制朝政，无所忌惮，萌生了篡夺帝位的野心。他凭借皇太后的权力，行尹伊、周公摄政的故事，作威作福，他高居庙堂之上，遥控天下局势。他的阴谋酝酿成熟后，就代汉自立、南面称尊，并分别派出官吏，驰传天下，颁行王莽新朝的符命。汉诸侯王纷纷稽首叩拜，呈上印玺绶绂，唯恐居人之后。诸侯王本是皇室辅翼，最后竟出现这种情景，岂不可悲可叹！王莽失败后，天下大乱。

【原文】　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犹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充斥，率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纵横，则城池自夷，岂不危哉！在周之难兴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阊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闼暂扰，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哉！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

【译文】　汉光武帝中兴汉室，发扬皇统，然而走的却仍然是西汉遭致覆亡的老路，患的仍是丧败家国的旧病。仅传了数代，奸宄充斥朝廷，一旦强臣专

制朝政，天下皆风靡而从；一武夫纵横不轨，则城池夷为平地。这样岂不是太危险了吗？从前，周王室蒙难时，有七臣不听王命，三子干乱朝政，周天子弃置象征着王朝政权和天子威严的九鼎，叛族占据王城，钲鼓震王城，箭镞穿宫室，但祸乱仅限于京畿之内，并没有危及全国，天下仍然晏然无事，以治待乱。因此，周宣王得以在共和时期中兴王室，周襄王、周惠王能够在晋国和郑国的帮助下振兴王室，哪像两汉时期，宫廷稍有纷扰，便四海鼎沸，孽臣早上入朝秉政，晚上则天下大乱的情形！远鉴王莽谋逆篡汉的史实，近览董卓擅权的短命悲局，足以令亿万百姓，无论愚智，痛心疾首。难道这是因为当世缺乏能够周时济世的大臣、士人没有匡扶社稷、九合诸侯的雄心壮志吗？这是由于功绩因时代的变化而难以建立，雄心壮志因位贱势卑而受挫的缘故。

【原文】　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龙飞谯沛，凤翔兖豫。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人，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也。时不用其计，后遂凌夷。此周秦汉魏立国之势。是以究其始终强弱之势，明鉴戒焉。

【译文】　魏太祖武皇帝曹操躬姿圣明，兼神武韬略，在谯沛出生，在兖豫发迹。然而历观五代（夏、商、周、秦、汉）存亡的经验教训，却不能吸取前代的历史经验；目睹前代倾覆的道路，却不能一改前代倾覆的辙迹。他的子弟被分封于空虚之地做诸侯王，重用那些不堪重用的人，诸侯王权同匹夫，势如百姓。致使朝内没有根深不拔的坚固统治基础，外无像磐石一样稳固的宗室的援助。这远远不是安定社稷、传万代基业的统治方法。今天的州牧郡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诸侯，他们据有广阔的疆土，拥有庞大的军队，他们的兄弟宗亲或据同一州郡，或分别统治着不同的州郡，而皇室子弟却没有一人厕身州牧郡守之间、参与掌握地方政权的。这不是强干弱枝、以备万一的统治方法。当时不用诸侯藩国辅助王室的统治体制，后来这种制度逐渐衰落了。以上是周、秦、汉、魏立国的大体形势。因此考察它发展变化强弱得失的形势，以供人借鉴参考。

【原文】　论曰：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代衰微，而诸侯纵横矣。至末孙王赧降为庶人，犹能枝叶相持，名为天下共主。当是时也，楚人问鼎，晋侯请隧，虽欲阙周室，而见厄诸姬，夫岂无奸雄，赖诸侯以维持之也？故语曰："百足之

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此之谓乎？及嬴氏擅场，惩周之失，废五等，立郡县，君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功臣效勤，而干城无茅土，孤制天下，独擅其利。身死之日，海内分崩。陈胜偏袒唱于前，刘季提剑兴于后，虎啸龙睇，遂亡秦族。夫刘陈诸杰，布衣也，无吴楚之势，立锥之地，然而驱白徒之众，得与天子争衡者，百姓思乱，无诸侯勤王之可惮也。故谚曰：“夫乱政虐刑，所以资英雄而自速祸也。”此之谓矣。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今五等，深恨者也；郡县，枯朽者也。故自秦以下，迄于周隋，失神器者非侵弱，得天下者非持久，国势然也。呜呼！郡县而理，则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则有纵横之祸。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致理之具。但经始图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故贵于五等耳。圣人知其如此，是以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修德以镇之，择贤而使之。德修贤择，黎元乐业。虽有汤武之圣，不能兴矣，况于布衣之细，而敢偏袒大呼哉？不可不察。

【译文】　作者总结议论说：周朝统治天下历时八百多年，周朝后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也就恣睢横行，不以周天子为意了。直到周赧王被降为普通百姓，周朝灭亡。虽然东周时期王室衰微，但王室枝叶、各国诸侯仍然能够扶持周王室，周王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在周王室衰微的时期，楚王曾向周王询问象征天子威严的九鼎的情况，晋国请求以天子丧仪安葬晋侯，虽然有觊觎王室之心，有困厄周王室的事情发生，但周王室不是仍然依赖诸侯的力量得以维持下去了吗？俗语说：“百足之虫到死都不僵硬，这是因为扶持它的腿多。”讲的不也正是这个道理吗？到秦始皇统一海内，临朝执政时，鉴于周朝诸侯强大，王室衰弱的教训，废除了五等爵位、封建诸侯的制度，改行郡县制，皇帝一统海内，而其子弟则为匹夫百姓，功臣勤勉效力，虽然有统治城邑大都的权力，但却没有一尺一寸的封地，皇帝一人宰制天下，独擅其利。致使身死之日，海内分崩离析。陈胜揭竿而起，为天下倡，刘邦提剑跟随于后，虎啸龙视，很快就灭亡了秦朝。若论刘邦、陈胜诸豪杰，无非是一介普通百姓，没有像吴楚诸侯那样强大的势力，更无可供立锥的一寸封地，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驱使手无寸铁的百姓同天子相抗衡，是因为百姓思乱，又无诸侯勤王的忧虑。所以谚语说：“混乱的政治，酷虐的刑罚，正可以资助造反的英雄而自取灾祸。”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砍伐根深粗壮的大树，很难取得功效，而摧折枯木朽枝则比较省力。五等分封制度好比是深根大树，郡县制好比是枯木朽枝。所以自秦朝到隋朝，丧失国家政权的，并不是由于逐渐衰弱造成的；得天下的也不能维持长久，这是国家政权的统治形势所决定的。可悲可叹啊！采用郡县制治理国家，容易使布衣百姓萌生篡逆之心；采用五等封建制来统治国家，又容易遭诸侯横暴的祸端。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和方法都是有弊端的。不能说侯伯分封

制度就没有导致动乱的因素和机会，也不能说郡县制度决不可能导致天下大治。但如果以福多祸少的标准来衡量，五等封建制度还是优于郡县制度的。圣明的人深知这一道理，因此兢兢业业，日慎一日，修炼自己的德行以镇慑不轨的图谋，选拔贤人才子担任重要的官职。德行修炼到很高的境界，贤良的人才得以选拔，人民安居乐业，这时，即使有像商汤、周武那样的圣贤也难以推翻现有的政权，更何况区区布衣小民敢袒臂大呼倡导造反呢？这其中的道理，不可不认真分析研究。

卷六（霸纪下）

三国权第十八

【原文】　论曰：臣闻昔汉氏不纲，网漏凶狡。袁本初虎视河朔；刘景升鹊起荆州；马超韩遂，雄据于关西；吕布陈宫，窃命于东夏。辽河海岱，王公十数，皆阻兵百万，铁骑千群，合纵缔交，为一时之杰也。然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六七年间，夷灭者十八九，唯吴蜀蕞尔国也。以地图按之，才四州之土，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轻走易北，不敌诸华之上。角长量大，比才称力，不若二袁刘吕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国，资逆上不侔之势，然能抚剑顾眄，与曹氏争衡，跃马指麾，而利尽南海，何哉？则地利不同，势使之然耳。故《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古语曰："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故曹丕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刘资称南郑为天狱，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稽诸前志，皆畏其深阻矣。虽云天道顺，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挺命可也。岂区区艾浚，得奋其长策乎？由是观之，在此不在彼。于戏，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故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来矣。是以采摭其要，而为此权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家之略焉。

【译文】　作者议论说：我听说从前汉朝纲纪废弛，疏漏了凶暴狡诈之徒。袁本初（袁绍）虎视河朔；刘景升（刘表）崛起于荆州；马超、韩遂雄据关西；吕布、陈宫割据东夏。辽河、沿海一带，王公十数，都是拥兵百万、铁骑千群，他们彼此合纵缔交，堪称一时豪杰。然而，曹操挟持天子（汉献帝）号令天下诸侯，六、七年间，将群雄消灭十之八九，仅剩下吴、蜀两个小国。从地图上看，这两个小国仅拥有四个州的土地，而且地处偏远，还比不上中原的一大都

市。这两个小国的百姓在战场上怯懦不前，而私人争斗却英勇无比，一触即溃，在诸多方面都比不上中原的战士。如果比个头，比体重，比才能，比力气，都不如袁述、袁绍、刘表、吕布手下的将士。吴、蜀以尚不具有雄厚基础的新建之国，冒着背逆天子的罪名，凭借着难以同中原同日而语的劣势，居然能够按剑顾盼，同曹氏相抗衡，跃马横行，并尽有南海之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南北地理形势不同、三国鼎足的总态势造成的。所以《易经》说："王侯凭借险要的地理形势来保守自己的国家。"古语还说："以一里之小来抗衡千里之大，是因为占有地利因素。"所以魏文帝曹丕站在长江边上，望着波涛汹涌的江水，感叹道："这是上天为南北划定的界限啊！"刘资称南郑为"天狱"，称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再稽查史志，前人都畏惧这些地方的艰深和险阻。虽然说如果顺应了天道，地利仍不如人和，但如果使中等才能的将领防守这些地方，延长朝代的生命还是可以做到的。岂能让邓艾、王浚这样的区区将领轻易跨越天险，成就了灭蜀、灭吴的功勋？由此看来，胜败在人事而不在地利。戏搏下棋，聪明的人每行一步都要考虑有害和有利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说"不懂得用兵的害处，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用兵的好处"，这句话还是有充分根据的。因此从三国浩繁的历史中择其精要，而作此《三国权》一卷。对魏晋囊括五湖、席卷全蜀的战略作出分析说明，大概就可以知道害中之利，这样就能了解魏家统一的战略。

【原文】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参蜀伐，参伐则益州分野。按《职方》则雍州之境，据《禹贡》则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提封四十郡，实一都会也。故古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其有以矣。王莽末，公孙述据蜀，益部功曹李熊说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发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今山东饥馑，人民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人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隘；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临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归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

【译文】　天帝在房、心二星的位置布政，在参、伐的星位上达到治理。参、伐是益州的分野。按《职方》说法，蜀为雍州境内，按《禹贡》的说法，蜀则在梁州的地域内。方圆五千里，提封四十郡，的确是一大都会。所以古人称蜀地为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是有道理的。王莽末年，公孙述占据蜀地，益部功

曹李熊向公孙述说："当今之世，四海动荡不安，匹夫横行，平议国家大事。将军割据千里，拥有的地盘十倍于商汤周武。如果能够发奋图强，发扬威德，抓住天下混乱的天赐良机，就能够成就霸王大业。如今中原饥馑，以至到人吃人的地步，兵火所及，城邑化为丘墟。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肥沃，满野果实，即便不种五谷，人民也不致挨饿。妇女纺织的布匹之多，可以覆盖天下。名贵的木材竹竿、器械的丰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水路运输的方便。北部可据守汉中，就可以堵住褒斜道关隘（自今陕西省眉县沿斜水及其上源石头河，经今太白县，循褒水及其上源白云河至汉中。为秦岭南北交通要道。）；东边驻守巴郡，据守入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如果形势有利则可以出兵攻城掠地，形势不利则可以据守关口发展农业。东下汉水，可以占领秦地；顺江南下，则可以震动荆州和扬州。这正是用天时、因地利、事业成功的有利条件。现在君主的声威天下共知，但号位还未确定，致使有志之士心存狐疑，应该迅速即帝位，使远方的人有归依的目标。"建武元年四月，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家"，服色尚白。

【原文】　自更始败后，光武言事山东，未遑西伐，关中豪杰，多拥众归述。其后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不及此时摧危乘胜，以争大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今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悉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人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今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不听邯计，光武乃使岑彭吴汉伐蜀，破荆门，长驱入江关。军至成都，述出战，初败被刺，洞胸死。夷述妻子，焚其宫室。至灵帝时，政理衰缺，王室多故，雄豪角逐，分裂疆宇，以刘焉为益州牧。焉死，子璋立，为刘备所围，遂降。

【译文】　自更始皇帝失败后，汉光武帝正致力于山东战事，顾不上西伐蜀地，关中豪杰大都率自己的部众归附公孙述。后来，平陵人荆邯看到东方将很快被平定，兵锋必定转向西方，就向公孙述建议说："军队是帝王手中的宝器，自古及今没有一个帝王能废掉它。隗嚣曾遭遇良机，割据雍州，兵马强盛，众心归附，威震山东。但他不乘此机会摧灭群雄，争夺帝王大位，反而想效仿周

文王故事，偃武息戈，卑躬屈膝事奉汉室，俨然以第二个周文王自居。如今汉帝解除了对关、陇地区的担忧，专力东伐，已拥有天下四分之三的地盘。致使关陇地区的豪杰都心向山东，如果刘秀派遣离间的使臣到关陇地区，招揽心怀二心的人，这样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五分之四了。如果接着举兵直指天水，隗嚣的军队必然一触即溃。天水平定以后，汉室就九分天下而有其八了。现在陛下据有梁州，对内要供奉王室的需要，对外要供给军队的开支，百姓已经困苦不堪，这样下去，很可能重蹈王莽自我败亡的覆辙。依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应乘当前上天和百姓对您仍抱有希望、四方豪杰尚可以招诱的时机，紧急征集国内精兵，令田戎占据江陵，进可东下江南，退可依守巫山之险，筑垒坚守，同时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定能望风披靡。再命令延岑出兵汉中，平定三辅、天水，陇西便可拱手归附。这样就能造成天下震荡的局面，对陛下将大有好处。”公孙述没有采纳荆邯的建议。光武帝刘秀便派岑彭、吴汉率兵伐蜀，攻破荆门，长驱直入江关。汉军兵临成都，公孙述出兵迎战，兵败，被刺胸而死。他的妻室儿女均被汉兵所杀，宫室被焚毁。汉朝延续至汉灵帝时，政治衰败，王室多发变乱，英雄豪杰相互逐鹿，分裂疆土，拥兵自重。其时，刘焉为益州牧，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立，刘璋被刘备围困，被迫向刘备投降。

【原文】　初，刘备为豫州牧也，为曹公所破，走屯新野。闻诸葛亮躬耕南阳，乃三诣亮于草庐之中，屏人言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行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意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名微而众寡，然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代，国险而民附，贤能为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江汉，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览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译文】　当初，刘备做豫州牧时，被曹操打败，逃退到新野。听说诸葛亮在南阳种田，于是曾先后三次亲自到诸葛亮居住的草庐拜访，屏退左右，对诸葛亮说：“当今汉朝廷倾覆颓败，奸臣窃据王命，皇上蒙难。我本人不自量力，

想使诚信大义推行天下，然而智慧和方法浅短，以至到今日狼狈的境地。但我并不甘就此罢休，您认为下步该如何办呢？”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干乱朝政以来，豪杰纷纷崛起，跨州连郡、割据自雄的不可胜数。曹操同袁绍相比，名声卑微，拥众又少，然最终能够消灭袁绍，由弱变强，其原因不仅仅有天时的因素，还有人谋得当的因素。如今，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实在难同他争高低。孙权割据江东，已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地理形势险要，人民倾心归附，贤能之士得到重用，可以利用他援助我们，而不可对他另有图谋。荆州北据江汉，可尽取南海（泛指南方）之利，东与吴、会相连，西通巴蜀，这本是英雄用武之地，但它的主人却无能力永远守住它，这莫非是上天要用此地来资助将军吧。益州周边有险塞为屏障，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据此成就了帝王大业。然而其主刘璋暗弱无能，张鲁在他的北方。巴蜀民殷国富，但刘璋却不善于抚恤民众。智慧才能之士都在思盼着贤明之主。将军既然是汉家帝王的后代，信义之举闻达四海，总揽天下英雄，思贤若渴。如果能占据荆州和益州，以其山川险阻为屏障，向西同诸戎族部落相和好，向南抚恤夷越部族，并同孙权结为友好，对内则力使政治清明。这样，一旦天下有变，即可命一上将率荆州的军队进军宛、洛；将军亲自统率益州的军队出兵秦川，天下百姓有谁能不提着饭菜酒食欢迎将军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将军的霸王大业就可以成功，汉王室也可以复兴了。”

【原文】　时曹公破荆州，先主奔吴。备用亮计，结好孙权，共拒曹公于赤壁，破之。曹公北还，权乃以荆州业备。庞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单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人强，户口百万，郡中兵马，所出毕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吞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各事定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乃使关羽守荆州，欲自取蜀。

【译文】　此时，曹操攻破了荆州，刘备被迫投奔吴国。刘备采纳诸葛亮的计策，同孙权结盟，共同抗拒曹操，在赤壁大破曹军。曹操兵败，被迫北还，孙权便把荆州给刘备暂作立足之地。庞统向刘备建议说：“荆州历经战乱，荒败残破，东有吴国孙权，北有曹操，要想据此实现三国鼎立的局面，还难做得到。现在益州民富国强，户口百万，郡中所需兵马粮草俱备，各种珍货宝物也无需外求，今天正可以借益州来奠定大业的基础。”刘备说：“今日的议论，正说明我

同曹操相比，如水火之不相容：曹操为人苛急，我为人宽厚；曹操对人施以残暴，我对人施以仁爱；曹操为人诡诈，我为人忠信。每每与曹操相反，我才能成就事业。如今却要让我因小事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义，这是我所不能采取的做法。”庞统说：“当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本来就不能固守一种所谓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决定一切事物。兼并弱小，吞并愚昧，正是春秋五霸所做的事，凡所做事不能顺应时势民心的，就应该夺取它，顺应了时势民心就守卫它，这样做，人们都会认为是正义之举；等大事稳定之后，再把大国分封给他，这怎么能说有负于信义呢？今天即使我们不去取益州，最终还会落到他人的手中。”刘备于是派关羽守荆州，自己打算夺取益州。

【原文】　会刘璋闻曹公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先主与璋会涪。璋既还成都。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统复说备曰：“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豫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杖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来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俱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返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计，即斩怀等。自葭萌南还取璋。时郑度说璋曰：“左将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人，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请战不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矣。”璋不用度计，先主遂长驱，所过必克，而有巴蜀。

【译文】　此时，正值刘璋听说曹操准备征讨据守汉中的张鲁，内心恐惧不安。别驾张松向张鲁建议说：“曹操兵马强盛，天下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吞并了张鲁，以此为基地，再进攻蜀地，谁能抵御住他的进攻？刘豫州刘备是您的同宗，也是曹操的仇敌。如果让刘备征讨张鲁，张鲁必定被攻破；攻破了张鲁益州就会更加强大。曹操即便向蜀地用兵，也难以有所作为。”张鲁同意张松的看法，就派法正去迎接刘备。刘备同刘璋在涪会见后，刘璋便返回成都。刘备正准备为刘璋征讨汉中，庞统又向刘备建议说：“暗中选拔精兵，昼夜兼程，直袭成都，刘璋既不善于统兵打仗，又素无戒备，大军突然袭击，便可一举平定成都，此为上计。杨怀高沛是刘璋手下名将，各统帅强兵把守关口。听说他们数次致书刘璋，建议他发遣将军返还荆州。将军可派人送信给他们，就说荆

州局势紧张，想还军救援，并安排部队装作要班师回荆州的样子。杨怀高沛二人素来佩服将军的英名，又很高兴您撤军离去，必定轻骑前来为您送行，可借此机会生擒二人，进而夺取他们的军队，然后再进兵成都，此为中计。返还白帝城，与荆州相连，再慢慢图谋以后的进取办法，此为下计。如果犹豫不决，留连此地，将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难以作长久之计。”刘备同意施行庞统所说的中计，斩了杨怀等人以后，自葭萌向南攻取成都的刘璋。此时郑度向刘璋建议说：“左将军袭击我们，兵不满万人，当地百姓尚未诚心归附他，所以只能靠吃野谷子过日子。依我之计，不如把巴西、梓潼的百姓全部赶走，把涪水以西的仓库野谷全部焚毁，深沟高垒，静守以待。他们请战不能，持久又无粮草，不过百日，必将自行撤退，此时我发兵进击，一定能生擒刘备。”刘璋未能采纳郑度的计策，刘备得以长驱而下，所向必克，于是尽有巴蜀之地。

【原文】　群臣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诸葛亮曰：“昔吴汉耿纯等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久勤苦者，亦望尺寸之功名，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

【译文】　群臣劝刘备称帝号，刘备没有答应。诸葛亮对刘备说：“从前，吴汉、耿纯劝世祖刘秀即皇帝位，世祖辞让不就，前后辞让了四次。于是耿纯进言说：‘天下英雄喁喁，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您不依众人的建议，士大夫将各有所归，再求新主，没有人再跟从主公了。’世祖感到耿纯所言至为深刻，便答应了众臣的请求。如今曹操篡夺汉室政权，天下无主。大王为刘氏苗族，继先世而起，即帝位是合时宜的。士大夫长期为大王辛勤效力，也是希望得到尺寸之封的功名，正如耿纯所说的一样啊！”刘备于是即皇帝位。

【原文】　时曹公拔汉中。法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算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率，举众往讨，则必克之。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先主由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岭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遂奄有梁汉。时魏使夏侯楙镇长安，蜀将魏延就诸葛亮请兵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以袭长安，亮不许。

【译文】　此时，曹操已经攻拔了汉中。法正向刘备说："曹操一举降服了张鲁，平定了汉中，但他却不乘胜进兵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自己却迅速北返。这并不是因为他智能低下、看不到这一有利的形势，也不是因为他还不具备向巴蜀用兵的军事实力，恐怕是他的朝内发生了足以令他担忧的事情，所以他才如此匆匆北归。现在料算夏侯渊和张郃的才略，比不上我们国内的将帅，如果我乘机挥军往讨，必能一举而克汉中。攻克汉中后，我就可以利用汉中优越的条件大力发展农业，积储粮食，等待时机而出兵。最好的情况是倾覆曹寇，嘉奖汉家王室；其次则可以蚕食雍州、凉州，开拓疆土；最下者尚可以固守汉中要害之地，保证国家的长久安全。这是天赐良机，切莫失掉这个机会。"刘备非常赞同法正的计策，于是统率诸将向汉中进兵。刘备由南平南渡沔水，缘山前进，进至定军山岭扎营。夏侯渊率兵前来同汉军争夺山岭，法正说："可以出击了。"刘备命黄忠擂响战鼓，乘高向下俯冲，大破夏侯渊。夏侯渊等被斩首，刘备于是尽有梁汉之地。此时，魏使夏侯楙镇守长安，蜀将魏延向诸葛亮请兵，出褒中，缘秦岭东进，从子午道北上，袭击长安，诸葛亮没有准许。

【原文】　其后吴孙权袭关羽，取荆州。先主怒吴，伐之。败绩，还蜀，至永安而崩。后主禅即位。先是，吴主孙权请和，丞相诸葛亮虑权闻先主殂，有异计，乃遣邓芝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芝自表请见，权语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土。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返可鼎足而立。此理势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其不从，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

【译文】　其后，吴主孙权袭击镇守荆州的关羽，夺取了荆州。刘备对吴国的举动异常愤怒，于是兴兵讨伐吴国，兵败还蜀，到达永安时死去，后主刘禅即位。此前，吴主孙权主动向蜀汉求和，丞相诸葛亮考虑到孙权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很可能另作图谋，于是就派邓芝前往吴国与孙权修好。孙权果然狐疑不决，不及时接见邓芝。邓芝主动请求接见，孙权向邓芝说："我真心诚意希望同蜀国亲睦和好，然而又担心蜀主幼弱，国家弱小，形势紧迫，如果魏国乘机向蜀用兵，蜀国恐怕难以自我保全，因此我才犹豫不定。"邓芝回答说："吴蜀两国据有四州的国土，大王为经略世界的英才，诸葛亮又为当世的俊杰。蜀国周边有千重万险的屏障，吴国又有三江为险阻。结合两方的优势，结为唇齿之交，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是目前天下总的格局形势所决定的。

大王如果要委附于魏国，魏国必定上希望大王亲自北上朝拜，下求太子到魏国做人质。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可以借口讨伐叛逆，蜀国就可以顺流而下，见机而进。这样下去，江南之地，恐怕就不再为大王所有了。”孙权沉默良久，然后说：“您讲的很对。”于是孙权同魏国绝交，同蜀国联盟。

【原文】　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等，与诸葛亮书，陈天命，欲使举国称蕃。亮不答书，作正议曰：“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来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灭在子孙。而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以徒怀文藻，烦劳翰墨。大雅君子，所不为也。又《军志》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挈卒数万，制四帝，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亮死后，魏令邓艾伐蜀，蜀兵败。后主用谯周策降魏。晋时，李特复据蜀，晋桓温灭之。至宋义熙中，谯纵又杀益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称成都王。宋使朱龄石灭之。此蜀国形也。

【译文】　此时魏国司徒华歆、司空王朗等人致书诸葛亮，陈述天命所归，想要蜀向魏国称臣。诸葛亮不给他们回信，作《正议》说：“从前的项羽，不靠德行起家，虽然据有华夏之地，并具有成就帝王之业的势力，但最终的下场仍然是兵败身死，成为后世之戒。魏不能借鉴历史的教训，就将成为第二个项羽。如果能身免一死，就是大幸，但其子孙必定被人所灭。而有一些人却秉承发扬苏秦、张仪诡辩之说，奉进驩兜（传说他向尧举荐恶人，后又被舜放逐）滔天谎辞，企图诬蔑诋毁唐尧，造谣挑拔大禹和后稷的关系。但结果也只能空有华丽的辞藻，并烦劳了翰墨。这些都是大雅君子绝对不去做的事情。《军志》说：‘万人必死，横行天下。’从前轩辕氏率领数万士卒，制服四帝，平定海内。更何况蜀汉拥数十万之众，居正义之道俯临有罪之国，谁能与我相抗衡相比拟呢？”诸葛亮死后，魏国派邓艾统兵伐蜀，蜀兵战败。后主刘禅采纳了谯周的建议向魏国投降。晋朝时，李特重新割据蜀地，晋将桓温将其讨灭。至宋义熙年间，谯纵又杀益州刺史毛璩，自称成都王。宋又派朱龄石率兵灭了谯纵。这是蜀国的情形。

【原文】　丑为星纪，吴越之分。上应斗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强。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国有道则后服，无道则先叛。”故传曰：“吴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为上国之患，非一日之积也。

汉高帝时，淮南王英布反，反书闻。上召诸将，问布反为之奈何。汝阴侯

滕公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中下计？"令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为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郦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国，此皆为身不顾其后，为万世虑者。故曰出下计。"上曰："善。"果如策。

【译文】　丑为星纪（星纪为十二星次之一，对应十二地支为丑，是吴越的分野（古代将天上的星宿分别配对地上的州国），其位置上应斗、牛星宿，下当少阳之位（少阳指东方）。古人曾经说过："大江之南，五湖之间，这个区域内的人轻浮，又依恃扬州逞强。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要使这个地区归服，还不属正式管辖的地区。当中原五朝政治清明强盛时，这个区域最晚表示臣服天子，当中原王朝政治腐败衰弱时，此地又最先背叛。"所以《左传》说："吴国就像一头大猪，一条长蛇，不断吞食北方上国。"可见吴为北方国家的大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汉高祖时，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消息传到朝廷，皇上召集诸将商讨对策。汝阴侯滕公说："我的门客前任楚令尹薛公有处置的策略，可向他询问。"汉高祖就召见薛公询问平定对策，薛公回答说："英布反汉，不足为怪。假如英布用上策，那么山东地区就不为汉家所有了；如果用中策，谁胜谁负，难以预料；如果用下策，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汉高祖问："什么是上中下三计？"薛令尹回答说："东取吴地苏州，西取楚地荆州，兼并齐鲁，传檄文至燕、赵，然后固守已经取得的地盘，这样山东就不为汉家所有了。什么是中计呢？东取吴地，西取楚地，兼并韩、魏之地，据有敖仓粮食，把守阻塞成皋关口，这样谁胜谁负就难以预料了。什么是下计呢？东取吴地，西取下蔡，又回身把重点放在越地，最后还返长沙，这样陛下可以安枕而卧，汉家就平安无事了。"汉高祖说："既然这样，英布将出何计？"令尹回答说："英布必定用下计。"汉高祖问："为什么英布将舍弃上中计而用下计呢？"令尹回答说："英布本来是郦山脚下为秦始皇修墓工徒，他妄想做万乘之国的皇帝，可见他是一位只顾自身和当前，而不为后代和长远考虑的人，所以说他肯定用下计。"汉高祖说："你讲的很好。"后来英布的行动果如薛公所言。

【原文】　是后吴王刘濞以子故而反。初发也，其大将田禄伯曰："兵屯聚

而西，无他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奇兵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吴王不许。其少将桓将军复说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阻；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宜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之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王问诸老，诸老曰：“此年少摧锋之计耳，安知大虑！”吴王不从桓将军之计，乃自并将其兵。汉以太尉周亚夫击吴楚。亚夫用其父客计，遂败吴。

【译文】　其后，吴王刘濞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吴王的儿子被皇太子所杀）起兵造反。初起兵时，他的大将田禄伯说：“兵马集结后即向西用兵，如果没有其他奇兵配合，就难成功。我请求您给我奇兵五万人，另道循江淮而上，收复淮南长沙，入武关，同大王会师，这也算上用兵一奇。”吴王太子却谏阻吴王说：“大王以造反为名，那么这支奇兵就不能借予他人指挥，如果借给他人，他人也会以此兵来反叛大王。”因此吴王没准许田禄伯的请求。吴王少将桓将军又向吴王建议说：“吴国的步兵多，步兵善于攀越险阻；汉廷多战车和骑兵，车骑便利野战。希望大王进军途中遇到城邑，如果不能顺利攻克，应舍城而去，迅速占据洛阳武库，并占有敖仓的粮食，凭借山河险阻，以便号令诸侯，虽然尚未入关，但已经决定了天下大局。如果大王进兵徐缓，攻克城邑，留兵驻守，汉车骑部队赶来，驰入梁、楚城郊，那么大事就失败了。”吴王以此计向诸位长老请教，诸长老说：“这是年轻人猛冲猛打的摧锋之计，哪里懂得深思熟虑？”于是吴王又未采纳桓将军的计策，并亲自率兵进军。汉朝廷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征讨吴楚。周亚夫采纳其父亲门客的计策，打败了吴王。

【原文】　淮南王刘安怨望其父厉王长死，谋为叛逆。问伍被曰：“吾举兵西向，诸侯必有应者，即无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浔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一举得延岁月之寿。”王曰：“善。”未得发，会事泄，诛至。

【译文】　淮南王刘安对其父厉王刘长被汉文帝废黜、不食而死一事怀恨在心，阴谋反叛朝廷。问伍被说：“我如果集结兵马向西进军，诸侯中肯定会有人响应，如果没有响应，该怎么办呢？”伍被回答说：“向南收取衡山，然后攻击庐江，占有浔阳船只，固守下雉城，在九江边上扎下营寨，阻绝豫章关口，令强弩手缘江守御，禁防南郡汉军东下，东取江都（即扬州）、会稽，南通劲越，在江淮间顽强支撑，还可能延长一些时日。”淮南王说：“你说的很好。”计划尚

未施行，阴谋败漏，被诛杀。

【原文】　后汉灵献时，阉人擅命，天下提契，政在家门。时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袁术得据其郡。坚与术合纵，欲袭夺刘表荆州，坚为流矢所中死。孙坚死，子策领其部曲，击扬州刺史刘繇，破之，因据江都。策闻魏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袭许，未济，为冼贡客所杀。策死，弟权领其众。属曹公破袁绍，兵威日盛，乃下书责孙权，求质。张昭等会议不决，权乃独将周瑜，诣其母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子一入，不得不与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与，徐观其变。若曹氏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必将自焚。韬勇枕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遂不送质。

【译文】　后汉灵帝、献帝时，宦官专权，指挥天下，发号施令，其行政大权掌握在臣下手中。当时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袁述借机占据南阳郡，孙坚同袁述联合，准备夺取刘表据有的荆州，孙坚却被流矢击中而死。孙坚死后，其子孙策继续统率其父亲的部众，攻击扬州刺史刘繇，大败刘繇，因而得以据有江都。孙策听说魏太祖曹操同袁绍在官渡对持，准备渡江北上，乘虚袭取曹操的许都，还未来得及渡江北上，被冼贡客所杀。孙策死后，其弟孙权统率其部众。此时正值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兵威日盛。曹操便下书责备孙权，并要求孙权入质朝廷。孙权的谋臣张昭等人会议商讨，犹豫未决。孙权于是抛开众臣，独自带着周瑜去见他的母亲，共决大事。周瑜说："从前，楚国刚刚被分封到荆山之侧时，地方不满百里。然而他的后代们有贤良的美德，有做事的才能，开拓疆土，以郢都为基础，随后逐渐据有荆、扬地区，以至延伸到南海，基业相传，达九百余年。如今将军得以继承父兄基业，统率六郡之众，兵马精良，粮草充足，将士乐于效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民安居乐业，泛舟举帆，朝发夕至，战士风格强劲刚勇，所向无敌，有什么迫不得已的事情，想要向曹操送人质？质子一旦入曹营，东吴就不得不归顺曹操；曹操召见大王，大王就不得不前往，这样就会受制于人。这岂能与南面称王同日而语？不若不送人质，徐徐观察形势的变化。如果曹操的确要用大义来匡正天下，将军此时再事奉曹氏不迟；如果曹氏图谋不轨，欲为暴乱，那么，兵如烈火，如果不收敛，将会自焚于火海。我暂时收敛兵勇，隐藏军威，以待天命所归，有什么人质好

送的!”孙权的母亲说：“公瑾说得好。”孙权决定不向曹操送人质。

【原文】　后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操得其水军船，步卒数十万。吴将士闻之皆恐，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以神武之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精兵足用，英豪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决胜负于舟楫可也。今北方既未安，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杖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周瑜等水军三万，与刘备并力距曹公，用黄盖火攻策，遂破曹公于赤壁。曹公败，经北还。权遂虎视江表。

【译文】　后来曹操破了荆州，刘琮率部众投降，于是曹操尽有荆州战船及步卒数十万。东吴将士闻讯都十分恐惧。孙权召见群臣，询问对策。大家都说：“曹操如同豺虎，托名汉家丞相，挟持天子征讨四方。如果今天拒持曹操，事理更为不顺。况且，将军唯一可以同曹操相抗衡的优势是长江，如今曹操得了荆州，并占据了荆州全境，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数以千计。曹操全部战舰投入长江之上待命，同时又有步兵，水陆俱下，这说明所谓长江天险，曹操已与我共有了。而且军事实力的众寡悬殊，又无法同曹操相提并论。我们认为，为前途大计着想，不如迎接曹操。”周瑜说：“形势并不如你们所说的那样严重。曹操托名汉家丞相，其实为汉家逆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加上凭杖父兄的功业，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精兵足以备用，英雄豪杰乐于效命，目前正当横行天下，为汉家王朝除残去秽。况且，曹操自来送死，难道能迎接他，向他投降吗？请听我为将军分析筹划。假设北方已经安定，曹操无内顾之忧，可以旷日持久同我争夺疆场；又假设他有能力同我在水战上决胜负，这还可以另当别论。现在的情况是：曹操的北方并未安定，马超、韩遂尚割据关西，是曹操的后方之患；再加上舍弃鞍马骑战的优势，依杖舟楫同吴越争高抗衡，这本不是中原的优势；

现在又值天气寒冷，马无粮草；驱使北方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四个方面都是用兵的大患，但曹操却冒这四项大忌而行事。将军擒获曹操，正在今日，我请求拨精兵三万，进住夏口，保证为将军破曹操。”孙权说：“曹操老贼企图废汉自立的野心已经很久了，只是忌讳二袁、吕布、刘表和我不答应而已。现在那几位英雄都已经被消灭，唯我尚存。我与老贼势不两立。您认为应当抗击曹操，正合我的心意，这正是上天把您授予我的啊！”周瑜等率水军三万，与刘备通力合作，抗拒曹操，采纳黄盖火攻计策，于赤壁大破曹军。曹操战败北还。此后，孙权虎视江表，声威大震。

【原文】　初，周瑜荐鲁肃才宜佐时。权即引肃对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遗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犹曹操不可卒除。将军为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及是平一江浒，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濡须督朱桓破之。七年，又使大司马曹休骑十万至皖城，迎周鲂，鲂欺之，无功而返。至权薨，皓即位，穷极淫侈，割剥蒸人，崇信奸回，贼虐谏辅。晋世祖令杜预等伐吴，灭之。至晋永嘉中，中原丧乱，晋元帝复渡江王江南，宋、齐、梁、陈皆都焉。此吴国形也。

【译文】　当初，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说他有辅佐时世的才能。孙权就请鲁肃饮酒，说道：“如今汉家王室面临着倾覆的危急，天下纷扰不安。我继承父兄的遗业，思盼建立齐桓、晋文辅佐王室的功劳。您既然慷慨前来相助，将为我出何种策略帮助我呢？”鲁肃回答说：“从前汉高祖区区一将，诚心诚意想尊事义帝，最终未能达到目的，是项羽为害的缘故。今日的曹操就是昔日的项羽，将军如何能建立齐桓、晋文的功劳呢？依我来看，汉室难以复兴，如同曹操不可能迅速除掉一样。将军制定策略，唯有鼎足江东以待天下之变。天下的大势如此，将军也不应该有什么心理上的嫌忌，然后建帝号，即帝位，以便进一步夺取天下，这样才能建立汉高祖一样的功业。”到后来孙权统一了江东之地，称帝王尊号，在祭坛上对公卿说：“从前鲁子敬曾预见今日的局面，可算是一位明于事势的人。”黄武元年，魏国派大司马曹仁率步骑数万向濡须（在今安徽无为县）进攻，濡须督朱桓将曹仁击退。黄武七年，魏国又派大司马曹休率十万骑兵进攻皖城，中周鲂计，无功而返。孙权死后，孙皓即位。穷极淫侈，残暴异常，崇信奸臣，残害犯颜谏阻的忠臣良将。晋世祖司马炎派杜预等人统兵讨伐

吴国，将吴国灭掉。一直到晋永嘉年间，中原战乱不息，晋元帝渡江在江南称帝，宋、齐、梁、陈，都在此建都。以上是吴国的大体情形。

【原文】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魏天子卑弱，守在诸侯。当汉之季，奸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垒。虽复诸侯释位以间王政，然皆包藏祸心，各图非冀。魏太祖略不世出，灵武冠时。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风尘无妄之世，嗔目张胆，首建义旗。时韩暹杨奉挟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迎都许，或以为山东未定，不可。荀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以山东扰乱，未能远离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外难，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挟宏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至洛阳，奉天子都许，维其弛紊，纫其赘旒，俾我汉家不失旧物矣。于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北破袁绍，南虏刘琮，东举公孙康，西夷张鲁，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绩未究，中世而殒。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得天下之福。曹氏率义拨乱，代载其功。至文帝时，天人与能矣，遂受汉禅。

【译文】　在古代，天子利用华夏以外的周边部族来作守卫，后来天子的力量衰弱了，就只能依靠诸侯作守卫了。汉朝末年，奸臣专擅朝政，九州混乱，王畿四郊多有战事。虽然有诸侯离开州郡封国直接参与朝廷政治，但都包藏祸心，各有非份之想。魏太祖曹操有盖世大略，神武寇绝当时。正值朝廷昏暗不明之时，逢风尘无妄之世，曹操瞋目张胆，首举义旗，当时韩暹、杨奉挟持汉献帝自河东返还洛阳。曹操同诸将商议，打算迎汉献帝迁都许，有人认为山东尚未安定，迁都时机还不成熟。荀彧劝曹操说："从前，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诸侯闻风响应，汉高祖东伐项羽，为义帝披麻戴孝，天下人心都归向了汉高祖。自从天子蒙难，将军首倡义兵，因山东局势混乱，未能远离关右。但仍然分派将帅，冒险通使，虽然是抵御外难，但您的心却无时无刻不在王室，这说明将军素有匡扶天下的志向。如今天子车驾返京，义士们都有维系汉室的思想，老百姓也因感念旧情更加归诚心于天子。利用这个机会奉迎天子以顺从人们的真诚愿望，是大顺天下的举动；以至公之心使天下英雄豪杰诚心服从自己，这是经营天下的大略；倡导大义以招徕天下英才俊士，这是天下的大德。这样，即使天下有同您相对抗的事情发生，但造不成大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韩暹、杨奉很可能制造祸乱，若不及时采取行动稳定局势，一旦四方生离散之心，那时虽然想

这样做，也就来不及了。”曹操到洛阳奉迎天子建都许。重建汉家已经废弛的纲纪，恢复汉家旧制，使我汉家重新树立了王朝威严，不致倾危。自此以后，曹操运筹帷幄，征战宇内，北破袁绍，南擒刘琮，东灭公孙康，西平张鲁，天下九州百郡，曹操十有其八，壮志未酬，中世而死。能够匡扶天下危难的人，才能真正据有一个安定的天下；能够除去天下忧患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天下的欢乐；能够拯救天下祸端的人，才能真正得到天下的幸福。曹操首倡义举，拨乱反正，功勋彪炳史册。魏文帝时，天命人心归于能者，于是接受了汉家的禅让。

【原文】　王室虽靖，而二方未宾，乃问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平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权备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文帝不纳，后果无功。

【译文】　魏虽然取代了汉家王朝，王室得以安宁，但仍有吴、蜀两国尚未归附。魏文帝问贾诩：“我准备讨伐不服从王命的吴蜀，统一天下，你认为吴国和蜀国，先对哪一国用兵为好？”贾诩回答说：“若要出兵征战，必须首先研读兵法权变，建国立本，务在推行德化。陛下顺应天命，受禅即位，御临海内，如果能够以推行文德来安定天下，等待吴蜀自行变乱，这时讨平两国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吴蜀虽是小国，但有山水为屏障，形势险要，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懂得兵法虚实的道理，其部将陆逊善于创造有利的兵势。他们据守险要之地，泛舟江湖，这些都是我难以迅速平定的不利因素。用兵的原则是，先据有胜利的条件，稳操胜券后，再出兵交战，并充分仔细查明敌方的力量，论列比较双方将领的优劣，只有这样反复比较权衡，才能做到战而必胜，万无一失。我料算群臣之中尚无孙权、刘备的对手，虽然以陛下的天威征讨两国，但也难看出万全必胜的形势。从前，舜舞动一下兵器，有苗氏诚心归服。我认为当前应该先文德后武功。”文帝未采纳贾诩的建议。后来果然无功而返。

【原文】　至甘露元年，始以邓艾为镇西将军，拒蜀将姜维，维军败，退守剑阁。钟会攻维不能克，艾上言曰：“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

七百余里，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将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战，大破之，斩瞻。进军到洛县，刘禅遂降。至晋末，谯纵复窃蜀，宋刘裕使朱龄石伐蜀，声言从内水取成都，败衣羸老进水口。谯纵果疑其内水上也，悉军新城以等之。乃配朱龄石等精锐，迳从外水，直至成都，不战而禽纵。此灭蜀形也。

【译文】　到甘露元年，魏任命邓艾为镇西将军，同蜀将姜维对阵，姜维战败，退守剑阁。魏将钟会久攻姜维不克。邓艾上书魏帝说："蜀贼已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挫折，我应乘胜追击。从阴平（今甘肃文县境内）由小道经汉德（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德阳亭（今四川江油县东北）直扑涪县，出剑锐以西四百里，距离成都三百余里，派奇兵直冲蜀国心脏，剑阁守军必定还救涪，钟会即可大踏步前进；如果剑阁守军不还救涪，那么涪县守军就难以支持。《军志》上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我直捣其空虚之处，必能破蜀。"景元四年冬十月，邓艾自阴平，穿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山高谷深，邓艾用毡裹在身上，从山上滚转而下，将士攀木缘崖，鱼贯而进，进至江油城。蜀将诸葛瞻从涪县还军绵竹，列阵等待邓艾。邓艾派其子邓忠出战，大破蜀军，斩诸葛瞻。魏军行至洛县，后主刘禅向魏国投降。到晋朝末年，谯纵割据蜀地，宋刘裕派朱龄石率兵伐蜀，声言要从内水攻取成都，并派老弱残兵上船入水口，作出果真要从水路进攻的形势。谯纵果然认为朱龄石将由内水（今四川涪江及其下游嘉陵江）而上，于是把军队全部屯驻在新城严阵以待。然而刘裕却拨予朱龄石精兵，从外水（今四川成都市府河及其下游泯江）直抵成都，不战而擒谯纵。这是灭蜀的大概情形。

【原文】　魏嘉平中，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表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者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亢已极。相国宣文王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达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黩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今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倍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然施之当机则功成，若苟不应节，必贻后患。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罗船津要，坚城清野，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黩其弊，天夺之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也。今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

军无耳目，投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夫屯垒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振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贤智，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时不从嘏言。诏昶等征吴，吴将诸葛恪拒之，大败魏军于东关。魏后陵夷禅晋。太祖即位。

【译文】　魏嘉平年间，孙权去世。魏国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上表朝廷，请求征讨吴国。朝廷因三位将军所陈征吴方略不一致，就下诏征求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说：“从前，夫差曾经战胜齐国、欺凌晋国，声威震中原，但最终不能避免姑苏亡国灭身之祸。齐闵王开辟疆土，兼并邻国，拓地千里，但也挽救不了自己被颠覆的命运。有良好辉煌的开端，未必能有好的结局，往古的史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孙权自从大破蜀军兼并荆州以后，骄傲自满，凶暴已极。相国宣文王最先懂得夺取侵侮乱亡之国的大义，通达施展宏图大举的策略。现在孙权已经死去，将儿子孙皓托付给诸葛恪。如果他能矫正往日孙权的苛暴政治，使人民免于暴政的酷烈，在新政的恩惠下偷安，有同舟共济的危急忧患意识，内外齐心，如果吴国能做到这些，虽然最终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但尚足以在大江之外延续一些时日。现在筹划进兵策略的人，有的主张乘船渡江强攻，横行江表；有的主张绕道并进，进攻东吴的城垒；还有的主张军屯疆场，观衅而动。这三种主张都是进攻敌人的一般方法。如果施行的时机得当，就可以成功；如果施行的时机不成熟，各环节配合不当，则必遗后患。自从同吴国交兵以来，已历时三载，看来吴军也不是靠掩杀突袭就能轻易战胜的军队。现在吴贼刚丧元帅，以收缩固守为主要战略。如果吴人把战船集结在重要口岸，坚城清野，我渡江强攻、横行江表的作战计划恐怕很难奏效。吴国割据江东为寇近六十年，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君臣关系，上下同吉凶共患难。如果诸葛恪能够革除弊政，老天又不降灾难于吴，吴国崩溃的兆应，也

不是立等可待的。现在吴贼遍设网罗，又持重严守秘密，间谍不能行，耳目闭塞。用兵打仗，没有耳目通报情况，就不可能详察敌情，在这种情况下，发大军南进，欲图跨越长江天险，这是希冀侥幸成功，先投入战斗而后寻求胜利的条件，不是保全军队、稳操胜券的良策。唯有让军队屯田疆场之计最稳妥可靠。兵出于民、秋毫无犯，吃自己种的粮食，不烦劳士卒运粮，乘衅击敌，无远来劳顿之苦。这些才是军队的当务之急。屯军设垒、逼近敌人，巧拙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到运用。‘经过筹算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同敌人作小小的交锋，来了解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敌情的真实或伪诈怎么能逃出我们的分析？以弱小的力量同强大的力量抗衡，就会使弱小的一方差役繁重，实力枯竭；以贫穷同富裕相抗衡，贫穷的一方必定征敛繁重财力匮乏。所以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其劳顿，敌人粮食充足，能使其无粮可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然后征调大军，秣马厉兵，旌旗浩盛，耀兵疆场，以军威震慑敌人；用恩惠重赏来招降敌人；多方布兵以迷惑敌人。从敌人毫无防备的道路出击，直捣其不戒备之处。这样下去，大约三年的时间，就能使敌人冰散瓦解，自取败亡。我可以坐算庙堂之上夺取最后的胜利。从前，汉朝历代都以匈奴的侵扰为大患，朝臣谋士早朝刚散，戴盔披甲的将军们便去向朝廷陈述征伐匈奴的策略。文官大都主张和亲，武将大都主张动武。樊哙愿请十万精兵征讨匈奴，季布则当面驳斥其策略的不可行之处；李信请以二十万精兵攻取楚人，结果使秦军败辱。现在有人向朝廷上书，自称能越过长江，跨越险阻，在吴王宫廷之上独步，和上面的例子同属一类。以陛下的圣德，宰辅丞相的贤良智慧，法纪严明，将士干练，把进兵大计建立在全胜的基础之上，以长远之策来驾御时局，吴虏迟早的崩溃是必然的。所以兵法上说：‘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并不通过战争，占领敌人的城池并不靠强攻。’如果放弃庙堂胜算的策略，而去实行没有百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用兵计划，这的确是我做臣下的最为担忧的事情。所以我认为疆场屯田，步步逼近敌人的计策最为可取。”魏帝未能采纳傅嘏的策略，诏命王昶等率兵伐吴，吴国将领诸葛恪率兵迎战，在东关大败魏军。此后魏朝廷逐渐衰弱，最终禅让给晋，太祖即位。

【原文】　至世祖时，羊祜上平吴表曰：“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舟水之伐，舜有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后，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诸侯之时耳。当今一

统，不得与古同论。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敌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欲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能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为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越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地，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于朝，士困于野，无保势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地，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帝深纳焉。乃令王浚等灭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矣。

【译文】　晋世祖时，羊祜上平吴表说：“先帝顺应天命时势，西面讨平了巴蜀，南面则同吴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海内得以休养生息，老百姓安居乐业。而吴国却背弃信义，在边境制造事端。朝代循环的周期和命运虽然是由上天授予的，但利用这一时机建立功业则必须靠人去完成。如果不大举义兵彻底扫灭吴国，那么老百姓就永远摆脱不了兵役劳役的痛苦，永远得不到安定的日子。不这样做也不能够光大先帝的功勋、成就教化人民的业绩。所以唐尧有征服南蛮的舟水之战，虞舜有征伐有苗氏的战争，他们都是为了使宇宙宁静、兵革停息、人民和睦。讨平蜀汉之后，天下人都认为吴国也应该随之灭亡，至今已经十三年了，这是岁星循环的一个周期，所以今天又循环到讨平东吴的时候了。人们常说，吴、楚两国在中原五朝政治清明强盛时往往最后表示臣服，当中原王朝政治腐败衰落时，又是它们两国最先反叛。这说的是天下分裂、诸侯纷争时期的情形。如今天下一统，当然不能同往古时期相提并论。符合一般道理原则的论点都未必适应特殊的情形。因此进计献策的人虽然很多，但决策时就更需要决策者独断。凡是依赖险要的地理形势才得以存在的国家，则是因为它的敌国同它实力相当，它才能利用险要的地理形势来自固。假如双方轻重不齐、强弱

悬殊，那么即使充满了智慧的人也难以为它谋求生存，这时只靠险阻的地形就很难保全它的国家了。巴蜀之地，不可谓不险，山高入云端，谷深不见影，通往蜀地的道路，马不得过，车不得行，只有把战马捆绑约束起来，把车辆悬起来方能通过。都说蜀道一人扛枪把关，千人难以通过。但等到向蜀地进兵时，险峻的地形不曾起到一道篱笆的限制作用，魏军斩将夺旗，杀得蜀军伏尸数万，乘胜席卷，一直杀到成都。汉中诸城都如同小鸟栖息在窝中不敢出战。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抗战的决心，而是因为他们的实力的确不足以同魏军相抗衡。等后主刘禅降服后，蜀地诸营堡顿时瓦解。如今，江淮之难攻，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峻，险不过岷江和汉江；吴主孙皓的残暴，有过于刘禅；吴越的困境，有甚于巴蜀。而大晋朝的军队比前世多，军资器械更非往日可比。不乘此有利时机平讨吴国，仍然屯兵相守，那么征夫苦于兵役差役，日动干戈，你来我往，不应该这样长久相持。应该抓住战机，统一海内。如果我们率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俱下；派荆楚的军队进抵江陵；平南、豫州的军队直指夏口（在今武汉市黄鹄山上，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徐、扬、青、兖四州的军队同时直趋秣陵（今南京市）。以战鼓旌旗来迷惑敌人，利用多种方法造成敌人判断和决策的失误。以东南一隅的吴兵去抵挡天下庞大的军队，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处处设防，处处告急的被动局面。另外部署巴汉奇兵直捣吴国空虚之处，一处失守，必定使吴上下震荡、军心不稳。吴国缘江为国，没有腹地，东西绵延数千里，以长江作为护国的藩篱和屏障。因为其防御的战线过长，所以难有宁息之日。吴主孙皓恣情任意，对下属颇多猜忌，名臣重将已失去胜利的自信，因此孙秀等人都被迫逃至晋国。吴国的大臣被朝廷猜疑，战士被困于疆场，已经没有保全自己的计策，丧失了誓死抵抗的决心。在平时和平情况下尚且有离心离德的倾向，等我大军压境之时，其内部必定有人响应。吴人终究难以做到团结一致、誓死抵抗，这一点是可想而知的。吴人性格急躁，难以持久，操持弓弩戟楯的技术也不如中原。唯有水战是他们的优势。我一旦跨越长江，则长江便失去了吴国屏障的作用；吴人被迫退守城池，吴人就不得不去其所长而用其所短。晋军悬军深入，人人有效命守节的志气；吴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有入城守御的被动心理。这样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克服吴国。”晋帝非常赞赏羊祜的意见，于是派王浚等率军灭掉了吴国。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实现了统一。

【原文】　至晋惠庸弱，胡乱中原，天子蒙尘，播迁江表。当时天下复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余年。隋文帝受图，始谋伐陈矣。尝问高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坚守，足使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贼

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吾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其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陈人益弊。

【译文】　晋惠帝昏庸暗弱，五胡乱华，战乱不息，天子蒙尘，被迫迁都江南。这时天下出现了分裂局面，前后经历了五个朝代（东晋、宋、齐、梁、陈），历时三百余年。隋文帝建立隋朝，统一中原后，开始筹划讨伐陈朝的事宜。隋文帝曾经向高颎询问攻取陈朝的策略，高颎回答说：“江北地区气候寒冷，收获时节较江南为晚。江南气候温暖，水田较北方早熟。正值南方收获之际，稍稍征调兵马，声言将对南方用兵，陈贼必定集结兵力固守，足使他们耽误农时；等到他们兵马集结以后，我便解甲罢兵。反复这样做几次，他们便会习以为常，不再严加戒备。以后我再集结兵力、声言讨伐时，他们必定不再相信。乘他们犹豫未决之时，我迅速渡江登陆作战，士气旺盛。另外，江南土质湿软，房舍多用茅竹建成，所以粮食积储都不藏在地窖。我可秘密派人乘风纵火，等他们修复以后，再派人纵火烧毁。不出几年，自然财力俱尽。”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策划，陈朝日益衰败。

【原文】　后发兵以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兼掌文翰。及王师临江，高颎召道衡，夜坐幕下，因问曰：“今师之举，克定江东与否，君试言之。”道衡答曰：“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勇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援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颎忻然曰：“君言成败理甚分明，吾今豁然也。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至此也。”遂进兵虏叔宝。此灭吴形也。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统。

【译文】　后来隋朝发兵进攻陈朝，任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并兼管起草文书的工作。隋大军逼临长江，高颎召见薛道衡，夜坐军帐之中，问道：“这次军事行动，是否能平定江东？请你就这一问题谈谈你的看法。”薛道衡回答说：

“凡论述大事的成败，必须首先用经典原理来作判断。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本来是天子分封给诸侯王的封域，后汉末年，汉王室衰弱，群雄竞起，割据一方，孙权兄弟于是据有吴楚之地。晋武帝敬受天命，取代魏国不久，即发兵兼并了东吴。晋永嘉年间，皇室南迁，南北重新分裂。自那时以来，战争从未停息过。然而，否极泰来，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郭璞曾经说过：‘江东地区独立称王三百年后，就会重新被中原所统一。’现在三百年的时限已经满了。从命运天数来说，克服陈朝是必然的，此其一。能够推行德政的国家就昌盛，不能推行德政的国家就会败亡。自古以来，王朝的兴灭，都是由这一规律所决定的。我大隋皇上事必躬亲、恭敬俭朴，为百姓操劳不已。而陈后主陈叔宝却为政苛暴、大兴土木、荒淫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这是我定能克服陈朝的第二个根据。治理国家的大体和关键在于知人善任。而陈朝的公卿大臣都是不务实际、徒具虚名的备员而已。提拔小人，重用舞文弄墨之徒。尚书令江总，只会赋诗饮酒，本非能够经营治理天下的人才。萧摩诃、任蛮奴是陈朝的大将，但都是一介勇夫，并无韬略可言。这是我定能克服陈朝的第三个根据。我隋朝有道而强大，陈朝无德而弱小。料算它的军队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兵把守则兵力薄弱，难以相互为援；聚兵防守则顾此而失彼。这是我定能克服陈朝的第四个根据。根据这些征兆来分析，我席卷江南是不容怀疑的。”高熲忻然答道：“您所讲的双方成败的道理非常明确，使我心胸豁然开朗。本以为您的才学广博，没想到您筹谋计略也是如此高明。”随后进兵，俘虏了陈后主陈叔宝。以上是灭吴的大体情形。自从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统。

【原文】　论曰：传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国，乱之本。”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良有以也。何者？贾生有言：“臣窃迹前事，夫诸侯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因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小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亦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俎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则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此观之，今专城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资也；官以才居，属非肺腑，非特毋亲之疏也；吴据江湖，蜀阻天险，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连郡，形束壤制，非别偶国之害也。若遭万世之变，有七子之祸，则不可讳，有国者不可不察。

【译文】　作者论说道：

《左传》说：“都城超过百雉（雉是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反而会给国家造成祸害。”又说：“大都邑同国都的大小一样，是造成国家动乱的本源。”古代诸侯封地不超过百里，山海不在分封之列，不使诸侯同周边夷狄相亲近，这的确是有充分根据的。为什么呢？贾谊曾说过：“我考察历史发现，诸侯中一般是强大的最先反叛，淮阴侯韩信做楚王时，楚国最为强大，因此最先反叛；韩王信倚恃胡人的支持，也反叛了朝廷；贯高凭借赵国的力量而反叛；陈豨因兵马精强而反叛；梁王彭越据梁而反叛；淮南王黥布据淮南而反叛；燕王卢绾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封国人口仅有二万五千户，因功小而能善始善终，因势弱而最忠诚。并不仅仅是因为人的天性有差别，强弱形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假设使当年的樊哙、郦商、绛侯周勃、灌婴都封为拥有数十城的王，今天也可能遭致残灭败亡的下场。假设使韩信、彭越之流都封为彻侯，时至今日还可能保存着爵位。所以，安定天下的大计就可以因此而总结出来。如果要想使诸侯王都忠诚归附于朝廷，就应该使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弱小；要想使臣子不遭诛戮的命运，那么就应该使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就应该众建诸侯，以使他们各自的势力弱小难以为害。由此来看，当今专城而居的藩镇首领，辖地数千里，同时管理着其辖地上的人民，不仅仅像古代不过百里的封地；提拔任命各部管职则根据才能的大小，他们并不一定是皇室肺腑之人，这样的用人制度，造成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各级官员并非皇室亲族而已；吴据有江湖，蜀据有险阻，它们所据有的也不仅仅是山川大海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跨州连郡，划地而治，这也不能同诸侯国所造成的危害相区别。一旦稍有变化，就会有汉朝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祸端发生。这一点不可讳言，坐天下的人不可不注意研究这一问题。

卷七（权议）

惧戒第十九

【原文】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抚我则王，虐我则仇。”《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董生曰：“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古语曰：“穷鼠啮貍，匹夫奔万乘。”故黄石公曰：“君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孙卿曰：“能除患则为福，不能则为贼。”

何以明之？昔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商王罪杀不辜，汝尚助余忧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贤惠人，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以先唱；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与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无甲兵而胜，无衡机而攻，无渠堑而守。利人者天下启之，害人者天下闭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者矣。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国者国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鹙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唯文唯德，谁为之式；弗观弗视，安知其极。今被殷商，众口相惑；吾观其野，草茅胜谷；吾观其群，众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而上不觉，此亡国之则也。”文王曰：“善。”

【译文】 《易》说：“商汤周武革命，上顺天意，下应民心。”《尚书》说：“能抚恤爱护我们的人，我们就拥戴他做王，虐待我们的人，我们视他为仇敌。”《尸子》说：“从前，周公还政于成王，孔子对此不以为然，非议说：‘周公莫非算不上圣人吗？拿天下让人，而不为广大百姓着想’。”董仲舒说：“虽然君主继承了先帝大统，恪守先帝遗制，但仍可能被上受天命的圣人所取代。”古语说：“老鼠被逼急了会去咬猫，匹夫百姓被逼急了会对天子造反。”所以黄石公说：“做君王的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臣子就会反叛。”荀子说：“能够除去祸患的人能得到幸福，不能除去祸患的人则为祸患所残害。”

用什么来证明上述的论点呢？从前文王在酆，把太公召来问道：“商纣王妄杀无辜，你经常教导我要替人民而忧劳，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太公回答说：

“大王应该继续修练自身，礼贤下士，向人民播施恩惠，以观察天命所归。天道如果尚没有给商王降下祸殃，大王就不能首先倡导；如果人事方面还没有什么灾祸，大王就不能首先图谋推翻商王。必须看到上天给商王降下了祸殃，人事方面又有灾害，这时方可以兴兵谋取。要与人民共同分享所有的利益。同利才可能相互救援，同情才能够相辅相成，同恶才能相互帮助，同好才能奔向同一个目标。做到了这些，即使没有甲兵也能够取胜，没有器具也能攻拔城池，没有壕堑也能固守。能为人民带来利益的人，天下百姓就会开门迎接他；为人带来危害的人，天下百姓就会闭门拒绝他。天下决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夺取天下好比是人们在野外共同狩猎，得到了，天下人都应分得自己的一份；又好比同舟共济，如果安全到达了彼岸，那么大家共同享受其利，如果覆于水中，那么大家共受其害。所以说对大家有利，天下人就开门欢迎；对大家无利，天下人就会闭门不纳。不以夺取人民为目的，反而能夺取人民；不以夺取国家为目的，反而能夺取国家；不以夺取天下为目的，反而能够夺取天下。取得了人民，能使人民得到利益；取得了国家，能使国家得到利益；取得了天下，能使天下得到利益。所以道贵在人们永远看不见，事功贵在人们不知道，胜利贵在不知不觉之中。这其中的道理实在是太玄妙了！雄鹰将要搏击猎物时，总是缩身敛翅；猛兽将要搏击捕食时，总要缩耳俯身。圣人将有所作为时，则必须大智若愚。文质彬彬，播施德行，谁也无法限制你；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谁也看不透你究竟想做什么。如今商朝上下，众口相互欺骗；我观看他们的田野上，茅草比庄稼长得还旺盛；我观察他们的民众，邪恶压住了正直；我观察商朝的官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但商王却仍然若无其事，这是行将亡国的征兆。”文王说：“你讲的非常好。”

【原文】　楚恭王薨，子灵王即位。群公子因群丧职之族，杀灵王而立子干，立未定，弟弃疾又杀子干而自立。初子干之入也，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羁终世，可谓无人；亡无爱徵，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杀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人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命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

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

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以是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好学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之？此二君者，异于子干。恭有宠子，国有奥主，子干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逆，何以冀国？”子干果不终，卒立弃疾，如叔向言。

【译文】　楚恭王死后，他的儿子即位，这就是楚灵王。楚恭王的儿子们利用已经丧失了职权的公族杀了楚灵王而另立子干，子干尚不及即位，子干的弟弟弃疾又杀了子干而自立为楚王。当初，子干将要即王位时，韩宣子向叔向问道：“子干能够成功吗？”叔向回答：“很难。”韩宣子说：“人有同样的憎恶，相互需求，好比市场做买卖，有什么难的呢？”叔向回答说：“人无共同的喜好，又怎么会有共同的憎恶？要取得国家有五难：受到国王的宠爱但却得不到贤人的支持，此其一；有了贤人的支持但却无人作内应，此其二；有人作内应但却不善长谋略，此其三；有谋略但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此其四；有民众的支持但自己却没有德行，此其五。子干在晋国十三年了，晋国和楚国跟从他的人中，不曾听说有知名之士，这可谓没有贤人支持；族人都不在楚国，亲人又叛离，可谓没有内应；尚没有间隙可乘，便轻举妄动，可谓不善谋略；终身在外作客，可谓没有民众的支持；长期流亡在外，竟看不出楚国人有怀念他的迹象，可谓没有德行。楚灵王暴虐无忌，是自取灭亡。然而楚国的公子们冒取国五难杀了楚灵王另立子干，还有谁能使子干成功呢？将来取得楚国王位的，恐怕只有弃疾了吧？他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以外的地方也都属他管辖，苛暴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伏隐不出，私欲不违越礼法，老百姓没有怨恨之心，祖先神灵授命给他，国内的老百姓都相信他。王室大姓发生动乱，小儿子就会被拥立，这是楚国的常例。弃疾一有祖先神灵的保佑，二有民众的支持，三有美德，四是受宠显贵，五是符合继立王位的常例。利用这五项有利条件而除去冒犯五难的人，有谁能够阻止得了他？子干的官职不过是右尹；若论贵宠，他又不是嫡生；若论神灵委命，他又离得很远。他没有尊贵的地位，没有受到宠爱，没有得到人民的怀念，国内又没亲附的人内应，他将凭什么条件继立王位呢？”

韩宣子问道：“齐桓公、晋文公不是同子干的情况一样吗？他们为什么能继立王位呢？”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

宾须无、隰朋等贤智为辅佐，有莒国、卫国作外援，有国氏、高氏等齐国上卿作内应。再加上齐桓公从善如流，深受部属的尊敬，不贪财货，不放纵私欲，施舍众人不知疲倦，追求善行没有满足，因此而取得王位，不是在情理之中吗？我们的先君晋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晋献公的宠爱。勤奋好学，专心致志，年仅十七岁时，就有五位杰出人士跟随他。有先大夫子余和子犯作腹心，有魏犨、贾佗为左右臂膀，有齐、宋、秦、楚等国作外援，有栾枝、郤縠、狐突、先轸等人作内应。在外流亡十九年，意志更加坚定。晋惠公、晋怀公抛弃晋民，人民都跟随了晋文公。晋献公除了晋文公已没有其他亲人，老百姓别无其他希望。上天在保佑晋国，有谁能够取代晋文公呢？这两位国君同子干的情况不同。楚恭王有自己宠爱的儿子，还有高深莫测的弃疾，子干对百姓没有什么恩施，他离开晋国时，晋国没有人送行，到楚国时，楚国不派人迎接，有什么希望取得楚国的王位呢？”子干后来果然没有达到目的，楚人最终拥立弃疾为王，如同叔向所预言的一样。

【原文】　鲁昭公薨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其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纵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译文】　鲁昭公在乾侯（晋国地名）死去，赵简子向史墨问道：“鲁国的季氏赶走了自己的国君，而百姓顺服他，诸侯认可他，使自己的国君死在外国，而没有人指责他的罪行，这是为什么呢？”史墨回答说：“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相辅。所以天有三辰（日、月、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下有公，诸侯下有卿，这些是物有陪辅的例子。天生季氏，让他辅佐鲁国的国君，时间已经很久了，人民顺服他，不也在情理之中吗？鲁国的国君世代放纵自己的过失，而季氏却世代勤勉，致使人民已经忘掉自己的国君了。虽然客死国外，又有谁肯怜悯他呢？社稷没有永恒不变祭奉对象，君臣的位置也不是永固不变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所以《诗经》上说：‘高岸可以变为深谷，深谷也可以变为丘陵。’虞夏商的后代，今天都成了普通百姓，这是您也知道的。在《易》卦中，雷在乾之上叫做‘大壮，’这是天道规律。鲁国政权落到季氏手中，到鲁昭公已经是第四代

了。人民连自己的国君都不知道，他怎么还会得到国家呢？因此，作为国君，对待国政名位要特别慎重，决不可轻易委托于他人。”

【原文】　孔子在卫闻齐田常将欲为乱，而惮鲍、晏，移其兵以伐鲁，孔子会诸弟子曰：“鲁父母之国，不忍观其受敌，将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二三子谁使？”子贡请使，夫子许之。遂如齐说田常曰：“今子欲取功于鲁实难，若移兵于吴则可也。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夫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矣。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是则大臣不听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子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却，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而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业已加鲁矣，不可更，如何？”子贡曰：“子缓师吾请救于吴，令救鲁而伐齐，子以兵迎之。”田常许诺。

【译文】　孔子在卫国听说齐国的田常准备作乱，只是畏惧鲍氏、晏氏。田常便征调军队准备攻打鲁国，想以此来建立功勋，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孔子便召集弟子们说：“鲁国是我们的父母之国，不忍看它受到敌人的侵略，我想劝田常取消对鲁国用兵的计划以拯救鲁国，你们谁能完成这一使命？”子贡请求出使，孔子同意。子贡于是来到齐国对田常说：“现在您想对鲁国用兵建立功勋，实在很困难，如果引兵进攻吴国倒还可以。鲁国是一个很难进攻的国家，它的城单薄低矮，土地狭小低洼，它的国君愚昧不仁，大臣伪诈而无用，它的士民又厌恶战争，这就是您不能同鲁国交战的原因。而吴国城墙高大宽厚，土地深广，盔甲既坚又新，士卒精练，斗志饱满，精良的武器装备，应有尽有，又有精明的将军统领守备，这就是吴容易战胜的原因。”田常听后，忿然大怒，说道：“你认为难的，都是人们认为容易的；你认为容易做到的，都是人们认为难以做到的。你却拿这些不着边际的歪理来教导我田常，你这是想干什么？”子贡回答说：“忧患在国内的，就要进攻强国，忧患在外部的，就要进攻弱国。而今天您的忧患正在国内。我听说您曾三次要封赏，但三次都未能实行，这是因为大臣们不同意。今天您要攻破鲁国来扩大齐国的领土，战胜鲁国使您的主上骄横，攻破鲁国使您国内的大臣更为尊荣，而您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只能使您和主上的关系日益疏远。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对上使国君更加骄横，对下使大臣更加

恣睢无忌，因此而想成就事业是很困难的。国君骄傲，就会更加恣睢任意，大臣骄傲就会相互争夺。这样，您上同国君的关系发生裂痕，下同大臣交锋争斗。这样下去，您的地位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说不如征伐吴国。征伐吴国如果不能取胜，则人民战死国外，朝中丧失了大臣。这样您上无强臣为敌，下无过多的百姓，这样孤立主上、控制齐国的人，也就非您莫属了。”田常听后说：“您说的太好了。然而，军队已经逼临鲁国了，难以更改，这又该怎么办呢？”子贡说：“您延缓进攻的时间，我到吴国请求救援，让吴国援助鲁国攻伐齐国，您率兵迎战吴国的军队。”田常答应了子贡。

【原文】　秦始皇游会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未授使者，始皇崩。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位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闻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既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也？”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则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细谨，大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也。”胡亥喟然叹曰：“大行未发，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趹马，唯恐后时。”

【译文】　秦始皇巡游会稽，到了沙丘病情加重。秦始皇便命赵高给公子扶苏写信，信写好后，还未来得及派使者送出，秦始皇就死了。赵高便扣留了秦始皇赐给扶苏的玉玺和书信。他对公子胡亥说：“皇上已经驾崩，没有下诏书封诸子为王，唯独赐给长子一封书信。长子一来，就即皇帝位，而您却没有尺寸封地，这如何是好呢？”胡亥回答说：“本来就该如此。我听说圣明的君王了解他的臣下，圣明的父亲了解他的儿子。父亲既然已经有了诏命，不分封诸子为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赵高说：‘不是这样的。现在天下的大权就在您我和丞相的手中，希望您认真谋划。况且使他人做自己的臣子同自己做他人的臣子，统治他人同被别人所统治，难道能同日而语吗？”胡亥说：“废黜兄长而另立他的弟弟，这是不义之举；不奉行父亲的诏命而怕死，这是不孝之举；能力微薄，才疏学浅，却要强占别人的功业，是没有能力的表现。这三项背逆了道德，天下人不会心服。”赵高说：“我听说商汤周武杀了他的主上，天下百姓却视之为正义的行为，并不认为他们不忠；卫君曾杀了他的父亲，而卫国人却作为德行

载入史册，孔子还写在书上，并不认为这是不孝之举。干大事业不能拘泥小节，大德行不推辞谦让。乡曲间的规矩彼此不同、各有所宜，百官建功的标准也彼此不同。所以照顾小节而忘了大业，将来必受其害；犹豫不决，疑心重重，将来一定后悔。当机立断，果敢而行，连鬼神都会躲避他，将来定能成功。希望您也能如愿。”胡亥长叹一声说：“现在大行（皇帝死后未葬称大行）还未发丧，难道能因这件事去打扰丞相吗？”赵高说：“时间太紧迫了！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好比打仗，背着粮食，扬鞭催马，唯恐误了时间。”

【原文】　故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俱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事将何以？”斯曰：“安行亡国之言耶？”高曰：“君自料才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内宫之厮役也。幸行以刀笔之吏，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旧事，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习胡亥学法，仁慈笃厚，轻财重士，秦之诸子，皆莫及也。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者，固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道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君其勿复言。”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龙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悬命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降者草华落，水风摇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侯何见之晚也？”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残贼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与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则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松乔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为寒心。善者因败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乃听高立胡亥，改赐玺书，杀扶苏蒙恬。

【译文】　胡亥同意了赵高的意见后，赵高又对丞相李斯说：“皇上驾崩，赐给长子扶苏诏书一封，让他到咸阳会理丧事，并立他为嗣，即皇帝位，诏书未及发出，现在皇上已经驾崩，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事情应该如何办呢？”李斯说：“怎么能口出导致亡国的语言呢？”赵高说：“请您自己分析一下，同蒙恬相比：谁的才能高？谁的功劳大？谁的谋虑深远、行而无失？谁对天下的百姓无怨？谁同长子扶苏的交情深、信任度高？”李斯回答说：“这五个方面我都比不上蒙恬，

您对我的指责是何等的深刻啊！”赵高说：“我赵高本来是内宫一个听差的小厮，幸而略知文墨而进入朝廷，管事至今已二十余年了，还不曾见到过秦朝免罢丞相、功臣封赏能够传至两代的，他们都以遭杀身之祸而告终。始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他们的性格为人您都很了解。长子扶苏刚毅武勇，深得人们的信赖，而且不忘旧情。他如果即皇帝位，肯定用蒙恬为丞相，您最终难保列侯的印玺，只得罢归乡里，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赵高曾奉诏命教习胡亥学习法律，胡亥为人仁慈、诚实厚道，轻蔑财货，推重有才能的人，诸公子中谁也赶不上他，应该嗣立为皇帝，请您考虑定夺。”李斯说：“我李斯本来是上蔡闾巷中一名普通百姓，皇上之所以把我提拔为丞相，本来是要把国家的存亡安危嘱托于我，这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忠臣不畏避死亡才算得上忠臣，孝子不勤劳就会遭致危险，请您不要再多言。”赵高说：“听说圣人迁徙无常，随时变化，看到事物的末端就能推知它的本根，观人所指就能知道他的目的所在。事物的道本来就是如此，哪里有永恒不变的处事法则呢？现在天下的权柄和命运就悬在胡亥手上，我赵高是能够得志的。况且，由朝廷外部控制朝廷内部叫做别有用心，在下的控制在上的叫做逆贼。所以秋霜降临而草木叶落，春水摇动而万物萌生，这就是事物运行的必然规律，您为什么迟迟不明白事理呢？”李斯说：“我听说晋国曾因变易太子，结果三世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夺王位，许多人身遭屠戮；纣王残灭亲戚，不听谏言，他的国家后来化为丘墟。这三者都是因为逆天背理，才使得宗庙不保。我李斯怎么能重蹈前人覆辙呢？不足以同你们同谋！”赵高说：“上下通力合作，就能够保持长久；中外团结一致，事情就无表里之分。您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划，就可以长久封侯，世世称孤，寿比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智比孔子和墨子。如果不从此计，必然祸及子孙，着实令人寒心。最好的办法是转败为福，您将何去何从呢？”李斯于是仰天长叹，流着泪水说：“我既不肯殉难，将如何活命呢？”于是听从了赵高的计划，拥立胡亥为皇帝，修改秦始皇赐扶苏的玺书，杀了扶苏和蒙恬。

【原文】　秦二世末，陈涉起蕲，兵至陈，张耳陈余说涉曰：“大王兴梁楚，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杰，愿请奇兵略赵地。”于是陈王许之，与卒三千，从白马渡河，至诸郡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唱始，莫不响应，家自为怒，各报其怨。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杰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业，此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

乃行收兵，下赵十余城。

【译文】　秦二世末年，陈胜在蕲（今安徽宿县南）起兵反秦，率兵进至陈，张耳、陈余向陈涉建议说：“大王从梁、楚兴起，目标在西入关中，还未顾及收复河北之地。我曾在赵国游历，了解当地的豪杰之士，我请求率一支奇兵向北略取赵地。”陈王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拨予他们兵卒三千，从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到达赵地诸郡县，二人对当地的豪杰们说：“秦实施暴政虐刑，残害天下。北有修筑长城的苦役，南有五岭地区的兵役戍卫，内外骚动不安，百姓疲惫不堪。用簸箕收敛财物来充做军费，搞得百姓财匮力尽，法令严苛，致使天下民不聊生。现在陈王奋臂大呼，为天下首倡义旗，天下人无不响应，家家都愤怒而起，各报家怨家仇。各县杀了他们的县令县丞，各郡杀了他们的郡守郡尉，现在已经建立了大楚的国号，在陈地称王。派吴广、周文二将军率领百万大军向西攻打秦王朝，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建立封侯大业的人，就算不上人中豪杰。借天下反秦的力量，攻击残暴无道的君主，报父兄的仇怨，建立割地封侯的业绩，现在正是不可多得的大好时机。”豪杰们都很赞同他们二人的见解，开始招兵买马，很快攻下赵地十余座城池。

【原文】　韩信既平齐，为齐王，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使三分天下，信不听。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常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信曰：“先生相寡人如何？”对曰：“愿请间。”信曰：“左右远。”蒯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

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俊雄豪杰，建号一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烟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肉流离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于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洛，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藏，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依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起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

服听而归德于齐国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

【译文】　韩信平定了齐国旧地，做了齐王。项王闻讯，十分震恐，急派盱眙人武涉前往劝齐王韩信与刘邦、项王三分天下，韩信不答应。武涉离去以后，蒯通深知天下的主动权此时正操在韩信手中，想用奇策来打动他，于是就扮作观相的人对韩信说：“我曾经学习过观相的理论和方法。”韩信问：“先生为人看相的本领怎么样？”蒯通回答说：“一个人高贵或卑贱要看他的骨法，忧愁或喜悦要看他的容色，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要看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否当机立断。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人，万无一失。”韩信说：“先生也给我相面，我属于哪一类人呢？”蒯通说：“我希望和你单独谈谈。”韩信吩咐左右退下。蒯通便对韩信说：“看您的面部，贵不过封侯，但又面临着危险和不安；要看您的背部，则贵不可言。”韩信问：“这怎么讲？”

蒯通说：“当初天下刚开始向秦朝发难时，英雄豪杰们各树旗帜，振臂一呼，天下反秦之士如云合雾集，鳞次栉比，迅猛之势，烟至风起。这个时候，各路英雄，志在消灭秦王朝，尚无暇它虑。现在楚汉相争，致使天下无辜的百姓肝胆涂地，父子暴尸疆场、骨肉亲人流离荒野的人，不可胜数。楚人在彭城起兵，转战南北，进军到荥阳，乘胜席卷中原，威震天下。然而，他们被困在京师和索邑（在今河南荥阳县）之间，被西山（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北）阻隔而不能前进，至今已经三年了。汉王刘邦率数十万军队，在巩、洛同项羽相持，也被险峻的山河形势所阻，虽然一日数战，但却不得前进一步。频受挫折和失败，却无人救援。在荥阳、成皋连遭失败后，败逃到宛、叶之间。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智（刘邦）勇（项羽）俱困的情况。战斗的锐气在险峻的山川形势下受到严重挫伤，所需军资粮饷府库已告枯竭。百姓疲敝已极，满腔怨愤溢于容色，但却仍然无所依归。据我分析，目前天下的总态势是，没有圣贤出现，就难以平息天下的灾祸。现在楚汉两主的命运就操纵在您的手中：您站在汉王的一边则汉胜，站在楚王的一边则楚胜。我甘愿披肝沥胆，奉献计策，只怕您不能采纳。如果您真能听从我的计策，不如对楚、汉双方都维持友好关系，使楚汉共存，造成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这样的态势，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以您的贤能和圣明，加之庞大的军事实力，以强大的齐国为根据地，联合燕赵，出兵于楚、汉两国的空虚之处，控制楚汉的后方，顺从人民的愿望，然后引兵西向，为百姓请命，这样，天下百姓就会风起而响应大王，有谁敢不听从您的指挥？您可以把大国分割成小国，把强国分割成弱国，从建诸侯国。诸侯建立以后，天下就会对您唯命是从，并对齐国感恩戴德。齐国据有胶东、泗水等肥沃的土地，用

德行来感召诸侯，并对他们恭谨礼让，这样天下的诸侯就纷纷到齐国来朝拜。您大概也听说过这样的话：‘上天赐与的东西不去接受，反而会受到上天的责备；时机已经到来，却不付诸实行，就会受到祸殃。’请您认真考虑。”

【原文】　韩信曰：“汉王遇我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车者，载人之患；衣人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黶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奉项婴头，鼠窜归于汉王。汉王借兵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于多欲，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黶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谚曰：‘野兽尽而猎狗烹，敌国破而谋臣亡。’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也；忠臣言之，则不过大夫种之于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开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载震主之威，挟大赏之功，以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我将念之。”

【译文】　韩信说：“汉王待我很厚，他把自己的车让给我乘坐，把自己穿的衣服让给我穿，把自己的一份食物让给我吃。我听说，乘坐别人的车的人要分人的忧患，穿了别人衣服的人就应该替别人分忧，吃了别人食物的人就要肯为别人效死命。我怎么能够为获取利益而背弃信义呢？”蒯通说：“您自以为同汉王的交情很深，想帮他建立万世大业，我认为您的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当初，常山王张耳、成安君陈余做普通百姓时，相互结为刎颈之交，后来因张黶、陈泽的事情（张耳被秦军围困时，派张、陈二人向陈余求援，陈余拨援兵五千给张、陈，张、陈没于秦军），二人结下怨仇。后来常山王拿着项婴的首级逃归汉王。汉王借兵东下，在泜水南岸杀了成安君，使成安君头和脚分离两处，被天下人所耻笑。张耳陈余交情，可以说是天下最好的。但最终相互擒杀，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祸患都从多欲而产生，人心难测的缘故。今天也想以忠信的行动来加深同汉王的交情，但无论您同汉王的情谊有多深，也一定赶不上张耳和陈余的交情，但您同汉王之间的纠葛要比张黶陈泽的事情要复杂得多、严重得多。所以我说，您如果认为汉王一定不会对您造成危害，这又是非常错误的看

法。大夫种和范蠡保存了濒临灭亡的越国，并辅佐勾践称霸，功成名就之后，或遭杀身之祸，或被迫亡命江湖。有句谚语说：‘打完野兽后猎狗就会遭到烹杀，打败敌国以后谋臣就得被迫逃亡。’您和汉王的关系，以朋友而论，则比不上张耳同成安君的关系；以忠臣而论，则比不上大夫种和勾践的关系。以上二人的教训是很值得汲取的。请您再作深入的分析。况且我还听说勇略震动主上的人面临着生命危险，功盖天下的人无法给予封赏。请让我说一说大王的功略：横渡西河，俘虏魏王豹，生擒夏说；带领部人夺取井陉，杀了成安君；攻占了赵国、震服了燕国，平定了齐国；向南摧垮楚国军队二十万；东杀项羽的大将龙且，西向汉王报捷。这可称为功劳之大，天下无人匹敌，谋略之高，当世无双啊！现在您带着使人主震恐的威势，挟着应给予极大封赏的战功，投奔楚国，楚人肯定不信任；归附汉王，汉人会感到震恐。您带着如此大的战功和声威将归向何方呢？您现在身居人臣的位置，却有使主上震恐的威望，名望高于天下所有的人。我为您的危险处境感到担忧。”韩信拜谢道：“先生就说到这里吧。让我考虑考虑。”

【原文】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智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侯也。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不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豫，不如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踟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沈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王终不夺我齐，遂谢蒯生。蒯生曰：“夫迫于苛细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说不听。因去佯狂为巫。

【译文】　又过了几天，蒯通又对韩信说：“能够倾听别人的意见，才能预见事物发展的征兆和趋向；遇事反复比较分析，才能抓住事物成功的关键。采纳错误的建议、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仍然能够长久平安无事的例子是很少有的。听取别人意见判断基本正确的人，就很难用华丽的言辞去扰乱他；筹划计谋不至本末倒置的人，也很难用花言巧语搅乱他的方寸。甘愿为人做劈柴饲养差事的人，就失去了做万乘君王的机会；安心微薄奉禄的人，就不可能取得卿相的职位。所以，当机立断才是聪明的举动，犹豫不决是做事的祸害。专在细小的事情上动心思，就会丢掉天下的大事。智慧足以明辨是非，作出了决定，又没勇气付诸实施，这是导致事情失败的祸根。所以说，猛虎犹豫不动，还比不

上蜂蝎类动物螫人厉害；俊马踟躅不进，还比不上劣马一步一步往前走；虽然勇猛如古代的勇士孟贲，但如果狐疑不决，还比不上平庸的人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虽然有舜禹一般的智慧，但如果沉默不语，还比不上聋哑人手语的作用。事功，难于取得而易于失败；时机，难于遇到而容易丧失。时机一旦失去，就很难再遇到，希望您仔细考虑斟酌。”韩信仍然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自以为功勋卓著，汉王不会夺去他的齐王之位，于是谢绝了蒯通的建议。蒯通说：“斤斤计较于细节的人，难以同他图谋大事业；拘泥于臣子位置的人，当然不会有做君王的雄心。”他的计谋不被韩信采纳，因而离开了韩信，假装疯癫，做了巫师，以避免杀身之祸。

【原文】　吴王濞以子故不朝，及削地书至，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讹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于奸雄，饰于邪臣，好小善，听诡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征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语有之曰：‘舐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适，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奈何？”

【译文】　吴王刘濞因其子被杀的缘故长期不赴京师朝拜。当朝廷削诸侯封地的诏书下达到吴国以后，吴王就派中大夫应高去诱惑胶西王。应高没有吴王的文书，仅是捎吴王的口信说：“吴王不才，因有此前不愉快的事情，不敢亲自外出，所以派我来向您表示他对您的欢娱之情。”胶西王问：“不知有何见教？”应高说：“当今皇上被奸雄所怂恿，被邪臣所迷惑，贪图小利，听信诡诈谗言，擅自变更祖宗律令，侵夺诸侯的封地，横征暴敛日益增多，对善良大臣的诛罚也日甚一日。有句俗语说‘吃了糠皮就连及吃米。’吴国和胶西都是著名的诸侯，同时遭到审察，以后恐怕很难有安宁的日子了。吴王因身患疾病，不能赴京朝拜达二十余年，常担心被人怀疑，难以自我表白。今天就是缩着脖子、捆住双脚赴京向朝廷请罪，恐怕也很难得到谅解了。我听说大王以前曾因卖爵的事情有所不便，又听说这次朝廷削夺诸侯封地，并不是为了惩罚这件事，这件事恐怕朝廷不会仅仅削地而善罢甘休吧？”胶西王说：“确有此事。您认为该如何办呢？”

【原文】　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修理，弃躯以除患害于天下，抑亦可乎？”王

矍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虽急，固有死耳，安得勿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夕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起也。故吴王内欲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后车，傍佯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帅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待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七国皆反，兵败伏诛。

【译文】　应高说：“具有相同憎恶的人应该互相帮助，具有共同爱好的人应该互相团结，处境相同的人应该彼此成全，具有相同欲望的人应该彼此接近，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应该同生共死。现在吴王认为与大王具有共同的忧患，愿意顺应时势和事理，甘愿牺牲自己来为天下除害，您认为行不行呢？”胶西王非常惊骇地说：“我哪里敢这样做！皇上虽然逼得急迫，我本当一死，怎么能不拥戴他呢？”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侵夺诸侯封地，蔽塞忠贤效命朝廷的道路，朝中大臣疾怨甚多，诸侯都有背叛的想法，人事方面已达到非爆发不可的程度了。现在彗星出现，蝗灾数起，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烦劳圣人崛起。所以吴王对内要以讨伐晁错为名，在外愿跟随大王的战车之后，遍行天下，所向之处，皆望风而降；所指之地，破竹而下。天下没有敢不服从的。大王如果允许，吴王就会率楚王直指函谷关，据有荥阳敖仓的粮食，抗拒汉兵，安营扎寨，等待大王。大王若有幸前来，就可并吞天下，两主分割天下，这不是很好吗？”胶西王说：“很好。”于是七国起兵反汉，结果兵败被诛。

【原文】　淮南王安怨望厉王死，欲谋叛逆，未有因也。及削地之后，其为谋益甚。与左吴等日夜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召伍被与谋，被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亡国之言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子胥曰：‘臣今见麋鹿游于姑苏之台，’臣今亦见宫中生荆棘，雾露沾衣也。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

“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以糟糠；女子绩纺，不足以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故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异物，及延年益寿之药，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曰：以令名振男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

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发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唱，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谓蹈瑕侯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

今大王见高皇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为刘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铜以为钱，东煮海以为监，上取江陵木为船，国富人众。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楚之众，不能成功者，何也？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事，又万倍于秦时。愿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王气怨结而不扬，涕满眶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译文】　淮南王刘安对其父厉王之死心怀怨恨，一直图谋造反，只是找不到借口。等朝廷削夺了诸侯的封地之后，反汉的心情更为急切，与左吴等人日夜研究地图，部署发兵的路线。又召伍被参与谋划，伍被说：“皇上已经宽赦了大王，大王为什么还说出这些将会导致亡国的话呢？我听说，伍子胥曾劝谏吴王，吴王不接受伍子胥的谏言，伍子胥便对吴王说：‘我就要看到麋鹿游于姑苏台了（意为吴国将亡）！’我今天也看见宫中生出荆棘，雾露沾湿衣裳了。我还听说，聪听的人能够于无声处听到声音，眼睛明亮的人能够看到尚未成形的东西。所以圣人做事能够万无一失。从前，周文王一旦行动，便建立了举世震动的功业，名列于万世注目的三代。这就是顺应天意而行动，所以天下不约而随，这是千年以前的事情。百年以前的秦朝，近世的吴、楚，也足以向我们昭示国家存亡的道理。我不敢逃避伍子胥身遭诛戮的下场，请大王不要像吴王那样拒不听谏言。

“从前，秦朝继绝圣人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杀方术之士，焚毁诗书，抛弃礼义，崇尚诈力，专任刑罚，将沿海一带的粮食转运到西河地区。当时的情况是：男子全力耕作，却连糟糠也吃不饱；女子勤于纺织，却仍然衣不遮体。派蒙恬修筑长城，东西数千里，经常将数十万军队暴露野外，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血流遍野，百姓精疲力竭。所以当时想起而反秦的，十有五家。又派

徐福等人入东海求仙物异草和延年益寿的药物，徐福回来后编造谎言说：‘我在海上见到了大神，大神说用童男童女和百工匠人就能够求得仙药了。’秦始皇听后十分高兴，派童男童女三千人、各种作物的种子及各类工匠前往。徐福在海上找到了一块平原广泽，因而就地称王，不再返回秦朝。这时，老百姓思念远方的子女，十分悲痛，想起而反秦的，十家有六。秦始皇又派尉佗率军远涉五岭，进攻百越，尉佗深知中国疲惫已极，于是留在南越称王，不再北返。同时派人上书朝廷，请求征发尚未出嫁的女子到南越，为战士缝补衣裳，秦始皇准一万五千人前往。这时，老百姓对秦朝离心瓦解，想起而造反的十有七家。这时，有人对汉高祖说：‘时机到了，应该采取行动了。’汉高祖说：‘再等一等，将有圣人从东南方起事。’不到一年，陈胜吴广首倡义兵，向秦朝发难。汉高祖在丰、沛振臂一呼，天下不约而同、群起而响应的人不可胜数。这就是所谓等待时机，顺应秦朝将要灭亡的态势而采取行动。老百姓盼望灭亡秦朝，就如同大旱的禾苗盼望雨水。所以汉高祖能从军中崛起，最终立为天子，功高可以同三王相媲美，他的圣德将流传百世。

“现在大王只看到高皇帝得天下容易，为什么不看近世吴楚等国反汉的可悲下场呢？皇上赐吴王做刘氏宗族的祭酒，又授予几杖，准许可以不赴京朝拜。吴王统有四郡的民众，地方数千里，内有铜山，可以铸钱，东有大海，可煮海为盐，沿江而上，可以取江陵的木材造船。可称得上国家殷富，人民众多。然而却举兵西向反汉，结果首先在大梁吃了败仗，接着在狐父再吃败仗，狼狈向东逃窜，到丹徒被越人擒住，身败名裂，祭祀断绝，被天下人所耻笑。以吴楚等国如此多的军队，仍然不能成功，其原因何在呢？这是他们背逆天道而行、不识时务的缘故。如今大王的军队数量不及吴楚等国军队的十分之一；天下平安无事又万倍于秦朝。希望大王能听从我的建议，大王如不听从我的建议，我看大王肯定不能成功，而且机密会事先泄露出去。我听说微子（纣王的庶兄）从故国经过时感慨万千，作《麦秀之歌》，对纣王不听王子比干的劝谏倍感痛惜。所以孟子说：‘纣王生时贵为天子，而死的时候却比不上一位普通百姓。’这是因为纣王自绝于天下百姓已经很久了，并不是在他死的时候，天下人才抛弃他的。今天我同样对大王抛弃千乘之君的尊贵地位，将被赐绝命诏书、先群臣而死于东宫的悲局而感到痛惜。”淮南王听后，气怨郁结，涕泪横流，难以平息，当即起立，气冲冲地走开了。

【原文】　后复问伍被曰：“汉廷治乱？”被曰：“窃睹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风俗纲纪，未有所缺。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杨，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

失援不振，虽不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欲举事，臣见其将有祸而无福也。”王怒，被谢死罪。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众，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鑱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秦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扣心而怨上。故陈胜一呼，天下响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扬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喻之，被以为过。”

【译文】　后来，淮南王又问伍被：“朝廷的情况是治还是乱？”伍被回答说：“我看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都各得其理。皇上的重大举措，都遵循祖先的原则，风俗纲纪也没有缺失。南越宾服朝廷，羌僰入朝贡献，东瓯入降。拓广长杨塞，开辟朔方郡，断匈奴臂膀，使其失去援助，一蹶不振，虽然同古代的太平之世相比还有距离，但仍不失为治世。大王想举兵起事，我看只能招来祸害，不会得到幸福。”淮南王大怒，伍被连忙谢罪。淮南王说：“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仅凭千把人在大泽起义，奋臂大呼，而天下的人纷纷响应，向西进至戏水（在今陕西临潼东，源于骊山，北入渭河。），部队已发展至百万。如今，我的国家虽小，然而胜任打仗的就达十余万，不仅是戍边的乌合之众，武器也不是镰刀、斧头、木杖和竹矛，您凭什么说有祸无福呢？”伍被说：“秦朝政治残酷腐败，残害天下百姓，兴驾巡游淫乐，修筑阿房宫，把老百姓大半的收入征收作赋税，又征发闾左贫弱百姓戍边，致使天下百姓做父亲的难以保全儿子，做兄长的难以便利弟弟，政治苛刻，刑法严峻，天下百姓嗷嗷然，如在水火之中。人民都引颈而望，倾耳而听，仰天悲号，从心底怨恨秦皇。所以陈胜振臂一呼，天下人民纷纷响应。而当今陛下统治天下，统一海内，泛爱广大百姓，推行德政，广施恩惠。皇上虽未发言，声音已响如雷霆；命令虽未发出，就已化行如神。只要心有所想，其威力就能震动万里，下面响应上面的号令，就如同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朝廷中将军们的材能，不是章邯、杨熊所能比得上的。而大王却拿陈胜吴广自喻，我认为是错误的。”

【原文】　王曰：“苟如公言，不可侥幸耶？”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今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使，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

狱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倘可侥幸，十得一乎？”王曰：“此可也。”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出，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又欲令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欲因以发兵，未得发，会事泄诛。

【译文】　淮南王说：“假如真像您所说的这样，难道不可能侥幸取胜吗？”伍被说：“我有一条不成熟的计策。”淮南王问：“怎么办？”伍被说：“如今朔方郡田地广阔，水草肥美，已经迁徙到此地的百姓还远远不够。可伪造丞相御史奏书，书中请求迁徙各郡国豪杰任使，以及有轻罪上人全部赦免，凡家产不到五十万以上的，其家属全部迁往朔方郡，并多派甲兵，加紧集合上路。再伪造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的诏狱书，下令捕逮诸侯太子及其幸臣。这样就会激起人民的怨恨，诸侯的恐惧。这时再派辩武游说诸侯。倘若能侥幸得手，或许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吧？”淮南说：“这个办法可行。”准备实行伍被的计策，使人假装得罪了淮南王西入京师，去事奉大将军和丞相，一旦淮南发兵，所派的人就刺杀大将军卫青，进而再劝说大丞相依从淮南，就会像启发蒙童一样容易。淮南王还计划派人身着追捕盗贼的服装，从东方大呼而来：“南越兵打过来了！”拟于此时发兵。还未来得及实施，事密泄露，淮南王被诛。

【原文】　后汉灵帝以皇甫嵩为将军，讨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阎忠来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机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如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封户刻石，南向以报德，威名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译文】　后汉灵帝任命皇甫嵩为将军，皇甫嵩大破黄巾军，威震天下。此时，朝廷政治混乱，国家空虚疲困。信都令阎忠向皇甫嵩说：“难以遇到而又最容易失去的东西就是时机。所以，圣人顺应时势而采取行动，富于智慧的人抓住事物成功的机会而发动。现在将军遇到了难得的时运和令人振奋的机会；而将军对来到的时运不抓住，面临的机会不利用，将怎样继续保持您的名位呢？”皇甫嵩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阎忠回答说：“天道对人不分亲疏远近，老百姓拥戴有才能的人。如今将军在暮春时节受命兵权，在末冬时节就建立了大功。用兵如神，计无不成，摧毁强寇比折断枯木还容易，攻坚易于以汤浇雪。旬月之间，将军率领军队闪电般扫灭贼寇，建立了封户刻石的功勋，南向报德百姓，

威名震朝野，风声驰海外，即使商汤、周武的功勋也不比将军的功勋高。现在将军建立了难以封赏的功劳，又身兼无人可比的崇高道德，却面北事奉平庸的主上，这样怎么能求得平安呢？”皇甫嵩说：“我昼夜为公家操劳，又对皇上忠心耿耿，又有什么感到不安呢？”

【原文】　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挥足以震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宦之罪，除群怨之积。虽童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下，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之木不雕，衰世之朝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流纵钜，岂云易哉？且今宦竖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国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民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巧。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说不用，因亡去。

【译文】　阎忠说：“道理并非如此。从前韩信不忍心背弃汉王一顿饭的恩惠，从而丧失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业，当利剑已放在自己的脖子上时，才醒悟过来，发出悔不当初的叹息，这是丧失时机谋划严重失误造成的。如今皇上的势力比当年刘邦项羽的势力弱小，而将军的权势却比当年韩信的权势重大。发号施令、指挥天下足以震动风云，叱咤如兴发雷电。如果奋发而起，于危困的时局中力挽颓败的局面，对先降附的人用恩德去抚慰，对观望不服的人用强大的武力去震慑。招揽北方的名士，发动七州的民众，先将檄文传布各地，大军随后跟进，涉漳河，渡孟津，剪诛阉宦，清除积怨。如果这样做，即使是童子也可以调动他们挥拳助力，女子也可以动员她们撕打效命，更何况率领的是一支如熊罴一般勇猛的士卒，借助的是如疾风一般痛恨阉宦的气势呢？等功成业就、天下理顺以后，再敬请上帝，昭示天下，统一天下，南面称帝。把国家的宝器转移到必将兴起的人手中，把行将坠亡的汉朝推倒，实在是神赐风发的大好时机。已经腐朽的木头不可雕琢，行将衰亡的朝廷难以辅佐。如果要想辅佐难以再辅佐的王朝，雕琢已经朽败的木头，这就好比踩着石板在弹丸上行走，又好比逆水行舟，难道说是件容易的事情吗？况且现在阉宦奸臣相聚为害，相与

为恶如买卖东西，主上的诏命不能贯彻执行，大权旁落皇帝的贴身小人。在昏庸的朝廷下，难以长久安居。您的难以封赏的功劳，令谗佞小人为之侧目。不如及早另作图谋，将来悔恨就无济于事了。”皇甫嵩听后颇有惧色，说：“非常的计谋，不能在正常的情势下施行，创立国家的大功，哪里是平庸的人所做的事？黄巾军这样细弱的敌人，同秦朝项羽不可相提并论。况且刚刚组建的军队凝聚力不强，难以共图大业。再加上人民尚未忘掉皇上，上天也不会祐助叛逆。如果幻想建立难以实现的功业，只能加速祸端的到来，怎么能比得上向本朝效忠，固守做臣子的气节呢？虽说对我的谗毁很多，大不了罢官还乡，尚能留下好的名声，死而不朽。您的违反常规的论说，我是不敢听从的。”阎忠看到自己的计策难以被采纳，就逃走了。

【原文】　王莽时，寇盗群发。莽遣将军廉丹伐山东。丹辟冯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将军受国重任，不能捐身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之，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者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为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世，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代相韩，椎秦始皇于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民怀汉德，甚于诗人之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民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砺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杰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纵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将军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未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晰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必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必见赘于民。’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再来，公勿再计。”丹不听。进及无监，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译文】　王莽时，寇盗蜂起。王莽派将军廉丹率兵征讨山东地区，廉丹即任命冯衍为掾，并一起赶至定陶。王莽又给廉丹下诏书到定陶，诏书说：“将军身受国家重任，如果不能在中原为国家效命捐躯，就无法报效皇恩、推卸责任。”

廉丹惶恐不安，连夜召见冯衍，把诏书给冯衍看。冯衍借机向廉丹建议说："我听说，顺应时势去成就事业，是成功的原则和方法中所推重的；在逆境中取得成功，是权变谋略所追求的。因此，冀希于成功，而不管采取什么途径和方法；着眼于事物的大体，不必在小节问题上固守不放。从前逢丑父爬在车上装扮齐君，而让他的国君装扮差役取水得以逃脱的故事，在诸侯中广为传颂；郑祭仲拥立公子突而逼迫公子忽出走，最后使公子忽复位，也被《春秋》所赞美。以死亡挨取生存，或者以存在取代灭亡，这是君子做事的原则和方法；虽然违背众人的意愿，但却可以使国家得到安宁，使自身立于不败，这是贤者所考虑和追求的。所以《易》说："当一种道路一种方法行不通时，就要施行一定的变革，变革能够促使事业顺利通行，通行顺利就能够长久。"因此，只要有上天的保佑，就能大吉大利。至于明知事情不可以做却一定要去做，结果破坏了军队，残害了将士，不但对主上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自己以身殉难，仍负义于世人，这些都是智慧的人不去做，勇敢的人不去行的事情。况且我还听说，得到了时机切莫怠惰。张良家五世都是韩国的宰相，他在博浪沙用铁锥袭击秦始皇，其勇敢胜过古代的勇士孟贲和夏育，其名望又高于泰山。将军的先人是汉朝受宠信的大臣，王莽新朝兴起，英雄俊杰不肯归附。如今天下崩溃混乱，人民仍然怀念着汉朝的德政，其情绪的强烈，胜过《诗经》中所述人们对召公的思念。人们对自己曾憩息过的甘棠树尚存爱怜之心，更何况是曾经有德于百姓的汉室子孙呢？凡是人民所歌颂的，上天也一定会顺从人民的愿望。现在为将军筹划，不如屯兵据守大郡，镇抚官吏士卒，砥砺他们的名节，对百里之内的人民天天赏赐他们酒肉，招揽英雄豪杰，征询忠诚智士的谋略，笼络感召尚未归附的人们的心，等待纵横驰骋的时机，为社稷兴利，为万民除害。那么福禄就会像江河奔流，永无穷尽；功烈就会载于史册，永世不灭。这与率军覆灭于中原，葬身于草野、功败名丧、耻辱祖先，怎能同日而语呢？圣人能转祸为福，富于智慧的人能够在困败的环境中获取成功。希望将军深思熟虑，不要与俗人同见。"廉丹未能听从冯衍的计策。军进至睢阳，冯衍又向廉丹进言说："听说眼睛明亮的人能够洞见未成形的东西，富于智慧的人能够在事情尚未萌发之前预设防犯的措施，更何况已经明白无误的事情呢？凡祸患产生于疏忽大意，灾祸从细微处萌发。事情一旦失败，后悔莫及；时机一旦丧失，难以再来。公孙鞅说：'有高于常人的才行，必定遭到世人的非议；有独特超群的见解，必定不能被普通大众所理解。'所以如果要听信凡夫平庸之论，就会丢弃金石一般的良策；固守当世的所谓节操，就会丧失高大圣明的德行。善于决断，是智慧的主宰；狐疑不定，是事功的奴隶。时机一旦失去，不会再来，请您不要顾虑不定了。"廉丹仍不予采纳。进军至无盐，同赤眉军交战，廉丹战死，冯衍于是逃往河东。

【原文】　来歙说隗嚣遣子入侍。嚣将王元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壤败，大王几无所措。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率儒生之说，弃万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取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山河。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代一时也。若计不及此，宜蓄糗粮，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泉，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嚣然元计。虽已遣子入质，犹负于险厄，欲专制方面。遂背汉。

【译文】　来歙劝说割据西北的隗嚣派自己的儿子入汉廷做人质。隗嚣的部将王元认为天下成败尚难预料，因而不主张专心事奉汉朝，于是就向隗嚣说："从前更始称帝西都，四方响应，人民语论纷纷，认为天下从此太平。更始皇帝一日崩溃，大王几乎手足无措。现在南部有子阳，北部有文伯，江湖海岱，拥兵割据的王公多以十数。而您却打算听从儒生的说教，丢弃帝王大业，寄身危险的国度里，徘徊不定，反而还想求得安全，这无异于在将导致倾覆败亡的道路上前进，这种计策是万万要不得的。现在我们所据有的天水军备完善，土地富饶，兵马最强。向北收取西河、上郡，向东收复三辅之地（即京畿地区所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关中地区），据有秦国旧地，表里山河。我只请求用一丸泥为大王封住函谷关，这正是建立万代基业的大好时机。如果不用此计，也应该积储粮草，精养兵马，据守关隘要塞，旷日持久，等待四方有变。虽然不图帝王大业，但起码还可以称霸一方。总之，鱼不能脱离水，神龙一旦失去赖以发挥威力的条件，就同蚯蚓没有什么两样了。"隗嚣采纳了王元的计策，虽然已经派遣自己的儿子入朝为人质，但仍然依负险隘，割据一方，之后背叛了汉朝。

【原文】　魏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不利。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使太祖家居邺。太祖将许之。程昱见曰："窃闻将军欲遣家居邺，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耶？昱愚不识大旨，以为将军之志，不如田横。田横、齐一壮士耳，犹羞为高祖之臣。今将军欲遣家往邺，将北面而事袁绍。夫以将军之聪明神武，而反不羞为袁绍之下，窃为将军耻之。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若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太祖乃止。

【译文】　魏太祖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交战，曹操失利。袁绍派人向曹操表示友好，并劝曹操迁居邺（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曹操打算答应。程昱来见曹操说："我听说将军准备举家迁往邺地，同袁绍连和，真有此事吗？"太祖回答："真有此事。"程昱说："从您的行动来分析，将军大概是临危而惧了，如果不是这样，考虑问题为什么会这等浅薄呢？袁绍据有燕赵之地，又有兼并天下的野心，只是他的智慧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将军自料能够甘心屈居于袁绍之下吗？将军凭借自己的龙虎神威，难道能够去做韩信彭越屈膝事奉他人的事情吗？程昱我愚鲁无知，不懂得大道理，但我认为将军的志向还不如田横。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壮士，尚以做汉高祖的臣子为羞耻。现在将军却要举家往邺，面向北事奉袁绍。以将军的聪明和神武，反而不以甘居袁绍之下为羞耻，而我却替将军感到羞耻。现在兖州虽然残破，但仍保有三城，胜任战斗的士卒不下万人。如果让我和荀彧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加以利用，仍然可以成就霸王之业。请将军再考虑一下。"曹操于是放弃了往邺地的打算。

【原文】　袁绍为盟主，有骄色。陈留太守张邈正义责之。绍令曹操杀邈，操不听。邈心不自安。及操东击陶谦，令其将陈宫屯东郡。宫因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迎之共据兖州，观天下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而反曹公。

【译文】　袁绍做了各路诸侯的盟主，面有骄色。陈留太守张邈谴责了袁绍。袁绍命令曹操杀张邈，曹操拒不听从。张邈内心颇感不安。曹操东向攻击陶谦时，命令部将陈宫屯守东郡。陈宫便借机对张貌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英雄豪杰纷纷崛起。您拥有十万之众的军队，处于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也称得上为人中豪杰了。现在却受别人的牵制，岂不是太卑贱了吗？现在曹操率州军东征，内部空虚。吕布是一位壮士，英勇善战，一往无前。如果迎接他来共同据有兖州，静观天下形势，等待好事的变化，这也算是纵横一时的机会。"张邈听从了陈宫，背叛了曹操。

【原文】　钟会邓艾既破蜀，蜀主降。会构艾，艾槛车徵。会阴怀异图，厚待蜀将姜维等。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徐图克复也。乃诡说之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为之。今复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而见疑于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座伏剑而妄死，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

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会自称益州牧以叛，欲授维兵五万人，使为前驱。魏将士愤发，杀会及姜维。

【译文】　钟会、邓艾共同征伐蜀国，蜀主刘禅投降。钟会谗毁邓艾，于是邓艾被囚进槛车，往京师押送。钟会心怀异图，对蜀将姜维等人特别宽厚。姜维对钟会的阴谋洞若观火，认为可以借机使魏军自相扰乱，然后再慢慢图谋恢复蜀汉。于是就伪装诚意，对钟会说：“我听说您自从淮南用兵以来，料算从未有过失误，晋连战连克，不断昌盛，都是您的力量。现在又平定了蜀地，威德震撼当世。人民虽然称颂您的功劳，而主上却对您的深谋远虑颇多畏惧，鉴于这种情况，您将何去何从呢？韩信不在时势扰攘之时背叛汉王，在天下平定后却遭到主上的猜疑；大夫种不随从范蠡泛舟江湖，最后妄死利剑之下。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主上昏暗、臣下愚鲁吗？这是利害关系造成的。现在您已经建立了盖世功勋，大德著名当世，为什么不效法陶朱公（即范蠡）泛舟江湖，隐身绝迹，保全性命，登峨嵋山，像仙人赤松一样逍遥漫游呢？”钟会说：“您说得太远了，我很难实行。况且今天的形势，尚未发展到这一地步。”姜维说：“若论其他，是您的智力都能办到的，我就不再多说了。”因此二人的关系更加融洽。后来，钟会果然自称益州牧背叛魏朝，并准备授姜维兵五万，使姜维做先锋。魏军将士愤怨情绪爆发，杀了钟会和姜维。

【原文】　晋怀帝时，辽东太守庞本私撼东夷校尉李臻。鲜卑索连、木津等为臻兴义，实因而为乱。遂攻陷诸将。大单于慕容廆之长子翰言于廆曰：“臣闻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鲙，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辽东倾没，乘便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廆善之。遂戒严讨连津，斩之，立辽东郡。

【译文】　晋怀帝时，辽东太守庞本因私仇袭击东夷校尉李臻。鲜卑族索连木津等人为李臻兴起义兵，实际则是借机叛乱，随后攻陷诸镇。大单于慕容廆的长子慕容翰廆说：“我听说请求诸侯帮助不如起兵勤王（出兵救助王室叫做勤王）。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王，没有不是依仗这一着成就事业的。现在索连、木津横行跋扈，王室军队覆败，苍生涂炭，难道还有比这更惨的吗？那些家伙外以讨伐庞本为名，实际则是为乱的寇贼。辽东倾覆于贼手，使叛贼得便已经有

两周的时间了。中原兵乱，州中的军队屡屡败北。杖义勤王，现在正是时候。单于应该于此时显示九伐的威力，救王师于倒悬，宣布索连、木津的罪行，联合义兵，诛灭叛贼。上可以兴复辽东，下可以吞并索连、木津两部的军队。忠义传颂于晋朝，而私利则归于我鲜卑国。这是我鲜卑腾飞昌盛的开端，最终可以自强于诸侯之林。”慕容廆很赞同慕容翰的建议。于是调集部队征讨索连、木津，擒斩二人，重立辽东郡。

【原文】　后秦秦王符生杀害忠良，秦人度于一时，如过百日。权翼乃说东海王坚曰：“今主上昏虐，天下离心。有德者昌，无德受殃，天之道也。一旦有风尘之变，非君王而谁？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愿君王行汤武之事，以从民心。”坚然之，引为谋主。遂废生立坚为秦王。

【译文】　后秦王苻生杀害忠良之臣，秦国百姓度过一个时辰，如同一百天。权翼便向东海王苻坚建议说：“现在主上昏庸暴虐，百姓早已离心。有德的人昌盛，无德的人受殃，这是天道规律。王室政权一旦有风尘之变，天下不归君王您，还能归谁呢？帝王神器、帝王大业是非常贵重的，不能让他人取得。希望您践行商汤、周武革命的故事，以顺从人民的心愿。”苻坚深以为然，请权翼做自己的谋主。于是废掉了苻生，拥立苻坚为秦王。

【原文】　宋孔熙先者，广州刺史默之子也，有奸才，善占星气。言江州分野出天子，上当见弒于骨肉。及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幽于安城郡，熙先谓为其人也。遂说王詹事范晔曰：“先君昔去广州，朝谤纷纭。借大将军深相救解，得免艰危。曩受遗命，以死报德。今主上昏僻，殆天所弃。大将军英断聪敏，人神相属，失职南垂，天下愤怨。今人情骚动，星文舛错。时至则不可拒，此之谓乎？若顺天人之心收慕义之士，内连宠戚，外结英豪，潜图构于表里，疾雷奋于肘腋，然后诛除异义，崇奉圣明，因人之望，以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小人维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大人谓为何如？”晔甚愕然。

【译文】　南朝宋孔熙先是广州刺史孔默之的儿子，有奸邪之才，善长占卜星象吉凶。他曾声称以江州（治所在柴桑县，即今江西九江市南）为分野，当出天子，当今皇上必定被自己的骨肉同胞所杀。当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被幽囚在安城郡时，孔熙先说此人正是杀当今皇上的人。于是便向彭城王詹事范晔说：“先父从前离开广州时，朝内诽谤之辞纷纷，全凭大将军（刘义康）鼎立救援开脱，才得以走出危难的处境。我曾受父亲遗命，要以死来报答大将军的恩德。现在皇上昏庸邪僻，大概是上天要抛弃他。大将军英明果断，聪慧敏捷，百姓神灵都冀予厚望。现在却被解职囚禁在南方，引起天下人民的愤怨。现在人情骚

动不安，星文也出现异常。时势必然，难以抗拒，所说的正是现在的形势吧？如果顺应天命人心，招揽杖义之士，朝内连结受宠的外戚，朝外连结英雄豪杰，事业的宏图在内外秘密酝酿成熟，迅雷从肘腋爆发，然后诛除不义之人，崇奉圣明的君主，顺应人民的愿望，号令天下，谁敢不服从！我愿奉献七尺身躯，三寸不烂之舌，事业的功劳归于君子。您认为这样行吗？”范晔大为吃惊。

【原文】　熙先重曰：“昔毛琢竭节，不容于魏武；张温毕议，见逐于孙权。彼二人者，国之信臣，时之俊又。岂疵瑕暴露，言行玷缺，然后至于祸哉？皆以廉直劲正，困于邪枉；高行妙节，不得久容。丈人之于本朝，不深于二主；人间雅誉，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彭城斥逐，徐童见疑。彼岂父母之仇，为代之怨，寻戈拔棘，自幼而然？所争不过荣名势利，先后之闻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发之不早，戮及百口，犹曰不厌。是岂书籍远事？可为寒心悼栗者也。今建大勋，奉贤哲，图难于易，以安易危，比之泰山，而去累卵，何苦不就？且崇树圣明，至德也；身享卿相，大业也；授命幽居，鸿名也；比迹伊周，美号也。若夫至德、大业、鸿名、美号，三王五霸，所以覆军杀将而争之也。一朝包括，不亦可乎？又有迹于此者，愚则未敢道。”晔曰：“何谓？”熙先曰：“丈人奕叶清华，而不得连姻帝室，国家作禽兽相处，丈人曾未耻之。”晔门无内行，故熙先以此为激。晔默然。自是情好。遂密阴谋构矣，熙先专为谋生。事露皆伏诛。

【译文】　孔熙先又说：“毛琢竭尽臣节，仍不为魏武帝曹操所容；张温谏议刚结束，就被吴王孙权所驱逐。这两个人都是国家的忠信之臣，当时的俊杰才士。难道是因为缺点暴露、言行有失，然后才遭致灾祸的吗？恰恰相反：是因他们廉洁正直而被邪枉的人所陷害；他们的高尚行为和节操不能被长期容忍。大人您在本朝的恩遇，比不上曹操对毛琢、孙权对张温更深厚；而您在人们中间的声誉却有过于毛、张二臣，谗夫为之侧目，为时已经很久了。他们竞相向主上进您的谗言，您怎么能够随心如意呢？最近因为殷铁一句话，刘班人头落地，彭城王被贬斥驱逐，徐童被怀疑。他们之间难道是因为父母有仇、世代有怨、所以舞枪弄棒、从幼年开始就是宿敌吗？他们所争的不过是名利权势、谁先谁后的地位而已。到后来，唯恐对方陷得不深、事发得不早、杀戮对方百口，仍然不解心头之恨。这难道是史籍所记载的非常遥远的事情吗？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要建立功勋，奉迎贤哲，化危难为平易，用安宁替代危险，好比去累卵之危而就泰山之安，为什么不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呢？况且，崇敬树立圣明的君王，是最大的德行；身享卿相之位，是伟大的功业；授命给幽居的贤人，将赢得崇高的名誉；效法伊尹周公的事迹，将赢得优美的称号。像伟大的

德行、伟大的功业、崇高的名誉和优美的称号，正是三王五霸不惜覆军杀将所追求的事业。而您一朝之内却能包揽四项圣人所追求的事业，这不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吗？还有比这更近的事情，我未敢出口。”范晔问：“什么事情？”孔熙先说：“先生神姿英俊、清正华贵，却不能同帝室连姻，国家把您作为禽兽来看待，您也不感到羞耻。”范晔家族不曾有人入宫廷，所以熙先故意拿此事激励他。范晔默然不语。从此以后，两人感情很好。于是开始密谋策划，孔熙先做谋主。后因机密泄露，均被诛杀。

【原文】　周大将军郭荣奉使诣隋高祖，高祖谓荣曰：“吾雅尚山水，不好缨绂。过藉时来，遂叨名位。愿以侯归第，以保余年，何如？”荣对曰：“今主上无道，人怀危惧。天命不常，能者代有。明公德高西伯，望极国华，方据六合以慰黎庶，反效童儿女子，投坑落阱之言耶？”高祖大惊曰：“无妄言，族矣。”及高祖作相，笑谓荣曰：“前言果中。”后竟代周室。

【译文】　北周大将军郭荣奉使来见隋高祖杨坚（此时杨坚在定州任职），杨坚对郭荣说：“我喜好山水，而对做官不感兴趣。以前不过借助好的财运，才有了今日的名位。我很希望以侯爵还归乡里，以渡余年，您看怎样？”郭荣说：“现在皇上昏庸无道，人人自危。天命无常，有能力的人取而代之。明公您德行高于西伯文王，威望超过国中精华，正可据有天下，以抚慰广大百姓，怎么倒效法幼儿女子，尽说些没有大志向的话呢？”杨坚大惊失色说：“切莫胡说，要诛灭九族的。”杨坚作了北周宰相时，笑着对郭荣说：“从前果然让您说中了。”后来杨坚取代周室，做了皇帝。

【原文】　隋高祖崩，葬于太陵。初疾也，玺书征汉王谅。谅闻高祖崩，流言杨素篡位。大惧以为诈也，发兵自守，阴谋为乱。南袭蒲州，取之。司马参军裴文安说谅曰：“兵以拙速，不闻巧迟。今梓宫尚在仁寿，比其征兵东进，动移旬朔。若骁勇万骑，卷甲宵行，直指长安，不盈十日。不逞之徒，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则以东府县，非彼之有。然后大王鼓行而西，声势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谅不从。乃亲率大军，屯于并介之间。上闻之，大惧，召贺若弼议之。弼曰：“汉王先帝之子，陛下之弟。居连率之重，总方岳之任。声名震响，为天下所服。其举事毕矣。然而进取之策有三：长驱入关，直据京师，西拒六军，东收山东，上策也，如是则天下未可量；顿大军于蒲州，使五千骑闭潼关，复齐旧境，据而都之，中策也，如是以力争；若亲居太原，徒遣其将来，下策也，如是成擒耳。”上曰：“公试为朕筹之，计将何出？”弼曰：“萧摩诃亡国之将，不可与图大事；裴文安少年虽贤，不被任用；余皆群小，顾恋妻

孥，苟求自安，不能远涉。必遣军来攻蒲州，亲居太原，为之窟穴，臣以为必出下。”策果如弼所筹。乃以杨素为将，破之。

【译文】　隋高祖死后，埋葬在太陵。当初患病时，曾以玺书征诏汉王杨谅。杨谅听到高祖驾崩的消息后，便到处传言杨素图谋篡位，目的在于制造恐怖气氛，发兵自守，阴谋为乱。并南袭蒲州，并占领了蒲州。司马参军裴文安向杨谅说：“用兵的法则，指挥虽拙，但可以速度取胜，不曾听说指挥工巧而旷日持久、速度迟缓的现象。现在皇上的灵柩还在仁寿宫，等朝廷征兵东进，至少也需十天半月。我如果以万骑骁勇，卷甲夜行，直指长安，则不需十天。对于不得志的人授以高官，委以重任，共守京城，这样，京城以东的府县就不归朝廷所有了。然后大王鼓行西进，东西声势相连接呼应，天下就可以传檄而定了。”杨亮未采纳裴文安的建议。于是亲率大军屯兵于并州（治所在今太原市）、介州（今山西介休）之间。皇上听到杨亮起兵的消息后，十分恐惧，急忙召贺若弼商议对策。贺若弼说：“汉王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弟弟。他所据有的领地跨州连郡，并率有一方兵马，其声名震天下，为天下所敬服。他举事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不过，他进兵的策略不外三种：长驱入关，直接占领京师，西抗拒六军，东取山东，此为上策，他果真采取这一策略，天下的归属尚难预料；将大军驻于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派五千骑兵封闭潼关，收复北齐旧境，并于此建都，此为中策，如果这样，双方则需力争，方可决定胜负；如果他自己留居太原，只派他的部将前来，此为下策，这样必被我生擒。”皇上问：“请您为我再分析一下，杨亮会采取哪一种策略呢？”贺若弼说：“萧摩诃是亡国之将，不可与他共图大事；裴文安年资较浅，虽然贤能，但却不被重用；其他群小之辈，顾恋妻室儿女，苟求一时之安，不愿远征。所以杨亮必定派军来进攻蒲州，自己亲居太原，稳固巢穴。所以我认为杨亮必定用下策。”事实果如贺若弼所料，皇上以杨素为将，粉碎了杨亮的叛乱。

【原文】　隋炀帝亲御六军伐高丽。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反。李密说玄感曰：“天子远征辽左，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路极艰危。今公权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克，计之上也；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若率众西入长安，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策，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都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利洛阳宝货，曰：“公之下策，我之上策也。”遂围之。玄感失利，宵溃，王师追斩之。李密乃亡归翟让。

【译文】　隋炀帝御驾亲征，统率六军，东伐高丽。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北）起兵反隋。李密向杨玄感建议说："天子远征辽东，其地距幽州远隔千里，南有大海相隔，北有胡戎侵掠的忧患，中间一条道路，其形势按常理分析，必定艰险不便。现在您如果率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今北京），直接扼制官军咽喉。官军前有高丽，退无归路，旬月之间，粮草用尽。这时您旗帜一招，官军士卒必定自愿投降。不战而克，此为上计；关中地区四面有要塞为屏障，土地肥沃，为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守御，但不足为意。现在如果率众西入长安，天子即使还师，也如同失去了襟带，我凭借险要，抗拒官军，就一定能消灭它，此为中计；如果图近就便，先攻取东都洛阳，屯兵于坚城之下，胜负难以预料，此为下计。"杨玄感贪图洛阳珠宝财货，说："您说的下策，我恰恰认为是上策。"于是下令围攻洛阳，失利，趁夜逃遁，官军乘胜追击，擒斩杨玄感。李密于是逃跑，投奔翟让。

【原文】　隋炀帝初猜忌唐高祖，知之，常怀危惧。为太原留守，以讨击不利，恐为炀帝所谴，甚忧之。时太宗从在军中，知隋将亡，潜图义举，以安天下。乃进曰："大人何忧之甚也？当今主上无道，百姓愁怨，城门之外，皆已为贼。独守小节，必旦暮死亡。若起义兵，实当人欲。且晋阳用武之地，足食足兵，大人居之，此乃天授。正可因机转祸，以就功业。既天与不取，忧之何益？"高祖大惊，深拒之。太宗趋而出。明日复进说曰："此为万全之策，以救灭族之事。今王纲弛紊，盗贼遍天下。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尽乎？贼既不尽，自当获罪。且又世传李氏姓膺图秉箓。李金才位望隆贵，一朝族灭。大人既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活，其可得乎？"高祖意少解，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道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于是定计。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斩留守副王威高君雅，以其诡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故也。用裴寂计，准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以安隋室。传檄诸郡，以彰义举。秋七月，以精甲三万，西图关中。高祖杖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引师即路，遂亡隋族，造我区夏。

【译文】　隋炀帝开始猜忌唐高祖李渊，李渊知道这一情况后，常感忧惧。在做太原留守时，因征讨叛军不利，害怕受到隋炀帝的谴责，更加焦虑不安。这时太宗李世民随从军中，他预见隋朝行将灭亡，暗中策划起义，以安定天下。于是向李渊进言说："您为什么这样忧愁呢？现在主上昏庸无道，老百姓愁苦怨恨，城门之外，都成了反隋的叛贼。如果此时仍然固守小节，早晚必定死亡。如果举起义兵，正顺应了人民的欲望。况且，晋阳本是用武之地，兵广粮足，您现

在据有此地，正是上天授予的。正可借机转祸为功，成就大业。上天已经授予了机会，而不去夺取，忧愁又有什么用呢？”李渊听后大惊，坚决拒绝了他。李世民恭敬退出。第二天，李世民又向李渊说：“我昨天所说的正是万全的策略，可以挽救我灭族的灾难。现在王朝纲纪废弛紊乱，盗贼遍天下。您受命讨捕盗贼，能够把他们讨灭净尽吗？既然不能把反贼全部讨灭，当然要获罪于朝廷，况且世上纷纷传言李氏秉应帝王图箓。李金才可谓地位高、威望隆，一朝之间，满族诛灭。大人即使讨灭了叛贼，则又有了无以封赏的功劳，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求活命，能办到吗？”高祖李渊情绪稍有缓解，说：“你讲的话我考虑了一夜，觉着很有道理。今日破家灭身，是因为你；化家为国也是因为你。”于是决定反隋。于是命李世民和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食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招募兵马，旬日之中，得兵一万人。杀太原副留守王威、高雅，借口是他二人诈请李渊到晋祠祈雨，图谋加害李渊。又采用裴寂计策，效仿伊尹放逐商王太甲，霍光废昌邑王的故事，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以暂时稳住隋王室。传檄文至诸郡，以宣扬义举。大业十三年秋七月，李渊以精兵三万，西进关中。李渊手杖白旗，在太原郊外誓师，接着举兵而进，于是灭亡了隋朝，建立了大唐。

【原文】　由此观之，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所以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昔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灌将于京”，喟然叹曰：“富贵无常，不如是，王公其何以诫慎，民萌其何以劝勉！”《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知惧而思诫，乃有国之福者矣。

【译文】　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天下，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共同的天下。所以做君王的必须通晓三统，懂得可以受天命的人很多，并不是只有某一个姓氏才有这种权利。从前，孔子谈论《诗》时，当读到“殷人美好敏捷，在周朝京都举行祭祀”时，喟然长叹道：“富贵不是恒常不变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将用什么来诫慎王公，用什么来劝勉百姓呢”《易》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从而也保住国家政权。所以懂得以前人的教训为诫，才是做君王的幸福的源泉。

时宜第二十

【原文】　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非事诡也，时之变耳。何以明其然耶？昔秦末，陈涉起蕲，兵至陈，陈豪杰说涉曰：“将军被坚执锐，帅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功德宜为王。”陈涉问陈余张耳两人，两人对曰：“将军瞋目张胆，

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贼，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以私。愿将军无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

【译文】　事情往往有目标相同、方法相同，但造成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方法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时势不同造成的。秦朝末年，陈涉在蕲起兵反秦，进军到陈时，当地的豪杰向陈涉建议说：“将军披坚执锐，率领士卒诛灭残暴的秦朝，恢复楚国的社稷，如此功德，应该称王。”陈涉以此征求张耳、陈余两人的意见，两人说：“怒目张胆，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为天下除残暴的贼首，现在刚进至陈地，就匆匆称王，把自己的私心昭然袒示给天下的人民。希望将军暂时不要称王，迅速引兵西进，派人复立六国诸侯的后代，令其自己树集党羽，这样我就可以野无交兵，减轻前进的阻力，诛灭残暴的秦朝，占据咸阳，号令诸侯，这样就可以成就帝王之业了。仅在陈地称王，恐怕天下义军会从此解体。”

【原文】　及楚汉时，郦食其为汉谋挠楚权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以行，陛下南面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张良曰：“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因发八难，其略曰：“昔者汤伐桀，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褒贤者之闾乎？其不可二也；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以赈贫民。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示天下不复用武。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复用兵乎？其不可四也；放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今陛下能放马不复用乎？其不可五也；休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且夫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余无复立者，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楚唯无强，六国者复挠而从之，陛下安得而臣之哉？其不可八也。诚用客之谋，则大事去矣。”时王方食，吐哺骂郦生曰：“竖儒几败我事。”趣令销印，此异形者也。

【译文】　楚汉相争时，郦食其为汉王谋划削弱楚王的方略时说：“从前，商汤灭了夏朝，把杞地分封给夏桀的后人。周武王灭了商朝，把纣王的后代分封到宋国。如今秦朝丧失道德、抛弃信义，侵伐诸侯社稷，灭了六国诸侯以后，使

诸侯的后代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重新立六国诸侯的后代，这样，六国的君臣百姓必定感激陛下的恩德，莫不向风慕义，甘愿做陛下的臣子。陛下的德义行天下，南面称霸，楚国必定会恭恭敬敬前来朝拜。”汉王说：“很好。”张良则对汉王说：“如果真的采纳了此人的计谋，陛下的大事也就化为泡影了。”汉王问：“为什么？”张良便从几个方面予以驳斥，大意是：“从前商汤灭了夏朝以后，之所以把夏桀的后代分封到杞地，是因为商汤自信能够制夏桀于死地。如今陛下有把握制项籍于死命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一条理由。周武王灭商后，在谏臣商容的居住树立旌表，把箕子从狱中释放出来，祭奠王子比干的墓地。如今陛下能够祭扫圣人之墓，褒扬贤者的居处吗？这是第二条理由。武王能够分发巨桥的粮食，散尽鹿台的财货，以赈济贫民。如今陛下能够散府库的财货来赈济贫穷吗？这是不能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三条理由。武王在伐殷事宜完结以后，将甲胄干戈全部载入车中，以向天下表示从此不再用武。如今陛下能够偃武修文，不再用兵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四条理由。放马于华山之南，以示无用。如今陛下能够把战马放归山野、以示不用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五条理由。放牛于桃山之野，向天下老百姓表示从此不再转输军粮。如今陛下能做到这一点吗？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六条理由。况且天下的游士离别亲戚、丢弃祖宗坟墓、辞别故友，跟从陛下南北转战，日夜企盼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有一方封地。如今却要复立韩、魏、燕、赵、齐、楚六国诸侯的后代，其余的则不能立为诸侯。这样，天下的游士就会各自重新事奉旧主，返回到亲戚和故旧身边，陛下还将依靠谁去打天下呢？这是不能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七条理由。除非楚国已不再强大，否则，六国重新屈膝事奉楚国，又有谁来做陛下的臣子呢？这是不可复立六国诸侯后代的第八条理由。所以说，如果真采纳了那位先生的计谋，陛下的大事必将化为泡影。”当时，汉王正在吃饭，听了张良的话以后，吓得将口中的食物吐出来，骂郦食其道：“这个蠢儒险些坏了我的大事！”急忙令人销毁印信。这是“事同形异”的例子。

【原文】　七国时，秦王谓陈轸曰：“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请为寡人决之。”轸曰：“昔卞庄子方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食牛，牛甘必争，争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两虎之名。’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必是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卞庄刺虎之类也。”惠王曰：“善。”果如其言。

初诸侯之叛秦也，秦将章邯围赵王于巨鹿。楚怀王使项羽宋义等北救赵，至安阳留不进。羽谓义曰：“今秦军围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

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抟牛之虻，不可以破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弊；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斗秦赵。夫击轻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羽曰：“将军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弊之承！且国兵新破，王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臣也。”即夜入义帐中斩义。悉兵渡河，沉舟釜，示士卒必死，无还心，大破秦军。此异势者也。

【译文】　七国争雄时，秦王对陈轸说：“韩魏两国交战，打得难解难分，已经一年了。有人说出兵救援对我有利，有人说坐观其斗对我有利。我也拿不定主意，请你为我拿个主意。”陈轸说：“从前，卞庄子正准备刺杀老虎，馆竖子阻止说：‘两只老虎正在吃牛肉，牛肉很好吃，两只老虎必定相争，争必斗咬，结果必定是大的受伤，小的被咬死。待老虎受伤后再刺，这样就可以一举而得两虎。’现在韩魏两国交战，一年不决，其结果也必定是大国元气大伤，小国因而灭亡。趁其元气大伤时出兵讨伐，一举必有两得，这同卞庄刺虎的道理是一样的。”秦王听后说：“这个主意好。”事实果然如陈轸所言。

当初，诸侯反叛秦王朝，秦将章邯率军把赵王的军队围困在巨鹿。楚怀王派项羽、宋义等率军北上救援，行至安阳，宋义便滞留不进。项羽对宋义说：“现在秦军包围了巨鹿，我迅速引兵渡河，楚军从外部进攻，赵军从内部呼应，内外夹击，定能打败秦军。”宋义说：“不是这个道理。要想扑杀牛身上的蚊虻，就不能把力量用在拍打虱子上面。现在秦军攻赵，秦军如战胜，则兵已疲惫，我可以攻其疲惫之师；秦军不胜，我可鼓行西进，必定灭亡秦朝，所以不如让秦赵相斗。披坚执锐，在战场上冲杀，我不如您；若论运筹帷幄，则您就不如我了。”项羽说：“将军本应尽全力进击秦军，现在却久留不进。今年遇灾荒，人民贫困，士卒不能饱食，军中已无存粮，你却仍然饮酒会客，不率兵渡河，利用赵地的粮食，同赵军合力攻秦，还侈谈什么承秦军之弊。以强大的秦军攻击刚刚复立的赵国，其势必定克服赵军；攻破赵军，秦军就更加强大，哪来的疲弊可乘！再加上我楚军刚刚吃过败仗，楚王寝食不安，把举国的兵力嘱托给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如今你不体恤士卒而徇私情，算不上安定社稷的大臣。”当夜项羽直入宋义帐中斩了宋义。继而全军渡河，下令破釜沉舟，以示死战的决心。结果巨鹿之战，大破秦军。这是“事同势异”的例子。

【原文】　韩信伐赵，军井陉。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升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信

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弃旗鼓，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空壁争汉旗鼓，逐韩信，韩信等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其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皆已得赵王将矣。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乘击大破之，虏赵军诸将效首虏。皆贺信，因问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反背水阵，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抚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与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

又高祖劫五诸侯兵，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与汉大战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此异情者也。

【译文】　韩信率军攻打赵国，屯军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井陉山上）。选轻骑两千，每人手持一面红色的旗帜，从小道登上山岭，眺望赵军营垒。出发前，韩信嘱咐他们说："赵军见我军败走，必定倾巢而出追我，这时你们迅速冲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旗帜，树立汉军旗帜。"韩信派军一万为先锋，背水列阵。清晨时韩信树起大将旗帜，鼓行出井陉口。赵军出营交战，两军大战良久，韩信便丢弃旗帜战鼓，急急奔向已列阵水边的汉军阵营，汉营打开阵营迎韩信入阵。稍后，韩信率军出阵交战，赵军此次空巢而出争抢汉军旗帜，追逐韩信，韩信又入汉军阵营，汉军战士都殊死而战，势不可挡。韩信此前派出的奇兵两千看到赵倾巢而出时，迅速驰入赵军营垒，把赵军旗帜全部拔掉，树立两千面汉军旗帜。赵军看抓不到韩信，正想撤回营垒，猛然看到自己的营垒全是红色的汉军旗帜，因此而大惊失色，都认为自己的将帅已经被汉军擒获，顿时大乱，竟相逃遁。赵将虽然立斩逃兵多人，仍然不能禁止。于是，汉军乘势掩杀，大破赵军，并俘虏赵军诸将校首领。战后，大家都向韩信表示祝贺，并问道："按照兵法，布阵时右背靠山陵，前左面水泽。而您却背水列阵，竟然也能取胜，这是什么战术呢？"韩信回答说："兵法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况且，我韩信今天指挥的军队平时并没有得到我的抚慰和训练，这就好比驱使集市上的乌合之众去打仗，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把他们置之死地，使每个人都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战，今天如果给他们留条生路就全部逃走了，还怎么利用他们去打胜仗呢？"

汉高祖劫夺五诸侯的兵马，进入彭城。项羽闻讯，便率兵离开齐地，同汉军大战于睢水岸边，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这是"事同而异情"的例子。

【原文】　汉王在汉中，韩信说曰："今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

后汉光武北至蓟，闻邯郸兵到，世祖欲南归，召官属计议，耿弇慷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世祖官属不从，遂南驰，官属各分散。

【译文】　汉王刘邦在汉中时，韩信对汉王说："军队的士卒都是山东人，都掂起脚尖盼望回到山东家乡。利用他们东归心切、锋锐难挡的有利条件，可以引兵向东争取天下。"

后汉光武帝率军进抵蓟（今北京）时，听说邯郸兵来到了，就想南归。召下属商议，耿弇说："我的战士都是南方人，军队从南方来，就不宜向南走。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老乡，上郡太守是我的父亲。调发两郡的兵力，还可以得到骑兵万余人，邯郸兵来，也不足为虑。"光武帝的官属们都不同意耿弇的意见，于是引兵南归，结果官属也各自分散去。

【原文】　后汉李傕等追困天子于曹阳。沮授说袁绍曰："将军累世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在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权不失机，功不厌速，愿其图之。"绍不从。魏武果迎汉帝，绍遂败。

【译文】　后汉末年，李傕等人把天子追困在曹阳（在今河南陕县西）。沮授对袁绍说："将军世代为朝廷台辅，世代忠义。现在朝廷蒙尘，宗庙残毁。观察各州郡诸侯，虽然打着义兵的旗帜，内心则想吞掉对方，壮大自己，没有为国家社稷担忧、体恤人民疾苦的意图。现在您所管辖的州城已基本稳定，兵马强盛，士人归附，向西奉迎天子大驾到邺都（在今河北临漳县），挟持天子而号令诸侯，招集人马讨伐那些不来朝拜的人，谁能阻挡得住。如果不提早作出决定，就一定会有人抢先这样做。权谋不能丧失时机，建功不厌速度快，请您赶快行动。"袁绍未予采纳。魏武帝曹操果然奉迎汉帝，袁绍最终败在曹操手下。

【原文】　梁武帝萧衍初起义，杜思冲劝帝迎南康王都襄阳，正尊号，帝不从。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前去，为人所使，此岂岁寒之计耶？"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于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从。遂进兵克建邺而有江左。此情与形势之异者也。随时变通，不可执一矣。

【译文】　梁武帝萧衍初起义兵时，杜思冲劝萧衍迎接南康王建都襄阳，称

帝号，萧衍没有答应。张弘策向萧衍说："如果让南康王落在他人手中，他们得挟持天子而号令诸侯，您以后就得受他人的指使，这难道是长远之计吗？"萧衍说："如果前途大事失败，我就会如同草木一样被焚毁；如果功业告成，谁还敢不服从？怎么能够在江南地区碌碌无为，受人处分，重立新野郡，以招集众人呢？"萧衍没有采纳张弘策的建议，于是进兵攻克建邺（今南京）而据有江左。这是人情和形势不同的例子。所以应该随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变化，不可固守一种方法不变。

卷八（杂说）

钓情第二十一

【原文】　孔子曰："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又曰："未信，则以为谤己。"孙卿曰："语而当，智也；默而当，知也。"尸子曰："听言耳目不惧，视听不深，则善言不往焉。是知将语者，必先钓于人情，自古然矣。"

故韩子曰："夫说之难也，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遇卑贱，必弃远矣；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说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身危。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又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惜，则以为尝己；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不可不知也。彼自知其计，则无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无以其敌怒之。"

荀悦曰："夫臣下之所以难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则咎悔及之矣。故曰，举过揭非，则有干忤之咎；劝励教诲，则有侠上之讥。言而当，则耻其胜己也；言而不当，则贱其愚也；先己而同，则恶其夺己明也；后己而同，则以为从顺也；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也；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也；与众共言，则以为顺负也；违众独言，则以为专美也；言而浅露，则简而薄之；深妙弘远，则不知而非之；特见独智，则众恶其盖之也；虽是而不见称；与众同智，则以为附随也，虽得之不以为功；谦让不争，则以为易穷；言而不尽，则以为怀隐；进说竭情，则以为不知；量言而不效，则受其怨责；言而事效，则以为固当。利于上，不利于下；或便于左，则不便于右；或合于前而忤于后。此下情所以常

不通，仲尼发愤称‘予欲无言’者，盖为语之难也。”

【译文】　孔子说：“不首先察颜观色，就冒失发言，这样的人就如同瞎子一样。”又说：“尚未取得对方的信任，讲话就直言不讳、无所顾忌，对方就会认为在诽谤自己。”尸子说：“听别人讲话时耳目不表示惊异，这说明他的视听不敏感或者听不进去。这时对他讲话即便是善良的有利的也等于白说。因此，在开口讲话之前，必须先搞清对方的心理状态，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韩非子说：“游说的困难在于要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并使他接受我的学说和建议。如果对方是一个喜好名誉的人，你却向他建议如何取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这样他必然卑视你、疏远你、抛弃你。如果对方是个喜好实利的人，却向他建议如何赢得较高的名誉，他就会认为你的建议没有诚意、不切实际，他就不会接收你的建议。事情靠严格保密而取得成功，语言会因泄露秘密而失败。不一定你有意泄露人的秘密，当游说的人谈话涉及机密的事情时，那么游说的人也就危险了。尊贵的人有过失，游说的人直言不讳、多方议论去宣扬他的过失，那么游说的人就危险了。尊贵的人有了好的计谋，并且想独自以此建立功劳，而游说的人参与或了解了这一计谋，那么游说的人就危险了。强迫对方做他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阻止对方做他不能停止的事情，那么游说的人也就危险了。”韩非子还说：“与主上谈论大人物，就容易让人觉得你在离间他们的关系；同主上论说小人，则又有卖弄权势的嫌疑；同主上谈论他所珍爱的人或物，则有借资利用的嫌疑；同主上谈论他所吝惜的东西，则有想以此为封赏的嫌疑；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而陈述自己的意见，则有怯懦不敢尽言的嫌疑；论说旷达无羁，则又有草野之人傲慢无礼的嫌疑。以上都是游说进言的人不可不懂得的道理。当对方自认为他的计策很高明时，就不要抓住他的漏洞和失误不放，使他感到他的计策行不通；当对方自认为英勇果断、无与伦比时，就不要拿出堪与其相匹敌的对手去激怒他。”

荀悦说：“做臣下的说话难，为什么呢？一言出口，罪过和悔恨可能会随之而来。所以说列举主上的过失、揭露主上的错误，则有忤犯主上的罪过；劝勉鼓励、教诲引导，则可能招来腐儒软弱的讽刺。所言得当可行，主上就会因有人胜过他自己而感到耻辱；所言不合事理，难以实行，则又会因自己的愚笨而受到主人的卑视；抢先说出了同主上想法一致的意见，主上就会憎恶你夺去了显示主上聪明的机会；稍后说出了同主上想法一致的意见，则被认为是顺从主上的旨意；违背下层的意见而顺从主上的意见，则被认为是谄媚巴结主上的举动；违背主上的意见而顺从下层的意见，则被认为与众雷同、没有主见；同大家的意见相同，则被认为顺风驶舵；违背众言，独树一帜，则被认为逞能出风头；语言浅显易懂，则被认为简陋浅薄；语言深妙弘远，又会因为不易使人听

懂而遭到非议；见解独特不群、充满了智慧，大家就会因为他智盖群芳、鹤立鸡群而憎恶他，虽然见解正确，也得不到大家的称颂；如果同大家的见解一致，则被认为是随波逐流，即使他说得对、做得好，人们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劳；与人谦虚礼让，不相互争斗，则被认为是没有本领；言而不尽，则被认为内怀隐情；如果和盘托出，则又被认为鲁莽不聪明；对事物的分析和预言如果同事物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就会受到责备和埋怨；对事物的预言准确、提出的建议获得了成功，人们则认为本来就应该如此。凡事情有利于主上，则可能不利于臣下；便利于左，则可能不便利于右；合于前则可能不合于后。这就是下情往往不能上达，孔夫子曾因愤怒而声称‘我打算不再讲话’，其原因，大概讲话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吧。”

【原文】　何以明其难耶？昔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亦云。暮而果大亡。其家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智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智之难也，处智则难。

【译文】　怎么证明向人游说进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从前，宋国有一富有的人家，天雨不止，院墙损坏，他的儿子向他说：“不赶快修复院墙，可能会失盗。”他的邻居也同样告诫他。当天晚上果然被盗，损失惨重。这家人便认为儿子很聪明，同时却对他的邻居产生了疑心。

郑武公想讨伐胡国，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做妻子。借机问群臣：“我准备对外用兵，你们看征伐哪国合适？”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郑武公杀了关其思，并说：“胡国与我亲如兄弟，你却要我征伐胡国，是何道理？”胡国的国君听说后，便认为郑国的确同自己亲善，从而对郑国未予戒备。郑国因此袭击胡国，并轻而易举地灭了胡国。以上两位劝说进言的人说得都很对。然而后果严重的被诛戮，轻的被怀疑。可见，具有相当高的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洞悉进言对象的心理。

【原文】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御籍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苦服。”车至门，拔，教逆母：“灭檐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牖下，妨往来者。”主人大笑之。此三言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矣。此说之难也。

【译文】　卫国人迎娶新娘，新娘上车，问：“前边套的骖马（拉套的叫骖

马，驾辕的叫服）是谁的马？”赶车的人回答说：“是我借来的。”新娘便对仆人说：“用鞭子抽骖马，不要抽服马。”车子到了夫家门口，新娘子下车，告诉随行的老妈子说：“回去要把灶火灭掉，不然可能会失火。”进屋后看到石臼摆在中间，便说：“把这个石臼移到窗下，它妨碍人通行。”夫家的人都笑话她。本来，她说的三句话都是很有用的话，然而却引来人们的讥笑，这是因为说话的早晚时机没掌握好。这就是说话进言的难处。

【原文】　说者知其难也，故语必有钓，以取人情。何以明之？

昔齐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议。薛公田婴欲中王之意，因献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问美珥所在。因劝立以为王后，齐王大悦，遂重薛公。此情可以物钓也。

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求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何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悦之。此情可以言钓也。

【译文】　游说进言的人懂得了向人游说进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在向人进言时，总是首先试探对方，以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喜怒好恶。如何来证明这一点呢？

从前，齐国的王后死了，齐王想再立王后，但尚未确定，于是召群臣商议。薛公田婴想选一位令齐王称心如意的王后，因此就向齐王进献了十对耳环，其中的一对特别精美。第二天便问齐王那对精美的耳环送给谁了，齐王如实相告，田婴就劝齐王立这位精美耳环的得主为王后，齐王非常高兴，于是对田婴非常器重。这是用器物来钓取人的心理喜好的例子。

申不害同韩王交往时，很想迎合韩王的爱好和欲望，但又担心自己的话不能令韩王称心如意。韩王问申子：“我国应该同哪国结为友好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我请求让我认真考虑以后再秉报大王。”申不害暗中找赵卓、韩晁，向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能言善辩的人。做臣子的向主人进言不可能做到言而必用，只要能为国家尽到忠心也就可以了。”于是二人就韩国的外交分别向韩王陈述自己的意见，申不害仔细观察韩王的表情反应，判断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根据韩王的喜好向韩王进言，韩王听了申不害的话非常高兴。这是用语言去钓取人的心理喜好的例子。

【原文】　吴伐越，越栖于会稽，句践喟然叹曰：“吾终此乎？”大夫种曰：

“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霸王。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句践及得免，务报吴。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尝之。”乃贷粟以卜其事。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子胥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矣。”太宰嚭闻之，谗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吴遂杀子胥。此情可以事钓也。

【译文】　吴国讨伐越国，越王勾践被困居在会稽山的时候，喟然叹道：“难道我将死在这里了吗？”大夫种说：“商汤曾被关押在夏台，周文王曾被囚在羑里，重耳（晋文公）被迫出奔翟国，公子小白（齐桓公）被迫逃莒国，他们最终都得称王称霸。由此看来，为什么担心我们不能转祸为福呢？”勾践后来被吴王赦免，以向吴国报仇为己任。大夫种向吴王说：“我观察吴国的政治骄慢，请对吴国作一试探。”于是越国便向吴国借粮食，以此来判断吴国政治情况。伍子胥向吴王进言，切莫借给越国粮食。吴王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随后借粮给越国。伍子胥说：“吴王不听我的谏言，三年以后，吴国将化为一片废墟了。”太宰嚭闻讯，便向吴王进伍子胥的谗言说：“伍员这个人貌似忠厚，内心残忍。”吴王听信谗言，杀了伍子胥。这是用事去钓取情况的例子。

【原文】　客以淳于髡见梁惠王。惠王屏左右，再见之，终无言。惠王怪之，让客。客谓淳于髡，髡曰：“吾前见王，王志在驰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有献善马，寡人未及试，会生来；后有献讴者，未及试，又会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此情可以志钓也。

【译文】　有人把淳于髡推荐给梁惠王。梁惠王把淳于髡接至客房，屏退左右，向淳于髡请教，如此两次，淳于髡都一言未发。梁惠王感到此人很奇怪，并责备推荐淳于髡的人。此人便把受到梁惠王责备的事告诉了淳于髡，并向他询问事情的原由。淳于髡说：“我第一次见梁惠王时，他内心的兴趣仍在狩猎上面；我第二次见梁惠王时，他的注意力则在音乐上面，因此我便默不作声。”推荐者把淳于髡的话报告给梁惠王，惠王大为吃惊，说道：“淳于髡先生的确是圣人。第一次会见他时，有人向我进献了一匹良马，我还未来得及试骑，正好淳于髡先生来；第二次又有人向我进献了一位歌手，还未来得及试听，正好淳于髡先生来。我虽然屏退了左右的人，作出了请教的样子，但内心的兴趣仍在良马和歌手上面。”这是根据人的志向钓取其内心情感的例子。

【原文】　智伯从韩魏之君伐赵，韩魏用赵臣张孟谈之计，阴谋叛智伯。张孟谈因朝智伯，遇智果于辕门之外。智果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臣遇张孟谈，察其志矜而行高。见二君色动而变，必背君矣。”智伯不从。智果出，遂

更其姓为辅氏。张孟谈入见赵襄之曰："臣遇智果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智伯而更其族，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因与魏韩杀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军。此情可以视钓也。

【译文】　智伯（晋卿）联合韩国和魏国的国君共同征伐赵国。韩国和魏国接受了赵国大臣张孟谈的计策，阴谋背叛智伯。张孟谈因此事前往拜见智伯，在辕门外遇见智果。智果看到了张孟谈，急忙入见智伯，说："韩魏两国的国君伐赵的态度可能有变。我遇到张孟谈，看他神色和举止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又看到韩、魏二国君神色激动、不同往常，他们肯定要背叛您。"智伯不同意智果的判断。智果出走，改姓为辅氏。张孟谈拜见赵襄子说："我在辕门之外遇见了智果，从他的眼神中可以断定，他已经开始对我怀疑了，他拜见智伯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的族姓。如果今晚我们不出击，很可能就来不及了。"赵襄子说："好。就今晚行动。"于是，同韩魏两国的军队，杀了守护堤坝的部队首领，决开堤坝，水灌智伯的军队。这是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钓取内情的例子。

【原文】　殷浩仕晋有盛名。时人观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此情可以贤钓也。

《钤经》曰："喜色硙然以出，怒色㣲酋然以侮，欲色烬然以愉，惧色惮然以下，忧色惧然以静。此情可以色钓也。由是观之，夫人情必见于物，能知此者，可以纳说于人主矣。

【译文】　东晋殷浩在朝做官享有盛名。当时，人们都以殷浩入朝做官或挂冠隐退来判断江左的兴亡。这是根据贤人的隐或出来钓取内情的例子。

《钤经》说："喜色飘飘然而出，怒色则忿忿然带有很重的挑战性和侮辱性，欲色红润愉悦，恐惧的神色惮然卑下，忧愁的神色惊惧而又沉静。这是通过人的神色钓取内情的例子。由此看来，人的内心情感必定要在某些事物上表现出来，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就能取悦于人主。

诡信第二十二

【原文】　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又曰："信近于义，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必信也。何以明之？叶公问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忠贞但未必诚信。"又说："信约合于义的要求，才可以付诸实行。"由此说来，只要符合义的要求，不必讲求诚信。用什么来证明

这一道理呢？叶公问孔子：“我们那里有一位坦诚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亲自作证。”我们那里也有坦诚正直的人，和你说的正好相反。做父亲的为儿子隐瞒，做儿子的为父亲隐瞒。这就是正直的表现。”

【原文】　楚子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侯使解杨如宋，使勿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汝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陨，又何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译文】　楚子率军包围了宋国，宋国向晋国请求救援。晋国的国君派解杨先行到宋国，劝宋国不要向楚国投降，说：“晋国的军队已经全部发动，将要到达宋国了。”郑国人乘解杨路过郑国时把他囚禁起来并献给了楚国。楚子用丰厚的财货收买解杨，让他违反晋君的意思向宋国传话，解杨答应了楚子的要求。楚人让解杨登上楼车，向宋国人喊话，解杨借机准确传达了晋国国君带给宋国人的话。楚子准备杀解杨，派人质问他：“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我们，却临机而反，是什么道理？不是我们不守信用，而是你抛弃了信约，赶快去接受对你的刑罚吧。”解杨回答说：“我听说，做国君的能制定可行的诏命叫做义，做臣子的能够执行国君的诏命叫做信，用信的行为使义的诏命得到实施，就叫做利。谋划不丧失利益，以达到保卫社稷的目的，这是人民赖以生活的保障。义不可能有双重的信用，信用也不可能同时执行敌对双方的国君的命令。做国君的贿赂臣下，就是不懂得一种信用不可能执行两种相反的命令的道理。既然接受了国君的命令出使宋国，宁死不可有辱君命，有什么可贿赂的呢？我之所以暂时答应您的要求，是想借机完成我的国君交给我的使命。以死来成我的使命，是我的幸运。我们的国君有守信之臣，这同时也是我的成功，除死以外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追求呢？”楚子听说后，派人把他送回晋国去了。

【原文】　颜率欲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伪也，故不见率。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啬于财，率曰好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自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褐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

【译文】　周人颜率想会见韩相公仲，公仲拒不接见。颜率便向公仲手下负

责接待的人说："公仲肯定是认为我颜率虚伪不诚实才不愿见我。本来公仲爱好女色，我却说他爱好人才；本来公仲吝啬财货，我却说他慷慨好施；本来公仲品行不端，我却说他爱好行义。从今以后，我颜率凡话照实说就是了。"负责接待的人把颜率的话回报公仲，公仲听后，赶快起身去见颜率。

【原文】　齐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苏秦说齐，齐归燕十城。苏秦还燕，人或毁之曰："苏秦左右卖国，反复臣也，将作乱。"燕王意疏之，舍而不用。苏秦恐被罪，入见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尺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礼之于庭。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苏秦曰："有此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宿昔于外，王又安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于首阳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柱之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却齐之强兵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窥边城之外。且臣之有老母于东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行进取之道。臣之趋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也。"

【译文】　齐国进攻燕国，攻占燕国十座城池。燕王派苏秦出使齐国，劝说齐王归还燕国的十座城池，齐王答应了苏秦的请求，把十座城池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有人向燕王谗毁苏秦说："苏秦是一个时常出卖国家、反复无常的贼臣，将来一定会作乱。"燕王听了谗言，开始对苏秦疏远，不予重用。苏秦担心因此获罪燕王，于是就入宫拜见燕王说："我本来是洛阳的一名普通百姓，没有建立一点什么功劳，而大王却把宗庙社稷的大权托付给我。现在我替大王退去了齐国的军队，取得了夺回十城的功劳，大王本应该更加亲近我。近来大王却夺了我的官职，其原因肯定是有人在大王面前诋毁我不诚信。而我的不诚信的品质正是大王的福气。假设我守信如尾生，廉洁如伯夷，弟悌如曾参，用这三个人天下著名的高尚品行来事奉大王，大王认为可以吗？"燕王说："那当然太好了。"苏秦说："如果我具有三者的高尚品质，也不可能来事奉大王了。孝如曾参，按孝道的要求，不能离开自己的父母，在外借宿，大王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去事奉弱小燕国面临危难的国王呢？廉洁如伯夷，仗义不做孤竹君的嗣子，不肯做周武王的大臣，不受封侯，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下，像这样廉洁

的人，大王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夺回已经失去的城池呢？守信如尾生，同女子约定在梁柱之下相会，女子没有如期前来，这时大水汹涌而来，尾生仍不肯离去，最后抱梁柱而死。像这样讲求诚信的人，怎么会肯去宣扬秦国和燕国联合的威力、迫使齐国强大的军队撤退呢？况且，所谓守信的品行可用来自我修炼和提高，不能用来为他人服务；都是自行保全的方法，不是进取成功的方法。三王更替兴起，五霸更替昌盛，都不仅仅是自我保全，大王认为仅仅自我保全就可以了吗？按自我保全的道理，齐国不应该在营丘扩展领土，您也不应该窥视边城之外的领土。况且我还有老母在洛阳，离开老母来事奉您，抛弃自保自足生活，履行进取成功的道路。我的作为和目标之所以不能同大王的目标相投合的原因是：您是一位自保自足的君王，而我则是一位富于进取精神的臣子。我正是因为忠诚守信在大王面前获罪的啊。”

【原文】　燕王曰：“夫仆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其妻使妾奉厄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适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后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复厚遇之。由此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诡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译文】　燕王说：“做臣仆的诚信又有什么罪过呢？”苏秦回答说：“大王有所不知，我的邻居中有一家丈夫远出做小吏，他的妻子在家同人私通。她丈夫快要回来时，与她私通的人很是忧虑。妻子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我已经为他备好毒酒了。’过了两天，丈夫回来了，妻子就指使侍妾向丈夫进酒。妾知道是毒酒，如果进上就会毒死主父，告诉他酒中有毒，主母就会被赶出家门。于是就假装跌倒，把毒酒洒在地上。主父盛怒之下，打了侍妾竹板。侍妾把毒酒洒在地上，上保住了主父的性命，下使主母不至被逐出家门，如此尽忠，却不免挨板子。这就是因为忠信而获罪主人的例子。我现在遇到的不幸同侍妾弃酒的事情相类似。况且，我事奉您，仗义而行，有益于国，却获罪于大王，我担心将来事奉您的人，不会像我这样诚恳和固执了。再说，我第一次到齐国去倡导合纵，并不曾欺骗齐国。第二次游说齐王，如果没有我那样的语言艺术，即便有尧舜一般的智慧，恐怕也夺不回来十座城池。”燕王说：“你讲得好。”因此恢复了对苏秦的优厚待遇。

由此看来，欺诈就是诚信，诡辩奸滑就是忠诚。诡谲的行为是忠信得以实现的基础。

忠疑第二十三

【原文】　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尤即听必悖矣。何以知其然耶？

《吕氏春秋》云："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窃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其邻子非变也，己则变之。变之者无他，有所尤矣。

【译文】　毁誉、是非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以汉高祖的胸襟和韬略，对陈平这种充满了智谋的人，有人诋毁陈平，汉高祖就疏远陈平；有人赞誉陈平，汉高祖又重新亲近陈平。以汉文帝的开明，对魏尚这样的忠臣，如果绳之以法，他就成了罪人；如果对他施以恩德，他又成了功臣。因此就可以知道，听别人汇报情况的人，判断经常发生失误，判断失误，那么听到的情况同实际情况可能差距很大。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吕氏春秋》记载："一人丢了斧头，便怀疑是邻人的儿子偷去的。看他走路的姿式、面部神色、说话的特征、举止态度，都很像偷斧头的人。后来他在山谷中发掘出了自己的斧头，一天，又见到邻人的儿子，再看他的动作态度，没有一点像偷斧头的人。"邻人的儿子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是自己的看法改变了。促使自己看法改变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自己判断的失误造成的。

【原文】　邾之故，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之君曰："不若以组。"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为甲裳多为组也。"邾君不悦，于是乎止，无以组。邾君有所尤也，邾之故为甲。以组而便也，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以为组，亦何益？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

【译文】　邾国的习俗，是帛连缀战袍铠甲。公息忌向邾国国君说："用帛连缀不如用组（丝带）连缀。"邾君说："很好。"于是命令制做铠甲必须用组连缀。公息忌就让他家里的人都去织组。有人便向邾国君攻击公息忌说："公息忌之所以向您建议制做铠甲用组，是因为他家里人做甲裳而多用组。"邾君很不高兴，随后命停止用组。邾国国君的判断有失误，又恢复了原来制做铠甲的方法。假如用组制做铠甲战袍更为方便合适，公息忌家虽然因此而多织组，又有何妨

呢？如果用组制做铠甲战袍不方便，公息忌虽然因此不得织组，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制做战袍用组或不用组的标准，不能以公息忌家是否多织组为转移，从而肯定或否定公息忌的建议。

【原文】　凡听有不可不察。

楼缓曰："公父文伯仕于鲁，病而死。女子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其相室曰：'焉言子死而弗哭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弗随之。今死，妇人为自杀，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不免于妒妻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

【译文】　楼缓说："公父文伯在鲁国做官，因病而死。两位女子也为他而在房中自杀。他的母亲听说后却一声不哭。屋内侍候她的人说：'哪有自己的儿子死了却一声不哭的道理？'他的母亲说：'孔子是一位贤人，被鲁国驱逐，而我的儿子却不跟随孔子。现在病死了，妇人却为他而自杀。这肯定是因为他对长者刻薄而对妇人厚道。'这件事，用做母亲的标准来衡量，她是一位贤良的母亲；如果用做妻子的标准来衡量，就不免成为爱嫉妒的妻子了。"所以说，同样的话，说话人的身份不同，其用意也就随之不同了。

【原文】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尽啜之。文侯曰："乐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堵师赞曰："其子且食之，其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译文】　乐羊是魏国的将领，率兵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的国君盛怒之下，就把乐羊的儿子煮成肉羹，并把肉羹送与乐羊吃，乐羊吃尽了肉羹。魏文侯听说此事后，颇有感慨地说："乐羊为效忠于我，吃了自己儿子的肉。"堵师赞却说："自己亲生儿子的肉都能吃得下去，还有谁的肉吃不下去呢？"战事结束后，魏文侯因战功而封赏乐羊，同时也怀疑乐羊心理的残忍。

【原文】　《淮南子》曰："亲母为其子治疙秃，出血至耳，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悢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耳。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豚，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圆，于抌则𠰁耆。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圆有所𠰁耆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讵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是知天下是非，无所定也。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是非者。孰是孰非哉？故有忠而见疑者，不可不察。

【译文】　《淮南子》说："生身母亲为他的儿子治疗头上的脓疮，血流至耳，看到这一情景的人都认为她疼爱儿子到极点了。假若他的继母这样做，人们就

会觉得她太狠心了。事情都是一样的，但观察的角度不同，看法就会迥然各异。从城楼上看城下的牛像羊，看羊又像猪，这是站得太高的缘故。从一盘水中观照自己的面部是圆形完整的，从一杯水中观照自己的面部就可能小而不完整。面形并未有变化，有圆而完整和小而不完整的区别，是因为自己观照的方法不一样。”今天我虽然想以端正的态度接人待物，又怎么知道世人会用什么标准，从什么角度来对待我呢？由此可知天下没固定的是非标准。各自都用自己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今天我很想选择正确的予以保留和发扬，而把错误的抛弃掉，但却不知道世人所遵循的是非标准。究竟谁是谁非呢？所以有竭尽忠心而又受到怀疑的情况，不能不加以考察。

用无用第二十四

【原文】　古人有言曰：“得鸟者，罗之一目。然张一目之罗，终不能得鸟矣。鸟所以能远飞者，六翮之力也。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能远矣。”以是推之，无用之为用也大矣。故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矣。”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削足而垫之至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昔陈平智有余而见疑，周勃质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相怀，则智者以有余见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汉征处士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李固朱穆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器，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也。而惑者忽不践之地，赊无用之功，至乃诮诊参远术，贱斥国华，不亦过乎？

【译文】　古人说：“捉住鸟的，只是罗网的一个小孔。但只设置只有一个小孔的罗网，还是捉不住鸟的。鸟类之所以飞得很远，靠的是翅膀上六根粗茎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众多小羽毛的辅助，还是不能飞远的。”以这个道理来推论，看似无用的东西，实际上却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惠子曾向庄子说：“你所说的没有任何用处。”庄子说：“懂得了无用的道理，才能够同他谈有用的道理。天地不能说不广大吧？但人所用的只是小小的一片容足之地而已。如果把除了供人立足以外的地方都挖至黄泉，那么人的这块立足之地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没有用了。”庄子说：“由此可知，无用的用处也就很明确了。”从前，陈平具有丰富的智慧反而被怀疑，周勃质朴忠诚而受到信任。仅仅有仁义之心还不足以取信于人，充满智慧的人可能因为仁义有余而被怀疑，而质朴的人虽然仁义不足反而可能受到信任。汉朝征召处士樊英、杨厚，朝廷待若神明，但始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李固、朱穆认为处士纯粹是欺世盗名的人，没有任何实

际的用处。然而后进的人仰慕他们的高风亮节，因而成就了大器，当世的君主也因为礼遇处士而赢得了众心。所以推究无用的东西，正可以“无用”为用。而那些迷惑的人忽视人迹不至的土地的作用，忽视了所谓“无用”的功用。以至于谴责讽刺远离正统道术的人，贱斥才学很高的隐士，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恩生怨第二十五

【原文】 《传》称谚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于所疏，必饱于亲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为诗也！有越人于此，开弓而射我，我则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兄弟开弓而射我，我则泣涕而道之，无他，戚之也。然而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

晋使韩简子视秦师云：“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不报，所以来也。”

杜邺说王音曰：“邺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爱至者其求谨。夫戚而不见异，亲而不见殊，孰能无怨？此‘棠棣’‘角弓’之所作也。”由此观之，故知怨也者，亲之也；恩也者，怨之所生也。不可不察。

【译文】 《左传》引证谚语说：“‘不该怨恨的不要怨恨’，寡人却怨恨了。”据此可知，凡怨恨者，不会去怨恨他所疏远的人，肯定是怨恨他所亲近的人。用什么证明呢？高子说：“《诗经》中‘小弁’这一篇就是小人之作。”孟子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高子说：“因为诗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孟子说：“高老先生讲诗真是讲得太死板了！假设有位越人，张弓向我射箭，事后，我会谈笑风生为别人讲述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越人同我的关系疏远。如果是我的兄弟张弓向我射箭，事后，我会哭泣着向人讲述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兄弟是自己的亲人。‘小弁’诗篇中所表现的怨恨之情，则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而热爱亲人，正是仁的表现。”

晋国派韩简子去了解秦国军队的情况，回来后说：“军队的数量比我们少，但能战斗的战士却比我们多。”晋公问道：“什么原因呢？”韩简子回答说：“君王逃离晋国靠的是秦国的帮助，回到晋国是因为得到了秦国的恩宠，发生了饥荒，吃的是秦国的粮食。秦三次施舍给我们恩德，而我们却未作任何报答，所以秦兵胸怀怒气而来，战斗力肯定比我们强。”

杜邺向王音说：“我听说人之常情是：恩情深的人，对他的敬养须特别谨慎周到；特别亲爱的人，其要求也特别细腻周到。关系亲密而得不到特殊的对待？谁能无怨呢？这就是《诗经》中‘棠棣’、‘角弓’所创作的情感背景。”由此可

知，所谓忿怨的情绪，是亲人之间的一种情感；所谓恩情，是怨恨情绪赖以产生的源泉。人生在世，不能不详察这其中的道理。

诡顺第二十六

【原文】　赵子曰：夫云雷世屯，瞻鸟未定，当此时也，在君为君委质事人，各为其主用职耳。故高祖赏季布之罪，晋文嘉寺人之过，虽前窘莫之怨也，可谓过于大体矣。

昔晋文公初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及反国，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杀之。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汝为惠公来求杀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得免吕郤之难。

【译文】　阴云密布，雷电交加，世界一片混沌，领头的鸟雁尚未确定，当此之时，不管跟随哪位君主，都全身心事奉他，各为自己的主公尽职尽责而已。所以汉高祖很赏识项羽手下的名将季布，并赦免了他的罪过；晋文公嘉奖曾逼自己于窘迫之地的宦官的罪过，不计前怨，可谓宽宏大量了。

从前，晋文公从晋国出逃的时候，晋献公派宦官披围攻在蒲城的晋文公，披斩断了晋文公的衣袖，晋文公还是跑掉了。晋文公后来回到晋国做了国王以后，晋国的旧臣吕甥、郤芮害怕晋文公报复他们，准备焚烧宫室，杀害晋文公。宦官披请求拜见文公，文公派人责备披说："蒲城之战，国君本来命你第二天到达，而你当天即率兵赶到了。后来我随狄国的国君在渭水边打猎，你又向晋惠公请战来杀我，国君本来命你三天赶到，你第二天就赶到了。虽然你是奉命行事，但你的速度为什么那么快呢？"披回答说："我原来认为君王回国后，就会很快了解当前的情况，看来您尚不了解内情，这样下去，恐怕还将遭难。执行君王的命令，不能三心二意，这是古代的制度。除掉君王所憎恶的人，唯有尽力而为。无论蒲人还是狄人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您做了国王，难道就不会像先君一样重演在蒲、狄追杀仇敌的情况吗？齐桓公置管仲曾指挥射中自己带钩的前怨于不顾，任命管仲做齐相，你如果采取同齐桓公相反的态度，不劳您的命令，我会自觉离开晋国的。而且出走的人会非常多，难道仅仅是我受过宫刑的小臣吗？"晋文公很快接见了披，披就把吕、郤将发难的事情告诉了晋文公，使晋文公避免了一场灾难。

【原文】　陈轸与张仪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二人争宠，仪恶轸于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善于秦而善于轸，轸为楚厚，为秦薄也。轸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听之？"王乃召轸而问之，轸曰："臣愿之楚，臣出必故之楚，且明臣为楚与不也。昔楚有两妻者，王闻之乎？"王曰："弗闻。"轸曰："楚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骂之；挑其少者，少者复挑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为挑者曰：'为汝娶少者乎，长者乎？'挑者曰：'娶长者。'客曰：'长者骂汝，少者复挑汝，汝何故娶长者？'挑者曰：'居人之所，则欲其挑我；为我之妻，则欲其骂人。'今楚王明主，昭阳贤相，使轸为臣，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将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臣何故之楚？臣出必故之楚，足以明臣为楚与不也。"轸出，仪入问王曰："轸果欲之楚不？"王曰："然。"仪曰："轸不为楚，楚王何为欲之？"王复以仪言谓轸，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行道之人，尽知之矣。子胥忠于君，而天下皆争以为臣；曾参考己爱于亲，而天下皆愿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必善妇也。今轸若不忠于君，楚亦何以为臣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将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厚待之。惠王终相张仪，轸遂奔楚。

【译文】　陈轸和张仪一起事奉秦惠王，惠王对二人都很器重。二人不久彼此妒忌，相互争宠。张仪在秦王面前攻击陈轸说："陈轸携带贵重的财货往来奔走于秦、楚之间，为秦国办外交，同楚国结好。现在楚国对秦国并不友善而对陈轸却非常友善，据此可知陈轸对楚国厚而对秦国薄。陈轸打算离开秦国到楚国去，大王为什么不听任他去呢？"秦王便召陈轸询问此事，陈轸说："我愿意到楚国去，我离开秦国以后，楚国必将还是原来的楚国，这样就可以证明我是否如别人所指责的那样，为楚国的利益考虑而不为秦国的利益考虑。从前，楚人两妻的故事大王听说过吗？"秦王说："没有听说过。"陈轸说："从前，楚国有个人，有两房妻子。有人挑逗他年长的妻子，被年长的妻子骂了一顿。有人挑逗他年少的妻子，年少的妻子就同人相互挑逗。没过多久，丈夫死去了。有人就对曾经挑逗过这两位妻子的人说：'为你娶年长的妻子呢，还是娶年少的妻子呢？'挑逗者说：'娶年长的妻子。'这人便说：'年长的妻子曾经骂你，年少的妻子曾和你相互挑逗，你为什么还要年长的？'挑逗者说：'是人家的妻子，我想让她挑逗我；作为我的妻子，我想让她骂人。'当今的楚王是一位明智的君主，昭阳是楚国的贤相。陈轸作为人臣，如果经常把秦国的机密报告给楚国，那么这次楚王肯定不会收留我这样的人臣，昭阳也不会愿同我这样的人共事。我为什么还要到楚国去呢？我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楚国必将还是原来的楚国，这样就足以证明我是否出卖秦国的利益给楚国。"陈轸出去后，张仪就进去问秦王：

“陈轸是否想到楚国去？”秦王答：“是想到楚国去。”张仪说：“陈轸如果对楚国不好，楚王为什么会让陈轸到楚国去？”秦王又把张仪的话告诉了陈轸。陈轸说：“的确如张仪所说。”秦王说道：“张仪的话果然可信啊。”陈轸说：“不仅仅张仪知道这一点，连道上的行人也都知道。伍子胥忠于君王，而天下的君王都想让他做自己的臣子；曾参、孝己爱自己的亲人，所以天下的人都想让他们做自己的儿子。所以，出卖仆妾远不出自己邻里街巷的范围，这仆妾必定是很好的仆妾；姑娘出嫁，就嫁在自己的乡里，这姑娘必定很善良。我陈轸如果是不忠之臣，楚王又凭什么让我做他的大臣呢？忠君反而被抛弃，陈轸不到楚国去，又能到哪去呢？”秦王认为陈轸的话有道理，于是又厚待陈轸。秦惠王最终用张仪为相，陈轸于是到楚国去了。

【原文】　韩信初为齐王时，蒯通说使三分天下，信不听。后知汉畏恶其能，乃与陈豨谋反。事泄，吕太后以计擒之，方斩，曰：“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高祖归，乃诏齐捕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耶？”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今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弛而维绝，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鸟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求者甚众，故力不能耳，又可尽烹耶？”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也。

【译文】　韩信刚做齐王时，蒯通劝韩信同汉王和项王三分天下，韩信没有采纳。后来，当他了解到汉王畏惧嫌恶他的才能时，就同陈豨谋划反汉。谋反的事情泄露以后，吕太后用计生擒了韩信。临刑前，韩信感慨说道：“我悔恨当初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竟被妇人小子所蒙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汉高祖返回京城后，下诏齐国，捉拿蒯通。蒯通被押解到京城后，汉高祖问他：“你曾唆使淮阴侯反汉吗？”蒯通答：“是的。我竭尽全力策动他反汉，那小子不能用我的计策，所以今天落得自我毁灭的下场。如果那时韩信小子用了我的计策，陛下又怎么能杀他呢？”汉高祖非常气愤，吩咐说：“给我煮了他！”蒯通喊道：“煮了我实在是冤枉啊！”高祖说：“你策动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蒯通回答说：“当秦朝纲法纪紊乱废弛时，山东纷扰大乱，异姓纷纷崛起，英雄俊杰像乌鸦一样聚集在一起。秦朝的天子皇位如同丧失的鹿在田野奔驰，天下的人竞相追逐它。这时，才能高、腿脚快的就能首先得到它。盗跖的狗见了尧帝也照样狂吠，这并不是因为尧帝不仁，而是因为狗见了其主人以外的生人都要狂吠。当时，我就知道韩信，而并不了解陛下您。况且，当时天下的精锐之士拿着锋利

的武器想抓住陛下您的人很多，只是他们的力量还达不到而已，您能把他们都杀尽吗？”汉高祖听后，便说：“放了他吧！”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原文】　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济北王欲自杀。齐人公孙玃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玃遂见梁王曰：“夫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难也。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昔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向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则吴必先历齐，毕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今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底节坚守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跬行独进，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以羊犊之弱，而捍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挠，可谓诚一矣。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言，累足抚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能历西山，径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惟之。”孝王大悦，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徙封于菑川。

【译文】　当初，吴王刘濞联合楚国等七国共同反汉，事发以后，济北王打算自杀，齐人公孙玃向济北王说：“我请求让我为大王劝说梁王，使梁王向天子通融，如果劝说无效，再死不晚。”公孙玃于是来见梁王说：“济北之地东与强大的齐国相连接，南受吴越牵制，北面临燕赵威胁。其形势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其实力不足以自守，其军队又不足以抵抗外敌的入侵。又缺乏奇谋人才的辅佐来对付这场灾难。虽然一时失言，答应了吴王，但却是被迫的，并非出于本意。从前郑国祭仲被迫答应宋国立公子突为国君以便保护原国君公子忽的生命，这是不符合义理的；然而《春秋》予以记载，认为这是以生代替死、以存代替亡的举动。假设使济北王在当时的情形下，不顺从吴楚，吴楚必定先经过齐国，占领济北，招集燕赵等国而统一在自己的指挥棒下。这样，山东诸国就形成了合纵之势而无隙可击了。今天吴楚国王训练诸侯的军队，驱赶着未经训练的百姓，向西同天子的军队以争高低。济北王独自砥节，坚守不动，使吴王失去了援助，单兵独进，步履维艰，瓦解土崩，破败而得不到救援，未必不是济北王的力量。如果以区区济北小国，而与吴楚等诸侯争强，这就好比用弱小的羊羔牛犊去抵御虎狼的攻击，只能白白送死。尽职不屈，对皇上也算得上一片诚心了。功劳忠义如此，尚被皇上所怀疑，令臣下缩肩低首、绁足抚襟、产生自悔不前的心理，这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我担心天下诸侯和地方官员因此

而产生疑虑。我曾暗自分析，能够经历西山、径直到长乐宫、未央宫，面见皇上，直言进谏的人，也只有大王您了。大王此举，上有挽救济北灭亡的功劳，下有安抚百姓的美名，德深骨髓，恩广无穷。请大王费心详加考虑。”梁孝王听后十分高兴，即派人驰报天子，济北王因此未受吴楚之争的牵连，徙封为菑川王。

【原文】　陈琳典袁绍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谢曰：“楚汉未分，蒯通进策于韩信；乾时之战，管仲肆力于子纠。唯欲效计其主，取福一时。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使吠尧也。今明公必能进贤于忿后，弃愚于爱前，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心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此观之，是知晋侯杀里克，汉祖戮丁公，石勒诛枣嵩，刘备薄许靖，良有以也。故范晔曰：“夫人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者未譬。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概也。”

【译文】　陈琳曾做袁绍的机要文书，袁绍失败后，陈琳归服魏太祖曹操。曹操问陈琳：“你从前为袁本初起草文书，但可历数我的罪状也就够了，恶意的攻击也应局限于我自身，为什么上溯到我的祖父呢？”陈琳急忙谢罪以后说：“楚汉相争，胜负未分的时候，蒯通向齐王韩信进献同汉王项王三分天下的策略；乾时之战，管仲为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竭尽了全力。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主人效力，取得一时的幸福。所以盗跖的门客受主人之命，可以去刺杀许由；夏桀的狗，只要主人示意，就会去咬帝尧。现在明公如果能够在忿怒平息之后仍然提拔贤能人才，淘汰那些虽然同您的关系亲密但又无能的人，这样就能使四方英豪革面定心，效力明公。请明公斟酌定夺。”曹操说：“你讲的很好。”于是厚待陈琳。由此可知，晋侯杀了不从君命的里克，汉高祖杀对项羽不忠的丁公，石勒杀枣嵩，刘备薄待卖主求荣的许靖，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范晔说：“人只有对旧主尽忠守义，事奉新主才有可能忠心耿耿；耻于多方受宠信的人，才是值得受宠信的人。说这话的人虽然出于一片诚心，但听的人未必能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岂不是谄媚取悦主人的话容易被主人接受，而持正的逆耳之言难以被主人理智地接受吗？真正做到抛弃私利，遵循道的原则；处世方正，遵从义的原则，这才是君子的风范。”

难必第二十七

【原文】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

蜀，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凡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此难必者也。何以言之？

魏文侯问孤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之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叟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译文】　做人主的没有不想让自己的臣子效忠于自己的；然而尽忠未必能守信。所以伍子胥被赐死抛尸江中，苌弘死在蜀地，他的血三年后化作碧玉。凡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孝顺；而孝顺未必能得到疼爱。所以孝己感到忧愁而曾参感到悲伤。这就是难有固定依靠的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

魏文侯问孤卷子："父子兄弟君臣的贤（道德才能）足以依靠吗？"孤卷子回答说："不足依靠。为什么呢？做父亲的贤超不过唐尧，但是，他的儿子丹朱却被尧流放了。做儿子的贤超不过舜，但他却被自己的父亲瞽叟囚拘。做弟弟的贤超不过周公，但他的哥哥管叔和蔡叔却被周公杀掉了。做臣子的贤超不过商汤和周武，但商汤讨伐并推翻了自己君王夏桀，周武讨伐并推翻了自己的君王商纣。单单指望他人，就难以达到目的；仅仅依靠他人，就难以维持长久。您如果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也应该从自身做起，怎么能仅仅依靠他人呢？"

【原文】　汉时梁孝王藏匿羊胜、公孙诡。韩安国泣说梁孝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孝子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子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终不得制事，居栎阳。临江王、适长太子也，以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害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说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挠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悟。有如太后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出羊胜等。

【译文】　西汉时，梁孝王藏匿被朝廷通缉的羊胜和公孙诡，韩安国哭泣着劝梁孝王说："大王揣度一下，您与皇上（汉景帝）的关系，同太上皇之与高皇帝、皇帝之与临江王（汉景帝的太子）比较，谁更亲密？"梁孝王回答说："比不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韩安国说："太上皇同高皇帝、皇帝同临江王，是亲生父子间的关系，然而，高皇帝却说：'手提三尺宝剑打天下的是我。'所以太上皇始终不得干预朝政，居住在栎阳宫。临江王本为太子，因一言的过错而被废为临江王，又因侵占宫垣事被迫自杀于中尉府。这说明什么道理呢？治理天下毕竟不能因私情而妨害公事。俗语说：'虽然有亲生父亲，怎能保证他不是

将伤害自己的老虎？虽有一母同胞的兄长，怎能保证他不会成为伤害自己的狼？’现在大王位在列侯，赏悦一帮奸邪之臣，浮说犯上，扰乱国法。天子因为太后的缘故，不忍心对大王绳之以法。太后日夜哭泣，盼望大王自我悔过，而大王至今仍不觉悟。假若太后去世，大王还能依攀谁呢？”话还未说完，梁孝王就把羊胜等人交了出来。

【原文】　由是观之，安在其可必哉？语曰：“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绝。”此言财色不可必也。《墨子》曰：“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黄石公曰：“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此言臣子不可必也。《诗》云：“自求伊祜。”有旨哉，有旨哉。

【译文】　由此看来，哪有足可依靠的道理呢？俗语说：“因暂时的利益相结交的人，共同的利益没有了，交往也就随之疏远。”又说：“仅靠美色去事奉人，当色衰时，所受的宠爱也就随之断绝。”这讲的是财货和美色都不足依靠。《墨子》说：“虽然有慈祥的父亲，但他也不会去疼爱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儿子。”黄石公说：“做君主的对臣子不能没有恩德，否则臣子就会背叛他。”这讲的是臣子也是不能无条件依靠的。《诗经》说：“靠自己的力量求得幸福。”太深刻了！

运命第二十八

【原文】　夫天道性命，圣人所稀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不其然乎？”今称《洪范》咎徵，则有尧汤水旱之灾；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易》称“积善馀庆”，则有颜冉短折之凶。善恶之报，类变万端，不可齐一。故视听者惑焉。常试言之。

【译文】　天道性命，是圣人也很少论及的问题。虽然有这些问题的要旨，但没有详细的论说。但校阅古今零星错综的记载，运用性命三势的道理分析研究，也可构画出这一命题的概貌。怎么说明这一问题呢？荀悦说：“日月星辰精气的变化，都是阴阳精气的变化。它们本来在大地上，向上升发到天上。所以人世政治一旦有失误，天上就必然有所反应。不是这样吗？”《洪范》记载的上天惩罚人间的征兆，有尧汤时期的水旱灾害；解除灾害、恢复正常，在《诗经》“云汉”篇中有“宁莫我听”的歌颂；《易》中说：“积善之人，必能丰裕幸福。”然而却有颜回、冉伯牛短命夭折悲剧。或善或恶的报答，变化万端，没有固定统一的原则。所以令人的视听迷惑。试举例说明。

【原文】　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者，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势之理也。推此以及教化，则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故上智与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

灾祥之应，无所疑焉。故尧汤水旱，天数也；《洪范》咎徵，人事也。鲁僖霪雨，可救之应也；周宣旱甚，难变之势也；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

【译文】　孔子说："或死或生都有一定的命数。"又说："死得不合适。"又说："有幸运而避免的。"所谓"死生有命"，是一般的原则和道理；"不得其死"，即没有以应有的时间和方式去死；所谓"幸而免者"，是说本该死的而没有死。这就是性命三势的道理。把这样的道理推广运用到人的教化方面也是如此。人有不需要别人的教化而自我成就的，有经过教化而后成就的，也有虽加教化而最终不能成就的。所以说，特别聪明的人和特别愚鲁的人，是天生自然，不可改变的，至于中等的人则有可上可下的可塑性。把这一道理推广运用到天道方面也是如此。

灾祥相感应的道理是无可怀疑的。尧汤时期的水旱灾害是天数决定的；《洪范》中记载的灾害征兆是人事决定的。鲁僖公时期的霪雨是可以挽救的灾害；周宣王时期严重的旱灾，却是难以改变的；颜回、冉伯牛的夭折，则是命运决定的。

【原文】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其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之谓也。

【译文】　《易经》说："天有天运行的法则，地有地运行的法则，人有人运行的法则。"讲的是三者之间的区别。兼容天、地、人三者，归为两端，即天人，这讲的是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所以上天和人世运行的法则彼此有同有异。用天人运行法则的不同之处，去指责否定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就会陷于困惑之中；用天人运行法则的相同之处去要求它们彼此的不同之处，这样就会获取弊端。上天人世运行的迟速深浅，其变化错综复杂，不可能整齐划一。天、地、人、物彼此运行联系的道理也都是如此。所以凡君子都以尽心尽力的行动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易经》说："追究万事万物的道理；使他们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万事万物真正的命运。"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私第二十九

【原文】 《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周书》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何以徵其然耶？黄石公曰："得前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已，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己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亲。"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译文】 《管子》说："懂得给与就等于获取的道理，是为政的法宝。"《周书》说："要想获取，必须首先给予。"用什么来印证这一道理呢？黄石公说："要想得到，就不要首先去占有；为别国拥立了国君，不要吞并它；决策出于自己，而功劳归于他人，哪里有心去计较利益的归属？他人为诸侯，自己为天子，使他们各自保全自己的城邑，令将士自取敌国城池的财货。这就是君王应采取的统治法则。"尸子说："尧收养无所依靠的老人，舜爱护犯了罪的人，这就是先王所以能够安定危亡、感召偏远地区人民的原因。圣人能够在国家的大私之中行个人的无私。"商汤说："我自己犯了罪过，不会把惩罚扩展到万方百姓身上；如果万方百姓犯了罪过，我就应该受到惩罚。"商汤不为自己谋私利，而为万方百姓谋私利。周文王说："如果有仁人出现，又何必是周室的亲人。"文王不谋亲族的私利而谋万国的私利。先王并不是没有私心，只是他所为人谋私的对象同常人不同，这是懂得大私的道理。由此说来，正是不谋私利，反而能成就自己的私利；通过不为自己谋利益的方法而为自己谋利益，才是利益中最大的利益。

功败第三十

【原文】 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即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没，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大夫从之。此因过以为功者也。

【译文】　文子说："虽然有功劳，但远离了仁义的原则，就会受到怀疑；虽然犯了罪过，但却没有丧失仁心的人，必定仍然受到人们的信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楚恭王病重时，把楚国的大夫召来说："我没有什么德行，年少时就开始主持社稷，丧失了先君的优良传统，使楚国的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些都是我的罪过。如果在宗庙能够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让我保全脑袋死去，我就满足了。请把我的灵魂化为厉鬼吧。"大夫们应许了楚王的要求。楚王死了以后，子襄说："不能那样做。事奉君王，主要应该看他的功绩，而不是他的过错。楚王统治着显赫的楚国，征讨安抚南海，感召华夏地区，他对天下的宠爱已经够大了。有这样大的功劳，又明白自己的过错，这还算不上'恭'吗？"大夫们听从了子襄的建议。这是因过为功的例子。

【原文】　魏将王昶、陈泰兵败，大将军以为己过。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销而业昌，可谓智矣。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勿康，其可得乎？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上下离心，贤愚释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谬之甚矣。"夫人君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虽失而名扬，兵虽挫而战胜。百败犹可，况再败乎？此因败以成功也。故知智者之举事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然矣。

【译文】　魏将王昶、陈泰吃了败仗，大将军司马昭把两次败仗引为自己的过错。习凿齿评论说："司马大将军承担两次失败的过错，纠正了错误使事业昌盛，可谓明智的举动。上级不追究下级失败的责任，下级一心想予以报答，虽然你不想事业昌盛，能够做得到吗？如果对失败讳莫如深，推卸责任，归咎于各种条件不成熟，致使上下离心，无论贤能的或愚鲁的离散解体，这就如同当年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再吃败仗、晋国再打胜仗一样，那是最荒谬的事情了。"做君王的如果遵循这样的原则来统治自己的国家，行动虽然有所失误却使美名传颂，军队虽然遭遇了挫折但却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即使这样失败一百次也无妨大局，更何况仅仅失败了两次呢？这是借鉴失败的教训而获取成功的例子。由此可知：富于智慧的人做事，能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昏智第三十一

【原文】　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今士有神清智明，而口于成败者，非愚也；以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矣。何以言之？

【译文】　人的神志是智慧的渊泉；神清才能智明。智慧是心灵的表现；智虑公允才能使心灵平和。当今有这样的人，他们神清智明，而又不明晓事情成功和失败的道理，这并不是因为愚笨；而是被声色、势力、怒爱等因素冲昏了头脑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文】　昔孔子摄鲁相，齐景公闻而惧曰："孔子为政，鲁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且曰："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禄，遗哀公以女乐？哀公亲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不听，必轻绝鲁。"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绣之衣，而舞康乐，遗鲁君。鲁君受齐女乐，怠于事，三日不听政。孔子曰："彼妇人之口（口，疑为君），可以出走。"遂适卫。此昏于声色者也。

【译文】　从前，孔子做了鲁国的宰相，齐景公听说这一消息后面有惧色，说："孔子总理朝政，鲁国必定称霸诸侯。鲁国称霸，我国同鲁国近邻，会首先被鲁国兼并。"犁且说："除去仲尼就如同吹起一根鸿毛一样容易。您何不用重金厚禄联络鲁哀公，并送给他女乐呢？哀公耽于女乐，必然怠于政事。仲尼必定劝谏，劝谏不听，孔子就会辞官离开鲁国。"于是精选齐国八十名美女，让她们穿上漂亮的文绣之衣，而且能歌善舞，送给了鲁哀公。哀公接受了齐国的女乐后，便怠于政事，三天不理朝政。孔子说："他是妇人的君王，我可以出走了。"于是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这是被声色冲昏了头脑的例子。

【原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代之佳公子也，然不睹大体。"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邯郸几亡。此昏于利者也。

后汉班固传评曰："昔班固伤司马迁云：'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固身亦自陷大戮，可谓智及之而不能守，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邪？"此昏于势者。

【译文】　太史公说："平原君是混乱之世一位风度潇洒的公子，然而却不识大体。"俗语说"利令智昏"。平原君轻信冯亭的邪说，使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丧失了四十万大军，邯郸几乎失陷。这是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例子。

后汉《班固传》的评语说："从前班固感伤司马迁一生的遭遇，说：'司马迁博学多闻，却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避免极刑。'然而班固自身也遭遇极刑，可谓智慧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但自己却仍然不能避免。这大概就是古人关于目与睫关系理论吧？人的眼睛能够极目远望，但却看不到就在它旁边的睫毛。"这是昏于形势的例子。

【原文】　尸子曰："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非之，及怒，则以亲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智在私则忘其亲戚。非智损也，怒弇之也。"此昏于怒者也。好亦然矣。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弇之也。是故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范晔曰："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则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则能恕而自鉴。"

【译文】　尸子说："吴越之国的风俗，人死了要以臣妾殉葬。中原人听说后都非议这种陋俗，但当自己盛怒时，就会因说错了一句话使自己的亲戚丧命。当智慧公正的时候，就会为殉葬而死的吴越臣妾感到惋惜；当智慧偏私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亲戚。这并不是因为智慧受到了损伤，而是智慧被怒气遮蔽所致。这是被怒气冲昏了头脑的例子。好恶的道理也是一样。俗语说："人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儿子的短处。"这并不是因为智慧的水平还达不到，而是溺爱的情感阻碍了智慧的发挥。因此论贵贱、辨是非的人，必须以公正的心态来说，必须以公正的心态来听，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范晔说："不计较自己的切身利益，用这样的心态去做事，考虑问题就不会处处为自己谋私利；用这样的心态去判断事物的得失就能严肃认真。如果真正能够用观察他事他物的态度和方法来反观自身、检察自身，就能够于人宽恕，于己严肃了。"

卑政第三十二

【原文】　《淮南子》曰："齐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缠。"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肯。"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

韩非曰："所谓知者微妙之言，上知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知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梁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译文】　《淮南子》说："对落水的人，给他金玉财宝，不如给他一条普通的绳子。"韩子说："许诺人，让他一百天不吃饭，然后给他吃酒肉好饭，他是不会答应的。"这些话说明的道理是：为政的措施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有助于事情的成功即可。为什么这样说呢？

韩非子说："所谓智者的微妙言论，就是那些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完全理解的。现在为普通百姓立法，运用的是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难完全理解的文字，普通百姓就无从理解了。所以，连糟糠也吃不够的人，不奢望等待有了酒

肉好饭才去吃饱；破衣短裤也穿不上的人，更不会要求穿文绣之衣来打扮自己。由此说来，治理世事，太着急了不行，太缓慢了也不行。现在所治理的政事，都是民间俗务，如果不用普通百姓都能明白的道理，而仰慕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也难以明白的理论，离人事也就太远了。据此可知，微妙高深的言论，不是治理世事所需要的。”

【原文】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同务而已。”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夫礼者，因时世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译文】　《尹文子》说：“凡是虽有道理但对于治理政事没有益处的理论，君子是不讲的；凡能够显示自己的本领但对事功无益的，君子是不做的。所以，君子所谈论的超不出名法权术的范围，所做的超不出农稼军阵的范围，同世务相结合而已。”今世的人，品行想显示自己独特的贤良，做事想显示自己独特的才能，辩论想出群，勇敢想绝众。独特的贤良，不足以用来教化大众；独特的才能，不足以周济众务；出群的辩说，不能够用来劝动大众；绝众的勇敢，不能够参与正阵。凡此四项，是导致动乱的根源。所以圣人辅设道路，目的在于贯通险阻；制定法律，目的在于整齐划一。使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同愚笨、鄙贱的人彼此不相互遗弃。这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叔孙通打算制定朝班礼仪，汉高祖问：“礼仪不难实行吗？”叔孙通回答说：“礼仪，要根据时势、世情，对人的言行加以节制和修饰。”张释之向汉文帝谈利国便民的事，文帝说：“讲得通俗一些，不要高谈阔论，讲现在就能够施行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人，抛开时俗最急待解决的事务而崇尚高贵奇妙的理论，无异于饥饿的人不吃粗茶淡饭而等待百日以后的酒肉好饭，又好比给人金玉以使他去救落水的人。

善亡第三十三

【原文】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何以徵其然耶？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也。今为仁者，犹以一杯

水，救一车薪之火，火不息，则谓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又“五谷种之美者，苟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尸子》曰：“食所以为肥也，一饭而问人曰：‘奚若？’则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人皆以一饭而问人奚若者也。由是观之，故知善也者，在积而已。今人见徐偃亡国，谓仁义不足杖也；见承桑失统，谓文德不足恃也。是犹杯水救火，一饭问肥之说，惑亦甚矣。

【译文】　《易经》说：“积善的家庭，必能得到丰裕可贺的生活。”又说：“不积善行，不足以成名。”用什么来印证这一道理呢？孟子说：“仁能战胜不仁，好比水能战胜火一样。如今实行仁政的人，却好比拿一杯水去扑一车干柴的烈火，火不熄灭，就认为水不能够扑灭火。这与不施仁政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又说：“五谷是粮食中好吃的种类，如果没有成熟，反倒不如稊子和稗子。仁也同五谷一样，只有在成熟以后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尸子》说：“进食可以使人长胖，如果刚吃了一顿饭就问：‘我长胖了吗？’这只能招来人们的嘲笑。”今人治理天下大事，追求急功近利，也好比吃了一顿饭就问人自己长胖了没有，同样的荒唐可笑。由此看来，所谓的善行，贵在积累而已。今人看到以仁义著称的徐偃亡了国，便认为仁义也不足依仗；见承桑国修文废武而亡国，就认为文德也不足依恃。这就好比杯水救火，一饭问肥的故事，是非常荒谬的。

诡俗第三十四

【原文】　夫事有顺之而为失，义有爱之而为害，有恶于己而为美，有利于身而损于国者。何以言之？刘梁曰：“昔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芊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乾溪，殉之以二女。”此顺之而失义者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谷阳献酒，子反以毙。此爱之而害者也。臧武仲曰：“孟孙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药石犹生我。此恶之而为美者也。韩子曰：“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俗遁世，谓之高悫；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人。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人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悫者，人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人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而人主之大败也。”由是观之，夫俗之好恶，与事相诡。唯明者能察之。

【译文】　常常有这种矛盾现象：做事顺从了他人反而给人造成了损失，行义爱护他人反而造成了危害，有的对自己充满了恶意反而成就了自己的美事，有的有利于自身反而有害于国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刘梁说：“从前，楚灵王骄奢

淫逸，暴虐无度，芊尹、申亥在楚灵王死后，顺从了灵王生前的欲望，把他葬在乾溪，并用两位女子殉葬。”这是顺从他人欲望从而丧失了义的原则的例子。在晋楚两国的鄢陵之战中，谷阳百姓用牛酒犒赏军队，子反喝酒误事，以至自杀身亡。这是爱护人反而给人造成危害的例子。臧武仲说：“孟孙氏厌恶攻击我，这好比治病的药石；季孙氏爱我，好比是传我一种难以察觉的热病。热病的毒素更为深厚，而药石却能为我治病。”这是表面有恶意而实际却能成就美事的例子。韩子说：“为故旧行私舞弊的行为，称为不弃故旧；用公家的财物施舍人，称为仁人之举；轻蔑爵禄，重视自己的节操，这样的人称为君子；曲枉国法，包庇亲戚，称为有品行；不惜丢掉官位而为朋友尽力，这样的人被称为有侠义精神；脱俗遁世，被称为清高诚实；富于斗争精神、违令而行，被称为刚勇之材；广施恩惠，以争取众心，称为得人。实际上，不弃的行为是官吏施奸，仁人之举是损公家之财，君子难为人所使用，有品行造成法纪废弛，侠义的精神造成官职旷废，清高诚实不能感召人来事奉他，刚勇的人致使号令不行，得人的行为造成了君王的孤立。这八项，能使无知的人赢得私誉，却是人主的最大的失败。”由此看来，世俗中的好恶标准正好同人主成就事功的方向相违背。聪明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

息辩第三十五

【原文】　《中论》曰：“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体。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审观其体，则无所窜情。”何谓行本？孔子曰：“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为勇本。”太公曰：“人不尽力，非吾人也；吏不洁爱，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安万乘之主，简练群臣，定其名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译文】　《中论》说：“水的寒冷，火的热烈，金石的坚刚，这几种物质从未曾自我表白过什么，但人没有不了解它们的属性的。因为它们的这些性质鲜明地表现在它们的质体上。由此可知，行为必有其根据，事情定会留下痕迹，详细观察事物的本体，事物的真情就无所逃匿。”什么叫行为的根本？孔子说：“立身要遵循义的原则，而孝道就是义的根本；办丧事要遵循丧事的礼仪，而哀伤是丧礼的根本；打仗有军阵队列，而勇是军阵的根本。”太公说：“人民不能为国尽力，就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能廉洁爱民，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够富国强兵，调和阴阳，稳固君王的地位，选拔培养群臣，使他们的名实相符，严明法纪，做不到这些，就算不上我的宰相。”这就称之为行本。

【原文】　何谓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僻，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僻，人贫苦；赵攻甄，子不能救；卫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国大理。

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将以为贤？"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此事迹者也。由是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译文】　什么是"事迹？"从前，齐威王把即墨大夫召来，向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以来，诋毁你的言论天天传到我这里来。然而，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田野开辟出来了，家给人足，官府里没有遗留没处理的事情，东方因此安宁。这是因为你不来巴结我左右的近臣，以求得他们对你赞扬的缘故。"于是封赏即墨大夫万家作采邑。齐威王又把阿大夫召来向他说："自从您治理阿以来，天天都能听到对您的赞誉。然而，我派人到阿视察，田野不开垦，人民贫苦；赵国进攻甄时，您不能率兵救援；卫国攻取薛陵，您竟然不知道。尽管如此，仍能天天听到对您的赞誉。这是因为您经常用金钱来贿赂我左右的近臣，以求得他们对您多加颂扬的缘故。"当日即下令烹杀了阿大夫及威王左右经常赞扬阿大夫的大臣。自此，齐国大治。

汉元帝时，石显专制朝政。京房借朝宴之机问元帝："周幽王和周厉王为什么把国家搞到危亡的边缘？二王所任用的是哪些人？"元帝说："君王眼光不明，所任用的都是些巧言谄媚之臣。"京房说："二王是本来知道他们是巧言谄媚之臣仍然予以任用呢，还是认为他们是贤臣然后才予以任用呢？"元帝回答说："二王认为他们是贤臣才加以任用的。"京房问："那么今天我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幽王和周厉王所任用的不是贤臣呢？"元帝说："是从二王两代国家混乱、君王危险的事迹中知道的。"这就是"事迹"。由此说来，立身从政，都有赖以实行的根本；国家的治乱，臣下的贤能与否，都有事迹可寻。做君王的如果能掌握臣下的行为之本，又用事迹去考察他们，这就好比水的寒冷，火的热烈，或善或恶，都逃不过君王的眼睛。

量过第三十六

【原文】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何以言之？

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岂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虞卿说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

由是观之，夫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为强大，天下无敌。非诡议也，各从其党言之耳。不可不察。

【译文】　孔子说：“人所犯的错误，往往因各自地位和集团的不同而不同。观察他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仁或不仁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太史公说：“从前，管仲做齐国的宰相时，曾九次会盟天下诸侯，匡扶安定天下。然而孔子仍然小看他，说：‘管仲的气度太小了！难道不是因为周道已经衰微，桓公又贤，管仲不去劝勉齐桓公称王天下，而仅仅做天下的霸主吗？’”

虞卿曾劝魏王说：“楚国也强大起来了，天下无敌，楚正准备攻打燕国。”魏王问道：“您刚说过楚国天下无敌，又说它准备攻打燕国，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现在如果说马的力量很大还可以，如果说马可以负载千钧的重量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呢？负载千钧不是马所应胜任的事情。现在说楚国很强大则可以，但如果让楚国飞越赵、魏两国向燕国开战，这岂是楚国能够胜任的吗？”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会盟天下诸侯，匡扶安定天下，而孔子仍然小看他；楚国不能攻打燕国，而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天下无敌。这些都不是诡辩之说，都是从各自不同的地位和所处的形势来谈论而已。不可不予以观察和区别。

势运第三十七

【原文】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以“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则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夫

势运者，不可不察。

【译文】　天下有君子，有小人，有礼让。君子之举、小人之举、礼让之举，未必出于人的本性，也未必他们的品行本来如此；这些都是由于大势推动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说："人衣食有余才可能谦让，衣食不足就会相互争夺。谦让产生礼义，争夺引起暴乱。物质丰富了，人的欲望就会减少；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争夺就会停止。"

《淮南子》说："在水中游泳的人不便拯救溺水的人，因为他的手足难以两用；被灼伤的人不便去救火，是因为灼伤的疼痛难忍。林中不卖柴，湖边不卖鱼，因为这些东西很丰裕。所以在太平盛世，即使小人也能循规蹈矩，利益也不能引诱他；世道混乱时，君子也会去做奸邪的事情，刑罚也不能禁止他们。"所以庄子说："尧舜之世，天下没有困窘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充满了智慧的人；桀纣之世，天下没有通达的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不足。这都是由时势造成的。"《新语》认为："靠近河流的地方湿润，靠近山岭的树木高大，这是它们近水近山的缘故；四条大河向东流，而百川没有向西流的，原因在于小仿大、少从多。"

由此可知，世上的所谓君子，未必真是君子；世上的小人，也未必真是小人；世上的礼让，未必是真正的礼让。大势对人的塑造和推动的道理，不能不予以研究。

傲礼第三十八

【原文】　《左传》曰："无傲礼。"《曲礼》曰："无不敬。"然古人以傲为礼，其故何也？欲彰于人德者耳。何以言之？昔侯嬴为大梁夷门监，魏公子闻之，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引公子过市，及至家，以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稠人广众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译文】　《左传》说："不要傲视礼仪。"《曲礼》说："不可不敬。"然而，古人也有以傲慢为礼的，是什么原因呢？为显示他人的高尚品德而已。如何证明这一点呢？从前，侯嬴做大梁夷门的看守，魏公子听说了他的大名以后，便设宴大会宾客。等宾客坐定后，魏公子率领车马，把左边的位子空出来，亲往夷门迎请侯嬴。侯生引导魏公子的车马从繁华的街市通过，驶向魏公子府。魏公子待侯嬴为上客。侯生对魏公子说："今天我的作为已经够难为公子的了。我

侯嬴只是一个城门的看守，而公子枉驾亲往迎接，稠人广众之中，本不宜通过，公子却有意从那里通过。然而我侯嬴也想成就公子的美名，故意让公子的车骑停在市中久等，以观察公子的态度。公子愈是恭敬，市人都认为我侯嬴是小人，而认为公子您有长者之风，能够礼贤下士。”

【原文】　张释之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由是观之，以傲为礼，可以重人矣。

【译文】　张释之上朝，三公九卿都会立朝中。王生老人说：“我的袜带子开了。”回过头来向张廷尉说：“替我把袜带子系好。”有人事后向王生说：“为什么在朝中当着三公九卿的面侮辱张廷尉？”王生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而且地位卑贱，自料最终也难以对张廷尉提供什么帮助。张廷尉现在是天下名医，我有意小小羞辱一下张廷尉，使他跪着为我系袜带，目的在于通过这件事，让人们更加敬重张廷尉。”公卿听说这件事后，都称赞王生贤哲，同时更加敬重张廷尉。

由此看来，以傲为礼可以让人的威望更加隆重。

定名第三十九

【原文】　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

【译文】　某种思想在心里酝酿成熟，如果不运用语言，就无法畅快表达；事物的性质确定以后，如果不给它命名，人们就不便于辨认。语言不能畅顺表达自己的情志，就无以同他人相交流；名称不能使事物彼此相区别，就不便于人们对事物进行认识和鉴别。考察事物的本原，追究事物的生成和发展，并不是事物本来就有名称，思想本来就有固定的称谓。要想辨认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区别事物的名称；要想表达自己的情志，就必须为这些情志设立称谓。所以把不同的思想分别称为道德仁义礼智信。

【原文】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

止，谓之道。德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谓之德。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心，谓之信。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

【译文】　所谓道，就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居家知道应该做什么，出行知道该往哪里去，做事知道怎样做，行动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称为道。所谓德，就是人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使人们都得到各自想要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这就称为德。所谓仁，就是爱人。为人们谋取利益，消除灾害，泛爱众人，不徇私情，这就称为仁。所谓义，就是适宜。明确是非的原则，设立可否的标准，这就称为义。所谓礼，就是履行的道路和规则。使人们进退适度，尊卑有序，这就称为礼。所谓智，就是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以此来判定事物的得失和是非等情况，这就称为智。所谓信，就是人们所承仰、所凭借的东西。据此发号施令，统一人心，这就称为信。观察事物的现在，即可推知事物的未来，抓住一端而应付万方，左右逢源，这就称为术。

【原文】　《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

【译文】　《说苑》说："听从君王的诏命并有利于君王统治的，称之为顺；顺从君王的命令，但却会给君王的统治带来危害的，称之为谀；违抗君命，但却有利于君王统治的，称之为忠；违抗君命，又给君王统治造成危害的，称之为乱。君王有过失，并将会给国家造成危害，有能够向君王进言，劝他纠正过失，如果君王采纳了自己的建议，就留下来辅佐他，如果君王执迷不悟，拒不采纳，就挂冠而去，这就称之为谏；向君王进言，君王采用则已，如果不采用，就以死相谏的，称之为诤；能够率群臣共同劝谏君王，解除了国家的大患，铲除了国家的大害，称为辅。违抗君王的诏命，措置君王交办的事情，因此而使国家转危为安，除掉了君主将要受到的耻辱，称为弼。"

【原文】　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倚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匿；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

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愆，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译文】　庄子说："没人理睬他，仍厚着脸皮进言的，叫做佞；迎合主上的心意进言的，叫做谄；不择是非而进言的，叫做谀；好说别人的坏话的，叫做谗；称誉诈伪以诋毁人的，叫做匿；不择善恶，两者兼容，暗中拔高他想要说的东西，叫做险。"

古语说："用可行的冲淡不可行的，叫做和；好恶不分，叫做同；用贤代替贤叫做夺；以不肖代替贤叫做伐；法令本来和缓；但诛杀苛急，叫做暴；把好的东西据为己有，叫做盗；有罪而不知悔改，叫做虐；对别人尊敬，却不符合礼的要求，叫做野；有禁不止叫做逆；禁非立是叫做法；知善不行，叫做狂；知恶不改，叫做惑。"

【原文】　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人而实违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形于一，谓之命；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

【译文】　太公说："搜掠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叫做残；网络暴虐的官吏，用以杀戮无罪的臣民，不遵循法度，叫做贼；贤人不能选拔上来，叫做蔽；忠臣不能入朝从政，叫做塞；阳奉阴违的，叫做虚；不以诚心对待他的臣下，却指望臣下诚心事奉自己的，叫做愚；人天生的性格、气质等秉性，叫做性；后天受外界因素影响而逐渐定形的，叫做命；凡人身上都包涵有五常（仁义礼智信）综合性格，只是它们表现得刚柔缓急、声音不同，这显示了不同水土之气的，叫做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一切以迎合君上的情欲为标准，叫做俗。"

【原文】　或曰："乐与音同乎？"对曰：昔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曰："夫古乐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下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

乐。《诗》云：‘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社，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溺于音乎？郑音好滥，淫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卫音其趋数，烦志也；齐音傲僻，骄志也。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乐之异也。

【译文】　人问：“乐与音相同吗？”回答说：从前，魏文侯问子夏：“我听古乐时正襟危坐，唯恐身歪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请问：为什么古乐和新乐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呢？”子夏回答说：“您问的问题是有关乐的，而您喜好的却是音。乐与音相近，但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魏文侯说：“请问二者有什么不同？”子夏回答说：“古代的所谓乐，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天地和顺，四时适宜，人民有德，五谷丰盛，疾疫不作，妖祥不兴，这就称之为大当；然后圣人制定父子君臣的纲纪，纲纪公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以后，下六律，和五声，在乐器的伴奏下吟唱《诗·颂》，这就是德音，德音就称为乐。《诗》说：‘清静淡泊，德行能够明辨是非，因此也就能够辨别善恶，能够尽力教化百姓，又能够赏善罚恶，办事公平。所以他在这个国家里做国王，对百姓慈善和气，使君臣上下相互亲热。到了文王的时候，由于其崇高的德行，没有人怨恨他。他自己享受着上帝赏给他的福气，还要传给他的子孙！说的也正是德音。今天您所沉溺于其中的，大概是音吧？郑音动听而放荡，能消淫情志；宋音宴安，能消溺情志；卫音繁复，能烦乱情志；齐音傲僻，能骄人情志。这四种音均淫于色情，于德有害，因此，祭祀时就不采用这四种音。”这就是音与乐的区别。

【原文】　或曰：“音与乐既闻命矣，敢问仪与礼同乎？对曰：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于太叔，太叔曰：“是仪也，非礼也。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人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谓之成人。”

【译文】　人问：音与乐的区别我已经领教了，请问，仪与礼相同吗？回答说：从前，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有关揖让周旋的礼节，太叔说：“您所问的是仪，不是礼。吉曾听先大夫子产说过：‘所谓礼，是天经地义、人民行为的准则。天地大经，人民在实际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在遵循着。效仿天的光明，利用大地高下刚柔的特性，生其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气为五味（酸、咸、辛、甘、苦），发为五色（青、黄、赤、白、

黑），彰发为五声（宫、商、角、征、羽）。如果这些东西过分了，就会发生昏乱，人民就会丧失正常的性情，因此制定出礼来，作为人民遵奉的准则。人有好、恶、喜、怒、哀、乐六种情感，这六种情感是由六气而产生。因此，详细分析了六种情感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式并归于一定的种类，以便对六种情感予以适当的节制。悲哀之情的表达，可以通过哭泣的方式；欢乐之情的表达，可以通过歌舞的方式；喜悦时有施舍；愤怒时有战斗。哀、乐不失度，才能和协天地的本性，这样才能长久。’所以，人的行动，无论曲直都能符合礼的要求的，就叫做成人。

【原文】　或曰：然则何谓为仪？对曰：养国子，教之六仪；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俨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累累颠颠；军旅之容，暨暨讠各讠各；车马之容，骕骕翼翼。此礼仪之异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钩钀瓜折辞。苟无其弊，则定名之妙也。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著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

【译文】　有人问：那么，什么是仪呢？回答说：培养太学生，教他们六仪：祭祀时的容貌和气氛应该庄严肃穆；接待宾客的容貌和气氛应庄重、谦恭；朝廷的容貌和气氛应威严有序，步趋有礼；丧纪的容貌和气氛，应该忧思重重；军旅的阵容应该号令整齐；车马行进的容貌，应该行列整齐。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为事物定名的弊端在于，一些怪僻的事物，辞汇难以明确事物的本质和特性，造成名实不符。如果没有这一弊端，定名就非常完美了。

作者论说：班固的九流之说，第九家叫杂家。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总合名家和法家。《傅子》中有九品之说，第九叫做杂才。杂才善长讽议。由此看来，杂说的益处，是早有根据的。所以著作此篇，立论叙事，以供将来的君子借鉴。

卷九（兵权）

【原文】　赵子曰：《诗》云：“允文武。”《书》称“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黄帝与蚩尤战，颛顼与共工争，尧伐□兜，舜伐有苗，启伐有扈，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汉高有京索之战，光武兴昆阳之师，魏动官渡之军，晋举平吴之役。故《吕氏春秋》曰：“圣王有仁义之兵，而无偃兵。”《淮南

子》曰：“以废不义而授有德者也。”是知取威定霸，何莫由斯。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故曰：少则得，多则惑，所以举体要而作兵权云。

【译文】　赵子说：《诗经》说：“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尚书》说：“能文能武。”孔子说：“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左传》说：“上天生就了五种材料（金、木、水、火、土），人民一并予以运用，废一不可。有谁能够除去武器不用呢？黄帝同蚩尤大战，颛顼与共工争夺帝位，尧伐□兜，舜伐有苗，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文王伐有崇氏，周武王伐纣，汉高祖有京索之战，光武帝有昆阳大捷，曹操有官渡之战，西晋有平东吴的战争。所以《吕氏春秋》说：“圣明的君王有为推行仁义而发动的战争，而不偃武息兵。”《淮南子》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废除不义的君王而授予有德的人。”由此可知，树立威望，奠定霸业，不能不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

自古以来，兵书多以千计，如果不能融汇贯通，举一反三，虽然读的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抓住要领，少而精，就能有效运用，繁富而不得要领，就迷惑不解，不能有效运用。

所以提纲举要作兵权一卷。

出军第四十

【原文】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故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应兵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是知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萤火，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优游恬泊者何？重伤人物。故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德来，然后命将出师矣。

【译文】　刀枪剑戟，是凶残的器械；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兵家交锋的战场，是断命抛尸的场所，所以武器、军队，帝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运用的。所以说：解救危乱、诛除残暴的军队，称为“义兵”，为正义而战，就可以称王。敌人硬把战争强加在我的头上，我被迫起兵自卫，叫做“应兵”，应兵能够夺取战争的胜利。因小事情结怨，进而不胜愤怒、诉诸武力的，叫做“忿兵”，忿兵必将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珠宝财货而起的军队，叫做“贪兵”，贪兵必被人击破。依恃国家强大，人口众多，想耀兵逞威的，叫做“骄兵”，凡军队骄傲轻敌，

必被人消灭。由此可知，圣人用兵，并不是本心喜欢这样做，目的在于诛除残暴、讨平逆乱。用正义的军队诛伐不义的军队，就好比决开汹涌的江河之水去扑灭像荧火虫一样小的火焰，又好比把敌人推临深不可测的深渊旁边，用举手之劳将敌人推下去，克敌制胜是必然的。为什么要求掌管军队武力的人，其心态应该游闲恬淡，这是因为滥用武力，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伤害。所以说：偏远的人如果不臣服，就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德教化去感召他们。如果文德教化仍不为所动，然后只好派将帅挥师出征。

【原文】　夫将者，国之辅也，人之司命也。故曰：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将既知兵，主既择将，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烦将军应之。"乃使太史卜斋择日，授以釜钺。君入太庙，西面而立，将军北面而立。君亲操釜，持其首，授其柄曰："从是以上至天者，将军制之。"乃复操柄授与刃曰："从是以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既受命，拜而报曰："臣闻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釜钺之威，臣不敢还诸。"乃辞而行，凿凶门而出。

【译文】　统兵的将帅是国家的辅佐，是主宰人民生命的人。所以说：做将帅的不善用兵打仗，这就等于把自己的主上送予敌人；做君王的不能选派深谙兵法的将帅，这就等于把自己的国家送予敌人。统兵的将帅谙熟兵法，君王选择了能够胜任的将帅。这时，天子就可以端居大殿之上，把将帅召来说："社稷的安危，将军系于一身，现在某国不臣服于我，烦劳将军前往征讨。"使太史占卜，选择吉日，斋戒，举行授釜钺仪式。君王进入太庙，面向西站立，将军面向北站立。君王亲自操釜，手持釜首，把釜柄授予将军说："从此以上至天，都由将军制裁。"又手持钺柄，授予将军说："从此以下至黄泉的地方，由将军制裁。"将帅受命以后，拜谢说："我听说，国家不能从外部来治理，军队不可由宫中派人随军指挥，三心二意不能事奉君王，心怀疑虑不可应敌作战。我既然受命，专制象征军权的釜钺的威严，不战胜敌人，我不敢班师交权。"于是，辞行，凿凶门而出。

【原文】　故《司马法》曰："进退唯时，无曰寡人。"《孙子》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古语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汉书》曰："唯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故知合军聚众，在于阃外，受推毂之寄，当秉旄之重，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乃可成大业矣。故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之谓也。

【译文】　所以《司马法》说："带兵打仗，进退应根据时势而决定，不能考虑君王的意图。"《孙子》说："将帅统兵在外，如果军事形势不允许，君王的命令也可以不服从。"古语说："宫门以内的事由君王决定，宫门以外的事由将军决定。"《汉书》说："在军中，只听到将军的命令，而不曾听说天子的诏命。"由此可知，聚众整军，于宫城之外，接受天子推毂的寄托（古代军队出征，天子亲自推一下车轮相送，表示勉励），担当统率三军的重任，唯有具备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的果断无畏的精神，才可以成就大业。

所以说："将帅有才能而君王又不横加干预的军队才能够打胜仗。"讲的正是这一道理。

练士第四十一

【原文】　夫王者帅师，必简练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职，各取所长。为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后万事毕矣。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形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鼓旗三人，股肱四人，通材三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法算二人，方士二人。

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有勃气壮勇暴强者，聚为一卒；有学于奇正，长剑雕弧，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有破格舒钩，强梁多力，能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有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有故王臣失势，欲复见其功者，聚为一卒；有死罪之人，昆弟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有贫穷忿怒，将快其志者，聚为一卒；有故赘婿人虏，欲昭迹扬名者，聚为一卒；有辩言巧辞，善毁誉者，聚为一卒；有故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有材伎过人，能负重行数百里者，聚为一卒。

夫卒强将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兵无选锋曰"北"，必然之数矣。故曰，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不可忽也。

【译文】　君王统帅军队，必须简选训练英雄，了解将士能力的高低，根据他们实际的才能授予他们相应的职务，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并为他们配置得力的股肱羽翼，组成一支威武神气的军队。至此，才算万事俱备了。军队内部的分工配置为：腹心一人，主管参谋军队诸要务；谋士五人，主管预测分析形势的变化，提出相应的计谋，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等；天文三人，主管占星历气候、风雨灾异、天心去就等；地形三人，主管军队的行止、形势利害、远近险易、水涸山阻等；兵法九人，负责讲论兵法、简练兵器、察举非法等；通粮四人，负责军辎军粮的积储运输；奋威四人，负责军容仪仗等；鼓旗三人，负

责护卫鼓旗、符节号令等；股肱四人，主任重赴难、军事工程等；通材三人，权士三人，主奇谋权变；耳目七人，主管情报；爪牙五人，主激励士气、攻坚赴难；羽翼四人，主瓦解策反敌军；游士八人，主侦察敌情；术士二人，主依托鬼神迷惑敌人；法算二人，财务总管；方士二人，主医治创伤。

把军中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人编为一队；把生气勃勃、壮勇暴强的人编为一队；把受过奇正战术训练、擅长剑弓、阵列有素的人编为一队；把善于突破封锁、强勇有力、能破坏敌军金鼓、毁坏敌军旌旗的人编为一队；把脚腿麻利、能跳善走的编为一队；把出身于已经失势衰落的王公大臣家庭，想借此重建功业的人编为一队；把那些兄弟被敌人杀害、想为其亲人报仇的人编为一队；把那些家庭贫困、走投无路、满心怨愤，想杀敌建功，以快心志的人编为一队；把那些曾被招婿入赘，或曾做过俘虏，想借此建功扬名的人编为一队；把能言善辩，巧于毁誉的人编为一队；把曾获罪免刑、想雪其耻辱的人编为一队；把身怀绝技、能负重行走数百里的人编为一队。

士卒强悍，军官懦弱的，军队的管理和指挥必然松弛，叫做“弛”。军官强悍、士卒懦弱的，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就差，叫做“陷”。向敌军进攻，没有组成一支英勇死战、攻坚破锐的尖刀分队，进攻就必然失败，叫做“北”。军队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况，吃败仗是必然的。所以说，哪一方军队的武器装备精良，实力强大？哪一方军队的战卒训练有素？对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外部形势的优劣了如指掌的将帅，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以上诸因素不甚了解的将帅就必然失败。这些问题决不可忽略。

结营第四十二

【原文】　太公曰：“出军征战，安营置阵，以六为法。将军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复徙开牙门，常背建向破，不饮死水，不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狱，无休天灶，无当龙首。”故曰，凡结营安阵，将军居青龙，军鼓居逢星，士卒居明堂，伏兵于太阴，军门居天门，小将居地户，斩断居天狱，治罪居天庭，军粮居天牢，军器居天藏。此谓法天结营，物莫能害者也。

【译文】　太公说：“出军征战，安营扎寨、布置军阵，空间分布应以六（或六百步或六千步）为原则，将军自居九天之上（九天为青龙之位），十天以后，重新打开军门，通常要背朝建的方向（北斗星柄所指方向叫建）向敌军发起进攻，不饮不流动的死水，不居死地（丘墓之间地区），不居地柱（四周低、中间高），不居地狱（四周高中间低），不在天灶（谷口）宿营，不在龙首（山顶）下寨。”所以，凡结扎营盘，布置阵地，将军居青龙之位，军鼓居逢星之位，

士卒居明堂之位，在太阴之位设下伏兵，把军门布置在天门之位，小将居地户之位，在天狱之位执行军法，在天庭之位判决罪人，军粮存放在天牢之位，军器存放在天藏之位（以上是按照十二地支的方位结营安阵：如在甲子旬中，子为青龙、丑为逢星、寅为名堂、卯为太阴、辰为天门、已为地户、午为天狱、未为天庭、申为天牢、酉为天藏）。这就叫做根据自然的法则安营扎寨，外物就难以对军队造成危害。

道德第四十三

【原文】　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出战。故孙子曰："一曰道。道者令人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人不畏危。"黄石公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谓礼将。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接之以礼，励之以辞，则士死之。"是以含蓼问疾，越王霸于诸侯；吮疽恤士，吴起凌于敌国。阳门恸哭，胜三晋之兵；单醪投河，感一军之士。勇者为之斗，智者为之忧，视死若归，计不旋踵者，以其恩养素畜，策谋和同也。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万。语曰："积恩不已，天下可使。"此道德之略也。

【译文】　凡用兵在三种情况下不可出：国内不和，不可以派军出征；军内不和，不可以布列军阵；军阵内不和，不可以出战迎敌。所以孙子说："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是道。所谓道，就是能够使人民同君王的意愿保持一致，人民愿意为君王出生入死而毫无畏惧。"黄石公说："在没有发现水井以前，做将帅的决不能谈论口渴；在军帐未置办前，做将帅的决不说疲倦。冬日不穿裘皮，夏天不操扇子。这样的将领称为礼将。将帅同战士共安危，所以他手下的军队团结一致，不可分离，可使其连续作战而不知疲倦。对士卒以礼相待，用言辞加以鼓励，这样，战士就乐于效命。"因此，当年越王口尝苦药向战士慰问疾病，越国才得以称霸诸侯；吴起为受伤的战士吮吸脓疮，他的军队才能够所向无敌；宋国司空为一区区城门看守之死而恸哭，致使三晋的军队望而却步；楚王把人进献给他的一樽酒投入河中与民共饮，感动了全军将士。勇士肯为君王和将帅冲锋陷阵，充满智慧的人愿意为君王和将帅绞尽脑汁，出谋献策，视死如归，所战必克，计无不成，其原因在于：君王和将帅对人民和战士素有恩德，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所以说，平时对人民和战士施恩不倦，战时就能够以一胜万。俗语说："不停地积恩施德，天下的人民就能为我所使。"这就是道德的战略作用。

禁令第四十四

【原文】　孙子曰："卒未专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专亲而罚不行，则不可用矣。"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居死地。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知理，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经曰："兵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又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故武侯之军禁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

【译文】　孙子说："士卒在专一亲附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处罚，他们就难以心服，心不服，就难以使用他们。士卒已经专一亲附而赏罚不行，那么这支部队就不能用来打仗了。"所以说："对待士卒像对待婴儿那样关心和照顾，士卒就可以跟他共赴患难；对待士卒像对待爱子一样有亲情，士卒就可以跟他同生共死。厚待士卒但却不能使用他，溺爱士卒但却不能号令指挥他，违反军纪却不能有效地惩治他，这样的军队就好比骄惯坏了的孩子，是不能用来打胜仗的。"武经上说："治军以奖赏为表，以惩罚为里。"又说："用文德来教育感化战士的心理，用军纪军法来统一他们的行动，这样就一定能够打胜仗。"所以诸葛武侯（即诸葛亮）的军禁有七条：轻、慢、盗、欺、背、乱、误。这就是治军的禁令。

【原文】　若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回避务止，初近而后远，唤名而不应，军甲不具，兵器不备，此谓轻军。受令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食不廪粮，军不部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功名，此谓盗军。若变易姓名，衣服不鲜，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主者（疑有误）吏士，法令不从，此谓欺军。闻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纵发乱行，折兵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舆死，因托归还，此谓背军。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军骑相连，咽塞道路，后不得前，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行乱次，兵刃中伤，长将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食，阿私所受，大言惊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斩断之后，万事乃理。所以乡人盗笠，吕蒙先涕而后斩；马逸犯麦，曹公割发而自刑。故太公曰："刑上极，赏下通。"孙子曰："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此

之谓也。

【译文】 如果不能如期到达会合地点，听到鼓声却不前进，乘便滞留不进，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尽量回避，开始在近处，随着战事的紧张却躲到远处，点名不答应，盔甲不戴，军器不俱备，这样的军队就叫做轻军。接受了军令而不向下传达，或传达了而不认真不明确，致使下层军官迷惑不解，听不到金鼓，看不到旌旗，这样的军队叫做慢军。不储备军粮，结营扎寨不根据兵法部署兵力，赏赐不均，徇私舞弊，掠取不应有的财物，借贷不还，抢夺他人斩敌的首级邀取功名，这样的军队叫做盗军。变易姓名，衣服不整，军中无金鼓，不磨兵器，器仗不坚实，箭上不带羽毛，弓弩上没有弦，主管吏士不服从法令，这样的军队叫做欺军。听到鼓声不前进，听到鸣金不停止，旗帜按下不卧倒隐蔽，旗帜举起仍卧而不起，麾动所指不跟随，逃避锋锐，躲于阵后，横行无序，乱射乱发，挫伤了兵弩的威势，心欲撤退，不肯战斗，时而跑到左边，时而又跑到右边，假装扶伤救死的样子，借机归还，这样的军队叫做背军。大军出征，士卒争先恐后，纷纷扰扰，步军和骑军相混连，堵塞道路，行动迟缓，呼唤喧哗，什么也听不清楚，不成行列，次序混乱，兵刃相互碰撞，造成人员伤亡，长官不能治理，上下纵横，乱作一团，这样的军队就叫做乱军。大军安营扎寨时，询问所在乡里，关系亲近的结帮在一起吃喝；传呼不到，越入他人防区，干误军中上下次第，不可呵止；出入营寨不经由门户，也不打招呼；奸邪的事情发生后，知情的人也不报告，同犯罪者一样治罪；聚众饮食，徇私受贿，大言惊语，疑惑官兵，这样的军队叫做误军。只有果断斩处违反禁令的人，才能把军中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三国时的将军吕蒙治军，自己的乡人偷了百姓一顶草笠，吕蒙挥泪斩了他；曹操因自己的座骑受惊践踏了庄稼，而割发受刑。所以太公说："刑罚应该从最上层开始执行，赏赐应贯通到下层。"孙子说："哪一方的法令能够得到实行？哪一方的赏罚严明？我据此即可判断双方的胜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教战第四十五

【原文】 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百不当一，此弃之者也。故领三军，教之战者，必有金鼓约令，所以整齐士卒也。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故教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渐至三军之众。大战之法，为其校阵，各有其道。左校青龙，右校白虎，前校朱雀，后校玄武，中校轩辕。大将之所处，左锋右戟，前盾后弩。中央鼓旗，兴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

随其指麾，五阵乃理。

【译文】　孔子说："不对战士进行训练就让他去打仗，这就等于把他抛弃给敌人。"由此可知，士卒未经教习训练，缺乏军中起居的经验，前锋正攻击交战，后备便已经瓦解，战士的行动与金鼓的指挥不配合不统一，百不当一，这就等于把他们抛弃给了敌人。所以统帅三军，教习他们作战，必须有金鼓号令，用来统一他们的行动。教习战士怎样使用兵器、怎样起居以及旌旗指挥的变化。所以教习一人学习战法，学成以后，使他会合十人进行演习。十人学成以后使他会合百人进行演习，逐渐扩大到三军之众。大战的方法，通过校阵，而校阵内又有不同的配置和变化方法。左校青龙，右校白虎，前校朱雀，后校玄武，中校则在轩辕方位（古代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指代东、西、南、北及左右前后的方位）。大将所居之处，左有剑锋，右有长戟，前有盾牌、后有弓弩。中央有战鼓旌旗，全阵随金鼓旌旗的号令而行动。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鸣金则停止。随金鼓旌旗的号令而行动，五阵（金、木、水、火、土）的布列就完毕了。

【原文】　故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少，形名是也。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耳目也。是知鼓鞞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罚，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胜必败。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此用众之法也。卒服习矣，器用利矣，将军乃秉旌麾众而誓之。于是气励青云，虽赴汤蹈火可也。此教战之法也。

【译文】　所以说：统帅大部队如同带领小分队一样，这是因为军队的组织编制合理、管理科学；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这是因为指挥的号令明确有效。战场上语言号令难以听清，所以要用战鼓和金铎（一种大铃）来传递作战的号令；战场上各阵各队彼此间的行动看不见，所以要用旌旗来协调指挥全军的行动。金鼓旌旗就是用来统一全军的视听、协调全军的行动的。由此可知，鼓鞞金铎，能使将士对军令听得清楚；旌旗麾章能够使将士对军令看得更醒目；禁令刑罚，则用来威慑将士的心理。战士被威武雄壮的金鼓之声所震动，对军令就不可能听不清；战士看到鲜艳的旌旗，就不可能不明白军令；战士被严明的刑罚所震慑，就不可能不严守军令。金鼓、旌旗和禁令刑罚三者不在军中设立或不能有效地使用，即便是强大本应取胜的军队，最终也必将打败仗。所以说，将帅的指挥旗一有所动，战士无不随之而动；将帅一有所指，战士无不冒死向前。旌旗纷纷，人马纭纭，在混乱的战场上，要使自己的军队阵

法严整而不乱；扑朔迷离，混沌不清，必须周密部署，使敌人无隙可乘。这就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士卒得到了很好的训练，秣马厉兵、军辎器材准备停当了，将帅就可以手持令旗聚众誓师。这时士气旺盛，直冲青云，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必将义无返顾。这就是教练士卒的方法。

天时第四十六

【原文】　孙子曰："二曰天时，天时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人。"太公曰："天文三人，主占风气，知天心去就。"故经曰："能知三生，临刃勿惊，从孤击虚，一女当五丈夫。"故行军必背太阴，向太阳，察五纬之光芒，观二曜之薄蚀，必当以太白为主，辰星为候。合宿有必斗之期，格出明不战之势。避以日耗，背以月刑。以旺击困，以生击死。是知用天之道，顺天行诛，非一日也。

【译文】　孙子说："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二个因素是天时。所谓天时，是指昼夜、晴雨、寒暑等气候季节的变化。"《司马法》说："冬季和夏季不要用兵打仗，目的在于爱护我们的战士不受严寒和暑热的痛苦。"太公说："军中天文三人，负责占卜天象、气候，从而料算天时是否适宜。"经书上说："能了解战争的过去和现在，并能预测战争的将来，这样的人在处于危险之中时，仍能面无惧色，泰然自若。跟从君王出征打仗，一位女子能抵得上五位大丈夫。行军必须背向太岁凶星，而朝向太阳，观察五纬（即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光芒，和日月相蚀的情况。以太白金星为主，以辰星为客，综合判断。如果太白星和辰星在同一处出现，则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二星出现在不同的方向，则说明没有战事。要避开日耗和月刑。以具有旺盛士气的军队攻击困乏的敌人，以生（太阳）击死（太阴）。因此可知，充分利用天时的条件，顺应天时而用兵，已是由来已久了。

【原文】　若细雨沐军，临机必有捷。回风相触，道还而无功。云类群羊，必走之道；气如惊鹿，必败之势。黑云出垒，赤气临军，六穷起风，三刑生雾，此皆见师之出，而不见入者也。若烟非烟，此庆云也；若星非星，此归邪也；若雾非雾，此泣军也；若雷非雷，此天鼓也。庆云开有德，归邪有降人，泣军多杀将，天鼓多败军。是知风云之占，岁月之候，其来久矣。

【译文】　如果出征时细雨濛濛，一旦交锋，必定能打胜仗。如果遇上顶风，必定无功而返。如果天空中的云，其形状如一群羊，这是败走的征兆；云气如同受惊的鹿，这是必败的征兆。如军营的上空出现乌云，军队的上空有赤

色之气，六合起风，在对人用刑的三个时辰下雾，这些都是能够看到军队出征、却难以看到军队凯旋的征兆。如果空中的云似烟非烟，这是吉祥庆祝胜利的云；如天空中的星星呈现似星非星的样子，这是归服邪恶的征兆；如出现似雾非雾的天象，这是令军队哭泣的征兆；如果空中发出似雷非雷的声音，这声音称为天鼓。天空中出现庆云，这是军队有德的征兆；归邪，预示着有人投降敌人；泣军，预示着将领多被杀；天鼓预示着多打败仗。于此可见，占卜风云的吉凶，利用时令气候的条件，由来已久了。

【原文】　故古者初立将，始出门首建牙之时，必观风气之气。若风不旁勃，旌旗晕晕，顺风而扬举，或向敌终日，军行有功，胜候也。若逆风来应，气旁勃，牙扛折，阴不见日，旌幡激扬，败候也。若下轻其将，妖怪并作，众口相惑，当修德审令，缮砺锋甲，勤诚誓士，以避天怒。然后复择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馔，震鼓铎之音，诚心启请，以备天问，观其祥应，以占吉凶。若人马喜跃，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铎之声扬以清，鞞鼓之音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于众心，乃可用矣。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封功赏劳，则不祷而福从；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然而临机制用，有五助焉：一曰助谋，二曰助势，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此五者，助胜之术。故曰，知地知天，胜乃可全。不可不审察也。

【译文】　所以古代刚刚任命了大将，建旗出军时，必定首先观望风云之气。如果清风徐徐，旌旗猎猎，顺风飘扬，或旌旗飘动的方向终日指向敌军，则出师有功，这是胜利的征兆。如果逆风骤起，气势磅礴，旗杆被风折断，天昏地暗，不见太阳，旌幡激扬，这是失败的征兆。如果下层官兵轻蔑大将，怪异的事情不断发生，战士彼此传播谣言，相互蛊惑，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就应当加强道德修养，完善明确军法军令，秣马厉兵、加强战备，勤勉军务，诚待士卒，以避开上天的震怒。然后重新选择吉日祭拜牙旗，并具备大牢祭品（用牛、羊、豕三牲），敲响鼓铎之音，诚心诚意向上天启请，准备回答上天的提问，观察上天的反应，占卜出军的吉凶。如果人欢马叫，旌旗随风指向高陵，金铎之声清亮，在空中回荡，鞞鼓婉转而鸣。这说明出军得到了神明的佑助。把这些向全军宣传，以安定军心，这样的军队就可以用来打仗了。虽然说如果能够选拔任用贤能之人，则不需占问天意，就能取得胜利；如果军令明确，军法严密，不需占卜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慷慨封赏有功劳的人，不需祷告幸福就会随之而来；全军上下同甘共苦，逆境之中同样能够成就功业。然而，根据战场的具体形势，制定具体的作战方针时，仍须充分考虑并利用有助于取得胜利的五个因素，这五个因素是：有助于成功作战计谋和策略，有利的战场态势，旺盛的士气，制

造疑阵、迷惑敌人，有利的地形条件。这五个方面，是取得胜利的五个条件。所以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才有全胜的把握。不可不认真研究。

地形第四十七

【原文】　孙子曰："三曰地利。地利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故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故用兵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难反之地深，倍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无战；轻地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译文】　孙子说："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三个因素是地利。所谓地利，是指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地域的宽阔或狭窄、战场是否有利于攻守进退等地形条件。"又说："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情况，就不能行军；不用向导，就不能得到地利。""根据用兵的原则，战地可以分为散地、轻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诸侯在自己的国土上同敌人作战的地区，叫做散地。已进入敌人国土，但并未到达纵深的地区，叫做轻地。我军占领则对我军有利，敌国占领则对敌军有利的必争之地，叫做争地。我军可以去，敌军也可以来的地方，叫做交地。敌我双方同别的诸侯国相交界，谁先到达谁就能够得到天下援助的地方，叫做衢地。深入敌国境内，又越过很多城邑的地方，叫做重地。山林、险阻、沼泽等道路难行的地方，叫做圮地。所从进入的道路狭隘，所从退出的道路迂远，敌人以少量兵力即可打败我众多兵力的地方，叫做围地。迅速殊死奋战尚有可能生存，否则就死路一条的地方，叫做死地。正因为如此，散地不宜作战；轻地不宜停留；争地宜抢先占领它，如果敌人已经占据，就不要轻率进攻；在交地要使部队前后相互策应，不能脱节；在衢地要结交别的诸侯国；在重地要掠取敌人的粮秣；圮地应迅速通过；陷入围地，要巧设计谋，出奇制胜；在死地唯有殊死奋战，死里求生。"

【原文】　又有六地：有通，有挂，有支，有隘，有险，有远。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先处其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反，曰"挂"，挂形曰："敌无备，出而胜之；敌有备，出而不胜，难以反，不利。"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曰：“敌虽利我，我无出，引而去也，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而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也，不盈而从之。”险形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则引而去之，勿从也。”夫“远形势均，难以挑，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皆将之至任，不可不察。

【译文】　又可以从战术的意义上把地形划分为六种：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远形。凡是我军可以往，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区，叫做通形。在通形地区，要抢先占领向阳的高地，保证后方补给道路畅通，与敌人作战就有利。凡容易去，不容易回来的地区，叫做挂形。在挂形地区作战的原则是：“如果敌人没有戒备，就可以突然袭击，战胜敌人；如果敌人有了戒备，出击难以取胜，又难以返回，那就是不利的。”凡是我军出击不利，敌军出击也不利的地区，叫做支形。在支形地区的作战原则是：“敌人虽然以利引诱我军，也不要出战，最后是指挥部队假装撤退，待敌人追出一半时再予以回击，这样就有利。”在隘形地区的作战原则是：“要抢先占领险隘之处，并用重兵把守隘口；以等待敌人的到来；如果敌人已经占据了隘口，并用重兵据守，就不要攻击；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把守隘口，就可以去攻击。”在险形地区的作战原则是：“要抢先占领向阳的高地，等待敌人的到来；如果敌人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就应该撤退，不要去攻击。”在远形地区的作战原则是：“在远形地区，因敌我双方相距很远，地势条件相同，不宜出兵挑战，勉强和敌人交战是不利的。”这六条是利用地形作战的原则，也是将帅重大的责任，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

【原文】　故曰：“深草蓊秽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阴险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石径，泾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车骑二不当一。丘陵漫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原相远，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短兵十不当一。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剑盾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笼，枝叶茂接，此矛铤之地，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扼相薄，此剑盾之地，弓弩三不当一。故曰“地形者，兵之助”。又曰，“用兵之道，地利为宝。”赵奢趋山，秦师所以覆败；韩信背水，汉兵由是克胜。此用地利之略也。

【译文】　所以说：草木繁茂的地区，便于隐蔽和逃遁；山谷幽深、阴暗险要的地形，可以用来抵御敌人的战车和骑兵；隘口、关塞、山林险阻，占据这样的地形，可以以少部兵力击败众多的敌人；低湿幽暗、迂阔幽远的地形，可以用来隐蔽部队。丈五宽的河沟，沟中的水能把车马淹没，山林石径，丘陵溪

川，遍地草木，这些都是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形，战车骑兵二不当一使用。丘陵连绵但坡缓漫长，平原广野，是利于战车和骑兵作战的地形，步兵十不当一。远离平原，居高临下，有利于弓弩作战，若想短兵相接，十不当一。如果敌我军阵相距较近，地势平坦，浅草覆面，有利于长戟作战，剑盾三不当一。满地芦苇竹篙，草木葱笼，枝叶繁茂，这样的地形，有利于矛铤作战，长戟二不当一。道路曲折，起伏不定，险而狭窄，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剑盾作战，弓弩三不当一。所以说“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又说：“用兵的原则，充分运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是夺取胜利的法宝。”所以，赵奢抢占了山头，秦军因此而覆败；韩信背水列阵，汉兵因此取得了胜利。以上是运用地形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水火第四十八

【原文】　经曰：“以水佐攻者强，以火佐攻者明。”是知水火者，兵之助也。故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燧。行火必有因，烟火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参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太公曰：“强弩长兵，所以逾水战。”孙子曰：“水可以绝。”谓灌城也。又曰：“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敌半渡而击之利。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也。”谓处水上之军。故曰以水佐攻者强。

【译文】　用水来辅助进攻，威力强大；用火来辅助进攻，效果明显。”因此可知，水和火是用兵打仗的重要辅助手段。火攻有五种类型：一是火烧敌军的人马，二是火烧敌军的粮秣，三是火烧敌军的辎重，四是火烧敌军的仓库，五是火烧敌军的粮道。实施火攻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火攻的器材必须在平时准备好。放火要看准天时，起火要选好日子。所谓天时，是指气候干燥的时候；所谓日子，是指月亮行经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时，因为月亮行经这四个星宿时，就是起风的时候。太公说：“强弓弩和长兵器，便于越水作战。”孙子说“水可以堵绝”，意思是堰水灌城。又说：“渡过江河以后，一定要远离水流驻扎军队。敌人渡水向我进攻，不要等敌人上岸后再发起反击，在敌人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是最有利的。准备同敌人决战，不要在水边列阵待敌。”这是军队在江河地带行军作战的原则。所以说，用水辅助进攻，威力强大。

【原文】　何以言之？昔韩信定临淄，走齐王田广。楚使龙且来救齐，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合战，夹潍水阵。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乘追信渡水，信使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渡，即急击之，杀龙且，龙且水军东散走。此

反半渡之势。

【译文】　用什么作证明呢？从前，韩信占领了临淄，齐王田广逃跑。楚王派龙且率兵前往救援。齐王田广与龙且联合同韩信决战。两军在潍水两岸布阵，隔水相望。韩信派人乘夜用万余包沙袋在上流堵绝河水；然后渡水向龙且发起进攻，在军队渡过一半时，假装难以取胜，回军便跑。龙且果然上当，高兴地说："我就知道韩信是个胆小鬼。"于是乘势挥军渡水追击韩信。这时，韩信便下令决开沙袋，河水汹涌而来，龙且的军队大半未能渡过潍水，韩信迅速命令出击，斩杀龙且。龙且的军队向东溃散。这是韩信反用"半渡而击"原则的成功尝试。

【原文】　卢绾佐彭越攻下梁地十余城。项羽闻之，谓其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挑战，慎勿与战。"汉果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马怒，渡汜水，卒半渡，汉击大破之。此欲战无附于水势也。故知水火之变，可以制胜，其来久矣。秦人毒泾上流，晋军多死；荆王烧楚积聚，项氏以擒；曹公决泗于下邳，吕布就戮；黄盖火攻于赤壁，魏祖奔衄。此将之至任，盖军中急者矣，不可不察。

【译文】　卢绾辅佐彭越攻克梁地十余城。楚王项羽闻讯，便留大司马曹咎继续守成皋，并嘱咐说："谨慎固守城皋，即便汉军挑战，切莫同它交战。"项羽离开成皋以后，汉军果然来向曹咎挑战，曹咎不战，汉王便派人辱骂曹咎。曹咎忍耐不住，挥军出垒，渡汜水向汉军攻击，在楚军渡过一半的时候，汉军发出攻击，大破楚军。这是兵法上所说的若想同敌人决战，不要背水列阵的例子。由此可知，灵活运用水势和火势，可以出奇制胜，也是由来已久了。秦人在泾河上流下毒，晋兵因此损兵折将；荆王火烧了楚军的军辎积储，项氏因此被擒；曹操在下邳决开了泗水，吕布因此失败被杀；黄盖火烧赤壁，曹操狼狈奔逃。运用水火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是用兵打仗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不能不认真研究考察。

五间第四十九

【原文】　《周礼》曰："巡国传谍者，反间也。"吕望云："间构飞言，聚为一卒。"是知用间之道，非一日也。故间有五间：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生间，有死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者也；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者也；生间者，反报者也；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待于敌间者也。

【译文】 《周礼》说："在别国巡回传播对这个国家不利的情报，叫做反间。"吕望说："把那些擅长离间人的关系、编造挑拔性语言的人，编为一队。"因此可知，在战争中运用间谍，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间谍有五种类型：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五种间谍同时使用，就能使敌人误入歧途，摸不着头脑。所谓因间，就是利用敌国的普通人做间谍；所谓内间，就是利用敌国的官员做间谍；所谓反间，就是收买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所谓生间，就是派出间谍到敌方侦察情报，然后回国报告；所谓死间，就是故意散布假情报，让我方的间谍了解真情，等待敌人的间谍来搜取情报，然后回国报告。

【原文】 昔汉西域都护班超，初为将兵长史，悉发诸国步骑二万五千击莎车。莎车求救龟兹，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阗疏勒王议曰："兵少不敌，计莫如各解散去。于阗从此东，长史亦从此西归，夜半闻鼓声便发。"众皆以为然。乃阴缓擒得生口，生口归，以超言告龟兹。龟兹闻之喜，使左将军将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遮于阗王。人定后，超密令诸司马，勒兵励士，至鸡鸣，驰赴莎车军营，掩覆之。胡皆惊走，斩首五千级，莎车遂降。

【译文】 汉时，西域都护班超最初做将兵长史时，征调诸国步骑二万五千击莎车国，莎车向龟兹国求救，龟兹王派遣左将军调发温宿、姑墨、尉头三国共计五万人赴援莎车。班超召集部属和于阗、疏勒两国的国王商议，说："现在我们的兵少，敌不过他们，我考虑不如各自散归。于阗的军队从此向东，长史的军队由此西归，夜半听到鼓声立即出发。"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班超命放松对龟兹国俘虏的看护，俘虏借机走脱，把班超的部署报告给龟兹，龟兹王听后非常高兴，命左将军率一万骑兵在西面阻击班超，温宿王率八千骑兵在东面阻击于阗王。班超分咐停当后，密令各部勒兵励士，鸡鸣时分，率兵疾驰莎车军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袭莎车。诸国援兵闻讯大惊，纷纷退去，斩首五千级，莎车于是向班超投降。

【原文】 又耿弇讨张步，步闻之，乃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又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渡河先击祝阿，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多伐树木，扬言填塞坑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趣治攻具，后三日当悉攻巨里；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岗坂，乘高合战，大

破之，临阵斩邑。此用因间之势也。

【译文】　东汉名将耿弇率兵讨伐割据齐地的张步，张步闻讯，便派大将费邑屯兵历下（在今山东济南市），又分兵屯祝阿（在今山东历城县西南），另于太山钟城（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北）列营数十，准备迎击耿弇。耿弇率兵首先攻击祝阿，攻克祝阿后，故意网开一面，让祝阿余众逃奔钟城。钟城人听说祝阿守军已经溃败，十分恐惧，于是全城人纷纷逃亡，钟城成了一座空城。费邑又派其弟费敢守巨里（即巨合，今山东章丘县西龙山镇）城。耿弇进兵威胁巨里，大量砍伐树木，扬言将用林木填护城的坑堑。几天后，巨里城有人来投诚耿弇，说费邑听说耿弇准备进攻巨里，打算来救巨里。耿弇便命令军中加紧准备攻城器具，并说三天后攻城；同时故意放松对俘虏的看守，让他逃亡。逃归的俘虏把耿弇将攻巨里的日期报告给费邑，三天后费邑果然亲自率兵来救援巨里。耿弇闻讯，高兴地对诸将说："我之所以加紧修治攻城器具，目的在于引诱费邑前来救援，现在费邑果然前来，正合我的心意。"于是留三千人监视巨里，自己率精兵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大破费邑，在战场上斩杀费邑。这是使用因间的成功战例。

【原文】　晋时，益州牧罗尚遣隗伯攻李雄于郫城，迭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谲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领从泰。李雄先使李骧于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皆争缘梯。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余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此用内间之势也。

【译文】　晋时，益州牧罗尚派隗伯率兵进攻郫城（今四川郫县）的李雄，双方互有胜负。李雄于是招募武都人朴泰，用鞭子把他抽得遍体是血，让他去向罗尚诈降，愿作为内应，以点火为号。罗尚轻信了朴泰，拨全部精兵给隗伯，跟随朴泰袭击李雄。李雄先命李骧在通往郫城的道路上布下伏兵，朴泰缘长梯登城举火，隗伯军见火起，纷纷缘梯登城，朴泰用绳子把百余名隗军的士兵拉上城来，统统杀掉。李雄乘机出兵，内外夹击，大破罗尚的军队。这是运用内间的成功战例。

【原文】　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我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袭胡取之。此用死间之势也。

陈平以金纵反间于楚军，间范增，楚王疑之，此用反间者也。

故知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莫能用间，非

密微莫能得间之实。此三军之要，唯贤将之所留意也。

【译文】　郑武公想攻伐胡国，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做妻子。借机问群臣："我想对外用兵，你们看讨伐哪个国家更合适？"大夫关思其说："讨伐胡国最合适。"郑武公听后大怒，杀了关思其，说："胡国同我亲如兄弟，你却让我讨伐胡国，是什么意思？"胡国国君听说此事后，便认为郑国与己友好，对郑国不加防备。郑武公乘机突然袭击，灭了胡国。这是运用死间的成功战例。

陈平用金钱收买楚人，离间范增同楚王的关系，楚王果然怀疑范增同汉王有联系。这是运用反间的例子。

由此可知，统帅同将士的关系，没有比与间谍更亲密的了，奖赏没有比给间谍更优厚的了，事情的机密也比没有超过用间的了。不是睿智聪颖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精细深算的人不能从间谍活动中得到真实的情报。用间是军中至关重要的工作，是做一名贤明的将帅必须留意的事情。

将体第五十

【原文】　《万机论》曰："虽有百万之师，临机吞敌，在将也。"《吴子》曰："凡人之论将，恒观之于勇。勇之于将，乃万分之一耳。"故《六韬》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为动。"孙子曰："将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人，必则无二心。此所谓五才者也。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谓之"气机"。道峡路险，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分散其众，使君臣相怨，是谓"事机"。车坚舟利，士马闭习，是谓"力机"。此所谓四机者也。夫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将忧则内疑，谋疑则敌国奋。以此征伐，则可致乱。

【译文】　《万机论》说："虽然拥有百万强大的军队，但临战消灭敌人，主要靠将帅巧妙的指挥。"《吴子》说："普通人谈论将帅的优劣，往往看他是否勇敢。其实，勇敢在一个优良的将帅所应具备的众多品质中，仅仅占万分之一而已。"所以《六韬》说："做将帅的如果不具有仁爱士卒的品质，那么全军将士就不可能亲密团结；做将帅的如果不具备勇敢的品格，就难以指挥调动全军的将士。"孙子说："将帅应具有勇敢、聪智、仁爱、诚信、忠实五种品质。"将帅勇敢，就有军威，不可侵犯；将帅充满了智慧，就不会被纷繁复杂的战场形势扰乱了头脑，误入歧途；将帅仁慈，就能抚爱士卒；将帅诚信，就不会欺骗将士；将帅忠实，则不怀二心。这就是做将帅应具有的"五才"。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士气的盛衰、战斗力的强弱，关键在于将帅一人的指挥才能，称之为

“气机”（即调动士气的关键）。道路狭窄险峻，名山要塞，十人所守，千人不过，称之为“地机”（即运用地利的关键）。善于运用间谍，调动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方君臣相互怨恨，称之为“事机”（即运用计谋的关键）。战车坚固，战船速度快、威力大，士马练达，称之为“力机”（发挥战斗力的关键）。这就是将帅应该掌握运用的“四机”。做将帅的应该达观而充满了信心，不可愁容满面；谋划应该深远果断，不可犹豫不决。将帅忧愁满面，战士就会心存疑虑而失去必胜的信心；谋划优柔寡断，就会使敌人的士气高涨。对战事充满忧虑，谋划犹豫不决，必定导致内乱。

【原文】　故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善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裁厄难，能制军权。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服者活之，降者说之。获城者割之，获地者裂之，获国者守之。获厄寒之，获难屯之，获财散之。敌动伺之，敌强下之，敌凌假之，敌暴安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纲罗之，此为将之道也。

【译文】　将帅应该做到：清正廉洁，不骚扰百姓，处事公平，待人一律，善于纳谏，明于断案，能够招揽人才，接受善言，了解风土民情，熟悉山川地理，在危难的环境中能泰然处置，能有效地控御全军。还应该做到：转危急为安详，使恐惧的人充满信心，使叛逃的人回到军中，昭雪蒙冤受屈的人，审察所有的诉讼案件，提拔尊崇有才能而地位卑下的人，抑制横行暴行的人，残杀敌对的人，重赏使用贪婪的人，充分使用想立功的人，隐蔽后置畏惧胆小的人，接近团结善谋略的人，对谗言不予相信，对诋毁人的言论要认真核察，对想谋反的人要废黜他，对蛮横的人要挫伤他，对服罪的人要给条生路，对归降的人要收留款待他。对攻克城邑的人要给予封赏，对夺取土地的人要裂土封赏，夺取了别人的国家，则要分封贤人守御。夺取了险厄要塞，要分兵把守；夺取了难以夺取的地方要分兵屯驻；获得财货要分散给将士。敌人有所行动，要仔细侦察；敌人强大，则避而不战；敌人汹涌而来，则避而不战；敌人暴虐异常，则安之若素，以此激励战士的怒气；敌人悖乱，我则行义；敌人和睦团结，就设法离间他们；顺应天命人心，挫败背逆天命人心的敌人。创造或利用于我有利的态势击破敌人，传播假情报造成敌人的失误，四面设围歼灭敌人。以上这些都是做将帅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原文】　故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将专己

则下归咎，将自臧则下少功，将受谗则下有离心，将贪财则奸不禁，将内顾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试，有三则军乖背，有四则祸及国。

【译文】　做将帅的如果拒绝纳谏，英雄豪杰就会各自奔散；如果一味拒绝采用谋士的计策，谋士就会叛逃；善恶不分、赏罚不明，功臣就会厌倦打仗；将帅独断专行，下属就会把过错全归咎将帅；将帅把功劳归于自己，下层官兵就不愿多立战功；将帅喜欢听信谗言，下层官兵就会离心离德；将帅如果贪图财货，奸盗就难以禁止；将帅耽溺女色，士卒就会淫乱无度。将帅如果犯了上述中的一条，广大将士就不会心服；将帅犯了上述中的两条，那么军中就丧失了法纪；将帅犯了上述中的三条，则军心背离；将帅犯了其中四条，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

【原文】　《军志》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群心结；攻敌疾则诈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以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迁怒则军士惧。虑也谋也，将之所重；勇也怒也，将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人可烦也。此五者，将军之过，用兵之灾。"

【译文】　《军志》说："将帅的谋划要机密，战士要团结一致，向敌人发起进攻的速度要迅疾。将帅谋划机密，奸心就不能得逞；战士团结一致，则众心巩固归一；向敌人进攻的速度迅疾，敌人就来不及设立诈谋。一支部队能做到这三条，作战计划就不会失败。将帅的作战计策如果泄露出去，军队就会失去有利的作战形势；敌人如果侦知到我方内部的情况，祸患就不可制止；敌人如果携财货入我军营，有奸心的人就会贪图财货而集中为害。将帅有此三点，军队必定打败仗。将帅不善谋虑而又不能听从谋士的策划，谋士就会离他而去；将帅不具备勇敢的气质，下层官兵就会产生怯战的恐惧心理；将帅如果时常迁怒于人，下层官兵就心不自安。深谋远虑，是作为将帅的重要条件；勇敢和愤怒，将帅应该特别留意，巧妙运用。"所以说："只知道死拚，就可能被诱杀；一味贪生怕死，就可能当俘虏；情绪急躁、容易动怒，就容易遭到侮辱谩骂的刺激；廉洁好名，过于自爱，就可能经不起羞辱；爱护民众，就可能被烦扰而不得安宁。这五个方面是将帅应避免的五个弱点，也是用兵打仗的灾害。"

【原文】　故凡战之要，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刑用权，则不劳而功兴也。其将愚而信人，可谋而诈；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桀，可离而间；将怠士懈，可潜而袭；智而心缓者，可追也；勇而轻死者，

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诱也；贪而喜利者，可袭也，可遗也；仁而不忍于人者，可劳也；信而喜信于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于人者，可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为将之略也。

【译文】　用兵打仗，最重要的工作，首先应该对敌军的将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认真考察其才能的高下，针对不同类型的将帅，采取相应的权变方法，就能以较小的气力换来较大的战功。如果将帅愚鲁而又肯轻信人，就可以对他施以欺诈的手段；如果将帅贪婪财货，不计名誉，就可以用财货去贿赂他；如果将帅不善深谋远虑、狐疑多变，就可以设计使他烦劳困乏；上级军官富有而骄横，下层官兵贫穷而凶暴，就可以借此离间他们上下级的关系；将帅怠惰，战士松懈，就可以对他们实施突袭；将帅虽富于智慧，但决策较慢的，可以乘他尚未做决定时，发起突然袭击；将帅勇猛而不怕死，就可以设计激怒他，使其贸然轻进，然后消灭他；将帅性情急躁，立功心切，则可以诱敌深入；将帅贪婪好利，就可以诱之以利，设计伏击他；将帅仁慈，不忍心于下层的疾苦，就可以设计烦劳他；将帅为人诚信，而又肯轻信他人，就可以设计欺骗他；将帅自身廉洁，为人却近于刻薄的，可以轻侮他；将帅刚愎自用，可用花言巧语恭维他；将帅懦弱，惯于依赖他人，可以使人欺骗他。这些都是用兵的重要原则，将帅应具有的韬略。

料敌第五十一

【原文】　夫两国治戎，交和而合刀，以冥冥决事，必先探于敌情。故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战。”又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因形而作胜于众，用兵之要也。若欲先知敌将，当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当之，观敌之来。一起一坐，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者，将必有智，勿与轻战。若其众欢旗乱，其卒自止自行，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如此者，将必无谋，虽众可获。

【译文】　两国临战，运筹帷幄之中，决定战和事宜，必须首先侦察敌情。所以孙子说：“能够打胜仗的军队，首先创造必胜的条件，有了必胜的把握，然后再出兵作战。”又说：“通过认真分析和筹算，可以了解敌人作战计划的利弊得失；诱使敌人行动，可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根据敌情变化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针，把胜利摆在众人的面前，这是用兵打仗的重要原则。如果想先了解敌将的才能和性格，可以命令一位勇敢的下层军官率一支精锐部队同敌人交锋，借此观察敌人的反应。如果敌人或进或止，节奏稳妥，不急不躁；敌人追击败退的军队假装追赶不上，见到可图的利益却假装没看见。这样的军队的将

领必定富于智慧，不要轻易同他们交战。如果敌军战士欢跃，旌旗纷乱；士卒或进或止，随意而为，兵阵纵横无序；追击败退的军队唯恐败军逃脱，见利唯恐得不到。这样的军队，其将领必定没有谋略，即便是人数众多，也不足为忧，同样可以破获它。

【原文】　故曰：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敌远而挑人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薪来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食肉，军无悬瓮，不及其舍者，穷寇也；淳淳翕翕，徐言入入者，失其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数顾者，失其群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近，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译文】　所以说：敌距我很近却寂静无声，是因为它占领着险要的地形；敌人距我较远却前来挑战，是想引诱我军前进；许多树木摇动，说明敌人隐蔽而来；草丛里有很多遮碍物，是敌布下的迷阵；群鸟惊起而飞，说明敌人布有伏兵；野兽惊骇奔走，说明敌人要大举突袭；尘土飞扬得低而宽广，说明敌人的步兵到来；尘土飞扬，稀疏散乱，缕缕上升，说明敌人正在打柴；尘土少而时起时落，说明敌人正在扎营；敌人的使者措辞谦卑却又在加紧战备，说明敌人正要对我发起进攻；敌人使者措辞强硬同时又作出进攻姿态的，说明敌人准备撤退；敌人无故前来求和，说明另有图谋；敌人半进半退，是想引诱我军。敌军战士倚着武器站立，是饥饿的表现；打水的人把水汲上来自己抢先饮用，是军中缺水、战士干渴的表现；敌人见了福利而不去争取，是疲劳的表现；敌人营垒上聚集着鸟雀，是营垒空虚的表现；敌营夜间呼叫，是心理恐惧的表现；敌人滋扰纷乱，是将帅没有威望的表现；敌人的旗帜摇动不定，是队伍混乱的表现；敌人将吏容易动怒，是疲惫的表现；用粮食喂马，杀牛马吃肉，收拾起行军炊具，不再返回营地，说明敌人已是拚命突围的穷寇；敌人将领低声下气地同部下讲话，说明已经失去了军心；不断犒赏士卒，说明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不断惩罚部属，说明已经陷入了困境；行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说明他们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敌人派使者委婉致谢，是打算休战；敌人气势汹汹而来，但却很久不交战，又不撤退，必须谨慎观察他的企图。

【原文】　敌来新到，行阵未定，可击也；阵虽定，人马未食，可击也；涉

长道，后行未息，可击也；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可击也；涉水半渡，可击也；险道狭路，可击也；旌旗乱动，可击也；阵数动移，可击也；人马数顾，可击也。凡见此者，击之而勿疑。然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故匈奴示弱，汉祖有平城之围；石勒藏锋，王浚有幽州之陷。即其效也，可不慎哉？

【译文】　敌人刚刚来到战场，还未来得及安营布阵，这时可以向它发起攻击；敌人的阵营虽然布设完毕，但人马还未来得及进食，可以向它发起攻击；长途跋涉后尚未得到休息，可以向他们发起攻击；在山坡上行军，或通过险要的地形，半隐半出，可以向他们发起攻击；敌人渡水渡过一半时，可以向他们发起攻击；敌人通过的道路险要狭窄，可以向他们发起攻击；敌人的旌旗混乱不定，可以向他们发起攻击；敌人营盘不定，迁移频繁，可以向他们发起攻击；敌人前后张望，左顾右盼，可以向他们发起攻击。凡见到以上情况，可以向敌人发起攻击，不要迟疑。然而，还应注意，用兵打仗，常常使用诡诈欺骗的手段，本来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要打。匈奴向汉朝示弱，汉高祖上当，被围困在平城；石勒隐蔽锋锐，晋将王浚因此而丢掉了幽州。这些就是诡诈用兵的证明。所以用兵打仗不谨慎细心能行吗？

势略第五十二

【原文】　孙子曰："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又曰："水之弱至于漂石者，势也。"何以明之？昔曹公征张鲁定汉中，刘晔说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讨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也。刘备，人杰也。有智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理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也。今不取，必为后忧。"曹公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斩之而不能禁也。曹公延问晔曰："今尚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译文】　孙子说："战士的勇敢或怯懦，是由军事态势的优劣决定的；军队的强大或弱小，则是由军事实力的对比决定的。"又说："水本来很柔弱，但却可以冲走巨石，这就是积聚起来的水势决定的。"怎样证明这一道理呢？从前，曹操征讨张鲁，平定了汉中。刘晔向曹操说："您凭借五千兵卒，讨灭了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天下九州百郡，您已经吞并统一了十分之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如今又一举平定了汉中，蜀人望风，失魂落魄，由此乘胜前进，蜀

地就可以传檄而定。刘备无愧是人中英杰，虽然富于智慧，但决策迟缓。加上他据有蜀地的时间不长，蜀人并未从心里依附于他。现在我已攻破了汉中，蜀人震恐，其势必定自我倾覆。以明公您的神明，借蜀人自我倾覆之势，以大军压境，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果稍有迟缓，诸葛亮明察事理，在蜀地做宰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为蜀军名将，蜀人稍稍稳定后，据守险关要塞，就难以进犯了。现在不去夺取蜀地，必定成为日后的忧患。”曹操未予采纳。七天后，蜀地前来投诚的人说曹军攻拔汉中后，蜀中一日发生数十次惊乱，刘备斩杀惊乱的人仍然不能禁止。曹操又向刘晔请教说：“现在还可以进攻蜀地吗？”刘晔回答：“现在蜀中已稍稍安定，不宜再出击了。”

【原文】　又太祖征吕布至下邳，布败，固守城，攻不拔，太祖欲还，荀攸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军皆北，其锐气衰。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收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溃，生擒布。以此观之，当是时，虽诸葛之智，陈宫之谋，吕布之勇，关张之劲，无所用矣。此谓“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兵有三势，善战者恒求之于势。势之来也，食其缓颊，下齐七十余城；谢石渡淝，摧秦百万之众。势之去也，项羽有拔山之力，空泣虞姬；田横有负海之强，终然刎颈。故曰，战胜之威，人百其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故水之弱至于漂石，此势略之要也。

【译文】　魏太祖曹操征讨吕布进至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吕布战败，固守下邳。曹操攻城不克，打算退兵，荀攸建议说：“吕布有勇无谋，现在三军全部败北，锐气大减。三军以将帅为主心骨，将帅锐气衰减，全军就不会有高昂的斗志。吕布的谋士陈宫虽然富于智慧，但决策迟缓。今天，乘吕布锐气尚未恢复，陈宫谋划尚未确定之时，向他发起猛攻，定能生擒吕布。”曹操采纳了荀攸的建议，引沂、泗之水灌下邳，城墙溃毁，生擒吕布。由此看来，在这样的形势下，虽然有诸葛亮的智慧，陈宫的谋划，吕布的勇猛，关羽张飞的强劲，同样无济于事。这就是兵法所说的：“战士的勇敢或怯懦，是由军事态势的优劣决定的；军队的强大或弱小，是由军事实力的对比决定的。”

用兵打仗的势有三种类型（气势、地势和因势）。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往往充分利用和创造有利的军事态势。有利的态势形成以后，郦食其动一动嘴巴就拿下齐地七十余城；东晋的谢石在淝水摧垮了前秦苻坚的百万雄师。有利的军事态势一旦失去，项羽虽然有力拔山岳的气概，垓下被围，也只好泣别虞姬；田横虽然有背负山海的强盛，最终只得拔剑自刎。所以说：“战胜的威力，可以使战士以一当百；打了败仗的士卒，就很难再鼓起勇气。所以水虽然很柔弱，但

水势形成后却可冲漂巨石，这就是所谓势的原理。

攻心第五十三

【原文】　孙子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何以明之？战国时有说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何谓攻其心？绝其所恃，是谓攻其心也。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也。当收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者也。"

沛公西入武关，欲以二万人击秦峣关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臣闻其将屠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之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等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此攻心者也。

【译文】　孙子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用什么来证明这一道理的正确呢？战国时有人向齐王说："讨伐敌国的原则，以攻心为上策，攻城为下策；以战胜敌人的心理为上策，以战胜敌人的军队为下策。因此，圣人征伐敌国，进攻敌人，首先的目的是要征服人心。什么是攻心？断绝敌人心理上的依靠，这就叫攻心。现在秦国心理上的依靠就是燕国和赵国，所以我们应该争取燕国和赵国。游说燕国和赵国的国君，切莫光说空话，一定要用实际的利益使两国回心转意，这就是所说的攻心。"

刘邦西入武关，准备投入两万兵力攻打秦峣关的守军。张良说："秦军现在依然很强大，不可轻视它。我听说秦将屠子贾竖，容易被财利所动。希望您暂且留在营中，先准备五万人用的炊具，另外在诸山头多设旗帜，作为疑兵；然后派郦食其携重宝前往贿赂秦将。"秦军诸将果然打算同刘邦连和，共同西进袭击秦都咸阳，刘邦准备答应秦将的要求。张良又对刘邦说："现在仅仅是秦军将领打算背叛秦朝，军中士卒恐怕未必愿意听从他们，如果部下不从，就危险了。不如乘秦军戒备松懈之机，向秦军发起突然袭击。"刘邦于是指挥部队向秦军发起攻击，大破秦军。这是攻心的成功战例。

伐交第五十四

【原文】　孙子曰，善用兵者，使交不得合。何以明之？昔楚莫敖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以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于其郊，必

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虚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从之，遂败郧师于蒲骚。

【译文】　孙子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够破坏敌人的外交，使敌人失去联盟。怎样来证明呢？从前，楚国的莫敖打算同贰、轸两国结盟，郧国却把军队驻扎在蒲骚，打算联合随、绞、州、蓼四国的军队共同进攻楚国的军队，莫敖为此而担忧。斗廉说：“郧国人把部队部署在都城郊外，必然疏于戒备，而且盼望四国联军的到来，您在郢城郊外防御四国的国队，我率精锐之师乘夜突袭郧军。郧人内心空虚，又依仗城池坚固，没有死战的决心，如果击败郧军，其他四国的军队必定望风而散。”莫敖采纳了斗廉的主张，在蒲骚击败了郧军。

【原文】　汉宣帝时，先零与罕开羌解仇，合党为寇。帝命赵充国先诛罕开，充国守便宜，不从。上书曰：“先零羌虏欲为背叛，故与罕开解仇。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也。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此十数年，不一二岁而已。先诛先零，则罕开之属，不烦兵服矣。”帝从之，果如策。

【译文】　汉宣帝时，先零羌与罕开羌和解，联合寇犯汉朝。汉宣帝命赵充国首先讨伐罕开羌，赵充国鉴于具体形势，未服从宣帝的命令，上书说：“先零羌想背叛汉朝，所以才同罕开羌和解。然而内心的怨恨并未解消，它仍然担心汉军开到以后，罕开羌重新背叛它。我认为先零正羌极力寻找机会，解救罕开羌的急难，借以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我如果首先进攻罕开羌，先零羌必定出兵救援。现在羌虏马肥粮足，出兵恐不能给他造成重大杀伤，反而为先零羌提供了向罕开羌施恩德的机会。使二羌巩固了盟约，加强了合作。二羌如果巩固了盟约，加强了合作。我再出兵讨伐，就要花费数倍的军力和财力，我担心国家将受二羌的牵累数十年，不只是一二年的事了。如果先讨伐先零羌，那么罕开羌则不烦我出兵自然会向我臣服。”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事实果如赵充国所预料的那样。

【原文】　魏太祖初伐关中，贼每一部到，太祖辄喜。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太祖曰：“关中道远，若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众虽多，莫能相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攻差易，吾是以喜。”语曰：“连鸡不俱栖，可离而解。”曹公得之矣。此伐交者也。

【译文】　魏太祖曹操讨伐关中的初期，每有一部敌众到来，曹操都很高兴。

击破了敌人后，诸将请教其中的奥妙，曹操回答说："关中地广道远，如果贼众各部凭险据守，没有一二年的时间恐怕难以全部平定。今天却从各地向这里集结，数量虽多，但各部彼此不能统一指挥，军队没有主心骨，可一举消灭。这样反而比逐一消灭他们容易，我因此而高兴。"俗语说："缚在一起的鸡不愿栖居一处。"可以离间瓦解他们，曹操深深懂得并充分运用了这一道理。以上都是伐交的典型例子。

格形第五十五

【原文】　孙子曰："安能动之。"又曰"攻其所必趋。"何以明之？昔楚子围宋，宋公使如晋告急。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果如是计。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以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师，居辎车中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

【译文】　孙子说："敌人驻扎安稳，我能设法调动它。"又说："攻打敌人必定赴救的地方，以调动敌人。"如何来证明呢？从前，楚王率兵包围了宋国，宋国的国君急派人到晋国告急。狐偃向晋君建议说："楚国刚刚征服了曹国，最近又同卫国连姻，我如果出兵攻曹、卫两国，楚国必定救援，这样就可以解宋国之围，并可解除楚国对齐国的威胁。"后来的事实果如狐偃所预料的那样。魏国出兵讨伐赵国，赵国急忙向齐国求援。齐威王任命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坐于辎车之中为田忌谋划。田忌打算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一团乱麻，就不能把拳头握起来；要想劝解开搏斗的双方，就不能亲自持戟上阵。直捣他们的要害和空虚之处，受形势的限制，搏斗就会自然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之师必定全部开赴赵国，魏国国内留守的必定是老弱残兵。您不如挥军急驰魏都大梁，占领它的交通要道，攻击它守备空虚的地方，那么包围邯郸的魏军必定解邯郸之围，回兵自救。这样我就可以一举而解了赵国的围困，同时又使魏国遭受了损失。"田忌依计而行，魏军果然撤围邯郸而回救大梁。

【原文】　又曹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军顿丘。黑山贼于毒等攻东武阳，太祖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曹操曰："昔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则武阳自解；不还，我能破虏

家，虏不能拔武阳必矣。”乃行。毒闻之，果弃武阳还。曹操要击大破之。

初关羽围樊襄阳，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欲徙都。司马宣王及蒋济说曹操曰：“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操从之，羽遂见擒。此言攻其所爱则动矣。是以善战者无知名，无勇功，不争白刃之前，不备已失之后，此之谓矣。

【译文】　曹操做东郡太守时，郡治在东武阳，而驻军在顿丘。黑山的贼兵在于毒等率领下进攻东武阳，曹操打算带兵西进入山进攻于毒的老巢，而诸将都认为应当回兵自救。曹操说：“从前，孙膑为救赵国而攻魏国，耿弇为了使西安县（今山东临淄县西北）的守军逃跑，而去进攻临菑。我西进的目的在于使贼兵听说我西进的消息时还兵自救，这样东武阳之围自解；如果敌人不还兵自救，我则能够攻破贼兵的老巢，而贼兵却不能攻拔武阳，这是可以肯定的。”于是曹操引兵西进。于毒闻讯，果然舍武阳而还。曹操于途中掩击于毒，大破贼兵。

当初，关羽率兵围樊阳和襄阳，曹操认为汉帝在许都，距离关羽很近，想迁都。司马宣王和蒋济对曹操说：“刘备、孙权表面亲善，内心疏远。关羽如得志，是孙权肯定不愿看到的。可派人劝孙权抄关羽的后路，并许诺割江南之地分封给孙权。这样樊襄之围就能自然而解。”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关羽失了荆州，并被吴军生擒。这讲的是攻敌所爱就能调动敌人。因此，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没有聪智的名声，没有攻城掠地的战功，不在刀光剑影的沙场冒险拚杀，也不在失误之后再作准备。讲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

蛇势第五十六

【原文】　语曰：“投兵散地，则六亲不能相保；同舟而济，胡越何患乎异心。”孙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何以明之？汉宣帝时，先零为寇，帝命赵充国征之。引兵至先零所在，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追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将校皆曰：“善。”虏果赴水，溺死者数百，于是破之。

【译文】　古语说：“把军队投放到散地（已进入别国领土但还未到达纵深的地区）作战，战士即便都是六亲族人，彼此也难以相互保护；如果是同舟共济，即便是吴越两国仇人，又何必担心他们不能团结一心呢？”孙子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体的兵力部署呈率然（常山的一种蛇）之势。”怎样说明这一道理呢？汉宣帝时，先零羌寇犯汉朝，宣帝命赵充国率兵讨伐，进抵先零地区。

先零经过长时间屯聚坚守，终于支持不住，开始瓦解。望见汉朝大军，纷纷丢弃辎重，准备渡湟水而逃，然而道路狭窄，一片狼藉，赵充国却不急不躁，缓缓追赶。有人向赵充国说："追逐敌人的辎重财物，行军的速度应加快。"赵充国说："这些是穷寇，不能逼他们太急，我缓缓尾随，他们无暇回头，只顾逃命，逼急了，他们就会回过头来拚命。"诸将校都说："讲的好。"羌虏果然渡水，溺死者数百，赵充国乘势破了先零羌。

【原文】　袁尚既败，遂奔辽东，众有数千。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曹公既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公引兵还，康果斩送尚熙传其首。诸将或问曰："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

曹公征张绣，荀攸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其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则必相救。"曹操不从，进至穰，与绣战，表果救之，军不得矣。

故孙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或曰，敢问可使如率然乎？孙子曰："可矣。夫吴人之与越人相恶，当其同舟而济则相救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不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此之谓矣。

【译文】　袁尚被曹操打败后，奔往辽东，仍有部众数千人。当初，辽东太守公孙康依恃辽东偏远，不服从袁氏统治。曹操征破乌丸部后，有人劝曹操乘胜征讨辽东，可一举生擒袁尚兄弟。曹操说："我正可以让公孙康斩袁尚、袁熙兄弟，并把二人的首级送来，不须烦我用兵征讨了。"曹操引兵还师，公孙康果然斩了袁尚、袁熙，并将二人的首级传送曹操。诸将中有人问曹操："您还军后，公孙康果然斩袁尚和袁熙，这是为什么呢？"曹操回答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氏兄弟，我如果以武力相逼迫，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形势缓和了，他们就会自相图谋，这是大势所趋。"

曹操征讨张绣，荀攸向曹操说："张绣和刘表相互依赖，相互援助，所以双方的力量都因此而加强。然而张绣是游寇，没有根据地，衣食仰仗刘表供给，刘表不可能长期供给他。二人势必分离。不如暂时停止征讨，以等待他们彼此相互猜忌，乘机引诱张绣归降；如果以武力相逼，二人必定相互救援。"曹操未予采纳，进军至穰县（治所在今河南邓州市），与张绣交战，刘表果然率兵前往救援，曹军失利。

所以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能使部队彼此相顾，像率然一样。率然是生活在常山的一种蛇。打它的头部，尾巴就来救援，打它的尾部，头部就来救援，

打它的中部，则头尾同时来救援。”试问：用兵能够造成率然那样的形势吗？孙子回答说：“可以。吴国人和越国人虽然互为仇敌，如果让他们同乘一条船渡河，遇上大风，彼此相救就会如同左右手一样亲密。因此，拴住马腿，埋掉车轮，以示死战的决心，也不足为恃；使士卒齐心协力，像一个人那样，才是指挥军队所应遵循的原则。”讲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先胜第五十七

【原文】　孙子曰：“善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何以明之？梁州贼王国围陈仓，乃拜皇甫嵩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待时，勇者不留决。速战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此，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势也。夫势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弊，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今吾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扰斗，蜂蚕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吾前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师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兵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国走而死。卓大惭恨。

【译文】　孙子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先创造自己不能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的时机。”怎样说明这一道理呢？梁州反贼王国包围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市东渭水北岸），汉帝命皇甫嵩、董卓各率二万人前往剿讨。董卓认为应全速前进，直抵陈仓，皇甫嵩不同意。董卓说：“聪明的人不浪费时间，勇敢的人不犹豫不决。速战可以保全城池，不救则城池就会陷于敌手。城全或城陷就在此一举了。”皇甫嵩说：“道理并非如此。百战百胜，总比不上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因此应首先创造我不可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不被敌人所战胜的主动权操在我方手中，能否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敌人是否暴露出可以战胜的弱点。敌人固守是因为兵力不足，我方进攻是因为兵力充足。兵力充足向敌人发起进攻，如同从九天而下，使敌人无从防备。兵力不足时，则不向敌人暴露，若隐于九地之下，使敌人摸不清我方的虚实，不敢贸然向我进攻。现在，陈仓城池虽小，但城防坚固，守城的

器具俱备，并不是兵力严重不足，应隐于九地之下的情况；王国虽然兵力强大，但进攻我未必救援的城池，说明他也不具有如同从九天而下的威势。不具备九天而下的威势，进攻者必定受害；弱小不至于隐于九地之下，婴城固守，就不可攻拔。王国现在已经陷入了受害的境地，而陈仓可以保全而不可攻拔，我不必烦兵动众就可以收全胜的战功。这又有什么值得救援呢？”于是皇甫嵩拒绝了董卓的建议。王国兵围陈仓，自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共八十余天，陈仓城坚守固，不可攻拔。贼兵疲弊，果然自行解围而去。此时，皇甫嵩进兵追击，董卓劝阻说：“不可。兵法上说不要追击走投无路的穷寇，不要追击归还的军队。现在我追击王国，就是要追逼归还的军队，追击走投无路的穷寇。疲困的野兽仍有搏斗的能力，蜂类尚有毒螫人，更何况是披坚执锐的大军呢？”皇甫嵩说：“不然。我先前之所以不向他进攻，目的在于避其锐气；现在向他进击，因为敌人已经气衰。我现在要攻击的敌人是疲惫之师，而不是归师。王国的军队正在逃跑，没有斗志，用严整的军队攻击混乱的军队，并不是攻击走投无路的穷寇。”于是皇甫嵩不顾董卓阻拦，单独进兵追击，使董卓殿后。结果连战连胜，王国在败逃中被杀。董卓大为悔恨。

【原文】　青州黄巾众百余万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永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抄掠为资。今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则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果为贼所败。

【译文】　青州黄巾军百余万人拥入东平，汉将刘岱准备向黄巾军发起攻击，鲍永谏阻说：“现在反贼拥有百万之众，百姓为之震恐，士卒也没有斗志，难以同反贼相抗衡。我观察贼军一群一群，却没有辎重，唯有靠抄掠充作军用。现在我如果先休养士马，固守不战，贼军欲战不能，攻城又不具备攻城的器械，时间一长，必定分离四散。然后，我可选精锐部队把守要害关口，向贼军发起攻击，一定能打败贼军。”刘岱未予采纳，果然被贼兵所败。

【原文】　晋代王开攻燕邺城，慕容德拒战，代师败绩。德又欲攻之，别驾韩谭进曰：“昔汉高祖云：‘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是以古人先胜庙堂，然后攻战。今代不可击者四，燕不宜动者三。代悬军远入，利在野战，一不可击也；深适近畿，顿兵死地，二不可击也；前锋既败，后军方固，三不可击也；彼众我寡，四不可击也。官军自战其地，一不宜动；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二不宜动；湟池未修，敌来无备；三不宜动。此皆兵机也。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彼千里馈粮，野无所掠，则三军糜费。攻则众旅多弊，师老衅生，详而图之，可以捷

也。”德曰：“韩别驾之言，良平之策也。”此先胜而后战者也。

【译文】　晋朝王开率兵攻打南燕的邺城，慕容德率燕军迎战，晋军失利败北。慕容德打算乘胜再战，别驾韩谭说：“从前汉高祖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可见古人用兵，先在庙堂料算，确有胜利的把握时，然后出兵攻战。现在代王不可以攻击的理由有四个方面，我燕军不宜出动的理由有三个方面。代王悬军深入，利于野战，此一不可击；他们已深入到接近我京畿的地区，屯兵于死战之地，此二不可击；前锋刚刚失败，后军必定稳固，此三不可击；彼众我寡，此四不可击。官军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这是不宜出动的第一个原因；一旦出动而不能取胜，军心难以巩固，这是不宜出动的第二个原因；城隍（护城壕沟）没有修固，敌人一旦打来，不及防备，这是不宜出动的第三个原因。以上都是用兵打仗的关键因素。我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敌人悬军深入，千里运粮，在野外抄掠不到粮食军需，则三军被粮食军需所困扰。向我进攻则人众弊多，士气衰竭，就会产生很多漏洞。我周密计划，抓住机会，发起攻击，就能够取胜。”慕容德说：“韩别驾所说不愧是张良陈平一样高明的良策。”以上都是先创造必胜的条件而后攻战的例子。

围师第五十八

【原文】　孙子曰：“围师必阙。”何以明之？黄巾贼韩忠据宛，朱俊张超围之，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之，不克，俊登土山，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连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解围，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遂破忠等。

魏太祖围壶关，下令曰：“城拔皆坑之。”连月不下。曹仁言于太祖曰：“围城必示之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许之必死，将人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则引日持久。今顿兵坚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太祖从之，城降。此围师之道也。

【译文】　孙子说：“包围敌人一定要给敌人留一条生路。”怎样说明这一道理呢？黄巾军韩忠据守宛城（在今河南南阳），朱俊、张超率兵包围宛城，堆起土山攻城，在城西南鸣鼓，假装从西南攻城，黄巾军于是尽奔西南迎战，汉兵

却乘虚攻城的东北，突入城内。韩忠退守小城，向汉军乞请投降。诸将主张答应黄巾军的请求，朱俊说："用兵打仗有事情相同而形势却不同的情况。在秦朝项王之际，天下百姓尚无定主，所以大力奖赏愿意归附的人，目的在于劝勉天下英雄来归顺。现在天下一统，唯有黄巾军反汉为寇。如果接受他们乞降，不足以劝勉善行，而讨灭他们则足以惩治恶行。现在我如果答应了他们的乞请，更开叛逆之路。逆贼有利则进战，不利则乞降，这等于怂恿敌人长期为寇，不是良策。"于是，向黄巾军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却未能得手。朱俊登上土山，观察城中动静，回头对张超说："我明白了。现在贼众外围被我死死围住，攻势猛烈，敌人乞请投降，又被我拒绝，想突围又突围不出去，所以只好拚死力战。万人一心，犹不可挡，更何况叛贼有十万之众呢？对我造成的危害就更大了。不如撤围，集合部队入城。韩忠看到城围已解，必定出城，贼兵一旦突围出城，就不再有死战的决心。这时破敌就容易了。"既而，汉军解围，韩忠果然率兵出战，于是大破韩忠等。

魏太祖曹操包围壶关，下令说："拿下城池后，把城中的人全部活埋。"结果连攻数月也未能攻下。曹仁向曹操说："围城之所以要留缺口，目的在于给敌人开一条生路。如今您却传令城中，一旦攻下城池，城中的人就得全部活埋，所以城中将人人自守。况且城池坚固储粮又多。我攻城就遭到重大伤亡，城中固守却能旷日持久。屯兵于坚城之下，去攻打有死战决心的敌人，这不是良策。"太祖接受了曹仁的建议，城中守军果然很快就投降了。以上讲的就是围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变通第五十九

【原文】　孙子曰："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何以明之？魏与赵攻韩，齐田忌为将而救之，直走大梁，魏将庞涓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膑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用兵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曰：'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军。'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明日为二万灶。"涓喜曰："吾固知齐卒怯也，入吾地三日，士卒亡已过半。"乃弃其步兵，与轻锐倍日并行遂之。膑度其暮至马陵，道狭而多险，可伏兵，乃斫大树白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令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见火举而发。涓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书，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涓乃自刭曰："果成竖子之名也。"

【译文】　孙子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领，用假象去欺骗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用什么来证明呢？魏国同赵国进攻韩国，齐王派田忌为将军率兵前

往救援，田忌率领部队直奔魏国的国都大梁。魏军将领庞涓闻讯，急忙离开韩国回救大梁，这时齐军已经进入魏国国境并继续向西挺进。田忌的军师孙膑对田忌说："他们三晋（晋国后来分割为韩赵魏三国，故称三晋）的战士素来强悍勇敢，轻视齐军，齐军一向被认为怯懦。善于用兵的将领就应该因势利导。兵法说'行军百里而争利的军队，先头部队及其将领就会遭到严重损失。'使我们齐国的军队进入魏国的第一天造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造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造二万人吃饭的灶。"庞涓侦知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国的战士怯懦，进入我国土三日，士卒就已逃亡过半了。"于是，庞涓便舍弃辎重和步兵，率领轻骑倍道兼行，迎击齐军。孙膑料算魏军傍晚将到达马陵。此处道路狭窄险峻，是打伏击的好地形。孙膑命在一棵大树上，刮掉树皮，写道："庞涓死此树下！"命一万多善射的弓箭手埋伏在道路两边，并约定：看到举火即发射。天黑后魏军果然来到马陵，庞涓看到刮了皮的大树，便命钻火照明，借火光读树上的字。这时，齐军万箭俱发，魏军顿时大乱。庞涓无路可走，拔剑自刎，说："果然成就了孙膑小子的名声！"

【原文】　虞诩为武都郡，羌率众遮诩于陈仓崤谷。诩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子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今且行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既多，吾徐行则易为所及，疾行则彼不测之。且虏见吾灶多，谓群兵来。至孙子见弱吾示强，势不同也。"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因形而作胜于众善之善者矣。此变通之理也。

【译文】　虞诩做武都太守时，羌族人在陈仓崤谷一带袭击了虞诩率领的部队。虞诩命令军中吏士在宿营时每人做两个灶具，每日灶具增加一培。羌人见汉军灶具日渐增多，便不敢贸然追逼。有人问："孙子行军减灶而您却行军增灶，按兵法日行军以三十里为宜，以备不测，而今日行军将近二百里，这是为什么呢？"虞诩回答说："敌人的数量很多，我们如果行军速度慢了，很容易被敌人赶上。如果急行军则敌人难知我们的虚实。况且敌人看到我军的灶具日渐增多，就会认为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到来。至于孙子向敌人示弱我向敌人示强，是彼此形势不同的缘故。"所以说，料算分析敌情靠心，侦知观察决定军事形势的关键和枢纽要靠眼睛，根据具体的战场形势随机应变，这才是上上之策。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利害第六十

【原文】　孙子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又曰："杂于利

而务可伸，杂于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汉将韩信攻赵，赵盛兵井陉口，信乃引兵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见赵军，诫之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信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我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行，出倍水阵。赵军望见，大笑之。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与张耳弃旗鼓，走水上，水上军开壁入之。复疾战，赵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侯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帜，立汉赤帜二千。赵军不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主将矣。遂乱遁走，赵将虽击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之。斩成安军泜水上，擒赵王歇。诸将效首虏休，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时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中，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抚循士大夫也，所谓驱市人而战，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与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曰：“善。非所及也。”

【译文】　孙子说：“把军队投放到面临死亡危险的境地反而能够求得生存，把军队投放到险情四伏的困境反而能够越出困境，求得生存。”又说：“充分考虑到作战的有利条件，有助于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充分考虑到作战的不利因素，就能防止意外的祸患。”用什么来证明这一道理呢？汉将韩信率兵进攻赵国，赵大军驻井陉口迎战。韩信率兵在距井陉口三十里处扎营。夜半时分，突然命选轻骑二千，每人手执一面红旗，从小道登上可俯瞰赵军营垒的山岭上，并告诫他们说：“赵军如果看我军败走，必定倾巢出动追击，这时你们可迅速冲下山岭，占领赵军营垒，拔掉赵军的旗帜，树立汉军的红色旗帜。”又命令他的部将传令全军：“今天击败赵军再会餐庆祝。”诸将都不相信，随口答应说：“遵命。”韩信对自己的部将们说：“赵军已经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结营，在他们看见我大将的旗鼓之前，是不会出营交战的，因为他们认为我若遇阻，就会不战而还。”于是韩信便命令万人为先锋，背水列阵。赵军看见韩背水列阵，都大笑韩信不懂兵法。平明，韩信令打出大将旗帜，擂鼓而行，直奔井陉口。赵军出营迎战，双方大战了很长时间。这时，韩信、张耳假装敌不过赵军，丢弃旗鼓，退回河岸的汉军阵营，河岸的汉军打开阵门把韩信等迎入阵中。继而，韩信又率兵出阵交战。这时，赵军倾巢而出，争抢汉军丢弃的旗鼓，并追逐韩信和张耳。韩信和张耳同河岸上的汉军相会合迎战赵军。汉军背水列阵，没有退路，人人奋勇，

殊死力战，不可战胜。这时，韩信先前派往山岭潜伏的两千骑兵望见赵军空营而出，抢夺战利品，便迅速驰入赵军营垒，拔掉赵军的旗帜，把两千面红色的汉军旗帜插在赵军营垒之中。赵军抓不到韩信、张耳等汉将，正打算引军回营，突然望见自己的营垒全部是汉军的旗帜，顿时大惊失色，都认为汉军已经俘虏了赵军的主将，于是军阵大乱，纷纷逃命，赵将虽临阵击斩逃亡的士兵，仍然不能禁止。于是汉军乘势两面夹击，大破赵军。在泜水岸边斩杀成安君，生擒赵王歇。诸将纷纷以斩杀的首级和抓到的俘虏向韩信报功，并向韩信祝贺胜利，并借机请教韩信说："兵法上说右边和背后应以山陵为依托，左边和前边以水泽为屏障。而今天将军却命我们背水列阵，并说'破了赵军会餐庆祝'。当时我们都表示怀疑，然而最终仍然取得胜利。这是什么战术？"韩信回答说："我用兵的方法都是兵法中讲过的，只是诸位没有注意而已。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况且，我韩信今天率领的军队，并不是我平时训练并倍加抚慰过的军队，这好比驱使集市上的乌合之众去作战，在这样的情势下，不把他们置于面临死亡威胁的危险境地，使他们人人奋勇力战，就难以取得胜利。如果把他们置于有生路的境地，恐怕他们都会逃跑，我如何能指挥他们去战胜敌人呢？"诸将听后，都非常佩服地说："您讲的太好了。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

【原文】　魏太祖征张绣，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贾诩曰："不可追也。"绣不从，果败而还。诩谓绣曰："促更追之，战必胜。"绣收散卒，赴追太祖，战果胜。还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退；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皆如公之言。何其反而皆验也？"诩曰："此易知耳。军势百途，事不一也。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魏军新退，曹必自断其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还，必国内有故也。既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也，故虽用败兵而胜也。"绣乃服其能。此利害之变。故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杂于害而患可解。"此之谓也。

【译文】　魏太祖曹操征讨张绣。一天，曹操引军而退，张绣打算率兵追击，贾诩劝阻说："不宜追击。"张绣不听，引兵追击，果然败兵而还。贾诩对张绣说："赶快整顿兵马，再行追击，必能取胜。"张绣收拾散卒，追击曹操，果然打了胜仗。张绣凯旋后，问贾诩："我率领精兵追击撤退的军队，而您却说必定败退；我率刚刚打了败仗的军队追击刚刚打了胜仗的军队，而您却说必定能打胜仗，结果都中了您的预言。精兵而败，败兵而胜，违背常理，为什么却都应验了呢？"贾诩回答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军事形势千差万别，因而没有固定

不变的战术和方法。将军您虽然善于用兵，但还不是曹操的对手。魏军刚刚实施撤退时，曹操必定亲自率精兵殿后。您的追兵虽然很精锐，但将领既然敌不过曹操，曹操殿后的军队同样很精锐，据此就可以知道您率兵追击必定要失败。曹操这次对将军用兵，自始至终并没有重大的失误，战斗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便匆匆撤兵，肯定是国内不稳。曹操打败了将军的追兵以后，必然轻军速进，留他的部将断后。他的部将虽然勇敢，但却不是将军您的对手。所以，虽然您率败兵追击，同样可以打胜仗。”张绣于是内心佩服贾诩的才能。以上讲的就是利害关系变化的道理。“把军队投放到面临死亡危险的境地反而能够求得生存。”“充分考虑不利的因素，就能够防止可能出现的祸患。”讲的正是利害关系的道理。

奇正第六十一

【原文】　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孙子曰：“兵以正合，事以奇胜。”何以明之？魏王豹反汉，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是知奇正者，兵之要也。经曰：“战胜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此之谓矣。

【译文】　太公说：“不会相机对部队实行分散、转移、调动，就谈不上出奇制胜。”孙子说：“指挥作战，一般要以正面的部队同敌人相对抗，同时，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奇兵取得胜利。”怎样证明这一道理呢？魏王豹背叛汉王，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领兵征讨魏王。魏王将大军集结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并扼守临晋关（即蒲坂关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上）。韩信故意布置很多疑兵，把大批船只陈列于临晋关的黄河上，作出要从临晋渡河的态势，暗中却从夏阳（在今陕西韩城县南）用木桶等简易渡河的工具渡过黄河，突袭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魏王豹大惊，急忙引兵迎战韩信，韩信生擒魏王豹，平定了魏地，定为河东郡。由此可知，运用奇正，是用兵打仗的重要原则。兵法说：“取得胜利的基本战术不过奇、正两种，奇正的配合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的相互转化和变化，如圆环一样无始无终，谁能够穷尽它呢？”讲的正是奇正变化的精妙。

掩发第六十二

【原文】　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又

曰："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何以明其然耶？燕平齐，围即墨城。即墨城中推田单为将以拒燕。田单欲激怒其卒，乃宣言曰："吾唯恐燕将劓所得齐卒，及掘城外坟墓，伤先人，可为寒心。"燕将如其言，即墨人皆涕泣，共欲出战，怒皆十倍。单乃收人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遗燕将书曰："即墨即降，愿不虏吾家族。"燕将大喜，亦懈。乃收牛得千头，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出，以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而奔燕，燕军大惊。所随五千因衔枚击之，燕军大败，杀其将骑劫，复齐七十余城。

【译文】　孙子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军事态势是险峻的，发起冲击的节奏是短促的。用局部的利益去引诱调动敌人，以严整的军队等待敌人。"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用假象去欺骗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用什么来证明呢？燕国出兵讨伐齐国，扫平齐国大部分领土，围困即墨城。即墨人推举田单为将军指挥守城抗燕。田单为了激怒即墨的战士，坚定他们死战的决心，便派人到城外宣传说："我们即墨人最担心的就是燕军割掉齐军俘虏的鼻子，挖掘城外即墨人祖先的坟墓，如果这样伤害我们的先人，实在让人寒心。"燕将果然上当，割掉齐军俘虏的鼻子，挖掘了即墨人的坟墓。即墨人见状，都伤心落泪，纷纷要求出战，怒火中烧，十倍于前。田单又在城中收罗黄金千镒，让即墨的富豪把黄金赠送给燕将，并致书燕将，说："即墨愿意举城投降，希望燕军入城后不要抢掠即墨的百姓。"燕将看后十分高兴，同时也放松了戒备。田单收得牛千头，在牛尾上绑上芦苇，在城墙上凿了数十个洞穴，夜间将牛尾上的芦苇点燃，驱赶火牛出城，壮士五千人随火牛而出，牛尾被燃着，牛惊奔燕军，燕军顿时惊乱一团，随牛出城的五千名壮士，衔枚冲击燕军，杀燕将骑劫，收复被燕军占领的城池七十余座。

【原文】　吕蒙西屯陆口，关羽讨樊，留兵备公安南部。蒙上疏曰："关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众还建邺，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取，而羽可擒之。"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羽果信之，稍撤兵赴樊。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伏其精兵于舸艚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侯，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至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据城表，得羽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道不拾遗。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厚遇其使，使周旋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使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相待过于平时，故羽士卒无斗心。权至，获羽，遂定荆州。此掩发之变，故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距。"此之谓矣。

【译文】　东吴将领吕蒙屯军陆口（在今湖北嘉鱼县西南），关羽进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留兵守备公安、南郡。吕蒙据此上疏朝廷说："关羽进兵樊城，却在公安、南郡留下许多兵力守备，原因在于他担心我乘他出兵之机抄他的后路。我吕蒙时常患病，现在请让我以治病为名，率一部分军队回建邺（今南京，东吴国都）。关羽听说这一消息后，必定撤去守备的兵力，全部开往襄阳前线。我大军陈浮江上，乘关羽撤去备兵之机，昼夜西上，乘虚突袭，如此我可据有南郡并生擒关羽。"于是，吕蒙声称病重，孙权下檄书召吕蒙回建邺。关羽果然轻信了吕蒙的计策，撤去一部分兵力开赴樊城。孙权闻讯，便按原计划行动，派吕蒙做先锋，把精兵隐藏于船中，让战士穿上老百姓的服装摇橹，战士都穿上商人的衣服，昼夜兼行，到达关羽设在江边的哨所，尽缚守候的战士，此时，关羽一点也不知道。吴军到达南郡，士仁、糜芳投降的吴军。吕蒙入据城中，尽得关羽及部将和他们的家属，吕蒙对他们倍加抚慰，并传令军中不得骚扰城中百姓，城中秩序井然，道不拾遗。关羽在还军途中，数次派人同吕蒙联系。吕蒙厚待关羽派来的使者，让他们在城中周旋，挨家挨户问候，并让使者捎带书信。使者返回军中，将士纷纷向使者致问，得知家人安然无事，比此前受到的待遇还好，因而毫无斗志。孙权到了南郡，擒获关羽，平定了荆州。这就叫做"掩发"。兵法上说："开始时要像处女一样沉静，诱使敌人放松戒备，暴露弱点；然后要像奔跑的兔子一样迅速进攻，使敌人来不及抵抗。"讲的正是用假象作掩护、突然袭击敌人的道理。

还师第六十三

【原文】　孙子曰："兴师百万，日费千金。"王子曰："四人用虚，国家无储。"故曰，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谓虚国。国虚则人贫，人贫则上下不相亲。上无以树其恩，下无以活其身，则离叛之心生。此为战胜而自败。故虽破敌于外，立功于内，然而战胜者以丧礼处之，将军缟素请罪于君。君曰："兵之所加，无道国也。擒敌致胜，将无咎殃。"乃尊其官以夺其势。故曰："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谓沈之于渊。沈之于渊者，谓夺其威，废其权。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心。仁者之众，可合而不可离，威权可乐而难卒移。是故还军罢师，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故霸者之佐，其论驳也。人主深晓此道，则能御臣将；人臣深晓此道，则能全功保首。此还师之术也。

论曰：奇正之机，五间之要，天地之变，水火之道，如声不过五声，五声之变，不可胜听；色不过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在乎因机而用权矣。不

可执一也。故略举其体之要。

【译文】　孙子说："如果出动百万之师，每天耗费价值一千金。"王子说："四人用虚，国家无储。"所以说，运粮到百里以外的地方供打仗的军队食用，就会造成国家一年无粮食储备，运粮到二百里以外的地方供打仗的军队食用，就会造成国家两年无粮食储备，运粮到三百里以外的地方供打仗的军队食用，就会造成三年无粮食储备。这就叫做使国家虚弱。国家虚弱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造成上下关系不亲密。君王没可资利用的国家储备来树立自己的恩德，下层百姓没有基本的生活必需来维持生活，那么就会产生离散叛逆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军队在外打了胜仗，君王的统治也会衰败。虽然在外边打败了敌人，在国内建立了功劳，指挥打了胜仗的将帅还须用丧礼来处置，将军还要穿上丧服和国君请罪。君王说："我们用兵征讨的是政治败坏的国家，擒敌致胜，做将帅的没有什么过错。"于是对有战功的将军封官加爵，但同时削弱或剥夺了他们的军权。所以说："翱翔于高空的鸟死了以后，就要把良弓收藏起来；敌国被消灭以后，谋臣就被逼逃亡。"所谓"亡"并不一定是要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要下沉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到底层深渊。所谓下沉到底层深渊，意谓侵夺他们的威势，废除他们手中的权力。对立功的将帅，在朝中给予最高的人臣位置，以此表彰他们的功劳；在中原划出最好土地做他们的封国，以此安慰他们的心理。对于仁慈的大众，应加以笼罗而不宜使他们离心，威势和权力则是人们都很喜欢而不愿最后交出来的东西。因此军队班师凯旋以后，是关系君王政权存亡的关键阶段，所以用尊崇的官爵来削弱功臣的威势，用拜王封国来侵夺功臣的军权。有关辅佐霸王的论说驳杂不一。做君王的如果真正懂得了其中的道理，就能有效控御文臣武将；做臣子的如果真正懂得了其中的道理，就能够保全自己的功名以及生命的安全。这些都是罢兵还师以后应该掌握的原则和方法。

作者论道：奇正变化的奥妙，五间使用的原则，天文地理条件运用的灵活，以及水火的运用方法，就好比声音不过五种声调（宫、商、角、徵、羽），但五声的组合变化却不可胜听；基本的色彩不过五种（白、黑、黄、青、赤），但五种色彩的组合变化却不可胜观。全在于随机应变，不可固执一种方法。所以在此仅仅列举了用兵的要点和原则。

帝　　学

（北宋）范祖禹

【原文】　伏羲氏德合天地，通于神明，始画八卦以开物成务。故孔子言《易》，始于伏羲，肇有书契，以纪万事，而治道可传于后，至尧而大备。故孔子序《书》，始于尧。其前岂无圣人哉？盖其世远不可以为法也。扬雄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匪伏匪尧，礼义哨哨，圣人不敢也。"后世帝王之学本伏羲，故臣以为帝学之首。

帝王之学，谓之大学。《礼记》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学者，所以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尧舜之道是也。帝王之学，所以学为尧舜也，尧舜亦学于古先圣王而已。其在《易》曰："进德修业，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其在《书》曰："若稽古。"其在《诗》曰："正家以风天下。"此文王之学也。扬雄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后世学尧舜而及之者惟文王。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习周公。其他皆非道也。

夏为天子，十有七世，四百三十有二年；商为天子，三十有一世，六百二十有九年；周为天子，三十有六世，八百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八年，其君以学见于经传者，唯禹、汤、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可谓至少也。若夏之启与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盘庚，周之康王、宣王，皆有功烈见于《诗》、《书》，非学亦不能至也。虽载籍阙略，事迹难明，然要之圣君少而庸君多。故治日短，而乱日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学，则无闻于后人。君可不勉哉！如夏之桀，商之纣，昏乱其德，覆宗绝祀，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岂其性不可为善哉！由不法先王，不亲贤，不务学也。《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狂之分，惟在念与不念而已，可不戒哉！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

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可不念哉！

三皇之时，至质略矣。伏羲始开人文，神农以下始有师。圣人之德，莫大于学。在《易》，《乾》之六爻，龙德变化皆圣人也。九二曰“见龙在田。”孔子曰：“龙德而正中也。由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孔子曰：“进德修业，欲及时也。”至于九五：“飞龙在天，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圣人之意，莫盛于此。由学以致之也。九二、九五皆曰：“利见大人。”盖非学则不能为大人。故尧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圣学之要也。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学始于伏羲，至于成王。《易》、《诗》、《书》所称圣人，所述为万世法。由汉以下，其道不纯，故可称者鲜。自古以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学也。恭惟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陛下广览载籍，历经前世创业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学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治安长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宝器，且犹爱惜之，恐其伤缺，况祖宗百三十馀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务学以守之乎？臣又闻，学则必问，问然后为学。《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为天下法也。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动必谘于四岳。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仲虺戒汤，曰：“好问则裕。”学者，圣之先务也，问者，学之大方也。文王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所以能成其圣也。武王访于箕子，成王问于尹佚。四圣维之，众贤翼之，是以为太平天子能持盈守成，夫岂由他哉！唯强于学问而已。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迄神宗。伏惟陛下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贤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

【译文】　伏羲氏道德合于天地，通于神明，始画人卦，开物成务。所以孔子谈《易经经》，始于伏羲，开始制造书契，用末记载万事，治世之道方可传到后世，到了尧时而大备。所以孔子给《尚书》作序，从尧开始。其前难道没有圣人吗？大概是因为世代久远不引以效法吧！扬雄说：“法始于伏羲，而成于尧。匪伏匪尧，礼义哨哨。圣人不取也。”后世帝王之学本于伏羲，所以臣把他作为帝学的第一位。

帝王之学，叫做大学。《礼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止于至善。”知道停止而后有定准，有定准而后能够安静，安静而后能安，能

安而后能虑，能虑而后能得。古时之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先治理其国；欲治国家，必须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推求事物的原理。推求事物的原理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童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学习之人，在于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这就是尧舜之道。帝王之学，所以从尧舜开始，尧舜也是学习古代先圣贤王而已。帝王之学在《易经》中说："进德修业，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在《尚书》中说："若稽古。"在《诗经》中说："正家以风天下。"这就是文王之学。扬雄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后代人学习尧舜而学到家的人只有周文王。所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学习周公，其他都不去学习了。

夏代成为天子，有十七代，四百三十二年；商代成为天子，三十一代，六百二十九年；周代成为天子，三十六代，八百六十七年。三代一共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其君王以学见于经传的只有禹、汤、高宗、文王、武王、成王而已，可以说很少。像夏代的启与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盘庚、周的康王、宣王，都有功烈见于《诗经》和《尚书》，如果不学，也到不了如此地步。虽然史籍有缺，事迹难明，但是扼要地说，圣君少而庸君多。所以大治的时间短，而乱世的时间多。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如果不学习，那么后世人就不知道了。君王不可以不自勉啊！像夏代的桀、商代的纣，昏乱天下，宗庙绝嗣，后世人谈到暴君就会提及他们。难道是他们的习性不能够行善事吗？其实是由于不效法先王，不亲近贤人，不专心学习。《尚书》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人与暴君的分别，只存在念与不念而已，这不可不引以为戒啊！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经常与讲经读书的大臣讨论政事的时候说近世的英才，君臣畅所欲言，毫无隐讳。神宗皇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在宫中读书，有时到了半夜，励精勤政，为前世帝王所无。自熙宁到元丰末年之间，每日御览经书，风雨不易。的确是继承祖宗传统，可为后世子孙的楷模。不可不令人怀念啊！

三皇的时候，能够加以证实的东西很少。伏羲皇帝开启礼教文化，神农皇帝以后才开始有老师。圣人的仁德，没有比学更大的。在《易经》，《乾》卦中有六爻，龙德变化都是圣人。九二说："见龙在田。"孔子说："龙德而正中也。由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说："君子终日乾乾。"孔子说："进德修业，欲及时也。"至于九五："飞龙在天，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田时。圣人之意，莫盛于此。由学以致之也。"九二、九五都说："利见大人。"大概是说，如

果不学就不能成为大人。所以尧舜稽古，垂留衣裳而天下大治，这是圣人之学的机要。杨雄说："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贫。"学开始于伏羲，直至成王。《易经》、《诗经》、《尚书》所称颂的圣人，所讲述的是万世之法。由汉以下，帝王之道不往，所以可以称颂的就很少了。自古以来，治世很少，乱世很多，推其原因，在于人君不学无术。本朝圣君一个传给一个，一百三十二年，四方安宁，中外清静，德泽动物，远超前世，这都是由于利用道德仁义文治天下的结果，君王无不好学所致。陛下饱览典籍，历经前世创业之主，守文之君，有像祖宗这样都好学的吗？由三王到达五代，治安久长，有像圣朝的太平百年的吗？如今之人有宝器，尚且备加爱惜，恐有伤缺，何况祖宗一百三十余年全盛天下，难道引以不一心学习而发扬光大吗？下臣听说，学就要问，问然后才能学。《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些都可以让天下效法。尧有通室之间，舜有总章之访，行动必要咨询四岳。孔子称赞舜是大智，叫做"好问"。仲虺戒汤说："好问则裕。"学是圣人最先重视的事情，问是学的主要方法。文王咨询八虞，又咨询二虢、闳夭、南宫、蔡原、辛尹；文王还经常向他的重臣周、召、毕、荣请教，他之所以成为圣王。武王访问箕子，成王问学尹佚。四位圣人帮助，众位贤人辅佐，因此天下太平，天子能够持盈守成，岂有其他道理？只不过加强学习而已。如今臣所录共八篇，上起伏羲，下到神宗。伏惟陛下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化于三代，效法象于祖宗。汇集众贤人的所行，体察乾健的不息，那么四海太平，万年其有永观矣！

州县提纲

（北宋）陈襄

洁　己

【原文】　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者分内事。孰不知廉可以服人，然中无所主，则见利易动。其天资黩贷，窃取于公，受赂于民，略亡忌惮者，固不足论。若夫稍知忌惮者，则曰吾不窃取于公，受赂于民足矣。吏呈辞讼，度有所取，则曲从书判。未几责置缣帛，虚立领直，十不偿一。私家饮食，备于市买，纵其

强掠于市，不酬其钱。役工匠造器用，则不给衣食，勒吏输具，以至灯烛樵薪，责之吏典。似此者不一而足。虽欲避窃取受赂之名，不知吏之所得，非官司欺弊，则掊民膏脂。吾取于此，与窃取受赂何异？盍思人生贫富固有定分，越分过取，此有所得，彼必有亏。况明有三尺，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独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虽有奇才异能，终不能以善其后。故为官者，当以廉为先，而能廉者，必深知分定之说。

【译文】 居官之人不言廉洁，因为廉洁是居官之人的分内之事。谁不知道廉洁可以安抚万人，但是中无所主，所以见到利益就容易波动。天性本来贪污纳贿，从公家那里窃取，从百姓那里受赂，至死而不惧怕的人，本来不值一提。如果微稍一点惧怕的人，就会说，我不从公家那里窃取，不从百姓那里受赂，我已经富足了。官吏呈报辞讼，揣度有所获取，就会曲意顺从而撰写书判。不久，责置缣帛，虚立领赏各种名目，其实十个还不曾赏赐一个。个人衣食，本来应该到市场上去公平交易，但是纵人在市场上巧取豪夺，不付钱币。叫工匠给他们打造器用，则不给衣食，下令小吏输送；甚至到了灯烛樵薪之类东西，也要命令小官吏为他们备办，不是官吏欺榨，就是他括取民脂民膏。我取于此，与窃取豪夺受赂何异？人的生死贫富本来天分早定，超过天分豪夺，这里得到了，那里就减少了。何况法律明明摆在那里，一旦陷入贪墨，终身也洗不掉。所以人可以饥饿，可以受寒受冻，可以诛杀，可以屠戮，但是唯独不可一毫妄取。如有一毫安取，即使有奇才异能，最终也不能善其后事。所以为官的人，应当以清廉为先，而能够廉洁的人，一定要深知分定的深刻道理。

平　心

【原文】 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或者畏首畏尾，欲为自全之计，每惮豪强之劫持，至于曲从徇情，使小民有冤而亡告。有欲矫是弊者，又一切以抑强扶弱为主，而不问乎理之曲直。不知富室之贤而安分者固多，贫民亦有无顾藉而为恶者。在我不先平其心，而有意于抑强扶弱，则富者憎而不知其善，贫者爱而不知其恶，其弊必至于佃者得以抗主，无藉之人，得以陵辱衣冠；甚而奸猾之徒，有故为褴缕之状以欺有司者。要知天下之事，惟其是而已，讵可必于抑强，亦岂可必于治弱？惟平心定气，因是非而论曲直，则事不失之偏，而人心得其平矣。

【译文】 事情只有公平才可以征服人心。畏首畏尾，欲图保全自己，经常害怕豪强的劫持，甚至于曲从徇情，让小民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人希图矫正弊端，以抑强扶弱为主要方法，而不去追求事理的曲直。这种人不

知富室之贤人之中安分的人也不少，贫民之中也有无所顾忌的为恶之人。如果不先以平常之心，而刻意要去抑强扶弱，那么富人憎恨他而不知道他的好处，穷人爱戴他而不知道他的不足之处，其弊端必然导致佃农抗主，无所依托的人可以陵辱富豪之人；甚至奸猾狡诈之徒，故意穿着破衣烂衫去欺骗为官之人。要弄清天下的事情，只有求其本来面目，哪里可以靠抑强扶弱去处理政事呢？当然，也不能一定要惩治弱者。只有平心敬气，根据是非去判断曲直，才会让事情不失偏颇，让人心得到平静。

专　勤

【原文】　今日自一命以上，孰不知作邑之难？既知其难，要专心致志，朝夕以思，自邑事外，一毫不可经意，如声色饮燕不急之务，宜一切屏去。盖人之精力有限，溺于声色燕饮，则精力必减，意气必昏，肢体必倦，虽欲勤于政而力不逮。故事必废弛，而吏得以乘间为欺。昔刘元明政为天下第一，问其故，则不过曰："日食一升饭，不饮酒为作县第一策。"诚哉是言！

【译文】　今日自己当上了一个低微的官位，谁不知道当一个县令的艰难？既然知道这事的艰难，就应该专心致志，朝夕思虑，除县邑的事情，一毫也不可经意，像声色饮宴等不急之事，应该一切抛开。人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沉溺于声色宴饮，那么他的精力必减，意气必昏，肢体必倦，即使希望勤于政事而精力不及。所以事情一旦有所废弛，而官吏就会乘间欺诈。过去刘元明政为天下第一，问他的成功之道，则不过说："每天吃一升饭，不饮酒，作为当县令的第一要事。"这话说得十分诚恳。

奉职循理

【原文】　为政先教化而后刑责，宽猛适中，循循不迫，俾民得以安居乐业，则历久而亡弊。若矜用才智，以兴立为事，专尚威猛，以击搏其民，而求一时赫赫之名，其初固亦骇人观听，然多不能以善后。历观古今，其才能足以盖众者固多矣，然利未及民，而所伤者已多。故史传独有取于循吏者，无他，《索隐》所谓"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是也。

【译文】　为政应该先教化而后刑责，宽猛恰当，循循不迫，让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那么就会经历很久的时间而无弊端。如果矜用才智，以干大事作为目的理想，专门依仗威猛去驱赶百姓，追求显赫一时的美名。开始的时候自然骇人听闻，但是老百姓尚未得到好处，而受到伤害的人就已经很多。所以史书

上专门将一类传记来写循吏，没有其他原因，正如《索隐》所说："奉职循理，为政之先"。

节用养廉

【原文】 仕宦有俸给之薄者，所得不偿所用。赀产优厚，犹有可诿。若赀产微薄，悉藉俸给，而乃用度不节，日用饮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繇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饵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虽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其心休休，岂不乐哉？

【译文】 俸禄少的当官之人，所得不足其用。财产优厚，尚可诱导教育而使之廉洁。如果财产微薄，全靠俸禄，而又用度不加节制，日用饮食奴婢的奉养，都想一一如意，如果又逢嫁娶相交，一定会窘迫。过去奢侈之人，一旦财力窘迫，必定不堪忍受，窥窃之心，由此而起。狡猾小吏见风使舵，曲意奉迎，从旁边加以引诱。当然，一旦事情败露，位失身辱，追悔莫及。所以希望养廉，莫如量入为出，节其所用，虽粗茶淡饭，淡薄度日，但俯仰无愧，居住则安，行之则顺，其心休休，岂不是很快乐的吗？

勿求虚誉

【原文】 有实必有名，虚誉暴集，则毁言随至矣。居官有欲沽虚誉而觊美职者，民本安静，必欲兴事改作，以祈上官之知；奸猾当治，必欲曲法庇护，以悦小人之意；以至修饰厨传，厚赂过客，甚则为矫激不情之事。外欲钓君子之名，而内实市辈之不若。此心一起，则朝夕之所以经营扰扰者，无非为名，其实亡一毫实利及下。非惟名不可得，且适足为识者之讥。岂知官职固自有分，讵可以沽名得？是是非非，久而自定，要当尽其在我，而民被实惠足矣。

【译文】 有其实必有其名，虚假的名誉突然到来，那么毁言必然会马上到来。当官的人企图沽名钓誉，窥伺高官，因而老百姓本来安宁，他也一定要兴事造作，以便让上级官员知道；奸诈之人当官为治，一定会曲法庇护，以满足小人的心愿；甚至到了修建厨传，厚赂过往客人，故意制造偏激而不合实情之事。这些人在外欲钓君子的美名，而内心却实在连市井之辈也不如。有了这样的心思，就会朝朝暮暮之所以经营扰扰，无非是为图个好名声，其实没有一点实利施及下人。不仅得不到名，反而为有识之士所笑。为官之道自有职分，怎

么能够沾名钓誉呢？是是非非，时间久了，就会自然分辨出来，正确与错误全在于自己，而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就足够了。

防吏弄权

【原文】　胥吏之驵侩奸黠者，多至弄权。盖彼本为赃赂以优厚其家，岂有公论？若喜其驵侩而稍委用之，则百姓便以为官司曲直，皆出彼之手；彼亦妄自夸大以骄人。往往事亡巨细，俱辐凑之，甚至其门如市，而目为立地官人者。彼之贿赂日厚，而我之恶名日彰，殊不知官长本不知也。凡事宜自察其实，自执其权，不可徇吏。

【译文】　小官小吏乃至市场经纪人奸诈之人，很多人都会玩弄权术。那些人本来为了财宝，去优厚其家，办事哪里岂有什么公论？如果喜欢这些市侩之人而稍微加以重用，那么百姓就会以为官司的是非曲直都出于这些人之手，那些人也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事无巨细，往往都是辐凑轮集，甚至到了门庭若市，那些人自以为立地官人——奸巧擅权，通结显贵的小官。那些小官吏收受贿赂越来越多，而我之恶名却一天天远播，其他人哪里知道，长官根本不知这些事。一切事情应该自己亲察其事，自己执掌权柄，不可使用这类奸诈之吏。

同僚贵和

【原文】　同僚宜和，而不和者，多起于厅吏之间谍。彼此胸中蕴蓄，不曾吐露，至有一发而遽伤和气，不可不察。始至须明以此相告语，凡有嫌疑，宜悉面白，毋包藏怒心，以中厅吏之奸计。间有凶险不可告语者，宜待之以礼，而优容之，使彼潜消其狠戾足矣。若戛戛焉与之相较于是非之间，则我与彼一等人耳。

【译文】　同僚之间应该和睦，而不和睦的原因，多在于官府之间的小吏。同僚之间彼此有所不悦，未曾表露出来，到有一天会弄到一发而不可收而突然间伤了和气，所以，这类事情不可不加以详察。开始时就必须明白以此相告，凡是有了嫌疑，应该很快当面说明，切毋包藏怒心，以免误中那些小官的奸计。如果有些凶险机密而不可说出来的，应该以礼待之，泰然处之，让那些阴谋诡计销声匿迹。如果要与这些人斤斤计较是是非非，那么我与那些人不是同为一类了吗？

防闲子弟

【原文】　凡在官守，汩于词讼，窘于财赋，困于朱墨，往往于闺门之内，类不暇察，至有子弟受人赂而不知者。盖子弟不能皆贤，或为吏辈诱以小利，至累及终身。昔王元规为河清县军民歌咏，以民吏不识知县儿为第一奇。盖子弟当绝见客，勿出中门；仍严戒吏辈，不得与之交通，又时时密察之，庶几亡弊。不然，则祸起萧墙矣。

【译文】　凡是在官为守，沉溺词讼，财赋窘迫，为公文所困，往往在闺门之内，类不暇察，甚至到了子弟受人贿赂而不知道。子弟不可能都是贤人，有时会被吏辈用小小的利益加以引诱，甚至累父终身。过去王元规为清河县令，军民唱歌，认为民众和小吏不认识知县的儿子为第一奇事。官员的子弟应该绝对不见宾客，不出中门；还要严戒小吏，不得与子弟交往，还要时时密查，这样大概可以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否则，就会祸起萧墙了。

严内外之禁

【原文】　闺门内外之禁，不可不严。若容侍妾令妓辈教以歌舞，纵百姓妇女出入贸易机织，日往月来，或启子弟奸淫，或致交通关节。盖外人睹其出入深熟，嘱之以事，彼有所受，讼至有司，事干闺门，尤难施行。要在责阍人禁止，仍常加察。不然，恐有意外之事。

【译文】　闺门内外之禁，不可不严格。如果容许妻妾叫妓侩之类的人教她们歌舞，放纵百姓妇女出入贸易机织，日往月来，或唆使子弟奸淫，或行贿勾结。外人看到官吏出入门庭，以事叮嘱，内禁所受，倘有官司之类到来，事关闺门，尤难施行。关键在于责令看门之人严加禁止，平常还要经常巡察。不然，惟恐有意外之事发生。

防私觇之欺

【原文】　凡医术游谒之士，固不能绝其谒见，然谒见之数，不能亡嫌。间有私觇者，必接于公厅。盖十目所视，可防其妄以关节欺人。顷年常睹一术士，受赂于袖，诈言以与官人傍，则令所赂之人远观，彼见其接之私室，与之私语，以为诚然。迨至兴讼，无以自明矣。

【译文】　凡是医术游谒之人，当然不能够不与他们相见，但是拜见的次数，

不能没有疑忌。有时因私事前来拜见的人，必须在公堂接见。十目所视，可防那些佞人以关节欺人。往年曾看到一位方术之士，受赂的物品藏于袖中，谎称与官人有旧，则叫所赂的人远远观看，那人看见官人接这一术士进入私室，与之私语，认为诚然。等到打官司的时候，无以自明。

戒亲戚贩鬻

【原文】　士大夫闲居时，亲戚追陪，情意稠密。至赴官后，多私贩货物，假名匿税，远至官所以求售。居官者以人情不可却，或馆之廨舍，或送之寺观，以其货物分之人，吏责之牙侩，而欲取数倍之利。甚则纵其交通关节，以济其行。一旦起讼，咎将谁归？要当戒之于未至之先，或有为贫而来者，宜待之以礼，遗之以清俸，又遣之归，毋令留滞。

【译文】　士大夫闲居的时候，亲戚追随，情意密密。等到士大夫赴官以后，多带私贩货色，借机偷税，远远到官员所在原地请求销售。居官之人以人情难却，或招呼住宿，或送到寺庙，将其货物分给他人，官吏责问代为经纪人企图获取数倍之利，有时还放纵这些人打通关节，帮助他们的官商行为。一县起诉，将追究谁的责任？应该在此类事未发生之时就设法加以禁止。如果是因为贫穷而来者，应该待之以礼，用自己的俸禄送些给他们，叫他们回去，不可逗留。

责吏须自反

【原文】　今之为官者，皆曰吏之贪，不可不惩；吏之顽，不可不治。夫吏之贪顽，固可惩治矣，然必先反诸己以率吏。夫富者不为吏，而为吏者皆贫，仰事俯育，丧葬嫁娶，凡欲资其生者，与吾同耳。亡请给于公，悉藉脏以为衣食。大夫受君之命，食君之禄，尚或亡厌，而窃于公，取于民，私家色色，勒吏出备，乃反以彼为贪为顽何耶？故常谓惟圭璧其身，纤毫无玷，然后可以严责吏矣。

【译文】　今天为官的人，都说吏很贪，不可不加惩处；吏的顽症，不可不加以治理。小吏的贪心，本来是可以惩治的，但是必须先反省自己而成为吏员的表率。富人一般不会为吏，为吏的人大都是贫困的人，仰事父母，俯育子女，婚丧嫁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与我们相同。他们缺乏财物不是向公家申请，而是索取脏物作为衣食之用。大夫受命于君，食君俸禄，尚且不满足而私下向公家窃取，向百姓收取，自己家中各种物品，勒索下吏准备，而反而认为吏员贪污顽道，为何呢？所以人们常说，只有自己持璧怀玉，秋毫无犯，然后才可

以去严责吏员清廉。

燕会宜简

【原文】 为县官者，同僚平时相聚，固有效郡例，厚为折俎，用妓乐倡优，费率不下二三十缗者。夫郡有公帑，于法当用，县家无，合用钱不过勒吏辈均备耳。夫吏之所出，皆民膏脂。以民之膏脂，而奉吾之欢笑，于心宁亡愧？兼彼或匮乏，典衣质襦以脱捶楚，吾虽欢笑于上，而彼乃蹙颏于下。况郡有郡将，如家有严君，子弟不敢狎，县家同僚，彼此如兄弟，用妓之数，必至于亵，终招谤议。故县官于公退休沐之暇，宜以清俸为文字饮，不妨因而商榷职事，物虽不足，而情有馀矣。

【译文】 当县官的人，同僚们平时聚会，本来有惯例，厚为折俎，用歌舞杂剧人员助乐，费用不下二三十金。郡县公款，按规定可以取用。县官没有，要花费的钱不过勒索小吏们共同准备。小吏所出，都是民膏民脂。用民膏民脂来奉我的欢欣，于心难道能无愧吗？再加这些人也匮乏，靠典当衣物来满此费，我虽然欢笑于上，而那些人却愁苦于下。何况郡有郡将，就像家有严父，子弟不敢亲近也不礼貌，县官有同僚，彼此相当于兄弟，用歌舞演员等的数目，一定要到十二个，最终必被讥议。所以县官在公休退息之时，以清俸作为诗文酒会为宜，不妨商议一下职事，物品虽然不足，而情趣却有余。

吏言勿信

【原文】 为政中和，则百姓有所恃，虽不嘱吏，其心不恐。故吏大率多欲长官用严，严则人畏其不测，彼得乘势以挟厚赂。如催科本宽，彼则献说曰：今亏常赋若干，宽则人玩而弗输。故长官之信吏者，必转而为严。及彼得赂，则催科迟滞，而彼亦不问矣。期限本宽，彼则献说曰：是民俗素顽，宽则人玩而不畏。故长官之信吏者，必转而为严，及彼得赂，则期限违戾，而彼亦不问矣。故凡吏有献说者，须察其可行，不可遽听。要在宽严适中，则亡弊矣。

【译文】 为官中正平和，那么百姓就有所依靠，即使不专门吩咐小吏，他们的心中也会害怕。所以吏员大都不喜欢长官威严，长官威严则下人畏惧有不测之祸，他们不得不乘机行厚赂。比如催收科税宽大，他们则说：如今常亏赋税若干，宽则百姓拒交。所以长官如果相信吏员的话，必然转宽为严。等到吏员收到贿赂，科税即使尚未收到，他们也不去过问了。规定的时间本来比较宽松，吏员则会说：民众素来顽道，时间太长他们就会玩而不畏。所以长官如果

听信吏员的话，必然又会转宽为严，等到收到贿赂，即使超过了期限，吏员也不会再去追问。所以，凡是吏员提出的建议，必须先察其是否可行，不可急急忙忙就听信。关键在于宽严适中，这样就没有弊端了。

时加警察

【原文】　治一县者，须一县事皆在胸次，治一州者，须一州事皆在胸次。盖州县事繁，易至遗忘。留意者晓卧多不安枕，当反复致思：今日有某讼事，当若何剖决；上司有某限期，当若何报闻；禁系有何人当释，财赋有何色当解。晨出则择要紧者，记录于牌，置之坐隅，起处以对。仍掌以厅吏，随毕随销，暮则呈其所记，未毕者，录于次日。当公退无事，又时时警省，则政事无废驰，期限无违戾，禁系无冤民，赋财无稽缓，而公家事办矣。

【译文】　治理一个县的人，必须把一县的事情都放在心中，治理一个州的人，必须把一个州的事情都装在心中。州县的事情十分繁杂，很容易忘记。留意的人常常会弄得睡不着觉，反复思量：今日有某桩案件，应当如何判决；上司有某种期限，该如何报告；禁系之中有哪个人应该释放，财赋有哪一种应该免除。早晨起来就选择重要的记录在木板，放在座位旁边，起坐都看得到，再交给小吏，做完一件销掉一件，晚上叫他们呈上来翻看记录，没有做完的，抄录下来，留到次日。当退而无事的时候，又应时时警省，那么政事就不会废驰了，期限不会违背，禁系之中没有冤民，财赋没有稽缓，这样，国家的事就办好了。

晨起贵早

【原文】　被底放衙，昔者尝以为戒。凡当繁剧，要须遇鸡鸣即起，行之有常，则凡事日未昃俱办，而一日优游闲暇矣。倦于起早，或遇宾客过从，往来迎送，夺其日力，则一日之事俱不办。一日之事不办，则明日之事益多。况凌晨神气清爽，心无昏乱，故起早亦为官第一策。昔鲁文伯母，言卿大夫一日勤事之节，曰朝考其职，然则古人亦审此久矣。

【译文】　被底放衙——贪睡晚起，不勤于政务，过去曾经引为戒。凡是遇到繁杂之事，应该鸡鸣即起，行之有常，那么每件事情未到太阳偏西都办完了，而一天就可以优哉游哉了。如果不早起，有时遇到宾客过往，迎来送往，消去了白天的时候，一天的事情都办不完。一天的事情办不完，那么明天的事情就会增多。况且早晨空气新鲜，心无杂乱，所以起早也是为官的第一件事。过去

鲁文伯的母亲，说卿大夫一日勤事之节，叫做朝考其职，既然如此则古人已明白这个道理。

事无积滞

【原文】　公事随日而生，前者未决，后者继至，则所积日多，坐视废驰，其势不得不付之胥吏矣。凡文书之呈押，与讼事之可剖决者，要当随日区遣，无致因循。行之有准，则政有条理，事无留滞，终于简静矣。

【译文】　公家的事情随物而生，前面的事情尚未决断，后面的事情也跟着上来，那么公事所积一天比一天多，坐着看着废驰，其情形不得不交给狡诈小吏。凡是文书的呈押，与讼事判决的有关的人，都是当日处理，无所依凭。行之有准，那么政有条理，事情不要停滞，最后就可以清静了。

情勿雍蔽

【原文】　受状当有定日，否则门禁稍严，或被劫夺，急投追捕；或因垂命，急欲责词；或被重伤，急欲验视，多阻于阍人，而情不得达。兼有倦于出厅者，吏雁鹜行，终日抱成案伺于阶前，幸其一出，纷拏呈押。或复惮其繁冗，往往漫不加省，不过随其手适，俛首书字而已。民何赖焉？公厅祝袒非宜。宜于公厅之侧，辟一室通内外，听讼于斯，饮食于斯，读书染翰于斯。严戒阍人，俾民吏凡有警者，非时皆许直造，则情无雍蔽，事无稽滞。若尽居于内，俾吏民欲见其面而不可得者，诚当官之大戒。

【译文】　受状应该有个定日，否则门禁稍严，而或劫夺，急忙追捕；而或因为快死，急要口供；而或身受重伤，急欲验视，多被看门人所阻，而情况得不到上达。加上有惯于出入门厅的人，吏员像雁鸭而行，整天抱着文案在阶前伺候，幸得长官一出来，纷纷呈上宗卷。有的人又怕事情繁冗，往往漫不深省，不过随其方便，低头书写而已。老百姓有何依赖？小吏不宜在公厅袒露胸怀，而应该在公厅之侧，开辟一门通往内室，在这里听讼，在这里食宿，在这里读书。严戒看门之人，使民凡有警者，不是非常时候皆允许直接造访，那么下情就不会被雍蔽了，事无稽滞。如果尽都居住于内，民众想见一面都得不到，这的确是当官人的大戒。

四不宜带

【原文】　亲随仆，若医卜、若僧道四者，俱不宜带。夫彼之随来，其意必有所觊。人见其亲密，往往有掣肘事，多宛转嘱之。彼固自知其不敢言，然意在罔利，不可不设辞以相诳。或侥幸偶中，则人必以为真此辈通关节；不中则取赂至讼，在我无以自明矣。况亲随仆，置之于中门之内，则往来之亡禁，妄婢之交杂，诚为难防；置之于外，则入酒肆，游妓馆，交通吏民，无所不至。诚不若不带之为善。

【译文】　亲近的随从、医卜、僧人、道士这四种人，都不应该经常带着。那些人跟着来，心中必然有所窥视。人们见到与他们亲密，往往做些掣肘之事，多次宛转交待。那些人本来自己知道不敢说话，但是意在图利，不得不寻求词藻去诳官长。而或侥幸被采纳，其他人就以为此人真能打通关节；如果不被采纳取赂被送上法堂，在我则是自己正无法说清楚。况且亲近随从，置之于中门之内，那么往来之人不受禁止，妾婢的交往杂乱，的确是难防之事；放在外面就进入勾栏酒肆，游妓馆，通吏民，无所不至。果真如此，不若不带为好。

三不行刑

【原文】　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盖我醉而行刑，则易至过误，傍观者必以为使酒。彼醉而行刑，则醉中忿怒，不知守分，或无礼过甚，则事干刑宪，难于施行。羸疾者多因监系日久，饮食不时，仅存皮骨，若遽加刑，必有毙于杖下者。须资以饮食，俟其稍苏，然后杖之。其他如夜不行刑，病不行刑，有法令在。

【译文】　一我醉，二他醉，三瘦弱。我醉了而行刑杂人，那么很容易犯错误，傍观之人必以为是以酒发疯。他醉酒而行刑，则醉中忿怒，不知守分，无礼过甚，那么事关刑宪，难于施行，病弱之人多因监囚日久，饮食没有规律，只剩皮骨，如果加以用刑，必然将有些打死。必须让囚犯吃饱，等到身体稍好，然行行刑。其他如：夜不行刑，病不加刑，有法律规定。

俸给无妄请

【原文】　俸给茶汤有定制，职田添支有定例，其间有非所当得者，往往前后循袭冒请，不知其非。要当于始至之日，一一稽考，受其所当受，无专徇利。

【译文】 俸给茶汤有一定的定制，职田添支应该有例，其间有不该所当得的，往往前后因习冒请，不知这种做法不合法度。关键在于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一一稽考，接受他们该得到的，不能徇私舞弊。

防市买之欺

【原文】 始至之日，必密访市之物价，如官价有亏，则从市价。晨起量其所买，先以钱给买者，仍书于牌，俾眠钱付物，毋得赊鬻。所用权衡之属，务在公平，过重，则买者不过强取于市而已。旬日若月终，又须刷其亏欠之有无，不然，则彼得以恃势为奸矣。

【译文】 刚到任的时候，必须密密调查市场上的物价，如果官价有亏，那么就按市价。早晨起来计算准备买的东西，先把钱给买的人，依旧写在牌上，按物付钱，不得赊欠。所使用权衡之类工具，一定要公平；权衡过重，就是买者在市场上强取而已。到了十天或者一个月，又应该看有没有亏欠，不然，那些人就可以仗势为奸了。

怒不可迁

【原文】 今日为官者，事之不如人意，十常八九。或公家事偶拂其意，或闺门之内，方有私忿，怒见颜面，临事乘势，将亡辜人决挞以泄怒气，是迁怒也。故当怒时，必持之以宽，忿怒既消，心平气和矣。

【译文】 今天为官的人，不如人意的事，十有八九。而或公家的事偶尔拂其意，或在家门之中，正好有私念，颜面大怒，面对事情乘势而行，鞭笞无辜之人来泄怒气，这就是迁怒他人。所以，遇到发怒之时候，必须以宽持之，怒气消了以后就心平气和了。

盛怒必忍

【原文】 人有咆哮非礼，大拂乎吾意者，须且置之囹圄，优游和缓，处之以法。若一时乘其暴怒，而痛加捶楚，必求快意而后止，则恐至过份，悔之亡及。

【译文】 人如果咆哮非礼，大拂我的意的人，必须把他关起来，优游和缓，然后以法加以处置。如果一时乘自己暴怒，而痛加鞭笞，必求快意而后止，那么就会恐至于过份，悔之无及。

疑事贵思

【原文】 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紧焉。必考之于法，揆之于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

【译文】 官司凡是涉及一件事情，关系重大。必须考之于法度，揆度于心，没有疑心，然后再去施行。有了疑心必须反复思考，思之想不出办法，就与同僚商议。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轻举妄动以免后悔无及。

勿听私语

【原文】 厅吏有所求不如意，或受人私嘱，将以中伤乎人者，知其不可明言，乃于长官启处之侧，自相告语，令其听闻。往往有不察其实，遽将无辜人捶楚以中奸计者。甚有其言先入而终不可解者。不知无故之语，必有其故，岂可遽信？

【译文】 门厅小吏有所求不如意时，有时就会受人私下叮嘱，就阴谋诬陷他人，但是知道不可明白他告诉长官，于是在长官居处的地方，自言自语，令长官听到他说话。长官往往不察其实，急忙将无辜之人捶打而中奸计。甚至有这种情况，听了先入之语而一辈子都搞不清楚。这种人不知道无缘无故的言语，必有缘故，怎么可以相信呢？

勿差人索迓

【原文】 闲居驱役私仆，往往多酬以索迓，至则吏轮备饮食，行则众裹金以与之，虽云有例，然先声已不佳矣。迩来官所，多以是预占新官之贤否。况代者失欢，多起于来者欲速，去者欲缓，彼此失体。故瓜期既近，合俟见任交代，先通讯。不然，则或宛转寄音，或批付典吏，若非愆期，不宜辄差人。

【译文】 闲居无事驱使仆人，往往有许多应酬和迎送的事情，甚至于吏员轮番准备饮食，离开的时候还要送上金银，即使说是种习惯，但是开始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没有好名声。近来，当官之人的衙门，多用此法来预占新官的贤、奸。何况接任的人失欢，其原因大都起于来者想快、去者缓慢，彼此失去礼义。所以任期已经快要到了，本该等待后任交接，先通知。不这样，而或宛转寄信，或抵付典吏，如果不是怕误了期限，不应该动不动就派遣差人。

判状勿凭偏词

【原文】 讼者之词，大率自掩其过而归咎于人，甚至凿空撰造以欺有司。若今日甲讼乙，辄凭偏词，以甲为是，明日乙讼甲，又凭偏词，以乙为是，迨二词并至，而吾之所判，已矛盾矣。故判状勿凭偏词，必得活法。若其词无理者，不加诘问，则投状者，必多一状之出，牵联追逮，未至有司，而其扰已甚矣。兼有一等无图人，本欲脱状，牵扰良民，觅赂休和，其实不敢对辩。故览其词无理，必反复穷诘，灼无可疑，则勿受斯妄词者寡，而良民得以安居。未见情实，不若平辞而判，俟二竟俱至，然后剖决未晚。成周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吕刑两造具备，而后师听五辞，盖惧其以偏词定曲直也。

【译文】 诉讼之人，大都掩盖自己的过错而归咎他人，甚至凭空撰造去欺骗官员。今日甲诉讼乙，就凭一面之辞，认为甲是乙非；明日乙诉讼甲，又凭一面之辞，认为乙是甲非。等到两诉讼全致，而我的判决，已经自相矛盾了。所以判案不要听信一面之辞，必须灵活处置。如果诉讼之辞没有道理，不必加以诘问，那么诉讼的人就必然多出一状，四处牵连，尚未审判，而他的麻烦就已经很多了。更加有一等无赖之人，本来准备逃脱罪责，扰挠良民，觅赂休和，其实根本不敢对簿公堂。所以看到他的诉讼无理，必须反复穷诘，没有什么可疑，就会被欺妄词的人少，而良民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尚且发现实情，不若不置可否，等到两方面的诉讼都送上来了，然后再进行判决未晚。成周大司寇用两次对案公堂而禁百姓诉讼，吕刑要求双方都到堂，才开堂听辞，怕的就是因为以一面一辞而定曲直。

判状勿多追人

【原文】 诸者元竟本一二人，初入词，类攀竟主之兄弟父子，动辄十数人。甚至与其夫相殴，而攀其妻为证；与其父相殴，而攀其女为证。意在牵联人数，凌辱妇女，辄谓得胜。若不自我点追，而一付之于吏，则吏必据状悉追，亡一人得免。卒辈追一人，则有一人赂，执判在手，引带恶少数辈，名曰家人，骚动乞觅，鸡犬一空。稍不如意，则穿联满道，未至有司，而其家已破矣。故必量事之缓急轻重。如大辟劫盗之属，缓则逸去，势须悉追。馀如婚田、斗殴之讼，择追紧切者足矣。妇女非紧切勿追。

【译文】 参与的人原本只有一、二人，初次诉讼，可能多达主事者的兄弟父子，动不动就是十数人。甚至与丈夫斗殴，而攀他的妻子去为证；与他的父

亲殴打，而攀上他的女儿为证。意思是牵联的人多，陵辱妇女，就认为可以胜诉了。如果不自己亲自追查而就交给小吏，那些小吏就会按诉状加以全部追究，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小吏们追究一人，就有一人行贿，这些人拿着判卷，带着一群恶少，名叫家人，骚动乞觅，鸡犬都被抢去。稍不如意，就四处株连，还未弄到官府，而他们的家已经破了。因此必须衡量事情的轻重缓急。比如杀头、抢劫这类案件，慢了就会逃逸，必须用急加以追究。剩下的像婚姻、田地等斗殴之事，选择紧急的加以追究就行了。妇女不是紧急追究的对象。

示无理者以法

【原文】 官僚胥吏，明法尚寡，小民生长田野，朝夕从事于犁锄，目不识字，安能知法？间有识字者，或误认法意，或道听途说，辄自以为有理。至谋于能讼者，率利其有获，惟恐不争，往往多甘其辞以诱之，故彼终于伤肌肤、破家产而不知悔。原彼之意，盖自以为是耳。使自知其无理，何苦于争？亦常念愚民之亡知，两造具备，必详览案牍，反复穷诘。其人果无理矣，则和颜呼之近案，喻之以事理，晓之以利害，仍亲揭法帙以示之，且晰句为之解说。又从而告之曰："法既若是，汝虽诉于朝廷，俱不出是耳。使今日曲法庇汝，异时终于受罪。汝果知悔，当从宽贷；不知悔，则禁勘汝矣。"稍有知者，往往翻然自悔，或顿首感泣以诉曰："某之所争，盖人谓某有理耳。今法果如是，某复何言？"故有誓愿退逊而不复竞者。前后用此策以弭讼者颇多。如顽然不知悔，始置之囹圄。尽法而行，自后往往不从劝谏者盖寡，如不先委曲示之以法，而骤刑之，彼犹以为无辜而被罪，宜其争愈力而不知止。

【译文】 官僚小吏，明白法度的还比较少，小民百姓从小生长在田野之中，整天从事犁田耕种之事，目不识丁，怎么会知道法度呢？间或有几个人认识几个字，有人误以为知道法度，有的人道听途说，动不动就自以为有理。至于那些他人谋划诉讼的，企图获取小利，惟恐他人不互相争斗，往往用甜言蜜语去引诱，导致那些人最终伤筋动骨而不知悔改。探求那些人的本意，实在是自以为是所致。假使自己知道无理，何苦又去争斗呢？常念愚民无知，两方面到了大堂之上，必须详察宗卷，反复分析。这人果真无理，就应该和颜悦色地唤到案前，喻之以事理，晓之以利害，还要亲自拿法令给他们看，逐字逐句给他们解释。接着还要告诉他们："法令既然如此，你即使是上诉到朝廷，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假设今天不顾法令包庇你，将来还是难免受罪。你如果知道改悔，引以从宽处理；你如果不知悔改，就要监禁审问你。"稍微有点自知的人，往往都会翻然悔悟，或顿首流泣而诉说："某的所争，是某人说某人有理。如今法令既

然如此，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就会出现发誓情愿抵销诉讼而不愿再争斗的。前后用这种办法去调解诉讼的很多。如果顽固而不知悔改，开始的时候可以把他关起来。按照法律行事，从此以后不愿意听从劝告的人往往很少，如果不先用法度向他说明委曲，而马上加刑，那些人还会以为他们无辜而受罪，专心去争斗而不知道停止。

勿萌意科罚

【原文】　凡讼至有司，不宜先萌意科罚。盖萌意科罚，则或发富家之阴私，或牵联富家之妇女者，往往以为奇贷，其心必喜。喜则行之必严，追逮必众，其事本细，张皇成大，指顾可以破人之家。殊不知建官设吏，本为理民曲直耳，今不问曲直而利于取财以破人之家，于心宁无愧？于君宁无负？于幽明宁无责？可不戒哉！

【译文】　凡是诉讼送到衙门，不应该预先就准备处罚罪人出钱赎罪。准备处以出钱赎罪，就意味着藏着发家致富的隐私，而或案件牵联着富家的妇女，往往以为奇货可取，心中大喜。卖钱的则必然加以严刑，追索众人，事情本来很小，铺张起来却很大，只望很短时间叫别人倾家荡产。殊不知建官设吏，本来是为了处理百姓事情的曲直是非，而今不问曲直是非而企图取人钱财而叫人家破财亡，于心怎能无愧？于君怎么不负心，于天地怎么能没有责任？不可不严加警戒。

面审所供

【原文】　吏辈责供，多不足凭。盖彼受赂，所责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牵合，变乱曲直。山谷愚民不识字，吏示读不实，若凭所供辄断，而不面诘之，则贫弱之民，无辜而受罪矣。凡吏呈所供，必面审其实，如言与供同，始判入案。或言与供异，须勒再责。若供不当厅而令其下司，则豪强之人，教唆之徒，公然据司案而坐，指挥叱咤，变乱情节，善良之人，有冤无告矣。

【译文】　吏员责供，很多不足凭信。因他受赂，所写的多不是犯人所说，往往是抉同牵合，变乱曲直。山村愚昧山民不识字，官吏读而不实。如果只凭他所提供的供词，而不加以当面诘之，那么贫弱的百姓就会无辜受罪。凡是吏员所提供的供词，必须当面查证落实，如果所说的话跟供词一致，才可以判入案。若或所说的话与供词不同，必须下令再次审训。如果供词不当堂去责问下司，那么豪强之人，教唆之人，在高台公然而坐，指挥叱咤，变乱情节，善良

之人，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

呈断凭元供

【原文】　二竞者之词，悉见于亲供，或惮案牍之繁，不暇遍览，将结断时，案吏则以案具始末情节引呈，盖欲便于观览也。不知甲乙对竞，甲之赂厚，则吏具甲之词必详；乙之词虽紧要者，亦且节去，以此误长官之判多矣。既有元词，自当详览以定曲直，又具情节，适为赘耳。

【译文】　两家互相争辩之词，都见于自己的供词，如果害怕案牍繁杂，没有时间遍览，将近结案的时候，案吏就会以案件的始末情节概括上呈，说是大人便于观览。大人不知甲乙对辩，甲的贿赂多，那么案吏记下的甲的词语就必然详细，乙的话语即使是紧要的地方，亦被省去，因此长官误判的案件多得很。既然有原来的供词，自当详细观览来确定曲直，又能够掌握实情，又能防止小吏作鬼。

详阅案牍

【原文】　理断公讼，必二竞俱至，券证齐备，详阅案牍，是非曲直，了然于胸次，然后剖决。盖人之所见有偏，若惮案牍之繁，倦于详览，遽执偏见，自以为得其情，而辄剖决者，其过误多矣。

【译文】　判断诉讼，必须将双方都唤到公堂，券宗齐备，详细阅读，是非曲直，胸中有数，然后才可判决。人的所见难免偏颇，害怕案牍繁多，害怕细看，急执偏见，自以为得到实情而去剖决，他的过失就多了。

详审初词

【原文】　讼者初词，姓名年月节目，必须详览。盖案牍动至数万言，虽若繁多，然大率不出乎初词。傥后词与前异，前词所无，而其后辄增者，皆为无理。若失狱囚所招，则先隐其实，旋吐真情，又不可例凭初词。

【译文】　诉讼的初词，姓名年月节目，必须详细。案牍动不动就是数万言，即使繁多，但是大都不出于初词。倘若后词与初词有异，前词所无，而后面就是增加的，都是毫无道理的。如果真是狱囚所招，就先隐去其实，不久吐露真情，又不可依例凭借初词而判案。

通愚民之词

【原文】 健讼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词熟而语顺，虽讠尧讠尧独辨，庭下走吏，莫敢谁何？良善之民，生居山野，入城市而骇，入官府而怵，其理虽直，其心战惕，未必能通。若又纵走吏辈诃遏之，则终于泯默受罪矣。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勿得诃遏，庶几其情可通。

【译文】 善于诉讼的下民，朝夕出入官府之中，词熟而语顺，即使独个儿喧嚷争辩，庭下的走卒，没人敢多说一声。善良百姓，出生山野，到了城市都感到害怕，进官府就更加心惊胆颤了，其理虽直，其心害怕，未免说起来通顺。如果又叫走卒加以呵斥，那么当然只好沉默受罪了。凡是听讼的时候，应该察其愚朴。平常不曾到官府的，应该带他到几案旁内，和颜悦色细加询问，还要禁止走卒不准喝斥，或许情由可通。

交易不凭钞

【原文】 田产典卖，须凭印券交业。若券不印，未及交业，虽有输纳钞，不足据凭。盖白券可伪造，赋税可暗输。昔刘沆丞相知衡州时，有大姓伊氏，欲买邻人田，莫能得，邻人老而子幼，乃伪为券。及邻人死，即逐其子，诉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出诉，尹氏出积岁所收户钞为验，沆不凭钞，而诘其元买非实，始服罪。事有适然类此者，宜加察焉。

【译文】 田产典卖交易，必须凭印券交业。如果印券不实，不要急于交易，即使有输纳的钱钞，也不足以据凭。白券可以伪造，赋税可以赔输。过去刘沆丞相在衡州任知县时，有一家大姓叫伊氏，想买邻家的田地，但是得不到。邻家人老而子幼，于是伪造地券。等到邻居死了，这伊氏驱逐邻人之子。讼诉二十年不得判明。刘沆到了又来诉讼，伊氏拿出历年所收的户钞作为证据，刘沆不以这些作为证据，而判定原来的所谓买卖不是事实，伊氏才服罪。事情的确有与此相类的，应该详加审察。

诬告结反坐

【原文】 近世风俗，大率初入词，辄以重罪诬人者，不可不察。如白日相殴于路，则必诬曰劫夺；入于其家而相竞，则必诬曰抢劫；与其妇女交争，则

必诬曰强奸；坟墓侵界，则必诬曰发掘骸骨。似此类，其真实者，岂可谓无？但凿空假此，以为词讼之常谈者可怪耳。甚至公然以大辟诬人，略不知惧。且有一人病且死，与甲初无预，而甲妄认亲属诬乙欧死，己固知其无罪，然事属大辟，有司不敢不受，势须委二官检覆。吏胥之追求，里保之乞觅，一乡骚然。幸值明有司早得脱，而其家已破矣。或吏用事，置之缧辄卒未得直。故良善畏事之家，往往多厚赂求休息，为甲者无故而获千金，故乡俗目之曰经纪。万一乙不赂，至有司淹延日久，穷见实情，甲之罪不过杖一百耳。盖县家凡一事解郡，所费不赀，或郡吏求疵疏驳，罪反及身。故县家多从末减，此风所以滋长而无忌惮也。似此诬告，必先勒结反坐，果诬，必结解尽法而行，庶惩一戒百。内有畏反坐者，辄令老人妇人入词，故老人须追子，妇人须追夫，同结反坐后追究。

【译文】　近世的风俗，大都初次供词，动不动就因罪重而去诬告他人，不可不详加审察。比如白天在路上斗殴，就会诬告他人抢夺；到人家屋里产生纠纷，就会诬告人家入室抢劫；与妇女发生争斗，就会被人诬为强奸；坟墓侵界，就会被诬于发掘骸骨。像这类东西，其真实的，难道可以说没有吗？但是无凭无据，认为词讼之常谈可以算是一件怪事。甚至公然以杀头去诬陷他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有一病人病得快要死了，与甲本来没有关系，而甲妄自认为亲属诬陷乙殴死病人，乙本来知道自己无罪，但是事关杀头之事，官衙不敢不受理，势必叫官吏审查。官吏追索，里保只好四处取保，弄得一乡骚然。幸好清明的长官早点为他解脱，但是乙家被弄得家破人亡。而或官吏用事，置之牢狱也未得其实。所以良善畏事之家，往往多行重赂而希望休息，而甲却无缘无故地获得千金，所以乡俗之人把他叫做经纪人。万一乙不贿赂，等到官府迁延时日，穷追实情，甲的罪状不过杖击一百。所以官家多从最坏处追查，因此这种风气日增月长而没人害怕。像这类诬告，必须先判他诬告，叫他反坐，如果真是诬告，必须按照法律办事，或许可以惩一戒百。里面有害怕反坐的人，动不动就叫老妇人去告状，所以老子须追儿子，妇人须追丈夫，同结反坐之后严加追究。

禁告讦扰农

【原文】　顽民健讼，事或干己，犹有可诿，事不干己，可不力惩？且冒占逃绝户产，若匿牙税之类，在法固许人告，使告果得实，岂但追逮？奈有一等无图之人，不务农业，当农事正急时，辄乘间以此诬告，扰农民邀挟钱物。方其诉时，未必一一知其实，惟择善懦或有仇之家，泛然入词，以侥幸其一中。且

如告一户冒占，画一不下数十项。有司追究不尽，则恐终不能绝词；若悉追究，则牵连动是数十人，淹延动是数月。都保之追逮，邻里之供证，一乡骚然。良民业在务农，耕耘一失其时，则终岁饥馁，往往不惮厚赂以求和。或不赂，则至于有司穷究得直，彼不过负妄诉之罪，而被诉之家，所损已多矣。在法诸婚田之讼，自二月以后为入务。今县家多畏诬告者之健讼，兼或撰造经郡，若监司脱判送下，往往未必入务。故不务农之人，得以乘其农急而规财，使务农者不得安业，要当候务开日追究，或系郡若监司送下，亦宜具此利害申闻。

【译文】 顽民善于诉讼，事情或许有自己有关，尚且情有可缘，如果事情与他无关，难道不应该严惩吗？冒占逃绝户的财产，藏匿牙税之类，依照法律规定，自然可以上告，上告得实，岂只追逮？怎奈有一些无赖之徒，不务农业，正当农事忙时，就乘机诬告，扰取农民，抉取财物。这些人刚刚上诉的时候，不可能一一知道所作所为，他们只有选择善良而懦弱或与之有仇之家，泛泛而谈，以侥幸之心企图有所效果。例如上告一户冒占他人土地，所说的不下数十项。官吏追索不尽，又恐怕最后弄得没完没了；如果全都加以追查，则要牵动数十百人，迁延时间少则数月。都保追逮，乡里供证，弄得一乡骚然。良民专心务农，耕耘不可失时，否则终岁挨冻受饿，往往不惜重贿去寻求家和。如或不贿赂，就于弄到官家穷追不舍，那些人不过承担诬告之罪，而被诉之家，所受到的损失实在太多了。法律规定，婚田之讼，自二月以后才开始审判。如今县官很多害怕诬告的健讼——专门凭空制造官司的讼客，兼或他们还要捏造事实，上告郡里，如果郡里监司疏忽而判决下来，往往未必合乎实际情况。所以不专心务农的人，可以在农民急于农忙之时而靠此方法去搜括民财，让务农的百姓不得安居乐业。为官的关键在于农事结束才开始追究，或系郡里监司判下来的案子，也应该把这些利害申报上去。

告讦必惩

【原文】 乡间之弊，莫大于奸民得志，而良民受害。夫安分之人，业在田亩，自幼至老，足未尝蹑官府，事切于己，尚隐忍不欲讼。其有不务农业、专事健讼者，欺其善懦，往往搜求其短，诬告挟赂。县令不明，则吏置之狱，枝蔓追究，必破其家。县令苟明，追证既备，罪有所归，则诬告者惧罪，不待理断而妄饰其词，今日走郡，明日走监司，脱其转送或索案，则又因循迤逦以幸脱矣。此奸民所以终于得志，而良民受害。故凡投词，有事不干己者，必加惩治，无使脱判以害民。

【译文】 乡村中的弊端，莫过于奸民得志，而良民遭受其害。安分守己之

人，专心致志地种田劳作，自幼至老，从来没有到过官府，祸事落在自己头上，往往隐忍不去讼诉。那些不务正业而专门从事诉讼的人，欺负这些人的善良、懦弱，往往到处搜求其短，诬告挟赂。县令不明就里，就命官吏捉来投进牢里，枝枝杈杈全部追究，不破其家绝不罢手。县令如果清明，追查证据，罪有所归，那么诬告者害怕治罪，不等判决而就会妄饰其词，今天走郡府，明日找监司，准备为自己开脱或索取诉状，那么他又可以迁延时间而侥幸脱身。这就是奸民之所以最终得志而良民受害。所以，凡是投词诉讼，有与此事不相干的，一定要加惩治，不要使他逃脱法的制裁而去残害良民。

请佃勿遽给

【原文】 奸民密知人有产无契，若有契未印，若界至不明，诈作逃绝乞佃。脱判会实，嘱里正耆邻，扶同诬申。案吏利其厚赂，不问是非，遽凭偏词给据。彼既得据，辄争夺交业。固有今日方携据而去，而明日相殴而来，甚至杀伤者。有司追究，问之里正，则曰邻人；问之邻人，则曰里正。其实皆里正受赇，勒其为邻，而彼实不知。又或以佃者为邻，或以亲戚为邻，故必反复得实，仍勒里正结罪保明，俟差邻都再会。如不实，或续有人竞，必先抵里正罪，庶知忌惮。

【译文】 奸诈之民密知他人有产无契，或有契而未加印，或界判不明，就诈说他人为逃绝佃户。脱判会实，这些人嘱咐里正乡邻，共同诬告。审案官吏受其厚利，不问是非，急忙依靠一面之词作出论据。这些人既然得到依据，就去争夺人家产业。这样就会出现今天拿到证据方才离开，明天就会互相殴打着而来，甚至有打斗伤害的人。官家追究，询问里正，里正就说最好去问邻居；问到邻居，邻居说最好去问里正。其实都是里正受贿，强迫其人为邻居，其实这人并非邻居，并不知情。又或者以佃者为邻居，或以亲戚为邻居。所以反反复复必须反反复复加以查证，要里正正结作保，如有虚言，必须抵罪，也要其他邻居也来作保。如果情况不实，或接着有人又争这块地土田财，就必须先拿里正治罪，大概就可以知道其罪过了。

证会不足凭

【原文】 斗殴必追证，而证不可凭一人之词；争界必会实，而会不可尽信耆邻之说。盖富者有赂，则可以非为是；贫者无赂，则可以是为非。专凭证会，则凡贫弱者皆无理矣。斗殴之讼，必察其人之强弱，情之是否；争界之讼，须

令详画地形，考之契要。反复参究，必得其实然后可决。

【译文】 打架斗殴必须追索证据，而罪证不可以凭一时一人之词；地界纷争一定要聚集多方人搞清事实真相，而不可全听乡邻的说法。因为富人有贿赂，就可以以非为是；贫者无钱，往往会被弄得以是为非。专门凭借众口之说，那么贫弱之人就会全无道理了。打架斗殴的诉讼，一定察其人的强弱，看看实情是否真实，地界纠纷，须叫官吏详细画出地形，考之契约。只有经过反复查实，才会得到其实而后作出判决。

再会须点差

【原文】 里正会实，受赇偏曲，或乞差邻都再会。若凭吏拟差，或受赇再差，其亲密，则偏曲如初，卒不得直。故必自我点差，使之不测。

【译文】 里正提供证据，因为受贿而偏曲，或乞请乡邻都再来提供伪证。如果任凭官吏查办，或许贿赂第二次官吏，其情亲密，就会偏曲如初，最终不得正直。所以必须亲自点差，自己查办，才能不出差错。

听讼无枝蔓

【原文】 词有正诉一事，而带诉他事者，必先究其正诉，外带事须别状。盖听讼不宜枝蔓，枝蔓则一事生数事，曲直混淆，追逮必繁，监系必久。吏固以为喜，而民乃以为病矣。若夫枝派异而本同一事，又不可以是论。

【译文】 诉讼有正诉之事，有带诉之事。听讼必须先审查正诉，带诉之事应该另诉。因为听讼不能枝蔓，如果枝蔓，就会一事而生出数事，曲直混淆，追究起来繁杂不清，监系的时间必然很长。官吏本来觉得是高兴的事，而老百姓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如果带诉与正诉本来是一件事。又不可以接此论。

立限量缓急

【原文】 立限宽严，必量事之缓急。不量缓急而一切以紧行之，则缓急杂乱，承限者抵罪必多，势不可久，其终必至于紧与缓者俱违戾矣。是以信牌之类，不可常出。常出则人玩。惟上司绿匣追会，及大辟强盗时，出而用之，违者必惩。故人不敢慢，缓急可以办事。

【译文】 立限的宽严，必须衡量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衡量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一切从急处理，就会缓和急互相杂乱，受时间限制而犯罪的必然多，其势必

然不会长久，到了后来必然导致紧与缓都违反规律了。因此，信牌之类，不可常出。如果经常发布这类号令，人们就会不加重视。只有上级紧急公文追证，或者杀人、抢劫的时候，才能出这样的公文，违者必须严加惩处。所以人们不敢有所怠慢，缓和急可以办理大事。

立限量远近

【原文】　催科若讼，常限须关佐官厅同一日，如一都、十一都、二十一都，则以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都则以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之类。非惟整齐无杂乱，易稽考，且里正户长，一月止三日在公，优闲多矣。时焉有上司追会，有大辟，有劫盗，有冤抑者，不可拘常限，故不得已而用破限焉。破限必量地远近。盖远乡往返，有四五百里者，若初限例，与一二日追会不至而辄挞之，则是责人以其所不能也。里正受贿，诈以所追人出外，或病而妄申者，固其常矣，其间岂无实病者？必酌情而行，庶亡冤滥。

【译文】　催粮税就像诉讼一样，规定的限期必须与官衙相一致，如一都、十一都、二十都，则以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都则以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之类。这不仅是整齐而不杂乱无章，容易稽考，这样，里正和户长等类官员，一个月只有三天上班办公，悠闲的时间也就多了。有时上级紧急公文，发生了杀人、抢劫，或者有蒙冤之人，不可拘泥于一般的限制，所以不得不采取特殊的限制。特殊的限制必须考虑位置的远近。僻远乡村的征返，有的多达四、五百里，如果按照开始的时间的限制，给一、二日追索证据而完不成任务就加以处罚，这就是叫人去干不可能干的事情。里正受贿，诈称所追的人外出，或生病等谎报情况，这本来是常有之事，其实不可能没有一些实情。必须酌情处理这些事情，大概可以免去一些冤案。

催状照前限

【原文】　里正领状违滞，词首未免催限。盖状有常限，有破限，若再状不照元状日限，则前后限参差不齐，杂乱无据。故再状必勒吏先照元展日限朱批于状首，再判必同元限，则限无矛盾，易于稽考。如经久不至，则改紧限，或信限以速之，庶几有冤不至无告。

【译文】　里正领状违反限制，难免迟滞。再状词首不免有催限之词。追状有一般限制，也有特殊限制，如果第二次追状不按照第一次追状的时限，那么就会前后两状参差不齐，杂乱无据。所以，第二次追状必须叫官吏按照第一次

追状把时限用朱笔批在状首，再判必须同初限一制，那么时限就不会发生矛盾了，这样才容易查考。如果过了很长时间尚未完成，就要改成紧急限制，或者以确定不移的限定加以追索。或许就会少有有冤无处伸的情况。

栅不留人

【原文】　讼者始至填委，虑其逸去，多先置于栅。直栅者邀挟不如意，辄闭留终日，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遇盛暑数尺之地，人气充□，多至疾病。要须于始至时，即监召保，毋得入栅关留。

【译文】　诉讼的人开始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应该考虑让他们离开，一般多置于栅内。置于栅内的人稍微有所不满，就会被关押终日，饿了得不到饭吃，冷了穿不上衣服，遇到盛夏，数尺之地，人气充斥，很多人会产生疾病。关键在于开始的时候就要叫监官招叫保人，不要入栅关留。

察监紧人

【原文】　二竞干证俱至，即须剖决，干证未备，未免留人。承监人乞觅不如意，辄将对词人锁之空室，故为饥饿，不容人保。又或受竞主之赇，以无保走窜妄申，官司不明，辄将其人寄狱者多矣。凡承监须令即召保，不测检察，如不容保，故为锁系，必惩治之。仍许亲属无时陈告，或果贫而无保，须度事之轻重，或押下所属，追未至人。

【译文】　双方供词都齐全，就应该判决。诉讼双方有关证人尚未齐备，未免拘养其他人。承担监押的人不如他的意的人，就会将其锁入空室，故意让这人挨饿，不容人担保。又有时受诉讼的贿赂，因为不准担保，犯人就随便攀咬，因此官司不明，就将这些人关进牢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凡是被监押之人，顺叫他立即取保，预防不测的事情发生，如果有人不容取保，故意锁系，就必须严加惩治。还要允许亲属经常报告陈述，有的果真贫穷而无法取保，必须揣度事情的轻重，或拘押下属之人，追赶未到案的人。

里正副勿杂差

【原文】　里正副分上下半月，本欲受差均耳。有合受上半月者，重难事辄嘱吏留于下半月，呈遣利赂，事本上半月合受者，辄作妨嫌，差上半月。苦乐不均，弱者受害。要当严分上下半月之禁，无得杂差。行之有准，虽曰两年充

役，实则一年，故人皆乐充，罕有争竞。在处里正事体虽不同，或有似此者，固当知也。

【译文】　里正分上、下半月，本来是为了受差均匀。有担任上半月而受贿赂的，就把那些重大而难办的事就告诉吏员留到下半月，送上一些贿赂，本来上半月应该结案的，又故意妨碍，拖延半月。苦乐不均，弱者受害。关键在于严格区分上、下半月的禁令，不能随便差遣。行动有准行，虽叫两年劳役，其实只有一年，所以人们都乐意去当差，少有竞争之人。里正事体虽然不同，或许有此相似的，本来应当知道。

用刑须可继

【原文】　县官追逮，多责里正。里正违初限，未可遽杖。且要紧事追人，初限五日不至，遽挞之矣。次限又不至，不再挞则益见缓慢，而前杖为虚设，再挞之则五日内杖疮必未痊。非惟法所不许，兼恐过伤，罪在惨酷。故初限未至，不若量讯，或封案，或锢身，示以不测，不专用杖。盖县令之威，不过杖一百耳，用之未尽，则彼犹勉强以自逭，遽尽用之，其如不可继何？

【译文】　县里追逮犯人，很多时候都叫里正去办。里正初次违反时限，不宜就对其杖击。况且，要紧的事情追捕人，初限五日而未追到就加鞭笞；第二时限又追不到，不加以鞭笞就越缓慢，而第一次鞭笞就多余了，再加鞭笞又五天之内杖疮未痊。这不仅为法度所不容，更兼恐怖重伤，实为残酷。所以初讯未抓到人，不如酌情训斥，封合案卷，暂停审理，戴上刑具，显示防止意外之事发生。不能专用鞭笞。县令的威势不过杖击一百，尚未用完，那些人就为自保而拼命去干。这样急急忙忙地就用完了，又用什么来继续维持这种威势呢？

戒谕停保人

【原文】　乡人之讼，其权皆在听信安停人，以为有理则争，以为无理则止。讼之初至，须取安停人委保。内有山谷愚民，顽不识法，自执偏见不可告语者，要须追停保人戒谕，庶或息讼。

【译文】　乡下之人诉讼，关键在于听信调停之人，调停人以为有理就去力争，调停人以为无理就会撤诉。诉讼初到官衙，必须叫调停人委托取保人。诉讼的人有山谷愚民，顽固而不懂法，自执偏见，不可劝谕，对这样的人，要令调停人进行劝谕，或许可以平息诉讼。

执状勿遽判

【原文】 事有涉不法，恐异时有竟，而先欲张本者，辄多端脱判执状，以为异时交争之证。要当审其事之利害，未可辄判。如遗失契书之类，必究实；如妇人乞改嫁之类，必追会。果得实，然后坐条告示。其他非要紧执状，判语须活，不可偏执。

【译文】 涉及不法之事情，恐怕到其他时候又发生诉讼，而先准备为后来找退路，就多方脱判执状，作为将来发生争论的证据。要判定事情的利害，不能随便判断。像遗失契书之类，一定要特加追究；如妇人乞求改嫁之类，一定要追究。果真得到实情，就应以违反法令而加以治罪而公开出来。其他不是紧要的执状，判词要活，不可偏执一端。

紧限责病词

【原文】 状乞责病者之词，必其人垂死。若立限稍缓，未责词而已死，无缌麻以上亲在傍，合委二官检覆。非唯检覆之官一出，邻里骚然，兼格目申宪司，宁无疏驳？要当榜示，许不拘早晚，披陈所判，须仰即往，不可如常限三日五日，恐稽缓，终至委官扰扰矣。

【译文】 乞求重病之人的供词，一定要是此人快要死亡。如果限期稍缓，还未得到供词这个人就死了，没有孝子在傍，应该叫二个官吏检查。不仅仅官吏出门而叫邻里骚然，而且各路官员一起前去调查疑难，能保互相之间发生矛盾吗？关键在于公开出榜，允许不管早晚，陈报所判，一有必要，立即前往，不可像往常那群时限是三到五天，惟恐缓慢，导致官府互相干挠。

随宜理债

【原文】 官司有阿从豪民者，凡债负不问虚实，利息过倍，一切从严追理，则豪民必至兼并，小民有冤亡告。又有矫是弊者，不问是非，一切不理，则毫民不敢贷。一遇岁饥，或新陈未接，小民束手，相视饿死，本欲恤之而不知反以害之。要在平心遵法而行耳。

【译文】 屈从豪民的官员，凡属讨债，一律不问虚实，利息过倍，一切从严追查，那么豪民必去兼并他人财产，小民百姓往往有冤屈而无处告状。如有反对这种弊害的人，不问是非曲直，一切不管，那么豪民就不敢为非作歹。一

旦遇到饥荒，而或新谷陈粮未济，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小民百姓只好束手待毙，看着饿死，本来企图加以抚恤而不知反而害了他们。关键在于平心静气地遵照法度行事就可以了。

受状不出箱

【原文】　出箱受状，其间有作匿名假名状，投于箱中者，稠人杂遝，莫可辨认。兼有一人，因便投不要紧数状，及代名数人者。要当于受状之日，引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非惟可革匿名假名之弊，且一人止可听一状，健讼者不得因便投数词，以紊有司。

【译文】　从检举里拿出来的诉状，里面有些是匿名或假名诉状。投诉状在箱中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很难一一辨认。更兼有这样一类人，顺便投下无关紧要的数张诉状，而却写上几个不同的名字，关键在于接到诉状的时候，引到西厢房里，整整齐齐地进来，至大堂之下，叫这些站好，按照顺序，三、四人相续拿着诉状，亲自交给负责接诉状的小吏，小吏略检查，叫这些人叫东厢房，听候呼唤姓名，再回到大厅。这样并不仅完全可以革去匿名假名的弊端，而且一个人只可诉讼一张状纸，那些官司客不能够因此而投下几张诉状而挠乱官司。

判状详月日

【原文】　览状必详其发端月日。盖事有要紧者，必即讼于公，经数月而后始入词者，必非要紧，须诘其因何稽缓。如词内隐其月日而不言者，必已经久，或在赦前，须令再供，然后施行。

【译文】　看诉状必须详细查看事件发生的日月。事情十分紧急的，必须马上交给县令，如果经过数月才去告状的人，这事并非紧要，应该追问是何原因稽缓。如果诉讼之内隐去日月而不说的，必然已经时间久了，有的是在大赦之前，必须重新叫他再作诉状，然后处理。

籍紧要事

【原文】　州县一番受状，少不下百纸，内不要紧者甚多，程限簿一概主之于吏，若欲一一亲检察，则精力不逮，缓急俱废。要当择事干紧要，若情有冤

抑，若上司委送者，别籍置之。案明载日限，日率一阅，违滞则追，庶亡稽缓。

【译文】 州县一次受理诉状，少不了数百张状纸，其中不紧要的很多，如果一律送给主要官员，要一一亲办，那么一定会精力不济，缓事急事都办不好。关键是选择紧要的事情，比如情有冤枉，比如上司委送，就记在另外的籍薄上。上面写清楚时限，每天都要处理完毕，延迟了就要追究，这样可以免去稽缓。

案牍用印

【原文】 田产之讼，官司考之契要，质之邻证，一时剖判，既已明白。无理者心服无词，有理者监系日久，一得判辄归，未必丐给断凭，元案张缝，率不用印。数年之后，前官既去，无理者或嘱元主案吏折换，或赂贴吏窃去，兼主案吏，若罢若死，辄隐匿诈言不存，彼乃依前饰词妄争。有理者欲执前判，无所考据，则前判皆为虚设矣。凡事判案须即用官印，印缝仍候给断凭讫始放。

【译文】 土地争执的诉讼，官府应该考查契约，邻居作证，急时剖判，很容易弄明白。无理之人心服，也找不到话说，有理的人被监系日久，剖判之后急着回家，未必就给剖断凭据，元案张缝，大都忘了用印。数年之后，前官已经离任，无理之人或者说原来主案的官员改换，或贿赂贴吏窃去，再加主案官吏，比如罢官，比如死亡，就隐匿谎称卷宗不存，无理之人依旧按照先前虚假之辞胡搅蛮缠。有理之人想依照先前判，但是手中没有依据，这样前判就形同虚设了。凡是判决案件必须用官印，印盖好后，交给判决凭据——判决书，才可以放人。

无轻役民

【原文】 公廨有倾则必修，有敝则必葺，无致因循颓毁，以贻后费。至利民之事，如建学校、开沟渠、筑堤防、立城壁之类，必于农隙尽心力而为之。若起台榭、广园沼，以为无益之观美者，力有未及，宜小缓。盖劳民役众，宁亡怨嗟？和买竹木，宁亡骚动？在审其缓急轻重耳。昔盈川令政惨酷，惟专务造亭台、书榜额为美名，宜其为远近笑耳。

【译文】 公厕有了歪斜就要修理，漏雨了就要加盖，不要让其因此而毁坏，以致将来更多的破费。到了有利于民的事，比如建设学校，开挖沟渠，修筑堤防，设立城壁之类，一定要在农闲的时候尽力而为之。像起台榭，广园沼，这些没有多大好处，只可供观赏的东西，力不能及，应该稍缓。劳民伤财之事，怎么不引起怨恨？强买竹木，怎么不起骚动？在于审定轻重缓急。过去盈川政令

惨酷，专门修造亭台，书写榜额，窃取美名，只不过成为远近的笑话。

籍定工匠

【原文】　役工建造，公家不能免，人情得其平，虽劳不怨。境内工匠，必预籍姓名。名籍既定，有役按籍而雇，周而复始，无有不均。若名籍不定，而泛然付之于吏，则彼得以并缘为奸。本用一人，辄追十人，艺之精者，反以赂免，而不能者枉被攀连，不得脱。非惟苦乐不均，且建造未成，而民间已骚然矣。但置籍之始，须括得实，无使里正与夫匠首者因仇诬供，则其籍始可用耳。

【译文】　派工建造房屋，公家自然不能避免，只要合乎情理，即使劳苦，百姓也不会怨恨。境内的工匠，必须首先登记姓名。名籍一经确定，有了差役，按籍而加以雇用，周而复始，无有不均。如果名籍不定，就泛然付之于吏，那么这些人就可以狼狈为奸。本来只需一人，动辄牵动十人，技术精湛的人，反而行贿求免，而没有才干的人却被牵连，不得脱身。这不仅仅是苦乐不均，并且建造尚未完成，百姓已经骚然不安了。但是开始修造名籍的时候，必须全面而准确，不要叫里正与工匠们因仇而互相攀咬，这样的籍表才有实用价值。

示不由吏

【原文】　凡亲民之官，稍有知者，孰不欲平心以决事？然事有不得平者，盖由奸豪居乡则残虐细民，在公则劫持胥吏。讼至有司，胥吏奉承其意，惟恐或忤，以至以曲为直，以是为非。长官不明不公者，则唯吏是从，间有公且明者，一切自出己见。彼之讼不胜，辄以胥役受赂，妄诉吏者多矣。吏何足恤，但奸民得志，吏益畏惮，小民之屈，愈不可伸。故凡吏呈事案，须先引二竞人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欹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盖将以示其曲直，不出于彼。非惟吏不得以诈取民财，且俾奸民无归咎于吏而妄诉矣。

【译文】　凡是亲近百姓的官员，稍有智识的，谁不想平心静气地去判断事物？然而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事物，大都是由于奸豪居乡就暴虐下民。奸豪在公就劫持小吏。诉讼到了衙门，小吏奉承奸豪之意，惟恐违背了他们的意志，以至于以曲为直，以是为非。长官不明白不公正的，就会专门听小吏的话。间或有些公正且明白的人，一切都自出己意。那些人的诉讼不胜，就说由于小吏受贿，被冤枉的小吏也不少。这些小吏不足可惜，但是奸豪之徒得志，小吏更加害怕，小民百姓的冤屈，更加不能伸张。所以，凡是吏员所呈之案，必须首先

把双方当事人叫到堂下，小吏把宗卷放在几上，敛手后退，远远地站着。自己认为宗卷有怀疑之处，就去询问双方当事人，等到已经判决，再交叫小吏去宣读。这是把曲直的判决全在自己，不在于小吏这种情况明示众人。这样不仅仅小吏不能乘机榨取钱财，也让那些奸豪之人无由把罪名往小吏身上推。

详画地图

【原文】　迓吏初至，虽有图经，粗知大概耳。眡事之后，必令详画地图，以载邑井都保之广狭、人民之居止、道途之远近，山林田亩之多寡高下。各以其图来上，然后合诸乡邑所画，总为一大图，置之坐隅。故身据厅事之上，而所治之内人民、地里、山林、川泽，俱在目前。凡有争讼，有赋役，有水旱，有追逮，皆可一览而见矣。昔吕惠卿虽不足言观，其以居常按视县图，究知乡村地形高下为治县法，盖亦有所见也。

【译文】　迎接的小吏刚到，虽然手中拿着画有图形的书籍，上面记载着邑井都保的广狭、人民的行居住址，道路的远近，山林田亩的多少高下。小吏们将这些图籍献上，然后把各个乡邑所画三图汇为一个图册，放在座位的一边。所以身据厅堂之上，而所治理下的人民、地里、山林、川泽，都呈现在眼前。凡是发生争讼、赋役、天干水旱，要追捕犯人，都可一览无余。过去吕惠卿虽然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但官居而按视这些图册，明白乡村地形的高下而制定县里之法，应该是有益裨益的。

户口保伍

【原文】　县道户口保伍，最为要急。傥不经意，设有缓急，懵然莫知。始至须令诸乡，各严保伍之籍。如一甲五家，必载其家老丁几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幼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凡一乡为一籍，其人数则总于籍尾。有盗贼则五家鸣锣挝鼓，互相应援。或遇差役起夫，水旱赈济，皆可按籍而知，诚非小补。

【译文】　县乡里面的户口保甲，最为紧要。如果不加以注意，假设一遇到紧急情况，就会懵然不知了。刚到任时就要下令各乡，严格查清保甲户籍。如一甲五家，必须记下某家有老丁几口，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成年人几口，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孩童几口，叫些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一般一乡为一本，总人数记在一本的最后。发现盗贼就五家鸣锣敲鼓，互相支援。遇到差役徭夫，水旱天涝，赈济救贫，都可以从户籍而知，的确不是小事情。

修举火政

【原文】　治舍及狱，须于天井之四隅，各置一大器贮水，又于其侧，备不测取水之器。市民团五家为甲，每家贮水之器，各置于门，救火之器分置，必须备立四隅，各隅择立隅长以辖焉。四隅则又总于一官。月终勒每甲各执救火之具呈点，必加检察，无为具文。设有缓急，仓卒可集。若不预备，临期张皇，束手无策。此若缓而甚急者，宜加意焉。

【译文】　修建房舍以及监狱，必须在天井的四面，各修建一个大大的蓄水池，在蓄水池的旁边，要准备在发生意外之时的没水器具。市民集合五家为一甲，每家都要准备贮水器，分别放在门口，救火之器也要放好，必须分立四隅。各隅要选一个隅长负责加以管理。四隅又由一个官吏统一管理。每月结束，下令每甲将救火之器进行清点呈报县里，加以检查，决不能搞形式。如有紧急情况，很短时候就可以聚集起来。如果不作这些准备，临时张惶失措，让人束手无策。这些事情看起来缓慢，但是实际上紧急，应该引起注意。

禁扰役人

【原文】　争役之讼，多起于县家非泛科需，期限严迫，不时鞭挞，兼吏辈每限过取，役未满而家破，故力争以冀幸免。若尽绝非泛科需，量地远近立限，凡事皆酌其轻重而少宽之，又严禁吏，每限亡过取，则人乐其优恤，争先愿充，又何竞之云？

【译文】　为徭役而发生争讼，很多是由于官府非常的摊派，期限又紧迫，不时还要鞭挞他人，更加小吏之辈常常超限多取，劳役未满，百姓也被弄得家破财乏，所以他们力争而希望幸免。如果阻绝这些不合常规的摊派，根据具体情作出具体规定，所有事情都酌情的轻重缓急而稍加宽容，又严禁小吏不很超限多取，那么百姓乐其优怕，争先服役，又怎么会发生争斗呢？

差役循例

【原文】　差役素有则例，如某都里正，元例差及税一贯文止，不可辄差未逮一贯文者；如某保户长，元例差及税三百文止，不可辄差未逮三百文者。或及元则例之家，比向来顿减，止三家二家长充；而未及则例之家，有税力优厚，可以任役者，又在随宜更变。

【译文】　差役素来应该有一定规则，比如某郡里正，旧例差役及税为一贯为止，不能追究那些尚未达到一贯的人；比如一个保里的户长，旧例差役及税为三百文，不可追究那些尚未达到三百文的人。或有的达到新规则之家，比起原来减少了，只有两家三家增加了，那些尚未达到新例之家，有更大税力，可以派他差役，当根据情况而变化。

酌中差役

【原文】　物力既高，歇役且久，充役无辞，要其所争，多起于税高，而歇役近者，则以轮差之法，而纠税少歇役久之家。税少而歇役久者，则以歇役六年再差之法，而纠税高歇近之家，有司牵制，多不能决。今若将歇役六年者辄再差，则此税高者长充，其馀力能任役者，永得优闲，其害在上户矣。若将税及元则例入，周而复始，一概轮差，则税过五倍十倍者，充二年，而税少五倍十倍者，亦充二年，其害在下户矣。二者皆未均。要当以见行条法，参物力高下，歇役远近，酌中定差。如税过数倍，歇役十馀年，则亦可以再差矣。不然，则且差税及元则例。歇役年深之家，其间有析产白脚物力及则例者，自合先充。

【译文】　百姓财力增加，歇役已久，当差没有什么话说，他们的争论，很多是由于税收较高。歇役近的，可以采取轮流当差的办法，而减少歇役长久的人家之税赋。税少而歇役少的人家，则采取歇役六年再派差的办法，而增收歇役少的税赋，剩下的有能力担任差役的人，可以永得悠闲，其害在于上户。如果将纳税赋和旧例的人，周而复始地一概派差，那么税超过五倍、十倍的人服差二年，而税少于五倍、十倍的人也是服差二年，其害又在下户了。这两种方法都不平均，关键在于以现行条法，参照物力的高下，歇役的远近，酌情制定一个中差。如果税收超过数倍，歇役十余年，那么也可以再差遣了。不然，就按差税和旧例处理。歇役时间长的人家，他们分家析产而有未当差的人户，自然应该先去当差。

禁差役之扰

【原文】　县令不明，则吏因差役并缘为奸。如差甲得赂，辄改差乙；差乙得赂，辄改差丙。本差一户，害及数家，争竞扰扰，久而莫定。故差役之先，必严责所差吏罪状，如被差人有词，则令供合充之家。当厅索差帐，与籍参究定差，无至再误。如始差不当，必罪元差。

【译文】　县里官员不明，则官吏差使就会狼狈为奸。比如差甲，甲行贿；

又改乙，乙行贿；又改差丙。本来差役只派一户，而今却害及数家，争竞纷纷，久久都安定不下来。所以在派遣差役的时候，必须声明派遣差役的规矩，如果被差的人有意见，就叫他说出哪家该去当差。当堂索取差帐，与书籍图表参究确定差夫，不至于一误再误。如果开始派差不当，要追究差官的责任。

役须预差

【原文】 在法役将满，合先一月预差。盖争竞迁延，前者既满，势须与替，后者未定，烟火盗贼，谁任其责？须先一月勒吏详审定差。如差已当，枝辞未伏，须令权就役，候追究有理，则将充过月日通理。

【译文】 根据法令役期将满，应该先此一个月预先派差。惟恐派差之时互相争执而迁延时间，前期差役期满，等着更替，但是后者未到，烟火盗贼，谁能负责？所以必须早一个月派遣官吏详细审查确定差夫。如果差夫已定，但是尚有意见，应该叫他暂且就役，等将来追究有理，就将现服差役的时间加以变通。

常平审给

【原文】 常平义仓，本给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之人。每岁仲冬，合勒里正及丐首括数申县，县官当厅点视以给，盖防妄冒。然里正及丐首藉，是以求赂，有赂非穷民亦得预，无赂虽穷民不得给。兼由丐首括数而得给者，往往先与丐首，约当给米时，则分其半。疾病孱弱者不能行履，所给或尽为丐首奄为己有，不然亦裒常例，而丐者所得无几矣。夫丐首强壮，亡疾病，一家率数人蚕食于常平，而又强掠如是，其弊可不革哉！要当严禁其乞觅不公之弊。遇初冬散榜，令穷民自陈，庶几常平不为虚设。

【译文】 常平仓库的建立，本来是为供给鳏寡孤独、疾病缠身等这些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每年仲冬，应该下令里正及乞丐首领统计数目申报县衙，县官当厅点视发给，严防冒名领取。然而里正及乞丐头头借此而求贿，只要有贿赂，不是贫苦之人也去领取，没有贿赂的人即便穷苦也得不到。再加上乞丐头头统计的数目而得到救济的人，往往还要先给乞丐头头，等到自己领到米时，就只有一半了。生病孱弱的人不能行走，得到的救济有时全被乞丐头头全部据为己有，自然也违常例，而乞丐所得无几了。乞丐头身体强壮，没有疾病，一家数人平时都吞食他人财物，而今又强掠如此，这种弊病一定要革除。关键是严禁乞丐头觅乞不公的弊端。到初冬散榜的时候，令穷苦百姓自己陈说，常平大

概不至于虚设。

安养乞丐

【原文】　岁饥丐者接踵，县无室庐以居之，往往穷冬严寒，蒙犯霜雪，冻饿而死者相枕藉于道矣。州县倘能给数椽以安之，岂不愈于创亭榭、广园囿以为无益之观美乎？昔范公祖禹，奏乞增盖福田院官屋以处贫民，至今为盛德事。士大夫毋以缓而不加之意。

【译文】　年岁饥荒，乞丐接踵而至，县里缺乏房屋给他们居住，往往穷冬严寒，蒙霜犯雪，冻死和饿死的人一个靠着一个。州县如果能够给些房子给他们居住，岂不是比修亭榭、广园圃那些无益之事更好吗？过去范公祖禹曾奏乞增盖福田院官屋来让贫民居住，至今还是盛德的事。士大夫不要因为是缓慢之事而不加注意。

收抚遗弃

【原文】　凡任宅生字民之寄，要须视民如子。一人号呼，不得其所，当任其咎。且岁饿遗弃孤幼于道者纷纷，不收而字之，何以为民父母？凡周岁至四五岁者，未能自支持，徒知收抚，而不时时亲检察，其终必死耳。要当于要近处辟一室以处之，仍专责一二人瞁养，而又时时亲检察，如抚己子焉，则所活必多。宅生字民之职，始为亡愧。昔元鲁山所得奉禄，悉以衣食人之孤遗，天下至今称之。

【译文】　凡是任职为官抚养百姓的寄托必须视民如子。一人号呼，不得其所，官吏应该承担责任。况且饥饿遗弃孤苦在路上的人多得数不清，不收留起来加以抚养，何以成为父母？凡是周岁至四、五岁的人，还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只知收抚，而不时时去加以检查，到后来不过是死，关键是应该在要近之处开辟一块地盘修筑一幢房子让他们居之，专门派人加以抚养，而又经常去亲自检查，就像抚养自己的儿子，那么活下来的人就会比较多。任职为官抚养百姓的职位，这才可以算是问心无愧。过去元鲁山将所得的奉禄都拿去抚养天下的孤遗，天下至今称赞不已。

月给雇金

【原文】　县有弓手手力，役于公家，悉藉月给以为衣食。县家常赋不办，

往往越数月不给，彼之仰事俯育，丧葬嫁娶，迫乎其身。弓手不过假捕盗乡闾，执缚良民，骚扰百出；手力亦不过假监系害民，以觅厚赂，实县令有以致之。故财赋不办，须措画有方，若雇金须按月而给。盖在我无亏于彼，彼或害民以陷于罪，惩治虽严，而亦无词无怨矣。

【译文】 县里弓手和手力，为公家服役，都是按月发给月薪作为衣食。但是县家常常雇用而不发放，往往几个月不放发。他们仰事父母，俯抚妻儿，丧葬嫁娶，全靠他们。弓手只好借助假装在乡间捕盗，绑缚良民百姓，骚乱等方式花样翻，手段百出；手力只好假借监系害民，寻觅重赂。这实在是由于县家所为致之。所以财赋不办，必须指画有方，雇金应该按月放给。官家无亏于这些人，这些人如或害民犯罪，即使严惩不贷，也无词无怨。

捕到人勿讯

【原文】 大辟劫盗捕至之初，例于两腿及两足底，辄讯杖数百，名曰入门杖子，然后付狱。不知其在都保或巡尉司绵历多日，饮食不时，饥饿羸弱，兼为承捕人考掠，其伤已多。若不先验以备不测，又从而酷讯之，往往至狱即病。方鞫情状，而其人或死矣。既死，合委官验覆。若痕在致命，罪属惨酷，至累终身。故始至须躬问大情，仍验有无伤，始付狱。戒给饮食，然后鞫之。异时生杀，自有常宪，不必于其初辄酷讯之也。况捕至之初，罪辜未明，一例辄讯，异时推鞫无犯，追悔亡及。

【译文】 杀人、抢劫罪犯被捕到来之初，按照习惯，必须对两脚或两足进行杖击，先要打数百讯杖，名叫入门杖子，然后才打入大牢。官员不知盗贼人犯在都保或巡尉司绵历多日，饮食不时，饥饿羸弱，再加上被承捕鞭掠，伤处极多。如果不加以注意以备不测，从而又酷讯之，往往到了狱中就生病了。刚想弄清情况，而此人已经死了。既然死了，按理应该委官验覆。若果伤痕致命，罪属惨烈，乃至累及终身。所以，这些人刚刚到达，长官就应亲躬大问，仍然查验有无伤害，才押进监狱。嘱咐饮食，然后询问。往时生杀，自有法令，不必在初到之时就严刑酷讯。何况捕至之初，犯罪还是无辜尚未查明，一律讯杖，将来推查无罪，追悔莫及。

革囚病之源

【原文】 囚之所犯，自有常宪，死于非法，长官不得不任其咎。若县道则多无囚粮，贫亡供送者，多责之吏。吏饘粥自不给，往往经日不与，或与之微

不能充饥，况又时加考掠，得疾以至于毙者多矣。兼囹圄不扫，匣杻不洁，秽气熏蒸，春夏之交，疫疠扇毒，至有负死囚接踵而出者。宪司岁计人多，罪何所逃？故贫亡供送者，官须日给米二升，以为饮食。重囚则差人入狱监给，轻囚则引出对面给，庶免减克。当春则深其狱之四围沟渠，濯其秽污，俾水道流通，地无卑湿，而又时时洒扫，使之洁净。严冬则糊其窗牖，给之袄袜，庶令温暖。盛暑则通其窗牖，间日濯溉，由是疾病无自而生。惟时时留心检察，是数者，亦庶几古者钦恤之意。

【译文】 囚徒所犯之罪，自有宪令，死于犯罪，长官不得不放任他的毛病。像县里则很多没有囚犯之粮，贫穷没有供送的，很多人暗暗斥责官吏。小吏稠粥尚且供应不上，经往经日不给，或给之很少，不能充饥，再加上时加拷打，生病多至死者很多。再加上囹圄不扫，匣杻不法，秽气熏蒸，春夏之交，疫疗扇毒，有时死囚一个个地往外搬。宪司岁计人多，罪过怎能逃走？所以贫穷无法供给的人，官府应该每天供给米二升，作为他的饮食。重囚就差人进入监狱供给，轻囚则带出去对面给食，或许可以免去克减。春天到来，把监狱四面的沟渠深深地挖好，去其秽渍，疏通水道，地无低处和湿水，还须时时打扫，让它干干净净。严冬时节，糊好窗户，给他袄袜，可以使之保暖。盛夏季节，多开窗户，经常濯烫，这样就不会随便生疾病。只有时时留心检查。这样几个方面，这也大概是古代所谓体恤之意吗！

疑似必察

【原文】 昔吴太子孙登，常乘马出，有弹丸过左右，求之，适见一人操弹佩丸，咸以为是，辞对不服，从者欲捶之。登不听，使求过丸比之，非类，乃释。盖情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苟其辞未伏，不可不审也。若辞已伏而涉疑似，亦未可辄信。盖在囚日久，考掠不胜苦，及欲出狱，不免诬伏。不察其实而辄结案以解，或已杀之后，而真犯者败，死者其可复生乎？昔薛奎为温州军事推官，时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盗杀寺奴取财去。而博者四人适至，启户溅血汙衣，遽惊走。逻者因捕送官考讯，已引伏矣，奎独疑之，请缓其狱，后数日果得杀人者。他如钱公若水为同州推官，辨女奴事，向公敏中在西京，辩僧杀妇人事，皆已诬服，后平反其狱，亦世所稔闻，史传似此不可枚数。凡事有涉疑似者，虽其辞已伏，亦须察之以缓。或终于疑罪，须当从轻。古人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者，盖为是耳。

【译文】 过去吴太子孙登，经常乘马出行，一次，有弹丸从身旁飞过，经过找寻，正好看见一人持弹佩丸，都以就是这弹出的弹丸，但是这人不服，众

人准备揍他一顿。孙登不准，让去拿来此人弹丸比较，不是同一类，孙登叫人放了这人。情况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如果他不服，不可不详加考查。如果他服了而有疑怀，也不可便信以为真。当囚犯的时间久了，鞭笞拷打受不了这般痛苦，想快出狱，不免诬服。不去考察实在而就结案，而或已杀之后，而真正的罪犯就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了，死的人难道可以复生吗？过去薛奎当渭州军事推官，有些人经常在僧房聚众赌博，一天，强盗杀了寺奴，抢走了财产。那经常赌博的四个人正去僧房，刚打开门，血溅在身上，污了衣服，都惊吓走了。巡逻的人因此将这四人逮捕送到官府，一阵严刑拷打，这四人招供服罪。薛奎自己却很怀疑，请求暂缓关进死牢。不久果然抓住了杀人真凶。其他像钱公若承在同州当推官辩女奴事，向公敏中在京辩僧杀妇人事，都已经诬服，后来平反了，这些都是后世人十分熟悉的事，史传里面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但凡事情有涉疑相似的，即使他自己已经招供，也还是要缓缓地加以查证。如或最终也只是一个怀疑之罪，应当从轻发落。古人要求囚犯反复思考五、六日，到了十天的时候，才算得上承认了。

详究初词

【原文】　昔刘公安世谓宋若谷治狱有声，惟曰狱贵初情，分牢处问而已。今之县狱，初词乃讼之权舆，郡狱悉凭之以勘鞫。凡里正及巡尉解至犯人，多在外经停，唆教变乱情状，若县令不介意而辄付之主吏，则受赇偏曲，一律供责，其后欲得真情，难矣。如解至犯者十名，即点差他案贴吏十名，各于一处隔问，责供顷刻可毕，内有异同，互加参诘。既得大情，轻者则监，重者则禁，然后始付主吏。虽欲改变情款，诬摊平人，不可得矣。

【译文】　过去刘公安经常说宋若谷判断案件有声有色，只说判案贵在重视初时供状的情形，分牢查问而已。如今的县狱，初次供状乃是诉讼的开始，郡狱都凭这个加以审问。凡是里正及巡尉押解犯人，多要在外停留，唆使他们变乱情状，假便县令不注意就交给主吏审问，那么往往就会受贿而偏曲，统一了口供，其后要想得到真实情况就困难了。比如押解来的犯人有十名，就点差案贴吏十名，各自在一间屋里审问，供词很快可能完成，其中异同，互相参法，就可得到重要情况。轻罪就监管起来，重罪就械系起来，然后再交付主吏。犯人即使企图改变情款，诬陷他人，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入狱亲鞫

【原文】 吏胥之老成者，与百姓仇隙，多已诉罢，见役类皆后生，不历世事，不识条法，惟知乞取赡家。今以大辟及强盗付之，则生杀在其手，岂亡冤滥？故凡狱事始至，须入狱亲鞫，冀得真情。若经久，吏受赇，变乱其实，害及无辜必矣。

【译文】 奸猾小吏中的老成者，与老百姓的仇隙，很多都因诉讼被罢除了，现役吏们大都是后生，未经七事，不识法度，只知道乞取去养家糊口。如今把杀人、抢劫的罪犯交给他，则生杀之权掌握在他的手里面，岂无滥冤？所以，凡是这类案件到来，必须亲自入狱审问，希望得到真情。如果时间久了，小吏受贿，变乱事实，必然害及无辜。

事须隔问

【原文】 《书》云："案辞于差"。盖事之实者，不谋而同，凡有差者，皆非真情也。狱事须分处隔问，无令相通。众说皆侔，始得其实，如有矛盾，必反复穷诘。若付之于吏，聚干连人于一处，而泛然问之，则随是随非，众口一律，不至误入，必至误出矣。

【译文】 《尚书》说："案辞于差。"事情的真实内容，往往不谋而同，凡是捏造的东西，都不是真情，往往各有不同。案件应该分开来问，不要让罪犯串供。大家说的都一样，才是事实，如果互相矛盾，必须反复穷追不舍。如果将他们交给主吏，就会把这若干人关在一起，而泛泛问之，就会随是随非，众口一词，不至于误入，而必须误出。

勿讯腿杖

【原文】 讯杖，在法许于臀腿足底分受，然每讯不过三十而止，今人动辄讯至数百。盖腿与阴近，讯多必衅作辄死。尝亲睹一官司讯人腿杖，过百即死者，不可不为深戒。

【译文】 讯杖，按照法度，允许在臀腿足底施行，但是每讯不过三十而已，今天则动不动就是数百。腿与阴部很近，讯杖打多了就把人打死了。我曾经亲自目睹一场官司，讯击罪犯之腿，超过一百就死了，不可不引起深戒。

狱吏择老练人

【原文】　狱吏若以恶少年为之，则不识三尺，考掠苦楚，必求厌所欲而后止。甚至终夜酷绁囚于匣，至死而狱吏醉卧不知者。又有白日绁囚至重，旁无人守，已死而狱吏始知者。彼何所顾藉，得罪则在长官耳。故凡狱吏须择老成更练者为之。有合鞫讯，勒主吏持鞫囚取押，然后入狱，非时苦楚，切须严禁。

【译文】　如果以恶少作为狱吏，那么他们必然识法度，鞭抽杖击，必然满足自己的欲望才会停止。有时甚至终夜把囚犯捆绑起来置于匣内，直至死了而狱吏醉卧而不知道。还有白天捆绑很重，旁边又无人看守，等到死后而狱吏才知道。这些人有什么好顾及，获罪则是他们的长官。所以，但凡选择狱吏必须是老成干练之人。进行审讯以后，就命主吏监押囚徒确定关囚，然后再入狱，不合时宜的刑法，一定要严加禁止。

不测入狱

【原文】　狱官不常诣狱，非惟狱吏自恣，将无辜人苦楚，且出外酣饮，传寄消息。或聚众吏在狱博戏，往来如逆旅，甚至重囚窜逸而不知。须不测诣狱，索牌点视，庶有忌惮。

【译文】　狱官不经常到监狱里面巡视，不仅仅是狱吏放任自由，强加给无辜之人很苦楚，而且还外出酣饮，传递消息。而或聚集众狱吏在狱中赌博，来来往往就像游玩一样，甚至到了重大囚犯逃窜而不知道。必须不时巡视监狱，索牌查点，大概狱吏才有所顾忌。

病囚责出

【原文】　狱官夜点狱时，或闻有呻吟之声，必须翌旦亟命医诊视。果病，非大辟强盗，并权出之，令保人若亲属同视医治。或无保若亲属，须责承监人安之旅舍。然旅舍多令卧于地，饮食不时，病势寖加。必责其令寝于床，选良医医治，日以加减闻，仍责主案吏时时检视饮食，或至不可救，在我无愧，而人亦无词矣。

【译文】　狱官晚间点视监狱之时，如或闻所呻吟之声，必须次日急命狱医诊视。果真是重病，不是杀人、抢劫重犯，应该权变出狱，令担保之人或亲属一起陪伴医治。如或没有保人或亲属，必须责令承监之人安排旅舍之中。然而

旅舍之人多叫这些囚犯睡在地上，饮食没有规律，病势不断加重。因此狱官必须责令承监人让他们在床上睡卧，选派良医加以治疗，病情自会一天天减轻。还要责令主案官吏经常检查饮食起居，若或到了不可挽救，对于我来说，做到心中无愧，而他人也无话可说了。

病囚责词

【原文】　狱吏受赇，或诈申囚病脱出，至实有病不得赂，反不即申，或死于狱，事属不明。须严戒有病即申，轻罪即出之，或病稍重，即委他官责词。内有以无病诈申者，须亲检察。

【译文】　狱吏收受贿赂，或者假装申报囚徒重病而保外就医，而那些真正有病而没有行贿的囚犯，反而得不到申报，有的死在狱里，事情的确不明不白。因此长官必须制定严禁：有病就要申报，罪轻的就要保外就医，若或病情渐重，就要委托其他官吏审问。狱中若有无病而假装申报的，狱官必须亲自检示。

病囚别牢

【原文】　重囚有病，须别牢选医医治，仍追其家属看待。或有患疮者，亦须别牢，时其濯洗，毋使与馀囚相近。盖囚者同匣而卧，朝夕薰蒸，必至传染。

【译文】　重要囚犯病重，必须另外安排牢房，选派狱医进行医治，还要赶快叫他的家属前来看视。如有患了疮疾的，亦必须另外安排牢房，按时濯洗，不要让他与其他囚徒接近。囚犯一般同匣而卧，朝夕相处，必然会传染他人。

检察囚食

【原文】　囚之二馔，送于狱门，系司门者传入。往往所求不满意，辄故为留滞，致令饮食不时，饥饿成疾。须专责狱典，检察不测，亲问内有无供送。而官给之粮者，狱吏早晚例以饮食当厅呈报而后给，然所呈皆文具，其实减克，所与无几。当呈时，须差人依样监给，无使减克，徒为虚文。

【译文】　囚犯的两顿饭食，都是送到狱门口，由守门的狱吏送进去。狱吏对囚犯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动不动就故意滞留，致使饮食不能按时送进，因此囚犯饥饿成疾。狱官必须专门重甲狱典，经常检查，以防不测之事发生，亲自过问囚徒的有、无，供、送。官家供给的粮食，狱吏应该早晚依例当厅呈报然后再去补给，但是所呈的都是文字材料，其实大部分已被克扣，给囚犯很少。

当狱吏呈报之时，必须派人依样监给，不使克扣，让他们所作的手脚，空为虚文。

遇旬点囚

【原文】　囚在狱日久，考掠苦楚，饥饿病瘠，置之暗室，无由得见，旬日必出于狱庭之下，一一点姓名。且令系于狱之两廊，一则病瘠可见，二则有不应禁者，即释之，三则令狱吏洁其牢匣，然后复入，不为亡补。

【译文】　囚犯狱中日久，拷打鞭笞的苦楚，饥饿得肚子抵到了背瘠，被关在暗室之中，无由不得看见天日，因此，十天必须将囚犯带到狱庭之下，一个个地点视姓名。并且令狱卒系把囚犯在狱庭的两廊，一则可以看到这些囚犯的病瘠，二则发现那应不宜监禁的囚犯，即令开释，三则令狱吏打扫干净牢中匣子，然后再让囚犯再进去，这不算不是一种补救的办法。

狱壁必固

【原文】　狱吏得囚赂，或夜纵其自便。重囚无路窜脱，或囚饮水时，积渐以水壁，浸渍泥湿，夜深则揭泥穴壁而出狱，狱吏莫知者，常有是事矣。故重囚夜卧，无令近壁，兼四壁须令板夹，仍坚其墙围，有坏即整。

【译文】　狱吏收受囚犯的贿赂，有时就晚上放纵囚犯自由行动。重囚无路窜脱，为了寻找逃路，有时重囚饮水时，积水下来慢慢地倒在墙壁上，浸到泥土湿润，夜深的时候就挖泥洞穿壁出狱，狱吏没有人知道，这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重囚晚上睡觉，不准他靠近墙壁。更加监狱四壁必须叫人用木板夹住，还要加固墙围，坏了就要修理。

鞫狱从实

【原文】　缧绁之下，何求而不得？若专尚威猛，考掠苦楚，勒其招伏，彼不得已，虽一时面从，非惟异时翻异，罪在失入，况死者不可复生，命谁与酬？又有矫是弊者，一切不加考掠，专以轻罪诱其承伏。愚民不识法，苦于久系，意谓果轻，极欲出狱，往往诬服，其后却加以重罪，则是以甘言诱人，入于死地也。故鞫狱不可专用威猛，亦不可诱以轻罪。惟察词观色，喻之以理，扣其实情，俾之自吐，则善矣。

【译文】　缧绁绳索皮鞭之下，还有什么得不到呢？如果专门依靠威猛吓唬，

拷掠痛击，逼其招供，囚犯万不得已，即使一时招认，虽非将来翻供，罪过在于轻罪重判，况且死者不可复生，谁去给他抵命？又有人想纠正这种偏差，一切罪犯都不加鞭笞，专门用说某罪是轻罪去诱囚犯招供。愚民百姓不识法度，苦于自己关了很久，意中认为罪过轻过，很想出狱，往往诬服，其后却对这些囚犯处以重罪。这是用花言巧语去引诱他人，却把他人置之于死地。所以审狱不应该专用威猛，也不可以以轻罪去引诱他人招供。只有察词观色，喻之以理，考出真情，让他们自己说出来，这就是很好的了。

健讼者独匣

【原文】　健讼之人，在外则教唆词讼，在狱若与馀囚相近，朝夕私语，必令变乱情状，以至翻异。故健讼者须独匣，不可与馀囚相近。

【译文】　那些极善诉讼的人，在外面的时候就调唆词讼，在监狱中与其他囚徒相近，朝夕窃窃私语，必然叫这些囚徒变乱情由，以至翻供。所以健讼的人要单独关押，不能让他与其他囚犯接触。

二竞人同牢

【原文】　二竞俱禁，若令别牢，则狱吏受富强之贿，公然传状稿、递信息，使之变乱情状。不若俾竞主与之同匣。非惟互相讥察，犹有忌惮，且同匣日久，情或亲密，解仇为和，亦息讼之一端也。

【译文】　原告、被告双方都被关押，如果把他们关在不同的牢里，那么狱吏接受富者的贿赂，公开传递状纸，暗通消息，叫他变乱案情。不如叫原告、被告一起关在一个牢房里。这不仅仅是互相监督，尚有顾忌，并且同处一间牢房时间久了，情感或许会亲密起来，解仇为和这也是停息诉讼的一种方法。

审囚勿对吏

【原文】　主吏有勒囚招状者，必戒其引问无翻异，囚畏不如所戒，必遭楚掠。若对吏引问，则囚必一切诬服，不敢吐实。故引问时，须令主吏远立，仍和言唤囚近案，反复穷诘，必得实情，始可信矣。昔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死狱将抵罪，公疑之，呼囚以讯，因惮捶楚，不敢言，公引囚辟左右复讯，方得其实。非文恭之精诚，鲜不误矣。

【译文】　主吏有审问囚犯招供的，必然告戒他的囚犯不许翻供，囚犯害怕

不像主吏所戒必然遭到毒打。如果当着长吏重新审问囚犯，那么囚犯必定一切都只得诬服，不敢吐露真情。所以重新引问囚犯，必须先叫主吏远远站立，仍旧和言悦色把囚犯唤到近案，反复询问，必须务得真情，方可相信。往昔胡文恭公在宣州为通判，有个死囚犯将抵罪，胡公怀疑，呼唤囚犯加以询问，囚犯因为惧怕鞭笞和酷刑，不敢说真话。胡公把囚徒引到别处，反复询问，方得其实。不是文恭的精诚，很少不谈。

夜亲定狱

【原文】　县令有惮其夜点狱者，或分之佐官，或委之典吏，皆于法不许。若有过失，罪将谁归？凡严寒盛暑，须躬入，逐牢用烛照视，点姓名。或用缧绁，有轻重其手者，亦可因而检察。

【译文】　有些害怕晚上点狱的县令，或许叫佐官负责，或唤典吏去查，但是这些都为法度所不许。如果发生过错，将归罪于谁？凡是严寒盛暑，县令必须亲自进入牢中，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举烛查看，点查姓名。使用缧绁刑法，有没有轻重其手的，亦可因此进行考察。

勿轻禁人

【原文】　不应禁人勿禁，若未欲讯决而权寄于狱，或系干证人日当引对者，晚须出之。盖法不应禁，或有不测，罪无所逃。若妇人当刑禁者，必先验其有无孕，恐或堕胎，无以自明。

【译文】　不应禁闭的人不要禁闭，如果不准讯决而暂寄于狱中，或传来若干应该对堂的证人，晚上必须送出去。依照法令不应该监禁，如有不测、无处逃罪。如果是妇人该被监禁，必须先验她有无身孕，惟恐流产，无法说清。

审记禁刑

【原文】　禁刑日，或因事纷扰，吏失检举；或一时盛怒，仓卒忘记；或案吏结解，虑听属责稽慢，先作检举，立断罪虚案，置之案沓。当立虚案时，往往所用日印，不照禁刑之日，或被检察，罪不可逭。故遇禁刑须大书于牌，置于目前，庶几目击，不至过误。

【译文】　禁刑之日：或有事纷扰，官吏失去检点，或一时间发怒，仓促之间忘记；而或案吏结案，听任属责稽慢，先作检举，假定断罪虚案，置之案卷。

设立虚案之日，往往所用日期，不依禁刑之日，或被查出，罪不可免。所以遇到禁刑之日，必须大书牌上，置于眼前，经常看到，不至发生错误。

革盗难脏

【原文】 盗者平时与人有隙，或受吏唆教，类以寄脏诬平人。平人惮其禁对，不敢辩，往往辄买脏赔偿。官司见所纳如数，意谓得其实，不知悉非本物。夫平人典质衣襦赔偿，以中盗贼复仇之奸计，其屈已甚矣。况吏得赂，则俾认为真脏，不得赂，又以非元脏而追逮，其苦岂可胜言哉？必须亲鞫得实，然后追索。

【译文】 强盗平时与他有矛盾，或者受小吏唆使，就以寄赃诬陷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怕与他公堂对案，不敢申辨，往往就买赃物来赔偿。官家看到交上去的东西与盗所一致，还以为得到了实情，还不知道全不是本来的赃物。平民百姓典质衣被赔偿，反而中了盗贼复仇报复的奸计，其委曲已经十分大了。况且小吏受贿，还反而信以为真赃。如果平民百姓不行贿，又以这些东西不是原赃而加追索，这种痛苦哪里可以用言语来表达呢？长官必须亲审，查得真实，才去追索。

罪重勿究轻

【原文】 诸鞫重罪，大情已明者，其馀轻罪，并据招结款追究，载在令甲，非不明白。迩来州县，多不奉行，切宜留意。

【译文】 审判重罪，基本情况已经明白，其余轻罪，都要依据招供结款加以追究，令甲有载，不是不明白。近来州县，多不按此执行，一定要留意。

廉则财赋给

【原文】 有一邑之土地，斯有一邑之常赋；有一州之土地，斯有一州之常赋。或至匮乏者，多起于守宰之不廉。盖守宰廉，则吏为欺弊，犹有忌惮。守宰不廉，则己盗其一，吏盗其十，上下相蒙，恣为欺隐，其终未有不至匮乏者。故理财当以廉为先，又能时时检核渗漏，无有不给。

【译文】 有一城邑的土地，才有一城邑的赋税；有一州的土地，才有一州的赋税。有时到了匮乏的地步，多数是由寻案不廉所致。寻案廉法，那么官吏为非作歹也有顾虑。寻案不廉，那么自己盗其一，小吏盗其十，上下互相欺骗，

到头来哪里会不匮乏的呢！所以，理财应当以廉法为先，又经常检查漏洞，就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了。

画月解图

【原文】　厎事之初，须计一岁所入之数与所出之数，有无亏赢，有亏则公勤措画。常赋月解，须画为图轴，置之坐右，朝夕以对，已解者随即朱销。故色色财赋，举目可见，必不至于懵然不知，违戾限期矣。

【译文】　上任之初，应该核计一岁的收入之数与支出的数目，看看有无亏赢，有了亏损就要公勤指画。常赋月解，应该画成图轴，放在座位右面，朝夕相对，已经解送上级的当即一笔勾销。所以，各种各样的财赋，抬头就可以看见，必不至于懵然不知，违反期限。

整齐簿书

【原文】　县道财赋，本源全在簿书；乡典奸弊，亦全在簿书。大率县邑赋籍，每户折色，必据税总数而科。如某户元税若干，收若干，推若干，今总计若干，然后合折色某物若干，逮输即于折色每项注某月某日某号钞纳若干。遇点追揭，籍欠之多寡，晓然在目。或者不然，夏秋税籍，止载某户收若干，推若干，不总结今计数若干。惟无今计总数，故乡典受赇，随时更改。或续添收一项，不见其多，或续再推一项，亦不见其寡。况既收矣，续受嘱，辄注云误收；既推矣，续受嘱，辄注云误推。或于误推误收之下，又有的推的收。自知欺弊已甚，惮其核究，则又故为草书小字，令人不可晓会。兼甲乙交易，甲已推而乙不收，乙已收而甲不推者，比比皆是。惟无今计总数，故所敷折色，与税之多寡不相应，是以财赋走失，不可胜言。而差役无凭，习以成风，恬不为怪。更加数年，则有赋者亡产，有产者亡赋，不可稽考矣。必须于赋籍勒一一大字，楷书今年某户税元数，必照与去年今计总数同。仍于今年推收之后，总结一今计实数，折色则据今计数而敷，总数之下，断不许改易添注。凡有收者，必照推，有推者，必照收，故推收有准，折色与税始相当，而财赋无走失矣。

【译文】　县里财赋，本源全在书簿之中；乡里小吏的奸弊，亦全在簿书里面。大概县里赋籍，每家的折色，必须根据总数而加科考。比如某一户原来的税多少，收了多少，推迟多少，今总计多少，然后折合成物产多少，到了输送之时于折色每项，注清某月某日某号钱钞共纳多少。遇到典吏追查，簿籍上欠账多少，明白在目。如不这样，夏秋税籍，只载某户收多少，推迟多少，不总

计现在共计多少。如果论现在总数，乡里小吏受贿，就可以随时更改。而或增加添收一项，看不出多了。而或再推一项，也看不出少了。既然已经收了，接下来受到嘱托，就注明叫误收，已经推辞了，又受到嘱托，就又注明叫误推。或者在误收误推的下面，还有拒推拒收——实际上是拒而未收。自己知道欺弊太甚，惧怕核查，又故意用草书小字，令人看不清楚。更兼甲乙交易，甲已推而乙不收，乙已收而甲不推，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只因没有现在的总计，所以所敷折色，与税赋的多少不相对应，因此财赋流失。不可尽说。差役没有凭证，可以成风，怪而不怪。再过几年，就会出现有赋的人没有产业，有产业的人没有赋税，弄到不可稽考的地步。必须在赋籍上逐一写上大字，楷书今年某个税赋原数，比照与去年总数相同。但在今年推收之后，总结一个今年总计的实数，折色就按今年的数字去折算。总数之下，决不容许改易涂注。凡有收入者，必照推，有推者，必照收，所以推收有准，折色跟赋税一致，那么财赋就不会流失了。

关并诡户

【原文】　今之风俗，有相尚立诡名挟户者，每一正户，率有十馀小户，积习既久，不以为怪。非惟规避差科，且绵历年深，既非本名，不认元赋，往往干收利入己，而毫毛不输官者有之。盖诡名挟户，乡典悉知，须勒从实关并，则财赋不至走失，而差科均矣。

【译文】　如今的风俗，有相互间建立诡户的人家，每一家正户，包含十余家小户，积习很久，见怪不怪。不只逃避科差，且历年久远，既然不是自己的本名，就不承原来的赋税，往往是干收利而归于自己，毫毛也不上交给官府。诡户挟户，乡里小吏尽知，必须下令从头核查，那么财赋就不至于流失，而差役和科赋就比较平均了。

追税先销钞

【原文】　二税之输，簿厅不即凭官钞销籍，异时按籍而追，至有已输而枉被扰者。凡未追之前，须勒乡典以官钞销籍净尽，结罪保明实欠，然后点追。

【译文】　上交夏、秋税赋，簿厅不马上凭官钞销籍，将来按籍而追，甚至有已经上了税的人而被扰乱。但是尚未追查之前，必须令乡里吏员用官钞销在籍簿上的已交的税赋，结果表明真正欠赋的才去追缴。

揭籍点追税

【原文】 顽民违省限，不输官物，未免点追。若县令不亲揭籍，惟凭吏具数呈点，故多者以赂获免，而所追者无非贫弱矣。盖人户挂欠之多寡，具在省籍，要当亲揭点追，毋令俱数，庶几均平。

【译文】 顽民违背省限，不向官府输财物，难免不被追缴。如果县令不亲自查阅籍薄，只凭吏员具数呈报，所以很多人会因行贿而得免，而被追缴之人无非是贫弱之辈。人户差欠的多少，都在籍薄上记着，县令亲自点查，不要叫下面的去统计，大概可以均平。

收支无缓

【原文】 官司收支，必分委佐官，凡一日赋财出入之数，详给文历，既晚不可复请官。若钱在吏手多，辄令设法于当日晚，权收于外柜，差吏一名照数点入，用钥封记，翌早即请官监入库，无至因循。又旬终须计见存数委官点眡，庶无（案此下原本有阙文。）

【译文】 官府的收支状况，必须分别委派佐官，凡是一日财赋出入的数目，都要祥细记载日记，既晚了也不可复清官长。如果小吏手中的钱多，就令他设法在当天晚上暂且收在外面的柜子里，派遣一位官员照数清点，锁起来，贴好封识，第二天早上请官员来监收入库，这样可以不至于因循。又旬中必须计算见存数目，派官吏进行点查。……

帑吏择人

【原文】 帑吏必择信实老成人，仍召有物力者委保。盖赋财繁多，用之非其人，或至盗用，无可追理，异时不过诬摊平人。有司不令均偿，则彼亡所从出，官帑有亏，若令均偿，则扰及亡辜，要须防之可也。

【译文】 看守库府的官员必须选择忠诚可靠的老成人担任，还应该有相当财力的人担保。赋财繁多，管理使用的人不恰当，有时被盗用，难以追查，到了将来难免诬言分摊他人。当官的如果下令不许众人平均赔偿，那么他无力赔偿，如果下令众人平均赔偿，那么就会殃及无辜，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

搜求渗漏

【原文】 长官日困于应酬，赋财文书，凡目既多，往往不暇详究；兼前后交承，首尾不相应，以至渗漏者甚多。或支数与收数不同，细数与总数有异，或上历支解而复收入已，或已解及数而涨数虚解，或以单子脱解而不上籍，或以钞脱解而不上历，似此之类，不一而足。故收支须月终磨勘，解钱必持单子。若簿历钞同押，始判支如印钞及批历稽迟，即须监索。

【译文】 长官每天都被应酬所困，财赋文书，名目繁多，往往无暇仔细过目，加上前后交接，首尾木相质应，以至财产渗漏很多。有的支出数目与收入数目不同，小数目与大数目不同，有的上面已经支出，下面又列入收入，有的已解多数而涨数不实，有的把票据丢掉不上帐本，有的盖上注销章而不上帐，如此之类，难以一一例举。所以收支帐目必须月终核查，取钱必须持拿票据。如果簿历钞印相同，才可支付；如果钞印和批文稽迟，马上应该监索。

募役不禁

【原文】 邑有户长，居于乡村，其间平生未常至官府者。若必勒亲身自充，非惟不知诡名挟户，且不惯催科，徒遭刑责，费既不赀，甚至破家。于法许募者，合从其便。盖一乡户长，必有平昔专代充之人，诡名挟户，逃亡死绝，彼无不知，故催科不劳而办。要须募信实人，仍召市户一名委保，不然，则不许募亡赖、惯受杖者应限。

【译文】 乡邑里面的户长，长期居住农村，有的一辈子未曾到过官府。如果一定要他亲自到官府，不仅不知道诡名挟户，并且不习惯催租课税，白白地遭受刑责，费用收不上来，甚至会被弄到破家的地步。按照法度允许招募的人，应该听从其便。一般来说，一乡的户长，必须是平常专门世代做此事的人，诡名挟户，逃亡死绝，他们无所不知，所以催租课税，他们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可操办好。关键是招募忠诚可信的人还要叫市户一人作保，不然，则不许招募。……

催科省刑

【原文】 县官催科引呈，户长日不下四五十人，讯杖违法过数，则日不下三千，以月计之，所讯几十万矣。积而至于三载，不知其几十几万，而决挞不预焉。虽云奉公行法，然呼号之声，上彻于天，其间岂无滥及，痛楚谁其酬之？

倘能遏弊源，出信令，覈虚实，崇劝诱，固不必专尚讯挞也。

【译文】　县官催促科税听取呈报，每天户长不下四、五人，诉杖违法数目很多，每日不下三千，以一月计算，多达几十万。积累到今天已经三年，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人十万，罚以鞭笞达不到目的。虽然说是奉功执法，然而呼号之声，上彻于天，其间岂无殃及无辜的情况，谁去理解他们的苦楚？如果能够遏止弊源，公布信令，核查虚实，推崇劝诱，本来用不着专门使用刑讯鞭笞。

革催数欺弊

【原文】　户长当限，引呈催数，多寡率计于吏手，县令岂能一一悉知？往往吏得赂，则以催少为多，故侥幸免罪，不得赂，则催多为少，故枉受刑责。要当引呈时，不测点一二名覈数，则多寡显然在目，而为欺者有所忌惮矣。

【译文】　户长受限，引呈多次被催，多少全都掌握在小吏的手里，县令岂能够一一尽知？往往吏员受贿，就以催租少说成多，所以户长侥幸免罪；如果小吏得不到户长贿赂，就把催租多说成少，所以户长枉受刑责。关键在于引呈之时，随意抽取一、二名复核，那么多少显然明白，那些制造假帐的人就会有所顾忌。

户长拈号给册

【原文】　民户有乐输，有抵顽，有逃绝，总一都内，造册一扇，于中立一二人催理。且甲户力厚，则嘱吏以乐输，则详载其名于册，故催理易办。其不乐输及抵顽之户，别立其名，无使弱者受害，苦乐不均。须勒吏先以一都内所有逃移绝户，均为二册，各立号仍别书于阄，令甲户至官，随意拈之，庶绝私嘱之弊。

【译文】　百姓里面有乐于上税的，有顽抗抵赖的，有逃亡绝户的，全部都放在一起造册，在其中立一、二人催办。早户实力雄厚，就安排乐为上税的人负责，把名字仔细地记载在名册上，所以催理容易。那些抵顽的丁子户，另立一个名册，不要让弱者受，苦乐不均。必须叫吏员先以一县之内所有的逃亡绝户列为二册，各自立号，写成阄子，令甲户到官府，随意拈之，可绝私下交易的弊端。

受纳苗米勿频退

【原文】 输纳苗米，不中则退而弗受，盖欲其换纳耳。然所退动辄数十石，至百石，彼岂能尽易别米入纳？不过续变易姓名，复将退米再输，受纳官既不能一一辨认，徒见出入扰扰耳。故除杂水湿者勿领外，自馀有糠粃，或粞碎之类，不若止令就仓筛飏洁净，然后领之。

【译文】 上交缴纳苗米，不合乎标准就退回去不予接受，意思是令其换好的再上交。然而一退动辄数十石，甚至百石，岂能尽皆换成其他好上交？不过改变姓名上交而已。其实又将所退之米上缴，接受的官员也不可能一一加以辨认，只是出出入入地挠烦人们。所以，除了杂水湿物不能接收外，比如糠粃、灰尘、破碎之类，不如令其仓筛扬洁，然后接收。

优自输入户

【原文】 邑井揽户，与仓斗深熟，乡村自输入户，与斗子不识，当交量时，往往轻重其手，致令自输入户，折米与揽户。要当时时觉察而优异之，毋令刁蹬村民，庶使其自输。

【译文】 邑井里面的揽户，与仓斗之人很熟，乡民自己送粮入户，与管仓斗子不熟，遇到交粮之时在斗量上做手脚，致使自输粮之人折米给这些揽户。关键在于时时觉察而择优选择斗子，不能让他们刁难村民，这样村民百姓就愿意自己去上缴税粮了。

禁擅入仓

【原文】 诣仓受纳，止可容斗子及输纳之户，其无干预人，悉令出仓，无使在内指仓斗等为由，阳为乞觅，阴为偷盗。纷然（案：“纷然”下原本阙文）

【译文】 皇仓受纳，只可容许斗子和输纳粮税之人，其他不准收纳，都要叫其出仓，不要让在内之人以仓斗等作为理由，表面是乞觉寻找，而暗中却是偷盗。……

当厅给钞

【原文】 受苗每名数足，随即印钞，面还人户，毋致出仓。其钞于本厅印

给，亦勿令吏收钞自给。盖远乡之民，固有因循不取，终于无执手者。若夏税则尺寸奇零，钞数繁多，必类聚一日所输，翌日印给。如苗钞不即给，夏税钞翌日不给，许其不时执复，根究施行。

【译文】 接受青苗，每户数目一足，就要马上印钞，当面交给入户，不要叫他们出仓。其钞在本厅发给，不要叫小吏收钞自发。远乡之民，本来有因循不取的习惯，经于手中没有凭据。比如夏税，尺寸奇零，钞数众多，必类聚一日所输第二天才给加印收据。如果苗钞不当面给收据，夏税不第二日给收据，答应不时执复，就要追究小吏责任。

论治道

（南宋）朱熹

【原文】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窃惟皇帝陛下有聪明睿智之资，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宽仁博爱之度，有神武不杀之威。养德春宫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亲传大宝，龙飞虎变，御极当天。凡在覆载之间，稍稍有血气之属，莫不延颈举踵，亲德亲风。而臣适逢斯时，首蒙趋召，且辱赐对，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无说以效愚忠之一二！盖臣闻古之圣贤，穷理尽性，备道全德。其所施为，虽无不中于义理，然犹未尝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捄存省察，而致其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功者，固无一念之间断。及其身之所履，有大变革，则又因是而有以大警动其心焉。所以谨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盖深以是而望于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储二而履至尊，由监抚而专听断。其为身之变革，孰有大于此者？则凡所以警动其心而谨始自新者，计已无所不用其极矣。而臣之愚，犹窃有惧焉者，诚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动自新之目，或未悉举，则衅孽之萌将有作于眇绵之间，出于防虑之外者。是以辄忘卑贱，而妄以平日私忧过计之所及者，深为陛下筹之，则若讲学以正心，若修身以齐家，若远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抚公道，若明义理以绝神奸，若择师傅以辅皇储，若精选任以明体统，若振纪纲以厉风俗，若节财用以固邦本，凡是，皆陛下所当警动自新，而不可一有阙焉者也。臣不胜犬马爱君忧国之诚，辄敢事为之说，而昧死以献。谨条其事于左：

其一，所谓讲学以正心者。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不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为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尝试验之，一日之间声色臭味，游衍驰驱，土木之华，货利之殖，杂进于前，日新月盛，其间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时，盖绝无而仅有也。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

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然所谓学，则又有邪正之别焉。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反之身则无寔措之事，则无当者，学之邪也。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而学之邪正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以不审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二，所谓修身以齐家者。臣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家之齐也。妻齐体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者，家之齐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达，请谒不行者，家之齐也。然闺门之内，恩常掩义。是以虽英雄之才，尚有困于酒色，溺于情爱，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动由礼义，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我之威，则亦何以正其宫壶，杜其请托，检其姻戚，而防祸乱之萌哉？《书》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传》曰："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三，所谓远便嬖以近忠直者。臣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贾谊之言曰："习與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生长于齐之地，不能不齐言也；习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圣贤，欲修身以治人者，必远便嬖以近忠直。盖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犹之不相入。小人进则君子必退，君子亲则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审乎此，以定取舍，则其见闻之益，董陶之助，所以谨邪僻之防，安义理之习者，自不能已。而其举措刑赏所以施于外者，必无偏陂之失。一有不审，则不惟其妄行请托、窃弄威权，有以害我之政事，而其导谀薰染，使人不自知觉，而与之俱化，则其害我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胜言者。然而此辈，其类不同。盖有本出下流，不知礼义，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窃科第，而实全无行检者。是皆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蟊。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见，其情状如臭恶之可恶，则亦何以远之，而来忠直之士，望德业成乎？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本朝大儒程颐，在元祐间曾进言于朝，以为人主当使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主不能用亮之言也，故卒以黄皓、陈祇而亡其国；元祐大臣亦不能用颐说，故绍圣元符

之祸，至今言之，犹可哀痛。前事不远，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四，所谓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闻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故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则兼临博爱，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服。傥于其间，复以新旧而为亲疏，则其偏党之情，偏狭之度，固已使人忡闲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恶取舍，又必不能中于义理，甚则至于沮谋败国，妨德乱政，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盖左右厮役横加官爵，宫府寮属例得褒迁，固不问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问其有无此，固旧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早怀奸心，预自凭结者，又将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不顾其仰累于圣德，妒贤嫉能，御下蔽上，而不忧其有害于圣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绝，则何以明公道而服众心，革宿弊而防后患乎？唐太宗之责庞相寿曰："我昔为王，为一府作主，今为天子，为四海作主。为四海作主，不可偏与一府。恩泽若复令尔，重位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正为此也。"又况有国家者，当存远虑。若汉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识雄断，皆可以为后圣法。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五，所谓明义理以绝神奸者。臣闻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祸福，皆其自取。未有不为善而谄祷得福者也，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实受天命，以为郊庙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济兆民，则灾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禄之来，何待于祷！如其反此，则获罪于天，人怨神怒，虽欲辟恶鬼以来贞人，亦无所益。又况先王制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报本享亲，皆有常典；牲器时日，皆有常度。明有礼乐，幽有鬼神，一理贯通，初无间隔。苟礼之所不载，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为淫祀。"淫祀无福，经有明文，非故设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间，如有影响，乃是心无所主，妄有忧疑，遂为巫祝、妖人乘间投隙，以逞其奸欺。诳惑之术既行，则其为祸，又将无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乱亡者，何可胜数！其鉴盖亦非远，苟非致精学问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无所疑惑，当有即有，当无即无，则亦何据以秉礼执法，而绝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执左道以乱政，假鬼神以疑众者，皆必诛，而不以听其虑深矣！然传有之，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于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类。则其为妄，盖亦不甚难察。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六，所谓择师傅以辅皇储者。臣闻贾谊保傅，传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系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万世不可易之定谕也。至论所以教谕之方，则必以孝仁礼义为本。而其条目之详，则至于容貌词气之微，衣服器用之细，纤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过失。则史书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进善之旌，诽

谤之木，敢谏之鼓，瞽诗、史书、工诵、箴谏、世传民语，必使至于化与心成，中道若性，而犹不敢怠焉。其选左右之法，则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亲，有道、有翼、有弼、有臣，上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胜其任。下之犹必取于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不幸一有邪人厕乎其间，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与居处，出入左右前后，无非正人，而未尝见一恶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长，至于累数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当谊之时，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备。然考孝昭之诏，则犹知诵习。谊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于近世，则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略矣。盖其所以教者，不过记诵书礼之工，而未尝开以仁孝礼义之习。至于容貌词气，衣服器用，则虽极于邪侈，而未尝有以裁之也。寮属具员，而无保傅之严；讲读备礼，而无箴规之益。至于朝夕所与入居处，而亲密无间者，则不过宦官近习、扫除趋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当传付之统，上有宗庙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创之难，后有子孙长久之计，而所以辅养之具，疏略如此，是犹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侧、盗贼之冲也，岂不危哉！《诗》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七，所谓精选任以明体统者。臣闻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无多门之弊。苟当论相者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则人主失其职矣。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以趋和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容身固宠为术，则宰相失其职矣。二者交失其职，是以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近习，皆得以窃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乱，国势日卑，虽有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为虑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去其所以用，而审其所将用者乎？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如此而主威不立，国势不强，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裕，军政不修者，臣不信也。《书》曰："成王畏相。"语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聪明英特，号为身兼将相，然犹必使天下之事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施行。盖谓理势之当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八，所谓振纲纪以厉风俗者。臣闻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而后风俗以驱之于下也。何谓纲纪？辩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何谓风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

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而万事之统无所缺也。纲纪既振，则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风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唯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此其形势，如将倾之屋，轮奂丹雘，虽未觉其有变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矣。苟非断自圣志，洒涤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以信赏罚，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而厉已坏之风俗乎？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贾谊曾为汉文诵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是岂可不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虚语者。惟圣明之留意，则天下幸甚。

其九，所谓节财用以固邦本者。臣闻先圣之言治国，而有节用爱人之说。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国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给，未及大为经制。故其所以取于民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以熙丰变法，颇有增加；而建炎以来，地削兵多，权宜科须，又复数倍。供输日久，民力已殚，而间者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户部经费不足，遂废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岁额，必取十分登足而后已。期限迫促，科责严峻，监司州县更相督迫，唯务自宽己责，何暇更察？民情捶挞号呼，有使人不忍闻者。而州县岁入，多作上供起发，则又于额外巧作名色，夤缘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穷也。计其所以至此，虽云多是赡军，然内自京师，外达郡邑；上自宫禁，下至胥徒，无名浮费，亦岂无可省者？窃计若能还内帑之人于版曹，复破分之法于诸路，然后大计中外冗费之可省者，悉从废罢，则亦岂不能少有所济！而又择将帅，核军籍，汰浮食，广屯田，因时制宜，大为分别，则供军不赀之费，庶几亦可减节，而民力之宽，于是始可议矣。此其事体至大，而纲目最细，类非一言之可尽。今亦未暇尽为陛下言之。惟圣明之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后图之，则天下幸甚。

【译文】　具位臣朱熹敢拜稽首言曰：

臣私下以为只有皇帝陛下有聪明睿智的天分，有孝友温恭的仁德，有宽仁博爱的大度，有神不杀的威势。陛下养德春宫达二十年，一旦受命于天，慈皇亲传大位，龙飞虎变，御极于天。凡在圣上治下年，稍有血气之辈，无不引颈

举足，亲近仁德，亲受风化。而臣正逢此时，先承召命，并且幸得赐对，得近日月之光，感念最深。怎敢没有言辞去效一、二愚忠之理？

臣听说古代圣贤，穷理尽性，备道全德。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是不切合义理，然而尚从未产生自足之心。他们平常居住之时，细心审察，而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一刻也不曾间断。用这个来谨初慎而再自新。伊尹对太甲说："如今大王继承其德，无不在开始的时候。"又说："如今即位之王刚受先王大命，旨在发挥君德。"召公告戒成王说："就像生孩子一样，无不在他初生之时，自己贻赐圣哲之命。而今上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道我刚即位，修新城，大王快敬仁德。"就是对成王的深深的厚望，可谓情意切切。如今陛下到达至尊，由监抚而到独尊大权。作为人身的变化，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所以凡是做事，一定要小心警惕，一开始就要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追求一个尽善尽美。下臣愚见，私下尚且存有惧怕之心，诚恐万分之一警动自新之目，或有未能全举，就会引起叛逆的萌芽产生于渺茫之间，出乎防范之外。因此，忘却自己的低微，而妄以平日忧虑过计所想到的，为陛下筹划一二，如讲学为了正心，修身为了齐家，远小人近忠臣，抑私恩讲公道，明义理绝神奸，择师傅辅皇储，选贤才明正统，振纲纪正风俗，节财用固邦本，这些，都是陛下应当警醒自新的，不可缺少一样。臣不胜犬马爱国君忧国忧民的诚心，斗胆陈说，冒死上献。条陈事于左：

其一，所谓讲学是为了正心。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其根本在于一人之身，其主宰在于一人之心。所以君王之心一正，那么天下之事没有不正之理。君王之心一邪，那么天下之事没有不邪。比如表正而影正，源头混浊而其流污浊，其道理是必然的，因此古代先哲圣主，欲发扬仁德于天下的，没有一个不是以正心为本。但是本心的善，其体很小，利欲进攻，难敌其众。臣曾经有这样的体验，一日之间声音、颜色、气味，游衍驱驰，土木之华，债利之欲，杂陈而进，日新月异，其间心体明白。善像呈现出来的时候，大概是绝无仅有吧！讲学之功，有开明之心，而不被是非邪正所迷惑，在于坚信其理在我，不可一刻离去。怎么能够得到此心之正呢？战胜利欲之私，全民于应对事物的变化。但是，所说的学，又分为邪和正两个方面。体会圣贤的意思，追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验得失之机。用自的体验去实践所学，是学习的正确方法。涉猎记诵，而与杂乱的东西比较高下，割裂装缀，而与华美比高下，这是不行的。用自身加以检验而不应验之事，这是学的邪门歪道。学得正而心不正是很少见的；学不正而心不歪也是很少见的。所以讲学虽然有为学为正的关键，而学之邪正在于所行的得与失，这不可不引起高度重视。《易经》说："正其本，万物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切望圣君留意，乃天下万幸。

其二，所谓修身是为齐家。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所以君王的家齐，那么天下无不治；君王的家不齐，那么就不能治他的天下了。因此，三代之盛，圣贤君主能够修其政的，其本在于齐家。男正位在外，女正位在内、夫妇的职分明白，这就是家齐。妻齐体在上，妾接承在下，嫡庶的职分定了，这就是家齐。文彩有德色，禁戒声色，亲近庄重严肃的人，远离重的人，这就是家齐。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品不送，请谒不行，这就是家齐。但是闺门之内，恩情常常掩盖义。因此，即使是英雄的才干，尚有为酒色所困，为情爱所溺，而不能自我克制的人。如果不是正心修身，依照礼义而动，令他服德而畏威，那么怎么正其宫廷，杜绝所请，查其亲戚，防其祸乱呢？《尚书》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传》说："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于捆内。"希望陛下留意，实为天下的大幸。

其三，远小人近忠臣。臣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所以贾谊说："习舆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生长于齐之地不能不齐会也；习舆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因此古代的圣贤，欲修身而管理他人的，必须远小人而近忠直。君子跟小人，就是冰块跟炭火，绝不相容，薰与犹一样，两者不相入。小人安身则君子隐退，君子受到亲近，小人必被疏远。不存在兼收并蓄，两不相害的情况。能弄清楚这一点，并用它来决定取舍，就可以看到学的好处，陶冶的重要，防止辟邪，安义正隆，自身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有效进行赏优罚劣，要防止偏颇。如果一旦发生错误，就会妄行请托、玩弄权术，有害于国家政事，诱引阿谀之能，让人不知不觉受到诱拐。同流合污，就会害人本心之正，还有难以言表的祸害。然而这些人，却非正人之辈。本出下流，不知礼义而或有人稍通文墨，身着儒服，进入科第，但这些人全不明白自我修养，这些人实乃国家大贼，君主仇敌。如果人不修身养性，有些真知灼见，其情状也像臭气那样可恶，怎么能够远小人，亲忠臣，成功业呢？诸葛亮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就是先汉之所以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就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活着的时候，经常与下臣讨论此事，何尝不婉惜桓帝和灵帝。"圣朝硕儒程颐，在元祐年间曾经向朝廷进言，认为君王应该在一日之中亲近贤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那么就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行。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言谈。但是后主不能听信诸葛亮的良言，最后死在奸贼黄皓、陈祇的手中而成了亡国之君；元祐年间的大臣不能采纳程颐的良言，所以导致万圣上元符之祸，今天说起来，尚感到哀痛。眼前的事情不远，希望圣上留意，这就是天下人之幸事。

其四，压抑私恩而主持公道。我听说，天不私覆，地不私载，日月所载毫无私心。所以君王敬重天、地、日月的这种无私，为天下之人劳累，博爱民众，

廓然大公，因而天下之人没有人不心悦诚服。党于其中，以新旧之情来判断亲疏，那么群党之情，偏狭之度，本来就令人心中有不服之心。这些人的好恶取舍，必然不能切合义理，那么就会到达奸谋败国，妨德乱政，这样的危害，简直不可胜言。如此，左右厮役之人就会随便得到封官授爵，官府役吏也得升迁，不问此举的是是非非。旧事所失，不可不正。况且而今的人早就心怀鬼胎，结党营私，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而此类人不仰望德，妒贤嫉能，欺上瞒下，根本不顾国家和他人的利益。如果不对私情邪念痛加屏绝，那么就没有办法收服民众之心，去革除弊政而防止后患。唐太宗责备庞相寿说："我过去曾经为王，作为一府之主，如今当上了天子，作为四海之主。作为四海之主，不可偏爱一府。恩泽如果又加在你等身上，重位一定要封给相善之人，这些都是不妄心为正道。"拥有国家的人，应该深谋远虑。像汉高祖杀他的恩人丁公，我太祖疏远王溥，这就是深谋雄断，可以成为后世君主的榜样。希望圣主留意，那么就是天下之大幸。

其五，明义理而绝奸计。臣听说上天有显道，张扬其类，行善之人降之百祥，为恶之人严罚不贷。因此，人的祸福，皆由自取。不行善而靠奉承而得福的事不可能发生，不作恶而同为作善而获祸的事也不可能发生。帝王出生，受命于天，本来就是郊庙社稷神人的主人，如果君王能够修仁德行善政，广济万民，那么灾害自去，何用祭祀？福禄到来，不用祷祀。如果反其道而行，就会获罪于天，人神共忿，即使赶走厉鬼，招来贞人，也不会有什好处。先王制定礼义，从天子直到庶人，报本孝敬，都有常典；祭物祀器，都有常制。明里有礼乐，暗中有鬼神，一个道理贯穿始终，开始的时候没有一点儿距离。礼书上不记载的，鬼神也不会享受。因此"祭非其鬼，即为淫祀"。"淫祀"不会降福，经文上有明文记载。没有缘故去这样做，自然不能够得到希望得到的福分。有时在恍恍惚惚的时候，就好像有影子，有声响，这是因为心中无主，妄生忧疑，就被巫祝、妖人乘机巧计，以是其奸。诳惑巫术流行，就会产生祸害，甚至可以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古今因此而引起天下大乱的，真是不可胜数。这种教训并非久远，如果不是精明性命之理，洞然无所疑惑，有就有，无就无，那么用什么去秉礼执法，断绝妖妄之想呢？先王之政，执左道乱政，假借鬼神疑惑百姓的人，都要被严加惩罚，而不会去听信这些花言巧语。书传上明文记载，知道天地之性的人，不会为神怪所惑；知道万物之情的人，不会以非为是，以邪为正。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要发现也不难。希望圣主留意，那么就是天下的大幸。

其六，择贤师而辅皇储。臣下听说，贾谊为保傅，传书记载他的话说："天下之命，系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而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

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这是天下的至理明言，万世不易的道理。他的话所说的教子之方，是以孝仁礼义为其根本的。其条目之详，容貌词气之微，衣服器用之细，粗细曲折，都有法度，一有过失，就记载在史书上。宰夫进膳，必有进善之法，诽谤之木，直谏之鼓，育人献诗，史吏记载，臣人诵词，箴官劝谏，世传民语，一直到达教化与心相成，合乎道义，臣人不敢懈怠。选择左右之法，就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亲，有道义，有羽翼，有弼士，有贤臣，上下相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类，大胜其任。其下就是必取孝义、弟、博闻、有道术之人，有一邪人藏在厕所之中，一定要驱赶开去，因此太子与他们朝夕相处，出入在太子左右前后，全是正人君子，就不会看到一件坏事，所见一句坏话。这就是有道之君之所以有道之长，历经数十百年，而不会失去天下。在贾谊的时代，本来已经到了此法不备的地步。但是查看孝昭之诏，还是可以知道的。贾谊所说的话，在于不要忘记先王的意思。到了现代，帝王教子之法已经日渐疏略了。而今用来教子的东西，不过是《诗》、《书》、《礼》、《易》之类，而不去教他学习孝、礼、仁、义。至于容貌词气，衣服器用，则十分奢侈，而不加任何限制。臣僚吏员，没有保傅那样的严格，讲读诗书，缺乏箴规那样的教益。至于与他朝夕相处的人，虽然亲密无间，但不过是些宦官习气，扫除趋走之流而已。帝王之世，秉承孝义，上有宗庙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开国拓疆的艰难，后有子孙长治久安之计。而辅抚的东西是那样简陋，就像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被抛弃在四通八道的街道旁边，盗贼的要道，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诗经》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希望圣明君主留意，天下万幸。

其七，选能臣而正道统。臣听说君主以评判丞相为自己的责任，宰相以扶正君王为自己的责任。二者各得其职，然后道统端重而天下安宁，王政必然出一志，不会有道出多门之弊。如果评论宰相的人寻求适己之臣，而不去寻求规正自己的人，取其所爱，而不是取其可畏，那么君王就失去了他的职能了。为君王的人正直，宰相不会以可替否为事，而去以趣私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以容身因宠为意，否则，宰相就失职了。君王宰相互失其职，因此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之人，都会专权弄职，卖官鬻爵，使政体一天天变乱，国势日卑，即使有非常之祸伏在冥冥之中，但是却上恬下嬉，没有人去为此忧虑，不察其所以然，反而去火上浇油。选拔能正己之人而可畏，就会得到自重之士。皇上之所以委之以重任，是不得不加以重用；既然已经加以重用，那么宰相就可以尽献其可否之志，而行径世济民之心。以公开选拔天下直谅之士，担任台谏给舍，为君王提供建议。皇上心目所寄，在于贤臣士大夫，而不重用群下小人；奖惩升降的权柄，居于朝廷之上，而不是出于私门。像这样而君主之

威不立，国势不强，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富，军政不修，臣下不相信有这样的事。《书经》说："成王畏相。"俗话说："私臣不忠。"唐太宗聪明英俊，可算得上身兼将相，文武全才，但是尚且一定要让天下之事由宰相处理，然后推行。这是理势之所以然，不能够轻易改变。希望圣主留意，这是天下之大幸。

其八，振纲纪而整风俗。臣听说四海广大，百姓众多，人各有意，欲行其私。但是善于治理天下之人，就能够总摄而整齐之，让它们各自循着自己之理，而没有人敢不听君王志向之所欲，这就是先以纲纪持之于上，而风俗就跟着改变了。什么叫纲纪呢？辨别贤、愚而区分别上、下的名分，核记功劳、罪过去赏功、罚罪。但是纲纪之所以正，就全靠宰相执柄持权而不敢有所失，台谏补察不循私舞弊。什么叫风俗？让百姓都知道羡慕并且去做善事，都知道讨厌并且不做坏事。君王又用大公至正之心去开导和感化他们。因此，贤人必居上位，不肖之人居在下位；有功之人受重赏，有罪之人受到惩罚，为此万事万物的性就不会缺少了。振发了纲纪，天下之人就会自矜其奋，互相劝勉，去恶从善。等不到升降刑罚加在他们身上，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经大变了。至公之道不行于上，因此宰相台谏不得其人，升降赏罚多出私意，那么天下风俗就会出现靡然的情况。不知道名节行检可贵，而热衷于阿谀奉承，争相以交际为多，一旦出现端言正色，这些人竟相讥笑，倾力排挤，一定要他无法为世人所容而后已。如此情况，就像大厦将倾，独木难友，即使尚未察觉外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树木之心已经被虫蛀空了，不可能再支撑下去了。如果不是大志圣心，革心洗面，用大警戒之，让天下臣属，各尽其职，明降罚，信赏升，何以振发已颓的纲纪，而端正已坏的风俗呢？管子说："礼义廉耻，是谓田维。田维不张，国乃灭亡。"贾谊曾经给汉文帝朗诵说："假使管子能治愚民，则可；假使管子缺乏治理天下的才能，难道不是令人寒心的吗！"这两个先人之言，明白而深切，不是说慌言的人。希望圣上留意，那么天下大幸。

其九，节财用固邦本。下臣听说先圣谈论治国之理，有"节用而爱人"的说法。国家的财富都是出于民众，如果不加节俭，用度无常，就会横征暴敛，就会祸及天下百姓，即使有爱人之心，老百姓而享受不了。因此，将爱人的人，必须首先节省用度，这是千古不易之理。国家遭受了五个朝代的弊乱，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及，还来不及广为经制，所以其所以取之于民，比前代超过了两倍。熙丰变法以来，更有增加，地削兵多，权稳法备，又增加数倍。供输日久，民力早疲，而且诸多上供，尽入国库，导致户部经费不足，就废弃了祖宗破分之法的税制。而上供的岁额，必须得到十不丰足才停止。期限紧迫，法严律峻，地方官吏追迫日急，只想推卸自己的责任，哪里有时间去体察民情？百姓捶胸呼号，让人不忍听闻。而州县税赋，多因上供而起，则又额外巧立名目刻意盘

剥，这样老百姓的力量大损。计谋之所以至此地步，虽然说是为了养军，但内自京师，外到郡县，上自朝廷，下至乡里，苛捐杂税，难道不可减省？臣不以为，如果能够释放奴婢，恢复破分税法，减去多余的苛税，则也可以对百姓有所济。再加上择将帅，核军籍，去浮食，广屯田，因时制宜，细加分别，则供给军队的费用，按理也可减少，民力可宽，未尝不行。这事关系甚大，但是办起来却十分细致，岂一言可以说明。如今不能给皇尽言之。希望圣上留意，按照以上数款，徐徐图之，则天下大幸。

东宫备览

（南宋）陈模

进东宫备览序

【原文】　臣尝读《易》，观乾之潜龙，有储君之义。二爻之既潜而见，则必存学聚问辨之诚。三爻居潜见飞跃之间，则必有进德居业之志。今储位既正矣，学问德业其可已乎？虽然，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学不可以凌节而施也。臣之愚虑，窃谓世子之生，天命之攸属也。天命不可以不重，故首之以始生；生既长则必学，故继之以入学；学不可以无教，故继之以立教；教不可以不资诸人，则曰师傅、曰讲读、曰官僚次之。然不能日资诸人也，而术不可以不择，诲不可以不广，习不可以不谨，则择乃术，广乃诲，谨乃习，又次之。夫如是学成而德修，则可以承宗祧、立国本矣，则又以主器正本次之。本既正矣，尤当以奉亲为心，以广爱为念，故次以问安，又次以友悌。欲慰其亲之心者，当尽乎己之心，则逸在所当戒，俭在所当崇，分在所当辨，故必次以戒逸，次以崇俭，又次以辨分。分既辨矣，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君臣。家不可以不正也，故正家次之。凡是数者，犹恐其未能无过也，过则必谏，故规谏又次之。惟能去其己之过，然后可以纳其亲于无过。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故几谏又次之。至于抚军监国衰世之事，而后世以为当然。故以是为戒焉。由始生以至监国，析为二十条，厘为六卷，目以《东宫备览》。僭越投进，伏惟陛下听政之馀，赐以乙览，宣示储闱，以见微臣区区之诚。庶几为学日益，厥德日新，以副君父教育之意，以贻宗祏绵延之休，实臣之至愿。臣不胜悚惕。臣谨序。

【译文】　臣下曾经阅读《易经》，观看“乾”之“潜龙”，发现储君之义。二爻的已经潜隐而出现，就必然是学聚问辩的本意。三爻居潜见飞跃之间，就是进德守业之意。今天储君之位已经确立，学问德业岂可停止？虽然如此，但是，事情有本有末，有始有终，学问不可以跳跃而进。臣下愚虑，私下以为，世子之生，在于天命。天命不可不受到重视，所以生产的时候天在先；生不来长大之后就必须学习，所以接下来就是学习；学习不可以没有教，所以接着就是立教；教不可不依靠人，人就叫师傅，叫讲读，叫官僚。但是不能够每日都拿

人陪着，所以不得不讲究方法，教诲的内容不可不广，复习不可不细心，于是为世子择人、广诲、谨习。如此则学成而德修，则可以承宗庙、立国本，又以主器正本次之。本正，尤其要以心孝敬双亲，一心博爱，戒禁淫逸，崇尚节约，分辨名分，所以说接下来是戒逸，崇俭，辨分。分辨，然后有男有女，然后有君有臣。家不可以不正，所以正家次之。这几个方面，尚且恐怕不能无过，有了过错就必须有人劝谏，所以接下来就是劝谏。只有能改正自己的过错，然后才可以孝敬父母而没有过错。人不可能都成为尧舜，怎么能够事事尽善尽美？所以劝谏又次之。至于在衰亡之世抚军监国，后世之人以为应该如此。因此要戒淫，戒骄。从开始出生到为天子，分为二十条，分成六卷，题目《东宫备览》。机巧冒进，希望皇上在听政之余，赐给乙览，明示储君，以表示下臣的区区诚心。或许学问日进，君德日新，以报达君父教育之情，延续江山宗庙，远是臣的心愿。下臣不胜惶恐。臣谨序。

师　傅

【原文】　《礼记·文王世子》篇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谨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语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

西汉《贾谊传》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周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因明仁孝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唐《顺宗本纪》曰：立为皇太子。喜学艺礼，重师傅，见辄先拜。

本朝庆历七年，讲筵读《贾谊传》，论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上曰：朕昔在东宫，崔遵度、张士逊、冯元为师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师也。

绍兴五年，建国公出閤，范冲除翊善、朱震除赞读。上曰：朕命建国公至

资善堂，见范冲、朱震当设拜。盖尊师重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务学不如务求师，虽夫人犹当知之，况于教太子乎？《记礼》者所载三王世子定师傅，至于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其所系甚大。贾谊所陈教太子之说，谓习与正人居不能毋正，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齐楚之异，其说愈明矣。尝观春秋时，晋悼公以羊舌肸习于《春秋》，使教太子；楚庄王之为太子也，朝于婴齐，而夕于侧师傅，固未始不择而事之，亦必以礼也。晋侯问钟仪以“君王何如”，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晋侯与鲁襄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然则春秋列国犹皆以太子为重，师傅左右朝夕讲究。如晋公卒然所问，皆得以平时所讲学者而对，况有道之长如三代者乎？汉如叔孙通为太子傅，方高帝意爱一偏，废立未定。通力谏之，可谓无忝厥职者矣。文帝有一贾谊，不用以辅太子，乃出以傅长沙，又傅梁王，而使刑名之晁错得以长景帝刻薄之资。景帝又以周亚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启佑，后人则异之。窦婴田蚡辈，赖武帝英伟，犹未能转移其习，汲黯尝以父任为太子洗马，武帝不终用之，而江充乃得以投其奸。然则汉犹不足以望春秋诸国，况三代乎？国朝东宫多用老成，既已严师傅之择，见辄设拜，又必重尊崇之礼，则固宜。仁庙、孝庙，皆为圣天子也。

【译文】　《礼记·文王世子》篇中说：三王教育世子，设立太傅少傅去培养他，要让他知道父子、君臣之道。太傅把父子、君臣之义教给世子，少傅事奉世子看观太傅之德，不断地开导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就有人保护，出门就是老师。因此，教育明白了而德仁成就。老师就是教导世子做事为人，明白各种德行仁义。保傅就是保护世子，叫他归于各种道义行为。书上说，虞夏商周有师保和谏臣，不必设立四辅、三公，只是教导他有才能。

西汉《贾谊传》说：过去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太保护其身体，太傅教他德义，太师教他训戒。这就是三公之职。于是设置三少，都是上下天之职位，叫做少保、少傅和少师。这些人都与太子安居陪伴。所以孩提时代就要认识三公、三少，因之明白仁孝礼义之道，除去邪人，不让他看到恶事。于是尽选天下的贤士和孝悌博闻有道术的人来护卫太子，让他们跟太子居处出入，所以太子从出生之日起就只看见正事，听闻正言，行正道，做善事，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经常与正人君相处不可能不是正人，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语一样。经常与小人奸佞在一起就不会成为正人君子，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话一样。

唐代《顺宗本纪》说：立为皇太子，喜欢学习礼义，尊重师傅，见到了就先下拜。

大宋庆历七年，讲读《贾谊传》，谈到三公、三少，说他们都是天下端直之

人，与太子居处出入，所以太子从小就自成天性，习以为常。皇上说：朕过去在东宫，与崔遵度、张士逊、冯元为师友关系，这三个人都是老诚正道之人，崔遵度是位良师。

绍兴五年，建国公建阁，范冲担任翊善，朱震担任赞读。皇上说：朕叫建国公修建此堂，拜范冲、朱震之职。尊师重教不得不如此。

下臣说：专心学习不如寻求良师，即使是一般的人都知道学习，何况太子呢？《礼记》所记三王给世子定师傅，乃至达到了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这与国家的关系太大了。贾谊除教太子之说，说经常与正人居处，不能不为正人君子，经常与邪人相混，只能成为无知小人。就像生长在齐和楚的差异，他的深刻含义更加明白了。臣曾经阅读《春秋》知道：晋悼公因为羊舌肸熟悉《春秋》，专门派他给太子当教师；楚庄王当太子的时候，朝拜婴齐，朝夕在他身边，拜他为师。因此，君王总是择师而敬之，也是以礼为师。晋侯问钟仪："君王何如？"对答说：他为太子的时候，太师、太保、太傅精心事奉。晋侯与鲁襄公在黄河边上会宴，问"公年"。季武子对答说："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春秋列国都以太子为重，师傅左右在太子身旁朝夕教育。晋公突然发问，都得以平时所讲学的话相对，何况有像三代那样有道之人呢？汉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正逢高帝意爱宠子，废立未定。叔孙通拼死劝谏，可见没有辱没他的职位。汉文帝有一个贾谊，但是不叫他去辅佐太子，而令他出任长沙，为梁王之傅，而使刑名贝长的晁错得以助长汉景帝刻薄之资。汉景帝又以周亚夫为太子臣，其意不满，后人不断异之。窦婴、田蚡这些人，仰赖汉武帝的英伟，尚且不能够改变他们的习性，汲黯曾经因为祖事不被重用而被任用为东宫属官太子洗马。因为汉武帝不重用汲黯，江充等人得以投其奸谋。汉代尚且不足以与春秋之世相比，何况三代呢？国朝东宫多用老臣，既而严格地选择师傅，见到就行下拜之礼，又依礼加以尊重，那么国家安定就有了保障。仁庙、孝庙，都是圣明天子。

择　术

【原文】　西汉《贾谊传》曰：秦俗非贵辞逊也，所上者告讦也；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

《晁错传》曰：错为人陗峭直刻深，因上书，诏以为太子舍人。又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者，以知术数也。臣窃为皇太子急之。或曰：皇太子

无以知事为也。臣以为不然。上古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上善之。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号曰“智囊”。

《戾太子传》曰：立为皇太子。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本朝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稹上书宪宗，论教太子之道，在谨游习，可为国远虑。秦汉以来，不知谨择其人为储君师友。或以刑狱教，或以术数进，或以外戚护家事。其卒兆衅稔祸，皆符其初之所习，然则择人安可不谨哉！”

臣某曰：有学术，有心术。太子，国之储君，异日将以一心运天下，而学术所以养吾心术者也。其可以不谨乎！当考晁错、江充二事，未始不为汉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贤君也，不能择贤师傅以辅成太子之德，而使谲诈行险之人皆得以授其奸。不明甚矣！文帝宽厚仁柔，所尚者非刑名；谦恭朴厚，所喜者非术数。贾谊教太子之说，又明言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亦帝所嘉纳者，而卒惟刑名、术数之用。武帝聪明之君，若深于知人者，而江充之奸，帝乃惑之。初充与赵太子丹忤，亡西入关，告以阴事，竟败赵太子。后充从上甘泉，当奏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竟以属吏，皆帝所知者。彼与太子忤隐匿之罪矣。今劾太子家使，岂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为使纵之，掘蛊于皇后太子之宫，其不免于祸宜矣。然则通宾客，进异端，固立博望苑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堕其奸。岂得为智耶？异时汉杀大臣之祸，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贼恩伤义，莫此为甚。术之不可不谨也！如此，国朝之教太子，俾之日闻正言，日见正事固已。下视先汉，而乾道宰臣，独以谨择术为言，以外戚护家事为戒。可谓知所远虑者矣。

【译文】　两汉《贾谊传》说：秦代风俗不重视文辞谦逊，上言之人言辞冲撞；不重视礼义，所以刑罚严峻。让赵高为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学习狱律之法，这些内容无非斩首劓鼻，夷人之族等等。所以胡亥今日即位而明天就杀人放火，忠谏之人被称为诽谤之辈，深谋远谋被当成了妖言。秦二世杀人如麻，草菅人命。既然这样，那么胡亥的本性就是凶恶的吗？其原因就是教育不当的结果，不是本性的结果。

《晁错传》说：晁错为人深刻寡恩，由于上书皇上，皇上任命他为太子舍人。又上书皇上，皇上所以尊贵，扬名于万世，就是因为他有为官之术。下臣以为，培养皇太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有人说：皇太子不用知事有能。臣下以为不应该这样看问题。上古的君王不能够事奉宗庙而遭他的臣下劫杀的，都是由于不知为君为政之道。皇太子读的书很多了，但是却不知道为君为政之道的原

因，就在于不去追求书中的为君为政之道。皇上器重晁错，封他为太子家令，因为他善于辩论而得幸于太子，另称为“智囊”。

《戾太子传》说：立为皇太子。皇上建设博望苑，叫他与宾客交往，从其所好，所以这些人多以异端进献太子。

本朝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上奏章说：“过去元稹上书宪宗皇帝，谈论太子之道在谨慎交游和学习，这样就可以深谋远虑。秦汉以来，不知道谨慎地选择贤人当太子的良师益友。有的用刑狱法律教育太子，有的用政治权术教育太子，有的利用外戚保护皇室。最终祸乱齐起，都合符太子初时所学相一致，既然这样，择人作太子老师可以不谨慎吗？”

臣以为，有学术，有心术。太子是国家的继承人，将来要去管理天下，而学术是为了培养心术。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考察晁错、江充两件事，没有人不为汉文帝、汉武帝两位皇帝婉惜。为什么呢？这两位君王，本来是后人称颂的贤君，但是不能选择贤师良傅教育太子，因而使诡诈行险之徒得以售其奸，他们不明到了极点。汉文帝宽厚仁柔，并不崇尚刑名之学；他谦虚朴厚，所爱好的也不是心术。但是贾谊教育太子的言语，又明明白白地说，赵高为胡亥的老师，教胡亥断狱和律令，汉文帝却喜欢而采纳，而最终太子只喜欢刑名和心术之学。汉武帝是一位聪明的君王，可以算得深知人性的人，但是江充玩弄权术，汉武帝被迷惑了。开始的时候，江充与赵太子丹关系不好，亡西入关，密告阴事，最后击败了赵太子。后来江充跟着皇上到甘泉宫，弹劾太子家臣，说他们乘坐车马，车行驰道，竟为官吏，这些都是汉武帝所知道的。江充与太子关系不好，诬陷而加之大罪。而今又弹劾太子家臣，难道不是对太子的忤逆吗？又怎么能保护太子呢？汉武帝叫江充为使并且加以放纵，江充从皇太后的宫中挖出蛊虫，太子后来不免其祸，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汉武帝令太子通宾客，进异端，实在是汉武帝建立博望苑产生的后果。汉武帝没觉察江充原来的所作所为，而落入江充的圈套。汉武能称得上有智慧吗？过去，汉代诛杀大臣之祸开始于汉景帝，但是汉武帝赋恩伤义，没有人比他过分。对于术不可不慎。这样，国朝教太子，每天日闻正人君子之言，每天都有正事出现。审视先祖，乾道宰臣，独好择术之识，戒外族护家，可谓知道深谋远虑。

戒　逸

【原文】　《书·益稷》篇：禹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

《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

西汉《成帝本纪》曰：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重。其后幸酒乐燕，上不以为能。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谏，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僚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坦独俯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对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租，上下相急剥，鞭笞血流，愁若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

大中祥符六年，荣王请石保古伶人新隶教坊者作戏。及赴北园，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荣王遽叱之，将加捶挞，宫寮莫敢谏。既而对上，复请此伶人作戏，上不悦。他日，以语王旦等曰：朕昔与诸王侍宴，何敢如此？弟兄相接，亦无游谈，惟是读书著文，交相质问。即位以来，每岁锡宴不过再三。政虑宴喜之次言，辞或至差失，今当警戒之也。

臣某曰：《书》曰：作德心逸，日休则逸，乃有德者之事，而奚戒之为？盖惟有德者然后能逸，则为泮涣优游，为心广体胖。否则曰游逸，曰逸豫。凡其盘乐怠敖，流连荒亡者，皆逸之为也。奈何其不戒？故虽伯益之告舜亦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虽文武文之圣，而亦必始于忧勤，然后终于逸乐。况未能如舜文武者当何如哉？尝观周公作《无逸》一书，而必以"立王生则逸"为言，盖其冲幼之始，一流于逸则异时难以训导，故欲于其始而谨之也。然周公不惟以无逸为戒，又必言享国之永短，以起其敬畏之念。嗣王而无所畏则已，夫苟知畏，岂不畏天命者！而乃甘于逸，而罔或克寿哉！后世如汉成帝，弱不克君，而《纪》乃言为太子时幸酒乐燕乐。赞言：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其所由来者渐，则又必以湛于酒色，可为于邑。先之无逸享国之说至是而愈信矣！国朝，东宫师傅每择正人，凡一玩戏一宴游，必欲其谆切致戒，其以是欤？

【译文】　《书·益稷》篇：禹王说："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

《无逸》篇说：自从那以后，继位之王生活好了就淫逸，生活好开始淫逸，不知道种植稼穑的艰难，不知道百姓的辛勤艰劳，自己只知享受。自从以后，没有能够长治久安的，有的十年，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

两汉《成帝本纪》说：帝为太子，很喜读诗诵经，宽容博广，小心谨慎。其后喝酒宴乐，皇上以为无能。

本朝淳化五年，姚坦为益王府翊善。他喜欢直谏，益王选假山，花耗很大。假山修好之后，益王召集臣僚，摆下酒席一起观看，众人都贺叹不已，只有姚坦低头不看。益王一定要他看，姚坦说："我只看见一座血山，看不见假山！"益王吃惊，忙问是何道理。姚坦对答说："我出生在农村，经常看到州县官吏催租

逼账，上下都在剥削百姓，鞭笞血流，百姓愁苦，民不聊生。这座假山都是由老百姓的血汗造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

大中祥符六年，荣王叫石保伶人新隶教人唱戏。到了北园，御宴上有伶人，稍不如意，荣王骂之，并挥鞭抽打，臣僚没人敢劝。不久拜见皇上，又请这些伶人唱戏，皇上不高兴。过了几天，皇上把此语告诉姚王旦等人说：朕曾经与诸王饮酒，谁敢如此？兄弟相会，也不交谈，只是读书写字，互相质问。每年赐宴不过二、三次。在宴会之上考虑国家大事，言辞或有差错，如今应当警戒。

臣以为：《尚书》说：修德性美，日休则逸，乃是有德之事，为什么要禁止呢？只有有德之人才能闲逸，才能优哉游哉，心宽体胖，否则就叫游逸，叫逸豫。凡是沉湎于游乐，流连荒淫，都是游逸所至。怎么不加以禁止呢？所以即使是伯益也要告诉舜帝说：不要游逸，不要荒淫。即使是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也必须怡于忧患，然后有所娱乐。况且还不如文王、武王的人呢？周公作《无逸》一书，而一定以“立王生则逸”作为宗旨，因为幼小的时候开始，流于逸淫就难以训导了，所以必须在开始的时候就慎之又慎。周公不只要戒禁逸淫，又强调享国的长短，其原因就是因敬畏而起。继位之王，无所畏惧则已，如果知道畏惧，难道不畏天命吗？甘于逸乐，岂能保住长享国家之福。后世之君如汉成帝，昏弱不能为君，《纪》中说他为太子之时贪酒好乐。赞言说：建始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命，哀帝平帝享国年短，其根由是慢慢地来的，再加上沉于酒色。先人的无逸则可享国之说却是至理名言。国朝时代，东宫师傅每年择选正人，凡是一次玩乐一次宴游，必定要加以劝谏，远的是值得肯定的啊！

官　　箴

（南宋）吕本中

【原文】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司马子微《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尽也。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岂有二理哉？

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间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为民害，其益多矣。不与人争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进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过其初；约于今者，必有垂报于后；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败。此实未知利害之分、贤愚之别也。

予尝为泰州狱掾，颜歧夷仲以书劝予治狱次第，每一事写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间在西廊，晚间在东廊，以辟日色之类。又如狱中遣人勾追之类，必使之毕此事，不可更别遣人，恐其受赂已足，不肯毕事也。又如监司郡守严刻过当者，须平心定气，与之委曲详尽，使之相从而后已，如未肯从，再当如此详尽，其不听者少矣。

当官之法，直道为先。其有未可一直向前，或直前反败大事者，须用冯宣徽惠穆秤停之说，此非特小官然也，为天下国家当知之。

黄兑刚中尝为予言，顷为县尉，每遇检尸，虽盛暑亦先饮少酒，捉鼻亲视。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秽，使人横死无所申诉也。

范侍郎育，作库务官，随人箱笼，只置厅上，以防疑谤。凡若此类，皆守臣所宜详知也。

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

可不至慎，不可不详知也。

当官者，难事勿辞而深避嫌疑，以至诚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则可以免。

前辈常言小人之性，专务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当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谚有之曰：劳心不如劳力，此实要言也。

徐丞相择之尝言，前辈尽心职事，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盖转运使者晨起望灶中所出烟几道知之，其尽心如此。

前辈尝言，吏人不怕严，只怕读。盖当官者详读公案，则情伪自见，不待严明也。

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

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未，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以此被重谴，良可惜也。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露，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前辈尝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详处之谓也。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

尝见前辈作州县或狱官，每一公事难决者，必沉思静虑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则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

孙思邈尝言：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侈于远。如此则人事毕矣，实当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前辈专以此为务，今人知之者盖少矣。又如旧举将及旧尝为旧任按察官者，后己官虽在上，前辈皆避坐下坐。风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书当官至为廉洁，盖尝市缣帛欲制造衣服，召当行者取缣帛，使缝匠就坐裁取之，并还所直钱，与所剩帛，就坐中还之。荥阳公为单州，凡每月所用杂物，悉书之库门，买民间未尝过此数，民皆悦服。

关沼止叔获盗，法当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终不就赏，可谓清矣。然恐非通道，或当时所获盗有情轻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赏也。

当官取佣钱、船家钱之类，多为之程而过受其直，所得至微，所丧多矣。亦殊不知此数亦吾分外物也。

当官者前辈多不敢就上位求荐章，但尽心职事，所以求知也。心诚尽职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当官遇事，以此为心，鲜不济矣。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难任，委之于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犹己之自私也。以此处事，其能有济乎？其能有后福乎？其能使子孙昌盛乎？

当官处事，务合人情。忠恕违道不远，观于已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济者也。尝有人作郡守，延一术士同处书室，后术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编置。招延此人，已是犯义，即与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从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绝灭人理。

尝谓仁人所处，能变虎狼如人类，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伤稼之类，是也。如其不然，变人类如虎狼，凡若此类，及告讦中伤，谤人欲置于死地，是也。

唐充之广仁，贤者也，深为陈、邹二公所知。大观政和间，守官苏州，朱氏方盛，充之数刺讥之，朱氏深以为怨，傅致之罪。刘器之以为充之为善欲人之见知，故不免自异，以致祸患，非明哲保身之谓。

当官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在人精详斟酌之尔。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专为己也。

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当死不死，其诟有甚于死者，后亦未免死；当去不去，其祸有甚于去者，后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乱失常，皆不知轻重义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讲，临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预思。古之欲委质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岂临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谓有所养也。

忍之一事，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谚曰："忍事敌灾星。少陵诗云：忍过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刘器之，建中崇宁初知潞州，部使者观望治郡中事，无巨细皆详考，然竟不得毫发过，虽过往驿券，亦无违法予者，部使者亦叹伏之。后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点磨，他寓居无有不借禁军者，独器之未尝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龚节亨彦承，尝为予言，后生当官，其使令人无乞丐钱物处，即此职事可为，有乞丐钱物处，则此职事不可为。盖言有乞丐钱物处，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辈尝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镇西京日，尝戒属官受纳租税，不要令两头探。或问何谓？公曰：贤问是也。不要令人户探官员等候受纳，官员不要探纳者多少，然后入场，此谓两头探，但自绝早入场等人口，则自无人户稽留之弊。

【译文】　为官之法，只有三件事最为重要，叫做清、叫做慎、叫做勤。知道这三件事的官员，可以确保自己的禄位，可以免去耻辱，可以受到上级的赏识，可以得到下级的支援。但是世界上的官吏，面对财产，为官为吏，往往不能自我克制，常常以为自己不会溃败；心中以为自己不会溃败，就会为所欲为，无所不为。但是事情往往到了溃败的时候而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所以没心办事，在开始的时候就要加以警戒，这不可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假使巧用权力和智谋，百端补救，幸而免祸，受到的损失必然很多，最好还不如当初就不干这样的事。司马子微《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这就天下的至明之言。当官处事的大法，在于用力少而收获大，没有比得上这一句话的。人们如果能够反复思考，难道还会出现经常后悔的人吗？

事奉君主就像事奉双亲，事奉长官就像事奉兄长，与同僚相处，就跟家人一样，对待群吏就像对待仆从，爱护百姓就像爱护妻子，处理官事就像处理家事，然后才算得上能尽自己之心。如果有毫末不至，都是自己的心有所未尽。所以事奉双亲至孝，其忠引以推及君王；事奉兄长至悌，其悌可以顺移到长者；居家至理，其治可以推广到官府。难道还有第二个理由吗？

当官之人处理政事，常常思量有所恩惠于人，比如科率之行，既然不能减免，便可就其间寻求可以节省民力的方式方法，不要让它加重百姓的苦难，这种益处就很大了。不与人争执的人，常常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能够退一步的人，常常可以进一百步；清正廉洁，得到的往往超过当初的预想；今天节省，后来必然得到大的回报；这些事情，为官之人，不可不思。不能稍微忍让的人必然失败，这其实是没有分清利、害和贤、愚的区别。

我曾经担任泰州狱掾，颜歧夷仲以书劝我治狱的次第，每一件事写一条幅加以警戒。比如夏天审问罪犯，早晨在西廊，晚间在东廊，以避免太阳照射之类。又比如狱中派遣人去追捕之类，一定要叫一个人做完一件事，不能一事没有完成又去派遣另一个人，惟恐他受贿已足，不肯完成这件事。又比如监司、郡守苛刻失当，必须平心静气，给他说清楚委曲，让他听从了才罢休，如果对方不肯相信，还更加详尽地加以劝说，其中不听劝告的人只是少数。

当官的办法，有道为先。其中有不可一直向前的，或一往直前反而败坏大事的，可用泻宣徽惠穆权衡的说法，这不只小官如此，作为天下国家的重臣也应知道。

黄介刚中先生曾经给我说，一旦作为县尉，每到遇至尸检，即使是盛夏也

要饮一点酒，捏着鼻子亲自去检视。人命关天，至为重要，不可逃避些须臭秽，让人横死而无处申冤。

范侍郎育，当库务官，随人所带的箱笼，只放置在厅堂之上，以防别人怀疑诽谤。凡是像这一类的事情，都是一个守臣应该充分了解，十分注意的事情。

当官之人，不要推辞困难之事，同时也要远避嫌疑，以至诚之心去对待他人，还要涉犯国家刑律，像这样就可以免祸了。

前辈圣贤经常说，小人的本性，一心专注于苟且偷安，即使明天有事，今日也是得过且过。当官之人，不可徇私枉法，玩忽职守，不管政事。谚语有这样的话：劳心不如劳力，这的确是至理明言。

丞相徐择之曾经说过，前辈之人尽心职事，宋仁宗时候，有人当京西转运使者，一天看见监窑官，问每天所烧柴共有几灶，回答说："十八、九灶。"这位京西转运使者说："我每天看见的只有十一灶，这是为什么呢？"窑官感到十分愕然。这是这位京西转运使者早晨起来望见灶子所出烟几道而推知的，他做事情就是如此尽心。

前辈之人曾说，吏员不怕严厉，只怕读案。因为当官的详细阅读公案，那么事情的真伪就自然知道了，不用严厉也自然清明了。

当官之人，凡是巫祝一类的人员不应该与他们接触，巫祝尼姑之类，特别应该疏远，关键是把清心省事作为根本。

后生少年，乍到官府，很多都会被狡猾的小吏所引诱，常常不会自我反省，所得的不过是一毫一末，但是在一个任期之内，不敢再有什么举措。大抵当官的人嗜利，自己所得甚少，而小吏所窃取的东西数量却很大。

当官之人，先要戒暴怒，事情有不能办理的，应当详细处置，没有处理不下来的。如果先行暴露，只能自己害了自己，怎么能够害人呢？前人曾说，处理一切事只怕待。所谓待，就是详细加以处置。详细处置，就会思虑自出，他人不能有所中伤。

我曾经看见前辈那些作州县或狱官的人，每一件难以裁决的公事，必定沉思静虑数日，忽然若有所得，就把是非曲直断得明明白白。这种方法，只有不为苟且的人才办得到。

处理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聪明，而是尽心尽力；最重要的不是事情越多越好，而是以方便为上。

孙思邈曾经说过：忧于自身之人不会拘泥于人，畏于自己的人不会受他人制约，慎于小事的人不会被大事吓住，戒于近处的人不会被因为远去而变得奢侈。像这样就会人事顺畅，实在是为官的关键所在。

同僚之交，官员更替，应该有兄弟之义，到了子子孙孙，也会世世相承。

前辈之人，专门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如今的人知道这些的就很少了。又如原来自己举荐人将要来做自己过去曾为旧任的按擦官，后来之人的官位在自己上面，前辈应该避座而下坐。风俗如此，怎么能不如此呢？

我的叔曾祖尚书当官十分清廉，曾经自己去买缣帛来自己做衣服，召令在行的人去买缣帛，叫缝匠就坐裁取，自己支付工钱，给他所剥缣帛，一切就在座中搞清楚。荥阳公吕希哲在单州为官，凡是每个月所用的杂物，都书写在库房门上，与所卖之人的数目一致，百姓尽皆心悦诚服。

关沼子叔抓获盗贼，依照法应该升官，他却说“不以人命去换取官位”，最终也不会领赏，可以算得清廉。然而恐怕这也不是通常所说的道理，或许是当时所抓获的盗贼罪过较轻，但处罚过重，子叔不忍心因此被赏。

当官人支付佣钱、船家钱之类，很多都为之减少而官家多占便宜，佣者、船家所得甚少，所丧者多。殊不知这些亦是当官人不该享受的东西啊！

当官之人，前辈多数不敢就上司求荐章，只是尽心职事，用这个方法来获取上司的赏识。用诚心尽职去追求得到赏识，即使未便得到赏识也不会很久。没有学会养子而才去嫁人的。当官做事，以此心为之，很少有不济事的。

害怕法令，本来是人之常情，然而世人自私之人，常常以为法令难以胜任，常推给他人。殊不知他人的自私，亦与自己的自私一样。用这种心思去处理事情，还能够济事吗？还能保证后来有福吗？还能使子孙后代昌盛吗？

当官处事，务必要合乎人情。忠恕之道不远，通过自己的体验就可以得到，没有去掉这两个字可能够得到合乎人情的道理。曾经有人作郡守，请来一位术士同坐书房之中，后来这位术士向郡守说起公事，郡守大怒叱之，最后竟然论之公理，把术杖击管制。郡守招揽此类之人，本来已经犯义。术士与郡守已经熟悉，进而参与干事，也是人之常情，不听他的话就行了，而将他如此严惩，差不多可以叫做绝灭人性了。

人们曾经说，仁义之人所居之地，能够把虎狼变成像人类一样，如果老虎不入境，不害物，蝗虫不伤庄稼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把人类变成虎狼，凡是像此类，像诬告中伤，诽谤他人欲置之于死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北宋官员唐充之广仁先生是一位贤者，深为陈、邹二公所赏识。大观政和年间，唐广仁在苏州为官，朱氏方盛，唐广仁多次讥刺，朱氏十分痛恨，诬陷他致罪，刘器之认为唐广仁为善，希望大家知道，所以不免自保，以致招来祸害，不是为了明哲保身。

当官人的重要之处在于刚直而不犯祸，和气而不伤礼义，在于人精心详察反复斟酌。然后求合于道理，本不是私心专门为自己着想。

当官之人作事，必须讲求实际。比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获罪反重，此不是所以滋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百种奸诈伪劣之术，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情有当死不死，其诟病有甚于死者，后来亦未免死去；当去不去，其祸有甚于去者，后来亦未必得到安宁。世人到了这个地步，很多人都会惑乱失常，都不知道轻重的分别。此理如果不是平常反复讲熟，临时碰到事情必然不能自立，不可不预思。古之欲委质事奉他人，他的父兄日夜先以此反复教之。中材以下之人，定能临事在一朝一夕之间能够达这个目标？教之有素，他的心就安稳了，这就叫所谓有所养。

忍让这一件事，实属众妙的门径。当官处事，尤其先要专注于这条。如果能够清、慎、勤之外，更做忍一行，什么事办不到呢？《尚书》说："必有忍，其乃有济。"这是处事之本。谚语说：忍事可以抵敌灾心。少陵诗云：忍过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是世间的大宝，并非空言。王沂公常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这说的就是要能忍受才能干大事。

刘器之，建中崇宁初担任潞州知，部使者观望治郡中的事情，事无巨细尽皆详考，然竟不得毫发差错，即使是过往驿券，亦没有违法乱纪的人，部使者也为感叹。后来居住南京，有府尹对兵官白直——一种侍卫兵丁——进行核查，他寓居笋无有不一概借给禁军，他未曾借他人一件器皿，他的廉慎到了如此地步。

故人龚节亨彦承先生曾经给我说，后生如果当官，你要使人没有乞讨钱物的地方，即此职事可为，有乞丐钱物的地方，那么此职事不可为。说的是有乞丐钱物的地方，人多被主人以利所陷，或因此遭到嫌疑。

前人曾经说，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也是至理明言。私罪固然不可有，如果没有公罪，则是因为自保太过了，没有担任要务的重大责任感。

范公忠宣先生镇守西京之日，经常告戒属官受纳租税，不要叫两头探。有人问为什么，范公回答说：这是贤人之问。不要叫人户探听官员等候受贿，官员不要探纳者多少，然后出场，这就叫两头探，但自绝早入场等人之口，就自无人户稽留的弊端了。

西山政训

（南宋）真德秀

【原文】　某猥以庸虚，谬当阃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赖官僚协心同力，庶克有济。区区辄有所怀，敢以布于左右。盖闻为政之本，风化是先，潭之为俗，素以淳古称。比者经其田里，见其民朴且愿，犹有近古气象，则知昔人所称，良不为过。今欲因其本俗，迪之于善，已为文谕告，俾兴孝弟之行，而厚宗族邻里之恩，不幸有过，许之自新，而毋狃于故习。若夫推此意而达之民，则令佐之责也。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若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与夫叶和亲族，赒济乡闾，为众所推者，请采访以实，以上于州，当与优加褒劝。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昔密学陈公襄为仙居宰，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岂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亦将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爱人之意不孚，则虽有教告而民未必从。故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何谓四事？曰：

律己以严：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

抚民以仁：为政者，常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

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馀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何谓十害？曰：

断狱不公：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少有私曲？

听讼不审：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系：一夫在囚，举室废业；囹圄之苦，度日如岁，其可淹久乎？

惨酷用刑：刑者不获已而用。人之体肤，即己之体肤也，何忍以惨酷加之

乎？今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关节用刑，殊不思刑者国之典，所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泛滥追呼：一夫被追，举室皇扰，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费，贫者不免举债，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泛滥乎？

招引告讦：告讦乃败俗乱化之原，有犯者自当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实封状与出榜召人告首，阴私罪犯，皆系非法，不可为也。

重叠催税：税出于田，一岁一收，可使一岁至再税乎？有税而不输，此民户之罪也，输已而复责以输，是谁之罪乎？今之州县，盖有已纳而钞不给，或钞虽给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钞乃免不胜其扰矣，甚者有钞不理，必重纳而后已。破家荡产，鬻妻卖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岂忍为此？

科罚取财：民间自二税合输之外，一毫不当妄取。今县道有科罚之政，与夫非法科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纵吏下乡：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也。弓手士兵，尤当禁戢，自非捕盗，皆不可差出。

低价买物是也：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减十之二三，或即不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堪此？

某之区区，其于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贤，固有不俟丁宁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岂无当勉而未能者乎？《传》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又曰："谁谓德难厉其庶，而贤不肖之分，在乎勉与不勉而已。"异时举刺之行，当以是为准。至若十害，有无所未详知，万一有之，当如拯溺救焚，不俟终日，毋狃于因循之习，毋牵于利害之私，或事关州郡，当见告而商榷焉，必期于去民之瘼而后已。此又某之所望于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矣。夫州之与县，本同一家，长吏僚属，亦均一体。若长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属退然自默，不以情达于上，则上下痞塞，是非莫闻，政疵民隐，何从而理乎？昔诸葛武侯开府作牧首，以集众思、广忠益为先，某之视侯，无能为后，然虚心无我，乐于闻善，盖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当知者，愿以告焉；某之所为，有不合于理、不便于俗者，亦愿以告焉。告而适当，敢不敬从，如其未然，不厌反复。则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赐，而某也庶乎其寡过矣。敢以诚告，尚其亮之，幸甚！某咨目上府判职曹以下诸同官。

以上帅长沙日谕官僚

某昨日叨帅长沙，尝以四事劝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区区实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间，为潭人兴利除害者，粗有可纪。

今者蒙恩起废，再抚是邦，窃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无出前之四事而已，故愿同僚勉之。盖泉之为州，蛮貊聚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羡，而豪民巨室有讼愬，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节，污者士之丑行。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怀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盖隐微之际，最为显著，圣贤之教，谨独是先。故愿同僚力修冰蘗之规，各厉玉雪之操，使士民畏敬，称为廉吏，可珍可贵，孰有逾此？其所当勉者一也。

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且以簿尉求之，簿勤于勾稽，使人无重叠追催之害；尉勤于警捕，使人无穿窬攻劫之扰。则其所济，亦岂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系民之休戚愈大。发一残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发一掊克心，斯民立被诛剥之殃。盍反而思之，针芒刺手，茨棘伤足，举体凛然，谓之痛楚，刑威之惨，百倍于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井在后，号呼求救，惟恐不免，狱犴之苦，何异于此，其可使无辜者坐之乎？己欲安居，则不当扰民之居；己欲丰财，则不当朘民之财，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在圣门，名之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矧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故愿同僚各以哀矜恻怛为心，而以残忍掊克为戒，则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当勉者二也。

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狥人情。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有位之士，所当视以为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盖徇货贿则不能公，任喜怒则不能公，党亲戚，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情，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此所当勉者三也。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则为民者不可以不勤。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则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孤朝寄，而下负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咏遨游为高，以勤强敏恪为俗，此前世衰弊之风也。盛明之时，岂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圣者，犹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故宾佐有以蒲博废事者，则取而投之于江。今愿同僚共体此意，职思其忧，非休浣毋聚饮，非节序毋出游，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几政平讼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当勉者四也。

某虽不敏，请以身先，毫发少渝，望加规警。前此官僚之间，或以四者未

能无愧，顾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圣贤，许人改过，故曰“改而止。”傥犹玩视而不改焉，诚恐物议沸腾，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莅事之初，敢以诚告，幸垂察焉。

当职入境以来，延访父老，交印之后，引受民词，田里利病，县政否臧，颇闻一二。今检举前在任日约束，及今来合行事件，开具于后：

【译文】　我因为身无所能，谬为武将军之职，朝夕惊恐，思念仰报朝廷知遇之恩，俯慰士兵的厚望，切赖同僚协力同心，可望可能成功。心中区区有所怀，斗胆说给大家听听。曾听为政之本，风化为先，潭州的风俗，素来以淳朴著称，等到我经过这里的田土，见到这里的百姓朴质且老实，尚有近古的遗风，就知道过去人们的赞语，的确不是过誉之词。现在我欲顺应其原有风俗，以善作开导，已经作文告谕，欲兴孝悌之行，而加厚宗族邻里之恩，不幸有些过错的人，应让他们悔过自新，不要习惯过去的陋习。如果推行此意能够教化百姓，则令其中之人为其守令。继今以事当上官的邑民，希望你们不要害怕烦琐而去开导百姓，以至诚之公去感动他们，持之以恒，必然会油然兴起。比如民间有孝行很高、以友爱闻名，能够协和亲族，周济乡闾，为众人所拥戴的人，请求访问实在，上报州里，当给予特别褒奖。到了顺听诉讼的时候，尤其要以它正名分，厚风俗。往省枢密直学士陈公襄为仙居县宰，教导百姓要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人民感服。古今的百姓同一天性，哪里有只能行于过去，而不能行于今天的道理？只要不以薄情对待百姓，老百姓也不会以薄情对待自己。这就是我之所以希望于各位的。但是正己之道未到，爱民之意不孚百姓，虽然有教告而百姓未从。所以我愿与大家以四件事自勉，而为百姓去其十害，什么叫四事呢？曰：

律己以严：但凡名士大夫，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上不洁之名，即使有其他优点，没有人能自赎，所以以这事为四事之首。

抚民以仁：为政之人，要经常体验天地万物之心，与父母保持一种赤子之心。只要有一丝惨刻，就不是仁；只要有一丝忿疾，也算不得仁。

存心以公：传上说：“公生明。”私心杂意一经萌芽，那么是非之心就会易位，希望追求合情合理，就不可以得到了。

莅事以勤：当官的人一日不勤，下面之人必然有受其害的。古代的圣贤，尚且太阳偏西而不进，坐着等天明，何况其他时间呢？当今世上有对吏事十分勤恳的人，反而以鄙俗去对待他，而常常诗酒游宴，就美其名曰风流娴雅，这就是政事之所以有很多弊端的原因，老百姓因此也深受其害。这不可不戒。什么叫十害呢？曰：

断讼不公：审理案件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怎么可以稍有一点私心呢？

听讼不审：讼词有虚有实，听的时候如不十分慎重，就会让实的东西变成虚的，虚的东西变成实的，这怎么能苟且为之呢？

淹延囚系：一个人被囚在牢中，全家的事情都做不下去；囹圄的苦楚，度日如年。怎么可迁延时间呢？

惨酷用刑：刑法必须是万不得已才会使用。他人的体肤，就相于自己的体肌，怎么能够忍心对人加以惨酷刑律呢？如今为吏之人，尤好以喜怒之情用刑，有的甚利用关节用刑，殊不知刑法是国家的大典，所以代天纠罪，难道官吏可以是忿行私行吗？这不可不戒。

泛滥追呼：一人被追捕，举家都诚恐惶恐，有求人求荐的需要，有脱身出官的费用，贫穷之人免不了借债，甚至于破了家产，这岂可泛滥成灾？

招引告讦：揭发别人的阴私是败俗乱化的根子，有违犯的自当痛加悔改，怎么能让它四处泛滥？如今官衙接受实人实状和出榜召人首告，阴私罪犯，都是非法行为，不可干这些事。

重叠催税：税收出于田产，一年收一次，怎么能一年收两次税呢？该交税而不交，这是百姓的罪过，百姓交了税而又再去收百姓的税，这又是谁的罪呢？现今的州县官吏，有已经交税而不给盖钞印的，或者已经盖了钞印而不从籍薄上销去的，又将这些人追到官府，呈上钞印也难免不胜之扰，甚至有交上钞印也被置之不理，一定要重新交税才算罢休，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往往就是由此逼迫出来的。有人心的人，能够忍心做这样的事吗？

科罚取财：民间自从夏、秋两税合收以外，一丝一毫也不应该妄取。如今的县道有科罚之政，这与那些非法科敛的人，都是民众的大害，不可不加以革除。

纵吏下乡：乡村百姓，害怕官吏就像害怕老虎，放纵吏员下乡，犹如把猛放出笼子，弓手士兵，尤当加以禁止，除非捕盗，都不可让他们出去！

低价买物：物同价格便应该相同，哪里还应该有什么公私之分呢？如今州县有所谓市司令的人，又有所谓行户之人，每逢公家到市场购买东西，都要减去十分之二、三，或者不还，甚至白抢，民户怎么能够忍受如此的灾难呢？

我本是一位区区之人，我对于四事，怎敢加勉。同僚的贤良，本来不等须臾而素知自勉。然而难道没当勉而能勉的吗？《传》说：“过错了而不知改正，这也是一种过错。”过去奏削之举，当以此作为准则。至于十害，有的不可详知，万中有一，应像拯救落水之人和救火一样紧急，不能等待，不要习惯于因循之习，不要牵于利害之私，如或事关州郡，应该见告而反复蹉商，一定要去掉百姓的痛苦才停止。这也是我对同僚们的希望。不过，我还有话要说。州与县，本

来是一家，长吏僚属，都是一体。如果长吏偃然自尊，不与下属通报情况，僚属退然自默，也不以情况向上汇报，那么壅塞，是非莫闻，政治上毛病百出，民间痛苦不断，怎样去治理天下呢？过去诸葛武侯开府作牧首，目的是为集众思、广忠益。我看诸葛武侯，他虽无能为力，然而虚心无我，乐于听取意见，这是他平日的一惯志愿。自今一说到利弊，我愿知道的，大家告诉我；我的所作所为，有不合于理，不便于民俗的，也希望大家告诉我。说得适当的，敢不改正，如果未必正确，我也不厌反复。如果这样，湘湖九郡百姓，定会赐教，而我也可减少过错了。敢以告喻，希望体谅，此为幸甚！

我往日为长沙之帅，曾以四事去劝勉同僚，叫做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我区区之身带之，在这二年之间，为潭州人兴利除害，大概可记。现今蒙皇上之恩，再到这里为官，窃伏惟念以此去报答皇上之恩和安抚民望，也不出于前面所说的四事而已，所以希望同僚共同勉之。泉之为州，蛮夷聚集，犀器珠宝，见者羡慕。豪民巨室有诉讼，志在必胜，不惜花费钱财。如果不是喜好修身自爱之士，没有一个不被这些人所污染，不去思量廉洁者的美节，污辱者的丑行。士人不廉洁，就像女人不贞洁。不贞洁的女人，即使容貌绝伦，不足以赎；不廉洁的士人，即使有其他长处，何足称道？过去有人怀四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畏惧，因而推辞暮夜的送金之人，隐微的时候，最为显著，圣贤的教诲，慎独为先。所以希望同僚力修生活清苦之习惯，各人塑造高尚的情操，使百姓害怕，称为廉吏，的确算得可珍可贵，谁能逾此？这是当勉者之一。

先儒曾说："官职低微的人士，如果存心仁爱众人，对于人心必有所济。"暂且以簿尉去看这个问题，簿尉勤于检查，会让百姓无重叠追迫的祸害；簿尉勤于警捕，让人减少穿墙破壁的苦楚；这给民众带去的好处，还会小吗？等而上之，以此类推，官位越高，与民众的休戚关系越大。残忍之心一发，百姓就会立即遭受荼毒之害；发一点恶心，百姓立即受诛剥之殃。何不反思？芒刺在背，茨棘伤足，全身凛然，谓之痛楚，刑威的惨烈，超过以上所说的百倍，难道可以凭自己喜怒哀乐去行事吗？虎豹在前，陷阱在后，号呼求救，惟恐难免，牢狱之苦，与此何异，难道可使无辜之人受这样的罪吗？自己欲安居，就不该扰民之居；自己已经发财，就不该去搜括百姓之财产；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的门下，名叫"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况且当百姓憔悴的时候，抚摩爱护，尤不可缓，所以愿同僚们各以哀矜恻怛为意，而戒去残忍之心，那么这地方的人民，还会受到损坏吗？这所当勉者二也。

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能以自己之私去拂公家之理，也不可以公法徇私情。诸葛公曾说："我的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有职位的人，应

该把这句话视为座右铭。然而人的本性，常常是以私胜公，徇私之人不能为公，凭喜怒哀乐就不可以办好公事，以亲戚为党，惧怕豪强，顾及祸福，计较利害，都不可能为公家办好事。一点也不想想是非是不可改变的，是天理；轻与重不可混淆，这是国法。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那么就会违天逆命；以轻为重，以重为轻，那么就是违反国法了。当官统治百姓，而逆反天理，违背国法，于心怎可安呢？雷霆息神的诛条，金科玉律的禁忌，难道可以不顾吗？所以希望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泯于私情。不泯于私情，枉直就可以适度而没有冤抑不平的感叹，这就是应该劝勉的第三个方面。

百姓生活在于勤奋，勤奋就不可匮乏，当老百姓的不可以不勤奋。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为士的人不可以不勤奋。作为朝廷命官，所接受的是朝廷的爵位，所享受的是百姓的血汗，一旦不勤奋，则就职业颓废，岂不是上面辜负了朝廷的期望，在下就是辜负百姓的厚望？如今当官的人，或以酣咏遨游为高雅之举，把勤强敏恪当作粗俗，这就是前世衰弊之风。盛明时代，怎么该有此事？陶威公曾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寸阴，至于一般之人，应该珍惜分阴。"所以宾客有的因为博戏而废了公事，就把博戏拿去投到了江里。如今希望同僚共同体谅这个意思，深思其忧，不是休浣之时不能聚在一起饮酒，不是节序之机就不要出外游历，朝朝夕夕，孜孜不倦，专心民众的事情，这样可以政平讼理，农民可得到安身，这就是应该劝勉的第四方面。

我虽然不敏，希望身先士卒，只要有一丝差池，希望严加规警。前在此处为官之际，或以四者谕示民众，而现在尚未愧改，从今天开始，洗衣革面。古代圣贤，允许人改正错误，所以说"改而止"。如果尚有人视而不见，见而不改，诚恐议论沸沸，我也不容苟且。到位之初，敢以诚告，幸望秉察。

我当职入境以来，到处访问百姓，交印上任以后，接受百姓诉讼，农田九荒，县政不振，颇有所闻。今日检举以前在上任之日的约束，到了今天与同僚们共事，开列于下：

崇风教

【原文】　一、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事谕民。其一谓人道所先，莫如孝弟。编民中有能孝于父母，弟于兄长，性行尤异者，所属详加采访，以其实上于州，优加赏劝。或身居子职，有阙侍养；或父母在堂，别蓄私财；或犯分陵忽，不顾长幼之伦；或因利忿争，遽兴骨肉之讼，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后据厢官申到黄章取肝救母，吴祥取肝救父，各行支赏外，又有承信郎周宗强割股以疗亲疾，延请诸州设宴，用旗帜鼓乐送归其家。晋江县申到刘玑有母百岁，玑年七

十，存养弥谨，既加优礼，又立寿母坊以表之。进士吕汝女良子刲股救父，随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为之记。又据百姓吴十同妻，愬子吴良聪不孝，审问得实，杖脊于市，髡发居役。其他劝惩，大率类此。今请各县知佐勤行访问，如民间有孝友笃至之人，保明申州，待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长，为父兄所愬者，宜以至恩大义，谆谆劝晓，苟能悔过，姑许自新，教之不从，即加惩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几可儆愚俗。

一、当职昨在任日，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如卑幼诉分产不平，固当以法裁断，亦须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或坚执不从，然后当官监析。其有分产已平而妄生词说者，却当以犯分诬罔坐之。今请知佐每听讼，常以正名分、厚风俗为先，庶几可革偷薄。

一、学校风化之首。访闻诸县间，有不以教养为意者。赡学之田，或为豪民占据，或为公吏侵渔，甚至移作它用，未尝养士其间。虽名养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请钱米，未尝在学习读；或虽住学，而未尝供课；或虽供课，而所习不过举业，未尝诵习经史；凡此皆有失国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请知佐，究心措置，学田所入，严加钩考，毋令渗漏，计其所入，专以养士。仍请主学官立定课程，每旬一再讲书，许士子问难，再讲之日，各令复说前所讲者。举业之外，更各课以经史，使之绎绎义理，讲明世务，庶几异时，皆为有用之材，所补非浅。

一、温陵人材之渊薮，名德闻望，相继不绝。近入郡境，士友投书颇多，其间盖有议论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风之盛，诚非它处可及。今恐诸县管下，有怀材抱艺而沉沦不偶，守道安贫而不肯苟求者，宜以礼延请，致之学校，使后有所师法，仍以其姓名申郡，并当加之宾礼。

【译文】　一、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件事谕告百姓。其一叫做“人道所先，莫如孝悌”。百姓之中，有人能孝敬父母，弟于兄长，品性特别突出的，对事迹进行详细调查，具体上报州县，给予特别重赏。或者身居儿子的地位，缺乏赡养父母之行；或者父母健在，而自己私蓄财产；或者犯分陵辱，不顾长幼伦理；或者因利而忿争，引起骨肉争讼；凡是这些情况，都要绳之以法按律处置。后据厢官申报黄章取肝救母，吴祥取肝救父，每人进行赏赐以外，又有承信郎周宗强割股疗养双亲疾病，延请各州设宴贺喜，用旗帜鼓乐礼送他们归家。晋江县申到刘玑有母亲百岁，刘玑已到七十，孝敬越加谨慎，既加优礼，又立寿母坊以表示孝敬之意。进士吕汝女儿良子割股救父，随即痊愈，也立懿孝坊为之作纪念。又据百姓吴十同的妻子、愬子吴良聪不孝，审问确实，在市场上公开杖击，髡发居役。其他的劝赏惩罚，大概如此。今请各县知佐认真查访，如民间有孝友笃至的人，保明申州，等待奖赏。如有悖逆父母，凌犯长者，使父兄

讼诉的人，应该以至恩大义对其进行谆谆劝谕，如果能够悔过自新，允许改过，如果不思悔改，教之不从，就要加以惩处，甚至解州里施行，或许引以治理愚俗。

一，我在前段时间在任之时，遇到亲戚骨肉的诉讼，大多是各方面开谕，往往幡然悔悟，各自和好而去。如卑幼诉讼分配财产不平，本该依法裁断，也应该先晓喻尊长自行从公均分，如果坚执不从，然后当官审理。如有分产已平而妄生诉讼的人，却应当以犯诬罔之法反坐。今请各位知佐听讼，主要以正名分、厚风俗为先，或许可以革去轻薄不厚之道。

一、学校风化之首。我知道各县间，有不以教养为意的人。赡养学校之田，有的被豪民强占，有的被公吏侵吞，甚至移作他用，未曾用来养士养学。虽然名为养士，又有让他住在家中，每天请给钱米，不曾读书学习；有的虽然住在学校，但不曾开业授课，有的虽然授课，但是学习不过是科举那一套，不曾诵习经史之文；凡是这些，都有失国家培养栋梁雄才以利使用的本意。今请知佐人等精心安排，对学田收入，严加核查，不得渗漏，统计收入，专门用来养士。仍旧请主学官立足课程，每十天一、两次讲书，允许士子问难，二讲之日，各令复述前次课程内容。举业学习之外，更要讲授经史，使之明白义理，讲明世务，过了一段时间，这些都可成为有用之材，受益非浅。

一、温陵是人材之渊薮，名德闻望，相继不绝。近来到了郡境，士友投书很多，其中的确有些议论很深切的东西，更加知道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的确不是其他地方可及。如今惟恐各县管辖之下，有哪些怀璧握玉之人而沉沦不遇，守道安贫而不肯苟且的人，应该以礼延请到学校，让他们后来有所师法，依旧把他们的姓名申报郡里，并以宾客之礼对待。

清狱犴

【原文】　一、狱者生民大命，苟非当坐刑名，自不应收系。为知县者，每每必须躬亲，庶免枉滥。访闻诸县，闻有轻置人于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稍不听从，辄加捶楚，哀号惨毒，呼天莫闻。或囚粮减削，衣被单少，饥冻至于交迫；或枷其过重，不与汤刷，颈项为之溃烂；或屋瓦疏漏不修，有风雨之侵；或牢床打并，不时有虮虱之苦；或坑厕在近，无所蔽障，有臭秽之薰；或因病不早医治，致其瘐死；或以轻罪与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胜数。今请知县以民命为念，凡不当讼狱公事，勿轻收禁。推问供责，一一亲临，饭食居处，时时检察，严戢胥吏，毋令擅自拷掠，变乱情节。至于大辟，死生所关，岂容纤毫，或至枉滥。明有国宪，

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请勘狱，先经县丞，盖虑知县事繁，不假专意狱事，亦州郡先付狱官之意也。窃虑属县有悉付其事于丞不复加意者，其县丞惮于到狱，径取上囚徒就厅鞫问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县以狱事为重，专任其责。虽与县丞同勘，即不许辄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款，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声，亦不宜使之干预。

【译文】　一、监狱、审案有关百姓性命，如果不是触犯国家大法，自然不应该关押。当知县的人，应该常常亲自加以过问，可免执法错乱。我访问诸县，听说有人随便把人关进监狱，而叫吏员推审，往往写成供词，令其依样供写，就命立批，叫家人出钱保外，如不听从，动不动就加以酷刑，哀号惨毒，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有的减削囚粮，衣被单少，真是饥寒交迫；有的刑枷过重，不给汤刷，乃至颈项溃烂；有的牢房房瓦疏不修，风雨浸湿；有的牢床拼，常常难免虮虱之苦；有的厕所很近，毫无散障，臭气不可闻；有的生病不给治疗，导致病死；有的把轻罪与死囚犯同牢；像这类的情况数不胜数。今请知县为民命为念，凡是不该诉讼的公事，不要轻易收监。推问责供，每件事都要亲临，饮食起居，时时检察，严防胥吏，不准擅自拷打犯人，乃至变乱情节。至于杀人囚犯，死生关天，怎容有丝毫疏漏，甚至弄到用刑枉滥。明有国法，暗有神灵，切切究心，不可疏忽。

一、昨天因臣僚申请勘狱，先径县丞，考虑到知县事情繁多，不能专门去干狱亲之事，就是州郡也要先付狱官审查的意思。私下考虑所属各县都有全把其事交给县丞就不再留心了。县丞不愿到监狱，直接把囚徒带到厅堂加以审问。这些都是违反国家法令的。如今希望知县以狱事为重，专任其责。即使与县丞一起审问囚犯，也不许把罪犯取出牢外，以致泄漏案情，引惹生非。如或县丞老而且病，且乏廉洁名声，也不宜使之干预。

平赋税

【原文】　一、前在任日，曾约束输纳二税，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纳，在法非轻，至于预借税租，法尤不许，若公吏私借者准盗论。今闻属县，有未及省限而预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预借五年之税，五年而预借六七年之税者，民间何以堪此？仰自今为始，须及省限，方行起催，仍只催当年，及递年未纳税赋，不许更行预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并委知县严行觉察，务令尽绝。

一、前在任日，应官民寺观输纳税米，并令自量自概，止收概下三升为耗，诸县亦一体施行。今闻诸县受纳，更不照前约束，甚至取及二三斗者。自今仰

并照州仓交纳体例，令纳户自行量概，毋致少有过取，其案吏仓斗，非理乞觅，一切除罢。受纳官宜以身率下，庶几可革蠹弊。

一、昨来节次，约束递年逃阁之数，当与除豁，不许勒令保长代输。其就州纳者，州钞下县，县吏不得藏匿，立请主薄销注；其就县纳者，即与印钞给还，仍对销官簿，不许重叠追催，及以呈钞为名，辄行追扰。今来访闻，诸县于前数弊，邑邑有之。人户不胜其苦，为保长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代纳。违法害民，莫此为甚。仰诸县截至日下并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并令第五等户产钱一文，纳见钱七文，足应于縻费已并在中。今来访闻诸县公吏，于七文之外，又取縻费，或反多于正钱。（殊失前政宽恤之意，今须悉从革去，正钱之外，不得增添分文，反为下户之困。）

【译文】　一、我前次在任之时，曾制定输纳二税，自有期限。官家先期催促，违法不轻；至于预借税租，国法不许；如果官吏私下所为以准盗论处。今日听说所属之县，在未及省限而预先催促的，有四年而预借五年的税租，还有五年而六、七年的预借税租者，民间怎么承受如此事情呢？仰仗各位，从现在起，须及省限，方可开始催促，仍旧只催当年，至于逐年未曾交纳的税赋，不许再行预借。所有公吏私借的弊病，并委知县严加盘察，一定要根绝。

一，我前次在任的时候，去观民寺看输纳税米，并令自量自刮，只收刮子下的三升作为消耗，诸县也要一律推行。现在听说诸县受纳税米，也不照以前的规矩，甚至取得了二、三斗的。自今按照州仓交纳的体例，令交纳之户自行量刮，不要致少有多取，其案吏的仓斗，无理乞觅，一切罢除。受纳米税的官吏要以身作则，或许可以革除蠹弊。

一、前任在此之时，规定历年逃阁的数目，应当一律根除，不许下令保长代为交纳。那些到州里纳交税米的，州里要盖上钞印交给县里，县吏不得藏匿，立即请主薄注销；那些到县里交纳税米的，马上要盖上钞印交给纳米之人，依旧要对销官薄，不准重叠追索。那些以查验钞本为名的人，也就扰民。今来查访，诸县都这些弊端，每个邑城都有。农户不胜其苦，当保长的人，尤其难以忍受，甚至保正以下之人，并非催促税米之人，也被勒令代纳。违法害民，没有比这个更盛的。诸县从即日起，全部革除。

一、过去宋大卿在任之时，并令第五户产钱一文，交纳现钱七文，各种耗费也一起包括在内了。今日来访，听到各县公吏说，在七文钱之外，又收取耗费，或者还多于正钱。特别失前任政府害怕百姓之意，如今必须全都革除，正钱之外，不得增分文，给贫苦百姓制造困难。

禁苛扰

【原文】　一、前在任日，曾坐条行下诸县应文引，只付保司，不许差人下乡，如诸色公吏，辄带家人下乡搔扰者，并从条收坐，自后犯者，惩治非一。又乡书等人，每遇乡民收割，辄至乡村乞麦乞谷，因人户有诉，即将犯者编配。及尉司弓手，不因捕盗而多带家丁，扰害乡村，人户亦屡曾惩治，是时田里间无一吏迹。今闻数年以来，此弊复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辄差人下乡，纵横旁午，为害最甚。仰诸县截自日下，更不许仍循前弊，兼本州既不专人下县，则县邑亦岂应专人下乡？若公吏非承县引而私往乡村乞觅，委知佐严加觉察，务令尽绝。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诸县知佐，不许出引令，公吏保司买物，及因南安丞厅出引付保司募役人买布，因而妄行科配，致人陈诉，已将犯人断罪刺环，及将县丞取问。今来访闻，诸县仍有此弊，仰知佐厅日下一切杜绝，不许责令公吏保司买物，以致科扰人户。

一、前在任日，曾有约束，圣节锡宴在近，窃虑诸县循习成例，或于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给还，妄行科派钱物，并贷借器皿幕帘之属，因而干没；或妄追乡村农民，充药社祗应；或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如违，许人陈诉。后因惠安人户陈诉县吏令妆束乔鼓祗应筵会，已将犯人重断勒罢。又因永春人户陈诉县吏因上元放灯，科买灯油，不还价钱，亦将犯人重断锢身监还，并牒诸县今后上元放灯，不许白科铺户油烛等物。今来并照前来约束，如有犯者，并从重坐。

一、昨因晋江县为造军期船，敷买人户桐油赤藤等物，不还价钱，遂将承吏断配，仍约束自今不许并缘军期，辄有科配。今来访闻诸县，困本州抛下赤藤麻皮等物，辄科保正副收买，更不依时直还钱，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钱。买纳入纳之时，公吏又有需乞为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诸县今后遇有军期行下官，从长区处，务令不劳而办，毋容县吏并缘广行科配，及令保司陪备。

一、昨因晋江重修县衙，出引监诸寺院纳修造钱，其承引人辄将三植院佃户打缚取乞，已将犯人断刺。仍帖县镇，自今非甚不获已，毋辄兴土木之工，其不急兴修，并仰住罢。所有合修去处，须管以见钱置场，依时价召人申买，不许出引敷率。今恐属县，或因修造，辄有敷配，仰日下除罢。

一、昨曾约束民间争讼，官司所当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条收坐。今闻属县，乃有专事科罚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贫者被罚，其苦甚于遭刑，日下各仰除罢。今恐属县有因公事而科罚民财者，截自日下，并令

除罢。

一、昨来约束人户分析，当从其便，访闻诸县乃有专置司局，勒令开户者，但知利其醋钱，不顾有伤风教。自今唯法应分析，经官陈情者，即与给印分书，不许辄有抑勒。今闻诸县，仍复有此，甚者差吏下乡，勒令开析，岂有此理？仰截自日下，并行住罢。

一、昨尝约束保正长，以编民执役，官司所宜存恤。访闻诸县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荡财产。自今除本役外，不许妄有苛扰，其初参得替缴引展限之需，官员到任满，替供应陪补之费，并与除免。今闻诸县循习前弊，又复甚焉。非当管干之事，勒令管干；不当令出钱者，勒令出钱；其害不可胜计。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宁赂吏辈求免，是致都分有无保正去处。仰知佐诸厅自今于保正长等人，务加宽恤，除烟火盗贼，及合受文引外，不许稍有苛扰。如官司已存恤保正长，而保正长却募破落过犯人代役，在乡搔扰，即当究治施行。

一、昨来约束寺院，乃良民之保障，所当宽养其力，访闻诸县科率颇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济。自今除依法供输外，自馀非泛需索，并与除免。今闻诸县视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济者多，则均敷之害必及人户，仰自今照上项约束，毋致违戾。

右开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本领，而崇风教，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乃其条目。当职于此，不敢不勉。亦愿诸县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条，揭之坐右，务在力行，勿为文具。其逐县公吏，有犯上项约束，致招民词，当择其尤者，惩治一二外，馀并许之自新。人户亦不必论愬。自今约束下日为始，少有分毫违背，断不相容，黥流断刺，必无轻恕。帖诸县知佐石并监镇知委，并榜本州及七县市曹晓示。

【译文】　一、前日在任之时，曾经写成条文下达各县，今后文书下达，只交保司，不准差人下乡，比如各种公吏，动不动就带着家下乡搔扰的，按违法收坐，自后违反而被惩治的，并非只有一个人。又，乡书等人，每逢乡民收割，动不动就到乡村要麦要谷，因人户有诉讼，就将犯者编配流放。到了尉司、弓手，不是因为捕盗，反而带着许多家丁去扰害乡村，人户也屡次曾被惩治，当时田里没有一个小吏的影子、怎么能随便治罪呢？现在听说，数年以来，这种弊病又重新大兴而起。官家什么事也没有，还要差人下乡，到处横行，为害最为严重。诸县从即日起，再也不许因循前弊，本州不派专人下县，县里岂能派专人下乡？如果公吏没有拿着县里公文而私自前往乡村乞觅财物，县里要严加盘查，一定要根绝。

一、以前曾经行文州官及各知县官吏，不许出引令，公吏保司购买物品，和

因南安丞厅公引付保司募役人买布，因此乱行科配，导致有人告状，已将犯人治罪发配，又将县丞问罪。如今我了解到，各县仍有此弊，各县即日起一律杜绝，不许叫公吏和保司去购买财物，以致扰挠百姓。

一、前次在位的时候，曾经制定条文，临近节日宴请，私虑诸县旧有习惯，或在行铺购买物件，不行时价支钱付款，妄行科派钱物，并且还借器皿幕布之类，因而巧取；或妄追乡村百姓，以药社供奉派款；或令将良家妇女拘入妓籍；……后来因为惠安人户陈诉县吏令妆来乔鼓供奉筵会，……又因永春人户陈诉县吏因为上元夜灯，科买灯油，不给钱物，亦将犯人重断锢身，并下令诸县今后上元放灯，不许白拿铺户油烛等物，现在按照原来规定执行，如有违犯，从重处罚。

一、前因晋江县为造军期船，购买人户桐油赤藤等物不给钱，我将承办的官吏断配，依旧规定，从今以后，不许利用军期，动不动就科配。现在我访问各县，……赤藤麻皮等物，就叫保正、保副收买，更不依时值给钱，甚至不给分文，致使保证赔钱。买纳入纳之时，公吏又有要求保正的地方，其何以如此？诸县今后遇到军期行下官，从长计议，务令不劳而办，……

一、前因晋江重修县衙，出榜叫各寺院纳修造钱，承办人就将三植院佃户殴打，缚绑，强令纳钱，我已将此人断判。各县从今日起，除非万不得已，不准兴建土木工程，那些不急于修建的工程，一律停住。所有应该修建的地方，必须见钱置场，按时价召人申买，不许出引摊派。惟恐各县，或因修建又行摊派。即日革除此项摊派。

一、前些日子曾经下达条文，民间诉讼，官府应该明断是非，如果违反法度，自当依法反坐。现今所属之县，有专事科罚的官吏，致使富人犯罪，给钱得免，贫者被罚，其苦超过了受刑。……惟恐各县有因为公事而敲榨财物的，从即日起，并令除去。

一、往昔规定，人户分家，当从其便，听说各县专门设置司局。勒令人户分家的人，只知得到回敬的钱财，不顾有伤风教。从此，依照法令应该分家的，经官府查实，即发给加印分家之书，不许动不动就强制分家。如今各县，依旧有此，甚至派差吏下乡，强令分家，真是岂有此理？从即日起，并行停止。

一、原来曾经规定，保里长以编民服役，官家应该存恤。访问各县知佐，科条很多，公吏巧取豪夺特别利害，致令人家倾家荡产。自今起，除本役外，不准随便苛扰。其初所得替换凭证期限之需，官员到任期满，替换供给陪补费用，一切除免。现在听说诸县循习旧弊，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当办理之事，勒令办理；不该出钱的人，勒令出钱，其害不可胜计。由此，人户畏避不肯充役，宁肯贿赂吏人请免……

一、原来曾经规定，寺院是良民的保障，应当宽养其力。听闻各县科率很多，致使寺院重重困难，逐渐导致难以为继。自今日起，除了依法交纳税米之外，其余非泛需索，一并除去。现在各县比以前更加为甚，致使管下寺院不济者很多，那么平均摊派的危害必然祸百姓。从现在起，依照以上规定，不得违反。

右面开具在前，按照廉、仁、公、勤四者办理，是为政的纲领，崇尚风教，清查狱犴，均平赋税，禁止苛扰，及为政的条目。我在此当职，不敢不勉。愿各位知佐，以前的四件事，现在的这四条，贴在座位右边，一定要身体力行，勿为空文。各县公吏，违反以上规的，招来百姓诉讼，当择其情节恶劣的人，严惩一、二外，其余允许自新。人户也不必诉讼。自从今天条文公布之后开始，稍有分毫违背，决不相容，黥流断判，绝不轻恕。……

昼□绪论

（南宋）胡太初

【原文】　析圭分爵，从政莅民，等尔。而于治邑独惮焉，镬汤以喻其煎熬，偿债以状其不得已之意。嘻，邑非果不可为也，或者材与学未之副也。外舅通直，天材家学，见称于时，试邑香溪，游刃无全牛矣。将有行也，规规问政，若无所能者，岂非以众所惮，不敢易视欤？谦访再三，辞不获命，乃退而冥搜畴昔鲤庭所亲见所习闻者，条为十有五篇，目曰《昼簾绪论》，以代郊饯之什。夫为政本不可以言语文字传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秕，乌用是呶呶哉！昔傅琰父子为令，并著能名，乃有所谓理县谱，然则言语文字，容可传也。神物启祕，县谱复出，是编幸投之苦海云。端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译文】　封侯受爵，治国理民，都是一样。官员们对治理一县的职事却心存忌惮，他们用被放到油锅里煎熬的话来形容它对人的折磨，用偿还债务的言语来表达不得已的心情。其实，县令并不是真的不能当，只不过有的人天赋和才学不够罢了。我的岳父为人通达正直，他的天生才赋和家传学问都为人称道，这次将要到香溪出任县令，凭他善于治事的才力，实在是游刃有余。他在临行之前，十分拘谨地向我询问为官所应注意的事项，像一个没有这方面才能的人似的，难道不是因为大家都对做县令的差使有所忌惮，他也不敢掉以轻心，把它当作一件容易事的吗？他谦虚地再三向我询问，我推辞不掉，便仔细地回忆过去父亲的教诲和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列为十五篇，取名为《昼簾绪论》，权且把它当作临别相赠的礼物。当官治民本来是不能以言语文字来传播经验的，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又仅仅是其中的糟粕，用不着唠叨不休！古时候傅琰父子做县令，都负有能干的名声，并且还留下了《理县谱》，既然这样，那么通过言语文字传播治县理民的经验也是可以的。神奇的东西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县谱又在世上出现流传，我这篇文章也侥幸传播在世间。端平二年夏未的一个吉日，天台人胡太初叙述。

尽己篇第一

【原文】　莅官之要，曰廉与勤，不特县令应尔也。然县有一州之体，而视

民最亲，故廉勤一毫或亏，其害于政也甚烈。

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内事也。物交势迫，浸不自由。素贫贱者，有妻子啼号之挠；素富贵者，有口体豢养之需。喜声誉则饰厨传以娱宾，务结托则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匮金，皆此焉是资。虽欲廉，得乎？贪黩亡耻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议者，亦不过曰："吾上不窃取于公帑，下不妄取于民财，足矣。收买饮食，素有官价，吾行之奚愧？供需宾客，例敷吏贴，吾循之奚怍？"不知以官价买民物，民贫其何以堪？而责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赂败，令责之得无愧辞乎？故其要莫若崇俭。苟能俭，则买物不必仗官价以求多也，燕宾不必科吏财以取乐也，苞苴不必讲，厨传不必丰也。莅官之日，无异处家之时；而用官之财，不啻如用己之财；斯可矣。

又孰不知勤吾职分之当然也。聪明有限，事机无穷，竭一人之精神，以抳众人之奸诡，已非易事。况有愚暗无庸者，一切听可否于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黜智能于不用，甚则衔杯嗜酒，吹竹弹丝，图享宦游之乐，遂至狱讼经年而不决，是非易位而不知，词诉愈多，事机愈夥，卒不免于司败之见诘。纵有锐意自强者，几何人哉？自其酬应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税驾息肩之无其所，何幸吏牍已备，俛首涉笔，终亦归于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则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务尽屏，所谓公而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伐也。今日有某事当决，某牒当报，财赋某色当办，禁系某人当释，时时察之，汲汲行之，毋谓姑俟来日，则事无不理，而此心亦宁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

他犹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则物情无往不烛；怒不可或迁，迁怒则吏民将受其枉。其令必简，其政必和。非时营缮，所合力惩。托辞科输，所当痛革。子弟门客，勿令与外人吏辈交接，或恐有往来结托之嫌，则祸起萧墙，若何拯疗？吏民妇女，勿令其出入织纴贸易，或恐有交通关节之谤，则事干闺阃，未易施行。勿带医术，或有干请，难以相从；勿置亲随，处之内外，皆所不便。在己者既已曲尽，则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盘根错节之足虑哉？故愚以尽己冠之篇首云。

【译文】　做官最要紧的要求，是廉洁和勤奋，不只是做县令的应该这样。但县令有一个州那样的实体，离百姓又最亲近，因此他廉洁勤奋少一点，对于政事的损害却很严重。

做官的谁不知道廉洁勤奋是自己职分之内应该做的事，只不过受到外物和形势的干扰，渐渐身不由己。素束贫贱的，妻子儿女哭啼号叫会使他屈服，向来富贵的，也有更多的亲人和手下人需要养活。喜欢追求声誉的官员一定尽力为客人提供好的饮食以使他们高兴，一心结交人的官员必然要赠人厚礼以求建

立良好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男婚女嫁，馈赠礼品，都要从官位上获取钱财来供给。官员们即使想廉洁，又怎么可能呢？贪婪无耻的人，自然不用考虑，就是那些对公众舆论有些畏惧的也不过说："我上不私自从官库中拿取，下不从百姓的财产中不合理地剥削，这样就够了。收取购买饮食之物，向来都有官价，我这样做又有什么值得惭愧的？供应宾客，自有从官吏的补助金中取用的常例，我因常例行事又何必惭愧？"他们不知道用官价购买百姓的东西，贫穷的百姓怎么能受得了？责令官吏们负责供应宾客所需，有一日他们因为违法受贿而受到惩罚，县令责罚他们时难道就一点儿也不感到惭愧吗？因此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崇尚节俭。如果能节俭，那么向百姓购买东西时就不必仗着官价便宜而多收多购，宴请宾客时，也不必向官吏们摊派以聚财取乐，馈赠的礼物不必太讲究，对宾客的供应也不用过于丰厚。做官的时候，就像在家里一样；用公家的钱财，就像使用自己的钱财一样节省。这样做就够了。

又有谁不知道勤奋是自己职分中应当做的呢。人的聪明是有限的，而事情的机会是无穷的，竭尽一个人的精力，来制止众人的奸谋诡计，就已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那些愚昧昏聩又没有才能的县令，对手下的官吏听之信之。得过且过，不负责任的官员有很多，他们弃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不用，更有的贪杯嗜酒，溺于乐曲之中，贪图享受当官的快乐，以至于案件放了一年多也不判决，是非颠倒也不知道。讼诉案件越多，出错的机会也就越多，最终一定免不了受到监察官的责罚。即使有意志坚定自己努力向上的人，又能有几个呢？他应酬平日里的繁杂事务，精力日渐损耗，这才考虑到想解官休息而不可得，自以为万事俱备，其实最终还是会变得得过且过。因此，关键在于清净心灵。心中既然清净，那么早晨鸡叫时就起来处理政事，这就是常说的一日之事在于晨；家中的杂务都要放在一边，这就是常说的公而忘私。不要沉溺于酒色，也不要放纵娱乐。今天有某件事情需要处理，有某件文书需要上报，有某项财赋需要办理，某个被关押的人应当释放，要按时察看，努力执行，千万不要等待将来。这样没有未办的事情了，自己的心情也就平静了。唉！这就是为官廉洁勤奋的大概。

其他还有应该说一说的：心情不能不平静，心情平净，对物理人情没有不洞察清的；怒气不要移到别的人或事上，因为迁怒的话，官吏百姓就会受到冤屈。法令一定要简洁，政治一定要和缓。不合适宜的修建活动，应该尽力避免。借口派收的不合理捐税，应当彻底革除。自己的子弟和门客，不要让他们与外人和官吏们结交往来，因为那样会有结交请托的嫌疑，如果出现这种事，就会在内部发生祸乱，又怎么能够拯救？也不要让官吏百姓的妇女出入家中纺织或交换财物，恐怕会有交结权要、通贿请托的嫌疑，那样的话，事关妇女，不便处理。不要带医生术士，以免他们有所请求自己难以照办；不要配备亲近随从，

因为把他们安排在家中或官府之中，都不方便。自己既然已经安排得详尽周到，那么还有什么行动不可以，什么事情办不公，什么样复杂的事值得顾虑呢？因此我把尽己篇放在整篇文章的开头。

临民篇第二

【原文】 令为民父母，以慈爱为车，以明断为轭，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今之为令者，知有财赋耳，知有簿书期会耳，狱讼一事，已不皇悉尽其心，抚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阳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抚字心劳，考下下。"阳城已矣，谁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抚字之诚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视事之初，其先务有四：

曰崇学校：夫士者，民之望也；乡校者，议政之地也。诸学奠谒之馀，便当延见衿佩，假之以辞色，将之以礼意，询风俗之利病，谘政事之得失，廪饩必丰，课试必谨。其端厚俊秀者，奖异之；其词讼蔓及者，覆护之；其凌辱衣冠者，惩治之；则士悦而知慕矣。

曰奖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则子弟悦。故当首延父老，以寓敬爱之意。然后博询乡曲，其有孝友著闻，行义卓异者，必屈己求见，必置酒登延，护其门闾，宽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效。或有兄弟讼财，亲族互诉者，必曲加讽谕，以启其愧耻之心，以弭其乖争之习，听其和允，勿事研穷，则民俗归厚矣。

曰劝农桑：令以劝农系衔，朝廷以劝农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岁二月望，为文数行，率同僚出近郊，集父老读之，饮食鲜少，甚至折钱。事毕，即自携酒肴妓女，宴赏竟夕，实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来春，便当以农桑衣食之本，谆谆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扰之者，必惩必戒，则民斯咸安其业矣。

曰略势分：令为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视令不啻如天地之远，如神明之可畏。衙冤茹苦，无由得入令尹之门，幸而获至其前，则吏卒禁诃，笞朴交错，畏懦者已神销气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启门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诘问，以尽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达者，则设锣县门之外，俾自扣击。如是，则民情无有不获自尽者矣。

行斯四者，他如赈恤之不可不时，追逮之不可或滥，毋事横敛，毋事酷刑，非甚不便于民，不必好为更革，非甚宜益于民，不必轻为兴举，其馀节目，皆当次第而广充之。虽然，爱民之要，尤先于使民远罪。夫民之丽刑，岂皆顽而好犯哉？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觉。令宜以其条律之大者，榜之墙壁，明白戒晓，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为趋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体察之，

照法所行，与杀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尽法施行，则必流于酷矣。昔卓茂为密令，谕其民曰："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为令者，宜写一通，置之座右。

【译文】 县令就像百姓的父母一样，用慈爱当车，用清明决断为车辕与车衡间衔接的销钉，用公正宽恕使之行使，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做县令的，只知道收取财赋，只知道记录财物出纳的帐簿，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政令处理案件已经来不及全心全意了，哪里谈得上安抚爱护百姓？哪里谈得上教育感化百姓呢？从前阳城曾为自己写评语说："催促百姓交纳租税的政绩很差，抚养爱护百姓则竭心尽力，在官员政绩考核中，名列下下等。"阳城早已去世了，谁还甘心名列政绩考核中下下等，而全心全意去抚养爱护百姓呢？官员们不知道皇帝把百姓交给县令治理，本来就期望他们爱护百姓，县令能辜负皇帝的寄托吗？因此县令治理百姓的开始，有四件事需要优先办理：

一件是重视学校：士人是百姓的榜样；地方所办的学校，又是百姓议论时政的地方。县令祭奠拜访各处学校后，就应延请接见学子，和颜悦色地接待他们并且认真与他们谈话，对他们要有礼节，向他们询问风气习俗的好坏、谘问政事的成就和失误，给他们的廪食一定要丰厚，对他们的考试也一定要经常举行。他们中的正直诚实、才智出众的人，要给以奖励；有的被官司牵涉进来，也要适当加以袒护。有欺凌侮辱士大夫的人，要加以惩治。这样士人必然心悦诚服而愿意敬重县令了。

一件是奖励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人之常情是，敬重父亲兄长，他们的儿子弟弟也一定高兴。因此先应当延请父老长者，以表达县令对他们的敬爱之意。然后在乡下广泛地访求，有以孝顺友爱闻名，操行和道义都十分突出的人，一定要放下官架子求见，安排酒席延请。要维护他的家庭，宽免他的劳役，使同县的人都争相效仿。如果有兄弟间为争夺财物打官司，一个亲族中人互相告状，一定要委婉地加以批评教育，使他们知道羞耻惭愧，从而消弥这种争斗的习气。听任兄弟间或同族人私下和好，而不详研穷究，那么民风就会变得敦厚了。

一件是勉励种田植桑：县令官职之外的称号就是劝农官，朝廷也指示县令必须勉励耕种，不能不勤勉。现在却不是这样，有的县令在每年二月十五日，写上几行鼓励种田的文字，带领手下官吏到近郊，聚集一些年长百姓，草草宣读了事。吃饭要吃鸟兽鱼鳖之肉，有时百姓还得赔钱。这件事情结束，县令就又带着酒肉，携着妓女，终日欢宴游乐。他真正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呢？县令在任官的一开始，而不必等到第二年春天，就应当把种田种桑当作人们的衣食根本，诚恳地向百姓说明，对于那些妨害扰乱种田种桑的人，一定要加以惩戒。这样

百姓就可以安心农事了。

一件是消减气势官威：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但现在百姓把县令看得好像离天那么远，像神那么可怕。百姓含冤饮恨，却没有机会接近县令诉说，即使侥幸来到县令面前，由于官吏走卒们的制止怒斥、各种刑具交错眼前，胆小懦弱的人早就没有勇力诉说了。因而要勾通百姓，莫过于大开门庭，让官吏衙役们退到一边，县令亲自将百姓叫到自己的座前，和颜悦色地询问，让他把要说的都说出来。对那些未能申诉的，在县门之外设一面锣，让他们击锣鸣冤，使县令能及时询问处理。这样的话，百姓的冤情就没有不能尽情申诉的了。

实行这四件事之外，其他像赈济抚恤百姓不能不及时，追捕嫌疑案犯不能过滥，不要横征暴敛，不要使用酷刑，如果不是对百姓特别不便利的事，不要轻易变革，不是对百姓特别有利的事，不要轻易兴办。其余的项目，都应当有条理、有步骤地推广充实。即使这样，爱护百姓还是比使百姓不违法犯罪更重要。百姓触犯法律，难道都是因为他们顽固不化喜欢犯法吗？其实是因为他们对法律愚昧无知，因此犯了法还不知道。县令应当把法律当中一些重要的条目，书写在各地墙壁上，使百姓明白知道该注意些什么，上面要写清做哪件事犯哪条法律，得什么罪，使百姓自己知道避免违法。有的百姓因犯法被押解到官府，县令也应哀怜他，同情并加以调查，比法律规定的减轻一等，这也是为官忠厚的恩德。如果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罪责惩罚，那就过于残酷了。从前卓茂当密县县令，告诉百姓说："我用礼义来教育你们，你们一定不会怨恨；如果按照法律治理你们，你们还有什么事能做呢？"唉！这真是仁德之人说的话。凡是做县令的，应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上，放在座位旁边以示警戒。

事上篇第三

【原文】　令领一邑，太守察之，诸监司察之，所以防污虐、戒旷败也。公正自饬，廉谨自将，固令所当持循，职事攸关，尤合细察。转漕司惟财赋耳，县道赋入，自有定数，率是输之郡家，本自无甚干涉，其他户婚词诉，吾惟决之以公，奚惧焉？常平茶盐司，惟廪役与盐课尔，不产盐，不系衔处，于盐无预。若齐民之差役，公吏之叙役，与夫常平义仓之敛散，吾无偏私，无侵移，又奚惧焉？

惟提点刑狱司，则视诸司为独重。何则？刑狱民命所系，苟有过误，厥咎匪轻。杀伤多委同官验视，安知其无或疏卤乎？罪囚淹禁，动经岁月，安保其无或疾病乎？结解公事，惟凭供款，又安信其果无翻异乎？有一于兹，便罹宪网。故惟在我者无往不谨不审，而又得部使者察其忠实，宽其鞭驱，庶乎可以

免厥咎也。

其次本州，则视宪司为尤重。何则？州县一家也，令之视守，犹子弟之于父兄也。情苟不通，事无可集。若财赋，若狱讼，若日生事务，无一不与相关。而县之最被害者，莫若不时专人。每专人一来，陵蔑名分，擒捽吏贴，大者数百千，小者百馀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税专差吏拘催，酒税专差吏监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恳告，令无不听命惟谨。甚而擅兴威福，辖养娼妓，需觅器用，裒取钱物，无所不有。令谒郡之始，便当明禀史君：某职事不敢不勉，而县家苟有不逮，亦乞加体恤之仁。仍乞给紫袋历二道，络绎往来，彼此咸书之，庶几事情无有不达，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经两月事不办集，然后甘受专人之扰，慢令之罚若税赋亏日额，酒税亏月额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监督，不然告宽辔勒，容竭其长。夫州家亦欲集事尔，差专人，差公吏，岂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事不集，财赋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

虽然，奉法循理，尽瘁效职，监司郡守之难事犹可也。惟是台幕郡僚，或捧檄经从，或移出请托，宾饯稍有不至，奉承稍有不虔，贤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诚相亮。否则情好易睽，间隙易启，始于职事相关之际，捃摭横生，甚而使长会聚之时，讥谗肆入，盖有阴中其毒而获戾者多矣。故令之待台幕郡僚者，宁过于勤，毋失之怠；宁过于恭，毋失之简；宁过于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径行；此亦可以杜无妄之灾矣。

【译文】 县令治理一县，有太守监察他，有各监察地方属吏的官员监察他，这是为了防止贪婪暴虐，荒政误事的情况发生。公平正直，自我检点，清廉谨慎，自我约束，当然是县令应该坚持照做的，与职分内应该执掌之事有关的，也应该认真对待。转漕司只是负责运输财赋，每个县或道交纳的都有定额，按要求送到州郡，本来没有太多的干涉。其他有关户口婚姻普通民事纠纷，我只要凭公断决，又有什么可怕的？常平茶司和常平盐司，只负责赋税徭役和盐税的催督征收，如果此县不产盐，与常平盐司就更不相干了。像百姓的差役，官吏安排差役，和常平仓、义仓粮食的收购与发放，我没有偏袒徇私，没有侵夺挪用，又有怕什么呢？

只有提点刑狱司，在各机构中最应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刑狱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稍有失误，罪过就不少。对于人命官司或伤人案件，县令一般都派一起做官的官吏验证察看，怎么能知道他们不会出现疏漏呢？罪犯被长期拘禁，动辄经年累月，怎么能保证他不会生病？了断官司，只凭一纸供状，怎么能肯定当事人不会翻供？这几件中只要有一件事发生，县令就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县令没有事情不谨慎严肃地加以处理，同时提点刑狱司的官员又能认识到县令的忠心和诚实；从而放宽他的督促，这也许才可能免于受到责罚。

其次是县令直接的上司太守，他甚至比提点刑狱司还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太守县令就像一家人，县令对待太守，就像儿子对待父亲、弟弟对待兄长那样。如果不互通情况，事情就无法办理。像征收赋税，像处理案件，像日常事务，没有一项不与太守相关。而县令最容易受到损害的，莫过于上级不时派专人来办理某项事务。每当专人一来，侵犯蔑视县令的地位身份，索要办事的补助金，官大的索要几百千钱，官小的也要一百多千钱，收足了才会离开。又其次收春秋两税时上级要派专差催促，收酒税时要派专差监督，他们每日的饮食供应，对公事的询问，县令没有不谨慎听命的。甚至有的专差还肆意作威作福，豢养娼妓，搜罗器物，索取钱财，无所不有。县令一开始到郡上拜谒长官，就应对长官禀明：哪些职内事务不敢不勤勉用心，如果有没能办到的，希望长官能加以体谅。按以往的规矩请求长官给两份皇帝所赐的历书，对上下往来的事情，彼此都作记录，也许不会有未能传达报告的事情，这样也省了公文督促的麻烦。如果历时两个月还没有办理完公事，那就只有甘心受上级所派专人的搅扰，或承受怠慢上级指示的责罚了。如果赋税亏欠日额，酒税亏欠月额，大约十分之四五，应该向上级请求派官吏监督，不这样的话就请求宽限日期，允许自己尽力完成。太守也想使公事能够办理好，派专人、派官吏下来，难道是任意的吗？县令如果仗着太守的宽容，以至于办事松弛懈怠，公事办理不完，财赋催收不够，又怎么能怪上级州郡长官的督促呢？

即使这样，只要奉行法律，遵循情理，尽力完成职内事务，各监司和州郡长官的难事也可以处理好。只是台官、台臣以及州郡长官的慕僚，有的拿着上级公文从县里经过，有的将县令请出私相嘱托，对他们的招待稍微有一点儿不周到，奉承得稍有一点儿不够尊敬，贤明仁厚的人，自然能够用真心理解并且原谅，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容易产生矛盾，出现感情上的裂痕。这种事发生在与职内之事相关的时候，就会造成许多困难和麻烦，甚至当长官聚会的时候，就会有人乘机进谗，不知不觉中中了别人的暗算因而获罪的县令并不少。因此县令招待台官和郡守的慕僚，宁可过于勤谨，也不要失之怠慢；宁可过于恭敬，也不要失之简慢；宁可过于曲折婉转，也不要失于任意直接。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平白无故遭受祸害了。

僚□篇第四

【原文】　县之有僚□，兄弟等也。兄弟有阋墙之衅，则家用不和，何以干蛊而御侮哉？县僚本无慢长官之心，而每有与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挟长以临僚□，僚□复睚眦不相下，势必至于睽且忌。不知县无州郡黜陟之权，合辙

而驰，同舟而济，令苟怡怡相与，孰不竭力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难，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厅，俾之书判，或意见偶异，或请托所牵，未能与令意合，令辄自行改判；或牒请再拟，则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平心量酌其是否，过厅面议，使之欣然窜易而无怨心乎？佐厅吏人有过，令遽呼上，杖之于庭，县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复自行鞭挞，遂致彼此猜忌，因成仇隙，则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于其本官，令其自行决遣，使之赧然愧服而无怨心乎？

丞簿而下，俸入极微，曾不足以养廉，而令辄拖压累月，令虽不明支己俸，却或于官钱移易贷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给，须当按月支送，或一时匮乏，则明以相告。令亦不当先支己俸，及有移贷之私，收支簿历，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则又孰不怡然相体，能与县家同休戚乎？

令始至之日，必延见僚□，历述弊端，悃愊无华，肝胆相照。职事关系，彼此明言，毋怀忍以含怒；厅吏间谍，彼此斥绝，毋嗜听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体，则政和而民受其福矣。岂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

虽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无可虑，彼有沉鸷狠戾者，或挟才以相陵，或侵权以相挠，或阴谪长官之短，或乐受谗者之言，则将奈何哉？令岂无假故疾病，势必委佐官暂摄，而摄者辄变乱其统纪，县道库眼亦有属佐厅司掌，及有财赋合属佐厅催督者，而佐官辄视为己物，不与县道通融，则又将奈何哉？吁！此当以诚感，不当以势争。以诚感则礼意必周，恳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为；以势争则意义日睽，仇隙日甚，或相讦，或互申，弊有不可胜救者。此令所当深戒而早图者也。

【译文】　一个县之中的同事，就像兄弟一样。兄弟之间如果产生纠纷，就会造成家庭不和睦，又怎么能抵抗毒害共御外侮呢？县中的僚属本没有怠慢长官的心意，但却往往与县令关系不好，没有别的原因。县令带着长官的架子对待同僚，同僚们也因为小怨小忿而不肯甘休，必然会导致相互间的矛盾和忌恨。不知县令不像州郡长官那样有进退官员的权力，他与同僚的关系是互相协助，同为公事，如果县令和顺地对待同僚，谁不愿竭心尽力辅佐县令呢？虽然使县令与同僚的关系和洽十分难做到，使之相互间关系变坏却很容易。县里公事分别交给辅佐的官吏处理，交给管办文书的官员，有时他们的处理意见与县令偶而不同，有时他们受人请托，办理得不能合乎县令的心意，县令就自己动手加以改判，有时则以书札请佐官们再行拟定，这样都会使县令和佐官的关系变坏，哪里比得上平心静气地斟酌佐官们的意见正确与否，或者到他们的住处当面商议，使他们欣然改变意见而对县令没有怨恨之情呢？辅佐的官吏有过失，县令就将他传来，当庭杖责，有的县吏责备呼喝，佐官们也得自相鞭打，这就会导致彼此间猜疑忌恨，反目成仇，县令与同僚的关系必将恶化。这哪里比得上把同僚

犯错的事实经过告诉他的直属长官，让他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使犯错的同僚惭愧心服而又对县令没有怨气呢？

县丞和主簿以下的官吏，官俸收入都很少，本不足以使他们培养和保持廉洁的操守，县令还经常拖欠不发。县令表面上不支取自己的薪俸，有时却从官府中挪用借取，这怎么能使同僚心服？因此，对同僚的薪俸必须按月发给，有时缺钱不能按时发放，也要公开告诉他们。县令也不应该先把自己的薪俸支取出来。县令有时因私挪用或借用公家的钱物，应登记在账本之上，使同僚们都知道就行了。这样谁又不愿意互相体谅，和县令忧患与共呢？

县令刚到职的时候，一定要延请接见同僚，将以前不足之处一一说明，挚诚朴实，与同僚真心相见。职事关系，彼此间要明言相告，不要心怀忍耐含怒不发；要杜绝同僚间互相攻讦的事情，不要听任同僚间互相猜忌；县令与同僚要同心同德，这样政治必然通和，百姓也会因此而受福。这不仅是百姓的幸事，也是县令的幸事。

如果同僚都是忠心贤良之人，就用不着顾虑太多了，但如果其中有深沉勇猛性情狠暴的，有的人倚仗才能，盛气凌人，有的人越权行事，阻挠公务，有的暗地里指摘长官的缺点，有的喜欢听进谗者的言辞，那又怎么办呢？县令怎能不有因事或生病不能履行公务的时候，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必定会把政事交给佐官代理，代理者轻易改变纲纪准则；管理县道官库的差役也分派佐吏掌管，征收财赋也要由佐吏负责催促督察，佐吏们经常把官府的财物当成自己所有，不和县令相协调，那又怎么办呢？唉！处理这些事都要以真情感动佐官佐吏们，而不要仗着官势与他们相争。以真诚感人，礼节必然周到有关注意的事也应预先诚恳相告，这样使他们自己知道什么事不能做；凭借长官的势力与他们相争，相互之间的矛盾会加深，怨恨会日益严重，有的互相攻击，有的互相告状，会出现无法补救的弊病。这是县令应当深以为戒并早作打算的事。

御吏篇第五

【原文】　人皆曰御吏不可不严，受赇必惩无赦，不知县之有吏，非台郡家比。台郡之吏，有名额，有廪给，名额视年劳而递升，廪给视名额而差等。故人人皆有爱惜己身之意，顾恋室家之心。乃若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也，无廪给之资；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犹可也。县官日用，则欲其买办灯烛柴薪之属；县官生辰，则欲其置备星香图彩之类。士夫经从，假寓馆舍，则轮次排办；台郡文移，专人追逮，则裒金遣发；其他贪黩之令，诛求科罚，何可胜纪？嘻，彼财何自来哉？稍有资产者，又孰肯为吏哉？非饥寒亡

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非私下盗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尔。

愚尝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职廪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时殊事异，县道财赋煎熬，捊过不暇给而暇办吏俸哉？此说殆类谈河。为令之计者，亦不过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献寿等，一切罢去，我既不科求于吏，吏纵未知悛改，在我责之，可无愧辞。然后弄权者必惩，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为用。彼辄妄自夸说，谓事无大小，是非曲直，率由于我，汝乞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胜，已而果然。甚至驾说于本官，以为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饱，而令之恶声已彰矣。间有县令精强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则广说道理，曲为游扬，使令不容不从其言，此术又不行，则必于启处之间，自与侪伍私相评议，使其语阴入于令之耳。令不之察，谓其无心之言，从而信之，而不知已堕其计中矣。吏之奸诡万状，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欲吏之不受赂，断无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无观望，知吏之不必嘱，贿之不可行，已为政之善矣。乃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谓循《周官》之制不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东？徒增太息云尔。

【译文】　人们都说管理属吏不能不严格，县衙中的属吏们接受了贿赂，一定要严惩不赦，这些人不知道县衙中的官吏与台郡的官吏不同。台郡官衙中的官吏，有名分官阶，有薪俸供给，名分官阶随着官吏的年资业绩不断提升，薪俸供给也由于名分官阶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因此官吏们人人都有爱惜自己的心意，都有顾忌爱恋家庭的心思。至于县衙中的官吏就不一样。他们来工作，没有名分官阶加以区分限制；他们为官府办事，也没有薪俸供给的资财；一人为官府办事，家里有许多人靠他养活，这还算可以。县里长官的日常用度，也想靠这些属吏们购置蜡烛柴禾之类的东西；县里长官过生日，也要让他们安排准备必需之物。士大夫从县中经过往来，居所饮食，要由他们轮流安排；上级发送文书，派专人追捕嫌疑犯人，要由他们聚集财物打发；另外有的贪婪的县令，索取财物，要犯人依律出钱赎罪都由属吏们负责，这类事情太多，怎么能一一写出来呢？嘻！这些钱财从什么地方来？家里稍有些财产，又有谁愿意当一个小吏？当小吏的，不是无业谋生难求温饱的人，就是生性狡猾营私舞弊的人，他们不是私下里偷领官府财物，就是违背情理骗取百姓钱财。

我曾经胡乱想到《周官》中关于官府衙役和副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衙役副贰都有名分官职和粮饷薪俸的供应，因此官吏们都廉洁公平，官场风气也很醇厚。现在时代不同，情况也不一样，县道长官为征收赋税的事所困扰，连补救过失都顾不上，哪里顾得上办理属吏们的薪俸？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县令的应该盘算的，也不过是自己廉洁奉公以作为表率。县令自己的行为端正，他不用公布法令别人就会照着做。平日县衙中的日常需要，县里长官

生辰的献礼，一概去除，我既然不向属吏们摊派索求，他们仍然放纵不知悔改，我责罚他们自己也不会感到惭愧。这样做了之后，对依仗权力谋取私利的，要加以严惩，对违背法律的，要责罚摒除。至于稍有办事能力的人，县令有时加以任用，他就胡乱自夸说："县中大小事情的正确错误有理没理，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你给我一定数量的钱，我就让你在官司中取胜。"后来果然这样。有的胥吏甚至打着长官的旗号为自己宣传，以此来投机取巧。胥吏的贪欲还没有满足，县令的坏名声早已张扬出去了。偶尔有的县令精明强干，凡事不肯信任胥吏，胥吏便到处夸说自己能干明事理，尽力地为自己宣传，使县令不得不听信他们的话。这个办法行不通，他们便在无事之时，和同辈们互相私自评议，让这些话不知不觉传到县令耳朵中。县令不加以调查，就会认为这不是故意说的，因此信以为真，却不知道正好中了胥吏们的计。胥吏奸猾，诡计多端，县令对此最不能不深加防范，仔细省察。因此想让胥吏们不接受贿赂，决没有可行的办法，县令只要使事事清白公正，使官吏们没有不用心尽力的，知道对胥吏不必一再地嘱咐，接受贿赂的事情不能做，做到这些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让官风醇厚，官吏廉洁公平，非依前面所说的《周官》中的制度实行不可。那种官场的坏风气越来越厉害，谁能使它回到正道上呢？只有空添叹息罢了。

听讼篇第六

【原文】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情漓靡，机事横生，已难使之无讼，惟尽吾情以听之而已。县道引词，类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数百，少者亦以百数，令惮其烦，遂有展在后次并引者。不知省讼固自有道，若惮烦拖后，积压愈多，虽竭其精神，难理矣。或谓不拘日子，有状即受，可免积压。然县家事多，若日日引词，则诉牒纷委，必将自困。不若间日一次引词，却将乡分广狭分搭，遇一则引某乡状，遇三则引某乡状，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乡状，不得搀越，庶几事简易了。且彼有一时忿激，便欲投词，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劝而不复来者。此其当行者一也。

分乡定日，此止可为常事。设若斗殴杀伤水火盗贼不测等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却如前之说，置锣于县门之外，不以早晚，咸得自击，锣鸣令即引问，与之施行。若有事情急迫，合救应者，便与救应；合追捕者，便与追捕；合验视者，便与验视；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当行者二也。

词讼到官，类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诬人，如被殴必曰杀伤，索财必曰劫夺，入其家必诬以作窃，侵坟界必诬以发墓，此类真实固有，而假此以觊有司之必与追治者亦多。要当明立榜文，严反坐之法，须令状尾明书"如虚甘伏反

坐”六字。异时究竟果涉虚伪，断当以其罪罪之，则人知畏而不敢饰词矣。此其当行者三也。

词讼在官，不与结绝，所以愈见多事，每一次受牒，新讼无几，而举词者往往居十之七八，徒费有司之阅视，徒劳人户之陈请。不若先行告示，凡有词在官，如易于剖析，即与施行。但有追会不齐，究实未到，合听有司区处，不应叠叠陈词。今以两月为期，如两月之外，不睹有司结绝，方许举词，不然并不受理。此其当行者四也。

县道每有奸狡顽鬙之人，专以教唆词讼，把持公事为业，先当榜文晓谕，使之尽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环，押出县界，必惩无赦。凡遇引问两争，应答之辞，与状款异，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也，须与研穷根勘，重置于罚。此其当行者五也。

凡与一人竞诉，词内必牵引其父子兄弟七五人，甚至无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辄指其妇女为证。意谓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扰，费耗其钱物，凌辱其妇女。此风最不可长。令须察其事势轻重，止将紧要人点追一两名。若妇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须下乡审责供状，待甚紧急，方可引追。此其当行者六也。

不应为有罪，不许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为令者，喜闻人家隐微，于是告讦之风滋长，甚至收人白札子，见之施行，于是愈无忌惮，妄行指摘，而民无宁居之日矣。此亦合预行榜谕告讦者，未问虚实先坐不应为罪。若状词本诉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隐微者，亦勿听理，并先坐罪。此其当行者七也。

引到词人供责，必须当厅监视，能书者自书，不能者止令书铺附口为书，当职官随即押过。其事轻理明，不待证会者，自可随手决遣。若涉追证，费勘会，亦只凭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胁说诱，而使之变易真情。此其当行者八也。

大凡蔽讼，一是必有一非，胜者悦而负者必不乐矣。愚民懵无知识，一时为人鼓诱，自谓有理，故来求诉，若令自据法理断遣，而不加晓谕，岂能服负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来前，明加开说，使之自知亏理，宛转求和。或求和不从，彼受曲亦无辞矣。此其当行者九也。

令每遇决一事，案牍纷委，惮于遍阅，率令吏摘撮供具，谓之事目。不知吏受人嘱，其理长者不为具出，而理短者反为声说，以此断决多误。不若令自逐一披览案卷，切不要案吏具单，兼胜者固有理，而负者亦未尝无道理可说，特不若胜者之多耳。令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则负者虽欲番诉，不可得矣。此其当行者十也。

此姑论其大略，若夫随机应变，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则在明有司。

【译文】 孔子说："听理诉讼，我和别的人一样，一定要使世上没有诉讼才好啊！"人情浅薄不厚道，机巧之事层出不穷，已经难以使世上没有诉讼案件发生，只有竭尽自己的所能来听理它们罢了。县道长官接受讼词，往往选择在每月中的固定几天。开始的那天，多的时候案件有几百件，少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件，县令害怕烦琐，有的便推到后面的日子一并听理。不知道处理诉讼也有规律，如果害怕烦琐拖到后来，诉讼案件越积压越多，以后即使竭尽精力，也难以办理了。有的人会说应该不限于固定的时间，只要有诉讼案件就立即受理，这样可避免积压。但县令要办的事很多，如果每天都要听理诉讼，诉状文书繁多复杂，一定会令人困惫不堪。不如隔日听理一次诉讼，按照大小分别各乡，逢一的日子听理哪一乡的诉状，逢三的日子听理哪一乡诉状，逢五、逢七、逢九的日子分别听理哪一乡诉状，都分配清楚，不能混乱，也许这样就可以使事情变得简单，容易处理了。有时百姓因一时忿怒，便要向官府告状，隔的时间长一些，他的怒气逐渐消解，一定有经过劝解讲和而不来告状的。这是第一条应当实行的。

划分大小乡择定日期处理诉讼，这只是对平常的事而言。假如有斗殴杀伤，水火之灾或盗贼作案的事情，仍然要让人等待，不是会误事吗？对这类事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县门外安置一面锣，不论早晚，让有案情的人击锣示警，锣一响县令立即训问，并采取措施。如果有的事情紧迫，需要救应的就去救应；应当追捕的就派人追捕；应当验证调查的就验证调查。千万不能因循规矩以至误事。这是第二条应当实行的。

报到官府里的诉状和讼词，大多是夸大事实或凭空捏造，妄想诬陷人使人被判重罪，例如被打一定会说成重伤，勒索财物必然说成抢劫，有人进入其家必然诬陷说他要行窃，侵占坟地的地界被说成挖坟盗墓，这些事即使真的有，借这些事期望官府加以追究惩治的人也有很多。关键在于应当公开发布榜文，严格执行反坐的法律，必须让诉讼的人在诉状结尾处写明"如虚甘受反坐"六个字。此后追查时发现其中果然有虚假不实之处，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罪状治罪，这样人们就因害怕受反坐之法的惩罚而不敢夸张或捏造讼词了。这是第三条应当实行的。

诉状送到官府以后，如果不马上结案，就会引来更多的麻烦，每一次接受诉讼案件时，新的案件没有多少，反复申诉以前案情的却有十分之七八，只是空费官吏的精力去查阅，也是没必要地让诉讼人屡次陈述。不如在这之前先告明百姓，凡是有案件报到官府，易于判断结案的，立即就给以办理，有的案件追证、勘会都没办齐，证人没有传到，诉讼人应该听从官吏的吩咐安排，而不要重复上告陈述。现在以两个月为期限，如两个月后仍不见官吏结案判决，这

才允许诉讼人再行陈词，不然的话官府不予受理。这是第四件应当实行的。

县道里经常有一些奸猾顽固的人，他们以教唆别人告状，自己专揽公事为业，对他们应当先发布榜文申明利害，使他们改掉以前的坏毛病。如果有的人因此犯法，一定要审问明白，拷打刺环，押送到县外，严厉惩处，决不宽恕。凡是遇到诉讼双方回复官吏询问的话与诉状上不同的情况，这一定是诉讼人背后有教唆专揽的人，必须调查清究，审问彻底，对教唆者加以重罚。这是第五件应当实行的。

凡是与一个人发生诉讼纠纷，诉词中必然把这个人的父子兄弟等许多人牵扯进来，更严重的，本来与案情没有关系的人家，因为与自己有旧恨，也往往要求人家的妇女出来作证，这样做是想在案件没有判定谁是谁非之时，让这一人家也不得安宁，不仅耗费他们的钱财，也使他家的妇女受到凌辱。这种风气最不应该让它滋长。县令应察看案件的轻重，只在诉讼双方之外再追加一两个关系重要的人物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不能牵涉妇女，如果一定需要，县令应该下到乡里责问案情，等到迫切需要时，才能提妇女出庭对质。这是第六件应当实行的。

情况不实不应为有罪，不允许因事告事，法令严肃明白。但现在一般做县令的，往往喜欢听一些关于百姓人家的隐私琐事，因此百姓互相检举揭发的风气滋长起来，有的县令甚至收到匿名举报信后不作分析调查就加以办理，有的人因此更没有忌惮之心，胡乱地攻击揭发他人，百姓难得安宁。这也应该先发布榜文戒告揭发他人者，如果没辨虚实，胡乱检举，要先判不应为罪之罪。如果有人在案件本身的讼词之外还告发被告者家中的隐私琐事，县令不能听信受理，还要先治这个人的罪。这是第七件应当实行的。

提到诉讼人到堂审问，必须有人当面加以监视，能书写的证人让他自写口供，不能书写的则由负责记录的按证人的话书写下来，由负责的官吏当即验证画押。案情较轻事理明白的，不用等证人会齐就可随即判决。如果涉及到追索证人，需要仔细议定审核，只能以这个最初的口供为根据，最不应该以此后审问结果为根据，那样的话小吏们会对诉讼者威胁劝诱，从而会使案情被窜改。这是第八件应当实行的。

只要是判决案件，必然有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赢了官司的人自然高兴，输了的自然不痛快。有的百姓愚昧无知无识，一时被人鼓动诱惑，自己觉得有理，这才到官府诉讼，如果县令只是根据法令和事理断案，而不对诉讼者申明理由，哪里能使他心服口服呢？因此最好把理屈败诉的人唤到身前，公开地把事理说清，使他自己认识到确实是自己理亏，因而请求和解，有时求和不成，他受罚也没有什么怨言了。这是第九件应当实行的。

县令每当遇到并处理一件诉讼纠纷，案情有关的文书供状繁乱复杂，不愿意一一查阅，大多时候便让属吏从受审者的案情陈述记录中摘出重要的内容来，称之为摘要，以备县令查阅。不知官吏们如果受人嘱托，不为有理的一方申明事实，反而为理亏的一方声张，凭这样的摘要判案一定会出现许多失误。不如县令亲自一件件查阅有关案情的材料，千万不能让官吏作摘要。而且最后打赢官司的人固然有理，而打输的人也不一定没有一点理，不过不如打胜的人理多罢了，县令应当先把输官司的人有理的地方讲明，再批评他错误之处，这样输官司的人不服翻案也不可能了。这是第十件应当实行的。

这里暂且把处理诉讼的大致情况论述一番，至于随机应变，根据具体情况而斟酌裁定，使案件处理得清楚明白，使百姓顺服，还在于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吏清明公正。

治狱篇第七

【原文】　刑狱，重事也；犴狴，恶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宁有白出之理？脱或差误，胥吏奚恤，其咎必属之令，纵可逃阳罚，亦必损阴德，讵可不加谨哉？一曰禁系必审，二曰鞫视必亲，三曰墙壁必完，四曰饥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

令每有私忿怒，辄置人于圄，两争追会未圆，亦且押下；佐厅亦时有遣至者，谓之寄收。长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狱，阖户抱忧，饱暖失时，疾病传染，殆有甚可虑之事。而又有合共处，不合共处者。盖两争若使异牢，则有赂者可使狱吏传状稿，通信息，而无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处，可以互相察视乎？健讼之徒，乐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狱辞，变乱情节。孰若别处一牢，而使之不得与馀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无疾病，或致沉重，徒见费力。妇人女子，必察其有无娠孕，脱有堕坠，无以自明。此所以禁系之不可不审也。

在法鞫勘，必长官亲临。今也令多惮烦，率令狱吏自行审问，但视成款佥署，便为一定，甚至有狱囚不得一见知县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贿赂，视多寡为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合戒约，推款不得，自行讯鞫，公事无小大，必令躬自唤上，诘问再三，顽狡不伏尽情，然后量施笞榜。《周官》有五听之法，亦以狱情难测，不可专事箠楚也。在法一更三点，长官亲自定牢。今也听政无暇，则委佐官；饮酒相妨，则委典押；不知脱有逃逸，咎将谁执？况吏辈受赂，则虽重囚，亦与释放安寝，无赂则虽散禁，亦必加之缧绁，最不可不躬自检察。昔熊子复宰暨阳，日间不时趋狱点视，夜则置一铃，其索直达寝所。夜半掣铃，

狱卒应啫，否则必罚。由是并无不测之虑，最为可法。此所以鞫视之不可不亲也。

今在在州县狱，多有颓墙败壁，不甚完固者，固当亟加整葺，然罪囚奸态万状，尤宜深防。每有狱吏受重囚赂，放其自便，日间囚以饮水为名，将水噀壁，浸渍泥湿，夜深则钻壁逾墙，倏然而遁。吏卒睡熟，无由知觉，泊觉，则追之已无及矣。此最利害。令当审量罪囚轻重，重者勿使处近壁之匣，墙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内必夹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视，有不完处，随加修补。戒饬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须要每更轮流两三人，明烛巡视诸牢。次早令出厅，先诣狱点名，然后佥押文字。日以为常，墙壁之当完者如此。狱囚合给粮食，自当于经费支破。有因县道匮乏而责诸吏者，不知官给尚欲减克，而可使吏供输乎？宁节他费，此不可节也。人当日给米二升，盐菜钱十文，朝已晚申，立定程式，狱子声啫报覆，令躬点视，然后传入。其有家自送饭者，当即传与，仍点检夹带毒药刀仗铜铁器皿文字之属。春夏天气蒸郁，须与疏其窗棂，蠲其秽汗，使不至卑湿奥溽，致兴疫疠。如稍向寒，便当糊饰户牖，支给绵炭，使各得温暖和适，可免疾患。饥寒之当究者如此。

不幸狱囚有以疾病告者，将奈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实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尝病而吏诬以告者。盖吏视囚犹犬豕，不甚经意，初有小病，不加审诘，必待困重，方以闻官，甚至死而后告者。若有资之囚，吏则令其诈病，巧为敷说，以觊责出，渐为脱免之地。此令所当深察。责在推司日具有无疾病申令，于点视之际，又自躬加审察。如以病告者，且与召医治疗，日申增减，其甚困顿不可支者，然后责令亲属保识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闻官者，推吏必置于罚，不然，万一死者接踵，宪司岁计人多，令能免咎乎？

又不幸狱情有疑似而难明者，将奈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惧监系，觊欲早出，而妄自诬伏者矣。又有吏务速了，强加拷讯，逼令招认者矣。亦有长官自恃己见，妄行臆度，吏辈承顺旨意，不容不以为然者矣。不知监系最不可泛及，拷讯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见，最不可恃以为是也。史传所载，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胜数？谚曰：捉贼须捉赃，捉奸须捉双。此虽俚言，极为有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须事事著实，方可凭信。不然，万一逼人于罪，使无辜者受枉罚，令得无恔于心乎？

乃若狱门出入之禁，其责专在当日推司监牢，严行拘督。应当日而抛离不到者，有罚；吏卒非系在狱而辄入者，有罚；令自点察之外，许人告讦。罪人水火茶饭，各须有人监临，事毕即入元处，不得放令闲散。逐牢内门无故不得辄开。若家属传送茶食，不得私令与囚相见。吏卒亦不得因而与之传递信息、漏泄狱情。此皆所当深致其防者也。

夫县狱与州郡不同，州郡专设一官，故防闲曲尽，县令期会促迫，财赋煎熬，于狱事每不暇详谨。罪之小者，县得自行决遣，罪之大者，虽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视县款为之凭据，则县狱岂不甚重？而令之任责，岂容不曲尽县心哉？故愚于此，反覆谆复，不嫌于赘。

【译文】 刑事案件是十分严肃的大事；牢狱是恶劣的地方。人们一旦被牵涉进其中，严重的会被处死，轻缓的也会被流放，再轻的也要被杖责一顿，哪里有不受任何责罚就轻松逃脱干系的？倘若当中出现差迟失误，与一般小吏有什么关系，责任一定要由县令来负，县令即使能逃避掉现世中的惩罚，也一定有损死后的恩德，难道不应该谨慎从事吗？

一、拘禁案犯必须小心谨慎；二、必须亲自来审问视察；三、监牢的墙壁一定要完好坚固；四、必须注意囚犯的温饱；五、囚犯生病一定要注意对他进行检查治疗；六、对可疑的地方一定要分辨明白；七、对出入监牢的人要严加防范。

有的县令每当对人有些私怨，经常把这个人逮到监狱里；有时诉讼双方因证人、证据不全，也被押在牢中；辅佐的官吏有时也把逮捕的人送到牢里，称之为寄收。县令事务繁多，顾不上及时审问处理，便导致案件推延积压，许多人被关在牢中。不知一人被关押，全家人担惊受怕，犯人的衣服饮食与时令不适宜，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流布，这是值得顾虑的事情。犯人有的应当放在同一牢中，有的不应当放在同一牢中。把诉讼双方分在不同的牢房中，有的可能贿赂狱吏传递诉状或通报消息，不贿赂的一方就会为此受害。哪如让他们同居一牢，使其互相监督呢？好打官司的人往往喜欢进入监牢，教给被关押者如何应答审问，使案情更加混乱难以正确判决，哪如让这种人另居一牢，使他与别的囚犯不能接触呢？对老弱的犯人必须检查他有没有疾病，免得导致病情加重，增添治疗的难度。对妇女一定要检查她有没有怀孕，免得倘若有所闪失说不清楚。这都是拘禁犯人时不得不仔细考虑的问题。

法律规定审问犯人，必须是负责的长官亲自来办。现在的县令大多都害怕烦琐，而派狱吏去审问，县令一见到狱吏提供的现成供款，便当作是正确的，有的被囚犯人竟连县令的面都见不着。县令不知道狱吏逼供索贿，根据贿赂多少来定谁是谁非，而后非法严刑拷打，有什么罪囚犯不招？县令应该警惕这种事并加以约束，追究各项罪状不得结果，应亲自审问犯人，与案件相关的事，无论大小，县令必亲自命人提取犯人，再三训问，有顽固狡猾不完全陈述实情的，再根据情况适当加以拷打。《周官》中列了五种审案的方法，也就是因为案情复杂难测，不能专靠拷打逼供。法律规定一个时辰要三次检视囚犯，由长官亲自定牢。现在长官处理政事忙不过来，就委派辅佐的官吏代理；有时妨碍宴饮，就

委派给典押的官吏。不知一旦发生囚犯逃跑的事，责任又能由谁承担？况且官吏们接受贿赂后，即使是重犯，也要解开他们的镣铐让其休息好，对没有送给他们贿赂的，即使是非正式拘禁的人，也要给他加上绳索，这最是不能不亲自检验察看。从前熊子复治理暨阳县，白天不时地到监牢里检视，夜里则在牢里安一个铃，系铃的绳子一直达到他自己的住处。半夜拉铃，狱卒如果答应则没事，如果不答应，一定给以处罚。因此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最值得仿效。这就是为什么审问和检视犯人为什么不能不亲自办的原因。

现在各地的州县监狱，有很多墙壁都坏了，很不坚固，这应当赶紧加以修理，但罪犯们的奸猾诡计层出不穷，这更应该严加防范。经常有狱卒接受重罪囚犯的贿赂，允许他自由行动，重犯白天里以喝水为名，往墙壁上喷水，把墙里的泥土浸湿，夜里他就钻出墙壁逃走。狱吏狱卒还在熟睡之中，根本无从察觉，等到发觉的时候，再追赶已经来不及了。这种事最为严重。县令应分辨罪犯情节轻重，严重的不要让他接近墙壁，墙上要安上蒺藜，墙壁里面装上木板。每隔五天，县令就要亲自到监狱里视察一次，一旦发现有损坏不坚固的地方，立即派人修理。告诫管理狱吏狱卒，每天夜里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值班看守，应该是每更两三个人轮流值班，点起灯火到各牢中巡视。第二天早上县令起床办公，先到监狱里点名，然后签押文字。每日都是这样，墙壁应保持完好坚固也是这样。对囚犯们应当供给的粮食，应从固定经费中支出。有的县令因为经费紧张而责成官吏们办理，不知道官府供给还要克扣减少，何况让官吏们负责供应了？宁可在其他费用上节省，也不能在这项费用上节省。每个囚犯每天应供给二升米，十文买盐买菜钱。早晨发放完毕，晚上再次核查。立下一定的规程法式，由监狱看守吆喝通报，县令亲自检查，然后发放给囚犯。有的囚犯家里来送饭，应立即传递进去，但必须要检查其中是否夹带毒药刀仗铜铁器四文字之类的东西。春季和夏季天气闷热，应该适当打开监牢的窗子，消除牢中的污秽气味和汗气，使牢里不至于低洼潮湿、幽暗污浊，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和传染。如果天气变得寒冷，就应当糊起门窗，供给棉衣和取暖的炭火，使囚犯们能住得温暖舒适，免生疾病。囚犯们的饮食冷暖应注意的就是这一些。

如果不幸有囚犯报告说自己生了疾病，这又怎么处理呢？回答是：不可以不认真检查。有的囚犯真的生了病，狱吏却不向县令汇报，有的囚犯本没有病，而狱吏却谎报有病。狱吏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猪狗那样，根本不在意。囚犯的病情不严重时，县令不询问狱吏就不会报告，非得等到病情严重，狱吏才会报告，甚至还有囚犯病死了才报告县令的。如果是有钱的囚犯，狱吏就让他假装生病，为他在长官面前说情，希望他能被允许出狱，逃脱牢狱之苦。对此县令应该深入调查。责成管理刑狱的机构每天备办有没有囚犯生病的报告，在检视囚犯时，

县令亲自审问察看。如果囚犯真的有病，暂且给他找医生治疗，每日都让人汇报病情的好坏，病情严重支持不住的，责令囚犯亲属前来担保，释放治疗。如果等囚犯病情严重才向县令报告，一定要惩治管理刑狱的官吏，不这样的话，万一接连发生囚犯病死之事，宪司每年检查囚犯人数，县令能逃脱罪责吗？

又有案情复杂可疑，难以明辨的情况，怎么处理呢？回答是：这不能不分辨明白。世上自然有些害怕被送入监牢，希望能被早日释放，因此便自诬伏罪的；也有官吏为了尽快了结案件，严刑逼供的；还有长官自恃己见，胡乱猜测的，官吏们奉承顺从长官的旨意，不得不把长官的话当成正确的决定。不知道关押监禁最不应该轻易加之于人，拷打讯问的方法最不能随便采用，而凭空猜想的见解，最不应该当作正确的决定。史书上所记载的和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有关因案情难辨而受冤枉致死、以至被流放、被逼服罪的事，多得哪里数得过来？谚语说：捉贼须捉赃，捉奸须捉双。这虽是俗话，却很有道理。因此凡是罪犯的供词，必须要求事事真实，这才能够作为判案的可信的依据。不然，万一逼人伏罪，让无辜的人平白受到责罚，县令心里能不感到惭愧吗？

至于看管监狱之门，由当日值班的推司监牢专门负责，严格拘束督查。应该值班而离去不值的，要给以责罚；官吏走卒不应当在监狱中工作而随便出入监狱的，要给以责罚。县令自己检验视察之外，也允许别人告发。罪犯接受水火茶饭供应，都应有专人亲临监督，接受完毕就让他们归到原处，不得放任他们到别处走动。监牢里面的各层门不能无故打开。如果犯人家属来递送饮食，不能私自允许他和犯人相见，狱吏狱卒也不能借此时机为他们传递消息，泄漏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这些都应该深入精密地考虑而加以防范。

县一级的刑事案件处理与州郡里的不同，州郡专门设有一个官员负责刑狱之事，因此能够对各种事情详尽考虑并进行防备，县令还有定期推行政令的催促，征收赋税的困扰，对有关监狱犯人的事往往顾不上详细谨慎地考虑处理。罪行轻的，县令可以自己处理，罪行重的，即使一定要申报到州郡，州郡长官还是以县里的决定为根据，县一级的刑事案件处理不是太重要了吗？那么县令处理这样的事，能不竭尽心力吗？因此我在这一方面反复论说，不在乎言语过于累赘了。

催科篇第八

【原文】　今之作县者，莫不以催科为先务，而其弊有不胜言者。最是乡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驱督不登，县受郡之责，抑亦逼抑过甚，民受官之害。迩者廷绅奏请，以十户为一甲，一甲之中，择管额多者为首，承帖拘催。自浙而

江，往往行之已遍。今不当别为规约，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图其官民两不相病者为善耳。愚尝思之，去官之病者，为说有三，去民之病者，为说亦有三。

其一曰：民户合管产业，籍之于县，县道合抱税额，籍之于州，州视额督趣县，视产起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废，有逃绝。郡虽迫之县，县实无可催者。官之与吏，徒被督责。不若先与刷具事故数目，实计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实，与蠲其额，容俟他时兴复，仍旧起催，仍申省部照会。或太守难之，令能于合催财赋，尽数趣办，使郡用不至匮乏，当亦自能听从也。

其二曰：起催税物，例是勒逐乡，乡胥供具合管数目，以凭给引。不知乡胥与富强之家，素相表里。有税未即具上，或不尽具，至有每年不曾输官者。却止将善良下户，先具催数，或多科尺寸，逼令输纳。此只合选稍公实吏人具出等则，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后徐及四等以下户。令又自将前两年产税簿点看，如吏人当具而不具，与夫当催而不催者，皆有罚。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旧簿者，防乡胥为欺也。若诿曰升降不等，过割不时，毕竟田主虽易，而田则未尝易，自可挨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则无陷失之患。

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钱，至夜方有定数，已难入库，多是寄留廊头或公吏处，遂至侵贷移易，或有止以虚数影过者。其法合置两大柜，且与权行收锁，来早或躬亲或委官点数入库，不可因循。又须择家计稍温、行止稍明、有亲戚保识人充库子，每旬休与之点视。及将收支簿历驱磨。其库壁须用板夹持，十分坚固。待其欺瞒侵盗之后，虽断刺估籍，与夫抑勒众人填纳，亦无及矣。此去官之病当尔。

其一曰：甲帖之设，本以优役户，今乃以困官户。盖起催本是户长之责，今官户不应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论，但差甲首之时，弊倖尤多。有嘱者，税额虽多，乃与分为三数引，而常为甲下户矣；无嘱者，税额虽少，乃与最少下户同引，而常为甲首矣。不特先期输纳，而甲下十标，欲其分给人户，有居于县市者，有居于外都者，安能一一识认其家？最为被扰。莫若各随部分等，则分差一等户，止与一等共甲。仍不许将合纳数目，分作别引。其纳足乞改付下次者，案吏不得邀阻，违许执覆，将吏科断。

其二曰：民户之受害者，莫甚于已纳重追，皆由案吏不相关照，乡胥不与销豁。夫先期乐输，本是畏法，而点追苛扰，与未纳同；又且呈钞缴引，分外费用，人谁肯先输乎？此合责之典吏，每日将已纳户名，逐项销豁。若泛常引标成见印给者，须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时点追，令自判押者，兼要乡胥保明，即非重追，如虚甘罪，异时或有以重追诉者，必加罪于保明之人。

其三曰：妄摊之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户输纳，多凭干人，乡户则凭揽子。二税起催之初，系揽干各于逐处领钱入己，辄将移易盗用。逮官司催督严紧，却

妄称已出，与某人合，系某人抱纳。将来追会明白之后，固自不可逃隐，但图一时，且得抵睚数限，逐旋措办。而被摊被追者，果何辜哉？下户之顽狡奸猾者，计亦出是。要须每遇追到供摊者，先责状附案，如虚甘受欺隐官司之罚，然后方与追理。事果虚妄，断在必惩。此去民之病当尔。

夫有田则有赋，顽猾抵官者，诚所当治，而善良乐输者，要当与之覆护。其大要则合于移割加之意焉。盖产去税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业报者，便当关会受业之家，割税归户，然后却与除退。庶几无泛追，无滥罚，无推摊抵睚之弊，此则正本澄原之地也。

【译文】 现在当县令的，没有不把催促百姓交赋税当作最要紧任务的，这样做有数不清的弊病。最严重的是，乡村里的小吏更改征收赋税的户籍帐簿，致使帐簿模糊不可辨别，不仅驱使征收的任务完不成，县令要受到上级的责罚，而且对百姓逼迫得太紧，会使百姓受到官吏的危害。近来朝廷中的士大夫上奏皇帝请求把百姓按十户编为一甲，一甲之中选择承担赋税多的当首领，接受本保文书负责催促交纳。从两浙到沿江各地大多已推广实行了。现在不谈别的规矩制度，只就这个制度分析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官府和百姓两方面都不出现不利情况为最佳目的。我曾经考虑到：消除对官府不利的因素，有三方面的事要做，消除对百姓不利的因素，也有三方面的事要做。

第一方面是：百姓人家经营家产物业，应该登记在册，报到县里。县道长官据此确定赋税数额，然后登记，报到州一级官府。州的长官根据税额督促县令，根据百姓财产进行征收。这是固定的程序。但是有的百姓家可能破产了，有的人家为避赋税而逃跑了，有的人家人死光了。这样州郡即使逼迫县令，县令也没有地方去催促征收，官员胥吏们只能平白忍受督促责罚。不如在此前先登记上以前应该征收的数额，以及现在实际应该征收的数额，申报到州郡，请求派专门官员来考察落实免除不应征收的税额。等到以后再根据情况决定，还按照旧的税额征收，并且申报到上级部门参照核查。有时太守也许会因此与县令为难，县令如果能够尽快如数地把应该交纳的赋税催交上来，使州郡的费用不致于缺乏，太守应该能听从县令的意见。

第二方面是：开始征收税赋财物，按常例是催促乡里征收，由乡村的小吏们提供应该征收的数目，县里发给他们征收的凭据。不知道乡村中的小吏和有钱有势的人家往往互相串通。本应该交纳赋税的，小吏在向县里呈交的文书中却没有开列出来，有的则不全部开列出来，以至有的富贵人家常年不向官府交纳赋税。小吏们却先把善良的贫困人家应该交纳的数额开列出来，有的还要增加数量，逼迫交纳。对此应该选那些公正诚实的官吏列出百姓人家的等级，按次序，先催促上三等人家交纳，然后再催促四等以下的人家。县令还应亲自把

这次的数额与前两年的产业税额登记簿对照检查，如果本应开列出来而官吏们没有开列，应当催促而没有催促的，都要处罚。之所以不用新的登记簿而必须使用旧登记簿，是为了防止乡村里小吏欺诈。有人推托说百姓户等经常升降变化，土地的主人也不时改变，可是虽然土地的主人换了，土地毕竟没有变动，还是可以推求向哪里征收国家赋税的。这样做就不会发生失误了。

第三方面是：每天催促征收到赋税钱财，到夜里才能确定数目，这时已经无法交到官库里了，大多数情况是把这些钱物寄放在官衙里走廊的一头或者放在官吏住处，因此常发生被侵夺挪用的事，还有的人用虚假数目蒙混过关。较好的办法是安放两个大柜，把征收来的钱物暂且放到大柜中锁好，第二天早晨县令亲自来或者委派官吏检查，并随即送入官库，不能因循以前的办法。还应该选家庭的生计稍好，品行比较端正并且有亲戚担保的人当官库的看守，每隔十天，县令派人检查验视，仔细察看官库的收支帐簿。官库的墙壁应用木板加固，保证其十分牢固。如果发生有人欺瞒侵盗官库钱物的事，即使对他处以黥刑，没收他的家产，并且强制有关人员交纳钱财填补亏空，也已经来不及了。上面三方面是有关消除对官府不利的因素的事项。

第一方面是：甲贴这种制度的设立，本来是为了优待负担赋税差役的人家，现在却用它来困扰官户了。催促交纳赋税本来是户长的责任，现在官户中不应该负担赋税的，也往往接受本保文书催促征收了。这暂且不提，只是分派人当一甲中负责催税的甲头时，弊病就有很多。如果请托关照，本来应该缴纳的税额很多，就把这些税额分三次上报，因而这一户就经常作为一甲中的下等户了；没有请托关照的，本来应该缴纳的税额很少，却被同最少下户一同上报，这样就经常当甲首负责催税。甲首不仅要自己先交纳税赋，甲下还有十标，他要把赋税任务分派到各家各户，各家中有的人住在县城中，有的住在县城外，甲首怎么能一个个地分辨寻找呢？因此当甲首是最受烦扰的任务。不如按照户等，分派一等户为甲首，这一甲中都是一等户。不允许把应该缴纳的税额分开来上报。有的人家这次缴纳完了，请求将剩下的部分作为下次的赋税缴纳，负责的官吏不能够阻拦，如果违背规定，对负责官吏要依法惩办。

第二方面是：民户受到损害，再也没有比已经缴纳了赋税官吏又再次催要的事更严重的了，这都是由负责的官吏不给以照顾，乡村小吏不给消除造成的。民户在规定期限前缴纳，是因为害怕法律的惩罚，官吏们仍然一再指示催促，和没有缴纳的人家一样对待；百姓还要在此之外交纳官吏们征收过程中所需的其他费用，这样还有哪家民户愿意先缴纳呢？应该指派典吏负责，每天把已经缴纳的户名从帐簿上消除。通常加盖印章作为凭证，典押官吏要用证明的印章。如果还有重复催征的，县令除了自己判断验明，还要求乡村小吏保证不能重复催

征，一旦凭空重追，甘受责罚。此后发生因重追而引起的官司，一定要对作了保证的官吏进行治罪。

第三方面是：胡乱摊派赋税的弊病，尤其不能不禁绝。官户缴纳赋税，多通过专门的办事人，普通乡户则通过揽纳人缴纳。春秋二税开始征收的时候，是由揽纳人到各地一处处地收敛到自己手中，他们经常把收来的钱物私自挪用。等到官府催促得严厉紧急，他们就胡说自己已经交出，与某人合交，钱物已由某人保管交纳。将来追查明白之后，他自然逃脱不了，只是为了拖延一时，一直拖延到最后期限，他好逐渐地酬办。那些被摊派被催追的普通乡户，又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下等户中顽固奸猾的，也经常采用这种办法。应该在每当遇到追催摊派赋税的人，先责令他备状附案，如果情况不实，甘愿受到欺瞒官员的惩罚，有了这样的保证，才允许追理。如果有人违背，一定要严格惩处。以上就是消除对百姓不利的事情所应该做的。

百姓占有土地就要缴纳赋税，顽固狡猾与官府作对的人，诚然应该得到惩治，那些善良而愿意缴纳的人，应当加以袒护。其中的大关键在于对田产和赋税的转让要加意处理。有的百姓田产虽然没有了，赋税却还要承担，这不可不仔细调查。百姓把转让田产的事报告官府，官府就应通知接受田产的人家承担赋税，然后免除原来田主的赋税。这样大概就不会出现滥催滥罚的事情，也不会产生推托摊派拖延的弊端。这正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理财篇第九

【原文】　县自常赋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诸民。虽有理财之策，奚其施？亦惟于酒税加之意而已。酒税解郡，月有常额，措办不及，亦怀惴惴之忧，况望其馀裕可助县用哉？虽然，经理有方，亦未尝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过曰宣课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尔。贴榜张旗，剽遶巷陌，鸣锣拽队，遍走街坊。脱有斗升败获到官，便辄枷讯，禁系累月，荡其生理，妨其营趁，率至于饥饿病困之域。犹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辄诬以鬻酤，密来有陈，意在扰害。官司不问虚实，辄差弓手轿番，数十为群，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绕打墙围，无异于大劫盗。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饮者，皆由官酿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库也，谨渗漏隐瞒之弊；其在店也，防夹和克退之欺。酒司之外，专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责措置。如发卖流通，利息增衍，则典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赏，否则有罚。官酿既多且旨，谁肯私饮以自速辜？故虽榷禁不严，驱之亦不从矣。

今之言税者，不过曰官额之所以不登者，商贾瞒隐尔。于是严搜逻之策，遣

差拦头弓手等辈，于界首拦截，动至三数十里之外，诛求客旅，溪壑亡厌。得厚赂则私与放行，径不令其到务商税；不伏予以赂者，则被擒到官，倍税之外，费用如故。犹之可也。其所差拦头弓手，又复将带游手恶少，遍走乡村，以捉税为名，打毙人家鸡犬，抢夺行旅笼仗。固有望风畏遁，转相告报，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严，征敛之重，是乃驱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贴示明谕，重征之弊，自此革绝。照则例合行收税一贯文者，今且权收八百或九百。其拦典合干人等费用，一切痛革。商税一毕，便给由子证应出，县吏不许拦典，稽滞乞觅。若商旅不经县务投税，辄行私路遁去，为本县所获，定将物货倍税之外，更与勘断，令众候替，断不轻贷。盖取之虽少，而来者则多，课利自然盈衍。孰不愿出其涂哉？

此外则有牛验醋息，与夫茶麦牙契免丁房赁，自可随宜拘确。近来诸邑别欲增衍，多有出卖官纸者。吏人行遣，人户投词，非官纸不用。此本非法令所许，若县道藉此支用，已非一日，难于顿罢，姑与循旧，但不可创例作俑耳。

今之士大夫，又有专务科罚者。公吏有过，则令罚直苦干；人户论诉理曲，合与断罪，乃以修造为名，各罚钱入官若干。不知此钱果归何地耶？甚而罗织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状，没人产业，皆令所当深惩而痛革者也。

若夫坊场经总役钱等，多属佐厅，故不复云云。

【译文】　县令在法定的赋税之外，不能从百姓身上多征一文钱。即使有了理财的办法，又怎么实行呢？也只能在酒税上想办法了。酒税送到州郡，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数额，酬办不及时，也担心忧虑，哪里还敢希望能有所剩余资助县里的费用？即使如此，如果经营管理得好，也未必不能充裕。现在谈到酒，不过说官府所要征收的酒税的法令之所以不能实行，是由于酿造私酒者的妨碍。查禁私酒的宣传文书和禁酒的队伍遍布大街小巷。有酿造贩卖一点私酒被发现报官的，一定严加讯问，长期监禁。这样做断了他的谋生之道，妨碍他的经营生计，以至使他陷于饥饿穷困的境地。这还算可以的。人们之间有点儿个人恩怨，便经常诬陷对方酿造私酒，向官府秘密揭发，意在加以陷害。官吏不问清真假，就派弓手轿夫搜查，数十人手持武器冲入被告人家，在房屋中大肆搜索，损坏墙壁，简直和大强盗差不多少。不知道百姓之所以不惜违法私自酿酒饮用，都是因为官酿的酒太差。我如果在酿酒一事上多加注意，酒的质量一定能够保证。在酒库里，要谨慎地防止出现渗漏和隐瞒的弊病，在酒店里，要防止卖酒者在酒中掺水和在数量上克扣买主。在管酒的官吏之外，再专门派典押、吏人各一名，负责管理。如果酒的销路好，利润增多，那么典押、吏人、酒司、酒匠，都根据一定数量给予奖励，相反就要加以处罚。官府酿的酒如果多而且好，谁又愿意因为酿私酒而获罪呢？因此即使官府不用严格禁止，就是驱使百姓酿私酒，

他们也不愿做了。

现在谈起商税，不过说官府规定的税额之所以不能完成，是由于商人的隐瞒欺诈。于是官府就严格搜查的政策，派遣拦头和弓手等人在边界之处拦截，甚至到几十里之外勒索客商，欲望像沟壑那样难以满足。得到商人的丰厚贿赂，就私下里放行，不让其交纳商税；不交贿赂的商人就被捉到官府，交纳双倍的商税外，其他费用仍旧照交。这也还可以。官府所派的拦头弓手又带着一批游手恶少，遍走乡村，以捉拿商人追缴商税为名，打死百姓的鸡犬，抢夺客商随身携带的物品。有的商人因为害怕而望风逃遁，互相转告，从别的道路离去。不知道严厉督促，加重征敛，正是驱赶商人使他们不敢来的做法。不如多发布榜文，到处张贴，公开相告，加重征敛带来的弊端也会因此杜绝。按照规定应当收税一贯钱，现在暂且收取八百或九百文。拦子、典押和其他一同办事者所需费用，一概彻底革除。商人交纳完商税，便发给凭证，允许他自由经商，县里的官吏不能拦阻，也不能拖延办理或索取财物。如果商人不到县里来交纳商税，而是偷偷逃走，被本县官吏抓获，一定要在双倍征收商税外，审问处罚，让他人引以为戒，决不能宽恕。从商人那里收的商税虽比规定的少，但是来经商交税的人却多了，钱财自然会充裕起来。谁又不愿意公开做生意呢？

此外还有牛验醋息和茶麦牙契免于房凭之类的税收，官府可以根据情况适当收取。近来一些县邑想增加更多收入，有很多县以出卖官纸赢利。官吏们处理公事，百姓上诉写状，都必须用官纸。这本来不是法律允许的，但县道官府借此增加收入，已经不是一天二天了，难以即刻罢除，可以延续下去，但不要创设其他这类的制度。

现在的士大夫中，有专门喜欢科收罚金的。官吏有过错，便罚他交纳一定的钱物；百姓诉讼理亏，本应判罪，却以修造为名，各罚一定钱财入官。不知这些钱到底落到谁手中了呢？有的甚至罗织罪名，肆意抄掠百姓资财，随意受理不实的诉状，没收百姓家产，这都是县令应当严格惩办彻底革除的。

至于坊场钱、经总钱、免役钱的征收，多由辅佐的官吏负责，就不再多说了。

差役篇第十

【原文】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于畏死。盖百年治生，坏于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于催科。始则用财嘱托，期于脱免；中则逃亡死绝，被抑填陪；终则箠楚禁锢，连年莫脱。其势不至于倾家荡产，鬻妻卖子不止也。吁！置产以养身，而反因产以害身，亦可悲已。

今既行绍兴甲首之法，可免税长催头之责，则应役者不过辑保伍、应期会而已，民亦不至甚惮，而巧计以求免也。况自嘉定间，朝廷主张义役，自处婺举行，驯至诸郡邑莫不响应。行之既久，官民咸以为便。昔有持庾节者，乃独深恶义役，其说专谓利上户而不利下户，便富民而不便贫民。盖视产出财，固为均适，而平日产力鲜少，未尝充役者，乃因义役例被敷金。及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渔盗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为民病。不知义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裒金聚廪，而不及未尝充役者，兼令出财户轮年掌管，万一亏折，亦有责偿之地，便为尽善，何必深恶之耶？

今在在州县多是义役，若犹未也，亦宜劝勉为之。万一事势或有难行，止合从官司每岁差役，则其要当先委佐官驱磨产力簿，及许人陈首诡挟。俟簿书物力一定，然后照各乡则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与倍差者，各随多寡增年限，循环充，周而复始。如是则亦无物力高而歇役近，与物力低而歇役久者争执之患。

若有元系不应充役白脚，而近来增置田产，归并诡挟物力，亦当及役。则且差白脚，仍为图揭之坐右，以便阅视某都某人，某日当满。每将满数月前，先行拟差下次役人，告示知委。如差不当，仰即来陈理，不许临役方行推托。盖近来官司，多是役满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问当否，且行推托，图得迁延，待就役时，已被其睚过若干月日矣。而烽火盗贼等事，无人任责，最为利害。今之乡司差役，率是受赂。甲诉不当，则转而差乙；乙诉不当，则转而差丙。此风尤不可长。使前之所差非，则乡胥岂得无罪？前之所差是，则今岂应复改？而至于再、至于三耶？若当职官自能参酌簿籍，从公定差，当无是非舛错之患。差定合具图子申仓司照会，以杜其妄诉之渐，则所差既当，而民斯乐于就役矣。

【译文】　只要有人就应该服差役，而百姓害怕服役，比怕死还厉害。因为多年经营产业，经过一年服役就可能破产。其中较大的危害在于官吏的催促科罚。百姓开始时用钱财请托，期望能够逃避豁免；不行的话，接着就逃走流亡，但还是被强制服役；最终被折磨监禁，多年不能逃脱。最后的结果不止是倾家荡产，恐怕连卖妻卖子也不止。唉！百姓经营产业是为了养活自己，结果反倒因为家产害了自己，也够可悲的了。

现在既然推行绍兴年间制定的甲首法，可以免去税长和催头催督百姓服役的责任，那么服役的人只不过按规定的时间聚集起来罢了，百姓也不十分害怕，反而想方设法请求避免服役。况且自从嘉定年间，朝廷提出义役之制，在处州、婺州开始推行以后，逐渐推广到各个郡县。实行既然很久了，官府和百姓都认为方便。从前有一个提举常平司的官员，偏偏不喜欢义役法，他说这一制度只对上等户有利而对下等户无利，方便富贵的人家而不方便贫穷人家。因为根据

家产出钱，本来平均适宜，但那些家产少，人力也少，本来不用服役的人家，根据义役法也要出钱。加上掌管此事的官吏不称职，有的还侵夺盗用百姓交纳的义役钱，又免不了再次摊派收取，因此这位官员深以为这个法令对百姓不利。他不知道义役法本来是好事，只要让应该服役的人家出钱出粮，而不让不应服役的人家出钱出粮，同时让出钱财的人家每年轮流掌管，万一出现亏空，也能找出负责的人加以补偿，这就可以尽善尽美，又何必厌弃它呢？

现在各处州县大多实行义役法，即使有的地方还没有实行，也应该劝说鼓励官民推行。万一形势不利，难以推行，那只能由官吏每年分派差役。其中关键是要先派辅佐官吏研究登记田产、人力的帐册，还要允许人们告发虚立户名，假报户籍的人家。等到帐册上登记的物产、资财确定下来，再按照各乡村的成规，百姓的家产资财达到一定数量才让他充役。最少的要服役一年或半年，家产多的，各根据多少增加服役的年限。循环充役，周而复始。这样也不会出现家境富有而不服役时间短和家境贫穷而不服役时间长的争执。

如果有原来是不应当充役的人户，近来添置家产，把以前的家产和后来隐瞒的家产合起来，也应该让他充役。分派差役给原来不用服役的人户，仍然要登记好贴在座位旁边，以便于查阅某处某人某日服役期满。每次期满数月之前，要先定好下次服役的人户，并告诉他使之知晓。如果分派的不得当，被分派的人户应该知道后就到官府说明理由，不能将要到服役的期限才推托不服。近来的一些官吏，大多是等这次的人服役期满才分派下次服役的人。被分派的人，不问正确与否，暂且推托，期望能拖延，等到去服役时，已经被他拖过了很长时间了。因战争和捕拿盗贼而服役，如果没有人负责，这种情况最为严重。现在乡村中掌管差役的人，大多都接受贿赂。甲诉说分派不当，就把差役转给乙；乙诉说分派不当，就再转给丙。这种风气尤其可任之滋长。假使前面分派得不当，那么主管的官吏就没有罪过？如果前面分派得正确，那么现在怎么能改变呢？更何况一改再改，以至于三次改派？如果值班的官吏能够参照帐簿认真考虑，公平地分派差役，应该不会出现是非混乱的祸患。分派差役的事确定下来，应该备办图样，申报提举常平司知晓关照，以杜绝有人凭空上诉的苗头。那么分派得公平得当不说，百姓也愿意去服役了。

赈恤篇第十一

【原文】　岁获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实令之幸。一罹灾歉，何事不生？若流离，若剽夺，若死者相枕籍，啼饥连阡陌，岂非令之责哉！故不幸而疫疠倏兴，则当遣吏抄札家数人口，命医给药，支钱付米。其全家在寝者，官

为庸倩丐徒看直，每日两次点察。其因病不救者，官为办给函木，仍支钱与之津送。

或不幸而盗贼窃发，则当下都申严保伍。每五家为一甲，五小甲为一大甲，保长统之，有警则鸣梆集众，协力剿捕。捕到则官支犒赏，激厉其馀。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抚谕，皆当随宜行之。

其有水火挺灾人民离散者，当禀白州郡，借贷钱米，人各以若干米给之，若干钱贷之，使之整理室庐，兴复生业。不赡则咨目遍白不被害上户，量物力借贷，并与贷给齐民，许其一月之后，日偿若干。官却以其所偿者，偿之上户，偿之州家。此策不亏官而便民，最为尽善。若但知赈给，则恐如曾南丰所谓，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势不暇乎他为。吾恐官之所给无已时，而民之不复业如故也。其有旱涝伤稼、民食用艰者，当劝谕上户，各自贷给其农佃，直至秋成。计贷过若干，官为给文墨，仰作三年偿本主。其逃遁逋负者，官为追督惩治。盖田主资贷佃户，此理当然，不为科扰，且亦免费官司区处。官之所当处者，只市户耳。却以官钱贷米铺户，令其往外郡邑贩米出粜。但要有米可籴，却不可限其价直，米才辐辏，价自廉平，虽无待开广惠仓可也。昔先君宰金谿两年，值歉，只行此策，民用无饥，不可不知也。

然此皆为灾歉设也，非令所愿闻也。平居无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放僦金耳。雨旸祈祷，大暑极寒，固所当行。甚而知县无以邀民之誉，或到官，或生辰，或转秩循资，或差除荐举，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岁放及太半者。不知僦金既已折阅，谁肯以屋予人？积至塌坏倾摧，不复整葺，而民愈无屋可居矣。是盖不知贫富相资之义者也。令果能以恤民为心也，则政必简，刑必清，毋滥追，毋久系，不以科敷伤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时，果何事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译文】　粮食大丰收，百姓家庭富足，生活平安，不只是百姓的幸运，也实在是县令的幸运。一旦遭受灾害而歉收，什么坏事不会发生？像百姓流离，盗贼抢掠，像死者遍地，到处都因饥饿啼哭哀号，这难道不是县令的责任吗？因此不幸突然发生疫病，应当派官吏检查登记百姓的家庭人口数目，让医生分给药物，官府支给钱财和粮食。全家卧病在床的，官府为他们雇请闲人照看，每天视察两次。有病重无法挽救的，官府负责买办棺木，支付钱财为他办理丧事。

有时不幸盗贼偷偷兴起作乱，县令应该下乡，严格整顿保伍组织。每五户为一甲，五小甲为一大甲，由保长统领。有警报就敲响梆子，聚集百姓，齐心协力地剿除搜捕。捕到盗贼，官府要给有功者以犒赏，以激励其他的百姓。其他像向上级请求派兵事先防备不测，像张帖榜文抚慰告谕百姓，都应根据需要实行。

如果发生水灾火灾。百姓受害流离奔散，应该上报州郡，借钱借粮，供给百姓每人一定的粮食，借给他们一定的钱物，使他们能够修理房屋，恢复产业。钱粮不够的话，普遍告知那些没有受害的富有人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财力拿出一定钱粮，借给普通的受害百姓。让百姓在一个月后，每天尝还若干。官府拿百姓偿还的钱粮再偿还给上等户和州郡官府。这一政策不会使官府受损失，又方便百姓，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只知赈济供给受灾百姓，那恐怕会像曾南丰所说的那样，出现只仰仗官府的赈济而不愿去做其他事的情况。我恐怕官府的供给不停止，百姓就仍旧不恢复产业。有因为旱灾或涝灾歉收而生活艰难的人家，应该劝说上等户，让他们各自借钱粮给他们的佃农，到秋季收获时。登记借给数量，官府为之出具文书作为凭证，佃户在三年内偿还给自己的主人。如果有逃跑或拖欠的，官府负责追究惩治。因为田主借钱粮给佃户，是理所应当，不用像摊派捐税差役那样搔扰百姓，而且也省得官府处理。官府应该处理的，只是城市中开店铺的人户。官府把钱米借给开米铺的人家，让他从其他郡县中贩运粮食到本县出售。只要求有米可卖，不要限制米价，粮食多了，价格自然会低廉平稳，即使不用开专门救济的粮仓也可以了。当年我父亲治理金谿县两年，正赶上歉收，只用这个办法，就使百姓免于饥饿，因此这个办法不能不知道。

但以上这些都是为灾难歉收准备的，不是县令情愿做的。平常无事，县令用来抚恤百姓的方法，只有免除租金了，在旱涝时节或在严寒酷暑，免除租金是应该的。有的县令因为没别的办法获得百姓的好评，就在到任为官时，或自己生日时，或升官提职时，或被人荐举出任新职时，免除百姓若干的租金，以至于一年的租金放免了大半。不知道租金既然已经被低廉地处理了，谁又愿意把房屋让给别人呢？等到房屋毁坏倒塌，不加以修葺，百姓更没有房子可住了。这是不懂穷人和富人应当互相资助的道理的缘故。县令如果能真心抚慰百姓，他的政令一定要简洁，刑罚一定要清明，不要胡乱追捕，不要长时间关押，不用临时性杂税来损害百姓财力，不要因为本地征发的差役而妨碍百姓生产，那样还有做什么事不能抚爱百姓呢？

用刑篇第十二

【原文】　县无甚重之刑，小则讯，大则决，又大则止于杖一百而已。吏民无甚愆过，便辄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大于此，又将何术以处之哉？而况行杖者，或观望声势，或接受贿赂，行遣之时，殆同儿戏，此非所以使人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谓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数施。讯决亦止可十数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须令如法决遣，下下严峻，然后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数目之多，

徒为行杖者卖弄耶？若杖一百，却留为极典，非大过犯、大愆误不施。须令人人畏惧而不敢犯，此则省刑之大略也。

每奸盗辟囚，获到之初，首行腿讯，多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盖被获到官，沿涂絷缚拷打，或饥饿困顿，已非一日。若又即从而讯决，多有毙于杖下者。孰若径押下狱，明正典刑耶？

豪强之家，论诉邻里。官司不问是非，便与行遣，此其不可者二也。盖杖决虽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无罪，岂应副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请，张其声势，将来武断乡曲，稔恶积愆，欲救之无及矣。

盗贼累犯，合与刺环。今有初犯及盗不满疋者，一为势利所怵，便与断刺。不知鞭挞至惨，肌肤犹有可完之时，一经刺环，瘢痕永无可去之理。所犯出于一时，不得已而被罪至于终身不雪，此所当戒者三也。

凶恶害民，合与永锁。今有偶触长官之怒，及势家所恶者，便与幽之囹圄，系之尉寨。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踬难逃，身既被囚，数口之饥寒孰给？所谓破家县令，皆是之类。此所当戒者四也。

乃若用刑之节，如入夜有禁，遇日当禁，皆当时时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当事事审察。令甲备著，毋待多云。然又有三说：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盖我醉而行刑，则傍观必以使酒疑我，万一果有过当，虽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则酩酊之中，何知畏惧？万一挟酒凌犯，取辱贻羞。羸瘠而受刑，则必其人饮食之阙违，气力之困惫，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测者。

今又有人求加于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辄槌折手足，尤为残忍。某事某罪，国有彝章，法外伐人，岂字民之官所当为者？戒之哉！戒之哉！

【译文】 县里没有太重的刑罚，小的案件加以讯问，大的案件要判决惩处，再大也不过杖责一百而已。官吏百姓没有多大过错就轻易杖责一百，不知道比这更大的罪又怎么处罚呢？况且执行杖责的官吏，有的观望声势，有的接受贿赂，执行的时候，像儿戏一样，这不是使人畏惧的办法，而是使人轻视的办法。我认为杖责一百的刑罚，最不应如数施行。讯问判决时只能打十几下，要是大杖只七五下或十下即可。必须命令官吏依法执行，每一下都要严峻，这样人们才会害怕因此服罪。不在乎杖责的数目多少，只是让执行杖责的官吏卖弄吗？如果把杖刑一百留作最严厉的刑罚，不是大过错不处以这样的惩罚，就能使人人都害怕而不敢违犯。这是减轻刑罚的大概情况。

每当奸人盗贼和囚犯被刚抓获的时候，首先实行腿讯，多的达到二三百下，这是第一件应该戒除的事。因为犯人被抓到官府，一路上被捆缚拷打，或者饥饿疲惫，已经不止一天了。如果立即加以讯问处罚，有很多人就会死在杖下。何

不先押到狱中，过后再依法公开判决呢？

豪强的人家诉讼邻里，官吏们不问谁是谁非，便给予处理，这是第二件应该戒除的事。因为杖责即使很轻，但是国家法律也寄寓在其中，不能胡乱地加在无罪人身上，又怎么能当成结好人情的工具呢？如果官吏顺从豪强之家的私人请托，张扬这些人家的势力，将来他们在乡村里以威势主断曲直，积累罪恶，再挽救就来不及了。

屡次犯法的盗贼，应该处以刺环之刑。现有初次犯法的人，偷盗不足一匹的东西，官吏被人的权势利益所威胁诱惑，便处以刺环之刑。不知道鞭打得再残酷，皮肤也有完好的时候，一旦被刺环，上面的瘢痕永远也没有去除的可能。犯法是一时糊涂所致，情不得已，却被处以这样的刑罚终身不能消除，这是第三件要戒除的事。

凶恶的人危害百姓，应当长期囚禁。现在有的人因为触怒了长官，或者被有钱势的人家所厌恶，便被关到监狱中。不知道犯人罪过不至于处死，自身又被困难逃，既然被关押起来，家中其他几口人的温饱谁来供给？平时人说的专门残破人家的县令，就属于这样做的一类。这是第四件应该戒除的事。

至于用刑之事，如有的夜里应该禁止，有的白天应该禁止，都应该经常警惕，视察清楚；年老和年幼的人以及有疾有身孕的，不应用刑，也应仔细察验。令甲对这些情况都要加以登记，这就不用多说了。此外还有三种情况：一是我醉，二是囚犯醉，三是犯身体虚弱有病，也应引起注意。因为当我醉酒之时行刑，那么旁边观看的人必定会因此怀疑我，万一最后出现过当的处罚，即使想追悔又哪里来得及？在犯人酒醉时处以刑罚，犯人饮食失时，精力疲惫，在刑罚之下，也会出现不可意料的后果。

现在又有人在处犯人杖一百的刑罚之外，知道徒流以上的刑罚不能用，便打断犯人的手指，更加残忍。做什么事犯什么罪，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超越法律规定而对人施以重刑，岂是抚爱百姓的官员应该做的？要引以为戒！引以为戒！

期限篇第十三

【原文】　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为总总；一令之威，无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号令不肃，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莫先于立限之坚。然立限有别，应限有程。泛常追会，止给到限，许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圆，厥罚讯若干，然后换给定到，许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罚决若干，仍换给不展引，此则诚不可复展矣。若更稽违，则当勘杖若干，枷监追集。如有督捕紧切之事，则

当径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确如前。然或恐县道有十分紧急事务，非可以顷刻稽违，断欲必集者，则当给加牌不展引。此牌引违则有大罚，如勘锢，如传都，皆当先示戒警。又须以不数用为尊，一岁之中，才三数次给发。非有大故，不发亦可。凡限当展不展，敢于故意藏匿者，厥罚则视限之重轻。立限之别如此。

都有广狭，地有远近，当量其力，使之可以趁赴。其去县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稍广，隔涉溪岭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为约。下此者则以五日为约。此合先考远近广狭之数，预立规式置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给限之时，须令直日厅吏，就案头随即抄记，以俟令之自行稽察。应限之程又如此。

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应役，亦欲事集，以免过尔。而今之里正，以期会不报被笞索者，纍纍也。其弊在于上之给引，泛滥而无统，甚至一次当限累数十引，追逮百馀辈。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应赴不及，必遭笞决，于是并与其可以办集者，一切稽违，却遍求被追者之赂。其意以为十违二三，与十违七八，被杖等尔，何苦不求赂哉？由是事愈难集。此盖役之者非宜，自难责其下之必应也。要当先令限司立定规式，每都一限给引，不得过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馀引与给后限。若里正违引一件与免笞，两件量加笞决，三件四件各决若干，甚至十违八九，则勘杖锢身，不容轻贷。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约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见到者，谓之著到，别作一沓；其止是申展者，谓之跧申，又别作一沓。然后令视棧判行，庶乎上不烦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大纲也。

【译文】　凡事不讲信用就办理不好，何况一县中的事情，十分众多，一个县令的威望，也不是特别显著。假如期限不严格，号令不整肃，还凭什么办事呢？因此没有比严格确定期限更重要的了。但确定期限要有区别，执行时也有一定程式。平常追会，只给到达的期限，允许三次申请延期。三次延期后仍然没有完成，就应加以审讯并责罚若干，然后另外定下期限，允许两次申请延缓。二次延缓又没完成，就定罪并处以若干刑罚，再定下期限，发给不得延期的票单，这是实在不能再往后拖延的最后期限了。如果还要拖延迟到，则在核实之后施以杖刑，追捕监禁。如果有督捕紧急的事情，则发给必须在期限内完成的票单，或者不得延期的票单，按照前面说的实行。但有时县里会发生十分紧急的事务，一点儿也不能拖延迟到，必须按期办完的，就发给加牌的不得延期票单。违反的话就要受到严厉处罚，如核查后加以监禁、或游街示众。这些都应在事前加以警告。还应该不以数用为尊，一年之中，只少数几次发给，没有大事故，不发给也可以。凡是期限有能延缓的，有不能延缓的，有人敢故意藏匿

逃避，要根据期限的严格与否进行不同处罚。确立期限的区别就是这些。

乡村有大有小，地方有远有近，应当让各处尽其所能，在规定期限内赶来。离县城五十里以上又很广阔，需要爬山涉水的地方，以七天或十天为一个期限，低于五十里的地方，以五天为期限。这应该先考察各地方的远近大小，先定下规矩，登记在帐簿上，清楚标明某个乡期限是十天或七天，某个乡期限是五天。到期限那天，必须让值班的官吏随即记录在册，以备县令亲自核查。应限的程式就是这样。

上级役使下级，自然想办好事情，下级承担差役，也想把事办好，以免受到责罚。现在的里正，因为不能按期办完事而被责打的接连不断。其中的弊端在于上级发布让下级负担差役的命令太滥而且没有规律，甚至在一个期限内就累计分派几十件任务，追究到百余人。那些负责差役的里正，自知不能按期完成，一定会受到鞭打惩罚，因此就让不能按期完成的百姓与能够按期完成的百姓一起拖延推迟，里正本人却向因不能按期完成而受到追究的人索求贿赂。他的想法是，既然十个人中有二三个人误期与七八个人误期，他受到的惩罚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借机索取财物呢？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难以按时办完了。这是因为分派差役的不当，当然难以使下级按照要求承担了。首先应该让掌管期限的官吏确定规则程式，每个乡一个期限内分派的任务，不能超过十件，如果事多，超过十件，余下的在下一期限分派。里正在一件事上没按期办好，可以免于鞭打，有两件办不成，要定罪处罚，三件四件办不成，各处以若干刑罚，十分之八九没办好，则审问杖责，并监禁关押，不能宽贷。在向下级追集的时候，让掌管期限的官吏登记上某乡有几件推迟延缓，按照规定做了什么处理的内容。被追集的人现在已经到达，称之为著到，分为一类，没有到达请求延缓的称为跧申，分为另一类。然后县令根据文书记录判断实行。这样上级不感到烦乱，下级也不会怠慢。这是限定期限的大致情况。

势利篇第十四

【原文】　今之从政者，类以抑强扶弱为能。其说曰：贵者势焰熏灼，而喑鸣叱咤，可使贱者夺气；富者田连阡陌，而指麾拱揖，可使贫者吞声。吾能中立不移，劘贵沮富。故凡以势利至者，不问是否，例与摧抑。嘻！彼有畏首畏尾，惴惴焉势力之临，曲法徇情，奉承惟谨，求以为自全自媚之计者，是诚不足齿矣。然使一切以抑强扶弱为说，亦岂中道哉？夫挟贵以陵人，固有之矣，亦岂无不骄者乎？挟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岂无好礼者乎？使其例以矫世绝俗为心，而不问其事之曲直非是，则此风既长，佃者得以抗主，强奴悍婢，得以

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奸滑之徒，饰为蓝缕，而市井小辈，凌辱衣冠，末流将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则其政平矣。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间有道义重士，文献故家，过从往来，尽可以问政请益，植财润屋，积粟盈囷，缓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济无。巨室本未尝得罪于我，而我乃遽以抑强扶弱之说，先入乎其心，因得罪于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负于邑大夫哉？

其有陵轹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断于乡曲，或罗织于平民，事若到官，所当照法剖决。然使小人无知，蔑有名分，因事以咆哮，乘醉以凭陵，讵容不与之惩戒乎？其有声势凌人，惨酷御下，或吞并他人财产，或强占他人妇女，被苦有诉，所合尽法施行。然使顽狡行窃，诬赖主家，租债不伏了还，界至辄行侵易，讵容不与之理直乎？户门有故，封状过厅，当量酌可否判行。若兜揽关节，为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时预行禀白，虽痛绝力却，其奚辞？追陪节序，馈遗往来，当审度辞受酬答。若因有恳祷，遂以贿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力与巽避，将之以委曲之意，其奚怨？

夫律己未至，处事不公，一妄庸人亦得以有辞于我。以诚敬相与，以礼意相遇，彼虽挟势与利，其敢以挠吾之政哉？故愚谓势利之交，固不当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矫亢以自异。平居交际，笑语相欢，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论。若惴惴然惧其持我，疑其冤我，思所以为防闲抑遏之道，亦非为政之善者也。

【译文】　现在当官的人，都把抑强扶弱当作能干的表现。这些人说：富贵的人权势逼人，气焰嚣张，使低贱的百姓慑于其声威，丧失胆气，富有的人田多地广，颐指气使，能让贫穷的百姓敢怒不敢言，我要态度公平，坚定不移地惩治富贵豪强人家。因此凡是关系到有钱有势人家，不问是非，一律加以打击压抑。嘻！官吏中有的人顾忌重重，当有钱势者来时，心惊胆战，为照顾这些人的情面而不惜歪曲法律，奉承唯恐不谨慎，以求得保全自己，使自己得利，这种人诚然不值一谈。但一概主张抑强扶弱，难道就是折中之道吗？仗着势力欺凌他人的人，的确有，但难道就没有不骄横的吗？仗着有钱而轻视他人的人，也的确存在，但难道就没有喜爱礼义的吗？假使怀着矫正社会弊端，剔除不良风俗的目的，而不查明每件事的是非曲直，那么这种风气滋长起来的话，佃户就可以与主人对抗，强悍的奴婢就会欺负主人的孤儿寡妻，以至于那些奸滑之人，故意打扮得衣服破乱，市井小人也凌辱士大夫，出现这种不良风气又怎么办呢？其实只要我以公平之心对待事物，政治一定就能公正平定了。

孟子说："要想为政不难，就不应得罪大家巨室。"巨室是一乡的榜样，百姓所依靠的人家。其中有讲道义的高贵之士，有书香世家，与他们交往，可以

询问有利于为官治民的事项，让他们增加财产，变得更富有，粮食丰裕，等地方出现灾荒的紧急情况时，官府可以请求他们进行捐助那些受灾的百姓。巨室大家没曾得罪过我，而我的心里先有了抑强扶弱的主张，因此得罪了这些人家。不知道大家巨室们有什么对不起县令的呢？

巨室中也有欺凌善良寡弱人家的，有的在乡村中胡乱判断是非，有的罗织罪名，诬陷普通百姓。这些事如果被报告到官府，自然要依法辨明判处。但如果小人无知，不讲名分，因一点小事就大肆扰闹，趁着酒醉欺负大家巨室，这就不应该加以惩处吗？大家巨室中有凭借声望气势凌辱他人，惨忍严酷地对待手下人，有的吞并他人的财产，有的强占他人妇女，受害人告到官府，就应该按法律治罪。但有顽劣奸猾之人偷窃财物，反而诬赖主人，有的人不愿意交纳田租、偿还债务，甚至经常侵夺主人财产，能不把事情调查清楚并主持公道吗？大户人家有事，报告的文书被送到官府，县令应当斟酌正当与否判决执行。如果大户人家包揽打通关节，为他人说情，这应该预先警告，即使对他们的请求严辞拒绝，他们又怎么能推托？与他们的交际往来，应该谨慎地考虑，推辞或酬答都要适当。如果有的人因为有所恳求便借机行贿，县令应该明白告知嫌疑之处，尽力委婉地推避，将真实的理由告诉他，他又怎么能埋怨呢？

对自身约束不严格，处理事情不公正，一个平常的人也对我有意见，诚恳敬重地对待人，有礼义讲意气地与人交往，对方虽然有钱有势，又怎么敢扰乱我执行公务？因此我认为与有钱有势的人交往，自然不应该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巴结奉承，也不能自命清高故意疏远他们。平时往来，相处融洽尚可，如果他们无故寻衅，可以按道理加以谴责，我本身自有一定的主见立场。如果心神不安，怕他们扶持自己，怀疑他们玷污自己，时时想怎么防备、压抑他们的办法，这也不是善于为官的人。

远嫌篇第十五

【原文】 《礼经》曰："决嫌疑，明是非。"夫我本无有他也，而使人得以疑似之迹议我，妄一男子盖己不便于此，况出而为政，将正己以正人乎？故我未尝私且怠也，而人或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我未尝贪且滥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将无事而不疑之矣；一日可疑，将无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尚不可辨，况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籍籍，积而传之道路，达之台府，厥害岂浅鲜哉？故君子于嫌疑是非之间，最当早正其微，而力远其迹也。

且宾朋游谒，所不可辞，自令延之书院或别室。于是邑人相与语曰："某往来甚密，其款话甚久，情好必甚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诉在官，词理甚亏之人，往往辐辏其门，而请托之路开矣。甚者卖厅角，打笔套，甲乞我金若干，当为转达百里，乙有请，亦若是。飞盖驰毂，趋谒县斋，语语移时，倏然而退。则告甲与乙曰："已为致委曲矣。"实未尝及齿也。他日令决其事，必有一胜，则如约取金，曰："将以纳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名哉？愚谓纳谒之时，例止当于公厅相见，吏民共睹，自难致疑。但便礼貌有加，彼自不以我为慢也。

且节序宴会，所不可废。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间子弟馆客，相见既密，戏谑宁无？贤者固不为是，然瓜田李下，宁免相疑。一语乖邪，便辄传播，万口宣籍，动生风波，而非亵之谤兴矣。其甚者多买姬妾，却令妓女之精于乐艺者，教习歌舞，出入无间，笑语无时。岂惟管弦之声转彻于街坊，抑亦淫辟之语浸入于闺阃。情好稠密，事体叵量，纵能洁身，其他尤有难于防闲检柅者。令亦何利而为此举哉？愚谓燕会之时，非得台旨，妓女不许辄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与寮□士友会聚，只为文字清饮，彼当不以我为简也。

剖决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间？但自知县懈怠，多令吏人纳案，俟暇隙看阅，或呼吏人入与评议，或令吏人拟撰判稿，于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当于公厅之侧，幕帘一室，遇暇则据胡床，披案牍，不必使吏至前也。

收到官钱，自有库眼封闭，吾亦何私其间？但自知过虑，或恐帑吏侵贷，盗贼钻窥，乃令分管别库，或俾寄留宅堂，于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渔猎矣。要当谨固壁落，精择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徒，徒涉难明之迹。

其他疑似招谤，固亦多端，难以笔舌尽述。但令每处一事，必须昭晰明白，如水清之无滓，如止水之无波，则彼虽欲点汗吹咸，殆有不可得者。若曰我此心平正，无愧俯仰足矣，奚必规规然远嫌辨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将来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远，迹之不辨殆，虽噬脐无及矣。

愚守栝之明年，亲友陶云翔寄《昼簾绪论》一编来曰："子前二十载，遗我先君，使善治邑香溪者也。我谨藏，不敢坠。今子统邑七治之皆善，不善子之事，盍还以淑诸。"愚阅之矍然，既而划然大笑。有客在傍，从吏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愚所不敢也；与吾寮□同归于振职寡过，愚所深愿也。"敬闻，命笔吏寻以謄缮，烦猥告乃传诸梓。宝祐改元仲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识。

【译文】　《礼经》中说："排除嫌疑，明断是非。"我本来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却使别人议论我有可疑之处，仅仅作为一个普通大丈夫就会因此而不利，更何况出来做官，应该先正己再以求正人了？因此我虽然没有徇私懈怠过，而有人却因此怀疑我，我一定有不公平不勤奋的表现，因而召人怀疑。我虽然没

有贪污受贿，胡作非为，而有人因此怀疑我，也一定是我有不廉洁不公正的痕迹，因而召人怀疑。一件事可疑，将没有事不被怀疑；一天可疑，将没有一天不被怀疑。一旦被人这样怀疑，我即使知道也无法辨白，更何况不一定有人告诉我。人们怀疑我就已经纷扰不堪了，再逐渐在百姓中传布开来，并让上级知道，带来的危害能少得了吗？因此君子对于嫌疑是非，最应当在其微弱的时候就加以纠正，尽力避免。

宾客朋友前来拜访，的确不能推辞的，就请到书院或别的住所接见。于是县里的人互相议论说："某人和县令往来十分密切，交谈时间很长，一定有很好的交情，好事坏事都能说。"凡是打官司的理亏一方，往往聚集到这个人的家中，让他到县令那里代为请托。有的人于是就假装同意为别人说情，趁机骗取钱财，甲乙方互诉，甲来请求，交了一定的钱物，便答应为他转达说情，乙有请求，也是一样。他乘车赶到县衙，闲聊了一会儿就突然回去了。告诉甲和乙说："已经把情况告诉县令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谈这件事。过些天县令判决这些案子，肯定有胜诉的一方，于是这个人就向胜诉的按约定索取钱物，说："要交给县令。"县令因为什么罪过受这样的坏名声呢？我认为接见宾客朋友的时候，一律在公厅相见，让官吏百姓有目共睹，就不至于让他们怀疑了。只要对被接见的人讲究礼节，和颜悦色，他们也不会以为我怠慢。

按节令次序举行的宴会，不能废除。召集娼妓出入宅堂，其中子弟宾客，相处亲密，怎么能没有戏谑之事？贤良的县令自然不会这么做，但处在容易招惹非议的境地，又怎么能避免别人怀疑？一句话说错，就会传播出去，众口宣扬，容易引起风波，非难诽谤的事也就发生了。更严重的县令，多买姬妾，让精于音乐技艺的妓女教她们歌舞，自己也经常出入取乐。这岂止是音乐声遍传街坊，一些不堪入耳的淫词邪语也会传到闺阁之中。许多交好的人出入其中，也许会发生意外事端，即使自己能保持清白，其他还有难以检查防备的。县令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宴会时，如果没有上级官员的旨意，妓女轻易不许进入宅堂。如果是闲暇休息，要与同僚朋友聚会，只进行诗文答对，举行清雅的酒会，他们也不会认为我过于简慢。

分析判决公事，自有公平的道理和正确的法令作根据，我又操什么心呢？只要县令懈怠下去，派官吏拿来文书，等闲暇时再看，或者叫官吏进来分析评论，或者让官吏拟定判案文稿，这样就会有人怀疑县令完全依靠手下官吏。应当在公堂旁边另辟一室，有空就坐在交椅上批阅文件，不用让官吏们进来。

征收到公家钱物，自有管官库的人封存保护，我在其中又有什么私情呢？只是因为自己过于担心，怕掌管看守官库的官吏侵吞，怕盗贼偷窃，便命令分到别的库房，或者寄存在自家宅堂之中，于是有人就会怀疑自己有贪污侵占的意

图。应当保证官库的坚固，精心选任管库官吏，切不可随意迁移，使自己平白牵涉进难以分辨的嫌疑之中。

其他的怀疑诽谤，自然还有许多，难以全部表述出来。只要县令每处理一件事都能清楚明白，像水清澈得没有渣滓，像不流动的水那样没有波浪，那么别人即使想玷污吹扬，也不能达到目的。有人说我的心公平正直，只要不愧对上级和百姓就够了，又何必规规矩矩远避嫌疑，以求向别人显示清白呢？恐怕将来后悔的严重结果，都是从不远避嫌疑，不分辨不好的苗头开始的，等到那时再后悔也晚了。

我做栝州知州的第二年，亲友陶云翔把《昼簾绪论》一书寄给我并说："你在二十年以前把这篇文章送给我父亲，使他把香溪县治理得非常好。我小心地保存它，不敢丢弃。现在你治理了七个地方都很好。还有人不善于治理县邑，因此应该还给你让别人也得到好处。"我刚读过后很是惊讶，但过了一会又突然大笑起来。正好有宾客在旁边，于是从吏很感慨地对官吏说："教制玉的人雕磨宝玉，这是我不敢做的；但和同僚一起勤于职守，减少失误，这是我所深切期望的。"我十分恭敬地听了他的话。然后让抄写文书的官吏立即抄写，因为求看的人太多，所以便交付刊刻。宝祐元年仲夏的一个吉日，天台人胡太初记。

为政九要

（元）赵素

【原文】　四体百骸乃周乎一身，百揆万务而成乎一国。为政之道不一也，有政乎人才者，有政乎农畯者，有政乎礼乐者，有政乎刑法者，有政乎百工者，然殊途而同归，万虑而一致。予童时于先大人赐号“归明阳子”箧笥中，见一书曰《自箴》，观之数百条，聊记其节目，不知始末谁作也。近为天家创制垂统，抚治万民，因书强记者数十条，庶俾后进者之为政云。

特赐恒山皇极道院虚白处士河中心庵赵素才卿书。

【译文】　人的手、足四肢和全身骨骸形成了一个人的完整身躯，庶政万务形成了一个国家。为政之道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而是千变万化，如注重人才的为政之道，有注重农事的为政之道，有注重礼乐的为政之道，有注重法律刑罚的为政之道，有注重手工业的为政之道，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所有这些为政之道都是殊途同归的，那就是要治理好国家。我还在孩童时代时，曾在我父亲称为“归明阳子”的箧笥中看到过一本书，名叫《自箴》，其中内容约有数百条，而且每条都标有节目，不知到底是何人所写。现在我为皇家创制条纲礼节，好使天子抚治百姓，于是默写出我当初强记下来的几十条内容，以便能对后来的统治者有所帮助。

特赐恒山皇极道院虚白处士河中心庵道人赵素（字才卿）写。

因书第一

【原文】　三皇圣纪，盘古氏之君，生而知之，神而化之，身心形体行践，不教而从，不言而化。为政治民者，使民巢居穴处，隐避其风雨，茹毛饮血，养其饥渴也。此为政民之本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观俯察，观鸟兽之文，画卦造书，以生文籍也。俪皮为衣，以待寒暑，以佃以渔，以待庖厨也。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也，治民饱暖是也。

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货财交易。皇亲耕，后亲织，以化天下，使民不饥不寒，是治民之本也。

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安四方，平四海，克九黎，教万民凿井耕田，教农桑，以为治天下之大本也。

帝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本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尧独忧之，举舜敷治焉。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洪水九年，民无菜色，土阶三尺，茅茨不剪，恐劳民也。知饥，知寒，知人，是知天下也。

帝舜耕历山，人让畔；渔雷泽，人让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教民农桑，始成其孝悌忠信。管子曰："礼义生于富足，盗贼起于贫穷。"

禹薄饮食，恶衣服，肤毛不生，惟水是治，是爱民也。汤剪爪为牲，惟雨是祈。二王之圣德，不出乎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农业茂而万姓按堵也。

周文王问太公曰："何为之宝？"公曰："农桑为大宝，玉次之。"心庵曰："三冬无衣而亡，七日不食而死，农桑非宝而何？"

唐明宗问民苦乐，冯道引聂夷中诗对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是有爱民之心也。

周世宗留意于农民，刻木为农夫、蚕妇，置于殿前，昼夜不忘小人之艰难，汉唐以来，一人而已。

【译文】 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和盘古之祖时代，帝王们都是生下来就满腹知识，精神奕丽的，他们都身体力行，因此人们不用教育就会随服他们，他们甚至不用说话就能化育万民。为政治理百姓的统治者，让人们居住在树上或洞穴之中，躲避风雨，生吃食物，就是让人们解决饥渴问题。这是为政治民的最根本的道理。

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抬头观察天象，低头察视地形，观看鸟兽之纹，画八卦，造文字，形成了花纹和书籍。那时，人们以鹿皮为衣，度过寒冬酷暑；打猎捕鱼，以充庖厨。人们住的地方是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解决百姓的饥寒饱暖问题。

神农氏统治的时候，斩木为锄，揉木为犁，日中为市，物物交换。那时，帝王也都亲自耕种收割，王后也亲自纺织布料，以教化天下百姓，使人们不受饥寒之苦。这都是治理百姓的根本。

黄帝统治天下的时候，治五行之气，种黍、稷、菽、麦、稻等五种谷物，镇抚万民，安定四方，平定四海，攻克南方九黎部落，教育民众凿井耕田，教百姓学会农桑之业。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最根本的所在。

帝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洪水横流，天下泛滥，草木茂盛，禽兽繁盛，使得五谷难收，帝尧内心十分忧虑，于是让舜辅佐自己，治理天下。那时，只要帝尧听说有一人受到饥饿威胁，就会认为是自己使这人受到了饥饿；只要他听说

有一人受到寒冷逼迫，就会认为是自己使这人受到了寒冷。因此，天下治理得很好，在发洪水的九年时间内，百姓脸无菜色，土阶三尺，茅茨不剪，恐怕会使百姓劳累。知饥、知寒、知人，这就是知天下。

帝舜统治天下的时候，率领百姓在历山耕种田地，人们十分有礼，都让开田畔不耕；在雷泽捕鱼的时候，人们也都争相让出居室给他人住。这样，人越来越多，一年就成了一个村落，二年就形成了一个小城，三年就形成了一个都城。帝舜教百姓学会农桑之业，然后教育人们礼节，让他们知道孝悌忠信之制。因此，管子说："礼义生于富足，盗贼起于贫穷。"

禹统治天下的时候，对自己的饮食十分节制，不穿华美鲜艳的衣服，由于长年在外治水，使身上的体毛都不能长长，只知一心治水，这是爱惜百姓。

汤统治天下的时候，由于天旱，他剪下自己的手指甲祭神，一心为百姓祈雨。禹、汤二王的圣德，不外乎都是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后稷教百姓种植谷物，栽种庄稼，五谷熟后获得丰收，百姓也大量繁育，农业茂盛，而且百姓也安居乐业。

周文王曾问姜太公："什么东西是宝？"太公回答说："农桑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宝物，玉则次之。"心庵我则认为："三冬之天如果不穿衣服，就会受冻而死；人如果七天不吃食物，就会受饿而死。农桑之业不是宝，那又是什么呢？"

后唐明宗曾向冯道询问民间苦乐情况，冯道引用聂夷中诗回答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是有爱民之心的表现啊。

后周世宗对农民十分关心，于是用木头刻成农夫、蚕妇的形像，置于宫殿之前，以示自己日夜都不忘记平民百姓生活的艰难。自汉唐以来，能够这样做的皇帝，只有周世宗一人而已。

正心第二

【原文】　天无心，以天子为心；天子无心，以百姓为心（百姓者，公侯伯子男）；百姓亦无心，以万民为心也。得民心者，可以为官；失民心者，何足道哉？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父也；上不可欺者，君也；下不可欺者，民也。欺天，欺父，欺君，欺民，是名滥官污吏也。

公侯之职，在上不骄。骄者倨傲，官吏贤善去矣，不知君使臣以礼焉。敬者，敬重民也。高而不危，危者，夺人妻女，并人名位，侵人田宅，探人异物，祸必危矣。满而不溢，溢者，遗逸政事，沉湎酒色，盘游飞放，奢侈宅园，职

必流矣，富贵去矣，身必贱矣，悔必及矣。

京府州县安宁，公事不可增损更致，动之必乱，反受其殃。见前政之能，善加而迁之；见前政之不善，舒缓而更之，此公侯之体也，民心易摇而难安故也。

公侯之职，当求公正大，忌求异政，沽名钓誉，败众而成己。要忠名者好讦告，要高名者好诈伪，要廉名者好聚敛，要清名者好怪异。不知重己身者不仁也，好自大者不义也，贪名誉者不智也，是以君子不求异政也。

【译文】　天无心，以天子为心；天子无心，以百姓为心（百姓就是公、侯、伯、子、男等五爵）；而百姓也没有心，只是以万民为心。因此，得民心者，可以为官；失民心者，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高贵而不可欺骗的是上天；尊贵而不能欺骗的是父亲；位尊而不可欺骗的是君王；位卑而不可欺骗的是民众。欺天、欺父、欺君、欺民，那是就是贪官污吏之流。

即使位居公侯之职，却也不因自己地位在上而骄傲。骄者就会倨傲无礼，会使官吏贤善之士离去，这种人就是因为不懂得君主应以礼待臣下的道理。应该敬重的是自己的民众。位高却没有危险，如果有危险，就是因为夺他人妻女，或争他人名位，侵人田宅，霸占别人奇珍异宝，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一定会出现祸患，危险随时都会降临。满而不溢，如果会流溢，就是因为遗忘政事，沉缅于酒色之中，盘游放纵，广建宅园，如果是这样，职位一定会失去，富贵一定会丧失，自身也会遭到别人轻视，那时就会后悔了。

京、府、州、县安宁，公事不可增损更致，动之必乱，反受其患。如果看到自己的前任有善政之能，自己就应勉励自己，力求达到这种程度；如果看到自己的前任有不善之政，就应加以更改，力求待民舒缓，这是公侯之体，使民心动摇而难以安定的原因啊。

公侯的职责，应当力求公正得体，而忘讳讲求异政，想以这种方式来沽名钓誉，使民众受到损害，来成就自己的功业。那些想获取忠名的人其实喜欢背地里说人坏话；想获取盛名的人其实内心阴险诡诈，想获取廉洁名声的人其实喜欢聚敛财富，想获取清名的人其实喜欢怪异之事。不知道尊重自身的人是不仁之人；喜欢自大的人是自大之人，贪图名誉的人是不智之人。因此，作为一个君子，是不会讲求异政来为自己谋求什么私人利益的。

正内第三

【原文】　官府、衙院、宅司，三姑六婆，往来出入，勾引厅角关节，搬挑奸淫，沮坏男女。三姑者，卦姑、尼姑、道姑；六婆者，媒婆、牙婆、钳婆、药

婆、师婆、稳婆，斯名三刑六害之物也。近之为灾，远之为福，净宅之法也。犯之勿恕，风化自兴焉。

官府宅司，但用诸般物色，金银器皿，珠玉犀象，绫锦罗彩，食用物料，招行人对面商量，立支价钱，永无词讼。勿令夫人娘子亲面买卖，倒换物色，其受脏不可测也。

公侯县司宅院，子弟郎君，女婿孙侄，常令入学。勿使非时出入市肆，飞放田野，或欺骗良人，或密受馈献，抵撞贵官，勾引关节，惹莫大之祸，主人无缘得知，糊突污滥，因此失矣。

州府司县同，正官大要和睦，但于不系利害小事，上从下顺，尊主爱民，自然成合。若边关、钱谷、刑名公事违错，于无人处，款慢谏导，陈其利害，反复咨禀，再三陈说，必自从政，不失公私，更得和美，此大事也。（既得和从，不可卖功；不得，不可激恶。）

【译文】　官府、衙院、宅司，三姑六婆，往来出入，在厅角拐弯之处打交道，相互搬弄是非，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奸淫勾当，败坏男女名声。三姑即卦姑、尼姑、道姑；六婆即媒婆、牙婆、钳婆、药婆、师婆、稳婆，这都是被人们称之为“三名六害”的坏家伙。对这些人，如果过于接近，那只能带来祸患；如果远离她们，那么只会给你带来福气。因此，远离这些人，实际上是保持家中洁净的良方。如果对这些人过于苛求，立刻就会引起风波来。

官府和宅司，所使用的诸种器物，如金银器皿，珠玉犀象，绫锦锣彩，食用物料，只需把对方叫过来当面商讨价格，然后立即付钱，那么就永远也不会发生对簿公堂之事。不要让夫人娘子亲自出面进行买卖交易之事，因为她们一旦出面，所能引发的坏事情是难以预测的。

公侯县司宅院，子弟郎君，女婿孙侄，要让他们进学堂读书识字。不要让他们随时出入市肆玩耍，在田野胡乱游玩，或是欺骗平民百姓，或是暗中接受赠礼，抵撞达官贵人，或暗中勾结坏人，惹来极大祸患，却使当家之主无从知晓，从而做出不明事理的举动来，以致弄得声败名裂。

州府司县的情况也不体相同，即使官吏清正，大致就是要相互和睦相处，对利害相关的小事却也不能马虎，要做到上从下顺，尊主爱民，自然就会使人们合和相处。如果边关、钱谷、刑律等公事有违错之处，在没有旁人时，对当事人要态度温和地进行谏导，陈述其中的利害，反复劝说，这人就一定会以公事为重，从而使自己公私之事俱不偏废，相互间处得更加和美，这对州府司县来说，实在是大事情。（如果已经使得所有官吏和睦顺从，也不可邀功请赏；或者不能使全体官吏和睦顺从，却也不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

正婚第四

【原文】 民间但有继母小妻，前婚后嫁，多系不良之人，每每谋害正妻子孙，若告抵触生分者，不得便行受理，密行体察得实，别作施行。（正妻害婢子孙亦同。）

民间父子兄弟不和，多因婢妾后婚，并妯娌先后相争家财，令封禁延迟，日月勿断，日久自和，不伤亲义。

民间多招女婿，其夫懦弱者，女多奸淫，父母反索休离，送官告说，五逆浮浪，抵断完聚，并不许分离，及将写休书人磨勘治罪，永除此弊。

民间夫妇不和，妇寻出路，往往诬误许媒翁伯大人。如淫之事，大害风俗，夫妇封禁，连月勿问，暗行体察，教唆之人必是奸夫，得实别作施行。

民间夫妻不和，背夫逃走者，女者反告翁婆，并不得受理。令捕远限搜捉，日后自知，依法治罪。

夫妻不和，夫婿丑陋软弱，无病卒暴而死者，令巡尉、乡老、保司用心密察，多因奸夫谋害，毒药厌镇所杀，最为急务大事也。

女有五不娶者：五逆之家，淫乱之家，犯死罪之家，鼷疠之家，亡父母之家，子故多不良，招惹词讼也。

女有七去者：一不顺父母，二无子嗣，三犯淫乱，四妒忌，五言语无定，六窃盗家财，七有恶疾体臭者。

妇人出嫁，不可去者三：有所取无所归投，不去；守翁婆三年孝服满，不去；先贫贱后富贵，不去。此人伦之常法也。

【译文】 民间往往有继母小妾这种人，她们前婚后嫁，大多不是善良之人，往往想谋害正妻所生的子孙。如果她们告正妻子孙忤逆不孝而要求分家另过的话，不可立即处理，而要暗中察访，得出实情，再作处理。（如果正妻谋害小妾或婢子所生的子孙，也要同样处置。）

民间父子兄弟不和，大多是因为婢、妾后来嫁过来，并且出现妯娌间相互争夺家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先封禁家财，延迟一段时间不作处断，等时久日长，这家人自会和好，从而使亲情与义气俱不受损害。

民间百姓多有招婿养家的现象，如果女婿懦弱，妻子可能会做出奸淫无耻之事，而女方父母反而会要求男方与其女离婚，甚至送入官府，进行诬告陷害，说男方忤逆放荡，不务正业。对这种情况，就应抵断完聚，并且不许分离，以及将代写休书之人反复查验治罪，那么这种有伤风化之事就会永远消失。

民间如果夫妇不和，妇方另寻出路，往往会诬告说当初是误信媒人和翁伯

之言才嫁给男方的。如果是关系到奸淫之事的，对社会风化大有害处，对此种情况，应把夫妇共同封禁，连月不问，而在暗中察访，教唆女方行事之人一定是奸夫，一旦察得实情，可另作处理。

民间如果夫妻不和，女方背着丈夫逃走，而女方家属反告男方翁婆的，同样不得受理。对此应下令追拿逃妇，等捉到后，进行审问，就会得出实情，然后可以依法治罪。

民间如果夫妻不和，夫婿又丑陋软弱，突然间无病暴卒而死的，可令巡尉、乡老、保司等用心密察。这种情况多因奸夫谋害，用药毒杀女方丈夫所致，或用鬼神诅咒而死。这对地方官来说，是最为紧要的大事。

对于女方，有五种情况不能娶：五逆之家出生的女子、淫乱之家出生的女子、犯死罪之家的女子、疾病之家的女子、无父母之家的女子。以上五种人家，女子多不是善良之人，会给夫家惹来官司之灾。

对于已婚女子，有七种情况可以休去：一是不顺父母者，二是不生子女者，三是淫乱者，四是好忌妒者，五是言语不定者，六是窃盗家财者，七是身患恶疾或体臭者。

妇人出嫁后，不能休去的情况有三种：娶时有娘家而归去时娘家已绝后时，不可以休去；为翁婆守满三年孝的，不可以休去；丈夫先贫贱而后来富贵的，妻子不可以休去。

禁捕第五

【原文】　停闲、窝家、沽屠、破落户、酒肆、茶房、浴堂、兑房、妓馆、旅店、勾栏、庵舍、军旅卒屋、水手场屋、罢役弓手、庙宇贫子、打爻穷汉，若识此徒，万无一失，民自然安矣。

盗行时日，巡尉须知，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初一、初二、初三、初五、初七、冬年节日，其馀畏月明，不行也。及风阴、烟雾、芦苇、蒿荒、黄昏、昧爽，假此之便也。

捕盗抗拒败走，不得手去衣领，先拿其发，踏背立地，不得肘膝胸前，七手五把，反伤主人兵吏性命，切要防之。

司县破落户，泼底官，往往造盐、酒、麹，宰杀牛马，开阅兑房，窝藏盗贼，横赛神社，记散酒食，不畏国法。严威禁治，久而自息。

司县约束赌博钱物，煞归、拔牌、打破、买鬼、双陆、象棋、樗蒲、握槊、开阅匿房。帮闲子弟破坏良家、穷极为盗也，禁之可矣。

巡尉觉察行坛、大仙、佛牙舍利，妄作光明庙宇，师巫托诈鬼神，夜聚晓

散，扇惑人户，惹叛乱，生啸聚，连累平人亦遭杀害，禁约则可。

【译文】　窝藏庇护坏人的人、窝藏犯人之家、卖酒卖肉之人、破落户、在酒肆谋生之人、在茶房干活之人、在浴堂打杂之人、兑换钱币之人、妓馆里面的人、旅店中的老板和伙计、勾栏中的妓女、庵舍中出家之人、军旅卒屋中的士兵、水手场屋中的水手、罢役弓箭手、庙宇中的贫穷懒汉、打爻穷汉，等等诸种人，万万不可与他们来往，如果把这些人关押起来，万无一失，那么就会使民众安定不动。

盗贼作案的时间，巡尉要十分清楚，如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初一、初二、初三、初五、初七、冬年节日等时间就是他们作案的好时辰，其他时间，盗贼害怕晚上月明，不会出来作案。等到天刮大风、乌云密布，烟雾障天，芦苇密集、蒿荒茂盛，或者黄昏、拂晓天暗之时，盗贼会借此便利之机作案。

如果盗贼被抓后又挣脱，捕盗之人不得手离开其衣领，要先抓住盗贼的头发，脚踏贼背，一脚立地；不得使盗贼肘膝位于自己胸前，否则挣打中会使兵吏性命受伤。对此千万要防备。

司县破落户与泼皮无赖，往往造盐、酒、麹，宰杀牛马，开办兑房，窝藏盗贼，狂赛神社，记散酒食，不畏国法。对这种情况，要严行厉法，大力禁止，日久之后，自会停止。

司县对于赌博钱物、煞归、拔牌、打破、买鬼、双陆、象棋、樗蒲、握槊等游戏，以及开办匮房，都要严加约束。那些帮闲子弟破坏良家百姓，贫穷之极后就会成为盗贼，对他们可以严行禁止。

巡尉行察佛事、大仙、佛牙舍利，对于妄作光明庙宇，巫师伪托鬼神，夜聚晓散，蛊惑人户，引起叛乱，产生动乱，使不信佛的平民也遭杀害，对此可以禁止或严格约束。

正农第六

【原文】　劝农为政。周公曰：“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牛不安农困，一夫不耕一家饥，一妇不蚕一室寒；养亲祭祀，租税差役，则皆废矣。

农家杀牛食肉，年年瘴疠疾病，牛能努力，伤坤顺之气也。杀马食肉，岁岁蚕死桑枯，马为蚕父，伤天阳之气。鸡豚狗彘，羊猪鹅鸭，二社冬年，足可养老祭祀矣。

农家豪富，置买金银头面，招贼，榜文锦绣罗纨，差发由帖，好赛神社，非

突横祸，大屋高房，官兵馆驿，轻车肥马，藉借生冤，攀高接贵，张罗仇隙，可逐一乡一社，立耆老教化民也。

谚云：由人而穷，穷者有十：一要贫，学烧银；二要贫，孝空门；三要贫，好相论；四要贫，好移坟；五要贫，置宠人；六要贫，陪女门；七要贫，要宅新；八要贫，酒赌频；九要贫，宴贵宾；十要贫，好赛神。其犯一者，未有不贫也。

又云：人有十可富：一可富，孝亲族；二可富，少奴仆；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勤苦；五可富，不高屋；六可富，长忍辱；七可富，粗衣服；八可富，养六畜；九可富，多粪土；十可富，没名目。为之三五，无不可富足也。

公侯州郡，常切用心，罢不急之役，无名之费，及冗官繁吏，民户难以养赡。可省费者，即当罢去，莫大之便，利民之要也。

公侯之职，当教文武医卜，士工农商，道释九流，衣服不得过越，奢侈僭易。

朝仪及堂亭屋宇，横费资财，引惹盗贼，当令勤俭于家，助益丰富。谚云：万民足，则百姓富；百姓足，则邦国富；邦国足，则天下富。万国咸宁，在乎斯矣。

民有五耻：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身无衣；不树者，棺无槨；不绩者，丧无衰。

民为邦本，有道之主，以逸逸民；无道之主，以乐乐身。志骄业泰，体逸农安。

【译文】　劝农为政。

周公说："谷不熟就会使民饥饿，菜不熟就会使民饥馑，果不熟为荒。"牛不安则农困，一夫不耕则全家受饥，一妇不织则全家受寒；赡养父母双亲、祭祀祖先亡灵，以及田地中的租税差役，就都会废弃不问了。

农民家中杀牛吃肉，每年都会得虐疾等恶性传染性疾病，这是牛肉吃多了，会伤人的坤顺之气。农家杀马吃肉，每年会使蚕死桑枯，这是因为马是蚕之父，杀马就伤了天阳之气。鸡豚狗彘，羊猪鹅鸭，二社及冬年，足可用来奉养老人和祭祀祖先了。

农民家中如果豪富，置买了金银等头饰，就会招来盗贼偷窃，榜纹锦绣罗纨，征调用帖子，喜欢赛神社，非突横祸，大屋高房，官兵馆驿，轻车肥马，藉借生冤，攀高迎贵，惹出仇隙，就会使乡社中无人愿与之交往，人们会全部离去。这种现象可用来教化民众。

俗谚说：贫穷是由人引起的，引起贫穷的因素有十种：一要贫，学烧银；二要贫，孝空门；三要贫，好相论；四要贫，好移坟；五要贫，置宠人；六要贫，

陪女门；七要贫，要宅新；八要贫，酒赌频；九要贫，宴贵宾；十要贫，好赛神。这十种情况中，只要沾上其中的一种，就没有不家贫财尽的。

又有俗谚说：人有十种情况会变得富贵：一可富，孝亲族；二可富，少奴仆；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勤苦；五可富，不高屋；六可富，长忍辱；七可富，粗衣服；八可富，养六畜；九可富，多粪土；十可富，没名目。这十种情况中，只要做到了其中三到五种，那么就没有不会大富大贵的。

公侯州郡应该时常用心劝农，罢去那些不急之役、无名之费，以及冗官繁吏，等等百姓难以负担得起的事物。只要可以省却的费用，就应当立即罢去，这对老百姓来说，是最大的便利，也是利民的重要举措。

公侯的职责，应当是教育百姓文才武功和医术卜算技术；士工农商，道释九流等人的衣服都不得超越等级制度的规定，否则会造成奢侈僭越的风气。

朝廷礼仪及堂亭屋宇，只能破费钱财，引来盗贼，所以应当勤俭持家。谚云：万民足，则百姓富；百姓足，则邦国富；邦国足，则天下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天下安宁的日子也就来临了。

民有五耻：不畜养牲畜的人，祭祀祖先时没有供祭品；不耕种者，祭祀祖先时不丰盛；不纺织者，身上就没有衣服穿；不栽树木的，入葬时就没有棺木；不缉麻的，在办丧事时就没有丧服穿。

民为邦之本。有道之君，以逸待民；无道之主，只乐自身。志高业泰，就会体逸农安。

急务第七

【原文】 公卿伯之职，治民酷虐，治兵怯懦，治身恕己，治事冗烦，治家寒碎，治政畏上。一日临位，必失职矣。

桀纣秦炀，破国亡家。心爱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军旅（蹂践田禾）、宫室（发夺耕耨），农夫不足于饱，蚕妇不足于暖，不知王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稼穑不识，菽麦不辨。

【译文】 公卿伯治事时，如果在治民时酷虐异常，治兵是怯懦无能，治自身时却宽恕放松，治家时琐碎无章，治政时畏上怕事，如果这种人一日临位处政后，必然会失去自己的权职。

夏桀、殷纣王、秦始皇、隋炀帝统治天下时，都使国破家亡。他们只爱禽兽（让它们吃人吃的食物）、土木玩偶（给他们穿上人的衣服）、行军打仗（踏坏庄稼）、宫室（侵占耕田），使农夫终年不饱，蚕妇终年不暖。他们不知王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稼穑不识，菽麦不辨。

为政第八

【原文】　为政妄兴功役，横起事端，害州县不过千日，害国者不过期年，害天下者不过十旬，自投坑井，取祸之道也。

为政在上欺君，在下诳民，舞文弄法，谕假象真，因公私惠，仗势行权，辞辛惮苦，口是心非，明退暗进，何为政邪？

为政好名者立异危身，务名者杀身，要名者害身，卖名者败身，彰名者凶身。若尽公干事立政，不召名而名自至矣。

为政，功名官爵货利声色，皆谓之私欲，人情也。然知足不贪，知节不淫，不露名，不吊利，人若不知，必享天爵，而子孙亦昌盛也。

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房、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报告，无不知也。

【译文】　统治者为政之时，如果妄兴功役，横起事端，那么他对州县所带来的损害不过千余日，对国家的损害不过一年，对天下的损害不过百余天，就会自投坑井，这实际上是给自身带来灾祸的愚蠢之举。

为政者在上欺君，在下诳民，舞文弄法，谕假象真，假公济私，仗势行权，辞辛怕苦，口是心非，明退暗进，这种人又怎么是在为民处政呢？

为政者若喜好声名，就会因标新立异而危及自身，若一心追求功名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若一心要取功名就会危害自身，若出卖自己的声名则会声败名裂，若四处张扬自己的名声就会给自己带来凶险。为政者如果一心为公，公正理事，那么即使他不追求声名，而声名也会自然而然地随后而来。

处理政事时，功名、官爵、货利、声色，都是所谓的“私欲”，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能做到知足不贪，知节不淫，不沽名，不吊利，即使世人不知晓，也必定会得到上天的赐福，而他的子孙也会昌盛。

司县到任后，要体察本县奸细、盗贼之事，对他们要暗中使计，捉拿归案；对于不明了的公事，要暗暗向三姑六婆探问；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房、马牙、解库、银铺、旅店以及各行各业中专门从事职业介绍的人，向他们察问本县实情，大多会得到真实情报，一一向上级报告，就会无所不知。

时利第九

【原文】　教农民栽接园林，广种蔬菜，拆洗凉衣，多作鞋脚，挂备绳索、

农器、镰担、车仗，饱饲牛畜，趁时布种，不致荒闲田地。

保庇农民，禁止诸色杂人游乐甘闲，乞觅投散，提绳把索，三教九流，师巫乐戏排场。兵卒官吏，不得聚敛搔扰诱说，不惟吞食民财，大误国家徭役，利害甚大。

二麦三青一黄，催督火速收敛，般载上场，不分昼夜，打碾子粒，曝晒入仓，方属民物。山东、吴不知熟麦青钐，自然子粒圆实，幽燕但过焦雨水顿放多，十去其三四矣。

夏麦薄收，火速劝谕多种荞麦、黍、谷、豆，晚田蔬菜、果木、苜蓿、野菜、劳豆、蓬子、梯稗，可备春首饥荒。加力锄鲍三五次，亦能倍收。

十月收打荞麦、黍、豆，积垛草稭以备官草牛食，不致风雨损坏。

劝谕豪富赡赈鳏寡孤独、老弱残患，不致冻馁饿莩。不尔申官存恤，劝率寺观德行僧道安养，使用两便，是补不足而损有馀也。

三冬人闲，收敛干桑叶，搭苫积聚，以备蚕伤。桑叶饲蚕，亦成救敛，其方亦得丝锦。大救生民，蚕桑也。

神农形瘁，尧癯瘦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夷吾束缚，孔子无暖席，墨子无黔突，非贪禄，将起民之利，除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是求赡者，未之有也。

修身正家，然后可以治人；居家理，然后可以长官。民之所以生活，衣与食也，事于衣食即有功，不足于衣食即无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治国若不足，亡国困仓虚。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得民力也。

古有言：冬饱则身温，夏饱则身凉，温凉时适，人无疾殃。

凡加赋敛，妄兴徭役，织女农夫，昼夜苦楚，集草为舍，容膝庇足，夜寒无眠，风霜砭骨，数米而炊，并日而食，无庐可居，无田可耕，烧地而眠，丝不期身，谷不期腹，深山旷野，穹檐败屋，楮絮不温，茅次不足，罔有营衣，寒饥空腹。

三王顺民情固本。民情欲寿，生之而不伤；民情欲富，厚之而不困；民情欲安，扶之而不危；民情欲逸，节力而不尽。

【译文】　教农民栽种果树园林，广种蔬菜，拆洗凉衣，多作鞋脚，挂备绳索、农器、镰担、车仗，饱饲牛畜，趁时播种，就不会使田地荒闲。

保护农民，要禁止诸色杂人游手好闲，寻找闲散轻松职业，或提绳拉索，或投身三教九流、巫师乐戏之中。兵卒官吏不得聚敛搔扰或诱惑农民；否则，不只是吞食民财，大者甚至会牵涉到国家徭役，此中的利害关系尤为重大。

麦子三分青一分黄时，催促火速收敛，搬载上场，不分昼夜，打碾颗粒出来，曝晒入仓，这才是农民真正收到的粮食。山东、江浙一带农民不知道熟麦

青芒的道理，要等到麦子颗粒圆实后才收，可这时雨水天气来临，实际上能收到手的麦子不过十分之六七。

夏麦薄收，应火速劝谕农民多种荞麦、黍、谷、豆，再栽种蔬菜、果木、苜蓿、野菜、劳豆、蓬子、稊稗，就可以为春首的饥荒备下粮食蔬菜。如果加力锄地三到五次，那么这些东西也能得到双倍的收成。

十月分收打荞麦、黍、豆，堆积草稭，以准备官方粮草和耕牛的食料，不致遭到风雨的损坏。

要劝谕豪富之家赈济鳏寡孤独或老弱病残之人，使这些人不致冻饿致死。不然，就申报官府，劝率寺观中有德行的僧道安养他们，并使用他们的劳力，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

冬季时，人们有了闲暇，可以收敛干桑叶，搭苫积聚，以备蚕桑。桑叶养蚕，桑叶也成了救济民生之物，因为蚕吃了桑叶后才会吐丝织锦。因此，蚕桑是拯救民众的一门重要行业。

神农氏形色憔瘁，帝尧脸色癯瘦黧黑，禹脚上长满了老茧，伊尹手托汤鼎服侍汤进食才被汤重用，吕望以磨刀为业进入周，百里奚作为奴隶而被转卖，管仲被公子小白俘虏，孔子坐不暖席，遍行诸国，墨子家的灶也因他忙得没有功夫以致于没时间烧黑，等等。这些人不是为了贪图利禄，而是为了与民求利，为民除害啊。从天子至于庶人，如果四体不勤，思虑不困，却想求得温饱，却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只有先修身正家，然后才可以治人；在家居住时，只有把家事处置得有条不紊，然后才可以出去做官。民众赖以生存下去的，是衣服与食物，从事衣食的劳动就是有功，如果连衣食都不足者就可称之为无功。帝王应使他的民众富裕，霸王应使他的国土广大，而危坠之国只能是使它的官吏富裕。因此，即使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君王也会觉得自己还没有把国家治理得十分理想；而将亡之国，则会国库空虚。因此古人说：君王不劳民兴众，则百姓自然而然地会富裕，这是因为得到了民力的缘故啊。

古人有言道：冬饱则身温，夏饱则身凉，温凉时适，人无疾殃。

凡是增加赋敛，妄兴徭役，就会使织女农夫们昼夜苦楚，他们只能以草为庐，仅容得下膝足。夜寒时他们因霜冻而无法入睡，风霜刺骨，几粒半就成了一餐，一天才吃一次，无庐可居，无田可耕，烧地而眠，丝不裹身，谷不饱腹。他们处在深山旷野之中，穹檐败屋，楮絮单薄，难以暖身，茅屋也不足，没有完好的衣服，寒饥空腹，度日如年。

禹、汤、周文王这上古三王顺应民情，巩固国家根本。如果民众想人丁兴旺，三王就会让他们生子不伤；民众若想致富，三王就会施行宽松政策，使民

不受困；民众若想安宁，三王就会扶助他们，使他们不受到外来威胁；民众若想过安逸的生活，三王就会节用民力，而不会使尽他们的劳动力。

立政议

（元）郝经

【原文】 令闻施于后也，非谓其志得意满苟且而也。苟且一时，与草木并朽而无闻，是为身者也，于天下何有？有志于天下者，不贵也。为人之所不能为，立人之所不能立，变人之所不能变，卓然与天地并，沛然与造化同，雷厉风飞，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贵之，而己不以为贵，以为己所当为之职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后之有天下者亦莫不当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火，则必弊窳残缺，甚则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则委而去之耳。生民万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萎，则其中者亦必坏烂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则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琐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饰而新之，涤荡而洁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积丰，可以餍而饫，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荣，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满，苟且一时者，见器之所有，而不见器之残缺。染指垂涎，放饭流歠，始则枵然，终则哆然。既饫而足，并其器与其馀举而弃之，不知馁之复至也。至于神器乏主，中藏尽亡，而天下馁者众，于是群起而争其馀，天下乱矣。夫纪纲礼仪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为之修而不弃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汲汲，持扶安全，必致于成功而已。使天下后世称之曰：天下之祸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乱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极，继统作帝，熙鸿号于无穷。若是，则可谓有志于天下矣。

由汉以来，尚志之君六七作，于汉则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国则曰昭烈一帝。于晋则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则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则曰武帝一帝。于唐则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宪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后周则曰世宗一帝。于宋则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则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类不至于尽之，天下不至于皆为草木鸟兽，天下之人犹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人伦不至于大乱纲纪礼仪，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坏，数君之力也。呜呼！上下数千载，有志之君仅是数者，何苟且一时者多，而致治之君鲜也。虽

然，是数君者，独能树立，功成治定，揄扬于千载之下，岂不为英王也哉？其视坏法乱纪，□彝伦，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为慵懦者，可为悯笑也。国家光有天下，绵历四纪，恢拓疆宇，古莫与京；惜于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也。盖其几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云，奄有河朔，便当创法立制而不为。既并西域，灭金源，蹂荆襄，国势大张，兵力崛阜，民物稠多，大有为之时也。苟于是时，正纪纲，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而不为，于是法度废则纪纲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难存，而其实则无有。赖社稷之灵，祖宗之福，兵锋所向，无不摧破。穿彻海岳之绾，跨凌宇宙之气，腾掷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慑伏。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移剌楚材为相，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既而牵连党与，□叠缔构，援进宵人升之以政，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荼毒宛转，十有馀年，生民颙颙，莫不引领望明君之出。

先皇帝初践宝位，皆以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求民瘼。污吏滥官，黜责逮遍，其原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其为烦扰，又益剧甚，而致治几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统承先王圣谟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堕没。其绪馀土苴，万亿之能一存，若不大为振澡，与天下更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终于不可为。使天下后世以为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典制至今而尽；前无以贻谋，后无以取法，坏天地之元气，愚生民之耳目。后世之人，因以窃笑而非之，痛惜而叹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监也。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收二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为监也。

今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禀仁慈，天锡智勇。喜衣冠，崇礼让，爱养

中国，有志于为治，而为豪杰所归，生民所望久矣。但断然有为，存典章，立纲纪，以安天下之器，不为苟且一时之计，奋扬乾刚，应天革命，进退黜陟，使各厌伏，天下不劳而治也。今自践祚以来，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敛江上之兵，先输平之使，一视以仁，兼爱两国，天下颙颙，莫不思见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馀蘖，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侥以进。若不辨之于早，犹夫前日也。以有为之姿，据有为之位，乘有为之势，而不为有为之事，与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为。《书》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坚冰至。《诗》曰：如彼两雪，先集惟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皆谨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为之志，而不辨奸邪于早而却之，则铄刚以柔，蔽明以晦，终不能以有为。盖彼奸人易合难去，诱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赂之以重宝，便辟迎合，无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皆堕其计，授之以柄而随之耳。昔王安石拜参，吕献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谓之太早。献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异日诸君必受其祸。"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吾不及也。"夫月晕而风，礎润而雨，理有所必然。虽天地亦可先见，况于人乎？方今之势，在于卓然有为，继之而已。去旧污，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若齐能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以齐王，犹反手也。"又谓"万钟于我何加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为大丈夫。"则亦伊尹之传也。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汉室倾颓，群雄竞起，天下之士莫不徼倖功利，及复于智数诈力，汲汲以争天下。独孔明高卧南阳，抱膝长叹，视天下不足为。躬耕陇亩，若将终身焉，则亦伊尹耕革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仁诚敬让可以有为，遂起而委质焉，则亦伊尹幡然而改也。既从昭烈，慨然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及永安顾命，则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继之以死。则亦伊尹佐太甲之事也。至于内治既修，将以外攘，以图报效。临发上疏，精忠恳尽，蔼然三代君臣，复见伊训太甲之书。其将兵薄伐，出入岩阴，一以节制，不为浪战，申明赏罚，开布公道，不规近利，恢张远图。秦汉而下，复见王者之师。其驻兵五丈原，懿终不敢出，则已定胜。至其临设，懿按视营垒，亦叹服以为天下奇才。则孟子以来，以天下自任者，又积一人耳。论者乃以为自比管、乐，管、萧亚匹，将略非所长。又谓不当复汉，不可以诈力亲仁义。去中原，入巴蜀，非其地。当如陈平，用金间魏君臣。或者又以魏为正统，而书伐罪之师为入寇。嗟乎！孔明岂可若是班乎？乃以是期孔明，而又以是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才，绾结皇纲，藻饰王化，偃戈却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为难而不为，毋以为易而不足为。投几契会，比隆前王，政在此时。毋累于宵人，不惑于群言，兼听俯纳，责若一代，号为英主，臣之愿也。臣草茅愚昧，既被知遇，而

又远离轩陛，日以隔越，迫于事几，故不辟斧钺，冒触神威。庶奸党少却，纲纪粗立，虽万死无恨。

【译文】 法令流传到后世，不是说其得意满苟且而已。苟且一时，跟草木一样腐朽而默默无闻，作为一个人身，给天下又留下什么呢？有志于天下的人，瞧不起这种行为。为人之所以不能有所为，立人之所以不能立，变人之所以不能变，卓然与天地同一，沛然与天地同化，雷厉风行，日月光耀，江河顺流，天下之人没有不敬佩的，但是他们自己不自以为贵，以为是自己应该尽的职分。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后代拥有天下之人，没有人不认为理所当然。天下是一个庞然大物，操之过急，就会把它弄破，甚至弄得四分五裂。如果不再加以修补，则就会抛弃了。生民万物，是天地这个大器中的内部；大器破了，丢了，它的内部必然破烂不堪，难以收拾。有志于天下之人，就带领百姓去加以修复，琢磨而使它完整，抉持着让他们安宁。修饰一番让它变成新的，洗涤一番让它变得干干净净，让人民有衣穿，有饭吃，可以蓄积，可以富足，可以吃饱穿暖，成为大器的主人，成为天地的大王。安于富贵喜爱荣华，长享天下。那些志满意得，但是却苟且一时，见天下已为己有，而看不见天下的残缺。染指残缺的宝器，自由散漫，开始的时候呼号，最后就是死亡。吃饱了穿暖了，然后又把神器以及其他的东西都抛弃了，不知天下饥馁又来了。至于神器无主，人民逃亡，天下饿的人多，于是群争而起，从此天下又乱。纲纪礼义是天下的元气；文物典章制度是天下的命脉。如果不是这样，天下神器就会不安。小废则大乱，大废则天下大乱；小修则为小康，大修则为太平。所以，有志于天下之人，必定修而不弃，达到天下小康，担起天下重任，勤勤恳恳，扶危持安，达到天下太平而后已。让后世百姓称赞说：天下祸乱到某位君王消除，天下大乱到其位君王大治，天下将亡因为某位君王而存，天下之兴由其位君王而起。顺应天意，顺乎民心，称王称帝，熙鸿号于无穷无尽。像这样，就是有志于天下了。

从汉朝以来，有志之君只有六七位，在汉代有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世祖、汉明帝、汉章帝，一共八位。在三国只有昭烈一帝。在晋代有孝武一帝。在元魏只有孝文一帝。在宇文周则叫武帝。在唐代有高祖、文皇、玄宗、宪宗、武宗、宣宗，一共六帝。在后周只有世宗一帝。宋代有宋太祖、太宗、仁宗、高宗、孝宗，一共五帝。在金朝则有世宗、章宗，一共两帝。这些都是有作为皇帝，不辱人君之名，对天下有很大的功劳，对百姓有很大的恩德。人之类不在于尽之，天下不至于皆是草木禽兽，天下之人尚且知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才不至于人伦的纲纪礼仪大乱，典章文物才不至于大坏，这就是这些君王的功劳。呜呼，上下数千年，有志之君只有几人，怎么这样多苟且

之君，而天下治世如此之少呢？这些君主，独能自立，功成治定，名声流传千古不灭，不是英雄之主又是什么呢？那些坏法乱纪，践人伦，害生灵，覆宗庙，绝社稷，碌碌无为，苟且偷生，子孙自毙之人，甘为荒淫之徒，实在是可笑可怜。国家光照天下，绵延万世，开疆拓土，古今无比；可惜攻取之计太切，而修之功不够。天下神器一天天凋弊，百姓一天天疲惫。一着不慎，流弊乃成。初下燕云之时，拥有河北大地，就应立制创法而有所作为。等到两并西域，消灭金朝，蹂躏荆襄，国势雄极一时，兵力众多，民强物广，实在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如果在那个时候正纲纪、立法度，改为元朝，建立国号，比隆于前代，天下为之一新，实属汉、唐的壮举。但是可惜不为，于是法度松弛，纲纪失亡；官制废而天下不宁，域邑破，国都亡；废学校，无人才；少廉耻，风俗坏；纪律废，军队没有战斗力；官吏贪，百姓苦；财政乏而国库空；天下宝器难存，有其名而无其实。幸赖神灵保佑，祖宗之福，兵锋所向，无不披靡。穿彻海兵山川，跨过宇宙，腾挪天地之间，轰轰烈烈，天下莫不慑伏。太宗皇帝时代，任命耶律楚材为相，制定税赋，颁布政令，实行专营，分剖郡县，登记户口，理顺狱讼，分别军民，设科举，推恩泽，有志于天下。但是有些不得意之人，乘隙而起，互相排挤，百计攻讦，制造宫闱之乱，恣意诬陷，耶律楚材愤悒而死。既而又牵连党羽，互相缔构，援进人升之政，宰割天下，而天遭其祸，荼毒宛转，十余年来，生民仰慕，没有引领望明君出现。

先代皇帝初临宝位，都认为治世之主将要出现。不久就下诏，襄括符玺，督察邮传，遣使四出，求核徭赋，以求民安。污吏贪官，黜责及遍，大治之心切切。但是任命的官员，都是害民最凶的人。旧弊未去，新弊又生，新生烦扰，有过之而无不及，导致了已有成果几乎全都丧失。如今皇上陛下，继承先王大治，恢宏正大，有统一天下之志。自从金朝被灭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尽皆丧失。其后土地日小，万亿之能存一，如果加以整顿，与天下更始，沿引国朝的成法，根据唐、宋的故典，对比辽金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统一王法。如果依旧因循苟且，终会弄得不可收拾。让天下后世之人认为皇上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典制至今尽丧，前代无以留谋，后代无以取法，坏天地的正气，愚生民之耳目，这就实在太令人惋惜了。过去元魏开始占有代地，便借鉴汉代之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烂夺目，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他为圣明的君主。王通修《元经》，那以此为正统，远可以作为借鉴。金氏起于东北小夷，部曲只有几百人，渡过鸭绿江，直取黄龙，建立位号，采用辽国制度，收揽两国名士，委以重任，风化王教，称为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安然，法度修明，风俗淳厚，真德秀说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居于首位，天下之人至今称为贤君。燕都古老，谈到先皇，一定要痛哭流泣，他

的德泽深入人心，这也可以作为借鉴。

如今有汉、唐之地，而且比汉、唐广大；有汉、唐的民众，而且比汉、唐多，即使不能立即赶上汉、唐，成为元魏、金源之治该可以了吧。慕请皇帝陛下，睿禀仁慈，天赐智勇。喜欢穿衣戴帽，崇尚礼让，爱养中国，有志于天下大治，一定让豪杰所归，百姓所望已久。断然有为，保存典章，建立纲纪，安定天下之器，不为苟且一时之计，奋扬乾刚，应天顺命，进退升降，让百姓信服，使天下不劳而治。皇上自从即位以来，下明诏，去苛烦，立新政，除旧弊，选贤才，举用老成，以文缘饰，结合汉法，撤去江上之兵，让输平之使为先，一视同仁，兼爱两国，天下振奋，没有人不思念看见德化大盛，天下大治之美。但是惟恐伤害民意，依附奸邪，互相比照，攀比而行，如果不早一点发现这类问题，惟恐重蹈前朝覆辙。凭有为的姿态，据有为的重位，乘有为的权势，而不去做有为之事，与前代英主相比，陛下难道不愧而不为吗？《尚书》说："罔不在厥初。"《易经》说：踏着坚冰严霜之人必能达到目的。《诗经》说："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都是在开始的时候要谨慎，早早明白这个道理。怀有为之志，而不早早地辨别奸邪并加辞退，则以柔碍刚，以暗蔽明，最终一定无所作为。对于奸人的去留，来时容易去时难，用其余引诱，以怡色承之，以重宝赂之，便辟迎合，无所不至。不早早加以辨明而拒绝，皆中其谋，授给他权柄。宋代王安石拜参，吕献可就以十章加之以罪，温公认为说得太早了。吕献可说："扫除天下之害，不可不迅速，将来大家就会深受其害。"王安石当上了大官，宋朝果然衰亡。温公说："吕献可有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敢决断，我赶不上他们。"月晕就会刮会，柱子上的石礎润湿就会下雨，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天地的行为也可以预见，何况是人的行为呢？现在的形势，全在于卓然为之，继承先辈基业而已。除去旧活，平治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如果能够任用我，怎么能让百姓不安宁呢？天下之民就会安宁。凭齐王齐他去安定百姓，简直是易如翻掌。"又说："万钟的禄位，又有什么值得羡慕呢？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才是大丈夫。"这些话在伊尹传中也有。所以伊尹以下，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只有孟子一个。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天下之士无不企图侥幸急功近利，在加上智数诈力，都汲汲以求去争天下。只有诸葛孔明高卧南阳，抱膝长叹，认为取天下不足为。他亲自耕种庄稼，如果终身都是如此，他也就是伊尹所说的耕荣之志。到了昭烈帝刘备三顾茅庐，诸葛孔明知他仁诚敬让引以有为于天下，慨然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到了永安宫接受遗命，就说：我将竭尽股肱的才气，加以忠贞之义，死而后已。这也是伊尹辅佐太甲之举。到了内治已修，将攘外患，力求报效昭烈帝知遇之恩。临时出发而上表奏闻，精忠尽智，蔼然为三代的君臣之礼，好像伊尹训太甲之书。他带领军队征伐，出

生入死，统一号令，不为混战，申明赏罚，开诚布公，不图近利，恢张图远。秦汉以下，这时复见王者之师。诸葛亮驻兵九原，魏兵终不敢出，本已定胜。到了临阵，司马懿按视汉营，也叹服诸葛亮是天下奇才。自从孟子以来，以天下为己任之人又增加一个。后人评论诸葛孔明曾自比于管仲、乐毅、为管仲、萧何亚匹，但诸葛亮将才不及。又说不该复汉，不用诈力去亲仁义。离开中原，进入巴蜀，得非其地。当为陈平一样，用金钱收买，离间魏廷君臣。有人又说，魏为正统，而诸葛孔明兴兵讨伐，岂不是以师为寇吗？嗟乎：孔明岂是像这班人所说吗？用这个去期望孔明，而又因此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才，系结皇纲，修饰王化，偃戈却马，以致太平，正是皇上今日之事。不要因为艰难而不为，不因以为容易而不去为。机会难得，比隆前王，正在此时。不要为小人所谗，不要被群言所惑，兼听俯纳，雄居一代，号为英雄之主，臣下的愿望。臣草莽愚昧，奉上知遇，但远离轩陛，时间短促，迫于事势，所以不顾斧钺之危，冒触神威。只要能退却奸党，粗立纲纪，臣下万死不辞。

庙堂忠告

（元）张养浩

修身第一

【原文】　前辈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

所谓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则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虽欲辞其荣不可得也。所谓不善自修者何？徇私忘公、贪无纪极、不贰覆车、靡思报国，如是则恶名随焉、众毁归焉、鬼神祸焉，虽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吁戏！身为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顾乃为区区之利蛊惑而妄行，岂不深可惜哉！

且自古居相位者，未闻死于冻饿。而死于财、于酒、于色、于逸乐者无代无之。昔诸葛孔明为丞相二十年无尺寸之增于家，未尝忧其贫。竟以劳于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荣尝若世享万钟而不绝者。唐元载为相，惟利是嗜。乃其败也，籍没其家胡桃八百斛。其名之秽，常若蒙不洁而播臭无穷者。呜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过八十九十。姑以八十为率，计其得志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岂有三四十年之间能食胡桃八百斛之理！古人谓利令人智昏，兹明验矣。

呜呼！凡为相者能以诸葛孔明为法，唐之元载为贰，虽台鼎终身又何悔吝之有！

【译文】　古人说：“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的确，每个当官为政者莫不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飞黄腾达，成为宰相、将军。然而，说这句话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追求名利往往是耻辱之根源。

毕竟，唯有懂得自我修养的人，才能够保住他的荣誉，受到人民真正的拥戴；不懂得自我修养的人，纵使他拥有高官名衔，最后还是会招来耻辱、唾弃。

所谓“懂得自我修养的人”究意是指怎样的人物呢？一个懂得自我修养的人，通常为人清廉、事上忠贞、处事正道、对下谦虚。因此，他很自然就能获得良好名声、世人的正面肯定及上天的保佑。而且，就算是他不要这份荣誉，荣

衔还是会紧随着他。

相反地，所谓“不懂得自我修养的人”，究竟又是指何种人物呢？这种人通常追求私利、不守本份、贪得无厌，不知道记取失败的教训，不顾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种人必然恶名昭彰，为世人所唾弃，最后招来鬼神降祸。当然，这种人要想避免羞辱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身为一国之宰相，只要你愿意付出，没有什么善事不能做，没有什么功绩不能立，如果只为眼前的区区小利胡行妄为，而坏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岂不可惜？

从古至今，从未闻宰相有死于饥寒的，倒是因敛财、酗酒、贪于声色逸乐而招来杀身之祸的宰相，每个时代都有。

三国时诸葛亮为相二十年，从不为自己谋钱财，更不为自己的贫苦而忧虑，为国事奔波劳累而奉献一生。其为国尽忠的精神，至今仍为世人所敬佩，留芳万世。反观唐朝宰相元载，唯利是图，最后惨遭杀身之祸。当时，没收的胡桃就达八百石之多，因此为世人唾弃，遗臭万年。

唉！如果人可以活一百岁，上天给我们的寿命也只不过是八、九十年。姑且以八十年来计算，那么，得意之年也不过三、四十年而已，一个人哪有可能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吃完八百石的胡桃呢？

古人说“利令智昏”，元载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奉劝所有为相之人，如果能以诸葛亮为效法对象，以唐朝元载为殷鉴，则纵使当一辈子的宰相也不会有丝毫的悔意。

用贤第二

【原文】　天子之职，莫重择相；宰相之职，莫重用贤。然则何以知其贤：询诸人则知之，察其行则知之，观所举则知之。

夫为室而不众工之资梓，人虽巧，室不能成矣。为国家而不众贤之集，相臣虽才，国不治矣。

彼为相者，诚能开诚布公，廓焉无我。己有不能，举能者而用之；己有不知，举知者而用之；己有不敢言，举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则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无众人之事，虽大圣大贤有所不能。

夫粹白之狐，举世无所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于众而已矣！况大臣初不贵乎事无不知，第公正其心，无所娟疾，则智者效谋，勇者效力。咕咕以为才捷以为辩，自炫自伐，则贤者必不乐为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则臣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则百执事之职有所不行。为人上者操约以驭繁，居静以制

动，以无心而应天下之心，则所令者徒，所庸者劝。

苟知其贤而任之，既仕而疑之、而务胜之，顾与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异？若然，则体统失而谄佞之小人至矣。与小人处，则天下事不论可知吁。

【译文】 身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责任莫过于选择宰相；身为一国之宰相，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选贤任能。

然而怎样才能辨知人才呢？方法有三种：

1. 询问众人的意见。

2. 观察他的行为。

3. 探问他所推崇的对象是哪些人。

事实上，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以盖房子为例，一栋房子从打地基到房屋落成，如果没有许多各有专司的工人共同合作，一个人再如何能干，也很难独立完成。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如果不能集众人之才能，即使宰相再贤能，国家也无法强盛、壮大。

所以，身为宰相的人应该摒弃自己的私心，开诚布公地处理国事，了解自己的优缺点。对于自己力所不及的事，委任有能力的人来完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选用知道的人来执行；对于自己不敢直言的事，举用敢直言的人来代言。如此一来，那些原本自己做不到的事也能藉由他人的能力而一一完成。毕竟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众人之大事是很困难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做到。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纯白的狐狸存在，我们所看到的纯白狐大衣是集合许多只狐狸的皮制成的。诚如这个道理，一国的宰相没有必要一开始就知道所有道理，只要他能以公平、公正之态度因材任能，那么，有智谋的自然会为他献计谋，有勇气的自然会为他效力。相反地，一个人如果过于自恃能力、口才，就算有贤者辅佐，也很难获得帮助。

一般而言，在上位者倘若自我膨胀，则容易造成宰相在执行任务上的困难；同理，一国之宰相如果过于扩大自己的权限范围，也容易造成文武百官在执行任务上的障碍。

因此，在上位者处理事务时，应该以简单为原则，以简驭繁，以静制动，以无为的心态顺应天下的动向。如此，在下位者才会乐于遵从他的指示，对自己的工作树立使命感。

倘若看上对方的才能用了对方，但又不信任对方，不肯放手让对方全力发挥，这跟一开始就不用任何人而一个人做，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制难以健全，谄媚自私的小人自然容易产生。

与小人共事，国家会不会有希望呢？我想，这是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事。

重民第三

【原文】　盖闻古之王者授版则拜。切意万乘之尊，为其民贬抑若是，尝疑焉而不取。既而思之，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精，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之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

也夫天以亿兆之命托之君，君以亿兆之命托之相。是知相也者，为君□民者也；君也者，为天为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托我，祖宗以是托我，敢不敬欤？敢不慎欤？苟受其托而不能使遂生安业，乃徒而扰之、虐之、犬之、草菅之，则是逆天而违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国也，而可乎？彼为民者，固不敢与校然。于天之心，于祖宗之心，其能无所戚欤？

尝谓“爱民者，无过于祖宗。”天生之难，祖宗得之为尤难。王者知其如是，凛凛焉未尝不以民生为重。闻其害则除之，见其利则举之，牧守非其人则易置之。

今夫鹰师圉人，所掌者不过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尝以内侍重之；刺史、县令乃为祖宗为国家牧养斯民者，反视为不切而漫畀之，是爱民不如鹰犬重，内侍不如受祖宗国家一方灵之寄者，岂不颠倒失礼哉！大抵下之所以为惟上是视，在上者诚有重民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无有也。

【译文】　据说古代的天子在颁授版籍给臣子之时，都会低头表示敬意。

我心里不禁暗想：“连高居至尊的天子都以这样谦虚的态度对待人民，国家必然有福了。”

可惜的是，这种习惯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无存。

事实上，如果仔细地思量其中的道理，我们不难发现，国家之所以能兴隆，蛮夷之邦之所以能臣服，朝廷之所以能昌盛，皇室之所以能绵延不绝，无一不维系在人民身上。

上天将人民的生命托付给天子照顾，天子又将这个责任托付给宰相执行。由此可知，宰相是代天子照顾百姓之人，天子是代上天、祖先照顾百姓的人。祖先受上天的托付，我们受祖先的托付，怎敢不以谦虚、尊重的态度对待人民呢？

倘若我们受了祖先的托付而没有使人民安居乐业，反而涂炭生灵、压迫人民、不尊重人民、轻视人民的生命权力，那将是违背天意、辜负祖先托付的行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招致国家败亡的悲惨命运，因为那是天理所不容的。

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都不会有所抗争，但上天、祖先看在眼里，他们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呢？

有句话说：“爱民者无过于天，无过于祖宗。”由此可知，上天及祖宗最疼

爱的就是人民。毕竟没有人比上天更知道生育人民的辛苦，没有人比祖先更明了照顾人民的难处。

所以古代的君王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没有一个不重视民生安定的。他们的一切作为都会以人民的幸福为政治依归，排除任何可能对人民造成伤害的因素，积极从事一切有利人民的工作，甚至将不能善尽其责的地方长官予以革职撤换。

反观今日，天子身旁负责训鹰、养鸟的人所照顾的，只不过是天子的几只宠物，但都能位居高官，受到重用；相反地，代替国家、祖宗照顾人民的刺史、县官却反而受不到重视。显然地，是天子爱民不如爱鹰的缘故。想想看，被国家、祖先托付之人反而不如养宠物的内侍，这不就是本末倒置、有失体统吗？

事实上，在下位者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是以在上位者为榜样。如果在上位者能够真心地爱护人民、照顾人民，国家自然会安定富强，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道理。

远虑第四

【原文】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将然者众人也。目其已然，而将然未然而知之，非深识远虑者不能。

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壶，疾已成而求艾，虽殚力为之无及矣。令夫隙然之堤有容蚁之穴，宜若无所损，然周于识者，必塞而实之，虑其久而必毁于讧溃故也。天下之事皆能知是虑之尚，何后患之有哉？

大抵自古国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轨，固非一朝一夕之积。良由今日以某事为小过而不谏，明日以其人为小罪而不惩，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祸乱之成也。故臣之于君，献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为无伤，卒至大可伤；始以为不足虑，卒至深可虑。

惟君子为能见微知著。思患而预防之于饮宴，则防流连于田猎，则防荒纵于营缮，则防逾制于货财，则防损民于爵赏，则防僭及于刑法，则防滥杀于君子，则防疏远于小人，则防玩狎于听览，则防容奸于征伐，则防黩武。

夫君之于臣亦有所当远虑者。虽爱而不赐以过分之赏，虽旧而不授以非据之官，虽亲而不交以亵渎之谈。盖尊卑之分严，则上下之体定；上下之体定，则祸乱无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第而治矣。

【译文】　对于一般人而言，通常只能知道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无法预知未来将发生的事。毕竟要根据现在已经发生的事预测未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非得具有深谋远虑的人才有可能做到。

深谋远虑相当重要。房子烧了才将容易起火的木材移走，船沉了才买逃生用的小舢，病重了才开始求医治疗，那都太晚了。

假设今天河堤上出现了一个蚂蚁窝，虽然河堤本身看起来依然完好，但有远见的人看到了的话，他一定会设法将蚁窝填实。因为蚁窝虽小，但假以时日，它也有可能造成土质松软，导致河堤溃决。

事实上，如果我们都能深谋远虑每一件事，就不会有什么后患可言了。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灭亡，臣子之所以意图不轨，都有其前因后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如果今天因某件事情只是小过失而没有提出申诫，明天因某人只是犯了小罪而未加以惩罚，日积月累下来，这些小事便有可能成为大祸乱的根源。

因此，为人臣者对君王不应该只是一味地隐恶扬善，投其所好。要知道事情最初可能不会有影响，但最后却可能导致大祸产生。

为人臣者，应该随时留意身旁的事物，从一些微小的征兆来预测未来，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加以预防。

为人臣者应该小心留意下列各项事情：酒宴应酬应懂得节制；不因狩猎而怠惰农事；建造房屋求安适即可，无需太奢侈；储蓄财富以不损害人民的利益为原则；官禄、犒赏不求非份之得；刑法判罪不可草菅人命；不要疏远君子；不要和小人接近；在处理政务时不要被假象所蒙蔽；带兵出征时绝不恃武好斗。

另一方面，为人君王者也有应该注意的事，如：对于宠爱的臣子，不给予过分的赏赐；对于长久跟随身旁的臣子，不任意授以虚位官职；对于亲戚好友，不可因太熟悉而态度、言词随便。

由此可知，君王、臣下是一定的上下关系。上下体制如果能够健全，做君王有君王的样子，做臣下的有做臣下的规矩，则上下各安其位，各守本份；上下的体制关系确定，祸乱就没有自己产生的原由了，天下的事情就可以依秩序治理了。

调变第五

【原文】　人皆曰“变理阴阳为宰相事”，然举世第能道其辞，迄不知阴阳何术可以变理？按《书·周官》：“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盖周之三公，即今之宰辅。而汉丞相陈平亦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厥后又有灾异，免三公之制。

世俗所云盖本诸此。切尝即是以思宰相所以调变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焉，而使之旸要不越，尽人事以来天地之和而已矣。

夫天之与人，若判然而实相表里。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从而序矣。若乃怙势立威，挟权纵欲，恶人异已，谄佞是亲。于所言者不言，于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务从命，如此欲望民心顺阴阳之气和，难矣！

大抵天道之灾祥，视民心之苦乐，民心之苦乐视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视相之贤与不贤。昔丙吉舍死人问牛喘，自以为得体。殊不知天道逆顺当于政事观之，固不在区区一牛之喘与否也。晋庾冰为相或谓天文错度，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侧？正当勤尽人事。"冰之此言可谓简明切要，深得宰相之体者矣。苟政事修整，虽阴阳之和不应，乃天道之变也。又何慊焉？苟政事庞焉、棼焉而不理，虽祯祥集而风雨时，若顾敢以为治乎？呜呼，凡为相者，诚能以是求之，则天人之理了然矣。

【译文】　每个人都会说："调和阴阳是宰相的工作。"然而，说是一回事，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调和阴阳呢？大部分的人大概都不清楚。

事实上，这句话源于《书经·周官》："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也就是说，三公的任务主要阐明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而三公的地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宰相。

汉代的宰相陈平也曾说过："宰相的职务就在于辅佐天子，调和阴阳，祈祷四季平安。"

不过，据说后来因为天灾连连，三公无法达成祈福的责任，因而三公制度被废止了。

世人所说的阴阳调和大概是指这个意思。

关于这一点，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宰相所从事的阴阳调和，不应该是那种缺水时求雨、雨过多时请求雨停的工作。所谓的阴阳调和，应该是善尽人事、为天地带来和谐之气的意思。

虽然人与天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仔细观察的话，不难发现人与天其实具有表与里的相互关系。通常，政治如果安定，人民生活就能幸福；人民的生活幸福愉快，天地之间的气息自然就会平顺；天地之间的气息一平顺，阴阳便能和谐、有制度。

相反地，倘若在上位者仗势倚权，放纵逸乐，只亲近小人、奸臣，不接纳谏言，或者是在下位者对于该说的话不说，对于该救的人不救，凡事唯命是从，不辨是非，上下互相欺瞒，要想顺应民心、调和阴阳之气，便难上加难。

大致而言，上天降临灾祸与否，要视人民是否安居乐业，而人民是否能够安居乐业，多半也取决于政治是否良善、安定，而这个又得看当朝宰相是否贤明。

举例来说，从前汉朝宰相丙吉看到路上有争斗发生，他视若无睹，不闻不问；看到迎面而来的牛车，他反而停下来问牛车的主人说："这头牛究竟拉了多少路程，为何喘息不已呢？"

或许丙吉认为关心自然万物才是宰相的真正职务，然而，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国家的兴盛败亡，主要在于政治的安定与否，要想知道是否顺应天道，必须仔细观察政治变化，这绝不可能从一头牛是否喘息一事得知。

关于这一点，晋朝宰相庾冰另有不同的看法。

一天，有人问庾冰："最近天象的变化有些异常，是不是该想个应对的方法呢？"

庾冰回答说："宰相的职务并不在于观察天象的变动，而在于善尽人事。"

这番话简单扼要，清楚地点出宰相的职务本质。

的确，一个国家如果能做到政治清明、制度健全，那么，纵使阴阳不和谐，发生天灾，那也是天地气象的自然变化，不足以担心。然而，如果政治混乱，即使有再多的祥兆降临，大自然再如何地风调雨顺，还是无法令人感到心安。

唉！身为宰相的人，如果能够仔细地思量上面这些事情，就应该能了解人与天地之间的道理了吧！

任怨第六

【原文】　夫为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庙堂之上，凡有所为惟当揆之以义，义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两军之交，兵刃丛前而心诚报国者，尚冒之而不顾。夫临政之与临敌，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犹顾惜抑不知于万死一生之际为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诸路监司非人，视选薄有不可者辄笔勾之。或谓："一笔退一人，则是一家人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一路何？"呜呼！如是处心，斯不负宰相之职矣。

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难，有利有害。难而有害者，人多辞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为。殊不知，官有长佐之分，体有劳逸之殊。长者逸而佐者劳，此天地之大义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劳；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劳；以一身言之，头目逸而手足劳。呜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遗君父以忧，措其长于众怨之地矣。

近代为执政者，往往姑息好名。疾言厉色，不敢加于人事。或犯众激，使居己之右者发之。呜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劳，为国家而使君长任其怨，尚得为忠孝乎哉？况有罪不责，有善不旌，虽三代不能为治。

故刑罚不患于用直，患于用之而不公。昔威公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

怨言；诸葛孔明废廖立，而立闻亮死辄泣下。为宰相诚能公其心如是，则天下蔑有不服者矣。

【译文】　作为人臣如果只是一味地沽名钓誉，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批评，那将是最大的不忠。因此，一个宰相如果要想建立公平、公正的健全政治，在处理任何事情上必须依义而行。做事合乎义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不用担心遭人批评。

就好比两军对峙作战，虽然敌方之前锋拥有许多精锐的武器，然而想到报国效忠之使命，也就能奋勇前进不退却了。

另一方面，在朝廷当官为政，比起在前线作战杀敌，危险性要低千万倍。如果这样还有所顾忌，不敢全力以赴，那么当他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又怎能自救呢？

宋代宰相范仲淹关心各地方的政治，深恐各县县官中有滥竽充数之人，于是亲校名册，将不适合之人的名字勾起来，予以剔除。

身旁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十分不解，便问道："如果一笔就将一个人的官位勾去，那么，他的家人可能会为他感到伤心而哭泣。"

范仲淹回答说："果真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最重视的是该地的政治。"

有感于此，我不禁深深觉得：倘若每个宰相都能像范仲淹那样秉公处事，以全民的利益为最大归依，那么，他便尽到了宰相的真正职责。

凡天下之事有容易的，有困难的；有合乎利益的，有造成损失的。困难且有损利益的事，一般人多半避而远之，相反地，有利而容易做的事，一般人则趋之若鹜。

事实上，官位划分原本就有上层官员与基层官员的区别，而工作本身也有较悠闲与较辛劳的差别。在上位者工作较悠闲，基层官员工作较辛劳，此乃天经地义的事。

以朝廷而言，一国之君通常比较安逸，而朝廷百官就显得辛苦些。同样地，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父母比较享福而子女就必须辛劳一些。以我们的身体来看，头跟眼睛通常比较不累，而手跟脚就必须经常劳动。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事先了解这一点，大概就不会让君主及父母有不必要的担心，让在上位者受到批评了。

不过，近年来，许多政治家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点，只是一味地沽名钓誉，姑息养奸，不敢仗义而言，一旦引起人民的批评，就将责任推给上面的人。

想想看，身为一家之主，本应承担照顾全家的责任，却让年迈的双亲操劳；身为一国之宰相，理应负担国事的重责，却让君主饱受非议、责难。如此怎能

称得上忠孝呢？更何况犯了罪不予惩戒，有了功劳不给予表扬，纵使是在夏、商、周三代那政治善良的时代，也会带来政治上的危机。

因此，所谓的刑罚并不需要担心是否适合，而必须担心使用刑罚是否不公。从前，齐国宰相管仲定大臣伯氏之罪，没收其众多领土，之后，伯氏虽然穷困潦倒，却不曾说过一句怨言。三国诸葛亮虽然曾经革除廖立的将军职位，但廖立在获知孔明过世的消息时，也不禁潸然泪下。由此可见，一个宰相在执政时如果能够一切秉公处理不循私，天下人怎么会有不服气的呢？

分谤第七

【原文】　夫共署联事，一人努力而前则余者皆当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动焉而不相随，语焉而不相应，则事动之成者能几次？

古人所以有推车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济，而一人溺焉，则凡在舟者无论疏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贤不肖之所共知也。况同为臣子、同受天下国家之寄者，可坐视一人被祸而不恤哉！

使其为一己之私自贻伊戚，固无足恤。其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公家之务一以大公至正处之，彼非为己、为家而得罪，则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与之共难也哉！

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为长者，若曰："此我之罪"。为贰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阖堂之人皆争引为己罪，则彼获罪者虽不能释，亦必不至于重论矣。

古之敢于谏争者，其遇不见听纳。至谓："与其杀此人，不若杀臣"。尚为如此，求解其端坐视同官冤抑而不省哉。

呜呼！使分谤引咎之事，为宰相者诚能力行于今，将见士大夫之名节愈厉，民间之薄俗可敦，而国家他日亦不患其无仗义死节之士矣。一事之行所系如此，孰谓任怨分谤为宰相细行哉。

【译文】　举凡与人合作共事，当其中的一个正辛劳地工作时，其他的人就有义务去协助他完成。如果在合作的过程中发生他前进而你停止，或者是他停止而你前进，行动不能配合，言词不能相呼应的情况，那么，这件事情通常就很难办成功。

古人所谓"推车同舟"的比喻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在同一条船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同舟共济的精神，无论是谁落入水中，其他的人都应不分你我，全力搭救。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道理。推车搭船如此，工作如此，治理国事更是如此。既然同样是朝廷大臣，同样受国家的重托，怎可坐视同僚犯错、失败而不顾呢？

当然，假设他是因为一己之私而导致失败，自然没有必要伸出援手，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公正的态度来处理。纵使他被判有罪，身为同僚，我们也应挺身而出，与他共患难。

大抵而言，在一个团体之中，如果其中一人不幸被判罪，长官能够挺身说："不，这是我的责任。"而副长官也说："不，是我的责任。"进而全体同僚争着分担罪名，我想这个犯罪之人纵使不能被免其罪，也不至于被判太重的刑。

古代有一位敢于进谏的人，每当他提出谏言而对方不听时，他便说："如果您执意要杀那个人，不肯听我的劝告，那么，你就先杀了臣吧！"当然，这样的人更不可能坐视冤狱而不顾了。

唉！如果宰相能将所有的批评、责难视为自己的责任，深自反省，我想朝廷官吏的操守就会越来越好，民间的人情味也会越来越浓厚，而国家也不必担心没有仗义殉节之人。

由此可知，接受批评，分担过失，对宰相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小事。

应变第八

【原文】　事机之发，有常有变。常者，中人处之而有余，变者，虽有上智亦有所不足。

樽俎之下卒然而报兵，遽然而闻寇，则当详其虚实，度其逆顺。殆不可一闻其言，辄仓皇上变，征发百出，未见敌而先自挠也。且事固有声虚以钓实，乘间以拘利，传微为巨，以无形为有形。疑似之间，不可不察。

若夫国有大奸，境有大敌，彼既非常而吾则以非常之计备之。若乃泥文守经，终见动辄有疑，而事亦无所济矣。故古人遇此榷以济才，随宜应变，如九转于盘，而不出于盘；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于海。

王商闻大水之言，君臣皆惊，而商独必其无；桓温将移晋祚，声诛王谢，而谢安雍容谈笑以折其锋；回纥吐蕃合兵泾阳，郭子仪单骑以往喻，盖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独不能为非常之事，可乎？

故前辈谓"镇定大事非至公至诚不能，或死或生举置度外"。呜呼！世常以大臣为国家柱石者，其谓兹与。

【译文】　事件通常可分为平常事件与非常事件两种。处理平常事件只要普通人来做大概就能绰绰有余；应付非常事件则需要相当的机智，即使是很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可以做好。

譬如，当你正在饮酒作乐之际，前方突然来报敌军入侵，此时，你该如何处理呢？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确定事情的真相以及轻重缓急。千万不可一听到消息就仓皇失措，做出不正确的指示，敌人还没来就自乱阵脚。

而且，兵法的策略中本来就有虚张声势引诱对方攻击，或是趁虚而入，夸大其词打击士气，以无形为有形等招数。因此，在乍闻消息之时不可不仔细观察。

倘若国家之中确有奸人意图不轨，边境地区确实有外敌虎视眈眈，那么，很明显地，这就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以非常的计划来应变。

所以，古人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会尽量地因才任用，因事制宜，以随机应变。就好比说，尽管让球在盘中滚动，只要设法使球不滚出盘外即可；河水既要让流入海洋，就无须留意是否是蜿蜒入海，只要不造成灾害就行。

古代汉朝王商听说京城将为大水所淹，在朝廷君王百官无不人心惶惶，争相建议避难地方时，唯独他神情笃定，认为那只是传言，不足为信，结果果真没有发生此事。

东晋时候，桓温想要篡位谋权，声称要杀王坦之与谢安，但谢安并没有因此而慌张，反而在谈笑之间以智克敌。

唐朝时代，回纥、吐蕃联合兵力想要入侵咸阳，元帅郭子仪单枪匹马前往敌营，对他们晓以大义，因而免去了一场战争。

由以上例子可知，所谓的宰相，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职位。要想胜任这项非比寻常的工作，怎么可以缺乏应变能力呢？

所以，古人说过："要想担任这样重大的职务，非得有至公至诚精神、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行。"

世人常将大臣比喻为国家的栋梁、砥柱，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献纳第九

【原文】　人臣之纳言于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则十从八九。无事，则游畋般乐日相亲。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极其力以救之，殆未见其济者。政使或允亦必出于勉强，而非其本心。

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或因进见、或因讲读、或因燕居，先事陈说：如是则国安，如是则国危；如是则为圣君，如是则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会，表里耸然乃可陈善，而无扞格之患。

昔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职当如此。

古人甚至有难于自言者，往往旁名耆年宿德，置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则为虑亦深远矣。

虽然臣之于君也，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凡所白于上者，不可泄于外而伐诸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其若是者，非欲远嫌避祸，大臣之体所当然也。“坤”之六三“含章可贞”，盖亦此意。

尝见近代执政有所建白，呶呶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谗谮乘之。中途见弃。《易·大系》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谅哉。

【译文】　一般来说，为人臣者向君主提出谏言时，时机很重要。如果是在事情尚未严重之前就提出，接受的成功率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但如果平常就常与君王共同享乐，到了事情发生之时却突然改变态度，提出强烈谏言，这种情状便较难为人所接受；即使接受，多半也是出自情势的需要，对方并非真心听从。

事实上，一个善于进言的人通常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方法。一般而言，他会在事还没发生之前就开始行动，或趁着平时进宫拜见的时候，或是进宫讲学的时候，或是皇上闲居无事之时，向皇上进言。

总之，他希望让皇上明了这样做会使国家安定，那样做会使国家动荡不安；这样做才能成为圣明的领袖，那样做是暴君的行为等等。必要时他还引用古人的金玉良言，或是祖先的遗训，让君主真的明白自己究竟该如何作为。当然，如此一来，他的谏言能够被接受，而且也不用担心引起君主的不快。

古代孟子三次晋见齐宣王，三次都先缄默不语。他的弟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原因。

孟子回答说：“我主要是为了让宣王自己先反省反省。”

的确，大臣辅佐君主，就应该如此做才对。

古代的贤哲，为了善尽辅佐的职责，不光是自己亲自进言，有的甚至故意安排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君王左右，以随时提醒君王，使他有所畏惧而不敢胡为。像这样的顾虑，实在称得上是深谋远虑。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身为人臣，上朝谏正应该以忠君爱国为前提，退朝之后，也要谦虚自持，反省诸己。

凡提出来的建议、批评，不可以轻易泄露给他人知道。至于成果、功劳就归君王，过失就归自己。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为了避免君主嫌弃或降祸之类，而是为人臣者应尽的本份。《易经》中坤卦的三爻“含章可贞”说的就是立心纯正者即使有高人之才识也应含蓄的道理。

反观近代的执政者却不是如此，一旦他们提出谏言便到处宣扬，唯恐别人不知，最后反而让奸恶的小人趁机而入，而自掘墓地。

《易经·系辞传》中说：“君王如不谨慎言词，则容易失去臣子的心；臣子如不谨慎言词，则容易为自己招来祸患。”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退休第十

【原文】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愿也。然有志而无才，则不能；有才而无位，则不能；有位而不见知于上，则不能；见知矣而小人间之，则不能。呜呼！此士大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难也。

上焉耻其君不及尧舜焉，思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世俗所乐苦声色，若宫室、若珍异、车服之奉，一皆无有。其所有者，自顶至踵天下国家之忧而已。

为君上者诚能亮其如是之怀，凡有所言，优容喜纳犹或庶几？其或疑其夺权违己、卖直售名，将见举动皆愆，而身死无所矣。所以，自古忠直为国者寡，阿容佞诈、惟己之为者多。此无他，盖由为己则有福而无祸为国。

【译文】　救助穷人，使他们向善——这是君子最大的共同心愿。不过，光有心愿没有才能还是没有办法达成，或是有才能没有地位，有地位却不为君王认同都不行。甚至，被君王认同了，但有小人从中作梗，那也不行。

一位君子在从政的路上之所以感到困难，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当他一做了官，他就会烦恼不断。首先，如果他所侍奉的君王才能不及尧舜，他就会觉得十分可耻。如果他的属下有一个人没有受到朝廷的恩泽，他又会觉得好像是自己的责任一般。

总之，人世间一些喜乐的东西，如歌舞、女色、华宅、宝石，或一些珍贵的车马、衣服等等，君子一项也不曾拥有。他所拥有的，从头到脚只是忧国忧民罢了。

当然，如果在上位者能够了解臣下的用心，有接纳谏言的雅量，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但假使在上位者不能了解臣下的用心，甚至怀疑他是想夺权、背叛自己，或是假正直、沽名钓誉，那么，这位进言者恐怕就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或许就是基于这个道理，自古以来，为国尽忠者少，谄媚奸佞者多。理由无他，主要就是因为多为自己想时有益无害，多为国家想时有害无益的缘故啊！

风宪忠告

（元）张养浩

自律第一

【原文】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

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强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夫所谓严如处子之居室，一行一住、一语一嘿，必语礼法。厥德乃全，跬步有违，则人人得而訾之。

苟挟拥怙势，惟殖己私，或巧规子钱，或盗行盐帖，或荒耽曲蘖，或私用亲属，或田猎不时，或宴游无度，或潜托有司之事，或妄兴不急之王，或旷官第而弗居，或纵家人而不检，于斯数者，而有一焉，皆足为风宪之累。

近年，南北富民多起宅以居势要，回济己私。既有官舍，则不必居于彼矣。夫朝廷以中台为肃政，御史为监察，以宪司为廉访者，政欲弭奸贪，戢侵扰，开诚布公，俾所属知所法也。令而若是，牧民之吏将焉法哉。

且他人有犯轻，则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闻于上而翛之，己之所犯其孰得而发哉？恃人不敢发，日甚一日，将如召察何？将如天理何？故余备载其然，俾为宪司者有则改之，无则益知，所以自重。

【译文】　一个读书人（士）在修养品性、自我管理方面理所当然应该严格要求。不过，我认为一个有操守的官员在自我要求方面应该更甚于读书人，尤其是担任监察工作的官员，对于自我的要求更不能少于其他官员。

毕竟监察官所担任的任务是纠举犯罪，执行法律，肃正纲纪。如果身为监察官对于自己的要求都不够严格，如何使大家心服口服呢？

所以，一位律己严格的监察官，平时大概就像未出嫁的小姐一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一定遵守礼法。因为只要有一点脱轨现象出现，人人都可以指责他。

以下各项是每一个监察官所必须留意的。身为一个监察官倘若触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将失去作为监察官的资格：

1. 假借权势，中饱私囊。
2. 贪图个人的私利。
3. 黑市私卖盐、铁。
4. 沉溺饮酒。
5. 任用自己人。
6. 常因狩猎而荒废农事。
7. 参加宴会、游乐无节制。
8. 任意兴建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工程。
9. 放弃官邸不住。
10. 放纵家人胡作非为，不予管教。

近年来，地方上有些有钱人家，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故意兴建大房子供政府政要居住。这一点，我觉得十分不解：这些官吏明明都有自己的官邸可住，为什么反而要住民宅呢？

一个国家的政治通常都有它的分工体系。政府为了建立清廉的政治纲纪，特地设立中台负责纲纪的肃正，设立御史担任监察的工作，设立宪司加强对地方的巡察。然而，光有这些组织还是不够的，政府要想真正肃清贪赃枉法之事，解决纷争，一定要开诚布公，使每一个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了解他们的职责究竟是什么，他们必须遵守自己的职责、规范。这样，哪里还需要法则的规范呢？

此外，一个监察人员之所以需要比其他的官员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别人犯罪时，如果罪行不重，身为监察人员可以提出弹劾纠举，如果罪行很重，监察人员可以上诉朝廷予以处死。可是，监察人员自己犯罪时谁来纠举呢？身为一个监察人员如果倚仗自己是监察官没有人敢举发而过于嚣张，一天复一天，监察力如何伸张？天理如何存在呢？

基于上述理由，我特将监察人员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一一列出，希望每一位担任司法监察工作的官员能够常常自我审查。有过错的话就改，无过错的话，随时提醒自己警惕。

示教第二

【原文】　甚矣，人之不可无教也。生知如圣人，犹胥教诲、胥训告；识不能圣人万一者，可忽焉而不务哉？

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惮，虽耳提面命，则亦不足发其良心，何则？非所素服素畏故也。

今夫庶司之职为众所畏服者，莫如风宪。诚因鉴临莅于彼，或始上之日会

所属而最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则吏部授，大小虽殊，无非国家臣子，为臣子奸讦不法；人孰汝容。夫纳贿营私所得甚少，所丧甚多，与其事败治汝，曷若先事而教之为愈哉。吾之此言虽曰薄汝，实厚汝也；虽若毒汝、实恩汝也，”苟能如是谕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凶恶为善良者矣。

且刑罚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为治之道，莫尚焉。圣人谓“不教而杀，谓之虐”。又闻“治于未然者易治于已然者”。虽近年刘伯宣为浙西宪使，疏真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属，且曰：“近年执宪者，维知威人以刑，而不知诲人以善。”呜呼！刘公此言，可谓仁人君子深得风宪之体者矣。

【译文】　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不可以不接受他人的教导。想想看，身为圣人的人，还得遵循古人的训诲、忠告，更何况是不及圣人万分之一的凡人，怎么可以轻忽这点呢？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所必须服从的人和所害怕的人所说的话，比较能够接受。其他的人所说的话，通常较难产生效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他所敬畏的人，其所说的话约束力自然较小。

以今日的政治划分来说，人们最害怕的莫过于监察人员，原因就在于监察人员可以纠举他的罪行。

基于这个原因，监察官在刚上任之时，应该事先告诉部属：

“虽然各位之中，有人是朝廷直接任命，有人是省部任命，有人是吏部任命，官位高低有所不同，可有一点相同的是，你们都是朝廷的政府官员。身为朝廷的政府官员，如果行为不正、贪赃枉法，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实上，收取贿赂、营谋私利，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多，相反地，失去的却很大，那么，又何苦如此呢？”

“今天我先将这个道理说清楚，让各位明白，希望各位好自为之，免得事情爆发后治你们罪，得不偿失。以上我所说的，也许有人觉得无聊，不过，我完全是为了大家好，虽然言词稍嫌急切，但主要也是基于爱护之故。”

我想每位部属在听了这番话之后，都会有所深思及改善才是。更何况光靠刑罚是没有办法让政治妥善运转的。要让政治运转，唯有凭藉教导的方式使人民知法、守法、不犯法，这才是为政的最佳方法。

圣人说：“没有事先教导人民，一旦犯罪却将他处以死刑，这种行径称之为‘虐待’。”

又说：“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预先防范是容易的；事后再谋求对策是困难的。”

以近年的刘伯宣为例，据说在他出任浙西宪使之时，先将宋代名臣真德秀所写的“官吏心得四训”加以注释，颁布给部下，告诉他们说：“最近这些年来，

许多从事监察工作的人只知道用刑罚来解决犯罪，却不知道如何教诲他人知法、守法。希望你们引以为鉴。”

由刘伯宣的这番话中，不难发现他实在是一位深切明了监察工作本质的仁人君子啊！

询访第三

【原文】　今为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为主。非彼狃徇一偏，盖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

故通者，情莫如悉心询访，小而一县一州，大而一郡一国，吏孰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众？何政利民？豪横有无？风俗厚薄？既得其几，他日详加综核，复验以事，其孰得而隐哉！

苟廉矣，而优之、礼貌之、荐举之，则善者劝矣；苟贪矣，虽难极品之贵，即蔑之、威拒之、纠劾之，则为恶者惩矣。推而至于待士遇吏，亦莫不然。

大抵一道之任，犹一家之务焉。善为家者，其子弟族属，下逮奴隶，其情性良否，皆所当知一。或不及，则将甘为所弄而不悟，久必致是非颠倒，以佞为忠，以贫为廉，以无能为有能，政令不行而纪纲替矣。

前辈有云：“为宰相不难，一心正、两眼明足矣。”呜呼！彼长风宪者，责任之重亦岂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辈之言为法。

【译文】　现在的政治家常常犯一个毛病，那就是凡事容易先入为主。之所以如此，倒不是他个人个性偏激，而是不了解真正实情的缘故。

因此，要想知道实情，一定要尽可能广泛地征询大家的意见。倘若每一个政治家都能秉持这个原则，对于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小至一县一州，大至一郡一国，知道怎样的官吏贪婪，怎样的官吏清廉，怎样的事情是人民所最不满的，怎样的政治有利于民，甚至这个地区有没有所谓豪族、恶霸，人情风俗如何等等，都有通盘性的概念。等到以后有机会真正接触、评估之时，也比较能够掌握真相，做出客观的判断。

此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赏善罚恶必须公正执行。假设在种种的评估之后，你觉得这个人为官正直清廉，那么，就必须好好地礼遇他、提拔他。这样，其他品性好的官吏才会继续努力；相反地，假若你知道这个人贪赃枉法，那么，纵使他位居高官，也必须提出纠核，给予惩罚，如此才能警戒坏官吏。对待官吏的原则如此，对待人民也是如此。

治理国家与管理一个家庭，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一个懂得管理家庭的人，对于这个家庭内的每一个分子，从孩子、家人到佣人，其个性如何，都会有相当

的了解。如果不如此，就容易被他人蒙在鼓里。短期之内可能还无所谓，但如果长时期累积下来，必然容易颠倒是非，把谄媚当作忠诚，把贪婪当作廉节，把无能当作有才能。如此一来，自然会政令不彰，纲纪废弛。

古人会说："当宰相事实上并不难，只要心地正直，能够明辨是非就足够了。"

身为监察大臣，所担负的责任哪里比宰相轻呢？既然如此，何不好好地想想古人的这句话，并作为自己行为准则。

按行第四

【原文】　将家云"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不特用兵为然，虽莅官临政亦莫不尔。

夫廉司所莅之处，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为恶日久，恐人有以发而讼之一旦故也。彼既内隐其恶，则必多方以求司官所亲之人而解之。夫司官所亲者，曰书吏焉，曰奏差焉，曰总领焉，曰只候焉。夫为人弥缝私罪，则何求不得？何请不随？为司官者，苟不深防预备，严为禁切，万一连己，悔将何及？若乃司官廉正犹或庶几，其或彼此胥贪，弊将焉救？于是乎有箕敛者、有稛载者、有篋笥充者、有囊橐盈者，微至土地所宜，靡不搜刮。

昔端州出佳砚，包孝肃公出判于彼，及其代也，徒手而归；李及知杭州，丝绸缕谒不逮门，由市《白乐天文集》，终身以为慊。古人持身之廉如此，况在风宪，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自溷哉！

大抵宪长得人，则司官不敢恣；司官得人，则书吏不敢恣。抑闻各道公宴，司官、书吏、奏差同堂而坐喧哗戏谑，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纵自如，百无忌惮。谚谓"廉访司书吏之权"，迹此观之，位匪虚语。诚能设法以禁之，盛威以临之，小有所犯即随以鞭扑，如此庶使精锐消沮，威福不张于外矣。

凡初入风宪者不可不知。

【译文】　兵书上说："多一分打算总比少一分打算好，少一分打算总比没有打算好。"

事实上，不光是用兵如此，从政、为官也是如此。

据说监察官所到之处，当地的地方官都会很紧张地严阵以待，大概就是因为他平时没有做好份内工作，害怕别人告发他的缘故吧！像这种官吏，为了不吃官司，对内尽量设法隐藏自己的过错；对外积极攀交情，请求监察官亲近的人帮他解围。

监察官身旁有哪些亲近的人呢？大致包括书记、传达人员、统管、帐房等等。当然，这些人既然答应为别人隐藏过失、逃脱罪行，从别人那儿得到的好

处一定不少，甚至只要他们有要求也一定能够满足。

关于这一点，身为监察官之人，不可不小心提防，否则，万一哪天东窗事发，连累到监察官，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然，假设监察官本身十分清廉正直，那么，影响或许还不大，但只要监察官曾经接受过一次贿赂，恐怕就无法挽救了。

另外听说还有些监察人员，每次出巡，行囊总是装得满满的，这是因为他每到一个地方，没有不搜刮的缘故。这点实在令人感慨，身为监察人员怎么可以贪赃枉法呢？一位清廉的官吏是绝对不会如此的。

听说宋代包孝廉在担任端州官员，任期期满离开之时，身上没有带任何物件；宋代李及在担任杭州官吏期间，不曾接受过他人所馈赠的任何东西，卸任之时，也只带着《白乐天文集》一本书而已。

想想看，古人都能如此清廉。身为监察人员，所负责的职务就是纠举他人的罪行、过失，怎么可以趁着巡视各地的机会假公济私收取财物呢？

大抵而言，负责监督的监察官如果品学兼备，为人所敬重，下面担当执行任务的官员，就不敢胡作非为；负责执行任务的官员不敢胡作非为，他们的书记人员就更不敢妄为。

据说有些监察官员在宴会之时，常常喜欢和他的书记、传达人员、总管等同堂欢乐，而且互相开玩笑。这样不分上下容易导致在下位者对上位者不够尊重的弊端产生。有句俗语说："巡察官有时也会为书记官所摆布。"从以上的说明来看，似乎可以获得某些印证，这句话的确有它的道理。

有鉴于此，监察人员如果能够设定法规让属下遵守，以严谨、威武的态度面对他们，凡事依法行事，即使是小过错也立刻处罚，必然能够使部属个个安守本份、不招摇。

关于这一点，初为监察官的人，不可不知。

审录第五

【原文】 《书》曰"庶狱庶慎"，又曰"佞折狱，惟良折狱"。《易》谓"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呜呼！于此以见圣人好生之心与天地等矣。

夫饥寒切身，自非深知义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无他，况蚩蚩之氓。为守牧者教养之不至，穷而为盗是岂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为制也，恒宪而不急，促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为盗也，而有长幼疏戚之分；均之为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有疾则医，药之草则释梏入人而侍之。夫彼冥迷凶险之徒，既丽于理矣，何足缀意？而古人为制如此者，则其仁、恕、忠、厚之情可见矣。

昔欧阳公文治死囚之狱，求其生而不得，则掩卷而叹，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犹失之，况世常求其死哉。后之残忍者，一切不务，而惟威刑之尚，谓其无茹冤而死者，吾不信也。”

夫莅官之法无他，“品威心善而已矣”。品威则欲其事集，心善则不欲轻易害物。

况久系之囚，尤当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旧所隶卒吏，温以善色，使自陈颠末，情无所疑，然后参之以按。若据按以求其情，鲜有不误人者。

盖州县无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己具之文，毫厘或差，生死攸系。故圣人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轻”，论囚之道尽于此矣，君子其慎诸。

【译文】　《书经》上说：“每一种诉讼都必须谨慎审判才行。”

又说：“只有人格高尚、正直的人才有资格审判别人。”

此外，《易经》上也提到：“有才德的人以明理、谨慎的态度处理诉讼。施用刑罚，但绝不造成冤狱。”

由此可知，圣人和天地一般，都具有一颗仁慈宽厚的心。

事实上，在饥寒交迫的时候，除非是深知义理的人，一般人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做出伤害义理的事。一般人如此，那些无知的市井小民更不用说了。总之，地方官如果平时没有好好教导人民通达义理，一旦人民生活困苦，怎么会没有作奸犯科的事呢？

古人对于这一点似乎特别明白，因此，在判刑时，总能够以宽宏的态度，同情穷苦的犯人而不会对他们所犯的罪感到憎恨。纵使抓到的同样是盗贼，也有老人、年轻人、熟人、陌生人之分；同样是通奸，也有背着丈夫或丈夫已死等不同情况。情况不同，所判的罪刑自然不同。

此外，当犯人生病时，古人不会因为他是犯人而不理会他，相反地，还是会给他药吃，甚至当他病情危急之时，还会请人到狱中看护他。即使他是罪大恶极的大坏人，古人仍然会人道地对待他。

从古人的这种处理刑罚的态度来看，就可以知道古代执法的人的心肠多么仁厚宽恕啊！

不过，像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古代欧阳修曾经因为父亲欧阳观被判罪，无法减刑，而感慨地说：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活着，不要死去。但世人对于他人的生命却似乎不那么重视，动不动便喜欢判定死罪。而一些没有仁心的执法官员甚至不问事情真相，完全以严刑逼供的方式审案，这种判案的方式倘若说不会造成冤狱，我绝不相信。”

其实，要做好执法工作，唯一的方法就是“嘴上严格，心地仁慈”。嘴上严格，部属、人民就会有所谨慎而善尽其责；心地仁慈，就不会轻率地草菅人命。

一个好的执法人员对于长久囚禁在监狱里的犯人，尤应该以仁慈的态度对待他，有时不妨唤他来谈，以温和的言词好好地跟他说，仔细听听他犯罪的原因、过程，确信没有冤枉，然后才能最后交案。只靠告状来判定罪刑，很少会有不出差错的。

倘若一个州县之中没有一位好的执法人员，那么，该州县所判的任何案子将会令人无法相信。要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特别是判案这种事，有关一个人的生命存亡，怎么可以不小心呢？基于这一点，古人、圣人提出下列忠言：“与其杀害无辜冤枉的人，我宁愿没有接手这个案子。”

又说：“在论功行赏时不妨多给他人一点赏赐；在判定罪刑时，能够不判重就不要判重。”

以上所谈的种种，主要是说明一个执法人员所应有的执法态度。有才德的人，应该谨慎地看待执法才是。

荐举第六

【原文】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

故前辈谓“报国莫如荐贤”，其知要之言哉。

今夫富者之于家有田焉，必求良农使之耕；有货焉，必求能商使之贾；有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则？盖彼拳拳于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况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责者，乃不知求天下才共治之，岂其智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为国之心，未尝如其为家之心之切，故也。

于此有人焉，廉而且干。虽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论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虽骨肉之亲，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

世常谓风宪“非亲不保，非仇不弹”。又有身为宪佐风御史，荐己就陛者。呜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权，授以仪表百司之职，乃不思报效，惟假之以行己私，人人则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

大抵求而后举，不若不求而举之；为公识而后荐，不若采之舆议之为博。夫己不求贤，必使人之求己者，皆非也。盖求则不必举，举则不必识矣。故古人有闻而举者，有见而举者，有举仇者，有举视者，有集集为簿者，有拜其剡者，有书之夹袋者。虽其举不一，要极于公、富无私而已。吁戏！诚如是，则为相为风宪者安有临事乏才之叹！

【译文】　一位有才德的人自然不会有私心，不会将天下视为私有，因此，他能够很坦然地推举天下贤能之人。

事实上，天下的事情如此众多，非一个人能够全部了解，也非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必须靠各种人才提供各种知识，共同合作，才有办法完成。

古人说："报效国家不如推举贤人。"这句话实在是切中题要。

以有钱人管理财务的方法为例。有田地，他必须请勤劳耕种的农民帮他耕耘；有商品，他必须请懂得买卖的商人为他销售；有牛羊，他必须请善于养殖动物的专家帮他照顾。他自己并非什么都会，为了将家中的财务管理妥善，他必须请很多人帮忙才行。

想想看，治理一个家都需要靠很多人的帮忙、合作，更何况是治理天下呢？一个身负天下人期盼、仰赖的执政人员，如果不能深切明了这个道理，不与天下的贤人共同来治理国家，他的智慧显然不如富人，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爱国之心不如富人爱家之心殷切所致。

一个真正爱国的人，不会有私心。只要对方清廉而有才干，即使两人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国家，他还是能够排除个人的感情因素，引荐这个人。

今天常听世人抱怨说："那些监察人员只会照顾自己身边的人，弹劾与他敌对的人。"而且，据说有些监察人员甚至推荐自己进升高官。唉！国家授予监察人员以纠举百官的权力，希望他们成为百官行为之表率。然而，一些监察人员却不知道报效国家，反而假公济私谋取私利。或许他们能够蒙蔽世人一时，但他们怎么能够蒙蔽得了天地鬼神呢？

大抵而言，因别人请求而推举，不如自己发掘推荐来得公平。在广泛求取人才这点上，推举自己认识的人，不如多方听取世论，推举世人所认同的人来得好。

身为政府官员，千万不要认为推举人才不需要自己主动争取，反正人才会来求你。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要知道主动请求推荐的人，通常没有必要由你推荐，而你与所推荐的人也不一定要认识。

基于这个理由，古人在推荐人才方面，有人是因为对方有良好的口碑而推举，有人是因为对方确实有才能而推荐；有人推举自己的仇人，有人推举自己的亲人；有人将所推举人之大名写在一本本子上，有人会将它写在屏风上，有人则将它写在书签上。虽然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极力做到公正无私这一点。

我在想，假若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公正无私地推举贤人，那么，他们应该就不会再感叹人才缺乏了。

纠弹第七

【原文】　夫台宪之职，无内外远迩之分。凡有所知，皆得尽言以闻于上。虽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纠而言之可也；虽在内，苟知外官者不法，纠而言之亦可也。

大率惟务尽公无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贵近焉，有疏远焉。贵近者不少贷，则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辈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亦此议也。

切尝谓荐举之体，则宜先小官，纠弹之体，则宜先贵官。然又当审其素行，为君子？为小人？如诚小人，虽有所长亦不必举，何则？其平日不善者多也，况刑宪本以待小人君子之过；苟不至甚殆，不宜轻易加之，使数十年作养之功扫地于一旦也。

盖人才难得，全才为尤难得。昔赵清献公在言路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尝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虽有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则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全其德。”吁戏！赵公之言可谓深识远虑，真知大体之论矣！故余表而出之，以为当路者楷式。

【译文】　说到监察人员的职责，主要就是监督文武百官。他所监督的对象并没有内外远近的区别，凡是职责上他所知道的事，都应该一五一十地向皇帝报告。

即使他人在外地，如果知道朝廷中有人图谋不轨或暗中做坏事，也可以提出纠举；或者是人在朝廷，知道地方官有不法行为，也可以纠举他们。

总之，凡事假若都能以公平无私的态度处理，大概就能尽到监察人员的职责了。

其实，同样是官位，有高，也有低，有亲近于天子的，也有离天子较远的。如果弹劾官员能够从高官开始着手，则官位小的人看到官位高的人受到弹劾，自然会有所警惕，不等你去弹劾他，他就能主动改正。

古人说：“恶狼当道时，光捉狐狸是无济于事的。”这句话的意思正是如此。

我认为，推荐他人，应该从地位低的开始；弹劾他人，应该由地位高的开始。

此外在纠举或推荐的同时，也必须调查这个人平常的作为是好还是坏。如果他是一个小人，那么纵使他有相当优秀的才能，也不一定要推荐他，因为他平时所做的多半都是坏事；相反地，如果他是一位君子，虽然曾经犯过小错，也不必去举发，因为他平常所做所为以好事居多。

更何况刑法本来就是用来对付小人的。君子的过失如果不是很大，就不要轻易地判他重罪，以免让他数十年的耕耘毁于一旦。毕竟人才难得，完美的人才更是难得，应该好好珍惜。

古代赵清献先生在担任监察工作之时，由于处事公正，弹劾他人没有官位高低的区别，因此，京城内的人都称他为铁面御史。

他曾经特别向朝廷主张要区分小人与君子："小人即使犯了小错，也要极力地将他排除，如此可确保以后没有隐患。但如果君子不幸有了过失，基于国家的利益着想，则应该给他机会，以保全他的德行。"

赵公所说的这番话，实在具有相当的远见，完全是为大局着想。在此将它写出，主要是希望监察人员能够以它为规范。

奏对第八

【原文】　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非难而何？

曷谓危？入焉与天子争是非，出焉与大臣辩可否，至于发人之奸，贬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罪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辜，则终身无所于诉，非危而何？

然君子居其官，则思尽其职，所谓危且难者，国有所不逊焉。竭忠吐诚，置死生祸福于度外，庶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其或奏对于殿廷之上，平心易气惟事之陈理诚直，虽从容宛转而亦直理成屈；虽抗厉激切而亦屈。夫悻悻其辞色，非惟有失，事上之体，而于己、于事悉无所益。

古之攀阑、断鞅、曳裾、轫轮者，皆势危事迫不得已而为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执以为法。前辈谓"慷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体此而行，则蔑有不从者矣。

【译文】　不论中央或地方，在所有的官吏之中，监察官是最难当的，也是最危险的。

之所以说难当，主要是因为人们所追求的事物，他不敢去追求；人们所享受的，他不敢去享受；人们所贪图的私利，他不敢去图取的缘故。古诗中曾说过："越高耸的东西越容易倾倒，越纯白的东西越容易被弄脏。"可想而知，要成为一位好的监察官，怎么会不困难呢？

之所以说危险，主要是因为他在职务上必须常常和天子争辩是非，上下互相欺瞒，与大臣讨论事情的可行性，揭发他人的坏事，摘贬他人的官位，有时甚至还要判他人死罪。因此，他在行事时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一有疏忽，说不

定反而自己获罪，且无处可申诉。这样，他怎么会不危险呢？

不过，一个才德兼备的君子，无论他做什么工作，一定会对自己的工作尽责，不会因危险困难而逃避。他会将生死置之度外，竭尽忠诚，向天子提出谏言，不枉费自己的所学。

在此还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是，提出谏言时态度一定要冷静沉着，只针对事情做陈述，不要夹带个人情绪色彩。事实上，只要说得合理，纵使态度很委婉，还是能将事情完整地传达；相反地，如果事情不合乎道理，即使言词再激烈，还是不会有用的。更何况言词过于激烈，不但有失为人臣子的本份，对自己也不会有好处，对于事情的改善也不会有帮助。

虽然古代有少数进谏言的人曾经采取极端的手段来表达，例如：攀爬栏杆、剪断天子的缰绳、紧抓天子的衣袖、将头放在天子御车的轮下等等。这些都是迫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如果事情没有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不应该采取这些手段。

古人说："慷慨激昂而死很容易，从容不迫赴义却很困难。"如果能谨记这一点，再顽固的对象，你也能说服他。

临难第九

【原文】　夫人臣而当国家言责之任，刑辱之事不敢必其无有，要在顺处静伺以理胜之而已。若乃求哀乞怜，惴聋无所，已先挠矣。何以自明？夫尽己之职，为国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为辱，而以为荣，虽缧绁之、荆楚之、斧钺之，庸何愧哉。历观自古处祸患而不乱者，三代而下，如子路之结缨，宜僚之正色。

王景文之与客弈棋，刘祎之自书谢表，魏元忠之闻赦不动。是皆有以真知义命所在，非区区人力所得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所养，其情与伪于焉可以见之。

李斯临刑父子相泣；杨子云被收投阁几死；王坦之与谢安齐名，桓温来朝倒执手板；崔浩自比子房为辨史事，声嘶股栗便溺不能隐。此可见，彼惟事名耳，而于圣贤性命之学，实未尝得诸心也。

善乎韩文公之言曰："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要于怀也；若筑河堤降尾，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

故君子之学，以明理自信为贵。

【译文】　身为监察人员，规劝天子、提出谏言是职责上应尽的任务。但也因此难免得罪他人、招来刑罚。面对这种欲加之罪该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地保持心情的平稳，静静地等待时机，以公理、事实来证明一切。假若因一时慌张而苦苦哀求对方，无疑自打嘴巴，怎么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

事实上，只要是因为善尽职守，为了国家、人民的幸福而得罪他人，一个有才德的君子一定不会认为那是耻辱，反而会认为那是荣誉，即使因而入狱受到刑罚、重责，他也不会感到愧疚。

纵观历史上一些受到灾祸却临危不乱的人的例子，三代以后，大致有下列人物：

·孔子弟子子路因国家内乱而遭杀身之祸，临死前还说："一个有才德君子，即使死也要戴着帽子。"临死不屈，令其他的人对他的正气感到钦佩。

·楚国一位名叫宜僚的勇士，曾经在利刃的胁迫之下仍然不为所动，使逼迫他的人知趣而退。

·汉朝黄霸受到他人事件的牵连入狱，不过他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以平静的态度，在狱中教授《书经》。

·南北朝时代，（刘）宋国王景文与客人正下棋时，突然接到天子赐死的圣旨，但他并没有慌张，只是等那盘棋下完后，再从容自杀。

·南北朝时代，北魏刘褂虽然为官正直颇有政绩，但因父亲生病辞去官位，从此未再做官。

·唐朝魏元忠因为他人事件连坐入狱。当赦免的消息传到狱中之时，同监每个人都为他欣喜若狂，只有他无动于衷。

以上这些人之所以都能临危不乱，主要是因为他们做了自己应做的事，他们了解生命的真理所在，知道"命运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个道理。当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君子平时的修养到底是深还是浅，到底是真还是假。

·秦代李斯受谗言诽谤被处死，临刑时，回头看看遭受连坐处分的儿子，不禁凄然落泪。

·汉代扬雄因他人事件连坐受审，虽然明明知道逃不掉，却因一时惊慌而从阁楼上向下跳，摔成重伤。

·东晋时代，王坦之和谢安虽然同样有名，但遇到桓温叛变进攻京城之时，谢安镇静如常，王坦之却紧张得连手笏都拿反了。

·北魏大臣崔浩曾经自比为张良，精通历史，但后来被判罪送往刑场之时，却呼天抢地，吓得连屎尿都出来了。

以上这些例子，很明显地，都是其人只专注浅薄学问，未能真正明了圣贤道理之故。

韩愈曾经说过一段非常好的话：

君子在遇到无妄之灾时，通常会采取三种处理方式：第一是把这个灾祸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设法排除。就好比建筑河堤防止河水暴涨一般。第二是接受这个灾祸，把它当作是命运的安排，消除心中的不满、怨恨，这就好像河水流入大海，夏天冰雪融化的道理一般。第三是以平静的心境，仔细品味这场灾祸，将它以文字表现出来，其原理就好像是敲击金石乐器以对抗蝉声，总之就是不慌不忙。”

最后，有一点要重申的是，君子必须相信自己，确实地遵守自己的行为原则。

全节第十

【原文】　人之有死犹昼之必夜，暑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讶。

第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太史公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谓“重于泰山”者；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

呜呼！夫人以眇焉之身倏耳之年，使之嵩华，耸而星日揭者，非节义能尔。耶况人之贵贱寿夭，天所素定。而谓附此人则得官，违此人则失官；言可则身危，不言则身无所患，此世俗无知者所见。士君子贵以是为取舍哉。

然正直亦有时而被祸者，君子以为不幸；奸邪亦有时而蒙福者，君子以为幸。一以为幸，一以为不幸，则其是非荣辱不待别而可知矣。

故切义者天下之大闲，臣子之盛德。不荡于富贵，不蹙于贫贱，不摇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泶认枉己徇人者，所谓无关得丧，徒缺雅道。政使获荣宠于一时，迨夫势移事易，其前日之荣，电灭风休，漠无踪迹。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犹一日，其为辱也，庸有既乎。呜呼！宁为此而死，不为彼而生，以是处心无愧于古人矣。

【译文】　死亡对于人来说，就好比白天过完就是晚上，夏天结束天气就会开始变冷一样，是古今不变的常理，不值得担心害怕。

倘若为人子者能够为孝一死，为人臣都能够为忠而亡，这样的死亡便具有重大意义。即使他的肉体在这个世上消失，其声名也会永远被人们所敬重。

太史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重于泰山”，乃是指除非为了真正的义理，否则不轻易牺牲生命；所谓“轻于鸿毛”，则是说只要合乎义理便可以不顾一切，甚至牺牲生命。

唉！人类小小的躯壳所寄的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生命，要让它像山岳般高耸屹立，与日月同光，唯有竭尽节义才有办法达到。

更何况人的地位高低、寿命长短，上天早已注定，不会因攀附了某人就能高升，违背了某人就会丢掉官职，批评时政就会导致生命危险，不批评就能保身。这种想法毕竟只是一般世俗无知之人的肤浅看法，有才德的君子怎么可以被它所左右呢？

虽然行使正道有时候的确会招来祸患。君子认为那是运气不好造成的。相反地，做坏事有时也有得逞的时候，君子认为那只不过是一时的侥幸。然而，不论是运气好或不好，跟是非荣辱比较起来，都不算什么。

由此可知，节义是天下的大法，是为人臣子所应遵守的最大德行。要做到守节义，就必须做到不因富贵而放荡，不因贫贱而丧志，不因权威而屈服，只要是合乎道义的，就誓死奉行。

此外，一个人如果老是阿臾奉承他人，趋炎附势，不论成功或是失败，他偏离正道的事实是不容改变的。纵使因一时侥幸而获得宠爱，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转变，过去的光荣历史也会随之消逝得无影无踪。最后，在人们的心目中只会留下奸恶的名声，而且遗臭万年。事实上，这个结果所代表的，只是不可抹灭的耻辱罢了，哪里是运气好呢？

如果每个人都能为节义而死，不为个人私利而苟生，那么，就不会对不起古人了。

牧民忠告

（元）张养浩

拜命第一

扪心自问

【原文】　命下之日，则拊心自省：有何勋阀行能膺兹异数？苟要其廪禄，假其威权，惟济己私，靡思报国，天监伊迩将不汝容。

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旷其事，己则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译文】　在接受任命时，不妨先扪心自问，究竟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能够获得如此破例的提拔。

其次，要知道虽然自己有幸坐上这个位子，但如果只想着那份丰厚的薪水，假借自己的权力威望谋取个人私利，不懂得报效国家，上天将不会原谅你。

此外，受到国家、天子的托付却没有好好尽职责，拥有高尚的官衔却不认真工作，只知道个人享乐，如此怎么对得起社会大众呢？

克服短处

【原文】　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质强劣有所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则官无难为，事无不集者矣。

弛缓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庄；率略克之以详；烦苛克之以大体。苟不度所任，一循己之偏而处之，鲜有不败者矣。古人佩弦佩韦，亦皆此意。

今人往往读书无益，莅官不才都，皆由狃于习，而不知痛自克治故也。

【译文】　每个人都想为社会大众尽一份心力。然而每个人的个性、能力都不同。如果能够对自己的缺点加以克服，那么，不论你当什么样的官，遇到什么样的难事，都能迎刃而解。

如果你的个性较散漫，就应该积极一些；如果你的个性较轻浮，就应该随时提醒自己保持稳重；如果你的个性较草率，就必须凡事谨慎、细心；相反地，如果生性过于小心，则必须尽可能要自己着眼于大处。

一般而言，倘若不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就去做事，十之八九都会招来失败。古代有人随身佩带弓弦、软皮，为的就是随时提醒自己改正缺失。

现在的人尽管很认真地研究学问，却很少能成就大事业；当官的人纵使很努力却常常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主要就在于他们过分陶醉于自己的习惯，没有好好努力改善缺点的缘故。

严以律己

【原文】　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司牧者，能几何？

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爱不也。宁不为世所诮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壑适以自贼，一或罪及上孤国恩，中贻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诟包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缧绁之苦。与其戚于已败，曷若严于未然？

嗟尔有官，所宜深戒。

【译文】　普天之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千千万万之多，难以尽数，然而真正能获得国家特别的恩宠、当上地方官的人，又有多少呢？

已经接受人民的重托，答应照顾人民，却不能保持清廉的节操，这是因为他缺乏自爱的缘故，理应受到世人的责难。更何况，人是那么的渺小，一辈子能享受的荣华富贵也极为有限。倘若有能感到满足而贪图过多的财富，最后必导致失败。

而且，一旦问罪下来，第一有负国恩，第二使父母蒙羞，第三造成亲邻朋友的困扰。纵使可以累积许多财富，结果也不足以弥补这些痛苦。

因此，与其犯了罪后悔，倒不如事先就严格要求自己。所有为官的人都应该以此为警戒。

重视选拔地方官

【原文】　今选官者，大率重内而轻外。殊知汉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所以家给人足，皆由重牧民之长故也。呜呼！牧民之长，其重若此，乃泛焉而选，懵焉而授，奚为不是虑也哉。

【译文】　在今日，很多官吏在选择官职时，多半喜欢选择留在中央，而不愿到地方去服务，这一点实在是令人感到相当遗憾。他们有所不知，汉宣帝及唐太宗之所以能够让人民生活富足安康，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重视地方官的缘故。

有好的地方官才能使地方欣欣向荣。既然地方官担负着如此重要的任务，怎么可以不经深思熟虑就任意授官呢？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感到担忧。

诚心爱民　智无不及

【原文】　赤子之生无有知识，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无他，诚然而已矣。诚生爱，爱生智。惟其诚，故爱无不固。惟其爱故，智无不及。

吏之于民与是奚异哉？诚有子民之心，则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

【译文】　刚出生的婴儿对于事物虽然还没有分辨、认识能力，但他们的母亲却都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希望。理由很简单，主要是他的母亲真心爱他的缘故。

因为能够真心对待，就能产生爱怜之意；有了爱怜之意，就能产生智慧。而且，因为真诚，他的爱怜能够波及所有对象；因为有爱怜之心，所以他的智慧也能延伸到所有对象。

官吏与人民的关系不也是如此吗？如果每个官吏都能把人民当作是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照顾，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了。

以法律为师

【原文】　吏人盖以法律为师也。魏相所以望隆当世者，汉家典故无不悉也。凡学仕者，经史之余，若国朝以来典章文物亦须备考详观，一旦入官，庶不为俗吏所迂也。

【译文】　法律是官吏行为的老师。

贤明宰相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推崇，主要就是因为他了解自国家创立以来的所有的典章制度。

举凡当官之人不可不读经书、史书，国家创立以来的典章文物，也必须仔细看过以便备用。唯有如此，在上位的官吏才不会被在下位的官吏所蒙蔽。

上任第二

事前应作周全的准备

【原文】　比入其境，民瘼轻重，吏弊深浅，前官良否，强宗有无，控诉之人多与寡，皆须尽心询访也。

至则远居数舍，召掌之者语其详疏。其既先得其情，下车之日参考以断。

若素无所备，卒然至部，听讼之际，百姓聚观，一语乖张，则必贻笑阖境。况民心易动，尤在厥初，初焉无以压服其心，后虽有为亦将奚信？

不然，受其讼而翼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轻率应答，使士民失望也。

【译文】　一个好的地方官在赴任之前，应该对自己将前往地区的概况，事先调查清楚。例如：

·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如何？

·部属的工作态度如何？

·前任官员的政绩如何？

·有没有特别的名门望族？

·每年大约会发生多少件诉讼事件？

另外，在赴任的途中，每经一个地区，不妨召集该地区的负责人来询问该地区的大致情况。将这些情况、资料加以整理，作为日后处理公务时的参考。

假若在赴任之前毫无准备，一旦哪一天突然要审判案件，便容易出漏子。尤其判刑的当天通常总会引来许多好奇的百姓，只要有一句话说得不得体，便会贻笑大方。何况老百姓对你这个人还不了解，他们的心是容易动摇的。如果一开始没有获得他们的信任，纵使后来有良好的表现，也很难再获得他们的信赖。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另外找一天再审，千万不要匆促下判断，从而使人民对你失望。

善待礼貌性拜见

【原文】　诸执事参谒，不可默然无一言。第曰："误蒙国恩，托兹重寄，芒背汗颜，其与诸君涤虑洗心以宣大化也！或余违，国有常宪，非所敢私，诸君其慎之。"

【译文】　新官刚刚上任之后，通常部属都会先来拜访问候。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默不作声，以为理所当然。一定要虚心给他人一个善意的回应。可能的话，告诉他们：

"这次无意间承国家恩泽的披荫，担任如此重大的责任，内心深感惶恐，希望今后能够获得各位的协助，共同为发扬国威而努力。另外，还有一点，国家有国家的法则，不容你我偏私，所以，希望大家今后能多加谨慎。"

以管理家庭的秘诀管理政务

【原文】　"治官如治家"，古人尝有是训矣。盖一家之事，无缓急巨细皆所当知，有所不知则有所不治也。况牧民之长百责所从，若庠序、若传置、若仓廪、若囹圄、若沟洫、若桥障，凡所司者甚众也。相时度力，弊者葺之、汗者洁之、堙者疏之、缺者补之、旧所无有者经营之。若曰"彼之不修，何预我事，嚼夕代去，自若奚为？"此念萌则庶务皆隳矣。前辈谓："公家之务，一毫不尽其心，即为苟禄，获罪于天。"

【译文】　古人常说："管理国家就好像管理家庭一般。"

要想管理好一个家庭，非得要对家中的大小事情有所了解才行。倘若有疏忽之处，往往会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尤其地方首长所担负的责任相当多，几乎集地方上所有事务于一身，从学校、公家、仓库、牢狱到灌溉用水、铺桥修路等，无所不包。而且，必须适时地改正缺点，减少弊端，东西坏了就要修理，哪里脏了就该清洁，哪里有阻塞就要疏通，哪里有不足就需补足。

总之，就是要将过去所没有的加以实现，并好好经营。

假若身为地方首长，对于上述的这些职责缺乏认识，甚至有"反正我过些时候就要调往别的地方，这些工作与我无关，没有必要替自己找麻烦"这种念头，那么，所有的工作大概都无法开展。

因此，古人说："身为朝廷的官员，如果不尽全力为国家工作，纵使依然能够领到薪水，也会受到上天的谴责。"

仕风与瘴气

【原文】　昔人有欲之官而恶其地之瘴者。或释之曰："瘴之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

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攻金攻木，崇饰车服，此工役之瘴；盛栋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无间远迩，民怨神怒，无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

昔元城刘先生，处瘴海而神观愈强，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虑彼而不虑此，不亦左乎？故余其载其言，以为授官惮远避难者之戒。

【译文】　在古代的官吏之中，曾经有人因被派往的地方有瘴气而不愿前往。关于瘴气，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瘴气不一定只是来自土地，官场也有各种不同的瘴气。"举例而言，大约有以下这些种类。

·急征苛税，敛取人民的财物，贿赂上层官员，这是税法上的瘴气。

·滥用刑罚，是非善恶不明，是执法上的瘴气。

·剥夺人民的权益，中饱私囊，这是财政上的瘴气。

·浮滥营造，崇尚华丽，这是工程上的瘴气。

·召纳美女，沉溺声色，这是生活上的瘴气。

当官之人只要触及其中的一项，不论他到什么地方，都会招来民怨、神谴，而且，原本健康没病的人也会得病，甚至死亡。

过去，刘元城先生被派往瘴气最多的广东地区赴任，但由于他勤政爱民，所以精神反而日益风发。由此可知，环境上的瘴气并不一定会造成生命的死亡。许多官吏之所以会死在外地，多是沾染官场之瘴气所致。与其担心环境的瘴气，倒不如多注意官场之瘴气。

以上我所说的这一点，希望那些将远赴他乡做官，或者是避难到远地的人引以为戒。

不要过于迁就家人

【原文】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治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馈，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时，威无所施。

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由是而坐败辱者，盖骈首骊踵也。

呜呼！使为妻妾而为之，则妻妾不能我救也；使为子孙而为之，则子孙不能我救也；使为朋友而为之，则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子孙、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职，而自为之愈也哉。

盖自为虽阖门恒淡泊，而安宁及子孙；为人虽欢然如可乐，而祸患几席也。二者之间，非真知深悟者未易与言。有官君子其审择焉。

【译文】　做官的人之所以不能守住清廉的节操，通常是家人喜欢奢侈的缘故。

由于生活奢侈浮华，光靠那一点薪水根本不够用。所以，自然而然便会想到以不正当手段向别人索取。

其中，有人假公济私，侵害人民的利益；有人利用司法收取贿赂；有人假借各种名义谋取私利；有人则是因为喜欢宴请亲朋好友，互相馈赠礼物，最后往往造成上下间没有区分，使在上位者丧失威信。

当然，假公济私，长久下来，或许为官者本身会越来越富有、愉快。只不过相对地，人民的生活却可能越来越困苦、难熬。而且，这种官吏最后很少有不走向失败的。

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于虽然是为妻妾、子女、朋友而犯下错误，但到了东窗事发之时，他的妻妾、孩子、朋友却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他。

做官的人如果能够事先了解这点，我想他就会为了自己而好好地坚守节操，竭尽职责。

当然坚持操守的结果，常常是两袖清风。不过平淡、朴实的生活却能够使他的子孙活得更加安定、愉快。相反地，为他人铤而走险，虽然表面上生活可

以得到一时的快乐，但灾祸却随时可能到来。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要有真正的智慧才能透视。为官之人，应该谨慎地选择。

在庙里立誓

【原文】　故事牧民官既上，必告境内所当祀之神。宜以“不贿”自为誓，庶坚其迁善之心焉。尔后虽欲转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

【译文】　自古以来，有此说法：

“地方首长在上任之时，应该先到该地境内的庙里膜拜，对着庙内供奉的神明发誓，表示自己绝不做收受贿赂之事，以坚定自己保持清廉的心意。如此一来，纵使以后有所动摇，也会因心有敬畏而不敢做。”

听讼第三

最终目标：没有诉讼

【原文】　人不能独处，必资众以遂其生。众以相资，此讼之所从起也。故圣人作《易》，以“讼”继“师”，其示警固深矣。

夫善听讼者，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必先审其辞，其情直，其辞直；其情曲，其辞曲。政使强直其辞。而其情则必自相矛盾，从而诘之，诚伪见矣。《周礼》“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固不外乎此。

然圣人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盖听讼者折衷于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也。无讼者救过于未然，非以德化民，何由及此？呜呼！凡牧民者，其勿恃能听讼为德也。

【译文】　人不可能单独生存，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只有以互相帮助的方式生活，才会有办法使个人获得生存。然而，就是因为人类必须互相资助，诉讼也有了产生的土壤。

基于这个理由，古代圣人在写《易经》之时，“讼”卦之后是“师”卦，就很有深意。

要想公正裁决，首先，一定要观察实情；要想观察实情，就得先审问犯人的供词。如果犯人本身没有犯错，那么，他的言词必然合乎常理、没有破绽；相反地，如果犯人本身真的有罪，那么，他的供词必然软弱而无说服力，而且，纵使他有意为自己狡辩，他所交待的内容也一定有互相矛盾之处。因此，只要根据犯人的供词仔细判断，真假如何很容易就能够判断。

《周礼》一书中，提到“以五声听狱讼，察知民间实情”。这句话，就讲述

了上面的道理。

此外，孔子说过这样的话："解决诉讼的能力，我和一般人差不多，不过，我会尽量地使诉讼减到最少。"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诉讼的产生原本就是为了解决已发生的纷争，因此，如果能够以公平的态度来处理，这样，纷争通常就能解决。相应地，如果想要诉讼减到最少，就必须防患于未然，使人民不犯错。然而，要想达到如此的目的，除了道德教化人民之外，别无他策。

在此，我也要特别提出警告，身为地方首长，绝不可以因自己很会裁决法案而沾沾自喜，应该以能将诉讼减到最少为努力目标。

说服他人取消诉讼

【原文】 起讼有厚书讼牒者是也。盖蚩蚩之氓闇于刑宪，书讼者诚能开之以枉直，而晓之以利害，鲜有不愧服两释而退者。

惟其心利于所获，含糊其是非，阳解而阴嗾，左纵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厌不已。所以厥今吏按情伪混淆莫之能信者，盖职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讼，宜择一二老成练事者使书之，月比而季考，酌其功过而加赏罚焉。若夫欧詈假质，凡不切之讼听，其纵宜谕遣之，谕之而不伏，乃达于官，终无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则讼源可清，而民间浅薄之俗，庶见乎复归于厚矣。

【译文】 一件诉讼案的产生，固然有它的前因后果，不过，拟写诉讼状的人应负最大的责任。毕竟，使对方后悔认错，双方达成协议，就不会有诉讼产生。

然而，今天大多数撰写状子的人一心都只想着获利，于是含糊是非，捕风捉影，颠倒因果，卖弄知识，摆布百姓。因此，身为地方首长在接到状子之时，一定要根据实情加以研判，不可轻易相信状子的内容。这是地方首长的职责所在，不可大意。

一般来说，为了防范状词虚假，不妨挑出一两位较具经验的老手来负责，然后，每个月、每年定期举行考核，依照成绩好坏，论功行赏。

另外，如吵架、金钱借贷等较不重要的诉讼，不妨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如果对方真的不愿接受调解，再提出诉讼，让法律来解决。

如此一来，诉讼的案件自然会减少，民情、民风也将回归淳厚。

不要听信毁谤之词

【原文】 健讼者理或不胜，则往往诬其敌尝谤官长也，听之者，当平心易气置谤言于事外，惟核其实而遣之，庶不堕奸民计中矣。

【译文】　一个喜欢诉讼、告状的人，一旦自己理亏或居于下风，往往会诬告别人曾经说过官长的坏话。因此，当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将这些中伤、诽谤的话置之事外，还是依照原来的事实来判断，才不会落入奸人的计谋。

亲戚朋友的诉讼

【原文】　亲族相讼，宜徐而不宜亟，宜宽而不宜猛。徐则或悟其非，猛则益滋其恶。第下其里中开谕之，斯得体矣。

【译文】　对于亲戚朋友的诉讼，绝对不可以急忙下结论，一定要多花些时间来调查审理。而且，在审理的时候也不可以太过于严格，最好能够宽大些。

多花一点时间，可以让他好好想一想，反省自己的过失；太过严厉容易适得其反，使局面更加恶化。

最后还有一点要特别留意的是，判决之后，一定要亲自前往他所在的乡里说明原委，如此才算得体。

考虑弱者的立场

【原文】　古俗之情，强者欺弱，富者吞贫，众者暴寡，在官者多凌无势之人。听讼之际，不可不察。

【译文】　强者欺侮弱者，富者吞并贫者，多数压服少数，官吏欺凌百姓，这些似乎是世间的常态。在审判案子的时候，不可以不查清楚。

不可延搁诉讼案件

【原文】　昔尝使外所过州县，待问者云集乎门，每病焉。乃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不浃。旬则讼庭鲜然矣。

【译文】　古代有一位使者，奉命巡视地方，结果发现他所到的地方，几乎每个州县的衙门前都挤满了人，这一点令他感到十分痛心。

后来，等到自己被派到地方当行政首长时，他便派了一位有能力的官吏专门负责登记每天的诉讼案，并且，每天审理，每天判决。如此不到十天的时间，前来投诉的人便寥寥无几了。

设立裁决顾问

【原文】　讼有相约而问者，不可乘一时之忿，擅加掳掠也。若释道、若兵卒，诸不隶所部者是也。

【译文】　裁决诉讼，最好选一位裁决顾问跟你一起讨论，千万不要因一时

的愤怒，而对犯人行刑或做出情绪化的判决。

而且，这一位顾问是佛教徒、道士、士兵或不属于这个官府的人比较好。

发现不良文件立刻销毁

【原文】　民有妖言惑众者，则当假以别罪而罪之。如有妄书，取而火之则绝。迹灭矣，勿使蔓为大狱，延祸无辜。

【译文】　人民之中，如果有人妖言惑众，散播不良言论，应该给予收押，不过，要注意的是以别种罪名，不要以言论不当为罪名。

另外，如果发现不良书刊，必须立刻加以没收烧毁，断绝祸根，以免事情闹大，连累无辜的人。

视民众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

【原文】　民之有讼，如己有讼；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缧绁，如己在缧绁；民蹈水火；如己蹈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虽欲因仍可得乎。

【译文】　身为地方首长，应该将人民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也就是说，当人民有纠纷时，就必须当作自己有纠纷一般，帮他们解决；人民生活不安定时，就当作自己生活不安定一般，帮他们想办法。另外，例如人民身陷牢狱之中时，或是陷入水深火热之时，也要将它当作自己的问题一般，帮他们解决。

总之，就是要将人民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如此人民的问题才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

代审者不可狐假虎威

【原文】　近年司宪受词讼，往往檄州郡官代听之。代听者不可承望，风旨邀宠，一时使人茹枉受刑，而靡恤阴理。

【译文】　近年来，司法官在受理诉讼案时，常常会请州郡的官吏代为审理。此时，代理审查的官员千万不可以狐假虎威，自以为是，而使他人蒙受冤枉、刑罚。否则会让人民怀疑上天的公平。

御下第四

不要受属僚的蒙蔽

【原文】　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势最亲。惟其亲，故久而必至无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为奸，此当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则莫若

自严；欲其不为奸，则莫若详视其案也。

所谓自严者，非厉声色也，绝其馈遗而已矣。所谓详视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现其纲领而已矣。盖天下之事，无有巨细皆资案牍以行焉。少不经心，同则奸伪随出。

大抵使不忍欺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圣人不能，故前辈谓“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于斯三者，度己所能而处之，庶不为彼所侮矣。

【译文】 属僚主要辅佐长官处理事务，因此，他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他与长官的关系也最为密切。不过，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由于他与上司关系亲近，久而久之，就容易不把长官放在眼里。此外，也由于他是长官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久而久之，就容易做坏事。这是当今地方上的通病。

在上位者如果想要他们有所畏惧，平常就必须以严格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要想使他们不为非作歹，就要以谨慎的态度仔细审查他们接手的案件。

不过，所谓的严格并非是要声色严厉地大声叱责，只是不要接受他们所赠予的礼物罢了。谨慎仔细审查他们接手的案件，也并非是吹毛求疵，而是要注意大原则的掌握问题。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天下之事不论大小，都有一定的规定、方案，如果不能小心地处理，常常会有弊端产生。

一般来说，上级长官对于下级的管理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层次。

1. 使下属心服口服，让他们不忍也不敢欺骗长官。这是最好的方式。

2. 不留下任何可以让下属欺瞒的漏洞。这是次佳的方式。

3. 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下属，使他们畏惧，不敢胡乱造次。

至于树立伟大风范，使他人心服口服这一点，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因此，前辈们说：“要使他人心服口服，不忍心欺骗自己，非得‘立德’不可；要使自己不留下任何可以让他人利用的漏洞，非得‘立明’不可；要使他人心生敬畏，不敢造次，非得‘立威’不可。”

在上位者如果能够从这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自己做得到的方式来执行，相信应该不会有被属下蒙蔽的事情产生。

约束属下的行动

【原文】 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以来讼端，以启倖门也。暇则召集讲经读律，多方羁縻之，则自然不横矣。

【译文】 部属之中，常常会有人喜欢与民间的财主来往，或是在说话之间，泄漏公家机密，引起诉讼，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产生，不妨利用他们空闲的时候，将他们召集一起研习经典、法律，试着从各方面去约束规范其行动。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有专横的情形出现了。

对仆役不可太客气

【原文】　皂卒徒隶非公故勿与语，非公遣勿与民相往来。若辈小人威以莅之，犹恐为忠，一或解严必百无忌惮矣。

【译文】　对于仆人、差役，除了公务上的指示以外，没有必要和他们交谈；除了公务以外，也禁止他们与民间的人来往。

因为像这一类的人，平常威严地对待他们，都还会担心他们惹出麻烦，一旦解除威严，我想他们更会百无忌惮了。

不要乱生事端

【原文】　为讼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则事省，事省则民安，民安则吏无所资。一或纷然上下，胥罹其扰也。

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则又在夫措划提防之术，何如耳？古人谓“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不特用兵为然，一役之修，一宴之设，一狱之兴，诚能思虑周详，繁略毕举，则民之受赐不浅矣。

某尝为县，胥吏辈春则追农，以报农桑；夏则檄尉，以练卒伍；秋则会社，以检义粮；冬则赋刍，以饲御马。其他若逃兵、亡户、逸盗及积年补税之民勤集百余，不贿不释。某见其然常挥牍不为署，暇则将一二谨厚吏亲诣其地而按之，可拟者拟，可行者行。由是一切惟以信版集事，吏人失志，百姓获安。至今旁郡以为例。

【译文】　从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有野心，没有野心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事端，没有这些不必要的事端，人民的生活就可以不受到扰乱，而且，也不会让部属有机可趁。相反地，如果野心过大，什么都想做，则常常会有纷争产生，造成上下之间的困扰。

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不做的。对于这些事情，一定要事先谨慎计划，想出一套能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古人说：“多算总比少算好，少算又比不算来得好。”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这句话不仅可用于用兵打仗方面，在创立事业、宴请宾客、审查案件等方面，也能通用。如果凡事都能考虑得相当周详，那么，人民将获得最大的利益。

过去曾经就有过这样一个人，在他当县长的时候，看到属下们的工作情况：春天催促农民耕作，夏天召集武官训练民兵，秋天到各粮仓检查粮食的储备状

况，冬天征收饲草，命令人民饲养御马。除此之外，像逃兵、无户籍者、土匪、逃税之人，每次一抓就是上百人，而且，几乎都要有贿赂才放人。

面对这种情况，他便决定不再签署判决文件。并趁着闲暇的时候，带着一两位比较认真、敦厚的部属到各地巡查，勘查实情，根据实情作判决。

正因为他每件事情都根据实情来作判决，所以，属下便不敢胡作非为，百姓也因此生活日益安定。最后，据说那个人所管理的那个区域，还成为其他区域的行政模范。

赏罚分明

【原文】　小而为一邑，大而为天下，赏罚明则不烦声色，而威令自行。

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为尤难。盖吏与官比，诡诈易生。民远于官，不能知理法，误然而犯，宜若可；于吏则日处法律中，非不知也，小过不惩必为大患，无所忌惮矣。

尝闻治民如治目，拨触之则益皆，治吏如治国，齿牙剔漱之则益利。《传》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断不至于难治矣。

【译文】　无论是管理一个小小的县郡，或是整个天下，赏罚一定要分明，而且要建立威信，使政令能够贯彻执行。

大多数的人只知道管理人民很困难，却不知道管理部属才是最难的。人民本身不懂法律。如果不小心触犯法律，还情有可原。部属本身每天所接触的，几乎都是跟法律有关的事情，绝不会不懂法律。如果有一天他犯小错而没有受到惩罚的话，不久，他一定会更大胆地胡作非为。

有人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管理人民就好比治疗眼睛一样，越去碰它弄它，眼睛的视力反而会越来越差。管理部属则像是治疗牙齿一样，必须经常刷牙嗽口，牙齿才会保持健康。"

同样的道理，《书经》上也说："威信多于关怀者，必然成功；关怀多于威信者，必招致失败。"

如果每一个上层官员都能确实理解这句话，管理属下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宣化第五

奉献自己追求人民幸福

【原文】　古之为政者，身任其劳而贻百姓以安；今之为政者，身享其安而贻百姓以劳。己劳，则民逸；己逸，则民劳，此必然之理也。惮一己之劳，而

使阖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尔乎？昔子路问政，而圣人告“以先之劳之无倦”。呜呼，此其万世为政之格言也欤。

【译文】　古代政治家往往倡导以自己的辛劳来换取百姓的安乐，然而，现在的政治家却一心追求自己的享乐，而使百姓感到劳苦。

政治家的作为与百姓息息相关。在上位者劳心劳力，百姓就能够生活安乐；相反地，在上位者享受逸乐，百姓自然就得辛苦些，这是必然的道理。

试想，身为地方首长，假如只因为个人害怕辛苦，而让所有的百姓劳苦，这哪里是仁人君子所忍心做的事呢？

古代子路问孔子：“什么是为政的原则呢？”

孔子回答他说：“站在人民的前面，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一点也不厌倦。”

这句话我十分有同感，从事政治，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奉行这个原则。

以文王、武王的政风为典范

【原文】　朝廷德泽，牧民者多屯而能宣布。我朝自世祖皇帝迨今数十百年，列圣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国顺民者讨论靡遗，所诸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但有浸废而不为申明，遂为坠典。苟能揭而行之？则不待他求而治道备矣。

【译文】　事实上，有很多的地方首长都没有将朝廷的恩惠德泽好好发扬光大。

古代文王、武王的政风纪要，在文章典籍之中，都有详细的记载，然而，后世的官员却没有人好好去阅读、实行它，以至于这么有用的典籍，最后并没有功能。

我在想，如果每一位官员都能以这样的经典为模范，不需要其他太多的方法，应该就能使政治步上轨道。

如何教化人民

【原文】　欲先教化，去其敫，教悖化者，则善类兴矣！近年子叛其父，妻离其夫，妇姑勃蹊，昆弟侮阋，奴不受主命，冠屨倒置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必其来告，当风乡长恒纠其尤甚者，谕众而严决之，则自惧然改行矣。

【译文】　要想教化人民，使民风朴实敦厚，首先要杜绝任何违背正道的事，如此才能够培养出向善的风气。

近年来，许多如儿子背弃父母、妻子离弃丈夫、婆媳水火不容、兄弟相互争斗、仆人不听命主人等违背天理正道的事层出不穷，到处可见。

如何改善呢？

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根本不要等到他们来告状，当地的乡长、村长只要一知道这样的事，就应该好好地教训人们，把几个行为尤其过份的人抓起来，当着大众的面前，晓以大义，并给予严厉的处罚。如此一来，他们就知道要改过迁善。

致力于学校教育

【原文】　学校乃风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为务，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则率僚孺以观讲习，或生徒有未济，禀饩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养有未至，激劝有未周，皆敦笃以成之。久则弦诵之声作，而礼义之俗可兴矣。

【译文】　学校是教化人民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不过，由于一般的官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并未尽力去办好学校教育。

其实所有做人处事的道理，甚至是为政治国的根本都源自于学校教育。

聪明有为的官吏，实在应该多利用闲暇的时间，带着部属们去参观访问。倘若学生有任何觉得不完善的地方，哪怕是生活费不够、学习情绪欠佳等问题，都应该设法确实解决。

如此坚持下来，礼仪、文化才能振兴。

不借督察之名扰民

【原文】　农之勤惰，一岁之苦乐系焉，其所当为。有不待劝焉者。时因行治视，其辍工废业者，切责之，远近闻之，必知自励也。常见世之劝农者，先期以告，鸠酒食俟郊原将迎，奔走络绎无宁，盖数日骚然也。至则胥吏童卒杂然而生感赂遗征取下及鸡豚，名为劝之，甚实扰之；名为优之，其实劳之。嗟夫，劝农之道无他也，勿夺其时而已矣，繁文末节当为略之。

【译文】　对农事的勤劳、懒惰，与这一年的生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应该常常劝导农民致力农耕。

尤其在巡察各地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怠惰工作，必须及时提出严正劝告。如此一来，远近的农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会自我警惕。

过去我常看到一些督察农事的官员，每要去督察时，一定事先告知农民。等到去的那天，农民便准备好酒菜，等候在郊外迎接，忙里忙外地招待，热闹的情景长达数日。更过份的是，有时连那些随从、佣人也耀武扬威，索取贿赂。

这种行为，名义上是督察，实际上却是打扰农事；表面上是慰劳，实质上却是疲劳轰炸。

其实，劝导农民致力于五谷的生产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

是不要打乱他们的农时，让他们安心务农。

不要随便对异族动武

【原文】　或问："远方民巢居溪洞，猛不能袭，宽不能怀。喜则人，怒则兽，欲宣朝廷德泽若之何而可？"余曰："物之凶狠，无虎狼若也，然使之左右前后惟吾之听者，得其制之之术也。夫克刚莫若柔，治繁莫如简。且彼之所以反侧不恒者，亦必有由矣。或贪其财，或蹙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属，以致蚁结蜂屯，肆其酷毒。苟安之而不扰外之，而无所事。虽欲忿然无自而发。政使或尔，但严守己界，恬不与校，久而彼自驯伏矣！况彼兵一动，守土者非有上命，坐视而不敢前，比许追袭则已，雉兔逃而禽鸟散矣。由是而论，安静不竞者为上；恬无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开边衅，斯为下矣！官于远方者尚监于兹。

【译文】　曾经有一个人问道："南方那些异民族，平常居住在洞穴之中，既不能用武力平定，又没有办法以怀柔政策使他们信服。当他们高兴的时候，则像一般的人一样，还会对人客客气气，可是，一生气起来，却又像野兽般，凶猛不可理喻。对于这样的异民族，不知道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够对他们宣扬朝廷的德泽？"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

"无论再怎样凶狠的动物或人，我想都没有虎狼来得凶狠，要使他们亲近你、听从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驯服他们。怎样驯服呢？简单地说，就是以柔克刚、以简御繁。他们之所以会对外来者那样凶恶，通常有一定的理由。或许是有对方贪图他们的钱财，或是对方想要消灭他们，或是对方俘虏了他们的子女、杀害了他们的部属之类的事，才会导致他们群聚一起，杀人掳掠。

"在这个时候，要想说服他们，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更不用说武力了，用武力只会使他们反抗得更厉害。最好的方法，就是安份地守护国界，不要去干扰他们，时间久了，他们自然就会被驯服、听话了。事实上，就算他们主动来攻打我们，守护边界的兵士，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也不敢妄自开城门应敌。纵使开城门应战，对方大概也会作鸟兽散，最后只有不了了之。

"由以上推论，我们可知道，应付这些异民族，最好的方式就是按兵不动，不制造事端；其次是无条件讲和；最差的方法则是以武力镇压，攻打对方以炫耀自己的武力。"

驻守边疆地方的官员，不妨参考以上的意见。

照顾没有依靠的老幼

【原文】　鳏寡孤独，王政所先，圣人所深悯。其聚居之所，暇则亲莅之，或遣人省视，若衣粮，若药饵，吏不时给者纠治之。

【译文】　如何去照顾那些年老无依的老人及失去亲人的孩子，是实行仁政首先必须做到的课题，这也是圣人最关心的一件事。

因此，一个好的官吏，在有空的时候，应该常去养老院或孤儿院探望他们，或者派属下去做访问，看看他们在衣服、粮食、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欠缺的，随时帮他们改善。

不可放纵富豪贵族横行

【原文】　或谓民有豪强，则不能致治。是殆为贪邪之吏而发也。夫豪强之所以敢横者，由牧民者有心纵之也，何也？与之交私故也。苟绝其私，可不动声色，而使其胆落。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怒而民威于铁钺。"信哉！

【译文】　有人说："地方上如果有富豪、贵族的存在，政治便很难顺利推进。"

我想，这只不过是那些贪婪不正的官吏所说的推托之辞罢了。

事实上，那些富豪、贵族之所以敢胡作非为，通常都是因为地方官员放纵的缘故。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地方官员有私心，一心想要与富豪贵族攀关系，不能切实执行法令所造成的。

因此，只要每一位官员能够杜绝这份私心，我想大概不需要任何严厉的训示，他们就会知道约束自己了。

《论语》说："自己的言行如果端正的话，就不用担心命令无法彻底执行。"

此外，《中庸》一书中也提到："不需要严厉斥责，人民就会十分地敬畏你。"

这两句话讲述的正是这个道理。

多鼓励人民

【原文】　诸民有旌表及学行异众者，时加存慰，为劝必多。

【译文】　对于那些曾经受到朝廷表扬、学问和德行十分优异的人，做官的人应该常常去访问他们。如此才能够激励人民向他们看齐。

唯有正直才能建立善良民风

【原文】　毁淫祠，非独理明而信道笃者不能，非行己端而处心正者不敢。

【译文】　要想建立善良民风，拆除淫邪不正的庙宇，首先，领导者必须是明白事理、笃信正道之人，而且，他的行为处事也必须公正无私才行。

慎狱第六

憎恨犯罪，不要憎恨个人

【原文】　人之良，孰愿为盗也？由长民者，失于教养，冻馁之极遂至于此要。非其得已。也尝潜休其然，使父饥母寒，妻子愠见，徵负旁手，疹疫交攻，万死一生，朝不逮暮，于斯时也，见利而不回者，能几何人？其或因而攘窃，不厚其情，辄置诸理，婴笞关木，彼固无辞，然百需丛身，孰明其不获已哉！古人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呜呼，人能以是论囚，虽欲惨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译文】　其实，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有谁会愿意一开始就当强盗呢？人之所以会当盗匪，往往是因为为政者施政方针有错误，没有好好教化人民，使人民饥寒受苦所致。人民自己也不愿如此啊！

假使你遭遇和他们同样的情形，看见自己的双亲饥寒受冻，妻子埋怨生活困苦，债主逼债紧追不舍，再加上自己身患重病，生命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试问，有几个人能够真正面对财富而不心动呢？

身为地方官，面对这样的罪犯，如果不斟酌情理就依法严办，似乎有些说不过去。虽然犯人本身不会对判决有怨言，但地方官也应该了解，犯人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通常是各种现实环境的压迫所致啊！

古人说："为政者没有尽到照顾人民的职责，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因此，地方官员在审查案情时，应该对犯罪的人济以同情。即使案情真相大白，也不可沾沾自喜，夸耀自己的功绩。

如果每一个官员都能以这种心态来审判案情，我想纵使他想判重刑，也会有所不忍。

重视初犯的案例

【原文】　狱问初情，人之常言也。盖狱之初发，犯者不暇藻饰，问者不暇锻炼其情，必真而易见，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则

劳将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狱，圣人惟与乎子路。其难可知矣。

【译文】　常有人说："解决犯罪尤应重视初犯的案例。"这话一点也不错。毕竟第一次犯罪的人比较不会修饰词藻，问案的人可以不用花很多心思。因为他所说的话多半属实。如果问案的人能够恩威并施，百分之七、八十的案例应该都能够迎刃而解。

相反地，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对于初次犯罪的人没有好的处置，不给予他悔过的机会，那么，今后要想让他彻底改邪归正，恐怕就得再花上几百倍的精神才有可能。

只凭只言片语就能判决案件的人，孔圣人认为，大概只有子路一人而已。

由此可见，判决案件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审问

【原文】　在狱之囚，吏案虽成，犹当详谳也。若酷吏锻炼而成者，虽谳之囚，不敢异辞焉，须尽辞吏卒，和颜易气，开诚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狱卒矣，曲以其情问之。如得其冤，立为辩白，不可徒拘阂吏文也。噫，奸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译文】　对于已经收押的人犯，纵使你的属下已经帮你审查过，但最好还是自己再亲自问一遍。

有一点要特别留意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被屈打成招，其冤情无法辩白，在审案的时候，不妨支开那些原本审案的部属，然后再以和颜悦色的态度，诚心诚意地去感化他，或者叫心地比较仁慈的狱卒感化他。

总之，一旦发现冤情，应立刻为他洗刷，不可只偏执于自己属下的判决。要知道，奸狯的官吏往往会利用法律，无恶不作。

验尸一定要慎重

【原文】　故事承检尸之牒，则划时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后时，时焉而不亲莅，亲焉而不精详，罪皆不轻也。其检之之式，又当偏者。筮仕者不可以不知。

【译文】　在古代，验尸官一收到验尸的公函，他就会立刻去执行。这是因为古代的人比较尊重生命的缘故。

当一个验尸官，责任相当重大。如果任务在身，却故意延误时间，或是找人代替自己前往，或是去了之后没有详细检查，敷衍交待，那这个人应处以重罪。另外，身为验尸官，也应常常对自己检验的技术日益求精。

初上任的人，对于以上的事项不可不知。

以人道对待囚犯

【原文】　天地之德曰好生，圣元体之以有天下。诸在缧绁无家者皆给之粮。惟县狱不给也，意者县非待报之官府，故令略诘其然，而上之为下比见。为州者往往为吏之所欺，吹求不受，以致瘦死于县狱。夫罪不至死而已，私缪杀之，不仁甚矣。为州若府者尚深戒之。

【译文】　天地的美好德行，我们称之为“好生”，也就是尊重生命的意思。朝廷只要将这个美德具体地表现出来，就能够统治天下。因此，身为朝廷官吏也应该奉行这项美德，对于人民一律平等视之。纵使对方是监狱里的囚犯，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要让他们有三餐可吃。

不过，据说在所有的机关中，县府监狱里的犯人最为可怜。因为县本身隶属州，不需要事事依从上级的命令行事，县长本身有相当的决定权，只需要将结果呈报州、府即可。或许就是基于这个因素，县府监狱中常会听说有人饿死，或是本来罪不该死，但县长误判死刑的事例发生，这种行为是相当不人道的。

希望州、府的上级官员深深引以为戒。

加强取缔，防患未然

【原文】　诘盗非难，而警盗为难，警盗非难，而使民不为盗尤难。盖天下之事先其几为之，则有余；后其几为之，则艰苦而无益。夫盗之发也，怕出不虞，知者防于未然，其防之之术，则在广耳目、严巡逻、戒饮博、几游聚，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垓以恐惧之。夫盗犹鼠也，尉犹捕鼠之狸也。勤于出，鼠心伏而不动，狸怠则鼠必兴矣。彼为尉者，与其劳于已然，孰若警于未发之为愈。若夫使民不为盗，则又在于勤本以致富，勤斯富，富斯礼义生，礼义生，虽驱之使窃，亦必不肯为人矣。故管子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谅哉。

【译文】　事实上，逮捕强盗并不是一件难事，困难的是如何使盗匪有所警惕，不再作案。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使盗匪有所警惕不再作案，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最困难的，我想应该是如何确保人民的生活安定，使人民不作奸犯科吧！

举凡天下的事，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如果就能防患于未然，通常都会有很好的结果产生，相反地，如果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再想对策，通常便很难有效果。

盗窃的发生，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会事先防范，进而采取以下的措施：广布眼线，加强巡逻，取缔酗酒、赌博、非法聚会，每十天或一个月派出所有警力全力扫黑等，以达到遏阻之效。

其实，盗匪就像老鼠，警察就像猫。只要猫儿时常出现，老鼠必然躲在洞里不敢出来。但如果猫儿懒得出来，老鼠就会日益猖獗。身为警察，与其等到盗匪发生之后再疲于奔命，不如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加强警戒。

此外，要想使人民不做盗匪，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唯有工作努力，才能致富；生活富裕，才能使人民知礼仪；人民都知道礼仪，就不会当强盗。

所以，管子说："仓库里有足够的存粮，人民就会知道礼节；人民的衣食不缺，就会知道荣誉与耻辱。"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监狱的管理

【原文】　狱庭时当一至也，不惟有以安众囚之心，亦使司狱卒吏辈知所警畏，而无饮博喧哗。逸而反狱者是亦先事防之之微意也。仓库同。

【译文】　地方首长一定要抽空到监狱探视囚犯。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可以安抚囚犯的心情，也会让管理监狱的官吏有所警惕，不敢在勤务时间喝酒、赌博、喧哗。当然，也可以避免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一举数得。

管理仓库的方法也是一样。

怜悯之心

【原文】　亡友段伯英，尝尹钜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为泣下，或以为过。余闻之，私自语曰："人必有是心，然后可以语王政，且独不闻古人亦有禁人于狱而不家寝者乎。要皆良心之所发，非过也。"

【译文】　我有一位已经过世的朋友，名叫段伯英。他担任钜野县县长时，每当人民犯罪，受到刑罚，他都会难过得流泪，或者是不断谴责自己。

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谈论政治。古人之中，也有人会因将人民囚禁在狱中，而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所不忍，怜悯人民所致。并不是他们特别奇怪。"

不可玩弄法律

【原文】　古人纵囚省亲如期还狱者甚多，要不可以为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与期而纵之，是不几于弄天子之法，以掠美市思于下者乎？然，出于朝廷则可，出于一己之私则不可。

【译文】　在古代，曾经有人释放囚犯回乡探亲，而且，据说如期回狱的人还很多。然而，我认为这是不能效法的。

法律是天子所颁布的，人民犯法，是犯天子的法。身为朝廷的官员故意网开一面制定期限让犯人回乡，这无异于玩弄天子的法律而施惠于人民。当然，这种行为如果是出自朝廷的命令，倒还无所谓；但如果是自己擅作主张，就不能原谅了。

教化人民，照顾人民

【原文】　教民不至则犯禁者多，养民无术则病饥者众。为守与牧而使其至此，独归咎于民，难矣哉。

【译文】　为政者如果没有做好教化人民的工作，人民犯案的比例必然会增高；为政者如果没有照顾好人民的生活，人民因疾病、饥饿死亡的人数也会增多。

身为地方首长，倘若以上这两点都不能做好的话，便很难推卸责任。

救荒第七

蝗灾的处理

【原文】　故事蝗生境内，必驰闻于上。少淹须刻，所坐不轻。然长民者亦须相其小大多寡，为害轻重，若遽然以闻，莅其上者鲜集族赴，供张征索，一境骚然，其害反甚于蝗者。其或势微种稗，则当亟率众力以图之。不必因细虞以来大难于民也。故凡居官必先敢于负荷，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　在古代，蝗虫过境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只要境内一发生蝗害，地方长官一定要立刻向朝廷报告，稍有拖延，据说损害便会相当严重。

不过，有一点需注意的是，地方长官在报告的时候，一定要事先调查好蝗害的规模及受害面积的大小。否则，慌慌张张向上呈报，必然会引起朝廷百官的惊惶、骚动，到时候，朝廷百官纷纷出巡察看，地方上人民又得应付蝗害，又得忙于迎接、款待，这种人为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比蝗害更为严重。

在蝗害发生的初期，由于蝗虫的数量还不多，

应该先动员所有农民，设法将蝗虫扑灭。千万不要在还不知道原委之时就告诉中央，以免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害。

身为地方首长，不论面对任何灾害的发生，一定要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这是当官者所必备的条件之一。

不可轻视救援工作

【原文】　天所畀人富与贵者，非欲其自裕，盖将使推所有以济人之不及也。饥者含之，寒者衣之，斯不负天畀之富矣。直者举之，枉者错之，斯不负畀之贵矣。然富贵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则在己，名为惠人，实自惠也。

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夭扎之变，视其轻重必有术以处之。或私帑之分，或公廪之发，或托之工役，或假以山泽，或已负蠲征募籴，或听民收其遗稚，或命医疗其疹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盖古人视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难而父母坐视不救之理也。呜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之人为法，庶无彼我之间哉。

【译文】　上天赐予人财富与地位，并非是为了让他过奢侈享受的生活，而是希望他能够利用这些财富去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

使没有饭吃的人有饭吃，没有衣服穿的人有衣服穿，才算真正善用了上天所给予的财富。同样的道理，唯有提拔有识之士，规劝误入歧途的人，才算真正善用了上天所赐予的权贵、地位。

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如果能够确实做到这两点，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施惠他人，事实上，却是施惠自己。

在古代，身为高阶层的领导者，如果不幸在他任内遭遇到天灾人祸等事件，他一定会依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设法采取有效措施。例如：提供个人资产、开放国家谷仓、兴建土木工程、开放山林、中止税赋、安定米价、允许采收未成熟的稻米、动员医生巡回医疗。举凡所有能够拯救人民的方法，无论多大都确实执行。这是因为古人视人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的缘故。毕竟天下没有眼看自己孩子有难而坐视不管的道理。

如果每一位地方首长，都能效法古人的这种做法，我想很快地，我们的政治也能够达到和古人相同的程度。

不得趁火打劫

【原文】　尝见一显官于凶年市所部民子女殆数十余人，美且壮者皆奴妾之，余将赂时要以希恩宠也。仆闻而蹙蹙曰："使其困惫，吾治已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不大获罪于法耶。"故感而书之以戒后来者。

【译文】　我曾经看过某一位政府高官，利用收成欠佳的时候，在自己的辖区内，买下数十位贫穷人家的孩子，其中年轻貌美的就纳为自己的妻妾或佣人，其余则用作贿赂他人的礼物。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痛心的事。我不禁心里想，"人民生活之所以不能幸

福，不正是因为有这种滥官当政的缘故吗？在人民收成不好的时候，没有伸出救助的援手，所以将他们纳为妻妾或佣人，这种卑劣行为与犯罪行为有什么差别！”

在此，特将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希望能够引起后进官吏的警惕。

发生火灾立即前往现场

【原文】　民或失火，则伐鼓集众，亲莅以救之。恻隐之心人所共有，诚能鼓舞以作其气，虽仇人亦将焦头烂额而相趋悲难矣。

【译文】　一旦火灾发生，应该立即鸣鼓，动员民众合力救火，并亲自赶往火灾现场，指挥救火。毕竟每个人都有同情心，特别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如果大家能够互相鼓舞士气，即使过去彼此曾经过什么仇恨，也会自然消失的。

德行可以产生奇迹

【原文】　反风灭火，虎渡河，蝗不入境，全垓之水回流，此在长民者之德何如，尔殆不可皆谓之偶然也。

【译文】　东汉初，刘昆出任江陵县县长。据说该地每年都会发生火灾，刘昆怜惜人民受苦，于是便向火神祈求，从此，火灾不再发生。之后，刘昆再转弘农郡工作，由于政绩十分显著，最后连老虎都不敢停留在境内。

另外，同时代，戴封出任西华县县长，邻县皆发生蝗害，但只有他管辖的区域逃过此灾害。

西汉王尊在担任郡守时，黄河曾经一度决堤，但河水却没有造成泛滥。

凡以上事件的发生，都不能说只是偶然，是因为境内首长德行崇高，才能有奇迹的产生，因而逃过一劫。

天灾要上报朝廷

【原文】　灾异之事则不可不上，闻祥瑞虽不上可也。

【译文】　一旦发生天灾，一定要往上报告，让朝廷知道。但如果是好兆头之类的事，就不一定要报告。

事长第八

严守本份，凡事忍耐

【原文】　尊卑之分定，则家无逆子，国无叛臣。夫国之所以亡，家所以败，

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诸历代厥监甚明，今夫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设官也，有长焉，有贰焉，有幕属焉，有胥吏焉。名按其分而事其事，天下安有不治者哉。

惟其小智自私乖同夤之义，无协恭之诚，衷既不和，则所见必有不同者，或长官不知待佐贰之礼也，或佐贰暗于事长官之道也。少见辞色则彼此胥失矣。若夫事例应尔而所见或不同，居下者当诚其意婉其辞，卑其容体，以开其上。若由未允，则俟其退而语之家人，非木石无不回程之理。

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为，长者亦当如是晓之也，稍有所挟，虽而强从，退而必有不堪者，日引月深终于泄露。人见其乖忤也，谗谮之言乘之而入，久则讼必兴，而政事隳矣。为一时之忿，使同僚之心离，阖境之民不得治，则其人之褊浅可知矣。

古人有言："必有忍乃其有济。"又曰："欲成大事，必须少忍。"又曰："忍为众妙之门。"旨哉！

【译文】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严守上下关系的话，我想这个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儿子对父母不孝、臣下对国家不忠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国家之所以会灭亡，家庭之所以会破碎，主要都是因为上下关系失调，在下位者不尊重在上位者，在上位者没有管好在下位者。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以今天的行政体系来看，上起朝廷，下至郡县，不同的单位都设有各种不同的官员，而且，每一个单位除了长官、副长官以外，还没有幕僚、下属、基层官吏等等。

照理来说，假设每一单位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守自己的本份，善尽职责，天下应该就不会有不好的现象发生。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凭仗着自己的小聪明，以个人私利为前提，缺乏对国家、社会牺牲奉献的精神，进而造成彼此的不和，因而意见也不相同。

关于上司与部属的相处，最容易发生的一种误解就是，上司不了解部属的处理方式，部属不知道在必要时候应该说服上司。因此，一有不同看法，往往就会造成两人之间的隔阂。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一旦两人意见相左时，身为下属的人，应该秉持诚意，以谦虚的态度、委婉的言词，设法说服上司。如果当时上司无法接受你的看法，那么不妨等到退席回家之后，再设法沟通。毕竟人不是木头、石块，只要诚心诚意表达意见，我想在上位者应该不会无动于衷。

相反地，如果部属有某项看法不恰当时，在上位者也应该以上述的态度，委婉劝告他。毕竟上司的权威只能用于一时。在事情发生时，表面上部属也许表示听从，但私底下说不定愤愤不平。如此，日积月累下来，积怨终会有爆发的

一天。另外，小人看到这种情形，也有可能会趁机挑拨是非，酿成事端，从而导致政治颓废。

我想，身为一个政府官吏，不论是在上位者或是在下位者，如果这么容易因一时的愤怒，而失去同事间的信任，导致政治混乱，那么，这个人的气度就未免太狭小了。

古人说："凡事坚韧不拔者，才能成就大事。"

又说："要想成就大事业，一定要学会忍耐。"

又说："忍是所有事物的起点。"

这三句话的要旨，就在于此。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

【原文】　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出，此待人道也。能行斯二者于道其庶几乎？

【译文】　宁可别人对不起我，我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是对待自己的方法。天下的好事，不需要一个人独占，要分一些给他人，这是对待他人的方法。不过，真能把这二者在官场中彻底实践的人还真是不多哩！

要有接受失意的觉悟

【原文】　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古今未有荣而无辱，得而无失，成而无败之理也。虽天地之运，阴阳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处之不以道，则纤毫之宠必摇，而唾之辱必挫矣。故君子于外物重轻皆所不恤，顾其在我者，何如尔。

使其有可辱，虽不加谴而君子恒以为不足；使其无可辱，虽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为有余。历观自昔大圣大贤不幸横罹祸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处荣而不能处辱，惟能安顺境，而逆境则不能一朝居，欲望其临政有余，为难矣！呜呼，善观人者，其于此严焉察之。

【译文】　做官的人一定要知道荣誉与耻辱是一体的两面、得意与失意是互相对立的、成功与失败是相互交错的这个道理。自古以来，没有哪种光有荣誉而无耻辱、光有得意而无失意、光有成功而无失败的事情。举凡天地的运行、阴阳的变化、自然界、人世间的种种现象，都因循着这个原理。

如果不能深切觉悟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便很容易会因获得少许的宠爱而得意忘形，或是因一点点的失意而灰心丧气。因此，一个有才德的人，他不会因外人的评价而受影响，他只重视自我的肯定价值。

一个有才德的人，当他遇到耻辱、失意之时，不等别人来谴责，他就会不

断地自我反省；假使他没有做出对不起他人的事，在面临生命的威胁时，他也不会因害怕死亡而自乱分寸。过去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在面临灾祸时之所以能够临危不乱，以平常心对待，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荣耀、耻辱的划分有透彻理解的缘故。

身为上级官员，如果只能享受荣耀，而不能面对耻辱，或是只能安于顺境，不能处于逆境，要他能够处理好政务、管理好国家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在选用人才之时，不妨仔细考察这点。

自己承担批评

【原文】　是非毁誉，自古为政所不能无者。是则归人，非则归己；闻誉则归人，闻毁则归己。无长无贰处之，皆当如是也。前辈云："恩欲己出，怨将谁归？"呜呼，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译文】　自古以来，赞许与批评是每个为政者所无法避免的。

面对这些外来的赞许、批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功劳归于他人，过失归于自己。而且，不论是长官还是部属，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做。

古人说："大家都希望把好的事情归到自己身上，那么，谁来承担过失、批评呢？"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大人物。

待人谦虚

【原文】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远。昔某郡有新守，褊戾大不礼其下，常令掾属罗拜于庭下。有一贤掾，初以疾在告，疾愈当庭参，是日偶大雨。守命张伞布茅于庭下，使掾拜焉，掾恬然不动容，兴伏惟谨，识者知其他日必为宰相也。后果然。

【译文】　待人谦虚的人，他的志向一定高远，将来所成就的事业也一定弘大。

从前有一位新上任的郡守，十分骄傲自大，不懂得礼遇属下，常叫属下在庭院前跪拜自己。

他的属下之中，有一个十分杰出的人，在这之前因为生病的缘故告假回家休养。等到他病愈后回来上班的那天，不巧刚好天下大雨。郡守依然要他在雨中参拜，命令属下在庭院前铺上茅草。这位属下看到这种情况并没有感到特别不满或惊愕，还是以谦诚的态度向郡守请安。

当时一些有远见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便说："这位部属将来一定能当上宰相。"

后来，果然被他们说中。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原文】　同官有过，不至害政，宜为包容。大抵律己当严，待人当恕。必欲人人同己，天下必无是理也。

【译文】　同事有过失，只要这个过失不会对政治带来不良的影响，都应该包容他。一般来说，对待自己要严格，对待他人要宽大，这是做人处事应该遵守的原则。

但是，有一点要明白的是，希望别人也能像你那样地对待自己，那是不太可能的。

受代第九

迎接接任的新官

【原文】　闻代者来，则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己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旧政告之也。大抵天下之善，在彼犹在此，劝人为善即己之为善也；讵可惟许己为善，而不愿他人为善哉。

【译文】　接任的新官来赴任时，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官邸，到郊外迎接。不可以因为他是接任自己位子的人就憎恨他、排斥他，而不愿意告诉他一些工作上的内容。

要知道，对方有政绩，事实上就等于自己有政绩；劝人做好事，就是自己在做好事。怎么可以只允许自己有大成就，而不愿他人有大成就呢？

要有好的结束

【原文】　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终如始，故君子称焉。

【译文】　从事政治，要想有一个好的开始并不难。困难的是：如何将好的开始维持到最后呢？

一般来说，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比较战战兢兢，到中期就会日益松懈，到了晚期，就容易趋向弛废。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一个有才德的人，会特别强调“慎终如始”的道理。

不要与人争利

【原文】　尝见世之交代者，多有所争，要皆旧官不广之所致。或据其居而不徙，或专其田而不分，或匿其公物不尽。以相授使新者怀不平，而无所诉，甚非士君子善后之道也。夫利之与义势不并处，义亲则利疏，利近则义远。况为民师，师而专务于利，其聚怨纳侮，视市井小人不若也。故君子之从政也，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

【译文】　翻阅过去的一些事例不难发现，在职务交接之时，常会发生争执。追究其原因，多半是前任官员暗藏私心的缘故。例如：霸占公宅不愿归还；私吞土地据为己有；或者是藏匿公物不愿交出。举凡以上种种，都令接任之人深感苦恼，又无法追诉。

这种态度，与君子之道背道而驰。

事实上，“利”与“义”是绝对对立的，要想守住“义”，自然会失去“利”，要想追求“利”，自然会失去“义”。

身为地方官员，如果一心只想获得利益，那么，人们对他的唾弃、怨恨程度将更甚于对市井小民。

所以君子从政，宁可因公事公办而贫穷，也不因贪图私利而富有；宁可让人一步，也不为争利益而伤害别人。

用心机建虚名：第三等人

【原文】　代之未至也，风民立石以颂德，结绮门以祖行，鸠钱帛以佐路费，建生祠以图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也。盖为善不求人知者为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呶呶焉自媒自鬻，惟崇虚誉者，风斯在下矣。

【译文】　在接任者还未到达之前，为自己立纪念碑，召集人民及有钱人士为自己开欢送会，趁机收刮路费，甚至建立祠堂以留名后世，诸如此类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君子所应该做的。

举凡世界上的人，大致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有丰功伟业，但不希望别人知道。这种人最伟大。

第二等人：即使丰功伟业被别人知道，也不会骄傲自大的人。

第三等人：自我膨胀，用尽心机为自己建立虚名的人。这种人最差劲。

做好交接工作

【原文】　近代东原吴曼庆，为某所宪长，既代，谆谆新上者曰：“某事有少许未完。某狱已具而未决，其按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许能可用。”一部之政毫

分缕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尽。呜呼，今之仕者，方其在职尚不肯用心，况已代去而敢责其如是哉。

【译文】　近代，有一个名叫吴曼庆的人，他曾经担任某地的监察官。任期结束之后，他要调往别处。临走前，他将自己的工作情况一一地告知接任的人，让对方了解那件事情还没做完，那件案子已经查清但还未判决，或是那件案子尚有疑点需要调查，抑或那个人有那方面的才能等等。

吴曼庆并根据政治的现况作了详细的分析，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对方，使对方掌握现况。反观现在的官员，不禁令人感叹！在他任期尚未结束的时候，他都不肯用心工作了，更何况是即将卸任的时候，更难做到这一点。

善尽职责

【原文】　其在政也，民被德泽，讼清盗息，豪强消沮，同僚悦服，则去之之日，虽弊车羸马，行橐萧然，其乐有不翅万金而千驷受者。前辈由外官而至执政者，论济人之功，皆自以为不及为县远甚。呜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县而不屑为也。

【译文】　一位好的官吏，如果在他执政的期间，让人民生活幸福，享受到国家的恩泽，让社会上的纷争、盗匪销声匿迹，使顽强霸道的人屈服，使同僚官吏对他心服口服，那么，在他卸任离去时，纵使穷得只有一辆破车、一匹瘦马和一些简陋的行李，他的内心可能比拥有一万两黄金、一千匹马的财富更快乐。

在古代，许多由地方官转中央担任要职的官员，在被他人问及："自己觉得在担任何种职务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最大呢？"他们一致的回答都认为是在当县长的时候。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一个有志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员，千万不可以有排斥当县长、州长的念头。

居闲第十

不要恋官位

【原文】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任一县之责者，则忧一县；任一州之责者，则忧一州；任一路与天下之责者，则以一路与天下为忧也。盖任重则责重，则忧深。古之人所以三揖而进，一揖而退者，有以也。虽尧、舜、禹、汤、文、武为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固

未尝不忧其责，而以位为乐也。若以位为乐者，苟其位者也。呜呼，大圣大贤宜不难于其所任，犹且不自暇逸如此。吾才远不逮圣贤，顾可乐其位而重其去也哉。

【译文】　一个读书人一旦当上官，就有了他应负的责任；有了责任，相应地，就会有令他烦恼的事情。例如，治理一县的人，便会为这一县的大小事务感到忧心；治理一州的人，就会为这一州的事务烦恼；治理天下的人，又得为整个天下的苍生感到担心。

总之，官位越高，所担负的责任越重；责任越重，当然，他所忧心的事情就越多。难怪古人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总要拱手作揖三次，辞退官位的时候却只要一次即可，实在是因为一当上官，责任就相应加重的缘故啊！

举凡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名君，与皋、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名臣，他们虽然都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其中却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职位的崇高而感到高兴，反而是战战兢兢地担心自己是不是尽到了职责。

我想，一个因自己职位高而感到高兴的人，他一定不会善尽职责。

关于这点，我颇有感慨。想想看，上述所列举的名君、名臣，以他们的能力处理国事应该没有问题才是，然而，他们却还是如此战战兢兢。我们的才能还不如他们，但却有不少人留恋官位而不愿辞官。

引退是一种责任的解放

【原文】　古人以休官致政为释重负而脱羁囚。初尝思之，诚有是理。

方其仕也，严出入而慎起居，一颦一笑亦不敢以轻假人。盖一身而为众师表，少逾规矩，谤议四闻。譬之特行于高屋之上，自顶至踵，在下者无不见之也。一朝代至，完身而去，讵止如释重负，脱羁囚而已哉。

尝见仕而休居者，往往不喜，或命子侄，或托朋友，市奸构讼。靡政不及，小有所违，则曰："去官同见。"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纳惟谷，甚而挠沮排抵为状百端，细民无知，亦从而靡。设使己政之初，人以是荐扰，当若何？推心体之，必自知其可恶矣。

【译文】　古人把辞官引退当作是一种责任的解放，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旦当上官，就是人民的典范。因此，进出公众场合，生活起居，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谨慎。否则，稍有不合礼仪的情况出现，就会有许多批评从四面八方拥来。这种情况就好比行走在高楼上一般，楼下的人只要一抬头，就能够一目了然地看清一切。

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古代许多做官的人在任期结束离开该地之时，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久禁牢中的囚犯终于获得自由一样。

反观今天的官员，每当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们往往闷闷不乐，忙着打点关系，拜托朋友，运用自己现有的政治影响力去谋取私利，而无心于政事。此外，甚至只要新官有一点小小的错误，便直嚷着“旧官与新官具有同样的权力。”因而，导致新官在接任之后，无法顺利推展政令，不能有效领导部属。而且，刻意阻挠、滥与事端的结果，也造成无知百姓的盲目跟从。

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无法理解。试想，如果当初自己刚上任的时候，也遭遇同样的情况，那么，你心中将作何感想？每一个人如果都将心比心地为他人想想，就会知道这种作为是非常可恶的。

退休后仍需努力

【原文】　进则安居以行其志，退则安居以修其所未能，则是进亦有为退亦有为也。近世士大夫惟狃于进，退则愍然无所猷为，甚而茹愧怀惭，蹙缩不敢一出户。

夫轩冕，古人以为傥来之物也，其有也何所加？其无也何所损？不思良贵在我，惟假于物，以为重轻焉，则其人品之卑下不待论而可知矣。

【译文】　读书人应该有这样的胸襟：一旦做官，就要好好地做，以实现自己的志向；相反地，一旦引退，也要安于本份，在家好好修身养性，以开创另一番作为。这也就是说，人要不断求进步，当官时要努力，退休之后也必须努力。

然而，仔细观察现在的官吏，当官时固然还知道要努力，一旦退休之后，就仿佛失去了生活目标，无所事事，甚至有的人以自己的退休为羞耻，而每天呆在家里不敢出房门一步。

其实，高官俸禄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古人说官位只不过是偶得之物罢了，有了它，能够增加多少？没有它，又会损失多少呢？

如果一个人在评价他人时，不以对方本身的好坏来判断，而以对方外在的名誉、财势来判断，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行有多差了。

君子重义甚于天命

【原文】　世俗以穷达进退皆本夫命，谓命之穷者，虽竭蹶求进而亦穷；命之达者，虽远逝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翁术士之常谈，非君子所尚也。君子则以义处命，而不倚命以害义。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吾不诣命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吾岂谓命哉？彼论胥富贵利达之境而不能出者，则往往托命以自诬，宜乎？接武祸机而卒不能悟，悲夫！

【译文】　世人认为贫穷、富贵都是天命的安排。命中注定穷困的人，即使

他再怎么地努力，最后还是穷困；命中注定能飞黄腾达的人，不论他再怎么隐藏自己，他还是会飞黄腾达。

这番话是那些江湖术士最常说的，有才德的君子并不以为然。

君子以“义”来论命，不会为保全性命而伤害义。凡事应该前进的时候就前进，应该后退的时候就后退，不将天命当作藉口。更何况，高兴做的时候就做，不高兴做的时候就不做，这种方式怎能算是“命”呢？

只有那些一心想要追求荣华富贵，却不能如心所愿的人，才会将一切结果归咎于命。

当然，相信命并不是件坏事，但如果到了灾祸临身之时，还归咎于命，不知道觉悟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升官必须靠自己

【原文】　士当求进于己，而不可求进于人也。所谓求进于己者，道业学术之精是已。所谓求进于人者，富贵利达之荣是已。盖富贵利达在天，而不可求；道业学术在我，而不可不求。况古之人不以富贵利达为心也，其所以从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道不行而富贵利达者，古人以为耻，而不以为荣。呜呼，非诚有致君泽民之心者，其孰能与于此。

【译文】　一个读书人要想升官必须靠自己，不能靠别人。所谓“靠自己”，乃是指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学问；“靠别人”则是指利用他人的关系求取荣华富贵。

事实上，荣华富贵不是我们所能追求的，相反地，知识学问才是能够靠我们的努力求得的。因此，我们不可以放弃追求。

古代圣人，不以富贵荣华为追求目标。他们做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去追求高官俸禄的人，是圣人最看不起的。

唉！在现今的社会，要做到古人那种程度，除非是这个人真的有为国为民服务的诚意，否则很难。

坚持操守

【原文】　名节之于人，不金币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女不贞，则何暴不从，何炎不附。虽有他美，亦不足赎也。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禄或失，有时而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呜呼，士而居闲者，能以此言铭其心，庶不易所守而趋势要哉。

【译文】　名节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有了名节，不需要靠金钱就能让你感到富有，同样地，也不需要靠外在的地位，就能让你受到人们的尊敬。

明朝时期
官　训

权宜论

（明）沈一贯

【原文】　今有百金于此而鬻皇上之一官，皇上许之乎？臣等固知必许也。有万金于此而鬻皇上之一旨，皇上许之乎？臣等固知不许也。何则？官虽鬻而主上自尊自如。彼其人之进退黜陟，一制于朝庭，故以为无害而可许。旨虽一言，而关系天下轻重大小，朝庭之所以尊，惟此耳。使人可鬻，则威福予夺将制于彼而不制于朝庭，安得而许？众建群臣，不过卫一人耳。如使群臣得共制命，安在其称一人哉！虽然，而孰知今日而皇上之旨，已潜为人鬻去而不之觉乎？或虚言千金之利而鬻，或虚言万金之利而鬻。利未入于上，而旨已鬻于下。旨鬻天下，则威福予夺随之而去。此又不如鬻一官之威福予夺犹制于上也。本末轻重失其常矣。皇上偶未之觉耳，觉则必不听人鬻，而以鬻赏者我必诛。虽然，臣等又谓皇上未尝不觉也，每一旨下，必曰权宜。权宜者：明知其不当为与不可为而聊试为之尔，非经常之制也，非祖宗之明训、非子孙之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而劝天下姑勉从也。以此见今岁然而明岁不然，此事然而彼事不然也。而今果权宜乎哉？始谓之暂，而其暂也遂久；始谓之借，而其借也即真。非徒不返也，日以侵多，得无托此二字以箝天下之口乎？若是则先之以不信，而谁委心者？治天下之道，以经常，不以权宜。经常者，在皇为皇极，在民为民极，又为成宪、为彝典，曰礼曰法，而后世谓之制度，谓之职掌。祖宗之所以授皇上，而皇上之所以授万世子孙者也。权宜之事，可以一行而不可以再行。如病者含膏粱而服药石，病去当止，不止则药反为病，而不可以救疗。故权宜之所以利天下者少，而乱天下者多，不可为也。矿税之乱天下久矣，其基异日无穷之祸又明矣。皇上行之不休，必以为吾能行之、吾能收之。始享其利，无忧其乱。夫服药不止者，何尝不自信有益而又自恃以为必无害也，一旦药发，谁能善收？当收即收，何为久蹈危计，而贻不及收之悔哉！尝闻之，举理外之奇事者，必有理外之奇祸；纵无涯之外欲者，必有无涯之外忧。譬之于火，一旦既已炽发而熏天矣，虽有万人焦头烂额、提水而救之，必无及矣。譬之于水，一旦既已横溢而滔天矣，虽有万人沾手濡足、捧土而塞之，必无及矣。即能夺之，水火之馀几何，而况其未必能夺也。古人云：众怒犹水火也，可轻犯乎哉！故救火之道，必遏之于荧惑之初，使其无火；救水之道，必塞之于涓涓之初，使

其无决。除此常道，更无巧计。舍常取巧，复何救乎！今朝庭既以权宜自便，而又遂以调停责人，巧中生巧，忧不足恃。调停之说，起于宋绍圣间，彼无如群奸何，而姑为此言塞责耳，亦终不能调停，以至于乱。故调停非名言也。人臣而云调停，犹可诿焉，以为权不在我也。天子则操持乾纲伸缩惟意，知其非义，斯速改矣。一转移而大定，顾不其快，有何掣肘而言调停。此又□前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昔马周言于唐太宗曰："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国无不灭。人主虽悔，未有能再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可修之时。事变起而后修，无益也。"又曰："国之兴亡，不在于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于东都，而王世充据之。向使洛口、东都无多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岂可不顾人劳，而强敛以资寇？狂狡窃发，非徒旰食晏寝而已。"此深达国体之言也，遂致贞观之治。臣等幸为密勿之臣，逢尧舜之君，而皇上又陋太宗于不屑为者。岂不能用臣等一言？臣等窃思皇上亦姑试尔。昔齐威王沉湎不听政，唯左右是从，三年齐国大乱。俄一日视朝，而以阿大夫为左右所誉，烹之；以即墨大夫为左右所毁，封之。随诛左右佞人，而莫敢蔽以私，齐国大治，诸侯来朝。臣等尝谓，皇上亦聊试左右与诸大夫谁忠谁奸耳。一旦奋发，而诛赏引荐，不在齐威王下。岂有明照平秀吉扬应龙之情于域外，而不识贤奸之情于几席之近；岂有有弘敷太平之略于初御，而不决治乱之机于久道之馀！财利非利，安国家诚大利；金玉非宝，金瓯王历诚大宝。孰轻孰重，孰导孰阴，洞若观火。待时而动，大威福、大予夺蓦然焕然，弥布于宇宙之中，此万方之所以跂立而望。黎白相携，愿须臾无死以观德化之成者也。舍权宜而归经常，舍调停而归转旋，万年天子，此其彝极。岂不伟哉？

【译文】　如今有百金在这里而买皇上的一个官位，皇上会答应吗？臣等的确认为皇上一定会答应。今有万金在此，欲买皇上圣旨一道，皇上会答应吗？臣等固知皇上不答应。为什么呢？官虽买，而皇上自尊如故，那人的进退升降，依旧在于朝廷，所以认为无害而答应。圣旨虽然只有一句，但是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大小，朝廷之所以尊贵，靠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人可以买，那么威福予夺将被人所制而不制于朝廷，怎么会答应呢？众建群臣，不过保卫一人。如果让群臣共得制命，怎么只在一个呢！虽然如此，而又谁知今日皇上之旨，已私下被人买去而不知觉？有人假借千金之利而卖，或假借万金之利而卖。好处未上交朝廷，但是圣旨也被卖了。圣旨被买，那么威福予夺而随着丢失了。这也不如卖一官之威福予夺还是犹制皇上也。本未轻重失其常规。皇上尚未觉察，如果觉察，那么一定不听人卖官，必定把卖赏之人绳之以法。虽然如此，臣等又认为皇上尚未觉察，每一道圣旨一下，一定说是权宜之计。权宜的意思是：明明知道不该干与不可干，但是也要暂诚之，不是经常之制，不是祖宗的明训，不

是子孙要坚持的章程。以此观之，皇上之心必然不安，而只是叫天下暂且为之；以此观之，今年行而明年则不然，这事行而另外的事不行。如今果真是权宜之计吗？开始的时间说是暂时的，而这个暂时已经由来已久；开始的时间是假借，而这个假借已经变成了真实。不是不愿重新旨定，而是自以为多，只好假托这两个字去箝住天下人之口。如果这样，先前所说的话是不确的，这样谁肯以诚以待？治理天下之道应该是经常性措施，而不是权宜之计。什么叫经常呢？在皇上那里是皇权，在民众那里是民权，要成为宪章，成为典范，叫礼叫法，后人称为制度，谓之职掌。祖宗之所以将它授给皇上，而皇上之所以授万世子孙者也。什么叫权宜呢？可以一行而不可再行的东西叫做权宜。就像生病的人含膏粱而服药石，病去了就应该停止，如果不停止用药，吃药反为病，而不可以治病了。所以，权宜之计对天下有利少，而对天下不利多，不可为。况税乱天下已经很久，其对于将来的祸害无穷，实在是明白不过了。皇上推行而不停止，必然以为自己能够推行，自己也能够禁止。开始的时候享受其利，不怕它造成的混乱。服药不止的人，何尝不自信有益而会产生祸害呢？一旦药性发作，谁能够治疗呢？该禁止就立即禁止，为什么久久不加以禁止呢，而又去遭受那种无法收拾的后果呢？臣曾经听说，称举常识之外的奇事的人，必然有常识之外的奇祸；纵行天涯之外的人，必有天涯之外的祸患。譬如救火，一旦已到烈焰奔腾，火光冲天，即使万人焦头烂额，提水去飞救，一定毫无办法。譬如治水，一旦江河横溢，洪水滔天，即使万人沾手濡足，捧土而阻，必然劳而无功。水火伤害人民百姓，但是水火之害又有多大呢？况且水火未必能够伤害人民。古人说：百姓之怒就像水火，岂可轻犯！所以救火之道，必定应在荧火之初加以遏止，使其无火；救水之道，一定要在涓涓细流之时加以塞阻，不使决堤。除了这种常行之道，再无其他妙计。舍去常规巧取奸计，忧岂不足恃。调停权宜之说，起于宋绍圣年间，那不是群奸之说又是什么呢？而只不过用这种言辞去推脱责任务而已，最终当然不能调停，最后必然引起混乱。所以说，调停权宜并非千古名言。人臣所说的调停权宜，尚可推委，认为权宜之计不在自己。天子能够操持乾纲伸缩只凭心意，知道这种说法不合义，这应该尽快改正。一转移就可大定，反而不快决定呢？有何掣肘而说调停。此今后前增举，不是可以号令天下之举。过去，马周曾经给唐太宗说：“自古黎尼叛乱，聚集为盗，国家没有不灭亡的。人主即使后悔，未能有安全的。凡是修善政教，应该在可修之时。事情已经暴发出来而再去修善政教，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又说：“国家的兴亡，不在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苦乐。隋代贮蓄洛口大仓，而李密乘机夺取；隋代畜积布帛在东都，而王世充强占。假设洛口、东都没有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够集聚民众。难道可以不顾百姓劳苦，而强刮民膏而作为盗贼

之资吗？狂徒突然暗中暴发，如果不是陈粮存帛怎么能够安寝宁呢？”这是很有见识的话语，终于促成了贞观之治。臣等有幸成为皇上之臣，喜逢尧舜之君，而今皇上又看不起唐太宗？怎么不用我等一言？臣等私下以为，皇上也准备试一下。昔时齐威王沉湎酒色而不听朝政，唯左右之言是听，三年之间，齐国大乱。突然一日视朝，而因阿大夫为左右所称道，烹杀之；因为即大夫为左右所毁，封官加赏。随着诛杀左右佞臣，从此没有敢蔽私谗言，齐国大治，诸侯来朝。臣等曾经说，皇上也企图试试左右与诸大夫谁忠谁奸。一日奋发，而诛赏引荐，成就不在齐威王之下。岂有明照平秀吉扬应龙之情于国土之外，而不识贤奸的情于咫尺之内；岂有弘扬太平之道于即位之初，而不早定治乱之机于久道之余！财利不是大利，安定国家才是真正的大利；金玉不是大宝，金瓯王历才是真正的大宝。什么轻什么重，什么明什么暗，泪若观火，一见即明。待时而动，扩大威福，张大予夺，蓦然焕然，弥布于宇宙之中，这是万方之人所垫脚而远望的心愿。老少丁口，扶老携幼，愿须臾而死以看到仁德教化的成功。去掉权宜之计而回归经常之道，舍调停之略而归转旋之路，万年天子，这就是大德。岂不伟哉！

从政录

（明）薛□

【原文】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惟亲历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于职事万无一尽，况敢恣肆于礼法之外乎？

程子书“视民如伤”四字于座侧，余每欲责人，尝念此意而不敢忽。

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观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不戾乎时宜。

作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

学者大病在行不著，习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处事即求合一，处事即求合理，则行著习察矣。

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

至诚以感人，犹有不服，况设诈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于自修。

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

丙吉深厚不伐，张安世谨慎周密，皆可为人臣之法。

论万事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学者之所讲明践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舍此则学非所学，仕非所仕也。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旷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狭，而无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是实。

为政通下情为急。

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书》曰：“如保赤子”。诚能以保赤子之心爱民，则民岂有不亲者哉？

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士之气节，全在上之人奖激，则气节盛。苟乐软熟之士，而恶刚正之人，则人务容身，而气节消矣。

为官者切不可厌烦恶事，坐视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务省事。”则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

与人言宜和气从容，气忿则不平，色厉则取怨。

处人之难处者，正不必厉声色与之辨是非，较长短，惟谨于自修，愈谦愈约，彼将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发言不当，殊愧之。

张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与语"。予深体此言，吏卒辈，不严而慄然也。

待下固当谦和，谦和而无节，及纳其悔，所谓重巽吝也。惟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

慎动当先慎其几于心，次当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动也。

闻人毁己而怒，则誉己者至矣。

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故论事当永终知弊。

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则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

处事了，不形之于言尤妙。

尝见人寻常事处置得宜者，数数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满天地，德冠人群，视之若无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宽平，自在从容以处之，事已则绝口不言，则小人无所闻以发其怒矣。

胆欲大，见义勇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圆，应物无滞；行欲方，截然有执。

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

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挠，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经曰："忽忿疾于顽。"孔子曰："肤受之诉而不行。"皆当深味。

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

韩魏公、范文正诸公，皆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故其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后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业名誉比拟前贤，难矣哉！

成王问史佚曰："何德而民亲上？"史佚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己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则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未明则以不当安者为安矣。

圣人为治，纯用德而以刑辅之，后人则纯用法术而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贤治不贤，设官之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虽众人之所暂快，亦贤知之所深虑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显荣，而固有之善，则无一念之及，其不知类也甚矣。

机事不密则害成，《易》之大戒也。

为善勿怠，去恶勿疑。

恭而不近于谀，和而不至于流，事上处众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

处事当沈重详细坚正，不可轻浮忽略，故《易》多言“利艰贞。”盖艰贞则不敢轻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长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义。

临属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岂惟为人君当然哉？凡为人臣者，亦当守此，以为爱民保己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谋利、不计功与谋利计功之分。

处事识为先，断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

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兴作，小大必书，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

犯而不校最省事。

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名节至大，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

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谨，而不能有为，于事终无益。

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当远虑后来之患，虽小事不可启其端。

虽细事亦当以难处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

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则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复。

唐郭子仪竭忠诚以事君，故君心无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处小人，故谗邪莫能害。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

好善优于天下，若自用己能，恶闻人善，何以成事功？

圣人子民之心，无时而忘。

于人之微贱，皆当以诚敬待之，不可忽慢。

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

《书》言“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赏当过于厚，而刑不过于滥。

出处去就，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礼》曰：“进以礼，退以义。”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见诸侯，尤详于进退之道。故出处去就之节不可不谨。

【译文】　孔子说：“不患天位，患所以立。”只有亲身经的人才能够知味，我愧于请要之位，日夜思念，对于自己的职事万无一尽，怎敢恣肆于礼法之外吗？

程子书“视民如份”四字，我置于座位旁边，我每每欲责备他人，曾因念及这四个字而不敢疏忽。

凡是国家的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都应该熟观而深深地加以思考，就会以它来酬应世务而背戾时宜。

做官之人对于愚夫愚妇，都应该恭敬而管理他们，不可有一丝疏忽。

学者的大错误在于行为不著，习而不察，所以事理不能合一。处理事情就要求合一，处理事情就是要求合理，那么就行为卓著而习而能察了。

处理事情最应该深思熟虑，从缓而处。深思熟虑就可以获取真情；缓慢处理就会比较恰当。

一字不可以轻易给人，一言不可以轻易答应人，一笑不可以轻意假借给人。

用至诚去感动人，尚且有不心服的，何况用欺诈去行事呢？

防备小人在于加强自我修养。

事情最不可以轻意忽视，即使最微小最容易的，都应该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去加以对待。

丙吉深沉厚道而不自伐，张安世谨慎周密，都可以作为人臣的榜样。

讨论万事都应当以三纲五常作为根本。学者之所以讲究明白身体力行，仕人之所以讲究表倡推明，都应该以三纲五常作为根本。抛弃这个则学非所学，仕非所仕。

接人待物最应有容忍的器量，比如在旷野行走，而有展开的大地，否则太狭窄，而没法从容自如。

左右之人的言语不可轻信，必须审查确实。

为政通顺下情最为重要。

爱护百姓而百姓不亲近的原因，都是因为爱护百姓没有尽心尽意。《尚书》说：“如保赤子。”果真能以抚爱婴女之心去爱护百姓，则百姓怎有亲近的道理呢？

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这是为君的七个要诀。

士人的气节，全在于上面人的奖赏和激励，这样就志气旺盛。如果喜好顺从的士人，而讨厌刚正的人，那么人人都专心自保，而志气就消散了。

为官的人一定不能厌烦凶事，坐视老百姓的冤屈，置之不理，说："我专心反省大事。"那么民众冤死的人就多了，能不注意吗？

做每一件事情都不能苟且。

一定要能够忍常人之不能忍的触忤，才能成就常人之不能成就的功业。

与人说话应该和气从容，生气就会引起不平，外貌矜严就会遭来抱怨。

为人处事的难处在于，理直不必声色严厉与人辨论是非，计较长短，惟谨慎自修，谦虚诚实，他人就会心服。不服的人不过狂妄之人，又何必计较呢？

为官的人最应该安稳庄重。下面的很敬仰，但是如一句话说得不恰当，特别令人惭愧。

张文忠公说："左右之人不是公事不能互相交谈。"我深刻领会这句话的精髓，吏卒之辈，不严肃就会慄然。

对待下人本来应该谦和，谦和而没有气节，等到能够自悔，就是人们所说的谦顺而有节制。只有和气而庄重，就会人人自爱而知畏。

慎动应当先慎其心，次当慎言慎行谨慎作事，这些都叫慎动。

听人抵毁自己而发怒，那么赞美自己的人就到了。

法度的建立贵于必能施行，建立法度而不施行，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只不过开启下面的人的玩忽之心而已，所以谈论事情应当始终知道利弊。

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这是我所忧虑的。

治理百姓就像面临大祭，既然这样那么从政治民，怎么能把百姓看成愚昧而下贱，而加之怠慢之心呢？

做好了事情，无形之举比语言更妙。

曾经看见人们对一般事处置得恰当的，屡次向人夸耀，卑陋之意太甚。古代之人功满天地，德冠群人，但是却把这些东西看得十分平凡，这是因为名分已定的缘故。

要让小人宽平，在于从容地对待他们，事情办完就挂口不提，那么小人无从因为言辞而发怒了。

胆量要大，见义勇为；思量要小，密察文理；智慧要圆，应物不滞；行为要方，截然有执。

每件事都认真对待，而且都能合情合理，那么时间久了就会功业广大。

滋养民生，恢复民性，禁止民非，这是治理天下的三个要素。

办理狱案有四个要点：公慈明刚。公正就不会偏颇，慈爱就不会尖刻，明白就会通照，刚强就会果断。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最终也不为被邪佞小人所迷惑而改变自己的信仰。

痛恨仇恶的心自然不能缺少，但是应当宽心缓思，能去掉还是去不掉，应该审时度势而加以对待，这样才会不后悔。千万不要闻恶急怒，先自焚挠，即使马上去掉丑恶，也已经留下祸害。况伤于急躁，而有超过中正失去适宜的弊端呢？经说："忽忿疾于顽。"孔子说："肤受之诉而不行。"这些话都应该深深地加以体味。

轻与必然滥取，轻信就会易容生疑惑。

韩魏公、范文正诸公，都有一片忠诚为国之心，所以他们的事业功绩卓著，因而他们的名望为天下人所信服。后代的人，以私意小智自保其身，而企图拿自己的事业名誉与前贤相比，这就难了。

成王问史佚说："怎样去行事而可以让百姓亲近上人？"史佚说："按照季节差遣他们，恭敬而顺乎自然，忠心而抚爱，发布号令守信而不自食其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一段名言。

用自己的廉洁去医治别人的贪心，这是遭取怨怒的方式。

作事情只求心安就可以了，但是只有道理明白了才知道可安之人去安抚它，道理未明就会把不当安定的人为安。

圣人治理天下，纯粹用仁德而治理，以刑法加辅佐，后代的人就完全用刑法去治理天下了。

以他的长处去防止他的短处，以他的贤才去防止他的愚志，设置官员的本意不过如此，有官员用威风去剥削百姓而损公肥私的人，到底是什么心呢？

摒除弊病应当治其根本。根本未治而只去治其末，即使众人有些暂时的快乐，这是贤知所以深深忧虑的。

很多人都刻意于名位的显荣，而本来固有的善心，就没有一丝念及，这是不知类推到了极点了。

重要的事情不严守机密就会产生祸害，这就是《易》里面所说的大戒。

作善事不要怠慢，去丑恶不要迟疑。

恭敬而不亲近叫阿谀奉承，和气而不亲近是一种流俗，这是事奉上人处理公事的正道。

世上的廉洁者有三：有看到道理明白而妄取的，有崇尚名节而不苟取的，有畏惧法纪、保住禄位而不敢取的。看到道理明白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这是上等；崇尚名节而不敢苟取，耿界之人，这是次等；畏惧法度、为保禄位而不敢取，则是勉强而然，这又是再其次了。

丝毫省察不到导致办事失败，后悔不及就会随之到来，不可不小心谨慎。

处事应该庄严详细公正，不可轻浮疏略，所《易经》说多处说"利艰贞"，"艰贞"就是处境艰危而能坚守不屈，艰贞就不敢轻浮，而必然严正，所以

“吉”。

天下最大的忧虑是下情不通为上。古人所说下有危亡的势形，而上面却不知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欺骗君王，不玩忽法度，不残害人民，这是为官持己的三个要点。

人遇到拂乱的事情，更应该触动心思，使性格坚强，增加其所不能。所干的事情有窒碍的地方，一定要认真思考以致能够明白，这样就会智慧更加明白。

下面百姓的冤屈得不到申张的原因就是在于上面为官的人不是恰当的人。

不要虐待有苦无处诉的人，不要因为穷困而废该做的事，这就是圣人之仁。

一个低级官员，如果一心爱护百姓，一定会达到目的。天下的事情莫非分所当为，凡事如果可以用力的，无不为此尽心尽力，那么百姓所受的恩惠就多了。

不要因为是小事而忽略，大事小事都必须合乎义。

处在官位上，公事之外，不可涉及其他的事情。

不要因为困难而轻视百姓的事情，不要因为危险而不安心自己的职位，难道只是为人君的应该这样吗？凡是作为人臣的人，也应如此。这是爱民保己的法宝。

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在于不图利益、不计功绩与谋利益、重功绩的不同。

处理事情，了解为先，断决次之。

当官的人经常反思自己不能尽其职，那么就远远地超过一般人了。

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有一定之理的。君子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所以施行仁义去等待天命；小人不明这句话的含义，所以冒险而进，希望侥幸取胜。

法度是一种辅佐统治的工具，应当以教化为先。

禁止本末倒置的作法，阻绝游民四处流窜，这是增长财利的源泉；节省多余的开支，去掉见繁的消耗，这是增加财利的方法。

《春秋》这本书最重视百姓的力量，凡是兴作的事情，一是大事、小事都加以记载，圣人仁义爱民的意思，深厚得很。

凡是事情，依照职分应该干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我夸耀之事。

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都是王佐大才，功业显赫，自己却以心观之，就像浮云一样漠然置之，不能够让他们心动。

清心省事，这是为官之人的重要修养，这样就会有无穷的欢乐。

他人冒犯自己而不加计较最能省去所干烦恼的事情。

人性好静而扰之不止，恐怕不是为政之道。

名节最为重要，不可与不同类的妄交，这样就会坏了名节。

当官之人最应该精简处事，少与人接触，言语要谨慎。

与当官的人说话，应该对当官的人有益，对其他人有利。

苍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效法上天治理天下，都是出于天道之公，这就是王道之所以发扬光大的道理。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作为人臣效法的榜样。

只有那种不知大体，只知拘泥小节的小廉曲谨，而不能有所作为，对于事业的成功最终没有益处。

凡是做事情都应该推功让能于人，不应该有一丝一毫自得自能的意思。

朝廷重臣办事，应该考虑到将来的后患，即使是小事也不能随便开一个坏头。

即使是细小的事情也应该用处理大事难事的态度去加处置，不可有丝毫的忽视，何况大事呢？

所谓王道，就是要爱民如子，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面以这样去施行，那么百姓就会像尊重父母一样去尊重上司，这是毫无疑问的。

百姓不习惯于教化，只知道有刑律、法度，要淳化风俗就很困难了。

恩惠虽然不能遍及众人，但是心意应该经常保持厚道。

孔子说：“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这个意思就是说三代的那种治理天下的方法，后代一定可以治习。

唐代的郭子仪竭尽忠诚事奉皇上，所以皇上从来不怀疑他。以厚重的德行去处事，不露出半点锋芒去对待小人，所以谗言奸佞不能够加害于你。

遇到大事贵在于明白而果断，不明本当然不能够知道事情的断决，但是明白而不果断，也不免后来遇到艰难。

能够成就大事的圣贤之人，都是战战兢兢业地走过来的。

好行善事比拥有天下更值得夸耀，但是如果自恃自己的能力，不肯听信别人的善行，怎么能够成功呢？

圣人把百姓当赤子的心意，时时刻刻都牢记在心。

对于那些微贱的人，全都应该以诚敬之意去对待他们，不可有丝毫的轻慢。

为了治理天下而舍弃王道，这就是以霸道的态度去歧视圣贤，宁岂一辈子不逢孔孟之道，也不会自贬而去趋炎附势，这就是这个缘故。

《尚书》说“罚弗及嗣，赏延于世”。这就是圣人的仁慈之心。所以赏赐应当更加厚，而刑罚不可过于滥。

出处去就，这是士人君子的大节，不可不小心谨慎。《礼记》说：“进以礼退以义。”孔子说：“有命。”孟子不拜见诸侯，特别明白进退之道。所以出处去就的大节不可不小心谨慎。

吏　　品

（明）吕坤

【原文】　一、朝廷设官，本以我从民，非强民从我。故曰：从欲以治。又曰：同民心而出治道。一切举动，须先谋及士夫，谋及闾阎，必众谓当为，然后修举；必众谓当革，然后改图。又权利害之大小，念兴废之始终。若意虽爱民，而不合人情，拂众以始祸，心实为善，而不谙事势，妄动以扰民；或信堪舆祸福，辄与不急土木，罔恤从事之劳；或因一二诡隐，便欲概县清均，又滋无穷之弊。诸如此类，不可殚述。虽于品格无亏，实于生民有损，是曰喜事之吏。

一、政体主于宽厚，政令全要严明。故君子之德风，坐于一堂，而四境之内，善良气伸，奸暴股慄，四境之外，盗不入疆，民皆复业者，风之谓也。今吏之贪鄙者姑无论，即有存长厚之心，鞭扑不事，严狷介之守，苞苴不通，岂不仁廉君子哉？然而吏书为奸，弊端丛出，皂快肆虐，诈索公行，指贼者拷掠遍于闾阎，行暴者殴夺横于市井，剽窃满路，鸡犬不宁，追呼盈庭，农桑尽废。如彼木偶在堂，既不能为柔良出一冤气，又不敢为奸究发一恶声，堂下喧哗，无复一毫之惧，案边拨置，不殊众楚之咻，郡邑安用此人为哉？是曰昏庸之吏。

一、近日民穷财尽，百姓但存皮骨，苟轸饥寒困苦之念，自无豪奢愉快之心。彼浮夸者，酒席欲其丰美，又好张筵；下程极其整齐，又滥饩送。金鼓旌旗满路，诧儿女之懽声；丝竹剧戏喧筵，竞俗人之好尚。或为身家之奉，百事求精，不遂则恣行捶楚，民有因坐褥围裾而卖儿女者；或循耳目之欲，动辄修造，不足则横肆科罚，民有因建馆修亭而丧性命者。古帝王露台惜金，蒸羊念费，孰非百姓膏脂，乃欲悦吾耳目，夸张侈大，纵欲殃民？是曰耗蠹之吏。

一、朝廷张官置吏，凡以安民，且环郡邑士民，无贵贱大小，妇人孺子，皆称之曰父母公祖，谓其子孙我也。为有司者，果能视小民如儿女，知痒知痛。见饥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孙失所；见昏愚凶悍者，抚膺顿足，如自家子弟颛蒙。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昼思夜想，何患无良法？《书》云："心诚求之，不中不远。"虽曰才短，不短于妇人；事即难知，不难于赤子；但问此心诚与不诚耳。近日有司，见百姓困穷，盲尔全不动色；闻民间抑郁，褒然了不关心。所谓君民一体，好恶同情者，岂徒泰然尊于民上而已哉？是曰木痺之吏。

一、庙堂之事，备于郡邑，故一日常萃百责，万姓赖我一身。即日宣上德，无不戴盆之民；日达下情，犹有向隅之泣。纵使政简地僻，岂皆事理民安？夫怠心一生，则无所不已；留心一想，则何事曾行？乃有心不关民社，饮酒赋诗；口不问农桑，饱食高卧。斛斗秤尺，任民大小轻重；文移簿书，任吏沈阁耽延。上官之牌票屡催，常不入目；下民之系逮累月，多不宁家。宪纲呈送，所以验政绩也，何曾体认宪纲？而前件项下，不曰见今，则曰并无；须知领来，所以示法守也，何曾细看须知？及大察到时，或捏遵行，或捏完报，百事无成，四境不治。是曰惰慢之吏。

一、有司冷面冰心，正大公平，然后上可以对天日，下可以信士民。今也加派穷民，便宜豪猾。催科宽士夫之包占，听断受贵达之嘱托，甚者以势力之大小为曲直，以人情之炎凉为出入，使柔良抱冤，贫贱负屈。藉法市恩，难俾人心之服；循情报怨，益伤天理之公。汝顾忌以保官，民抑郁而受诬，岂容于尧舜之世哉？是曰柔邪之吏。

一、郡县之政，非为国则为民，监司于郡县，无非督以为国为民之事。其实心实政有司，上之所责成，正彼之所欲自尽者也。见合则意气相孚，共求底绩；见不合则反复呈请，务俾宜民。彼粉饰弥缝者则不然，文移随故套申呈，意念不及；簿籍任吏书填造，耳目不经。操持本有玷也，而报十一羡馀以明廉；政事本不修也，而借三五条陈以塞责。谓万民作颂，不足以当一二者之失懽也，惟于津要倾心，即怨声载道，岂能彻于九重？谓一意忠诚，不足以致当事者之见悦也，惟于声华极意，即实政不修，谁曾综核一事？眉端妆束，文采灿然可观；口语安排，应对犁然可听。公差人一至庭除，无不厚结；面生者入其关市，戒勿容留。甚者伪开政绩，令父老达之监司；严守街衢，禁诸人不许建白。日夜苦心积虑，全与百姓无干。下民怒不敢言，上官称不虚口，朝廷安赖此人为哉？是曰狡伪之吏。

一、士君子生天地之间，七尺之躯，等于二大，六合之事，任于两肩，须有正大胸襟，劲直骨力。礼节所在，不亢亦不足恭；议论所及，不激亦不诡随。此非以干名犯分，傲物陵人，持己之道，当如是耳。若奔走以为恭，奉承以取悦，观眉睫为应对，不顾是非，探意指为从违，惟徇喜怒，钻刺势力门墙，开创污辱径窦，富贵利达，岂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曰谄谀之吏。

一、自教化陵夷，顽悍成俗，衣食缺乏，奸盗滋多，此不独百姓之罪也。故为民父母之道，不曰乐只，则曰岂弟，不曰慈众，则曰亲民。盖雷霆霜雪在法司，而雨露阳春在守令。如有异常奸暴，四境寒心，久惯刁顽，万民切齿者，间用重法以惩首恶，甚者申呈遣戍，益见法纪严明，有何不可？至于常犯，自有常刑，要在以刑罚为教化，于抚字寓严威而已。彼尚霸政者，性既善怒，心不

耐烦，常事拶攒，动辄夹杠，一出门外，不似人形，一入狱中，或登鬼录。是曰酷暴之吏。

一、一尘不染，廉士所难，予不敢以苦节望天下。但念一切公用，既有纲银，加以额设之馀，截长补短，无碍之费，送往迎来，苟不私诸囊橐，尚无玷于簠簋。惟是犯人本无力也，而强问有力，卖儿女以完单；问罪既纳银也，而分外罚银，变产业以销票。王密之金，托腹心过送，贫而理直者吞声；虞叔之璧，借题目索求，富而身卑者重足。条编款款议银，既徵银矣，又分外有里甲之费，怨彻闾阎；夫马日日供役，既力役矣，而雇募无给领之时，谤闻驿递。官价卖物，明旨屡禁也，既减值而又赊之，甚者分文不给，无异明诓。贫者卖货，所赚几文也，既应行而又税之，甚者杈帚亦抽，何殊白夺？盖耽耽入目，而事事垂涎，有不屑道者。是曰贪鄙之吏。

【译文】 一、朝廷设置官员，本来是以我顺从百姓，不是强迫百姓顺从我。所以说：根据百姓欲望治理百姓。又说：顺从民心去制定治理天下的制度。一切举动，必须首先与大夫商议，与民间商议。必须民众说应该做然后才去做；必须民众说应该革除，然后再去另谋出路。如果心意虽然出于爱民，但是不合人情，拂乱民众的意愿就是祸乱的开始，心中的确想着做善事，而不明白形势，胡乱行动就会扰骚百性；有人信奉天道地道可以降下祸福，动辄不大兴土木，抚恤从事的劳苦；有的隐瞒田产，便想平均县里的土地，又生出无穷的弊病。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可尽述。虽然对于品格没有损害，但是实际上对百姓有损，这就叫好事的官吏。

一、政体主要在于宽厚，政令再于严明。所以，君子之德是风，君子坐于一堂之中；四境之内，善良之人扬眉吐气，奸暴之徒两脚颤栗；四境之外，盗贼不入疆界，百姓重操旧业；这就是君子之风所致。现今官吏贪鄙之徒姑且不论，即使有长厚之心，惩罚坏人，严肃自守，不准行贿，这难道不是仁人君子吗？但是吏书为非作歹，弊病百出，役卒肆虐，勒索公行，被指为贼者，被到处拷打，行暴施凶的人在市井上横行霸道，偷窃塞路，鸡犬不宁，追呼之声充斥原野，农桑之事尽皆废弛。那些官吏好像木偶在堂，既不能为柔弱而善良的百姓出一口冤气，也不敢对奸暴之辈出一句恶声，大堂之下，一片喧哗，没有一丝畏惧之意，案边拨置，不能制止众人之声。郡县哪里能用这样的人去当呢？这叫做昏庸官吏。

一、近日百姓穷困财尽，只存皮骨，深受饥寒贫困之苦，毫无奢愉畅快之心。那些虚言浮词的人，酒席只求丰美，一心只好美酒宴席；接待下人的酒食也极其整齐，滥发赠品。金鼓旌旗塞满了大道，充满了儿女的欢笑；丝竹剧戏喧哗，一心与俗人攀比。有的人为身家之奉，百事只求其精，如果下人办不到

就被恣意惩罚，老百姓有因此而只得坐褥国裙而去卖儿卖女；有的官吏为了满足自己耳目之欲，动不动就修房造屋，经费不足就横征暴敛，老百姓因修馆建亭而伤了性命的。古代帝王尚且露生惜金，蒸羊念费。什么不是百姓的血汗？而这些官吏为了悦耳目之欢，夸张奢侈，纵欲殃民，这叫做耗蠹的官吏。

一、朝廷张官置吏，目的是为了安定百姓，让环绕郡邑的士民，无论贵贱大小，妇人小孩，都称他们叫做父母公祖，意味着把百姓当作官吏的子孙。当官的人果真能把小民百姓当成儿女，关心他们的痛痒；见到饥寒贫困的人，就鼻子酸心里痛，犹如自家子孙流离失所；看到昏愚凶悍的人，就抚着胸脯跺脚大呼，就像自己的子孙到了如此地步。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心中有此美意，就会去朝思暮想，怎么会想不出好办法呢？《尚书》说："心诚求之，不中不远。"即使说缺乏才干，不会不如妇人；事情即使难以知晓，也不会比抚养儿子更难；但是要问的是心诚还是不诚。近日有的当官的，看到百姓穷困，盲然全不动声色；听到民间疾苦之声，褒然充耳不闻，漠不关心。本来君民为一体，好恶同情，怎么仅仅泰然上尊于百姓之上而已？这叫做麻木的官吏。

一、庙堂之事，备于郡邑，所以每天把各种责难集于自身，百姓全赖官吏一身。官吏即使宣布皇上的恩德，还是有未受到皇帝恩泽的百姓；每天都了解下情，但是还有向隅而泣的哀民。即使政令简明，但是地处僻远，怎么都能事事安民呢？怠慢之心一生，就会无所不已；细心一想，就会不知曾经干过什么事？有心而不关心民众社稷，每日只会饮酒赋诗；口不问农桑之事，每天在饱食高卧。斛斗秤尺，却放任百姓不管大小轻重；公文薄书，却放纵官吏沈置延误公事。上官公文屡次催促，常看也不看；下民被拘捕长达数月，很多不通知家里。法纪呈送，本来是为了检验政绩，而这样的行为，怎么说知道法纪大体呢？前次公文下来，现在公文又下来，不说见到了，而说都没收到；须知公文下来，目的是为显示法纪，而这些人哪里去细看呢？等到大检察的时候，或者捏造说已经遵照执行，或捏造说已经完报；真是百事无成，四境不治。这叫做惰慢的官吏。

一、当官的人冷面冰心，正大公平，上可以仰视天日，下可以取信于民。现今的官吏加派贫民，让豪豪得到好处。催租科税包宽对士大夫的交纳，听亲断讼接受达官贵人的嘱托，甚至以势力的大小来判断为曲直，以世态的炎凉作为办事的出入，致使柔良百姓抱冤，贫贱民众负屈。借助法令市恩，难让人心信服；循私报怨，更伤天理的公道。你因为顾忌以便保任官职，民众却抑郁而受诬，这些怎么能为尧舜的时代所容许呢？这叫做柔邪的官吏。

一、郡县的政治，不是为国家就是为民众，监司对于郡县，无不是监督郡县为国家为民众作好事。这的确是实实在在地治理国家，方便百姓，上面的要

求，正是下属所以准备尽心尽力完成的事情。而今官吏看到合心的就意气相投，共创嘉绩；看到不合心的就反复呈报，务必官民。那些粉饰弥缝的人则不然，文书的传递仍旧按照故套子呈请，词不达意不明；簿籍官吏填写书表，耳目不经。行为操持本来有玷污之处，但是呈报却说有十分之的剩余去表明清政廉洁；政事本来不修，但是却借三、五条陈去敷衍塞责；俗话说，万民作俗，不足以抵消一、二者之失欢，惟于津要之处倾心，即使百姓怨声载道，怎能达到皇上哪里呢？一意忠诚，不足以让当权之人欢欣，专心于声华极意，即使实政不修，谁又去考核某一件事呢？眉端妆来，文采灿烂可观，词语铺排，回应坦然动听。公差一旦到达庭中台阶，无不厚结；不熟的人只到了人员物资聚散之地，禁止居留。有人甚至虚报政绩，叫父老等人报告监司。官吏派人严守街道，不准民众陈述自己的意见。这些人日夜苦心思索，全然与百姓毫无相干。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上官称赞不绝于口。朝廷怎能依靠这样的人呢。这叫狡伪的官吏。

一、士君子生在天地之间，长有七尺之躯，等于天地、六合的事情，两肩承担重任，须有正大胸怀，强劲骨力。礼节的所在，不亢也不应恭，说话讨论，不激越和谲诈。不是以此去干名犯分，傲物陵人，持己的方法，应该如此。如果把奔走为恭，奉承取悦，观颜查色，不管是非，见风使舵，巴结钻营，钻刺努力的门道，开创污辱的通口，富贵利达，岂可安心而得？但是这是品格最卑下的人。这叫谄谀的官吏。

一、自从化教陵夷，顽悍成俗，衣食缺乏，奸盗滋多，这不仅仅是百姓的过错。所以为民父母之道，不说乐和，就说和乐平易，不说慈众，则说亲民。雷霆霜雪在于法司，雨露阳春在于守令。如有异常奸暴，四境寒心，久惯刀顽，万民咬牙切齿者，使用重法惩治首恶，甚至可以将人犯发送戍边，更见法纪的严明。这有何不可呢？至于平常犯人，自有常刑，关键在以刑罚作为教化的手段，抚恤之中加上威严而已。那些推崇霸政的人，性格善怒，心中烦躁，常事动旧刑，动辄用夹杆，走道牢门，不见人形，一进狱中，等于已死。这叫做酷暴的官吏。

一、一尘不染，廉洁之人也会感到为难，我不敢以过度的限制去要求天下之人。但是希望一切公用费用，既有纲银，加上预算多余部分，截长补短，无碍的费用，送往迎来，如果不中饱私囊，不用玷污神灵。只是犯人本来无力，而被强迫，卖儿完成科派。犯罪已经交纳了银两，而又分外罚银，变换产业去销票。王密之金，托心腹人过关，贫而理直的人忍气吞声；虞叔之金，借题目而索求，富而身卑者敢怒而不敢言。条编款款议银，已经征收了银两，又在分外增加里甲之费，怨怒响彻天宇；人马天天服役，已经出了力役，而雇募缺乏给养之时，谤言在驿站传闻。用官作购买物品，曾经多次明令禁止，既减价而又

赊帐，有的甚分文不给，无异于明骗。贫穷人卖货，所赚有几文；既应行而又收税，甚至权帚也要抽税，与抢夺何异？耽耽入目，事事物物有人垂涎，有许多不屑说道。这叫做贪鄙的官吏。

宦游日记

（明）徐榜

秉　公

【原文】　厚姻娅、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私欲蚀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生暗。

【译文】　厚待姻娅，亲近小人，伊尹所以在不同的位置上也有不平的待遇；打开诚心，广布公道，武侯所以比王佐位高。所以本心日月，私欲引以腐蚀之；康庄大道，但也有窒息。听信偏颇，就会冤屈直率，让奸人受惠，喜怒偏差，就会真奸人而滥用刑。公正生明，偏邪生暗。

保　民

【原文】　古者于民饥溺，犹己饥溺，心诚求之，若保赤子。于戏！入室笑语，饮酖啮肥，出则敲朴，痛痒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馀几？谁甘小人，而不为君子？

【译文】　古代贤人，百姓饥渴和溺水，就像自己饥渴和溺水，诚心求助，如爱赤子。啊呀！入室欢声笑语，饮美酒，吃甘肥，出门打击，痛痒不知，人心不仁，到了这样地步。淑问之恩泽，百世犹祀；酷吏的后人，今天还剩几个？谁人甘当小人，而不想当君子？

训　廉

【原文】　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神明可欺。黄金五十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为荣，死且有馀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

【译文】　士人的廉洁，犹女人的贞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不要以为是

暗室，其实昭昭天理可知，你不自爱，神明可欺。黄金五十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为荣，死了有余辜。那些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威武，清风犹存。

训　勤

【原文】　尔服之华，尔馔之丰，缕丝颗粒，孰非正供？居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浃背，日不辞难，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

【译文】　你的衣服的华美，你的食品的丰盛，缕缕丝丝，颗颗粒粒，什么不是法定的赋税。居处在那个位置上而不干其事，吃了那个位置的饭而懈怠不办事，稍有人心的人，怎么不感到惭愧？昔者君子不愿白吃干饭，炎热之天，汗流浃背，日不辞难，警枕计功，夜不安宁？谁是我的老师，一个是范仲淹，一是韩琦！

俭有四益

【原文】　凡人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可以养德，一益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可以养寿，二益也。醉浓饱鲜，昏人神智，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可以养神，三益也。奢则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可以养气，四益也。

【译文】　凡是人的贪淫的过错，没有不生于奢侈的。节俭就会不贪不淫，可以养德，这是第一个好处；人的享用，自有剂量，省用淡泊，有久长之理，可以养寿，这是第二个好处。醉饮浓酒，饱食鲜美，人昏智傲，如果蔬食菜羹，就会肠胃清虚，无污无秽，可以美神，这是第三个好处。奢侈就会妄取苟求，志气就会卑污，一旦从俭节约，就无求于人，于己无愧，可以养气，这是第四个好处。

勤有三益

【原文】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一夫不耕，必受其饥；一妇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一益也。农民昼则力作，夜则颓然甘寝，非心淫念，无从而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渊明诗曰："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而无异患干。"是勤可以远淫僻，二益也。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论三宗、文王之寿，必归之无逸。吕成公释之曰："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收敛，则精明内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寿孝，三益也。

【译文】　民众的生存在于勤奋，勤奋就不会匮乏，一个农夫不耕种，必受其饥饿；一个女人不养蚕一家人必受其寒，这样勤奋可以免去饥寒，这是第一个好处。农民白天则力作，夜间则颓然而卧，非妄之心，无从生起。过去的公父文伯的母亲说："瘠土上的百姓，没有不向义的，这是因为劳碌的缘故。"陶渊明诗中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而无异患干。"这就是说，勤奋可以疏远淫僻，这是第二个好处。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论三宗，文王之寿，必归之无逸。吕成公释之说："主静，就会悠远博厚；自强，就会坚实精明；操存，就会血气循轨而不错乱；收敛，就会精明内而不俘。"这就是说勤奋可以延年延寿，这是第三个好处。

自在箴

【原文】　算计有益，吾亦算计；烦恼有益，吾亦烦恼。奈算计无用，烦恼徒劳。何如随缘随分，以咏以陶？度有限之年，乐孔孟之道。

圣人之心，随寓而安，以无所系也。设有一所系，则前有牵，后有曳，欲随寓而安得乎？

【译文】　算计有益，吾亦算计，烦恼有益，吾亦烦恼。奈何算计无用，烦恼也是徒劳。何如随缘随分，用来咏叹和熏陶。揣度有限之年，喜好孔孟之道。

圣人之心，随寓而安，没有什么牵挂。假设有什么牵挂，那么前面拉着，后面曳着，要想随寓而安能得到吗？

十三哨戒谕

【原文】　营垒，当壮；士卒，当恤；器械，当整；武艺，当练；侦探，当勤；游巡，当慎；救援，当速；追捕，当严；设伏，当密；堵截，当勇。毋克剥士饷，毋轻许苗粮，毋虚裁兵数，毋混冒首功，毋幸邻灾，毋匿盗情，毋偷安而忘备，毋轻敌以偾师，毋以小利而失同事之好，毋以小胜而长怠傲之志。

【译文】　营垒应该坚固；士卒应当抚恤；器械应该整齐；武艺应该经常训练；侦探应当勤快；游巡应当谨慎；救援应当迅速；追捕应当严密；设伏应当机密；堵截应当英勇。不能克扣士卒的军饷，不要轻易答应苗粮，不要虚报兵数，不要混冒首功，不要幸灾乐祸，不要隐匿盗情，不要偷安而忘记防备，不

要轻敌败军，不要因为小利而失同事的好，不要因为小胜而增长傲慢的气势。

劝　勉

【原文】　世情宜淡，立志贵刚。刚则欲不能屈，淡则欲念不起。私喜私怒，皆足以害事，怒之为害尤甚，故制之最要，除之最难。

下学，便是为己实功，行慕高远，毕竟近名之心未忘。

欲念易逞者，其机顺也；欲动难制者，其习久也。故学贵及时，功当勇决。

耕尧田者有水虑，耕汤田者有旱忧，耕心田者无虑无忧，日日丰年。

楚师伐宋，师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军之心皆如挟纩。楚子不能使人皆挟纩，而三军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馈箪醪者，楚庄王投之于河，令军士迎流饮之，三军皆醉。楚庄王不能使河为醪，三军之醉，醉其赐也。

养子如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子弟之贤不肖系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为可忧；子弟之贫富系诸天，而世人乃忧其贫贱，多为不义之事，以富贵之，得非倒见耶？

情欲之路，嗜好之府也。目爱采色，命曰伐性之斤；耳听淫声，命曰攻性之鼓；口贪滋味，命曰腐肠之药；鼻悦芳馨，命曰熏喉之烟；身安舆驷，命曰召蹙之机。此五者所以养生，亦以伤生。

声色在前，而不知好，是槁其心者也；声色已过，而不能化，是荡其心者也。不槁不荡，惟从事于心学者自得之。

凡观人之术无它，但作事神气足者，不富贵即寿考。其次莫若观其所受，此最要切。升不容斗，不覆即毁，物理之不可移者。

以岁之凶穰，而荒其稼穑者，非良农也；以利之盈缩，而弃其资货者，非良贾也；以行之祸福，而改其善行者，非良士也。

苏黄门云："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若饱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于禽兽？

张饱帆于大江，骤骏马于平陆，天下之至快，反思则忧。处不争之地，乘独后之马，人或我嗤，乐莫大焉。

饱肥甘，衣轻煖，不知节者损福；广积聚，骄富贵，不知止者杀身。饱藜藿者鄙膏粱，乐贫贱者薄富贵，安义命者轻死生，远是非者忘臧否。

居轩冕之间，当有山林之气；处尘埃之内，不可有市井之习。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

山鸡自爱其毛，终日影水，目眩则溺，人亦有溺于自爱者。芙蓉山有异鸟，其名曰鹍，爱形顾影，不自藏，为罗者所得，士之罹于世网，皆由其不肯自藏

故尔。夜蛾扑绕灯烛，驱去复来，弗至焦澜弗止。利禄声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异于是哉？

关中隐士乐道耕，常言修养之士，当书《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节嗜饮，冬至宜禁嗜欲。盖一阳初生，其气微矣，如草木萌生，易予伤伐，故当禁之，不特节也。

马永卿曰："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人问其术，对曰：'平生未尝以脾胃热生物，暖冷物，以元气佐喜怒。'"此亦当为座右铭也。

【译文】 世界的情形宜淡泊，立志贵重在于刚强。刚强则欲留不能使之屈，淡泊则欲念不起。私下欢喜和私下发怒，都会因此害事，发怒为害特别大，所以制止发怒最为重要，除去最难。

不耻下问，便是为自己学习本领，行慕虽然高远，毕竟追求功名之心尚未能忘怀。

欲念容易实现的原因，在于机会顺畅；欲念一动难以制止的原因，在于习惯成自然。所以学习贵在及时，成功决定于勇断。

耕种尧田之地的有水虑，耕种汤田的有旱扰，耕种心田的无虑无忧，日月是丰年。

楚师攻伐宋国，楚师多寒，楚子安抚而加以勉励，三军之心都如披上皮袄。楚子不能使人都穿上皮袄，而三军之温暖，用言辞去暖他们。楚人有馈美酒者，楚庄王投之河中，令军士舀着河水饮之，三军都醉了。楚庄王不能让河水变成酒，但是三军都醉了，是因楚王之赏赐让他们心醉了。

养的儿子像芝兰，既是不断学习加以培植，又是不断积善加以滋润。子弟的贤不肖关系到几个人，而世人不因为其不肖为忧；子弟的贫而富关系到天意，而世人忧其贫贱，多为不义之事，因此富贵，是否少见呢？

情欲之路，嗜老之府。眼睛喜爱采色，名叫伐性之斧；耳朵喜听淫声，名叫攻性之鼓；口贪滋味，名叫腐肠之药；鼻子喜悦芳馨，名叫熏喉之烟；身安车马，名叫招宦之机。这五样东西可以用来养生，但是也可以伤生。

声色摆在前面，而不知其好，是他的心已经变成枯槁了；声色已经过去，而不能教化，是他的心已经被摇荡了。不槁不荡，只有从事耕心的人才能领悟得到。

凡是观察他人的方法没有其他，但是作事神气十足的人，不是富贵就是寿长。其次莫若看他们所爱，这最为重要的。一个升不能容一斗，不覆即毁，物理之不可移者。

因为年岁的凶年和丰年，而稼穑荒疏，这不是一个好的农民，因为利润高和低放弃其资货的人，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因为行为的福和祸，而改变自己的

善行的，不是一个良士。

苏黄门说：“人生逐日，心中应该有一番好的议论。如果饱食暖衣，惟利欲是念，用什么来区别于禽兽呢？”

在大江上张开饱帆，在平陆骑着骏马，这是天下走得最快的方式了，反思则有忧虑。处在不争的地方，乘坐在最一匹马上，有人笑我，这是最大的乐中。

饱食肥肉甘食，身穿轻暖之衣，不知道节制的人损福；广泛积聚，骄逸富贵，不知道停止的人杀身。饱食野菜的人鄙视精美的食物，乐于贫贱的人看不起富贵，安于义命的人看轻生死，远离是非的人忘却奖赏和惩罚。

居于高官之位，应有山林之气；处在下层之内，不可以有井市的恶习。

尚未下雨而打雷，雨未必能落下来，未行动而言语，行动未必会成功。古人以干事而达不到目的为耻。

山鸡十分喜欢自己的羽毛，整天立在水边照自己的影子，眼睛花了就掉进水中；人也有沉溺于自爱的。芙蓉山上有一种特别的鸟，名字叫鹔，喜爱自己的形像而看自己的影子，忘记了不藏起来，被张网捕鸟的人捕捉。士人之中那些罹于罗网的人，都是由于不肯自我隐藏的缘故。夜蛾扑绕灯烛，驱赶开去又飞来，不到自己被烧焦不肯停止。人对于利禄声色，往往死了才会心甘，与这些有什么不同呢？

关中有一个隐士叫乐道耕的，经常谈论修养之士，应该书写《月令》放在座位左右，夏天到了应该节制饮用液体，冬天到了应该禁止嗜欲。一阳初生，其气微弱，比如草木萌芽，容易伤损，所以应该禁止，不光是节令所致。

马永卿说：“唐代柳公度，年纪已经八十，气力强盛。有人问他养生之术，对答说：‘平生未曾用脾胃去热生物，暖冷物，用元元辅佐喜和怒。”这也应该为座右铭。

当官功过格

（明）袁黄

功　格

吏

【原文】　能为地方兴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实惠，算千功。

劝戒同僚行善止恶，以事之大小算功。劝戒上司倍算。

劾去府州县贪酷正官一员，算千功，佐贰减半论。

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轻革逐，一人算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风大雨，钱粮停比，词讼停审，一次算十功。

能禁戢势宦豪奴，不使播恶，算百功。

能摘发奸恶神棍，置之于法，不使骗诈愚民，算十功。

偶有错误，片念拨转，不吝改过，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十功。

严禁佐贰，不得擅受民词，算十功。

远来人役，早发回文，一事算一功。

凡解人之怒，释人之疑，济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随事之大小、人之善恶算功。

【译文】　能够为地方兴利除害，让百姓永远享受实惠，这算得上千秋功业。

劝戒同僚行善止恶，凭事情的大小计算功劳。劝戒上司加倍计算。

弹劾去掉府州县贪污残酷正官一员，可算千秋之功，弹劾去辅佐以减半论。

下僚不是获罪地方，不能轻易革职或驱逐，一个人可算十功。

遇到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停止征收钱粮，停止审训诉讼，一次算十功。

能够禁止势宦，不让他播恶，可算百功。

能够揭发奸凶神棍，绳之以法，不让他骗诈愚民，算十功。

偶有错误，片念拨转，不吝改过，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十功。

严禁佐贰，不得擅自接受民词，算十功。

远来人役，早发回文，一事算一功。

凡是解人的怒忿，释人的疑怀，济人之紧急，拯人之危险，都随事情的大小，人之善恶算功。

户

【原文】　催徵有法，劝谕乐输，不烦敲扑，而钱粮毕办，算千功。

审编里役，差遣均平，使合县受福，算千功。

清核地亩钱粮，井井有条，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隐包侵，致累小民，算千功。

遇大灾大荒，能早勘早申，力请蠲赈，设法救活多命，算千功。

设法敛解，缓急有序，革除陋规积弊，不苦粮里，不累赍解员役，算十功。

较准大小法马，严加稽查，使胥吏不得出轻入重，算千功。

给发役从工食，养济口粮如期，并禁吏胥克减，一次算十功。

荒年煮粥，赈济孤独，凡收养遗弃小儿，一人算一功。劝其亲戚，责以大义，令各收养者，倍算。

用物照价平买，不倚官势亏民，一日算一功。

【译文】　催征税赋有法度，劝谕人户高兴交纳，不用鞭打，而钱粮收毕，算千功。

审编里役，差遣均平，让全县受福，算千功。

清核地亩钱粮，井井有条，使乡里小吏负责保护，不得欺骗隐蔽包办侵害，致累民众，算千功。

遇到大灾大荒，能够早勘查早申报，请赈济，设法挽救更多性命，算千功。

较准大小法码，严加稽查，让小吏不得出轻入重，算千功。

役工从人的食粮，养济口粮，应该如期发放，并且禁止小胥克扣，一次算十功。

荒年煮粥，赈济孤独，凡是收养遗弃小儿，一个人算一功。劝告他的亲戚，用人义相责，令各自收养，加倍计算。

官家用物照价平买，不依仗官势亏民，一日算一功。

礼

【原文】　阐明正教，维持正法，使圣贤遗旨灿然复明于世，功德无量。

凡事惜福，躬行节俭，使风俗返醇，算千功。

表章先贤，旌举忠孝，一事算百功。

亲讲乡约，惩劝有方，诲诱顽民，平其忿心，改恶从善，各因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开报生员优劣，采访的确，使人知劝惩，士风丕变，算千功。

故旧经过地方，厚待加礼，一人算十功。若患难死丧而加抚恤者，倍算。

禁止恶俗，如淹女、火葬、宰牛、杀牲、酒肆、台戏等类，一日算十功。

接文士下僚，有礼无慢，一日算十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贫者，助一两算一功，劝人共助者同算。

瘟疫疟痢盛行，开局医疗，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十功。

葬死人及枯骨，一人算十功。

【译文】　阐明正教，维持正法，让圣贤遗旨灿然复明于世，功德无量。

凡事惜福，亲行节俭，使风俗返回淳朴，算千功。

表章先贤，旌举忠孝，一件事算一百功。

亲自讲解乡约，惩罚和鼓励有方，教诲和善诱顽民悔改，平定他们忿怒之心，让他改恶从善，各因人受益的大小而确定功绩。

考核公正严明，不阻抑身也寒微的人，一个人算一功。

申报生员优劣，调查准确，让人知道鼓励和惩戒，士风大变，算千功。

故旧之人经过地方，加礼厚待，一人算十功。如果是患难死丧而对其加以抚恤的，加倍计算。

禁止恶劣习俗，比如淹女、火葬、宰牛、杀牲、酒肆、台戏等类，一日算十功。

接待文士下僚，有礼无慢，一日算十功。

同僚下属，身死失位而家中贫穷的人，助一人算一功，劝人共同救助的一同计算。

瘟疫疟痢流行，开局医治，一个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之人算十功。

埋葬死人和枯骨的人，一个人算十功。

兵

【原文】　力行保甲，亲编亲审，不致忧民，而邪教奸究自息，算千功。

遇兵盗窃发，能预为防范，力加捍御，免百姓被难，算十功。

盗贼拿到即审，务得真情真赃，不许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供，不许扳累无辜，不专靠拶夹招承，无枉无纵，一次算十功。

严戢捕役牢囚，飞诈良善，算十功。

【译文】　力行保甲，亲自编写亲自审定，而不忧民，而令邪教奸人自己停止干坏事，算千功。

遇到兵盗窃发，能够预先加以防范，全力捍御，免去百姓遭难，算十功。

盗贼抓到即审，一定要拿到真赃得到真情，捕役不得私自拷问，不指派衙官混，不许连累无辜，不专靠刑具令人招供，无冤枉无放纵，一次算十功。

严禁捕役牢囚，欺骗良善之人，算十功。

刑

【原文】　凡听讼能伸冤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

斗殴人命，或故或误，为首为从，俱细细分别，立时亲检定罪，不致游移出入，干连无辜，算千功。

冤枉重辟，案成囚狱，能详覆审豁者，免大辟一人，当百功；永戍一人，五十功；满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五功；二年者，十功；一年者，算五功；满杖一人，算三功；九十以下，算二功。

责人须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当，使受者愧服，见者惩诫，算十功。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赌博者，一人算十功。

惩治讼师扛证，不得刁唆构衅，废荡人家，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条，如老幼醉酒不打，妇女非犯奸不打，尊长告卑幼、百姓告衙役，虽失实弗打，已拶弗夹，要枷弗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为检点，不容吏胥上下其手，算十功。

词状少准，妇人非关节要，即为抹去。人犯一到即审，不令守候，一事算一功。

词讼据理直断，不嗔越诉，不偏护原告，不徇嘱托，耐烦受言，使两造得尽其情，及到别衙门，随其转办，不以成心怒翻案，一事算五功。

重惩诬告，以息刁讼，一事算一功。

审无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罚纸谷，如有力稍力无力，听犯自认，不以赎锾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无力犯人，当时释放，纳赎徒罪，亦准召保，使免监禁之罪，一人算五功。

追赃有法，禁扳害亲友，以保无辜，依赃之多寡算功。能为开豁者，五两算一功。出己财代完者，倍算。

严禁佐贰，不得擅羁人犯，算五功。

严禁狱卒牢头，勿肆凌虐，使囚得安宁，一人算一功。

牢瘟传染，命狱官狱卒，扫除积秽，多燃苍术，夏贮凉水，冬天给草荐姜汤，使囚得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犯无家属者，照例申请囚米，一人算一功。例有不合，自为设处者倍算。

【译文】　凡是听讼能够伸冤理枉，按照事情的大小计算功劳。

斗殴发生人命，或者故意，或者误杀，为首还是为从，都应该细细分别，立即亲自检查定罪，不致于游移出入，牵联无辜，算千金。

冤枉重辟人犯，案成死囚，能够详察复审豁者，免去大群一名，当一百功；永远流放一人，五十功；三十年徒刑的满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五功；二年徒，十功；一年者，算五功；被判杖击一百的满杖一人，算三功；九十杖以下，算二功。

斥责他人必须明告其罪，使之知道改正，凡是判处刑人而适当的，使受刑者愧服，看见的人得到惩戒，算十功。

重治不孝之罪，重治叛奴及赌博的人，一人算一功。

惩治讼师伪证，不得刁唆构衅，毁灭人家，一个算十功。

用刑必须有条款，比如老幼饮酒不打，妇女不是犯奸不打，尊长告发卑幼、百姓告衙役，即使失实也不打，己动刑夹不打，要枷就不打，一人算十功。

供词出入，自己检点，不容小吏上下其手，算十功。

诉状少准；妇女不关紧要，立即抹去。人犯押到即审，不叫守侯，一事算一功。

词讼应该据理有断，对越级上告不发怒，不偏护原告，不徇私托，耐烦受言，使诉讼双方能够尽得其情，及到其他衙门，随其转办，不以成见翻亲，一事算五功。

严惩诬告，以便减少诉讼，一件事算一功。

审查没有重要亲情，免供逐出，允许自赎，量罚纸谷，如有力稍力无力，听从狱犯自认，不用赎金取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无力犯人，当即释放，纳赎徙罪，准许召保，使人犯免遭监禁之苦，一人算五功。

追赃有法度规定，严禁牵连亲友，以便保护无辜，依照的多少计算功劳。能为开豁之人，五两算一功。拿出自己的财产代完之人，加倍计算功劳。

严禁佐贰擅自羁押人犯，算五功。

严禁狱卒牢头肆凌囚人，使囚人得以安宁，一个人算一功。牢瘟传染，命令狱官牢卒扫除积秽，多点燃基术，夏天贮存凉水，冬天准备草荐姜汤，使囚徒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大罪犯没有家属的，照例申请囚米，一个人算一功。不合旧例，自为设处之人加倍计算功劳。

工

【原文】　开渠筑堤，疏通水利，视事之大小算功。

役使地方及衙门人，概从宽厚，一人算一功。

修葺学宫官堂及乡贤名宦祠、正神祠庙、仓房狱舍、桥梁道路，费十两，算一功。劝人乐助者，同算。

当官善事，未易枚举。即此以例其馀，扩而充之，在人各尽心力。

【译文】　开渠道筑堤坝，疏通水利，看事情的大小给予计算功劳。

役使地方和衙门里面的人，概从宽厚，一个人算一功。

修葺学宫官堂及贤名宦祠，正神祠庙，仓库狱舍，桥梁道路，耕费十两，算一功；劝人同助者，同算。

当官之人的善事，不可能一一枚举。即以此类推其余，扩而广之，在人各尽其心而已。

过　格

吏

【原文】　地方利病，绝不留心，置民生疾苦于度外，其过无涯。

地方利病，明知应兴应釐，不肯出身担任，一味推卸；图便己私，罔知民隐；图便目前，罔计永远，算千过。

风土异宜，时势异窾，不虚心参酌，强不知而为知，见一偏而不见全局，妄作妄为，使百姓受累，算千过。

逐日所行事件，不畏天人，惟凭吏胥。更将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语，不即用心，只奉力行，使民隐弗申，上泽不究，算千过。

开报贤否失当，随官之大小、人之善恶，算过。

保约奉行不善，轻委衙官，及致骚扰，算百过。

听信左右，指拨害人，逢迎势要，冤抑平民，受人嘱托，枉害善良，使百姓含怨，算百过。

事不即决，淹禁停滞，使讼中生讼，破人身家，一事算十过。

听审人犯已齐，因慵懒饮宴，轻为更期，累众候费烦苦者，一事算十过。

偏护衙役，姑纵奸徒设局诈骗，阱人身家，算十过。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过。

事关前任及别衙门事，明知其枉，而泥成案，徇体面，不与开招者，一事算三十过。

毁人扬己，市恩避怨，不顾前官职司，不顾后官难继，算十过。

沽不准词状之名，使含冤者无处陈诉，一事算五过。

必要贿嘱方准，一事算十过。

门禁不严，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过。

出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劳苦，供应耗费者，一次算十过。

【译文】　地方流行疾病，绝不留心，把平民的生计疾苦署之度外，其过失无边无际。

地方流行疾病，明明知道应该负责，但是却不肯出身担任，一味推委，谋图已私，不知民众隐情；图使在目前，不记长久之计，算千过。

风土异宜，财势异款，不虚心养酌，强不知为己知，以偏概全，妄作妄为，让百姓受累，算千过。

逐天所行事情，不畏天人，只凭小吏。更将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语，不即用心，只奉力行，使民众隐情得不到申张，上泽不究，算千过。

申报贤否失当，依照官位的高低，人的善恶，算过。

保约奉行不善，轻委官衙，引起骚扰，算一百过。

听信左右谗言，挑拨害人，逢迎权势，欺压平民，受人嘱托，枉舍良民，使百姓含怨受冤，算百过。

事不即决，淹禁停滞，让诉讼之中生出新的诉讼，破人身家，一事算十过。

听审人犯已经到齐，因懒慵饮宴，随便改变期限，累众候费烦苦人者，一事算十过。

偏护衙役，姑息纵容奸诈之徒设局行骗，陷害他人，算十过。

上司迁怒于人，明知冤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过。

事关前任和其他衙门的事，明明知道其冤枉，而泥成其案，徇人体面，不替人开招者，一件事算三十过。

抵毁他人，市恩避怨，不顾前官职司，不顾后官难以难继，算十过。

沽钓不准诉状的名声，让含冤之人无处陈述，一件事算五过。

一定要有贿赂和私嘱方可准案，一事算十过。

门禁不严，致使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过。

出入行牌不守信用，使官役守候劳苦，供应税费，一次算十过。

户

【原文】　催徵无法，任吏书欺隐，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乱拏乱责；追呼愈急，完欠愈淆，使合县不宁，算千过。

擅自加派增粮，使小民永受赔累，算千过。

点役不公，任吏胥作弊，使合县受累，算千过。

遇灾荒弗早申请，使民心不安，上泽不究，算千过。

劝地方好义，救荒积谷练兵等事，不虚公详恕，偏听率性，苛派不堪，算百过。

遇患不救，遇赈而吝，力可以济人而不肯尽，算百过。

轻用民力，随众多寡算过。

【译文】　催征赋税不依法度，放纵吏书欺骗、保歇侵吞，不能明查，乱拏乱责；追查越紧混乱越多，合县不宁，算一千过。

擅自加派增粮，使平民百姓长期遭受祸害，算千过。

派点差役不公，放纵小吏作弊，致使一县受累，算一千过。

遇到灾荒不趁早申报，使民心不安，上面赈济不到，算千过。

鼓励地方好义，救荒积谷练兵等事，不虚公详恕，偏听任性，苛派不堪，算一百过。

遇到祸患不救，遇到赈济吝啬，力气可以济人而不肯尽力，算一百。

滥用民力，随众多少计算过。

礼

【原文】　祭祀不敬谨，水旱不祈祷，及祈祷不尽诚，惟以虚文塞责，算百过。

好为奢侈，伤财害民，阴坏风俗，算千过。

考较不公，使孤寒不得上进，一名算百过。

开报生员优劣不确，使劝惩无力，士习日靡，算千过。

纵容左道惑众，及聚众赛会，不行严禁者，算百过。

不禁溺女恶俗、赌博为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过。

好长夜饮酒，登山玩水，耗费人财，累地方下役守候，一次算十过。

待人不诚，责人不恕，接下僚而亵慢爽仪，遇知己而含疑不尽，算十过。

拘泥旧闻，沉迷积习，见阐明正学者，反加非笑谤讪，阻人好修之念，自障入道之门，其过无量。

【译文】　祭祀不敬谨，水旱不祈祷，到了祈祷的时候不尽诚心，只以虚假的礼仪去敷衍，算一百过。

嗜好奢侈，破财害民，阴坏风俗，算千过。

考核不公，让孤善的士人不得上进，一名算一百过。

申报生员优劣不准确，使鼓励和惩罚无力，士人习惯一天天靡烂，算千过。

纵容左道旁门蛊惑民众，聚众赛会，不实行严禁的，算百过。

不禁止溺杀女婴恶俗、赌博为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过。

好作长夜之饮，沉溺游山玩水，耗费人力财力，劳累地方下役守候，一次

算十过。

待人不诚实，责人不宽恕，接待下属而亵慢爽仪，遇到知己而怀疑不尽，算十过。

拘泥古旧传闻，沉迷积习，看到阐明正学之人，反而讥笑诽谤，阻人好善之念，自塞入道之门，其过无数。

兵

【原文】 纵奸捕唆盗扳牢囚，通同烧诈良善平民，鸡犬不宁，算千过。

获盗不即亲审，得其真情真赃，致黠盗漏网，扳累良民，算百过。

盗有或初误犯，或迫饥寒，不原情警豁，使人无自新之路者，算千过。

【译文】 放纵奸邪捕唆盗报牢囚，合伙烧诈良民善人，弄得鸡犬不宁，算千过。

抓获盗贼不立即亲审，未得真情真赃、致使狡黠的盗贼漏网，连累良民百姓，算百过。

盗中初犯者、或饥寒者，不缘情警醒，让人没有悔过自新的机会，算千过。

刑

【译文】 人命不即检验伤证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千过。

问罪成招，本有生路，不开一线，只图上司不驳，一事算十过。

服毒、投水、悬梁、图赖人命，审无威逼，辄断葬埋，以长轻生之习，一事算百过。审非真命，而轻易发检，使死者不得完尸，生者多般受累，一事算百过。

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过。

醉怒重杖责人，算二过，无罪误责，算十过。

借地方公事为名，滥罚钱款者，一两算一过。

多问罪赎，以肥私囊，以媚上司，一事算千过。

受人嘱托，故纵应罪者，一人算一过。纵真命一人，算百过。纵大盗及豪强奸蠹一人，算百过。若受贿故纵，倍算。

用刑不当，以多寡算过。罪不至死而杖毙者，一命算百过。

纵行杖人打下腿湾，需索诈害，一日算十过。

无过淹禁平民者，一日算千过。

以口腹之故，轻杖人，一杖算一过。

【译文】 人命大案不马上检验验证加以定案，致使案情发生出入，拖累多人，算千过。

审问罪犯，根据招供，本有生路而不网开一面，只图上司不加反驳，一件事以十过计算。

服毒、投水、悬梁，图财害命，审查不威严，动辄断其葬埋，以助长轻生的恶习，一件算百过。审非真命，轻易处断，使死者不得全尸，生者多种受累，一事算一百过。

情况罪行尚未核定，杖死一人，算百过。

醉后发怒杖责他，算二过，无罪而误责，算十过。

假借地方公事为名，滥罚钱财的人，一两银子算一过。

多问罪赎，中饱私囊，以此去取媚上司，一事算千过。

受人嘱咐，故意纵人承认罪的，一人算一过。放纵真命一人，算一百过。放纵大盗及豪强、臣奸一人，算百过。如果是受贿而有意放纵，加倍计算。

用刑不当，以多少计算过失。罪行不至于死罪而杖毙者，一命算百过。

放纵行杖之人打下腿弯，需索诈害，一日算十过。

无过关押平民百姓者，一日算千过。

因为口腹之故，轻意杖击他人，一杖算十过。

工

【原文】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开，有塘不浚，有堤不筑，不蒙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视事之大小算过。

学校教士之处，桥道济众之处，听其颓败，亦照工程之大小之算过。

当官过失，不易枚举，即此可例其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译文】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使有渠不开，有塘不挖，有堤不筑，不蒙水之利，而受水之害，看事情的大小计算过。

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桥道是渡人的地方，听任其颓败，照工程的大小算过。

当官的过失，不易一一枚举，即可依此例加以类推其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责成州县约

（明）高攀龙

【原文】　臣观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职，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泽，惟州县始致之民。州县者，奉法守职之权舆也。州县贤，则民安；州县不贤，则民不安。顾天下之为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为县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岂能尽得贤者而用之？贤者视君为天，不敢欺也；视民为子，不忍伤也。奉法修职，出于心所不容已，非有所为也。其次则有所慕而勉于为善，有所畏而不敢为不善。其下则不知职业为何事，法度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贼也。故为政者，拔才贤，除民贼，约中人。天下惟中人为多，约之于法，皆不失为贤者，太守约州县者也，司道约府州县者也，抚按无所不约。约之使人人守法，如农之有畔而无越思，则天下治矣。臣谨条画州县所当持行者，令自抚按而下，以递相约。庶几皇上之仁恩，得实究之民也，谨列款如左：

课农桑：须中心诚恳，欲开民衣食之源。赏勤警惰，使民兴起。毋得徒事虚文，差人下乡，反滋民害。

兴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弥文。故曰：“民不从其令而从其好。”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励操，肃以御下。民自观而化之。更须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必表扬之。乡绅耆德，必尊礼之。邑中经明行修，令誉著闻者，必稽考其实，闻之巡按御史，疏荐于朝，以补乡举里选之废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关人伦、伤风俗者，必置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自兴。

育人才：朔望临学宫，必以圣贤明训，为诸生谆切教诲。俊秀之士，必令读《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性理》、《纲目》，以端其心术，正其识见，为国家有用之才。

乡约为教化内一要事，但县官不以诚心行之，徒成虚文。而约正约副等，反为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请邑中德行乡绅，或孝廉贡士，为民钦服者，主其事，而约正副等，以供奔走。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移俗易，皆得之于此。有记善簿，记恶簿。又须有改过簿，许令自新。

乡饮巨典，不得滥及匪人。

社学，务选教读得人。

学宫敝坏，即申详修理。境内凡有古先圣贤，及祀典所载山川祠宇，敝坏

者，即时修理完好。仍要扫除洁净，关锁祠门，不得容人堆积杂物，坐卧作践。四方过客瞻拜，有识者，常以此占州县官之品，何可忽也？

积贮，民之大命。丰无所储，荒无所赈，尚可称民父母乎？必须随宜设法，使一县积谷，足备一县赈济。岂独活民？即以弥乱。为州县者，功在苍赤，庆流子孙，端系于此。

社仓，是救荒良法。各乡劝缙绅及名家，自造仓廒，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与之。其法量人户种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于青黄不接时借贷。又必二三十户连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内人户摊赔。小荒减利，中荒捐利，大荒连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给与印信文簿，为究治奸顽，使之可久。

境内有荒芜田土，宜竭力开垦。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抚。

境内有陂池宜浚者，及时开浚。圩岸宜筑者，及时修筑。城垣颓塌，桥梁毁坏者，及时整理。高原圩下，所宜树木，及时种植。

养济院，近来竟成弊薮，茕独不沾实惠，皆繇吏胥添捏诡名混冒。须是州县官，据其陈告者，审实，给以面貌木牌。仍不时查核，分别革留。凡男妇犯重罪，或游荡倾家，及有子孙婿侄可养者，不得混收。

州县极贫待毙之民，大约可计。每岁动支预备仓谷。城中四门，择寺观宽绰者，设厂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残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粮，不须混冒。约费米百馀石耳。设诚行之，利济不少。所当委任得人，稽查出纳，无成虚文。

钱粮一县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由帖，使小民先知办纳之数。徵粮则总立一簿，算定人户额田数、田粮数，均徭里甲条鞭数，分为十限。每月限完几分。比较只用此簿，不得别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实写，不得用浮签。民间依限完者，即不听比，过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责。须是分数明白，如欠一两而从未完者，即从重究；欠十两而完过七八分，存剩二三两者，即从宽处。毋得但论银数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殊。催徵只用里甲，间于奸顽之户，行不测之威，票拿一二。无得遍差皂快，执牌下乡，徒空鸡犬，无益茧丝。

无情之词，十无一实。县官贪取罪赎，辄多准词。致原被两家，同归于尽。民之穷困，此其一端。为民父母，当肫切劝化，令勿轻讼。事涉伦理而无大故者，即为焚其状词，免其仇隙。其他苟无关系，概勿听可也。

人命状词，尤不可轻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县官即至其家相验，审问四邻。诬告者重惩，情真者方准。在乡者，必令带尸到坛，带四邻到尸所，然后投状，县官即到坛中相验审问，一如在城之法，则不真者，自不敢轻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诈人者亦息。老稚之获全其命者多矣。

勾摄止差里长。非真正强盗人命巨恶，不得滥差皂快下乡，以滋诈扰。是

造福小民第一义。

妇人非犯奸，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讼，俱不许拘。

轻犯罪人，勿得轻送监铺，致染瘟疫，及为牢头索诈。妇人不系大辟，及勘合追赃家属，虽娼妇亦勿滥禁。

吏书门皂，昵之纵之，皆县令也。众胥役分其利，一县令受其名，所宜猛省。

善人者，一方元气。民间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则仗义好施者，次则终身自守、不作非为者。必须访实，各书所长，匾额表其门。免其杂泛差役，以为民劝。

恶人者，良民之蟊贼。蟊贼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混之类，访其首恶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党类。一有党类作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讼师教唆起灭，破民家，坏民俗。一片机械变诈，无识者竟以为能，浸淫入于其术而不觉，不复顾天理人心为何物矣。所当访实，悉榜其名于申明亭，审出刁诬词状，追究写状之人，并拿重治。

刑杖，竹篾，不得过重，务要削平棱节。不许打在一处，不许打腿弯。拶指不得过两时。非强盗人命，不许轻用夹棍，不得过两时，敲杖不得过三十。

堂上须要肃清。不得容吏书皂快门役，拥立左右，致奸弊出于意外。

每日所行事，须立一簿，逐件登记，完者勾之。一月内事，必于一月内了，使吏书不得延捱索诈。上司事，亦不致沉阁取咎。

私衙要关防严密。多有清谨官，为妻子僮仆亲戚所坏。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骗民财，时宜觉察。

县官乡里亲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说事得财，以速官谤。

本县每日供给，须照时价给现银，与市民两两易买。不得倚官减值，亏短赊欠。不得纵容买办人，索取铺行钱物。佐贰衙，一并禁辑。

各役工食，按季放给，不得预放扣减。

生辰令节，不得受礼物，以长奔竞。

不得称贷富室，及至富室监生家饮宴。

上司铺陈，往往借用当铺。江南则派粮长借办，极为扰害。须本县节省公用置办。着库吏收领封贮，入查盘事件内。无令移用，以致缺少。

保甲所以弭盗安民。今本县开报保长时，既餍饱吏胥。而棍徒充当保长，又诈害良民无已。竟使善法，皆成厉政，徒滋扰害而已。既不可惩噎而废食，岂可不循名而责实？要在贤者着实举行，周密防备。天下多事之时，此实为未雨绸缪之计，不可忽也。

盗贼地方大害，必有窝家，必与捕快交通。平日当密访窝家，及通盗捕快，

置之于法。一有生发，即行严捕，必擒获而后已。此等风采彰闻，自然盗贼息。乃不肖有司，护盗如子，既欲邀盗息民安之誉，又避上司地方多盗之责，往往深怒失主呈告，反责捕快诈诬。其甚者，与盗相通，纳其货贿，致盗贼以此县便于行劫，纵横无忌。失主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酿成大乱，恒必由之。所当痛以为戒。

强窃盗到官，县官即刻自审，勿轻用刑，只严急起赃，赃真然后具招。勿轻信扳诬，而容捕快先拷，勿先发佐审问。

赌博为盗贼之源，必须严禁。民间开场赌博者，责令两邻首告，不首者同罪。

娼家为盗贼之数，不许容留城内居住。有居住者，两邻不首，同罪。

州县官表率一方，宜先节俭，以挽侈靡之欲。即宴会名刺，不可以为小事，漫从流俗。当照宪规，刊刻小约，与本地缙绅彼此遵行。节财用于易忽，移风俗于不觉矣。

民间淹杀子女，最伤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邻不首者同罪。

【译文】　下运观察天下的治理，正本清源，必须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职，必须从上而奉上；所以，朝廷的恩泽，只有通州县才能传达给民众。州县是秦法守职的开始。州县的官员贤明，百姓就安宁；州县官员不贤明，百姓就不安宁。天下的州共二百二十一个，天下的县，共有一千一百六十六个，难道都能得到贤者去当官员吗？贤人把君王当作上天，不敢欺骗；贤人把百姓当赤子，不忍心伤害。奉法守职，出于心所不容己，不是有所为。其次就是有所羡慕而劝勉为善，有所畏惧而不敢不为善。其下就是不知职业干什么事情，法度是什么东西，放纵自己的情欲而已，这是民贼。所以，为政的人，必须选拔贤才，除掉民贼，约束中人。天下中人最多，以法度加以约束，都不会失为贤者。太守就是约束州县的人，司道就是约束府州县的人，抚按就是什么都可以约束的人。约束就是要人人遵守法度，就像农民有田畔而不会想超越一样，那么天下就可以治理了。谨小心条画州县所当持行者，令自抚按以下，递次相约。皇上的仁慈天恩，泽施百姓万民，列款于下：

课农桑：必须中心诚恳，开拓百姓衣食之源，赏赐勤奋、警戒懒惰，使民众兴旺；不得空事虚文，差人下乡，反而滋民害人。

兴教化：政教风化从自身出发，不是全靠布文告。所以说：“老百姓不从其令而从其爱好。”为人上的人，应该以敬持身，以廉自行，以肃御下。百姓靠自己观察而进行自我教育。更须彰扬善行，严罚恶习，树立良好风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要大力表扬；乡绅仁德，要以礼尊重。村邑之中精明行善，名声远扬的，考核查实，上报巡按御史，上疏向朝廷举荐，以补乡中推举，里中推荐

的不足。而对那些不孝、不悌，以及一切有关败人伦、份风俗的人，必须以法加以制裁。像这样坚持下去，政治风化就会兴旺起来。

育人才：初一、十五到学校，必须以圣贤明训对诸生进行谆谆教诲。俊秀的士人，必须叫他们读《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性理》、《纲目》，端正他们的心术，见识，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乡规民约是教化的一件重要事情，但是县里官员不以诚心去办这件事，徒有虚假形式。而管理乡规民约的约正、约副，反而成为民众之害。果真有身体力行的人，必须敦请邑中有德行的乡绅，或者孝廉贡士，百姓钦佩而服从的人，主持这件事，让他去管理正、副约长，让这些人去为此事奔走，办具体的事。乡规民约通行，那么一乡之中的善、恶都有明确记载。盗贼停息，百姓安宁，移风易俗，都可以从这里得束。有记善簿子，有记恶簿子。还必须有改过簿子，令犯错误的人悔过自新。

乡饮巨典这些大事，不可让不恰当的人参与，防止滥乱。

乡社设立的学校，一定要选择恰当的人担任教读。

学官敝坏，马上报告而加以修理。地境之内凡是有古圣先贤，以及祀典所载山川庙宇，弊坏的，也要马上修理完好，扫除洁净。关锁祠门，不准杂人堆积杂物，坐卧立躺。四方过经瞻拜的客人，其中有识之士，经常以此事来了解州官、县官的品味。这怎么可以忽视呢？

积贮关系到百姓的性命。丰年没有储备，荒年无法赈济，还可以称得上是民众的父母官吗？必须因地制宜，使一个县积蓄的粮食，足够一个县的赈济。难道只是为了让民众活命？就是以这些粮食去禁止动乱。当州官县官的人，功绩在苍天，在赤子，流芳子孙，其源出于此。

社仓是救济饥荒的好办法。各乡要鼓励乡绅、名家，自己建造仓库，自放自收，不与官仓联系在一起。这种办法看人户种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开始计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进行借贷。又必须以二、三十户连名保借。欠缺的，就在同保内人户分别摊赔。小荒减少利息，中荒捐利不收，大荒连本米都要等到下次收成后再征催。官府发给印信文薄，为究治奸顽，使之可以长久。

境内如有荒芜的田土，应该全力进行开垦。流移的人口，应该全力安抚。

境内如有池塘应该疏浚的，应该及时开通疏浚。圩岸应该修筑的，应该及时修筑。城洹颓塌，桥梁毁坏的，应该及时整理。高原圩下，宜合种植树木的，应该及时种植。

养济院，近来竟然成弊害的窝子，孤独的人不能得到实惠，都由于小吏捏造假报名字顶替所致。州县官员，根据陈报，审查确实，发给面貌木牌。还要不时核查，分别清楚是革除还是保留。凡是男犯、女犯重罪的，或者游荡倾家

的，有子婿孙可照料抚养的，不得收入养济院抚养。

州县之中极贫待毙的人，多少应该统计清楚，每年动用预备谷仓。城中四门，选择寺观宽敞的地方，设厂煮粥。每人米五合，就可以苟延残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粮食，不得混置。约费米百余石而已。假使诚心这样做，一定会利济不少。应该委任合适的人，核查出入，不要搞形式。

钱粮是一县的大事。秋冬之交，先要算清楚分派钱粮，让百姓知道交纳的数目。征收粮食要总立一簿，算好人户额田数，田粮数，场徭里甲条鞭数，分为十限。每月限完几分。只用此簿，不得再立第二簿。交完了还是未交，都要用写清楚，不得使用浮签。民间按照时间完成的，即不再有强扰之举；超过期限没有完成的，即可重重追究；欠十两而已经完成七、八两，只剩二、三两的，可以从宽处理。不要只管银两收得多少，而不去区分全欠、不欠的差别。催征只用里甲，因为奸顽之户，行不测之威，县衙可以票拿一、二人。不得普遍差遣皂快，执牌下乡，这样会弄得百姓鸡犬不宁，对农桑不利。

不合乎情理的话，十句没有一句是真实的。县官贪取罪赎，就多加准许，致使原告、被告两家，同归一尽。百姓的贫困，这是其中一种原因。作为百姓的父母，应该细心加以教化，不要叫他们轻易诉讼。事情涉及到伦理而没有大罪的，就应该焚烧他们的诉状，免去仇恨。其他如果无关大事，一律不要听信。

人命诉状，尤其不可轻意准信。城中诉讼人命的案件，县官马上到其家查验，审问四邻。诬告的人严加重罚，情真的方可准信。乡间诉讼人命大案，一定要叫带尸到坛场，带着四邻至尸体所在的地方，然后投上诉状，县官马上到坛中检验审问，与在城中发生的事情一样处理，如果不是真情，一般不敢轻意告状。不仅只是官家省事，百姓保家，而以人命诬告的人也会知难而退。老幼因而获得其命的人就会很多。

捕捉人犯只差里长。不是真正的强盗、人命、巨恶，不准滥差皂快下乡，以免滋扰百姓，这也是造福于民的一件好事。

妇人不是犯奸情和人命，被公婆丈夫所讼，都不许拘捕。

轻犯人，不得轻意送往监铺，以免被瘟疫传染，被牢头敲诈。不是杀人、应该追赃的家属，即使是娼妇也不要滥禁。

吏书、门皂，因亲昵而放纵，都是由于县令而起。众小吏人等瓜分利益，县令独遭其恶名，应该引起猛省。

善良的人是一方元气。民间有孝子、悌弟，这是上等，第二就是仗义好施之人，最后就是终身洁身自好，不为非作歹的人。必须调查清楚，各人记其优点，匾额表其门上。免去杂泛差役，鼓励百姓从善。

恶人是良民的祸害。去掉祸害，良民才能安宁。凡是什么天罡地煞，把行

把混之类，调查出首恶，加以严罚重惩，记录在官，叫其禁止党羽。一有党羽干残害良民之事，连首领也一同治罪。

讼师教唆起诉，破坏百姓家财，败坏世间民风。这些人全是机械变作，没有见识的人竟把他们当成了能人，浸淫入于其术而他人却不知道，他们不再顾及天理人心是什么东西。所以，应该调查清楚，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申明亭上，审出他们的刁诬词状，追究他们的责任，加以严惩重罚。

刑杖、鞭笞，不准打得太重，一定要削平棱节，不许打在一处，不许打腿弯，夹指不得超过两个时辰，不准轻用夹棍，不得超过两个时辰，击杖不得超过三十。

大堂之上必须肃静。不许吏书、皂快、门役拥立左右，出现意外奸弊。

每日所干的事要立一个簿子，逐件登记，已经办完了的要勾掉。一个月之内，一定要在一月之内完成，不得让吏书拖延索贿。上司发下的事情，也不致于因为拖延而误事。

私衙必须关防严密。很多清廉的官员，被妻、子、僮仆、亲戚弄坏了名声。这些人交通衙役，私出官票，骗诈民财，应该引起县官时时警觉。

县官乡里的亲戚、乡亲，不许在寺院等处容留，游说获财，加建官谚。

一是每日供给，必须照时价支付现银，与市民买卖，两相情愿。不得依仗官势低价购买，亏短赊欠。不得纵容买办之人索取铺行钱物，辅佐衙门的人，一样严禁。

各种差役的食品、物品，按季节发放，不得因预发而减扣。

生辰节日，官长不得收受财物，以免助长因此追名逐利。

不准到富家去借贷，不准到富家、监生家中饮宴。

上司铺陈，往往到当铺去借用。江南则是派粮长借办，这极为有害。本县必须节省公用置办。交给府吏收领封贮，细心盘查。不准移作他用，以免缺少。

保甲是为了止盗安民而设。本县开报保长时，就行贿县衙小吏，棍徒充当保长，诈害良民百姓不已。即使是很好的法令，都变成万厉政，只增加扰害百姓的事。既然不能因噎而废食，怎么不去循名而求实呢？关键在于着实举荐贤者，严加防备。天下多事之秋，这实际上是未雨绸缪之计，不可忽视。

盗贼是地方的大害，一定有窝家，必与快捕勾结。平常应当密访窝家和通盗快捕，以法处之。一旦盗贼发生，立即进行逮捕，一定要擒获才能停止。此等风气流行，盗贼自然平息。那些不肖的官员，保护强盗就像保护他的儿子，既要企图获取盗息民安的名声，又要逃避上级地方多盗的责难，因此往往怒怪失主呈报，反令捕快逼失主自陈是诬报。更有甚者，与盗贼勾结，受其贿赂，致使让盗贼认为在该县行动自由，便于行劫，纵横无忌。失主不敢报案，捕快不

敢捕捉。盗贼酿成大乱，根由就在这里。所以应该以痛为戒。

强盗劫案到官，县官应该马上亲自审问，不要轻易用刑，要立即追赃，赃物在，盗然后招。不要轻信诬言，而让捕快拷问，也不要先叫佐官审问。

赌博是盗贼之源，必须严禁。民间开场赌博的，责令邻居首告，不首告的人同罪。

娼家是盗贼的窝，不许让他们在城里居住。有居住的，邻居不告，一同治罪。

州县官员应当为一方表率，要先行节俭，挽救奢侈荒靡的风气。宴会名片，不应该看成是小事，从于流俗。应当依照法令，制定规约，发放当地缙绅彼此遵行。节财用要在容易忽视的地方着手，移风易俗全在于不知不觉之中。

民间淹杀女婴，最伤天地之间的和气。有犯者严加处罚。邻居不首告的一同治罪。

《智囊》中的官训

（明）冯梦龙

第一部　上智

上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译文】　冯梦龙说：真正的智慧并非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原则可依循，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难局，有恰如其分的不同对策。所以愚昧的人，偶而也会出现深具智慧的反应；倒是聪明的人往往因为太紧守着某些原则，遂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因此，真正的大智慧其实是“无心”的，不会被既有的原则、经验和思考方式所拘限，所以能充分灵活、充分弹性的深入变动诡谲的难局里，洞见常人所不能见的问题核心，察知常人所不能知的长远发展，而其拟定的对策，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像，甚至乍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惟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才能看清这样深远通透的智慧来。

这样不拘原则的上上智慧，虽是不可学，然而多知道一些这类的智慧事迹，却也能有效增加我们应对问题的能力。

又：一些不见得聪明的人偶而出现的上上智慧，也往往对我们有启发和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我特地把这些我所知的智慧实录条列出来，分为四卷，分

别是“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总其名为“上智”。

一、掌握大局

【原文】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　一操一纵，往往在预料之外，这是平凡的人最害怕碰上，豪杰之士却最能拿捏分寸的地方。

1. 姜太公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译文】　太公望（姓吕名尚，为周文王师）封于齐，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成王为政）问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

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梦龙评〕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韩非（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口吃不能言谈，善于著书，著有《韩非子》）〈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2. 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

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

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梦龙评〕子产（名公孙侨，春秋郑国人，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强之间，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对太叔（即子太叔，名游吉，春秋郑国人，继子产为政，能宽不能猛，郑国多盗）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民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对待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商鞅（战国卫国人，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对弃灰于道的人处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又称墨刑），这种刑罚太过严苛；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书法，迷信佛教）看见死刑犯，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又太过宽容。《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若能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3. 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打败篡汉的王莽，即帝位，是为世祖）做大司马（管理军事的最高长官）的时候，有一回官府中的僮仆犯法，军市令（军中交易场所的主管）祭遵（颍川颍阳人，封颍阳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下令杀了他。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收押祭遵。

当时，主簿（掌管官府文书帐簿的官员）陈副规劝道："大人一向希望军中士兵行动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推广军令的表现啊！"

刘秀听了很高兴，不但赦免祭遵，而且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要多防备祭遵喔！我府中的僮仆犯法，尚且被他所杀，可见他一定是个公正无私的人。"

〔梦龙评〕赏罚分明，军令才容易推行；军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尊重。刘秀因此能平定四方的战乱。

4. 宋太祖

【原文】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亵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译文】　宋朝初年，三徐（徐延休、徐铉、徐锴）是江左（即江东，为南

唐所在地）的著名学人，宋室君臣都知道他们学问十分渊博，而骑省徐铉（字鼎臣，原为南唐的臣子，随后主李煜归顺宋太祖，官位升至散骑常侍，著有《骑省集》，是他的女婿编的，以官名当做书名）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当江左遣徐铉来朝贡（南唐对宋称臣）时，依惯例宋朝政府要派押伴使（随侍朝贡的使者）随侍左右，朝中的臣子都怕口才词令不如徐铉。宰相也觉得这种人才很难抉择，就请示太祖（即赵匡胤，宋朝开国国君）。

太祖说："你们暂且退下，我自己来选。"

不久，左珰（皇帝秘书）传下诏令给殿前司（掌管宫殿前禁卫军之名籍的官署），准备十个不识字的侍卫名单入宫，由皇帝亲笔圈选其中一名，道："这个人可以担任。"

朝臣都很惊奇。

中书（宋朝的政事堂界与枢密院共同掌理国家大政）不敢再请示皇帝，就催促他上路，这个侍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得已，就渡江和徐铉会合。

起初，徐铉言辞流利，侃侃而谈，旁观的人为之惊愕不已。侍卫无法回话，只能嗯嗯哎哎地应着，徐铉没有察觉，依然喋喋不休。过了几天，一直没有得到该有的回答，徐铉也累得沉默不语了。

〔梦龙评〕岳珂（宋·汤阴人，岳飞的孙子）说："当时陶谷（宋·新平人，强记好学，博通经史，历任礼、刑、户三部尚书）、窦仪（宋·渔阳人，学问广博，历任上部、礼部尚书）等有名的学者都在朝服官，如果派他们去答辩，难道会不如徐铉吗？实际上太祖认为大国的体统不该如此。这也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等策略吧！"

前篇孔子派马夫的事，是以愚者应付愚者；太祖选择押伴使，是以愚者去困扰智者。用才智去勉强愚者，愚者不会了解。用才智去比斗智者，智者必不服气。

白沙陈公甫（名献章，明·新会人，住在白沙里，学者称他白沙先生，学说以'静'为主）拜访定山庄孔易（名献，明·江浦人，卜居定山二十余年，学者称他定山先生），临行定山另备舟船送行。船上有一个读书人，向来爱开玩笑，就在船上毫无顾忌地谈论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定山气得不得了；白沙却把他当成不认识的人一样，不闻不问，定山因而非常佩服白沙的修养。这就是宋太祖屈服徐铉的技巧。

5. 胡世宁

【原文】　少保胡世宁，仁和人。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

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译文】　明孝宗时，少保（官名，三孤之一，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胡世宁（仁和人，字永清，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兵部尚书），担任左都御史（都察院的首长，专门纠核百官，辨明冤枉），负责掌管都核院的事。当时正要考核执政的官员，有人请孝宗下令禁止百官私自拜访都御史。

胡少保于是禀告孝宗：“为臣的职责是负责考察。要去了解一个人，如果不去观察他的外貌，聆听他的言谈，就没有办法察出他心地是否正直，才能是否出众〔今日正犯此病〕；假使拒绝会见官员，只按照别人的评语来作判断，那么毁誉就失去真实性，想要适当地表扬提拔人才是很困难的。”

孝宗同意他的奏言，于是收回该项禁令。

〔梦龙评〕公孙弘（汉·薛人，武帝初年为博士，累官到丞相，封平津侯，开设“东阁”，聘请学者，自己薪俸的收入都发给宾客。个性外表宽厚，内在深沉，表面善良，内心险恶，曾杀忠臣主父偃，流放董仲舒）从事邪曲不正的学术，又善于谄媚世人，然而还能开设东阁，招请贤人。当今之世，对防范奸人做得很精密，但对招揽贤人却做得很疏忽，所以一旦发生事情，就有缺乏人才的感慨。

6. 韩滉　钱□

【原文】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佐，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边批：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还。□以诸孙畜之。

用人如韩滉、钱□，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琰置轮于竿首，垂□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侯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译文】　唐朝人韩滉（字太冲，封晋国公）在指挥管辖三吴（一说吴兴、吴郡、会稽）的时候，所任用的部署都很恰当，各依其人的才干安排职务。

有一次，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投靠他，没有任何专长。韩滉曾经请此人参加酒宴，只见此人从头到尾端坐无语，不曾与邻座的人交谈，韩滉就派他随军看守库门。此人每天早晨进入帷帐，就端坐到黄昏，士兵都不敢随便进出。

吴越王（即钱□，五代十国的始祖，自称吴越国王）常常游赏府中的花园，看见园丁陆仁章很有种树的才艺，心里暗自记得他〔有心人〕。后来淮南人围攻苏州的时候，钱□派遣陆仁章进入苏州城传话，果然达成任务，安全回来，钱□把他当做自己的孙子般善待。

〔梦龙评〕用人如果都和韩滉、钱□一样人尽其才，天底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也没有荒废的事务了。据史书记载：淮南人围攻苏州城时，以攻城器械洞屋（攻城的器具，用木头撑着柱子，上面覆盖牛皮，形状如洞而得名）攻城，苏州守将孙琰（五代·吴越人，骁勇多智，世称孙百计）用轮子系在竹竿顶端，慢慢松开绳索垂下，揭开洞屋，攻城的敌兵都暴露出来，无法藏身；火炮射到就张开网来抵抗，使淮南人无法攻城。吴越王派兵来援救，苏州城外有一水道通到城中，淮南人在水里撒下挂满铃铛的网，连鱼鳖通过都能知道。有都虞侯司马福想偷偷入城，故意用竿去触网，敌兵一听到铃声，就举起网来看，司马福因而趁机潜水入城。他每出一次任务要在水里足足待上三天。从此城里的军队和援兵里应外合，使敌兵觉得很神奇。

司马福和陆仁章的事可能是同一件事，其中有一个姓名是错误的。

7. 燕昭王

【原文】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才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译文】 燕昭王（战国时燕王）问郭隗（战国时燕人）如何使国家强盛。

郭隗说："三皇五帝将大臣当做老师一样看待，将臣子当做朋友一般交往；霸王对待大臣如同宾客；只有七国之君才会将臣下视同罪虏。成败之道在此，希望大王有所拣择。"

燕王说："寡人很愿意学习，却没有老师。"

郭隗说："大王真想以德服人，我愿意为天下的读书人开路。"

于是燕王为郭隗建筑宫室，待之以师礼。不到三年，苏代（战国时齐人）从

齐国前来效命，乐毅（战国时燕人）从赵国而来，屈景从楚国而来。

〔梦龙评〕郭隗深明招致贤士的方法，颇有宽容好善的大臣风度，不愧当王者的老师。汉高祖（刘邦）对所恨却有功的人雍齿（汉·沛人，追随高祖起兵，叛变后又归顺，高祖依张良之计，封齿为什方侯）为侯，使其他未受封的功臣不再有怨言；刘备礼遇许靖（蜀汉·平舆人），使西蜀的人士都心服。他们都付出名器，而换取实效。

8. 丙吉　郭进

【原文】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役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译文】　汉朝人丙吉（鲁国人，封博阳侯）当丞相时，有一个爱喝酒的车夫随侍外出，酒醉后呕吐在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相府中管理侍从的官）告诉丞相，想赶走车夫。

丙吉阻止他说："因为酒醉的过失而革除一个男子，此后他还有何处可容身呢？西曹你忍一忍吧！他只不过污染丞相的车垫而已。"

这个车夫是边塞人，熟悉边塞军事紧急传递文书到京城的作业，有一次外出，正好看见传递军书的人拿着红、白的袋子，知道边塞的郡县有紧急事情发生。车夫就跟着传书的人到官署，刺探得悉有胡虏攻入云中郡、代郡，立刻回相府拜见丞相，说明这件事，接着说："恐怕胡虏所进攻的边郡，有不少年老多病、没有办法打仗的方面要员，大人该先察看有关的资料。"

丙吉很同意他的话，立刻召见东曹（管理有关军吏任免职的官吏），查询边郡的官吏，分条纪录他们的年纪和经历。事情尚未办妥，皇帝已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相当副丞相的官吏），询问有关受胡虏进攻边郡的官吏情况，丙吉

都能详细地回答，而御史大夫在仓促间无法详知，遭到皇帝责备。

丙吉被称赞关心边塞、尽忠职守，都是靠车夫的协助。

宋朝人郭进担任山西巡检（官名，掌管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的事）时，有一个军官到宫门外控告郭进。天子召入询问，知道他是诬告，就将他遣送给郭进，下令杀了他。

此时正当并州贼寇入侵，郭进就对这个军官说："你敢控告我，胆量一定很大。现在我赦免你，如果你能消灭并州敌寇，我就上书朝廷推荐你；如果失败，就自己投河，不要弄脏了我的宝剑。"

这个军官于是奋不顾身，努力以赴，结果大胜，郭进就推荐他做官。

〔梦龙评〕容忍小过失，会得到酬谢；释放大仇人，会得到报答。报酬的情意如迫在心底，慢慢接触他，他一定尝试；用力去激他，他一定竭尽所能。那些追过寻仇的人，岂不是太笨了吗？

9. 秦　桧

【原文】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交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以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献策于韩、范二公，耻于自媒，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边批：元昊识人。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赝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谒公谢罪。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边批：手段果大。又东坡元赝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公熟视，笑，呼掌笺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量者。

【译文】 秦桧（宋高宗时宰相，杀害岳飞，残害忠良）当权时，有一个读书人伪造秦桧的信，拿去拜见扬州太守（管理州郡的官吏）。太守发觉是封假信，即将它没收，把人斥回。秦桧看见了，却给这个人一个做官的资格。

有人问秦桧是什么缘故，秦桧说："有胆量敢伪造我的信，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如果不用一个官吏的资格来约束他，一旦他投靠南方或北方的敌人，就可能形成祸害了。"

〔梦龙评〕西夏（宋时国名，姓拓跋氏）侵犯宋朝的时候，有姓张、李的两个男子，想用文章去求韩琦（安阳人，带兵很久，名重一时，甚得朝廷倚重）、范仲淹（吴县人，字希文，苦读成名，带兵守陕西，号令严明，西夏人不敢冒犯）提拔他们做官，但认为毛遂自荐很可耻，于是写诗刻在石碑上，请人拉过韩、范的府门，韩范二人认为行迹可疑而不予以任用。过了很久，这两名男子就跑到西夏去，诈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西夏国王赵元昊得知此事，觉得很奇怪，就招他们来问话〔元昊识人〕，谈罢非常高兴，任命他们为谋士，终使西夏成为北宋边境上的大害。上述秦桧的作为远胜过韩、范二人，可说是下下等人偶尔有上上级的智慧。

有人假造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的信去拜见蔡君谟，蔡君谟心中虽然怀疑，却觉得此人十分豪爽，于是送他三千钱，并写回信，派四个士卒送他，同时送礼物给魏公。此人到京城拜见魏公，当面认罪，魏公慢慢地说道："君谟处事的方法过于谨慎，恐怕没有办法完成你所要求的事情，夏太尉（指夏竦；太尉，官名，专管军事，相当武丞相）在长安，你可以去拜望他。"说完立即为此人写一封信给夏太尉。家人认为对此人已经够宽容了，不必要再写信。魏公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君谟，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关中，夏太尉果然给他官衔〔手段果大〕。

又苏东坡（即苏轼，宋·眉山人，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哲宗元祐年间，到钱塘（杭州）任职。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掌管赋税的官吏）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乡贡进士（由州县官选拔再推荐给京城的书生）吴味道，他冒用苏东坡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侍郎（东坡的弟弟子由，任职门下侍郎，是门下省的长官）府第。东坡问他卷轴里装什么物品，吴味道恐惧而急迫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受推荐为乡贡进士，乡人聚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那么到京城后就剩下不到半数了。所以我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而已，纵然事迹败露，也必能宽谅；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封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个镇上，我的罪过再也逃避不了了。"苏东坡仔

细一看，笑着呼唤管文书的家臣把旧封条除去，换题新的名衔，附上“送至东京（开封）竹竿巷”的字样，并亲手写一封给弟弟子由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

这两件事都是促成有才智的人出头的惯例。

10. 楚庄王　袁盎

【原文】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缨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辄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于是盎惊脱去。

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术克敌讨叛。若张说免祸，可谓转圜之福。兀术不杀小卒之妻，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有侍卒目视姬不辍，失答周问。既自觉，惧罪。周并不言。后与唐师战，失利，周呼此卒奋勇破敌，竟以美姬妻之。边批：怜才之至。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窃与姬戏。边批：三国演义貂蝉事套此。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欲置之法。此生呼曰：“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何惜一婢！”说奇其言，遂以赐而遣之。后杳不闻。及遭姚崇之构，祸且不测。此生夜至，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为言于玄宗，得解。◯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杀卒而夺之，宠以专房。一日昼寝，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惊起问之，曰：“欲为夫报仇耳。”边批：此妇亦奇。术默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将士，召此妇出，谓曰：“杀汝则无罪，留汝则不可。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妇指一人，术即赐之。边批：将知感而妇不怨矣。

【译文】　楚庄王（春秋诸侯，五霸之一）宴请群臣，命令近爱的美人来斟酒、劝酒。酒宴一直进行到晚上，大家喝得酒兴正浓，蜡烛熄灭了都没人管。席中有一臣子趁视线不明拉扯美人的衣服，美人则扯断他的帽带，催促庄王点火看个清楚。

庄王心想："怎么可以为了显扬妇人的节操，而屈辱一名国士呢？"于是下令："今天和寡人一起喝酒的臣子，不拉断帽带的人表示不够尽兴。"

群臣于是都把自己的帽带拉断，然后再点上蜡烛，尽欢而散。

后来围攻郑国的战役中，有一臣子每在敌前冲锋陷阵，五次交兵五次斩获敌人首级，因而击退敌人获得胜利。庄王询问他的姓名，原来就是那天喝酒被美人扯断帽带的臣子。

汉朝人袁盎先前曾担任吴王濞（汉朝王室分封的诸侯）的丞相，有个侍从私通袁盎的侍女，袁盎知道这件事，却没有泄漏出去。有人恐吓侍从，侍从只好逃走，袁盎亲自把他追回来，还把侍女赐给他，待他像老朋友一样。

汉景帝时，袁盎担任太常（汉朝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吏），又出使吴。吴王当时图谋造反，想杀死袁盎，派了五百个士兵包围袁盎的住处，他没有发觉，此时侍从正好担任防守袁盎的校尉司马，他准备了二百石的美酒给这五百个士兵喝，喝得个个醉倒。

到了半夜，他叫起袁盎，说："你赶快离开吧！天一亮吴王就要杀你了。"

盎问道："你是什么人？"

司马说："我就是以前私通您府上侍女的侍从。"

于是袁盎很惊险的逃脱了。

〔梦龙评〕后梁的葛从周（后梁太祖时的大将军）、宋朝的种世衡（曾防守边塞数年，善待士卒，深得爱戴）都用这种方式，克服敌人讨伐叛逆。至于张说（唐·洛阳人，累官中书令，封岳国公）避祸的事，可说是拜处事得宜之赐；金兀术（金太祖第四子，姓完颜名宗弼，屡次侵宋，击败宋兵，曾与岳飞战于朱仙镇）不杀小卒的妻子，亦算是胡人中的豪杰。

葛从周曾与宠爱的美女一起喝酒，有一个士兵不停地注视美女，以致忽略了葛从周的问话，稍后自觉有罪，但葛从周并没有责骂他。从来葛从周带兵与后唐军队作战失利，就命令这个士兵奋勇杀敌，果然得胜，最后把美女嫁给他〔怜才之至〕。

胡人部落以苏慕恩一族最为强大，种世衡有一夜和苏慕恩喝酒，召侍女出来帮忙倒酒、劝酒。席间种世衡起身走入内室，苏慕恩就偷偷地调戏侍女〔《三国演义》貂蝉套此事〕，种世衡立即走出来当场撞见，苏慕恩因而惭愧地请罪。种世衡笑着说："你很想要她吗？"就把侍女送给他。从此以后，各部落间有贰心的，只要派苏慕恩出马，没有不讨平的。

张说有一个宠爱的婢女，被门生偷偷地带走，张说想用法律来制裁他。门生说："先生难道没有紧急用人的时候吗？何必吝惜一个婢女！"张说觉得他的话很奇特，就把婢女送他，打发他走，此后就下落不明。后来张说

遭受姚崇（唐·陕州人，玄宗时拜相，封梁国公）的陷害，随时可能遇祸，这个门生忽然半夜临门，请张说用夜明帘进献给九公主，为他在玄宗面前说好话，才化解了这件祸害。

金兀术爱上一个士卒的妻子，就杀死士卒夺走他的妻子，做为自己的专宠。有一日睡醒时，忽然看见这个妇人拿着利刃对着自己，兀术慌忙起来问她，她说："我要为丈夫报仇〔此妇亦奇〕。"兀术沉默不语，挥手叫她退去，当天就宴请将士，并把这个妇人叫出来，说道："若要杀你，你并无罪；若要留你，也不可能。随你在诸位将士中选一个嫁吧！"于是把妇人赐给她所挑选的将士〔一来是感动部将，二来使这名妇人不再怀恨在心〕。

11. 王　猛

【原文】　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慕容评屯潞州，猛进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觇燕军。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斩成。邓羌请曰："贼众我寡，诘朝将战，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斩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部将也，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猛又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谓羌义而有勇，边批：具眼。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矣。"成既获免，羌自来谢。猛执羌手而笑曰："吾试将军耳。边批：不得不如此说。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

违法请宥，私也；严鼓勒兵，悍也；且人将攻我，我因而赦之，不损威甚乎？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以还报主帅，与其伸一将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贵乎军法，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故曰：圆若用智，唯圜善转，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王猛（北海人，字景略，前秦苻坚时任丞相）总督各路十六万骑兵进攻前燕，当时慕容评屯兵于潞州。

王猛进军与慕容评相持时，派遣将军徐成去窥探燕军的情况，约定中午回营，但徐成到黄昏才回来。王猛很生气，要杀徐成。

邓羌求情道："敌众我寡，明早就要作战了，将军应该原谅他。"

王猛说："如果不杀徐成，军法的威严就不能树立。"

邓羌再三地求情说："徐成是我的部将，虽然违背约定的时间应该问斩，我愿意和徐成并肩作战以赎罪。"

王猛还是不肯。

邓羌很生气，回营后，击鼓整军，要来攻击王猛。

王猛认为邓羌义勇双全〔很有眼光〕，就派人告诉他："将军暂且停兵〔谁肯〕，我现在就赦免徐成。"

徐成被赦免后，邓羌亲自来向王猛道谢。

王猛握着他的手笑道："我只是试试你罢了，将军对部将都这么重视，何况是国家呢〔不得不如此说〕？"

〔梦龙评〕违反法令而请求宽赦，是偏私的表现；击鼓整军，却是强悍的行为。在有人将攻击我的时候，顺势赦人，难道不会损害威严吗？但是邓羌后来和徐成大败燕军，以回报主帅的恩惠，这和伸张将军的威严比起来，读者以为孰轻孰重？军法固然要重视，但又有什么比奋勇杀敌的人更可贵呢？

所以兵法上说："圆若用智，唯园善转。"才智如果运用得巧妙，效果是灵妙无穷的。

12. 魏元忠

【原文】 唐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馑。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边批：具眼。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人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而许之，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因材任能，盗皆作使。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

【译文】 唐高宗驾临东都洛阳时，关中正发生饥荒。高宗担心路上会遭强盗，就命令监察御史（官名，掌管巡察州县狱讼、军戎、祭祀、出纳等事）魏元忠（宋城人，为太学生，任殿中侍御史）检阅车驾前后。

魏元忠受命后，立即巡视赤县（唐朝京都所管的县）监狱，找到一名强盗犯，言语举止都异于常人〔有眼光〕。魏元忠命令狱卒打开他的手铐、脚镣，让他整理衣冠，乘车跟随在后面，并跟他一起生活起居。然后委托他去防备强盗，此人含笑应许。高宗此次巡幸东都的过程中，随行兵马多达万余人，但竟不曾遗失一文钱。

〔梦龙评〕依人的才能去任用他，强盗都可以做为使者。一般学者用鸡鸣狗盗取笑田文（战国时齐人，号孟尝君，出任齐相，招致天下贤士，门下食客常数千人）所用的食客，却不知道当时除了鸡鸣狗盗之徒，其他人都派不上用场。

13. 柳郡守

【原文】 唐柳大夫玭，谪授泸州郡守。渝州有牟□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柳奖饰甚勤。子弟以为太过，柳曰："巴蜀多豪士，

此押衙之子独能好文，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誉，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

【译文】　唐朝御史大夫柳玭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

柳玭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玭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14. 廉希宪

【原文】　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常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缕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稽经抽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乎？”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羁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不惟兴文，且令知节义之重，是具开国手段者。

【译文】　元朝廉希宪（畏吾人，字善甫，有文武之才，世祖为廉孟子）生平礼贤下士，惟恐落于人后。

当他官居中书平章政事（次于丞相的官员）时，江南刘整（邓州人，任中书左丞）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来拜访他，他居然没有请刘整就座。刘整离开后，有个衣着破旧的南宋秀才拿着诗文来请见，廉希宪很客气地请秀才入座，与他谈论诗书典籍，关怀他的生活饮食，好像是老朋友。

事后，弟弟廉希贡问道：“刘整是大官，你对他并不客气；秀才不过是个清寒的读书人，你却很礼遇他，有这种道理吗？”

廉希宪回答说：“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大臣的举止进退，关系到天下国家。刘整的官位虽尊贵，却是背叛南宋来归顺的；南宋秀才并没有罪过，没有必要加以困穷。当今我们的国家是从北方沙漠崛起的，我对这些文人如果不尊重些，儒家的学术从此就将失传了。”

〔梦龙评〕不只振兴学术，而且知道节义的重要，真是国家开创期最佳的处事原则。

15. 范仲淹

【原文】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

重。其为帅日，辟置僚幕客，多取谪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非大识见人不及此。

【译文】 范文正公（即范仲淹）任用文士，一向注重人品而不拘小节〔有气节才智的人，决不会拘泥于琐细的言行，这是范文正的慧眼〕，如孙威敏、滕达道等人都深受尊重。他所选用的文书助理，都是一些被贬官而尚未复职的人员。

有人觉得很奇怪，文正公说："有才能而没有过失的人，朝廷自然会任用他们。至于那些不幸被官吏处罚的可用之才，如不趁机起用他们，就要变成废人了。"

文正公麾下因而济济多士。

〔梦龙评〕天下没有被废弃的人，朝廷就没有旷废的职事。不是非常有见识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6. 徐 阶

【原文】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大宗师见教诚当，但'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边批：何曾损文宗威重！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年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艺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释之。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生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本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大体皆此类。

【译文】 明朝人徐存斋（徐阶，字子升，号存斋，华亭人）以翰林的身份到江浙一带督察学政时，年纪未满三十岁。有一个应考的人在文章中引用"颜苦孔之卓"（颜渊学习孔子，苦于孔子的学行过于卓越）的句子，徐存斋评为："捏造，置于第四等。"

这个书生受到徐存斋的指正，就拿着作品请示说："大宗师（即今典试委员）的指教实在很好，但'苦孔之卓'是出自扬子（扬雄）《法言》，实在不是我捏造的。"

徐存斋马上站起来说："本官得意得太早了，学问不足，承蒙你指导〔此举丝毫未损及主考官的威重〕。"

于是改置于第一等，一时天下人都称赞他很有雅量。

〔梦龙评〕不吝于改过，是名宰相的气度。听说万历初年有一书生作〈怨慕声〉（怨慕即思慕，《孟子·万章上》孟子说舜思慕父母）这个题目，文中引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一句，被主考官抑制在第四等，评为"不通"。此生自己陈述道：文句的做法出在《礼记·檀弓》。主考官非常生气说："只有你读过〈檀弓〉吗？"又改为五等。人的度量，相差何止千里。

宋太祖曾因事生赵师民（字固翰，学问精博，志向清远）的气，要处他杖刑（五刑之一，用竹板打犯人）。赵师民自己说他享有天下才士的美名，接受杖刑实在不雅〔好大胆，非圣主不能容〕，太祖就释放他。自古以来的圣主名臣，绝无做错事仍任性一路错到底的。

又听说徐公在浙的时候，有两个书生为了争取贡生的位置，在公堂下吵闹；徐公则专注地阅卷，不为所动；不久，又有两个书生为了推让贡生的位置，在公堂下吵闹，徐公也不为所动。过了一会儿，徐公把他们都叫到面前来，说："我不希望有人争夺，也不希望有人相让，诸位没有读过学规吗？连本座的职权也订定在学规里，做不了主的，诸位只须按学规行事就好了。"

于是争让的事件才平息，徐公的作风一向如此。

17. 屠　义

【原文】　屠枰石义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门开，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颇远。屠瞬门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边批：刚正人，却善谑。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保甲仓惶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边批：趣甚！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惩，用贡为教官。

李西平携成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宰清城而挈妓以归，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红颜殢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

能全者少矣。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不怿，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锢人于盛世乎！"屠公颇得此意。

【译文】　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小人趁机去搜查秀才们的过失。

有一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没有人敢释放他们。保甲一入公堂，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

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屠公用眼睛示意差役〔刚正的人却是喜欢戏谑的〕：把两人分开，释放秀才。差役明白此意，悄悄地走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秀才在哪里？"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他三十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回去。

保甲在仓皇之间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有趣〕。"

其他的秀才都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习蛮的风气立即平息，而秀才为了惩罚自己，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梦龙评〕李西平（唐朝人，名晟）带着妓女同行，被节度使张延赏追回，而形成两人的嫌隙；赵清（明朝人）治理清城，离职时带着妓女回去；胡铨（宋·庐陵人）贬官海外侥幸生还，而依然思恋着黎倩；美人情妇，连贤者都避免不了，用这种事来评断读书人，则杰出的读书人就很少了。

宋朝韩亿个性方正稳重，担任尚书右丞，每见到各地方有检举官吏细小过失的，往往很不高兴，说："当今天下太平，圣明的君主仁慈宽厚，虽是草木昆虫都想使之各得其所。一般做官的人，最大的愿望是做到公卿，其次也希望做个侍从，当个中等的职务。怎么可以因为轻微的过错使他在太平盛世一筹莫展呢？"屠先生正有这种心意。

18. 李孝寿　宋庠

【原文】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

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边批：快甚！

宋元献公罢相守洛。有一举子，行囊中有失税之物，为仆夫所告。公曰："举人应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译文】 宋朝人李孝寿任开封府尹的时候，有个举子被仆人欺凌，心里很愤怒，准备好讼状想到开封府控诉，后经同行的另一个书生劝阻才作罢。于是他一时兴起，拿出诉讼状，模仿李孝寿的笔法写上判决："不必审查，罚二十大板。"

第二天，仆人拿着这张讼状到府衙，控告主人模仿府尹大人的判决，私自用刑。

李孝寿追查举人，了解事情的本末后，立刻幡然变色，说："这种判决，正合我的心意。"

当场就责罚仆人二十大板〔痛快〕，并命他向主人道歉。此举使得当时都城里数千个仆人，没有一个敢再放肆了。

宋元献公（宋朝人，本名庠，字公序，卒谥元献）辞去丞相之职，镇守洛阳，有一个举人行李中有漏税的东西，竟被自己的仆役检举控告。

宋庠说："举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谁没有携带行李的？不可重罚。但是奴仆控告主人，此风不可长。"

他只把举人送到税务院去加倍缴税，那名仆役则被处以杖罚。

19. 胡霆桂

【原文】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笞之。政化遂行，县大治。《姑苏志》载此为赵慜夫事。

【译文】 胡霆桂在南宋理宗开庆年间任铅山主簿，当时私家酿酒的禁令很严，有一个妇人控告婆婆私自酿酒，胡霆桂诘问她说："你侍奉婆婆很孝顺吗？"

她说："很孝顺。"

胡霆桂说："既然是孝顺，就代替你婆婆受罚吧！"

然后用私酿的法令来责打她。此事传开之后，官府的政令立即遂行无阻，铅山县因而大治〔据《姑苏志》所载，此案的主角是赵慜夫，不是胡霆桂〕。

20. 尹　源

【原文】 尹源，尹洙之兄也，举进士，通判沧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

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涣遂获免。

禁诸生宿娼，法也，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效尹书判，及失税私酿，专斩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妇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帅。舍其细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译文】 宋朝人尹源（河南人，世称河内先生）是尹洙（世称河南先生）的哥哥，举进士第。他担任泾州通判（中央政府的官员被派到府州管理军事、狱讼）时，知道沧州刘涣因私自杀部卒而被降为密州知州（州之首长）。

尹源上书陈情：“刘涣是主将，部卒有罪不肯受罚，鞭打他就大叫万岁，涣斩他并不过分；因这种事而贬刘涣的官职，为臣恐怕边塞的士卒会更加骄纵，轻视主将，这种影响实在不轻。”

刘涣于是得到赦免。

〔梦龙评〕禁止秀才夜宿娼妓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回避法律的硬性规定以抑制揭人隐私的风气，仿造府尹判决、漏税、私酿、未奉命而杀部卒，则是不合法的。然而奴仆不可僭越主人，媳妇不可欺凌婆婆，士卒不可反抗元帅，舍弃繁琐的法律规定而成全大义，没有大智慧的人是无法做到的。

21. 狄　青

【原文】 狄青起行伍十余年，既贵显，面涅犹存，曰：“留以劝军中！”边批：大识量。

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遥附梁公。

【译文】 宋朝名将狄青（邙州西河人，字汉臣，卒谥武襄）出身于军中，十余年后才显达，然而脸上受墨刑染黑的痕迹一直留着，天子劝他除去，他说：“留下来可以鼓励军中的士卒奋发向上〔大见识和器量〕。”

〔梦龙评〕就不除去脸上黑字这件事来看，便可知狄青绝不肯接受他人劝告，遥奉唐朝名臣狄仁杰为自己的祖先。

22. 杨　寓

【原文】 广东布政徐奇入觐，载岭南藤簟，将以馈廷臣。逻者获其单目以进，上视之，无杨士奇名，乃独召之，问故。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众皆作诗文赠行，故有此馈。臣时有病，无所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当以无他。”上意解，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一无所问。

此单一焚而逻者丧气，省缙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宋真宗时，有上书言宫禁事者。

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欲付御史问状。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请并付狱。上意浸解，公遂至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上悔，复驰取之。公对："已焚讫。"乃止。此事与文贞相类，都是舍身救物。

【译文】 明朝时广东布政使（官名，掌管一省的政事）徐奇将上朝晋见皇帝，带来一些岭南的藤席要赠送给朝中的大臣。

刺探宦情的人先得到一份受礼的名单呈给皇帝，皇帝发现名单上没有杨士奇（杨寓，字士奇，泰和人，历任大学士、少傅、少师，谥文贞）的名字，就单独召见士奇问明缘故。

杨士奇说："徐奇受命到广东上任时，朝中众臣都作诗为他送行，所以得到这份赠礼。臣当时生病没有作诗，否则也免不了进入名单之内。现在众人的姓名都已列入名单，但接受与否还不知道，而且礼物并不贵重，应当没有什么可疑。"

皇帝了解他的意思，就把名单交给宦官，命令烧毁，一概不予追究。

〔梦龙评〕名单一烧，告密的人一定气坏了，免除许多官员的祸害，而且使君主不再有怀疑臣子的心，保全多数官员的名节。虽然没有智者的名誉，实际上是大智的表现，岂只厚道而已。

宋真宗时，有官员上书谈论宫廷中的事。真宗很生气，将他抄家，又得知朝中大臣和他交往，其中有占卜吉凶的言辞，想交给御史审问。王旦（真宗时任职枢密院，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机关）拿着自己占卜的卦辞，呈上一并审查，此时真宗的心意已没有这么坚决，王旦于是到中书省，把所有的资料都烧了。后来真宗后悔，又要追查，王旦回禀已经烧了，方才作罢。这件事和杨士奇的作为相似，都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23. 严　震

【原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必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办，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

天下无穷不肖事，皆从舍不得钱而起。天下无穷好事，皆从舍得钱而做。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吴之鲁肃，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开手者。◯西吴董尚书浔阳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公嗣成，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金币为欢，犹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

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后民变事起，尚书已老，青芝公不谙世故，愿自处分，愚民望处，一集千人，遂致破产。人始服尚书先见。◯弘治间，昭庆寺欲建穿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召之，谕以共建。长兴吕山吴某与焉。吴曰：“此不甚费，小人当独任之。”察使大喜。吴归语其父，父曰：“儿子有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见，与浔阳公同。

【译文】　唐朝人严震（盐宁人，讨朱泚有功，封户部尚书）镇守山南道（十道之一，唐太宗就山川形势分天下为十道）时，有一个人来乞讨三十万钱做生活费，严震吩咐儿子公弼等人将此事问清楚。

公弼说：“这个人发疯了，大人不值得理会他。”

严震生气地说：“你要坚守我们的门风，只可以劝我做善事，怎可劝我吝惜钱财？而且此人向我乞三十万钱，不是平常的事。”

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如数给钱。

从此，各地的人士争先恐后地来归附严震，但并没有人作过分的要求。

〔梦龙评〕天下有很多不幸的事，都是因舍不得钱财引起的；天下也有很多美好的事，都是从舍得花钱做出来的。自古以来没有吝惜钱财的好人，东吴的鲁肃（字子敬，家富好施与）、唐朝的子颉（字允之，官司空，封燕国公）、宋朝的范仲淹，都是爱好施舍行善、不吝惜钱财的人。

西吴董尚书浔阳公（名份，明·乌程人，嘉靖进士，任礼部尚书），家境富裕而爱好交际，凡是来往的宾客、官吏，无不殷勤款待，赠以厚礼。他的孙子青芝（名嗣成，任礼部员外郎）擅长吟诗、书法，往往将自己亲笔字画诗稿送给别人。董尚书听到这件事，说：“以我们的家势，虽然每天以金钱制造欢乐，还怕不能满足别人的欲望，怎么去模仿清雅人士的举止呢？而且做官的人家有自己的格调，难道要用字画去博人同情吗？将来败坏我家的人，一定是这个孩子。”后来人民起事叛变，董尚书当时已日益衰老，而青芝又不懂世故，他自请解决此事〔只消从他擅行决定放任人民告官的举措加以判断，便知道他是如何不谙世故〕，无知的民众成千人因此聚集而来，青芝终于散尽家财。此时人们不禁佩服董尚书有先见之明。

明孝宗弘治年间，昭庆寺预备兴建穿堂，负责的人去拜访三户富豪，希望他们共同出资兴建。长兴吕山吴先生是三富豪之一，他说：“兴建穿堂的费用不会很多，我愿意独自负担。”负责人非常高兴，吴先生回家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说：“儿子有这种能力，一定能够承担我的家业。”这位老人的见识和董尚书完全相同。

24. 萧何　任氏

【原文】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二人之智无大小，易地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用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也。，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贸易，富至敌国。其识亦有过人者。

【译文】　沛公（汉高祖刘邦）攻下咸阳城后，很多将领都争先恐后地到官府中劫掠金银财宝，只有萧何（沛人，官至丞相，汉朝的典制律令多经他亲手制定）先去收集秦朝丞相御史留下的律令图画，加以妥善保存。后来刘邦能详知天下要塞之地、户口的多少、势力的强弱、人民的疾苦，都是得自萧何所收集的秦朝图画。

陕西宣曲任氏，祖先是看管仓库的官吏。秦朝兵败以后，一般豪杰之士都争取金银宝物，只有任氏一家储存粮食。楚汉相争于荥阳，人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一万钱，于是一般豪杰之士的金银财宝都归任氏所有。

〔梦龙评〕这两个人的才智不分高下，易地而处，结果也是如此。又如：四川卓氏，祖先是赵国人，从事炼铁致富。秦灭赵以后，将卓氏迁到四川，夫妻俩推着车子前进，所有奉命迁徙的家族，几乎都身无分文，于是争相要求督察官吏让他们就近在葭萌县定居，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谋生不易。我听说岷山下有一块肥沃的平野，地下生长丰富的大芋，人们就不会挨饿，可以工作交易，是一个很好谋生的地方。"于是要求迁到较远的临邛县，就在当地采矿炼铁，经营贸易，终至富可敌国。这种见识也远超过一般人。

25. 蔺相如　寇恂

【原文】　赵王归自渑池，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自侈战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以羞，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欲辞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

颇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复以为耻，过颍川，谓左右曰：“见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以备非常。恂曰：“不然。昔闻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两人之馔。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将士皆醉，遂过去。恂遣人以状闻，帝征恂，使与复结友而去。

汾阳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莱公蒸羊之逆，寇恂之微术也。◯安思顺帅朔方，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而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睥目相视，不交一语。及子仪代思顺，光弼意欲亡去，犹未决。旬日诏子仪率兵东出赵、魏。光弼入见子仪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仪趋子，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执其手，相持而拜，相与合谋破贼。丁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先是谓贬准为雷州司户。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纵博，俟谓行远，乃罢。

【译文】　赵惠文王从渑池回国后，因为蔺相如（助赵王完璧归赵）功劳很大，就升他为上卿（官名，最高的执政大臣），官位在廉颇（战国赵良将）之上。

廉颇自以为南征北讨建立大功，而相如只不过劳动一点口舌，官位居然高于自己，就说：“我遇见相如，一定要羞辱他。”

蔺相如听到这些话，就不肯和廉颇会面，每次都托病不上朝，不想去和廉颇争名位。

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绕道避开他。于是门客都来见蔺相如，想告辞回去。蔺相如再三地留住他们说：“你们认为廉颇和秦王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门客回答说：“比不上。”

蔺相如说：“以秦王的威势，我还敢当面斥责他，侮辱他的臣子；相如虽然笨，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强大的秦国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只因为有我们两人。如今要是两虎相斗，必定两败俱伤，我所以这样做，是先顾虑到国家的危急，私仇可以抛开。”

廉颇风闻此事，就袒开上衣，背负荆条，请宾客带领到蔺相如家谢罪，于是两人成为刎颈之交。

后汉人贾复（冠军人，光武帝时任都护将军、执金吾）的部将在颍川杀人，

太守寇恂（昌平人，守颍川）将他逮捕并处死。贾复认为这种事很羞耻，经过颍川时曾对左右的部将说："我看见寇恂，一定亲手杀死他。"

寇恂知道贾复的预谋后，就不肯和他相见。外甥谷崇请求佩剑随侍在侧，以防备万一。

寇恂说："不可以，从前蔺相如不怕秦王，却受屈于廉颇，都是为国家着想啊！"

于是命令县里的人，一人准备两份酒菜，由寇恂带领出城迎接贾复的军队，然后托病先回城中。贾复命士卒追赶，但将士们都喝醉酒了，寇恂得以安全脱身。于是寇恂派人把这情况禀告朝廷，皇帝于是征召寇恂，命他和贾复结交为友。

〔梦龙评〕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金兰结拜，是蔺相如心事的重现；寇莱公（寇准，宋·下邽人，封莱国公）用蒸羊迎接丁谓（宋·长州人，封晋国公，以欺罔罪贬崖州），是寇恂微妙的才术。

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子仪（唐·华州人，唐代中兴名将，封汾阳王）和李光弼（唐·柳城人，平定安史之乱，封临淮郡王，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都担任牙门都将（统领军队的将军），但不能和睦相处；虽然同桌吃饭，却互相瞪眼，不肯交谈。后来郭子仪代替安思顺节度使的职位，李光弼就有意离去，心里正犹豫不决。十天后，玄宗下诏命郭子仪率兵东伐赵、魏，李光弼就进入官衙见郭子仪说："我情愿一死，只求你赦免我的妻儿子女。"郭子仪即刻走下堂来，搂着李光弼上堂，流着泪道："当今国家遭逢乱事，皇上避乱去了，没有你的协助，我怎么能够出兵呢？现在哪里是心怀私怨的时候呀！"就互相扶持对拜，共谋破贼大计。

丁谓被贬到崖州，又转往道州，路经雷州时〔先前寇准被丁谓贬为雷州司马〕，寇准派人送上一头蒸熟的羊在边境上迎接。丁谓想和寇准见面，寇准不肯，听说家僮想要报仇，就关紧家门，尽情的赌博，等到丁谓走远了才停止。

26. 张　飞

【原文】　先主一见马超，以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超见先主待之厚也，阔略无上下礼，与先主言，常呼字。关羽怒，请杀之，先主不从。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诸将，羽、飞并挟刃立直。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直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

释严颜，诲马超，都是细心作用。后世目飞为粗人，大枉！

【译文】　刘备一见到马超，就任命他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马超见到刘

备对待自己这么优厚，就疏忽了对主上的礼节，和刘备讲话，常直呼刘备的字讳（刘备字玄德）。

关羽（解人，字云长，与张飞随从刘备，情同兄弟）很生气，请求杀掉马超，刘备不肯。张飞（涿郡人，字翼德，勇猛善战）说："像这种情形必须用礼节来开导他。"

第二天，刘备会见诸将，关羽、张飞同时拿着武器站立刘备身边，马超一到，只顾入座，但见不到关羽和张飞的座位，后来看见他们两人侍立一旁，大吃一惊。从此以后，马超才知道要尊敬刘备。

〔梦龙评〕释放严颜（三国·蜀人），教诲马超，都是细心的举止。后世把张飞当做粗人，实在是大冤枉。

27. 曹彬　窦仪

【原文】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边批：公私两尽。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窦仪籍其帑藏。至数日，太祖命亲吏取藏绢。仪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者！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诏旨不可得。"后太祖屡称仪有守，欲以为相。

【译文】　宋太祖起初臣服于后周世宗，曹彬当时是世宗身边的侍吏，掌管茶酒的事。

太祖曾经向曹彬要酒，曹彬说："这是公家的酒，不可以给你。"就自己买酒请太祖喝〔公私兼顾〕。

后来太祖即位，曾经对群臣说："世宗身边的官吏不欺主瞒上的，只有曹彬一人。"

从此把曹彬当做心腹。

太祖攻下滁州，后周世宗命令窦仪钞录所有国库的收藏。几天之后，太祖又命令侍吏去取公库的绢，窦仪说："主公刚攻下这座城，即使想取走所有的收藏，谁敢说不可以，但现在既然已经造册纪录，就是官府的财物，没有皇上的诏令是不可擅自取出的。"

后来太祖屡次称赞窦仪的操守，很想任用他为宰相。

28. 吕夷简

【原文】　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瘥，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

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上以为得辅臣体。

庆历中，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于夏竦尤极诋斥。未几，党议起，介得罪罢归，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北走胡矣。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虽孥戮不为酷。万一介真死，朝廷无故剖人冢墓，非所以示后也。”中使曰：“然则何以应中旨？”夷简曰：“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劾问，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

不为介雪，乃深于雪。当介作颂时，正吕许公罢相，而晏殊、章得象同升，许公不念私憾而念国体，真宰相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简即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曰：“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简语韩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宠废，后宫以色进者不可胜数，不亟立后，无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类也。

【译文】　宋仁宗生病，很久没有上朝，有一天病愈，很想见执政的大臣，坐在休闲的别殿上，急着召见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两位首长。吕许公（名夷简，字坦夫，寿州人，封许国公，此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接到诏令，过了一段时间才动身，同行的枢密赞公快步行走，许公却安步当车。

见到仁宗以后，仁宗说：“久病刚愈，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为何姗姗来迟？”

吕许公不慌不忙的奏道：“陛下身体不适，天下人都很忧虑，一旦忽然召见左右亲近的臣子，臣等如果急速前来晋见，恐怕会惊动很多人。”

仁宗认为他的表现很得体。

宋仁宗庆历年间，石介（奉符人，字守道，笃学有志，性行刚正）作《庆历圣德颂》，对当朝的人批评得很严厉，尤其对于夏竦（江州人，累官武宁军节度使，封郑国公）更是诋毁斥责。不久，朝中发生党派之争，石介因罪免职回乡，病逝。

当时山东有一个举人孔直温谋反，有人说孔直温曾是石介的学生，于是夏竦就说石介实际上没有死，是逃到北方胡邦去了。仁宗就下诏限制石介儿子的行动，又派使者告诉京东刺史，要挖开石介的棺材验证。

当时吕许公任京东转运使，就对仁宗的使者说：“如果打开棺材发现是空的，表示石介果真逃到北方，这样虽然杀他儿子也不为过。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

廷无故挖开人民的坟墓，要怎么对后世交待呢？”

使者说：“但是要如何回复皇上的旨意？”

吕许公说：“石介去世后一定有为他办理殡殓的人，又内外亲族和参加丧礼的门生恐怕不下数百人，你都发公文去询问他们，如果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写保证书，保证没说实话要依军令处罚，这样就可以对皇上交待了。”

使者照他的话去禀告仁宗，仁宗也明白这件事是夏竦诬陷之词，不久便降下圣旨，下令释放石介的妻子儿女回乡。

〔梦龙评〕没有为石介雪耻，却比为他雪耻更具意义。当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时，正是吕许公免除宰相职务，而晏殊（字同叔，临川人）、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一起升任宰相的时候。吕许公不计较私怨，顾念国家的大体，真是宰相的最佳器度。

李太后的丧服尚未期满，而吕许公就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言道：“夷简这个人又教陛下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后来有一天，吕许公对韩琦说：“这种事外人实在不知情。皇上年纪已经大了，郭后和尚美人都失宠被废，后宫以美色进献给皇上的人实在太多，不赶快立皇后，就没有办法纠正这种事情。”他每件事都深具意义，就如此类一般。

29. 古弼　张承业

【原文】　魏太武尝校猎西河，诏弼以肥马给骑士。弼故给弱者，上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我！还台先斩此奴！”时弼属尽惶惧，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其罪小；不备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虏，狡焉启疆，是吾忧也。吾选肥马以备军实，苟利国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自我，卿等无咎。”帝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弼头尖，帝尝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

后唐庄宗尝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张承业主藏钱，不可得。边批：千古第一个内臣。庄宗置酒库中，酒酣，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语承业曰：“和哥 继岌小字。乏钱，可与钱一积，安用带马？”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庄宗语侵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但受先王顾命，誓雪国耻。惜此钱，佐王成霸业耳！若欲用，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因持庄宗衣而泣。乃止。

【译文】　北魏太武帝准备去西河打猎，命令古弼（代人，任吏部尚书）供给骑士肥壮的马。古弼却故意提供瘦弱的马，太武帝发现后生气地骂道：“尖头奴，居然敢裁夺我的事，回去先斩杀此奴。”

古弼的部属风闻此事，感到非常恐惧，古弼告诉他们说：“侍奉国君，使他

不能尽情地游乐，这种罪过比较小；不防备意外的事故，罪过却比较大。现在南北两地的蛮夷狡猾地开拓疆域，才是我所忧虑的事。我选肥壮的马是为了充实军备，如果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圣明的君主可以用合理的事去冒犯他，这个罪过我自己承担，你们没有过错。”

太武帝听到了，很感慨地说：“这种臣子实在是国宝。”

古弼的头顶尖尖的，太武帝称呼他为“笔头”，时人称他为“笔公”。

后唐庄宗要用钱赏赐后官伶人，而张承业（字继元，庄宗时承业屡谏不听，绝食而死）控制府库，不肯给〔千古第一内臣〕。庄宗要不到钱，就留在酒库里喝酒，喝醉了，命自己的儿子李继岌为张承业跳舞。舞毕，张承业拿出以宝玉装饰的衣带和马匹赠送李继岌，庄宗指着钱〔其意在此〕对张承业说：“和哥（李继岌的小名）缺钱用，可以给他一点钱，宝带和马有什么用？”

张承业谢罪道：“国家的钱不是微臣所能据为己有的。”

庄宗又用言语来伤他，张承业很生气地说：“微臣是个老宦官，不必为我的子孙着想，只是先王叮嘱一定要为国雪耻，所以珍惜这些钱是为了助陛下完成霸业而已。如果陛下想用，何必问臣，财产用尽，兵马四散，难道只是微臣受害吗？”

说完就拉着庄宗的衣服哭泣，庄宗因而作罢。

30. 后唐明宗

【原文】 秦王从荣性轻佻，喜懦学，多招致后生浮薄之徒，赋诗饮酒。一日，明宗问之曰：“尔军政之余，所习何事？”对曰：“暇则读书，与诸儒赋诗谈道。”明宗曰：“吾每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汝将家子，文章非所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于经义虽未晓，然尚喜闻之，余不足学也。”从荣卒败。

【译文】 后唐秦王李从荣个性轻浮，喜好研究儒学，常招一些轻薄的晚辈，一起作诗饮酒。

有一天，明宗问他说：“你主持军政后的休闲时间，学习什么事呀！”

李从荣回答说：“闲暇的时间读书，或者和一些读书人一起作诗论道。”

明宗说：“我常看见先帝喜爱作诗歌，实在没有意义。你是将门之子，文章不是你的专长，万一作得不好，传入别人耳中，平白被当作笑柄。我已经老了，对于经典义理虽然不能明晓，不过也很喜欢，除此之外并不值得学习。”

李从荣最后果然败亡。

31. 唐高祖

【原文】　李渊克霍邑。行赏时，军吏拟奴应募，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引见霍邑吏民，劳赏于西河，选其壮丁，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致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译文】　唐高祖李渊攻下霍邑后，照例论功行赏，军吏认为应募而来的奴隶不应和从军的百姓同等待遇。

李渊说："在战场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论征战的功劳，有何等级呢？应该都依每人的功劳加以赏赐。"

随后，李渊又和霍邑的官吏百姓相见，在西河犒赏他们，选拔其中的壮丁，让他们到关中从军；有想回乡的军士，都颁给他们五品官的名衔让他们回去〔师法刘邦封赵国子弟四千户的遗意〕。

有人劝李渊官位不要给得太轻率，要重品质。

李渊说："隋朝的君主就是舍不得论功奖赏，以致失去民心，我们怎么可以效法他呢？而且用官位来收揽民心，不是比用兵更好吗？"

32. 刘温叟

【原文】　开宝三年，刘温叟为御史中丞。一日晚过明德门，帝方与黄门数人登楼。温叟知之，令传呼依常而过。翌日请对，言："人主非时登楼，则下必希望恩赏。臣所以呵道而过，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帝善之。

【译文】　宋太祖开宝三年，刘温叟（字永龄）任职御史中丞（官位次于御史大夫）。有一天晚上经过明德门时，太祖和几名宦官正要上楼，刘温叟知道了，就传令侍卫照常吆喝而过。

次日刘请求晋见天子，奏言人君在不适当的时间上楼，有关的侍从一定希望得到赏赐。他所以在通道上吆喝而过，是要明示众侍臣，天子在不适当的时间是不应上楼的。

太祖觉得他做得很好。

33. 卫青　程信

【原文】　大将军青兵出定襄。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兵且尽，信降单于，建独身归青。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长史安曰："不然。建以数千卒当虏数

万，力战一日，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者不敢专权，不亦可乎？”遂囚建诣行在，天子果赦不诛。

卫青握兵数载，宠任无比，而上不疑，下不忌，唯能避权远嫌故。不然，虽以狄枢使之功名，犹不克令终，可不戒欤！◯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颇骄蹇，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镇节，无罪而出外藩。仁宗亦以为然，向潞公述此语，且言狄青忠臣。潞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犹未知，到中书自辨。潞公直视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辄惊疑终日。不半年，病作而卒。——潞公之谋也。

休宁程公信为南司马征川贵时，诏以便宜之权付公。公自发兵至凯旋，不爵一人，不杀一人。同事者以为言，公曰：“刑赏，人主之大柄。惧阃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窃弄之，岂人臣之谊耶？”论者以为古名臣之言。

【译文】 汉朝大将军卫青（平阳人，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出兵定襄时，苏建、赵信两位将领一同率领三千多名骑兵出巡，途中遭遇到单于的军队。汉军和匈奴战了一天，士兵牺牲殆尽，赵信投降单于，苏建单独自回营。

议郎（掌理车骑的官）周霸说：“自从大将军出兵以后，从未斩杀过副将，现在苏建抛弃军队，可以杀他以显示将军的威严。”

长史安说：“不可以，苏建以数千个骑兵去抵挡数万个敌兵，力战一天下来，士兵都不敢有异心。如今他脱险回来，将军反而要杀他，岂不是明示后人，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能回来。我认为不该杀苏建。”

卫青说：“我以赤诚之心带兵出征，不怕没有威严，周霸说可以显示我的威严，实在不是我的心意。而且我的职权虽然可以斩将，但以我所受的宠幸，也不敢在塞外专杀，应该送回京师，请天子裁决，并可借此训示为人臣的不能专权，不是很好吗？”

于是把苏建押解到京师，天子果然赦免他。

〔梦龙评〕卫青掌握兵权数年，受到无比的宠信，皇帝对他没有疑心，属下也不忌恨，这是因为他能避开权威、远离嫌隙的缘故。若非如此，身为将领者虽有狄青般的显赫功劳，还是不能善终的，实在不能不怀戒心啊！

狄青担任枢密使，自恃功大，十分傲慢不驯，袒护士卒。士卒每次得

到衣物粮食，都说："这是狄家爷爷赏赐我的。"朝廷上下都引以为患。当时文潞公（即文彦博，介休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潞国公）执政，就建议仁宗让狄青出任两处节度使。狄青上书指出自己无功却受封节度使，无罪却又外放，很是委屈。仁宗也有这种感觉，就向潞公提及此事，说狄青是忠臣，不该如此待他。潞公说："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只因为得到军心，所以发生黄袍加身、陈桥之变。"仁宗默默不语，而狄青还不知道此事，到中书省去为自己辩白。潞公看着他说："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朝廷怀疑你。"狄青吓得后退好几步。狄青到藩镇去以后，仁宗每个月派使者去慰问他两次。每次听说皇上的使者到了，狄青必整天惊吓疑虑，不到半年，就生病去世。这些都是文潞公的计谋。

明朝人程信（休宁人，字彦实）任南司马出征四川贵州时，皇帝特别付与专权。程信从出兵到凯旋而归，不曾给人官爵，也不曾杀人，共事的人都把此事当做话题谈论。

程信说："赏罚本是人君的大权。如果怕边塞的事不好处理，特别给大臣这种权力，做臣子的幸而把事办成，却又借机弄权，这难道是做臣子的人应有的行为？"

谈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是古代名臣的话。

34. 李　愬

【原文】　节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吴元济送京师。屯兵鞠场，以待招讨使裴度。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边批：其意甚远。度乃受之。

【译文】　唐朝时，节度使（防御边塞敌寇的官吏）李愬平定蔡州以后，将叛徒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屯兵于球场，等待招讨使（掌招降讨逆的官吏）裴度（字中立，封晋国公）的检阅。裴度入城时，李愬武装出迎，在路边拜见。

裴度想回避，李愬说："蔡人性情顽强叛逆，不知上下尊卑的分别已经几十年了，希望您趁机训示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贵〔其意甚远〕。"

裴度于是接受。

35. 冯　谖

【原文】　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收责于薛者？"冯谖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谖至薛，召诸民当偿者悉来，既合券，矫令以责赐诸民，悉焚其券。民称"万岁"。长驱至齐，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

收乎？”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为君市义。”边批：奇！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焚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疑孟尝，使就国。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孟尝君谓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谖使齐复相田文，及立宗庙于薛，皆纵横家熟套。唯“市义”一节高出千古，非战国策士所及。保国保家者，皆当取法。

【译文】　孟尝君问门下的食客，谁熟习帐目，能替他去薛收债。

冯谖（战国·齐人，孟尝君门下食客）签下姓名说：“我能。”

于是冯谖准备车辆，整理行装，载着债券契约出发，向孟尝君告辞说：“债收完后，要买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是：“看我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就买什么！”

冯谖到薛之后，将债务人悉数召来，经核对债券无误，诈称孟尝君有意免除债务，就烧毁所有的债券，债务人都欢呼万岁。

冯谖很快地赶车回到齐国，孟尝君觉得很奇怪，整装出来接见他说：“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说：“收完了。”

孟尝君问：“你买了什么回来？”

冯谖说：“您说买我们家所缺少的东西。我看主君家中金银珠宝、声色犬马都不缺，所缺的只有‘义’罢了，所以我为您买义〔奇妙〕。”

孟尝君说：“怎么买义？”

冯谖说：“目前您只有小小的薛，却不爱抚薛民，还向他们图利，所以我诈称您下令免除他们的债务，因而烧了那些债券，人民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你买的义啊！”

孟尝君很不高兴，说：“你去休息吧！”

一年后，齐王怀疑孟尝君，命他回自己的封邑。还未到薛一百里，薛民就扶老携幼，争着在路上迎接孟尝君。

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看到了。”

〔梦龙评〕冯谖使齐王再次任用田文为宰相，并在薛设立宗庙，都是纵横家常用的一套。唯独买义这一节手段高明，不是战国时代那些谋略之士比得上的。要长保国家于不亡的，都应该效法他。

36. 王　旦

【原文】　王钦若、马知节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忿争。上召王旦至，则见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旦乃叱钦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狱。旦从容曰："钦若等恃陛下顾遇之厚，上烦陛下。臣冠宰府，当行朝典，然观陛下天颜不怡，愿且还内，来日取旨。"上许之。旦退，召钦若等切责，皆皇惧，手疏待罪。翌日，上召旦日："王钦若等事如何处分？"旦曰："臣晓夕思之，钦若等当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对朕忿争无礼。"旦曰："陛下圣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恐夷狄闻之，无以威远。"上曰："卿意如何？"对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难忍。"后数月，钦若等皆罢。

【译文】　宋朝时王钦若（字定国）、马知节（字子元）同时任职于枢密院。有一天，两人在皇帝上面前因事争吵，皇帝传王旦进殿，王旦一到，看见王钦若不停地喧哗，马知节则哭着说："希望和王钦若一同离开御史府。"

王旦不等皇帝旨意，就命令王钦若下去。

皇帝很生气，想将他治罪下狱。

王旦不慌不忙地说："王钦若等人仗着陛下对他们优厚的待遇，来烦扰陛下，微臣是执政的首长，理当推行朝廷的典章，然而现在陛下心中不愉快，请先回宫，改天再来颁旨。"

皇帝答应了。

王旦退下后，就召王钦若等人加以责备，他们都很惶恐，亲手写奏疏认罪。

第二天，皇帝召见王旦说："王钦若等人的事要怎样处分？"

王旦回答说："微臣晨思夕想，钦若等应当革职，然而不知道该用什么罪名？"

皇帝说："对朕争吵无礼啊！"

王旦说："陛下圣明在朝，而大臣却有争吵无礼之罪，万一夷狄知道这件事，有损皇上的威严。"

皇帝说："你的意思如何？"

王旦回答说："希望让微臣到中书省，召见钦若等人，宣示陛下包含容忍的心意，且训诫约束他们，过一阵子再将他们革职不迟。"

皇帝说："不是你这些话，朕实在很难忍受。"

几个月后，王钦若等人都被革职了。

37. 胡　浚

【原文】　正统中，宗伯胡浚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带解落地，从容拾系之，

遂叩头还班，御史亦不能纠。十三年，彭鸣中状元，当上表谢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隐几而寤，竟失朝。纠仪御史奏，令锦衣卫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状元彭鸣不到，合着锦衣卫寻。"上是之。不然，一新状元遂被拘执如囚人，斯文不雅观。老成举措，自得大体。

【译文】 明英宗正统年间，宗伯（掌管礼仪祭祀的官吏）胡濙有一天在上早朝的时候，跪着承受圣旨，起立时衣带松脱落地，他从容地拾起来系好，然后叩头退回位次，连御史都不能矫正他。

正统十三年，彭时（字纯道，历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少保）考中状元，在上表谢恩的前夕，坐着等天亮，到四更的时候，竟然靠着茶几睡着了，因而错过上朝的时间。纠仪御史上奏请英宗命令锦衣卫（明朝掌管巡察缉捕的禁卫军）去捉拿，锦衣卫已经领到圣旨。

此时，胡濙从众官的行列中走出来，禀奏英宗："彭时不到，应当让锦衣卫去寻找，而不是捉拿。"

英宗同意他的看法，不然一个新科状元，就被当做犯人拘捕，实在斯文扫地。老成人的做法，深得大体。

38. 孙 觉

【原文】 孙莘老觉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何也？"众曰："愿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获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囹圄遂空。

【译文】 宋朝人孙莘老（名觉，高邮人）任福州知州时，有很多百姓因积欠官府的贷款而被捕下狱，当时刚好有富翁捐钱五百万给寺庙修佛殿，来请示孙莘老。

孙莘老慢慢地说道："你们捐这些钱是为了什么？"

众人说："愿佛祖赐福。"

孙莘老说："佛殿还没有损坏，也没有露天无遮而坐的佛像，不如用这些钱替囚犯们偿还官府的债，使数百人被释放出来，因而获得的福报岂会少吗？"

富翁不得已答应，当天就把钱捐给官府，监狱一时空了不少。

39. 赵 抃

【原文】 赵清献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皲瘃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或以轻系，追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

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县属吏，无敢妄系一人者。邵尧夫每称道其事。

【译文】 宋朝人赵清献（赵抃，西安人）巡察青州时，不时念及有一人下狱就有十人因而耽误工作，那些受牵连波及的，更是无辜。而且监狱中，夏天有湿气、传染病，冬天有冻伤、脚气病，有人因为一点小罪，长年被拘禁，有人因为一点牵连，几乎死亡，狱卒囚长的勒索凌辱，更令人痛恨。

赵清献令人立即去查阅各地监狱的记录，以囚犯的多少，来断定官吏的贤明与否。实行一年以后，郡、州、县各级官吏都不敢随意对人羁押判刑。邵雍先生每每称赞这件善政。

40. 贾 彪

【原文】 贾彪与荀爽齐名，举孝廉为新息长。小民因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养子数千，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曰"贾男"，生女名曰"贾女"。

手段已能办贼，直欲以奇致之。

【译文】 后汉人贾彪（字伟节）和荀爽（字慈明）齐名，被推举为李廉（汉朝所设，由郡国推举孝顺廉洁的人），担任新息县长。当地的百姓因为生活穷苦，大多数不养育小孩。贾彪严加管制，规定不养子女的和杀人同罪。

城南有强盗劫财杀人，城北有妇人杀死儿子。贾彪出发办案，属下想往南行，贾彪生气地说："强盗害人是常有的事，母子相残却背逆天道。"

于是驾车向北行，查办妇人的罪状，城南的盗贼听到这种事便前来自首〔方知明伦可以化俗〕。

数年间，新息一地人口成长数千人，百姓都说："是贾父所长养的。"凡生男孩便称为"贾男"，生女孩便称为"贾女"。

〔梦龙评〕贾彪的手段足以查办强盗，只是想用更奇特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41. 柳公绰

【原文】 柳公绰节度山东，行部至邓，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县令闻公绰素持法，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天论、王法，两者持世之大端。彪舍贼寇而案杀子，公绰置赃吏而诛

舞文，此种识力，于以感化贼盗赃吏有余矣。若丙吉不问道旁死人而问牛喘，未免失之迂腐。

【译文】　唐朝人柳公绰（华原人，字宽）任山东节度使，巡行到所属的邓县，县里有两个官员同时被捕，一个是接受贿赂，一个是玩弄法令。

县令听说柳公绰向来依法办案，心想他必定杀掉贪污的人。

柳公绰的判决是："贪污的官吏虽触犯法令，但法律还在；奸邪的官吏破坏法令，法律就灭亡了。"

结果杀的是玩弄法令的人。

〔梦龙评〕天伦和王法，是维系天下的两大要端。贾彪放过盗贼办理杀子的人，柳公绰轻罚贪污官吏而杀死玩弄法令的人，这种见识和魄力，就足够感化盗贼和贪官了。至于丙吉不理会路边的死人，而去过问牛只气喘，未免过于迂腐。

42. 季　本

【原文】　季本初仕，为建宁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发兵讨之。而建有分水关，自江入闽道也。本请于所司，身往守之。会巡按御史某以科场事，檄郡守与本并入。守以书趣本，本复书曰："建宁所恃者，唯吾两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场往返动计四旬。今江西胜负未可知，土寇生发叵测。微吾二人，其谁与守？即幸而无事，当此之际，使试录列吾两人名，传播远迩，将以为不知所重，贻笑多矣。拒违按院之命，孰与误国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边批：此守亦高人。

科场美事，人方争而得之，谁肯舍甘就苦？选事避难，睹此当愧汗矣！

【译文】　明朝时季本（会稽人，字明德，师事王阳明）起初任建宁府推官（各府掌理刑狱的官吏），正值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叛变，王阳明（名守仁，余姚人，创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出兵讨伐。

建宁有个分水关，是江西进入福建的要道，季本向长官请求亲自去防守。此时刚好有某位巡按御史因科举考场的事，商请郡守和季本一同去协办，郡守写信来催季本。

季本回信说："建宁府所仰仗的只有我们两人，战事已迫在眉睫，而往返科举考场估计要四十天。现在江西的胜负还不知道，地方强盗生事与否也无法预测，没有我们两人，要靠谁去防守？即使侥幸无事，当此之时，让试录（古代会试时，纪录举子籍贯、名次及文章雅俗，以呈报朝廷的官员）列出我们的姓名，远近传播，人们将认为我们不知轻重，而贻笑大方。违抗巡按御使的命令，和耽误国家大事比较起来，哪一件严重呢？"

郡守很同意他的话，就不去协办科举考场了〔此郡守也是高人〕。

〔梦龙评〕协办科举考场的任务是一件美差，别人正想极力争取，谁想舍弃甜美而去吃苦？遇事避重就轻的人看了，应当羞愧汗颜。

二、深谋远虑

【原文】 谋之不远，是用大简；人我迭居，吉凶环转；老成借筹，宁深毋浅。集“远犹”。

【译文】 谋略不够深远，就容易流于轻率；人我的地位会更迭，吉凶祸避会交替循环。因此，老成人一旦筹划谋略，都考虑深远而不只顾眼前。

43. 商高宗

【原文】 商高宗为太子时，其父小乙尝使久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太祖教谕太子，必命备历农家，观其居处、服食、器用，使知农之劳苦。洪武末选秀才，随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说民间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皇长孙周行村落，历观农桑之事。谕教者宜以为法。

张昭先逮事唐明宗。明宗诸皇子竞侈汰。昭疏训储之法，略云：“陛下诸子，宜各置师傅，令折节师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一岁之内，所记渐多，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俟皇子上谒，陛下辄面问，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识安危之故，深究成败之理。”明宗不能用。

此可为万世训储之法，胜如讲经说书，作秀才学问也。

【译文】 商高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小乙曾经让他住在民间，和老百姓共同生活做事，使他了解民情。

〔梦龙评〕明太祖教诲太子，一定要他去经历农家生活，观察百姓的饮食起居，使太子知晓农家的劳苦。洪武末年选秀才，太子随着自己属下的官吏分组到太祖面前，报告民间疾苦。成祖巡视北京，命两个皇室长孙去巡行村落，观察农桑之事。职司民政教化的人应对此多加效法才是。

五代人张昭（字潜夫，官职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宋初任吏部尚书）起先在后唐明宗朝中做官，明宗的几个皇太子都争相奢侈浪费。

张昭上疏说明训练继位者的方法，大略是说：“陛下的几个皇子应该安排一位老师，让他们降低辈份来尊敬师长。命令他们每一天记载一件事，一年下来就可以累积很多记事，每个月终了，让他们和师傅禀奏陛下。待皇子晋见时，陛下当面提出问题，假如十题之中能回答五题，就算能明了安危的原因，体会成

败的道理。”

但明宗不予采用。

〔梦龙评〕这是万世训练储君的方法，胜过讲经说书等作秀才的学问。

44. 李　泌

【原文】　肃宗子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倓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译文】　唐肃宗的第三儿子建宁王李倓性格英明果决，雄才大略，他跟随唐肃宗从马嵬向北行，因随行士兵人少而弱，屡次遭遇强盗，李倓亲自挑选骁勇的士兵护卫于皇帝前后，拚死保卫肃宗。肃宗有时逾时未进食，李倓就悲伤得不得了，为军中上下所瞩目。因此肃宗想封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将东征。

李泌（字长源，官至宰相）说：“建宁王确实是元帅的人才，然而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战功大，难道让广平王成为吴泰伯（周太王长子，知道父亲喜爱弟弟季历的儿子昌——文王，就和弟弟仲雍逃到荆蛮地带，国号吴）第二吗？”

肃宗说：“广平是嫡长子，如何担当元帅的重任？”

李泌说：“广平王尚未正式立为太子，现在国步艰难，众人所瞩目的对象都在元帅身上，如果建宁王大功完成，陛下虽然不想用他为继位者，但是一起立功的人肯罢休吗？太宗太上皇帝就是最好的例子。”

肃宗于是任命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令诸将服从他的号令。

李倓听到这件事，向李泌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意。”

45. 李　泌

【原文】　贞元中，咸阳人上言见白起，令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败去。德宗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起为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将解体矣。且立庙京师，盛为祷祝，流传四方，将召巫风。臣闻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修葺，则不至惊人耳目。”边批：妥帖。上从之。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咸阳人进言说看见白起（战国·秦人，善用兵），县令禀奏说："国家应加强防卫四方边塞，正月吐蕃一定大举进兵南下。"

不久吐蕃果然入侵，兵败而去。德宗因而相信白起果真显圣，就想在京师设立白起庙，追赠白起为司徒（相当于丞相之官吏）。

李泌说："微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必须听信于人，如今将帅立功，而陛下却褒扬秦朝的白起，微臣恐怕边将都要解散了。而且在京城立庙，勤于祭祀，一旦流传出去，可能引起百姓迷信的风气。听说杜邮有一座旧的白起祠，请陛下命令府县加以修建，比较不会惊动天下人的耳目〔妥贴〕。"

德宗果然照他的话去做。

46. 苏　颂

【原文】 苏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哲宗有言，或无对者；唯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俯伏而听。及贬元祐故官，御史周秩并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

【译文】 宋朝人苏颂（字子容）在执政时，见哲宗年纪幼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宣仁皇太后。偶尔哲宗有话要说，有时没有人加以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皇太后后，必定再禀告哲宗。哲宗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诸大臣，使他们俯首听命。

后来哲宗亲政，元祐时期旧党的老臣都被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哲宗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之大老。"

47. 宋太祖

【原文】 宋太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遂如封丘门，抱关吏望风启钥。及即位，斩封丘吏而官陈桥者，以旌其忠。

至正间，广东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举义兵，擒仲玉以献。成筑砦自守，围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缚成者，予钱十千，于是成奴缚之以出。真笑谓成曰："公奈何养虎为害？"成惭谢。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驾诸转轮车上。成惧，谓将烹己。真乃缚奴于上，促烹之；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四境有奴缚主者，视此！"人服其赏罚有章，岭表悉归心焉。

高祖戮丁公而封项伯，赏罚为不均矣。光武封苍头子密为不义侯，尤不可训。当以何真为正。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刚被拥戴为皇帝之时，陈桥的守门人拒绝让他进入，于是到封邱门，守关的人看情势如此，就开门让太祖进城。

太祖即位以后，就处死封邱门的官吏，而赏赐官位给陈桥的守门人，以表扬他的忠贞。

元顺帝至正年间，广东有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字邦佐，任广东行省右丞）向行省（地方行政官署）请命，率领义兵擒拿陈仲玉呈献上级。而王成自己建筑营寨防守，围攻了很久都无法攻破。

何真悬赏一万钱捉拿王成，于是王成的奴隶绑着主人出来。

何真笑着对王成说："你怎么养虎为害啊！"

王成很惭愧。

奴隶请求赏钱，何真如数给他，又派人准备汤镬（古代的酷刑，用来烹人），驾在转轮车上。王成很恐惧，以为要烹自己。

何真却把那奴隶绑起来放在汤镬上，催部下将他烹了；又叫数人敲鼓推车，当众宣布："境内如果有奴隶捆绑主人的，比照这种办法处理。"

人人都佩服他赏罚分明，岭南一带全都归心。

〔梦龙评〕汉高祖杀死背叛项王的丁公（名固），而封赏拚死保护自己的项伯（项羽的叔父，鸿门宴上保护沛公），赏罚实在不公平。

汉光武封奴仆之子为不义侯，更不足取，应当是何真的做法最标准。

48. 宋太祖

【原文】　初，太祖谓赵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边批：聪明。顷之，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顿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边批：王翦、萧何所以免祸。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兵权。

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世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偷安，力主和议，则寇准、李纲、赵鼎诸人用之有余，安

在为弱乎？

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边批：设险守国道只如此。

神宗一日行后苑，见牧猴猪者，问："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来，尝令畜。自稚养至大，则杀之，更养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余，忽获妖人于禁中，索猪血浇之，仓卒不得，方悟祖宗远虑。

【译文】　宋太祖曾经对赵普（幽州蓟人，字则平）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的数十年之间，天下帝号已经更换了十次，战乱不止，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普说："由于藩镇太强，王室太弱的缘故。当今应该稍微削弱他们的权势，限制他们的财物粮食，取消他们的精锐部队，那么天下自然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我已经明白了〔聪明〕。"

不久，太祖和老朋友石守信（浚义人，领归德军节度使）等人一起喝酒，喝到尽兴之时，太祖屏退左右的人，说："我如果没有你们的协助，也没有办法到现在这种地步，想到你们的恩德，实在深厚无穷。然而做天子也很艰难，实在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早晚都不能安心。"

石守信等人说："为什么？"

太祖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地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都惶恐地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种话呢？"

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其他的意念，但是如果部下想要富贵，有一天用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虽然想不做，也不可能啊！"

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说："我们都愚笨得没有想到这种事，希望陛下哀怜我们，指示我们一条生路。"

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不过是多得一些金钱，多一些享乐，使子孙不致贫困罢了。你们何不放下兵权，购买良田美宅〔王翦、萧何便是用此法免祸〕，为子孙立下永久的基业；多安排些歌舞美女，每天喝酒作业一直到老。君臣之间没有嫌隙，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便一再拜谢说："陛下这样顾念我们，恩同再造。"

第二天，这些人都宣称自己生病，请求解除兵权。

〔梦龙评〕有人说，宋室的衰弱，是由于削夺藩镇的兵权之故。其实如让藩镇强大，宋室并不能因而强大，强干弱枝，自然是立国的根本。从唐朝安史之乱两百年来所累积的弊病，在谈笑之间革除，难道不是很高明巧妙的手段吗？如果不是君臣上下苟且偷安，力主和议，则用寇准、李纲（邵武人，字伯纪，金人来侵，主张力战被贬谪）、赵鼎（闻喜人，字元镇，

与秦桧论和议不合，谪岭南）这些人来对付北虏，就绰绰有余，哪里会衰弱呢？

宋神宗熙宁年间，工场中的工人认为门巷弯曲狭窄，请求改直拓宽。神宗认为是太祖创始的，必有远虑，不准许改建。

后来，很多工人因为工作太苦，心生背叛，拿着兵器想夺门而出。结果只有一个老兵站在巷口挡住他们，他们竟都出不来，全体成擒〔设险固守，这是太祖的用意〕。

有一天神宗在后园里走着，看见有人养公猪，问他有什么用。

牧养的人说："从太祖以来，就命令要从小把它养大，再杀掉，换养小的，几代都没有改变，也不知道做什么用。"

神宗便命令废除。

一个多月以后，宫内忽然捉到施放妖术的人，仓卒间要找猪血来浇他却找不到，神宗这才领悟到祖宗的远虑。

49. 吕　端

【原文】　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吕端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项羽欲烹太公，高祖愿分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益坚其叛耳。"太宗曰："然则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来继迁。即不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其后母终于延州，继迁死，子竟纳款。

具是依，则为俺答之款；具是违，则为奴囚之叛。

【译文】　宋朝时李继迁（西夏人）在西方边境上骚扰，保安军上奏捕获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想杀她。当时寇准任职枢密院，太宗就单独召他商量。

寇淮退下后经过宰相办公处，吕端（安次人，太宗时的宰相）问说："皇上叫你不要对我说吗？"

寇准说："没有。"

就把和太宗谈话的内容告诉吕端。

吕端问道："皇上要怎么处置她？"

寇准说："想在保安军北门外处斩，以警诫叛徒。"

吕端说："这不是好计策。"

随后就入宫禀奏太宗说："从前项羽想烹煮太公（刘邦的父亲），刘邦还想分尝一怀羹。做大事者不必顾虑自己的亲人，何况李继迁又是叛逆的人，怎会在意呢？陛下今日杀他的母亲，明日就可以擒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则不过是徒然结下仇怨，更坚定他叛逆的决心罢了。"

太宗说："不然要怎么办？"

吕端说："以微臣的愚见，应把她安置在延州，派人好好服侍她，以招来李继迁。即使他不立即投降，也可以牵系着他的心，因为他母亲的生死之权还操在我们之手啊！"

太宗高兴地说："没有你，几乎误了事。"

后来李继迁之母逝世于延州，李继迁也死了，李继迁的儿子竟然对宋纳款称降。

〔梦龙评〕同是归顺，明朝有俺答（鞑靼酋长）的纳款进贡；同是叛逆，明朝有奴儿干（国名，地处我国东北）的叛变。

50. 徐　达

【原文】　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缺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一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及归报，上亦不罪。

省却了太祖许多计较。然大将军所以敢于纵之者，逆知圣德之弘故也。何以知之？于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知之。

【译文】　明朝大将军徐达（濠州人，字天德，随从太祖征略四方）在开平追逐元顺帝时，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顺帝逃走。常遇春（怀远人，太祖时的大将，封开平王）很气他失去立大功的机会。

徐达说："他虽是夷狄，然而曾经久居帝位，号令天下，我们的主上会怎样对待他呢？割块地来封他，还是杀了他以求甘心？我认为两者都行不通，放了他最适宜，您暂且不要生气。"

后来回京师禀报，太祖果然并不加罪。

〔梦龙评〕徐达此举省掉明太祖不少麻烦。然而徐某敢这么做，是因他已掌握了朱元璋的心理，当初朱元璋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由此可见虽是放走元顺帝，绝对不致于惹上麻烦。

51. 富　弼

【原文】　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撤乐，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恐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还者，言虏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之。

值华、虏争胜之日，故以契丹为言，其实理合罢宴，不系虏之行不行也。

【译文】 宋仁宗当政时，元旦日蚀，富弼（河南人，字彦国，仁宗至和初年与文彦博同任宰相，封郑国公、韩国公）请皇帝停止宴会、取消歌舞，吕夷简不肯。

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中国人的脸往哪儿摆？"

后来有人从契丹回来，说契丹当天停止所有宴会，仁宗听了很后悔。

〔梦龙评〕当时正是中华与契丹争胜负的时期，富弼才以契丹为借口，其实依礼当停止宴会，与契丹推行与否没有关系。

52. 司马光

【原文】 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司马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而还之。"

方知秦皇、汉武之愚。

【译文】 宋朝时交趾国遣使进贡珍奇异兽麒麟。司马光向朝廷说：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直的，要它自己来才算是吉祥；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话。朝廷应厚赏使者，让他回国。

〔梦龙评〕从这里就知道，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很愚笨的。

53. 苏 颂

【原文】 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苏颂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傥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戢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无恙。

【译文】 宋朝时守边元帅派遣种朴上朝禀奏："得到情报说阿里骨已经死了，还不知道要立何人为国君。契丹官赵纯忠为人谨慎诚实，值得信任，希望乘他们局势未定之际，带数千名精兵，拥戴纯忠进入契丹立为国君。"

众人决议准许这个请求，只有苏颂说："真相如何还不知道，如今要越过国境去立契丹王，倘使他们拒绝不肯接纳，不会损害我国的威严吗？应该慢慢地观察事情的演变，等到定局之后再去安抚他们不迟〔老成之见〕。"

不久，事实证明阿里骨果然无事。

54. 陈秀 刘大夏

【原文】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郡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至扬州，

牒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绐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制供之。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宋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急令缮写送之。于是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秀公此举，盖惩前事云。

成化十六年，朝鲜请改贡道 因建州女直邀劫故。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众将从之。职方郎中刘大夏独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鸦鹘关出辽阳，经广宁，过前屯，而后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镇，此祖宗微意。若自鸭绿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径，恐贻他日忧。"卒不许。

【译文】 宋神宗熙宁年间，高丽遣使入贡，所经过的郡县都索取地图，地方官都依其请求绘图赠送。到扬州时也呈公文索取地图。

当时陈秀任扬州太守，就骗使者说，他想参考两浙所提供的全部地图，模仿其规格绘制。等到地图得手之后，陈秀即聚集起来烧毁，再向朝廷禀告。

〔梦龙评〕宋朝初年，朝廷派卢多逊（曾任兵部尚书）出使江南国主（南唐后主李煜），归来时，船靠宣化县渡口，卢派人禀告李国主说："朝廷计划重修天下图籍经典，史馆中就只缺江东各州的资料，希望各送一本资料，以便带回朝廷。"国主即刻命人缮写赠送，于是卢多逊将江东十九州的地理形势、屯兵远近、人口多寡等资料全带回国，朝廷才有兴兵的意念。陈秀所为，大概是受这件事的影响。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女真族已渐渐崛起于东北，朝鲜请求改变进贡的道路。宦官之中有个朝鲜人为此事求情，众将都表示同意。

职方郎中（掌天下的地图与四方朝贡的官吏）刘大夏坚持认为不可，说："朝鲜进贡的道路，从鸦鹘关出辽阳，经过广宁、前屯，然后入山海关，弯曲迂回地绕了三、四个大镇，这是祖宗微妙的用意。如果走海陆大道从鸭绿江到前屯山，恐怕带来他日的忧患。"

从来朝廷终于没有同意朝鲜的请求。

55. 陈　恕

【原文】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怒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

李吉甫为相，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实数，比天宝户税四分减三，天下仰给县官者八十二万余人，比天宝三

分增一，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者，不在此数，欲以感悟朝廷。大臣忧国深心类如此。

【译文】　宋朝时陈晋公（陈恕，南昌人）任职三司使（监铁使、度支使、户部使）时，真宗皇帝命令他将中外钱谷的大略数目上报，陈恕只应诺却不呈献。

过了很久，真宗一再地催促，他还是不呈献。真宗命有关主管来问他，陈恕对来人说："天子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裕，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

〔梦龙评〕李吉甫（唐·赞皇人，字弘宪）为宰相时，特地写《元和国计簿》呈给宪宗，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的数目，比天宝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三；天下依赖县官供给的人口有八十二万，比天宝年间多了三分之一；至于水旱灾所受的伤害、紧急时发放的数目还不包含在内。想以此使朝廷感悟。大臣忧国的深切都是如此。

56. 李　沆

【原文】　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语曰：'外宁必有内忧。'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则知忧而治之。沆死，子必为相，遽与虏和亲，一朝疆埸无事，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常怀忧惧。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狗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没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大营宫殿，搜讲坠典，靡有暇日。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

《左传》：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曰："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厉公不听，战楚胜之。归益骄，任嬖臣胥童，诛戮三郤，遂见弑于匠丽。文靖语本此。

【译文】　宋真宗时李沆任宰相，王旦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因为西北方的战事，有时工作得废寝忘食。王旦感慨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悠闲无事，坐享太平呢？"

李沆说："稍有一些忧虑勤苦，才能警戒人心。将来如果西方都平定，朝廷未必无事。有句话说：外宁必有内忧。譬如人有疾病，常常发作，就知道忧虑而去诊治。我死后，你必当宰相，与敌人和亲是大势所趋，一旦疆场无事，恐

怕君王会慢慢产生奢侈之心。”

王旦不以为然。

李沆又每天呈上各地水旱灾、盗贼及不孝作恶的事给真宗知道，真宗听了往往惨然变色。王旦认为这种琐碎的事不值得让天子烦心，而且丞相常常禀奏一些不好的事，总是拂逆了真宗的心意。

李沆说：“君主还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艰难的情况，常怀忧虑警惕之心。不然，血气方刚的皇帝如不沉迷歌舞、美色、珍玩，就可能搞些土木、战争、祭神之类的事。我老了，来不及看见，这是你未来的忧虑啊！”

李沆死后，真宗认为契丹已经讲和，西夏也来纳款，于是在泰山封禅祭祀，在汾水立祠祭神，大建宫殿，搜集亡失的典籍，没有闲暇的日子。

王旦亲眼看见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想规谏却已经变成同流，想辞官而真宗又如此厚遇，此时才知道李沆见识的深远，叹口气说：“李文靖（沆）真是圣人！”

〔梦龙评〕《左传》记载晋楚交战于鄢陵，范文子（春秋·晋人）不想再战，说：“只有圣人能达到内外无忧，既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何不放过楚国，就当做是长期外患呢？”厉公不听，战胜楚国、回国后便更显骄傲了，他任用宠幸的胥童（晋大夫），杀死三郤（郤犨、郤缺、郤至），后来被匠丽（晋大夫）所杀。李文靖所引的是陈立子的话。

57. 韩　琦

【原文】　太宗、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题诗数十篇，贾昌朝时刻于石。韩琦留守日，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进为？”客亦莫谕琦意。韩绛来，遂进之。琦闻之，叹曰：“昔岂不知进耶？顾上方锐意四夷事，不当更导之耳。”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琦，琦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琦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精识。

【译文】　宋太宗、仁宗都曾经在大名府郊野打猎，题过数十首诗，贾昌朝（字子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大名府时，曾将这些诗都刻在石碑上。韩琦守大名时，把这些诗藏在班瑞殿的衬壁工。

有人劝韩琦将临摹本呈给皇帝，韩琦说：“保存着就可以，何必呈上去呢？”这个人不明白韩琦的用意。韩绛（字子华，神宗时任参知政事）来到大名以后，就把临摹本呈给皇帝。

韩琦知道此事，叹息道：“从前我岂不知道要呈献皇上吗？只是顾虑到皇上

正锐意平定四夷，不应改变他施政的方针罢了。”

石介编撰《三朝圣政录》，欲呈献给皇帝，有一天他来请教韩琦的意见。韩琦指出其中几件事：其中有一件是，太祖沉迷一个宫女，延误上朝时间，群臣颇有微言，后来太祖觉悟，便乘宫女熟睡时杀死她。

韩琦说：“这种事难道可以做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已经沉迷于她，却又厌恶自己的糊涂而杀人，她有何罪？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女子，将要杀不胜杀了。”

于是删去这几件事，石守道很佩服韩琦精到的见识。

58. 刘大夏

【原文】　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刘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项诘都吏曰：“署中牍焉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牍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耸然，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又，安南黎灏侵占城池，西略诸土夷，败于老挝。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牍。大夏匿弗予。尚书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

此二事，天下阴受忠宣公之赐而不知。

【译文】　明朝天顺年间，英宗嗜好搜集珍宝奇玩。有宦官说，宣宗宣德年间，曾派遣太监王三保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的珍奇宝物。英宗就命宦官到兵部，查看王三保到西洋时的航海路线。

当时刘大夏为兵部侍郎，尚书项忠（嘉兴人，字荩臣）命令都吏（官名）检查旧公文，刘大夏先找到，偷偷藏起来，都吏遍寻不得，又命令别的都吏去找。

项尚书质问都吏说：“官署中的旧公文怎么能遗失呢？”

刘大夏笑着说：“从前下西洋，花费数十万钱，牺牲了上万的军民，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弊病，公文即使还在也应该毁弃，加以连根拔除，还能追究它存不存在干嘛？”

项尚书惊奇不已，一再拜谢，指着自己的位置说：“先生通达国体，这个地位不久就属于你的。”

又：安南黎灏侵占城池，向西侵略土著，后在老挝兵败。宦官汪直想乘机追讨，派索英公下公文给安南，刘大夏却将公文扣起来不发，尚书因此一再杖责负责行文的官员。

刘大夏秘密地告诉尚书说：“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西南各族就要饱受蹂躏了。”

尚书闻言大悟，因而中止此事。

〔梦龙评〕这两件事，天下人暗中受忠宣公（刘大夏谥号）之恩赐而不知。

59. 崔群　刘大夏

【原文】　宪宗嘉崔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自而进矣。"遂不奉诏。

上御文华殿，召刘大夏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以揭帖密进。"大夏对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进，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类也。陛下所行，当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与众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阁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视为常规。万一匪人冒居要职，亦以此行之，害可胜言！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老成远虑，大率如此，由中无寸私、不贪权势故也。

【译文】　唐宪宗嘉许崔群（武城人，字敦诗）正直无私，命令学士（学士院中以文学语言参谋谏诤的官吏）以后有事上奏，要取得崔群的签名，才能呈上。

崔群说："翰林（唐宋时内廷供奉之官）的举动都将成为后代的事例，如果这样做，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当首长，那么在下位的直言者就无从进言了。"

于是不接受诏令。

明英宗亲临文华殿，召见刘大夏，告诉刘大夏说："朕偶尔有办不了的事，常想召你来商议，又往往因为不属于你兵部的事而打消念头，今后有该实行、该罢除的事，你可以直接以密件呈上来。"

刘大夏回答说："不敢。"

英宗说："为什么？"

刘大夏说："前人李孜省可做为借镜。"

英宗说："你是为了议论国事，怎么可以和李孜省损人利己的行为相比呢？"

刘大夏说："微臣呈上密件，朝廷也推行密件，就像前代所行用墨笔书写的不正式诏令。陛下的作为，应当向古代的帝王学习，或效法近代的祖宗，公事的是非，要和群臣共议；然后，对外的交给枢密院或兵部处理，对内的和大学士商量就可以了。如果用密件，时日一久视为常规，万一有匪人冒居显要的职位，也实行这种方法，祸害不可胜言。这实在不能做后世的常法，微臣不敢顺

从。”

英宗听了之后，不停地称赞他。

〔梦龙评〕老成人谋虑的深远，大抵如此，这是由于胸中没有一点私心，不贪权势的缘故。

60. 富　弼

【原文】　富郑公为枢密使，值英宗即位，颁赐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赐。郑公力辞，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赐。”公曰：“大臣例外受赐，万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辞不受。

【译文】　宋名臣富郑公（富弼，封郑国公）任枢密使时，正值英宗即位，依例赏赐大臣。

群臣领过赏赐以后，英宗又例外颁发特别赏赐给富郑公。郑公极力推辞，太子派小太监告诉郑公说：“这是皇上例外的赏赐。”

郑公说：“大臣接受例外赏赐若不阻止，万一皇上做例外的事，怎么去阻止呢？”

因此坚辞不受。

61. 范仲淹

【原文】　劫盗张海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事闻，朝廷大怒，富弼议欲诛仲约。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反赂之，法在必诛。今高邮无兵与械，且小民之情，醵出财物而免于杀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释之。弼愠曰：“方欲举法，而多方阻挠，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弼不谓然。及二人出按边，弼自河北还，及国门，不得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译文】　宋朝时强盗张海将经过高邮，知军（统理府州的军事长官）晁仲约预料无法抵御，就昭示当地富有的人，捐出金钱、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兵。事情传开以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要杀晁仲约。

范仲淹说：“郡县的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反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是运往高邮兵力不足，而且百姓的常情，只要捐出金钱食物，可以避免杀戮抢劫，一定很高兴，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

仁宗听后，于是释放知军。

富弼生气地说：“我们正要宣扬法令，你却多方阻挠，这样如何治理百姓！”

范仲淹私下告诉他说：“从祖宗开始，未曾轻易处死臣下，这是一种美德，

怎么可以轻易地破坏呢？假如皇上做惯这种事，将来恐怕我们的性命也不可保了。”

富弼颇不以为然。

后来两人出巡边塞，富弼从河北回来，进不得国都的城门，又无法预知朝廷的心意，整夜彷徨于床边，感叹地说：“范六丈真是圣人啊！”

62. 赵　鼎

【原文】　刘豫揭榜山东，妄言御医冯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语。知泗州刘纲奏之。张浚请斩益以释谤，赵鼎继奏曰：“益事诚暧昧，然疑似间，有关国体。然朝廷略不加罚，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姑与外祠，以释众惑。”上欣然，出之浙东。浚怒鼎异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则党合而祸大；缓之，则彼自相挤。今益罪虽诛，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阉恐人君手滑，必力争以薄其罪。不若谪而远之，既不伤上意，彼见谪轻，必不致力营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窥进，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辈侧目吾人，其党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叹服。

【译文】　宋朝时刘豫在山东张贴告示，散布谣言说：掌管天子御用药物的太监冯益派人收买飞鸽。告示中并有一些不敬的话。泗州知州刘纲将此事禀奏朝廷，张浚（成纪人，字伯英）则要求天子处斩冯益以释清谣言。

赵鼎（谥忠简）随即上奏道：“冯益的事暧昧不明，然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已关系着国家的体统，但是朝廷如果完全不加处罚，外面的人一定认为陛下确实派冯益做这种事，这会损害皇上的盛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外放到别处去，以消除众人的疑惑。”

皇帝听了很高兴，便将冯益外放到浙东。

张浚很气赵鼎反对他的主张。

赵鼎说：“自古以来，想除去小人如果操之过急，则小人团结起来，祸害就大了；如果缓慢渐进，可使他们自相排挤。目前以冯益的罪，虽处死也不足以大快天下人之心，然而太监们怕皇上习惯以处死来处理这种事，一定极力为冯益减轻罪行。不如把他贬到远处去，既不抵触皇上的心意，太监们看到贬谪的处份尚轻，一定不会极力营救，又庆幸出来一个空缺，一定一个个图谋进用，怎肯容纳被贬的人呢！如果现在就大力折服他们，这些人一定对我们起反感，那么他们的党羽组织将更坚固而不可破。”

张浚这才叹服。

63. 文彦博

【原文】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廷抗言："国家不当穿河北方，以致上体不安。"后数日，二人又听继隆，上言：请皇后同听政。史志聪以状白彦博，彦博视而怀之，徐召二人诘之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汝罪当族！"二人大惧。彦博曰："观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状以视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辈敢尔，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矣。"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复使二人往。边批：大作用。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东北，非正北也。

【译文】 北宋时，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策划，自澶州商湖河打通六漯渠（水名），引导黄河进入横陇的旧河道。

北京留守贾昌朝向来憎恶富弼，就私下约定宦官武继隆，命令两个司天官（掌天文历数的官）在执政官员齐聚一堂时，在殿廷抗议说："不可打通黄河流的正北方，这会导致皇上龙体欠安。"

几天之后，两人又听武继隆指使上奏，请求皇后一同听政。

史志聪将这件事告诉文彦博，文彦博随即召见两个司天官，质问道："往上禀奏天文的变异是你们的职责，怎么能动不动干预国家的大事呢？你们犯的罪当处斩全族！"

两人非常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率直愚笨而狂妄，不忍心处罚你们。"

两人退下以后，文彦博把奏状拿给同仁看。大家都很愤怒地说："奴辈竟敢做这种事，为什么不杀他们？"

文彦博说："杀死他们，事情反而张扬出来，会令皇后不安。"

于是中书省决议派司天官去测定六漯的方位，又命这两个人前去，两人恐怕文彦博治他们的罪〔大作用〕，就改口说六漯的方向在东北，不是正北。

64. 王　旦

【原文】 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旦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旦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旦曰："承规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译文】 宋朝时王旦奉派兖州景灵宫的朝修使（官名），宦官周怀政（并州人，谋杀佞官丁谓，事败被杀）随行，有人私下请见，王旦一定等侍从到齐、

自己穿戴整齐后才正式接见，听来人报告事情以后就退堂。后来周怀政事机败露，才领悟王旦的远虑。

宦官刘承规因忠诚谨慎得宠，病重将死，请求皇帝封他为节度使。

皇帝对王旦说："承规要得到这个职位才能瞑目。"

王旦坚持不可，说："将来有人要求当枢密使该怎么办？"

从此宦官最高的职位不超过留后（官名，在节度使入朝或不在时掌管军事）。

65. 王守仁

【原文】 阳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诬公，公绝不为意。初谒见，彬辈皆设席于旁，令公坐。公佯为不知，竟坐上席，而转旁席于下。彬辈遽出恶语，公以常行交际事体平气谕之，复有为公解者，乃止。公非争一坐也，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边批：高见。

【译文】 明朝时阳明公捉到叛逆朱宸濠以后，江彬（宣府人，性狡黠，跋扈专横）等人才到达，于是散布谣言中伤阳明公。

阳明公不以为意，初次拜见，江彬等人把座位设在旁边，要阳明公坐下。阳明公假装不知，就坐在上座，而使人移其他位置于下首。江彬等人立即恶语相向，阳明公则以例行的交际礼仪，心平气和的晓谕他们，又有人为阳明公作解释，江彬等人才平息。

阳明公并不是争夺座位，只怕一旦受牵制，以后有事都要听他们指使，就无法有所作为了〔高见〕。

66. 王　安

【原文】 郑贵妃有宠于神庙。熹宗大婚礼，妃当主婚。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主婚者，乃与政之渐，不可长也，奈何？"或献计曰："以位则贵妃尊，以分则穆庙 隆庆 恭妃长，盍以恭妃主之？"曰："奈无玺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玺封之，谁曰不然？"安从之。自是郑氏不复振。

【译文】 郑贵妃有宠于明神宗，熹宗的大婚典礼上，贵妃担任主婚人。朝中的臣子与宦官王安商量说："主婚这件事，就是干预政事的开始，此风不可长，该怎么办呢？"

有人便献计说："以地位论，贵妃较尊；以长幼辈份论，则穆宗朝的恭妃较高〔如此婚礼更显隆重〕，何不让恭妃当主婚人。"

"怎奈没有印信。"

"以恭妃的身份要他出命令，而用皇上的印信册封，谁说不可以？"

王安依计而行，从此郑贵妃家族的地位就渐渐低落。

67. 陈仲微

【原文】 仲微初为莆田尉，署县事。县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牍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还其牍，缄封如故。是人惭谢。

【译文】 宋朝人陈仲微（高安人，字致广）初任莆田县尉，署理县府的事。县里有人在当权的大官前称赞陈仲微，私下给他一封推荐函，要他去拜见。陈仲微收下后并未使用。

一年后，这个人家里欠县府租税，县府逮捕他的奴隶。这个人颇有怨言，陈仲微就把那封完封如故的推荐函还给他，他不禁惭愧得当面道歉。

68. 姚　崇

【原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阳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武后迁，五公相庆，崇独流涕。董卓诛，百姓歌舞，邕独惊叹。事同而祸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邕私也。然惊叹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时免祸之权术。崇逆知三思犹在，后将噬脐，而无如五王之不听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译文】 唐朝名臣姚崇（硖州硖石人，封梁国公）任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襄阳人，字孟将）等人计划杀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姚崇正好从屯驻处回京，就参加这件秘密的计划，后来因功封为梁县侯。

武后迁往上阳宫时，姚崇率百官去问候生活起居，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留泪。

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那里是流泪的时候呢？你恐怕会发生灾祸。"

姚崇说："和你们一起讨平叛逆，不值得称功，然而服事武后久了，一旦分别而哭，是人臣应有的节义。如果因为这样而有罪，我也甘心。"

后来五王被害，只有姚崇幸免。

〔梦龙评〕武后迁入上阳宫，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流泪；董卓（东汉·临洮人）被杀，百姓载歌载舞，只有蔡邕（陈留人）惊叹。事情相同而遭遇的福祸却相反，因为武后是君、董卓是臣，姚崇为公、蔡邕为私

的缘故。然而惊叹的人是平日感恩的真心表现，流泪的人是一时免祸的权术。姚崇预测武三思（武后的侄子）还在朝，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唉！姚崇真聪明啊！

69. 程　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 大麦矿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

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以后如果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加重人民的困苦。"

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当时还不知道程琳这些话有什么好处，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不由得感慨系之。

70. 高　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每见沿江之邑，以摊江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收成不差。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可，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数目又没有改变，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

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

于是报准取消。

〔梦龙评〕每见到沿江的县邑，人民为了江沙淤积的新田要缴纳田赋，因而赔损粮食，导致生活困苦。其实江中的沙在两岸淤积成为新田，官吏都很高兴可以增加课税表现绩效，却不知道将来减少课税是如何的困难。四川一带的盐井也是如此。

陈子陛建议说：“有盐井才有课税，但因为有些旧盐井坍塌毁坏，而上级不肯免除他们的税，百姓受牵累，所以连新井都不敢开。应该订立新的法令：凡是废井一律免除课税，并准许开凿新井。从开新井那天算起，三年内免税，三年后才征收，那么人民的困苦就可得到纾解，利益也跟着产生。如果课税太多，一时不能完全除去，应加以调查，另编一名册，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先免税，或延缓征收，或缴纳半数，慢慢地再调查新生的田地，再渐渐补扣，几年之内就差不多可以办妥。”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度使奉太祖的圣旨：“山东、河南的人民，除了已经编入名册缴纳田赋的人照旧征收外，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多少，永远不课税，有力气的人随他尽量耕种。”这种方法可以做为边塞地区屯田的典范。

71. 王　铎

【原文】　王铎为京兆丞时，李蠙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

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 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译文】　唐朝人王铎（字昭范）任京兆丞（掌治理京师的官吏）时，李蠙判度支（掌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那时每一次米粮从将长江、淮河一带运到京师，水陆的运费每斗要七百钱，京师的米价每斗四十钱，因此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一带的人不要再运米，只要每斗缴纳七百钱。

王铎说：“这是不好的计议，如果在京师买米，将会耗费京师的粮食。如果从江淮一带运米到京师，则同时可以救济很多贫民。”

后来在京师买米的制度推行起来，竟然没有人敢阻止这个决议。京师的米价果然大涨，不到十天李度支请辞，因为没有百姓来京师。决议的人都佩服王铎明察事理，王铎也因而得到重用。

〔梦龙评〕明朝初期实行中盐法，由商人运粮食去补给边境，边境再支付盐给商人运回内地。商人觉得运粮食很艰苦，于是招募人民在边境就地垦荒，以便利粮食的运输，后来边境所耕种的谷物都成熟了。这是运盐和屯田相互依赖最好的办法。

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用银子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的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人心服。

72. 孙伯纯

【原文】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译文】 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史）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

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量多而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

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行不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人民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

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的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被征调，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73. 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译文】　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

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

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

74. 陈　□

【原文】　陈□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缴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挚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圭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邹浩还朝，帝首言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矣。"退告陈□。□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缄，则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讵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昭州，果如□言。

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

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边批：无识者每坐此弊。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

陈公在通州，张元垢 商英 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徼申政典局，乞

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耶！"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

【译文】　宋朝人陈□（字莹中）接奉圣旨，前往晋谒天子。来到宫门中，听说皇帝有道谕旨，命令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缴回以前诸大臣进呈给皇帝，后又被退回的奏章。

陈□对宰官的部属谢圣藻说："这一定是奸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而出此计谋，如果把退回的奏章全数进呈皇上，将来如有是非变乱，省官（掌理朝廷馆阁的职务）要如何表明自己的清白？"

陈□又举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挚（东光人，字莘老）等人家族的故事告诫谢圣藻做例子。蔡京的奏疏中捏造说刘挚带剑入朝廷，想杀王圭（华阳人，字禹玉）等事。谢圣藻听了非常害怕，就对宰官报告这件事，然后抄录副本留在三省中。后来蔡京的党羽欺诈诬蔑掩饰过失的言辞都行不通，由于有这些副本，而无法消除罪过。

邹浩重回朝廷任职，皇帝首先和他谈及有人上谏立皇后的事，于是再三地嘉奖赞赏。又问及谏书在哪里？

邹浩回答说："已经烧了。"

退朝后，邹浩就告诉陈□，陈□说："灾祸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将来奸人随便捏造一封谏书，将无法分辨真伪。"

起初，哲宗有一个儿子献愍太子，名茂，是昭怀后刘氏为妃子时所生的。

在此之前，哲宗没有儿子，皇后之位还是空的，昭怀请求哲宗说："当立茂为太子。"但是茂才出生三个月就夭折了。邹浩曾三次上疏劝哲宗立刘氏为后，事后就把奏摺销毁。

蔡京得势以后，因向来忌恨邹浩，就命他的党羽伪造邹的奏疏道："刘氏杀死卓氏而夺走卓氏的儿子，欺瞒人还可以，怎么可以欺瞒上天呢？"

徽宗命令要查明这件事，于是再贬谪邹浩为衡州别驾（诸州的通判），不久又放逐昭州，结局果如陈□所言。

〔梦龙评〕这两件事是相同的格局，谢圣藻依照陈□所言去做，结果避免谗言之害；邹浩不肯依从而被陷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话丝毫不假。

徽宗即位初期，想改革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病以安定国家大势，于是大开朝廷进言之路，众臣拟议应让瑶华复位，司马光等业已作古的老臣的重新授职奖

励，也应该优先办理。

陈□当时在谏院，独以为囚禁废黜母后，追贬旧宰相，都是以正当的理由来施行的，不是因为轻微的事故。如今想恢复他们的名衔，当先辨明他们是被诬告的，昭雪他们的罪名，诛罚假造名目的人，然后废除以前的诏令；一切要在合乎礼的情况下进行，才不会留下祸患，不该速决速办，否则将来后悔就来不及。

朝廷商议之后，认为陈□的办法缓慢费时，想尽快顺应人情的要求，遂立即施行〔无知者每生此弊〕。后来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得势以后，将建中年间的施政完全加以改变，此时众人才叹服陈□的远大见识。

陈□在通州时，张无垢（张商英，谥文忠）入朝为相，想推荐陈□来帮助自己。当时新设政典局，就从局中接奉圣旨。采用陈□所著的《尊尧集》中的论述，做为施政的方针，然后由政典局任用陈□。

陈□料想这种事不会有什么成果，信已写好还没寄出，州郡又奉政典局的命令来催促。

陈□于是写了一本奏章，用黄帕封好缴给政典局，要求他们在皇帝面前拆开。有人对他说直接向政典局表达就可以，何必上达朝廷。

陈□说："我恨不得能直接呈给皇上亲自阅览，怎么可以再写信给他们呢？张无垢担任宰相想有所作为，不在三省公开施行，却设置政典局任用官员，这在形迹上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别人将会怀疑忌妒。我恐怕《尊尧集》一送到，张相等人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要离他们远一点还怕办不到，何况是写信呢！"

不久，事态全如陈□所言，张无垢被罢黜，他自己也被贬台州。当道者更谴责他私下送礼给张无垢，想要升官，众人这才佩服陈□有远见。

75. 林立山

【原文】 武庙《实录》将成时，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中贵张永坐罪废。翰林林立山奏记副总裁董中峰曰："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昨闻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边批：各从其党。疑信之间，茫无定据。今上方总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一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董公以白总裁费鹅湖，乃据实书："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天子由是倾心宰辅，宦寺之权始轻。

【译文】 《武庙实录》将完成时，内阁（明太祖置，相当古代中书省）首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因为忤逆圣旨，罢官回乡，宦官张永因罪被废。

翰林林立山记事上陈总裁（国史实录馆的监修官）董中峰说："历史是万世是非衡量的标准，昨天听到迎立世宗的事，有人说是宦官所为，有人说是内阁

所为；杀逆贼江彬的事，有人说是廷和之力，有人说是张永之力〔各从其党〕。真确与否，茫然没有一定的依据。现在皇上正总核各事件的名与实，如果有人禀奏这两件事，皇上必先阅览，恐怕会以为张永真的有功，廷和真的有罪，君子小人被任用、罢黜的关键就此决定。”

董中峰将此事报告总裁费鹅湖，于是据实写道：“慈寿太后派宦官听取内阁的决议，天子因此心向内阁宰辅，宦官的职权方被减轻。”

76. 周宗　韩雍

【原文】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靦颜而已。

韩公雍旬宣江右时，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边批：已猜着几分。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状。公辞病聩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方释。

【译文】　烈祖（南唐始祖李昇）镇守建业（南京）之时，义祖（烈祖建国后，奉徐温为义祖）在广陵去世，烈祖命人致意丧家，他将亲往奔丧。

自康王（义祖的儿子，名和）以下的多位公子对周宗（南唐·广陵人，字君太）说：“听说兄长的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于情于礼，不必偏劳西渡广陵奔丧。”

周宗猜想这些话不是康王的本意，坚持请求用书信回复，以便对烈祖呈示实情，康王却忽然要告辞离去。

周宗从衣袖里取出笔来，又命左右的人拿纸，拿到旧茗纸贴，请求康王亲笔书写，康王不得已写下：“本应亲自到东府来办丧事，正值多事之秋，二哥不必以奔丧之事为念。”

第二年，烈祖亲临广陵，康王及诸位公子果然握住烈祖的手，表示非常悲痛，并怪烈祖没有奔丧的诚意，用各种理由来责备他，希望引起众人的物议。烈祖因而拿出康王所写的信给众人看，遂使康生羞愧不已。

韩雍巡视江西时，属下忽然报告宁王的弟弟某王来到。韩雍于是称病请求稍待〔已猜着几分〕，暗中派人急速去报告三司，且索求一张白木几。

韩雍跪拜相迎，某王一进来，就详细说明兄长叛变的情状。韩雍推说有耳

病听不见，请某王用写的。王要纸，左右的人就把白木几端出来，王于是详细地书写此事后才离去。

韩雍将此事禀秦朝廷，朝廷派使臣查不出任何事迹，这时诸王兄弟正欢乐相聚，请旁人不要多言。使臣回朝后，朝廷判处韩雍离间亲王的罪，命人带着刑具要将韩雍押走。韩雍于是呈上白木几和某王亲笔写下的文字，才被释放。

77. 赵凤　杨王司帑

【原文】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凑其门。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乃就除光禄卿致仕。

杨王沂中闲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杨以所执杖书地上作一画。相者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王愕然，诘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字也。"王笑，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司帑持券熟视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伪押来赚物！吾当执汝诣有司问罪！"相者具言本末，至声屈，冀动王听。王之司谒与司帑打合五千缗与之，相者大恸，痛骂司帑而去。异日乘间白杨，杨怪问其故，对曰："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王社，何所复用相？"王起，抚其背曰："尔说得是。"即以予相者几百万旌之。边批：赏得是。

【译文】　早先，晋阳有位看相的人名叫周玄豹，他曾经说李亶日后将非常显贵。后来李亶果然即位，成为唐明帝，就想找看相的人到京师来。

赵风说："玄豹的话已经应验了，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师，恐怕一些轻浮阴险的人，都集中到他那里。自古以来方术之士的胡乱猜测，导致灭族的情形很多。"

于是让他以光禄卿（掌祭祀朝会的官）的荣衔退休。

宋朝时，杨存中（原名沂中，卒封和王）某日闲居时曾到郊外巡视，遇到一位测字的相者。杨存中用他所拿的杖在地上写了一画，测字的人见了，鞠躬不迭地说："阁下为什么以便服出巡到此地来，应该自爱自重才是。"

杨存中惊奇得不得了，问他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身份。

测字的人说："土上一画就是'王'字啊！"

杨存中很高兴，亲自批示给相者五百万钱，用平日签名的方式，命令看相的第二天去找王府管财物的人领取。

管财物的司帑拿着票券仔细察看，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我家王爷的签名来骗取财物，该把你送到官衙去治罪。"

看相的说出事情的经过，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委屈，希望引起杨存中的注意。杨存中的管家和司帑于是谈好给他五千钱，看相的非常悲痛，大骂司帑之

后才离开。

后来司帑乘机告诉杨存中此事，杨存中很奇怪，就问司帑是何故。

司帑说："他现在说你是亲王，如果将来又胡乱加些言辞，大王您就会遭毁谤了。而且恩王已经设立王社（祭土神的庙），何须再用到看相的人。"

杨存中听了即刻站起来，抚着他的背说："你说得很对。"

就把原来准备给看相的几百万钱赏赐司帑〔赏得好〕。

78. 薛季昶　徐谊

【原文】　张柬之等既诛二张，迁武后，薛季昶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桓彦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为天子藉手。"季昶叹曰："吾无死所矣！"及三思乱政，范甚悔之。

赵汝愚先借韩侂胄力，通宫掖，立宁宗。事成，徐谊曰："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适亦谓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赏酬侂胄，勿令预政。"汝愚谓其易制，皆不听，止加侂胄防御使。侂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祸。

武三思、韩□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讨而除之；□胄有功，故宜赏而远之。除三思，宜及迁武氏之时；远□胄，宜及未得志之日，过此皆不可为矣。五王、汝愚皆自恃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驾而有余，而不知凶人手段更胜于豪杰。何者？此疏而彼密，此宽而彼狠也。忠谋不从，自贻伊戚。悲夫！

【译文】　唐朝时，张柬之等人杀了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之后，又迫使武后交出政权，薛季昶（龙门人）说："两个元凶虽然已经杀了，但后患还在，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桓彦范（丹阳人，字士则）说："武三思就如小几子上的一块肉罢了，且留给天子做个人情。"

薛季昶叹息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后来武三思果然扰乱朝政，桓彦范非常后悔。

宋朝时赵汝愚（字子直）先借韩侂胄（安阳人，字节夫）之力，请求宪圣太后的同意，拥立宁宗。

事成后，徐谊（温州人，字子宜）说："韩侂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满足他的欲望且疏远他。"

叶适（永嘉人，字正则）也对赵汝愚说："韩侂胄所希望的不过是大将军的名位，应该给他。"

朱熹说："汝愚应该好好酬谢韩侂胄，不要使他得到政权。"

赵汝愚认为韩侂胄很容易控制，不听众人劝导，只给了韩侂胄一个防御的职位，使他非常怨恨失望，终于酿成赵汝愚日后的祸患。

〔梦龙评〕武三思、韩□胄，都是小人。然而武三思有罪，所以应该声讨且除掉他；韩□胄有功，所以应该奖赏且疏远他。除掉武三思应该在武后退位之时，疏过韩□胄应该在他尚未得志之日，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办法了。五王、赵汝愚，都自恃地位才能超过小人有余，却不知道这些恶人的手段更胜于豪杰之士。为什么？因为君子疏忽而小人精细，君子宽容而小人凶狠。诚意的劝导不肯听从，终于为自己留下哀戚，实在可悲！

79. 李　贤

【原文】　李贤尝因军官有增无减，进言谓："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军功者，虽以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国；或能立功，又与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多军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亏矣，不可不深虑也。"

议论关系甚大！

【译文】　明朝人李贤曾经因为军官有增无减而进言，他认为天地之间，万物有成长就一定有消灭，如果人只生而不死，就要无处居住了。自古以来有军功的人，虽然赐给他们丹书铁券（天子赏赐给功臣，可以世代相传，免除罪刑的证物），并准予永远保存，但是他们的子孙如果一再犯法，就该除去封邑，有能力立功后再恢复爵位，怎么可以对那些屡次犯罪的人，不革除他们的爵位呢？如果从此长久地因循苟且，天下官多兵少，人民为要供给他们俸禄必导致困穷，而国家的根本也会受到亏损，不能不做深远的打算。

〔梦龙评〕这议论关系非常重大。

80. 李　晟

【原文】　李晟之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唯五纬盈缩不常，晟惧复守岁，则吾军不战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田单欲以神道疑敌 见《兵智部》，李晟不欲以天道疑军。

【译文】　唐朝人李晟（洮州人，字良器）屯兵渭桥时，天象出现火星冲犯岁星，很久才退开。府中的人都来道贺说："火星已退，国家的运气要好转了，赶紧用兵就能昌隆。"

李晟说："天子有困难，为人臣子的尽力去排解保护，哪有工夫去管天象的事呢？"

又说："以前士大夫劝我出兵，我不敢拒绝，而且一般人只可命令他们做事，要使他们了解为何得如此是不可能的。如果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转不寻常，我自己又怕火星冲犯岁星，那我的军队不必作战就自己屈服了。"

众人都说："我们都没想到这层道理。"

〔梦龙评〕田单想用神道来疑惑敌人（见兵智部），李晟不想用天道来疑惑士兵。

81. 吕　端

【原文】　仁宗时，大内灾，宫室略尽。比晓，朝者尽至；日晏，宫门不启，不得闻上起居。两府请入对，不报。久之，上御拱宸门楼，有司赞谒，百官尽拜楼下。吕文靖端独立不动，上使人问其意，对曰："宫庭有变，群臣愿一望天颜。"上为举帘俯槛见之，乃拜。

【译文】　宋仁宗时，皇宫发生火灾，宫室被烧得很惨。天刚亮，上朝的臣子都到齐了，时间近午，宫门还不开，无法向仁宗请安。两府的臣子请求入宫，也没有得到回话。过了很久，仁宗亲自来到拱宸门楼，侍卫在楼上呼喝群臣拜见，百官一起在楼下跪拜。只有吕端（谥文靖）站立不动。

仁宗使人问他何意，吕端回答说："宫廷发生灾难，群臣都想见一见圣颜〔十分细心〕。"

仁宗于是拉开帘子，靠着栏杆向下看，吕端这才跪拜。

82. 羊翊　刘庆祖

【原文】　赵汝愚与韩侂胄既定策，欲立宁宗，尊光宗为太上皇。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杲入，索于职掌内侍羊翊、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他授，岂不利害！"边批：也虑得是。于是封识空函授杲。二珰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自内出玺与之。

玺何等物，而欲以力取、以恩献？此与绛侯请间之意同。功名之士，未闻道也。绝大一题目，而好破题反被二阉做去。惜夫！

【译文】　赵汝愚和韩侂胄商定要拥立宋宁宗，并尊光宗为太皇。赵汝愚命令殿帅郭杲带领五百名士兵到祥禧殿前，请求交出皇帝的玉玺。

郭杲入宫向掌管玉玺的太监索取时，羊翊、刘庆祖两人私下商议道："目前朝廷外议论纷纷，颇不平静，万一玉玺流入他们手中，或给了别人〔也考虑得

是〕，不是关系重大吗？”

两人于是封好一个空函交给郭杲，再带着玉玺从捷径前往德寿宫，交给贤圣太后。后来赵汝愚打开封函将取接玉玺的时候，贤圣太后才从宫内出来，把玉玺交给他。

〔梦龙评〕玉玺是何等重大的信物，想用武力强取，用私恩来奉献，这种作为与绛侯（汉朝大将周勃的封号，因功高而被称为执天子之玺）请求开释的意思相同，自有功名之士以来，从未听过这种做法的。这么好的一个题目，结果让两个太监去做，太可惜了。

83. 裴宽　李祐

【原文】　裴宽尝为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诜为女择婿，未得。会休日登楼，见有所瘗于后圃者，访其人，曰：“此裴参军也。义不以苞苴污家。适有人饷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瘗之耳。”诜嗟异，遂妻以女。婚日，诜帏其女，使观之。宽瘠而长，时衣碧，族人皆笑呼为“碧鹳”。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可貌求人乎？”宽后历礼部尚书，有声。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请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会幕僚，言将纳婿。众谓必贵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座一将，谓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为托。”即席成礼。他日或请其故，祐曰：“每见衣冠之家，缔婚大族，其子弟习于淫奢，多不令终。我以韬钤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博虚望？”闻者以为卓识。

温公云：“娶妇必不及吾家者，嫁女必胜吾家者。娶妇不及吾家，则知俭素；嫁女胜吾家，则知畏谨。”时谓名言。观韦、李二公择婿，温公义犹未尽。

【译文】　唐朝人裴宽（累官至御史大夫、礼部尚书）任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诜正在选女婿，很久都找不到适当人选。有一天正值休息的日子，韦诜登楼看见有人在后院里埋东西，他向人打听，有人说：“那是裴参军，他为人正直，认为别人的贿赂会玷污自己家门。刚才有人送他鹿肉干，东西送到就走了，裴参军不敢自欺欺人，所以把它埋起来。”

韦诜很赏识他，就把女儿嫁给他。结婚那天，韦诜带着女儿在帐幕后偷看，看见裴宽个子高而瘦，穿着深青色的九品官服，族人都取笑他，叫他“碧鹳”。

韦诜说：“爱护自己的女儿，一定要让她嫁给贤明的公侯为妻，怎么可以以貌取人呢？”

裴宽后来任职至礼部尚书，声誉很高。

唐朝人李祐（字庆之）高升以后，公卿贵人都登门来请求娶他的女儿，但

李祐都加以拒绝。有一天，李祐召集所有的幕僚，声称自己将要招纳女婿了。众人都认为对方一定是贵族公卿，酒宴开始却未见提及。

酒喝到一半，李祐引出在未座的一位小将，对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成婚，所以敢把小女托付给你。"

说着当场就举行婚礼。

后来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李祐说："我常常看见官宦人家向达官贵人攀婚事，那些人家的子弟都习惯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往往没有好结果。我以熟习兵法得到官位，自己嫁女儿，何必去攀附达官贵人，以求取虚有的名望？"

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见识不凡。

〔梦龙评〕司马温公（司马光）曾说："娶媳妇一定要选家境不如我们的，嫁女儿一定要选家境胜过我们的。媳妇家境不如我们，才能懂得勤俭朴素；女儿的婆家胜过我们家，女儿才知道要谨慎持家。"这话当时算是名言。现在看韦、李两位先生选女婿，比起来温公的话尚有不足之处。

84. 王　旦

【原文】　文正公之婿韩公，例当远任，公私以语其女曰："此小事，勿忧。"一日，谓女曰："韩郎知洋州矣。"女大惊，公曰："尔归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指韩郎妇翁奏免远适，累其远大也。"韩闻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后韩终践二府。

古人自爱爱人，不争目睫，类如此。

【译文】　王文正公（王旦）的女婿韩亿，依例必须调任偏远的地方，文正公私下对他的女儿说："这种小事，不要担忧。"

有一天他又对女儿说："韩郎就要调任洋州知州了。"

女儿大惊。

文正公说："你回我们家，还不致流离失所。但是，我如果有所请求，让人去拜见韩郎的父母，祈奏皇上取消韩郎远调，恐怕会连累他将来的升迁。"

韩亿听到这些话，说："岳父对我如此厚爱。"

后来韩亿果然升任枢密、中书两府。

〔梦龙评〕古人自爱又知爱人，不争取眼前之利，就像这种情形。

85. 公孙仪

【原文】　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边批：见得透。夫既受鱼，必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虽嗜鱼其谁给之？

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译文】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宰相，平日喜爱吃鱼，全国人民争着买鱼送他，公孙仪不肯接爱。

他的弟弟劝他说：“你喜欢吃鱼，又不肯接受别人的馈憎，为什么？”

公孙仪说：“就是因为喜爱吃鱼才不肯接受，如果接受别人的鱼，对人难免就得低声下气，可能会违法。违法就免除相位，相位一免，虽然想吃鱼，谁还会给我呢？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而不致被免除相位，又能长久自给自足，此正说明靠人不如靠己。”

86. 孙叔敖

【原文】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祀，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译文】　孙叔敖（春秋·楚人）病重，临死前告诫儿子说：“大王屡次要封我邑地我都不接受，将来我死了，大王会封你，但是你一定不要接受土地肥美的地方。楚越之间有一个地方叫寝丘，地方偏僻贫瘠，地名又不好，楚人视之为鬼域，越人以为不祥，可以让子孙住得长久的只有这个地方。”

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要封给他儿子很好的地方，他的儿子不敢接受，请求寝丘，楚王于是把寝丘封给叔敖的儿子。结果一直到汉代，孙姓子孙依然在寝丘立足。

87. 范　镇

【原文】　范纯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边批：味之无穷。

国朝刘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广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数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呜呼，真老成练事之语！

【译文】　范纯夫说：“从前有子弟将赴任新职，来向蜀公（即范镇，封蜀郡公）求介绍信，蜀公不答应，说：‘在仕途上不可使大多数人都认识你，接受别人太多恩惠，以后就很难在朝廷立足了〔余味无穷〕。’”

〔梦龙评〕明朝刘忠宣公（大夏）曾说：“在仕途上不可交游广阔，只要有两、三个好友在困难时鼎力相助，自然可以很顺利的过一生。”唉！真是老成练达的话。

88. 刘大夏

【原文】 刘忠宣大夏戍肃州，贫甚，诸司惮逆瑾，毋敢馆谷者，三学生徒轮食之。有参将某遣使致馈，敕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唯一仆，日食不过数钱。若受之，仆窃之逃，不将只身陷此耶？"寻同戍钟尚书橐赀果为仆窃而逃，人服公先识云。

本不欲受，虑患乃第二义也。曹公在官渡，召华歆。宾客送者千余人，赠遗数千，皆无所拒，密各题识。临去谓诸君曰："本无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乃还所赠，众服其德。忠宣盖本此。

【译文】 明朝人刘忠宣（刘大夏）戍守肃州时，非常贫困。有关官吏都怕得罪宦官刘瑾，而不敢供给他膳宿，只有三个学生轮流供养他。有位副将派人送礼物来，且命令送礼物的人，礼物不被接受不能回去。

忠宣公说："我年纪老了，只有一个仆人，每天饮食费用不过几块钱。如果接受礼物，被仆人偷走，就不只是贫困而已了。"

不久，同时戍守肃州的锺尚书之财物果然被仆人偷走，众人都佩服忠宣公有先见之明。

〔梦龙评〕忠宣公本来就不想接受，考虑后患只是第二层意义罢了。曹操在官渡时征调华歆，送行的宾客有一千多人，赠送的礼物有数千件，他都没有拒绝，只是私下派人记录送礼者的姓名。临行时，对送行的人说："本来没有拒绝的心意，但是接受的礼物太多，单独远行，恐怕会引人抢夺犯罪。只好退回各位所赠送的礼物。"众人都钦佩他的美德。忠宣公的做法，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据。

89. 郭子仪

【原文】 郭令公每见客，姬侍满前。乃闻卢杞至，悉屏去。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噍类矣。"

齐顷以妇人笑客，几至亡国。令公防微之虑远矣。◯王勉夫云：《宁成传》末载，周阳由为郡守，汲黯、司马安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司马安不足言也，汲长孺与大将军亢礼，长揖丞相，面折九卿，矫矫风力，不肯为人下，至为周阳由所抑，何哉？周盖无赖小人，其居二千石列，肆为骄暴，凌轹同事，若无人焉。汲盖远之，非畏之也。异时河东太守胜屠公不堪其侵权，遂与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胜叹恨！士大夫不幸而与此辈同官，逊而避之，不失为厚，何苦与之较而自取辱哉！

【译文】 唐朝名将郭子仪每次见客，必有侍女多人服侍左右，但一听说卢

杞（滑州人，字子良）要来，就把侍女全部屏退。

他的儿子们都不明白什么原因，郭令公说："卢杞容貌丑陋，妇人见了没有不笑的，将来卢杞如果得志，我们就活不成了。"

〔梦龙评〕齐顷公因为妇女嘲笑客人，几乎亡国；郭令公防备细微处的深思远虑，实在不是常人可及。

王勉夫说：《宁成传》篇末记载周阳由（汉朝人）任郡守时，汲黯（濮阳人，字长孺）、司马安（汲黯姊姊的儿子）都属于二千石高官。不敢和阳由平起平坐。司马安的份量不够，可以不谈，但汲黯和大将军平等，对宰相只行长揖之礼，可以当面指责公卿贵人，武勇的风范从不屈居人下，但却被周阳由压抑，为什么呢？周阳由实在是无赖小人，他任二千石级的高官，放肆蛮横，欺凌同事，旁若无人。汲黯其实是要远离他，而不是怕他。

后来河东太守申屠刚（汉朝人）受不了周阳由的侵权而和他争斗，最后一起被杀，实在令人惋惜。士大夫不幸和这种人同事，应该谦逊地避开他，才是上算，何若和他争斗，自取羞辱呢？

90. 唐　肃

【原文】　唐待制肃与丁晋公为友，宅正相对。丁将有弼谐之命，唐迁居州北。或问之，唐曰："谓之入则大拜。数与往还，事涉依附；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太明。立身全交，两得之矣！

【译文】　宋朝时侍制（官名）唐肃（钱塘人，字叔元）与丁晋公（丁谓）是好朋友，住宅相对而居，晋公将担当重大官职，唐肃就迁居到州北。

有人问他为什么，唐肃说："丁谓入朝后将担任重大职务，如果我经常和他来往，好像在攀附依赖他。十几天不见面，从人情上可能猜疑我是故意避开他，所以干脆避居他处。"

〔梦龙评〕是非之心不可以不清楚，也不可以太清楚，像唐肃所为，保全身躯与交情，可算都做到了。

三、以简驱繁

【原文】　世本无事，庸人自扰；唯通则简，冰消日皎。集"通简"。

【译文】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只有通达的人，遇事才能化繁为简，就像太阳一出，自然化冰消雪。

91. 唐文宗

【原文】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尝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既不好名，以扬前人之过；又不好戏，以开倖人之端，觉革弊更纷，尚属多事。此一节可称圣主。

【译文】 唐文宗将在南郊举行祭祀，事前，有官员进献相扑的艺人。

文宗说："我正在清修齐戒，怎么适合观赏相扑之戏呢？"

左右的人说："以往都有这种旧例，他们已经在宫门外恭敬地等候。"

文宗说："这大概是要领取赏赐，让他们面向外表演一下，就给他们赏赐，然后命令他们离去。"

有一回观赏斗鸡，有优伶一直称赞鸡又大又好。

文宗说："鸡既然这么好，就赏赐给你好了。"

〔梦龙评〕唐文宗既不追求好声名以显扬前人的过失，又不好嬉戏而打开谄谀之人借机为非的端倪，了解到让弊病产生然后再加革除是多事之举。就这一而言，值得称为圣主。

92. 宋太宗

【原文】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侯。一日侍宴北园，守正大醉，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忿争失仪。侍臣请以属吏，上弗许。明日俱诣殿廷请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以狂药饮人，而责其勿乱，难矣。托之同醉，而朝廷之体不失，且彼亦未尝不知警也。

【译文】 孔守正（浚义人）任殿前都卢侯（武官名，掌管殿前侍卫及步骑指挥的名籍及训练的政务）。有一天，在北园侍候宋太宗宴饮时，守正大醉，与王荣（定州人）在太宗面前议论边塞战功的事，因忿怒争吵而失态。左右侍臣请求把他们交付官吏处置，太宗不许。

第二天，两人一起到殿廷请罪，太宗说："朕也喝得大醉，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

〔梦龙评〕给人喝酒而规定他不能乱性是很难的。假称一起喝醉，并不失朝廷的体制，且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警惕。

93. 宋真宗

【原文】 宋真宗朝，尝有兵士作过，于法合死，持贷命决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声叫唤乞剑，不服决杖，从人把捉不得，遂奏取进止。传宣云："须决杖后别取进止处斩。"寻决讫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吃杖；既决了，便送配所，莫问。"

【译文】 宋真宗在位时，曾经有名士兵犯过，依法要处死，真宗特别予以宽谅，改判打背脊二十杖，并流放边远地区。士兵却高声呼叫请求处死，对于改判的内容不服。侍从无法裁决，就上奏请示将士兵送往何处。

传达诏令者说："须等打完背杖后，再听取配送的处所。"不久就决议完毕，领走旨意。

真宗说："这个人只是怕挨背杖，既然判决完了，便该送到流放的边区。"

94. 曹参　李及

【原文】 曹参被召，将行，属其后相："以齐狱市为寄。"后相曰："治无大此者乎？"参曰："狱市所以并容也，今扰之，奸人何所容乎？"参既人相，一遵何约束，唯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宾客来者皆欲有言，至，则参辄饮以醇酒；间有言，又饮之，醉而后已，终莫能开说。惠帝怪参不治事，嘱其子中大夫窑私以意叩之。窑以休沐归，谏参。参怒，笞之二百。帝让参曰："与窑何治乎？乃者吾使谏君耳。"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视臣能孰与萧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是也。高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

不是覆短，适以见长。

吏□邻相国园。群吏日欢呼饮酒，声达于外。左右幸相国游园中，闻而治之。参闻，乃布席取酒，亦欢呼相应。左右乃不复言。

极绘太平之景，阴消近习之谗。

【译文】 汉朝时曹参（沛人，与萧何同佐高祖）奉召入朝为相，即将成行，他交代继者要特别注意狱政和市场的管理。

继任者问："官府治事，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吗？"

曹参说："监狱、市场都是容纳庶民的地方，如果管理不当，奸人就要为非作歹了。"

后来曹参当上宰相，一切事务都遵照萧何的旧规办理，所以日夜畅饮美酒，无所事事。宾客来拜访他，都想劝说他一番，曹参往往请他们喝酒；只要宾客

想说话，曹参就又给他们喝酒，一直喝到他们酒醉为止，始终没有机会说话。

惠帝责怪曹参不管事，就嘱咐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私下去问他是何用意。曹窋停职回家，就劝谏曹参。曹参很生气，打了曹窋两百鞭。

惠帝责备曹参说："这件事和曹窋有什么关系呢？是我要他去劝你的呀！"

曹参脱下冠冕谢罪说："陛下的圣明和高祖皇帝比较，怎么样？"

惠帝说："我怎么比得上先帝呢！"

曹参又说："微臣的才能和萧何比较，怎么样？"

惠帝说："你好像不如他。"

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祖皇帝和萧何定天下，法令已经非常清明，如今陛下以无事治理天下，参等谨守职务，遵循前规，不是很好吗？"

惠帝说："你不必再说了。"

〔梦龙评〕这不是在掩饰自己的短处，实在是表现自己的长处。

城中的官署正好和相国的花园相邻，群吏每天欢呼喝酒，声音传到隔壁。相府的侍卫希望相国能到花园里来游览，听到这个声音后可管管他们。曹参听见了，就命人在花园里摆开宴席，然后饮酒欢呼，和对方声音相应和，侍卫就不再说话了。

〔梦龙评〕极力铺陈太平时期的景象，暗地里却在减少近臣谗言的机会。

95. 王　旦

【原文】　曹玮久在秦中，累章求代。真宗问王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李及，上从之。众疑及虽谨厚有行检，非守边才。韩亿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亦心轻之。会有屯戍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皆惊服。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且称旦知人之明。旦笑曰："戍卒为盗，主将斩之，此常事，何足为异！旦之用及，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慑服。玮处边事已尽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玮之成绩。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亿益叹服公之识度。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朝议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问王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也。"任至蜀，咨咏以为政之法。咏曰："如己见解高于法，则舍法而用己；勿徇己见。"任守其言，卒以治称。后生负才，辄狭小前人制度，视此可以知戒。

【译文】　宋朝人曹玮（字宝臣）在关中已经很久，屡次上表章请求朝廷派

人来接替他的职位。真宗问王旦，有谁可以代替曹玮的。王旦推荐李及（字幼几），获得批准。众臣中有人认为李及谨慎忠厚、行为正直，不是防守边塞的人才。韩亿（雍丘人，字宗魏）将这些疑虑告诉王旦，王旦却不说话。

李及到秦州后，边将、官吏都轻视他。正好有士兵于白昼在市场抢夺妇人的银钗，有关官吏将他捉捕，押来报告李及。李及正坐着看书，命人将士兵带上前来审问，士卒服罪，李及不再将他交给官吏，立即下令处死，然后继续看书。

从此之后，边将、官吏都对李及非常畏服。

不久，这件事传到京师。韩亿听到了，又来见王旦，详细地说明这件事，并称赞王旦有知人之明。

王旦笑着说："士卒做强盗，主将予以处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哪里值得赞扬？我用李及，不是基于这个因素。曹玮治理秦州已经七年，连羌人都畏惧心服，他治理边塞的措施非常合宜。如果派别人去接替，一定会自恃聪明，改变作风，败坏曹玮的政绩。任用李及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为人敦厚，必能谨守曹玮的规模而已。"

韩亿听了，更加叹服王旦的见识。

〔梦龙评〕张咏从成都被召回京师，朝廷决议用任中正（济阴人，字庆之）接替，有人说不可以。皇帝问王旦，王旦回答说："不用任中正就不能守住张咏的规模。"

任中正一到四川，请教张咏处理政事的方法，张咏说："如果你自己的见解比法律高明，就可以舍弃法律用自己的见解，但千万不能完全顺着自己的见解。"

任中正谨守这些话，果然因政绩优良被称道。后辈的年轻人往往自负才能，轻视前人的制度，看了这个故事必须知道警惕。

96. 赵普　李沆　陆九渊

【原文】　赵韩王 普 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曰："沆居相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补国尔。今国家防制，纤悉具备，苟轻徇所陈，一一行之，所伤实多。佥人苟一时之进，岂念民耶！"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贰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尝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当大官之膳？庶几仅此可以偿万一耳。"

罗景纶曰："古云：'利不什，不变法'。此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疑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而弊生，岂法之生弊哉！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概可观矣。"

【译文】 宋朝时赵普（南安人，字僧庆）任宰相时，在座位后面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送上建议利害的文书，一概投入瓮中，瓮装满了就在通道上烧掉。

李文靖（李沆）说："我任相国期间，对国事实在没有很大的补益，只在天下所陈述的利害建议方面，一切不予采取，这算是对国家有一点好处吧！当今国家的各种制度，已经非常详尽完备，如果轻易地顺从各方的建议，一一推行改革，必定会产生很多伤害。小人一念之间的进言，哪里会关怀到老百姓呢？"

陆象山（陆九渊，字子静，金溪人）说："以往朝廷冗员充斥，我也是白支薪俸的官员之一，实在很惭愧。但是当时的官员遇到有人建议改革事项，都在朝廷上讨论，看看有何不良影响。书生及贵族等人，不熟悉民情，随便地献计，一旦依计施行，一纸命令，却使万民受害。每每和同僚尽心议论驳回，圣上清明，常常接纳我们的意见而将献议作罢。我们所做的，只是编辑、考查之类的事，怎能担领大官的俸禄呢？大约只值得万分之一而已。"

〔罗景纶评〕古人有言："利益不满十分不变法。"这是说明改旧革新的事不能轻忽。有人怀疑这样不就是坐视天下的弊病而不拯救吗？他们不知道改革弊病且同时保存旧法是可行的，因弊病而实施变法却不可行。不守法而产生弊病，难道是法律本身的弊病吗？韩琦、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的建树，是革除弊病而保存法律。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年间的措施，是因为弊病而改变法律。一得一失，都可看得很清楚。

97. 汉光武帝

【原文】 光武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宋桂阳王休范举兵浔阳，萧道成击斩之。而众贼不知，尚破台军而进。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以千数。及到，乃道成也。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谓曰："刘休范父子已戮死，尸在南冈下。我是萧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烧，勿惧也！"亦是祖光武之智。

【译文】 光武帝处死王郎之后，收集有关文书，得到有些官吏与王郎交往的函件数千章。光武不予审查，集合诸将，当面烧毁，他说："让心怀不安想叛乱的人可以安枕无忧。"

〔梦龙评〕南朝宋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城举兵，被萧道成（南齐高帝，南兰陵人，字绍伯，接宋顺帝之后为帝，国号齐）所杀，而贼兵不知情，还向官军攻击。宫中传说刘休范已进军到新亭，士大夫和百姓都惶恐不安，到军营来报姓名投效的有上千人。等到大军抵达城下，才知道是萧道成。

肃道成一接到名条就烧掉，上城对他们说："刘休范父子已经被杀，尸体在南山下。我是萧平南，你们的名字都烧了，不必害怕。"这是效法汉光武的智谋。

98. 诸葛亮

【原文】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谏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测，今日服，明日复叛，宜乘其来降，立汉官分统其众，使归约束，渐染政教。十年之内，辫首可化为编氓，此上计也！"公曰："若立汉官，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立汉官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立汉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使夷汉相安足矣。"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晋史》：桓温伐蜀，诸葛孔明小史犹存，时年一百七十岁。温问曰："诸葛公有何过人？"史对曰："亦未有过人处。"温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诸葛公以后，更未见有妥当如公者。"温乃惭服。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译文】　孔明平定南方之后，都就地任用他们的首领为官。

有人规劝道："丞相威震四方，蛮夷都已臣服。然而蛮夷的民情难以预测，今天顺服，明天又叛变。应该乘他们来降之际，设立汉人官吏来治理这些蛮人，才能使他们渐渐地接受汉人的政令教化。十年之内，夷狄就可以化为良民，这是最好的计策。"

孔明说："如果设立汉人官吏，就须留下军队，军队留下来却没有粮食，是一不易；他们刚经历战乱，父兄死了，设立汉人官吏而没有军队防守，必然引起祸患，是二不易；官吏经常平反一些被废职或杀人的罪行，产生颇多嫌隙，如果设立汉人官吏，最后还是不能取信于土著，是三不易。现在我不留军队，不必运粮食，而纲纪也大略订定，使夷、汉之间能相安无事，就已足够了。"

从此到诸葛亮去世为止，夷人不曾再反叛。

〔梦龙评〕《晋史》记载：桓温伐蜀的时候，诸葛孔明当年的小史官还活着，年纪已经一百七十岁了。桓温问道："诸葛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史官回答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桓温就表现一副自大的样子。史官停了

很久才说："但是从诸葛公以后，便不曾见过有像他那般妥当的人。"桓温这才惭愧心服。凡事只难得妥当，这两个字是孔明的知己。

99. 高　拱

【原文】　隆庆中，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新抚阮文中将行，谒高相拱。拱语曰："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仇杀安信，致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其交恶互讦，总出仇口，难凭。抚台偏信智，故国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杀，于朝廷何与？纵拘提不出，亦只违拗而已，乃遂奏轻兵掩杀，夷民肯束手就戮乎？虽各有残伤，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悻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已之前说，是岂为国之忠乎！边批：说尽时弊。君廉得其实，宜虚心平气处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彼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当无不服。斯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勉之！"阮至贵密访，果如拱言，乃开以五事：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一削夺宣慰职衔，与伊男权替，一从重罚以惩其恶。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军门诱而杀之，边批：真情。拥兵如故，终不赴勘，而上疏辨冤。阮狃于浮议，复上疏请剿。拱念剿则非计，不剿则损威，乃授意于兵部，题覆得请，以吏科给事贾三近往勘。边批：赖有此活法。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喜曰："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出群奸而赴省听审，五事皆如命，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犹不从，阮治其用事拨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随母安插。科官未到，而事已定矣。

国家于土司，以戎索羁縻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浚削，或慢残，或处置失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使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译文】　明穆宗隆庆年间，贵州土官（管领苗蛮地方的官，由土人世袭）安国亨、安智互相起兵仇杀，当地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于是率兵征伐，但捉不到人，即将造成祸害。

新巡抚阮文中（南昌人，字用和）上任前，先去拜见丞相高拱（新郑人，字肃卿），高拱说：

“安国亨本来是被奸臣拔擢为官的，为了仇恨而杀害安智的弟弟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穷困不堪，安智怀恨报仇，他们之间关系恶劣，互相攻讦，出口都是仇恨的话，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巡抚偏向安信、安智，所以国亨疑虑恐惧，不服拘捕，于是以叛逆奏报。

“所谓叛逆，是侵犯朝廷，如今夷狄自相仇杀，和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不服拘捕，也只是违逆而已，却奏报朝廷，以军队去袭击他们，夷民怎么肯束手就死呢？虽然各有伤残，然而从未听说安国享有领兵抵抗的事，而一定要以叛乱来加罪于他，也太过分了！

“为人臣的专力于欺骗蒙蔽，地方上有事隐匿不报，就挑动事端想得到非份的功劳。又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虚无说为事实，开始的时候把事情说得很严重，以便邀功。同时为将来预留余地，最后极力促成其事，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话〔说尽时弊〕，这难道就是对国家尽忠吗？

“你确实有廉洁的美德，应平心静气去处理这件事，除去叛逆的罪名，改为仇杀和违逆之罪，那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听道理，如此，是不是叛变的情形自然清楚。只判处他仇杀和违逆的罪，必然没有不服的，这才算是国法平正、天理公平。如今一些做官的人，往往喜欢任意增加前任官吏所没有的规模，以表现自己独特的风采，这是小丈夫的事，不是正道人士所做的。你好好自勉之。”

阮文中到贵州以后，私下探访，果然都像高拱说的一样，于是公布五件事：一、责令安国亨献出安置职务的人犯；二、依照夷人的习俗，赔偿安信等人的性命；三、命令划分土地安插穷困的安智母子；四、削夺土司的职衔与其儿子世袭的权利；五、从重处罚，以严惩恶行。

而安国亨见安智还住在省城里，心中更加疑惧，怕统兵官吏诱杀他〔这是真情〕，所以依旧拥兵，不服审判，并上疏辩解冤屈。阮文中被众议所迫，又上疏请求用兵征伐，高拱心想征伐实在不是好办法，不征伐却又损害国家威严。于是暗中指示兵部，请吏部给事中（稽察衙门政事的官）贾三近前去审判〔这是安国亨的唯一生路〕。

安国亨听说有官吏奉命来审判，很高兴地说：“我是证人，统兵官一定不敢杀我，我可以自己说明事情的经过。”

于是赶出奸臣，亲自到省府听审，五件事都一一照办，并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赎罪。

安智还不肯听从，阮文中就处罚那些拔擢安国亨的奸臣，安智才顺服，也被革除管事之职，听任母亲安排。朝廷的官吏还没到，乱事已经便平定了。

〔梦龙评〕国家对于土司，都用夷人的法令来牵制约束他们，原来就和内地不同。他们世世代代享受富贵，必没有无故叛变的道理。一定是当

事者，有的削夺，有的残害，有的处理不当，才会促成乱事。反叛尚可原谅，何况未必是反叛呢！像安国亨这件事，如果不是高拱尽力主张不用兵，势必引起战争。即使幸而战胜，但是用尽数省的兵粮，去打赢自相仇杀的夷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怎能不怀念高拱先生呢！

100. 郭　绪

【原文】　孝宗朝，云南思叠梗化，守臣议剿。司马马公疏："今中外疲困，灾异叠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谕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余。如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且使思叠闻而轻我乎？遣朝官谕之，固善；若谕之不从，则策窘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当自服，俟不服，议剿未晚也。"乃简参议郭公绪及按察曹副使玉以往。旬余抵金齿。参将卢和统军距所据地二程许，而次遣人持檄往谕，皆被拘。卢还军至千崖，遇公，语其故，且戒勿迫。公曰："吾受国恩，报称正在此，如公言，若臣节何？昔苏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还，况此夷非匈奴比！万一不还，亦份内事也！"或谓公曰："苏君以黑发去，白发还；君今白矣，将以黑还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引疾，公单骑从数人行，旬日至南甸，路险不可骑，乃批荆徒步，绳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泽，戛都土官以象舆来，公乘之；上雾下沙，晦淖迷踬，而君行愈力。又旬曰，至孟濑，去金沙江仅一舍。公遣官持檄过江，谕以朝廷招来之意。夷人相顾惊曰："中国官亦到此乎！"即发夷兵率象马数万，夜过江，抵君所，长槊劲弩，环之数重。有译者泣报曰："贼刻日且焚杀矣！"公叱曰："尔敢为间耶？"因拔剑指曰："来日渡江，敢复言者，斩！"思叠既见檄，谕祸福明甚，又闻公志决，即遣酋长数辈来受令，及馈土物。公悉却去，邀思叠面语，先叙其劳，次伸其冤，然后责其叛；闻者皆俯伏泣下，请归侵地。公许之。皆稽首称万寿，欢声动地。公因诘卢参将先所遣人，出以归公。卢得公报，驰至，则已撤兵归地矣。

才如郭绪，不负倪公任使，然是役纪录，止晋一阶；而缅功、罗防功，横杀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唯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译文】　明孝宗时，云南思叠不服教化，守臣决议起兵讨伐。司马马公上疏说："当今中外疲困，灾祸频仍，怎可用兵？应当派遣京师的官吏前去告谕他们。"

倪文毅公（倪岳，字舜咨，谥文毅）说："用兵的方法，在兵力不足时要表现得很充足，如马公所言，岂不是向天下表示自己弱小，而且使思叠听到了反

而轻视我们？派朝廷的官吏去告谕他们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肯顺从，这个计策就行不通了。不如先派有威望的布政使前去，他们应该就会顺从，等不顺从时再讨伐也不迟。”

于是朝廷选派参议（布政司中有参政、参议）郭绪（太康人，字继业）及按察副使（一省的司法长官）曹玉（嘉祥人，字廷美）前往，十几天后抵达金齿（蛮族名，今云南省保山县治），副将卢和率军前进两里多后停下来，然后派人拿军文书前去告谕，结果都被思叠拘禁起来。

卢和还军到千崖遇见郭绪，说明事情的经过，并警告郭绪不要靠近。

郭绪说：“我蒙受朝廷的恩惠，现在正是报答的时候，如你所言，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节操呢？从前苏武进入匈奴十九年，尚能生还，何况这些夷人比不上匈奴，万一不能回来，也是份内的事。”

有人对倪岳说：“苏武黑发去白发回，你现在已经白发了，难道将以黑发回来吗？”

倪岳态度严正，没有回答。

这天，曹玉称疾，郭绪独自骑马带数名随从上路。

十天后，郭绪到南甸（云南省武定县东），山路险绝不可骑马，于是披荆斩棘，徒步而行，挽绳前进。又过十天，遇到一个大泽，郭绪骑着土人的象舆，地上烟雾弥漫，地下泥淖难行，而郭绪更努力前进。又过十天，至孟濑，离金沙江才三十里，郭绪派官员拿着文书过江，告谕他们朝廷有招抚的诚意。

夷人相顾失色，说：“中国的官也来到这里了吗？”

就出动夷兵率领数万象马，半夜渡江到郭绪的住所，长矛、弓箭环绕了好几重。

有翻译的人哭着报告说：“贼兵立刻就要杀过来了。”

郭绪大声叱责道：“你还敢挑拨离间吗？”

就拔剑指着他说：“将来渡江，有敢再如此说的人处斩。”

思叠看到告谕的文书，祸福非常清楚，又听说郭绪的心意已决，就派数名酋长来接受诏令，并赠送土产。

郭绪命令他们回去，只邀思叠来面谈，先藉借他的劳苦，再为他伸冤，最后责备他叛变。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动得哭泣跪拜，请求归还侵占的土地，郭绪一一应许，他们都叩头称万岁，声动天地。郭绪接着问卢副将所派来的人如何？答说都被放出来了。

卢和接到郭绪的讯息即刻赶到，而思叠已经撤兵回去了。

〔梦龙评〕像郭绪这样的才能，绝不辜负倪公的赏识委任，但是这次的功绩，郭绪却只晋一阶，而在别的战役里，其他官吏杀死很多无辜的人，

却得到封赏，甚且庇荫子孙。唉！末代之际，不只立功的人难得，连善于论叙功绩的人也很难得啊！

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唯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101. 吴　惠

【原文】　吴惠为桂林府知府，适义宁洞蛮结湘苗为乱，监司方议征进，请于朝。惠亟白曰："义宁吾属地，请自招抚，不从而征之未晚。"乃从十余人，肩舆入洞。洞绝险，山石攒起如剑戟，华人不能置足，徭人则腾跌上下若飞。闻桂林太守到，启于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属父母，欲来相活，无他。"众唯唯。因反覆陈顺逆。其魁感泣，留惠数日，历观屯堡形势，数千人卫出境，宰羊豕境上。惠曰："善为之，无遗后悔！"数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归报监司，遂罢兵。明年，武冈州盗起，宣言推义宁洞主为帅。监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抚，监司主征，蛮夷反覆，吾任其咎！"复遣人至义宁。义宁徭从山顶觇得惠使，具明武冈之冤。监司大惭，武冈盗因不振。义宁人德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无敢有骚窃境上者。

【译文】　明朝人吴惠（吴县人，字孟仁）任桂林府知府时，适逢义宁洞蛮结合湘苗造乱，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决议举兵征讨，请示朝廷。

吴惠极力表示："义宁属于我的辖区，请让我前去招抚，如果他们不顺从再征讨未晚。"

就带着十多个随从，坐轿子入洞。

洞蛮盘据之处地势绝险，山石突起如剑矛，汉人无法行进，但徭人却可赤足上下跳跃如飞，他们听说桂林太守来到，就报告酋长，吴惠才得以进入。

吴惠告诉他们说："我就像是你们的父母，想来救你们，没有恶意。"

众人唯唯应诺。

吴惠接着陈述顺从与叛逆的结果，酋长非常感动，留吴惠住了几天，参观他们屯兵堡垒的形势，又派数千人护送出境，在边境上杀羊宰猪。

吴惠说："好好地做，以免日后悔恨。"

数千人都投下兵器拜谢，发誓永不反叛。回来报告监司，朝廷因而罢兵。

第二年，武冈州盗贼窜起，宣言推举义宁洞主为主帅，监司都责怪吴惠，吴惠说："州郡主张安抚，监司主张征讨，蛮苗如果再反叛，我来承担罪过。"

吴惠又派人到义宁，义宁徭人从山头上看见使者到来，就详细说明武冈盗贼的冤枉。监司非常惭愧，武冈的盗贼也从此不振，义宁人感念吴惠的恩德，视同父母。吴惠在桂林的任上，边境上没有人敢来骚扰。

102. 龚　遂

【原文】　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岁，召见，形貌短小，不副所闻。上心轻之，边批：年貌俱不可以定人。问："息盗何策？"遂对曰："海濒辽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改容曰："选用贤良，固将安之。"遂曰："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

汉制，太守皆专制一郡，生杀在手，而龚遂犹云"愿丞相、御史无拘臣以文法"，况后世十羊九牧，欲冀卓异之政，能乎？◯古之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蕲于为朝廷安民而已。今则不然，无事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为罪，事定反以为功。人心脊脊思乱，谁之过与？

【译文】　汉宣帝时，渤海附近的州郡年岁饥馑，盗贼群起，俸领二千石的高官都无力制止。宣帝要选有能力管理的人，丞相御史推举龚遂可用，于是封他为渤海太守。

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岁〔年龄、面貌均不足以论定其人〕，宣帝召见他，见他身材短小，不如传闻的威武，心生轻视，问他用什么方法可平息盗贼。

龚遂回答说："海滨之地距朝廷遥远，没有承受圣明的教化，当地人民被饥寒所困，但是官吏都不加以抚恤，所以才使区区小贼在潢池之中玩弄陛下的大军。如今派臣前往，是想战胜他们，还是安抚他们呢？"

宣帝改变脸色道："选用贤良人才，当然是要安抚他们。"

龚遂说："微臣听说管理乱民好似整理乱绳，不可心急。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使微臣可以不用请示，看情形行事。"

宣帝答应他。于是龚遂乘驿马到达渤海边。郡吏听说新太守来到，带兵相迎，龚遂即将他们遣回，然后下令所属的郡县，悉数罢除捉捕强盗的役吏，并指出拿锄头等耕田器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拿问；只有拿兵器的人才是盗贼。龚遂单独乘车到郡府，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乃立即解散，抛弃兵器，改持锄头等耕田器具。

〔梦龙评〕汉制太守专掌一郡政事，生杀之权在握，而龚遂还说："希望丞相御史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何况后世民少官多，还冀望会有卓越的政绩吗？

古代的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只求为朝廷安定百姓而已。目前却不是这样，无事弄得有事，小事弄成大事，发生事情不认为有罪，事情平定后反而认为有功。人心因而蠢蠢欲动，拚命想要造反，这是谁的过错呢？

103. 徐敬业

【原文】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则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及其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也！"

【译文】 唐高宗时，蛮群聚集为寇，朝廷出兵讨伐往往不利，就以徐敬业（赐姓李，是李勣的孙子）为刺史。该州发兵到效外迎接，徐敬业命令他们全部回去，独自骑马至郡府。

贼寇听说新刺史到了，都严阵以待。

徐敬业一概不问，等处理过别的事以后〔眼中已无贼寇〕，才说："贼兵在哪里呢？"

有人回答说："在南岸。"

徐敬业便带着两个助理官吏前去，旁观的人无不惊惧万分。

贼兵初时整兵观望，后来看见船里空无所有，就关起营门；徐敬业直接打开营门，走进贼营，告诉他们说："国家知道你们是被贪污官吏所害，没有其他罪过，都可以回田里去，最后离开的人就是贼寇。"

于是只找首领过来，责备他不早点投降，各罚数十杖后，遣他们回去〔减轻责备，使他们能够接受〕。境内顿时平静。

他的祖父李勣英国公听到这件事，对他的胆识亦喜亦忧，说："我从不这么冒险做事。然而将来败坏我们家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104. 朱　博

【原文】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

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贿，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冯翊欲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取一钱以上，无得隐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边批：大手段人。

【译文】　汉朝人朱博（杜陵人，字子元，封阳乡侯）本是武官，不熟悉文事，后来担任冀州刺史，巡行时，有数百名吏民阻在路上投诉，把官府也挤满了，主政的官吏请他暂且留在县里，接见这些投诉的人以后再出发，想观察朱博的反应。

朱博心中明白，告诉随从到外面准备车驾。车驾备好以后，朱博走到车旁，看见投诉的人，就命令主政官明白地告诉他们：想控告县丞尉的，刺吏不负责考察这种黄色绶印的官吏，必须各自到郡县去；想控告黑色绶印的官吏的，都到管辖的处所；被官吏冤枉的人民，及有关盗贼诉讼的事，都到自己所属的主政官吏处。

朱博停车裁决，四、五百人都神速地离去，吏民大惊，想不到朱博应变事情的能力如此强。朱博后来得知，果然是老主政官教唆人民聚会，就将这个官吏处死。

朱博任左冯翊（京师统辖的官）时，有个长陵县的大族尚方禁，年轻时曾私通别人的妻室，被刑的痕迹还留在脸上。功曹（郡府的属吏）受赂，告诉朱博，请让尚方禁担任守尉。

朱博知道以后，就以其他事由召见他，见他脸上果然有斑痕。朱博遂屏退左右的人，问他道：“这是什么伤呢？”

尚方禁心知自己的事情无法隐瞒，就叩头说明。

朱博笑着说：“大丈夫一时错误发生这种事，现在冯翊想为你洗清这个耻辱，你能为本人效力吗？”

尚方禁又喜又惧，回答说：“一定尽死力报效大人。”

于是命令尚方禁不可泄漏，有机会的时候就记下别人的话，此后就亲信他，

把他当作耳目。

尚方禁每天早晚都会揭发一些盗贼及奸细，功效显著，朱博就升他为连守县令。过了很久，朱博召见功曹，关起门来责备他有关接受尚方禁贿赂的事，给他笔记让他自己记录接受的贿赂，一文钱都不能隐匿，只要有一点欺瞒就砍头。

功曹非常惶恐，就记下受赂的事，一点都不遗漏。朱博了解实情后，就当场命令他改过自新，并拔刀削毁刚才的纪录，让他回去就任原职。

功曹后来行事谨慎，不敢有失误，朱博就继续提拔他。

105. 韩　袤

【原文】　周文帝 宇文泰 时，韩袤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袤至，密访之，并州中豪右也。袤阳不知，并加礼遇，边批：如愚而后可以用之。谓曰："刺史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桀黠少年，尽署主帅，与分地界，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曰："前盗实某某。"具列姓名。袤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门曰："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袤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

【译文】　北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袤任北雍州刺史。州中很多强盗，他到任后就暗中查访，发现原来是州中的豪族。

韩袤假装不知情，并且很礼遇他们，对他们说："本刺史是书生，怎么了解督察强盗的事呢？就依赖各位来共同分担这个忧患。"

于是请州中凶猛狡黠的少年人，让他们都担任主帅，分配给他们各自该管辖的地盘，若盗窃事件没有查获，就以故意放纵论罪。

于是这些少年主帅都惶恐招认说："以前的强盗实在是某某人。"并把姓名都列出来。

韩袤把名单收藏起来，在州门贴上榜文说："凡是强盗应赶紧来自首，过了这个月不来自首的，都处死刑，收录他们的妻子儿女，以赏给先自首的人做奴隶。"

于是一个月之间，盗贼都出来自首，韩袤拿着名单对正无误，于是原谅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盗贼都平息了。

106. 吴　育

【原文】　吴正肃公知蔡州。蔡故多盗，公按令为民立伍保，而简其法，民便安之，盗贼为息。京师有告妖贼聚确山者，上遣中贵人驰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借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还报也？"使者

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虽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为乱也。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以利钱财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馆使者，日与之饮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师鞫实，告者以诬得罪。

【译文】　宋朝人吴正肃公（吴育，官至参知政事，卒谥正肃）任蔡州知州时，当时原来有很多强盗，正肃公命令人民五人组成一伍，五家组成一保，人民因而得到安定，盗贼也平息了。

京师有人告发妖贼聚集在确山，皇帝派宦官赶到蔡州，以妖贼之名逮捕了十人。

使者想带兵去取人，正肃公说："你是要借军队立威信，还是要捉妖人回去？"

使者说："只要捉妖人而已。"

正肃公说："我虽然不很聪明，但是境内聚集千余妖贼的事，怎么会不知情呢？现在如果派军队去，是更促成他们叛乱。这件事不过是乡人聚集做佛事以便利收取钱财而已，招个手就可以把他们找来。"

于是让使者住下来，每天和他一起喝酒，而私下派人把十人带来，送到京师去盘问实情，告发此事的人反而被判诬告罪。

107. 万　观

【原文】　万观知严州。七里泷渔舟数百艘，昼渔夜窃，行旅患之。观令十艘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无复有警。

能实行编甲之法，何处不可！

【译文】　明朝人万观（南昌人，字经训）任严州知州时，七里泷的渔舟数百艘，白天打渔晚上窃盗，来往旅客都很害怕。万观命令十艘组成一甲，划定地区让他们自己防守，从此乃不再有盗贼的警报。

〔梦龙评〕编甲的方法何处不可行呢？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尝试？

108. 王敬则

【原文】　敬则为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敬则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数十，使之长扫街路，久之，乃令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

辱及亲属，亲属亦不能容偷矣。唯偷知偷，举偷自代，胜用缉捕，人多多矣！

【译文】　南齐人王敬则任吴兴太守时，郡中一向很多抢夺偷窃的事。王敬则捉到一名小偷，召他的亲属到面前来，鞭打他数十杖，派他长久扫街道。

过了很久，又命令他举出以前的小偷来顶替，那些小偷恐怕被认出来，都

逃走了，境内因而得到清静。

〔梦龙评〕羞辱到自己的亲属，亲属也容不了他。只有小偷才知道谁是小偷，要他举人出来顶替自己，胜于用捕快太多了。

109. 王德元

【原文】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戎兵马骑甚众，边批：难得此便人送信。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译文】 明朝人王子醇（王德元，广完人）以枢密史身份镇守熙河时，西戎想入寇，先派人来偷看，被巡逻的人捉到了，在他的衣缘中搜出一封信，全是记载熙河人马粮草的数目。有关官吏都主张处极刑以示众，子醇忽然命令打他背杖二十下，并在他脸上刺了“番贼决讫放归”六字后放回。

当时边境上聚集很多西戎兵马，粮草也很丰富〔难得有此传讯之人〕，西戎人得到间谍的报告，知道明朝有备，入寇的阴谋因而平息。

110. 刘舜卿　李允则

【原文】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虏谍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分，并盗还之。虏大惭沮，盗反得罪。

民有诉为契丹民殴伤而遁者，李允则不治，但与伤者钱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请，答曰：“无有也。”盖他谍欲以殴人为质验。既无有，乃杀谍。

【译文】 宋神宗元丰年间，刘舜卿（开封人，字希元）任雄州知州，有一天晚上，关钥被偷。役吏暗中前来报告，刘舜卿也不多问，只派人把门锁改大。几天后，有敌方奸细故意把小偷送来，同时把钥匙带到。

刘舜卿说：“我不曾遗失钥匙啊！”命人拿那把钥匙去开锁，竟相差了好几分，就把小偷还给他。敌方非常惭愧，反而怪罪于小偷。

宋朝时有人控诉被契丹人殴伤，但对方逃走了，李允则（字垂范）不管，只给受伤的人二千钱。一个月后，幽州方面来请示这件事，李允则回答说：“没有啊！”

原来契丹的其他间谍要把涉嫌殴伤人的契丹人送来作人质，既然查证无此事，就杀了原来打报告的间谍。

111. 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尝宴军，而甲杖库火。允则作乐饮酒不辍。少顷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浹旬，军器完足，人无知者。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真宗曰："允则必有谓，姑诘之。"对曰："兵械所藏，儆火甚严。方宴而焚，必奸人所为。若舍宴救火，事当不测。"

祥符末，内帑灾，缣帛几罄。三司使林特请和市于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书悉抑之，徐曰："琐微之帛，固应自至，奈何彰困弱于四方？"居数日，外贡骈集，受帛四百万，盖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则茗笼运甲，亦此意。

【译文】 李允则有次在军中宴客，正好兵器库失火。李允则依旧饮酒作乐，不久火熄了，他就暗中派役吏带着公文到瀛州，用茶笼运回兵器。不到十天，兵器就充足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枢密院奏请弹劾不救火的事。真宗说："允则一定有他的道理，姑且问问他。"

李允则回答说："收藏兵器的仓库，对火的戒备甚为严密，正在宴客时起火，一定是奸人所为，如果停止宴客去救火，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梦龙评〕真宗祥符末年，宫内府库发生火灾，丝帛几乎被烧光。三司使林特（顺昌人，字士奇）奏请到河东运丝帛来调和需求。奏章上了三次，都被王旦在中书压住。王旦从容地说："这种不足轻重的丝帛，自然有人送到，何必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困乏呢？"过几天，进贡都来了，共收了四百万匹帛。这是因为王旦事先用密函去督导的，李允则用茶笼运兵器，也就是这个用意。

112. 杜□　苏颂

【原文】 杜□知郓州。尝有揭帜城隅，著妖言其上，期为变。州民皆震。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谓大索城中，□笑曰："奸计正在是。冀因吾搅扰而发，奈何堕其术中？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乃奸民为妖，遂诛之。

苏颂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火，颂不许；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许，但令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中汹汹，谓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颂不动而止。

【译文】 杜□任郓州知州时，有人曾经在城隅高举写着妖言的旗帜，希望制造事变，州民皆震惊不已。不久，囤草的草场白昼失火，正是所写的妖言之一，人民更恐惧。

有人说应该搜索全城，杜□笑着说：“奸计正在此，他们希望我去打扰人民而发动事变，怎么可以中计呢？他们无能为力的。”

过不多久，捕获盗贼，正是造乱的奸民，于是将他们处死。

宋朝时苏颂升任度支判官（三司之一，掌贡赋租税的事），送契丹使者往恩州。旅店失火，左右随从请苏颂出去避火，苏颂不肯，州兵想进来救火，苏颂也不允许，只命令守卫士卒去灭火。火灾刚发生时，郡中喧扰不已，说是使者叛变，救兵也想乘机生事，幸亏苏颂不动声色，事件才得以平息。

113. 文彦博

【原文】 文潞公知成都，尝于大雪会客，夜久不罢。从卒有谇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校白之，座客股栗。公徐曰：“天实寒，可拆与之。”边批：落得做人情。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明日乃究问先拆者，杖而遣之。

气犹火也，挑之则发，去其薪则自熄，可以弭乱，可以息争。

苏轼通判密郡。有盗发而未获，安抚使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数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强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民诉于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悍卒闻之，颇用自安，轼徐使人招出戮之。遇事须有此镇定力量，然识不到，则力不足。

【译文】 宋朝时文潞公（文彦博）出任成都知州，曾经在大雪的夜晚宴客许久。有些役卒颇有怨言，就一起折断井栏烧来御寒，军官禀告潞国公，座上客人都恐惧战栗。

潞国公缓慢地说：“天气实在很冷，可以准他们折井栏来御寒〔落得做人情〕。”

他神色自如，依旧饮酒作乐，役卒的气焰受挫，就无法叛变了。

第二天，潞国公追问谁先折井栏，罚以杖刑后把他调走。

〔梦龙评〕忿怒之气就像是火，去挑拨它则旺盛，除去木柴就熄灭，可以消弭祸乱，可以平息战争。

苏轼任密郡通判时，有窃盗而未捕获，安抚使（安抚司的长官）派三班使臣（宋代武臣的职官）率领强悍士卒数十人，入境来捉捕。士卒凶暴放肆，用管制的物品来诬赖人民，强行进入民宅，争斗杀人，又畏罪逃逸。人民向苏轼控诉，苏轼丢下诉状不去看它，说：“事情不可能到这种地步。”强悍的士卒听到后，觉得很安心。苏轼再慢慢派人把他们捉来杀掉。

遇事需要这种镇定的力量，然而见识不够，力量也就不足。

114. 张　辽

【原文】　张辽受曹公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火起，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得首谋者，杀之。

周亚夫将兵讨七国。军中尝夜惊，亚夫坚卧不起，顷之自定。吴汉为大司马，尝有寇夜攻汉营，军中惊扰，汉坚卧不动。军中闻汉不动，皆还按部。汉乃选精兵夜击，大破之。此皆以静制动之术，然非纪律素严，虽欲不动，不可得也。

【译文】　张辽（三国魏·马邑人，字文远）受曹操的命令，屯兵于长社。出发前，军中有人谋反，夜里纵火作乱，全军受到惊扰。

张辽对左右将领说："不要去惊动他们，这不是全营造反，一定是有些制造变乱的人，想借动乱来扰人视听罢了。"

就命令军中士卒说："不是造反的人安心静坐着。"

然后亲自率数十个亲兵站立于军阵中。不久，果然就捉到带头谋反的人，将他处死。

〔梦龙评〕汉朝周亚夫（沛县人）率兵讨伐七国之乱，军营中曾经夜惊（一种群体梦游，常发生在紧张的军营中）周亚夫卧床不起，不久惊扰自然平定。

吴汉（东汉·宛人，字子颜）任大司马，曾经有贼寇半夜攻击他的军营，军中受到惊扰，吴汉也是卧床不动。军中士卒听说大司马不动，也都各回自己的部队，吴汉就选精兵半夜出击，大破贼寇。这两人都是使用以静制动的方法，然而，如果不是军纪一向严明，虽然想不动。也做不到的。

115. 薛长孺　王□

【原文】　薛长孺为汉州通判。戍卒闭营门，放火杀人，谋杀知州、兵马监押。有来告者，知州、监押皆不敢出。长孺挺身出营，谕之曰："汝辈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与谋者，各在一边。"于是不敢动，唯本谋者八人突门而出，散于诸县，村野捕获。时谓非长孺则一城之人涂炭矣。钤辖司不敢以闻，遂不及赏。长孺，简肃公之侄也。

王忠穆公□知益州，会戍卒有夜焚营、督军校为乱者。□潜遣兵环其营，下令曰："不乱者欻手出门，无所问。"于是众皆出。令军校指乱卒，得十余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为政大体，不为苛察，蜀人爱之。

【译文】　宋朝时薛长孺任汉州通判（官名，命令朝臣通判诸府州的军事）时，戍守的士卒关起营门，放火杀人，还计划杀害知州的兵马监押（掌管诸州兵马的官吏）。有人来报告，知州监押都不敢出门。

薛长孺挺身走出军营，告诫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何故要做这种事？参与谋反的人，现在就站到另一边去。"

于是大家都不敢乱动，只有原本谋反的八人，冲出门去，逃到各县，被村民捉回来。

当时的人都认为：没有薛长孺，全城就要生灵涂炭了。但钤辖司（总管军旅、屯戍、营房、守御之政令的官吏）不敢向上禀告，所以薛长孺没有得到赏赐。薛长孺就是简肃公（薛奎）的侄儿。

宋朝时王□（临城人，字总之，谥忠穆）任益州知州，正好有守兵在夜里放火烧军营，强迫军官一起造反。

王□偷偷派兵围住军营，下令说："不造反的人束手走出营门，就不再追问。"

于是众兵都走出来，再命令军官指出造反的守兵，共十多人，全部杀死。天明时，外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王□处理政事大体上不苛察，蜀人都很爱戴他。

116. 李元轨

【原文】　霍王元轨为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高宗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边批：惩一已足警百。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则失定州矣！"

【译文】　霍王李元轨（唐高祖之子）任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和敌人互相串通，事情泄漏出来，高宗命令李元轨追察他的党羽。

李元轨说："强敌在边境上，人心不安，如果逮捕太多人，会促使他们叛乱。"就只杀李嘉运〔杀一已足以儆百〕，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然后再自己纠举违背圣旨的罪状。

高宗看了表章，非常高兴，对使者说："朕也很后悔，如果没有霍王，定州就要失守了。"

117. 吕公孺

【原文】　吕公孺知永兴军，徙河阳。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归，奋斧锸排关。不得入，西走河桥，观听汹汹。诸将请出兵掩击，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变且生。"即乘马东去，遣牙兵数人迎谕之，边批：最妙。曰："汝辈诚劳苦，然岂得擅还之？渡桥，则罪不赦矣！太守在此，愿自首者止道左。"边批：不渡便宜制。

皆伫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边批：尤妙。余复送役所，语其校曰："若复偃蹇者，斩而后报。"众贴息。

【译文】　宋朝时吕公孺（字稚卿）治理永兴军，移守河阳。一千多名洛口的士兵从军已久，很想回乡，拿着兵器闯关不成，又向西跑到河桥，喧扰不已。

诸将请派兵前去攻击，吕公孺说："这些都是亡命之徒，追急了容易生变。"

就骑马向东去，派掌旗的士兵数人去告诫他们说〔很妙〕："你们的确很劳苦，但怎能擅自回乡？一渡过桥就是死罪〔不渡桥便容易控制〕。吴太守在此，愿意自首的都站到路边。"

这些人果然都站立等候。

吕公孺追查带头的一人，处他黥刑（在脸上刺字的刑罚），其余的都送回部队。并对军官说："如果再有态度桀傲不驯的，先斩后报。"

众人都服贴顺从。

118. 廉希宪

【原文】　廉希宪为京兆。四川宣抚使浑都海反，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之。蒙古八春获之，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送二人至京兆，请并杀之。希宪谓僚佐曰："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未一，犹怀反侧，彼若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可因其惧死，并皆宽释，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执诸校，其军疑惧，骇乱四出，及知诸校获全，纽邻奥、鲁官得释，大喜过望，人人感悦。八春果得精骑数千，将与俱西。

所以隶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纵虎遗患也。八春能死之，希宪能生之，畏感交集，不患不为我用矣！

【译文】　元朝时廉希宪（畏吾人，字善甫，封魏国公，谥文正）任京兆四川宣抚使（元朝在各地置宣抚使，掌征讨的官吏），当时浑都海造反，西川将领纽邻奥鲁官将要举兵相应，却被蒙古八春捕获，与其党羽五十多人监禁在乾州监狱，送两人到京兆来，请廉希宪杀他们。

廉希宪对属下说："浑都海不可能乘机向东来犯，保证没有其他顾虑，目前大家心志不一致，还有反叛之心，他们如果看见自己的将领被拘禁，可能心生反叛，危害不浅。可顺着他们怕死的心意，一起宽释，然后派这支军队剩余的士兵去依附八春，才是最好的计策〔大作用〕。"

当初八春逮捕各军官，全军士兵都非常恐惧，四处逃逸。后来听说军官都安全，纽邻奥鲁官被释放，才大喜过望，人人感佩。八春果然带着精兵数千人，一起向西讨伐浑都海。

〔梦龙评〕依附八春的原因，是预知八春有能力制服叛贼，不是随意

纵虎归山，遗留后患的。八春能杀他们，廉希宪能救他们，畏惧与感念交集，不必担心不被我所用。

119. 林兴祖

【原文】　林兴祖初同知黄岩州事，三迁而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到，佯以不实斥去；边批：须得实乃服。又以告，获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边批：若捕之便费力。兴祖并命执之。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择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狱立具。边批：若事事推究，辨端既多，反足纾死。逮捕其党，悉置之法，民赖以安。

始以缓而致之，终以速而毙之。除凶恶须得此深心辣手。

【译文】　元朝人林兴祖（罗源人，字宗起）初任同知黄岩州事（知州的佐官），三次升迁后任铅山知州。铅山向来有很多制造伪钞的人，豪族吴友文是首领，使用的范围远到江、淮、燕、蓟。

吴友文为人奸诈狡黠，强悍狠戾，因制伪钞而致富，就分别派四、五十名恶少，到官府当衙役，遇有来告状的人，往往将其害死，前前后后杀了很多人，更抢夺别人的妻女十一人作妾，人民深受其害，含冤而不敢伸诉达十余年之久。

林兴祖到任时说："这个祸害不除去，如何救百姓？"

就张贴榜文禁止制造伪钞，且订立赏金给先来检举的人。不久就有人来检举，林兴祖假装认为不实在而斥退〔须得实证才能平此事〕。又有人来告，查获两个伪造者和脏物，就详加审查。

实情查出后，吴友文亲自到官府来营救，林兴祖命令衙役将他一并捉住〔命人去捉还得费力〕。不久，来控诉吴友文的达百多人，林兴祖选择罪过重大的一两件审问〔如事事详查，端绪很多，旷日废时，只要一二重大案件即可〕。罪名定谳后，又逮捕他的党羽，依法处置，民生因而安定。

〔梦龙评〕开始时缓慢地引他入罪，最后迅速地将他处死，要除去这种凶恶的人，就必须运用深思猛烈的方法。

120. 李　封

【原文】　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

敢犯。赋税常先诸县。竟去官，不捶一人。

【译文】 唐朝时李封任延陵县令，吏民有罪，不罚以杖刑，只命令他包着绿头巾来羞辱他，并依犯罪的轻重，决定戴绿头巾日数的多寡，期限满后才拿下来。凡是包着绿头巾出入的人，都认为是毕生最大的耻辱，大家互相劝勉，不敢犯罪，赋税也先于其他各县。

直到辞去官职，李封不曾打过一个人。

121. 耿定向

【原文】 耿楚侗 定向 官南都。有士人为恶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僧逋。公意第迸逐，不令复系籍本寺。士人心不释然，必欲捕而枷之。边批：士多尚气，我决不可以气佐之。公晓之曰："良知何广大，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士人退语人曰："惩治恶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难其慎若此，胸中盖三转矣。其一谓志学者，即应犯不较、逆不难，不然落乡人臼矣，此名谊心也。又谓法司用刑，自有条格，如此类法不应枷，此则格式心也。又闻此僧凶恶，虑有意外之虞，故不肯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处之少平，大腾物议。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致毙，竟构大讼。公闻之，谓李士龙曰："余前三转折良心不更妙耶？"边批：唯转折乃成通简。

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天地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译文】 明朝人耿楚侗（耿定向，黄安人，字在伦）任职南都（明、清时称南京为南都）时，有个书生被一凶僧侮辱而来告状。耿楚侗交代有司处理，这名僧侣却逃走了。耿楚侗心想，只要驱逐他，使他不再隶属该寺的僧侣就可以了，但人心不安，民众认为一定要把他逮捕且上枷锁〔读书人多尚义气，但身为父母官决不能助长之〕。

耿楚侗开导他们说："良知是何等的广大，何必受一个烂和尚的拘束呢？"

书生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惩治凶恶的僧侣难道不是良知吗？"

有人将此话告诉耿楚侗，耿楚侗说：

"这句话很对，但我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心中有三层顾虑：一是立志向学的人，就应受人冒犯不予计较，遭受横逆不畏艰难，不然就落入一般人的窠臼，这是名谊心；其次认为法官用刑，各有条律格式，像这类犯人于法不应上枷锁，这是格式心；又听说这名僧侣极为凶恶，担心有意外发生，所以更不肯过分追究此事，这是利害心。我的良知就是如此顾虑。"

后来姜宗伯为了保护自己私交亲密的人，判案不太公平，引起世人极大的

批评。又承恩寺有个僧侣，被礼部施枷锁以致于死，结果构成大讼案。

耿楚侗听到这些事，对李士龙说："我以前良心上的三件顾虑不是更妙吗〔因为考虑周到，乃能大事化小〕？"

〔梦龙评〕凡是处置小人，不可以太过分。天地之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这是自然的道理。容得了小人，才能成为君子。

122. 向敏中　王旦

【原文】　真宗幸澶渊，赐向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行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大傩，有告禁卒欲依傩为乱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命傩入，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照旧张乐宴饮。

旦从幸澶渊。帝闻雍王遇暴疾，命旦驰还东京，权留守事。旦驰至禁城，直入禁中，令人不得传播。及大驾还，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闻后面有驺呵声，回视乃旦也，皆大惊。

西鄙、东京，两人如券。时寇准在澶渊，掷骰饮酒鼾睡，仁宗恃之以安。内外得人，故虏不为害。当有事之日，须得如此静镇。

【译文】　宋真宗亲征契丹，与契丹在澶渊订盟约，赐向敏中（开封人，字常之，谥文简）一份密诏，对于西方边境上的事，特准他可以不受法令拘束行事。

向敏中将密诏收藏起来，依常法处理政事。适逢当地举行驱鬼的仪式，有人来报告狱卒想借驱鬼仪式时作乱。向敏中秘密指挥武装的士兵潜伏在屋下幄幕中。

第二天，向敏中准备酒宴，把幕僚军官全部请来尽情畅饮。接着命令驱鬼的人都进入，先在中门外驰骋，后来又召他们至阶前。然后向敏中一挥动衣袖，伏兵尽出，将他们全数逮捕，果然都怀着短刀，于是当场把他们杀死，尸体立刻运走，用灰沙清扫庭院，依旧摆酒宴畅饮。

王旦追随真宗到澶渊，真宗听说雍王得急病，就命令王旦先赶回东京（开封），全权处理各种政事。王旦急驰到京城，直入宫中〔省了许多口舌议论〕，下令宫中的人不能传扬出去。

后来真宗回朝，王旦家的子弟都到郊外迎接，忽然听到后面有很大的人马声，回头一看是王旦，大家都惊奇不已。

〔梦龙评〕当时寇准在西边的澶渊，掷骰子、鼾睡、饮酒作乐，真宗仗着他才有安全感，与在东京的王旦，两人配合得如此密切，对内、对外

能任用人才，所以不会造成祸害。面临急事的时候，必须要如此镇静。

123. 乔　宇

【原文】　冢宰乔公宇，正德己卯参理留都兵务。时逆濠声言南下，兵已至安庆。而公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宴，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以为意者。人以为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

即矫情镇物，亦自难得。胸中若无经纬，如何矫得来？方宸濠反报至，乔公令尽拘城内江西人，讯之，果得濠所遣谍卒数十人。上驻军南都，公首俘献之。即此已见公一斑矣。

【译文】　冢宰（即吏部尚书）乔宇（乐平人，字希大）在明正德己卯年，参与治理南京的兵务。当时叛乱的宁王朱宸濠声言南下，军队已经到安庆，而乔宇还领着一个老学者和一个医生，到处游乐宴饮。他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的险要与否，外表却一点都不在意。别人都认为他是故作安闲，以示镇静，颇有费祎、谢安的风范。

〔梦龙评〕一般人即使想故作安闲，以示镇静，也很难做到。如果没有成竹在胸，怎么假装得来？当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来，乔公命人将城内的江西人全数拘捕来审问，果然查出朱宸濠所派来的奸细数十人。天子驻军于南京时，乔公就将这些俘虏献上，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乔公处事的一斑。

124. 韩　愈

【原文】　韩愈为吏部侍郎。有令史权势最重，旧常关锁，选人不能见。愈纵之，听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如可见，则人不畏之矣。"

主人明，不必关锁；主人暗，关锁何益？

【译文】　唐朝古文大家韩愈（河南人，字退之，也称韩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任吏部侍郎（吏部的次官）时，有位令史（掌文书的官，位次于侍郎）权势最重，经常锁着门，候选的官吏都见不到他。

韩愈到任后，就敞开门，听任官吏进出，他曾说："人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见得到，就不会害怕了。"

〔梦龙评〕主人光明，就不必关门；主人不光明，关门又有何用。

125. 裴　度

【原文】　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张宴举乐，人不晓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公亦不答，极欢而罢。人问其故，公曰：

“胥吏辈盗印书券，缓之则复还故处，急之则投水火，不可复得矣！”

不是矫情镇物，真是透顶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

【译文】 唐朝人裴晋公（裴度）任职中书省时，有一天，左右的人忽然告诉他印信失窃了。裴公怡然自得，警告他们：正在宴客，不要声张。左右不知道何故。半夜酒饮得畅快时，左右的人又告诉他印信找到了，裴公也不回答，宴会尽欢而散。

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裴公说：“小官员盗印去书写契券，写完就会放回原处，逼急了就恼羞成怒，再也要不回来。”

〔梦龙评〕这不是故作安闲，以示镇静，实在是聪明透顶，所以称为智量。智慧不足，度量不大，是做不到的。

126. 郭子仪

【原文】 汾阳王宅在亲仁里，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麾下将吏出镇来辞，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令持帨汲水，役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不听，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诸子拜服。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仪之隶人犯禁，金吾将军裴谞奏之。或谓曰：“君独不为郭公地乎？”谞曰：“此乃所以为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故我发其小过，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谞者，可谓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阳，觉王翦、萧何家数便小。王、萧事见《委蛇部》。

鱼朝恩阴使人发郭氏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亦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朝恩又尝修具邀公，或言将不利公，其下愿裹甲以从。子仪不许，但以家僮数人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子仪告以所闻。朝恩惶恐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

精于黄老之术，虽朝恩亦不得不为盛德所化矣。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与一般见识。

【译文】 汾阳王府第在亲仁里，大开门户，任人进出。郭子仪属下有位将军要出兵，来王府告辞，王夫人和女儿正要梳妆，就命令他拿佩巾、提水，把他当做仆隶一般地役使。

后来子弟们激烈地规劝不听，接着哭道：“大人的功业显赫，但若不自我尊

重，贵贱人等都可以在寝室走动，我们认为虽然是伊尹（商朝之贤相，太甲无道，伊尹放之于桐）、霍光（汉·平汤人，字子孟，昭帝崩，迎昌邑王，因淫乱而废之）也不应当如此。”

郭子仪笑着说：“这不是你们所能设想得到的，我有五百匹马吃官家的粮草，一千人吃公家的米粮，进退就在这些地方。假使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内外无法疏通，一旦惹出怨恨，别人设计我不守臣子的法度，有些贪图近功、戕害贤能的人，更来促成其事，那我们所有的亲族都将粉身碎骨，后悔莫及了。现在让它空荡荡没有阻隔，四门洞开，虽然有人想进谗言，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

子弟们听了，都非常佩服。

〔梦龙评〕德宗下令在帝王陵墓之近处禁止屠宰。郭子仪的仆隶犯了禁令，金吾卫将军（禁卫之一，掌管皇帝车驾出入、先驱、殿后，昼巡夜察的工作）裴谞（字士明）奏报皇帝，有人说：“你不为郭公设想吗？”裴谞说：“这正是为郭公设想啊！郭公德高望重，皇上才刚即位，一定会认为他党羽庞大，所以我举发他的小过失，以表明郭公是不足畏的，不是很好吗？”像裴谞此人，真可说是郭公的益友。

比起郭子仪，萧何、王翦的避祸方式便显得太小器了。

唐朝宦官鱼朝恩暗地派人挖开郭氏的祖坟，盗墓不成。

郭子仪自泾阳来朝见皇帝，皇帝安慰他，他就哭着说：“微臣久掌兵权，不能禁止人去残害别人的坟墓，现时别人去挖开先祖的坟墓，这是上天的谴责，不是人为的祸害。”

鱼朝恩又设宴邀请郭子仪，有人说将不利于他。部下愿意武装跟随他，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几个家僮前往。

鱼朝恩说：“为什么随从这么少呢？”

郭子仪于是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鱼朝恩惶恐地说：“大人如果不是长者，怎么可能不怀疑我呢？”

〔梦龙评〕为人最好能精于黄老之术，虽然遇到像鱼朝恩这样的小人，毕竟还是会被郭子仪的盛德所感化。君子不幸遇到小人，切不可与他一般见识。

127. 王守仁

【原文】 宁藩既获，圣驾忽复巡游，群奸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到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梯，出书简二篋示之，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

【译文】　宁王朱宸濠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很忧虑。

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酒喝到一半，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这些奸宦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

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128. 王璋　罗通

【原文】　璋，河南人，永乐中为左都御史。时有告周府将为不轨者，上欲及其未发讨之，以问璋。璋曰："事未有迹，讨之无名。"上曰："兵贵神速，彼出城，则不可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烦兵，臣请往任之。"曰："若用众几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随行足矣。然须奉敕，以臣巡抚其地，乃可。"遂命学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王府。周王惊愕，莫知所为，延之别室，问所以来者。曰："人有告王谋叛，臣是以来！"王惊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大帅将兵十万，将至，臣以王事未有迹，故来先谕。事将若何？"王举家环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愿求所以释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王护卫为献，无事矣。"王从之，乃驰驿以闻。上喜，璋乃出示曰："护卫军三日不徙者，处斩！"不数日而散。

罗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诸国，出入僭用乘舆仪从。通心欲检制之。一日，王过御史台，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卤簿，蜀王气沮。藩、臬俱来见，问状，且曰："闻报，王罪且不测，今且奈何？"通曰："诚然，公等试思之。"诘旦复来，通曰："易耳，宜密语王，但谓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今复还之耳。"边批：自结还使自解。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从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敛。

【译文】　王璋是河南人，明成祖永乐年间为右都御史。当时有人禀告周王将有不轨的行为，成祖想趁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去讨伐他，就问王璋。

王璋说："事情还没有迹象，没有名义可以讨伐。"

成祖说："出兵贵在神速，如果等对方军队出城就失去意义了。"

王璋说："以微臣的愚见，可以不烦出兵，请让微臣负责处理此事。"

成祖说："你要用多少人？"

王璋说："只要三、四个御史随行就足够了。但须皇上圣旨，派臣为当地巡抚才可以。"

成祖于是命令学士（掌管文学言语的官）起草圣旨，当天就起程。黎明时，王璋直接拜访王府，周王很惊讶，不知道什么事，就请王璋到另一房间，问他

何故而来。

王璋说："有人告您谋反，所以我来府上。"

周王吓得跪下。

王璋又说："朝廷已经命令元帅率兵十万将来此地，臣以为王府还未有迹象，所以先来告诉您，事情到底怎么样呢？"

周王全家人悲泣不已，王璋说："哭有何用？希望您能释清皇上的疑虑。"

周王说："我不知道怎么办，请您教我。"

王璋说："您将护卫军交出，献给朝廷就没事了。"

周王依此行事，王璋就赶回朝廷禀奏成祖，成祖很高兴，王璋就出门宣布说："护卫军三天之内不解散的处斩。"

不数日，果然都解散了。

明朝时罗通（吉水人，字学古）以御史的身份考察四川，蜀王的财富超过其他各王，进出且僭用天子的车驾和随从，罗通想抑制他。有一天，蜀王经过御史台，罗通突然派人收走蜀王所僭用的卤簿（天子出巡时前导的仪杖）。

蜀王气急败坏，按察使都来拜见问候，且说如果此事奏报天子，蜀王的罪就不轻。如今怎么办？

罗通说："确实如此，你们想想看怎么办。"

翌晨按察使又来，罗通说："很简单，你们偷偷地去告诉蜀王，说那些天子的车驾和仪杖是玄元皇帝（唐朝国姓李，推崇老子李耳为玄元皇帝）庙中的供器，应该把它送回去〔解铃还须系铃人〕。"

玄元皇帝庙是玄宗到四川时建立来祭祀老子的。依此而行，事情就解决了，蜀王从此自我收敛。

129. 吴履　叶南岩

【原文】　国初，吴履 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民王琼辉仇里豪罗玉成，执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胜恚，集少年千余人，围琼辉家，夺之归；缚琼辉，道箠之，濒死，乃释去。琼辉兄弟五人庭诉，断指出血，誓与罗俱死。履念，狱成当连千余人，势不便，乃召琼辉，语之曰："独罗氏围尔家耶？"对曰："千余人。"曰："千余人皆辱尔耶？"曰："数人耳。"曰："汝憾数人，而累千余人，可乎？且众怒难犯：倘不顾死，尽杀尔家，虽尽捕伏法，亦何益于尔？"琼辉悟，顿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于琼辉前杖数十，流血至踵；命罗氏对琼辉引罪拜之。事遂解。

此等和事老该做，以所全者大也。

叶公南岩刺蒲时，有群哄者诉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经重创，胸几裂，命

且尽。公见之恻然，时家有刀疮药，公即起入内，自捣药，令舁至幕廨，委一谨厚廨子及幕官，曰："宜善视之，勿令伤风。此人死，汝辈责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审核，收仇家于狱而释其余。一友人问其故，公曰："凡人争斗无好气，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偿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证连系，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斗殴罪耳。且人情欲讼胜，虽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几，伤者平而讼遂息。

略加调停，遂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译文】 明朝初年，吴履（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守、尉的属僚），有个百姓王琼辉仇视里中的豪族罗玉成，竟捉住他的家人加以鞭打羞辱。罗玉成的侄子玉汝非常生气，聚集了一千多个少年，包围王琼辉家，把他捉走，绑在路上鞭打，直到性命垂危才放了他。

王琼辉的兄弟五人一起跑到衙门控告，他们切断手指，流血发誓要和罗玉汝玉石俱焚。

吴履想到如果讼案成立，将连累一千多人，实在不好。就召王琼辉来告诉他说："只有姓罗的人包围你家吗？"

回答说："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都羞辱你吗？"

"只有几个人羞辱我。"

"你恨几个人，而要连累一千多人吗？而且众怒难犯，如果他们不顾性命杀你全家人，虽然把他们捉来全部处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王琼辉领悟，叩头从命。

吴履就捕捉鞭打王琼辉的四个人，在王琼辉面前杖打数十下，打到流血，又命令罗玉成对王琼辉谢罪道歉，事情于是解决。

〔梦龙评〕像这种和事佬该做，因为顾全了大局。

叶南岩任蒲州刺史时，有一群人哄闹着到州府来控诉，其中一人血流满面，受重伤，脑部几乎裂开，性命危在旦夕。

叶南岩见了心生怜悯，当时家中有刀疮药，就入内自己捣药，命人将伤者抬入官署，交给谨慎忠厚的差役及幕僚说："要好好照顾他，不要让他伤风，他死了是你们的责任，也不要让他的家人靠近。"

然后略加审问，把仇家收押入狱，其余的人释放。

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何如此处置，叶南岩说："凡人互相殴斗就没有好气，这个人不立即救护，必死无疑。人一死，要偿一人命，使别人的妻子变成寡妇、儿子变成孤儿，又索取证据必牵连很广，不止一人家破人亡。这个人如果痊愈，只是一件殴斗的案子罢了。想胜诉是人之常情，虽然对骨肉也会甘心加害，所以

我不使他的家人接近他。”

不久，伤者痊愈，而讼案也平息了。

〔梦龙评〕稍加调停，就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130. 鞠真卿

【原文】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以不愤输钱于敌人，其后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金坛王石屏都初任建宁令，谒府，府谓曰：“县多‘骡夫’，难治，好为之！”王唯之，然不知“骡夫”何物，讯之，即吴下“打行天罡”之类：大家必畜数人，讼无曲直，挺斗为胜，若小民直气凌之矣。王出示严禁，凡讼有相斗，必恕被打者而加责打人者。民间以打人为戒，骡夫无所用之，期月，此风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译文】 鞠真卿镇守润州时，有州民互相殴斗的，除了本罪之外，他并令先出手的人必须赔钱给后还手的人。

老百姓吝惜钱财，同时也不甘心输钱给敌人，后来就只见争吵而没敢先下手打人的。

〔梦龙评〕金坛王石屏初任建宁县令，拜见知府时，知府说：“县里很多骡夫，难以管理，你好自为之。”王石屏口中应诺，却不知骡夫是什么。打听之下，原来是吴地一带大户人家家中必养的武夫打手，诉讼不分曲直，只要挺身殴斗就算胜利，百姓都受欺凌。王石屏出示布告：凡是诉讼相斗的，一定宽恕被打的人，而处罚打人的。民间于是互相警诫不可打人，骡夫遂没有什么用处，一个月后，此种风气就平息了。这也属于鞠公的智慧。

131. 赵　豫

【原文】 赵豫为松江府太守，每见讼者非急事，则谕之曰：“明日来！”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不知讼者来，一时之忿，经宿气平，或众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钩钜致人而自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李若谷教一门人云：“清勤和缓。”门人曰：“清、勤、和，则既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自忙里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自不错，并欲救人之错。按：是时周侍郎忱为巡抚，凡有经画，必与赵豫议之，意亦取其详审乎？◯陆子静九渊知荆门军，尝夜与僚属坐，吏白老者诉甚急。呼问之，体战，言不可解；俾吏状之，谓其子为群卒所杀。陆判“翌日至”。僚属怪之，陆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究，其子盖无恙也。此亦能缓之效，然唯能勤而后能缓，不然，则废事耳。

【译文】 明朝人赵豫（安肃人，字定素）任松江太守时，凡不是紧急的讼案，就告诉他们："明日来。"起初大家都笑他，所以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殊不知来诉讼的往往只是一时的愤怒，经过一夜后气平了，或有人劝戒他，因而停止诉讼的人很多。

比起那些擅长钩距之术，藉之入人于罪，用以博取能吏之名的人，赵豫存心的厚道与此辈的阴险狡诈，所差不啻天壤之别。

〔梦龙评〕李若谷（宋·丰人，字子渊，谥康靖）教门下的人要"清勤和缓"，门人说："清、勤、和，我们一定听命，缓怎么可以呢？"李若谷说："天下有什么事不是从忙中出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本身没错，而且可以救人之错。

按：当时周侍郎忱（明·吉水人，字恂如，谥文襄）任巡抚，凡是需要经营谋划的事，一定与赵豫商议，用意不也是在于详审吗？

陆九渊（宋·金溪人，字子静，自号象山翁）镇守荆门时，夜晚与僚属坐谈，有人报告一个老人控诉得很急，叫他来问，他却颤抖得话都说不清楚，仆役帮他表明，原来他的儿子被士卒所杀。陆九渊要他第二天再来，僚属觉得很奇怪。陆九渊说："怎么知道他的儿子在不在？"翌晨追究，原来老头的儿子并没事。这也是缓的功效。但要能勤然后才能缓，不然就会败坏大事。

132. 褚国祥

【原文】 武进进士褚国祥，为湖州添设贰守，宽平简易，清守不淄。北栅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婿殴死。公准其词，不发行。下午，命驾北栅，众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殓也。验无殴死状，呼告者薄责而释之。不费一钱而讼已了矣。

赵豫以缓，诸国祥以捷，其以安民为心一也。

【译文】 武进进士褚国祥任湖州太守之副官时，宽和平易，正直清廉。北寨有位姚姓州民的妻子，久病去世，她的父亲来控诉女儿是被女婿打死的。

褚国祥批准他的诉状，却不审判。下午，命人准备车驾向北寨前行，仆役不知要往何处去。褚国祥突然走进姚家，姚妻尚未入殓，查验没有被打死的情况，就把控诉的人叫来，责备一阵后释放他。

不费一文钱，讼案就了断了。

〔梦龙评〕赵豫手法缓慢，褚国祥手法敏捷，虽然各有风格，但是他们安定百姓的心意却是一致的。

133. 程　卓

【原文】　休宁程从元卓守嘉兴时，或伪为倅厅印纸，与奸民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广，吏因事觉，视为奇货，谓无真伪，当历加追验，边批：其言易人。则所得可裨郡计不少。公曰："此不过伪造者罪耳。若一一验之，编民并扰。吾以安民为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误买者许自陈，立与换印。陈者毕至，一郡晏然。

【译文】　宋朝人休宁程卓（字从元）镇守嘉兴时，有人伪造倅厅印纸，与奸民交易，当作契券使用。流传既广，官吏发觉后，当作奇货，认为不论真伪，都要一一加以追验〔说词冠冕堂皇〕，所得收益对州县政府的开支是颇有裨益的。

程卓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过，如果一一追验，连守法的人民也一并受骚扰，我认为安民最重要，求利不是紧急的事〔心事光明，这点非常重要〕。"

于是告喻百姓，凡是有误买的人准许陈述出来，立刻给他换真的。不久，前来陈述的人悉数到齐，全郡因而安然无事。

134. 张士逊

【原文】　宋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时为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一转移间，所造福于民多，所造福于国更多。

【译文】　宋初，命令各路、州军队要建立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张士逊，字顺之，阴城人，谥文懿）当时任广东路都漕（掌管漕运的官吏），他向朝廷请求道："微臣属下的百姓都很穷困，请准予用最上律院改装完用。"

诏令许可。张士逊于是通知各路交付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吏）、守臣，亲自选择足以作天庆观的，改换匾额即可，不得因而惹事。

〔梦龙评〕只稍作改变，就造福人民极多，造福国家更多。

135. 张　永

【原文】　张永授芜湖令，芜当孔道，使客厨传日不暇给，民坐困惫。章圣梓宫南祔，所过都邑设绮纨帐殿，供器冶金为之。又阉宦厚索赂遗，一不当意，辄辱官司，官司莫敢谁何。永于濒江佛寺，垩其栋宇代帐殿，饰供器箔金以代冶，省费不赀，而调度有方，卒无欢呶于境上者。

【译文】　明朝时张永任芜湖县令，芜湖正当交通要道，使臣、商旅荟萃于此，餐饮、旅舍兴盛，但人民生活穷困。

仁宗章圣皇后的灵柩要移来南京合葬于先王的陵墓，队伍所经过的城市，必须设立以华美丝绸装饰的殿堂，祭祀的器皿必须以黄金铸造。而宦官又要索取极多的贿赂与馈赠，一不合意，就羞辱当地官吏，官吏也莫奈何。

张永于是在江边的佛寺，将栋宇涂成白色来代替装饰线绸的殿堂，祭祀的器皿包上金箔，节省了不少费用，由于调度有方，在他管辖的境内一直没有发生事端。

136. 范　湛

【原文】　范希阳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势以来，跪拜俱在阶下蓬外，风雨不问。希阳欲复旧制，乃于陈都院初上任时，各官俱聚门将见，希阳且进且顾曰："诸君今日随我行礼。"进至堂下，竟入蓬内行礼，各官俱随而前，旧制遂复。希阳退至门外，与众官作礼为别，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忍辱居士曰："使希阳于聚门将见时与众参谋，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称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随而前？俱随而前者，见希阳之前而已不觉也。又使希阳于出门后庆此礼之得复，诸人必有议其自夸者，更有媒蘖于各上司者，即抚院闻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复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阳行之于卒然，而后人又循之为旧例也。嗟乎！事虽小也，吾固知其人为强毅有识者哉！"

【译文】　范希阳（范湛）任南昌太守，先前府官从王都院造势以来，不论风雨，都要在篷外台阶下跪拜。范希阳想恢复老规矩，就在陈都院初上任的时候，各级官员聚集门前，将拜见都院。

范希阳一面向前进一面回顾说："各位今天跟着我一起行礼。"

说着进入堂前，直入篷内行礼。各个官员都跟着他前进，老规矩于是恢复。范希阳退到门外，和各个官员行礼道别，再不谈及刚才所发生的事。

〔梦龙评〕忍辱居士说：假使范希阳在拜见都院之前，先与各官员商议，则一定有些人赞同，也一定有些人反对，更有些人会害怕不敢向前，怎么肯随着范希阳一起做呢？他们随着范希阳前进，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又假使范希阳在出门以后，祝贺这种拜见之礼又恢复了，一定有些人说他自夸，更有些人会向上司去报告，嫁祸于范希阳。即使巡抚知道这件事不高兴，而如何恢复旧例，在上位者居然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是范希阳在仓卒间进行这件事，而跟在后面的人也顺着他行旧制。

唉！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强毅而有见识的人。

137. 牛　弘

【原文】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冷然一语，扫却妇人将来多少唇舌！睦伦者当以为法。

【译文】　隋朝时奇章郡公牛弘（鹑觚人，字里仁）有个弟弟牛弼酗酒成性，曾因醉射杀牛弘车驾的牛。

牛弘回家时，妻子对他说："小叔射杀牛。"

牛弘回答说："可以用来做肉干。"

〔梦龙评〕很冷淡的一句话，扫除妇人将来多少闲言闲语，希望伦常和谐的人应以此为法。

138. 明　镐

【原文】　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边任多纨绔子弟，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者，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邪？"纵去不治。娼闻皆走散。

不伤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驭众，何施不可，宁独一事乎？

【译文】　宋朝时明镐（安丘人，字化基）为龙图阁大学士，任并州知州时，边境上有很多不学无术的富贵子弟，明镐就捉其中最不好学的人来处以杖刑，较柔弱的人都自己离去。于是奏报朝廷，选择其中熟习军事的人防守城寨。

军队出发时，很多娼妓想跟着走，明镐想驱逐她们，又怕伤了士气。当时正好发生纷争，有士兵杀了娼妇，役使捉来报告明镐，明镐说："她们来军中做什么？"

就放了杀人的士卒不治罪，娼妓听了遂各自离去。

〔梦龙评〕不伤害士卒的心，又令娼妇自行离去，用这手段来驾驭众人，有什么事不能办妥呢？岂只能用在一件事情上头？

四、游刃有余

【原文】　危峦前阨，洪波后沸；人皆棘手，我独掉臂。动于万全，出于不意；游刃有余，庖丁之技。集"迎刃"。

【译文】　前有险峰厄路，后有狂涛逼来，人人都感棘手，我却等闲视之；掌握全局而动，一动就出其不意；游刃有余，如庖丁解牛。

139. 田　叔

【原文】　梁孝王使人刺杀故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烧狱词，空手还报。上曰："梁有之乎？"对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从容进曰："上无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贤之，以为鲁相。

叔为鲁相，民讼王取其财物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复曰："王使人自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又王好猎，相常从，王辄休，相出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体，曰："我王暴露，我独何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往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谓曰："吾闻洛阳诸公居间，都不听。今子幸听解，解奈何从他邑夺贤士大夫权乎？"径夜去，属曰："俟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事与田叔发中府钱类。王祥事继母至孝。母私其子览而酷待祥。览谏不听，每有所虐使，览辄与祥俱，饮食必共。母感动，均爱焉。事与田叔暴坐待王类。

【译文】　汉朝时梁王派人刺杀袁盎（楚人，字丝父），景帝令田叔去调查。田叔将事实经过都查出来之后，却又烧掉所有的资料，空手回报景帝。

景帝说："梁王有杀袁盎吗？"

田叔回答："有。"

"事情的纪录在哪里？"

田叔说："烧了。"

景帝很生气。

田叔从容地说："皇上不必查办梁王的事。"

"为什么？"

田叔说："如果查出来以后，梁王不处死，是大汉的法令不能推行；如果处死梁王，那太后就寝食难安，这是陛下的忧患。"

景帝非常赏识田叔，于是任命田叔为鲁相。

田叔任鲁相后，有一百多个百姓控诉鲁王夺取他们的财物。

田叔拿下为首的二十人，各鞭打二十余下，打手心二十下，很生气地说："大王不是你们的主上吗？怎么敢说这种话。"

鲁王知道了非常惭愧，就拿出王府中的钱要田叔去偿还。

田叔又说："大王应自己派人去偿还，不然，是大王做坏事而丞相做善事。"

又：鲁王喜好打猎，田叔常跟随着。鲁王休息时，田叔就在行馆中露天坐着等待，鲁王屡次派人请他进馆休息，鲁叔始终不肯，他说："大王暴露于野外，我怎么可以进馆舍休息？"

鲁王从此不大出游打猎。

〔梦龙评〕洛阳有人互相仇视，城中贤能勇壮的人居间调解十数回，始终没有成功。当事人之一去见郭解（汉·轵人，字翁伯），郭解受托夜里去拜访仇家，仇家听从郭解的劝导。郭解对他们说："我听说洛阳诸贤者居间调解都不肯听，现在你们幸而听我的话，我怎么可以夺走这些贤士的权益呢？"他当夜就离去，临走时嘱咐说："等我离去，让洛阳的贤士去居间调解。"这件事和田叔处理王府的钱相类似。

王祥（晋·临沂人，字休征）侍奉继母非常孝顺，但是继母偏袒自己的儿子王览而虐待王祥，王览屡次劝谏母亲都不听，于是凡有虐待王祥的事，王览就一同接受，患难与共。继母深受感动，于是对王祥与王览同等爱护。这件事和田叔在野外露天之下等鲁王的事相类似。

140. 主父偃

【原文】 汉患诸侯强，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其封号；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

【译文】 汉朝王室忧虑诸侯势力过于强大，主父偃主张准诸侯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而由朝廷定其封号。于是朝廷对诸侯有厚恩，而诸侯的势力则因分封土地渐小而趋于弱小。

141. 裴光庭

【原文】 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备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谕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译文】 唐朝时张说（洛阳人，字道济）认为天子即将东巡，恐怕突厥会乘隙入寇，考虑在边境上加强兵备，就请兵部郎中裴光庭（字连城）来一起商议。

裴光庭说："天下太平，封禅祭告上天，却惧怕戎狄，实在不能显示皇上的

盛德。”

张说说：“那怎么办？”

裴光庭说：“四夷之中，突厥最强大，屡次要求和亲，而朝廷一直不准许。现在如果派一个使者，去请突厥的大臣跟皇上一起去泰山封禅，他们一定欣然受命。突厥大臣来了，其他戎狄的君长没有不跟着来，如此就可以不必备战，高枕无忧了。”

张说说：“很好，我不如你考虑得周到。”

就奏请皇帝派使者去告示突厥，突厥派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而跟随天子东巡。

142. 崔祐甫

【原文】 德宗即位，淄青节度李正己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恐见欺；却之，则无词。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财货。上从之，正己大惭服。

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禁兵，权震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白志贞已入军中矣。

【译文】 唐德宗即位之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高丽人）献钱三十万缗，德宗想接受又怕被欺骗，想推辞又没有理由。

宰相崔祐甫（字贻孙）奏请德宗派使者去慰劳淄青的将士，借此将李正己所献的钱赏赐给将士们，使将士们都感激皇帝的恩德，也使各道（行政区的名称）知道朝廷不看重财货。

德宗依此行事，李正己因而感到惭愧心服。

神策军（唐朝禁军的名称）使王驾鹤久掌禁军，权势震惊中外，唐德宗想派人顶替，又怕发生变乱，因而问崔祐甫。

崔祐甫说：“这件事不值得忧虑。”

崔祐甫就请王驾鹤前来谈话，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段时间，顶替王驾鹤的人已进入军中了。

143. 王 旦

【原文】 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为变。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谓左右曰：“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借一转以存帅臣之体，而徐议其去留，原非私一旻也。

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真宗以示王旦。公曰：‘东封甚迫，车驾将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于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仰依常数与之。今后永不为例。”

不借则违其意，徒借又无其名；借而不除，则无以塞侥幸之望；借而必除，又无以明中国之大。如是处分方妥。

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王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德明大惭，曰：“朝廷有人。”乃止。

【译文】 宋朝时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受旨选兵，下令太严，士卒恐惧想谋反。皇帝召吏部、兵部的大臣来商议。

王旦说：“如果怪罪张旻，那么今后将帅要如何指挥士兵？如果立刻捉捕谋反的人，则会震惊全城，陛下屡次想任命张旻为枢密使，现在利用这个机会任用他，同时也可以除去他的兵权，想谋反的士卒自然就安心了。”

皇帝对左右的人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人才。”

〔梦龙评〕王旦借转任之间保存了对将帅应有的礼制，再缓缓商议他的去留，并不是对张旻一人的偏私。

契丹奏请朝廷每年除了赠物以外再增加钱币，真宗于是问王旦的意见。

王旦说：“皇上东巡、封禅的日子已近，车驾即将出发，他们利用这件事来刺探朝廷的意向，皇上可以在每年的赠物三十万内再借三万钱给契丹，告诉他们在第二年的赠额中扣除。”

契丹得到这笔钱后觉得非常丢脸。

次年，真宗又命令有关官吏，去年契丹所借的钱数目微小，仍依往常的数目赠送不必扣除，但下不为例。

〔梦龙评〕不借会违逆契丹的心意，光借又没有名堂。借而不扣还，就无法搪塞侥幸者的欲望，借而必须扣还，又无法显示中国的宽宠大量，像这种处理最为妥当。

西夏赵德明要求粮食一万斛，王旦奏请皇帝下令有关官吏准备一万斛粟米于京师，而请赵德明自己来取〔当然不敢来〕。

赵德明感到很丢脸地说：“朝廷中必有贤人。”

于是打消这项要求。

144. 严　求

【原文】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骚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借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

严求。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鹘，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南唐近事。

【译文】 南唐烈祖（李升，五代南唐始祖）辅政于吴（五代十国之一），四方边境兵员充斥，虽是一骑一卒也要多加姑息。然而很多军官经常打猎追捕禽兽，在近郊聚饮，或骚扰民众。

吴王想以法令来纠正他们，但是烈祖正需借重他们的才力，想不出适度的方法，就问严求。

严求说："无须绳之以法，很容易断绝此事。请命令泰兴、海盐各县停止采购鹰鹘等禽兽，自然就止息了这种事。"

烈祖依计而行，一个月之间，军官再也没有游猎的事发生〔南唐近事〕。

145. 陈　平

【原文】 燕王卢绾反，高帝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几吾死也！"用陈平计，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乘驰传，载勃代哙将。平到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行，私计曰："樊哙，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女婿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边批：精细。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平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节，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婿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后吕婿谗乃不得行。

谗祸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谋，则为陈平；度远之足以消其忌，则又为刘琦。宜近而远，宜远而近，皆速祸之道也。◯刘表爱少子琮，琦惧祸，谋于诸葛亮，亮不应。一日相与登楼，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闻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请出守江夏。

【译文】 燕王卢绾造反，汉高祖派樊哙（沛人，谥武）以相国的身份出兵讨伐。

出发之后，有人说樊哙的坏话，高祖很生气地说："樊哙见我病重，希望我快点死。"就用陈平（阳武人，谥献）的计策，召绛侯周勃（沛人，佐高祖定天下，谥武）在床前接受诏命："陈平即刻乘驿车到军中，斩樊哙的头，由周勃代替樊哙的职位。"

二人受命而行，私下商量说："樊哙是皇上的老臣，立功多，又是吕后妹妹吕婿的丈夫，关系亲密，皇上一时忿怒而想杀他，恐怕以后会后悔〔考虑精

细〕。不如把他捉来交给皇上，让皇上自己去杀他。”

二人尚未到军中，就先筑坛，再以圣旨召樊哙。

樊哙受命而来，陈平就用囚车将他送到长安，而令周勃代理军事，率兵平定燕王。陈平在路上听说高祖崩逝，怕吕后及吕嬃生气，就派人紧急到宫中报告樊哙的事。

其后遇到使者传诏令，命陈平与灌婴（睢阳人）屯兵荥阳，陈平受命，立刻亲自赶到宫中，哭得很悲伤，并把事情经过在灵前禀奏吕后。

吕后只说：“你很辛苦，出宫去休息吧！”

陈平坚决请求留在宫中，因此得以住在禁卫军中，太后派他为郎中，并命他辅佐新登基的君主。此后吕嬃对他的谗言，遂不能发生效果。

〔梦龙评〕同样是遭到谗言的祸害，衡量眼前的情况足以杜绝别人的阴谋，这是陈平的做法；衡量未来的进展足以消弭别人的猜忌，这是刘琦（后汉人，刘表的儿子）的做法。该近而远，该远而近，都会加速祸害的降临。

刘表喜爱小儿子刘琮，刘琦怕有祸临身，便找诸葛亮商量，诸葛亮不回答。有一天，两人一起登楼，刘琦拿掉梯子，对诸葛亮说：“现在从您口中说出的话，只进入我的耳朵，还不能教导我吗？”诸葛亮说：“你没听说过申生（春秋晋献公的太子，后来自杀而死）留在国内是危险的，重耳（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的名字）逃到国外反而安全吗？”刘琦领悟，遂自请外放镇守江夏。

146. 宋太祖　曹彬

【原文】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周主。遣使遗太祖书，馈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

周遣阁门使曹彬以兵器赐吴越，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后奉世宗命，始拜受，尽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不受，不见中朝之大；直受，又非臣子之公。受而献之，最为得体。

【译文】　南唐国主畏惧宋太祖的威名，乃对后周世宗使用离间之计，他派使者送信给太祖，并赠送白银三千两。太祖都送进内廷的仓库，离间之计行不通。

后周派阁门使曹彬送兵器给吴越，曹彬事情办完后立刻回国，不接受馈赠。

吴越人用轻舟追送给他，一而再地拜托他收下，曹彬说：“我再不接受就是窃取美名了。”就把吴越所送的礼物全数登记下来，回来献给世宗，后来又奉世

宗之命才拜受，并且全拿出来送给亲戚朋友，家中一点都不保留。

〔梦龙评〕不接受就不能表现中国的伟大，直接接受则不是臣子应有大公无私。接受下来再献给朝廷，是最得礼的方法。

147. 苏轼　范仲淹

【原文】　高丽僧寿介状称“临发日，国母令赍金塔祝寿”。东坡见状，密奏云：“高丽苟简无礼，若朝廷受而不报，或报之轻，则夷虏得以为词；若受而厚报之，是以重礼答其无礼之馈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职员退还其状，云：‘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臣料此僧势不肯已，必云本国遣来献寿，今兹不奏，归国得罪不轻。臣欲于此僧状后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国又无来文，难议投进，执状归国照会。’如此处分，只是臣一面指挥，非朝廷拒绝其献，颇似稳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书谕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悖慢。仲淹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上闻。夷简谓宋庠等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简诚深罪范公 边批：无耻小人！，遂言“仲淹可斩”。仲淹奏曰：“臣始闻虏悔过，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虏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闻者，则辱专在臣矣。”杜衍时为枢密副使，争甚力，于是罢庠知扬州，边批：羞杀！而仲淹不问。

【译文】　高丽僧寿介呈递奏状说：出发来华当天，国母命令他带金塔来向宋朝天子祝寿。

苏东坡看了奏状，秘密禀奏道：

“高丽实在简慢无礼，如果朝廷接受而不回报，或报酬太轻，高丽还可能有怨言；如果接受而回报太丰富，则是用重礼酬答无礼的馈赠。微臣已一面命令主管的官员退还奏状说：我国朝廷清明严正，有关的官吏不敢专权奏报。微臣预料这个和尚一定不肯罢休，必然说：本国派来献寿礼，现在不为他奏报，回国后必受重罚。微臣想在和尚的奏状后面批上：‘州官没有受到朝廷的圣旨，贵国又没有送公文来，难以呈报。请你拿此状回国照会。’这只是微臣个人出面处理，不是朝廷拒绝他的献礼，似乎比较稳当。”

范仲淹任延州知州，写信给赵元昊，以利害关系告诫他。赵元昊回信态度傲慢，范仲淹只以奏状禀报，而将赵元昊的回信在众朝臣面前烧掉，不予呈报。

吕夷简对宋庠（安陆人，字公序）等人说：“人臣无外交，希文（范仲淹字）怎敢如此？”

宋庠心想吕夷简在责怪范仲淹〔宋庠是个无耻小人〕，就对仁宗说范仲淹该斩。

范仲淹奏道：“微臣起初听说元昊悔过，所以写信诱导告诫他，后好正值任

福（开封人，字祐之）战败，元昊势力大振，所以回信态度傲慢。微臣认为假使朝廷看到这封信而不能去讨伐，则羞辱在朝廷，所以当著同仁的面烧掉，假使朝廷不知道这件事，则羞辱只在微臣。

杜衍（山阴人，字世昌，谥正献）当时任枢密副使，极力为范仲淹争辩，于是宋庠调为扬州知州〔丢脸到家〕，而范仲淹的事未再深究。

148. 张方平

【原文】 元昊既臣，而与契丹有隙，来请绝其封。知谏院张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敌，非计也。宜赐元昊诏，使之审处，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下，于西、北为两得矣！"时用其谋。

【译文】 赵元昊臣服以后，因与契丹有仇，便来请求宋朝断绝契丹的封赏。

谏官张方平（南京人，字安道）说："得到新近归附的小羌族，而失去久和的强敌，绝非善策。应赐予元昊诏令，要他审慎处理，只要仇怨一解除，封赏立刻送到，在西北边上，这是两得其利的办法。"

朝廷当时就用此谋略。

149. 秦 桧

【原文】 建炎初，虏使讲和，云："使来，必须百官郊迎其书。"在廷失色，秦桧恬不为意，尽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见，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礼。是日，桧令朝见，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销满。北人无辞而退。

【译文】 建炎初年，南宋派遣使者与金人媾和。金人说他们的使者来时，宋室必须百官到郊外迎接和议书，朝廷众官大惊失色，秦桧却安然不以为意，把户部、中书省的官吏全派去迎接。

朝见天子的金使，座位要求必须铺上毯子，也不合乎臣子的礼制。

到了那一天，秦桧命令朝见的殿廷内，全部挂满紫色的帷幕（紫非正色，含有抗议意味），使者遂无话可说地回去。

150. 吴时来

【原文】 嘉靖时，倭寇发难，郎、土诸路兵援至。吴总臣计犒逾时，众大噪。及至松江，抚臣属推官吴时来除备。时来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禅林外立营，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导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费不冗，诸营帖然。客兵素犷悍，剽掠即不异寇。时来用赞画者言，为好语结其寇长，缚治之，迄终事无敢犯者。

按：时来在松御倭，历有奇绩。寇势逼甚，士女趋保于城者万计。或

议闭关拒之，时来悉纵入择闲旷地舍之。又城隘民众，遂污蒸而为疫。时来乃四启水关，使输薪谷者，因其归舟载秽滞以出。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余丈，人情汹汹。时来尽撤屯戍，第以强弩数十扼其冲。总臣以为危，时来曰："淖泞彼安能登？"果无恙。时内徙之民薄城而居，类以苫盖，时来虑为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阴识其姓名于屋材，夜选卒运之城外，以为木栅，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时来首驰一骑出南门，众皆从之，平明栅毕，三日而城完。复以栅材还为民屋，则固向所识也。贼知有备，北走，时来建议决震泽水，断松陵道。贼至平望，阻水不得进，我兵尾而击之，斩首三千余，溺死无算。此公文武全才，故备载之。

【译文】 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入侵，地方官发动当地土著的军队来援助。吴总臣当时负责薪水与犒赏，却逾时未到，众兵喧噪不已。

土著军到了松江，由巡抚的属官吴时来（仙居人，字惟修）负责筹备，吴时来衡量由水运输送，然后在福田禅林外扎营，命令土著军官将部队带到，各自管好自己的队伍，由船夫引导进入，依次接受犒赏。由于受惠平均而不浪费，每个营队都很服贴。

由外地调来的士兵向来强悍难训，剽窃掠夺，无异于盗寇。吴时来以幕僚身份说好话，联合他们的酋长来管理，所以直到战争结束，没有敢犯错的。

〔梦龙评〕吴时来在松江抵御倭寇时，常有奇妙事迹。倭寇逼迫得很紧时，有上万个土人妇女逃到城里来接受保护，有人建议关城门拒绝接纳，吴时来则任人选择空旷的地方建屋子安顿他们。因为城区狭隘人民众多，污秽之气蒸发而成疫疠，吴时来就在四方打开水闸，便于从外地运输木柴粮食到城中来，又趁便以回去的船运走垃圾。隔年四月，倭寇突然攻城，雨下得很大，西南角的城墙崩坏十余丈，人心惶恐不已。吴时来撤退所有的兵卒，只用数十个弓箭手守着缺口。总臣认为很危险，吴时来说："泥淖之地，贼兵怎可能爬上城来。"果然没有发生事故。

当时迁进城里避难的人民，都在近城墙处搭盖草屋居住，吴时来担心他们被火箭射到，立刻要他们撤退，而暗中把他们的姓名记在门板屋材上，夜里选士卒运到城外做栅栏以修理城墙。士卒都恐惧不前，吴时来首先骑马驰出南门，众兵都跟着他前进，所以黎明时分栅栏就竖好了。三天后城墙也修复了，于是把木材再还给人民，依旧物归原主。

倭寇情知城中有备而北走，吴时来建议将河堤溃决，使河水泛滥，再砍一截截的松木随着水流向下冲激，贼兵被大水阻断，无法前进。吴时来再命军队趁机追击，杀了三千多人，溺死的更无法计算。吴时来这个人真是文武全才。

151. 陈希亮　苏轼　章纶　姚夔

【原文】　于阗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器，纵其徒入市掠饮食，民户皆昼闭。希亮闻之，曰："吾尝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吾痛绳以法，译者惧，其使不敢动矣；况此小国乎！"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至，罗拜庭下。希亮命坐两廊，饮食之，护出其境，无一人哗者。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时苏轼通判杭州，使人谓之曰："远方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国朝北方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贡。上命群臣议所以称之者。礼部郎中章纶言："可汗，乃戎狄极尊之号，今以号也先则非宜。若止称太师，恐为之惭忿，犯我边邮。宜因其部落旧号，称为瓦剌王，庶几得体。"从之。

大同猫儿庄，本北虏入贡正路。成化初年，使有从他路入者，边批：例不可开。上因守臣之奏，许之。礼部姚文敏公夔奏请宴赏一切杀礼。虏使不悦。姚谕之云："故事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朝廷有大礼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故只同他处使臣。"虏使不复有言。

四公皆得驭虏之体。

【译文】　于阗使者入朝，经过秦州，经略使（掌管一路民兵之事的官吏）以客礼待他。使者非常骄傲，停留一个多月，把旅舍的器具破坏，又放纵他的随从进入市区抢夺食物，人民连白昼都关闭门户。

陈希亮知道了，就说："我曾招待契丹使者，了解这种情况，使者最初不敢暴横，都是翻译的人教他的。我狠狠地绳之以法，翻译的人害怕，使者就不敢动了。契丹都如此了，何况是于阗这种小国家。"

于是就派教练使拿着信物去告诉翻译的人说："进入我国境内，如果有丝毫不守法，我就将他处斩，你拿着军令状回去。"

使者到达后，罗列于庭下拜见。陈希亮命令他们分两边坐下，招待他们饮食，再护送他们出境，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喧哗闹事。

高丽入贡，使者侮蔑州郡的接待人员，押伴使臣（随侍朝贡使者的官员）负责管理本路仓库，便乘势蛮横无礼，甚至与钤辖（总管军旅、屯戍、营房、守

御的政令）分庭抗礼。

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就派人对押伴使臣说："远方的人仰慕中华文化而来朝贡，按理必定恭敬谦顺。而今所以凶暴放肆，都是你引导的结果，你再不悔改，就奏报朝廷。"

押伴使臣害怕，稍微收敛。

高丽使者送礼物给官吏，都以干支记年，苏轼对他说："高丽对本朝称臣，却不奉行我中华正朔，我怎么敢接受？"

使者立刻改写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

明朝北方胡虏也先杀了他的主上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派遣使者入贡，皇帝命令群臣商议如何称呼他。

礼部郎中章纶（乐清人，字大经）说："可汗是戎狄最尊贵的称呼，现在用可汗来称呼也先很不适当。如果称呼太师，又怕他们生气，来侵犯我国边境。应该就他们部落的旧称呼瓦剌王来称呼他，比较得体。"

皇帝遂依他的建议行事。

大同猫儿庄本是北方胡虏入贡的正路，明宪宗成化初年，却有使者从其他路线进入〔此例不可开〕。宪宗因为守臣的奏报而准许。礼部尚书姚夔（字大章，谥文敏）奏请将一切宴赏的礼节尽量简化，使者很不高兴。

姚夔告诉使者说："过去北方使臣进贡都从正路，朝廷均以重礼相待；现在你从小路来，被怀疑不是北方的头目，所以只以其他地方的使臣礼节来待你。"

使者因而没话可说。

〔梦龙评〕这四件驾驭夷狄之事都颇为得体。

152. 苏　颂

【原文】　苏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国信使，在虏中遇冬至。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朝问公孰是。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犹是今夕，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虏人深以为然，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使还奏，上喜曰："此对极中事理！"

【译文】　苏子容（苏颂，字子容）奉派担任北朝生辰国的信使，在胡虏境内遇到冬至。宋朝的历法比北朝早一日，北朝就问苏子容哪一种历法才正确。

苏子容说："历算家的算法小有差异，迟速不同，如果亥时还是今天，过数刻后属于子时，就是明天了。或先或后，各照自己的历法就可以了。"

契丹人都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各按自己的节日庆祝。

苏子容回来禀奏皇帝，皇帝高兴地说："这样回答真正切中事理。"

153. 马　默

【原文】　宋制：沙门岛罪人有定额，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溢额则粮不赡，且地狭难容。每溢额，则取其人投之海中。寨主李庆一任，至杀七百余人。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岛法，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无子，梦东岳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门岛罪人事，特赐男女各一。后果生男女二人。

既活人命，又劝勿恶，真乃菩萨心肠，圣贤遗风。

【译文】　宋制沙门岛监禁的犯人有一定的数额，官府供给粮食限定三百人，人数超过时粮食并不跟着增加。沙门岛地方狭小，人一多更难以容纳，往往在超过限额时，就把犯人投入海中，寨主李庆一在任两年之间竟然杀了七百多人。

马默（成武人，字处厚）任登州知州时，痛恨这种弊端，重订配海岛法，建议朝廷：既然给他们生路，却又把他们投入海中，实在不是朝廷的本意；今后凡是有超额的情形，就选那些到配所年代最久且没有过错的人，移送到登州。神宗深以为然，就下令此为定制。从此保全了很多人命。

马默没有子女，梦见东岳使者传达上帝的命令，因为移送沙门岛犯人的事，特别赐他儿女各一人。后来果然生了一男一女。

〔梦龙评〕既存活人命，又能劝人改过迁善，真是菩萨心肠，圣贤作风。

154. 于　谦

【原文】　永乐间，降虏多安置河间、东昌等处，生养蕃息，骄悍不驯。方也先入寇时，皆将乘机骚动，几至变乱。至是发兵征湖、贵及广东、西诸处寇盗，于肃愍奏遣其有名号者，厚与赏犒，随军征进。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数十年积患，一旦潜消。

用郭钦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

【译文】　明成祖永乐年间，投降的胡虏多安置在河间、东昌等地，胡虏生养繁衍，傲慢不驯。正当也先入寇时，他们都想乘机作乱，几乎演变成祸害。

后来朝廷将出兵征讨湖南、贵州及广东、广西各地的强盗，于谦（钱塘人，字廷益）于是建议：就派那些有名号的胡虏随军征战，多给他们一点犒赏。强盗平定后，于谦又奏准将他们留在该地。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忧患，因而一旦解除。

〔梦龙评〕于谦用郭钦从戎之策而使戎毫无所知，真是大作用。

155. 李　贤

【原文】　法司奏：石亨等既诛，其党冒夺门功升官者数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贤曰："此事恐惊动人心。"贤曰："朝廷许令自首免罪，事方妥。"于是冒功者四千余人，尽首改正。

【译文】　明朝时司法官员禀奏石亨等人虽然已经伏法被杀，他的党徒假冒参与毁坏门墙、迎皇帝复位的功劳而升官的却有数千人之多，都应该查办。

皇帝召见李贤说："这种事恐怕惊动人心。"

李贤说："朝廷下令准许自首的人无罪，事情才能妥贴。"

于是冒领功劳的四千人悉数自首改正。

156. 王　琼

【原文】　武宗南巡还，当弥留之际，杨石斋 廷和 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人，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卒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彬遂成擒。

【译文】　明武宗巡幸南方回来，病重弥留之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已计划好要捉捕江彬。然而江彬所率领防守边境的士兵数千人，都是江彬的爪牙，实力非常强大，恐怕在仓卒之间发生变乱。

杨廷和想不出计策，因而找王琼（太原人，字德华）商议。

王琼说："应当记下那些随从皇上南巡有功的士兵，命令他们到通州去领赏。"

于是这些士兵都离开，江彬终于成擒。

157. 刘大夏　张居正

【原文】　庄浪土帅鲁麟为甘肃副将，求大将不得，恃其部落强，径归庄浪，以子幼请告。有欲予之大将印者，有欲召还京，予之散地者，刘尚书大夏独曰："彼虐，不善用其众，无能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损威。"乃为疏，奖其先世之忠，而听其就闲。麟卒怏怏病死。

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当逮。朝议皆难之，谓朝弼纲纪之卒且万人，不易逮，逮恐激诸夷变。居正擢用其子，而驰单使缚之，卒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而锢之南京，人以为快。

奖其先则内愧，而怨望之词塞。擢其子则心安，而巢穴之虑重。所以罢之锢之，唯吾所制。

【译文】　庄浪的土帅鲁麟是甘肃的副将，想当大将而求不到，仗着自己的部落强大，就回庄浪，以儿子幼小为由请辞。

朝中的官吏，有人主张封他为大将，也有人主张召他回京城，封他土地的。只有刘尚书大夏说："鲁麟性情残暴，不善于运用他的部卒，未足为患。然而他无罪，现在给他大将印信不合法，召他不来反而有损朝廷的威严。"

刘大夏于是上疏，褒奖鲁麟祖先的忠贞，而听任他闲居无用，鲁麟终于郁郁不乐而病死。

明朝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应当逮捕，朝廷中的官吏都顾虑沐朝弼所辖的士卒一万多人，纲纪严明，不容易逮捕，恐怕引起兵变。

张居正（江陵人，字叔大，谥文忠）遂先任用沐朝弼的儿子，然后派人去捉他，士卒多不敢动。捉到沐朝弼后，张居正奏请天子宽赦他死罪而禁锢在南京，人人都觉得很痛快。

〔梦龙评〕褒奖鲁麟的祖先，使他内心愧疚而无从发出抱怨的言词；提拔沐朝弼的儿子，使他心安而巢穴之中出现猜贰之心。因而要罢黜他、禁锢他，全都操之在我。

158. 刘　坦

【原文】　坦为长沙太守，行湘州事。适王僧粲谋反，湘部诸郡蜂起应之，而前镇军钟玄绍者潜谋内应，将克日起。坦侦知之，佯为不省，如常理讼。至夜，故开城门以疑之。玄绍不敢发。明旦诣坦问故，坦久留与语，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边批：已知确有其书，故收亦以塞其口，非漫遣也。玄绍尚在坐，收兵还，具得其文书本末，因出以质绍。绍首伏，即斩之；而焚其书，以安余党，州部遂安。

【译文】　南北朝时，刘坦（南朝梁·安众人，字德度）任长沙太守，兼任湘州知州，当时正逢王僧杰谋反，湘州各郡，群起响应；前镇军钟玄绍暗地计划内应，也将定期起兵。刘坦侦查清楚了，却假装不知道，照常处理讼案。晚上，他故意打开城门作疑兵之计，使得钟玄绍不敢起兵。

翌晨，钟玄绍问刘坦有什么事故发生，刘坦故意留他谈了很久，却私下派亲信的士兵去搜查钟玄绍的家书。钟玄绍还在座，而士卒已经回来，且得到记载事情本末的文书，刘坦因而拿出来质问钟玄绍；钟玄绍遂俯首认罪，立即被斩。

刘坦烧掉文书，借以安定余党，湘州于是平安无事。

159. 张　浚

【原文】　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召之不来，来又不肯释兵。中外汹汹。张

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盗者。因召琼、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为设饮食。食已，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琼觉事中变，遽取黄纸，执之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以俊兵卫送狱；使光世出抚其众，且曰："所诛止琼，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刀曰："诺！"悉麾隶他军，顷刻而定。琼伏诛。

【译文】 宋朝时叛将范琼拥兵占据上流之地，召他不来，来了又不肯解散军队，中外人心惶惶，喧扰不已。张忠献（张浚，绵竹人，字德远，卒谥忠献）与刘子羽（字彦修）暗地计划要杀掉他。

有一天，张忠献命张俊（成纪人，字伯英）带一千人渡江，假装要来缉捕其他盗贼，乘机请范琼、张俊及刘光世（字平叔）都到政事堂来商议，并为他们准备了饮食。

饮食完毕，大家却找不到话说，刘子羽坐在廊下，怕范琼发觉事情有异，立即取出一张黄纸，假作诏书走上前去指挥范琼说："跪下！皇上有命令，将军可以到大理寺申辩。"

范琼惊愕不已，不知所措，刘子羽示意左右拥着范琼上轿，用张俊的军队护送到监狱，再由刘光世出去安抚界兵道："要诛杀的只是范琼一人，你们是天子自己率领的军队。"

众兵都丢下武器说："遵命！"

于是把他们编入其他部队，没多久乱事便被平定，范琼伏诛。

160. 留志淑

【原文】 中官毕真，逆濠党也，至自江西，声势翕赫，拥从牙士五百余人，肆行残贼，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其不可测之状，白台察监司阴制之。未几，真果构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烧二十余家。淑恐其因众为乱，闭门不出，止传报诸衙门人毋救火。余数日，果与濠通。及真将发应濠，台察监司召淑定计。先提民兵，伏真门外，监司以常礼见，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应曰："府中役从太多，是以公心迹不白。"因令左右出报监司。既入，即至堂上，执真手与语当自白之状，边批：在我掌握中。众共语遣所不籍之人，以释众疑。真仓卒不得已，呼其众出。出则民兵尽执而置之狱。伪与真入视府中，见所藏诸兵器，诘曰："此将何为也？"真不能答，乃羁留之，奏闻，伏诛。

【译文】 明朝时宦官毕真是朱宸濠的党羽，从江西来到杭州，声势显赫，拥有爪牙五百多人，到处抢劫肆虐，人人自危。

留志淑（晋江人，字克全）当时任杭州知州，私下得到他们活动的情况，就

告诉台察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吏），打算暗中牵制他们。不久，毕真果然残害市人，夜里火烧民房，延烧了二千多家。

留志淑怕他们借机作乱，闭门不出，只吩咐衙门的人不要救火。

几天后，毕真果然与朱宸濠通信，且将发兵响应叛变。台察监司召留志淑商定计策，先派民兵埋伏毕真门外，监司再以常礼求见毕真。

留志淑先进去，毕真生气地说："知府认为我反叛吗？"

留志淑说："府上仆役随从太多，所以你的心迹不容易表白。"

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去请监司。

监司进入以后，在堂上执起毕真的手谈话〔在我掌握中〕，好像要为自己有所辩解的样子。众人也七嘴八舌地谈论，认为应遣走没有登记名字的人，以松懈大众的疑虑。毕真在仓卒之下，不得已叫他的随从都出去，没想到一出门就被民兵捕起来送进监狱。

又过一会，监司假装与毕真入府参观，看见收藏的兵器，就问道："这些兵器将有何用？"毕真不能回答，监司于是将他拘捕，奏报天子处以死刑。

161. 王　益

【原文】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谋为变。事觉，一郡皆骇。益不为动，取其首五人，即日断流之。或请以付狱，不听。既而闻其徒曰："若五人者系狱，当夜劫之。"众乃服。

【译文】　王益任韶州知州期满时，州中有五百个屯兵，因为继任王益的人一直没有到，就计划作乱。这事被发觉，全郡的人都惊骇不已。王益不动声色捉住为首的五人，当天便判决他们流放〔妙处在速，稍缓则变生〕。有人请求将他们关进监狱，王益不听。

后来王益才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将这五人关进监狱，当天晚上必定有很多人去劫狱。"

从人于是叹服。

162. 贾　耽

【原文】　贾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耽内牒怀中，颜色不改。宴罢，即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自图节钺，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译文】　唐朝时贾耽（南皮人，字敦诗）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派行军司马（节度使的属官）樊泽（南阳人，字安时）到京师禀奏公事。

樊泽回来复命时，贾府正在举行宴会，适巧有紧急公文送到，公文中命令以樊泽代替贾耽的职务。贾耽将公文放入怀中，脸色不稍改变。宴会完毕，就命令堂中的官吏都拜见樊泽。

副将张献甫生气道："这是行军自己假造的文书，事人不忠，请杀了他。"

贾耽说："天子任命，他已经是节度使了。"

贾耽当天就离开任所，由张献甫随侍，军府因而安定无事。

163. 沈　演

【原文】　万历年间，女真虏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员进贡到京。内工孛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递横肆需索。州司以闻。时沈演在礼部客司，议谓本东夷长，恭顺有年，若一概议革，恐孤远人向化之心。宜仍将各向年例正额赏赐，行移内府各衙门关出给散，以彰天朝旷荡之恩。止将工孛罗等三名，革其额赏，行文辽东巡抚，执付在边酋长，谕以骚扰之故，治以虏法。俟本人认罪输服，方准补给。

沈何山 演 云：客司，古典属国。邮人骚于虏，不能不望钤束，然无以制其命。初工孛罗等见告，谕以罚服，骜弗受也。与赏以安众，革三人赏以行法。三人头目，能使其众者，且积猾也，然离众亦不能哗，遂甘罚服。此亦处骚扰之一法。

【译文】　明神宗万历年间，女真人阿卜害等一百零七人将进贡品送往宫内，其中工孛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站横行勒索。州官将此事奏报朝廷。

当时沈演任职礼部客司（接待外宾之职），他建议朝廷：夷人酋长数年来一向恭敬顺服，如果一概革除赏赐，恐怕辜负夷人归化的诚心，应该依旧将每年例行赏赐，移到各衙门关口散发给他们，以显扬天朝的宽宏大量，本案只需将工孛罗等三名革除赏赐即可。同时，朝廷应发公文给辽东巡抚，让他们转知边境外的酋长，让他们明白此次骚扰事故，将由国法处置。等酋长认罪并表示诚服后，才准补发赏赐。

〔梦龙评〕沈演说："客司，犹如古代的典属国一职。驿卒受夷人骚扰，无不希望能加以约制，可是却往往无法律可施。"起初，工孛罗等人被告诫处罚时，傲慢不肯接受；但发给赏赐是为了安定群夷，革除三人的赏赐乃是依法行事。三人本是夷人头目，都能指使其属从，而且累积许多狡猾的经验，但一旦遭到隔离，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甘受惩罚。这也是处置骚扰的办法之一。

164. 王钦若

【原文】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米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深以为苦。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米。边批：民利于透支，必然乐从。太宗大喜，因识其名，由是大用。

绍兴间，中丞蒋继周出守宣城，用通判周世询议，欲以去岁旧粟支军食之半。群卒恶其陈腐，横槊于庭，出不逊语。佥判王明清后至，闻变，亟令车前二卒传谕云："佥判适自府中来，已得中丞台旨，令尽支新米。"群嚣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纪；必如钦若，方是出脱恶米之法。

【译文】 宋朝时王钦若任亳州判官，监管会亭仓。因为久雨不晴，仓库管理员以稻米潮湿，不肯接纳米粮，从远方来纳租的百姓，都深以为苦。王钦若命令他们都运入仓库，然后奏报朝廷，准予不拘纳粮年次，先支付湿米〔百姓利于透支，必然乐于遵从〕。

宋太宗非常高兴，因此知道了王钦若的姓名，从此得到重用。

〔梦龙评〕宋高宗绍兴年间，中丞蒋继周（青田人）出任宣城太守，用通判周世询的建议，想以去年的旧米支付军粮的半数。群卒厌恶旧米陈腐，在庭前横着武器，说出不逊的话。

佥判王明清（字仲言）后来才到，听说士卒不服的事，立刻命令车前二个士兵传令下去："佥判刚从府中来到，已经带来中丞的旨意，完全支付新米。"群卒的喧嚣才平息下来。

然而，法令不能推行，就会破坏纲纪。一定要像王钦若的做法，才是出脱旧米的妙诀。

165. 令狐□ 李德裕

【原文】 宣宗衔甘露之事，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而虑其冤，乃密奏牓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类矣。"

今京卫军虚籍糜饩，无一可用；骤裁之，又恐激变。若依此法，不数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费以别募，又可化无用为有用。

先是诸镇宦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又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将帅出征屡败。李赞皇乃与枢密使杨钧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自此将帅得展谋略，所向有功。

【译文】 唐宣宗挂记着甘露之变（唐文宗时，宰相李训等谋诛宦官，反而被宦官所杀），曾经颁旨给宰相令狐□（华原人，字子直）。

令狐□打算杀掉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又怕有人冤枉，就私下禀奏宣宗："只要有罪就不要用他，遇有空缺时，也不要找人补位，自然没有同伙的人了。"

〔梦龙评〕如今明朝京师的禁卫军很多只有军籍，空领官粮，却没有一个有用处的，突然将他们裁减，恐怕引起巨变。如果用这种方法，不必十年，就可以清理军伍，省下很多经费来重新招募新军，又可以化无用为有用。

起先，各镇由宦官监督军务，他们各以自己的意见指挥军事，将帅无权决定进退。此外，宦官又选用军中骁勇善战的士兵数百名担任卫戍部队，留在战场上的，反倒是一些怯弱的士卒，所以出征常常战败。

李德裕（赞皇人，字文饶）因此和枢密使杨钧义、刘行深商议，下令监军不能干预军政，每千名士兵中，任选十名自卫，有功依例赏赐。从此将帅才能施展谋略，所到之处每有战功。

166. 吕夷简

【原文】 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战死。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吕夷简。夷简对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夷简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但举有不称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翼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夷简有谋。

杀一监军，他监军故在也。自我罢之，异日有失事，彼借为口实，不若使自请罢之为便。文穆称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邈矣！◯李迪与夷简同相，迪尝有所规画，吕觉其胜。或告曰："李子柬之虑事，过于其父。"夷简因语迪曰："公子柬之才可大用。"边批：奸！即奏除两浙提刑。迪父子皆喜。迪既失柬，事多遗忘，因免去，方知为吕所卖。

【译文】 西方边境上发生战争，大将刘平战死。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朝廷委任宦官监督军务，使主帅没有权力调配军队，才导致刘平失利，希望宋仁宗下诏杀监军黄德和，或罢除其他部队的监军。

仁宗以此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说："不必罢除，只要选忠厚谨慎的人去担任即可。"

仁宗交给吕夷简去选，吕夷简说："微臣以宰相的身份，不当与宦官交往，怎么知道他们贤明与否？希望下命都知押班（兼任官名），举出不称职的监军来问罪。"

仁宗依此而行。

翌日，都知押班都来叩头请求罢除监军宦官〔这招如何〕，士大夫遂都赞许吕夷简有谋略。

〔梦龙评〕杀掉一个监军以后，还有其他的监军在，由我罢除，将来一有错失，他们就拿来当借口，不如让他们自己来请求罢除。人称吕夷简有宰相之才，实在没错，可惜他有才干而无度量，如忌妒富弼、李迪（字复古，赵郡人），都只合乎小人的才智，比起古代大臣的风范，相差得太远。

李迪与吕夷简同任宰相，李迪曾经规划事情，而吕夷简觉得自己不如他，有人说："李之东（李迪的儿子）考虑事情更胜过他的父亲。"吕〔奸〕夷简就告诉李迪说："令郎之东的才智可以好好借重。"于是禀奏天子命李之东为两浙提刑（掌管诉讼、刑狱的官吏），李迪父子都很高兴。李之东赴任以后，不能再凡事提醒，李迪年老健忘，因而被免除宰相之职。李迪才发现，这正是吕夷简的阴谋。

167. 王守仁

【原文】 阳明即擒逆濠，囚于浙省。时武庙南幸，驻跸留都，中官诱令阳明释濠还江西，边批：此何事，乃可戏乎？俟圣驾亲征擒获。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事遂寝。

杨继宗知嘉兴日，内臣往来，百方索赂。宗曰："诺。"出牒取库金，送与太监买布绢入馈，因索印券附卷归案，以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事亦类此。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谓"守仁始与濠同谋，已闻天兵下征，乃擒濠自脱"，欲并擒守仁自为功。边批：天理人心何在！守仁与张永计，谓"将顺天意，犹可挽回万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归功总督军门，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称病净慈寺。永归，极称守仁之忠及让功避祸之意。上悟，乃免。

阳明于宁藩一事，至今犹有疑者。因宸濠密书至京，欲用其私人为巡抚，书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语。不知此语有故：因阳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尝显与濠忤；濠但慕阳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犹冀招而用之，与阳明何与焉！当阳明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上疏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覆奏："给与旗牌，大小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抚剿。"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逆濠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方略，已预定矣。濠既反，地方上变告，犹不敢斥言，止称"宁府"。独阳明上疏闻称"宸濠"。即此便见阳明心事。

【译文】　王守仁逮捕了叛逆朱宸濠后，将他囚禁在浙江。适逢武宗南巡，住在南京。宦官要王守仁把朱宸濠放回江西，让天子亲征逮捕〔这是何等事，岂可儿戏〕，就派两个宦官到浙江来宣告旨意。

王守仁便要求宦官要准备提领囚犯的文书，宦官担心将来获罪，才放弃原先的想法。

〔梦龙评〕杨继宗（明·阳城人，字承芳）任嘉兴太守时，宦官来往都要百般索取贿赂。杨继宗有一次就先答应，再发公文领取公库金，送给太监买布绢入宫，并要太监在提券上加印，附在卷宗归档，以便日后审查，太监因而吓得不敢接受。这件事也和王守仁的做法类似。

江彬等人忌妒王守仁的功劳，就散布谣言说：王守仁最初与朱宸濠同谋，后来听说天子的军队南征，才擒捕朱宸濠以求脱罪。他们想捉住王守仁，以做为自己的功劳〔天理人心何在〕。

王守仁与张永计议，认为顺天意而行，还有挽回的机会，如果硬要抵抗，只会激起小人的愤怒。就把朱宸濠交给张永，再向上报告胜利的消息，归功于总督军门（明朝统兵官），借以阻止皇帝再到江西，而自己则称病住在净慈寺。

张永回京后，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贞和让功避祸的用意。武宗领悟，王守仁才免得以罪。

〔梦龙评〕王守仁和朱宸濠的事，至今有人还有疑点。因为朱宸濠曾有密函送到京师，想在叛逆成功后任用他的心腹之人为巡抚，函中有“王守仁也可以”的话。殊不知这句话是有缘故的，因为王守仁平日不露锋芒，不曾公开与朱宸濠作对。朱宸濠只仰慕他的才华，而不知他的心意，所以还希望罗致他，与王守仁并没什么关系。

当王守仁出任汀赣巡抚时，汀赣一带还未发生战事，王守仁上疏道：“微臣现在据守江西上游，江西连年盗贼横行，请赋予微臣提督军务的权力，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也上奏，希望朝廷给他发号施令的旗牌，听他随机抚剿。王守仁又取道丰城，因为当时朱宸濠叛逆已明朗化，张永、王晋溪乃私下为王守仁计议。政府的讨贼方略，此时已计划好了。

朱宸濠起兵造反，地方官上奏叛变之事，还不敢明白地指责朱宸濠是叛逆，而只是称呼“宁府”〔心存观望之词，可耻〕。只有王守仁上疏直指朱宸濠，即以此事，便可看清他的心迹。

168. 朱胜非

【原文】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 胜非 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其党张达为画

计，使请铁券，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二凶大喜。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贴，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贴，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激成小人之怒；怒而惧，即破例奉之不辞矣。

【译文】 宋朝时苗傅、刘正彦叛变，王室有难，勤王的军队不断向京师推进，由朱胜非（蔡州人，字藏一）负责调度。后来苗、刘二人改变心意，皇帝便下诏以苗、刘两人为淮南两路制置使（掌管经画边境军旅之事），命令他们率领部队赴任。

朝廷正在庆幸时，苗、刘的党羽张逵却为了替两人留后路，请朝廷赐予免死铁券（颁赐给功臣，使本人及后世如有犯罪，以铁券为证而赦罪），而且就在赴任离京时，以奏帖恳求。

朱胜非回头要役吏拿笔，假装张逵所奏已获准，命令属官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如法制造。苗、刘两人非常高兴。

第二天将上朝时，郎官（掌管更值、宿卫的官吏）傅宿急着问朱胜非说："昨天接到您签发的文书，要颁给苗、刘二将铁券，这是朝廷非常的恩典，用在这件事上头妥当吗？"

朱胜非便拿着文书，要求和同仁在烛光下一起看，看着看着忽然问道："你们有没有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

"没有事例可考查。"

朱胜非又问："怎么如法制造？"

"就是不知道。"

朱胜非于是说："这样可以颁给他们吗？"

众大臣知道朱胜非的意思，都笑了起来。傅宿也笑着说："我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

〔梦龙评〕此事妙在不加拒绝而事情自然停止，如果是腐儒，一定举出一段道理来争辩，而激起小人的愤怒〔天下事往往因此而败〕。小人一怒令人恐惧，到时即使破例给予恩典，他必不肯善罢干休。

169. 李　泌

【原文】 唐因河陇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

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甚厚。乃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人，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告诉，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者，当令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及时展用，边批：又好言以慰之。岂可终身客死耶？"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领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边批：一举两得。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

【译文】　唐朝因陇西黄河一带被吐蕃侵占，所以自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有事来奏的人，以及西域来长安的使者，都无法顺利返乡。这些人及马匹的生活费，完全仰赖鸿胪寺卿（掌管宾客及礼仪的事），礼部则将这件事交给府县来负责，度支（掌管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随时要付钱给他们，长安附近的地方政府因而不胜其扰。

李泌很清楚，这些留在长安的外国人，久的已有四十多年，都有妻子儿女，不但买土地房屋，还开钱庄，有钱的人很多。他于是命令人去调查，得知有土地房屋的外国人共有四千多人，于是停止供给他们的生活费。这些外国人因此到县府来投诉。

李泌说："这都是以往宰相的过失，哪有外国来朝贡的使者，听任他们留在京师数十年而不回国的呢〔此话甚妙〕？从今天起，有的借道回纥，有的从海道，分别遣送回国。不愿回去的，命令他们到鸿胪寺来说明，再授予职位，领取俸禄，做大唐的臣子。人生应当及时施展才华，怎能终身客死他乡呢〔再用好言相慰〕？"

结果没有一个外国人愿意回去，李泌便将他们分配在神策军（宫廷禁军），身份是王子、使者的担任散兵马使，或押衙，其余编为士卒，从此禁军更为壮大〔一举两得〕。从此之后，鸿胪寺供给生活费的外国人只剩十余人，度支每年节省了五十万钱。

170. 费宏　胡世宁

【原文】　铸印局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食粮儒士二名。及满，将补投考者不下数千人，请托者半之，当事者每难处分。费宏为吏部尚书，于食粮二名外，预取听缺者四人，习字者四人，拟次第补，度可逾十数年。由是投考及请托者皆绝迹。

土官世及，辄转展结勘，索赂土官，土官以故怨叛，轻中朝诸人。胡公世宁令土官生子，即闻府；子弟应世及者，年且十岁，朔望或有事调集，皆携之

见太守，太守为识年数状貌。父兄有故，按籍为请官于朝。土官大悦服。

不唯省临时结勘之烦，且令土官从幼习太守之约束，而渐消其桀骜之气，真良策也！

【译文】 明朝时铸印局（官印铸造所）中的员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名，食粮儒士二名。后来他们的任期届满，前来候补投考的不止数千人，请托的也有候补的半数，负责的人很难处理。

当时费宏（铅山人，字子充）任吏部尚书，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便在食粮儒士二名之外，预取候补四名，习字四名，将来依次递补，等补完大概要等十几年。投考及请托的人因此绝迹。

明朝时土官世袭循例须经多方审核，审核的人往往索取贿赂。土官因而怨恨叛乱，且轻视朝中的士大。

胡世宁（仁和人，字永清）乃下令：土官若生儿子须立即向郡府报告；而接受世袭的子弟，年满十岁之后，每逢初一、十五日或有集会时，都要带来见太守，太守为他记下年纪状貌，待父兄去世，就按他的名籍向朝廷请官。土官因而心悦诚服。

〔梦龙评〕这不只省略临时审核的麻烦，而且使土官从小就习惯接受太守的约束，而逐渐消除他们暴戾不驯之气，真是良好的策略。

171. 蒋　瑶

【原文】 蒋恭靖瑶，正德时守维扬。大驾南巡，六师俱发，所须夫役，计宝应、高邮站程凡六，每站万人。议者欲悉集于扬，人情汹汹。公唯站设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计初议减五分之四，其他类皆递减。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扰。时江彬与太监等挟势要索，公不为动。会上出观鱼，得巨鱼一，戏言直五百金。彬从旁言："请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即脱夫人簪珥及绨绢服以进，曰："臣府库绝无缗钱，不能多具。"上目为酸儒，弗较也。一日中贵出揭帖，索胡椒、苏木、奇香异品若干，因以所无，冀获厚赂。时抚臣邀公他求以应，公曰："古任土作贡；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扬，守臣不知也。"抚臣厉声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详注其下曰："某物产某处。扬州系中土偏方，无以应命。"上亦不责。又中贵说上选宫女数百，以备行在，抚臣欲选之民间。公曰："必欲称旨，止臣一女以进。"上知其不可夺，即诏罢之。

【译文】 蒋恭靖（蒋瑶，归安人，字粹卿，谥恭靖）在明武宗正德年间担任维扬太守，正好武宗南巡，六军（天子有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共七万五千人）一起出发，所需征调的伕役，估计在宝应、高邮等六站，每站便要一万人。负责的人想先将他们聚集在扬州，使得民情喧扰不已。

结果蒋恭靖只在每站准备二千人，轮番派出去迎接，共计比初步决议减少了五分之四，其他的事务，也依照这种情形递减。佚役供应既不缺乏，也不会骚扰百姓。

当时江彬与太监丘得仗势索求财物，蒋恭靖一点都不理会。有一天武宗外出观鱼，竟捕得一条大鱼，武宗开玩笑说："这鱼价值五百元。"

江彬便附和说要卖给太守。蒋恭靖就拿下夫人的发簪、耳环，以及丝绢衣物进呈给武宗道："微臣的府库中没有钱，不能准备齐全。"

武宗认为他是头脑迂腐的儒士，不予计较。

又有一天，宦官拿出一份不具名的文件，索求胡椒、苏木（木名，用来染大红色）、奇香、异品若干，故意以没有的东西来困扰蒋恭靖，希望得到一些贿赂。

当时的巡抚找蒋恭靖一起花点贿赂来应付一下，蒋恭靖说："古人是任取土地所出产的物品，借以定贡赋的差别。出产于风俗不同的地方，故意要在扬州索取，守臣不知如何处理。"

巡抚很生气，大声地命令他自己去回复〔好家伙〕，蒋恭靖拿了那份文件，在各种异品下详细注明："某物出产于某地，扬州属于中原偏僻之地，没有办法从命。"

武宗看了也不责怪。

宦官又说服武宗遴选数百名宫女，带回京师备用。巡抚想从民间挑选，蒋恭靖却坚定地说："如果一定要遵从圣旨，只好将微臣家中一个女儿呈给皇上。"

武宗知道他志不可夺，就下诏罢除此议。

172. 汪应轸

【原文】 汪应轸当武宗南巡，率同馆舒芬等抗疏以谏，廷杖几毙，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农桑。轸至，首劝之耕，出帑金，买桑于湖南，教之艺。募桑妇若干人，教之蚕事。邮卒驰报，武宗驾且至。他邑彷徨勾摄为具，民至塞户逃匿。轸独凝然弗动。或询其故，轸曰："吾与士民素相信。即驾果至，费旦夕可贷而集。今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倘费集而驾不果至，则奈何？"他邑用执炬夫役以千计，伺侯弥月，有冻饿死者。轸命缚炬榆柳间，以一夫掌十炬。比驾夜历境，炬伍整饬，反过他所。时中使络绎道路，恣索无厌。轸计中人阴懦，可慑以威，乃率壮士百人，列舟次，呼诺之声震远近，中使错愕，不知所为。轸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方敛戢不敢私，而公复礼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谕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盖中使衔轸而以是难之也。轸奏"泗州妇女

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臣向所募桑妇若干人，倘蒙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于王化有裨。”诏且停止。

【译文】　汪应轸（浙江山阴人，字子宿）在明武宗南巡时，率同僚舒芬（进贤人，字国裳）等人上疏力谏，被武宗交付廷杖，几乎毙命，然后外放泗州太守。泗州的人民原本不懂务农蚕桑，汪应轸到任后，首先劝他们耕种，取公款到湖南买桑树；又教人民种植，招募种桑妇若干人，教她们养蚕取丝。

武宗即将来到，其他各州都徘徨不已，为了征调人民筹备迎驾的事，许多百姓甚至闭门逃匿，只有汪应轸非常镇定。

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汪应轸说：“我与百姓向来互相信任，如果皇上真的驾到，只要费一点时间就可以筹备齐全，现在圣上驾临的日期尚未确定，而仓卒办理，四处派定损赋，官吏易于狼狈为奸。如果筹备齐全而圣驾不来，怎么办？”

其他各州为了迎驾，召来举火把的伕役上千人，等了整整一个月，有些伕役因此挨饿受冻而死。汪应轸则命人将火把紧在榆柳树上，一个人管理十支火把。等到武宗驾临州境的当夜，火把排列仍然非常整齐。

经过其他州时，宫廷的使臣在路上络绎不绝，尽情地索取，毫不满足。汪应轸判断这些使臣阴险懦弱，可以用威势来慑服他们，就率领一百个壮士排列在使臣的船边，呼应的声音震动远近，大家都惊愕不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效法孔子在夹谷之会时虚张声势的故事〕。汪应轸指挥随从迅速牵着船前行，顷刻之间前进百里，出了泗州州境。

后来到泗州的使臣，都收敛而不敢放肆，汪应轸又很礼遇他们，于是他们都责怪以前的使臣，而感激汪应轸。

武宗到南京时，诏令泗州进献能歌善舞的美女数十人，这是怀恨汪应轸的使臣故意刁难的。

汪应轸禀奏：“泗州妇女丑陋不文，而且最近多流亡外地，无法奉命，只能进献先前所招募的种桑妇人若干，如果宫中能接纳她们，让她们养蚕，实有益于皇上对天下的教化。”

武宗只好下诏停止此事。

173. 沈　□

【原文】　世宗皇帝当幸楚，所从水道，则南京具诸楼船以从。具而上或改道，耗县官金钱；不具而上猝至，获罪。尚书周用疑以问工部主事沈□字子山，吴江人。□曰：“召商需材于龙江关，急驿侦上所从道，以日计，舟可立办。夫舟而归直于舟，不舟而归材于商，不难也。”上果从陆，得不费水衡钱矣。中贵

人请修皇陵，锦衣朱指挥者往视。□乘间谓朱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动寸土，违者死。今修不能无动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慑，言于中贵人而止。

【译文】　明世宗驾临湖北，计划经由水道，南京必须准备楼船跟从。此事很难办，因为如果先准备好而皇帝届时改道，便徒然浪费官府的金钱；但如果不准备而皇帝突然驾临，就有罪过。尚书周用（吴江人，字行之，谥恭肃）因而问工部主事（工部中管道路桥梁修建的属官）沈□（吴江人，字子由）。

沈□说："找商人到龙江关准备材料，并立刻派人去侦察皇上所走的路程，计算好日期，船立刻可以造成。如果必须造船，钱就用在船上，不必造船，材料还是归于商人，并不困难。"

后来世宗改走陆路，这个方法便省下了许多造船的金钱。

宦官奏请南京修建皇陵，锦衣卫的朱指挥来视察。

沈□乘机对朱说："高皇帝时规定，皇陵不能移动，违背的人会死。如今要修建，就不可能不移动，而死是很可怕的。"

朱指挥听得惊惧不已，于是告诉宦官停办此事。

174. 范　槚

【原文】　景藩役兴，王舟涉淮。从彭城达于宝应，供顿千里，舳舻万余艘，兵卫夹途，锦缆而牵者五万人。两淮各除道五丈，值民庐则撤之。槚傍庐置敝舡，覆土板上，边批：奇想。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时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槚略不为储待，漕抚大忧之，召为语。槚谩曰："明公在，何虑耶？"漕抚怫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济？"曰："非敢然也。独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槚曰："今王舡方出，粮舡必不敢入闸。比次坐候，日费为难。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为夫。彼利得傲直，趋役必喜。第须一纸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凤阳以夫数万协济于徐，役毕必道淮而反。若乘归途之便，资而役之，无不乐应者，则数具矣。"都御史大喜称服。槚进曰："然而无用也！"复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济王舟。比入黄，则各闸皆泄，势若建瓴，安用众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计之，公无忧。"都御史叹曰："君有心计，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禄寺札沿途郡县具王膳，食品珍异，每顿直数千两。槚袖《大明会典》争于抚院曰："王舟所过州县，止供鸡鹅柴炭。此明证也。且光禄备万方玉食以办，此穷州僻县，何缘应奉乎？"抚按然之，为咨礼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每顿二十两，妃十两。省供费巨万计。边批：具直则宵小无所容其诈矣。比至，槚遣人持锭金逆于途，遗王左右曰："水悍难泊，唯留意。"于是王舟皆穷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仪真，而一夕五万矣。

多少难题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绝好文字。

【译文】　明朝景藩之役发生后，天子避祸于淮河，要从鼓城航行到宝应。预备酒食长达千里，随行船只万余艘。沿途兵卒护卫，牵船缆的役夫有五万人。

两淮之间要开路五丈宽，遇到民房往往必须拆除，范槚在民房边放置破船，上面覆盖土板，看起来就像平地，百姓都能安居〔奇妙的构想〕。当时各郡都急着寻求役夫，范槚却不预为储备。巡抚非常担忧，便召范槚来问。

范槚不在意地说："既有大人在此，何必忧虑？"

巡抚愤怒地说："你想委罪于我吗？我一个老人会有什么帮助。"

范槚说："不敢，但必须仰赖大人才容易招集。"

"怎么办？"

范槚说："目前天子的船刚出发，运粮船必定不敢进入水门，排列等候，每天费用繁多。现在我们用旗帜与甲卒守护天子的船，每艘船用十名役夫。他们有利可得，一定很喜欢去做，只是必须大人下一道纸牌。"

"如果人数不够怎么办？"

范槚说："目前凤阳县的役夫，有好几万人在徐州协助船运，工作完毕必定取道淮河回去。如果利用他们归途之便，雇用他们服役，没有不乐于接受的，这样人数就可以齐全了。"

巡抚听了既高兴又佩服。

范槚又说："但是这没有什么作用。"

巡抚听了，惊愕地站起来说："为什么？"

范槚说："目前上流正在蓄水，使天子的船顺利通行，等到船队进入黄河以后，各水门打开，水势浩大，航行容易，何必用那么多人。"

"这是必然，但是皇上肯如此平静地离去吗？"

范槚说："我再想想办法，大人不必担忧。"

巡抚说："你足智多谋，我不如你。"

先前光禄寺（相当于大夫，掌管膳食、祭祀、朝会、飨宴）发公函给沿途郡县，吩咐要准备天子的膳食，食品必须山珍海味，每顿价值数千两。

范槚拿着《大明会典》（明孝宗弘治年间，李东阳撰）到巡抚院力争〔拿对了东西〕，说："天子的船所经过之处，州县只供应鸡鹅柴炭，这是明证。而且光禄寺备有各方进贡的珍奇异品，我们这些穷乡僻壤，哪来此种东西供奉？"

巡抚认为很有道理，特地与礼部商议。礼部奏准后，改为郡县只需准备膳食费，天子一顿二十两，后妃一顿十两〔再也没有人上下其手〕，节省了数万的巨额花费。

天子驾临时，范槚派人拿着银两在路上欢迎，告诉天子左右的人说〔虽是贿

赂也该花〕："水量少，船只很难停靠，希望多多留意。"

于是天子的船整日航行，水流急速，很快就通过，三处靠岸只供应一千三百两。后来船队到仪真时，一夜之间便花了五万两。

〔梦龙评〕多少困难的问题，到了这位先生手中，便成为一篇绝佳的文章。

175. 张　瀚

【原文】　张瀚知庐州府，再补大名。庚戌羽当薄都门，诏遣司马郎一人，持节征四郡兵入卫。使者驰至真定，诸守相错愕，且难庭谒礼，踌躇久之。瀚闻报，以募召游食，饥附饱飏，不可用。披所属编籍，选丁壮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边批：尤妙。得精锐八百人。边批：兵贵精不贵多。驰谓诸守："此何时也，而与使者争苛礼乎？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顾《春秋》之义，以王人先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借令傲然格使者，其谓勤王何！"诸守色动，遂俱入谒。瀚首请使者阅师。使者卉然曰："何速也！"比阅师，则人人精锐，绝出望外，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

【译文】　张瀚（仁和人，字子文）本是卢州知州，后来改任大名府知府。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酋长俺答逼近京师，世宗诏令派兵部郎中征调四郡的民兵入京守卫。

使者来到真定，其他的郡守都仓卒惊愕，又以司马郎官位不高，不知道怎么进行拜见礼，踌躇不决。

张瀚一听说要征调民兵，认为招募游手好闲的人不能派上用场，就翻阅自己属下百姓的名册，每三十人中选一名壮丁〔兵贵精，不贵多〕，由三十人联合供给此人薪饷〔此法尤妙〕，共选得精锐士卒八百人，即刻赶来对其他郡守说："这是什么时候？还与使者争繁琐的礼节。司马郎的俸禄的确不到二千石，但是根据《春秋》的义法，王者的使臣所以优先于诸侯，不过是要使诏令的威严显赫而已。借着律令的限制，傲然阻碍使者，怎么能保护王室呢？"

郡守们这才心服，一起进去拜见使者。

张瀚首先请使者检阅军队，使者很惊奇地说："怎么这么迅速？"

后来使者检阅军队时，见到个个都是精锐，不禁喜出望外，这才叹服张瀚文武全才。

176. 韩　琦

【原文】　英宗初即位，慈寿一日送密札与韩魏公，谕及上与高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中贵俟报。公但曰："领圣旨。"一日入札子，以

山陵有事，取覆乞晚临后上殿独对 边批：君臣何殊朋友！，谓："官家不得惊，有一文字须进呈，说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寿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属之亲，但加承奉，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烧之。若泄，则谗间乘之矣。"上唯之。自后两宫相欢，人莫窥其迹。

宋盛时，贤相得以尽力者，皆以动得面对故。夫面对便则畏忌消而情谊洽，此肺腑所以得罄，而虽宫闱微密之嫌，亦可以潜用其调停也。此岂章奏之可收功者耶？虽然，面对全在因事纳忠，若徒唯唯诺诺一番，不免辜负盛典。此果圣主不能霁威而虚受耶，抑亦实未有奇谋硕画，足以耸九重之听乎？请思之。

【译文】 宋英宗即位不久，有一天，慈寿太后暗地送一封信给韩琦，说英守与高后不奉侍太后，连"为孀妇做主"的话都写了出来，又命令宦官要等候韩琦的回复。

韩琦只回答说："领旨。"

过了几天，韩琦上奏，又借着以帝陵的事要取得回复，请求英宗在晚朝后单独见面〔虽是君臣，也是朋友〕。

韩琦说："请皇上不必惊讶，有一封信需要对皇上说清楚，只是不能泄漏出去。皇上所以有今日的成就，都是得自慈寿太后的协助，这份恩情不能忘记。即使不是骨肉之亲，但只要对太后多加承奉，自然无事。"

英宗说："谨奉教。"

韩琦又说："这份文字微臣不敢保留，就在宫中私下烧毁，如果泄漏出去，小人就会乘机谗言离间。"

英宗应许。

此后英宗与太后相处愉悦，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迹象（按：英宗系过继而来，非慈寿太后亲生）。

〔梦龙评〕宋朝隆盛时期，贤相能为朝廷尽力，都是因为能单独谒见皇帝的缘故。能够单独谒见皇帝，则畏惧猜忌自然消除，情谊自然融洽，就能尽情表达肺腑之言，即使是宫廷间微妙隐密的嫌隙，也可以暗中调度得宜，这哪里是奏章所能收到的功效？虽然单独谒见全看皇帝能否采纳忠言，如果只是随意应诺一番，不免辜负如此慎重的谒见礼。又如果皇帝听了心中不高兴却假意接受，或者做臣子的没有奇特的谋略足以打动皇帝，也一样是白费力气。

177. 赵令郯

【原文】 崇宁初，分置敦宗院于三京，以居疏冗，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

或有尊行，治之者颇以为难。令郯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对，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对曰："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称善，进职而遣之。郯既至，宗子率教，未尝扰人，京邑颇有赖焉。

【译文】　宋徽宗崇宁年间，分别设置敦宗院于三京，以疏散繁多的宗亲。敦宗院挑选贤明的宗子去管理；但院中有些辈份高的长者，使管理的宗子很为难。赵令郯那时刚要接掌南京敦宗院，皇帝便问他有何管理宗子的方法。

赵令郯回答说："年长于微臣的宗亲以国法来管理；年小于微臣的宗亲以家法来管理。"

皇帝十分赞赏，就派他前往就任。赵令郯到任后，宗子都接受他的教诲，不曾骚扰百姓，南京赖以为安。

第二部　明智

明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霄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陨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亿中"、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于智矣！

【译文】　从有宇宙以来，就有"明"和"暗"的清楚对比，混沌时期"暗"而开天辟地"明"，乱世"暗"而治世"明"，小人"暗"而君子"明"。

流水不明则腐烂生虫，镜子不明则无法照影，人如不明则陷入混乱愚昧之中，就像盲人骑着瞎马一样，怎么可能不坠入粉身碎骨的深渊之中呢？

所以，对于"暗"的人而言是纷杂的、变化莫测的、不知如何选择的现实困境，对于"明"的人而言，却可能是清楚、确定、简简单单就可迎刃而解的小问题。

能洞见一般人所无法洞见的，能决断一般人所无法决断的，躲开可能的灾祸，获取可能的利益，甚至建立不世功勋，成就万古的声名，这是真正的智者之"明"。

本部分为四卷，分别为“知微”、“亿中”、“剖疑”、“经务”，能把智慧之明用于经国成务的大事，这是智慧最高的善用了。

五、见微知著

【原文】　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彼昏是违，伏机自触。集“知微”。

【译文】　圣人行事，绝不会自陷死地；贤者所为，从不曾遭逢败局。因为他们能从细微的征候中预知祸害的先兆，总能未雨绸缪，得到圆满的结果。

178. 箕　子

【原文】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牣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译文】　纣王（殷代最后的君主，名辛，暴虐无道）初立的时候，命令人制造象牙筷子。

箕子（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叹息说：“他用象牙筷子吃饭，一定不会用陶碗盛装食物，将来还会做犀角美玉的杯子。有美玉杯、象牙筷，一定不会吃粗陋的食物、穿粗糙的衣服，也不会住在茅草房屋里。于是锦衣玉食，楼阁亭台，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向天下四处寻求仍不能满足。对远方珍奇的物品与车马宫室的需索，就从此开始了。我担心他的结果会很惨。”

不久，纣王果然建筑鹿台，用美玉建宫室及门户，狗马及珍奇物品充满宫中，酒池肉林，并在宫中设立九个市集，从此百姓都背叛他。

179. 周公　姜太公

【原文】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 同速 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

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亦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日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译文】　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为什么这么快？”

太公说：“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风俗。”

伯禽（周公之子，受封于鲁）到鲁地，三年后才回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为什么这么迟？”

伯禽说：“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丧礼三年后才解除丧服。”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能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一定归顺他。”

周公问太公：“你如何治理齐国？”

太公说：“尊敬贤者而崇尚功业。”

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会出现篡位弑君的臣子。”

太公反问周公：“你如何治理鲁国？”

周公说：“尊敬贤者而重视亲族。”

太公说：“鲁国以后一定日渐衰弱。”

〔梦龙评〕周公、太公能推断数百年后齐国与鲁国的弊病，而不能预先加以维护，并不是他们不想维护，而是治理政事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帝王的法统，本来就不可能传之永久，衰敝之后就会改朝换代。

所以听到孔子有改革齐国和鲁国的志愿时，陆葵日说：“假使孔子的志愿实现了，那么周公、太公的话就不灵验。但就算孔子的心志果真实现，也不过是改变当前的齐、鲁成为往昔的齐、鲁，未必能胜过周公、太公。周公、太公的子孙，如果时时刻刻都能警惕戒惧祖先的预言，又哪里需要等到孔子出现后才议论改革的事呢？”

180. 辛　有

【原文】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及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犹秉周礼，仲孙卜东鲁之兴基；其礼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祸。

【译文】　周平王（幽王的儿子，名宜臼，迁都到洛邑）东迁时，辛有（周大夫）到伊川，看见人民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百年，这里就会被西

戎所占，因为这里传统的礼节已经丧失了。”

到鲁僖公（名申）二十二年，秦、晋果然将陆军（地名）的戎人迁到伊川。

〔梦龙评〕鲁国秉承周礼，因此仲孙湫（春秋齐国大夫，桓公问他可不可以伐鲁，他说不可以，因为鲁国还秉承周礼）预卜鲁国的基业兴盛；伊川失去祖先的礼节，因此辛有意料伊川有戎狄的灾祸。

181. 何　曾

【原文】　何曾，字颖考，常侍武帝宴，退语诸子曰：“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及于乱！”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圣乎！”嵩、绥皆邵子，曾之孙也。

【译文】　晋朝人何曾字颖考，经常陪侍晋武帝饮宴。有一天，他回家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大业，永垂不朽，但我每次陪侍他饮宴，从未听他谈过经略国家的远大计划，只说平生的日常琐事，恐怕他的子孙将很危险。事业止于本身而亡，是子孙可忧虑之处。你们还可以善终。”

又指着孙子们说：“你们必定有灾祸临身。”

后来何绥（何曾的孙子）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何嵩（也是何曾的孙子）哭着说：“我的祖父实在非常圣明啊！”

182. 管　仲

【原文】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耶？”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天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边批：造言惑众。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边批：所谓无不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

昔吴起杀妻求将，鲁人谮之；乐羊伐中山，对使者食其子，文侯赏其

功而疑其心。夫能为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测也。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有宠。良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问及，左右以新娶对。上怫然曰："此厮夫妇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宣德中，金吾卫指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为？自残希进，下法司问罪！"噫！此亦圣人之远见也！

【译文】　管仲（春秋齐国，颍上人，名夷吾）生病，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去问他说："仲父生病了，关于治国之道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

管仲回答说："希望君王疏远易牙、竖刁（都是桓公的侍臣）、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

桓公说："易牙为了给寡人美食而烹煮自己的儿子，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儿子的，能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竖刁阉割自己，以求亲近寡人，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身体的，能狠得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常之巫能卜知生死，为寡人除病，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生死是天命，生病是疏忽，大王不笃信天命，固守本份，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借此胡作非为〔造言惑众〕。"

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寡人十五年了，父亲去世都不敢回去奔丧，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亲的，能狠得下心不奔父丧，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最后说："好，我答应你。"

管仲去世后，桓公就把这四个人全部赶走。但是，从此食不吃味，宫室不整理，旧病又发作，上朝也毫无威严。

经过三年，桓公说："仲父的看法不是错了吗？"

于是把这四个人又找回来。

第二年，桓公生病，常之巫出宫宣布说："桓公将于某日去世〔所谓胡作非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继起而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桓公要求饮水食物都得不到。卫公子启方以四十个社（二十五户为一社，即一千户）的名籍归降卫国。

桓公听说四人作乱，感慨地流着泪说："唉！圣人的见识，岂不是很远大吗？"

〔梦龙评〕从前吴起（战国卫人）为了取得鲁国将领的地位，去攻击齐国，而杀死妻子（齐国人），鲁国人都说他的坏话。乐羊（战国魏文侯的

将领）讨伐中山（国名），中山国君烹煮乐羊的儿子，送来给乐羊，乐羊对着使者吃完一碗，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居心。能做出不近人情之事的人，其心不可测。

明英宗天顺年间，都指挥（管辖省内卫所）马良（临安人，字子善）深受宠爱，妻子去世，英宗每每慰问他。随后马良有数日未曾出现，英宗问及，左右的人说他刚娶妻。英宗很生气地说："这家伙夫妇的关系都看得这么淡薄，还能侍侯我吗？"于是处以杖刑并疏远他。

宣宗宣德年间，金吾卫指挥傅广阉割自己请求效命宫中，宣宗说："此人官位已到三品，还想要做什么？自贱以求升官，交付法官判罪。"唉！这也是圣人的远见。

183. 卫姬　管仲　东郭垂

【原文】　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问故，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色动，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公怪之，以问管仲。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耶？"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对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缞绖之色；勃然充满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伐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伐莒也。臣窃意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桓公一举一动，小臣妇女皆能窥之，殆天下之浅人欤？是故管子亦以浅辅之。

【译文】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卫姬一望见国君，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

桓公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进管仲。

管仲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

桓公说："仲父怎么知道的？"

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微臣因此知道。"

齐桓公与管仲商讨伐莒，计划尚未发布却已举国皆知。

桓公觉得奇怪，就问管仲。

管仲说："国内必定有圣人。"

桓公叹息说："哎！白天工作的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想必就是此人。"

于是命令役夫再回来工作，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不久，东郭垂到来，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

就命令傧者（辅助主人引导宾客的人）请他来晋见，分级站立。

管仲说："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

他回答："是的。"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为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

他回答："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臆测，所以小民私自猜测。"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从哪里猜测的？"

他回答："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前些日子臣下望见君王站在台上，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而不呻吟，所说的都与莒有关。君王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小民猜测，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唯有莒国，所以说这种话。"

〔梦龙评〕桓公的一举一动，连小民妇女都能猜测得到，大概是相当浅薄的人，所以，管仲也就用浅薄的方法辅助他。

184. 臧孙子

【原文】 齐攻宋，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悦，许救之，甚欢。臧孙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忧色，何也？"臧孙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齐，此人之所以忧也。而荆王悦，必以坚我也。我坚而齐敝，荆之所利也。"臧孙子归，齐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派臧孙子往南方求救于楚。楚王非常高兴，答应救宋。臧孙子回国时却忧心忡忡。

他的车夫问道："救兵已经求到了，您还忧虑什么？"

臧孙子说："宋国弱小而齐国强大，为了救宋而得罪强大的齐国，这是一般人所忧虑的，而楚王却很高兴，一定是希望我方坚守；一旦我方坚守而消耗齐

国的兵力，对楚国自然有利。”

臧孙子回国后，齐国攻占了宋国的五个城池，楚国的救兵果然一直没来。

185. 南文子

【原文】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璧一。卫君大悦，君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交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璧一，此小国之礼，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韩、魏不爱万家之邑以骄智伯，此亦璧马之遗也。智伯以此蛊卫，而还以自蛊，何哉？

【译文】 智伯（春秋晋六卿之一）想要攻打卫国，于是送给卫君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卫君大喜，群臣都来祝贺，南文子（战国赵人，卫君的家臣）却面带忧愁。

卫君说：“大国彼此相好，你为什么忧愁？”

文子说：“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没有尽力而得到礼物，不可不明察。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这是小国出手的礼物，而晋是大国，却用这个礼物来送卫国，君王应仔细考虑才好。”

卫君将这些话告诉边境的守军，智伯果然起兵袭击卫国，到了边境却又退兵。且说：“卫国有贤明的人，预先知道我的谋略。”

〔梦龙评〕韩、魏不肯接受万家县邑，以使智伯骄傲（见下文），这也是赠送野马、璧玉之类的事。智伯用这种手段来迷惑卫，自己反而看不清楚，为什么呢？

186. 智过 绨疵

【原文】 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君曰：“何如？”对曰：“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过出见二主，入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必背君，不如今杀之！”智伯曰：“兵著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而飨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智过曰：“不杀，则遂亲之。”智伯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

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遂去不见。张孟谈 边批：正是智过对手。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国亡、地分。智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按《纲目》：智果（过）更姓，在智宣子立瑶为后之时，谓瑶"多才而不仁，必灭智宗"。其知更早。

智伯行水，魏桓子、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绨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边批：蠢人。二子曰："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绨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疾趋，知臣得其情故也。"

【译文】 张孟谈（战国赵人，赵襄子家臣）朝见智伯后出宫，在辕门外遇见智过（赵人，智伯的家臣）。

智过进去见智伯说："韩、魏二主大概会有变化喔！"

智伯说："怎么说？"

智过回答说："微臣在辕门外遇见张孟谈，他的意志矜张，步履高昂。"

智伯说："不对，我和韩、魏二主很慎重的定了约。只要攻占赵国，就三分赵地，彼此绝不欺骗。你不要说出去。"

智过出来后拜见韩、魏二主，又去说服智伯说："微臣见过韩、魏二主的神色，感觉到他们的心意改变了，一定不利于您，不如现在杀了他们。"

智伯说："我们兵驻晋阳已经三年，最近就要起兵，好处又这么大，不能现在变卦。你不要再说了。"

智过说："您不杀他们，就要亲近他们。"

智伯说："怎么亲近他们呢？"

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都是足以改变他们君主计划的人。您可以和两位君主约定，占领赵国后，又各封赵葭、段规一个万家的县邑，这样二君主就不会改变心意，而您也可以实现您的心愿。"

智伯说："占领赵国后要三分赵地，又要各封给桓子、康子的重臣一个万家

的县邑，那我得到的太少，不行。”

智过见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纳，忠言不被听从，出宫后将姓改为辅氏，立刻离开，不再露面。

张孟谈听到这件事〔正是智过对手〕后，入宫见赵襄子说：“微臣在辕门外遇见智过，他的目光闪烁，显然对微臣有疑心；入宫见过智伯，出来后就更改姓氏，看来今天晚上我们不出兵就太晚了。”

赵襄子说：“好。”

就派张孟谈去拜见韩、魏二主，约定晚上杀守堤防的官吏，放水淹智伯的军队。

智伯的军队为救水而大乱，韩、魏军队从两侧攻击，襄子带兵从正面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擒住智伯。智伯被杀，国家灭亡，土地被瓜分，智氏就此消灭，只有辅氏还活存。

〔梦龙评〕根据《纲目》的记载，智过改姓，是在智宣子立瑶为后的时候，以为瑶多才艺而不仁慈，必使智氏灭宗，这件事比张孟谈的事早。

智伯走水道，魏桓子、韩康子乘车。智伯说：“我现在才知道水可以使人亡国。”

桓子扯康子的手肘、康子踩桓子的脚背互相示意，因为汾水可以淹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淹灌韩都平阳。

绨疵于是对智伯说：“韩、魏二主一定反叛。”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绨疵回答：“从人事推想而知。韩、魏两国去攻击赵国，赵国灭亡后，灾难一定降临韩、魏；目前约定战胜赵国以后，三分赵地，赵国投降的日子已近，而桓子、康子不喜反忧，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

第二天，智伯〔蠢人〕将这些话告诉桓子、康子，二子说：“这是臣子进谗言想替赵氏游说，使您怀疑我们两家而懈怠于攻击赵国。不然，我们两家难道不喜欢早日分到赵氏的田地，反而做这种困难而不可能的事吗？”

二子出去后，绨疵进来说：“主上为什么把微臣的话告诉二子呢？”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绨疵回答：“他们望见微臣时，视线端正、步履急速，可见他们知道微臣已揣测到他们的心意了。”

187. 诸葛亮

【原文】 有客至昭烈所，谈论甚惬。诸葛忽入，客遂起如厕。备对亮姷客，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盼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

急追之，已越墙遁矣。

【译文】　有客人到昭烈帝（刘备）的住所，彼此谈论得很愉快。此时诸葛亮忽然进入，客人立刻起来上厕所。刘备对诸葛亮夸奖客人，诸葛亮说："我观察客人脸色骤变而神情恐惧，视线低垂且左顾右盼，外表显露奸诈，内心隐藏邪恶，一定是曹操派来的刺客。"

急忙查看，客人已经翻墙逃走了。

188. 梅国桢

【原文】　少司马梅公衡湘 名国祯，麻城人。总督三镇，虏酋忽以铁数镒来献，曰："此沙漠新产也。"公意必无此事，彼幸我弛铁禁耳。乃慰而遣之，即以其铁铸一剑，镌云："某年月某王赠铁。"因檄告诸边："虏中已产铁矣，不必市釜。"其后虏缺釜，来言旧例，公曰："汝国既有铁，可自冶也。"虏使哗言无有，公乃出剑示之。虏使叩头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按：公抚云中，值虏王款塞，以静镇之。遇华人盗夷物者，置之法，夷人于赏额外求增一丝一粟，亦不得也。公一日大出猎，盛张旗帜，令诸将尽甲而从，校射大漠。县令以非时妨稼，心怪之而不敢言。后数日，获虏谍云：虏欲入犯，闻有备中止。令乃叹服。公之心计，非人所及。

【译文】　明朝少司马梅国桢（麻城人，字克生）总督三镇，北虏酋长忽然拿数十两铁来奉献，说："这是沙漠的新产品。"

梅国桢猜想一定没有这种事，只是他们希望能废除铁禁，于是慰劳并送他走，再用这些铁铸造一把剑，剑上刻着："某年某月某王赠铁。"因而以公文告示边境，郡中已有产铁，不必卖釜给他们。

后来该地缺釜，来信请依照旧例卖釜给他们。

梅国桢说："你们国家既然有产铁，可以自己铸造啊！"

北虏使者大喊没有，国桢拿出剑来给他看，使者才叩头服罪，从此不敢欺骗梅国桢。

〔梦龙评〕梅国桢巡查云南一带，正逢虏王到边塞来表示服从，梅国桢表面按兵不动，实则伺机镇压，遇到华人盗取夷人财物，则依法处置。除赏给夷人的固定额度外，他们再多求一丝、一米也不给。有一天，梅国桢带大队人马出猎，大张旗帜，命令诸将领武装跟随，在野外比赛射箭。县令认为时令不符，妨害农耕，心觉奇怪却不敢讲。几天后，捉到胡虏间谍说："虏王本想入侵，听说公有防备而中止。"县令因而非常佩服。

梅国桢的心计，实在不是常人所比得上的。

189. 隰斯弥

【原文】 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才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隰子曰："谚云：'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子将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又是隰斯弥一重知微处。

【译文】 隰斯弥（战国齐人）拜见田成子（齐人），田成子和他一起登台远望，看到三面都视野辽阔，只有南面被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田成子也没有说话。

隰斯弥回家后，立刻派人把树砍掉，但是砍了几斧之后，隰斯弥又加以阻止。

他的相室（室臣中的长者）说："为什么一再地改变主意呢？"

隰斯弥说："俗语说：'了解深渊中的鱼是不吉祥的（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成子即将有所行动，如果事情重大而我却表现出预知征兆，那我的处境必定很危险。不砍伐树木还没有罪，预知别人将要做的事，罪就大了，所以不砍树。"

〔梦龙评〕又是隰斯弥早一步预知事情先兆的事。

190. 邴 成子

【原文】 邴 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邴 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知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邴 成子之谓乎！"

【译文】 邴 成子（春秋鲁大夫，名瘠）当鲁国使节，访问晋国，经过卫国时，右宰谷臣（卫人）请他留下来饮酒，陈设乐队奏乐，却不显得喜乐，酒酣之后还送邴 成子璧玉，但是邴 成子于归途经过卫时，却不向谷臣告辞。

邴 成子的仆人说："先前右宰谷臣请您喝酒喝得很高兴，如今您回来时经过卫国，为什么不向他告辞？"

邴 成子说："把我留下来喝酒，是要和我一起欢乐；陈设乐队奏乐而不喜乐，是要告诉我忧愁；酒酣后送我璧玉，是把它寄托给我。如此看来，卫国将有乱

事发生。”

离开卫国才三十里，就听说宁喜之乱发生，右宰谷臣被杀。郈成子立刻将坐车转头回到谷臣家，再三祭拜之后才回鲁。到家后，就派人迎接谷臣的妻子，将自己的住宅分出一部份给她住，将自己的俸禄分一部份供养她，到谷臣的儿子长大后，又将璧玉归还。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道：“知，可以预先策谋；仁，可以托付财物，就是说郈成子吧？”

191. 庞　参

【原文】　庞仲达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教授。仲达先到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儿孙，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仲达曰：“彼欲晓太守耳。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叹息而还，自是抑强扶弱，果以惠政得民。

【译文】　东汉庞仲达（庞参，维氏人）任汉阳太守时，郡中有任棠这个人，品性高洁，隐居教授门徒。庞仲达为表示尊敬，特别先到他家等待，见面后任棠却不与庞仲达交谈，只是将一大株薤（植物名）、一盆水放在门口屏风前，自己抱着儿孙，伏在门下。

主簿认为任棠这种态度过于倨傲，庞仲达说：“他不过是想暗示我这个太守罢了：水的用意，是要我清廉；一大株薤的用意，是要我打击强势宗族；抱着儿孙伏在门下，是要我开敞大门抚恤孤寡。”

于是叹着气回去。

从此庞仲达抑制强权，扶持弱小，果然以惠政博得民心。

192. 张方平

【原文】　富郑公自亳移汝，过南京。张安道留守，公来见，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往年方平知贡举，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既来，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即檄以出，自此未尝与语也。”富公有愧色。

曲逆之宰天下，始于一肉；荆公之纷天下，兆于一院。善观人者，必于其微。◯寇准不识丁谓，而王旦识之。富弼、曾公亮不识安石，而张方平、苏洵、鲜于侁、李师中识之。人各有所明暗也。◯洵作《辨奸论》，谓安石“不近人情”，侁则以沽激，师中则以眼多白。三人决法不同而皆验。

或荐宋莒公兄弟郊、祁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则廷臣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相，景文竟终于翰长。若非昭陵之早识，景文

得志，何减荆公！

【译文】　宋朝时富弼自亳州迁移汝州，经过南京，当时张方平留守南京。富弼拜访张方平，坐了很久才慢慢地说："人实在很难了解。"

张方平说："你是指王安石吗？这有什么难了解的。往年我担任主考官的时候，有人推荐王安石，说他有文学方面的造诣，可以举用他为考校（教核的官员），我也姑且听从。王安石来了以后，却企图改变整个办公单位的工作方式，我很讨厌他，就下一道公文把他调出去，从此不曾和他说过话。"

富弼颇为惭愧。

〔梦龙评〕曲逆侯陈平主宰天下，始於早年在乡里中分肉很公平；荆国公王安石纷扰天下，起源于办公室。善于观察人的，一定注意其人细微的地方。

寇准不了解丁谓，而王旦了解富弼；曾公亮（字明仲，谥宣靖）不了解王安石，而张方平、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苏轼的父亲）、鲜于侁（阆州人，字子骏）、李师中（楚丘人，字诚之）了解。人人各有他观察得到与观察不到的地方。苏洵作〈辨奸论〉，判断王安石奸诈的理由是不近人情；鲜于侁所持理由是矫情干誉；李师中则认为王眼睛多白，三个人取决的方法不同，却都很灵验。

有人推荐宋郊（安陆人，字公序，封郑国公）、宋祁（字子京，谥景文）兄弟可以重用，宋仁宗说："哥哥可以重用，弟弟每次上殿，就认为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一个是好的。"不久，宋郊果然被举用为宰相，而宋祁一直是翰林学士。如果不是仁宗皇帝了解得早，宋祁一得志，将与王安石不相上下。

193. 陈　□

【原文】　陈忠肃公因朝会，见蔡京视日，久而不瞬，每语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贵，然矜其禀赋，敢敌太阳，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及居谏省，遂攻其恶。时京典辞命，奸恶未彰，众咸谓公言已甚，京亦因所亲以自解。公诵杜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之愈力。后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译文】　宋朝人陈□（字莹中，号了翁）曾于上朝时，见到蔡京（仙游人，字元长）看太阳，直视很久而不眨眼，便告诉别人说："蔡京这种精神，将来必定显贵；然而他自恃禀赋超众，敢与太阳敌对，我怕此人得志以后，一定自私跋扈，放肆而目中无君。"

后来陈□官居谏院，就检举蔡京的罪恶。

当时蔡京掌管皇帝诏命的草拟，奸恶尚未显露，众人都认为陈□的话太过分了，蔡京也以亲近的人来为自己解释。

陈□诵读杜诗说："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击得更用力。

后来蔡京得志，别人才想起陈□的话。

194. 王禹□

【原文】　丁谓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禹偁读之，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后如其言。

【译文】　丁谓的诗句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君王之门虽然难得进入，最后我一定挥著手进去。）

王禹偁读了，说道："进入君王之门必须鞠躬，表示恭敬，怎么可以挥着手进去呢？此人一定不忠。"

后来果然如此。

195. 潘　浚

【原文】　武陵郡樊佃尝诱诸夷作乱，州督请以万人讨之。权召问潘浚，浚曰："易与耳，五千人足矣。"权曰："卿何轻之甚也？"浚曰："佃虽弄唇吻而无实才。昔尝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浚，果以五千人斩佃。

【译文】　武陵郡樊佃诱使夷人作乱，州中的督导请求派一万人前去讨伐。

孙权问潘浚（三国吴·汉寿人，字承明），潘浚说："这件事很容易，只要五千人就够了。"

孙权说："你怎么如此轻视他？"

潘浚说："樊佃虽然善于卖弄口才，却没有实才。他从前曾经请州人吃饭，一直到正午时分都还没上菜，当时就有十余人自行离去。就像看侏儒只要是看他的一段身躯就可以知道一样，此所以我轻视他。"

孙权听后大笑，就派潘浚前去，果然以五千人杀了樊佃。

196. 卓　敬

【原文】　建文初，燕王来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南昌，以绝祸本。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见奏大惊。翌日，语敬曰："燕邸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对曰："杨广、隋文非父子耶！"

齐、黄诸公无此高议，使此议果行，靖难之师亦何名而起？

【译文】 明惠帝建文初年，燕王（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来到京城。户部尚书卓敬（瑞安人，字惟恭，谥忠贞）秘密奏报：

“燕王的智慧超人，酷似先帝（明太祖）。北平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金、元都在那里兴起，应该把燕王迁到南昌，以断绝祸害的根本。已有苗头却隐而不显的称为征兆，衡量时机再图作为的称为情势，情势不到明朗的时候无法判断，征兆不到明显的时候不能察知。”

建文看了奏本大惊，第二天就告诉卓敬说：“燕王是朕的骨肉至亲，你为什么要说得这么严重呢？”

卓敬回答：“杨广（隋炀帝，隋文帝的次子，弑父即位）和隋文帝不也是父子关系吗？”

〔梦龙评〕齐泰、黄子澄（分宜人，名湜，以字行）等人就没有这种高妙的言论，假使这个奏议真的实行，那燕王的军队（齐泰、黄子澄建议削弱藩镇的权势，于是燕王起兵南下）能用什么名义起兵呢？

197. 沈诸梁

【原文】 楚太子建废，杀于郑，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沈诸梁闻之，见子西曰：“闻子召王孙胜，信乎？”曰：“然。”子高曰：“将焉用之？”曰：“吾闻之，胜直而刚，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闻之，胜也诈而乱，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洁。若其狷也，不忘旧怨，而不以洁悛德，思报怨而已。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宠，速其怒也。若其宠之，贪而无厌，思旧怨以修其心，苟国有衅，必不居矣。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谓乎！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为之关龠，犹恐其至也，是之谓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弗从，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后败吴师，请以战备献，遂作乱，杀子西、子期于朝。

【译文】 楚国太子建被废、被杀于郑国；他的儿子名胜，当时在吴国，楚公子子西想召他回国。

沈诸梁（春秋楚人，字子高）听说后，就拜见子西道：“听说您要召王孙胜回国，真的吗？”

子西说：“真的。”

沈诸梁说：“要怎么任用他？”

子西说：“我听说王孙胜正直而刚猛，想要他镇守边境。”

沈诸梁说：

“不可以。我听说王孙胜诡诈狡猾，他的父亲在楚国被杀，他的心又褊急而

不高洁。他不忘旧怨，又不悔改自己的德行，只想报怨而已。造成王孙胜怨恨的因素都不存在了，如果来此地而不受宠，会加速他的怒气；如受宠幸，就会贪得无厌，一直想他的旧怨来弥补他的心意。如果国家有战事，一定不肯固守。

“我听说国家将败，必有奸人出现，而奖赏这些奸人的，难道就是您吗？谁能没有疾病？有担当的人贵在能早日除去。因为旧怨而灭族，是国家的大病，虽然锁紧大门，还是怕它会来到，必须要这样日日警惕。如果还召唤他到身边来，国家就要灭亡了。”

公子子西不肯听从，召王孙胜回国，让他镇守对吴的边境，尊称为白公。后来王孙胜击败吴军，要求以军事演习显示功迹，于是乘机作乱，在朝廷杀了子西、子期二人。

198. 孙坚　皇甫嵩

【原文】　孙坚尝参张温军事。温以诏书召董卓，卓良久乃至，而词对颇傲。坚前耳语温曰：“卓负大罪而敢鸱张大言，其中不测，宜以‘召不时至’，按军法斩之。”温不从，卓后果横不能制。

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诏使以兵委皇甫嵩，卓不从。时嵩从子郦在军中，边批：此子可用。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唯大人耳。今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是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有罪，专诛亦有责，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自裁。”边批：此时用道学语不着。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愈增怨嵩；及卓秉政，嵩几不免。

观此二条，方知哥舒翰诛张擢，李光弼斩崔众，是大手段、大见识。事见《威克部》。

【译文】　孙坚（东汉末·富春人，字文台，孙权的父亲）曾参与张温（穰人，字伯慎）的军事，张温用诏书召董卓前来，董卓过了很久才到，而且言词对答颇为傲慢。

孙坚在张温耳边低声道：“董卓身负大罪还敢口出狂言，一定心怀不轨，应该以不遵从诏书按时来到的罪名，依军法处斩。”

张温不听，董卓后来果然蛮横得不能控制。

献帝中平二年，董卓任并州州牧，诏书命令他将军队交付给皇甫嵩（朝那人，字义真），董卓不从命。

当时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在军中〔此子可用〕，说服皇甫嵩道：“本朝朝政失当，天下百姓生活困苦，能使这种危险的局面安定下来的，只有大人而已。现

在董卓接获诏书要他交出军队，他还上书自请保留军队，这是违抗君命。又为了夺得兵权，昏昧淫乱，踌躇不前，这是心怀奸诈。而且他暴戾不可亲近，将士们都不愿服从，大人目前是元帅，正可以仗着国威来讨伐他，如此对君上显示忠义，为士卒除去凶恶，这是齐桓、晋文的事业。”

皇甫嵩说：“董卓专擅不听命固然有罪，如果我擅自诛死他也有过错〔此时用不著这种道学话〕。不如向朝廷禀奏这件事，让皇上自己裁定。”

于是上书禀奏，献帝于是下诏责备董卓，董卓就更憎恨皇甫嵩。后来董卓掌握朝政，皇甫嵩差点保不住性命。

〔梦龙评〕看了这两件事，才知道哥舒翰（唐·突厥后裔）杀张擢，李光弼（唐·柳城人）斩崔众是大手法、大见识。（见〈威克卷〉）

199. 曹　玮

【原文】　河西首领赵元昊反，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王曮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曮善，出城见之。曮谓公仪曰：“曮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此术士也。”曮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曮至定，治事毕，玮谓曮曰：‘公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曮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馔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能也。不十年，必总枢于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搜阅人材，不然无以应猝。’曮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见教？’曹曰：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以马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年方十余岁，极谏不已：‘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资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于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其貌，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曮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

李温陵曰：“对王□谈兵，如对假道学谈学也。对耳不相闻，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后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译文】　宋朝时河西首领赵元昊反叛，皇帝问起边境上的守备情形，辅佐的臣子都不能回答。第二天，枢密院中有四人被罢官。王曮被贬到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王曮交情很好，就出城探望他。

王曮对苏公仪说：“我这次贬官之行，十年前已经有人预言过了。”

苏公仪说：“那是江湖术士的胡说吧！”

王罴说："不是的，我从前担任三司盐铁副使，到河北判决囚犯。当时曹玮（字宝臣）从陕西贬官到河北担任定州元帅。我办完事以后，曹玮对我说：'公事已经办完了，当然应该回去，希望您明天再多留一天，我有话要和您说。'

"我既爱惜他的雄才，又听他说有话要讲，就留下来。第二天，他准备简单的饭菜，吃完后，屏退左右的人，说：'您生有一副权贵的面貌，日后不是当枢密使就是当边帅，有人说您会当宰相，我看不可能。然而不到十年，一定在这里总揽军事，当时西方有外敌，您应为边境的守备作好预备，广征人才，不然将无法应付。'

"我说：'边境上的事，只有您最清楚，请问有何指教？'曹玮说：'我在陕西的时候，河西的首领赵德明曾经派使者带着马匹来中国交易，因为生气使者所得的利润微薄，而要杀他，没有人可以劝止此事。德明有一个儿子，年纪才十多岁，极力地劝谏，认为用马匹去资助邻国，已是失策，现在更要为钱杀守边人，那以后还有谁肯受我们任用？我听了他的话，心想这个孩子想善用自己的族人，一定有不凡的心志。听说他常往来于市集，我很想认识他，一再派人诱使他来都没有办法做到，就找个擅长画像的人去画他的容貌，画好拿回来一看，真是英挺的人物。这个孩子一定成为我们的边患，算一算时节，正是您主持政务的时期，希望您好好注意。'

"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才知道，他所画的人就是赵元昊。"

〔李温陵说〕对王□谈兵事，好像对假道学的人谈学问，对着他的耳朵讲都听不进去，更何况在掌管军队以后呢？被贬官之后，才想起以前的话，像这种人天下多得是。

200. 高　欢

【原文】　齐神武自洛阳还，倾产结客。亲友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莽杀子灭后家，而三纲绝；魏不治宿卫羽林之乱，而五刑隳。退则为梅福之挂冠浮海，进则为神武之散财结客。

【译文】　北齐神武帝高欢未登基前从洛阳回来，用尽自己的家产去结交朋友，亲友都奇怪地问他，他说："我到洛阳，宫中的禁军相率放火烧领军张彝的住宅，朝廷怕乱事扩大而不管；处理事情如果到这种地步，未来如何，可想而知，财物难道守得住？"

从此，高欢有澄清天下的心志。

〔梦龙评〕王莽杀死儿子、诛灭皇后的家族，却没有人敢讲话，于是

三纲断绝。宋朝天子不管宫中禁军之乱，于是五刑败坏。消极的就要做梅福（汉·寿春人，字子真），弃官隐居九江；积极的就要做神武，散尽家财广交朋友。

201. 第五伦　魏相

【原文】　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弟笃喜交通宾客。第五伦上疏曰："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骄佚所自生也。议者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愿陛下防其未萌，令宪永保福禄。"宪果以骄纵败。

永元和帝年号。初，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夺沁水公主田园及杀都乡侯畅之后，跋扈已著，未若伦疏之先见也。

魏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世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任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寝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封"，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就第，亲属皆出补吏。

茂陵徐福"曲突徙薪"之谋，魏相已用之早矣。◯《隽不疑传》云：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病免。《刘德传》云：大将军欲以妇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后免为庶人，屏居田间。霍光皆欲以女归二公而二公不受，当炙手炎炎之际，乃能避远权势，甘心摈弃，非有高识，孰能及此！观范明友之祸，益信二公之见为不可及。

【译文】　东汉时，外戚马防（字江平）兄弟被判罪之后，窦氏一家更为显贵。皇后的哥哥窦宪（平陵人，字伯度）、弟弟窦笃更喜欢交往宾客。

第五伦（长陵人，字伯鱼）上疏说："窦宪是皇后的亲戚，掌管禁军，可以随意出入宫廷，骄纵荒逸自此而生。议论的人认为应废锢马氏兄弟等权贵，而以其他贵戚的良好表现来洗刷这种耻辱，这岂不是拿酒来解醉？希望陛下在事情未发生前加以防范，使窦宪永保福禄。"

窦宪后来果然因骄纵而亡。

〔梦龙评〕汉和帝永元初年，何敞（字文高）密奏也谈及此事，但这是在窦宪抢夺沁水公主的田园，及杀都阳侯畅的事之后，跋扈的情况已经显著，不如第五伦的先见。

汉朝人魏相（济阴定陶人，字弱翁）因平恩侯许广汉上奏事议论道：

“春秋时代，人们议讽世袭的卿大夫，厌恶宋国三世连任大夫，及鲁国季孙的专权，因为这些都是乱及国家的行为。后世以来，禄位远离王室，政权归于宰相。现在霍光（字子孟，平阳人）死了，他的儿子又当大将军，哥哥的儿子掌管枢密院，兄弟及女婿都位居权势，掌管兵权，霍光夫人依然显贵，女儿们都登录在长信宫的簿籍中，有时夜间诏令进出，骄奢放纵，臣恐怕以后霍氏一族会逐渐不能控制。应该裁减他们的权势，破坏他们的阴谋，以巩固王室万世的基业，并保全功臣的后代。”

又：朝廷规定上奏议的人必须写两封，其中一封写着“副封”。领尚书者先拆副封，如果所提的事他认为不好，就除去不予奏报。

魏相又建议平恩侯说：“去掉副封，以防止谏诤的管道蔽塞不通。”

宣帝知道后认为很好，于是下诏任命魏相为给事中，并采纳他的建议。因为这样，霍氏杀许后的阴谋才能传报宣帝；于是罢去霍氏侯爵之位，亲属也都调往他地任职。

〔梦龙评〕徐福（汉·茂陵人）预防灾祸、防患未然的谋略，魏相早已使用了。

〈隽不疑（汉·渤海人，字曼倩）传〉有言：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不疑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不久就因病免官。〈刘德（字路叔）传〉也说：大将军想把女儿嫁给他，德不敢接受，怕过分显贵。后来免官，成为平民，住在乡间。

霍光想把女儿嫁给这两人，他们都不接受。在对方地位显贵的时候，还能避免接近权势，甘心抛弃，不是有高远的见识，谁能做得到？

202. 张翰　顾荣　庾衮

【原文】　齐王冏专政，顾荣、张翰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日引去。边批：有托而逃，不显其名，高甚。荣故酣饮，不省府事，以废职徙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庾衮闻冏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林虑山中。

【译文】　晋朝时齐王冏专政，顾荣（字彦先）、张翰（吴郡人，字季鹰）都忧虑灾害临身。

张翰因为秋风吹，想起家乡的菰菜、莼羹及鲈鱼脍，叹息道：“人生贵在适志而为，富贵有什么用？”于是当天就辞官回乡〔有托而逃，不显其名，甚高〕。

顾荣则故意沉溺于酒，不管政事，因怠忽职务被贬为中书侍郎。

颍川处士庾衮（鄢陵人，字叔褒）听说齐王整年不理朝政，叹息道：“晋室

已经衰微，祸乱就要开始了。”于是带着妻子住到林虑山中去。

203. 穆　生

【原文】　楚元王初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边批：择交要诀。吾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舂于市。

【译文】　汉朝时楚元王（刘交，高祖同父的弟弟）很礼遇申公等人，穆生不爱饮酒，元王每设酒席，常为穆生准备甜酒。后来刘戊（元王的儿子）即位，刚开始也常准备甜酒，后来却忘记了。

穆生说：“可以离开了，不备甜酒，表示大王的心意已显得怠忽，再不走，楚人就要把我抓到市集上处刑了。”于是称病不起。

申公、白生强把他拉起来说：“你难道就不念及先王对我们的恩德吗？如今大王只是一次遗忘小礼，何须做到这种地步？”

穆生说：“《易经》上说，能知机者是神人，机是行动的征候，吉凶的先兆。君子见机行事，不稍延误。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天道尚存，今大王忽略了，是遗忘天道。遗忘天道的人，哪可与他长久相处呢〔择交的要诀〕？我哪里是为了区区的小礼？”

于是称病辞去，申公、白生仍留在刘戊身边。

刘戊后来稍显淫暴，景帝二年时，便因在薄太后服丧期间干奸淫的勾当，被削去东海、薛地两个封地。刘茂老羞成怒，于是与吴国暗中勾通谋反，申公、白生二人劝谏都不听，且将二人判以胥靡之刑，使他们穿上红色衣服，在市集舂米。

204. 东海张公

【原文】　东海张公世居草荡，既任官，其家以城中为便，买宅于陶行桥。公闻而甚悔之，曰：“吾子孙必败于此！”公六子，其后五废产。

陈眉公曰：吾乡两张尚书：庄简公悦、庄懿公鏊，宅在东门外龟蛇庙左。孙文简公承恩，宅在东门外太清庵右；顾文僖公清，宅在西门外超果寺前。当时与与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已转售他姓矣，唯四

公久存至今。信乎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乡村，前辈之先见，真不可及。

【译文】　东海张公世居田野，任官职以后，家人认为住在城里比较方便，就在陶行桥附近买下住宅。张公听了很后悔，说："我的子孙一定在此衰败。"张公六十岁时，他的子孙果然倾荡家产。

〔陈眉公评〕我家乡有两位张尚书，庄简公张悦（明·松江华亭人，字时敏，谥庄简）、庄懿公张鎏（松江华亭人，字廷器，谥庄懿）的住宅在东门外龟蛇庙左侧，之简公孙承恩的住宅在东门外太清庙右侧，文僖公顾清的住宅在西门外超果寺前。当时与他们四位同榜同朝住在城市中的人，房子都已转卖给别人，只有他们四位的房子还保留到现在。真的，城市不如郊区，郊区不如乡村，前辈的先见之明，我们真比不上他们。

205. 郗　超

【原文】　郗司空愔，字方回在北府，桓宣武温忌其握兵。郗遣笺诣桓，子嘉宾超出行于道上，闻之，急取笺视，"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乃寸寸毁裂，归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桓得笺大喜，即转郗公为会稽太守。

超党于桓，非肖子也，然为父画免祸之策，不可谓非智。后超病将死，缄一箧文书，属其家人："父若哀痛，以此呈之。"父后哭超过哀，乃发箧睹稿，皆与桓谋逆语，怒曰："死晚矣！"遂止。夫身死而犹能以术止父之哀，是亦智也。然人臣之义，则宁为愔之愚，勿为超之智。

【译文】　晋朝时郗愔（高平人，字方回）在北府任职，桓温（龙亢人，字元于）一直嫉妒他掌握兵权。郗愔派人送信给桓温，儿子郗超（字景兴、嘉宾）外出，在路上听到这件事，赶紧赶上送信人，拿信一看，内容是想和桓温共同扶持王室，修复先帝陵墓。

郗超立即将信撕毁，回去重写一封信，陈述郗愔自己老病，不足以担负重任，想求一块空地养老。桓温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就转派郗愔为会稽太守。

〔梦龙评〕郗超偏向桓温，不是好儿子，然而为父亲策划避祸的事，不能说他不聪明。后来郗超病重将死，将一箱文书密封起来，嘱咐家人，如果父亲过于哀痛，就呈给父亲。后来郗愔为儿子的死伤心过度，就打开箱子来看看文书，内容都是与桓温图谋叛逆的文字。郗愔很生气地说："死得太晚了。"于是停止哀痛。

自身死了，还能很技巧地止住父亲的哀痛，也算是一种智慧。然而人臣的义理，却宁愿有郗愔的愚笨，不要有郗超的才智。

206. 张　咏

【原文】　张忠定公视事退后，有一厅子熟睡。公诘之："汝家有甚事？"对曰："母久病，兄为客未归。"访之果然。公翌日差场务一名给之，且曰："吾厅岂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极幽懑使之然耳，故悯之。"

体悉人情至此，人谁不愿为之死乎！

【译文】　宋朝时张忠定公（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巡视公务回来后，看见一个小差役睡着了，忠定公问他："你家发生什么事吗？"

他回答说："家母病了很久，家兄作客他乡没有回来。"

忠定公派人去察访，果然如此。第二天，忠定公派一名总管事务的人去协助他，而且说："我的公厅里哪有敢睡觉的人呢？这一定是内心极为忧伤烦闷，使他如此，所以我怜悯他。"

〔梦龙评〕能够体谅人到这种地步，谁不愿为他效死呢！

六、由小见大

【原文】　镜物之情，揆事之本；福始祸先，验不迴瞬；藏钩射覆，莫予能隐。集"亿中"。

【译文】　观察物体的实情，洞见事情的本源；不论是福是祸，都能在瞬间测中；藏钩暗算都瞒不了我。

207. 希　卑

【原文】　秦攻赵，鼓铎之音闻于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赵，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横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赞群臣而访之，先言横者，则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译文】　秦兵攻击赵国，钟鼓的声音远传到庙里。

希卑说："秦国攻击赵国，不应如此急切，这种情况是招募士兵，一定有大臣想采用连横的策略。大王想知道是什么人，明天接见群臣的时候问一下，先说连横的人就是了。"

次日，建信君果然先说要连横。

208. 范　蠡

【原文】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乃治千金装，将遣其少子

往视之。长男固请行，不听。以公不遣长子而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强为言，公不得已，遣长子，为书遣故所善庄生，因语长子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行，如父言。庄生曰：“疾去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阳去，不过庄生而私留楚贵人所。庄生故贫，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师事之；朱公进金，未有意受也，欲事成复归之以为信耳。而朱公长男不解其意，以为殊无短长。庄生以间入见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独为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封三钱之府。贵人惊告公长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钱之府。”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千金虚弃，乃复见庄生。生惊曰：“若不去耶？”长男曰：“固也。弟今且赦，故辞去。”生知其意，令自入室取金去。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王欲以修德禳星，乃道路喧传陶之富人朱公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赦。非能恤楚国之众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论杀朱公子，明日下赦令。于是朱公长男竟持弟丧归。其母及邑人尽哀之，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弟，顾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肥，岂知财所从来哉！吾遣少子，独为其能弃财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朱公既有灼见，不宜移于妇言，所以改遣者，惧杀长子故也。“听其所为，勿与争事”，已明明道破，长子自不奉教耳。庄生纵横之才不下朱公，生人杀人，在其鼓掌。然宁负好友，而必欲伸气于孺子，何德宇之不宽也！噫，其斯以为纵横之才也与！

【译文】　陶朱公范蠡住在陶，生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以后，陶朱公的次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说：“杀人者死，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我听说富家子不应在大庭广众之间被处决。”

于是准备千两黄金，要派小儿子前往探视。长子一再请求前往，陶朱公不肯。长子认为父亲不派长子而派小弟，分明是认为自己不肖，想自杀。

母亲大力说项，陶朱公不得已，派长男带信去给老朋友庄生，并告诉长子说：“到了以后，就把这一千两黄金送给庄生，随他处置，千万不要和他争执。”

长男前往，照父亲的话做。

庄生说：“你赶快离开，不要停留，即使令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他为什么。”

长男假装离去，不告诉庄生，而私下留在楚国一个贵人的家里。

庄生以往很穷，但以廉洁正直被人尊重。楚王以下的人都以老师的礼数来敬事他。陶朱公送的金子，他无意接受，想在事成后归还以表诚信。而陶朱公的长男不了解庄生，以为他只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而已。

庄生利用机会入宫见楚王，说明某某星宿不利，若楚国能独自修德，则可

以解除。楚王向来信任庄生，立刻派人封闭三钱之府（贮藏黄金、白银、赤铜三种货币的府库）。

楚国贵人很惊奇地告诉陶朱公的长男说："楚王将要大赦了，因为每次大赦一定封闭三钱之府。"

长男认为遇到大赦，弟弟本来就当出狱，则一千两黄金是白花的，于是又去见庄生。

庄生惊讶地说："你没有离开吗？"

长男说："是啊！我弟弟很幸运在今天碰上楚王大赦，所以来告辞。"

庄生知道他的意思，便叫他自己进去拿黄金回去。

长男这么做，使庄生感到非常不舒服，就入宫见楚王说："大王想修德除灾，但外头老百姓传言陶的富人朱公子杀人，囚禁在楚国，他的家人拿了很多钱来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这次大赦，并非真正怜恤楚国的民众，只是为了开释朱公子而已。"

楚王很生气，立即下令杀朱公子，第二天才下大赦令。于是陶朱公的长男最后只有运弟弟的尸体回家，他的母亲及乡人都很哀伤。

陶朱公却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自己的弟弟，他并不是不爱弟弟，只是从小和我在一起，见惯了生活的艰苦，所以特别重视身外之财。至于小弟，生下来就见到我富贵，过惯富裕的生活，哪里知道钱财是怎么来的。我派小儿子去，只因为他能丢得开财物，而长男做不到，最后害死弟弟，是很正常的，一点不值得奇怪，我本来就等着他带着丧事回来。"

〔梦龙评〕陶朱公既有明确的见解，其实真不该听妇人的话而改变主意，而所以改派长子，可能是怕长子自杀的缘故。临行指示长子要随庄生处理，不要和他争执，明明已经讲清楚了，只是长子自己不受教罢了。庄生翻云覆雨的才能，不输于陶朱公，要让谁生让谁死，完全控制在他的掌中，然而却宁愿背叛好友，一定要和孩子争这一口气，为什么心胸气度这么狭窄呢？唉！难道他认为，这样才算有翻云覆雨的才能吗？

209. 范　雎

【原文】　王稽辞魏去，私载范雎，至湖关，望见车骑西来，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纳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车中。"有顷，穰侯至，劳王稽，因立车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出曰："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向者疑车中有人，忘索，必悔之。"于是雎下车走。行数里，果使骑还索，无客乃已。雎遂与稽入咸阳。

穰侯举动不出睢意中，所以操纵不出睢掌中。

【译文】　王稽（战国秦人）暗中载着范雎（魏人，因被魏相魏齐等人陷害而出奔）离开魏国，车到湖关，看见大队车骑从西边来，说："这是秦相穰侯（秦相魏冉，封于穰邑）东巡县邑。"

范雎说："我听说穰侯在秦国专权，最讨厌人接纳他国诸侯的宾客，被他发现恐怕会羞辱我，我就躲在车里吧！"

不久，穰侯来了，见了王稽，就下车来打招呼，并询问王稽："关东有什么大事发生吗？"王稽说："没有。"

穰侯又说："你去见魏君，没有带魏国的宾客一起来吗？其实这些四处游说的宾客一点用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而已。"

王稽说："我不敢这么做。"

穰侯走后，范雎出来说："穰侯是个聪明人，他想事情想得较慢，刚才怀疑车里有人，却忘了搜查，一定会后悔。"

于是范雎下车走路，走了数里之后，穰侯果然派骑兵回来搜查，见没有宾客才罢休，范雎这才和王稽进入咸阳城。

〔梦龙评〕穰侯的举动不出范雎的预料，所以被范雎操纵于掌中。

210. 姚　崇

【原文】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知古拜吏部尚书，知东道选事。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蒙恩，颇顾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上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两人分司东都矣。其为人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唐朝人魏知古（陆泽人，谥忠）出身于低级官吏，受姚崇（硖州硖石人，字元之）推荐任用，后来虽然两人职位相当，而姚崇却颇为轻视他。

后来魏知古升任吏部尚书，负责东都官员的考选任职。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魏知古到洛阳后，两个人仗着父亲对魏知古的恩惠，一再要他做这做那。魏知古回朝后，全都禀奏皇帝。

皇帝于是召姚崇来，从容地说："你的儿子才干如何？有没有担任什么官职？现在人在哪里呢？"

姚崇揣测到皇帝的心意，因而奏道："微臣有三个儿子，都在东都任职，欲望多而少与人交往，所以一定会去找魏知古求取职位，但我还没听到确实的消息。"

皇帝是以"丞相儿子应该重用"之类的话来试探姚崇的心意；如果姚崇偏

私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儿子掩饰说好话。等到听了姚崇的奏言，皇帝信以为真，很高兴地说："你怎么猜到的？"

姚崇说："知古本来出身低微，是微臣推荐他而有今日的荣显，微臣的儿子无知，认为知古会顾念我对他的恩德，必能应许不情之请，所以一定忙着去求取职位。"

皇帝见姚崇不偏自己儿子的过失，于是反倒不齿魏知古辜负姚崇，想免除魏知古的官职。

姚崇为他请求说："微臣的孩子不肖，扰乱陛下的法令，陛下能特别宽谅他们，已经是微臣的大幸了。如果因为微臣而免除知古的官职，全国的官员百姓一定认为陛下偏私微臣，这样就妨碍皇上以德化育天下的美意。"

皇帝答应了他。第二天下诏，罢除魏知古参知政事的宰相职位，改调为工部尚书〔小人在自做小人〕。

姚崇与张说同时为相，但彼此非常不和，互相嫉恨。姚崇病重时，告诫儿子们说：

"张丞相与我不和，而他一向奢侈，更爱好服装珍玩。我死了以后，他会来吊祭，你们把我平生珍藏的宝物全部陈列出来。如果他都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活不了了；如果他留意再三，你们就把宝物全送给他。并请他写墓碑碑文，碑文拿到后，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皇上，先磨好碑石等着，等皇上看完立刻就刻字，再进呈皇上。张丞相想事情比我慢，几天后一定后悔，想拿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奏报呈给皇上，再带他去看刻好的石碑。"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祭。见了陈列的珍玩徘徊不舍。姚家人完全遵照姚崇的告诫行事，碑文完成，对姚崇的生平功业叙述得非常详尽，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一流的佳作。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要回碑文，说是辞意不够周密，想再增减删改。姚崇的儿子们带着使者去看石碑，告诉他已经奏报皇上了。

使者回去报告，张说很后悔，抚着胸口说："死姚崇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智力不如他。"

211. 李　泌

【原文】　议者言韩滉闻乘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畜异志。上疑，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不闻

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而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耶？”边批：此唐室安危之机，所系非细。上曰：“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与卿父宜速置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边批：至诚感人，可悲可泣。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使陈少游亦贡米乎？”对曰：“岂唯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边批：有他夸。

【译文】　唐朝时有人告诉皇帝，韩滉（字太冲）趁天子不在京师，大规模的招募兵士整修石头城的战备，阴谋叛变。皇帝听了对韩滉生出疑心，询问李泌的意见。

李泌说：“韩滉忠诚清廉，当时皇上离京播迁在外，韩滉依然不改人臣的职守，一再贡献钱粮不断，而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完全绝迹，都是韩滉的功劳。至于整修石头城，是因为韩滉见到中原纷乱，认为皇上可能南下到永嘉避乱，为迎接护卫圣驾作准备而已。这是为人臣子忠诚无比的思虑，褒奖都来不及了，怎么还加以责罪？韩滉个性刚烈严正，不攀附权贵人士，所以招来很多毁谤，愿陛下明察，微臣保证韩滉绝对没有二心。”

皇帝说：“可是，议论纷纷，章奏多得不得了，你没有听说吗？”

李泌说：“微臣老早知道了，韩滉的儿子韩皋（字仲闻）任考功员外郎，正因为毁谤的话太多了，想告假回去省亲都不敢。”

皇帝说：“按你的说法，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怕成这样，你怎么还敢为他保证再三呢？”

李泌说：“韩滉的用心，微臣很清楚，希望皇上公开表示信任韩滉，并由中书省白纸黑字发布，让朝中所有官员都清清楚楚看到此事。”

皇帝说：“朕正想重用你，但你得自己知道，别人哪有这么容易就可保证的，你自己得小心不要太违抗众人的意见，要不然恐怕连你也被连累。”

李泌退朝后，仍然上奏章，用一家百口来保韩滉绝无二心。

几天后，皇帝对李泌说："你竟然还敢上奏章保韩滉，我已将这份奏章扣下来，不让它流出朝中，我知道你和韩滉有亲戚关系，但你就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想想吗？"

李泌说："微臣哪里会偏袒亲戚而辜负皇上呢？只是韩滉实在没有叛逆的心意，微臣上奏章，只为朝廷，不为自己。"

皇帝说："怎么说是为朝廷呢？"

李泌说："如今天下旱灾蝗害，关中米价昂贵，一斗米卖一千钱，仓库存粮日渐减少，而江东却大丰收，希望皇上将微臣的奏章发下朝廷公开出来，以释清群臣的疑惑，而下诏给韩皋要他立刻回京觐见，使韩滉感激圣上的信任，消除这阵子的流言可能引起韩滉的不安，而将江东的粮食迅速运来储备，这不是为朝廷吗。"

皇帝说："朕已经非常明白了。"

于是皇帝下圣旨给李泌，命令韩皋回京觐见，当面赐予绯衣（六品以下的官服），并告诉韩皋，别人对他父亲的毁谤，如今皇上已清清楚楚，绝不相信韩滉有二心。并说关中缺乏粮食，他们父子应该赶快处理运粮事宜。

韩皋回到润州报告父亲，韩滉感动高兴得泪流满面，当天就亲自到江边运发米粮十万斛，让韩皋只留五天立即回京。

韩皋辞别母亲，哭声传到屋外，韩滉气得把他叫出去鞭打一顿，亲自押送到江边，冒着风浪把儿子送走。接着陈少游（博平人）听说韩滉贡米，也进贡二十万斛米。

皇帝对李泌说："韩滉能使陈少游也跟着贡米，真想不到。"

李泌说："岂只少游，这下子各道都将争着贡米进京了！"

212. 荀　息

【原文】　晋献公谋于荀息曰："我欲攻虞，而虢救之；攻虢，则虞救之，如之何？"荀息曰："虞公贪而好宝，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宫之奇存焉，必谏。"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唯中智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晋使至虞，宫之奇果谏曰："语云：'唇亡则齿寒'。虞、虢之相蔽，非相为赐。晋今日取虢，则明日虞从而亡矣！"虞公不听，卒假晋道。行既灭虢，返戈向虞。虞公抱璧牵马而至。

【译文】　晋献公和荀息（春秋晋公族，字叔）商议："我想攻打虞国，而虢国一定出兵救援，攻打虢国，则虞国也会救援，这怎么办才好？"

荀息说："虞公生性贪婪，最爱好宝物，请您用屈产（龟兹）的名马和垂棘的宝玉为诱饵，向虞公借路攻打虢国。"

献公说："宫之奇（虞大夫）在，一定会劝谏虞公。"

荀息说："宫之奇的为人，内心明达而性格较柔弱，又是虞公从小养大的。内心明达则说话只提纲领，不够详细；个性柔弱则不能强谏；而被虞公一手养大，虞公曾轻视他。宝物珍玩摆在眼前，祸患则远在虢国灭亡之后，这样的危机只有才智中上的人才会想到，微臣猜想虞公是个才智中下的君王。"

晋国使者一到虞国，宫之奇果然劝谏虞公说："俗语说：'唇亡则齿寒'，虞、虢互相保障，是关系两国的存亡问题，不是谁对谁施恩。晋国今天灭了虢国，明天虞国也会跟着灭亡。"

虞公不听，终于借路给晋，晋灭了虢国，回来攻打虞国，虞公只好抱着宝玉、牵着名马来投降。

213. 虞　卿

【原文】　秦王坓攻赵，赵军数败，楼昌请发重使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将不听；不如以重宝附楚、魏，则秦疑天下之合纵，媾乃可成也。"王不听，使郑朱媾于秦。虞卿曰："郑朱贵人也，秦必显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

战国策士，当为虞卿为第一。

【译文】　秦王坓攻打赵国，赵军吃了几次败仗，楼昌请赵王派地位尊贵的使者去求和，虞卿（战国游说人士）说："目前主动权完全握在秦国手中，秦王想的是趁此彻底击破赵国的军队，即使派人去请和也不会有用的，不如用贵重的宝物讨好楚国、魏国。则秦王怀疑天下合纵抗秦，和谈才有机会成功。"

赵王不听，仍然派郑朱到秦国求和。

虞卿说："郑朱是地位尊贵的人，秦王一定对天下人表示尊重他，天下各国看见大王向秦国求和，一定不出兵援救赵国，秦王知道天下不出兵援救赵国，求和就不能成功。"

后来果然如此。

〔梦龙评〕战国策士，当数虞卿为第一。

214. 傅　岐

【原文】　侯景叛魏归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议和，时举朝皆请从之。傅岐为如新令，适在朝，独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须和？必是设间以疑

侯景，使景意不自安，则必图祸乱。若许之，正堕其计耳。”帝惑朱异言，竟许和。景未信，乃伪作邺人书，求以贞阳侯换景。边批：亦巧。帝答书，有“贞阳旦至，侯景夕返”语，景遂反。

【译文】　南北朝时侯景（朔方人，字万景）叛魏，归附南朝的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字子惠）忽然派使者来梁议和，当时朝廷百官都赞成和议。

傅岐（梁朝人，字景平）任如新县令，正好人在朝廷，只有他说道：“高澄刚得志掌权，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议和，一定是设计要让侯景自觉被朝廷疑心而不能安心，逼他起兵作乱，如果答应议和，正中高澄的计谋。”

梁武帝相信朱异（字彦和）的意见，竟然答应议和。侯景起初不相信，就伪造魏国邺人的信，假称要放回当时扣押在北魏的梁朝贞阳侯萧明（字靖通），以交换侯景送回北魏。梁武帝不察，又答应交换，而且回信中有“贞阳侯白天送到，侯景晚上就交回”的话。侯景于是造反。

215. 李泌　李绛

【原文】　德宗时，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欲以神策军送之。对曰：“陕城之人，不敢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三面悬绝，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边批：大言　上曰：“朕方用卿，当更使他人往。”对曰：“他人必不能入，边批：大言　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得先着。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将有功，则赐旌节矣。”觇者驰以告抱晖，稍用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泌出潼关，宿曲沃，将佐皆来迎。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不愿闻也。”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抱晖到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不能入，故丐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节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边批：情法两尽，化有事为无事。泌之行也，上籍陕将预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晖，余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诣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宥。诏谪戍天德军，而抱晖遂亡命。

传称邺侯好大言，然才如邺侯方许大言。古来大言者二人，东方朔、李

邺侯是也。汉武好大之主，非大言不投；唐肃倚望邺侯颇大，不大言不塞其望，望之不塞，又将迁迹他人，而其志不行矣。是皆巧于投主者也。荆公巧于投神宗而拙于酬相位，所谓言有大而夸者耶？诸葛隆中数语，不敢出一大言，正与先主局量相配。若卫鞅之干秦王，先说以帝道、王道，而后及富强，此借所必不入以坚其入，又非大言之比矣。

李绛在唐宪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怀谏弱，李吉甫请兴兵讨之。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已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图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则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士马以须后效，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至时，唯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恐其麾下闻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赏，亦恐惧为恭慎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冬十月，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诏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待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矣！"上乃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制命至魏州，兴感泣流涕，士众无不鼓舞。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官以为太多，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即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果何益乎！"

李泌尝言："善料敌者，料将不料兵。"泌之策陕城，绛之揣魏博，皆

料将法也。

【译文】 唐德宗时，陕虢都知（兼任官）兵马使达奚抱晖毒杀节度使张劝，夺取张劝的军校，又要求朝廷让他当节度使，并暗地结交李怀光（鞮鞨人，本姓茹，赐姓李）手下将领达奚小俊的助力以为要胁。

德宗派李泌担任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并准备以神策军（宫中禁军的名称）来护卫李泌上任。

李泌说："陕城的军民并没有叛心，只有抱晖一个人作恶罢了。如果派大兵去，他们害怕起来，一定关起城门抗拒。而陕城三面悬崖，不是一年半载所能攻下的，微臣请求单独前往〔说大话〕。"

德宗说："朕正要倚重你，冒险不得，还是换别人去吧！"

李泌说："别人一定进不去〔说大话〕，现在变乱才刚开始，抱晖还未能控制陕城的军民，所以可出其不意，压制他的奸谋。如果为了挑选合适的人而不立即行事，一定会延误时机，等抱晖完全掌握陕城，那时派谁去都不可能了。"

德宗答应他。

李泌先接见陕州进奏官（进奏院的属官）及在长安的将吏〔得先着〕，告诉他们说："皇上认为陕虢正闹饥荒，所以不授给我掌军符节，只让我担任转运使工作，是要我督运江淮的米来救灾而已。陕州节度使的驻所在夏县，如果抱晖可以任用，就先让他掌理军队，将来立了功勋再正式晋封节度使。"

消息传到抱晖耳里，果然令抱晖安心不少。

李泌又详报德宗说："当地士兵想得到米粮，抱晖想得到节度使的旌节，不会加害微臣。"

李泌出了潼关，夜宿于曲沃，将吏们都出来迎接，此时离夏县只有十五里，抱晖也出来拜见李泌。

李泌称赞他代理军务、稳定陕城的功劳，说："军中闲言闲语不必介意，你们的职务都像以前一样安稳。"

入城巡视时，有宾佐请求私下和李泌说话。李泌说："更换将领期间，军中的闲言闲语是正常的，我来到以后自然平息，不愿多听。"

李泌只要求查看一些军中的文书资料以为处理粮食储备的参考。

第二天，抱晖来到李泌住处，李泌告诉他说："我不是顾念你哪一点而不杀你，而是因为此时此地的情势非常混乱不安，稍稍不慎就会出事，而朝廷所派的将帅一时还进不来，所以才乞求皇上留你的一条小命，你先替我带纸钱去祭吊张节度使，记住千万不要入关，自己选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再偷偷回来带你的家人，我可以保你无事〔情法两尽，化有事为无事〕。"

李泌离开京师时，德宗曾将预备叛变的七十五个陕将名单交给他，授命李

泌杀掉他们。李泌遣走抱晖以后，中午朝廷宣慰使正式来到，李泌奏报已经遣走抱晖，其余的人不必再加以追究；可是德宗又派宫中的使臣到陕，指示一定要杀这些人。

李泌不得已，只好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加上刑具遣送京师，恳请德宗宽赦，德宗诏令贬到天德军（边境地名）戍守边区，而抱晖则逃亡。

〔梦龙评〕史书上记载邺侯（李泌）爱说大话；然而也要有邺侯这样的才智，才能说大话。自古以来最爱说大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东方朔（汉·厌次人，字曼倩），另一个就是李邺侯。汉武帝是好大喜功的国君，不说大话不能投其所好。唐肃宗非常倚靠邺侯，不说大话不能满足他的期望，期望不满足，就会转移到别人身上，邺侯的抱负就不能施展。这都是善于投合国君的喜好。王荆公（王安石）善于投神宗的喜好，欲无法干好宰相的工作，这才真是让说大话成为彻头彻尾的自夸吧！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所说的话，不敢有一句大话，也正与刘备本人的想法相配。如商鞅见秦王，先谈帝道、王道，而后谈富强，这是先借不能投合的话来坚定他的信心，那又不是单纯的说说大话所能比的。

唐宪宗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儿子田怀谏年纪幼小。李吉甫（赞皇人，字弘宪）建议宪宗派兵讨伐，李绛（赞皇人，字深之）认为魏博不必用兵，自然会归顺朝廷。李吉甫却一再说明不可不用兵的理由。

李绛说："微臣私下观察，两河藩镇之所以跋扈，是因为军队分属各个将帅，不专属一人，怕一人权势太重，恐怕容易生起叛心的缘故。结果诸将势均力敌，谁也压制不了谁，若要彼此联合，又不能同心，则计谋一定泄漏；想单独起兵叛变，则兵力微弱，一定不能成功。于是跋扈的藩镇，就仗着这种微妙的情势安然生存，说好是不易引起不可收拾的动乱，说坏则是军头分立，难以铲除。"

"然而以微臣个人的想法，除非能有一位力能控制所有藩镇，又心怀忠耿、行事严明的主帅，才可望真正解决长期割据的难局。现在怀谏幼小，不能自己决断事情，军府的大权，一定会旁落他人之手。而对待各军队厚薄不均，一定会激起怨怒，于是以往分掌军队的做法，正好成为今日互相攻伐的祸乱起源。田氏不是起来大事诛杀，就是被手下囚禁失权，何须麻烦朝廷出兵呢？"

"但愿陛下按兵不动，蓄养实力，诏令各道选好兵马随时听候朝廷的指令。贼兵知道朝廷的准备，不须几个月，一定有藩将愿意投效朝廷。到时候，朝廷必须迅速应付，切中时机，以爵禄来赏赐那些人，其他藩镇害怕他们的部下为取得朝廷的赏赐，起而效法，必定心怀恐惧，转为恭顺，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果然由于田怀谏幼弱，军政大事都取决于家僮蒋士则，凭个人喜怒来任免

诸将，引起众人愤慨。有一天，田兴（又名弘正，字安道，卢龙人）清晨时进入军府，数千名士卒一看到他忽然大声喧嚷，环绕着田兴跪拜，请田兴来统率部队。

田兴惊吓得仆倒在地，过了很久，心想躲避不了，就对众人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如果能做到不加害副太使，能遵守国家的法令，向朝廷申报魏博的土地户籍等全部资料，并请朝廷派任官吏。能做到这几件事我就答应你们。"

众人都同意。田兴于是杀死蒋士则等十余人，把田怀谏迁移到外地。

冬天十月，魏博监军向朝廷报告，宪宗立即召来宰相李绛说："你预测魏博的事，神准得无一不合。"

李吉甫建议宪宗派使臣去宣慰，以观察情势的变化。

李绛说："不行，不能让田兴平握着土地兵众，而诏令迟迟不来，一定得乘这个时机，迅速予以真诚的安抚，由朝廷主动的厚加赏赐来结纳田兴；若先派使臣只是空言宣慰，再由他们上表请求正式任命，然后才颁赐，这样恩泽就出自将帅，而不是出自皇上，士众将以将帅为重，而以朝廷为轻。"

宪宗于是立即封田兴为魏博节度使，诏令传到魏州时，田兴感动得落泪，士众没有不欢心鼓掌的。

李绛又说："魏博已有五十多年不曾蒙受朝廷的教化，如今以六州的土地来归附，等于是剖开河朔的心腹直接冲击叛军的巢穴中心，这时如果不给超过他们期望的重赏，就无法慰借士卒，使四邻的叛军也跟着起而效法。请拨内廷的钱一百五十万缗来赏赐他们。"

左右宦官认为花费太多。李绛说："田兴不贪割据一方的私利，不考虑四邻加以抵制的祸患，归附圣朝，陛下怎能吝惜小小的花费，而妨害了大计，失去了拢络一整道（行政区域）的人心呢！假使国家出动十五万兵力去攻取六州，就算一年时间就能成功，花费岂仅止一百五十万缗？"

宪宗高兴地说："朕平日省吃俭用，储蓄财物，正为了平定四方，要不然那么多钱存在府库里有什么用。"

立即派知制诰（掌管皇帝诏命的官吏）裴度（闻喜人，字中立，谥文忠）到魏博宣慰，用一百五十万缗钱犒赏军士，六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受到犒赏之后，欢声如雷。

一些成德兖郓的使者见了，相顾失色，叹息说："我们跟朝廷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梦龙评〕李泌曾说：善于揣测敌情的人，要揣测将领而不揣测士兵。李泌策划陕城事件，李绛揣测魏博事件，都是揣测将领的方法。

216. 李　晟

【原文】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请和，欲得浑瑊为会盟使，谬曰："浑侍中信厚闻于异域，必使主盟。"瑊发长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戒以"推诚待虏，勿为猜疑。"已而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晟私泣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将盟，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是日，上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耶！"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日虏劫盟信至，上大惊，明日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之审耶！"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而止。尚结赞又归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役，春草未生，吾马饥，公若渡河，我无种矣。赖公许和，谨释弇以报。"帝闻之，夺燧兵权。尚结赞之谲智，亦虏中之仅见者。

【译文】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吐蕃大相，有才略）请和，并要求由浑瑊（谥忠武）担任会盟使者，假意说："浑侍中诚信忠厚，闻名于国外，一定要他主持会盟才行。"

浑瑊从长安出发时，李晟严重的警告他，会盟的处所要好好戒备，不可不严密。张延赏（谥成肃）却对德宗说："李晟不想让会盟圆满完成，所以警戒浑瑊要严加戒备，我方露出怀疑吐蕃的形迹，则彼方也一定会怀疑我，这样会盟怎么可能成功呢？"

德宗于是告诫浑瑊要以诚意对待吐蕃，不要猜疑。

不久后，浑瑊奏报吐蕃决定于辛未当天结盟，张延赏召集百官，将浑瑊上奏的章表出示给大家看。

李晟私下哭道："我生长在西方边境，非常熟悉吐蕃的情况，所以奏报皇上要戒备吐蕃，是怕朝廷被这些狡猾的外族所欺骗罢了。"

会盟之前，吐蕃埋伏数万精锐的骑兵在盟坛西边，浑瑊等人完全不知情。进入帐幕，正更换礼服，蕃兵击鼓三声，大声鼓噪而来，浑瑊从帐幕走出来，无意间找到一匹马，就骑着逃走。唐将卒都向东奔逃，吐蕃纵兵追击，唐兵不是

被杀，就是被擒。

当天，德宗在朝廷上对群臣说："今天和吐蕃讲和停战，是国家的福祉。"

马燧（字洵美，谥庄武）说："是的。"

柳浑（字夷旷）却说："吐蕃有如豺狼，不是盟誓可以结纳的。今天的事，微臣很担忧。"

李晟赞同说："微臣也和柳浑一样担忧。"

德宗生气地说："柳浑一名书生，不了解边境大计也就罢了，大臣怎么也说这种话。"

二人都伏地叩头谢罪，因而罢朝。

这天稍晚，吐蕃在会盟变动攻击的消息送到，德宗大惊。

第二天早朝，德宗对柳浑说："你是一名书生，料敌还能如此精确啊！"

〔梦龙评〕起初，吐蕃尚结赞讨厌李晟、马燧及浑□三人，曾说："除掉这三人，唐就好对付了。"于是离间李晟，借着马燧求和，并想捉浑□来陷害马燧，使三人一起获罪，再进军侵犯长安，结果因浑□逃走才罢休。尚结赞又归还马燧哥哥的儿子马弇说："河曲一战之后，春草尚未生长，我国的马匹正挨饿，当时你父亲若领兵渡河，我们就全活不成了，全靠你父亲答应请和才救了我们，所以释放你做为报答。"德宗听说此事，就取消马燧的兵权。尚结赞的谲智，是胡虏中难得见到的。

217. 王　琼

【原文】　嘉靖初年，北虏尝寇陕西，犯花马池，镇巡惶遽，请兵策应。事下九卿会议，本兵王宪以为必当发，否恐失事。众不敢异。王琼时为冢宰，独不肯，曰："我自有疏。"即奏云："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防守颇严，虏必不能入。纵入，亦不过掳掠；彼处自足防御，不久自退。若遣京军远涉边境，道路疲劳，未必可用，而沿途骚扰，害亦不细，倘至彼而虏已退，则徒劳往返耳。臣以为不发兵便！"然兵议实本兵主之，竟发六千人，命二游击将之以往。边批：只是不深知晋溪故。至彰德，未渡河，已报虏出境矣。

按：晋溪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命二指挥董其役。二指挥甚效力，边墙极坚，且功役亦不甚费，有羡银二千余，持以白晋溪。晋溪曰："此一带城墙，实西北要害去处，汝能尽心了此一事，此琐琐之物何足问！即以赏汝！"后北虏犯边，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二人争先陷阵，其一竟死于敌。晋溪筹边智略类如此。◯又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脔，尽撤去，散于从官，虽下吏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当时法

网疏阔，故豪杰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矣。梅衡湘播州监军，行时请帑金三千备犒赏之需，及事定，所费仅四百金，登籍报部，无分毫妄用。虽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时为之也。

【译文】　明世宗嘉靖初年，北方胡虏入侵陕西花马池。巡抚很害怕，奏请朝廷派军队征讨。这件事世宗交给九卿（明朝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合称九卿）商议，兵部尚书王宪（东平人，字维纲）认为应该出兵，否则恐怕来不及，其他人都不敢有异议。

王琼（太原人，字德华，著有《晋溪奏议》）当时任□宰，只有他不同意道："我自己另有奏疏。"

于是奏道："花马池是微臣在边境时所规划的，防守工事非常坚强严密，胡虏一定侵入不了，纵然侵入，也不过是掠夺少许财物而已，当地的兵力绝对足以防御，不用多少时间胡虏自然会撤退。如果派京师的军队跋涉到边境，只不过增加路途上的疲劳，未必有用，而沿途对百姓的骚扰，危害也不浅，假使军队到达该地而胡虏已经退了，就只是徒劳往返而已。微臣认为不出兵才对。"

但由于出兵的事主要由兵部负责决定，最后还是派出六千名士兵〔只是不深知王琼之故〕，命令两名将领率领前往，军队到达彰德正待渡河，就传报胡虏已经出境了。

〔梦龙评〕王琼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的边墙，命令两名指挥负责督导。两名指挥非常尽力，边墙也筑得很坚固；而且费用也不太多，完成后尚有二千多两盈余的银子，拿来报告王琼。王琼说："这一带边墙是防御西北最重要的设施，你们能尽心尽力完成这件事，这些琐碎的财物我不过问，就赏给你们。"后来北方胡虏侵犯边区，就派这两名指挥带兵去抵御，两人争先冲锋陷阵，其中一名竟然就此殉职。王琼筹备边防的才智，其做法和功迹大概都是这类的。

又：王琼镇守边境时，每次到阵地巡视，寻常的一餐，也要花费百两金子，所到的地都要准备宴会的用具，宰杀好几头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花费和规模。王琼自己吃得不多，其余都分配给将领和士卒，连职位最低的小吏都分得好处。所以西北地方一旦有战事，人人都乐于效命。当时法网疏漏，所以豪杰之士能顺着自己的心志行事，假使在今日，谏议的官员马上就要加以弹劾，主事者甚至会被罢官。

梅衡湘任播州监军时，临行请公款三千万钱，准备犒赏士兵。然而整个任务完成，却只花费四百万钱，其他如数报缴兵部，一点都没有乱用。处理的方式不可能永远是同一套做法，要看当时时势而定。

218. 韦孝宽

【原文】　韦孝宽镇玉壁，念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而地入于齐。孝宽欲当其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彼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魏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为办矣。"乃令筑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孝宽言。

【译文】　北周人韦孝宽（杜陵人，名叔裕，以字行）镇守玉璧时，想到汾州以北、离石以南一带，都是没有开化的胡人，抢劫居民，阻断交通，但土地名义上归北齐所有。韦孝宽想在重要地点建筑一座大城，于是从河西征调役民十万人、甲兵七百人，派开府姚岳去监工。

姚岳认为兵士太少，万一北齐得知，出兵来攻，任务不仅危险而且不容易成功。

韦孝宽说："我计算建好这座城，只需十天就可完工，这地方离晋州四百多里，第一天开工，第二天魏地才能知道。假设从晋州征兵，也要两天才能调齐，议论用兵事宜也要花费三天，我预计军队两天走不到这里，这时城墙就已经筑好了。"

于是要姚岳依令筑城。

韦孝宽又命令部下在汾水以南，介山、稷山一带的村落四处点火，北齐人以为是军营，于是收兵回去。最后果然如韦孝宽所预计的，完成筑城的工程。

219. 士　鞅

【原文】　晋士鞅奔秦。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侈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栾书，黡之父，盈之祖。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

【译文】　晋国士鞅投奔秦国，秦伯问士鞅说："晋大夫哪一家会先灭亡？"

士鞅说："大概是栾氏吧！"

秦伯说："因为他奢侈吗？"

士鞅说："是的。栾黡已经奢侈得太过分了，但一时还不会灭亡，灭亡应该会在他儿子栾盈手上吧！"

秦伯问："何以见得？"

士鞅说："武子（栾书，黶的父亲）生前对人民有恩泽，这就像当年召公有恩于人民，人民连他生前所种的甘棠树都爱护有加，何况是亲生儿子；所以尽管栾黶不成材，人民还不忍心背弃。等到栾黶一死，儿子栾盈不能施恩给人民，武子遗留下的恩泽又差不多消失了，加上对栾黶的怨恨记忆犹新，所以我认为栾氏将在栾盈手中灭亡。"

秦伯认为他的言论很有远见。

220. 楚□贾

【原文】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靖国也。以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及城濮之战，晋文公避楚三舍，子玉从之，兵败自杀。

【译文】 春秋时楚君将围攻宋国，派子文（楚人，名斗谷于菟）在睽地练兵，子文只花一个早晨就完成，没有惩罚任何一个士兵。子文后来派子玉（名成得臣）在□地练兵，子玉一整天才完成，鞭打七个人，刺穿三人的耳朵。

国中的大臣都来恭贺子文，以为子文推荐得人，□贾（孙叔敖的父亲）当时年纪还小，晚到，又不向子文道贺。

子文问他为什么，□贾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祝贺的，您把政权传给子玉，说是'为了使国家安泰'，如果国内安泰而对外作战失败，又有什么好处可言？子玉的失败，完全是因您用错人，您用错人而将使国家败亡，有什么值得恭贺的？子玉刚强而无礼，不可以使他治理人民，假如让他指挥三百部以上的兵车作战，届时他一定败军覆将，回不了国门，如果能侥幸回得来，到时候我再来祝贺也还不迟。"

果然，城濮之战时，晋文公依当年的约定退避楚兵九十里，子玉带兵进击，最后兵败自杀。

221. 班　超

【原文】 班超久于西域，上疏愿生入玉门关，乃召超还，以戊己校尉任尚代之。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

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留数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译文】　东汉时班超久在西域，上疏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活着进入玉门关。于是皇帝诏令班超回国，而以戊已校尉任尚代替他的职务。

任尚对班超说：“您在西域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我将接任您的职务，责任重大，而我的智虑有限，请您多加教诲。”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卒，本来就不是守法的子民，都因为犯罪而被流放边境戍守，而蛮人心如禽兽，难养易变。你个性比较严厉急切，要知道水太清便养不了鱼，过于明察、事事计较便得不到属下的心。我建议你稍微放松一些，力求简易，有些小过失、小问题闭闭眼也就不必去追究，凡事只要把大原则掌握住好就可以了。”

班超离开后，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会有什么奇谋，其实他所说都是平常的话。”

任尚留守数年后，西域就反叛，果然如班超所说。

222. 蔡　谟

【原文】　蔡谟，字道明。康帝时，石季龙死，中原大乱。朝野咸谓太平指日可俟，谟独不然，谓所亲曰：“胡灭诚大庆，然将贻王室之忧。”或问何故，谟曰：“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者，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决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任，略不称心，财殚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卢、东郭所以双毙也！”未几，果有殷浩之役。

【译文】　蔡谟子道明，晋康帝时，石季龙死后，北方又陷入割据纷乱的局面，朝野都认为太平的日子指日可待，只有蔡谟不认为如此，他对亲信的人说：“胡人灭亡确实值得庆幸，然而会给王室带来忧患。”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蔡谟说：

“凡是能顺从天理、顺应时势来行事，能带领天下万民从杀戮混乱之中脱出的，不是不世出的圣哲就是英雄豪杰。而我们看今天眼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物，无论从德行或从能力都上来看，都够不上这种标准，若以为这个时机不可错过，一定会倾尽国力大干一场，无奈个人的才能撑不起这么雄大的构图，想得出的谋略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局面，结果必然是徒然的营师动众，用尽国家的财力人力，耗尽每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就像韩卢（良犬，每天可跑五百里）、东郭（狡兔，每天可跑五百里）一样，最后都只有疲累而死。”

不久，果然有殷浩北伐的失利。

223. 曹　操

【原文】　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何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兵胁太后。曹操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卓未至而进见杀。

袁尚、袁熙奔辽东，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操破乌丸，或说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来，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传其首。诸将问其故，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曹公之东征也，议者惧军出，袁绍袭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公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刘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卒东击备。田丰果说绍曰："虎方捕鹿，熊据其穴而啖其子，虎进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备，空国而去，将军长戟百万，胡骑千群，直指许都，捣其巢穴。百万之师自天而下，若举炎火以焦飞蓬，覆沧海而沃漂炭，有不消灭者哉！兵机变在斯须，军情捷于桴鼓。操闻，必舍备还许，我据其内，备攻其外，逆操之头必悬麾下矣！失此不图，操得归国，休兵息民，积谷养士。方今汉道陵迟，纲纪弛绝。而操以枭雄之资，乘跋扈之势，恣虎狼之欲，成篡逆之谋，虽百道攻击，不可图也！"绍辞以子疾，不许。边批：奴才不出操所料。丰举杖击地曰："夫遭此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故失其会，惜哉！"

操明于翦备，而汉中之役，志盈得陇，纵备得蜀，不用司马懿、刘晔之计，何也？或者有天意焉？操既克张鲁，司马懿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今破汉中，益州震动，因而压之，势必瓦解。"刘晔亦以为言，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操问晔曰："今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犯矣。"操退，备遂并有汉中。

安定与羌胡密迩，太守毋丘兴将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且教羌人妄有请求，因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兴佯诺去，及抵郡，辄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笑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

【译文】　东汉末年何进（宛人，字遂高）与袁绍（汝阳人，字本初）计划诛杀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只好召董卓（临洮人，字仲颖）带兵进京，想利用董卓的兵力胁迫太后。

曹操（沛国谯人，字孟德）听了，笑着说："太监古今各朝各代都有，只是

国君不应过于宠幸，赋予太多权力，使他们跋扈到这种地步。如果要治他们的罪，只要诛杀元凶就行了，如此，一名狱吏也就足够了，何必请外地的部将来呢？若想把太监赶尽杀绝，事情一定提前泄露出去，这样反而不会成功，我可以预见他们会失败。”

果然董卓还没到，何进就被杀了。

东汉末年官渡之战以后，袁熙（字显雍，袁绍的儿子）、袁尚（字显甫）两兄弟投奔辽东，手下尚有数千名骑兵。

起初，辽东太守公孙康仗着地盘远离京师，不听朝廷辖治，等曹操攻下乌丸，有人劝曹操征讨，顺便可以擒住袁尚兄弟。

曹操说：“我正准备让公孙康自己斩袁尚兄弟的脑袋来献，不必劳动兵力。”

九月，曹操带兵从柳城回来，果然，公孙康就斩杀袁尚兄弟，将首级送来。

诸将问曹操是何缘故，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等人，我逼急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我放松，他们就会互斗，这是必然的。”

曹操东征时，众人担心军队出尽之后，袁绍会从后面袭击，如此一来，前进了也无法放手一战，想后退又失去根据地。

曹操说：“袁绍个性迟缓而多疑，一定不会很快就来，刘备刚兴起，民心尚未依附，此刻立即去攻击他一定成功。这是生死存亡的机会，不可失去。”

于是向东攻击刘备。

田丰（巨鹿人，字元皓）果然劝袁绍说：

“老虎正在捕鹿，熊去占有虎穴而吃掉虎子。老虎向前得不到鹿，退后又失去虎子。现在曹操亲自去攻击刘备，军队尽出，将军您有雄厚的兵力，如果直接攻进许都，捣毁他的巢穴，百万雄师从天而下，就像点一把大火来烧野草，倒大海的水来冲熄火炭，哪有不瞬间消灭的道理？用兵的时机稍纵即逝，形势的变动比鼓声还传得快，曹操知道了，一定放弃攻击刘备，回守许都。然而，那时候我们已经占领他的内部，刘备在外夹攻，曹操的头颅，很快的就高悬于将军您的旗杆上了。失去这个机会，等曹操回国，休养生息，储粮养士，如今汉室日渐衰微，万一促成曹操篡逆的阴谋，即使再用各种方法攻击，也没有办法挽回。”

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奴才，不出曹操所料〕。

田丰气得拿手杖敲地说：“得到这种难逢的机会，却为了一个婴儿而放弃，真是可惜啊！”

〔梦龙评〕曹操明白要得到天下，一定得消灭刘备，而汉中之役，却因急着占有陇地，而让刘备有机会占有蜀地，没有采纳司马懿（魏温县人，字仲达）、刘晔（成德人，字子阳）的计策，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是天意吧！

（曹操打败张鲁后，司马懿说："刘备以诈擒得刘璋，蜀人尚未依附，如今攻破汉中，整个益州都震动，如果乘势进军一定可彻底击溃刘备。"刘晔也这样说，曹操不肯。过了七天，投降的蜀人说蜀中一天数十起变故，守将虽不惜杀人镇压，都控制不下来。曹操问刘晔说："现在出击还来得及吗？"刘晔说："现在蜀地已经差不多安定了，没办法打了。"曹操彻退，刘备于是占领整个汉中。）

安定郡和羌人很接近，太守毋丘兴上任时，曹操警告他说："羌人假使想与中国交往，应当由他们派人来，你千万不要派人去，因为好使者不容易找，派去的人一定为了个人的私利，教羌人对中国做种种不当的请求，到时，若不应允便会失去当地羌人的民心，对我们有损无益。"

毋丘兴假装答应而去，到了安定郡，却派遣校尉范陵到羌，范陵果然教羌使自己请求当中国的属国校尉。

曹操笑着说："我预测必会如此，我不是特别聪明，只是阅历多而已。"

224. 郭嘉　虞翻

【原文】　孙策既尽有江东，转斗千里，闻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将议袭许。众闻之，皆惧。郭嘉独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众，无异于独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虞翻字仲翔亦以策好驰骋游猎，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汉高之略也。至于轻出微行，吏卒尝忧之。夫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终不能悛，至是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家客所杀。

孙伯符不死，曹瞒不安枕矣。天意三分，何预人事！

【译文】　三国时，孙策占领整个江东地区之后，遂有争霸天下的雄心，听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就打算攻打许都。曹操部属听了都很害怕，只有郭嘉（阳翟人，字奉孝）说：

"孙策刚刚并合了整个江东，诛杀了许多原本割据当地的英雄豪杰，而这些人其实都是能让人为他拚命的人物，孙策本身的性格又轻率，对自己的安全一向不怎么戒备，虽有百万大军在手，和孤身一人处身野外其实没什么两样，若有埋伏的刺客突然而出，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以我看，他一定死在刺客手中。"

虞翻（吴·余姚人，字仲翔）也因为孙策爱好驰骋打猎，劝孙策说："即使是一些残兵败将、乌合之众，在您指挥之下，都能立刻成为拚死作战的雄兵，这方面的能力您并不下于汉高祖刘邦。但是您常私下外出，大家都非常担忧。尊贵的白龙做大鱼游于海中，渔夫豫且就能捉住它。白蛇挡路，刘邦一剑就把它

杀了，希望您稍微留意一些。”

孙策说：“你的话很对。”

然而毛病还是改不掉，所以军队还没有渡江，就被许贡的家客所杀。

〔梦龙评〕孙策不死，曹操就不能安枕。这或许是天意要三分天下吧！与人事有何干？

225. 黄权　王累　郑度

【原文】　初，刘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黄权怒而言曰：“厝火积薪，其势必焚；及溺呼船，悔将无及！左将军有骁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闭关以待河清。”从事王累自倒悬于州门而谏，曰：“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边批：奇语。重、容、双、同，必争其功！”皆弗听。从事郑度好奇计，从容说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成擒耳！”先主闻而恶之，谓法正曰：“度计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卒如正料。璋谓其群下曰：“吾闻驱敌以安民，未闻驱民以避敌也。”边批：头巾话。于是黜度，不用其计。先主入成都，召度谓曰：“向用卿计，孤之首悬于蜀门矣！”引为宾客，曰：“此吾广武君也！”

【译文】　三国时刘璋欲派人迎接刘备。主簿黄权（蜀·阆中人，字公衡）生气地说：

“房子失火了还堆积木柴，火势一定不可收拾；溺水了才叫船，后悔都来不及。左将军（刘备）是出了名的骁勇人物，把他迎接过来，若以部属待他，左将军是绝对不会甘于屈就的，若以宾客待他，则一国不容有二君。宾客稳若泰山，主人就非常危险。我们应该暂时封锁所有的关隘，休养生息，静待整个天下的争战尘埃落定，重新恢复太平。”

从事（刺史的佐吏）王累则把自己倒吊在州门而劝道：“两座高山在一起，一定得比出谁高谁低；两个庞然大物在一起，一定得分出谁大谁小；两个权贵在一起，一定得争出谁高谁下；两个力量撞在一起，一定得斗出谁强谁弱，这样的争斗是必然的道理〔奇语〕。”

刘璋都不听。

从事郑度好出奇计，从容地说：“左将军的军队如果想袭击我们，论军力，士兵不满一万名，论军心，众心尚未依附，论粮米，只有野外的谷物可以供给他们，对付没有后勤补给的军队，最好的计策是赶尽巴西、梓童两郡的人民，从

涪水以西，所有的仓库和野生的食物，一概烧毁，并加高堡垒，挖深护城河，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他们到了以后，不要和他们正面作战，左将军的粮食不足，不超过一百天，他们就会自己撤走，然后我们再从后面追击他们，很简单可以捉到左将军。”

刘备听到这个消息很担心，对法正（蜀汉·郿人，字孝直）说：“郑度的计划如果实行，我的大事就完了。”

法正说：“刘璋不会采用的，不必忧虑。”

果然，刘璋对部下说：“我听说驱赶敌人以安定人民，没听说驱赶人民来躲避敌人的〔头巾话〕。”

于是罢黜郑度，不采用他的战略。

等刘备拿下成都，特别召来郑度，对他说：“先前如果刘璋采用你的计划，我的头就只有挂在蜀门上了。”

于是用郑度为宾客，对人说：“这是我的广武君。”

226. 罗　隐

【原文】　浙帅钱□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幕下，屡谏，以为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僚客观之，隐指却敌，阳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备敌耶？”隐谬曰：“若是，何不向里设之？”盖指宣卒也。后指挥使徐绾等挟宣卒为乱，几于覆国。

迩年辽阳、登州之变，皆降卒为祟。守土者不可不慎此一着！

【译文】　钱□（五代吴越开国的国王，临安人，字具美）任两浙地区军事首长时，宣州的叛卒五千多人来投诚，钱氏接纳了，并把他们当作心腹。

当时罗隐（余杭人，字昭谏）在他的幕下，屡次劝谏钱□，说这是敌国的人，不能轻易信任，钱□不听。

杭州新建的城墙及□望楼都筑得很宏伟，钱□带着宾客部属去参观，罗隐明知是为了抗拒外敌而建，却假装不懂说：“建这些是为了什么？”

钱□说：“你不知道要防敌吗？”

罗隐说：“如果为了退敌，为什么不面向里建筑呢？”

暗指宣州叛卒是敌人。后来果然指挥使徐绾等人率领宣州叛卒作乱，吴越几乎灭国。

〔梦龙评〕明朝辽阳、登州之变，都是降卒在作祟，防守疆土的人不可不慎防这一点。

227. 夏侯霸

【原文】 夏侯霸降蜀，姜维问曰："司马公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马公自当作家门，彼方有内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轻卒，径抵中原，因食于敌，彼可窥而扰也。然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有胆略，精练策数，终为吴、蜀之忧。但非常之人，必不为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蜀灭而会反，皆如霸言。

【译文】 三国时夏侯霸（字仲权）投降蜀汉，姜维（蜀汉·天水人，字伯约）问他说："司马公已经完全掌握曹魏的政权了，还会征伐我们吗？"

夏侯霸说："司马公取得政权，正想更进一步篡夺曹魏的君位，一时无法兼顾境外之事。您大可带着轻装士卒，直接进军中原，利用敌境中的粮食为后勤，就可以骚扰他们。问题在于有一个叫钟会的人（魏·颍川人，字士季），虽然年轻，却有胆识，并精于各种谋略，此人才真正是吴、蜀的忧患。但是如此才智非凡的人，必然不会甘心只是为人效命，也没有人会真心真意重用他，钟会也大概也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吧！"

十五年后，钟会果然消灭蜀汉，蜀汉灭亡后钟会反叛，都如夏侯霸所言。

228. 傅　嘏

【原文】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莫若睦，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耶！"皆如其言。

蔡邕就董卓之辟，而不免其身；韦忠辞张华之荐，而竟违其祸。士君子不可不慎所因也。

【译文】 何晏（三国魏·宛人，字平叔）、邓扬（魏·南阳人，字玄茂）、夏侯玄（魏·谯人，字太初）三人一直想结交傅嘏（魏·泥阳人，字兰石），而傅嘏始终不答应，三人就请荀粲（字奉倩）劝说。

荀粲对傅嘏说："夏侯太初是当代的豪杰，虚心和您结交，而您一直不愿意。交往就能和好，不交往就发生仇隙，二位贤人能和睦，是国家的福祉，这是为什么蔺相如要屈居廉颇之下的原因。"

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大才疏，徒有虚名，是标准那种靠一张嘴巴能倾覆整个国家的人。至于何晏、邓扬，颇有才干却性格急躁不安，见闻虽广却杂而不

精，追逐名利而内心丝毫不知防备而厌恶别人持不同的意见，说话喋喋不休却妒恨比自己俊秀的人，说话喋喋不休就容易和人发生嫌隙，嫉妒比自己俊秀的人就不可能有真正亲密的朋友。以我看，这三个所谓的贤人，其实皆是败德的人，躲得远远的都还怕被他们连累，何况是去亲近他们！”

后来事实的发展，都如傅嘏所说。

〔梦龙评〕蔡邕被董卓任用而免不了一死，韦忠（晋·平阳人，字子节）谢绝张华（方城人，字茂先）的推荐，竟然避免灾祸，士人君子交往实在不可以不谨慎。

229. 陆逊　孙登

【原文】　陆逊多沉虑，筹无不中，尝谓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边批：长者之言。君今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听，卒见杀。

嵇康从孙登游三年，问终不答。康将别，曰：“先生竟无言耶？”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枉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吕安之难。

【译文】　陆逊（三国吴人，字伯言）向来深思静虑，所推测的事没有一件不应验，他曾经对诸葛恪（吴人，字元逊）说：“在我之上的人，我一定尊重他，在我之下的人，我一定扶持他。如今您的气势侵犯在您之上的人，又轻蔑在您之下的人，恐怕不是安德的基础。”

诸葛恪不听，最后果然被杀。

嵇康（三国魏·铚人，字叔夜）跟随孙登（三国魏·汲郡共人，字公和）求学三年，问老师对自己的看法，孙登始终不回答，嵇康临走前说：“先生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孙登才说：“你知道火吗？火一产生就有光，如果不晓得利用它的光亮，跟没有光亮有什么差别；就如同人天生有才华，却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才华，如此，跟没有才华也没什么两样。所以想要利用火光，必须有木柴，来保持光亮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保全自己。你才华高而见识少，在当今这样的乱世很难保全自己。”

嵇康不肯听，最后死于吕安（三国魏·东平人，字仲悌）之难。

230. 盛　度

【原文】　盛文肃度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

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盛公骤称其才雅，置酒召之。夏荷其意，为一诗谢别。公先是诗，不发，使人还之，谢不见。夏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疑将命者有忤，诣公问故。公曰："无他也。吾始见其气韵清秀，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明年，除馆阁校勘，坐旧事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原官。未几卒于京。

【译文】 宋朝时盛文肃（盛度，字公量，谥文肃）任尚书右丞、扬州知州，为人简约庄重，很少称许人。

当时夏有章从建州司户参军（掌理州的户口、籍帐、婚嫁、田宅等事）转任郑州推官，经过扬州。盛文肃赞他才气雅正，设酒宴请他。夏有章感念盛文肃的美意，作一首诗来道谢告别，盛文肃接到信时并没打开，派人退回，谢绝接见。

夏有章很不了解，去拜见通判刁绎，把情形告诉他。刁绎怀疑代为送诗的人得罪盛文肃，就拜见文肃问明事故。

文肃说："没有什么，我起先看到他气韵清秀，认为前途一定很远大。后来看到他在信封上居然自称新圃田从事，得到一个幕僚官的职位，行为处事就变得这样轻率，你看着好了，他的官位就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志得意满了。"

过了一年，夏有章任馆阁（宋朝以史馆、集贤院、昭文馆为三馆。与秘阁、龙图阁、天章阁合称馆阁）校书郎（编辑校正），后因事停职，改任国子监（相当国立大学）主簿，仍带着原职。不久，死在京师。

231. 范纯仁

【原文】 元祐嫉恶太甚，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梁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王懋《野客丛谈》云：君子之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击之不已，其报必酷。余观《北史》，神龟之间，张仲□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清品，一时武人攘袂扼腕，至无所泄其愤。于是羽林武贲几千人至尚书省诟骂，直造仲□之第，屠灭其家。群小悉投火中，及得尸体，不复辨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其受祸如此之毒！事势相激，乃至于此，为可伤也！庄子谓刻核太过，则不肖之心应之。今人徒知锐于攻击，逞一时之快，而识者固深惧之。

【译文】　宋朝时元佑党人嫉恶如仇，吕汲公、梁焘、刘安世判定王安石的亲党吕汲甫、章惇（浦城人，字子厚）等以下三十人，蔡确的亲党安寿（开封人，字厚卿）、曾布（字子宣）以下等十人有罪，把名单公布于朝廷上。

范祖禹（字淳甫）上疏，认为只要处死党魁，从犯不必治罪。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谥忠宣）对同仁叹息道："我们也将不保了。"

后来时势转变，章子厚建立元佑党，果然如同范纯仁所说一样，大概都因为士大夫互相仇视报复，最后受害最大的还是国家，真可悲啊！

〔梦龙评〕王懋（宋·长州人，字勉夫）的《野客丛书》说："君子对付小人，也不可逼迫得太过分，若逼迫到绝境还不肯罢休，很可能将来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张仲□负责考核人才，决定官员的升迁贬抑，全力压抑排挤武人，不使他们进入清流的官品，一时武人愤怒至极，而无法发泄。于是羽林军勇士聚集了几千人，到尚书省诟骂，又直接到张仲□家，杀害他的全家，不论老小全都丢人火中，等找到尸体时，已经不能辨认了，只能用发钗来辨认尸体。他所以受到这样狠毒的报复，是因为逼人太急而激发出来的。庄子（战国楚·蒙人）认为果核刻得太深，就会出现不坚实的心，现代人只知猛锐的攻击，逞一时的快意，真正有见识的人都很忧心这样的事。

232. 常安民

【原文】　吕惠卿出知大名府，监察御史常安民虑其复留，上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纳之。及惠卿至京师，请对，见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计卒不施而去。

【译文】　吕惠卿调离京师，出任大名府知府，监察御史常安民（临邛人，字希古）很怕事久生变，吕惠又被留在朝中，希望他很快就任，就对皇帝说："大名府是北都重镇，如今委派由惠卿去管理，事不宜迟，而且惠卿天性阴险，背叛王安石的事陛下都知道了。他进宫拜见陛下，一定会哭着大谈他和先帝的关系，借以感动陛下，希望陛下把他留在京师。"

皇帝采纳他的意见，等吕惠卿到京师时，请求晋见皇帝，果然谈起先帝的事而哭泣，皇帝遂摆出严肃的神情，不予理会，吕惠卿的计谋终于行不通，只得离开京师。

233. 乔行简

【原文】 嘉定间，山东忠义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择人帅山阳，一时文臣无可使，遂用武国。国，武夫也，特换文资，除太府卿以重其行。乔寿朋以书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将。绍兴间，不独张、韩、刘、岳为之，杨沂中、吴玠、吴璘、刘锜、王燮、成闵诸人亦为之，岂必尽文臣哉！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分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不可，乃使之处非其据，遽易以清班，彼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史不能从。国至山阳，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全军忿怒，囚而杀之，自此遂叛。

【译文】 宋宁宗嘉定年间，山东忠义平全跋扈的情况日趋严重，朝廷要选人去镇守山阳，一时没有文臣可派，仓促间选定武国。武国是武人出身，朝廷特别为他更换文职，担任太府卿（掌理财物库藏的官）的职位，以加重他此次出任的份量。

乔寿朋（乔行简，东阳人，字寿朋，谥文惠）写信给史丞相（史浩，鄞人，字直翁）说：

"祖宗设立制置使，多用名将。高宗绍兴年间，不只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曾经担任过，杨沂中（字正甫）、吴玠（陇干人，字晋卿）、吴璘、刘锜、王燮、成闵（邢州人，字居仁）等人也担任过，哪里一定得用文臣呢？至于文臣担任边帅的事，大概都以观察使的身份出任，如韩琦、范文正、陈尧咨就是。现在给他加上朝中大臣的官衔，表示注重边帅的选派，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使他的外表和本质完全不合，仓促之间从武将转为清望官，他就会尽力修饰边幅，勉强想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官位相符，但是一般人本来就对武国的改授文职不满，再强加矫饰，恐怕更让人生出轻视不平的心理，这不能不仔细考虑。"

史丞相不肯听，武国到山阳以后，果然摆出一副朝廷重臣的架子，要求全体部属大礼参见，全军愤怒不已，因而杀了武国，从此反叛朝廷作乱。

234. 曹　彬

【原文】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后主，复遣还内治行。潘美忧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言："吾适受降，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当君臣同尽，必不生降；既降，又肯死乎？"

或劝艺祖诛降王，入则变生。艺祖笑曰："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而为我擒，孤身远客，能为变乎？"可谓君臣同智。

【译文】 曹武惠王（曹彬）攻下金陵以后，接受南唐李后主投降时，又让他入宫收拾行装。潘美（大名人，字仲询）担心后主会自杀，无法让他活着送京，而加以阻止。

武惠王说："我刚才接受投降时，看见他走过水沟还要找左右随从扶着才敢跨过，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寻死。他要是有壮烈一些、强硬一些的心志，老早就选择君臣同归于尽，不会活着投降；既然投降，哪里肯自杀呢？"

〔梦龙评〕有人劝宋太祖杀死投降的君王，入京才不会发生变故。太祖笑着说："这些人守着千里的大国，拥有数十万的军队，都被我擒住，一个人孤独地在远地作客，能有什么变故吗？"宋太祖和曹彬两人，可说是君臣都有相同的才智。

七、如日驱雾

【原文】 讹口如波，俗肠如锢。触日迷津，弥天毒雾。不有明眼，孰为先路？太阳当空，妖魑匿步。集"剖疑"。

【译文】 口中的谎言如波涛，一肚子的坏水像痼疾，有如漫天毒雾迷蒙双眼；没有明亮的眼睛，怎么知道何去何从？就像太阳当空，妖魔自然却步。

235. 汉昭帝

【原文】 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谋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与旦通谋，诈令人为旦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疑习军官。道上称跸，擅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曰："以燕王发其罪，不敢入。"诏召光入，光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调校尉以来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

【译文】 汉昭帝初继位时，燕王刘旦心怀怨恨，图谋叛变。而上官桀妒忌霍光，遂与燕王共谋，诈使别人为燕王上书，说霍光去广明总阅见习军官时，以帝王出巡的仪节上路，并擅自增选大将军府的校尉，专权放纵，恐怕有反叛的心。

上官桀特别选在霍光休假回家的日子上奏，但昭帝仍不肯下诏治罪。

霍光知道了，不敢上殿。

昭帝问道："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说："因为燕王纠举他的罪状，不敢上殿。"

昭帝命霍光上殿，霍光脱掉帽冠叩头谢罪。

昭帝说："将军不必如此，朕知道这份奏章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

皇上说："将军选校尉以来，不满十天，这些事情燕王怎么会知道？"

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及左右官员都很惊奇，而上书的人果然畏罪逃亡。

236. 张　说

【原文】　说有材辩，能断大义。景云初，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奈何？"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边批：破的。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语塞矣。"帝如其言，议遂息。

【译文】　唐朝人张说（洛阳人，字道济）有才略，大事当前能迅速决断。

唐睿宗景云二年，睿宗对侍臣说："术士预言，在五天之内会有军队突然入宫，你们说怎么办？"

左右的人不知怎么回答。

张说进言道："这一定是奸人想让陛下更换太子的诡计〔一针见血〕，陛下如果让太子监视国事，则名份确定，奸人的诡计破坏，流言自然消失。"

睿宗照他的话做，谣言果然平息。

237. 李　泌

【原文】　德宗贞元中，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路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叔明子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更控上马，以至梁州。及还长安，上皆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出入郜国大长公主第，郜国大长公主，肃宗女，适驸马都尉萧升，女为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郜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 边批：破的。谁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心中伤；而郜国乃太子萧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或告主淫乱，且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请与萧妃离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孝友温仁。"泌曰："陛下唯一子，边批：急投。奈何欲废之而立侄？"上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违朕意，何不爱家族耶？"对曰：

“臣为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以侄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边批：痛切。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边批：缓步。岂谓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边批：似缓愈切。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为陛下相，又睹诸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代宗自建宁死，常怀危惧，边批：引之入港。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昔承乾太宗太子屡监国，托附者众，藏甲又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鞫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也。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三人，与臣鞫实，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时，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尝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何自有异谋乎？彼谮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裹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赖陛下语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谋。向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边批：危词以动之。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还宫当自审，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间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泌拜贺，因乞骸骨。

邺侯保全广平，及劝德宗和亲回纥，皆显回天之力。独郜国一事，杜患于微，宛转激切，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万世纳忠之法。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新政人，一名鲜于叔明）有仇。德宗入骆谷时，正逢雨季，道路又险又滑，大部份术士都逃走。朱泚、李叔明和儿子李升等六人，恐怕有奸人危害天子，于是互相立誓，护卫圣驾一直到梁州。

回到长安后，德宗任命六人皆为禁卫将军，宠辛有加。张延赏知道李升常常进出郜国大长公主（肃宗的女儿嫁给驸马都尉萧升，其女为德宗太子妃）的府第，就秘密告德宗。

德宗对李泌说："大长公主已经老了，而李升还年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一针见血〕，是谁对陛下说这些的？"

德宗说："你不要管谁说的，只要为朕留意李升的举动就行了。"

李泌说："一定是延赏说的。"

德宗说："你怎么知道？"

李泌详细说明张延赏和李叔明的仇怨，又说："李升承受圣上恩典掌管禁军，延赏无心中伤他，而郜国大公主乃是太子萧妃的母亲。所以想以此陷害他。"

德宗笑着说："说得极是。"

有人告公主淫乱，而且祈祷作法。德宗很生气，将公主幽禁于宫中，且严厉地责备太子（李诵），太子因而请求和萧妃离婚。

德宗召李泌来，把事情告诉他，且说："舒王（李谟）已经长大，为人温文仁慈而孝顺。"

李泌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投其所急〕，怎么会想废儿子而立侄子呢？"

德宗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离间朕和舒王父子，谁说舒王是朕侄子的？"

李泌说："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初年陛下对微臣说：'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微臣请问何故，陛下说是昭靖王的几个儿子，先帝命令您收为儿子。如今陛下对亲生的儿子尚且怀疑，对于侄子又怎么不怀疑呢？舒王虽然孝顺，但从今以后，陛下应努力撇开，不要再存这种念头。"

德宗说："你违背朕的心意，难道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吗？"

李泌说："微臣为了爱惜身家性命，所以不敢不尽心，如果怕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天后悔，一定会责怪微臣说：'我任命你为宰相，你不尽力劝谏。'假使到这种地步，一定连微臣的儿了一并斩杀。微臣老了，死不足惜，如果微臣的儿子含冤而死，只能以侄子为后嗣〔言语痛切〕，微臣死后就不能享受他的奉祀。"

说完，李泌伤心的痛哭起来。

德宗也哭着说："事情已经如此，朕要怎么做才好呢？"

李泌说："立太子是大事，更动太子更是大事，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微臣原以为以陛下的圣德，就连海外蛮夷，都拥戴您如父亲，哪知陛下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怀疑。自古以来，父子互相怀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的。陛下可还记得从前在彭原，建宁王（萧宗第三子，名李倓）为何被诛〔似缓而愈切〕？"

德宗说："建宁王叔其实是冤枉的，他的死，只因为肃宗性急，而又被中伤得很厉害。"

李泌说："微臣过去因为建宁王被杀的缘故，辞去官职，发誓不再接近天子，今日又担任陛下宰相，不幸再看到历史重演。臣在彭原，受到无比的恩宠，竟不敢挺身申明建宁王的冤屈，一直到辞官离去时才敢说明。肃宗也后悔得痛哭起来，先帝（代宗）自从建宁王死后，常心怀危疑恐惧〔引德宗入港〕，微臣也为先帝诵读〈黄台瓜辞〉（武后的次子章怀太子所作的乐章，为了感悟高宗及武后），以防止小人进谗言。"

德宗说："这些我都知道。"

此时德宗的神色已稍微安定，说："贞观、开元时，也都曾换过太子，为什么不会灭亡？"

李泌说："从前承乾（太宗的太子）多次监督国事，依附他的人很多，又私藏很多兵器，与宰相侯君集（三水人，封潞国公）谋反的事被察觉，太宗派太子的舅舅长孙无忌（洛阳人，字辅机）和数十位朝中的大臣一再勘问，谋反的事迹都很明显，然后集合百官商议。当时还有人进言，希望太宗不失慈父的本心，使太子能终其天年。太宗答应，一起废了太子和魏王泰。

"陛下既然知道肃宗性急，认为建宁郡王是冤枉的，微臣非常庆幸。希望陛下以此事为前车之鉴，暂缓三天，仔细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陛下必然可以发现太子没有异心。如果真有叛逆的迹象，应召集两三名知义理的大臣，与微臣一起勘问事情的真象，陛下如果实行贞观的方法，弃舒王而立皇孙，那么百代以后，领导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痛切之至〕。

"至于开元时，武惠妃进谗言，害了太子瑛兄弟，全国人都同感冤枉愤怒，这是后代所应警戒的，怎么可以效法呢？而且从前陛下曾命令太子在蓬莱池和微臣见面，微臣观察太子的容貌仪表，并没有凶恶之相，反而担心他过于柔顺仁慈。又太子从贞元年间以来，曾住在少阳院，就在正殿旁边，未尝接近外人、干预外事，从何产生叛逆的谋略呢？

"那些进谗言的人，用尽各种欺诈的手法，虽然像太子瑛带着兵器入宫（武惠妃假称宫中有贼，请太子入宫捉贼），尚且不可相信，何况只因为妻子的母亲有罪而被连累呢？幸好陛下告诉微臣，微臣敢以宗族的性命来保证太子不懂得谋反。微臣如果是杨素（隋朝人，字处道）、许敬宗（唐朝人，字延族）、李林甫（唐朝人，号月堂）这些人承接圣旨，已经去找舒王计划立太子、告宗庙的事了。"

德宗说："我为你延缓到明天，再仔细想一想。"

李泌取出笏（大臣见皇帝所持的手版），叩头跪拜而哭着说："如此，微臣

知道陛下父子慈爱孝顺如初。然而陛下回宫后，自己要留意，不要把这件事透露给左右的人，如果透露出去，那些人想在舒王面前立功，太子就很危险了。”

德宗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隔天，德宗命人开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泪流满面，抚着李泌的背说：“没有你一番恳切的话，今天朕后悔都来不及了。太子仁慈孝顺，实在没有异心。”

李泌跪拜道贺，立刻请求辞官归乡。

〔梦龙评〕李邺侯保全广平太子，及劝德宗与回纥和亲，都显露出回天的力量。只有郜国公主这件事，在初露征兆时就予以防范，宛转激切，使猜忌的君主不得不相信，强悍的君主不得不柔顺，真是万世采纳忠言的方法。

238. 寇　准

【原文】　楚王元佐，太宗长子也，因申救廷美不获，遂感心疾，习为残忍；左右微过，辄弯弓射之。帝屡诲不悛。重阳，帝宴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预，中夜发愤，遂闭媵妾，纵火焚宫。帝怒，欲废之。会寇准通判郓州，得召见。太宗谓曰：“卿试与朕决一事。东宫所为不法，他日必为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从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事，俟还而示之；废太子，一黄门力耳。”太宗从其策。及东宫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目、挑筋、摘舌等物。还而示之，东宫服罪，遂废之。

搜其宫中，如无不法之事，东宫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无冤耳。江充、李林甫，岂可共商此事！

【译文】　楚王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因为援救赵廷美（太宗的弟弟）失败，于是得精神病，性情变得很残忍，左右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杀，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改过。

重阳节时，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初愈不参加。半夜发怒，把侍妾关闭于宫中，并纵火焚宫。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

寇准那时正在郓州任通判，太宗特别召见他，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都属不法，将来若登上帝位一定会做出桀纣般的行为。朕想废掉他，但东宫里有自己的军队，恐怕因此引起乱事。”

寇准说：“请皇上于某月某日，命令太子到某地代理皇上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命令跟着去。陛下再趁此机会派人去搜查东宫，若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他面公布出来，如此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须派个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

太宗采用他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果然搜得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睛、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当场展示出来，太子服罪，于是被废。

〔梦龙评〕搜查东宫，如果没有不法的事，东宫的地位依旧。不然，也可以使他心服而不觉冤枉，江充（汉·邯郸人，字次倩，以巫蛊术诬害太子）、李林甫之类的人，难道可以共同商议这种事吗？

239. 隽不疑

【原文】 汉昭帝五年，有男子诣阙，自谓卫太子。诏公卿以下视之，皆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曰："卫蒯聩出奔，卫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上与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后廷尉验治，坐诬罔腰斩。

国无二君，此际欲一人心、绝浮议，只合如此断决。其说《春秋》虽不是，然时方推重经术，不断章取义亦不足取信。《公羊》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想当时儒者亦主此论。

【译文】 汉昭帝五年，有名男子入宫，自称是卫太子。一些朝中大臣去检视，谁也不敢确定。

京兆尹隽不疑最后才到，却立刻命令侍从拿下他，说："卫蒯聩（春秋卫人）出奔到宋国，后来被人送回来，卫辄（聩的儿子）拒绝接纳，《春秋》认为做得很对。太子得罪先帝，不肯服罪自尽而选择逃亡，今天就算来的真是卫太子，也不过是罪人的身份而已。"

于是直接将此人送入监狱。

昭帝与霍光听了，嘉勉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该任用饱学经书而又明白大义的人。"

隽不疑从此为昭帝所重，而这名男子，后来经廷尉检查，果然是冒牌太子，因而被处死。

〔梦龙评〕国无二君，想安定人心，杜绝不实的谣言，便应该如此断然处置。隽不疑所提到《春秋》的说法虽然有问题，但是当时正推崇经学，不断章取经书的说法，可能不足以取信于人。《公羊传》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向卫国的列祖列宗负责，想必当时的儒者也主张这种说法。

240. 孔季彦

【原文】 梁人有季母杀其父者，而其子杀之。有司欲当以大逆，孔季彦曰："昔文姜与弑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谓'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

亲，即凡人耳。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当以逆论。”人以为允。

【译文】　东汉时有梁人因后母杀死父亲，他就把后母杀掉报了父仇，官吏想判决他大逆不孝之罪。

孔季彦说：“从前文姜（春秋鲁桓公的夫人）参与杀害鲁桓公，《春秋》就把姜氏原来鲁君夫人的名号去除，《左传》说：‘这样不把姜氏再当成鲁君夫人的做法，是遵照礼法来的。’既然断绝了姜氏和鲁国公族的姻亲关系，姜氏便成了个普通人而已，因此，这件案子不应以大逆不孝的罪名论处。”

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

241. 张　晋

【原文】　大司农张晋为刑部时，民有与父异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将入取赀。子以为盗也，瞷其入，扑杀之；取烛视尸，则父也。吏议子杀父，不宜纵；而实拒盗，不知其为父，又不宜诛。久不能决。晋奋笔曰：“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竟杀之。

【译文】　明朝人大司农（掌管钱谷的官）张晋任职刑部时，有个富人与父亲分居。有一晚这富人的父亲翻墙进入他家窃取财物，此人以为是窃盗，遂予以扑杀。等拿蜡烛出来一照，才知道杀的是父亲。

承办案件的官吏认为儿子杀父亲，大逆不道，不应有任何宽贷，但实际上官吏也了解，这个富人只是抵抗窃盗，从这个角度来看又罪不至死。于是拖延很久，无法决定。

张晋提笔写道：“杀死窃盗固然可以饶恕，但不孝的这部份罪过却该诛杀。儿子这么富有，而让父亲穷困到得做贼，此人的不孝是很明显的〔铁案如此，更有何词〕。”

最后还是判死罪。

242. 杜　杲

【原文】　六安县人有嬖其妾者，治命与二子均分。二子谓妾无分法。杜杲书其牍曰：“《传》云：‘子从父命’，《律》曰：‘违父教令’，是父之言为令也。父令子违，不可以训。然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部使者季衍览之，击节曰：“九州三十三县令之最也！”

【译文】　宋朝时一名六安县人宠爱侍妾，临终时遗命财产由侍妾与两个儿子均分。两个儿子则认为妾没有分享财产的道理，一状告进官里。

杜杲（邵武人，字子昕）在判决的公文上写着：“古书说：‘儿子应遵从父亲的命令。’法制规定：‘不得违反父亲的教诲与命令。’可见父亲的话就是命令。

儿子违反父亲的命令，不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

刑部使者季衍看了，非常赞赏说：

“史书上曾称赞汉朝儒者引用经书来决断讼狱。这里既引用古书，又引用法制，义正辞严，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又说：‘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因为侍妾如果改嫁，就断绝原有的亲情了；如果去世，依礼法儿子应该承受遗产。论断如此公正，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

243. 蔡　京

【原文】　蔡京在洛。有某氏嫁两家，各有子；后二子皆显达，争迎养其母，成讼。执政不能决，持以白京。京曰：“何难？第问母所欲。”遂一言而定。

【译文】　宋朝时蔡京在洛阳时，有一名女子曾先后嫁给两家，各生了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地位显达，争着迎接母亲去奉养，而告到官府。

执政官不能决断，拿来问蔡京。

蔡京说：“这有什么困难？只要问那个母亲想到哪个儿子家不就好了。”

如此一句话就解决了。

244. 曹克明

【原文】　克明有智略，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检。既至，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药，酋立死，群酋惭惧而去。

【译文】　曹克明（字尧卿）很有才略，宋真宗时，一再立功，升任宜、融、桂等十州巡检。到任后，有一群蛮夷酋长来奉献一瓶药，说：“这种药，凡是中箭的敷一敷，创伤立刻痊愈。”

曹明说：“用什么来试验呢？”

酋长说：“请用鸡狗来试验。”

曹克明说：“应当用人来试。”

就拿箭在酋长大腿上刺了一下，再用药敷，酋长立即死亡，其他酋长都惭愧恐惧地离去。

245. 王商　王曾

【原文】　汉成帝建始中，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

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右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稍定，问之，果讹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天圣中尝大雨，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欲东奔。帝以问王曾，曾曰：“河决，奏未至，必讹言耳。不足虑！”已而果然。

嘉靖间，东南倭乱，苏城戒严。忽传寇从西来，已过浒墅。太守率众登城，急令闭门。乡民避寇者万数，腾踊门外，号呼震天。任同知环愤然曰：“未见寇而先弃良民，谓牧守何！有事，环请当之！”乃分遣县僚洞开六门，纳百姓，而自仗剑帅兵，坐接官亭以遏西路。乡民毕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众。吴民至今尸祝之。又万历戊午间，无锡某乡构台作戏娱神。有哄于台者，优人不脱衣，仓皇趋避。观剧者亦雨散，口中戏云：“倭子至矣！”此语须臾传遍，且云“亲见锦衣倭贼”。由是城门昼闭，城外人填涌，践踏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虽近妖，亦有司不练事之过也。大抵兵火之际，但当远其侦探，虽寇果临城，犹当静以镇之，使人心不乱，而后可以议战守；若讹言，又当直以理却之矣。

开元初，民间讹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令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讹言乃息。语曰：“止谤莫如自修”，此又善于止讹者。天启初，吴中讹言“中官来采绣女”，民间若狂，一时婚嫁殆尽。此皆恶少无妻者之所为，有司不加禁缉，男女之失所者多矣。

【译文】 汉成帝建始年间，关内下了四十多天大雨，京师民众无故互相惊扰，说马上有洪水要来。百姓急着逃难，导致互相践踏，老弱号叫之声不绝于耳，长安城里大乱。

大将军王凤（东平阳人，字孝卿）提议太后、成帝及后宫嫔妃立刻登船，再命令官吏百姓上城避水。

群臣都赞同王凤的建议，只有右将军王商（蠡吾人，字子威）说：“自古以来，再无道的国君当政，洪水尚且不会泛滥到越过城墙。今天为什么会有洪水在一天之间就暴涨而来，这一定是谣言，不该命令百姓上城，以免他们更加惊扰。”

成帝于是没有下诏。

不久，混乱稍微平定。一问，果然是谣言，大家都赞美王商的镇定有眼光。

宋仁宗天圣年间曾经下大雨，传说汴河溃决，洪水将到。京都人非常恐惧，想向东逃。

仁宗问王曾（益都人，字孝先）。王曾说：“如果汴河溃决，为何奏本还没

到，一定是谣言，不值得忧虑。”

果然如此。

〔梦龙评〕明朝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作乱，苏州城戒严。忽然传说倭寇从西边来，已经经过浒墅。太守率士兵上城，紧急下命关闭城门。避寇的乡民上万人蜂拥于城门之外，呼号声震动天地。同知（副官）任环（长冶人，字应乾）愤怒地说：“还没见到倭寇就舍弃百姓，称得上牧守吗？有事情我来担当。”就分派县吏打开六个城门，收容百姓，自己则佩着剑率领士兵，坐镇官府，下命阻断西边的道路，让乡民全数入城。过了很久，倭寇才到，救活了很多人，江苏人到如今还在祀奉他。

又：万历年间，无锡某乡筑戏台演戏娱神，有人在戏台上起哄说倭寇来了，演员来不及换下戏服就仓皇逃避，看戏的人也一哄四散，争相传出倭寇要来的消息，消息一下子就传遍全城，且有人说亲眼看见锦衣的倭寇。因此城门白天就关闭起来，城外的人拥挤践踏，死了近百人，到深夜才安定。这虽然近乎妖言惑众，也是由于处事不够练达的过失。大抵战乱的时候，应当在远方安置侦探，虽然盗寇真的逼近城来，仍须镇静地处理，使人心不乱，然后才开始商议决定作战或防御的策略。如果是谣言，应当直接以真确的道理来消除谣言。

唐玄宗开元初年，民间谣传皇帝将选采官女。玄宗听到这件事，便命人挑选后宫无用的宫女，用车子载返其家，谣言于是平息。俗语说：“要停止毁谤，没有比自我做起更好的方法了。”唐玄宗又是个善于平息谣言的人。

明熹宗天启初年，江苏一带谣传宦官要来选绣女（选入宫中做嫔妃的候选人）。民间遂紧张得如同发狂一般，一时之间，女子都出嫁了。这都是没有娶妻的恶少所放的谣言，官吏也不加禁止缉捕，造成很多男女在仓促之间嫁娶不当的错失。

246. 西门豹

【原文】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会长老问民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民钱数百万，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当其时，巫行视人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令洗沐，易新衣。治斋宫于河上，设绛帷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数十里乃灭。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溺。’边批：邪教惑人类然。人家多持女远窜，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时幸来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长、父老皆会。聚观者数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从其后。豹曰：“呼河伯妇来！”既见，顾谓三老、巫祝、父

老曰："是女不佳，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有顷，曰："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旁观者皆惊恐。豹顾曰："巫妪、三老不还报，奈何？"复欲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妇也！"邺吏民大惊恐，自是不敢复言河伯娶妇。

娶妇以免溺，题目甚大。愚民相安于惑也久矣，直斥其妄，人必不信。唯身自往会，簪笔磬折，使众著于河伯之无灵，而向之行诈者计穷于畏死，虽驱之娶妇，犹不为也，然后弊可永革。

【译文】　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魏人）任邺县的长官，他会见地方上的长者，询问民间的疾苦。

长老说："最苦的是为河伯娶亲。"

西门豹问他们是何缘故，长老说：

"邺县的三老（掌管教化的官）、廷掾（县府的助理）每年向人民收取几百万钱，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亲，再和巫婆分享其余的钱。娶亲时，巫师到每户人家去查看，看到美女就说她应当作河伯的妻子，立即命令她沐浴，更换新衣，在河边搭建斋宫，布置红色的帐幕和床席，把美女安置在里面。选好日子，将床及床上的美女一起漂浮于河中，漂流几十里就沉没了。地方上传言：'如果不为河伯娶亲，河水就会泛滥成灾〔邪教惑人之语〕。'很多人家都带着女儿逃到远处去，所以城里越来越空。"

西门豹说："到河伯娶亲的日子，希望你来告诉我，我也要去送亲。"

娶亲的日子当天，西门豹到河边去，三老、官吏、地方领袖、里长、父老都到了，围观的有几千人。主持的老巫婆有女弟子十人，跟随在后面。

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妻子过来。"

看过以后，西门豹回头对三老、巫婆及父老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去河里报告河伯，我们要再找更美的女子，后天送来。"

就派吏卒抱起大巫婆投入河里。

不久，西门豹说："老婆婆为什么去这么久不回来？派个弟子去催她。"

又投一个弟子入河。

不久又说："怎么这个弟子也一去这么久？"

于是西门豹又下令再派一名弟子去催她，前后总共投了三个弟子。

西门豹说："这些人都是女子，一定是事情说不清楚，麻烦三老前去说明。"

又投入三老。

西门豹假装恭恭敬敬的站在河边等候〔绝妙的一出戏〕，过了很久，旁观的人愈来愈害怕。

西门豹回头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报，怎么办？"

正要派廷掾和另一个豪富前去催促，两人却立刻跪下叩头，叩得头破血流，脸色一片灰白。

西门豹说："好吧好吧！那就再等一会儿。"

不久，西门豹才说："廷掾起来吧！河伯不娶亲了。"

邺县官民都非常害怕，从此不敢再提河伯娶亲的事。

〔梦龙评〕为了避免淹水而替河伯娶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无知的百姓相信这样的谣言而苟且偷安时日已久，如果直接驳斥此事是虚妄的，人民一定不相信。只有亲自去参加娶亲盛会，又装出一副恭敬的模样，使众人明白根本不是什么河伯作祟，先前的行为都是骗人的，终于在怕死的情况下无计可施。这时就算有人赶他们去替河伯娶亲，也绝不敢再做，如此弊病才可以永久消除。

247. 宋　均

【原文】　光武时，宋均为九江太守。所属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诸巫初取民家男女以为公妪，后沿为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均至，乃下教：自后凡为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扰良民。未几祠绝。

【译文】　汉光武时，宋均（安众人，字叔庠）任九江太守。所属的浚遒县有唐后山，居民共同立祠祭祀。当地的巫师最初娶民家的女子作山神之妻，后来一直沿用。于是民家都互相警戒不敢婚嫁。

宋均到任后，就下令：以后凡是为山神娶妻，一定得娶巫师的女儿，不可骚扰一般百姓。不久山神祠就停止祭祀。

248. 李德裕

【原文】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自洛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往汲，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用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须臾肉烂。自此人心稍定，妖亦寻败。

【译文】　唐敬宗宝历年间，亳州一带传说出产圣水。有病的人喝了以后立即痊愈。于是从洛阳到江西等数十郡的人，争着捐钱取水，获利上千万钱。

消息传来传去，越渲染越跟真的一样。

此时李德裕（赞皇人，字文饶）在浙西，命令人用锅子装圣水，在大市场

中，放五斤猪肉进去煮。他说："如果是圣水，猪肉应该不起任何变化。"

不久之后，肉煮烂了，从此人心稍微安定，妖言也随着平息。

249. 赵凤进

【原文】 后唐明宗时，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学士赵凤进曰："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即举斧碎之，应手而碎。时宫中施物已及数千，赖碎而止。

正德时，张锐、钱宁等以佛事蛊惑圣聪。嘉靖十五年，从夏言议，毁大善殿，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夫牙骨之多至此，使尽出佛身，佛亦不足贵矣！诬妄亵渎，莫甚于此，真佛教之罪人也！

【译文】 后唐明宗时，有和尚至西域求法，带回佛牙献给皇上。明宗在大臣面前展示。

学士赵凤进说："传说佛牙不会被水火破坏，请让臣验证它的真伪。"就拿起斧头敲击，佛牙立即破碎。

当时宫中奉献佛寺的物品已达数千件，因佛牙的破碎而从此不再收藏。

〔梦龙评〕明武宗正德时，太监张锐、钱宁等人用佛事迷惑武宗。世宗嘉靖十五年，依夏言（贵溪人，字公谨）的建议拆毁大善殿，发现殿中收藏的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佛牙佛骨多到这种地步，假使都是出自佛身，则佛也不值得珍贵了。诬蔑虚妄，亵渎神明，没有比这种情形更严重了，真是佛教的罪人啊！

250. 林俊宪

【原文】 滇俗崇释信鬼，鹤庆玄化寺称有活佛，岁时士女会集，动数万人，争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鹤庆，命焚之。父老争言"犯之者，能致雹损稼"。俊命积薪举火："果雹即止。"火发，无他，遂焚之，得金数百两，悉输之官，代民偿逋。

五斗米、白莲教之祸，皆以烧香聚众为端。有地方之责者，不得不防其渐，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净为宗，寂灭为教，万无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俩，佛若有灵，肯受人诬乎？即果能致雹，亦必异物凭之，非佛所致也；况邪不胜正，异物必不能致雹乎？火举而雹不至，大众亦何说之辞哉？至金悉输官，佛亦谅其无私矣。近世有佛面刮金，致恶疮溃面以死；夫此墨吏，亦佛法所不容也。不然，苟有益生民，佛虽舍身犹可也。

【译文】 云南一带崇敬佛教，迷信鬼神，鹤庆的玄化寺，声称有活佛。每

逢过年过节，动辄几万名士女聚集，争着用金粉涂饰活佛的面。

司寇林俊宪任职云南时，趁巡视鹤庆时，命令人把活佛烧毁。父老争着说，冒犯活佛会招致冰雹损伤农作物。林俊宪命人堆积柴火，火一烧起，原来下着冰雹却反而停了，火越烧越大，也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于是熔得黄金数百两，全部捐给官府，代替人民偿还积欠的田租。

〔梦龙评〕五斗米道（东汉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从学的人要缴五斗米，所以称五斗米道）、白莲教（旧时秘密集合的教会）的祸害，都以烧香聚众为事端。地方官不可不预先防范，不只唤醒愚民、挽救习俗而已。佛教以清净为宗旨，寂灭为教义，绝无活佛的道理。而且说冒犯他会招致冰雹，这是山中怪物所耍的伎俩。佛如果有灵，肯这样受人诬蔑吗？就算真能招致冰雹，也一定是凭借怪物，不是佛招致的。何况邪不胜正，怪物一定不会招致冰雹，火烧起来后冰雹就不见了，大众又有什么话可说呢？至于金子全数捐给官府，佛也会原谅他大公无私。

近代有人在佛面刮金子，以致脸部生恶疮溃烂而死。这种贪心的人，也是佛法所不容许的。相反的，如果有益人民的事，我想佛就是舍身也可以非常乐意！

251. 廖县尉

【原文】 宋元丰中，陈州蔡仙姑能化现丈六金身，堂设净水，至者必先洗目而入。有廖县尉，一日率其部曲，约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视之，宝莲台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视之，大竹篮中一老妪，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译文】 宋神宗元丰年间，陈州有一位蔡仙姑，能化为一丈六尺的金身，常准备净水，来到的人一定要先洗眼睛才能进入。

有位廖县尉，有一天率领部下前往，约定洗一个眼睛。进入以后，用洗过的眼睛看，宝莲台上果然有高大的金佛；用没有洗过的眼睛看，却只见大竹篮中高傲地坐着一个老太婆。县尉就命部下捉拿她。

252. 程 □

【原文】 程珦尝知龚州，有传区希范家神降，迎其神，将为祠南海。道出龚，珦诘之，答曰："比过浔，浔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惧，更致礼。珦曰："吾请更投之。"则顺流去。妄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

【译文】 程珦（字伯温）曾任龚州知州，当时传说区希范家有神降临，有人迎神准备到南海立祠祭祀。路经龚州时，程珦问希范，他回答说："此神经过浔州时，浔州太守原本不信，把祭祀的器具投入江中，谁知祭器却逆流而上。太

守害怕，态度反而变得很恭敬。”

程珦说：“我请你再投一次。”只见祭祀的器具顺流而去，这个谎言才被揭穿。

程珦是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的父亲。

253. 程　颢

【原文】　南山僧舍有石佛，岁传其首放光，远近男女聚观，昼夜杂处。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颢始至，诘其僧曰：“吾闻石佛岁现光，有诸？”曰：“然。”戒曰：“俟复见，必先白。吾职事不能往，当取其首就观之。”自是不复有光矣。

【译文】　宋朝时南山的寺庙中有座石佛，有一年传说石佛的头放出光芒，远近各地男女信徒都聚集围观，日夜杂处在一起。地方官畏惧神灵，不敢禁止。

程颢一到，就质问和尚说：“我听说石佛每年会出现一次光芒，真的吗？”

和尚说：“真的。”

程颢告诫他说：“等下次再出现光芒时，一定要先告诉我，我如果有职务在身不能前来，也一定拿佛首回去看。”

从此不再听说石佛的头有光芒出现。

254. 狄仁杰

【原文】　狄梁公为度支员外郎，车驾将幸汾阳，公奉使修供顿。并州长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者，必致雷风，欲别开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无他变。

【译文】　唐朝狄梁公（狄仁杰）任度支员外郎时，天子将幸临汾阳，狄梁公奉命准备酒宴。并州长史（府吏的首长）李玄冲认为路经妒女祠，地方传说说有盛装车马经过的人，一定会刮风打雷，因此想避开这条路。

狄梁公说：“天子驾临，大批车驾人马跟随，风伯为他清理尘垢，雨神为他洗刷道路，什么妒女敢伤害天子？”

李玄冲因此打消念头，果然没有任何变故。

255. 张　昪

【原文】　成化中，铅山有娶妇及门，而揭幕只空舆者。姻家谓娅欺己，诉于县；娅家又以戕其女互讼。媒从诸人皆云：“女实升舆，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决。慈溪张进士昪新任，偶以勘田均税出郊，行至邑界。有树大数十抱，荫

占二十余亩，其下不堪禾黍。公欲伐之以广田，从者咸谏，以为“此树乃神所栖，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不可忽视也”。公不听，移文邻邑，约共伐之。邻令惧祸，不从。父老吏卒复交口谏沮，而公执愈坚。期日率数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数百步，公独见衣冠者三人拜谒道左，曰：“我等树神也。栖息此有年矣，幸垂仁相舍。”公叱之，忽不见。命夫运斤，树有血出，众惧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众不敢逆。创三百，方断其树。树颠有巨巢，巢中有三妇人，堕地，冥然欲绝。命扶而灌之以汤，良久始苏。问：“何以在此？”答曰：“昔年为暴风吹至，身在高楼，与三少年欢宴，所食皆美馔。时时俯瞰楼下，城市历历在目，而无阶可下。少年往来，率自空中飞腾，不知乃居树巢也。”公悉访其家还之；中一人，正舆中摄去者，讼始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数处，而所荫地复为良田。

《田居乙记》载：桂阳太守张辽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播不生谷。遣客伐之，血出，客惊怖，归白辽。辽大怒曰：“老树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洒。辽使斫其枝，上有一空处，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赴辽。辽乃逆格之，凡杀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辽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其年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事与此相类。

县有羊角巫者，能咒人死。前令畏祸，每优礼之。其法：书人年甲于木橛，取生羊向粪道一击，羊仆人死。张舅知之不发。一日有老妇泣诉巫杀其子，张舅遣人捕巫。巫在山已觉，谓其徒曰：“张公正人，吾不能避，吾命尽矣！”乃束手就缚。至，杖百数，无损，反伤杖者手。张舅释其缚，谓之曰：“汝能咒杖者死，复咒之生，吾即宥汝。”试之不验，遂收之狱。夜半，烈风飞石，屋瓦索索若崩。张舅知巫所为，起正衣冠，焚香肃坐。及旦，取巫至庭，众皆以巫神人，咸请释之。张舅不许，厉声叱巫。巫悚惧，忽堕珠一颗，光焰烛庭又堕法书一帙，如掌大。张舅会僚属，焚其书，碎其珠，问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即仆而死。众请舁出之。张舅曰：“未也。”躬往瘗于狱中，压以巨石。时暑月，越三日，发视，腐矣。巫患遂息。

巫之术，亦乘人祸福利害之念而灵。张舅绝无疑畏，故邪术自不能入。

有道士善隐形术，多淫人妇女。公擒至，痛鞭之，了无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见。公托以他出，径驰诣其居，缚归，用印于背，然后鞭之。乃随声呼嗥，竟死杖下。

【译文】　明宪宗成化年间，铅山有人娶亲到家后，揭开帘幕一看，却只有空轿子。男方认为女方骗婚，就告到县府，女家又认为女儿受害，于是互相缠讼。媒婆及随嫁的人都说：“女子确实上轿，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县官无法决断。

慈溪进士张昺（字仲明）新上任，偶然为了勘察田赋到郊外，走到县界，有一棵大树，树身约十人环抱，树荫占了二十多亩地，不能作为耕地。张昺欲砍伐这棵树以增加耕地，随从都劝他，说这棵树有神明降临，百姓稍有不敬，便会生病死亡，不可忽视。

张昺不听，发公文给邻县县令，约定共同砍伐大树。邻县县令怕有灾祸来临，不肯依从。父老吏卒又一再劝阻，张昺的心意却更坚定。

到预定日期，张昺率领数十名壮丁，穿着军服、吹奏鼓乐前往。离大树还有数百步远，张昺看见三位穿戴官服的人，在路边拜见道："我们是树神，已经在这棵树上栖息很多年了，希望大人仁慈为怀，放过我们。"

张昺大声叱喝，三人忽然不见。

于是命令壮丁运斧砍伐，树身有血流出来，众人害怕，要停下来，张昺亲自砍伐，众人才不敢阻止，砍了三百斧才把它砍断。树顶有一个很大的巢，中有三个妇人，坠落地面，昏死过去，张昺命令人将她们扶起，灌以热汤，很久才醒过来。

问她们为什么会在树上，她们回答说："以前被暴风吹到上面，发觉身处高楼之上，和三个少年一起饮酒作乐，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常常向楼下俯瞰，城市历历在目，却没有楼梯可下。少年往来，都从空中飞跃，所以不知道是住在树巢上。"

张昺都把她们送回家，其中一人正是在轿子中被捉去的，这件讼案因而解决。张昺用此木材修了好几处官府，而树荫底下那块地又变为良田。

〔梦龙评〕乡居时，看到一段记载：桂阳太守张辽居家买田，田中有一棵大树，树身约十余人合抱，枝叶茂盛遮盖好几亩地，不能生产谷物。张辽找人来砍伐，树有血流出来。砍伐的人非常恐惧，回来告诉张辽。张辽很生气地说："老树出汗，哪里是血。"因而自己砍伐，血大股地流出来。砍树枝时，上面有一处空间，约四、五尺身长的白头老人忽然出来奔向张辽。张辽迎面格斗，一共砍下四个头。左右都恐惧得伏在地上，张辽仍恬然自得。再仔细看清楚，既不像人又不像兽，于是将这棵树砍了。这一年，张辽升任司空、侍御史及兖州刺史等职，和张昺的事相似。

铅山县有一个羊角巫师，能诅咒人死。前任县令怕招来祸害，往往很礼遇他。

这个巫师害人的方法是：将人的生辰年月日写在一根短木上，向活羊的尾部一击，活羊倒地后，人也死亡。张昺知道了，先不揭发。有一天，有一个老人来哭诉巫师杀了他的儿子。

张昺派人去捉巫师，巫师在山上业已察觉，就对他们徒弟说："张昺是个正

人君子，我无法逃避，我的寿命已到尽头了。”

就束手就擒，张昺派人用杖打他数百下都没受伤，反而伤到拿杖打他的人。

张昺把他的手松绑，对他说：“你能诅咒打你的人死亡，又诅咒他复活，我就宽赦你。”

巫师尝试作法但不灵验，于是被关入监狱。

半夜时，刮起强风，飞沙走石，屋瓦索索作响，好像要崩裂。张昺知道这是巫师所为，就起来穿戴整齐，烧香静坐。天亮后，将巫师带到法庭。众人都以为巫师是神仙，请求释放他。张昺不准，大声叱骂巫师，巫师非常恐惧，忽然有一颗珠子掉出来，光芒照亮整个法庭；然后又掉出一卷法书，像手掌一样大。

张昺会合属下一起烧掉法书，击碎珠子，再问巫师说：“现在还想做什么？”

巫师不答，立即倒地而死。

众人请求将他抬出去，张昺说：“还不行。”

亲自将他埋在监狱中，用大石头压着。当时天气炎热，经过两天以后，打开来看，尸身已经腐烂了。巫师的祸害于是平息。

〔梦龙评〕巫术也会因人的祸福利害的观念不同，而显现灵验与否，张昺绝无疑虑畏惧，所以邪术自然对他行不通。

有个道士擅长隐形术，经常奸淫人家的妇女。张昺把他捉来，狠狠地鞭打他，他却一点痛苦都没有，不久就施隐形术不见了。张昺假借其他事外出，直接赶到道士居处，将他捆绑回来，且在他背上用印，然后鞭打他，才听见他号啕大叫，最后死于杖下。

256. 孔道辅

【原文】 孔道辅 字原鲁 知宁州。道士缮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上闻，公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州将以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天下。

【译文】 宋朝人孔道辅（字原鲁）任宁州知州时，有个道士缮真武像，面前经常有蛇穿梭而行，屡次出来靠近别人，人们都认为有神灵下降。宁州将领想将巡视情形向皇帝报告，孔道辅率领部属前去拜访，蛇真的从画中爬出来。孔道辅立即拿出笏来把蛇打死，将军以下等人都非常惊奇，不久又都非常佩服，从此孔道辅天下闻名。

257. 戚　贤

【原文】 戚贤初授归安县。县有“萧总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诅有司，辄

先赛庙，庙壮丽特甚。一日过之，值赛期。入庙中，列赛者阶下，谕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祷神得雨则善；不尔，庙且毁，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桥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数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跃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萧总管来！萧总管来！"贤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系之。顾岸傍有社祠，别遣黠隶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来。"已而果然，盖策诸赛者心，且贿没人为之也。

【译文】　明朝时戚贤（全椒人，字秀夫）初任归安县令，县中有一座萧总管庙，是一座不法的庙宇。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如果想诅咒官吏，就先举行庙会，把庙装饰得非常壮丽。

一天，戚贤经过萧总管庙，正逢举行庙会，他走进庙中，站在阶下对众人说："很久没下雨了，你们如果能祈神得雨我就放过你们，若做不到，庙就要拆毁，你们的罪过我也绝不宽贷。"

于是派人把庙里的神偶抬到陆桥上，仍然没有下雨，就把神偶沉入溪流里。

几天后，戚贤乘船经过该处，忽然间，神偶从水里跳入船中，侍从大惊失色，争相逃避道："萧总管来了！萧总管来了！"

戚贤笑着说："这是因为还没有将它烧毁的缘故。"

立刻命人把它先绑起来。

戚贤看见岸边有一土神祠，于是另外派一个灵慧的小吏，换了便衣藏在祠中，告诫他说："等到水中有人冒出来，就把他捉来。"

后来果然抓到一个人。原来是因为那些举行庙会的人不想庙会停止，就请善于潜水的人装神弄鬼。

258. 黄　震

【原文】　震通判广德。广德俗有自婴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于神者。震见一人，召问之，乃兵也，即令自状其罪。卒曰："无有也。"震曰："尔罪必多，但不敢对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风遂绝。

吾郡杨山太尉庙，在东城，极灵，专主人间疮疖事。香火不绝，而六月廿四日太尉生辰尤盛。万历辛丑、壬寅间，阊门思灵寺有老僧梦一神人，自称周宣灵王，"今寓齐门徽商某处，乞募建一殿相安，当佑汝。"既觉，意为妄，置之。三日后，梦神大怒，杖其一足。明日足痛不能步，乃遣其徒往齐门访之，神像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最著灵验。有女子夜与人私而孕，度必败，诈言半夜有神人来偶，其神衣冠甚伟。父信然，因嘱曰："神再至，必绳系其足为信。"女以告所欢，而以草绳系周宣灵王木偶足下。父物色得之，大怒，乃投像于秽渎之中。商见之，沐以净水，挟之吴中，未

卜所厝，是夜梦神来别。既征僧梦，乃集同侣舍材构宇于思灵寺，寺僧足寻愈。于是杨山太尉香火尽迁于周殿，远近奔走如骛。太守周公欲止巫风，于太尉生辰日封锢其门，不许礼拜，而并封周宣灵王殿。逾月始开，则周庙绝无胙飨，而太尉之香火如故矣。夫宣灵之灵也，能加毒于老僧，而不能行报于女子之父；能见梦于徽商，而不能违令于郡守之封，且也能骤夺一时之香火，而终不能中分久后之人心。岂神之盛衰亦有数邪，抑灵鬼凭之，不胜阳官而去乎？因附此为随俗媚神者之戒。

【译文】　宋朝人黄震（慈溪人，字东发）任广德通判时，广德地方有一种习俗：将自己的婴儿加上手铐，自己拷打，然后向神明求福。

黄震见一人正在做这种事，就叫他来问，没想到居然是个士兵，黄震命令他自己说明罪状。

士兵说："没有。"

黄震说："你的罪一定很多，但不敢对别人讲，所以祈求神明赦免你的罪。"于是命人用杖打他之后，再把他赶走。从此这种风俗才断绝。

〔梦龙评〕我家乡杨山有座太尉庙，在东城，很灵，专治人间疖疮病症，香火不断，而六月廿四日是太尉生辰，香火更盛。万历辛丑、壬寅年间（二九～三十年），城里思灵寺有一个老和尚，梦见一个神，自称是周宣灵王，现在住在齐门徽郡某商人处，求老和尚帮忙募款建一座庙安居，一定会保佑老和尚。老和尚醒来后，心想是虚妄的，不加理会。三天后，老和尚梦见神很生气，杖打他的一只脚。第二天，老和尚脚痛得不能走路，就派他的徒弟到齐门去查看，神像果然在那里。这座神像原来在徽郡的某寺，一向灵验出名的。

有个女子半夜和人私通而怀孕，预料事情一定败露，就骗她父亲说半夜有神来找她作伴，此神相貌雄伟，衣冠整齐。父亲信以为真，嘱咐她说："神再来时，用绳子绑在神脚上以作证。"女子将这句话告诉情人，于是用草绳系在周宣灵王木偶脚上。女子的父亲到处找寻，找到周宣灵王，非常生气，将神像丢进脏水沟里。商人见到了，捡起来洗干净，带回吴县，尚未选好安置的地方。当天夜里，梦见神来告别，又从和尚的梦得到证验，就集合同伴捐赠建材，在思灵寺建筑殿宇，老和尚的脚未几即痊愈。于是杨山太尉的香火都迁移到周宣灵王殿来，远近的人都赶着来进香。

周太守想阻止这件迷信，于是在太尉生辰日把太尉庙和周宣灵王殿一并封闭，不许人民礼拜，一个月后才打开，此后周宣灵王殿不再有人奉拜，而太尉庙的香火仍然一如从前。周宣灵王的灵，能加害老和尚，而不能报复女子的父亲；能托梦给徽郡的商人，而不能违抗郡守的封开祠殿；能骤

然抢夺一时的香火，却不能长久系住人心，难道是神的盛衰也有机运吗？还是灵鬼依附着，却敌不过阳间的官吏而离去呢？附上此段文字，做为盲目随俗谄媚鬼神者的警戒。

259. 王曾　张咏

【原文】　真宗时，西京讹言有物如席帽，夜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能伤人。民间恐惧，每夕重闭深处，操兵自卫。至是京师民讹言帽妖至，达旦叫噪。诏立赏格，募告为娇者。知应天府王曾令夜开里门，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兴。

张咏知成都，民间讹言有白头老翁过，食男女。咏召其属，使访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证解来。明日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咏曰："讹言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明决，不在厌胜也。"

隆庆中，吴中以狐精相骇，怪幻不一，亦多病疠。居民鸣锣守夜，偶见一猫一鸟，无不狂叫。有道人自称能收狐精，鬻符悬之，有验。太守命擒此道人，鞫之，即以妖法剪纸为狐精者。毙诸杖下，而妖顿止。此即祖王曾、张咏之智。

【译文】　宋真宗时，西京谣传有妖物形状如草帽，夜晚飞入民家，又变为狗狼的模样，会伤害人，民间非常恐惧，每晚都关紧门躲着，执着武器以自卫。

有一晚京师人民又谣传帽妖来了，通宵达旦的叫嚷喧噪。真宗下令悬赏，招募告发作怪的人。应天府知府王曾（益都人，字孝先）命人将里门打开，有人敢大叫的就逮捕，妖怪就不再出现了。

张咏任职成都时，民间谣传有白头老翁会吃人。张咏命部属到市场上去查访，有人谈论这件事的，要他立刻查证逮捕。第二天查到一个人，张咏命令立刻公开处死，当天就谣言止息了。

张咏说："谣言一起，妖气就乘机而作，妖怪有形，谣言有声，阻止谣言的技巧，在于当下果断的处理，而不在用厌胜作法去邪。"

〔梦龙评〕明穆宗隆嘉年间，吴郡一带有狐狸精害人，不只化为各种化形，也使很多人生病。居民都在夜间敲锣守夜，偶尔看见一只猫、一只鸟，也要狂叫一番。有个道士自称能收服狐狸精，卖符给人悬挂，很灵。太守命人捉拿这个道士来审问，果然就是他用妖法剪纸变为狐狸精，当场用杖打死他，妖法就立刻停止。这位太守就是效法王曾、张咏的才智。

260. 钱元懿

【原文】　钱元懿牧新定，一日里闾间辄数起火，居民颇忧恐。有巫杨媪因

之遂兴妖言，曰："某所复当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竞祷之。元懿谓左右曰："火如巫言，巫为火也。宜杀之！"乃斩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译文】 五代人钱元懿（吴越·临安人，字秉徽）任新定县令时，有一天，闾里之间发生数起火灾，居民非常惊恐。

有个巫婆姓杨，四下宣传妖言说："某处又会失火。"

结果她的话都应验，人民因而求她保佑。

钱元懿对左右的人说："起火的地方都是巫婆说过的地方，这是巫婆放火的。应该杀她。"

于是在刑场公开处死巫婆，从此火灾不再发生。

261. 苏东坡

【原文】 苏东坡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见一虎来噬，公方惊怖，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汝夜来术邪！"边批：坡聪明过人。道士骇惶而走。

【译文】 苏东坡任扬州知州时，有一天晚上，梦见在山林之间，看见一头老虎来咬他，苏东坡正紧张恐惧时，有一个人穿着紫袍、戴着黄帽，用袖子保护苏东坡，大声叱喝老虎离开。

天亮后，有个道士来拜见苏东坡，说："昨天晚上你没有受惊吓吧！"

苏东坡大骂说："鼠辈，竟敢如此，我正打算抓你来杖责一番，我难道不知道你昨夜来施用邪术吗〔苏东坡果然聪明过人〕？"道士吓得赶快离开。

262. 张　田

【原文】 张田知广州，广旧无外郭，田始筑东城，赋功五十万。役人相惊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伪，召逻者戒曰："今日有白衣出入林间者谨捕之。"如言而获。

嘉靖中，京师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独行遇之，往往弃所携物，骇而走。督捕者疑其伪，密遣健卒诈为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复出，掩之，乃盗者蒙黑羊皮，着铁爪于手，乘夜恐吓人以取财也。近日苏郡城外，夜有群火出林间或水面，聚散不常，哄传鬼兵至，愚民鸣金往逐之；亦有中刺者，旦视之，藁人也。所过米麦一空，咸谓是鬼摄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传说其事，劝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为贼游说者，度鬼火来处，伏人伺而擒之，果粮船水手所为也。搜得油纸筒，即水面物。众嚣顿息。

【译文】 宋朝人张田（澶渊人，字公载）任广州令时，广州旧时没有外城，

张田任上才开始修筑东城。需要征发五十万的人力，被征发筑城的人之间互相惊扰，说晚上看到白虎出现。

张田心知是谣言，召来巡逻的人说："今天要是有白衣人在树林中出入，一定要逮捕他。"

果然晚上捕获一个白衣人。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京师里夜晚有怪物出现，全身是毛，又有锐利的爪子，独行的人遇到，往往惊骇得丢弃所携带的财物逃跑。捕盗的吏员怀疑是人假扮，秘密派遣健壮的士卒假装行人，提着行李夜行，怪物果然又出现。士卒冲上去捕捉，原来是蒙着黑羊皮、戴着铁爪的强盗，趁夜里恐吓人以抢夺财物。

近来苏州城外，夜里有一簇簇的火光在树林间或水面上出现，聚散无常。传说是鬼兵来到，愚民都敲着锣去追逐，还有人感觉自己刺中某物。白天一看，原来只是假人。这些火光所经过的地方，米麦粮食一扫而空，民众都认为是被鬼取走了。村子里先有一个乞食道人来宣扬这件事，劝人要逃避，有人怀疑这个道人是为盗贼游说的人，于是算好鬼火出现的地方，派人埋伏，伺机擒捕，原来是运粮船的水手假扮的。又搜出油纸筒，就是漂流水面燃烧的东西，众人的谣传才立即平息。

263. 隋郎将

【原文】 隋妖贼宋子贤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火袭击乘舆。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夜至其所，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郎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乃进，无复火矣，遂擒斩之。

【译文】 隋朝有一个妖言惑众的盗贼宋子贤，阴谋作乱。准备借举办一场公开的法会为掩饰，趁机举火袭击天子的圣驾。事机败露，鹰扬郎将（勇士）带兵擒捕。夜晚来到盗贼所住的地方，绕着屋子，到处都是火坑，士兵不敢靠近。

鹰扬郎将说："此地向来没有坑洞，只是妖术作怪罢了。"

于是下令前进，果然火坑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于是逮捕妖贼并予以斩杀。

264. 贺　齐

【原文】 贺齐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交战，官军刀剑不得击，射矢皆还自向。贺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无刃之器。"乃多作劲木白棓，选健卒五千人为先登。贼恃善禁，不设备。官军奋棓击之，禁者果不复行，所击杀万计。

【译文】 贺齐（三国·吴人，字公苗）为将军时，带兵讨伐山贼，山贼之

中有善于使用符咒的人，每次交战，官兵的刀剑都无法攻击贼兵，射出去的箭又转回来。

贺齐说："我听说有刃的兵器可以施符咒，有毒的蛊物也可以施符咒，他们能对我们的兵器施符咒，但一定不能对无刃的器具施符咒。"

于是制造了很多坚硬的白木棒，选健壮的士卒五千人为先锋冲上贼寨，贼兵仗着符咒妖法不设防备，官兵以白木棒重击，符咒果然行不通，遂杀死贼兵上万人。

265. 萧 □

【原文】 唐萧瑀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瑀，能死生人。上试之，有验。萧瑀曰："僧若有灵，宜令咒臣。"僧奉敕咒瑀，瑀无恙，而僧忽仆。

【译文】 唐朝人萧瑀（字时文）不信佛法，有个胡僧善于咒术，能使活人死亡，皇帝让他尝试，果然灵验。

萧瑀说："胡僧诅咒如果有灵，让他对微臣诅咒。"

胡僧奉命诅咒萧瑀，结果萧瑀没事，而胡僧自己却倒地而死。

266. 陆 粲

【原文】 陆贞山粲所居前有小庙。吴俗以礼"五通神"，谓之"五圣"，亦曰"五王"。陆病甚，卜者谓五圣为祟，家人请祀之。陆怒曰："天下有名为正神、爵称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饮食者乎？且胁诈取人财，人道所禁，何况于神？此必山魈之类耳！今与神约，如能祸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毁其庙！"家人咸惧，至三日，病稍间，陆乃命仆撤庙焚其像。陆竟无恙。其家至今不祀"五圣"。

子云"智者不惑"。其答问智，又曰："敬鬼神而远之"。然则易惑人者，无如鬼神，此巫家所以欺人而获其志也。今夫人鬼共此世间，鬼不见人，犹人不见鬼，阴阳异道，各不相涉。方其旺也，两不能伤；边批：确论。及其气衰，亦互为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旺，故人不灵而鬼灵耳。西门豹以下，可谓伟丈夫矣！近世巫风盛行：瘟神仪从，侈于钦差；白莲名牒，繁于学籍。将未来知所终也，识者何以挽之？

【译文】 明朝人陆贞山（陆粲，长州人）所住的房子前面有一座小庙。吴县的习俗很多人敬拜五通神（邪神的名称），称之为五圣，又称为五王。陆贞山病重时，为他占卜的人说是五圣在作祟，家人于是请陆贞山去祭拜。

陆贞山生气地说："天地之间有号称是正神，爵位称侯称王，却带着母亲妻子去别人家吃饭的吗？而且威胁诈骗人民的财物，连在人间都不允许，更何况

是神？这一定是山妖之类作怪罢了。现在我就和神约定，如果能降祸给人，就降在我身上，我如果三天以后没死，一定支拆毁这个庙。”

家人都很恐惧。

到第三天，病情稍微好转，陆贞山就命令仆人拆除神庙，烧毁神像，而陆贞山竟然没事，于是他的家人至今都不祭祀五圣。

〔梦龙评〕孔子说：“聪明的人凡事不会疑惑。”又说：“尊敬鬼神，但是要远离鬼神。”然而最容易迷惑人的莫如鬼神，这就是巫人用来欺骗人而获利的段。当今人鬼共处于世间，鬼见不到人，就如人见不到鬼一般。阴阳不同道，彼此各不相关，当他们气旺时，双方都不会受伤害；等到他们气衰时，也互相牵制。只有迷惑鬼神而去接近鬼神的人，自己甘心居于气衰的境地，而给鬼神有压制自己的机会，才会有人不灵而鬼灵的说法。

从西门豹以下的这类破除鬼神迷信的人，可算是大丈夫。近世巫术的风气盛行，邪神的随从比钦差大臣（皇帝派遣办事的人）还多，白莲教教徒的人数比学生的人数还多，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有远见的人要如何来挽救呢？

267. 魏元忠

【原文】 唐魏元忠未达时，一婢出汲方还，见老猿于厨下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为我执爨，甚善！”又尝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尝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鹠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曰：“鵂鹠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

【译文】 唐朝人魏元忠尚未显达时，家中有一个婢女出去汲水回来，看见老猿猴在厨房里看火。

婢女惊奇地告诉魏元忠，魏元忠缓慢地说：“猿猴同情我没有人手，为我煮饭，很好啊！”

又曾经叫喊仆人，仆人没有答话，而狗代他呼叫。

魏元忠又说：“这是孝顺的狗，为我代劳。”

魏元忠曾在家中独自坐着，有一群老鼠拱手站在他的前面。

魏元忠又说：“老鼠饿了，来向我求食物。”

就命令人拿食物喂老鼠。

夜半时有猫头鹰在屋顶鸣叫，家人想用弹弓赶走它，魏元忠又阻止他们说：“猫头鹰白天看不见东西，所以在晚上飞出来，这是天地所孕育的动物，你把它赶走，要它到哪里去。”

从此以后，家人就见怪不怪了。

268. 范仲淹

【原文】 范仲淹一日携子纯仁访民家。民舍有鼓为妖，坐未几，鼓自滚至庭，盘旋不已，见者皆股栗。仲淹徐谓纯仁曰："此鼓久不击，见好客至，故自来庭以寻槌耳。"令纯仁削槌以击之，其鼓立碎。

【译文】 有一天，范仲淹带着儿子纯仁去拜访民家，民房里有鼓成妖。没坐多久，鼓自己滚到庭院里，不停地打转，看见的人都害怕得发抖。

范仲淹却不以为意，对儿子说："这个鼓许久不敲了，看见好客人来到，所以自己来庭院找鼓槌。"

就命令纯仁去削支鼓槌打鼓，这个鼓立即破碎。

269. 李 晟

【原文】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案，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当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遂撤而焚之，其下锥去积壤十四畚，议者伟焉。

【译文】 李晟为宰相时，政事堂里有一张聚餐的桌子。官吏相传：移动桌子，宰相就会罢官，因此有五十年不曾移动这张桌子。

李晟说："早晚谈论政事的场所，怎可任腐朽蠹蚀的秽物堆聚而不清除呢？这种乡俗的禁忌，哪里可相信？"

于是命令人把这张桌子拆除烧毁，并在桌下铲除了十四畚箕的积土，一时众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八、经理时务

【原文】 中流一壶，千金争挈。宁为铅刀，毋为楮叶。错节盘根，利器斯别。识时务者，呼为俊杰。集"经务"。

【译文】 渡河中程卖一壶酒，大家都会出高价；宁可做拙钝的刀子，不要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玩物；碰到盘根错结时，才能分辨工具的利钝；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

270. 刘 晏

【原文】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

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

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辏，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边批：名言！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译文】　唐朝人刘晏（曹州南华人，字士安）任转运使的时候，适逢唐朝藩镇割据、内战不断的时节，所有的军事费用都靠刘晏来筹措办理。刘晏企图心很旺盛，又富机智，善于变通，处理国家的财政事务非常得心应手。

他曾经用高价招募擅长跑步的人，到各地去查询物价，互相传递报告，虽是远方的讯息，不过几天就可以传到，因此食品百货价格的高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刘晏低价买进，高价售出，不仅国家获利，而且远近各地的物价也因此控制得很平稳。

刘晏认为君王爱护百姓的表现，不在于赏赐的多少〔名言〕，而应当使他们

安心于耕耘纺织，在税赋方面，正常的年头公平合理的缴纳，饥荒时则加以减免或用国家的财力来济助。刘晏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月详细报告各州县天候及收成的情形。歉收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则会计官在催收赋税时，主动下令哪一类谷物可以免税，哪一些人可向政府借贷，能做到各地的百姓尚未因歉收而受困，各种救灾的措施已报准朝廷施行了。

有人责怪刘晏不直接救济人民，只贱价出售粮食物品给人民，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好的医生不会让病人的病情拖到危急的地步才来医救，善于救灾的人不使人民到需要完全仰赖救助的地步。因为救助少则不足以养活人民，若想救助得多则国家的财政会发生困难，国家的财政一旦出问题又必须征收重税，如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又：在救济时往往容易藏污纳垢，官吏相互狼狈为奸，有办法的人得的多，真正贫苦需要救济的百姓反而得的很少，虽然以严刑峻法来威吓也无法禁止，造成双重的灾害。

发生灾害的地区，所短缺的其实只是粮食而已，其他的产品往往可维持正常的供应，若能低价将这些产品卖出去，交换其他的货品，借政府的力量转运到丰收的地方。或者由官府自用，国家的生计就不会匮乏。或由国家卖出屯积的谷物，分交运粮的单位，转运到各个缺粮的地区，使无力到市集购买的贫困农民，能经由政府的辗转传送，免除饥荒。这样就有双重好处。

在刘晏就任之前，运送关东的谷物进入长安城，因为河水湍急，大抵十斗能运到八斗就算成功，负责的官员也就可得到优厚的赏赐。刘晏以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等水力各不相同，因着不同的河流制造不同的运输船只，长江的船运到扬州，汴水的船运到河阳，黄河的船运到渭口，渭水的船运到太仓。并在河边设置仓库，辗转接送。从此，每年运谷量多达一百多万斛，可以做到没一点点折损。

又：州县起初找富人来监督水陆运输，称之为“船头”，主持邮递的叫做“捉驿”。在正当的税收之外还强制索取，叫做“白著”，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课征和劳役，干脆群聚为盗贼。刘晏将船运和邮递事务全收归政府负责，并废除不正常的征敛，人民的困苦才得到解脱，户口也逐渐繁多。

〔梦龙评〕刘晏常言：人口多，税赋自然多，所以他理财常常是先养民，可谓是懂得根本的道理，比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洛阳人）与孔仅（南阳人）好得太多了。王荆公只知道理财，而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他也自认为在养民，结果反而多方残害人民，所以比上不如刘晏，比下也不及桑、孔。

刘晏将盐收归政府专卖，税收充作军队与国家之用。他认为官吏多会骚扰

人民〔名言〕，所以在产盐的乡邑免除总理盐务的盐官，直接把盐户所煮出的盐，卖给商人，任随他们转卖到各地去。其余的州县也不再设置盐官。

在江岭间离盐乡远的地方，刘晏则将官盐转运到当地贮藏起来。有时商人惜售，盐价昂贵，刘晏就将官盐减价卖给人民，叫做“常平盐”，官府得到利益而人民也不困乏。

〔梦龙评〕“常平盐”的方法所以理想，在于处在供应短缺时，可补充正常商业行销的不足，而满足人民需求的缘故。如果在当今这种正常的时候推行，一定会造成政府和商人的争利。

271. 李　悝

【原文】　李悝谓文侯曰：“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一，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上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故虽遭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此为常平义仓之祖，后世腐儒乃以尽地力罪悝。夫不尽地力，而尽民力乎？无怪乎讳富强，而实亦不能富强也。

【译文】　李悝（战国·魏人）对魏文侯说：

“实行平籴法（由官方于丰收时买米粮储存，以备荒年时发售）来稳定粮食，必须很谨慎地观察岁收的情形。一般的丰年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熟收成是平时的四倍，一般农家一年可剩余四百石米粮；中熟收成是平时的三倍，剩余三百石米粮；下熟收成是平时的两倍，剩余二百石米粮。荒年也可分三等，小饥收成是一百石，中饥收成是七十石，大饥收成是三十石。

“所以在上熟时，由政府收购三百石，留给百姓一百石，中熟时收购二百石，下熟时收购一百石，使人民粮食足够消费，又不会因谷多而造成价格低贱。小饥时就发售小熟时所收购的米粮；中饥时发售中熟所收购的米粮；大饥时发售大熟收购的米粮。所以虽然遭遇水灾、旱灾等大小饥馑，米价不会腾贵，人民也不致离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的道理，若能在魏国实行，国家就可以富强。”

〔梦龙评〕这是常平仓（就是义仓，汉宣帝时所设）的始祖，后世一些迂腐的儒者，却以竭尽地力来责罪李悝，不竭尽地力难道要竭尽民力吗？难怪这些不敢谈富强之道的腐儒，实际上也没能力能让国家富强。

272. 朱　熹

【原文】　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虽遇歉，民不缺食。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陆象山曰：社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岁歉，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秧时缺本，乃无以赈之。莫如兼制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粜之，以摧富民封廪腾价之计。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便也。

听民之便，则为社仓法；强民之从，即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国故也。◯今有司积谷之法，亦社仓遗训，然所积只纸上空言，半为有司干没，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一遇荒歉，辄仰屋窃叹，不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于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无过于此！”

【译文】　宋孝宗乾道四年，人民缺乏粮食，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常平米六百石来施救，夏天从社里的谷仓借米粮，冬天加利息偿还。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十四年后，六百石米全数还给州府，尚有储米三千一百石，做为社仓，不再收利息。所以虽然遭到歉收，人民也不担心缺乏粮食。

孝宗于是下诏，使朱熹的社仓法在各路推行。

〔梦龙评〕陆象山（名九渊）说：“社仓固然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然而要常年丰收，这种制度才可保持长久，如果不是可常年丰收的田地，一遇到歉收，则社仓的米只有借出而没有收入，来年播种时缺少种子，仍然没有办法施救。不如同时设立一个平籴仓，丰收时买入米粮，防止价贱伤农的祸害；歉收时出售米粮，以防止富家屯积粮食，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把买进来的米粮分存两个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存粮保留起来，不随便使用，以为歉收的年头所用，用这种方法来替代动辄匮乏的社会，显然比较有功能。”

顺从人民的方便，是社仓法；强制人民听从的，则是青苗法。是因为

前者主张利民，后者主张利国的缘故。当今官吏积存谷物的方法，也是社仓的遗训。然而所积的只是纸上的空言，一半已被负责官吏据为己有，一半变成朝廷非正常调用的钱粮来源。一碰到荒年歉收，除了摇头叹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不如不要设置，单纯的把谷物留在民间的好。唉！

何良俊（明·松江华亭人，字元朗）《四友斋丛说》说："当今地方首长的真正德政，当务之急是将各项赃款及罚银，督促各府县隶全数购买谷物。犯徒刑、流放以下的罪犯，准他们用谷物来赎罪。大致上大县每年要买谷一万石，小县要买五千石，两直隶巡抚之下有一百个县，则每年就有七十多万石谷物。累积三年之后，就有两百多万石了。如果遇到一个县有水旱灾，就向无灾害的县通融借贷，来年丰收补还，则各地百姓就免于流离逃难，而朝廷对那些供应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税收地区，也永远不需忧心荒年歉收的问题。最大的德政，没有比这样更好了。"

273. 程　颢

【原文】　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预备，定其价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民税粟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

用富民而不扰，是大经济，亦由廉惠实心，素孚于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谤已腾矣。

【译文】　宋朝时，由于河东路的税收不够充裕，政府课征货物税，却使得物价上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明道先生程颢于是仔细算出政府所预定课征的粮食数量，由地方上有存粮的富强人家定价出售给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富者不损失正常的利润，而乡民的花费一下子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百姓的贡赋常常必须转运到边境，做为防御军队的军粮，专程运送过去路程太遥远，临食就地买粮食又会刺激价格上涨。明道先生于是选用信任的富民，预先在边郡购买粮食，节省了很大的花费。

〔梦龙评〕任用富民而不剥削他们，实在是最佳的经世安民的方法，然而这也由于程明道廉洁爱民的心，一向受人民信任的缘故。不然政令尚未实施，而流言已满天满地了。

274. 周　忱

【原文】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

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檣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多万石。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

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梦龙评〕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但是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275. 樊　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粜，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赡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

州，俾悉遵之。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 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

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除去了十分之八、九，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淮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梦龙评〕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276. 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

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籴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

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自己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

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

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

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

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

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

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

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事先宣布要要查点徭役，节日来到，大家行礼完毕，就把里长、老人、文书叫到都察院来，分为三处，个别给他们纸和笔，命令他们写出近年来逐渐没落的大户，依旧富有的不必写。就把这些采访到的事，编成册子，留作以后的根据。

等到审查的时候，一甲人都跪在堂下，陈霁岩亲自检视，选择其中两三个忠厚诚实的人做为代表，与里长等人一起举出大户，哪些人该升级，哪些人该降级，他们都知道册子里记录得很详细，于是都诚实地举出来，简单的加以斟酌验证，很快就编定出来。一天之中可以审核四、五里，而且在审核过程中，往往是官府万事齐备等百姓来，而不同于以往百姓苦候官府缓慢冗长的审核作业〔只这样便是最善政〕。

277. 赵抃　黄震

【原文】　赵清献公熙宁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边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译文】　赵清献（赵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越州知州。两浙地方闹旱灾与蝗害，米价昂贵，饿死了很多人。各州都在要道上贴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俗吏往往这么做〕。只有赵清献贴出的榜文是命令有米的人，官府可以提高价钱向他收购。于是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米价也就低廉了。

〔梦龙评〕凡是物品多价格就低廉，少则昂贵。不刻意压低米价而想办法增加供应，赵清献真是个有见识的人。

抚州闹饿荒，黄震奉命前往救灾，他只与当地的富人和长老约定某日见面，到抚州以后，却只写着：“有米而屯积不售者抄家，强行买米的处斩。”

公布在市场，米价立刻就降低下来。

278. 富弼　滕元发　原杰

【原文】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

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右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 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地方发生水灾，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加上官府的粮食，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以进行救济工作。

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大略每五天，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由于富弼心意真诚，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人人都肯尽力。

山林泽中可供养活人民的自然资源，富弼准许灾民随需取用。并建筑大坟来埋葬死者，称之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收成很好，这些来自各地的灾民各依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富弼并从这些灾民中，招募了上万名士兵。皇帝听到这件事，特别派使者来褒扬富弼。

以前救灾的人，都只是把人众聚集在城里，供应稀饭，然而人众一集，卫生状况太差，往往引发恶性瘟疫，很多人吃不了几天稀饭就病死了，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富弼立法简便完善，天下的人都把他当作典范。

〔梦龙评〕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宋朝人滕元发（东阳人，字达道）任郓州知州时，正逢饥荒岁月，就请得淮南的米粮二十万石作救灾工作的预备〔有此米便可措手〕。

当时淮南和京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滕元发请来城中的富豪，和他们约定说：“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要来到，如果不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瘟疫，也会波及你们。我找到城外的废营地，想用草席搭建屋子来安置他们。”

富豪都答应后，二千五百栋席屋一夜之间就搭建完成。灾民来到之后，依次分配给他们一个地方，井、灶、器具都很齐全。滕元发用兵法约束他们，少年人煮饭，壮丁砍柴，妇女汲水，老人休息，人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皇帝派遣工部郎中王右来巡视。房舍巷道方正整齐，有如军营一般。王右大惊，绘图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下诏表扬，因为滕元发此举，救活了上万人。

〔祁尔光评〕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到荆州、襄阳、唐、邓一带，一路上都是高山深谷，绵延千里。流窜的人往往藏聚在此为盗，从刘千斤借机作乱，到李胡子又乱，流亡的人不下几万。都御史项忠（嘉兴人，字荩臣）下命所属的官吏去清剿，战乱一起，因之而死的人不可胜数。

祭酒（官名，尊敬的称呼）周洪谟（四川长宁人，字尧弼）心生怜悯，就著述〈流民说〉。大略是说：“东晋时，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官方就

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南雍遂属于襄阳，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依然安宁无事，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籍，距各县尚远的人，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派官吏管理，编里甲，宽减徭役，使人民生活安定，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

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

成化十一年，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贤相自能用嘉言〕。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原杰走遍各郡县，深入山谷，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

原杰于是会合湖广、陕西、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共同商议，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分配空旷的土地，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

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山阳二县。又分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设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窜的土著参杂居住。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以统治郧县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此外，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以为军事屏障。妥善选任贤能的人〔紧要的一着〕，推荐为太守、县令，流民遂安定下来。

〔梦龙评〕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279. 刘　涣

【原文】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耕，价腾踊十倍。涣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译文】　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发生大灾荒，接着又地震，人民粮食一空，往往把耕牛廉价出售，苟延度日。刘涣（字仲章）当时在澶州任知州，把公款全拨出来买牛。第二年，地震停了，离散的人都回来，却没有牛耕田，牛价上涨十倍。刘涣将所买的牛依原价卖出。所以河北路各州，只有澶州人民不致流离失所。

280. 吴　潜

【原文】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竟出大舟以听调发，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就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梦龙评〕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海贼还敢作乱？

281. 李　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矿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冲（统领府兵的官）领导。

折冲利用农闲的时间教导府兵作战布阵之法，国家有战事须征调，就下符节契券等信物到府、州，验证无误后，发兵到约定的地点，由将帅检阅。有战术不够精练，就处罚领头折冲，甚至降罪刺史。军队回来时，依功劳加以赏赐，然后在归途中解散，所以外出作战，时间短的不超过一个季节，时间长的也不满一年。

高宗时，派刘仁轨（尉氏人，字正则）镇守洮河，计划进攻吐蕃，才有长

久戍守的征役。武后以来，太平的日子长久，军备遂逐渐废弛。

开元末年，张说才招募长期的士兵，称为“矿骑”，后来更增加为六军；到李林甫为宰相时，各路军队都用募兵方式组成，士兵既不是本土的人，又没有宗族，没有爱乡的观念，祸乱于是发生。德宗因此与李泌商议，想恢复往日的制度。

李泌说：“今年征关东军来防守京西的士兵达十七万人，总计米粮要二百四十万斛。国家刚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一时还无法恢复府兵制。”

德宗说：“赶紧减少戍守的士兵，放他们回去如何？”

李泌说：“陛下真能采用微臣的建议，可以不必减少戍守的士兵〔奇〕，不会骚扰百姓，粮食可以充足，米麦价格将日渐低廉，府兵制也可以恢复。”

德宗说：“真能这样吗？”

李泌说：“这需要立即去办〔又奇〕，过十天一个月以后就来不及了。目前吐蕃长久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他们一直是用牛运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了。请陛下派人取出库藏的劣质布帛，染成彩色的，借着党项人卖给吐蕃，每头牛只须花费二、三匹布，总计十八万匹，可以买到六万余头牛。又下令由公家治铸农器，买入麦种，配给边境的军队，招募戍卒耕种荒田，规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麦种，其余的由官府以时价加五分之一买进，存在官设的仓库，明年春天种禾谷时也如此办理。

“关中地方土壤肥沃而长久荒废，耕种之后收成一定很好。戍卒获利后，愿意耕田的人必逐渐增多。边境上居民很少，军士每个月都吃官粮，米麦无法出售，价格必定低廉，名义上是比市价提高五分之一收购，实际上一定比今年收购的价格下降。”

德宗说：“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

李泌说：“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不想回乡。旧制戍卒三年以后，就由新的戍卒替代，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由官方下令，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不必几次，戍卒都成为土著，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

〔梦龙评〕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汉，上□人，字翁孙）。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邺侯（李泌）借着戍卒来屯田，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

282. 虞　集

【原文】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崔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

"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

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

“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

“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梦龙评〕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

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合肥人，

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283. 刘大夏

【原文】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牣。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财。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倨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

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

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要紧的一着〕，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梦龙评〕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痴。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284. 董博霄

【原文】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海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按：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梦龙评〕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285. 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以

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按：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

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梦龙评〕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阳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天顺初年，升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师及通州、淮安的粮储。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也功不可没。

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

286. 苏　轼

【原文】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州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

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湖，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万石数者，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华亭宋彦云："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开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苦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按：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译文】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正逢旱灾，收成不好，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请朝廷免除上供的米三分之一，所以米价不会飙涨。又请朝廷赐下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百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当时由于僧侣不需赋税，故出家为僧需经官方核准，发予执照，因此有经济价值）。第二年春天，将平常仓的存米减价卖出，人民才免除饥荒的痛苦。

杭州由于地处江海之间，水味咸苦，居民不多。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用西湖的水作成六个井，人民的饮水充足，地方才日渐富裕起来。

到白居易时又疏通西湖，引水入运河，再由运河取水灌溉农田，广达千顷。但是西湖中长满水草，自唐代及钱王时代，每年都有疏通，所以湖水还够用。宋代以后废弃不管，到此时湖中尽是水草淤泥，被垦为田地的有十五万丈多，而湖水已所剩无多。运河失去了湖水，只好依赖长江涨潮。湖水混浊多淤塞，船舶要在市区航行，每三年要疏通一次，成为市民的大患。而六井也几乎废弃无用。

苏轼到任后，就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茅山运河接受钱塘江水，盐桥河吸收西湖水。又建造水闸，控制湖水的储蓄与渲泄，于是海潮才不致于流入市区。再以多余的财力重整六井，人民因而得到好处。

苏轼利用闲暇时走到西湖，四处观察了很久，说："挖出来的水草和淤土，将安置于何处？西湖南北距离三十里，环湖来往一趟，一天都走不完。如果把

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那么既可除去淤泥，又可方便行人通行。吴人一向很珍视麦子，种植时往往在春天把野草彻底除尽，湖边的田如果开辟出来招募农家种麦，收得的利润做为修长堤及维护西湖的基金，这样西湖就不会再荒废淤塞了。”

于是取得救济荒年所剩余的钱一万缗，余粮一万石，及上百份度人为僧的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将它称为“苏公堤”。

〔梦龙评〕华亭宋彦说：“西湖蓄水，专门供给运河。湖滨很多水田，春夏之间常苦干旱，秋季又苦多水，不如专设一个机关，精心研究水利。湖底要挖得深，水闸要广，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田地干旱时，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这样水运就无阻碍，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

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

287. 张　需

【原文】　张需长于治民，先佐鄖州，渠有淤者，废水田数十年，守相继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惮于动众。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毕！”守怪以为妄。需乃聚人得其数，各带器物，分量尺数，争效其力，三日遂毕。守大惊，以为神助。迁霸州守，见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派其舍种粟麦桑枣。纺绩之具、鸡豚之数，遍晓示之。暇则下乡，至其户簿验之，缺者罚之。于是民皆勤力，无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产，生理日滋。

【译文】　明朝人张需擅长治理人民，先是担任鄖州的佐吏，当地河渠淤积，水田废弃了数十年，历任太守都无法疏通。张需才到任，太守和他谈到这件事，担心疏理河渠太劳动民众。

张需前往察看，说：“只要找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做完。”

太守很奇怪，以为他随便说说。张需聚集到需要的人数后，各自带着器具，分别量好长度，尽力而为，果真三天就做好了。太守非常惊奇，以为有神相助。

后来张需转任霸州太守，看见很多人民到处游食，于是在每一里放置一本簿子，列出游食者的户口，每户都要报告男女大小人口的数目，派他们一起种植米、麦、桑、枣，纺织的器具，鸡猪的数目，都明白地表示出来。

闲暇的时候，张需就下乡去查验户簿，有短缺的就加以处罚。于是人民都

勤勉努力，不敢偷懒。不到两年，人民都有恒产，生计日渐富足。

288. 李若谷　赵昌言

【原文】　安丰芍陂县，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民因旱多侵耕其间，雨水溢则盗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寿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独调濒陂之民使之完筑，自是无盗决者。

天雄军豪家刍麦亘野，时因奸人穴官堤为弊。咸平中，赵昌言为守，廉知其事，未问。一旦堤溃，吏告急，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积，给用塞堤，自是奸息。

近日东南漕务孔亟，每冬作坝开河，劳费无算，而丹阳一路尤甚。访其由，则居人岁收夫脚盘剥之值，利于阻塞；当起坝时，先用贿存基，俟粮过后，辄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议疏通。若依李、赵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劳费，深加开浚；晓示居民，后有壅淤，即责成彼处自行捞掘，庶常、镇之间或可息肩乎？或言每岁开塞，不独脚夫利之，即官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译文】　安丰芍陂县是孙叔敖所创的，有直通南北的河渠，可以灌溉万顷田地；但在旱灾时，人民就侵占河渠的地耕田，雨水太大时，又把河堤破坏，使河渠中的水流走，于是失去了灌溉的利益。

宋朝李若谷（丰人，字子渊）任寿春太守时，就下令河堤溃决时不可以调士兵去修理，只能调堤防边的人民去修筑。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破坏堤防了。

天雄军（大名府）的富豪，在米麦丰收时，就联合奸人，挖掘堤防。宋真宗咸平年间，赵昌言（孝义人，字仲谟）任太守，他暗地知道这件事，但故意不查问。有一天，河堤溃决，官吏来报告事态紧急，赵昌言命令拿富家仓库所积存粮食去堵塞堤防，从此这件坏事才停止。

〔梦龙评〕近来东南漕运的事务很紧急，每年冬季都要修筑水坝，疏通运河，耗费庞大，而丹阳一带更严重。探查事由，是附近居民每年可收到脚夫搬运沙土的工资，运河阻塞对他们有利。每当修建水坝时，先贿赂掌管奠基的人，等粮食运过之后，往往在深夜时分去填土，到冬季时水干涸了，不得不疏通。如果依照李、赵两位先生的计策，用一年的费用，做好疏通的工作，然后明示居民，以后如果再有淤塞，就要附近的居民自行挖掘疏通。这样，或者可以使一般县镇停止无谓的耗费。有人说每年疏通运河，不只脚夫有利，即使官吏也有利可图，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了。

289. 杨一清

【原文】　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疗疾。祖制以蜀茶易番马，久而寝

弛，茶多阑出，为奸人利，而番马不时至。杨文襄乃请重行太仆宛马之官，而严私通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报致诸番。番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其抚陕西，则创城平虏、红古二地，以为固原援，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其讨安化，则授张永策以诛逆瑾。出将入相，谋无不酬，当时目公为"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虚也！

【译文】 西番盛产马匹，而仰赖中国茶治疗疾病。祖先的制度是用四川茶叶交换番马，年代长久以后，逐渐废弛。茶叶多被奸人用来谋利，而番马却不按时送到。

明朝时杨文襄（杨一清，安宁人）奏请朝廷，重新设置专职交易马匹的官吏，严禁私自交易，把茶叶的利润完全收归官府所有，并通报到各番邦。于是番马大量送到，屯牧之政因而修明。

〔梦龙评〕杨文襄任陕西巡抚时，创建平虏、红古两座城，做为固原（地名）的后援。在河边修筑城墙，以捍卫靖虏（地名）。他讨伐安化时，全力协助张永策来诛杀奸宦刘瑾。出将入相，所作的谋略无不成功。当时把他看成智囊，拿他与姚崇相比，真是一点都不假。

290. 张全义

【原文】 东都荐经寇乱，其民不满百户。张全义为河南尹，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由是民归如市。数年之后，渐复旧规。

全义每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妓，独见佳麦良蚕乃笑耳！"由是民竞耕蚕，遂成富庶。

全义起于群盗，乃其为政，虽良吏不及。彼吏而盗者，不愧死耶！◯全义一笑而民劝，今则百怒而民不威，何也？

【译文】 五代十国时，东都洛阳屡遭盗寇侵掠，居民居然不满一百户。

张全义（后梁·临汉人，字国维）任河南尹时，选了十八个有才能器度足以承担任务的部下，每人给一面旗子、一张榜文，称为"屯将"。派他们到十八个县的旧村落中，竖立旗子，张贴榜文，招抚流民，劝他们回来农耕，并减免他们的租税；对于犯法者除了杀人必须处死，其余的只处以杖刑而已。

从此人民络绎归来，数年以后，逐渐恢复旧日的模样。

张全义每见到田地肥美的，往往下马与属下一起观看，并请田主来，用酒菜慰劳他们。有蚕、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也会亲自到他们家去，把老人幼

儿都叫出来，赏给他们茶叶和衣物。民间都知道张全义不喜好声色，只有看见好的麦田和蚕才会欢欣发笑。因此人民争着耕田养蚕，遂成为富庶的地方。

〔梦龙评〕张全义是盗贼出身，但是他处理政事，虽一般良好的官吏也不如他。而那些身为官吏却做盗窃之事的，能不愧死吗？张全义一笑而达到劝诱人民的效果，如今的官吏却即使发了上百回的脾气，人民也不当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91. 范纯仁

【原文】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

愚于今日军、徒之罪亦有说焉。夫军借以战，徒借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里甲有佥解之忧，卫所有口粮之费，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见者不得而问焉。即所谓徒者，视军较苦，故谚有“活军死徒”之说，然而富者买替，贫者行丐，即驿中牵挽之事，所资几何！又安用此徒为哉！然则宜如何？曰：莫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议开垦，未有成效，诚酌军卫之远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俟成熟升科，即与准罪释放；其或愿留，即为世业。行之数年，将旷土渐变为熟土，且奸民俱化为良民，其利顾不大与？若夫安插有法，羁縻有法，稽核有法，劝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

【译文】 宋朝人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范仲淹的次子）出任襄城县令时，襄城的习俗不养蚕织布，很少人种树，范纯仁很担忧，就让犯罪而罪行较轻的人，在家里种桑树，种多少依他犯罪的轻重而定。因此，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日后桑树长成，又可养蚕织布而得到利益。

范纯仁离任后，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

〔梦龙评〕我对当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也有话要说。征兵士是为了战争，征徒夫是为了徭役，这不是立法的本意吗？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人假死，有的雇人替代，而乡里中有押送的麻烦，军中又要负担口粮的耗费，罪人却逍遥自在，见了也无法查问。然而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当今商议开垦还没有成效时，应该衡量军队的远近，徒夫的多寡，抽送到某地去开垦若干田亩，等到成熟收成后，就准他们抵罪释放。有愿留下来的，就做为永久的产业。实行几年以后，将废弃的田变为有用的田，且奸人都化为良民，这种好处不是很大吗？

292. 高　郁

【原文】　楚王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辏。湖南地多铅铁，军都判官高郁请铸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国用富饶。边批：只济一境之用，周流不滞亦足矣。湖南民不事蚕桑，郁令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官府无私，即铅铁尚可行，况铜乎？夫钱法所以壅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入也，以恶钱出而以良钱入，出价厚而入价廉，民谁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则政自行矣。

【译文】　五代时楚王马殷（鄢陵人，字霸图）据有湖南之地后，不向商旅征税，因此各地的商旅都聚集到湖南。湖南盛产铅铁，军府判官高郁请求铸成钱币，商旅出境后此种钱币在他处无法适用，只好换其他的货离去〔只能用于一境却周转不停，也够了〕，国家因而富足。

湖南人不养蚕桑，高郁下令缴税的人可以用布帛代替钱币，不久，民间织布之风大盛。

〔梦龙评〕官府无私，即使是铅铁钱也能通行，何况是铜钱。钱币法所以雍闭不通，是因为官府只付出而不回收，即使回收，也用劣质钱币付出，而收入良质钱币。付出价钱高，回收价钱低，百姓哪会甘心。所以说："君子以公正之心处理政事，上下一律公平，政令自然畅行无阻。"

293. 赵　开

【原文】　赵开既疏通钱引，民以为便。一日有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议法当死。张浚欲从之，开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获五十人之用，真大经济手段！三十万钱，又其小者。

【译文】　宋朝时赵开（安居人，字应祥）促成钱引（宋代的纸币）通行后，人民都认为很方便。有一天，官吏查获伪造钱引三十万，盗印的五十人，依法当处死。

张浚想依法而行，赵开说："大人错了。假使钱引是假的，加盖宣抚使印以后，就是真的了。盗印的人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然后派他们去印钱引，这样您一天就得到三十万钱，而救活五十人。"

张浚认为很好。

〔梦龙评〕不但救活五十人，又得到五十人可用，真是最划算的做法，

比起来，三十万钱只是小事而已。

294. 诸葛亮

【原文】　备依刘表，尝忧兵寡不足以待曹公。诸葛亮进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民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其众遂强。

【译文】　刘备依附刘表后，曾忧虑民众太少，不足以对抗曹兵。

诸葛亮进言道："荆州人口并不少，只是编入户籍的太少。无事调动，人民会不高兴。可以告诉刘荆州（表），命令所有游动的户口都自动实报，官方详细记录下来，就可以增加民众了。"

刘备依计去做，民众果然增加。

295. 陶　侃

【原文】　陶侃性俭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厅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边批：根坚可代铁足。公即超两阶用之。

【译文】　晋朝人陶侃（鄱阳人，字士行）本性节俭，做事勤快。任荆州刺史时，命令船官要收集锯木屑，不论数量多少，众人都不了解他的用意。

后来正逢积雪溶化时期，官府前虽已除雪，地仍湿滑。于是用锯木屑撒在地上，遂能通行无阻。

官用的竹子，陶侃命令要留下粗厚的竹子头，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竹子头都用来当作造船的竹钉。又曾挖掘竹子，有一官吏连着竹根挖起，以为竹根部分非常坚硬，可做为竹钉的材料使用，陶侃见了，立刻超升此人两阶。

296. 苏州堤

【原文】　苏州至昆山县凡七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而泽国艰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除刍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尺，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除中，候干，则以水车沃去两墙间之旧水，墙间六尺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为永利。今娄门塘虽也。

【译文】　苏州到昆山县共七十里远，都是浅水，没有陆路可行。人民苦于涉水，早就想筑长堤，但是水泽之地很难取土。

宋仁宗嘉祐年间，有人献计，就在水中用芦荻干草做墙，栽两行，相距三尺。离墙六丈，又做一墙，做法和前两墙相同。把水中的淤泥沥干，塞在干草中，等干了以后，用水车除去两墙之间的旧水。墙与墙之间都是泥土，留一半做为长堤的基础，挖另一半做河渠，把挖出来的土拿来筑堤，每三、四里筑一座桥，以打通南北的水域。

不久长堤完成，还得到灌溉之利。

297. 丁　谓

【原文】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谓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命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牌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拆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此公尽有心计，但非相才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译文】　宋真宗祥符年间，宫中大火。当时丁谓主办营建修复宫室，取土的地方太远是一大烦恼。

丁谓就下令挖道路取土，不久道路变成大沟，于是打通汴水流入沟中，引用各地的竹筏及船来运各种建材，都由大沟运来。到修复的事办完以后，把破损的瓦砾土壤填充沟中，又成为街道。做一件事而同时完成三项工作，节省了亿万的经费。

〔梦龙评〕丁谓确实很有心计，但不是宰相人才。所以说：小人不能承受重任而可以有小智慧。

298. 郑晓时

【原文】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三楼十五门俱灾。文武大臣会议修建，海盐郑公晓时协理戎政，率营军三万人打扫火焦。郑公白黄司礼："砖瓦木石不必尽数发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团围，就便堆积。白玉石烧成石灰者，亦另堆积，砖瓦皆然。"不数日，工部欲改修端门外廊房为六科并各朝房，午门以里欲修补烧柱墙缺，又于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砌高墙一道，拦断内外。内监、工部议从外运砖、运灰、运黄土调灰，一时起小车五千辆，民间骚动。公告黄司礼曰："午门外堆积旧砖石并石灰无数，可尽与工部修端门外廊房。其在午门以内者，可与内监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宫前墙。"黄甚喜。公又曰："修砌必用黄土，今工部起车五千辆，一时不得集，况长安两门、承天、端门、午门止可容军夫出入，再加车辆，阻塞难行。见今大工动作，两阙门外多空地，可挖黄土，用却，命军搬焦土填上，用黄土盖三尺，岂不两便？"

黄曰："善！"公曰："午门以里台基坏石，移出长安两门甚远。今厚载门修砌剥岸，若命军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不须减工部估料，但省军士劳力亦可。"边批：若减估必有梗者。黄又曰："善！"公曰："旧例：火焦木，军搬送琉璃、黑窑二厂，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长大，不唯皇城诸门难出，外面房稠路狭，难行难转，况今灾变，各门内臣小房，非毁即折坏，必须修盖，方可容身。莫若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并启明、长庚两长街，听各内臣擘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门，亦省财力。"黄又曰："善！"

锦衣赵千户持陆锦衣帖来言："军士搬出火焦，俱置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朝贡人往来，看见不雅。边批：体面话。庆寿寺西夹道有深坑，可将火焦填满。"公曰："三殿灾，朝廷已诏天下，如何说不雅？谁敢将朝廷龙文砖石填罪废太平侯故宅？况寿宫灾、九庙灾，火焦皆出在长安两门外！军士从长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并行，官可照管。若从西夹道人，必从寺东夹道出，路多一半，三万人只做得一万五千人生活，岂有营军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还有用处，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铺路，直从长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杵碎平实，又加五寸，至三尺许方可在上行大车、旱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坏矣。见今午门外东西胁下数万担火焦积堆，若搬出，正虑不久又要搬入耳！"赵复语，公径出。

会议午门台基及奉天门殿楼等台基、阶级、石柱礓、花板、石面，纷纷不决。公欲言，恐众不肯信，特造大匠徐杲请教。杲虽匠艺，亦心服公，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门台基，众议将前三面拆去一丈，从新筑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国初坚固，万一楼成后旧基不动，新基倾侧，费巨万矣。莫若只将台下龟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坏者留之，其坏者凿出烬余，约深一尺五寸，节做新石补入，内土令坚，仍用木杉板障之，决不圮坏，三面分三工，不过一月可完。唯左右掖门两旁须弥座石最大且厚，难换，必须旁石换齐后，如前凿出，约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垫上，与旧石空齐，用铁创肩进，亦易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门阶沿石，一块三级，殿上柱礓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时皇城无门限隔，可拽进。近年九庙灾，木石诸料不能进，拆去承天门东墙方进得。今料比九庙又进三重门，尤难为力。莫若起开焦土，将旧阶沿礓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转，尚有坚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于殿上三级台基并楼门台基，俱如午门挖补皆可。公能力主此议，省夫力万万，银粮何至数百万，驴骡车辆又不知几，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后三日再议，悉如前说。

【译文】　明世宗嘉靖丁巳年四月，宫中有三座宫殿、三座楼和十五座门都

被烧毁。文武大臣商议将如可修建，郑晓时（海监人，字窒甫，谥端简）当时协理军政，率领军营中三万人，打扫火灾后的烬土。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掌宫廷礼仪的官），砖瓦木石其实不必全部搬出去，如石材有完整的、有一半的、有一尺以上的，分别就近找地方堆积起来。白玉石烧成石灰，也另外堆积，其他砖瓦等等也都这样处理。

数天后，工部想将端门外廊房改修为六科，且要修补朝房（臣子上朝等待时刻地方）、午门残缺墙柱。又有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要砌一道高墙，以隔绝内外。宦官与工部决议要从外面运砖与灰，及运黄土调灰，一时之间起用小车五千辆，民间为之骚动。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说："午门外堆积很多旧砖石和石灰，可全部供给工部改修端门外廊房。午门内的可以给宦官修理墙柱，并砌干清宫前的墙。"

黄司礼很高兴。

郑晓时说："又：修砌一定要用黄土，现在工部要起用五千辆车子，一时之间可能无法凑足，何况长安的承天端门、午门，这两座门只可由车夫出入，再加上车辆，必定阻塞难行。如今大工程动工，两阙门外很多空地，可以挖黄土，只要命令军士搬运焦土填上，再用黄土覆盖三尺，岂不是两便？"

黄司礼说："很好。"

郑晓时又说："午门以内，台基的坏石块，要搬出长安两门太远了。现在厚载门正在修补破裂的石阶，如果命令军士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过去很近，就用这些石块填补破裂的石阶，既不须减少工部预估的材料〔若减估必有人作梗〕，而光是节省军士的劳力就很划算了。"

黄司礼又说："很好。"

郑晓时再建议："旧例烧焦的木材，由军士搬送到琉璃、黑窑二厂，来回要四十里，如今焦木又长又大，不只皇城各门很难出去，外面房屋稠密，道路狭窄，既难行又难转弯。何况火灾之后，各门太监的小房门，都毁坏了，必须重新修盖，才有容身之处。不如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和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及启明、长庚两条长街，听任太监拿取焦木皮作木炭。可使用的木心，随便拿去修理各人的房间。用皇城内的东西来修理皇城内的房间，不必到皇城外取材，可节省很多财力。"

黄司礼很高兴的同意。

锦衣卫赵子户拿着陆锦衣卫的帖子前来，说是军士搬出焦土，都放置在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来朝贡的人看了不雅观〔体面话〕。庆寿寺西边夹道上有深坑，可用焦土去填满。

郑晓说时：

“三座宫殿发生火灾，朝廷已经诏告天下，有什么不雅观可言？谁敢将朝廷的龙纹砖石，填在因罪被废的太平侯故宅？何况寿宫火灾，祖庙火灾，焦土都运到长安两门外，军士在长安大街，负重而去，空着回来，人可并行，官吏可以照应管理。如果从两个夹道进去，一定要从寺东的夹道出来，路程多了一半，三万人只能做一万五千人的工作，哪有军士为人填坑的？

“而且焦土工部还有用处，等木块和石块用完后，要取焦土铺路，从长安坊牌下，一直填到奉天殿前。每次填五寸厚，都碾碎压平，再加五寸，一直要填三尺厚，才能在上面行走大车子、旱船，不然街道走廊都坏了。现在午门外东西两侧堆积着数万担焦土，如果搬运出去，不久又是得再搬运进来。”

赵子户还想说话，郑晓时就走出去了。

有司会商午门及奉天门宫殿楼房等台基、阶级石、柱下石、花板石面的工程、费用等问题，各部门的意见很多，纷纷不决。

郑晓时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考虑到各方未必理解采纳，乃特地造访大匠（官名，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等的土木营建）徐杲，向他请教。徐杲虽是工程方面的专才，却也对郑晓时十分钦佩。

两人见面之后，即摒退左右，郑晓时说：

“本官有三件事想请教徐大人：第一件是有关午门台阶的问题，有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应将前三面拆去一丈，重新筑上砌石，本官认为这样恐怕将比不上开国之初兴建得那么牢靠坚固，万一城楼盖好了，旧有的地基屹立不动，新盖的地基却发生倾斜，那又要耗费巨万公帑了；倒不如只将门楼台下龟脚东侧腰墩板等石材，除了保留那些未被大火焚坏的部份，其余损坏的地方将余烬挖凿出来，深约一尺五寸，然后订制新的石材，填置到里土中令其坚固，再用木杉皮填实，这样绝对不会腐坏，而且只要安排三班人工，不到一个月就可完工。但是左右侧门旁的须弥座石，石材大且厚，很难置换，必须等其他部份的石料都已换齐后，按照先前的方式凿出深约二尺五寸的窟窿，订制新的座石，往旧的洞穴填进去，工人一起用铁器出力，也很容易就竣工。”

徐杲道：“这个方法很好，本官赞成。”

郑晓时又说：

“有关奉天门的阶沿石，一块石头要做成三级阶梯，还有殿上的柱下石，大的有两丈见方，这样的庞然大物，又不比过去皇城没有门限阻隔时那样，可以用合力拖拉的方式拽进去施工。前几年九庙（古代帝王立七庙以祀祖先，至王莽增建黄帝太初祖庙和虞帝始祖昭庙，共九庙）发生火灾，木石等材料无法进入施工，结果拆去承天门冬墙才得以运进去。这次如要施工，又要越过三重宫门，工程更加困难。倒不如我们在火灾后的焦土中，将旧的阶沿石、柱下石、地

面花板石逐一清出，如尚有坚厚可用的石材，就用来充当建物底层的基石，加工使用。至于殿上的三级台阶，以及楼门的台基，也都像前面讲的挖补一番便可。徐大人如能支持本官的这些意见，除了省下了不少民工，银两、粮食也可省下数百万两，至于驴骡车辆，则又更无法计算了，这是莫大的功德啊！”

徐杲一听，十分高兴，等到三天后再议此事时，全部采用了郑晓时的意见。

299. 徐　杲

【原文】　嘉靖间，上勤于醮事，移幸西苑，建万寿宫为斋居所。未几，万寿宫灾，阁臣请上还乾清宫。上以修玄不宜近宫闱，谕工部尚书雷礼兴工重建。礼以匠师徐杲有智，专委经营。皆取用于工部营缮司原收赎工等银，及台基、山西二厂原存木料，与夫西苑旧砖旧石，稍新改用，并不于各省派办。其夫力则以歇操军夫充之，时加犒赏，及雇募在京贫寒乞丐之民，因济其饥。是以中外不扰，军民踊跃，而功易成。杲历升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职衔。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世宗勤于祈祷祭祀，移驾西苑，兴建万寿宫做为斋戒的住所。不久万寿宫失火，内阁大臣请世宗回乾清宫。世宗认为修道时期不应接近后妃，告示工部尚书雷礼（丰城人，字必进）要开工重建。

雷礼认为匠师徐杲很有才智，就交付给他办理，所需费用都从工部营缮司领取。原先所收罪犯抵罪的银两，及台基、山西二厂所存的原料，加上西苑的旧砖石，稍加修饰后使用，不让各省分派办理。并以操练空档的军士担任运夫，给予犒赏做为酬劳。又招募在京师的贫民乞丐，借此让他们得到收入。所以全国上下都不觉负担，军民协力，事情很容易办妥。雷礼后来也升任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

300. 贺盛瑞

【原文】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阶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万历中鼎建两宫大石，御史亦有佥用五城人夫之议。工部郎中贺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费不足七千两。又造四轮官车百辆，召募殷实户领之，拽运木石，每日计骡给直。其车价每辆百金，每年扣其运价二十两，以五年为率，官银固在，一民不扰。

慈宁宫石础二十余，公令运入工所，内监哗然言旧。公曰：“石安得言旧？一凿便新。有事我自当之，不尔累也！”

献陵山沟两岸，旧用砖砌。山水暴发，砖不能御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钱。

督工主事贺盛瑞欲用石，而中贵岁利冒被，主于仍旧。贺乃呼工上作官谓之曰："此沟岸何以能久？"对曰："宜用黑城砖，而灌以灰浆。"公曰："黑城砖多甚，内官何不折二三万用？"作官对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内监。中官怀疑，未解公意，然利动其心，遂折二万。久之不言，一日同至沟岸尽处，谓中官曰："此处旧用黑城砖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发，砖不能御，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谁人敢动！"公笑曰："沟内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饵，不敢复言。于是每日五鼓点卯，夫匠各带三十斤一石，不数日而成山矣。原估砖二十万，既用石，费不过五万。

坟顶石，重万余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远且五十余里，用止片时，而令人往返百里，给价难为公，不给价难为私。乃于近村壮丁借片时，人给钱三文，费不千余钱，而石已合笋矣。

神宫监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恶，乃每片价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坚，每片价止三厘。诸阉阴耗食于官窑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监，谓诸阉曰："监修几年矣？"老成者应曰："三十余年。"公曰："三十余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恶故耶？"曰："然。"公乃阴运官、民瓦各一千，记以字而参聚之。于是邀监工本陵掌印与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谓曰："瓦唯众择可者。"佥曰："白者佳。"取验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贱，何苦而用官窑？"监者曰："此祖宗旧制，谁敢违之？"公曰："祖制用官窑，为官胜于民也，岂谓冒被钱粮，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监官为证耳。"遂去。监者随至寓，下气谓公曰："此端一开，官窑无用，且得罪，请如旧。"公不可。请用官民各半，复不可。监者知不可夺，乃曰："唯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监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万，省帑金二千余。

金刚墙实土，而在工夫止二十余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筐，加钱二文，以朱木屑为记。"各夫飞走，不终日而毕。

锦衣卫题修卤簿，计费万金，公嫌其滥。监工内臣持毁坏者俱送司。公阅之，谓曰："此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俩，边批：谀便悦而后进言。以实题中疏语耳。不然。驾阁库未闻火，而铜带胡由而焦？旧宜腐，胡直断如切？"内臣如言以诘诸弁，且言欲参。诸弁跪泣求免，工完无敢哗；用未及千，而卤簿已焕然矣。

永宁长公主举殡。例搭席殿群房等约三百余间，内使临行时俱拆去。公令择隙地搭盖，以揪棍横穿于杉木缆眼下埋之，席用麻绳连合。在工之人，无不笑公之作无益也。殡讫，内官果来取木，木根牢固，席复连合，即以力断绳，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谓曰："山中风雨暴至，无屋可避，除大殿拆外，余小房留与汝辈作宿食，何如？"众佥曰："便。"公曰："每一席官价一分五厘，

今只作七厘，抵工价。拆棚日，席听尔等将去，断麻作麻筋用，木作回料，何如？”众又曰：“便。”

都城重城根脚下，为雨水冲激，岁久成坑，啮将及城，名曰“浪窝”。监督员外受部堂旨，议运吴家村黄土填筑，去京城二十里而遥，估银万一千余两。公建议：“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则浪窝得土而筑之固，城壕去土而浚之深，银省功倍，计无便此。”比完工，止费九百有奇。

按：两宫之役，贺公为政，事例既开：凡通状到日即给帖，银完次日即给咨。事无留宿，吏难勒捐，赴者云集，得银百万两。公每事核实，裁去浮费，竟以七十万竣役，所省九十万有奇。工甫完，反以不职论去，冤哉！然余览公之子仲轼所辑《冬官纪事》，如抑木商、清窑税，往往必行其意，不辞主怨，宜乎权贵之侧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绌其才以求容于世，国家亦何利焉！吁，可叹已！

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买木十六万根。贺念此差一出，勿论夹带私木，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方极力杜绝，而特旨下矣。一时奸商扬扬得意，贺乃呼至，谓曰：“尔欲札，我但知奉旨给札耳，札中事尔能禁我不行开载耶？”于是列其指称皇木之弊：“一不许希免关税，盖买木官给平价，即是交易，自应照常抽分；二不许磕撞官民舡只，如违，照常赔补；三不许骚扰州县，派夫拽筏；四不许搀越过关；五不给预支，俟木到张家湾，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题给价。”于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则札付直一空纸，领之何用！”遂皆不愿领札，向东厂倒赃矣。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济局、广济局，局各设抽分大使一员、攒典一名、巡军十五名，官俸军粮岁支一百三十余石，每年抽分解部银多七八十两，少五六十两，尚不及费。贺公盛瑞欲具题裁革，左堂沈敬宇止之。公查初年税入，岁不下千金，该局所辖窑座，自京师及通州、昌平、良、涿等处，税岁砖瓦近百万万，后工部招商买办，而局无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资一项漏银一百零九两，他可知已。嗣查窑税，而中贵王明为梗。公谓中贵不可制而贩户可制，即出示通衢，严谕巡军军民人等，“敢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人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王明窑三十余座，月余片瓦不售，哀求报税矣。诸势要闻风输税，即一季所收，逾二十余万。一岁所积，除勋戚祭葬取用外，该局积无隙地，各衙门小修，五月取给焉。

【译文】　明世宗嘉靖年间，整修三座宫殿中的石阶，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的民夫二万名，制造旱船载运，派府县佐使二人监督。每里挖一个井，取井水浇旱船，并供民夫饮水，共计二十八天到京师。官府与民

间的花费，总计银子十一万两多。

神宗万历年间，需要建造两座官殿的大石块，有御史共同建议征用五个城的民夫。工部郎中贺盛瑞采用主事郭知易的建议，制造十六轮的大车，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拉车，共计二十二天可到京师，花费不到七千两银子。又制造四轮的官车一百辆，招募家境殷实的人家领去运木材、石块。每天计算骡子的数目付酬，车价每辆一百金，每年从运费中扣下二十两，共计五年还清。不必实际动用公家的钱，而人民也不必负担费用。

慈宁宫需要二十多块础石，贺盛瑞命令运入官府。宦官们一见都大吵起来，说石头是旧的。

贺盛瑞说："石头这种东西，哪有新旧之分？凿一凿就又是新的了，有事我自己担当，不会连累你们。"

仁宗献陵的山沟，两岸旧时是用砖砌成的，山水暴发，砖不能挡，每年修理每年倒塌，白费很多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想改用石头，而宦官贪图每年工程的回扣，都主张依照惯例办理。

贺盛瑞就找来负责施工的官员，问他："这个沟岸怎样才能保持不坏呢？"

负责施工的官员说："应当用黑城砖再灌入灰浆。"

贺盛瑞说："黑城砖那么多，宦官为什么不分出二三万块来用呢？"

问到这里，负责施工的官员说是害怕不敢回话。

贺盛瑞说："你尽管说，有什么内情我不追究。"

工头就将实情告诉贺盛瑞，宦官听说贺盛瑞要求黑城砖修沟岸，心中怀疑，为何忽然不坚持以石头来修沟，但因猜不透贺盛瑞在想什么，又贪图以砖修建年年产生的利益，就答应分出两万块砖。

有一天贺盛瑞和宦官一同到沟岸尽头巡视，贺盛瑞对宦官说："这里以往是用黑城砖吗？"

宦官说："是的。"

贺盛瑞说："山水暴发，砖头无法抵挡，砌上去有什么用？不如改用石块。"

宦官说："陵墓所在的石头谁敢动它？"

贺盛瑞笑道："沟中污积的石头，不是要除掉才能使水流通吗？"

宦官心知中计，遂不敢再坚持用砖。

于是贺盛瑞每天五更时分亲自点名，所有民夫、工匠各带三十斤石块，不过数天，就堆积如山。原估计砖头要二十万钱，改用石头后，花费不过五万钱。

献陵上所需要使用的石块共有一万余块，石工说，这么多的石头，没有五百个人手是不可能统统挑到山陵上去的。

贺盛瑞私下盘算，如果到京里头调来人手，则两地相隔有五十多里，挑石

头却不需那么多时间，平白让人往返百余里，实在说不过去。更何况，如果动用民工，公帑中并没有散发工资的这笔预算，但不发工资又太不像钱。贺盛瑞于是命人到邻近村庄商借壮丁片刻，每人每工时发给三文钱。结果，这回总共才花了一千多文钱，山陵上的墓石便已砌好了。

明朝的太监在监督工部兴建陵墓、神庙时，按例要使用板瓦。然而官窑生产的板瓦色黑质劣，每片价钱是一分四厘，民窑生产的板瓦色白质坚，每片只要三厘。太监们靠官窑中饱私囊由来已久，民窑从未沾上半点好处。

贺盛瑞主持陵墓兴建之后，便亲自造访阉宦，问道："你们监修土木有几年了？"

其中一位老成之人答道："三十多年了。"

贺盛瑞道："既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神庙的屋顶漏得那么厉害，是不是所用的板瓦质料不好？"

"的确如此。"

贺盛瑞便私下选了官瓦和民瓦各一千片，在上头暗中官作下记号，将之搀杂在一起。然后邀集监工和本陵掌印诸人，会合太监来到放置瓦片的地方，说道："你们选选看，这里头哪种板瓦最适合在本次工程中使用？"

众人选了选，道："白色的最好〔公道不容抹煞〕。"

于是大家将白瓦取来一看，是民窑的产品。

贺盛瑞道："民瓦既然品质好又便宜，何苦一定要使用官窑的产品？"

太监道："这是祖宗立下的旧规矩，谁敢违背！"

贺盛瑞道："当初祖宗要用官窑，是因为民窑的产品没那么好。官窑中一定有人从中贪污舞弊，否则品质不会恶劣到这种地步。我正准备向朝廷上疏报告此事，请在场的监官为我作证。"

这话一时封住了众人之口，贺盛瑞便吩咐散会。监工太监跟着他到了官邸，低声下气地说："这项例子一开，官窑等于是报废了，会得罪不少人，请大人考虑按照旧有的成例发包施工。"

贺盛瑞不准，太监又要求官民各半，还是不准。太监知道贺某人态度强硬，只好说："那就由大人全权做主好了，但是请不要对其他监工透露本官曾来和大人商议此事。"

于是这次工程共使用了二十万片民瓦，节省公帑共二千多两银子。

金刚墙的工程要进行填土时，在场工作的工人只有二十多人，如果二人合抬一筐泥土，则非要三至五日不能完工。

贺盛瑞下令道："凡有多抬一筐泥土者，加发工资二钱。"

令下之后，每筐泥土都洒上红木屑为记号，工人飞快地往来搬运，结果不

到一天便完工了。

锦衣卫拟议要更置仪杖等装备，所提预算共需一万两银子，贺盛瑞认为有过于浮滥之嫌。

那时，监督工部的宦官一遇到弊案便交付有司审理，贺盛瑞便在公文上眉批意见道："这些武职人员都畏惧大人的精明〔先用好话取悦上司，然后进言〕，才故意弄些小伎俩，好借以吻合文中叙述的各项情节。但实情并非如此，他们所掌管的驾阁库并没听说遭到火灾，为什么他们身上的铜带会焦黑呢？用旧的仪仗理应腐朽，为什么每一具看来都那么笔直如削呢？"

监工太监便用这些疑点质问锦衣卫的那些武官，并提言要参劾他们。武官们大惊失色，都跪在地上请求饶恕，不敢再对工部的安排有意见。结果，这次花费尚未到一千两银子，仪仗装备便已焕然一新。

永宁长公主于万历三十五年去世，工部依例雇工搭盖了殡宫殿房等约三百多间。内廷有旨，等丧礼结束之后，要全部拆除。

贺盛瑞令民夫选择空地搭盖，并用细棍子横穿杉木缆眼，埋入土中，每张席子并用麻绳联结起来。当时在场工作的民夫，每个人都暗自嗤笑贺某人在做无聊的事。

殡葬结束后，宫中的官官果然派人来搜刮杉木，结果因木根牢固，每张草席又联结起来，如要一一将张麻割断收走席子，未免太过费事，只好算了。

贺盛瑞便召集工匠等人，询问他们道："山区一旦风雨暴至，你们便无屋可避，你们将大殿折除，剩下的小房子，就留给你们起居之用，好不好？"

大家都俯首称善。

贺盛瑞道："当初官府购买席子，每一张价钱是一分五厘，现在每张折价为七厘卖给你们，从工资中扣除，殡宫拆除之日，听任你们将席子取走，麻绳割下来还可以使用，木材也可自行应用，如何？"

大家又纷纷表示赞成。

京师外城的墙脚根，因为雨水长期的冲刷，渐渐地形成一个大坑，有危及整座城墙的趋势，附近居民为大坑取了个外号，名叫"浪窝"。

官府有关部门打算进行修葺，有一位官员建议到去京城二十里外的吴家村运黄土来修补，估算总共要耗费一万一千余两银子。

贺盛瑞则提议挖护城河河沟底下的泥土，这样不但可以填平浪窝，顺便还可挖深护城河，既省钱又省事，一计数得。

后来的修护工作即依此进行，竣工时，总共才不过花了九百多两银子。

〔梦龙评〕贺公主持兴建两宫的工程时，开了不少事例，凡有公文到来，即日批复，银钱交割的次日，必定入帐列管。每一件公事都在当天解

决，官吏无法从中舞弊，因此各方款项纷纷聚集起来，总共筹得了一百万多两银子。贺公对每一项开支都亲自审核，删去浮滥的费用，结果竟只花了七十万两就将工程完竣，共节省了九十多万两的开支。没想到工程才刚完毕，贺公竟被冠上交代不清的罪名，黯然离职，这真是太冤枉了！

我曾参阅过贺公之子仲轼先生所辑的《冬官纪事》，里头提到裁抑木商、清算窑税等事，贺公在处理时往往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怕得罪主事者，难怪他会引起权贵之人的侧目。像这种有用的人才，如果一定要迫使他无法施展所长，才能为官场所容，这样对国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唉！世事真是令人可叹！

徽州有木材商人王天俊等十人，怀挟着巨额资金，依托权门势要，向官府求得札付（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准向王某等购买木材十六万根。贺盛瑞思忖一旦如他们所求，姑且不论他们将暗中夹带私人木材营私，光是这十六万根木材，即已有三万二千余根被他们在帐上动了手脚，使国家平白损失五、六万两的税收，他正要想办法阻止王某等胡作非为，但上司却已发出特旨准其所求。一时之间，奸商们都得意扬扬，贺盛瑞却将他们召集起来，晓谕道："你们要的札付我自然必须奉旨发出，但是我要在札付中列载些什么事项，你们能限制得了吗？"于是，贺盛瑞在札付中严格规定了以下诸事：

一、不得抵免关税。因为官府依照市价向他们购买木材，也是一种交易行为，自然应当像普通货物一样缴税。

二、载运木材的船只不得冲撞官舫民船，如有违犯，须按照行情予以赔偿。

三、不得骚扰州县地方政府，要他们派民夫拉纤。

四、不许未经检查即行通关。

五、官府不预支经费，俟木材运到张家湾，有关部门派官员逐根丈量木材尺寸大小，合乎规格的才给钱。

各个商人见到札付的内容，大惊失色道："这样的话，札付不过是一纸无用的文书，要来做什么？"于是没有一个人肯领取札付，大家相率前去向东厂索回贿赂的赃款。

明朝工部衙门又设屯田司，其主管官员兼管通济局、广积局两个单位，每个局又设抽分大使（官名，负责征收租税）一员、攒典（基层吏役）一员、巡军十五员，官俸军粮每年约耗费一百三十余石，但这两个单位每年征收上缴工部的税款只有七、八十两银子，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两，还不及维持这两个单位所需的费用。贺盛瑞想拟案裁掉这两个单位，但被工

部左侍郎沈敬宇阻止。贺盛瑞私下追查，发现两个单位初设之时，每年都可缴给工部一千两银子，又其所辖窑场，光是从京师到通州、昌平、良涿等地方，每年取自砖瓦的税款几达一百亿文钱之谱，但后来工部招商买办砖瓦，广积局的这项收入便断绝了。贺盛瑞又继续深入追查，发现仅仅是木商王某一案，漏税额便高达一百零九两银子，其他会有什么弊端，大概就可想像得到了。

后来清查窑税时，宦官王明从中作梗。贺盛瑞揣想：宦官不可制，但商贩可制。于是命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警告军民人等，凡敢有买卖王明的砖瓦者，一律按漏税论罪；若有官府或军中私下卖放者，准许知情之人检举，即以漏税的数额充作奖赏。措施执行之后，王明所经营的三十余座窑场，有一个多月片瓦不售，情形十分凄惨，遂不得不向贺盛瑞低头哀求，自动报缴税款。

这件事传出之后，朝廷中的要员纷纷自动缴税，三个月下来，税收竟达二十余万两银子，一年下来所收到的税，除了支用勋族贵戚的祭葬费用，剩下来的钱连局里头的府库都堆放不，于是通令所辖各单位整修房舍，前后五个月的各项开支均由该局包办。

301. 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云：泉州库贮败铁甚夥，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丁饰虚，利在掊饷，不论堪否，故毁解还。余议：堪者，官给工料，分发各营，修理兼用；不堪者作器与之，于军器银内，银七器二，照额搭给，解验查盘，一如新造之法。并散雨湿火药，而加硝提之，计省二千余金，即于饷银内扣库，以抵下年征额。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者泛视不行，终作朽物，惜哉！

【译文】　明朝人陈懋仁（嘉兴人，字无功）说：

“泉州府库贮存很多废铁，都是先后收来报销的兵器。我曾经负责监收，亲眼看见有些还可以使用的，是因为军人为了骗取兵器报销的折钱，故意作假，不论兵器还能不能使用，都故意破坏后缴回来。我建议将这些常可以使用的兵器，由官府付工钱，分发给各军营修理后再用；其他无法再使用的兵器，当作废铁发给他们。

“在购买军火钱中，七成给银子，三成给旧兵器，依数量搭配，并详细解释试验，完全如新法制造处理。并分给他们被雨水淋湿的火药，加硝提炼，如此估计可节省二千多两银子，就由饷银内扣下缴库，以抵下一年征收的税额。节省军费而纾解人民的负担，没有比这样做更方便了。

“但执政的人往往视而不见，最后使这些兵器变成无用的废物。真可惜啊！”

302. 叶梦得

【原文】　叶石林 梦得 在颍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唯遗弃小儿，无由得之。一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边批：作法者其虑远矣。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译文】　宋朝人叶石林（叶梦得，吴县人）在武昌时，正逢水灾，京师西边一带特别严重，从唐邓等地漂来的浮尸不可胜数。叶石林命令以库存的常平米来救济灾民，但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却不知该如何处理。

有一天，叶石林问左右的人说：“民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他们呢？”

左右的人说：“怕养大以后又被亲身父母认领回去。”

叶石林翻阅旧法例：凡是因为灾害而被遗弃的小孩，亲生父母不能再认领回去〔订法者的谋虑深远〕。于是制作数十份空白的契券，详细说明这条法令，就发给城内外乡里之间的人家。凡是领养到小孩的，都让他们自己说明从哪里得来的。登录在契券后发给他们，并由官府登记在户籍里。如此一来，一共救活了三千八百个失怙的小孩。

303. 虞允文

【原文】　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绌，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虞公允文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荻场利甚溥，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符下日，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译文】　宋朝时，先前浙江人民都须缴纳丝绸为丁口税，人民负担不起，往往生了儿子就丢弃，或是还没有长成就杀掉。虞允文（仁寿人，字彬甫）知道这个情形，十分不忍，后来查访到江边沙洲有荻草地，经济利益很大，皆被豪门世家及僧侣窃据。

虞允文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些豪门世家和僧侣全数登录下来，并要求这些人代替人民缴壮丁税。命令下达的那一天，人民欢呼鼓舞，浙江一带的百姓至此才能安享父子天伦之乐。

304. 韦孝宽　李崇

【原文】　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堠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

“岂得一州独尔！”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由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宋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斗争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译文】 韦存宽任雍州刺史时，雍州路旁每一里设立一个记里土台，往往一场大雨下来就整个冲毁。韦存宽到任后，命令部下在每个土台处种植槐树。既免修复，又方便行人旅客。

后来宇文泰（后魏·武川人）见了，叹息道：“哪能只有一州这样做呢？”于是各州都详细计算道路的里程，并种树为记。

后魏李崇（顿丘人，字继长）任兖州刺史时，兖州本来有很多盗贼，李崇就下令每村建一座楼，楼上都悬挂着鼓。盗贼出现时则立刻急鼓告警；邻村一听到鼓声，先敲一响，再连敲二响，再连敲三响。顷刻间，鼓声传遍百里，各村都派人防守，于是盗贼没有不很快就被逮捕的。

〔袁了凡评〕宋朝薛季宣（字士龙）任武昌县令时，每乡建一座楼，有盗贼出现，就敲鼓并举烽火作信号，瞬间传遍百里，做法和李崇相同。乱世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比这样更有效的了。只有宋代向子韶（字和卿）任吴江县令时，太守孙公杰命令每一保设置一鼓楼，每保五个壮丁，负责巡逻警戒的任务，有盗贼就敲鼓相告。向子韶认为不可。他说：“这样做会开启各保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看法。一般说来，相机行事，每人有不同的策略，要依现实的状况而定，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有效，然而，刑罚公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足，这才是消弭强盗的根本之道。

305. 范仲淹

【原文】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

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译文】 宋朝范仲淹任延州太守时，延州惯例是总官率领边境士兵一万人，提辖率领五千人，都监（以上三者都是军官名）率领三千人，盗寇一出现，官位低的先率兵出去抵御。

范仲淹说："将领的委派不从实际的能力去考虑，而以官位的高低为出兵的次序，这是必败的做法。"

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共得精兵一万八千人，分派六个将领来率领，每个将领各领三千名士兵，分别训练，衡量贼兵的多寡，再轮流出兵抵御。

〔梦龙评〕少司马梅客生的奏章说："古人依实际的功勋来颁赐爵位，如今则依爵位高低来决定赏赐的轻重。"这两句话真是切中时弊。在作战时阶级低的在前，在论功行赏时又在最后，这等于是拿职位低者的性命来讨好职位高者，难怪有志之士不愿为国效命。范仲淹分派将领轮流出兵的方法固然很恰当，我认为论功行赏奖时更应当奖励有实际战功的人，而不是把功劳归给居于高位不作战的人，这样豪杰之气才能平息，功名之士才知道奋发。

306. 徐　阶

【原文】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矿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

“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凌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能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

“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克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梦龙评〕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矿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

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宣府、大同一带，和百姓杂居，屯田士卒无法耕种，米麦每石涨到中等成色的银子三两，但军方每月发给士卒的伙食费只有七镮钱，根本吃不饱。

是时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麦作已经成熟，每石只值四镮钱，可及时收买到数十万石的麦子。如果出价五镮钱，商人还愿将麦子出居庸关运抵宣府；如果出价八镮，麦子可出紫荆关运抵大同。大略合计一下，每石麦子子只要花上一两银子的代价，就可让每位士卒饱食一个月，这样做的话，当地的米麦价格也将渐次平抑。

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批准实施。

307. 曹　玮

【原文】　曹玮在泰州时，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单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玮尽令还其故，以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边批：诱之习射。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五十亩。边批：官未尝不收其利。至三百人以上，因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皆出钱市马。边批：马不缺矣。后开边壕，悉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

【译文】　曹玮任职秦州时，环、庆两地骑战原属于羌人的田地，多数被边境的汉人所收购，但因此地汉人势力单薄，无法保护自己，因而往往又被羌人侵占。曹玮于是命令羌人归还所有的田地，若有违犯的羌人，一律将他们迁徙至内地。

曹玮又招募善于骑射的弓箭手，并要他们比赛骑马射箭，胜的人赏给二顷田地的马〔引诱他们练射箭〕，又规定下一次秋收，获得赏田的弓箭手一定要买一匹担当得起骑战使用的马，再由官方统一登录于簿籍之内〔官府未尝不收其利〕，这些都能做到，再加赏田地五十亩。这样的弓箭手每累积到三百人，便成立一个团，每团设一个指挥。曹玮在地势险要处建筑堡垒，让士卒自己开辟土地，再圈围起来做为马社，一匹马死了，由众人共同出钱买马〔马不缺矣〕。

曹玮又在边境上挖掘濠沟，要求濠沟的深度、宽度得达到要一丈五尺。山势险峻无法挖掘的，就利用峭壁修建防御工事，后来各州都起而效法。

308. 虞　诩

【原文】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譬如衣败，用以相补，犹有所完，不然，将两

无所保。议者咸以为然。诩说太尉李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夫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腹心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念。如使豪杰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浸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然则计将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制，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川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为郎，以安慰之。

虞诩凉州之议，成于李修之公访；德裕维州之议，格于僧孺之私憾。夫不为国家图万他，而自快其私，以贻后世噬脐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太宁弃而蓟州逼，三垒河弃而辽东悚。国朝往事，可为寒心！昔单于冒顿不惜所爱名马与女子，而必争千里之弃地，遂因以灭东胡、并诸王。堂堂中国，而谋出丑虏下，恬不知耻，何哉！◯凉州之议，尤妙在辟其豪杰而用之，此玄德之所以安两川也。嘉靖东南倭警，漕台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尽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为之向导。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白衣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与以'义勇'名色，月给米一石，令其无事则率人捕盗，有事则领兵杀贼，有功则官之。如此，不唯中国人不为贼用，且有将材出于其间。其从贼者谕令归降，如才力可用，一体立功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难拨灭矣！"愚谓端简公此策，今日正宜采用。

【译文】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羌人反叛作乱，侵略凉州，大将军邓骘（字昭伯）认为出兵对付羌人军费支出太高，不太划算，想抛弃凉州，集中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譬如两件破衣服，用一件来补另一件，还有一件是完整的，否则两件都不能穿，众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很对。

虞诩（武平人，字升卿）劝太尉李修（字伯游）说：

"听说公卿已决定要抛弃凉州。凉州抛弃之后，三辅之地（汉朝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就成为边塞，而历代天子的陵墓位在城郊，毫无屏障，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俗话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凉州人对军事的熟习，以及勇敢尚武的性格，远远超过其他各州。羌人所以一直不敢入侵三辅之地，而直接威胁到京师这一带，是因为凉州在前为屏障的缘故。

“而当地人所以执持兵器奋勇抗敌，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有自认是大汉的子民。如果抛弃这个地方，要迁徙当地人民到内地，则人民安居本土，不肯轻易迁徙，必然产生叛变的意图。更严重的是，万一当地的豪杰之士全数聚集起来，挥军向东，则就算我们有贲育这样的勇士为士卒，有姜太公这样足智多谋为者将师，恐怕还抵挡不了。有人用补两件破衣服还能保有其中一件的完整来作譬喻，意图放弃凉州，我却认为抛弃凉州像毒疮一般，患部将会持续不断的扩散，所以抛弃凉州不是好办法。”

李修说：“然而要怎么做才对呢？”

虞诩说：“如今凉州骚动，民心不安，我担心突然间有意外的变故，应当由四府（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九卿各自辟召凉州人数名为幕僚，让凉州各级地方官员的子弟都在京城为散职的官员。表面上来说，是对凉州官员守土有功的酬奖，并进一步发挥鼓励劝诱的功能，实质上也构成对这些人一种无形的牵制力量，防止他们有任何不轨作乱的意图。”

李修很赞许他的话，就集合四府商议，依虞诩的计策行事。于是辟召凉州一地的豪杰之士担任属官，州牧、太守的子弟为郎，用来劝慰他们。

〔梦龙评〕虞诩对凉州的一番建议，是因著李修愿意为国寻求忠言而发挥功效；李德裕对维州的一番建议，则因牛僧儒对李德裕私人的仇怨而化为泡影。眼光不看在国家长久的利益，只图满足一己的私利，最后遂让后人悔恨莫及，实在是最大的不忠。河套丢了陕右就亮起红灯，西河丢了甘州就很危险，太宁丢了苏州就饱受威胁，三岔河丢了辽东就陷入恐惧之境，明朝的往事，是足以令人寒心的。西汉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不吝惜自己心爱的名马与女子，而一定要争取到千里的荒地，因而能消灭东胡和北方各国。堂堂中国，谋略居然不如一个塞外的野人，还安然不知羞耻，为什么呢？

虞诩对凉州问题的建议，更妙的是任用当地的豪杰，这也是刘玄德安抚两川的方法。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之乱，漕台（漕运总督）郑晓奏报倭寇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其中也有智勇双全可以任用的人才，往往因为没有机会得到施展，而甘心跟着贼兵，做贼兵的向导。请命令各巡抚在军民百姓中，每年查访推举数十名有勇力智谋的人，给予义勇的名位，每月给付一石米。命令他们平常率领人民缉捕盗匪，乱事发生时，就带军队攻杀贼兵，立功以后就授与他官位。如此，不只中国人不会被倭寇所用，而且可从中发掘将帅之人才。那些已经追随贼兵的，劝导他们反正，如果才力可以任用，完全论功升迁。不然数年之后，可能出现卢循（晋朝人，字于先）、孙恩（晋・琅琊人，字灵秀，奉五斗米教）、黄巢（唐・曹州人）、王仙芝

（唐·濮州人）等类的强而有力的反贼，乱事将更加扩大蔓延，到时候就很难消灭了。我个人认为郑晓的计策，非常适合当今采用。

309. 张居正

【原文】 俺答孙巴汉那吉，与其奶公阿力哥，率十余骑来降。督抚尚未以闻，张江陵已先知之，宰相不留心边事，那得先知？贻书王总督崇古查其的否，往复筹之曰："此事关系甚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第戒励将士，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彼卑词效款，或斩我叛逆赵全等之首，誓以数年不犯吾塞，乃可奉闻天朝，以礼遣归。但闻老酋临边不抢，又不明言索取其孙，此必赵全等教之，边批：看得透。诱吾边将而挑之以为质，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难当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边批：我兵被劫，往往坐此。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奇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续据巡抚方金湖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其言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盖耻以轻博重，边批：看得透。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驾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虽哀恳，身犹拥兵驻边，事同强挟，未见诚款。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送归其孙。若拥兵要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即不然，而聊以胁从数人塞责，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边防利害不在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其战守之具，兴屯田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诸逆既入境，即可执送阙下，献俘正法，传首于边，使叛人知畏。先将那吉移驻边境，叛人先入，那吉后行，彼若劫质，即斩那吉首示之，闭城与战。彼曲我直，战无不克矣。阿力哥本导那吉来降，与之，必至糜烂。边批：牛僧孺还悉怛谋于吐蕃，千古遗恨。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则此人亦可执之以相当，断不可与。留得此人，将来大有用处，唯公审图之。"

后崇古驰谕虏营，俺答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答先献所虏获。俺答乃献被掳男妇八十余人。夷情最躁急，遂寇抄我云石堡。崇古亟令守备范宗儒以嫡子范国圃及其弟宗伟、宗伊质虏营，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赵全等，皆面缚械系，送大同左卫。是时周、元闻变，饮鸩死，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纶送之归。那

吉等哭泣而别。巡抚方逢时诫夷使火力赤猛克，谕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孙呜呜相劳，南向拜者五，使中军打儿汉等入谢，疏言："帝赦我逋迁裔，而建立之德无量，愿为外臣，贡方物。"请表笺楷式及长书表文者。江陵复移书总督曰："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狷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议者以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不知所谓和者，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万万不侔。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虑，自吾常事，不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也。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驭之策，自合如是耳。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议者独以边将不得捣巢，家丁不得赶马，计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机会，故仆以为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华殿面请诏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拣付本兵，因区画八策属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许虏，条上封贡便宜，诏从之。俺答贡名马三十，乃封俺答为顺义王，余各封赏有差，至今贡市不绝。

板升诸道既除，举朝皆喜。张江陵语督抚曰："此时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献以为功，又费一番滥赏，且使反侧者益坚事虏之心矣。此辈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即传语顺义，缚汝献功矣。然对虏使却又云：'此辈背叛中华，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种谷，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杀之，不必来告。'以示无足轻重之意。"

【译文】　明朝时，鞑靼酋长俺答的孙子巴汉那吉，和他的奶公（乳母之夫）阿力哥率领十万多骑兵来降。

总督巡抚尚未向皇帝禀报，张江陵（张居正）已先知道此事〔宰相不留心边事，哪得先知〕，就写信给总督王崇古（蒲州人，字学甫），查问事情确实与否，且在信中仔细的计议。他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降服鞑靼的关键就在此一举。刚接获报告说鞑靼酋长到边境上来要人，我们正怕他放弃不要，则我们空有人质且结怨俺答。现在他既来要人，就对我们有利。只要勉励将士们，坚固壁垒，肃清郊野以待敌。并派人向鞑靼好言相劝，如果他们肯屈从降服，或斩杀我方叛逆赵全等人，立誓数年之间不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必当禀奏皇上，依礼遣送回去。

“但我听说老酋长这回到边境上既不抢劫，又不明言要索取自己的孙子。这一定是赵全等人教他的〔看得透〕，要引诱我方边境将士，把他捉来当人质，再趁我们不备时进击。我们应关起城堡坚守，不要轻易出兵作战。即使他们看起来军力很弱，也不要进攻〔明兵被劫，往往因此〕。多派间谍，使对方疑心。或派遣精锐骑兵绕路去直接攻击他们的巢穴，使他们要战没得战，要抢没得抢。如此不出十天，一定自行离去，这样的结果就算成功了，根本不必非要有斩获多少敌人才算有功。

“我又听说巡抚方金湖派遣鲍崇德去会见老酋长等等，这些传闻未必是事实。这回老酋长所表现的亲情，颇为真实，他不用我方叛降的人来交换他的孙子，大概是耻于用无足轻重的人来换取他心目中重要的人〔看得透〕，而不是不忍心杀掉赵全这批那些叛降的人。其实留着巴汉那吉这样乳臭未干的年轻小孩，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正好对俺答而言重要无比，可以借此挟制鞑靼罢了。所以应当派人宣布朝廷厚待他的孙子，使老酋长安心。然后命令那吉穿着朝廷赏赐的红袍金带去见鞑靼的使者，老酋长见我方对那吉的宠爱，要回那吉的心意将更急切。而王牌握在我们手中，这样的状况下进行和议，我方有什么要求，一定会达成。

“俺答言语虽然哀怨，但在边境上还拥有大批军队，这种态势像是在要胁我们，尚未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一定要让他将赵全这批叛逆先全数送入边境，且撤回骑兵，然后我们才派官吏依礼送回他的孙子。如果他带兵来要回人质，我们就应允谈判，而戎狄之人不可信赖，恐怕中途发生变卦。就算俺答不搞花样，就光凭他带兵恫吓，我们就马上答应和议放人，岂不是严重损害国家的威望？

“至于封爵位、进贡交易两件事，都无关紧要。我的意见是边防的利害问题，不在那吉送不送回去，而在俺答有没有求和的诚意。如果俺答果真出于至诚，封给他爵位，准许进贡交易，我们也可以趁机修理兵器守备，推行屯田。边境没有烽火之警，农夫也能放心耕种。

“俺答如果要求和盟，我们当予以怀柔，只要名义上尊本朝为天子，鞑靼可完全保有自主；他如果背叛盟约，我们立刻兴师问罪。胜算掌握在我们手中，几世都有利。那些叛逆的人入境后，立刻送到京师处死，然后将首级送到边境，使心怀背叛的人知道畏惧。至于那吉则可先移送到边境，但须等一干叛逆入境，那吉再出发。

“他们如果打算劫持人质，我们就立即将那吉斩首，并关闭城门来作战，他们理屈，我们理直，一定可以打胜仗。阿力哥是引导那吉来投降的人，送回去一定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既然留下周、元二人，我们也同样可以留下阿力哥，绝不可以送回去。留下这个人，将来会有很大用处，希望您仔细考虑。”

后来王崇古派人去告诉俺答，俺答要明室先交出那吉，明室的答复是一定要俺答先献出他虏得的人。俺答于是先献出被他俘虏的八十多名男女。

有一部份鞑靼军沉不住气，开始攻击云石堡。王崇古立即命令守备范宗儒，派其长男范国囿及弟弟宗伟、宗伊到俺答军营为人质，交换赵全等叛徒，俺答很高兴，就收捕赵全等人，都加以手铐脚镣送到大同左卫。此时叛降鞑靼的周、元二人听说状况有变，就饮毒酒自杀，明室这才把那吉带出来，派康纶送回去，那吉等人哭着道别。

巡抚方逢时（嘉鱼人，字行之）告诫鞑靼，要火力赤猛克不要加害阿力哥。那吉到黄河边时，俺答亲自来迎，祖孙相见，伤心落泪，互相问候，并向南方拜了五次。俺答又派亲信手下阿儿汉进京道谢。上疏说：皇上赦免我擅自逃亡的孙儿，恩德无量，俺答愿意以皇上远方的臣子自居，进贡我国的产物，请求颁赐表章书信的格式及擅长文书章奏的人。

张江陵又写信给总督说：

“封爵位、进贡的事是控制夷狄、安定边塞的重要方略。现在有人怀着嫉妒的心理，坚持一些庸俗无知的建议，只看到眼前的小问题，完全不顾国家久远的利益，于是想扰乱甚至阻止和议的进行，这不只是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商议的人认为议和是向夷人示弱，答应和鞑靼人开放马匹交易一定会引发战乱，这实在是不了解所谓和平的意义。例如汉朝的和亲、宋朝的奉纳，彼时要战要和完全控制在夷狄手中，不在中国。所以贾谊认为是本末倒置，寇准坚决反对和议；如今鞑靼对我国称臣求封，和议与否控制在中国手里，不在夷狄，比起汉朝、宋朝，绝不相同。

“至于从前奏请开马市，夷狄带兵侵犯边境，仗恃强势要求交易，用弱小的劣马，向我方索取数倍的利润。交易未完，就进行抢劫。所以先帝下令禁止不再实行。如今因鞑靼入贡，官方为他们开办市场，让他们和边境人民贸易。为期或三天、或两天，这就像辽国开原事例，又哪里是马市可以相提并论的呢？

“至于国土的防卫，戒备的筹谋，自然是我们长期要进行的事，不可因为夷狄入贡与否而有增减。如今我们中国人亲生父子兄弟互相约定，尚且不能保证不违背，何况是夷狄呢？

“但这绝不意味着和议有什么错误，相反的，和议就边患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想想看，鞑靼数十年来没有一年不入关侵略抄劫，难道这些边患都是违背盟约才发生的吗？就算将来鞑靼违背盟约，所发生的祸患，又难道会比不和议时每年侵边更严重吗？商议的人只想到没有真刀真枪的战事来立功以及夺取鞑靼人的牲畜，这种只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大计的人，当然可惜升官发财的机会暂时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人不只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不久，张江陵在文华殿当面奏请皇帝下令实行，又将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二王的故事交付本兵（兵部尚书的别名），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八项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负责执行。

王崇古接获函札，就奏请皇帝同意依照俺答的要求封爵位、进贡交易，皇帝下诏书同意。俺答进贡名马三十匹，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余封赏各有等级，至今进贡交易依然不绝。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这时张江陵对总督巡抚说：

“这个时候最好假装没事，否则让俺答得知消息，以此邀功，不但又得一番滥赏，且会使那些叛国者投靠虏庭之心益发坚定。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北虏之地，他日就会有到他们的时候。不必号召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也没用，只要不时训谕他们放下兵器，专心务农，为我中国之屏障，勿生反叛之心；若有反叛之心，我们就会传话给顺义王（即俺答），要他抓他们来献功。

“但是对北虏使者时，又告诉他：‘这些人是叛国者，我朝已置之度外，任他耕田种谷；如果他们作奸犯科，你们如何处置都可以，不必告知中国。’如此，即表示这些人无足轻重。”

310. 顾□

【原文】 顾□《海槎余录》云：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险恶，其俗闲习弓矢，好战，峒中多可耕之地，额粮八百余石。弘治末，困于征求，土官符蚺蛇者恃勇为寇，屡败官军。后蚺蛇中箭死，余党招抚讫。嘉靖初，从侄符崇仁、符文龙争立，起兵仇杀，因而扇动诸黎，阴助作逆。余适拜官莅其境，士民蹙额道其故。余曰：“可徐抚也。”未几，崇仁、文龙弟男相继率所部来见，劳遣之。余知二人已获系狱，故发问曰：“崇仁、文龙何不亲至？”众戚然曰：“上司收狱正严。”余答曰：“小事，行将保回安生。”众欣然感谢。郡士民闻之骇然，曰：“此辈宽假，即鱼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阅狱，纵系囚二百人，州人咸赏我宽大之度，黎众见之，尽阖首祝天曰：“我辈冤业当散矣！”余随查该峒粮，俱无追纳，因黎众告乞保主，余谕之曰：“事当徐徐，此番先保各从完粮，次保其主何如？”众曰：“诺。”前此土官每石粮征银八九钱，余欲收其心，先申达上司，将该峒黎粮品搭见征无征，均照京价二钱五分征收，示各黎俱亲身赴纳，因其来归，人人抚谕，籍其名氏，编置十甲。办粮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二名，又总置、总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余人。则掌兵头目各有所事，乐于自专，不顾其主矣，日久寝向有司。余密察识其情，却将诸首恶五十余名，解至省狱二千里外，相继牢死，大患潜消。后落窑峒黎闻风向化，亦告编版籍。粮差讫，州仓积存，听征粮斛准作本州官军俸粮敷散，地方平安。

【译文】　明朝人顾□（吴县人，字汇堂）的《海余录》记载：

儋耳七坊黎山一带山势险恶，当地人民一向熟习弓箭、好斗成性。黎峒有很多耕种的田地，每年可生产八百多石米粮。

明孝宗弘治末年，当地人民因不堪忍受重税的课征，于是土官符蚺蛇仗恃勇武率众为寇，屡次打败官军。后来符蚺蛇中箭死亡，余党被官军招抚。世宗嘉靖初年，符蚺蛇的侄儿符崇仁、符文龙争夺官位的继承，起兵互相仇杀，继而扇动各黎族部落，暗中准备叛乱。

我正好到当地任知府，当地的百姓非常忧虑乱事将起，向我报告了这个事情。

我说："没问题，可以慢慢安抚他们。"

不久，符崇仁、符文龙的弟弟及儿子相继率领部落的人来求见，我慰劳他们，后来知道符崇仁、符文龙已被捕下狱，就故意问他们："崇仁、文龙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众人难过地说："已经被官府抓去关起来了。"

我笑着说："这是小事，我就去保他们回来。"

众人都高兴地道谢。

郡里的百姓听了，害怕地说："这些恶人一放出来，马上就会来残害我们百姓了。"

我不予理会。

不久我巡视监狱，放了两百名囚犯，州人都称赞我宽怀大量。黎族人见了全体低着头祈祷说："我们的冤屈终于可以得到平反了。"

我随后详查黎峒的粮食，都没有缴纳粮税，就借着黎族人来请求我保释他们的首领时，告诉他们说："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先办好纳粮完税的事，再谈保释首领怎样？"

众人说："好的。"

前任官吏每石粮食征收银子八到九钱，我想收笼他们的心，先请求上司将黎峒的各种粮税均依照京师的征收金额二钱五分来征收，并要求各黎族亲自缴纳，等他们来缴税时，都加以安抚开导，把名氏登录在簿籍上，编成十甲。办理粮务时，除了当年负责领导的人外，每排又设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两名，又总会整个十甲设立总甲、黎老各两名。于是共设立了一百多名掌兵头目，每人分层负责，这些人都很高兴得到自己权责范围的权力，便不再肯听令于原来的首领了。

黎族人渐渐地心向着官府，我仔细明察各种情况，又将五十多名带头作乱的人押送到省监狱，让他们相继死于两千里外的监狱中，于是大患遂消除于无

形。往后落窑峒黎也来归化，都正式编入户口簿籍里，催收公粮的差事完成后，州仓所积存的粮食，准许分配作本州官军的俸粮，地方因而平安。

311. 张肖甫

【原文】 浙故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岁以七营防海汛，汛毕乃归，其饷颇厚。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新例减饷三之一，又半给新钱，钱法壅不行，诉之不听，遂为乱。其魁马文英、杨廷用实倡之，拥吴公至营所，窘辱备至，迫书朘削状，以库金二千为酒食资，姑纵之。明日二魁阳自缚诣吴及两台，言："我实首事，请受法，他无与也。"众皆匣刃以俟。诸公惧稔祸，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闻。少司马张肖甫奉便宜命抚浙代吴，未至而民变复作。初，杭城诸栅各设役夫司干掫，边批：多事。应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岁始严其法，必亲受役。惮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募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卿侨居，素舞文，与市大猾相结，假利便言之监司守令，俱不听，意忿忿，且谓"官无如乱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诸大猾。会仕卿坐他法荷校，诸大猾遂鼓众劫之，响应至千人，于是焚劫诸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台使者门，监司而下悉窜匿。张公抵嘉禾闻变，问候人曰："兵哨海者发耶？"曰："发矣。""所留二营无恙耶？"曰："然。"公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边批：兵民合则不可为矣。从者皆恐，公谈笑自如。既抵台治事，而群不逞啸聚益众，揭竿立帜，执白刃而向台者可二千余，且欲毁垣以入。公乃从数卒乘肩舆出迎，谓之曰："汝曹毋反，反则天子移六师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与甚不平，何不告我？"众以司夜役不公为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众始散。然其气益张，夜复掠他巨室，火光烛天。公秉烛草檄，谕以祸福。质明，张之通衢。众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戡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计曰："过可使也，乌合可刈也。"命游击徐景星以二营兵入，召伍长抚之曰："前幕府诚误用汝死力而不汝饷，汝宁无怏怏！边批：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众唯唯，则又曰："市无赖子乱成矣。彼无他劳，非汝曹例。能为我尽力计捕之，我且令汝曹以功饱也。然无多杀，多杀不汝功。"众踊跃听命。复召马文英、杨廷用，密谓之曰："向自缚而请者汝耶？"二魁谢死罪。公曰："壮士故不畏死，虽然，死法无名。汝为我帅众捕乱，讵论赎，且赏矣。即不幸死，宁死义乎！"二魁亦踊跃听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从骁勇为中军；俾营兵次之；郡邑土团又次之。严部伍，明约束，遂前薄乱民，连败之，缚百五十余人，而仕卿与焉。公讯得其倡谋、挟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余人，皆斩枭之辕门，余悉释去，于是群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犹未伏法，急之或生变，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则非法，因阳奖二魁功，予之冠带，榜于营，复其饷如初，咸帖然。当二魁自缚时，要众曰："吾以一死蔽

若等，姑予我棺殓，给妻子费。”众为敛金数百，既免而不复反橐，众颇恨。又各营倡乱者数十，公俱廉得之。届明年春汛，七营当复发，公于誓师时密令徐景星以名捕营各一人，数其首乱罪斩之，已后捕马、杨二魁至，曰：“汝故自请死，今晚矣。且汝既倡乱，又欺众而攘其资，我即欲贷汝，如众怒何！”又斩之，凡九首，陈辕门外，而使使驰赦诸营，曰：“天子不忍尽□汝，汝自揣合死否？今而后当尽力为国御圉也！”众尽感泣。

兵之变，未有不因朘削激成者；民之变，未有不因势豪激成者。至于兵民一时并变，危哉乎浙也！幸群不逞仓卒乌合，本无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遣，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为一，于此便有个题目可做。

张公此举，大有机权，大有此第，尤妙在于不多杀。若贪功臣，我不知当如何矣！

【译文】 浙江旧时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每年海潮期时派七营去防守海边，海潮期结束后才回去，他们的粮饷颇为优厚。

明神宗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行新法，依规定减少三分之一粮饷，又发给一半新钱。随即新钱废而不用，亲兵向上申诉又得不到结果，于是起而叛变。首领马文英、杨文用带头作乱。挟持吴中丞到军营，加以各样羞辱，并强迫他写“赦免状”，用公库金二千两做为营兵酒食费，才暂且放他回去。

第二天，这两名首领假意自己捆绑来拜见吴中丞及御史台，说是自己带头叛变，请求接受刑罚，其他人都不相关。其实所有叛变的亲兵都备好武器，一有状况，马上再作乱，诸官员害怕再引起祸患，只有好言相慰，将他们遣走，再将此事详细地向朝廷奏报。

少司马张肖甫奉命到浙江代替吴中丞，并由朝廷授权可视情况全权处理，但张肖甫人未到而平民又起叛变。

起初，杭州城的哨楼各设役夫，负责巡夜〔多事〕，担当役夫的往往由官府自行招募无业游民充任。前两年开始严格执行，一定要由人民轮番亲自担任役夫〔更多事〕。害怕担任役夫的人，便相率投靠权势之家而免除劳役；另一面无业游民失去利益，也产生怨恨。

上虞人丁仕卿寄居杭州，向来喜爱舞文弄墨，并和城中的一些狡诈不法人士互相勾结，遂上言官府恢复过往招募的做法，监司、太守、县令不予采纳，丁仕卿觉得很丢脸，生气的四下宣称，上次亲兵作乱，官府除了屈服外也不敢如何，这样的官府下令，我们爱听不听，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以此挑起城中一些不法之徒的愤怒。

适逢丁仕卿犯其他法令被捕，这些不法之徒就鼓动群众去劫狱，一时闻风响应的高达上千人。暴民于是向权贵人家打劫放火以泄恨，并击破御史台衙门，

监司以下的官员都逃匿无踪。

张肖甫抵达嘉禾，听说军民叛变，问侍从说："海防的七营士兵出发了没？"

"出发了。"

张肖甫又问："另外两营还在吗？"

侍从回答："是的。"

张肖甫说："立刻把他们也派遣去海边，还来得及和叛民隔离〔民兵一合，则势不可为〕。"

随从的人员都很害怕，张肖甫却谈笑自如。张肖甫抵达官府以后，群众聚集得更多。揭竿树立旗帜、拿着武器包围官府的近二千人，而且几次想破墙而入。

张肖甫带着数名士卒乘轿子出迎，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作乱，乱事一起朝廷一定会派大军来讨平，你们有什么痛苦与不平，何不告诉我呢？"

众人都说是巡夜的事不公平。

张肖甫说："这很容易。怎么需要因一时愤怒，拿你们一家大小的生命开玩笑呢？"

于是张肖甫当场就下令废除巡夜。众人才从官府退开，气焰却更嚣张，夜里又去抢劫大户，并放火烧屋，弄得满城火光。张肖甫点着蜡烛写公文，告谕人民作乱必然导致的灾祸，天刚亮时，张贴在重要路口，众人却把它扯下来撕破。

张肖甫很生气，说："我奉命来平定悍兵，应该从悍民着手。"

张肖甫认为，营兵虽有过失，但一时还可派用，而乱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很容易可平定。于是命令游击将军徐景星带二营士卒入城，召伍长来安抚说："前任幕府错待了你们，既要你们尽力效命，而让你们吃不饱，难怪你们心里不满。〔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

众兵皆恭敬地应诺。

张肖甫又说："城中无赖已开始闹事，他们不像你们有为国守土的辛劳，所以不可和你们的事一概而论，你们若能为我尽力去逮捕他们，我就让你们因这次立功而过好日子，但是要记住不要杀太多人，多杀人就不算你们的功劳。"

众兵踊跃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马文英、杨廷用来，私下说："先前自己捆绑来请罪的是你们吗？"

二人谢罪，张肖甫接着说："男子汉大丈夫本来就应该不怕死，但也不要死得默默无名，你们为我率兵缉捕乱民，赎罪而且还能得到奖赏，就算不幸牺牲，也算死得合于义理不是吗！"

二人也热切表示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徐星卿，派出自己身边骁勇的人做剿贼的先锋，营兵居第二线，最后才是当地的人民团练。于是严整队伍，明定规矩，然后开始对乱民展开攻击，果然很顺利的接连击破乱民，逮捕一百五十多人，而丁仕卿也在其中。张肖甫便升堂审问，查到挟带兵器并满身劫来的财帛的主谋者共五十多人，都处以死刑，并将首级悬挂军营门上，其余的人则当场无罪释放，于是众人不敢放肆，各自散去。

此时营兵作乱的事尚未处理，然而民乱才刚刚压下，张肖甫担心太急切会再度出事，若是借他罪处置他们，或秘密杀死他们也都不对劲。因此假装奖励马、杨二人的功劳，给予帽冠束带，榜示于军营，又恢复他们的粮饷，使众人都很服贴安顺。

但马文英和杨廷用在自我捆绑请罪时，曾要众人说："我俩以死来让你们脱罪，你们应该给我们两人一点丧葬费和妻儿的生活费。"

众人因此为他们凑了数百金的安家费，但马、杨二人无罪后又不退还，弄得大家都十分怨恨。此外，各营带头作乱的人有数十名，张肖甫也都大略知道是谁。

到第二年春季海潮期，七营军士又将出发。张肖甫在军士宣誓时，秘密命令徐星卿在每一营中各逮捕一名带头作乱的人处死。然后又逮捕马、杨两名首领。

张肖甫说："你们以前自己请求处死，到今天才杀，已算是让你们多活很久了。你们带头作乱，又欺骗众人的钱，即使我想赦免你们，众人的愤怒又怎么能平息？"

又杀死他们两人，一共九个首级，一齐陈列在军营门外。

最后，张肖甫派使者去告诉各营军士，他说："天子不忍心将你们全部处死，你们自己想想该不该死？今后应当尽力防卫国土。"

众人都感动得落泪。

〔梦龙评〕军士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因为上级剥夺所激成的；平民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因为权贵压迫所缴成的，军士平民竟然一起叛变，好危险啊！幸好只是仓卒聚集的乌合之众，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志。而马、杨两个军士首领又仗着张肖甫的好言慰藉，自己以为可以侥幸不死，所以不至军民合而为一，这样就好处理了。张肖甫这番作为，非常机智，又能按部就班进行，更好的是不多杀人，如果是贪功的臣子，我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312. 张仁愿　余玠

【原文】　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总管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云祠为中城，距东、西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

今皆弃为荒壤矣，惜哉！

余玠帅蜀，筑召贤馆于府左，供帐一如帅所。时播州冉琎、冉璞兄弟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诣府。玠素闻其名，与之分庭均礼。居数月，无所言，玠乃为设宴，亲主之。酒酣，坐客纷纷，竞言所长，琎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馆以处之，因使人窥之，但见兄弟终日对踞，以垩画地为山川城池，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请玠屏人言曰："某蒙明公礼遇，今日思有以少报，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中形胜之地莫如钓鱼山，请徙诸砦。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余玠大喜，密闻于朝，请不次官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于是臂指联络，蜀始可守。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而河北之斥堠始远，吴玠筑钓鱼山十余城，而蜀之形胜始壮，皆所谓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者也。嘉靖中，大同巡抚张文锦议于镇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徙镇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为大同藩篱，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悬几百里，戍卒惮虏不愿往。必也兴屯田、葺庐舍，使民见可趋之利，而又置训练之将，严互援之条，使武备饬而有恃无恐，民谁不 欣然而趋之？乃不察机宜，而徒用峻法以驱民于死地，所任贾鉴者，又不能体国奉公，以犯众怒，遂致杀身辱国，赖蔡天祐相机抚定，仅而无恙。欲建功任事者，先在体悉人情哉！

【译文】　唐朝时朔方的军队和突厥以黄河为界。突厥首领默啜率领全军向西攻击突骑施娑葛，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突厥空虚之时，夺取漠南地方，在河北建筑三座受降城，首尾相应，以断绝突厥南侵的路，六十天可以完工。

以佛云祠为中受降城，距东西受降城各四百多里，都在牛头朝那山北方，地势险要，并设置烽火台一千八里座。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来游牧，直到现在还弃置为荒地，从经济角度来看真是可惜！

宋朝人余玠（蕲州人，字义夫）在蜀统军时，在元帅府左边建筑一座招贤馆，陈列摆饰完全依照元帅府。当时播州人郑冉琎、冉璞兄弟隐居在南蛮，前数任将帅屡次征召，都不肯出来做官，到此时才亲身拜访余玠府。

余玠听说过他们的名气，就用完全对等的礼节对待他们。住了几个月，冉氏兄弟却都没有深谈。

有一天，余玠特地准备酒宴，亲自招待他们，酒喝得高兴时，其他客人纷纷抢先说自己的专长，而冉氏兄弟始终沉默不语。

余玠心想："他们是在观察我对待贤士的礼节如何罢了。"

第二天，余玠又请冉氏兄弟迁入更豪华的居室，并派人偷偷监视他们，只见兄弟俩整天对坐，用白土在地上画山川城池，一会儿又马上涂掉。

这样过了十天，两兄弟就请余玠屏退其他人说："我们兄弟承蒙大人礼遇，想给大人少许报答，您是否有意迁移到合州城呢？"

余玠听了大吃一惊，握着他们的手说："这正是我想了好久的事，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进行。"

冉氏兄弟说："巴蜀地方没有比钓鱼山更险要的了，请您将军营迁移过去，如果能任用适当的人选，并积存粮食来防守，远胜过十万大军。"

余玠非常高兴，秘密奏报朝廷，请求破例任命冉氏兄弟为高官。

钓鱼山山顶有十多个天然的城，都依山势而成堡垒，分布排列，联络方便，于是巴蜀才能固守。

〔梦龙评〕唐朝的张仁愿兴建了三座受降城，城北的前锋斥堠方得以到达荒远的边界；宋朝的吴玠建造了钓鱼城，四川的形势才因而显得重要，这都是所谓的"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

明朝嘉靖年间，大同巡抚张文锦建议朝廷在镇城北方五十里处建筑五座城堡，将二千五百户士卒家庭迁往当地戍守，每座城堡各五百户人家，可做为大同的屏障，这也是百世之利。但那五座城堡孤悬于汉土数百里外，戍守的士卒畏惧辛劳不愿前往，因此必须兴建屯田、修葺庐舍，使民众知道值得前往。当地也必须设置训练有素的将领，各城堡间严密往来，充份建立起武装防卫，有恃无恐，这样，民众才会欣然愿往。但是朝廷却未能把握机宜，而光是用严苛的法令将百姓赶入绝地之中，所任命的贾鉴，又不能公忠体国，于是干犯众怒，导致杀身辱国的灾祸，最后虽然蔡天佑相机抚平了乱事，但也仅仅是暂时稳住了情势。

若要建功立业，必先体察人情事理。

313. 孟　珙

【原文】　淳祐中，孟珙镇江陵。初至，登城周览，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今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无所限隔，敌一鸣鞭，不即至城外乎！"乃修复内隘十有一，而别作十隘于外，沮、漳之水旧自

城西入江，则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而民不知役。

【译文】　宋理宗淳佑年间，孟珙（字璞玉）镇守江陵府，初到任时，上江陵城四处观看，不觉叹息道："江陵府自古号称险要，在于三面临水，殊不知沧海也可能化为桑田。如今从江陵城以东，自古岭先锋一直到三汉，一点都没有阻隔，敌人只要一声号令，大军便能毫无阻隔的直逼城外。"

于是他在城里修复十一处要塞，城外另建十个要塞，沮水、漳水原来是从城西流入长江，如今把它引导向东，环绕城北流入汉水，完全恢复了江陵城原来三面临水的旧观。孟珙并随着地势高低作水坝蓄水，方圆二百里之间，都是辽阔的水域。土木工程费用总共一百七十万钱，但并没有使老百姓困于劳役。

314. 康伯可

【原文】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跸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究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诏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途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宰相汪、黄辈不能用，惜哉！

按：康伯可后来附会贼桧，擢为台郎，两宫宴乐，专应制为歌词，名节扫地矣。然此《十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未或过也，可以人废言乎？

【译文】　宋高宗建炎年间，天子移驾扬州，康伯可上中兴十策：

一、请皇帝设坛，和群臣六军穿白色军服祈祷，决心北伐金人，迎徽宗、钦宗回朝。

二、请皇帝移驾关中，整军积粮，号召两河军民为国雪耻，光是东南地方不足以建立帝业。

三、暂时废除国家正常的法制，改以战时的军事体制，如汉朝的所施行过的，并遍选天下杰出的人才，每天陪侍皇帝身边，积极讨论国家政策的利病得失，以及全天下的真实情况。

四、河北未沦陷的州郡，朝廷不设置官吏，而由当地人自己互相推选，各自保护自己的乡里，再派两支军队屯驻要害地方作声援，在滑州设置仲介官署，负责接应北方的州郡，并传达朝廷的号令。

五、裁减宫内的内侍人数和州县冗员，文书力求简明切实，以节省公款，提高行事效率。

六、大赦天下，给与百姓更新的机会，过往种种一律不再过问；不论文武官员，不必依常法任用，以收揽人心。

七、凡是逃避金人，带着乡民南来归顺的北方豪杰，应封以将帅，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盗贼。

八、调整保甲法，团结山东、京东及两淮的人民，以备金人随时可能的攻击。

九、研究汉唐漕运的方法，在长江、淮河中途设置官员，以运送粮食到关中。

十、要求全国官员百姓直言进谏，州郡即日起呈上奏本，由皇帝亲自阅览，以扩大豪杰进用的途径。

这中兴十策，宰相汪伯彦（祁门人，字廷俊）、黄潜善（邵武人，字茂和）等人不能采用。真是可惜！

〔梦龙评〕按康伯可后来投效奸贼秦桧，任用为尚书郎，两宫设宴作乐时，专门负责制作歌词，因而名节扫地。然而这十策，立意正大真确，虽是李纲、赵鼎也未必超过他。可以因人废言吗？

315. 李　纲

【原文】　纲疏经略两河大要云：河北、河东，国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尚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戴宋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抚慰而援其危，臣恐粮尽力疲，危迫无告，愤怨必生，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如张所、傅亮者为之，使宣谕天子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即如唐藩镇之制，使自为守，如此，则不唯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最今日先务。

李纲当金人围城死守时，有京师不逞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剑纳官请功。纲命集守御使司，以次纳讫，凡二十余人，各言姓名，皆斩之，并斩杀伤部队将者二十余人，及盗衲袄一领者、强取妇人绢一匹者、妄

斫伤平民者，皆即以徇。故外有强敌月余日，而城中窃盗无有也。

【译文】　李纲奏疏〈经络两河大要〉里说：

“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只要稍稍加以整顿，中原就可以保全，而东南也可以安定。现在河东失守的不过只有恒、代、太原、泽、潞、汾、晋等几州而已，其余州郡都安然无恙。河北失守的也不过是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多郡，还在朝廷的掌握之中。

“而河北、河东这两路的人民和军队，拥戴宋室的心意很坚决，多主动推举豪杰之士为首来防御金人，人数多的有数万，少的也不低于一万。朝廷如果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官吏，大力抚慰并加以支援，微臣恐怕一旦粮食用尽、民力疲惫，危险急迫之际无处求助，必定对本朝心生愤怒。若金人乘机安抚而任用他们，到头来可能都成为我们心腹之患的精锐军队。

“因此，若依微臣的想法，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略的人如张浚、傅亮等，去宣扬天子不忍放弃两河给金人的坚定立场。凡是能够保全一州、恢复一郡的，就像唐朝藩镇的制度，由他们自举将官吏来固守，朝廷也完全予以承认，如此，不只断绝他们归附敌国的可能，又可以借助他们来抵御金人南侵，这是今日当务之急。”

李纲在金人围攻，困守京城之时，京城中有不法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走金钱，而将劫来的库藏兵器缴纳官府邀功。

李纲命令他们集中在官府依次缴纳完毕，一共二十多人，各自报告姓名后，全部处斩。同时另外斩杀了杀害部队将领的乱民二十多人。凡盗取一件夹袄、强夺妇人一匹绢、随意杀伤平民的，都一概处死。所以城外虽然有强敌围攻一个多月，而城里却一个盗贼也没有。

316. 沈　晦

【原文】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扬州，将召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帝曰：“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耶！”绍兴四年，用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过行在面对，言“藩帅之兵可用。今沿江千余里，若今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隘，彼难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弱。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则五郡尾而邀之，敌安能远去！”时不能用。

【译文】　宋朝人沈晦任信州知州时，宋高宗驾临扬州，将召他任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晋陵人，字全真）谈论他为平民时的往事。

高宗说：“不久之前，朕在金营见到他意气激昂，读书人的细节，哪值得成

为他终身的牵累呢？”

绍兴四年，沈晦受命为镇府两浙西路安抚使，曾上策给高宗：

“现在沿着长江一千多里，如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士兵一、二万名，宜用本郡的财赋收入，购买官田给他们，以坚定他们守土作战的决心。若敌兵进攻五郡，则用水师守长江，用步兵守隘口，敌军很难冲破这道防线。假使能冲过，则由五郡的驻军联合攻击，敌人再怎么善战，也不可能一天之中拿下全部的五郡的城池。如果敌军分兵围攻五郡，则必然造成军力分散而战力削弱，要对付就容易了，若敌方派轻骑尾随我北伐大军班师来进行骚扰，则五郡的部队就可以从后加以拦击，敌军还能回得去吗？”

可惜高宗当时不能采用。

317. 汪立信　文天祥

【原文】　襄阳围急将破，立信遗似道书，云：“沿江之守，不过七千里，而内郡见兵尚可七十余万，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汰其老弱，可得精锐五十万。于七千里中，距百里为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则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江、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互援，联络不断，以成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莫若礼而归之，请输岁币以缓目前之急。俟边患稍休，徐图战守，此中策也！”后伯颜入建康，闻其策，叹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意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邑郡，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变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广，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靖康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江伯彦。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然则宋不衰于金，自衰也；不亡于元，自亡也。

【译文】　南宋时襄阳城被蒙古军围攻，情势急迫时，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

“沿长江的防线不过七千里，而内郡现有的士兵还有七十多万，应该都派到江边，充实对外防御的兵力。七十多万兵力中，淘汰掉老弱不堪作战者，还有

五十万精锐。在七千里之间，每距一百里设一屯，每屯有守将，十屯为一府，每府有总督。地势特别重要的地方，兵力则增加三倍。平时在江淮之间泛舟来往保持联系；战时东西彼此支援，联络不断，以造成足以应付蒙古人忽然攻击的防御力量，这是上策。

“扣留蒙古人的使臣，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只会给敌人更多攻击的借口，不如礼遇他们，放他们回去。并想办法以每年输送财帛的方式，和蒙古人达成暂时的和议，以缓和目前急迫的形势。等边境的压力稍微缓和下来，再从长计议战守的策略，这是中策。”

后来蒙古伯颜攻入建康，听说汪立信这番策略，叹息道：“假使宋室真的采用，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呢？”

蒙古人南侵，文天祥（吉水人，字宋瑞、履善，号文山）上疏，大略是说：朝廷只求一时偏安、牵制前方将帅作战的气息太浓，而奋发进取、决心作战的意志太弱，并要求立刻斩杀师孟，以他的鲜血涂于鼓，来激励士气。

又说，宋朝受五代之乱的伤害，虽然削弱拥兵的藩镇，建立邑郡，一时可以矫正军人拥兵作乱的弊病，然而也付出国力衰弱的代价。所以敌人每到一州，一州就残破，每到一县，一县也残破。最后弄得整个中原沦陷，如今后悔也来不及。

如今应将天下分为四镇，每镇设立都督一人负责统领，将广西并入两湖为一镇，军府建于长沙；将广东并入江西为一镇，军府建于隆兴；将福建并入江东，军府建于番阳；将淮西并入淮东，军府建于扬州。要求长沙负责收复鄂地一带，隆兴负责蕲黄一带，番阳负责江东一带，扬州负责收复两淮一带。如此，才能使各镇地大兵多，足以对抗敌军，并找寻适当时机约定日期一起进军北伐，有进无退，倾尽全力攻击敌军。使敌军因战线扩大，必须防备各方的攻击兵力，而造成局部防御兵力的不足，疲于奔命。再加上我方策动敌后的百姓起义，从内部加以骚扰颠覆，如此敌人就不难击退了。

〔梦龙评〕靖康年间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年间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佑年间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永嘉人，字与权）。可见宋朝不是因金人强大而衰弱，而是自己衰弱；不是被元灭亡，而是自己灭亡。

第三部　察智

察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属于至圣。”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是以知察之为用，神矣广矣。善于相人者，犹能以鉴貌辨色，察人之富贵寿贫贱孤夭，况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则人之忠倭贤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诘奸”，即以此为照人之镜而已。

冯子曰：语云：“察见渊鱼者不祥”，是以圣人贵夜行，游乎人之所不知也。虽然，人知实难，己知何害？目中无照乘摩尼，又何以夜行而不踬乎？子舆赞舜，明察并举，盖非明不能察，非察不显明；譬之大照当空，容光自领，岂无覆盆，人不憾焉。如察察予好，渊鱼者避之矣。吏治其最显者，得情而天下无冤民，诘奸而天下无戮民，夫是之谓精察。

【译文】　智慧需要明察，才能显现出其效用；而明察若不以智慧为基础，则无以真正洞悉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

善于看相的人，能从一个人的长相神色，看出一个人的富贵或贫贱、长寿或夭折来；同样的，从一个人的行为处事之中，当然也能清楚判断出他是忠直或奸邪，是贤能或愚昧。因此，本部分为“得情”和“诘奸”两卷，便可以用来做为照见人心的明镜。

有句话说：“看见深渊里的鱼是最大的不吉祥。”所以古来的圣人往往深藏智慧，不轻易显示自己的洞见明察；然而，却不可以因此说明察的智慧是无用而危险的；而是必须加以善用，尤其是经国务世的大事，若不能明察事物，则何以安国治民。身为守土治民的官吏，尤其应有明察的智慧，“得情”则天下没有冤情的百姓，“诘奸”则天下没有狡诈的恶人，这才是明察智慧的善用。

九、洞察真情

【原文】　口变缁素，权移马鹿；山鬼昼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狱；唯参与由，吾是私淑。集“得情”。

【译文】　有口才的人，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有权势的人，能够指着鹿却说是马。但在有才智的人眼中，只要只字片语就能察出实情。

318. 唐朝某御史

【原文】 李靖为岐州刺史，或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诬罔，边批：此御史恨失其名。请与告事者偕。行数驿，诈称失去原状，惊惧异常，鞭挞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别疏一状。比验，与原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告事者伏诛。

【译文】 李靖任岐州刺史时，有人告他谋反。

唐高祖李渊命令一位御史来审判〔此御史恨失其名〕，御史知道李靖是被诬告的，就请求和原告同行。

走过几个驿站后，御史假装原状丢了，非常恐惧，鞭打随行的官吏，于是请求原告再另外写一张状子。然后拿来和原状比对，内容果然大不相同，当天就回京师报告结果。

唐高祖大惊，而原告则因诬告而被判死罪。

319. 张楚金

【原文】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书，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书是光书，语非光语"。前后三使并不能决。则天令张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忧懑，仰卧西窗，日光穿透，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译文】 唐朝湖州佐使江琛，将刺史裴光的信，割取信中的文字，组合成文，诈称裴光与徐敬业谋反而提出告诉。

武则天（唐高宗的皇后，名曌，高宗崩殂之后，称帝，国号周）派御史去推断，都回复说："信是裴光的笔迹，词句却不是裴光的文词。"

前后派三个人都不能决断。

武则天命令张楚金再去调查，还是查不出实情。

张楚金非常忧虑，仰卧在西窗下，日光透过窗子射进来，于是拿出信对着阳光看，才看出信都是修剪缀补而成的。因而把州官一起请来，要一瓮水，命令江琛把信投入水中，信纸果然一字一字地散开，江琛才叩头认罪。

320. 崔思竞

【原文】 崔思竞，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则天怒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明矣。不获妾，

如何自雪？”行岌惧，逼思竟访妾。思竟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竟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为宣家服役，边批：便非端士。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崔家欲刺我”。思竟要馆客于天津桥，骂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至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一个馆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虽然，鸡鸣狗盗，因时效用则有之，皆非甘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为重。

【译文】 武则天时，有人告崔思竟的堂兄崔宣谋反，当时交付御史张竹岌审判。原告先引诱崔宣的姨太太，把她藏匿起来，反而说崔宣因为小老婆要举发他的阴谋而杀害她，尸体投入洛水。张行岌审判没有结果。

武则天很生气，命令他重新再审，回复依旧。

武则天大怒，说：“崔宣如果真的杀死姨太太，谋反的实情自然明显，没有找到他的姨太太，怎么使案情明朗呢？”

张行岌害怕，逼着崔思竟去找。崔思竟在中桥南北张贴，悬赏藏匿崔宣姨太太的人，好多天都没有结果，而崔宣家每天私下讨论的事，原告往往知道。

崔思竟猜想家中一定有内奸，就假装对崔宣的妻子说：“准备二百匹绢，我要去雇刺客杀原告。”

然后在清晨埋伏于门前高台。

崔宣家有个寄宿的客人，姓舒，婺州人，为崔宣家服役，崔宣待他如同子弟。不久，崔思竟看见这个人走到门前，贿赂看门的人去通报原告，崔思竟一路跟踪到原告家，听见原告说：“崔家要刺杀我。”

崔思竟拉着舒姓客人至天津桥，在桥上大骂道：“无赖阴险的家伙，崔家要是被抄家，也一定拉你作同谋，你哪有办法洗清罪过。你最好交出崔家的姨太太，我可以送你五百匹缣，回乡去足以建立百年的事业，不然一定杀了你。”

舒姓客人后悔谢罪，就带领崔思竟去原告家，搜出崔宣的姨太太，崔宣因而无罪。

〔梦龙评〕一个寄宿的客人尚且如此，那些有三千食客的人怎么办呢？虽然鸡鸣狗盗，在适当的时机可能有用，但都不是甘心效劳的人，所以鉴别人才以廉耻为重。

321. 边郎中

【原文】 开封屠子胡妇，行素不洁，夫及舅姑日加笞骂。一日，出汲不归，胡诉之官。适安业坊申有妇尸在窘井中者，官司召胡认之，曰："吾妇一足无小指，此尸指全，非也。"妇父素恨胡，乃抚尸哭曰："此吾女也！久失爱于舅姑，是必挞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时天暑，经二三日，尸已溃，有司权瘞城下。下胡狱，不胜掠治，遂诬服。宋法：岁遣使审覆诸路刑狱。是岁，刑部郎中边某，一视成案，即知冤滥，曰："是妇必不死！"宣抚使安文玉执不肯改，乃令人遍阅城门所揭诸人捕亡文字，中有贾胡逃婢一人，其物色与尸同，所寓正窘井处也。贾胡已他适矣。于是使人监故瘞尸者，令起原尸。瘞者出曹门，涉河东岸，指一新冢曰："此是也。"发之，乃一男子尸。边曰："埋时盛夏，河水方涨。此辈病涉，弃尸水中矣。男子以青帨总发，必江淮新子无疑。"讯之果然。安心知其冤，犹以未获逃妇，不肯释。会开封故吏除洺州，一仆于逆妓中得胡氏妇，问之，乃出汲时淫奔于人，转娼家。其事乃白。

【译文】 开封胡姓屠夫的妻子，向来不守贞洁，丈夫及公婆天天打她骂她。有一天，她出去汲水后就没有回家，胡家就到官府告诉，刚好安业坊中有一具妇尸在废井中，官府便召胡屠夫去认尸，胡屠夫说："我的妻子有一脚没有小指，这具尸体脚趾齐全，不是我的妻子。"

胡妻的父亲向来恨胡屠夫，就抚着尸体说："这是我的女儿，久失公婆的宠爱，一定是被打死后投入井中以逃罪。"

当时天气炎热，经过两三天后，尸体已经溃烂。官府派人把它埋在城下，将胡姓屠夫关进监狱，胡某受不了刑求，于是认罪，成为冤狱。

宋朝法律规定，每年都要派特使复审各路的刑案。这一年，刑部郎中边某一看到这个案子，立即知道是冤狱。他说："这个妇人一定没死。"

宣抚使安文玉坚持不肯改判，于是边郎中派人去查看城门所贴的寻人启事。其中有一则是外国商人寻找逃婢一人，所说的特征和尸体相同，而住所也正在废井附近，但是那名外国商人已经搬走了。

边郎中于是派人去找埋尸的人，命令他挖出原来的尸体。埋尸者走出曹门，涉水渡河到东岸，指着一个新坟说："这个就是了。"

挖开一看，却是一具男尸。

边郎中说："埋尸的时候是夏天，河水上涨，这些人怕涉水，就把尸体丢弃水中，用青巾整束头发的男子，一定是江淮间的新胡虏。"

一问，果然如此。

安文玉这时已经知道胡姓屠夫是冤枉的，但因为没有找到逃妇，还是不肯

释放犯人。正逢前任开封官吏调到洛州，一个仆人在狎妓时看到屠夫的妻子胡氏，问她，说是出去汲水时和人私奔，转到妓院，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322. 李　崇

【原文】　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辩。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诬服。狱将决，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住北州，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告报，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相重报。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边批：说得活似。是故相造。君欲见顾几何？当放令弟。若其不信，可现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之，引伏。因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笞一百。

【译文】　定州有两兄弟解庆宾、解思安，一同犯罪被判刑流放扬州。弟弟解思安中途逃亡，解庆宾怕被追究责任，就认城外的死尸，诈称是弟弟为人杀害，迎回安葬。死尸的模样很像解思安，见到的人都无法分辨。

此外，哥哥解庆宾又说女巫杨氏亲眼见到解思安变成鬼，告诉她被害的痛苦，受饥渴的情形。解庆宾又假装怀疑同军的苏显甫、李盖是凶手，向州官提出告诉，苏、李两人因受不了毒打而认罪。

案情将作判决时，李崇怀疑而不作判决，秘密派遣两个大家不认识的人，假装从外地来，拜访解庆宾说：

"我们从北方来，当时有一个人，经过我们寄宿处，夜里一起谈话，我们看他神情有异，便质问他，他说是流放的逃兵，姓解名思安。当时我们想把他送到官府，他苦苦哀求，说他有个哥哥庆宾〔说得活灵活现〕，现在住在扬州相国城内，嫂嫂姓徐，希望我们同情他，替他来向你报告，以洗清他的委屈。他说你听到后，一定重重地报答我们。现在他自愿当人质，如果我们找不到你，再送官府不晚。你照顾我们一些，就释放令弟。如果不信，可以跟我们去看他。"

解庆宾怅然失色，求他们稍作停留。

两人就把实情报告李崇，带着解庆宾来盘问，解庆宾伏首认罪。又询问李盖等人，都说是受不了逼供而认罪。几天之后，解思安也被缚绑送到。李崇找女巫杨氏来，鞭打她一百杖。

323. 欧阳晔

【原文】 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晔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出其桎梏而饮食。讫，悉劳而还之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观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此汝杀之明验也！"囚涕泣服罪。

【译文】 宋朝人欧阳晔（字日华）治理鄂州政事时，有州民为争船互殴而死，案子悬了很久没有判决。欧阳晔亲自到监狱，把囚犯带出来，让他们坐在大厅中，除去他们的手铐与脚镣，给他们吃完食物，善加慰问后再送回监狱，只留一个人在大厅上，这个人显得很惶恐不安。

欧阳晔说："杀人的是你。"

这个人不承认，欧阳晔说："我观察饮食的人都使用右手，只有你是用左手，被杀的人伤在右边胸部，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

这个人才哭着认罪。

324. 尹见心

【原文】 民有利侄之富者，醉而拉杀之于家。其长男与妻相恶，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斩妇首，并取拉杀者之首以报官。时知县尹见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闻报时夜已三鼓。见心从灯下视其首，一首皮肉上缩，一首不然，即诘之曰："两人是一时杀否？"答曰："然。"曰："妇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数岁。"见心曰："汝且寄狱，俟旦鞫之。"别发一票，速取某女来。女至，则携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细问，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译文】 有个人贪得侄儿的财富，趁侄儿喝醉酒时将他杀死。他的长子与媳妇不睦，想假装自己的太太与那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通奸，就趁机拿着刀子进入卧室，斩下妻子的首级，连同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的首级去报告官府。

当时的知县尹见心正在二十里外迎接上司，听到报告时已半夜三更。

尹见心在灯下观察首级，一个皮肉已经上缩，一个没有。于是问报案的长子说："这两个人是同时杀的吗？"

回答说："是的。"

尹见心问："你和你太太有子女吗？"

"有一个女儿，才几岁。"

尹见心说："你暂且留在监狱，等天亮以后再查办。"

尹见心立即派人将他的女儿带来。女孩来到后带入衙门，尹见心给她糖果吃，很和善而详细地问她，才了解实情，于是父子都伏首认罪。

325. 王　佐

【原文】　王佐守平江，政声第一，尤长听讼。小民告捕进士郑安国酒。佐问之，郑曰："非不知冒刑宪，老母饮药，必酒之无灰者。"佐怜其孝，放去，复问："酒藏床脚笈中，告者何以知之？岂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对。追至前得与民奸状，皆仗脊遣。闻者称快。

【译文】　王佐任平江太守时，在政坛上声望很高，最擅长审判诉讼案件。有一个百姓报告说捉到进士郑安国造酒。

王佐问郑安国，郑安国说："不是故意冒犯法令，只是老母吃药必须清酒。"

王佐同情郑安国的孝心，就放他走，但是又问他："酒藏在床脚的箱子里，告你的人怎么会知道，难道有人在你家出入？还是有奴婢出入呢？"

郑安国回答有小奴婢进去。

追究结果，查到小奴婢与原告狼狈为奸，于是将两人处以杖刑，听到的人都叫好。

326. 殷云霁

【原文】　正德中，殷云霁，字近夫，知清江。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庑中，莫知杀之者。忽得匿名书，曰："杀铠者某也。"某系素仇，众谓不诬。云霁曰："此嫁贼以缓治也。"问左右："与铠狎者谁？"对曰："胥姚。"云霁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写书，各呈若字。"有姚明者，字类匿名书，诘之曰："尔何杀铠？"明大惊曰："铠将贩于苏，独吾侯之，利其赀，故杀之耳。"

【译文】　明武宗正德年间，殷云霁（寿张人，字近夫）任清江知县，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边廊下，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有一封匿名信，说："杀死朱铠的是某人。"

某人和朱铠有旧仇，大家都认为很可能是他。

殷云霁说："这是真凶嫁祸他人，要误导我们的调查。朱铠左邻右舍谁和他较亲近？"

都回答说："姚姓属吏。"

殷云霁就将所有属吏聚集于公堂说："我需要一个字写得好的人，各呈上你们的字。"

属吏之中，姚明的字最像匿名信的笔迹。殷云霁就问他："为什么杀朱铠？"

姚明大惊，只好招认说："朱铠将到苏州做生意，我因贪图他的财物，所以杀他。"

327. 周　纡

【原文】　周纡为召陵侯相。廷掾惮纡严明，欲损其威。侵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纡闻辄往，至死人边，若与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夕谁载藁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问具服。后人莫敢欺者。

【译文】　周纡任召陵侯家相时，廷掾怕周纡严明，想挫他的威严，就在清晨时把一个死人斩断手足，放在寺门。

周纡知道后立即前往，走到死人身边，好像和死人讲话，暗地观察死人，结果在口眼处发现稻芒，就秘密问守门人说："昨晚有谁载干草入城的？"

守门人说："只有廷掾而已。"

周纡就收押廷掾拷问，廷掾只好认罪，从此没有人敢再欺骗周纡。

328. 高子业

【原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守，有诸生江槔与邻人争宅址。将哄，阴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图诬邻人。邻人知，不敢哄，全畀以宅，槔埋尸室中。数年，槔兄千户楫枉杀其妻，槔嗾妻家讼楫，并诬楫杀孜事，楫拷死，无后，与弟槃重袭楫职。讼上监司台，付子业再鞫。业问槔以孜等尸所在，槔对曰："楫杀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杀孜？"槔愕然，对曰："为槔争宅址。"曰："尔与同宅居乎？"对曰："异居。"曰："为尔争宅址，杀人埋尸己室，有斯理乎？"问吏曰："搜尸槔室否？"对曰："未也。"乃命搜槔室，掘地得二尸于槔居所，刃迹宛然。槔服罪。州人曰："十年冤狱，一旦得雪！"州豪吴世杰诬族人吴世江奸盗，拷掠死二十余命。世江更数冬不死，子业覆狱牒，问曰："盗赃布裙一，谷数斛；世江有田若庐，富而行劫，何也？"世杰曰："贼饵色。"即呼奸妇问之曰："盗奸若何？"对曰："奸也。""何时？"曰："夜。"曰："夜奸何得识贼名？"对曰："世杰教我贼名。"世杰遂伏诬杀人罪。

【译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太守时，有秀才江槔和邻人争夺住屋，几乎发生殴斗。江槔暗中杀死族人江孜等两人，把尸体藏匿起来，准备诬害邻人，邻人知情因而不敢和他殴斗，把住屋都给江槔，江槔就将尸体埋在房子里。

数年后，江槔的哥哥江楫误杀了妻子，江槔于是唆使江楫妻子的家人去告江楫，同时诬陷江楫杀死江孜等两人。

江楫被拷打而死，没有后代，就由弟弟江盘继承职位。讼案呈上专管刑狱的监司，就交付高子业再审查。

高子业问江槔，江孜等尸体在哪里？

江樗说："江楫杀死江孜后，把尸体埋在房子里，不知道确实的地点在何处。"

高子业问："江楫为什么要杀死江孜？"

江樗慌张地回答："为我和邻人争住屋。"

高子业问道："你和江楫住同一幢屋子吗？"

"不住一起。"

高子业说："他为你去争住屋，杀人后把尸体埋在自己房子里，有这种道理吗？"

又问差役说："在江樗的房子搜查过尸体没有？"

差役回答："还没有。"

于是高子业命人搜查江樗的房子，果然在地下挖到两具尸体，刀刃砍伤的痕迹还很清楚，江樗才认罪。

州人都说："十年的冤狱，如今才洗清。"

州中的大族吴世杰，诬害族人吴世江、世泽窃盗，逼供拷打，吴世江幸而经过数年不死。

高子业重新审查讼案的纪录，问吴世杰道："窃盗的脏物有布裙一条、谷物数斛，吴世江有房子和田地，家境富裕，为什么要当窃贼？"

吴世杰说："是要劫色。"

于是高子叶又叫奸妇来问道："窃贼怎么对你？"

"强奸。"

"什么时候？"

"半夜。"

"半夜强奸，怎么会知道窃贼是谁？"

"是吴世杰教我窃贼的名字。"

吴世杰这才承认诬告杀人罪。

329. 程　戡

【原文】　程戡知处州。民有积仇者，一日诸子谓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议，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属皆言无足疑。戡曰："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耶？"乃亲自劾治，具得本谋。

【译文】　宋朝人程戡（阳翟人，字胜之）任处州太守时，有一州民与人积仇，有一天，此人的几个儿子对他们的母亲说："母亲年老又生病，反正活不了多久，请以母亲的生命来报仇。"

于是杀死自己的母亲，放置在仇人家门前，再向官府控告。仇人没有办法

为自己脱罪。

程戡很怀疑，同僚都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程戡说："杀死人而且将尸体放在自己家门前，不是很可疑吗？"

于是亲自审问，把主谋全数查出来。

330. 张　举

【原文】　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其夫，因放火烧舍，诈称夫死于火。其弟讼之。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焚之，察死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译文】　张举任句章县令，有妻子杀死丈夫，并放火烧焯房子，假装丈夫是被火烧死的，丈夫的弟弟提出控诉。

张举就用两只猪，一只死的，一只活的，将它们放在木柴堆中焚烧，观察后发现：死猪口中无灰，而活的口中有灰。

再检验该丈夫口中，发现无灰，因而讯问妻子，妻子便认罪。

331. 陈　骐

【原文】　陈骐为江西佥宪。初至，梦一虎带三矢，登其舟，觉而异之。会按问吉安女子谋杀亲夫事，有疑。初，女子许嫁庠生，女富而夫贫，女家恒周给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闻其女美，欲求婚而无策。后贫士亲迎时，彪与偕行，谚谓之"伴郎"。途中贫士遇盗杀死，贫士父疑女家嫌其贫，使人故要于路，谋杀其子，意欲他适，不知乃彪所谋，欲得其女也。讼于官，问者按女有奸谋杀夫。骐呼其父问之，但云："女与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稳婆验其女，又处子。乃谓其父曰："汝子交与谁最密？"曰："周彪。"骐因思曰："虎带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亲迎，梦为是矣！"越数日，伪移檄吉安，取有学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骐设馔以饮之，酒半，独召彪于后堂，屏左右，引手叹息，阳谓之曰："人言汝杀贫士而取其妻，吾怜汝有学；且此狱一成，不可复反，汝当吐实，吾救汝。"彪错愕战栗，跪而悉陈。骐录其词，潜令人捕同谋者，一讯而狱成。一郡惊以为神。

【译文】　陈骐任江西佥宪，初到任时，梦见一只老虎带着三支箭，登上船来，陈骐醒后觉得很奇怪。后来审问到一桩吉安女子谋杀亲夫的案件，颇有可疑的地方。

原来起初女子许嫁给庠生，由于女家富有而夫家贫穷，女家常常接济夫家。丈夫心存感激，常常告诉朋友周彪。周彪家也很富有，早就听说该女子很美，想求婚而没有办法。后来庠生迎亲时，周彪随行当伴郎。途中，庠生遇强盗被杀

害。庠父怀疑女家嫌弃自家贫穷，故意派人在半路拦截，谋杀他的儿子，再将女子改嫁，一状告到官府去，却不知道其实是周彪的计谋，目的是想得到该女子。

诉讼到官府后，审问的官吏认为是女子设计谋害亲夫。陈骐叫女父来问，只说女子和别人有奸情，但不知道对方姓名。

陈骐派女役吏检查女子身体，仍是处女。就对女父说："你女儿和谁来往最密切？"

答是周彪。

陈骐因而想道："老虎带三支箭登舟，不是周彪吗？何况周彪又伴随庠生去迎亲，梦中的情形果然是真。"

经过几天后，陈骐假送一份公文到吉安，说要选有学识的人士编修郡志，而周彪的姓名也在公文上。大家到齐后，陈骐便设宴款待他们。

酒喝到一半，陈骐把周彪单独请到后堂，屏退左右，握着周彪的手叹息，假装说："别人说你杀害庠生，想娶他的妻子，我同情你有学问，而且案子一定，就无法平反，你应当老实说，我才能救你。"

周彪惊惧地发抖，跪着陈述事情的经过。陈骐纪录他的供词，暗中派人捕捉同谋的人。一次审问就能定案，全郡的人都认为很神奇。

332. 范　榱

【原文】　范榱为淮安守。时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诉府，榱曰："临婚当不远游，是为人杀耶？"父曰："儿有力，人不能杀也。"久之莫决。一夕秉烛坐，有濡衣者，臂系甕，偻而趋。默诧曰："噫！是柏魂也。而系甕，水死耳！"明日问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暂游。"对曰某寺，遂舆以往，指池曰："徐柏尸在是。"网之不得，将还，忽泡起如沸，复于下获焉。召其父视之，柏也，然莫知谁杀。榱念柏有力，杀柏者当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乱初已，吾欲简健者为快手。"选竟，视一人反袂，脱而观之，血渍焉。呵曰："汝何杀人！"曰："前阵上溅耳。"解其里，血渍露纩。榱曰："倭在夏秋，岂须袂？杀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执童子至，曰："初意汝戏言也，果杀之乎？"一时称为神识。

【译文】　范榱任淮安太守时，有一民家子徐柏在成婚前夕失踪，父亲向官府投诉。

范榱说："结婚前不应该远游，是被人杀害吗？"

父亲说："我儿子力气很大，别人不太可能杀他。"

这件事经过很久，一直不能决断。

有一天晚上，范榱独自坐在烛光下，有个身穿湿衣、手系着瓮的人，弯着身子向前走过来。范榱惊异地想道："啊！是徐柏的鬼魂，是双臂被绑在瓮上丢进水中淹死的。"

第二天，范榱问左右的人说："哪一个池塘最深，我想去游览一下。"

左右的人说是在某座寺庙，于是一起前往。

范榱指着池塘说："徐柏的尸体在这里。"

于是，找人用网捞，却捞不到，就要回去时，池水忽然起泡，如同水沸一般，于是再捞一次，终于找到尸体。请徐父来看，果然是徐柏，然而还是不知道是谁杀的。

范榱心想徐柏是有勇力的人，杀害徐柏的人一定是被命令行事的。有一天，范榱忽然下令说："现在大乱刚刚平定，我想选一些健壮的人来当衙役。"

选完以后，看到一个人反穿棉袄，脱下来看，里面都是血迹。范榱大声叱喝说："你为什杀人？"

"是以前在战场上沾到的血。"再打开棉里看，血迹已沾到棉絮。

范榱说："倭寇之乱是在夏秋之间，哪里需要穿棉袄？杀徐柏的人就是你。"

于是认罪。一时大家都赞称范榱见识卓越。

333. 杨评事

【原文】　湖州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贸易。赵妻孙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其金，潜移舟僻所沉赵，而复诈为熟睡。周生至，谓赵未来，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入矣，岂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遍寻，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牍呈县。县尹疑孙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牍，曰："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译文】　湖州有赵三，与周生很友善，约定一同到南都做生意。赵妻孙氏不要丈夫远行，闹了好几天。临行当天清晨，赵三先上船，因为时间还早，在船中小睡。

船夫张潮贪图他的钱，偷偷将船划到偏避的地方，将赵三丢入水中淹死，再假装睡得很熟。

周生到后，看到赵三还没来，等了很久，叫张潮前去催促。张潮敲赵家大门，直呼三娘子，问赵三怎么这么久不来。

孙氏很惊讶地说："他已经出门很久了，难道还没有上船吗？"

张潮回来报告周生，周生也很奇怪，就和孙氏分路寻找，找了三天都没有

踪迹。周生怕被连累，于是呈送文书给县府，县尹怀疑孙氏有其他原因而害死丈夫，却苦无证据。拖了很久，无法结案。

有位杨评事（掌管决断刑狱的官）阅览公文，说道："敲门就叫三娘子，一定知道她的丈夫不在屋里。"

因此判断张潮杀人，张潮这才俯首认罪。

334. 杨茂清

【原文】 杨茂清升直隶贵池知县。池滨大江，使传往来如织，民好嚣讼。茂清因俗为治，且遇事明决。时泾县有王赞者，逋青阳富室周鉴金而欲陷之，预购一丐妇蓄之，鉴至索金，辄杀妇诬鉴。讯者以鉴富为嫌，莫敢为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阅其狱词，曰："知见何不指里邻，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赞既被殴晕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为之证乎？"又云："其妻伏赞背护赞，又何能殴及胸胁死乎？"已乃讯证人，稍稍吐实。诘旦至尸所，益审居民，则赞门有沟，沟布椽为桥，阳出妇与鉴争，堕桥而死。赞乃语塞，而鉴得免。石埭杨翁生二子，长子之子标。次子死，而妇与仆奸，翁逐之。仆复潜至家，翁不直斥为奸，而比盗扑杀之。时标往青阳为亲故寿。仆家谓标实杀之，而翁则诉己当伏辜。当道不听，竟以坐标。翁屡以诉，清密侦其事，得之，而当道亦以标富，惮于平反。清承檄，则逮青阳与标饮酒者十余人，隔而讯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赎而贷标。后三年，道经其家，尽室男女，罗拜于道，且携一小儿告曰："此标出禁所生也，非公则杨氏斩矣！"

又铜陵胡宏绪，韩太守试冠诸生。有一家奴，挈其妻子而逃，宏绪诉媒氏匿之，踪迹所在，相与执缚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狱，当夕身死。其家亟陈于官，而客户江西人，其同籍也，纷至为证。御史按部，诉之，辄以下清。清三讯之，曰："所谓锁缚者，实以送县，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会试且迫，夙夜以狱牒上，胡生遂得不坐，是年登贤书。公之辨冤释滞多类此。

【译文】 杨茂清升任直隶贵池县知县，贵池滨临大江，使臣往来不绝于途。人民喜好争吵诉讼，杨茂清依习俗管理政事，而且处事明确果决。

当时泾县有个王赞，欠青阳富翁周鉴金钱，因此想陷害周鉴。他预先买下一个女乞丐养着，周鉴来讨钱时，就杀死女乞丐，然后诬告周鉴把他打昏，杀了女丐。审问的人因为周鉴富有，怕惹嫌疑，不敢为他辩白，御史将此交给郡府处理，郡府下公文请杨茂清前往审判。

杨茂清看过诉讼的纪录后，说："证人为什么不指称凶手是邻里间的人，而要说是五十里外的麻商呢？王赞既然被打晕倒在地上，又怎么能辨别麻商的姓

名呢？”

又说：“王赞的妻子伏在王赞的背上来保护他，又怎么会被打伤胸部致死呢？”

杨茂清就传讯证人，问出一些可疑之处。天亮后到命案现场，又审问当地居民，才知道王赞门前有一条大水沟，铺上椽木做桥，当时王赞先叫女乞丐出来，假装和周鉴争执，因而坠落桥下死亡。王赞没话可说，而周鉴也脱罪。

石埭有个杨翁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的儿子名标，次子死了，而次媳与仆人通奸，杨翁将他们赶出去，而仆人又偷偷跑回家，杨翁不斥责仆人通奸，而以盗贼之名杀他。

当时杨标到青阳为亲戚祝寿，仆人的家人控诉杨标杀人，而杨翁则自首说自己才是罪人。主审官吏不听，竟判定杨标有罪。杨翁屡次申诉，主审官吏却因为杨标富有，而不敢为他平反。

杨茂清接到公文后，就派人到青阳，将与杨标一起喝酒的十多人带来，隔离审问，所说的完全相同。于是将杨翁判罪，而释放杨标。

杨茂清在外任官三年后，路经杨家，杨氏一家大小，都在路上排列跪拜，而且带着一个幼儿说：“这是杨标被释放以后所生的，如果没有大人相救，杨氏就绝后了。”

〔梦龙评〕铜陵胡宏绪，是韩太守试冠的学生，有一个家奴带着妻子逃走。胡宏绪控诉媒婆藏匿他们，果然查到他们的踪迹，于是捆绑送进官府。家奴先前已患重病，送到监狱后，当天晚上就死了。他的家人一再向官府申诉。而客居胡家的一些江西人，是他的同乡，也都纷纷来作证。御史审查时，就交下来给杨茂清办理。杨茂清再审说：“将家奴捆绑的原因，是要送到县府审讯，并没有用私刑，何况家奴已先得重病啊！”于是判胡生无罪。当时正逢会试日期逼近，杨茂清急速呈上审判的公文，胡生才不必受牵连，而在这一年考中进士。杨茂清辨明冤狱，释放无辜的人，大致如此。

335. 郑洛书

【原文】 郑洛书知上海县，尝于履端谒郡，归泊海口。有沉尸，压以石磨，忽见之，叹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侦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执来，相吻合，一讯即伏。果江西卖卜人，岁晏将归，房主利其财而杀之。

【译文】 明朝人郑洛书（莆田人，字启范，号思斋）任上海知县时，曾到履端拜见郡守，回来时船泊于海口，当时有沉尸原被石磨压着，忽然浮出在郑洛书舟前，郑洛书叹息道：“这一定是客死异乡的人，所以无法向我提出控诉。”

郑洛书派人去侦查，查出近村的民家有一口石磨遗失上半部。拿来互相配合，果然不错，所以一问立即服罪，原来死者是江西的卜卦人，岁末将回家乡时，房主贪图他的财利而杀害他。

336. 许进　姚公　张昺

【原文】　单县有田作者，其妇饷之，食毕，死。翁故曰："妇意也。"陈于官；不胜箠楚，遂诬服。自是天久不雨。许襄毅公时官山东，曰："狱其有冤乎？"乃亲历其地，出狱囚遍审之。至饷妇，乃曰："夫妇相守，人之至愿；鸩毒杀人，计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饷于田而鸩之者哉！"遂询其所馈饮食，所经道路，妇曰："鱼汤米饭，度自荆林，无他异也。"公乃买鱼作饭，投荆花于中，试之狗彘，无不死者。妇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苏人出商于外，其妻蓄鸡数只，以待其归。数年方返。杀鸡食之，夫即死。邻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无他故。意其鸡有毒，令人觅老鸡，与当死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盖鸡食蜈蚣百虫，久则蓄毒，故养生家鸡老不食，又夏不食鸡。

张御史昺，字仲明，慈溪人，成化中，以进士知铅山县。有卖薪者，性嗜鳝。一日自市归，饥甚，妻烹鳝以进，恣啖之，腹痛而死。邻保谓妻毒夫，执送官，拷讯无他据，狱不能具。械系逾年，公始至，阅其牍，疑中鳝毒。召渔者捕鳝得数百斤，悉置水瓮中，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数之得七。公异之，召此妇面烹焉，而出死囚与食，才下咽，便称腹痛，俄仆地死。妇冤遂白。

陆子远《神政记》载此事，谓公受神教而然，说颇诞。要之凡物之异常者，皆有毒，察狱者自宜留心，何待取决于冥冥哉！

【译文】　明朝时单县有农夫在田里耕作，他的妻子送食物给他吃，吃完后就死了。

公公故意说："是媳妇毒死我儿子的。"

于是告到官府，妇人受不了鞭打之苦，只好认罪。之后，很奇怪的，单县竟很久都没下雨。

许襄毅公（许进，灵宝人，字季升）当时任职山东，他说："不下雨，是不是因为有冤狱呢？"

于是亲自到单县来，将囚犯一一提出来审问。

问到这个案子时，襄毅公就说："夫妇相守，是人生最大的心愿，而毒杀人，是一种严密的计划，哪有自己送食物去田里毒死人的呢？"

于是问她送食物所经过的道路，妇人说："送鱼汤米饭，从荆林通过，没有什么异样。"

许襄毅公就叫人买鱼作汤，放入荆花，让猪狗来尝试，没有不死的，妇人的冤枉才被洗清，当天就下起倾盆大雨。

有个苏州人出外经商，他的妻子养了几只鸡等他回来。数年后，苏州人才回家，妻子杀鸡煮给他吃，这苏州人竟立即死亡。邻人怀疑有奸情，向太守陈情。

姚公审查之后，猜想是鸡有毒。派人找来老母鸡，煮给临刑的死囚吃，果然毒死两人，冤狱于是洗清。因为鸡吃过蜈蚣等各种毒虫，长久在体内累积毒素，所以豢养牲畜的人家，不吃老鸡，也不在夏天吃鸡。

明朝御史张昺，字仲明，慈溪人，宪宗成化年间以进士任铅山县知县。有个卖木柴的人，喜爱吃鳝鱼。有一天从市场回来，肚子很饿，妻子于是煮鳝鱼给他吃，大快朵颐之后，却腹痛而死。邻长说是妻子毒死丈夫，将她捉起来送到官府，拷打审问，她都不认罪，讼案一直不能解决，这个妻子因此被监禁了一年多。

张昺到任后，阅览公文，怀疑是鳝鱼有毒。请渔夫捕捉数百斤鳝鱼，全部放进水缸中，鳝头昂出水面二三寸的有七条，然后找这个妇人来煮给牢里的死囚吃，才刚下咽就纷纷说肚子痛，不久都倒地死亡，妇人的冤情于是洗清。

〔梦龙评〕陆子达《神政记》记载这件事，说许襄毅公受神仙指引而如此做，说法甚为怪诞。其实大凡异常的事物都有毒，审察讼案的人自己应当留心，怎可留待深奥的神□来决断呢？

337. 袁　滋

【原文】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耕夫得马蹄金一瓮，送于县宰。宰虑公藏之守不严，置于私室；信宿视之，皆土块耳。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有变更，莫不骇异，以闻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诬服；虽词款具存，莫穷隐用之所，以案上闻。汧公览之甚怒，俄有筵宴，语及斯事，咸共惊异。时袁相国滋在幕中，俯首无所答。汧公诘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当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曰："诺。"俾移狱府中，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遂于列肆索金深泻与块相等，始称其半，已及三百斤。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担舁至县。计其金数非二人所担可举，明其在路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情大豁，宰获清雪。

【译文】　唐朝人李勉（字玄卿）镇守凤翔府时，所辖的城邑中，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挖到一瓮马蹄形黄金，就送到县府去。

知县担心公库的防守不够严密，因而放在自己家里。隔夜打开一看，都是土块。瓮金出土的时候，乡里的人都来观看证实，突然变成土块，大家都惊异

得不得了，遂将此事向凤翔府报告。

知县无法为自己辨白，只有承认将黄金掉包的罪名。虽然供词都有了，却没有办法追究黄金的下落，因而将此案报告李勉。李勉看了以后，非常生气。不久，李勉在宴席上谈到这件事，大家都很惊异。当时的相国袁滋（朗山人，字德深）也在场，低着头没有说话。

李勉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意见，袁滋说："我怀疑这件事是冤枉的。"

李勉说："你有特别的见解，此案一定要请你查明真相。"

袁滋说："好啊！"

于是袁滋将此案的资料移送到凤翔府，观察瓮中共有二百五十多个土块，就在市场店铺间搜集同样体积的金子，但才找足一半多，就已经重达三百斤了。讯问挑担子的人，是两个农夫用竹担抬到县府的，计算金子的全部数量，不是两个人所能抬得动的，表示在路上的时候，金子就已经被换成土块了。

至此案情大白，知县获判无罪，洗清冤枉。

338. 李德裕

【原文】 李德裕镇浙右，甘露寺僧诉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领文籍分明，众词指以新得替人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鞫成具狱，伏罪昭然，未穷破用之所。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僧乃诉冤曰："积年以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众乃以孤立，欲乘此挤之。"公曰："此不难知也。"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遣人兜子中，门皆向壁，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状，竟模不成，前数辈皆伏罪。

【译文】 唐朝人李德裕镇守浙东时，甘露寺的僧侣控告在移交寺院杂物时，被前任住持耗费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几任住持都有互相移交，记载得很清楚，众僧也指证前任住持私下挪用常住金，而且说初上任时，移交的银两数目很清楚，到交出来时银两却不见了。

审判结束后，罪证照然。但没有追究银两用到哪里。

李德裕怀疑案子没有审问清楚，于是隐约地对僧人稍加诱导。

僧侣于是说出他的冤情道："多少年来，都是只移交记录银两的文书，其实早就没有银两了！众僧因为我孤立，想乘此机会排挤我。"

李德裕说："这种事不难查清楚。"

就找了数顶轿子，命令相关的僧侣都进入轿中。轿门对着墙壁，彼此看不见。再命令人取各种形状的黄泥来，让每个僧侣分别捏出交付给下任的黄金模式，做为证据。僧侣既不知道形状，当然捏不出来，前数任住持僧侣才伏首认

罪。

339. 程　颢

【原文】　程颢为户县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发地中藏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也。"令曰："此无证佐，何以决之？"颢曰："此易辩尔。"问兄之子曰："汝父藏钱几何时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几何时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谓借宅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钱皆尔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

【译文】　宋朝人程颢任户县主簿时，有个百姓借用哥哥的宅第居住，挖掘贮藏在地下的钱。哥哥的儿子便控告说："那是家父所贮藏的。"

县令说："这件事没有证据，怎么判决呢？"

程颢说："这很容易辨别。"

就问哥哥的儿子说："你父亲钱藏多久了？"

"四十年。"

程颢问："他借宅第居住有多久了？"

"二十年了。"

程颢立即派遣吏役去拿一万块钱来看，然后对借住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到五、六年就可以流行天下，这些钱都是在你未贮藏前几年所铸造的，为什么说是你的呢？"

这个人于是服罪。

340. 李若谷

【原文】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讼叔不认其为侄者，欲擅其财，累鞫不实。李令民还家殴其叔，叔果讼侄殴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财。

【译文】　宋朝人李若谷（丰人，字子渊）守并州时，有百姓控告叔叔不认他为侄子，想霸占家财，屡次审查不出事实。

李若谷于是命令此人回家殴打他的叔叔，叔叔果然来告侄子叛逆，殴打叔父，因而确定叔侄关系。由于叔叔确实有侵占意图，于是分了家财。

341. 吕　陶

【原文】　吕陶为铜梁令。邑民庞氏者，姊妹三人共隐幼弟田。弟壮，讼之官，不得直，贫甚，至为人佣奴。陶至，一讯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愿以田之半作佛事为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非若为汝主，不几为他人鱼肉乎？与其捐米供佛，孰若分遗三姊？"弟泣拜听命。

分遗而姊弟之好不伤，可谓善于敦睦，若出自官断，便不妙矣。

【译文】　宋朝人吕陶（成都人，字元钧，号净德）任铜梁县令时，城中有庞氏三姊妹，共同吞没幼弟的田地。弟弟长大以后，向官府控诉，但都败诉，因而生活非常贫困，沦落为佣奴。

吕陶到任后一审问，三个人都服罪且交出田地，弟弟感动得哭泣跪拜，愿意卖出一半田地作佛事来报答。

吕陶告诉他说："三个姊姊都是你的同胞，在你幼小时，如果不是她们为你做主，难道你不会被他人欺凌吗？与其捐一半田产作佛事，还不如分给三位姊姊。"

弟弟诚服听命。

〔梦龙评〕分送田产而不伤姊弟之间的和睦，可说是善于敦亲。如果依法令来决断就不妙了。

342. 裴子云　赵和

【原文】　新乡县人王敬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敬自戍所还，索牛，进云"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县令裴子云令送敬付狱，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曰："此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但念五年养牛辛苦，令以数头谢之。一县称快。一作武阳令张允齐事。

咸通初，楚州淮阴县东邻之民，以庄券质于西邻，贷得千缗，约来年加子钱赎取。及期，先纳八百缗，约明日偿足方取券。两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谓必无他，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西邻讳不认。诉于县，县以无证，不直之；复诉于州，亦然。东邻不胜其愤，闻天水赵和令江阴，片言折狱，乃越江而南诉焉。赵宰以县官卑，且非境内，固却之。东邻称冤不已，赵曰："且止吾舍。"思之经宿，曰："得之矣！"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壖口，言"获得截江大盗，供称有同恶某，请械送来。"唐法：唯持刀截江，邻州不得庇护。果擒西邻人至，然自恃农家，实无他迹，应对颇不惧。赵胁以严刑，囚始泣叩不已。赵乃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物，汝宜籍舍中所有辩之。"囚意稍解，且不虞东邻之越讼，遂详开钱谷金帛之数，并疏所自来，而东邻赎契八百缗在焉。赵阅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为讳东邻八百缗？"遂出诉邻面质，于是惭惧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后罚之。

【译文】　唐朝时新乡人王敬被派戍守边境，留下六头母牛在舅舅李进家。

养了五年后，生下三十头小牛。王敬从边境回来，想讨回牛只，李进说死了两头母牛，只还他四头老母牛，其余不肯归还。

王敬很生气，到县府投诉。县令裴子云以偷牛的罪名命人将王敬监禁，然后派人去追捕李进，李进很惶恐地来到县府。

裴子云责骂李进说："偷牛贼说同你偷三十头牛，藏在你家。"

叫贼来对质，用布衫笼罩在王敬头上，站在南墙下。

李进急得吐露道："三十头牛都是外甥的母牛生的，实在不是偷来的。"

裴子云叫人拿走王敬头上的布衫。李进见了说："他是我的外甥。"

裴子云说："这样就立即还他牛只。"但念在李进养牛五年的辛苦，命令王敬用数头牛作答谢。全县的人都叫好〔一说是武阳令张允济事〕。

唐懿宗咸通年间，楚州淮阴县东邻的百姓以田契向西邻借贷一千缗线，约定第二年加利息赎回。到期后他先还八百缗，约定次日还足后拿回田契。两姓一向是世交，而且只隔一夜，认为一定没有问题，因而不写契据。

第二天，剩余的钱送到后，西邻人却不认帐。于是东邻人就向县府提出控诉。县府认为没有证据，判东邻人败诉；东邻人又向州府控诉，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东邻人非常愤怒，听说天水人赵和任江阴县令，只要一句证词就能决断讼案，于是渡江向南控诉。赵和认为县令官位低，而且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区，一再推辞。

东邻人不停地喊冤。赵和只好说："你暂且留在舍下。"

赵和想了一整夜，才想出办法来；于是招来几名捕盗的能手，送公文到淮壖口，说是捉到江洋大盗，供出有同伙某某，请求加铐锁送来。

唐朝法律规定，持刀阻江的恶徒，邻州不能庇护，果然把西邻人捕到。然而西邻人仗着是农家，又没有参与其事，应对时有恃无恐。赵和威胁说要动用严刑，西邻人才不停地叩头哭泣。

赵和说："你所盗取的幸好都是些金银宝物丝锦之类的物品，不是农家的产物，你将家中所藏的财物拿出来辨认。"

西邻人便放心了，根本没想到东邻人会越境诉讼，于是详细开列钱谷金帛的数目，并注明从哪里得来，而东邻人赎田契的八百缗也写在里面。

赵和看了以后笑着说："你果然不是阻江大盗，但为什么吞没东邻人的八百缗呢？"

把东邻人传出来对质。于是西邻人惶恐地认罪，押回淮阴，命令他拿出田契然后处罚他。

343. 何武　张咏

【原文】　汉沛郡有富翁，家资二十余万，子才年三岁，失其母；有女适人，甚不贤。翁病困，为遗书，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付还之。"其后又不与剑，儿诣郡陈诉。太守何武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残害其儿；又计小儿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与女，实守之耳。夫剑者，所以决断；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复不还其剑，当关州县，得见申转展——其思虑深远如是哉！"悉夺取财与儿，曰："敝女恶婿，温饱十年，亦已幸矣！"论者大服。

张咏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将死，其子三岁，富民命其婿主家赀，而遗以书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而七与婿。"其后子讼之官，婿持父书诣府。咏阅之，以酒酬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时子幼，故以子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财与婿，而子与七。

【译文】　汉朝沛郡有个富翁，家产二十多万，儿子才三岁，就失去母亲。富翁有个大女儿已经嫁人，极不贤淑。富翁病重时，写遗书将财产全部给女儿，只留一把剑，说：儿子十五岁以后交给他。时候到了，女儿又不把剑给儿子。

儿子到郡府控诉，太守何武（郫人，字君公）审问富翁的儿女、女婿，又看过遗书，对属官说："富翁因为女儿个性残暴，，女婿又卑鄙贪心，怕他的儿子受到残害，又考虑到儿子得到财产后不安全，所以只是暂且给女儿保管罢了。至于剑，是决断的意思，约定十五岁，是考虑到他儿子的智力已经可以自己生活了。又想到女儿一定不还剑，寄望当时州县官吏能为他儿子伸张正义，他的思虑实在很深远啊！"

何武将全部家产取回，归还富翁的儿子说："你父有恶劣的女儿和女婿，你能温饱十二年，已经很幸运了。"

谈论的人都非常佩服。

张咏任杭州太守时，杭州有个富翁病重将死，儿子才三岁。

富翁命令他的女婿主管家产，而且遗书说："将来分财产，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女婿。"

后来儿子向官府控诉，女婿拿着岳父的遗书给官府看。

张咏看过之后，用酒洒在地上（对已死的富翁表示敬意）说："你的岳父是聪明人，当时儿子年幼，所以把儿子交付给你，不然他的儿子就死在你的手上了。"

于是命令十分之三财产给女婿，而十分之七给儿子。

344. 某巡官

【原文】　有富民张老者，妻生一女，无子，赘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飞，育四岁而张老卒。张病时谓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财当畀汝夫妇。尔但养彼母子，不死沟壑，即汝阴德矣。"于是出券书云："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婿乃据有张业不疑。后妾子壮，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问。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复诉，婿仍前赴证。奉使者乃更其句读曰："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曰："尔父翁明谓'吾婿外人'，尔尚敢有其业耶？诡书'飞'作'非'者，虑彼幼为尔害耳！"于是断给妾子，人称快焉。

【译文】　有个张老富翁，妻子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招赘某甲入家门。后来，张老富翁的姨太太生一个儿子，名一飞，一飞四岁时，张老去世。

张老生病时，曾对女婿说："姨太太生的儿子不够资格继承我的家产，应该给你们夫妇，你只要养他们母子，不使他们流离失所，就是你的阴德了。"

于是拿出契券写上："张一非吾子也（张一不是我儿子）家财尽与吾婿（家财都给我的女婿）外人不得争夺（外人不能争夺）。"

女婿毫不怀疑地拥有张家的产业。

后来张一飞长大了，向官府控告要求分家产，女婿以契券为证，官府因而不管。后来奉命出巡的官吏来到，张一飞又去控告，女婿还是拿着契券应讯。

这位官吏就更改断句的读法说："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

又说："你岳父明明说你是外人，你还敢拥有他的产业吗？将飞写作非，是怕他儿子幼小会被你伤害而已。"

于是判断将产业给姨太太的儿子，众人都叫好。

345. 张齐贤

【原文】　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讼。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臣请自治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问曰："汝非以彼分财多、汝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两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无得动，分书则交易。明日奏闻，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译文】　宋朝时，王室外戚所住的邻里中，有人认为财产没有平均分配，因而互相控告。

张齐贤（冤句人，字师亮）对皇帝说："这不是御史台所能判决的，请让微臣亲自去处理。"

张齐贤对互相控告的人问道："你不是认为他分的财产多，你分的少吗？"

"是的。"两造都如此回答。

张齐贤便让他们详列财物条目，再找两名役使，命令甲家的财物搬入乙的房舍，乙家的搬入甲的房舍，所有的财物都不能动，分配财物的文件也交换，第二天就向皇帝奏报。

皇帝说："朕就知道没有你不能决断的。"

346. 王　罕

【原文】　罕知潭州，州有妇病狂，数诣守诉事，出语无章，却之则悖骂。前守屡叱逐，罕至，独引令前，委曲问之。良久，语渐有次第，盖本为人妻，无子，夫死妾有子，遂逐而据其赀，以屡诉不得直，愤恚发狂也。罕为治妾，而反其赀，妇寻愈。罕，王珪季父。

【译文】　宋朝人王罕（华阳人，字师言）任职澶州时，州中有一个疯妇，屡次去找太守哭诉，胡言乱语，赶她走就会骂人，前任太守一再叱喝驱逐她。

王罕到任后，独自叫她到面前来，婉转地问她，很久之后，她说话才逐渐正常。原来是因为她为人妻子，没有生育，丈夫死后，姨太太有儿子，就把她赶走，霸占家产；因为屡次控诉都被判败诉，所以愤怒发狂。

王罕为她审判姨太太而取回家产，不久，妇人就痊愈了。

王罕，是王珪的叔父。

347. 韩　亿

【原文】　韩亿知洋州。大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兄死，诬其兄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认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赀。嫂、侄诉于州，积十余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公至，又出诉，公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验。一日，尽召其党至庭下，出乳医示之，众皆服罪，子母复归如初。

【译文】　宋朝人韩亿（雍丘人，字宗魏）任洋州太守时，大校有个李甲以财富傲视乡里。哥哥死后，诬陷哥哥的儿子是别人的，收买乡里中容貌与嫂嫂相似的女子来认侄儿为儿子，又灌醉嫂嫂后将她改嫁，把家产全部侵占。

嫂嫂与侄儿到州府控告，拖延了十多年，竟然没有官员洗清他们的冤情。

韩亿到任后，他们又出来控诉，韩亿取历来的案情纪录观览，发现都没有官员请接生婆来作证。有一天，韩亿将这群人全部请到堂下，叫接生婆出来作证，众人才都认罪，母子终于能够回家团聚。

348. 于文傅

【原文】　于文傅迁乌程县尹。有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张纳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诱妾以儿来，寻逐妾，杀儿焚之。文傅闻而发其事，得死儿余骨。王厚赂妾之父母，买邻家儿为妾所生儿初不死。文傅令妾抱儿乳之，儿啼不受。妾之父母吐实。乃呼邻妇至，儿见之，跃入其怀，乳之即饮。王遂伏辜。

【译文】　于文傅调任乌程县县尹，有富翁张某的妻子王氏，没有儿子。张某在外娶了一个姨太太，生个儿子尚未满周岁。王氏诱骗姨太太带儿子过来，不久，赶走姨太太，又杀儿焚尸。

于文傅听了，将事情揭发出来，并找到小孩的尸骨。王氏去贿赂姨太太的父母，买邻家的小孩假装是姨太太所生的，说小孩没死。于文傅命令姨太太抱着小孩喂乳，小孩啼哭不肯吃，姨太太的父母才说实话。又把邻家妇女请来，小孩看了，高兴地投入她的怀里，一喂乳就吃，王氏才认罪。

349. 程　颢

【原文】　有富民张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来就汝居。"张惊疑，请辩于县。程颢诘之，老父探怀取策以进，记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颢问张及其父年几何，谓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才四十，已谓之三翁乎？"老父惊服。

【译文】　有个张姓富翁的儿子，父亲早死。有一天，忽然有个老先生说："我是你的父亲，来和你一起住。"

张某很惊奇怀疑，请求县官为他辨别。

祖颢问老先生，老先生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书给县官，文书上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儿子给三翁。"

祖颢问张跟他父亲的年纪，接着对老先生说："这个孩子出生时，他父亲才四十岁，已经称呼三翁了吗？"

老先生惊惧认罪。

350. 黄霸　李崇

【原文】　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妇皆怀妊。长妇胎伤，弟妇生男，长妇遂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令走卒抱儿，去两妇各十步，叱令自取。长妇抱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致伤，因而放与，而心甚怀怆。霸曰："此弟子！"责问乃伏。

陈祥断惠州争子事类此。◯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为比邻者，姊素

不孕，一日妹生子，而姊之妾适同时产女，诡言产子，夜烧妹傍舍，乘乱窃其儿以归。妹觉之，往索，弗予。讼于府，无证。祥佯自语："必杀此儿事即了耳！"乃置瓮水堂下，引二妇出曰："吾为汝溺此儿以解汝纷！"密谕一卒谨视儿，而叱左右诈为投儿状，亟逐二妇使出，其妹失声争救不可得，颠仆堂下，而姊竟去不顾。祥即断儿归妹而杖姊、妾，一郡称神。

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李崇令二父与儿分禁三处，故久不问。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儿昨不幸遇疾暴死。"苟泰闻即号咷，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姑妄认之。"

【译文】　汉朝时颍川有个富有的家庭，兄弟住在一起，两人的妻子同时怀孕；之后长嫂流产，弟妇生男孩，长嫂便把男孩偷走，诉讼了三年，州郡都不能决断。

丞相黄霸（阳夏人，字次公）命令小卒抱着小孩，离两名妇女各十步，命令她们自己来取。长嫂抢得很急，小孩大声哭叫，弟妇唯恐伤了孩子，只好放手，但是心里很悲伤。

黄霸说："这是弟弟的儿子。"加以追问，长嫂才认罪。

〔梦龙评〕陈祥判断惠州争孩子的事与此类似。

陈祥任职惠州时，郡民有两个女儿嫁给相邻的两家。姊姊一直不孕，一天，妹妹生儿子，而姊姊家的姨太太正好同时生产。姊姊于是假装也生孩子，半夜时放火烧妹妹的房子，乘乱时偷走妹妹的儿子。妹妹发觉后来讨，姊姊不给。向州府控告却没有证据。

陈祥故意自言自语道："一定要杀死这个孩子，事情才能了结。"就在堂下放置一瓮水，带出两个妇人说："我为你们溺毙这个孩子，以排解纠纷。"暗地告诉一个小卒谨慎看着孩子，而命令左右的人作出投孩子入水的样子，立即将两名妇人放开，妹妹痛哭失声，急着救孩子，救不到而倒在堂下，姊姊竟然不管。陈祥即刻断定孩子归妹妹，而杖打姊姊，全郡的人都心服。

寿春县人苟泰有个孩子三岁，遇盗贼遗失，好几年都没找到，后来在同县赵奉伯家发现了。苟泰于是向县府控告，两人都说那孩子是自己的儿子，并有邻居作证，郡县都不能决断。

李崇命令两个父亲与儿子分别拘禁在三个地方，故意很久都不闻不问。

忽然有一天，秘密派人分别告诉两个父亲说："你的儿子昨天不幸生病去世。"

苟泰听了，伤心得又哭又跳，奉伯却只是感叹而已。

李崇观察清楚，就把孩子还给苟泰，又质问奉伯为什么诈领别人的孩子，奉伯说："我的孩子刚好在那时死去，所以随便认一个。"

351. 宣彦昭　范郜

【原文】　宣彦昭仕元，为平阳州判官。天大雨，民与军争簦，各认己物。彦昭裂而为二，并驱出，使卒踵其后。军忿噪不已，民曰："汝自失簦，于我何与？"卒以闻，彦昭杖民，令买簦偿军。

范郜为浚仪令，二人挟绢于市互争，令断之，各分一半去。后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喜者。

李惠断燕巢事，即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厅事有燕争巢，斗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护，试命纪纲断之，并辞。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谓属吏曰："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彼去者，既经楚痛，理无固心。"群下服其深察。

【译文】　宣彦昭在元朝时担任平阳州判官（节度使、观察使的僚属），有一天下大雨，百姓与士卒争伞用，各自认为是自己的，宣彦昭将伞分裂为二，并赶二人出门，派士兵跟随在后面，只见那个士卒气愤得不得了，而百姓却说："你自己失去伞，与我何干？"

跟随的士兵把这个情况告诉宣彦昭，宣彦昭用杖刑处罚百姓，并命令他买伞还士卒。

范郜任浚仪令时，有两个人在市场上抢夺一匹绢，范郜命令将绢裁断，每人各取一半后离去，派人暗中观察。

有一个很高兴，一个很生气，于是逮捕高兴的那个人。

〔梦龙评〕李惠（后魏人）判断燕子争巢的事，就是这个道理的推广。

雍州官衙屋檐下，有燕子争巢争了好几天，刺史李惠派人将燕巢小心地取下来，派人用细竹子弹两只燕子，后来一只飞走，一只留着。李惠笑着对属下说："留着的燕子自认为筑巢功夫大，飞走的燕子经过痛苦之后，就失去了坚持的心意。"属下都佩服他观察的深刻。

352. 安重荣　韩彦古

【原文】　安重荣虽武人而习吏事。初为成德节度，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不忍，其母从旁诟夫面，夺剑而逐其子。问之，乃继母也。重荣为叱其母出，而从后射杀之。

韩彦古 字子师，延安人，蕲王世忠之子。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讼其夫前妻子者，以衣寇扶掖而来，乃其嫡子也。彦古曰："事体颇重，当略惩戒之。"母曰："业

已论诉，愿明公据法加罪。”彦古曰：“若然，必送狱而后明，汝年老，必不能理对，姑留扶掖之子，就狱与证，徐议所决。”母良久云：“乞文状归家，俟其不悛，即再告理。”由是不敢复至。

【译文】 后晋时安重荣虽然是武人，但熟习文治的事，曾经任成德节度使。

有一对夫妇控告自己的儿子不孝，安重荣拔剑交给父亲，叫他杀自己儿子。

父亲哭着不忍心下手，而母亲却在旁边责骂丈夫，并且抢下剑来追赶儿子。问明原因，乃是继母。安重荣因而勒令母亲出去，而从后面杀了她。

宋朝人韩彦古（字子师，名将韩世忠之子）出知平江府时，有一位士族的母亲前来控告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当时有一位士绅搀扶着她，原来是她的亲生子。

韩彦古道：“这件官司兹事体大，本官认为将令郎略加惩戒就好了。”

妇人道：“民妇已经告到官府了，但愿大人依法论罪。”

韩彦古道：“若是如此，就必须进行一段漫长且繁复的审讯过程，你年纪已老，有可能就所有细节一一分辩吗？我看暂且将你的亲生儿子关入狱中慢慢查证，再考虑如何处置比较好。”

妇人想了良久，说：“民妇请求将诉状暂且撤回，他如果仍不悔改，便可告请乡里公断。”

于是，那名妇人再也不敢前来告状了。

353. 孙　宝

【原文】 孙宝为京兆尹，有卖□馓者，今之□饼也。于都市与一村民相逢，击落皆碎。村民认赔五十枚，卖者坚称三百枚，无以证明。公令别买一枚称之，乃都秤碎者，细拆分两，卖者乃服。

【译文】 孙宝任京兆尹时，有个卖圆饼的，在城里和一个村民相撞，圆饼掉落地上，全都碎了。村民认赔五十个，卖饼的却坚持说有三百个，无法证明。

孙宝于是命人另外买一个来称一称，再将破碎的饼聚集在一起称，仔细折算重量，卖饼的才认错。

354. 李惠　游显沿

【原文】 魏李惠为雍州刺史，有负薪、负盐者同弛担憩树阴。将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于席上，以杖击之，盐屑出焉。负薪者乃服罪。

江浙省游平章显沿，为政清明。有城中银店失一蒲团，后于邻家认得，邻不服，争詈不置。游行马至，问其故，叹曰：“一蒲团直几何，失两家之好！杖蒲

团七十，弃之可也！”及杖，得银星，遂罪其邻。

【译文】 后魏人李惠任雍州刺史时，有挑木柴与挑盐的两人，同时放下担子在树荫下休息。将上路时，却争夺一件羊皮，各说是自己靠背的垫子。

李惠说：“这很容易分辨。”

于是命令将羊皮放置座垫上，用木杖拍击，掉落出来的都是盐屑，挑木柴的人才认罪。

江淮省游显沿为政清明，城里有间银店遗失一个蒲团，后来在邻居家认出来，但邻居不服，双方互相责骂，无法处理。

游显沿骑马经过此地，问是何故，叹息道：“一个蒲团值多少钱，而伤了两家的和气，杖打蒲团七十下，把它丢弃就可以了。”

于是打出一些细碎的银屑，因而判邻居有罪。

355. 傅　琰

【原文】 傅琰仕齐为山阴令，有卖针、卖糖二老姥共争团丝，诣琰。琰取其丝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

《南史》云：世传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琰子刓尝代刘玄明为山阴令，玄明亦夙称能吏，政为天下第一。刓请教，玄明曰：“吾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问：“何术？”答曰：“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义也！”刓子岐为如新令，世为循吏。

【译文】 傅琰（南齐人，字季珪）任山阴县令，有卖铁和卖糖的两个老妪区争一团丝，一起来拜见傅琰。

傅琰把丝拿来鞭打，细看有铁屑，就处罚卖糖的。

又有两个乡下老翁争鸡，傅琰问他们各用什么喂鸡。一个说是粟，一个说是豆。

于是杀鸡，在鸡腹中取出粟，而判说喂豆的人有罪。

〔梦龙评〕《南史》记载：世代相传傅氏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对外人公开。傅琰的儿子傅刓（梁人）曾取代刘玄明为山阴令，刘玄明一向被称赞为贤能的官吏，政绩天下第一。傅刓去请教刘玄明，他说：“我有奇妙的方法，是你们家谱所没有记载的。”问他是什么方法，他说：“每天吃一升饭而不渴酒，这是第一要义。”傅刓的儿子傅岐（字景平）当如新县令，世代都是奉法循理的官吏。

356. 孙　亮

【原文】　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亮问主藏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实不敢与。"黄门不服，左右请付狱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里燥。亮曰："若久在蜜中，当湿透，今里燥，必黄门所为！"于是黄门首服。

【译文】　东吴主孙亮走出西苑，正在吃生梅，遣宦官到宫内的仓库去取蜜浸渍生梅。

取来的蜜中有老鼠屎，孙亮便问管仓库的官吏说："宦官从你这儿拿蜜吗？"

回答说："他刚刚来求蜜，实在不敢给。"

宦官不服，左右的人请求交监狱官判断。

孙亮说："这很容易弄清楚。"

就命人剖开老鼠屎，发现里面是干燥的。

孙亮说："老鼠屎如果在蜜中很久了，发现里面一定潜透，现在里面还是干的，一定是宦官后来加入的。"

宦官于是服罪。

357. 乐　蔼

【原文】　梁时长沙宣武王将葬，东府忽于库失油络，欲推主者。御史中丞乐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幕万匹，必燃。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译文】　五代梁时，长沙宣武王即将安葬，尚书府仓库中忽然遗失了油络（车上所垂的丝绳），想追究管理仓库的官员的过失。

御史中丞乐蔼（字蔚远）说："从前晋武帝时，仓库大火，张华认为是堆积涂油的帐幕一万匹所造成的，现在仓库中如果有灰，就不是仓库官吏的罪过了。"

接着派人去检查仓库，果然有积灰，当时的人都称赞他见识广博，心地宽弘。

358. 李耆寿

【原文】　李南公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狱，案之不服，闭口不食者百余日，狱吏不敢拷讯。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问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因具服罪。盖彼善服气，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此亦博物之效也。

【译文】　宋朝人李南公（李耆寿，江陵人）任河北提刑（提点刑狱的官

员）时，有个同等级的官吏犯罪下狱，审问他都不肯认罪，一百多天都闭口不吃，监狱官不敢拷问他。

李南公说："我能够立即使他吃饭。"

命人带他出来问道："我用一样东西塞住你的鼻子，你能一直不吃饭吗？"

那个人一听怕了，立即吃饭，因而详细地供出罪证。

原来此人精于道家的吐纳术，一用东西塞住他的鼻子，就气结了，所以害怕。这也是见识广博的效果。

359. 韩绍宗

【原文】 樊举人者，寿宁侯门下客也。侯贵震天下，樊负势结勋戚贵臣，一切奏状皆出其手，然驾空无事实，为怨家所发，事下刑部。部郎中韩绍宗具知其实，乃摄樊举人。时樊匿寿宁侯所甚深，乃百计出之。下狱数日，韩一旦出门，见地上一卷书，取视，则备书樊举人罪状，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韩笑曰："此樊举人所自为书也！"诘之果服。同僚问樊："何以自为此？"对曰："韩公者，非可摇动以势，蘄生则必死。今言死者，左计也。"韩曰："不然，若罪原不至死。"于是发戍辽。

【译文】 明朝时，樊举人是寿宁侯的门下客，寿宁侯地位显贵，震惊天下，樊举人因此仗势结交功勋权贵。寿宁侯的一切奏状，都出自他手笔，但所写的奏状常常是无中生有的事，于是被仇家揭发出来。

这件案子交给刑部办理，刑部郎中韩绍宗对这件事非常了解，就派人捉拿樊举人。当时樊举人躲藏在寿宁侯府中，防备非常严密，韩绍宗想尽各种方法，终于把他引诱出来。

樊举人关进监狱几天后，有一天早晨，韩绍宗出门，看见地上有一卷书，取来一看，书中详细地记述樊举人的罪状，且说应该要处死，不处死不行。

韩绍宗笑着说："这是樊举人自己写的。"

一问果然承认。同僚问樊举人为什么要写自己的罪状。

樊举人说："韩公的为人是没有办法用威势去强迫的。希望生存反而会被处死，这是必死的人所想出来扭转情势的计策。"

韩绍宗说："不对，你的罪还不到死的地步。"

于是发配到边境戍守。

十、揭发奸邪

【原文】 王轨不端，司寇溺职；吏偷俗弊，竞作淫慝。我思老农，剪彼蟊

贼；摘伏发奸，即威即德。集“诘奸”。

【译文】 高官滥权渎职，小吏钻营谄媚，智者便效法老农挑翦蚜虫的精神，揭发奸邪，纠举恶吏，造福百姓。

360. 赵广汉

【原文】 赵广汉为颍川太守。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缿筒，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下仇怨，奸党散落，风俗大改。

广汉尤善为钩钜，以得事情。钩钜者，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译文】 汉朝时赵广汉（字子都，宣帝时为京兆尹，揭发奸邪如神，盗贼绝迹，后因受牵连被腰斩）出任颍川太守，当时颍川豪门与大族互相连亲，而官吏间也都互结朋党。

赵广汉很为此事担忧，于是授计值得信赖的部属，到外边故意闹事，自己再据实办案，一旦罪名确立就依法处罚，同时他故意泄露当事人的供词，目的在制造朋党间的猜疑。

此外又命属官设置意见箱，再命人投递匿名信，然后向外散播这些信都是豪门和大族的子弟写的。

如此一来，原本很要好的豪门和大族，竟为了投书互相攻击而翻脸成仇，不久豪门和大族所各自结成的小集团都陆续解散，社会风气大为改善。

赵广汉最擅长的还是利用“钩钜”来刺探情报。

所谓“钩钜”，本是指带有倒钩的钩针而言，后来比喻使人陷入诈术中，借以刺探隐情，在对方无所怀疑下，隐情不问而知。例如想要知道马的价钱时，就先打听狗的价钱，然后再问牛羊的价钱，到最后才问马的价钱。因为彼此互问的结果，可以打听出比较可靠的标准行情，到最后就能够真正知道马的价钱。

不过只有赵广汉最精于此道，其他人模仿的成绩都不如他。

361. 周　忱

【原文】 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有一册历，自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人初不解。一日某县民告粮船江行失风，公诘其失船为某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其人所对参错。公案籍以质，其人惊服。始知公之日记非漫书也。

蒋颖叔为江淮发运，尝于所居公署前立占风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诸漕纲吏程亦各记风之便逆。每运至，取而合之，责其稽缓者，纲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译文】 明朝的周忱（字恂如，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身边随时带有一本记事册，详细记载每日的行事，钜细靡遗。即使每日天候的阴晴风雨也一并详加记录。

刚开始，有许多人不明白周忱为什么要如此费事。

一天，有位船主报告一艘载运米谷的粮船突遇暴风沉没。周忱讯问沉船的日期，沉船时间发生在午前或是午后，当时刮的是东风还是西风，周忱翻开记事本逐一详加核对，发现报案船主全是一派胡言，报案船主在惊惧下坦承罪行。这时众人才明白，周忱的记事本可不是随意乱写的。

〔梦龙评〕蒋颖叔任江淮漕运官时，也曾在公署前竖立一面占风旗，派人每天观测并记录在册子里。同时也要求各处漕运官要详细记载每日船行时的风向，等船只入港后就详加核对，对不按规定记载，或马虎随便的属吏便厉声责骂，属吏因害怕被责骂，都谨守规定。

看来记载天候、风向，并非自周忱才开始。

362. 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为楚中督学。初到任，江夏县送进文书千余角，书办先将“照详”、“照验”分作两处。公夙闻先辈云：“前道有驳提文书难以报完者，必乘后道初到时，贿嘱吏书，从‘照验’中混交。”公乃费半日功，将“照验”文书逐一亲查，中有一件驳提，该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记之，命书办细查，戒勿草草。书办受贿，径以无弊对。公摘此一件而质之，重责问罪革役。后“照验”文书更不敢欺。

【译文】 陈霁岩初任楚中督学时，江夏县每日呈报的公文多达一千多件，文书官例行先核对后再将公文分作合格与不合格两批。

陈公很早就听前辈提起：有许多以前呈报的文书，因一直没有通过审核，就会借新文书初次呈报的机会，贿赂文书官，企图蒙骗混缴。于是陈公花费半天的时候，将所有文书逐一亲自查验，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件被驳回重提的公文，而文书官却企图蒙混在其他通过审核的文书中。

陈公先暗中作记号，再命文书官仔细核验，并告诫他千万不可马虎草率，文书官因已接受贿赂，所以答称全部合格，这时陈公挑出那件被驳回的公文质问文书官，除重重责罚外并革职处份。日后检验文书，官员再也不敢收贿放行。

363. 张敞　虞诩

【原文】　长安市多偷盗，百贾苦之。张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重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见污赭，辄收缚，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市盗遂绝。

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始到，谒河内太守马棱，愿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边批：要紧。及到官，设三科以募壮士，自掾史而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贳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彩线缝其裾为识，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贼由是骇散。

【译文】　汉朝时长安一带盗贼横行，商人们个个苦不堪言。张敞（平阳人，字子高，宣帝时为京兆尹，城中无盗贼）出任京兆尹以后，在长安父老之间，打听出几个盗贼头目。结果发现他们个个长相温厚，外出时还随身带有几名随从，在城中俨然是一副长者的姿态。

于是张敞传他们来问话，表示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行，交换条件是必须协助官长清剿盗匪，并且立刻改邪归正，带罪立功。

土匪头目共同请愿说："今天我们被传讯，很可能使我们的手下惊慌，为了能顺利清剿，请大人务必要信任我们。"

于是张敞分别任命土匪头们官职，要他们各自在家中举行庆功酒宴，通知所有手下前来祝贺。当大伙喝到醉醺醺时，土匪头就偷偷在手下的衣襟上作上红色记号，然后通知城内衙役见到衣襟上有红色记号者就予以逮捕。

结果在一日之间竟逮捕到几百名盗匪，张敞分别照各人所犯罪状的轻重处刑，从此长安城内盗匪绝迹。

朝歌县贼宁季率几千贼人攻杀长吏，为害地方数年，州郡却莫可奈何，朝廷于是派虞诩出任朝歌县令。他在上任前特别拜见河内太守马棱，希望马棱能让自己放手剿匪〔要紧〕。

等到虞诩上任后，首先招募壮士，设立上中下三种衙役标准，并且通令属官以下各自推荐人选。凡因抢夺财物而致人于死者入选为上役，凡因偷盗而伤人者为中役；凡不事生产荒废家业者为下役。总共募集一百多人。

虞诩首先设盛宴款待他们，当场宣布赦免他们的罪状，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潜伏贼营中，诱使贼人出营抢掠，果然这些罪犯策动成功，贼人纷纷出营，虞

诩却在一旁派兵埋伏守候，终于剿灭贼匪数百人。

另外，他又派会缝制衣服的密探混入穷人堆，原来有许多穷人被匪徒雇用缝制衣服。密探就在衣襟上偷偷缝上彩线为记号，然后通知官兵，见到有记号者就逮捕，终于瓦解贼徒。

364. 王世贞

【原文】 王世贞备兵青州，部民雷龄以捕盗横莱、潍间，海道宋购之急而遁，以属世贞。世贞得其处，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语于王捕尉者，还报又遁矣。世贞阳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擒得他盗，世贞知其为龄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诘之："若奈何匿雷龄？往立阶下闻捕龄者非汝邪！"王惊谢，愿以飞骑取龄自赎。俄龄至，世贞曰："汝当死，然汝能执所善某某盗来，汝生矣。"而令王尉与俱，果得盗。世贞遂言于宋而宽之。边批：留之有用。

官校捕七盗，逸其一。盗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缚一人至，称冤。乃令置盗首庭下差远，而呼缚者跽阶上，其足蹑丝履，盗数后窥之。世贞密呼一隶，蒙缚者首，使隶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盗不知其易也，即指丝履者。世贞大笑曰："尔乃以吾隶为盗！"即释缚者。

【译文】 明朝王世贞（字元美）统兵青州时，当地部落中有个叫雷龄的盗匪横行潍间海道，朝廷派官军追捕，雷龄见风声吃紧，就赶紧逃逸。因此朝廷把捉拿雷龄的任务交给王世贞。

王世贞打听出雷龄藏匿的住处，正计划偷袭，不小心露了口风让王尉知道，结果密探报告雷龄，雷龄又逃逸无踪。

王世贞便故意说："既然他逃走就算了，等下次的机会吧！"

过了十多天，王尉擒获一名盗匪，王世贞知道他是得自雷龄的帮助。

一天，王世贞命左右退下后召来王尉，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替雷龄通风报信呢？那天站在台阶下偷听我们谈论缉捕雷龄计划的不是你吗？"

王尉马上认错谢罪，请求率领捕役亲自缉捕雷龄，以赎前罪。

不久雷龄果然被擒，王世贞对雷龄说："按你所犯罪行理应处死，但如果你能替我擒获某盗，将功赎罪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说完命王尉与他一同前去捕盗，果然顺利擒获，于是王世贞上奏朝廷，请求赦免雷龄〔留之有用〕。

有一次官府擒获七名盗匪，但仍有十名匪徒在逃，土匪头故意谎报逃逸者的姓名。不久，根据土匪头的供述抓来一名人犯，但那人一直大喊冤枉。

于是王世贞下令把土匪头带到庭下较远处，而要那名喊冤者跪在府阶上受审，土匪头不断的偷窥那名喊冤者脚上穿着的一双丝鞋，这时王世贞暗中要一

名属吏脸上蒙着布罩，并且换上丝鞋，打扮成那名喊冤者的模样。然而土匪头并不知道人已调包，仍指称穿丝鞋者即是同伙人。

王世贞大笑说："你竟敢称我的属吏是匪盗，看来你前面所招供的，全是一派胡言！"

说完立即释放那名喊冤者。

365. 王□　王守仁

【原文】　贞观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诠，前妻子忠蒸其后母，遂私匿之，诡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至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尉王璥引就房内推问，不允。璥先令一人于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璥，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璥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贼首王和尚，攀出同伙有多应亨、多邦宰者，骁悍倍于他盗，招服已久。忽一日，应亨母从兵道告办一纸，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为证。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财，许以辨脱耳。乃于后堂设案桌，桌围内藏一门子，唤三盗俱至案前覆审。预戒皂隶报以寅宾馆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顷还人，则门子从桌下出云："听得王和尚对二贼云：'且忍两夹棍，俟为汝脱也。'"三盗惶遽，叩头请死。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发生了一桩乱伦案件，右丞相李行德之弟李行诠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李忠，和后母通奸，双双藏匿起来。皇帝得知此事，命令有司迅速查缉此案。

涉案人之一的后母伪以领巾勒住自己脖子，倒卧街头，长安县衙门侦讯时，她诈称："有人假传官府敕命召唤我到一个处所，有一身穿紫袍的人见到我，强迫我留宿一晚，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之后我就被勒昏，送到大街上。"

李忠风闻此事，非常害怕，遂四下打听，结果被人怀疑动机不明，逮捕后送给县尉王璥，和后母一起被关入一间房子内。王璥事先命令一名手下躲在房间里的床铺下窃听，另一人伪装走报王璥，锁住房门而去。涉案的母子彼此关照："绝对不要承认案情"，又私下说了些秘密的事。

王璥来到之后，窃听者亦于此时现身，母子二人大惊，只好俯首承认犯行，接受国法制裁。

明朝时，强盗首领王和尚，招出同伙有多应亨、多祁宰二人，骁勇强悍倍于其他盗匪，官府业已缉拿到案。

十天后，多应亨的母亲透过兵部转来十张会办状纸，准批下州审理，并注

明要王和尚作证。

王阳明经过仔细的判断，猜想王和尚一定已被串通，答应为多某二人脱罪。于是命令在衙门后堂设置案桌，桌围内藏有一人负责监听，然后传唤那三名被告到案前应讯。审讯到一半时，皂隶忽然报告前厅有贵宾来访，王阳明便立刻起身出迎。

不久，王阳明回到后堂，躲在桌下的人出来报告道："刚才听到王和尚对那两个贼人说：'你们暂且忍受一两顿夹棍的审讯，待会儿我就为你们开脱。'"

王和尚三人当场大惊失色，纷纷叩头请求饶命。

366. 苏　涣

【原文】　苏涣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涣察而疑之，问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侪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

【译文】　苏涣治理衡州时，有位来耒阳的百姓被盗贼所杀，但一直没抓到凶手。一天捕役抓来一人，指称他是凶手。苏涣侦讯后，发觉有许多疑点，于是召来捕役，问他擒获凶手的经过。

捕役说："是弓箭手首先发现草堆中有件血衣，既而招来同伴检视，发现这人在离血衣不远处，于是大伙一同擒下他。"

苏涣沉吟道："按常理，弓箭手在看到血衣后，会自己抢先擒下凶手领功，怎么可能引来同伴呢？这名弓箭手一定是贼人奸细。"

抓来讯问后，没多久果然抓到真凶。

367. 范　榛

【原文】　范榛，会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盗谋劫王，布党起天津至鄱阳，分徒五百人，往来游奕。一日晚衙罢，门卒报有贵客入傲潘氏园寓拏者，问："有传牌乎？"曰："否。"命詗之，报曰："从者众矣，而更出入。"心疑为盗，阴选健卒数十，易衣帽如庄农，曰："若往视其徒入肆者，阳与饮，饮中挑与斗，相执絷以来。"而戒曰"慎勿言捕贼也！"卒既散去，公命舆谒客西门，过街肆，持者前诉，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阳怒骂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问汝斗乎！"叱令就系。入夜，传令儆备，而令吏饱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诸囚于庭，厉声叱之，吐实如所料。即往捕贼，贼首已遁；所留拏，妓也。于是飞骑驰报徐、扬诸将吏，而毙十七人于狱，全贼溃散。

【译文】　会稽人范榛镇守淮安。有一次景王出游，某位大盗扬言要劫持景

王，他的党羽遍布于天津到鄱阳间，大盗派出五百名手下出入市集打探消息。

一天夜晚衙门快收班时，有门吏报告王族亲眷进城，现寄住在潘氏园。

范樗询问门吏："对方是否持有证明身份的令牌？"

答："没有。"

于是范樗命人暗中窥伺对方举动，密探回报说："对方随从人员众多，而且进出频仍。"

范樗怀疑他们就是盗匪，暗中挑选几十名身材强健的士卒，换上便装，打扮成村夫的模样。

范樗对他们说："你们看到那批人进酒馆，就跟着进去，与他们一块儿喝酒，再故意挑起冲突相斗，然后一同闹进府衙。"

接着又告诫他们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谈及捕贼的事。"

假村夫散去后，范公立即命人准备车轿到西门拜谒贵客，经过街市，有闹事者告官，范樗命人全部收押，一共抓了对方十七人。

这时范樗故意骂道："王爷刚驾到，我忙着接待王爷都来不及，哪有空管你们打架的事！"

下令手下将一干人全部关入牢中。

到了半夜，范樗下令升堂问案，并要属下先填饱肚子，准备长时间侦讯。午夜一过，就要吏属将一干人带至庭上，经范樗厉声喝叱质问后，他们果真如范樗所猜测的是大盗的手下。

范樗立即率兵围剿，不料贼首已闻风先逃，而所谓的妻眷，原来是一名妓女。于是范樗飞骑传送紧急公文呈各处守将拦截。至于所捕获的十七名贼人全部处死，其余盗贼全部溃散。

368. 总　辖

【原文】　临安有人家土库中被盗者，踪迹不类人出入。总辖谓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狲者，试往胁之。不伏，则执之；又不伏，则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觉无唾可吐，色变俱伏：乃令猢狲从天窗中入内取物。或谓总辖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惊惧者，必无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总辖坐在坝头茶坊内，有卖熟水人，持两银杯。一客衣服济然若巨商者，行过就饮。总辖遥见，呼谓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将执汝！"客惭悚谢罪而去。人问其故，曰："此盗魁也，适饮汤，以两手捧盂，盖阴度其广狭，将作伪者以易之耳。"比韩王府中忽失银器数件，掌器婢叫呼，为贼伤手。赵从善尹京，命总辖往府中，测试良久，执一亲仆讯之，立服。归白赵云："适视婢疮口在左手，边批：拒刃者必以右手。盖与仆有私，窃器与之，以刃自伤，谬称有贼；

而此仆意思有异于众，是以得之。”

【译文】 临安有户人家遭小偷，照现场所留的痕迹来看，似乎不是人为的窃案。

总辖对属吏说：“这件窃案，恐怕是街上耍猴的江湖郎中所干的。你们不妨把这人抓来逼问，如果仍不认罪，就要他朝手掌吐口水。”

属吏照总辖所说要那耍猴人吐口水，那人发觉自己口干舌燥，根本吐不出口水，不由神色大变，只有俯首认罪。原来是他命猴子从天窗进入屋舍窃取财物。

有属吏问总辖如何知道耍猴者是偷儿，总辖说：“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只是人心中害怕就会影响唾液的分泌，吐不出口水来，所以我姑且拿他一试，幸运的被我猜中了。”

另有一名总辖坐在茶坊喝茶时，茶坊老板取出银杯注入茶水卖给往来客人。有位衣着鲜明俨然富商模样的客人走进茶坊，顺手拿起桌上的银杯喝茶。

坐在远处的总辖突然对富商说：“有我在这儿，你不可玩花样，否则我抓你入狱。”

那名假富商立刻羞惭的离去。

别人问总辖原因，总辖说：“刚才那名富商实在是土匪头假扮的，刚才他喝茶时，用两手捧着银杯，事实上是在测度银杯大小，好用假银杯替换。”

另有一次，韩王府中突然有数件银器遭人盗取，管银器的婢女大喊捉贼时，被贼人砍伤手腕。当时尹京赵从善命总辖前去韩王府办案，总辖观察许久，突然逮捕一名王爷亲信，经过侦讯，那名亲信坦承犯罪。

总辖回府向赵从善报告说：“我刚才检视，婢女的伤口在左手〔若真是为抗拒贼人，伤口应在右手〕，经审问果然承认因与王爷亲信有私情，所以为他盗取银器，再用刀割伤手腕，故意谎报有贼，而我见这名亲信神色异于旁人，才起疑逮捕，得以破案。”

369. 某京师指挥

【原文】 京师有盗劫一家，遗一册，旦视之，尽富室子弟名，书曰：“某日某甲会饮某地议事”，或“聚博挟娼”云云，凡二十条。以白于官，按册捕至，皆□弛少年也，良以为是。各父母谓诸儿素不逞，亦颇自疑。及群少饮博诸事悉实，盖盗每侦而籍之也。少年不胜榜毒，诬服。讯贿所在，浪言埋郊外某处，发之悉获。诸少相顾骇愕云：“天亡我！”遂结案伺决。一指挥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职豢马耳，何得每讯斯狱辄侍侧？”因复引囚鞫数四，察髯必至，他则否。猝呼而问之，髯辞无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头

请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盗赂奴，令每治斯狱，必记公与囚言驰报，许酬我百金。"乃知所发赃，皆得报宵瘗之也。髯请擒贼自赎，指挥令数兵易杂衣与往，至僻境，悉擒之，诸少乃得释。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执事瓶所，捕之系狱，不胜拷掠，竟诬服。诘其赃，谬曰："在坛前某地。"如言觅之，不获；又系之，将毙焉。俄真盗以瓶系金丝鬻于市，市人疑之，闻于官，逮至，则卫士也。招云："既窃瓶，急无可匿，遂瘗于坛前，只捩取系索耳。"发地，果得之，比庖人谬言之处相去才数寸。使前发者稍广咫尺，则庖人死不白矣，岂必豢马髯在侧乃可疑哉！讯盗之难如此。

【译文】 京师有一户人家遭窃，小偷临走时遗落了一本小册子。失主打开一看，里面全记载着富家子弟的名字，写道"某日某甲与人在某地聚饮商议不正经的事"或是"某人曾召妓聚赌"等等，一共有二十多条。

失主将盗匪遗失的小册呈送官府，官府按册子所记姓名捕人，都是本乡的纨绔子弟，官府认为他们就是打家劫舍的盗匪。然而他们的父母却认为自己的儿子平日行为虽不知检点，但还不至于沦为窃盗，因此对儿子的罪行表示怀疑。

而那群少年喝酒聚赌召妓等事都是事实，少年在严刑拷问下都自承有罪。官府逼问他们赃物何在？少年们随意妄称埋在郊外某处，官府派人挖掘，果然挖出一批财物，少年们没想到竟然胡乱说中，彼此对望，害怕的说："这是天要我死！"而一方面官府认为既已找到失物，只待处决人犯就可结案。

有一指挥总觉得事有蹊跷，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沉思许久后说："我手下有一名蓄着胡子的马夫，每次审讯少年犯，他就借故待在附近偷听。"

于是又故意一连四次召来少年问话，发觉那位大胡子马夫总会在附近，审问其他人犯时，就不见大胡子马夫。指挥命人召马夫问话，马夫大喊冤枉，指挥再命人取来刑具。

这时马夫才叩头认罪，请指挥摒退旁人后说："我原来不清楚这件案子，只因那强盗贿赂我，要我每次在审讯少年犯时，都要记下大人及少年的对话，然后飞快报告他，他答应给我一百两黄金做为酬劳，至于能挖出赃物，是因强盗得知少年犯所说的地点，连夜挖洞埋藏的。"

大胡子马夫说完，自动请求抓贼以赎罪，指挥命士兵换上便装与马夫一同前去缉捕贼人，贼人果然全部落网，少年犯也无罪开释。

〔梦龙评〕明朝成化年间，皇帝在京师南郊举行祭天礼，典礼过后撤除祭器时，发现遗失一只金瓶。有名厨子在摆设金瓶的附近游荡，所以被当成嫌犯逮捕下狱。在严刑拷问下，厨子自承罪状，狱吏讯问厨子赃物的下落，厨子胡乱说：埋在祭坛前某处。但吏卒按厨子所说的地点挖掘，并

没有找到，又痛打厨子一顿，厨子在拷打下已奄奄一息了。

不久，真的小偷把金瓶系上金丝在市集上出售，有人觉得可疑，就向官府报告，经逮捕讯问后，原来是名卫士。卫士招供说："窃得金瓶后，因一时没有适当藏匿的地点，只好埋在祭坛下。"离厨子所说的地点相距不过几寸。如果当初吏卒再挖宽几尺，那厨子就会惨遭冤死。

侦讯人犯难道一定非要有类似大胡子的马夫在场，才会觉得可疑吗？唉！侦讯人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370. 耿叔台

【原文】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赀。新直指至，又穴而胠箧焉。成都守耿叔台 定力 察胥隶皆更番，独仍一饕人，亟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诘盗，乃拘吾卧榻梗治耶？"固以请。比至，诘之曰："吾视穴痕内出，非尔而谁！"即咋舌伏辜。

【译文】 某御史巡按四川，离任移交时遗漏了一笔公款，新的直指使者（朝廷直接派往地方处理问题的使者，又称直指）赴任后，又将这笔公款挪入私囊。

成都地方的长官耿叔台负责调查此项弊案，发现原先关于本案的基层官员均已他调，只有一位厨师未被撤换，遂命人将他逮捕。

直指抗议道："大人不去外面追查盗匪，却认定本官卧榻旁边涉有重嫌吗？"

耿叔台置若罔闻，果然查出直指使者舞弊的证据，便诘问道："本官看到起火点在内部，不是你，会是谁？"

直指咋舌，旋即认罪。

371. 张 鹭

【原文】 张鹭为河阳县尉日，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之，三日访不获，告县。鹭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钱。鹭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搜其家，得鞍于草积下。

【译文】 唐朝人张鹭（字文成，自号浮休子）当县尉时，有位百姓被路人割断系驴的缰绳，并且遗失了驴背上的鞍袋，搜寻三天仍无法寻获，只好报官处理。

张鹭得知后，苦思甚久，终于想出一计：举行竞赛，比赛规则是，在夜晚将驴松缰，凡驴能寻获主人所藏的鞍袋，就可获得五千钱的奖金。

张鹭说："这样一定可以找到失窃的鞍袋。"

到了比赛那晚，张鹭命参赛人松开缰绳任驴自行寻鞍，那头被路人割断缰

绳的驴，却回到主人家，吏卒搜索住处，结果在草堆中寻获鞍袋。

372. 李复亨

【原文】 李复亨年八十登进士第，调临晋主簿，护送官马入府，宿逆旅，有盗杀马。复亨曰："不利而杀之，必有仇者！"尽索逆旅商人过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谓之曰："刀蔑马血，火煅之则刃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荐迁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复亨尽召里人至，使牛家牵牛遍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

煅刀而得盗，所以贵格物也。然庐州之狱，官不能决，而老吏能决之，故格物又全在问察。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县，有一人死者，处厚往验，悉糟醯灰汤之法不得伤迹。老书吏献计：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尸，其迹必见。如其言，伤痕宛然。

【译文】 李复亨八十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临晋主簿。有一次他护送官马入府，夜晚投店住宿时，有贼人竟将官马全部杀害。

李复亨说："不想盗马获利却将马匹杀死，必定是与我有仇的仇家所为。"

于是向客栈老板索取全部住宿旅客的名单，发现其中有位同乡，所携带的行囊中有把利刀。

于是李复亨就对同乡说："如果刀刃曾沾有马血，经火锻烧，刀刃就会变成青色。"

同乡听了，只有俯首认罪，果然是受仇人指使而来。

不久李复亨被荐举擢升为南和令，发生一件民家牛只被人割下牛耳的凶案。李复亨命牛主牵着牛绕村一周，走到一人面前时，牛儿突然惊惶跃起，经讯问，果然就是割牛耳的真凶。

〔梦龙评〕知道用火锻烧刀刃找出凶手，这是由于深知物性；然而庐州狱官无法断案，而老狱吏能，其关键就在要深知物性，这得靠平日的多看、多问。太常博士李处厚治理庐州时，县中有一名百姓暴毙，李处厚前去验尸，但全不见伤痕，一名老书吏献计：用新赤油涂在尸体上再用清水浇尸，就能显现伤痕，李处厚照老书吏所说，果见伤痕。

373. 向敏中

【原文】 向敏中在西京时，有僧暮过村求寄宿，主人不许，于是权寄宿主人外车厢。夜有盗自墙上扶一妇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为主人所纳，今主人家亡其妇人及财，明日必执我。因亡去。误堕窘井，则妇人已为盗所杀，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踪迹得之，执诣县，僧自诬服：诱与俱亡，惧追者，因杀之

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赃在井旁，不知何人取去。狱成言府，府皆平允，独敏中以赃不获致疑，乃引僧固问，得其实对。敏中密使吏出访，吏食村店，店妪闻自府中来，问曰："僧之狱何如？"吏绐之曰："昨已笞死矣。"妪曰："今获贼何如？"曰："已误决此狱，虽获贼亦不问也。"妪曰："言之无伤矣，妇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杀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吏出自公举，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钱纳吏，以吏为市耳，令访狱，便鬻狱矣；况官之心犹吏也，民安得不冤！

【译文】　宋朝人向敏中（字常之，谥文简）任职西京时，有名和尚路经一村落，见天色已晚，就央求屋主请求借住一宿，但被屋主婉拒，不得已，和尚只好暂且栖身屋主停放在屋外的车厢里。

到了半夜，和尚突然惊醒，看见一名贼人背着一名妇人，手上提着包袱翻过屋墙后，匆忙离去。和尚不由在心中盘算道：早些时屋主拒绝我入屋借宿，现在若这屋主发现妻子跑了，财物也不见了，明天一定会找我算帐，不如赶紧离开此地。不料和尚因心慌没留意，竟误坠一口枯井中；坠入枯井后，才发现那位随强盗翻墙逃逸的妇人，已被强盗灭口，弃尸井中。

第二天，屋主果然循着脚印追踪至到井边，把和尚送进官府，和尚百口莫辩，只好供认：自己先诱拐妇人携带财物与自己私奔，但因害怕屋主派人追捕，只好杀了妇人再投井弃尸，而自己也因不小心而落井，至于放在井边的财物，则不知是何人取去。

狱卒将报告呈送府台，府台认为罪证确实，应即宣判。只有向敏中认为赃物遗失非常可疑，于是单独审问和尚，终于得知实情，于是派密探到各地访查。

一天，密探走进村落中一家小吃店吃饭，老板娘听说他从府城来，就问他："和尚杀人的案子，现在有没有新的发展？"

密探故意骗她说："昨天已判刑处死了！"

老板娘问："如果现在抓到真凶会怎么样呢？"

"这件凶杀案已结案，和尚也处死了，即使抓到真凶也没有差别，官府不会再过问了。"

老板娘说："这话听了真难过，那妇人是我们村子里一个叫某甲的年轻人杀的。"

接着把某甲的住处指给密探看。密探于是循所指方向将某甲逮捕并取出赃物，某甲坦承罪状，和尚也无罪释放。

〔梦龙评〕前代明察事理的好官，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办案，往往得之

属吏的大力协助。而吏卒往往是经荐举才任用，因此多半是可用之才。今朝都是出钱买官，官员变成商品买卖，买到狱卒的职位，日后百姓入狱受审也变成交易买卖，更何况官员的心态一如属吏，官府腐败到这地步，难怪百姓含冤入狱的情形时有所闻。

374. 钱　藻

【原文】　钱藻备兵密云，有二京军劫人于通州，获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贼恃为京军，出语无状，藻乃移甲于大门之外，独留乙鞫问数四，声色甚厉，已而握笔作百许字，若录乙口语状，遣去。随以甲入，绐之曰："乙已吐实，事由于汝，乙当生，汝当死矣！"甲不意其绐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于我！"乃尽白乙首事状。藻出乙证之，遂论如法。

【译文】　宋朝人钱藻（字醇老）任统兵官时，有两名属二京军的士兵在通州绑架百姓，遭逮捕后，坚不承认罪行，通州府只好呈报钱藻。

两名绑匪仗恃自己是京军，态度蛮横，说话无礼。钱藻命人把甲兵带至营门外，单独留下乙兵审问，声色俱厉，接着持笔写下数百字，好像在记录乙兵的口供。

然后要人带走乙兵，传讯甲兵，并骗甲兵说："乙兵已全部招供，你是主谋，所以罪该死，乙为从犯，尚可活命。"

甲兵不知是骗他的，生气的说："乙兵才是主谋者，为什么要嫁祸给我？"

于是甲兵将乙兵如何策划主谋一五一十全部招出，钱藻命人带出乙兵对质，按罪论处。

375. 周　新

【原文】　周新按察浙江，将到时，道上蝇蚋迎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尸，唯小木布记在。及至任，令人市布，屡嫌不佳，别市之，得印志者。鞫布主，即劫布商贼也。

一日视事，忽旋风吹异叶至前，左右言城中无此木，独一古寺有之，去城差远。新悟曰："此必寺僧杀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发之，得妇尸，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乡科选御史，刚直敢言，人称为"冷面寒铁"。公在浙多异政，时锦衣纪纲擅宠，使千户往浙缉事，作威受赂。新捕治之，千户走脱，诉纲，纲构其罪，杀之。呜呼！公能暴人冤，而身不能免冤死，天道可疑矣！

【译文】　明朝人周新（累官至浙江按察使，后因奸人诬告被杀）任浙江按

察使，初赴任时，一路上蚊蝇聚集，不停叮咬马匹。周新觉得奇怪，派人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一具无名尸，尸旁有一枚戳盖布匹用的木章。

周新正式上任后，命人到市集买布，等布买回又东挑西拣嫌布料不好，再派人到别市购买，终于买到一块盖有与木章印相同戳记的布料，抓来布商审讯，正是那名劫杀真正布商的真凶。

又有一次，周新外出巡行，忽然有阵怪风吹起一片叶子到周新面前，左右对周新说，这附近并没有这种树木，只有古寺中才有，而古寺离此地甚远。

周新突然领悟道："一定是寺中和尚杀人，将尸首埋在古寺下，现在冤魂显灵要求伸冤。"

命人至古寺附近挖掘，果然挖出一具女尸，和尚只好俯首认罪。

〔梦龙评〕周新是南海人，由乡试入选为御史，为人刚正，敢仗义直言，人称他是"冷面寒铁"。周新在治理浙江期间，政治气象一新。当时锦衣卫纪纲恃宠专权，曾派一名千户赴浙江缉拿人犯，然而千户到浙江后，却作威作福，索贿贪污。周新将千户逮捕治罪，不料千户乘隙逃逸，奔告纪纲，纪纲借口他事，诬指周新有罪，周新因而被诛，唉！周公能替死人伸冤，自己却遭冤死，令我怀疑真有天理吗？

376. 吴　复

【原文】　溧水人陈德，娶妻林岁余，家贫佣于临清。林绩麻自活，久之，为左邻张奴所诱，意甚相惬。历三载，陈德积数十金囊以归，离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虑怀宝为累，乃藏金于水心桥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适与张狎，闻夫叩门声，匿床下。既夫妇相见劳苦，因叙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张已窃听，启后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闻亡金，疑其诳，怨詈交作。时署县事者晋江吴复，有能声，德为诉之。吴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别有腹心也！"拘林至，严讯之。林呼枉，德心怜妻，愿弃金。吴叱曰："汝诈失金，戏官长乎？"置德狱中，而释林以归，随命吏人之黠者为丐容，造林察之，得张与林私问慰状。吴并擒治，事遂白。一云：此亦广东周新按察浙江时事。

【译文】　明朝时溧水县有个叫陈德的人，娶妻林氏一年多，由于家贫，就到临清县替人帮佣，林氏则在家纺麻贴补家用。就在陈德离家替人帮佣期间，林氏在左邻张奴的引诱下，跟张奴发生私情。

三年后，陈德辛苦攒下几十金，带着钱回乡跟妻子团聚。当陈德离家还有十五里地时，见日落天黑并且下着毛毛细雨，他心想身上带着这么多钱很危险，于是就把钱藏在水心桥下第三根柱子的孔洞里，然后空着手回家。

那时林氏跟张奴正在屋里，林氏听见丈夫的敲门声，赶紧要张奴躲在床底

下。夫妻两人见了面，互诉这些年来的辛劳之后，陈德就将桥下藏金的事告诉妻子，预备等天亮以后再去拿。不料这些话都被躲在床下的张奴听见，于是张奴悄悄从后门溜走，抢先跑到水心桥下把钱拿走。

由于林氏已移情别恋，目无丈夫，所以一听说丈夫丢了积蓄，立刻大骂陈德满口胡言。

那时溧水县令是晋江人吴复，他以善于断案闻名。当陈德来报官时，吴复就笑着对他说："你虽真心爱你的妻子，但是你的妻子是否真心爱你，我想你可能不清楚。"

于是吴复就传讯林氏，严厉审问，无奈诡计多端的林氏坚不吐实。陈德心疼妻子，不忍她受牢狱之苦，就向县令要求撤案，只希望他们夫妻从此过平安的日子。

可是吴复却不答应，故意大声怒斥陈德说："你这个大胆刁民，竟胆敢谎报失窃，存心戏弄本官，罪不可赦！"

说完命人将陈德押入大牢，然后释放林氏回家。

吴复在释放林氏的同时，早已命人伪装成乞丐，严密监视林氏的举动，果然发现她跟邻人张奴通奸，以及张奴盗取陈德积蓄的事。于是吴复下令逮捕林氏和张奴两人，并分别处以重刑，而陈德自然是无罪释放。〔一说是广东周新出任浙江按察使时承办的案件。〕

377. 王　洲

【原文】　北齐王洲为定州刺史。有人被盗黑牛，背上有毛。韦道建曰："王洲捉贼，无不获者，得此，可为神。"洲乃诈为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酬价值。使牛主认之，因获其盗。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二亩，数被偷。洲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市中看叶有字，获贼。尔后境内无盗。

【译文】　北齐人王洲任定州刺史时，有农人的一头黑牛被贼偷走，这头黑牛的特征是牛背上长有很长的毛。王洲接获报案后，就故意宣布京城急需牛皮，愿出比市价多好几倍的价钱搜购，果然有不少人拿着牛皮求售，这时王洲命牛主前来指认，终于找出贼人。

定州有位王姓老太太，她一人独居，平日就靠种两亩大的菜园子维持生活。可是近年，她的菜圃老是遭人盗菜。王洲就派人暗中在菜叶上写字，第二天一早到市场，见到卖菜上有字的菜贩就抓，果然捕获贼人，尔后在王洲任内再也没有人敢当盗贼。

378. 高湝　杨津

【原文】　北齐任城高湝领并州刺史。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行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乃召居城诸妪，以靴示之，边批：如妪多安得尽召？悬靴为招可也。绐云："有乘马人于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族乎？"一妪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获之，时称明察。

杨津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合境畏服。

【译文】　北齐时任城人高湝兼领并州刺史。有位妇人在汾水边洗衣时，被一位骑马而过的路人换穿了她正要刷洗的一双新靴，那位路人留下旧靴后，骑马扬长而去。妇人于是拿着这双旧靴告官。

高湝召来城中的洗衣妇，拿出那双旧靴要她们仔细辨认〔如老妇多，如何能全召来，悬靴以招之可也〕，接着骗她们说："有位骑马的过客，在路上遭抢遇害，尸首难以辨认，只留下这双靴子，你们中间可有人认识这靴子的主人？"

一名老妇捂着胸哭道："我的儿子昨天就是穿着这双靴子到他妻子家去呀！"

高湝立即命人追捕到案，当时人称高湝明察秋毫。

杨津为岐州刺吏时，有一名带着三匹绢的武功人在离城十里处遭人抢劫。当时正有一名朝廷使者骑着快马经过，遭抢的商人却指称使者是劫匪。

使者到官府后将事情经过告诉杨津，杨津命人贴出告示：有人穿某色衣服，骑着某色马，在城东十里处被人杀害，由于不知死者姓名，若有人亲友中符合以上特征者，可尽速至官府指认。

有位老太太从人群中哭着走出来，说死者是她的儿子。于是杨津派官兵追捕，结果人赃俱获，从此全境再无盗贼。

379. 柳　庆

【原文】　柳庆领雍州别驾。有贾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师。每出，常自执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并失之。郡县谓主人所窃，自诬服。庆疑之，问贾人置钥何处，曰："自带。"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沙门乃真盗耳！"即遣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者甚多。庆乃诈作匿名书，多榜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伏，惧不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广

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因此尽获余党。

【译文】 柳庆为雍州通判时，有名商人带了二十斤黄金到京城做买卖，寄住在一家客栈中。

商人每次出门总是随身携带宝箱的钥匙。然而没隔多久，宝相中的黄金竟然不翼而飞，奇怪的是宝箱却丝毫未遭破坏。

官府据报调查后，认为是客栈老板所偷。客栈老板禁不住严刑拷问，自承有罪。

柳庆却表示怀疑，询问商人平日钥匙放置何处，商人答："随身携带。"

又问："最近曾与人同宿吗？"

答："不曾。"

"曾与人一起喝酒吗？"

答："日前曾与一位出家人喝酒吃饭，因为喝醉了，第二天睡了一天。"

柳庆说："这出家人才是真正的小偷。"

于是立即派人追捕。出家人在偷得黄金后虽立即逃逸，但仍为柳庆捕获，寻回所有的失金。

又有一次，有个姓胡的人家遭盗匪洗劫，县府虽明知盗匪猖狂，但因不知盗匪藏匿的地点，无法派兵围剿。

由于关在牢中的盗匪甚多，柳庆就伪造一封匿名信，张贴在县府门外：我等曾共同抢劫胡家，由于我等分子复杂，终有形迹败露被捕的一天，现在我等想自首，又怕官府不肯赦免我们的罪行，所以特别先禀告。

接着柳庆又在官府外挂上免罪牒牌。隔天，广陵王欣家中的奴仆，亲自到官府外领取免罪谍牌，由他口中，终于供出盗匪的藏匿地点，将盗匪一网打尽。

380. 刘 宰

【原文】 宰为泰兴令，民有亡金钗者，唯二仆妇在，讯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芦去，曰："不盗者，明日芦自若；果盗，明旦则必长二寸。"明视之，则一自若，一去芦二寸矣，盖虑其长也。盗遂服。

【译文】 刘宰为泰兴令时，当地百姓报案遗失金钗，案发现场只有主人的两名仆妾在，经过审讯，两人矢口否认行窃。

刘宰命两人分别各拿一只葫芦，说："这葫芦有灵，如果不曾偷取金钗，明天葫芦的大小不会改变；若是偷了金钗，那手上的葫芦就会长大两寸。"

第二天刘宰命两人各自拿着葫芦前来，其中一只不变，另外一只却少了两寸，原来那偷金钗的仆妾害怕葫芦长大，所以事先切去两寸。

381. 陈　襄

【原文】　襄摄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数辈至，相撑拄。襄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扪之辄有声，否则寂。"乃遣吏先引盗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而阴涂以墨，蔽以帷，命群盗往扪。少焉呼出，独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盗也。盖畏钟有声，故不敢扪云。

按：襄倡道海滨，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号"四先生"云。

【译文】　陈襄为浦城令时，有百姓报案失窃财物，捕役抓到好几名偷儿，偷儿们互相指称对方才是窃案的真凶。

陈襄对他们说："有座庙钟能分辨盗贼，若是真正的小偷触摸钟，钟就会发出声响；若不是小偷，钟就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于是派吏卒押着偷儿们先行，自己却率领官府中其他官员到庙中祭祷，暗中在钟上涂满墨汁，再用幕帘遮住，这时才命偷儿们一一上前摸钟。

等众人绕钟一圈后，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汁，审问后果然是真正的小偷。原来那名偷儿害怕钟会发声，所以不敢摸。

〔梦龙评〕陈襄提倡文章义理，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三人是好朋友，当时人称"四先生"。

382. 胡汲仲

【原文】　胡汲仲在宁海日，有群妪聚佛庵诵经，一妪失其衣。适汲仲出行，讼于前，汲仲以牟麦置群妪掌中，令合掌绕佛诵经如故。汲仲闭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盗衣者行数周，麦当芽。"中一妪屡开视其掌，遂命缚之，果窃衣者。

【译文】　胡汲仲在宁海为官时，有次一群妇人群聚佛堂诵经。其中一名妇人的衣物遭人偷窃，正巧胡汲仲路经该地，妇人就央求胡汲仲替她寻回失物。

胡汲仲将大麦放在妇女手中，要她们像事发前般合掌绕着佛像诵经，而胡汲仲自己却闭着眼睛，严肃的坐在一旁，并且说："我要求神明在天监督各位，凡盗取衣物的人，在绕佛几圈后，手中的大麦就会发芽。"

其中一名诵经妇人频频开掌看掌中大麦，于是胡汲仲命人将这名妇人擒下，审问后果真就是窃衣者。

383. 杨　武

【原文】　佥都御史杨北山公名武，关中康德涵之姊丈也，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盗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摄其邻居者数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

他事不问。已忽厉声曰："吾得盗米者矣！"其一人色动良久。复厉声言之，其人愈益色动。公指之曰："第几行第几人是盗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盗田园瓜瓠者，是夜大风雨，根蔓俱尽。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盗者足迹，布灰于庭，摄村中之丁壮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迹者即盗也！"其最后一人辗转有难色，且气促甚。公执而讯之，果仇家而盗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旁枕石睡熟，囊中千钱人盗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数十，而许人纵观不禁。乃潜使人于门外候之，有窥觇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盗钱者也。闻鞭石事甚奇，不能不来，入则又不敢。求其钱，费十文尔，余以还枕石者。

【译文】 佥都御史杨北山，单名武，是关中康德涵的姊夫，在任淄川令时，以善用奇计破案而出名。

有一次，城中发生谷粱失窃、遭人盗卖的事，但一直抓不到偷儿。杨公下令将失主住处附近的几十名邻居全带到府衙问话，当一干人被带到官府后，杨公只让他们全跪在庭院中，而自己却慢条斯理的处理其他的公文。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杨公厉声说道："我找到那个偷米的人了！"

这时跪在庭下的人群中有一人神色大变。

不久，杨公又重复一遍："抓到小偷了。"

那人的神色愈来愈惊惶，杨公这才指着他说："第几行第几人就是盗米者。"

盗米者一听，立即坦承罪行。

又有一次发生一件盗瓜的案子，失瓜的那晚风雨交加，然而瓜田中的根叶藤蔓却遭人连根拔起。杨公判断这一定是仇家所干，就要手下采集盗瓜者遗留下的脚印，然后在庭中铺上细沙，要村中的壮丁一一在沙上留下脚印比对，说："凡是脚印相合，就是盗瓜贼。"

当最后一名壮丁准备留脚印时，他一直借故推拖并且呼吸急促。杨公厉声质问，果然是因两家有仇隙，想盗瓜泄恨，所盗取的瓜果全堆放在家中。

又有一次，一位路人因赶路劳累，就枕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边睡着了，醒来后，发觉行囊中的一千钱遭人盗走。

杨公接获报案后，就命人将那块大石吊起来鞭打，并且允许百姓观看，暗中则派人在官府门外监视，如果发现有人在府门外探头探脑，却不敢入府看个究竟者，就立即擒下，果然抓到一个人，就是那个偷钱者。

原来他听说县令居然要鞭打石头，觉得好奇，但又因心虚，不敢进官府看个究竟，只好在门外张望。事后杨公只索取十文钱，其余全部还给失主。

384. 王　恺

【原文】 王恺为平原令，有麦商夜经村寺被劫，陈牒于县。恺故匿其事，

阴令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过寺门，复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货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讯而服，自是群盗屏迹。

【译文】 王恺当平原令时，有位麦商在夜晚路过一所寺庙时遭人抢劫，于是到县府报案。

王恺故意不张扬此事，暗中命手下伪装成卖黄豆的贩子，并在生豆中掺杂少许的熟豆，故意在夜晚路过寺庙，果然又遭抢掠。

接着，王恺下令捕役换上便衣扮成商人到僧寺购货，果然发现其中有掺杂熟豆的生豆，于是下令擒下寺僧，寺僧未经侦讯就认罪了。从此县内盗匪绝迹。

385. 李　亨

【原文】 李亨为鄞令。民有业圃者，茄初熟，邻人窃而鬻于市。民追夺之，两诉于县。亨命倾其茄于庭，笑谓邻人曰："汝真盗矣。果为汝茄，肯于初熟时并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译文】 李亨为鄞县县令时，有位县民的菜圃中所种的茄子，才刚成熟就遭邻人盗取，并且还运到市集贩卖，县民与邻人相互追打，最后两人闹到官府，互相控诉对方。

李亨要他们把篓中的茄子全倒在庭院里，看了一眼后，笑着对邻人说："你才是真正的盗茄者，如果这些茄子真是你所种的，哪会连那些还没有成熟的茄子也一并采摘呢？"

邻人听了，只有俯首认罪。

386. 包　拯

【原文】 包孝肃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公使归屠其牛鬻之。既有告此人盗杀牛者，公曰："何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

【译文】 宋朝人包孝肃（即包拯，字希仁，卒谥孝肃）治理天长县时，有位县民向官府报案，声称所养的牛只遭人割断舌头，包公要他回去把牛宰杀后，再运到市集出售。

不久，有人来县府检举某人盗牛贩卖，包公却对他说："你为什么先前割断那人所养牛只的舌头，现在又想诬告他是盗牛者呢？"

那人一听，知道无法隐瞒，只好低头认罪。

387. 秦桧　慕容彦超

【原文】 秦桧为相，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实，桧默数焉。亡其二，桧佯不问。一日将排马，忽顾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曰："实佳甚，

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食吾榴！”吏叩头服。

有献新樱于慕容彦超，俄而为给役人盗食，主者白之。彦超呼给役人，伪慰之曰：“汝等岂敢盗新物耶，盖主者诬执耳！勿怀忧惧。”各赐以酒，潜令左右入“藜芦散”。既饮，立皆呕吐，新樱在焉，于是伏罪。

【译文】 南宋人秦桧为宰相时，在都府前院种有一株石榴，每次结果时，秦桧都默默记下果实的数目，一天突然少了二颗石榴，秦桧装作不知。

过了几天，秦桧检阅马匹时，突然回头对手下说：“拿把斧头来，把这株石榴砍了。”

旁边一名秦桧的亲信，立即脱口说道：“这株石榴所结的果实很甜，砍掉太可惜了。”

秦桧回头对他说：“原来偷我石榴的就是你！”

那名亲信一听，吓得连连叩头认错。

有人命仆役送给慕容彦超（五代汉人，官镇宁军节度使，后为周太祖所败，投井自杀）一篮新鲜樱桃。不料仆人却在半路偷吃，主人把这事告诉慕容彦超。

慕容召来仆人，故意慰问他说：“你怎会偷吃樱桃呢？一定是你主人误会你，你千万不要害怕主人会责怪你！”

说完赐他美酒压惊，却在酒中掺入“藜芦散”（植物名，有毒，可供药用）。仆人在喝下酒后，开始不停的呕吐，秽物中赫然有樱桃，于是只好认罪。

388. 子产　严遵

【原文】 郑子产晨出，过束匠之闾，闻妇人之哭也，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严遵为扬州行部，闻道旁女子哭而不哀。问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铁椎贯顶。考问，乃以淫杀夫者。韩滉胄在润州事同。

【译文】 春秋时郑人子产（即公孙侨）一天早晨坐车路过束匠的家门口时，听见妇人的哭声。子产要马夫停车，一面按着马夫的手，亦意他停车，一面听那妇人的哭声。回到官所后，子产命吏卒逮捕那妇人，说那妇人的丈夫正是被她用手勒死。

隔了一天，马夫问子产：“先生您是怎么发现的？”

子产说：“那妇人的哭声中充满畏惧，一般人对于他所亲爱的家人，在他们初发病时，一定会感觉忧心，等亲人病危快死的时候，会感到害怕，一旦亲人

病逝就只会哀痛不已，现在这位妇人，哭吊死去的丈夫，哭声并不哀伤只是充满畏惧，所以我才认定这其中必有奸情。”

汉朝人严遵任扬州行部（汉制，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各部，谓之行部）时，一天见路旁有女子在哭，然而哭声并不哀伤。严遵问那女子为何哭泣，女子答道因丈夫遭火烧死，忍不住伤心落泪。

汉朝人严遵派人将尸首用车运到府衙，命人严密看守，并且说：“好好注意，这尸首应当会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发生。”

隔日，果然发现一群苍蝇一直在死者的头部附近飞舞，严遵命人详细勘验，赫然发现死者头部生前曾遭人用铁椎等重器击一大洞，经拷问，原来是奸夫怕奸情被识破而杀人。

389. 元　绛

【原文】　江宁推官元绛摄上元令。甲与乙被酒相殴，甲归卧，夜为盗断足。妻称乙，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夫丧，乙已服矣！”阴遣谨信吏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取系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妻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

【译文】　宋朝时江宁县推官元绛（字厚之，谥章简）治理上元县时，有甲乙两县民酒醉后互殴，甲回到家中就醉卧在床，不料在半夜竟被人砍断双脚。甲妻指称凶手是乙，于是乙被逮捕入狱，不久甲因伤重不治死亡。

元绛对甲妻说：“乙已招供认罪，你就先回去料理你丈夫的后事吧！”

元绛却暗中派吏卒尾随甲妻，暗中监视。果然发现一名僧人远远望见甲妻就迎了上来，低声谈论。

元绛接获报告，立即派人逮捕甲妻，厉声质问，甲妻见形迹败露，只好一一从实招来。

事后有人请教元绛，元绛说：“我见甲妻虽哭但并不悲伤，再说与死者共睡一榻，为何身上竟没有沾上一滴血迹呢？所以我判断这其中必有奸情。”

390. 张　升

【原文】　张升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人杀其夫，而妇人与谋者。

【译文】　张升在治理润州时，县中有位妇人的丈夫出门几天都没有回家，一天，忽然有人指称菜圃井中发现有死人。

这位妇人立刻神色仓惶的前往菜圃，并且一路哭喊着说："那是我丈夫。"

于是众人报官处理。张升命属吏召集邻人前往井边认尸。

邻人都说："井太深了，尸首根本无法辨认，请大人命人将尸首自井底吊出来，我们才能指认。"

张升说："众人都说井深无法辨尸，这妇人何以知道死者一定是她丈夫？"

于是交付有关单位侦办，经过拷问，果然是这妇女与奸夫共同谋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弃尸井中。

391. 陆　云

【原文】　陆云为浚仪令。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远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至。"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伺候。于是一县称为神明。

【译文】　陆云为浚仪令时，有县民被杀，但主犯还不能确定，陆云逮捕县民的妻子，却不加侦讯。关了十多天，即释放那县民的妻子。

陆云暗中派吏卒跟踪，对吏卒说："离开这里不出十里地，应该会有一名男子在那儿守候，等着与这妇人说话，看到这名男子立即逮捕。"

果然不出陆云所料，逮捕之后，那名男子供称：他与县民的妻子发生奸情，于是两人共同商议谋害妇人的丈夫，今天听说妇人无罪释放，想向她探问消息，又怕离县城太近，遭人指认，所以才在远处守候。破案后，全县百姓无不称颂陆云断案有如神明。

392. 蒋　恒

【原文】　贞观中，衡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三、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卫三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追真等，视刀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服。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恒命总追店人十五已上毕至，为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狱典密觇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其面貌。"果有人问婆："使君作何推勘？"如此三日，并是此人。恒令擒来鞫之，与迪妻奸杀有实。上奏，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张松寿为长安令，治昆明池侧劫杀事，亦用此术。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衡州板桥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探亲时，有卫三、杨真等三人到店投宿。

夜里，有人持卫三的刀杀了店主张迪，然后再把凶刀放回刀鞘，卫三等人

毫不知情，五更天就出发上路了。到天色大亮时，只见一群人前来追捕杨真等人，众人检视卫三的刀，见刀上血迹斑斑，就将他三人逮捕并严刑拷问，杨真等人在严刑逼供下，只得自承有罪。朝廷见了报告，觉得疑点甚多，就派御史蒋恒重新审案。

蒋恒下令要那天由客店出发追捕凶手十五岁以上的人，及附近邻人全部到衙说明案情，等人员到衙后，又借口人数不足，要他们暂且先回去，只单独留下一名已八十多岁的老妇问话，一直到晚上，才让老妇离开府衙。

这时蒋恒要典狱长暗中派密探监视，并且说："老婆婆步出衙门后，一定有人上前跟老婆婆说话，这时一定要牢记对方的长相。"

果然有人上前询问老婆婆："御史大人都问了你些什么？"

一连三天，都是同一人。

于是蒋恒下令逮捕此人，经侦讯，原来这人与张迪的妻子有染，所以共同商议谋害张迪，再嫁祸卫三等人。

破案后，蒋恒向太宗复命，太宗赐帛二百匹，并任命蒋恒为侍御史。

〔梦龙评〕张松寿当长安令时，审理昆明池边百姓被劫杀的命案，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393. 杨逢春

【原文】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闽人。一日当直，忽报其妾被杀于馆舍，宗奔去旋来，告尚书周公用。发河南司究问，欲罪宗。宗云："闻报而归，众所共见，且是妇无外行，素与宗欢，何为杀之？"官不能决。既数月，都察院令审事，檄浙江道御史杨逢春。杨示，约某夜二更后鞫王宗狱。如期，猝命隶云："门外有觇示者，执来！"果获两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穷乙，乙具服，言与王宗馆主人妻乱，为其妾所窥，杀之以灭口。即置于法，释宗。杨曰："若日间，则观者众矣，何由踪迹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来看耶？"由是称为神明。

【译文】 宋朝两京刑部典史福建人王宗，一天在官署轮值时，接获通知说他的姨太太在家中遭人杀害。王宗立即赶回家中，不久又回到官署办公。

有人将此事禀报尚书，经审理后竟判王宗有罪。

王宗说："我是案发后经人通知才匆匆赶回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再说我的姨太太与我感情一向融洽，也没有与他人发生奸情，我没有杀她的理由。"

官员一听，觉得有理，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断案。命案一拖就是几个月，都察院下令重新审案，命浙江道御史杨逢春为主审。

杨逢春奉命后就宣布某夜二更将审讯王宗，到了那晚，突然对吏卒说："如

果有人在府衙外徘徊窥伺，就把那人抓来。”

果然抓到两人。

甲说：“是乙拉我作伴，我完全不知情。”

于是杨逢春下令释放甲，另再逼问乙，乙只好具实招供，说他与王宗房东的妻子发生奸情，被王宗的姨太太识破，只好杀她灭口。杨逢春将乙绳之以法，而王宗也无罪开释。

事后杨逢春对人说：“若我在白天审案，前来围观的人一定很多，就无法追查凶手；如果事非关己，谁肯在半夜时看人审犯。”

从此杨逢春断案如神的名声传遍乡里。

394. 马光祖

【原文】 马裕斋知处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将生瓜切作盖，刳虚其腹，实蛙于中，黎明持入城，为门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怪之，问：“汝何时捕此蛙？”答曰：“夜半。”问：“有人知否？”曰：“唯妻知。”公疑妻与人通，逮妻鞫之，果然。盖人欲陷夫而夺其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诫门卒，以故捕得。公遂置奸淫者于法。

【译文】 马光祖（号裕斋）治理处州时，禁止百姓捕蛙。有一村民在瓜蒂处切一小口，将中间的瓜肉挖空，再将蛙暗藏瓜中，天亮时拿着瓜想混进城，被守城兵拦下、逮捕。

当村民戴着刑具押到庭下时，马光祖不禁奇怪的问他：“你什么时候去捕蛙？”

答：“半夜。”

问：“可有人知道你半夜捕蛙的事？”

答：“只有我内人知道。”

马光祖怀疑村民的妻子另有私情，于是传她前来问话，果然不出他所料。原来村民妻子与人有染，奸夫想谋害村夫，于是唆使村妻教他丈夫如此做，又事先向守城员举发，好让村民被捕。

395. 苻　融

【原文】 秦苻融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反，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反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瘖而心悸，窃以为不祥。问之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

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易》：坎为水，马为离。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验获昌，诘之，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译文】 前秦人苻融（字博休，谥哀）任司隶校尉时，有个叫董丰的京都人，在外游学三年后返乡，途中路过妻子娘家，当晚就睡在妻家，不料就在同一夜，妻子遭人谋害。

妻子的兄弟怀疑凶手是董丰，于是将董丰送官治罪，董丰禁不住狱卒的拷打逼问，竟自承有罪。

苻融看了报告后，觉得疑点很多，就问董丰说：“你启程返乡前，有没有发生一些怪异的征兆，或者你曾经卜卦算命？”

董丰说：“我出发的前一夜，晚上作梦，梦到自己本应骑马渡水向南走，不料却朝北行，不久又由北往南，马站在河中央，怎么鞭打它就是不走，我低下头看见水中有两个太阳，马的左脚是白色的，而且被河水沾湿，马的右脚却是黑色，没有沾到水，我醒来后心中发慌，怕是不祥的征兆，就请教卜卦的相士，相士说我恐怕会有牢狱之灾，要我远离枕头三次，避开沐浴三次。我回到家里，妻子已为我准备好洗澡水，并且拿了一只枕头给我睡觉用，我因牢记相士的话，不肯洗澡也坚持不用枕头，我妻子一生气就自行洗了澡，枕着枕头睡觉。”

苻融听了董丰这番话，说：“我明白了，在《易经》中坎代表水，离代表马，骑马渡水往南，不久又由北往南，是从坎离卦，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是中女，坎是中男。梦中两个太阳是表示有二夫的卦象。马左脚沾湿，湿是表示水，左水右马合成一字是‘冯’，两日合成‘昌’字，难道凶手是冯昌？”

于是派人缉捕冯昌，冯昌被捕后坦承：“本来与董丰的妻子商议，想趁董丰洗完澡后用枕头闷死他，不料却误杀他妻子。”

396. 王 明

【原文】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客王旻因售货至成都，求为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则活，遇暗则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趋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几，屋倾覆，旻独免。旻之妻与邻之子有私，许以终身，侯夫归毒之。旻既至，妻约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旻洗浴，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坚不肯沐。妇

怒，乃自浴，壁缝中伸出一枪，乃被害。旻惊视，莫测其故。明日，邻人首旻害妻，郡守酷刑，旻泣言曰："死则死矣，冤在覆盆，何日得雪？但孝先所言无验耳！"左右以是语达上，郡守沉思久之，呼旻问曰："汝邻比有康七否？"曰："有之。"曰："杀汝妻者，必是人也！"遂捕至，果服罪，因语僚佐曰："一石谷舂得三斗米，得非康七乎？"此郡守，乃王明也。

【译文】　宋朝西川人费孝先（曾拜董正图为师学《易经》，以相术名闻天下）善于占卜，远近知名。有个叫王旻的商人到成都做买卖，准备返乡前，求费孝先替他卜上一卦。

费孝先说："若有人要你住下，你千万别住；要你洗澡，你也千万别洗；一石（十斗为一石）谷子可以磨出三斗米，碰到名字中有'明'字的官员你就能活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临走前，费孝先再三告诫他要牢记这些话。王旻与同伴上路后，途中碰上大雨，众人提议就近找间空屋避雨。

王旻暗想："'要你住，千万别住'，莫非就是指这件事？"

于是坚持自己要冒雨赶路，不多久，那间空屋塌落，避雨的同伴都被压死，只有王旻幸免。

王旻的妻子与邻居的儿子发生奸情，两人并互许终身，想等王旻返家后伺机谋害，以成就自己好事。

王旻回到家后，他妻子对姘夫说："今晚在浴室洗澡的就是我丈夫，到时你就动手吧。"

到了夜里，王妻要他洗澡。王旻突然想到："'要你洗澡，千万别洗'，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件事？"

坚持不肯洗，他妻子一怒之下自己进入浴室，突然由壁缝中伸出一支长矛，就这样，王旻的妻子死在长矛下。

王旻害怕得不得了，根本无法推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邻人告发王旻谋害妻子，狱中吏卒对王旻严刑拷问，王旻哭着说："要我死不过是一条命，只是我的冤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昭雪呢？我怕费孝先所卜的卦无法应验了。"

有吏卒把这话报告太守，太守传王旻说明整个事情经过，然后沉思许久，突然开口问王旻："你的邻居中有叫康七的人吗？"

答："有。"

太守说："杀害你妻子的一定是他。"

命人逮捕康七，康七果然认罪。

事后太守对僚属说："一石谷磨三斗米，那不是得米糠七斗吗？"

这位郡守就是王明（字如晦）。

397. 范纯仁

【原文】 参军宋儋年暴死，范纯仁使子弟视丧，小敛，口鼻血出。纯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与小吏奸，因会，置毒鳖肉中。纯仁问："食肉在第几巡？"曰："岂有既中毒而尚能终席者乎？"再讯之，则儋年素不食鳖，其曰毒鳖肉者，盖妾与吏欲为变狱张本以逃死尔。实儋年醉归，毒于酒而杀之。遂正其罪。

【译文】 宋朝参军宋儋年暴毙，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字尧夫）派弟子吊丧，检视遗体时，发现死者口鼻出血，因此范纯仁怀疑参军是死于非命，经一再逼问，果然供出参军的妾室与小吏有奸情，于是两人就在鳖肉中下毒。

范纯仁在问过厨子肉食是第几道菜后，说："哪有中毒的人能支撑到饭局结束？"

再传两人审问，原来宋儋年长年吃素根本不沾肉，两人供说在鳖肉中下毒，只是为了想日后翻案好脱罪活命。事实上是宋儋年酒醉回家后，他妾室又劝他饮下毒酒而死。案情大白后，两人都按律治罪。

398. 刘宗龟

【原文】 刘宗龟镇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见高门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黄昏当访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启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盗入欲行窃。姬不知，就之；盗谓见执，以刀刺之，遗刀而逸。少年后至，践其血，仆地，扪之，见死者，急出，解维而去。明日，其家迹至江岸，岸上云："夜有某客舡径发。"官差人追到，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视其刀，乃屠家物。宗龟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飨军士，合境庖丁，集球场以俟。"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翼日至。"乃各留刀，阴以杀人刀杂其中，换下一口。明日各来请刀，唯一屠者后至，不肯持去。诘之，对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则已窜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毙于市。窜者知囚已毙，不一二夕果归，遂擒伏法。商子拟以奸罪，杖背而已。

【译文】 刘宗龟镇守海南时，有位年轻的富商子弟，一日将船停泊江岸，抬头见一大户人家门前站着一位妙龄少女，见了陌生人却毫不害羞。

富商子逃逗她说："黄昏后一定到府上拜访你。"

少女听了不觉脸色微红。当晚少女果然大门半掩等候富商子。

谁知道富商子还没到，小偷却上门来了，正想行窃，远远望见少女迎向自己；那少女也不知道来人是小偷，还以为是富商子。小偷见行迹败露，怕被送官治罪，就一刀杀了少女，留下凶刀后逃逸。

不久富商子依约而至，不留神踏到血迹摔倒在地，这才发现少女已被人杀

死，急忙冲出少女家，回到船上解缆离去。

第二天，少女的家人循着血脚印追踪到岸边，岸边百姓说，昨晚半夜有艘客船匆匆离去。差官追捕到富商子，经过严刑拷问，富商子据实回答，不承认杀人。检视凶刀，类似屠夫所用的刀器。

于是刘宗龟下令说："某日要举行比武，要犒赏军士，全县所有屠夫厨师都要到球场集合，准备到时宰杀牲畜作菜。"

到了集合日，又下令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再来，至于各人所携带的屠刀一律留下。"

暗中将那把凶刀与其中一把屠刀调换。

第二天，屠夫们前来领刀，唯有一名屠夫迟迟不肯领刀，问他原因，他说："这不是我的刀，是某某人的。"

刘宗龟下令追捕，那屠夫已先一步逃走。

于是刘宗龟故意用其他死囚犯假冒富商子之名正法。那逃走的真凶见富商子已被正法，以为不再有事，所以过一两天就回家了，这时刘宗龟才将他逮捕治罪。至于富商子，也因意图不轨被判鞭打。

399. 临海令

【原文】 临海县迎新秀才适黉宫，有女窥见一生韶美，悦之。一卖婆在傍曰："此吾邻家子也。为小娘子执伐，成，佳偶矣！"卖婆以女意诱生，生不从。卖婆有子无赖，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妇因移女，而以女榻寝之。夜有人断其双首以去。明发以闻于县，令以为其家杀之，而橐装无损，杀之何为？乃问："榻向寝谁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为谁？"曰："某秀才。"逮生至，曰："卖婆语有之，何尝至其家！"又问女："秀才身有何记？"曰："臂有痣。"视之无有，令沉思曰："卖婆有子乎？"逮其子，视臂有痣，曰："杀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输服。盖其夜扪得骈首，以为女有他奸，杀之。生由是得释。

【译文】 有位新秀才分发到临海县，当秀才去学校报到时，一位少女由门缝中偷窥到这位秀才，惊为美男子，从此日夜不停地思念这秀才。

一位媒婆识破少女的心意，就对少女说："这秀才是我邻家的儿子，我替你去说媒。"

于是媒婆就把少女的心意转达给秀才，不料却被秀才婉言拒绝。

媒婆有个不长进的儿子，由母亲口中知道少女怀春，就偷偷假扮成书生，趁夜闯进少女闺房，自称自己就是那秀才，而少女竟也没有识破对方是假冒的。

一天，有对夫妇来少女家作客，夜晚这对夫妇就睡在少女房中。不料媒婆

的儿子在半夜潜入少女闺房后，竟砍下那夫妻二人的脑袋后离去。第二天少女的家人见发生命案，急忙跑到衙门报案。

县令初步调查后，认为凶手也许是少女的家人，可是被害人的财物丝毫不见短少，那又为何会发生命案呢？于是追问被害人所睡的床是谁的，家人回答说是少女，这时县令突有所悟，立刻传讯少女，厉声质问："你的情郎是谁？"

少女回答说是某秀才。

于是县令再传秀才问话，秀才答道根本未曾去过少女家，并举媒婆作证。

于是县令再问少女："那秀才身上可有特征？"

少女说："他胳膊上有一颗痣。"

经查证，秀才的手臂上并没有痣。

这时县令沉思一会儿，说："媒婆可有儿子？"于是传媒婆儿子来审讯，发现他的胳膊上竟有一颗痣，县令因而断定说："凶手就是你，你罪当处死。"

这时凶手才俯首认罪。原来那夜媒婆的儿子以为睡在少女房中的夫妇，是少女跟她另外一位情郎，由妒生恨，才砍下那对夫妇脑袋。至此案情大白，秀才无罪释放。

400. 王安礼

【原文】 王安礼知开封府。逻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人。帝付安礼令亟治之。安礼验所指略同，最后一书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礼喜曰："吾得之矣！"呼问薛曰："若岂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笔求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相衔。"即命捕讯，果其所为，枭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师谓之神明。

【译文】 宋朝人王安礼（王安石弟，字和甫，官翰林学士）治理开封府时，连连接获匿名信检举他人不法的事，涉及的官员竟多达一百余人，皇帝命王安礼立即查案。

王安礼将每封匿名信仔细核验后发现，所有的匿名信所检举的人大致相同，只有其中一封多写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姓薛的官员。

王安礼高兴的说："我找到答案了。"

命人传薛姓官员，问道："你是否曾与人有过节？"

答："前些日子，有人拿了一对笔向我兜售，被我拒绝后很不高兴的离去，我见他脸上好像有股恨意。"

王安礼立即派人逮捕侦讯，果然招供是他所为。

王安礼于是将这人斩首示众，并没有牵连一人就破案，当时京师无不称王安礼神明。

401. 李杰　包恢

【原文】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讼子不孝。杰物色非是，语妇曰："若子法当死，得无悔乎？"答曰："子无状，不悔也！"边批：破绽。杰乃命妇出市棺为敛尸地，而阴令使踪迹之。妇出，乃与一道士语。顷之，棺至，杰捕道士按之，故与妇私，而碍于其子不得逞者。杰即杀道士，纳之棺。边批：快人。

包恢知建宁，有母诉子者，年月后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问，泣不言。恢意母孀与僧通，恶其子谏而坐以不孝，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勿离跬步，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出，旋纳僧笼内以归。恢知，使人要其笼，置诸库。逾旬，吏报笼中臭，恢乃命沉诸江，语其子曰："吾为若除此害矣！"

【译文】　李杰当河南尹时，有寡妇控诉儿子不孝，李杰查证后，发觉与寡妇所言有出入。于是对寡妇说："如果你儿子罪该处死，你也不会后悔吗？"

寡妇说："儿子对我这作母亲的太无礼，即使判他死刑，我也不会后悔〔露破绽〕。"

李杰命寡妇到街上买棺材，好为儿子收尸，暗中却派人跟踪，只见寡妇出了衙门后，就与一名道士交谈甚欢。不久棺木送达衙门前，李杰下令逮捕道士讯问，原来道士与寡妇私通，但碍于寡妇的儿子在旁，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想除去寡妇儿子。

了解真相后，李杰下令处斩道士，尸首正好放在衙门前的那口棺材里〔大快人心〕。

包恢治理建宁时，也发生一桩母亲控告儿子的案件，包恢看了状纸，觉得有些怀疑，就传妇人的儿子来问话。

起初，妇人的儿子只哭而不答，过了许多，才稍微透露母亲与和尚有私情，因厌烦他这儿子在一旁劝阻，所以才给他扣上一个不孝的罪名，状纸是和尚写的，原因是自己寸步不离的守着母亲，以致和尚无机可趁。

妇人原本借口要为死去的父亲做法事，计划把衣物放在竹笼中抬进寺庙，事实上却是为让和尚好躲进竹笼中随她一起返家。

包恢了解实情后，到了做法事那天，便下令将妇人的竹笼抬进府库封死，过了十多天，有人向包恢报告，说府库中所放置的那个竹笼发出恶臭，包恢就命人将竹笼投入江中，然后对妇人的儿子说："我已为你除去那祸害了！"

402. 汪旦　黄绂

【原文】　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有"子孙堂"，傍多净室，相传祈嗣颇

验，布施山积。凡妇女祈嗣，须年壮无疾者，先期斋戒，得圣筊方许止宿。其妇女或言梦佛送子，或言罗汉，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屡宿屡往。因净室严密无隙，而夫男居户外，故人皆信焉。闽人汪旦初莅县，疑其事，乃饰二妓以往，属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涂其顶。"次日黎明，伏兵众寺外，而亲往点视。众僧仓惶出谒，凡百余人，令去帽，则红头墨头者各二，令缚之，而出二妓使证其状，云："钟定后，两僧更至，赠调经种子丸一包。"汪令拘讯他求嗣妇女，皆云"无有"，搜之，各得种子丸如妓。乃纵去不问，而召兵众入，众僧慑不敢动，一一就缚。究其故，则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盖所污妇女不知几何矣。既置狱，狱为之盈。住持名佛显，谓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积金无算，自知必死，能私释我等暂归取来，以半相赠。"凌许三僧从显往，而自与八辈随之。既至寺，则窖中黄白灿然，恣其所取。僧阳束卧具，而阴收寺中刀斧之属，期三更斩门而出。汪方秉烛，构申详稿，忽心动，念百僧一狱，卒有变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乱起。僧所用皆短兵，众以长枪御之，僧不能敌，多死。显知事不谐，扬言曰："吾侪好丑区别，相公不一一细鞫，以此激变。然反者不过数人，今已诛死，吾侪当面诉相公。"汪令刑房吏谕曰："相公亦知汝曹非尽反者，然反者已死，可尽纳器械，明当庭鞫分别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诛绝。至明，百僧歼焉。究器械入狱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窦，而志等则已死于兵矣。

万历乙未岁，西吴许孚远巡抚八闽，断某寺绛衣真人从大殿蒲团下出，事略同。

黄绂，封丘人，为四川参政时，过崇庆，忽旋风起舆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为若理！"风遂止。抵州，沐而祷于城隍，梦中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公密访州西四十里，有寺当孔道，倚山为巢。公旦起，率吏民急抵寺，尽系诸僧。中一僧少而状甚狞恶，诘之，无祠牒，即涂醋垩额上，晒洗之，隐有巾痕。公曰："是盗也！"即讯诸僧，不能隐，尽得其奸状。盖寺西有巨塘，夜杀投宿人沉塘中，众共分其赀；有妻女，则又分其妻女，匿之窖中，恣淫毒久矣。公尽按律杀僧，毁其寺。

【译文】 广西南宁府永淳县有座宝莲寺，相传祈愿求子非常灵验，因此信徒布施的金银堆积如山。寺中的子孙堂旁辟有许多净室，凡是前来祈愿求子的妇女，除了必须年轻身体健康外，还要事先斋戒，在得到神明应允后才能进住净室。

曾经留宿的妇女，在离寺后，有的说曾梦到佛仙送子；有的说是罗汉送子；也有的妇女闭口不发一言。有妇女住一夜就不再留宿，也有再三留宿的妇女，虽然每位妇女的遭遇不同，但因每间净室除了室门外，再没有其他出入的门户，而

妇女的丈夫就住在净室外，所以尽管说法不一，但却没有人怀疑其中是否有不法的勾当。

福建人汪旦初到永淳县任县令，对妇人住寺求子的各种传闻感到怀疑，就召来两名可靠的妓女，命她们扮成民妇入寺求子，并嘱咐她二人说："如果夜晚有人潜入你们所住的净室，你们千万不要张声拒绝对方，只要暗中用红墨水点在对方头顶作记号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大早，汪旦命士兵在寺外埋伏，自己入寺参观礼拜，众僧听说县官莅临，急忙出迎，汪旦命全寺一百多名寺僧，全部摘下僧帽，果然发现有两名僧人的头顶上涂有红墨水。

汪旦命人擒下这两名僧人，并要妓女出面作证，妓女说："晚钟敲过后，这两名和尚就进入净室，分别给了我们一包调经种子丸。"

汪旦又拘讯其他住寺的妇人，她们却说没有此事。

汪旦命人仔细搜查，果然找到妓女所说的种子丸，汪旦下令释放拘讯的妇女，召来埋伏的军队，寺僧们吓得不敢蠢动，一一束手就缚。经过士兵仔细的搜查，这才发现整座寺庙都有地道直通净室床下，而为求子住寺的妇女，被奸污的不知有多少。僧人们被押入狱后，囚房为之爆满。

宝莲寺的住持，法名叫佛显，对狱长凌志说："我主持宝莲寺四十年，积财无数，我知道这次身犯重罪必死无疑，如果你能行个方便，让我等回寺收拾衣物，我愿意以一半的财宝相赠。"

凌志不由得贪念大动，答应佛显带三名子弟回寺料理，自己也亲率八名士兵准备入寺搬运财物。到了宝莲寺，打开地窖大门，果然见窖内堆放着一箱箱白花花的银子，佛显要凌志等人随意掠取。

寺僧们假装收拾衣物、寝具，暗中将寺中刀斧之类兵器暗藏其中，约定三更时分斩杀狱卒后逃狱。

这时在县府的汪旦正在灯下批示公文，忽然心念一转，想到一百多名和尚囚禁在一间牢房中，万一有突发状况，很难应付。于是紧急召集士兵武装戒备；果然部队才集合完毕，佛显就发动僧人暴动。幸好僧人们使用刀斧等短兵器，无法抵挡士兵的长枪，死伤惨重。

佛显见大势已去，对外喊话道："狱中的僧人并不全是坏人，县官大人不一一审问就下令入狱，才会引发今天的暴乱，如今主谋者已在暴动中丧生，我们希望晋见大人，当面陈诉一切。"

汪旦令狱吏转告僧人说："我也知道并不是全部的僧人都参与暴动，现在主谋者既死，你们只要交出武器，明朝早我自会当庭一一审问。"

僧人们交出武器后，汪旦命他们每十人编为一组，在审讯后就予处斩。隔

天，一百多名僧人全遭处决，无一人幸免。事后追查僧人兵器的来源，才知道凌志等人渎职，而凌志等人已在暴乱中丧生。

〔梦龙评〕这事与明朝万历年间，西吴人许孚远在福建任巡抚时所发生寺庙中绛衣真人，利用大殿蒲团下秘道作恶的案情相同。

封丘大黄绂任四川参政时，路经崇庆，忽然轿前刮起一阵旋风。

黄绂说："如果旋风停息，是因有冤情，我一定为你伸冤。"

说完，那股旋风竟然就停息了。

黄绂抵达州府，沐浴斋戒后到城隍庙前上香祝祷。冥冥中似乎听见神明指示他前去位于州西的一处寺庙。

黄绂暗中寻访，果然查到在州西四十里处，有座位居交通要冲、倚山而建的寺庙。了解地形后，黄绂一大早就率领吏民冲进寺庙，擒下寺中所有僧人。其中一名僧人体格魁梧，面目狰狞，经审问发现他根本没有僧人剃渡的僧牒。黄绂要人在这名僧人额顶涂醋，再用清水冲洗，赫然发现僧人额顶有一道扎过头巾的痕迹。

黄绂毫不犹豫的说："你就是盗匪。"

说完，讯问寺中其他僧人，僧人们见事机败露，只好从实招供。

原来庙里有座大池塘，僧人们利用夜晚劫杀投宿寺庙的人，将尸体丢入池塘，然后众僧瓜分财物，如果死者有妻女，就分占妻女，藏在地窖，供僧人发泄私欲。

案情大白后，黄绂按律处斩寺僧，并将整座寺庙拆毁。

403. 鲁永清

【原文】 成都有奸狱，一曰"和奸"，一曰"强奸"，臬长不能决，以属成都守鲁公。公令隶有力者去妇衣，诸衣皆去，独里衣妇以死自持，隶无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奸。盖妇苟守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邪！"

鲁公，蕲水人，决狱如流，门外筑屋数椽，锅灶皆备。讼者至，寓居之，一见即决，饭未尝再炊，有"鲁不解担"之谣。

【译文】 成都发生一件奸情，男方说是通奸，女方说是强奸，双方各执一词，致使法官无法判决，于是就把全案移送成都太守鲁永清裁决。

鲁公在开庭审讯时，下令两名身强体健的狱卒，当庭脱去女方的衣服。当狱卒脱到最后一件贴身内衣时，女的拚死挣扎，令两名狱卒束手无策。

这时鲁公宣判道："男方所提出的通奸成立，因为女方果真是为保贞洁，那么一名体格不算强健的男人，又如何能强奸她呢？"

〔梦龙评〕鲁永清是蕲水人，断案如神。他曾在府宅外盖了几间屋舍，

屋里陈设有简单的炉灶供诉讼人食宿。但由于鲁公断案神速，诉讼人根本无须投宿，因此当时百姓都说："饭无二度炊，行无解担荷。"

404. 慕容彦超

【原文】 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好聚敛，在镇常置库质钱。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市，使民自言所质以偿。于是民争来言，遂得质伪银者。超不罪，置之深室，使教十余人为之，皆铁为之质而包以银，号"铁胎银"。

得质伪银者，巧矣；教十余人为之，是自为奸也。后周兵围城，超出库中银劳军。军士哗曰："此铁胎耳！"咸不为用，超遂自杀。此可为小智亡身之戒！

【译文】 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平日好积敛财物，曾在官府内另设银库供百姓存借银两，赚取高利。

有个奸民用伪造的银两质押骗取利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管银库的吏员发觉。

慕容彦超接获报告后，偷偷告诉主吏，趁夜在库房墙上凿一大洞，将全部库银搬运他处，再对外宣称库银遭窃。隔日，慕容彦超在市集张贴告示，要民众自行登记所质押的银两，以便办理清偿。民众见了告示，为保权益争相登记，终于抓到主犯。

不料，慕容彦超竟没有将他治罪，反而选一处隐密的所在，另辟一室，并挑选十多人跟他学习制造伪银的技术。这种伪银是在银心中灌铁，所以人称"铁胎银"。

〔梦龙评〕慕容彦超用计诱捕使用伪银者，确实高明，但要十多名手下学习制造伪银的技术以敛财，就不免让人耻笑他是奸邪小人。后周曾率兵围城，慕容彦超为激励士气，曾开府库取银犒赏士兵。军士们大声喧哗说："这是铁胎银！"都拒绝接受，慕容彦超见大势已去，只好自尽。这就是卖弄小聪明，却招致杀身之祸的最好警戒。

405. 韩　琦

【原文】 中书习旧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顾金钱唯意所去取。于欲与，即检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见。韩魏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断例，除其冗谬不可用者，为纲目类次之，封誊谨掌，每用例必自阅。自是人始知赏罚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间。

"例"之一字，庸人所利，而豪杰所悲。用例已非，况由吏操纵，并

例亦非公道乎！寇莱公作相时，章圣语两府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拟议，门吏有以文籍进者，问之，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一例，又安用我辈哉？戕坏国政者正此耳！"今日事事为例，为莱公不能矣；能为魏公，其庶乎？

【译文】 宋朝的中书省积弊已久，处理公务都要援用案例，而五房（唐时称中书省之吏、枢机、兵、户、刑、礼为五房）的官吏更手握管理案例大权。然而只要有钱，就可随意调阅案例。只要五房官吏点点头，任何案例随时可取，一旦他们摇头，所有的案例仿佛都隐而不见了。

韩琦（字稚圭）见五房官吏太过嚣张，就下令取消五房掌例的职权，删除过去错误冗赘的案件，再分类按次编排，盖上戳记。官吏判案如须援用案例，一律亲自审查。命令颁布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宰相韩琦的耿直公正，而五房的官吏再也不能挟权敛财。

〔梦龙评〕有例可循是一般平庸无能的官员最乐于见到的事，然而有才识的豪杰绝不屑援例。援用旧例已是不对，更何况背后还有恶官操纵把持；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案例，也会有不公道的情形发生。寇准（字平仲，真宗时累官同平章事，封莱国公，卒谥忠愍）当宰相时，真宗希望在两府中推选一人担任马步军指挥使。寇公正准备草拟议案时，属吏呈上一本文籍，寇公感觉纳闷，经追问原来是以前选录的名册。寇公怒声说："如果朝廷想任命一名吏员都要援前案，又何必要我等荐举呢？朝廷纲纪败坏就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

唉！时至今日，事事都援引前例，不要说寇公不能同意，即使是韩魏公也不会苟同吧！

406. 江　点

【原文】 江点，字德舆，崇安人，以特恩补官，调郢州录参时，郡常平库失银。方缉捕，有刘福者因贸易得银一筒，上有"田家抵当"四字。一银工发其事，刘不能直，籍其家，约万余缗，法当死。点疑其枉，又见款牍不圆，除所发者皆非正赃。点反覆诘问，刘苦于锻冶，不愿平反。边批：可怜。点立言于守，别委推问，得实与点同。然未获正贼，刘终难释。未几，经总军资两库皆被盗，失金以万计。点料必前盗也。州司有使臣李义者，馆一妓，用度甚侈，点疑之，未敢轻发。会制司行下，买营田耕牛，点因而阴遣人袭妓家，得金一束。遂白于府，即简使臣行李，中皆三库所失之物，刘方得释。人皆服点之明见。

【译文】 崇安人江点，字德舆，因获皇帝特别恩宠而补官。调郢州隶参时，州府库银常遭窃取，官州紧急追查窃贼。

有个叫刘礼的商人，因做买卖赚了一袋银子，其中一锭银子上刻有“田家抵当”四字。有一银工发现这锭银子刻字，于是向官府检举，刘礼无法辩解银锭来处，被官府抄家万金，另按律判处死罪。

江点直觉认为刘礼可能受了冤屈，又见除了那锭遭人举发的银锭外，其余都不是失窃的库银，更深信自己的推测。

江点反复审问，刘礼怕再受鞭笞炮烙之苦，不愿翻供平反〔可怜〕。江点只好将此案委托其他官员审理，果然查出与自己推断相同的实情，然而在没有寻获失银前，即使知道刘礼是冤枉的，也不能无罪开释。不久，总军的两库都遭窃，失窃的银两总值约上万，江点料想必是同一盗匪所为。

州内有位叫李义的使者，蓄养了一名女妓，平日生活奢侈，花费甚大，江点怀疑盗匪就是李义，但没有掌握确实证据前，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天，正巧碰到李义下乡购田买牛，江点趁机率人偷袭女妓家，搜出多锭库银，于是禀告州府。府吏检查使臣行李，三银库所失库银赫然在内，终于案情大白，刘礼无罪释放，当时人人称赞江点查案的高明。

第四部　胆智

胆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入不犯，其无胆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惮而不入耶？智藏于心，心君而胆臣，君令则臣随。令而不往，与夫不令而横逞者，其君弱。故胆不足则以智炼之，胆有余则以智裁之。智能生胆，胆不能生智。刚之克也，勇之断也，智也。赵思绾尝言“食人胆至千，刚勇无敌”。每杀人，辄取酒吞其胆。夫欲取他人之胆，益己之胆，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胆益壮，则古人中之以威克、以识断者，若而人，召师乎！

【译文】　要扛负天下的大事，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而可否胜任成功，则取决于智慧。这勇气和智慧，称之为“胆智”。

知道水会溺人而不被淹溺，知道火会灼人而不被烧灼，这样的躲开淹溺和烧灼，并不是缺乏勇气，而是智慧；然而若自信能入水而不淹溺，近火而不烧灼，则即使赴汤蹈火，又有什么伤害可言呢？

胆智二字，智在上而胆在下，勇气的使用必须服从于智慧的判断。若智慧

的判断认为应当勇往直前却裹足犹豫，这是勇气不足，有待智慧的锻炼；若是未经智慧的判断而逞强蛮干，则是勇气有余而需要以智慧来约束。

智慧能生出勇气，勇气却不能增加智慧，所以真正刚强勇敢的人，必然是智慧过人的人。赵思绾曾说生食人胆可以增加勇气而可望成为全天下最勇敢的人，因此每回杀死一人，便剖出其胆来下酒，这样妄想以他人之胆来增加自己的勇气，不但无益于勇气的养成，而且是愚昧不智的行为。

相反的，以他人的智慧来增加自己的智慧，却是有效而自然的，如此，不仅智慧增加，且勇气也自然成长。因此本部收集古人胆智的实录，分为“威克”、“识断”两卷，希望读书的人能从古人的智慧中，增加智慧，也增加勇气。

十一、老谋深算

【原文】　履虎不咥，鞭龙得珠。岂曰溟涬，厥有奇谋。集“威克”。

【译文】　踏住老虎的尾巴，它就不能再伤人；鞭打大龙的身躯，它就会吐出腹中的宝珠。智者并不需要神仙相助，因为他懂得运用谋略。

407. 班　超

【原文】　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边批：古今第一大胆。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后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弓弩，夹门而伏。边批：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

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边批：明主。因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骟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必如班定远，方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赵子龙、姜伯约不足道也。辽东管家庄，长男子不在舍，建州虏至，驱其妻子去。三数日，壮者归，室皆空矣。无以为生，欲佣工于人，弗售。乃谋入虏地伺之，见其妻出汲，密约夜以薪积舍户外焚之，并积薪以焚其屋角。火发，贼惊觉，裸体起出户，壮者射之，贼皆死。挈其妻子，取贼所有归。是后他贼惮之，不敢过其庄云。此壮者胆勇，一时何减班定远？使室家无恙，或佣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图矣。人急计生，信夫！

【译文】　当东汉窦固（字孟孙，在边境多年，羌胡被其恩信所感化，为人谦和好施舍）远征匈奴时，曾命班超（班彪次子，班固弟，字仲生，永平时投笔从戎，明帝时出使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贡，封定远侯，故世称班定远）为代理司马，另率一支部队攻打伊吾（今哈密），与匈奴军大战于浦类海，战果辉煌。当时窦固很赏识班超的才干，于是就派他与郭恂出使西域。

当班超初到鄯善（即楼兰）时，鄯善王很热烈的欢迎他，但是不多久态度突然变得很冷淡。

班超就对部下说："鄯善王对我们突然变得很冷淡，一定是因有匈奴使者到的缘故，使得鄯善王打不定主意要亲善哪一方。一个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在事故还未发生前就能感觉到，如今事态如此明显，我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于是，班超召来鄯善的侍卫官，若无其事的问道："匈奴使者已经来好几天了，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侍卫官听了吓一跳，只好具实一一回答。

班超支开侍卫官后，立即召集所有部属，一共三十六人一起商议。他们一边饮酒一边交换意见，当大家喝到半醉时，班超突然慷慨激昂的说：

"诸位跟我一同来到西域，目的是为朝廷建大功并求个人富贵。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就变得冷淡，如果鄯善王把我们逮捕后交给匈奴，那我们的骨骸岂不是要变成豺狼的食物吗？请问诸位对这事有什么高见呢？"

随员一听，立即一致表示："如今我们身陷危亡险地，是生是死一切全听从司马的指挥。"

这时班超起身说："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今之计，只有在半夜火攻匈奴使者，让他们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趁他们心生恐惧时一举消灭。只要除去匈奴使者，鄯善王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那么其他的事就容易成功了。"

然而随员却表示要跟郭恂商量。

班超听了，很生气的说："成败的命运就决定在今晚，郭恂是名文官，万一他听了这项计划，由于害怕而泄露机密，反而会坏了大事。人死不留名，就不算英雄好汉了！"

众人听班超这么一说，纷纷点头赞成。

于是，班超在午夜时刻，率领所有随员一起杀进匈奴使者的营地〔古今第一大胆〕。正巧这时刮起大风，班超派十个人手持战鼓躲在营地后面，约定见到火光就击鼓高声大叫，其余人则各拿弓箭，埋伏在营地大门两侧。部署完毕，班超顺着风势放火，指挥鼓兵击鼓。

匈奴使者听到鼓声，再见熊熊火光，莫不惊慌失措，纷纷夺门往外逃〔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其他随员射杀三人，其他随员射杀三十多人，其余一百多人则全被大火烧死。

天亮后，班超把夜袭匈奴营地的事情告诉郭恂，起先郭恂大为惊讶，继而有些失望。班超已经看出郭恂的心意，于是举起手说："你虽没有参加昨夜的战役，但我班超又岂会独居其功！"

郭恂听了，顿时又面露喜色。

于是班超再要求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消息传出，鄯善国朝野为之震惊。

这时班超极力安抚开导鄯善王，终于说动他以王子为人质与中国修好，于是班超凯旋而回。

窦固听了班超的报告非常高兴，详奏班超的功绩，并恳求朝廷另派使者前往西域。

明帝对班超的胆识极表嘉许，于是诏令窦固："像班超这样的人才，理应任命为正式的西域使者，为什么还要奏请朝廷另选他人呢〔英明之主〕？"

于是正式任命班超为军司马，以嘉勉他在西域所立的奇功。

班超出任西域使者后，窦固本想增加班超手下的兵力，班超却说："我只要带领以前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因为万一发生事件，人多反而会带来其他麻烦。"

当时于阗王刚刚攻占莎车，正想向南扩张势力，而匈奴却派使者来，准备保护莎车。班超到达西域后，首先来到于阗，不料于阗王对他们态度冷淡。

于阗风俗笃信巫术，有位巫师说："天神正在发怒，为什么我们要听命汉使？汉使有匹乌嘴马，你们赶紧要汉使献马祭神！"

于阗王立刻派人向班超要马，班超早知对方意图，于是说道："为了完成你们的心愿，请巫师亲自来取马。"

不多时，巫师果然亲自来到，班超却将巫师的头砍下送回给于阗王。

于阗王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国杀死匈奴使者的事，如今又亲眼目睹，内心非常害怕，就自动派兵围杀匈奴使者，并向班超请降，班超为了安抚于阗君臣，赏赐他们许多礼物。

〔梦龙评〕一位像班超这样的大将，才真正称得上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至于三国时代的赵云（三国蜀汉人，字子龙，勇敢善战，刘备称他一身是胆）、姜维（三国蜀汉人，字伯约，诸葛亮死后曾多次率兵伐魏，据说死后人视其胆大如斗）等这类人物比起班超实在是差远了！

辽东管家庄的庄主，有一天外出时，建州贼趁机袭击，并且俘虏了他的妻子。三四天后庄主回家一看，家中不但财物被洗劫一空，连妻子也不见了，为了生活不得已只好到外乡替人帮佣，但没有人雇他，于是就悄悄来到贼人的营地等待机会，正巧碰上在井边汲水的妻子，两人约定在屋外堆积柴薪，半夜他在屋外放火，妻子就可趁乱逃跑。到了半夜他点火烧屋，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贼人惊慌失措，有些贼人甚至裸着身体逃命，这时他就堵在营门口将贼人一一射杀，直到贼人全部死光，才带领妻子及贼人所虏获的财物一起回家。消息传出后，其他贼人闻之丧胆，再也不敢抢劫管家庄。这位庄主的胆识与机智，和班超相比可以说丝毫不逊色。假使这位庄主家园未遭洗劫，或者他为了生活卖身为奴，或许就会因环境安逸而不想另有作为。看了管庄主的故事，我不得不相信人在危难中会产生智慧。

408. 耿　纯

【原文】　东汉真定王杨谋反，光武使耿纯持节收杨。纯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传舍。杨称疾不肯来，与纯书，欲令纯往。纯报曰："奉使见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强来！"时杨弟让、从兄绀皆拥兵万余。杨自见兵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传舍，兄弟将轻兵在门外。杨入，纯接以礼，因延请其兄弟。皆至，纯闭门悉诛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

【译文】　东汉时真定王刘杨起兵谋兵，光武旁派耿纯（巨鹿人，字伯山，从光武帝平邯郸、破铜马，拜东郡太守，封东光侯、谥成）持兵符招抚刘杨。

耿纯接受诏命后，就先派使者前往知会，自己随后启程。抵达真定后，耿纯下榻官舍，这时刘杨自称有病在身，不肯前来拜见，只写了一封信给耿纯，希

望耿纯能移驾到他的住所。

耿纯回覆说："我是奉了钦命的特使前来接见你，怎能到你住所，我看你还是抱病勉强来一趟官舍吧！"

当时刘杨的兄弟们都各自拥兵万人，刘杨盘算自己兵多气盛，而耿纯又丝毫没有交战的意图，就带着兄弟部署来到官舍，刘杨的兄弟则率兵在官舍外等候。

刘杨入屋后，耿纯很客气的接待他，并邀请他的兄弟进屋，等他们都到齐后，耿纯下令封锁门窗通道，这才率兵而出，将他们全部斩杀。消息传出，真定人惊恐万分，没有人再敢蠢动。

409. 温　造

【原文】　宪宗时，戎羯乱华，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阙下。将起，师人作叛，逐其帅，因团集拒命岁余。宪宗深以为患。京兆尹温造请以单骑往。至其界，梁人见止一儒生，皆相贺无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无所问。然梁师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杖，温亦不诫之。他日球场中设乐，三军并赴。令于长廊下就食，坐宴前临阶南北两行，设长索二条，令军人各于向前索上挂其刀剑而食。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力抨举其索，则刀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合户而斩之。南梁人自尔累世不复叛。

【译文】　唐宪宗时，戎羯等蛮族蠢蠢欲动，宪宗命由南梁征兵五千人入京。军队出发前，突然兵变，士兵们罢黜原来的元帅并且集体抗命，时间长达一年多，面对这情况，宪宗感到非常苦恼。

京兆尹温造（字简舆）启奏宪宗准他单身前去招抚叛军。温造抵达边境后，南梁兵见他不过是名书生，不由大为宽心，甚至相互道贺。温造到南梁的营地后，除了宣读皇帝的敕命外，并没有多问其他的事。当时南梁兵往来出入，兵器都不离手，温造目睹这情形也不加禁止。

一天，温造在球场设宴犒赏三军，士兵的座位安排在长廊下，入席前，面靠台阶的南北方向，各架设两根长索，下令士兵先将随身兵器挂在面前的绳索上再入座。等酒菜送来时，只听得唐兵突然一声大喝，将绳索的两头用力抖动，于是刀剑纷纷弹出三丈多外，这时南梁兵立即慌了手脚，手中缺少兵器，根本招架无力，于是温造下令将南梁兵全部处斩。

自此以后，南梁人世代不敢再叛变。

410. 哥舒翰　李光弼

【原文】　唐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差都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逗留不返，

纳贿交结杨国忠。翰适入朝，擢惧，求国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谒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罪，杖杀之，然后奏闻。帝下诏褒奖，仍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边批：圣主。

太原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李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交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翼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或问擢与众诚有罪，然已除西川节度使及御史中丞矣，其如王命何？盖军事尚速，当用兵之际而逗留不返、拥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夤缘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者，故二将得伸其权，而无人议其后耳。然在今日，莫可问矣。

【译文】 唐朝名将哥舒翰（唐突厥裔，曾追随王忠嗣屡破吐蕃兵，封平西郡王，安禄山反，率兵讨伐，不幸遇害，谥武愍）出任安西节度使时，有一次派都兵马使张擢进京奏事，不料张擢竟逗留不归，并且贿赂杨国忠（一名钊，杨贵妃从兄，玄宗时由御史累官至宰相，安禄山反，杨国忠与玄宗至蜀避祸，被陈玄礼诛于马嵬驿），两人相互勾结。

不久，哥舒翰有事要入朝奏报，张擢心虚害怕，就要求杨国忠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当正式任命的诏命下达后，张擢得意洋洋的去见哥舒翰，哥舒翰一见张擢来，就立刻下令拘捕，接着一一陈述他的罪状，然后再将他处斩。

事后哥舒翰把处死张擢的经过奏报朝廷，玄宗不但没有责怪他，甚至还下诏褒奖他处理得当〔圣主〕，最后更把张擢的尸首赐还他，让他亲手再鞭尸一百下。

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治军散漫，因此当御史崔众奉诏到河东敦睦各军时，十分轻视王承业，甚至纵容自己的部下全副武装的闯进王承业的府衙。

李光弼（肃宗时曾平安史之乱，与郭子仪齐名，为唐室中兴名将）初听这件事，并不觉得奇怪，不料崔众的部众竟也闯进他的营帐，由于崔众是打着御史的旗号而来，所以李光弼只有出营迎接，然而崔众却连招呼都不打，就调头离去。

因此李光弼非常气愤，认为崔众仗恃诏命傲慢无礼，于是将崔众逮捕问罪。

这时，皇宫宦官来到河东，要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手持敕书问李光弼崔

众的行踪。

李光弼答道："崔众犯法，我已经将他逮捕治罪了。"

宦官把敕书拿给李光弼看，李光弼说："如今只杀了一位侍御史，如按诏命，那就等于杀了一位御史中丞；如果他被任命为宰相，那就等于杀死一位宰相。"

宦官一听这话不敢再多言，只好带着敕书回京。

第二天，李光弼派兵包围崔众，当众把他杀死在碑堂下，从此李光弼威权震三军。事后，李光弼命崔众的亲属来祭吊。

〔梦龙评〕或许有人会问："张擢和崔众确实有罪，但张擢已经被朝廷任命为西川节度使，而崔众也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这时杀死他二人，算不算漠视朝廷诏命呢？"其实用兵最重要的就是请求神速，张擢有公务在身，竟然滞留京师不归，这在军法上就已经犯了死罪。而崔众明知自己的使命是联络各部队感情，竟带兵到处耀武扬威，这也触犯了违抗君命的死罪。再说这两人所以会被任命为高位，都是出于人情的请托和贿赂，根本不是皇帝的本意。

所以，哥舒翰和李光弼伸张公权，而没有人敢在他们背后议论！若事件发生在今天，我看根本没有人敢做这类事！

411. 柴克宏

【原文】 南唐柴克宏有将略。其奉命救常州也，枢密李征古忌之，给以羸卒数千人，铠杖俱朽蠹者。将至常州，征古复以朱匡业代之，使召克宏。宏曰："吾计日破贼，汝来召吾，必奸人也！"命斩之。使者曰："李枢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枢密来，吾亦斩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袭破吴越营。

奸臣在内，若受代而还，安知不又以无功为罪案乎？破敌完城，即忌口亦无所施矣。

【译文】 后唐名将柴克宏（官至奉化军节度使，卒谥威烈）富谋略，奉命援救常州时，枢密李徵古嫉妒他受后唐主的器重，因此只肯拨给他数千名体弱的残兵，所配备的武器也都因年久而腐朽不堪。

当柴克宏率军抵达常州后，李徵古又想用朱匡业来替代柴克宏的职务，派使者召柴克宏。

柴克宏对使者说："贼兵已在我掌握中，破贼指日可待，现在你召我回京，一定是奸人。"

于是命人要将使者处斩。

使者说："我是奉李枢密命令前来。"

柴克宏说："即使是李枢密亲自来，我也同样下令杀他。"

杀了使者后，柴克宏下令在船外蒙上帐幕，命士兵藏匿在船中，果然一举大败贼兵。

〔梦龙评〕朝有奸臣，若柴克宏果真受召返京，谁知不会被按上无功的罪名呢？现在既败敌兵又能保全城池，即使心存嫉妒，也找不到可议论的借口了。

412. 杨　素

【原文】　杨素攻陈时，使军士三百人守营。军士惮北军之强，多愿守营。素闻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斩之。更令简留，无愿留者。又对阵时，先令一二百人赴敌，或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更令二三百人复进，退亦如之。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以是战无不克。

素用法似过峻，然以御积惰之兵，非此不能作其气。夫使法严于上，而士知必死，虽置之散地，犹背水矣。

【译文】　隋朝的杨素（字处道，谥景武）有一次攻打陈国时，征求三百名自愿留营守卫的士兵，当时隋兵对北军心存畏惧，纷纷要求留营守卫。

杨素得知士兵怕战的心理，就召来自愿留营的三百人，将他们全部处决，然后再下令征求留营者，再也没有人敢留营。

又：对阵作战时，杨素先派一、二百名士兵与敌交战，凡是不能尽力冲锋陷阵苟且生还者，一律予以处死，然后再派二、三百人进攻，退败的同样处死。将士目睹杨素的治军之道，无不心存警惧，人人抱必死之心，于是与敌作战，没有不大获全胜的。

〔梦龙评〕杨素带兵看似过于严苛，但统领怠惰成性的士兵，非用严法不能提振士兵气势，如果带兵者立法严苛，士兵也深知兵败难逃一死的道理，那么即使在平地作战，也有如背水一战了。

413. 安禄山

【原文】　安禄山将反前两三日，于宅集宴大将十余人，锡赍绝厚。满厅施大图，图山川险易、攻取剽劫之势。每人付一图，令曰："有违者斩！"直至洛阳，指挥皆毕。诸将承命，不敢出声而去。于是行至洛阳，悉如其画。出《幽闲鼓吹》。

此虏亦煞有过人处，用兵者可以为法。

【译文】　安禄山（唐朝人，本姓唐，得玄宗宠爱，曾自请为杨贵妃干儿子，天宝年间举兵攻陷长安，自号雄武皇帝，国号燕，后为李光弼所平）谋反前两三天，在府中宴请十多名手下大将，宴中给每位将军丰厚的赏赐，并在府宅大

厅放置一幅巨大的地图，图中标示各地山川的险易及进攻路线，另外每人都有一幅同样的缩小地图。

安禄山对各将领说："在各位率军前往洛阳会师前，每个人都要照着图中的路线指示行进，违者一律处斩。"

告诫完毕后，所有的将领都不敢出声的领命离去。当安禄山攻陷洛阳前，各军的部署完全照图中的指示。

〔梦龙评〕其实安禄山也有过人之处，他带兵的方法可以做为典范。

414. 吕公弼　张咏

【原文】　公弼，夷简子，其治成都，治尚宽，人嫌其少威断。适有营卒犯法，当杖，扞不受，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者自请。"为杖而后斩之，军府肃然。

张咏在崇阳，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咏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咏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

咏知益州时，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枷即易，脱即难！"咏曰："脱亦何难！"即就枷斩之。吏俱悚惧。

若无此等胆决，强横小人，何所不至！

贼有杀耕牛逃亡者，公许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释之；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

袁了凡曰："宋世驭守令之宽，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杀人。故不肖者或纵其恶，而豪杰亦往往得借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权渐消，自笞十至杖百仅得专决，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请待报，往返详驳，经旬累月。于是文案益繁，而猘犴之淹系者亦多矣！"子犹曰："自雕虫取士，资格困人，原未尝搜豪杰而汰不肖，安得不轻其权乎？吾于是益思汉治之善也。"

【译文】　宋朝人吕公弼（字宝臣，谥惠穆）是吕夷简的儿子，治理成都时，由于他为政宽松，人们讥讽他处理政务不够威严果断。

正巧有一名小吏耍赖，说："我宁可被杀，也不愿挨打。"

吕公弼说："鞭打是按国法，处死是你自愿。"

于是下令先打后斩〔太妙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吕公弼无能。

宋朝人张咏（字复之，号乖崖，谥忠定）在崇阳为官时，有一次一名官员自府库中走出，张咏见他鬓发下夹带一枚钱币。经质问后，官员承认钱币取自

府库。

张咏命人鞭打这名官员，官员生气的说："一枚钱币有什么了不起，竟然要鞭打我，谅你也只敢打我，总不能杀我吧！"

张咏提笔判道："一天取钱一枚，千日后就已取得千枚，长时间的累积，即使绳索也能锯断木条，滴水也能贯穿石块。"

写完，亲自提着剑走下台阶，斩下那名官员的头，然后再到府衙自我弹劾陈述罪状。崇阳百姓至今仍津津乐道此事。

张咏任益州知府时，有一名小吏冒犯张咏，张咏命人替他戴上刑具，小吏生气的叫道："你要我戴上刑具容易，但要我脱下就难了。"

张咏说："我看不出要你脱下有何难处。"

说完就砍下仍戴着枷索的小吏脑袋，令其他官吏大惊。

〔梦龙评〕世上若少了这些有胆量、能果断的官员，强横小人更会无所不在了。

有名贼人在误杀耕牛后畏罪逃逸。张咏答允贼人若出面自首就不再追究，但贼人却一直不肯投案。张咏拘留贼人的母亲十天，见贼人仍不出面，就下令释放他母亲，又再拘留他妻子，仅只一夜，贼人就出面投案。

张咏判道："拘留母亲十天不及妻子被捕一夜，母亲养儿之恩，竟不如夫妻结发之情。"

于是在市集处斩贼人。其他被判死罪者听说这事，纷纷出面自首，张咏也实践诺言，命他们各自返乡为良民。

〔梦龙评〕袁了凡曾说："宋朝时官员有很大的权限，因此常能视当时状况，不按律法行事。固然不肖的官员往往会仗权横行；然而廉正的官员却也往往能借权伸张正义。时至今日，官员权限日益削减，对于人犯只能判处十到一百的鞭打，至于一年以上的徒刑，就必须申报上级，公文的往返又得耗上数十天，甚至好几个月，于是文书更加繁重，而狱中也就人满为患了。"

我认为：自从以八股取士后，用官的资格受到种种限制，但并没有因此拔取英才，而淘汰不肖者，所以怎么不日益削减官吏的权限呢？看到这种情形，我更加怀念汉朝盛世的时代了！

415. 宗　泽

【原文】　金寇犯阙，銮舆南幸。贼退，以宗公汝霖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当治其所先，缓者不忧于平也。"密使人问米麦之值，且市之；计其值，与

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作市肆笼饼大小为之，乃取糯米一斛，令监军使臣如市酤酝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觚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讽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目下市直，会计薪面工值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边批：出令足矣，斩之效曹瞒故智，毋乃太甚。即斩以徇。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官沽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米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甚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曲之值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值百钱，亦有利入乎？"任叩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觚止作百钱，是不患乎私酝之搀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推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当湖冯汝弼《祐山杂记》云："甲辰凶荒之后，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负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赵通判临县催征，命选竹板重七斤者，□长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诳行乞者曰：'赵公领府库银三千两来赈济，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传播，须臾数百人相率诣赵。赵不容入，则叫号跳跃，一拥而进。逋负者随之，逐隶人，毁刑具，呼声震动。赵惶惧莫知所措。余与上莘辈闻变趋入，赵意稍安，延入后堂。则击门排闼，势益猖獗。问欲何为？行乞者曰：'求赈济！'逋负者曰：'求免征！'赵问为首者姓名，余曰：'勿问也。知其姓名，彼虑后祸，祸反不测，姑顺之耳。'于是出免征牌，及县备豆饼数百以进，未及门辄抢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辈出，则号呼愈甚，突入后堂矣！赵虑有他变，逾墙宵遁。自是民颇骄纵无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应奎推为首者数人于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复犯矣。向使赵不严刑，未必致变，郭不正法，何由弭乱？宽严操纵，唯识时务者知之。"

【译文】　宋朝金人进犯京师，圣驾南幸，金人退兵后，宗汝霖（宗泽）奉命任开封府尹。初到开封时，开封物价暴涨，价钱几乎要比以前贵上十倍，百

姓叫苦连天。

宗汝霖对诸僚属说："要平抑物价并非难事，先从日常饮食开始，等民生物资价格平稳后，其他的物价还怕不回跌吗？"

于是暗中派人到市集购买米面，回来估算份量，和以前太平时相差无几，于是召来府中厨役，命他制作市售的各种大小尺寸的糕饼。另外取来一斛（十斗）糯米，然后命人到市集购买一斛糯米所能酿成的酒，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每觚酒是七十钱，但一般市价却是糕饼二十钱，酒二百钱。

宗汝霖首先召来坊间制饼的师傅，质问他说："从我中举人后入京，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当初每块糕饼七钱，现在却涨到二十钱，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谷价高涨了好几倍？"

糕饼师傅说："自从京师遭逢战火后，米麦的涨跌并没有一定，但糕饼价却一直高居不下，我也不能扰乱市场，独自降价。"

宗汝霖命人拿出厨役所做的糕饼，对那名师傅说："这饼和你所卖饼的重量相同，而我以现今成本加上工资重新计算后，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如果卖八钱，那么就有二钱的利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下令，每块糕饼只能卖八钱，敢擅自加价者就判死罪，现在请借我你项上人头，执行我的命令。"

说完下令处斩〔下令即可，斩之效曹操故智，太过分了〕。

第二天，饼价回复旧价，也没有任何一家商户敢罢市。

再隔一天，宗汝霖召来掌官酒买卖的任修武，对他说："现在京师糯米价格并没有涨，但酒价却涨了三倍，是什么原因呢？"

任修武惶恐的答道："自从京师遭金人入侵后，皇室及一般民间酿私酒的情形很猖獗，不加价无法缴纳官税及发放工人工资、油水等开支费用。"

宗汝霖说："如果我为你取缔私酒，而你减价一百钱，是否还有利润呢？"

任修武叩头说："如果真能取缔私酒，那么民众都会向我买酒，薄利多销，应该足够支付税款及其他杂支开销。"

宗汝霖审视他许久后，说："你这颗脑袋暂且寄在你脖子上，你赶紧带着你的手下，换贴公告酒价减一百钱，那你所担心的私酒猖獗情形，就不会再危害你了。"

于是酿私酒者纷纷自动捣毁酒器。

第二天，宗威愍贴出告示："凡敢私自酿酒者，一经查获，不论数量多寡，一律处斩。"

短短几天之内，饼与酒都恢复旧价，而其他的物价也纷纷下跌，既不干扰市场交易，更吸引四地商人云集，百姓不禁推崇为"神明之政"。当时杜充（字

公美）守北京，人称“南宗北杜”。

〔梦龙评〕宗汝霖借糕饼师傅人头的做法，虽然看来有些残忍，但日后能禁酿私酒、平稳物价，命令能完全彻底执行，毫不费力，都是因为有这事例在先，这也正是所谓的“权以济难”。

当湖人冯汝弼在《祐山杂记》中记载：

甲辰荒年过后，城中十人中就有三人靠乞讨度日，而无力缴税租者更高达九成，府城赵通判到县城催讨租税，城中百姓大为恐慌。有人故意散播谣言说〔此好作乱者利用行乞〕：赵公从府库中领取了三千两纹银，用来赈济县城百姓，我们何不赶快前去济金。乞丐们口耳相传，不一会儿，就有好几百人相继前往赵的住处，赵命人驱赶群众，气丐们大声叫跳，一拥而上，而欠税者也随之跟进，一时殴打属隶，毁坏公物，喊声震天。赵这才心惊害怕，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与赵上莘听说有暴动就急忙入城，赵这才稍感安心，请我们进入后堂，而聚集的群众却不停的拍击大门，大声吼叫，声势更加猖獗。问他们的目的，乞丐说“要求救济”，欠税者说“要求免除课税”。赵问他们带头者的姓名，我劝赵不要追问：“知道带领者的姓名，万一带头者顾虑官府日后追究，反而会为自己带来灾祸，现在不如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

于是赵命人贴出免课税的告示，并且准备了数百枚豆饼。豆饼才运到门口，就被民众抢取一空，大部份的乞丐仍然分不到食物。快近傍晚时，群众的吼叫声愈来愈大，最后突破防卫闯入后堂，赵怕发生其他暴动，就趁夜挖墙逃逸，自此暴民益发骄纵，难以约束。两个月后，太守郭平川将为首的暴民绳之以法后，其他暴民也就开始自我约束，不敢再任意滋事。当初如果赵不用严刑镇压，或许不致产生暴动，而郭平川不将为首的暴民正法，暴乱就没有救平的一天。如何能切确掌握宽严间的尺度，就只有深识时务者才能体认。

416. 苏不韦

【原文】 东汉苏不韦，父谦，尝为司隶校尉，李暠挟私忿论杀。不韦时年十八，载丧归乡，瘗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边批：要紧。变姓名，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值。久之，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廪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廪中，夜则凿地，昼则伏匿，如是则经月，遂达暠寝室。出其床下，会暠如厕，杀其妾及小儿，留书而去。边批：好汉！暠大惊，自是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韦知其有备，即日夜驰至魏郡，掘其父阜冢，取阜头以祭父，又标之市曰：“李暠父头。”暠心痛不敢

言，愤恚呕血死。不韦于是行丧，改葬父。

郭林父论曰："子胥犹见用强吴，凭阖闾之威，而苏子力止匹夫，功隆重千乘，比子胥尤过云。"子犹曰："李曇私忿不戢，辱及墓骨，妻子为戮，身亦随之，为天下笑，可谓大愚！然能以私忿杀其父，而竟不能以官法治其子，何也？将侠士善藏，始皇之威，犹不行于博浪，况他人乎？顾子房事秘，无可物色，而兹留书标市，显行其意，莫得而谁何之，不独过子胥，且过子房矣！东汉尚节义，或怜其志节而庇护之未可知。要之一夫含痛，不报不休，死生非所急也。不韦真杰士哉！"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若起与秦，身死而能以术自报其仇，智更足多矣！

【译文】　东汉人苏不韦的父亲苏谦，曾当过司隶校尉。大司农李暠（性贪狠暴虐）由于跟苏谦有私怨，竟诬告苏谦，使苏谦含冤处斩。

那时苏不韦才十八岁，含泪奉迎父亲的遗体回乡，当他父亲灵柩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仅仅仰天长叹说："难道天下就只有一位伍子胥（春秋楚人，名员，父兄皆遭平王所杀，子胥投奔吴王，佐阖闾伐楚，破楚都，时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以报父兄仇）吗？"

于是他就把母亲安顿在武都山中〔要紧〕，然后隐姓埋名，散尽家财来招募剑客，等候李暠到诸陵参拜，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下手。

不久李暠调任为大司农，手下一名右校官名刍廧就住在衙门北侧，跟苏不韦的拜把兄弟很要好。于是苏不韦等人就潜伏在刍廧家中，为避人耳目，他们白天休息，利用夜晚挖掘地道，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打通一条通往李暠寝室的地道。不巧李暠正好如厕，于是苏不韦只好杀死他的侍妾和儿子，然后留下一封信〔好汉〕。

李暠回房之后大惊失色，但是又找不出凶手，只好在屋舍四周布满荆棘，并在地面铺上木板，一夜之间竟然换了九个地方睡觉。

苏不韦见李暠有所防备，就连夜前往魏郡，挖开李暠父亲的坟墓，砍下李父的头，祭奠自己的父亲，然后在李父头上写"李暠之父"四个大字，挂在城内。李暠看了，痛楚万分，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竟因激愤当场吐血而死。

这时苏不韦才为父亲补行丧礼，改葬在祖坟。

〔梦龙评〕郭林父曾评论说："伍子胥利用强吴，凭借吴王阖闾的威猛，费尽千辛万苦才报杀父之仇。而苏不韦仅凭一人之力，事功却凌驾位高权重的大臣之上，可见他的才干超过伍子胥。"

我认为李暠由于挟怨诬告，竟祸延妻子儿女，并且辱及父亲尸骨，到最后自己也被气得吐血而死，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真是愚不可及！然而既挟私怨害死苏不韦的父亲，为什么不利用权势置苏不韦于死地呢？我认为这是侠士善于藏蔽自己。就好比以秦始皇的权势仍无法躲过张良博浪沙的一击，又何况其他人呢？然而张良刺杀秦始皇，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始终无法找到凶手，但苏不韦却曾故意留下一封信，更把李暠父亲的头胪悬市示众，可见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公然的，而李暠却对他无可奈何，他的胆识不仅超过伍子胥，而且也还在张良之上。东汉时代特别重节义，是不是有人因激赏苏不韦的志节，而处处设法庇护他就不得而知了。要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苏不韦置生死于度外，不愧是豪杰孝子。

楚悼王死后，楚国的贵族们就发兵攻打吴起，吴起趴在悼王的遗体上痛哭。追杀吴起的党人，用箭射杀吴起时，也射中悼王的遗体。在悼王的丧期满后，即位的肃王就下令处死所有发兵的贵族，结果竟有七十家贵族满门抄斩。

此外，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宠，齐大夫派人暗杀苏秦，苏秦负伤逃逸。齐王一直抓不到凶手，苏秦临死时对齐王说："我死了以后，请大王处我车裂重刑，并且公开列举我的罪状，就说：'苏秦在齐阴谋叛乱，因而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如此，必能诱出杀我的凶手。"于是齐王就照苏秦的遗言去做；果然抓到刺杀苏秦的凶手，被齐王处死。

吴起和苏秦，在明知自己必死之前，都能运用智慧为自己报仇，真不愧是足智多谋之士。

417. 窦建德

【原文】 夏主窦建德微时，有劫盗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户下，连杀三盗。余盗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绳下系取去。"盗投绳而下，建德乃自系，使盗曳出，捉刀跃起，复杀数盗。由是益知名。

以诛盗为戏。

【译文】 夏主窦建德（隋朝人，曾据饶阳自称长乐王，后被越王侗封为夏王，王世充废侗后，建德称帝国号夏，被李世民所擒杀）年轻时，有一天夜里盗匪闯入他家，窦建德发觉后，就站在窗下，连杀三名盗匪，其他盗匪一见，吓得不敢进屋，只在屋外连声恳求将他们同伴的尸体还给他们。

窦建德说："你们丢下绳索，好让我绑上尸首。"

盗匪扔下绳索，窦建德却将绳索绑在自己身上，当盗匪用力拉过墙头时，窦建德立即反身跳起，就这样又杀了好几名盗匪，从此盗匪们只要一听见"窦建德"三个字就害怕。

〔梦龙评〕像窦建德这种杀贼的方法，简直把杀盗匪当游戏玩。

418. 李　福

【原文】　唐李福尚书镇南梁。境内多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牧弗敢禁止，闾巷苦之。福严明有断，命织篾笼若干，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借如此地望，作如此行止，毋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快！"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侪惕息，各务戢敛。

【译文】　唐朝人李福（字能之，僖宗时因抵御王仙芝有功，官太子太傅）任尚书镇守南梁时，境内有许多前朝官员的产业及后裔。州中无赖常争相为这些前朝大官的子弟效命，狐假虎威，横行乡里，前任太守却任其横行不敢禁止，百姓深以为苦。

李福做事一向严明果断，命人编数个竹笼，再召来为恶最多的子弟，盘问他的家世谱系，及现仍在朝做官的亲戚族人。接着说："你的身世如此显赫，却做出这等败坏门风的事，不怕辱没祖先吗？今天对你的惩罚，你的家人在听到后，一定也会赞同我。"

于是命人将该子弟装入竹笼，沉在江中。从此其余子弟们各自警惕，收敛行迹。

419. 薛元赏

【原文】　李相石在中书，京兆尹薛元赏尝谒石于私第。故事，百僚将至相府，前驱不复呵。元赏下马，石未之知，方在厅，若与人诉竟者。元赏问焉，曰："军中军将。"元赏排阖进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军中一将而敢无礼如此！夫纲纪凌夷，犹望相公整顿，岂有出自相公者耶！"即疾趋而去，顾左右："可便擒来！"时仇士良用事，其辈已有诉之者。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赏不答，即命杖杀之。士良大怒。元赏乃白衣请见士良，士良出曰："何为擅杀军中大将？"元赏具言无礼状，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无礼于此，此亦可无礼于彼乎？国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坏之可惜。某已白衫待罪矣！"士良以其理直，顾左右取酒饮之而罢。

【译文】　唐朝李石任宰相时，当时的京兆尹是薛元赏，他曾拜访过李石的

私宅，按照往例：百官将到相府时，前面的仪仗队不可再呼喝开道。薛元赏已经在门口下马，但李石并未察觉有客人到，好像正与人在大厅争吵。

薛元赏问旁人："与李石争吵的人是谁？"

旁人答道："是位军中将军。"

薛元赏推开众人，向前对李石说："相公您身为朝廷大臣，接受天子的任命委托，怎能容许一名军中将军对您如此无礼呢？当今朝廷纲纪败坏，尚希望能借相公之力大加整顿，相公又怎么做出这种败坏礼仪纲纪的事呢？"

说完立即策马离去，并回头命左右把那位将军拿下。

当时，正是仇士良（字匡美，性残暴，曾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当权，已有人将此事报告他，仇士良命宦官传令："中尉请您屈驾光临。"

薛元赏一句话没说，就要人杀了那宦官，仇士良得知大为生气。薛元赏却脱下官服，一身白衣求见仇士良。

仇士良见了薛元赏说："为什么随意杀一名军中大将？"

薛元赏于是诉说当时那名将军无礼的情形，并且说："宰相是国家大臣，中尉也是朝廷大臣，宦官既然可对这人无礼，也可对其他人无礼，国家礼法，中尉应当谨守维护，因为纲纪一旦破坏，要想再重建就困难了，薛某话已说完，现在已准备好领罪。"

仇士良听了认为有理，命左右备酒款待，不再追究宦官被杀之事。

420. 罗　点

【原文】　罗点春伯为浙西仓司，摄平江府。忽有雇主讼其逐仆欠钱者，究问已服，而仆黠狡，反欲污其主，乃自陈尝与主馈之姬通。既而访之，非实，于是令仆自供奸状，因判云："仆既负主钱，又污主婢，事之有无虽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从奸罪，宜断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词日根究。"闻者莫不快之。

【译文】　宋朝人罗点，字春伯，任官浙西统摄平江府。有一天，有位雇主忽然控告一位因欠钱而被他逐出府的奴仆，罗点问仆人是否认罪。谁知仆人心机深沉，竟污蔑他的主人，供说自己曾与主人的侍妾有奸情。

罗点查证后，发觉仆人所言并非事实。于是命仆人自己供诉罪状，接着宣判说："身为奴仆不但欠主人钱，又恶言污蔑主人侍妾，事情是否属实，虽不可知，但仆人已自承罪状，所以已明显犯下从奸罪，罪应发配流放。至于那名侍妾，若日后主人追究控告时再判刑。"

当时的人一听说这恶仆的下场，没有人不大叫痛快。

十二、当机立断

【原文】　智生识，识生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集“识断”。

【译文】　能对事物有更深入的观察与了解，才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但是在应该当机立断时，千万不能因为观察、了解而延迟、拖宕。

421. 齐桓公

【原文】　宁戚，卫人，饭牛车下，扣角而歌。齐桓公异之，将任以政。群臣曰：“卫去齐不远，可使人问之，果贤，用未晚也。”公曰：“问之，患其有小过，以小弃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举火而爵之上卿。

韩、范已知张、李二生有用之才，其不敢用者，直是无胆耳。孔明深知魏延之才，而又知其才之必不为人下，故未免虑之太深，防之太过，持之太严，宁使有余才，而不欲尽其用，其不听子午谷之计者，胆为识掩也。呜呼，胆盖难言之矣！魏以夏侯楙镇长安。丞相亮伐魏，魏延献策曰：“楙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走，比东方相合，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危计，不用。

任登为中牟令，荐士于襄主曰瞻胥已，襄主以为中大夫。相室谏曰：“君其耳而未之目也？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亦齐桓之智也。

【译文】　宁戚是卫国人，每当他喂食拴在车下的牛时，总是一边敲打着牛角一边唱歌。

有一天，齐桓公正巧由他身边经过，觉得他不同于别人，准备任用他，但大臣们却劝阻说：“卫国离齐国并不远，不如先派人打听他的为人，如果他确实贤能，再任用也不迟。”

可是，齐桓公说：“何必多此一举呢？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发现他有小缺点。人做事常会因小弃大，这就是为什么天下智士常不得君王重用的原因。”

于是，齐桓公拜宁戚为上卿。

〔梦龙评〕明朝的韩范（字思兼）虽然知道张、李二人是可重用的人才，却不敢用，原因是由于胆小。三国时的诸葛亮虽深知魏延（字文长，曾屡建战功，封征西大将军）的才干，同时也知道以魏延之才不会居人之下，因此顾虑太深，防犯太多，戒备太严，宁可只借重魏延的余才，却不敢让他完全发挥。当初孔明不肯采纳魏延所提子午谷的计策，就是由于孔明的胆气被识虑所蒙蔽，唉！看来“胆”这个字，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

清楚的！（魏派夏侯楙镇守长安，蜀相孔明企图发兵征魏，当时魏延曾献计："夏侯楙懦弱无能，如果丞相能拨给我精兵五千，我可立刻从褒中绕秦岭东进，然后再从子午谷北行，不用十天，就可攻取长安，夏侯楙见我来攻，定会弃城而逃，这时即使魏国派驻守东方的军队前来救援，他们也必须行军二十天才能到达。如果丞相从斜谷出兵，更可一举收取咸阳以西之地。"但当时诸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危险，并没有采纳。）

当王登出任中牟令时，他曾向襄王推荐一个人，并说这个人叫"胆胥已"，襄王任命这人为中大夫，一旁的王后却劝阻说："大王只是听别人说这人有才干，自己却没有亲眼看见，怎能轻易相信而草率任用呢？"襄王说："我之所以任用他，既是根据耳闻，也是根据眼见。因为王登推荐他，就是根据耳闻和眼见。假使一切事情都要靠我亲眼目睹，那事情永远没有做成的时候。"

襄王和齐桓公具有同样的智慧。

422. 卫嗣君

【原文】 卫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买之，不得；乃以左氏 地名 易之。左右曰："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译文】 卫国有一个被判刑的犯人，逃亡到魏国。

卫嗣君悬赏五十金，要求魏国代为逮捕这名人犯。可是魏王不要五十金，只肯用卫国的左氏（地名）来交换。

侍臣问卫嗣君："用左氏来交换一名人犯，代价算不算太大？"

卫嗣君回答说："律法中没有小这个字，而任何乱事都是大事。如果法不能守，律令不能执行，即使有十个左氏也没有用，律令能执行，虽用十个左氏来换也值得。"

423. 高 洋

【原文】 高洋内明而外晦，众莫知也。独欢异之，曰："此儿识虑过吾！"时欢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持刀斩之，曰："乱者必斩！"

【译文】 高洋（即北齐文宣帝，高欢次子，字子进）没有即帝位前，在一般大臣的眼中，并不是一个有特别才干的人，其实高洋却是深藏不露，只有高欢（字贺六浑，其子高洋篡位，追尊为神武帝）看出高洋与其他诸儿不同，曾说："此儿的智慧思虑更在我之上。"

有一次，高欢为测试儿子们对事物的应变能力，就交给每个儿子一把乱丝，

要他们整理，当其他儿子正低头整理乱丝时，只有高洋拿起刀斩断乱丝，说："为乱者，只有斩。"

424. 周瑜　寇准　陈康伯

【原文】　曹操既得荆州，顺流东下，遗孙权书，言"治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于吴"。张昭等曰："长江之险，已与敌共，且众寡不敌，不如迎之。"鲁肃独不然，劝权召周瑜于鄱阳。瑜至，谓权曰："操托名汉相，实汉贼也。将军割据江东，兵精粮足，当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险，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瑜请得精兵五万人，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孤与老贼誓不两立！"因拔刀砍案曰："诸将敢复言迎操者，与此案同！"竟败操兵于赤壁。

契丹寇澶州，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真宗闻之，召准问计。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边批：大言。愿驾幸澶州。"帝难之，欲还内。准请毋还而行，乃召群臣议之。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准曰："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奈何弃庙社远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策幸澶州。准曰："陛下若入宫，臣不得到，又不得见，则大事去矣！请毋还内。"驾遂发。六军、有司追而及之。临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上遣人瞷准，方饮酒鼾睡。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谋者，上意动，准固请渡河，议数日不决。准出见高烈武王琼，谓之曰："子为上将，视国危不一言耶？"琼谢之。乃复入，请召问从官，至皆默然。上欲南下，准曰："是弃中原也！"又欲断桥因河而守，准曰："是弃河北也！"上摇首曰："儒者不知兵！"准因请召诸将，琼至，曰："蜀远，钦若之议是也。上与后宫御楼船，浮汴而下，数日可至。"众皆以为然，准大惊，色脱。琼又徐进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边批：此举全得高公力，上所信者，武臣也。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则城中别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将归事其主，谁肯送陛下者？金陵亦不可到也！"准又喜过望，曰："琼知此，何不为上驾？"琼乃大呼"逍遥子"，准掖上以升，遂渡河，幸澶渊之北门。远近望见黄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来薄城，射杀其帅顺国王挞览。敌惧，遂请和。

按：是役，准先奏请：乘契丹兵未逼镇、定，先起定州军马三万南来镇州，又令河东兵出土门路会合，渐至邢、洺，使大名有恃，然后圣驾顺动。又遣将向东旁城塞牵拽，又募强壮入虏界，扰其乡村，俾虏有内顾之

忧。又檄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徙者，随在瘗藏。寇至勿战，故虏虽深入而无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补失，未战而困。若无许多经略，则渡河真孤注矣。

金主亮南侵，王权师溃昭关，帝命杨存中就陈康伯议，欲航海避敌。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闻之，已自宽。明日康伯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海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诏曰："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诏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帝意始坚，康伯乃劝帝亲征。

迟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准也；延宋之帝者，一陈康伯也。

【译文】 曹操取得荆州后，就兴起顺流而下、攻取东吴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大意是自己将率领八十万水兵，约孙权在吴交战。

当时以张昭为首的文臣，已被曹操八十万大军的声势吓得魂不守舍，张昭说："我们所凭借的只有长江天险，在曹操取得荆州后，长江天险已经成为敌我双方所共有，再说敌众我寡，双方兵力悬殊，我个人以为如今之计不如迎接曹公到来。"

坐在一旁的鲁肃，却不认为归顺曹操是上策，于是向孙权建议，不如立即派人召回在鄱阳的周瑜商议大计。

周瑜赶回后，激动的对孙权说道：

"曹操虽名为汉朝丞相，其实却是汉朝的奸贼。主公据有江东，地域宽阔，兵精将广，应当为汉室除去奸贼。再说曹操现正自掘死路，我们哪有归顺他的道理？请主公听我详说平曹的计划。现在北方并未完全平定，关西的马超（字孟起，是汉末将军）和韩遂（后汉金城人，后为曹操所杀）是曹操的后患；如今曹操竟舍弃善战的骑兵，而想与长于水战的吴兵决战，岂不是自取败亡？再加上现在正值隆冬季节，马草军粮的补给都不方便；而曹军远来南方，水土不服定会生病，这些都是曹操用兵的不利情况。所以主公想要活捉曹操，现在正是千载良机。请求主公给我精兵五万人，我保证击败曹操！"

孙权听了周瑜这番话后，说道："我与曹操这老贼势不两立！"

说完抽出宝刀，一刀砍断案桌道："诸位再有敢说归顺曹操的，就会和这案桌同样下场！"

后来果然大败曹操于赤壁。

宋真宗时，契丹人出兵攻打澶州，一时边情紧急，一夜之间竟连发五道紧急文书，消息传到京师，朝野震惊。当时宰相寇准（字平仲，官同平章事，封莱国公，卒谥忠愍）却不慌不忙，仿佛平常般谈笑饮酒。

真宗接获军情紧急的报告，就召来寇准，与他商议大计。

寇准说："想要解除这种危急的状况，只要五天的时间就够了〔大话〕，臣恳请附下幸驾澶州。"

真宗听了颇感为难，想直接返回京师，寇准却再三恳请。真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召集群臣商议。临江人王钦若建议真宗避难金陵，阆州人陈尧叟则建议前往成都。

寇准奏道："陛下英明睿智，才使得群臣齐心效命，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必会闻风丧胆，为什么要舍弃宗庙，逃往他地呢？陛下无论幸临金陵或成都，一则路途太过遥远，二则将导致人心溃散，给予敌兵可乘之机，那又如何指望能保住大宋江山呢？"

真宗听了这些话，才下定决心前往澶州。

寇准说："请陛下即刻启程，不要再转回宫内，陛下若入宫，臣进出不便，恐误了大事。"于是真宗下令立即启驾。

这时有大臣欲加阻拦，所以临河未渡。这晚，嫔妃个个哭成一团，真宗又派人询问寇准意见，不料寇准因喝醉了，竟鼾睡不醒。第二天，又有大臣向真宗建议迁都金陵，真宗有些心动，所以虽然寇准一再恳求真宗渡江，但一连几天真宗仍下不了决心。

一天，寇准碰到烈武王高琼，对他说："你身为大将军，见国家的情势已到如此危急的地步，难道不会向皇上说句话吗？"

高琼向寇准谢罪，于是寇准又再入宫，建议真宗不妨问问其他官员的意思，没想到在朝的官员竟然个个哑口无言。

这时真宗表示希望南下，寇准说："这种做法简直是舍弃中原。"

真宗又想毁坏桥梁，凭借江河天险来防守。

寇准说："这样河北一地就拱手送敌了。"

真宗不由得摇头说："你是读书人，不懂得用兵之道。"

于是寇准建议真宗询问各将军的意见。

高琼却说："我赞同王钦若的看法，蜀地远，但陛下若乘坐宫廷楼船，顺着汴江而下，几天的行程，就可抵达成都。"

在场的大臣纷纷表示赞同，寇准不由大吃一惊。只见高琼不慌不忙的接着又说：

"臣直言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与其到事情发生时丧命，不如今日直言而死。今天只要陛下离开京师一步，那么整个天下就要改朝换代了。士兵们都是北方人，家小都在京师附近，若京师不保，他们都会回乡保护妻小，到时有谁肯护送陛下？即使近如金陵，陛下也到不了。"

寇准听高琼如此说，顿时又面露喜色，说："你能明白这道理，为什么不自

请为皇上跟前的御前将军呢？”

高琼大喊一声，要轿夫起轿；寇准立刻将真宗请入轿中，全军于是顺利渡河。

真宗抵达澶州北门时，远近的士兵们看见皇帝的车驾，不由欢声雷动，高呼万岁，数十里外都听得到阵阵的欢呼声。

契丹人见宋真宗御驾亲征，气势大减，等攻城时，元帅顺国王挞览又遭宋兵射杀，更是胆颤心寒，于是向宋请和。

〔梦龙评〕这场战役，寇准事先曾奏请真宗在契丹兵马尚未调派妥当前，先征调定州三万兵马南下镇守，又命河东兵由王门路前来会合，一切部署完毕才劝请真宗亲征。同时寇准也曾招募强壮的丁兵混入契丹境内，骚扰契丹村庄，使契丹有内忧的困扰。另外寇准也发文各州县，要他们各自加强守御，各乡村民组织自卫民团，金币财物随身携带，至于无法运走的米粮要妥善深藏，契丹兵至，千万不可与他们交手，如此一来，契丹人虽是深入内地却毫无所获，往往只攻下一座空城，得不偿失；在未与宋兵交战前已是军需窘困，所以澶州之役宋军获胜并非侥幸，若事先没有这许多部署，那么真宗的渡河亲征，可就真的是孤注一掷了！

宋朝时金主完颜亮南侵，王权师败于昭关，高宗命杨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一生经历大小二百多次战役，高宗曾比为郭子仪，卒谥武恭）到陈康伯（字长卿，孝宗时封鲁国公，享孝宗庙庭，谥文恭）家中共商渡海避敌的大计。陈康伯见了杨存中，立即请他入屋，两人便喝起酒来。高宗听说两人还有心情喝酒，不觉宽心不少。

第二天，陈康伯入宫奏道：“臣听说有人劝陛下渡海往福建，这事千万要审慎，敌兵大势已去，请陛下静心等待。”

一天，高宗突然颁下手谕：“如果无法击退金兵，文武百官可各自避难他去。”

陈康伯一见，立刻将诏书焚毁，然后启奏说：“百官一旦离散，陛下的势力将更形孤单，到时大宋江山也完了。”

高宗上听了才又重振信心，于是陈康伯趁机力劝高宗亲征。

〔梦龙评〕周瑜拖延了曹魏称帝的野心；寇准保住了真宗皇帝的宝位；而陈康伯却是延续了宋代江山。

425. 王　素

【原文】　初，原州蒋偕建议筑大虫巉堡，宣抚使王素听之。役未具，敌伺间要击，不得成。偕惧，来归死。王素曰：“若罪偕，乃是堕敌计。”责偕使毕力自效。总管狄青曰：“偕往益败，不可遣！”素曰：“偕败，则总管行；总管败，

素即行矣！”青不敢复言，偕卒城而还。

【译文】　宋朝时原州的蒋偕（字齐贤）曾建议修筑大虫巉堡，当时的宣抚使王素（字仲仪，卒谥懿敏）同意蒋偕的提议。然而城堡尚未筑好，敌兵就已趁隙来攻，因此筑堡的工程只有暂时停止。蒋偕因遭敌军攻击，非常害怕，于是弃堡回来向王素请罪。

王素说：“如果将你治罪，那就正中敌计。”

于是，只督责蒋偕一定要尽全力将筑堡的工程完成。

总管狄青（字汉臣，卒谥武襄）说：“再派蒋偕只会失败，千万不可。”

王素说：“如果失败，就派总管前去完成任务，总管再失败，我王素就继总管之后前去达成任务。”

狄青听了，不敢再多话。蒋偕终于完成筑堡工程，安然而回。

426. 韩　浩

【原文】　夏侯惇守濮阳，吕布遣将伪降，径劫质惇，责取货宝。诸将皆束手，韩浩独勒兵屯营门外，敕诸将案甲毋动。诸营定，遂入诣惇所，叱劫质者曰：“若等凶顽，敢劫我大将军，乃复望生耶！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故纵若！”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劫质者，劫质者惶遽，叩头乞货物，浩竟捽出斩之，惇得免。曹公闻而善之，因著令：自今若有劫质者，必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

【译文】　三国时代，魏人夏侯惇出任濮阳太守时，吕布派使伪称投降，趁机劫持夏侯惇为人质，然后向魏要求大批的珠宝和黄金以交换人质。

当时诸将个个束手无策，只有韩浩（三国魏人，字元嗣）一人率兵驻守营门外，命令诸将全副武装在一旁待命，部署完毕后，请求只身进入拘禁人质的营房。

他对绑架人质的贼兵怒斥道：“你们这些顽劣的凶徒，胆敢劫持大将军，你们还想活命吗？现在我奉命讨贼，又岂能为了保全大将军的命而答应你们的要求？”

接着又哭着对夏侯惇说：“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我也是逼不得已。”

说完，韩浩下令营外的军队攻击劫持人质的贼兵，贼兵在惊慌中却仍不忘索讨财物。韩浩下令将他们一个个拖出斩首。夏侯惇终于保全一命。

事后曹操称赞韩浩处理得当，下令：尔后若再有绑架人质的事件发生，根本不必顾虑人质的安危。所以日后再也没有发生绑架人质的事件。

427. 寇　恂

【原文】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玺书往降之。恂至，峻第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请诛之。诸将皆谏，恂不听，遂斩之。遣其副归，告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则固守！"峻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边批：千金不可购，今自送死，奈何失之。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

唐僖宗幸蜀，惧南蛮为梗，许以婚姻。蛮王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骈自淮南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此亦寇恂之余智也。

【译文】　东汉光武帝时，因高峻久久不向武帝称臣，于是派寇恂（字子翼，随光武帝屡建战功，封雍奴侯，卒谥威）奉诏命前往招降。

寇恂来到高峻的驻地，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出面拜见寇恂，皇甫文言辞谦逊，但意态坚决。寇恂大为生气，命人处斩皇甫文，诸将纷纷劝阻，寇恂没有理会，于是皇甫文遭到砍头的命运。

事后，寇恂派高峻的副将回去禀告，说："由于军师态度无礼，已遭处斩，阁下若有归顺之意，请立即投降，否则就请准备一战。"

高峻一听不由心慌，立即大开城门请降。

这时诸将纷纷向寇恂道贺，并且问道："为什么杀了高峻的使者后，高峻反而请降呢？"

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大臣，一切的行事都出自皇甫文的策划〔今他自送死，奈何失之〕，日前皇甫文来时，言辞虽婉转，但丝毫没有归顺之心，所以如果不杀皇甫文，那么皇甫文的狡计就能得逞，杀了皇甫文，那高峻少了胆，就只有投降了。"

〔梦龙评〕唐僖宗临幸蜀地时，恐蛮人伺机骚扰，答应两族联姻。蛮酋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前来拜谒僖宗，并且迎聘公主。太尉高骈得知僖宗许婚之事，立即自淮南紧急传书，说："蛮酋心腹就只有这几人，只要制服这三人，无须再忧虑会遭南蛮侵扰。"果然在杀了这三人后，直到僖宗回京，南方一直平安无事。高骈和寇恂一样有智慧。

428. 刘玺　唐侃

【原文】　嘉靖中，戚畹郭勋怙宠，率遣人市南物，逼胁漕总，领倩各船，分载入都以牟利。运事困惫，多缘此故。都督刘公玺时为漕总，乃预置一棺于舟

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权奸狠干，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杀汝，即自杀卧棺中，以明若辈之害吾军也！吾不能纳若货以困吾军！"诸干惧而退，然终亦不能害公。

权奸营私，漕事坏矣。不如此发恶一番，弊何时已也！从前依阿酿弊者，只是漕总怕众狠干耳。从狠干怎敢与漕总为难、决生死哉！按：刘玺，字国信，居官清苦，号"刘穷"，又号"刘青菜"。御史穆相荐剡中曾及此语。及推总漕，上识其名，喜曰："是前穷鬼耶？"亟可其奏。则权奸之终不能害公也，公素有以服之也。公晚年禄入浸厚，自奉稍丰。有觊代其职者，嗾言官劾罢之，疏云："昔为青菜刘，今为黄金玺。"人称其冤。因记陈尚书奉初为给谏，直论时政得失，不弹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因于刘国信三叹。

章圣梓宫葬承天，道山东德州。上官亵民间财甚巨以给行，犹恐不称。武定知州唐侃 丹徒人，奋然曰："以半往足矣！"至则舁一空棺旁舍中。诸内臣牌卒奴叱诸大吏，鞭挞州县官，宣言"供帐不办者死"，欲以恐吓钱。同事者至逃去，侃独留。及事急，乃谓曰："吾与若诣所受钱。"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办死来矣，钱不可得也！"于是群小愕然相视，莫能难。及事办，诸逃者皆被罢，而侃独受旌。

人到是非紧要处，辄依阿徇人，只为恋恋一官故。若刘、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毋论所持者正，即其气已吞群小而有余矣。蔺之浑池，樊之鸿门，皆是以气胜之。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戚畹、郭勋等人仗恃受宠，常率领属下大肆搜购南方珍玩，然后胁迫漕运官分派船只载运入京，好获取暴利。当时水道运输不顺，多半都是因为这缘故。

都督刘玺（字国信）任漕运总官，为根除弊端，事先在船中准备一副棺木，然后右手拿刀，左手指着奸臣说："若各位想胁迫我的船为你们载货，除非是我死，如果我为护船而不得不杀各位，事后我也会躺在棺木中自尽，让世人明白你们如何败坏纲纪，我不能为接运你们的船货而破坏法纪。"

贪官听了，为免生事，只好悻悻然离去，自始至终，不能伤害刘玺。

〔梦龙评〕奸人恃权谋取私利因而败坏漕运，刘玺若不说一番狠话，流弊要到何时才能消弭呢？以前漕运官曲意阿附，终至酿成弊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这般凶狠的贪官有所顾忌，但是贪官再凶残，又怎敢与漕运总官为难而一决生死呢？

按：刘玺字国信，居官清廉，生活困苦，人称"刘穷"，又称"刘青菜"。当时御史曾向皇帝推荐他为总漕，皇帝竟记得他的名字，说："就是

那个穷鬼吗？”立刻批准他的官职。奸臣始终不能加害刘公，也是因为他有制服奸臣的能力。

刘公晚年俸禄优厚，因此生活宽裕，有人觊觎他的职位，便唆使谏官弹劾他，上疏说：“昔日为青菜刘，现今人称黄金玺。”因此有许多人为刘玺抱屈。陈尚书最初任命为谏官时，只议论政务得失，不弹劾官员。他说：“我父亲曾告诫我不要做刑官，以免冤枉好人，若是当谏官，那会害人更多，所以我不敢随便弹劾他人。”在此我为刘玺不幸的遭遇长叹三声。

章圣皇帝的灵柩，要在承天安葬，沿途要经过山东德州，官员们为了壮大场面，大肆搜刮民财，然仍嫌不足。

武定知府唐侃（字廷直）激愤的说：“以现在所征收的一半财力，就足够有盛大的场面了。”于是抬了一副棺木放在屋旁。

当时宫廷宦官嫌诸官办事不力，不但对官员大声叱责，甚至鞭打州府县令，扬言如果再有怠惰情事，一律处死，想借此恐吓州官敛取更多民财。有些府吏受不了宦官的威逼，竟弃职逃逸，只有唐侃留下。

等宦官逼急了，唐侃说：“我带你去看我所募集的钱。”

于是带宦官来到屋外的棺木旁，指着棺木说：“我已尽力，你杀了我吧，钱，我没有。”

宦官们一听，不由一楞，也不敢再为难他。事后，凡是弃职逃逸的官员都遭免职，只有唐侃受到朝廷表扬。

〔梦龙评〕人到紧要关头，如果还阿谀奉承，多半是因贪恋官职，像刘玺、唐侃二公连死都不怕，又哪会把官职放在心上呢？不要说二公所持的理由充足，光是那股气势，就足以震慑那群小人了。渑池之会中的蔺相如，鸿门宴中的樊哙，都是以气势取胜。

429. 段秀实　孔镛

【原文】　段秀实以白孝德荐为泾州刺史。时郭子仪为副元帅，居蒲。子晞以检校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屯邠州。邠之恶少窜名伍中，白昼横行市上，有不嗛，辄击伤人，甚之撞害孕妇。孝德不敢言。秀实自州至府白状，因自请为都虞侯。孝德即檄署府军。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杀酒翁，坏酿器。秀实列卒取之，断首置槊上，植市门外。一营大噪，尽甲。秀实解去佩刀，选老躄一人控马，径造晞门。甲者尽出。秀实笑而入，曰：“杀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眙。俄而晞出，秀实责之曰：“副元帅功塞天地，今尚书恣卒为暴，使乱天子边，欲谁归罪乎？罪且及副元帅矣！今邠恶子弟窜名籍中，杀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书以副元帅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晞

乃再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实曰："吾未晡食，为我设具。"食已，又曰："吾疾作，愿一宿门下。"遂卧军中。晞大骇，戒候卒击柝卫之。明日，晞与俱至孝德所陈谢，邠赖以安。

孝宗时，以孔镛为田州知府。莅任才三日，郡兵尽已调发，而峒獠仓卒犯城。众议闭门守，镛曰："孤城空虚，能支几日？只应谕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众皆难之，谓"孔太守书生迂谈也"。镛曰："然则束手受毙耶？"众曰："即尔，谁当往？"镛曰："此吾城，吾当独行。"众犹谏阻。镛即命骑，令开门去。众请以士兵从，镛却之。贼望见门启，以为出战，视之，一官人乘马出，二夫控络而已，门随闭。贼遮马问故，镛曰："我新太守也。尔导我至寨，有所言。"贼叵测，姑导以行。远入林菁间，顾从夫，已逸其一，既达贼地，一亦逝矣。贼控马入山林，夹路人裸加□于树者累累，呼镛求救。镛问人，乃庠生赴郡，为贼邀去，不从，贼将杀之。镛不顾，径入洞。贼露刃出迎。镛下马，立其庐中，顾贼曰："我乃尔父母官，可以坐来，尔等来参见！"贼取榻置中，镛坐，呼众前。众不觉相顾而进。渠酋问镛为谁，曰："孔太守也。"贼曰："岂圣人儿孙邪？"镛曰："然。"贼皆罗拜。镛曰："我固知若贼本良民，迫于馁，聚此苟图救死。前官不谅，动以兵加，欲剿绝汝。我今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视汝犹子孙，何忍杀害？若信能从我，当宥汝罪。可送我还府，我以谷帛赍汝，勿复出掠。若不从，可杀我，后有官军来问罪，汝当之矣！"众错愕曰："诚如公言，公诚能相恤，请终公任，不复扰犯！"镛曰："我一语已定，何必多疑！"众复拜。镛曰："我馁矣，可具食。"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镛饱啖之，贼皆惊服。日暮，镛曰："吾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贼设床褥，镛徐寝。明日复进食，镛曰："吾今归矣，尔等能从往取粟帛乎？"贼曰："然。"控马送出林间，贼数十骑从。镛顾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效顺，可释之，与我同返。"贼即解缚，还其巾裾，诸生竞奔去。镛薄暮及城。城中吏登城见之，惊曰："必太守畏而从贼，导之陷城耳！"争问故，镛言："第开门，我有处分！"众益疑拒。镛笑语贼："尔且止，吾当自入，出犒汝。"贼少却。镛入，复闭门。镛命取谷帛从城上投与之。贼谢而去，终不复出。

晞奉汾阳家教，到底自惜功名。段公行法时，已料之审矣。孔太守虽借祖荫，然语言步骤，全不犯凶锋。故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

【译文】　唐朝人段秀实（字成公，谥忠烈）因白孝德（安西人，曾大败吐蕃于赤沙峰，封昌化郡王，历太子少傅）的推荐，当上了泾州刺史。

当时郭子仪（华川人，平安史之乱功第一，德宗时赐号尚父，身系天下安危二十年，与李光弼齐名，世称郭汾阳，谥忠武）为副元帅，驻守蒲州，儿子郭晞（郭子仪三子，善骑射，曾屡建战功）以检校尚书兼行营节度使，屯兵邠州。

邠州恶少打着郭晞部署的名号，白天横行街市，称有不顺心，动辄出手伤人，甚至故意冲撞孕妇，白孝德虽深知恶卒暴行，但顾忌郭晞的身份，敢怒不敢言。

段秀实由州陈状至府军，自己请调为都虞侯，白孝德立即发文至府军要求惩办恶卒。正巧郭晞手下十七人到街市买酒，借故滋事，杀了卖酒的老头，还砸坏店中酿酒的器皿。段秀实得知，命闹事的士卒排成一列，当场砍下他们的脑袋，悬在长矛上，竖立在市门外。

消息传到郭晞的营地，全营士兵群情激动，立即全副武装，准备向段秀实讨个公道。段秀实在将那群闹事的士兵正法后，也深知会引起郭晞营中强烈的不满，于是先解下身上佩刀，再选一名跛脚老人为他驾车，来到郭晞营地。全营的士兵听说段秀实到，全都武装而出。

段秀实一面走入营地，一面笑着说："杀一名老兵，何必要如此费周章的全副武装呢？我不是戴着我的脑袋来了吗？"

士兵们听他这么说，不禁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不久，郭晞出来了，段秀实责备他说："副元帅功盖天地，而今尚书却骄纵士兵横行暴虐，一旦发生暴乱，这罪该由谁为承当呢？说不定还会连累到副元帅。今天邠州的恶少混名在你的部属中，借你名号草菅人命，人们都批评说你这尚书，仗着父亲是副元帅，所以才不严格约束手下，那么郭氏一生的功名，还能为世人称颂多久呢？"

郭晞听了，说："多谢教诲。"

说完立即命士兵放下武器。

段秀实开口说："我还没有吃饭，你为我准备一些吃的东西。"

等吃完饭后，又开口说："我的宿疾又发作了，今晚就在此地暂住一夜吧。"

说完，就睡在营中，郭晞大感吃惊，告诫士兵严加巡行，保卫段秀实。

第二天一早，郭晞与段秀实两人一同来到白孝德的公署，向他拜谢，从此邠州安宁无事。

明孝宗时，孔镛（字昭文）为田州知府，到任才三天，郡中的守备兵士全部调往他地，而这时恫獠人又乘隙攻城。

众人提议闭城固守，孔镛说："我们兵力薄弱，势力孤单，能支持多久呢？如今只有对贼人晓谕朝廷的恩德，或许能感化贼人，解除危机。"

众人觉得这想法太天真了，认为孔太守所说完全是书生迂腐的论调。

孔镛说："难不成我们该束手投降，让贼人杀了我们？"

众人说："即使采纳太守的建议，那么该派谁去向贼人宣示恩德呢？"

孔镛说："这是我的城，当然该我去。"

众人纷纷劝阻，然而孔镛却下令准备车驾，决定只身前往。临行前，众人

请求孔镛带卫兵随行，孔镛一概拒绝。贼人见城门打开，以为城中士兵准备出城迎战，再仔细一看，只见一位官员乘坐马车出城，车上只有两名控马的马夫随行，他们出城后，城门又随即关闭。

贼人拦下车驾盘问，孔镛说："我是新上任的太守，你带路引我去你们营寨，我有话要对你们首领说。"

那名贼人心机深沉，故意带着孔镛在树林中绕路，孔镛回头看看马夫，已跑了一名，等到达贼营时，另一名马夫也不见了。贼人带孔镛在树林绕路时，见途中有一男子被绑在树上，身上伤痕累累，向孔镛求救。

孔镛问贼人，原来那男子是赴郡参加考试的书生，被贼人劫持，因为不答应贼人的要求，所以贼人准备要杀他。孔镛没有再说话，就直接进入贼人营寨，贼人带着兵器出寨迎接。

孔镛下马，站在屋内对贼人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等我坐下后，你们可以向我参拜。"

贼人取来坐榻，放在屋子中间，孔镛坐定后要众贼上前，众贼相互对望后不觉走向前。

贼首问孔镛的身份，孔镛说："我是孔太守。"

贼首问："你可是孔圣人的后辈子孙。"

孔镛说："正是。"

于是群贼行礼叩拜。

孔镛说："我一直深信你们本性善良，只因生活困苦迫于无奈，才沦为盗匪苟且求活，前任太守不能体谅你们的处境，动辄派官兵围剿，想要将你们赶尽杀绝，我奉朝廷之命，身为你们的父母官，看你们就像是我的子孙，我哪忍心加害你们。如果你们相信我，肯归顺我，我自当赦免你们的罪，你们护送我回府城，我会以稻谷布帛相赠，希望你们日后能为良民不再抢掠。若是不肯归顺我，也可以杀了我，日后自然会有官军前来问罪，这后果你们要自行负责。"

众贼说："果真如太守所说，能体恤我等处境，我等发誓在孔公任内，不再侵扰地方。"

孔镛说："我话说出口就算数，你们不必再多疑。"

众贼又再拜谢。

孔镛说："我饿了，你们替我准备饭菜吧！"

众贼急忙杀牛作饭，孔镛一顿饱餐，众人对孔镛的食量也大感惊异。

这时已近黄昏，孔镛说："天色已暗，看来我已赶不及今晚入城，就在此地暂住一夜吧！"

贼人立即铺床整褥，孔镛意态安闲的从容入睡。

第二天用过早饭后，孔镛说："今天我要回去了，你们可愿随我回府城，搬运米粮布帛？"

贼人说："好。"

于是拉马护送孔镛出林，后面跟随数十名贼人。

这时孔镛回头对贼人说："那位秀才是好人，现在你们既然已决定归顺我，就放了那秀才，让他跟我一起回府城。"

于是贼人不但放了秀才，还把他的衣物也一并还给他，秀才拿回衣物后竟奔逃而去。快到黄昏时，孔镛等人终于抵达府城。

城中官员登城望见，都大惊说："一定是太守因害怕而降贼，现引导贼人攻城。"

于是争相探问孔镛，孔镛命他们只管开门，他自有打算。官员一听更加疑惧。

孔镛笑着对贼人说："各位暂且先在此稍候，我进城后一定会如我所说的犒赏各位。"

孔镛进城后，关闭城门，命人取来米粮布帛，由城楼丢下，众贼捡拾后叩谢离去，从此不再危害地方。

〔梦龙评〕郭晞自幼秉承庭训，养成爱惜名声的观念，所以段秀实在执法前，早已有审慎的评估了。孔太守虽借祖先威名震慑贼人，但他言行举止丝毫不冒犯对方，所以说："柔能克刚。"

430. 姜　绾

【原文】　姜绾以御史谪判桂阳州，历转庆远知府。府边夷，前守率以夷治。绾至，一新庶政，民獠改观。时四境之外皆贼窟。翦其渠魁。乃选健儿教之攻战，无何自成锐兵，贼盗稍息。初，商贩者舟由柳江抵庆远。柳、庆二卫官兵在哨者，阳护之，阴实以为利。绾一日自省溯江归，哨者假以情见迫，遽□言贼伏隩，诇绾陆行便。绾曰："吾守也，避贼，此江复何时行邪？"麾民兵左右翼，拥盖树帜，联商舟，倘徉进焉，贼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无所用哨。

决意江行，为百姓先驱水道，固是。然亦须平日训练，威名足以慑敌，故安流无梗。不然，尝试必无幸矣！

【译文】　明朝时姜绾（字玉卿）由御史谪贬至桂阳州判，后转任为庆远知府，治理边地夷民。前任知府完全以夷人治夷，姜绾到任后，政务气象一新，官民的作风完全改观。

当时庆远府外四境都是贼穴，姜绾认为要平贼寇，必先翦除贼首，于是挑选强健的男子，教导他们攻战防守的战技，不多久，就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精

锐部队，因此贼盗的气焰稍加收敛。

早先，商船的路线是由柳江直抵庆远，在柳、庆二地分别有卫兵站哨警戒，然而卫兵表面上是在维护水道畅通，保障商船安全，暗中却勒索谋利。一天姜绾自省城搭船回庆远，哨兵故意谎报情况紧急，有贼兵埋伏岸边，劝姜绾取道陆路以策安全。

姜绾说："身为庆远知府，如果还害怕贼人，那这条水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平安通行呢？"

于是指挥民兵在左右护卫，联合其他商船徐徐向前推进。贼兵竟不敢蠢动，从此河道畅通无险，哨兵也被撤离。

〔梦龙评〕姜绾执意取道水路，为百姓做开路先锋，这本就属知府职责，但也是因他平日有足够的威仪能震慑贼人，才能平安无事，否则轻易的尝试，一定无法幸免。

431. 文彦博

【原文】 潞公为御史时，边将刘平战死。监军黄德和拥兵观望，欲脱己罪，诬平降虏，而以金带赂平奴，使附己。边批：监军之为害如此。平家二百口皆冤系。诏彦博置狱河中。彦博鞫治得实。德和党援谋翻狱，已遣他御史来代之矣。彦博拒之，曰："朝廷虑狱不就，故遣君。今狱具矣。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与君无与也！"德和并奴卒就诛。

【译文】 宋朝潞国公文彦博当御史时，边将刘平（祥符人，字士衡，谥壮武）作战阵亡，监军黄德和却拥兵观望〔监军之为害如此〕，事后为了想替自己脱罪，更毁谤刘平投降胡人，并且贿赂刘平的部署，收买他们，致使刘平一族二百多人都蒙冤入狱。

当时文彦博奉诏下判河中，经他调查，终于使真相大白，可是黄德和等人却想推翻判决，就设法请托指派其他的御史来代替文彦博。

文彦博坚决不同意，对来接任的御史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谁敢〕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既然已经作成判决，如果有任何差误，我愿意承担一切过失的责任，所以没有和你一同判案的必要。"

结果，文彦博就把黄德和及被收买的刘平部署全部处死。

432. 陆光祖

【原文】 平湖陆太宰光祖，初为浚令。浚有富民，枉坐重辟。数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为之白。陆至访实，即日破械出之，然后闻于台使者。边批：先闻则多掣肘矣。使者曰："此人富有声。"陆曰："但当问其枉不枉，不当问其富不富。果

不枉，夷、齐无生理；果枉，陶朱无死法。”台使者甚器之。后行取为吏部，黜陟自由，绝不关白台省。时孙太宰丕扬在省中，以专权劾之。即落职，辞朝遇孙公，因揖谓曰：“承老科长见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门，嘱托者众，不专何以申公道？老科长此疏实误也！”孙沉思良久，曰：“诚哉，吾过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荐陆。陆由是复起。时两贤之。

为陆公难，为孙公更难！

葛端肃以秦左伯入觐，有小吏注考“老疾”，当罢，公复为请留，太宰曰：“计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边吏去省远甚，注考徒据文书，今亲见其人甚壮，正堪驱策，方知误注。过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惊服，曰：“谁能于吏部堂上自实过误？即此是贤能第一矣！”此宰与孙公相类。葛公固高，此吏部亦高。因记万历己未，闽左伯黄琮，马平人，为一主簿力争其枉。当轴者甚不喜，边批：此等无识者多。曰：“以二品大吏为九品官苦口，其伎俩可知。”为之注调。人之识见不侔如此！

【译文】　明朝平湖的陆太宰名光祖（谥庄简），最先任浚令时，当地一位百姓含冤入狱长达数十年，由于他非常有钱，狱官为了避嫌，反而不敢为他洗刷罪名。陆光祖到任后访得实情，当日就放他出狱，然后再呈报御史〔先呈报则多掣肘矣〕。

御史说：“这人不但有钱而且名气很大。”

陆光祖答道：“但只问这人是否真的有罪，不问他是否有钱，如果他确实有罪，即使生活如伯夷、叔齐般贫困也无法让他苟活；如果他确实冤枉，纵使如陶朱公般富甲一方，也没有理由判他死罪。”

御使听了非常赏识，从此更器重他。

后来，陆光祖升为吏部官，问案判决全凭自己见解，完全不须经御史台批阅。当时孙太宰丕扬（富平人，字叔孝）以独断专权的罪名弹劾他。

陆光祖被免官后，一天巧遇孙丕扬，对他行礼长拜后说：“承蒙厚爱受教匪浅，实在感激不尽，但现今吏部人情关说不断，如果不独断专权，只怕正义公道无法伸张，孙公上疏弹劾在下，实在是误解在下了。”

孙丕扬沉思许久，才说：“你说的有理，我错了。”

立即起草上奏，自陈失言罪状，而极力保荐陆光祖，于是陆光祖又得以官复原职，与孙丕扬共称当代二贤人。

〔梦龙评〕世人想学陆光祖的正义果断，固然不容易；但要学孙公自承错误、立即更正的勇气更难。

葛端肃奉命晋见吏部尚书，有一名小吏的资料被人注上“年老多病当免职”的字句。葛公为小吏申请留任原职。太宰说：“你难道忘了，这本记

录簿是出自你的部门。”葛公说：“驻边小吏离府太远，个人资料的记载又完全根据文书，今天我亲眼见这小吏身体强壮，正是他效命朝廷的黄金岁月，才知道原先记录有错，过失在我，怎可连累小吏呢？”太宰不由佩服的说：“能在吏部堂上自承过失，实在是天下第一等贤人。”这事和孙太宰事相同。葛公固然高明，这位吏部大人也高明。

我想起明朝万历年间任吏部尚书的黄琮，为一名主簿极力洗脱冤情，结果他的上司非常不高兴〔多的是此等无识者〕，说：“堂堂二品官，竟然为一个小小的九品官费唇舌，看来你的才识也不过如此。”

后者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评价，可见人的见识与差距有多大。

433. 吕　端

【原文】　太宗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楚王元佐。端问疾禁中，见太子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二字，令亲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继恩召端。端知有变，即绐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镞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晏驾，立子以长，顺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耶？”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不糊涂，是识；必不肯糊涂过去，是断。

【译文】　宋太宗病势沉重，内侍王继恩（由后周入宋，受宠于太宗，真宗时更加骄横，因泄机密贬为右监门卫将军）忌怕太子英明，暗中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字天赐）等人，想扶立楚王元佐为太子。

吕端（字易直，太宗时为户部侍郎平章事，欲拜为相，人谓吕端糊涂，帝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于是拜吕端为相，卒谥正惠）进宫探望太宗，见太子不在皇上寝宫，怕有人借机生变，就在手板上写上“病危”二字，命亲信交给太子，召太子进宫服侍太宗。

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入宫。吕端知道一定有变故发生，就骗王继恩进御书房，说要检视先皇遗墨诏命等物件，随即将王继恩反锁在御书房，这才入内宫。

李皇后见到吕端，便对他说：“先皇已驾崩，立长子为帝才合于礼制。”

吕端答：“先帝曾预立太子，为的就是在先皇百年后，太子能顺利继承帝位，今天先皇才崩逝，就遽然违抗先皇遗命，我怕会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

李皇后不得已，只好奉太子为帝，即宋真宗。

真宗即位后，垂帘接见群臣，吕端直身站立不叩拜，只请真宗卷起帘幕，然

后登上殿阶仔细端详，再走下殿阶，率百官高呼万岁。

〔梦龙评〕平日不糊涂，是识，遇大事一定不肯糊涂搪塞过去，是断。

434. 辛企李

【原文】 辛参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应天启运宫内臣武师说，平日群中待之与监司等。企李初视事，谒入，谓客将曰："此特监琐耳，待以通判，已为过礼。"乃令与通判同见。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师说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为动，顾卒曰："但扶，自当具奏。"边批：有主意。雍容终礼。既退，遂自劾待罪。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边批：处分是。

【译文】 参政辛企李镇守福州时，有个应天启运宫的宦官名叫武师说，平日属僚把他奉为监司（官名，监察州郡的官员）。辛企李初上任，见了武师说后，对僚属说："这监官徒有外表，以后只要以对通判（官名，掌钱谷、讼狱等事）的礼节对他就足够了。"

第二天，百官朝拜先帝的肖像，不巧辛企李脚痛，一定要人扶着他才能参拜，来到殿下后，武师说突然叱令侯卒退下，说："这是供奉先帝肖像的殿堂，闲杂人岂能随便进出。"

辛企李不为所动，回头对吏卒说："你们只管扶我，事后我自当呈奏朝廷请罪。"

说完神情从容的行礼参拜，离殿后，立即上奏自陈罪状，等皇帝降罪，结果朝廷反而把武师说贬为泉州兵官。

435. 王安石

【原文】 荆公裁损宗室恩数。宗子相率马首陈状，云："均是宗庙子孙，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亦变祧，何况贤辈！"边批：没得说。

荆公议论皆偏，只此一语，可定万世宗藩之案。

【译文】 宋朝宰相王安石奏请裁减皇室宗亲的俸禄，消息传开，皇室宗族相继拦道陈情，认为都是皇室亲族，看在祖先面上不要扣减俸禄。

王安石厉声说道："即便是皇上高祖等近亲，也要迁离天子太庙另祭，何况是你们这些远亲呢？"

〔梦龙评〕王荆公的言论一向偏激，唯有这番话可估为规范皇室宗藩的典范。

436. 毛　澄

【原文】　太仓毛文简公。嘉靖初，上议选婚，锦衣卫千户女与焉。内侍并皇亲邵蕙俱得重赂，咸属意。公在左顺门厉声曰："卫千户是卫太监家人，不知自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礼部不敢担当，汝曹自为之！"众议遂息。

【译文】　明嘉靖初年，皇帝下令择婚，其中锦衣卫千户的女儿也在入选名单中。由于内侍及皇亲都接受卫千户的重礼，当然都属意卫千户的女儿。

当时毛澄（字宪清，谥文简）在礼部，听说这事，厉声说道："卫千户是卫太监家人，出身不明，日后如何名列王族谱系，这事礼部不敢承办，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从此众人不敢再提卫千户之事。

437. 祝知府

【原文】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宁府有鹤，为民犬咋死，府卒讼之云："鹤有金牌，乃出御赐！"祝公判云："鹤带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岂干人事！"竟纵其人。又两家牛斗，一牛死。判云："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译文】　南昌的祝知府以廉洁能干出名。宁王府有一只仙鹤，被民家所饲养的狗咬死，府吏把狗主送入官府，说："仙鹤的脖子上套有御赐金牌。"

祝公判道："鹤挂金牌，狗不识字；禽畜相斗，干人何事。"

于是放了那名狗主。

又有一次，两家人所养的牛相斗，其中一头牛斗死了，两人告进官府，祝知府判道："两牛相争，一死一活，死牛共食，活牛共耕。"

第五部　术智

术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嘻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楫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蠖之缩也，蛰之伏也，麝之决脐也，蚺之示创也，术也。物智其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

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者曰：圣贤之智，有时而殚。知者曰：寺贤之术，无时而窘。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章，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呜呼！术神矣，智止矣！

【译文】　术是方法。真正的方法是从智慧而生的，而通过适当的方法，智慧才能发挥无比的功用。

没有智慧而只强调方法，不仅于事无益，而且只是一场闹剧；只有智慧而没有方法，则像驾车行船的人，在风平浪静或平坦广阔的原野，一切好像得心应手，然而一遇大风大浪或羊肠鸟道，则束手无策，想不倾覆也难。

相传老子出关，化为胡人；仲雍南入蛮夷，断发文身。无知的人以为这是圣人的智慧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但智慧的人都能了解，圣人做这些权变的方法，无不来自真正的智慧。

有时婉转而不直行，称之为“委蛇”；有时暂时隐匿不显，称之为“谬数”，有时诡谲而不失原则，称之为“权奇”。若不懂婉转，不懂隐匿，不懂得诡谲，将立刻受害于环伺在外的灾祸。

智慧的人，怎可不知智慧的方法呢？

十三、以退为进

【原文】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莲在泥，入垢出洁。先号后笑，吉生凶灭。集“委蛇”。

【译文】　逶迤曲折之道，完满之中似有缺陷。正同生长在污泥中的莲蓬，经过洗涤才得显出本来面目。先是哭号，后是微笑，运用得法，就能趋吉避凶。

438. 孔　融

【原文】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为“齐兵次楚，惟责包茅。今王师未即行诛，且隐郊祀之事，以崇国体。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凡僭叛不道之事，骤见则骇，习闻则安。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恶，以习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逋诛，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声楚僭，而仅责楚贡，取其易于结局，度势不得不尔。孔明使人贺吴称帝，非其欲也，势也。儒家“虽败犹荣”之说，误人不浅。

【译文】　东汉献帝时，荆州牧刘表（字景升）不仅不向朝廷缴纳税赋，并且举止乖张。

献帝想趁郊祭的时候，下诏斥责刘表乘坐越级马车。孔融上书劝谏说："如今王师正如齐桓公兵伐楚国，只能责备不上贡的茅包一样，并没有力量惩罚刘表。陛下郊祭时不能提及此事，以维护朝廷尊严；如果轻易的张扬，不但不能收遏阻之效，反而更助长邪门外道的气势。"

〔梦龙评〕类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百姓初次听说，不免震惊害怕，但是听多了，也就习惯了。如果朝廷能力尚不足除恶，就轻率诏告天下，只会让百姓习惯叛逆不受惩罚，在百姓面前暴露朝廷的无能。

春秋齐桓公在召陵伐楚，管仲就不以楚王僭尊号为名，而只责备楚王不纳贡赋，为的就是日后易于收场，衡量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三国时孔明派使臣向孙权道贺称帝，并非孔明真有贺喜之意，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通权达变的做法。儒家那种虽败犹荣的论调，实在害人不浅。

439. 王　曾

【原文】　丁晋公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奏事，唯王文正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一日，文正谓丁曰："曾无子，欲以弟之子为后，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独对，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数步，大悔之。不数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王曾独委顺丁谓，而卒以出谓。蔡京首奉行司马光，而竟以叛光。一则君子之苦心，一则小人之狡态。

【译文】　宋朝人丁谓（字谓之，封晋国公，仁宗时以欺罔罪贬崖州）当权时，不准许朝廷大臣在百官退朝后单独留下奏事，大臣中只有王文正（即王曾，字孝先，仁宗时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文正）谨守规定，从不违逆。

有一天上朝前，王曾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想收养弟弟的儿子为后嗣，我有意面奏皇上恩准，但又不敢单独留下奏禀。"

丁谓说："像这种事，留下禀奏没有关系。"

于是王曾借呈文卷给仁宗时，就将丁谓这番行为告诉仁宗。

丁谓在退朝后，愈想愈觉得不对，不禁大为后悔，没几天，果然接获诏命，被贬往崖州。

〔梦龙评〕大臣中只有王曾对丁谓曲意顺从，最后终于伺机将丁谓贬至崖州；反观蔡京最初对司马光尊崇万分，最后却背叛、陷害司马光。看起来手法相同，但一个是君子，用心良苦，一个却是小人，心机狡诈。

440. 周忱　唐顺之

【原文】　周文襄巡抚江南日，巨珰王振当权，虑其挠己也。时振初作居第，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松江作剪绒毯，遗之，不失尺寸。边批：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千古笑端。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

秦桧构格天阁。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赂工人，得其尺寸，作绒毯以进，铺之恰合。桧谓其詗己内事，大怒，因寻事斥之。所献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谓忠佞意殊，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骄，其机浅，桧险而狡，其机深；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此所以异与？

世之訾文襄者，不过以媚王振，及出粟千石旌其门，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举。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时四方灾伤荐告，司农患贫，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千万，唯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门之为荣，而纳官之不为辱，欲以风励百姓。此亦卜式助边之遗意，未可轻议也。

倭躏姑苏，戟婴儿为戏。唐公顺之时家居，一见痛心，愤不俱生。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严分宜幸客也。公挺身往谒，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视师浙直，因任胡宗宪。宗宪亦厚馈严相以结其欢，故无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应德 顺之字。晚年为分宜所荐，至今以为诟病。尝观《易》之《否》，以“包承小人”为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辞。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汉人有言，中世选士，务于清悫谨慎，此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呜呼！世多隐情，惜已之人，殆难与道此也。正德时逆瑾鸱张，刘健、谢迁皆逐去，而李东阳独留，益务沉逊，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获免。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不思孝宗大渐时，刘、谢、李同在榻前，承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李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岂独应德哉！

【译文】　明朝人周忱任江南巡抚期间，正值宦官王振当权，周文襄怕王振借机刁难，因此当王振兴建宅第时，周文襄事先要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然后命人到松江按尺寸定做地毯送给王振做为贺礼。

由于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王振非常高兴，以后，凡是周文襄所呈报的公文，都在王振的赞同下顺利通过，江南的百姓到今天还蒙受这福泽！〔傅奇移此事于

赵文华名下，遂为千古笑端〕

〔梦龙评〕秦桧修建格天阁时，有个任职江南的官员，想别出新裁，好好巴结秦桧，就重金贿赂建筑工人，取得厅堂的尺寸，特别定做绒毯献给秦桧。由于绒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秦桧认为这名官员打探他府中隐私，非常生气，常借事斥责这名官员。

同样是呈献绒毯，结果却一怒一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是忠奸不同，所以各得其不同的报应。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王振虽然骄横、暴虐但心机并不深沉，秦桧则阴险狡诈心机重；王振喜欢招抚君子获致名声，秦桧却是怕遭谋刺，所以以小人心严防众人，这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吧！

世人批评周文襄，认为他为谄媚王振，捐米千石获朝廷颁旌旗表扬，及为子求官而献马，这两件事都不是高明之举。我却认为周文襄捐米、献马都有他的用意。当时天下兵祸连连，各州府库空虚，周文襄上奏朝廷，请免江南各州课税若干万，因而建议鼓励百姓“捐米”“买官”，借以充实府库财源才是两全之策。所以周文襄率先捐米，昭示百姓能获朝廷表扬是件光荣之事，而献金求官也非可耻，想借此鼓励百姓捐输，这不和卜式（汉朝人，以牧羊致富，武帝征匈奴时卜式捐输家财助军）踊跃捐输劳军的作风一样吗？由此看来，后人不可轻易批评周文襄。

明朝时倭寇蹂躏姑苏城，倭贼互用刀戟刺杀婴儿为乐。唐顺之当时闲居在家，见倭贼的凶残非常痛心，不惜与倭贼同归于尽。

当时海上督军赵文华是丞相严嵩的宠客，唐顺之冒死求见，陈述制敌战略，终于说服赵文华保荐自己为职方郎中（官名，属兵部，掌天下地图舆籍），接着又启用名将胡宗宪，胡宗宪当时也曾厚礼奉迎严嵩，以讨严嵩欢心，所以才能从容计划放手讨贼，没有因受牵制而无法平贼的顾虑。

〔焦弱侯评〕唐顺之晚年因接受严嵩举荐，到今天仍遭到世人讥评。《易卦》上不是说过：有时君子要能容忍小人，甚至要曲意奉承，才能灾尽吉来。有志胸怀天下的志士，怎可为保一生的清誉，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汉朝时有人说：“选拔士人一定要求清白谨慎。”这不过是妇人村夫之见。世事本就复杂，爱惜自己的人，是很难去跟别人说论自己作为背后的难言之隐的。

明朝正德年间，阉臣刘瑾专权凶暴，贤臣刘健（字希贤，谥文靖）、谢迁（字千乔，与刘健、李东阳同心辅政，天下称贤相，武宗时请诛刘瑾，不为武宗接纳，于是辞官，卒谥文正）等人都纷纷辞官归隐，只有李东阳（字宾之，孝宗时受皇命辅武宗，卒谥文正）不但仍尽心在朝辅政，并且言

行更加谨慎，时时居间调解各朝臣间的冲突，许多乡绅豪族也都赖李东阳暗中庇护才保全性命，现在世人都责备李东阳不能为保节而辞官，却不曾想到当年孝宗崩逝前，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在孝宗病榻前，接受先皇亲口托付的幼主，假使李东阳也和刘、谢二人一样辞官归隐，那么国事将败坏到更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岂不是辜负李宗的重托吗？

由此看来，李东阳不辞官，实在有他万不得已的苦衷。李东阳晚年时，曾与友人谈及此事，常痛哭不止〔可怜〕，唉！看来许多忠臣的苦心都不被迂儒所见谅，又何止是唐顺之一人呢？

441. 廉　范

【原文】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辟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乃东至洛阳，变姓名求代迁尉狱卒。未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护视。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诃之曰："君困厄，瞀乱耶！"后融释系出，病因，范随养视。及死，送丧至南阳，葬毕而去，终不言姓名。

一辟之感，屈身求济。士之于知己，甚矣哉！

【译文】　后汉人廉范字叔度，北魏永平初年，陇西太守郑融曾保举廉范为功曹（州郡属吏）。

不久，郑融受其他事牵连，遭人举发，廉范知道此事错综复杂，想尽力帮助他，于是托病离职，郑融不明白廉范心中的打算，对廉范的辞官非常不谅解。

廉范往东走来到洛阳，改名换姓后，求得一个狱卒的差使。不久，郑融果然被捕下狱，廉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尽心照顾郑融。

郑融虽曾因这狱卒长得像廉范而觉得奇怪，但从未想过狱卒就是廉范。有一天郑融对廉范说："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以前手下的一名属吏。"

廉范故作生气的大声说："你是坐牢坐得老眼昏花了吗？"

日后，郑融被释出狱，又遭病痛缠身，廉范随侧照顾，到郑融死后，廉范将遗体送回南阳安葬后才离去，但一直到郑融死，廉范始终没有说出自己是谁。

〔梦龙评〕只因感激郑融的保举之恩，廉范竟改名换姓，委身狱卒尽心照顾，一直到郑融去世，士人所报的知己之恩，真是无与伦比。

442. 周　新

【原文】　周新为浙江按察使，尝巡属县，微服触县官，取系狱中。与囚语，遂知一县疾苦。明往迓，乃自狱出。县官惭惧，解绶而去。由是诸郡县闻风股

栗，莫不勤职。

【译文】 周新为浙江按察使时，常常巡视所属的州县，有一次他故意微服出巡，触怒当时县官，被捕入狱。

周新借着在狱中与同囚的罪犯闲聊的机会，了解县中百姓的疾苦。

第二天，官员们前往狱中迎接周新，县官这才知道周新的身份，县官自觉惭愧，于是解下缓带离职。从此，其他各州县的官员莫不尽忠职守，不敢有丝毫怠忽。

443. 陈 □

【原文】 陈□尝为别试所主，蔡卞曰："闻陈□欲尽取史学而黜通经之士，意欲沮坏国是而动摇荆公之学也！"卞既积怒，谋因此害□，而遂禁绝史学。计画已定，唯俟□所取士，求疵立说而行之。□固预料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谈经及纯用王氏之学者。卞无以发。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尝曰："当时若无矫揉，则势必相激，史学往往遂废矣。故随时所以救时，不必取快目前也。"

元祐之君子与"甘露"之小人同败，皆以取快目前，故救时之志不遂。

【译文】 宋朝人陈□（字莹中，号了翁）有次被任命为考选学士的主选官。

蔡卞（蔡京弟，字元度，王安石女婿）说："这次陈□被任命为主选官，一定会全部选取史学学士，而罢黜精通经学的学士，用来破坏朝廷现有体制，并且抵制荆公（即王安石）所倡立的学说。"

蔡卞因对陈□不满，想借此陷害陈□，进而禁绝史学。打定主意后，就只等陈□选取学士，找出陈□的错处借题发挥。另一方面，陈□也料到蔡卞的阴谋，于是录取的前五名，全都是研究经学的博士及推崇王氏学说的学士，让蔡卞找不到诋毁的借口，但五名以后，全都是研究史学的书生。

事后陈□说："当时若不是刻意忍让，两人一定会正面冲突，那么史学也早就遭到废止的命运了。"

所以为挽救目前的危势，要能灵活机变，有时不必逞一时的快意。

〔梦龙评〕宋哲宗元祐年间，新旧党争，司马光等人遭罢斥，与唐文宗时宰相李训等人谋刺宦官不成反被诛杀，都是为逞眼前一时之快，而致无法达成挽救时局的大志。

444. 王翦 萧何

【原文】 秦伐楚，使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地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

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地，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恒中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汉高专任萧何关中事。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何曰：“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边批：晁错使天子将兵而居守，所以招祸。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悦。

吕后用萧何计诛韩信。上已闻诛信，使使拜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陈平独吊，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封君置卫，非以宠君也。以今者淮阴新反，有疑君心。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财佐军。”何从之，上悦。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曰：“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又说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尚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边批：王翦之智。上心必安。”于是何从其计。上还，百姓遮道诉相国，上乃大悦。

汉史又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与前所云强买民田宅似属两截。不知前乃免祸之权，后乃保家之策，其智政不相妨也。宋赵韩王普强买人第宅，聚敛财贿，为御史中丞雷德骧所劾。韩世忠既罢，杜门绝客，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甚喜，赐御札，号其庄曰“旌忠”。二公之买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胆以与豪杰共，至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污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风荡如矣！然降而今日，大臣无论有功无功，无不多买田宅自污者，彼又持何说耶？◯陈平当吕氏异议之际，日饮醇酒、弄妇人。裴度当宦官熏灼之际，退居绿野，把酒赋诗，不问人间事。古人明哲保身之术，例如此，皆所以绝其疑也。国初，御史袁凯以忤旨引风疾归。太祖使人觇之，见凯方匍匐往篱下食猪犬矢；还报，乃免。盖凯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之，潜布篱下耳。凯亦智矣哉！

【译文】　秦始皇派王翦（战国名将，曾为秦始皇平赵、燕、蓟等地）率六十万大军伐楚。出征日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临行前，王翦请求始皇赏赐大批田宅。

秦始皇说：“将军即将率大军出征，为什么还要担忧生活的贫穷呢？”

王翦说："臣身为大王的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却始终无法封侯，所以趁大王委派臣重任时，请大王赏赐田宅，做为子孙日后生活的依凭。"

秦始皇听了不由放声大笑。王翦率军抵达关口后，又曾五次遣使者向始皇要求封赏。

有人劝王翦说："将军要求封赏的举动，似乎有些过分了。"

王翦说："你错了！大王疑心病重，用人不专，现在将秦国所有的兵力委交给我，我如果不用为子孙求日后生活保障为借口，多次向大王请赐田宅，难道要大王坐在宫中对我生疑吗？"

汉高祖三年，萧何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在京、索一带相持不下，这期间，汉王屡次派使者慰问镇守关中的宰相萧何。

鲍生于是对萧何说："在战场上备尝野战之苦的君主，会屡次派使者慰劳属臣，是因为君王对属臣心存疑虑〔晁错要景帝亲征自己留守，所以招祸〕。为今之计，丞相最好选派善战的子弟兵，亲自率领他们到前线和君主一起并肩作战，这么一来，君主必能消除心中疑虑，信任丞相。"

萧何采纳鲍生的建议，从此汉王对萧何非常满意。

汉高祖十一年，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吕后用萧何的计谋诛灭韩信。高祖知道淮阴侯被杀，就派使臣任命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邑民，另派士兵五百人和一名都尉为相国的护卫兵。

群臣都向萧何道贺，唯独陈平（秦时为东陵侯，秦亡后降为平民）向萧何表示哀悼之意：

"相国的灾祸就要从现在开始啦！皇上在外率军征战，而相国留守关中，没有建立任何战功，却赐相国封邑和护卫兵，这主要是因淮阴侯刚谋反被平，所以皇上也怀疑相国的忠心，派护卫兵保卫相国，并非宠爱相国，而是有怀疑相国之心。我建议相国恳辞封赏不受，并且把家中财产捐出，充作军费，这样才能消除皇上对相国的疑虑。"

萧何采纳召平的建议，高祖果然大为高兴。

汉高祖十二年秋天，英布叛变，高祖御驾亲征，几次派使者回长安打探萧何的动态。

萧何对使者说："因为皇上御驾亲征，所以我在内鼓励人民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和皇上上次讨伐陈豨（汉朝人，高祖时以郎中封阳夏侯，后自称代王，被诛）叛变时相同。"

这时，有人对萧何说："你灭门之日已经不远啦！你已经身为相国，功冠群臣，不能再继续接受皇上的封赏；自从相国入关中，这十多年来深得民心，皇上多次派使臣慰问相国，就是担心相国在关中谋反。相国如想保命，不妨低价

搜购百姓的田地，并且不以现金支付而以债券取代，来贬低自己的声望，这样皇上才会安心。”

萧何又采纳这个建议。

高祖在平定英布之乱凯旋而归，百姓沿途拦驾上奏，控告萧何廉价强买民田，高祖不由心中窃喜。

〔梦龙评〕《汉史》曾记载：萧何购买田宅都是选择偏远的穷乡，也不在自家宅院营建高楼围墙，他说：“如果后代子孙贤德，就会学习我的节俭；如果子孙不肖，有家产也会遭他人所夺。”这和前面所记萧何强行购置民田，似乎有出入，其实强购民田是为免遭杀身之祸的权宜之策，至于隐居穷乡，则是保护家产的做法，这两件事同样具有远见。

宋朝韩王赵普，因为强行购买百姓宅第，行贿敛财，遭当时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韩世忠罢官后，拒绝访客上门，并且绝口不谈兵事，时常骑着一匹驴，带着一壶好酒，领着一二童子，在西湖上饮酒自娱。有人曾批评他在新淦县购置官田，宋高宗听说这事却非常高兴，颁赐扁额，并赐名“旌忠”。其实他们两人不论购民宅或买官田，都是为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疑虑。

唉，当君主不能与大臣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时，常使有功的大臣，不惜污损自己而求自保，三代时君臣上下水乳交融的情感早已不复。然而演变到现在，大臣不论有功无功，个个都拚命购买田宅，他们所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陈平在吕氏对自己有疑虑时，整天饮酒调戏妇人；而唐朝的裴度在宦官气焰正甚时，也曾隐居乡野喝酒作诗，不问朝廷大事。这些都是古人明哲保身的方法，都是为了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疑虑。

明朝初年，御史袁凯因触怒太祖，托病辞官归隐，太祖仍不放心，派人窥探，只见袁凯趴在竹篱下，吃猪狗的大便，密探向太祖报告后，袁凯得以保住一命。原来袁凯早料到太祖会派人监视他的行动，要家人在炒面中搅拌沙糖，灌进竹筒中，暗暗散置竹篱下，避过密探耳目。看来袁凯也是聪明人！

445. 郭德成

【原文】　洪武中，郭德成为骁骑指挥。尝入禁内，上以黄金二锭置其袖，曰：“第归勿宣。”德成敬诺，比出官门，纳靴，佯醉，脱靴露金。边批：示不能为密。阍人以闻。上曰：“吾赐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阍严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窃耶？且吾妹侍宫闱，吾出入无间，安知上不以相试？”众乃服。

【译文】　明太祖洪武年间，有一天骁骑指挥郭德成（性嗜酒、淡簿名利）

进宫参拜。太祖把两锭黄金放在郭德成的袖子里，要郭德成回去后不可张扬此事。

郭德成毕恭毕敬的拜领，当他走出宫门时，把黄金放在靴子里，接着假装喝醉，在脱下靴子时故意把黄金掉在地上〔以示不能为密〕。守宫门的禁卫军捡到后，就把这两锭黄金呈奏太祖，太祖说："这是朕的赏赐。"

有人责备郭德成，郭德成解释说："宫中门禁森严，身怀黄金走出宫门，可能会被误认为盗贼；再说我妹妹是个宫女，我出入宫中更要小心，说不定陛下是在试探我。"

众人听了，不由佩服他的谨慎。

446. 郭崇韬　宋太祖

【原文】　郭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故人、子弟或以为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耶？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祛、射钩之人，若一切拒之，能无疑骇？"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韬悉献所藏，以佐赏给。

南唐主以银五万两遣赵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者可也。"普辞，宋主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弗测。"及从善南唐主弟。来朝，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唐君臣皆震骇，服宋主之伟度。

赂遗无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辞而终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要看他既受后作用如何，便见英雄权略。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

【译文】　后唐的郭崇韬一向清廉正直，自从任官洛阳后，才开始收受各方的赠礼或贿金，他的故旧或部属，因此批评他的作为。

郭崇韬说："我现在官至将相，每年俸禄赏赐千万，何曾把这些许贿金礼品放在眼里？但现在戍守各地的藩镇，多半是后梁归降的将领，他们都是陛下所倚重的将才，如果我坚辞不受，能保各藩镇心中不起疑惧吗？

第二年，皇帝在京师附近举行郊祭，郭崇韬于是把所收到的贿金及礼物，全部捐献出来。

南唐李后主派人送五万两白银给赵普（宋朝人，字则平，曾佐宋太祖定天下），赵普将此事禀奏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说："南唐主的赠金不可不接受，你不妨写一封信向南唐王表示感谢，另外再给那位使臣一些赏钱就可以了。"

赵普拜辞出宫后，宋太祖自言自语说："身为大国不可自贬身份，朕要让南

唐觉得朕高深莫测。”

等南唐主的弟弟李从善进京晋见太祖时，太祖除了一般例行的赏赐外，另外暗中派人送给李从善白银，数目和南唐主送给赵普的一样。李从善将此事报告南唐主后，南唐君臣无不震惊，并且赞佩宋太祖的器度。

〔梦龙评〕本来贿金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收受的，但一向清廉的郭崇韬到洛阳后，也不再坚持以往的原则，开始收受贿金；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宋太祖，也授意大臣接受南唐主的赠金。这完全要看当事者收取贿金的心态及作用，借此也可看出是否有英雄人物的权谋智略。三代以后的大将，大抵上都是权略中的佼佼者。

十四、隐而不显

【原文】 似石而玉，以鎛为刃；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隐。集“谬数”。

【译文】 宝玉有时会隐蔽成石头的样子，戈戟的柄套也能做为兵刃。舍弃明显可见的用途，运用幽微隐密的妙处，这是管仲成事的谋略。

447. 宋太祖

【原文】 宋祖闻唐主酷嗜佛法，乃选少年僧有口辩者，南渡见唐主，论性命之说。唐主信重，谓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

茅元仪曰：“与越之西子何异，天下岂独色能惑人哉！”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听说南唐主笃信佛法，就挑选一个聪敏伶俐而口才又好的年轻和尚，派他到南唐谒见南唐主，讨论生死轮回之说。

南唐主深信不疑，将他当做是出世的仙佛，从此不再关心朝政，甚至连边境国防都不注意。

〔茅元仪评〕宋太祖派和尚一事，跟越国派西施迷惑吴王的道理完全相同，可见天下并非只有女色才能迷惑人。

448. 周武王

【原文】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 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十倍。见《管子》。

假设戍名，欲人惮役而竟收粟，倘亦权宜之术，而或谓圣王不应为术以愚民，固矣！至若《韩非子》谓：汤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议其贪也，让于务光，又虞其受，使人谓光曰：“汤弑其君，而欲以恶名予子。”光因自

投于河。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间纣以乱其心。此则孟氏所谓“好事者为之”，非其例也。

【译文】　周武王下令征调百姓赴重泉（地名）戍守。

然后又下一道命令：“凡百姓捐谷一百鼓（四石为一鼓）者，得免征调。”

百姓为求免役，纷纷捐出家中所有积谷，一时国库的米粮暴增二十倍〔见《管子》〕。

〔梦龙评〕武王假征调百姓戍守远地为名，想借百姓恐惧离乡的心理，征收谷粟充实国库，这只是一时权宜的做法，有人却批评圣贤的君王不应用权术来欺骗百姓。

《韩非子》曾记载：商汤讨伐杰纣后想自立为帝，又怕世人讥评他是因称王的贪念才伐桀纣，于是故意推举务光为王；但又怕务光真的接受，就故意派人对务光说：“汤弒杀他的君主，却想将弒君的罪名嫁祸给你。”务光听了，就投河自尽。另外，文王也曾用重金贿赂费仲，要他日夜在纣王身边谗言谄媚，迷惑纣王心智，我认为这才是孟子所谓喜欢捏造假语生事之人。

449. 管　仲

【原文】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对曰：“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绨绤，鹅鹜含余秫，齐钟鼓，吹笙篪，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欲其尽忠于国人，能乎？”乃召城阳大夫，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国无饥民。此之谓“谬数”。

既夺城阳之宠，又劝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籴贱，桓公恐五谷之归于诸侯，欲为百姓藏之，问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过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从之，民争为困京以藏谷。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归心；勾践式怒蛙，而三军鼓气；燕昭市骏骨，而多士响应；桓公聘囷京，而四境露积。诚伪或殊，其以小致大，感应之理则一也。

【译文】　齐桓公有次为国中大夫只顾积敛家财，不愿踊跃捐输，囤积米粮任谷粟腐烂，却不愿开仓救民而烦恼。

管仲建议说：“请王下令召城阳大夫进宫。”

桓公说：“为什么呢？”

管仲回答说："城阳大夫府中的宠妾，个个身穿细葛布做成的衣裳；所养的鹅鹜吃的都是上好的谷粟，日日笙歌夜夜舞榭，他的族人却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大王只要对他说：'你口口声声说要对寡人尽忠，却连你自己族人的生活都不顾，能相信你会尽忠寡人吗？从今天起，寡人不要再见到你。'"

桓公果真照管仲所说，免去城阳大夫的官职，不准他出大门一步。其他大夫听说此事，纷纷争相捐金献粮，救助远近亲族，有些大夫尚嫌不足，甚至收容国内贫苦无依的百姓，从此国内再也没有饥民。

〔梦龙评〕不但挫城阳大夫宠臣的骄气，又能使大臣们散家财救助百姓，管仲短短几句话，却对齐国大大有帮助。

米价下跌，桓公不愿大夫们借机囤积，希望能为百姓多存米粮，于是向管仲请教对策。

管仲说："今天臣经过市集，见有两座新建的谷仓完工，请大王以璧玉聘用他们当官，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百姓于是争相新建谷仓以储放米粮。

〔梦龙评〕文王将乱葬的枯骨重新埋好，而百姓纷纷归顺；句践利用怒蛙的鸣叫，来激励越军的士气；燕昭王拿重金买死千里马，各路人才知其爱才，纷纷前去投靠；齐桓公聘粮仓主人为官，于是齐国四处可见粮仓顶。不管是诚是伪，都达成了以小得大的作用。

450. 范仲淹

【原文】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时范仲淹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仲淹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守，谕之曰："今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并兴，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徙沟壑耳。"是岁唯杭饥而不害。

《周礼·荒政十二》，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但他人不能举行，而文正行之耳。◯凡出游者，必其力足以游者也。游者一人，而赖游以活者不知几十人矣。万历时吾苏大荒，当事者以岁俭禁游舡。富家儿率治馔僧舍为乐，而游船数百人皆失业流徙。不通时务者类如此。

【译文】 宋朝皇祐二年，吴州一带闹大饥荒，当时范仲淹（字希文，卒谥文正）治理浙西，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救荒的措施非常完备。

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范仲淹于是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

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的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

另外，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

于是各寺庙住持无不招募工人大肆兴建。

范仲淹又召募工人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每天募集的工人多达一千人。掌监察的官员，认为范仲淹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所以上奏弹劾范仲淹。

范仲淹上奏说："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

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杭州一带的百姓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

〔梦龙评〕《周礼》上曾记载："连续十二年的饥荒，主政者应尽量提供百姓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口。"可惜一般主政者都做不到，只有范仲淹做到了。

凡是可以外出宴游者，一定是具有宴游的财力，一人外出宴游，而靠此人宴游花费的金钱生活的，却有几十人。明朝万历年间，苏州一带闹饥荒，主政者下令禁止百姓游船，于是富家子弟日日在僧院宴饮，而靠划船生活的船家，都因失业而背井离乡；主政者的愚昧、不识时务，大都如此。

451. 管　仲

【原文】　桓公好服紫，一国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访于管子。明日公朝，谓衣紫者曰："吾甚恶紫臭，子毋近寡人！"于是国无服紫者矣。

【译文】　齐桓公喜欢穿着紫色的衣服，于是全国人都风行穿紫衣，桓公深觉困扰，向管仲请教。

第二天，桓公早朝时对穿紫衣的大臣说："寡人最讨厌紫色，你们这些穿紫衣的人，不要靠近寡人。"

这话一出，全国再也没有人穿紫衣。

452. 王　导

【原文】　王丞相善于国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练数千端。丞相与朝贤共制练布单衣。一时士人翕然竞服，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卖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与"恶紫"对照。◯谢安之乡人有罢官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唯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竞市，价遂数

倍。此即王丞相之故智。

【译文】 晋朝的丞相王导善于掌理国政。初渡江时，国库空虚，府库只存数千匹丝绢。

王导于是与朝中大臣商议，每人订制一套丝绢单衣，一时之间，官员及读书人竞相仿效，于是丝价暴涨。王导接着下令管理府库的官员出清丝匹，每匹售价竟高达一两黄金。

〔梦龙评〕这事可以和桓公讨厌紫衣相对照。

另外，东晋时，宰相谢安的同乡辞官回乡，临行前向谢安辞行；谢安问他回乡的旅费可曾筹妥？同乡回答："手上没有现金，只有五万把蒲葵扇。"于是谢安随手拿了其中一把扇。没几天，士人百姓争相购买，于是扇价高涨，这也是仿王丞相的做法。

453. 晏　婴

【原文】 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毂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

【译文】 齐人喜欢在驾车时用车毂相互撞击，并以此为乐。官府虽多次禁止，但成效不彰，宰相晏婴感到十分烦恼。

一天，晏婴乘坐一辆新车出门，故意与其他车相撞。事后说："与人撞车是不吉祥的凶兆，难道是我祭拜神明时心意不够诚敬、平日居家待人不够谦和吗？"于是弃车离去。从此国人不再以撞车为乐。

454. 东方朔

【原文】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药。东方朔乃进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药，不能使人不死。唯天上药，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对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谩诧，欲极其语，即使朔上天取药。朔既辞去，出殿门，复还曰："今臣上天似谩诧者，愿得一人为信。"上即遣方士与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过诸侯传饮，期且尽，无上天意。方士屡趋之，朔曰："神鬼之事难豫言，当有神来迎我。"于是方士昼寝，良久，朔遽觉之曰："呼君极久不应。我今者属从天上来。"方士大惊，具以闻，上以为面欺，诏下朔狱。朔啼曰："朔顷几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对曰："天帝问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虫。''虫何若？'臣朔曰：'虫喙髯髯类马，色邠邠类虎。'天公大怒，以臣为谩言，使使下问。还报曰：'有之，厥名蚕。'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苛以臣为诈，愿使人上天问之。"上大笑曰："善！齐人多诈，欲以喻我止

方士也！”由是罢诸方士不用。

【译文】　汉武帝喜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方士非常礼遇，常派遣方士到各地访求长生不老药。

东方朔于是上奏道：“陛下派人访求仙药，其实都是人间之药，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唯独天上之药才能使人不死。”

武帝说：“谁能上天为寡人取药呢？”

东方朔说：“臣能上天。”

武帝一听，知道东方朔又在胡说吹牛，想借机让他出丑难堪，于是下令命东方朔上天取药。

东方朔领命拜辞离宫，刚走出殿门又再折返回宫，上奏说：“现在臣要上天取药，皇上一定会认为臣胡说吹牛，所以希望皇上能派一人随臣同往，好为人证。”

武帝就派一名方士陪东方朔一起上天取药，并且约定三十天后回宫复命。

东方朔离宫后，日日与大臣们赌博饮酒，眼看三十天的期限就要到了，随行的方士不时的催促他。

东方朔说：“神鬼行事凡人难以预料，神会派使者迎我上天的。”

方士无可奈何，只好蒙头大睡，一睡就是大半天。

突然间，东方朔猛然将他摇醒，说：“我叫你许久都叫不醒，我刚才随天上使者由天庭返回凡间。”

方士一听大吃一惊，立即进宫向武帝奏。武帝认为东方朔一派胡言，犯欺君之罪，下诏将东方朔下狱。

东方朔哭着对武帝说：“臣为上天求仙药，两度徘徊生死关口。”

武帝问：“此话怎说？”

东方朔回答说：“天帝问臣下老百姓穿的是什么衣服，臣回答：‘穿着虫皮。’又问：‘虫长得什么样子？’臣说：‘虫嘴长有像马鬃般的触须，身上有虎皮般彩色斑纹。’天帝听了大为生气，认为臣胡言欺骗天帝，派使者下凡界探问。使者回报确有此事，并说虫名叫蚕，这时天帝才释放臣返回凡间。陛下如果认为臣撒谎欺君，请派人上天查问。”

武帝听了大笑：“说的好，齐地人生性狡诈（武帝时方士大都出自齐地），你只想借此劝朕不要再听信方士之言罢了！”

从此武帝不再迷信方士。

455. 张　良

【原文】　高帝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谏，不从。吕后使吕

泽劫留侯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诚能不爱金帛，令辩士持太子书，卑词固请，边批：辩士说四皓出商山，必有一篇绝妙文章，惜不传。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吕后如其计。汉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孙太傅称说古令，以死争，边批：言者以为至理，听者以为常识。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年皆八十余，须眉皓然，衣冠甚伟。上怪而问之，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载，边批：谁谓高皇慢士？公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窃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难摇动矣！"

左执殇中，右执鬼方，正以格称说古今之辈。夫英明莫过于高皇，何待称说古今而后知太子之不可易哉！称说古今，必曰某圣而治，某昏而乱。夫治乱未见征，而使人主去圣而居昏，谁能甘之？此叔孙太傅所以窘于儒术也。四老人为太子来，天下莫不为太子死，而治乱之征，已惕惕于高皇之心矣。为天下者不顾家，尚能惜赵王母子乎？王弇州犹疑此汉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论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义能不为高皇臣者，义必能不辞太子之招。别传称子房辟谷后，从四皓于商山，仙去。则四皓与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汉，则四皓中亦必有显者，固非藏拙山林，匏落樗朽可方也！太子定，而后汉之宗社固，而后子房报汉之局终，而后商山偕隐之志可遂。则四皓不独为太子来，亦且为子房来矣。边批：绝妙四皓论。呜呼！千古高人，岂书生可循规而度、操尺而量者哉！

【译文】 汉高祖准备废黜太子，另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群臣纷纷劝阻，高祖都不予理会。吕后得知焦急万分，派哥哥建成侯吕泽一再要求留侯张良想个对策。

张良说："这事很难用口舌来争辩。如今皇上不能招抚的只有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年事已高，他们认为陛下为人傲慢，所以隐居山中誓不作汉臣。假使阁下能不惜金钱宝玉，请太子写一封亲笔信，派一位能言善道的使者去邀请他们〔辩士说服商山四皓出山，必定有一篇绝妙文章，惜今不传〕，我想他们会答应来的；来了之后，让他们不时陪同太子入朝，而且故意让皇上看到，对打消废黜太子或许有所帮助。"

吕后依张良所言，卑词厚礼迎来商山四皓。

汉高祖十二年，高祖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因此也就愈发急着废黜太子。而

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叔孙通（初仕秦，后降汉，汉初典章交由叔孙通订定）引用古今事例为废黜太子事力争〔言者以为至理，听者以为常谈〕，高祖表面上答应不废黜太子，内心却不以为然。

一天酒宴开始，高祖要太子在自己身边侍奉，四皓随侍在太子身边，年纪都已超过八十岁，须发尽白，器宇不凡。

高祖见这四人不觉奇怪，问："他们是什么人？"

四皓立即上前各自报出姓名，分别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高祖不由大惊说："朕邀请诸公有几年了〔谁说高祖轻慢士人〕，诸公却为躲避朕而隐居深山，现在为什么诸公却愿意服侍我儿？"

四皓异口同声说："因为陛下一向轻视读书人，经常任意乱骂，臣等不愿无故受辱，所以才隐居深山。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孝，恭谨有礼，尊重士人，天下人莫不希望为太子效死命，所以臣等愿意出山侍奉太子。"

高祖说："那就烦劳诸公辅佐太子。"

四皓一同举杯为高祖祝寿，然后又一同向高祖告辞。

高祖望着他们的背影说："有他们四人辅佐太子，太子羽翼已成，很难再改变了。"

〔梦龙评〕叔孙通在高祖面前，左一句会折寿，右一句福祚薄，再举古今历史上更换太子不祥的史实为佐证，想劝说高祖改变废黜太子的心意。唉！想那汉高祖是多么聪明的人，何须叔孙通举古今例证，才知道不可轻易废太子呢？举古今例证，必定会提到某君圣明，所以天下大治；某君昏聩，所以天下大乱。高祖时代天下治乱的征兆未显，就已断定高祖昏聩而非圣明，有谁会甘心承认自己是昏君呢？这就是叔孙通太拘泥儒家教训，致使谏言反而不为高祖所接纳。

商山四皓愿意为太子效命，那天下人莫不争相为太子牺牲，因此日后治乱的端倪，已清楚的显现在高祖心中，既要为汉室千年天下着想，高祖还能顾及私情成全赵王母子吗？

王弇州（明朝人，即王世贞，字元美）曾怀疑出现在汉宫的四皓，不是真正的商山四皓；即使如此，先不谈张良是否已犯下欺君之罪，只能说高祖的眼力太差了，商山四皓既然能为义坚持不为高祖臣，也就能为义不推辞太子的招抚。其他传记曾记载，张良晚年不吃五谷，专心学习神仙道术，最后随商山四皓一同仙去。就此看来，张良与商山四皓属同一流人物，彼此相契，所以即使张良不辅佐汉室，四皓中也必有人因佐汉室而显达，他四人绝非长久隐没山野之辈。太子地位稳固，而后汉室社稷才能稳固，张良辅佐汉室之功圆满，而后才能了却与四皓一同仙去的心愿，所以四皓不

仅是为辅太子而来，也是为成全张良而来〔绝妙四皓论〕。唉！像这般千古高人的行事，哪是一个只知读死书的书生，按常理就能评断的呢？

456. 满宠　郭元振

【原文】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曹操恶之，欲诬以图废立，收彪下狱，使许令满宠按之。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嘱宠曰："但受词，勿加考掠。"边批：惜客误客，书生之见。宠不报，考讯如法。数日，见操言曰："杨彪考讯无他词。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操于是即日赦出彪。初，彧与融闻宠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宠。

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欲和。元振即其牙帐与之计事。会天雨雪，元振立不动，至夕冻冽。乌质勒已老，数拜伏，不胜寒冻。会罢，即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计杀其父，谋勒兵来袭。副使解琬劝元振夜遁。元振不从，坚卧营中。边批：畏其袭者决不敢杀，敢杀则必有对之矣。明日，素服往吊，赠礼哭之甚哀，边批：奸甚。留数十日，为助丧事。婆葛感悦，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

考掠也，而反以活之；立语也，而乃以杀之：其情隐矣。怒我者，转而善我，知其情故也；欲袭我者，转而感悦我，不知其情故也。虽然，多智如曹公，亦不知宠之情，况庸才如解琬，而能知元振乎？

【译文】　三国时太尉杨彪（后汉人，字文先）与袁术（后汉人，献帝时僭帝号，后粮尽众散，被刘备击败而死）结儿女亲家，引起曹操不满，想诬陷杨彪下狱，好使这门婚事告吹。曹操将杨彪收押下狱后，命满宠审理侦讯。

当时孔融与荀彧分别请托满宠，说："请先生只管讯问，千万不要用刑逼供〔爱之适以害之，书生之见〕。"

满宠不理会两人请托，仍严刑拷问〔妙计〕。

几天后，满宠晋见曹操，说："我已用过各种酷刑侦讯杨彪，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杨彪名气不小，如果不明不白获罪，必定招来民怨、失去民心，这也是属下为曹公所担心的事。"

曹操听了这番话，立即释放杨彪。

当初，荀彧与孔融听说满宠拷问杨彪，对满宠非常不谅解，等杨彪因满宠一番话而获释，才又善待满宠。

唐朝郭元振任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时，西突厥的酋长乌质勒所统率的部落势力壮盛。

乌质勒对郭元振表示愿意与唐朝修好，不兴事端。郭元振立即来到乌质勒的军帐与他商议大计。这天正值大雨雪，郭元振进帐后一直站立不坐；夜晚气

温更低，由于乌质勒年事已高，受不了酷寒，在会谈结束后就病发而死。乌质勒的儿子婆葛，认为郭元振用计杀死自己的父亲，于是率兵袭击郭元振。当时副使解琬曾劝说郭元振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遁逃，郭元振没有接纳〔怕他袭击就不敢害其父，敢害其父就必有对应之策〕，坚持睡在营帐中。

第二天，郭元振穿着一身素服前往乌质勒的灵前吊祭，致赠奠仪，哭得非常伤心〔好奸诈〕，并且还主动留在营地帮忙料理丧事。婆葛见了，不禁深受感动，反而派使者送给郭元振五千匹骏马、二百头骆驼及十万多头的牛羊。

〔梦龙评〕满宠严刑拷问杨虔，是为给予杨虔活命的机会，郭元振站着与乌质勒商议大事，是想引他病发而死，这些都是隐而不见的内情。孔融、荀彧由不谅解满宠转而感激、礼遇，是由于日后了解实情；葛婆由率军包围郭元振转而感动、臣服，是因不了解实情。然而即使聪明如曹操者，尚且看不透满宠的心意，更何况是平庸的解琬，又如何能识破郭元振的心意呢？

457. 梅衡湘

【原文】 梅少司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贵，狎视令长；稍强项，则与之争。公平气以待。有中贵操豚蹄饷公，乞为征负。公为烹蹄设饮，使召负者前，呵之。负者诉以贫。公叱曰："贵人债何债？而敢以贫辞乎！今日必偿，徐之，死杖下矣！"负者泣而去。中贵意似恻然。公觉之，乃复呼前，蹙额曰："吾固知汝贫甚，然无如何也。亟鬻而子与而妻，持镪来。虽然，吾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骤离！姑宽汝一日，夜归与妻子诀，此生不得相见矣！"负者闻言愈泣。中贵亦泣，辞不愿征，为之破券。嗣是，中贵家征负者，皆从宽焉。

【译文】 少司马梅衡湘初任官时，是固安县县令。固定县多出宦官，因此并不把一个小小的县令看在眼里，经常故意刁难，梅公却都能心平气和的从容应对。

某次一位宦官送给梅公一副猪脚，目的是想要梅公为他讨债。于是梅公命人烹调猪脚，设宴款待宦官，并把欠钱的县民叫来官府，斥责他们欠钱不还。县民们却纷纷哭诉自己的贫穷。

梅公大声怒骂说："宦官大人好心借钱给你们，你们竟敢哭穷赖债，今天你们一定要还清所有债务，否则我就打死你们！"

县民们都哭丧着脸离去，一旁观看的宦官不免有些心软，梅公察觉宦官态度软化，就再度把欠钱的县民叫来。

梅公皱着眉对他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很穷，但是我实在出于无奈，现在为了偿清债务，只有卖掉你们的妻儿来还钱，但我也不忍心让你们骨肉骤然分离，

所以特别再宽限一天，今夜就与妻子诀别吧！此生恐怕不能再相聚了。”

县民们听了，忍不住痛哭失声，宦官也不禁掉泪，当场打消讨债的念头，并且把借条都撕毁，从此，其他的宦官索债也都从宽处理。

458. 颜真卿

【原文】 真卿为平原太守。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濠，阴料丁壮，实储廪，佯命文士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未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有备。

小寇以声驱之，大寇以实备之。或无备而示之有备者，杜其谋也；或有备而示之无备者，消其忌也。必有深沉之思，然后有通变之略。微乎，微乎，岂易言哉！

【译文】 唐朝时颜真卿（字清臣，谥文忠，善长草书，笔力遒婉）为平原太守，正是安禄山权势气焰正盛时。

颜真卿借口雨季即将来临，不得不修城浚沟，暗中招募勇士、储存米粮防备安禄山的侵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天天与书生喝酒作诗。

安禄山派密探暗中监视颜真卿的举动，见颜真卿只顾喝酒作诗，认为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果然造反，河东一带完全陷入贼手，唯有平原郡因颜真卿早有防范而未陷落。

〔梦龙评〕碰到小贼寇，只要虚张声势恫吓一番就能击退对方；遇到大贼寇，就必须有坚实的武力后盾才能与之对抗。本身没有实力，却虚张声势显示自己武力，是为杜绝对方有蠢动的念头；而极力掩饰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毫无防备，是为消除对方猜忌的心理。是虚是实，必须先要有深沉圆融的思虑，然后才能变通自如。其中的微妙之处，却不是三言两言就说得明白的！

459. 李允则

【原文】 雄州北门外居民极多，旧有瓮城甚窄。刺史李允则欲大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嫌于生事。门外有东岳祠，允则出白金为大香炉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帛，故不设备，为盗所窃。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盗自北至，移文北界，兴版筑以护神祠，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关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岁修禊事，召界河战棹为竞渡，纵北人游观，而不知其习水战也。州北旧多陷马坑，城下起楼为斥堠，望十里。自罢兵后，人莫敢登。允则曰：“南北既讲和矣，安用此为？”命撤楼夷坑，为诸军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陇，筑短垣，纵横其中，植以荆棘，而

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顾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耶？"

按：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有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此洞知人情。子犹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为威严，以刚愎为任断；千金在握，而不能购一谋臣；百万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无事而猴冠，有事则鼠窜。从目及矣，尚何言乎？

【译文】 宋朝雄州北门外居民人数甚多，早先原有一座瓮城，但太过狭隘。刺史李允则（字垂范）准备把瓮城和大城合而为一，但因当时朝廷与辽人修好，恐怕合城的举动会引发事端。

正巧北门外有一座东岳祠，李允则于是出资黄金百两，做为铸造香炉及其他供器的费用。祭典当日沿街鼓乐齐奏，信徒争相献金，李允则故意松懈防范，盗匪果真率众劫财，这时李允则才重金悬赏，沿途张贴告示紧急追捕盗匪，但一连多日都毫无所获。

这时李允则又放出风声，说土匪将要从北边来，发文北界筑城保护神祠，不到十天城墙就已筑成，辽人虽知筑城之事，但并不觉有异。这座墙就是现今的雄州北门城。

城墙筑好后，李允则又在城墙四周挖掘濠沟，筑一道弯月形的堤防，每年的祭神大典，都在边境的河道上，利用战船举行龙舟竞赛，并邀请契丹人观赏，所以契丹人根本不怀疑李允则是借龙舟竞赛来练习水战。

在州的北侧，原先为了防御契丹人，挖有许多陷马坑，城下又有瞭望楼，十里之内都看得很清楚，自从宋、辽停战后就没人敢再登楼。李允则认为宋辽既然已经讲和，这些坑和楼都不再有用，于是命人拆毁楼台，填平坑洞，改为各部队的菜园，并且挖井引水灌溉，中以田埂相隔，四周围上矮墙，最后更纵横栽植荆棘，这样一来，空间益发狭小。

李允则又在城内建坊巷，并把寺塔迁移到北原，州民登上寺塔可以一望三十里。同时又命按抚司，在管辖区的空地内，全部栽植榆树，不久都长满了枝叶繁茂的榆树。

李允则对左右属官说："这里只能用作步兵战场，不利骑兵作战，所以我不是为了建屋用的木材而种树。"

〔梦龙评〕李允则不喜欢摆官架子，有时也外出视察，遇到可以交谈的民众，就坐下和他们闲话家常，借以访察民情。子犹说，这就是舜的大智，现在的官员为人傲慢，喜欢摆官架子，凡事固执刚愎却自认果断刚强。虽然手握千金，却不能引进一位谋臣；虽有百万大军，却得不到一名效死

之士。在太平无事时，衣冠楚楚威风不凡；一旦遇到事故就吓得抱头鼠窜，除了为自己打算外，一无用处。

460. 何承矩

【原文】 瓦桥关北与辽为邻，素无关河之阻。何承矩守澶州，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度，恐其谋泄，乃筑爱景台，植蓼花，日会僚佐，泛舟置酒。作《蓼花吟》数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刻石传至京师。人谓何宅使爱蓼花，不知其经始塘泊也。庆历、熙宁中相继开浚，于是自保州西北沉远泺，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倚为藩篱。

【译文】 宋朝时澶州瓦桥关的北面与辽人为界，但其间地势平坦，没有任何高山深河可资屏障。直到何承矩（字正则）镇守澶州，才开始有利用沼泽地蓄水以为边防要塞的计划。

何承矩怕事机外泄，先命人修建一座爱景台，种植蓼花，每天与僚属泛舟饮酒，当场作“蓼花吟”数篇，要在座的宾客、僚属一起唱和，甚至命工匠将饮酒赋诗的情景绘成图画，刻在石碑上传送京师。所以当时许多人都只认为何承矩喜欢蓼花成痴，却不明白他借种蓼花筑水塘御敌的心意。

庆历至熙宁年间，何承矩陆续开凿许多水塘，于是自保州西北的沉远滦东到沧洲泥枯海口，凡八百里，是水塘，成为抵御辽人入侵的屏障。

461. 苏　秦

【原文】 苏秦、张仪尝同学，俱事鬼谷先生。苏秦既以合纵显于诸侯，然恐秦之攻诸侯败其约。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劝之谒苏秦以求通。仪于是之赵，求见秦。秦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仪大失望，怒甚，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言于赵王，使其舍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舍人乃辞去。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秦也！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我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自是终苏秦之世，不敢谋赵。

绍兴中，杨和王存中为殿帅。有代北人卫校尉，曩在行伍中与杨结义，首往投谒。杨一见甚欢，事以兄礼，且令夫人出拜，款曲殷勤。两日后忽

疏之，来则见于外室。卫以杨方得路，志在一官，故间关赴之，至是大失望。过半年，疑为人所谮，乃告辞，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陈状，杨亦略不与语，但判云："执就常州于本府某庄内支钱一百贯。"卫愈不乐，然无可奈何，倘得钱，尚可治归装，而不识杨庄所在。正彷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副将，便道往常、润，陪君往取之。"既得钱，相从累日，情好无间，密语之曰："吾实欲游中原，君能引我偕往否？"卫欣然许之。迤逦至代郡，倩卫买田："我欲作一窟于此。"卫为经营，得膏腴千亩。居久之，乃言曰："吾本无意于斯，此尽出杨相公处分。初虑公贪小利，轻舍乡里，当今兵革不用，非展奋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随，为办生计。"悉取券相授，约直万缗，黯然而别。此与苏秦事相类。◯按：苏从张衡，原无定局。苏初说秦王不用，转而之赵，计不得不出于从。张既事秦，不言衡不为功，其势然也。独谓苏既识张才，何不贵显之于六国间，作自己一帮手，而激之入秦，授以翻局之资，非失算乎？不知张之狡谲，十倍于苏，其志必不屑居苏下，则其说必不肯袭苏套。厚嫁之于秦，犹可食其数年之报，而并峙于六国，且不能享一日之安，季子料之审矣。若杨和王还故人于代北，为之谋生，或豢之以待万一之用也。英雄作事，岂泛泛哉！◯杨和王有所亲爱吏卒，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其罪，泣拜而去。杨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赀俾其子入台中为吏。居无何，御吏欲论杨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闻之，告其父，父奔告杨。即县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桩管某处，惟朝廷所用。不数日，御失疏上，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坐妄言被黜，而杨眷日隆。其还故人于代北，亦或此意。

【译文】　苏秦（战国洛阳人，字季子，倡六国结盟以抗秦）与张仪（战国魏人，游说六国背弃苏秦所倡之合纵政策，连横事秦）两人，都曾是鬼谷先生（即王诩，居鬼谷，号鬼谷先生，著有《鬼谷子》）门下学生。苏秦虽说动六国君王同意缔结合纵盟约以抗秦，但仍担心秦国会抢先攻打诸侯，使盟约在还没有缔结前就遭破坏。

正忧虑没有可派遣去阻止秦国发动战事的人时，听说张仪落魄的窘状，苏秦就暗中派人指引张仪，劝他拜谒苏秦。于是张仪来到赵国求见苏秦。

苏秦一面命门客不许为张仪引见，一面又暗中想尽各种法子使张仪继续留在赵国。几天后，苏秦终于答应接见张仪，见了面却让他坐在堂下，赐他与仆妾同样的食物，接着责备他说：

"以你的才能，竟让自己落得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凭我今天的地位，难道不能向各国君王推荐你，使你富贵显达吗？只是你实在不值得我收留罢了！"

说完命张仪离开，张仪除了大失所望外，也非常生气，他盘算各诸侯中没有一个值得他投效的，只有秦国能屈辱赵国，于是启程入秦。

苏秦一面向赵王禀告张仪入秦之事，一面派人暗中尾随张仪，和他投宿同一客栈，慢慢接近他，并提供他车辆、马匹及金钱。不久，张仪终于如愿的见到秦惠王。秦惠王奉张仪为客卿，与他商议如何攻打诸侯。这时那位帮助张仪的友人却向他辞别。

张仪说："靠您的帮助，我才得以显贵，现在正是我该报答您的时侯，您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

友人说："并不是我能知遇你，而是苏秦。苏秦忧虑秦国攻打赵国会破坏合纵的盟约，认为非你不能掌握秦国政权，所以故意激起你奋发的心志，派我暗中资助你，现在你已得到秦王重用，请让我回去复命。"

张仪听完友人这番话，感叹的说："唉！这都是我所学过的谋术，现在苏先生应用在我身上，而我竟然一直没有领悟到，我的才能实在不如苏先生。现在我刚被任用，怎么会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您替我谢谢苏先生，只要苏先生在，我怎敢奢谈攻赵，又怎么有能力和他作对呢？"

终苏秦之世，张仪不敢图谋攻赵。

〔梦龙评〕宋高宗绍兴年间，殿帅杨和王有位昔日在军中结拜的兄弟，北代州的卫姓校尉前来拜见。杨和王初见他面非常高兴，命夫人出厅拜见，以兄长之礼待他，并频频询问近况。

两天后，杨和王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见卫校尉来，也只在外厅接见。卫校尉原本因杨和王位高权重，想请他为自己谋一官职，才由代州辗转来此，见杨和王态度转变，不免大失所望。一眨眼半年过去了，卫校尉怀疑杨和王可能听信他人谗言，想告辞回乡，又找不到杨和王。有人指点他在杨和王上朝回家途中，拦道呈上陈情书。

杨和王看了陈情书，却略而不提，只说："前往常州本府所属的庄院支钱一百贯。"

卫校尉听了更加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如果能拿到这一百贯钱，就能有回乡的旅费，只是不知道杨府的庄院究竟在哪里。正在旅馆中发愁时，遇到一位客人，自称程副将，听了他的遭遇，愿意顺道陪他去常州取钱。经过多日的相处，两人交情日深。

有一天，程副将说："我想前往中原，你可愿意随我一同前往？"卫校尉欣然同意。两人辗转来到代州，程副将表示想在此地创业，请卫校尉筹划经营，于是购得良田十亩。

过了一段时间，程副将对卫校尉说："其实我根本无意住在此地，这一

切都是杨相公的意思，当初杨相公怕你一时为贪图眼前小利，而轻易离开故里。现今天下太平，不是建战功获功名的好时机，所以派我一路追随先生回乡，并为你打点生活。”说完拿出银票、契券，总值大约有一万多缗，才黯然告别，这事和苏秦暗中资助张仪雷同。

苏秦提倡合纵，张仪倡言连横，并非一开始就各有这样的主张。苏秦当年游说秦王未被重用，只有转赴赵国，在不得已情况下想出合纵的计谋。张仪既然投效秦国，不提连横就不能建功，这是必然之势。

有人曾批评苏秦：为什么要失去像张仪这样的人才，何不让张仪也能在六国中显贵而成为自己得力的帮手呢？反而要刺激张仪投效秦国，给予张仪破坏合纵的筹码，这岂非失算？这实在是因世人不知，张仪要比苏秦狡诈十倍，张仪必定不会甘心当苏秦的一名属下，届时张仪一定不肯全力配合苏秦的合纵政策。苏秦大力资助张仪投效秦国，还能享有几年张仪报知遇的恩情，如果两人同为六国效命，苏秦岂能有一天的安宁？苏秦可说虑事审慎啊！就好比杨和王送老友回代北，并为他买田建宅，也许为的是有一天或许会有用到老友的地方，英雄做事，岂是如表面那般草率？

杨和王有位亲信的吏卒，平日他对这名吏卒赏赐丰厚。一天杨和王毫无缘由的大发脾气，把这名亲信赶出府邸，这名吏卒根本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只有流着泪拜别。临行前，杨和王对他说：“没事不要来见我。”吏卒突然领悟话中含意。回到家乡后，花了大笔钱为儿子在府台谋一职位。没多久，传出御史大夫想上书论奏杨和王侵占军中水肥钱十多万。吏卒的儿子将此事禀告父亲，吏卒立即奔告杨和王。杨和王立即上书奏报，说明军中有水肥钱若干，现存放某处，并强调这笔钱专供朝廷派用。没隔几天，御史果真上书告发，高宗拿出杨和王的奏书，结果御史因诬告获罪而被免官，而杨和王却日渐受宠。看来他遣送拜兄回代北，或许也有这层用意！

462. 王忠嗣

【原文】　王忠嗣，唐名将也。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为乱。请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

【译文】　王忠嗣（父亲王海滨，唐玄宗时战死吐蕃，由帝抚育，及长，以战功累官河西陇右节度使）是唐朝名将。当初安禄山（本姓康，得玄宗宠信，曾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后举兵反陷长安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筑雄武城，扼飞狐塞，预谋反乱，希望王忠嗣助他一臂之力，并想征调王忠嗣的兵力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王忠嗣不便直接拒绝，只好比两人约定的日期提早赴会，事后再宣称因碰

不到安禄山，所以只好率军而回。

463. 谢安　李郜

【原文】　桓温病笃，讽朝廷加己九锡。谢安使袁宏具草，安见之，辄使宏改，由是历旬不就。温薨，锡命遂寝。

按：袁宏草成，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频改，有以也。

大将军窦宪内妻，郡国俱往贺。汉中太守亦欲遣使，户曹李郜谏曰："窦氏恣横，危亡可立俟矣！愿明府勿与通。"太守固遣。郜乃请自行，故所在迟留，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已诛，诸交通者皆连坐，唯太守以不预得免。

李郜，字孟节，即知二使星来益部者。其决窦氏之败，或亦天文有征，然至理亦不过是。

【译文】　晋朝时桓温（字元子，明帝时以战功封南郡公加九锡，威势煊赫，渐有不臣之心，曾废帝立简文帝阴谋篡位，事败而死）虽病危卧床，仍请求朝廷加自己九锡（古天子赐有大功诸侯衣物等九类，称为九锡）。

谢安（字安石，孝武帝时桓温权震中外，暗生异心，谢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后苻坚曾率兵百万攻淮肥，京师震惊，谢安临危指挥，大破苻坚，卒谥文靖，赠太傅，世称谢太傅）知道后，便要袁宏（字伯彦）起草加锡诏书，文稿完成后，谢安却频频要袁宏修改，于是延误了十多天才定稿。

一直到桓温病逝，加锡的诏命才送达。

〔梦龙评〕当初袁宏草拟诏命时，曾将文稿拿给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胡须尽白，人称王白须，卒谥简）看，王彪之说："你的文笔非常好，但这篇文章怎能给外人看，谢大人频频要你修改是有原因的。"

东汉时大将军窦宪（字伯度，为和帝母窦太后之兄，曾自请击匈奴，大破匈奴八十余部，拜大将军，后专权用事，帝令自裁）纳妾时，许多官员都前往道贺。

当时的汉中太守也想派使前往，户曹李郜（字孟节）劝谏说："窦氏专权骄横，遭受国法制裁是指日可待的事，希望大人与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祸上身。"

然而太守仍坚持要派使申贺。

于是李郜自请为使者，一路上故意拖延停留，以观其变。等他到达扶风时，就已传来窦宪被诛的消息。当时与窦宪交往的官员多半受到牵连获罪，唯有汉中太守得以幸免。

〔梦龙评〕李郜夜观天文，看到两颗使星在益都之上，他认为窦氏之败，可能依此天文之征，然而人间至理也不过如此。

464. 晏　婴

【原文】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无礼。晏子请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请公使人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伏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黿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黿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黿头，鹤跃而出。津人相惊，以为河伯。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命，公葬之以士礼。其后诸葛亮作《梁甫吟》以哀之。

【译文】　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同为齐景公的大臣，三人仗着自己力大无人能比，对景公骄蛮无礼，因此晏子请求景公将此三人除去。

景公说："这三人力大无比，一般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派人谋刺又怕失手反而坏事，该如何是好呢？"

晏子于是建议景公使人送他们两颗桃子，说："大王赐三位大人两颗桃子，三位大人何不论功吃桃？"

公孙接一听，首先开口说："我曾一手打野猪，一手搏幼虎，说起我的勇力无人能比，应该吃桃。"

说完起身拿起一桃。

田开疆接着说："我曾率伏兵一再阻退来犯的敌军，我的勇猛无人能比，应该吃桃。"

说完也起身拿起一桃。

这时古冶子大声说道："我曾随景公渡河，突然一只巨大的河鳖竟一口衔住景以车驾中靠左边的那匹马，将马拖入河中央。当时我年纪尚小，不会游泳，只好闭气往上游前行百步，再顺河水飘流九里，这才杀了那只河鳖。我左手抓着马尾，右手提着鳖头，像巨鹤冲天般跃出水面，当时在河边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我为河神。说起我的勇力才是无人可比，才可以吃桃。你们二人还不快将桃子放回原处！"

说完拔剑站起。

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的勇敢不及你，我们的功迹也不及你，强行夺桃

不让你吃是贪心的表现；若不能死在你面前，又是无勇的表现。”

于是两人都放回手中的桃子，然后自刎而死。

古冶子见他二人自刎，难过的说：“你们二人死了，如果我独活于世，就是我不仁；用言语使你们觉得受屈辱，是我不义；我痛恨自己的行为，若不死就是无勇。”

说完也退还手中的桃子，自刎而死。

使者回宫向景公复命，景公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葬礼，后人诸葛亮曾作“梁甫吟”哀悼他们三人。

465. 王守仁

【原文】　逆濠反，张忠、朱泰诱上亲征，而守仁擒濠报至。群奸大失望，肆为飞语中公，又令北军肆坐慢骂，或故冲导以起衅。公一不为动，务待以礼，预令巡捕官谕市人移家于乡，而以老羸应门。始欲犒赏北军，泰等预禁之，令勿受。守仁乃传谕百姓：北军离家苦楚，居民当敦主客礼。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故，厚与之槟，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服。会冬至节近，预令城市举奠。时新经濠乱，哭亡酹酒者，声闻不绝。边批：好一曲楚歌。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

【译文】　明朝时朱宸濠（明太祖子宁王权的后代，武宗时据南昌谋反，攻陷南康、九江等地，武宗派王守仁巡抚南赣，迳攻南昌，朱宸濠回兵来救，兵败被擒，诛于通州）谋叛，张忠（武宗时太监，曾受朱宸濠贿赂诱帝亲征，后为张承举发处斩）、朱泰等人极力勤诱武帝亲征；此时期，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倡致良知学说，著有《王文成全集》）擒获朱宸濠的捷报已传抵京城。

张、朱等奸臣不免大失所望，一面在朝中故意散播流言中伤王守仁，一面纵容朱宸濠残余的北军不守军纪并肆意谩骂，甚至故意离间，想引发北军谋叛。

王守仁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为他们的言行所恼怒，反而更加以礼相待。他先命巡捕官晓谕城中百姓搬迁到乡下暂住，只派老弱体衰的仆人看守屋舍，继而重重犒赏前来的北军。

但朱泰等人事先已训令北军，不得接受王守仁的犒费。于是王守仁便传示百姓：北军离乡甚远，内心苦楚，百姓应克尽地主之礼，厚待北军。于是百姓凡外出遇北军有丧，一律停车致意并奉奠仪，长声叹息后才离去。

经过一段日子，北军都被当地百姓的盛情所感动。

时冬至节将至，王守仁命百姓在城中举行祭典，超渡亡魂。百姓因刚经历朱宸濠兵变的战乱，因此以酒哭吊亡魂祭拜死者的哀泣声不绝于耳〔好一个

“四面楚歌计”〕，北军听了，无不勾起思乡的情怀，纷纷流着泪要求返乡。

466. 范　蠡

【原文】　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从，至望邑。子皮曰：“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涸泽，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人必以我为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恶，以子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为我使者，万乘之卿也。子不如为我舍人。”田成子故负传而随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献酒肉。

【译文】　鸱夷子皮（春秋越国名臣范蠡自号）臣事由成子时，一天，田成子离开齐国前往燕国，鸱夷子皮背着行囊一路随行。来到望邑时，子皮说：

“您难道不曾听过一个干涸沼泽、群蛇搬家的故事吗？小蛇对大蛇说：‘你在前走，我跟随在后，人们见了只会把你看成普通蛇，会抓杀你。不如你背着我走，那么人们一定会以为我是神君，就不敢随意冒渎了。’今天您体面我卑微，如果您扮成我的上客，充其量人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位千乘之国的主君，若您扮成我的使者，我也不过是万乘之邦的公卿，所以您不如充当我的门客吧！”

于是田成子背着行囊跟随在子皮之后一路前行。两人来到一家旅店，旅店老板见这随从仪表不凡，心想这主仆定非普通百姓，立即拿出酒肉殷勤招待。

467. 周玄素

【原文】　太祖召画工周玄素，令画“天下江山图”于殿壁。对曰：“臣未尝遍迹九州，不敢奉诏。唯陛下草建规模，臣润色之。”帝即操笔，倏成大势，令玄素加润。玄素进曰：“陛下山河已定，岂可少动！”帝笑而唯之。

举笔一不称旨，事且不测。玄素可谓巧于避祸矣！

【译文】　明太祖朱元璋有次召画工周玄素，命他在殿壁画一幅“天下江山图”。

周玄素启奏道：“臣不曾游遍九州，不敢奉诏，恳请陛下先勾勒草图，臣再修改润色。”

太祖听了立即拿起画笔，不一会儿工夫就完成草图，于是太祖命周玄素修饰。

周玄素奏道：“陛下江山已定，臣岂敢擅自更动。”

太祖听了，不觉微笑点头。

〔梦龙评〕周玄素若举笔画图，万一不合太祖心意，或许就会因此遭遇不利。周玄素可说是个善于避祸的人。

468. 唐太宗

【原文】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省却多少调和力气。

【译文】　唐朝人薛万彻娶丹阳公主为妻。有次唐太宗李世民对人说："薛驸马看起来有些土气。"

这话传到公主耳中，竟然几个月都不和驸马同席。

太宗听说这事不由大笑。一日设宴召驸马与公主前来饮酒。宴中，太宗与驸马比矛，并以身上所戴佩刀为赌注，太宗故意输了比赛，解下身上佩刀挂在薛万身上。公主见了非常高兴，酒宴结束后，驸马还不及骑上坐骑，公主就召驸马与她同车，从此两人感情更胜往日。

〔梦龙评〕太宗这招，省却多少调解力气。

469. 狄　青

【原文】　陕西豪士刘易多游边，喜谈兵。韩魏公厚遇之。狄青每宴设，易喜食苦马菜，不得，即叫怒无礼。边地无之，狄为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终日唯以此菜啖之。易不能堪，方设常馔。

【译文】　宋朝时陕西豪士刘易常游边境，喜欢谈论兵事，深得韩魏公（即韩琦，字稚圭，宋名臣）的礼遇。狄青（字汉臣，深受范仲淹、韩琦等名臣器重，卒谥武襄）每每设宴款待他。

刘易喜欢吃苦马菜，如果席中没有这道菜就大声叫骂。可是边境一带不产这种苦马菜，于是狄青派人专程到内地搜购，每次请刘易吃饭，餐餐都只有这道苦马菜，直到刘易求饶，狄青才下令菜色恢复正常。

470. 王安石

【原文】　王舒王越国吴夫人性好洁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

【译文】　王舒王越国吴夫人有洁癖，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能诗文工书画，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神宗时为相，提倡变法遭旧党大臣反对，罢为镇南军节度使）个性率直，每每与她不合。

王安石自江宁辞官后，就回到故居旧宅。

话说有张官藤床，吴夫人借去后就一直未归还，郡吏多次前来索讨，都空手而回。有一天，王安石就穿着鞋子跳上床，然后躺卧其上，吴夫人见了，立即命人将床送还。

十五、事急用奇

【原文】 尧趋禹步，父传师导。三人言虎，逾垣叫跳，亦念非仪，虞其我暴。诞信递君，正奇争效。嗤彼迂儒，漫云立教。集“权奇”。

【译文】 老虎进城，本来没有这回事；三人成虎，教你不相信也难。因应诡谲的环境，为达目的，智者只有出奇谋、以智取。

471. 淮南相

【原文】 孝景三年，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共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边批：欺王不害为信。淮南王以故得完。

若腐儒必痛言切谏，如以水投石，何益？此事比丽寄卖友、嫁太尉于北军同一轴，而更觉撇脱。

【译文】 汉景帝孝景三年，七国（吴、胶西、楚、赵、济南、菑川、胶东谋反，后为太尉周亚夫平定）举兵造反，吴王派使者到淮南，请淮南王出兵，淮南王颇为心动。

淮南相说：“如果王想出兵响应吴王，小臣愿率兵前往。”

淮南王于是将兵权交由相国〔欺王而不害信〕。谁知相国却带领军队救援被七国所围困的城池，没有听从淮南王的旨意，仍效忠汉朝皇室，也因此当七国之乱平定后，淮南王得以保全性命。

〔梦龙评〕这件事若是一般固执、不知变通的士人来处理，必定痛责淮南王的不忠，苦口劝谏出兵的不当，然而这么做就好比把石头丢到河里，对阻止淮南王出兵毫无帮助。淮南相处理此事虽与丽寄欺骗好友吕禄，而使得太尉周勃轻易取得吕禄封地是同一手法，但手段却更为高明。

472. 王敬则

【原文】 王敬则尝任南沙县。时方兵荒，县有劫贼，群聚匿山中，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则遣人致劫帅曰：“若能自出首，当为申白，请盟之庙神，定无负。”盖县有庙神，甚酷烈，乡民多信之，故云。劫帅许之，即设宴庙中致帅。帅至，即席收之，曰：“吾业启神矣：若负誓，当还神十牛。”遂杀十牛享神，而

竟斩帅，贼遂散。

【译文】 南北朝时，王敬则（南齐人，高帝时封阳郡公，明帝即位，因谋反被杀）为南沙县令，时值天下大乱，盗匪四起。县中有一群藏匿山中的土匪，偷抢掳掠，为害乡民，官府屡次派兵围剿都无功而返。

王敬则派人告诉土匪头："只要出面自首，一定为你们求情减刑，从轻发落，为表诚意愿在神明前赌咒，绝不违背誓言。"

原来县中有一座庙，所供奉的神明异常灵验，因此当地乡民对这神明十分恭敬，所以王敬则才如此提议。

果然土匪头一口答应。

王敬则立即在庙中设宴，土匪头一到，王敬则却当场命人将他收押，说道："我刚才已禀告神明，若我违背对你的承诺，就杀十头牛向神明告罪。"

于是杀牛祭神，再一刀杀了土匪头，残余的土匪，也就四处逃散，从此不再危害乡民。

473. 宋太祖

【原文】 艺祖既以杯酒释诸将兵权，又虑其所蓄不赀。每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进如数。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巩固帝位，在酒宴中用计使拥有重兵的节度使们交出兵权，但太祖又担心丰厚的赏赐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因为光是替每位节度使盖一幢房子就要花上好几万钱。

一日，太祖又赐宴款待节度使，在太祖频频劝饮下，节度使个个醉态毕露，太祖召他们的家人进宫扶侍节度使回家，亲自送至殿门，并对他们的家人说节度使自愿损献十万贯钱给朝廷以示忠诚，表示嘉许。

第二天这些节度使酒醒后，纷纷询问家人："昨晚如何回到家中？""不知在皇上面前是否有失态的地方？"

家人就把许诺十万贯钱的事说出来，节度使虽然很怀疑醉后是否真说过这些话，但也只有照太祖所说的钱数呈给朝廷。

474. 宋太宗

【原文】 宋太宗即位初年，京师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门乞钱，意未满，遂詈骂不休。众人环观，靡不忿之。忽人丛中一军尉跃出，刺丐死，掷刀而去，势猛行速，莫敢问者，街卒具其事闻于有司，以刀为征。有司坐富民杀人罪。既

谳狱，太宗问："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阅之，遂纳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实吾杀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罗钳结网，不必浊世！"乃罚失入者而释富民，谕自今讯狱，宜加慎，毋滥！

此事见宋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颇恃宠。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劝晋王，晋王固辞。上复劝，晋王顾庭中曰："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上遂命之。晋王引弓射杀之，抱太祖足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遂饮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晋王未必卤莽乃尔，此事恐未然也。

【译文】 宋太宗（赵匡义，太祖弟）即位的第一年，有个乞丐在京城一位有钱人家门口乞讨，由于乞得的钱数太少，心生不满，嘴中骂个不停，引起路人围观，众人对乞丐的口出恶言都十分反感。

突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一位军官，一言不发就把乞丐给杀了，然后丢下凶刀匆匆离去。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加上那位军官行动快速，围观的人群中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探问究竟。

衙令将此事呈报判官，判官以刀为证据，判富人犯了杀人罪，罪状确定即将执刑。

太宗听说此事，便亲自询问富人："对此判决可心服？"

答："服。"

太宗将凶刀带回宫中，并召来判官说："这是我的刀，乞丐是我所杀，为何要冤枉好人呢？现在我才明白，严刑逼供下，没有不承认的罪行，酷刑不只是乱世才有。"

于是将富人无罪开释，而将判官治罪。

太宗并下令："从今以后，审犯断案要更加谨慎，不可草率。"

〔梦龙评〕上述的故事记载在《宋小史》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金城夫人深得太祖宠爱。一天太祖在后园与群臣一边饮酒、一边比赛射箭。太祖一时兴起，斟上一大杯酒要晋王（太宗登基前为晋王）喝下，晋王推辞不饮，太祖仍不死心。晋王环视园中一圈，指着一朵花对太祖说："如果金城夫人亲自摘下那朵花，我就喝酒。"太祖命夫人摘花，晋王却拉弓一箭将金城夫人射死，然后跪下抱着太祖的脚大哭说："皇上刚得天下，应以国家百姓为重，不该沉迷女色。"太祖听了觉得有理，于是君臣继续宴饮。

一般人即使有除恶之心，却总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忌，晋王应该不至于如此鲁莽，在这件事可能有失实之处。

475. 明太祖

【原文】 滁阳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阴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谋预泄。及二子来邀，上即与偕往，了无难色。二子喜其堕计。至半途，上遽跃起马上，仰天若有所见。少顷，勒马即转，因骂二子曰："如此歹人！"二人问故，上曰："适上天相告，尔设毒毒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骇，下马拱立，连称"岂敢"，自是息谋害之意。

【译文】 滁阳王的两个儿子，顾忌太祖朱元璋声望日隆，想暗中在酒里下毒谋害太祖，谁知事机不密，太祖已有耳闻。

一天，二人前来邀太祖饮酒，太祖欣然前往，二人正为太祖的中计暗自高兴，走到半路，太祖突然从在马上跳起，抬头看天，那神情好像看见或听见什么似的。

一会儿，太祖突然调转马头，并对着二人骂道："你们两个原来这么歹毒。"

二人急忙问原因，太祖说："刚才天神告诉我，你们想下毒谋害我，我不去喝酒了。"

二人大吃一惊，急忙下马，恭敬的站在太祖面前，连连说道："小臣不敢。"

从此不再有毒害太祖的念头。

476. 胡　松

【原文】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适倭寇猖獗，郡议筑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

【译文】 明朝人胡松号承庵，初为嘉兴府的刑狱，掌理平湖县，政绩颇佳，深得百姓爱戴。

当时沿海倭寇为患，骚扰之事时有所闻，郡府为加强防范，考虑发动民力筑城防御。

胡松听说筑城的事后，连夜赶往郡府，面见郡守说："平湖的百姓思想单纯，很难让他们了解筑城抵御倭寇的重要性，不如在倭寇来犯时把我押到第一线抵御倭寇，平湖的百姓都曾受过我的恩惠，看到这种状况，一定会替我着急，这时再要求百姓帮忙筑城，一定能得到百姓支持。"

郡守同意胡松的提议，果然，百姓在见到胡松危急时十分害怕，于是纷纷拿着工具加入修筑的行列，不到一个月，城墙就建好了。

477. 狄　青

【原文】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与神约："果大捷，投此钱尽钱面！"左右谏止："倘不如意，恐阻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而挥手倏一掷，百钱皆面。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帖钉之，加以青纱笼，手自封焉，曰："俟凯旋，当谢神取钱。"其后平邕州还师，如言取钱。幕府士大夫共视，乃两面钱也。

桂林路险，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坚之。

【译文】　南方人迷信鬼神，有一次狄青（北宋大将，屡建战功）带兵征讨侬智高（南蛮人，曾建南天国）时，大军一来到桂林，狄青便焚香祝祷："此次讨蛮不知胜负如何？现在我以一百个铜钱请示神明，如果出征能获胜，那么这一百个铜钱都是正面朝上。"

手下将领都极力劝阻狄青，因为一百个铜钱都出现正面的机率实在太低了，恐怕会严重的影响军心士气。

狄青没有接受劝阻，在数万军士的围观注视下，只见狄青猛一挥手，一百个铜钱洒满一地，每个铜钱都是正面朝上。一时间军士们欢声雷动，响彻山林。

狄青也高兴得不得了，命副将取来一百支铁钉，将铜钱钉在原地，覆上青纱，并自己亲手加上封条，然后向神明祝祷："等我凯旋回来，一定重谢神明，取回铜钱。"

在平定南蛮胜利凯旋后，狄青果然实践诺言，回来取钱，幕僚检视那些铜钱，才发觉原来那些钱两面都是正面。

〔梦龙评〕桂林路途险阻，军士人心惶惶，所以狄青借神明的力量来提振军心。

478. 王　琼

【原文】　王晋溪在本兵时，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势颇猖獗，御史以闻，事下兵部。晋溪呼赍本人至兵部，大言数之曰："汤麻九不过一毛贼，只消本处数十火夫缚之，何足奏报！欲朝廷发兵，殊伤国体。巡按不职，考察即当论罢矣！"赍本人回，传流此语，皆以本兵为玩寇，相聚忧之。贼知朝不发兵，遂恣劫掠，不设备。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差都御史许延光在浙。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边批：不别遣将。授以方略。许命彭宪副潜提民兵数千，出其不意，乘夜往。贼方掳掠回，相聚酣饮，边批：毕竟小寇。兵适至，即时擒斩，遂平之。

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彼必负固拒命，弄小成大。此举不烦一旅，不

费一钱，而地方晏如。晋溪之才，信有大过人者，虽人品未醇，何可废也。

【译文】 明朝人王晋溪（王琼，字晋溪，太原人，聪敏多心计）任职兵部时，有一次湖州孝丰县汤麻九作乱，为患甚烈。御史奏报朝廷，朝廷下令兵部负责平定。

王晋溪召来属下，故意大声斥责："汤麻九不过是个小小毛贼，派几十个小兵就能消灭他，不值得大惊小怪，要本部出兵，实在有损朝廷颜面，巡按的御史不据实禀报，我一定上奏请求皇上给予免职的处份。"

王晋溪这番话传开后，大家都认为兵部太轻忽贼人，谈论时都不免忧心忡忡。

贼人得知兵部不准备大军围剿，遂任意抢夺，防备日渐松懈。

早先户部（官署名，六部之一，掌户口、田赋）为查访各州县的钱粮，曾派都御史许廷光在浙江，王晋溪暗中奏请朝廷派密令许廷光负责剿贼〔不特别遣将〕，并授剿贼的策略。许廷光命副将率数千民兵乘夜偷袭，贼人刚抢夺回来，正举行庆功宴，个个醉得东倒西歪〔毕竟是小贼〕，民兵轻轻松松的就将贼人擒服，平定了贼乱。

〔梦龙评〕若兵部奉朝廷之命大张旗鼓出兵讨贼，贼人必定会据险抵抗，事情反而会扩大，现在不用劳动

大军，不花巨额军费而地方恢复太平，王晋溪实在有过人的智慧，虽然王晋溪的人品有小疵，但哪能因此贬低他的才智呢。

479. 种世衡

【原文】 种世衡知渑池县。旁山有庙，世衡葺之。有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乃令县干剪发如手搏者，驱数对于马前，云："欲诣庙中教手搏。"倾城人随往观。既至，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趋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

近于欺矣！褒姒虽启齿，恐烽火从此不灵也。必也真教手搏，为两得之。

【译文】 宋朝人种世衡任渑池县知县时，县中的山上有座庙因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种世衡想将庙再重新修建，修缮的工程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唯独庙中的梁木太过粗大，工人无法搬运上山，致使工程停滞不前。

种世衡心生一计，挑选手下中身强力壮的军士，命他们把头剃了，打扮成相扑的力士，排列成行走在马队前游行街市，并宣布"将在庙中表演相扑"。

到了表演的日子，全县扶老携幼，蜂拥上山〔聚人之法〕，种世衡对前来的群众说："今天是上梁的好日子，请各位乡亲先帮忙搬运梁木，然后再观赏相扑

表演。”

众人都满心欢喜的下山，不多久梁木就顺利的搬运上山。

〔梦龙评〕种世衡的做法，有欺骗百姓的嫌疑，就好比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点燃烽火台，日后再有用到百姓的时候恐怕就不管用了，如果种世衡在梁木搬运上山后，真的表演一场相扑，才真的是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480. 李抱贞　刘元佐

【原文】　李抱真镇潞州，军资匮阙，计无所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某当于便宅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钻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真亦引僧视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真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坛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计满七日，遂聚薪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僧薪并灰，籍所得货财，即日悉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造塔贮焉。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赡军资。

不仗佛力，军资安出？王者并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欤！

【译文】　唐朝人李抱贞（因服丹过多而卒）为潞州节度使时，府库空虚，几乎发不出薪饷，急得不知如何才好。

当地有位老和尚，德高望重，百姓十分尊敬他，李抱贞在无计可施下，只有求见老和尚，说道：“府库空虚，希望能借助大师的威望渡过难关，不知大师是否愿意？”

老和尚说：“有何不可？”

李抱贞说：“请大师选个吉日，告知信徒将火焚肉身献佛，在下将命人另掘一地道，待点火后大师就可由地道脱身。”

老和尚听了李抱贞的计划觉得很满意，就很高兴的答应了。

于是李抱贞一面命人张贴布告散播消息，一面派人修建道场。由于法会将连续举行七天，所以道场上堆满了木柴、香油。为了让老和尚放心，李抱贞亲自陪同老和尚察看地道。

到了吉日，道场上灯火昼夜不熄，梵唱之声不绝于耳，只见老和尚坐在法坛上手执香炉，对信徒们宣扬佛法，李抱贞也带领部属在坛下参礼膜拜，并将

财物损献在法坛旁，一时间善男信女争相捐献，转眼竟堆成小山。

到了第七天，老和尚命人在法坛四周架上木柴，开始引火，一面击钟口念佛号。谁知李抱贞早已暗中派人将地道封闭，一会儿功夫，只见老和尚已随木柴化为灰烬〔此僧死得其所〕。

总计此次法会所捐献的款项，竟然上亿，全数收归府库，化解了潞州的财务危机。事后李抱贞将老和尚火化后所拾得的舍利子（佛身火化后，结成似珠状之物），另建一塔供奉。

汴州有座相国寺，传出寺中所供奉的佛像竟然有汗珠冒出。节度使刘元佐命人驾车亲自到寺中参礼膜拜并献金帛。中午，他的夫人也来到寺中，第二天更在寺中举行斋戒法会，于是将帅官吏富商争相前往相国寺献金膜拜，唯恐落人之后。

刘元佐更命人将众信徒所捐献的财物一一登记，十天后法会结束，累计众人所捐钱财有数万，全部纳入府库。

〔梦龙评〕不仰仗佛力，李抱贞、刘元佐的府库如何得以充实，圣贤明君能容佛、道、释三教并存，自有他的道理在。

481. 文彦博

【原文】 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废陕西铁钱。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文彦博曰："如此是愈惑扰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译文】 宋朝时起居舍人（官名，掌皇帝起居，记其言行）毋湜曾奏请朝廷废止铁钱的使用，朝廷虽未准所奏，但消息已传开，百姓都知道废钱的事，于是争相用铁钱购买物品；而商家们却拒绝收铁钱，造成长安市场交易一片混乱，甚至有些商家开始罢市。

官兵们请朝廷下旨禁止罢市，但文彦博（仁宗时进士，封潞国公）却表示反对，认为："朝廷禁止，只会加深百姓的疑虑。"

文彦博请来了城中的丝绢行老板，把家中上百匹的丝绸请老板卖，并声明按市面丝价的行情折算成铁钱，不用铜钱。百姓知道这件事后，知道不会废止铁钱的使用，长安的市场交易也就恢复正常。

482. 秦 桧

【原文】 京下忽阙现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相桧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边批：示以贱征。谕曰："此钱数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镊工遂

与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现钱顿出。又都下货壅，乏现镪。府尹以闻，桧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络绎。奔而来，谕之曰："适得旨，欲变钱法。可铸样钱一缗进呈。废现镪不用。"约翌午毕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为之。富家闻之尽出宿镪市金粟。物价大昂，钱溢于市。既而样钱上省，寂无闻矣。

贼桧亦尽有应变之才可喜。然小人无才，亦不能为小人。

【译文】　南宋时，京城中突然发生货币短少的现象，一时间人心惶惶。

丞相秦桧（宋奸臣，曾以莫须有罪名杀岳飞）知道后，一日召见一名小工，嘉许他的工作，并把五千元当二元般的赏给他〔表示钱已贬值〕，小声的说："皇上很快就会下旨废掉现在使用的钱，你要尽快用。"

小工将秦桧的话告诉友人，不出三天京城中现钱涌出。

又有一次，京城中的商家发现货品都卖不出，几乎停市。

官府将此事奏报秦桧，秦桧笑着说："这事容易。"

立即命人召文思院令（宋官署名，掌造金银珠玉等物），为表示事情紧急，还频频派人催唤。

秦桧告诉文思院令："刚才接获圣旨，皇上有意改变币制，你赶紧命人打造新币模版呈给本相，至于旧币，以后就不准再用了。"

并嘱咐院令第二天中午要交差。

院令离去后立即召模造工打造，城中富豪听说这事，连忙将家中的钱换成金帛，一时物价上涨，交易热络。而院令所呈的新币却一直没有下闻。

〔梦龙评〕秦桧虽是奸臣，但这种应变的机智仍值得称许，由此可见小人若没有一些聪明才智，也不能做出为害国家社会的坏事。

483. 杨　琏

【原文】　杨琏授丹徒知县。会中使如浙，所至缚守令置舟中，得赂始释。将至丹徒，琏选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驰以迎。边批：奇策奇想。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来谒我耶！"令左右执之。二人即跃入江中，潜遁去。琏徐至，绐曰："闻公驱二人溺死江中。方今圣明之世，法令森严，如人命何？"中使惧，礼谢而去，虽历他所，亦不复放恣云。

【译文】　杨琏受命为丹徒知县，有中使（天子私人使者）平日骄纵贪财，到浙江巡视时就曾把当地的守令扣押在官船上，直到守令献上财物才释放他。

中使即将到达丹徒县，杨琏挑选两名善于潜水的人扮成百姓前去迎驾〔奇策奇想〕，中使看到这两人，很生气的说："县令在哪儿？你们是谁？怎敢随便来见我？"

命随从把两人赶出官船，二人立即跳入江中潜水离去。

这时杨璁才上船，骗中使说："听说刚才被大人赶出的两人已溺死江中，当今皇上圣明，天下太平，朝廷的律令严明，出了人命如何是好？"

中使听了杨璁这番话，心头一惊，连忙告罪。自此以后中使到地方巡视，再也不敢胡乱横行了。

484. 韩　雍

【原文】　公镇两广，防患甚严，心腹一二人外，绝不许登阶，亦多以权术威镇之。一日与乡人宴于堂后，鞠蹴为戏。既散，潜使人置石炮。有观者，因指示曰："此公适所蹴戏也。"众吐舌，咸以公为绝力。所张盖内暗藏磁石，以铁屑涂毛发间，每出坐盖下，须鬓翕张不已。貌既魁岸，复睹兹异，惊为神明焉。

夷悍而愚，因以愚之。

【译文】　明朝时韩雍（有军功，两广百姓曾建祠祀拜）镇守两广，律令森严，除了一、二名亲信外，外人一律不许进入内室，并且喜欢用权术统驭部下。

一天，韩雍在后厅宴请乡绅，饭后并踢球为戏来助兴。比赛结束后，韩雍派人在后厅放一石球，并指示若有人看到那石球，就说"这是韩公平常所踢的球"，于是看到石球的人都因韩雍的力大无穷而吃惊得吐舌头。

另外，韩雍也在伞盖下暗藏磁石，并在头发里暗藏铁屑，所以每当韩雍外出时，须发贲张，加上韩雍体型魁梧，见到他的人无不视为神明。

〔梦龙评〕乡民纯朴无知，韩雍也就利用乡民的无知愚弄他们。

485. 王　导

【原文】　王敦威望素著，一旦举兵内向，众咸危惧。适敦寝疾，王导便率子弟发哀。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

【译文】　王敦（临沂人，永昌元年起兵造反）在东晋声望很高，深得朝中大臣及百姓的信赖，因此他的起兵造反，大臣们及百姓一片惊惶，一时民心士气非常低落。

正巧王敦得了急病，王导（曾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相）知道了，便率领族中子弟发丧〔妙极了〕，消息传出，全国上下都认为王敦死了，朝野才有平定王敦叛党的斗志。

486. 司马懿　杨行密　孙坚　仇钺

【原文】　曹爽擅政，懿谋诛之，惧事泄，乃诈称疾笃。会河南尹李胜将莅

荆州，来候懿。懿使两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进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曰："外间谓公旧风发动耳，何意乃尔！"懿微举声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为托。"胜曰："当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乱其词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语。"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复虑！"于是爽遂不设备。寻诛爽。

安仁义、朱延寿，皆吴王杨行密将也，延寿又行密朱夫人之弟。淮徐已定，二人颇骄恣，且谋叛。行密思除之，乃阳为目疾。每接延寿使者，必错乱其所见以示之，行则故触柱而仆。朱夫人挟之，良久乃苏，泣曰："吾业成而丧明，此天废我也！诸儿皆不足任事，得延寿付之，吾无恨矣！"朱夫人喜，急召延寿。延寿至，行密迎之寝门，刺杀之。即出朱夫人，而执斩仁义。

孙坚举兵诛董卓，至南阳，众数万人，檄南阳太守张咨，请军粮。咨曰："坚邻二千石耳，与我等，不应调发！"竟不与。坚欲见之，又不肯见。坚曰："吾方举兵而遂见阻，何以威后？"遂诈称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祠山川，而遣所亲人说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百人，持米酒诣坚营。坚卧见，亡何起，设酒饮咨。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阳，道路不治，军资不具，太守咨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按军法！"咨大惧，欲去，兵阵四围，不得出，遂缚于军门斩之。一郡震栗，无求不获，所过郡县皆陈粮粮以待坚军。君子谓："坚能用法矣！法者，国之植也，是以能开东国。"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游击仇钺陷贼中。京师讹言钺从贼，兴武营守备保勋为之外应。李文正曰："钺必不从贼！勋以贼姻家，遂疑不用，则诸与贼通者皆惧，不复归正矣！"乃举勋为参将，钺为副戎，责以讨贼。勋感激自奋。钺称病卧，阴约游兵壮士，候勋兵至河上，乃从中发为内应。俄得勋信，即嗾人谓贼党何锦："宜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遏东岸兵，勿使渡河！"锦果出，而留贼周昂守城。钺又称病亟。昂来问病，钺犹坚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苍头卒起，捶杀昂，斩首。钺起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一呼，诸游兵将士皆集，遂夺城门，擒寘鐇。

【译文】　曹爽（三国魏人，明帝时与司马懿共辅少主，后因有异心被杀）骄纵专权，司马懿（三国魏人，有雄才，杀曹爽后，代为丞相）想要杀他，又恐事机不密，于是对外宣称得了重病。

河南令尹李胜（三国魏人，有才智，为曹爽心腹，官至荆州刺史，后与曹爽一起被杀）前来探访司马懿。只见司马懿让两个婢女扶着出来，又拉着婢女的衣角指着嘴巴表示口渴，婢女端来一碗粥，司马懿却喝得满脸满身都是粥汁。

李胜说："外传您是痛风病发，怎会这么严重呢？"

司马懿发出微弱的声音说道："听说你在并州，并州靠近胡人，你要小心防备，我快死了，以后恐怕见不到你了，小儿司马师、司马昭（三国魏人，曾自封为相国、封晋公，其子炎篡魏）就托你多照顾了！"

李胜说："我在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说："哦！你才刚到并州啊！"

李胜又纠正一次："我在荆州。"

司马懿又装出一脸迷乱的神色说："年纪大了，脑子不清楚了，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胜在离开司马府后，很高兴的对曹爽说："司马老头儿现在是个只剩一口气的活死人，不用担心他。"

于是曹爽放松对司马懿的防备，使得司马懿终于有机可乘，杀了曹爽。

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军，朱延寿又和杨行密夫人的弟弟往来密切。自从平定淮南后，安、朱二人盛气凌人并且暗中商议谋反。

杨行密知道后，想除去二人，于是假称得了眼病，每次接见延寿派来的使者，都把使者所呈报的公文乱指一通，走路时也不时因碰到屋柱而跌倒，虽有朱夫人在一旁扶他，也要许久才苏醒得过来。

杨行密哭着说："我已是个瞎老头了，这是天意啊！儿子们都不争气，幸好有延寿可托付后事，这辈子也算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朱夫人听了暗自高兴，立刻召朱延寿入宫，朱延寿入宫时，杨行密早已躲在寝宫门口 等朱延寿一踏入寝宫，就一剑杀了他。朱延寿死后，杨行密下令将朱夫人赶出宫廷，安仁义斩首。

东汉末年，孙坚（勇毅有谋略，次子权称帝，追尊武烈皇帝）发兵讨伐董卓（灵帝时因屡有战功，封前将军，后自称为相国，杀少帝、立献帝，后为吕布刺杀），带领数万大军来到南阳后，发文请南阳太守张咨支援米粮。

张咨说："孙坚和我一样是二千石的太守职位，凭什么向我调发军粮。"于是不加理会。

孙坚想见他，张咨也总是推辞不见。

孙坚暗想："我才起兵就受到阻碍，以后怎么建立威信呢？"

于是假称得了重病，消息传开，全军士兵非常担心，不但延请医生诊治，并且焚香祝祷。

孙坚派亲信告诉张咨，准备将大军交由张咨统领，张咨听了，高高兴兴的率领兵士五百人，带着牛羊、美酒来到孙坚的营地。

孙坚躺在床上接见他，过了一会才起身设酒款待，二人喝得正高兴时，长沙主簿入营求见孙坚，说道："日前大军来到南阳，前行的道路尚未修好，军中

物资又缺乏，太守张咨又拒绝提供军粮，使得大军无法讨贼，请按军法处置。”

张咨大为惊惶想逃出，但四周都是孙坚的部队，无法突围，于是众兵将张咨绑至军门斩首，郡民大惊，从此对孙坚的要求无不照办，日后孙坚所到之处，再也没有军粮供应不足之事。

后人认为孙坚懂得用“法”，法是立国根本，因此孙坚后来能开创吴国。

明武宗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游击仇钺（字廷威、谥武襄）被俘，京师谣传仇钺降贼，而兴武营守备保勋则是外应。

李文正说：“仇钺一定不会投降贼人，至于保勋，如果因为他和寘鐇有姻亲关系，你就怀疑他是外应，那么凡是和敌人有过交往的，都会害怕而不敢投效我们了。”

于是推荐保勋为参将〔就用他为妙〕，仇钺为副官，将讨贼的任务交给他们，保勋非常感激，暗自发誓定要灭贼。

而仇钺在贼营中假称生病，暗中却约集旧属在河岸边等候保勋部队，伺机从中接应；一面又嗾使人告诉贼将何锦：“要赶紧调派军队防守河口，严防朝廷大军决堤灌城，强行渡河。”

何锦果然上当，命周昂守城，自己带着军队防守河口。

仇钺又假称病情加重，周昂前去探视，仇钺正躺在床上呻吟，见周昂来说道：“恐怕死期到了。”

然后趁着周昂不留神，突然起身杀了周昂。周昂死后，仇钺披上盔甲拿着剑、骑上快马冲出营门，召集昔日部下，一举夺下敌营，擒获寘鐇。

487. 杨　暄

【原文】　天顺间，锦衣指挥门达用事。同时有袁彬指挥者，随英宗北狩，有护跸功。达恶其逼，令逻卒摭其阴私，欲致于死。时有艺人杨暄 一作埙。者，善倭漆画器，宣庙喜倭漆之精，令暄往学。号杨倭漆，愤甚，乃奏达违法二十余事，且极称彬枉。疏入，上令达逮问。暄至，神色不变，佯若无所与者。达历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贱工，不识书字，又与君侯无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暄以实告。”因告曰：“此内阁李贤授暄，使暄投进，暄实不知所言何事。君侯若会众官廷诘我，我必对众言之，李当无辞。”达闻甚喜，劳以酒肉。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诸大臣会问于午门外。方引暄至，达谓贤曰：“此皆先生所命，暄已吐矣！”贤正惊讶，暄即大言曰：“死则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见得阁老？鬼神昭鉴，此实达教我指也！”因剖析所奏二十余条，略无余蕴。达气沮。词闻于上，由是疏达。彬得分司南都，居一载，驿召还职。后达坐怨望，谪戍广西以死。

此与张说斥张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轴。然说故多权智，又得宋璟诸人再三勉励，而后收蓬麻之益。杨暄一介小人，未尝读书通古，而能出一时之奇，抗天威而塞奸吻，不唯全袁彬，并全李贤；不唯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恶。智既十倍于说，即其功亦十倍于说也。一时缙绅之流，依阿事达者不少，睹此事，有不吐舌；闻此事，有不愧汗者乎？岂非衣冠牵于富贵之累，而匹夫迫于是非之公哉？洪武时，上尝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诛之。马太后是日茹素。上问故，后曰："闻今日诛宋先生，妾不能救，聊为持斋以资冥福耳。"上悟，即驰驿使人赦之。薛文清 瑄 既忤王振，诏缚诣市杀之。振有老仆，是日大哭厨下。振问："何哭？"仆对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故也！"振闻而怒解。适王伟申救，遂得免。夫老仆之一哭，其究遂与圣母同功，斯亦奇矣！语曰："是非之心，智也。"智岂以人而限哉！

土木之变，内侍喜宁本胡种也，从太上于虏中，数导虏入寇，以败和议，上患之。袁彬言于太上，遣宁传命于宣府参将杨俊，索春衣，因使军士高磐与俱。彬刻木藏书，系磐髀间，以示俊，俾因其来执之。俊既得书，与宁饮城下，磐抱宁大呼，俊从兵遂缚宁解京，处以极刑。于是虏失向导，厌兵，遂许返跸。按：彬周旋虏中，与英庙同起处，其宣力最多，而诛宁尤为要着，亦宁武子之亚也。

【译文】　明英宗天顺年间，锦衣卫（明禁卫军名，本为侍卫仪队，后掌巡察缉捕）指挥门达（明英宗时宦官，宪宗时发南州卫充军）专权。袁彬（以锦衣卫护驾北征）因曾在土木之变时，护驾有功，深得英宗信赖，门达因而嫉妒，于是暗中派人刺探袁彬的隐私，想找到把柄置袁彬于死地。

当时有个叫杨暄（暄也作埙）的艺匠，善于制作倭漆（漆器物的一种方法，明时传入中国），因此外号叫杨倭漆，听说门达想陷害袁彬，非常气愤，写了二十条门达的罪状呈给英宗，并再三说明袁彬所受的冤屈。

英宗命门达传讯杨暄审问。杨暄见了门达，毫不惊慌，就好像事情根本不是他做的一样，对门达的问话，一律回答"不知道"，并且说："我是一名艺匠，没念过什么书，和大人您也从没有过节，怎会做出这种事？但大人若能摒退左右，我就将整个事件的实情禀告大人。"

两人独处后，杨暄告诉门达："其实这一切都是内阁李贤（明朝进士，常提拔后进）授意我做的，他要我呈给皇上一封奏书，至于内容写些什么我实在不知，如果大人在朝廷百官面前询问我，我愿意当众和李贤对质，李贤一定无法狡赖。"

门达听了非常高兴，便以酒肉招待他。

第二天早朝时，英宗命有关大臣齐集午门（北平紫禁城正门），杨暄入殿后，

门达对李贤说："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杨暄已从实招了。"

李贤正一头雾水时，杨暄便大声说："我死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诬赖好人？我一个小百姓，怎么可能会见到内阁大臣呢？老天在上，这一切都是门达教我的。"

接着详细说明所呈奏皇上有关门达的二十多条罪状，门达当场灰头土脸。

英宗虽未将门达治罪，但从此对门达疏远许多，袁彬则被派往南都，一年后又奉旨回京，日后门达也因他罪贬至广西，最后死于广西。

〔梦龙评〕这与张说（唐朝人，善写文章、封燕国公）设计张昌宗（与弟易之深受武则天宠爱）以保全魏元忠（唐朝名将）一事同样手法。但张说人本就聪明，又得到宋璟（正直有节操）等人指点，当然能圆满顺利。杨暄不过是一寻常百姓，没有高深的学识而能有此奇想，冒着触犯皇帝的危险，拆穿奸臣的阴谋，不仅救了袁彬也保全了李贤；不仅让国家多了两位忠臣，也为国家除掉一大奸臣，看来杨暄不但比张说聪明十倍，对国家的功劳也大于张说十倍。

当时的违官贵人中，不少人对门达逢迎巴结，看到杨暄当百官的面揭发门达罪行，能不吃惊吐舌、惭愧流汗吗？难道那些大官的良心真是被权势所迷惑，反倒平民百姓能发出正义之声吗？明太祖有一回对宋濂（明初大学问家，礼乐制度多半由他制定）勃然大怒，派人到宋濂家中杀他。马太后知道后便在那天吃素，太祖问她原因，太后说："听说皇上今天要杀宋先生，臣妾不能向皇上求情救他，只好吃斋聊表心意，以积阴德。"太祖明白太后意思，立即派人收回成命。

薛文清（明初理学家）因得罪宦官王振（明土木之变，王振为乱兵所杀），英宗下诏逮捕薛文清，准备绑至刑场斩首。王振有一老仆，忽然在厨房号啕大哭，王振问他原因，老仆说："听说今天是薛先生行刑的日子，老奴忍不住大哭。"王振听了虽很生气，但也明白老仆的意思，正巧王伟前来为薛说情，薛文清才得以免罪。老仆这一哭，竟产生了圣母娘娘救人之功，也可说是件奇事。我认为，只要能辨别是非使是智慧，而这样的智慧，岂会因人的身份地位而有什么先天的限制呢？

明朝的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内侍喜宁本是胡人，跟随英宗一起被俘，却屡次引导胡人入寇，破坏双方和议的可能。继任的景帝对喜宁头痛不已，但也无可奈何，袁彬建议英宗派喜宁到参将杨俊（官至右都督）府中索取春衣，并派军士高磐随行，袁彬在木板上刻了一封信，绑在高磐大腿上，要扬俊逮捕喜宁。杨俊得信后，邀请喜宁在城下喝酒，高磐突然抱住喜宁大叫，杨俊的士兵立即抓住喜宁押送入京，处以死刑，胡人失了向

导，无法顺利向中原用兵，这才允许英宗返国。袁彬随英宗身陷胡地，与胡人周旋，出力最多，其中以杀喜宁功劳最大，和春秋时齐国大夫宁武子可说不相上下。

488. 宗　泽

【原文】　宗汝霖，建中、靖国间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荣上书，自姑苏编置某州，道经文登，感寒疾不能前进。牙校督行甚厉，虽赂使暂留，坚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于宗。宗即具供帐于行馆，及命医诊候。至调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讯其从行者，云：自至县，即为县之胥魁约饮于营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贪色，至今不肯出户。屡迫捉之，乃始同进。

探知嗜酒贪色，便有个题目可做，只用数胥吏，而行人之厄已阴解矣。道学先生道理全用不著。此公可与谈兵。

【译文】　宗汝霖（宗泽）为文登县令时，接到同年一起高中金榜的友人黄荣来信："我从姑苏被派到某州去，路经文登，受风寒无法继续上路，但督行的武官非常严厉，我虽想贿赂他，请他让我休息一两天再上路，却行不通，不得已只好写信向您求助。"

宗汝霖立即准备了物品到黄荣所住的行馆探望，并请医生为他看病，一直到黄荣病好，不但不见武官催逼上路，甚至连武官在哪儿都不知道。

黄荣暗中询问，随行人员说："自从来到文登县后，武官就被县令的手下邀到营妓那儿喝酒，并且由县令手下轮流作东，武官好酒贪色，到现在不肯离开，几次催请才勉强同意上路。"

〔梦龙评〕在得知武官好酒贪色后，宗汝霖就针对武官的弱点设计，只动用几名手下，就完全化解黄荣的困境，在这件事中圣贤之道全用不上，我认为宗威愍是个懂得用兵的人，可以和他谈论兵法。

489. 张　易

【原文】　张易通判歙州，刺史宋匡业使酒陵人，果于诛杀，无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饮醉，就席；酒甫行，寻其少失，遽掷杯推案，攘袂大呼，诟责蜂起。匡业愕然不敢对，唯曰："通判醉，性不可当也。"易嵬峨喑嗯自如。俄引去，匡业使吏掖就马。自是见易加敬，不敢复使酒，郡事亦赖以济。

事虽琐，颇得先发制人之术，在医家为以毒攻毒法，在兵家为以夷攻夷法。

【译文】　张易（南唐人，苦学自励）任歙州通判（官名，掌民钱谷、狱讼、

听断之事）时，刺史宋匡业常借酒装疯欺人，甚而闹出人命，但没有人敢冒犯他。

有一次张易在赴宋匡业的酒宴前，先行喝醉，入席后没多久便借小事生气，摔酒杯、掀桌子，更大呼小叫乱骂一通。

匡业见了不知是好，只好说："通判喝醉了，不要理他。"

而一旁的张易虽已声音沙哑，却仍叫骂不停，不久，张易要离去，匡业派人扶张易上马，从此对张易态度恭敬，不敢再借酒醉欺人，郡中的公务才能顺利进展。

〔梦龙评〕这虽是小事，但张易颇懂得先发制人，就好比医生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治病，将军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打仗一样。

第六部　捷智

捷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变之会，如火如风。愚者犯焉，稍觉，则去而违之，贺不害斯已也。今有道于此，能返风而灭火，则虽拔木燎原，适足以试其伎而不惊。尝试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争逾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则其为刻弥多矣；又况乎智之迟疾，相去不啻千万里者乎！军志有之，"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夫速而无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今有径尺之樽，置诸通衢，先至者得醉，继至者得尝，最后至则干唇而返矣。叶叶而摘之，穷日不能髡一树；秋风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灵万变，而不穷于应卒，此唯敏悟者庶几焉。呜呼！事变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审矣，天下亦乌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译文】　成大事的人争的是千秋，而不是一瞬间，然而，话说回来，有时一时的成败，正是千秋成败的开始。尤其在事物激变的当下，可以像大火漫天一样立刻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愚昧的人往往过不了当下的考验，如此，哪里还有千秋大世的成败可言。而真正的智者，能立刻远离灾害，并消弭漫天大火，因此，这样的激变，刚好可提供智者伸展智慧的机会。以一里的短程跑步为例，先到后到差的虽然往往只有很短的时间，但十里百里的长路累积下来，这样的差别便巨大起来了。便何况智者和愚者的迟速差别，本来就远远大过人跑步速度的差异。

兵法说，用兵只有笨拙的迅捷，而没有什么巧妙的迟缓。正像把一壶美酒摆在大街之上，先到的人能痛饮大醉，其次的人也还能分到几杯，至于最后来的人便只能干巴巴的败兴而返了。

以人力来摘叶子，一整天下来也摘不完一棵树，而秋风一起霜雪一降，一夕之间全部殒落，天地造化的速捷便是如此。人若能得天地造化之精意，则当然能在事物激变的当下灵活应变，而不会在仓促之间束手无策，这便只有真正敏悟智慧的人可能做得到吧！激变的事物是不停下来等人想办法应对的，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所以，天底下哪有智慧而不敏捷、敏捷而无智慧这回事呢？

十六、灵动机变

【原文】 一日百战，成败如丝。三年造车，覆于临时。去凶即吉，匪夷所思。集“灵变”。

【译文】 一日之内上百次会战，胜负之机往往在一线之间；花三年的时间造好一辆马车，往往因一刹那的疏忽而翻覆。能够洞见危机，趋吉避祸，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490. 鲍叔牙

【原文】 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国杀无知，未有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皆归，俱至，争先入。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鲍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鲍叔因疾驱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为君。鲍叔之智，应射而令公子僵也，其智若镞矢也！

王守仁以疏救戴铣，廷杖，谪龙场驿。守仁微服疾驱，过江，作《吊屈原文》见志，寻为《投江绝命词》，佯若已死者。词传至京师，时逆瑾怒犹未息，拟遣客间道往杀之，闻已死，乃止。智与鲍叔同。

【译文】 春秋时齐内乱，公子纠（齐襄公无知弟，襄公杀无数，群弟恐祸，纠奔鲁，齐人杀无知，小白先回齐，立为国君，鲁人遂杀纠）走避鲁国，公子小白（齐桓公名，齐襄公弟，春秋五霸之首）投奔莒，不久齐人杀国君无知，为争取王位，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想抢先回到齐国。

半途两车相遇，鲍叔牙（春秋齐大夫，曾荐管仲于桓公，佐桓公成霸业）为公子小白驾车，管仲（名夷吾，初事公子纠，后事齐桓公为相，一匡天下，桓公尊为仲父）用箭射中公子小白腰带上的环扣。

管仲见小白僵卧车上，以为小白已死，便对公子纠说：“请公子安心，小白已经死了。”

这时鲍叔牙与公子小白却快马疾行回到齐国，所以小白才登上王位，成为齐君。

鲍叔牙能将计就计，要公子小白中箭后僵卧不动，才取得入齐的先机，这种应变的机智，像箭头般犀利。

〔梦龙评〕王守仁（学者称阳明先生，提倡致良知学说）为救戴铣（明弘治进士，因弹劾宦官获罪）上奏武宗而被贬至贵州龙场驿。王守仁穿着便服前往驿场，过长江时作了一篇〈吊屈原文〉表明心志，又写一首〈投江绝句词〉，让人误认他已投江自尽。本来宦官刘瑾（明朝人，自幼入内廷，甚得武宗宠信，陷害忠良，后因图谋不轨被杀）对王守仁怒气未消，打算派杀手半途截杀王守仁，在京师看了王守仁所写的词、文，以为王守仁已死，便打消原意，王守仁因而保全一命，王守仁和鲍叔牙都是有智慧的人。

491. 管　仲

【原文】　齐桓公因鲍叔之荐，使人请管仲于鲁。施伯曰："是固将用之也！夷吾用于齐，则鲁危矣！不如杀而以尸授之！"边批：智士。鲁君欲杀仲。使人曰："寡君欲亲以为戮，如得尸，犹未得也！"边批：亦会话。乃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管子恐鲁之追而杀之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吕不韦曰："役人得其所欲，管子亦得其所欲。"陈明卿曰："使桓公亦得其所欲。"

【译文】　齐桓公因为鲍叔牙的大力推荐，派人到鲁国要回管仲。施伯（春秋鲁大夫）对鲁庄公说："齐君派人要回管仲，一定是要重用管仲〔智士〕，如果管仲为齐效命，一定会威胁鲁国的安危，不如杀了管仲，把尸首交给齐君。"

鲁庄公本已答应杀掉管仲，但齐国的使者对庄公说："管仲曾经射伤我国的君王，是我国君王的最大仇人，想亲手杀死管仲，一直是我国君王最大的愿望〔会说话〕。今天如果鲁国杀了管仲，只把尸体交返齐国，等于鲁国不肯把管仲交返齐国一样，如此，鲁国使得罪齐国了。"

于是，鲁庄公命人把管仲绑起来，以囚犯的槛车送往齐国。

路途上，管仲怕鲁君改变心意派人追杀，想尽快到达齐国，因此对车夫说："我唱歌给你听，你为我和拍子。"

一路上，管仲所唱的歌都是节拍轻快、适合马车快步疾行的曲子，马夫精神大振，愈走愈快，管仲也就平安的到达齐国。

〔梦龙评〕吕不韦（秦人，曾邀门客著《吕氏春秋》一书）说："管仲

这一唱歌，不仅车夫得到好处（忘了驾车的辛劳），管仲自己也得到更大的好处（平安快速的回到齐国）。”

陈明卿说：“就连齐桓公也一并得到好处（顺利要回管仲来治理齐国而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

492. 吴　汉

【原文】　吴汉亡命渔阳，闻光武长者，欲归。乃说太守彭宠，使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王郎，宠以为然。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边批：来得快。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随后入，宠遂决计焉。

【译文】　吴汉（宛人，有智谋，初贩马为业，后汉光武帝拜偏将军）逃至渔阳，听说刘秀（后汉光武帝）将到渔阳，想说服渔阳太守彭宠联合夹据有邯郸一带的王郎（喜占卜术，曾冒称汉成帝之后，后被光武帝打败），而彭宠的属下却大多主张归附王郎，彭宠拿不定主意，十分为难。

吴汉见此情形，只好暂时中辍说服彭龙，希望能想出一个有效劝服众人的办法。正在苦恼时，突然见到一位儒生打扮的人远远走来，立刻派人把儒生找来，准备了酒菜，向儒生探听沿路上所听到一般老百姓对刘秀、王郎的想法。儒生告诉吴汉，刘秀声望日隆，所经过的郡县都受到百姓的拥护，在邯郸假冒天子名讳的王郎，其实根本不是汉成帝之后的刘姓宗室。

吴汉听了非常高兴，立即伪造一封刘秀的书信〔来得好快〕，请儒生送交彭宠，并要儒生对彭宠说明一路上所见所闻刘秀得民心的实情。等吴汉随后再见彭宠时，什么话都不必说，彭宠就决定归顺刘秀了。

493. 汉高祖

【原文】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羽谓汉王曰：“天下汹汹，徒以我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乃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羽罪十，项王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下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小白不僵而僵，汉王伤而不伤，一时之计，俱造百世之业。

【译文】　楚汉两军对峙，久久没有决定性的胜负，项羽对刘邦说：“如今天下所以纷扰不定，原因在于你我两人相持不下，不如干脆一点我们两人单挑，

不仅谁胜谁负马上水落石出，也省得天下人因为我们两人而送命。”

刘邦说：“我宁可和你斗智，不想和你斗力。”

后来项羽和刘邦在广武山隔军对话，刘邦举出项羽十条罪状，项羽一听不由怒上心头，举箭一射，正中刘邦前胸，刘邦却忍痛弯身摸脚说：“唉呀！射中我的脚趾了。”

说完倒地。

刘邦其实伤重得几乎下不了床，张良（曾求力士刺秦王，高祖起兵常为策划，封留侯）却要刘邦强忍创伤起来巡视军队，除了安定军心外，更为了不让项羽知道刘邦伤重而乘机进攻。刘邦才一离开军营，便因伤重不支，立即快马返回成皋。

〔梦龙评〕春秋时公子小白受管仲一箭，佯作僵死，刘邦受项羽一箭却佯作无事，这两人都因一时的应变，才成就日后百年的基业。

494. 晋明帝

【原文】 王敦将举兵内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赜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人疑明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外氏，须黄，故云。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俄尔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良久，帝遂免。

【译文】 晋朝时王敦（与从弟王导共佐晋元帝，后拥兵谋反被杀）准备举兵造反夺取帝位，明帝先察知王敦的奸谋，于是换上便服骑马来到王敦的军营，暗中观察王敦军营部署的情形。有一士兵觉得明帝看起来不像寻常百姓，立即报告王敦。

王敦正在午睡，梦到太阳环绕着军营上空，再听到士兵的报告，惊叫着说：“这一定是那个黄头发的鲜卑人来了。”（明帝母亲是鲜卑人，因此明帝发皆黄，长相像外国人。）

于是王敦命五名兵士快马加鞭追赶一名黄头发的人，这时明帝也有所惊觉，快马离去。

明帝路过一家客店，见门口有位卖小吃的老妇人，便把手中镶着七种宝石的马鞭送给她，嘱咐道：“待会儿会有士兵前来，你就把这马鞭拿给他们看。”

不久，士兵追来，询问老妇人可曾见到一名黄头发的骑士经过，老妇说：“他已经走远了。”说完拿出马鞭，五名士兵轮流观看这罕见的宝物，因而耽搁不少时间，明帝也就逃过一劫。

495. 尔朱敞

【原文】 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荣族子敞字乾罗，彦伯子。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大街，见群儿戏，敞解所着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便执绮衣儿，比究问，非是。会日暮，遂得免。

【译文】 北齐神武帝高欢在韩陵之役中，几乎杀尽了尔朱氏一族，尔朱荣族中有一名子弟名敞，自小随母亲在宫中长大，这时年才十二岁，在混乱中由宫墙边的小洞逃走，来到大街，看见一群小孩当街嬉戏，尔朱敞就和其中一名儿童交换衣服，然后混入人群中。

不久追兵来到大街，抓住那个穿着华丽的小孩，等到弄清楚那名孩子不是尔朱敞时，天色已黑，尔朱敞因而保全了一命。

496. 韦孝宽

【原文】 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韦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既到汤阴，逢长文奔还。孝宽密知其状，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

【译文】 北周人尉迟迥（因平蜀有功封蜀公）任相州都督时，文帝命韦孝宽（屡有战功，官至骠骑大将军）代理尉迟迥的职务，又命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并要叱列长文早韦孝宽一步上任。

韦孝宽行至朝歌时，尉迟迥派手下的大都督贺兰贵送来一封问候信，韦孝宽因怀疑尉迟迥另有用心，想办法留住贺兰贵，不断用话刺探。

于是，韦孝宽称病慢行，并以请医生为名，派人到相州暗中监视尉迟迥的举动。

才到达汤阴，正好碰到叱列长文奔离相州，韦孝宽立即命军队回头，沿途所经的桥道都下令拆毁，各驿站的马匹也全数带走，临行还嘱咐各站驿丞："蜀公尉迟迥将到此地，你们赶紧准备酒菜及上等草料好迎接蜀公。"

不久，尉迟迥果然派大将军梁子康率数百骑追杀韦孝宽，然而沿途受到驿丞热忱的款待，使得军队耽搁不少时间，而让韦孝宽从容逃脱了。

497. 元伯颜

【原文】 有告乃颜反者，诏伯颜窥觇之。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

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

【译文】　有人密告元世祖乃颜有意谋反，世祖命元伯颜暗中调查。元伯颜行前购置了许多皮裘，一进入乃颜的驻地，就分送给当地各驿站的人员。

乃颜见元伯颜到来，便以设宴款待为名，想伺机擒下元伯颜。元伯颜察觉乃颜的阴谋，连忙和随员奔出乃颜营地，朝三个不同方向逃离，各驿站的驿丞因先前曾得到元伯颜所赠的裘衣，都争相以快马相赠，元伯颜等人也就顺利脱险。

498. 徐敬业

【原文】　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尝因猎，命敬业入林趁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凡子弟负跅□之奇者，恃才不检，往往为家门之祸。如敬业破辕之兆，见于童年。英公明知其为族祟，而竟不能除之，岂终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劝立武氏，杀唐子孙殆尽，天故以敬业酬之也？诸葛恪有异才，其父瑾叹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将赤吾族！"其后果以逆诛。隋杨智积文帝侄。有五男，止教读《论语》、《孝经》，不令通宾客。或问故，答曰："多读书，广交游，才由是益。有才亦能产祸！"人服其识。弘、正间，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有将略，按察江西时，江西盗起。方议剿，军官来谒，适世宁他出，乃见其幼子继。继曰："兵素不习，岂能见我父哉？"边批：语便奇。军官跪请教，继乃指示进退离合之势，甚详。凡三日，而世宁归，阅兵，大异之，顾军官不辨此，"谁教若者？"以实对。继初不善读书，父以愚弃之，至是叹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击贼，必从继方略。世宁十不失三，继十不失一也。世宁上疏，乞以礼法裁制宁王。继跪曰："疏入，必重祸！"不听，果下狱。继因念父，病死。世宁母独不哭，曰："此子在，当作贼！胡氏灭矣！"此母亦大有见识。

【译文】　徐敬业十多岁时，就喜欢骑马射箭。

徐勣（即李勣，唐太宗李世民的创业功臣，李为赐姓曾多次感叹的说："这孩子的面相不好，恐怕日后会祸及家门。"

于是徐勣多次趁着打猎，命徐敬业深入树林驱赶野兽，顺着风势纵火，想就此烧死徐敬业。徐敬业见火势蔓延，知道很难安然逃出大火，当下杀了马匹，躲在马腹中，等大火烧尽熄灭后，再一身血污逃出来。

徐勣见徐敬业安然回来，虽然讶异，但也不得不佩服儿子的机智。

〔梦龙评〕大凡子孙有过人才智，仗着聪明，而不知谨慎进退，往往会成为家门的祸害。以徐敬业来说，他日后举兵的征兆，其实在童年时就已显现，李勣虽明知他终会带来不幸，却始终不忍杀他，究竟是爱惜他的才智呢？还是因李勣曾拥立武则天，而武氏几乎杀尽大唐子孙，上天要李勣赔上一子性命以报大唐呢？

诸葛恪有过人的才智，他的父亲诸葛瑾也曾叹息说："这孩子日后不是大大光耀家门，就是毁我诸葛一族。"后来诸葛恪果然以谋逆的罪名遭到诛杀。隋杨智积（文帝侄）有五个男孩，却只教他们读《论语》《孝经》，不让他们学习兵法，问其原因，答道："多读圣贤书，多结交益友，如此，聪明才智有德性益友的辅助，才对自己有好处，不然，光凭聪明才智，往往只会惹来灾祸。"众人这才明白杨智积的苦心，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

弘正年间，大将胡世宁有军事才能，出任江西按察，当时江西盗匪四起，手下诸将商议如何剿匪，有位军官入府求见胡世宁，碰巧胡世宁出城，只见到幼子胡继，胡继说："我见那些兵士们个个散漫，不懂战阵，身为带兵的将领，你怎么有脸见我父亲〔语便奇〕？"军官连忙跪下请教，胡继于是为他详细说明兵法中进退攻守的战略。三天后胡世宁回来，检阅部队，觉得非常讶异，认为凭手下将领的能力，绝对没有如此的成果，于是将领据实禀告。由于胡继从小不喜欢读书，因此胡世宁并不特别宠爱胡继，这时才感叹的说："这孩子有如此的天份，我竟然不知道。"从此，每次剿匪都征询胡继的意见，胡世宁自己只能十不失三，胡继却能十不失一。有一次，胡世宁想上书奏请皇帝依国法制裁宁王，胡继跪地请求胡世宁三思，说："上书必会祸及身家。"胡世宁不听，果然下狱，胡继因思念父亲，不久病死，众人都伤心不已，唯有胡世宁的母亲没有流泪，说："这孩子若活着，只怕将来会成为叛贼，那么胡氏一门才会真的万劫不复。"这做母亲的可说大有见解。

499. 陈　平

【原文】　陈平间行，仗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腰中当有金宝，数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事汉，凡六出奇计：请捐金行反间，一也；以恶草具进楚使，离间亚父，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荥阳围，三也；蹑足请封齐王信，四也；请伪游云梦缚信，五也；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说之，解白登之围，六也。六计中，唯蹑足封信最妙。若伪游云梦，大错！夫云梦可游，何必日伪？且谓信必迎谒，因而擒之。既度其必迎谒矣，而犹谓之反乎？察之

可，遽擒之则不可。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继疑惧，骈首灭族，平之贻祸烈甚矣！◯有人舟行，出□石杯饮酒，舟人疑为真金，频瞩之。此人乃就水洗杯，故堕之水中。舟人骇惜，因晓之曰："此□石杯，非真金，不足惜也！"又，丘琥尝过丹阳，有附舟者，屡窥寝所。琥心知其盗也，佯落簪舟底，而尽出其衣箧，铺陈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无物。明日其人去，未几，劫人于城中，被缚，语人曰："吾几误杀丘公！"此二事与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

【译文】 陈平由小道带着一把剑逃亡，乘船渡河时，船夫见陈平相貌俊伟，又是单身一人，怀疑他是逃亡的将军，身上一定带着许多珠宝，于是一双眼睛在陈平身上转来转去。

陈平知道船夫不怀好意，就脱下上衣，主动帮船夫撑船，船夫知道陈平身上并没有财宝，就打消谋害陈平的念头。

〔梦龙评〕陈平投效刘邦时，曾六次出奇策解围：建议刘邦拿出四万黄金行反间计，这是第一计；故意用粗劣食物招待项羽使者，让项羽怀疑亚父范增私通刘邦，这是第二计；由荥阳城东派出两千名女子，诱使项羽出兵追击，使刘邦由城西安然脱身，这是第三计；脚踢刘邦，示意封韩信为齐王，这是第四计；建议刘邦伪称游云梦而捉韩信，这是第五计；用美女图游说匈奴后，解刘邦平城之围，这是第六计。

六计之中，以脚踢刘邦封韩信为齐王最神妙，而假称云梦捉韩信的点子最糟，云梦本就是值得游玩的地方，何必假称呢？再说陈平计划乘韩信迎接刘邦时，命人捉拿韩信，既已料到韩信一定会亲迎刘邦，怎么能说韩信想谋反呢？若疑心韩信可能谋反，可以暗中观察韩信言行，但断然命人逮捕就不妥当了，再说抓一个韩信，其他的功臣如彭越、英布对刘邦也相继起疑，陈平此计，可说种下了一个大祸根。

某个人搭船时用□石（铜与炉甘石合炼而成的金属）杯饮酒，船夫以为是金杯，想占为己有，这人就利用洗杯时故意把杯子掉到河里，船夫见了惊叫可惜，这人才告诉船夫："那是□石杯，不是真金，不必可惜。"

又：丘琥有一回搭船到丹阳，有个同船的人频频打量丘琥的寝舱，丘琥知道遇上盗匪，于是假作遗失一支头簪，因着寻物时将身边的衣物摊散一船，又脱去上衣，借此显示身上没有财物，第二天，贼人就离船他去。不久就听说那人因劫人财物，在被捕后曾对人说："我差点就误杀了丘公。"□石杯与丘琥这两件事所表现的机智，和陈平的脱衣撑船有异曲同功之妙。

500. 刘　备

【原文】　曹公素忌先主。公尝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适雷震，因谓公曰："圣人云：'讯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相传曹公以酒后畏雷、闲时灌圃轻先主，卒免于难。然则先主好结髦，焉知非灌圃故智？

【译文】　曹操对刘备一向心存顾忌，曾对刘备说："放眼天下，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我二人，至于袁绍，根本就排不上边。"

刘备正在吃饭，吓得掉了一根筷子，刚巧天上打雷，刘备担心曹操起疑，就对曹操说："圣人说：'有巨雷暴风，必是天地有巨变的征兆。'这话实在有道理，难怪刚刚一打雷，连我都吓得掉筷子了。"

〔梦龙评〕相传曹操曾以酒后怕雷掉筷，闲时养花莳草，而以为刘备成不了大事，才打消杀刘备的念头，然而刘备以喜欢编结羽饰出名，又怎知不是和养花莳草一样，都是避杀身之祸的手法呢？

501. 崔巨伦

【原文】　北魏崔巨伦字孝宗尝任殷州别将。州为贼陷，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之。巨伦规自脱。适五月五日，会集百僚，命巨伦赋诗。巨伦诗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闻者哄然发噱，以此自晦获免。已潜结死士数人，乘夜南走。遇逻骑，众危之。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遽绐贼曰："吾受敕行。"贼方爇火观敕，巨伦辄拔剑斩贼帅，余众惊走，因得脱还。

嘉靖中，倭乱江南，昆山夏生为倭所获，自称能诗。倭将以竹舆乘之，令从行，日与唱和，竟免祸。久之，夏乞归，厚赠而返。此又以不自晦获全者也。夏称倭将亦能诗，其《咏文菊》诗云："五尺阑干遮不尽，还留一半与人看。"

【译文】　北魏人崔巨伦（字孝宋）曾在殷州当一名武官，殷州被葛荣攻陷后，葛荣听说崔巨伦的才名，想任他为官，崔巨伦却想尽办法逃脱。

五月五日端阳佳节时，葛荣召集手下，命崔巨伦当场作一首诗以表现才情，崔巨伦却说道："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张口）欲死，牛复吐出舌。"

在场众人哄堂大笑，葛荣见崔巨伦不过尔尔，也就不再重视他。

崔巨伦暗中结交多位死士，有一天趁着夜晚一齐往南逃，途中遇到一队巡逻兵士，情况危急，崔巨伦说："宁可近南方一寸死；不愿靠北地一尺活。"

于是，崔巨伦欺骗贼兵说："我奉有军令出城。"

贼兵正想点燃火把检视军令，崔巨伦抽剑杀了贼兵首领，其余贼兵也就仓皇而逃，崔巨伦等人安然逃往南方。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倭人作乱江南，昆山有位夏姓书生被倭人俘掳，夏生自称会作诗，倭将听了，便让他跟在自己身边，每天作诗唱和，就这样夏生捡回一条命。一段时日后，夏生向倭将要求回家，倭将不但答应他的请求，还送他许多财物，这是因不隐才而得以保命。夏生回乡后，曾对人说倭将也会作诗，还咏了一首诗中的两句："五尺阑干遮不尽，还留一半与人看。"

502. 张佳胤

【原文】 张佳胤令滑，巨盗任敬、高章伪称锦衣使来谒，直入堂阶，北向立。公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厉声曰："此何时，大尹犹倨见使臣乎！"公稍动容，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设香案。敬附耳曰："非逮公，欲没耿主事家耳。"时有滑人耿随朝任户曹，坐草场火系狱。公意颇疑，遂延入后堂。敬扣公左手，章拥背，同入室坐炕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坝上来，闻公帑有万金，愿以相借。"遂与章共出匕首，置公颈。公不为动，从容语曰："尔所图非报仇也，我即愚，奈何以财故轻吾生？即不匕首，吾书生孱夫能奈尔何！边批：缓一着。且尔既称朝使，奈何自露本相？使人窥之，非尔利也。"贼以为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安得多金？"敬出札记如数，公不复辩，但请勿多取以累吾官。边批：又缓一着。后覆开谕。久之，曰："吾党五人，当予五千金！"公谢曰："幸甚！但尔两人橐中能装此耶？抑何策出此官舍也？"贼曰："公虑良是。边批：恬尽其计。当为我具大车一乘，载金其上，仍械公如诏逮故事，不许一人从，从即先刺公。俟吾党跃马去，乃释公身。"公曰："逮我昼行，邑人必困尔，即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边批：语忠告，又缓他一着。二贼相顾称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识，亦非尔利，邑中多富民，愿如数贷之。既不累吾官，尔亦安枕。"二贼益善公计。公属章传语召吏刘相来。相者，心计人也。相至，公谬语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无日矣！今锦衣公有大气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为寿！"相吐舌曰："安得办此？"公蹑相足曰："每见此邑人富而好义，吾令汝为贷。"遂取纸笔书某上户若干，某中户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数。九人，素善捕盗者。公又语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谒见，边批：讽使改装。勿以贷故作窭人状！"相会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饮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贼勿多饮。贼益信之。酒半，曩所招九人各鲜衣为富客，以纸裹铁器，手捧之，陆续门外，谬云："贷金已至，但贫不能如数。"作

哀祈状。二贼闻金至，且睹来者豪状，不复致疑。公呼天平来，又嫌几小，索库中长几，横之后堂，二僚亦至。公与敬隔几为宾主，而章不离公左右。公乃持砝码语章曰：边批：步步精细。“汝不肯代官长校视轻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铁器竞前。公乘间脱走，大呼擒贼。敬起扑公不及，自刭树下。生缚章，考讯又得王保等三贼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为上状，缇帅陆炳尽捕诛之。

祁尔光曰：“当命悬呼吸间，而神闲气定，款语揖让，从眉指目语外，另构空中筹画，歼厥剧盗，如制小儿。经济权略，真独步一时矣！”

【译文】 张佳胤为滑州县令时，有大盗任敬、高章伪装特使前来见他，二人大剌剌的直入府堂，面朝北方，张佳胤虽觉奇怪，但仍然照常判案，这时任敬突然大声骂道：“什么时候了？还不立刻接见我等。”

张佳胤连忙命人退下迎见二人。

任敬对张佳胤说：“有圣旨在身，不能下拜。”

张佳胤说：“是圣上下旨要拘捕我吗？”

一面命人摆设香案恭迎圣旨。

任敬在张佳胤耳边说道：“不是拘捕你，是要抄耿主事家。”

府衙中有个叫耿随朝的本地人，是个小官，因草场发生火灾受到牵连下狱。

张佳胤更觉可疑，于是请两人到后堂休憩，任敬一进后堂便扣住张佳胤左手，高章搭着张佳胤的肩，三人一同走进内室坐在坑上。

任敬手摸着胡子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从山寨来，听说县府库房中有不少银子，想暂借一用。”

二人说完用匕首抵着张佳胤脖子。

张佳胤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你们不是来寻仇，我再笨也不会为省几个钱赔上自己老命，就算你们不用刀，我这个贪生怕死的人，又能拿你们怎么样呢？只是你们既自称朝廷钦差，如果现在自露行迹，万一让人看到，这不是对你们不利吗？”

二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匕首藏在袖中。

张佳胤说：“滑州是个小地方，能有多少钱呢？”

谁知任敬早有准备，拿出一本簿子，上面记载各州钱数。张佳胤没办法，只好求他们不要拿得太多，以免影响自己日后的升迁。

二人商议许久后，说道：“我们兄弟有五人，你就给我们五千金吧！”

张佳胤说：“太好了，谢谢谢谢，但你们的背囊中装得下这么多钱吗？再说，又怎么走出县府大门呢？”

二人说：“你考虑的也对，你先为我们准备一辆车，把钱放在车上。”

说完仍用匕首抵着张佳胤，不许有人跟随在后，否则就刺杀张佳胤。又说："等我们离去后，就放了你。"

张佳胤说："你们若是在白天押着我走，一定会引起百姓的围攻，即使杀了我，你们也难脱身，不如等到晚上再启程。"

二人连说此计甚好。

张佳胤又说："官银容易辨认，使用也不方便，县中有许多有钱人，不如由我向他们借来给你，这样我不会因官银短少而影响官运，你们也不用怕官府追捕。"

二人更加称赞张佳胤考虑周到。

张佳胤嘱咐高章传话下去，召手下小吏刘相前来，刘相这个人一向多心计，张佳胤假意对刘相说："我运气不好受到牵连，若被捕一定会砍头，现钦差大人有能力为我脱罪，我内心非常感激，想送五千金聊表心意。"

刘相听了，吐了吐舌头说："一时间到哪儿筹这许多钱？"

张佳胤暗踢刘相一脚说："我常见县中富人热心助人，你替我跑一趟，就说我向他们借钱用用。"

于是取来纸笔，写下某大户多少，某中户又多少，一共九人，加起来正好五千金，这九人其实都是县中捕盗高手。

张佳胤又对刘相说："有钦差大人在，待会儿他们送钱来，都要穿着整齐，不要因为我向他们借钱，就装出一副穷人相。"

刘相这时已完全明白张佳胤话中的含意，告辞离去。张佳胤命人送上酒菜，并且先尝表示酒菜无毒，以安贼心，张佳胤又频劝二人不要多喝，以免酒后误事，二人更加信任张佳胤。

饮酒至半，刚才所召的九人，各自穿着光鲜，好像富豪般，双手捧着用纸包裹的兵器站在门外，作出哀求的神情，说道："大人借的钱已经拿来，可是小人家中实在没有这么多。"

二贼听说钱已送来，再看到来人都是富人打扮，更不怀疑。张佳胤命人取秤来，又嫌桌子太小，命人取库房中长几横放在后堂，二名役卒也跟着进来，张佳胤与任敬隔着长几，而高章却紧挨在张佳胤身旁。

张佳胤拿着砝码，对高章说："你难道不为你的长官秤金吗？"

高章稍一靠近长几，九人立即捧着手中的兵器冲上前去，张佳胤乘机脱身，大叫捉贼，任敬想扑向张佳胤已经来不及，逃往厨房见大势已去，只有自杀。

众人捉住高章拷问，供出王保等三名同党，立即下令逮捕，三人虽逃至京师，最后还是被逮捕正法。

〔祁尔光评〕当张公命在危急时，仍能从容不迫，一面轻声有礼的和

敌人周旋；一面暗中筹划，眉目传意，歼灭巨盗有如制服孩童，这种权术智慧在当时真是无人能比。

503. 罗巡抚

【原文】 罗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河边。川中有一处，男女俱浴于河，即嬉笑舟边。罗遣人禁之，边批：多事。男女鼓噪大骂，人多，卒不可治，反抛石舟中而去。乃诉之县，稍鞭数人。既而罗公巡抚蜀中，县民大骇。罗公心计之，是日又泊舟旧处，大言之曰："此处民前被我惩创一番，今乃大变矣！"嗟叹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不但释其猜，且可诱之于善，妙哉！

【译文】 罗公初次出使四川，官船停在河边，有一群男女不顾礼俗，在河边共浴嬉戏，甚至在官船边嬉闹，罗公命人制止，但那群男女仗着人多，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声喧骂，甚至向官船丢石头，小兵也无可奈何。

罗公将此事告知县令，县令抓来几人，鞭打一顿以示惩戒，不久，罗公出任四川巡抚，县民大为惊慌，罗公知道县民的恐惧后，心生一计，又命船停在当日所停的地方，大声说道："当日为了维护礼俗，此地的百姓曾被我惩戒一番，现在百姓一见我就害怕，有谁了解我的苦心呢？"

接着连连叹气，从此川民对罗公不再有猜疑之心。

〔梦龙评〕罗巡抚一叹，不但去除川民的猜忌，也导正善良的风俗，可说是妙计。

504. 段秀实

【原文】 段秀实为司农卿，会朱泚反。时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将韩旻领锐师三千疾驰奉天。秀实以为此系危逼之时，遣人谕大吏岐灵岳窃取姚令言印，不获，乃倒用司农印，追其兵。旻至骆谷驿，得符而还。

按：《抱朴子》云："古人入山，皆佩黄神白章之印。行见新虎迹，以顺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还。"今人追捕逃亡文书，但倒用印，贼可必得。段公倒印，亦或用此法。

【译文】 唐朝段秀实（曾以象笏击朱眦）为司农卿（官名，九卿之一，掌钱谷）时，朱泚（德宗时曾起兵称帝，国号大秦）谋反，源休（曾劝朱泚称帝）要朱泚乘胜进军京城，一举灭唐，并派将军韩旻（唐将，亦工花鸟画）率领精兵三千人入京支援。

段秀实认为情势危急，命人盗取姚令言（任节度使，与朱昉共同谋反，事败被斩）官印，没有盗成，不得已只好在公文上倒盖司农卿印，命人追赶韩旻，

终于及时在骆谷驿截下韩旻，命他返防。

〔梦龙评〕抱朴子（即葛洪，好神仙炼丹术，著有《抱朴子》一书）说："古人入山都佩戴黄袖越章之印，途中看见老虎脚印，就顺着虎迹盖印，老虎一定会离去，若逆着虎迹盖印，老虎就会回来。"现在追捕逃犯，有些捕衙也相信如果倒盖印记，一定可以追捕到贼人，段秀实拦阻韩旻入京支援朱泚而倒盖司农卿印，或许就是根据这种说法。

505. 黄　震

【原文】　宋尝给两川军士缗钱。诏至西川，而东川独不及，军士谋为变。黄震白主者曰："朝廷岂忘东川耶？殆诏书稽留耳！"即开州帑给钱如西川，众乃定。

【译文】　宋朝时，朝廷有一次犒赏两川军士，诏书已送抵西川，而东川却独独不见诏书。东川军士不服，想举兵谋反。

黄震（为人清廉正直，著有《古今纪要》）对为首的军士说："两川的士兵同样为朝廷效命，朝廷怎会不犒赏东川呢？一定是诏书在路上耽搁了。"

立即下令先挪用府库的银钱犒赏军士，才平息众怒，化解了一场乱事。

506. 赵　葵

【原文】　赵方，宁宗时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子葵时年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赉！"军心一言而定。

按：赵葵，字南仲，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辄深入死战。诸将唯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

【译文】　赵方（宋朝将军，屡败金人）在宋宁宗时任荆湖制置史（官名，掌筹划边境军旅之事），有一次朝廷犒赏军士，赏赐太少，引起军士不满。

赵方的儿子赵葵，这时才十二、三岁，察觉军士不满的情绪，突然大声叫道："这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另有奖赏。"

赵葵的一句话立刻稳定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

〔梦龙评〕赵葵字仲南，每遇敌人来袭就与将士一同上阵，更多次深入敌阵杀敌，将士担忧他的安全，无不奋勇攻战，因此屡次获胜。

507. 周　金

【原文】　周襄敏公名金，字子庚，武进人。抚宣府。总督冯侍郎以苟刻失众心。会诸军诣侍郎请粮，不从，且欲鞭之。众遂愤，轰然面骂，因围帅府。公时以

病告，诸属奔窜，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门，召诸把总官阳骂曰："是若辈剥削之过，不然，诸军岂不自爱而至此！"欲痛鞭之。军士闻公不委罪若也，气已平，乃拥跪而前，为诸把总请曰："非若辈罪，乃总制者罔利不恤我众耳！"公从容为陈利害，众嚣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译文】 周金任宣府安抚使时，总督冯侍郎为人苛薄而大失民心，有一次当地驻军为请领军粮求见冯侍郎，侍郎不但不答应，反而命人鞭打他们，诸将一时气愤，当场怒骂侍郎，并率兵包围都府。

周金当时正卧病在床，属下急忙禀报军士包围都府事，周金镇定的说："凡事有我，你们不用害怕。"

于是身穿便服坐在都府门口，当着众军士对着自己属下骂道："一定是你们的过错，否则军士们怎会如此不自重的包围都府？"

随后下令重打属下。

军士们见周金并不袒护部属，怒气已消，于是跪在周金面前说："不是他们的错，请大人不要责罚他们，这一切都是总督大人引起的，他只顾私利，完全不体恤我们，我们一时气愤，才包围都府。"

周金一面安抚军士，一面慢慢的为军士分析其中利害，军士们由衷的说："因为您我们才能活命。"

于是解散离去。

508. 徐文贞

【原文】 留都振武军邀赏投帖，词甚不逊，众忧之。徐文贞面谕操江都御史："出居龙江关，整理江操之兵。万一有事，即据京城调江兵，杜其入孝陵之路。"且曰："事不须密，正欲其闻吾意，戒令各自为计！"变遂寝。

【译文】 唐朝末年，藩镇因拥有兵权，常目中无人，有一回振武军强索赏赐，言词傲慢，语多威胁，一时京城为之大惊。

徐文贞指示操江（官名掌江防之事）都御史（都察院之长）镇守龙江关，整顿水兵，万一有乱事发生，立即保卫京城，同时调派水兵入京，并且嘱咐说："这些部署无需保密，我就是要让振武军知道我的准备。"

徐文贞下令各地守军加强巡防，见机行事，于是振武军不敢再有轻举妄动。

509. 王守仁

【原文】 王公守仁至苍梧时，诸蛮闻公先声，皆股栗听命。而公顾益韬晦，以明年七月至南宁，使人约降苏、受。受阳诺而阴持两端，拥众二万人投降，实来观衅。公遣门客龙光往谕意，受众露刃如雪，环之数十里，呼声震天。光坐

胡床，引蛮跪前，宣朝廷威德与军门宽厚不杀之意，辞恳声厉，意态闲暇。光貌清古，鼻多髭，颇类王公。受故尝物色公貌，窃疑公潜来，咸俯首献款，誓不敢负，议遂定。然犹以精兵二千自卫，至南宁，投见有日矣。而公所爱指挥王佐、门客岑伯高雅知公无杀苏、受意，使人言苏、受：须纳万金丐命。苏、受大悔，恚言："督府诳我！且仓卒安得万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儿，年十四矣，知佐等谋，夜入帐中告公。边批：强将手下不畜弱兵。公大惊，达旦不寐，使人告苏、受："毋信谗言，我必不杀若等！"受疑惧未决，言"来见时必陈兵卫。"公许之。受复言："军门左右祗候，须尽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见。"公不得已，又许之。苏、受入军门，兵卫充斥，郡人大恐。公数之，论杖一百。苏、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由是安然受杖而出，诸蛮咸帖。

按：龙光，字冲虚，吉水人，以县丞致仕。王公督军虔南日，辟为参谋。宸濠之变，公易舟南趋吉安，光实赞之。一切筹画，多出自光。后九年，田州之役，公复檄光以从，卒定诸蛮，——亦异人也！陈眉公惜其功赏废阁，为之立传。

【译文】　王守仁来到苍梧后，当地夷人听说王守仁的名声，都对他敬畏不已，而王守仁也更加的谦虚谨慎〔妙〕。

第二年七月，王守仁前往南宁，先派人招降苏受，苏受表面接受，内心却另有打算，带领两万人马，名为投降，实则想伺机叛变。王守仁派门客龙光接见苏受，苏受的部众个个露出兵刃，刀光闪闪，绵长数十里，喊声震天。

龙光却全然不把这些威胁看在眼里，他舒适的靠坐胡床（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亦称交椅或交床），要苏受及一干夷人头领上前，跪听朝廷安抚不杀的诏书。龙光意态从容，但声音激越，措词严厉，再加上龙光面貌清瘦又蓄着一撮胡子，长相颇像王守仁，苏受曾向人打听王守仁的长相，以为龙光就是王守仁，于是不敢违抗，愿意真心归降，具誓言绝不再反叛，于是和议达成。

然而，和议虽已达成一段时日了，苏受还是有些疑心，出入都带着二千名精兵护卫，惟恐王守仁忽然翻脸动手，这时王守仁的手下有王佐、岑伯高两人，虽明知王守仁根本无意杀苏受，却派人告诉苏受必须献万金才能保住一命。

苏受一听悔恨交加，认为王守仁骗他，又一时间无法筹得万金保命，既然难逃一死，不如干脆叛变。

王守仁有一名童仆，年约十四岁〔强将手下岂有弱兵〕，无意中发现王佐等人阴谋，趁夜偷溜进守仁卧室向他禀报，王守仁大吃一惊，急得一夜未睡，派人告诉苏受说："不要听信谣言，只要你投降，我一定信守承诺，绝不杀你。"

苏受表示不放心，见面时仍将带兵前来，王守仁答应苏受的要求。

苏受又说："王公身旁的护卫一定要全换成本地人担任，否则所有协议作

罢。”

王守仁不得已也答应。

当苏受带部众入城时，百姓大为恐慌，王守仁下令：“凡是身怀武器者，一律鞭刑一百。”

苏受本人也因携带武器而受鞭刑，由于执行者是本地人，所以苏受也就欣然受罚，这才真正安抚了夷人。

〔梦龙评〕龙光字冲虚，吉永人，一生官只做到县丞。王守仁为虔南督军时，曾聘他为参谋，宸河之变时，王守仁乘船安然逃到吉安，主要便由于龙光的安排，而当时避险的一切事务亦多由龙光一手策划。后有田州之役，王守仁又征召龙光效力，终于平定蛮夷，也算是个奇人。陈眉公很痛惜龙光的功业事迹和一生官途的不成比例，特别为他作传。

510. 张　浚

【原文】　建炎初，驾幸钱塘，而留张忠献于平江为后镇。时汤东野安德广，丹阳人。适为守将，一日闻有赦令当至，心疑之，走白张公。公曰：“亟遣吏属解事者往视，缓驿骑而先取以归。”汤遣官发视，乃伪诏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于望赐，惧有变，复谋之张公。公曰：“今便发库钱，示行赏之意。”乃屏伪诏，而阴取故府所藏登极赦书置舆中，迎登谯门，读而张之，即去其阶。禁，无敢辄登者。而散给金帛如郊赉时。于是人情略定，乃决大计。

【译文】　宋高宗建炎初年，高宗到钱塘，命张浚镇守平江，汤东野（字广德，丹阳人）为守将。一天，听说皇帝有下诏书，汤东野感到奇怪，立即报告张浚（封魏国公）。

张公说：“赶紧派个会办事的官员，得比前去接旨的驿丞早一步取得圣旨回来。”

汤东野检视取回的圣旨，发觉是伪造的，不能对百姓宣旨，但是由于全部百姓都知道皇上有下诏书，而军士们更希望能获得皇上的犒赏，如果不公开宣旨，又怕引发动乱，于是急忙和张公商量。

张公说：“只有先挪用郡府的库银，宣称是皇上的赏赐。”

张浚暗中以郡府中所收藏的旧诏书取代假诏书，登上谯门对百姓宣读，随即命人拆去阶梯，禁止人们登谯门，另外犒赏军士许多金帛，于是人人欢喜。

511. 张咏　徐达

【原文】　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而行。众不敢哗。边批：石敬塘斩三十

余人犹不止，咏乃不劳而定。

上尝召徐中山王饮，迨夜，强之醉。醉甚，命内侍送旧内宿焉。旧内，上为吴王时所居也。中夜，王酒醒，问宿何地，内侍曰："旧内也。"即起，趋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头乃出。上闻之，大说。

乖崖三呼，而军哗顿息；中山三叩头，而主信益坚。仓卒间乃有许大主张，非特恪谨而已。

【译文】 宋朝人张咏（官至吏部尚书，著有《乖崖集》）戍守成都时，因战火连连，人心浮动，一天举行校阅，张咏才刚出现，军士们立刻大声鼓噪，再三呼叫万岁，张咏立即下马面向东北高呼三声"皇上万岁"，再上马继续校阅，军士们见此举动，不敢再喧哗。

明太祖有一次召徐达（后封魏国公）饮酒，饮至夜晚还不停灌徐达酒，于是，徐达大醉。太祖命内侍送徐达到旧内休息，旧内是太祖为吴王时所住的宫殿，半夜徐达酒醒，问奴仆此为何处？

奴仆答："旧内。"

徐达立即起身，跪在台阶上朝北拜，三叩首后才离去。

太祖听说这件事后，非常高兴。

〔梦龙评〕张咏高呼三声万岁，平息了军士们急躁反动的情绪；徐达三叩首，坚定了太祖对他的信任，这两人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对日后影响甚大的决定，看他们二人的作为，岂只是行事谨慎而已。

512. 颜真卿　李揆

【原文】 安禄山反，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忄癸、卢奕、蒋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绐诸将曰："吾素识忄癸等，其首皆非是！"乃斩子光而藏三首。

李尚书揆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蕃会盟使。揆辞老，恐死道路，不能达命。帝恻然，杞曰："和戎当择练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则年少于揆者，后无所避矣。"边批：佞口似是。揆不敢辞。揆至蕃，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绐之曰："彼李揆安肯来耶！"

【译文】 唐玄宗时安禄山（本是胡人，得玄宗宠信，任平卢兼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四年举兵，陷长安，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后败被杀）谋反，攻陷长安，命段子光带着李忄癸（安禄山攻陷长安后被害）、卢奕（安禄山之乱与忄癸同死）、蒋清（安禄山反与忄癸同死）三人的人头招降河北一带的勤王之师。

颜真卿（博学，擅正草书，著有《颜鲁公集》）对诸将军说："我认识李忄癸等三人，这不是他们的头颅。"

于是颜真卿斩了段子光，而把李忄癸、卢奕、蒋清三个人头藏起来。

唐德宗宰相卢杞（性阴险，貌丑陋，但口才佳，德宗任其为相，常陷害忠良）一向讨厌尚书李揆（唐开元进士，善应对），想刁难他，于是向德宗推荐李揆为朝廷特使，到番邦签订盟约，李揆以“年老多病，怕路途遥远，恐难达成使命”为由请辞，德宗一时感到非常为难。

卢杞说：“出使番邦一定要挑选善于应对的大臣，此事非李尚书不可。如果以李尚书如此年纪还肯为明廷出使番邦，那么朝中这些比李尚书年轻的，谁敢不为朝廷效命呢？”

于是李揆不敢再推辞。

李揆来到番邦后，番王问：“听说贵国有位人称大唐第一人的李揆，可是阁下？”

李揆怕番王会借故强行挽留，就骗番王：“那个李揆怎么肯来呢？”

513. 顾　琛

【原文】　宋文帝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帝宴会，有归化人在座。帝问库部郎顾琛：“库中仗有几许？”琛诡辞答：“有十万人仗。旧库仗秘，不知多少。”帝既发问，追悔失言，得琛此对，甚喜。

【译文】　南朝宋文帝派遣刘彦之负责河南一带的军事，却一战大败，兵士们纷纷丢下武器溃逃，一时京城兵库武器短缺。

有一天，文帝赐宴，突然问管兵库的顾琛：“兵库中现有多少库存武器？”

顾琛故意说：“兵库的武器，足可供十万士兵使用，其中旧存武器还不包括在内。”

文帝话说出口后，才惊觉座中有河南地归化的人，颇觉后悔，听了顾琛的回答才松了口气，非常开心。

514. 李　迪

【原文】　真宗不豫，李迪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素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毒也，即上马驰去。

【译文】　宋真宗病重，李迪（有贤臣之称）与宰相为祈神消灾而留宿宫中，八大王赵元俨（宋周王，于兄弟中排行第八）素有野心，此次以探真宗病为由进住宫中，虽已有一段时日，但似乎没有离宫的打算，而仁宗年纪还小，辅政大臣虽忧急在心，却也无计可施。

凑巧有一天，赵元俨需要开水，翰林司（官名，唐宋内廷供奉之官）用金

盆盛了开水，正要端去，李迪灵机一动，拿起案桌上毛笔在盆中一搅，然后命翰林司端去。赵元俨一见盆水微黑，以为有人暗中下毒想谋害他，立刻骑马离宫。

515. 曹玮　张浚

【原文】　曹武穆玮知渭州，号令明肃，西人惮之。一日方召诸将饮，会有叛卒数千亡奔贼境。候骑报至，诸将相视失色。公言笑如平时，徐谓骑曰："吾命也，汝勿显言！"西人闻，以为袭己，尽杀之。

统制郦琼缚吕祉，叛归刘豫。张魏公方宴，僚佐报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乐饮至夜，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军以归。"虏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

此即冯睢杀宫他之智。西周宫他亡之东周，尽以国情输之。西周君大怒。冯睢曰："臣能杀他。"君予金三十斤。睢使人操金与书问遗宫他云云。东周君杀宫他。

【译文】　北宋时，曹玮任渭州知府时，军纪严明，胡人对他敬畏不已。有一天，曹玮宴请各将领时，守卫前来报告有数千名士兵叛变投降胡人，将领们都大吃一惊。

只见曹玮谈笑如常，不慌不忙的对守卫说："他们是奉我命去的，你不要张扬出去。"

胡人听说这件事，以为降兵是曹武派来偷袭诈降的兵士，就将他们全数处斩。

南宋时统制（官名，宋南渡后设置，统领将领管制军马）郦琼（金人，字国宝）绑架了吕祉，投降刘豫（宋朝人，高宗南渡后金人立为皇帝，国号大齐），张魏公（张浚）宴请宾客时，副将前来报告此事，满座的宾客大为吃惊。

只见张魏公面不改色，照常饮宴，直到夜深才写了一封信，用腊封口后，命一名死士送交郦琼，信中写道："如有机会刺杀刘豫则见机行事，否则尽快抽身。"

刘豫截下这封信后，下令逮捕郦琼及他的手下，于是边境又恢复平静。

〔梦龙评〕张魏公所用的，就是冯睢杀宫他的计谋。（西周宫他投降东周，并把西周的机密泄露给东周，西周君王大为生气，冯睢说："只要给我黄金三十斤，我便能杀宫他。"冯睢派人拿着信与黄金见宫他，于是东周君便杀了宫他。）

516. 太史慈

【原文】　太史慈在郡，会郡与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去，郡守恐后之，求可使者。慈以选行，晨夜取道到洛阳，诣公车门，则州

吏才至，方求通。慈问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题署得无误耶？"因假章看，便裂败之。吏大呼持慈，慈与语曰："君不以相与，吾亦无因得败，祸福等耳，吾不独受罪。岂若默然俱去？"因与遁还，郡章竟得直。

【译文】　三国时，吴国的郡、州两府间常有冲突，而朝廷很难分辨谁是谁非，往往以先呈送的公文为是。

有一次州府的奏章已送出，郡府怕落后，于是征求能拦截州使者的人。太史慈（三国吴人，字子义）正巧在郡内，就志愿前往，日夜兼程，来到洛阳。

到了宫门口时，州府的使者才到，正要请人通报，太史慈先问使者："你是来呈送州府奏章的？"

答："正是。"

又说："奏章在哪儿？不知题署有没有错误？"

于是假意检视，却把奏折给撕了。

使者大叫抓人，太史慈却说："如果你不随便把奏章交给我，我也撕不了；我若被抓，你也难脱罪，不如假作没事回去吧！"

于是两人一起离开洛阳，而郡府的奏章也就顺利的呈给朝廷了。

517. 杨　四

【原文】　天顺中，承天门灾，阁臣岳正以草诏得罪，降广东钦州同知。道澦，以母老留阅月。尚书陈汝言素憾正，至是嗾逻者以私事中，逮系诏狱，拷掠备至，谪戍肃州镇夷所。至涿州，夜宿传舍，手梏急，气奔欲死。涿人杨四者素闻正名，为之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谓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烧鏊令热，以酒喷封纸，就炙之，纸得燥，自然昂起。"杨乃如其言，去钉脱梏，刳其中，复钉而封之。其人既醒，觉有异，杨乃告曰："业已然，可如何？今奉银数十两为寿，不如纳之。"正以此得至戍所。

【译文】　明英宗天顺年间，承天门发生火灾，内阁大臣岳正（明朝正统进士，因杵石亨谪贬，著有《类博杂言》等书）因起草诏书有失获罪，被贬为广东钦州同知，路经澦县，因母亲年岁已大，恐奉养之日不多，曾停留一个月陪伴母亲。

尚书陈汝言（有谋略，著有《秋水集》）一向忌恨岳正，为报私仇，便借此事下令拘捕岳正，严刑拷打后发配肃州镇夷所。

一路上，岳正被差官折磨得不成人形，夜晚来到涿州一家客栈休息，有个叫杨四的本地人〔义士〕，一向尊敬岳正的为人，为岳正向差官求情，差官不答应。

为救岳正，杨四只好假意请差官喝酒，趁差官酒醉熟睡后救岳正，但一见

岳正的手铐，便泄气的说："手铐上有封条，怎么取下手铐呢？"

岳正说："用火把手铐加热，再用酒洒在封条上，潮湿的封条烤干之后自然会翘起来，便容易脱落了。"

杨四照岳正的话去做，扭松手铐上的铁钉后，再将封条贴上。

第二天差官发觉手铐松脱，杨四具实相告，并说："事已至此，你又能如何，闹大了您也难脱罪，这有纹银几十两给您添福增寿，您就收下吧！"

于是岳正得以平安的到达肃州。

518. 韩　雍

【原文】　韩雍弱冠为御史，出按江西。时有诏下镇守中官，而都御史误启其封，惧以咨雍。雍请宴中官而身为解之。明日伪为封识，而藏旧封于怀，俟会间，使邮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启之，稍读一二语，即惊曰："此非吾所当闻！"遽令吏还中官，则已潜易旧封矣。雍起谢罪，复欲与邮卒杖。中官以为诚，反为救解，欢饮而罢。

此即王韶欺郭逵之计，做得更无痕迹。◯郭逵为西帅。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因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原牒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是凡逵论，诏皆不报，而韶遂得志矣。

韩襄毅在蛮中，有一郡守治酒具进，用盒纳妓于内，径入幕府。公知必有隐物，召郡守入，开盒，令妓奉酒毕，仍纳于盒中，随太守出。

此必蛮守欲假此以窥公耳。公不拂其意，而处之若无事然。此岂死讲道理人所知！

【译文】　明朝人韩雍（屡次破贼有功，两广人曾立祠祀奉）年轻时为江西御史，有次一封皇帝颁赐宦官的敕书，被都御史误为普通公文而误拆，都御史怕有杀身之祸，请教韩雍共商对策。韩雍表示，他将设宴请蔡太监，决定亲自为他解决这个难题。

第二天，他先伪造一封假信，把原来的真信藏在怀中，在宴席前悄悄把假信交给邮卒，叮嘱邮卒在宴席开始后送交自己，然后故意拆信，读了几句后，就很惊慌的说："这不是颁给我的敕书。"

于是把原来已拆封的敕书送给宦官，除了一再谢罪外，并请求与邮卒一起领罚，宦官被韩雍的诚意感动，反而连连劝慰，宾主继续畅饮。

〔梦龙评〕韩雍的计谋，其实就是王韶（宋朝进士）欺骗郭逵（屡建战功，官至左武卫上将军）之计，只是韩雍做得更是天衣无缝。

郭逵为边帅时，王韶奉命治理边境，郭逵知道王韶治理边境必会发生变乱，想让王韶知难而退，就派人送给王韶一本边境各地的财赋概况及商家资料，征询王韶意见，王韶看了一两页后，就把资料摔在地上，许久之后才将资料揣入怀中，来到室外，当着郭逵使者的面将资料撕毁，郭逵将此事奏禀皇帝，皇帝召来王韶时，只见王韶将原本呈上，没有丝毫毁损，皇帝没有察觉王韶的计谋，以为郭逵没有说实话，从此王韶得到皇帝的宠信。

韩雍有一次来到番地，当地郡守准备了酒菜，另外命一各妓女藏在箱中，命人一齐送到府中。

韩雍知道其中定有文章，使召来郡守当场开箱请出妓女，酒宴结束后，韩雍请妓女再回到箱中，随太守一起离开府衙。

〔梦龙评〕箱中暗藏妓女一事，一定是番邦郡守想借此试探韩公，韩公在不违逆郡守的心意下，泰然自若的处理，这种技巧，哪里是一味遵奉圣人之道的古板人所能懂的。

519. 张　良

【原文】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偶语，以问留侯。对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相聚谋反耳！"上忧之，曰："奈何？"留侯曰："上生平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数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乃封齿为什邡侯。群臣喜曰："雍齿且侯，吾属无患矣！"

温公曰："诸将所言，未必反也。果谋反，良亦何待问而后言邪？徒以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耳。"袁了凡曰："子房为雍齿游说，使帝自是有疑功臣之心，致三大功臣相继屠戮，未必非一言之害也！"由前言，良为忠谋；由后言，良为罪案。要之布衣称帝，自汉创局，群臣皆比肩共事之人，若觖望自危，其势必反。帝所虑亦止此一著，良乘机道破，所以其言易入，而诸将之浮议顿息，不可谓非奇谋也！若韩、彭菹醢，良亦何能逆料之哉！

【译文】　汉高祖刘邦即帝位后，大肆封赏了二十多位功臣，还未封赏的将领，为了争赏而争相表功。高祖住在洛阳南宫时，见将军们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于是召来张良（字子房，佐刘邦灭项羽，封留侯）询问。

张良说："陛下由平民取得天下，今已贵为天子，但所分封的对象都是旧友，而往日与陛下有仇怨的都遭到诛杀，将军们担心自身的安危福祸，所以聚在一起密谋造反。"

高祖感到非常不安，问张良有何对策。

张良说："陛下生平最讨厌的、而大臣也都知道的人是谁？"

高祖答："雍齿（汉初沛人，从高祖起兵，叛而复归）曾多次让我难堪，我一直想杀他，但因他功劳颇多，不忍心。"

张良说："臣以为陛下首先就要封雍齿为侯，那么其他大臣就不会再心存疑虑了。"

于是高祖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高兴的说："连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忧心的。"

〔梦龙评〕温公（司马光，字君实，著有《资治通鉴》）说："将军们所谈论的未必是有关谋反的事，他们果真有造反的念头，张良也不会等到高祖询问才说，张良只因高祖初即帝位，便以个人的爱憎行赏论罪，造成诸臣不安，所以才忠言劝谏，改变高祖的作风。"

袁了凡说："张良为雍齿游说，造成高祖对功臣的不信任，致使日后三大功臣遭到诛杀，未尝不是张良的一句话所种下的祸根。由前者看张良是忠臣；由后者看张良是祸首。我认为刘邦以平民称帝建立汉朝，所有的大臣都是当年并肩征战的伙伴，若人心不安必会谋反，高祖所忧虑的也在此，张良借高祖问话道破高祖心意，所以高祖能轻易接受张良的建议，平息群臣的疑虑，不能不说张良的计谋高明。至于说日后韩信等功臣的被杀，又岂是张良能事先预料的呢？"

520. 黄　炳

【原文】　嘉熙间，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敌，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且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熟水，厚酬其值，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由此论功，擢守临川。

【译文】　宋理宗嘉熙年间，峒丁（峒蛮兵）在吉州造反，万安宰黄炳召集军队严密防守。

五更时分，巡逻兵前来报告峒丁即将发动攻击，黄炳命尉官带兵抵御，可是士兵尚未吃早饭，黄炳说："你们只管前去御敌，早饭稍后一定送去。"

接着黄炳亲自率领手下带着木桶、竹筐，沿街敲民家门，这时正是百姓煮早饭的时候，所以各家都有热腾腾的米饭，黄炳付给他们比市价高出许多的价钱，满载米饭而去。

前去御敌的兵士都饱餐一顿，也因此打了一场胜仗，黄炳也因这次战功而

擢升为临川太守。

521. 赵从善　辛弃疾

【原文】　赵从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敕办设醮红桌子三百只，内批限一日办集。从善命于酒坊茶肆取桌相类者三百，净洗，糊以白纸，用红漆涂之。又两宫幸聚景园，夜过万松岭，立索火炬三千。从善命取诸瓦舍妓馆，不拘竹帘芦帘，实以脂，卷而绳之，系于夹道松树，左右照耀，比于白日。

高宗南渡，驻跸临安，草创行在。方造一殿，无瓦，而天雨。郡与漕司忧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钱镪分俵关厢铺店，赁借楼屋腰檐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数赔还。"郡司从之，殿瓦咄嗟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甫建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曰："他皆可办，唯瓦不及。"幼安命先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

二事皆一时权宜，可为吏役之法。

【译文】　赵从善刚任命为京城百官长时，宫中宦官想让他难堪，就将皇帝下令设醮（道士设祭坛祈祷）所需的三百张红桌交给他筹办，并限令一日内要办齐。

赵从善派人到京城中各酒楼、茶馆搜购式样相仿的桌子三百张，清洗干净后，桌面糊上白纸喷上红漆，圆满交差。

又有一次，皇帝及太后驾临聚景园，晚上将路过万松岭，需要三千支火把照路。赵从善立即派人到各妓院取来竹帘，涂上油脂卷起后用绳拴牢，绑在万松岭道路两边的松树上，点燃后如同白昼般明亮。

高宗南渡后以临安为都，想盖一座宫殿，但不仅欠缺瓦材，偏偏又逢大雨，郡守与漕司（漕运官）都烦恼不已。

有一名小官建议道："不如多派些士兵拿着钱，分别到城外的商家向他们借屋瓦，至于屋顶的漏空则用钱俵补，等一个月新瓦运到后再如数赔偿给他们。"

郡守照这方法，果然解决了殿瓦的难题。

辛弃疾（稼轩居士，宋词大家，著有《稼轩词》）在长安时，想在后花园搭一座塔楼赏中秋月，这时已是农历八月初了，小官说："塔楼在中秋前完工没有问题，只是塔顶瓦片可能运送不及，影响进度。"

辛弃疾命人到街市宣布："凡借瓦二十片给钱一百，意者限两日内携瓦片至郡守。"

于是郡府前的瓦片堆积如山。

〔梦龙评〕用钱俵屋及用钱买瓦这两件事都是为一时权宜之计，但仍可做为总务大臣办事的参考。

522. 张　恺

【原文】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恺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已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棉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过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译文】　张恺是浙江鄞县人，在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明朝学校有国学，凡入国学者称监生，可任命为官）任命为江陵县令。有一批交趾军前来向总督（官名，总管军务也为统兵将领）报到，每到吃饭时，便为架设数百具的炉灶困扰。

张恺于是命木工把方桌桌脚锯去一半，再把桌面中央挖空，中空部分刚好可放置铁锅，就轻易解决军士煮饭的炉灶问题。

又有一次，张恺下令会针织的妇女把整匹棉布缝成槽状，槽口系上绳索，四边用木条架起，成为简便马槽，喂过马匹后，就可将槽架折叠后收起，日后行军无须再为架设马槽烦恼。由于方便省时，所以一直沿用下来。

〔梦龙评〕日后周文襄（名忱）曾大力推荐张恺为工部主事（工部属官），对督运（漕运总督）的帮助甚多，唉！张恺虽是以监生任官，但表现不凡，不免让人感叹：人才的选拔怎能以资格来界定呢？

523. 张　毂

【原文】　张毂为同州观察判官。是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限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踊，不可得。毂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毂曰："州距京师二千里，如民急何？万一有责，下官任之。"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

【译文】　金朝时张毂（字伯英）为同州观察判官（观察使僚属），当时边境军情紧急，向同州征收十万支箭，并且规定箭羽一定要用雕雁的羽毛，一时雁羽价格暴涨。

张毂认为："箭发射出去后就不能再回收，为什么一定要用雁羽呢？"

节度使却认为若不按规定，恐怕有抗命之嫌，必须先向中书省报备。

张毂说："同州距京师有二千里远，军情紧急已不及禀报，万一怪罪，下官一人承担。"

不用雁羽的消息传出后，一日之间价格下跌好几倍，而后来尚书省也同意

张彀的做法。

524. 陶　鲁

【原文】　陶鲁，字自立，郁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无事，录补广东新会县丞。都御史韩公雍下令索犒军牛百头，限三日具。公令出如山，群僚皆不敢应。鲁逾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责其妄。鲁曰："不以相累。"乃榜城门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与五十金。明日牛争集，鲁选取百头肥健者，平价与之，曰："此韩公命也。"如期而献。公大称赏，檄鲁隶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峡，多赖其力，累迁至方伯。

本商鞅徙木立信之术，兼赵清献增价平籴之智。

【译文】　明朝人陶鲁，字自强，郁林人，二十岁时因父死，递补广东新会县丞职位。有一回，都御史（官名，都察院之长）韩雍（字永熙，曾屡建战功）下令手下官员三天内要备齐一百头牛犒赏军士。

韩雍一向令出如山，官员们因没把握，没人敢答腔，只有陶鲁自告奋勇的愿意越级负责这个任务。三司（明朝时以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为三司，皆各行省文武长官）及其他官员都交相责备陶鲁的鲁莽，陶鲁说："万一得罪都御史，绝不牵连各位。"

陶鲁在城门张贴告示：买牛，一头五十金。有人牵一头牛来到县府，陶鲁立即给人五十金，第二天县民争相牵牛前来，陶鲁仔细挑选一百头健硕的牛只，按市价买下，并声明这是韩公所订的价钱。

由于韩雍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也就欣然接受，于是陶鲁如期交牛。

韩雍对陶鲁的机智大加赞赏，于是正式辟召陶鲁为幕僚，掌理兵政，韩雍攻藤峡，陶鲁出力甚多，后官至布政使。

〔梦龙评〕陶鲁的做法，是借用商鞅搬木建立公信力的计谋，也兼采用赵清（明朝人，善用兵，官至北平都指挥使）用平粜法救荒济急的智慧。

525. 韦　丹

【原文】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叛，仓卒无御敌之器，丹乃造蒺藜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猬毛，车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办，用亦与刀剑不殊。

【译文】　韦丹在洪州时，碰到毛鹤人作乱，由于事出突然，州内没有足够御敌武器，韦丹命人砍蒺藜（植物名）削成棒状，并在棒头钉上许多铁钉，好像刺猬毛一样。车夫及守卫军人各一棒，由于制造简便，一千支的蒺藜棒很快就造好，而使用起来效果和刀剑不相上下。

526. 李允则

【原文】　宋真宗时，李允则知沧州。虏围城，城中无炮石，乃凿冰为炮，虏解去。近时陈规守安州，以泥为炮，城亦终不可下。

【译文】　宋真宗时，李允则（字垂范）治理沧州。有一次胡人围城，城内空有大炮，没有炮弹，李允则命人凿冰块为炮弹，结果击退胡人。

后来陈规（字元则）守安州时，用泥为炮，也守城成功。

527. 侯叔献

【原文】　熙宁中，睢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人力不可制。时都水丞侯叔献莅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使人亟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译文】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睢阳一带筑汴堤来排水，想让低洼地能成为可耕的田地，未料汴河水位突然暴涨，场防崩塌，一时之间无法抢修。当时都水臣（官名，掌陂地灌溉）侯叔献巡视灾情后，发现上游数十里外有一座废弃古城，命人掘开一部分堤防，引水入古城，于是下游的水量减少，工人才有办法靠近修堤。

第二天古城积水已满，河水又开始往下窜流，但堤防已修复，于是将古城处掘开的堤防堵塞，使河水能沿着河道平稳的流，而城内的积水在短时间内也都消退。众人都对侯叔献的机智聪明佩服不已。

528. 雷简夫

【原文】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译文】　宋朝时陕西有一次山洪爆发，有一块巨石落下山涧当中，涧水四处流窜，造成乡民极大的不便。但巨石太大，有如一幢房舍，人力根本无法搬动，州县深感困扰。

当时的县令雷简夫命人在巨石的下方挖洞，洞的大小和巨石一般，再顺着水势将巨石堆入洞中，水患也就平息了。

529. 陆光祖

【原文】　议役三辅　陆光祖初授浚县令，庚戌贺阐入塞，大司马赵锦议役

三辅民筑垣以御，陆持不可。司马怒，以挠军兴劾之。陆屹不动，已复言于直指，谓必役本地民，莫若出钱与边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议，竟得请，三辅乃安。

【译文】 明朝庚戌年贺兰人入侵，大司马赵锦（字元朴）建议征调三辅百姓修筑城墙御敌，县令陆光祖（字与绳）当时刚上任，认为太过扰民，极力阻止，赵锦大为不满，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弹劾陆光祖。

陆光祖仍坚持本意，对直指使（官名，管大狱）说："如果一定要征调三辅百姓，不如行雇役法出钱召募边境的人，既不扰民，又能筑城御敌。"

直指使将光祖的建议呈奏皇帝，皇帝同意，三辅居民才得以免除劳役。

530. 曹　操

【原文】 魏武尝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有一次曹操率兵行军，错过水源，兵士们口渴不愿再继续前进。

曹操对兵士们说："前面有一座大梅林，现在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一定结实累累，梅子酸中带甜，可以解渴。"

兵士们听了这番话不由流口水，一时不觉口渴，曹操立即下令赶路。

531. 孙　权

【原文】 濡须之战，孙权与曹操相持月余。权尝乘大船来观公军。公军弓弩乱发，箭著船旁，船偏重。权乃令回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译文】 濡须（坞名，濡须水所经，故名）之战时，孙权与曹操相持一个多月。有一天，孙权乘大船窥伺曹营，曹营弓箭手一时万箭齐发，面向曹营的船身全插满了箭，造成倾斜，有翻船的危险，孙权立即下令调转船头，曹营弓箭手又是一阵箭雨，于是船身平衡，不再倾斜。

532. 刘锜奇

【原文】 金主亮性多忌。刘锜奇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尽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亮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是生变。

【译文】 金主完颜亮（即金废帝）个性多疑，好猜忌。刘锜（宋朝人，字公玉）命人将扬州城外的屋舍全部焚毁，城壁上涂上白色石灰，上面写着"完颜亮死于此"。

完颜亮来到扬州，见了城墙上的字非常不舒服，就离开扬州，前往龟山。由于龟山地窄，金兵人众，根本容纳不下，终于发生兵变。

533. 韩　琦

【原文】　英宗即位数日，挂服柩前，哀未发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趋至前，抱入帘，以授内人，曰："须用心照管。"仍戒当时见者曰："今日事唯众人见，外人未有知者。"复就位哭，处之若无事然。

【译文】　宋宣宗驾崩，尚未大殓，英宗便即帝位，一连数天穿着孝服立在灵前，突然发病，大叫一声，守灵大臣都惊吓得呆立原地，不知所措。

韩琦（字稚圭）立即上前把英宗抱入内室交给宫人，并嘱咐宫人要小心照应，走出内室对大臣们说："今天所发生的事只有各位看到，千万不可张扬，以免惊扰人心。"

说完回到灵前守灵，好像不曾有事故发生。

534. 杨荣　金幼孜　杨寓

【原文】　榆木川之变，杨荣、金幼孜入御幄密议，以六师在外，离京尚远，乃秘不发丧，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军中锡器，召匠人销制为椑，敛而锢之，杀匠以灭口。命光禄官进膳如常仪，号令加肃，比入境，寂无觉者。

梓宫至开平，皇太子即遣皇太孙往迎，濒行，启曰："有封章白事，非印识无以防伪。"时行急，不及制。侍从杨士奇请以大行皇帝初授东宫图书权付皇太孙，归即纳上。皇太子从之，复谓士奇曰："汝言虽出权宜，亦事几之会。昔大行临御，储位久虚，浮议喧腾。吾今就以付之，浮议何由兴也。"

【译文】　明成祖在榆木川突然驾崩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齐聚密商，认为全国军队多随成祖出京，榆木川离京师甚远，若成祖驾崩消息走漏，恐京师发生动乱，决定保密。

为处理遗体，两人命工部官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只圆桶，将遗体装置桶内，再密封桶口，而将承造的工匠杀之灭口，同时也命光禄官（官名，掌膳食）每天三餐照常进膳，军纪号令更加严明，直到入境，竟无人察觉成祖已驾崩。

成祖灵柩运到开平后，皇太子命皇太孙迎灵，临行前太孙启奏道："奉旨迎灵，若无印识证明身份，恐难服众。"

但启程在即，来不及制印识，侍从杨士奇（杨寓）请以先帝所授东宫印识交予皇太孙以明身份，等太孙回京再归还。

皇太子觉得可行，于是对杨士奇说："借迎灵以东宫印确立太孙名位，你所说的固然是一时权宜之计，但想来也算是机缘凑巧，想从前，先皇对太子位悬

虚不决，引起大臣们不同的意见，今天我以东宫印交付太孙，日后该不会为立太子而流言四起吧！”

535. 邵　溥

【原文】　靖康之变，金人尽欲得京城宗室。有献计者，谓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据。虏酋立命取牒。须臾持至南薰门亭子。会虏使以事暂还，此夜唯监交官物数人在焉，户部邵泽民溥其一也，遽索视之，每揭二三板，则掣取一板投火炉中，叹曰：“力不能遍及也。”通籍中被□者十二三。俄顷虏使至，吏举籍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获免者，皆泽民之力。

昔裴谞为史思明所得，伪授御史中丞。时思明残杀宗室，谞阴缓之，全活者数十百人。乃知随地肯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国家，视死抄忠孝旧本子者，不知孰愈？

【译文】　靖康之难（宋钦宗靖康二年，金人南下，陷宋都，掳钦、徽二帝）后金人想虏尽京城中所有皇族，有人向金主献计，说宗正寺（掌宗室属籍）藏有皇室族谱，据谱搜捕一定万无一失。

金主立即派人前往宗正寺，不久族谱送至南薰门（宫殿门名），正巧守殿门北方官回乡探亲，因此这夜就只有几位监交官在，当时户部侍郎邵溥（宋朝人，字泽民）也在场，就索过宗谱检视，每看二、三页就撕去一页丢入火中，说：“这些是不可能抓到的。”

最后整本族谱被邵溥丢入火中的约有十二、三页。不久金主使者来到宫门，小吏呈上宗谱，日后金主就照着宗谱所载拘捕皇亲，一些京城皇族所以能躲过这场劫难，说起来都要感谢邵傅。

〔梦龙评〕从前裴谞（唐朝人，字士明）被史思明（突厥人，曾自立为大燕皇帝）所俘，史思明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当时史思明残杀唐宗室，裴谞暗中救援，因此而保住一命的皇亲不下数十百人。由此看来，虽身在异朝但却能心怀故国，甚至借己之便不忘救援者，也算对国家有贡献，和那些为尽忠而死的人比起来，实在不晓得哪种人的贡献大些？

536. 杜　镐

【原文】　杜镐侍郎兄仕江南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近亲所证者，兄疑其法未能决，形于颜色。镐尚幼，问知其故，辄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译文】　宋朝人杜镐（字文周）的哥哥在江南任法官时，有一天碰到一桩儿子撕毁父亲画像的案件，而且有亲人为证。杜兄以为律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

儿子毁父亲像该判何罪，所以迟迟不能判决，十分烦恼。

杜镐年纪虽小，见哥哥愁容满面，问明原因后说："不妨比照和尚毁坏佛像的律法判刑。"

杜兄听了，对杜镐的聪明大加赞赏。

537. 张□

【原文】 张□知处州时，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计其所费，问之，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计算。"

【译文】 宋朝人张□（字柔直）在处州为官时，州人想建一艘大船，但无法预估造船所需的费用，请教张□。

张□说："何不先造一艘小船，按比例加、乘，就可估出大船的建造费。"

538. 尹见心

【原文】 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

【译文】 尹见心为知县时，县的近郊有河流过，原可做为行船交通之用，惟河中有棵生长多年的大树，舟行不便。

尹见心命人砍去大树，有人说："河中的树根非常牢固，很难砍断。"

尹见心派一名潜水夫，潜入河底测量树根的面积，再造一只比树根还大的木桶，惟上下不做桶盖呈管状，从树顶套入水中，再用大瓢将桶中河水舀尽，命人入桶锯树，终于砍去大树。

539. 明成祖

【原文】 成祖勒高皇帝功德碑于钟山。碑既钜丽非常，而龟趺太高，无策致之。一日梦有神人告之曰："欲竖此碑，当令龟不见人，人不见龟。"既寤，思而得之。遂令人筑土与龟背平，而辇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劳力而毕。

【译文】 明成祖想为高祖在钟山立一面功德碑，碑石华丽巍峨，但因龟趺（碑台刻成龟形）太高，无法将碑石立在上面。

一晚成祖梦到神明说："想竖立功德碑，只有龟不见人，人不见龟。"醒后，成祖反复推敲，终于领悟；命人填土与龟背平，用车将碑石运上龟背，一切妥当后再除去泥土，功德碑大功告成。

540. 黄怀信

【原文】 宋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汴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入澳中水。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苏郡葑门外有灭渡桥。相传水势湍急，工屡不就。有人献策，度地于田中，筑基建之。既成，浚为河道，导水由桥下，而塞其故处，人遂通行，故曰："灭渡"。此桥钜丽坚久，至今伟观。或云鲁般现身也。事与修船相似。

【译文】 宋初两浙百姓献龙船，船长二十多丈，上有楼屋，可做为皇帝游江南时休息所用，因时日已久，船腹部分腐朽，官府有意整修，但船在江中无法施工。

神宗熙宁年间宦官黄怀信献计：在金明池北边凿一可停泊龙船的船坞，其下架设梁木，引汴河水入船坞，使船能泊在梁木上；再抽去坞内河水，以便补船，等船修复后，抽去梁木，再引水使船身浮起，另造屋棚于船坞上，如此龙船再也不会受日晒雨淋而损坏。

〔梦龙评〕苏郡葑门外有座桥，名叫尽渡桥。传说以前因水势湍急，根本无法建桥。有人献计："在河道附近先筑一桥，桥成后再挖深桥下成新河道，使河水由新河道流经，而将原河道封闭。"从此人们能自由通行两岸，所以命名为"尽渡"。这桥宏伟壮观至今仍在，有人说献计之人是鲁班再世。

541. 虞世基

【原文】 隋炀幸广陵。既开渠，而舟至宁陵界，每阻水浅。以问虞世基，答曰："请为铁脚木鹅，长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鹅住，即是浅处。"帝依其言验之，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处。

【译文】 隋炀帝游广陵，虽已开辟渠道，但船行至宁陵后，常因水浅而无法前进。炀帝问虞世基（字茂世）可有解决之道。

虞世基说："请制作长一丈二尺的铁脚木鹅，由上游往下游流放，如木鹅不动，就表示是水浅处，即可标示予以浚深，日后就不会再有舟行不便的情形发生。"

炀帝依计，自雍丘至灌口，共有一百二十九处浅滩。

542. 周之屏

【原文】 周之屏在南粤时，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瑶僮田不可问。比入觐，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厉声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众尚嗫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众出以问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齐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缩当在吾辈。"众方豁然。

【译文】 明朝人周之屏（字鹤皋）在南粤时，皇帝下令要丈量土地，有关官员认为徭僮的田地不方便丈量。于是布政使、按察使都趁入宫时上奏皇帝。

皇帝怒声说道："只管丈量。"

周之屏领悟皇帝语意，立即拜辞出宫，众官不知所措，皇帝笑着说："刚才走的是个善体人意的人。"

众人急问周之屏，周之屏说："君王正想立法于天下，怎能明说有些田是不方便丈量的呢？但其中伸缩的尺度是在我们手中。"

众官这才豁然明白。

543. 梁武帝

【原文】 台城陷，武帝语人曰："侯景必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果百日而亡。

【译文】 梁武帝时台城陷落，武帝曾对人说："侯景（南北朝人，字万景）必自立为帝，但为时不久，因侯景二字拆开来看便是'小人百日天子'。"

果然侯景篡位，百日后被讨平。

544. 汉高祖　唐太宗

【原文】 汉高祖过柏人，欲宿，心动，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已而闻贯高之谋。高祖不礼于赵王，故贯高等欲谋弒之。

窦建德救王世充，悉兵至牛口。李世民喜曰："豆入牛口，必无全理！"遂一战擒之。

后汉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唐马燧讨李怀光，引兵下营，问其地，曰"埋光村"。喜曰："擒贼必矣！"果然。辽主德光寇晋，回至杀胡林而亡。宋吴璘与金人战，大败于兴州之杀金坪。弘治中，广西马参议玹与都司马某征瑶，至双倒马关，皆为贼所杀。宁王反，兵败于安庆，舟泊黄石矶。问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对。江西人呼"黄"如"王"音。濠叹曰："我固应'失机'于此！"无何就擒。谶其可尽忽乎？文皇兵至怀来城，毁五虎桥而进，又如狼山、土墓、猪窝等处，俱不驻营，恶其名也。◯

弘治乙丑，昆山顾鼎臣为状元。尹阁老值家居，谓人曰："此名未善。"盖"臣"与"成"声相似。鼎成龙驾，名犯嫌讳，至五月，果验。人谓尹之言亦有本同音。景泰辛未状元乃柯潜，时人云："柯"与"哥"同音。未几，英庙还自北，退居南宫，固"哥潜"之谶。

【译文】　汉高祖有一次路经柏人（地名），本想停留一晚，但心头总觉不妥，问人，知道地名是"柏人"后，心想："柏人者，被人迫害的意思。"

于是高祖连夜赶路，不久就听说贯高（赵王张敖丞相）的阴谋。〔汉高祖因曾对赵王不礼貌，所以贯高想谋害高祖。〕

窦建德（清人，宇文化及杀炀帝后，曾自称帝，国号夏，为李世民讨平）想率兵救援王世充（隋朝人，炀帝被杀后曾自称郑王），大军行至牛口，李世民（即唐太宗）得知后高兴的说："豆（窦）入牛口，必无生还之理。"果然一战成功。

〔梦龙评〕其实以名字预测祸福，古来事例甚多，如后汉岑彭伐蜀，卒兵至彭亡（地名），遇刺客而死。唐时马燧（字洵美）讨伐李怀光（唐靺鞨人，本姓茹），发现军队扎营的地点叫"埋光村"，曾高兴的说："擒贼必能成功。"果真如此。辽主德光侵犯晋朝，返辽途中命丧"杀胡林"。宋大将吴璘（字唐卿）也曾大败金人于"杀金坪"。明孝宗弘治年间，广西一位马姓参议偕同一位都司马征徭人时，行至"双倒马关"，被贼人所杀。宁王朱宸濠谋反，在安庆吃了败仗，船停泊在黄石矶，江西人念"黄"音如"亡"，宸濠感叹的说："我恐怕要命丧此地。"不久宸濠被擒，真是一语成谶。成祖率兵行至怀来城，曾下令拆毁五虎桥，又因讨厌"狼山""土墓""猪窝"等地名，坚持不在这些地方扎营。

明孝宗昆山人顾鼎臣（字九和）高中状元，退休在家养老的尹阁老曾对人说："顾状元的名字取得不好。"原来"臣"与"成"音相近，鼎成龙驾，冒犯天子。到五月果然应验，有人说尹阁老的话是有根据的。明代宗辛未年，柯潜高中状元，有人说"柯""哥"音近，借以影射英宗，不久英宗由瓦剌返京，果真不再为天子，应了哥潜之谶。

545. 曹　翰

【原文】　曹翰从征幽州，方攻城，卒掘土得蟹以献。翰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

【译文】　曹翰随军征讨幽州，正预备攻城时，有一名小兵挖土，掘得一只螃蟹献给曹翰，曹翰说："蟹是生长在水中的动物，现在不在水中跑到陆地上来，

是离开居所，而蟹多脚表示敌人援军将到，此战我军恐难获胜，更何况蟹者解也，难道这只蟹是我军班师回朝之兆？”

不久果真下令班师。

546. 杨　修

【原文】　杨修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便令坏之，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之，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于字为‘好’。齑臼，受五辛之器，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叹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操既平汉中，欲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操出教，唯曰：“鸡肋。”外曹莫能晓。杨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私语营中戒装。俄操果班师。

德祖聪颖太露，为操所忌，其能免乎？晋、宋人主多与臣下争胜诗、字。故鲍照多累句，僧虔用拙笔，皆以避祸也。

【译文】　杨德祖（即杨修，好学有才）为曹操主簿（官名，掌文书帐簿之官）时，有一次整修曹操府邸大门，曹操由内室走出，察看施工情形，不料在门上题一“活”字后离去，杨修急忙命人将门拆毁，说：“门中活为‘阔’字，这是大王嫌门太宽了。”

有人献给曹操一杯乳酪，曹操吃了一口，在杯盖上写了一个“合”字后，拿给其他官员，众官不知曹操用意。杨修见了，便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说：“曹公教‘人’各喝‘一口’，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呢？”

杨修有一次随曹操经过曹娥碑，见碑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曹操问杨修可知其意，杨修答回答知道，曹操要杨修先不要说出答案。

走了三十里路后，曹操要杨德祖写下他的答案，杨修写道：“‘黄绢’是色丝，合为绝字，‘幼妇’是少女，合为‘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合为‘好’字；齑臼是受辛之器，合为‘辞’字（辞古字为辞）。所以是‘绝妙好辞’。”

曹操所写的和杨修一样，事后曹操叹气说：“你的智慧胜我足足三十里之

远。”

曹操平汉中后，想继续讨伐刘备，却无法挺进，想坚守汉中，又很难防御得住，将军们也不知该守该战。

一天曹操走出营帐，突然说：“鸡肋。”

将军个个不知曹操所指。

杨修说：“鸡肋，吃起来肉不多，没什么好吃，但丢掉又觉得可惜，我看曹公已有归意。”

于是私下要兵士们整理装备准备回家，不久曹操果然下令班师。

〔梦龙评〕杨修正因锋芒太露，遭曹操忌恨，才不免于祸难，晋、宋两朝君主，常喜欢与大臣在诗词上争胜负，所以鲍照（南朝宋·东海人，字明远，工诗文）、僧虔的文章中常有低俗、累赘的语词，这都是为了避祸啊！

547. 令狐□

【原文】 令狐□镇淮海日，尝游大明寺，见西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双钩两日全。”诸宾幕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见知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译文】 唐朝人令狐□（字子直，精文学）镇守淮海时，有一次到大明寺游览，见寺壁上题着：“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去双钩两日全。”

同游的幕僚都不懂题字含意，有支使（官名，唐置为节度使、观察使属僚）班蒙一看，就知道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548. 刘伯温

【原文】 高祖方欲刑人，刘伯温适入，亟语之梦：“以头有血而土傅之，不祥，欲以应之。”公曰：“头上血，‘众’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上为停三日待之，而海宁降。

【译文】 明太祖有一天梦见自己满脸泥土，并且流血不止，认为不是吉兆，想杀死刑犯以应验梦中血兆。

碰巧刘伯温（即刘基，通经史，尤精天文）入宫，刘伯温说：“头上有血是‘众’（□）字，有泥土表示得土地，能得众心再得土地，在三天内必有好消息传来。”

三天后，盘据海宁的张士诚果然投降。

549. 顾　琛

【原文】　顾琛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琛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琛谓下详之甚，愈惧，形于颜色。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竟得免。琛后至宰相。

【译文】　唐朝人顾琛当补阙时（下级的谏官），有一次因罪下诏入狱，罪当斩首。顾琛非常忧愁，坐在牢房中闭目假睡，恍惚中好像梦到他母亲的下体，顾琛认为不祥而且不敬，更加长吁短叹。

狱中有个会解梦的狱友得知后，贺道："你或许能被免罪，太夫人下体是你出生之路，再见'生路'，怎不是大吉的征兆呢？"

第二天门下侍郎薛稷（字嗣通，善写文章，书法更是名满天下）上奏，以为处斩顾琛是不当的，顾琛竟因此而无罪释放，后来更官拜宰相。

550. 苻　坚

【原文】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

【译文】　苻坚（晋时前秦王，在十六国中最强盛，曾与谢玄战于淝水，后被姚苌缢杀于新平佛寺）想率兵渡河攻晋，梦到满城的青菜，又梦到东南方地层陷落。

命人占梦，相士说："菜多就很难掌握调味的酱（难为'酱'和将同音）；至于东南方下陷，恐怕是江左的晋国不平，也就是难以讨平的意思。"

第七部　语智

551. 触　龙

【原文】　秦攻赵。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怒甚，曰："有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请见，曰："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愿及臣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如长安君之甚！"左师曰："父母爱

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愿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赵，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译文】　赵孝成王刚登位，年纪尚轻，赵太后（惠文王之后）掌理朝政，秦国就发兵攻赵，情况非常危急。赵国向齐国求援，齐王说：“一定要用长安君（孝成王同母弟）作人质，齐国才愿意出兵救赵。”可是太后不答应。

大臣们都极力劝谏，太后却明白的告诉侍臣说：“如果再有人劝我要长安君做为齐国人质，我就往他脸上吐口水！”

这时左师（官名）触龙（战国赵人）请见赵太后说：“臣有一个小儿子名叫叔祺，年纪小没有出息，但臣却很疼爱他。现在臣年纪大了，希望能让他补卫士缺来保卫王宫，臣冒死向太后提出这请求。”

赵太后说：“男人也会这么疼爱小儿子吗？”

左师说：“比做母亲的还要疼爱呢！”

赵太后笑着说：“母亲才疼得厉害！”

左师说：“臣以为太后疼爱燕后远超过爱长安君。”

赵太后说：“你错了，我疼爱燕后远不如爱长安君。”

左师说：“父母既然疼爱子女，就要替他们作长远计划。当燕后出嫁时，太后拉着燕后哭，为她的远离而悲伤，这该算是很疼爱她的了。她既然已经出嫁了，虽说每天都在想念她，可是在祭祀时，却一定要为她祝福说：‘不要让她回来！’这是为她的长远作打算，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

赵太后说：“是的。”

左师说：“现在追溯三代以前，赵国开国时子孙被封侯的，今天有还存在的吗？”

赵太后说：“没有了。”

左师说：“这其实是和他们身份地位与功迹的不成比例有关，所以灾祸来得快一些的，第一代就遭殃了；就算灾祸出现得慢些，迟早也要落到后代子孙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一定都是坏的吗？只因为他们爵位高但无功迹，俸禄厚但不做事，所拥有的宝器多。现在太后一再提高长安君的爵位，把肥沃的土地都封给他，又赐给他许多国宝，假如不乘现在让他为国立功，有一天太后崩逝，长

安君如何在赵国立足呢？臣觉得太后不曾替长安君作久远打算，所以臣才认为，太后爱长安君远不如爱燕后。”

太后说：“好吧！就随你们的意思，派他到齐国作人质吧！”

于是赵国替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兵车随长君到齐国作人质，齐国发兵救赵，秦军退。

552. 狄仁杰

【原文】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若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乃寤。

议论到十分醒快处，虽欲不从而不可得。庐陵反正，虽因鹦鹉折翼及双陆不胜之梦，实姑侄子母之说有以动之。凡恋生前，未有不计死后者。○时王方庆居相位，以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天后问曰：“君在相位，子何远乎？”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犹在远；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谓善讽矣。然慈主可以情动，明主当以理格，则天明而不慈，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进张柬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译文】 武则天（唐高宗之后，高宗崩中宗立，后临朝听政，后废中宗、睿宗自立为帝，改国号周）想在武承嗣（官累至左相）、武三思（武后侄，善逢迎）中立一人为太子。

狄仁杰（太原人，字怀英）知道武后的想法，就对武后说：“姑侄与母子，哪两种关系较为亲密？陛下立自己儿子为太子，那么即使太后崩逝后，仍能拥有自己的宗庙，享受万代子孙太牢的供奉，若太后立武三思等人为太子，三思是太后侄儿，臣从未听说侄儿成为天子后，会在太庙中供奉姑妈。”

太后于是打消立武三思为太子的念头。

〔梦龙评〕狄仁杰对武后所说的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说到武后心中痛处，武后想不理会都不行。武后后来立庐陵为太子，虽说和梦到鹦鹉折断翅膀以及玩双陆棋不胜的梦境有关，但实际上却是被狄仁杰这番姑侄、母子的劝诫所打动。大凡生前贪恋荣乐的人，很少不在意死后的尊荣。

王方庆位居宰相时，武后也曾询问他，何以会允许自己的儿子被派赴眉州当司士参军（官名，唐于州设置司士参军掌桥梁、住屋建造），王方庆回答说：“庐陵是陛下疼爱的儿子，尚且远在异州，臣的儿子怎敢留在身边？”这也可说是对武后的一次很好的讽谏。

然而，有仁厚的君王，人臣进谏可以动之以情；有明理的君王，人臣进谏可以说之以理。所以狄仁杰虽曾以言辞侮辱张昌宗（张易之弟，貌美

通晓音律，深得武后宠信）而不会因此激怒武后，举用张东之（襄人，字孟将）而不被武后疑心不忠，就针对为武后明理的一面来劝谏。

553. 富　弼

【原文】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忧，遣使来言关南之地。地是石晋所割，后为周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见契丹主曰："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就使幸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与，抑人主当之与？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雁门者，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虽然，吾祖宗故地，当见还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边批：占上风。既退，刘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币，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耳。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地增币以代之。'边批：占上风。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辞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谓曰："得地则欢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唯结姻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嫁，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弼还报，帝许增币。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币，辞当曰'献'。"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边批：占上风。契丹主曰："然则为'纳'。"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币遗我，是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边批：占上风。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边批：占上风。岂复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夺，自遣人来议，帝用晏殊议，竟以'纳'字与之。边批：可恨！

富郑公与契丹主往复再四，句句占上风，而语气又和婉，使人可听。此可与李邺侯参看，说辞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闻一女卒；再往，闻一男生，皆不顾。得家书，未尝发，辄焚之，曰："徒乱人意！"有此一片精诚，自然不辱君命。

【译文】 契丹趁宋朝正遭西夏人侵犯边境，穷于应付时，派使者前来要求归还关南之地（这是五代时石敬瑭为求契丹骑兵之助，割让给契丹的土地之一，后由后周世宗夺回）。

富弼（字彦国，又称富韩公）奉命前往契丹，见契丹主说："两国修好已有四十年，为什么今天突然有割地的要求？"

契丹主说："南宋违背盟约，派兵防守雁门关，增辟水塘，整修城墙，征调民兵，这突来的举动是表示什么呢？本王的臣子们都要求本王立即出兵南下，本王对他们说：'先派使者要求割地，若南宋不答应，再出兵也不迟。'"

富弼说："北朝难道忘了真宗皇帝的恩德吗？当年澶渊之役，若真宗皇帝采纳将军们的意见，北朝士兵谁能活着回去？再说北朝与中国修好，君王可独享所有的好处，而臣下没有丝毫的利益；一旦双方交战，如果胜利，功劳归大臣所有；如果失败，君王却要承担战争中所有的责任，所以臣子劝君王用兵，无非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中国疆域辽阔，精兵百万，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会获胜吗？就算侥幸获胜，阵亡的士兵、损失的战马，这责任由群臣承担，还是由君王承担呢？若是两国修好，每年君王都可享有金银、丝绢的赠予，您的大臣能分到什么好处呢？"

契丹主连连点头。

富弼又说："防守雁门关是为防备元昊（西夏·李曩本名），辟建水塘是由何承矩开始兴建，这些事都是在两国订盟前就已有的；至于修墙是因城墙太过老旧，而征调民兵也是递补军中遗缺，并没有违背盟约。"

契丹主说："就算南朝没有违约，但关南是我祖先的土地，也该归还我们。"

富弼说："后晋以卢龙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从契丹人手中取回，这都是前朝事，若是各自索讨旧地〔占上风〕，北朝能讨到好处吗？"

说完，富弼告辞离去。

刘六符对富弼说："我王对每年接受南朝的金币觉得耻辱，如果我王坚持要南宋割地，你觉得如何？"

富弼说："本朝皇帝曾说：'要为祖先固守国土，不敢随便割让土地，北朝所希望的无非是银两、绢绸，朕不忍心两国无辜百姓因交战而丧命〔占上风〕，所以增加每年岁币来替代土地的赠予。'若北朝坚持一定要土地，就是有心毁弃盟约，而以割地为借口。"

第二天契丹主邀富弼一同打猎，对富弼说："若南宋肯割让土地，那么两国的友谊将更稳固友好。"

富弼说："假如北朝得到土地会觉得光荣快乐，那么南宋必会因损失土地而感到屈辱难过。南宋、契丹是兄弟之邦，怎能做出令一个觉得光荣、一个觉得

屈辱的事呢？”

狩猎结束后，刘六符对富弼说：“听了我王和先生所谈有关荣、辱的事，想到如今只有两国结成亲家才能巩固国谊。”

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磨擦，再说本朝长公主出嫁，陪嫁的嫁妆不过十万钱，哪里比得上年年获赠的岁银呢？”

富弼离开契丹后，便回国向仁宗报告经过，仁宗也答应再增加岁银。

契丹主说：“南宋既答应每年再增岁银，盟约上就也该更改为‘献’岁银。”

富弼说：“两国既约为兄弟，南宋是兄长，哪有兄长给弟弟东西称之为‘献’的道理〔占上风〕！”

契丹主又说：“那称之为‘纳’如何？”

富弼还是坚持不妥。

契丹主说：“南宋既答应每年给本王丰厚的岁银和丝绢，为的是怕本王南侵，改一个字有什么关系呢？否则我真率兵南侵，南宋不会后悔吗？”

富弼说：“南宋兼爱两国人民的生命〔占上风〕，所以希望两国和平，这哪里是害怕？如果真到不得已的地步，非得两国交战，就该以强弱分胜负，这结果就不是臣所能预知的。”

契丹主说：“你不要太固执，其实改动这一两字，历史上早有先例了。”

富弼说：“历史上只有唐高祖因曾经向突厥人借兵，当时为酬谢突厥人，或称‘献纳’，后来颉利（唐时突厥可汗）被唐太宗擒服〔占上风〕，就再没有出现这种字眼了。”

契丹主知道无法说服富弼，就私下派人到宋朝议和，结果仁宗采纳晏殊（临川人，字叔同）的意见，竟然同意用“纳”字〔可恨〕。

〔梦龙评〕富弼与契丹主先后面谈四次，句句话占上风，而语气温和、态度委婉，让人听得进话，富弼的这番说辞，可和李邺侯比美，是出任使臣谈话最高的境界。富弼第一次奉命前往契丹时正逢丧女，第二次再往契丹，家中添一男儿，但富弼都不曾回家探望，收到家书也不曾拆阅，就顺手烧毁，说：“看家书只会扰乱我的思虑。”有这样的一片忠诚，自然能不辱君命。

554. 王守仁

【原文】 土官安贵荣，累世骄蹇，以从征香炉山，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怏怏薄之，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偿其功。事下督府勘议。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谪龙场驿丞，贵荣甚敬礼之。守仁贻书贵荣，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纵朝廷不见

罪，有司者将执法以绳之。即幸免一时，或五六年，或八九年，虽远至二三十年矣。当事者犹得持典章而议其后。若是，则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越，故天子亦不得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谁云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升职，意亦如此。夫铲除寇盗，以抚绥平良，亦守士常职，今缕举以要赏，则朝廷平日之恩宠禄位，顾将何为？使君为参政，已非设官之旧，今又干进不已，是无抵极也，众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唯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职，或闽或蜀，弗行，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若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之，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之不速，又可求进乎？”后驿竟不减。

此书土官宜写一通置座右。

【译文】　土官（元、明以来管领苗蛮之地，官职由土人世袭）安贵荣为人骄傲自大，自认随军出征香炉山功劳不小，朝廷虽加封贵州布政司参政的官职，仍觉得不足以奖赏他出征的功勋，于是奏请皇帝撤减分发龙场驿丞的员额，改由自己递补，做为封赏。

朝廷将此事交由督府审议。

这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为上书营救戴铣，被贬为龙场驿丞。安贵荣一向敬重王守仁，王守仁知道安贵荣上奏撤减龙场驿丞的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

“大凡朝廷法制都由祖先制定，后世子孙严守礼制，不敢擅自更改。如果皇上擅自更改，尚称之为变乱，更何况是大臣呢？纵使皇上不降罪，有关的律法机关也会按律法定罪，即使很幸运的不予追究，但五、六年之后，八、九年之后，甚至二、三十年后，仍能拿着状纸追溯前罪，若真有这么一天，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再说，你的先祖，自汉、唐千百年来就拥有这片土地及人民，从没有变动过，原因在于世世代代能遵守天子礼法，竭尽忠诚，不敢有丝豪的违越，所以即使身为天子也不能随便加封臣子，否则你的土地肥沃、人民众多，皇上也能任意夺过来仿效内地立为郡县，到时候谁又敢说不行？驿丞可撤减，当然也可以增员，如果驿丞的员额可增减，宣慰司也同样可以，由此看来，减少驿丞员额就连宣慰司也后患无穷，你难道没有深一层分析过吗？

“你奏本上所说‘立下汗马军功，要求晋升官职’也是同样道理。剿灭盗匪、

安抚百姓本就是土官份内职责，现在你多次以建功上书邀赏，那么平日所领的朝廷俸禄又是为的什么呢？再说你已被任命为参政，这已超越了常规，你还上奏邀功，这样贪得无厌，其他大臣一定会觉得难以忍受。

“再说，朝廷为宣慰土官，律法规定官位世袭，子孙万代能永远保有土地人民，而参政官是流官（对土官言，官吏受朝廷任命随时调动），东西南北，全凭皇上一句话，朝廷下达一纸公文，任命你一个官职，或是福建，或是四川，不履新职，抗命杀头的诏命立即就到，若是奉命履职，千百年来世袭的土地、人民就不再归自己所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虽已任命为参政，应该推辞都来不及，怎会再有其他的要求呢？”

安贵荣看完信后，再也不敢提撤减驿丞的事。

〔梦龙评〕全国所有的土官，都应该把王守仁这封信抄写一遍，做为座右铭。

555. 张嘉言

【原文】 张公嘉言司理广州时，边海设有总兵、参、游等官，幕下各数千防兵，每日工食三分。然参、游兵每岁涉远出讯，而总兵官所辖兵，皆借口坐镇不远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参、游部下兵，止给每日工食之半。即非修船，而仅不出汛也，亦减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贮为修船之用。独总兵官部下兵毫无所减，当修船时，另凑处于民间。积习已久，彼此视为固然。忽巡道申详军门，欲将总兵官所辖兵，以后稍视裁其工食，留备修船之用。军门适与总兵有隙，乃仓卒允行。各兵哄然而哗，知张公为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张公意色安闲，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阶述其故。众兵俱拥而前，即叱下堂，曰：“人言嚣乱，殊不便听。”众兵乃下。时天雨甚，兵衣尽湿，张公亦不顾，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哓哓，称旧无减例。张公曰：“此事我亦与闻，汝等全不出汛，却难怪上人也。汝欲不减亦使得。虽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与参、游兵每岁更迭出汛，汝宁得不往乎？若往，则汝等且称参、游兵，工食减半矣。边批：怵之以害。汝所争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参、游兵之来代者所得也。何不听其稍减，而汝等犹得岁岁称大将军兵乎？边批：欣之以利。汝等试思之！”此六人俯首不能对，唯曰：“愿爷爷转达宽恤。”张公曰：“汝等姓名为谁？”各相顾不肯言。张公骂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问我‘谁来禀汝’，何以对之？不妨说来，自有处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记之。张公曰：“汝等传语诸人：此事自当有处，甚无哗！诸人而哗，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斩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后议诸兵每月减银一钱，兵竟无哗者。

说得道理透彻，利害分明，不觉气平而心顺矣。凡以减省激变者，皆

不善处分之过。

【译文】 时朝人张嘉言治理广州时，海防设有总兵（官名，明朝总兵官镇守一方，简称总兵）、参游等官职，各统领数千海防兵，每位士兵每日可领工作及餐费津贴三分钱。每年参游属下都要到外地服役，而总兵属下都以镇守海防为借口，从不到外地服役。而每逢三、五年一次的修船期，参游兵都只能领半日津贴，若不修船也不服役就扣减三分之一的津贴，做为修船的公积金。但总兵属下却是一分钱都不扣，每次修船，就向民间筹募款项。由于行之有年，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无论参游或总兵都已习惯。

一日，巡道（官名，明朝各省按察司）禀报军门（明朝统兵官的尊称），想将总兵的士兵也比照参游所属的官兵扣减津贴，做为修船的基金。正巧军门和总兵间曾经有过摩擦，所以军门没有仔细考虑，就准巡道的请求。

总兵的辖下兵士听到消息后群情激愤，认为张嘉言是朝廷命官，于是就包围张嘉言的公堂。张嘉言意态从容，命士兵代表五、六人进公堂说明整个事件的经过，其他士兵也一涌而上，张嘉言立即大声叱责说："人多嘴杂，反而听不清楚。"

其他士兵这才退下。

这时天下大雨，士兵们的衣服都已湿透，张嘉言不忍心见士兵们多淋雨，就要士兵代表扼要说明，代表说，按往日旧例并没有扣减津贴。

张嘉言说："这事我也有耳闻，但你们从不服役，也难怪长官会有这样的决定，你们想不扣减津贴也行，但是依我看你们未必能得到好处，因为上面有令，你们从现在开始和参游兵一样每年轮流服役，你们敢违令吗〔怵之以害〕？若是服役，那么你们也和参游兵一样，津贴减半，你们极力所争取的不扣减津贴，反而是参游兵享受到了，所以为什么不乖乖的听命扣减津贴，而代以不外出服役，安安稳稳的做总官的部属呢〔欣之以利〕？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吧！"

这六人低头答不出话来，最后只有说："请张公代为转达长官，请长官体恤我们的处境。"

张嘉言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六人都不愿意报姓名。

张嘉言骂道："你们不肯留下姓名，上面长官问我是谁来陈情，我要怎么回答？你们只管报上姓名，我自有主张。"

六人这才留下名字。

张嘉言说："你们回去后告诉同僚，这事我自有主张，要他们不要再闹事，如果闹事，你们这六人都留有名字，长官会下令砍头的。"

六人听了非常惊恐，点头告退。

日后决议：每月每位士兵扣减津贴一钱。所有士兵竟毫无异议的接受。

〔梦龙评〕张嘉言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利害分明，让士兵们听了心平气和而乐于接受。由此看来，历史上有关扣减薪俸而引发的动乱，都是处理不当的过失。

556. 李忠臣

【原文】 辛京杲以私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俱战死，独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为久当死。"上恻然，乃左迁京杲。

【译文】 唐朝人辛京杲（屡有战功，曾封为晋昌郡王）曾对部下动私刑。官吏上奏朝廷，依法辛京杲应论死罪，肃宗也同意按律论罪。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因屡建战功，肃宗另赐姓名）说："其实辛京杲早该死了！"

肃宗问为什么，李忠臣答："辛京杲的父兄都是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只有辛京杲一个人活到现在，所以臣才认为他早就该死了。"

肃宗想到辛京杲一门忠烈，于是以降职代死罪。

557. 东方朔

【原文】 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之曰："汝痴耳！帝今已长，岂复赖汝乳哺活耶？"帝凄然，即敕免罪。

【译文】 汉武帝的奶妈在宫外犯法，武帝想按律论罪以明法纪，奶妈向东方朔（字曼倩）求救。

东方朔说："这件事不是用言辞就可以打动皇上的，你如果真的想免罪，只有在你向皇上辞别时，频频回头看皇上，但记住千万不要开口求皇上，或许能侥幸的使皇上回心转意。"

奶妈在向武帝辞别时，东方朔也在一旁，就对奶妈说："你不要痴心妄想了，现在皇上已长大了，你还以为皇上仍靠你的奶水而活吗？"

武帝听了，不由想起奶妈哺育之恩，立即下命赦免奶妈的罪。

558. 简　雍

【原文】 先主时天旱，禁私酿。吏于人家索得酿具，欲论罚。简雍与先主游，见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何以知之？"对

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译文】 刘备曾下令禁止百姓酿私酒，凡是在百姓家中搜出酿酒的器具都按律问罪。

一天简雍（一作耿雍，字宪和）与刘备一同出游，见路上有一对男女，简雍对刘备说："他们正想苟合，为什么不命人把他们抓起来？"

刘备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苟合的念头？"

简雍说："因为他们身上都带着苟合的器官。"

刘备听了大笑，于是下令废除此一刑罚。

559. 魏　征

【原文】 文德皇后即葬。太宗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帝泣，为之毁观。

【译文】 文德皇后（唐朝长孙皇后的谥号）死后葬在昭陵，唐太宗非常思念她，于是命人在苑中搭建一座楼台，好常常登楼眺望。

一天太宗邀魏征（字玄成，太宗时名臣）一同登楼。

太宗问魏征："贤卿看见了吗？"

魏征回答说："臣年纪大了，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太宗指着昭陵说："这么近的昭陵都看不见？"

魏征说："原来皇上是说昭陵，老臣以为皇上眺望献陵（唐高祖陵墓），若是昭陵，那老臣早看见了。"

太宗惭愧不已，于是命人拆去楼台。

560. 吴　瑾

【原文】 石亨矜功夺门功。恃宠。一日上登翔凤楼。见亨新第极伟丽，顾问恭顺侯吴瑾、抚宁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谢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顿首曰："非王府，谁敢僭妄如此！"上不应，始疑亨。

【译文】 明朝武将石亨（英宗时屡建战功，封武清侯）自恃战功彪炳，深受英宗骄宠，生活豪奢。

一日英宗偕同恭顺侯吴瑾（大顺初年曹钦谋反，与曹钦力战而死，赠梁国公）、抚宁伯朱永（字景昌，因战功封侯）登翔凤楼眺望风景。

英宗见石亨新建的府邸华丽壮伟，就回头问两人说："贤卿可知那是谁的宅邸？"

朱永说："臣不知。"

吴瑾说："这一定是皇府。如果不是皇府，是谁如此胆大，敢以皇者自居？"

英宗虽没说什么，但心中已开始怀疑石亨的忠诚了。

561. 杨　晟

【原文】　炀帝幸榆林，长孙晟从。晟以牙中草秽，欲令突厥可汗染干亲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帐前草谓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过！"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诸部贵人争效之。自榆林东达蓟，长三千里，广百步，皆开御道。

【译文】　隋炀帝带着长孙杨晟来到榆林，杨晟见营帐外杂草丛生，想要前来迎驾的突厥首领染干亲自割草，以宣扬天子声威。

于是杨晟故意指着帐前的野草对突厥首领说："这草很香，你闻闻看。"

突厥首领果真低头闻草，奇怪说："没有什么你说的香味啊！"

杨晟说："古时天子所临幸的地方，周围道路，诸侯都亲自洒扫表示尊敬，现在帐前杂草丛生未加清理，一定是因草香所以才没被割除。"

染干明白杨晟的语意，说道："奴才罪过！"

说完拔出佩刀亲自割草，染干的部下也争相助割，于是自榆林至蓟，开辟了一条宽百步长三千里的御道。

562. 贾　诩

【原文】　贾诩事操。时临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尝欲废丕立植。一日屏左右问诩，诩默不对。操曰："与卿言，不答，何也？"对曰："属有所思。"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操大笑，丕位遂定。

卫□"此座可惜"一语，不下于诩。晋武悟而不从，以致于败。

【译文】　三国时贾诩（魏人，曾因说服张绣投效曹操，封都亭侯）为曹操属臣，这时临淄侯曹植才名极盛，曹操有意废太子曹丕而改立曹植。

一天，曹操命左右退下，与贾诩商议改立太子的事，贾诩久不出声，曹操说："我跟贤卿说话，贤卿怎么不作声呢？"

贾诩说："臣正在想一件事。"

曹操又问："贤卿想什么呢？"

贾诩说："我在想袁本初（即袁绍）和刘景升（刘表）父子的事。"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从此曹丕太子的地位乃告确立。

〔梦龙评〕晋朝时卫□也有同样的故事，而且卫□的机智与含蓄不下于贾诩，可惜晋武帝领悟后却没采纳，最后终于酿成大祸。

563. 谷那律

【原文】 高宗出猎遇雨，问谷那律曰："油衣若为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则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译文】 唐高宗狩猎时突然遇到一阵大雨，就对谷那律（博览群书，官至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说："如果穿了油衣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谷那律说："如果以瓦为衣，更不会被雨淋湿。"

高宗听了，从此不再打猎。

564. 裴 度

【原文】 裴度为相时，宪宗将幸东都，大臣切谏，不纳。度从容言："国家建别都，本备巡幸。但自艰难以来，宫阙署屯，百目之区，荒圮弗治。必假岁月完新，然后可行。仓卒无备，有司且得罪。"帝悦曰："群臣谏朕不及此。如卿言，诚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译文】 唐朝人裴度（字中心，掌政达三十年，威震四夷）为宰相时，宪宗有意前往东都，大臣们虽极力劝阻，但都无法改变宪宗的心意

裴度不慌不忙的说："国家除了首都外，另外再建东都，本来就是为皇上出游时所准备的行宫，但战乱刚结束，宫阙官署满目疮痍，荒废待修，这必须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整建完成，那时皇上再去也不迟，如果现在皇上执意成行，只怕负责维护东都的官署，会因迎驾不周而获罪。"

宪宗说："还是裴相说得好，果如裴相所说，朕又何必非去东都不可呢？"

于是打消去东都的念头。

565. 李 纲

【原文】 李纲欲用张所，然所尝论宰相黄潜善，纲颇难之。一日遇潜善，款语曰："今当艰难之秋，负天下重责，而四方士大夫，号召未有来者。前议置河北宣抚司，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谓不宜？第今日势迫，不得不试用之。如用以为台谏，处要地，则不可；使之借官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似无嫌。"潜善欣然许之。

【译文】 宋朝时李纲（字伯纪，卒谥忠定）想推荐张所（高宗时曾上书斥黄潜善，谪至江州）为河北宣抚司使，但张所曾非议过黄潜善，因此颇感为难。

一日，李纲巧遇黄潜善，于是悄悄说：

"现在国家处境艰难，身为朝廷命臣，负有维系天下安危的重责，但是招抚边民的工作一直推展得不顺利，前次朝廷提议设置河北宣抚司，我想来想去，只

有一个张所可以用，但张所曾冒犯相国，以他所犯的罪，当然不能再委任他官职，但迫于今天国家情势，不得不用他一试，当然，如果命他在京师担任要职是万万不可，不如任命他为招抚使，让他冒死立功，将功赎罪，相国以为如何？”

黄潜善欣然同意。

566. 施仁望

【原文】 南唐周邺为左衙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禁帅刘素有隙。刘即长公主媚。升元中，金陵告灾，邺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于主者，主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邺家语之。邺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留之。洎火息，复命，至便殿门，会刘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邺，又惧与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主，曰“火不为灾，邺诚如圣旨。”主曰：“戮之乎？”仁望曰：“邺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主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获奖用，邺乃全恕。

【译文】 南唐周业官左卫史（禁军长官），是信州刺史周本（五代吴人，谥恭烈）的儿子，与禁军元帅刘素（长公主夫婿）有仇怨。升元年间，金陵大火，周业那晚因饮酒过量，在家大醉不起。

皇帝听说周业疏忽职守，就对亲信施仁望说：“率十名卫士前往火灾现场，如果周业在现场指挥救火就罢，如果他真醉倒在床，就当场杀了他。”

施仁望一面赶往灾区，一面立即派人到周业家，周业一听大为惊恐，顾不得身上穿的是妇人衣服，就去见施仁望，施仁望留下周业，等大火扑灭后，要周业一同到偏殿。

这时刘素已经到了殿门，正要向皇帝禀报灾情，施仁望心想刘素一定会公报私仇，但又怕自己为周业说情不成，反倒受连累，情急中突然一把推开刘素，抢在刘素前说：“火势已被扑灭，周业诚如皇帝所说。”

皇帝说：“你杀了他吗？”

施仁望答：“当时周业的父亲正准备领兵攻敌，臣不敢在他临行前执行圣旨。”

皇帝手拍桌子高兴的说：“朕几乎误了大事。”

日后，施仁望因这件事大获皇帝赏识因而重用，而周业酒醉怠忽职守一事也没有再追究了。

567. 韩　亿

【原文】 亿奉使契丹。时副使者为章献外姻，妄传太后旨于契丹，谕以南

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亿初不知也。契丹主问亿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约，非欲达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两朝生灵之福！"是时副使方失词，而亿反用以为德。时推其善对。

【译文】　宋朝时韩亿（字宗魏，仁宗时官尚书右丞，以太子少傅辞官）奉命出使契丹，副使者为太后外戚，大意之下对契丹主误传了太后旨意："愿意与契丹结为亲家，以示欢好。"

契丹主对韩亿说："皇太后既有结亲家的旨意，大使怎不早说呢？"

韩亿这才知道，原来是副使在契丹主面前胡言乱语，于是回答说："本朝每次派遣使者前来契丹，临行时太后总不忘提醒使者，对待契丹人要如皇室亲家般恭敬，并非太后有旨要与契丹主结亲。"

契丹主很高兴的说："若真能结亲，是两国朝野的福气。"

这时副使才知道自己大意失言，而韩亿得体的回答，却使得契丹主深感恩宠。

568. 宗　泽

【原文】　宗汝霖泽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着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以赂吏胥祈免。边批：弊所必至。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日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腯，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无不欢戴。

【译文】　宗泽（字汝霖）在北宋徽宗政和初年为蔡州掖知县时，户部为供应京师治病合药，命提举司（官名，主管特种事务之官）买牛黄（药名，病牛胆汗凝结成粒状或块状，可治惊□等症）。州县百姓在督府催逼下，竟杀牛取牛黄，但数量仍不敷户部的要求。

有些县民利用征购牛黄不须登记姓名的规定，就用钱买通吏卒〔弊所必至〕，请求免征牛黄。

宗汝霖见贿赂风气盛行，于是上书提举司："年岁不好，牛只才会感染疾病，也才有牛黄可取，现在天下太平，物富民丰，县内牛只肥壮康健，哪有牛黄可取？"

提举司无话可答，于是全县免征牛黄，百姓们无不欢天喜地。

第八部　兵智

兵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岳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暴骨，不如践之问孤；楚之坑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迁延，不如□之斩嬖；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也。又况夫泓水之襄败于仁，鄢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邲河之穀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令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严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著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唯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战者乎！

【译文】　岳忠武的兵法说：“仁智信勇严，为将用兵者缺一不可。”而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智——智慧。

智慧是一种明澈无比的理解，由此可生出仁、信、勇、严的德性为，带兵作战能以智慧为本，则想要不仁不信不勇不严也不可能。

历史上的战役，有不战就获胜的，有百战百胜的；有正大光明的获胜，也有以诈取胜的；有以没有前例的战法获胜，更有仿效古人兵法而获胜的。天时不同，地利不同，敌情不同，因此对敌作战的方式也不同，这种种应敌获胜的方法如何选择，便靠智慧。

历史上的兵书不乏，其成败得失也都有明确的记载，我这里只实录历史上一些用兵不败的故事，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四卷。岳忠武说：“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这些故事便是巧妙运用的真实例子，或可供做印证启发之用。

儒者不屑谈军事，这正是儒者没能力谈论兵法的缘故，儒者总说用兵不可诈胜，但真正有用兵智慧的人，正唯恐不能想出各种诡诈的作战方法来。

只有能行诈的人才能作战，而亦唯有能战的人，才能消弭天下的兵灾战祸。

二十一、未战先胜

【原文】　形逊声，策绌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译文】　有形的武力不如无形的影响力，策谋也远比蛮力更有用。能在庙堂上折冲取胜，就不必要赴战场对决；在战场上的将帅能善谋慎断，就不必让兵卒亲冒矢石。如此，才能行遍天下无敌手。

569. 荀罃　伍员

【原文】　鲁襄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帅诸侯之师围郑。郑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边批：亦是。知□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乃许郑成。后三驾郑，而楚卒道敝，不能争，晋终得郑。

吴阖闾既立，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己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晋、吴敝楚，若出一辙。然吴能破楚，而晋不能者，终少柏举之一战也。宋儒乃以城濮之战咎晋文非王者之师，噫！有此议论，所以养成南宋为不战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吴璘制金，亦用此术。虏性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气。俟其少怠，出奇胜之。

【译文】　春秋时代鲁襄公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联合其他诸侯的军队围攻郑国，郑人恐惧之余，遣使求和。

这时，荀偃（春秋晋人，字伯游，卒谥献）说：“继续围攻郑国，等楚救郑时，就可迎战楚军，如果与郑议和，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

荀罃（晋大夫，卒谥武子）却说：“不可以，应该与郑结盟引兵而归，如此楚国就会出兵讨郑，我们等楚军疲惫不堪后，把军队分成三路，联合其他诸侯

军队迎战楚军。那么我军在未疲惫前，楚军早已疲累得不能作战了，远比现在就跟楚国交战要好得多。假如现在就跟楚国交战，必然伤亡惨重，所以应以不战为上策。所谓聪明的人以智慧取胜，愚笨的人以蛮力克敌，这正是先王克敌致胜之道。”

群臣都表示赞成，于是接受郑国的求和。后来楚国果然三度出兵讨郑，但是由于长途行军而精疲力竭，根本无法作战，最后晋国终于取得郑国。

吴王阖闾（一作阖庐）即位后，曾问伍员（字子胥）说：“贤卿曾建议伐楚，寡人也有伐楚之心，寡人想亲自率军伐楚，贤卿以为如何？”

伍员答：“楚国政治纷乱，没有真正的执政者，假如大王动员三军，徒然劳民伤财，所以不如先发一军，诱楚出兵迎战。楚国出兵，大王退兵；楚国退兵，大王再出兵。楚军往来跋涉，必会疲于奔命，而想放弃交战的念头，这时大王再运用各种手段，使楚国的军事政治更混乱，彻底瓦解楚人的斗志，然后大王再动员三军，一定能彻底摧毁楚国。”

阖闾欣然采纳伍员的建议，从此楚军就陷入疲于奔命的苦境。

〔梦龙评〕晋与吴削弱楚国实力，用的都是同一手法，但是吴能在柏举大破楚军，而晋却不能在城濮灭楚。宋儒在批评楚晋“城濮之战”时，竟然责难晋文公并非王者之师，不能伐楚。唉！正因宋儒有这种思想，才使南宋出现不战而和的妥协论调，终于使南宋逐渐由衰而亡，真是可悲啊！

按：宋将吴璘对付金兵，也用这种方法。金兵的个性忍耐坚久，命令严酷，一旦令下，必誓死执行任务，因此每次决战，非得打上好几天，纠缠不清。吴璘于是选择有利地形，派出精锐兵卒，轮番骚扰，使金兵穷于应付，不得休息，来磨蚀他们坚忍的士气，等到金兵稍有惰怠的间隙，立刻以奇兵袭击，大胜而回。

570. 高□

【原文】 开皇初，帝尝问高□以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集。彼必屯兵御守，便可废其农时。及彼聚兵，我还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忽济师，出其不意，破贼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更复烧之。不出数年，自可令彼财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敝陈。

【译文】 隋文帝开皇初年，文帝曾问高□（字昭玄）进攻陈国的策略。高□说：

“江北地寒旱，收成晚，江南气温高，水田收成早，我们趁陈国人忙着收成

的时候，悄悄的征调少数兵马在边境集结，陈国必定会屯兵防守，如此一来就会影响陈国的收成。他们结集防备，我们就退兵，反复多次后，陈国士兵再看到我军集结，一定会习以为常，不再相信我军会真的进攻。就在陈国松懈之时，我军出其不意的发兵进攻，一定能破陈国。

“另外，江南土层薄，民舍多半是用竹茅搭建，而贮藏谷物的仓库也不习惯用地窖，我国可暗中派遣奸细，顺着风势纵火烧仓，等陈国人把谷仓整建好了，放火再烧，不出几年，陈国自然人力、财用都疲敝不堪。”

文帝用高□的计策，终于使陈国走上民生凋敝、财用困难的窘境。

571. 周德威

【原文】　晋王存勖大败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旷野，可以驰突。今压城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周德威老将知兵，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王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

【译文】　五代十国时，晋王李存勖大败梁兵后，梁暂时退兵。周德威（字镇远，勇略多智）知道晋王想乘胜追击，于是对晋王说：“敌人气势盛，我军应该先按兵不动，等梁兵疲敝后再进攻。”

晋王说：“我率军远征，急如救人，再说我军是仓促成军，适合速战，现在将军却建议孤王按兵不动，这是什么原因？”

周德威说：“梁兵善于守城，不善于野地作战。我军仗恃的是骑兵，对骑兵而言，平原旷野是最有利的地形，可以驰骋突袭，但现在面对城门堡垒，骑兵根本无法施展。再说敌众我寡，假使让敌人摸清了我军的兵力，对我军实在大大不利。”

晋王听了周德威的解释仍不满意，就自回帐休息，其他将军见晋王一脸的不高兴，也都不敢再多说什么。

周德威知道晋王尚未改变心意，就去见张承业（字继元，宦官）说：

“大王击败梁兵之后，有轻敌之心，不考虑自身的兵力，一心只想速战，现在敌我仅一水之隔，敌人若造浮桥偷袭我军，我军一定覆没。不如退守高邑，再

出兵引诱梁兵离营，梁兵离营我军就回高邑，梁兵回营，我军再出，另外派一支骑兵队专门抢夺梁兵的军饷粮食，不出一个月，一定能破梁。”

张承业于是来到晋王的营帐，掀起帘帐说：“这哪是您平日安寝的时间呢？周德威是老将，深懂用兵之道，他的话可不能忽视。”

晋王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大声说：“我正在想这件事。”

这期间梁王虽在军垒却闭门不出，后来晋兵侦讯一个投降的梁兵，他供说：“梁王正命人建造多座浮桥，准备攻晋。”

晋王对周德威说：“果然不出将军所料。”

572. 诸葛恪

【原文】 诸葛恪有才名，吴主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钱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武侯闻之，遗陆逊书，陆公以白吴主，即转恪领兵。恪启吴主曰：“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恪请往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议皆以为：丹阳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铸山为甲兵；俗好武习战，高气尚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林，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驭而羁也。恪固言其必捷。吴主拜恪丹阳太守。恪至府，乃遗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熟，辄引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得，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长吏胡伉获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执送于恪，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译文】 三国时代的诸葛恪（三国吴人，通晓军事）以有才干出名，孙权（吴王）想试试他的才干，就委任他出仕文官，掌管钱谷；但处理文书不是诸葛恪的专长，平日文书公文作业繁琐，令诸葛恪大有怀才不遇的感觉。

武侯（官名，掌巡房执捕）听说诸葛恪的烦恼，就上书陆逊（字伯言，善军略），禀告孙权，孙权立即改派诸葛恪为武将。

诸葛恪说：“丹阳地方山势险阻，山民剽悍，以前虽也派兵征讨，但所平定的不过是丹阳县外围的平民而已，至于深居内地的山民，却丝毫奈何不了他们。”

诸葛恪因此请求为丹阳守令，并保证三年内可招抚四万山民。

朝中官员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山川幽谷绵长数千里，山民从不进入县

城与官兵正面为敌，只是在野外埋伏，等官兵出城追捕，他们又窜逃回山区。山民们以山为屏障，民风好战，崇尚勇力，攀山涉水就像鱼、猿一般，当官兵防备松懈时就下山抢夺。每次官兵围剿他们所藏匿的洞穴，若是官兵人少，他们就蜂拥围攻；若官兵人多，他们就四处窜逃。所以从前朝到现在，一直无法使山民真正的归顺。

诸葛恪却保证一定能平服丹阳。

孙权于是正式任命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立即下令：整编军伍，严密防守，对已归顺的山民，要他们集中耕作，集体生活。又命属下修建围篱，不可与山民冲突；等到稻谷快成熟时，就命士兵抢先收割，不留一粒谷粮。山民们在积粮吃尽又无粮可抢的情形下，只有下山投降一途。

诸葛恪又下令："凡山民自愿归化我朝者，都应妥善照顾，进入县城不可因怀疑他们意图，而随意扣押逮捕。"

之后，长吏胡伉抓了一个叫周遗的山民，周遗曾经是令官府头疼的人物，现在因缺粮而投降，但内心却仍然想伺机作乱，胡伉把周遗抓到诸葛恪的面前，以为立了一功，诸葛恪却以胡伉违抗军令而下令斩首。

山民听说胡伉因触法而斩头，知道诸葛恪只希望他们能下山投降而已，于是扶老携幼纷纷出山，一年后，招降的人数正如诸葛恪所保证的。

573. 杨　侃

【原文】　魏雍州刺史萧宝夤反，攻冯翊。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人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长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兵不得进，如何？"曰："珍孙行阵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薄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东。修义驱卒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至，皆有内顾之心，势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今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举三烽，即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士。"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各自散归。修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稚克潼关，遂入河东，宝夤出奔。

【译文】　北魏雍州刺史萧宝夤（齐明帝第六子，字智亮）兴兵叛乱攻打冯翊郡。

当尚书仆射长孙稚（字承业，孝文帝因他六岁时袭继爵位，故赐名稚）前往征讨时，左丞杨侃（字士业）建议说：

“以前魏武帝曹操曾多次与据守潼关的韩遂（后汉金城人，被曹操所灭）、马超（字孟起，汉末将军）交战，马超的才智比不上曹操，但曹操始终不能一举擒服马超，原因就是马超据守要塞的缘故。如今贼兵守备坚强，不如先由北方的蒲坂渡河而西，进攻敌人的腹地，若士兵们人人抱置死地而后生的意念，不仅可解华州之围，又可坐取长安。”

长孙稚说：“你的策略很好，但现在薛修义（即薛循义，字公让）包围河东，薛凤贤据守安邑，而宗正珍孙则镇守虞坂，我军无法进兵，这该怎么办呢？”

杨侃说：“在宗正珍孙的军营中，有一个是凭个人关系、背景而被任命为将军的，这种人只能受人驱使，怎能指挥部队呢？河东的中心在蒲坂，临近黄河岸，而重要的城市也都集中在郡东，薛修义出兵包围西部，士兵的父母妻子都留在故乡，一旦他们知道官军来到郡东，一定会担心故乡的家人，影响士气，结果就会像秋风扫落叶般不战而溃。”

于是长孙稚就派自己的儿子与杨侃一同率领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据守右锥壁。

杨侃下令：“军队先驻扎此地，在等步兵前来会合的期间，可先观察民心的向背。凡是自动前来投降的敌兵，一律遣返回乡。愿意投降的敌兵，可以在见到高台上燃起三把烽火时，也举烽火回应；如果见到烽火而不回应，就表示是敌党，那么我军就格杀勿论，所获得的战利品，都将做为将士的奖赏。”

村民得到消息后争相走告，虽没有明白表示要投降，但却都有举烽火表明自己非敌人的念头，因此一夜间火光照天，几百里内一片火海。

围城的叛党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手下的士兵就已各自溃散回乡，甚至连薛修义也逃回家，与薛凤贤一起请降。

长孙稚攻占潼关后，就乘胜进攻河东，叛将萧宝夤只好狼狈而逃。

574. 高仁厚

【原文】 邛州牙将阡能叛，侵扰蜀境。都招讨高仁厚帅兵讨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到营中，逻者疑，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厚命释缚，问之，边批：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以

‘归顺’二字书汝背，遣汝还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遂遣之。

明日仁厚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乃免，命悉平堑栅，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阡能闻仁厚将至，遣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知，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来降。仁厚因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浑擎狼狈逾堑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帜。

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吾心，借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系之，每五十为队，授以一旗，使前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执旗先驱。到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死。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竞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明日，仁厚候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前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明日，罗夫子、阡能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走马巡塞，欲出兵，众皆不应。明旦大军将近，呼噪争出，执阡能、罗夫子，泣拜马首。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

只用彼谍一人，而贼已争降矣。只用降卒数队，而二十四寨已望风迎款矣。必欲俘馘为功者，何哉？

【译文】　唐朝时，镇守邛州的副将阡能反叛，侵扰四川县境，都招讨使高仁厚（僖宗时因讨韩秀升有功任剑南东川节度使）率军征讨。在发兵的前一天，营地中来了个卖面具的小贩，守卫的士兵觉得小贩形迹可疑，讯问之下，果真是阡能派来的间谍。

高仁厚命人为他松绑，并且问他为什么会作间谍〔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方说：“我本是个安份守己的小村民，阡能囚禁了我的父母妻小，威胁我当间谍，如果所探得的情报正确，就释放我的家人，否则杀我全家，我是被迫的。”

高仁厚说："我非常了解你的苦衷，你放心，我不会狠心杀你的，现在我放你回去，让你能救你的家人，你回去对阡能说：'高元帅不久将发兵，但士兵人数不多，只有五百名左右。'但我救你全家性命，你欠我一份人情，你回去后，暗中对营寨里的人说：'高元帅体恤你们都是善良百姓，只因被阡能胁迫，情非得已，元帅想解救你们的困境，等元帅发兵征讨阡能时，你们只要杀阡能的兵士投降元师，元帅就会派人在你们的背上写"归顺"二字，立刻遣送你们复归旧业。元帅想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这五个人而已，并不想殃及无辜的百姓。'"

间谍说："回故乡是大伙儿的心愿，元帅能了解我们的苦衷，不追究我们的罪过，大伙儿怎会不欢欣雀跃的听元帅吩咐呢？"

于是高仁厚遣送间谍回阡能营地。

高仁厚翌日发兵，行军到双流（地名），把截使（检查站长官）白文现亲自迎接，高仁厚环顾军营四周的栅栏堑道，很生气的骂道：

"阡能不过是个鄙贱的莽夫，手下的士兵也多半是耕田的农人，今天你率领全府的兵士，一年多来却无法擒服阡能，看到你营地重重的栅栏，难道你认为这样就能睡得着、吃得下，坐视贼寇壮大，而仍可厚着脸皮向朝廷邀功吗？"

于是下令将白文现斩首，后经其他将领一再求情，高仁厚才收回成命。之后，高仁厚命人拆去所有栅栏，留五百士兵守卫，其余士兵都编入自己部队，又召集其他营寨的部队，一同出发征讨阡能。

阡能听说高仁厚已发兵，就派遣罗浑擎在双流地区设立五个军寨，另在野桥菁埋伏千人迎战官军。

高仁厚得知阡能的计谋，就命人换上便服，偷偷混入敌营，暗中散布那天高仁厚曾对间谍所说的那番话。敌兵听说可以回家，高兴得大声欢呼，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高仁厚对投降者都亲切的慰问，命人在他们背上写字，好让他们再去招降旁人。

罗浑擎见大势已去，只好由城沟中逃走，却被众人擒住，押到高仁厚面前。高仁厚将他押送督府处置，然后下令："五军寨除旗帜留下外，其余一律焚毁。"

次日上午，高仁厚又对降兵说："本帅本想立刻遣送你们返乡，但前路军寨的士兵并不了解本帅的心意，本帅想请各位为先锋，等大军到穿口、新津两处营寨时，将各位背上的字让当地守军看到，等到达北边的延贡，各位就可以回家了。"

于是以五十人编为一队，每队都发给罗浑擎的军旗一面，队前的掌旗官一面不断挥舞倒挂的军旗，一面大声叫道："罗浑擎已被活捉，现已押送督府定罪，官军不久就会攻占此地，你们还不像我们一样，赶快投降，就可恢复良民的身

份，平安无事。”

行至穿口，句胡僧在此设立了十一个军寨，寨中士兵争相投降，句胡僧大为震惊，拔剑想阻止众人投降，没想到众贼兵反以石块丢掷他，并且合力擒下他送交高仁厚，其余五千贼兵也全部投降。

第二天，高仁厚下令焚毁军寨，又命降兵举旗为先锋，来到新津，韩求在此所设置的十三个营寨全部投降，韩求也投沟自杀身亡。

军士本想毁寨，高仁厚阻止说：“降兵还没有吃东西，先把寨中存粮运出后再焚寨。”

新降的贼兵，竟然自愿作饭与前来招降的降兵同桌共食，歌声笑语处处可闻，彻夜不绝。

高仁厚命在双流、穿口等军寨投降的贼兵先行返乡，而以新津的降兵掌旗为前导，对他们说：“等进入邛州县境，你们也就可以各自回家了。”

罗夫子在延贡设置了九个军寨，在官军抵达延贡的前一晚，罗夫子寨中的贼兵，在看见新津降兵的营火时，就兴奋得整夜睡不着，准备投降了。等新津降兵到了之后，罗夫子只有弃寨投奔阡能。

罗夫子投奔阡能后，两人想尽全部兵力与高仁厚决一死战，然而计议一时未定。傍晚时，延贡降兵来到阡能营地前，阡能正骑在马上巡视军寨，见延贡降兵，想率兵攻击，哪知士兵全不听阡能指挥。第二天，官军到达营地时，众人把五花大绑的阡能、罗夫子押到高仁厚马前，一时间军士们欢声雷动。

高仁厚一共只花了六天的时间，就把阡能等五人全部歼灭。

〔梦龙评〕高仁厚只不过是利用一名间谍散布消息，就使得贼兵争相投降；只不过是利用了几队降兵，而二十四个贼寨就已伸长脖子等待高仁厚的到来，准备投降了。这样的战功，哪是只会以残酷手段对付敌人，以求功赏的人所能比的呢？

575. 岳忠武

【原文】 杨幺为寇。岳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飞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边批：庸才何知大计？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何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待来年议之，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

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全琮、刘锐等降。飞诡骂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敌营，降其众数万。幺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幺投水中，牛皋擒斩。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按：杨幺据洞庭，陆耕水战，楼船十余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近。岳飞谋亦欲造大舟。湖南运判薛弼谓岳曰：“若是，非岁月不胜，且彼之所长，边批：名言可以触类。可避而不可斗也。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购舟首，勿与战，遂筏断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彼坏在目前矣。”岳从之，遂平幺。人知岳侯神算，平幺于八日之间，而不知计出薛弼。从来名将名相，未有不资人以成功者。◯岳忠武善以少击众，尝以八百人破群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薰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凡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战无败。猝遇敌，不动，敌人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其御军严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虽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则亲为调药。诸将远戍，则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赏，分给军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归之将士。吁！此则其制胜之本也！近日将官事事与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译文】　南宋时杨幺（原名太，因初作乱时年纪幼少，楚人称年幼为幺，故称他为杨幺）盘据洞庭湖为乱，擅长水战，岳飞（字鹏举，曾大败金兵于朱仙镇，后以莫须有罪名被秦桧下狱死，年三十九，谥忠武）所属的部队多半是西北人，不习惯水战。

岳飞于是派人招降杨幺手下大将黄佐，说：“英雄不论出身，只要你愿意归降，本帅愿意重用你。”

黄佐暗想：“岳帅号令如山，若是与岳帅为敌，最后一定命丧岳军，不如投效岳帅，他必会善待重用我。”

于是答应归降。

岳飞单身骑马来到黄佐营地探视黄佐，并且轻抚黄佐的肩膀说："你能识时务必能立大功，日后何止是封侯拜爵而已！本帅想派你再回洞庭湖，见了杨幺，如果有机可乘就活捉他，或者劝他归降如何？"

黄佐被岳飞的信任与重用感动得流泪，发誓要以死报答岳飞。

这时张浚以都督军事来到此地，参政席益对张浚表示怀疑岳飞有轻敌之心〔庸才何知大计〕，想进一步逼问岳飞的平贼计划。

张浚说："岳帅为人忠信诚正，再说军事机密，岂能轻易泄露？"

席益听了，不禁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惭愧。

另一方面，黄佐袭击了贼寇周伦，擒获统军陈贵等人。这时，皇帝召张浚回朝商议防秋（宋时突厥、契丹常在秋天入寇，故朝廷在此时调兵戍守边境，谓之"防秋"），临行前，岳飞取出袖中的战略图给张浚看，想商议讨平杨幺的计划。

张浚认为不妨等明年再讨贼。岳飞说："王四厢用正规军打水寇，当然难打；末将用水寇打水寇，这仗就容易多了。打水仗不是我军的专长，以我军不擅长的水战与水寇对打，当然容易失败，若是先招降杨幺身边的大将，使杨幺孤立，再借贼将率贼兵攻打他们自家兄弟后，继之以官兵围剿，八天之内一定能擒服杨幺。"

张浚于是答应岳飞出兵。

岳飞到鼎州后，黄佐已说服杨钦归降，岳飞高兴的说："杨钦是杨幺身边的悍将，现在投顺我军，杨幺已众叛亲离了。"

于是授杨钦武义大夫的官职，非常礼遇他，同样也命杨钦回洞庭湖为反间。

两天后，杨钦也说服全琮、刘锐等人归降，岳飞见了他们，故意骂道："贼人没有全部投降，你们来此地做什么？"

命人鞭打他们，又命他们复回洞庭湖。

这晚岳飞率兵偷袭贼营，虏获好几万名贼兵，杨幺败得不服气，乘船从湖上逃逸。由于杨幺所搭乘的战船装有转轮，所以船行的速度好像飞一般，又因船边装置撞竿，官船一靠近，就被撞竿击得粉碎。

岳飞命人砍伐巨木做成木筏堵在港口，又命人从上游抛置大量的腐木杂草，让其顺流而下，又挑选善于骂阵的兵士，在杨幺船行进到水浅的航道时，就边走边骂，让杨幺在盛怒下，顾不得水浅而下令船只追击。

杨幺果然中计，结果船只遭到上游流放的杂草阻碍，动弹不得，岳飞立刻下令官兵攻击，贼兵纷纷窜逃入港，又遭港口的木筏所阻，官兵在木筏上架起牛皮，防止贼人用箭石攻击，一面用大木桩撞击贼船。杨幺见大势已去，投水

时被牛皋擒获斩首。

岳飞进入贼营，残余的贼兵认为岳飞是神人，全部投降。岳飞亲自到各营寨安抚众人，释放老弱的贼兵回家，而年轻力壮的贼兵则编入正式部队，果然如他所说，八天内平服贼人。

张浚叹服的说："岳侯真是神算。"

〔梦龙评〕杨幺盘据洞庭湖，在陆上耕种，水上作战，楼船高达十多丈，官军眼睁睁的看着杨幺横行，却无计可施。岳飞本想造大船征讨杨幺，但湖南运判薛弼（字直老，谥忠简）却劝阻岳飞说："若要造大船，非要耗时一年半载不可，即使造好了船，水战仍是杨幺所擅长的。因此，我军只能避免水战而与杨幺斗智，才是致胜之道。现在正是天旱水枯，阻断江面，不要与贼人正面冲突，再从上游流放大量杂草困住船只，使贼人无法发挥水战的优势，一面派精锐骑兵直攻贼营，贼人必败。"

岳飞听从薛弼的建议，果然平定了杨幺。一般人都认为岳飞料事如神，能在八天之内平定杨幺，却不知是出自薛弼的计谋。从来名将名相，没有不借助他人而成功的。

岳飞擅长以寡击众，曾以八百人破贼人王善五十万人于南熏门，也曾以八千士兵在桂岭大破曹成的十万大军。以上所说的战役，事前岳飞都曾与统兵的将领商议，经过细密的计划才与贼人交战，所以战无不胜，即使遭到贼人突击，也不会自乱阵脚，敌人曾叹服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带兵虽军令森严，却能以诚待兵。有一名士兵曾因偷取民家一束麻，而被军令处死；之后夜晚行军，虽民家开大门邀军士入屋住宿，也没有士兵敢接受民家招待，宁可冻死，也不强占民宅；宁可饿死，也不抢夺民粮。

士兵生病，岳飞都亲自照料，如果戍守远地，岳飞一定要妻子分别到各士兵家，慰问他们家人的生活起居。凡是作战牺牲者，岳飞不但伤心流泪，并抚育他们的孤儿，或者代子求婚。每建战功，都归功所有将士。唉！这就是岳飞所以致胜的原因，现在的将官，所言所行都与岳飞背道而行，还想成功吗？

576. 赵充国

【原文】 先零、罕开皆西羌种，各有豪，数相攻击，成仇。匈奴连合诸羌，使解仇作约。充国料其到秋变必起，宜遣使行边预为备。于是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边，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斩千余级，诸降羌悉叛，攻城邑，杀长吏。上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

“无逾于老臣者矣！”充国时年七十余。上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豫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方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阵。及明，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意此骁骑难制，且恐为诱；戒军勿击，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也！”遣骑候四望□中，地名。亡虏。夜引兵至落都，谓诸校司马曰：“吾知羌无能为矣！使发数千人守杜四望□中，吾岂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边批：节节持重。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将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毋取并灭，能相捕斩者，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所捕妻子财物与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酒泉太守辛武贤上言：“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天子下其议，充国以为：“驼负三十日食，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患。且先零首为畔逆，宜捐罕开暗昧之过，先诛先零以震动之。”朝议谓：“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边批：似是而非。天子遂敕充国进兵。充国上书谢罪，因陈利害曰：“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即罕羌欲为寇，宜简练以俟其至，以逸代劳，必胜之道也。今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愚以为不便。先零羌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亦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未见利，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党坚势盛，附者寖多，臣恐国家之忧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则罕开不烦兵而服。如其不服，须正月击之未晚。”上从充国议。

充国引兵至先零。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边批：又持重。或曰：“逐利宜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时羌降者万余人。充国度羌必坏，请罢骑兵，留万人屯田，以待其敝。

【译文】　汉朝时，先零、罕开都是西羌种族，各有酋长，因彼此互相攻击而成仇家。后来何奴联合其他羌族，互订盟约，解除仇恨。

赵充国认为到秋天马肥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羌变，建议先派使者去巡视边

境的守卫部队，要他们预作防备，并监视羌族的行动。于是丞相和御史两府就私下派遣义渠安国（昭帝时官光禄大夫）去巡视羌人动态，了解他们逆顺的情形。

义渠安国到了羌地，便召集先零的各酋长共三十多人，将其中特别傲慢、不顺从的都杀了；还任由军队去攻击先零人，斩杀好几千羌人。各部族的羌人都起而反抗，杀死长吏，并夺取汉军的武器装备。

义渠安国回朝奏禀昭帝，昭帝说："现在情势混乱，有谁可以任命为将军带兵平乱呢？"

赵充国回答说："再没有比老臣更好的人选了〔充国时年七十余〕！"

昭帝说："将军能否预测目前羌人的势力？打算带多少兵马呢？"

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很难凭空设想，老臣想先到金城，再计划攻讨的方略。"

赵充国到了金城，征调一万名士兵想渡河，又怕遭到羌人截击，便趁夜派三个营士兵先悄悄渡河，渡了河后，立刻扎营防备羌人来犯；到了天亮，军士们已依次全部安然渡河。

羌人发觉后，派了数百骑兵，在汉军左右出没骚扰。

赵充国想羌骑一向骁勇善战，难以制服，再说这也可能是羌人诱敌之计，于是下令："我军兵马刚渡河，已略有倦意，不必追击羌骑，攻击羌人要以消灭他们为目标，区区近百羌骑，只是小小战利，不必在意贪求。"

赵充国一面派骑兵去侦察四望和□中这两个地方，发现其中并无羌人出没，于是趁夜引兵到洛都，召集各部将领说："我就知道羌人不善用兵！如果他们调派几千人防守四望和□中，我军哪能向前推进呢？"

于是向西推进到西部都尉府，日日飨宴军士，士卒都希望为他效力立功。羌人好几次前来挑衅，赵充国都下令坚守〔持重〕。

起初，罕开的酋长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来告诉都尉说："先零人想造反。"

过了几天，先零人果然叛变。但雕库的族人有许多也在先零的部队里，都尉便留下雕库做人质。

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便放了他，要他回去告诉各酋长："汉朝大军是来诛讨有罪的人，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羌人赶尽杀绝。犯法的人如果能带罪立功，去斩杀其他犯罪的人，不但可以免罪，另外还可依功劳大小获赏，杀大头目者赐钱四十万，中头目十五万，小头目三万，男人三千，女子及老弱各赏一千；同时虏获的女子及财物也都完全归其所有。"

赵充国想凭借威信去招降羌人及那些被劫持而反叛的人，来瓦解羌人的阴谋。

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现在羌人早晚都来骚扰边境，羌地苦寒，汉马无法适应北地严酷的气候，不如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分别从张掖、酒泉，合攻罕开。"

昭帝把奏章交给赵充国计议，赵充国认为，马匹背负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衣服、武器等装备，行军的速度一定追赶不上羌人，如果羌人再前据险要，后守厄塞，断绝官兵粮道，情势对官军非常不利，一定会有伤亡危险的顾虑。再说首先谋反的是先零人，其他羌族只是受到先零的胁迫才作乱，所以赵充国认为应该把罕开附和先零反叛的愚昧过失，放在一边不追究，先对先零进行诛讨，以威服其他羌人。

然而群臣却认为先零兵力强大，又依恃罕开的帮助，如果不先击灭罕开，很难平服先零〔似是而非〕。

于是昭帝下令赵充国进攻罕开，赵充国上书请罪，剖陈利害，说：

"臣听说《孙子兵法》上有句话：'兵力不足以进攻者就防守；善于作战的人，能掌握敌人，却不会被敌人所掌握（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现在羌人入寇，我们便应该整饬兵马，训练战士，以逸待劳，才是致胜之道，如今放弃制敌先机，落入敌人的战术，愚臣以为千万不可。

"先零想要反叛大汉，所以才和罕开化解过去的仇恨，订立盟约，但是他们心里也担心汉兵一来，罕开或许会背叛他们，所以先零希望汉军先攻打罕开，他们好出兵救助罕开，表示坚守彼此的盟约。现在羌马肥壮、粮食充足，我们出兵攻击，恐怕讨不到好处，只是正好让先零有机会有恩于罕开，更坚定他们之间的盟约，先零的势力就会日渐壮大，归附的羌人也会日渐增多。老臣担心那时候，先零会成为我朝的大患，将不只是二、三年的外患而已。

"依老臣之见，如果能先诛灭先零，即使不讨伐罕开，罕开也自然会归顺；万一先零已被诛灭，而罕开仍然不服，那么，到正月时再进攻也不迟。"

昭帝接纳了赵充国的意见。

赵充国于是率兵进攻先零，先零因居安日久，已松懈防备，望见汉朝大军，纷纷丢下装备，想渡湟水逃命。由于道路狭隘，赵充国只紧蹑溃兵之后，徐徐驱赶，并不急着追赶〔又持重〕。

有人说："追击先零逃兵，这正是建功的大好机会。"

赵充国说："这些都是走投无路的穷寇，不可以去逼迫他们。慢慢的追赶他们，他们便会没命的逃走，但是如果逼急的话，他们或许会回过头来拚命的。"

诸将都说有理。羌人被水淹死的有好几百人，投降或被砍头的有五百多人。

当汉军来到罕开人居住的地方，赵充国下令：不得烧毁他们的部落，也不可以到他们田里收割农作物或放牧马匹。

罕羌听说此事，都很高兴的说："汉军果然不是来攻击我们的啊！"

羌酋靡忘于是自动前来归顺，赵充国赐他食物后，仍放他回去劝晓其他的族人，一时之间，有一万多名羌人请降。赵充国预料羌人会自行瓦解，所以遣回全部骑兵，并请准予留下一万名兵士在当地屯田，静待其变。

577. 韩世忠

【原文】 广西贼曹成拥众在郴、邵。世忠既平闽寇，旋师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战士八万。

【译文】 南宋时广西贼匪曹成在郴邵聚众作乱，韩世忠在讨平福建盗寇后，立即班师回永嘉，好像不再有继续剿匪的计划。

有一天，韩世忠的大军突然由处信（地名）抄小路到豫章，在江边扎营，远远望去绵长数十里，都是韩世忠大军的营寨。贼人没想到韩世忠的军队会半路折返，大感惊恐，当韩世忠派人招降时，曹成立即投降，韩军获得了八万战士。

578. 陆　逊

【原文】 嘉禾三年，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我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蹙，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已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舟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走趋船。敌不敢干，全军而退。

【译文】 嘉禾五年，孙权北征，命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陆逊派亲信韩扁专程持表章奏报孙权，在回营途中遇敌被俘。

消息传来，诸葛瑾害怕韩扁泄露军情，于是在写给陆逊的信上说："吴主已班师，贼人俘获韩扁，已知我军虚实，现在又逢天旱水枯，情势对我军不利，应速退兵。"

陆逊得信后，并未回信，一面催人种蔓菁菜，一面如平日般与诸将下棋、射箭。

诸葛瑾说："伯言为人聪明多智谋，他一定有办法解决困境，我这就去见他。"

陆逊说："贼人已知吴王班师，不会担心吴王来攻，现在只需专心对付我们，加上他们据守险要，我军士兵军心已见动摇，现在只有力持镇静，才能稳定军

心，再计划突围。如果现在骤然下令退兵，贼人就会知道我们害怕而加紧进攻，那么我军一定溃败。”

于是与诸葛瑾密商大计：诸葛瑾率军走水路，陆逊率军走陆路，同时朝襄阳方向推进。

敌人一向震服陆逊的威名，见陆逊军朝襄阳方向来，立即严守襄阳，诸葛瑾率船队由水路出发，陆逊慢慢率军一面虚张声势，一面向船队靠近，一一登船，敌人不敢进逼，于是全军安然而返。

579. 高仁厚

【原文】 高仁厚攻东川杨师立。夜二鼓，贼党郑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寨见副走，亦走。贼直薄中军。仁厚令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帅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击之，贼大败。仁厚念诸弃寨者所当诛杀甚众，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旦，牙参如常，勿忧也！’”边批：不唯省事，且积德。韶素长者，众信之。边批：择而使之。至四鼓，皆还寨。唯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骖随，既而审其虚，乃复还耳。”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边批：近日辽阳之役，制闲者若识此一看，何至身名俱丧。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获俘虏数十人，释缚纵归。群雄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复出。后君雄斩师立，出降。

孙武戮宠姬以徇阵，穰苴斩幸臣齐景幸臣庄贾。以立法。法行则将尊，将尊则士致死。士有必死之气，则敌有必败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遣张韶一事。不尽杀之，威胜于尽杀；更驱而用之，不患逃卒不尽为死士也。◯孙武子齐人，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

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齐景公时，师败于燕、晋。晏婴荐司马穰苴。公以为将军。穰苴曰：“臣素卑贱，人微权轻，边批：实话。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边批：少不得下次一着。公使庄贾往。苴与贾约：日中会于军门。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夕时贾始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何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云何？”对曰：“当斩！”贾始惧，使人驰报景公求救。未及返，遂斩贾以徇三军。久之，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问军正曰：“军中不驰。今使者驰，云何？”对曰：“当斩！”苴曰：“君之使不可斩。”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乃阅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抚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飨士卒，而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于是病者皆求行，争出赴战，大败晋师。

【译文】　高仁厚攻打东川杨师立，夜晚二更时分，敌将郑君雄等出动精兵突击，城北副使杨茂言见敌势太盛无法抵御，于是弃城逃逸，其他营寨见副使逃走，也纷纷丢下武器逃命。

贼人直攻中军，高仁厚命人大开寨门，并且点燃火炬，亲自领军埋伏两侧，贼人见寨门大开，反而不敢入寨，正准备离去时，高仁厚立即命埋伏的士兵围攻，贼人大败。

贼退后，高仁厚顾念如果按律处置弃城逃走的军士，势必诛杀太多，于是密召张诏，对他说：“你赶快派探子数十人，分头追赶逃走的士兵〔不惟省事，且积德〕，就用你的话说：‘元帅那晚不在营寨，所以根本不知道你们溃逃的事，你们赶紧回营，明天照常守卫，不要担心。’”

张诏一向是宽厚长者〔择而使之〕，众人都相信他的话，认为元帅真的离营外出，于是四更时分，溃逃的士兵都已回营，只有杨茂言一直追到张把这地方才拦下他。

高仁厚听到各营寨的更鼓声如平常，很高兴的说：“他们都回来了！”

第二天，各将领齐集军署，以为高仁厚完全不知昨夜的事，许久之后，高仁厚对杨茂言说："听说昨晚副使身先士卒，逃到张把，可有此事？"

杨茂言答："听说贼人攻打中军，左右说元帅离营，于是末将才骑马追赶保护元帅，不久，发觉传闻错误，就立刻回营。"

高仁厚说："仁厚与副使都受皇命率兵讨贼，若本帅离营，副使该叱责立即命仁厚下马，以军法论处，然后代行本帅统军之职，并将事件经过呈报朝廷，现在副使逃走在先，又说谎欺骗在后，该当何罪？"

杨茂言拱手说："该死！"

高仁厚说："好！"

命左右拖下斩首，其他将领不由心惊肉跳，不敢言语。

高仁厚召来前夜所俘获的数十贼兵，命人松绑，放他们回去，贼人听说高仁厚罪斩副使的事后说："高帅军纪如此严明，怎能随意攻打呢？"

从此不再出兵〔不久，郑君雄斩杨师立后归降〕。

〔梦龙评〕孙武杀吴王宠姬树立军纪，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齐人，姓田，曾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杀齐景幸臣（指庄贾）确立法纪。执法以严，将帅才能树立威信，受人尊敬；将尊，才有肯效死命的士卒；士卒有抱死一战的决心，不用交战，敌人也已处于溃败的困境了。高仁厚斩副使明军纪，但最高明的地方是利用张诏传话。不尽杀逃兵，而威信更胜于尽杀，日后再命逃兵任事，不怕他们不尽力效死命。

孙武出身齐国，精通兵法，因而吴王阖庐（阖闾）特别召见他说："先生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寡人已全部读过一遍了，先生能不能照兵法中所说的为寡人练兵呢？"孙武说："可以。"吴王说："可以用妇女吗？"说："可以。"于是吴王挑选宫中美女一百八十人。

孙武首先把宫女分成两队，分别任命吴王的两位宠妃为队长，命每位宫女手持矛枪，说："你们都知道胸部、左手、右手、后背吧？"宫女说："知道。"孙武说：'那么当我喊'前'时，你们就看胸部，喊'左'时你们就看左手，喊'右'时你们就看右手，喊'后'时你们就看后背，都听懂了吗？"宫女说："听懂了。"

孙武向宫女解释完了之后，就拿出刑具，随后再三令五申的告诫，于是孙武击鼓喊"右"，宫女们竟哈哈大笑起来，孙武说："你们不明白我的号令，这是我的错。"

于是孙武再度解释号令与动作，可是当他第二次击鼓喊"左"时，宫女们仍站在原地哈哈大笑，孙武说："刚才你们不明白动作、号令，可能是因我解释得不够明白，这次你们已完全明白号令，仍不按照号令去做，这

就是队长的责任。”于是下令斩左右队长。

吴王在阅兵台上观看，一见自己宠妃要被处斩，就立即派人阻止孙武说：“寡人已经知道先生是位练兵的人才，请先生千万不要处死寡人的两位宠妃，寡人没有这两位宠妃，会寝不安眠，食不甘味。”

孙武说：“臣既受君命为将领，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说完命人把左右队长处斩，另立两名宫女为队长。

接着再打鼓发号令，这时再也没有宫女敢发出笑声，左、右、前、后、曲膝、卧倒都合乎号令要求，非常整齐。于是孙武对吴王说：“兵已练好，请大王校阅，只要大王一声令下，他们赴汤蹈火也无所畏惧。”吴王说：“不必再校阅了，先生辛苦了！请先回宫休息吧！”孙武说：“看来大王只是喜欢臣兵法的理论，却不肯采用这理论所表现的事实。“

吴王听了，知道孙武确实是位杰出的军事家，任命他为大将。后来吴国西破强楚，进兵楚国都城郢；北服齐、晋，威震诸侯，全得力于孙武的军事长才。

齐景公时，晋燕两国大败齐军，宰相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命他为大将。穰苴说：“微臣出身卑贱，在一朝之间拜为大将，深恐将士心有不服，而无实权指挥士兵〔实话〕，请大王另派朝中重臣，担任臣的监军，借重臣权威，如此臣才能指挥自如〔少不得下此一着〕。”

齐景公派庄贾为监军，穰苴和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军营会面。”第二天，穰苴先骑马来到军营，看着日晷和水漏，等庄贾来，直到傍晚才见庄贾骑马赶来。穰苴说：“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庄贾说：“亲友为我设酒宴饯行，所以迟到了。”穰苴说：“身为领兵大将，接到军令就要忘家，到达军营下达军令就要忘亲，听到进攻的战鼓就要忘身，怎能参加饯别酒宴呢？”召军法官问说：“按军法规定，因不守时贻误军机，该当何罪？”答说：“当斩。”此语一出，庄贾才吓得全身发抖，立刻派人向景公求救，使者还没回来，穰苴已将庄贾斩首。不久，齐景公派使者令穰苴释放庄贾，穰苴说：“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王的命令。”说完又召来军法官问说：“军营中有不能乘坐马车的规定，现在大王使者乘坐马车在军营奔驰，按军法该当何罪？”军法官说：“处斩。”穰苴说：“大王的使臣不能杀。”于是下令砍断左驸（车夫所持之木），把车夫以及左边的副马都处斩，以维护军纪。

接着校阅大军准备出征，凡有关士兵的住宿和饮食都亲自照料，尤其对伤兵更是特别注意医疗。把自己的军粮、薪饷，全部拿出来犒赏士兵，而自己平日的伙食，却比照军中最瘦弱、饭量最小的士兵来计算。如此经过三天，当穰苴再校阅军队时，就连伤兵也都自动请求出战，甘心为他效命

沙场，于是大败晋军。

580. 李光弼

【原文】 史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绝江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廷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也，至勿与战，降则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反！"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问曰："司空在乎？"希颢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颢，吾死必矣！"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晖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可必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廷晖才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

《传》云："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然过威亦复偾事，史思明是也。

【译文】 唐朝时史思明在河清屯兵，想阻断官军李光弼的粮食供应。李光弼得悉敌情，陈兵野水渡，以备应变。

夜晚，李光弼回到河阳，只命雍希颢率领一千多名士兵防守野水渡。

雍希颢对部众说："贼将高廷晖、李日越虽都是万人都想诛杀的敌将，但若他们到咱们营地，千万不可与他们冲突，他们都是前来投降的。"

众人以为雍希颢胡言乱语，都暗笑不已。

不久，史思明果真对李日越说："李光弼善于城战，今天他移师郊野，正是生擒他的大好机会，你带五百骑兵，替我把他抓来，不抓李光弼，就不准回来见我！"

第二天，李日越带了五百骑兵来到野水渡，大叫说："李元帅在吗？"

雍希颢说："元帅昨晚已离营。"

李日越暗想："用雍希颢代李光弼，回去史思明一定会杀了我，我还是投降算了。"

于是与雍希颢一同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待他如心腹，非常礼遇他。高廷晖听说李日越受到李光弼的重用之后，也请降。

有人问李光弼，用什么方法，这么容易就让两名贼将投降，李光弼说："史思明常埋怨没有与我野战的机会，听说我移师郊野，心想终于等到可以生擒我的机会。李日越抓不到我，就一定不敢回营见史思明，只有投降；而高廷晖的才略胜过李日越，听说李日越投降后仍受到重用，一定心有未甘，想取代李日越在我军的地位，所以也一定会投降。"

〔梦龙评〕《传》云："带领部属要能恩威并施，虽是小恩，也能使部属效死命。"但若只威不恩，往往会遭致属下的不满而覆败。像史思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二十二、制胜有道

【原文】 危事无恒，方随病设。躁或胜寒，静或胜热。动于九天，入于九渊。风雨在手，百战无前。集"制胜"。

【译文】 兵事变化无常，犹如医生为病人开处方时，必须依据不同的病情，以躁制寒，以静克热；兵家论战也一样，必须根据现场急剧变化的战况，拟订最有力的战略。

581. 孙 膑

【原文】 孙子同齐使之齐，客田忌所。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乃谓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忌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宋高宗问吴璘以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亦曰："此孙膑驷马之法。"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边批：致人。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弊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边批：致于人。大破梁军。

【译文】 孙膑（战国齐人，与庞涓一起在鬼谷子门下学兵法）与齐国使臣一起回到齐国，成为齐国大将田忌（战国齐将，曾大败魏军于马陵，杀魏将庞涓）门下的宾客。

田忌生性好赌，经常和齐国公子们赌赛马。

孙膑发觉双方出赛的马匹分上、中、下三级，而同级的马匹彼此间差别不大，于是对田忌说："将军再赛一场，我有绝对的把握能使将军获胜。"

田忌一听这话非常高兴，因此不仅与诸公子对赌，也邀请齐王下注，赌金高达千金之多。

正式比赛那天，孙膑对田忌说："将军用下等的马，跟对方最好的马配成一组比赛；然后再用跑得最快的马和对方中等马比赛；而将军中等马跟对方下等马比赛。这样一来，将军就能以二比一获胜。"

果然，三场比赛中，田忌输了一场，胜了两场，获得奖金五千金。

〔梦龙评〕唐太宗曾说："自从为了保家卫国、拓张疆土，使朕颇知用兵之道，每次察看敌军阵势，就知道对方兵力的强弱，我经常先以弱兵御强，再以强兵攻弱。敌人趁我兵弱追击，不过只能向前推进数百步，而我以强兵攻敌之弱时，往往出现在敌军阵势之后，突袭敌军，所以敌军没有不溃散的，这就是运用孙膑的战略。"

宋高宗也曾询问大将吴璘致胜的战术，吴璘说："我先以弱兵诱敌，等敌军疲惫气衰，再以强兵攻敌。"这也是运用孙膑的战术。

魏国大举攻赵，赵国急忙派使者向齐国紧急求援。

齐王本打算派孙膑为主将，可是孙膑却以"刑余之身"为由谢绝。于是齐王改派田忌为主将，任命孙膑为军师，让他坐在车中谋划指挥。

田忌本想立即率兵救赵，孙膑谏阻说：

"用兵有如解乱麻，不可胡扯硬拉；援兵救赵有如劝架，不可鲁莽持戟与人搏斗，只要攻击敌人要害，自然会出现有利我军的形势。现在魏、赵两国互相攻伐，强兵劲卒必定倾国而出，留在国内的只是一些老弱残兵。将军不如发动大军攻击魏国首都大梁〔致人〕，蹈其空虚，魏军一定会停止攻打赵国，班师回国救援。这样我们可以一举解除赵国的围困，又可坐收魏国兵疲力竭的利益。"

田忌采纳孙膑的意见，不久魏军果然自邯战退兵，在仓皇中回国救援魏都〔致于人〕，和齐军在桂陵发生激战，魏军大败。

582. 赵　奢

【原文】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问廉颇："韩可救否？"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问乐乘，如颇言。及问赵奢，奢对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乃遣奢将而往。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边批：主意已定，不欲惑乱军心也。秦军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边批：坚秦人之心。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趣之，一日一夜至。边批：出其不意。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

士许历请以军事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许历请就诛，奢曰："胥后令。"至欲战，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阏与之围。

孙子曰："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阏与之捷是也。许历智士，不闻复以战功显，何哉？于汉广武君亦然。

【译文】 秦国为攻打韩国，先进军赵国的阏与。赵王首先召见廉颇，问道："寡人想派兵救援阏与，依贤卿看能否救得了？"

廉颇回答："路途遥远再加上道路艰险陕隘，难以救援。"

接着赵王又问大臣乐乘，他的意见也和廉颇相同。

最后赵王再问赵奢（战国赵人，因破秦军，赐号马服君）。赵奢回答说："阏与确实离国都很远，地势也确实艰险狭隘，派援军与秦军交战，就好像是两只老鼠在洞穴里打斗，不过大王如能派一员勇将，仍旧能击溃秦军获得胜利。"

于是赵王命赵奢率兵营救阏与。

赵奢率军行进到距邯郸三十里的地方时，突然下令："凡敢以军事进谏者，不论官阶高低，一律处死〔主意已定，不欲惑乱军心〕。"

当时秦军驻扎在武安的西方，战鼓响彻云霄，士兵喊杀的声音，几乎把武安城内的屋瓦都震落下来。

有一名斥堠建议赵奢："请将军发兵救武安。"

赵奢立刻将他处死。下令全军加强防御之事，一连二十八天按兵不动〔坚秦人之心〕，只是一味加强整饬防备。

秦军派间谍混入赵营，赵奢招待他吃喝后，又送他回去。间谍回到秦军后据实以告，秦将十分高兴的说："赵军刚离开国境三十里，就畏惧不敢前进，只是筑垒挖沟，看来赵国是要把阏与拱手送给我国了。"

赵奢在送走秦军间谍后，却突然下令士兵整装疾速向阏与推进〔出其不意〕，仅一天一夜，大军就在距离阏与五十里处扎营，部署阵势。

秦军接到情报，就下令全军进攻。

军士许历请求发表意见，赵奢答应他的请求，许历说："秦人绝对料想不到我军兵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此地，他们此次的攻击一定来势凶猛，将军一定要严阵以待；否则，这一仗必败。"

赵奢说："你这话很有道理。"

许历请处以死刑，以明违令进谏之罪。

赵奢说："听候命令即可。"

到了邯郸，许历又说："两国军队谁能先占领北山头，谁就胜利，谁迟一步谁就失败。"

赵奢认为许历的见解很高明，就派一万士兵占领北山头，秦军也想攻占却迟了一步。这时赵奢下令全面攻击，秦军大败，成功的解除了阏与之围。

〔梦龙评〕孙子说："反间的意义，是在善于利用敌人派遣的间谍。"又说："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争地），就是我军占据对我有利、敌军占据对敌有利的地方。"

"阏与大捷"就是体现上面两句军事原则的实例。许历这位智谋之士，没听闻曾以战功受赏，这是什么缘故呢？汉代的李左车（广武君）的遭遇也一样。

583. 李　牧

【原文】　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尝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此数岁，匈奴以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乃复请李牧。牧固称疾。赵王强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奉令。"王许之。李牧如故约，匈奴终岁无所得，然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数千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不敢近边。

厚其遇，故其报重；蓄其气，故气发猛。故名将用死士之力，往往一试而不再，亦一试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谓兵者，除一二家丁外，率丐而甲、尪而立者耳。呜呼！尪也，丐也，又多乎哉！

【译文】　李牧（战国赵人，以功封武安君）是赵国戍守北方边境的大将。他曾经驻守雁门，防御匈奴，他喜欢依现实的情况设置官吏，租税都缴入幕府，做为犒赏士兵的费用，每天宰杀牛只为士兵加菜；又加强训练士兵骑马射箭的技巧，留心敌人动向，常派间谍刺探军情。并与士兵约法："匈奴即将入侵，要加紧保护牲畜，但不可与匈奴人正面冲突，违者斩首。"

因此每当匈奴人侵扰边境，李牧的兵士就驱赶牲畜回营，不肯作战。

如此过了几年，匈奴人都认为李牧胆子小，不敢与匈奴人交战，甚至连赵国本身镇守边境的士兵也这么认为。赵王下令责备他，李牧仍一如往昔。赵王

终于生气，派其他的将领取代他。一年多来，每次出战都失利，损伤众多，边境多事根本无法耕种、畜牧。

不得已赵王只有再度任命李牧，李牧称病推辞，赵王再三的请托，李牧说："如果大王一定要用臣，必先请大王准许臣如昔日一样的做法，臣才敢受命。"

赵王答应他。

李牧来到边境后，又如以往般和士兵约定不可与匈奴冲突，匈奴虽几年间都一无所获，但始终认为李牧胆怯，边境的士兵每天都得到李牧的赏赐，却没有立功报答的机会，都希望能上战场作战。

李牧见时机成熟，就挑选坚固的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能擒敌杀将的勇士五万人，神箭手十万人，要求他们加强训练；一面又任意放牧牲畜，要百姓四散于郊外，当前来侵扰的匈奴人少时，就装退败让数千人被擒。

单于听到消息，以为良机可趁，遂率领大军入侵，李牧排列许多奇阵，指挥左、右二军夹攻，大破匈奴十多万大军。单于奔逃而去，往后十多年间，不敢再侵犯赵国边境。

〔梦龙评〕对待部属愈是仁厚有如自家人，部属报答之心也愈是深切。能凝聚士兵奋勇作战的士气，才能一发而气势威猛。古代名将明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所以往往只须一次的战役就能定胜负了，不必一战再战。反观今天所谓带兵的将领，除了拥有一两名亲信部属外，其余的士兵都是带人不带心，有如外借之兵，唉！兵多又有什么用呢？

584. 周亚夫

【原文】 吴、楚反，景帝拜周亚夫太尉击之。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之曰："吴王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淆、黾厄□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使搜淆、黾间，果得伏兵。

太尉会兵荥阳，坚壁不出。吴方攻梁急，梁请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梁王上书自言。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亦不奉诏，而使轻骑兵绝吴、楚后。吴兵求战不得，饿而走。太尉出精兵击破之。

吴王之初发也，其大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边批：魏延子午谷之计相似。吴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若借人兵，亦且反王。"边批：何不谏他勿反。于是吴王不许。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利险；汉多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咸阳武

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弛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老将皆言：“此少年摧锋可耳，安知大虑！”吴王于是亦不许。假令二计得行，亚夫未遽得志也。亚夫之功，涉与吴王分半。而后世第功亚夫，竟无理田、桓二将军之言者，悲夫！◯李牧、周亚夫，皆不万全不战者，故一战而功成。赵括以轻战而败，夫差以累战而败。君知不可战而不禁之，子玉之败是也；将知不可战而迫使之，杨无敌之败是也。

【译文】　汉景帝时，吴、楚等国谋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周勃的儿子，平七国之乱后，官至丞相，后因景帝听信谗言，绝食五日，吐血而死）带兵平乱。

大军来到灞上，赵涉（周亚夫攻吴、楚，任命赵涉为护军）暗中游说周亚夫说：

“吴王一向以怀柔的方式招抚敢死之士，这次他知道将军率兵而来，一定会在殽、渑等狭隘的山道间埋伏狙击。作战、打仗讲求的是出其不意，将军为什么不由此地朝右进发，经蓝田、武关到洛阳，其间不过相差一两天的路程，将军直接率军入军械库，诸侯们听到将军部队所发出的军鼓声，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呢！”

周亚夫接纳赵涉的建议，等到了洛阳后，派人到殽、渑等山道四处搜查，果然逮捕到吴王的伏兵。

太尉在荥阳会兵，正碰上吴国攻击梁国，情势危急，梁国好几次派使者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出兵；梁国又派使者向景帝求救，景帝命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却不接受诏命，只派人率领轻简的骑兵，把吴、楚等军的后路绝断了，阻断吴、楚运粮的粮道。

吴军粮食一被断绝，士卒饥饿，好几次向周亚夫挑战，周亚夫都不出兵应战，吴楚的士卒中有许多人因饥饿而死，不得已吴王只好退兵。这时周亚夫才出动精兵追击，大破吴、楚军。

〔梦龙评〕吴王在刚开始发兵时，他的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屯聚大军一起向西推进，若是没有奇妙的战略，是不容易战胜成功的。臣愿意率领五万士卒，另外沿着江、淮上游前进，收复淮南、长沙；进入武关，和大王军队会合〔与魏延子午谷之计类似〕，这也算是一支奇兵呢！”

吴太子劝阻说：“父王出兵已有谋反的罪名〔何不谏他不要反叛〕，在这情形下不能轻易的把军队交由他人，因为别人也有谋反父王的可能，那时怎么办？”于是吴王没有答应田禄伯的要求。吴少将王将军游说吴王说：“吴国多步兵，步兵擅长在险地作战；汉多骑兵，骑兵擅长在平地作战。希

望大王不要攻占沿途所经过的城市，直接向西攻占洛阳的军械库，夺取敖仓的粮食，凭恃山河的险阻号令诸侯，如此则虽还没有入关，但已能完全掌握天下的形势了。但如果大王因攻占城市而沿途逗留，汉军的骑兵一到，快马进入梁、楚的郊野，那大势就不妙了！”

吴王征询老将们的意见，老将们都说：“这只是年轻人为求表现而随口说说，怎知道如何考虑大局呢？”于是吴王也没有采纳少将的意见。

假使当初吴王同时能接受田禄伯以及少将所提的看法，或许周亚夫也不能顺利的平定乱事了。周亚夫平乱的事功，严格说起来，赵涉与吴王要占一半的功劳，但后世仅只推崇周亚夫，却遗漏田禄伯、王将军的建言，令人觉得遗憾、可悲。李牧与周亚夫都是没有十足致胜的把握，不轻言出战的人，所以每战都能成功。

赵括轻敌而败，战国时代吴王夫差因长期征战而亡。君王明明知道不能得胜的战争，却一定要打，这是当年楚国大将子玉失败的起因。为将者，明知不可以战，而强迫他出征，杨无敌的失败，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585. 周　访

【原文】　贼帅杜曾屡败官军，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沔阳。曾等锐气甚盛。访曰：“先入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胤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复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响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边批：出其不意。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善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出不意，又击破之，获曾。

先委之以两甄，以敝其力，以骄其气，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节制，两甄先不为尽力矣。

【译文】　晋朝时贼帅杜曾（初为镇南参军，永嘉之乱杀胡亢，兼并胡亢部众作乱，后被周访平定）屡次打败官兵，威名震惊江、沔等地。晋元帝派周访（字士达，谥庄）出兵剿灭。

周访有八千部众，进军到达沔阳。杜曾军队士气十分旺盛，周访说：“善谋者的第一步，是先一步鼓舞起部队必胜的意志力和决心。”

周访命将军李恒指挥左军，许朝指挥右军，周访自己亲自率领中军，高举旗帜，杜曾果然畏惧周访的声势，先攻打左、右两军，锐不可当，周访见杜贼气势勇猛，亲自在阵后射箭来安定官军的心理。下令说："一军败，击鼓三次；两军败，击鼓六次。"

赵嗣居于左军，奋力作战，阵势被贼人冲散了，又立即会合在一起继续奋战，赵嗣骑马驰告周访战况，周访生气地大声命令他再进兵，赵嗣哭叫着应战。战事从早到晚未曾停歇，左右两军都战败了。

周访听到鼓声，挑选精兵八百人，亲自倒酒请他们喝，严格要求不可轻举妄动，只有在听到鼓声后才能前进。贼人进逼到三十步距离外时，周访亲自击鼓，将士都奋勇杀敌，于是杜曾大败，死了一千多贼兵。

周访下令趁夜追击，其他将领却请求等到天亮再追，周访说："杜曾勇敢善战，刚才他们战败，是因我军以逸待劳，所以才能战胜；现在更是机不可失，应该趁着他们士气衰微的时候，一举消灭他们。"

于是击鼓前进，平定了汉沔地区。杜曾往武当，周访出其不意又攻武当，擒获杜曾。

〔梦龙评〕周访先以左、右两军消耗杜曾的战力，使杜曾因胜而骄，再出其不意的以精兵迎战，于是建功。但若不是军士们平日训练有素，左右两军怎能奋战到底，消耗敌人战力呢？

586. 陆逊　陆抗

【原文】　昭烈率众伐吴，自巫峡至夷陵，连营七百余里，而先遣吴班将数千人，平地立营以挑战。吴诸将皆欲击之，陆逊不许，曰："此必有谲。"坚壁良久。昭烈知计不行，乃引伏兵从谷中出，凡八千人。逊谓诸将曰："所以不听击班者，正为此也！今而后吾知所以破之矣！"乃敕于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间一营，辄攻一营，同时火举，首尾不能相救。于是四十余营，一战俱破。

魏文帝闻昭烈树栅连营状，谓群臣曰："备不知兵，必破矣！岂有七百里连营，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以营军者，必为敌擒，此兵忌也！"后七日，而孙权捷书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间，而识不及曹丕，何也？岂所谓"老将至而髦及之"乎？

昭烈之伐吴，苻坚之寇晋，皆倾国之兵也。然昭烈之谋狡，故宜静以待之；苻坚之气骄，故宜急以挫之。狡谋穷则敌困，骄气挫败敌衰，所以虽众无所用之也。按：淝水之役，苻融攻硤石，坚留大军于项城，自引轻骑八千就之，朱序私于谢石曰："若秦兵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石从之。

西陵督步阐以城降晋。抗闻，日夜督兵赴西陵，别筑严围，使内可围阐，外可御寇，而不攻城。诸将咸谏曰："及兵之锐，宜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拔矣。何事于固，而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粮又足，其缮修备御具皆抗所亲规。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无备，表里受敌，何以御之？"诸将犹不谓然。抗欲服众，乃听令一攻，果不利，于是围备始力。未几，晋杨肇帅兵来救。时我军都督俞赞忽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也，知吾虚实。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来攻，必先此处。"是夜易夷兵，而悉以旧将统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击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鸣鼓发喊，若将攻者。肇大溃，引去。遂复西陵，诛阐。

陆逊、陆抗，是父是子！

【译文】　三国时代汉主刘备率军伐吴，自巫峡到夷陵营地长达七百多里，另又派遣吴班率几千人在平地扎营，四出挑衅。

吴国将帅看到这种情形，都主张下令攻击，陆逊说："这其中必定有诈，暂时按兵不动，先观察一阵再说。"

刘备知道诱敌不成，就命埋伏在谷地的八千伏兵出谷攻击，陆逊说："这就是不让各位贸然攻击吴班的原因。现在我已经知道敌人的战术了，一定能破敌。"

于是下令全军于入夜之后，每人各持一把茅草，每间隔一个敌营，发动攻击，同时举火，造成声势，让敌军各营寨间陷入惊惶，不能相互救援，于是一举攻破四十多寨。

吴国陆抗（字幼节，陆逊的儿子）听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急忙命令部队日夜开赴西陵，并另行建筑坚固的城墙，把步阐围困在内，又可抵御晋军的攻击，却不下令攻打步阐。

将领们劝谏说："应该趁着兵精气锐攻打步阐，若是晋国援军一到，步阐必然获救，何必辛苦地建筑城墙，来耗损本身的气力呢？"

陆抗说："这座城非常坚固，城内粮食又充足，凡是守卫防御的一切措施和武器，都是我亲自规划的，现在仓促进攻，一定难以克敌，等晋军一到，我们又无法防备，内外受敌，怎么约束全军呢？"

将领们听了陆抗的话，却仍不以为然。陆抗也想让众人心服，就任由军士出击步阐，果然失利，于是全军才尽力筑城防守。

不多久，晋国杨肇率兵援助步阐，正巧吴军都督俞赞也投效杨肇。

陆抗说："俞赞是军中的老军官，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忧我们结集的夷人部队训练不精良，如果敌人来攻，一定先打此地。"

当夜，陆抗就把部队中的夷人部队全部调离，代以精良的部队防守。

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以前夷人防守的地方，陆抗立刻下令反击，箭石如

同雨下，杨肇趁夜逃走，陆抗只敲击战鼓，作出追击的姿态，并没有真的追赶，杨肇军队大败溃逃，陆抗于是光复西陵，杀了步阐。

〔梦龙评〕当初魏文帝曹丕听说汉军设立营寨达七百多里，就对群臣说："刘备不懂兵法，一定会被击退，哪里有将帅会设立七百里的营地来抵御敌军的呢？包原平地，无险可守，设立营地一定会敌所破，这是兵家大忌呀！"

这话说完后的七天，果然接到吴军打败汉军的捷报。以刘备身经百战于军事，竟不如曹丕的有远识，这是什么原因？难道真是所谓年纪大了，昏愦糊涂吗？

刘备伐吴、苻坚攻晋，都是倾尽全国的兵力，然而，刘备用计狡诈，所以应该以静观情势的变化待之；苻坚心浮气骄，所以要急攻以挫其傲气。狡计无法施展，自然自陷困境，骄气顿挫自然士气低落，所以即使兵力众多，又有什么用呢？〔按：淝水之役，苻融出兵攻击陕石，苻坚留大军

于项城，自己率领轻骑八千随之。朱序乃私下向谢石说："若秦兵尽至，诚难与为敌，今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谢石接受朱序的建议。〕

吴国陆抗（字幼节，陆逊的儿子）听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急忙命令部队日夜开赴西陵，并另行建筑坚固的城墙，把步阐围困在内，又可抵御晋军的攻击，却天下令攻打步阐。

将领们劝谏说："应该趁着兵精气锐攻打步阐，若是晋国援军一到，步阐必然获救，何必辛苦地建筑城墙，来耗损本身的气力呢？"

陆抗说："这座城非常坚固，城内粮食又充足，凡是守卫防御的一切措施和武器，都是我亲自规划的，现在仓促进攻，一定难以克敌，等晋军一到，我们又无法防备，内外受敌，怎么约束全军呢？"

将领们听了陆抗的话，却仍不以为然。陆抗也想让众人心服，就任由军士出击步阐，果然失利，于是全军才尽力筑城防守。

不多久，晋国杨肇率兵援助步阐，正巧吴军都督俞赞也投效杨肇。

陆抗说："俞赞是军中的老军官，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忧我们结集的夷人部队训练不精良，如果敌人来攻，一定先打此地。"

当夜，陆抗就把部队中的夷人部队全部调离，代以精良的部队防守。

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以前夷人部队防守的地方，陆抗立刻下令反击，箭石如同雨下，杨肇趁夜逃走，陆抗只敲击战鼓，作出追击的姿态，并没有真的追赶，杨肇军队大败溃逃，陆抗于是光复西陵，杀了步阐。

陆逊、陆抗，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587. 邓　艾

【原文】　邓艾与郭淮合兵以拒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边批：棋逢对手。此维使化持吾，今吾不得动；维必自东袭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洮城。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破。

【译文】　三国时，魏将邓艾（字士载，曾辅佐司马懿抗拒蜀国）与郭淮（字伯济，卒谥贞）合力防御姜维（三国蜀汉人，字伯约）。当姜维撤兵之后，郭淮准备进兵攻打西羌。

邓艾说："敌人虽然撤退，但是并没有走远，或许还会回头来攻，所以应该分军守卫，以防意外。"

于是邓艾留下驻守白水之北三天。

不出所料，姜维派廖化在白水南边扎营，对邓艾叫阵。

邓艾对诸将说："姜维果然卷土重来，我军兵力薄弱，他们理当渡河来攻，而必定不会造桥直接渡河，以廖化的部队牵制，使我不得动弹〔棋逢敌手〕，而由姜维引军向东袭取洮城。"

洮城在白水北边，距邓艾防地六十里。

于是，邓艾赶紧趁夜行军，悄悄开往洮城。姜维果然渡河而来，但是邓艾已经先占领洮城，所以得以保全洮城。

588. 唐太宗

【原文】　唐兵围洛阳，夏主窦建德悉众来援。诸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据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府库充实，所将皆江淮精锐，但乏粮食，故为我持。建德自将远来，亦当挫其精锐。边批：亦是朱序破苻秦之策。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混一无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世民从之。由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时，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遂建旗鼓，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薄津，蹈无人之境，拓地收兵，则关中震惧，而郑围自解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孙子旧策，妇人犹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败死，何哉？

谍告：“夏主伺唐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世民乃北济河，南临广武而还，故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众出牛口，置阵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升高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矣！”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建德阵动。世民曰：“可击矣！”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直薄其阵。方战，世民又率史大奈等卷旆而入，出于阵后，张唐旗帜。夏兵见之，惊溃。

秦王世民至高□。薛仁杲使宗罗睺将兵拒之，世民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杲粮尽，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寔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数日，世民度其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使庞玉阵于原南，罗睺并兵击之，玉几不能支。世民乃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帅骁骑陷阵。罗睺军溃。世民帅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世民曰：“破竹之势，不可失也！”遂进围之。仁杲将士多叛，计穷出降，得其精兵万人。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可，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骁将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杲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睺虚弱，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

【译文】　唐朝大军包围洛阳，窦建德（隋人，大业末年被人诬陷通贼，于是占据饶阳自称长乐王；宇文化及杀隋炀帝，窦建德出兵征讨，越王侗封为夏王）发兵援救洛阳。李世民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请求先避开窦建德军队的锐锋。

郭孝恪却说：“王世充处境困顿，很快就要被迫投降；窦建德老远赶来救援，这是天意要灭亡他们。武牢地势险要，所以我认为我军应该坚守外，再等机会出兵，一定能打败他们！”

记室（官名，掌书记之官）薛收（字伯褒）说：

“王世充据守东都，府库充实，率领的军队，都是江、淮的精锐，目前只因粮食补给不及，才暂时受困于我军，窦建德亲率大军，远来救援，我军应采速攻，挫其锐气〔朱序破秦之策〕，若是让窦建德顺利到达此地，两军联合，转运河北的粮食，补给洛阳，那么战争结束的日期，就谁也不知道了！

“现在依下官看，不如一面在洛阳挖深沟、筑高垒，不与王世充交战；一面大王亲率精兵，占据成皋，以逸待劳。等窦建德大军到，窦建德兵败，王世充也自然不攻而破，我估计不出二十天，就能擒获两贼。”

李世民听从这建议，于是窦建德大军被围困在武牢，不得动弹。

〔梦龙评〕当初，凌敬（唐陆敬另一名字）曾对窦建德说："大王应率军渡河，攻取怀州、河阳，派大将防守，鸣战鼓，树旌旗，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由汾、晋进逼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如踏无人之地，取胜可以万全；二侧开拓土地，收取士众，形势更强；三则关中震惊，围城自然不攻而解。"窦建德的妻子曹氏说："祭酒（凌敬为窦建德国子祭酒）的话不可不听。"但窦建德还是不予接纳。

唉！这其实是《孙武兵法》中的旧计，连妇人都明白，而窦建德却不能采纳，以致败亡，能怪谁呢？

间谍报告说："窦建德探知唐军牧草已尽，在河北牧马，打算偷袭武牢。"

李世民一得知这个情报，就由北渡河，到广武侦察敌军形势后，故意留下千余匹牧马诱敌，而在夜晚返回武牢。

窦建德果然全军而来，由牛口布阵绵延二十里，击鼓进军，李世民的将领不禁心生恐惧。

李世民登高眺望，对诸将说："贼人起于山东，不曾遇过强敌，今天行军险地而军士喧哗，是无纪律的表现；临近都城布阵，是有轻敌之心。我军按兵不动，他们气势自然衰竭，长时间的列阵待敌，士兵们一定口干腹饥，最后自然退兵，那时我军再追击，一定能胜。"

窦建德的士兵排列阵式，自早晨七时直到中午十二时，士兵饥饿疲倦，都纷纷坐在地上，又争相饮水，队伍零落不整。此时，李世民命宇文士及率三百骑兵经过窦建德队伍的西面〔试探一下〕，急驰南上。

窦建德的部队因此被牵动，乱了阵脚。

李世民说："可以攻击了！"

于是率领轻骑先行发动攻势，大军继进，直逼敌阵。双方交战时，李世民又率史大奈等人卷着大旗冲进敌阵的后方，扬起唐军的旗帜。

窦建德的士兵见了唐旗，大为吃惊，溃散而逃。

有一次，秦王李世民领军来到高杲，薛仁杲（薛举儿子，善骑射，外号万人敌）派宗罗睺领兵抗御，李世民坚守不出战。

诸将都请李世民下令攻击，李世民说："我军刚败，士气沮丧，贼人恃胜骄傲，有轻敌心理，这时应该坚守不战，等待机会；一旦他们骄傲轻敌，我军奋力备战，就可克敌致胜。"

于是下令："再有人敢说出战，立刻斩首。"

两军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粮食用尽，手下部将也都率兵来降。李世民于是命梁实率领所部，在浅水原扎营引诱敌兵。宗罗睺看了很高兴，以为有机可

乘，派出所有的精兵进攻。

几天后，李世民预计敌兵已经疲惫，对诸将说："可以出战了！"

于是派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边布阵，宗罗睺结合兵力攻他，庞玉迎战，几乎抵挡不住敌军的攻势，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出其不意地自浅水原北边突袭，宗罗睺的士兵大败，李世民率骑兵乘胜追杀。

窦轨（字士则）拦马劝阻，李世民说："现在情势有如破竹，机不可失。"

于是进兵围之。

薛仁杲的将领多半叛薛降李，薛仁杲已无计可施，李世民虏获薛仁杲精兵一万多人。

诸将们纷纷向李世民道贺，趁机问说："大王一战而胜，不用步兵，又没有攻城装备，轻骑直逼城下，大家都认为一定会失败，竟然夺城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世民说："宗罗睺所率领的士兵多是陇西人，将领骁勇兵卒凶悍，我先前出其不意的打败他，斩杀俘获的兵士并不多，此时若是我放慢攻势，那么敌兵都会逃入城中，只要薛仁杲加以安抚重用，日后就难以对付；立即紧蹑其后，乘胜追杀，士卒就会溃逃回陇西，高□城的防备更形虚弱，薛仁杲心虚害怕，就更无法冷静思考应敌之计，这就是我战胜的原因。"

589. 李　靖

【原文】　萧铣据江陵。诏李靖同河间王孝恭安辑，阅兵夔州。时秋潦，涛濑涨恶，铣以靖未能下，不设备。诸将亦请江平乃进，靖曰："兵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傅垒，是震雷不及塞耳，仓卒召兵，无以御我，此必擒也。"孝恭从之。帅战舰二千余艘东下，拔其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萧铣之罢兵营农也，才留宿卫数千人，闻唐兵至，大惧。仓卒征兵，皆在江岭之外，道途阻远，不能遽集，乃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驻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趣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借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窥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

【译文】 唐朝时萧铣（后梁宣帝曾孙）占据江陵，皇帝诏命李靖（字药师，谥景武）同河间王李孝恭（唐宗室，封永安王）共同出兵攻击萧铣。

李孝恭由夔州出发，这时正当江水高涨，萧铣认定李靖不会来攻，因此防备松懈，而唐军的将领也都请求等水潮退后再进。

李靖说："用兵讲求的是神速难测，现在我军刚集合，萧铣还未获得情报，若是走趁着江涨突袭进攻，正是迅雷不及掩耳，他们仓促之间一定无法集合军队还击，我军必能擒获贼人。"

李孝恭依计而行，亲自率领战舰二千多艘东下，果然攻下荆门、宜都二镇，进兵夷陵。

萧铣屯兵耕种，才留下几千人守卫，听说唐兵到来，大为恐惧。仓皇间征兵，兵士却都在江南、岭南之外，路途遥远，不能立即会合，只好尽现有兵力出兵反扑。

李孝恭想继续进逼，李靖阻止说："他们是为救援而来，并不打算坚守抗拒，不耐久战，我军不如暂时在南岸驻扎，缓他一日，敌军必会分兵部署，有的留下抵拒，有的回营自守；兵力一分散，自然势力衰弱，我军趁敌军势弱松懈时加以攻击，哪有不胜之理。如果穷追进逼，敌兵一定拚死一战，楚兵生性剽悍，不易抵挡。"

李孝恭不听，留下李靖守营，自率精锐出击，果然战败，退守南岸。萧铣的部众却弃去舟船，抢夺军需用品，人人背负重物。李靖见敌兵阵势纷乱，立即下令攻击，大败敌兵，乘胜推进江陵，来到外城，抢夺敌兵舟船。

李靖要李孝恭将舟船散置江中，诸将都说："掳获敌人的舟船当善加利用，为何要白白弃置，反而资助敌人呢？"

李靖说："萧铣的地盘，南出岭南，东到洞庭湖，我们孤军深入敌境，若攻城不下，他们援军从四方集合，我军里外受敌，进退两难，即使有舟船又有什么用呢？今天弃置舟船，使它满江满河顺流而下，敌人援军看见，以为江陵已破，必定不敢贸然进兵，再三派遣间谍窥探军情，这一拖延可能就是十多天，这期间我军一定可以攻下敌城。"

萧铣的援兵看见散置江面的舟船，果然心生怀疑，不敢进兵。

590. 朱　雋

【原文】 黄巾贼党韩忠，以十万人据宛。诏朱雋以八千人讨之。雋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雋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子城，惶惧乞降。时司马张超等议听之，雋曰："不可。今海内一统，独黄巾造逆，纳降徒长逆萌，非长计！"急攻之，不克。雋乃登土

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外围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即解围，忠果出，因击，大破之。

【译文】 东汉末年时，黄巾贼将韩忠聚众十万人盘据苑城，汉灵帝下令朱隽（字公伟）率八千人平乱。朱隽修堡筑城，堆起能俯瞰城内的土山之后，就击鼓指挥大军攻苑城西南，贼人全力防守西南时，不料朱隽却亲自率五千精兵从东北偷袭，想乘机入城。韩忠于是仓皇退入城内，派人请降。

当时司马张超（张良后代，字子并）等人主张接受韩忠的请降，朱隽却反对，他说："同是投降，但是情势不同，处理方式也就不能一概而论。秦朝末年项羽争霸时，天下无主，所以用奖赏鼓励归顺投诚的人；现在天下一统，唯独黄巾结党作乱，如果今天接受贼党请降，无异鼓励日后贼匪作乱谋反，并非久安之计。"

韩忠请降不成，但朱隽一时间却也无法破城歼灭韩忠。

一天，朱隽登上土山眺望，回头对张超说："我明白了，我军已围住贼党，贼人请降不成，又无法突围而出，只好拚死守城。所以我军不如撤兵，韩忠见围兵撤退，一定率贼出城，贼人一出，拚死一战的士气就瓦解了，就容易击溃贼人。"

于是下令撤兵，韩忠果然出城，于是朱隽下令出击，果然大破韩忠。

591. 耿 □

【原文】 张步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而诸郡合万人守临淄，相距四十里。耿弇进军二城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临淄虽大实易取。乃下令：后五日攻西安。蓝闻，日夜警备。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及旦，径趋临淄，半日拔其城。蓝惧，弃城走。诸将曰："敕攻西安而乃先临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闻吾攻，必严守具。临淄出不意而至，必自警扰，攻之必立拔。拔临淄则西安孤，此击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顿兵坚城，死伤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后乏转输，旬月间不自困乎？"诸将皆服。

【译文】 汉光武帝时，张步（琅琊人，字文公）的弟弟张蓝率精兵二万人据守西安，而其他各郡县则集结一万人防守临淄，两城之间相距四十里。汉将耿弇（耿况之子，字伯昭，谥愍）率军来到两城之间，发觉西安城虽小，但守备坚强，临淄虽是大城，但防守松懈，容易攻占，于是下令：五天后进攻西安。

张蓝听说耿弇将要率兵攻城，日夜加紧严密的戒备，到了第四天的半夜，耿弇下令全体士兵携带蓐席军粮抄小路急行军，快天亮时，来到临淄城，只用半天的时间就攻占了临淄，张蓝惊恐之下，竟弃守西安城逃逸。

事后诸将问耿弇："元帅先前下令进攻西安，却发兵打临淄，结果两城一并攻占，这是什么原因？"

耿弇说："西安城听说我军将要进攻，必定更加强戒备，我军出其不意进攻临淄，临淄守兵一定因料想不到而惊慌害怕，所以能立刻破城。临淄一破，西安城就孤立无援，这就是为什么只攻打一城而一举却得两城的原因。如果先打西安，西安城坚兵强，双方交战，死伤必然惨重，即使获胜，我军深入敌境，后方补给不易，十天半个月之后，难保不自陷困境。"

诸将听后，大为佩服。

592. 韦　睿

【原文】　梁天监四年，王师北伐，命韦睿督军，攻小岘城。既至，城中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睿曰："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完。而无故出人于外，此必其骁劲者也。先挫其劲，城一鼓可拔。"诸将疑不前，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法不可犯也！"兵遂进，殊死战，魏兵大溃。急攻之，城遂拔。

睿进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闻之：'汾水可灌平阳，绛水可灌安邑。'"乃为之堰肥水。堰成，而魏援兵大至。诸将俱，请表益兵。睿笑曰："贼已至而请兵，虽鞭之长，能及马腹乎？"初战不利，诸将议退巢湖，又议走保三叉。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妄动者斩！"乃取伞扇麾幢树堤下，示无动意，而更筑垒于堤以自固。久之，堰水满。魏救兵无所用，城竟溃。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万众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帝遣曹景宗将大兵往救，敕睿帅所部往会之。睿自合肥径进。时魏兵声势甚盛，诸将惧，请缓行。睿曰："钟离望救甚急，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可缓乎？魏兵深入，已堕吾腹中，勿忧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宗营前二十里，一夜掘长堑，树鹿角，截土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惊以为神。英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乃装大艘，乘淮水暴涨，竞发以临其垒。而令小船载苇藁，灌之膏油，乘风纵火，烟焰障天，倏忽之间，桥栅尽坏。我军乘势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兵大溃，元英仅以身免。昌义之得报，不暇语，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时魏人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韦即睿；吕，吕僧珍；萧者，临川王宏也。

【译文】　南北朝时，后梁天监四年，豫州刺史韦睿奉命率军攻击魏军小岘城，来到城外时，魏军派出数百人在城外列阵。

韦睿说："城中虽只有二千多人，但只要闭门坚守，有足够的力量自保，现

在无故派人出城，这一定是他们最勇敢善战的军士，如果能打败他们，那小岘城也就不攻自破了。”

诸将却犹豫不前，韦睿指着符节说：“朝廷颁赐符节，不是用来当装饰品的，我韦睿的命令不可违抗！”

于是下令攻击，士兵都拚死作战，魏兵大败，韦睿乘胜攻占城池。

韦睿进兵合肥，到达之后，先观察山川地势，说：“我听说汾水可灌淹平阳，绛水可灌淹安邑。”

于是率部众筑堤，堵住河水，准备用水淹城池。

这时魏国大批援兵开到，诸将深感恐惧，怕无法战胜魏军，想上书请奏增派援兵。

韦睿笑着说：“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才要求请援，怎么来得及呢？鞭子再长也不及马肚啊〔远水难救近火〕！”

初时，战况不利，诸将想要退守巢湖，又想回守三叉，韦睿生气的说：“军人御敌作战，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违令者斩。”

于是命人拿来伞扇及麾幢（象征威权的仪仗），树立在堤堰下，表示没有后退的决心，一面在堤上修筑营垒巩固防御。不久，积储之水满溢，困住了城池，魏军的援兵竟无法发挥作用。韦睿反攻，破城而入。

北魏中山王元英（拓跋桢之子，字虎儿，谥献武）率部众百万人蹂躏徐州北方一带，在钟离城包围刺史昌义之（南朝梁人，卒谥烈），皇帝派遣曹景宗率大军增援，并命韦睿前往会合。

韦睿直接从合肥赶到钟离，一路上，军士畏惧魏兵人多势众，多劝韦睿放慢行军速度。

韦睿说：“钟离城情势危急，即使车驰卒奔，火速前往救援，都还嫌太迟，何况慢慢走呢？魏兵孤军深入，我自有办法应付，你们不用担心！”

不到十天，已与曹景宗会合。

韦睿趁夜在曹景宗的营前二十里处掘了一条长沟，树立鹿角，垒土成城，天亮时，营寨已筑好，元英以为是神人。

先前元英曾派人在邵阳洲的两岸架设便桥，树立围栅约百公尺，管制桥上通道。韦睿乘着淮水暴涨，登上战舰攻击水洲上的魏军，另外利用小船载着干草，灌上油脂，顺着风势放火，一时烟尘迷漫，刹那间便桥围栅都化为灰烬。韦睿的军队乘势奋勇杀敌，喊声震大，个个以一当百，魏兵大败，元英侥幸逃走，仅以身免。

昌义之得到魏军大败的报告，高兴得直说：“得救了！得救了！”

〔梦龙评〕当时魏军曾编一首歌传唱：“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

韦虎。”韦是指韦睿，吕是指吕僧虔，萧是指临川王萧宏。

593. 马　燧

【原文】　马燧既败田悦，会救至，悦复振。悦壁洹水，淄青军其左，恒冀军其右。燧进屯邺，请益兵。诏河阳李芃以兵会，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筑月垒以扼军路。燧于下流以铁锁维车数百绝河，载土囊遏水而渡。悦知燧食乏，坚壁不战。燧令士赍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造三桥，逾洹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欲以掩燧。边批：亦通。燧令诸军夜半食，鸡鸣时鸣鼓角，而潜师并洹边批：攻其所必救。趋魏州，下令曰：“须贼至，止为阵。”留百骑持火匿桥旁，待悦众尽渡，乃焚桥。燧行十余里，悦果率众逾桥，乘风纵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无动，除蓁莽广百步，勇士五千人先为阵以待悦。边批：以逸待劳。比悦至，火止，气少衰。燧将兵奋击，大败之。悦还走，而三桥已焚矣。悦众赴水死者不可胜计。

【译文】　唐朝时马燧（字洵美）虽打败田悦（田承嗣的侄儿），但因有敌援开到，所以田悦势力又起。

马燧随之将部队推进到邺城，并报请朝廷增兵支援。朝廷诏令河阳守李芃率兵驰援，与马燧会兵于漳水；田悦则派部将王光进分兵守漳水边的长桥，修筑半月型的土墙，以扼制官军的进路。马燧便派出数百兵卒，牵引铁链连接河中，沿着铁链装载土袋，截断河水，让兵士可以涉水渡河。

田悦知道马燧缺粮，就挖濠沟，坚守营地不出战。马燧命士兵携带十天的粮食，进兵驻屯仓口，与田悦的部队在洹水两岸对峙，另外派兵搭建三座桥道，天天渡越洹水，到田悦营前挑战，田悦就是不出战，却暗中埋伏一万人想突袭马燧〔亦通〕。

马燧半夜里下令士兵起床吃饭，天刚破晓，就鼓角齐鸣，佯作进攻，却偷偷地将主力渡越洹水移师魏州〔攻其所必救〕，下令说：“贼兵到后，就停止行军立即布阵，留下一百名骑兵，拿着火把藏匿在桥旁，等田悦的兵士全部渡河后，就烧毁桥道。”

马燧率军走了大约十里路，田悦果然率众渡河追来，乘着风势纵火，并且高声叫嚣着前进。马燧按兵不动，先清除阵前百步内的草丛，命勇士五千人为先锋，设阵待敌〔以逸待劳〕。等田悦的部众到跟前时，因火势已熄，所以士气也跟着衰竭。

马燧这时发兵攻击，田悦大败后退，但因三桥被毁，田悦军队大乱，因逃命跳水淹死的，难以计数。

594. 郑子元　李晟

【原文】　桓王怒郑不朝，以诸侯伐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伯，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二十五乘为偏，五人为伍。伍乘弥缝。战于□葛，命二拒曰："□大将之麾。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吐蕃尚结赞兵逾陇岐。李晟选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阳旁，诫之曰："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但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节度，遇结赞，即出奋击，贼皆披靡，佖军不识结赞，故结赞仅而免。

犯王不祥，而三国非郑敌，故先动其左右以摇之。尚结赞劲而狡，小挫未可得志，故专力于中军，出不意以突之。若鄢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于中军王族，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以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此又因晋、楚力敌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何常之有？

【译文】　春秋时周桓王因郑国不朝拜天子，率诸侯各军征讨郑国，周桓王亲自指挥中军，虢公林父指挥右军，蔡、卫两军也归由他统一指挥。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军也在他的指挥下。

郑子元请求组成左军，以便抵挡蔡、卫两军，另再组右军抵抗陈军，他说："陈国刚刚发生内乱，百姓都因厌战而缺乏斗志，假如先发兵攻打陈军，他们一定不战而狼狈奔逃。周王所率的中军看到这种情形，一定会引起骚动，而蔡、卫军又不能抵挡我军，当然溃逃，这时我们就可集中兵力攻打周王的中军，一定能大获全胜。"

郑庄公采纳郑子元的建议，派大夫曼伯率领右军，祭仲率领左军，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排成鱼丽之阵护卫郑庄公。

所谓"鱼丽阵式"，就是先锋排列二十五辆战车，其次是每排五人的五排步兵，列阵在两车之间，组成敌人无法切断的坚强阵势。

两军在□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北十二里）展开激战，郑庄公下令左右两军说："看到对方大将的军旗移动时，就击鼓前进。"

结果蔡、卫、陈三军纷纷溃散奔逃，周桓王所率领的中军也阵势大乱，郑军全力攻击，周军于是大败。

唐朝时，吐蕃尚结赞（唐时吐蕃丞相，曾助唐灭朱泚，德宗毁约食言，于

是率兵入寇，为李晟讨平）入侵陇、歧，李晟派大将王佖（李晟的外甥）率领骁勇善战的士卒三千人埋伏在汧阳城旁，并告诫他说："

"敌兵过境，不要去攻击他们的前锋或殿后部队，即使打败了他们的前锋或殿后部队，中间的主力部队实力仍毫无损伤，你们就无力抵抗了；不如等他们的前锋部队过去，看到五方旗，穿着虎豹图案战服的士卒，那就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你们出其不意的截击，一定能建奇功。"

王佖照着李晟的告诫去做，果然把尚结赞打得大败逃走，可惜，由于士卒不认识尚结赞的长相，因而让他逃脱。

〔梦龙评〕与天子军队为敌，固然理亏，但蔡、卫、陈三个都不是郑国的死敌，所以郑子元先动摇左、右两军的士气，瓦解他们的斗志。尚结赞悍劲狡诈，小败不能挫他威勇，所以要出其不意的全力攻击他的主力。

就好比晋楚鄢陵之战时，苗贲皇（春秋楚人，后投奔晋国）曾对晋侯说："楚国的精兵都在中军，请王派少部分精兵攻击左右两军，加以牵制，再集中用全力攻击楚国中军，这样一定能获胜。"所以说："知己知彼，兵法有什么难懂的呢？"

695. 刘　锜

【原文】　刘锜字叔信。赴官东京。至涡口，方食，忽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闻金人败盟南下，已陷东京。锜与将佐舍舟陆行，急趋至顺昌。知府陈规见锜问计。锜询知城中有米万斛，乃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诸将谓金不可敌，请以精锐遮老稚顺流还江南。锜曰："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敢言去者，斩！"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边批：李光弼纳刀于鞘中，相似。乃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谍。于是军士皆奋。时守备一无可恃。锜督取车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毕，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轶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者。敌稍却，即以步兵邀击，溺河水死者无算。金兵移砦二十里。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复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一闪则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而聚，边批：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帅十万众来援。诸将谓："宜乘方胜之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敌营甚迩，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蹑其后，则前功俱废矣！"锜募得曹成

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吾言，敌必不杀汝。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妓。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术大喜，边批：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故。即置鹅车炮具不用。翌日，锜登城，望见二人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来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上。锜惧惑军，立焚之。边批：有主意。兀术至城下，谴责诸将。诸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城自见。"适锜遣耿训请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吾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边批：怒而致之。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河上，敌用以济。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时大暑，敌远来，昼夜不解甲。锜军番休更食羊马垣下。而敌人马饥渴，饮食水草者辄病。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气已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敌大败，兀术遂拔营北去。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营中喧哗，终夜有声。而我城中肃然不闻鸡犬。唯能以逸待劳，是以大胜。

朱晦庵曰："顺昌之役，正值暑天，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饮酒食肉，以一副兜牟与甲，晒之日下，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如火不可着手，乃换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换一队，出南门。如此数队，分门迭出送入，虏遂大败。缘虏众多，其立无缝，仅能操戈，更转动不得。而我兵执斧直入人丛，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才倒，即压数骑，杀伤甚众。虏人至是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耳。"

【译文】 宋朝刘锜赶赴开封任官，中途行经涡口正要吃饭时，突然台起一阵暴风，把帐蓬都吹倒了，他认为这是贼兵兴乱的凶兆，于是下令加紧赶路。

不久，果然接到金人背盟南侵的消息，已经攻陷东京（开封），不得已和副将弃船走陆路，连夜急行赶到顺昌城。

知府陈规见到刘锜，就急问该如何御敌。刘锜得知城中尚有存粮万斛，于是决定率兵入城，再计议如何集中兵力全力防守的事宜。诸将都说金兵难以抵御，请求先派兵护送城内的老弱妇孺前往江南。

刘锜说："东京虽已失陷，但幸亏仍有完整的军队据守此地，为什么要弃城逃逸？谁再敢说弃城，军法处斩。"

于是以庙为家，在庙门堆放许多柴草，交代守卫："万一情势危急，就点火烧毁我家。"

另外分别派将领把守各城门，严格检查往来行人，并且由当地人士中招募密探〔要紧〕，派出斥堠，如此军心大为振奋。

当时顺昌府毫无防御工事，刘锜命人取来车轮排列在城墙上，又拆去民家的大门，围在城墙的四周，花费了约六天的时间，就大致部署完毕，这时金兵也来到城下。最初，刘锜即在守城周围修筑“羊马垣”（城外加筑的小隔城工事，暂为安泊羊马之用），再在垣上挖洞为门，此时，结合了许多羊马垣，加上遮盖做为防御阵地。

金人以箭阵进攻，所射出的箭若非越过垣端射到城墙，就只射到垣壁，丝毫发挥不了杀敌的作用。这时刘锜就挑选神箭手，以强弩在城上或垣门反击，百发百中，伤敌无数。敌人稍一退兵，刘锜就出动步兵追击，金兵逃命落水而死的不计其数。

金兵退后二十里扎营，刘锜派阎充召募五百壮士，乘夜杀入金营。

这夜雷电交加，宋军见到绑辫子的，即予扑杀，金人再退败十五里，刘锜命一百名勇士组成敢死队，以竹子为武器，装成一副市井百姓嬉戏追逐的样子，每人拿一根竹子为暗号进攻金兵的营地，天空雷光一闪，每人就奋勇前冲，雷光止就潜伏不动。敌营大乱，而一百名敢死队员闻号角声，便齐聚进攻，金人更觉草木皆兵，兵心惶恐〔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竟整夜自相混战，堆尸盈野。

金兀术（完颜宗弼）在汴京接到战败的消息，立刻率十万人军救援。

诸将认为：“趁着金人退败，应赶紧备船，全军而退，不要与金兀术正面交手。”

刘锜说：“敌营离我军很近，而金兀述的援军将到，如果我军一退，金兵一定出兵紧随追击，所有的战果都将前功尽弃。”

于是又召募曹成等二人，对他们说：

“现在我派你们当密探，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只要你们照着我的话去做，金人就绝对不会杀你们。现在你们骑马去闲逛，看到金兵就故意坠马，金人俘虏你们后，一定会侦讯你们想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这时你们就答说：‘他应该身在太平盛世，平日他最欢听歌玩妓，朝廷希望两国修好，所以派他镇守东京，好安享逸乐。’”

当曹成等二人照刘锜之计行事后，金兀术非常高兴，就放弃鹅车（攻城车）、大炮等攻城器械〔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

第二天，刘锜登城，看见曹成二人回来，立刻用绳索吊他们上来，发现两人都上了刑具，还附了一封信。刘锜深恐动摇军心，就立刻把信件烧毁〔有主意〕。

金兀术来到城下后，先责备金将为什么没有攻下顺昌，诸将异口同声回答说："南朝用兵已非昔日可比，不信，元帅亲自攻城就知道了！"

正巧，刘锜派耿训请战，金兀术听了勃然大怒说："刘锜是什么人，竟敢向本帅挑战！凭本帅十万兵力，攻下你刘锜一个小小顺昌城，就好比用脚踩平狗窝！"

耿训说："太尉（刘锜）非但请与太子（宋人称金兀术为四太子）决战，并且认为太子一定不敢渡河前来，所以太尉特别献上五座浮桥〔怒而致之〕，等太子平安渡河后，再决一死战。"

第二天天亮，刘锜果然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好让金兵能渡河而来，但却在河的上游和草中都撒上毒药，因此特别警告士卒说："渴死也不许喝河水，敢违抗军令者，一律问斩。"

这时正是大热天，金兵长途跋涉而来，日夜都不敢解下盔甲睡觉；反之，刘锜的军队都能轮流休息，并且在羊马垣下进食，金兵人马又饥又渴，有许多兵马因饮食水草而中毒生病。

在清晨较凉爽时，刘锜一直按兵不动，好让士兵充份休息，直到下午三点左右，见金兵已稍渐松懈，才突然派几百人从西门冲出杀敌，接着又有几千人从南门向金兵猛攻。刘锜命兵士不准出声，只能用大斧挥砍攻击，结果金兵大败，金兀术只好拔营北归。

总计这场战役，刘锜的兵力不到两万人，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五千人；反之，金兵有几十万兵，军营由西到北绵长十五里，每晚战鼓之声震撼大地，营中通宵嘈嚷，而宋军戍守的顺昌城，城内一片寂静，连鸡狗都不叫，以"以逸待劳"战术，终于大败金兵。

〔朱熹评〕顺昌之战正当热天，刘锜把五千人分成五个队，先准备好避暑药和充份的食物，然后，给其中一队穿上铁甲，命他们在烈日下曝晒，一直晒到手不能触摸铁甲的热度，才命他们休息，再派另一队曝晒，经过这般训练后，才命他们饱用酒饭，并给食避暑药，从西门出兵突袭，接着再派一队由南门出击，只见全军从各城门出出入入，结果金兵大败而逃。再说金兵因人数过多，拥挤在一堆，几乎无立锥之地，仅仅只能手持矛枪站立，完全动弹不得；反之宋军却手持大斧冲入敌阵，杀金兵，砍马脚，一骑倒，数骑也随之倾倒，结果敌人伤亡惨重。由于顺昌一战，金人才知宋人战力不可忽视，生起怯意，于是同意与宋议和。

596. 韩世忠

【原文】　世忠驻镇江。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饬守备，

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遂自镇江渡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边批：灵变。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而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至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挞孛也引千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搕人胸，下斫马足。敌披重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

【译文】　南宋名将韩世忠（字良臣，卒谥忠武）镇守镇江时，金人与刘豫（字彦游，高宗南渡后，金人册立刘豫为皇帝，国号齐）相互勾结，分头入侵宋境。

宋高宗亲笔下诏，饬命韩世忠严加守备外，并希望韩世忠能进而有更大的作为，诏书言辞恳切感人。

因此，韩世忠由镇江亲自率军渡河，除了命统制官解元（字善长，以屡建战功任命为保信军节度使）防守高邮，抗御金人步兵，自己则亲率骑兵驻守大仪，抵挡金人骑兵。

韩世忠命人伐木作成栅栏，阻断自军的退路，增加士兵奋勇杀敌的决心，又命魏良臣（字道弼，官至参知政事）出使金国，并即刻命令撤去炊爨，移军江边屯驻，给魏良臣调动部署的印象〔灵变〕，于是，魏良臣策马疾驰而去。

韩世忠估计魏良臣已出边境后，就上马对全军士兵说："注意看我马鞭所指的方向。"

于是引领全军到大仪地区排列成五个军阵，并在二十多处险地埋伏士卒，约定以鼓声为出击暗号。

魏良臣到达金人营地后，金人询问魏良臣有关宋军部署的情形，魏良臣都一一据实相告。聂儿孛堇听说韩世忠退兵守江，非常高兴，率兵来到江口，距大仪大约有五里路，这时副将挞孛也率领一千名骑兵，正经过宋军五阵的东面，韩世忠传令小兵击鼓，埋伏的士兵蜂拥而出。

宋军的旗帜与金人的旗帜混杂一起，金兵顿时大乱，宋军乘胜猛攻，韩世忠更督令背嵬兵每人各持长斧一把，上刺人胸，下砍马脚，金兵穿着笨重的盔甲，陷在泥地里，根本无法挥刀抵抗，这时韩世忠再命精锐骑兵由四方冲杀陷在泥地的金兵，人马均亡，于是擒获挞孛也等人。

597. 曹　玮

【原文】　曹玮知渭州，时年十九。尝出战小捷，虏引去。玮侦虏去已远，乃缓驱所掠牛马辎重而还。虏闻玮逐利行迟，师又不整，遽还兵来袭。将至，玮使谕之曰："军远来，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甚疲，欣然解严，歇良久。玮又使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鼓军而进，大破之。因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以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玮在军，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师，出入若神。一日，张乐饮僚吏，中坐失玮所在，明日徐出视事，则贼首已掷庭下矣。贾同造玮，欲按边，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

只看城中肃然不闻鸡犬，便知刘锜必能胜敌。只看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便知敌必不能犯曹玮。

【译文】　北宋人曹玮奉命戍守渭州时才十九岁，有一次与金人交战小胜后，金人即率兵退走。曹玮侦知金人走远后，就意态从容的驱赶所掠得金人的牛马、辎重返回营地。

金人听说曹玮竟会为贪得战利品而拖延行军的速度，再听说军队的纪律也不严整，于是突然调转军队想突袭曹玮。

两军相距不远时，曹玮派人告诉金兵说："你们大军远来，一定非常疲惫，本帅不愿趁人之急，请大军稍事休息，再决一死战。"

金兵确实感到非常疲困，就欣然答应。

休息一段时间后，曹玮又派人对金兵说："休息够了，两军可以交战了。"

于是击鼓进军，大破金兵。

胜利后，曹玮对属下说："金人远道入侵，其实已露疲态，但我却故意让他们以为我贪小利，而诱使他们再调转大军来攻，这一来一回就将近一百里的路程。但若双方立即交战，胜负仍难断定，走远路的人，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双脚反而更为酸麻，不能站立〔妙〕，士气也变得懒散不振，我就趁这时机击溃金人。"

曹玮带兵甚得人心，军卒均乐于为之效死，平日处事意态悠闲，但却能用兵如神。有一次宴饮僚属，酒宴进行一半时，曹玮突然离座，第二天只见曹玮仍如平日般巡视各部队，众人却赫然发现贼首已掷在庭下。

另有一次，贾同前来拜访曹玮，想视察边防，邀曹玮一起巡视。贾同问曹玮，士兵们在哪儿？曹玮回答士兵们都已列队准备好了。贾同出了营帐准备上

马时，赫然见三千名士兵环列帐外，而事先竟听不到一点人马声。

〔梦龙评〕仅只见顺昌城中一片寂静，甚至听不到鸡鸣犬吠声，就知道刘锜军纪严整，必能败敌；光看三千装备齐全的战士环列帐前，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知道敌人打不败曹玮。

598. 狄　青

【原文】　狄青字汉臣，汾州人。在泾原，常以寡当众。密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声止即大呼驰突。士卒皆如教，才遇敌，未接，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再却。虏大笑曰："孰谓狄天使勇！"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多死。追奔数里，前临深涧，虏忽壅遏山隅，青遽鸣钲而止，虏得引去。时将佐悔不追击，青曰："奔命之际，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贪也！"

侬智高反邕州，诏以青为宣抚使击之。或言："贼标牌不可当。"青曰："标牌，步兵也，遇骑兵必不能施。愿得西边蕃落民自从。"或又言："南方非骑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及行，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边批：未战养力。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约束。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立斩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阨为所据，乃按兵不动，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大风雨，二鼓时，青忽称病，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沔，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劝劳座客，至晓，客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夜时三鼓，元帅已夺昆仑关矣！"边批：自营中且不知，况敌人乎？青既渡，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当前，尽执长枪。前锋孙节战不利，死。将士畏青，莫敢退。边批：畏主将，必不畏敌矣。青登高山，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其后，断蛮军为三。旋而击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不知所为。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枪立如束，我军又纵马上铁连枷击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谏官韩绛言："青武人，不足专任，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边批：顾其人何如，岂在文武！时庞籍独为相，边批：确有此人。对曰："属者王师屡败，皆由大将轻，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号令复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事委之，必能办贼。"边批：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节制。边批：成功在此。青临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凯，割耳鼻则有之，不闻以获首

者。秦、汉以来，获一首，赐爵一级，因谓之‘首级’，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边批：此从来大弊。愿一切皆罢之。”二条皆名言，可为命将成功之法。◯又青行时，有因贵近求从行者。青谓之曰：“君欲从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击贼有功，当有厚赏。不然，军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愿行则即奏取君矣。”于是无复敢言求从行者。即此一节，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既入邕州，敛积尸内有衣金龙之衣者，又得金龙楯于其旁。或言“智高已死，当亟奏！”青曰：“安知非诈？宁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观二事，不唯不敢使人冒功，即己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译文】　北宋名将狄青（汾州人，字汉臣，卒谥武襄）戍守泾原时，常能以寡击众〔使敌不测〕。他曾密令全军士卒在听到第一声钲音时全军肃立，两声钲音就故意退却而实际是严阵待敌；钲声停止，则立即大喊向前奔驰突击。

全军士卒都能遵守狄青的教令。

有一次与敌虏相遇，双方尚未交手，士卒们突然听见一声钲音，就全军止步不前，两声钲音响起，只见士卒们往后退。

敌虏大笑说：“谁说狄青勇威，双方还没交手，就下令部队退兵。”

话才说完，只听钲音停止，宋兵突然冲向敌阵，敌人阵势大乱，竟相互践踏，死伤惨重，宋兵乘胜追击，敌虏奔逃数里后，在一山涧前突然止步不再奔逃，狄青立即鸣钲而止，全军不再追击，敌虏从容离去。

事后，副将们却后悔当时没有继续追击落败的敌虏，狄青说：“亡命奔逃的敌人，突然止步而有心与我军对抗，怎知这其中没有别的诈谋，反正我军已大获全胜，这些残兵败寇也不必再贪功计较了。”

又有一次，侬智高（曾建南天国）在邕州谋叛，仁宗命狄青为宣抚使出兵征讨。

有人认为侬智高的“标牌兵”锐不可当，狄青说：“标牌，是侬智高的步兵，步兵碰到骑兵就无法充份发挥战力，我将征调西边的蕃民编为部伍。”

又有人说：“南方的地形不适宜骑兵作战。”

狄青说：“蕃人善于射箭，能吃苦耐劳，上高山下险坡，一如行走平地，只要趁着当地瘴气未起时，快马驰冲，一定能破敌。”

等大军出发征讨，每天行军的路程不超过一个驿站，每到一州，狄青就下令士卒休假一天〔未战养力〕。

来到潭州后，狄青重新整编部伍，明定军纪，有一士兵抢了百姓一把青菜，狄青当场下令处斩，于是全军无人敢违抗军令。

当时侬智高据守邕州，狄青因昆仑关位居险要，害怕被侬智高所占据，于

是先按兵不动。一面命宾州准备全军五日的军粮，并让士卒们就地休养。

这时正逢上元节，狄青命人张灯结彩，第一晚宴请副将，第二晚宴请各营军官，第三晚宴请各营军吏。宴请副将的那晚，宾主欢饮直至天明破晓，第二晚正碰上大风雨，大约二鼓时分，狄青突然向大家说微感不舒服，暂时离座入内室，过了一阵子，命人告诉孙沔，请他暂代主人招待宾客，等服过药休息一会儿就出来。

席中，更数次派人劝客饮酒，一直到天亮，客人都不敢离席告辞，这时忽然有人骑着马前来禀报说："昨夜三更时分，元帅已攻占昆仑关了！"〔自营中且不知，何况敌人〕

狄青既已成功的夺取昆仑关，很高兴的说："昆仑险要，贼人不知据守，日后想必也没有多大作为了。"

狄青率军逼近邕州时，贼人才有所惊觉，两军交战于归仁铺。狄青站在高地观看两方交战的情形，贼人据守土坡，宋军进逼，狄青命步兵为前锋，骑兵隐藏在后，贼人派出善战者在阵前手执长枪抵御，前锋孙节不幸捐躯，将士们畏于狄青的军纪严明，不敢有丝毫退却之心〔畏主将必不畏敌矣〕。

狄青站在高地上，手执五色旗，指挥骑兵分别从左、右、后三方将贼人队伍截成三段，轮番攻击，右军攻左，左军攻右，不久又交替攻击，贼人根本弄不清楚宋军从哪个方向进攻，而标牌军也被宋军骑兵冲散，根本无法发挥战力。贼人的长枪排列如林，宋军在马匹上加装铁连枷冲击，于是贼兵溃散，侬智高只有焚城逃逸。

〔梦龙评〕当初出征前，谏官韩绛曾上言："狄青不能担任大任，请准以文臣助之〔但看其人何如，岂在文武〕。"

当时宰相庞籍反驳说〔还好有这个人〕："以往宋军屡战屡败，都是由于轻视武将。文臣不懂兵法又固执己见，根本无法指挥军队，而狄青出身军旅，若是派文臣为副帅，军令又无法贯彻。从前狄青在鄜州曾任我的部属，为人沉稳勇敢有谋略，若能将征讨侬智高的大任交付给他，他一定能不辱使命，平定乱贼〔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于是仁宗下诏：此次征伐岭南的兵事，全都受狄青指挥〔成功在此〕。狄青出发前，也曾上奏说："古时将帅率兵作战，为激励士气，曾有以割敌人一耳用来累计战功，却不曾有砍敌人首级之事。秦汉以来，取敌人一颗头颅，就赐爵位一级，所以称为'首功'，所以演变到军士为争夺敌人首级，而自相残杀，甚至把敌军的脑袋当成货物，卖给那些不尽力作战的人〔此从来大弊〕，希望能废除这种赏功的制度。"

这两件事都是名言美事，可做为日后命将率兵的参考。

另外，狄青出发前，也有权贵人士请求同行，狄青告诉他们说："先生想要随军出征令人佩服，但侬智高只是小毛贼，至于派我狄青征讨只因事情紧急，再者凡是随我出征者，若是尽力杀贼，必有重赏，否则一律按军法论处，绝不循私。请先生再三思，若还是愿意随军出征，狄青立即请奏皇上准先生同行。"于是再没有人敢随便要求同行。仅就这一件事，就知道狄青能严守法纪，日后必能成功。

另有一件事，狄青破邕州后，搜查州府时，有人发现有个身穿金龙衣的人，身旁还有一副刻有金龙图案的盾牌，于是猜测侬智高死了，想立刻禀奏皇帝请功。狄青阻止说："这一切怎知不是贼人故意安排的诈谋，宁可误认侬智高还活着，怎可不加查证而贸然欺骗朝廷。"

综观这两件事，就知道狄青不但不敢让人冒功求赏，即使自己也不敢冒不能确定之功。

599. 王　越

【原文】　王越抚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炉，使诸妓抱琵琶捧觞侍，而一千户□虏还，即召入，与谈虏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饮之。复谈则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卮与之。边批：高。已又谈，则又喜，指妓中最姝丽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边批：更高。自是千户所至为效死力，积功至指挥。其夜袭虏帐，将至，风暴起，尘翳目，众惑欲归。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虏不觉。归而卒遇虏人掠者还，而我据上游。皆是风也！"越不觉下马拜。功成，推卒功以为千户。边批：今人谁肯！

平蔡乘雪，夺昆关乘雨，破大同虏乘风，而皆以夜，所谓出其不意也。威宁恩结千户，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阴北面左车，意何以加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韩襄毅、杨文襄上矣，百陈钺何敢望之？而阿丑以"两钺"为戏，老、韩同传，非公论也！

【译文】　明朝时王越（字世昌，封威宁伯）出任大同巡抚。一天，天下大雪，王越刚坐在地炉边，命歌妓们弹奏琵琶侍候饮酒时，正巧有一千户（官名，掌兵千名）由虏地侦察敌情回来。王越立即召他入府，仔细的询问他有关虏地的情势，心情愉快的说："好冷的天呀！"手持金酒杯边喝边谈，又命歌妓弹奏琵琶佐酒。

两人愈谈愈高兴，王越就顺手把金杯送给千户〔高明〕，接着两人又天南地北的话家常，气氛愉快，王越指着歌妓中最美艳的一位对千户说："喜欢吗〔更高明〕？送给你！"

从此千户对王越竭尽忠诚的效命，后来累官至指挥官。

某夜，王越命人突袭敌人营地，快到达时，突然刮起风暴，让人眼睛都睁不开，众人都觉得时机不对想回营。

有一名老兵上前说："这是天助我军也。我们来到敌营，天刮大风让敌军守卫无法察觉我们侵入；等到我们完成任务归营，正好遇上入城掠夺的敌军，而我们位于上风处，顺风而行，敌人却逆风而行，这是风助我军也。"

王越一听立即下马拜谢，得胜后，立刻封小兵为千户官。

〔梦龙评〕李憩平蔡州是利用下雪，狄青夺昆仑关是借天雨，而王越破大同则是趁暴风，这三次战役都是利用夜晚突袭成功，正是所谓"出其不意"啊！威宁伯施恩千户，是非常高明的手腕，而且能够把功劳归于小卒的气度，比之当年韩信拜服李左车也毫不逊色。在一般文臣之中，哪能多见这等豪爽人物。他的雄才大略与魄力，远超出韩雍（谥襄毅）和杨一清（谥文襄），即使一百个陈钺这样的人物也赶不上。

而像阿丑（明朝皇宫中一位善于说笑的宦官别名）在戏曲中把"两钺"（指王越和陈钺。陈钺曾任辽东巡抚，因附权宦汪直，为时论攻击；王越亦附汪直，所以有此附会）并称，这和《史记》中把老子与韩非子列为一传一样，都是不公平的。

600. 尔朱荣

【原文】 葛荣举兵向京师，众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隽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枚。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边批：斩级大误事。使以棒棒之而已。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敌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率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辖，恐其疑惧，乃普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葛荣聚众百万，朝京师进兵，相州刺史李神隽（后魏人，孝庄帝时，任吏部尚书）紧闭城门坚守不战。

尔朱荣（字天宝）率精锐骑兵七千人，带着备用的马匹，日夜赶路东出滏口赴援。葛荣的军阵绵长数十里，由两翼围成箕形前进，尔朱荣暗中在山谷埋伏袭兵，另外以每三名督将为一任务编组，负责指挥数百骑兵，命他们在各自的守备位置，策马驰骋，扬起尘土大声喊叫，让贼人弄不清楚己方到底有多少兵力。

为了争取主动，尔朱荣调动人马进行接近战，又为了顾虑人在马上对步兵作战，刀剑不如棍棒便捷，并可避免大家争功，抢斩首级，尔朱荣暗中下令，每名骑兵配备袖棒一支，于双方交战时，用棒将对方击昏就可以。

号令既已严整，将士气势如虹，一声令下，尔朱荣更亲自冲入敌阵，由敌阵的后面与官军前后夹杀，终于大破贼人，擒服葛荣，葛荣的部众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尔朱荣见葛荣部众人数太多，若是立即下令分别管辖，怕贼人心生疑惧再生变，于是下令众人可自行选择部伍，或与亲友相聚，不限制行动。命令公布后，人人欢欣不已，数十万人在一天之内都整编完毕。

等大军行到百里外后，才又再重新照个人才能、条件组编，而贼人的将领也都量才任用，使得归顺的贼人都能安心。

当时人人都称赞尔朱荣处理事情明快果决。

601. 刘　江

【原文】　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世子督众固守。上闻北平被围，召刘江宿迁人。问策。江慷慨请行，遂与上约曰："臣至北平，以炮响为号。一次炮响，则决围，二次则进城，若不闻第三次炮响，则臣战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闻救至，勇气自倍。宜令军士人带十炮。俟三次炮响后，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则远近皆谓大军继至，平安必骇散矣！"江遂进兵，与安战，悉如其策，大败之。

永乐十七年，江为左都督，镇守辽东，巡视诸岛，相度地形，以金州卫金线岛西北之望海埚，地高可望，诸岛寇所必由，实滨海襟喉之地，请筑城堡，立烟燉了望。一日了者言"东南夜举火有光"。江计寇将至，亟遣马步官军赴埚上小堡备之，令犒师秣马，略不为意。以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百户姜隆帅壮士潜烧贼船，截其归路，乃与之约曰："旗举炮鸣，伏兵奋击，不用命者，斩！"翌日倭贼二千余人，乘海鳚直逼埚下登岸，鱼贯而行，如入无人之境。江被发举旗鸣炮，伏兵尽起，为两翼而进。贼大败，横尸草莽，余众奔樱桃园空堡中。官兵环而攻之。将士欲入堡剿杀，江不许，故开西壁以纵之，俾两翼夹击。生擒数百，斩首千余级，有遁入鳚者，悉为隆所缚，无一人得免。师还，诸将请曰："明公见敌，意思安闲。及临阵披铠而战，追贼入堡，不杀而纵之，何也？"江曰："寇远来必饥且劳，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贼始鱼贯而来，成长蛇阵，故作真武阵以镇服之。贼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师攻之，宁无伤乎？故纵之出路而后掩击，即围城必缺之意耳。此皆在兵法，请君未察乎？"

【译文】　明惠帝建文三年七月，平安（小名保儿，为明太祖养子）从真定

率兵进攻北平，大军驻扎在平村。平村离北平只有五十里路，平安的部众常常侵扰当地百姓的耕牧，世子率众人坚守防卫。惠帝听说北平被包围，立刻召刘江（初名江，后改为荣，击倭人有功，封广宁伯）入宫询问对策。

刘江请求惠帝答应他率兵救援，并且与惠帝约定：

“臣到北平后，以炮声为信号，第一声炮音表示臣已破围，第二声炮音表示臣正率兵入城，若是听不到第三声炮音，就表示臣已经战死了。若是臣能顺利入城，守城的兵卒听到援兵来，自然勇气百倍，这时就命军士携带十枚炮弹，等第三次炮声响过后，令殿后的部队，一枚接一枚发炮，让远近都认为援军源源不断的开到，如此一来，平安一定恐惧害怕而溃散。”

刘江于是率兵进攻，一切照他与惠帝所约定的，果真大败平安。

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刘江官左都督，镇守辽东，曾巡视附近各岛，侦察地形，发现金州卫的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地势高，视野辽阔，且是往来各岛间海寇必经之地，位置险要，于是请求修筑城堡设立瞭望台〔为将宜知地理〕。

一天，瞭望员报告说：“东南方在夜晚有火光出现。”

刘江猜测这是倭寇进兵的先兆，立即派遣兵马增援城堡戒备。一面犒赏士兵，表现出一副没把倭寇放在眼里的姿态；另一面命都指挥史徐刚率兵在山下埋伏，并命百户长姜隆带领勇士暗中烧毁倭船，阻断倭寇的退路。

刘江与各军约定：以旗举发炮为信号，所有埋伏的士兵，同时现身攻击，有谁敢不奋勇作战的，一律以军法论斩。

第二天，倭寇二千多人，乘坐海鳅（战船名）直逼望海埚，上岸后倭兵鱼贯而行，就像进入无人之境。

刘江出其不意地举旗鸣炮，埋伏的士兵尽出，由两翼包夹倭寇。倭兵大败，横尸山野，残余的倭寇溃逃入堡中樱桃园，全军的士兵包围城堡攻击，将士们想冲入堡中剿灭倭兵，刘江却不答应，故意撤去西边的围兵，好让倭兵突围逃逸，这时才命官军，由两冀包夹，生擒数百倭寇，另外杀死数千人。也有倭寇想登战船逃走，也都被姜隆擒获，无一人能幸免。

得胜回来后，诸将问刘江说：“元帅听说倭兵来犯，表现出一副意态安闲的样子；但对敌应战时，元帅又表现得勇猛威武；等到倭兵溃逃遁入城堡，元帅却不但不许我军入堡追杀，反而网开一面任其逃逸，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江说：“倭寇远道而来，士卒一定又饿又累，我军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是兵家必胜之道。倭兵刚登岸入山时，排成一列，鱼贯而行，所以我下令全力攻击，威镇敌兵；等倭兵逃进城堡，已有拚死一战的决心，我军如果攻堡，难保没有伤亡，所以撤去西边围兵，好引诱倭兵突围，而后再追击，这是‘围城必缺’的战阵兵法，只是诸位没有细察罢了！”

602. 马　隆

【原文】　晋泰始中，凉州刺吏杨欣失羌戎之和，马隆陈其必败。俄而欣败后，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当听臣自任。边批：名言。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不足灭也！"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谓不宜横设赏募，帝不听。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仗，并给三年军资。边批：要紧。隆随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众万许，乘险遏隆，或设伏以绝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奇谋间发，出敌不意，转战千里，河西遂通。

【译文】　晋武帝太始年间，凉州刺史杨欣与羌戎发生冲突，马隆预测杨欣一定会失败。不久，果然传来杨欣战死的消息，羌戎因此阻断了通往河西的通路。

武帝为此忧虑不已，有一次在早朝时曾叹息说："有谁能为朕征讨羌戎，打通与凉州之间的通路呢？"

马隆启奏说："陛下若是能信任微臣，交付讨蛮重任，微臣一定能讨平羌戎。"

武帝说："如果贤卿有把握一定能平蛮，朕为什么不能将重任托付给贤卿？希望能听听贤卿有何对策。"

马隆说："陛下既将重责托付微臣，一切当听臣安排〔名言〕，臣请招募三千名勇士，不问出身来历，只要能为陛下竭忠尽力，微臣就带领他们往西征戎，蛮戎又有什么可怕呢？"

武帝答应马隆的请求，任命他为武威太守。朝中卿大夫们都认为不妥，应以重赏招募士卒〔胡说〕，但武帝没有采纳大臣意见。

马隆规定应召的勇士要能拉开三十六钧（钧为重量名，一钧三十斤，四钧为一石）的弓，及发射重达四钧的箭，马隆设置靶标测试，从早到晚一共募得勇士三千五百人。

马隆说："人数够了。"

接着请求能自行到军械库挑选合用的武器，并要求发给勇士三年的军饷〔要紧〕。

马隆随即率兵西渡温水，羌戎率众万人扼守险要，迎战马隆，甚而埋伏袭兵想阻断马隆的补给。马隆依照八阵图（此指诸葛亮所作，有洞当阵、中黄阵、龙腾阵、鸟翔阵、连衡阵、握机阵、虎翼阵、折冲阵等）作偏箱车（战车名，每

车可载衣粮器械、配有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在宽广的地形就用鹿角车（兵车名），碰到狭窄的路面就在车上架设木屋，一边与羌人作战，一边向河西推进。

羌戎派出弓箭手向马隆等人攻击，但触碰到战车箭矢，就纷纷应弦而倒。马隆还常常出敌不意的发动奇兵攻击羌戎，就这样转战千里，终于打通晋与河西间的通路。

603. 陶　鲁

【原文】　天顺初，韩襄毅公征广东峒贼。忧其险阻难下，方食踌躇，适新会丞陶鲁直膳在侧，公顾之，问曰："丞揣我何意？"鲁曰："得非谋贼耶？"雍曰："然。丞能为我击贼否？"曰："匪直能，且易耳！"边批：韩公异人，非大言不足以动之。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视无可当吾寄者。边批：真无当。若妄言，合笞！"鲁不拜，抗言曰："夫贼难攻者，非贼难也，我难其攻贼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异之，改容问曰："若所将几何而办？"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择。"鲁乃标式曰："孰能力举百钧、矢射二百步者？"军士凡十五万，其比于式者，才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复下令募数日，始足。鲁乃为别将，日操练阵法，劳以牛酒，甘苦共之。士乐为死，率以先登，大破贼，斩首无算。所得贼穴中金帛，悉分给三百人，己无与者。边批：要紧。贼闻陶家军至，不遁即降，无敢抗。语有之："一夫决，万夫避。"况三百人乎？

今塞下征兵，动数十万，其中岂无三百人哉？谁为鲁者？即有鲁，谁为用鲁者？噫！王弇州云："鲁机明内运，而神观不足，县事多不治。或从令、尉列见上官，时时昏睡，虽督榜不恤也。韩公威严拟王者，三司长吏见，长跪白事，慑慄失措。鲁事之，若不为意，诚异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罢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韩雍出兵征讨广东峒贼（中国西南蛮夷，即峒徭），因峒蛮据守险要，一时难以攻克。

有一天，正在吃饭时，韩雍想到无法突破目前困境烦恼不已，正巧，县丞陶鲁（字自强，有智谋，善于安抚士卒，屡建奇功）也在一旁用饭。

韩雍转头问他："县丞可知本帅在想什么吗？"

陶鲁说："无非是破蛮败峒的对策。"

韩雍说："对，县丞能为本帅击败峒蛮吗？"

陶鲁答："小丞不但能为元帅平蛮，而且轻而易举。"

韩雍生气的说："本帅辖有文武部属不下千百人，也曾仔细观察，找不到一

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直无当〕，你若胡言乱语，就接受鞭打的处份。”

陶鲁一听，并没有下跪谢罪，反而申辩说：“难克敌，并不是敌人难克，而是难在我们找不出克敌的人；元帅只是不明白我的本领，不是我故意胡言乱语。”

韩雍听了陶鲁的解释大感惊异，于是神情严肃的问道：“县丞需要多少兵马平蛮呢？”

陶鲁答：“三百人足够了。”

韩雍说：“为什么带这么少的兵力呢？”

陶鲁答：“兵在精良不在人多。”

韩雍说：“任凭县丞挑选。”

于是陶鲁公告比试录取的两个标准：能徒手举重百钧者，射箭能远达二百步者。韩雍部众有十五万人，经过比试合格者才二百五十人，陶鲁说：“人数不够。”于是再下令比试，经过几天的复试，才募足所需的人数。

陶鲁另立副将，日夜操练阵法，每天以酒肉慰劳受训的士兵，与他们同甘共苦，士卒都甘心为他效命，终于能一举破蛮，死伤的蛮夷无法计数。所卤获的金银、丝帛全部分给三百勇士〔要紧〕，自己丝毫不取。

尔后蛮夷一听陶家军至，无须交手就自动投降，无人敢与陶家军对抗，正是所谓“一人抱必死之心，万夫都纷纷走避”，更何况是三百人都抱必死之心呢？

〔梦龙评〕今（明朝）讨伐蛮夷，动辄出兵数十万，难道其中找不出三百名抱死一战的勇士？只是谁能像陶鲁那般带兵呢？即使有像陶鲁这样的人才，又有谁会重用他呢？

唉！王弇州说：“陶鲁足智多谋，但外表却看不出来。治理县政常荒废政务，与众官列队晋见长官时，常打瞌睡，即使提醒他，他也毫不在意。韩雍治军号令严明，本人更是具有王者威仪，一般官员见了他，总是跪着向他报告，一副手足失措的样子，但陶鲁却仍漫不经心，实在是怪人！假使陶鲁生在今天，早就因为荒废政务、不敬长官而被免职了，谁会知道这样的县丞有如此的才干呢？”

604. 韩　雍

【原文】　天顺初，两广乱，韩公雍往讨。师次大藤峡，道隘，旁夹水田。有儒生、里老数百人，跪持香曰：“我辈苦贼久矣。今幸天兵至，得为良民，愿先三军锋！”公遽叱曰：“是皆贼也！为我缚斩之！”左右初亦疑，既缚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断颈，截手足，刳肠胃，分挂箐棘中，累累相属。贼大惊沮。

公尝出兵，令五鼓战。将领闻贼已觉，恐迟失事，二更即发，大破之。公赏其功，而问以违令之罪，以军令当斩，乃具闻请释，曰：“万一不用命而败，

奈何？”人谓公得将将之体。

街亭马谡、好水川任福。之败，皆以违令致之。必不贪功，而后功成于万全，公之虑远矣！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两广境内有盗匪作乱，韩雍率兵平乱。

大军来到大藤峡时，前面路面狭窄，路两旁尽是水田，只见有数百名书生打扮的百姓和耆老，手持案香跪在路旁，见了韩雍说：“我们受匪盗侵扰，生活困苦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日了，今天总算老天有眼，派天兵来解救我们，又再能回到往日平静的生活。因此我们愿意为大军领路消灭匪盗，为大军前锋。”

韩雍大声怒叱说：“你们这些贼人！统统给我拿下斩首！”

左右起初对韩雍的命令还有些迟疑，等到从他们手袖中抽出兵器后才深信不疑，于是砍下贼人的脑袋、四肢，挖出他们的肝肺，分别挂在树枝上，贼人见了，大为惊惧沮丧。

有一次韩雍下令士兵五更出击，而将领们听说贼人已有警觉，唯恐夜长梦多，延误时机，所以二更时分就发兵，大破贼兵。

事后，韩雍按功行赏，然而问到违抗军令的罪责时，韩雍却下令将违令者斩首，将领请求解释原因，希望能予以赦免。

韩雍说：“这次若不是因为军士能奋勇应战，失败了该怎么说？”

有人说，韩雍深得带将之道。

〔梦龙评〕马谡（三国蜀汉人，字幼常，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因违抗诸葛亮军令而大败，退守汉中，下狱而死）街亭之役，任福（宋人，字祐之）好水川之役，都是因违抗军令而失败，身为将帅能不贪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韩雍治军可说是思虑深远！

605. 李继隆

【原文】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夜入绥州，欲径袭夏州。或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一露，岂能复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觉。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

【译文】　北宋太宗淳化年间，李继捧（西夏人，太平兴国年间率族人入朝称臣，宋太宗授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授命为定难军节度使，暗中却与弟弟李继迁（李继捧族弟，继捧归顺宋朝后，继迁遁逃，辽人册立为夏国王，宋命继捧征讨无功，于是招降，赐姓名赵保吉）勾结图谋反叛。

朝廷命李继隆（字霸图，屡建战功）率兵平乱。

李继隆抵达绥州时已是夜晚，想直接袭击夏州，有些将领认为：夏州是叛贼的大本营，我军兵力薄弱，恐怕难以取胜，不如先占领石堡，了解敌我形势后，再进兵不迟。

李继隆却说："不然，正因我军兵力少，若现在直接进攻夏州，叛贼一定料想不到；而叛贼也无法估计我军的兵力，若是先占领石堡，敌众我寡，情势分明，哪能再进攻呢？"

于是率兵急奔入抚宁县，李继捧还毫无警觉，等李继隆军队进攻夏州时，李继捧才仓皇应战，终于擒获李继捧，胜利回朝。

606. 吴成器

【原文】 休宁吴成器由吏员为余姚主簿时，胡梅林用兵之际，闻倭至绍兴，欲择能事者往探。县令已遣丞，丞惧，不欲行。吴大言曰："探一信便畏缩，况交锋耶！"丞以告令，令壮其言，荐于院。胡公召见，问："吴簿能探贼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当以某部二千人畀汝，听汝指挥。"吴曰："不须如许，但容某自选择，乃可从之。"吴于教场立格，选得五百人，帅之往，见所过山村俱束装谋遁，吴谕之："无畏，大兵随后至矣！但尔曹须从我戒。"众唯唯听命。吴指山间草积，谓曰："尔若遁，此皆非汝有。今与汝约：以炮声为号，为我举火焚之，我为尔杀贼。"众许诺。夜半行至陶家畈，探知倭船十三只泊河下，群倭掳掠既饱，聚饮村中，搂妇人而卧。乃分遣五百人歼其守船者，徙其舟，连举大炮。山民如约，皆举火。倭于梦中闻炮声，惊起，则火光烛天，疑大兵至，争窜至河下，已失舟。方彷徨寻觅，吴率众呼噪而至，斩获数百级。倭自此绝不敢犯绍兴。胡公上其功，随升绍兴府判，后升佥事。

如此吏员，恐科甲中亦不易得也。

【译文】 明朝人休宁县的吴成器（骁勇善战）本是小小吏员，后升至余姚县主簿。

当时胡梅林正想出兵平定倭乱，听说倭人侵扰绍兴，就想派一名能干机灵的人，到绍兴打探情势。

县令派县丞前去，但县丞却满心不愿意，吴成器见县丞百般推辞，就大声说："只是前去打探消息就畏缩害怕，如果是要你冲锋陷阵，那怎么办呢？"

县丞把这番话转述县令，县令非常欣赏吴成器的豪迈，于是把他推荐给胡梅林。

胡梅林召见他，并且问道："你能为我到倭贼营地打探消息吗？"

胡梅林说："如果你果真愿意前去，我拨两千人给你，任你指挥。"

吴成器答："不需要这么多人，只希望能让在下自行挑选。"

胡梅林依他所要求，吴成器在校场贴出公告，经过比试后选出五百人，一起前往绍兴。

沿途经过山村，村民见了他们，都收拾细软想遁逃，吴成器面告村民说："不要害怕，官军随后就到了，平定倭乱后，大家都能过太平日子，但现在你们必须要听命于我。"

众人都点头答应。

吴成器指着山上的积草说："你们若逃走，这片美好的山地都不再属于你们的了。现在我和各位约定，以炮声为信号，听到炮声，你们就为我放火烧山，我为各位杀寇平乱。"

众人都点头答应。半夜时，吴成器率军来到陶家河畔，探知有十三艘倭船停泊在下游，倭寇在大肆抢掠后，正在村中欢饮庆功，喝醉了就搂着女人睡觉。

吴成器先派人杀了船上守卫，解开缆绳让船顺水飘流，接着连连发炮；村民一听到炮声，都照所约定的放火烧山，倭人在昏睡中惊醒，只见满天火光，以为明朝派大军围剿，争相窜逃到河边，但船已流失，正慌张寻找时，吴成器已率兵喊杀而来，斩杀数百倭兵，倭人从此不敢再侵扰绍兴。

事后，胡梅林奏报吴成器的战功，晋升为绍兴府判官，后累官至佥事。

〔梦龙评〕像吴成器这样有军事才略的吏员，即使在高中科举榜上的人才里也难求得到啊！

607. 王守仁

【原文】 王阳明以勘事过丰城，闻逆濠之变，兵力未具，亟欲溯流趋吉安。舟人闻濠发千余人来劫公，畏不敢发。公拔剑斫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潜觅渔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伪者，知公去远，乃罢。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为间谍，假奉朝廷密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南京兵部，各命将出师，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宁府兵至袭杀。复取优人数辈，各将公文置夹衣絮中。将发间，又捕捉伪太师家属至舟尾，令其觇知，公即佯怒，牵之上岸处斩，已而故纵之，令其奔报。濠获优，果于衣中搜得公文，遂迟疑不发。公至吉安，调度兵粮粗备，始传檄征兵，暴濠罪恶。濠知为公所卖，愤然欲出。公谓："急犯其锋，非计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后尾而图之。先复省城，以倾其巢。彼闻，必回兵来援，我则出兵邀而击之，此全胜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万余守省城，而自引兵东下。公闻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会于丰城。时濠兵已围安庆。众议宜急往救，公谓："九江、南康皆已为贼所据，而南昌城中精悍万余，食货重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夹攻。贼令南昌

兵绝我粮道，九江、南康合势挠摄，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势必下，此孙子救韩趋魏之计也！”侦者言：“新、旧厂伏兵万余，以备犄角。”公遣兵从间道袭破之。溃卒入城，城中知王师雨集，皆大骇。遂一鼓下之。濠闻我兵至丰城，即欲回舟。李士实谏，以为“必须径往南京，既登大宝，则江西自服。”濠不听，遂解安庆之围，移兵泊阮子江，为归援计。公闻濠兵且至，召众议之。众云：“宜敛兵入城，坚壁待援。”公曰：“不然。彼闻巢破，胆已丧矣。先出锐卒，要其惰归，一挫其锐，将不战而溃，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游兵诱之，复佯北以致之。俟其争前趋利，然后四面合击，伏兵并起。又虑城中宗室或内应为变，亲慰谕之，出给告示：凡胁从者不问；虽尝受贼官职，能逃归者，皆免死；能斩贼徒归降者，皆给赏。使内外居民及乡导人等四路传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绝其援。于是群力并举，逆首就擒。

按：陈眉公《见闻录》，谓宸濠之败，虽结于江西，而实溃于安庆；虽收功于王阳明，而实得力于李梧山。李讳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闻宸濠请增护卫，叹曰：“虎而翼，祸将作矣！”遂力陈反状。廷议难之。公乃旦夕设方略、饬武备，以御贼为念。谓安庆畿辅，适当贼冲，非得人莫守。当诸将庭参，于众中独揖指挥使杨锐而进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负我！”十五年，贼兵陷九江。公自将万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飞檄皖城，谕以忠义。锐感激思奋，相机应敌，发无不捷，节发间谍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一半将到南京，一半径趋安庆，并调两广狼兵、湖广土兵，即日水陆并进，俱赴安庆会集，刻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等因。”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由是散亡居半。继又发水卒千人，盛其标帜，乘飞舰百余艘，鼓噪而进，声为安庆应援。城中望见，士气百倍。锐即开门出敌，水陆夹攻，贼遂大溃。时宸濠营于黄石矶，闻败将遁。公自将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阳湖，适遇巡抚王公阳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后论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洁目击其事，特为论列，不报。故今人盛称阳明，而不及梧山，亦有幸有不幸欤？

又按：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而阳明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张、杨诸公之智，亦足述矣！

【译文】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抚南赣时，路经丰城，听说朱宸濠（明宗室，武宗时占领南昌起兵，欲进占南京，帝派王守仁巡抚南赣，后兵败被擒，诛于通州）发兵叛乱，由于王守仁兵力不足，因此想尽

快溯江赶往吉安征调兵力。

船家听说朱宸濠派出一千多人，想要截杀王守仁，都害怕得不敢搭载他。王守仁拔剑割下船家一只耳，船家才不得不发船。

傍晚时分，王守仁估量自己无法再搭乘大船继续往前行，于是暗中雇了一条小渔船，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留下一名属下，穿上自己的朝服，继续留在大船上。朱宸濠果然派人拦阻搜捕，抓到那名假扮的王守仁，才知道真的王守仁早已走远，这才作罢。

王守仁在往吉安途中，怕朱宸濠在短时间内会挥兵进攻南京，于是想出一个反间计，假装身奉朝廷密旨，被任命为两广湖襄都御史，统领两京兵部，一面命各将率众埋伏在各出入要道，见到宁王府朱宸濠的兵卒就袭击格杀。

王守仁又召来乐工，暗中在他们所带的行李、夹衣中，放置公文，这一幕故意让朱宸濠的太师家属看见，然后王守仁故意生气要斩杀他们，等他们被绑缚法场准备行刑时，却又故意制造机会，好让他们乘隙逃走，奔至朱宸濠处将所见报告朱宸濠。

朱宸濠捕获乐工，果然在他们行李中搜到公文，于是犹疑不敢贸然进兵南京。

王守仁到了吉安后，急忙征调兵马粮草，这才揭发朱宸濠罪行，昭告天下，共同讨平叛贼，朱宸濠才明白被王守仁蒙骗了，立即发兵，想剿灭王守仁。

王守仁知道此时与朱宸濠硬碰硬并非上策，应该摆出坚守不战的姿态，等朱宸濠率军往他地时，再尾随其后，创造良机。

王守仁认为，首要之务应先光复南昌，攻击朱宸濠的老巢，朱宸濠一定回兵来救，这时再出击迎战，如此才是必胜的上策。

朱宸濠果然派人侦察王守仁的动向，知道王守仁坚守不战，于是留下一万名的部众防卫南昌，而自己却率大军东下。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已率兵东下，就急忙下令各府兵马，立即在丰城会师。当时朱宸濠的大军已包围安庆，诸将都认为应该救援安庆，王守仁说：

“九江、南康都已被朱宸濠攻陷，而南昌城中有一万名精兵，粮食充足，我军若是前往安庆救援，叛贼一定拚死迎战，而安庆的兵力仅能自保，不能出城与我军配合夹击叛贼，如果叛贼命南昌派兵断绝我军粮道，再联合九江、南康的兵力夹击我军，我军若得不到外地援军，情势就非常不利。现在我军会师丰城，声势夺人，南昌贼兵必心生恐惧，我军合力进攻，必能一举破城，这是《孙子兵法》中围魏救赵的计谋。”

这时探员报告：新旧厂附近，各有伏兵共计万人〔侦言甚真〕，互为犄角之势。于是王守仁下令由小路袭击，贼兵溃败，退入城中。王守仁再率兵攻城，城

中人在听说各路官军大会师时，已人心动摇，再见王守仁率兵攻城，也就一攻而破。

朱宸濠听说官军会师丰城，就想搭船回城，李士实（官至右都御史，善作诗画，因归附朱宸濠被诛）谏阻说："下官认为不如直接进攻南京，夺得天子之位，江西自然归服。"

但朱宸濠不听，从安庆撤军，先驻扎阮子江边，策划救援南昌。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班师救援，就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说："我们不如退兵入城，坚守不战，等待援军前来。"

王守仁说："不可，贼兵听说老巢已破，已经丧胆，先让他们所派出的精兵无功而退，挫他们的锐气，接着贼兵就会不战而败，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能夺人气势。"

于是指示伍文定等诸将应战的方略：先以游击兵诱敌，然后假装不敌败走，等贼兵为抢功追击时，埋伏的士卒再群起围攻。

王守仁又顾虑城中的皇室宗亲，或许仍是朱宸濠的内应，于是亲自一一的拜访他们。并且出示公文告示：凡过去曾受朱宸濠胁迫而为内应者，一律不予追究；虽曾接受朱宸濠任命的官职，现在能投诚反正者，也一律免去死罪；而能杀叛贼者，都论功行赏。

王守仁命人将此告示四处张贴散布，另一方面又派兵分攻九江、南康，以断绝两地的救援，终于群策合力擒获朱宸濠。

〔梦龙评〕陈眉公（妈陈继儒）《见闻录》记载：

朱宸濠兵败虽结束于江西，实际上却是在安庆种下败因。虽然战功首推王守仁，实际上却应归功李梧山。李梧山又名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时，听说朱宸濠请求增加护卫，叹息说："猛处添翼，恐怕有兵祸要发生了。"于是上书极言反对，但大臣们却不赞同。李梧山就日夜加紧防备，整饰军伍，时时刻刻不忘御贼。他认为安庆位置正当要冲，一定要选择适当的将领防守，当满朝武将齐集参拜时，独独向皇帝推荐杨锐（字进之，守备安庆，朱宸濠反，东下至安庆，杨锐日夜抵御，知朱宸濠率兵十万，战船相连六十余里，召募勇士暗劫贼营，朱宸濠大惊解围而去）〔独具慧眼〕说："我把保卫皖城的重任托付给你，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正德十五年，朱宸濠攻陷九江，李梧山一面派一万名士兵在上游堆积石块，以堵塞上游之路；一面派人紧急通知皖城戒备，并以忠孝节义勉励杨锐，杨锐在感激之余，更加惕励奋发，相机应变，战无不胜。另外也伪造火牌令："因军情紧急，特命钦差太监为总兵，统领官军十余万人，一半派赴南京，一半派赴安庆，并征调两广狼兵、湖广土兵，即日起分由水、陆

同时出发，在安庆会师，限期进攻江西剿灭叛贼，今日以火牌飞报，前路各将领需同心一体防守戒备，屯积粮草，准备应战。”朱宸濠的战船行至李阳河，截下火牌，一看之下，大为惊慌，贼兵散亡一半。

李梧山又派一千水兵，搭乘百艘船舰，在船上升起军旗，命船上军士大声叫喊，为安庆声援，城中守兵看到之后，士气大振。杨锐立即打开城门率兵迎敌，水陆两路夹攻，贼兵大溃而逃。当时朱宸濠在黄石矶扎营，听说士兵溃逃，就趁夜遁逸。李梧山又亲自率兵追击，朱宸濠逃至鄱阳湖，正巧碰上王守仁率兵到鄱阳湖，于是被擒。后世论功竟不提及李梧山，御史胡洁曾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还特别论述，但并没有奏禀朝廷，所以一般人只大大称赞王守仁，却遗忘李梧山的功迹，唉！人真有幸与不幸啊。

又：冬朱宸濠兵变之初，曾表明要直攻南京，路经安庆时，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人商议，下令军士大声叫喊，并且登上城楼辱骂朱宸濠，使得朱宸濠因愤怒转而攻城。因此朱宸濠大军受挫于杨锐死守的安庆城下，最后王守仁能一举擒获朱宸濠。朱宸濠之败虽是天意，但张文锦、杨锐等人的智谋，也值得称道。

608. 杨　锐

【原文】　杨锐守备九江、安庆诸郡。既获江贼，监司喜，公曰：“江贼何足忧，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谓九江为鄱阳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当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县之高岭，可以远望，有警即可达。乃绘图呈南部及各台。又请造战舰若干艘，习水战于江上。城中治兵食，多浚井。闻宁濠变作，先引军设钩距于江侧，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余艘抵岸，为钩距所破。寇攻城后败去。濠泊船南岸，闻不克，大怒，率众分攻五门，各首举木为蔽，甚急。公裂帛布覆纸裹火药千数，散投所蔽木上，火发，尽弃走，火光周匝不绝，寇无所遁。寇复于北濠结木为栈，与城接，挟兵而进。城中大惊，公曰：“事急矣！”乃诡以“大将军”火铳实石被绯，金鼓迎置城上。寇兵望见，惊惧未进。潜使一卒从间道出，烧栈绝。寇众解结，且溽暑，力惫，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数人，于船中闻鼾声即斩首，绝其缆，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营，举火炮，城上应之。乘胜捕杀，声震数里。濠浩叹出涕，举帆顺风而返。

安庆不守，则阳明之功不成，故以杨锐附阳明之后。

【译文】　杨锐镇守九江、安庆等城，在缉捕水盗后，监司（官名，监察州郡之官）向杨锐贺喜说：“水盗已不值得我们再烦恼，现在要顾虑的只有朱宸濠了。”

监司认为九江镇位居鄱阳湖上游，不足以凭恃，反倒是鄱阳湖位置险要，所以建议在九江守备军中，拨出一旅的兵马，戍守湖口县的高地，可以监视整个湖面，万一有不寻常或紧急的状况，也能立即掌握情况。

杨锐于是将守备的计划呈报朝廷及各府台，另外又请求建造多艘战舰，在江上训练士兵熟悉水战，而在城中也令百姓屯积粮食，开凿深井，随时准备应战。

在听说朱宸濠起兵叛变后，杨锐先率兵在江边秘密设置铁钩，等叛贼的二百艘战船靠岸时，船只都被铁钩破坏；接着，叛贼攻城又告失败。朱宸濠的战船停靠在河的另一岸边，听到攻城失利非常生气，于是命众贼分攻五个城门，举木蔽顶，全力攻击，一时情势危急。杨锐命人将棉布撕裂，再覆以纸张，做成数千枚火药包，引火散投在蔽木上，一时火光四起，叛贼失去蔽护，死伤惨重。

接着，叛贼又在北面的城沟架筑栈道，想连接城内，由栈道攻城。一时城中人心惶惶，杨锐认为事情紧急，于是心生一计：假装把大火铳填满石块，并排列在城墙上，欺瞒贼兵。叛贼望见巨铳如林，果然不敢强攻。杨锐又暗派一名士卒由小道偷溜出城，焚毁栈道，断绝叛贼由栈道攻城的意图。

这期间正是大热暑天，人容易疲倦，一躺下便鼾声四起，杨锐召募善于游泳的士兵，趁夜溜上贼船，听见鼾声就割下人头，再割断缆绳，让贼船顺水飘流。

杨锐又派一两名体型壮硕的士兵，潜入岸边贼营，四处发放火炮，城中闻声，也放炮应之，乘胜捕杀贼兵，杀声远震数里，朱宸濠浩叹的流下眼泪，升帆顺风退走。

〔梦龙评〕如果杨锐不能坚守安庆城，那么王守仁就无法顺利擒贼，而成就大功。所以将杨锐的事迹附在王守仁之后。

609. 沈希仪

【原文】 沈都督希仪，初为右江参将。右江城外五里，即贼巢。贼□者耳目遍官府，即闺闼中稍动色，贼在溪沿数百里外辄知。希仪至，顾令熟瑶恣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与瑶通商贩者数十人，厚抚之，使为□。边批：军中用□，是第一义。于是贼动静声息，顾往往为我所先得。每出剿，即肘腋亲近不得闻。至期鸣号，则诸兵立集听令。边批：曹玮后身。令曰："出某门！"旗头即引诸军贸贸行。问旗头，旗头自不知，顷之扎营。贼众至，战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贼大败去。已贼寇他所，官军又已先在。虽绝远村聚，贼度官军所不至者，寇之，军又未尝不在。贼惊以为神，即官军亦不知希仪何自得之也。所剿必其剧巢，缚管绳为记，无妄杀。得妇女牛畜，果邻巢者，悉还之。唯阴助贼者，还军立剿，曰：

“若奈何阴助贼战？”或刀弩而门瞷者，曰：“罚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瞷我师？”于是贼惊服，无敢阴助贼及门瞷者。常欲剿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问病，谢不见。明日入问，希仪起曰：“吾病，思鸟兽肉，若辈能从我猎乎？”边批：裴行俭袭都支。即起出猎。出贼一二里而止营，军中乃知非猎也。最后计擒其尤黠猾善战者，支解之，四悬城门，见者股栗。常以悲风凄雨、天色冥冥夜，察诸贼所止宿，散遣人赍火若炮，衣毳帽，与草色同，潜贼巢中。夜炮举，贼大骇曰：“老沈来矣！”挈妻子逃至山顶，儿啼女咷，往往寒冻死，或触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贼何利至此？”明□之，则寂无人，已相闻，愈益惊。阴□之，则老沈固在参府不出也。边批：的是鬼神不测。自此贼胆落，或易面为熟瑶，而柳城旁一童子牵牛行深山，无敢□者矣。后熟瑶既闻公威信，征调他巢，虽惧仇，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瑶惧失期，泅溪水以应。论者以为自广西为将，韩观、山云之伦，能使瑶不为贼，希仪则使瑶人攻贼，前此未有也。

【译文】　明朝名将沈希仪（字唐佐）官拜都督，最初任官右江参将。那时右江城外五里处即是贼巢，贼人的密探把官府的一举一动全探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官员家中的芝麻小事，住在数百里外山洞里的盗匪也一清二楚。

沈希仪到任以后，首先准许熟徭（汉化的徭族）自由出入城内，接着招抚与徭人交易的数十名商人，给予他们优厚的报偿，让他们充当间谍，从此盗贼的一举一动，官府也都能了如指掌，得占先机。

沈希仪每次出兵剿贼，事先连最亲信的部属也不知道，临时鸣号通知全军将士集合听令。令曰：“由某个城门出城。”队伍由掌旗官带领，至于目的地是哪里，却连掌旗官也不知道，到了时候，就命扎营。

大批盗匪开到时，沈希仪才快速部署，完成埋伏，再突然从左右发兵，让盗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然后当贼兵移军他处、袭击某个村落时，却发觉官军早已先一步在村落守候了，即便是最偏远的村落，贼兵有十足的把握，官军不会前来围剿，可是却往往又陷入官军的陷阱，使贼兵不由惊呼神军，就连官军自己也不明白，沈希仪为什么料事如神。

沈希仪在剿灭贼巢之前，必先打探清楚贼巢所在，用管绳作记号，以避免杀错，掳获了妇女和牲畜，如果查明确属邻村的，立即予以遣还，只有暗中勾通、协助贼人的百姓，立刻加以剿灭，并责备他们：“为什么去帮助贼匪攻击善良百姓呢！”

或发现有人在门后拿着刀剑、弓箭偷偷地窥伺，想伺机偷袭的通敌者，立刻加逮捕，并告诫道：“你为什么要拿着武器随时窥伺我们呢？罚你出牛五头犒军。”

于是贼匪惊服，再也没人敢私下通敌和窥伺而动了。

沈希仪一旦决定了歼灭贼巢的计划，便装病躺在床上休息，部下前来探视，他都推辞不见。

第二天，又有部属前来探病，他才起身说："我生病，胃口不好，想吃点野味开胃，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出去打猎？"

于是率领部下出猎，当晚就在离贼营一、二里处扎营，这时将士才明白沈希仪根本不是真的要打猎。最后终于用计擒服贼营中最狡猾善战的贼兵，把他们的尸首肢解后，悬在城门示众，看见的人都为之心惊胆战。

沈希仪经常在大风雨的夜晚，偷偷侦查贼人宿营的地方，然后派遣军士携带火炮，穿戴上与草同色的衣帽，潜入贼营。到午夜时就点火发炮，贼兵莫不惊慌失措，一边高喊"老沈来了"，一边拚命往山顶上跑，一时之间，孩子哭，老婆叫，再加上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很多贼人都被活活冻死，也有的被落石砸死，因此不少贼人的妻子，都埋怨丈夫："你加入贼党究竟有什么好处？"

第二天天亮，贼兵派人回巢查探，发现老巢中竟空无一人，惊讶究竟昨夜是谁偷袭，再派人到城中打探，老沈仍高坐参将府衙，根本不曾外出〔的确是鬼神不测〕。

从此贼人更为丧胆，纷纷出山归顺，或易服为熟徭。即使是柳城旁的一个孩童牵牛入山，都不会再有徭贼骚扰。

后来，熟徭人知道沈公的威信，每当听到沈希仪征调他们攻击其他徭贼时，虽然担忧与他徭结仇，但不敢不往。有时候碰到天雨山路难行，他们怕误了集合时间，常冒险渡急湍跑步前往报到。

后人曾评论：曾任广西边将的韩观、山云（山青之子）等人，虽能使徭人不与汉人为敌，但唯有沈希仪能使徭族自相攻杀，这种事过去从未发生。

610. 赵　臣

【原文】　岑璋者，归顺州土官也，多智略，善养士，田州岑猛，其婿也。猛不法，督抚上反状。诏诸土官能擒戡猛者，赐秩一级，畀半地；党助者并诛。都御史姚镆将举兵，而虑璋合谋，咨于都指挥沈希仪。沈知部下千户赵臣与璋善，召臣问计，曰："微闻璋女失宠，璋颇恨猛。吾欲役璋破猛，如何？"臣对曰："璋多智而持疑，直语之，必不信，可以计遣，难以力役也。"沈曰："计将安出？"臣曰："镇安、归顺，世仇也。公使人归顺，则镇安疑；使人镇安，则归顺疑。公若遣臣征兵镇安，璋必邀臣询故，而端倪可动也。"沈如计遣臣。臣枉道诣璋所，坐而叹息。璋叩之，不言。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军门督过我耶？璋受侮邻仇，将逮勘耶？"臣皆曰："否，否！"璋愈疑，乃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嗟乎赵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

我！”臣曰：“与君异口骈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军门奉旨征田州，谓君以妇翁党猛，将檄镇安兵袭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骤发，败机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惊，顿息曰：“今日非赵君，我族矣！”遂强臣称病，留传舍，而亟遣人驰军门，备陈猛反状，恐波及，愿自效。沈许之，遂以白镆。镆始专意攻猛。猛子邦彦守王尧隘。璋阳遣千人助之，使为内应，皆以寸帛缀裾为识，而潜以告沈。时田州兵死守隘，众莫敢前。沈独往。战三合，沈以奇兵千余骑间道绕隘侧，旗帜闪闪。归顺兵呼曰：“天兵从间道入矣！”边批：朱序间秦兵类此。田州兵惊溃。沈乘之，斩首数千，邦彦死。猛闻败，欲自经。璋诱之，使走归顺，奉以别馆。边批：多事。而别将胡尧元等嫉沈功，边批：可恨。欲以万人扼寿归顺。璋先觉之，遣人持百牛千酝，迎军三十里，谓尧元曰：“昨猛败，将越归顺走交南。璋邀击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纠虏为变。幸缓五日，当搜致。”尧元许之。璋复构茅舍千间，边批：有用之才。一夕而讫。诸军安之，无进志。璋还诡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陈奏不白。”猛曰：“然。顾安得属草者？”璋即令人为猛具草，促猛出印封之。既知猛印所在，乃置酒贺猛。鼓乐殷作，酒半，璋持鸩饮献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相庇！”猛大呼曰：“堕老奸矣！”遂饮药死。璋斩其首，并印从间道驰诣军门，而斩他囚贯猛尸，诣掷诸军。诸军嚣争，击杀十余人；飚驰军门，则猛首已枭一日矣。诸将大恚恨，遂浸淫毁璋。而布政某等复阴害镆，倡言猛实不死，死者道士钱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镆落职，边批：好御史。而希仪等功俱不叙。璋怏怏，遂黄冠学道。见田汝成《留青日札》。

田汝成曰：“岑猛之伏诛也，岑璋掎之，赵臣启之，沈希仪王之，而功皆不录，其何以劝后？两广威令浸不行于土官，类此。书生无远略，琐琐戚戚，兴逸参也。宁惜军国重轻哉！”◯王弇州一代史才，其叙岑猛事，亦谓猛实不死，岂惑于石侍御之言耶？李福达之狱，朝是暮非，迄无确见，不知异日又何以定真伪也。

【译文】　岑璋是明朝归顺州的土官，聪明多谋略，深懂带兵之道。田州的岑猛是他的女婿。岑猛触犯律令，督抚奏告岑猛罪行，皇帝下诏谕各州土官若能擒获岑猛首级，加爵一级，另赐岑猛一半的田地，若与岑猛勾结，则一律格杀。

都御史姚镆（字英之）准备出兵征讨岑猛，想与岑璋合作，于是与都指挥沈希仪商议。

沈希仪知道部属中有个千户长叫赵臣的，一向和岑璋交情不错，于是召来赵臣商议，说：“我听说岑璋的女儿婚后似乎并不幸福，为了女儿的事，岑璋对岑猛很不谅解，我想借岑璋助我俘获岑猛，你看如何？”

赵臣说："岑璋为人聪明但生性多疑，若是直说，他一定不相信，所以只能用计劝服，不能强行命令。"

沈希仪说："该怎么办呢？"

赵臣说："镇安、归顺两州是世仇，大人派人前往归顺州，那么镇安一定起疑；派人到镇安，那么归顺又会疑心，所以若大人派我到镇安征兵，岑璋一定会问我去镇安做什么，我就可见机行事了。"

沈希仪就照计行事，赵臣故意绕道拜访岑璋，但见了岑璋却只是不断叹气，却不说话，岑璋问他，也不见他回答。

第二天，岑璋准备了酒菜款待赵臣，问赵臣："我得罪了沈都指挥史吗？还是我犯了罪您要逮捕我？"

赵臣只连连说："不是，不是，都不是。"

于是岑璋愈是疑心，挽着赵臣进入内室后，跪在赵臣面前，赵臣流着眼泪，岑璋也哭着说："先生，今日就是要我岑璋死，那我也认了，何苦要瞒我呢？"

赵臣说："与您虽非一家人，但也相交甚深，今天有紧急事不敢不告诉你，恐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岑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赵臣说："元帅奉旨出征田州，有人说先生是岑猛岳父，一定是岑猛同党，现在发公文到镇安，征兵攻先生。我不告诉你，你一定死，我现在告诉你，万一先生突然发兵叛变，泄露军机，我也一定按军法处死，所以才难过流泪。"

岑璋惊讶得顿脚叹息说："今天要不是先生，我全族的人都完了。"

于是强要赵臣称病留宿家中，一面急忙派人前往都指挥史所，列举岑猛的罪状，说明不愿受岑猛连累，愿意投效官军。

沈希仪接受岑璋的请求，将此事告诉都御史姚镆，于是姚镆全力攻伐岑猛。

岑猛的儿子名叫邦彦，率众防守隘道，岑璋表面派一千人相助，实际是做官军内应，以在衣摆缝上一寸的帛布为识别标帜，暗中向沈希仪通风报信。

当时田州兵死守隘道，官军不敢贸然进攻，沈希仪带着一千名骑兵，由小道绕路从隘道侧边进攻，看到飘动的军旗，再听到归顺兵大声叫道："天兵从小路攻入隘道了！"

田州兵不由得震惊而溃散，沈希仪乘胜追杀，死伤数千人，岑邦彦也难逃一死〔朱序间苻坚兵类此〕。

岑猛听说战败，想自杀，岑璋却说服他先到归顺〔多事〕，住在别馆中。而副将胡尧元等人嫉妒沈希仪的战功〔可恨〕，想带兵一万直捣归顺。

岑璋察觉后，立即派人带着百头牛及千醪好酒，在三十里外迎接胡尧元等人，对胡尧元说："昨天岑猛大败，他打算率残众，经由归顺往交南方向走，我

出兵攻击，他眼睛中箭后，现在不知逃往哪个方向，官军若是急急追捕，我怕又生乱事，能否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一定将他擒下送给将军。”

胡尧元点头答应。

岑璋急命人在一天之内搭盖千间茅舍，供官军住宿〔有用之才〕，而后岑璋回到别馆，骗岑猛说：“官军暂时撤退了，但若是不上书奏报，不能表明你的清白。”

岑猛说：“有道理，能否为我准备文具。”

岑璋立即命人为岑猛准备纸笔，并且一直催促岑猛盖上印鉴封口，因而知道岑猛藏放印鉴的地方，接着命人准备酒菜向岑猛道贺，一面命人弹奏乐曲助兴。

酒宴进行一半时，岑璋手拿毒酒说：“官军全面紧急搜捕你，我实在护不了你。”

岑猛大叫说：“我上了你这老狐狸的当了。”

于是喝下毒酒而死。

岑璋砍下岑猛脑袋，连同印信一并由小路快马送交沈希仪，却将岑猛的尸道与他人调包，丢到胡尧元的军前，众人为争功竟自相残杀，击杀十余人，好不容易取得尸体，快马来到军门，却发现岑猛的首级早已悬挂在城门上一天了。

诸将把岑璋恨得牙痒痒的，发誓要杀岑璋。

另有一布政使也暗中陷害姚镆，散布岑猛其实并没有死的谣言，死的是一名叫钱一真的道士。御史石金竟以此弹劾姚镆，免去他的官职，而沈希仪等人的战功也未表彰，岑璋也就抑郁上山学道了。

〔田汝成评〕岑猛伏法被诛，岑璋、赵臣、沈希仪各有其功，但都略而不提，日后要如何劝勉后人呢？大明书生没有远大抱负，只知听信谗言，嫉妒他人功劳，不知国事轻重！王弇州是一代史家，在叙述岑猛一事时，竟也认为岑猛并没有死，难道是被御史石金的一番话所迷惑了吗？今人李福达的刑狱，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日后真不知要如何辨明事实真假了！

611. 王　式

【原文】　浙东贼裘甫作乱。以王式为观察使讨平之。诸将诣于式曰：“公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趋救兵也。今兵尽行，徒惊士民耳。”“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遇敌则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译文】 明朝时浙东乱匪裘甫作乱，观察使王式（后因平乱有功，官封左金吾大将军）派兵讨平。得胜后，诸将向王式讨教说："大军一入城，正急需军粮时，元帅为什么却将仓库中存放的粮米，散发给城中百姓？"

王式说："匪盗以稻谷引诱饥民投靠他们，我将粮米分赠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沦为盗匪。再说浙东各县城都没有守兵，在敌人进城之后，不是正好资助了盗匪？"

诸将又问："元帅不设烽火台是什么原因呢？"

王式说："设烽火台是为了召救兵，现在已知没有援军，设烽火台只是徒增恐惧不安的情绪罢了。"

又问："元帅派懦弱胆小的士兵为斥堠，也不多给人员，又是什么原因呢？"

王式说："勇猛的士兵平日经过严格训练，遇到敌人就会不考量本身兵力与敌作战，如果战死了，就不会有人通知我们贼人来袭了。"

诸将听了王式的解释，都佩服说："元帅的智谋，非我等所能及。"

二十三、兵不厌诈

【原文】 道取其平，兵不厌诡。实虚虚实，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无穷，莫知所以。集"诡道"。

【译文】 走路要走平直的康庄大路，作战却不能专行正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才能让敌人疑神疑鬼，防不胜防。智者能使敌暗我明，因此才我生敌死。出奇制胜，变化无穷，使人完全无法掌握。

612. 夫概王

【原文】 吴败楚师于柏举，追及清发，将击之。阖闾之弟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大败楚人，五战及郢。

【译文】 吴王阖闾在柏举大败楚军，追到清发时，本想一举歼灭残余的楚军，吴王的弟弟夫概王却阻止说：

"被猎人围杀的野兽，为了想活命，尚且要拚死突围，何况是人呢？若是楚军知道自己没有活命的希望，反而会激起他们奋勇迎战的士气，说不定我军还会遭到败绩；不如让他们渡河，先渡河到对岸的，知道活了下来，未渡河的一定十分羡慕，再也没有奋身一搏的勇气。如此，等到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时，我军再攻击，就一定能大获全胜。"

吴王依计而行，果然大败楚军。

613. 斗伯比　季梁

【原文】　楚武王侵随，使求成焉，而军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曰："我之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图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宠，请羸师以张之。"少师归，请追楚师。季梁谏曰："楚之羸，其诱我也！"乃止。

当时微季梁，几堕楚计。楚子反有言："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故凡示弱者皆诱也。◯汉兵乘胜追匈奴。高帝闻冒顿居上谷，使人觇之。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见老弱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上不听，果围于白登。◯天后中，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将至，乃令守者绐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待国家兵到即降耳。"一日引出诸囚，与之粥，慰曰："吾等乏食养汝，又不忍杀汝，纵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纵去。至幽州，具言其故，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銮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节等弃步卒，将马先入。贼设伏，横截将军，生擒仁节等，全军皆没。二事皆类比。

【译文】　春秋时代，楚武王想发兵攻打随国，一面派使者去随国求和，自己却率军驻扎在边境等候消息，随国派少师（官名，三孤之一，周朝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全权处理议和的事务。

这时楚大夫斗伯比对楚武王说：

"楚国不能在汉水以东得势，完全是由于我国对外政策不当的关系。我国扩张军备，以武力去威逼各国，各国在恐惧之余，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我国，所以不容易离间他们。汉东诸国，以随国最为强大，如果随国能扩张自己的实力，一定就会背弃其他与随结盟的小国；随国若是背离其他的小国，这对楚国相当有利。随国少师骄宠狂妄，所以我们不如故意部署疲弱的兵卒给他看，让少师有轻敌之心。"

随少师回到随国后，果然请求随侯出兵追击楚军，但随国大臣季梁阻止说："楚国示弱是出于诱敌的阴谋。"

于是停止出兵，楚军无功而返。

〔梦龙评〕当时随国若是没有贤臣季梁识破楚人的奸计，随人可真是要上大当了！楚子反说："兵临敌人城下，无不是以展示壮盛的军容来威震

敌人；因此，若是部队军纪不整，故意示弱，这都是诱敌之计。”

汉高帝听说匈奴单于冒顿盘据代谷，派人侦察匈奴情势；冒顿把匈奴善战的能士、肥壮的牛马都藏起来，只有老弱残兵及瘦弱的牲畜，汉朝前后派出十个密探，都报告说可以进攻匈奴，高祖再派刘敬（齐人，本姓娄，高祖赐姓刘，号奉春君，又封关内侯）前往匈奴，刘敬回来后向高祖报告：“两国交战时，照常理应该会各自夸耀自己的武力，表现出自己军队的优点；现在臣到匈奴去，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年老体弱的战士，故意暴露本身的缺点，这分明想引诱敌人进攻，好用事先埋伏的奇兵突击，愚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贸然进兵匈奴。”高祖不听，结果，果然被冒顿围困在白登。

武则天时，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起兵造反，攻陷荣州，俘获好几百名汉兵，把他们关在地牢，听说麻仁节的部队快来了，要看守地牢的官吏骗囚犯说：“我们的家人正因遭逢饥荒而难以保命，等朝廷大军一到，只有投降一条路了！”又故意释放囚犯，给他们喝米粥，对他们说：“我们正面临缺粮，无法提供食物，又不忍心杀你们，只好放你们回去。”被释放的唐兵回到幽州，将所听到的话一五一十报告将领，士兵听说契丹缺粮，都想进攻好建战功。到了黄銮峪，契丹又派老弱的士卒来投降，并且故意留下几头老牛瘦马在路边。麻仁节等人就留下步兵，只率领少数的骑兵进攻，契丹由两侧埋伏攻击，生擒麻仁节等人，全军覆没。

这两件事，都是敌人故示残弱来引诱对方进攻。

614. □贾　师叔

【原文】　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边批：无策。□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及出师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边批：庸策。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駟，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以伐庸。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楚以不徙而存，宋以南渡而削。我朝土木之变，徐武功倡言南迁，赖肃愍诸公不惑其言。不然，事未可知矣！

【译文】　春秋时，楚国发生大饥荒，庸人乘机率领群蛮背叛楚国。此外，麇人（周朝国名，春秋时被楚所灭）更率领百濮（在今湖北省首县以南，一直到湖南省常德等地，均为百濮人散居的地方）齐集在选地（楚地名，在今湖北

省枝江县南），准备组织联军攻打楚国，以致申、息两城（在今河南南阳、信阳一带，为楚国北方屏障）不敢开北门，而楚国人也有迁都到阪高的念头〔无策〕。

□贾（字伯赢）说："不能迁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去，敌人也能去，不如发兵攻打庸国〔要紧的一著〕。庸国和百濮，都认为我国发生饥荒，一定无法出兵抗敌，所以才派兵攻打我国，如要我国能出兵攻庸国，他们一定会心生恐惧而退兵。而百濮本就散居各地，更会分别逃回自己的城邑，没有人会再攻打我们。"

于是楚国出兵攻庸。

当楚人攻打庸国方城（在湖北省竹山县东南四十里有方城山，山南有城长十多里，名叫方城）时，将领不幸被庸人俘虏，但只关了三天三夜就逃回来了，说："庸军兵力强大，所有蛮族都聚集在一起，不如再多派军队〔庸策〕，甚至派遣精锐的王师，会集后再进攻。"

楚大夫师叔说："不能这么做，不妨暂时再和敌人周旋几天，故意示之以弱，好让敌人有骄傲的心理，他们心存骄傲，我军战志激昂，这时就能一战而攻陷敌城，这就是先王蚡冒（楚武王的父亲）占领陉、隰两地所用的战略。"

于是楚军继续和庸军缠斗，一连打了七场败仗。因此庸人说："楚军实在不堪一击。"

从此轻视楚军而不设防。

楚庄王随即坐着驿车前往临品（地名，约在今湖北省均县境内）会师，分兵两路攻打庸国，并且和各蛮族订立军事同盟，终于灭了庸国。

〔梦龙评〕楚人打消迁都的念头，上下齐心，终于灭了庸国；南宋渡江迁都临安，国势却日渐衰弱，终至灭亡。我朝（指明朝）土木之变后，徐武功大言鼓吹迁都，幸赖肃愍等诸公，不为其言所惑，否则，实在无法想像今天国家的情势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615. 田　单

【原文】　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边批：肉先腐而虫生。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毅。毅归赵，燕军共忿。而田单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边批：此事通窍。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向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实

无能也。”单曰：“子勿言！”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君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悉劓，皆坚守，唯恐见得。单又宣言：“君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边批：骑劫一至墨即此。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锸，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皆呼“万岁”。田单乃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边批：应神师。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遂杀骑劫。

胜、广假妖以威众，陈胜与吴广谋举事，欲先威众，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腹中书，怪之。又令广于旁近丛祠中，夜篝火作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于是卒皆夜惊。旦相率语，往往指目胜。世充托梦以誓师。王世充欲击李密，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祀于洛水之上，遣巫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皆楚人，信巫，故以惑之。众皆请战，遂破密。皆神师之遣教也。◯王德征秀州贼邵青。谍言将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变，只成擒耳。”先命合军持满，阵始交，万矢齐发，牛皆反奔。我师乘之，遂残贼众。此可为徒读父书者之戒。陈涛斜之车战亦犹是。

伯比赢师以张之。□贾则累北以诱之，至于田单，直请降矣，其诈弥深，其毒弥甚。勾残以降吴治吴，伯约以降会谋会，真降且不可信，况诈乎？汉王之诳楚，黄盖之破曹，皆以降诱也。岑彭、费祎，皆死于降人之手，噫，降可以不察哉！必也，谅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在，而参之以人情，揆之以兵势，断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无变计也，——斯万全之策矣。

【译文】　战国时燕昭王去世，他的儿子惠王即位，曾和乐毅（魏人，为燕将军，曾伐齐，攻齐七十多城，封昌国君）发生不愉快的事〔肉先腐而虫生〕。田单听说此事，就施行反间计，在燕国散布谣言，说：

“齐王已经去世，攻不下的城池只有莒和即墨两城罢了，乐毅和新君有嫌隙，怕被杀而不敢回国，借着攻打齐国的名义，实际上是想自立为齐王。但因齐人不肯归附，所以暂时慢慢攻打即墨，等待时机的成熟。现在齐国人最怕换其他将军来攻打，那么即墨就不保了。”

燕王本就疑心乐毅，又中了齐国的反间计，就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军，召回乐毅。乐毅怕昭王对他不怀好意，于是投奔赵国，燕国的将士惋惜不已，群情愤恨。

这时田单命城中百姓吃饭时，要在庭院中祭拜祖先，于是飞鸟都聚集飞旋在两城的上空，燕人觉得很奇怪，田单散布谣言说："有神师降临城中，教导齐国百姓。"

有一名士兵开玩笑的说："我可以当神师吗〔此卒通窍〕？"

说完不好意思的转身走开。田单立即起身叫他回来，请他坐在神师的坐位，以神师之礼对待他。

士兵说："刚才我是随口胡说骗将军的，我真的什么也不懂。"

田单说："你什么也不要说。"

仍以神师礼待他。每次出去巡察时，必称他为神师。

接着，田单又散布谣言说："我们只怕燕国军队把所俘虏的齐兵割掉鼻子，要他们排列在燕军的阵前，那么即墨必会攻破。"

燕人听说此事，果真按着去做，城中人见投降的人都被割掉鼻子，更坚定守城的决心，惟恐被燕军擒获。

田单又派人散布谣言说："我们怕燕国人挖掘齐人城外的祖坟，侮辱我们的祖先，看见先人受到侮辱会使我们心惊胆寒。"

结果燕军又中计，挖开所有的坟墓，烧毁死人的尸骨〔骑劫笨到这个地步〕，齐国人在城上看见燕军的所为，没有不伤心悲泣，想出城与燕军决一死战，怒气冲天。

田单知道时机成熟，士兵可以上阵作战了，就亲自拿着工具和士兵一同工作，妻妾也编在工作队伍中；把好吃的食物都拿出来与士兵分享，田单命令武装的士兵都埋伏起来，改派老弱妇女登城守卫，并且派使者在燕国商议投降。燕军都高呼万岁。

田单又募集民家的捐款，筹集到千镒黄金，请即墨城的富豪赠送给燕国将军，说："齐人马上就要投降了，希望你们不要虏掠我们的妻妾。"

燕将十分高兴，答应他们的请求，从此燕军防备松懈，毫无斗志。

田单在城中征收了一千多头牛，为他们缝制绛色丝衣，画上五彩龙纹，在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刃，另在牛尾上扎上苇草，灌上油脂，然后在城墙上挖掘几十个洞穴，趁着夜晚，把牛群赶往洞口，这时点燃牛尾上的苇草，牛只受不少火烧的疼痛，发怒向前狂奔，直冲燕军营地，五千士兵跟随牛奋勇杀出。

燕军大吃一惊，看见牛只都是龙纹〔应神师之说〕，凡是碰触到的立即死亡，伤亦五千余人。而城中百姓喊杀震天，不断敲击铜器，发出震耳的声响，燕军

深受惊吓，溃散而逃，齐军乘胜杀了骑劫，一雪耻恨。

〔梦龙评〕陈胜（亦称陈涉，秦二世时与吴广起兵抗秦）、吴广举兵抗秦前，也曾事先伪造书信暗中藏在鱼腹中，再命士兵买鱼烹食时，发现鱼腹中有书帛曰“陈胜王”。王世充攻打李密时，也怕士兵心存疑惧，而假托夜梦周公，这都是借神明坚定士卒信心。

王德在秀州征讨贼人邵青时，密探得到邵青要用火牛阵攻击王德，王德说：“这种战术已经过时了，火牛阵只能用一次，再用就不管用了，他不知变化，必定会被一网成擒。”于是命全体士兵每人携带足够的箭矢，贼人一放牛，就万箭齐发，牛只中箭后，全都调头反奔，这时王德命部队追杀，于是歼灭贼人，这可做为死读兵书而不知活用的教训。

斗伯比用弱军攻敌，□贾借战败诱敌，而田单却直接请降，诈谋愈是深沉，对日后战局的演变影响也愈大。句践投降吴王，却趁吴王大会诸侯时，乘虚而入灭了吴国，姜维（三国蜀大将，字伯约）虽降魏而仍有复兴蜀国的心志，所以说敌人诚心投降尚且不能真信，更何况要防敌人诈降呢？刘邦欺骗项羽，黄盖大败曹操，都是伪降诱敌；岑彭、费祎等名将，也都是死在降将的手上。

唉！对敌人的请降能不慎重观察吗？一定要冷静的评估，自己到底有什么威信能震服敌人弃械投降；再衡量彼此的军力、人心的向背，最后归纳结论：若是推断出敌人不得不投降的理由，那么敌人的请降就是真心的，日后不会再生变端，这样接受敌人的投降才是万全的做法。

616. 康茂才

【原文】 陈友谅既陷太平，据上流，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建康。或劝上自将击之，上曰：“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而大军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急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谓曰：“二寇相合，为患必深。若先破友谅，则东寇胆落矣。汝能速之使来乎？”茂才曰：“家有老阉者，旧尝事友谅，今往必信。”遂令阉者赍书，乘小舸径至伪汉军中，许以内应。友谅果信之，甚喜，问康公，曰：“今何在？”曰：“见守江东桥。”又问：“桥何如？”曰：“木桥也。”赐食遣还，嘱曰：“吾即至，至则呼老康为号。”阉者还告，上曰：“虏落吾彀中矣！”乃使人撤木桥，易以铁石，一宵而成。冯胜、常遇春率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徐达等军于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上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右，偃赤帜于山之左，戒曰：“寇至则举赤帜，闻鼓声则举黄帜，伏兵皆起。”是日，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大胜港，水路狭，遇杨璟兵，即退出大江，径以舟冲江东桥，见桥

皆铁石，乃惊疑。连呼“老康”，莫应，始觉其诈。即分舟师千余向龙江，先遣万人登岸立栅，势甚锐。时酷暑，上度天必雨，令诸军且就食。时天无云，忽风起西北，雨大至。赤帜举，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军来争，战方合，适雨止。命发鼓，鼓声震，黄帜举，伏发。徐达兵亦至，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乘胜逐之，遂复太平。

【译文】 元朝末年，陈友谅（初为小吏，元顺帝时，徐寿辉起兵，陈友谅投效麾下，后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与张士诚合谋攻取建康，败于明太祖朱元璋，中箭而死）攻陷太平后，占领整个长江上游，于是派人邀约张士诚（小字九四，初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又改称吴王，后被明朝大将徐达、当遇春所擒，自缢而死）一同攻打建康（即今南京）。

有人建议明太祖亲自率兵迎战，太祖说：“敌人知道我一定会率兵迎战，所以他们一定会只用一部分兵力来牵制我，而主力部队顺着长江而下，只需半天的时间，就可抵达建康。我若是率兵急急赶回建康，让士兵奔波百里再与敌人交手，这是犯了兵家大忌。”

于是召见康茂才（字寿卿，元末曾举兵抗元，后追随明太祖，谥武毅），对他说：“陈友谅与张士诚如果真的联合起兵，对我军情势相当不利，如果能先击败陈友谅，那么张士诚就会闻风丧胆了，你可有办法能引诱陈友谅先进攻此地吗？”

康茂才说：“我府里有个老门房，他以前曾跟随过陈友谅，派他去作反间，陈友谅一定不会起疑。”

于是命老门房担任信差，乘小船来到伪汉的营地送信给陈友谅。老门房见了陈友谅，告诉他康茂才愿做内应的事，陈友谅果然大喜过望，深信不疑。

陈友谅接着询问门房：“康公如今在哪里？”

门房回答：“镇守江东桥。”

接着又问：“江东桥的结构如何？”

门房说：“江东桥是座木造的桥。”

于是陈友谅命人准备丰盛的酒食招待老门房，再送他回去，临行前叮嘱说：“我的大军随后就到，届时我们以‘老康’为暗号。”

门房返回之后，把经过情形一一详报，明太祖说：“陈友谅已落入我的圈套了。”

立即命人拆除木造的江东桥，在一夜之间赶搭一座铁石造的江东桥。冯胜（勇敢多智谋，封宋国公）、常遇春率三万人埋伏在石灰山侧；徐达（字天德，初为郭子兴部将，后投效明太祖，官至中书右丞相，封魏国公）等人镇守南门；杨璟（官至偏将军，卒谥武信）率军驻守大胜港；张德胜（字仁辅，在与陈友谅

交战时阵亡，追封蔡国公，谥忠毅）、朱虎率军搭战舰巡防龙江关。

太祖亲自坐镇卢龙山指挥三军，并且命手持黄旗者埋伏在山的右侧，持红旗者埋伏在山的左侧，告诫三军："敌军来犯时就挥动红旗，听到战鼓声就高举黄旗，这时所有埋伏的军队就全面出击。"

这天，陈友谅率军舰顺江东下，进入大胜港后，因江面狭窄，与杨璟军队接触后，立即退出港口，想直接用船舰撞击江东桥，等发觉江东桥并非是想像中的木造桥而是铁石桥时，不由心惊起疑，再连喊"老康"没有回应，才知上当了。陈友谅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率千艘战舰直驶龙江，一路带领一万士兵上岸构筑栅栏，气势仍锐不可当。

这时正值暑天，酷热难耐，太祖预测将有大雨，下令士兵先吃饭。这期间，天空万里无雨，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没想到突然刮起一阵西北风，顷刻间大雨滂沱。太祖立刻下令挥动红旗，军士拔取陈友谅营前的栅栏，陈友谅的军队奔来抢夺。

两军相遇，血战正酣，大雨忽然停止，太祖立刻命人击鼓，刹时间鼓声震天，黄旗高举，伏兵全面出击，徐达也率军前来会合，于是水陆联合，内外夹击，大败陈友谅，太祖乘胜追击，攻下了太平。

617. 张　良

【原文】　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张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叛，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破秦军。

郦生既说下齐，而韩信袭击，遂至临淄。颉利兵败求和，太宗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颉利外为卑顺，内实犹豫。李靖谋曰："颉利虽败，其众尚十余万，若走度碛北，则难图矣！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万骑袭之，不战可擒也，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大破之。二事俱同此。

【译文】　沛公（刘邦）想用两万人的兵力进攻秦国的峣关。

张良说："秦军还很强大，不可轻敌。臣听说秦国将领贪财重利，容易收买，请主公固守原地，另派人每餐准备五万人的膳食，在山上增设军旗，以张声势，而要郦食其拿着珍宝器物去游说秦将。"

秦将果然受到利诱，想休战订盟联手，袭击咸阳。

沛公正想答应，张良说："这只是秦军将领的想法，恐怕秦兵不会听从，不如趁他们斗志松懈的时候，挥兵进攻。"

沛公率军进攻，果然大败秦军。

〔梦龙评〕韩信带兵东进准备攻齐时，齐王曾接纳郦食其的劝告，派人与汉讲和。结果韩信仍破齐军，到达临淄，齐王以为郦食其出卖自己，就烹杀郦食其。

颉利（唐时突厥可汗）在阴山被李靖打败，于是派使者入朝谒见唐太宗谢罪，请求归附。太宗派唐俭（字茂系，谥襄）安抚他。颉利表面言行谦卑，内心却仍犹豫不服。李靖说："颉利虽然失败，但余众仍有十多万人，若是逃往漠北，路远难追，不如请钦差使者前往颉利营地，让他们放松戒备，一面再精选一万骑兵伺机突袭，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生擒颉利了。这是韩信打败齐国的做法，至于唐俭可能有杀身之祸，但也顾不了了。"

这两件事与张良的谋略，都是同一个模式。

618. 李广　王越

【原文】　广与百余骑独出，望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乃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疑汉伏军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广乃归大军。

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帅千人巡边。虏猝至，主客不当。永欲走，越止之，为阵列自固。虏疑未敢前。薄暮，令骑皆下马衔枚，鱼贯行，毋反顾。自率骁勇殿。从山后走五十里，抵城。虏不觉。明日乃谓永曰："我一动，虏蹑击，无噍类矣。结阵，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马，无军声，故虏不觉也。"

【译文】　汉朝名将李广（曾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封宋国公）有一次只带了百多兵骑兵出外巡行，半路上遇到好几千名的匈奴骑兵。

匈奴兵见了李广，以为是汉军的诱敌之计，非常惊慌，立即驱马上山布阵。而李广的骑兵也心虚害怕，想骑马逃走。

李广镇定地说："我们离开营地有好几十里路，现在如果急着骑马逃逸，匈奴一定会追杀我们，那我们一个也别想活命。但如果我们留在原地，匈奴一定认为我们是诱敌之兵，而不敢轻易攻击。"

于是下令所有骑兵前进，到距离匈奴兵阵地前两里处，李广再下令停止前进，所有士兵下马，解下马鞍。

骑兵说："敌兵不但人数多，而且离我们那么近，万一他们发动攻击，我们怎么办？"

李广说："匈奴兵都认定我们会离开，现在见我们卸下马鞍表示不走，他们更会相信我们是故意诱敌来攻。"

匈奴兵果真不敢出击。

有一位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在远处监视李广军队，李广跳上马背，带着十多名骑兵，快奔射杀了白马将军，再回到营地卸下马鞍，这时已近黄昏，李广命士兵放马吃草，席地休息，匈奴兵始终感到奇怪，但也一直不敢攻击。

午夜时，匈奴兵认为埋伏在附近的汉军会利用夜晚攻击，所以就率众离去。天亮后，李广等人安然返营。

明朝时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领一千部众巡察边境，突然遇到胡兵。由于兵力悬殊，朱永想逃走，王越却加以阻止，一面命兵士列阵守卫，胡兵见势疑惧，不敢贸然攻击。

近黄昏时，王越下令所有士兵排成一列，禁止出声，不准回头地向前走，而自己亲自带领勇敢善战的士兵殿后押阵，由后山步行五十里路，回到城内，而胡人却一直没有惊觉。

第二天王越才对朱永说："当时只要我军一跑，胡兵就会下令追击，那么没有人能活命。胡兵见我军排列阵式，表现出悠闲的神态，反而迷惑，这时再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命士兵下马禁声步行，所以胡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趁夜而走。"

619. 吕蒙　马隆

【原文】　吕蒙既领汉昌太守，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有并兼之心，且据上流，乃外倍修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从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蒙以陆逊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乃荐逊自代。逊遗书与羽，极其推让。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浔阳，尽伏其精兵□艚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直抵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有取民一笠以覆官铠者，其人系蒙乡里，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问。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使还，私相参信，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吏士无斗心，羽遂成擒。

太康初，南虏成奚每为边患。西平太守马隆帅军讨之。虏据险拒守。隆令军士皆负农器，将若田者。虏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怠。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毕隆之政，不敢为寇。

【译文】　三国时吕蒙（三国吴人，字子明，曾与周瑜、孙权合谋败曹操，封孱陵侯）镇守汉昌，与关羽接壤，认为关羽有兼并天下的雄心，再者关羽占据长江上游，应该与关羽特别亲近修好。

等到关羽攻打樊城时，吕蒙上奏："关羽讨伐樊城，却留下许多后备部队，这一定是为防备臣由他背后袭击。臣一向体弱，请上准臣以治病为名，率领军队回到建业，关羽听说此事，一定会撤走后备部队，全部开往襄阳。这时我军就可顺江而下，日夜兼程，趁他后方防卫空虚，袭击南郡，关羽也就插翅难飞了。"

于是吕蒙对外宣称病重，孙权故意明令召回吕蒙，在暗中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吕蒙认为陆逊虽藉藉无名，但颇有将才，能堪大任，于是推荐陆逊接替自己的职务。

陆逊先写了一封信给关羽，信中推崇关羽的功迹，表达自己对他的崇敬。关羽见信大为心安，就撤走后备部队，开往樊城。

孙权接获报告，就发动军队攻击关羽。

孙权先遣吕蒙到浔阳，他在船中埋伏精兵，命伪装普通百姓摇桨，另外命人穿上商人的衣服，做为掩护，日夜赶路。而关羽派任长江沿岸的侦察员，也都一一被囚捕，所以关羽无法掌握军情，吴国军队长驱直入南郡，于是傅士仁、糜芳都出城投降。吕蒙进城后，拜访关羽及士兵们的家属，并安抚他们。

吕蒙的士兵中，有一位是吕蒙的同乡，抢了城中百姓的一顶斗笠，来覆盖将领的盔甲，官员的盔甲虽是公物，但吕蒙仍以触犯军令，流着眼泪将他斩首，不因为他是同乡而循私免罪，于是威名大震，全城路不拾遗。此后，吕蒙每天都派亲信到各个民家，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凡是生病的都予以治疗，饥寒的也派人赐予衣食。而城中府库的财宝，吕蒙也下令贴上封条，等孙权来后再处理。

关羽听说南郡失守，立刻回奔，沿途多次派人和吕蒙联系，吕蒙总是礼貌周到的招待使者，让他在城中到处参观，拜访各家百姓，或者请士兵的家属亲笔写信托使者带回，表示征信。等关羽的士兵私下探问，知道家中平安无事，而生活又比以前安定，都失去战斗的意志，终于一举擒获关羽。

晋武帝太康初年，南虏成奚常常侵扰边境，西平太守马隆奉命率兵平乱。虏人凭恃险要的地形，顽强的抵抗。

马隆心生一计，命士兵扮作农夫，背着农具，下田耕作。虏人以为马隆久

战无功，已经不再有作战的斗志，也稍稍松懈防备，马隆趁着虏人无备时，进兵攻击。日后，在马隆镇守期间，虏人不敢再骚扰边境。

620. 孙膑　虞诩

【原文】　魏庞涓攻韩。齐田忌救韩，直走大梁。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兼程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边批：奇计独造。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乱，大败，庞涓自刭。

李温陵曰："世岂有十万之师，三日之内减至三万，而犹不知其计者乎！"

羌寇武都，迁虞诩为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军停车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钞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军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过三十里'，而令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我寡，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杀伤。明日悉阵其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

【译文】　魏国庞涓发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求救，齐国派田忌率军直奔魏都大梁。庞涓听到这消息，立即由韩撤军驰援，而齐国的部队已入境而西上。

孙膑对田忌说：

"三晋（韩、赵、魏）的士兵以凶悍勇猛闻名，一向认为齐军胆小，不把齐军放在眼里。善于作战的人，就在于他能掌握敌我的情势而加以利导，兵法上说：攻打一百里远的敌人，可能会损失主将；攻打五十里远的敌人，可能会损失一半的兵力。我军不如将计就计，入魏境之后，下令士兵起炉灶时，今天建十万个炉灶，明天减为五万，后天再减为三万。"

庞涓一连三天都尾随齐军，暗中侦察，发现齐军炉灶的数目天天锐减，暗

自高兴说："我就知道齐军胆小如鼠，进入魏境才只三天，士兵就已逃亡近半，这种军队怎堪一击。"

于是留下主力步兵，自己只带领轻装骑兵，急驰追击齐军。

照孙膑的推算，在黄昏时分，魏军就可抵达马陵。

马陵是一道峡谷，路面狭窄，两侧都是险峻的斜坡，最适合埋伏突袭。于是孙膑就把路旁的一棵大树的树干削平，在上面写下六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独创的妙计〕。然后在附近埋伏许多弓箭手，并叮嘱他们说："黄昏时，见到树下有火光就万箭齐发。"

到黄昏时，庞涓果然率军由树下经过，看到树上模糊的字迹，就命人点燃火把，还没读完树上的字，齐军就万箭齐发，一时间魏军阵势大乱，大军溃败，庞涓举剑自刎而死。

〔李贽评〕世上怎么有人笨到十万大军在三天之内减为三万人，还不知道是计谋呢？

后汉时羌人进犯武都，皇帝命虞诩（字开卿）镇守武都。羌人派数千人在淆谷列阵等候虞诩，虞诩令兵士暂时停止前进，并表示要上书请求皇帝派兵增援，等援兵到达后，才继续往前推进。

羌人听说后，就调遣部分兵力到其他地方，想用包抄的方式进攻。

虞诩利用羌人兵力分散的机会，日夜兼程疾行军一百多里，并下令士兵在架设炉灶时，每天以倍数增加，使羌人不敢大意进攻。

有人问虞诩说："孙膑每日减少炉灶数，计诱庞涓，而元帅却每天增加炉灶的数目；另外，兵法上说：'每日行军不得超过三十里。'而现在我们每日行军却将近二百里，元帅的用意是什么呢？"

虞诩说："敌众我寡，假使我军再放慢行军速度，很容易遭到敌人攻击，快速行进敌人就很难预测我军的虚实，再见到我军每天增加的炉灶数，一定认为其他州郡的士兵已经集结会合，见我军队人数众多，行动快速，必会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出击。孙膑以前以强弱为诱敌之计，今天我以虚张兵力为退敌之道，完全是因情势不同。"

到达武都后，虞诩的兵力还不足三千人，而羌兵以一万多人围城，围攻了数十日，城池依然固若金汤。虞诩下令士兵留下强弩不发，用射程较短的小箭，射杀敌人，羌人以为官军兵弱，力道不强，就下令进攻。

这时虞诩才下令士兵用强弩杀敌，无不命中目标，羌人震惊之下急忙退兵，虞诩出城追击，羌人死伤惨重。

第二天，残余的羌人虽仍列阵，但已军心大动，虞诩推断羌人一定会撤退，就暗中派遣五百人埋伏在浅水边，等羌人后退时拦截。羌人果然溃逃，这时埋

伏的伏兵趁机截杀，大破羌人。

621. 祖逖　檀道济　岳飞

【原文】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余人运以馈。潜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弃而走。豹兵久饥，以为逖士众丰饱，大惧，宵遁。

宋檀道济伐魏，累胜，至历城。魏以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道济军食尽，引还。有卒亡降魏，具告之。魏人追之，众洶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见之，谓道济资粮有余，以降者为妄而斩之。道济全军以归。

岳飞奉诏，招抚岭表贼曹成。不从，乃上奏："群盗力强则肆横，力屈则就招。不加剿而遽议招，未易也。"遂率兵入。会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白曰："粮尽矣，奈何？"边批：飞使之。飞阳曰："且反茶陵。"已而顾谍作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计谍归告，成必来追，即下令蓐食，潜趣绕岭。未明，已逼贼垒，出不意，惊呼曰："岳家军至矣！"飞乘之，遂大溃。自是连夺其险隘，贼穷。飞乃曰："招今可行矣！"

孙膑强而示之弱，虞诩弱而示之强。祖逖、檀道济饥而示之饱，岳忠武饱而示之饥。

【译文】　晋朝名将祖逖（字士稚，曾闻鸡起舞、击楫渡江）手下将领韩潜与后赵的将领桃豹，分别据守东川的旧城。

双方相持四十多天，眼见粮食即将告罄，祖逖遂用布袋填装泥土，命一千多名士兵搬运这些土袋，装作是由外地支援的米粮；另外又暗中派人背负米粮，故意在桃豹士兵经常巡逻的路边休息，等桃豹的士兵攻击时，故意丢弃米袋逃逸。

桃豹的士兵也缺粮甚久，见祖逖士兵留下的米袋，以为祖逖军中粮食充裕，心想绝对无法再与祖逖相持下去，心生惧意，连夜撤兵而去。

南北朝时，南朝宋将檀道济（屡建战功，后因见疑于朝廷，被杀）多次打败北魏军，至历城后，魏军以骑兵时而攻击檀道济的先锋部队，又时而突袭殿后的士兵。另外魏军也焚毁城中的粮草，檀道济在缺粮的情况下，只有撤军。

有一名投降魏军的士兵，把檀道济的窘境全都告诉魏军，魏人立即出兵追击，人数众多，气势汹汹，檀道济的军队一时难以招架。

檀道济于是在夜晚命人高声地用筹数着量米的数量，实际上却是以沙代米，另外用仅剩的米，覆盖在沙堆上（唱筹量沙），第二天魏军见了，以为檀道济营中粮食充裕，而被降兵骗了，就怒斩降兵，而檀道济也全军而退。

岳飞奉皇帝诏命抚岭表，贼人曹成悍然拒绝。

岳飞奏报说："盗匪一旦得势，就肆意横行，等到穷途末路时，就容易招抚。现在如果不先围剿贼匪，却骤然招抚，盗匪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于是派兵围剿。

正好曹成派来的间谍，被俘获绑缚在帐下。岳飞故意出示公文向当地官员征调军粮，官员说："城中缺粮，该怎么办呢〔飞使之〕？"

岳飞说："看来只有先回茶陵了。"

接着在间谍面前表现出失望的表情，顿脚进入帐内，一面下令故意制造让间谍逃脱的机会。

岳飞料定间谍一定会把所听见的消息告诉曹成，而曹成一定会乘机攻击官兵，于是下令全军全副武装，连夜悄悄绕过岭表。

第二天天亮不到，岳飞就已到达贼营。贼人大感意外，惊呼道："岳家军来了！"

岳飞乘机攻击，贼人溃散，岳飞连连夺下贼人所据守的险要，贼人被逼的走投无路。岳飞说："现在可以进行招抚了。"

〔梦龙评〕孙膑故意隐藏本身的兵力来引诱敌人〔强而示之弱〕，虞诩却虚张自身的武力来恫吓对手〔弱而示之强〕；祖逖、檀道济以仅剩的米粮示敌，来掩饰粮尽的窘境〔饥而示之饱〕，岳飞故意用缺粮做为诱饵，引贼人上当〔饱而示之饥〕。他们战术虽各有不同，但都达到预定的目标。

622. 韦孝宽　岳飞　种世衡

【原文】　东魏将段琛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恒煽诱边民。韦孝宽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书迹，令善学书者习之。因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灯下书者，还令谍人送琛。琛得书，果疑道恒，不用其谋，遂相继被擒。

齐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宽令参军曲岩作谣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广传于邺下。时祖孝征正与明月隙，既闻，复润色奏之，明月竟坐诛。孝宽真熟于用间者！

岳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人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致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刳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

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

元昊有腹心将，号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统精兵，最为毒害。种世衡谋欲去之。野利尝令浪里、赏乞、媚娘三人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临税出入，骑从甚宠。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坚朴可用延致门下，诱令冠带。因出师，以获贼功白于帅府，表授三班阶职，充指挥使。又为力办其家事，凡居事骑从之具，无不备。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边批：苦肉计。械系数十日，极其楚毒，崧终不怨，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负，为解缚沐浴，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汝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为我卒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仍祝之曰："此非濒死不得泄。若泄时，当言'负恩不能成将军之事也'。"又以画龟一幅、枣一蔀遗野利。野利见枣、龟，边批：影"早归"。度必有书，索之。崧目左右，又对"无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数百里外，诘问遗书。崧坚执无书，至箠楚极苦，终不说。又数日，私召至其宫，乃令人问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终不说。乃命曳出斩之，崧乃大号而言曰："空死，不了将军事矣！吾负将军！吾负将军！"其人急追问之，崧于是褫衲衣，取书进入。边批：书中必以及浪里等三人，使视之而可信。移刻，命崧就馆，而阴遣爱将假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见，只令官属日即馆舍劳问。问及兴州左右则详，至野利所部多不悉。边批：可知非野利使。适擒生虏数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觇之，生虏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见使者，厚遣之。边批：只觉恶草具进项王使其策未工。世衡度使返，崧即还，而野利报死矣。世衡既杀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设祭境上，书祭文于版，述二将相结，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败。其祭文杂纸币中。有虏至，急□之以归。版字不可遽灭，虏得之以献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将，悔恨无及，乃定和议。崧复姓为王嵩，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

沈存中《补笔谈》亦载此事，云："世衡厚遣崧，以军机密事数条与之，曰：'可以此借手。'临行，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虏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即野利王。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崧如所教，间关求通遇乞。虏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其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虏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虏人因疑遇乞，杀之，迁崧于北境，亡归。"事稍异。据《笔谈》则领中书并崧不知，崧胆才壮，似更奇。

世衡又尝以罪怒一悉将，杖其背，僚属为请，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

奔元昊，元昊甚亲信之。岁余，尽得其机密以归。乃知世衡能用间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东魏将军段琛据守宜阳，命扬州刺史牛道恒煽动边民滋事，韦孝宽（北周人，名叔裕，用兵如神，屡建战功）深感困扰。于是暗中派人秘密偷取牛道恒的手迹，要善于摹仿笔迹的人，临摹牛道恒的字迹，伪造一封牛道恒写给韦孝宽的书信，信中表明有归降的意愿，并且故意在信纸上留下蜡迹，好像是在烛火下写这封信，再命间谍将信送交段琛。

段琛得到信件，果然对牛道恒的忠诚起了疑心，不再信任他所提出的谋略，终于与牛道恒先后被擒。

〔梦龙评〕齐相斛律明月处理政务，机智多谋略，韦孝宽命参军曲岩作歌谣，歌辞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是指"斛"。又唱："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间谍在城中广为传播。当时祖孝徵与斛律明月间有摩擦，听了这些歌，就加油添醋禀告齐君，斛律明月竟因此降罪被杀。韦孝宽真可说是一位善于用间的将领。

南宋时，岳飞知道虽然刘豫与粘罕相勾结，但金兀术对刘豫却没有好感，可以利用间谍挑拨。正巧军中抓到一名兀术派来卧底的间谍，岳飞故意装作认错人，而大声责骂说："你不是本帅营中的小兵张斌吗？本帅前次派你去齐国，约定诱擒四太子（兀术），你去了之后竟毫无音讯，现在我又派人到齐，齐主已答应我冬天时，以与金兵联合攻打临安为名，在清河诱擒四太子，而你先前为什么竟背叛本帅，没有把本帅的信交给齐王？"

金兀术的间谍一再求情希望能再戴罪立功，免去一死，岳飞故意答应再给他一次立功机会，写了一封与刘豫商议如何谋刺金兀术的蜡书，切开间谍的股肉，将蜡丸藏于其中，对他说："本帅原谅你的过失，现在再派你到齐，询问齐主出兵的日期，千万不要泄露此事。"

间谍回去之后，将书信呈交金兀术，金兀术大为惊恐，急忙奏报金主，于是金人废立刘豫。

北宋时西夏主李元昊有两名外号分别是"野利王"、"天都王"的心腹大将，各统领精锐的部队，令官军头痛不已。种世衡非常想用计除去他们。

野利王曾派遣浪里、赏乞、媚娘三名手下，向种世衡投降，种世衡知道他们故意诈降，心想："与其杀了他们，不如利用这三人行反间计。"就派他们为监税官，跟随在种世衡的左右，好像非常得到种世衡的信任。

紫山寺有名和尚，法名法嵩，种世衡曾暗中观察，认为他心志坚贞，可担大任，于是延揽他为手下，说服他还俗，接着以他率兵击贼有功，请帅府表扬他，授予他三班奉职（官名，宋朝武臣的职官，有东班、西班、横班），暂代指挥使职权，又为他张罗新家大小事，举凡家具、器物、车马无一不料理妥当。

法嵩却日日吃喝嫖赌，不干正事，种世衡仍礼遇厚待，法嵩终于受感动。一天，种世衡突然很生气的对法嵩说："我待你有如自家儿子，想不到你却辜负我一片心意，暗中与贼人勾结。"

命人为他戴上枷锁，严刑酷打一连数十天〔苦肉计〕。法嵩始终没有怨恨，只说："法嵩是男子汉大丈夫，元帅既然听信谗言，要杀我，我只有一死报元帅。"

半年后，种世衡观察法嵩仍一如当初，毫无怨尤，就亲自为他解下刑具，命人侍候他沐浴更衣，请他进入内室，极力安抚劝慰说："其实你根本没有错，这一切都是本帅故意试探你的。本帅想命你出使西夏，充当间谍，若被敌人查获，所受的苦刑更加倍于你现在所受到的，你能为本帅保密，永远不泄军机吗？"

法嵩流着泪答应。

种世衡就随手写了一封给野利王的信，信口以蜡密封，藏在衣服夹缝里，叮嘱法嵩说："这信不到生死关头千万不可泄露，万一泄露时，一定要高喊：'我对不起将军，不能完成将军所交付的任务。'"

一面命人准备龟图一幅、枣一包，送给野利王。

野利一见枣、龟（影射早归），猜测一定有信函，就询问法嵩，法嵩看了看野利王的左右，回答没有信。野利王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命人以快马送呈李元昊，李元昊召法嵩及野利王离营数百里外，与他会合，质问法嵩信函在哪里？

法嵩始终坚持没有任何信函，虽一再遭到苦刑毒打，仍不吐实，过了几天，李元昊私下召法嵩入宫，命人劝他说："如果不说实话就难逃一死。"

法嵩仍不说出信函的下落。

于是李元昊命人拖出斩首，法嵩这才大声哭叫着说："我白死了，无法完成将军交付的任务，我对不起将军！我对不起将军！"

执刑官急忙追问，法嵩于是拆开衣服缝线取出信函，李元昊命法嵩在别馆住下，暗中派心腹爱将，假扮成野利王的使者，前去谒见种世衡。

种世衡猜测他是李元昊派来的使者，并没有马上接见，只令属下每天到宾馆探问使者起居，并闲话家常，当问到兴州的情势时，使者回答得很详尽，而对野利王的动向却知道得不多〔可知非野利王使者〕。

正好这时俘虏了好几名西夏兵，种世衡命人在暗中观察俘虏和使者见面时的情形，俘虏果然叫出使者姓名。种世衡确知是李元昊所派遣的人之后，就立即召见，把他当做是野利王的使者，再赠送他许多贵重的财物送他回西夏。种世衡猜测使者回到西夏后，法嵩也该回来了，并且还会带回野利王的死讯。

种世衡用借刀杀人计除去野利王后，还想将天都王一并除去，于是在边境设立祭坛，在泥板上刻下祭文，文中叙述西夏两名大将有与自己结交的心意，不料却功败垂成，所以写下这篇祭文祝祷上苍。

祭文与纸钱放在一处，突然有西夏兵来，种世衡忙命人毁去泥板，但泥字一时无法销毁，于是西夏兵拿去呈给李元昊，天都王也因此获罪。李元昊损失两名心腹爱将，心中悔恨无比，只好与宋议和。

法嵩复姓为王嵩，后来官至诸司使，到现在边人都还称呼他王和尚。

〔梦龙评〕沈存中《补笔谈》中也有记载这件事，说种世衡在法嵩临行前，曾以几项军事机密写在纸条上交给法嵩，交待他必要时可借此保命，又把身上的棉袍送给法嵩，说："大漠天寒地冻，就用这件棉袍做为送别礼物，到西夏后，要想尽一切方法求见野利王〔计在此〕谓，没有他，事情就无法顺利推展。"

法嵩按种世衡所交待的，打通关节求见野利王。西夏人不觉起疑心，将法嵩擒下，几天后在法嵩棉袍的衣领中，发现种世衡写给野利王的密函，信中言辞亲密。法嵩并不知情，所以西夏兵虽严刑逼供，法嵩始终不说一字，于是西夏人开始怀疑野利王，杀了野利王，把法嵩放逐北地，最后法嵩才乘机脱逃回来。

这与前面所记述的略有出入，如果真如《笔谈》中所记载，法嵩对暗藏衣领的密函一无所知，那么法嵩的胆识豪气更令人赞佩。

种世衡也曾经因一名番将犯罪，很生气的下令差官鞭打他的脊背，虽然多名部属为番将求情，种世衡却一概不应允。鞭打完后，番将立即投效李元昊，李元昊非常信任倚重他，一年多后，番将完全取得李元昊的军事机密，回来报告种世衡，这时众人才明白种世衡是个善于利用反间的将领。

623. 刘　鄩

【原文】　刘鄩，安丘人，初事青州王师范。唐昭宗幸凤翔，朱温率师迎于岐下。师范欲乘虚据兖州。鄩先遣人诈为鬻油者，觇城内虚实及出入所。视罗城下一水窦，可引众而入，遂志之。鄩乃告师范，请步兵五百，自水窦衔枚而入，边批：不虞之道。一夕而定。军城宴然，市民无忧。

朱温遣大将葛从周来攻城，良久外援俱绝。鄩料简城中，凡不足当敌者，悉出之于外；与将士同甘苦。一日，副使王彦温逾城走，守陴者从之，不可止。鄩即遣人从容告彦温曰："请少将人出，非素遣者，勿带行。"又扬言于众曰："素遣从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外军果疑彦温，即戮于城下。于是守军遂固。鄩后师范降梁。

【译文】　唐朝的刘鄩是安邱人，最初是青州王师范（王敬武的儿子，曾奉昭宗命讨伐朱全忠，兵败投降被杀）的手下。唐昭宗临幸凤翔时，朱温曾率军在岐下迎接昭宗。

王师范想趁官军在外，防卫薄弱时，占据兖州。

刘鄩 得知王师范的计划，就先命人伪装成卖油的小贩，混入城中，了解城里守备虚实及进出城的处所；小贩出城时，突然发现城墙下有一水道，可以率兵由水道中进城，就默记在心。

于是刘鄩 将水道一事报告王师范，请带领步兵五百人，令他们每人口里含木枚钻进水道入城〔不虞之道〕，仅一个晚上，王师范就取得兖州，而城中一如平日，丝毫没有引起百姓的惊慌。

朱温派大将葛从周攻城，包围一段时间后，守城的刘鄩 失去一切外来的援助。刘鄩 就挑选城中无法作战者，都命他们出城，与留守的将士同甘共苦。一天，副使王彦温出城投降，其他守城的士兵也纷纷追随他而去，一时军心浮动，难以止住。

刘鄩 立即命人以不慌不忙的口气告诉王彦温说："请不要带太多士兵，不是有任务需要的兵不要带。"

又对士兵宣布说："如果因任务需要，要随副使同行的，绝不禁止，其他人员若擅自离城，军法论斩〔善用间〕。"

围攻的军队，果然开始怀疑王彦温投降的诚意，将王彦温斩杀城下示众，于是城内守军又都有坚守不降的决心〔刘鄩 不久随王师范降梁〕。

624. 刘鄩　毕再遇

【原文】　刘鄩 败晋王于河曲，欲乘胜潜走太原。虑为晋军追，乃结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

毕再遇尝与金人对垒。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豫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复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已远矣。

【译文】　刘鄩 在河曲击退晋王的军队，原本想乘胜潜往太原，又怕晋军从后追击，就命人捆扎草人，绑上军旗，立在马背上，绕着城墙边走。

几天后，晋人才发觉刘鄩 的军队已溜走了。

北宋时，有一次毕再遇与金人对阵，一晚，毕再遇拔营离去，营中只留有军旗，在拔营前，毕再遇事先命人绑缚羊只，把羊儿的两只前脚搁在军鼓上，在羊儿挣扎时，就会发出咚咚的鼓声。所以金人一直没有察觉到那是座空营。

相持几天后，金人觉得情况有异，警觉到受骗，想追击时，毕再遇已经走远了。

625. 侯　渊

【原文】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

“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渊遂广张军声，多设攻具，帅数百骑深入。去蓟百余里，值贼。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五千人，皆还其马杖纵使入城。左右皆谏，渊曰：“我兵少，不可力战。为奇计以间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楼。果疑降卒为内应，遂走，追擒之。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后魏尔朱荣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征讨韩楼，但所分配的兵力很少，有人想为侯渊争取增兵。

尔朱荣说：“随机应变是侯渊最擅长的，若是让他统率大军，恐怕反而碍他手脚。”

侯渊奉命后，就大事声张，增添许多防卫武器，率领数百骑兵出发，在离开蓟地有一百多里的地方，遇上敌兵。侯渊先暗中埋伏，然后自敌人背后攻击，大败敌兵，虏获五千人，但侯渊却下令发还他们的武器，任由他们入城回营。

右左极力劝阻，侯渊说：“我军兵力薄弱，不能长时间与敌人拚死作战，只有用奇计离间敌人，才能打赢这一仗。”

侯渊估计敌兵已入城，就率兵连夜赶路，天还未亮，就命人拍打城门，韩楼果真怀疑先前入城的贼兵是侯渊的内应，就弃城逃逸，侯渊率兵追捕而归。

626. 韩　信

【原文】 汉王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遂虏魏王豹，定河东。

信既破魏、代，遂与张耳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歇、成安君馀闻之，聚兵井陉口，号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信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成安君不听。信使间视，边批：精细。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边批：创法。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边批：欲以致敌。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于是赵军还归壁，见壁皆汉帜，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遂乱走。汉兵夹击，大破之，斩陈余，擒赵王歇。诸将效首虏毕，因

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反以背水阵取胜，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顾左右不察耳。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即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乃服。

秦姚丕守渭桥以拒晋师。王镇恶溯渭而上，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但见舰进，惊以为神。至渭桥，镇恶令军士食毕，皆持仗登岸，后者斩。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舰。渭水迅急，倏忽不见。乃谕士卒曰："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众腾踊争进，大破丕军。◯李复乱，宣抚使檄韩世忠追击，所部不满千人，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反顾，皆死战，大败之，斩复。此皆背水阵之故智也。

沈存中曰："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陉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馀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策。设使馀少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己知彼，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又曰："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

信已袭破齐临淄，遂东追齐王。楚使龙且将兵救齐。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使齐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又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也。"龙且轻韩信为易与，遂战。与信夹潍水而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

使左车之谋行，信必不能得志于赵。使或人之说用，信必不能得志于龙且。绕朝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遇哉！

【译文】　汉王（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出兵攻打魏国。

魏国大军在蒲阪一带布阵，控制了临晋河域。于是韩信故设疑兵，频频调动部队准备抢渡临晋，而另外派遣军队以木罂罐渡江，袭击魏国首都安邑城。

兵至城下，破城掳获魏王豹，平定了河东地区。

韩信既然击灭魏国，便与张耳东下井陉，继续攻击赵国。赵王歇与成安君陈余听到这消息，就在井陉口聚集兵马，号称大军有二十万。

广武君李左车劝陈余说：

“韩信乘胜远征，锐气难以抵挡，臣听说：要从千里外补给粮饷，常因路途遥远，耽搁时日，士兵不但常面有饥色，甚至要自己动手砍柴烧饭，还不能保证每天都有饭吃。现在井陉道路狭窄，不但车辆无法并行，骑兵也不能成列而行，行军数百里后，粮车势必落在队伍的后面。希望能拨给臣三万兵马，从小路阻断他们的辎重装备与补给。大王只要命人挖掘壕沟，架高营垒，坚守而不出战，他们在前方没有作战的对象，退路又被我奇兵所阻，野地又掠夺不到补给的物品，不到十天就可取下韩信、张耳的脑袋，呈献给您。”

但成安君陈余却没有采纳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派人暗中探听〔精细〕，知道成安君不用广武君的计策，就放胆率军前进，在离井陉口三十里处扎营。半夜时，下达突击令，挑选两千名装备轻便的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色军旗，从小路上山窥伺赵军的动静。

韩信告诫士兵说：“赵军见我军败退，一定会出动全营的兵力追击，这时你们就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插上汉军的红旗。”

又命令副将分送口粮给士兵，对他们说：“今天击破败赵军之后，再举行大会餐！”

将士们都不相信在短时间内能击败赵军，只好假意回答：“遵命。”

韩信派一万人作先头部队，出发后，背对着河水排开阵势〔独创的阵法〕。赵军见了这种后退无路的阵势，都大笑起来。

天亮后，韩信插上大将军旗〔欲以之致敌〕，敲击战鼓，朝井陉口出发。赵军大开营门迎击，双方交战许久，韩信、张耳假装不敌，丢下战鼓、军旗，逃向河边的军阵，原先在水边布阵的先头部队，开营门接纳韩信的退兵，再快速迎战赵军。

赵军果然倾巢而出，全力追击韩信、张耳。

韩信、张耳进入军阵后，所有士兵都拚死作战，赵军根本无法击败，于是赵军想退兵回营，但回头一望，整个营寨都插满了汉军的红旗，不由大惊失色，以为汉王俘虏了赵王的将领，因而阵脚大乱。汉兵两路夹击，大破赵军，杀了陈余，活捉赵王。

诸将把敌人的首级、俘虏呈给韩信后，问道：“兵书上说：‘选择阵地的时

候，右边要有山陵做依托，阵地前的左方，面对水泽。’但今天将军却命令我们背水排开阵势，居然得胜，这是什么原因？”

韩信说：“这种战术在兵法中也有，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吗？我韩信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勇于奋战的士兵，跟随我出战的将士，就如别人所说是‘驱赶百姓上战场’，在这种情势下，不能不设法置士兵于死地，使他们各自为自己的生存而力战到底，如果置士兵于生地，他们一定会怕死而逃走，怎么能用他们作战呢？”

诸将听了都非常佩服。

〔梦龙评〕秦姚镇守渭桥抵御晋军来犯，王镇恶率军搭乘特制的小船，由渭水逆流而上，命士兵都躲在船舱内不准外出，秦军只看见船儿往前行驰，却不见船上有人操舟，都以为是神。抵达渭桥后，王镇恶命士兵先吃饭，然后每人手持木棒上岸，最后上岸的处斩。上岸后，又命人暗中解开船缆，渭水水势湍急，一会儿功夫，船只就被水流冲得不见踪影了。

王镇恶对士兵说：“这里是长安北门，离家约有万里，船舰、衣物都已随流远去，今天若是奋勇作战，得胜后，不但能为国立功而且扬名乡里；若是懦弱溃败，恐怕只有横尸异乡了。”于是，身先士卒，奋勇出击，士兵们个个斗志昂然，大破晋军。

宋朝钦宗时，李复谋乱，宣抚使命韩世忠平乱，韩世忠所拥有的兵力不满一千人，于是就把士兵分为四队，命人在路上放置铁蒺藜，阻断自己后撤的退路。并对士兵说：“前进杀敌就能获胜，退怯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凡是想逃走的士兵，殿后的队伍可格杀勿论。”于是人人不敢回头，都抱持拚死一战的决心，终于大败李复叛军。

这些都是因袭“背水阵”的智谋。

沈存中认为，韩信袭赵，先派一万人为先头部队，背对河水排列阵势，接着高举将军旗，伴着军鼓，由井陉口出击，与赵军大战，而后故意败阵丢旗弃鼓，退入河边阵地。背水列阵这已是险招，又丢旗弃鼓退入阵地，这更是必败的态势，但韩信却采用这种战术，陈余是战场老将，如果韩信不以兵败撤军，就无法诱陈余出兵追击，而大获全胜。韩信自知自己才略高过陈余，才敢用此战略，假使陈余比韩信聪明，韩信怎会不被打败呢？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估量敌人的实力拟定战略。后人若不估量敌人的形势，只一味模仿韩信，毫无疑问一定会失败。

楚、汉在垓下决战，韩信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迎战，孔将军率领左军，费将军率领右军，高祖刘邦的队伍在两位将军后面，而柴武又在高祖军队的后面。韩信先战失利，孔、费两位将军先任由楚军追击，韩信复又集聚

兵力乘虚还击，终于大败楚军。韩信当时威名震天下，项羽所害怕的只有一位韩信。韩信带领三十万大军，战败而退，是真退兵，但后面的队伍却不知道，所以韩信能与孔、费两位将军联手反击。韩信虽兵败，但孔、费二将军仍在左右护卫，在后有高祖及柴武的军队，这情势不同于背水一战，只是为引项羽率兵追击，若仍沿用破赵的旧计，那一定遭到失败的命运。

这些都是韩信的奇谋，班固（东汉人，字孟坚）作《汉书》，竟然不记此事，实在是因为班固不明白日后刘邦能擒项羽，这场战役实在是一关键。

韩信攻破齐国临淄后，立即往东追捕齐王。楚人派龙且（秦人，项羽手下大将）率军二十万人援救齐国。有人劝龙且说："汉军拚死远征，其锋锐不可当，齐、楚两军在本国作战，思恋乡土，斗志容易瓦解，不如挖深垒沟，加强防御，请齐王派亲信的大臣去招抚那些失陷的城邑，失陷的百姓听说齐王还在，又有楚兵来救援，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兵离国二千里，驻扎齐地，得不到齐人的支持，势必无法补给粮食，这么一来，不须作战汉军就要举手投降了。"

但龙且却认为韩信根本不是自己对手，于是双方隔潍水布阵。

韩信在夜里命手下缝制一万个皮囊，盛满沙子，堵住上游河水，另外带领一半的兵力渡水攻打龙且，故意败阵退走。

龙且高兴的说："我早就知道韩信胆子小。"

下令全军渡水追击韩信，韩信命人移走堵水的沙袋，水势一涌而下，龙且的军队大半无法渡河，韩信迅速反击，杀了龙且。

〔梦龙评〕假使当时陈余能采纳李左车的建议，韩信一定无法打败赵军；假使龙且能考虑宾客的谋略，韩信一定无法取胜龙且。难怪春秋时秦大夫绕朝要感叹："不要认为秦国没有人才，实在是我的谋略别人不采纳。"唉！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啊！

627. 张弘范

【原文】 张弘范字仲畴讨李□于济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营城西。□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广。□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于崖山。或请先用炮，弘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军其东、南、北三面，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闻吾乐作，乃举，违令者斩！"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恒等顺潮而退。

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弘范舟师犯前，众继之。预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师大溃。少帝赴水死。

【译文】 元将张弘范，字仲畴，当他征讨济南李□时，他的父亲训诫他说："围攻对方的城池，千万不要回避险要的地势，只要你不生怠忽之心，士兵一定会为你死力效命。敌方主其事者，虑及险地的重要性，一旦遭到进犯，必然发兵救援，那时候，就可以建立功勋，希望你好好自我警惕、勉励。"

有一次，张弘范驻扎城西，李□率军出击，却没有攻打张宏范的营地。

张弘范对下属说："我营的位置险要，所以李□才故意对我示弱，他心中一定打算出奇兵来突袭我。"

于是张弘范命人修筑长垒，垒下埋伏全副武装的士兵，营外挖掘战壕，并且大开东门准备迎战。晚上更命士兵摸黑挖深战壕，使得壕沟又深又宽。但是李□都不知道。

第二天，李□果然命士兵搭建吊桥进攻，然而吊桥尚未及岸，士兵即陷入壕沟，少数侥幸攀越壕沟而上的，也都被埋伏的士兵杀死。

当元兵追击宋少帝到匡山时，有人建议用炮攻。张弘范却不同意，说："如果用炮攻，一定会把船队击散，不如双方刀刃对阵。"

第二天，张弘范把军队分成四队，先包围东南北三面，而自己却带领一军离开阵地一里多路。行前下令说："听到我奏起的乐声就进攻，凡是违抗军令者，处斩。"

首先由北面的一军趁涨潮时进攻，不料失败，将军李恒等于是又顺着潮水退兵，这时乐音突然响起，宋军将领误认是元军举行宴会，竟放慢对元军的攻势。就在这一刻，张弘范的水军，突然出现在宋舰前面，其他三路元军也相继开来。

张弘范事先曾在船尾搭建船楼，然后用布幕遮起，命将士负盾而伏，严令他们："听到钟声立即现身作战，凡是提前轻举妄动者，一律按军法处以死刑。"

这时宋军的箭矢有如刺猬般密集，而伏盾而卧的元军依然按兵不动，当双方军舰快要撞击在一起时，张弘范才下令敲钟并拉开布幕，刹时弓弩与火石齐发，转眼就击沉宋军战舰七艘，结果宋军大败，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杀。

628. 勾践　柴绍

【原文】 吴阖闾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槜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

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吴师属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叶谷浑寇洮、岷二州。遣柴绍救之，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如雨下，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阵后；击之，虏众大溃。

罪人胜如死士，女子胜如劲卒。是皆创奇设诱，得未曾有。

【译文】 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发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亲自率兵抵抗，当时越军在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县）严阵以待。句践对吴军严整的军容感到忧心，就派敢死队一连发动两次攻击，但吴军丝毫没有动摇。

于是勾践就想出一个计谋，他把越国的死囚排成三行，然后在每个人的脖子上挂一把剑，一起走向吴军阵地说：“现在吴、越两国兵戎相见，我们由于触犯军令，但不敢逃避刑罚，现在只有死在阵前。”

说完，拔剑自刎而死。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于是越王句践乘机发动猛攻，把吴军打得大败。

唐朝时吐谷浑入侵洮、泯二州，情势危急，皇帝命柴绍（字嗣昌，卒谥襄）前往救援，没想到反被胡人围困。胡人利用高地的有利形势，发动箭阵，一时箭如雨下。

柴绍灵机一动，叫众工弹奏琵琶，又要两名女子随着音乐婆娑起舞。胡人大感惊讶，见两名女子舞姿曼妙，不由聚集围观，柴绍察觉胡人已中计而放松攻势，暗中派遣精锐的骑兵，包抄胡人的后方反击，结果胡人大败。

〔梦龙评〕敢死的勇士不如列队自杀的罪犯能动摇敌人军心，女子曼妙的舞姿却胜过悍勇善战的士兵。这些都是出奇谋、计诱敌人的招术，在以前可从来没听说过。

629. 朱隽　周亚夫

【原文】 黄巾贼十万人据宛。朱隽围之，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隽自将精兵五千，掩东北，边批：弩弓南指，情实西射。遂乘城而入。

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坚壁不战。吴兵乏粮，数挑战，终不出。后吴奔壁东南陬，边批：即朱隽之计。太尉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合观二条，可识用兵之变。

【译文】 汉朝时黄巾贼聚众十万人占据宛城，朱隽率军围城，他命士卒堆起土山，居高临下侦察贼人在宛城的部署；接着故意击鼓，调动士兵攻打宛城西南角。

贼人于是集中全部兵力防守西南，没想到朱隽却亲自率领五千精兵，由城

东北突袭〔弯弓南指，其实西射〕，一举破城而入。

汉朝太尉周亚夫转战吴、楚各地时，有一次，故意坚守池不应战。吴兵因补给中断，缺乏粮食，亟需攻城取得补给，但屡次挑战〔即朱雋之计〕，周亚夫都相应不理。后来，吴军发动攻势，攻击城东南，周亚夫立即派兵防守西北角，不久，吴军的主力部队果然由西北角攻城，但因周亚夫事先早已料到而失败。

〔梦龙评〕综观上述两件战役，当可理解用兵的变化。

630. 宇文泰

【原文】　高欢督诸军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窦泰趣潼关。欢军蒲阪，造三浮桥欲渡河。宇文泰军广阳，谓诸将曰："贼犄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缀吾军，使窦泰西入耳。欢自起兵以来，窦泰常为前锋，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诸将皆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跎，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泰曰："欢再攻潼关，吾军不出坝上。今大举而来，谓吾亦当自守，有轻我之心。乘此袭之，何患不克！贼虽作浮桥，未能径渡。不过五日，吾取窦泰必矣！"乃声言欲保陇右，而潜军东出。至小关，窦泰猝闻军至，自风陵渡河。宇文泰击破之，士众皆尽，窦泰自杀，传首长安。

【译文】　东魏丞相高欢督导各路军队征伐西魏，派遣司徒高昂前去上洛，大都督窦泰前往潼关。而高欢自己率军驻扎蒲坂，搭建三座浮桥，想要渡河。

西魏宇文泰的军队当时驻守广阳，对其他将领说："我军三面都遭敌兵牵制，他们搭建浮桥，就已明白表示要渡河，然而这种做法无非是要牵制我军，让窦泰的军队能够西进罢了。高欢起兵以来，窦泰经常是他的先锋部队，窦泰的手下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由于战无不胜，因此显得很骄傲，如果我们发动突袭，一定可以击败他。打赢了窦泰，那么高欢等不到与我军交战就会逃走了。"

将领们都说："高欢的军队离我们最近，现在却要舍近求远攻打窦泰，万一有个闪失，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如分兵数路，各别进攻。"

宇文泰说："高欢两度攻打潼关，我军都只在坝上防守而没有出战，现在他大规模的带兵前来，也一定料定我军会再坚守，这已经存有轻敌的心理，趁这机会偷袭怎会不胜呢？敌人虽造了浮桥，还不会这么快渡河攻击，放心！不出五天，我一定活捉窦泰。"

于是宇文泰公然扬言要保护陇右地区，暗中却率军朝东进发，到达小关。窦泰接到宇文泰率军突袭的消息，仓促中由风陵渡渡河迎战，宇文泰挥兵攻击窦泰，敌兵死伤殆尽，窦泰自杀，他的脑袋被砍下后，送至长安。

631. 韩世忠

【原文】　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时韩世忠驻镇江，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绐良臣曰："有诏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良臣至金，孛堇闻世忠师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副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搀人胸，下砍马足。敌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蹂之，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

【译文】　金人与刘豫会师之后，分道入侵南宋。

当时，韩世忠驻守镇江，并由统制（官名）解元防守高邮，准备牵制金兵步卒，他自己率领骑兵直奔大仪，以抵挡敌人的骑兵。

南宋朝廷派遣魏良臣出使金国，途遇韩世忠的军队，韩世忠下令撤拆炊事锅灶，故意向魏良臣说："奉到朝廷诏令，命我们移兵退守江边。"

魏良臣一离开营区，韩世忠立刻上马，传达军令说："大家随我马鞭所指的方向前进。"

于是率领大军到达大仪这个地方，部署完成五处重要阵地，另外又设下二十多处的伏兵，约好听到鼓声响起，立即全面发起攻击。

魏良臣到达金国，金国的大臣孛堇听他说韩世忠已经率兵撤退，立刻引兵到江口，在距离大仪地方五里之处，副将挞孛也正好带着骑兵掠过五个阵地的东侧。

韩世忠举起令旗，传兵鸣鼓，这时四周伏兵四起，宋军旗帜与金兵旗帜混杂在一起，金兵立即乱成一团，宋军轮番反复杀进杀出，韩世忠的亲兵部队背嵬军，更是神出鬼没，各持长斧，上劈人胸，下砍马脚，金国的骑兵带着盔甲深陷在泥淖之中，任人宰割。这时，韩世忠又派出精锐的骑兵加以蹂躏，敌军人马一一死命，终于活捉了敌将挞孛也。

632. 冯异　王□

【原文】　冯异与赤眉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异追击，大破之。

吐蕃寇临洮，次大来谷。安北大都护王睃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兵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袭敌营。去贼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应之。"贼

惊，疑伏兵在旁，自相斗，死者万计。

【译文】 汉朝时冯异征伐赤眉军时，命士兵换上赤眉军的兵服，混入赤眉军中，与赤眉兵一同埋伏在路旁。第二天，赤眉发动一万人攻打冯异的先头部队，贼兵见冯异兵力薄弱，就发动猛攻。

冯异指挥士兵奋勇应战，到了傍晚，贼兵见屡攻不下，气势已弱，这时冯异突然下令，要隐伏的士兵出击，由于伏兵的服装与赤眉兵相同，一时间赤眉兵无法辨识敌我，于是惊溃而逃，冯异下令追击，大败赤眉。

唐朝时吐蕃入侵临洮，抵达大来谷，安北大都护王晙（因破突厥、平吐蕃有功封清源公，卒谥忠烈）率兵二千人，与临洮军队联合抵御吐蕃。

王晙事先挑选七百勇士，换上吐蕃的军服，趁夜袭击敌营，在离敌营五里处，对士兵说："碰到敌兵，就大声喊叫，同时击鼓吹号相应。"

敌兵果然以为四周有兵埋伏，大感惊慌，自相残杀，死者数以万计。

633. 达奚武

【原文】 宇文泰遣达奚武觇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

【译文】 宇文泰派达奚武（北周人，字成兴，封郑国公，卒谥桓）侦察高欢军队部署的情形。达奚武带着三名手下，要他们换上高欢士兵的军服，到了傍晚时分，离开高欢营地还有好几百步时，达奚武要士兵下马，暗中偷听，截获军中口令，再命士兵上马巡行营地，一副营地守卫士兵的样子，碰到不守军纪的高欢兵，甚至鞭打他们，于是搜集到非常完整的情报，圆满达成任务。

634. 狄　青

【原文】 狄青为延州指挥使，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青一日尽将万胜旗号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边批：陆抗破杨肇之计类此。虎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

【译文】 北宋大将狄青为延州指挥史时，党项人举兵侵扰边境，当时狄青曾亲自招募士兵，编组一支名叫万胜军的部队。由于缺乏训练，士兵不熟悉阵法，所以常吃败仗。

有一天，狄青把万胜军的旗帜全部撤换给虎翼军〔陆逊破杨笔之计〕，命虎翼军出战，党项军看见万胜军的军旗，就飞扑而上，结果被虎翼军打得大败。

635. 朱景　傅永

【原文】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渊。乃梁兵败还，视表而涉，溺死大半。

齐将鲁康祚侵魏。齐、魏夹淮而阵。魏长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营，必于淮中置火，以记浅处。"乃夜分兵为二部，伏于营外。又以瓢贮火，密使人于深处置之，戒曰："见火起，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营。永伏兵夹击之。康祚等走趋淮。火既竞起，不辨浅深处，溺死及斩首不知其数。

【译文】　五代时后梁军队渡河南下，在河道上标示水浅可渡河的地方。霍丘守将朱景（宋人，字伯晦）命人把梁人所作的标记移往水深的地方；后来梁兵兵败撤退时，都照所标示的记号渡河，结果大半士兵被淹死。

南北朝时齐将鲁康祚侵犯魏国，两军隔淮河对阵。魏将傅永（字侪期）说："齐人喜欢乘夜袭击营地，他们一定会先在淮河中点火把标示出水浅的地方。"

傅永把军队分为两路，埋伏在营外，又命人用瓢盛装火油，放置在水深的河道，严令说："见火光，就点燃瓢中火油。"

这夜，鲁康祚果然率兵偷袭，傅永的伏兵两面夹击，鲁康祚只好急忙退走淮河，点燃火把时，只见淮河水面尽是火灯，分辨不出深浅，因此被淹死或者逃命不及被杀死的士兵，不计其数。

636. 张齐贤

【原文】　齐贤知代州。契丹入寇，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出至柏井，得密诏，不许出战，已还州矣。"齐贤曰："敌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夜发兵二百人，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三十里，列炽燃刍。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卒二千于土镫砦，掩击，大破之。

【译文】　宋朝人张齐贤（字师亮）镇守代州时，契丹发兵入侵，张齐贤派人与潘美（字仲询，卒谥武惠，追封郑王）约定，两人联手防御契丹。但使者被契丹人劫持而去。

不久，潘美的使者来到张齐贤的营地，说："我军抵达柏井时，接获皇上密诏，不许与契丹人交手，现在军队已调头回去了。"

张齐贤说："契丹人只知道潘美的军队要前来会合，并不知道潘美已经撤军。"

于是乘夜命二百士兵，每人手持一面军旗，身背一束稻草，在离代州西南三十里的地方，将军旗排成一列，开始焚烧稻草。契丹兵远远望去，只见火光

中有军旗飞舞，以为两军会师，害怕得向北逃逸。张齐贤事先在土镫寨设有二千名伏兵，就乘机击杀，大破契丹。

637. 张巡　毕再遇　某督军

【原文】　令狐潮围睢阳。城中矢尽，张巡缚藁为人，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得箭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焚垒幕，追奔十余里。

开禧中，毕再遇被围于六合。军中矢尽，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争射之。须臾矢集楼墙如猬，获矢二十余万。又敌尝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俨立戎行。昧爽，鸣鼓。敌虏惊视，急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意甚沮。急出师攻之，敌遂大败。

沅州蛮叛，荆湖制置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血濡缕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束藁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

【译文】　唐朝时令狐潮围攻睢阳，城中的箭用完了，张巡（玄宗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张巡举兵征讨，与太守许远合力守睢阳，后城陷遇害而死）命人捆扎了一千多个草人，穿上黑色的衣服，利用夜晚用绳索由城墙放下，令狐潮的士兵争相发箭，清点后总计有十万多枝。

后来又在夜间把草人从城头悬放下来，贼兵只大笑却不加防备，张巡就派五百位敢死队员袭击令狐潮的军营，焚烧贼兵的营垒，追杀十多里路。

宋开禧年间，毕再遇（字德卿，以智勇屡建奇功，为宋名将，卒谥忠毅）被贼人围困于六合，军中已无箭可射。毕再遇命人撑青伞站在城楼上，金人以为是主将来了，争相发箭，一会儿整个城楼有如刺猬般，总共有二十多万支箭。

又有一次，金人用水柜击宋军，毕再遇命人捆扎好几千个草人，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替草人穿上盔甲，手持旗帜、武器，排列成队伍，再一旁敲击战鼓。金人大为惊恐，急忙放下水柜，过了一会儿，才知是草人，士气大受影响，这时毕再遇下令攻击，大败金人。

沅州蛮人在荆湖一带作乱，朝廷派督军发兵平乱，蛮人削竹为箭，并在箭头上涂上毒药，只要一触碰皮肉，就能致人死地，官军们都害怕这种武器，不敢上前杀蛮。

于是督军下令扎草人，排成一列，蛮人以为是官军，于是万箭齐发，等到蛮人箭都射完后，督军才下令进攻，直取蛮人营寨。

638. 张巡　种世衡

【原文】　张巡守睢阳。安庆绪遣尹子奇将劲兵十余万来攻。巡厉士固守，日中二十战。巡欲射子奇而不识，因刻蒿为矢。中者谓巡矢尽，走白子奇。巡乃使南霁云射之，一发中其左目。子奇乃退。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来！"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

【译文】　唐朝张巡防守睢阳时，安庆绪（安禄山之子，安禄山称帝时封为晋王，后杀安禄山自立为帝，为史思明所杀）派尹子奇率十多万大军围攻。

张巡在城中巡视士兵，要他们加强守备，有一天之内交锋二十余次的记录。张巡想要射杀尹子奇，但又不认得他，就把蒿草削尖了当作箭。被射中的贼兵很高兴，以为张巡的箭已经用光了，跑去告诉尹子奇，城中才认出他的长相。

于是张巡就要南霁云（为张巡将领，善射箭，与张巡同被害）射杀尹子奇，南霁云一箭射瞎了他的左眼，尹子奇急忙退兵。

宋宝元年间，党项人侵犯边境，而其中明珠族的首领骁勇强悍，最令官军头痛。

种世衡想用计擒服他，听说他喜好击鼓，就命人打造一匹马，上有战鼓，外层镶银，极其华丽，暗中命人装扮成商人贩卖。

接着种世衡挑选好几百名精壮善战的勇士，告诫他们说："只要见到一个身负银鼓尾随我军的人，就予以活捉。"

一天，有一羌人背着银鼓外出，于是种世衡终于逮到明珠族首领。

639. 裴行俭

【原文】　调露元年，大总管裴行俭讨突厥。先是馈粮数为虏钞。行俭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而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

【译文】　唐调露元年，大总管裴行俭征讨突厥。突厥先前曾因抢夺粮车而获胜，因此裴行俭命人准备三百辆假粮车，每车埋伏五名壮士，每人都拿着长刀、弓箭，粮车四周只派些羸弱的士兵随车队护粮，而精锐的主力部队却埋伏在后。

突厥兵果然前来劫粮，羸兵故意丢下粮车四处逃逸。突厥兵把粮车驾到水

草边，解下马鞍，放马吃草，正要搬运车上粮食时，埋伏的壮士忽然由车中跳出，攻击突厥兵，突厥兵退败时，又被伏兵追击而至，几乎全军覆没。

后此，突厥兵便不敢再抢劫粮车了。

640. 贺若敦

【原文】 后周时，陈将侯瑱等围逼襄州，贺若敦奉命往救，相持于湘、罗之间。初，土人密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军人望见，谓饷船至，竞来取。敦伏甲尽擒杀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敦别取一马，牵以趋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马畏船不肯上。后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马，诈投附以招陈军。陈军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又尽杀之。以后实有馈及亡奔瑱者，并疑不受。

【译文】 南北朝时陈国将领侯瑱围攻北周襄州，贺若敦（北周人，为人聪明多计谋，屡立大功，后恃功骄横，被宇文护逼令自杀）奉命救援解围，两军在湘罗对峙。

在贺若敦还未奉命前往时，当地百姓就常暗暗划着小船，装载米粮、鸡鸭等接济候瑱的军队，贺若郭了解这情形后，深感困扰。于是命人装扮成当地人，在小船内埋伏士兵，划向侯瑱的营区，侯军见小船来，以为是补给的船只来了，竟毫无防备的前来搬运食物，船内埋伏的士兵遂一拥而上，将前来取粮的敌军全部擒杀。

又：贺若敦的部队经常有士兵骑着马投降到侯瑱的阵营，贺若敦遂另外挑选一匹马，牵马走向船边，见马要上船就命人打它，反复再三，使马一见船就怕，不敢上船。然后命人埋伏在江边，再命人骑着怕上船的马伪装投降者，引诱陈军。

陈军果然来牵马上船，但马儿怕再遭鞭打，不肯上船，这时埋伏的贺若敦士兵现身袭击，又大破侯瑱军。

自此以后，凡是当地百姓的补给船，或有真正愿意投降侯瑱军的，侯瑱一概不再理会。

641. 李光弼

【原文】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李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絷其驹而出之，思明马见之，悉浮渡河；尽驱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烧浮桥。光弼先贮百尺长竿，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能进，须臾自焚尽。

【译文】 唐朝时史思明有一千多匹上选好马，每天分批轮流带到黄河南岸的沙洲上去洗澡，以展示他壮盛的军容。

李光弼教人把军中的母马都牵出来，共五百匹，把它们所生的小马全拴在城内，等史思明的马到了水边，就把五百匹母马都牵出去，母马不停的嘶鸣，引得史思明的马都浮水渡过黄河，全都被驱赶入城。

史思明知道后非常生气，想利用着火的小船，烧毁浮桥。李光弼得知史思明的阴谋，就事先积藏好几百根长竿，用巨大的木头抵住长竿的根部，用毛毡包裹着铁叉，安置在竿头上，如此一来，火船投水而下时，长竿就能叉住火船，使船不能向前漂流，而自行焚毁。

642. 虞　翻

【原文】 吕蒙既诱糜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召诸将高会作乐。翻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从之。翻曰："未也。设城中有伏，吾与将军休矣！"复将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间归，愿共死守。有能破吴军者，吾当低首拜之。"于是谋伏兵者皆前。翻尽按诛之，蒙乃入。

有此谋伏辈，南郡自足死守。未亏而下，芳真奴才也！总是玄德不定都荆州之误。

【译文】 三国吴大将吕蒙在得知糜芳已同意出城投降时，非常高兴，虽然还没有进城，就已召集将领们举行庆功宴了。

虞翻（字仲翔）说："今天有投降之心的只有糜将军一人，至于城中其他人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何不先取得城门钥匙再说？"

吕蒙同意这说法。

虞翻又说："慢着，如果城中有埋伏，你我贸然入城岂能安全？"

于是要糜芳入城，虞翻则代替糜芳对城中人说："我糜芳现在脱困回城，愿与城共生死，谁能阻挡抵御吴军，我就向他鞠躬拜谢。"

准备偷袭吴军的士兵纷纷现身上前，虞翻也就逐一诛杀，吕蒙才得安然进城。

〔梦龙评〕有了这批计划袭击吴军的勇士，南郡一定能坚守不破，现在竟被糜芳出卖，不战而破，糜芳可真是个十足的奴才！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始终不能平吴的原因！

643. 程　畀

【原文】 畀，东阿人。黄巾贼起，县丞王度反应之。吏民皆负老幼，东奔

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谓县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志可知，此不过欲掠财物耳。何不相率还城而守之？"吏民不肯从。昱谓房等"愚民不可计事"，乃密遣数骑举幡东山上，令房等望见，因大呼曰："贼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随，昱遂与之共守。度来攻，昱击破之。

【译文】 程昱是东阿人，东汉末年黄巾之乱起时，东阿县县丞王度起兵反叛响应之，官员百姓于是扶老携幼向东逃到渠丘山。

王度率兵出城后，往西走了五、六里，就将军队屯驻下来。

程昱于是告诉县中的大族薛房说："东阿县城已在王度掌握中，他却不住在城中，意思很明显：他不过是想抢夺财物罢了，我们何不相约返家，据城而守呢？"

然而官吏百姓都害怕，不愿回去。

程昱又告诉薛房说："这些愚民不足以商计大事。"

于是秘密派遣几个人骑马到东山上，高举着军队的幡旗，让薛房及百姓看得到。

程昱就在一旁大喊："贼兵来了！"然后下山趋赴县城，官吏百姓也都跟着奔回县城。到了城中，程昱就与吏民加强防御工事，王度起兵来攻，被被昱打得大败。

644. 度　尚

【原文】 桓帝延熹中，长沙、零陵贼反，交趾守臣望风逃溃。帝诏度尚为荆州刺史。尚至，设方略击破之，穷追入南海。军士大获珍宝。然贼帅卜阳、潘鸿遁入山谷，聚党犹盛。尚拟尽歼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乃宣言："阳、鸿作贼十年，习于战守。我兵甚寡，未易轻进。当须诸郡悉至，并力攻之，军中且恣听射猎。"兵士大喜，皆空营出猎为乐。尚乃密遣所亲，潜焚诸营，珍宝一时略尽。猎者还，无不涕泣。尚乃亲出慰劳，深自引咎，因曰："阳、鸿等财宝山积，诸卿但并力一战，利当十倍，些些何足介也！"众且愤且跃。尚遂敕秣马蓐食，明旦，出不意赴贼屯。贼不及拒，一鼓尽歼之。

【译文】 汉桓帝延熹年间，长沙蛮、零陵蛮反叛，交趾太守逃逸，桓帝诏命度尚为荆州刺史。

度尚率军大破贼人，一直把贼人追到南海边，虏获了大批珍宝。但为首的贼匪卜阳、潘鸿却逃入山区，气势仍然很盛。度尚想要再加以击杀，可是士卒们因已拥有许多珠宝，所以心情松懈，根本毫无斗志。

度尚于是宣布说："卜阳、潘鸿作贼十年，深深了解攻守战术，今天我们兵寡力弱，不能轻易进攻，等各郡的部队前来会师后，再合力围剿贼人。"

他又同时宣布：所有士兵可以在这段期间内出营射猎。兵士们听到后，无不欢呼叫好，全营的士兵都一呼而出。

度尚于是暗中派亲信偷偷到士兵的营房中放了把火，把他们所虏获的珍宝全部烧光。士兵们打猎回来，发现珍宝全化为灰烬，都难过得掉下泪来。

度尚一一劝慰，并且深深自责，然后乘机对士兵们说："卜阳等人的财宝堆积如山，只要诸位能同心力战擒下贼人，所得的财物要比被火烧掉的多上十倍还不止，现在所损失的，不必放在心上。"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又都振奋起来。度尚命他们喂饱马匹，第二天天一亮，出奇不意直捣贼窝，贼人抗拒不及，终于讨平群寇。

645. 孔　镛

【原文】　阿溪者，贵州清平卫部苗也。桀骜多智，雄视诸苗。有养子曰阿剌，膂力绝伦，被甲三袭，运二丈矛，跃地而起，辄三、五丈。两人谋勇相资，横行夷落。近苗之弱者，岁分畜产，倍课其人。旅人经其境者，辄诱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谒溪请计。溪则要我重贿，而捕远苗之不可用者，诬为贼以应命。于是远苗咸惮而投之，以为寨主。监军、总帅，率有岁赂，益恣肆无忌，时讧官、苗，以收鹬蚌之利。弘治间，都御史孔公镛巡抚贵州，廉得其状。询之监军、总帅，皆为溪解。公知不可与共事，乃自往清平，访部曲之良者，得指挥王通，厚礼之，扣以时事。通娓娓条答，独不及溪。公曰："闻此中事，唯阿溪为大，若何秘不言也？"通不对。固扣之，通曰："言之而公事办，则一方受福，不则公且损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办！"通遂慷慨陈列始末。公曰："为阿溪通赂上官者，谁也？"通曰："指挥王曾、总旗陈瑞也。公必劫此两人方可。"公曰："诺。"翌日，将佐庭参。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来前，吾自选之。"乃指曾曰："庶几可者。"众既出，公私诘曾曰："若何与贼通？"曾惊辩不已。公曰："阿溪岁赂上官，汝为居间，辩而不服，吾且斩汝矣！"曾叩头不敢言。公曰："勿惧。汝能为我取阿溪乎？"曾因阿溪、剌谋勇状，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举，乃曰："无如陈总旗也"。公曰："可与偕来。"少选，瑞人。公讯之如讯曾者，瑞屡顾曾，曾曰："勿讳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当尽力以报公耳。"瑞亦言难状，公曰："汝第诱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诺而出。苗俗喜斗牛，瑞乃觅好牛，牵置中道，伏壮士百人于牛旁丛薄间，乃入寨见溪。溪曰："何久不来？"瑞曰："都堂新到，故无暇。"溪问："都堂何如？"曰："懦夫，无能为也。"溪曰："闻渠在广东时杀贼有名，何谓无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货？"溪遂酌瑞，纵谈斗牛事。瑞曰："适见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审比公家牛若何？"

溪曰："宁有是！我当买之。"瑞曰："败牛者似非土人，恐难强之入寨。"溪曰："第往观之。"顾阿剌同行，瑞曰："须牵公家牛往斗之，优劣可决也。"苗欲信鬼，动息必卜。溪以鸡卜，不吉。又言："梦大网披身，出恐不利。"瑞曰："梦网得鱼，牛必属公矣。"遂牵牛联骑而出。至牛所，观而喜之。两牛方作斗状，忽报："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挥耳。"溪笑曰："老王何幸，得此荣差！俟其至，吾当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当往迎，况故人也！"溪、剌将策骑往。瑞曰："公等请去佩刀。恐新官见刀，以为不利。"溪、剌咸去刀见曾。曾厉声诘溪、剌曰："上司按部，何不扫廨舍、具供帐，而洋洋至此，何为！"溪、剌犹谓戏语，漫拒之。曾大怒曰："谓不能擒若等耶！"溪、剌犹笑傲。曾大呼，伏兵起丛薄间，擒溪、剌。剌手搏，伤者数十人，竟系之。驰贵州见公，磔于市，一境始宁。

【译文】　阿溪是明朝时贵州清平卫的苗人，性情凶悍但才智过人，傲视当地的苗族。他有个养子名叫阿剌，具有超乎常人的体力，身上披着三件盔甲，手上转动长二尺的箭矛，纵身一跃，就有三、五丈高；父子俩一谋一勇，合作无间，称霸苗人部族，常欺凌其他弱小的苗人，每年分配畜产时，阿溪总是比旁人多分好几倍。

对于往来路经苗地的旅客，阿溪也常胁迫其他苗人从事打劫。地方官员办案捕盗，也必定谒见阿溪向他请教。阿溪每次都要求重金酬谢，却诬指那些住在偏远地区、不听他使唤的苗人为盗匪，要官府抓来治罪。

于是远地的苗人也都畏惧阿溪的威名，而自愿归顺投效，不但奉阿溪为寨主，让他统领苗人的军队，每年还都有各地苗族进奉财物。自此以后，阿溪更加横行无忌，不时制造官员间的内讧，借以坐收渔利。

弘治年间，都御史孔镛巡察贵州，风闻阿溪的胡作非为，便询问当地官军统帅，官员们却都为阿溪辩解。孔镛知道这些官员都不是能共事的人，就亲自前往清平，拜访苗族中良善的公正人士，于是认识了王通。

孔镛对王通非常礼遇，常向他请教，王通也都一一详尽的回答，唯独闭口不谈阿溪的事。

孔镛说："听说在此地，阿溪是老大，为什么你却如此神秘，不肯谈论阿溪的事呢？"

王通依然不发一言。

孔镛再三逼问，王通才说："如果我说了，御史能秉公处理，那是造福地方；否则不但损及御史威名，我的族人必遭其荼毒。"

孔镛笑着说："你直说无妨，不要担心我会不处理。"

于是王通慷慨激昂的逐条列举阿溪的罪状。

孔镛问："为阿溪打通关节，行贿上级长官的人是谁？"

王通答："是指挥王曾与总旗陈瑞，御史一定要先收伏这两人，案情才能有进展。"

第二天，各官员如往日般入府议事，孔镛说："我需要一名巡官，你们都上前一步，我要亲自挑选。"

说完指着王曾说："我看你就可以了。"

众官员离府后，孔镛私下质问王曾说："你为什么要和贼人勾结呢？"

王曾大吃一惊，急忙辩解。

孔镛说："阿溪每年以重金贿赂官员，都是你从中拉的线，如今你还狡辩不服气，本官要杀了你！"

王曾连连叩头，不敢再多话。

孔镛说："你也不要怕，现在我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能为我擒下阿溪吗？"

王曾先描述阿溪父子俩的谋勇，接着说："如果能再有一位同事帮忙，我就能擒下阿溪。"

孔镛要他自己推荐人选，王曾说："没有比陈瑞更适合的人。"

一会儿，陈瑞入府，孔镛也如先前质问王曾般质问他。

陈瑞频频回头看王曾，王曾说："不必再隐瞒了，御史全都知道，现在我们只有立功赎罪，尽力来报效御史！"

陈瑞也向孔镛说明要除去阿溪，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孔镛说："你们只要诱他们走出营寨就可，我自有办法擒住他们。"

陈瑞答应后，告辞离去。

苗人一向有斗牛的习俗，陈瑞先挑选上好的牛只，让它们散置路中，再命一百名壮士，埋伏在牛群四周。等布置妥当后，就入苗寨见阿溪。

阿溪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你？"

陈瑞答："新任的都御史刚到此地，实在抽不出空来。"

阿溪又问："新的都御史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瑞答："懦弱无能。"

阿溪说："可是我听说他在广东时，以杀贼出名，怎会懦弱无能呢？"

陈瑞说："那是同名同姓的人，并不是现在这位都御史。"

阿溪说："依你看，能不能贿赂他呢？"

陈瑞说："这事慢慢来，何必急着把宝物送走呢？"

于是阿溪替陈瑞斟酒，两人开始谈论斗牛的事。

陈瑞说："刚才在路上看到一头牛，猛一看像头大象，不知比起你养的牛如何？"

阿溪说："果真是好牛的话，我就买下它。"

陈瑞说："我看那牛贩好像不是本地人，恐怕很难强邀他入寨。"

阿溪说："我自己去看，顺便要阿刺也一起去。"

陈瑞说："那就把你所养的牛牵去，让它们较量一番，就可比出好坏了。"

苗人迷信鬼神，凡事都要求神问卜，阿溪用鸡卜卦，结果不吉利，又想到自己曾梦到大网覆盖在自己身上，害怕出寨不吉利。

陈瑞说："网是捕鱼用的，梦到网表示那头牛非你莫属了。"

于是两人牵着牛并肩骑马出苗寨，来到那头牛所在的地方，阿溪非常兴奋的在一旁打量。

两头牛正要打斗时，忽然有人上前报告巡官来了，陈瑞说："你知道吗？新的巡官就是那个王指挥。"

阿溪笑着说："老王怎会有这个荣幸得到这差使，等他来了，我要好好取笑他一番。"

陈瑞说："巡官视察苗寨，你应当亲自前去迎接，更何况还是老朋友呢？"

阿溪、阿刺准备驱马前去迎驾，陈瑞说："请两位先解下佩刀，我怕新官见刀是件不吉利的事。"

于是两人解下佩刀后去见王曾。

王曾见了两人，很生气的质问阿溪："上级长官视察苗部，为何不清扫屋舍，准备酒食，却还在这里闲逛？"

阿溪等人以为王曾对他们开玩笑，根本不予理会，王曾大为生气的说："你们以为我不能抓你们吗？"

阿溪等傲然大笑。

王曾大声喝令，左右伏兵一起现身，都跑来捉拿阿溪、阿刺。阿刺空手伤了数十名士兵，最后还是束手被擒，于是快马解送贵州交给都御史，在市集杀死肢解，贵州境内从此又获得安宁。

二十四、运筹帷幄

【原文】　学医废人，学将废兵。匪学无获，学之贵精。鉴彼覆车，借其前旌。青山绿山，画本分明。集"武案"。

【译文】　学医会造成病患的伤残，学兵会造成士兵的死亡；但如果因此都不学，则将一无所获。应该追随别人的脚步，汲取别人的经验，才能发挥所学。

646. 项梁　司马师

【原文】　项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边批：知兵者无处非兵法。以知其能。后果举事，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故不任公。"众乃皆服。

【译文】　秦朝末年时，项梁（曾多次与秦军对抗，后为秦将章邯所败）是楚将项燕的儿子，曾经杀人，和哥哥的儿子项籍（即项羽）为了躲避仇家，在吴国定居。

吴国的贤士、大夫多出自他的门下，遇有重大的徭役或是喜庆丧事，也多半是由项梁主办。项梁也暗中教导门下子弟学习兵法〔知兵者无处非兵法〕，于是众人都知道项梁的才学。

后来陈涉（秦人，名胜）起兵抗秦，项梁便召集往日认识的豪杰官吏，告诉他们起事的计划，委派吴国的士大夫，收编各县的人马，共得精兵八千人，又选派豪杰人士为军官，并自任为校尉侯司马。

有一个人没有分配到官职，便提出异议。项梁说："有一天某家有丧事，要先生帮忙，结果先生没能尽力，所以不能派你为官。"

众人一听，都佩服项梁的以才用人。

司马师（三国魏人，司马懿长子，字子元）暗中结交栽培一批死士，人数大约有三千人，散居各地。某日快天亮时，司马师下令各地死士集合，一天之内便全部集合完毕，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诛爽时，一朝而集，竟莫知其所自来。

647. 李　纲

【原文】　李纲云：古者自五、两、卒、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为师，又积而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臂使指，无不可者，所以能御敌而成功。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一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闲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亦有以相服。又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其败将逃卒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帅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恤之。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可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

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类，宜令将帅保明，全军推赏。

其法本于《管子》，但彼寄军令于内政，犹是“井田”遗意。此则训练长征，尤今日治兵第一务。

【译文】 李纲说：“古时军队以每五百名士兵编为一旅，每二千五百名士兵编为一师，又以每一万二千五百人编为一军。每军各有正、副将帅一名，士兵感于平日将帅的督导、照顾，因此太平时能服从将帅命令，作战时能遵行将帅指挥。就好像身体运用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般，没有不能执行的命令，所以能成功的抵御敌人。

“今天我们也应当效法古制，每五人编为一伍，选择其中一人为伍长；合五个伍为一甲，再另选一人为甲长；四甲为一队，设有正、副队长各一人；五队为一部，有正副部将二人；五部为一军，有正副统兵官。统兵官上有都统、大帅。

“这些将帅，在太平时就要事先择定，闲暇时要经常校阅士兵，举行演习；遇有事故，就率兵出战。如此一来，不但将卒间彼此熟悉阵式的排列，而身为将领更可以威严、恩德使士兵感佩、服从。

“另外可设置专门掌管功赏的官吏，凡是士卒有功，就立即推荐行赏；若有虚报战功，连带将帅一并受罚。作战失败的将军、临阵脱逃的士兵一律格杀。另有一种情形是即使战败，但士卒仍能奋勇御敌，至于不屈者，将帅免受战败之罪；而为国牺牲的士兵，按他的表现从优抚恤。

“至于古制中有按斩敌人首级计功的方法，我认为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如果挑选精锐士卒冲锋陷阵，当然能斩杀敌首；但若是神箭手，在数百步外射杀敌人，怎能要求他砍下敌人首级呢？类似这种情形，就该由各军帅依当时战况予以推荐表彰。”

〔梦龙评〕这种方法，原是以《管子》一书为蓝本，不过《管子》的主张是寓军令于内政，仍然有井田制度的痕迹；李纲的这个说法，重点在训练将士长征惯战，可说是今日整军备战的第一要务。

648. 李　纲

【原文】 李纲请造战车，曰：“虏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一也；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则车可以制胜明矣。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总制官张行申者可取。其造车之法：用两竿双轮，推

竿则轮转；两竿之间，以横木筦之，设架以载巨弩；其上施皮篱以捍矢石，绘神兽之象，弩矢发于口中，而窍其目以望敌；其下施甲裙以卫人足；其前施枪刃两重，重各四枚，上长而下短，长者以御人也，短者以御马也；其两旁以铁为钩索，止则联属以为营。其出战之法：则每车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望敌以发弩矢，二十人执牌、弓弩、长枪、斩马刀，列车两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敌，则牌居前，弓弩次之，枪刀又次之；敌在百步内，则偃牌，弓弩间发以射之；既逼近，则弓弩退后，枪刀进前，枪以刺人，而刀以斩马足；贼退，则车徒鼓噪，相联以进，及险乃止，以骑兵出两翼，追击以取胜。其布阵之法：则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为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余二千人为车八十乘；欲布方阵，则面各用车二十乘，车相联，而步卒弥缝于其间，前者其车向敌，后者其车倒行，左右者其车顺行；贼攻左右而掩后，则随所攻而向之，前后左右，其变可以无穷，而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皆处其中；方圆曲直，随地之便，行则鳞次以为阵，止则钩联以为营，不必开沟堑、筑营垒，最为简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旷衍，车战为宜，器械干粮，不烦马驮，运有用之城，策不饲之马。”边批：二句尽车之利。因献图本。及兵部造试，所费不赀，而迟重难行，卒归于废。故有“鹪鹩车”之号，谓“行不得”也。夫古人战皆用车，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当事者遂以一试弃之耳。且如秦筑长城，万世为利，而今之筑堡筑垣者，皆云沙浮易圮。赵充国屯田，亦万世为利，而今之开屯者，亦多筑舍无成。是皆无实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求万全故也，法曷故哉？呜呼！苟无实心任事之人，即尽圣祖神宗之法制，皆题之曰“鹪鹩”可也！

【译文】　李纲建议朝廷建造战车，他的建议是这样子：

胡人以骑兵战胜中国，原因有三，而不论哪个原因，只有战车才能制服胡人。

我军步兵行进的速度赶不上胡人骑兵的快速，这是战败的原因之一〔论车战莫详于此〕；但战车速度快，可攻可守，骑兵没有这项优点。

我军骑兵的速度、马上的战技不如胡人，这是战败的第二个原因；但用战车，我军骑兵就可审度战场上形势的许可机动出击。

我军士兵还未作战，就已心生畏惧，遇上敌兵，往往不战而败，即使有好的战技，也无法施展，这是战败的第三个原因；但使用战车，士兵在心理上就有所凭恃，同时以战车可快可慢的速度，也能发挥约束军纪、防止士兵临阵脱逃的功效。

如此看来，战车能克敌致胜的道理就很清楚了。

靖康年间，呈献战车式样图的人很多，但只有总制官张行申所呈的车图最值得采用。

他造车的方法，是用两根各有双轮的长竿，推动长竿，车轮就能转动；两竿之间用横木相连，再在横木上架设巨型大弓；大弓外罩皮帐，用来抵挡敌人的弓箭，皮帐上绘有彩色神兽图案：图案上的兽嘴是发射弓矢的所在，图案上的眼睛，可以用来观察敌人动向，战车下方的铁甲，是用来保护士兵的双脚。

另外，在战车前方的两侧上下各装设有长短两支枪，上长下短，长枪用来保护车上士兵，短枪用来保护马匹；战车的两侧也有装设铁钩，不作战时，可以用铁钩连结其他战车，联结成临时军营。

每次出战的阵法是：每辆战车配备士兵二十五人，其中四人负责推动长竿，转动车轮，一人站在车顶了望敌军，指挥弓矢发射的方向，其余二十人分别持盾牌、弓箭、长枪、及斩马刀，排列在战车两侧。每五人为一列，每侧各两列，遇到敌兵，最前排是盾牌兵，其次是弓箭排，再后是枪刀排。

敌兵在百步之内，就用盾牌为掩护，弓箭排射箭；敌人逼近后，弓箭排后退，刀枪排上前，长枪刺人，短刀砍马；敌兵后退就推车大喊前进，如果碰到狭窄陡峻的地形，就停止前进，命骑兵从两侧出击求得胜利。

布阵的方法是：每军有二千五百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将佐、卫兵、及后勤补给兵；其余二千人分乘八十辆战车，排列成一个方阵形，每面都有二十辆战车，车车相连，士兵就在车与车的间隔中行进，前排战车向前攻，后排战车向后攻，左右也各往外推，随敌人进攻的方位而防守，可以作多样的变化；而将领、卫兵及后勤兵都在方阵中，这方阵也可随地形而稍成圆曲状，行进时阵中的步兵可再排列阵式，休兵时联结各车围成营地，不必再另行挖沟堑，筑营垒，最是方便坚固。

〔梦龙评〕前朝大臣余子俊说，大同宣抚地方，地势平坦空旷，最适宜用战车作战。作战时所需要的武器粮饷也不用靠马匹驮负，能运送有用的物资，却不须为喂马而烦心〔两句话道尽战车之利〕，因此呈献战车式样图。然而，等兵部花了许多钱，照着图样打造好后，却发现不实用，最后只有废弃不用。所以战车就有鹢鸼车的别称，所谓“鹢鸼”，就是“行不得也”。

古人作战都用战车，为什么古人最有效的战争利器，却不适用于今天呢？我认为大概是考证得不够精确，制作得不够精良，而率兵作战的将领也以一概全，一次不适用，就再也不愿尝试。就以秦始皇筑长城来说，万世都能蒙受长城御敌的好处，但今天我们所筑的城堡，修的城墙，都像沙土般容易倾毁。

赵充国的屯田法，成为后代屯田的典范，但今天我们的屯田政策，除了盖了几间房舍外，再看不到其他的建树，这些都是没有真心做事，想集思广益以求万全的人。唉！如果人没有一颗想做事的心，即使是圣人的法制，也都可以题上“鹧鸪”二字了！

649. 吴玠　吴璘

【原文】　吴玠每战，选劲弓强弩，命诸将分番迭射，号“注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不能当。

吴璘仿车战馀意，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为两翼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

璘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汉所长，兼收而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以远克近、强制弱制其弓矢。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翼以马军，为左右肋，而拒马布两肋之间。

【译文】　宋朝人吴玠（字晋卿，谥武定）每次作战前，都要仔细的挑选弓箭，再命诸将轮流举射，把这种强劲的弓箭取名为“注队矢”。

这种“注队矢”能连续发射不间断，箭一射出看起来就像倾盆大雨一般，使敌人没有招架还击之力。

吴璘（吴玠的弟弟，字唐卿，谥武顺）曾保留古代战法的精髓，研究出一种“垒阵法”：

每次作战时，就把长枪兵列在兵阵最前排，坐下后就不许再站起来；第二排是射程最远的强弩，第三排则是次强弩，都必须以跪姿等待敌人的进攻；然后就是神箭手，责任是准确地射中敌人。与敌人交战时，就照上面的顺序发射，百步之内由神射手先射，七十步之内由所有的弓箭手一起射。

为了阻挡敌人骑兵，阵前也设置了许多拒马、铁钩，如果被破坏，就立即换防，改变阵式。换防时以鼓声为信号，这时两翼的骑兵，就会上前掩护；完成连他部署后，骑兵才退下，这就叫“垒阵”。

由于战士对这阵法深具信心，因此对敌时都能勇猛奋战，任何强敌都无法对抗。

〔梦龙评〕吴璘曾着有《兵法》两篇，内容大意是说：金人有四长，我

军有四短，所以我军应该用四短反制金人四长。所谓四长是：骑兵、坚忍、重甲、弓矢，我军应该兼采敌我双方的优点，以此灵活地运用。例如分散部队来牵制敌人骑兵，要士兵轮番交替休息、上阵以消耗敌人坚忍的体力，使用劲弓强弩来对付敌人的盔甲，远攻近守使敌人弓矢无法发挥。布阵的方法，是以步兵为兵阵的核心，以骑兵为两翼，有如人的左右肋骨，最后再把拒马设置在两肋骨之间。

650. 郭　固

【原文】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予再加详定，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出《补笔谈》。

【译文】　熙宁年间，宋神宗命六宅使郭固研究“九军阵法”，并且写成兵书，各帅府各有一本，副本典藏于秘阁。

郭固研究后提出以下的意见：

九军共组成一个营阵〔行进时为阵，驻扎时为营〕，阵外以驻队环绕，如果依照古法计算，每人的间隔距离是两步，每匹马的间隔距离是四步，每个军彼此重叠，每个队彼此重叠，那么十万人的阵式，就要有方圆一百多里的战场，天底下哪有一处占地一百多里，而没有任何沟涧、树林横阻其间的平坦战场呢？

再者，九个军共同被一个驻队所包围，阵式根本无法展开，就好比九个人共同拥有一层皮，分割后九个人都活不了，这就是孙武兵法上所谓将帅指挥不当的“縻军”。

我再三的研究，认为九个军应该各自组成一军阵，军与军之间有前后左右的排列，每军可以各自选择自认为有利的地形，每军面向外扎营；至于横梗在营区的沟涧、林木，或自行绕越，或自行克服。

一旦鸣金或击鼓，九军就随号令各自离散或集合，乍看似乎一片忙乱，事实却是乱中有序，九军各有归属。九军聚合就成为一个井字形的大军阵，其间用四条走道区隔，九军彼此间背靠背、面对面，四头八尾，不论敌人从哪个方

向进攻，受攻击的一方就是阵首。

神宗看完后，认为颇有道理，便举起自己的手说："就好像这五根手指，若是用一张皮将这五根手指紧紧包住，哪一根手指能动呢？"

于是下令推行这个阵法。

651. 张　威

【原文】　张威自行伍充偏裨，其军行，必若衔枚，寂不闻声。每战必克，金人惮之。荆鄂多平野，利骑不利步。威曰："彼铁骑一冲，则吾技穷矣！"乃以意创"撒星阵"，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每骑兵至则声金，一军辄分数十族；金人随分兵，则又趋而聚之。倏忽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

威临阵战酣，则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云。

【译文】　宋朝人张威（字德远）行军时，每每混入士卒的队伍中督责军纪，士兵们都好像咬住筷子一样，全军鸦雀无声，因此每战必胜，金人闻风丧胆。

荆、鄂地方多平原，适合骑兵而不利步兵作战，因而张威担心："万一金人的铁骑来攻，那我军岂不是只有挨打的份？"

于是创制了"撒星阵"。

所谓"撒星阵"，是一种分合无常的战法，听到鼓声就集合，听到钲声就散开。迎战骑兵时鸣钲，这时军队分为几十旅，金人也会跟着分散兵力，或奔跑或集合，在一瞬间分合变化莫测，把金人打得无还手之力，因而宋军连战连胜。

〔梦龙评〕每当战事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张威的两眼都会发红，因此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张红眼"。

652. 戚继光

【原文】　戚继光每以"鸳鸯阵"取胜。其法：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长枪二支夹之，短兵居后。遇战，伍长低头执挨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留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

【译文】　明代大将戚继光每次与敌人交战都排出"鸳鸯阵法"，所以屡战屡胜。

所谓"鸳鸯阵法"，是两名盾牌兵并排在阵前，盾牌兵之后各有一名狼筅（兵器名）兵，二名手持长枪的士兵分列在盾牌兵的两旁，最后一排则是短刀兵。

作战时，盾牌兵手持大盾牌低头向前挺进，如果听到击鼓前进的号令，却迟疑退缩，就以军法论斩。其余士兵紧随盾牌兵之后，双方正式交战时，狼筅

兵负责保护盾牌兵，长枪兵负责支援狼筅兵，短刀兵负责支援长枪兵。一旦盾牌兵阵亡，那么盾牌兵之后的包括狼筅兵、长枪兵、短刀兵一律处斩。

653. 郭　登

【原文】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备，一年百战，未尝挫衄。以已意设为“搅地龙”“飞天网”：凿深堑，覆土木，人马通行，如履实地；贼入围中，令人发其机，自相击撞，顷刻十余里皆陷。

今其法想尚存，何不试之？

【译文】　定襄侯郭登不但勇敢善战，而且聪明多谋略，一年之中身经大小百多次的战役，从没有吃过败仗。

他曾照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自创“搅地龙”“飞天网”的机关：他命士兵挖掘很深的堑道，上面覆盖木材、泥土，人马走在上面就好像走在平地上一般；等敌人踏上堑道，就命人发动机关，刹时长达十多里的堑道，全部塌陷。

〔梦龙评〕这种战法想必仍未失传，我们为什么不用来对付敌人呢？

654. 赵　□

【原文】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据轮囤，其山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垒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坑井，仆巨栿，布渠答，夹以守障。官军不能进。时赵遹为招讨使，环按其旁，有崖壁峭绝处，贼恃险不设备。又山多生猱；乃遣壮丁捕猱数千头，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之猱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战，羁縻之。而阴遣奇兵，从险绝处负梯衔枚，引猱上。既及贼栅，出火燃炬，猱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猱窜其上，辄发火。贼号呼奔扑，猱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遹望见火，直前迫之，前后夹攻，贼赴火堕崖，死者无算。卜漏突围走，追获之。

邓艾自阴平袭蜀，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其功甚奇，而其事甚险。夫计程七百，非一日之行也；凿山构阁，非一日之功也。即平日不知儆备，而临时岂无风闻？岂皓等蒙蔽，庸禅怡堂，如所谓置羽书于堂下者乎？不然，艾必无幸矣。赵遹之用猱，出于创奇，亦由贼不设备而然。故曰：“凭险者固，恃险者亡。”◯李光弼军令严肃，虽寇所不至，警逻不少懈，贼不能入。如是则必无阴平、轮囤之失矣。

《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元祖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儿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元祖

乃令扎八儿轻骑前导。日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莫能支。关门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迁汴。夫以极险之地，迫于至近而金不知备，此又非阴平之可比矣！

【译文】　宋徽宗政和年间，晏州土酋卜漏造反。

卜漏占据轮囤为盘据地，轮囤位在高数百仞的高山上，林木茂盛，他用山石围成城墙，外围再设置木栅，山道中除埋设陷阱外，另外更散置巨大的棕榈木及铁蒺藜，做为抵御官军围剿的屏障。

官军面对陡峭的山势、重重的路障，全都束手无策。

当时赵遹（徽宗时官兵部尚书）奉命招讨。赵遹环看轮囤周围的地形，发现轮囤有一面全是峭壁，陡峭的崖壁，使得贼兵恃险而不设防，又发现山中有许多猿猴，于是心生一计，命士兵捕捉好几千头猿猴，捆扎麻草、淋上油膏，绑在猿背上。

赵遹一方面亲自率兵攻打贼人前寨，牵制贼兵注意，另外却暗中派兵带着猿猴由峭壁攀岩而上。等爬上囤顶后，就点燃猿背上的麻草，猿猴受不了火烧的疼痛，叫跳狂奔，贼人的屋舍多是茅、竹等建材所搭建，猿猴在屋舍间窜上跳下，于是引发多处的火苗。贼人为阻止猿猴的奔窜，就大声惊吓围捕，猿猴却更加慌乱，火势也更迅速蔓延。

官军们乘机大声叫喊冲杀，赵遹见囤中发出阵阵火光，就命士兵攻击营栅，前后夹攻。贼兵被火烧死、坠崖而死的不计其数，卜漏虽突围逃逸，但不久后仍被官军所擒。

〔梦龙评〕邓艾由阴平偷袭蜀国，走无人荒地七百多里，一路开山辟路，砍木造桥，沿途高山深谷，备受艰辛。邓艾自己身裹毛毡，推转下山，其余士兵攀附木石，沿着山崖，鱼贯而进。邓艾用此计使汉主投降，功迹甚大，但率军行无人荒地，也是险招。七百里路不是一天就能走完，辟路造桥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即使平日不知戒备，难道对邓艾的行军，蜀军当真一无所知？否则邓艾一定不能平蜀成功！

赵遹用猿袭贼，固然是出于奇计，但也是由于贼人不加防备，才使赵遹有机可乘。所以说：“以险为凭可以固守，恃险不备可以败亡。”

李光弼带兵号令严明，即使贼寇根本无法突破防御，军中的巡逻警戒也丝毫不敢懈怠，使贼人根本毫无机会可乘，因此不会有邓艾、轮囤的事件发生。

根据《元史》记载：金人凭恃居庸关的险要地势，用钢铁铸成关口大门，又设置百多里的铁蒺藜做为拒障，并派精锐部队戍守。元世祖率兵攻

居庸关，在离关百里外就无法再向前推进，遂召来扎八儿征询他的意见。扎八儿说："从这里朝北走，有座黑树林，树林中有一条小道，只能容一匹马走，臣以前曾经走过这条路。若是命令士兵静悄悄的从这条路走，一晚上就可到达关口。"

太祖于是令扎八儿率轻骑为先锋，黄昏时入谷，到天亮时大军已出平地。第二天直往南口，金鼓之声有如天降，金兵尚在沉睡中，不知元兵入关；等到被兵鼓声惊醒，已无力抵御。于是元兵大破居庸关，金都大为震惊，而有迁都的想法。

元兵通过最危险的地势，迫近到居庸关前，金兵竟不知道防备，这又不是邓艾阴平道行军所比得上的。

655. 安万铨

【原文】 嘉靖十六年，阿向与土官王仲武争田构杀。仲武出奔，阿向遂据凯口囤为乱。囤围十余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绝，独一径尺许，曲折而登。山有天池，虽旱不竭，积粮可支五年。变闻，都御史陈克宅、都督佥事杨仁调水西兵剿之。宣慰使安万铨，素骄抗不法，邀重赏乃行。提兵万余，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视绝壁，无可为计者。独东北隅有巨树，斜科偃蹇半壁间，然去地二十丈许。万铨令军中曰："能为猿猱上绝壁者，与千金！"边批：重赏之下，无不应者。有两壮士出应命。乃锻铁钩傅手足为指爪，人腰四徽一剑，约至木憩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带铳炮长徽而起。候雨霁，夜昏黑不辨咫尺时，爬缘而上。微闻剌剌声，俄而崩石，则一人坠地，骸骨泥烂矣。俄而长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据树。乃遣兵四人，缘徽蹲树间。壮士应命者复由木间爬缘而上，至囤顶。适为贼巡檄者鸣锣而至，壮士伏草间，俟其近，挥剑斩之，鸣锣代为巡檄者。贼恬然不觉也。垂徽下引树间人，树间人复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举火发铳炮，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贼众惊起，昏黑中自相格杀，死者数千人。夺径而下，失足坠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军蚁附上囤，克宅令军中曰："贼非斗格而擅杀，及黎明后殿者，功俱不录！"边批：非严也，刻也，所以表功。自是一军解体，相与卖路走贼，阿向始与其党二百人免。囤营一空，焚其积聚，乃班师。留三百官兵戍囤。

凯口之功奇矣，顾都御史幕下岂乏二壮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宜土官之恃功骄恣，乱相寻而不止也。至于阿向之局未结，而遽尔班师，使薄戍孤悬，全无犄角。善后万全之策果如是乎？其后月余，阿向复纠党袭囤，尽杀戍卒。向以中敌，今还自中。复忽按察佥事田汝成之戒，轻兵往剿，自取挫衄。昔日奇功，付之煨烬。吁！书生之不足与谈兵也久矣，岂独一克

宅哉！田汝成上克宅书，谈利害中窾，今略附于左。◯汝成闻克宅复勒兵剿囤，献书曰："窃料今日贼势，与昔殊科，攻伐之策，亦当异应。往往一二枭獍，负其窟穴，草窃为奸者，皆内储糇耨，外翼党与，包藏十有余年，乃敢陆梁，以延岁月。今者诸贼以亡命之余，忧在沟壑，冒万死一生之计，欢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谍结纳，拥群丑以张应援也。守弹丸之地，跧伏其中，无异瓮缶。裁升斗之粮，蹑尺五之道，束腓而登，无异哺鼓；非素有红粟朽贯积之仓庾，广畜大豕肥牛以资击剥也。失此二者，为必败之形，而欲摄枵腹，张空拳，睥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锯之魂'，不足虑也。然窃闻之，首祸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课其十日之粮，亦不下三四十石，费亦厚矣。而逾旬不馁者，无乃有间道捷径偷输潜辇以给其中者乎？不然何所恃以为生也？夫蛮陬夷落之地，事异中原。譬之御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击无所为力。故征蛮之略，皆广列伏候、扼险四塞以困之。是以诸贼虽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唯在据其要害，断其刍粟之途，重营密栅，勤其间觇，严壁而居，勿与角利，使彼进无所乘，退无所逸，远不过一月，而羸疲之尸藁磔麾下矣。若夫我军既固，彼势益孤，食竭道穷，必至奔突，则溃围之战，不可不虞也。相持既久，观望无端，我忽而衰，彼穷而锐，或晨昏惰卧，刁斗失鸣，则劫营之虞不可不备也。防御既周，奸谋益窘，必甘辞纳款，以丐残息，目前虽可安帖，他日必复萌生，则招抚之说不可从也。肤见宵人，狃于诡道，欲出不意以徼一获；彼既鉴于前车，我复袭其故辙，不唯徒费，抑恐损威，则偷囤之策不可不拒也。至于事平之后，经画犹烦"云云。

【译文】　明嘉靖十六年，阿向与土官王仲武因争田地而起争执，王仲武怕遭阿向杀害而逃走，从此阿向占据凯口囤，聚众为乱。

凯口囤占地方圆十多里，高四十丈，四面是陡峭的山崖，只有一条一尺多宽的小径，可以蜿蜒而上。山顶有座天然的大池，终年池水不干，即使天旱也不用担心缺水，而囤内所积存的粮食，足足可吃上五年。

阿向作乱的消息传出，都御史陈克宅命都佥事杨仁，征调水西兵前往围剿。宣慰使安万铨平素骄傲抗命，行事不法，在重赏下，才率领一万多名士兵驻守凯口囤的山下，与阿向等人隔山对峙达三个多月。

安万铨不时抬头仰视高山绝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登山攻囤的计策。

一天，安万铨见山崖的东北角处有一棵巨大老树，离地约有二十多丈，斜生于半山间。安万铨下令说："有人能像猴子般沿着崖壁爬上山的，我赏他一千金。"

立即有两名勇士愿意一试〔重赏之下无不应者〕。

于是带着铁钩、腰间挂着四根长绳及一把利剑，约定爬到大树休息时，就垂下绳索接应山下的人。这时正逢雨季，天色昏暗，视线不明，所以两名勇士刚开始往上攀爬时〔邓艾的阴平道行军也不过如此〕，只听见微微的刺刺声，不一会儿土石崩塌，一名勇士失手坠地，只见满身泥血，当场死亡。

再过一会儿，有长绳垂下，这才知道另一名勇士已攀上大树。安万铨立即命四名士兵，顺着垂下的长绳，带着火炮，攀爬上树，等这四名士兵全部安然上树后，勇士再继续攀爬上囤。

来到囤顶，正碰上贼兵敲着锣巡逻，勇士埋伏在草丛中，等巡逻兵一靠近，就一刀杀了贼兵，然后拿着锣假冒贼兵，所以整个贼营丝毫没有惊觉到官军已经潜入囤内。勇士再垂下绳索，接高山下的士兵，如此再三往复，已有二、三十名士兵登山顶。

这时安万铨便下令引发火炮，一面大叫道："天兵降临了！"

贼人在惊慌中应战，因天色昏黑、视线不明而相互误杀的，竟有好几千人；其余贼人纷纷由小径逃命，因此而失足坠下悬崖的又有好几千人。

第二天天亮后，水西军像蚂蚁般沿着小径上山，陈克宅下令说："不可擅杀贼兵。明天一早有谁落后，就不能记他的军功〔不以严酷苛刻论功〕。"

于是士兵全无杀贼之心，阿向和其他贼人，这才侥幸逃过一死，整个囤营不见任何贼兵，官军烧毁贼人的积粮后，只留下三百名士兵驻守，其余士兵各自回原驻地。

〔梦龙评〕能平凯口囤是出于奇计，只是环顾御史手下的士兵，难道找不到一两名勇士，非要借重水西兵不可？也难怪当地土官会恃功骄横，不断生事作乱了。至于阿向的事件，在还没有全部处理完毕就草率班师，只留下三百名官兵戍守，缺乏完善的善后、守备措施。果然在几个月后，阿向又纠集余党袭击囤寨，杀死所有戍守的官兵，过去曾败于官军之手，今天全还给官军。而陈克宅又不把按察佥事田汝成的忠告放在心上，仍只率少数官兵前去剿贼，终于自取败辱，往日战功，毁于一日。

唉！不能和书生谈论兵事，这已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事实，又何止是一个陈克宅呢？

田汝成曾上书陈克宅，谈论讨灭贼人所该注意的事，现在我大略摘录如下：

田汝成在听说陈克宅又再调兵剿灭阿向，曾上书说："我私下想，今天贼人的形势已异于往日，所以攻贼的策略，也应该因应不同的形势而改变。在过去，一两名据守山窟草穴的枭贼，他们敢聚众为寇，除了有计划的储备粮草、勾结其他盗匪外，还要经过十多年的野心筹划，才敢据寨称王。然

而今天的贼人都只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敢冒万死而称王，并不是因为在外勾结其他匪盗，也不是因为能聚众徒壮大声势，他们据守小小的一片土地，既没有充足的粮草，也没有肥硕的牛羊，像这种在外得不到其他盗匪资助，在内又没有屯积粮畜的山贼，注定是刀下亡魂，的确不值得顾虑。

“然而，我却听说阿向举臂一招，就有三、四百人背着粮食前去归附他。如果每人以携带十天的粮食来计算，也不下有三、四十石米粮，这种情势不能不注意。再说阿向能几个月都不缺粮，这无异表示有人暗中从密道偷偷运送粮食，不然他们如何维生呢？

“征讨蛮夷和在中原打仗不同，就好像在房舍小巷中打斗，无法施展身手。所以这次征讨蛮人，应该采取据守险要、广设埋伏的围堵策略。即使贼人人数不多，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派少数兵力前去围剿。唯有严守出入要道，阻断贼兵粮道；设立重重栅栏，严密监视贼人动向，千万不可与贼人交战，让贼人进退不得，过不了一个月，贼兵一定又累又饿的死在我军刀下。

“然而，我军愈是严密固守，贼兵的势力也会愈形孤弱，当贼兵眼看粮食将尽，粮道又被封锁，一定会想突围，对于贼兵或会发动突围的战术，是我军不可不事先防备的。再者两军相持，彼此观望，我军或许会因时日的拖延而心生怠忽，贼兵或许会因日益陷入困境而激发锐气，这就要防备我军在怠忽中，只知早晚吃喝不勤守备的同时，贼兵会发动劫营的攻击。

“还有，面对我军的严密防守，贼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或许会说尽好话，奉上珍宝，以求活命。当然，贼人也会安份一段时日，但不久后一定会再生变乱，所以归降的提议，万万不能接受。小人诡计多，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一战成功。

“既然贼兵曾败于偷袭的战略下，我军若有用同样的手法袭击，不仅白费工夫，更恐怕会损及您的威名，所以不能再有想用偷袭战略攻打凯口囤的念头。至于平定贼人之后，如何筹划善后工作，这其中值得深思、费神的地方还多着呢！”

656. 司马楚之

【原文】　司马楚之别将督军粮，柔然欲击之。俄军中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觇伺，割以为信耳。贼至不久，宜急为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坚滑不可攻，乃散走。

【译文】　司马楚之担任副将督运粮车，柔然人想出兵抢粮。不久，营中有卫兵报告，发现驴子的耳朵被人割掉了。

司马楚之说："这一定是柔然的奸细混入营区刺探军情，为取信敌帅，割驴耳以为凭证，我怕不久后柔然人就要来攻了，现在应该赶快加紧防备！"

于是命人砍伐柳树筑成城栅，再在柳栅上浇水。等柳栅筑好后，柔然兵也来到栅下，由于北地天寒，只见柳栅上结了一层冰，又硬又滑无法攀援，柔然人只好退兵。

657. 张　浚

【原文】　绍兴中，虏趋京，所过城邑，欲立取之。会天大寒，城池皆冻。虏籍冰梯城，不攻而入。张魏公在大名，闻之，先弛濠鱼之禁，人争出取鱼，冰不得合。虏至城下，睥睨久之，叹息而去。

【译文】　宋绍兴年间，金人进逼京城，所经过的城邑，都如西风挥落叶般攻占。这时正值冬季大雪，城中池水都结冰，金人借着凝成的冰层为阶攀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

张魏公（张浚）听说金人用这种方式攻占城邑，就下令取消原先禁止百姓在池中捕鱼的禁令，于是百姓争相凿冰捞鱼，池中的冰层始终无法冻结。

金人来到城下，观望许久，只有叹息离去。

658. 桓崇祖

【原文】　魏师二十万攻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众恐劳而无益，且众寡不敌。崇祖曰："若弃外城，虏必据之，外修楼橹，内筑长围，则坐成擒矣！"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筑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曰："虏见城小，以为一举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谋破堰。吾临水冲之，皆为流尸矣。"魏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纱帽，肩舆上城。决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数，遂退走。

【译文】　魏主发动二十万大军进攻豫州，豫州刺史桓崇祖想整治外城，建水坝拦堵淝水以求自保。但其他官员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修城筑坝只怕白费功夫，没有什么作用。

桓崇祖说："如果我们弃守外城，敌兵一定占据，如果敌兵在外修筑了望台，在内再筑一道围墙，那我们真的只有坐在城内等着被俘了。"

于是在城的西北边筑水坝，拦堵淝水，在水坝北边另筑一个小城，在小城四周挖了一条很深的城沟，派了几千人防守。

桓崇祖说："敌人见城小，认为容易攻占，一定调集全部兵力攻打，好破坏水坝。我们就乘机引坝水冲垮他们，敌兵就全成浮尸了。"

魏军果真攻打小城，桓崇祖戴着白纱帽，坐着小轿登上城，命人破坏水坝。一时坝水如万马奔腾般渲泄而下，魏军被水淹死的，不下数千人，于是只有撤

退。

659. 孟　珙

【原文】　孟珙攻蔡，蔡人恃柴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号楼伏巨弩。相传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酒，再行，谓曰："此潭楼非天造地设，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遣人凿其两翼，潭果决。实以薪苇，遂济师，攻城克之。

【译文】　宋朝时孟珙（字璞玉）攻打蔡州，当地人凭恃柴潭地形的险要，据潭固守。

柴潭的外围就是汝河，潭底要比汝河的河面高出五、六丈，城上有座金字匾额的城楼，城楼上有座巨大的弓台。柴潭水深，所以传说有龙潜藏在潭中，一般人都畏惧潭中有龙，不敢轻易接近，孟珙的手下也因这种传说而心生疑惧。

于是孟珙宴请各将领，酒过三巡后，孟珙说："其实这潭楼不是天险，楼台上的巨型大弓，只能射远，不能射近，敌人所凭恃的只是这潭水，如果我们能将潭水引到汝河中，那么潭水干涸后，敌兵就只有投降了。"

于是派人从潭水的两侧凿开水道，引潭水注入汝河，再在干涸的潭底铺上木柴、苇草，于是全军安然渡潭，攻下城楼。

660. 宗　泽

【原文】　宗泽以计败却金人，念敌众十倍我，今一战而退，势必复来，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则危矣。乃幕徙其军。金人夜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犯。

【译文】　宋朝时宗泽虽一时用计使金兵败退，但想到金人以多出宋军十倍的武力，虽因一时吃了败仗，但一定心有不甘，势必会卷土重来，如果金人发动全部的骑兵，夜晚突击宋军营地，那么宋军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于是在傍晚时，宗泽就率大军弃营而去。

金人果然趁夜偷袭，发现整个营寨空无一人，大感惊讶，从此对宗泽的料事如神畏惧得不得了，不敢再随意出兵。

661. 李存进　樊若水

【原文】　晋副总管李存进造浮梁于德胜。旧制浮梁须竹笮、铁牛、石囷。囷存进以苇笮维巨舰，系于王山巨木，逾月而成。浮梁之简便，自存进始。

唐池州人樊若水，举进士不第，因谋归宋。乃渔钓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载系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因诣阙上书，请造浮梁以济。议者

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帝不听，擢若水右赞善大夫，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纽，自荆渚而下，先试于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寸尺。

【译文】 后梁时，晋国的副总管李存进，在德胜建造浮桥。古时建浮桥是用竹索、铁牛（沉在水中绑竹索的）、石囷（放在岸上固定竹索），而李存进却命人用苇索绑在巨船，然后固定在土山的大树上，一个多月就把浮桥造好了。

后唐池州人樊若水参加进士考试落榜后，就想投效宋朝。他先假装在采石江上钓鱼，划着小船，先把绳索系在南岸，然后急调船头划向北岸，来回测量江面的宽窄。接着再上书宋太祖请求建造浮桥。

有人批评说：江面广阔，江水又深不可测，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请建浮桥渡河的。太祖不听从，擢升樊若水为右赞善大夫，派石全振前往荆湖，监督建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用巨大的船舰装载巨竹，从荆湖顺流而下，先在石碑口试搭浮桥，再在采石搭建浮桥，三天之内全部完成，宽窄竟丝毫不差。

662. 韦孝宽

【原文】 魏韦孝宽镇玉壁。高欢倾山东之众来攻，连营数十，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两楼。直对土山，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欢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掘长堑，简战士屯堑，每穿至堑，战士辄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者，便于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宽令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布悬空中，车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欲以烧布焚楼。孝宽使作长钩利刃，火竿一来，钩刃遥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陷。孝宽随其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终不得入。欢智勇俱困，因发疾遁去，遂死。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东魏韦孝宽镇守玉壁，高欢率领全部的兵力来攻，营地绵长数十里，一直到玉壁城下，高欢在城的南面堆起土山，想乘机进入城中。

城上本来就有二座楼台，正对着土山，韦孝宽就在楼台上再搭建木梁，保持比土山高的高度。高欢于是在城南挖掘地道，又在城北堆土山，白天晚上轮番进攻。

韦孝宽也挖掘一条很长的深沟，挑选悍勇的战士驻守，每次高欢的军队想越过深沟，韦孝宽的士兵就击退他们。他又在深沟外堆积木柴、火种，见敌人留在地道内，就向下丢木柴、火把，并用鼓满气的皮囊，助长火势蔓延，使敌

人困在地道内被烧得焦烂。

高欢又用攻车来撞城门，城门无法阻挡攻车的冲撞。韦孝宽就命人把布缝接起来做成帐幕，随着敌人的来势张开帐幕，帐幕悬在空中，攻车就无法再撞击城门。

高欢又在竹竿上绑上松枝等易燃的东西，浇上油脂想烧布幔，甚至想把城楼也一并烧毁。韦孝宽便命人制造长钩，用尖利的刀刃为钩刀，一见敌人的火竿，就用长钩远远的把它割断。

敌人又在城四面挖凿二十一条地道，中间立有梁柱，再放火烧梁柱，让城塌陷，韦孝宽在崩塌的地方架设木栅来抵御。

用尽所有智谋攻城，仍不能攻城而入，高欢心智、体力均已耗尽，终于旧疾发作，撤退后不久就死了。

663. 羊侃　杨智积

【原文】　侯景之围台城也，初为尖顶木驴来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灌以油，掷驴上，焚之立尽。俄又东西两面起土山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车，高十余丈，欲临射城内。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无劳设备矣！"车动果倒。贼既频攻不克，乃筑长围。朱异等议出击之，侃曰："不可，贼久攻不克，其立长围，欲引城中降人耳。今击之，兵少，不足破贼；若多，万一失利，门隘桥小，自相蹂践，必大挫衄，此自弱也！"异不从，一战败退，争桥赴水死者大半。后大雨，城内土崩，贼乘之。垂入，侃令多掷火把，为穴城以断其路。而徐于内筑城，贼卒不能进。未几，侃遘疾卒，城遂陷。

杨智积，隋文帝侄也。杨玄感反，攻城，烧城门。智积于内益薪以助火势，贼不能入。

【译文】　后梁时侯景包围台城，刚开始用尖顶木驴去攻城，城上以弓箭、巨石加以反制，无效。羊侃（字祖听）遂要人用苇草绑成像雉尾般的火把，淋上油蜡，点燃后丢在木驴上，把木驴烧成灰烬。

侯景又命人在台城的东、西两面堆起土山，好监视城内的活动，百姓大感惊慌。羊侃命人挖掘地道，暗中铲平土山。

侯景又命人建造登城楼车，高十几丈，想在楼车上居高临下向城中发箭。

羊侃说："楼车那么高，城外的地道根本无法承载重量，他们一定会摔下来，我们只要等着观赏他们摔下来的样子，根本无需防备。"

果然战车一发动，都陷入地道里。

侯景既然屡攻不下，士兵死伤又多，于是就修筑一道很长的围墙。

朱异等人商议出城迎战，羊侃说："不可以，侯景屡攻不下，现在修筑围墙，是要逼迫我们出城投降。现在我们出击，如果派出的兵力太少，不足以击败敌人，如果派出大军，万一战败，城门小桥道窄，一定会相互践踏伤亡，从此之后，军队的锐气一定会挫减许多。"

朱异等人不相信，一战败退，士兵们争着过桥，结果落水淹死一大半人。

后来天下大雨，城内土山崩塌，敌人乘机进攻，几乎要破城而入。羊侃命士兵丢掷火把，用火势来阻挡敌人入城，慢慢地再在城内另建一城，侯景终究无法破城。但没多久，羊侃旧病复发而死，台城终于陷落。

杨智积是隋文帝的侄儿。杨玄感起兵造反时，曾经攻城，火烧城门，杨智积在城内命士兵向火苗丢掷木柴，助长火势，贼人反被火势所阻，不能入城。

664. 张　巡

【原文】　尹子奇围睢阳，张巡应机守备。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栅阁，巡以大木置连锁大环，拨其钩而截之。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贼又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潜以松明、干蒿投之，积十余日，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服其智，不敢复攻。

【译文】　唐朝时安禄山的部将尹子奇围攻睢阳，张巡全力守备。贼兵做了云梯，形状像半道彩虹，上面部署有二百名精锐士兵，然后将云梯推向城边，再命士兵跳入城中。

张巡事先在城上挖凿三个洞穴，等云梯靠近，就由城洞中伸出大木棒，末端绑上一个铁钩，钩住云梯使它不能后退；而另一个洞再伸出一支木棒，使云梯不能前进；而第三个洞所伸出的木棒，在末端装上铁笼，铁笼里是一盆火用来烧云梯。

贼兵又用钩车来钩城上的栅栏和阁楼。张巡就用一根粗大的木棒，末端系上铁链，铁链的末端再绑上一个大铁环，套住钩头，把钩头截断。

贼兵又造木驴攻城，张巡就用烧熔的金属浇灌木驴。

贼兵又用布袋盛装沙土，并在沙袋下堆积木柴做为阶梯，想攀登入城。张巡用干枯的松枝和稻禾暗藏在贼兵所堆积的木柴中，一连十多天，贼兵都没有发觉；等贼兵堆好木柴，张巡才教人顺着风势点火烧梯。

贼兵佩服张巡的机智，不敢再攻城。

665. 王　禀

【原文】　金粘没喝攻太原，悉破诸县，独城中以张孝纯、王禀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备克列炮三十座，凡举一炮，听鼓声齐发，炮石入城者大于斗，楼橹中炮，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禀先设虚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为所坏，即时复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转轮，上安居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缦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辆，人运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禀每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火鞴在内，俟其薪多，即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燃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令不能填壕。其鹅车亦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皮铁，使数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禀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鹅车至，令人在下以搭钩及绳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亦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王禀随机应变，终不能攻。

【译文】　宋朝时金将粘罕进兵太原，一路势如破竹，只有在攻打张孝纯、王禀（字正臣，靖康初年与金人战，败死）所固守的县城时，才遭到顽强的抵抗。

金人攻城的战具有：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等，总数有上千之多。每次攻城时，先排列“克列炮”三十座，然后调整炮管，听到鼓声同时发炮。每颗石炮都有斗般大，所以被击中的城垣，没有不倾毁的。

幸好总管王禀事先就在城垣前另建一排栅栏，并在栅栏后堆置沙袋，所以栅栏虽被炮石击中，仍能立即修复。

金人攻城前，都先填满守城的濠沟，填沟的方法是先用“洞子”——所谓洞子，就是板车上另架设像屋状的木板块，外罩牛皮，并用铁条固定，防止宋兵由城楼用弓、石攻击；利用五十辆板车，车车相连，形成一条车道，金兵可在车上运送木柴。填濠沟的程序，是底层用大木板，板上覆盖草席，再复倒沙土，接着再是木板、草席、沙土。

王禀见金人填濠，就在城墙挖凿孔洞放置皮套，等金兵在濠沟中堆积了足够的木柴，就下令宋兵在濠沟中放置油灯，油灯碰到沟中木柴就开始燃烧，这时王禀又叫人用皮套扇火，使火势增大、烈焰冲天，让金兵无法再填濠沟。

金兵又用鹅车，顾名思义，鹅车形状像鹅，也是用车轮转动，外包牛皮用铁条固定，每辆鹅车都由数百名金兵推动，想利用鹅车登城。王禀同样在城内设立眺望台，形状也类似鹅，命人在台内指挥作战。

每见金人鹅车逼进城墙，王禀就要宋兵在城下用铁钩套住鹅嘴，用绳拽鹅，使鹅车倾倒，不能前进。

金兵又用云梯、火梯攻城，但王禀都能随机应敌，金兵始终无法得逞。

666. 孟宗政

【原文】 孟宗政权枣阳军。金完颜讹可拥步骑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列瓮潴水以隄火。募炮手击之，一炮辄杀数人。金人选精骑二千，号“弩子手”，拥云梯、天桥先登。又募凿银矿石工。昼夜陷城，运茅苇，直抵圜楼下，欲焚楼。宗政先毁楼，掘深坑防地道，创战棚防城陨。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湿毡析路以刳土。城颓楼陷，宗政撤楼益薪，架火山以绝其路。列勇士，以长枪劲弩备其冲，距楼陷所亟筑偃月城，袤百余尺，翼傅正城，深坑培仞。躬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志。

【译文】 宋朝时金人扬言要率步、骑兵攻城，孟宗政（字德夫）率枣阳军守城御敌。孟宗政用糠袋盛沙石，覆盖在楼棚上，并且事先用瓦罐储水，防金人焚城，另外招募百发百中的火炮手，一发炮就可击杀金兵数人。

金人精选两千骑兵，号称“弩子手”，利用云梯、天桥登城楼。又招募银矿场的采石工人，日夜挖掘地道，想塌陷城墙，并运来茅草、芦苇堆积在城楼下，准备火烧城楼。

孟宗政先拆毁城楼的一角，挖掘深坑，防止金人由地道攻城，并设立栏栅防止其他的城楼塌陷，金兵才刚挖好地道，孟宗政就下令施放毒烟大火，并用护臂的皮套扇火。金人受烟薰，几乎窒息，只好用沾湿的毛巾蒙鼻找出路，不久，终于挖松了地基，城垮楼陷。孟宗政命令撤出城楼，又派人堆柴燃火，形成一座大火山，阻断金人进路，一面命勇士排列两旁，手持长枪、劲弓，防备金兵往城内冲杀，一面命人在离塌陷城楼不远的地方，另外再紧急修筑另一座长达百余尺的偃月城，城沟比旧城更深更广。

在孟宗政亲自督工下，工程在五天之内就完成，金人始终无法如愿攻城。

667. 刘 馥

【原文】 刘馥为扬州刺史，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边批：预备有用。建安十三年，孙权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燃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败走。

【译文】 刘馥为扬州刺史时，平日就命人筑高城堡，积存木石，编织数千万张草席〔防患未然〕。另外又贮存鱼膏数千升，做为战争发生时的守备品。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长达一百多天。当时正逢连日天雨，眼见城墙快要崩塌，刘馥立即命人用草席覆盖在城墙上，防止土崩，晚上点燃油脂，照亮城外，依孙权兵的阵势而守备，孙权兵终于无功而退。

668. 盛　昶

【原文】　盛昶为监察御史，以直谏谪罗江县令，为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时邑寇胡元昂啸集称叛，昶行檄谕散其党。邻邑德阳寇赵铎者，僭称赵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军覆陷，杀汪都司，势叵测。罗江故无城，昶令引水绕负县田，边批：以水为城，亦一法。昼开市门，市中各闭户，藏兵于内，约炮响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阳示弱，遣迎贼入室。未半，昶率义勇士闻炮声，兵突出，各横截贼，贼不相救；山隈伏兵应声夹攻。殊死斗，贼大北，斩获不记数，俘获子女财物尽给其民，邑赖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属俱罹锋镝矣！"

【译文】　盛昶本是监察御史，因直言上谏因而获罪，被贬为罗江县令，为官廉正，政绩清明，受到吏民的敬畏信赖。

当时贼寇胡元昂聚众叛乱，盛昶发文晓谕贼寇解散了党羽。邻近地区有个叫赵铎的贼寇，竟自称赵王，所到之处，杀掠无数。赵铎攻陷成都后，更加势如破竹，杀了汪都司，一时声势浩大，官军束手无策。

罗江县本身并没有城墙，盛昶引江水环绕县城〔以水为城也是一种方法〕，以水为城，大开县门，县中民众紧闭门户，命士兵埋伏在内，约定听到炮声就现身出击。又在山边埋伏突击，却故意兵败引贼寇入县城。

贼人走到半途，盛昶亲自率领勇士迎战，而后炮声起，伏兵出击，将贼兵从中栏截，使贼寇首尾不能相救，这时山边埋伏的突击兵，再起而夹攻，与贼兵作殊死战。

贼人大败，被斩杀、虏获的贼兵不计其数，所虏获的财物，全部分给百姓，整个罗江县得以保全。

县中百姓都感激的流着泪说："如果没有盛公，我们都成了贼人的箭靶了！"

669. 许　逵

【原文】　许逵，河南固始人，令乐陵，期月，令行禁止。时流贼势炽，逵预筑城浚隍，贫富均役，边批：要紧。逾月而成。又使民各筑墙，高过屋檐，仍开墙窦如圭，仅可容一人。家令一壮丁执刀，俟于窦内，其余人皆入队伍。令曰："守吾号令，视吾旗鼓，违者从军法。"又设伏巷中，洞开城门。未几，贼果至，火无所施，兵无所加；旗举伏发，尽擒斩之。

愚谓：近城要地，皆当仿此立墙，可使寇不临城矣。

【译文】 明朝的许逵，是河南固始人。当他出任乐陵令时，下令百姓一个月内禁止外出。当时流寇势力猖獗，许逵筑墙挖壕加强防御工事，百姓不分贫富一律参加徭役〔这点十分重要〕，仅仅费时一个月就完工。

此外又下令百姓各自修筑院墙，这种院墙要比房屋高，在院墙内在挖掘一个圭形的地窖，窖中只能容纳一个人。每户命一个手持大刀的壮士埋伏在地窖中，其他的人都编成队伍。许逵又下令百姓要严守号令，随时注意旗鼓的指挥，违令者军法论罪。

许逵并在大街上埋设伏兵，命人大开城门。

不久，果然有贼兵来攻，可是贼兵找不到纵火的目标，也没有攻击的对象，正当贼兵不知所措时，城内伏兵突然杀出，将匪徒一网打尽。

〔梦龙评〕我个人在想：如果临近城墙的要地都能修建这种院墙，那么匪徒很可能连城墙都不敢接近了。

670. 王濬　王彦章

【原文】 吴人于江碛要害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濬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着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锁燃炬烧之，须臾熔液断绝，舟行无碍。

晋王尽有河北，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王彦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醉，起更衣，引精兵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火熔锁，因以巨斧斩断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遂破之。

【译文】 晋朝时吴人在河道中险要的地方，设置铁锁链来拦截对方的船只，另外再用长一丈多的铁锥，暗置在河水中来阻挡船舰的通行。

王濬（字士治）命人建造数十万只竹筏，又要善于游水的士兵，划着竹筏作先锋，遇到铁锥，就让铁锥叉在竹筏上，顺江飘流而去。接着又要人准备火把，淋上油脂，看到铁链就点上火把，不久就把铁链烧熔，于是船舰通行无阻。

五代时，晋王李存勖拥有河北之地后，就用铁锁截断德胜口，并在河的南北两侧各筑一城，号称“夹寨”。

王彦章（后梁人，字子明）奉命到滑州后，先故意命人准备酒食大宴将领，暗中却派人准备舟船，命六百士兵手持大斧，载着冶炼工匠和炉炭等设备，乘风顺流而下。

王彦章和将领喝酒喝到一半时，便故意装醉吐了满身，借口要换衣服，暗中却率精兵千人，沿着河直抵德胜。船上士兵点火烧熔锁链，再接着用大斧砍断浮桥，这时王彦章率兵急攻南城，于是大败晋王。

671. 韩世忠

【原文】 世忠与兀术相持于黄天荡，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用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拽一舟沉之。兀术穷蹙。

嘉靖间，倭寇猖獗吴郡，亦有黄天荡之捷。时贼掠民舟，扬帆过荡，官军无敢抗者，乡民愤甚，敛河泥船数十只追之，以泥泼其船头。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蹑草履，用长脚钻能及远。倭覆溺者甚众。

【译文】 宋朝名将韩世忠曾与金兀术在黄天荡相持，当时韩世忠把军舰都停泊在金山下，并且事先准备许多大铁锁，在铁锁上绑上大铁钩，交给身强体壮的士兵使用。

第二天早上，当金兵乘着船舰呐喊进攻时，韩世忠把军舰分成两队，分别绕到敌舰背后，用大铁锁扣上敌兵舰尾，每钩住一只敌舰，便硬生生地连人带船拽入江中弄沉，金兀术因而遭到惨败。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吴郡一带倭寇猖獗，也曾有过一次黄天荡大捷。当时倭寇抢夺民船，沿海居民惶惶不安，眼睁睁看着倭寇横行肆虐，官军却毫无制敌之策。

为此乡民极为愤慨，于是就约集十几艘民船，打捞河里的淤泥，载着淤泥追近倭船。乡民们都穿着草鞋，手持长柄铁杓，把淤泥泼向倭船，倭寇脚踩烂泥，根本站不稳，乡民又用长柄钻刺突倭寇，贼人落水淹死了不少人。

672. 杨　素

【原文】 杨素袭蒲城，夜至河际，收商贾船，得数百艘，置草其中，践之无声，遂衔枚而济。

【译文】 杨素想突袭蒲城，夜晚时来到河口，先向商家收购数百艘民船，在船板上散置苇草，士兵在上路时就不会发出声响，于是全军在一片静悄悄中渡河。

673. 马　隆

【原文】 马隆讨树机能。虏兵劲，皆负铁铠。隆于夹道累磁石。贼行不得前。而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遂大破之。

【译文】 马隆奉命征讨树机能，虏兵十分骁勇强悍，且个个身穿盔甲，刀枪不入。马隆于是在道路的两侧暗藏磁铁，虏兵经过时，被磁铁吸住无法前进，

马隆的士兵便在这时穿着犀牛皮制成的盔甲进击，将树机能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

674. 吕　蒙

【原文】　周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围宁，宁困急请救。蒙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之，获马三百匹。

【译文】　三国时周瑜派甘宁进攻夷陵，曹仁分兵包围甘宁。甘宁情势危急，就向周瑜求救。

吕蒙对周瑜说："只要派三百个人，在夷陵险道上堆积木柴阻断道路，曹仁的部众一定会弃马步行，我们就能虏获曹军的马匹。"

周瑜听从吕蒙的建议，大军与曹仁军在夷陵交战，曹军果然死伤惨重，晚夜败逃时，又遇上吕蒙事先在险道上堆积的木柴，士兵们只好弃马步兵。这时周瑜的追兵尾随而至，虏获了三百匹马而回。

675. 贺若弼　崔乾祐

【原文】　隋兵与陈师战，退走数四，贺若弼辄纵烟以自隐。

哥舒翰追贼入隘道。贼乘高下木石，击杀甚众。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会东风暴急，贼将崔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

【译文】　隋军与陈国军队一连交手四次，连战皆北。隋朝大将贺若弼在兵败时，命士兵纵烟，利用烟幕遁逃。

唐朝名将哥舒翰（突厥人，谥武愍）将贼人追杀入隘道后，贼人利用地形的优势，由高处向下丢掷木石，唐军伤亡惨重。

哥舒翰想用以毛毡为篷的马车为先锋，冲散贼人的攻势，不巧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暴风，贼将崔乾祐用几十辆装麻草的马车，横阻在毡篷车前，并且命人放火烧草。结果官兵们的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竟自相残杀。

676. 李　勣

【原文】　薛延陀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勣令去马步战，率长矟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众失马，莫知所从，遂大败。

【译文】 唐朝时薛延陀（种族名，最初为薛部与延陀部，后薛部灭延陀部，于是称薛延陀）步战的方法是，把五人编成一伍，由一个惯常征战的人牵着马，四人在前面作战，打胜仗就上马追击，如果接应不及，士兵就获死罪，没收口粮，家眷赏给其他战士为奴仆。

薛延陀入侵大唐时，李勣率军抵御。

薛延陀的军队纷纷发射弓天，唐军的战马许多都被射死。李勣命兵士下马，拿着长矛向前冲杀，又命薛万彻率领几名骑兵射杀他们负责牵马的士兵。薛延陀的军队失去了马，不知该如何作战，于是大败。

677. 岳飞　刘锜

【原文】 兀术有劲兵，边批：骑兵。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名“拐子马”，又号“长胜军”。每于战酣时，用以攻坚，官军不能当。郾城之役，以万五千骑来。岳飞戒兵率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但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大败之。

慕容绍宗引兵十万击侯景，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景命战士皆被甲，执短刀，入东魏阵，但低视，斫人胫马足。边批：此即走板桥，戒勿旁视之意。飞不学古法，岂暗合乎？

兀术有牙兵，边批：步卒。皆重铠甲，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号“铁浮图”。顺昌之役，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三千人来。刘锜令壮士以枪摽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

【译文】 金兀术的铁骑军，每匹马都身披铠甲，三马为一伍，用铁索相连，取名“拐子马”，又叫“长胜军”。每次与宋军交战时，常能突破宋军坚强的守备，使宋军无招架之力。

堰城之战，金兀术率五千拐子马来袭，岳飞命士兵用麻札刀破敌阵，严令士兵不可抬头，只须低头砍金人骑兵马脚。拐子马是三马相连，一马倒，另外两匹马也失去战斗力，这时宋军再奋勇冲杀，因而大败金兵。

〔梦龙评〕东魏慕容绍宗率兵十万攻击侯景，旌旗盔甲均盛，擂击战鼓督促士兵前进。侯景命士兵披上盔甲，手持短刀，冲入东魏兵阵后，只管低头砍人小腿、马脚骨。岳飞的麻札刀阵虽不是学古人，但其中不无雷同处。

金兀术的步兵，都个个身穿盔甲，头戴铁帽，盔甲下也缀有铁裙边，每三名士兵为一伍，用铁索贯连，号称“铁浮图”。

顺昌之役，两军正打的难解难分时，金兀术身穿白袍，骑着战马，率三千铁浮图来攻。

刘锜命士兵用长枪挑去金兵的帽兜，用大斧砍断金兵手臂，剁碎金兵脑袋，破了金兀术的铁浮图，缔造顺昌大捷。

678. 钱传□

【原文】 吴越王□遣其子传□击吴。吴人拒之，战于狼山。吴船乘风而进，传□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边批：反逆为顺。吴回船与战，传□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传□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

【译文】 吴越王派儿子钱传□攻击吴国，两军大战于狼山。

吴国的船舰乘风前进，钱传□却只一味闪躲吴舰的攻击，等吴国的船舰开过后，就率船舰紧紧跟在吴船后面〔反逆为顺〕。吴船想调转船头，这时钱传□下令士兵顺着风势，散扬灰土，弄得吴国人眼睛睁不开。

到了两军的船舷靠在一起后，钱传□命士兵先在自己的船上铺上沙土，却在吴军的船舰上洒豆，豆子沾上血水之后更易滚动，吴国的士兵个个摔得四脚朝天，钱传□于是放火焚烧吴船，吴军大败。

679. 杨 璇

【原文】 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殽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骇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

【译文】 汉朝人杨璇（字机平）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的土寇攻打郡中各县。贼人势力庞大，而杨璇兵力薄弱，官员们见敌我悬殊，都忧心忡忡。

杨璇命人准备了几十辆马车，用袋子装满石灰放在车上，另外在马尾上系上布条，并在战车上面装载弓箭。

到了双方交战时，杨璇命马车在前，顺着风向一路洒石灰，让贼人张不开眼睛。这时再引火烧马尾上的布条，马儿疼痛受惊，拚命往贼营中奔驰，后车的弓箭手乘此时乱箭齐发，钲鼓响天震地，贼人纷纷四散逃命，官兵立刻追击，砍死杀伤不计其数，终于把贼人首领斩首示众，全郡又恢复平静。

680. 刘 锜

【原文】 刘锜顺昌之战，戒甲士带一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

地，以故士马俱毙。

毕再遇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遂大胜。

【译文】 刘锜在顺昌之役时，训令士兵每人携带一个竹筒，筒中装填煮好的豆子，冲入金兵阵地后就割开筒口，把筒中豆子散倒在地上，空筒就随手丢弃在敌营。

金兵的马匹饿了，闻到豆香，就低头大吃起来，但马脚踩到竹筒，站不稳，所以不论金兵或马匹都受伤不轻。

〔梦龙评〕毕再遇曾有一次在诱敌作战时，边战边退，一连输了四仗。见天色已暗，就命人用香料煮黑豆，然后散置在地上，又再命士兵上前迎战，过一会儿又命士兵故意败阵退兵。敌兵乘胜追击，但由于争战多时，马儿已饿了，闻到黑豆香，就只顾低头找黑豆，根本不听指挥，这时毕再遇率军反攻，大胜敌兵。

681. 管仲　隰朋

【原文】 齐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国，前阻水，浅深不可测。夜黑迷失道，管仲曰："老马善识途。"放老马于前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不难于师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古圣开天制作，皆取师于万物，独济一时之急哉？

【译文】 春秋时，管仲和隰朋有一次随齐桓公远征孤竹国，凯旋归国时，夜晚行军竟然迷路，不能前进。

管仲说："老马识途！"

于是就放开老战马，让它自由往前走，全军跟在它的后面，不久果然找到回齐国的大道。

在行经山区时，军中已没有多余的储水。

隰朋说："蚂蚁冬天时在山南筑窝，夏天在山北营巢，在蚁窝一寸远的地方向下挖掘，就可掘出水源。"

命人掘地，果真涌出地泉。

以管仲的圣明、隰朋的智慧，尚且要以老马、蚂蚁为师。现在人面临困境时，只想以自己愚笨的心智去模仿圣人的智慧，怎会不犯错呢？

〔梦龙评〕古代圣人制定各种规章法制，无不以天地万物为师，而不

仅仅只是救一时的急难啊！

682. 张　贵

【原文】　襄城之围，张贵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竖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译文】　宋朝时襄阳被围，张贵（曾被围于襄阳五年，后战死）曾命人建百多艘没有船底的战船，船边竖立旗帜，两舷也各站立两名士兵，引诱敌兵进攻。

敌兵竟纷纷中计，想跳上船攻击宋兵，结果失足落水淹死的竟有一万多人。这也是前人从未有的奇计。

683. 勾践　袁侨

【原文】　越伐吴，军于江南，吴王军于江北。越王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战，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令左军右军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遂围吴。

桓温伐汉。议者欲分为两军，异道俱进，以分敌势。袁乔曰"今悬军深入，当合势力，以取一战之捷。万一偏败，大事去矣！"乃令军而进，弃去釜甑，持三日粮，以示必死。遂败汉兵，直逼成都。

分兵用其计，合兵用其锐。有分而胜者，钟会牵姜维于剑阁，而邓艾别由阴平道袭蜀是也。有合而胜者，吴夫差三万人为方阵，以势攻，晋人畏之是也。有分而败者，黯布为三军，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败必皆走，布不听而败是也。有合而败者，兀术顺昌之战，兵集城下，太众，不能转动是也。

【译文】　越王勾践率军攻打吴国，越军驻扎江南，吴军在江北扎营，越王勾践把军队分为左、右两军外，又命亲信兵六千人为中军。

第二天两军交战，战至黄昏时，勾践命左军悄悄到上游五里处待命，再命右军同样不许出声渡江五里后待命。

半夜时分，勾践命左、右军同时击鼓，一时杀声震天，吴兵听了后，害怕的说："越兵分两路夹击我军！"

于是吴军也分左右两路抗拒，越王勾践遂亲率中军悄悄渡河，攻击吴军主力，结果吴军大乱，终于大败。

晋朝大将桓温伐蜀汉时，有人提议要分为两军，从不同的道路同时向前推

进，以分散汉兵的兵力。

袁侨说："现在我们孤军深入，应当集结所有兵力以取得战果。假如军分两路，有一路被蜀兵打败，那就大势已去了。"

桓温于是决定集中兵力进攻，命士兵丢弃烧饭用的餐具，只带着三天的干粮，表示只有战死没有退还的决心，终于大败蜀兵，直逼成都。

〔梦龙评〕战略上用分散兵力的策略，为的是用计谋出奇制胜；采集中兵力的策略，为的是增强打击的力量。

历史上有因分散兵力而获胜的事例，如锺会在剑阁牵制住姜维，邓艾另外率军由阴平道偷袭蜀国便是；也有分散兵力而失败的事例，如黥布分为三军，有人批评兵力分散，若有一军溃退，其余两军也会败逃，黥布不听，果真战败，就是一例；有合聚兵力失败的，如金兀术的顺昌之役，金兵结集城下，因为人数太多，以致无法灵活运动而失败，就是一例。

684. 晁　错

【原文】　匈奴数苦边。晁错上言兵事曰："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以蛮夷攻蛮夷，是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驰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者数千，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利兵，益以边郡之良骑；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此万全之术也。"错又上言："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见行如往弃市。陈胜先倡，天下从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庐、具田器，以便为城堑丘邑，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衣廪，胡人入驱而能止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生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万世制虏之策，无能出其范围。

【译文】　汉朝时匈奴屡次侵扰边境，晁错上书议论有关对敌作战的策略，

他说：

“据臣所知，两军近距离的作战，最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占得地利优势；二是士兵受过训练，习惯作战；三是武器精良。

“所以兵法上说：‘武器不精良，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经过训练，不能用于作战，等于是把带兵的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之道，等于是把国君送给敌人；国君不能慎选大将，等于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种情形，是用兵作战时最要注意的。’臣认为用蛮夷之道攻击蛮夷，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战略。

“今天匈奴的地理形势、战斗技巧和中国不同，上山下坡，渡河涉溪，中国的马比不上匈奴；在倾危的险道上，一面骑马一面射箭，中国的骑兵比不上匈奴；在风雨中长时间鏖战，在饥饿干渴中受困，中国的步兵比不上匈奴；这些都是匈奴兵的优点。

“如果在平原、平地，利用轻便的战车、骁勇的骑兵作战，那么匈奴兵就容易混淆方位；用劲弩、长戟，射向远处的敌阵，那么匈奴的弓箭就不能抵挡；再加以坚硬的甲衣，锋利的兵刃，长短兵器交杂作战，弓箭手来往穿梭，伺机攻击，士兵列阵向前推进，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难阻挡我们；将官突发信号，万箭攻向同一目标，那么匈奴防身的皮铠、木盾都不管用了；下马后用剑戟等武器作战，那么匈奴兵的两脚就无法使唤了（匈奴习惯骑战，不习惯步战）。这些，都是中国兵的优势。

“就以上分析来看，匈奴战技的优势有三项，中国兵所占的优势有五项。古代帝王，要有万全的把握才敢发动战争，今天投降或前来归附的蛮人有好几千名，他们的战技专长和匈奴兵一样，如果陛下能赐给他们坚硬的盔甲，锐利的武器，再加上边境骁勇的骑兵，任命一位能深深了解他们习俗、安抚他们心理的明将；在险地作战，就用蛮兵抵挡，在平地作战，就用战车制敌，这两种策略交互运用，利用两个兵种的特长加以发挥，这就是发动战争的万全之计。”

晁错又上书说：

“胡、貉地方的人能耐寒冷，扬、粤地方的人能耐暑热，秦国戍守边境的士卒，大多不能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所以都把戍守边境看成前往死亡之地。陈胜首先高呼起义口号，天下人群起追随，这是秦朝靠武力统治天下的错误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陛下不如在边境建好房舍，提供耕田的农具，劝募百姓前往居住，利用地形修建城墙，挖深沟堑。愿意前来的百姓，有罪的可以免罪，无罪的可以封爵，再赐给他们衣服、食物。遇到胡人入境抢掠家畜，凡能阻止胡人掠夺的，主人就把一半的畜产送给他，再由政府补回主人的损失。

“如此一来，各乡里的百姓就能相互救助，有胡人犯边，也能不怕死的勇敢

抵御，他们会这么做，不是感恩皇上，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这和强迫百姓戍守边境，由于不熟习地理环境而产生畏惧胡人的心理，两者比较起来，功效相差万倍。”

汉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便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境。

〔梦龙评〕后代论述戍守边境的策略，没有人能逾越这个范围。

685. 范　雎

【原文】　范雎说秦王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走韩卢而搏蹇兔也。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跽曰：“愿闻失计！”雎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赵必皆附；楚、赵附，齐必惧矣。如是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

【译文】　战国说客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凭秦人的勇敢和强大的兵力来威服天下诸侯，就像驱使韩卢（古代有名的快狗）去追捕兔子一般。但十五年来秦国却紧闭函谷关，不敢向东发兵，就是因为相国穰侯的谋国不忠，再加上大王策略也有所错误。”

秦昭襄王说：“寡人很愿意听一听错误在哪里？”

范雎说：“穰侯率军越过韩、魏等国而去攻打齐国，这是不对的，大王应该采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能多扩张一寸土地，大王就多得一寸地；能多扩张一尺土地，大王就多拥有一尺地。今天韩、魏都位于中原，正当天下的枢纽，如果大王想称霸诸侯，就必须敦睦位居中原枢纽的大国，进而威胁楚、赵两国；如果楚、赵能亲附秦国，齐国必然会害怕而表示屈服，韩、魏自然可轻易取得。”

秦昭襄王说：“你说得很对。”

686. 王　朴

【原文】　周世宗时，拾遗王朴献《平边策》，略云：“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唯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其西，备西则挠其东，彼奔走以救弊。则奔走之间，我可窥其虚实，避实击虚，所向无前，则江北诸州举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南亦不难下也。江南下，而桂、广、岷、蜀，可飞书召之矣。吴、蜀既平，幽必望风而至，唯并为必死之寇，必须强兵力攻，然不足为边患也。”世宗奇之，未及试。其后宋兴，卒如其策。

【译文】　后周世宗时，拾遗王朴曾提出《平边策》，内容大意是：

攻占土地的基本原理，一定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放眼天下，当今只有吴国东到海、南至江将近两千里的防线，最容易攻占。

我们从吴国防备最薄弱的地方开始进攻，他们防备东方，我们就进攻西方；他们守备西方，我们就搅乱东方，他们一定会奔走救援。在奔救之间，我们就能看出他们的虚实、强弱；然后我们避开防卫坚固的地方，攻击武力薄弱的地方，这样一来一定战无不胜，那么长江北岸的各州，都将归我们所有。

取得江北之后，就利用江北的百姓，继续我们征讨江南的计划，那么江南也不难取得了。江南一旦到手，那么桂林、广东、四川、巴蜀等地，就只需传递一两封谕示文书便足以教他们投降了。

吴、蜀既已平定，那么燕地一定闻风归附。只有河东，是拚死也不会归附的匪寇，必须要出动强大的兵力来攻取，但也不足以构成我国的边患。

周世宗对这个建议颇为赞赏，可惜还来不及照这策论去做就病死了，日后宋朝代之而起，宋主就是按照这计策实行。

687. 任瑰　唐太宗

【原文】　李渊兵发晋阳，入临汾，去霍邑五十余里。隋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大将军屈突通将骁骑数万屯河东以拒渊。诸将请先攻河东。任瑰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瑰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指韩城，逼郃阳，萧造文吏，必望尘请服。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裴寂曰："屈突通拥众据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边批：此亦常理。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附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时日，敝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会久雨，渊不能进，军中乏粮，刘文静请兵于始毕可汗，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欲还救根本。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遂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尔，何以自全？"渊不听。世民将复入谏，会渊已寝，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兵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

严而未发，左军去亦未远，请自追之。”乃与建成分道夜进，追左军复还，已而太原运粮亦至。诱老生战，斩之。日已暮，无攻城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霍邑。

按：任瑰之策，即李密说杨玄感，魏思温说徐敬业者，特太宗用之而胜，二逆不用而败耳。◯杨玄感之谋逆也，李密进三策曰：“天子远在辽海，公若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关中四塞，吾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若随近先向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彼知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援兵四至，非吾所知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俱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为上策。”密知计不行，退谓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胜，吾属为虏矣！”未几，玄感败。◯徐敬业举兵，问计于军师魏思温，对曰：“公既以太后幽系天子，宜身自将兵，直趋洛阳。山东、韩、魏知公勤王，附者必众，天下指日定矣！”敬业曰：“不然。金陵负江，王气尚在，宜先并常、润为霸基，然后鼓行而北。”边批：此谋反，非勤王也，何以服众？思温曰：“郑、汴、徐、亳，世皆豪杰，不愿武后居上，蒸麦为饭，以待我师，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业不从，使敬猷屯淮阴，韦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击润州，下之。思温叹曰：“兵忌分，敬业不知席卷渡淮，率山东士先袭东都，吾知无能为矣！”◯李密为玄感策何智，自为策又何愚也！思温之谋善矣，而敬业本谋，实不为勤王，奈何从之！李士实亦劝逆濠直捣南都，勿攻安庆，亦李、魏之故智。濠不听而败。夫隋炀弑虐，则天篡统；二李举兵，犹曰有名，彼逆濠何为者哉！天不佑叛贼，即直捣南都，亦未见其必胜也。

按：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而守仁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文锦诸人之智亦足术也！

【译文】　隋末时李渊由晋阳发兵，进入临汾郡，离霍邑有五十多里路。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人驻守霍邑，另有大将军屈突通带领数万骑兵戍守河东，共同抗拒李渊。

李渊的将领请求先攻打河东，任瑰对李渊说：

“关中的豪杰，盼望我们义军的到来已有多年了。我在冯翊多年，请让我前去晓谕，他们一定会起而效忠我们。我们大军从梁山度河，直走韩城，进逼郃阳。当地的首长萧造是一名文官，听说大军来到一定会请求归顺。然后我们再击鼓进兵，直攻永丰，虽然尚未进入长安城，但整个关中已在我们的掌握中了。”

裴寂（字玄真）说：“屈突通率大军戍守河东，如果我们不先击败他，而直攻长安〔这也是常理〕，万一失败退兵，就会被屈突通所率领的河东兵攻击，前后夹击，对我军相当危险。”

李世民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用兵作战讲的是快速，我们借着多次胜利威猛的气势，一路抚慰归顺的士兵、百姓，这时向西进攻长安，长安的百姓，望见我军的军旗就已震惊骇怕，我们趁对方还不及思考计谋、还不及奋起作战勇气时，一举攻下长安，就如同摇撼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如果只在长安城外耗费时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计谋，修治防备完成部署，只不过是使自己白白浪费时间，消磨军士斗志，那么大势就去了。再说关中群豪并起，不能没有归属〔这点更要紧〕，也不能不早加招抚。屈突通只是一名奴才，不值得顾虑。”

不料这期间一直大雨不停，李渊无法进兵，军中粮食短缺，刘文静去见突厥的治毕可汗还没有回来，就传出突厥和刘武周暗中勾结偷袭晋阳的消息。

李渊想回晋阳救援，李世民却说：

“现在稻谷大熟，遍布原野，不必为军中缺粮而发愁！宋老生个性轻率急躁，只一场胜仗就能制服他；而李密在夺取粮仓后，就没有再作久远的打算；刘武周和突厥表面虽然亲善，内心却相互猜疑，刘武周虽想攻太原，但又哪能忘记近在咫尺的马邑呢？我军打着举大义、救苍生的旗号，就应该奋不顾身先入咸阳，以号召天下，现在遇到小小的敌人，就立即调转军队，我怕为大义而投效我军的壮士，会因而离散解体，则我们也不过是防守太原城的地方贼而已，如何保全自己呢？”

但李渊不听他的意见，李世民想再进帐劝止，可是李渊已经睡了。李世民无法进帐，只有在帐外号哭〔李渊不知他的儿子是位英雄〕，哭声传到帐内，李渊只好召他进去。

李世民说：“今天我们高举义旗出兵，向前拚战就成功，懦弱后退就离散；士卒离散在前，敌军乘危于后，不要多久就命丧黄泉，我怎不悲伤大哭呢？”

李渊终于觉悟，说：“但军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呢？”

李世民说：“右军严整装备还未出发，左军虽然已经离开，依我估计距离并不远，请准我追赶。”

于是李世民当夜便追上左军。

不久，太原的粮食也运到了。接着李世民用计诱宋老生出兵，宋老生大败被杀。这时天色已暗，李渊下令登城，由于没有登城的城梯，士兵搭成肉梯，终于攻下霍邑。

〔梦龙评〕其实任瑰的献计与李密游说杨玄感、魏思温游说徐敬业，都

是同出一辙。然而只有李渊采纳，因而取得天下，另外二人不用，所以败亡。

杨玄感有谋反的野心，李密向他献三计，说："天子远征辽海，您若率军直入蓟县，控制险要，天子因前有高丽国，归路又被您阻断，您一定可不战而胜，这是上策。关中形势险要，我们向西而行，沿途不攻城镇，直取长安，安抚当地豪杰，招抚当地百姓，占据要塞严加防守，天子即使回到京城，已失民心，我们就可从长计议了。如果先就近攻打东都，以号令四方士民，只怕别人早已事先防备，如果百日之内无法取胜，等天子援军一到，胜败的结果，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

杨玄感说："不对！朝廷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如果先取得东都，就会动摇他们的斗志，再说如果大军所经过的城邑，都不加以攻占，又如何显示我的威武呢？所以我认为你所说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李密退出后，对别人说："楚公想造反却不想求胜，我们快成为阶下囚了。"不久，杨玄感果然兵败。

徐敬业举兵后，曾询问军思魏思温的看法，魏思温说："明公以匡复大唐为借口，就该率军直攻洛阳，那么天下人都会知道明公起兵是为王室靖难，四方都会群起响应，天下也就指日可定了。"徐敬业却说："不对，金陵有长江为天险，仍有王者霸气，不如先攻取常州、润州，奠下根基，然后再北攻中原〔这是谋反，不是勤王，无法使民众信服〕。"

魏思温说："山东的豪杰们怨恨武后专政，听说明公举兵，都自带粮食准备投效我军，为什么不利用这大好形势，而只想死守金陵，置自己于死地呢？"徐敬业仍不接纳，自己带兵攻打润州。魏思温叹着气说："用兵时最忌讳兵力分散，徐敬业不集中兵力渡过淮河，率领山东豪杰攻取洛阳，我看很快就要败亡了。"

李密替杨玄感所拟的计谋，是何等明智，但为自己策划，却又愚笨无比。魏思温的谋略是对的，反观徐敬业的做法，哪里是为平王室之乱呢？

明人李士实也曾劝朱宸濠直攻南京，不要出兵安庆，但朱宸濠不听，终至失败。唉！隋炀帝骄奢淫逸，武则天篡唐自立，李密、李渊起兵，仍师出有名，但朱宸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老天不保佑叛贼，我看即使朱宸濠直取南都，恐怕也不见得能取得天下。

《经世奇谋》中的官训

（明）俞琳

卷　一

第一章　防患未然

【原文】　忧患之来，必有其渐，苟不预图扑灭，则噬脐曷及。此曲突徙薪之说，正明哲保身者之龟鉴云。

【译文】　［开宗明义］忧患的来临，必有其征兆；如果不预先设法消除，将后悔莫及。这种防患未然的做法，正是明哲保身的借鉴。

1. 楚国攻齐，秦国守边

【原文】　秦康公筑台三年。荆人起兵欲以攻齐。任安曰："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君筑台三年，荆人起兵攻齐。臣恐其攻齐为声，而以袭秦为实也，不如备之。"

戍东边。荆人辍行。

【译文】　秦康公（公元前620—前609年）筑台三年，楚国人发动军队，想攻打齐国。

任安对康公说："百姓吃不饱会引来敌人，疾病流行会引来敌人，劳役频繁会引来敌人，动乱会引来敌人。国君花了三年的时间建筑城台，楚人就发兵攻打齐国，依臣下的看法，楚人恐怕是以攻打齐国为名义，实际上却是要袭击我国，我们最好及早防范。"

康公于是派兵防守东方，楚人因此才中止行动。

2. 甘茂妙喻，武王立誓

【原文】　秦王使甘茂伐韩宜阳。茂恐有谤之者，谓秦王曰："昔曾参之处

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王曰：“寡人不听也。”遂与盟于息壤。

【译文】　秦武王派甘茂攻韩国的宜阳（公元前 308 年），甘茂担心会遭人诬陷毁谤，于是对武王说：

“以前，曾参住在费的时候，鲁国有个叫曾参的杀了人，人家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说：‘我儿子才不会杀人。’继续自在的织布。不久，另一个人又告诉她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依旧自在的织布。不久，又有第三个人向她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立刻丢下梭，离开织机逃走了。

“以曾参的贤明，和他母亲的信任，有三个人接连的疑惑，他的母亲都怀疑、害怕了。现在臣的贤能，不如曾参，王对臣的信任，又不比曾参的母亲，疑心臣的又不止三人，臣恐怕大王像曾母一样丢下梭。”

武王说：“寡人不听他们的话，你放心吧！”

于是与他在息壤立下盟誓。

3. 骄奢是死神的催命符

【原文】　魏公子牟游于秦，且东，而辞应侯。应侯曰：“公子将行矣，独无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之也，臣固且有效于君。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

应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

【译文】　魏公子牟到秦国游历之后，即将东行，辞别应侯（范雎）。

应侯说：“公子即将离去，难道没有要告诫我的话吗？”

公子牟说：“即使先生没有要求赠言，臣下本来就准备提供先生一些意见了。贵与富没必然的关系，但是人一显贵，财富就随之来到；财富与美食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一有财富，美食就跟着有了；美食与骄纵奢华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享受了美食，就不免流于骄纵奢华；骄纵奢华与死亡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死亡却因人的骄纵奢华而来临。历代以来，因此而丧命的人太多了。”

应侯听了这一席话，说：“公子告诫我的话，实在太丰厚了。”

4. 庞葱预防“三人成虎”

【原文】 魏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

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王忽忆庞葱之言，始释。

【译文】 魏庞葱和太子将至邯郸当人质（约在公元前339年），向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王相信吗？”

魏王说：“不相信。”

“两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王相信吗？”

魏王说：“寡人半信半疑。”

“三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王相信吗？”

魏王说：“寡人相信。”

庞葱说：“街上明明没老虎，然而三个人一说，就成了有老虎。现在邯郸离大梁（魏都）较街市为远，而议论臣的人，超过三人，希望王明察这些议论。”

王说：“寡人不会轻信别人的议论。”

于是，庞葱和太子辞行，往赵国去；而毁谤的话果然纷纷传来。太子回国后，果然见不到魏王，后来魏王忽然想到庞葱的话，才除去心中的疑虑，父子又相见。

5. 臣子施惠，君王得利

【原文】 齐襄王立，田单相之。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田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田单之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若早图之。”左右顾无人。岩下有贯珠者，襄王呼而问之曰：“汝闻吾言乎？”对曰：“闻之。王不如因之以为己善也。王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取食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己。”王曰：“善。”乃赐单牛酒，嘉叹其行。

后数日，王使人听于闾里，闻丈夫相与语曰：“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也！”

【译文】 齐襄王即位（公元前283年），田单辅佐他。有一次经过淄水，看见一老人涉淄水，受不住寒冻，出水后无法行走，田单就脱下皮衣，给他穿上。

襄王嫌恶地说："田单之施恩惠，不就是打算想借此谋取我的国家吗？不如及早防着他。"

此时，襄王看看左右都没人，只见岩下有一个名叫贯殊的人，襄王叫他来问道："你听到我说的话吗？"

贯殊回答："听见了。"

襄王又问说："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贯殊说："王不如顺势当作自己的善处。大王好好的嘉勉田单的善事，下令说：'寡人忧虑百姓饥饿无食，田单收容他们，并且供养他们；寡人忧虑百姓寒冷无衣，田单脱下皮衣，给他们穿；寡人忧心百姓劳苦，而田单也忧念百姓，合于寡人的心意。'田单有这些善处，而大王嘉勉他；嘉勉田单的善处，也就是王的善处。"

襄王说："好！"

于是赏赐田单牛和酒，嘉勉赞赏他的行事。几天后，襄王派人到乡里察访，听见乡里的人谈论说："田单爱人民，原来是大王教的啊！"

6. 土地都不给，何况性命

【原文】　秦王称帝，魏王将往贺。魏敬谓魏王曰："以河内孰与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内，则王与之乎？"王曰："弗与也。"魏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何也？"

王曰："善。"乃辍行。

【译文】　秦昭王称帝（公元前 288 年），魏王将前往道贺。

魏敬告诉魏王说："河内比得上梁（魏）的重要吗？"

王说："当然是魏重要。"

"魏比得上身体性命重要吗？"

王说："当然是身体性命重要。"

"假使秦国要求河内的土地，那么王给他吗？"

王说："不给。"

魏敬说："河内，是三个讨论事物中最次等的；身体性命，是三个事物中最重要的。秦国索取最次等的，而王不愿意；索取最重要的，而王却答应他，为什么呢？"

王说："对啊！太好了。"

于是不去了。

7. 王翦求秦始皇赠田园

【原文】 秦伐楚，使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地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地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粗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译文】 秦攻打楚国（公元前 225 年），派王翦带领军队六十万人，始皇亲自送到灞上。

王翦出发前，请求很多丰美的田宅园地，始皇说："将军即将出发，何必担忧贫乏呢？"

王翦说："做大王的将领，有了功劳还是不能封侯，所以趁大王看重臣的时候，臣也及时借此请求田园做子孙的家业罢了！"

始皇大笑。

王翦到关上之后，前后派遣五位使者返回请求良田，有人对王翦说："将军的请托要求，也太过分了吧。"

王翦说："不是这样。秦王心中忧惧，并且不信任别人。现在将全部秦国的军队交付给我，我不多请求田宅做子孙家业以表白自己的心意，只会令秦王因而怀疑我罢了！"

8. 以羊率领狼群

【原文】 黥布反，汉高祖使太子将兵击之。四皓相谓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矣。"乃说建成侯，急请吕后泣言："诸将皆定天下枭将，太子将之，无异使羊将狼，谁肯为用？"上悟，自行。

【译文】 黥布造反（公元前 196 年），汉高祖派太子率军队攻打他。

商山四皓互相讨论说："太子率军，有功则对地位没有帮助；没有功劳，那么从此要遭受灾难了。"

于是说服建成侯，赶紧请吕后趁机会流泪对高祖说："诸位将领都是定天下的猛将，太子带领他们，无异于使羊领狼，谁肯受指挥？"

高祖当下醒悟，于是亲自率兵出击。

9. 萧何花钱消灾

【原文】 吕后用萧何计，诛韩信。上已闻诛信，使使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东陵瓜，从召平始也。

平谓何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封君置卫者，以今者淮阴新反，于中有疑君心。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何从其计。上说。

【译文】 吕太后用萧何的计谋，杀了韩信（公元前196年）。

刘邦知道韩信已死，派遣使者任命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派兵五百人及一个都尉，做为相国的护卫。

诸人都恭贺萧何，只有召平一个人为他感伤。召平是以前秦国的东陵侯，秦朝败亡后成了平民，生活贫困，在长安城东种瓜。召平的瓜长得很好，一般人所说的东陵瓜，就是从召平种瓜以后开始的。

召平对萧何说："灾祸从此开始了。皇上征战于外，而你固守于朝中，没有受到战争的灾难，却加封你，设护卫，那是因为淮阴侯刚造反，在朝中对你有所顾虑。设置护卫保卫你，不是因为宠信你。希望你辞谢封地不要接受，全数将家私财物拿出来资助军队。"

萧何听从他的计策，因而使皇上龙心大悦。

10. 吕后为何哭而不哀

【原文】 汉惠帝崩，吕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强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

丞相如辟强计，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

【译文】 汉惠帝驾崩（公元前188年），吕太后讣告天下，当时只是哭号而不见流泪。

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为侍中，年龄十五岁，告诉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一个亲儿子，哭起来却不悲伤。你知道原因吗？"

陈平说："什么理由？"

辟强说："帝无年长的儿子，太后畏忌你们，而这顾忌之心超过了丧子之痛，所以如此。现在丞相不妨奏请任命吕台、吕产为将，带兵处在南北两军，让吕

氏诸人都在朝中任事。这样的话，太后就心安了，你们也可以解除灾难。”

丞相照辟强的计策，奏请太后，太后觉得满意，顾忌之心减轻了，她的哭泣才显得很哀伤。

11. 将相交欢保权力

【原文】 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丞相陈平患之，常燕居深念。陆贾往请，直入坐。陈平方念，不见贾。贾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贾曰：“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平曰：“然。为之奈何？”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君何不交欢太尉？”

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及诛诸吕，立孝文，贾与有力。

【译文】 吕氏家族专擅政权（公元前 181 年），想挟持幼主，威胁刘家天下。丞相陈平对此深为忧心，常在闲居时陷入深思。

一天陆贾前去拜见，也不请示，就直接入坐。陈平正在沉思，没看到陆贾。

陆贾说：“什么事想得这么专注？”

陈平说：“你猜我想什么事？”

陆贾说：“只不过是忧虑吕氏家族以及幼主罢了！”

陈平说：“是啊！究竟要怎么办才好？”

陆贾：“天下安定，留意丞相；天下危难，留意将军。将军丞相和合协调，那么士人就会亲慕归附；士人亲慕归附，就算天下有变，权力也不会被分散。丞相何不乘此时增进与太尉的亲近关系？”

陈平采行他的计策，于是以五百斤黄金为绛侯作寿，隆重的准备各种佳肴作乐。太尉也同样的回报。两人关系变得极为密切。

吕氏家族的计谋逐渐破败。到后来杀除吕氏家族（公元前 180 年），拥立孝文帝，陆贾都有付出心力。

12. 侮辱宦官，免除暗算

【原文】 前汉袁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兄子种为常侍骑，谓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于是上朝东宫，越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以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

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后虽欲害盎，上皆不听。

【译文】 西汉袁盎常直谏国家大事，意气激昂剴切。宦官赵谈因为善于星

历数术受宠幸，常陷害袁盎，袁盎深以为苦。

袁盎兄之子袁钟为帝舆车侍骑，对袁盎说："你只要在众人之前羞辱他一次，以后就算他再毁谤你，皇上也不会相信。"

因此当文帝拜太后时，赵谈同车坐陪，袁盎伏拜车前说："臣听说和天子共乘舆车的人，都是天下的豪杰英才。虽然如今汉朝人才不多，陛下为什么却与太监同车？"

于是，皇上笑一笑，令赵谈下车，赵谈流着泪下车。后来虽想陷害袁盎，皇上却不听。

13. 逆耳之言徒然招祸

【原文】 汉宣帝时，盖宽饶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国，而为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数上疏谏诤。太子庶子王生，高宽饶节，而非其如此，予书曰：

"明主知君洁白公正，不畏强御，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权，尊官厚禄，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积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扶天子，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磨切左右，非所以扬令名全寿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希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

宽饶不能从，竟以此致祸。

【译文】 汉宣帝时（公元前 73—前 49 年），盖宽饶自认为操守清廉，能力高强，有益于国家，而职位被平庸之辈所超越，感到失意不痛快，多次上疏谏诤。

太子的庶子王生，推崇盖宽饶的节操，却不苟同盖宽饶的做法，于是写信对他说：

"国君贤明，知道你是廉洁清白、公正不阿、不怕欺凌弱者的强悍之辈，所以命你担任司隶校尉，负责察举不法，让你拥有专一的特使的权力。高官厚禄，都已给了你，你应该早晚深思当今重要的国家大事，奉行法制宣扬教化，为天下百姓忧心操劳；如果只想用古老久远的事情，匡矫天子，常进不切用而难以入耳的话，来纠缠切责天子及群臣，这并不是用来显扬美名、保全寿命的方法啊！

"当今掌权执政的人，都娴熟法令，他们的言词足以掩饰你所说的话，他们的文采足以虚构你的过错。你不求效法蘧伯玉'邦无道则隐退'的高尚情操，而思慕伍子胥'强谏不止自取杀身'的行为，以宝贵的性命，去面对不可测的险境。我实在为你感到无限的痛惜。"

盖宽饶不能听从，最后竟然因此而招祸。

14. 刘备闻雷失箸

【原文】　三国曹公素忌先主。公尝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不及对，方食，雷震，失匕箸，因谓公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如此！"公遂不复忌先主。

先主既定蜀，公叹曰："猾虏诈孤。此岂畏雷震者耶！"

【译文】　三国时，曹操平常心忌刘备，曹操曾很自在的对刘备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曹操两人罢了。本初（袁绍）等人，根本算不上是英雄。"

刘备不及回答，正吃饭中，听得一阵雷响，故意掉了手中的筷子，顺势对曹操说："圣人说：'遇到迅疾的雷鸣，猛烈的暴风，一定要改变常态，表示有所戒慎。'实在是有道理啊！一阵打雷声的威力，竟然吓人到这样的地步。"

曹操终于不再心忌刘备。

在刘备统治蜀地之后，曹操慨叹说："奸诈狡猾的小人骗我，这哪里是怕打雷的人呢！"

15. 打落头巾杜绝谗言

【原文】　晋温峤尽忠王室。在王敦麾下，因敦有逆谋，谬为恭敬，时进密计以附其欲。会丹阳尹缺，敦命峤守丹阳。峤恐己既去，而钱凤于后间之，因敦饯别，起行酒，酒至凤，未及饮，峤伪醉，以手板击凤帻坠地，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耶！"峤与敦别，涕泗横流，出阁复入者三。

后凤谓敦回："峤与朝廷甚密，不可信也。"敦回："太真昨醉，小加声色，何得便尔相谗？"于是谗诉不行。

【译文】　晋朝温峤尽忠于王室，在王敦的手下做事，因为王敦有叛逆的计划，于是表面上伪装恭敬的样子，经常贡献机密的计策以附和王敦的心意。正巧丹阳尹悬缺，王敦就派温峤为丹阳尹（公元前 324 年）。

温峤忧虑自己一旦离去，钱凤（王敦的谋士）会在后面离间；因此王敦为他饯别时，就起来向众人敬酒，到了钱凤前，钱凤才举杯不及喝下，温峤装醉，用手板将钱凤的头巾打落在地上，生气的说："钱凤是什么东西？温太真（温峤字）敬酒，竟敢不饮一杯啊！"

温峤与王敦分别时，满脸的眼泪，出了屋子又再回头进去，接连三次。

离去后，钱凤对王敦说："温峤和朝廷的关系很密切，不能相信他。"

王敦说："太真昨天醉酒，稍微给你一点颜色，何必就要说他的坏话。"

从此毁谤批评温峤的话都起不了作用。

16. “赐书加点”救侯景一命

【原文】 东魏高欢疾笃，澄诈为欢书以召侯景。先是，景与欢约曰：“今握兵在远，人易为诈，所赐书，皆请加微点。”至是景得书无点，辞不至。

【译文】 北魏高欢病重（546年），世子高澄假冒高欢的信召回侯景。

先前侯景与高欢相约说：“现在我带兵在远方，别人很容易狡诈欺骗，以后所赐予的书信，都请加细点。”

到了这时候，侯景拿到信，发现信中未加细点，于是推辞不到。

17. 征召突厥参加封禅

【原文】 唐玄宗十三年，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召兵部朗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岂所以昭盛德乎？”说曰：“然则如之何？”

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未许。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偕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即奏行之。

【译文】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张说因为皇上要到泰山行封禅之事，担忧突厥乘隙入侵，于是召请兵部郎中裴光庭筹谋此事。

裴光庭说：“封禅，是报谢天地使我天下太平，万民安乐的。现在要将天下诸侯万民太平安乐之事升告于天，却担忧戎狄的入侵，这怎么拿来彰显盛德呢？”

张说问道：“那么该怎么办呢？”

裴光庭说：“四边的异族中，突厥国力最强大，近来屡次要求和亲，而朝廷不允许。现在派一位使者去征召他们的大臣，跟着去泰山封禅，他们一定会欣然接受。突厥来了，那么其他异族的君长也都会跟着一起来，到时就可以放下军旗战鼓，高枕无忧了。”

张说说：“很好。”

就奏请办理。

18. 死姚崇算计活张说

【原文】 唐姚崇病，戒诸子曰：“张丞相与吾隙深，然其人素怀奢侈，尤好服玩。吾没后来吊，汝可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于前。张若不顾，汝家族无类矣。若顾此，当输致之，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录进；先砻石以待，至便镌刻。张丞相见事常迟，数日之后，必悔，若征碑文以改削为辞，当引视镌石，仍告以闻上。”

崇没，张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所诫。碑文叙致该详，时谓极笔。数日，果遣使取本，以为辞未周密，仍加删改。姚氏诸子引使者视其所刻，仍告以奉御。使者复命。张悔恨，抚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张说。我今日始知才之不及远矣。"

【译文】 唐朝姚崇（651—721年）病重，告诫诸子说：

"张丞相（张说）和我嫌隙很深，但是他好奢侈享受，尤其喜欢美服珍玩。我死后他来吊慰，你们可以陈列我所有的美服珍玩、宝带、贵重器物在厅前，张丞相如果不看一眼，你们全家人大概都要遭不幸了。如看了这些，就该送给他，并借此请他撰写神道碑，一得到他的文章之后，立刻誊写，进呈皇上，并预先磨好石碑等候，等他的文章一到，立即刻石。

"张丞相看事情反应常常比较慢，几天后，一定后悔。如果回头征求原来碑文说要拿去删改，就引领他去看刻好的石碑，同时告诉他已奏呈皇上了。"

姚崇去世，张说果然来了，一再看姚崇的珍玩、美服。姚崇家人完全遵照指示。

张说的碑文叙述得非常周密切要，当时人一致称赞，认为是绝顶的好文章。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说，文辞不够周密，要取回修改。姚崇诸子就带使者去看刻好的石碑，并告知说已呈皇上。

使者回去报告情况，张说悔恨异常，拍着胸说："死姚崇，竟然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才能比不上姚崇太多了。"

19. 十九枝箭折不断

【原文】 北魏时，吐谷浑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

阿豺曰："汝曹知乎，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

【译文】 北魏时吐谷浑阿豺生病，召来他的弟弟慕容延说："你拿一支箭来折断。"

慕容延轻易地折断了。

"你拿十九支箭来折。"

慕容延折不断。

阿豺说："你们了解吗？单支容易折，多了就很难折断了。大家同心努力，这样国家领土才可以巩固。"

20. 郭崇韬受赂安众

【原文】 后唐郭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故人子弟或以为言。

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耶？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祛射钩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无反侧？"

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韬乃悉献其所藏，以佐赏给。

【译文】 后唐郭崇韬一向清廉，自从到了洛阳，却一反常态，开始接受各处的贿赂馈赠。

故旧的子弟有人提到此事，郭崇韬说："我位居将相，皇上赐给的俸禄极为丰厚，哪里缺少这些！只是现在各方的藩镇诸侯，很多是梁朝的部将，都是皇上争取天下时的敌对者。现在如果完全的拒绝他们的馈赠，能够让他们不起叛逆之心吗？"

隔年，天子行祭天之礼，郭崇韬便将所藏宝物全部贡献出来，做为天子赐与臣下之用。

21. 墨笔搅水吓退恶臣

【原文】 宋真宗不豫，李迪与宰执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以问疾留中不出。执政患之，偶有金盂贮热水，迪问是王所需，乃密取案上墨笔搅水中。王见水大惊，疑有毒，即上马去。

【译文】 宋真宗身体不适（1022 年），李迪与宰相一起祈祷消灾，住宿内殿，这时仁宗年幼，八大王中的元俨，借探问疾病的名义，留在宫中不出，宰相等人为此感到忧心。

刚巧有一个金盆装着热水，李迪问知是元俨所要，于是暗中拿桌上的墨笔在水中搅和。

元俨见到了黑水，大为惊骇，怀疑有毒，就立刻上马离去。

22. 以琐事牵制皇帝

【原文】 宋李沆在政府，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王旦以为细事，不必烦帝听。沆曰："人主年少，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祈祷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译文】 宋朝李沆（文靖）当宰相时（公元 999 年），每天拿国内水、旱灾及盗贼的事情奏知皇上（真宗）。

副相王旦认为，小事不必烦劳皇上知道。

李沆说："人主年少，应使他知道国内艰苦困难的事情，不然，血气刚强，不是留心声色犬马的事，那么就会大兴土木、兴兵动武、祈祷祭祀。我老了，看不到这些，这是参政（王旦）你未来的忧愁所在。"

23. 十分只取九分

【原文】　明朝一富人兢直，涉世多致怨。唐一庵与之语曰："我知汝心无他，但以富人处今之时，须屈抑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诸人者以百计，当以得九十为平；与诸人者以百计，当以一百一十为平。如此，则人皆亲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资，弃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假之颜色，温我话言，体其甘苦，乃是不费之惠，尤其可为也。"

其人悦而不绎，果数以事累。

【译文】　明朝有一个富翁为人激切率直，在处理各项事务时，经常惹来烦怨。

唐一庵（枢）就对他说：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但是一位有钱的人处在现在这个时候，必须自己委屈压抑一些，才能够得到别人公平的对待。就如果从别人处获取一百，应该只取九十；要给人的，则应该给一百一十才算公平。若是这样，那么别人都会亲近附和你。在十分之中，取得其中的九分，做为自己用度的需要，放弃其中的一分，以立定我们有争取应得利益的立场。并以和悦的脸色，温和的言语，体谅别人甘苦的心，这种不花费金钱的恩情，特别值得去做。"

可是那位富人听了只是认同、喜欢，也不仔细思索、笃行，后来就受好多事的拖累。

第二章　化险为夷

【原文】　祸生有胎，惟人自召；然或有出于无妄者。智士当之，自能转阴霾为霁景，化风涛为坦途，岂若梦梦之夫，束手以待毙哉！

【译文】　［开宗明义］灾祸，往往是人们自己招惹来的。不过有些出于意外的灾祸，明智的人面对它时，却能够转化阴霾，使它变成阳春景象；变化风浪波涛，使它成为平坦的路途。他们是不会像一般浑浑噩噩的人束手待毙的。

24. 勾践尝粪脱困

【原文】　吴王囚勾践于石室三年。适吴王有疾，勾践用范蠡之策，因佞臣伯嚭出问吴王之疾，呈王许之。勾践至，告王曰："臣在南越，尝事医师，能尝泄便之甜苦，即知疾病之瘥剧。"会王如厕，勾践取而尝之，叩头贺曰："王之粪苦，不数日当愈矣。"吴王果愈，出谓群臣曰："勾践，仁人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尝其泄便以决疾者乎？"遂释其囚，放还。

越王归国，卧薪尝胆以图复仇，后二十年灭吴。

【译文】　吴王把勾践囚禁在石室三年之后（491 年），适逢吴王生病，勾践就采行范蠡的策略，利用佞臣伯嚭的关系，想出去探问吴王的病。

吴王准许了。

勾践到了之后，告诉吴王说："臣在南越，曾跟医师学过，只要尝一尝病人排出的粪便是甜是苦，就知道疾病减轻或加重。"

正好吴王上厕所，勾践就去拿来尝了，之后就向吴王叫头祝贺说："王的粪便是苦的，不要几天病就会康复了。"

吴王果然真的好了。于是对群臣说："勾践真是一位仁厚的人啊！一般臣子侍奉君父的时候，谁愿意尝他们的粪便来确定疾病的情形呢？"

因此就释放勾践，让他回国。越王勾践回到了国内，卧薪尝胆，计划报复这一段仇恨。过了二十年之后，果然灭了吴国（473 年）。

25. 你杀臣子我割地

【原文】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

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王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译文】　赵国的使者向魏王说："为我们杀了范痤（或作座），我们愿意献上七十方里的土地。"

魏王说："好。"

就派遣下吏去围捕范痤。

当范痤被重重包围而无处逃生时，他很机警的爬上屋顶，据守在危险的地方，对使者说："与其用已死的范痤来交换，不如用活的。又如果我死了，赵国不给土地，那么魏王又能怎么办呢？所以不如先和赵确定了割地的事情，然后再杀我。"

魏王说："好。"

范痤于是趁着这个时机，赶紧上书给信陵君说："范痤是前王的相国，赵国用割地的方式要杀我，而魏王竟然同意了。要是有一天，强大的秦国也效法赵国，那么公子要怎么办呢？"

信陵君于是就对魏王说情，范痤因此逃过一劫。

26. 苏秦恐惧忠信获罪

【原文】　苏秦为燕说齐归十城。或毁之于燕王。秦谓燕王曰："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佯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燕王曰："善"。

【译文】　苏秦替燕国说服齐国归还十座城。有人在燕王的面前毁谤他。

苏秦对燕王说："臣下就是人家所说的，因忠诚信实而获罪的人啊！"

燕王答说："是你不够忠诚信实吧！哪有因忠信而获罪的呢？"

苏秦说："不是这样的。臣听说有一个人到远方去当官，而太太却和别人私通。当他即将回来的时候，他太太的情夫很担心。他太太就对情夫说：'别担心，我已准备好毒药酒等待他了。'过了三天，丈夫果然回来了，他太太就叫侍妾端毒药酒给丈夫。

"此时侍妾想说酒中有毒，却怕丈夫把主母赶走，想不说，却怕主人因此被毒死。于是假装手僵了而把酒倒掉。可是主人却很生气的鞭打她五十下。侍妾假装手僵而把酒倒了，在上保住主父的性命，在下维护主母的地位，然而却无法避免被鞭打。这怎么说忠信不会获罪呢？"

燕王说："对啊！你说的有道理。"

27. 管仲用合唱赶路

【原文】　齐管仲得于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女唱，女为我和。"其和适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远。

管子可谓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而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乎！

【译文】　齐国管仲在鲁国获得一些东西，捆绑之后装在笼子里面，请工人载着送往齐国，工人都一面拉车一面唱歌。

管仲担心鲁国知道这件事之后会杀了自己，很想尽快赶回齐国。于是对工人说："我为你们唱歌，你们替我和声。"

因为彼此唱和得很优美和谐，工人都不觉得累，就赶了很远的一段路。

管仲可以说能够随着事情来用人，使别人得到他所要的，自己也得到所要

的。用这套方法来治理万乘之国，虽然使齐国成为诸侯盟主，还是嫌成就不够。

28. 鸡鸣狗盗救孟尝

【原文】 秦囚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得狐白裘，业已献之王，无以应。客有善为狗盗者，入秦藏中盗以献姬。姬乃言于王，遣之。

王后悔，使追之。关法，鸡鸣而出客。时尚早，客有善为鸡鸣者，野鸡闻之皆鸣，遂脱归。

【译文】 秦王囚禁孟尝君，孟尝君于是派人请求秦王的宠姬为他解脱。

这位宠姬希望得到白色的狐裘，可是狐裘已献给秦王，没有办法满足她了。幸好孟尝君门下食客有人善于偷盗，于是潜进秦王的库藏将白狐裘偷出来，献给秦王的宠姬，她才求秦王放了孟尝君。

孟尝君才释放不久，秦王后悔了，又派人去追他。关防的地方规定，须等晨鸡叫了才可以放人。这时天色尚早，门下食客有人善于模仿鸡啼，当他啼叫数声之后，附近的公鸡都纷纷叫起来，于是孟尝君终于脱险归国。

29. 秦使转祸为福

【原文】 秦楚构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其吉如何？"

使者曰："秦楚构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吾将使楚之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熟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

此之谓造命。

【译文】 秦楚交兵，秦王派人出使楚国，楚王就派人戏辱他说："你来时卜过卦吗？"

使者回答说："有啊！"

"卜的结果如何？"

"吉利。"

楚人就对他说："哎呀！太糟了吧！秦国竟然没良好的龟可以卜得准确的。我们大王才准备要杀你，用你的血涂在钟上面。这怎会是吉利的呢？"

秦国的使者说："秦楚交兵，我们国王派我先来打探消息。我若死了而没有回国，那么我们国王就知道警戒，可以及早修整军备来防御楚国，这就是所谓的吉利啊！况且若是死者没有知觉了，又何必要衅钟呢？死者若是有知觉，那

我怎么会不顾秦国却帮助楚国呢？

“我一定要使楚国的钟鼓发不出声来，这样就无法让士兵齐一步调，整齐阵容，调动整个大军了。杀了别国的使者，断绝别人的善意沟通，这不是古代的公理。你身为臣下，应该仔细的考虑衡量一番。”

楚臣据实回报之后，楚王就赦免了秦使者。这就是所谓的“转祸为福”。

30. 老婆情妇两回事

【原文】 张仪谓秦王曰：“陈轸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杀之。”王召陈轸让之。

轸曰：“楚人有两妻者，人讠兆长者，长者詈之；讠兆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讠兆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曰：‘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

王以为然，遂善待之。

【译文】 张仪告诉秦惠王说：“陈轸是你的臣下，却常把国情递给楚国。我无法同他共事，希望大王能驱逐他。”

秦王找陈轸来质问，陈轸回答说：“楚国有一个人娶了两个太太，有人去挑逗那个年纪大的，年纪大的就骂他；挑逗那个年少的，年少的就顺应了。没多久，那两个太太的丈夫死了，有个客人便问挑逗的人说：‘你是娶年长的呢？还是年少的？’这人说：‘娶年长的。’客人说：‘年纪大的骂过你，年纪小的和你很好，为什么要娶年长的呢？’这人说：‘在别人那里，当然希望她顺应我；如果成了我的妻子，当然希望她为了我而骂别人啊！

“现在楚王是贤明的君主，昭阳也是贤相，陈轸为人臣子，如果我常将国情递给楚国，楚王一定不收留臣，昭阳也不要和臣共事了。”

秦王认为有道理，于是依旧对他很好。

31. 烤肉上的毛发

【原文】 晋文公之时，宰人上炙而发绕之，文公召宰人而责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刃，刃利如干将，切肉断而发不绝，臣之罪一也。援锥贯脔，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奉炙炉炭，肉尽赤红，炙熟而发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无有嫉臣者乎？”

公乃召其下而诮之，果然。乃诛下发者。

【译文】 晋文公在位时，烹饪的厨夫奉上烤肉，但是上面缠有毛发，文公

就找来厨夫责备一番。

厨夫说："臣犯了三样死罪。拿磨刀石把刀磨得太利了，就像干将一样，只把肉切成片而毛发不会断，是臣的罪过之一；拿铁叉子叉肉而看不出毛发，是臣的罪过之二；用烤炉的炭火烤肉，肉都赤红烤熟了，而毛发却没有烤焦，是臣的罪过之三。可是在厅堂中使唤的人，难道没有嫉恶臣，想陷害臣的人吗？"

文公于是找来底下服侍的人质问，果真如厨夫所说，于是就杀了放毛发的人。

32. 张丑一言，出境脱离

【原文】 张丑为质于燕，燕王欲杀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

丑曰："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当杀子，刳子腹及子之肠矣。"

境吏恐而释之。

【译文】 张丑到燕国当人质，燕王想杀他，他就逃走，已经快越过国境了，却被守边境的官吏捉到。

张丑就说："燕王要杀我的原因，是因有人说我有宝珠，王想要得到它，现在我已经没了，而燕王不相信。一旦你抓我回去，那我就要说你抢我的宝珠，把它吞到肚子里了。燕王一定会杀了你，并且剖开你的肠肚。"

边吏听完很害怕，就放了张丑。

33. 张仪靠美人解危

【原文】 秦惠王使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愿得张仪而献黔中。"仪请行。秦王曰："楚将甘心于子，奈何？"仪曰："秦强而楚弱，楚必不敢杀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郑袖，袖言，王无不听者。"遂往。

楚王囚将杀之。仪教尚谓袖曰："秦王甚爱张仪，将以六县及美女赎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为其主耳。今杀张仪，秦必大怒，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王乃赦仪而厚礼之。

【译文】 秦惠王派人通告楚怀王（约在312年），希望以武关之外的土地，交换黔中的地方。

楚王说："不要武关之外的土地，只要得到张仪，就割黔中的地方给秦国。"

张仪于是准备前往楚国。

秦王说："楚国一意要得到你才甘心，要怎么办才好呢？"

张仪说："秦国强大而楚国弱小，楚国一定不敢杀臣，而且臣和楚王的近臣靳尚很好，靳尚又有机会服侍楚王宠姬郑袖。郑袖的话，楚王无不听从。"

于是张仪就前往楚国，楚王将他囚禁并准备杀他。

张仪教靳尚对郑袖说："秦王非常喜欢张仪，准备以六县的土地以及美女来赎张仪。楚王因看重这些土地，加以尊重秦国，秦王的女儿一定受到宠幸；如此一来，你就被打入冷宫了。"

因此郑袖日夜的流着眼泪对楚王说："臣下都各自为他们的主子。现在杀了张仪，秦国一定大怒，臣妾希望带着儿子一起迁居江南之地，不希望被秦国所残害。"

楚王于是赦免张仪，并且对他很礼遇。

34. 范雎死里逃生

【原文】 范雎为须贾所谮，被魏齐重刑。诈死，弃尸于厕中，赖郑安平移战场死人，着雎衣冠易之。后秦使王稽至魏，私藏雎于车内出城，途遇秦相穰侯，问王稽曰："得无与客子俱来乎？此辈无益于人国。"王稽对曰："不敢。"穰侯遂去。

雎在车中谓王稽曰："吾闻穰侯有智而迟，向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耳。"乃起，扮为仆卒，执旗于车左。已而，穰侯果遣人来索其车而去。

【译文】 范雎因为须贾的诬告，被魏齐重刑，于是装死，而被弃尸于厕所中，靠郑安平搬来战场的死人，穿上范雎衣帽加以调换，才得以保命。后来秦国的使者王稽到了魏国，私下将范雎藏在车内带出城，没想到在路途中遇见秦国宰相穰侯（魏冉）。

穰侯问王稽说："是否与门客一起来？这些人对于国家没什么益处。"

王稽回答说："不敢。"

穰侯就离去了。

范雎对王稽说："听说穰侯颇富智慧，但是反应较慢，刚才怀疑车中有人，却忘了搜索。"

于是就起来化装为仆人，在车子的左边拿着旗。随后，穰侯果然派人来搜索车子，确定没有藏人才又离去。

35. 陈平脱衣救命

【原文】 陈平间行，仗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腰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译文】　陈平（殁于公元前 178 年）单独一人，带着剑离开楚国逃亡。

坐船渡河的时候，船夫看他相貌堂堂，一个人独行，疑心他是逃亡的将军，身上腰际一定藏有很多的金玉宝器，一直望着陈平，想杀了陈平夺财。

陈平心中害怕，于是脱下上衣，赤裸着身子来帮船夫撑船，船夫知道他身上无金玉宝器，才打消杀人劫财的念头。

36. 先封最讨厌的臣子

【原文】　汉王已封功臣，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宫，望见诸将相与坐沙中偶语。上曰："此何为？"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杀皆仇怨，故相聚谋反耳。"上忧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

于是，上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皆喜曰："雍齿且封侯，吾属无患矣。"

【译文】　汉王刘邦分封功臣之后，其他人日夜争功，迟迟无法决定封赏。

有一天汉王在洛阳宫中，看见许多将领坐在沙土中窃窃私语。

汉王于是问："他们在做什么呢？"

留侯张良说："陛下从一介平民起身，靠着他们取得天下。现在当上天子，所封的人都是原来的一批旧人，所杀的都是一些原本有宿怨的人，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准备造反。"

汉王很忧虑的说："怎么办才好？"

留侯说："皇上平时最讨厌、而群臣都知道的人是谁？"

汉王说："雍齿好多次让我受窘受辱，我想杀他，因为他的功劳很大，所以不忍心杀他。"

留侯说："现在赶紧先封雍齿，那么群臣心意就会稳定下来。"

于是汉王就封雍齿为十方侯。

群臣都欢喜的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可以不必担忧了。"

37. 当时只知韩信，不知陛下

【原文】　汉高祖还洛阳，闻淮阴侯死，问吕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彻之计！"上诏齐捕之。

蒯彻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惟知韩信，非知陛下。"上曰："置之。"

【译文】　汉高祖回到洛阳，听说淮阴侯韩信死了（公元前 196 年），问吕

后说："韩信死的时候，有说什么话吗？"

吕后说："韩信说，后悔不用蒯彻的计策。"

高祖于是下令围捕蒯彻（《史记》作蒯通）。

抓到蒯彻之后，高祖问说："你教淮阴侯造反的吗？"

他回答说："是啊！秦国失去天下宝位，天下人都纷纷起而追逐，能力强、动作快的人先得到它。就像盗跖的狗对着尧狂吠，并不是尧不够仁义，只是狗本来就会对其他人狂吠。在那个时候，臣下只知道韩信，也只对韩信尽忠，我并不知道陛下。"

高祖听了颇能信服，于是就说："放了他吧！"

38. 班婕妤不与君王同车

【原文】 汉成帝尝游后庭，欲与班婕妤同辇。辞曰："视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后飞燕谮婕妤咒诅，于是考问。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飞燕娇妒，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

【译文】 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2年）曾经游后花园，想与班婕妤同车。

班婕妤辞谢说："看古人的图画中，圣贤的国君，都有富名望而贤明的臣子陪在身边；三代（夏、商、周）末世的君主，才有宠幸的姬妾在侧。现在君王想要与我同乘一部车，难道不就与他们相似了吗？"

太后听到这些话，很高兴的说："古代有贤慧的樊姬，现在有班婕妤。"

后来飞燕谗毁班婕妤，说她诅咒后宫，甚至也咒骂皇上。

成帝于是就查问班婕妤。

她回答说："臣妾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己的德性修养端正，都还无法蒙受上天所赐的福份；去做一些邪恶不正的事，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假使鬼神有知觉，它们一定不会接受奸邪谗佞的告诉；如果没有知觉，告诉它们又有何用呢？所以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成帝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就赦免她，并赐黄金百斤。

飞燕娇媚又善妒，班婕妤恐怕迟早受害，于是请求到长信宫去陪侍太后。

39. 寇恂师法蔺相如

【原文】 后汉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颍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复以为耻，

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同为将帅，而为其所陷。今见恂，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

恂曰："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两人之馔。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

【译文】 后汉贾复官拜执金吾，他的部将在颍川杀人，颍川太守寇恂拘捕这位部将之后，将他处斩。

贾复认为受到羞辱，经过颍川的时候，对左右部属说："我和寇恂同是将帅，却被他陷害了。现在见到寇恂，一定要亲手拿剑杀了他。"

寇恂知道他的计谋，不愿意和他见面。

寇恂姊姊的儿子谷崇说："我也是一位部将，可以带配剑陪在你身边，万一有变故，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应付。"

寇恂说："从前蔺相如毫不畏惧秦王，却对廉颇委屈求全，那是为了国家的缘故。"

于是下令属县供应丰盛的菜肴以及陈年好酒，只要执金吾贾复的部队进入境内，每人都供应两人份的酒菜。寇恂亲自到大道上迎接，随后借口有病，就先回去了。

此时，贾复调动兵士想追杀他，可是属下的兵士都醉了，只好路过颍川离去。

40. 虞诩增灶示强

【原文】 后汉虞诩为武都太守，赴任，羌众数千遮诩于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兼进，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何也？"

诩曰："虏众多，吾兵少。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也！"

【译文】 后汉虞诩，当武都太守，上任途中，羌族徒众数千人将虞诩阻挡在崤谷的地方，虞诩就停下部队不再前进，并且宣称说，已经上书朝廷请求援兵，等援兵到了再继续出发。

羌族人听到之后，将族人分开去包抄邻县，虞诩因羌人士兵分散了，就日夜快速的赶路，并且命令吏士每人做两个灶，每天增加一倍，羌人因此不敢进逼。

有人问说："孙膑减灶，而你却增灶，为什么呢？"

虞诩说："敌人众多，我方兵少；敌人见我们的灶增加，必定认为郡里的部队已经来支援。人员多而行进快，敌人一定不敢追来。孙膑故意表现弱小，我现在则展示强大；这是因为情势不同的关系。"

41. 荀攸善说免难

【原文】 汉末，荀攸何颙谋刺董卓，觉而就系。颙惧，自杀。攸言语饮食自若，使人说董卓曰："太师亦闻高阳里有豪杰能计谋者乎？彧与攸是已。太师何不遂杀攸，并诛彧以灭祸乎？臣闻薙氏之芟草也，既蕴崇之，又行火焉，不尽不已。今攸被系而彧在外，彧闻攸之收也，必不自安，而思举事之日久矣。夫以彧负大贤之望，挟不共之仇，乘关东之乌集，纠海内之枭雄，而太师方劫迁天子，屠戮大臣，负不义于天下，天下莫不思快意者，臣恐太师不得安枕也。伍员入吴，荆平毁骨。此其往事，可为寒心。"

卓蹙然曰："然则奈何？"

曰："太师岂非以彧在外，急索之，不北走河朔，则南依江汉之间，卒难图乎？以臣愚计，不如赏攸以致彧。攸感太师不杀之恩，将不爱其身，何爱于彧？叔侄二人共国而事，固为太师张左右掖也。夫荀氏，累世之忠贞，二子名列国士，而归命太师，天下将响应焉，关东之兵，可不战而解。此桓公所以释怨于射钩，而收功于槛车也。夫舍私憾而全忠良，英雄之略也。弃谋臣以资仇敌，智者不为也。太师将自择焉。"

卓颔之，攸遂得不杀，罢官归。

【译文】 汉末荀攸、何颙预谋刺杀董卓，结果事情败露，两人都被抓。

何颙忧惧得自杀了，荀攸（157—214 年）依然很自在的说话、吃喝，并且派人去游说董卓说：

"太师是否曾听说：高阳里中，有英雄豪杰善于谋略的吗？他们就是荀彧和荀攸。太师为何不直接杀了荀攸，并且也杀了荀彧以消灭祸患？

"臣听说：薙氏（负责除草的官）在除草时，将整丛的草拔除之后，一定再放火烧过，不除干净不罢休。现在荀攸已被捕，而荀彧还在外头；荀彧听说荀攸被抓，一定无法安心，更何况荀彧早就准备起事了。

"凭荀彧所拥有的声望，一身不共戴天的仇恨，随时得以运用关东的众多百姓，并纠集天下的英雄豪杰；另一方面，太师却劫持天子，屠杀大臣，对不起天下百姓，天下人无不想起来报仇以快心意，臣恐怕太师从此不得安宁了。伍员到了吴国之后，楚平王为此而忧心消瘦。这虽是往事，想起来还是令人心惊胆寒。"

董卓听了很忧心的说："如此要怎么办才好？"

荀攸的使者又说："荀彧如今逃亡在外，一旦急着搜捕他，那么他不是向北投奔河朔一带，就是向南依靠江汉流域之间，一时难以解决因他而起的问题。太师是不是因此感到很困惑？以臣下看法，不如放了荀攸，以罗致荀彧。荀攸感激太师不杀之恩，必然会不惜牺牲自己，荀彧更不用说了。他们兄弟两人同在国中做事，原本就可以成为太师强力的左右手。

"还有荀家历来以忠贞传家，荀家的两个子弟又是有名的国士，一旦归服太师，天下士人百姓，必会响应他们，关东方面的军队，不必作战，即可瓦解。这就等于是齐桓公不计较管仲射中他腰带扣，而释放管仲、重用管仲，成就了霸业，放下个人的仇恨，保全忠良，是大英雄的胸襟，抛弃谋士忠士，让他们去为敌国效命，有智者是不会做的。太师必然会有妥善的抉择。"

董卓听了颇为赞同。荀攸因此得以活命，而辞官归隐。

42. 贾诩假冒太尉外孙救命

【原文】 后汉贾诩道遇叛氐，同行数十人皆为所执。诩曰："我，段公外孙也，家多金宝。汝无伤我，我家必厚赎之。"时太尉段颎，昔久为边将，威震西土，故诩假以惧氐。果不害，与盟而送之。其余悉死。

诩，实非段甥，权以济事耳。

【译文】 后汉贾诩，曾经在路上遇到叛乱的氐人，同行的数十人都被抓了。

他对氐人说："我是段公的外孙，我家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家一定会付出很丰厚的赎金把我赎回。"

当时太尉段颎长久担任边帅，威名惊动西方的民族，所以贾诩假借他的名声来吓唬他们，果然没有遇害，和氐人订了盟约就被送回，其他的人则都被杀害。

贾诩并不是段太尉的外甥，只是一时权变以解决危机罢了。

43. 竹筐中的谋士

【原文】 曹操欲立第三子植为魏王太子。曹丕知其谋，请朝歌长吴质议事。恐有人见，用盛绢大簏藏吴质入府。主簿杨修知其事，告操。操曰："来日擒之。"早有人报曹丕，丕慌问质。质曰："不必忧虑。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

次日，修又告。曹操使人搜之，果皆是绢。操因此大疑杨修欲害曹丕，有杀修之心矣。

【译文】 曹操想立三子曹植为魏王太子，曹丕得知这项计划后，就请朝歌县长吴质到府商议，因怕有人看到，于是用装丝绢的大竹筐将吴质藏于其中，带进府里。

主簿杨修知道这件事，报告曹操。

曹操说："过几天把他抓来。"

很快的，有人通知曹丕，曹丕很紧张的问吴质。

吴质说："不必忧虑。明天用大竹筐装绢再送入府里，借此来迷惑他们。"

第二天，杨修又报告曹操，曹操就派人搜索竹筐，果然都是绢。曹操因此极为怀疑是杨修想害曹丕，于是有杀杨修的念头。

44. 诸葛亮开门退敌

【原文】 诸葛亮在阳平，遣魏延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余守城。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候还白懿云，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军垂至，恐与己相逼，欲赴延军，相去又远，势不能及。将士失色，莫之为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偃旗卧鼓，不得妄出，又令大开四门，扫地却洒。懿尝谓亮持重，而忽见弱，疑有伏兵，于是率众北趋山。

明日食时，亮与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还白，如亮所言。懿后知之，深以为憾。

【译文】 诸葛亮（181—234 年）在阳平时，派遣魏延整合大军向东进发，自己只留万余人守住阳平。

司马懿带领二十万大军要与诸葛亮作战。派出去的军探回报司马懿说："诸葛亮城里面兵力很少，力量很小。"

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懿大军即将来到，怕他逼迫自己一战，因此想要赶往与魏延的部队会合，但由于距离遥远，看来一定赶不到，将帅士兵都非常惊恐，不知如何才好。

诸葛亮的神色态度完全如平常一般从容自在，命令军中将军旗战鼓收拾一边，不可随便出城，又命令将城门大开，四处打扫干净。

司马懿一向认为诸葛亮为人谨慎庄重，现在突然展现兵力弱小，疑心有伏兵，于是率部众往北到山间去。

第二天吃饭时刻，诸葛亮与参谋佐吏拍手大笑说："司马懿一定认为我素来胆小，此次大开城门，可能城里有重兵埋伏，于是沿着山路离去了。"

军探回报，情况果然如诸葛亮所说。

司马懿后来知道了，懊悔不已。

45. 司马懿丢盔免难

【原文】 司马懿与蜀战，败逃。蜀将廖化追之，前遇两歧。懿乃脱盔投于东，而身往西。化从东路追之，竟失懿。

【译文】 司马懿和蜀国作战，吃了败仗，一路逃难，蜀国大将廖化在后紧追。

途中遇到歧路，司马懿就脱下头盔丢在往东边的路上，自己则往西边的路上逃去；紧追的廖化看到头盔，就往东边的路上追，最后竟被司马懿逃掉了。

46. 圣主在位可以迟到

【原文】 魏郭淮贺文帝践祚而稽留，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风氏之诛。"

帝说之，擢为雍州刺史，迁征西将军。

【译文】 三国魏郭淮在恭贺文帝曹丕登上帝位的典礼时（220年）迟到。

文帝就很严厉的责备他说："以前大禹在涂山大会诸侯，防风氏来晚，便即刻将他杀了。现在全天下的臣民百姓一同欢庆，而你却迟到，为什么呢？"

郭淮说："五帝时代，先教育百姓，以德行引导人民；夏朝到末代衰微了，才开始用刑罚。现在臣所处的时代，相当于唐虞时的盛世，所以我知道不会像防风氏一般被杀。"

文帝听了很高兴，就任命他为雍州刺史，再升任为征西将军。

47. 一女比不过五子

【原文】 晋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处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

乐令神色自若，徐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译文】 晋朝乐令（乐广）的女儿，嫁给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的哥哥长沙王司马乂，在洛阳执掌大权，兄弟两人彼此交战（303年），都想并吞对方。

长沙王喜欢亲近小人，疏远贤人、斥退君子，使得在朝的人心中都充满忧惧危虑。乐令在朝廷中即已众望所归，又有亲戚关系，所以许多小人都向长沙王进他的谗言。

长沙王曾因此问乐令。

乐令神情态度从容自在，慢慢的回答说："难道我会牺牲五个儿子的性命，去维护一个女儿的性命吗？"

长沙王因此大为放心，而不再怀疑他。

48. 胡笳吹，故土思

【原文】 晋刘琨在晋阳，尝为虏骑所围，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思。向晓复吹，贼并弃围而走。

【译文】 东晋将军刘琨，有一次在晋阳城被胡人围城困住，城里的粮、箭不足，形势危急。

刘琨于是乘着明月高悬的夜晚，登上城楼，高声啸吟。胡兵听了之后，内心都感到十分凄然哀叹。

到了中夜，刘琨又命令善奏者，弹奏胡笳，胡兵情不自禁地歔欷流泪，怀念起自己的故乡。

将近破晓时分，胡笳声再度响起，声声直击离乡背井的胡兵心弦，终于迫使围城之兵，自动解围而去。

49. 换下绮罗衣

【原文】 北魏尔朱敞，字乾罗，荣之族子也，父彦伯。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于大街，见童儿群戏者，敞解所着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初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曰："非。"敞由是得免。

【译文】 北齐神武年间的一场大战役"韩陵之捷"中，尔朱一族全遭诛灭，只有尔朱敞（北魏，尔朱荣之子，父彦伯）因为年纪幼小，随着母亲被掳入宫中。

十二岁的时候，他逮着一个机会，逃出皇宫。

到了大街上，看到有一群与他年龄相仿佛的、寻常人家的孩童正在嬉戏玩耍，尔朱敞立刻脱下绮罗金翠的贵族服饰，和其中一个孩童换穿，然后自己立即奔逃。

宫中派出的追骑赶到，他们并不认识尔朱敞的面貌，于是捉住那位身穿绮罗衣的孩童，将他带回去，问他是否就是尔朱敞。

那被捉的孩童惊惧地答说："我不是。"

尔朱敞那时早已远扬，逃过一劫。

50. 假装熟眠，保住小命

【原文】 晋王右军十岁时，大将军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

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

敦论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

【译文】　东晋王羲之十岁的时候，聪明伶俐，清秀可爱，大将军王敦非常喜欢他，经常带他在身边，有时安置在帐中同寝。

某日，大将军早起，而王羲之仍贪睡未起。不一会儿，王敦属下钱凤进来，摒退左右，密议叛国起兵的大事，忘了王羲之还在帐中睡觉。

王羲之在床上听得分明，知道自己既然已听到逆谋，断无幸免存活的可能。于是吐出口水，把被褥、床头和自己的面颊、嘴角全都涂染，继续假装熟睡。

王敦与钱凤正谈得起劲，忽然想起帐中仍有王羲之，不由得大惊道：

"糟了！如今不得不除掉这小娃儿了。"

他前去打开帐子一看，只见到唾液处处，沾污了一大片，王羲之似乎仍好梦正酣呢！

王羲之终于保全了一条小命。

51. 遗鞭解危

【原文】　晋王敦将举兵内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赀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

帝亦驰去，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帝仅得免。

【译文】　东晋大将王敦决心叛变，准备挥兵推翻晋明帝政权。晋明帝从秘密管道得知这个消息，乃微服策马暗访情势；到达湖阴地区，仔细探查王敦的军队部署。

晋明帝的母亲荀氏，是北燕代国人，属鲜卑族，所以明帝外貌黄须隆鼻，极像外国人。

军营中有一位士兵，看到晋明帝，觉得他的面貌异乎常人，于是向王敦报告。

王敦正在午睡，梦见太阳环照其城，大惊而起，大喊道："一定是黄须鲜卑奴来了。"

于是立即派遣五骑追捕明帝，明帝策马而去。半路上看见一个卖食老妪，于是以贵重的"七宝鞭"给她，说道：

“后面有骑兵前来，若是问你什么事的话，你可以拿这‘七宝鞭’给他们看。”

不久，追骑赶到，问卖食老妪有没有看见一人一骑。

老妪回答说：“已经走了很远了。”

一面取出七宝鞭示之。

五个骑兵看到七宝鞭，都非常珍惜喜爱，传来传去，把玩良久，就耽搁了追捕明帝的任务。晋明帝终于安然度过危厄。

52. 去谗言妙法

【原文】　晋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辄屏人，因论他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

后国宝见王，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曰：“故是常往来，无他道也。”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遂息。

【译文】　东晋王绪经常在王国宝面前谗言中伤殷仲堪（荆州刺史），殷仲堪深以为苦，又无良策可行。于是，前去请教王东亭解决妙方。

王东亭说：“这还不容易吗？你只要去拜访王绪数次，每次见面时，要求摒退左右，然后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如此这般，他们两王之间，必然生出间隙。”

殷仲堪听从建议，如法炮制一番。

果然，不久之后，王国宝听到传闻，于遇见王绪时，忍不住问道：“你与殷仲堪相见时，每每摒退左右，你们究竟谈论些什么啊？”

王绪答道：“没什么啊！只是些平常往来的普通应对而已，并没有谈论任何事情。”

王国宝认为王绪隐瞒了一些事不告诉他，两人之间的友谊，日渐疏疏。

王绪中伤殷仲堪的谗言，也因此得以平息。

53. 进言的技巧

【原文】　唐张说与姚崇有隙，将谮崇。崇觉之，欲白上，而难发言。故于上前作跛状。上曰：“卿有足疾乎？”对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说害己状。上大怒，反罪说。

【译文】　唐玄宗时，张说挟私人恩怨，企图以谗言陷害姚崇。姚崇心知肚明，想要让玄宗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求自保，但是又觉得不便以开门见山的方式直说。因此，故意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佯装跛脚难行的模样。

玄宗见状，关心的问说：“爱卿，你的脚有病痛吗？怎么一回事呢？”

姚崇察颜观色，知道这是进言的适当时机，因此叹了口气说道：“唉，愚臣

得的病是心腹之疾，而不是脚病啊！”

随后，话锋一转，向前进奏，一五一十的说明张说如何陷害自己，并且企图进奏谗言的阴谋。玄宗听后大怒，立刻将张说治罪。

54. 移花接木

【原文】 唐韦奚盈盈者，天宝中贵人之妾，姿艳冠绝一时。会贵人者病。同官之子为千牛者问之，为盈盈所留。时索之甚急，明皇闻之，诏大索京师，无所不至，而莫见其迹，因问近往何处。其父言贵人病，尝往问之。诏且索贵人之室。盈盈谓千牛曰：“今势不能自隐矣，出亦无甚害。”千牛惧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问何往，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帘幕帷帐如此，所食物如此，势不由己。决无患矣。”既出，明皇大怒，问之，对如盈盈言。上笑而不问。

后数日，虢国夫人入内。明皇戏谓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不悟，惟大笑而已。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某大宦官侍妾盈盈，以美艳、机智闻名一时。有一次，宦官生病了，玄宗的一位禁卫官来探病，结果硬被这位芳心寂寞的小美人留了下来。

玄宗见禁卫官没来上朝，又有急事找他，于是下诏，搜遍京师，居然连个影子都没找到。后来只好派人去问禁卫官的父亲，得到线索，于是又下诏命人前往宦官家里搜查。

盈盈事先获得这项情报，便告诉禁卫官说：“事到如今，看是躲不住了，不过，你赶快回朝向皇帝老爷报到，应该不会有事的！”

禁卫官急得浑身发抖，说：“怎么会没事，这下子可死定了！”

盈盈神秘兮兮的偎向禁卫官耳边，轻声细语地说道：“包你没事，你照我的话去做就是了！见到皇上时，记住，千万别说你在这里！万一皇上问起，就说你看到的人长得如此这般，卧室摆设是如此这般，吃的食物又是如此这般……，记住，千万要像我说的一样，一一描述清楚，然后，你就说，那位女主人硬要留你下来过夜，不肯放你走，实在是身不由己，这样，皇上就不会怪罪你了！”

禁卫官半信半疑，但除依盈盈之计以外，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了，只好硬着头皮，三步并两步跑回皇宫，主动向皇上报到。

玄宗看到禁卫官回朝，勃然大怒，问他到底去什么地方，竟然胆敢不来执行勤务。禁卫官伏跪在座前，瑟瑟发抖，一脸惶恐、无奈的把盈盈教他的话，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禀明皇上。没想到，玄宗居然哈哈大笑，御手一挥，叫他起身退下。

禁卫官就这样化险为夷，奇迹似的脱罪了。

数日之后，虢国夫人（杨贵妃的姊姊，也是个肤如凝脂的大美人）去见玄宗，玄宗心情不错，见了面就想拿禁卫官供述的“内幕秘闻”揶揄她，故作神秘的调笑道：“我的大小姐，干嘛把人家藏在闺房里那么久呢？太过份了吧？”

虢国夫人和玄宗说笑打诨是习以为常的，听到玄宗揶揄她，虽然一时搞不清楚状况，却也只顾跟着哈哈大笑——反正，这种闺中秘事数不胜数，大家心照不宣，又何必认真呢！

55. 敌境挑衅保性命

【原文】 民间言萧道成有异相，宋主疑之，征为黄门侍郎。道成无计得留，参军荀伯玉教其遣骑入魏境，魏果遣游骑行境上。宋主闻之，乃使道成复本任。

【译文】 民间传说萧道成有帝王之相，宋明帝于是对他颇有疑虑，要以黄门侍郎的官职征调他回朝廷（471 年 7 月），就近监视。

萧道成虽不愿意，却想不出可以继续镇守淮阴的理由。

荀伯玉当时任道成的参军，就建议萧道成派遣数十骑兵到北魏国境，树立宋朝的界碑，以挑衅北魏。

事后，北魏果然派遣游骑巡行边界。宋明帝听说北魏又在窥探边境，才又让道成回复原来的职位。

56. 驴载草人欺敌

【原文】 唐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觇云，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 一步一计。”更令探审。果缚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鄩 军已去二日矣。

【译文】 唐朝时，李克用派人到藩镇魏博去刺探军情，斥候回报说：“看见旗帜在城上来来往往，还驻有部队。”

晋王（克用被封为晋王）说：“刘鄩 做事每个步骤都有谋略。”

于是再派人去探察，果然发现捆草为人，将旗子绑在上面，用驴载着，沿着城上矮墙走来走去，而刘鄩 的部队已经离开两天了。

57. 敬新磨靠同音字救命

【原文】 后唐庄宗，一日大怒，弯弓注矢射敬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大惊，问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天下皆谓陛下同光帝。夫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同无光矣。”

庄宗大笑而赦之。

【译文】 后唐庄宗（李存勖，923—925 年），有一次受了敬新磨的嘲讽，非常的愤怒，拿起弓箭，立即要射死他。

此时新磨急忙叫说："陛下不可杀臣下，臣下与陛下是一体的，杀了臣下大不吉利。"

庄宗很惊讶，问他什么原因。

敬新磨回答说："陛下建国，改年号为同光，天下人都称陛下为同光帝。同，就等于是铜。如果杀了敬新磨（镜新磨古时磨铜为镜），那么同就无光了。"

庄宗听了大笑，就放过他。

58. 张咏火烧黑店

【原文】 宋张忠定公咏未第时，尝游荡阴县。令馈与束帛万钱，张即负之而归。或谓此去遇夜，陂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张曰："秋暮矣，亲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剑去。

行三十余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欲毙公而有其赀。夜始分，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咏不答。即推户。咏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应，即排闼。咏忽退立，其子闪身入，咏擿其首，毙之。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咏持剑视翁，翁方燎火爬痒，复断其首，老幼数人毕命于室。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相告曰："前店失火，举家被梦矣。"

【译文】 宋朝张咏（字忠定，946—1015 年）未中进士之前，曾游历荡阴县，县令送他布帛财物；张咏背上这些就回乡了。

有人对他说，一路上到了夜晚，或是到了偏远的山岭湖河，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好等待同伴再一起赶路。

张咏说："已经晚秋了，双亲年老，还没为他们准备过冬的衣物，我急着返乡。"

于是带着一把磨得锐利的短剑，就起程了。经过三十多里路，留宿一家孤店。店中只有一位老翁及两个儿子，他们贪求张随身的财物，想杀了他而据为己有。

天色才暗，老翁的一个儿子就喊说："公鸡叫了，秀才可以上路了。"

张咏不应声，关紧房门；首先搬床顶着左扇门，再以两手撑住右扇门。

老翁的儿子已经叫了而不见应声，就用力推门，张咏突然的后退，老翁的儿子整个人摔了进来。张咏就一刀砍下他的头。

不久，第二个儿子又来，依然像前一个一般被张咏杀了。

张咏提着剑去找老翁，发现他正点着火搔抓疥痒，就再砍下他的头。

老幼三人一并丧命屋内，于是放火将房子烧了。离开现场，走了二十几里

路，天色才亮。

从后赶来的人告诉他说："后头那家店失火了，全家人葬身火海。"

59. 美人计消除流言

【原文】 宋文潞公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燕集。有飞语至京师。御史何圣从谒告归，上遣伺察之。何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幕客张少愚谓公曰："圣从之来，无足虑。"少愚与圣从同郡，因迎见于汉州，命酒设乐。有官妓善舞，圣从狎问其姓，妓曰："姓杨。"圣从曰："所谓阳台柳者。"少愚即取妓顶帕罗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娇娆。从今唤作阳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妓作《柳枝词》歌之。圣从为之沾醉。

后数日，圣从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圣从，迎其妓杂府妓中，歌少愚之诗以侑觞。圣从每为之醉。圣从还朝，潞公之谤始息。

【译文】 宋朝文彦博（潞公，1006—1097 年）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主持成都政事，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成都的习俗，喜好饮酒作乐，文公因此时常有宴会，于是许多批评中伤的话就传到了京城。

御史何郯（字圣从）刚好请假回乡，皇上就派他察访潞公的作为。

何郯为官耿直，极有声望，潞公也因此有些不安，门下客卿张少愚对潞公说："圣从此番来成都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和圣从是同乡。"

于是就先到汉州迎接，并摆下酒席宴乐款待他。

其中有位官妓很会跳舞，何郯很喜欢，就问她姓什么。

说："姓杨。"

何郯说："那就叫杨台柳。"

少愚就取下官妓系在脖子的丝巾，题诗说："蜀国有位美人体态轻盈腰纤细，楚楚动人，仪态万千，引得东台御史无限爱怜。从此以后就叫她作杨台柳，希望她永远美丽青春，舞出无限动人的风情。"

同时教官妓当作《柳枝词》来唱它。何郯听了非常高兴，就醺醺然的醉倒。

过了几天之后，何郯到了成都，神情态度显得很严肃端重。有一天潞公设下盛大的宴席来款待何郯，并且接来杨台柳，请她和府中的官妓在一起，唱少愚的诗来助兴劝酒，何郯每次都为此喝醉了。

等何郯回朝廷之后，有关潞公的毁谤就止息了。

60. 赶走心腹，谏院布线

【原文】 宋殿帅杨存中有亲爱吏，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辞去。存中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赀俾

其子入台中为吏。

无何，御史欲论存中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归语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桩管某处，惟朝廷所用，不数日，台中果以为言，高宗出存中札子示知，御史坐妄言，被黜。

【译文】 宋朝京师统帅杨存中（殁于1166年）有一位亲近的属官，平时对他常加赏赐，毫不吝惜，有一天却突然无故愤怒的赶他走，这位官吏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差错，以致触犯统帅，就挥泪拜别而去。

杨存中对他说："没事不要来见我。"

这位属官终于了解杨存中的意思，回去后，花了很多钱使儿子进入谏院当官。过没多久，御史想弹劾杨存中私吞肥料钱十几万，这位儿子得知消息，就通知父亲，父亲就赶紧通知杨存中。

杨存中即刻写了一份札子上奏皇帝，说："军中有肥料钱多少，暂时存管在某个地方，等待朝廷支用。"

没有几天，御史果然弹劾此事，高宗就取出札子给御史看，御史也因随便弹劾被免职，而杨存中却越受重用。

61. 富翁变成大力士

【原文】 明朝张公崐崃令滑时，有巨盗任敬、高章入城，称锦衣使投刺谒公，附耳曰："旨欲属公没耿主事家。"其时，有滑人耿随朝任户曹，管草场，被火，诏系都官狱。公闻之益信。敬拉公左手，章拥公背，同入室坐炕上，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客，来借公帑中金。"遂与章出匕首，交置公颈曰："事成则生，不则有如此匕首。"公不为动，从容语曰："尔所图者，非报仇也。吾即愚，奈何以财故轻吾生耶？且尔既称锦衣使，何乃自露本相如是？有窥之者，非尔之利也。"贼以为然。公又曰："帑金皆各司积贮，易以物色，亦非尔利。计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数贷之，尔可安枕，且于库藏无失，不累吾官，尔之德也。"二贼益善公计。

公属章传命吏刘相来。刘相，有心计人也。相至，公谬语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无日矣。今锦衣公有大气力，不欲逮吾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为寿。"相吐舌曰："安得办此！"公曰："每见汝邑人富而好义，吾令汝为贷。"遂取纸笔书：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金数。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相乃大悟，出。

会寒风拂面，托言避风，与二贼复入室中，取酒食与之酬酢，而先饮食以示不疑。酒毕，曩所属九人者，各鲜衣为富家子，以纸囊铁器，手捧之，陆续门外，谬云贷金已至，但贫不能符金数，作哀免状。二贼闻金至，且见其人果

富豪状，则又大喜，谓公不我绐也。公谬为予金状，呼天平几案至。其时敬居客位，公主位，而长几界于其间，公幸与敬稍隔矣，奈章固拥公背不旋踵。公起持法马语章曰："尔官长方与吾为礼，何暇视法马，则视法马者，尔之事也。"章乃稍就几视法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铁器竟前，故为发金状。公稍脱身离章数武，则大呼九人者擒贼。公从前堂奔出，敬起扑追公不及，拔刀自刎。章亦将刎，为捕人持之，拷讯论死，磔于市。

【译文】　明朝张崌崃为滑县县令时，有两名大盗任敬、高章来到县城，冒充锦衣卫的使者，递了名片拜见张公，并且凑近张公耳边说："朝廷有令，要公处理有关耿随朝的事情。"

原来当时有位滑县人耿随朝，担任户政的科员，主管草场，因为发生火灾，朝廷下令羁押在刑部的监牢里，张公听到此事，更加相信两人的身份。任敬于是拉着张公的左手，高章拥着张公的背，一起进入室内坐在炕上。

任敬摸着鬓角胡须，笑着说："张公不认识我吧！我是霸上来的朋友，要向张公借用公库里面的金子。"

于是与高章取出匕首，交叉架在张公的脖子上，说："如果我们顺利取得金子，你就可以活命；否则匕首马上取了你的性命。"

张公丝毫不惊吓，很从容的说："你们所要的，并不是报仇。我就是再笨，也不会因为财物而轻易的牺牲性命啊！况且你们已经自称是锦衣卫的使者，为什么还要这样暴露自己真实的身份，别人若是在外面偷看，发现此事，这对你们相当不利。"

两个强盗觉得有道理。

张公又说："公库的金子，都各有人收藏看管，拿来换取别种东西，容易被发觉，对你们也不利。有一个办法是，县里有许多有钱人，不如我全部向他们借贷给你们。这样你们可以安然无事，同时公库的财物没有损失，不会连累了我的官职，岂不是一举两得。"

两个强盗听了更加赞同张公的办法。

张公于是叫高章传令，要属下刘相前来。刘相是一位工于心计的人。

刘相到后，张公随意编了一套话，说："我不幸发生意外。如果被抓去，会很快被处死。现在锦衣卫的两位先生，关系、力量都很够，不想抓我。我非常感激他们，想拿五千黄金当他们的寿礼，以表示我的心意。"

刘相听了吓得吐出舌来，说："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

张公说："我常看到你们县里的人，很有钱而且急公好义，我请你替我去向他们借。"

于是拿出笔来，写某人最有钱，可以借多少；某人中等，可以借多少；一

共写了九个人，正好数量符合。所写的这九个人，实际上都是大力士。

刘相看了之后，恍然大悟。出了屋子，正巧冷风迎面吹来，张公就借口说避一下风寒，又和二位强盗回到屋里，拿出酒菜与他们应酬，而且自己先吃先喝，好让两位强盗放心。

酒才喝完，刚写的那九个人，都穿着鲜丽的衣服，像富贵人家的子弟，手里捧着用纸包着的铁器，先后来到门口，假装说："张公要借的金子都拿来了，但是因为太穷，没有办法凑足所要的数目。"

并装出哀求恳免的样子。

两位强盗听说金子到了，又看到这些人果然都像有钱人的样子，就很高兴的说："张公真的不骗我们。"

张公装着要给他们金子的样子，叫人拿来天秤、小桌子。这时任敬坐在客位，张公坐主位，中间隔着长桌子，如此一来，张公和任敬隔着一些距离，可是高章本来就一直拥着张公的背，彼此贴得很近。

张公站起来拿天秤的砝码，对高章说："你的长官正和我饮酒行主客之礼，哪有空看砝码。所以看砝码秤轻重，就偏劳你了。"

高章于是稍微靠近桌子，去看砝码。

此时另九个人则捧着包裹的铁器，一起拥向前去，故意作出打开包裹取出金子的样子，张公趁此脱身，离开高章几步，就大喊九人抓贼。张公向前堂奔跑，任敬起身扑向张公，却赶不及，于是举刀自杀。高章也准备自杀，被捕快抓了，拷问之后处死，在刑场中被分尸。

卷　二

第三章　见事机先

【原文】　事虽未形，几则已露，昧者熟视若无睹。故如灶突召焚，而燕雀怡然不悟。若君子，窥端倪即知究竟，岂至是哉！

【译文】　［开宗明义］事情虽然还没真正发生，迹象其实已经显露。如果不能从初期的迹象去掌握即将发生的事实，就像无知的雀鸟，筑巢所在的柴薪已经冒起烟火，还悠哉游哉不知躲避防范，这是非常危险的。有智慧的人则不然，只要见到一点迹象，就能判断出事情未来的发展，而采取合宜的行动。

62. 失约表达亡国原因

【原文】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

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无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译文】 武王进入殷商之后，听说殷商有位长者，就前去拜见，并且问他殷商亡国的原因。

殷商的长老回答说："大王如果想知道，那么我们就等日正当中的时候，见面再说。"

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一早去赴约，却找不到人了。

武王感到不解，周公说："我已经了解了。他是一位君子，情理上不愿批评他的国君，所以不忍心拿他国君的过失告诫大王。至于约定日期而不见，表示说话不守信，这就是殷商亡国的原因。他拿这点来提示大王。"

63. 东郭牙：肢体语言专家

【原文】 齐桓公谓管仲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利而上视者，意者其是耶？"

少顷，役者东郭牙至。管仲曰："言伐莒者子耶？"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译文】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和你计划攻打莒国，事情还没公开，而整个国都的人都知道了，为什么呢？"

管仲说："国都里面一定有圣人。"

桓公说："啊，白天那些服劳役的人中，有一个拿着柘杵向上看的，名叫东郭牙——我想大概是他吧！"

不久，东郭牙到了。

管仲问他说："说出要攻打莒国的人是你吗？"

答说："是的。"

管仲说："我没说要进攻莒国，你怎么知道？"

答说："臣下听说：在上位的人善于策划，底下的百姓善于意会。前几天，

我看君王和你站在高台上。他的精神饱满，举止兴奋，这是准备打仗的表现。他的嘴是张得很大，不是闭得小小的，这正是说‘莒’字的姿态，而他的手所指的，又正是莒国的方向。我心里想，现在诸侯不服齐的，只有莒国了。所以我就这样告诉别人。”

64. 齐桓公内外得人

【原文】 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后至，公与管仲谋伐之。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于卫无故，子何为请？”对曰：“妾望君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

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

【译文】 齐桓公大会诸侯，卫国最后才到。桓公与管仲计划讨伐卫国。

退朝回到后宫，卫姬望见桓公，走到堂下再拜见，请求宽恕卫君的过失。

桓公说：“我对卫国没有特别的事要做，你为何求情？”

卫姬回答说：“妾望见君进来的时候，走路的神态，趾高气昂的样子，就是有讨伐他国的心意。看见臣妾而神色不太一样，那就是要讨伐卫国了。”

第二天，桓公临朝，拱手为礼而引进管仲。

管仲说：“君放弃攻打卫国了吗？”

桓公说：“仲父怎么知道了呢？”

管仲说：“君临朝拱手为礼的态度很谦恭，而话也慢慢的说，看见我则有些惭愧的样子，所以臣知道。”

桓公说：“好啊！仲父为我治外，夫人为我理内，我无论如何一定不会被诸侯取笑了。”

65. 蹇叔、百里奚知兵必败

【原文】 秦穆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穆公问蹇叔、百里奚。对曰：“经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

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穆公闻，怒曰：“孤发兵而子哭，沮吾军，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

二老退，谓其子曰：“汝军即败，必于崤厄矣。”后果为晋襄公所败。

【译文】 秦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年）冬天，晋文公去世，郑国方面有人出卖郑国于秦，说："我负责管理城门，趁此时可以来偷袭郑国。"

穆公问于蹇叔和百里奚，他们回答说："越过几个国家的领土，走上千里的路途，去袭击人家，哪里可能得到益处呢？况且有人出卖郑国，我国国人难道不会把我国军情也告诉郑国吗？千万不可出兵。"

穆公说："你们不了解。我已经决定了。"

于是动员军队，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白乞术及白乙丙带兵。

出发当天，百里奚、蹇叔哭着送他们。

穆公听到后，很生气的说："我发动军队，而你们哭着破坏我军的士气，为什么？"

两位元老说："臣不敢破坏君王军队的士气。军队出发后，臣下的儿子从军前往，臣下已老，如果回军太迟了，恐怕无法相见，所以才哭啊！"

两位元老退下后，告诉儿子说："你们的军队将会被打败，而且必定是在淆山关隘败北。"

不久，秦军果真被晋襄公打败。

66. 救小国惹大国反而高兴

【原文】 齐攻宋，宋使臧子索救于荆。荆王大悦，许救甚劝。臧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忧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恶于大齐，此王之所忧也，而荆王悦甚，必以坚我。我坚而齐敝，荆之利也。"臧子乃归。

齐王果拔宋五城，而荆兵不至。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派臧子向荆国求救。荆王非常高兴，答应之后，表现得更是欢喜。

臧子满心忧愁的返国，他的车夫对他说："求救而有了回应，却一脸忧愁，为什么呢？"

臧子说："宋国弱小而齐国强大，为了救弱小的宋国，而与强大的齐国交恶，这是君王所忧心的事，而荆王表现太过高兴，必只是用来坚定我们对抗强齐的决心；一旦我国决心坚定，齐国必因此受些损失，这很符合荆国的利益。"

臧子回到宋国，齐王果然攻下了宋国五座城，而荆国救援部队却一直没有出现。

67. 走不出新建的城门

【原文】 韩昭侯造作皋门。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以知之？"

曰："不时。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皋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大旱民饥，不以此时恤民之急也，而顾反益奢。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皋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

【译文】 韩昭侯建造高门（公元前306年），屈宜咎（臼）说："君王一定没有机会从这个门走出去。"

昭侯问："为什么？"

屈宜咎说："时机不对。我所说时机不对，不是指日期不对，而指做事的时机。任何人做事都会有恰当或不恰当的时机，以往君王曾有很好的时机，可是没有建造。如今，前年（公元前307年）秦国攻占了宜阳，今年我国闹旱灾，百姓三餐不饱；不在此时抚恤百姓，照顾人民生计，反而只顾自己奢侈浪费。这是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道理。"

高门建成，昭侯就去世了，竟然真的没出过此门。

68. 小儿有豺狼的哭声

【原文】 晋叔向，初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汝何以为哉！"

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译文】 晋国叔向（羊舌肸），想要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

他的母亲说："巫臣的妻子杀死三个丈夫，一人国君，一个儿子，灭亡一个国家，使两个卿逃亡了，能够不引以为鉴戒吗？我听说：有美丽者必然也有很丑恶者。你要如何面对这些呢？"

叔向害怕，不敢娶。平公硬是要叔向娶她，生了杨食我（字伯石）。

杨食我刚生下来，叔向的母亲去看他，走到堂前，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往回走，说："这是豺狼的声音，除非这个人，没有人会毁掉羊舌氏。"

于是就不看他了。

69. 列子不收赠谷

【原文】 春秋时，列子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于郑子阳者，遗之粟数十乘。子列子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乐，今妻子皆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先生又辞，岂非命也哉！"

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其责我也，又将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养，不死其难，不义也；死其难，是

死无道之人，岂义哉！”

其后，民果作难，杀子阳。

【译文】 春秋时代，列子穷困，面有饥色。有宾客（子阳食客）告诉郑相子阳，子阳就派人送他谷子数十车。列子再三拜谢而拒绝。

使者走后，列子进入家门，他的妻子捶胸埋怨说：“听说有道的人的妻子，生活都能安乐，现在我饿得面有饥色，而相国令人送给你粮食，你却不接受，这岂不是命中注定要穷困吗？”

列子笑着对她说：“相国并不是自己了解我的，是听了别人的话才送我谷子。到以后怪罪我时，也是因听了别人的话呀！这是我不接受的原因。况且接受别人的供养，不为别人的危难效命，是不义；为他效命，等于是为无道的人牺牲，哪里算是义呢？”

后来，郑国人民果然发难，杀了子阳。

70. 郗疵知韩、魏必反

【原文】 晋智伯行水，魏桓子、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郗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地，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郗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译文】 晋国智伯坐马车去观察水势（约在公元前453年），魏桓子、韩康子陪在左右。

智伯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亡人的国家。”

听智伯一说，桓子就用手肘碰康子，康子用鞋尖踢桓子的脚，意思说两人了解：用汾水可以淹灌安邑，用绛水可以淹灌平阳。

后来，郗疵对智伯说：“韩、魏一定造反。”

智伯问说：“你怎么知道？”

郗疵答说：“从人情事理可以了解。你和两家一同攻赵，赵亡之后，灾难必然随之波及韩、魏。如今虽缔约在灭赵之后，将赵三分，各占其一，可是赵城都快投降了，康子、桓子却全无欣悦之色，反倒是满脸忧愁。这不是要造反，是什么呢？”

第二天，智伯将郗疵的话转述给两人，两人说："郗疵分明是个谗佞之臣，想替赵国游说，让你怀疑韩、魏而放松对赵的攻势。难道韩、魏不喜欢早日取得赵国的土地，而只想去做这种危难不可能有成的事吗？"

康子、桓子离去后，郗疵进去说："主公为何将臣下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答说："他们看臣的眼神很严肃，而且很快的走过，必然知道臣已发现他们的隐情。"

71. 假逐太子真袭卫

【原文】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颜，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之为君子也，甚爱，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车过五乘，慎毋内也。"智伯闻之而止。

【译文】 智伯想袭击卫国，于是假意放逐他的太子颜，叫他逃亡卫国。

南文子说："太子颜是智伯的儿子，甚受宠爱，没有犯严重的罪而逃亡，必然有别的缘故。然而人逃亡了而不接受他，是不好的事。"

因此派人去迎接他，并且说："兵车若超过五辆，当心不要让他们进来。"

智伯听到此事，就停止攻卫的计划。

72. 没有白送的玉璧

【原文】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白璧一。卫君大悦，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交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白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

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返，曰："卫有贤人，先知我谋也。"

【译文】 智伯想攻打卫国，先送卫君四百匹好马和一只白玉璧。卫君非常高兴，群臣纷纷庆贺，南文子却一脸忧愁。

卫君说："全国人都非常高兴，而你却面露忧色，为什么呢？"

文子说："无功劳而受赏赐，不出力而得礼物，不可不仔细察究一番。四百匹好马和一只白玉璧，是小国应送大国的礼物，如今反而是大国送来的，君王应该要有所考虑、有所准备了。"

卫君听了，就将这些话告诉边境，命令他们严加防守。

智伯果然暗地起兵，到卫国边境才又退军，说："卫国有贤人，预先知道了我们的计谋。"

73. 隰斯弥即时停止砍树

【原文】 齐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离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

隰子曰："古者有谚曰：'知渊中之鱼者，不祥。'夫田子将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译文】 齐国大夫隰斯弥会见田成子。田成子与他一起登上城台，向四方瞭望，三面都非常平阔通畅，向南望去，隰子家的树却遮蔽了视野，田成子当时并没说什么。

隰子回去以后，立刻派人将树木砍去；才砍几下，斧头就裂了几个地方。隰子马上又叫人停下不砍。

他的属僚说："为什么改变得这么快呢？"

隰子说："古人有句谚语说：'知道深水中有鱼的人，不吉祥。'田子即将有一些行动，这个行动非同小可，而我却提示他我知道一些，那我一定会有危险。不砍掉树木，不会有过错。知道了人家所不说的，这样的罪过才大。所以才不再砍树了。

74. 黄袍加身不吉祥

【原文】 前汉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党。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未闻有贵者，一旦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

【译文】 西汉时，陈婴家住东阳，年轻时励修德行，在乡里间备受赞誉。秦末天下大乱之际，东阳人想奉陈婴为王自立。

他的母亲说："不可以。自从我嫁到你们家当媳妇，一向都是过着贫贱的日子，一旦突然享有富贵，不是一件吉祥的事。不如以手下的兵归属他人，事情成功了，多少受到一些好处；失败了，灾难也有别人去承担。"

75. 王陵之母为子自杀

【原文】 汉王陵者，沛人也。先聚党数千人居南阳，至是始以兵属汉。项王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

【译文】 汉朝王陵，沛县人。原先纠合徒众数千人，聚居在南阳。到后来

才率领所有手下的兵士归属汉王刘邦。

项羽于是派人把王陵的母亲带到军中，王陵的使者来到之后，就请王陵的母亲朝南而坐，以尊重王陵母亲，想借此招降王陵。

王陵的母亲趁着送走使者的时候，私下一边流泪，一边对使者说："希望代我向王陵说，好好的替汉王做事。汉王是一位长者，不要因为我这个老妇人，而怀有二心。"

于是用剑自刎而死。

76. 匈奴示弱必有诈

【原文】 汉七年，高帝欲击匈奴，使人觇之。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

是时，汉兵二十余万众，业已行，上怒，骂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斩先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

【译文】 汉高祖（公元前 200 年）想要攻打匈奴，于是派人探察军情。

匈奴将健壮的士兵及肥大的牛马都藏起来，表面上只能看到老弱妇孺及瘦弱的牲畜。派去探察的十个人都表示可以攻打匈奴。

高祖再派刘敬前去，刘敬回来报告说："交战的两国，正该夸示炫耀自己的长处。现在臣下前去，只见瘦弱老小的，这一定是匈奴想现出弱小的一面，而埋伏奇兵，借以致胜。臣下认为不可以袭击匈奴。"

当时汉朝三十万大军已经出发，皇上很生气，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国的奴才，凭着一张嘴得官，现在竟敢乱说话，坏我军队士气，触我军队霉头。"

于是把刘敬用刑具羁禁在广武（今山西附近），大军就出发了。

到了平城，匈奴果然派出奇兵将高祖包围在白登，前后被围了七天。

后来逃离重围，高祖到了广武，赦免刘敬，并说："我没听你的话，因此被困平城（山西大同县）。我已杀了原先回报可以出兵的十个人。"

于是封刘敬三千户，为关内侯。

77. 先见之明没功劳

【原文】 汉孝宣皇帝之时，霍氏奢靡。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无

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灭，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为徐生上书曰：

“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曰：曲其突，远其积薪，不者将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无几，果失火。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杀牛置酒，燔发灼烂者在上行，余各用功次坐，而反不录言曲突者。向使主人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独不得与其封。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发灼烂之右。”

书奏，上使人赐徐福帛十匹，拜为郎。

【译文】 汉朝宣帝时（公元前 73—前 49 年），霍光家族生活奢侈靡烂，茂陵的徐福说：“霍家一定败亡。在众人之上，而生活奢侈，这是败亡之所在。”

于是上书皇帝，表示：霍家生活奢靡，陛下即使疼惜他们，也该适时的加以抑制，不要使他们走上败亡之路。三次上书，都获回报知晓此事。

后来霍家果然因谋反被除（公元前 66 年）。董忠等人因为发现霍家谋反的行为，而被封为侯。

于是有人替徐先生上书说：

“臣下听说，有一位客人去拜访朋友，看见烟囱是笔直的，旁边又有一堆木柴，就对主人说：‘要把烟囱弄弯，把木柴搬开，否则会引起火灾。’主人听了不作声，也不理这些事。没多久果然失火了。邻里的人好心的纷纷过来救火，终于把火扑灭。于是杀牛摆酒席，宴请帮忙救火的人；头发被烧，身上被火灼伤的人坐在最上位，其余依各人的功劳入座，但是却不去请建议弄弯烟囱的那位客人。早先若是主人听那位客人的话，根本不必浪费牛、酒，也不会有火灾发生。

“现在茂陵的徐福几次上书，提醒霍家可能会有叛变的行为，应该加以防范、杜绝。若是先前依徐福的话去做，那么就不会有割地封爵的耗费了，并且国家一样安全平静。如今这件事情已经结束，而徐福却得不到封赏，盼望陛下能明察那位客人搬开木柴、弄弯烟囱的建议，而让他居于那些头发烧焦、身上灼伤的人之上。”

书信上奏，皇帝就派人赐徐福帛十匹，任命他为郎官。

78. 甜酒不再有，穆生赶紧走

【原文】 前汉楚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

欤？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

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处？”

后王戊淫暴，与吴通谋而败。

【译文】 西汉时，楚元王（刘交）对申公（及鲁穆生、白生）等人非常礼遇。穆生不喜欢喝酒，元王每次设酒席，经常为穆生特别准备甜酒。

到了刘戊继位以后，起初也时常特别准备甜酒，后来就渐渐忘了。

穆生退席之后说：“可以离去了。甜酒忘了准备，表示侯王的心意已经懈怠；再不走，楚人可能用铁枷把我送到刑场。”

于是借词生病留在家中。

申公、白生一意的劝他，说：“难道就不顾念先王对待我们的恩情吗？现在侯王偶然疏忽小小的礼节，也还不至于严重到要这样的地步。”

穆生说：“《周易》上说：‘知道事情变化的征兆契机，谓之神。’征兆契机，是一切变动的隐微表现，也是吉凶事先可见的表征。君子发现征兆契机，就要有所行动，不可等到最后。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道义犹在的关系。现在疏忽这些礼节，已经是忘了道义。忘了道义的人怎可以长久相处呢？”

后来刘戊因荒淫暴乱，和吴国共同计划叛变（公元前 154 年），因失败自杀。

79. “屠杀道长”没好下场

【原文】 汉太守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论囚，流血数里，号曰屠伯。其母从东海来，适见报囚，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责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

后岁余，果败。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译文】 汉朝的太守严延年主持政务，阴狠毒辣，曾经把各县的囚犯集中到郡府，全部处死，血流长达好几里路，河南人都叫他为“屠伯”（屠杀道长）。

他的母亲从东海郡（在山东一带）来找他，刚好看见奏报要处决犯人，非常的震惊，就停留在城下的亭里，不愿进去郡府。

后来严延年去迎接她，她就责备儿子说：“天道神明，一个人不可能只是杀人而不被杀的。没想到活到老了，要看到自己盛壮的儿子犯刑被杀。走了，我要回东方去，去为你把墓地先准备妥当。”

于是，就回到东海郡。过了一年多（公元前 58 年），严延年果然因案被杀，东海的人无不称赞他的母亲贤德明智。

80. 自古文人祸从口出

【原文】 申屠蟠生于汉末，时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三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唯蟠独免。

【译文】 申屠蟠，东汉末人，当时游学京师的士人，如汝南范滂等人，经常批评攻击朝廷的政治措施，从公卿大夫以下各阶层的人，都降尊纡贵以礼遇他们；太学生纷纷推崇钦慕他们的风范，认为这是学术文风鼎盛，在野读书人被重用的时候。

申屠蟠却慨叹说："以前的战国时代，在野知识分子放言批评，各国诸侯，甚至做到持帚扫门来迎接他们，最后却有坑杀读书人、焚烧书籍的灾难。今天的状况和当日可以说差不多。"

于是就隐居在梁国砀县的地方，靠着树干搭盖一间屋子，日子过得像仆役一般。

过了三年，范滂等人受"党锢之祸"牵连（公元 169 年），有的死了，有的被刑，只申屠蟠一人幸免于难。

81. 华歆远见，废君无成

【原文】 汉末陶丘洪，与华歆同郡，自以明见过歆。时王芬谋废灵帝，芬呼歆、洪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废立大事，伊霍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芬果败。洪乃服。

【译文】 东汉末年，陶丘洪与华歆同郡，自认为眼光见识高于华歆。当时王芬等人企图废了灵帝（168—169 年）。王芬叫华歆、陶丘洪来共同策定大计。

陶丘洪准备前去，华歆制止他说："废立君主是非常的大事，伊尹、霍光都觉得艰难而不轻易为之。王芬才性疏略且不够武勇，一定不会成功。"

王芬后来果然失败，陶丘洪才对他心服。

82. 顾雍识破公孙渊诡计

【原文】 三国公孙渊欲诡魏，而以为不绝吴，魏终不信，诱吴使斩之，则魏不疑，而因得以宽其力，徐自王。于是称藩于吴，并献貂马。吴主大悦，议欲遣张弥许晏等将万人往，加渊爵位。议定，群臣皆贺，顾雍独吊曰："甚矣，上下之相蒙也。可吊也，而贺之！"

吴主曰："远国慕义为天下先，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复过是！而丞相独吊，何也？"

雍曰："臣吊二使之不反也。陛下虽威德远著，度与魏孰大？今不臣魏而臣吴，近舍强援而远结穷交，非人情也。"

吴主曰："奚而称藩于我？"

雍曰："渊欲自王，恐魏攻其后，欲事魏，又业已事吴，而恐以为持两端。贡献称臣，则吴必报使，加策命，既利我之金宝重货，因而留我之使，还报于魏。魏信以为绝吴，必重德渊而不加伐。渊因得以息兵养民，睥睨海表。陛下不以为然，试发一书，责其任质，其诈立破也。以臣愚计，但遣兵数百护其来使。魏闻，则必以为渊事吴谨，终将不听渊，渊计不行矣。"

渊果叛，如雍言。

【译文】　三国时，公孙渊（据有辽东）想欺诈魏国，认为如果不和吴国绝交，魏国必定不会相信，若是诱骗吴国的使者来杀了，那么魏国就会相信，并且可以得到宽缓喘息的机会，慢慢的再自立为王。因此就对吴国称藩，并且献貂马给吴国。

吴王孙权非常高兴，讨论要派遣张弥、许晏等人，率一万随从兵士前去为公孙渊赐爵封位。

议论决定之后，群臣纷纷庆贺。

顾雍却哀吊说："太过分了，上下竟然互相欺瞒。这是件可悲可叹的事，竟然为它庆贺。"

孙权说："远方的藩国向慕公义，首先臣属于我国，世祖（曹丕）即位之前得到了河右（河西）之地，比起我们今日，哪能比得上呢？而丞相一人却为此哀吊，为什么呢？"

顾雍回答说："臣下哀吊张、许两位使者回不来。陛下虽然威名恩德远播，比起魏国，哪个力量强大呢？现在公孙渊不称臣于魏，而称臣于吴，如此舍弃邻近的强大外交援国，却结交远方穷乏的国家，这不是人之常情。"

吴王说："那为何要称藩（臣）于我国呢？"

顾雍说："公孙渊想自立为王，怕魏攻打他的后方。想要臣事魏国，又因已经称臣于吴，怕被认为立场摇摆不定；如果进贡一些物质，臣事吴国，那么吴国一定派使者回报，并且加以册封。如此一来，他一方面既可图得我们将送他的金银宝器等贵重物资，同时趁此扣留我国的使者，再向魏国输诚。魏国必然认为他已经断绝和吴国的关系，一定更加重视公孙渊，而不去讨伐他。公孙渊便可借此得到休兵养民、称雄辽东的机会。

"陛下如果不相信，只要去一封信责备他过于轻率，他的诡计马上就拆穿。

依臣下的办法，只要派遣士兵百人护送使者就好。魏国知道此事后，一定认为公孙渊奉事吴国非常诚心，最后依然不会相信公孙渊，那么他的诡计就不能得逞了。”

后来，公孙渊果然背叛吴国，完全如顾雍所预测的一般。

83. 何曾知晋必乱

【原文】 晋何曾，字颖考，晋武帝时为丞相，加侍中，进位太傅。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尝侍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谓其子遵曰：“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遇乱亡也。”

及遵子绥被诛，弟嵩哭之曰：“我祖其圣人乎！”

【译文】 晋朝何曾（199—278年），字颖考，晋武帝时为丞相，加赠侍中，又进位为太傅（侍中、太傅都为荣衔），每天三餐要花上万钱之多，还嫌说不知有哪样菜好吃。

何曾侍奉皇上宴饮，回去之后，告诉他儿子何遵、何劭说：

“国家承顺天命，接受了魏朝的禅让，创立基业，延续正统。可是，我每次与皇上宴饮，不曾听皇上提起治理国家的大政计划，只是谈一些家常琐事，这不是为后世子孙计谋着想的现象，这一番基业大概自身过去就结束了，后世子孙可能不堪设想。”

又告诉何遵说：“你们大概可以平安的过一生。”

随后指着诸位孙辈说：“这些孩子一定会遇到动乱危亡。”

后来，何遵的儿子何绥被杀，何绥的弟弟何嵩悲伤的说：“我祖父真是圣明啊！”

84. “痴姨”因痴免祸

【原文】 北魏姚某妇杨氏，阉人符承祖姨也，承祖为文明太后所宠。杨氏谓其姊曰：“姊虽有一时之荣，不若妹有无忧之乐。”常着破衣，自执劳事。承祖遣人推车往迎之，杨不肯起。遣人强舆致车上，反大哭，言尔欲杀我也。以是，符家内外皆号为痴姨。及承祖败，有司执其二姨至庭，姚妇衣裳敝陋，特免罪。

【译文】 北魏姚某人的太太杨氏，是宦官符承祖的小姨子。当时符承祖深受文明太后（晋武帝之母后）宠爱。

杨氏对她姊姊说：“姊姊虽拥有一时的尊荣，却比不上妹妹快乐。”

杨氏自己时常穿着破旧的衣服，亲手做许多费力气的工作。

承祖曾派人用车子去迎接她，杨氏硬是不肯坐车，派去的人强把她抬上车子，却大哭说："你们想杀了我啊！"因此符家上下的人都称她为"痴姨"。

后来承祖出事了，主办的官吏将他的两位小姨子抓去，姚某的太太（痴姨）因为衣着破旧，特别赦免。

85. 张翰知败思归

【原文】 晋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顾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

季鹰一日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归。俄而齐王败，人皆谓为见几。

【译文】 晋朝张翰（字季鹰）辞去齐王冏大司马东曹掾（大司马府中的高级官员）的职务，对同郡的顾荣说："天下纷乱不安，拥有盛名的人，想要退隐都很难。我本来就是乡野之人，性好闲适，早已不求一时的名望。你要好好的以你的聪明防患未然，以你的智慧预留退路。"

顾荣拉着季鹰的手，说："我也很想和你一起退隐，自在的去采拾山间的野菜，喝江河中的清水。"

季鹰有一天看到秋风吹起，想起吴中（江苏吴县）的莼菜羹、鲈鱼脍，说："人生的可贵，在于能够适情适性罢了。怎能因当官而被羁留在离故乡数千里外的地方，为的只是虚名爵位？"

于是就叫人驾车赶回故乡。不久，齐王冏败亡（302 年），许多人都说季鹰能见事机先。

86. 韦忠不贪官，临祸不遭殃

【原文】 晋裴颀荐韦忠于张华，华辟之，辞疾不起。人问其故，忠曰："张茂先华而不实，裴逸民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吾尝恐其覆溺，余波及我，岂可褰裳而就之哉！"后果败，如其言。

【译文】 晋朝裴颀推荐韦忠给张华（232—300 年）。张华要任韦忠为官，他却以疾病为由辞谢。

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张茂先（张华的字）为人虚华不实，裴逸民（裴颀的字）贪欲多而不满足，两人都不顾礼法制度，依附贾后，我时时担忧他们会遭覆败，波及到我；怎么可以再撩起衣裳，不知顾忌的来接近他们呢？"

后来张华等果然遭祸，如韦忠所预言一般。

87. 高欢散尽家财交朋友

【原文】 齐神武自洛阳还，倾产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者耶？"

【译文】 北齐神武帝（高欢，？—547年）从洛阳回乡之后，散尽家产来结交四方的朋友。

亲戚故旧很讶异的问他缘故，他说："我到了洛阳，看到京师的侍卫军士，成群结队的去焚烧将军张彝的住宅，朝廷害怕动乱，竟然不闻不问。国家政事到了如此的地步，未来的情势可想而知。钱财怎么可能永远守得住呢？"

88. 到底谁要造反

【原文】 唐太宗令卫公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将反。至于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已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他心焉。"后君集果反。

【译文】 唐太宗令卫公李靖（571—649年）教侯君集兵法。

随后侯君集对皇帝说："李靖将会造反，他在教臣兵法时，往往在隐秘奥妙的关键，不开示给臣了解。"

太宗拿此事来责问李靖。

李靖答说："这就是侯君集要造反了。当今中国安定无事，臣所教他的，已足够克制四方的蛮夷了。而还要求臣将所有的兵术都传授给他，这就是有异心了。"

后来侯君集果然造反。

89. 郭子仪小心侍候卢杞

【原文】 唐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不屏侍姬。及卢杞至，则屏之，隐几而待。家人怪问其故，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见之必笑。他日得志，吾属无类矣。"

【译文】 唐朝郭子仪（697—781年）病重时，任何朝廷百官来探病，都不屏退服侍的姬妾，可是卢杞来探访时，却屏退姬妾，自己靠着椅子来接待他。

家人很讶异的问他原因，他说："卢杞面貌丑陋，心地阴狠，妇人见到他一一定会笑他，以后他若是得志，一定会报怨，那么我们家族的人全都逃不过。"

90. 首长仆役时

【原文】 唐德宗时，有学士潘炎蒙异眷，其刘夫人，即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见，不得，乃遗阎者缣三百。夫人叹曰："岂有人臣，京尹愿一见而遗奴三百缣者耶！危可知矣。"即劝潘公避位。

【译文】 唐德宗时（780—805年），翰林学士潘炎受到皇上特别的恩宠，他的夫人刘氏，就是宰相刘晏的女儿。

京师的行政首长有事来拜访他，等候了好多天，都没有遇上，于是就送守门的人三百匹缣。

他的夫人感叹的说："哪有当臣子的人，京师首长要见他一面，还得先送仆役三百匹缣的呢？处境危险可以想见了。"

因此，就劝潘公辞官。

91. 韩熙载听歌赏舞避相识

【原文】 韩熙载在南唐，多致女仆，昼夜歌舞。语人曰："吾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问何故避之。曰："中原尝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

【译文】 韩熙载在南唐的时候，家里找来许多侍妾女仆，日日夜夜听歌赏舞。

他告诉人家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避免被任命为宰相。"

人家问为何要逃避？

他说："中原的那些帝位争逐者，对江南一直虎视眈眈，早有并吞之意，一旦真命天子出现，江南弃械投降都来不及。我不愿成为后代千古取笑的对象。"

92. 王旦反对庆贺死蝗

【原文】 宋王旦，字子明，真宗时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天下大蝗，使人于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曰，执政遂袖死蝗进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旦独不可。

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帝顾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耶！"

【译文】 宋朝王旦，字子明，真宗三年（1000年）时，受命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曾有大群蝗虫为害，朝廷派人去探察灾情，结果在郊野发现死蝗，皇上拿来给大臣看。

第二天宰相就带着死去的蝗虫上朝说："蝗虫确实都已死了，希望将死蝗摆

在朝中，让百官来庆贺一番。”

王旦却认为做不得。

过了几天，朝中正进奏事务，却见飞来大批蝗虫遮蔽了整个天空。

真宗看着王旦说：“假使百官正在庆贺，而蝗虫却像这样蔽天而来，岂不是要让天下人笑话了？”

93. 邵雍闻鹃知乱

【原文】 宋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至王安石用，雍言果验云。

【译文】 宋朝治平年间（1064—1067 年），邵雍和他的朋友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神色忧伤的说：

“洛阳以前没有杜鹃，现在才有杜鹃来到。天下将要大治的时候，地气会从北向南移动；将要动乱的时候，地气会从南向北移动。现在南方的地气已经来到了。飞禽鸟类，是最先感受到地气移动的。不出二十年，皇上会起用南方人为宰相，并且会援引许多南方人入朝，一意的更张旧有的典章制度，从此以后，天下会有很多事端了。”

到了王安石被命为宰相之后，邵雍的话果然应验了。

94. 避免成为最后的受害者

【原文】 宋时有悍者，邻欲卖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满贯也。”遂去之。未几，果以杀人抵罪。

【译文】 宋朝时，有一位非常凶狠的人，邻居有人想卖掉屋子，搬到别处好避开恶人。

别人对这位邻居说：“那个恶人罪恶快满了，你不妨缓一缓看看。”

邻居回答说：“我就是怕被他当成作恶的最后一个对象。”

于是就搬到别处去了。

没多久，那位恶人果然因为杀人而被处死。

第四章　聪敏颖悟

【原文】 事有窒碍而不可行者，忽遇睿灼之士，以一言为启钥，俾万众如

梦方觉，非天牖其衷，何以臻此！

【译文】 ［开宗明义］事情阻碍行不通的时候，忽然碰到聪明睿智的人，以一句话、一个观点，启示了众人，使众人像大梦初醒一般的豁然了悟。倘若不是上天在启迪他的灵感，怎么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95. 掘地见泉不违誓言

【原文】 郑庄公母武姜，爱其弟叔段。叔段居外鄙，欲袭庄公，武姜与其谋。庄公觉之，举兵斩叔段，置其母于城颍，且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后其臣颍考叔来见公，公赐之食。考叔再拜食之，而遗其肉。公问何也，对曰："小人有母，欲归奉之，以荣君赐。"公惕然曰："我独无母乎？但恨誓之太深，不得相见，奈何？"考叔曰："此何难，但命掘地及泉，请从地穴中相见，则掩前誓矣。"

公大悦而从之。武姜遂出，为母子如初。

【译文】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他的弟弟共叔段。共叔段住在城外边邑的地方，想袭击庄公（公元前 722 年），武姜参与整个计划。

庄公发觉此事，就动员军队杀了共叔段，将母亲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要相见了。"

后来庄公的臣子颍考叔拜见，庄公就赏赐颍考叔肉汤。

颍考叔一再拜谢之后才吃，并且把肉留下来。庄公问为什么。

颍考叔回答说："小人母亲健在，想带回去献给母亲，让家母感到无上的荣耀。"

庄公忧惧的说："我偏偏像是没有母亲的人呢！只是悔恨立誓太重太深了，无法相见，怎么办才好呢？"

颍考叔说："这有何困难？只要叫人掘地见到泉水，并在这隧道中相见，那么就可以不违背前面的誓言了。"

庄公大喜，立刻照着做。相见之后，武姜走出隧道，母子从此又和好如初。

96. 子产闻哭声知奸情

【原文】 郑子产尝晨出，闻妇人哭，使吏执而讯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吏问故。子产曰："凡人于所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其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译文】 郑子产（公孙侨，殁于公元前 496 年）有一天在晨间外出，听到有妇人在哭，就派人将妇人抓来审讯，原来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凶手。

官史问子产原由。

子产说："一般人对于自己的亲人，一旦有病痛，必会为他担忧；若是快死了，一定会忧愁惧怕；已经死了，必然无限的哀痛。现在这位妇人丈夫死了，没有哀痛之情，只有惧怕之意，所以可以推知有一些奸情。"

97. 薛公献耳环知君意

【原文】 齐王夫人死，有七美人者，皆为王所宠。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献七珥而美其一。明日视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王果大悦。

【译文】 齐王夫人去世了，有七位美人，都是王所宠爱的，薛公想知道王想立的是哪位，于是献上七副美丽的耳环，其中有一副特别好。

第二天看最美的耳环在哪位身上，就劝齐王立那位夫人，齐王果然因此大为高兴。

98. 汉高祖建旧城娱父亲

【原文】 太上皇居长安深宫，凄怆不乐。汉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沽酒卖饼，斗鸡蹴鞠，今皆无此，故不乐。

高祖乃作新丰市，移诸故人实之，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于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匠人胡宽所营也。太上皇自此大悦。

【译文】 太上皇住在长安的深宫里，心情郁闷不乐。

汉高祖私下透过左右的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原来是因为平时所喜欢的，都是一些屠夫小贩少年，卖酒卖饼的那些人，以及斗鸡蹴鞠（踢球）的游乐，现在都没有这些，所以不快乐。

汉高祖于是营建新丰市（约在公元前 201 年前后），将所有的贵人都迁来这里。街道巷弄、房屋景物的样子，都像丰市原有的样子；男女老幼一走到路头，都各自知道他们的房子在哪里；把狗羊鸡鸭在大街道上放了，也都能够走回它们的家。

这时工匠胡宽所建造的。太上皇从此以后非常的愉快。

99. 是继母先断绝母子关系

【原文】 汉景帝时，房年因继母陈杀其父，遂杀陈。廷尉以大逆谳，帝疑之。武帝年十二，侍侧。对曰："继母如母，缘父之故。今继母杀其父，下手之时，母道绝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论。"帝从之。

【译文】 汉景帝时，房年因为继母陈氏杀了他父亲，于是将陈氏杀了。廷尉就以大逆不孝之罪，将他判决确定。

景帝对判决的公义有点怀疑，武帝那时十二岁（公元前 144 年），陪侍在旁，就对景帝说："继母于己如亲生母亲，是因父亲的关系。现在继母杀了他的父亲，当她下手杀人时，母子的关系已经断绝，而变成杀父的仇人。因此不应该用大逆不孝之罪来判他。"

景帝觉得有道理，参照武帝的意见。

100. 隽不疑杀假太子

【原文】 汉武帝太子名据，因杀佞臣江充，上怒，发兵捕之。太子南奔，自度不得免，亡至湖，乃自经。

后十年，有故太子舍人，谓名成方遂者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利其言，遂乘黄犊车诣阙，诈称卫太子。诏公卿杂识视，至者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曰："昔蒯聩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廷尉验治，竟得奸诈，坐诬罔不道，腰斩。

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由此，不疑名声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为不及。

【译文】 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杀了佞臣江充，武帝大怒，派兵追捕他。太子向南方逃亡，自认为难免受罪，逃到了大湖之后，就自杀了。

十年后，一位太子以前的舍人告诉名为成方遂的人说："你的长相很像卫太子（刘据）。"

成方遂对这话很在意，以为可以借此谋利，于是乘着黄牛车到了皇城，骗人说自己就是卫太子。武帝于是下诏，集合众公卿来辨认，可是因时隔甚久，辨识不易，没有人敢说什么。

当时京兆尹隽不疑后来才到现场，即刻喊来随从将他捆绑收押，说："以前蒯聩出奔国外，要回国时，公子辄拒绝接纳他，孔子在《春秋经》中认同他的作为。卫太子得罪先帝，逃亡于外而免于一死。现在亲自到了京城，就是眼前活生生的罪人了。"

廷尉一番考审，终于发现这一段奸诈情节，因此以诈欺无道，被腰斩处死。

天子和大将军霍光，听到此事都嘉许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该任用熟习经典治术、了解大义的人。"

从此之后，隽不疑在朝中名气更响，更受看重，当时很多高层的官员都自认比不上他。

101. 汉昭帝不上伪奏的当

【原文】 汉昭帝时，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有隙，乃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称跸，擅调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光闻之，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将军调校尉以来，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

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既而上书者果亡。

【译文】 汉昭帝时（约在公元前 81 年），上官桀、桑弘羊和霍光之间，因争权而有仇怨嫌隙，于是叫人假冒燕王刘旦（昭帝之兄）上书，控告说：霍光出外校阅禁卫军演习时，在道上命人回避，擅自调动将军府中的校尉，专权自是，任意非为，令人怀疑他心怀不轨。

霍光听到这个消息，不敢进朝。皇帝就下诏召见大将军，霍光一进朝，就脱下官帽，叩头谢罪。

皇上对他说："将军请戴上官帽，我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伪造的。将军是无罪的。将军调动校尉到现在不到十日，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况且将军要做不轨的事，根本不需要校尉。"

当时昭帝才十四岁，尚书左右的官员都大为惊奇。不久伪造上书的人果然逃掉了。

102. 娄子伯筑沙为城

【原文】 曹操与马超兵隔渭水，操军辄为超军所冲突。起沙为城，随筑随卸，营不得立。娄子伯谓公曰："今天寒，可夤夜起筑，以水灌之，沙水冻结，城自成矣。"操乃多作缣囊运水，如法筑之，比明而城果立。

【译文】 曹操与马超的军队，隔着渭水对阵（214 年 7 月）。曹操的军队一再被马超的军队击退，而且天气严寒，想堆沙为城墙，一筑好却马上瓦解，营阵一直建不成，情况不很妙。

娄子伯就向曹操建议说："可以连夜赶工建造，并用水浇灌，如今天寒，沙水一冻结，营城自然就建好了。"

曹操于是赶作了许多缣袋来运水，依娄子伯的法子建造，到了天快亮时，营城果然建好了。

103. 曹操难掩英雄本色

【原文】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见，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使："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

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

【译文】 魏武帝曹操准备会见匈奴使者，自认为相貌鄙陋，不足威服远来的外国使者，于是让崔季珪代为接见，自己拿着刀守卫在大床椅旁。

接见完毕之后，派间谍问使者魏王长相如何？

匈奴使者答说：“魏王看起来极为儒雅，但是大床头边拿刀的那位，才是真正的英雄。”

104. 曹冲用镜，山鸡鸣舞

【原文】 魏武时，南方献山鸡，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仓舒令以大镜着其前。鸡鉴形而鸣舞不知止。

【译文】 魏武帝时，南方进献山鸡，想要它叫一叫、舞一舞，却想不出好办法。

公子仓舒（曹冲）就叫人搬一面大镜子摆在它前面，山鸡从镜中看见自己的影像，就一直舞叫个不停。

105. 诸葛亮明眼识刺客

【原文】 曹公遣刺客见刘备，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既而诸葛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墙去矣。

【译文】 曹操派刺客去见刘备，准备行刺。刺客见到刘备之后，与刘备讨论攻魏国的战争局势，极合刘备的意思。

不久诸葛亮进来，刺客突然不知如何处置，赶忙起来上厕所。

刘备就对诸葛亮说：“方才得到一位奇士，可以帮你的忙。”

诸葛亮慢慢的叹道：“看来客的脸色变了，神情有些惊惧，视线低而时时露出忤逆之意，奸邪之形完全泄漏出来，他一定是个刺客。”

于是很快的派人追出去，刺客却已经跳墙离去了。

106. 曹冲称象轻重

【原文】 魏武欲知象轻重，而不可称。其少子苍舒曰：“载于舟中，刻其水痕所至，以他物验之，可知矣。”魏武大悦。

【译文】 魏武帝想知道大象的重量，但是没有办法称。

他的小儿子仓舒（曹冲）建议说：“将它载上船中，然后在船边刻下水痕所到的地方，以了解船载大象入水的深浅，而后再以其他便于量称的东西，来查验一次，就可以知道了。”

魏武帝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

107. 孙亮明察蜜中老鼠屎

【原文】 吴主孙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亮问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侍中刁玄、张邠启："黄门藏吏辞语不同，请付狱推尽。"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里燥。亮大笑，谓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当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黄门首服，左右莫不惊竦。

【译文】 吴主孙亮（孙权少子）从西苑出来，正在吃生梅，就派黄门到府中仓库取蜜来渍梅子，可是取来的蜜里头发现有老鼠屎，于是找来藏吏审问。

藏吏叩头拜见，孙亮就问说："黄门向你要蜜吗？"

藏吏说："方才来要，实际并没有给他。"

黄门听了不服。侍中刁玄、张邠上奏说黄门、藏吏各说各话，不如交付狱官审讯。

孙亮说："这个容易知道。"

于是叫人将老鼠屎弄破，里面是干燥的。

孙亮看了大笑，对刁玄、张邠说："若是屎先在蜜中，里外都会湿透。现在里面是干燥的，必然是黄门放进去的。"

黄门因此伏首认罪。左右的人无不惊佩竦惧。

108. 举头见日，不见长安

【原文】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因问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

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问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头见日，不见长安。"益奇之。

【译文】 晋明帝（公元 299—325 年）才几岁时，有一天坐在元帝的膝上，元帝问他说："长安、太阳那一个离我们远？"

答说："太阳远。因为没听说有人从太阳那边来的。"

元帝听了很惊异。第二天，邀宴群臣，告诉他们明帝的答话，又再问一次。

明帝答说："太阳近。"

元帝一听脸色都变了，问他说："为什么跟昨天说的不同？"

明帝答说："抬头看到太阳，却看不到长安。（举头见日，不见长安。）"众人因此更加的赞奇。

109. 苻融机智辨盗

【原文】 前秦苻融，字博休，秦主苻坚季弟也。在冀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母扬声唱盗，行人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诬行人为盗。时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官。融见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并走，先出凤阳门者非盗。"既而还入，融正色谓后出者曰："汝真是盗，何以诬人！"其发奸摘伏，皆此类也。

【译文】 前秦苻融（殁于383年），字博休，秦王苻坚的季弟。

他在冀州时，有位老太太被人抢劫了，大声的喊强盗，旁边一位行人替老太太去追强盗，抓来之后，强盗反诬赖说行人是强盗。

这时天色已昏黑了。老太太及其他路人都不知道谁才是强盗，于是一起送入官府。

苻融见了笑说："这容易知道。可让二人一起走，先出凤阳门的就不是盗。"

随后二人返回，苻融很严肃的对后出的说："你就是真正的强盗，为何诬赖人？"

他平时侦察审讯奸邪诬妄的罪行，经常运用类似的机智。

110. 戴颙让佛面变胖

【原文】 戴颙，字仲若。宋文帝时，铸丈六铜佛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

【译文】 戴颙（378—441年），字仲若。宋文帝时，铸造了丈六高的佛像供在瓦官寺。铸成之后，嫌太瘦了，工人却无法修改。于是找戴颙来观看。

戴颙说："不是面瘦，而是手臂、脾肉太肥硕了。"

等除去手臂、脾肉的肥处之后，果然脸部不觉得瘦了。众人因此大为叹服。

111. 亡君的音乐

【原文】 隋乐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子当从，忽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问曰："此曲兴起早晚？"其子言顷来有之。

令言欷歔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于江都遇害。

【译文】 隋朝的乐工王令言，对于音律颇有精妙的领悟。大业末年（618年），隋炀帝将要游幸江都，王令言的儿子本应随行。

有一天，王令言忽然听到户外有人弹胡琵琶，弹出来的音乐是〔翻调安公子曲〕。

王令言当时在卧室内，听到之后大吃一惊，惊骇的赶紧起来，说："变！变！"

急忙叫他的儿子，问说："这个曲子，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儿子说近来才有的。

王令言一面感慨、一面落泪的对儿子说："你，千万不要随行，皇帝此去一定回不来。"

儿子问他原因。

王令言说："这个曲子属于宫声，宫调的特色是声情一往而不返。宫声象征国君，所以我由此推测得知。"

后来炀帝果然在江都遇害。

112. 傅奕识破假佛齿

【原文】 唐时有僧伪为佛齿，所击无坚物。傅奕曰："此必金刚石，性坚，物莫能伤，惟羚羊角能破。"出角叩之，即碎。

【译文】 唐代有和尚假造佛齿，拿它敲击东西，不论如何坚硬，都被它一击就破。

傅奕（555—639年）说："这一定是金刚石，本身极坚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了它，只有羚羊角可以破坏它。"

于是取来羚羊角一敲，金刚石假造的佛齿就碎了。

113. 手指龟甲知官位

【原文】 唐张说女嫁卢氏，女尝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支床龟示之。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译文】 唐朝张说（667—730年）的女儿嫁给卢姓人家。女儿曾为她的公公求官，张说不说话，指着扡床上的龟甲给她看。

女儿回去对她丈夫说："公公得到詹事（詹、占同音）的官了。"

114. 瓮中金化为土

【原文】唐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编氓，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里人送于县署。公牒将置府庭。宰邑者喜获兹宝，欲自以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乃使置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土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鞫其案，于是获金里社，咸共证之。宰邑者为众所挤，壅沮莫

能自白，既而诘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令拘絷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类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桡，具案上闻。汧公览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语及斯事。

时袁相公滋亦在幕中，独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请为公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于府中按问，乃令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存焉。遂于列肆索金熔泻，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称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舁至县境，计其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疑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

【译文】　唐朝李汧公勉（李勉），镇守凤翔时，有属县列籍的平民，因为耕田，而得到一瓮的马蹄金。

里中的人把它送到县府去，府中的官吏准备把它摆在府厅上，县令很高兴获得这样的宝物，想要将此当成自己的一项特别的功绩，又顾虑公家主管收藏物品的人不够严密谨慎，于是把它安放在私人的地方。

过了两晚，县令同其他官吏再开瓮检查，却都成了土块。

瓮金出土的时候，乡里之人都来观看察验，突然变成土块，没有不感到惊惶骇怕的，于是将整个情形报告府里，研究案情的人都认为，一定是有人用奸计换了金子。于是派遣理曹掾（负责审理案件或审判者）和军吏几个人去审讯此案。

由于获金里社的百姓，都证明瓮中确实有金子，县令被众人所排挤，又是众怨之所在，因此含冤莫白。随后，因为责辱、审讯愈来愈严厉，终于以偷换金子之罪招认。

案情记录已经很完整了，只是没有追究出藏金或变卖的去向，于是命令看守的仆隶，以严刑逼问。结果，有时说藏在粪土中，有时就说投到水里去了，过程纷乱，只好再往上详细呈报。

李勉看了，也非常生气。随后在宴会中提到此事。

当时袁相（公滋），也在李公的幕下为客，自言自语说："此事还没有到结局。"

于是请李公再详说一遍。

李公说："换金子的情况很清楚了，如果说还没有完结，那就是另有发现，不是判官所能探察出来的情节。"

袁相说："没错。"

因此整个案子便移到府中来侦办。于是派人打开瓮子算清楚土块有二百五十个。随后，责问最先发现的人，证实数目无误，就回复原状再收存起来。又

到街上收购、借用金子，将它溶铸成与土块一般大小。全部完成之后，才秤到一半，已有三百斤重了。

再问当时有几个人来搬运，原来只是两个农夫，用竹杆抬到县内。事实上，整个金子的重量很重，不是两人用竹担子可以搬得了的。

显然可以了解，这些金子在搬运之前，已被换成土块了。

案情终于大白，宰邑（县令）的冤情也获得清白。汧公因此对袁相非常佩服。

115. 相师巧计辨国君

【原文】 赵王李德诚，镇江西。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王使女妓数人与其妻滕国君同妆梳服饰，偕立庭中，请辨良贱。客俯躬而进曰："国君头上有黄云。"群妓不觉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国君也。"王悦而遣之。

【译文】 南唐时李德诚受封为赵王，镇守江西的时候，有位命相师自称：世人的富贵贫贱，只要一见到就能分辨判断。

赵王就叫几位女妓，和他的妻子滕国君，作同样的打扮和穿着，一齐站在大厅中，请命相师分辨他们的贵贱。

这位相师低着身子进来，说到："国君头有黄云。"

所有的女妓不自觉的都抬起头。

相师就指认出，说："这就是国君了。"

赵王很高兴并且厚送他礼物。

116. 崔祐辅智服节度使

【原文】 唐德宗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财货。上从之。正己大惭服。

【译文】 唐德宗即位时（780 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说要进献朝廷三十万贯钱。

皇上想接受，又怕被骗了；想辞谢，又找不出好理由。

宰相崔祐甫建议派遣使者去慰劳淄青的将领战士，借此将李正己所要进献的钱赏赐他们，让将士人人感戴皇上的恩德，也让各路节度使了解朝廷并不看重财货。

德宗接受他的建议，李正己因此大感惭愧而畏服。

117. 有神无神

【原文】 永安王浚八岁，谓博士卢景裕曰：“‘祭神如神在。’为有神耶，无神耶？”对曰：“有。”浚曰：“有神，当云‘祭神神在’，何烦‘如’字？”景裕不能答。

【译文】 永安王高浚（北朝时，高欢的第三子）八岁的时候，对博士卢景裕说：“祭神如神在，到底是说有神呢？还是无神呢？”

景裕答说：“有神。”

高浚说：“如果有神，应当说：祭神神在。何必那么麻烦的多加一个‘如’字呢？”

景裕听他一说，竟不知道要怎么来回答。

118. 生前无谥号

【原文】 唐裴休，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邑宰于曲阜者，得一古盎，献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其文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公以为麟《经》时物，宝之犹虢钟郜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观之。

忽有刘舍人者逸其名，独以为近世矫作。公不悦曰：“果有说乎？”舍人曰：“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既葬，然后反虞；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会，实在生前，安得有谥？”公豁然而悟。

【译文】 唐朝裴休，很喜欢古物或一些奇异的东西，在他负责皇帝诏令的时候（约在 852 年前后），有位亲戚调任为曲阜的县令，得到了一个古盎（古盆），送给他。盎上隐隐约约的有九个古篆字，上面的字是：“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公元前 651 年）。

裴公认为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古物，珍视得就像贵重的古器物钟玦、郜鼎一般。在检校诏令文书的文稿之余，时常请亲朋好友一一观赏。

突然有一位门客刘舍人，认为是近代人假冒的。

裴公很不高兴说：“有什么根据呢？”

门客说：“我看《礼经》上记载，诸侯去逝五月之后下葬，完葬之后，返回原先停棺的礼堂拜祭，在返回拜祭之后，开始只在早晚各一次哭祭，过后才论定谥号。葵丘大会诸侯，本来就是在桓公生前，怎么会有‘桓公’的谥号呢？”

裴公至此才恍然开悟了。

119. 宋太祖量大服南唐

【原文】 宋初，南唐主以银五万两遗赵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

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者可也。”普辞。宋主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弗测。”

及南唐主弟从善来朝，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唐君臣皆震骇，服宋主之伟度。

【译文】 宋初南唐的君主（李璟，约在961年前后），拿五万两的银子赠送赵普。

赵普将此事报告宋太祖，宋太祖说：“这不能不接受，只要写封书信答谢他，并送一些财物给使者就可以了。”

赵普一再辞谢，宋太祖说：“大国的风范，不可以自己削弱，应该让对方无法测度。”

到了南唐君主的弟弟李从善来朝贡，除给一般正常的赏赐之外，又暗中送他白金，数量和他们送赵普的一样多。

南唐君臣因此都非常的惊骇，也佩服宋主的器量。

120. 曹翰得蟹班师

【原文】 宋曹翰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献。翰谓诸将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

【译文】 宋朝曹翰攻打幽州时，带领自己的部众从城的东南角落攻打。士兵掘土的时候，掘到许多蟹，就献给曹翰。

曹翰看到之后，对众将领说：“蟹是水生动物，而住在陆地上，生长存活的地方不正常，而且脚特别多，似乎表示敌人的援军很快来到，无法再继续攻下城池的象征。而蟹、解，音相近，意亦隐含，我们还是带军回去吧！”

不久果然应验了曹翰的推测。

121. 河中浮铁牛

【原文】 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之紫衣。

【译文】 宋代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的浮桥，以八只铁牛作桩，用绳索联系着，一只铁牛约有数万斤。

治平年间（1064—1067年），河水暴涨将绳索冲断，一只铁牛被冲进河里淹没了，于是招募能够将铁牛弄出河中的人。

真定的僧人怀丙，就用两条大船，里面装满土，夹在牛的两边，用绳索系

起来，并用大木头当作权衡轻重的秤称一般，钩住铁牛，然后慢慢将船中的土拿掉，船于是往上浮，铁牛也就弄出来了。

转运使（地方高级行政长官）张焘将此事上奏朝廷，朝廷于是赐他珍贵紫衣一件。

122. 杨佐用“雨盘”修盐井

【原文】 宋杨佐，字公仪，及进士第，仁宗时为陵州推官。州有盐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垂绠而下，方能及水。岁久干摧败，欲易之，而阴气腾上，入者辄死。惟天有雨，则气随而下，稍能施工，晴则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谓之雨盘。如是累月，井干一新，利复其旧。

【译文】 宋杨佐，字公仪，进士及第。仁宗时（1023—1063 年），担任陵州（今四川省境内）的推官（僚属）。

州里面有一口盐井，有五十丈深，井的周边都是石头。底下用柏木做成井栏，凸出井口，用绳索垂下，才能取得井水。好多年了，井栏都已朽坏，想换掉它，但是阴湿之气一直冒上来，人一进入往往窒息而死。只有在雨天，阴湿之气才会因雨水而降下，稍微可以工作，天气一放晴就得立即停工。

杨佐因此教工人用一个大木盘装水，盘底穿孔，让盘里的水像雨水下来一般，称之为雨盘。用这样的办法，经过几个月，井栏终于完全更新，原有的许多利益都因此回复了。

123. 异常的骑驴使者

【原文】 唐李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者。

【译文】 唐朝李夷简（756—822 年）未中科举以前，当郑县县丞，泾军作乱时（约在 782 年前后），有位使者骑着驴，急急忙忙的赶往东方。

李夷简发现，就报告刺史说：“听说京城有变故。这位使者必定不是朝廷所命。希望将他抓来审问。”

结果竟然是朱泚派往联络弟弟朱滔的人。

124. 王旦智屈西夏

【原文】 宋王旦为相，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王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德明大惭，乃止。

【译文】 宋朝王旦（957—1017年）为宰相时，西夏赵德明要求供应万斛（十斗为斛）粮食。

王旦于是请皇上下诏主管官吏，备齐百万的粟米，并且诏请赵德明前来领取。

赵德明因此大为惭愧，方才作罢。

125. 先盖印再画押的公文

【原文】 宋王文恪，以风节文辞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长水县申请买木钱数百千。王视其状，亟呼吏作敕下县，令追买木人一行械送府，既至，皆以属吏，吏请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书押而后印，故印在书上。今此乃先印后书，必有奸也。"鞫之，果重叠冒请，盗印为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译文】 宋朝王文恪（名陶，字乐道），以节操文章著名于当时，而性情喜好官府中的行政事务。

王文恪当洛阳太守时，长水县申请买大材的钱数十万，王文恪看了申请的公文之后，连忙叫属下下一道命令到县里，令县府即刻追捕买木材的人，并直接送到洛阳府。

当所有关系人都送到之后，全部都交由属官审理察办。

属官问其原由，王文恪答说："凡是公文都是先书写画押，然后再盖印，所以印痕在书写的文字之上。现在竟然先盖印然后再书写画押，一定有奸情。"

一经侦讯，果然是重复请钱，偷取印信来盖的。洛阳人因此都佩服他的精明。

126. 看角力先抬大梁

【原文】 宋仁宗时，种世衡知渑池县。旁山有庙，世衡葺之，其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乃令县干剪发，如手搏者，驱数对于马前云，欲诣庙中教手搏，倾城人随往观。既至，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其权数皆类此。

【译文】 宋仁宗时，种世衡（985—1045年）为渑池县县令，山边上有座庙，世衡想加以整修，但梁又大又重，好多人都抬不动。

种世衡于是命令县府的士兵把头发剪掉，就像角力的选手一样，然后叫几组人走在马的前面，对城里的人说：要到庙里面去教人角力。结果整个城里的人都跟去观看。

看热闹的人都到了，种世衡就对那些群众说："你们先替我把庙的大梁弄上山，架上庙里，然后才看角力。"众人听了都很高兴的下山一起抬大梁，一下子

就完成上梁的工作。

种世衡的谋略，都跟这个差不多。

127. 杨绘智破盗缣猴

【原文】 杨绘，字元素。宋仁宗时，以母老请知眉州。徙兴元府，吏请摄穿窬盗库缣者。绘就视之，踪迹不类人所出入，则曰："我知之矣。"呼戏沐猴者诘于庭，一讯具伏。府中服其明。

【译文】 杨绘字元素（1027—1088年），宋仁宗时，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到眉州主政，后来改任兴元府。

有一次，府中官吏请示要捕抓越墙偷盗府库布匹的人。

杨绘先去现场察看，发现痕迹不像人进出的样子，就说："我知道是谁了。"

叫人找来耍猴子的人，在公厅里侦讯；经一查问，这个人就全盘招供了。府里的人因此无不佩服他的明智。

128. 文彦博灌水浮球

【原文】 宋文潞公幼时，与群儿击球，球忽落柱穴中，不能得。公命取水灌之，而球浮出。

【译文】 宋朝文彦博（1006—1097年），幼时与小朋友打球（球），球忽然掉进柱子的孔里面，拿不出来，文彦博于是叫人拿水灌进柱孔，球就浮了起来。

129. 司马光击瓮救友

【原文】 宋司马君实，幼与群儿戏，一儿堕水瓮中，群儿惊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瓮，而儿获生。

【译文】 宋朝司马光（1019—1086年），小时候与一群小朋友游戏。一位小朋友不小心掉进水缸里，所有小朋友都吓跑了，不知怎么来救他，司马光很镇定的拿起石头，将水缸打破，而救出了小朋友。

130. 真麟假麟都不收

【原文】 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司马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而还之。"

【译文】 交趾进贡怪异的动物，称它为麟。

司马光说："是真麟假麟无法知道。假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一点也不吉祥；倘若是假的，不免被南方的蛮人所笑。希望多给一些赏赐，并且把它送还。"

131. 董行成识盗驴贼

【原文】 宋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之，叱曰："个贼，住！"即下驴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驴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寻踪至，皆如其言。

【译文】 宋朝怀州河内县（今河南境内）的董行成，善于辨识盗贼。

有一个人从河阳的旅店里，偷了行旅人的一头驴，以及皮袋，天快亮时，来到怀州。

董行成到街上发现了，大声叫说："小偷别走。"

那个人马上下驴，很快就招供自己的罪行。

别人问为什么知道那个人是贼？

董行成说："这头驴走得很急而且冒汗，并不是赶很远的路。这个人见人就拉着缰绳从远处绕过，这表示有所畏惧。因此可以知道是贼。"

不久，驴子的主人跟着驴子的足迹赶到，整个事件就如董行成所说的一般。

132. 张□以小计大

【原文】 张□，字柔直，举进士，不与世诡随。宋高宗时，迁职知处州。尝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计其直。□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筑绍兴园神庙垣，召匠计之，云费八万缗。□教之自筑一丈长，约算之，可直二万。即以二万与匠者。

【译文】 张□字柔直，中进士，不随意与一般世俗周旋。宋高宗（公元1127—1162年）调任主持处州政务。

有一次要造大船，幕僚不知如何估计大小，费用多少；张□就教他们先造一艘小船，先丈量小船的大小尺寸，而大船就以小船的十倍大来造，那大船的费用就可以算出。

又有一次要盖绍兴园神庙的墙，请工匠来估价，说要经费十万贯。张□就叫人先自己筑一丈长，来概算整座墙所要的经费，结果只要两万贯即可，于是就拿两万贯给工匠，请他们来筑墙。

133. 尹见心水中锯木

【原文】 明朝尹见心为知县时，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起，不知起何年，业已固矣，屡屡坏人舟。见心曰："何不遂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见心曰："易耳。"

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得至水面。为杉木桶一个，视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从者入而锯之。木遂断。

【译文】　明朝人尹见心当知县时，县城接近大河，河里有一棵树，从水里长出来，不知道哪一年就有了，根干已经稳固了，经常撞坏船只。

尹见心问人说："为什么不砍掉呢？"

百姓答说："根盘固在水底，没有办法除去。"

尹见心说："很简单。"

于是派一个会潜水的人，去丈量树木从水底至水面根干的长度；然后作一个比根干稍长的杉木桶，桶的两端打通，再从树顶端将木桶穿下，打进水中；然后再用大的水瓢，将木桶中的水取净，再派人进入木桶里将树木锯掉，终于解决这个扰人的问题。

134. 筑土堆立石碑

【原文】　成祖皇帝建碑于钟山，巨丽倍常，镌凿既毕，而兽背太高，碑不能上。主者患之，莫知为计。有献计者，命人挑土，筑与兽平，然后移。

【译文】　明成祖（1403—1424年）在钟山建造一座石碑，非常宏伟壮丽，超过平常的石碑一倍以上。碑文雕刻完成后，因为兽的背脊太高，石碑立不上去。主事者很忧虑，不知怎么办才好。

有人为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叫人挑土把石碑堆筑得和兽背一样高，然后平移到兽背上。

第五章　随机应变

【原文】　事变之来，如迅雷掣电，不及掩耳闭目。苟非涵养有素，鲜不茫然错愕。惟敏捷之才，能运神机于呼吸，故万变之会，无不帖然。

【译文】　［开宗明义］事变的发生，往往如急雷惊电一般，快得令人措手不及，如果不是平常就修养已久，少有不茫然惊惶、不知所措的。只有头脑聪明、反应敏锐的人，才能够发挥个人的机智，在顷刻之间对应不失；所以面临瞬息万变的局势时，都能履险如夷。

135. 刘邦伤胸摸脚

【原文】　项羽谓汉王曰："天下汹汹数岁，徒以吾两人，愿与王挑战，毋苦天下父子为也。"汉王曰："吾宁斗智不斗力。"因数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

汉王，伤胸。王乃扪足曰："虏中吾指。"

当时，楚强汉弱，若直言伤胸，恐军心有变。开国帝王，虽仓卒遇难，其智亦自不同。

【译文】 项羽对刘邦说："喧扰争斗几年，只是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希望和刘邦决一胜负，不要为了我们，苦了天下的父子百姓。"

刘邦说："我宁可斗智，不愿斗力。"

于是就数说项羽的十条大罪。

项羽大怒，此时弓队的伏兵放冷箭射刘邦，伤了刘邦胸部，刘邦却摸着脚说："敌人射中我的脚指。"（前贤解说：因初射中胸部不知疼痛，所以俯身摸脚趾。）

当时楚兵强大，汉军弱势，如果直接说伤到胸部，恐怕军队士气会受到影响。

开国的帝王，虽然在仓卒紧急的情况下遇到危难，他们的智慧也表现得跟平常人不同。

136. 李广下马解鞍退匈奴

【原文】 汉李广尝从百余骑出猎，匈奴忽至。广乃令士卒下马解鞍。匈奴疑有伏，乃去。

【译文】 汉朝李广，曾经率领百余位骑兵外出打猎，匈奴忽然来了，李广于是命令士兵下马并卸下马鞍，匈奴怀疑有伏兵，因而离去。

137. 曹操望梅止渴

【原文】 魏武尝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止渴。"军士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魏武帝曹操曾在行军中，走离了水源，全军士兵都口渴异常。

曹操于是下令说："前头有座大梅林，梅子很多很大，而且甘甘酸酸的，可以解渴。"

士兵听了之后，都流口水了，借着这样的激诱，使得军队再找到水源。

138. 张辽以静制扰

【原文】 三国张辽，屯军长社。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火起，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决无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得首谋者杀之，一军遂静。

【译文】 三国时代张辽（171—220年）曾驻兵长社，当时军中有人准备造反，趁夜里制造惊慌动乱，一起火，全军为之纷扰。

张辽对左右的人说："不要妄动，一定不会全营的人都造反，必然只有少数要作乱的人想借此扰乱人心罢了。"

于是下令说："不造反的人安静的坐下。"

张辽就带领亲信兵士数十人，站在营阵当中。过了一段时间，就抓到首谋的人，把他们杀了，全军终于安定下来。

139. 顾琛答问机警

【原文】 宋文帝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帝宴会，有归化人在坐。帝问库部郎顾琛，库中仗有几许。琛诡辞答有十万。旧库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发问，追悔失言，得琛此对，甚喜。

【译文】 南朝宋文帝派遣刘彦之攻打河南，结果一败涂地，士兵纷纷丢弃兵甲，军库因此变得空虚。

一次，文帝举办宴会时，有一位归化的人在座，文帝问库部郎顾琛府库中兵仗尚有多少？顾琛就诡称说有十万之多，至于旧库中的兵仗则守秘，不说有多少。

文帝在问了之后，正后悔失言，幸好有顾琛如此作答，内心甚为高兴。

140. 庾杲之智答皇帝问谥

【原文】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等轻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

【译文】 南朝齐武帝萧道成曾对群臣说："我以后应该加什么样的谥号？"

当时众人不知怎么回答。王凌俭因此示意庾杲之答话。

庾杲之说："陛下寿比南山，可与日月争辉。千年以后，哪里是臣下能够轻易度量的呢？"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赞美他的应答。

141. 赶搭马槽退敌军

【原文】 独孤永业，字世基。北齐后主武平中，除河阳道行台、洛州刺史。周武帝亲攻金墉，永业出兵御之，问是何达官，作何行动，周人曰："至尊自来，主人何不出看客。"永业曰："客行忩忩，故不出看。"乃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至，乃去。

【译文】　独孤永业，字世基，北齐后主武平年间为河阳道行台洛州刺史。

当时北周武帝宇文邕亲自攻打金墉。永业率兵抵抗，并问说："是哪位达官贵人，要做什么行动？"

北周人回答说："至尊亲自驾到，主人为何不出来看看客人？"

永业说："客人来势汹汹，所以不出来看。"

于是连夜下令搭建二千个马槽。北周人听到之后，以为大军将到，于是撤离。

142. 庾域"满仓计"安定人心

【原文】　六朝庾域，字司大，少沉静，有名乡曲。为华阳太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中粮少，恐众心溃乱，有空仓数十所，域手自封题，指示将士曰："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以安。军退，以功拜羽林监。

【译文】　六朝时代人庾域，字司大，年少时沉静寡言，在乡里中人人都认识他。

他担任华阳太守时，北魏军队围攻南郑，州内粮食匮乏，因而忧虑民心散乱，庾域于是将州中数十处空仓亲手一一加上封条，同时指示将士说："这里面的粮食都是满满的，足够支持两年，只要坚守城池即可退敌。"

上下人心因此安定下来。敌军退却之后，庾域即因为功绩卓越被命为羽林监。

143. 颜真卿藏首级安众心

【原文】　颜真卿，字清臣，仕唐玄宗为平原太守。时贼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忄登、卢奕、蒋清首徇河北。真卿畏众惧，绐诸将曰："吾素识狗等，其首皆非。"乃斩子光，藏三首。他日，结刍续体，敛而祭，为位哭之。

【译文】　颜真卿，字清臣，唐玄宗时官任平原太守，当时安禄山已攻下洛阳，就派遣段子光带着李忄登、卢奕、蒋清三人的首级绕行河北，想使人心惊恐。

颜真卿担心众人惊怕，就骗诸将说："我一向认得李等人，这些首级都不是他们的。"

于是杀了段子光，将李忄登等三人的首级藏起来。过些时日，才结草将头颅连上躯体，装进棺木下葬，并设神位祭拜。

144. 裴度失印不惊

【原文】　唐裴度为中书令，忽报失印。度不语。已而报，仍于故外得之，度亦无喜色。会有问公者，公曰："中书失印，不过胥吏等盗印文书耳。急之则

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咸服其量。

【译文】　唐朝裴度担任中书令的时候，一天突然有人报告说官印掉了，裴度不发一语。不久，又报告说依旧在原来的地方找到，裴度也没有高兴的样子。

有人问他，他答说：“中书官印掉了，顶多只是掌理文书的官吏，偷去印文书罢了。如果急着找回来，那么他们会把它丢到水里或用火烧了；慢着来，那么他们就会送回原处。”

大家都很钦服他的器量见识。

145. 李石以静镇动

【原文】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时擢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中人自边还，走马入金光门，妄言兵且至，京城喧走，尘起，百官或袜而骑，台省吏稍遁去。

郑覃将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须其定。宰相走，则乱矣。若变出不虞，逃将安适？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书，安然如平时。里闬群无赖望南阙，阴持兵俟变，既而静定。当是时，非石镇之，几乱。

【译文】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时被拔擢为中书门下平章事。

有宦官从边城回来，骑马进入金光门，造谣说军队快要攻打进来了，使得京城一时人人喧乱，四处逃匿，烟尘弥漫，上下百官甚至来不及著装，胡乱穿上袜子就骑马逃了，朝廷中各部的大官也相继遁逃。

郑覃当时任宰相，也准备离开。

李石劝说：“事情如何演变无法预知，最好坐镇朝中，等待大势稳定，要是宰相走了，那么京城必然更加混乱。若是变乱不测，纵使逃了，又能跑到哪里？你的作为，人人都在看着，不可随便。”

因此，郑覃更加意的处理文书，就如平常一般。市井间的一些无赖观望着南关一带的情势，暗中持兵器等待变乱。不久，情势终于安定下来。

当时若不是李石镇住，局势几乎就难以收拾。

146. 假造圣旨安民心

【原文】　李崧，幼聪敏，能文章。唐庄宗时为镇州参军。魏王继岌与郭崇韬伐蜀，以崧为掌书记。既破蜀，刘皇后听谗者言，阴遣人之蜀，教继岌杀崇韬，人情不安，欲为变。崧入见继岌曰：“王何为作此危事？今远军五千里，不见咫尺之诏，而杀大臣，动摇人情，是召乱也。”继岌曰：“吾亦悔之，奈何？”

崧乃召书吏三四人，登楼去梯，夜以黄纸作诏书，倒用都统印，明旦告谕诸军，人心乃定。

【译文】　李崧，自幼聪敏，以善写文章著名，后唐庄宗（李存勖）时，任

镇州参军。

同光三年（925年），庄宗命魏王李继岌任行营都统，枢密使郭崇韬任行营都招讨使，李嵩任书记，大举攻伐前蜀（十国之一）。

前蜀平定后，刘皇后听信宦官谗言，由京师暗中派人到蜀地，教唆李继岌杀郭崇韬。

李继岌得皇后密令，召入郭崇韬，以铁锤击碎他的头颅。郭崇韬一死，蜀地顿时人心惶惶，大有再度叛变之势。

李嵩于是晋见李继岌，质问他："魏王为什么作出这么危险的举动呢？今天我们军队远征五千里，没有只字片语的诏书，就击杀朝廷大臣，动摇蜀地人心，这不是自招祸乱吗？"

李继岌说："我也很后悔，现在怎么办呢？"

李嵩于是召集了三、四名书吏秘密商议，连夜以黄纸做成假诏书，于隔天一早公开告示诸军，人心才逐渐平息。

147. 冯道单脚幽和凝一默

【原文】 五代冯道，与和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右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曰："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欲诟责之。冯徐举左足曰："此亦九百。"和意遂解。

【译文】 五代时，冯道与和凝同在中书省，一天和凝问冯道说："先生新买的靴子多少钱？"

冯道举起右脚给和凝看，说："九百元。"

和凝性情急躁器量又小，听了马上回头对下官说："我的靴子何必要用到一千八？"

想要责骂冯道，冯道又慢慢的抬起左脚，说："这也九百。"

和凝的怒意才消解了。

148. 范延光以静辟谣

【原文】 后唐明宗有疾，不能视朝。京师之人，汹汹异议，藏窜山谷，或寄匿于军营，有司不能禁。时范延光为枢密使，或劝延光以严法治之。延光曰："制动当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间，京师乃定。

【译文】 后唐明宗生病，无法处理朝政，京城中谣言四起，有人于是逃往深山幽谷，或暂时藏匿在军营里，官吏都无法禁止。

当时范延光担任枢密使，有人就劝他用严刑重法来管理百姓。

范延光说："制动要以静，对待这样的事情，最好再等待一些时候。"

不久，明宗的病情稍微好转，京城也就安定了。

149. 张乖崖跟着高呼万岁

【原文】 张乖崖，宋太宗时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合军旅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行，众不敢喧。韩魏公闻之曰："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

【译文】 张乖崖，宋太宗时为成都太守，当时天下初定，战火方熄，人心惶惶不定。

一天集合军队大校阅，张乖崖才出现在校阅场，众人就对他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张乖崖就下马，向着东北天子所在的方向，也高呼三声万岁，随后上马继续前行，众人因此不敢再喧闹。

韩魏公（韩琦）听到此事之后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也不敢处理。"

150. 杖打专副儆士兵

【原文】 王德用，宋太宗在定州，一旦仓中给军粮，军士以所给米黑，喧哗纷扰，监官惧，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见德用，德用曰："汝从我，当自入仓。"乃往召专副问曰："昨日我不令汝给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叱从者杖专副，又呼四卒谓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给与汝曹，当弃之乎！汝何敢乃尔喧哗，欲求决配乎？"百拜流汗，乃舍之。仓中肃然。

【译文】 王德用，宋太宗时在定州，一天仓库供应军粮，军士因为所给的米有点黑，就大声喧嚷骚乱。监守官害怕，逃去躲起来。

有四位士兵因为米黑来见王德用。

王德用说："你们随我亲自到仓库中去一趟。"

于是就到仓库，召来专副，责问说："昨日我不是命你供给两分黑米、八分白米吗？"

随着喊侍从杖打专副。

又对那四位士兵叫道："黑米也是公家的东西，不配给你们，难道应该丢掉吗？你们为什么敢如此的喧闹，还想自己决定配什么？"

士兵一听，吓得全身冒汗，一拜再拜，王德用这才放过他们，整个仓库就恢复平静了。

151. 丁谓杀死囚吓船夫

【原文】 宋真宗时，契丹犯河北，帝幸澶渊，以丁谓知郓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契丹深入，民惊扰，争趋杨刘渡，而舟人邀利，不急济。谓取死罪

囚绐为舟人，斩河上。舟人惧，民得悉渡。

【译文】 宋真宗时，契丹侵犯河北地区，真宗亲至澶渊，任命丁谓主持郓州政务，兼齐、濮等州的安抚使。

因为契丹已经深入国境，百姓惊恐纷乱，争相赶往杨刘渡，希望渡河避难；但是渡船人却趁机要求更多的钱财，又不按正常情况摆渡。

丁谓于是押了犯死罪的囚犯，骗说是船夫，就在河上将他斩了，船夫人人心惧，百姓因此得以完全渡河。

152. 不废铁钱有妙招

【原文】 宋文彦博知永兴军。起居舍人湜，鄠人也，上言陕西铁钱不便于民，乞一切废之。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扰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

于是，众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译文】 宋朝文彦博主持永兴军政时，起居舍人名叫湜，是鄠县（在陕西境内）人，曾上书建言陕西一带的铁钱，使用起来对百姓不方便，请求废除铁钱。

朝廷虽然不采纳，他家乡的人都知道了，纷纷用铁钱买东西，而卖的人却不肯接受，长安因此乱了起来，民间大部分都关店休市。

官吏建议加以禁止，文彦博说："这样只有让地方更加纷扰。"

于是找来丝绢行的人，将自己家中数百匹的缣帛拿出，请他们卖，并说："卖出的价钱，一律收取铁钱，不要用铜钱。"

因此民众知道铁钱并未废行，市场就回复平静了。

153. 曹皇后剪发验功

【原文】 宋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庆历八年闰正月，仁宗将以望夕再张灯，后谏止。后三日，卫卒数人作乱，夜越屋，叩寝殿。后方侍帝，闻变，遽起，帝欲出，后闭阁拥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贼伤宫嫔殿下，声彻帝所。宦者以乳姬殴小女子绐奏，后叱之曰："贼在近杀人，敢妄言耶？"后度贼必纵火，阴遣人挈水踵其后，果举炬焚帘，水随灭之。

是夕所遣宦侍，后皆亲剪其发，谕之曰："明日行赏，用是为验。"故争尽死力，贼即擒灭。

【译文】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 年）闰正月，仁宗准备于元月十五日再张灯结采庆祝，慈圣光献曹皇后加以劝谏制止。

十五日过后第三天，几位侍卫兵士作乱，夜里穿越房舍，到仁宗的寝殿敲门，此时曹后正服侍仁宗，知道变乱发生，马上起来，皇上想出去，皇后即刻关上阁门，拥着皇上，不让他出去，并很快的召唤都知王守忠，命他带兵进来。

此时叛贼杀伤了宫里的嫔妃以及太子，连皇上皇后都清楚的听到作乱杀人的声音，而宦官竟以乳母处罚小女孩来欺骗。

皇后于是叱责他说："叛贼就在附近作乱杀人，你还敢随便欺骗？"

皇后预测叛贼一定会放火，暗中拿水跟在他们后面；果然叛贼拿着火把到处烧帘子，还好有水，得以即刻灭火。

当天晚上，所派遣驱使的宦官仆侍，皇后都亲手剪去他们的头发，并明白的告诉他们说："明天行赏，就以头发作为证据。"

所以每个人都拚了性命，全力完成任务，因此叛贼很快的就被消灭了。

154. 吕夷简迟到有理

【原文】 宋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差，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

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耳。"上以为得辅臣体。

【译文】 宋仁宗久病无法上朝处理朝政，一天，病情大为好转，很想见宰相，于是在便殿里，宣召宰相吕许公（夷简）。

吕夷简接到诏命，过了好些时候才前往。当时宰相赞公获命之后，很快就赶到，而吕夷简依然自在的慢慢前往。

见到仁宗之后，仁宗就说："久病才刚有起色，很高兴和你们见一面，为什么还这样慢慢的来呢？"

吕夷简从容的上奏说："陛下身体违和，天下百姓，朝廷内外，都非常忧虑；而今突然召见左右近臣，如果臣下等人急速奔驰进宫，恐怕会惊动内外啊！"

皇上因此认为吕夷简的作为非常符合宰相的身份。

155. 韩琦力促急召太子

【原文】 宋英宗初晏驾，急召太子，未至，英宗手复动。曾公亮愕然，亟告韩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达权知变如此。

【译文】 宋英宗刚崩逝，紧急召请太子，太子还没到达，英宗手指又能活动了。

曾公亮一时大为惊愕，赶忙通知韩魏公（韩琦），想暂时不要召请太子。

韩琦拒绝他说："先帝如果死而复生，已是太上皇了，更要尽快召请太子。"

可见韩琦是多么能够通权达变。

156. 杜黄裳先发军饷

【原文】　唐给两川军士缗钱，诏至西川，而东川不及。军士怒，欲为乱。杜黄裳白主者曰："朝廷岂忘东川耶，殆诏书稽留耳。"即开州帑，给钱如西川，众乃定。

【译文】　宋朝时要供给两川军士缗钱，当时诏书只下达西川，东川并未领受到，东川上下军士因此大为愤怒，甚至想起而作乱。

杜黄裳于是对主事者说："朝廷怎可能忘了东川呢？大概诏书被留置拖延了。"

同时立即打开州郡的公库，将钱发放给军士，数目完全比照西川，众人才因此安定下来。

157. 敬忠义报晓止叛

【原文】　金仆敬忠义，从宗弼渡淮，攻寿、庐等州。宗弼称之曰："此子勇略过人，将帅之器也。"

金熙宗皇统四年，除博州防御使，公余，学女真字及古算法，阅月尽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猎燕游，以职业为务，郡中翕然称治。忽一夕阴晦，囚徒谋为反狱。仓卒间，将校皆惶骇失措，忠义从容，但使守更吏挝鼓鸣角。囚徒以为天且晓，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满，郡民诣阙愿留，诏从之。

【译文】　金国人敬忠义，跟随完颜宗弼渡过淮水，攻打寿州、广州等地。

完颜宗弼称赞他说："这人英勇才略超乎常人，是将帅的人才。"

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 年），敬忠义受封为博州防御使，公事之余，学习女真文字，以及古代的算学，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全通晓。在州郡任内，从不从事一些打猎宴乐游冶的事，一切都以自己的职务为首要，所以郡中的各项政事都极上轨道。

有一天晚上，夜黑风高，狱中的囚徒计划闹房越狱，危急之下，手下的将校尉守都非常的惶恐惊怕，不知如何处置；敬忠义依然从容不迫，只是命守更的吏士打鼓吹角，囚徒以为天将亮了，不敢逃出，只好安分的回到牢房去。

等到敬忠义官职届满，郡中的百姓上朝请求留任，朝廷就下诏从民所请。

158. 拿钱借瓦，宫殿无缺

【原文】　宋高宗南渡，驻跸临安，草创禁苑为行在。方造一殿，无瓦，而天雨，郡与曹司大忧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士兵，以铁镮分俵关厢铺店，赁借檐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数赔还。"郡司从之，殿瓦咄嗟而办。

【译文】　宋高宗南渡后，朝廷文武百官停驻临安，于是规划改建原有的宫廷专属林园为临时办公处。

结果，才建成一座宫殿，还缺屋瓦，却碰上下雨，郡守与上下属官都非常的担忧。

忽然一位官吏说："多派一些兵士，拿着铁镮（钱贯）分别到各处的关、厢、铺、店，去租借一些屋檐上的瓦，等到一月半月，新瓦送到之后，再如数偿还。"

郡守与属官听到，觉得有道理，照着办理，于是很轻易的将宫殿缺瓦的问题解决了。

159. 五钱折半诱出现钱

【原文】　宋时，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惶惶。有执政逸其名，忽呼一镊工栉发，以五钱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了。"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译文】　宋朝时，京城忽然缺现钱，街市间人心惶惶。

有位官员，赶忙找了一位理发师帮他梳理头发，并且将五钱折半当二钱用，来赏给理发师，同时对他说："这种钱在几天以内，朝廷会下旨不再使用，你得及早用了。"

理发师亲耳听到朝廷的旨意，便对外人说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不出三日，京城的现钱一下子都出来了。

160. 黄炳买饭打胜仗

【原文】　宋理宗嘉熙间，峒丁反，黄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报寇至，即遣巡尉领兵迎敌，皆曰："空腹。"炳曰："第速行，饭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箩木桶，沿市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热水，厚给其值，负之以往。士皆饱餐，一战破贼。

【译文】　宋理宗嘉熙年间，峒丁造反。黄安辛、黄炳集聚兵员加以守备。

有一天五更的时候，发布盗寇来袭的警报，二黄就派巡尉率兵迎战敌人。

众人都说："肚子空空的。"

黄炳说："你们快出发吧！饭很快就送到了。"

随即便率吏役带着竹箩木桶，沿街对众人说："知县买饭。"

当时家家户户正作好早饭，都有热饭热水，多付给一些价钱，很快的就够送往战场，战士都饱餐一顿，一战下来，轻易的就打败敌人。

161. 赵从善不怕宦官刁难

【原文】 宋赵从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红桌三百事，内批限一日办集。从善命于酒坊茶肆取桌净洗，糊以白纸，用红漆涂之。又两宫幸聚景园，索火炬三千。从善命取诸瓦舍伎馆芦帘，实以脂，卷而绳之，系于夹道松树左右，照耀如同白昼。

【译文】 宋朝赵从善担任京尹的时候，内廷宦官想为难他，下条子要他准备三百张祭祀用的红漆桌，并要求一天之内办妥。

赵从善于是命令下属到酒楼茶馆，借取桌子，洗刷干净，糊上白纸，再用红漆漆上。

宦官又为难他说，内廷两宫要到景园聚会，要求供给三千支火炬。

赵从善即刻下命将各游艺场所、伎馆中芦苇做的帘子取来，并且用油脂灌实，卷成火把绑起来，再用绳子系在路边松树上，一点起火来，沿路通明，如同白天一般。

162. 汪德臣系舟做桥

【原文】 汪德臣，字舜辅，元宪宗时袭爵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帅。宪宗征西蜀，至嘉陵，白水交会，势汹急。帝问船几何可济。汪德臣曰："大军百万，非可淹延，当别为方略。"即命系舟为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顾谓侍臣曰："汪德臣言不虚发。"赐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记功。

【译文】 汪德臣，字舜辅，元宪宗时受封为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元帅。宪宗征略西蜀的时候，到了嘉陵江与白水交会的地方，水势极为汹涌湍急。

宪宗问说："要多少船只才可让大军渡河？"

汪德臣说："大军上百万之多，不能停留、拖延太久，应当另想办法。"

于是，就派人将船联系起来，做为桥梁，一个晚上就完成了，人走在上头，就如在平坦的路上一样。

宪宗望着左右的侍臣说："汪德臣不随便说话，说了一定做到，赐白金三十斤。"

于是下命刻石纪载他的功绩。

163. 顾大司寇拿布换民衣

【原文】 皇朝顾大司寇守开州时，江彬随驾南幸，所过无不以计索其厚馈。至开，亦思以计难之。时随驾者三千人，彬欲得衣六千件赏军，期于卒办，欲窘公也。公唯之，即谕取布三千匹，沿门向民间相易，每一匹易衣两件。日未暮，衣已办矣。彬亦叹服。

【译文】 明朝顾大司寇在开州当太守时，江彬随皇帝到南方巡幸，所经之处，都设计要地方厚礼馈赠。到了开州也想出计要给顾司寇难堪。

当时随驾人员三千多，江彬却下令要有六千件衣服犒赏军队，并且要求立刻办理，想要顾为难。顾大司寇答应了，就即刻通告拿三千匹的布，沿街挨户向民家换取。每一匹布换取两件衣服，天色未晚，衣服已经办妥了，连江彬都叹服不已。

164. 张瀚指玉为石解友围

【原文】 武林张冢宰瀚，与大理寺卿陈某，谒一直指。时陈以两次奉例进阶，妄自腰玉。直指见而惊问之曰："公何时赐玉？"陈踧踖不能对。张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译文】 武陵张冢宰瀚（明朝万历初年为吏部尚书），和大理寺卿陈某，拜见一位直指。

当时陈某因两次循例进升官阶，于是私下系了玉带。

直指见了很惊讶的问说："公何时受赐玉带？"

陈某当下局促不安，不知如何作答。

张瀚笑着说："这不过是大理石罢了。"

165. 为百姓藏资料

【原文】 刘忠宣公大夏，为库部主政。一日，上索三保下西洋文册，公亟入库匿之，及大司马往索之，不得，其事遂寝。

久而大司马知之，服公远识。假使索之即得，复为此行，劳民伤财，不可言矣。

【译文】 明朝人刘大夏（忠宣公）掌理库部时，一天，皇帝要索取三保太监下西洋有关的文册资料，忠宣公赶紧到库房里面，把这些资料藏起来。等到大司马前来索取，已找不到了，这件事就如此作罢。

过了一段时间，大司马知道此事，非常佩服忠宣公的远见。因为假使找到了这些资料，而再来一次下西洋，那劳民伤财的状况，就很难想像了。

卷　三

第六章　排难解纷

【原文】　天下非不仁幸灾及怨深切齿，见人忧危鲜不怀怵惕恻隐之心者。然救援无策，亦徒袖手旁观已耳。故排难解纷，当以是编为嚆矢。

【译文】　［开宗明义］天地之间，除非是毫无仁心或是幸灾乐祸，或是有令人咬牙切齿的深仇大怨，否则一般人看到他人烦忧危难时，很少不怀同情心的。可是，却因为没有好办法去救难援助，也只能袖手旁观，徒唤奈何而已。要想排纷解难，应该将本篇做为效法的对象。

166. 齐貌辨为田婴卖命

【原文】　齐靖郭君善齐貌辨。齐貌辨之为人也多疵，门人弗说，以证靖郭君。孟尝君又窃以谏，靖郭君大怒曰："铲而类，破吾家，苟可慊齐貌辨者，吾无辞为之！"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之，旦暮进食。

数年，宣王（当为威王）薨，闵王（应为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闵王（宣王），辞而之薛，与齐貌辨俱留。无几何，齐貌辨辞而行，请见闵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说婴甚，公往，必得死焉。"齐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请必行。"

至齐，闵王（宣王）藏怒以待之。齐貌辨见，闵王（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听爱夫？"齐貌辨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过颐豕视，若是者信反。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郊师。'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此为一。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与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

闵王（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来靖郭君乎？"齐貌辨对曰："敬诺。"

靖郭君衣先王之衣冠，舞其剑，闵王（宣王）自迎靖郭君于郊，望之而泣。

当是时，靖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为沮。此齐貌辨之所以外生乐患趣难者也。

【译文】　春秋时代，齐国靖郭君田婴对齐貌辨非常好，齐貌辨为人有很多

毛病，门客都很不喜欢，而向田婴劝止。孟尝君（田文，田婴之子）也私下劝止他。

田婴很生气的说："除去你们这些人，毁了我的家产，如果能让齐貌辨高兴，我会乐意去做，一点也不会推辞。"

于是让齐貌辨住最好的房舍，派长子为他驾车，早晚侍奉他进餐。

过了几年，齐威王去世，宣王即位（公元前319）。田婴与宣王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辞离王朝，到薛地去，与齐貌辨一起。留在薛地不久，齐貌辨向田婴辞别，要去求见宣王。

田婴说："君王对婴很不高兴、不喜欢，公前去拜见，定会被处死。"

齐貌辨说："本来就不求保全性命，请让我一定成行。"

到了齐都，宣王忍下怒意来接待他。

齐貌辨拜见时，宣王说："你，是靖郭君最喜欢、最信从的人吧！"

齐貌辨说："最喜欢，是没错；最信从，则没有。君王为太子时，我告诉靖郭君说：'太子面相不仁慈，耳后见腮，眼光下斜偷视——像这样的人一定反复无常，不如废了太子，重新立卫姬的儿子郊师。'靖郭君落着泪说：'不可以，我不忍心这样。'这是不信从的第一件事。

"至于薛地，楚相国昭阳希望拿数倍的土地来换，我对靖郭君说：'一定要和他换。'靖郭君说：'薛地是先王（威王）所赐，虽受后主厌恶，可是我怎么向先王交代呢？况且先王的庙就在薛，怎可将先王的庙给楚国呢？'因此，又不肯听我的意见。这是不信从的第二件事。"

宣王听完，慨叹一番，神色改变许多，说："靖郭君对待我，竟然到这样好的地步。寡人年少，全不知道这些。你肯替我请靖郭君回朝吗？"

齐貌辨说："谨遵命。"

田婴穿上先王的衣冠，拿着先王的剑。宣王亲自到城外迎接他，远远望见田婴，不觉落泪。

当时田婴可以说真正能够认识、了解人才，有知人之明，所以虽然他人批评毁谤这个人才，而自己依旧不受影响。这就是齐貌辨所以能够不顾性命，乐于为田婴解决危难的原因所在。

167. 君仁则臣直

【原文】　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

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

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

文侯说，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译文】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公元前 408 年），战胜之后，把中山封给自己的儿子击。

文侯于是问群臣说："我是怎样的国君呢？"

大家都说："是仁君。"

任座说："君王取得中山，不封给弟弟，而封给自己的儿子，怎能说得上是仁君呢？"

文侯很生气，任座就逃出去。

再问到翟璜，璜答说："是仁君。"

文侯说："从什么地方看出来？"

答说："君主仁德则臣下正直。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从这里可以看出。"

文侯听了很高兴，就派翟璜去请回任座，并亲自下堂迎接他，待他为上宾。

168. 貂勃报效田单

【原文】 齐貂勃尝恶田单，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闻之，故为酒而召貂勃，曰："单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见誉于朝？"貂勃曰："今使公孙子贤，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孙子与徐子斗，徐子之狗，犹将攫公孙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为贤者狗，岂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闻命。"明日任之于王。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属，进谗以伤安平君。田单免冠，徒跣肉袒而进，退而请死罪。五日，王曰："子无罪于寡人，子为子之臣礼，吾为吾之王礼而已矣。"

貂勃使楚来，知其故。王觞诸前，酒酣，王曰："召相单来。"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恶得此亡国之言乎？王上者孰与周文王？下者孰与齐桓公？然周文王得吕望以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单，单。'恶得此亡国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社稷，燕人兴师而袭齐墟，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敝卒七千，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当是时也，阖城阳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计之于道，归之于义，以为不可，故为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王乃得反，子临百姓。今国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单，单。'且婴儿之计不为此。王不亟杀此九子者以谢安平君，国危矣！"

王乃杀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

【译文】 貂勃曾毁谤田单说："安平君（田单的封号）是小人。"

田单听说了，特意摆酒席宴请貂勃说："单哪里得罪了先生，使先生常在朝中诋毁我呢？"

貂勃说："现在假设公孙子好，徐子不好，再假设公孙子与徐子打斗，徐子的狗还是扑过去咬公孙子的腿肚。若能离开不好的主人，做好主人的狗，那何止是扑过去咬对方的腿肚而已！"

田单说："我听你的意见，尊重你就是了。"

第二天，将他推荐给齐王。

齐王有九个宠幸的臣子，经常数说田单的坏话，想害田单。田单于是除了冠帽，赤着脚，脱去上衣，露出身体，先上前，再退下来请受死刑。

过了五天，齐王说："你不曾得罪寡人，你照着臣子之礼做，我照着君主之礼做罢了。"

貂勃出使楚国回来，知道事情的原由。

齐王当面赐他饮酒，酒吃得正高兴，王说："请相国田单来。"

貂勃于是离开坐席，叩头说："王从何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王比起以前的周文王如何呢？比起最近的齐桓公如何呢？周文王得着吕尚，以他为太公；齐桓公得着管夷吾，以他为仲父。现在王得着安平君，独称他'单'（直呼其名，无礼之甚），从何说出这亡国的话呢？况且王无法保住先王的社稷，燕人起兵攻打齐国领土，王逃到城阳的山里，安平君以忧恐危殆的即墨城，残弱的士兵七千人，掳获燕军的司马，收复千里的齐国，这都是安平君的功劳。

"那时，安平君如果关闭城阳，自立为王，天下没有人能制止他。然而从正道来考量，从公义来着眼，他认为不可以如此。所以修筑栈道木阁，到城阳的山中，去迎接王及王后，王才得以回国，治理百姓。现在国家已安定，百姓已经安居，王却称他'单'。纵然是婴儿幼稚的思考计量，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王不尽快杀了这九人，向安平君谢罪，国家危险了。"

齐王豁然醒悟，于是杀了那九人，并驱逐他们的家人，再将夜邑一万户封给安平君。

169. 侯嬴窃符节救赵国

【原文】　魏信陵君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诀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

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进之。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若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感人心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

公子行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果合符，疑之，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下令军中北救赵，而功果遂。

【译文】 魏信陵君请门下宾客准备了百余辆的兵车，想与宾客前去对抗秦军，和赵国共存亡（公元前 257 年）。经过夷门（大梁城门名）去见侯生（嬴），把要与秦军一决死战的情形都告诉他，然后辞别。

侯生说：“公子自己多用心了，老臣无法和公子前往。”

信陵君走了数里路，心下不痛快的说：“我平时对待侯生的礼数相当周到，天下几乎无人不知。如今我即将战死，而侯生竟然没有只言片语来为我送行，我难道有什么过失吗？”

于是掉车回头去问侯生，侯生笑着说：“臣本来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头的。公子爱好贤能之士，天下有名，现在有危难，不想别的办法，就要去与秦军作战。就好像拿肉投击饿虎一样，会有什么作用呢？还为什么要礼遇门下呢？但是公子对臣非常礼遇，恩情深厚，公子出发，而臣不送行，公子心中一定不快，所以我知道公子必然再回头。”

信陵君一再拜请追问。

侯生于是屏退其他人，低声说：“嬴听说晋鄙的兵符，常放在君王的卧室内，而如姬最受君王宠爱，能够进入君王的卧室，一定有办法拿到。嬴听说如姬的父亲被杀，想找人报杀父之仇，都没办法做到。如姬流泪的恳求公子，公子派门下客砍了那个仇人的头，呈给如姬。如姬一心想为公子效命，是毫无条件的，只是没有适当的途径罢了。公子如果开口请求，如姬一定答应，那就可以取得代表军令的符节，可以夺下晋鄙的大军，并开往北方援救赵国，同时击退秦兵，这等于是春秋五霸时所成就的事业了。”

信陵君照着侯生的计谋，请如姬帮忙。如姬果然偷了晋鄙的兵符给公子。

信陵君要出发了，侯生说："将帅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缘故。如今公子纵使符节符合，但是晋鄙不将军队交出，又再进一步请示，情况必然危险。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与公子一起前去，他是一个大力士。晋鄙听从，就很好；不听从，就让他将晋鄙击杀。"

于是信陵君去请朱亥。

朱亥叹说："臣不过是市井间拿刀屠宰的人，而公子亲自来访好多次，我心中深深的感念。现在公子有急难，这正是臣效命的时候。"

于是与信陵君同行。

信陵君到邺的地方，冒称魏王下令他取代晋鄙带兵，晋鄙果然在合了符节之后，有所疑心，而不愿听信陵君的。朱亥拿起预藏的四十斤铁椎，击杀了晋鄙。

信陵君于是带着晋鄙的军队，命令军士往北援救赵国，而完成救赵退秦的心愿。

170. 楚国神偷妙手退敌

【原文】 齐兴师伐楚，子发率师当之。师三却，楚大夫皆尽其技，齐师愈强。

于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而遣之。

偷夜解其将军之帱帐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将军之帏，使归之于执事。"明日往取其枕，子发又使人归之。

齐将大骇曰："今日不去，楚军将取吾首。"

【译文】 齐国出兵攻打楚国，子发带领军队抵抗，大军连着撤退三次，楚国的大夫都已尽了最大的力量，齐国军队却愈来愈强。

有一个街上的小偷进来请见，说："属下有一点技艺，希望能为你做一点事。"

子发说："好。"

也不问任何问题，就派他去了。

小偷趁着夜里拆下齐国将军的蚊帐，把它献给子发。

子发于是派人将蚊帐送回，说："士兵有人出去砍柴，捡到将军的蚊帐，特地派人将它归还将军。"

第二天又去取他的枕头，子发又派人送回。

齐国将军大为惊怕，说："今天不赶快离开，楚国的军队可能就取了我的头。"

171. 一语救中期一命

【原文】 秦王与中期争论，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为中期说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适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纣，必杀之矣。"秦王因不罪。

【译文】 秦王和中期争论，辩不过中期，秦王非常生气，中期则缓步的走开了。

有人为中期向秦王开脱，说："多么强悍啊！中期也幸好遇到明君，否则刚才的行为，遇到桀纣一般的君王，一定要被杀了。"

秦王因此不再记恨中期。

172. 不必借兵粮，还能得高都

【原文】 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

苏代遂往见韩相国公仲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于兵，仓廪空，无以守城，吾攻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与粟于周，此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仲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与也？"公仲曰："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译文】 楚国围攻雍氏的时候，韩国向东周借兵甲与粮食。东周君王惠王很忧虑，将此事告诉苏代。

苏代说："君王担心什么呢？代可以为君王做到使韩国不向周借兵甲与粮食，并且能替君王得到高都。"

周惠王很高兴说："你真能做到，我就把国政交你处理。"

苏代就去见韩国的宰相公仲，说：

"你没听说楚国的计划吗？昭应对楚王说：'韩国已经军队困顿，粮食空虚，无法再守住城池了。我们只要趁着他们饥饿时继续攻打，不超过一个月，一定可以攻下他们。'如今楚攻雍氏五个月了，还攻不下，表示楚国已经出问题了。楚王已开始怀疑昭应的计划了。现在公又向周征兵甲、粮食，这等于告诉楚国，韩国已经力量不支了。昭应知道后，一定会劝楚王增兵围攻雍氏，雍氏一定被攻下。"

公仲听了说："很有道理。可是我们的使者已经派出了。"

苏代说："公何不将高都送给周呢？"

公仲听了生气的说："我不向周借调兵甲、粮食已经够好了，为什么要给周高都之地呢？"

苏代说："给周高都，那么周必回头归附韩国。秦国知道，一定大怒，必然烧了周的符节，不再与周互派使者，从此绝交，这等于公用破落的高都换得完整的周国，为什么不给呢？"

公仲说："很好。"

于是不向周借调兵甲、粮食，并且将高都给周，楚国终于不再攻雍氏，就离开了。

173. 画蛇添足

【原文】 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

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添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

昭阳曰："善。"遂引兵去。

【译文】 楚王派柱国（功勋大臣，地位极高）昭阳率军攻打魏国，在襄陵将魏军打败，连下八个城（公元前 323 年），并移转军队要攻打齐国。

齐王很忧虑，陈轸刚巧为秦国出使到齐国，齐王问他说："此事怎么办才好呢？"

陈轸说："君王不必忧心，就让我去叫他放弃攻打齐国。"

陈轸就前往昭阳的军中拜见昭阳说："不知道楚国的战法，对于打败敌军，杀死敌将的人，是怎样封赏的？"

昭阳说："官是上柱国，爵为上执珪。"

陈轸说："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

昭阳说："只有令尹。"

陈轸说："现在你官拜令尹，这已是一国之中最高的官位。我打个比方，有一个人送他的门客一卮（卮，酒器）酒，门客彼此说：'几个人喝这卮酒不够，

大家就在地上画蛇，蛇先画成的就一个人喝了。’有一位说：‘我蛇先画好。’拿了酒，站起身说：‘我可以替蛇画上脚。’等他为蛇画脚而还没画好，另一个人夺下他的酒，喝了下去，说：‘蛇本来就没有脚，现在你却为它画脚，这就不是蛇了。’

“现在你辅佐楚国，攻打魏国，消灭魏军，杀了魏将，功劳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的官位不可能再加高了。如今又移转军队攻打齐国，打胜齐国，官爵不可能再加；打不胜齐国，自身牺牲，爵位也被解除了，在楚国将一无所有，这等于是画蛇添足一样。不如带军队离开，留些恩德给齐国，这才是长保丰余的方法。”

昭阳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撤军离去。

174. 招降一人得三十城

【原文】　武信君下赵十城，余皆莫肯下，乃引兵东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其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zì）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其慈父孝子且将甘心焉？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欲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矣。”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使范阳令乘朱轮华毂，驱驰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燕、赵城可毋战而降。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而下者三十余城。

【译文】　武臣（武信君）攻下赵国十座城之后，其余的都不肯投降，于是带兵向东攻打范阳。（约在公元前 209 年）

范阳人蒯通，就去游说范阳县令说：“因为感伤公即将死去，所以特别来哀悼；虽然如此，可是我也要恭贺你因为有我而得生。”

范阳令说：“为什么哀掉呢？”

蒯通答说：“秦国的法令非常严格，你当范阳令十年了，杀人家的父亲，让人子女成为孤儿，也砍别人的脚，在别人的脸上刻痕划记，一个个的数也数不清。而那些慈父孝子之所以未向你报仇，亲自杀了你，是害怕严厉的秦国法律。如今天下纷乱，秦国的法律已经无法施行。那些慈父孝子，必将要亲手杀了你，

他们才会甘心啊！这就是臣下为你哀悼的原因。

“现在诸侯一一叛离秦国，武信君的军队也将来到，而你还要固守范阳，城内的年轻人都想杀了你，投降武信君。你如果赶紧派臣下去见武信君，还可以扭转灾祸，求得福运。”

范阳令于是派遣蒯通去见武信君。

蒯通说服他说：“足下若能听臣下的计谋，必可以不攻而让范阳投降，不必作战而能占有城池，只要发出战书而能平定大片的地方，很值得吧？”

武信君说：“怎么说呢？”

蒯通说：“现在范阳令胆怯怕死，贪得无厌又看重富贵，所以想及早投降，只是怕你当他是秦国派任的官吏，而像前面十座城一样，在投降或沦陷之后，也被杀了。你何不给臣下侯印，让臣下为你带去封范阳令为侯。范阳令就可以乘着有红色车轮、华丽车盖的马车。一旦让他去燕、赵附近奔驰往来，看到的人都会说：‘这就是先投降的范阳令所享有的待遇。’那么燕、赵的其他各城，就会不战而降了。这就是臣下所说，只要发下战书即可平定大片土地的道理。”

武信君听从蒯通的计策，于是派他赐给范阳令侯印，赵国一带，听到这个消息，不战而投降的，就有三十余座城。

175. 朱家游说，季布脱罪

【原文】 季布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卖之。

朱家心知是季布，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谓之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耶？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滕公许诺。待间，果言如朱家旨。

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当是时，诸侯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

【译文】 季布率军作战，经常使汉王刘邦受困。项羽灭亡之后（公元前 202 年），高祖就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对于收留、窝藏季布的人，三族（说法不一，有指父族、母族、妻族）连坐其罪。

季布藏匿在濮阳一位姓周的人家里，周先生就将季布的头发剃掉，用铁环束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毛布衣，装在丧车里面，连同他的家仆数十人，送到

鲁国卖给朱家。

朱家心知这个人是季布，就往洛阳拜见汝阴侯（夏侯婴）滕公，对他说：“臣下都各为自己的主上效命。季布被项籍任用，为项籍效命，那是他的职责。而且，项籍的臣子也没有办法一一都杀了。现在皇上才取得天下，单只为了一己的私怨，要搜捕处死他一人。为什么要表现得让天下人觉得皇上胸襟狭窄呢？

“况且以季布的才干，被汉这样严厉的搜捕，如此下去，他不向北逃亡胡地，就会向南逃亡越地。一个国家最忌讳贤能英勇的人跑去帮助敌人，因为这样，君王可能落得像楚平王被伍子胥鞭尸一般的下场。你何不找个闲暇的时候对皇上说明呢？”

滕公答应了。等到闲暇的时候，真的就照朱家的意思向高祖进言，高祖因此赦免季布，并且召见他，任命他为郎中。当时的诸侯都赞美季布能够将刚强的心性，折抑得这样的柔弱；朱家也因此而名闻当时。

176. 朱建迂回援救辟阳侯

【原文】　汉平原君朱建，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见。

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方借贷服具。陆贾素与建善，乃令建发丧，而身见辟阳侯，贺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贾曰：“前日君欲知平原君，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以赙之。

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困急，使人欲见建。建辞曰：“狱急，不敢见。”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俱幸君，君富贵益倍矣。”

于是闳孺大恐，从其计，言帝，帝果出辟阳侯。

辟阳侯之囚，欲见建，建不见，辟阳侯以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译文】　汉朝平原君朱建，为人辩才无碍，而且严厉廉洁，又正直刚强，言行不随意迎合世俗。辟阳侯（审食其，殁于公元前 177 年）行为不端正，却

得到吕太后的宠幸，想要和朱建深入结交，朱建却不愿意理他。

到后来朱建母亲去世，家里穷得无法出殡埋葬，正在借贷准备丧服及丧葬器物。

陆贾一向与朱建友好，就叫朱建准备出殡，而自己去见辟阳侯，向他道贺说："平原君的母亲去世了。"

辟阳侯说："平原君的母亲去世，为什么向我道贺呢？"

陆贾说："前些时候你想结交平原君，现在他的母亲去世了，你如果能够丰厚的帮他出殡，那么他就会为你效命了。"

辟阳侯于是奉上百金给朱建办理丧事。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毁谤辟阳侯，惠帝大为生气，交由法庭审讯，准备处死，吕太后觉得惭愧，不便自己为他说情，大臣大多不满他的作为，想趁机杀他。

辟阳侯处境非常危急，便派人去见朱建。

朱建推辞说："讼案审理正急，不方便见面。"

朱建却一面求见孝惠帝宠幸的臣子闳孺，说服他说：

"你之所以被皇上宠幸，其原因天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如今辟阳侯送交法庭治罪，到处都传言说是你进谗言，想杀害他。如果辟阳侯被杀，明天太后怀恨，也会杀了你。你为何不袒露身子，恳切的替辟阳侯向皇上求情？皇上听你的请求放了辟阳侯，太后一定非常高兴。如此两位主上都会宠幸你，你的富贵就加倍了。"

闳孺也非常担忧，就依照朱建的办法，向孝惠帝求情，皇上果然赦免辟阳侯。

当辟阳侯被羁押时，想见朱建，朱建拒绝，辟阳侯以为朱建背叛他，非常愤怒；等到朱建成功的救了他，才大为惊讶。

吕太后崩逝（公元前182年），大臣杀了许多吕后家族及有关系的人，辟阳侯和吕太后家族关系非常深厚，却没有被杀。而整个保全性命的谋略，全靠陆贾和朱建两人策划。

177. 东方朔片言动主

【原文】 汉武帝乳母有子，犯法当刑，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于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

乳母既至，如朔旨。朔因谓曰："汝痴耳，帝春秋壮肯复思汝胸前乳耶？"帝虽才雄心忍，忽动情恋，乃凄然悯之，即赦免其子。

【译文】 汉武帝（公元前157—前87）的乳母有一位儿子犯法，罪当处死，武帝准备依法办理。

乳母就去请求东方朔帮忙，东方朔对她说："这不是口舌言语所能争取的，你想要有些帮助的话，就在你拜见过皇上，要离开的时候，时时的回头望着皇上，并且小心千万别说话，这样或许有一线希望。"

乳母到后，完全照东方朔的意思做。

东方朔于是对乳母说："你太痴心了，皇上已经长大，怎会再想到他吃过你胸前的乳呢？"

武帝虽才志雄大，心意坚忍，却一下子动了眷恋之情，因而起了悲切怜惜之念，就赦免她的儿子。

178. 邹阳巧救梁孝王

【原文】 梁孝王得罪汉帝，思邹阳先见之言，深辞谢之，赍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

阳素知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即往见，语以其事。王先生曰："难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诛。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犹不能止，况臣下乎？子惟往见王长君，以情恳而说之，必能为子谋矣。"邹阳发寤于心，曰："敬诺。"即辞去，径至长安，见王长君。

长君者，王美人兄也。邹阳留数日，乘间请曰："臣非为长君无使令于前，而来也。愚憨窃不自料，愿有谒于长君耳。窃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穷究，梁王恐诛。如此，则太后拂郁泣血，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矣。臣恐长君危于累卵，故为足下忧之。"长君惧然曰："将为之奈何？"阳曰："长君诚能为上言之，得无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愿长君深自计之。昔日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藏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以是说天子，徼幸梁事不竟。"长君曰："诺。"乘间入而言之，事果不治。

【译文】 梁孝王（刘武，文帝子）因事触怒汉景帝，想起邹阳先前对他的一席忠告，于是找他深入的讨论，并且表达谢意，又赠送千金，请他谋求可以消解皇上怨怒、责罪的策略。

邹阳一向与王先生认识，王先生八十多岁，奇计百出，于是就拿这件事去求见他。

王先生说："这种事情很难办啊！人主有很深的仇恨和愤怒，即一意的想杀了对方，来消解自己的愤恨。纵使以太后那样的尊崇，及亲生骨肉的深厚恩情，

都还不能制止，何况为人臣下的呢？你只要去求见王长君，以情感的问题来说服他，他一定会为你想办法，替你出力。”

邹阳心下领悟了王先生的意思，说：“很感谢你，我遵照你的教诲。”

于是辞别而去，直接到长安请见王长君。

王长君，是王美人的兄长。邹阳在长安留了几天，趁着空闲的适当时机，就拜请说：

“臣下并不是因为长君没有可供役使的人，而来服侍。臣下愚憨，有些自不量力，希望能告诉长君一些事情。

“臣下听说长君的妹妹受皇上宠幸，没有人能比得上；而长君的行事作为，却有些不依常理。如今袁盎被刺杀的事（公元前 148 年）正要继续追查下去，梁王很可能因此被杀。这样的话，太后也只能将爱子被杀的悲痛，积压心头，不能对皇上发泄她的怨怒，可是太后必然会迁怒皇上所亲近贵幸的臣子。臣下担心长君处境可能很危险，所以为你忧愁。”

王长君听了，一时有些惊惶失措，说：“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邹阳说：“长君若能劝皇上，不要再追查梁王涉及袁盎的事，必可以增强你和太后的关系。太后得到你的帮忙，内心必然深深的感激你；那么你的妹妹，就同时受到太后、皇上的宠幸，她的地位也就会非常巩固了。但愿长君好好的为自己想一想。

“以前，舜的弟弟象，一天到晚所想的、所做的，就是要怎么把舜杀了；等到舜当上天子，却将有卑之地封给他。一个仁者，对自己的兄弟不会怀恨于心，不会长久记仇，有的只是更加亲善厚爱罢了，所以后世的人特别赞扬他们。希望你用这些事例来说服天子，好让天子不再查办梁王涉案的事情。”

王长君听了，说：“好吧！”

就找了适当时机向皇上进言，整个事件果然就不了了之。

179. 诸葛亮一语惊醒梦中人

【原文】　汉末，刘表后妻蔡氏，爱己子琮，恶前妻之子琦，与弟蔡瑁日毁之。

琦不自宁，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遂悟，阴规出计。

会黄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为江夏太守。

【译文】　东汉末年，刘表的后妻蔡氏，宠爱自己的儿子刘琮，厌恶前妻之子刘琦，和自己的弟弟蔡瑁天天毁谤他。

刘琦自觉得很不安全，和诸葛亮研究维护自己安全的办法，可是诸葛亮不愿作答。

后来与诸葛亮一起爬到楼上，随即叫人拿掉梯子，然后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到天，下不到地，话从你口中说出，就只有我一人听到，可以说了吗？"

诸葛亮说："你没看到申生留在国内而遭受危险，重耳在外流亡却很安全吗？"

刘琦有所领悟，从此暗中规划离去的事宜。适逢黄祖去世（公元208年），刘琦请求代替他的职位，刘表就派任他为江夏太守。

180. 曹冲戳衣，库吏释罪

【原文】 三国曹公定许时，军国多事，用刑严峻。公马鞍在库，为鼠所啮，库吏惧必死，欲面缚自首。小侯冲谓曰："待三日中，然后自归耳。"

侯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啮状，谬为失意，貌有忧色。公问之，侯对曰："世俗以为鼠啮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单衣见啮，是以忧也。"公曰："此妄言耳，无所苦也。"

俄而吏以啮鞍闻，公笑曰："儿衣在侧尚啮，况鞍悬柱乎？"一无所问。

【译文】 三国时，曹操刚定都许县（许昌）时（约在196年前后），国事纷杂，所以用刑非常严酷。

曹操的马鞍放在库房中，被老鼠咬破了，库房的官吏担心自己会被处死，想要前去自首。

当时小侯王曹冲就对他说："等过了第三天，才去自首吧！"

小侯王随后用刀子将自己的衣服刺破，就如同被老鼠咬的一样，然后装出失意的样子，加上一脸的忧愁。

曹操见了，问他为什么。

小侯王就说："民间传说，衣服被老鼠咬破，衣服的主人会不吉利。如今我的衣裳被咬破了，所以很担忧。"

曹操就对他说："这都是乱说的，不要被影响了。"

不久，官吏就来报告说，马鞍被咬破了。

曹操笑着说："我儿子的衣服在身边都被咬破了，何况马鞍是悬在柱子上呢？"

于是不再查问。

181. 满宠施"苦肉计"救杨彪

【原文】 汉末太尉杨彪与袁术婚，曹操恶之，欲诬以图废立，收彪下狱，

使许令满宠按之。

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嘱宠曰："但当受辞，勿加拷掠。"宠不报，考讯如法。数日见操言曰："杨彪考讯，无他辞语。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操于是即日赦出彪。

初，彧与融闻宠拷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宠。

【译文】 汉朝末年，太尉杨彪与袁术联婚（197年），曹操因此很讨厌他，想借阴谋废掉旧君另立新君的理由，来诬赖陷害他，就将他押到牢狱中，派许县县令满宠侦讯他。

当时将作大匠（负责重大土木工程的官职）的孔融和荀彧嘱托满宠说："只要言辞上侦讯，千万不要用刑拷打。"

满宠听了，全不理会，还是依法拷打讯问。

过了几天，满宠去见曹操说："杨彪经过拷打讯问，都得不到什么供词，这个人名满天下，若是罪状不明不白，而受刑罚，一定会使明公大失民心，我为明公感到很不值得。"

曹操于是当天就放了杨彪。

最先荀彧和孔融听到满宠拷打杨彪，都非常愤怒。后来竟因这样才让杨彪得以出狱，于是更加亲善满宠。

182. 华佗的"盛怒药方"

【原文】 三国华佗者，神医也。时有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杀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数升而愈。

【译文】 三国时华佗，是著名的神医。当时有一位郡守得重病已经很久了，华佗认为只要生很大的气病就会好，于是多拿他许多钱财，而不为他医疗，没多久又放下他不管，并且留下一封信骂他。

太守果然非常生气，派人追杀华佗，可是却追不上，因此愤怒到极点，口吐黑血几升，病就好了。

183. 王伟元为门生担饭

【原文】 魏王伟元，名裒。门生为本县所役，求属令为解脱，王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属之何益？"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送所役生到县。令以伟元诣己，整衣出迎。伟元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立。自言门生有役，故来相送。令即放遣此生。

【译文】 魏朝王伟元，名裒，门生被本县派去服劳役，请求伟元向县令说

情免去劳役。

王伟元对门生说:“你的学识不足以保护你自己,我的德行也不足以维护你,去说请托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自己步行担着干饭,儿子背着盐豉(加盐的豆豉),送门生到县府。

县令以为王伟元来拜访自己,就穿着整齐地出来迎接。王伟元于是由小道走到土牛旁,屈身敬谨的站着,自己禀明说门生要服劳役,所以来送他。

县令因王伟元德行高尚,受人崇敬,而现在这样,自觉失礼,就立刻下令免去门生的劳役。

184. 误死误生的星象家

【原文】 晋习凿齿,字彦威,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章著称。桓温辟为从事,亲遇隆密。

时温有大志,追蜀知天文者问国祚修短,答云:“世祚方永。”温疑其难言,乃饰辞云:“如君言,岂独吾福,乃苍生之幸。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必有小小厄运,亦宜说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虞。至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人乃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为标碣棺木耳。”凿齿问故,答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

星人大喜,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译文】 晋朝习凿齿,字彦威,年轻时即有远大的志气,学问深厚,见闻广博,因为文章极好,著名于当时。桓温(312—373年)提拔他为佐吏,关系很亲密,很受礼遇。

当时桓温胸怀大志,找来蜀地善看天文星象的星象家,问他国运的长短。

星象家答说:“国运还正长着。”

桓温疑心他有不好说出口的事,于是表面上说:“照你所说,这岂只是我个人的福份,应该是天下百姓的幸福了。但是今天所谈论的事,希望你能说得更详尽、更明白,如果有些小小的灾厄,也应该都说明白。”

星象家说:“太微、紫微、文昌三宫的气运征候就是这样,一定没有任何值得忧虑的事。至于五十年后的事,则没有办法说它了。”

桓温很不高兴,就不再谈了。过几天,桓温送绢一匹、钱五千文给星象家。

星象家赶忙去见习凿齿说:“我家在益州(四川),受命远来此地,如今又受命自杀,不知要如何处理这一身尸骨。因为你为人仁慈敦厚,所以请求你替

我准备棺木，树立墓碑。”

习凿齿问他原因，他答说：“赐我一匹绢，就是命令我自裁的意思；送我五千文钱，就是用来买棺木的。”

习凿齿听了，说：“你差一点错死了。这绢是用来开你玩笑的，钱则是供你返乡作盘缠用的，意思是随你任意去留。”

星象家听了大喜，便去向桓温道别。桓温问他为什么要离去，他就将习凿齿的意思说了。

桓温笑说：“凿齿担心你错死了，你一定是错活了。只是徒然白读了儒家的书三十年，不如拜见习主簿凿齿一次。”

185. 村妇借火，婆婆知错

【原文】 有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家夜亡肉，姑以为妇盗，怒而逐之。

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里母曰：“女缓行，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

【译文】 有一位村里中的妇人与同里的许多太太感情很好，这位妇人家中夜里丢了肉，婆婆怀疑是她偷的，很生气地把她赶走。

这位妇人早上离去时，去见她亲近的那些太太，并且告诉她们这件事。

其中一位太太说：“你慢慢走，我现在就让你的家人来找你回去。”

就绑了一束麻，到那位妇人的婆家借火，说：“昨天夜里，狗咬了一块肉，纷纷的争着吃，结果互相咬死了。希望借火来熏烤这些死狗。”

丢肉的人家一听，立刻一面追一面喊的要找回媳妇。

186. 机智豁达的小兵

【原文】 晋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以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惊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

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亦且达生。

【译文】 晋朝苏峻叛乱时（327 年），庾氏家族的人四处逃亡。

庾冰当时担任吴郡太守，自己一人逃走，手下的官吏百姓都走掉了，只有郡中一位小兵，独自用小船载他离开钱塘口，并用粗竹席将他盖住。

当时苏峻县赏捉拿庾冰，交代只要庾冰可能出现的地方，都要严密搜察，情况很危险。

小兵就丢下船到洲岛上买东西，顺便喝了酒，醉醺醺的回来，挥舞着船桨指着船里叫道："到哪里去找庾吴郡（冰）呢？这里面就是他了。"

此时，庾冰听他一说，大为惊慌恐惧，但是又不敢妄动。监守的官吏看见船很小，能载的地方又很狭窄，认为小兵发酒狂，一点都不怀疑。小兵于是将庾冰送过浙江，寄居在山阴魏家，而得以逃过劫难。

后来叛乱平定之后，庾冰要报答小兵，看他要什么都尽可能的要满足他。

小兵说："我出身仆役，不希望什么名位富贵。年轻时苦于驾车劳役，常常怨叹无法痛快的渴酒。假使能为我准备足够痛快喝一年的酒，我就满足了，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

庾冰于是为他盖了大房子，买奴婢来服待他，让他家中常有百斛的酒，一辈子都让他喝个痛快。

当时的人都说，这个小兵不只机智，而且也能看透人生。

187. 宋典打马救皇帝

【原文】　晋元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嗣位琅邪王。时叔父东安王繇为成都王颖所害。帝惧祸，潜出。颖先令诸关无得出贵人，帝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后来，以策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邪！"吏乃听过。

【译文】　晋元帝司马睿（277—322年），字景文，是宣帝的曾孙，琅琊恭王觐的儿子。继位琅琊时，叔父东安王县被成都王颖所杀。元帝因怕灾祸临身，所以暗中逃出。

成都王颖先就下令各关防不可让显贵的人出城，所以元帝到了河阳之后，就被津渡的官吏拦止下来。

他的随从宋典晚到，就拿起鞭子打元帝的马儿，笑着说："管客馆、津渡的长官是禁止显贵的人出走，怎么连你也被拘禁啊！"

那些官吏听说这样，也就任他们离去了。

188. 心病心药医

【原文】　刘瑱，南齐明帝时历尚书吏部郎。妹为齐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明帝所诛，妃追伤，遂成痼疾，医所不疗。

有陈郡殷茜善写人面，与真不别。瑱令茜画王形像，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如欲偶寝状。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视画唾之，因骂云："故宜早死。"病亦徐差。

【译文】 刘瑱，南齐明帝时，任尚书吏部郎。他有一位妹妹嫁给鄱阳王，夫妇俩恩爱异常。

后来，鄱阳王惨遭明帝杀害，王妃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日夜悲伤，久而久之，成为痼疾，各种可行的医疗方法都试过了，却不见有任何疗效。

当时陈郡有一位名叫殷茜的画家，画出来的人像栩栩如生，非常逼真，刘瑱于是赶快叫殷茜作一张画，画中的鄱阳王，与他生前的宠姬亲昵的照镜子，一副就要双双入寝的模样。

殷茜作好画后，刘瑱就叫王妃的奶妈偷偷将画拿给王妃看。王妃一看，嫉火中烧，不但向画像吐口水，还大骂："死鬼，早死的一点不冤枉。"

从此以后，王妃的病情就慢慢好转了。

189. 昙冰棒喝，津吏释疑

【原文】 初王廞之败也，沙门昙冰匿其幼子华，自提衣袱使随。津逻疑之，昙冰呵华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数下，由是得免。

【译文】 当晋王廞起事刚失败的时候，佛僧昙冰藏匿了他的幼子王华（358—427年），叫他自己提着衣裳跟在后面。

结果看守巡逻渡口的官吏起了疑心，昙冰就大骂王华说："你这奴才，这么懒，怎么不走快一点！"

并拿起棍子连打他几下，那管渡口的官吏才不疑心，因此得免于灾难。

190. 李穆挥鞭，宇文泰避险

【原文】 侯景与宇文泰合战，泰坠地，东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马以策杖泰背，骂曰："陇东军士，尔曹主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舍之而过。穆遂以马授泰而还。

【译文】 侯景与宇文泰作战，宇文泰的马中了流箭，摔落地上，东魏（侯景）的军队随即追到，但左右的人都已逃散。

当时都督（大元帅）李穆就下马，拿起鞭子打宇文泰的背，骂说："陇东（在今陕西境内）军士，你们的主子在哪里？难道逃得只剩你一人吗？"

追来的人听李穆一骂，对宇文泰一点也没有疑心，就放他走了，李穆就将马给宇文泰乘坐，一起逃走。

191. 李忠臣以情打动皇帝

【原文】 唐辛京杲以私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可其奏。李忠臣欲救之，而无其策，乃言于上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一门俱战死，独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为久当死。"上悯然伤之，左迁京杲。

【译文】 唐朝辛京杲因为私自打死家仆，主管的官吏上奏朝廷，认为罪当处死。皇上批准了。

李忠臣要救他，却想不出好办法，于是对皇上说："京杲早该杀了。"

皇上问他原因，李忠臣说："京杲的父执长辈及兄弟，整个家族都战死了，只有京杲到现在还活着，所以臣认为他早该死了。"

皇上听了无限同情感伤，才只将辛京杲贬官。

192. 张说赐婢，书生报恩

【原文】 唐姚崇为相，一日于便殿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知之。

前旬月，有教授书生，私通说侍婢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尹。书生厉声曰："睹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贵为相，岂无缓急用人，而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以侍儿与归。

书生一跳踪去，旬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报谢者久之。今闻公为姚相国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必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状所宝之物，皆不可。至鸡林郡所献夜明帘，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手书数行，恳以情言，遂急趋出。

逮夜始及九公主邸，书生具以说旨言之，兼用帘为贽，且请公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张丞相，而今反欲不利之耶？"明旦公主入谒，具为奏之。上感动，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再见张丞相矣。

【译文】 唐朝姚崇（651—721 年）当宰相时，有一天在便殿（天子休憩闲宴之殿）上奏弹劾张说（667—730 年）的罪状数百言（事在 713 年）。

玄宗非常生气，说："你回中书省后，应抄一副本送给御史中丞，和御史中丞一起追查这些事。"

可是张说完全不知情。

大约十个月前，一位张说教导的书生，私通张说最喜欢、最宠爱的侍婢，正

巧被抓到奸情，这件事被张说知道了。张说很生气，准备送他到京兆尹去接受审问判罪。

这位书生大声的叫说："见了美色，情不自禁，这是人之常情。公贵为宰相，难道不会碰到紧急要人帮忙的时候？而竟然要吝惜一位婢女呢？"

张说对他的话很惊异，于是放过他，并把侍女送他。

书生离开之后，十个多月不见踪影，也无消息。有一天突然来访张说，满脸的忧愁，并且说："我感激张公的恩德，一直都想报答。现在听说张公被姚相国陷害，御史台已准备调查，张公危难就要临头了。我希望能取得张公生平最喜欢的宝物，送给九公主，想办法请她帮忙，一定能即刻摆平此事。"

张说于是一一指出自己最喜欢的宝物，书生都认为不恰当。

当看到鸡林郡所进献的夜明帘，书生就说："这件很合适，我的计划可以成功了。"

同时请张公写几行恳请帮忙的话，一起带走。

书生很快离去，急忙赶路，到了晚上才到九公主府邸，书生一五一十的将张说的意思，以及整个情况告诉九公主，同时以夜明帘做为见面礼，并且请公主对玄宗说："皇上难道不想想在东宫时（当太子时），不是一直想要好好对待张丞相吗？现在怎么反而要对他有所不利呢？"

第二天早上，公主进去拜见，完全将这些话上奏。玄宗受感动，赶紧命高力士到御史台宣示前回交待审讯调查的事情，一律停止。书生从此后也不再拜见张丞相了。

193. 王旦速焚占卜书

【原文】 宋王旦为相时，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占吉凶之说。帝怒，欲付御史问状。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尝所占问之书以进曰："臣少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并臣付狱。"帝意稍解。旦乃诣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帝复悔，驰取之，已焚之矣。

【译文】 宋朝王旦（957—1017年）为宰相时，有位命相师上书谈论宫廷的事，却因而被杀，在抄没他家时，找出许多朝廷官员和他往来占卜吉凶的一些记录。

皇帝很生气，想要一律交由御史去审问情节。

王旦说："这是人之常情，况且所谈的事情，没有牵涉朝廷政事，不足以构成罪状。"

于是自己拿出曾经占问过的记录文书，进呈皇帝，说："臣年轻微贱的时候，

不免也去做这些，如果一定要论罪，那么连同臣下也一起送交刑狱吧！”

皇帝此时怒意才稍微消解。王旦于是往中书省，将搜得的文书全部焚毁，后来皇帝又后悔，派人去取回，却已经都烧掉了。

194. 翁蒙之恩救赵汾一家

【原文】 宋赵鼎以得罪秦桧死，子汾护丧归葬衢州。守臣章杰，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来会葬，阴遣县尉翁蒙之以搜私酿为名，欲驰往掩取之，以为奇货。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书片纸，走仆自后园出，密以告汾，令尽焚箧中书，以及弓刀之属。比官兵至，搜索悉无所得。鼎之一家赖以纾祸，蒙之力也。

【译文】 宋朝赵鼎（1085—1147 年）因得罪秦桧而被处死，他的儿子赵汾一路护送灵柩回衢州埋葬。

郡守章杰，知道出葬的当天，朝廷内外的士大夫都会带酒来祭吊，于是暗中派县尉翁蒙之，借搜查私酒的名义，去搜赵鼎过去与人往来的书信，以便取来当作珍奇的东西，好拿它来要胁或陷害别人，却不知道翁蒙之一直就是一个正人君子。

当翁蒙之接到指令之后，赶忙写一张纸条，派仆人从后园出去，暗中通知赵汾，叫他将箱中的书信全部焚毁，连同家中弓箭刀子之类的东西，一并销毁，等到官兵来搜索时，完全一无所得，赵鼎一家人因此得以逃过一劫，这全靠翁蒙之出力帮助。

195. 一首诗平反佃户

【原文】 明赵渐斋先生佃户陆老大者，朴野勤俭，颇足衣食。忽有嘉兴捕盗兵数人拥入其家，称贼攀，绑缚至舟次。出一贼喝云：“汝寄某物于彼？”贼应声云：“某物，某物。”拷掠追索，陆不胜苦楚，罄家所有悉与之，犹不足，则卖田房为赎。既获免，不胜愤愤，告于监司，行县追问。陆素呐，不能质对，谋于渐斋。渐斋赠以诗云：“自昔只闻人捕虎，于今驾虎遍伤民。何时得向龚黄语，除盗先除捕盗人。”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泄，候质对时，有不如意，即出此。”陆如其言，遂得直。捕兵追赃发戍矣。

【译文】 明朝赵渐斋先生的佃户陆老大，为人朴拙勤俭，衣食还算过得去。

突然一天，有数位嘉兴来捉强盗的兵，拥进他家，说盗贼供出他同谋有罪。于是将他绑捆送到船停泊的地方，推出一位盗贼，大声责问说：“你将什么东西寄放他家？”

贼答说：“有什么……有什么……”

结果陆老大就受了一顿拷打侦讯，陆老大不胜痛苦，将所有财物给官兵，还无法获免，最后将家产田产都拿出来，才免于刑罚。

虽然逃过一劫，可是陆老大心下愤怒不平，于是一状告到监司。行文到了县府，由县府追查此事，陆老大一向木讷，拙于言语，不知如何对质，就向赵渐斋请教。

赵渐斋就送他一首诗："自昔只闻人捕虎，于今驾虎偏伤民。可时得向龚黄语，除盗先除捕盗人。"

并且又告诫他说："小心别泄露此诗，等对质时，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拿出给县官看。"

陆老大依他的话做，终于平反，捕快另外捉到盗贼，发送边疆从军。

第七章　讽谏人主

【原文】　夫不谏则危君，谏则危身。孔子曰："谏有五，吾从于讽。"或托诸词章，或假诸他事，冀君父豁然悔悟而迁于善。乃忠臣孝子之用心也。

【译文】　［开宗明义］人主有过失，如不劝谏就将危害人君，如劝谏却使自己遭到危亡。孔子说："劝谏的方式有五种，我赞成讽谏。"有的借着文词篇章，有的借着别的事，目的在期望君父完全的醒悟改变，而转向好的一面。这就是忠臣孝子的用心。

196. 酒入舌出，言多必失

【原文】　齐桓公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于礼可乎？"管仲对曰："臣闻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译文】　齐桓公为大臣准备酒席，约定中午开席。管仲迟到了，桓公举起酒杯罚管仲喝酒。管仲却倒掉半杯的酒。

桓公说："约好时间，却迟到了！该喝罚酒，又倒掉半杯！算是合乎礼法吗？"

管仲答说："臣听说：酒一喝下去，舌头就出来了。舌头出来，就是失言，失言的人一定会招祸丧身，我想与其酒祸丧身，不如倒掉酒。"

桓公笑着说："仲父请起，请就坐。"

197. 祝君王能不得罪臣民

【原文】　齐桓公田，至麦丘，见麦丘邑人问曰："子年几何？"对曰："八

十三矣。”公曰：“美哉寿乎！子其以子寿祝寡人？”对曰：“祝主君使金玉是贱，人为宝。”桓公曰：“善，子其复之。”曰：“祝主君使无羞学，无恶下问，贤者在旁，谏者得人。”桓公曰：“善，子其再复之。”曰：“祝主君使无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曰：“吾闻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闻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匹，子更之。”麦丘邑人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长也。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娣叔父而解之；臣得罪于君，可因便嬖左右而谢之。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则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公曰：“善。”于是自御以归，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

【译文】　齐桓公打猎，到了麦丘（今山东商河县境内），看见一位老先生，问他说：“你多大年纪？”

答说：“八十三了。”

公说：“很好啊！这样的长寿。你愿意用长寿的福运祝福寡人吗？”

答说：“祝福君主能看重百姓，轻贱金玉。”

桓公说：“很好，你再祝福别的。”

说：“祝福君王不耻于学习，喜欢向下人请教，身旁有贤能的人，也有敢直言进谏的人。”

桓公说：“很好，你再祝福别的。”

答说：“祝福君王能不得罪群臣、百姓。”

桓公听了，气得变脸说：“我只听说儿子得罪父亲，臣下得罪君王，没听说君王得罪臣子的。这句话与前两句不相当，你换一句吧！”

麦丘县的老先生说：“这句话比前两句更受用、更好。儿子如果得罪父亲，可以请姑姑叔父来帮忙消解罪过。臣得罪君王，可以透过亲近的左右，请求谢罪。反过来说，以前桀得罪汤，纣得罪武王，这就是君王得罪臣下的例子，根本无法谢罪，到现在都无法挽救。”

桓公听了，说：“很好。”回朝之后，就封麦丘给他，让他处理政事。

198. 马夫有三大死罪

【原文】　齐景公有马，其圉人不善养而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公曰：“诺。”晏子举戈临之曰：“汝为吾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贵畜贱人闻于四邻，而罪又当死。”公曰：“夫子赦之，勿伤吾仁也。”

【译文】　齐景公有匹马，养马的人照顾不来，就把它杀了，景公很气，拿起戈要亲自杀了他。

晏子说：“这样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就被处死，让臣下替君王来责备他，好让

他知罪。”

景公说：“好。”

晏子拿起戈对着养马的人说：“你替我们君王养马而杀掉马，罪该死；你让我们君王因为马的缘故，而杀掉养马人，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君王因为看重牲畜、轻贱人民，而让邻国的人知道，罪更该死。”

景公听了说：“你放了他吧！不要伤害了我的仁德。”

199. 丁公不杀运金百姓

【原文】 齐景公树竹，令吏守之。公出，过之，有斩竹者，拘之，将加罪焉。晏子曰：“君闻吾先公丁公乎？”曰：“何如？”对曰：“丁公伐曲沃，胜之，止其财，出其民。有舆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视之，则其中有金玉焉。吏请杀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众图财，不仁。且君人者，宽惠慈众，身不妄诛。’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斩竹之囚，舍之。

【译文】 齐景公种竹子，派官吏看守。景公外出，经过竹林附近，发现有人砍伐竹子，于是把伐竹的人拘押起来，准备处刑。

晏子就说：“君王听过先君丁公的行事吗？”

公说：“怎样呢？”

答说：“丁公攻打曲沃，攻下曲沃时，下令不得运财物出城，百姓可以自由进出。一天，有人抬着死人出城，丁公觉得怪异，叫人开棺检验，发现里面全是金玉。官吏建议杀了他们。丁公却说：用军队攻占别人的城池，借着人多势众来取得别人的财物，是不仁道的。况且治理人民的领袖，应该要宽大仁惠，慈爱众人，自己不能随便杀人。于是命令官吏放了他们。”

景公听了，说：“很好！很好！”就令人放了砍伐竹子的囚犯。

200. 让臣与关龙逢、比干同列

【原文】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蠋趋进，谏曰：“君乐冶海上，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颜蠋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译文】 齐景公在海上游乐，非常快活，过了六个月还不回去，又命令左右的人说：“哪一个先说要回去的，一定处死，决不宽贷。”

颜蠋（或作髑）走进来劝谏说：“君王喜欢在海上游乐，六个月了还不回去，假使有人出来统理国家，君王又怎能享有这种海上之游的乐趣呢？”

景公拿起戟要去砍他。颜蠋再走上前，按住衣服站在那儿等着，说："君王为什么不砍呢？以前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王子比干；君王的贤能，与桀、纣两人不同；我的才干，也与关龙逢、比干二人不同。君王为什么不砍杀我，好让我加入他们二人之中，不也是很好吗？"

景公恍然大悟，于是就回去了，路上就听说国人计划夺取政权。

201. 圣主何时开始分人尸

【原文】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语曰："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执刀，仰问景公曰："自古圣主明王支解人，从何而始？"景公遽舍之。

【译文】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很生气，命人把他分尸。又说："敢劝谏的人，杀。"

晏子左手扶着罪犯的头，右手拿着刀，抬头问景公说："从古以来，圣主明王将人分尸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景公听了，就立即放弃分尸的刑罚。

202. 弦章以死谏景公饮酒

【原文】 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谏曰："君饮酒七日七夜，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晏子入见，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如是以听之，则臣为制也；不听，又爱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死久矣。"于是公遂废酒。

【译文】 景公饮酒，七天七夜不停。

弦章进谏说："君王饮酒七天七夜，章期望君王不要再喝酒了。不如此，章就自杀。"

晏子去拜见景公，景公说："弦章劝谏我说，希望我不要喝酒了，否则他就自杀。如果听他的，那么就被臣下牵制了；不听他的，又不忍心见他自杀。"

晏子说："多么幸运啊！弦章遇到一位贤君。假使弦章遇桀纣一般的君主，早就被杀了。"

景公听了，有所醒悟，就不再喝酒了。

203. 孔子一语释罪

【原文】 《孔丛子》曰："陈惠侯大城，因起陵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二监吏将杀之。孔子适陈，闻之，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孔子曰："美哉斯台，自古帝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成功若此也。"陈侯默然，

乃赦所执吏。

【译文】 《孔丛子》书上说：陈惠侯扩大城池，同时起造陵阳的城台，工程未完，因工事犯法被杀的已有数十人了，并且又抓了两位监官，将要处死。

孔子到陈国，听说此事，就去拜见陈侯，与陈侯一起登上城台参观工事。

孔子看了，说："好美丽好壮观啊！自古以来，帝王起造城台，没有不杀人而能够如此完美成功的。"

陈侯听了，不说一句话，就释放所抓的两位监官。

204. 爱他，就让他当人质

【原文】 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可，大臣强谏。太后谓左右曰："有复言者，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愿见。太后盛怒而胥之。入，徐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行久矣，窃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食得无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少解。

左师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昧死以闻。"太后曰："年几何？"曰："十五岁矣。"太后曰："丈夫亦怜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左师曰："老臣窃以为媪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师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之计短，爱之不若燕后也。"

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而秦围解。

【译文】 赵王才即位（孝成王，公元前265年），太后掌理国政，秦国马上攻打赵国。

赵国向齐国求救兵。齐国说："一定要长安君当人质，才肯出兵。"

太后不答应，大臣都极力劝她。

太后就对臣下说："谁再说派长安君去当人质的，我就要唾他的脸。"

左师触龙愿意去见太后，太后绷着脸见他，请他进去。

触龙慢慢的走进去，并说："我的脚有病，不能走得快，已经很久了。我私底下想，恐怕太后的健康也不如以前了，所以希望来看一看。"

太后说："我都坐着辇车行走。"

触龙说："近日的饭量没有减少吧！"

太后说："吃点粥罢了。"

这时太后的脸色平和一点了。

触龙说："老臣有个儿子，名叫舒祺，年纪最小。我最疼爱他，希望让他补一个侍卫的缺。我冒死向太后报告。"

太后说："几岁了？"

触龙说："十五岁了。"

太后说："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

触龙说："比女人还疼爱得厉害。"

太后笑着说："女人可疼得特别厉害。"

触龙说："老臣认为您疼爱燕后，要超过长安君许多。"

太后说："你错了，我疼爱长安君太多了。"

触龙说："父母之爱儿子，就会为他们做长远的打算。您老人家送燕后出嫁的时候，拖着她流眼泪，是想到她要远离啊！也是心疼她啊！走了以后，并非不想她，每逢祭祀，一定为她祝祷说：'一定别让她回来！'这岂不是为她做长远的打算，希望她的子孙世世代代为王吗？"

太后说："是啊！"

触龙说："现在看看三代以前，赵王的子孙封侯的，还有存在的吗？"

太后说："没有。"

触龙说："不单是赵国，其他诸侯子孙封侯的，还有存在的吗？"

太后说："老妇没有听说过。"

触龙说："这都是因为近些的自身遭祸、远些的祸及子孙的缘故。难道是国君的子孙，封侯的就不好吗？那是因为他们爵位太高，却没功勋；俸禄太厚，却无劳绩，而所拥有的财宝太多了，以致于遭祸。现在你给长安君很高的爵位，肥沃的土地，很多的宝器，可是不趁现在让他为国立一点功劳，一旦您去世以后，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立足呢？所以我认为您没有为长安君作长远的打算，觉得您爱他比不上爱燕后。"

太后说："好吧！由你去替他安排吧！"

于是替长安君准备一百辆车，送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才出兵，秦国就不再围攻赵国。

205. 三件不吉祥的事

【原文】 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对曰："天下有三不祥，而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义礼，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译文】 鲁哀公想向西边扩建家宅，史官一直劝阻说向西边扩建家宅不吉祥。

哀公脸色大变，非常的愤怒，左右的人劝了好多次也不听，于是问他的傅宰折睢。

折睢答说："天下有三件不吉祥的事，但是家宅向西扩建不算在里面。"

哀公很高兴。随后又问："什么是三件不吉祥的事？"

回答说："不笃行义礼，是第一件不吉祥的事；嗜欲永远不知足，是第二件；不听臣下左右强烈的谏止，是第三件。"

哀公默默的深思，猛然省悟，虽然心下大不高兴，但也不再想扩建家宅了。

206. 丑夫殉葬做不得

【原文】 秦太后爱魏丑，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魏子为殉。"谏者皆不听。庸芮为进曰："以死者为无知，何空以生所爱，殉无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积怒久矣，太后救过不暇，何得更善魏丑？"后乃止。

【译文】 秦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之母）爱恋魏丑夫，太后病重将死的时候，下令说："我死后，必须以魏丑夫殉葬。"

进谏的话都听不进去。

庸芮替魏丑夫进言说："人死了如果没有知觉，为何平白要生前所爱的人，来为无知觉的人陪葬呢？如果有知觉，先王郁积的怨怒已很深很久了，太后补救过失都还来不及，哪还有功夫再亲近魏丑夫呢？"

太后听了，才放弃这个念头。

20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原文】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言之善哉。"

乃罢兵。

【译文】　吴王想去攻伐荆国，告诉他左右的人说："谁敢来劝谏，处死。"

舍人（掌宫中之政）有一个年轻的孩子，想进谏，却不敢，于是带着弹丸到后园去守候，身上的衣服都被露水沾湿了，连续三个早上都这样。

吴王对他说："你何必要把衣服都弄得这样呢？"

舍人之子说："后园里有树，树上有蝉，蝉在高树上悲凄的鸣叫着，饮着露水，而不晓得捕它的螳螂正在后面呢？螳螂正低下身子想去抓蝉，而不知道黄雀正在旁边等它呢？黄雀拉长脖子，想去啄螳螂，却不晓得弹丸正在它的下方呢！这三个都是想要得到它面前的利益，而没有顾虑到它后面的灾患。"

吴王说："很有道理。"

于是就停止出兵攻荆国的计划。

208. 叶公子高不是真爱龙

【原文】　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托而去。"

【译文】　子张去拜见鲁哀公，经过七天，哀公却不见他，子张决定离开，并托哀公仆人转告哀公说：

"我听说君王爱好贤士，所以不远千里而来，沿途历尽风霜雨露，不顾尘沙土垢，走过好几百里，手脚生茧起泡，一路不敢休息的跑来拜见。但过了七天，君王却不肯见我，君王这种爱好贤士的态度，就好像叶公子高爱好蛟龙一样。

"叶公子高爱好蛟龙，蚊帐的带钩上雕着蛟龙，凿子也画上蛟龙，连房子卧室都雕绘上蛟龙。天上的蛟龙听到这件事之后，就飞下来，把头伸进窗子里偷看，无意中把尾巴露出在厅堂上。叶公子高看到，掉头就跑，吓得魂飞魄散，脸色苍白。这样看来，叶公子高实在不是真爱蛟龙，他只喜欢像蛟龙而不是真蛟龙的东西。

"现在臣听说君王爱好贤士，所以千里迢迢的来拜见君王，等了七天，君王不肯接见，可见君王并非真正爱好贤士，只是爱好像是贤士、却不是贤士的人。所以，特别把这一番话托人转告君王。"

209. 晋文公出泽受教

【原文】 晋文公出田逐兽，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安从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遂出泽。公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之中，厌而徙之小泽，则必有丸缯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则必有罗网钓射之忧。今君逐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者，臣亦与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国，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得厚赐，不能保也。"遂辞不受。曰："君亟归国，臣亦反吾渔所。"

【译文】 晋文公外出打猎（公元前 636 年），因为追逐野兽，误入沼泽地区而迷失方向，一直找不到出路。

后来遇到一个渔夫，文公对他说："我是你的君主，如果你肯带我出去，我一定重赏你。"

渔夫说："我只想对君上说几句话而已。"

晋文公说："先带我出去再说吧！"

渔夫就带着晋文公出了沼泽。

文公说："不知道你有什么指教？我很愿意接受。"

渔夫说："鸿鹄之类的大鸟，住在大海大河之中，生命很安全；日久生厌，而想迁徙到小的沼泽里，就会有被人用弹丸射杀的危险。鼋鼍（鼋似鳖，鼍似鳄鱼）住在深渊里，生命很安全；日久生厌，而想游到浅水池塘，就会有遭人用网用钩捕捉的忧虑。现在君上打猎，追逐野兽，竟然深入到这个地步，未免走得太远了。"

文公听了，说："很好，很好。"

于是吩咐随从记下渔夫的名字。

渔夫说："要我的名字做什么呢？君上只要尊事天地，敬仰社稷，巩固四境，爱护百姓，减轻赋敛，降低税租，我也会身受其福。如果君上不敬社稷，不固四境，在外对其他诸侯失礼，在内失去民心，使国人流离失所，我即使得了重赏，最后也保不住的。"

就辞谢赏赐，又说："君上赶快回朝廷去吧！我也要回去打渔的地方。"

210. 灶前有人，不见灶火

【原文】 卫灵公幸痈疽、弥子瑕。二人者，专君之势以蔽左右。复涂侦谓

君曰："昔日臣梦见君。"君曰："子何梦？"曰："梦见灶君。"君曰："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奚为梦见灶君？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日，并烛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灶则不然，前之人炀，则后之人无从见也。今臣疑人之有炀于君者也，是以梦见灶君。"君曰："善。"于是废痈疽、弥子瑕。

【译文】　卫灵公宠幸痈疽、弥子瑕。二人仗着灵公的宠幸，专权掌势，宰制朝廷，使灵公受到蒙蔽。

复涂侦对卫君说："前些日子臣梦见君王。"

卫君说："你梦见什么？"

答说："梦见灶君。"

卫君说："我听说：梦见国君的人，会梦见太阳。你为何梦见灶君？能说个理由就好，说不出理由就处死。"

复涂侦说："日光同时照亮天下所有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日光。至于灶就不是了，要是前面的人挡在灶前，那么后面的人就照不见灶火。现在臣疑心有人挡在君王面前，所以梦见灶君。"

卫君说："很对。"

于是就废了痈疽、弥子瑕。

211. 晋文公与公子锄的邻居

【原文】　晋文公出会，欲伐卫。公子锄仰而笑之。公问何故。对曰："笑臣之邻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之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之言，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窃叹之也。"乃止。

【译文】　晋文公准备与诸侯会商，计划讨伐卫国。公子锄仰天而笑。

文公问他笑什么？

答说："笑臣的邻居。臣的邻居送他的妻子回娘家，在路中看见一个采桑的妇女，很喜欢她，就和她说话，可是回头一看，他的妻子也有别人招引她。臣就为这个而笑。"

文公理解他的意思，就作罢了。

212. 食客是"六翮"还是"毫毛"

【原文】　赵简子游于河而乐之，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乘跪而对曰："夫珠玉无足，去此数千里，而所以能来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来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赵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对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卑；

益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

【译文】　赵简子（赵鞅）在黄河游赏，感到很快乐，因而慨叹说：“如何能找到贤德的人共处？”

船夫古乘听了，跪着回答说：“宝珠金玉没有脚，又离此地千里远，它之所以能够来到眼前，是因人们喜欢它。现在才德之士有脚，而不愿前来，这是不是君王不爱好他们呢？”

赵简子说：“我门下宾客有千余人，早上若是饮食供应不足，傍晚时一定到市街上收税！傍晚若是饮食不足，早上一定到市街上去收税。我这样还能说不爱好人才吗？”

船夫古乘答说：“大鹏鸟飞上高空，翱翔远方，它所依赖的是六翮（六根羽毛中央的茎管）背上的毛。腹下的细毛，不到尺寸之长，除去一大把，飞翔起来也不会更低；增加一大把，飞起来也不会更高。不知道门下宾客千人之中，有能发挥六翮一样效用的人才吗？或者几乎都是毫无作用的细毛发呢？”

213. 阎没、叔宽一食三叹

【原文】　梗阳人有狱，将不胜，请纳贿于魏献子，献子将许之。

阎没谓叔宽曰：“吾与子谏乎！吾主以不贿闻于诸侯，今以梗阳之贿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献子将食，问谁在庭。曰：“阎没、叔宽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叹。既饱，献子问曰：“人有言，惟食忘忧。吾子一食之间而三叹，何也？”同辞对曰：“吾小人也，贪，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故叹；中食而咎曰：岂主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既食，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是以三叹。”

【译文】　梗阳（今山西境内）有讼案，理亏的一方，送了女乐财物给魏献子（魏舒），魏献子准备收下。

阎没对叔宽说：“我和你一起去劝谏吧！主人因为不受贿赂闻名于诸侯，今天因梗阳人的贿赂而受害，是不值得、不可以的。”

二人进朝之后，等在庭院里，献子准备吃饭了，问说谁在庭院里，他们答说：“是阎没、叔宽在此。”

献子请他们一起吃饭。一顿饭之间，两个人叹了三次气。

吃饱之后，献子问说：“人家说：吃饭的时候应忘掉忧愁。你们二位吃一顿饭，叹了三次气，为什么？”

两人异口同声的说：“我们两个小人，性贪，饭菜刚到，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就自责说：难道主人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叹气。

等饭菜上完，希望把小人的肚子，作为君子的心，刚刚满足就行了。所以三次叹气。”

献子醒悟地说：“很好！”

就辞谢梗阳人的贿赂。

献子曰：“善。”辞梗阳人。

214. 优孟谏君贵马贱人

【原文】 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王曰：“有敢以马谏者死。”

优孟闻之，入殿间，仰天大哭。王惊问故。优孟对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楠、豫樟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是乎？”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垄灶为椁，铜沥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

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曰：“无令天下人闻也。”

【译文】 楚庄王（公元前 613 左右）有一匹爱马，给它穿五彩鲜丽的锦衣，给它住漂亮的房屋，给它睡没有帷幕的床，给它吃切好的枣干。马却因太享受了，肥胖而死，庄王派群臣为它办丧事，想用棺椁装殓，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它。

左右的人纷纷劝阻，认为行不得。

庄王全不理会，又下令说：“有人再敢以葬马的事来进谏，就杀了他！”

优孟听到了，走进殿门，仰头大哭。

庄王很惊奇的问他为什么哭。

优孟回答说：“这匹马，是大王所喜爱的。凭着楚国这样伟大的国家，有什么事办不到的呢？却只用大夫一般的礼仪来埋葬它，太轻了。”

楚庄王问说：“那要怎么办呢？”

优孟说：“臣建议用雕花的玉做棺，用文梓的木做椁，用楩、楠、豫、章等做题凑（堆在棺椁外的木头），派甲士挖掘圹穴，叫老人和儿童来背土，齐、赵陪待在前面，韩、魏在后面护卫，用太牢之礼来祭祀，封给它万户大的地方做为奉邑。但如此一来，诸侯听到这件事，都知道大王轻视人而贵重马。”

庄王说：“寡人的过错，竟到了这种地步？”

优孟说："请大王就以六畜来埋葬它，在地上挖个土灶作为椁，用铜铸的大鼎作为棺，用姜枣作调理，下面铺上木兰树的皮，用粳米为祭品，用大火炖煮，埋葬在人的肚肠中。"

于是庄王就派人把马交给主管膳食的太官，吩咐说："不要让天下人听到贵马贱人的事。"

215. 赵简子与申护的邻居

【原文】 赵简子举兵伐齐，有披甲士申护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乃有宿笑。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遂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还师而归。

【译文】 赵简子（赵鞅）起兵攻打齐国，有位戴着盔甲的战士申护在笑，简子说："你笑什么呢？"

答说："臣因以前一件可笑的事情在笑。以前在采桑的时候，臣邻居一对夫妇一起到田里工作，丈夫看见桑田中一位女子，就追去了，追不上，又回来了。他的妻子看在眼里，很生气，也就离他而去。臣是笑那位丈夫放着妻子不照顾。"

简子说："现在我攻打别的国家，而不顾自己的国家，是我废弛国事啊！"

于是退兵而回。

216. 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原文】 楚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问左右曰："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曰："隐有大鸟，来止南山之阳，三年不飞不鸣，不审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闻其说。"王曰："此鸟不飞，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飞，飞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士庆稽首曰："所愿闻已。"王大悦士庆之问，而拜之以为令尹，授之相印。

【译文】 楚庄王主政三年了（公元前 611 年），不理国政，只是喜欢一些隐语玩乐，社稷濒于危险，国家已将灭亡。

士庆问左右的人说："为何不去进谏呢？"

左右的人说："你是最适当的人选。"

士庆于是进朝，一拜再拜之后，进言说："有一则隐语（谜语）说：有只大鸟，栖息在南山的南面，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庄王说："你可以走了，我自己很清楚原因。"

士庆说："臣说也死，不说也死，希望能听一听原因所在。"

庄王说："此鸟不飞，在丰沛他的羽翼；不叫，在于观察群臣的是非对错。这只鸟虽然不飞，一飞必然冲天；虽然不鸣，一鸣必然惊人。"

士庆叩头拜说："所期望的已经听到了。"

庄王非常高兴士庆提出的问题，于是就任士庆为令尹，授给他相印。

217. 犬兔追逐，农夫得利

【原文】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乘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

【译文】 齐国想攻打魏国，淳于髡对齐王说：

"韩子卢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狗，东郭逡是海内最敏捷的兔子。韩子卢追东郭逡，绕着山跑了三圈，朝山上腾跃了五次。兔子力竭于前，狗困伏于后，双双困极而死。农夫看了，毫不费工夫的一起捉了。现在齐、魏两国，长久相持，兵卒劳累，百姓困苦，臣恐怕强大的秦国、楚国会趁着齐、魏困顿的时候，占有齐、魏。"

齐王听了感到恐惧，于是收兵息将，不再攻魏。

218. 齐宣王少一爱

【原文】 齐宣王谓淳于髡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宣王曰："何谓？"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王曰："国无士，有则寡人亦悦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骅骝騏骥，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无以应。

【译文】 齐宣王对淳于髡说："先生谈一谈寡人喜欢的是什么？"

淳于髡说："古代王者所喜欢的有四，而大王喜欢的有三。"

宣王说："这话怎么说呢？"

淳子髡说："古代王者爱马，大王也爱马。古代王者爱美味，大王也爱美味。古代王者好美色，大王也好美色。古代的王者尊崇有才德的人，大王却不尊崇才德之士。"

宣王说："国中没有杰出的才德之士，否则我也会尊崇他们，喜欢他们。"

淳于髡说："古时有骅骝等好马，现在没有，大王就从所有的马中去挑选，可见大王真的喜欢马。古时有豹象等动物的肠肚或嫩脆可口的肉，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味中去挑选，可见大王真的爱好美食。古时有毛嫱、西施那样的美女，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美女中去挑选，可见大王真喜欢美女。至于才德之士，大王就一定要等到有尧舜禹汤时代的贤德之士出现，然后才去尊崇他们，喜欢他们；那么禹汤时代的贤德之士，也不会喜欢大王的。"

宣王听了静默在那里，不知怎么答话。

219. 平原君从谏赏士兵

【原文】 赵平原君既归赵，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兵往救赵。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乎？"平原君曰："赵亡，即胜虏，何为不忧？"李谈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谓至困。而君之后宫百数，妇妾荷绮縠，厨余粱肉。士民兵尽，或刳木为矛戟，而君之器物钟磬自恣。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而全，君何患无有？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间，分功而作之，家所有尽散以飨食士，方其危苦时，易为惠耳。"

于是平原君如其计，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从李谈赴秦军，秦军为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

【译文】 赵平原君回到赵国之后（公元前 257 年），楚国春申君率军队要去援救赵国，魏国信陵君也伪造军令夺了晋鄙的军队前往救援赵国。援兵未到时，秦国加紧围攻邯郸，邯郸十分危急并且准备投降，平原君非常的忧心。

邯郸传舍（驿站旁的屋舍，或为驿站）官吏之子李谈对平原君说："你不担心赵国灭亡吗？"

平原君说："赵国灭亡，就是秦人胜利了，为什么不担心呢？"

李谈说："邯郸的百姓，已经到拿骨头来炊煮，易子而食的地步，可以说是困苦到极点。而你后宫的美女数百人，妻妾妇女都穿着华丽的丝绸，吃的是好肉好菜，丰厚得享用不尽。可是军队百姓兵器用尽，有的只能砍下木头做为长矛勾戟；而你有宝器钟磬，要什么有什么。

"假使秦国攻下赵国，君怎能拥有这些呢？假使赵国安全无恙，君又何须担心没有这些呢？你何不叫夫人以下的妇女，和士卒同列，共同分担工作，为国尽力，将家中所有物资供应士兵分享。正当别人危难困苦的时候，较易施予恩惠，也较易被人感激。"

平原君听从他的计策，使得城中的三千多勇士，不顾性命的挺身抵抗秦兵。平原君则与李谈一起到秦军阵中谈判，秦军因此后退三十里，正巧楚、魏的援

军来到，秦军就放弃攻赵的行动。

220. 陆地上的“海大鱼”

【原文】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谏。君戒谒者：“无为客通事。”于是有一齐人，曰：“臣愿一言，一言过，臣请烹。”谒者赞客，客曰：“海大鱼。”因反走。靖郭君曰：“请少进。”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戏。”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试复道之。”客曰：“君独不闻海大鱼乎？网弗能止，缴不能牵；砀而失水陆居，则蝼蚁得意焉。且夫齐，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齐，奚以薛为，君若无齐，城薛犹且无益也。”靖郭君大悦，罢民弗城薛。

【译文】 靖郭君田婴想要筑薛城，宾客多来谏止。靖郭君乃令接待宾客的人（谒者），不要替进谏的人通报。

有一位齐国人说：“我只说一句话，超出一句话，我愿意被杀。”

谒者就替他通报。

客进去，说：“海大鱼。”

于是回头就走。

靖郭君说：“请多说几句，谈明白。”

客说：“不要。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

靖郭君说：“唉！我是没办法才这样说，不会真的随便杀人，你再说清楚罢！”

客说：“君不曾听说海中的大鱼吗？鱼网网不住它，鱼钩钩不了它，一旦放肆恣意离开大海，被困在陆地上，那么蚂蚁都能顺意的处置它。齐国就像君的大海，君已保有齐国，还要薛城干什么呢？君若失去齐国，纵使筑了薛城，又有什么用呢？”

靖郭君觉得有道理，就停止筑薛城的事。

221. 土偶与木偶互嘲

【原文】 孟尝君将西入秦，谏者俱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君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谒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闻。”曰：“请客入。”苏秦曰：“臣之来也，过于淄水之上，有一土偶人方与木梗人语。木梗人谓土偶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为偶，今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是孟尝君无以应，不敢西向秦。

【译文】 孟尝君将进入秦国，谏止的人很多，但都不被他接受。

苏秦想谏止。孟尝君说：“关于人事的，我全已知道。如果用鬼道来谏我，

我就杀了他。”

这时谒者进来回报说：“有宾客要来谈鬼道。”

答说：“请宾客进来。”

苏秦进去对孟尝君说：

“臣来时，经过淄水之上，看见有一泥土做的人和一桃木刻的人在谈话。桃木人对土偶说：‘你原先是泥土，被拿来做成人形，现在一遇上大雨，雨水四处泛滥，你一定被毁了。’土偶答说：‘我毁坏了，就等于回复原来的样子。你是东园的桃木，被刻成人形，一旦遇上大雨，雨水四处涌到，一定使你浮走，漂漂漂，不知把你漂到哪里。’现在秦国，四面险固，而且凶狠如虎狼一般，恐怕你到了秦国，会像木偶人一样，不知前途会是如何。”

孟尝君不知如何作答，也就不敢进入秦国。

222. 果真是不死之药

【原文】 楚荆王时，有献不死之药于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之，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乃不杀。

【译文】 楚荆王时，有人献不死之药给荆王，谒者（负责接待宾客之官）拿着进朝。

宫中的宿卫问说：“可以吃吗？”

回说：“可。”

宿卫于是抢过来就吃下。

荆王很生气，叫人要杀宿卫。

宿卫请人说服荆王说：“臣问谒者，谒者说：可以吃，臣就将它吃了，所以臣是无罪的，有罪的是谒者。况且客人献的是不死之药，臣吃了它却被王杀了，这就是死药了。王杀了无罪的臣，同时也表示别人全是诈欺的。”

荆王因此不杀他。

223. 猎鹿人的三大死罪

【原文】 汉武帝时，有杀上林鹿者，命有司收杀之。东方朔在旁曰：“是故当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杀人，一当死；天下闻陛下重鹿贱人，二当死；匈奴有急，以鹿触之，三当死。”帝默然赦之。

【译文】 汉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时，有人杀了上林苑的鹿，武帝于是下令负责的官吏将他抓来处死。

东方朔在旁边说道："这个人真该杀，何况有三大该杀的理由呢：让陛下因为鹿而杀人，是第一件该死的理由；天下人从此知道陛下看重鹿而轻贱百姓，是第二件该死的理由。匈奴一旦来犯，要用鹿来对付他们，是第三个理由。"

武帝听了，默不作声的放了那个人。

224. 他们身上有淫具

【原文】 蜀先主时，天旱，禁私酿。吏于人家索得酿具，欲论罚。

简雍与先主出游，见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何以知之？"对曰："彼有其具，与酿者同。"先主乃大笑而释之。

【译文】 蜀先主刘备时（221—223年），天候干旱，禁止百姓私下酿酒。有官吏在民家搜到酿酒的工具，准备要定罪处罚。

简雍与先主出游，看见一对男女走在路上，于是对刘备说："他们准备通奸，为什么不拘押起来？"

刘备说："为什么知道他们会如此？"

简雍回答说："他们各有可以通奸的器官，与要酿酒的人情形相同。"

刘备听了大笑，就释放因有酿具而被捕的人。

225. 何不遣鹿作战去

【原文】 魏青龙时，禁地多鹿，有诏杀鹿者死，并籍其家，有不告者同罪。禁地广轮千余里，鹿日蕃息，百姓病之。

是时蜀兵数犯境，帝问高柔曰："安得猛士使守西界？"柔对曰："臣闻圣王用兵，百兽皆可使战，今禁地有鹿可万头，陛下何不使之？"帝笑曰："闻有驱虎豹而军者矣，未闻使鹿也。"柔曰："昔卫懿公有乘轩之鹤，而民不得余粳稻。戎人伐之，公使国人逆之，国人不往，皆曰：'使鹤。'今天下未一，戎马在郊，正宜积谷养民，以卒大业，而乃有猎禁，群鹿暴犯，残食生苗，民虽障防，势不敢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少，而鹿之所损者多，卒有兵戎之役，水旱之灾，何以待之？"

于是帝悚然，更令使民得捕鹿，无伤禾稼。

【译文】 魏文帝曹丕青龙年间（233—237年），禁地养了许多鹿，规定捕杀鹿的人要处死，并将家产充公；知情不报的人与捕鹿者同罪。由于禁地方圆有千余里，鹿只日渐繁衍，越来越多，百姓深受其苦。

此时蜀国的军队多次侵袭边境，文帝问高柔说："如何找到英勇的将士，派他去守西边疆界呢？"

高柔回答说："臣听说，圣王用兵，百兽都可以驱使，如今禁地有鹿大约一

万头，陛下为什么不派它们去作战呢？”

文帝笑着说：“只听说驱赶虎豹当军队作战，没有听说过赶鹿的。”

高柔说：“以前卫懿公养鹤，还让鹤乘轩车，而老百姓却没有多余的梗稻可以食用。后来戎人来袭，懿公派国人去抵抗，国人不愿前往，都说：派鹤去打。现在天下尚未统一，军马在郊野备战，正该积储粮食供养百姓，以便能完成大业；而今竟然禁猎，使得大群的野鹿到处冲撞，吃食生苗。

“百姓虽然设障防患，逼于禁令，却不敢过于防范，以致荥阳附近方圆百里的地方，岁收很少。当今天下生产的人少，而鹿所造成的损害却很大；如果突然有敌人来犯，或水旱天灾，要如何应付呢？”

文帝因此警醒，解除禁令，让百姓可以捕鹿，不要使野鹿伤了农作物。

226. “瓦衣”不漏水

【原文】 唐高宗出猎，遇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则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译文】 唐高宗（650—683年）出去打猎，碰上下雨，就问谏议大夫谷那律说：“怎样才能使油衣不漏水？”

谷那律答说：“用瓦来做就不漏了。”

高宗醒悟，从此不再出猎。

227. 鹦鹉的双翅

【原文】 唐中宗时，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狄仁杰劝后召还卢陵王，后意稍寤。他日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又从容言于太后曰：“姑侄与子母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太庙者也。”太后甚然其言。

【译文】 唐中宗时（684年），武承嗣、武三思一心钻营，希望被立为太子，以继承帝位。狄仁杰力劝武后（武则天）召还庐陵王（中宗李显，被武后废为庐陵王），武后心意稍有醒悟。

有一天，武后对狄仁杰说：“朕梦见鹦鹉一双翅膀都折了，为什么呢？”

仁杰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两翼象征两子。陛下起用两子（中宗李显，睿宗李旦），那么两翼自然就能振飞了。”

随后又从容的对武后说：“姑侄与母子，哪一种关系亲密？陛下立子，将来就可以永远于太庙中受祭祀！如立侄儿，却从来不曾听说，侄儿为天子，而把姑姑的神主摆在太庙祭祀的。”

太后听了，很同意他的话。

228. 河北将失，何况河南

【原文】 五代魏州税多逋负，晋王以让司录赵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时当平河南？"王怒曰："汝职在督税，何以预我军事？"季良对曰："殿下方谋攻取，而不爱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河北亦非殿下所有，况河南乎？"王悦谢之。自是见重，每预谋议。

【译文】 五代时，魏州（今河北境内）一地逃税的情形很严重，晋王李克用因而责备司录赵季良。

赵季良就问："殿下什么时候可以平定河南？"

晋王大怒说："你的职责在负责税收，为什么干涉我的军事行动呢？"

赵季良答说："殿下正计划进击敌人，收取领土，而不爱顾百姓；一旦百姓失去向心力，恐怕河北都不归你所有，何况是河南呢？"

晋王听了很高兴的谢他，从此赵季良很受看重，时常参与军国大计。

229. 术士妄言能败俗

【原文】 后唐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辏其门。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乃就除光禄卿，致仕。

【译文】 后唐初年，晋阳的命相师周玄豹曾说："明宗（李嗣源）前程尊贵无比。"

后来李嗣源登上帝位后（926 年），准备召请他进京入朝。

赵凤说："玄豹的话是应验了，可是若召他进京，那么许多轻狂躁进的人，一定纷纷向他讨教。从古到今，相士随便断言，害人家破人亡的事例太多了。"

于是任命周玄豹为光禄卿，而周玄豹就以光禄卿的禄位退休。

230. 为何纵容百姓耕作

【原文】 敬新磨者，唐庄宗之"优孟"也。庄宗田于中牟，践民禾稼，令当马前力谏，叱去将杀之。新磨追禽至马前，数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奈何纵民耕稼，以防驰驿？汝罪当死。"请行刑。帝笑而释之。

【译文】 敬新磨，是后唐庄宗（923—926 年）的优孟（演艺人员，近于娼优、弄臣）。有一次庄宗到中牟县（今河南境内）打猎，践坏百姓的农作物。县令挡在马前极力谏止，庄宗生气的叫人抓去杀了。

敬新磨追赶飞禽到庄宗的马前，责备县令说："你当县令，难道不晓得我们

天子爱打猎，为什么还纵容百姓耕作，而妨碍车马奔驰猎狩的行动？你罪当处死，请即刻用刑。”

庄宗听了一笑，就放了县令。

231. 干脆将月光一起禁了

【原文】 五代李茂贞，自称岐王，开府置官属，居岐，以宽仁爱物为务，尝以地狭赋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门无纳取薪者，以其可为炬也。有优者曰：“臣请并禁月明。”茂贞笑而不怒。

【译文】 五代时李茂贞，自号岐王，开府第设官吏，占有岐州（今河南境内），仁爱宽厚，善待百姓。

李茂贞曾经因土地太小税收太少，下令油归政府专卖，以增加税收，并禁止砍柴的人进城，因为木柴可以当火炬。

有一个艺人就说：“臣下建议将月光也一起禁了。”

茂贞听了，大笑，却也不生气。

232. 此时绢非彼时绢

【原文】 周主遣翰林学士窦仪，籍滁州帑藏。匡胤遣亲吏取藏中绢。仪曰：“公初克城时，虽倾藏取之无伤也，今既籍为官物，非有诏书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仪。

【译文】 后周君主派遣翰林学士窦仪（殁于 966 年）去登录滁州公藏的物资。此时宋太祖赵匡胤也派遣亲信的官吏去搬府库中的绢。

窦仪制止说：“当时攻下滁州城时，就算搬光库藏的全部物资，也没有关系。现在已经登录为官府的物资，没有君主的诏书，不可以拿走。”

赵匡胤从此非常看重窦仪。

233. 君王不得慢礼

【原文】 宋窦仪为翰林学士，尝召仪草制。至苑门，仪见宋主岸帻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宋主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遂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宋主敛容谢之。自是对近臣未尝不冠带。

【译文】 宋太祖时，窦仪为翰林学士。皇上曾召请他草拟诏令，他到了御苑的门口，看见国君头巾戴得高高的，露出额头，赤着脚坐着，于是退后，站着不肯前进。

太祖马上叫人拿走帽子衣带，穿着整齐之后，才召请他进来。

窦仪于是进言说：“陛下创建基业，永传正统于后代，应该以礼来教化天下。”

太祖于是很诚恳严肃的向他表示谢意与接受。从此以后，接见近臣都穿戴整齐。

234. 贾存道题诗，蔡襄戒酒

【原文】 宋蔡文忠公襄，性嗜麴蘖，饮量过人。及登第，沉酣昼夜，谏者弗听，无能止之。时太夫人年高，甚以为忧。一日山东贾存道先生过之，适其宿醒未起，先生乃大书于壁曰："圣君宠重龙头选，慈母恩深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为患悔何迟。"文忠起见之，大悟，即日痛惩，终身不复至醉。

【译文】 宋朝蔡襄（文忠公，1012—1067年）性好喝酒，酒量超乎常人。考中进士之后，日夜沉溺于酒中，也不听别人的劝说，没有人能制止他。当时，太夫人年岁已高，很为他担忧。

有一天，山东贾存道拜访他，刚好蔡襄前夜酒醉尚未醒来，贾先生提起笔来，在墙上题诗："圣君宠重龙头选，慈母深恩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为患悔何迟？"

蔡襄醒来看到之后，彻底觉悟，当天就痛下决心改正，一生都不曾再醉过。

235. 不用文士，只有始皇

【原文】 金有近侍进言，欲罢科举者。金主问张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浩曰："有之。"复曰："谁与？"浩曰："秦始皇。"金主顾近臣曰："岂可使我为秦始皇乎？"事遂寝。

【译文】 金国有位近臣向君主进言，建议取消科举。

金国君主就问张浩说："古来帝王有不任用文学之士的吗？"

浩说："有的。"

又问："谁呢？"

浩说："秦始皇。"

金主听了，看着近臣说："怎么可以使我变成像秦始皇一样呢？"

此事于是搁下。

236. 父亲乱朝，儿子学跑

【原文】 宋蔡京延张□为馆师，□师道甚尊，诸生不能堪。一日呼诸生来前曰："汝曹学走乎？"诸生曰："某寻常闻先生教言，但令缓行，未闻学走也。"□曰："天下被汝翁作坏了，旦夕贼发火起，先到汝家，若学得走，可以逃死。"诸子惊，归告其父。京闻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与□坐，□曰："今日救已是迟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义。"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杨时对。时

自是始有召命。

【译文】 宋朝蔡京延聘张□当馆师（塾师）。张□教导学生规矩很严，学生都很怕他。

有一天张□找学生过来，说："你们学跑了吗？"

学生说："我们平时听老师的教导，只教我们要慢走，不曾听说要学跑。"

张□说："天下被你父亲弄坏了。早晚盗贼会起来作乱，一定先到你们家，如果学跑，还可以逃避一死。"

孩子听了很害怕，回去告诉他父亲。

蔡京听了惊异的说："这你们不懂。"

就进去和张□坐谈，张□说："现在挽救太迟了。只有延揽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蔡京就问他所知的人，他就推荐杨时（1053—1135 年）。杨时从此才受朝廷的征召。

237. 用婢女试丈夫

【原文】 宋潼州王藻为狱吏，每夜持银钱无数归家，妻疑之，而无计谏止。一日令婢馈食。比归，妻迎问曰："适豕蹄十三脔，食乎？"藻曰："只十脔耳。"妻曰："必此婢窃食，或与人有私也。"藻乃虐刑讯婢，婢自诬服。妻乃从容谓之曰："尔日日持钱归，吾疑尔鬻狱，不无枉滥，故以婢事试尔耳，实未尝盗肉也。自今以往，毋以不义之物，重贻冥谴。"藻大悟，即日弃役。

【译文】 宋朝潼州人王藻当狱官，每晚都拿不少银钱回家。他的太太有些疑心，但不知如何谏止。

有一天，夫人派婢女送点心去，等王藻回来，妻子就问说："刚才送去十三块猪蹄膀肉，吃了吗？"

王藻说："只有十块。"

妻子说："一定是婢女偷吃了，或与别人有私情。"

王藻于是拷打责问婢女，婢女受不住，只好没做也招认了。

妻子这时从容的对王藻说："你每天拿钱回来，我怀疑你在牢里收钱，不免做出冤枉人的坏事，所以用婢女的事来试试你罢了，实际上她根本没有偷肉。从此以后，不要再做不义的事情，而加重神明的惩罚。"

王藻因此彻底的醒悟，当天就辞去工作。

238. 酒能腐铁，何况五脏

【原文】 耶律楚材，元太宗时为中书令。时太宗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

耶律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群臣曰："汝曹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二钟而止。

【译文】 耶律楚材，元太宗（927—947年）时任中书令。当时太宗一向爱喝酒，每天和大臣喝得醉醺醺的。

耶律楚材多次进谏不听，于是拿了酒槽的铁口，进谏说："酒可以腐蚀很多东西，铁都这样了，何况是人的五脏呢？"

太宗终于醒悟，对群臣说："你们爱君忧国的心，哪有像吾图撒合里（长髯公，楚材鬓须长得很好看，所以太宗如此称他）呢？"

于是赏赐很多金子布帛给他，并命令近臣每天喝酒两大杯为止。

239. 赐沃土等于养祸害

【原文】 皇明正德中，秦藩请陕之边境益其封。朱宁、江彬辈皆受其赂，助之。上亦许，促大学士草制。科道谏皆不听。杨廷和、蒋冕私念：草制恐为后虞；否则，忤上意。俱引疾。独梁文康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广且饶，藩封得之，多蓄士马，必富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社稷。'今王恳请，朕念亲亲，畀地与王，王得地，毋收聚奸人，毋多养士马，毋听狂人导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念保亲亲，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览制骇曰："若是其可虞，其勿与。"事遂寝。

【译文】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秦王请求将陕西（关中）边界之地的闲田归他管辖。朱宁（钱宁）、江彬等人都收了他的贿赂，大力帮他请求。

武宗也答应了，就催促大学士草拟诏书。都察院各监察使进谏劝止都不被接受，杨廷和、蒋冕私下认为如草拟诏书，恐怕会留下后患；不草拟则忤逆皇上的心意，所以都以疾病为由辞退。

只有梁储（字叔厚，谥文康，1451—1527年）接受命令，草拟诏令，说：

"以前，太祖立下命令，说：这片土地不可封给藩王。不是悭吝，而是顾虑这片土地又大又肥沃，藩王得了它，多养一些门客兵马，必会因富庶而骄纵，加上奸邪之人一诱导，难免做出一些不合正道的事，对于天下有所不利。

"现在王（秦王）恳求赐予，朕顾念亲爱之情，将土地给王，王得到这片土地，不要去收留聚集一些不法的奸人，不要多养门客兵马，不要听信狂妄者的引诱去做不法的事，而惊扰边境，危害我大明的天下。如果这样，到那时虽然一心想维护自己的亲人，也做不到了。王千万小心，不要疏忽了。"

武宗看了诏令，惊骇的说："如果这样值得忧虑，还是不能给。"

这件事终于搁下。

卷　四

第八章　打击奸邪

【原文】　夫蟊莠不除，则嘉禾鲜实。奸宄不剪，则善类靡宁。故善为政者，操发摘之奇，迅风雷之断，不令魍魉辈侥幸漏网也。

【译文】　［开宗明义］害虫或杂草不除去的话，那么不论谷物的品种多好，依然无法开花结果，有好的收成；奸诈投机的不法之徒不除去的话，那么其他善良的人，就不得安宁。所以，善于处理政事的人，会运用纠举不法的绝妙计策，急风迅雷一般的决断力，逼使那些如牛鬼蛇神一样的奸邪之徒，不得侥幸得逞。

240. 西门豹计破河伯娶妇

【原文】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会长老，问民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得数百万，为河伯娶妇，与巫祝共分其余。当其时，巫行视人家女好者，即娉取。洗沐之，为治斋宫，张设绛帷，令女居其中，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娶之，多持女逃亡，从来久矣。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娶妇时，幸来告，吾亦往送。"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其老巫，女子也，年已七十。从弟子女十人，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曰："是女貌陋，烦大巫入报河伯，更求好女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妇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报一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曰："巫妪、三老不还，奈之何？"复欲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流血，色如死灰。须臾，豹曰："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译文】　魏文侯（公元前 424—前 387 年）时，西门豹当邺令（邺的行政首长），先召集当地的长老们，探求民间疾苦。

长老们说："本地受害于为河伯（河神）娶媳妇的事，也因此而贫困不堪。"

西门豹追问缘由，长老们回答说：

"本地的三老、廷掾（都是地方官）每年时常征收税金，征得数百万之后，为河伯娶媳妇，剩余的钱，就跟巫祝（即灵媒）共分。每当要为河伯娶亲的时候，巫祝就先去探视民家，看是否有漂亮的女孩，如果找到了，就下聘，为她沐浴、准备齐房，张挂红色的帐幕，让这女孩待在里头，然后放在河面上。一开始还浮在水上，漂流数十里之后就沉没了。民家要是有漂亮女儿的，怕大巫祝来替河伯娶走，多半带着女儿逃亡，这种现象已经延续很久了。俗话说：'如果不替河伯娶媳妇，河伯会兴风作浪，淹死人民。'"

西门豹说："到了娶亲的时候，希望能告诉我，我也好去送一程。"

长老们都答应了。

到河伯娶亲的时候，西门豹也来到河边。那个老巫祝，是女子，已经七十多岁了，有十个女弟子跟着她，都穿缯绫单衣，站在大巫祝的身后。

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媳妇来！让我看看美不美。"

手下就将那个女孩带出帐幕，西门豹一看，回头对三老及巫祝说："这女孩长得丑，拜托大巫祝去告诉河伯，说要再找一位好女孩送过去。"

说完，就派手下抱住大巫祝，将她丢入河中。

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那么久？叫她的弟子去催促一下吧！"

又再投下了一个女弟子。

过了一会儿，说道："女弟子怎么去那么久呢？"

又再投下一名女弟子去催促。

总共投了三名女弟子之后，西门豹说："巫婆及她的弟子，都是女性，不会说话，拜托三老向河伯说明。"

说完，又把三老投入河中。

西门豹神情严肃地面向河水站立着，等了很久，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呢？"

又想让廷掾以及当地较有势力的人下水去催促，结果这些人都跪下叩头，叩得流血不止，吓得面如死灰。

不久，西门豹说："河伯留客留得久，你们都回去吧！"

当地的官员、百姓都极端恐惧，但从此之后，没有人敢再说要为河伯娶媳妇了。

241. 苏秦自求分尸复仇

【原文】　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使人刺苏秦，不死，而逃。苏秦且死，

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

【译文】 齐国大夫当中，有许多与苏秦争宠的人，派人去刺杀苏秦，苏秦没死，逃走了。后来苏秦快死的时候，告诉齐王说："我快死了，希望大王下令在市集上用车子将我分尸。并宣布说：'苏秦是燕国奸细，在齐国作乱。'那么杀我的人，一定找得出来。"

于是齐王依他的话做了。果然，刺杀苏秦的人，自己出来投案，齐王也就杀了他。

243. 子婴装病杀赵高

【原文】 秦赵高既弑二世，便立二世之兄子孺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恐群臣诛之，乃佯以义立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夷高三族以徇。

【译文】 秦朝时，赵高杀了二世之后，便立二世哥哥的儿子孺子婴为秦王，将二世当做平民来埋葬。要子婴齐戒，以便入太庙祭祖，接掌传国玉玺。

当齐戒进入第五天的时候，子婴与他的两个儿子商议说：

"丞相赵高杀了二世，怕臣子们杀他，就假装依道义来拥立我登基。我听说赵高竟然与楚国相约要灭秦朝皇室，然后在关中称王，现在要我齐戒，以便入太庙，就是希望借此在太庙中杀我，我想届时装病不去，那丞相一定会自己来找我，等他一来就杀了他。"

到了要入太庙的时候，赵高派人去请子婴等人，子婴不去。

赵高果然自己前来，说道："宗庙之事，非常重要，大王为何不去呢？"

子婴趁此时在齐宫中杀了赵高，并灭了赵高三族。

244. 强颜欢笑报夫仇

【原文】 吴孙翊守丹阳，妫览时为都督督兵，戴员为郡丞，与左右亲近边洪等数患苦翊。会翊送客，洪从后斫杀翊，逃走入山。翊妻徐氏购募追捕，得洪杀之。览遂入居军府，悉取翊嫔妾，欲复取徐。徐恐见害，乃绐之曰："乞须晦日设祭，除服方可。"览听之。徐潜使人语翊旧将孙高、傅婴等。高、婴相与涕泣，共盟誓，合谋。至期日，徐氏设祭毕，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帷帐，言笑自若。大小悽怆，怪其如此。览密觇视，无复疑意。徐先呼高、婴

藏帷内。览入，徐出拜览，即大呼，高、婴俱出，共杀览而员犹不知。即遣人请员赴饮，并杀员。徐乃复衰绖哭，奉览、员首以祭翊。举军震骇，以为神异。

【译文】 三国时吴国孙翊驻守丹阳。妫览任都督，督察部队，戴员任郡丞，与左右亲信边洪等人，对孙翊时常感到不满。有一次，正好孙翊送客，边洪从孙翊身后杀了孙翊，然后逃亡入山。孙翊的妻子徐氏悬赏追捕，找到边洪，并将他杀了。

之后妫览入主军府，孙翊的侍妾都被他接收了，又想强占徐氏。

徐氏怕被害，就骗他说："希望等些时候，设了祭、除了丧服才好。"

妫览接受了。除氏于是暗中派人传话给孙翊的旧部下孙高、傅婴等人，孙高、傅婴彼此会面都很伤心，发誓合谋要为孙翊报仇。到了约定的日子，徐氏祭祀完毕，脱掉丧服，然后沐浴薰香，又在别的房间安装帘幕，言谈笑语就像平常一般，家中大大小小的人都还在悲凄伤痛，对她的举止都感到震惊。妫览仔细观察一番，心中不再怀疑。

原来徐氏事先叫孙高、傅婴躲在帘幕后头，妫览一进入室内，徐氏出来拜见，就大声呼叫，孙高、傅婴就联手杀了妫览。

戴员还不知道这回事，于是徐氏派人去请戴员来饮宴，将戴员杀了。报仇之后，徐氏才又穿起丧服，哭泣着，拿妫览、戴员的首级祭祀孙翊。整个部队的人非常震惊，认为是奇迹。

245. 假打猎除真凶

吴孙纲既立琅琊王为帝，于是益恣，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常奉牛酒诣帝，帝不受。更诣左将军张布，酒酣，谓曰："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犹凡臣耳，当浸图之。"布以言闻帝，帝衔之，恐其有变，常加赏赐，密谓张布曰："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弭耳，以待其来，雉见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直赌，示必杀之势，雉亦知惊飞远举，以避其怒矣。今纲之黠过于雉，而吾之智不如狐。必欲图之，计将安出？"布顿首曰："诚如圣谕，陛下必欲图之，非丁奉莫可使者。"帝召奉告曰："纲秉国威，将行不轨，欲与将军诛之，如何？"奉曰："丞相兄弟友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能卒制，可因腊会，有陛下兵以诛之也。"帝纳其计，因会请纲。纲称疾，帝强起之使者十余辈。纲不得已而至。布目武士缚纲杀之，以其首令众曰："诸与纲同谋者俱弗问。"纲威强盛，帝乃不动声色而诛之，君子谓帝贤于汉灵远矣！

【译文】 吴国孙纲迎立琅琊王（孙休）为皇帝之后，更是放肆，一家五位侯爵，都带领禁军，权力足以倾压国君。

有一次孙绍献牛、酒给皇帝，皇帝不接受，孙绍就去找左将军张布，酒喝得半醉时，对张布说："当初废掉少主（孙亮）时，许多人劝我自己登基为王。而我认为当今陛下贤明，所以就迎立他登基，当今皇上如果不是我，就登不上王位。如今我献上礼物却被拒绝，将我看得跟一般臣子一样，我要慢慢想法子了（图谋王位）。"

张布将这番话向皇帝禀告，皇帝记在心里，担心政事发生变化，就时常对孙绍大加赏赐，暗中对张布说：

"狐狸捕雉的时候，一定先伏下身体，垂下耳朵，等着雉来，雉一看就相信狐狸没有企图，所以狐狸能够抓到雉。假使狐狸登大眼睛看着对方，露出一副要扑杀猎物的样子，雉也晓得要飞走，以逃避狐狸的气势。现在孙绍比雉还狡猾，而我没狐狸聪明，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布点头说："事情实在是如陛下所说的一般，如果一定要办，非丁奉不可。"

皇帝于是召见丁奉，告诉他说："孙绍仗着威权，想图谋不轨，我希望与丁将军一起除掉他，如何？"

丁奉说："孙丞相兄弟朋党很多，怕到时大家想法不同，不能完全制服。但是可以借聚在一起打猎的时机，用陛下的武士杀掉他。"

皇帝接纳了他的计策，就举办猎会，邀请孙绍。孙绍假装生病，皇帝硬要他起身，连续派了十几个使者去催促，孙绍不得已，只好去了。

孙绍一到，张布用眼色示意武士将孙绍捆绑，杀了。张布拿着孙绍的首级，对众人说："与孙绍同谋的人，一概不予追究。"

孙绍威权盛大，皇帝竟然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杀了他，臣子们称赞他比汉灵帝贤明得多。

246. 假生太子真除权臣

【原文】 北魏永安三年，太原王尔朱荣位极心骄，功高意侈，予夺臧否肆意。庄帝恐，谓左右曰："朕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乃问计于城阳王徽，徽曰："以生太子为辞，荣必入朝，因以毙之。"庄帝曰："后怀孕于十月，今始九月，可尔不？"徽曰："妇生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为怪。"帝纳其谋，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府第，告云："皇储诞育。"直荣与上党王天穆博戏，徽脱荣帽，欢舞盘旋。徽素有度量，喜怒不形于色。荣遂信之，与穆并入朝。庄帝闻荣来，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升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然后行事。荣、穆既诛，拜徽太师司马。

【译文】 北魏永安三年（530 年），太原王尔朱荣地位崇高，骄傲放肆，对权位的与夺、人事的赏罚都任意而为。

庄帝十分担心，对左右亲信说："朕宁愿当高贵乡公而牺牲性命，却不想活着当汉献帝。"

于是向城阳王徽讨教计策。

徽说："以生太子为理由，尔朱荣一定会来，来就杀了他。"

庄帝说："皇后十月怀孕，现在才九月，可行吗？"

徽说："妇人生产，有人晚，有人早，不值得奇怪。"

庄帝采纳他的计谋，于是派人传达生太子的讯息。

另外，庄帝还特地要徽去太原王府，通知皇子诞生的事。恰好尔朱荣与上党王天穆在赌博，徽脱掉尔朱荣的帽子，在旁高兴地手舞足蹈，徽平常就有度量，喜怒不易表现在行为举止上，所以尔朱荣就相信了，与天穆一起入朝庆贺。

庄帝一听说尔朱荣来，脸色大变，中书舍人温子升说："陛下脸色变了。"

庄帝急忙拿酒喝下，然后依计行事。尔朱荣、王天穆被杀以后，任命徽为太师司马。

247. 计擒质押假银者

【原文】 燕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好聚敛，在镇尝置库质钱。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质以偿之，民争以所质物自言。已而，得质伪银者，究赃拟罪。

【译文】 燕国慕容彦超当泰宁节度使时，喜欢收刮民间财富，曾经设立质押借贷的库房。有个奸恶的民众做假银子来质押，时间一久，就被主管发现了。

慕容彦超暗中叫主管半夜挖空库房的墙壁，将金银、财物都搬到别处，然后宣布遭盗匪偷窃，并在市集中贴出告示，让民众自己估算质押品的价值，由库房赔偿。民众自然争着说出自己的质押品。不久就找到质押假银子的人，即追究赃物并法办。

249. 召集儿童查盗贼

【原文】 韩思彦，唐高宗时为监察御史，使并州。有贼杀人，主名不立。适醉胡怀刀而污，讯掠已服。思彦疑之，晨集童儿数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问儿："出亦有问之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讯，遂擒真盗。

【译文】 韩思彦，唐高宗（650—683年）时当监察御史，巡视并州时，发生盗贼杀人的事件，但是凶手作案的动机无法确立。恰巧有一个胡人，喝醉了，身上又带着刀，且行为不检，抓来之后，经屈打成招。

韩思彦却十分怀疑，于是在清晨时，召集数百个儿童，直到晚上才放出去，

这样连续三天。然后问儿童说："出去之后，有人向你们打听吗？"儿童都说有，于是才又追查、侦讯，而抓到真凶。

250. 请君入瓮，敢不招供

【原文】 唐武后朝周兴，阴鸷酷虐，以成罗织之狱，杀人无算。或告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火四围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流岭南。

【译文】 唐武后（684—705年）时，周兴阴险狠毒，办案时，常罗织罪状，使人入狱，杀人无数。有人密告他与丘神勣合谋不轨，于是太后命令来俊臣侦办此事。

来俊臣与周兴，一边吃东西，一边共同推断其他案件的案情。

来俊臣问周兴："囚犯多半不愿承认罪行，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他们招供？"周兴说："这简单，找一个大瓮，在四周烧炭火，叫囚犯入瓮中，还有什么事敢不承认？"

来俊臣于是叫人找来一个大瓮，照周兴的方法烧起炭火，然后站起身来说："朝廷有件案子，须侦讯你，请君入瓮吧！"

周兴吓得跪地叩头，承认罪状，后来被流放到岭南。

252. 向敏中伏兵擒假鬼

【原文】 宋真宗幸澶渊，赐向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从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日。会大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敏中密使麾军披甲伏庑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命傩入，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扫地，照旧张乐宴饮。

【译文】 宋真宗（998—1022年）巡幸澶渊时，给向敏中一封密诏，将西部边疆的政务都交待给他，准他权宜行事。向敏中收到诏书，就收藏起来，跟往常一般地视察政务。

正巧当地举行大傩仪式（驱除疫鬼），有人告诉禁军说，某些人将会借着大傩仪式时作乱，向敏中就暗中叫部下全副武装，埋伏在厢房的帘幕中。第二天，召集所有的宾客、幕僚、官兵，摆设宴席，观赏驱鬼仪式，并命扮鬼的傩进来。起先傩只在中门外表演，后来又叫进来，靠近台阶；此时向敏中用力挥动袖子，事先埋伏的部下，一拥而出，将扮鬼的傩全部擒住，搜查后，发现这些傩果然

带着短刀，于是当场将他们斩了。

收尸之后，向敏中命人用灰扫地（去除血迹），照旧奏乐喝酒。

253. 刘湜火烧装死盗

【原文】 刘湜字子正，宋仁宗时举进士，迁通判剑州。审阆州狱，活死囚七人。王尧臣安抚陕西，荐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盗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阳死，伺间逸去。捕得，复阳死，守者以报，湜趣焚其尸。拜监察御史。

【译文】 刘湜，字子正，宋仁宗（1023—1063年）时考上进士，调剑州当通判，审判阆州的司法案件，救了七个本来被判死刑的囚犯。

王尧臣安抚陕西的时候，向朝廷推荐刘湜，于是刘湜被提拔为耀州富平的主官。当时有一个抢劫他人子女的强盗，被抓之后，先装死，一有空档就逃走。抓回来之后，又装死。看守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报告刘湜，刘湜就赶快用火焚烧这名强盗的尸体。

后来刘湜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254. 说服顶罪者

【原文】 朱寿昌字康叔，宋仁宗时以父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知阆州，大姓雍子良屡杀人，挟财与势得不死。至是，又杀人，而赂其里民出就吏。狱具，寿昌觉其奸，引囚诘之曰："吾闻子良与汝钱十万，许纳汝女为妇，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动，则又擿之曰："汝且死，抑汝女为婢，指钱为雇直，又不婿汝子，将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几误死。"以实对。立取子良正诸法。郡称为神。

【译文】 朱寿昌，字康叔，宋仁宗时，因父亲朱巽的馀荫，曾当过幕僚，后经历过许多职务，迁调为阆州主管。

当地有个大户雍子良，常杀人，却仗着财势免于一死。朱寿昌就任之后，雍子良又杀了人，然后贿赂里民去顶罪。

朱寿昌察觉其中有异，就讯问囚犯说："我听说雍子良给你十万钱，又答应讨你女儿作媳妇，另外你儿子也作他女婿，所以你就顶罪，为他送命吗？"

囚犯一听，脸色一变。

朱寿昌继续说："你即将受死刑了，说不定到时你女儿会沦为婢女，雍子良也会说十万钱是雇用她的酬劳，又不肯让你儿子作他女婿，你怎么办？"

囚犯听了，心中已觉悟，泪流满面地说："我的命差点被误了。"

就将实情说出来，朱寿昌于是立刻将雍子良正法，整郡的人都称朱寿昌为神。

255. 张乖崖义诛逆仆

【原文】 宋张乖崖布衣时，客长安旅次。闻邻家夜聚哭甚悲。乖崖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实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尝私用官钱，为家仆所持。欲娶长女，拒之则畏祸，从之则冠履倒置，约在朝夕，所以举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门首，俟其仆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亲家。"仆迟迟强之而去。出城，前至崖间，即数其罪，仆仓皇间以刃挥，坠崖下。归告其主曰："仆已不复来矣，速归汝乡，后当谨于事也。"

【译文】 宋朝张乖崖还是平民的时候，有一天住在长安城旅舍，听到隔壁人家一家大小在哭，声音很悲凄。

张乖崖于是去拜访隔壁的主人，极力询问，主人才实说："我当官时，不谨慎，曾经挪用公款，仆人知道以后，胁迫要娶我的大女儿。我如果拒绝，怕法律制裁；如果答应，就像鞋、帽倒放一般荒谬。如今相约定的期限快到了，所以全家人都很伤心。"

第二天，张乖崖在他们门口守着，等仆人一出现，就说："我对你主人说过，要带你去一位亲戚家。"

仆人犹豫良久，张乖崖就强拉着他走了。出城之前，来到悬崖边。张乖崖就指陈他的罪过。仆人在慌忙之中，拿出刀子乱挥，却不小心坠落悬崖。

张乖崖回去后，告诉那家主人说："你仆人不回来了，快回乡吧！以后办事要当心些。"

256. 空白诏书除奸臣

【原文】 宋入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间谍两宫。韩琦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修已佥矣，赵概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琦坐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译文】 宋时，任守忠在朝廷之中，为奸作恶，反复无常，在太后与皇帝之间，两面侦察、挑拨。

有一天，韩琦发下一道空白的诏书，上头已有副宰相欧阳修的签名，赵概质疑于欧阳修，欧阳修说："韩公一定有他的理由，所以我就签了啊！"

韩琦坐在政事堂上，用头子（唐末至宋，枢密使不经由中书直行下达的札子）勾住任守忠，站在堂下，责备他说："你的罪过，应该处死。"

于是责求蕲州团练副使，将任守忠安置在蕲州，然后取出空白的诏书，填上内容，派使臣即日押走任守忠。

257. 你的判决正合我意

【原文】 李孝寿，字景山，宋徽宗时为开封府尹。时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

【译文】 李孝寿，字景山，宋徽宗（1101—1125年）时当开封府尹。当时有一名赴考的举子被仆人欺侮，很生气，写了诉状，想告到官府，被同住的考生劝了很久才放弃。

不久，他开玩笑似地，用状纸仿效李孝寿的笔法，写下判决文："本案不必勘察，直接打二十大板。"

仆人在第二天就拿这份判决书到开封府，告他的主人模仿府尹写判决书，动用私刑。

李孝寿于是开始追查，举子详细说明经过情形。

李孝寿一听，改变主意，说："你的判决，正合我意。"

就打了仆人二十大板，并向举子称谢。

258. 包恢活埋逆妇

【原文】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时知隆兴府。时有姑死者，假子妇棺以殓，家贫不能偿，妇诉于恢。恢怒，买一棺，绐其妇卧棺中以试，就掩而埋之。

【译文】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1225—1264年）时，主管隆兴府。

当时有一名妇人的婆婆死了，借媳妇的棺材入殓；由于家里太穷，没办法再买棺材还给媳妇，这媳妇就一状告到官府。包恢很生气，于是买了一副棺材，骗这媳妇躺进去试，然后就盖上棺材，将她掩埋了。

259. 有奶不一定是娘

【原文】 千文传，字寿道，元仁宗时为乌程尹。有富民张甲之妻王，无子。张纳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诱妾以儿来，寻逐妾，杀儿焚之。文传闻而发其事，得死儿余骨。王厚贿妾之父母，买邻家儿为妾所生，儿初不死。文传令妾抱儿乳之，而儿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实。乃呼邻妇至，儿见之，跃入其怀，乳之即饮，王遂伏辜。

【译文】 千文传，字寿道，元仁宗（1312—1320年）时当乌程府尹。当地有个有钱人家张甲，妻子姓王，没有生子。张甲在外纳了一妾，生下一个儿子，未满周岁。王氏用计将这名妾及婴儿骗来，不久就赶走妾，杀死、焚毁婴儿。

千文传听到这件事，就展开侦察，终于找到死婴的骨骸。王氏用很多钱收买妾的父母，然后买下邻家的婴儿，假装是妾的婴儿，诈称婴儿未死，千文传于是下令妾抱婴儿喂奶，婴儿却哭着不肯吃，妾的父母只好招认。千文传又将王氏邻家的妇人叫来，婴儿一看见她，就投入她的怀里；喂奶，也喝了。王氏这才认罪。

260. 胡长孺伪装商人擒盗

【原文】 胡长孺，字汲仲，元武宗至大元年，转为台州海宁县主簿。县有铜岩，恶少年狙伺其间，恒出钞道，为过客患，官不能禁。长孺伪衣商人服，令苍头负货以从，阴戒骀卒十人蹑其后。长孺至，岩中人突出要之，长孺方逊辞以谢，骀卒俄集，皆成擒，置于法，自是夜行无虞。

【译文】 胡长孺，字汲仲，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调为台州海宁县的主簿。县里有一座铜岩，不良少年常藏匿此处，一有过客就抄路狙击，来往的人深以为苦，官府又无法禁绝这种恶行。

胡长孺有一天伪装商人，要仆人背着货跟着他，而且安排十个士兵在暗中跟随。胡长孺来到铜岩，就有人出现要胁他，胡长孺正低声下气地谢罪时，士兵立刻出现，将这批不良少年一起擒住，移送法办。从此，即使夜行也不用顾虑了。

第九章　以上御下

【原文】 上之御下，如造父之御马，非饲以恩之，策以威之，则蹶衔委辔，在所不免，故操纵之术，为上者不可忽也。

【译文】 ［开宗明义］在上位的人统御属下，就如造父驾驭骏马一样，不丰厚优遇的饲养它，严厉威猛的鞭策它，那么马儿不驯服不受驾驭，一定在所难免。所以统御臣下的方法，在上位的人绝对疏忽不得。

264. 晏子二桃杀三士

【原文】 齐景公有勇士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恃功恣行，公患之。晏子劝景公馈之二桃，曰：“计功而食之。”公孙捷曰：“持盾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开疆曰：“吾杖兵而御三军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尝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顺流九里，得鼋头，鹤跃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独生不仁。”亦挈领而死。

【译文】　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88年）手下有三个勇士：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他们仗着功劳大，胡作非为，景公引以为患。

晏子就劝景公说："送他们两个桃子，要他们论功，谁功劳大就可以吃桃子。"

公孙捷说："我曾拿着盾牌，再搏杀小虎，我的功劳可以吃桃子。"

田开疆说："我拿兵器，一再与敌军对抗，我有资格吃桃子。"

古冶子说："我曾在渡河时，遇到大鳖，咬住马车左边的马，游入急流之中；我逆流百步，再顺流九里，斩了大鳖的头，然后像鹤一般跃出水面，我才有资格吃桃子。"

其他二人一听，自觉惭愧，都放回桃子，刎颈自杀。

古冶子说："你们两位都死了，只有我活着，实在不仁。"

说完，也刎颈自杀了。

265. 司马穰苴斩权臣正军纪

【原文】　齐景公召司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穰苴曰："愿得君之宠臣，国中所尊，以临军，乃可。"于是景公使庄贾往，穰苴与约："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日将暮，庄贾乃至，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曰："当斩。"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之士皆震悚。

【译文】　齐景公召见司马穰苴，与他谈论军事，谈得非常愉快，于是要他当将军。

司马穰苴说："希望能派国君的宠臣、而且是在国内受大家尊重的人到部队帮忙才好。"

于是齐景公就派庄贾前去，司马穰苴与他约定正午在军营大门见面。

约定后，司马穰苴先赶回部队，看着时间等候庄贾。一直到傍晚，庄贾才赶到。

司马穰苴召集部队，严肃地问："依军法，约定之后，迟到的，要如何处置？"

部队答："当斩。"

于是司马穰苴就斩了庄贾以维护军法，三军将士都十分震惊。

266. 孙武斩宠妃立威

【原文】　吴王阖闾谓孙武曰："子之兵法十三篇，吾尽见矣，可教妇人乎？"曰："可。"乃出宫女三千，分为二队，以宠姬二人为队长。孙子三令五申："鼓之，皆左。"妇人掩口而笑。孙子又三令五申："鼓之，皆右。"妇人笑愈甚。孙子谓执法者曰："约束既严，法令已立，队长故违，其罪何归？"曰："队长当斩。"武喝令斩却二姬。吴王使救之，则二姬首已坠矣。于是用次为队长，宫女皆股

栗，前后左右皆中规矩。领兵伐楚，诸将无不用命。

【译文】　吴王阖闾（公元前514—前496年）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完了，你可以教妇人吗？"

孙武说："可以。"

于是派出宫女三千人，分成二队，再派两名宠妃为队长。

孙子讲解兵法之后，又再三告诫，击鼓下令左转，结果这些妇人都笑了出来。孙子于是又三申五令，击鼓下令右转，妇人笑得更厉害了。

孙子回头对掌管军法的人说："我对她们的约定已经很严厉，法令也说明白了。你认为队长故意违背法令，应当依何罪处置？"

掌军法的人说："当斩。"

孙子就喝令斩两名队长，吴王赶紧派人去救队长，队长的头却已落地。

孙子接着派两名排头的宫女作队长，这时宫女们早吓得双腿发抖，孙子下令向前、退后、左转、右转，宫女们都作得中规中矩。

后来孙子带兵攻打楚国，将士都严守军令。

268. 文种焚烧宫室测军纪

【原文】　越王问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

【译文】　越王句践问大夫文种说："我想攻打吴国，可以吗？"

文种回答说："可以！我平常训练时，奖赏丰厚，刑罚严厉，而且令出必行。大王如想了解情况，不妨试着焚烧宫室。"

越王就焚烧宫室，此时，没有人来救火。

于是下令："因救火而死者，比照阵亡抚恤；救火而没有死的，比照杀敌奖赏；不救火的，比照降敌刑罚。"

于是大家就在身上抹药，披上湿衣服，赶着去救火，左边三千人，右边三千人。由此可以看出越国有必胜的气势。

269. 商鞅徙木立信

【原文】　秦商鞅欲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市南门，募民有能徙北门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民莫敢违。

【译文】 秦国商鞅想变法图强，法令已经准备好，尚未公布，因为怕民众不相信新的法令，于是先在京城南门树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能将木头搬到北门的民众悬赏十两黄金，结果没有人敢搬。

商鞅又下令说："能搬的，奖赏五十两黄金。"

有一个民众搬迁了木头，商鞅就赏了五十两黄金给他。从此以后，新法公布，民众没有人敢违抗。

270. 刘邦颠倒豪杰

【原文】 汉王使随何说九江王来归，汉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及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皆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吕东莱所谓用不测之辱，施不测之恩，颠倒豪杰，莫之端倪，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译文】 汉王刘邦派萧何去游说九江英布投靠汉王。汉王正坐在椅上洗脚，召见英布，英布一进来，看到这情形，非常愤怒，后悔来投靠，想自杀。等出去之后，回到住处，发现帐幕、饮食、随从都比照汉王的住所，英布又大为高兴。

这就是吕东莱所谓的"运用令人意外的侮辱与恩宠，使英雄豪杰为之颠倒，而不知所措"，而这也是汉高祖之所以能在当世称雄的原因。

271. 张良踩脚，刘邦会意

【原文】 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愿为假王以镇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立而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征其兵使击楚。

【译文】 韩信平定齐国之后，派人报告汉王刘邦说："齐国人浮夸诡诈，是反复不定的国家，希望让我做假王（代理国君）来镇守此处。"

当时，刘邦被楚霸王围困在荥阳，情况紧急。韩信的使者一来，刘邦看到信大怒，骂着说："我正困在此处，从早到晚盼望你来帮我，却不料你要自立为王。"

正说着，张良、陈平已来到他身后，伏着身，踩一踩刘邦的脚，贴着耳说："汉军正处于不利的状态，怎么可能禁止韩信自立为王？这时候不如册立他为王，好好对待他，让他好好守在齐国，否则，事情又会变卦的。"

刘邦领会过来，就继续骂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就是真王了，还当什么假王？"

于是派张良册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部队去攻击楚霸王。

272. 假游云梦，真擒韩信

【原文】 韩信封为楚王，初之国，陈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汉王欲攻之，以问陈平，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诸将用兵孰过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能保其全胜乎？平闻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信必迎谒，因而擒之，此特一力士事耳。"帝以为然，乃会诸侯于陈。信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臣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

【译文】 韩信被封为楚王，刚就任时，陈地的士兵来往于楚，其中有人向刘邦报告，说韩信造反。

刘邦当时想出兵攻韩信，先问陈平，陈平说："陛下的部队比起韩信的楚兵，谁比较精良？陛下的将领，比起韩信，哪方面比较会用兵？"

刘邦说："我都比不上韩信。"

陈平说："既然如此，陛下出兵攻他，等于是逼迫他作战，陛下有把握获得全胜吗？我听说古代的天子，常巡视天下，会见诸侯。陛下只要出巡，假装游览云梦大泽，在陈召集诸侯，韩信一定来迎接、拜见，借这个机会擒他，只需一个大力士就能办成了。"

刘邦听了，觉得可行，于是在陈会合诸侯，韩信果然来晋见，刘邦就下令武士抓住韩信，放在后面的车子上。

韩信说："果然像人家说的：'狡兔死了，走狗自然被烹杀；高空的飞鸟没有了，良弓自然被收起来；敌国已破，平时出主意的臣子就得死。'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我当然得被烹杀了。"

刘邦说："有人告你造反。"

于是将韩信戴上镣梏带了回去。

274. 曹操割发警众

【原文】 曹操出军，令"军士无败麦，犯者死。"骑皆下马扶麦而过，操马忽腾入麦中，敕主爵议罚。对曰："《春秋》罚不加于至尊。"操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乃拔剑割发置地曰："权当吾首。"一军悚然。

【译文】 曹操有一次出兵，经过麦田，下令部队不可破坏庄稼，触犯的人

将被处死，于是骑兵都下马，用手扶着麦穗走过。

就在此时，曹操的马却突然跳到麦田里，曹操于是下令掌法的官员讨论如何刑罚。

掌法的官员说："依《春秋》的案例，刑罚不能上推到元首。"

曹操说："我自已订下法令，却又犯法，如何能率领部属？"

说着，拔下佩剑，割下头发，放在地上，说："就权充是我的首级吧！"

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

275. 用相反意见测忠诚

【原文】 魏侍中刘晔言与魏主睿相合，为睿所重，或谓睿曰："晔言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陛下诚反意而问之，与所问反者，是晔尝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无所逃矣。"睿从之，果得其情。

【译文】 魏的侍中刘晔，说话都迎合魏王曹睿，深受曹睿重用。

有人就对曹睿说："刘晔讲话不尽忠诚，只是善于窥探陛下的心意，故意迎合罢了。陛下可以用与心意相反的意见问他，他的回答如果和陛下的说法相反，那刘晔的心意就与陛下相合。如果每次问话结果都一样，刘晔的本意自然看得出来。"

曹睿依照他的话去试，果然测出真相。

276. 假南伐，真迁都

【原文】 北魏主宏以平城地寒，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命王谌筮之，遇"革。"魏主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吉孰大焉。"于是戒严，九月至洛阳，霖雨不止，诏诸军前发，宏戎服执鞭，乘马而去，群臣稽颡于马前曰："今日之举，天下所不愿，臣不知陛下独行何之？"安定王休等复殷勤泣谏，宏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

【译文】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因首都平城太冷，想迁都洛阳，担心群臣不肯，于是交议，准备大举讨伐南方的北齐。命令王谌卜筮，结果出现"革"卦。

孝文帝说："汤、武革命，是顺应天命和人心的事，没有比这卦更吉利的了。"

于是发布戒严令，九月的时候，来到洛阳。

当时洛阳雨下个不停，国君下令部队前进，自己也穿着军服，拿着马鞭，骑马正要前进。

臣子们却跪在马前叩头说："今天的事，天下的人都不愿做，臣子实在不知

道为何只有陛下坚持要如此？”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也积极地边哭边劝谏。

于是孝文帝下令说：“今天我们已经大举行动，如果没有成果，往后怎么办事？如果不想南下讨伐，也必须将首都迁移到这里。”

当时一些旧部属虽然不愿迁到内地，却怕真的要往南讨伐，也不敢再反对。

277. 拓跋祯以静制动

【原文】 拓跋祯，北魏孝文帝时为豫州刺史。有城豪胡丘生数与外交通，尝有犯，怀恨图为不轨。城中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祯，速掩丘生并诸预谋者。祯曰：“吾不负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诳误，若即收掩，众必大惧，吾静以待之，不久自当悔服。”语未讫，而城中三百人自缚诣州门，陈丘生谲诳之罪。丘生单骑逃走，祯恕而不问。

【译文】 拓跋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任豫州刺史。当地城里有个土霸胡丘生，屡次与外人勾结，因曾经犯案被捕，怀恨在心，想图谋不轨。城里有个石道起，将这件事密告拓跋祯，希望尽快逮捕胡丘生，以及那些参与预谋的人。

拓跋祯说：“我没有对不起人，人家怎会作乱呢？只是胡丘生本性诡诈，欺惑人心罢了。如果逮捕他，民众一定会恐慌，不如静静等待，不久之后，他自然会后悔、认错的。”

话未说完，城里已有三百个人，自己捆绑自己，来到州府门前，陈述胡丘生诡诈欺惑的罪状。同时，胡丘生也独自骑马逃走。拓跋祯于是不再追究。

278. 杀死囚，徵回纥

【原文】 唐马燧，随李抱玉受署为赵城尉。时回纥还国，恃功骄恣，所过剽伤，州县供饩不称，辄杀人。抱玉将遣使馈劳，宾介无敢往者，燧自请往典办。乃先赂虏酋，与约，得其旗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觳暴，抱玉才之。

【译文】 唐朝时，马燧追随李抱玉，当上赵城尉。当时回纥要回国，仗着帮助朝廷平乱有功而骄傲、放肆，到处劫掠、伤人，对各地州、县供应的补给，稍不满意，动不动就杀人。李抱玉要派人去慰劳，左右的人却都不敢去，马燧于是自我推荐去办这件事。

马燧先贿赂回纥酋长，与他约定，借到旗帜做为信物，可以发号司令，触犯的会被杀。又找来已被判死刑的囚犯做身边跑腿的小厮，稍微犯过就斩。

回纥因此十分害怕，一直到出边界都不敢再放肆。李抱玉十分赏识马燧。

279. 元祯斩囚伏蛮

【原文】 唐元祯（译者按：唐元祯，当为“北魏元祯。”见《魏书》卷15。），便骑射，为南豫州刺史。大湖山蛮时时抄掠，前后守牧多羁縻而已。祯乃设划，召新蔡、襄城蛮魁三十余人，祯盛武装，于州西为置酒，使之观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祯自发数箭皆中，然后命左右依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军衣，亦参射限，命射不中，即责而斩之。蛮魁等相视股慄。又预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蛮衣，云是钞贼。祯乃临坐，伪举目瞻天，微有风动，祯谓蛮曰：“风气少暴，似有钞贼入镜，不过十人，当在西南五十里许。”即命骑追掩，果缚送十人。祯告诸蛮曰：“汝乡里作贼如此，合死不？”蛮等皆叩头曰：“合万死。”祯即斩之，乃遣蛮还，诸蛮大服，自是境无暴掠。

【译文】 唐朝时元祯，善于骑马射箭，任南豫州刺史。当时太湖一带山里的蛮人时常出来抄路抢劫。前几任的刺史，对蛮人只是安抚而已。到了元祯时，才有所计划。

元祯召集新蔡、襄城一带的蛮族酋长三十几人，到南豫州的西部边境会面，自己则全副武装，准备宴席，要酋长们参观射箭的演练。元祯先派二十几个射箭好手参加演练，自己则先射出几箭，都命中目标，然后命令手下轮流射箭。手下当中，已预先安排一个死刑犯，限他命中目标，结果没射中，就当场斩首。酋长们看了，都彼此看来看去，吓得两腿发抖。

另外，又预先找出十个死刑囚犯，穿上蛮人的服装，伪装成抄路抢劫的盗贼。

元祯在座位上，假装看着天上，一阵轻风吹过，就对着酋长们说：“这阵风，气势稍微显得暴戾，似乎有抄路抢劫的盗贼入寇，只有十个人，应当出现在西南方五十里左右的地方。”就下令骑兵出动追捕。不久，果然抓回来十个人。

元祯告诉酋长们：“你们的族人作贼，是否应该判死罪呢？”

酋长们都叩头说：“罪当万死。”

于是元祯派人送酋长们回去，这些蛮人从此平服，再也没有抢劫事件。

280. 崔佑甫“长谈释兵权”

【原文】 唐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卫兵，权震中外，帝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佑甫，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

【译文】 唐朝时，神策军使（禁军司令）王驾鹤，长久控制禁军，权力之大，震惊朝廷内外。皇帝想将他替换下来，又怕他叛变，于是问崔佑甫有什么方法。

崔佑甫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

请皇帝立即召见王驾鹤，跟他谈话，拖延很久，而取代他职位的人则已进入军中了。

281. 赵普"杯酒释兵权"

【原文】 宋太祖问赵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久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吾既谕矣。"顷之，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守信等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之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

【译文】 宋太祖（960—976年）问赵普说："天下自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之间，换了十个姓的帝王，争战不停，是什么缘故呢？"

赵普说："没别的缘故，只是因为各地节度使，藩镇的势力太大，国君弱而臣子强。现在想改变，也不必什么奇妙的方法，只要略微削弱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源和粮食，收编他们的精兵，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必再说，我已经懂了。"

不久，太祖与老朋友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一起喝酒，半醉时，叫侍从退下，说："我如果没有你们的扶助，就没有今天，这个宝座，有谁不想要？你们虽没有二心，但部下要是贪求富贵，你们能怎么样？一旦黄袍加在你身上，即使你们不愿意也没办法。"

石守信等人听了，都鞠躬、哭泣地说："我们实在笨得想不到这些，请陛下同情，指示一条可以让我们活下去的明路。"

太祖说："人生很短，像白驹过隙一般。想追求富贵的人，只是希望多积蓄一些金钱，好好享受，让子孙不要贫困罢了。你们何不解除兵权，挑一些好的田产、房地，为子孙建立永久的基业，多找一些歌妓、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享尽天年呢？君臣之间，彼此不会猜忌对方，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一再拜谢，说："陛下为我们想到这些，真是让我们起死回生。"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假托生病，请求解除兵权，太祖也核准了。

282. 断狱不明，杀风不止

【原文】 宋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辇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主人逊谢，久不得解。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丐者死，遗其刀而走。会日已暮，追捕莫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仍五季乱习，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乃三人不胜其愤而杀之耳，狱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之，毋枉焉，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是顾傍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唯命，即奉刀纳鞘中，因拂袖而起曰："如此宁不妄杀人？"

【译文】 宋太宗（976—997 年）刚继位不久，正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服中外。

有一天，他的座车就停在市集上。当时有一名乞丐，乞讨不到什么东西，在人家门外大骂，那家主人很客气地道歉，但乞丐不满意，闹了很久。群众正在围观，这时候，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人，用刀子刺死乞丐，留下刀子逃走了。刚好天色已暗，追捕不到。

第二天，京师首长上奏，太宗很生气，说："还是沿袭着五代末年混乱的风气，大白天竟敢在京师杀人。"

于是下令严密追捕，而且一定要破案。这官员很害怕，过了很久，上奏表示这件事是有三个人因为受不了乞丐的气，所以杀了他。

狱文送到后，太宗很高兴，说："你这么用心，虽然很好，但请替我再复审一次，千万不要冤枉无辜。下次把凶刀也一起带来。"

没几天，京师首长又登殿报告："狱文和凶刀一起呈上。"

太宗问："复审了吗？"

官员说："审了。"

太宗就叫小太监："拿我的刀鞘来。"

小太监听令，拿起刀鞘将凶刀插入鞘中，正相吻合。

太宗很生气地站起来说："像你这么办案，怎么会不乱杀人呢？"

283. 威吓土豪警告民众

【原文】 陈恕，字仲言，宋太宗时，迁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时契丹内寇，受诏增浚城隍，其器用取于民者不时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会将吏将斩之。宗族号诉，宾佐竞前请救，大豪叩头流血，请翌日集事，违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栗，无敢后期者，数日功就。

【译文】　陈恕，字仲言，宋太宗时，迁调为工部郎中，掌理大名府。

当时契丹侵略中原，陈恕受命朝廷，要增建城墙，挖深壕沟，许多物资和人力，须由民间征集，但民众却不按时集合。陈恕立刻逮捕大名府中的一名大户恶霸，召集将士，将予处斩。这名大户的宗族号哭上诉，府中幕僚也争着营救，而他本人更是叩头流血请求饶恕，自愿在第二天完成集合的任务，如果逾期，甘愿被斩。

陈恕就下令，让他带着镣梏集合，以警示民众，民众都很恐慌，不敢再延迟。不多久，工事就完成了。

284. 寇准用计废东宫

【原文】　宋太宗太子楚王元佐，残忍不守法，帝怒，会寇准通判郓州，得召见，谓曰："试与朕决一事，东宫所为不法，欲废之，则宫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乱。"准曰："此易耳，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令左右侍从皆从，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事，废太子，一黄门力也。"太宗从其策，及东宫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废之。

【译文】　宋太宗太子楚王元佐，残忍而不守法。太宗很生气，恰巧寇准当郓州通判，就趁机会召见，告诉他说："你试着为我想个办法。东宫太子做不法的事，我想废掉他太子的职位，但毕竟东宫也有部队，恐怕因此会引起叛乱。"

寇准说："这很简单。陛下可以下令太子在某月某日于某地代陛下主持典礼，并且命令太子将随从都带去。然后陛下再搜查东宫，如有不法的证据，再废掉太子，那不过是一个侍卫就能办的事。"

太宗依他的计策，等东宫太子出去之后，果然找出挖眼、挑筋、割舌等刑罚犯人的刑具，就将他废了。

285. 活猪心肝后宫立威

【原文】　宋太宗时，一宫人逾垣潜出，捕获，太宗迟违，不欲杀之，然恐无所惩。皇城使刘承规会其意，奏曰："法不可容。臣须是活取心肝进呈。"即时领去，送尼寺中潜远嫁之，却取旋杀猪心肝一具，以盒子贮来，六宫围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宫掖肃然。

【译文】　宋太宗时，有一个宫女爬墙逃走，被逮获，太宗迟疑着，不想杀她，可是又怕对其他人失去惩戒的作用。

宫廷主管刘承规了解太宗的心意，上奏说："依法是不容活命。不过，待会儿我会取来一副活心、肝，进呈陛下，然后立刻将宫女带走，送到尼姑庵，再于暗中将她嫁到远方。"

刘承规于是退下，取来刚杀的一副猪心、猪肝，用盒子装好，要进呈太宗。后宫嫔妃、宫女围着哭泣。很久之后，刘承规才将盒子略微掀起，以告慰太宗。从此，后宫就很平静了。

286. 薛简肃就地处决平人心

【原文】 宋薛简肃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东门外，城中有戍卒作乱，既而就擒。都监往白公，公指挥只于获处处决。民间以为神断，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间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党反侧之心也。

【译文】 宋朝薛简肃，在成都时，有一天，在大东门外设宴。城中有一名卫兵作乱，不久被擒。成都主管报告薛简肃，问如何处置。薛简肃下令，就在逮捕他的地方处斩。

民间认为这是英明的处置，否则一旦追究起来，随便牵扯，时间一拖久，又不知会连累多少人，实在无法使其同党虚浮的心平静下来。

287. 杀娼不治罪

【原文】 明镐，宋仁宗时擢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巡边以备贼。时边任多纨袴子弟，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寨。军行，娼妇多从之，镐欲驱逐，恐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耶？"纵去不治，娼妇闻皆散去。

【译文】 明镐，宋仁宗（1023—1063年）时被提拔为龙图阁直学士，主管并州，巡视边境以防备盗贼。当时担任边境事务的人，多半是纨袴子弟。明镐就找出最不称职的人，加以杖罚，一些较软弱的人，就自动辞职离开了，于是明镐就上奏，挑选有经验的人来防守边境的堡寨。

当时部队行动时，娼妓多半会随着行动，明镐想驱逐她们，又怕伤了士兵的心。刚好有士兵因为争风吃醋，杀了一个娼妓，被官吏抓来向明镐报告。

明镐说："那些人来军中做什么？"

当场释放士兵，不加惩治，那些娼妓知道后，都走了。

288. 假追盗贼诛叛将

【原文】 宋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召之不来，来又不释甲，中外汹汹，张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盗者。因召琼、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设食，食已，相顾未发。子羽恐琼觉，遽取黄纸执之，趋前曰："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即顾左右拥置舆中，以俊兵卫送狱。而使光世出抚其众，数琼在围城中附虏胁二圣出狩状，且曰："所诛止琼，汝等固天

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刃曰：“诺。”悉挥隶他军，顷刻而定。琼伏诛。

【译文】　宋朝时，叛将范琼拥兵盘踞黄河上游，皇帝下令召见，不肯来，后来来了，又是全副武装，带着兵，因此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张忠谋、刘子羽密商计谋，想除掉范琼。有一天，派张俊带领一千人渡过河流，装作是追捕盗贼的样子。然后再下令召见范琼、张俊以及刘光世来司令部讨论大事；摆设宴席，一直到吃完，彼此相顾，都未发一言。

刘子羽怕范琼知道他们的计谋，就拿一张黄纸，向前说：“朝廷有令，要范将军到大理去对质。”

然后下令左右拥向范琼，带上车，派张俊的部队押送入狱。另外又派刘光世出去安抚范琼的部队，说出范琼在当初部队被围困时归附胡人，以及要胁两位皇帝出巡边境以致被俘的罪状。并且说：“要杀的只有范琼，你们都是皇上亲自带领的部队。”

士兵们都放下武器，说：“好。”

于是都被收编到其他部队，事情就这么结束，而范琼也处斩了。

289. 张忠定计平流言

【原文】　宋主帅王继思帐下宠卒恃势吓民，暴取财物，民有诉者，其人缒城夜遁。张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汝生擒得处，则浑衣扑入井中，作逃亡投井申来。”是时群党汹汹，知其已投井，故无他议，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

【译文】　宋朝主帅王继思部下，有一个受宠的士兵，仗势恐吓民众，胁迫取财，有人告到官府，这名士兵于是在夜里用绳索坠城逃亡。

张忠定派衙里的人去抓，并交待他们说：“在活抓他的地方，将他衣衫完整地投入井里，作出逃亡畏罪、投井自杀的样子，再来回报。”

当时党派之间，议论纷纷，但知道这名士兵投井自杀之后，争论也就平息了。不但如此，张忠定也免去与主帅不合的闲言。

291. 况钟扮猪吃老虎

【原文】　明况钟，以吏员事吕尚书震，尚书荐其官，授主事，升郎中，知苏州府。公初至府，佯不解事，诸吏抱案，环立请判。公顾左右问吏，吏所欲行止，公辄听吏，吏大喜，谓太守愚。越三日，公召诸吏诘曰：“某事宜行，若顾止我；某事宜止，若顾欲我行。”缚诸吏拷掠投庭下，辄死者数人，诸吏又皆大惧，谓太守神明。公乃尽核属吏，斥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大治。

【译文】　明朝时，况钟以小吏的身份追随尚书吕震，吕震欣赏他的才华，推荐他当主管，升为郎中，出掌苏州府。

况钟刚到苏州府时，假装不懂政务。府里的小吏们抱着公文，围着况钟，请他批示。况钟故作不知，瞻左顾右地问小吏，小吏说可行就批准，小吏说不行就批不准，一切都听部属的。这些小吏都很高兴，说况钟是个笨蛋。

过了三天，况钟召集部属，责骂："某某事可行，你却阻止我；某某事不可行，你却要我批准。可恶！"

就将这些小吏捆绑，拷打之后，丢在庭院里，结果死了好几个人。这些部属又变得十分恐惧，认为况钟十分神明。之后，况钟对这些小吏全部加以考核，辞退五个贪污的小吏，及十几个愚笨、懦弱的人。苏州从此大治。

第十章　能言善道

【原文】　理胜于辞，发无不中；华浮于实，终属游谭。故一言决兴邦之机，片语有回天之力，岂与伤烦伤易者同日语哉！

【译文】　［开宗明义］事理胜过辞藻，话一说出来，没有不切中人心的；若是言语虚浮夸大不实，终究没有意义，更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切要的话，有时一句就可以决定振兴国家的契机，半句就可以使整个局势大逆转；这样的言语，绝不是那些讲究修辞——所谓词繁词简的问题——可同日而语的啊！

296. 楚国多士不受重用

【原文】　卫蘧瑗，字伯玉，使至楚，逢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耶？"蘧伯玉曰："谨受命。"

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说。蘧伯玉曰："楚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蚡冒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盗贼。二人生于楚，而吴、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哲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言者，固可得而托身耶？'又不知公子哲将何治也。"

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

【译文】　卫国大夫蘧瑗，字伯玉，出使楚国，在濮水边上遇到楚国公子哲。

公子哲说："我听说上等的士人，可以托他照顾妻室；中等的士人，可以托他传话；下等的士人，可以托他管财物。这三样能不能托你办呢？"

蘧伯玉说："好。"

蘧伯玉见到楚王，出使的公务办完，就坐着与楚王闲谈，从容不迫地谈到"士人"的问题。

楚王说："哪一国的士人最多？"

"楚国士人最多。"蘧伯玉回答。

楚王很高兴。

蘧伯玉又说："楚国最多士，但楚国却不能重用。"

楚王说："为什么？"

蘧伯玉说："伍子胥生在楚国，逃往吴国，做了吴国宰相，带兵攻打楚国，毁了楚平王的墓。皮盻黄生在楚国，跑到晋国，治理七十二县，政绩良好，路上掉了东西，不怕被人捡去，城门不用关，也没有盗贼。这二位都生在楚国，但吴、晋懂得重用他们。

"今天我来的时候，在濮水附近遇到公子哲，他说：'上士可以托他照顾妻室，中士可以托他传话，下士可以托他保管财物，这三样可不可以托你？'我看公子哲出国，不知道会到哪里发挥他的治国才能呢？"

楚王听了，派使者坐专车一辆，副使专车两辆，到濮水附近去追公子哲。

公子哲回到楚国，受到重用，是蘧伯玉的功劳。

297. 甘茂挟外自重拜上卿

【原文】 甘茂以被谗去秦，亡奔齐。出关逢苏代，曰："君闻乎江上之处女乎？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者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于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

乃西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殽塞、溪谷，地形险易尽知之。彼若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槐谷，终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甘茂辞，不往。苏代谓齐闵王曰："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愿为王臣，故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

【译文】 甘茂因为被毁谤而离开秦国，想投奔到齐国，出关时，遇到苏代。对苏代说："你听说过住在江水附近的处女吗？江水附近的处女当中，有一个很穷，家里没有蜡烛，她和其他处女一起纺织。其他处女嫌她穷，又来共用烛火，

想赶她走，她说：‘我缺少烛火，所以都先来这里，帮各位扫地铺席，各位何必舍不得一点烛火呢？’其他人一听，觉得有人先来帮忙扫地、铺席也好，就收留她了。现在我受困，被秦国驱逐而出关，希望能像那处女一般为你打扫铺席，请收留我吧！”

苏代说：“好！不但收留，还希望齐国能重用你。”

苏代于是先到秦国，游说秦王说：“甘茂是一位不凡的人，甘家在秦国历代以来都受到重视。从淆塞到鬼谷，所有地形上的情况都十分了解。他如果以齐国的名义约集韩、魏两国，反过来设计秦国，对秦国是很不利的。”

秦王说：“既是如此，那该如何呢？”

苏代说：“不如准备厚礼，用高薪请他回来；如果他回来，就将他安置在鬼谷，终身不让他再出鬼谷一步。”

秦王说：“好。”

立刻委任甘茂为上卿兼宰相，派使者带宰相的官印到齐国去迎接甘茂，但是被甘茂婉谢了。苏代回到齐国，对齐湣王说：“甘茂是一位贤人，秦国委任他做上卿，拿相印来迎接他。但甘茂感谢大王收留，所以希望成为大王的臣子，因此不回秦国。如今大王如何礼遇他呢？”

齐王说：“好！”

立刻任命甘茂为上卿。而秦国同时也解除对甘茂家族的限制，并恢复对齐国的往来。

298. 苏秦一席话换十座城

【原文】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敝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愀然变色，曰：“然则奈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王曰：“善。”于是乃归燕之十城。

【译文】　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国太子，这一年，恰好燕文侯去世，太子登基，成为燕易王（公元前 329 年）。燕易王刚即位，齐宣王就趁燕国国丧之际，出兵攻燕，占据了十座城。

燕易王对苏秦说："当初你来到燕国，我父亲帮你，使你见到赵王，才完成六国合纵的大业。如今齐国却先攻打赵国，然后又攻打燕国。你主持六国合纵的大业，天下都在笑你了。你能为燕国取回齐国侵略的土地吗？"

苏秦很惭愧地说："请让我为大王效劳。"

苏秦见到齐王，一拜再拜，先低头庆贺，然后仰头哀悼。齐王说："怎么一下子庆贺，一下子又哀悼呢？"

苏秦说："我听说饥饿的人之所以不吃鸟嘴一口就能吃掉的食物，是因为吃了与饿死没有两样。现在燕国虽然弱小，却是秦王的女婿。大王贪图燕国十座城，却与强大的秦国结仇；就好像当燕国是雁阵，却没想到秦国躲在背后，袭击燕国，却招来天下的精兵；这不等于是饥饿的人吃下鸟食一般吗？"

齐王脸色一变，说："那该如何是好呢？"

苏秦说："我听说，古时候善于处置事情的人，能转祸为福，反败为胜。大王如果真的能听我的，就立刻归还燕国的十座城。燕国无缘无故地收回十座城，一定十分高兴，秦王如果知道是因为秦国的关系而归还燕国的十座城，也一定高兴。这种做法使齐国少了仇人却得到知交，而一旦燕、秦一同臣服于齐国，那么大王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大王让秦国得到虚名，而大王却用十座城取得天下，这就能够完成称霸的大业了。"

齐王说："好。"

于是归还燕国十座城池。

299. 神箭手要懂得休息

【原文】　苏厉说白起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过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养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气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今公破韩、魏，杀犀武，而北攻赵，取蔺、离石、祁，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过两周，践韩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尽灭，公不若称病不出也。"白起从之。

【译文】　苏厉游说白起：

"楚国有个人，名叫养由基，是个神射手，站在柳树前百步，百发百中，围观的人都叫好。却有一个过路人说：'好！有资格让我教你射箭了。'养由基说：

‘大家都叫好，你却说要教我射箭！你先射射看！’这位过路人说：‘我不是要教你“左支右钩”等射箭技巧，而是想告诉你射箭是需要休息的。射柳叶，百发百中，如果不懂得休息，不多久就没力气了，那么拨箭钩弦，只要一箭不中，就前功尽弃了。’

“现在先生击破韩、魏，杀了犀武；北攻赵国，取下蔺离、石祁，功劳很大。如今又带秦兵经过东、西周，取道韩国攻梁国，如果攻不下来，不是前功尽弃吗？所以先生不如托病不去。”

白起听从他的话。

300. 齐王无路运九鼎

【原文】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知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沙海之上，日且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以出，敝邑迁鼎以待命。”乃止。

【译文】 秦国带兵逼近周国，想要九鼎（天子权威的象征）。周王很担心，颜率说：“大王不必担心，我到齐国讨救兵。”

颜率到了齐国，对齐王说：“秦国暴虐无道，想带兵逼迫周国以取得九鼎。我们周国的君臣商议过了，都认为把九鼎交给秦国，不如交给贵国。再说，救助即将危亡的国家可以获得美名，拥有九鼎又是贵重的宝物呢！请大王考虑吧！”

齐王于是出动五万名部队援救周国，秦兵也因而退兵。

齐国事后向周国要求九鼎，周王又担心了，颜率说：“大王不必担心，让我到齐国解决。”

颜率到了齐国，对齐王说：“周国因贵国仗义相救，君臣、父子才能保住性命，愿献上九鼎。请问要从哪条路将九鼎送到齐国呢？”

齐王说：“寡人将借道梁国。”

颜率说：“不行。梁国君臣想得到九鼎，计划放在晖台和沙海，图谋很久了，

如果九鼎经过梁国，就出不来了。”

齐王说：“那么寡人就借道楚国。”

颜率说：“不行。楚国君臣想得到九鼎，计划放在叶庭，已经图谋很久了，进了楚国，九鼎就出不来了。当初周伐商，取得九鼎，一鼎就须九万人拉挽。现在大王即使有那么多人，但是想由哪条路送回齐国呢？我实在为大王担心。”

齐国生气地说：“你来了那么多次，还不是不给？”

颜率说：“我不敢欺骗贵国，请赶快决定走哪条路，我国会搬九鼎等着。”

齐王无法可想，只好放弃。

301. 丧子不哭的母亲

【原文】 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引兵而归。因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和。赵计未定。楼缓新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与秦城何如？不与何如？”楼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为贤母也；从妇言之，必不免为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则恐王以臣之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

【译文】 秦攻赵国长平，大败赵兵，大军凯旋而归，然后派人向赵国要求割让六座城再讲和。

赵国尚未下决定，这时楼缓刚从秦国来，赵王就找他商量：“给秦国土地好呢？还是不给好呢？”

楼缓谦让地说：“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

赵王说：“话虽如此，你不妨试着说说心里的话。”

楼缓说：“大王听过公甫文伯母亲的事吗？公甫文伯在鲁国当官，病死了，有十六个妻妾为他自杀。他母亲知道之后，不肯哭。管家问说：‘哪有人死了儿子而不哭的？’他母亲说：‘孔子是贤人，被驱逐出鲁国时，公甫文伯没有追随孔子，现在死了，却有十六个妇人为他自杀，可见公甫文伯对长者（孔子）不好，只对妇人好。’所以啊！同一件事，说法可以不同，人心也不同。我现在才刚刚从秦国回来，如果说不割让，实在不是好办法；如果说割让好，又怕大王认为我偏袒秦国！所以我不敢回答大王。但要是大王要我私下表示意见，我认为不如割让。”

赵王说：“好。”

302. 楚王不做偷窃狂

【原文】 楚欲攻宋，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豫、楠、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译文】 楚国想攻打宋国，墨子就晋见楚王说："有个人，放弃自己豪华的车子，却想偷邻居的破车；放弃自己质料美好的服饰，却想偷邻居的短粗衣；放弃自己家里的梁肉，却想偷邻居的糟糠。这是哪一种人呢？"

楚王说："他一定是患了偷窃狂。"

墨子说："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宋国方圆只有五百里，这就好像是豪华车子与破车的对比。楚国有云梦大泽，犀、兕、麋、鹿，到处都是，长江、汉水里头，鱼、鳖、鼋、鼍的产量，可以说是天下最丰富的，而宋国可以说是连雉、兔、鲫鱼都没有，这就好像是梁肉与糟糠的对比。楚国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等木产，宋国却没有高大的树木，这就好像是质料美好的服饰与短粗衣的对比。所以我认为楚国要攻打宋国，就跟那个有偷窃狂的人同类。"

楚王说："好吧！那我就不打宋国了。"

303. 有些事不能不忘

【原文】 魏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臣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译文】 魏信陵君（名无忌）杀了晋鄙（魏国带兵官），击破秦军，解除邯郸被围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赵王亲自出郊外迎接。

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人说：'有些事无法得知，但有些事不可不知；有些事不能忘，但有些事不能不忘。'"

信陵君说："怎么说呢？"

唐雎说："有人恨我，我无法得知，但我恨人，却不可不知；别人有恩于我，

不能忘记，但有恩于人，就不能不忘。先生杀了晋鄙，解除邯郸受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这是大恩，所以赵王出郊迎接。但你与赵王毕竟是在仓促之间会面，希望你能忘了对赵国的恩惠。”

信陵君说：“无忌多谢教诲。”

304. 淳于髡一日荐七士

【原文】 齐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崋黍、梁父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俦，今髡，贤者之俦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哉！”

【译文】 齐国大夫淳于髡，在一天之内就推荐七位贤士给齐宣王（公元前455—前405年）。

齐宣王说：“你来！我听说：‘千里之内要是有一位贤士，距离就算很近了，百代之间要是出一位圣人，时间就算是很短了。’而你竟然在一天之内就推荐七位贤士给我，那贤士未免太多了吧！”

淳于髡说：“不会吧！鸟嘛！羽翼相同的就住在一起；兽嘛！脚相同的就住在一块儿，一起行动。如果要到沼泽去找柴胡、桔梗（中药），几辈子也找不到；但要是到崋黍、梁父等山的南边坡地去找，随便也可以满载而归。事物都各有同伴，像我淳于髡，就是贤士的同伴。大王若是从我这儿征求贤士，就像是到河里舀水，用燧石取火一般容易。我还想继续推荐贤士给大王，哪里只是七位呢？”

306. 孟尝君削去报仇名单

【原文】 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于齐士大夫？而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君曰：“不知。”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也。请以市谕，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不复言。

【译文】 孟尝君被放逐之后，又恢复相位，重回齐国。

谭拾子到边境去迎接，对孟尝君说：“您会不会埋怨齐国的士大夫放逐您，而想杀人呢？”

孟尝君说："会。"

谭拾子说："有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有个道理是必然的，您知道吗？"

孟尝君说："不知道。"

谭拾子说："死，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追求富贵、摒弃贫贱则是必然的道理。拿市场来打个比方吧！早上的时候，市场人潮汹涌，到了晚上，市场就空荡荡了；这并不是市场喜欢早上而憎恨晚上啊！为了求生存所以就争着去，为了避危亡所以就逃离，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希望您不要心怀怨恨。"

孟尝君听了，就削去一份记有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的名单，不再表示要报复了。

307. 骗夺丛神的赌徒

【原文】 应侯谓秦昭王曰："亦闻恒思有丛神与？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众博，曰：'我胜丛，丛藉我神三日；不胜丛，丛困我。'乃左手为丛投，右手自为投，胜丛，丛藉其神。三日，丛往求之，遂弗归。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丛亡。今国者，王之丛，势者，王之神。藉之以此，得无危乎？夫百人舆瓢而趋，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诚舆瓢，瓢必裂。今臣闻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不称瓢为器则已，称瓢为器，国必裂矣。"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等于关外。

【译文】 应侯（范雎）对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说：

"大王听过恒思这地方有丛神（乡野林间草木众多之处立祀为神）吗？恒思有个不良少年，要跟丛赌博，说：'如我胜了丛，丛就得把神借我三天；如果我输了，就任凭丛处置。'于是左手替丛赌，右手替自己赌，；结果赢了丛，于是把神借走了。过了三天，丛去找神，却要回不来了，过了五天，丛就干枯了，过了七天，丛就死了。

"现在，国家好比是丛，权势好比是神，都是大王所有的，如果借给他人，国家不是危险了吗？叫一百个人搬动一个葫芦瓢，不如叫一个人拿着走来得快；再说要一百个人抬着瓢，瓢一定会破裂。如今我听说太后、穰侯专权，又有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人相助，如果他们没看上国家这个大瓢（将国家比做瓢）就好，要是看上了，那国家不就像大瓢一般四分五裂了吗？"

昭王听了，很害怕，说："说得好。"

于是废掉太后，将穰侯等人放逐到关外。

308. 甘罗：十二岁的政治天才

【原文】 甘罗者，甘茂孙也。秦相文信侯吕不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

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罗曰："夫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于是见张唐曰："君之功，孰与武安君？"唐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于秦也，孰与文信侯专？"曰："应侯不如。"甘罗曰："君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君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君死所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

行有日，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信侯即入言之始皇，使甘罗至赵。赵襄王郊迎。甘罗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于秦，及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欲攻赵而广河间。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自割五城与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为上卿，复以甘茂田宅赐罗。

【译文】　甘罗，是甘茂的孙子。秦国宰相文信侯吕不韦想派张唐去帮助燕国，希望与燕国合攻赵国，以扩充黄河流域一带的领土。

张唐对吕不韦说："我曾经帮秦昭王攻打赵国，赵国非常痛恨我，曾悬赏说：'抓到张唐的人，赏百里的土地。'如果要我去燕国，一定得经过赵国，我去不了。"

吕不韦很生气，但并未勉强张唐。

甘罗问说："君侯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吕不韦说："我亲自请张唐去帮燕国，他却不肯去。"

甘罗说："我可以要他去。"

吕不韦叱责说："滚吧！我亲自去请都不肯了，你有什么办法要他去？"

甘罗说："项橐七岁就当孔子的老师，而我现在已经十二岁了，君侯可以试试让我去劝他呀！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甘罗于是对张唐说："你的功劳比起武安君（白起），谁大？"

张唐说："武安君曾经挫辱南方强大的楚国，威镇北方的赵国、燕国，屡战屡胜，攻破的城池不计其数，功劳当然比我大。"

甘罗说："那依你看，应侯在秦国施政，比起文信侯，哪一位比较专权？"

张唐说："应侯比不上。"

甘罗说："先生明明知道应侯不如文信侯专权，应该也知道当初应侯想攻打

赵国时，武安君作梗，结果一离开咸阳七里路，就死在杜邮的事吧！现在文信侯亲自请你去燕国，你却不肯去，我看你将不得好死。”

张唐说：“听你的，我这就去。”

张唐出发几天之后，甘罗对吕不韦说：“借我五辆车，让我先到赵国为张唐说明。”

吕不韦于是晋见秦始皇，然后派甘罗到赵国。

赵襄王（公元前 244 年）到郊外亲自迎接甘罗。

甘罗说：“大王知不知道燕国太子丹被送到秦国当人质？知不知道张唐到燕国去的目的？”

赵王说：“我知道了。”

甘罗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当人质，表明燕国不敢欺骗秦国；张唐到燕国，表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秦、燕一旦合作，是想攻打赵国，以扩充黄河流域的领土。大王不如先给我五座城，用来扩充秦国在黄河流域的领土。然后秦国送回燕国太子，再与赵国合作，攻打燕国。”

赵王立刻割让五座城给秦国，秦国也送燕国太子回燕国。赵国于是攻击燕国，占据了上谷一带三十座城，让秦国分得其中十分之一的领土。

甘罗回报秦国，秦始皇就封他为上卿，又将当年甘茂所有的田地、房舍赏给甘罗。

309. 赵王不与两个燕国为敌

【原文】 赵王武臣间出，为燕将所得，囚之，索分赵地半。赵数遣使至燕，俱被杀。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直走燕壁，谓燕将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赵王耳。”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心也，两人佐王，下赵数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时朱可耳。今君囚王，此两人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而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主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

【译文】 赵王，名武臣（陈人，即武信君），有一次由小路出边境，被燕国将领俘虏，随即将他囚禁，并要求赵国割让一半领土以赎回赵王。赵国屡派使者到燕国，但都被杀。赵国大将张耳、陈余都很担心。

有一个赵国的仆役来到燕军营地，对燕国将领说：“先生知道张耳、陈余是怎样的人吗？”

燕将说：“贤人。”

仆役说：“先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

燕将说：“想要回赵王。”

仆役笑着说："先生不知道他们的打算啊！这两人辅佐赵王，各拥有赵国数十座城，早想自立为王，只是时机不允许罢了。如今先生囚禁赵王，表面上他们想要回赵王，实际上却希望燕国杀掉赵王，然后瓜分赵国，自立为主。一个赵国都很容易对付燕国了，何况有两个贤人当赵王，一左一右，借口燕国杀了赵王，出兵攻打燕国，这不是更容易了吗？"

燕将认为有道理，于是释放了赵王。

310. 陈元方：十一岁能说理

【原文】　汉陈元方，年十一，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民恣其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同称，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译文】　汉朝时陈元方，十一岁时，伺候袁公，袁公问他："令尊在太丘施政时，不论远近，都受赞扬，他是怎么做的呢？"

元方说："先父在太丘时，用道德来安抚强者，用仁义来照顾弱者，民众安居，久而久之，就更尊敬先父了。"

袁公说："我当年当邺令时，做法也是如此。到底是令尊学我呢？还是我学令尊呢？"

元方说："周公、孔子，不同时代，却同受赞扬。举止动作，不论在何处，都是一致的；而周公不是学孔子，孔子也不是学周公。"

312. 钟毓汗如水出，钟会汗流不出

【原文】　晋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出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

【译文】　晋朝时，钟毓、钟会兄弟，少年时即有美名。十三岁时，魏文帝（曹丕）听说此事，对他们父亲钟繇说："带你的两个儿子来见我吧！"

于是下令召见。

召见时，钟毓脸上出汗，文帝问他："脸上为什么出汗呢？"

钟毓说："天子威严，心中紧张，所以汗如水出。"

文帝又问钟会："你为什么没流汗呢？"

钟会说："天子威严，心中紧张，汗流不出来。"

313. 帝王得一，天下安定

【原文】 晋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译文】 晋武帝（265—290年）刚登基时，卜筮，想问晋朝能传多少世代，卜筮的结果是“一”。武帝很不高兴，臣子们也大惊失色，没人讲得出话来。

侍中裴楷就说了：“我听古人这么说：‘天得到一就清，地得到一就宁，诸侯、帝王得到一，天下就安定。’”

武帝很高兴，臣子们也叹为观止。

314. 亡国之恸，岂止吴人

【原文】 晋王浑平吴之日，登建业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时周子隐答曰：“汉末崩分，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灭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王有惭色。

【译文】 晋朝王浑带兵灭了东吴（280年），当天在建业宫祭天地，以酒洒地，后来喝醉了，问吴国人说：“各位在亡国之后，会不悲伤吗？”

当时周子隐回答说：“汉朝末年天下分裂，三国鼎立，魏国先灭亡，吴国后灭亡，亡国的悲恸，恐怕不只吴国人才有吧！”

王浑听了，露出惭愧的脸色。（王浑以前是魏人）

317. 不捕捉，所以不放生

【原文】 北使李谐至南，梁武与之游，历至放生处，帝问曰：“彼国亦放生否？”谐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译文】 北朝使者李谐来到南朝，梁武帝（502—549年）陪他到处游历，有一次来到放生动物的地方。

梁武帝问他说：“你们国家是否也放生呢？”

李谐回答说：“我们不捕捉，所以也不放生。”

梁武帝听了，十分惭愧。

318. 哪个李膺比较好

【原文】 梁李膺有才辩，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之李膺？”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

【译文】 梁朝李膺颇有才华，且口才很好。

梁武帝问他说："现在的李膺比起汉朝的李膺，谁比较好？"

李膺说："我认为现在的比较好。汉朝的李膺，在昏庸的桓帝、灵帝时当官；而现在的李膺是在服侍像唐尧、虞舜一般的国君。"

大家听了都打从心里佩服。

319. 帝王命非比寻常

【原文】 南齐魏宁，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以己生年月，托为异人，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徐曰："若帝王禄命，与人臣不同。"

【译文】 南齐（479—502年）时魏宁因为擅长算命，被请去当宫廷的上宾。有一次国君将自己蛇年生的生辰年月日，假装是别人的生辰八字，拿去问魏宁。

魏宁说："此人大富大贵，但今年必死。"

国君听了，大吃一惊，说："这是我的八字。"

魏宁才转口慢慢地说："如果是帝王的生辰八字，自然与臣子不同。"

321. 水中见屈原

【原文】 唐散乐高崔嵬，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帝问曰："水中见何物？"对曰："见三闾大夫向臣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主何为来？"帝大笑。

【译文】 唐朝高崔嵬，是管杂乐的乐官，有一次唐太宗叫人把他的头按在水里，过了一阵子，才让他探出头来。

太宗问他说："在水里看到什么了？"

高崔嵬回答说："看到三闾大夫屈原对我说：'我是遇到无道昏君楚怀王，才跳汨罗江自杀，而你遇到的是圣明君主，怎么也来了？'"

太宗听了大笑。

322. 今佛不拜古佛

【原文】 宋太祖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议者以为得体。

【译文】 宋太祖（960—976年）刚到相国寺时，来到佛像前烧香，问说要不要拜佛？

庙里负责招待的僧人说："不必拜。"

太祖问为什么。

这僧人说："现在的佛不必拜过去的佛。"

这位负责招待的僧人读过不少书，口才很好，讲起话虽然像是民间杂剧演员，但恰能迎合皇帝的心意，所以太祖也就含笑点头。

而往后皇帝入庙不必拜佛也就成为固定的制度，一般的议论也认为相当得体。

323. 上古贤人何书可读

【原文】 宋王荆公初参政，视庙堂如无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诸公曰："此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简公同参知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公默然。

【译文】 宋朝王安石刚当宰相时，表现得十分骄傲，在庙廷上目中无人。有一天，实施新法，生气地看着其他官员，说："这些人都不读书。"

这时，只有副宰相赵请简反驳说："先生失言了，像上古时代的皋、夔、稷、契这些贤人，又有什么书可以读？"

王安石听了，哑口无言。

卷 五

第十一章 谋国忠臣

【原文】 凡有待策于我，成败胥决于此。必也披肝沥胆，国而忘家，方谓忠谋。若"十斛麦"一言丧邦，"莫须有"三字误国，诚万世之罪人也。

【译文】 ［开宗明义］凡是掌握国家重大决策，动辄影响国事成败的人，必须殚精竭虑，尽其所能，一心一意地为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方可称之为忠于谋国。若像秦桧一般，畏忌忠良，陷害贤臣，则真是历史的罪人了。

324. 灌醉重耳成霸业

【原文】 晋公子重耳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齐凡五岁，无去志。赵衰、舅犯乃于桑下谋行。蚕妾在其上，闻之，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已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乃与舅犯等谋，醉公子，载以行。行远而觉，公子大怒，引戈逐舅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

肉。”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吾未知死所。若克成，公子有晋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译文】 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十分礼遇他，将同宗之女许配给他，并给他二十辆马车，公子重耳生活颇感安定，一待将近五年，没有离开的意思。

赵衰、舅犯在桑树下谋划离开的计策，恰巧被采桑养蚕的妾妇听见，妾妇就去告知姜氏（重耳之妻），姜氏却杀了她，告诉公子重耳说：“公子志在四方，知道这秘密的人已被我杀了。”

公子说：“没这回事。”

姜氏说：“走罢！苟且偷安会坏了名声。”

公子却不同意。

姜氏只好与舅犯等人商议，将公子灌醉，用车载着走。

走远之后，公子醒来，非常生气，拿起戈，追着舅犯说：“如果事办不成（回晋国登基），我会吃舅犯的肉。”

舅犯边跑边说：“如果事办不成，我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如果办成了，拥有晋国，好处不尽。我的肉又腥又臊，哪用得着呢？”

于是就出发了。

325. 程婴保孤存赵

【原文】 晋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居无何，娩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朔客公孙杵臼问程婴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子为其难，吾为其易。”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军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而不知真孤尚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赵宗独灭，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乃召赵武、程婴，令其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我非不能死，欲立赵氏之后。今尔既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

“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译文】 晋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了赵朔、赵同、赵括，灭了赵氏家族。赵朔之妻是成公（公元前606—前600年）之姊，有遗腹子，逃入公宫之中藏匿。没多久，分娩，生下一个男婴。

屠岸贾听说之后，在宫中搜索。

赵夫人将儿子放在布裤之中，祈祷着：“你如果哭出声，赵嗣就完了；如果你不出声，赵嗣就保全了。”

等到被搜索的时候，婴儿竟然未发出声音。

脱逃之后，原赵朔的门下客公孙杵臼问程婴说：“保存赵家孤儿与牺牲性命相比，哪一项较难？”

程婴说：“牺牲性命较容易，保存孤儿较难。”

公孙杵臼说：“那难的给你办，容易的由我来。”

于是就找来别人家的婴儿，包上花采的襁褓，躲入山中。

后来程婴向将领们假称说：“谁能给我千斤黄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在哪里。”

将领们很高兴的答应了，并带领部队随着程婴攻打公孙杵臼。

公孙杵臼假称说：“小人啊！程婴。以前不能为下宫之难牺牲，却又与我共谋藏匿赵氏孤儿。如今纵使不能抚养他，难道忍心出卖他吗？”

于是抱着婴儿，叫喊着说：“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请让他活下去，就只杀我公孙杵臼吧！”

将领们不肯，就杀了杵臼与孤儿，却不知真正的孤儿还活着。

程婴带着孤儿，一起藏匿在山中，一住就是十五年。后来晋景公（公元前599—前581年）生病，经过卜筮，认为是在事变之后不顺者作祟。景公就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氏孤儿仍在，就说：“事变之后，只有赵氏宗族被灭，国人哀痛，所以征兆显现在龟策上，请国君想想办法。”

景公于是召见赵武（赵氏孤儿）、程婴，要他们拜请将领们。将领们于是回过头来攻击屠岸贾，并灭了他的家族。景公也让赵武恢复原有的田邑。

等到赵武二十岁，成人了，程婴就告诉赵武：“以前下宫之难，我并非不能牺牲，只是为了保全赵氏之后而苟活，如今你已复位，我将到九泉之下回报赵宣孟及公孙杵臼。”

赵武边哭边拜，恳求说：“我愿受苦至死以报答您，您竟忍心离我而去？”

程婴说：“不行，他们认为我可以完成大事，因此先我而死，如今我不回报，他们会认为事没办好。”

于是就自杀了。

赵武服齐衰之丧三年，为他设祭邑，每年春、秋祭祀，代代不绝。

326. 三策并用

【原文】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归。齐王隘之曰："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汝。"太子入致命曰："诺"。乃归太子。即位为王，齐使来取地。楚王告上柱国子良曰："寡人误以东地五百里许齐，今使来求地，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不可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子良出，昭常入见。王告以故，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五百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其用也，不可。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又告以故，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之，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乃如计而行。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强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还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译文】 楚襄王当太子时，曾在齐国当人质。楚怀王去世时，太子向齐辞行，想回楚国，齐王刁难他说："将楚国东部五百里的土地割让给我，才放你回去。"

太子答应了，才得以回到楚国登基为王（公元前 298 年）。

不久，齐国的使者来到楚国，要求接收土地。

楚王告诉上柱国（战国楚制，杀敌斩将者封为上柱国）子良说："寡人一时失误，答应割让东部五百里的土地给齐国，现在齐国的使者来要求接收，如何是好呢？"

子良回答说："大王不能不给，大王一言九鼎，既答应了拥有万辆兵车的齐国，却又不割让，这是失信，不可行。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联合诸侯出兵攻齐，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顾及信用及威名。"

子良告退之后，昭常晋见，楚王又告诉他这件事。

昭常说："不可以割让，楚国号称是万乘之国，是因土地广大，如今削去五百里，就有名无实了。不行！希望大王能坚守。"

昭常告退之后，景鲤晋见，楚王又告诉他实情。

景鲤说："不可以割让，但楚国无法单独防御，臣子请求向秦国讨救兵。"

景鲤告退之后，慎子晋见，楚王将三个大夫的计策告诉他。

慎子回答说："大王可以同时用三个人的计策。"

楚王很不高兴地说："你是什么意思？"

慎子说："请让我证实我的说法有效，大王也将认为确实是如此。大王可以先派子良到齐国献五百里的土地，第二天则封昭常为大司马，派他去防守东部的土地。再次日，遣景鲤领五十辆车，到秦国寻求援助。"

楚王于是依计而行。

齐王告诉子良说："楚国一面派大夫来献地，一面又叫昭常防御，是怎么回事？"

子良说："我是身受楚国国君授命的，昭常则是假造命令，大王可以出兵攻他。"

于是齐王大举兴兵攻击楚国东部的土地，讨伐昭常。但尚未进入楚境，强大的秦国却已率领五十万大军逼近齐国右边的边境，而且表示："齐国先是刁难楚国太子，不让他回国，这是不仁；然后又想劫夺楚国东部五百里的土地，这是不义。如果退兵就算了，否则秦国不惜一战。"

齐王心生恐惧，就请子良回楚国。楚国遣使入秦，解除齐国的兵患，既未用一兵一卒，又保全了东部土地的完整。

327. 齐国社鼠恶犬为患

【原文】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管仲对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谓也？"管仲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信爱，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携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不售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道术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国之所患也。"桓公曰："善"。

【译文】 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问管仲说："国内有何忧患？"

管仲回答说："土神庙的老鼠为患。"

桓公说："什么意思？"

管仲回答说："土神庙是用木头建造再涂上泥的，老鼠就寄生在里头。如果

用火熏，怕烧了木头；如果用水灌，又怕弄坏涂泥。因此老鼠无法翦除，实在是因土神庙的缘故。国内也有土神庙鼠，国君左右亲信就是了。在朝廷内，对国君蒙蔽善恶；在朝廷外，对百姓卖弄权势。不杀嘛！就作乱；杀嘛！却顾忌他们是国君所信所爱的人，这就是国内的土神庙鼠。

“我再打个比方吧！有人卖酒，器皿十分洁净，但酒却放到发酸了也卖不出去。向当地人打听原因，当地人说：‘店主人的狗很凶猛，有人带着容器进来，要买酒，狗就迎面咬人，这就是酒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内也有恶犬，就是当权者。一些有道之人，想对大国之君提供高见，当权者却迎面伤害他，这就是国内的恶犬。国君左右亲信既如土神庙鼠，当权者又像恶犬，有道之人自然不能受到重用，这是国内的忧患。”

桓公说：“说得好！”

328. 国君露宿，天降甘霖

【原文】 齐大旱逾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下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寡人欲少欽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夫灵山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树。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惟有德也。”

【译文】 齐国久旱不雨，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召集群臣，问道：“天下干旱很久了，人民面有饥色，我派人卜筮，发现是高山作祟，寡人希望稍为收些税来祭祀灵山，可不可以呢？”

群臣无法回答。

晏子却回答说：“不可以！灵山是以石块为身体，以草木为毛发，如果长久大旱不雨，毛发将会焦枯，身体将感燠热，他怎会不希望下雨？祭祀灵山没有用的。”

景公又说：“不然我祭祀水神河伯，可以吗？”

晏子说：“不行，河伯以水为国家，以鱼鳖为人民，长久不下雨，水源将减少，百川将枯竭，国家将灭亡，他怎会不希望下雨呢？”

景公说：“那怎么办呢？”

晏子说道：“国君如果能够离开宫殿，露宿野外，与灵山、河伯共忧患，就有希望下雨！”

于是景公来到野外，露宿三天，天果然下起大雨，老百姓都能够栽种庄稼了。

景公说："妙啊！晏子的话岂可不用呢？真是位有德之人啊！"

329. 拔树容易种树难

【原文】 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之，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工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译文】 田需极受魏王重视。

惠子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善待左右之人。我打个比方，杨木，横着种也活，倒着种也活，折断了再种也活。但假使要十个人种树，一个人拔树，那还是不会有活的杨木。以十个人之多，种容易活的树，却抵不过一个人拔树，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种树难而拔树容易啊！现在你虽然擅长于在大王面前树立形象，但是希望拔除你的人却很多，你自然会有危险罗！"

330. 往北的马车到不了楚国

【原文】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译文】 魏王想攻击邯郸，季梁一听到消息，在外出途中，急忙赶回，风尘仆仆的晋见魏王说：

"今天我来的时候，看到有人坐在向北行的马车上，告诉我说：'我想到楚国去。'我说：'先生要到楚国，应朝向南方，为什么却朝向北方呢？'他说：'我的马好。'我说：'马虽然好，但这不是到楚国的路啊！'他说：'我的钱多。'我说：'钱虽然多，但这条路不能到楚国。'他又说：'我的车夫技术很好。'但我知道这些条件愈好，离楚国将越远。现在大王想称王称霸，想在天下之中取得威信，却凭恃着国大兵精而去攻打邯郸，希望开疆拓土，提高威望。大王愈是如此做，离称霸天下的目的就愈远，就像要到楚国却往北走一般。"

331. 魏太子申不听老人言

【原文】 魏庞涓攻韩，齐王诏孙膑领兵救之。孙膑涉渤海直攻大梁。庞涓闻之，先令魏太子申领兵归大梁敌齐。过外黄城下，有父老拥马前而告曰："臣等有百胜之术献上。"太子曰："愿闻。"父老曰："殿下贵为东宫，富有魏国，此富贵之极也，乃欲邀功于锋镝之下，胜则富贵无所增益，败则殿下万世无魏矣，愿熟思之。"太子不听，竟为孙膑所擒。

【译文】 魏国庞涓攻击韩国，齐王下令孙膑带兵援救韩国，孙膑经由渤海，直攻魏国首都大梁。庞涓一知道消息，教魏国太子申带兵先回大梁对抗齐国的部队。

在经过外黄城的时候，当地父老拥向马前说："我们有百胜的计策，想献给太子。"

太子说："我想听听。"

父老说："殿下贵为东宫太子，享有整个魏国，已是富贵之极。而竟然想在刀剑之下计功劳，如果胜了，并不会提升富贵；败了，那么殿下永远不能享有魏国了，何必冒险呢？希望太子仔细考虑。"

太子却不听从，最后还是被孙膑俘虏了。

332. 黄歇赌命为太子

【原文】 楚顷襄王疾病，黄歇侍太子于秦，闻之，言于应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归其太子，则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不归，则咸阳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应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问疾，反而后图之。"歇与太子谋曰："王若卒大命，阳文君之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乃教太子变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自为守舍，谢病。度已远，乃自言请死。王怒，欲听之。应侯曰："歇出身以殉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归之以亲楚。"王从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为相。

【译文】 楚顷襄王（公元前 298—前 263 年）生病。黄歇（春申君）当时在秦国服侍太子（当人质），听到这消息，就向应侯范雎说：

"楚王生病，恐怕会去世。秦国如果让楚太子回去，可以表示对盟国亲善，而且等于储备着万辆兵车的支援；如果不放人，太子将来只能留在秦国咸阳做个平民罢了。一旦楚国改立国君，必定不会服侍秦国。"

范雎就把这事向秦王报告，秦王说："先派太子傅（黄歇）到楚国探望，回来再说吧！"

黄歇与太子商量说："楚王如果归天，阳文君的儿子一定被册立为王，你就

不能登基了。”

黄歇于是教太子化装为楚国的使者，驾车出关，而自己守着馆舍，假托生病，谢绝访客。估计太子已走远了，才向秦王说明，请求赐死。

秦王很生气，想依他的话杀了他。

范雎说：“黄歇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太子牺牲，如果太子登基为楚王，必定重用黄歇，不如放了黄歇，表示对楚国亲善。”

秦王听从了。黄歇回到楚国，过了三个月，楚王去世，太子即位，任命黄歇为宰相。

333. 张良借箸代筹

【原文】 郦食其劝汉王立六国后，以挠楚权。趣刻印。张良来谒，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请借王箸，为筹之。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从大王游者，皆愿王成帝业，望尺寸之地以传之子孙。今复立六国后，游士各归事其主，大王谁与取天下乎？若用客谋，大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译文】 郦食其劝汉王刘邦册立六国诸侯的后代为王，用来阻挠楚霸王项羽建立强权，于是汉王刘邦急忙下令刻印。

恰巧张良晋见，汉王正在用餐，就把这计划详细地告诉张良。

张良说：“大王请借我筷子，为您筹划一下。目前天下的游士，远离自己的亲戚，抛弃自己的故土，而追随大王，都是希望大王成就帝王之业后，能分封一点土地以传给后代子孙。现在如果再册立六国诸侯的后代，那各国的游士就又各自回头拥护他们自己的主人了，到时有谁帮您争天下呢？如果您采用郦其食的谋略，大事就完了。”

汉王听了，吃不下饭，吐出口里咬食的东西，骂着说：“不成材的儒生（郦食其）！几乎破坏了你爷爷的好事。”

急忙下令销毁印鉴。

334. 商山四皓保住太子

【原文】 汉高帝欲以戚夫人子赵王易太子，吕后使泽劫良画计。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请宜来，令上见之，则一助也。”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四人各言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

臣等来。”上曰：“烦公调护太子。”上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四人者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摇矣。”竟不易太子者，由留侯招此四人力也。

【译文】 汉高祖刘邦想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当太子，吕后就派吕泽强求张良想办法。

张良说：“这件事光凭口舌争取是没用的。商山有四位贤人，皇上一直网罗不到，太子务必要请到他们，如果能让皇上看到，大有帮助。”

吕泽于是派人拿了太子的信函，带着厚礼，恭敬客气地迎接商山四皓来到宫廷。接着设宴置酒招待，太子陪侍。这四位贤人，年纪都已八十好几，胡须眉毛是银白色的，仪态雍容尊贵。高祖很惊讶地请问姓名，这四位各自做了介绍。

高祖吃惊地说：“我招聘各位，各位都逃避我，现在却怎么跟我儿子在一起呢？”

四皓回答说：“陛下看轻士人，又喜欢谩骂，我们不愿受辱，所以心怀恐惧而逃亡。如今听说太子仁慈孝顺，待人恭敬，又重视士人，天下人都盼望能为太子奉献，所以我们就来了。”

高祖说：“请各位多调教太子吧！”

高祖召见戚夫人，指着商山四皓给夫人看，并且说道：“我想撤换太子，这四位贤人却辅佐他，看来羽翼已成，难以动摇了。”

最后还是没有撤换太子，这是张良的功劳。

335. 不听小子言，吃亏在眼前

【原文】 汉吴王濞反，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据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皆曰：“此年少，摧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而败。

【译文】 汉朝时吴王刘濞造反，吴国一位年轻的桓将军建议吴王说：

“吴国多步兵，在地形险恶的地方作战比较有利。而汉朝王室较多战车和骑兵，在地势平坦的地方作战比较有利。希望大王一路上经过城镇的时候，如攻不下，就直接放弃，赶紧往西占据洛阳储备物资的武库，用敖仓的粮食作军粮，隔着山，占据险要的地势，来号令诸侯；如此虽没有入关，天下大局却定下了。大王如果慢慢行军，滞留部队，攻打城镇，一旦汉军战车、骑兵到来，长驱直入梁、楚的郊野，大事就不妙了。”

吴王于是征询其他老将领的意见，老将领都说：“这位将军年纪轻，对敌时

能挫杀敌人的锐气，却怎么会有什么大谋略呢？”

吴王因此不用桓将军的计策，最后失败了。

336. 李邰洞见窦宪必危

【原文】 后汉李邰为汉中户曹吏。时窦宪纳妻，郡国有礼事钱，邰谏太守宪危亡立待，可勿与交通。不听，遂自请行，许之。所在停留以观变。至扶风，宪就国自杀，友党悉诛，与交通者免官，惟汉中不预。

【译文】 后汉时李邰当汉中的户曹吏，当时朝中大臣窦宪纳娶妻妾，各地的显要都送贺仪。李邰规劝汉中太守，认为窦宪的处境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不能和他来往。

但太守不听规劝。

于是李邰就请求回任所，太守答应他回任所观察情况的变化。

李邰来到扶风时，窦宪被封为冠军侯，但就任时，被迫自杀，窦宪的党羽也都被杀，与他有交往的人都被免除官职，只有汉中不受牵连。

337. 连坐不如饶赦

【原文】 曹操以高柔为理曹掾。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庶可使诱其还心。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逃亡，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译文】 曹操任命高柔为理曹掾。依照旧有法令，军中士兵逃亡，妻、子要受连坐处分，然而士兵还是不断逃亡。

曹操于是想再加刑罚，让逃亡者的父母兄弟也受连坐处分。

高柔报告说：“士兵逃亡，实在可恨，然而我听说当中常有人后悔。后以我认为应当饶赦逃亡者的妻、子，希望借此能诱导他们有回到军中的意愿。我很担心现在军中的人，一看有人逃亡，怕会连累自己，于是也跟着逃亡，这样一来，即使判了死刑也杀不到人。这种重刑，没有办法阻止逃亡，甚至会促使士兵逃亡。”

曹操说：“说得好！”

就下令废除逃亡者的死刑。

338. 孙策放饵，刘勋上钩

【原文】 庐江太守刘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厚币，以书说

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久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外内尽贺，而刘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倘旬日不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矣。"勋不听，与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蹙，遂奔曹。

【译文】　庐江太守刘勋在长江、淮河一带拥有强兵。

孙策很厌恶他，于是派人带着厚礼及一封信游说他说："上缭的宗民，常欺侮我们东吴小国，我痛恨已久。想攻打他，路途又不便，希望你们大国能讨伐他。上缭相当富庶，攻下以后可以增强国力，请出兵吧！"

刘勋听信孙策的话，府内府外的人都来祝贺，只有刘晔不以为然。

刘勋问他缘故，刘晔回答说："上缭虽然是小地方，但城池坚固，我们攻起来难，他守起来却容易，如果十天攻不下，那我们将兵力疲惫，而国内更是空虚，孙策如果乘虚而入，那将军必然进则受制于敌人，退却无路了。"

但刘勋不听他的话，带兵攻打上缭，孙策果然袭击他的后方，刘勋受困，只好投奔曹操。

339. 贾诩一言安储

【原文】　魏贾诩事曹操时，操子丕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丕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而已。"操又尝屏左右问诩所宜立，诩默不对。操曰："与卿言不答，何也？"诩曰："属有所思。"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耳。"操大笑，太子遂定。

【译文】　魏国贾诩服侍曹操时，曹操的儿子曹丕当五官中郎将，另一个儿子曹植身为临淄侯，才名正盛；他们各有拥护的人。

曹丕派人请教贾诩巩固自己势力的计策。

贾诩说："希望将军能恢宏度量，尊崇德行，实践素士之本分，日夜不倦，坚守为人子的道理。"

曹操也曾经摒退左右亲信，请教贾诩应当立什么人为太子。

贾诩沉默不语。

曹操就说："先生为何不回答呢？"

贾诩说："属下正想到一些事。"

曹操说："想什么？"

贾诩说："想到袁本初（袁绍）及刘景升（刘表）他们父子的关系。"

曹操于是会意而笑，太子人选也就确定了。

340. 公翟黑子黑白不分

【原文】 高允字伯恭，仕北魏太武，赐爵汶阳子，领著作郎。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问允："主上问我，首乎？讳乎？"允曰："公帏幄宠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中书侍郎崔鉴、公孙质等咸言宜讳之。黑子以鉴等为亲己，怒而绝允，不以实对，竟获罪戮。

【译文】 高允，字伯恭，在北魏太武帝（424—452年）朝廷当官，受封为汶阳子，兼任著作郎。

辽东公翟黑子，颇受太武帝宠信，奉命出使并州，收了一千匹布的厚礼。

这件事被发觉后，公翟黑子问高允："如国君问起这件事，是承认好呢？还是隐瞒好？"

高允说："您府内受宠的内臣要是犯了过失，如果坦白承认，几乎都会获得原谅，希望您也不要欺瞒。"

但中书侍郎崔鉴、公孙质等人却都认为应该隐瞒。公翟黑子就认定崔鉴、公孙质等人才亲近自己，于是生气地与高允绝交。最后并未坦白承认，竟因此获罪被杀。

341. 太子监国，杜绝流言

【原文】 唐张说，守道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景云二年，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谓我备之。"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祸塞矣。"帝悟，下制如说言。

【译文】 唐朝张说，字道济，受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

景云二年（711年），皇帝告诉左右臣子说："算命的人说五天之内会有急兵攻入宫廷，要我防备。"

左右臣子都无法应对，只有张说进言："这是谗人想动东宫太子的脑筋。陛下如果下令太子监理国政，那么太子名份一确定，奸人自然吓破胆子，流言之祸也就杜绝了。"

皇帝有所领悟，于是照张说的话颁布诏书。

342. 钱□谏阻董昌僭号

【原文】 唐董昌僭号，以钱□为两浙都指挥使。□遗昌书曰："与其闭门

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听。□乃将兵三万，诣越州城下，至迎恩门，见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灭族乎？”昌惧，致犒军钱二百万，执首谋者吴谣、及巫觋数人送于□，且请待罪天子。□引兵还，以状闻。

【译文】　唐朝董昌僭号称帝，要钱□当两浙都指挥使。

钱□写信给董昌说：“与其关起门来当天子，让亲戚九族及百姓跟着受灾殃，不如敞开大门当个节度使，还能终身享受富贵呢！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董昌不听劝告。钱□于是带兵三万，来到越州城下，进迎恩门拜见董昌，恭敬地说：“大王身兼将相之高位，为何会舍安而就危呢？钱□带兵来到这里，是等候大王改过啊！纵使大王不爱惜自己，乡里的士人、民众又有何罪过，要随着大王被灭族呢？”

董昌心生恐惧，送了劳军钱两百万，绑着首谋的人吴谣以及几个神棍，送给钱□，另外又向天子请罪。钱□于是率兵回去，并做奏书向朝廷报告。

343. 曾王皋单骑招降

【原文】　唐王国良惧京杲，据县叛。诏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庚申七月，曾王皋为湖南观察使，乃曰：“驱疲氓诛反久，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以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不决。皋乃假为使，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曾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维新。

【译文】　唐朝王国良怕被辛京杲陷害，就占据县城造反。朝廷下令各道（行政区）出兵合力讨伐，但连着几年却无法攻下。

庚申年（900年）七月，曾王皋当湖南观察使，上书说：“驱策疲民去讨伐反贼，不是办法。”

于是派人送信给王国良说：“将军恐怕不敢叛乱，只是想保住性命罢了。我与将军一样，都被辛京杲陷害。而我已承蒙朝廷洗刷冤情，怎么会再出兵讨伐将军呢？但是，将军如果遇到我不快投降的话，恐怕后悔都会来不及呢！”

国良看了信，一边高兴一边害怕，虽然先派人求降，心里却还是犹豫不决。

曾王皋于是伪装做使者，带着一个侍从，骑马横越五百里，来到王国良的军营，敲着门大叫说：“我是曾王皋，来接受投降的。”

王国良整个营区大起恐慌，王国良也出来迎接、跪拜请罪。

曾王皋握着他的手，相约结盟为兄弟，将攻守用的装备、武器都焚毁，然后遣散所有部下，要他们回去种田。朝廷也颁下诏书，赦免王国良的罪，并赐名维新。

344. 张丞业忠言，李存勖逆耳

【原文】 五代晋王以将佐及藩镇劝进，不得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有得传国宝献之者，张丞业闻之，亟诣魏州，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汎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世之基耳。"王不听，承业恸哭而还。

【译文】 五代时晋王（李存勖）因将领们及各地藩镇劝进，不得已，就下令给官吏去买玉，要刻登基用的玉玺，当时有人找到了传国之宝，而且也奉献给朝廷。

张丞业一听到这件事，急忙赶到魏州，劝谏晋王说：

"大王世世代代忠于唐朝宗室，如今河北刚刚平定，但朱氏还在，而大王就急着登上王位，实在不合向来南征北讨的本意，大王何不先消灭朱氏，为唐朝宗室的几位先帝报仇，然后寻找唐朝宗氏的后代，辅佐他登基。再南征吴国，西取巴蜀，平定天下。这时，即使唐高祖、太宗复生，又有谁敢占大王上头的地位？登基的事，只要大王谦让得愈久，地位自然越巩固。老奴没别的用意，只是因为受了先王的大恩，所以希望为大王建立可以流传万代的根基罢了。"

晋王不听从，张丞业只有大哭而回。

345. 吕端留母降子

【原文】 宋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太宗欲诛之以戒凶逆。吕端闻之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项羽欲烹太公，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冤仇，愈坚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则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其后母终于延州。继迁死，其子竟纳款请命，端之力也。

【译文】 宋朝时西夏李继迁扰乱西部边陲，当地保安军奏报说逮捕到李母，宋太宗（976—997年）当时想将她杀了以惩诫李继迁。

吕端听了，说："如果一定要这么办，恐怕不好。"

就入宫奏报说："以前项羽抓到刘邦的父亲，想将他烹煮，刘邦说：'煮后请分我一杯羹汤吧！'创大事业的人，并不会顾及自己的亲人，何况像李继迁这种叛逆？陛下现在杀了李母，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抓到李继迁呢？如果抓不到，杀了李母，只会结下更深的仇恨，更坚定李继迁叛逆的意图罢了。"

太宗说："那么如何是好呢？"

吕端说："依臣的浅见，应当将她拘留在延州，好好对待她，以便招降李继迁。即使他不会立刻投降，终究可以牵绊他的心，因为他母亲的生死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太宗拍着大腿称赞说："没有你的话，几乎误了大事。"

后来李母在延州过世。在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竟然输诚纳献，这都是吕端的功劳。

346. 为杀叛逆损国体

【原文】 宋赵元昊反。有诏削夺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斩首者即为节度使，仍赐钱万贯。夷简时在大名，闻之惊曰："谋之误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镇叛命，如此诰誓则有矣，非所以御戎狄也。万一反有不逊之言，得无损国体乎？"

【译文】 宋朝赵元昊造反，朝廷下命削除赵元昊一切的官职、爵位，并悬赏活捉赵元昊；如果能杀赵元昊，就可以当节度使，并赏赐万贯钱财。

吕夷简当时正在大名，一听说这件事，吃惊地说："计策失误了。"

马上上奏说："前代发生方镇叛乱造反的事，朝廷颁布这样的命令，是有的，但这并不是抵御戎狄的好办法。万一在造反之后，说了什么不客气的话，岂不有损国体吗？"

347. 爱母又爱妻

【原文】 明陈邦佐以妻不协于母，欲议出。谋于唐一庵，答曰："大孝爱母亦爱妻。后世人情喜怒无常，岂以一失母心便成大处，他日母追悔时，汝悔何及。此时只宜委曲调停，不至为他日作怼，才是良策。"未几，妇姑果相协。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贫，织纴奉姑，坚守其节。

【译文】 明朝陈邦佐，因为妻子与母亲不和，考虑休妻。找唐一庵商量。

唐一庵说："大孝是爱妻子也爱母亲，时下人情喜怒无常，怎可因为妻子一时失去母亲的欢心，便认为是妻子的大错？要是将来母亲后悔了，你怎么办？这时候，只能委曲求全，好好调解，将来才不至于埋怨。"

不久，婆媳果然相处融洽。陈邦佐后来很早过世，他的妻子虽然贫困，却织布缝衣，侍奉婆婆，坚守贞节。

第十二章　外交长才

【原文】　皇华之任，内以振我国威灵，外以销邻封观望，所系綦重。苟非其人，鲜不辱命。历观古人应机合变，而壮长城于七尺之躯者，洵令百世之下闻风敛衽。

【译文】　[开宗明义]大臣出使，若能达成任务，不但可以提振本国声威，更可以杜绝邻国非份之念，所以关系非常重大。假使用人不当，则难免丧权辱国。纵观历史上成功的使节，往往能随机应变，扭转局势，创造不朽的功业，而令捍卫疆域的将帅自叹不如；更教后代子孙，想见当时风范，莫不肃然起敬。

348. 橘逾淮为枳

【原文】　齐晏婴使楚，廷见，王命缚一人来曰："齐人坐盗。"王顾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桔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此人居齐不为盗，入楚为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王笑曰："吾欲伤子，而反自中矣。"

【译文】　齐国派晏婴（殁于公元前500年）出使楚国，到了宫廷求见。

楚王事先派人绑着一个人来到宫廷，报告说："这个齐国人涉嫌偷盗。"

楚王这时对晏婴说："齐国人擅长偷盗吗？"

晏婴不甘示弱，说："我听说出产在江南的橘，一到了江北就变成枳了；为什么如此呢？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啊！现在这个人在齐国不偷不盗，来到楚国却偷盗，岂非环境的关系？"

楚王笑着说："我想损你，没想到却损了自己。"

349. 夫差假称天子

【原文】　晏子使吴，吴王谓行人（古官名）曰："吾闻晏婴，盖北方之辩于辞，习于礼者也。令傧者：'客见则称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于敝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

【译文】　晏婴出使吴国。

吴王对外交官员说："我听说晏婴是北方的辩士，熟悉礼节。你让接待人员

接待他的时候，称我为天子。”

第二天，晏子有事求见吴王。

外交官员说：“天子召见。”

晏婴感慨再三，说道：“我受敝国国君之命出使吴国，不才实在感到迷惑，竟然来到天子的朝廷。请问吴王在哪里？”

外交官员传报了这番话，吴王才说：“对晏婴说夫差请他进来。”

晏婴于是以诸侯之礼晋见。

350. 进狗国才走狗门

【原文】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傧者更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立。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译文】 晏婴出使楚国，晏子长得矮小，楚国人作弄他，故意在大门旁开了小门请晏婴进去。

晏婴不进去，说：“出使狗国的话从狗门进去，现在出使楚国，不应当从这个门进去。”

接待人员只好让他从大门进去见楚王。

楚王见到晏婴，说：“齐国没有人才吗？”

晏婴回答说：“齐国光是临淄城就有三百闾（一闾二十五家），大家举起袖子就连成帷幕，一挥汗就像下雨一般；人挤人，肩并肩，脚跟接着脚跟，怎会没有人才？”

楚王说：“既然如此，怎么会派你这种人来呢？”

晏婴说：“齐国派遣使者，是依才德做标准的，派贤者出使有贤能君主的国家，派不肖的人出使有不肖国君的国家；因为我最不肖，所以应该出使楚国。”

351. 贤臣已逝，可以讨伐

【原文】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反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明年，又使豚尹观。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先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

【译文】 楚庄王想讨伐晋国，先派豚尹去探查。

豚尹回来报告说：“不能出兵讨伐，晋国的在上位者有忧患意识，在下位者

生活和乐，而且有位贤臣名叫沈驹，还活着。”

第二年，又派豚尹去观测，豚尹回来报告说：“可以出兵讨伐了。当初的贤臣沈驹已经死了，国君身边都是一些喜欢奉承、阿谀的人；国君好玩乐而不守节度，百姓生活危苦而且埋怨统治者，上下离心。如果出兵讨伐，百姓一定会先造反。”

庄王依从豚尹的话去做，果然像他说的一般。

352. 士人生气的时候

【原文】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欤？”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译文】 秦王派人告诉安陵君说：“我想用五百里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肯，是为什么呢？再说秦已灭了韩、魏、齐，而安陵不过只有五十里地，能保全下来，是因安陵君是长辈，所以我才不愿强迫。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来扩充安陵君的领土，安陵君却违背我的意思，难道是瞧不起我吗？”

唐雎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安陵君的土地是先王留下来的，即使有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何况只有五百里地呢？”

秦王生气的对唐雎说：“你听过天子发怒的情况吗？”

唐雎说：“没听过。”

秦王说：“天子发怒时，伏尸万人，血流千里。”

唐雎说：“大王看过平民生气的样子吗？”

秦王说：“平民生气，不过脱帽赤脚，用头撞地罢了！”

唐雎说：“这是庸人生气，不是士人生气。像专诸刺杀王僚时，彗星同时袭

击月亮；聂政刺杀韩傀时，白虹同时贯穿太阳；要离刺杀庆忌时，苍鹰同时在宫殿上展开攻击。这三位都是平民中的士人，现在含怒未发，祸福之兆将由天而降，加上我，就有四个刺客了。若果士人生气，虽然只有伏尸二人（王与刺客），血流五步，但天下人却得为大王服丧。”

说着，一边挺剑站立。

这时秦王面带恐惧，高跪在地，道歉说：“先生请坐，何必如此呢？我懂了。韩、魏灭亡之后，安陵不过才五十里地，尚能保全，就凭先生的辅佐了。”

353. 勿忘祖先杀羊为盟

【原文】 齐起兵攻鲁，鲁患之。柳下惠见齐侯，齐侯曰：“鲁君惧乎？”曰：“不惧。”齐侯忿然怒曰：“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惧者，以其先人出周南门，刳羊相约曰：‘自后子孙敢有斗攻者，令其罪若刳羊。’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惧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齐侯乃解兵而还。

【译文】 齐国发兵攻打鲁国（约在公元前 617 年），鲁公很担心，派柳下惠去见齐侯（孝公）。

齐侯说：“鲁国国君害怕吗？”

柳下惠说：“不怕！”

齐侯生气地说：“为什么？”

柳下惠说：“我的国君之所以不怕，是因齐国、鲁国国君的祖先，当初在走出周天子宫殿南门时，杀羊而后彼此约定，往后子孙如果敢彼此攻击，下场会像被宰的羊一般。我们国君就因这件约定，所以不怕，否则百姓受难的事，国君哪有不放在心上的呢？”

齐侯听了就带兵回国。

354. 四贤当国攻不得

【原文】 晋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简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谋利而得害，由不察也。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其佐多贤，安可袭也？”简子按兵不动。

【译文】 晋国赵简子（赵鞅）想攻打卫国，就先派史黯去探察，本来约定为期一个月，结果史黯六个月后才回来。

赵简子说：“为什么去这么久呢？”

史黯说：“想求利却受害，往往因为观察得不仔细。卫国有蘧伯玉当宰相，史鰌辅佐，孔子作宾客，子贡在国君面前当差，国君左右有很多贤人，怎么可以袭击呢？”

简子听了，只好按兵不动。

355. 冯谖说秦，孟尝复相

【原文】 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冯谖曰："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冯谖乃西说秦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凭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此雄雌之国也，势不两立，为雄者要天下矣。"秦王跽而问之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冯谖曰："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秦王曰："闻之。"冯谖曰："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矣，岂直为雄哉？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不可失时，如齐觉悟，复用孟尝君，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冯谖辞以先行。至齐，说齐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凭轼结靷西入秦者，元不欲强秦而弱齐。夫秦、齐雄雌之国，秦强则齐弱矣，此势不两雄。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则临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秦虽强，岂可强请人相而迎之哉？"齐王曰："善。"即召孟尝君，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使适入齐境，闻之而返。

【译文】 齐王（湣王）被秦、楚的诋毁迷惑，认为孟尝君名望高过君主，而且在齐国专权，就废了孟尝君的职位（公元前 298 年）。

孟尝君的门下客一听说孟尝君被废，都走了。

冯谖没走，告诉孟尝君说："请借我一辆可以到秦国的车子，一定让你受国君重用，封地增加，你愿意吗？"

孟尝君于是准备车子、礼物，派他去秦国。

冯谖西入秦国，游说秦王（昭襄王）："天下的游士，驱车入秦，没有不希望使秦国强大而削弱齐国的；而驱车入齐的，没有不希望使齐国强大而削弱秦国。这是因为秦、齐势不两立，想一决雌雄，能称雄就能掌握天下了。"

秦王听了，单膝落地拜问说："如何能让秦国称雄呢？"

冯谖说："大王知道齐国废除孟尝君的职位吗？"

秦王说："听说了。"

冯谖说："使齐国在天下之间举足轻重，都是孟尝君的功劳。现在齐王听了他人诋毁的话，废了孟尝君的职位，孟尝君心中怀怨，一定会背弃齐国。如果

他能投靠秦国，那么齐国的人心自然倾向秦国，齐国领土就在掌握之中了，岂只是称雄而已？大王赶紧差使者筹办厚礼去迎聘孟尝君，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否则一旦齐国觉悟，再重用孟尝君，那谁能称雄天下，就难说了。”

秦王很高兴，就派了十辆车子，载着百镒黄金去迎聘孟尝君。

冯谖辞别秦王先回到齐国，游说齐王说：

“天下的游士，驱车东入齐国的，没有不希望使齐国强大而削弱秦国；而驱车西入秦国的，没有不希望使秦国强大而削弱齐国。就因秦、齐旗鼓相当，势不两立，秦国一旦强大，齐国自然就弱了。现在我听说秦国差遣使者，派了十辆车，载了百镒的黄金，来迎聘孟尝君。孟尝君不到秦国就罢了，一旦到了秦国，当上宰相，那就天下归附，秦国自然就称雄于天下，齐国大城临淄、即墨就危险了。大王何不在秦国使者还未到的时候，恢复孟尝君的职位，再扩充他的领地，向他表示谢罪之意？孟尝君一定欣然接受，秦国即使强大，又怎能强请他国之人去当宰相呢？”

齐王说：“好！”

于是召见孟尝君，恢复他宰相的职位，赐予旧有的封地，另外又扩充了一千户。这时，秦国使者恰好到了齐国，一听说这件事，只好回去了。

356. 赵仓唐令主君父慈子孝

【原文】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臣愿奉使，敢问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凫，好北犬。”于是乃遣仓唐献于文侯。仓唐至，上谒曰：“孽子击之使者，不敢当大夫之朝，请以燕间奉晨凫，敬献庖厨，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击爱我，知吾所嗜好。”召见之，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礼，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无偶，无所拟。”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文侯悦。于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仓唐以鸡鸣时至。太子起拜受赐。发箧，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早驾，君侯召击也。”仓唐曰：“臣来时，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赐击衣，不以为寒也，欲召击，故敕子以鸡鸣时至。《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故曰：“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赵仓唐一使而文侯为慈父，击为孝子，岂不伟与？

【译文】 魏文侯将太子击封在中山（公元前 408 年），经过三年，双方都

未派使者往来。

太子舍人赵仓唐向太子进言说："身为人子，三年未问候父亲，不算孝顺；身为人父，三年未探问儿子，也不算慈爱。我愿充当使者为太子问候父亲，请问君侯有什么嗜好？"

太子说："君侯喜欢吃晨凫和北犬。"

于是派赵仓唐献晨凫和北犬给魏文侯。

赵仓唐来到朝廷，先呈报说："我是君侯孽子击的使者，不敢当着大夫朝会的时候晋见，只希望在君侯宴会的时候，将晨凫献到君侯的膳厨，另外，牵了一条北犬，想献给君侯的侍臣。"

文侯很高兴地说："击真是爱我，知道我的嗜好。"

于是召见赵仓唐。问道："你的国君还好吗？"

赵仓唐说："很好，我来的时候，还在大庭送我呢！"

文侯回头指着左右的侍臣说："你的国君身高与哪个人差不多？"

赵仓唐说："依照礼仪，拿人相比，要找同等的相比；而诸侯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与他人相比拟。"

文侯说："那他身材与寡人相比，如何？"

赵仓唐说："君侯所赏赐的外府袭袄，恰好合身，所赏赐的斥带，也不必再修改。"

文侯很高兴，于是派赵仓唐赏赐太子一套衣服，并命令他在鸡鸣之前面见太子。

太子起身，跪拜，接受赏赐，打开箱子，发现衣服颠倒了。

太子说："快！准备车子，我一大早就要出发了，君侯召见我。"

赵仓唐说："我回来的时候，并未接到君侯的命令啊！"

太子说："君侯赏赐衣服给我，不是御寒的，是想召见我，因此命令你在鸡鸣时分到。《诗经》上不是说：'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君召之。'吗？"

于是晋见文侯。文侯很高兴，大张宴席，并且说："疏远贤者而亲近疼爱的人，实在不是为社稷谋福的好办法。"

于是派出少子挚，将他封在中山，而恢复击太子的地位。

所以古人说："想了解儿子，应先看看他的朋友；想了解国君，应先看看他差遣的使臣。"赵仓唐一出使，就使文侯成为慈父，使击成为孝子，这话难道不可信吗？

357. 毋择“失礼”反受赏

【原文】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侯，毋择行道失之，徒献空笼。见齐侯曰：“寡君使臣毋择献鹄，道饥渴，臣出而饮食之，而鹄飞翀天，遂不复反。念思非无钱以买鹄也，恶有为其君使而轻易其币也；念思非不能拔剑刎头，腐肉暴骨于中野也，为吾君贵鹄而贱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陈蔡之间也，恶绝两君之使。故不敢爱身逃死，来献空笼，唯主君斧质之诛。”齐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贤于鹄远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愿献子以为汤沐邑。”毋择对曰：“恶有为其君使，而利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译文】 魏文侯派毋择献大鹄鸟给齐侯，但毋择在途中却让大鹄鸟给飞了，只好献上空笼子。

毋择拜见齐侯之后，说：“我国君派我来献大鹄鸟，我在半路上又饿又渴，出去吃喝，没料到大鹄鸟就飞上天，再也不回来了。我想我并不是没钱再买大鹄鸟，但哪有当国君的使者，可以随便更换礼物的呢？我又想我并不是不能自杀谢罪，让自己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中，但又怕人家批评我的国君只重视鹄鸟，却不重视使者。我再想我并不是不能逃到陈、蔡两国之间去，但怕会损伤两国国君间的交往，所以不敢贪生逃亡，只好献上空笼子，希望大王重重的处罚我。”

齐侯很高兴地说：“我听到你说的三句话，比拥有鹄鸟好多了。我有大城郊外的一百里，想送给你当生活用的礼物。”

毋择回答说：“哪有当国君的使者，却贪求诸侯土地的呢？”

于是就离开，不再回来了。

358. 孟尝君手下人才济济

【原文】 齐孟尝君使公孙弘西观秦，见昭王，王曰：“薛地大小几何？”弘对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难寡人，可乎？”弘对曰：“孟尝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如此者三人。可为管商之师，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谢曰：“客何为若此？寡人善孟尝君。”

【译文】 孟尝君派公孙弘到秦国，晋见秦昭王。

昭王说：“孟尝君的薛国，土地有多大？”

公孙弘说：“百里。”

昭王说：“方圆百里，却想为难寡人，能吗？”

公孙弘说：“孟尝君好士，其中根本瞧不起天子、诸侯的有三个人。够格当管仲、商鞅的老师，能使国君称霸于诸侯之间的人才有五个。一旦出使，受万

乘国君的羞辱，告退之时自刎，也定要血溅国君的衣裳；像我，敢这么做的，有七个人。”

昭王于是谢罪，说：“你何必如此呢？我会善待孟尝君。”

359. 蔺相如完璧归赵

【原文】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求人可使报秦者，宦者令缪贤荐蔺相如。王召见，问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臣愿奉璧往，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得璧，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无意偿赵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赵王使臣奉璧于秦，今臣观大王无意偿城邑，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之。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相如谓秦王曰：“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而后受璧。”王度终不可强夺，遂许之。舍相如广咸传舍。相如度秦王决负约，乃使其使者怀璧从径道亡归。五日后，相如谓秦王曰：“臣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且秦强而赵弱，今秦先割十五城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请就汤镬。”秦王谓群臣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拜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与赵，赵亦终不与秦璧。

【译文】 赵惠文王时（公元前 283 年），搜集到以前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一听说，就派人送书信给赵王，表示愿以十五座城来交换和氏璧。

赵王召集大臣商议，要给秦国嘛！怕秦国不割让城池，空被欺凌；不给嘛！又怕秦国部队大军压境，于是派人寻求可以出使秦国的人选。

当时，宦官统领缪贤推荐蔺相如。

赵王召见蔺相如，问说：“秦王希望用十五座城来交换和氏璧，可以给吗？”

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秦国用城交换和氏璧，而赵国不答应，理亏的是赵国；如赵国给了和氏璧而秦国不割让城池，理亏的就是秦国。我愿带着和氏璧去秦国，如果秦国不割让城池，我就带着和氏璧回赵国。”

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出使秦国，秦王一拿到和氏璧，很高兴，就传下去给后宫美人及左右大臣观赏，根本没有意思要用城池来偿付赵国。

蔺相如于是向前说：“和氏璧有些瑕疵，我指给大王看。”

秦王交出和氏璧，蔺相如就捧着和氏璧，退了几步，靠着柱子，怒发冲冠，对着秦王说："赵王派我捧着和氏璧来秦国，但我看大王并没有意思要以城池偿付赵国。一般人交往，都不会被欺蒙，何况是大国呢？所以我就取回和氏璧，大王如果想动武，我的头及和氏璧会一起碎在这根柱子下。"

蔺相如说着，一边斜视着柱子，做出冲撞的姿态。秦王怕蔺相如破坏和氏璧，只好谢罪。

蔺相如就对秦王说："赵王送走和氏璧的时候，斋戒了五天，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再接受和氏璧。"

秦王心想不能强夺和氏璧，只好答应了，并将蔺相如安置在广咸的宾馆内。

蔺相如心想秦王绝对会毁约，于是派他的随从带着和氏璧，走捷径先逃回赵国。

五天后，蔺相如对秦王说："我怕被大王蒙骗而辜负赵国，所以就派人带着和氏璧回赵国了。再说秦强赵弱，秦国如果先割让十五座城池给赵国，赵国怎敢留住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瞒大王，罪该受死，请大王杀我吧！"

秦王听了，对臣子们说："现在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和氏璧，却断了秦、赵的友谊，不如对他好一些，让他回赵国。"

蔺相如回到赵国之后，赵王认为他很贤明，任命他当上大夫。由于秦国并未割让城池，赵国自然也没有交出和氏璧。

360. 赵咨善对魏王

【原文】　三国赵咨，字德度，南阳人，博闻多识，孙权擢为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嘲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须有余闲，博览书传，历经籍，搜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译文】　三国时赵咨，字德度，南阳人，博闻多识，孙权提拔他当中大夫。

有一次赵咨被派出使魏国，魏文帝曹丕嘲弄说："吴王孙权有学问吗？"

赵咨说："吴王在江上有万艘战舰，武装战士百万人，知人善任，心存经略天下之志。一有空闲，就博览群书，搜罗奇闻异事，不像一般书生只会死读书，断章取义。"

曹丕问："能不能打吴国呢？"

赵咨说："魏国是大国，固然有攻战的能力；吴国是小国，却也有防御的工事。"

曹丕说："在吴国，像你这像的人才有多少？"

赵咨说："特别聪明练达的有八九十人，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即使用车载、用斗量也数不清。"

361. 天有头有耳有脚有姓

【原文】　吴使张温聘蜀。问秦宓曰："天有头乎？"宓曰："有。"温曰："在何方？"宓曰："《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无耳何以能听？"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刘。"问："何以然？"曰："天子姓刘，以此知之。"

【译文】　吴国派张温出使到蜀国，问秦宓说："天有头吗？"

"有。"

"在哪里？"

"《诗经》说：'乃眷西顾。'可见是在西方。"

"天有耳朵吗？"

"天在高处听低处的声音。《诗经》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天要是没耳朵，怎么听鹤鸣？"

"天有脚吗？"

"《诗经》说：'天步维艰。'没脚怎么走路？"

"天有姓吗？"

"姓刘。"

"为什么？"

"天子姓刘，天自然姓刘。"

卷　六

第十三章　分辨忠奸

【原文】　宝鉴照形，妍媸立辨。神君听讼，贞衰自输。盖愚民虚诞百出，即三刺五听，犹有不得其情者，须智如炙辖，术同钩钜，卑丝毫莫能逃吾彀中，虽暧昧之狱，亦迎刃而解矣。

【译文】　［开宗明义］用宝镜来照相貌，立刻能分辨出美丑，贤明的官吏判案，也马上能分辨忠奸。一般而言，刁民虚妄怪诞，即使经过三番五次的刺探，也常测不出实情；所以判案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反复侦察的技术，才能使细微的蛛丝马迹，逃不出我们的掌握，那么即使是暧昧不明的诉讼案件，也

能迎刃而解。

362. 争儿测母心

【原文】 汉颍川有长妇弟妇争儿。黄霸令抱儿去两妇十步，叱自取。长妇持之急，儿大啼。弟妇恐伤儿，因放与，而心怀怆。霸曰："此弟妇子也。"

【译文】 汉朝时，在颍川，有一户人家的大媳妇与弟媳妇在争儿子。

黄霸（殁于公元前51年）是当地主管，办案时，下令两个妇人各站一头，让这名幼儿各距离她们十步，然后要他们各自去争幼儿。

大媳妇抢得很急，幼儿大哭；而弟媳妇怕伤了幼儿就放了手，但心怀悲痛。

黄霸看了，说："这是弟媳妇的儿子。"

363. 柳崇察言观色索马贼

【原文】 北魏柳崇，字僧生，河东解人也。孝文时迁河中太守。崇初届郡，郡人张明失马，疑执十余人。崇见之，不问贼事，别借以温颜，更问其亲老存否？农桑多少？而微察其辞色，即获真贼吕穆等二人，余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然。

【译文】 柳崇（北魏人，字僧生，河南解人）在孝文时（471—499年）调为河中郡太守。

柳崇刚到河中郡时，当地人张明丢了马匹。

办案时，有十余名嫌犯被抓了来，柳崇看见他们，先不问偷马的事，只是表现出温和的表情，一一询问双亲是否在世，及农作物收成的情形，然后再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辞和神色，终于找到真正的盗贼吕穆等二人，其余的嫌犯都被释放了。

从此郡里的人，都因此敬畏而平服，境内也就太平了。

364. 畏寒无影，丙吉妙断

【原文】 汉陈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为妾，一交接而死。后生男。大男谓其母曰："我父年尊，无复人道，一宿斯须，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污我种乎？"争财数年，州郡不决。时汉宣帝以丙吉为相。吉思惟良久，言："曾闻真人无影，老翁子亦无影，又不耐寒，可共试之。"时八月，取同年小儿，俱解裸之。此儿独啼言寒。又并日中行，后独无影。人咸服。

【译文】 汉朝时，陈留有一位老翁，九十岁，娶了佃农的女儿作妾，结果一圆房就死了。

后来，这名妾生下一个男孩，但老翁的大儿子对妾说："我父亲年纪已大，

早已不能人道了，而且才睡了一夜，怎么可能会生孩子？我看你是淫荡的女人，不守妇道，反而想玷污我们家族的种。”

彼此为遗产争讼数年，州郡的官吏根本无法判定谁是谁非。

当时汉宣帝任命丙吉（殁于公元前 55 年）作宰相，丙吉对这件事想了很久，说道：“听说‘真人’没有身影，‘老翁子’也没有身影，而且又受不了寒冷，大家不妨来试试看。”

就在八月的时候，找来同年龄的小孩，与妾生的幼儿一起脱光衣服，结果只有这名“老翁子”哭着喊冷。然后又叫这些小孩一起在太阳下走路，发现只有“老翁子”没有身影。

民众这下都心服口服了。

365. 赵广汉运用猜忌破私党

【原文】　汉赵广汉为颍川太守。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使其中可用者受计。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鉅□，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仇，奸党散落，风俗大改。

【译文】　汉朝时，赵广汉（殁于公元前 65 年）当颍川太守。当时颍川的豪杰、大户彼此通婚，官吏、民众也结为私党，赵广汉对这种现象很是担忧。

赵广汉于是先找出可信任的人，传授计策。每当有诉讼案件时，在定罪、判刑之后，故意泄漏罪犯的供词，让有关系的人彼此埋怨、责怪。然后又叫小吏制作信箱，让民众投书；一有投书，就削去投书者姓名，再假托是那些豪杰、大户子弟所写的。

这么一来，在地方上有势力的一些豪杰、大户彼此都结为仇家，奸党自然解散，而当地风气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366. 从头头身上下手

【原文】　汉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张敞既视事，访问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重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令致诸盗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盗惊骇，愿策之。”敞皆以为吏，遣归休。小偷悉来贺，置酒，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由是枹鼓希鸣，市无偷盗。

【译文】　汉朝长安市，有很多偷窃案件，各行各业的商人都深以为苦。

张敞来到长安主政时，先去访问几个偷窃集团的首领，发现他们平常表现得温和敦厚，出入都有车马随从，邻里都很尊重他们。

张敞再召见这些首领，先责怪讯问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帮忙找偷窃犯来，以减除罪刑。

首领们表示："如果突然之间找他们来官府，怕这些人惊慌失措，希望另外再想个办法。"

张敞于是先任命这些首领为府里的官吏。这么一来，小偷们都到家里来道贺、庆祝、喝酒，等大家都喝醉了，首领就用红色颜料一一涂在小偷的衣摆上作记号。而官府的巡捕就守在邻里之间，衣摆上有红色记号的人，就收押捆绑，一天当中就抓了数百人。

经过严密侦讯之后，长安市再也没有人偷窃，报案的次数自然也就少了。

367. 张纲擒贼先抚首领

【原文】　后汉张纲，为广陵太守。广陵贼张婴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前太守率多求兵马，纲独单车之任。既到，竟诣婴里门，以书喻婴，请与相见。婴出拜谒，纲譬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暴贪，故致公等怀愤相聚。然为之者，非义也。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来。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诚转祸为福之时。"婴闻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存喘息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万余人降，境内晏然。

【译文】　后汉时，张纲（108—143年）当广陵太守。

当时，广陵盗贼张婴在扬州、徐州之间已经作乱十余年。前线任太守多半仰仗兵马护卫自己，而张纲却只凭一辆车就上任了。

张纲上任之后，竟然来到张婴所居住的邻里，写信给张婴，希望张婴能出来相见。

张婴于是出来，拜见太守。

张纲对他说明："前几任官员多半放肆、残暴、贪财，以至于大家心怀怨恨，聚集为盗，但各位这么做，毕竟不合道义。当今皇上仁慈圣明，希望以文德平服叛乱，所以派我这位太守来到此地，想赋予各位荣华富贵，而不愿对各位施加刑罚，这实在是各位转祸为福的好时机啊！"

张婴听了，哭着说："蛮荒愚民，无法上通朝廷，又受不了欺凌，才会相聚偷盗，但我们干这种勾当，就像鱼在锅里游动，自己也知道不是长久之计，只是想暂时喘息一下罢了。现在听了大人的一番话，深深觉得是我们再生的时机啊！"

第二天，张婴就率领手下万余人投降，从此广陵境内就太平了。

368. 抽丝剥茧，观察入微

【原文】 后汉周□，字文通。章帝时迁召陵侯相。廷椽惮□严明，欲损其威。乃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闻便往，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悉谁载蒿入城者？"门者对："惟有廷椽耳。"又问铃下："外颇有疑令与死人语者不？"对曰："延椽疑君。"乃收廷椽考问，具服，不杀人，取道边死人。后人莫敢欺者。

【译文】 后汉周□，字文通，章帝时（76—88年）调任为召陵侯宰相。到任时，廷掾（官府副官佐吏）畏惧周□办事严明，想杀杀他的威风，于是一大早找来一具死尸，切断手脚，树立在庙门口。

周□闻讯，便赶去察看，到了死人身边，做出好像跟死人谈话的样子，然后暗中察看，发觉死尸的嘴、眼有稻草的细芒。

于是问守城门的人说："知不知道有谁载干稻草入城？"

守门人说："只有廷掾。"

又问说："府里随从当中，是否有人怀疑我跟死人谈话的？"

手下人回答说："廷掾怀疑先生。"

周□就下令收押廷掾，加以讯问，廷掾都承认了，只是他并未杀人，尸体是路边捡来的。此后再也没人敢欺瞒周□了。

369. 邓骘以贼攻贼

【原文】 后汉邓骘恶虞诩，迁为朝歌长，故旧皆吊之。诩笑曰："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设三科以募求壮士。其攻劫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悉贯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佣作贼衣，以彩线缝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由是骇散。咸称神明，县境皆平。

【译文】 后汉邓骘（殁于121年，安帝建光元年）在朝廷中，不满虞诩的作为，被调任为朝歌主管，他的一些老朋友都为他难过。

邓骘笑着说："做事不怕难，是人臣的本份；刀子不遇到盘根错节的木材，就无法分辨出是否锐利，所以这正是我建立功业的大好时机。"

上任后，分三个等级征求壮士，其中曾犯袭击、抢劫罪的是第一等；曾犯伤人、偷盗罪的是第二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是第三等。总共召募了一百余人，都赦免他们的刑罚，然后派他们混入盗贼集团当中。这些人就怂恿盗贼抢劫、作乱，而邓骘则早已设下埋伏，前后逮捕数百名盗贼。

邓骘又暗中派人混入盗贼集团，帮盗贼做衣服，在衣摆上缝上彩线做记号。这些盗贼一旦出现在市集，就被官府的人抓走。

于是盗贼惊慌失措，仓皇逃散，大家都称许邓骘贤明，县城也因此太平无事。

370. 陆云欲擒故纵破悬案

【原文】 晋陆云为浚仪令，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至。"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故远相候。于是一县称为神明。

【译文】 晋朝陆云（262—303年）当浚仪县令时（294年），有人被杀，凶嫌尚未确定。

陆云收押了被害人的妻子，但是并未审问。过了十几天，竟放了她。

但暗中派人跟着她，并交待跟踪者说："她离开之后，不超过十里路，一定会有一个男人等着她，并与她说话。如果发现了，就抓回来。"

不久，果然如陆云所料，于是将这个男人抓回来。经过审讯，承认与死者之妻通奸，然后一起杀了死者。后来听说死者之妻被释放，所以老远跑来接她。

当时全县民众都认为陆云办案如同神明一般。

371. 把盗匪曝露阳光下

【原文】 杨津，字罗汉，北魏宣武帝时，迁骁骑将军，出除岐州刺史。巨细躬亲，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阖境畏服。

【译文】 杨津（殁于531年），字罗汉，北魏宣武时（500—515年），调为骁骑将军，转任岐州刺史。他做事一向孜孜不倦，而且大小兼管。

当时武功有一商人带着三匹绢布，在离城十里的地方，被盗匪抢劫。正好有一个信差要到驿站，经过这里，被抢劫的人就把经过情形告诉他。

这名信差来到岐州，就把情形向杨津报告。

杨津就对外宣布说："有某人穿某颜色的衣服，骑着某颜色的马，在城东十里的地方被杀，姓名不详，如果有家人失踪，可以去验尸、收尸。"

有一个老婆婆走出来哭着说："那是我儿子啊！"

杨津就派人快马加鞭追捕到案，连同绢布一起，人赃俱获。从此境内平静，

不再有人作乱。

372. 谁是盗金贼

【原文】 柳庆，字更兴，北魏文帝时，领雍州别驾。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寄人居止。每出行，钥常自执。无何，缄闭不异，而并失之，谓主人所窃。郡县讯问，主人自诬服。柳庆疑之，乃召贾人问曰："汝钥恒置何处？"对曰："恒自带之。"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沙门乃真盗耳。"即遣捕沙门。已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所失金。

【译文】 柳庆，字更兴，北魏孝文帝时（471—499年）任雍州别驾的官职。当时有一个商人带着二十斤黄金到京城，寄放在别人家里，每次外出，总是自己带着钥匙。

但是过了不久，箱子虽然还是锁着，黄金却不见了，于是商人告到官府，说是寄放处的主人所偷的。经过官府严加拷讯，主人承认是他偷的。

但柳庆却心中存疑，就问那商人说："你的钥匙都放在哪里？"

商人说："都自己带着。"

柳庆问："常与人同睡吗？"

商人说："没有。"

柳庆问："跟别人一起喝酒？"

商人说："有。白天曾与一名和尚喝了两顿，大白天喝醉，就睡了。"

柳庆说："和尚才是真正的窃贼。"

于是下令追捕。

而这名和尚却早已带着黄金逃走了，过了许久，才把遗失的黄金追缉回来。

373. 范邵断绢试贼心

【原文】 梁范邵为浚仪令，二人挟绢于市互争。令断之，各分一半去。后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之，服罪。

【译文】 梁朝范邵当浚仪令时，有两个人在市集中拉扯一块绢布，还一边争吵。

到了官府，范邵命人将布剪断，一人各分一半。然后，范邵派人跟踪，暗中观察，发现其中一人很高兴，另一人却很生气；于是逮捕那名高兴的人，后来他也认罪了。

374. 牵藤摘瓜策略

【原文】　王敬则，齐高帝建元中，迁吴兴太守。尝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令偷人长扫街路。久之，乃令偷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

【译文】　王敬则，在齐高帝建元年间（479—482 年）调任吴兴太守。

当时，府里收押着一名窃盗犯，王敬则召集这名窃盗犯的亲属在旁观看，再鞭打他，然后下令，要这窃盗打扫街道。

扫了很久之后，又下令这名窃盗检举一名窃盗来替代自己。

其他的窃盗怕被他认出来，都逃走了，吴兴境内也自然平静下来。

375. 鞭打丝线，杀鸡取米

【原文】　傅琰，字季珪，齐高帝时为江阴令。卖针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挂团丝于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县内称神明，无敢为奸。

【译文】　傅琰，字季珪，齐高帝时担任江阴县令。

有一个卖针的人和一个卖糖的老婆婆，在争一团丝线，吵到了官府。

傅琰将那团丝线挂在柱子上，用鞭子鞭打，然后仔细观看，发现有铁屑，于是处罚卖糖的老婆婆。

又有一次，两个乡下人在争一只鸡。傅琰问这只鸡吃过什么东西，一个说是吃米，一个说是吃豆。傅琰下令杀鸡解剖，鸡腹取出米粒，于是就处罚说鸡吃豆的人。

县内民众都认为傅琰如神明一般贤明，不敢为非作歹。

376. 巧断两家争牛

【原文】　于仲文，北周文帝时为安国太守。有任、杜两家各失牛，后得一牛，两家俱认，州郡久不决。益州长史韩伯隽曰："于安国少年聪察，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驱牛群至，放所认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伤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文仲遂诃诘杜氏，服罪而去。

【译文】　于仲文，北周（仲文在北周、隋都曾任官）时当安国太守。

当时，有姓任、姓杜的两家，各丢了一头牛，后来找回一头牛，两家都说是他家的牛，州郡的官员一直无法判定。

益州的长史韩伯隽说："于仲文当安国太守，年轻又聪明，让他判决吧！"

于仲文信心十足地答说："这好办。"

于是下令要两家各赶出牛群，然后放了那只牛，结果这只牛走入任家的牛群中。于仲文又派人略微伤害这条牛，任氏舍不得，杜氏却毫不在乎。于仲文于是责怪杜氏，杜氏也认罪了。

377. 柳庆诱盗自首

【原文】 柳庆为雍州别驾时，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者甚多。庆以贼是乌合，可以诈求之。乃作匿名书榜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伏，惧不免诛，若听先首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因此尽获党与。

【译文】 柳庆当雍州别驾时，有一姓胡的人家被抢劫。郡县官吏一再侦察，却不知道盗贼藏匿之所，而附近人家被抢的也很多。

柳庆认为盗贼是乌合之众，可以被骗出来，于是写匿名信，贴在官府门口，信上说："我们一起抢劫胡家，但是人手太多，徒众混杂，终究免不了会泄露出去。现在想自首认罪，又怕被杀，如果官府答应自首可以免罪，我们便来自首。"

柳庆在贴出匿名信之后，又贴出自首免罪的告示，过了两日，广陵王欣家的仆人，绑着手，在告示牌下自首，其余的盗匪也就一网打尽了。

378. 守望相助，十面埋伏

【原文】 李崇，字继长，北魏孝文时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

【译文】 李崇，字继长，在北魏孝文帝时（471－499年）当兖州刺史。兖州当地有许多盗匪，常出来打劫。

李崇下令各村设置一座高楼，在楼上悬挂一面鼓，只要发现盗贼，就拿起双槌，大力击鼓；周围的村子一听到鼓声，就守住交通要道。过不了多久，声鼓传遍百里，各地险要的交通要道，都已埋伏人手。一发现盗贼就逮捕，送官法办。

379. 究实击虚战术

【原文】 李崇都督江西诸路时，有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欲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军兵李盖等所杀。有女巫杨氏自诬云见鬼，称说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在北州，北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

疑其有异，便即诘问。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庆宾见住扬州相国城内，脱矜愍为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谢。”庆宾怅然失色，哀求隐讳。此人具报崇，崇一鞫即伏。

【译文】　李崇在督察江西各地时，在定州，解庆宾兄弟因犯罪被流放到扬州。其中，弟弟解思安规避劳役，逃亡。而哥哥解庆宾则为他掩饰，冒认城外的无名死尸为弟弟，说他弟弟被军人李盖等人所杀。甚至买通当地女巫，假装看见鬼，说解思安死得很惨。

李崇对这事颇为怀疑，暗中差遣两名扬州人不认识的手下，假装从外地来扬州，去访问解庆宾，告诉解庆宾说：“我们在北州，不久之前，有一个人来访，借住，夜里聊起来，我们觉得奇怪，便问他，他说：‘我是逃兵，姓解，我哥哥名叫解庆宾，目前住在扬州相国城内，拜托各位告诉他我的行踪，他一定会好好酬谢两位。’”

解庆宾听了，既伤感又紧张，哀求这两人为他隐瞒，但来人却详细地向李崇报告。经过一番审讯后，解某就伏首认罪了。

380. 李崇以死儿试亲情

【原文】　北魏寿春县人荀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后见在同县赵奉伯家。二家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李崇令二父与儿各禁别处，经数旬，乃告之曰：“汝儿昨不幸遇疾，暴死矣。”泰闻之，悲号不自胜。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儿还泰，奉伯叹服。

【译文】　北魏寿春县人荀泰，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在一次盗贼劫掠事件之后失踪。后来这小孩出现在同县的赵奉伯家里，荀、赵二家都说是他的孩子，并且都各有邻居作证，当地郡县的官员却无法判定。

李崇命令两个自称是父亲的，与孩子分别一段时间，过了一阵子，才通知他们说：“你儿子昨天不幸生病，已经暴毙了。”

荀泰听了，哭号、伤心得不得了，而赵奉伯却只是叹气而已。

于是李崇判定将小孩还给荀泰，而赵奉伯也认错了。

381. 何敬叔活用清廉

【原文】　梁何敬叔，在政清约，不通问遗。尝岁俭，夏节忽榜门受饷。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贫人输租。

【译文】　梁朝何敬叔，从政清廉俭约，一向不随便应酬。

有一年夏天，酷热，何敬叔突然贴出告示，愿接受馈赠。不久就收到了二千八百石的米，何敬叔就拿这些米给穷人，让他们去缴田租。

382. 丈母娘还牛

【原文】 唐张允济为武阳令，民有以犊牛依妇家者，久之，孳十余犊。将归，妇家不与牛。告县。允济令左右缚民，蒙其首过妇家，云："捕盗牛者，命尽出民家牛，质所来。"妇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无与。"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还婿。"

【译文】 唐朝张允济当武阳令时，有一个人将一条母牛寄养在丈母娘家，过了很久，繁殖了十几条牛，这女婿想要回来，丈母娘不肯，女婿就告到官府去。

张允济派手下蒙住女婿的脸，来到丈母娘家，说是追捕偷牛贼，要把民家牛赶出来，查看牛只的来源。

丈母娘不知道是计，冲口就说："这是我女婿的牛，我没还他。"

张允济于是叫手下拿掉女婿脸上的布，说："牛可以还给女婿了吧！"

383. 巧破左手杀人

【原文】 唐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而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晔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饮食之。食讫，悉令还，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视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此汝杀之明矣。"囚即涕泣曰："我杀也，不敢以累他人。"

【译文】 唐朝欧阳晔（959—1037 年）治理鄂州时，有民众因争船而斗殴致死，久久不能判决。

欧阳晔于是亲自审理，有一天，在庭院中设宴，将涉嫌的人放了出来，除掉手镣脚梏，请他们吃饭。吃完，只留下一人，其余的都释放了。

被扣留的嫌犯脸色变了一下，紧张地看着四周。

欧阳晔对他说："杀人者就是你。"

嫌犯不明就里。

欧阳晔又说："我看其他的人都用右手吃饭，只有你是用左手。死者伤口在右肋，很明显，是你杀的。"

嫌犯听了，哭着说："确是我杀的，我也不敢再连累别人了。"

384. 苏无名从容捉盗金贼

【原文】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所直黄金千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

盗，罪长史。”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徼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若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擒奸挺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请与君求对玉阶。”乃言之天后。天后召见，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天后许之。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缞绖，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往视之，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毕，巡墓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捕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

【译文】　武则天当政时（684—705年），曾赏赐太平公主许多珍宝，价值黄金千镒（二十或二十四两为一镒），公主收藏着，过了一年，都被偷了。公主向武则天报告，武则天大怒，召见洛州长史，对他说：“三天抓不到盗匪，就判你的罪。”

长史很恐惧，就召集两个县负责捕盗贼的官员说：“两天内抓不到盗贼，判捕头死罪。”

捕头于是对手下巡捕说：“一天之内一定要抓到盗贼，否则判巡捕死罪。”

巡捕心中恐惧，但想不出办法，正在路上巡逻时，碰到湖洲别驾苏无名，就请他回到县府，然后向捕头报告说：“抓盗贼的来嬷！”

苏无名直接进了府衙，捕头迎上前来，询问缘故。

苏无名说：“我是湖州别驾，经过这儿。”

捕头就骂巡捕：“怎可冤枉别驾呢？”

苏无名笑着说：“你不要责怪他们，这是有原因的。我当官以来，侦办奸匪出了名，盗匪都逃不过，这些手下应该听过，所以才请我来为各位解围吧！”

捕头很高兴，请教他该用什么办法。

苏无名说："我跟你们到州府去，你可以先向长史报告。"

捕头说明之后，长史很高兴，走下阶梯，握着苏无名的手，说："今天遇到您，真是救了我一命呢！请您与我一道去朝廷报告吧！"

向武则天上奏之后，武则天召见苏无名，武则天说："你抓到盗贼了吗？"

苏无名说："如果要我抓贼，不限定时间，不催官府，然后将府衙的捕头交给我差遣，几十天内，我就可以为陛下抓到。"

武则天答应了。

过了一个多月，正巧是寒食节（古人在此时扫墓），苏无名召集巡捕，对他们说："每十人或五人为一组，到东门及北门侦察，如果发现有胡人及其同伴十几个人，都披麻带孝，走向北边坟场，就跟踪他们，然后向我回报。"

巡捕接令出去侦察，果然发现胡人及其同伴，于是赶回去向苏无名报告。

苏无名到了现场，问侦察的巡捕："那些胡人怎么了？"

巡捕说："胡人来到一座新设的坟墓前，摆下祭品祭祀，虽然哭出声，但并不哀痛，祭祀完毕，收了祭品，就绕着坟墓察看，然后都笑了。"

苏无名说："这下逮到了。"

于是下令，派巡捕逮捕胡人及其同伴，挖开坟墓，开棺一看，都是珍奇宝物。

不久，上奏朝廷，武则天问苏无名说："你为什么有过人的才智，能逮到这些盗贼呢？"

苏无名回答说："我也不是有什么妙计，只是我早就知道盗贼是谁罢了。当我来到都城时，刚好遇到这些胡人伪装出殡下葬，我一看就晓得是盗贼，只是不知道珍宝埋在哪里。如今寒食节，民众扫墓，我想他们一定会出城，去察看埋藏宝物的地方，这么一来，就可以知道地点了。盗贼既然摆设祭品祭祀，哭了却不哀痛，表明埋葬的一定不是亲人。祭祀完毕，绕着坟墓，还笑了起来，表明藏宝没被破坏。前一阵子如果陛下逼迫县府抓盗贼，盗贼一急，一定拿着宝物逃走。而现在呢！我们态度从容些，他们也就不急于一时，所以还没拿走。"

武则天说："好。"

于是赏赐苏无名许多黄金和衣料，并升他两级官阶。

385. 寡妇状告不孝子

【原文】　李杰，唐中宗时改河南尹。杰既精听断，虽行坐食饮，省治不少废，由是府无淹事，人吏爱之。寡妇有告其子不孝者。杰物色非是，谓妇曰："子法当死，无悔乎？"答曰："子无状，宁其悔。"乃命市棺还殓之。使人迹妇

出，与一道士语。顷持棺至。杰令捕道士，案问，乃与妇私不得逞。杰杀道士，内于棺。

【译文】　李杰，唐中宗（705—710年）时改任河南府尹。李杰一向精于侦办诉讼案件，平常虽重视生活享受，但政务却毫不废弛，因此府里没有积压未办的公事，手下官吏也都喜欢他。

有一次，一个寡妇告他儿子不孝。

李杰在侦察过后，认为并非实情，就对寡妇说："依你所说的情况，你儿子就犯了死罪，你不后悔吗？"

寡妇说："儿子太恶劣了，我宁愿后悔，也要法办。"

于是李杰先抓他儿子，然后命令寡妇买棺材来收尸。说完，派人暗中跟踪寡妇，发现寡妇在路上跟一名道士谈话。不久，棺材运到，李杰下令逮捕道士，经过审讯，察知道士与寡妇私通，被寡妇的儿子阻挠。

于是李杰就杀了道士，装入棺材。

386. 崔碣平反夺妻冤情

【原文】　崔碣，唐武宗时及进士第，迁河南尹。邑有大贾王可久，专货江湖间，值庞勋乱，尽亡其赀不得归。妻诣卜者杨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数，而内悦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阳惊曰："乃夫殆不还矣。"即阴以百金谢媒者，诱聘之，妻乃嫁乾夫，遂为富人。他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归闾里。往见妻，乾夫大怒诟逐之。妻诣吏自言。乾夫厚纳贿，可久反得罪，再诉复坐诬，可久恨叹。幸碣之来，可久陈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狱吏下狱，悉发赃奸，一日杀之，以妻还可久。时淫潦，狱决而霁，都民相与歌舞于道。

【译文】　崔碣，唐武宗时考上进士（841—846年），调任河南尹。当地有个大商人王可久，专门经由水路在各地做生意。有一次正遇上庞勋作乱，资本都耗尽了，无法回家。

王可久的妻子看丈夫久未回家，于是找算命先生杨乾夫，卜测丈夫是生是死。

杨乾夫以善于卜测成名，却贪慕王可久妻子的美色，而且羡慕王家的财富。卜测之后，假装吃惊地说："你丈夫大概回不来了。"

随即，暗中用许多钱收买媒婆，诱骗王妻，并下聘，王妻就嫁给了杨乾夫，而杨乾夫也就成为一个富翁。

过了许多年，王可久十分落魄，一路乞讨才回到家乡，去见妻子，结果杨乾夫很生气，将王可久骂走。王妻赶到衙门投诉，但杨乾夫却用厚礼贿赂官员，这么一来，王可久反而被判有罪。经过再次申诉，又被判诬告，王可久只有痛

恨悲叹了。

幸好崔碣到任，王可久投诉冤情，崔碣查明之后，就下令逮捕杨乾夫，将他及以前收贿的官吏，一并关入监牢。然后一一揭发这些人的犯罪事实，在一天之内将他们处斩，并将王妻交还给王可久。

崔碣判决了这件贪色的淫案，当地民众都在街道上欢欣鼓舞。

387. 亲自挽舟，羞煞上司

【原文】 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身。为益昌令，县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与宾属泛舟至益昌，旁索民挽纤。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

【译文】 何易于，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出身。

他当益昌县令时，益昌县距离州府四十里，刺史（州官）崔朴时常在春天带着宾客及幕僚人员坐船到益昌，而且要求益昌县民为他拉船。

何易于身为县令，却亲自去拉船，崔朴大吃一惊，就问何易于为何如此。

何易于说："目前正是春季，民众既耕田又养蚕，只有我没事，可以来效劳。"

崔朴听了觉得十分惭愧，就带着宾客、幕僚赶紧离开。

388. 愚妇弃夫挨廿大板

【原文】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其妻不堪，索书求离。志坚书诗一首与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求公牒再适。真卿批其牍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妇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戒，孰遏浮嚣。愚妻笞二十，任其改嫁。志坚饷粟帛，仍署随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

【译文】 颜真卿（709—785年）当抚州刺史时，当地有人名叫杨志坚，好学但生活贫困，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要求杨志坚写离婚书以便离婚。

杨志坚就写了一首诗给她："落拓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

他的妻子带着离婚书来到州府，要求州府发公文以便再嫁。

颜真卿就在公文上批示："杨志坚，早年向学，倾心儒教，颇有诗名，虽然有心追求功名，却与俸禄无缘。愚妇（杨妻）看他落魄，竟想离开，不愿效法古代冀缺的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事业，只学朱买臣的妻子，抛弃丈夫，实在是

污辱乡里，伤风败俗，如果不加以惩戒，如何遏止这种不良风气？愚妇打二十大板，然后任由她改嫁；杨志坚的生活所需，由部队支出。”

各地民众知道之后，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389. 换屠刀，擒其盗

【原文】 唐刘崇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泊船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艳态妖容，两相注目，遂约夜至其家。比子未赴，有盗入其室，姬欣然就之。盗谓擒己，以庖刀刺之，遗刀而逸。商子旋至扪户，闻血腥，走出登舟，一夜解维而去。其家迹其血至江岸，告官。追商子拷械备至，具实吐之，惟不招杀人。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翼日至。”令各留刀而去，府主以杀人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会请刀。诸人各认本刀而去，惟一屠曰：“此非某刀，不敢认。”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擒之，则已窜矣。于是以他囚合死者，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既毙其假，不两日，果归，擒置于法。商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

【译文】 唐朝刘崇龟坐镇南海时，有个富商的儿子，既年轻又英俊。有次船靠岸之后，发现岸上门楼之中有个少女，姿态妖艳，他们一阵眉目传情之后，约定夜里到女方家中幽会。

到了夜里，在富商子未到达之前，已经有强盗潜入室内，这少女还以为是富商子，就靠了过去，而强盗却以为是要抓他的，就用屠刀刺杀她，而且留下刀子。

不久，富商子来了，一摸门，闻到血腥味，就急忙回到船上，趁夜解开船缆出港了。

后来女方的家人随着血迹来到江岸，并向官府告状，于是官府追捕富商子到案。经过严刑逼供之后，富商子具实回答，只是不肯招认杀人的事。

女方家人将屠刀交给官府，官府下令说：“某日本府大宴，境内所有的屠夫要在球场集合，等待屠宰。”

等所有的屠夫都来了，官府又下令说：“今天到此为止，明天再来。”

但是要屠夫们留下屠刀再离开。然后官府拿出凶刀，换下球场中的一把屠刀。

第二天一大早，下令每个屠夫取回自己的刀，于是大家就拿回自己的刀，其中有一个屠夫说：“这不是我的刀，我不敢拿。”

官府就问他刀是谁的。

这屠夫说：“这应该是某某人的。”

官府就问这人住哪里，然后派人去逮捕，却发现那名屠夫已经逃走了。

官府于是找出一名死刑囚犯替代富商子，趁夜里在刑场将他处死。过不了两天，这名屠夫以为安全无事，就回来了，官府将他逮捕，绳之以法。

而富商子则因为半夜闯入民家，判了奸淫罪，被打了几个大板。

390. 赵和能设计追庄契

【原文】 唐咸通初，楚州淮阴农，有东邻以庄券质于西邻贷千缗。至期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终为所拒。诉于县及州，俱不能理。闻江阴令赵和能名，遂越县诉之。赵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乃寇江盗攀同恶相济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追牒至彼，果擒以还。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其人大恐，叩头自诉，如不胜其冤者。赵曰："汝宜籍舍之产以辨之。"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诉也。乃言稻若干，庄客某等纳者。纫绢若干，家机出者。钱若干，东邻赎契者。赵大喜，即再审其事，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讳东邻所赎八百缗？"遂引诉邻，令其备证。于是惭惧失色。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绳之以法。

【译文】 唐朝咸通初年（860 年），楚州淮阴有个农夫用庄契抵押，向邻居借了一千缗的钱。到期时，他先还八百缗，约定第二天再还剩余的钱，换回庄契。

他心想只隔一夜，而且又是时常往来的邻居，所以就未要求邻居写收据。

但第二天，他想赎回庄契时却被拒绝，于是他只好投诉县、州官府，但官府却因缺乏证据，无法受理。幸好他听说江阴县令赵和能的名声，于是越县告状。

赵县令于是召集捕贼的干探数名，带着公文到淮阴，说是追查水路盗贼的同党，而其中一名盗贼恰好就是这名恶邻居，于是官府就将他带回江阴。

赵县令严厉地问他说："好好的耕田、织布不干，为什么要到水路去抢劫？如果你硬要说谎，我只有严刑逼供，让你皮破血流了。"

这人很害怕，叩头申冤，好像很受委屈的样子。

赵县令就要他列出家产，并加以说明。

这人看县令神色稍为舒缓，有希望解除冤屈，就详细地列出家产，也没想到他的邻居会越县投诉。他边写边说明，说稻谷有若干，是佃农所交的；绢布有若干，是自己织的；钱有若干，是邻居用来赎庄契的。

县令听了很高兴，就再问下去："你如果不是在水路抢劫，为什么邻居所还的八百缗的事，你说不清楚？"

于是搜集证据，由邻居出面对质，这人就显得又惭愧又害怕。

县令下令将他戴上刑具，押回本籍，并检附契书，然后绳之以法。

391. 伪装茶商杜私案

【原文】 宋刘蟠，字士龙，尝受诏巡茶淮南。部民私贩者众。蟠乘羸马，伪称商人抵民家求茶。民家不疑，出与之。即擒寘于法。

【译文】 宋朝刘蟠，字士龙，曾经奉令到淮南视察茶政（当时茶叶是公卖制）。

当时，民众经常私卖茶叶，刘蟠骑着瘦弱的马匹，伪装成商人，来到民家，说要买茶。民家并未怀疑，就拿茶出来。刘蟠于是下令逮捕，移送法办。

392. 产婆明白真相

【原文】 韩亿，字宗魏，宋真宗时举进士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证其子为他姓，以专其赀。嫂诉于官，甲辄赂吏掠服之。积十余年诉不已。亿视旧牍，未尝引乳医为证，召甲出乳医示之。甲亡以为辞，冤遂辨。

【译文】 韩亿，字宗魏，在宋真宗（998—1022 年）时考上进士，曾担任洋州主管。

洋州大户李甲，在哥哥死后，逼迫大嫂出嫁，并将大嫂所生的儿子改作他姓，自己则独吞所有家产。

他大嫂投诉官府，李甲则贿赂官府，所以官司一拖十几年都没有结果。

韩亿到任之后，检阅累积已久的公文，发现还不曾找接生婆作证，于是下令产婆来作证，李甲于是无话可说。而大嫂及其儿子的冤情自然大白。

393. 张咏以贵易贱换白米

【原文】 宋真宗淳化四年，命张咏知成都。公至府，问城中所屯兵尚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公知盐价素高，而廪有余积。乃下其估，听民以米易盐，未逾月，得米数万斛。

【译文】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张咏（946—1015 年）受命主管成都。

张咏一到任，查知城中驻扎的部队有三万人，但粮食却维持不到半个月。

张咏知道盐价平常就很高，而官仓的盐还很多，于是下令估价，任由民众用米换盐。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换得数万斛的稻米。

394. 刷清倒楣和尚的冤屈

【原文】 宋向敏中在西京时，有僧暮过村，求寄宿，主人不许，于是权寄

宿主人外车厢。夜有盗自墙上扶一妇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为主人所纳，今主人家亡其妇人及财，明日必执我，因亡去。忽堕□井。则妇人已为盗所杀，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访得之，执诣县。僧自诬服，诱与俱亡，恐为人所得，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堕。赃在井旁，不知何人取去。狱成，言府，府皆平允。独敏中以赃不获致疑，乃引僧固问，得其实对。敏中密使吏出访，知其妇先与邻人某奸稔，遂擒其人按问，具服，并得其赃。僧乃得出。

【译文】　宋朝向敏中（949—1020年）在西京当官时，有个和尚经过一座村子，向一户人家要求借住，主人不肯，于是和尚只好暂时睡在门外车子的车厢中。

半夜，有一个盗贼从墙上扶着一个妇人，而且用衣服裹着一包东西出来。这和尚心想主人不肯收留他，又遇到主人家里出走一名妇人并遗失财物，第二天一定会抓他，于是自己也逃了，但一不小心坠入井里，而那名妇人却早已被盗贼杀害，先一步被丢入井中了。

第二天，这户人家的主人经过一番搜寻，抓到了和尚，将他送到县府。

这和尚受刑之后，知道辩解无用，竟然就承认是他干的，说是诱拐妇人一起逃亡，又怕人家抓到，就杀了妇人投入井中，但夜里看不清楚，自己一不小心也掉入井中。至于赃物，遗落在井边，不知道谁拿去了。

案子判决之后，由县府送到州府，府里的官员大都认可，只有向敏中质疑，认为赃物没有查获，还有可疑之处，于是带和尚来审问，取得实情。

向敏中暗中派人去查案，才知道这妇人原本与邻居奸淫，就抓回这名邻居。

这邻居认了罪，也供出赃物，和尚这才被释放。

395. 换产官司

【原文】　宋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讼。张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臣请自治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问曰："汝非以彼分财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两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无得动，分书则交易。明日奏闻，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译文】　宋朝时，戚里发生财产分配不均的纠纷，彼此互相控诉。

宰相张齐贤说："这件事不是地方官能办好的，我自己来办吧！"

张齐贤于是召见互控的两人，分别问道："你不是认为他分得的财产多，你分得的少吗？"

他们都各别说："是。"

张齐贤就要他们各别签下讼辞。然后找两名官吏监督，下令甲家搬入乙家的房子，乙家搬入甲家的房子，家中的财物不准动，财产分配证明则彼此互换。

第二天，上奏朝廷，皇上很高兴，说："朕就知道这事没有你是办不成的。"

396. 赵抃反其道而行

【原文】 宋赵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涌贵，诸州皆禁增价。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商贾辐辏，米价更减，民无饥死者。

【译文】 宋朝时赵抃（1008—1084年）主管越州时，两浙一带遭受旱灾和蝗灾，米价大涨，各州都严禁商人提高米价。

只有赵公贴出告示，只要有米，就可以提高价钱出售。

这么一来，各地的米商都跑到越州卖米，米价自然下跌，民众也没有饿死的。

397. 会响的神钟

【原文】 宋张咏治成都时，究失物于诸人，无肯认者。咏欲拷以刑具，又恐滥及无辜。乃悬一钟于暗室，令人以烟煤遍涂之，因谓诸人曰："吾有神钟在室，但真盗以手摩之，其钟自鸣，若未盗者则无声。"令各往摩之，内唯一人掌上无黑。咏曰："汝恐钟鸣，而手未到耶。"一讯即服。

【译文】 宋朝张咏治理成都时，在许多嫌犯中追查偷窃者，但没有人肯承认。张咏本想用严刑逼供，却怕伤及无辜，于是在一间暗房中悬挂一座钟，命人用烟煤涂抹。然后对嫌犯说："我在房里有座神钟，盗匪摸了，它就会响，不是盗匪，摸了就不会有声音。"

下令这批嫌犯依序去摸钟。后来发现只有一名嫌犯的手，没有烟煤的痕迹。

张咏就说："你怕钟会响，所以不敢摸吗？"

一经审讯，他就认罪了。

398. 盗割牛舌

【原文】 宋包孝肃公拯，仁宗时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公料必仇家所为。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杀牛者。公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反告之？"盗者惊伏。

【译文】 宋朝包拯（999—1062年），在宋仁宗时（1023—1063年）主管天长县，当时有人投诉，说他养的牛被人偷割舌头。

包公心想，一定是仇家所干，就要他先回去把牛杀了，然后出售。

不久，有人来告发，说他要检举私宰牛只的人。

包公说："你为什么割人家的牛舌，又要告人家私宰呢？"

这人吃了一惊，也认错了。

399. 妙罚

【原文】 宋陶真卿守润州，其俗好斗殴。真卿于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愤出钱，终日纷争，相视不敢下手。

【译文】 宋朝陶真卿主管润州时，发现当地人喜欢打架。

陶真卿处罚打架者，除了用本罪之外，又规定先出手的人，要出钱给后出手的人。

因为这些打架的小人，吝惜钱财，自然不想出钱，所以虽然整天吵闹，却只是瞪着对方，不敢下手。

400. 施钱求福

【原文】 宋孙莘老，名觉，与乔执中、秦少游齐名，号三贤。知福州时，民欠时易钱，系狱甚众。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者，何也？"众曰："愿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而佛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逋，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得福不既多乎？"富人悟而从之，即日输钱，囹圄遂空。

【译文】 宋朝孙莘老，名觉，与乔执中、秦少游齐名，号称"三贤"。

当时，他主管福州，有许多民众因欠缴"时易钱"被关。

有一些富人出了五百万，想要整修佛殿，向孙莘老请示。

孙莘老说："你们为什么要出钱呢！"

这些富人说："想求福罢了！"

莘老说："佛殿并非很残破，佛像也没有坐在露天的。我看不如拿钱为犯人赎公债，让几百个人解除牢狱之灾，所得的福份不是更多吗？"

这些富人领悟了，就顺从莘老的意思，当天就捐钱，牢笼为之一空。

401. 一句话米价大跌

【原文】 宋（应为唐）令狐文公楚，出守兖州，时天旱，米价腾涌。迓吏至，首问米价几何，州有几仓，仓有若干米。吏一一对之。公即屈指独语曰："旧价若干，诸仓出米若干，定价出粜，则可赈救。"左右窃听，语达郡中。富人竞发所蓄，米价顿减，一郡忻然。

【译文】 宋朝令狐楚出任兖州主管时，正巧遇到旱灾，米价大涨。州府派来迎接令狐楚的官员一到，他就问现在米价是多少，州里有多少官仓，每仓有多少米。

这官员一一回答之后，令狐楚就一面屈指计算，一面自言自语说："以前的

米价是……，州里的官仓只要多挪出一些米，定出米价，就可以救活民众了。”

站在他身旁的官员，正偷听他说话，然后将话传回州郡。一些富人害怕米价低贱，就急着将囤积的米拿出来卖，米价因此大跌，郡中的人都很高兴。

402. 挽回灭门大案

【原文】 宋钱若水，为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首或从，罪皆应死。富人不胜榜楚，自诬服。具狱上州，复审无反异。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旬日不决。知州屡趣之，不能。疑若水受富民钱欲出其死耳。若水一旦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进。知州垂帘引女奴父母问之曰：“汝见女，尚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注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灭门矣。”知州曰：“推官之赐，非我也。”其人趋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墙而哭，倾家赀饭僧，为若水祈福。

【译文】 宋朝钱若水当同州推官时，当地富户的一个小女奴逃亡，不知下落。

女奴的父母一状告到州府，州府命令录事参军审讯。而这个录事参军曾向这富户借钱被拒，于是公报私仇，指富户父子数人共同谋害女奴，然后弃尸水中，所以找不到尸体。

这么一来，不管是主犯或从犯，都将被处死刑。

富户因受不了拷打逼供，只好承认。这件案子做成判决以后，呈送州府，州府并无意见，只有钱若水心存怀疑，所以将公文留着，过了十几天也未批，州官催他好几次，也没效。所以怀疑钱若水接受了富户的贿赂，想免他们死罪。

突然有一天，钱若水拜见州官，先摒除左右的人，然后向州官报告说：“我之所以留下公文未批，是因为我在暗中派人去找女奴，现在已经找到了。”

州官说：“在哪里？”

钱若水就暗中安排，带来了女奴。

州官召见女奴的父母，问道：“你们见到了女儿，还能认得吗？”

女奴父母说：“怎会认不得？”

州官就将女奴推出帘幕，女奴父母一看，哭着说：“就是她。”

州官于是召见富户父子，将身上囚具全部解除，但富户父子不肯离开，说：“如果不是大人开恩，我们将会灭门。”

州官说："这是钱推官的功劳，与我无关。"

这富户就来到了钱若水的办公室，钱若水却关门拒见，说："这是州官的事，跟我有什么关联？"

富户进不去，只好绕着围墙哭泣，回家之后，就变卖家产，供养僧人，为钱若水求福。

403. 慷慨劝赈灾

【原文】 宋赵阅道少保，尝知越州。值岁大歉，公召州之富民毕集，劝诱以赈济之义。即自解腰间金带置庭下，于是施者云集，所全活十数万人。

【译文】 宋朝赵阅道，曾经主管越州，有一年，正巧遇到饥荒。

赵公就召集州里的有钱人，鼓励他们捐款赈灾，而自己则从腰间解下金腰带，放在庭院作个示范，于是大家纷纷响应，当时被救活的有十几万人。

404. 利用人性贪念

【原文】 宋安潜到官，不诘盗，蜀人怪之。安潜乃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同侣告捕者，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既为所先，死复何词。"立命给告者钱，剐盗于市。于是诸盗相疑，无地容足，散逃他境。

【译文】 宋朝安潜，当官时，并不管盗匪的事，蜀人都觉得很奇怪。

过了一阵子，安潜提出公库的款项，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在三个市集中，且分别贴出告示说："能告发、逮捕盗贼一人，赏五百缗；告发、逮捕共犯的盗匪，解除他的罪责，赏金与一般人相同。"

不久，有人抓了一个盗匪来到官府。

这盗匪骂抓他的人说："你与我一起作案十七次，而且一向平分赃物，你凭什么抓我？我看我们会一起死。"

安潜说："你既然知道我贴出告示，为什么不先抓他来？如果抓他来，那他死，你拿奖赏。既然他抢先了，你被处死，又有什么好怨的？"

于是下令发给告发者奖金，将被抓的盗匪处死。

这么一来，境内盗匪彼此起了疑心，就各自逃到别处去了。

405. 脱得掉或脱不掉

【原文】 宋成都守鲁公，名承清，决讼如流。枭长适有以奸讼者，一曰和

奸，一曰强奸，不能决。以属鲁，盖欲试其能也。鲁令隶有力者一人去妇衣，诸衣皆去，独里衣妇以死持之，隶无如之何。鲁公曰："判作和奸。"讼遂决。盖妇苟守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

【译文】 宋朝成都太守鲁承清，判案高明。当地法官刚好受理一件奸淫案，有人说是和奸，有人说是强奸；无法判定，于是就交由鲁公判决，一方面也是想试试鲁公的能力。

鲁公就命令一名孔武有力的手下，强脱这名犯奸淫案的妇人的衣服，结果外衣都脱了，只有内衣脱不掉；因为这名妇人拼命抓着，士兵再用力也没办法。

鲁公于是说："判作和奸。"

判决就确定了。因为妇人如守贞节，连衣服都脱不掉，还谈什么奸淫？

406. 争儿案

【原文】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时进士及第，知长沙县。有嫠妇携儿以嫁。七年，儿族取儿。妇谓非前子，讼于官。南公问儿年，族曰："九岁。"妇曰："七岁。"问其齿，曰："去年毁矣。"男子八岁而龀，尚何争？"命归儿族。

【译文】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时进士及第，当长沙县主官。

有一名寡妇带着儿子改嫁他人，过了七年，她前夫的族人，想要回这名小孩，这名妇人却说这不是与前夫所生的，于是就告到官府。

李南公先问这小孩有几岁，族人说："九岁。"

妇人说："七岁。"

李公就再问小孩的牙齿，妇人说："去年掉了。"

李公就说："男孩子八岁换牙，这不用再争了。"

于是下令将小孩交还族人。

407. 聪明的富翁

【原文】 宋张咏知杭州，杭有富民将死，其子三岁。富民命其婿主家赀，而遗以书曰："他日分财，以什之三与子，而七与婿。"其后子讼之官，婿持父书诣府。咏阅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时子幼，故以此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财与婿，而子与七。

【译文】 宋朝张咏当杭州主管时，杭州有一个富翁快死了，他儿子只有三岁。

这富翁就要他女婿当家，掌理产业，而且留下遗书说："将来分财产时，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女婿。"

后来，这小孩长大了，投诉官府，女婿则带着富翁遗书来到官府。

张咏看了之后，用酒洒地祭神，说："你岳父很聪明，当时孩子小，所以将这份遗书给你，否则孩子早就死在你手上了。"

于是下令家产十分之三分给女婿，而儿子则拿回十分之七。

408. 斩一文钱盗

【原文】 张咏知崇阳，吏有一钱在鬓傍者，诘之，乃库中钱，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汝能杖我，不能斩我也。"咏遂援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府自劾。

【译文】 张咏当崇阳主管时，发现一名小吏鬓旁有一文钱，讯问后，才知道是官库的钱，于是下令打小吏，小吏很生气地说："一文钱算什么？你能打我，却不能杀我。"

张咏于是拿起笔来批起公文："一天一钱，一千天就一千钱；用绳子可以锯断木头；水滴可以穿透石块。"

然后拿起剑走下台阶，斩了下吏的首级。

事后，申报州府，自我纠举。

409. 藏金岁月

【原文】 宋程伯淳为鄠县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发地得藏钱。兄之子诉于县。县令曰："此无证佐，何以决之？"颢曰："此易辨耳。"既先问其兄之子曰："尔父藏钱当几何时？"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几何时？"曰："二十年。"即遣使取钱十千视之，谓借宅者曰："此钱皆尔未借宅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译文】 宋朝程伯淳（1032—1085年）当鄠县主簿时，有人借哥哥的住宅居住，挖地找到了埋藏的钱财。

哥哥的儿子投诉官府，县令说："没有旁证，如何判决呢？"

程伯淳说："这好办。"

就先问侄子说："你父亲什么时候埋藏这些钱？"

侄子说："四十年前。"

程伯淳："你叔叔借住几年？"

侄子说："二十年。"

程伯淳于是派人拿回一万元，看了之后，对借住者说："这些钱都是你未住之前几十年所铸造的，为什么？"

这人只好承认不是他的钱，县令也因此大为叹服。

410. 冒认

【原文】 程颢宋神宗时为晋城令，富人张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门曰："我，汝父也。"子惊疑莫测，相与诣县。叟曰："身为医，远出治疾，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以与张。"颢质其验，取怀中一书进，其所记曰："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颢问："张是时才四十，安得有翁称？"叟骇谢，重惩以法。

【译文】 程颢在宋神宗时当晋城令，当地有一个富人张氏，父亲已死。

有一天，有一个老翁来到张家，说："我是你父亲。"

张氏惊慌、怀疑，觉得不可思议，就跟老翁一起到了官府。

老翁说："我当医生，出外行医，妻子生了儿子，因为太穷，养不起，就送给张家。"

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书，上头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抱儿子给张三翁。"

程颢问道："张氏当时才四十岁，怎会有'翁'的称呼呢？"

老翁一听，大吃一惊，赶紧认错，却还是依法重办了他。

411. 偿杀子之痛

【原文】 程辉，字日新，金熙宗时授磁州刺史。有吴僧者，杀州人张善友而娶其妻。辉督捕之，命善友母以长锥刺僧与其妻，无完肤而死。

【译文】 程辉，字日新，金熙宗时当磁州刺史。

有个和尚，是吴人，杀了磁州张善友，并娶了张妻。程辉抓到他之后，命张善友的母亲，用长锥刺这和尚和他的妻子，一直刺到体无完肤死去为止。

412. 断案如神

【原文】 刘徽柔，字君美，金熙宗天眷二年擢进士第，迁洪洞令。徽柔明敏善听断。县人杨远者投牒于县以为夜雨屋坏，压其侄死，号诉哀切。徽柔熟视而笑曰："汝利侄财而杀之，乃诬雨耶？"叱付狱，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译文】 刘徽柔，字君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 年）进士上榜，调任洪洞主管。

刘徽柔聪明且断案如神。当地人杨远具状投诉县府，说夜里下了大雨，屋宇坍坏，压死侄子；边说边哭，表现得极为哀痛。

刘徽柔仔细观察后，笑着说："你贪求侄子的财产而杀了他，竟然还伪称是下雨的缘故！"

下令交付监狱。

这人马上跪拜下去，说："大人真是神明，我也不敢赖着不死。"

于是就送交法办。

413. 发掘杀夫隐情

【原文】 宋元绛，字厚之，生而敏悟，五岁能作诗，长登第，调江宁推官，摄上元令。民有甲与乙被酒相殴击。甲归卧，夜为盗断足，妻称乙，告里长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而夫丧，乙已伏矣。"阴使信谨吏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取僧挚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其妻哭而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

【译文】 宋朝元绛（1008—1083年），字厚之，年幼时即聪明颖悟，五岁能做诗，考上科举之后，当江宁县推官，兼代上元县令。

当时有甲、乙二人喝了酒，打架之后，甲回家睡觉，半夜被人砍断脚。甲妻指乙是凶手，向里长告发，抓了乙到县府，那时甲已经断气了。

元绛先对甲妻说："你先回去料理丈夫的丧事吧！乙已经伏罪了。"

然后暗中派出谨慎的官差跟踪甲妻，发现有一名和尚迎面对着甲妻笑着，与甲妻窃窃私语。

元绛就命人逮捕这名和尚，抓到厢房中，讯问他与甲妻通奸的实情，和尚也招认了。

有人问元绛为什么会想到甲妻与和尚的事，元绛说："我看甲妻哭得不够伤心，而且跟受伤的丈夫在一起，衣服上竟然没有血迹，所以就推测出来了。"

414. 伪装破案查正犯

【原文】 高谦之为河阴令，有人囊瓦砾作钱物，诈市人马因逃去。诏令追捕。谦之乃伪枷一囚，立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见，欣然曰："无忧矣。"执送按问，悉获其党。

【译文】 高谦之（字道谦）担任河阴县令时（时在北魏孝明帝孝昌初年，约在525年），有人在袋子中装瓦砾当作钱，在市集中向人诈骗马匹后逃逸。

官府下令追捕，高谦之诈称已经抓到马贼，将一名囚犯套上刑具，送到市集，宣称就是先前骗走马匹的盗贼。然后暗中派出心腹到市集中侦探，发现有两人相遇，笑着说："没什么好担心了。"

密探就将二人逮捕回府侦讯，将党羽一并逮获。

415. 打出来的家产

【原文】 李若谷守并门，民有讼叔不认其为侄者，欲并其财。累鞫不能得。

李令民还家殴其叔，民如公言，叔果讼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财。

【译文】 李若谷（字子渊，宋仁宗时为资政殿大学士）主管并门时，有人投诉官府，说他叔叔不认他，想并吞他的家产，这件案子缠讼甚久，无法结案。

李若谷就要这名侄子回家殴打叔叔，这人依照他的话去做，他叔叔果然具状告到官府，说侄子打叔叔。

这么一来，案子了结，家产就分给侄子了。

416. 笨士兵自投罗网

【原文】 胡长孺，字汲仲，元武宗时转台州路宁海县主簿。民荷溺器粪田，偶触军卒衣，卒株伤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来诉，长孺佯怒其诬，械于市，俾左右潜侦之。向株者过焉，戟手称快。执诣长孺，杖而偿其器。

【译文】 胡长孺（1238—1314年），字汲仲，在元朝武宗时，调任台州路宁海县主簿。

当时有人挑着粪便到田里施肥，不小心碰到一名士兵的衣服。这名士兵就打伤这个农夫，而且打碎施肥的用具才离开。

这农夫并不知道这士兵的名字，但到官府告状。胡长孺假装生气，指他诬告，将他套上刑具，送到市集上。然后派人在暗中侦察。恰巧刚才打伤他的士兵经过，用手指着农夫说风凉话。官差就将他抓回，胡长孺下令拷打，并要他赔偿施肥的用具。

417. 计设愚妇

【原文】 胡汲仲在宁海日，偶出行，有群妪聚庵诵经。一妪失其衣，告诉于前。汲仲命以牟麦寘群妪掌中，令合掌绕佛诵经如故。汲仲闭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盗衣者，行数周，麦当芽。"中一妪屡开视其掌，遂命缚之，还所窃衣。

【译文】 胡汲仲在宁海任官期间，有次外出，遇到一群老婆婆在尼姑庵中念经，其中一名老婆婆掉了衣服，上前向胡汲仲告状。

胡汲仲命人将牟麦放在每一个老婆婆的手掌心里，要她们合掌，绕着佛像念经。

胡汲仲自己则闭起眼睛端坐着，说："我要神佛监视着，如果偷了衣服，走几圈之后，手掌心的牟麦就会发芽。"

其中有位老婆婆常常打开手心来看，胡汲仲就将她逮捕，并追回失窃的衣物。

418. 诬攀道真相

【原文】 元永嘉民，有质珠步瑶于兄者，赎焉。兄妻爱之，绐以亡于盗，屡讼不获直，往告胡长孺。长孺曰："尔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几，治盗，长孺嗾盗诬兄受步摇为赃。逮兄赴官，力辩弗置，长孺曰："尔家信有是，何谓诳耶？"兄怆惶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质者。"趣持至验之，呼其弟示曰："此非尔家物乎？"弟曰："然。"遂归焉。

【译文】 元朝永嘉当地有个人将珠步摇（首饰名）质押给哥哥，后来想赎回，但他嫂嫂因为很喜欢这件珠步摇，就骗说已经被盗匪偷走了。

这件案子缠讼许久，无法判决，苦主就告到了胡汲仲那里。

胡汲仲说："你不是我管辖的人。"

命令下属将他赶走。不久，胡汲仲在审理盗匪案件时，唆使盗贼诬赖哥哥收受珠步摇这件赃物，然后将哥哥逮捕，哥哥当然极力否认，胡汲仲却不理他。

胡汲仲说："你家有这件东西，怎么骗我说不是赃物？"

哥哥很惶恐的说："有是有，但那是弟弟质押的东西。"

胡汲仲就要他带来查验，然后叫弟弟来看，说："这不是你家的东西吗？"

弟弟说："是。"

于是哥哥只好还给弟弟了。

419. 老鸡蓄毒

【原文】 明苏人出商于外，其妻蓄鸡数只以待其归。数年方返，尽杀其鸡食之，夫即死。邻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无他故，意其鸡有毒也。令人觅老鸡与当死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盖鸡食蜈蚣百虫，久则蓄毒，故养生家夏不食鸡也。

【译文】 明朝有位苏州人，出外经商，他妻子养了几只鸡，想等丈夫回来再杀。

过了几年，这名商人才回到家，他的妻子就将这些鸡陆续宰杀，煮给他吃，不久，丈夫却死了。

邻居怀疑妻子与人通奸，谋杀亲夫，就向太守姚公告状，但经审讯之后，查不出缘故，心想或许鸡有毒。于是派人搜购老鸡给一些死囚吃，结果毒死两名囚犯，这件诉讼案才了结。

原来鸡吃了蜈蚣及各种昆虫，时间一久，体内自然累积了许多毒素，所以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在夏天不吃鸡肉。

420. 小女儿天真未凿

【原文】 明尹见心于南中作县，颇有政声。县民有因其侄巨富，欲图之者。一日请至，以酝酒劝之醉，而拉杀之，与其长男谋弥缝之术。长男与室人不相能，因曰："借奸之名，并某媳除之，不亦可乎？"父以为善。乃操刀入室斩妇首，而并取拉杀者之首以报官。见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报时夜已三鼓。见心从灯下视其首，一首皮肉上缩，一首不然，即诘之曰："两人是一时杀否？"答曰："然。""汝妇有子女否？"曰："有一女，时方数岁。"见心曰："时已暮，汝且入狱中，候明旦鞫之。"乃送狱中。更发一票，遣人速取其女来审。至则携入衙，予以果食。须臾，呼出细询之，女乃沥吐前情。取杀人者究之，乃顿首服。

【译文】 明朝的尹见心在南中当县官时，政绩很好。有位县民因侄子很富有，想图谋他的家产。有一天，请侄子到家里，用酒将侄子灌醉，然后将他杀死。事后与长子商议，想找出方法来掩饰，长男与家人想了好久，却没什么好法子。

后来一想，说道："干脆假借通奸的名义，连我的媳妇一起杀了不就可以了吗？"

他父亲认为可行，就拿刀就媳妇杀了，砍下首级。然后带着侄子与媳妇的首级去报告官府。

君见心当时到二十里外去迎接上司，较晚回府，审案时已经是夜里三更。

君见心在灯下查看首级，发现其中一个首级的皮向上缩，另一个却不缩，就问道："这二人是同时杀的吗？"

县民说："是。"

尹见心又问："你媳妇有子女吗？"

县民说："有一个女儿，现在才几岁而已。"

尹见心说："现在已经很晚了，你先在监牢里过夜吧，等明天再处理。"

于是将县民先送入狱中。

然后，尹见心另外发下公文，派人紧急找那媳妇的女儿来问话，并交待说："到的时候，先送进衙门，我给他吃些水果、糖，等一些时候再问她话。"

那女孩终于说出实情，官府也就追究杀人者的罪刑，而杀人者也都认罪了。

421. 船户谋财害命

【原文】 明广东有赵信与周义为友，相约出江湖贸易。先定张潮船，约次早到船相会。次早赵信到船，尚未天明。张潮见其带资本来，遂起谋心。撑至静岸边，将赵推落水中而死。仍移船于故处，及周义到船，候信不至。令潮往

其家催之。潮敲门叫曰："赵娘子，赵三官去未？"曰："去已久矣。"周义候不至，四觅无踪，恐致累身，遂首于县。县官断系杨氏谋杀其夫，定以重辟。有大理评事杨公讳清，明达人也。看卷即批曰："船家门外叫娘子，便知房内无官人。"遂驳审定潮罪，而豁杨氏之诬。

【译文】 明朝广东人赵信与周义是好朋友，彼此约好走水路去做贸易。他们先订下张潮的船，约定第二天早上在船上见面。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赵信上了船，张潮看他带了资本，就起了贪念，于是将船撑到深水岸边，然后将赵信推落水中溺死，再把船撑回原位。

等到周义上了船，等不到赵信，就叫张潮去赵信家催他。

张潮敲门叫道："赵娘子！赵三官去了没？"

赵三娘说："去很久了。"

周义老等不到人，到处找也找不到，心里怕受拖累，就向县府报告。

县官断定是杨氏谋杀亲夫，于是判杨氏重刑。

当时有位杨清，当大理评事的官，是通情达理的人，看了县官送来的公文，就批示："船家在门外叫'娘子'，可见他早知房内已经没有'官人'了。"

就驳回重审，并定了张潮的罪，开释杨氏，解了她的冤狱。

422. 大小都摘

【原文】 有甲盗邻圃茄者，乙至，即回己圃，争辩共诉于县。县公逸其名，视其茄曰："汝真盗矣。果己茄，必取大而存其小，今大小均取，岂非盗乎？"其人具服。

【译文】 某甲偷了邻居某乙园子里的茄子，乙一来，甲就奔回到自己的园子。

乙发现茄子被偷，与甲起了争辩，便一起告到官府去。

县官看了茄子，说道："某甲是偷茄的人，因为如果是自己的茄子，一定是摘大的，留小的；现在大小都摘，可见是偷来的。"

某甲这下只好招认了。

423. 金字还在吗

【原文】 明周新治县，有告盗金者，盗不肯承。新乃书一金字于其掌中，曰："果女耶，字当自灭，非女字当在。"盗者是夜保护甚至。次早呼其妇伏阶下，忽问盗曰："金字在否？"对曰："在。"令人带去，复讯其妇，妇以夫先认，遂叹服。

【译文】 明朝周新（殁于1412年，以善于断案著名）当县官时，有人告

发一名盗贼偷金子，这名盗贼不肯承认。

周新就在他手上写了一个“金”字，然后告诉这名盗贼说：“如果是你偷的，‘金’字会消失；如果不是你偷的，‘金’字就消不掉。”

这名盗贼当晚极力地保护这个手上的“金”字。到了第二天早上，官府召盗贼的妻子来到阶梯下的牢房前，县官突然发问：“‘金’字还在吗？”

盗贼说：“还在。”

县官就派人将盗贼带走，然后再侦讯他的妻子，他妻子认为丈夫已经先认罪了（将“金字”听成“金子”），就全部招认了。

424. 隔柜有耳

【原文】 明吴公履，字德基，浙人。为令时民有与邻妇奸通而谋杀其夫者。先有老妪为之媒，公追三人鞫之，不肯承。乃潜匿卒于庭下柜中，公伪退堂，吏胥皆散。独留三人伏阶下。妪老年不堪刑，私谓两人曰：“我所得几何，今为汝受刑。”二人恳曰：“若熬片时，吾罪脱，必当重报。”卒在柜中闻之，大叫曰：“三人已尽承矣。”一讯具服。

【译文】 明朝吴履，字德基，浙江人。他当县令时，有人与邻居的妇人通奸，而且共谋杀了他丈夫。当初是有个老婆婆为他们穿针引线的。

吴公追捕三人到案，审讯之后，没人承认，吴公就暗中派官差躲在柜子里，然后假装退堂停审。这时所有的官差都离开了，只留下这三人还在阶下。

老婆婆因受不了苦刑，就对其他二人说：“我也没分到多少钱，现在却得为你们受罪。”

其他二人恳求说：“你再熬片刻吧！等我脱罪之后，一定好好的酬报你。”

官差在柜子里一听，马上大叫出声：“这三人都承认了。”

经过再审，只好都认罪了。

425. 谁是偷瓜贼

【原文】 有人摘数瓜到官，谓妇人窃己者。妇人手抱一子，官曰：“妇人偷瓜是矣，汝试效其所为。”乃令男子抱其子，先与一瓜，捧之；再与，又捧之；三与，则不能胜。官遂豁诬而痛杖其人。

【译文】 有人摘了几个瓜到官府控告一名妇人，说那些瓜是妇人从他那里偷去的。

县府一看那妇人手里抱着一名婴儿，就说：“妇人偷瓜，好，你模拟给我看吧！”

就要这人替妇人抱孩子，然后给他一个瓜，这人只好捧住；再给一个瓜，他

又捧住；当给他第三个瓜时，他却捧不住了。于是县府就洗脱妇人的冤枉，并下令拷打报案的人。

426. 夺气

【原文】 周公新为巢县令，偶库中失白金一锭。公坐堂上，令在库之人皆跪厅事前。既久，公从容云“起来。”尽起，忽震怒拍案大声曰：“未偷银者起来，偷者亦起乎？”其人惶恐未及察，不觉屈膝。一讯而服。

【译文】 周新当巢县县令时，公库遗失了一锭白金。

周公坐在厅堂上，命令守库房的人跪在厅堂前。

过了很久，周公从容地说：“起来吧！”

这些人就都站了起来。

周公突然大怒，拍桌子大声说：“没偷的站起来，偷的难道也要站起来吗？”

偷的人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不知不觉屈膝一跪。

这么一来，经过审讯，就认罪了。

427. 一案双破

【原文】 明有商人远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为人所算，潜以其资置一祠石下。至家，其妻问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无有也。诉于况公钟。公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核之果然。盖归语妻时，搂之者窃听，先往取之矣，遂并治之。

【译文】 明朝有个商人远从外地回来，天黑了却还没到家，担心一个人在路上被人算计，就暗中将钱放在一座庙的石头下。

回到家，妻子问他，他就将情况说了。第二天，这商人到了庙，却找不到石头下的钱，就找况锺（字伯律，为官兴利除害，不遗余力）告状。

况锺说：“一定是你妻子有外遇。”

经过侦察，果然如此。因为商人回家告诉妻子时，通奸者正好偷听到，已经先去偷了。况锺于是一并逮捕，加以惩治。

第十四章 胜券在握

【原文】 夫兵者，死生之地，必也胜算在握，见可而进，斯能万举万全。不然，其不以人国侥幸者，几希。

【译文】 ［开宗明义］用兵之道，一定要在决定生死的地方，求必胜的把握，看时机可为再用兵，这样才能无往不利。否则，一入敌境，想求侥幸，实

在没有多少机会。

428. 停止入贡试夏桀

【原文】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之，迁之于南巢。

【译文】 商汤想伐夏桀，伊尹说："可以先用不入贡的方式来试探他的举动。"

于是停止入贡。

桀很生气，发动九夷的部队要攻打商汤。

伊尹说："那我们还不能讨伐夏桀，他既然还能动用九夷的部队，可见是我们不对。"

于是商汤就向夏桀谢罪，又照例入贡。

第二年，商汤又停止入贡，夏桀又发动九夷的部队，但九夷的部队却不听使唤。

这时，伊尹说："时机成熟了。"

商汤于是带兵讨伐夏桀，将夏桀驱逐到南巢。

429. 火牛阵

【原文】 田单既设间，令燕以骑劫代乐毅，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每出约束，必称神师。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田单乃收城中牛千余，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所触尽死伤，燕军夜大乱。五千人因衔枚奋击，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杀其将骑劫，追亡逐北，尽复齐地。

【译文】 田单设下反间计，使燕国用骑劫取代乐毅（公元前279年）。然后下令城中的人在吃饭之前一定要在庭院祭祀祖先，于是飞鸟都群聚飞舞，下来啄食，燕军都觉得很奇怪。

田单就说了："天神降临来教导我。"

从此，每次下令，一定都宣称是神的指示。

田单又在城里募集民众的钱，一共有千镒之多，下令即墨城的富豪将钱送

交燕军将领，说："即墨城要投降了，到时希望不要掳掠我们族人。"

燕军将领很高兴，就答应了，从此就军心松懈。

之后，田单在城中收集一千多条牛，在牛身上披上红布，画上五彩的龙纹，将兵刃绑在牛角上，牛尾上则系着灌上油脂的带子，然后点燃末端。城里各角落早已挖了几十个洞，到了晚上，放牛出城，五千名壮士就跟在牛后头。因为牛尾发热，牛就发怒向燕军狂奔，被撞到的，非死即伤，燕军在暗夜中大乱阵脚。

接着，五千名壮士潜行急走，奋勇杀敌，城里的人则在后鼓噪，不论老弱，都敲击铜器，发出声音，简直惊天动地。燕军惊慌失措，战败而逃。齐人就杀了燕将骑劫，并追杀逃亡的燕军，将齐国失土都收复了。

430. 火鸡阵

【原文】 殷浩请江逌为咨议参军。时姚襄去浩十里，结营相逼。浩令逌击之。逌进兵至襄营，谓将校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于羌，且其堑栅甚固，难与较力。吾当以计破之。"乃取数百鸡，以长绳连之，系火于足。群鸡骇散，飞集襄营，襄营火发。因其乱，随而击之，襄遂大败。

【译文】 殷浩请江逌当咨议参军，掌理军中参谋业务。当时羌族姚襄在距离殷浩十里之处，驻兵结营，时常逼迫殷浩，殷浩就命江逌出兵攻打姚襄（东晋永和年间，345－356 年）。

江逌带兵来到姚襄的营地，先对手下带兵官说："现在我方部队不是不精良，但是人数比羌族少，而且对方防御工事很坚固，实在很难力敌，所以我要用计攻他。"

于是找来数百只鸡，用长绳串联在一起，然后在鸡脚系上火线，点火后，鸡群受惊，飞到姚襄的军营，点着营帐。江逌趁乱攻了进去，姚襄大败。

431. 鹅鸭喋喋，乱敌耳目

【原文】 李愬雪夜入蔡州城，擒吴元济。经鹅鸭池，令击之鸣，以杂军声。

【译文】 李愬（字元直。此事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在下雨的夜里进入蔡州城要抓吴元济，在经过养鹅、鸭的水池时，下令惊动鹅、鸭，鹅、鸭一阵乱叫，就掩盖了行军的声音。

432. 师出有名伐项羽

【原文】 项王弑义帝于江中，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王。兵出无名，事故不成。项王无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

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举也。”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遍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而项羽弑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所以人心直汉，而高帝卒成天下者，三老之谋也。

【译文】 项王（项羽）在江中杀了义帝（公元前207年），新城三老董遮就游说汉王刘邦说：“我听说顺德者昌，逆德者亡；要是师出无名，事情是无法办成的。如今项王无道，竟然杀了义帝，是触怒天下人的盗贼。仁义之人，不妄用武力；大王应该率领三军，穿上丧服，向诸侯宣告，讨伐项羽，这是夏、商、周三代以来英明君主的作为。”

于是汉王刘邦为义帝办丧事，部队都穿上丧服，而且对天下诸侯宣示：“天下共立的义帝，被项羽杀了，希望能追随各位一同前去讨伐杀死义帝的楚国项羽。”

因此，天下人心倾向汉王。

汉高祖刘邦之所以统一天下，实在是基于三老的谋略。

433. 利用自己的弱点

【原文】 韩信东追齐王，齐已服楚。项王使龙且将兵二十万救齐，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胯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乃夹潍水而陈。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且，佯败还走。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决壅囊，水大至，军大半死水中。即急击杀且，虏齐王，尽定齐地。

【译文】 韩信往东追击齐王时（公元前203年），齐国已经归附楚霸王，所以项王派龙且带领二十万部队去救齐国。

龙且说：“我了解韩信的为人，这事容易办。他曾经受漂布妇人的接济，可见缺乏照顾自己的能力；又曾经受胯下之辱，可见没有过人的气魄，不值得畏惧。”

于是在潍水两岸扎营。

韩信则在夜里派人用袋子装沙填进潍水上游，再带兵半渡潍水去攻击龙且，然后诈败退兵。

龙且很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韩信会害怕。”

于是下令追击韩信，韩信立刻派人挖开填水的沙袋，结果河水暴涨，龙且的部队大半被水冲走。韩信这才下令急追，杀了龙且，俘虏齐王，平定齐国。

434. 不可拘泥小信小义

【原文】 韩信、张耳击赵，赵王及成安君陈余闻之，聚兵井陉口。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韩信、张耳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奈成安君常自称义兵不用。

【译文】 韩信、张耳联手攻击赵国，赵王及成安君陈馀得到情报之后，聚集部队，驻扎在井陉口。

广武君李左君向成安君游说：

"韩信、张耳乘胜追击，气势难以抵挡。我听说等待千里之外送粮，士兵必定有饥色；等柴干再起火，部队一定耐不了饥饿。如今他们的部队在井陉，战车尚未整顿好，骑兵也尚未列好阵式，可见粮食一定还没运到。希望您能让我带骑兵三万人，走捷径去断他的粮食补给，而您可以做好防御工事，不必与他们作战，不超过十天，韩信、张耳的首级，就可以送到您营帐来了。"

可惜成安君自称率领的是义军，不愿采用他的计谋。

435. 弱兵诈强

【原文】 廉范迁云中太守，会匈奴入塞。日暮，范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爇火，营中星列。虏望见火多，谓汉兵救至，待旦将退。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虏由此不敢复向云中。

【译文】 廉范调任云中太守时（73 年），正遇上匈奴侵犯边塞。

到了晚上，廉范下令军士将火把交叉绑着，三头点火，在营中排列着。胡人一看到火多，认为汉朝（东汉）的救兵已经到了，想等第二天早上退兵。

廉范则下令准备食物，天未亮时就出击，结果杀了数百人，胡人从此不敢侵犯云中。

436. 伪扮贼兵乱军心

【原文】 冯异与赤眉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异追击，大破贼于崤底。

【译文】 冯异与赤眉兵作战时（27 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派壮士换穿与赤眉相同的服饰，埋伏在路旁。

第二天，赤眉派万人攻击冯异的前头部队，这些赤眉贼一看冯异部队不强，

就率领所有的部众攻击冯异，冯异也就领兵与之大战。太阳下山后，赤眉贼的战力渐渐衰竭，早先埋伏好的冯异士兵纷纷加入作战。因为衣服差不多，赤眉军搞不清楚，就四处溃散，而冯异则下令追击，在崤底获得大胜。

437. 寇恂斩使，高峻降城

【原文】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玺书往降之。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逞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

【译文】　久攻高峻不下，汉光武帝就派寇恂带着御旨去招降。

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去迎接，皇甫文言辞强硬，态度傲慢，寇恂很生气，就将皇甫文处斩，然后派副将回去对高峻说："军师因为无礼，已经被斩，你要降就降，不降就做好防御工事吧！"

高峻心里恐惧，就开城门投降了。

将领们都向寇恂祝贺，问道："请问为什么杀了他的使者，他就投降了呢？"

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一切计策都来自皇甫文。如今看他言辞强硬，没有投降的意思。要是成全他，皇甫文就诡计得逞；杀了他，高峻就吓破胆了，所以才会投降。"

438. 顺风鼓□，火马破贼

【原文】　杨璇迁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猾贼攻郡县，贼众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载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马惊，奔突贼阵。随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惊骇破散。追逐，枭其渠师（帅），郡境以清。

【译文】　杨璇调任零陵太守时（180 年），苍梧、桂阳一带的乱贼，时常攻打郡县。由于盗贼人多，杨璇力弱，杨璇于是特地叫人制作了几十辆马车，将石灰装入袋子，安置在车上，用布条绑住马尾。另外配置一些战车，则专载弓弩。

到了作战时，杨璇下令马车在前，顺着风排放石灰，盗贼因此张不开眼睛。然后用火点燃马尾的布条，马一受惊，就冲向盗贼，而跟在后头的战车，则乱发弓弩，战鼓敲得震天大响，盗贼惊慌逃散，经过追击，杀了盗匪头子，郡县从此平静。

439. 火烧粮库大败袁绍

【原文】 曹公拒袁绍连月，众少粮尽，士卒疲乏。闻许攸来归，跣出迎之。既入坐，谓公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食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万余在乌巢，无备。若以轻兵袭之，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从间道而出，至围屯发火，营中惊乱，大破之。遂燔其粮谷宝货。贾诩贺曰："袁公有一许攸而不能用，此天之所以资将军也。"

【译文】 曹操在对抗袁绍几个月之后(200年)，士兵减少，粮食也用完了，部队精疲力竭。一听许攸前来投奔，曹操急忙出去迎接。

入座之后，许攸对曹操说："您孤军防守，没有救兵，而且粮食也用完了，实在危险。如今袁绍的粮食补给在乌巢，没有什么守备。如果派突击队去突袭，烧了他的补给，不到三天，袁绍就会败了。"

曹操很高兴，就选派精锐部队，冒用袁绍的军旗，火速由捷径出发，到了目的地，纵火攻击，营区大乱，于是粮食补给全烧了。

贾诩向曹操道贺说："袁绍有许攸，却不能重用，这实在是上天在帮助您啊！"

440. 贾诩料敌如神

【原文】 曹操征张绣，一旦引军退。绣欲追之，不听贾诩之谏，大败而还。诩谓绣曰："更追之，必胜。"绣谢曰："不用公言故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绣信之，果得胜。因以问诩，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退，必留大将殿后。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在后，亦非将军敌，故知虽用败兵，而战亦胜也。"

【译文】 曹操征伐张绣，有一天突然退兵，张绣不听贾诩的劝告，出兵追击，结果大败。

贾诩却又对张绣说："现在再去追他，一定会胜。"

张绣向他谢罪说："上次不听你的计谋，因此失败了，现在怎么还可以再追呢？"

贾诩说："情况有了变化，快去，一定有利。"

张绣听他的，果然大胜。

张绣就问原因，贾诩说：

"这好懂嘛！将军虽然善于用兵，但还不是曹操的对手，他虽然退兵，一定留大将殿后，所以你第一次追他，一定失败。曹操攻打将军时，并未发生重大

错误，在军力未耗损的情况下退兵，一定是国内发生重大事故。而在打败将军追军之后，一定减少装备急行军，即使留下部将殿后，也非将军您的敌手，所以您虽然用的是已败之兵，却可以打胜。”

441. 指东打西，一箭双雕

【原文】 魏司马昭用钟会起兵征蜀。会恐谋泄，乃以伐吴为名，令青、齐、荆、扬等处，各造大船。又遣人于登莱等州傍海之处，拘集海船。司马昭不知其意，遂召钟会问曰：“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会曰：“蜀若闻我起兵，必求救于吴，故先布声势，使吴不敢妄动。及蜀破而船已成，移得胜之兵以伐吴，岂不美乎？”昭大悦，其策果应。

【译文】 魏国司马昭派遣钟会带兵征讨蜀国（263 年）。钟会怕计谋泄漏，就假借攻伐吴国的名义，命人在青、齐、荆、扬各地造大船。又派人在登、莱各州靠海的地方聚集海船。

司马昭不知他的用意，于是召见钟会，问他说：“你可以由陆地去攻打四川的蜀国，何必造船呢？”

钟会说：“蜀国如果知道我要出兵，一定会向吴国求救。所以我先夸张声势，让吴国不敢妄动。等破了蜀国，船也造好了，正好可以调胜利之兵去讨伐吴国，这不是很好吗？”

司马昭很高兴，而这计策果然应验了。

442. 火熔铁锁

【原文】 晋命王浚攻吴。吴人于西陵江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浚作大筏数十万，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辄着筏而去之。又作火炬大数十围，灌以麻油，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皆断。于是船无所碍，遂克吴城。

【译文】 晋命王浚攻吴（280 年），吴国在西陵江碛要害处，用铁锁横截江面，又作了许多铁锥，长一丈多，暗藏在水中，以便迎击船舰。

王浚则派人造了数十万竹筏，派深通水性的人先坐竹筏下水，遇到铁锥就带着竹筏离开。又派人作火把，有几个人合围那么粗，并灌上麻油，遇到江面的铁锁，就点燃火把，一下子铁锁就被烧熔了，因此船行不遇阻碍，而得以攻破东吴。

443. 混乱敌军部署

【原文】 齐将鲁康祚侵魏，夹淮而阵，魏长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营，必

于淮中置火，以记浅处。”乃夜分为二部伏于营外。又以瓢贮火，密使人于深处置之。戒曰：“见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营，永伏兵夹击之。康祚等走趋淮，火既竟起，不辨浅深，溺死及斩首，不知其数。

【译文】　齐将鲁康祚入侵魏，隔着淮河布阵。

后魏的长史傅永说：“南方人喜欢在夜里偷袭，一定会在淮河中放火作记号，来区别水的深浅。”

于是在夜里将部队分为两部分，埋伏在军营外。又派人用水瓢装火种，暗中派人放在水深的地方，并告诫说：“一看到水面上有火，就点燃火种。”

当晚鲁康祚果然带兵来偷袭，傅永则派埋伏好的部队加以夹击。鲁康祚只好带兵渡淮河，但因为水上到处都是火苗，分不清哪里深，哪里浅，所以翻船、搁浅、溺死及被斩首的不计其数。

444. 张巡一计两用

【原文】　张巡为令狐潮所围，城中矢尽。巡缚蒿为人，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得箭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砍潮营，焚垒幕，追奔十余里。

【译文】　张巡（709—757年）被令狐潮围困时，城里的箭用完了，张巡就命人扎稻草人，披上黑衣服，在夜里用绳子吊着出城墙，令狐潮的士兵争着射箭，张巡就获得了数千支箭。

后来张巡将真人用绳子吊出城，令狐潮的士兵就没有防备，这些被吊出城的敢死队五百多人，突袭令狐潮的营地，烧了他们的营帐，一路追杀十余里。

445. 促敲五更鼓

【原文】　冯瓒知浐州，才数日，会伪蜀军校上官进啸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夜攻州城。瓒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箠挺相击耳，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城中只有骑兵三百，使守诸门。瓒坐城楼，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惊遁。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降千余人。

【译文】　冯瓒（字礼臣，历任唐、汉、周，入宋为兵部郎中）主管浐州，上任不到几天，蜀军校官上官进，聚集亡命之徒三千多人抢劫村民，并在夜里攻打州城。

冯瓒说：“盗贼趁夜攻城，可见是乌合之众，只是拿箠挺撞击城门而已，我们可以用重物顶住，天亮时他们就会逃散了。”

城中当时只有三百名骑兵，都被派去守城门，而冯瓒则坐在城楼督战。他命人打更时故意缩短时间，还在夜里，却打了五更鼓（一夜五更）。盗贼以为天

快亮了，就惊慌逃散。这时，冯瓒下令出兵追击，捉到上官进，招降了一千多人。

446. 铁索横江，锁战船

【原文】 南汉刘袭时，楚人以舟师攻封州，兵败于贺江。袭惧，遣将苏章以神弩军三千救封州。章以两铁索沈贺江中，为巨轮于岸上，筑堤以隐之。因轻舟迎战，佯败而奔。楚人逐之，章举巨轮挽索锁楚舟，以强弩夹江射之，尽杀楚人。

【译文】 南汉（十国之一）刘袭时（917－939年），楚人用船攻封州，刘袭在贺江大败，很恐惧，就派手下将领苏章带神箭手三千人去救援封州。

苏章将两条铁索沉入江中，另外再将巨大的滑轮安置在岸上，然后修筑堤防掩盖起来，再派小船去迎战，诈败而逃，楚人就下令追击。这时苏章用巨大滑轮拉起铁索，锁住楚人的战船，再用箭由两岸射击，将楚人歼灭。

447. 小径袭城，攻敌无备

【原文】 宋太祖与皇甫晖遇于清流之关，大为晖所败。是夜晖整全师入憩滁阳。太祖兵聚清流，虑晖兵再至，问诸村人。云有赵学究者，为童子师，多秘计。太祖乃微服往访之。学究曰："皇甫威名冠东北，太尉自谅与己如何？"曰："非敌也。"学究曰："我有一计，可以困败为胜。今关背有径路，人无行者。诚能由小路率兵浮西涧，径至城下。彼必谓既败之余，无敢蹑其后者。方解甲休众，不为备。斩关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师。夜出浮西涧以逼城。晖果不为备，夺门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译文】 宋太祖与皇甫晖在清流关大战，太祖大败。

当夜，皇甫晖整理部队到滁阳休息，而太祖的部队则驻扎在清流，由于担心皇甫晖的部队会再来攻击，所以太祖就向村民打听消息。

当时村民表示有一位赵学究，是教小孩子念书的，有很多妙计。太祖就私下前去拜访。

学究说："皇甫晖的威名冠东北，您自信比得上他吗？"

太祖说："我比不上。"

学究就说了："我有一计，可以反败为胜。清流关后，有一条小路，没人走，如果能由小路带兵，渡过西涧，直接可以到达滁阳城下。对方认为您刚被打败，绝对不敢跟在他后面，所以一定解除装备，让士兵休息。到时破关而入，一定大胜。"

太祖很高兴，就下令整顿部队，趁夜出兵，渡过西涧，进逼滁阳城。皇甫

晖果然没有防备，太祖破关而入，抓了皇甫晖，攻下滁州。

448. 假狮克象

【原文】 晁宗悫，宋仁宗时迁殿中丞，讨林邑。林邑王倾国来逆，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慤以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因以溃乱，遂克林邑。

【译文】 晁宗悫（字世良）在宋仁宗时（1023—1063 年）改调殿中丞，受命讨伐林邑（在中南半岛）。林邑王率领全国菁英迎战，武装大象，前后相联，一望无际。

而晁宗悫认为狮子是百兽之王，于是制作了许多假狮子与大象对抗，大象果然惊慌失措，到处乱奔，阵式大乱，林邑自然就被攻克了。

449. 以迷信鼓舞士气

【原文】 宋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庙，人谓其神甚灵。武襄遽为驻节而祷之。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谏止，倘不如意，恐阻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一掷，则百钱尽面矣。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伺凯旋，当谢神取钱。"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取钱，与幕府士大夫共视之，则皆两字钱也。

【译文】 宋朝时，南方人崇拜鬼神。

狄青（1008—1057 年）征讨侬智高时（事在 1052 年，侬智高，蛮人，建立南天国，号为仁惠皇帝），率领大军经过桂林南部，路边有一座大庙，有人说这庙很灵验。

狄青于是停下来，进庙祷告，祈祷说："将来胜负难以预卜，我拿一百个钱币与神约定，如果会大胜，那我投钱，钱币上有字的一面，希望都能朝上。"

左右的将领都劝他，万一不如意时，士气恐怕会受损，狄青却不听劝告。就在大家都很专注的时候，狄青手一挥，结果投出去的钱，都是有字的一面朝上。

于是全军欢呼，声震林野。

这时狄青也很高兴，教左右的人拿一百根钉子来，依钱币散落的方位钉上钉子，再用青纱盖上，并且亲手封好。然后说："等凯旋之后，再来谢神取钱。"

后来狄青果然破了昆仑关，打败侬智高，平定邕、管等地。等到部队凯旋，依照原订计划回来取钱，与营中的军师参谋一起观看，大家才发现这些钱币本来就是两面都有字的。

450. 放鸽点军，纪律严整

【原文】 曲端御兵，纪律极严。张浚尝按视，端执挝以军礼见，阒无一人。浚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庭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精明。浚虽奖，而心实忌之。

【译文】 曲端（字正甫，殁于 1131 年，为张浚所害）带兵，纪律极严。张浚（字德远，殁于 1164 年）曾去视察，当时曲端手执马鞭，以军礼接待；营中静得连个人影都没有，张浚很讶异，就说要校阅部队。

曲端拿所率领的五支部队的名册，给张浚过目，张浚点中其中一支部队。

曲端就在庭院中打开一个笼子，放出一只信鸽，接受校阅的部队立即赶到。张浚觉得奇怪，不久，又要求校阅所有部队，于是曲端就放出五只信鸽，顷刻之间，五支部队集合完毕。而且武器装备都保养得发亮，旗帜更是清新夺目。

张浚虽然给与奖励，但心中却很妒嫉。

451. 护主心切

【原文】 赵南仲葵，父方，宁宗时为荆湖制置使。葵年方十三，闻警报，乃骑快马先诸将出，伏于桥下。诸将惟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以此获捷。

【译文】 赵地的南仲葵，父亲名叫南方，在宁宗时担任荆湖制置使的职务。

南仲葵当时才十三岁，一听到发现盗贼的警报，就骑着快马，抢在其他将领之前出去，伏在桥下。将领们怕制置使的儿子受害，只好拼命杀敌，因此获得全胜。

452. 置之死地而后生

【原文】 宣抚使李弥大，有大校李复者，鼓众大乱。弥大檄韩世忠将所部追击。世忠兵不满千人，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返顾，皆死战，大破之。

【译文】 李弥大（南宋）担任宣抚使时，有个曾在军中当大校的军官李复聚众作乱，李弥大命令韩世忠带兵追击。

韩世忠的兵不到一千人，他将他们分成四队，然后在退路上铺上铁蒺藜（刺状物），下令说："进攻就能得胜，退败就得死，有人逃亡，就下令后面的部队将他处死。"

因此，士兵没人敢回头，都拼命作战，终于大破李复的徒众。

453. 一计不二用

【原文】 邵青聚党于崇明沙，将犯江阴。刘光世令王德讨之。谍言贼将用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二。"令合军持满，阵始交，万矢齐发，牛皆返奔，贼众歼焉。青自缚请命，德献诸行在，余党悉平。

【译文】 邵青在崇明沙聚集群众（水贼），想进犯江阴，刘光世命令王德去讨伐他（南宋高宗绍兴初年）。

根据情报，邵青将用牛群进攻，王德笑着说："这是田单用的古法，只能用一次，不能用两次。"

于是，下令全军士兵拉满弓弦，在两军一接触时，就万箭齐发，结果牛群都跑回去，盗贼也一举歼灭。邵青则绑起自己来请罪，王德将他送到皇帝巡幸时的临时停留处，不久，其他党羽也都被平定了。

454. 反常识劫营法

【原文】 刘锜募百人夜往劫金营，或请衔枚，锜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而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

【译文】 刘锜（南宋高宗时，任东京副留守）召募一百名敢死队员，要去突击金人的营地（事在 1140 年）。有人建议衔枚（口中含木片以免喧哗），刘锜笑着说："不用木片。"

接着命人折竹子，就像街上小孩玩的一般，一人一根，可以发出声音。

当这些人逼近金人军营时，立即迅速停止行动，而且藏匿起来，金人在风吹草动之后大乱。敢死队又各吹出声音，然后聚在一块儿，金人更搞不清情况，整夜自相残杀，天亮时发现到处都是尸体。

455. 香料煮豆，妙破敌骑

【原文】 宋锜尝与虏战，先以香料煮豆，喂饱己马。戒甲士人持一竹筒，其中实以豆。临阵诈败以诱之，尽将豆布地上。敌乘胜来追，其马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锜反攻之，斩获几尽。

【译文】 宋锜曾与胡人作战，先用香料煮好豆子，喂饱自己的马，然后告诫士兵，要他们各带一个竹筒，装满豆子。

与敌人对阵时，宋锜诈败退兵，将豆子都铺在地面。敌人乘胜追来，他们的马一闻到豆子的香味，都吃了起来，用鞭子打也不前进。这时宋锜下令反攻，几乎将敌人都歼灭了。

456. 假借神力破倭寇

【原文】 大将军刘江讨倭江南，谕将士曰："狡虏临阵，多络绎委蛇而进，此蛇阵也。吾当以真武法破之。"遂登高阜，披发仗剑，俨作玄帝像。诸军见之，以为仗其神力，奋勇鼓行而前，遂大胜倭。后相知询其法，江曰："无非假此作其气耳，非真也。"

【译文】 大将军刘江在江南讨伐倭寇时，对将士们说："敌人在遭遇战时，都络绎不绝，迂回前进，这是蛇阵。我会用'真武法'破阵。"

于是登上高地，散发披肩，拿着宝剑，俨然就是玄天上帝的样子。

部队士兵一看，认为可以借他的神力破敌，就奋勇争先，于是大胜倭寇。

后来，有好朋友问他"真武法"是什么，刘江说："那只是伪装，用来提振士气的。"

卷 七

第十五章 用间欺敌

【原文】 经云："兵不厌诈，如众寡强弱不敌，须行间谍以惑其心。则我精专，而彼疑贰。以精专之谋破疑贰之敌，何战不胜？何攻不取？"

【译文】 ［开宗明义］经书说："兵不厌诈。"如众暴寡、强凌弱，寡弱当然不敌众强，就必须用间谍以疑惑大国强敌之心。这样去做，就可达到我人少但精诚一致、彼人虽多而相疑。我以精诚之师，破敌相疑之众，这时战也可以胜，攻也可以夺取敌人要地。

457. 使敌将帅相疑

【原文】 楚太子商臣，与令尹子上攻陈。晋救之，夹泜水而军。阳处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谓子上曰："少却，吾涉而从子。"子上却。因令晋军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晋赂而去之。"商臣诉之成王，成王遂杀之。

【译文】 楚国太子商臣与令尹子上攻击陈国，晋国派兵去救陈国，两军队隔水为阵，阳处父知道太子怨恨令尹子上，于是派人告诉令尹子上说："请你的军队稍向后退，待我军涉水而过之后，要怎样都随你了。"

子上乃命楚军稍微退后，处父就对晋军说："楚国军队不战而逃。"

又派人密告商臣说："令尹子上接受晋国的贿赂，所以才撤军的。"

商臣把这消息告诉成王，成王就将令尹子上杀了。

458. 反间计

【原文】 燕乐毅为将，破齐七十余城。及惠王立，与毅有隙。齐将田单乃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若遣他将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毅。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燕军从之。即墨人激怒请战，大败燕师，所亡七十余城，悉复之。

【译文】 燕国乐毅为大将时，接连攻下齐国七十多个城，等到燕昭王去世，燕惠王为帝时，因与乐毅有间隙，齐国将领田单就对燕国用反间计。

齐军宣传说："齐王早已被杀了，还有两个城没攻下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乐毅怕回朝被杀，所以不敢回去，就以攻齐国为名义，实际上想要集结大军，在齐国自立为王，只是齐国人心还没完全归附，就暂缓攻击。如果换其他将领来代替乐毅，即墨就惨了。"

燕惠王信以为真，就派骑劫去代替乐毅。

这时田单又放出风声说："我们齐国人最怕燕国军人挖掘坟墓，侮辱我们的祖先。"

燕国军人听到这事，便去挖墓暴尸，于是即墨城内的人愤怒激昂，请求出城大战，燕国军队因此大败，齐国失去的七十多个城池，在这次战役中全部收复。

459. 离间计

【原文】 宫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睢曰："君予金三十斤，臣能杀之。"冯睢使人操金与书，间遗宫他曰："告宫他，事可成，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东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侯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宫他。

【译文】 宫他由西周逃亡，到了东周，把西周的情报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东周，东周因而非常喜欢，但是西周却大怒。

冯睢去见西周君王说："君王给我黄金三十斤，我就立刻杀死宫他。"

西周君应允后，冯睢就派人带着黄金和书信，到东周找机会送给宫他，通知他说：事可办成就办，不可办就迅速逃回来，事情拖久了就将泄密，会身死异邦。

又暗自派人告诉东周的间谍说："今天晚上将有奸人进来，你们要小心了。"

间谍果然抓到冯睢派来的人，献给东周君王，于是东周君王立刻杀死宫他。

460. 五千金破合纵

【原文】 秦王谓应侯曰："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将如之何？"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贵耳。王见夫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无相与斗者。投之以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使范雎载音乐，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

【译文】 秦昭襄王对范雎说："天下的贤才武士，以合纵为目标，相聚在赵国，而且要攻击秦国，我们该如何对付。"

范雎说："大王不必忧愁，让我来破解他们的合纵关系。秦国与天下的贤才武士，并没有什么仇恨呀！他们相聚要来攻打秦国，只是为求一己的富贵。一群狗在一处，卧的卧，立的立，走的走，停的停，不会互相争斗，如果投一块骨头过去，每只狗就起来抢夺，并且互相撕咬，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块骨头，彼此都起了争夺之意。"

秦王于是派范雎带了五千金，在武安大摆宴会，散给合纵之士的黄金不到三千斤，他们就互相争斗起来，也不再攻击秦国了。

461. 去强将，用弱将

【原文】 赵括，赵奢之子也，尝论兵，父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而括易言之。赵若用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秦与赵兵相拒长平，赵孝成王使廉颇为将，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出。应侯使人反间曰："秦之所患，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为将耳。"赵王信之，因以为将，遂为白起所败。

【译文】 赵括是赵奢的儿子，父子曾谈论兵法，父亲赵奢虽难不倒儿子赵括，但是却一点儿也不称赞儿子。

赵括的母亲问其中原因，赵奢说："战争关系着人民的死生，儿子赵括轻率的谈兵法，恐怕赵国用赵括率兵作战，会遭到失败。"

后来秦国与赵国的军队相抗于长平地方，赵孝成王使廉颇为将率兵，一意固守城池不肯出战，秦国几次挑战，廉颇就是不出兵。

秦国没法取胜，于是应侯用反间计造谣言说："秦国最害怕的事，是赵国用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作将领。"

赵王信以为真，就用赵括为将，结果被秦将白起打得大败。

462. 离间项王君臣

【原文】 项王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患之。陈平谓汉王曰："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平为大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使还报，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听。

【译文】 项王在荥阳城围困汉王刘邦，刘邦因此忧心忡忡。

陈平对刘邦说："大王如果能拿出几万斤黄金，去行反间计，离间项王君臣，使他们上下猜疑，就可解困。尤其项王为人猜忌心重，相信谗言，必可使内部互相猜忌诛杀，汉趁机举兵突围，一定可以打败楚军。"

刘邦认为可行，于是拿出四万斤黄金给陈平，任他支用，不问详细支付情形。陈平就用许多黄金派出间谍去离间项王君臣，项王果然起了疑心。

有一次，项王派使者至汉，陈平用上等肉食招待楚国使者，并假装惊奇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使者来，原来是项王派来的。"

于是把上等食物撤去，换上些粗饭蔬菜给使者吃。

使者回去报告项王，项王果然大疑，亚父急切想攻打荥阳城，但是项王始终不听他的建议。

463. 利用猜疑之心

【原文】 马超与韩遂夹攻曹操，操欲离间之，乃用贾诩计。于阵前请遂相见，曹与遂有旧，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惟道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心疑之。次日，操送书与遂，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怒，自相攻击，以至于败。

【译文】 马超与韩遂出兵夹攻曹操，曹操想要离间他们，就用贾诩的计策，在阵前请韩遂相见。

因为曹操与韩遂是旧识，两马相交时，谈了很长的时间，只畅言京城旧事，并握手欢笑。

曹操和韩遂交谈完毕，马超问韩遂所谈何事，韩遂说："没谈什么要事。"

马超于是心生疑虑，次日，曹操送信给韩遂，又多所点画篡改，就像是韩遂动过手脚，马超更加愤怒，就与韩遂自相攻击，终于大败。

464. 伪造书信

【原文】 后周韦孝宽，迁南兖州刺史。是岁，东魏将段琛复拒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恒扇诱边人。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善学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又为落烬烧迹，若灯下书者，令谍人送至琛营。琛得书，果疑道恒，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因出兵掩袭，擒道恒及琛等，崤、渑遂清。

【译文】 后周韦孝宽，派任南兖州刺史。这年（539 年）东魏将领段琛，再攻占宜阳；又派遣阳州刺史牛道恒，煽惑诱骗后周边疆的人民。

韦孝宽感到很忧愁，于是派遣谍报人员，访求获得牛道恒的字迹，就命令善于模仿笔迹的人，假作牛道恒与韦孝宽的书信，又用灯灰烧信纸，痕迹就像在灯下书写的一样，派谍报人员送到段琛营内，段琛得到这封信后，果然怀疑牛道恒，从此牛道恒的策略，都不被采用。

这时韦孝宽出兵偷袭，擒住牛道恒和段琛等，崤山和渑池一带，才得到安宁。

465. 假情报

【原文】 后梁吕光将吕延，伐乞伏乾归，大败之。乾归乃纵反间称众溃，东奔成纪，延信而追之。延司马耿稚曰："告者视高而色动，必有奸计，不可。"延不从，相遇战败，延死之。

【译文】 后梁吕光的将领吕延，讨伐西秦（397 年）乞伏乾归，把敌人打得大败。乞伏乾归于是用反间计，派人告诉吕延，军队已经溃散，向东逃往成纪去了。

吕延相信间谍的话，要紧急追击败军，吕延的司马耿稚说："来送信的人，眼光朝上而神色不定，必有奸情，不可轻率追击。"

吕延不听从耿稚的话，果然与敌人相遇，吕延也死于战场。

466. 宣传战

【原文】 齐斛律光，字明月，为当时名将。后周将韦孝宽守玉壁，忌光英勇。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十筮，谓孝宽曰："来年齐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谍者漏其言于后主，果诛光。周武帝闻之，大赦境内，始有灭齐之志，竟平其国。

【译文】 斛律光字明月，是当时北齐的名将。后周的将领韦孝宽顾忌斛律

光英勇过人，常想除掉他。

韦孝宽有位参军名叫曲严，很懂得卜筮，就告诉韦孝宽说："来年齐国必定内乱。"

于是韦孝宽就命令曲严制作歌谣："百升（斛也）飞上天，明月（斛律光字）照长安。"

又四处宣唱道："高山不拥自崩，槲树不扶自竖。"

接着命谍报人员泄漏给齐后主，齐后主果然诛杀斛律光（572年）。周武帝（字文邕）听到这件事，大赦国境犯人，开始有消灭北齐的志向，终于占有齐国。

467. 将计就计除叛兵

【原文】 曹武穆玮，知渭州，号令明肃，西人惮之，自是边境无虞。一日方召诸将饮，会有叛卒数千，亡奔贼境。候骑报至，诸将相视失色，公言笑如平时，徐谓骑曰："吾命也，汝勿显言。"西人闻，以为袭己，尽杀之。

【译文】 曹玮（谥号武穆）治理渭州时，号令严明，西境羌人都非常怕他，因此边境安然无忧。

有一天，曹玮正召集诸将宴饮，恰有叛卒数千，奔亡贼境，候骑报上来时，诸将都相视变色，但是曹玮却言笑自如，慢慢的告诉候骑说："我命他们去的，不要张扬出去。"

西境的羌人听到这消息，以为是曹军来袭，就把几千士卒全部杀死。

468. 一信杀二将

【原文】 元昊有腹心将，号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统精兵，种世衡谋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涧僧，世衡察其坚朴可用。因出师，以获贼功白于帅府，表授三班借职，又为力办其家事，凡居室骑从之具，无不备，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系数十日，嵩终不怨。世衡召嵩语曰："吾将使汝，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守我戒，卒不言否？"嵩泣以应。世衡乃草遗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仍嘱曰："此非临死不得泄，若当泄时，当言负恩，不能成将军之事也。"又以画龟一幅，枣一蔀，令先遗野利。及嵩至，野利见枣龟，度必有书，索之。嵩目左右，对以无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诘问遗书。嵩坚执无有，至箠楚极苦，终不说，乃命曳出斩之。嵩乃大号而言曰："空死！不了将军事矣，吾负将军！吾负将军！"其人急追问之。嵩于是褫衲衣，取书进。移刻命嵩就馆，而阴遣爱将假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见。适擒生虏数人，令于隙中密觇之。生虏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见，厚遣之。及使者至，嵩即还，而野利报死矣。世衡既杀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设

祭境上，书祭文于版，述二将相结，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杂纸币中。有虏至，急爇之以归，版字不可遽灭。虏得之，以献元昊。天都亦得罪。无昊既失腹心之将，悔恨无及，乃定和议。

【译文】 宋朝庆历年间，西夏元昊有两位心腹大将，号为野利王和天都王，各统帅精兵，种世衡想除去此二人。有位名叫王嵩的人，本来是清涧（宽州）的和尚，种世衡察觉这和尚坚贞朴实可用，于是假借出师作战的名义，以杀贼有功报告帅府，上表请授王嵩三班借职（武臣职官），又极力办妥他的家事，凡是居室、骑从等所需，无不完备。

王嵩慨然感恩，种世衡反而以其他的事拷打他，加以严办，用刑械捆他十多天，但是王嵩并不怨恨。

此时种世衡才召见王嵩说："我将交付你一项任务，但是其中的苦处比这还要厉害，你能守我的戒条，始终不说出来吗？"

王嵩流着泪答应。

种世衡就写下〈送野利书〉，用膏腊密封，放在和尚衣内，严密缝好，仍旧嘱咐说："这非到临死不能泄漏，如果要泄漏时，应当说有负恩人，不能完成将军的事了。"

又以画龟一幅，枣一席包（意指及早来归），命他先送给野利王。

王嵩把物品送到时，野利王见枣龟二物，猜想必定还有书信，就索求信件，王嵩向左右看一看，答说没有信。野利王写信送上元昊，元昊召王嵩和野利王，责问送来的书信在哪里？王嵩坚称没有，到了被鞭得痛苦不堪，依旧不说有信。

于是，元昊下令推出斩首，王嵩才大叫的说："我这样平白丧生，不能完成将军的事，我辜负将军的恩惠，我辜负将军的恩惠！"

行刑的人赶紧追问原因，王嵩才把僧衣解开，取出书信，过了一会，命令王嵩到馆舍内，并且暗中派将领假装野利王的使者，往见种世衡。

种世衡怀疑对方派来的使者，可能是元昊的人，没有即刻接见，正好生擒了敌兵，就让俘虏暗中看使者，而俘虏都能叫出使者的名字来，果然就是元昊的属下，于是故意丰厚款待，他回去转告诚挚地告诉野利王来降。使者归去后不久，王嵩回来了，听到野利王已死。

种世衡既然设计杀死野利王，又想除去天都王，因此在边境上设祭，祭文刻在木版上，述说二位将军相结合，有意归降本朝，悼念他们功败垂成，祭文杂放在纸币中，有敌兵到，急忙灭火取回祭文木版，一时版字没有烧掉，就献给元昊，天都王也因此被杀了。

元昊既失去心腹二将，悔恨已来不及，只好请求讲和。

469. 假戏真做

【原文】 宋绍兴中统制郦琼，乘主将吕祉绳束甚严，诸军愤怨，率众渡淮归刘豫。魏公张浚方宴僚佐，报忽至，满座大惊，公色不变，徐曰："此有说，第恐虏觉耳。"因乐饮至夜分，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军以归。虏得书，果疑琼，斩之，分隶其众。

【译文】 宋朝绍兴七年（1137 年），统制郦琼趁着主将吕祉平时管束严厉、诸军怨恨的时机，率众偷渡淮河，归降刘豫。

魏公张浚这时正在宴请僚佐，情报传来，满座惊慌，魏公却神色不变，缓缓的说："这是有原因的，只怕敌人察觉罢了。"

仍然欢饮至半夜。

然后以蜡封信派遣士卒送给郦琼，说事可以成，就完成它；事不可成，就速率全军归还。

敌人在半路上劫夺到这封书信后，果然怀疑郦琼是假投降，于是把郦琼斩首，并一一分散他所带去的群众。

470. 挑拨

【原文】 曹武穆知渭州，夏人挠边，有智勇将鞑鞠，与渭对垒下十余寨，曹患之。适鞑鞠逾月病不能起，曹乃于界首设一大祭，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国都护某人，公累以蜡书，约提所部归我大宋，我待公来，不期天丧吉人，事无终始。"令百骑守祭下，望其兵近，即举火烧祭，并所用金银器千余雨，悉皆弃而遁归。夏兵尽掠祝版祭器而去。后旬日，夏国杀鞑鞠，其下二十余帐，反侧不安，率众内附，拓地数百里，获牲口数万，羊马驼橐不可胜计。

【译文】 曹武穆治理渭州时，西夏人常扰乱边境，并且有一位智勇兼备的将领鞑鞠，于渭水对垒中攻下十多个寨子，曹武穆很是忧愁。

后来听到鞑鞠重病的消息，曹武穆就趁此时机，在边界高地设位大祭，所用的祭品器物，在原野上都显得十分气派，并且用祝版词记载捏造的事迹："大宋渭州太守曹某，昭告夏国都护某人，公多次送来腊书，约定带所属大军，归降我大宋，我正待公来归，不料天丧吉人，事情终未成。"

曹武穆派百位骑兵守在祭祀的器物旁，看到敌兵来时，就放火烧了祭品，将其他金银器千余两丢弃，只顾逃回。西夏兵将全部的祭品及金银掠夺而去，过后十多天，西夏杀死鞑鞠，他属下的部众，因而反侧不安，乃率众来附，曹武穆因此拓地几百里，俘获牲口数万头，羊、马、骆驼数都数不清楚。

471. 岳飞用敌间为己间

【原文】　岳飞知兀术恶刘豫，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佯责之曰："汝非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致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刳股纳书。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遂废豫。

【译文】　岳飞得知兀术（即宗弼，金太祖完颜旻的第四子）讨厌刘豫（大齐皇帝——金所立的傀儡政权），正好军中抓到兀术的一位谍报人员，岳飞就假装责备说：

"你不是张斌吗？我以前派遣你到齐国，约好诱引四太子出兵，而你居然去不回，我继续派遣人到齐国，已经约好以今年冬季合兵进攻长江为名，引诱四太子到清河来，而你所拿的信竟然送不到，是什么原因？"

该谍报人员希望活命，就假称有罪，于是岳飞作蜡书再派遣他到齐国，询问确定出兵的时期，刮开大腿，藏书信于内。该谍报人员归去后将书信交给兀术，兀术大为惊恐，于是立刻废掉刘豫（1137 年）。

第十六章　诱敌以饵

【原文】　经云："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或厚币赠遗以中其贪，或卑辞推尊以骄其志。然后攻其无备，则破竹之势成矣。"

【译文】　［开宗明义］经书上说："将夺取他的东西，一定得先给他一些好处。"或用厚币赠送，以满足他的贪求；或以卑微的言词来推尊他，以骄傲他的心志。然后趁他贪骄的疏忽、无防备的时候攻击他，就如破竹之势，一定可以成功。

472. 假途灭虢

【原文】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晋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许之。伐虢灭下阳，而虞为虢之续。

【译文】　晋国荀息，请求将屈邑出产的千里马，和垂棘出产的璧玉送给虞国，以借道征伐虢国（公元前 658 年）。

晋献公说："这都是我国的宝物啊！"

荀息说："如果可以借道虞国，就像把宝物存放外边府库一样呀！"

晋献公说："虞国宫之奇还在那里啊！"

荀息说："宫之奇的为人，懦弱不敢强谏，而且从小就和虞君在宫中一起长大，虞君和他很亲近，虽然他会建议，国君很可能不会听。"

于是晋献公就派遣荀息去虞国借路，虞君允许这件事。当晋国征伐虢国后，回来灭掉下阳，虞国也继虢国之后被灭掉了。

473. 石牛会下黄金

【原文】 秦欲伐蜀，而忧道不通，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便金。蜀王即使千人拖致石牛于成都，道乃通。

【译文】 秦国想要征伐蜀国，但发觉道路不通畅，于是刻了五只石牛，把金子塞进牛尾，蜀国人看见后，以为牛会下金子，蜀王就派几千人修路，去拖石牛，至此以后，往成都的道路，就变得宽广通畅了。

474. 二十八人换千里地

【原文】 秦穆公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大悦，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惛。穆公举兵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

【译文】 秦穆公以美女乐工二十八人送给戎王，戎王非常高兴，于是设酒饮宴，天天听歌，终年不知悔悟。

秦穆公趁机出兵征伐戎国，攻下十二个小国，开拓几千里土地。

475. 贪小利失国

【原文】 中山之国有夙繇者，智伯欲伐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夙繇之君，斩岸堙溪以迎钟，断毂而行。甫至七日，智伯举兵袭之，而夙繇亡。

【译文】 中山国（或作范中行氏）附近有个夙繇小邦，智伯想占领（公元前 458 年），可惜没有道路，于是铸造一个大钟，宽度大约合于两个车轨，送给夙繇国。

夙繇国君就命人把高岸削平填到谷底，以迎接这个大钟，中间车毂曾断裂几次，仍然往前移动，大钟才到七天，智伯就出兵灭掉夙繇国。

476. 蒸煮的上等种子

【原文】 越与吴战于会稽，不胜，勾践为吴所虏。后吴放之归，越献粟十万斛，尽蒸之以与吴，言粟好。其付民种，种之不生，吴大饥。越因举兵伐吴，

灭之。

【译文】　越国与吴国在会稽作战，越国战败，勾践成了吴国俘虏。后来吴国释放勾践回越国，勾践进献粟十万斛，都是蒸煮过的，说这是上等种子。

吴国发给人民去种，种子都不发芽，因此吴国没有收成，人民大闹饥荒，越国就出兵讨伐吴国，吴国因此灭亡。

477. 割地骄敌

【原文】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乃与之。智伯悦，又求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邻国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不如与地以骄之。君何不以天下图智氏，而独以吾国为智氏资乎！"桓子曰："善。"亦与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因围晋阳。韩、魏反于外，赵氏应于内，智氏遂亡。

【译文】　智伯请求韩康子割地给他，韩康子不想答应。

段规说："智伯好利而刚愎，不给他地，他必出兵讨伐我国，不如给他地算了。他贪得成习惯，必定请地他国，他国不给地，就出兵去攻打，我国可以免于忧患，而且可以伺机而动了。"

韩康子说："好。"就割地给智伯，智伯非常高兴。

不久，智伯又求地于魏桓子，魏桓子也不想给他。

任章说："没什么理由就索取地，邻国必定害怕，我割地给他，智伯必定会骄傲。他因骄傲而轻敌，我们因畏惧而相互结盟亲近，以相互结盟亲近的军队，等待轻敌的人，我看智伯的命不会太长了，不如割地以使他骄傲。君王何不以团结整个天下来图谋智伯，却想使我国单独成为智伯攻击的对象？"

魏桓子说："好。"也割地给智伯。

智伯接着又向赵襄子求蔡、皋狼附近的地，赵襄子不给他，智伯非常愤怒，就出兵围困晋阳城，这时候韩国、魏国在外围反抗，赵国在内中呼应，智伯于是败亡。

478. 孙膑减灶欺敌

【原文】　齐孙膑伐魏，诈为粮尽而退，庞涓追之，查其火灶，大约十万。涓曰："十万火灶，焉能远继粮饷乎！"催兵急追。膑又减为五万灶，又明日三万灶。庞涓抚掌大笑曰："吾固知齐兵怯也，过三日，兵亡大半，不追何待。"轻

骑亲追，至马陵道，树大丛密，天已昏黑，树有白字，举火烛之，曰："庞涓死此树下。"大惊，速令回军。万弩齐发，箭下如雨。涓曰："遂成竖子之名。"身被重创而死。

【译文】 齐国孙膑率兵伐魏，诈称粮尽撤退，庞涓立即追赶，查知齐兵火灶大约有十万个。

庞涓说："十万火灶每日要多少粮食，远地运粮怎能够用？"

于是催兵急追。

孙膑又减为五万灶，又一天，减为三万灶。

庞涓拍掌大笑说："我早就知道齐兵胆怯惧战了，不过三天，士兵已逃亡大半，此时不追，还待何时？"

于是轻骑亲自追赶，到达马陵时，一路上只见树大又浓密，天色也昏暗下来，庞涓见树上有白字，举起火把照看，上头写的是："庞涓死于此树下"。

庞涓大惊，速令撤军，此时，万箭一齐飞来，箭如落雨。

庞涓说："今竟然成就这小子的名声！"

终于身受重伤而死。

479. 以甜言蜜语松懈敌人

【原文】 郑武公欲伐胡，而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僇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设备。郑人袭胡，取之。

【译文】 郑武公决心讨伐胡人，却将自己女儿嫁胡人为妾。

有一次问群臣说："我想用兵，可以讨伐哪个国家？"

关其思说："胡人可以讨伐。"

郑武公于是杀了关其思，说："胡人是我兄弟之国，你说可以讨伐，是什么道理呀！"

胡君听到这个消息，认为郑国是亲密盟国，不再防备。郑武公因而突袭胡人，尽取其地。

480. 示弱

【原文】 战国秦师围赵阏与，赵将赵奢救之，去赵国都三十里，不进。秦间来，奢善食遣之。间报秦将，以为奢师怯懦，而止不行，不为备。奢随而卷甲趋秦师，击破之。

【译文】 战国时代（公元前 269 年），秦国军队围困赵国阏与城，赵国将领赵奢率兵去援救，离开赵国首都邯郸三十里就屯兵不进。

秦国派出间谍，赵奢逮捕之后，用丰盛的美食款待，再将他遣送回去，间谍回去报告秦将领，认为赵奢的军队胆怯，所以停止不前，于是秦军防备就松懈了。

这时，赵奢披起盔甲，迅速袭击秦军，赵军大胜，秦军大败而回。

481. 活用俘虏

【原文】 后汉将兵长史班超，发于阗诸国兵击龟兹，扬言兵少不敌，罢散，乃阴纵生口归以告。龟兹王喜而不虞，超即潜勒兵驰赴，大破之。

【译文】 后汉时（80 年），班超发动于阗诸国的兵，去攻击龟兹国，但是故意四处扬言兵员太少，打不过龟兹，只好作罢而解散。却又私下放回俘虏，让他们归还，散布这项消息。

龟兹王听到这消息，非常高兴，就没有作积极准备。这时班超迅速结集军队，奔赴龟兹，于是大败龟兹。

482. 火烧连环船

【原文】 三国赤壁之争，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艨艟斗舰数十艘，载枯荻于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上建牙旗。而先书报曹公曰："孙氏遇盖不薄，然顾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东方将吏无有智愚，皆知其不可，唯周瑜、鲁肃褊怀浅戇，意未解耳。今盖归命，交锋之日，愿为前部。"曹公特见行人，密问之。口敕曰："恐汝诈耳，盖者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至战日，曹公军吏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时东南风急，中流举帆，因风纵火，烧尽比船。是时烟焰涨天，人马烧溺，北军大败，曹公退走，盖本谋也。

【译文】 三国赤壁之战时（208 年 10 月），东吴黄盖说："现在敌众我寡，难以与敌持久；然而观看曹军，正好船舰相连，首尾相接，可以用火攻来逼走他们。"

于是召集艨艟战舰几十艘，舰上满载干枯的芦苇草，并灌上鱼油，用红幔覆盖，上面插上牙旗。并事先写信通告曹操说：

"孙权待黄盖并不薄，然而大势已去，仅以江东六郡山越野人，就要抵挡中国百万雄师，自是寡不敌众了，东吴将领和官吏，不论智愚都知道势不可为，只有周瑜和鲁肃，心胸褊狭，识浅不明，心意还没想通，如今黄盖希望归降听命，并在交战当天，愿为前部先锋。"

曹操特别召见送信的人，详细的询问，又斥责说："恐怕是你诈骗吧？黄盖如果真的投降，必定授官奖赏，超过所有的人。"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曹操营内军官士卒都出外观看，指着前面的船，说黄盖来投降了。

这时东南风急，船至河中扬起帆来，乘风纵火，烧尽曹操的船只，火焰高涨齐天，人马烧死的、溺毙的不知多少，北军大败，曹操退走，这都是黄盖策划的。

483. 也是一种战术手段

【原文】 张嶷，字伯岐，先主定蜀，召为从事。后主建兴五年，广县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嶷度其鸟散难以战擒，乃诈与和亲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斩慕等五十余级，悉殄其余类，旬日清泰。

【译文】 张嶷，字伯岐，刘备定蜀时，召为从事。后主（刘备之子）建兴五年（227年），广汉、绵竹一带的山贼张慕等人，时常掠夺军资，劫抢官民钱财，张嶷以都尉之职率兵讨伐。

绕嶷料想他们是乌合之众，时聚时散难以擒拿，于是诈称要与他们和亲，定下日期，要摆设酒席款待他们。到时，等酒醉之后，张嶷率左右一举杀了张慕等五十余人，同时消灭其余的山贼，不到十天时间，广汉、绵竹附近就清静安泰了。

484. 诈称有疾立军威

【原文】 汉末孙坚举兵诛董卓，至南阳，众数万人，檄南阳太守张咨请军粮。咨曰："坚！邻二千石耳，与我等，不应调发。"竟不与。坚欲见之，又不肯。坚曰："我方举兵，而遂见沮，何以威后。"遂诈称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医巫，祷祀山川，而遣所亲人说咨，言欲以兵付之。咨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百人，持牛酒诣坚营。坚卧见，无何，起设酒饮咨。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阳，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咨。"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固，不得出。有顷，主簿入白："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按军法从事。"遂缚于军门斩之，一郡震悚，无求不获，所过郡县皆陈糗粮以待坚军。君子谓坚可谓能用法矣。法者，国之植也，是以能开东国。

【译文】 汉朝末年（约在189年），孙坚起兵诛董卓，军队行至南阳，兵员众多，有几万人，下军书给南阳太守张咨，请拨军粮。

张咨说："孙坚为邻近太守，也有二千石呀！与我官位相等，不应该调拨粮食给他。"

因此不肯拨出粮食。

孙坚前去拜见张咨，张咨不肯接见，孙坚说："我方才起兵，就遭到这样的羞辱，以后如何展现威严。"

于是诈称得到紧急病症，全军为之震惊恐惶，赶紧召唤医师、巫觋，告祭山川，并派亲信人去告诉张咨，说愿意把军队交给张咨。

张咨贪图孙坚的兵员，立刻率步骑五百人，带着牛肉和美酒，亲到孙坚营中探视。孙坚起初躺着见张咨，没多久，就起身设酒饮宴张咨。

等喝醉时，长沙主簿进来说："先前经过南阳，见道路没有修治，军粮、军需也没有准备，请把张咨收押起来。"

张咨听到此事，心中很害怕，想要逃走，但是重兵陈列四周，防守坚固，无法冲出。

又一会，主簿入内说："南阳太守耽搁了义兵行程，不能马上讨伐贼寇，请按军法处置。"

左右的人立即捆绑张咨在军门前处斩了。整郡的人都很害怕，没有要求的东西而得不到的，所经过的郡县，都陈列出很好的粮食，以等待孙坚军队取用。

很多才智之士，都称赞孙坚能运用兵法。

兵法是立国的根本，所以孙坚后来能开创东吴基业。

485. 草船借箭

【原文】　三国周瑜在赤壁鏖兵，患少箭，与孔明议。孔明用船数十艘，缚草人千余，时重雾蔽江，咫尺不见人。孔明令人挝鼓大喊，似欲进状。操不敢出，惟令人乱箭射之。乃雾收船回；得箭数万。

【译文】　三国时（208年），吴将周瑜在赤壁与曹操对阵，因为缺少箭枝，就和孔明商议，孔明于是备船数十艘，绑了几千个草人，趁当时长江上浓雾遮蔽，咫尺之外不能见人，孔明就命令船上敲鼓喊叫，像似进攻的样子。

曹操不敢轻易出战，就命岸上弓手乱箭射击。等待雾将要消失时，孔明下令回船，轻易的得到几万枝箭。

486. 赵子龙一身是胆

【原文】　曹兵追赵云至营下，云入营，使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云有伏，引去。云令擂鼓，以劲弩随后追射。魏兵惊愕，自相蹂践，多堕汉水中。后先主与孔明至其处，观之，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译文】　曹魏的军队追击赵云，一直赶到营阵前，赵云入营后，令人大开营门，放下旗帜停止擂鼓，魏兵怀疑赵云设有埋伏，因此向后退兵。

这时赵云命令兵士擂鼓，并且用强弓劲弩随后追射，魏兵惊恐慌乱，一时

之间，互相践踏，许多兵坠落到汉水中。

后来先主刘备和孔明经过该处，看了附近的形势说："赵子龙一身是胆。"

487. 老狐狸的智慧

【原文】 魏曹爽与司马懿不相能，懿称疾不与政事，爽之徒属，亦颇疑懿。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懿。懿诈疾笃，使两侍婢持衣衣之，指口言渴。婢进粥，粥流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懿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也。"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忝荆州，非并州。"懿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盛德壮年，好建功业。"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备，而为懿所图。

【译文】 魏曹爽和司马懿彼此不能容忍，于是司马懿假称有病不能参与朝政，曹爽怀疑司马懿的病情有假。

正好河南尹李胜，将要到荆州上任（248年冬），便请他顺便拜候司马懿，一探虚实。司马懿假装病重，请两个侍女拿衣服给他穿，还指着口说渴，当婢女奉上稀粥时，一面吃着，又故意让粥沾满胸前。

李胜看了说："众人都说明公旧疾复发，没料到病成这个样子。"

司马懿声气微弱的说："年纪老了，整天躺在床上，早晚都可能死去，君要并州上任，并州接近胡人，要多加防备。恐怕你我不能再见，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就拜托你照顾了。"

李胜听了说："我任职的是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更颠三倒四的说："君刚到并州，正是年轻力壮，要好好建立功业。"

李胜回去后就告诉曹爽说："司马懿如行尸走肉，气息衰竭，已经神智不清，不值得忧虑。"

过几天又说："司马太传不能康复了，实在令人感到悲伤。"

从此曹爽对他不加防备，从而竟被司马懿所杀。

488. 祖逖以土诱粮

【原文】 晋祖逖与石勒将桃豹等相距，凡四旬。逖粮将尽，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余人运上东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路者。贼逐之，即弃担走。贼得米，谓逖众丰饱矣。勒乃以驴千头，运粮往给桃豹。逖知之，密遣韩潜、冯铁等邀击于汴水，尽获之。豹以此宵遁。

【译文】 晋朝祖逖和石勒的将领桃豹等，互相对阵四十多天，祖逖的粮食

快吃光了，于是用米袋装了几千袋土，派一千多人运上东台米库贮藏。又命几十人挑担真正的白米，假装很疲劳的样子，停在路中休息，敌兵追赶上来，就弃担逃走。

敌人抢去了食米，认为祖逖的人都吃得又好又饱，战事必旷时费日。石勒于是以几千头驴，运粮供给桃豹，以备长期作战。祖逖得到这个消息，秘密派遣韩潜和冯铁等，于半途汴水附近击灭他们，掳获石勒的粮食，桃豹于是只好趁夜撤退。

489. 阳遵阴袭

【原文】 晋王浚谋称尊号，石勒忌而欲袭之，问于谋主张宾。宾请遣舍人，子春告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饥乱，流离迍厄，窃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晋族沦夷中原无主，为帝王者，非公而谁？愿殿下应天顺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当视之如子也。"浚喜谓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贵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未有为帝王者也。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顾以帝王自有数，非智力强求故也，又何怪乎！"浚悦，益骄怠不设备，勒袭杀之。

【译文】 晋朝王浚计划称王，石勒忌恨，想杀王浚，问于谋主张宾（313年12月）。

张宾建议派遣舍人王子春去告诉王浚说："石勒本来是卑下的胡人，遭到饥荒动乱，流离困顿，一心只想族人相聚，以保性命。现在晋王族已沦灭，中原无人主持，将继为帝王的人不是浚公还有何人？希望殿下顺应天意民心，早些登上皇帝宝座。石勒必定会事奉殿下如天地父母一般，殿下若能明察石勒的一番心意，也当善待他如子女一般。"

王浚很高兴的问子春说："石勒可以信任吗？"

子春说："殿下是中州高贵的望族，威名遍于中原，及于四域，自古以来胡人为相佐，作名臣是有的，没有人做过帝王。石勒将军不是讨厌帝王而不做，才让给殿下的，实在因为帝王自有上天安排，不是智力可以强求的，这又何必奇怪呢！"

王浚听完这段话非常高兴，于是更加骄傲，不作防备，石勒就趁此时机偷袭，一举杀死了王浚。

490. 歌舞平乱事

【原文】 后魏陆腾，字显圣，为骠骑大将军，转江州刺史。陵州木笼獠恃险，每行钞劫，诏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未可拔。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

诸杂伎，示无战心。诸贼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遂纵兵大进，尽擒杀之。

【译文】 后魏陆腾，字显圣，初为骠骑大将军，转任江州刺史，陵州地区的木笼獠，依恃山险，时常出山抢劫。

皇帝下诏命陆腾讨伐木笼獠，木笼獠靠山险为城，由于攻击困难，一直未能攻下。

陆腾于是在山城下，举办许多的歌舞娱乐，和各种杂耍技艺，表示无心作战，山上许多贼兵果然放下兵器，有的带着妻儿到山下观赏。

陆腾就趁山贼没有准备的时候，率兵进攻，把木笼獠等山寇全部杀了。

491. 以沙代米欺强敌

【原文】 宋檀道济，与北魏战，粮尽，自历城引还。军士有亡降魏者告之。魏人追之，众惧将溃。道济夜唱等量沙，以所余米覆其上。及旦，魏军见之谓道济资粮有余，以降者妄，斩之。道济全军而还。

【译文】 南朝宋檀道济与北魏作战（431 年），因粮尽无法久持，率军由历城退还，士卒有逃亡投降北魏的，把以上情形告诉敌人，北魏就迅速追击宋军，宋军害怕惊惧到几乎要溃散瓦解了。

这时檀道济就在夜间计量沙子而用筹码高声数着，让人误以为米粮很多，并把剩余的米，覆盖沙上。天亮后，北魏军人见宋军粮食堆积如山，都说檀道济还有不少余粮，这分明是投降的人妄骗，于是把投降的宋兵都杀了，檀道济就趁此时机，连夜撤回大军。

492. 借神除贼

【原文】 齐王敬则为既阳令，县有一部劫，逃入山中为民患。敬则遣人致意劫帅，令出首，当相申谕。郭下庙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则对神为誓，必不相负。劫帅既出，敬则入庙中设酒，会劫帅于坐，收缚之。曰："吾曾密启神，若负誓，还神十牛。今不得违誓，即杀十牛解神。"遂斩诸劫，百姓大悦。

【译文】 南朝齐国的王敬则，出任既阳令。县内有部分劫贼逃入山中隐藏，时常出山危害百姓，王敬则派人告诉劫贼首领，命他出来，一切可以商量讨论。

城外有座神庙；奉祀的神，非常灵验，老百姓都很信仰，王敬则就对神明立誓，一定要善待山贼。劫盗首领既然出山，王敬则就在庙中设宴请客，趁着劫贼首领在座时，把他绑起来说："我曾经暗中祷告神明，如果违背誓言，应当以牛十只向神告罪。今不得不违背誓言，所以先杀牛十只向神赎罪。"

于是就把劫贼杀死，百姓都非常高兴。

493. 尊崇的另一种含义

【原文】 李渊以书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使祖君彦复书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渊得书，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路，辍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候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蚌鹬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乃使温大雅复书曰："天生丞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愿早应图箓，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

【译文】 李渊以书信招降李密（617年），李密自恃兵强，想要自作盟主，就命祖君彦复信说："希望彼此结为盟军，能相互合作，左提右挈，同心戮力，像俘虏子婴于咸阳，杀死商纣于牧野一般，将隋朝的残余力量一举消灭。"

李渊看此书信后笑说："李密想学项羽和周武王，真是有些狂妄自大，我正从事于关中的拓展，如果突然和他断绝来往，等于增加一个敌人，不如用卑微词语推重他，使他更加骄傲，为我们堵塞成皋敌人之路，止断东都来的敌兵，让我可以专心向西征讨，待关中平定以后，我据险要之地，养足威武之力，静观鹬蚌相争，以坐收渔人之利，到那时也不算太晚。"

于是，就命温大雅回信说："天生众民，必定有人来管理，当今可以管理众民的人，非李君还有谁呢？老夫我岁数超过知命之年，已没有这样的心愿了。只诚心的拥戴大弟李君，如此的攀龙附凤，只是希望您早应天命得为天子，以安定万民，为各方的长者，同时能够接纳我，再封于唐地，这是我的荣幸，我已经满足了。"

李密看到李渊的回信后非常高兴，就对自己将领僚佐们说："李渊唐公推崇我，天下各方已不足畏，平定天下之日不远了。"

从此以后和李渊书信、使者来往不绝。

494. 弃舟船阻援军

【原文】 河间元王李孝恭，少沈敏，有识量。唐高祖时为荆湘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萧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诸将曰："得舟当济，吾用弃之，反以资贼，奈何？"孝恭曰："铣之境，南际巴岭，左薄洞庭，地险士众，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忧。舟虽多，何取用之。今铣濒江镇，戍见舻舰蔽江下，必谓铣已败，不即进兵，觇候往返，以引救期，则吾既拔江陵矣。"已

而救兵到江陵，见船疑不进。铣内外阻绝，遂降。

【译文】 河间元王李孝恭，个性沉静敏捷，有见识、有胆量，唐高祖时任荆湘道总管，统率水陆十二军，由夷陵出发，突破萧铣两个镇，任由所掳的战舰泊在江中不管。

诸将建议说："得到敌人的舟船应该用来渡江，我不用而且抛弃，反而以资助敌人，这是为了何事？"

李孝恭说："萧铣的国境，南边到巴岭，左边接近洞庭湖，地势险要，兵士又多，如果敌人城池没有攻下，而援军又到，我将有内外忧患，舟船虽多又有什么用处。现在萧铣临江防守，见各种船只遮蔽江面而下，必定认为已经打败了，不会即刻进兵，只会派搜索兵往返观察；如此一来，必定延迟救援的时机，那时我已经攻下江陵了。等到救兵来援助江陵，见江面许多弃置的船，必定又怀疑不前进了。"

萧铣果然内外遭到阻绝，于是就投降了。

495. 王世充伪擒李密

【原文】 李密与王世充战。世充先索得一人貌类李密者，缚而匿之。战方酣，使牵以过阵前，噪曰："已获李密矣。"士皆呼万岁。密军乱，遂溃。

【译文】 李密与王世充作战，王世充先寻找一个相貌如李密的人，隐藏起来，等到两军战况激烈时，使人牵出那个假李密，在阵前高声喧嚷说："已经把李密抓到了。"

王世充的军队听了都高呼万岁，李密的军队却乱成一团，溃不成军。

496. 扰耳目，创战机

【原文】 柴绍，字嗣昌，幼矫悍，有武力，以任侠闻。仕唐高祖尚平阳公主，累功迁右骁卫大将军。吐谷浑党项寇边，敕绍讨之。虏据高射绍军，矢如雨下，将士失色，绍安坐，遣人弹胡琵琶使女子舞。虏疑之，休射而观。绍伺其懈，以精骑从后掩击，虏大溃，斩首五百级。

【译文】 柴绍，字嗣昌，自幼身手矫健，孔武有力，以好行侠仗义闻名于关中一带，娶平阳公主（唐高祖第三女），屡次建功迁升为右骁骑卫大将军。

吐谷浑及党项袭扰边疆，朝中下令柴绍去讨伐党项。敌人占领高处以箭射柴绍军队，箭如雨下，将士个个面如土色，只有柴绍安然而坐，派人弹胡琵琶，还有女子同时歌舞，敌人看到，很是怀疑，就停止射箭，观看究竟。此时柴绍趁敌人懈怠，派出精兵从敌人后方袭击，敌人大败，斩首五百多个。

497. 壮士埋伏运粮车

【原文】 突厥阿史德反，众数十万，都护萧嗣业战死。诏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之。先是嗣业馈粮，数为虏钞。行俭曰："以谋制敌可也。"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齐利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

【译文】 厥阿史德造反（679年），集众兵数十万，唐朝都护萧嗣业力战而死，朝中下诏书命裴行俭为襄道大总管，率兵前去讨伐。

先前萧嗣业向朝中请求补充粮食，中途都被敌人截抄，裴行俭说："应该以计谋制服敌人。"

于是诈称运粮车三百辆，每车上埋伏壮士五人，都带有利刀强弓，以瘦弱的士兵拉车，又埋伏精兵跟在车队后边。

突厥兵果然来抢掠粮车，老弱兵卒纷纷往险要地区逃走，贼兵追逐到有水草的地方，就解下鞍来牧马，正要取下车上粮食时，车上的壮士突然冲出，埋伏的兵也到了，突厥军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从此以后，突厥人不敢再接近运粮车了。

498. 张巡蒿箭诱敌将

【原文】 唐张巡守睢阳，安庆绪遣尹子琦统兵十余万攻之。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巡欲射子琦而不识，因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琦。巡乃使霁云射之，一发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还。

【译文】 唐朝张巡守睢阳，安庆绪派遣尹子琦率领十多万大军进攻睢阳（757年正月）。张巡策励将士固守，日间大战二十场，张巡想用弓箭射杀尹子琦，只是不能认出谁是子琦，于是削蒿竿为箭射出，中蒿箭的敌人，发现是蒿箭很高兴，认为张巡已没有箭可射了，就走到尹子琦面前报告这件事，张巡于是就命南霁云射他，一箭命中尹子琦左眼，尹子琦只好率军退回。

499. 引蛇出洞

【原文】 王德用，字元辅。宋太宗至道二年，为邢、洺、磁、相巡检。盗张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毡车载勇士，诈为妇人饰，过邯郸贼果来邀，勇士奋出悉擒之。徙督捕陕西东路，盗贼相戒曰："此擒张洪霸者。"皆相率逃去。

【译文】 王德用，字元辅（992—1023年间），曾任邢、洺、磁、相巡检，

大盗张洪霸聚集在边界上，派出的吏卒都追捕不到他，王德用于是用蒙毡的车，载上勇士，个个伪装成妇女，经过邯郸城时，贼人果然来劫持这些车阵，兵士们于是跳下车，奋勇作战，把强盗一举成擒，后来升任陕西东路督捕。

一到任上，附近的盗贼就互相警惕说："这就是擒拿张洪霸的军队，我们不要惹他们。"

于是纷纷率众逃走。

500. 示弱欺敌

【原文】 宋狄青为巡州指挥使，党项犯塞时，新募万余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青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

【译文】 宋朝狄青任巡州指挥使，党项人侵犯边塞时，新招募的万余军队，还没受到完整的训练，因此遇到敌人就败阵下来。

有一天狄青把万胜旗全部给虎翼军，派他们出去作战，敌人远远看见旗帜，以为是往日的新兵，大为轻视，就率全军一路追赶过来，结果被虎翼军打败了。

501. 悬羊击鼓

【原文】 宋毕再遇与金人对垒，度金兵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缚生羊置其前，悬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金人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去已远矣。

【译文】 南宋毕再遇（1206 年前后）与金兵对阵，预料金人兵多，难以与其交战，于是利用一天夜晚拔营撤军，留旗帜在营地，绑缚活羊于旗帜旁，将两脚悬在鼓上，只要羊一动，两只脚就撞得鼓声咚咚响，如同大军在营中活动；就此与金兵相持数日，等到金兵发觉不太对，再要追赶毕再遇的军队时，他们早已远离了。

卷　八

第十八章　防人之心

【原文】 人或忠厚太过，既无亿逆之念，又无先觉之明，卒堕于口蜜腹剑而至于颠陊齐者有之。观此可以勃然省矣。

【译文】 ［开宗明义］有的人太过忠厚，既不会推测、迎合人的心理，又没有先觉之明，终会落入口蜜腹剑者的圈套，以至于从高位跌下来。观看本篇防诈说明，则可以豁然明白如何防患于未然了。

502. 秦愚楚王

【原文】 秦昭王遗楚怀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壤界，故为婚姻，所以相亲久矣。方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欢？"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不与亢礼。

【译文】 秦昭王（公元前 306—前 251 年）派人送信给楚怀王说：

"很早以前，寡人与大王在黄棘立约结为弟兄之邦，以太子为人质，极为欢愉。不料太子杀了寡人的大臣，不曾谢罪即逃走，寡人实在非常忿怒，就出兵大王的边界。现在听说大王把太子质押于齐，以求平息与寡人不睦之情。岂不知寡人与楚地疆界相接最近，而且有婚姻关系，彼此互相亲爱已经很久了，现在秦、楚不和乐，就没有办法命令诸侯结盟，寡人愿意在武关与大王会商，当面相约结盟后，各回本国，这是寡人的意愿，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敢烦告知心意。"

楚怀王看过秦王书信后，心中有些忧虑，想要往武关约会，又恐怕被秦王欺骗；但如果不前往会盟，又怕秦发怒来攻。

这时昭睢建议说："大王不要去，应该立即发兵防守边关。秦心如虎狼，不可相信，而且秦早有并吞诸侯的野心。"

怀王的小儿子兰，则劝大王要去，说："为何拒绝秦的友好？"

楚怀王于是往会秦昭王。

秦昭王派一将领到武关去埋伏，假称秦王已到，等楚怀王到时，立刻封闭武关，楚怀王不得已，西至咸阳，朝见秦王于章台，像藩臣一样，秦不待以平等礼仪。

503. 父子都被骗而死

【原文】 叔孙相鲁，贵而主断。其所爱者曰竖牛，亦擅用叔孙之令。叔孙

有子曰壬，牛妒而欲杀之。因与壬游于鲁君所，鲁君赐之玉环，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牛请之叔孙。牛欺之曰："吾已为汝请之矣，使尔佩之。"牛因谓叔孙："何不见壬之佩乎？君赐之玉环，壬已佩之矣。"叔孙召壬见之，怒而杀壬。壬兄曰丙，牛又妒而欲杀之。叔孙为丙铸钟，钟成，丙不敢击，使牛请之叔孙。牛不为请，又欺之曰："吾已为汝请之矣。"丙因击之。叔孙闻之曰："丙不请而擅击钟。"怒而逐之。丙出走齐。居一年，牛为谢叔孙。叔孙使牛召之，又不召而报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来。"叔孙大怒，使人杀之。二子已死，叔孙有病，牛因独养之，而去左右曰："叔孙不欲闻人声。"因不食而饿死。牛不发丧，徙其府库重宝，空之而奔齐。夫听所信之言，而父子为人戮，可不戒哉？

【译文】　叔孙为鲁国宰相时，位高独断，他所喜爱的童仆阿牛，也假借叔孙命令独断行事。

叔孙有个儿子名壬，被阿牛妒忌，想要陷害他。有一次阿牛和壬去鲁君处所求见，鲁君赏赐一只玉环，壬拜而收下，回家却不敢佩带，请阿牛去问父亲叔孙。

阿牛没去问就欺骗壬说："我已经帮你请示过了，你父亲准你佩带。"

阿牛又对叔孙说："有没有看到壬佩带玉环？是鲁君赏赐的，壬已经佩带了。"

叔孙召见壬，看到壬佩带的玉环，非常愤怒，就把壬杀死了。壬的兄长叫丙，阿牛又妒忌他，想要杀他。叔孙有次命丙去铸钟，钟铸成后，丙不敢敲击，请阿牛问父亲叔孙。

阿牛又没去问，骗丙说："我已经帮你问过了，你可以敲钟，以察其声音。"

丙击钟后，叔孙听到钟声后说："丙这孩子，不报告就擅自敲钟，真是可恶。"

忿怒的要逐他出境，丙不得已就逃到齐国。住了一年，丙为谢父亲叔孙不杀之恩，想要回鲁国。叔孙派遣阿牛去召儿子丙回来。

阿牛没去召丙就回来报告叔孙说："我去召过了，你的儿子丙非常忿怒，他不回来。"

叔孙听了大怒，就派人去把丙杀死。

叔孙两个儿子都被杀死了，自己又有重病，阿牛想独自侍候病人，告诉左右的人说："叔孙不想听到人的闲杂声。"

因无人接近，不久叔孙就饿死了。阿牛密不发丧，把府库里的贵重宝物，全数偷了，投奔齐国去了。

听信心腹的话，使父子都被骗而死，不可不知戒惧啊！

504. 贤儿枉死

【原文】　周尹吉甫前妻子曰伯奇，性孝。后妻欲杀之，乃召伯奇同游后苑。

先以蜜涂其发，群蜂来绕，伯奇恐刺其母也，以手掇蜂。母遂诉伯奇戏之，吉甫怒，赐伯奇死。后悟，追伤伯奇。出游于田，见鸟鸣于桑，其声嗷然。吉甫心动，曰："伯奇乎？"鸟乃抚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顾曰："伯奇乎？是吾子，栖吾舆；非吾子，飞勿居。"鸟寻声而栖于盖。吉甫遂射杀后妻以谢之。

【译文】 周朝大臣尹吉甫的前妻遗子名伯奇，生性笃孝；后母想要害死他，就召伯奇到后花园游玩，事先以蜂蜜涂在发上，引来数群蜜蜂环绕，伯奇怕蜜蜂刺伤后母，以手抓蜂。后母于是告诉尹吉甫，说是伯奇戏弄她，尹吉甫很忿怒，赐伯奇死。

后来领悟了，追念伯奇之死，某日，乘车出游于于田，见鸟在桑树上鸣叫，声音如泣如诉，尹吉甫感动得说："是伯奇吗？"

鸟嘴抚翼，声音更凄切。

尹吉甫就祝颂说："是我的儿子，就栖息在我的车上；不是我的儿子，就飞走不要停留。"

鸟寻找语声方向，栖息在车的顶盖。尹吉甫于是回家把后妻射死，以谢先前的罪过。

505. 反臣能欺主

【原文】 赵奸臣楼缓将使，辞行，恐赵王疑之，谓赵王曰："臣虽尽力竭智，死不复见于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为书而厚寄卿。"楼子曰："王不闻公子牟夷之于宋乎？非肉不食，文张善宋，恶公子牟夷，宋然之。今臣之于王，非宋之于公子牟夷也，而恶臣者过文张，故臣死不复见于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与子有誓言。"楼子遂行。后以中牟反，入梁。候者来言，而王弗听，曰："吾已与楼子有言矣。"

【译文】 赵国奸臣楼缓，将出使外地，恐被怀疑，辞行时就对赵惠文王（公元前 298—前 266 年）说："臣对国家虽尽力竭智，但不受信任，此次出使在外，恐怕不能再见到大王了。"（楼缓已有叛心）

赵王说："这是什么话？我可以写封亲笔信交给贤卿，请放心吧！"

楼缓说："大王没听说过公子牟夷在宋国的遭遇吗？公子牟夷是宋国公子，身份高贵；后来文张在宋国受到宠遇，中伤公子牟夷，宋国人却信以为真。现在我跟大王的关系，比不上公子牟夷与宋国的关系，而讨厌我的程度又远超过文张，所以我认为再也见不到大王了。"

赵王说："先生放心地去吧，寡人与先生已有誓言。"

楼缓于是出使外国。

后来楼缓在中牟反叛，逃入梁国，谍报人员来报告这件事，赵王却不听信，

并且说："我已与楼缓有言在先了。"

506. "贱相之计"赶走吴起

【原文】 公叔为魏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谓武侯曰：'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侯不知其故而疑之。吴起惧得罪，遂去之楚。

【译文】 公叔任魏国宰相，娶魏公主为妻，却猜忌吴起，公叔的仆人说："吴起吗？很容易赶走。"

公叔说："怎么赶走法呢？"

他的仆人说：

"吴起为人，廉节而好名，先生可以先报告魏武侯说：'吴起是贤人，而魏国领土小，又与强秦为邻，臣恐怕吴起没有留下的心意。'武侯如果问：'那怎么办？'先生就报告武侯说：'可以请公主试探他，吴起有留下的心意，就会忍受无礼的举动；如果没有留下的心思，就会辞行。'可用此方法试探他心意。然后召吴起同归，却命公主轻视您，吴起见公主贱视魏国宰相，必定会辞行。"

后来吴起见公主轻贱魏相，果然辞行，又因恐惧得罪，于是投奔楚国。

507. 小人难得罪

【原文】 齐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饮于王，醉甚而出，倚于郎门。门者刖跪请曰："足下无意赐之余沥乎？"夷射曰："叱去。刑余之人，何事敢乞饮于长者？"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门溜下，类溺者之状。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谁溺于是？"刖跪对曰："臣不见也。虽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诛夷射。

【译文】 齐国大夫夷射，接受王的宴饮，酒醉而出，倚靠在郎门边。

守门的刖跪请问说："先生能不能赐些剩余的酒呀！"

夷射说："走开！受过刑的人，怎么敢向长者要酒喝。"（刖是削足之刑）

夷射走开后，刖跪就泼水在郎门的接水槽中，类以小便的样子。

天明后，王出来就呵责说："是谁在此处小便呀！"

刖跪回答说："臣没有看见谁在此小便，只是昨晚中大夫夷射，在这地方站立过。"

王因此诛杀了夷射。

508. 六百里地变六里

【原文】 张仪为秦说楚王，令闭关而绝齐，秦与楚商於地六百里。怀王大悦，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谏而不听。王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张仪至秦，佯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尚薄耶？"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伐秦。陈轸又谏，不听，兵果败。

【译文】 张仪替秦国游说楚王，请楚闭关而与齐断交，秦国将把商于附近六百里地给楚国，楚怀王（公元前 298—前 263 年）非常高兴，群臣也都庆贺，只有陈轸提出不祥的谏言，但是怀王不听从，并派出一员大将去接受封地。

张仪回到秦国后，假装醉酒坠车，三个月抱病不出朝，楚请求封地，却无法得到。

楚怀王说："张仪认为我对齐绝交还不够彻底吧！"

于是命勇士宋遗，向北去侮辱齐国，齐王大怒，就把与楚交好的符信折坏，立刻与秦交好，等秦与齐会盟完成，张仪才恢复上朝，一见到楚将军就说："先生为何不去接受由某处到某处的六里地呢？"

楚将军说："我奉命来秦接受六百里地，没听说是六里地呀！"

即刻回报楚怀王，楚怀王大怒，发兵要攻打秦国，陈轸又建议说这样不是好方法，楚怀王不听劝谏，果然打了一次大败仗。

509. 泄密

【原文】 甘茂相秦。秦王爱公孙衍，因自谓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过而闻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见王曰："王得贤相，敢再拜贺。"王曰："寡人托国于子，焉更得贤相？"对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闻之？"对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译文】 甘茂为秦宰相。秦王很喜欢公孙衍（犀首），因而告诉他说："寡人将任命你出任宰相。"

甘茂的属下经过时听到这件事，就告诉甘茂。

甘茂去见秦王，说："听说王已得贤相，特此前来拜贺。"

秦王说："寡人把国事托付于卿，哪里再得贤相呢？"

甘茂说："王将要用犀首（公孙衍）为相。"

秦王说："卿在何处听到这话呢？"

甘茂说："犀首告诉我的。"

秦王非常恼怒犀首泄密，于是放逐犀首。

510. 春申君贪权亡身

【原文】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李园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与春申君。知有娠，园诱女弟承间谓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立兄弟。彼亦各贵其所亲，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及江东之封乎？今妾知有娠矣。妾之幸君未久，而人莫知，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楚王必幸妾，赖天有子，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园女弟舍于外，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为太子，园女弟为后，而李园贵用事，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及考烈王死，园乃杀春申君，灭其家。悼立，是为幽王。

【译文】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黄歇）因国君无太子而忧虑。李园是春申君的舍人（家臣），把妹妹嫁给春申君，后来知道她怀有身孕，李园又诱导妹妹趁机劝春申君说：

'楚王很喜欢你，就是兄弟也比不上，你做楚国宰相三十多年了，而大王没有儿子，百年以后，大王必定立他的兄弟，到那时各以自己亲戚为贵，你又怎能受宠呢？何况你做宰相太久，处事难免失礼于大王的兄弟，等大王的兄弟即位后，恐怕祸患会降临在你身上，怎么能保住相印，及江东的封地呢？

"现在妾已怀孕，妾和你结婚不久，外人知道不多，假使以你将来为重，不如把妾进献于楚王，楚王必定喜欢妾，再顺理成章生下个儿子，那么你的儿子将来就成了楚王，楚国都成为你的了，何必身临不可预测的罪过呢？"

春申君听完以上的话，很高兴，于是把李园的妹妹出放到外面，然后报告考烈王，考烈王果然召入，又非常喜爱，生下了儿子悼，立为太子，李园的妹妹就封为皇后，李园因此身价高贵，专权用事，想要杀春申君灭口。

等到考烈王死后，李园就杀死春申君，灭掉春申君全家，悼立为楚幽王（公元前 237 年）。

511. 郑袖用计，美人割鼻

【原文】 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悦之。夫人郑袖知王之悦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宫室卧具皆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妇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郑袖知寡人之悦新人，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见王则必掩之。"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

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之，不敢言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

【译文】 魏王送楚王美女，楚王非常喜悦。夫人郑袖，知道楚王喜欢新进美女，于是也非常喜爱楚美人，无论衣服玩物，宫室卧具，都选最好的给她，表现出爱新人还超过爱楚王的态度。

楚王说："妇女侍候丈夫，是靠美色，有时妒忌，是因为爱情；现在郑袖知道寡人喜欢楚美人，于是爱她还胜过爱我。犹如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啊！"

郑袖知道楚王以为自己不妒忌，就告诉美人说："大王喜爱你的美丽，虽然如此，却讨厌你的鼻子，你再去见大王时，应该略微掩盖些。"

楚美人于是晋见时，就常遮掩鼻子。

楚王于是问郑袖说："楚美女见我，为什么常掩住鼻子？"

郑袖说："我知道原因，但是我不敢说出来。"

楚王说："就是不好的事，也必定说出才是。"

郑袖说："她讨厌闻大王的臭味。"

楚王说："可恶啊，把她的鼻子割掉，不要再让她来晋见。"

512. 商鞅遗书欺魏

【原文】 秦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拒，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卬，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译文】 秦孝公派遣商鞅（即卫鞅）为将，去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为将，迎击秦国军队。

两军相对抗时，商鞅派人送书信给魏公子卬说："我与公子过去是好友，现在为两国将领，不忍心互相攻击，我可与公子结盟，痛饮后罢兵，以巩固秦魏友谊。"

魏公子卬以为商鞅有诚意，就前往会盟，正饮宴时，商鞅埋伏的兵士，就俘虏魏公子卬，并进攻魏军，大破魏国边境以归秦（公元前 354 年）。

513. 廉颇老矣

【原文】 赵王思复将廉颇。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使者既见廉颇，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

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译文】 赵王想再用老将廉颇，于是派使者去看廉颇的身体状况是否还可以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多，以金钱贿赂使者，请他毁谤廉颇。

使者看到廉颇时，见廉颇一餐可吃一斗米、十斤肉，而且披甲上马，以示尚可任用。

使者回朝报告赵王说："廉颇虽老，一餐还能吃一斗饭、十斤肉，只是同我对坐，在很短时间内，就上了三次厕所。"

赵王因此以为廉颇太老了，于是不再召用。

514. 石显诡计欺君

【原文】 汉元帝时，石显自知擅权，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间己，乃先自白于上曰："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人上书告显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者，事类如此，此惟赖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惟陛下矜哀，幸以此存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

【译文】 汉元帝（公元前 48—前 33 年）时，有个近臣名石显，自知常擅权行事，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来离间自己，就会危害生命安全，于是先自行告诉皇上说："恐怕晚上漏斗（计时器）尽时，宫门要关闭，我就不能进来侍候皇帝，请先告诉吏卒，奉诏书可开门。"

皇上答应了这件事，石显就故意延迟夜归，并称诏书说可以开门进入。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告石显，说石显伪造诏书开宫门。天子听到这件事，就拿出密告信让石显看。

石显哭泣着说："陛下过于私爱小臣，常嘱咐我做各种事情，群众没有不嫉妒的，因此就想陷害小臣，事情大概如此。这事幸赖明主知道，愚臣微贱，实在不能以一身称快万众的心，臣愿回枢机任职，担任后宫扫除的工作，希望陛下怜悯，借此保存小臣之命。"

天子以为石显说得很对，更加爱护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还加以厚赏。

515. 王莽礼贤下士时

【原文】 汉逆臣王莽，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侄光年小于莽子，莽使同日纳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起者数四，颜色戚甚。尝

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之，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译文】　汉叛逆之臣王莽，继承先人基业而辅政，想使名誉更超过前人，曾经把受赐的钱财，全部取出与名士享用。母亲生病时，公卿列侯派遣夫人来探病，王莽的妻子急忙迎接，衣服都来不及穿戴整齐。

王莽亡兄遗子王光，比他的儿子还小，他使两人同日结婚，宾客满堂，一会有人说："太夫人某处疼痛。"王莽即起身去看了四次之多，面色很忧愁。

又曾经私买侍婢，兄弟们有的听说这事，王莽就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听说这些婢女可以生子，所以买来给他。"当日就把婢女送给朱子光，可见王莽矫揉造作的心态了。

516. 以豆盖土诱饥敌

【原文】　后汉邓弘等攻赤眉。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军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大溃。

【译文】　后汉邓弘等攻击赤眉，赤眉假装失败，抛弃辎重逃走，车上全载运土石，土上覆盖些豆子。汉军饥饿，争着取豆子作食粮，赤眉率军还击，邓弘的军队大败而逃。

517. 假装中风

【原文】　曹操小字阿瞒。幼时好飞鹰走犬，放荡无度。叔父怪之，言于父嵩，嵩每挞之。操忽生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败面㖞口，为卒中风状。叔父归告于嵩。操潜地整饰衣履，正容而归。嵩惊问曰："汝中风已瘥乎？"操曰："从来无此疾，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之。后叔父有言，嵩皆不听。

【译文】　曹操小名阿瞒，幼年时喜好飞鹰走兽，放荡不羁，叔父很不喜欢他，常在他父亲曹嵩面前说他坏话，曹嵩就屡次鞭打曹操。

有一次见叔父走来，曹操忽然想出一个计策，他假装生病倒地，口歪目斜，像突然中风的样子。叔父于是回家告诉他父亲曹嵩。

这时曹操潜藏到另一个地方，把衣服鞋袜整理好，端端正正的回家。

曹嵩很惊奇问说："刚才你叔父说你中风倒地，怎么这么快就痊愈了？"

曹操回答说："儿从来没有这种病症，只因为不受叔父的喜爱，所以被诬陷啊！"

曹嵩相信儿子曹操的话，以后叔父再说他的坏话，他的父亲曹嵩也不听信了。

518. 假戏真做杀宠姬

【原文】　汉末司隶冯方女，有国色。避乱扬州，袁术见而悦之，遂取焉，甚见宠爱。诸妇言将军重志节，宜数涕泣以示忧思，则加见重。冯氏后见术每每垂泣，术果以为有心，益宠之。诸妇因共绞杀，投之于厕，言其哀怨自杀。术信而哀之，厚加殡殓。

【译文】　汉末司隶冯方，有个女儿，国色天香，避乱于扬州时，被袁术见到，非常喜爱，就娶为妾，宠幸有加，其他妇女就告诉她说："袁术将军很重视志节，见面时宜常哭泣，以表示忧思，必更得宠爱。"

冯氏后来遇见袁术，常常垂头哭泣，袁术以为冯氏果重志节，更加宠爱不已。袁术的其他姬妾就偷偷把她绞杀，投到厕所里，说冯氏哀怨悲痛自行上吊而死，袁术相信此事，心甚悲哀，赐以厚礼埋葬。

519. 佯眠杀人

【原文】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佯眠，堕被于地，所幸一人窃为覆之，因便斫杀，复上床睡。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译文】　魏武帝曹操常说："我睡觉时不可以接近，如果有人接近便会被杀。我自己也不会知觉，希望我跟前的人要谨慎些。"

后来曹操假装睡着，并将棉被推落于地，有一位他喜爱的侍卫见到以后，就悄悄去把棉被盖上，曹操就顺手把那人杀死，再上床去睡觉。

从此以后，曹操睡觉，再没有人敢接近。

520. 钟会伪造书信

【原文】　魏钟会与邓艾平蜀，艾先入成都。会善效人书，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

【译文】　魏钟会和邓艾同时率兵平蜀，邓艾先入成都。钟会善于模仿别人的书法，他向邓艾索取陈述战事的章表，以邓艾的书法改变其中言语，语气悖乱傲慢，并夸奖自己的功劳，又诋毁司马文王的回信，使人疑惧。

521. 参军计杀将军

【原文】　晋惠帝时，张方世贫贱，以才勇得幸于河间王颙，累迁兼振武将军。初在长安，富人郅辅供给。及贵，以辅为帐下督。甚昵之。颙参军毕垣为方所侮，忿而说颙曰："张方久屯霸上，闻山东贼盛，不进，宜防之。其亲信郅

辅具知其谋。”颙召辅，坦迎说辅曰：“张方欲反，人谓卿知。王若问卿，何辞以对？”辅惊曰：“实不闻方反，为之奈何？”坦曰：“王若问卿，但言‘尔尔’。不然，必不免祸。”辅入，颙问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尔尔。”颙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尔尔”。颙乃遣辅送书于方，因令杀之。辅既昵于方，持刀而入，守阁者不疑。因火下发函，便斩方头而去。

【译文】 晋惠帝（290—306年）时，张方世代家贫，但以才勇受用于河间王颙，升迁为振武将军。张方起初在长安的时候，富翁郅辅供给他财产，使他地位日渐高贵，因此张方用郅辅为帐下督军，两人非常亲近。

河间王的参军毕坦，有一次被张方侮辱，忿怒之下就对河间王说：“张方屯兵霸上已久，太行山以东的贼寇很多，他也不进兵剿灭，应该防备他别有企图。他的亲信郅辅知道他的谋划。”

河间王要召郅辅，毕坦则先去迎接郅辅，并且问说：“张方要造反，人人都说你知道。王如果问你，你怎么样回答呢？”

郅辅惊慌的说：“实在没有听说张方要造反，这叫我怎么回答？”

毕坦说：“王如果问起这件事，只要答如此如此，不然的话，难以免祸。”

郅辅入见河间王，王问说：“张方要反叛，你知道吗？”

郅辅答：“如此如此。”

河间王说：“派你前去捉拿张方，可以吗？”

郅辅又答：“如此如此。”

河间王就派郅辅送书信给张方，趁机杀掉他。

郅辅既然是张方的亲信，虽然持刀而入，守门人也没怀疑，便割掉张方的头，在灯火下打开盒子，装起来提去见王。

522. 李雄巧施苦肉计

【原文】 晋益州牧罗尚，遣将隗伯攻蜀贼李雄于郫城，互有胜负。雄乃取成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谯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击雄。泰以长梯倚城举火。伯军见火起而争缘梯，上者斩之。泰又以绳汲上尚军，数百人皆死。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

【译文】 晋益州牧罗尚，派遣大将隗伯攻击郫城蜀贼李雄，不分胜败。李雄就抓了成都人朴泰，鞭打得浑身出血，然后要他作内应去欺骗罗尚，并燃火为信号。罗尚信以为真，把精兵全部派出，又遣隗伯率兵攻击李雄。

朴泰将云梯靠在城墙上，又在城上燃起火把，隗伯见城上火起，纷纷缘梯登上，登城者均被斩杀。朴泰又以绳索往上拉罗尚的士兵，有几百人也都被杀了，这时李雄放兵入城，内外夹击，大破罗尚军队。

523. 诈降欺敌

【原文】 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讨盗高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为军司马，以兵属焉。建德既统众，思用奇压伏群盗，乃请士达守辎重，自以精兵七千归绚，诈为亡状。达取所掳阳为建德妻子，杀之。建德遗绚书，请为前驱，执贼自效。绚信之。建德因袭杀其军，大获人马，追斩绚于平原，献首士达，威镇山东。

【译文】 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讨伐盗贼高士达，高士达自认为智谋策略不及属下建德，于是推选建德为军司马，把军队拨交建德指挥。

建德统帅大军之后，用奇谋压伏群盗，就请求高士达守着辎重，自己率精兵七千，投降郭绚，装出败亡的样子，高士达把掳来的人，佯称是建德的妻、子，全部杀死。

建德立刻上书郭绚，要攻打高士达，并且愿作前锋，以捉拿盗贼做为报效。郭绚信以为真，不料建德趁虚奋力击杀他的军队，并获得大批人马支援，还在平原斩杀郭绚，把头颅献给高士达，于是威镇山东。

524. 杀亲生女诬皇后

【原文】 唐高宗立武氏为妃，生女，帝甚怜之。武氏栉沐，女眠床褥间，皇后王氏来，顾弄而去。武氏潜毙之衾下，栉沐如故。伺帝至，佯为欢笑，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曰："后适来。"武氏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后无以自解，竟被废。

【译文】 唐高宗（李治，650—683 年）立武后（武则天）为妃，不久，生下一个女儿，高宗很是喜爱。有一天，武后到盥洗室梳发洗脸，小女孩睡在床褥间，皇后王氏来看小女儿，见小女儿睡着就回去了。

武后阴毒，立刻把亲生女儿掐死，放在棉被下，仍然梳头洗脸，表现得如平常一样，等高宗到的时候，假装很欢乐，揭开被子看小女儿，发现竟然死了，很惊讶的问跟前的人谁来过这里，大家都说刚才王皇后来过，于是武后痛哭不止。

高宗未能明察其中阴谋，便忿怒的说："皇后害死我的女儿。"

王皇后找不出理由解释，于是被废为庶人。

525. 李林甫放饵，李适之上钩

【原文】 唐李适之与林甫争权不协。林甫阴贼好谀，谓适之曰："华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适之性疏，信其言。他日从容为帝言之，帝喜，

以问林甫，林甫对曰："臣知之旧矣。顾华山陛下本命，王气之舍，不可穿治，故不以闻。"帝以林甫为爱己而薄适之。

【译文】　唐朝李适之和李林甫争权，彼此不太和谐。李林甫为人阴险又好阿谀。

有一天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出金矿，如果开采，可以使国家富裕，皇上还不知道这件事。"

李适之性情疏缓宽厚，很相信李林甫的这番话。有一天就和玄宗皇帝从容的谈起这件事，玄宗非常高兴。

玄宗当天问起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知道华山产金，但心想华山是陛下王命的根基，王气所在的地方，不能开采，所以不让王知道。"

玄宗因此以为李林甫较爱自己，于是渐渐疏远李适之。

526. 解开圣水之惑

【原文】　唐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病，亦无差者。自洛以来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僦人往汲以饮之，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熟烂。自此人心稍定，而妖者寻亦败露。

【译文】　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7 年），安徽亳州传说出产圣水，饮了可以治疗宿疾，而且没有不良的反应。

因此洛阳以及江西几十个郡县，人人都愿意拿出钱来，雇人到亳州取圣水来饮，于是亳州获暴利上千万，就大肆宣传，惑乱人心。

当时李德裕在浙西，命人在大市集中设置一大锅，取来圣水和五斤猪肉同煮，并且说："如果是圣水，肉煮后应和原来的一样。"

过没多久，肉已被煮烂，和平常水一样，自此人心稍定，而妖言惑众的人，不久就露出真面目。

第十九章　杂录

【原文】　禹穴汲冢，奇不胜收，撮要钩玄，期于适用。故遗者补之，不分门类，不序朝代，惟取一言一事能增人识见者，则录之耳。

【译文】　［开宗明义］夏禹墓穴，汲冢藏书，奇妙丰赡，无法全录，仅摘取要点，探索精微，希望能够适用，所以把遗漏的补上，不分门类，也不按朝代，只要一言一事，能增加人的见识，就选录在这里了。

527. 不还尸体就挖祖坟

【原文】 赵简子攻陶，有二子先登，死于城上。简子欲得之，陶君不与。承盆疽谓陶君曰："简子将掘君之墓以与君之百姓，市曰：'逾邑梯城者则舍之，不者，将掘其墓，朽者扬其灰，未朽者弃其尸。'"陶君惧，请献二人之尸以为和。

【译文】 赵简子（公元前517—前458年）攻击陶城，有两个士兵先登城，被守军杀死在城上，赵简子想要回尸体，陶君不愿意给。

赵简子就派人拿了一盒腐肉，对陶君说："赵简子将要挖祖坟，并且告诉百姓，凡是登上城的就赦免，否则就要挖他的祖坟，尸骨朽的就扬撒骨灰，尸体没腐烂的就抛弃他的骨肉。"

陶君听到这样可恶的作为，十分恐惧，就把赵国登城的两个尸体归还，做为谈和的条件。

528. 选继承人的方法

【原文】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诫之词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词。问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词甚习。问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是为赵襄子，而果昌赵。

【译文】 赵简子的儿子，年长的名叫伯鲁，年幼的名叫无恤，他想选定继承人，却不知道哪位较好，于是在两个竹简上，书写一些训词交给两个儿子说："要把竹简上的文字熟读、记牢，三年以后我再问你们。"

到期时，先问伯鲁，伯鲁记不得竹简上的文词；问竹简在何处？伯鲁说已经丢了。再问无恤，无恤能背诵竹简上的文词；问竹简在何处？无恤从袖中取出给父亲看。

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比较贤能，就立无恤继承王位，即后来的赵襄子（公元前457—前425年），果然让赵国昌隆兴盛。

529. 尊贤从我开始

【原文】 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王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诚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其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

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

【译文】　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69年）态度谦卑，又用厚礼广招贤才，对郭隗说：“齐王因为我国混乱，而想击破燕国，我知道我们燕国地方小，兵力弱，不能够抵挡齐国，因此想征求贤能人士共同处理国事，才能洗雪先王的耻辱，先生如果看到贤能的人，我可以亲自侍奉他。”

郭隗说：“古代有个国君，以千金派太监去找千里马，等找到千里马后，马死了，太监就用百金买回死马。君王大怒，太监说：‘死的千里马都买，何况活的千里马呢！千里马不久就会来了！’没过一年，即买到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要找贤士，就先从我郭隗开始吧！我都会受重用，何况比我贤能的人呢？哪怕千里之远都会来的。”

于是燕昭王改建郭隗的宫室，并把郭隗当老师侍奉。于是各国贤士都争着来燕国，如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

530. 培养箭手有方

【原文】　李悝为魏文侯土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讼者，令射的。中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乃与秦人战，大破之。

【译文】　李悝为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防守土地，想要找很会射箭的人，于是下命令说：“凡是有争讼不决的事，就以射箭来判定，能射中的就得胜，不能射中的就败诉。”

令下后，许多人都练习射箭，而且昼夜不休息；等到秦国来攻城时，就用这些善于射箭的人，把敌人打得大败。

531. 算命陷政敌

【原文】　齐成侯邹忌与田忌不善，恐田害之，欲先发。有策士公孙阅谓成侯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成侯从之。田忌惧祸，遂奔燕。

【译文】　齐成侯邹忌与田忌处得不好，邹忌怕田忌害他，想先发制人。

他的策士公孙阅就说：“邹公为何不派人拿十金，到街上去算卦呢？就说：‘我是田忌的人，田忌三战三胜，威名天下，想作大事，是吉呢？还是不吉呀？’等算卦的人一出现，就抓回来，在王（齐威王）的面前对质。”

邹忌依照计划去做，田忌果然怕遭到祸害，就投奔到燕国去了。

532. 陈平奇计退围兵

【原文】 陈平为护军中尉，封户牖侯。从帝拒匈奴，至平城为匈奴所围。其城一面乃冒顿妻阏氏兵，强于三面。陈平访知阏氏妒忌。造木偶人，运机关舞埤间。阏氏望见，谓是生人。陈平又使人图美女像以遗阏氏，曰："汉有美女如此，今帝急，欲献之。"阏氏虑下城冒顿必纳，夺己宠。乃言于冒顿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用之。"遂解围而去。

【译文】 陈平为汉护军中尉，封户牖侯，跟从汉高祖刘邦对抗匈奴，到达平城时，被匈奴围困，情势很危急。

陈平看城外冒顿妻子阏氏的兵力，比其他三面要强，就制造木偶人，设机关在城上跳舞，阏氏观看后，以为活人在舞蹈。

陈平探知阏氏善妒，又派人画美女图送给阏氏，并且说："我们有许多美女，就像这样子，现在汉帝在紧急时，准备把美女献出去。"

阏氏考虑攻下城后，冒顿必定会纳汉女为姬妾，自己将失宠，就告诉冒顿说："汉天子有神灵之助，就是得到他的土地，也用不上。"

于是弃围而去。

533. 曹操的急智

【原文】 曹操攻吕布，军败。布骑得操而不识，问曰："曹操何在？"答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布骑乃追黄马者，操得释。

【译文】 曹操攻击吕布，曹军大败，吕布的骑兵追上曹操，但是并不认得，于是问说："曹操在什么地方？"

曹操回答说："前面骑黄马的人，就是曹操。"

吕布的骑兵就去追赶骑黄马的人，曹操因此得以脱逃。

534. 萧何的远虑

【原文】 萧何为相国，买田宅必居穷僻，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译文】 萧何为汉朝相国，买田地宅园，必选在穷乡僻壤。治理家庭，不修筑坚固的墙垣，不建造美丽的房屋。

他说："后代要是有贤子孙，将学我的俭朴；要是有不肖子孙，田宅也不致被有权势的人夺走。"

535. 富贵不忘糟糠妻

【原文】　汉宣帝即位，公卿议立皇后，皆心拟霍光女，亦未有言。帝忽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旨，白立许婕妤为皇后，乃微时伉俪者。

【译文】　汉宣帝（公元前 73—前 49 年）即位后，公卿大臣议论册立皇后的事，大家都以为皇后将是霍光的女儿。

汉宣帝忽然下诏寻求微贱时的旧剑，大臣明了这意旨，就奏请立许捷妤为皇后，她便是宣帝地位卑微时的妻子。

536. 太史慈计毁州印

【原文】　汉末太史慈在郡。会郡有隙于州，州章已去，郡恐后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阳，诣公车门，见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题署得无误乎？"吏因为取章以视，慈便败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与，吾亦无因得败，吉凶祸福等耳，吾不独受此罪，岂若嘿然俱去？"慈既共出城。因遁还，通郡章。州受其短。

【译文】　汉末吴太史慈在通郡为吏，正逢通郡首长与章州首长有磨擦。有一次，州吏先带着印信去朝廷，郡官恐后到受累，就寻求可派的使者，结果太史慈被选上。太史慈到了洛阳，亲至官府，见了州吏就问说："州印的题署有无错误？"

州吏就取印来给太史慈看，太史慈立刻把它破坏，州吏看了，大声呼叫，太史慈说："你不拿出来给我看，我也不会把它毁掉；一旦有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倒不如我们就不作声，一同逃走。"

太史慈和州吏一起出城，逃回通郡，章州首长却因此受到别人的批评。

537. 瞬间敉乱

【原文】　斛律光闻琅琊王杀和士开，入见后主于永巷曰："小儿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谚云：'奴见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门，琅琊必不敢动。"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来。"其徒骇散。帝驻马遥呼之，琅琊仍立不进。光就而谓之曰："天子弟杀一人，何苦？"执其手而前，为之请释。

【译文】　斛律光听说琅琊王高俨杀死和士开（北齐温公武平二年，571 年），想要造反，仍然舒泰的在后殿晋见后主说：

"这只是小孩子玩打仗的游戏罢了，一旦交手，就会天下大乱。有句俗话说：'奴隶见了大人，心就死了。'陛下亲自出马，琅琊王必定不敢有粗率的行动。"

于是，斛律光从步道派人走出去说："大家到这里来。"

琅琊王带的徒众，惊骇的立刻散去了。

后主也停住马，在远处呼唤弟弟，琅琊王于是停立不进。

斛律光则靠近琅琊王说："天子的弟弟杀一个人，这算得了什么？何必痛苦万分呢？"

就拉着琅琊王的手到后主面前，请求原谅。

538. 乱者必斩

【原文】 北魏高洋，内明决而外如不慧，众皆嗤鄙之，独欢异之曰："此儿识虑过吾。"幼时，欢尝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持刀斩之，曰："乱者必斩。"

【译文】 北魏高洋（即后来的北齐文宣帝，550—559年在位），内心聪明果断，但外表鲁钝，许多人都笑他、看不起他，只有他父亲高欢与别人意见不同："这个孩子的识见思虑，会超过我。"

孩子们小的时候，高欢为了观察各孩子的意志识见，就每人给乱丝一团，让他们分解，只有高洋毫不考虑，拿把刀就将乱丝斩断，并且还说："乱者必斩。"

539. 刘邦的崛起

【原文】 陈涉起蕲，至陈，自立为楚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以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高祖，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门自守，欲诛萧何、曹参。萧、曹恐，逾城保高祖。高祖乃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立为沛公。

【译文】 陈涉起义于蕲，来到陈地以后，自立为楚王，各郡县杀死官吏，以响应陈涉。

沛县县令也想以沛县去附合陈涉，沛县的府吏萧何和曹参共同建议说："你当了秦的官吏，却想背叛朝廷，率沛县子弟去追随陈涉，恐怕大家不会听从，不如召集逃亡在外的人，找来几百人，用他们来胁迫，大家就不敢不听从了。"

沛令就命樊哙去召刘邦，那时刘邦的人有几百人；随后沛令却又后悔，怕他们起变化，就闭城自守，并且要诛杀萧何和曹参。

萧、曹两个人害怕被杀，就翻过城墙逃走，去投靠刘邦。

刘邦写字在布帛上，射入城内告诉沛县父老说："天下都认为秦统治太苦了，也太久了，现在父老兄弟都替沛令守县城，但是诸侯却都起兵要屠杀沛县，沛

县眼看将不守。不如现在大家一起杀死沛令，选择适当的人带头，以响应诸侯，这样也可保住家室完整；不这样做，父老兄弟都会被屠杀，将无一点作为。”

城内父老兄弟就群起杀死沛令，开城门迎刘邦，立为沛公。

540. 空仓出谷安民心

【原文】 汉光武建武中，帝使诸将攻隗嚣。公孙述闻隗嚣败，惧，欲安众心。成都郭外有秦旧仓，述改名曰：“白帝仓”，仓常空。述即诈使人言曰：“白帝仓出谷如山。”百姓空市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仓竟出谷乎？”皆对曰：“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败者，复如此矣！”

【译文】 汉光武建武年间（25—56年），光武帝派遣诸将攻击隗嚣，公孙述听说隗嚣战败，心中有些恐惧，想用方法安定人心。

成都城外有个秦朝旧仓，公孙述把它改名为白帝仓。

这座米仓常常空着，公孙述于是派人传话：“白帝仓积谷如山。”

百姓就都放下工作前去参观。

公孙述就在此时召集群臣，问大家说：“米仓里有没有谷子呀？”

大家都说：“没有。”

于是公孙述说：“假话不可相信，有人说隗嚣被打败，就像这白帝仓会出谷一样不可信。”

541. 买婢不近色

【原文】 宋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携家以行。张忠定公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侍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仍处女也。

【译文】 宋朝时，自王均、李顺作乱后，凡是任官于蜀地的人，多半不带家眷。张忠定公（张咏）奉命去治理益州时，单骑上任。当时府中的僚属，怕张咏太严厉，不敢蓄养婢奴，张咏为不想违背常情，于是买一婢女，照料自己的生活。自此以后，官府的人才开始买姬女侍候。

张忠定公在蜀有四年之久，被召还朝时，他找来婢女的父母，送此钱财把婢女嫁出，那婢女还是个处女。

542. 纪信舍身救主

【原文】 楚围汉王于荥阳。将军纪信言于汉王曰：“事急矣！臣请诳楚，王可以间出。”乃乘王车，黄幄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

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

【译文】 楚霸王在荥阳围攻汉王刘邦，将军纪信对刘邦说："现在情况急迫，不如由我去诈骗楚军，大王再趁隙逃走。"

于是乘坐王车，飘扬着黄幄盖左纛大旗出东门，说："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汉王要出城投降。"

楚军因此大呼万岁，都跑到东门去看，刘邦趁此时机，率数十骑兵，由西门逃脱。

543. 口惠而实不至

【原文】 宋太祖尝面许张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上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长史。

【译文】 宋太祖曾经面许张融升为司徒长史，可是人事命令久久未能发出。

张融有天骑着一匹很瘦的马，被太祖看到，太祖就问说："爱卿的马怎么这样瘦，你给他多少粮食吃？"

张融答："每天一石粮食。"

皇上说："每天吃一石粮食会这样瘦吗？"

张融说："我答应给它一石，可是却没有照着去做。"

第二天，升官的命令就颁下来了。

54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原文】 宋张易，升平中为上元令，后以水部员外郎通判歙州。刺史宋匡业使酒凌人，果于诛杀，无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饮醉就席。酒甫行，寻其少失遽掷杯推案，攘袂大呼，诟责锋起。匡业愕然不敢对，惟曰："通判醉甚，不可当也。"易嵬峨喑哑自如，俄引去，匡业使吏掖就马。自是见易加敬，不敢复使酒，郡事亦赖以济。

【译文】 宋时张易，升平年间为上元令，后来以水部员外郎的身份，到歙州就职。刺史宋匡业常发酒疯，盛气凌人，甚至杀人，没有人敢去冒犯他。

张易有次去赴酒宴，事先作酒醉状，就席时，宾主才开始敬酒，就数落宋匡业的过失，把酒杯丢在桌上，卷起袖子大声呼叫，并诟骂不停。

宋匡业惊恐得不敢对答，只是说："通判喝醉了，不要惹他。"

张易更加高傲，喑哑着喉咙自言自语，不多久要离开，宋匡业急忙命人把张易扶上马去，从此以后，宋匡业对张易更加敬重，再不敢借酒装疯，郡里也因此得以平安无事。

545. 佛汗流成军费

【原文】 唐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元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坊。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惟恐输之不及。因令官为簿，籍其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臣万以赡军资。

【译文】 唐朝时，在汴州开封相国寺的寺庙里，有人说看到佛像出汗，一直不停地往下流，节度使刘元佐急命驾车至寺内，施以金银布帛。

中午时，他的妻子也去了，天刚明又建斋房募捐，因此官兵商人都在道路上奔走，只怕来不及施舍钱财。

刘元佐于是命令官吏拿出捐款簿，登记收入，过了十天，就把相国寺关闭，并且宣布佛汗已经出完，然后把所募得的巨额款项，充作军费。

546. 遣还名姝表忠心

【原文】 李光颜累破贼。韩弘素蹇纵，阴挟贼自重，恶光颜有功，欲挠蔑之。乃饰名姝，教歌六博，襦裙蜀珠琲，费至巨万，遣使遗光颜。颜约以旦日请入。旦日，光颜大合将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爱乐。光颜徐曰："我去家久，以为公忧，诚难报德。然众士皆弃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独享此乐？为我谢公。天子于光颜恩厚，誓不与贼同生。"因呜咽泣下，将卒数万感泣。遂厚遗使者而遣之，弘大惭。

【译文】 李光颜累次破贼有功，韩弘却骄狂放任，在暗中挟贼自重，嫉妒李光颜有功，想污蔑他，于是把美女打扮后，教她们唱歌跳舞及各项杂艺，穿上华服，戴上珍珠链子，耗费几万钱，派人送给李光颜。

李光颜约在早晨相见，天一早，就集合将校置酒以待，引使者带入美女，果然都秀丽文雅，实在可爱。

李光颜缓慢的说："我离开家很久，为了公事忧心，却难有德行报效。而诸位将士，都抛弃妻子，冒着生命危险，我又何忍独享此乐呢？请替我答谢韩公，天子对我光颜恩赐优厚，我立誓不与贼同生。"

说罢，就呜咽泪下，将士、官兵几万人，都感动得同声哭泣。

于是，以厚礼交使者把美女带回去，韩弘感到非常惭愧。

547. 耻为厮役，冯良立志

【原文】 宋冯良，字君郎，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妻子求索，踪迹断绝。后见草中有败车死马，腐朽衣裳，谓为虎狼盗贼所害，发丧制服。积十许年而

还，竟为名臣。

【译文】 宋朝冯良，字君郎，年三十岁时做县尉，奉县佐之命去迎督邮，行至途中，忽生愤慨之心，觉得作人厮役是一种耻辱，就将车子打坏，把马杀死，又把衣服帽子都撕毁，逃到犍为，去跟从杜抚求学。

冯良的妻子四处寻找丈夫，却毫无踪迹，后来在草中发现破车和死马，又看到腐朽的衣裳，以为被虎狼吃掉，或者是盗匪所害，就把衣物埋葬，认为他已死了。未料过了十几年，冯良回来了，竟然成为有名的大臣。

548. 从大事着眼

【原文】 齐神武沙苑之役，杜弼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指诸勋贵掠夺百姓，神武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槊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流汗。神武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触锋刃，百死一生，纵有贪鄙，所取处大。"弼顿颡谢曰："愚人不识至理。"

【译文】 齐神武帝高欢在沙苑之役时，杜弼请求先肃清内贼，再讨除外寇，并指出诸位功臣贵族都常掠夺百姓钱财。

神武帝不答应。

有一天，神武帝命令所有军人，都张弓挟箭，举刀按鞘，排列在路旁，然后要杜弼由中间走过，并且说："绝对不会伤你。"

杜弼仍然害怕，汗流满身。

神武帝事后比喻说："箭虽然放在弦上，不一定射出；刀虽然高举，不一定击杀；刀鞘虽然按住，不一定要刺人；你杜弼就因此丧胆，魂魄离身。诸位有功将领，触犯锋刃，百死一生，纵然贪鄙，但所取得的土地，却大得多。"

杜弼立刻叩头谢罪说："愚人之见，不能了解高深的道理。"

548. 斩首维纪纲

【原文】 唐玄宗时，李杰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长孙昕素恶杰。遇于道，内恃玄宗娅婿，与所亲杨仙玉共殴辱之。杰诉曰："败发肤，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国。"帝怒，诏斩昕等于朝堂。

【译文】 唐玄宗（712—756年）时，李杰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官长孙昕，平常很讨厌李杰，有一次在路上相遇，长孙昕因倚恃与玄宗为内亲姊妹夫婿关系，就联合杨仙玉，一同殴打和侮辱李杰。

李杰事后上诉说："打伤我的发肤，只是痛在本身；但是破坏我衣冠，这是国家的耻辱。"

玄宗大怒，下诏书立刻把长孙昕等人斩首于议事堂上。

550. 巧诈不如拙诚

【原文】 战国乐羊为魏将攻中山。中山悬其子示乐羊，乐羊攻之愈急；中山烹其子而遗之，乐羊食之尽一杯。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战，果下之。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孟孙猎得麑，使秦西巴持归，其麑母随而鸣，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为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为太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焉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有功而见疑，西巴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译文】 战国时代，乐羊做魏国将军，率兵去攻打中山国，中山国把乐羊的儿子吊起来让他看，如继续攻打，就要杀他儿子，乐羊反而更加急攻。中山国就烹杀乐羊的儿子，送他些肉汤，乐羊竟然一饮而尽。中山国见乐羊下决心非攻不可，不敢与他作战，所以败退了。

魏文侯奖赏乐羊的功劳，但是怀疑他有野心。

孟孙射到一只小麑，交给秦巴西带回去，麑母随着鸣叫，非常悲哀，秦巴西不忍麑母失子，就把小麑放掉。孟孙大怒，就把秦巴西给放逐了。

过了一年，孟孙又召回秦巴西作太子太傅，孟孙跟前的人都说："秦巴西是有罪的人，现在做太子太傅，是什么原因？"

孟孙说："一只小麑都不忍心让它母子分离，他能忍心不管我的孩子吗？所以俗话说：'巧诈不如拙诚。'"

乐羊子有功劳却被怀疑，秦巴西有罪竟更受重用，这是有仁心与没有仁心的差别呀！

551. 诡诈善变的武则天

【原文】 唐则天既立为后，高宗头眩不能视，侍医张文仲曰："风上逆，砭头血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专，怒曰："是可斩。帝体宁刺血处耶？"医顿首请命。帝曰："医议疾，乌可罪。且吾眩不能堪，听为之。"医一再刺，帝曰："吾日明矣。"言未毕，后在帘中再拜，谢曰："天赐我师。"自负缯宝以赐侍医。其变诈如此。

【译文】 唐朝的武则天，既立为皇后（655 年），高宗又常头痛眼花，不能处理政事，御医张文仲说："邪风上冲，须针砭头部血脉，才可以痊愈。"

武后内心希望皇帝病危，自己才能专权，但是假装忿怒说："御医应该处斩，为了皇帝身体安宁，怎么可以针刺血脉呢？"

御医张文仲立刻叩头请求免死。

高宗说："医师在谈论疾病，怎能怪罪呢？而且我头痛眼花不能忍受，就听由他诊治吧！"

御医一再的以针刺高宗头部，高宗忽然说："我的眼睛已经看得到了。"

话还没说完，武后就在帘中跪拜感谢说："上天赐我良师。"

就拿出丝绸宝物赐给御医，可见武则天是如此的诡诈善变。

552. 庄子止王好剑

【原文】　秦孝文王喜剑，剑士日夜相击，死伤者岁百余人。庄子往见曰："臣有三剑，惟王所用，有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薄之。"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

【译文】　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喜好斗剑，剑士们日夜相互击剑，每年死伤一百多人。

庄子于是去见孝文王说："臣有三种宝剑，任由王来使用：一种是天子剑，一种是诸侯剑，一种是庶人剑。大王有天子之位，却喜好用平常人的剑，这使臣子们都看不起天子。"

于是孝文王三个月不出宫练剑，剑士们也都自杀了。

治国方略

（明）永嘉先生八面锋

治国方略卷一

一　至言若迂有益于国

【提要】　作者指出，判断一个人的言论是否脱离实际，不应着眼于统治者的眼前利益，而应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某些仁人志士的言论虽然貌似迂阔，却能收到长远的社会效益。

【原文】　仁人之言，其始若迂阔而不可行，及要其终而究其所成，则夫取利多而终以无弊者，无有能过其说。故夫子之于卫，尝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若之于鲁，尝欲以彻，而鲁君非之矣。夫卫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理；而鲁之饥，若非彻之所能救。然而欲无饥与乱，则莫若此二者，何也？其取利也远，故取之多而民不知；其致力也深，故政不暴而事有渐。

【译文】　仁人的言论，起初听起来，象是不符合实际而不能实行似的，等到考察它的最终社会效果和探求它的成就时，而那使国家和百姓受益多，并且终究不会使社会产生弊病的，没有哪家能超过仁人的言论。[正因为仁人的言论象是不符合实际而不能实行似的，]所以孔子对于卫国，曾要辨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却受到了子路的讥笑；有若对于鲁国，曾要实行周代的十分抽一的税率，却遭到了鲁哀公的反对。卫国政局的混乱，好象不是靠辨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能治理的；而鲁国的灾荒，好象不是靠减轻税率所能解决的。然而要使国家没有灾荒和动乱，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比得上这两种措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两种措施取得的社会效益是长远的，因此取得的实惠多而百姓不易觉察出来；这两种措施所达到的功力是深厚的，因此国家的政治不苛刻而事业日益兴旺发达。

【原文】　国家当以匮财为常，勿以乏用为惩；当以养财为急，勿以聚财为意。优游以当之，暇裕以待之，节用以为之先，通济以为之权，崇本以为之政，谨察州县以为之纪纲，赈恤灾害以为之左右。愚非为是长者之言、不急之说，事理之极至盖如此也。

【译文】　国家应以国库财富空乏为正常现象，不要因供给不足而苦恼；应以养财为当务之急，不要以聚财为富国的宗旨。[对于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要从容地加以对待，要把节省费用作为国家的首要问题，要把互通有无作为国家的变通措施，要把重视农业作为理政的根本，要把认真地体察州县官员的政绩和民情作为国家行政的准绳，要把救灾作为国家的辅助措施。我不是发表这些类似长者的话语和脱离实际的高论，事理的根本法则大概就是这样。

【原文】　昔刘晏之在唐，号为善理财者，而晏之言曰："户口滋多，赋税自广。"观晏之言，不啻不知为利，正当倾倒坐困耳。然财非天雨鬼输。不厚其所出，而厚其所取，其末不可继。此理固无难晓者。晏之言若缓而切，若迂而直，若费而优。不能使人不悠悠于此尔。至于钱流地上，报政无留，然后前日之所谓悠悠者，于此始决然矣。

【译文】　从前刘晏在唐为官时，称得上善于理财的。而刘晏理财的名言是："户口日益增加，国家的财源自然就广了。"冷眼看刘晏的理财之说，他似乎不但不晓得如何获利，也正该坐以待毙。然而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和鬼神赐给的。不广开财源，却无休止地向百姓索取，最终会导致财源枯竭。这个道理本来并不难理解。刘晏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徐缓而又切合实情，似乎迂阔而又直率，似乎耗费资财而又财源茂盛。不能不使人对此产生忧虑。待到财源从各地滚滚而来，刘晏毫无保留地向朝廷报告政绩时，然后人们先前所担心的，到这时才涣然冰释。

【原文】　梁惠王以利国问孟子，而孟子对以仁义。曹刿以战问鲁庄公，而庄公对以听狱。夫仁义非所以为利，而听狱亦非所以为战。古之君臣虽若迂阔而不切于事情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彼以利而责望民，则民散而为利之从，而卒不获吾之所求矣。孟子之言，非有见于斯乎！狱，死地也。战，亦死地也。人之在缧绁之中，锱铢之施，视若金石；毛发之惠，视若丘山。使君临一国者，小大之狱，皆必用情，有哀矜之意，而无喜怒之私，则是昔之居死地者，尝受其赐，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赐哉！民既乐为之死，则陷坚却敌特余事耳。庄公之言，非有见于斯乎！班超不扰事。见后（即"法以治民不贵乎扰"条）。

【译文】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利国之道，孟子却用行仁义之道回答他。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作战，庄公却用认真审判处理案件回答他。行仁义之道不是直接用来利国的，而审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来为作战服务的。古代的君臣虽然貌似迂阔而不切合实际情况，然而按天下的常理，还没有仁孝之人而遗弃他的亲人，也没有忠义之士把君国大事放在次要位置上。那些统治者往往以获得功利的多少为标准去责难抱怨人民付出太少了，人民就会象一盘散沙一样去追逐个人的功利，而统治者最终也不能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莫非是觉察到了这一点吗？牢狱是犯人送死的地方，战场也是将士献身的场所。人在监牢里，微薄的施舍，看得比金石还要贵重；一点点恩惠，看得比丘山还要崇高。假使治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能按实际情况进行审理，并怀有怜悯的心理，而不从个人的喜怒好恶出发，那么这些先前处在绝境的人，由于曾得到统治者的恩赐，今天怎么不能身临险境以报答统治者的恩赐呢！人民既然乐意为君国献身，那么攻坚陷阵只不过是小事罢了。鲁庄公回答曹刿的话，莫不是看清了这一点吗？

【原文】　卫之乱而孔子正名，秦楚交兵而孟子言义。盖非正名不能已乱，非言义不能息兵故也。

【译文】　卫国政局混乱，孔子却主张辨正卫国君、臣、父、子的名分；秦楚两国交战，孟子却谈行仁义之道。这是因为不辨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卫国政局的混乱还得持续下去；不谈行仁义之道，秦楚两国就不能停战求和。

二　兴大利者不计小害

【提要】　作者指出，做任何事情，都应权衡利弊得失：获利小而害处大的事情，不忍心去做；获利大而害处小的事情，应当坚决去做；利害相当的事情，不能去做。但切不可等到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时候去做。否则，就没有动手的时间。

【原文】　天下之患，莫大于逆于所不可为而止。以其可为而为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为而止，则天下无可成之功矣。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亦无时而可矣。圣人之举事也，利一而害十，有所不忍为；利十而害一，当有所必为；利害之相当，有所不能为——以其害之相当，虽得其利，而其为害亦足以偿矣，不若安于无事之为愈也。

【译文】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应该做而硬性去做以至于失败后才停下来

再大的了。凡事应该做而去做，还可能成功。不应该做而硬性去做以至于失败后才停下来，天下就没有可以成就的功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不曾有过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业。从事某项事业，等到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时候再去做，也就没有可以动手的时间。大德大智的人从事某项事业，获利小而害处大，不忍心去做；获利大而害处小，应当坚决去做；利害相当，不能去做——因为利与害相等，即使得到了一些好处，也被损失所抵消了，不如安于无事为妙。

【原文】 汉高帝捐黄金四万斤与陈平，以间楚之君臣。既而项王果疑范增，而增谢病以去。向使高帝计一时之小费，而有所爱于平，则楚之君臣何至于相疑乎！汉景帝从周亚夫之计，以梁委吴，而不顾其母弟之亲。既而吴楚之兵尽锐于梁，而亚夫得以破七国。向使景帝顾区区之私爱，而有所顾于梁，则七国之锋何为而可挫乎！诸郡棹卒，多费粮谷，吴汉欲罢之，而光武卒从岑彭之请而不遣。盖蜀之功苟可以是集，则粮谷不足较也。出内库百五十万缗以赐魏博，左右以为与之太多，而宪宗卒从李绛之言而不吝。盖魏博六州之心，苟可以是结，则府库不足计也。若夫楚子重伐吴而克鸠，（畏）吴报楚而取驾。君子以为所获不如所亡，则子重不为可也。汉武帝捕虏斩首，征伐四克，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君子以为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则武帝不为可也。

【译文】 汉高祖拿出四万斤黄金送给陈平，用来离间西楚君臣之间的关系。不久，楚王项羽果然怀疑范增与汉私通，范增因病引退。假如汉高祖只计较一时的微小损失，而对陈平有所吝啬，那么西楚的君臣怎么会至于相互猜疑呢？汉景帝听从太尉周亚夫的计谋，把梁国舍弃给吴国（指让势单力孤的梁国来阻挡吴国的进攻），却不眷恋与梁王的手足之情。不久，吴楚的精兵指向梁国，而周亚夫才得以平息吴楚等七国之乱。假如汉景帝只顾及兄弟之间的私情，而对梁国依恋不舍，那么吴楚等七国叛军的凶猛势头怎能挫败呢！东汉光武时，各郡设置水军，耗费了很多粮食，偏将军吴汉要解散水军，而光武皇帝最终采纳了大将军岑彭的意见而保留水军。灭蜀之功，倘若能靠水军来完成，那么粮食耗费的多少是不值得计较的。唐宪宗时，内库拿出一百五十万贯钱来犒赏魏、博等六州将士，宪宗身边的大臣认为赏赐的太多，而宪宗最后采纳了丞相李绛的意见，却没有吝惜这笔钱财。魏、博六州将士之心，倘若能靠这笔钱财去维系，那么国家府库支出的多少是不值得计较的。至于春秋时楚国令尹子重征伐吴国而占领了吴国的鸠兹，吴国为了报复楚国，而攻占了楚国的驾地。明智的人认为楚国所得到的，还不如失去的多，那么子重不征伐吴国是可以的。汉武帝派兵出击匈奴并多次取胜，而兵马死伤也与所获相当。明智的人认为，没有十分的利益，不能改变原来的行业；没有百倍的功效，不能改变常规；那么汉武帝

不对外用兵也是可以的。

【原文】　夫去猛虎之为害者，焚山而不顾野人之菽粟；去蛟蜃之为患者，断流而不顾渔人之网罟。天下之事，其所利者大，则其所害者小，固有国者之乐为也。赵欲以长安君质齐，太后不可。大臣强谏，太后益怒。左师触龙以其王赵之福，一说而行之。是王赵之利大，而质齐之辱不足计也。汉高皇捐黄金数万斤与陈平，以间楚。恣其所为，不问出入，而楚之君臣卒以相疑而至于亡。是亡楚之利大，则黄金之费不足爱也。

【译文】　消除猛虎为害的因素，放火烧山时就不能考虑山里人庄稼的得失；消除水兽为害的因素，截断水流时就不能考虑渔人的渔业活动。天下的事情，有利的一面占的比重大，有害的一面占的比重就小，统治者一定愿意去做。战国时赵国的大臣要把长安君送到齐国作人质，以换取齐国出兵救赵，太后不同意这种做法。大臣们竭力规劝，太后更加愤怒。左师触龙用这种做法可以使赵国兴旺发达的道理，很快地说服了太后，同意把长安君送到齐国作人质。这种做法，对赵国的兴旺利多弊少，而长安君给齐国作人质的耻辱是不值得计较的。汉高祖拿出数万斤黄金送给陈平，以离间西楚君臣之间的关系。允许他自行支配这笔资金，却不过问这笔资金的支付状况，而西楚的君臣终因互相猜忌导致了西楚的灭亡。这种做法，对于灭楚利多弊少，那么，损失了一些黄金是不值得可惜的。

【原文】　忍弃其所（不可弃）〔爱〕者，必有其不可弃者也。刃在头目，断指不顾；病在心腹，灼肤不辞。彼岂以为不足爱而弃之哉！是必有其不可弃者而夺其爱也。

【译文】　人们忍心舍弃那所心爱的东西，必有那不该舍弃的东西。有杀头的危险，就不能考虑保全手指；有心腹病患，就不能考虑保全皮肤。难道他们认为手指和皮肤不值得爱护而可以随便舍弃吗？这是因为一定有那不应该轻易舍弃的东西，而不得不忍痛割爱。

三　阴去其弊则怨不生

【提要】　作者认为，要想革除国家的弊病而又能顺应民意，应采取适当的策略，即变强制性的措施为建设性的措施，以达到利国安邦的目的。

【原文】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恤也。”吾则非之曰：“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

人由之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汉人不力农，使之力农，未必乐也。惟晁错以为不若使之入粟者赐爵，则农自劝。楚人不事蚕，使之事蚕，未必乐也。惟高郁以为不若使之输税者以帛而代钱，则蚕自劝。诸侯之强大，削之则必变也。而贾谊以为分王其子弟，则有以悦其心，而其势自弱。荒远之屯，敌至则弃而走。陆贽以为募士使居焉，则人当自为战。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

【译文】　有的人常说：“天下的事情如果符合道理，即使违背人之常情，也不要有所忧虑。”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却违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觉察出来，以至于使人民不怨天尤人、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汉代的百姓不致力于农业，国家强迫他们务农，未必甘心情愿。只有晁错认为，不如让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以换取官爵，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农业。[五代时，]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业，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业，也未必心甘情愿。只有高郁认为，不如让百姓在交纳租税时以帛代钱，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养蚕业。[西汉时，]诸侯王的势力强大，国家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必然产生动乱。而贾谊认为，用诸侯王的领地分封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样就有了使他们高兴的因素，而诸侯王的势力也自然削弱了。[唐德宗时，]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陆贽认为，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国家的弊端，贵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去掉，事情就没有不取得成功的。

四　工于所察遗于所玩

【提要】　作者批评某些士大夫空发拯救时弊的言论，而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任子增官、酒业官营、官府为僧尼发放证件等不良现象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缺乏自知之明。

【原文】　士大夫之有为于斯世，未尝不为去弊之说，而多至于遗其耳目之所玩。是以弊之在天下，去之虽若甚多，而算计见效，茫然如捕风捉影，卒不能有益于人之国也。

【译文】　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在现实社会有所作为，未尝不创立拯救时弊之说，然而他们往往不留意身边耳濡目染的社会现象。因此，国家存在的弊端，表面看来虽然象是去掉很多，而估算一下实际取得的成效，茫茫然如捕风捉影一般，最终不能对国家有利。

【原文】 环坐而议政，皆曰官不可不省也，而至于任子之弊、三年之郊动以万计。此最为滥官之大者，则习以为常而不怪。皆曰俗不可不敦也，而至于榷酤之弊，倡优幄帟耀世而招之。此最为伤风教之甚者，则恬然不以为耻。异端皆言不可长，而度牒之降则未有能为之言者。农桑皆言不可缓，而末作之炽则未有能为之一说。如此等弊，士大夫不惟不能言之，亦且不自知之。耳目习熟，玩以为常。不知其源之浊则其流无自而清、其表之枉则其影无自而正也。

【译文】 大家围坐在一起议论国家政事，都说国家的行政机构不能不精简；至于达官贵人的子弟凭藉父兄的功业得官的弊病、朝廷三年举行一次祭祀天地的仪式所增加的官吏，常常以万为单位来计算。增设不必要的官吏，没有比这两种做法更为严重的了，然而人们对此却习以为常而不去责怪。大家都说社会风俗不可不使之敦厚，至于国家实行酒业的官营政策所出现的与民争利的弊害，歌舞杂技艺人在市区设置帐幕张扬本业以招揽生意，这是最损害儒家风教的做法，而人们却恬然不以为耻。大家都说佛教不应该提倡，而对官府发给僧尼出家凭证的做法，却无人能为此发表看法。大家都说农业不应该放松，而对那些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行业的兴盛，却无人为此发表过一次意见。面对这些社会弊病，那些有地位、有知识的人不但不能发表看法，也缺少自知之明。他们对这些不良社会现象耳濡目染，习以为常。没有认识到水源污浊则它的下游无从清澈，标帜不正则它的影子也无从端直的道理。

五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提要】 作者认为，作为臣民做任何事情，都应该领会统治者的真实意图，而不仅仅靠成文之法。否则，会适得其反。这里作者强调统治者的思想动机和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原文】 田子与隰子登台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于伐宋。齐威公谋于台而口吃，而役人知其意在于伐莒。曹公下“鸡肋”之令，而杨修知其意在于退师。上之人举目摇足，而天下已知其意之所在。是故以法示人不若以意示人。其意在是，其法不在是，则不令而自行；其法在是，其意不在是，则虽令而不从。

【译文】 田常与隰斯弥一起登台南望并沉默不语，而隰斯弥领会他的思想动机在于征伐宋国。齐威王与臣下在高台上谋划国事时，语言表达较为迟缓，而服役的人领会他的用意在于征伐莒国。曹操出征汉中时，向部下下达“鸡肋”之令，而杨修领会他的用意在于退兵。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天下的吏民就已经领会他们的用意所在。因此，与其让人们了解法令，还不如让人们了解统治者的

用意所在。统治者的意志集中在某个方面，至使在这个方面没有成文之法，吏民也能自觉地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倘若在某个方面有成文之法而统治者的意志没有集中在某个方面，吏民也不会自觉地执行。

【原文】　汉文帝诏书数下，岁劝民耕殖，而野不加辟。至于示敦朴以为天下先，而富庶之风自还。意之所重，无待于法也。唐德宗即位，用杨炎议，作两税法。新旧色目，一切罢之。未几，刻剥之令，纷然继出。法虽备具，意常诛求也。人主无不泄之意，而密意常在于所向之（外）[中]。天下之人伏其外而窥其中，以其泄而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令，以阴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晓也。

【译文】　汉文帝多次向全国颁发诏书，年年勉励人民致力于耕作养殖，而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至于汉文帝力行敦厚俭朴之风给全国的吏民树立了榜样，而经济繁荣的景象自然出现。唐德宗即位后，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制定了两税法。其他各种名目的税法，一律停止实行。过了不长时间，各种剥削百姓的法令又相继出笼。法令虽然很完备，但统治者的用意仍放在搜刮民脂民膏这一点上。君主的真实意图没有不泄露的，而他那密而不宣的真实意图往往倾注在他所追求的目标之中。全国的吏民身居朝廷之外而窥测其中的消息，趁君主流露真情时，而获取君主平时密而不宣的用意所在。因此人们往往背离君主所制定的法令条文，来暗中投合君主所追求的目标。[这样看问题，]天下的情理才比较容易明白。

【原文】　子之养亲也，脍炙以为羞，礼也。蛙蛤以为进，非礼也。父告子以所膳，必曰脍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亲，则蛙蛤之为嗜。为子者何惮而不进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脍炙，而子曰蛙蛤。曷为不（以其所命而以其所不命耶）[以其所不命而易其所命耶]？盖其所命者饰也，其所不命者真也。

【译文】　子女赡养亲人，进献精制、烹烤的美味，是符合敬老的礼仪。而送上虾蟆一类食品，是不符合敬老的礼仪。父亲把自己所需的膳食告诉子女，一定说进献精制、烹烤的美味，而不说进献虾蟆之类的食品。然而从侧面观察父亲的饮食习惯，父亲却喜欢吃虾蟆一类的食品。当子女的还顾虑什么而不向父亲进献虾蟆一类的食品呢？父亲说，进献精制、烹烤的美味；而子女却说，进献虾蟆一类的食品。作子女的为什么不用父亲没有索要的食品去替代父亲索要的美味呢？父亲索要精制、烹烤的美味，只不过是掩饰之词；他没有索要的虾蟆一类的食品，才是他真正喜欢的。

【原文】　齐威公谋于台而口吃，人知其伐莒；揖朝而逊，人知其释卫。任官之道，示之以法，不若示之以意。其法是也，其意非也，虽重而亦轻；其意是也，其法非也，虽轻而亦重。且学士之任，未为崇贵也，唐太宗一贵尚之，而天下之人歆艳素美，往往指为登瀛洲者，非重其官也，重其意也。师儒之官，学者之指南也。鱼朝恩一升讲座，而缙绅名流耻与之列，往往以横经讲道为鄙。非轻其官，轻其意也。

【译文】　齐威王与臣下在望台上谋划国事时，语言表达较为迟缓，而服役者领会到他的用意在于征伐莒国；他在朝中拜让贤者，左右大臣就领会到他要放弃进攻卫国的打算。任用官吏的办法，与其让官吏了解法令，还不如让官吏了解统治者的用意所在。统治者所制定的法令是正确的，而统治者的思想动机是错误的，虽然下面吏民表面上很重视自己的使命，而实际上却不以为然；统治者的思想动机是端正的，而在法制方面有失误，虽然下面的吏民表面看来不以为然，但不敢玩忽职守。翰林学士的职衔，不曾高贵。唐太宗一旦崇尚这种职衔，全国上下的吏民都爱慕翰林学士纯洁无瑕的美德，往往把他们看作“登瀛洲”的人。这并不是人们看重了这一官职，主要是看重了这些人的思想品德。传授儒家道艺的学官，是士人学子的楷模。鱼朝恩一旦登上传授儒家道艺的讲坛，而那些有地位有学识的社会名流便觉得与他为伍是一种耻辱。[因此，]往往把读经讲道看作很低贱的事。这并不是看轻了鱼朝恩的官职，而是鄙视他的思想品德。

【原文】　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亦难乎！”

【译文】　荀子说：“做君主的弊患，不在于不提倡用贤，而在于诚心实意、毫不迟疑地用贤。提倡用贤，不过是出于口头上；而疏远贤者，却体现在行动上。言行不一，而想要贤者来到自己的身边，不也是很困难吗！”

六　法令之行当自近始

【提要】　作者指出，实施法令应先上后下、先贵后贱。只有这样，法令才能真正贯彻实施，被处罚者不至于怨天尤人。作者批评了当时统治者对高级官员克扣粮饷、贪污受贿行为不闻不问的倾向。

【原文】　苏文忠公厉法禁之说，曰：“圣人之制刑，知天下之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罢随之。是以下之为不善者，知其无有不罚也。”至哉斯言！“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

乃自古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峭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亦舜之术也。”

【译文】　苏轼有振兴法制之说，其中谈到：“圣人制定刑法，是由于了解全国吏民都有惧怕刑法的心理。因此国家实施具有震慑作用的刑法。全国自上而下，公卿大臣犯有轻微罪行的，尽快地免职。因此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中犯法的，知道自己也一定会受到处罚。”这话讲的太好了！“举国上下所谓权豪势要、达官贵人难以用法令约束的，这些人自古以来就是英明的君主借以实施刑罚而昭示天下的主要对象。舜处死四个无恶不作的部族首领而天下归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四个部族，是天下的高门大族。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打击天下大族的势力，以征服平民百姓之心。因此后来刑罚到了弃置不用的地步。周朝衰落以后，商鞅、韩非用严刑酷法督察责罚天下的吏民。然而这种严刑酷法的可取之处，就是用法首先从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开始，然后再扩大到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因此能使秦国成为诸侯的霸主。由此看来，商鞅、韩非所制定的刑法，虽然不同于舜的刑法；而实施刑法的原因，也与舜的治国之道没有什么不同。”

【原文】　商鞅欲变法，而不赦公孙贾之贵幸。赵武灵王欲行胡服，而不恤公子成之异议。赵奢欲收租税，虽平原君之贵，杀其用事者九人。

【译文】　商鞅要推行变法，而没有赦免地位显赫、受到秦孝公宠幸的公孙贾。赵武灵王要在全国上下实行穿少数民族的服装，而没有顾及胞弟公子成的不同意见。赵奢要为国家收取租税，即使象平原君这样地位显赫的人物，也敢依法杀掉他手下九个用事者。

【原文】　方今驭吏之难，莫难于赃吏。盖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尝得所以禁之之方。宽以养其廉，则尝狃上之宽而不知畏。绳之以法，则虑其怨而不服。抑将何以处也？愚以为用宽不如用度，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于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于不平。

【译文】　当今任用官吏的困难，再没有比用贪官污吏更为棘手的了。朝廷也正在探讨杜绝产生贪官污吏的办法，但未曾获得根治产生贪官这种弊端的有效措施。国家采用宽大的政策培养官吏的廉洁作风，但某些官吏却习惯于比较

宽松的环境而无所畏惧。对贪官污吏给予刑事处罚，又担心他们怨天尤人而内心不服。然而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与其采用宽大的政策，不如实行法治；实行法治，不如先使各级官吏相信朝廷会秉公办事的。天下各级官吏相信朝廷会秉公办事，刑法才能不折不扣地实施，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才能完全禁止。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各级官员相信朝廷的主要因素，往往产生于朝廷执法不偏不倚；而他们不相信朝廷的主要因素，往往产生于朝廷执法不公道。

【原文】　《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己不正而正诸人，父不能以行其子，况正天下而不出于正者，谁也？岂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矣。至于举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矣。昔陆宣公之秉政，至于蕃镇之靴鞭亦确不受。虽德宗喻之而不奉诏。以为靴鞭之一弊，必至于金玉。则今之大吏省卒徒自给者，恬不知禁；而箱箧之大于靴鞭者，亦熟视而不问。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

【译文】　《孟子》说："您拿正理正道教诲我，而您的所作所为都不出于正理正道。"自己的行为不端正而去纠正别人的缺点错误，父亲对儿子就行不通，何况那些想纠正天下时弊而自己行为不是出自正理正道的人呢？这些人是谁呢？难道不是朝廷中那些身居高位的执政大臣吗？大臣的行为不端正；不端正，法律就不能贯彻实施。至于朝廷用法律去约束下级官吏，下级官吏理所当然地怨天尤人而内心不服。唐德宗时，陆贽执掌朝政，至于象藩镇馈赠的靴鞭之类的微薄礼品，也坚决不受。虽然德宗皇帝已传旨批准，而陆贽也拒不受命。［陆贽］以为，今天收了别人馈赠的靴鞭之类的微薄礼品，以后必然要接受别人馈赠的金玉之类的贵重礼品。当今朝廷执事大臣克扣士卒和差役的银饷以中饱私囊的，朝廷却安然处之，不知禁止；至于执政大臣接受远远超过靴鞭之类的礼品，朝廷也熟视无睹而不过问。这是什么道理呢？执政大臣的行为不轨而去责问那些下级官吏，执法对上级宽而对下级严，天下的官吏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罚心怀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七　大体立则不恤小弊

【提要】　作者指出，国家建立法制，应先着眼于立国的根本原则是否正确。只要根本原则正确，至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一些失误，也不值得忧虑。而判断根本原则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符合实际和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原文】　合抱之木，不能无数寸之朽；径寸之珠，不能无微颣之嫌。良法

之在天下，吾固知其不能无小弊也。惟其大体既正，则小弊有所不足虑矣。是故夏（道）[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礼，而当时不文之弊，三代卒不以是而废其所尊；夏政尚忠，商政尚质，周政尚文，而当时以野以鬼以僿之弊，三代亦不以是而变其所尚。诚以其大体既正，则微疵小害虽时有之，亦势之所不免也。

【译文】 粗壮高大的树木，不能没有一点腐朽的地方；一寸直径大的宝珠，不能没有存在小斑点的疑惑。一部好的法律公布于天下，我固然知道它不能没有小小的失误。只要它在根本原则上已经正确，至使有一点小的失误，也不值得忧虑。因此，夏代的百姓敬重天命，商代的百姓敬重鬼神，周代的百姓敬重礼仪，而这三个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朴拙之风有余和文雅之风不足的倾向，但这三个朝代终究没有因此而舍弃自己的信仰；夏代的政治崇尚忠诚，商代的政治崇尚质朴，周代的政治崇尚文雅，而这三个朝代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雅之风不足、迷信鬼神、人际关系缺乏真情实意的弊病，但这三个朝代也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习尚。如果确实认为立国的根本原则已经正确，小的缺点和失误即使时常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

【原文】 汉文帝除肉刑，定笞法，而或者议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是不知文帝之大体也。宣帝枢机周密，综合名实，而或者议其王成之赏、赵盖杨韩之诛。是不知宣帝之大体也。天之春温而秋凛。春岂无一日之寒，秋岂无一日之热哉！亦不失四时之体而已。传曰："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管仲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韩子曰："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左氏之所谓本，管仲之所谓维，韩氏之所谓脉，吾之所谓体也。固其本，张其维，寿其脉，大体立矣。区区之小弊，不足深虑也。

【译文】 汉文帝废除残害肉体的刑罚，制定了笞法，而有的人认为这种做法在形式上有减轻刑罚之名，而在本质上有杀人之实（如笞数过多，人也致死）。这种人是不知道汉文帝这种做法的实质所在。汉宣帝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考虑的很周密，并能综合考察名分与实际的统一，而有的人议论汉宣帝赏赐王成以及杀赵广汉、盖宽饶、杨恽、韩延寿四人，也有背于名分与实际的统一。自然界的规律是春季温暖而秋季凉爽。然而春季难道没有一天凉爽的天气、秋季难道没有一天炎热的天气吗？[尽管有时出现春凉秋热的反常现象，]但也没有违背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左传》说："树木的根基必先倾倒，然后枝叶才随之落地。"管仲说："礼、仪、廉、耻之风得不到发扬，国家就会灭亡。"韩非说："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命脉。一个人血脉畅通无阻，即使消瘦，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妨害；血脉滞涩不通而身体肥胖，必死无疑。"左丘明所说的根本，管

仲所说的纲维，韩非所说的命脉，这就是我所说的根本原则。巩固国家的根基，发扬礼、义、廉、耻之风，使国家的命脉运行不止，治国的根本原则就确立了。即使在某些环节上有一点失误，也不值得过于忧虑。

【原文】　唐世之法，大抵严于治人臣，而简于人主之身；遍于四境，而不及乎其家。州、闾、乡、井断断然施之实政，而宗庙朝廷之上所谓礼乐者，皆虚文也。当是时坊团有伍，而闺门无政。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以相维，而父子夫妇不足保。古人纪纲，宜不如此。

【译文】　唐代的法律，一般说来，对人臣惩治的较严，而对皇帝就比较松弛；法律实施到边远地区，却没有实施于皇帝的家族。州里、乡里坚决施行务实的政治，而宗庙朝廷里所鼓吹的礼乐，都是一纸空文。当时的街坊和军队中都有部伍、行列，而皇后宫中却没有一定的行政措施。根据古代的制度，不应该这样。朝廷上下应该用法制相维系，[而由于皇族内没有法律相约束，]结果出现了皇族内父子夫妇很难保全的现象。古代的治国方略，该不是这样。

【原文】　周人之大，不若邾、莒，存于战国相吞噬之间，殆数百年。独立于既弱之后，虽秦、楚、三晋之强，犹有所畏而不敢动。秦之强加于吴、越，不二世而匹夫荷梃夺之，曾不若周人既弱之后。

【译文】　东周的地盘，不如春秋时邾、莒等小国大，然而存在于战国各诸侯相互吞并之间，几乎达数百年之久。它独立存在于国势已经衰落之后，虽然韩、赵、魏三国的势力较强，但对它仍有所畏惧而不敢轻举妄动。秦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侵陵吴、越等国，然而第二任皇帝还没有坐稳宝座，政权就被手持木棒的平民百姓夺去了，竟然不如衰落以后的东周政权维持的时间长。

【原文】　唐赞曰："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之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借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

【译文】　《新唐书·高祖本纪》赞语说："高祖兴功立业，与他人比较有什么不同呢？他是凭借有利时机而起事的吧！虽然唐王朝政治上有清明安定时期，也有黑暗动荡时期；有时后继无人，有时衰微不振；然而它享有天下近三百年的时间。可以说，唐朝的国运够兴旺的了！难道不是人民厌恶隋朝政治的黑暗动荡而承受了李唐王朝的好处吗？[唐高祖以后，]接着就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这个时期所创立的制度和根本大法，后代的统治者作为安邦定国的依据而加以扶持，因而唐王朝的国统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啊！

【原文】　汉承秦后，民始息肩。萧何作画一之法，曹参载清净之说。后之议者，谓参幸当与民更始之际，不能立法度、兴礼乐、为汉建长久之计。不知秦鼎沸乱，息薪为策；秦病烦热，安形为务。

【译文】　汉朝取代秦朝政权后，百姓才如释重负。丞相萧何制定了统一的、使人容易理解的法令条文。曹参继任后，继承道家清净无为之说［，完全遵照萧何制定的法令办事］。后来有人议论这段历史时，说曹参有幸与百姓一样正值除旧布新之际，而他却不能创立法制、振兴礼乐、为汉朝建立长治久安之计。议事者不晓得正是由于秦朝政治形势的动荡，曹参才采取了与民休的政策；秦朝政治的主要弊病在于使人感到烦闷焦燥，因此应以稳定形势为当务之急。

【原文】　汉治之大体，正在于清净不扰。抚摩其痛痒，劳来其呻吟，与之相生养之具，假其岁月，以极其涵养之功，而返忠厚浑朴之气。如斯而已。必欲从事于区区之弊，如汉儒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书》、建封禅，果足以救当时之疮痍凋瘵、轻浮锲薄之习乎？

【译文】　汉代治国的大政方针，正是在于使国家清净而百姓不受到侵扰。安抚百姓的伤痛，慰劳百姓的疾苦，教给他们养育自己的方法，并给他们安排一定的时间，以尽其滋润养育之功，使上古时代的忠厚纯朴的社会风气重新发扬光大。汉代治国的大政方针，不过如此而已。有些人一定要去做那些有损于大政方针的小事，如汉代儒者所称道的更改历法、变换服饰的颜色、协调五音六律、为《诗》《书》等儒家经典作传注、创建祭祀天地的礼仪等等，这些做法果真能拯救当时的社会创伤和轻浮刻薄的陋习吗？

【原文】　以文帝之圣，岂不足于建立？奏更法令，循于苟且；请兴礼乐，谦逊未遑。方且镇之以渊默，示之以敦朴，守之以木强敦厚之吏。虽稽古礼文之事缺然，亦略不以为意。岂不曰汉家制度？虽云未具，而大体不可乱耶！

【译文】　凭汉文帝的圣明，难道还缺少创建吗？［大臣］上疏修改法令，文帝却安于得过且过；［大臣］请求振兴礼乐，文帝谦虚礼让怕来不及。而文帝正要用深沉不语的态度来淡化大臣的兴功好事之心，用敦厚朴实的作风给臣下作出表率，用质朴倔强宽厚的官吏固守国家的基业。虽然在研习古事和礼仪等方面存在不足，也不把它放在心上。难道这不是汉朝的制度吗？虽然说还不够完善，而它的大政方针是不可动摇的啊！

治国方略卷二

八　以势处事以术辅势

【提要】　作者指出，处理天下大事，既要审时度势，又要因地制宜。否则，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原文】　处天下之事，不可以不因其势。辅天下之势，不可以不用其术。汉文帝之治尚宽，文帝之势也。至于杀使者而必诛，差首虏而必治，盗环欲致之族，犯跸欲弃之市，此又辅宽之术也。汉宣帝之治尚严，宣帝之势也。至于务行宽大之诏，酷恶为贤之责，黄霸以宽而见擢，延年以严而见诛，此又辅严之术也。居文帝之时，而为宣帝之严；居宣帝之时，而为文帝之宽：是之谓不审势。有文帝之宽，而不辅之以宣帝之严；有宣帝之严，而不济之以文帝之宽：是之谓不得术。

【译文】　处理国家大事，不能不顺应形势。引导国家的形势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能不用法术。汉文帝处理国家政事崇尚宽大，这是文帝时的主要形势。至于［将军薄昭］妄杀朝廷使者而一定处以死刑，［云中太守］上报军功时报差了几颗首级而一定惩治，有人盗窃高庙坐前玉环而要处以灭族之刑，有人冲撞文帝的銮驾而要处以斩刑，这些又是与文帝所崇尚的宽大政策相辅相成的。汉宣帝处理国家政事崇尚严明，这是宣帝时的主要形势。至于宣帝多次颁发告诫公卿大夫务行宽大的诏书，责备公卿大夫以严酷暴虐为贤能，颍川太守黄霸因治事崇尚宽大而得到提拔，河南太守严延年因治事崇尚严酷而被处死，这些又是与宣帝所崇尚的严法重刑相辅相成的。生活在文帝的时代，却用宣帝时的严法重刑治理国家；生活在宣帝的时代，却提倡文帝的宽厚仁慈之风：这种做法，可以说缺乏对形势的正确认识。有文帝的宽厚仁慈之风，而不用宣帝的严法重刑作为辅助措施；有宣帝严法重刑之风，而不用文帝的宽厚仁慈的措施去补救：这是治国不得其法。

【原文】　昔晁错言兵事于文帝之时，其说曰：“山林积石，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车骑十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是说也，用兵之势也。又曰：“兵不全利，与空

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是说也，辅势之术也。用兵而不察其势，固不足以取胜；察势而不辅之以其术，则亦有败而已。

【译文】　西汉文帝时，晁错论用兵之道，他说：“山区林地，峰峦迭嶂，是草木丛生的地方，这是步兵用武的地方，战车和骑兵在这里作战，十乘十骑敌挡不住一个步兵。土山丘陵地带，连绵不断，这是战车和骑兵用武的地方，十个步兵敌挡不住一辆战车或一个骑兵。平原和山陵相距较远，或抬头仰望，或居高临下，这是弓箭用武的地方，上百只刀剑一类的短兵器也敌挡不住一付弓箭。敌我双方的阵地距离较近，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这是矛戟一类长兵器用武的地方，三只剑盾一类的短兵器敌挡不住一只矛戟一类的长兵器。”这段话，谈的是用兵的情势。晁错又说：“兵器都不锋利，与赤手空拳一样。盔甲不坚固细密，与赤身裸体一样。射箭不能命中目标，与没有弓箭一样。射中目标而不能致人要害处，与没有箭头一样。”这段话，谈的是辅助用兵情势的方法。用兵而不体察用兵的情势，当然是不能取胜的；体察情势而不用具体的方法作为辅助，那么，也只有失败罢了。

【原文】　岂惟用兵？凡天下之事，莫不尽然。今之屯田，不可行于内地，而可行于远地；今之劝农，不必责于江浙，而当责于两淮：势也。屯田既行于远地，劝农既责于两淮，而又当得牧农御众之才，以尽其规画措置之方：术也。盖自江而南，井邑相望，所谓闲田旷土，盖无几也。是田有所不可屯，农有所不必劝，又将何施焉？

【译文】　难道只有用兵讲究情势和方法？凡是天下的事，没有哪一件不是这样的。现在国家的屯田措施，不可以在中原地区推行，却可以在边远地区推行。现在勉励百姓从事农耕，对江浙一带不必督促检查，而对两淮一带应该督促检查：这是由于江浙一带与两淮一带的情势不同决定的。屯田制已经在边远地区推行，勉励百姓从事农耕已经在两淮一带督促落实，而还应该得到能够管理农业统领百姓耕作的专门人才，以充分运用他们管理农业的各种办法：这是因地而异所采取的措施。自长江以南，村落和城镇比较集中，人们所说的“闲田旷土”，估计没有多少了。这里是不能搞屯田的，没有必要督促农夫从事耕作，那还采取什么措施呢？

【原文】　施之既得其势，而行之又不可以无术。具其室庐，治其钱鎛，假贷其粮食，免宽其租赋，授之以种殖之法，率之以劝课之政。以如是之术，济如是之势，则沙砾之场化为膏腴；荆棘之丛变为桑麻，可指日而俟也。不然，徒

讲其政，不察其势，是犹于步兵之地而用车骑，于弓弩之地而用长戟。徒察其势，而不得其术，是犹士卒之不服习、器械之不精利，农之实效终无时而可见也。

【译文】　在实施大政方针上符合各地的形势特点，但在具体做法上又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诸如为农民建造房舍，为农民筹措资金和农具，借给农民粮食，减免农民的租税，把勉励农耕和考察农事优劣的政令作为行动的准绳。用这些措施，来帮助和发展各地的优势，贫瘠不毛之地就会变成肥沃的良田，荆棘就会为庄稼所取代，这种景象很快会到来。否则，只讲执行政令，却不考察各地的具体情况，这就犹如在适合步兵作战的地方改用车战和骑兵、在适合弓箭作战的地方改用长戟之类的兵器一样。只考察各地的具体情况，而没有找到恰当的措施或方法，这就犹如士兵不练习作战的方法、作战的器械不精良锋利一样，农业的实际效益终究很难见到。

【原文】　昔韩延寿守冯翊，不劝农；龚遂守渤海，则劝农。若延寿、龚遂可谓审其势者也。劝课农桑，出入阡陌，教令种殖，至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若遂则又可谓得其术者也。至于大江以北，黄茅白苇荟蔚盈目，苍烟白露弥满百里，不于此而屯田，不于此而劝农，其可乎！

【译文】　西汉时，韩延寿出任左冯翊，不勉励百姓从事农耕；龚遂出任渤海太守，勉励百姓从事农耕。象韩延寿、龚遂这样的官吏，可以说能审时度势。[龚遂]为了勉励农耕和考察农事活动，经常出没于田间地头，教导百姓从事耕种和养殖，以至于使百姓卖剑买牛，卖刀买犊。象龚送这样的官吏，可以说管理农业是很得法的。至于长江以北地区，杂草繁密，触目皆是；青黑色的云烟和晶莹的露水，弥漫于广袤的原野，不在这样的地方搞屯田，不在这样的地方勉励百姓从事农耕，能说得过去吗！

九　不以小利伤国大体

【提要】　作者指出，朝廷不应为了谋取区区小利而损害立国的根本原则。作者批评了官府容忍和纵恿社会上舍本逐末的某些做法，如为倡优提供帷帐、为僧尼发放身份证、纳资授官等等，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但作者对于西汉实行的纳粟赎罪、纳粟拜爵的措施却予以肯定。

【原文】　为大者不屑于其细，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己以从之也。今夫千金之家，虽其甚欲，必不屑为贩负之所为。诗礼之儒，虽其甚窭，终不敢鬻先世之图籍。何者？所伤者大也。是以计天下者，当不顾区区之小利，而深

防乎廉隅之际，可也。

【译文】　做大事的人不值得把精力花费在细小问题上，而事情不到比较紧迫的时候，有教养的人不能违心地屈从别人。当今的富贵之家，即使有较重的利欲之心，定不值得去做货郎那样的小本生意。精通《诗》《礼》的儒生，即使比较贫困，终究不敢出卖先世传下来的图书典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损失的太大了。所以谋划天下大事的人，应当不去考虑那些无关大局的小利，而对于自己的行为、品性是否端正加以深深的提防，是应该的。

【原文】　昔晁错说汉文帝，令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免罪。夫上之获利以佐国也，下之脱祸以省刑也。一举而二利从，至便也。而识者每不可，曰“长恶而伤死也”。儒者之论，大抵迂阔而不切时变。然使稍知体者观之，虑其终，稽其弊，则宁不食而死，无（宁）贸贸然以自蹙也。

【译文】　西汉时，晁错向文帝进言，请下诏征集天下的粮食，上缴国库，可以加官进爵，可以免罪。这样，朝廷获利而有助于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下面百姓可以赎罪而使国家减少刑罚。实行这种措施，随之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好处，最方便不过了。而某些有识之士往往认为这种措施不能实行，说这种措施“助长邪恶而使受害者蒙受损失”。儒者的见解，一般都脱离实际而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然而让那些稍稍懂得治国之道的人来看待某些儒生的见解，估计所造成的后果，考察所带来的弊病，那么宁愿自己绝食而死，也不使自己轻易地陷入困境。

【原文】　今天下所可虑者，循一切而忘大体也。淫湎者先王所禁，今反劝焉。贱谷粟之养，盛醪醴之设。白昼大都之中，列倡优，具幄帟，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酒尔！吾色尔！”此甚可愧也。负乘者，圣人所戒，今反诱焉。闾巷之子，侩贾侠商，轻剽以射什一之利。辈流所不齿。国家捐告身而委之，曰：“吾官尔，吾禄尔。”此甚可惜也。问其然，曰“利之也”。岂惟是哉？度牒数万，以髡天下钱谷之人耳。滋异端，耗生齿，不恤也。楮数寸以劝，无有岁月之智耳。长妄伪滥，桎梏不顾也。夫伐冰之家不与民争利。而诡遇以获禽，一艺者之所羞为，至于朝廷独安为之。既务其细而忘其大，则以其不知体也。

【译文】　当今全国上下值得忧虑的，［朝廷］只行权宜之计而忽略了立国的根本原则。嗜酒之风是前代君王所禁止的，当今反而提倡。轻视五谷杂粮的营养价值，称赞酒席陈设的丰盛。光天化日之下，在大都市之中，歌舞杂技艺人列队于集市，并为他们提供帐幕，好让他们张扬本业以招揽生意，他们向市人呼叫：“我这有好酒！我这有美女！”这种行为很令人羞愧。缺德少才的小人

占据在只有德才兼备的君子才能胜任的位置上，这是英明的君主所应该警惕的，可当今朝廷反而诱导人们这样做。民间子弟，商贾侠士，举止轻漫浮剽，以追逐微薄之利。这种做法为同辈人所轻视。而朝廷根据人们捐资纳粟的多少来颁发委任状以委任他们官职，朝廷主管部门还声张说："我这有官职！我这有俸禄！"这种做法很令人叹惜。问朝廷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对国家有利。"难道仅仅是这些吗？国家发给数万僧尼身份证，给为天下提供钱财和粮食的人削了发，当了僧尼。助长了佛教的流行，使广大人民蒙受了损失，朝廷并不忧虑。朝廷发了一些纸币来安抚人心，缺乏长远的考虑。这些做法助长了社会上的荒诞、欺诈和犯法之风，人们置刑罚于不顾。贵族豪门不应与普通百姓争利。不按礼法来获取禽兽，这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引以为耻的。至于朝廷竟心安理得地推行上述一些做法。[其结果是，]既然注重了小的方面，而大的方面必然有所忽略，这是因为执政者不懂得立国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原文】　神宗熙宁间，执政以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司马温公与（李）[孙]觉、王珪、王安石同对。温公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安石曰："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急务也。"王珪进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司马光言是也。然所费无几，恐伤国体。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择。"上曰："朕意与光同。。"温公语曰："臣非谓今日得两府郊赏能富国也，欲陛下以此为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强裁省之则失体。今臣以河北灾伤，自求省郊赍，从其所请，以成其美。何伤体之有？"

【译文】　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曾公亮以为黄河以北地区发生水灾，损失严重，国家的经费不足，请求在当年由主上亲自参加的郊祀盛典中，不要赐给中书、枢密两府黄金和绢帛。司马光及孙觉、王珪、王安石一同应答神宗的提问。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先从主上身边的达官贵人开始，可以接受中书、枢密两府辞去赏赐的意见。"王安石说："[唐代宗时，]宰相常衮奏请朝廷取消皇帝赐给大臣们的饮食，当时舆论认为常衮自知没有治国的才能，应当辞去宰相的职务，而不应当辞掉应得的俸禄。而且国家经费不足，不是当前急需办理的事务。"王珪进言："救灾节用，应该先从主上身边的达官贵人开始。司马光说的很对。然而达官贵人所消耗的经费并不算多，取消郊祀盛典中的赏赐，恐怕伤害国家的体制。王安石说的也对。请英主您裁定决择。"神宗说："我的意见与司马光一致。"司马光对神宗说："臣下不是说目前得到中书、枢密两府辞去的郊赏就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目的在于使主上从此开始节省开支。况且主上采取强制手段节省开支，容易损伤国家的体制。当前臣下以为黄河以北发生水

灾，损失严重，宰相府主动提出节省郊祀的礼品，应该答应他们的请求，来成全他们的美名。这对国家有什么伤害呢？”

【原文】　裴匪舒奏马苑之利，刘仁轨以非嘉名而止之。

【译文】　[唐高宗时，]少府监裴匪舒奏请朝廷出卖苑中马粪以取利，刘仁轨认为这种做法会给唐朝留下不好的名声，而制止了这种做法的实施。

【原文】　唐宇文融括客户事，凡得客户田八十余万，岁入数百万缗。其利非不厚矣，而杨瑒以为不可。张说常引大体廷争。事见《宇文融传》。

【译文】　唐代宇文融用简要的方法统计客户一事，共查出客户田八十余万，每年向国家缴纳数百万籍外田税款。这笔收入不是不多，而杨瑒认为这种办法容易使百姓陷入困境，不应该实行。张说也经常援引立国的根本原则，在朝廷上向皇帝谏诤。

【原文】　《萧望之传》载张敞上书，令有罪者入谷以备边。望之不可云云。事竟罢。

【译文】　《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张敞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允许犯罪者向国家缴纳粮食以备边境战争之需。萧望之认为这样做会导致贫富异刑、法令不一，不应该实行等等。入谷赎罪一事最终没有实行。

十　使人之畏不若使愧

【提要】　作者指出，治理国家，不仅靠法令刑罚，而且要靠奖励和崇尚谦让廉耻之风。只有这样，才能净化社会风气，减少犯罪，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作者还指出，统治者的立身行事是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因素。

【原文】　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盖有所愧，则不忍欺；而有所畏，则不敢欺。人之情迫于畏而不敢欺者，不得已也。得已则复自若也。且法令以格其前，刑罚以督其后。此人君之所可畏也。然法令有时而穷，刑罚有时而不及。天下于其所穷、所不及之处要当保其无穷耶！故夫人君所恃以革天下者，惟曰愧其心可也。闾巷少年终日袒裼而奋呼，过衣冠揖逊之君子，则未有不逡巡而却退；猎夫之勇，弯弧挟矢以驰骋于山林，过浮屠老子之宫，则敛衽肃容而委蛇于其侧。孰谓士大夫风俗之弊，而独无愧之之术乎！

【译文】　使人惧怕，不如使人感到惭愧。使人感到惭愧，别人就不忍心欺骗你；使人惧怕，别人就不敢欺骗你。人的感情为畏惧所迫而不敢欺骗别人的

原因，是出于不得已。倘若出于得已，便又我行我素。先用法令规范人们的行为，然后再用刑罚进行监督。这是君王使人感到畏惧的原因所在。然而法令有不完备的时候，刑罚也有用不到的时候。国家在法令不完备、刑罚用不到的时候，还要应该保证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因此，君主变革天下风俗所依赖的，只是使百姓有羞耻之心就可以了。民间少年整天在街市上袒胸露体、奋力疾呼，当他在衣冠整洁、彬彬有礼的君子面前走过时，不能不迟疑徘徊、退却而行；猎手勇悍，拉弓持箭，在山林中驰骋，当他路过佛主、老子寺观时，便提起衣襟，神态端庄而举止谦虚地在寺观侧面而行。谁说士大夫阶层风气的弊病，唯独没有使人感到羞耻的方法呢？

【原文】　今天下之所甚病者，在于士大夫之奔竞而官吏之贪墨也。吾以谓奔竞不必抑，要先于奖恬退；贪墨不必惩，要先于崇廉耻。夫仁义之性著在人心，末流之弊生于人欲。彼方冒昧乎利达之涂，颠冥乎富贵之境，而吾惟恬退之是奖、廉耻之是崇。追巢许于上古，追夷齐于中古，则端静之余声、峻洁之末观皆足以激颓风而警流俗。岂必日抑之惩之而后可革乎！入逊畔逊路之境，而虞芮之争以息。闻饿于首阳之风，而顽夫之贪以廉。名义之足以愧人心也如此。

【译文】　当今天下人比较忧虑的，在于士大夫追名逐利和官吏贪赃受贿。我认为士大夫追名逐利不必强行抑制，要先对淡泊名利、安于退让的人进行奖励；对贪赃受贿的官吏不必着眼于惩罚，要先崇尚廉洁知耻之风。仁义的本性附着在人的心里，没落时期的不良习俗产生在人的欲望中。当一些士大夫和官吏轻率地踏入追名逐利的歧途、或为富贵的环境迷惑心窍时，却奖励淡泊名利、安于退让的人，并崇尚廉洁知耻的风气。缅怀上古时代的巢父、许由，追念中古时代的伯夷、叔齐，那么，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的端直闲雅的余绪、峻峭清白的遗风都可以激荡当今颓败的社会风气和警惕流行的习俗。难道一定要天天去抑制士大夫的追名逐利的行为和惩罚贪赃受贿的官吏然后才可以革新国家政治吗？虞芮两国国君进入耕者让田界、行者让路的周境后，两国争田的行为很快停止。听到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高风亮节，贪婪的人也会变得清正廉洁。高名大义足以使人产生羞耻之心，作用竟如此之大。

【原文】　古之治天下者，有使其人不忍欺，有不敢欺，而又有不能欺。若汉之文帝是不忍欺者也，武帝不敢欺者也，宣帝不能欺者也。然不忍者，出于其诚，而不敢欺者与夫不能欺者，特其威与察而已。威与察之用，有时而穷，则不欺之心亦与之为有穷。诚之用，无时而尽，则不欺之心亦与之为无尽。

【译文】　古代治理天下的君主，有的能使别人不忍心欺骗他，有的能使别

人不敢欺骗他，而有的能使别人不能欺骗他。象汉文帝这样的君主，是属于别人不忍心欺骗的；象汉武帝这样的君主，是属于别人不敢骗的；象汉宣帝这样的君主，是属于别人不能欺骗的。然而别人不忍心欺骗的，是出于诚意，而别人不敢欺骗和那别人不能欺骗的，仅仅是由于惧怕权威和担心考核而已。权势和考核的效用，有中断的时候，那么，人们的不敢欺骗和不能欺骗之心也不能有始有终。诚意的效用是没有穷尽的，那么，人们的不忍欺骗之心也是没有穷尽的。

【原文】　吾观文帝天资长者，允恭渊默，见于躬行之际；不明不德，形于诏旨之辞。其所以尚忠厚、崇名义者，如护元气，如保赤子，卒能激流俗而起愧心。吏不深刻，俗不告讦，自爱重而恶犯法，务宽厚而耻过失。廉平醇谨之吏，彬彬然盛于当时。非其至诚不息，不忍欺之明效大验欤！

【译文】　我看汉文帝是天性宽厚的人，他为人诚信恭敬、深沉不语，这在他日常的立身行事中可以体现出来；他不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品德，这在他所颁发的诏书和旨意中可以表现出来。他所以崇尚忠厚和名誉道义，以至于象保护人身的真气和婴儿一样，是因为忠厚之风和名誉道义终究能荡涤不良的社会习俗而使人们萌生羞耻之心。官吏治事不严峻刻薄，民间无揭人阴私之风，人们都自爱自重而厌恶犯法，行宽厚之风而以过错为耻。廉洁、公平、厚重、谨慎的官吏，文质彬彬，遍于当时朝野上下。这难道不是由于文帝以最诚挚的感情待人，以至于产生了臣下不忍欺骗他的效果的最好验证吗？

【原文】　若夫武宣则不然。杀戮非不惨，明察非不至，然宫闱之严，或者逆节犹露；宗庙之敬，或者包藏祸心。此非臣子之所忍为而为之，况其他乎！威有所不至，察有所不及，彼其欺者未尝不自若也。呜呼！武帝刑政满天下，而不能禁恶逆于庙堂之上。文帝至诚在方寸，而朴厚忠实之风，形见于一时之久。治天下者，亦何贵夫斯人之不敢欺与不能欺耶！

【译文】　至于汉武帝和汉宣帝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对犯法者的惩罚不是不严厉，对官吏的精确考核不是没有做到，然而后妃宫中尽管控制的很严密，有的后妃不守节操的丑闻仍泄露出来；在祭祀宗庙的时候，尽管皇亲大臣表现的很恭敬，有的人仍包藏祸心。这不是臣下所忍心做的，而他偏要这样做，何况其他人呢？权威有达不到的地方，考核有间断的时候，那些心怀欺诈的官吏未尝不安然自得。唉！汉武帝的刑法和政令充斥天下，然而不能在朝廷内杜绝叛逆行为。汉文帝的真情实意存在于心中，而朴实忠厚的风气却在社会上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此看来，治理天下的，何必看重此人是否不敢欺骗自己和不能

欺骗自己呢！

【原文】 《敦俗论》曰：汉之文帝承秦之余，旧染犹在。文帝一以君子长者待之。镇之以渊默，示之以敦朴，行之以质木重厚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讦无行，与谇语无亲者，人人自重，耻言人过失。汉之治，荡然与泰和同风。乃知书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而为民生厚者不销铄也。

【译文】 《敦俗论》说：汉文帝承受秦朝的遗风，旧的社会习俗的熏染还存在。［秦朝的遗老遗少，］文帝都把他们看作君子和长者。他以深沉少语的谦恭态度来安抚天下，以敦厚朴实的形象为天下作表率，用质朴庄重宽厚的官吏来推行政令。等到时间久了，往日那些揭人阴私、品行不端以及怨天尤人、为他们所嫌弃者，人人自爱，以议论他人的缺点错误为耻辱。汉代的政治，平易不苛，与上古时代的太平和乐景象相同。于是人们懂得诸子百家之书可以烧毁，儒生可以活埋，厚古非今的行为可以禁止，然而为百姓培育的敦厚之风是销毁不了的。

十一　为治勿使人窥其迹

【提要】 作者指出，君王最高明的统治术，应是恩威交替使用，使人既爱戴你，又惧怕你。只有这样，他的政绩才会层出不穷，国家的政权才会稳固。

【原文】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爱之畏之，而其术不穷。要必有不测之恩威行乎其间可也。夫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爱之或不威，畏之或不爱，则其术穷；其术穷，则治亦穷。亦知夫天乎！雨露以为恩，而有不测之雷霆。雷霆以为威，而有不测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日轰轰焉，以求夫潜伏废坠者而击之，则人不知畏矣。使夫雨露者日濛濛焉，以求夫生殖繁息者而泽之，则人不之德矣。惟其术之不测，此天下所以鼓舞、安于造化而不自知也。为人主者，其威雷霆，其恩雨露，皆出于不测之间，则人之视之者，若可爱，又若可畏，其道神矣。其道神，则其治更出于无穷。是故不必多杀之为严，杀一人亦严也；不必斗授疋赐之为惠，而政令辞色皆惠也。

【译文】 君王治理国家，使人们既爱戴他又惧怕他，而他治理国家的道术就没有穷尽。要一定有人们难以预料的恩惠和权威相互交替地贯串于治理国家的始终，方可做到这一点。作为帝王，而能使人们可以称他用恩惠服人，也能使人们可以指他靠权威治国。人们爱戴他而有的却没有权威，人们惧怕他而有的却得不到人们的爱戴，这样的君王，统治国家的道术就不能行之久远；统治国家的道术不能行之久远，国家的政治形势也就不能好转。人们也都知道自然

界的规律吧！自然界把雨露作为滋润万物的恩惠，而又有难以预料的疾雷闪电发生。自然界以疾雷闪电向万物施加压力，而又有难以预料的和风细雨滋润着万物。假使那疾雷闪电天天响个不停，以寻求那潜伏或坠落在地面的隐蔽物而加以击毁，人们对疾雷闪电也就不知道惧怕了。假使那雨露天天下个不停，以寻求那需要繁衍生息的万物而加以滋润，人们也就不会去感激老天爷了。只有大自然的法则变幻不测，才能使天下万物的生长受到激励、又能适应自然界的变化而使自己处于不知不觉之中。作为君主，他的权威象震荡乾坤的疾雷闪电，他的恩惠又象滋润万物的雨露，都出于人们难以预料之中，那么，人们对待君王象是很可爱，又象是很可怕，那他统治国家的道术是很高明的了。他统治国家的道术高明，那他的政绩就层出不穷。因此君王不必认为自己多杀一些人为有威严，至使杀了一个人也可以说有威严；不必认为自己赏赐给臣下很多粮食布帛为恩惠，而自己平时颁发的政令和言语神态都可以看作恩惠。

【原文】　贤哉，汉之文、宣、光武、肃宗也！文帝、肃宗天资仁柔者也。宣帝、光武天资刚明者也。惟其出于天资，故人皆得以指其偏者而后定。可以指定，则可以窥矣。而四君者，不可窥也。薄昭，文帝舅也。窦宪，肃宗椒房之懿也。当时薄太后惟一弟，且素号长者；而宪亦著功西域。二人之于周礼，议贤议能，皆在优容者。杀一汉使，文帝遽命群臣往哭之，必置之死。宪一夺沁园，肃宗遽以（胡）［孤］雏、腐鼠目之。虽仅以免死，而阴、马诸族皆已屏气股栗。壮哉，仁者之勇乎！天下其孰敢以文帝、肃宗为一于仁柔也哉！宽大诏则下之廷尉，平则立之。是天下固不敢以宣帝为一于刑名也。敕冯异以安集，语诸母以直柔。天下亦不敢以光武为一于刚断也。夫如是则其恩也，其威也，特平定也。天下不知其所以为恩为威，则怠者劝，懦者立，奸者怀，远者服。呜呼！四君之治，所以独优于七制者，其以此欤。若乃元帝之优游不断，卒衰孝宣之业；显宗苛察为明，而亲以杖撞郎。此皆一于刚柔，诚不足与之埒也。

【译文】　汉代的文帝、宣帝、光武、章帝各位君王真贤明啊！文帝和章帝是天性仁义温柔的人。宣帝和光武是天性刚毅明察的人。正由于他们的性格出于天赋，所以人们都可以针对他们的天赋来论定立身行事。可以针对他们的天赋来论定他们的立身行事，那么，这四位君王的治国方略似乎可以预见到。然而恰恰相反，这四位君王的治国之术是不可预见的。薄昭是文帝的舅父。窦宪是肃宗的夫人窦皇后的至亲。当时薄太后只有一个弟弟，又以性格宽厚为时人所称誉；而窦宪出征西域时，功名卓著。这两个人用周礼来衡量，论贤论能，都在被宽容之列。薄昭杀了汉廷的一个使臣，文帝就急命群臣［身着丧服］在薄昭面前啼哭，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窦宪一旦侵夺沁水公主园田，肃宗就把他

看作一只小鸡或一只腐臭的老鼠。虽然仅仅免去死罪，而阴太后、马皇后诸姓的族人都已心惊胆战。仁义之人的勇武真棒啊！天下人谁还敢认为文帝和肃宗仅仅用仁义温柔之术来治理国家呢！[宣帝]把约束官吏务行宽大的诏书下到廷尉手中。执法公平就能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天下的人固然不敢认为宣帝仅仅用刑罚法令来治理国家。[光武帝]劝诫将军冯异入关后不要骚扰百姓；告诉自己的叔伯母，将来自己用正直温顺之道治理国家。天下谁也不敢认为光武仅仅靠刚毅决断来治理国家。如此看来，靠恩惠也好，靠权威也好，不过是为了使国家保持安定。只有天下的人不清楚帝王何时施恩惠、何时用权威，怠惰者就能自勉，懦怯者就能自立，行为不轨者就能得到安抚，边远地区就能归顺朝廷。唉！这四位君王所以能超越战国时七雄的治绩，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至于元帝优柔寡断，终于使宣帝的业绩衰落下来；明帝把严求细察视为贤明，亲自以杖撞击郎官。这两位君王，或仅以刚直之道治国，或仅以仁柔之道治国，的确不能与上述四位君王相提并论。

【原文】　方岁之成春，乾坤之晏温，动殖之宁止，岂不乐哉？而一坐谈笑未竟之间，或失色于迅雷之骤惊：惨者，舒伏者，奋句者。达天地造化之政令，发于顷刻而变于四海，莫敢或玩而为之者。变而耸，耸而齐之也。

【译文】　正值一年的春季，天气晴暖，动物繁殖生息是在宁静的环境中进行，难道不令人心情舒畅吗？而正当满座的人谈笑还没有结束时，有些人被突如其来的疾雷闪电吓得大惊失色：有的凄惨恐惧，有的伸展四肢趴伏地上，有的象手持兵器跃跃欲试的武士。贯通天地创造化育万物之中的政令，以最快的速度从朝廷发出，从而使天下发生巨大变化。没有谁敢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政令。天下发生巨大变化，就会使人感到震惊；使人感到震惊，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十二　处利害外则所言公

【提要】　作者指出，人一旦为名利所诱，就只注意个人的利害所在而忽视了整个国家的利害所在，其后果是利令智昏，有害于国。

【原文】　抱瓮而知轻重者，必在瓮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处当世而知当世之利害，必在利害之外也。夫天下利害不难知也。人能心平而气定，高不为名所眩，下不为利所怵者，类能言之。至其自处于名利之间，则公议迫于私情，国谋夺于身计，而利害之实乱矣。且天下之利害与一己之利害孰大孰细、孰轻孰重？而一为名利所动，则知有一己之利害，而不知有天下之利害。言

用兵者，但知成功之为贪，而不知胜负之有系于国也。言财谷者，但知多积之为夸，而不知聚敛之有害于民也。苟求便于一己，而不暇恤其当否之如何，此士大夫之为通患，而古今之所同然也。

【译文】　抱瓮而要知道它的轻重，一定要在瓮的外面；观望居室而要知道它的高低，一定要在居室的外面；生活在现实社会而要了解现实社会的利害所在，一定要处在利害之外。天下的利害所在并不难知道。人只要能做到心平气和，身居高位不为盛名所迷惑，身居下位不为财利所引诱，大都能谈出天下的利害所在。至于那些自陷名利网中的人，公正的议论便屈服于私情，治国的谋略便被个人的打算所代替，而天下成败利害的实质被颠倒了。天下的利害与个人的利害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而人一旦为名利所引诱，就只有个人的利害，而不知有整个天下的利害。谈论军事的，只知取胜贪功，而不知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谈论国家财政的，只知炫耀财富积累的丰盛，而不知搜刮财货对百姓有害。如果只谋求对个人有利，而没有时间去考虑这种出于私利的做法是否正确及后果如何，这是一般有地位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的通病，而这一点是古今相同的。

【原文】　昔邹忌之貌不如徐公之美。问于其妻，曰："徐公何能及公也？"已而，问其妾，曰："徐公何能及公也？"已而，问其客，曰："徐君不若公之美也。"既见徐公，孰视以为不及。窥鉴而自视，则诚不如。乃曰："妻之美我者，爱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于我也。"士大夫之言利害，得无类是乎！

【译文】　战国时，邹忌的容貌不如徐公漂亮。邹忌问他的妻子，妻子回答说："徐公怎能赶得上您漂亮呢？"过了不久，问他的妾，妾回答说："徐公不如您漂亮。"过了不久，问他的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不如您漂亮。"邹忌见到徐公后，仔细端详徐公，自己认为赶不上他。对着镜子端详自己，认为自己确实不如徐公漂亮。晚上，他倒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妻子说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说我漂亮，是怕我；客人说我漂亮，是想求我。"一般有地位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在谈论利害时，大概也与这三位的动机相同吧！

【原文】　"六太息"之书，不出于汉廷之诸老，而陈于洛阳之年少。三十字之献，不见于唐室之公卿，而见于晋州之男子。晋州男子见《元载传》。

【译文】　呈送汉文帝的"六叹息"的奏疏，不出自汉廷诸位元老重臣之手，却出自年少的洛阳人［贾谊］。献给唐代宗的三十个字，不见于唐室公卿大臣的奏章，而见于晋州的一位普通男子［郇谟的进言］。

【原文】　昔石勒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遂得天下？"及闻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夫以汉高帝之智，岂不及石勒哉？高祖处利害之中，故其智昏；石勒处利害之外，故其智明也。

【译文】　东晋列国时，石勒曾让人读《汉书》给他听，当他听到郦食其劝汉王刘邦立六国后代这段史实后，吃惊地说："这种做法当为失误。怎么能尽得天下呢？"当听到张良劝谏汉王刘邦不要立六国后时，石勒便说："全靠有这样的谋臣啊！"凭汉高祖刘邦的智谋，难道还比不上石勒吗？汉高祖处在利害之中，因此他的头脑就不够清醒；石勒是处于利害之外，因此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治国方略卷三

十三　兼才则随所遇而能

【提要】　作者指出，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往往是伴随着机遇来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他们的才能并不仅仅体现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上。相反，有些人由于受才智、器度的限制，他们仅仅能从事某种事业。因此，不能勉强他们去做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

【原文】　昔者禹有功于水土也，然禹之功不在于此，而遇于此也。使必以禹之贤不外是，则其所能者不亦卑乎！稷固有功于播种也，然稷之所施不在于此，而遇于此也。使必以稷之所施尽于是，则其所以及人者不亦陋乎！伊尹之才，该于所学，故天下未定，伐夏救民则身之。天命所归，相与扶持而协赞则亦身之。伊尹之学，其初未期伐夏用也。时乎伐夏，则以除残而已。不伐夏，则伊尹之学果无可施乎！周公之才，亦该于所学，故三监作难，举兵而东征，则为之。淮夷既平，而持盈守成则为之。周公之学，其初未言为东征计也。时乎东征，则以之平暴乱而已。不东征，则周公之学果无所为乎！

【译文】　上古时代，夏禹在治理水土方面有功劳，但是夏禹的功业不仅仅体现在这方面，而是他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假使一定认为夏禹的贤能仅体现在治理水土方面，那么他所能做的事情，不也是很低下吗！稷固然在农业方面有功劳，但是稷所能做的事不仅仅在这方面，而是他也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假使一定认为稷能做的事情全都在农业方面，那么他用来超越别人的长处，不也是太鄙陋了吗！伊尹的才能，具备在他的学业中，因此天下没平定时，他讨伐夏桀、拯救百姓，身体力行。政权归商后，与大臣们一起扶持君主、佐理朝政，也

身体力行。伊尹的学业，起初没有期望用在讨伐夏桀方面。当时讨伐夏桀，是为了铲除残暴而已。不讨伐夏桀，伊尹的学业果真就没有用武之地吗？周公的才能，也具备在他的学业中，因此三监叛乱，他带兵东征，就用上了他的学业。淮夷的叛乱平息后，保守成业就用上了他的学业。周公的学业，起初未曾说为东征打算。当时正赶上东征，用它来平息叛乱而已。如果不东征，周公的学业果真就没有用武之地吗？

【原文】　若夫后世之人则不然。裨谌之智，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孟公绰之贤，（扰）［优］于为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黄霸之才，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风采不及丙、魏。功名损于治郡时。薛宣所在而治，为世吏师，及居相位，以苛察失名。彼其才则诚有限，而其器诚有极也。强其所不能，冒而为之，则亦败事而已。

【译文】　至于后代的人就不是这样。裨谌的才智，在野外谋划就正确，在城里谋划就不行。孟公绰的贤能，做战国时赵、魏的元老重臣绰绰有余，但不能担任春秋时滕国和薛国的大夫。黄霸的才能，在治理民事方面很擅长，到作丞相时，总揽大政方针和发布命令，他的风度文采就不如丙吉和魏相。他的功绩和声望也不如治理一郡的时候。薛宣任郡守时，所到之处政治清明安定，为一代官吏的表率，到作宰相时，因治事严求细察而名望大降。以上这些人的才智的确有限，而他们的胸怀、气度也的确有限。勉强让他们去做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而草率从事，也只能使事业蒙受损失而已。

十四　不习不能不久不精

【提要】　作者指出，天下的事情，不习练就不能产生能力；不持久地做下去，就不能专精。作者认为，古人的某些做法，今人只要认真地加以研习，也同样可以适用于今天。

【原文】　人皆曰："居今而效古，诚难也。"愚则曰："居今而效古，要之以目前，诚难也；要之以持久，不难也。"何者？天下之事，不习则不能，不久则不精。齐、楚之异音，求其同焉，固难也。然居于庄岳数年，虽日挞而求楚语，不可得者，习之而久也。胡、越之同声，求其异焉，固难也。然长而成俗，虽至死而不相违者，习之而久也。惟技也亦然。庖丁之解牛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十九年之后，刀刃若新发硎。非习于解之之久乎！纪昌之视虱也，数月之间，始浸大焉；三年之后，如车轮焉。非习于视之之久乎！

【译文】　人们都说："生在当今而效仿古人，的确很困难。"我却说："生

在当今而效仿古人，要求在目前办到，的确很难；要求持志以恒，并不难办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的事情，不习练就不会产生能力，不持之以恒就不能精益求精。齐、楚两国的语音不同，要求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做到完全一致，固然很难。然而把楚国的儿童放在齐国首都临淄内的庄岳这个地方住上几年，即使是天天用鞭子抽他，强求他说楚国的方言，是不能办到的，这是长期习练的结果。胡、越两国语音相同，想要把这两个国家的语音区别开，固然很难。这是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即使到死也不会改变，这是长期习练的结果。人的技能也是这样。厨师杀牛，操刀三年之后，眼前未曾见到一头整牛；操刀十九年之后，刀口象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锋利。这不是长期习练杀牛的结果吗！纪昌观察虱子，几个月之间，开始由小变大；三年以后，大如车轮。这不是长期观察的结果吗！

【原文】　事之在天下，大抵然也。所患者，其不能持之以至诚、待之以岁月尔。孰谓士大夫之习射、兵之寓农有不可施于今日耶？抑尝以乡兵水战之事而观之，三丁择一，蠲其租赋，闲月习射，岁终大校。李抱真施之于泽潞，比三年而皆为精兵。北人固不闲于南方之水也，然造船数百，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战。世宗行之于周，而数月之后，纵横出没，殆胜唐兵。然则士大夫之射，兵之寓农，诚使讲而习之、习而久之，三代乡射之法、井田郊遂之制可复见于今日也。

【译文】　天下的事情，大致如此。所担心的，不过是不能以最诚恳的态度做下去和以一定的时间等待着成功的到来。谁说有地位有名望的读书人习武学射和兵民结合的措施不能在当今实行？我曾看过唐代宗时乡兵进行水战的记载，[那时，]每三个成年人中挑选一名身强力壮者，免去他们的租税和徭役，农闲时习武学射，年终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检阅。这种办法，李抱真在泽州和潞州一带推行过，到了第三年，这些乡兵都成为训练有素的精兵。北方人固然不熟悉南方水战的特点，可是五代时，后周造了几百只战船，并指使南唐降兵教北方人水战的方法。这种办法，后周世宗在本国推行，几个月之后，北方的水兵在水中可以纵横出没，几乎胜过南唐的水军。既然如此，那么有地位有名望的读书人习武学射和民兵结合的做法，确实能使社会上人人讲论研习并坚持不懈，夏、商、周时实行的乡射措施和井田郊遂制度可以重新出现在今天。

十五　法以治民不贵乎扰

【提要】　作者反对以严刑苛法和繁文缛礼治理国家。他肯定了汉初的无为

而治对于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安抚民心和移风易俗起了重要作用。

【原文】　详于法者，有法外之遗奸；工于术者，有术中之隐祸。药所以治病也，用药已过，则药之所病，甚于未药。耘所以治苗也，耘之数数，则蹂践之害，酷于稂莠。凡天下用意过当之事，往往旧害未除，而新弊复作者，其患正在此尔。

【译文】　法令苛细，还是有逍遥法外的恶人；道术精湛，还是有意想不到的隐患。药是用来治病的，用药过量，那么药所带来的祸患，比服药前还严重。除草是为了保护禾苗，除草遍数过多，那么蹂躏践踏禾苗所造成的损失，比杂草对禾苗的伤害还严重。凡是天下的事情，人们的思想倾向一旦偏激，往往旧的弊病没有铲除，而新的弊病又产生了，它的弊端正是在此。

【原文】　曹参为齐相，避正堂，舍盖公，咨以治道，得清净之说，用以治齐，不扰狱市。粹然有君子长者之风。其后继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为丞吏。吏之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者，斥去之。见人有细过，专务掩匿覆盖之。其相业犹治齐也。后之议者，谓参幸当与民更始之际，不能立法度、兴礼乐，为汉建长久之计，苟幸其一旦之安，而废其经远之虑。盖不知参为汉建无穷之基者，正此也。

【译文】　曹参作了齐国的丞相，让出相府的正厅，请盖公住在里面，向盖公请教治国之道，学到了道家的清净无为之说，用来治理齐国，并告诫部下，不要搔扰奸人活动的场所。他立身纯正，有君子和长者的风度。后来继萧何之后当了汉朝中央政权的丞相，行事没有变更前任所制定的法令。他从各郡和各诸侯国的官吏中选拔质朴而不善于言辞的谨慎忠厚之人为丞相府的属吏。官吏中有善于言辞、治事深究刻求、想追求声望名誉的，便辞退不用。发现别人有小的过失，一心一意地为他们遮掩保密。他在汉廷当丞相的业绩与治理齐国时一样。后来有人议论他的历史功过时，说他有幸与百姓一样处在除旧布新的时候，而他却不能建立法制、振兴礼乐、为汉朝确立长治久安的策略，苟且侥幸于一时的安宁，而放弃了对治国方略的深谋远虑。持这种看法的人，大概还不知道曹参为汉朝所建立的千秋基业，恰恰是在这一点上。

【原文】　自春秋战国以及秦项之际，纵横捭阖之说行，而天下之俗浮；刑名法家之说胜，而天下之俗薄。浮薄之风相扇相激，而极为秦项之祸。大汉之兴，民始息肩，知有生人之乐也。如病者出于九死之余，惟当屏绝外事，安坐饮食，以渐复其已耗之血气。虽未衣冠佩玉、进趋揖逊，君子固不以为废礼也。汉于斯时，当洗涤吾民之疮痍，而抚摩其痛痒，劳来其呻吟，与之相生养之具，

假以岁月，以极其涵养之功；而措之既庶既富、养生送死无憾之地。不然，变画一而为纷更，舍清净而为烦苛。饮淖之牛，必欲易之以清净之水，如汉儒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者，果足以救之耶？参虽饮酒不事事，其所好恶举措养天下忠厚浑朴之俗，以变二三百年轻浮锲薄之习。为虑深矣！至于孝文之时，告讦之俗易，流风笃厚，禁网疏阔，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当是时，稽古礼文之事，缺然未备，顾何损于治道也哉？后世言治与文景以恭俭厚下之效，推其涵养变化之功，实参发之也。

【译文】　从春秋战国以来，直到秦朝和西楚政权期间，纵横家的纵横开合学说盛行，而天下的风俗崇尚浮夸；强调循名责实的学说占了上风，而天下的风俗变得轻薄起来。浮夸、轻薄之风相互作用，而最终导致了秦朝和西楚政权的覆灭。汉朝政权建立后，百姓如释重负，才知道人有修养生息的乐趣。犹如大病不死的患者一样，只应排除外界干扰，安坐静养，注意饮食，以逐渐恢复已耗损的气血。虽然当时人们不讲究衣着穿戴和恭敬谦让，有道德修养的人本来就不认为这是废弃礼义。在这个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应该清除战乱给百姓造成的创伤，安抚百姓的痛痒，慰劳百姓的疾苦，教给他们修养生息的方法，并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使他们尽到滋润养育之功，从而使他们生活在既人口众多又物产丰富以及生儿育女、养老送终都很如意的环境中。不这样，法令制度就会由整齐明白变为杂乱无章，官吏治事由清净无为而代之以烦琐苛细的政令刑法。喝惯了污水的牛，一定要改用洁净之水去饮它，正如汉代的儒生所称道的更改历法、变更服饰的颜色、协调五音六律、创作诗歌乐府、制定祭祀天地的礼仪等等，这些做法果真能拯救时弊吗？曹参虽然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可他的好恶和立身行事，培育了天下的忠厚浑朴的风俗，从而改变了二三百年间风行于社会上的那种轻浮刻薄的积习。他为国家考虑的很长远啊！到了文帝时，改变了揭人隐私的习俗，社会风气忠诚纯正，法令简略，全国仅审理和判决了几百起案件，几乎达到了无人犯法、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这个时期，参考古制和制定各项礼仪等事，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难道对治国安邦还有什么损害吗？后代人所议论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治绩以及文、景两位帝王时取得的谦恭节俭和宽以待下的社会效果，追溯它的滋润养育和变化之功，确实从曹参开始。

【原文】　曹参代萧何为相，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者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扰，奸人安所容乎？"班超为西域都护，后有代之者问策于超，超戒以不扰。其人以平平笑之。卒如超所料。

【译文】　曹参替代萧何作了汉朝中央政府的丞相，［他在离开齐国的相位

时，］嘱咐他的继任说：“社会上的奸人大都以齐国的狱、市为寄身之所，要谨慎对待，不要搔忧。”他的继任说：“治理齐国再没有比这一点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狱、市这两个场所，是容纳各种人的。现在如果去搔扰这种场所，奸人在什么地方容身呢？”班超担任西域都护，后来他的继任向他请教治理西域的策略，班超告诫他不要搔扰下级官吏和百姓。他的继任私下讥笑他的策略平庸无奇。［结果他的继任把西域搞得四分五裂，］终于象他所预料的那样。

【原文】　物之生林然熙然。孰吾荣乎？孰吾枯乎？已然而莫知其然者，其性也。旦而曝之，夜而濡之；一日风之，二日霖之，三之日荡然矣。惟人亦然。无撄则宁，无拂则全。驱之以刑，齐之以政，临之以德，而天下之性荡然矣。尧之治天下，不举善，不去恶，不治小，不教大，民视尧亦天耳。天何心于我哉？舜之治天下也，必治之而后安。虽然，犹未始与民相撄也。三王之于民，如恐赤子之啼而亟乳之。至五霸则又鞭朴随其后也。大道何从而行乎？唐太宗尝指殿屋而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创既成，勿数改易。苟移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

【译文】　万物生长得茂密旺盛。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这些生物长得枝繁叶茂？是什么原因又使我们这些生物枯萎凋零？或者枝繁叶茂，或者枯萎凋零，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万物的本性。白天强光照射它，夜晚雨露滋润它；第一天狂风摇动它，第二天大雨浸灌它，第三天它的枝体便受到伤害。人也是这样。不受到侵扰就能安宁，不受到伤害就能保全。用刑罚去强迫他们，用行政手段去整治他们，再用德义去安抚他们，而天下人的本性便受到伤害。尧治理天下时，不举荐好人，不除掉恶人，不处理小事，也不用大道理去教育百姓，百姓把尧看作天一样博大。天对人类会有什么偏爱呢？舜治理天下时，必须通过精心治理，才使天下安宁。即使这样，仍然没有侵扰百姓。夏禹、商汤、周文三位帝王对待百姓犹如慈母怕婴儿啼哭而急忙用乳汁喂养一样。到了齐桓、晋文、楚庄、秦穆、吴阖闾五霸治理国家时，就动用了刑罚。利国利民的大道理什么时候才能得以实行呢？唐太宗曾指着宫殿对他下面的侍臣说：“治理天下犹如修建这座宫殿，营造完毕，不要频繁改动。如果移动一条椽子，拨正一片瓦，宫殿经过践踏动摇，一定有受损害的地方。

【原文】　三人共牧一样，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译文】　三人一起放牧一只羊，羊吃得不好，人也得不到休息。

十六　令有不便则亦可收

【提要】　作者认为，朝廷对于某些不便国利民的政令和措施，一旦发觉即当停止实行。

【原文】　世之言曰："事善不善，特未定耳，而令在必行。"则又有甚不然者。汉高祖闻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则称善；及闻张良之言，则吐哺而骂。唐李纲谏高祖擢用舞胡为五品。高祖曰："业已授之，不可追也。"而陈岳之论，则以用之，而非胡不可追。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业虽已授，非（而）[不]可追。古之人曷尝以是而为在位之累哉！适足以明其无我而已。

【译文】　社会上有人说："要办的事情是否妥当，只是没有定论罢了，而在于有令必行。"又有人很不同意这种看法。汉高祖听了郦食其的为了削弱西楚政权而恢复六国后代王位的主意后，啧啧称赞；当听到张良所说的立六国后代为王会产生不良后果时，匆忙将口中食物吐了出来，骂郦食其几乎误了他的大事。唐朝李纲劝诫高祖李渊不要提拔胡人乐工为五品侍郎。高祖李渊说："已经授予他侍郎官了，不能补救了。"而陈岳评论说，就是因为能任用他，[才能罢免他]，并不是由于已经任命他了就不能补救了。汉高祖称赞郦食其立六国后的办法没多久，又骂郦食其几乎误了他的大事。唐高祖虽然授给了胡人乐工五品官，而陈岳认为不是不能补救的。古人何曾因为政令已出而把它当作施政的包袱呢！正好说明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罢了。

【原文】　仁宗朝，实行簿为民害，仁宗断然罢之。太上皇朝，隅官为民害，太上皇断然罢之。比年发运司为民害，主上亦断然罢之。

【译文】　宋仁宗时，嫔妃的葬礼，朝廷备有仪仗，加重了人民负担，后来仁宗坚决取缔了这种做法。宋高宗时，增加边远地区的官吏，他们对人民敲诈勒索，后来宋高宗坚决取缔了这种做法。近年来，各路发运使催征赋税，出纳钱粮，从中牟利，加重了人民负担，当今皇上也坚决取缔了这一官职。

十七　将有所夺必有所予

【提要】　作者认为，统治者要想使社会稳定，就必须保证百姓有足够的粮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复辟井田制。作者还认为，要想使各级官吏忠于职守并抑制其贪赃枉法行为，必须首先保证官吏有足够的俸禄。

【原文】　将有所夺，必有所予。予之者未至，而夺之者先行，人情不安也。

游手可抑也，亦不可尽抑也。无田与之耕，而欲闲民之不游手，势不可也。故善抑游手者，莫若井天下之田也。仇饷可责也，亦不可以遽责也。无粟与之食，而欲饥民之不仇饷，势不可也。故善责仇饷者，莫若足天下之食。田一井而天下自尔无游手，何用抑欤？食一足而天下自尔无仇饷，何用责欤？

【译文】　要有所获取，就必须有所给予。给别人好处的事还没有做到，却把获取放在前头，这违背人的情理。不务正业的人应该限制，但也不能完全限制。没有地给他们耕种，而想使这些闲散之人去务正业，是形势所不允许的。因此善于限制不务正业的人，不如恢复上古时代的井田制。杀人而夺走官家供给的食物的人，应该受到处罚，但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从速处罚。没有粮食给他们吃，而要使饥民们不去杀人夺饷，也是形势所不允许的。因此善于处罚杀人夺饷的人，不如使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耕地一旦变为井田，天下从此就没有不务正业的人了，何必用限制的手段呢？粮食一旦充足，天下从此就不会发生杀人夺饷的事了，何必用处罚的手段呢？

【原文】　缙绅士夫固非齐民之比，而人情不甚相远。愚尝怪今之议者，徒知夺之之说，而未知予之之说。往往今日奏一议，欲律天下之贪；明日奏一议，欲起天下之偷。吾恐法外之奸愈生，令行而诈愈起。将至于用齐人之鼎镬、汉人之碪蚖碫矣。孝宣尝增吏禄矣。百石以下则益之，百石以上则不增也。光武亦尝增吏禄矣。千石以上反减于西京；六百石以下，乃增于旧秩。二君之意，岂轻其大而重其小哉？诚以大吏禄赐有余，而小吏廪食不给也。

【译文】　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士大夫之流，固然不能与普通百姓相提并论，而人所具有的思想感情并没有什么较大的区别。我曾责怪当今的某些议事者，只知索取之说，而不知给予之说。往往是今天向朝廷进献一种建议，要用法律去制裁天下的贪官污吏；明天又向朝廷进献一种建议，要激发天下苟且偷生者的奋发之志。我担心超越法律以外的奸猾之人会出现，随着政令的推行而欺上瞒下的行为会屡有发生。[国家]将不得不动用诸如齐国的烹刑、汉代的斩刑等各种严酷手段[来对付意外情况的发生]。汉宣帝曾增加官吏的俸禄。不足百石的就增加，超过百石的就不增加。东汉光武帝也曾给官吏增加俸禄。超过千石的，反而比西汉同级官吏的俸禄少；不足六百石的，却比西汉同级官吏的俸禄多。这两位君王的用意，难道是轻视高级官吏而重视低级官吏吗？确实因为赐给高级官员的俸禄有余，而低级官吏的俸禄不够养家糊口。

【原文】　王荆公云："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州县之吏，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欲其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

赀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则偷堕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士之贫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禄既薄矣，而又州县之匮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悦者，有终岁不得一金。且夫假贷以往也，饥寒以居也，狼狈以归也。非大贤君子，谁能忍尔？而曰：“尔无贪！我有法！”岂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利禄，使其至远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丰者。如此而犹不改，则吾之法一用而天下服矣。

【译文】　王安石说：当今制定的官吏俸禄，一般都比较微薄。州县的官吏，大约任职六七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想让他们不丧失廉耻之心，大概具备中等道德修养水准的人都很难办到。因此，当今官位较高的，往往相互贿赂财物，经营资产；官位较低的，贩卖货物或向人行乞，无所不为。苟且怠惰、献媚取宠的思想抬头，而奋发自强的志趣减弱。本职工作怎能不松懈呢？强国之术什么时候才能受到重视呢？”家境贫寒的知识分子，扶老携幼，千里迢迢去就任官职，俸禄已够微薄的了，而所在州县又比较贫困，上级官吏出于私怨而又不喜欢他们，有的官吏终年未得分文。至于某些官吏靠借贷前去赴任，忍饥受冻地住在那里，最后狼狈不堪地返回来。除非是大贤大德的君子，此外谁能忍受这种境遇呢？而执政者还告诫说：“你们不要贪财受贿！我这里有法律！”哪有这种道理！因此不如使天下官吏的俸禄公平合理，使那些与朝廷最疏远的官吏，就象与朝廷最亲近的官吏一样；给俸禄少的官吏增加薪水，就象俸禄多的官吏一样。如果这样，有的官吏还改不掉贪赃受贿的行为，那么我手中的法律一旦实施，天下的官吏没有不服从的。

【原文】　三代之井田，齐之内政，唐之府兵与夫口分世业之法，当是时不闻有游食冗食之民也。今日地少而民多，欲耕无田，欲蚕无桑，欲樵无山，欲渔无水，欲坐而（作）［贾］无肆，欲负而贩无市。则食于丐，食于兵，食于倡优，食于胥史，食于巫觋，食于淫祀之祝，食于佛老之使令，无疑也。彼冒愧而为之，活旦莫焉尔矣。

【译文】　夏、商、周时实行井田制，春秋时齐国的内政法，唐代推行府兵制以及口分田、永业田等各项措施，这几个时期，没听说有不靠农耕而食和不劳而食的人。当今耕地少而人口多，想耕作而没有土地，想养蚕而没有桑田，想打柴而没有山林，想发展渔业而没有水田，想定点作买卖而没有摊床，想提货贩卖而没有市场。那么只好靠乞讨糊口，靠当兵糊口，靠卖艺糊口，靠在官府里当个办事员糊口，靠装神弄鬼糊口，靠不合礼制的祈祷祝福糊口，靠给佛寺和道观效力糊口，这是必定无疑的。他们蒙受羞耻而从事这些行业，不过是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十八　用法公平则人无怨

【提要】　作者指出，法律是用在不得不用的时候，刑罚是加在那些自行犯罪者的头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上下服从朝廷的统治。而要做到这一点，执政者必须抛弃个人的情感因素。

【原文】　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废廖立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而立垂泣。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其有不服乎？

【译文】　春秋时，管仲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采地，伯氏到死也没有怨言。孔子认为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诸葛亮将廖立削职为民，流放到汶山地区。诸葛亮死的消息传到汶山后，廖立伤心地落泪了。水面是最平正无颇的，人们往往用它来衡量物体是否正直；镜子是明察秋毫的，丑陋者用它来照见自己形象时竟忘掉了发怒。水和镜子所以能够准确无误地显示物体的正与邪或人的美与丑而又不至于招致人们的怨恨，正因为它们公正无私。水和镜子公正无私，还能免去人们对它们的毁谤，何况大人君子胸怀安生救死的思想和传播宽厚仁爱的品德呢？法律是用在不得不用的时候，刑罚是加在那些自行犯罪者的头上，这样，全国上下难道还有不服从法治的吗？

【原文】　伊尹曰阿衡。衡所以权万物之轻重，而归于平。周公曰太宰。宰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适于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为重为多者无所德，为轻为寡者无所怨。衡宰之上，实无心也。故古之事君者，亦无心而已。昔叔向被囚，而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也而朝；范滂被系，而霍谞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谢。呜呼！国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霍谞，则名迹之或匿或见，权势之或远或近，皆可以两忘也。夫周之于商民，至矣。劝之之辞曰："天惟畀矜尔，我大介赍尔。"惧之之辞曰："尔探天子威，我致天之罚。"我岂以喜怒之私而行乎劝惩之间哉！有天存焉，吾听之而已矣。待商民以天，不以己意。吾心无愧于天，亦无愧于人矣。

【译文】　伊尹的官职称阿衡。衡是用来量万物轻重的，掌衡的目的是为了公平。周公的官职称太宰。宰是调制百味的厚薄，目的是为了使食物的各种味道调和适中。正由于衡和宰的作用在于调和、公平，因此持有物品重量多的人和喜欢味道浓厚的人不会感谢他（它），持有物品重量轻的人和喜欢味道清淡的

人也不会怨恨他（它）。掌衡的人与掌膳食的人在从事本职工作时，确实没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古代为君王效力的人，也同样不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春秋时，晋国的叔向被关在监狱里，祁奚赦免了他。叔向出狱后，不去向祁奚报告自己已被赦免的消息，［以表示感激之情，］而去朝见君王。东汉的范滂被朝廷逮捕，霍谞负责审理这起案件，范滂出狱后去探望霍谞时并没有表示感谢。唉！国家的大臣，他们的思想境界都象祁奚和霍谞那样，那么他们的名望和事迹或隐或现，与权贵们或亲或疏，都可以不去计较。周朝的统治者对商朝的遗民，仁至义尽。周成王勉励商朝遗民的诰词说："上天赐恩怜悯你们，我也会大发善心来赏赐你们。"并警告他们说："你们妄图探取上天的威严，我就把上天的惩罚用在你们身上。"在成王看来，我难道会把个人喜怒哀乐的感情渗透到对商朝遗民的勉励和惩罚之中吗？有天命在那，我不过是按天意行事罢了。我用天命来对待商朝的遗民，不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只要我的心在上帝面前不感到惭愧，在人的面前也就不会感到惭愧了。

【原文】　夫商坐肆，持权衡而售物，铢而铢焉，两而两焉，钧而钧焉，而不为人交手授物，无敢出一语者。苟阴合权衡而罔利，而所赢者，仅若毫发，众皆怒而弃之也。

【译文】　商贩坐在商店里，用秤卖货，铢是铢，两是两，钧是钧，商贩用不着给顾客拱手送礼，顾客不敢说一句挑剔的话。如果出售货物的价钱与所称的重量暗中相合而商贩从中渔利，得的好处，哪怕是一点点，顾客们也都会愤怒地离开他。

【原文】　东坡尝论榷酤，言："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赏或不赀。未尝少纵。至私酿终不能绝也。周公何以禁之？曰：'周公无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译文】　苏轼曾评论官府专利卖酒问题，他说："自从汉武帝以来，直到今天，每个朝代都有关于酿酒的禁令。被处罚的，有的竟至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受褒赏的，有的获奖数额很大。对酒的经营管理，历朝都不曾放松。至于私人造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公为什么能禁止私人酿酒呢？我的回答是：'周公不想在酒上获利，他所颁发的《酒诰》，不过是为了使百姓的道德行为端正罢了。'甲乙两人都打自己的孩子。甲方的孩子服从管教，而乙方的孩子却不服从管教，这是什么原因呢？甲方打孩子，是要求孩子好好学习；而乙方打孩子，是不让孩子吃东西。这就是周公所以能禁止私人酿酒的原因所在。"

十九　法举其略吏制其详

【提要】　作者认为，朝廷制定法令应当简明扼要，而不应过于繁琐。这样才能发挥主管官吏的职能作用，从而因时、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作者还批评了在选拔官吏问题上，只重选法程序而忽视主管官吏职能的倾向，致使利禄之徒、无能之辈窃居要职。

【原文】　古之治，任吏而不任法；后之治，任法而不任吏。古之人非废法而不用也，法举其略，吏制其详。天下之利害，吾知之，吾为之，上之人不吾禁也，惟知要其成而责其效而已。故天下之事，可否废置，皆制于吏。后之人非废吏而不用也。吏满天下，而以律拘之。心知其利，而不能以尽为；明见其害，而不能以尽去。尽寸违之，则事未及成，而以失律报罢闻矣。故天下之事，可否废置，皆听于法。

【译文】　上古时代的统治者治理天下，凭官吏而不凭法律；后来的统治者治理天下，凭法律而不凭官吏。上古时代的统治者并不是废弃法律而不用，而是立法简略，官吏断事时周详。在古人看来，天下的利害所在我清楚，我知道如何去做，朝廷和上级官吏也不束缚我的手脚，［朝廷和上级官吏］只知道要求我们在事业上取得成效而已。因此那时天下的事情，是放弃还是兴办，都依靠官吏的裁断。后来的统治者并不是废除官吏而不用。官吏遍布天下，而［朝廷和上级官吏］用法律约束他们。他们心里清楚如何去做才有利无害，却不能尽力而为；他们明明见到社会上还存在着弊病，却不能想办法根除。稍有违背法律的地方，事情还没有取得成功，却因为违背法律的罪名，报知朝廷而中止了行动。因此天下的事情是放弃还是兴办，都取决于法律。

【原文】　呜呼！国之有法，犹古人之谈兵也。吏之用法，犹今人之用兵也。古人之所谈者，亦举其大要云耳。至于纵横变生，出奇制胜，则用兵者临事而为之应。如其以古人之所谈者而拘之，则亦败事而已。管仲之治齐，商鞅之治秦，举一国之事，而听其施设焉。故其富国强兵之效亦有可观。龚遂之守渤海，赵充国之降先零，举一方之事，而从其便宜焉。故其当时便宜之政、抚御之略，皆得以济其所欲。任吏而不任法，其效如此。有天下者，其可以无法而拘吏哉？

【译文】　唉！国家有法律，如古人谈论兵法一样。官吏运用法律，如今人用兵一样。古人所谈论的兵法，也不过是举其概要而已。至于作战时的纵横变化，运用奇兵制敌取胜，那就靠指挥官临事而采取相应的策略。如果指挥官用古人所谈论的兵法来约束自己，也只能导致军事上的失败。管仲治理齐国，商

鞅治理秦国，他们操持整个国家的事务，使之服从于他们所制定的措施和法令。因此他们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效也很可观。龚遂担任渤海太守，赵充国招降先零部族，他们操持一个地区的事务，使之服从于当务之急。因此他们在当时所采取的因地制宜的行政措施和通过安抚而达到控制少数民族的策略，都可以成就他们所要完成的事业。任用官吏而不运用法律，也取得了这样的成效。得到天下的人，难道可以没有法律而去约束下级官吏吗？

【原文】　选法之弊，其弊在于任法，不在任官。任法而不任官，是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胥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郎官者，据案执笔、闭目而书纸尾而已。是故今之注拟于吏部，始入官则得簿尉，自簿尉而得令丞。推而上之，则得幕职。由是法也，又上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虽贪闒者、披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曰不应格者，虽其实贤能廉洁，才智皆不得也。不得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怨不愧，吾事毕矣。”如募役焉，书其产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劳逸之吁：一吏而阅之可尽矣。贤不肖、愚智何别焉？

【译文】　选举法的弊病，主要在于听凭选举法的作用，而不在于听任主管官吏的职能。只听凭选举法的作用，而不听任主管官吏的职能，因此吏部选拔官吏的权力，不在主管官吏的手中，而是在吏部下级官吏的手中。朝廷所制定的选举法，恰好可以为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提供了致富的财源，而不可以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措施。［那些承担吏部主要责任的］所谓尚书、侍郎和郎官，只不过是伏案执笔、不负责任地在委任书的后面签上自己的职衔和名字罢了。因此当今拟定选用的官吏在吏部登记备案，开始步入仕途就得到了县主簿和县尉的官职，自县主簿和县尉的官职又提升为县令和县丞。再往上，就提拔为州郡行政长官的属吏。按这种选举法的程序，又升迁为州郡的行政长官及其副职。按这种选举法的程序，那些应该选拔的，便称为“应格”；那些不应该选拔的，便称为“不应格”。那些应格者，即使是贪婪卑贱的、屈节怯懦的、年迈神智不清的、年轻幼稚的、愚昧无知的、平庸无能的，都得到官职。得到官职的不感到惭愧，授给他们官职的也不感到为难。那些不应格的，即使他们确实很贤能很廉洁，他们的才智却得不到重用。才智得不到重用，也不怨天尤人；不授与他们官职的，也不觉得可惜。主管吏部的官员说：“那些没有授予官职的没有怨言，而那些已经授予官职的不感到惭愧，我的本职工作就完成了。”［这种做法］犹如官府募人充当差役一样，填写应募者出身的尊卑，而按先后次序排列；应募

者服役时间的长短，对他们劳逸状况的忧虑：由一个低级官吏考核监督就可以完全胜任。善良与邪恶、愚昧与明智如何区别呢？

【原文】　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谓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曰："黄、散以下悉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选授；则当时之为吏部者，亦岂止取夫若今之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耶？愚以为今之吏部，要当略小法而责大体。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亦不失夫铨选之本体，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则善矣。

【译文】　南朝刘宋时，朝廷任命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托人对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能行使吏部的职权就受命，不然就拒不受命。"徐羡之答复说："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以下官员的任命权均交给吏部。"蔡廓仍以为没有尽到吏部的职责，于是拒不受命。古时的吏部，即使是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这样地位较高的官职都由吏部选拔而授予官职；当时掌管吏部的官员，也难道只选用那些象当今的所谓应格者出任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吗？我认为当今的吏部应该省略繁琐的选举法条文而探索选拔官吏的利害所在。假使那些繁琐的选举法条文允许与否，均与选拔官吏的利害所在无关，那么吏部的几位主要负责官员可以出主意自行裁决。总的看来，也不会丧失选拔官吏的根本原则，并且也不会损害那选举法的宗旨，这就比较完善了。

治国方略卷四

二十　天下之名生于不足

【提要】　作者认为，社会上的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美名往往出现在社会风气比较轻浮的环境中。如果社会风气淳正，就不会出现各种美名了。因此不能以社会上美名的多寡来判断社会风气的好坏。

【原文】　举国皆儒，则儒者之名不闻。为吏皆循，则循吏之名不闻。士皆纯德，野无遗贤，则独行、逸民之名不闻。为子皆孝，为臣皆忠，则忠臣孝子之名不闻。盖尝读浑浑之书，而得九官、十二牧之为人；读灏灏之书，而得伊尹、伊陟、傅说之为人；读噩噩之书，而得周、召、闳夭之徒之为人。彼皆大儒也，当时不称其为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当时不目之曰循吏。彼皆为忠

为孝也，当时不指之为忠臣孝子。下至于乡党庠序之间，不闻其有独行；山林草泽之间，不闻其有逸民。

【译文】　全国上下都是儒士，儒士的称呼就听不到了。当官的都奉法守职，循吏的称呼就听不到了。文人学士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民间没有未被发现的贤能之士，独行、逸民的称呼就听不到了。作子女的都孝顺，作臣下的都忠心，忠臣孝子的称呼就听不到了。我曾读过深厚质朴的虞、夏之书，了解朝廷和各州行政长官的立身行事；读过博大精深的《商书》，了解了伊尹、伊陟、傅说等人的立身行事；读过义正辞严的《周书》，了解了周公、召公、闳夭等人的立身行事。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儒士，可当时人们不称呼他们为儒者。他们都达到了奉法守职的良吏标准，可当时人们不把他们指作忠臣孝子。从京都下至乡里、地方学校之间，没听说有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之人；山林和草泽等偏远地区，没听说有避世隐居之人。

【原文】　自鲁国之人以儒称，则儒道衰于周矣。自郑子产、楚孙叔敖以循吏闻，则吏治衰于列国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独行著，则天下之事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长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长往，则韬光铲彩于渔樵间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称于吴、曾参以孝称于鲁，则忠臣、孝子稀疏寥落，如参、辰相望矣。呜呼！士以一行得名于时，彼亦何等时耶？是故西汉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汉之美事也；东汉之有“独行”，有“逸民”，非东汉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义”，非李唐之美事也。（实）［德］泯于有余，名生于不足而已。

【译文】　自从鲁国人以儒者相称，儒道在周代就开始衰微了。自从郑国的子产、楚国的孙叔敖以奉法守职的官吏闻名于世，官吏的治绩在春秋列国时就开始衰弱了。自从伯夷、柳下惠以志节高尚而显名于世，天下的事情就开始出现崇尚偏向的弊病。自从长沮、桀溺这些人以隐士的身份经常往来于山林草泽，怀才隐迹在渔民和樵夫中间的，就大都是避世隐居的人。自从伍子胥因忠于吴王而在吴国受到赞誉，曾参因孝顺父母在鲁国受到称颂，忠臣孝子就寥寥无几了，就象天上参、辰两颗星遥遥相望一样。士人以一种品德在他所处的时代获得美名，那个时代的形势究竟怎样呢？因此西汉有“儒林”、“循吏”的美称，并不是西汉时的好事；东汉有“独行”、“逸民”的美称，并不是东汉时的好事；李唐王朝有“孝友”、“忠义”的美称，并不是李唐王朝的好事。德望消失在社会风气比较淳厚的环境中，而美名出现在社会风气比较轻浮的环境中。

【原文】　王《雅》之诗，其序不言美。极盛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文虽不同，而意出于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于不足，德泯于有余。方其美恶之相形，善否之相倾，故天下之人得以窥其迹而议其事。大人君子处于纯全至

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动万世。皞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虽欲指而名之，颂而美之，岂可得哉？《诗》之所述，一介莫不称美；而成王之《雅》序，独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辞，独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备，不可得而形容也。有有则“有”之名不立，无有则“有”之名始著。苏文忠公称庆历之盛，曰：“天人合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烈难名而福禄无穷。”当是时也，尚复有名之可指乎！

【译文】　周初几位帝王所作的《雅》诗，它的序言没有评论它的完美。最兴盛的卦象，它的爻辞没有提到吉祥。这两个方面，虽然文字不同，而它们的意蕴却同出一源。这个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天下的事情，美名出现在社会风气轻浮的时候，而德望消失在社会风气淳厚的时候。当天下的事物美好与丑恶相互对照、善良与鄙劣相互排斥的时候，因此天下人可以观察每个人的表现，从而评论他们的立身行事。那些有地位有德望的人处在纯洁、完美、最公正的社会环境中，不是靠说教，而是靠行动，就足以使世世代代的人深受感动。他们的思想境界博大深邃，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普天下的人，即使想授予他们荣誉称号，从而歌颂他们、赞美他们，怎么能办得到呢？《诗》三百篇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哪怕是一首极平常的诗，《毛序》无不赞美；而周成王所作《雅》诗的序言，偏偏没有赞美之词。这并不是因为成王的《雅》诗思想内容不美。《周易》的各卦卦象，一般说来，每件事有所受益，无不称“吉”，而“乾”卦的六爻辞，偏偏不提“吉”字。这并不是因为“乾”卦不吉利，而是由于它的卦象体现了最高尚的道德，是一般人不能描述的。什么都有，“有”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正是有没有的时候，“有”的意义才开始出现。苏轼称赞宋仁宗庆历年间国势的兴盛，他说：“自然现象与民意协调，朝野上下心情舒畅，人们不以才智处世待人而道德淳厚，公卿将相的功劳业绩之多难以称颂而福禄无穷。”这个时期，还有什么美名可以称颂呢？

二十一　爱民当思所以防民

【提要】　作者批驳了某些不达世情的儒生空谈以仁义治国。他认为，对百姓过于宽大仁慈，反而使社会增加犯罪，从而导致对百姓频繁用刑。他主张严肃法纪，使百姓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原文】　刑所以残民，亦所以厚民；刑所以虐民，亦所以安民。今之天下，惟严于用刑，而后可以言省刑；惟公于明刑，而后可以言恤刑。汉文帝宽仁之君也，而后世之论则曰“以严致平”。汉宣帝持刑之君也，而当时之诏则曰“务

行宽大”。故文帝之于黎民醇厚，正自其以严致之；而宣帝之吏称民安，亦自其持刑得之。

【译文】　刑罚可以用来杀害无辜的百姓，也可以使百姓丰衣足食；刑罚可以用来侵害百姓的利益，也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当今的天下，只有用刑较严，然后才可以谈得上省刑；只有将罪犯公布于众，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减刑。汉文帝是一位宽大仁义的君主，而后代的人评论他的政绩时却说“以严肃法纪而使国家出现升平景象的”。汉宣帝是一位以法治国的君主，而他在位期间所颁发的诏书却要求公卿大臣处理政务时“务行宽大”。因此文帝时的黎民百姓淳朴厚重，正是由文帝严肃法纪得来的；而宣帝时的官吏称赞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也是由宣帝坚持以法治国得来的。

【原文】　吾尝怪夫世之迂儒曲士不明圣人之旨意，姑取无用之空言，以自高大，曰：“圣人无事于刑也。”圣人之果无事于刑也？而天下可以免刑哉？故吾之所谓无刑者，非世之所谓无刑也。必有使之而至于无刑也。恭维主上仁民爱物，与尧舜刑期无刑之意异世同符。迩者曲轸宸虑，哀矜庶戮之不辜，亲屈帝尊，临轩虑囚；而又遣部使者分行诸路，一清囹圄，惠至渥也。尚虑州县之吏不能体悉圣意，必欲如皋陶之不负所委，以推广好生之德。故愚不敢采摭阵腐而苟有赞美。（切）［窃］谓今之天下，惟虑夫用刑之不严、明刑之不公。是以为善者良者之不幸，而奸者诈者之幸。用于人情之私，非用于人情之公，是以为天下之病也。

【译文】　我曾责怨社会上那些拘执而不达世情的儒生和孤陋寡闻的人不晓得古代圣人学说的旨意，姑且摘取一些脱离实际的言辞，用来抬高自己，说什么：“古代圣人不从事刑罚。”古代圣人果真不从事刑罚吗？而普天下的人可以免去刑罚吗？因此我所说的无刑罚，并不是社会上某些人所说的无刑罚。必须有使用刑罚的阶段，然后才可以达到无刑罚的地步。［某些人］称颂当今皇上以仁慈之心对待百姓并施及万物，与尧舜时代的犯人在服刑期间不使用肉刑的用意属异世而同法。近来，某些人使皇上委曲地转变了治国的谋略，同情百姓无罪被杀，使皇上亲自降低自己的尊严，到殿前讯问察看记录囚犯的罪状；并且派遣和部署使者，分头巡视各路州县，彻底清查牢狱，所施恩惠，极为厚重。可他们仍忧虑州县的官吏不能体察和领会皇上的意旨，要求各级官吏必须象皋陶不违背舜帝的嘱托一样，以发扬光大皇上爱惜生灵、不事杀戮的品德。因此我不敢轻易采纳他们的陈辞滥调而随便地加以赞美。我私下以为，当今天下，应该只担心各级官吏施用刑罚不严明、公布犯人罪状不公正。所以对于善良的人们是灾难，而对于奸诈之徒却是幸运的。他们拿刑罚去徇私情，而不是根据人

心向背来实施刑罚，所以这是天下的弊病。

【原文】　周公之诗曰："既取我子，毋毁我室。"说者曰："诗人之仁也。"郑伯之诗曰："无逾我墙，无折我桑。"说者曰："诗人之爱也。"是则然矣。知仁民而未知仁之方，知爱物而未知爱之意。与其忧我子之取，孰若常固其室而不可毁。与其忧我桑之折，孰若常高其墙而不可逾。

【译文】　周公的诗说："［猫头鹰］已经夺走了我的雏子，再不要毁坏我的巢穴。"有人评论说："体现了诗人的仁爱之心。"郑庄公的诗说："［我请求仲子］不要跨越我家的院墙，不要踩断我家植的桑。"有人评论说："体现了诗人的吝啬之心。"评论者对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的评论都是正确的。周公只知爱民，却不知如何爱民；郑庄公只知吝惜财物，却不知如何吝惜财物。与其担心我的雏子被猫头鹰夺走，何不如经常加固我的巢穴，使之不容易毁坏。与其担心我家的桑树被踩断，何不如常把墙筑得高一些，使之不容易跨越。

【原文】　古之立法，不惟惩天下之已犯，亦所以折天下之未犯。盖已犯之必惩，未犯所以必折也。今夫民之情，固喜温而恶寒，欲凉而恶热。然冬不寒、夏不热则民病而死矣。是故爱极者，恩之所从消；宽甚者，猛之所自起；求用刑之疏者，必至于用刑之数；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故汉高帝如此其宽仁也，入关之初，结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锐也。而其与民约法，亦曰杀人者死。帝不以为疑，民亦不以为请。何则？上下皆便，其当然也。杀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杀，以至于大乱。故虽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杀人之罪，以陷天下之心。虽秦人之苦于苛，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杀为帝之虐。然则古之立法之意可知也已。大抵始于必用，而终于无所用也。今之法则不然。始乎不用，而终于不胜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纵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终于无所用矣。

【译文】　古人制定法律，不仅惩罚天下已经犯罪的人，也用来让天下未犯罪的人服从法律。一般说来，已经犯罪的人一定受到惩罚，未犯罪的人也因此一定服从法律。现在那百姓的心情，当然是喜欢温暖而厌恶寒冷，喜欢凉爽而厌恶炎热。然而冬季不寒冷、夏季不炎热，百姓就容易患病而死。因此过分仁慈，恩惠便因此减少了；过分宽大，严厉便因此出现了；追求少用刑罚的人，将来必然导致频繁用刑；讨天下喜欢的人，反而会落得个天怒人怨的下场。天下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因此汉高祖如此宽厚仁慈：刚进入关中时，结交天下吏民之心，如此急迫；要废除秦朝的苛法，如此坚定。而他与百姓约法三章，也

告诫百姓说“杀人者死”。汉高祖不因此而有疑虑，百姓也不因此而请求废除这条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上下都感到便利，这是理所当然的。杀人而法律不处以死刑，谁不杀人，以至于社会上出现大的动乱。因此汉高祖想尽快地夺取天下，却不敢赦免杀人的罪行，以冷落天下民众的心。虽然关中百姓为秦朝的严刑苛法所苦，却不因为汉高祖不赦免杀人的罪行就认为汉高祖暴虐无道。那么古人制定法律的宗旨可想而知了。大都是从坚定地使用刑罚开始，而最终导致刑罚失去应有的作用。当今的法律就不是这样。起初不动用刑罚，而最终却频繁地动用刑罚。法律不追求百姓以身试法，而是防止百姓以身试法。古代的法律，百姓不以身试法，也不引导他们以身试法；而百姓如果以身试法，就不轻易放过。正由于不轻易放过，因此百姓也不敢以身试法。所以那时的社会从坚定地使用刑罚开始，而最终导致刑罚失去应有的作用。

【原文】　为矢者有杀人之心，而天下不可废矢也。然人人而知择焉。则矢可无乎？曰：“吾心存焉，虽为矢无害也。”夫子未尝废钓弋也，而所以仁禽兽者，至矣！是故惟君子不以所居迁所存。皋陶之刑皆春风，汤（师）之师皆时雨。遇所居而迁焉，斯下矣。

【译文】　制造弓箭的人有杀人的动机，天下却不可废弃弓箭。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弓箭。弓箭可以没有吗？回答说：“我的心里有个射箭的准则，虽然制造了弓箭，却不会有什么害处。”孔子不曾放弃钓鱼和射猎，而他对待禽兽的态度尽善尽美！所以只有品德修养很高的人不因所处的环境而改变自己志趣和节操。皋陶的刑罚对于百姓来说都像春风一样，成汤的军队对于百姓来说都像及时雨一样。遇到一定的社会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志趣和节操，这是很低下的。

二十二　法不虑其终者必坏

【提要】　作者认为，只有唐初制定的租庸调、府兵、按六典设官等各项法制得夏、商、周法制的余意。这些法制，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精兵简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统治者没有考察法制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病，因此当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时，这些法制也就失去了作用。

【原文】　西汉而下，创法垂制，得三代之余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轻重不均，唐则一之以租调；养兵之法，每患其坐食无用，唐则处之以府卫；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实杂揉，唐则纳之以六典。使民不至于困，兵不至于冗，官不至于滥。太宗之法，庶几先王者，非以此欤？

【译文】　西汉以来，创建制度并将制度传给后世，以及能得到夏、商、周三代制度遗意的，没有哪个朝代能像唐朝那样。从百姓那里获取赋税的制度，往往使人担忧百姓承担的赋税轻重不均，唐朝就用租庸调法把它统一起来；整治军队的制度，往往使人担忧兵士不劳而食，唐朝就用府卫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设立官职的制度，往往使人担忧官位与职权不符，唐朝就把它纳入《周礼》六典的范畴。这样，百姓不至于陷入困境，军队的建制不至于名目繁多，官职的设置不至于名实不符。唐太宗时所创建并实行的制度，与上古先王很相似，莫不是在这几个方面吗？

【原文】　建官之法传之至于景龙，则有墨敕斜封之滥，而古制遂以坏。养兵之法传之至于开元，则有长驱矿骑之制，而府卫遂以变。取民之法，传之至于建中，则有两税之目，而租调遂以废。夫中、睿之君固不足深责，而张说、杨炎亦非暗于事机者，岂可轻改太宗之法欤？

【译文】　唐初设立官职的制度，传到中宗景龙年间，便有了皇帝不经外廷审议而擅自授官的越制行为，而古代设立官职的制度因此遭到破坏。唐初整治军队的制度，传到玄宗的开元年间，便有了长从矿骑的兵制，而府卫兵制因此发生变化。唐初的从百姓那里获取赋税的制度，传到德宗建中年间，便有了两税法的条目，而租庸调法因此被废除了。中宗、睿宗这两位君主，固然不可以过多地责怪，而张说、杨炎也不是不懂得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人，怎么能轻易改动太宗创建的制度呢？

【原文】　盖尝考之，丁以百亩为率，租以二石为额，调以絁布为制，役以二旬为限，此租调之法也。然无以葬者，许鬻永业。自狭乡顿宽乡者，并鬻口分。既许其鬻，则兼并宁不启耶？已鬻者不复授，则课何从均耶？在府则力田，番上则宿卫。无事皆农夫，有事则精卒。此府卫之法也。然河东、河北、关右、陇左府不环京畿者五百余，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府之在诸道者才二十余。虽曰重内轻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轻矣，卒有调发，岂能朝夕至耶？分职率属则曰省、曰台、曰寺、曰监，序劳秩能则有品、有爵、有阶、有勋。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后，官不胜众也，乃骤为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复增制员外。在当时已不能守，何以责后世之变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虑其所终，不稽其所弊，是以虽行之一时，而卒不能以行之久远也。

【译文】　我曾经考察过，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国家以授给每人农田一百亩为标准，每人向国家交纳粮租以二石为限额；国家向每户征收纺织品的户税，以交纳绫绢絁布为定制；为国家服徭役，以每年二十天为期限。这就是租庸调法。

然而没有钱财安葬死者的家庭，允许出卖永业田。百姓有从地少人多的地方迁到地多人少的地方的，均卖掉口分田。既然允许百姓出卖永业田和口分田，那么兼并土地的现象难道还不出现吗？已卖掉土地的农户，国家不再授给土地，那么百姓向国家交纳的租税怎么能均衡呢？［农民］在州府时很努力耕作，到京师轮流值班时便担任皇宫警卫。国家无战事时都是农夫，有战事时便都是精兵。这就是府卫之法。然而河东、河北、关西、陇左这些地区的州府环绕京都地区的就有五百多个，而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四道的州府仅二十几个。即使说是重视中原地区而轻视边远地区，为什么相差这样悬殊呢？既然轻视边远地区，一旦边事突起，国家调动军队，怎能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呢？各司其职而统率百官的行政机关有省、台、寺、监，按功劳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授予的职衔有品、爵、阶、勋。这是唐朝设置官阶的措施。然而唐朝的官制在隋朝的基础上有增无减，竟然急增到七百三十个职务。［这么多的职务，］是应该精简的，竟然又增加了员外的建制。［古代设置官阶的措施，］在贞观年间就已经不能坚持奉行，凭什么指责后世改变了古人的设官之法呢？唐太宗的设官之法本来很好，只是不考虑它的后果，不考察它的弊病在哪里，所以虽然能在一个时期内实行，但终究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

【原文】　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斗米十钱余，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之患。仁宗治平中，诏陕西刺民，号义勇。又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然其后不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神宗熙宁中，行青苗之法。虽不许抑配，其间情愿人户，乃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以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于邻保。温公亦谓“民知所偿之利，不知还偿之害”，是也。

【译文】　宋太宗讨平河东北汉政权，制订和籴法。当时一斗米价十几钱，一捆柴草八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作买卖。后来物价上涨而和籴法不除，于是成为河东地区世世代代的灾难。宋仁宗治平年间，朝廷下诏，陕西等地手背上刺字的乡民，称为“义勇”。朝廷又颁发敕书和榜文与百姓约定，义勇之民永不充军戍守边防。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义勇之民轮送粮草戍守边防是平常的事。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实施青苗法。虽然不允许官府对百姓强行摊征税物，但那些愿意向官府贷款的人家，大都是生活贫困而得不到接济的人，官府逼债过急，便相继逃亡。逃亡之后，就把所欠贷款均摊派给邻里的农户。司马光也说“百姓只知道贷款的好处，而不知道偿还贷款的害处”，这话说得很对。

二十三　人主好要则百事详

【提要】　作者认为，君王的职责主要是任用良相、掌握大政方针和考察官吏政绩的优劣而予以赏罚。这样才能使官吏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切不可越俎代庖。

【原文】　古人有言："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尝探是说，以考古今之治乱，盖无有不原于此者。

【译文】　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君主治理国家喜欢把握要点，百事就周详；君主治理国家喜欢面面俱到，百事就容易荒废。"我曾探讨过这种说法，并用以考察古今的治世或乱世，大概没有不出自这种说法的。

【原文】　三代人主虚心恭己以论相于上。自庶言、庶狱、庶事不敢兼知，以乱其纯一，而汩其聪明。是以届堂之闻，必得贤相；而相总领众职，进退百官，亦无有不得其人。某人治某事，某人居某职，予之者不敢轻，而得之者不敢慢。恪守官常，惟职是举，夫然后道德政事并行而不偏废。

【译文】　夏、商、周三代君主以谦虚谨慎和端正严肃的态度来约束自己，并选择好统领百官的宰相。来自下边的各种言论，各种诉讼案件和各种事务，不敢全部了解和掌握，怕扰乱自己纯朴的本性和天赋的才智。所以朝廷里，一定选好贤明的宰相；而宰相领导各种职能部门，引荐和罢黜下级官吏，也没有不符合本人实际情况的。某人处理某种事务，某人担任某种职务，委任他们职事的人不敢掉以轻心，而取得职事的人不敢玩忽职守。忠于本职，尽职尽责，只有这样，道德教育和行政事务才能同时进行而不偏废。

【原文】　自三代以还，道揆不明，（而）法守滋乱，而不可收拾。吾观汉文帝之贤，若足以超三代之治。断狱钱谷之数，问之周勃，又问之陈平。文帝固非好要之主也。武帝之英雄大略，若足以超三代之治。然"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此言之发，何为者耶？武帝抑非好要之主也。夫大体之不知，当务之不急，所谓造原立本，关兴衰治乱之大者，一不暇讲，天下之事，百官有司之守，方丛然萃于吾身，而欲兼之。汉治之不古，无足怪也。

【译文】　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用义理来评价事物是非曲直的风气不能宏扬光大，按法度来履行自己职守的风气日益为人们所打乱，以至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我看汉文帝的贤明，似乎完全可以超越夏、商、周三代贤君的政治；而他要了解全国审理和判决案件的情况和国家钱财粮食的数量，向

太尉周勃请教，又向丞相陈平请教。文帝固然不是喜欢把握治国大政方针的君主。汉武帝的英雄大略，似乎也足以超越夏、商、周三代贤君的政治。然而他对丞相田蚡竟说："您要任命的官吏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一些官吏。"说这话，其用意是为了什么呢？汉武帝仍是不喜欢把握治国大政方针的君主。治国的大政方针不清楚，应该做的不急于去做，所谓制订治国的根本大计，以及关系到国家兴盛、衰亡和安定、动乱的重大问题，一旦没有时间去讲，天下的各种繁杂事务，各级官吏和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正纷繁地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而要兼行并施。汉代的政治不同于上古时代的政治，是不足为怪的。

【原文】　盖尝论之，人主以一心之智虑、两耳目之聪明，如其烦于独断，而役于琐琐之常务，则事理之所在必不能精讲而深究之；不能精讲而深究，则士大夫之受命承教者必至于依违而苟且。大抵天下之理，造命容有不实，则将命者得以乖违；起事容有不中，则趋事者得以卣莽。好详之弊，其极必至于此也。

【译文】　我曾经谈论过，人君凭个人的智慧谋略和耳濡目染，如果为事事独自决断所烦扰，并为日常的琐事所驱使，那么天下的事理就必然不能精心地讲习和深入地探讨；不能精心地讲习和深入探讨天下的事理，那些俯首听命的士大夫之流就必然无所适从或得过且过。一般来说，天下的情理，命运之神当有失实的时候，那么承受祸福的人也可以有失误的时候；开创事业有失败的时候，那么急于求取职事的人也可以有轻率从事的时候。君主治理国家喜欢面面俱到，其结果必然出现这种情况。

【原文】　方今天下之务，莫重于兵吏，其次莫重于刑狱钱谷，然使庙堂之上操约御详，惟二三大臣。是究是图，是信是使。彼大臣既得其人，则百官有司之间，亦莫不各当其职。夫然后付之以兵吏之事、刑狱之事、钱谷之事。为祝者不使之治庖，为工者不至于易技。至于斯时，谁敢不究心奉职，以济吾所欲为耶？

【译文】　当今天下的各种事务，没有比军事吏治更为重要的了，其次没有比刑罚钱粮更为重要的了。然而在朝廷上掌握大政方针统理万机的，只有两三个大臣而已。他们研究谋划治国方略，任命委派官吏。那些执政大臣既然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各司其职的各级官吏之间，也无不称职。然后再向有关官吏授予军事吏治、刑罚、财政等方面的职责。作巫祝的，不能让他们去管理厨房；作工匠的，不至于改变各自的技能。到了这个时候，谁敢不尽心守职，来成就我的志向呢？

【原文】　昔唐宪宗锐意于为治，杜黄裳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贤、操执纲领、务得其大者。至于簿书狱讼，非人主所任。"又谓："王者任人责成，见功必赏，见罪信罚，孰敢不尽力？"周世宗违众破北汉，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高锡上书，以为："不若择立心公正者为宰相，爱民听讼者为守令，丰财足用者使掌钱谷，原情立法者使掌狱讼。人主但视其功过而赏罚之。何忧不治？"二说然矣。差之毫厘。异乎吾所闻也。夫人主之任人，将人人而任之耶？抑任一相，而使一相任百官耶？如其人人而任之，百官有司皆出一人之所量授，则与夫好详之弊，亦无以大相过也。

【译文】　前朝的唐宪宗皇帝专心致志地治理国家，杜黄裳担心他治国不得要领，便借机推心置腹地向他进言："作帝王的法则，在于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任用贤才、掌握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处理国家的大事。至于官府文书和诉讼案件等事，不是帝王应该做的。"又说："帝王任用人才并督促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见到臣下有功劳一定奖赏，发现臣下有罪过一定处罚，谁敢不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世宗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出兵打败北汉的军队，从此政事不分大小，都亲自处理。高锡上书，认为："不如选择居心公正的人担任宰相，选择关心百姓疾苦和善于处理诉讼案件的人担任郡守、县令，选择能为国家增加收入和保证国家供给的人掌握钱粮大权，选择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法令的人掌握审理诉讼案件大权。帝王只考察臣下功过的大小而实行赏罚。还担心什么治理不好国家？"杜黄裳和高锡说得都很对呀！仅有细微的差别。与我所听到的情况不同。帝王任用人才，还是所有的官吏都由他任命呢？还是只任命一位宰相，并授权宰相去任命各级、各部门的官吏呢？如果所有的官吏都由帝王任命，各负其责的各级、各部门的官吏都由帝王一人量能授予，那么与那喜欢事无巨细的弊病相比较，也不能强多少。

【原文】　人主以多事自弊，而百官有司皆以虚文为欺。盖本末上下始为之颠倒错乱。

【译文】　帝王因多事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而各级官吏和各职能部门用不实之辞来欺骗帝王。事情的本末和上下级关系开始因此颠倒错乱。

二十四　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提要】　作者指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要想在某个方面有所作为，那么在其他方面就应该有所不为。即是那些有超凡品德和才能的人，他们的成就也往往体现在某个方面。因此作为朝廷大臣不应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所驱使，而

应该把精力放在改变社会风气和为国家制订长治久安的策略上面。

【原文】　昔者禹、皋陶皆有绝德也。举天下之任，付诸此身，可以优为而无忌也。然终禹之身以功闻，终皋陶之身以谟闻。禹告皋陶曰："乃言底可绩。"盖责皋陶以功。而皋陶乃曰："予未有知。"皋陶告禹曰："汝亦昌言。"盖逊禹以谟。而禹则曰："予何言？"禹终无侵谟之心，皋陶终无攘功之意。夫禹岂拙于发明，而皋陶岂懦于有行者！盖天下之事不可以兼而为，而人之智虑不可以分而用。以不可兼之事，而加之不可分之智虑，必欲尽取而为之，其不废且败者几希。是故必有所不为于彼，而后可以有为于此；必有所不为于小，而后可以有为于大。虽禹、皋陶之绝德，不敢兼也，而况非禹、皋陶之绝德乎！况乎所当为之事，抑又难于禹之功、皋陶之谟乎！

【译文】　上古时代，大禹、皋陶都有超凡的品德。治理整个天下的重任，放在他们这样人的身上，可以完全胜任而不用替他们担心。然而大禹终生以功绩闻名于天下，皋陶终生以谋划治理天下的方略闻名于天下。大禹对皋陶说："您的话是可以实行并能取得功绩的。"似乎责怪皋陶在功绩方面不够突出。而皋陶却说："我又知道什么呢？"皋陶对大禹说："你说的也都是一些好话。"似乎认为大禹在出谋划策方面不如功绩突出。而大禹却说："我说些什么呢？"大禹最终没有介入谋划治理天下方略之事的动机，而皋陶最终没有把治理天下之功据为己有的企图。大禹难道不善于谋划创新，而皋陶难道不敢有所作为吗？是因为天下的事情不可同时去做，而人的智慧谋略不能同时用在各个方面。以不能同时兼做的事情，再加上不能同时兼顾的智慧谋略，一定要包揽各方面的事务而兼营并顾，不中途而废以至于失败的，几乎很少。因此在其他方面一定有所不为，然后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一定在小的方面有所不为，然后可以在大的方面有所作为。虽然象大禹、皋陶那样具有超凡品德的人，不敢兼营并顾天下之事，而何况不具备大禹、皋陶那样超凡品德的人呢！更何况所应该做的事情，比大禹所从事的事业和皋陶的谋略还要艰难呢！

【原文】　三代以还，士君子之有为于世者，自耻其才之一偏，而愧其力之不能兼举，则皆取天下无穷之事，一切以其身焉而任之。以宰相之职，而乃下为百司庶府之事，弊精耗神，治功益陋。凡所谓造原立本、关兴衰理乱之大、典谟吁俞、以天命相饬诘者，则阙然无闻。是非为彼废此、役小忘大之病呼？汉兴以来，此病尤甚。是以贾谊长叹息于文帝之时曰："大臣持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L，虑不动于耳目……"王吉亦言得失于宣帝曰："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呜呼！

风俗之不美，大臣之所当虑也；万世之长策，大臣之所当为也。当虑而不虑，当为而不为，岂汉廷大臣之才识不逮此耶？正以尽力于其小，则其大者固有所不暇为也。役志于其末，则其本者固有所不及究也。夫人之智虑虽不一禀，而其精力要亦有限。尽心一邑者，至戴星出入，仅胜百里之政；而振职内史者，至积旬稽审，而后诏敕不相背戾。彼其役役于簿书、期会之间，安能复有余力而为当务之急耶？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来，那些有志操有学问而要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人，为自己的才能仅局限在某个方面而感到耻辱，也为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各方面的工作而感到惭愧，于是想包揽天下无穷无尽的事业，都由他一人承担。凭宰相的职务，却竟然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做各级官吏和各职能部门所应该做的事情，来困乏和消耗自己的精神，而取得的功绩却越来越少。凡是所谓确立安邦定国的根本大计，关系国家兴衰治乱的大事，对前代圣哲的教导恭敬力行、用上天的意志告诫和责问各级官吏和百姓等方面，却一无所知。这不是顾彼失此、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所驱使而忘掉了国家大事的弊病吗？自汉朝建立以来，这种弊病越来越严重。因此贾谊在文帝面前发出“六叹息”之辞时说：“大臣手持官署文书不答复，定期统计核算财政收入被间断，认为是重大事故。至于流俗的改变、世风的败坏，仍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思考的问题与所见所闻无关……”王吉也在宣帝面前议论政事的得失，他说：“公卿有幸遇到建功立业的机会，而没能为国家制订长治久安的策略、引导明君把国家治理得象夏、商、周三代那样兴隆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所做所为仅仅在于定期统计核算、发送官署文书、审判案件和受理诉讼而已。这不是太平盛世的基业。”唉！社会风气的变坏，是大臣应该思考的问题；制订长治久安的策略，是大臣应该做的。应当思考的问题而不去思考，应当做的事情而不去做，难道汉代朝廷的大臣的才能学识达不到这种地步吗？正因为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全力以赴，那么对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固然没有时间去做。把精力用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那么对于立国的根本问题固然来不及探索。人的才智谋虑虽然禀赋不同，而他们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把精力全部用在治理一个城市的人，至于早出晚归，仅仅胜任百里方圆的政事；而尽力于内史职责的人，至于用几十天时间考核审查文稿，然后才能使朝廷颁布的诏书命令不至于相互抵触。大臣在官署文书和按期统计核算之间疲于奔命，怎能再有充沛的精力去做当前急需做的事情呢？

【原文】　文帝时，陈平为相，不对钱谷之问。宣帝时，丙吉为相，不问横道之死伤。

【译文】　汉文帝时，陈平作丞相，不回答文帝有关国家一年钱粮收入支出

方面的提问。宣帝时，丙吉作丞相，不过问路中的打群架者的死伤状况。

治国方略卷五

二十五　用人之法当察其内

【提要】　作者指出，不应把人的容貌、风采和言论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实际才能的依据，而应该考察其内在素质，这样就不能为其表面现象所欺骗。

【原文】　人之言曰："物至而后鉴得用其明，事至而后君子得用其情。若弗接乎吾前，则泯然矣。能耶？否耶？我且不得而见，而况能察欤？"是说然矣！然人才之能否，未易察也。退然如不胜衣，而能以晋国霸；今将求之以壮勇，则失之矣。年老短小，而能使盗贼解散；今将求之以奇伟，则失之矣。应对鄙拙，而能反风灭火；今将求之以文辩，则失之矣。是夫人之才实者不易察如此也。齿若编贝，目如垂珠，而持论不根，则容貌不足以取人矣。丰姿详雅，神精明秀，而误天下之苍生，则风采不足以取人矣。踔厉风（严）[发]，常屈挫人，而谄事群小，则议论不足以取人矣。是夫人之虚伪者，不易察也如此。人主于此将孰从而察之欤？闻之曰："人才之在天下，当索之于内，不当求之于外；当考之以实，不当信之以文。"夫诈而似智，佞而似忠，迟钝而得深谋，鄙薄而能立事。人主鲜有不惑于此。夫惟索其内而窥之，即其实而观之，心鉴内明，天机洞照，于一见之顷而得之于耳目之外，则是非能否了然不能欺矣。

【译文】　有人说："众人到了，然后镜子才能体现它的光明的特点；事情来了，有节操和有才能的人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从前我没有接触过某人，我对他就茫然无知。是有才能呢？还是没有呢？我又没有见到，何况能有什么深入地了解呢？"这种说法很对。然而人是否有才能，不是容易觉察的。外表谦卑柔弱象是连衣服都穿不起来，却能使晋国称霸；如今要以强壮勇敢为标准来选择人，那就错了。年事很高而身体矮小，却能驱散盗贼，如今要以奇特雄伟的标准来选择人，那就错了。回答问题鄙陋朴实，却能改变风向扑灭火灾；如今要以能文善辩为标准来选择人，那就错了。因此人的实际才能竟这样的不容易觉察。有的人，牙齿象编织在一起的贝壳那样洁白整齐，眼睛象下垂的珠串那样光泽圆润，然而立论缺少根据，那么容貌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有的人，姿容丰满，仪态安详文雅，神色光泽秀丽，然而损害了天下百姓的利益，那么风度文采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有的人，议论高迈，象风一样连

续吹来，层出不穷，常使别人屈服于他，然而卑躬屈膝地为小人们卖力，那么议论谈吐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因此虚伪的人竟这样的不容易觉察。君主对这种人将从何入手进行考察呢？听人说："人才遍布天下，应当取其内在素质，不应当取其外在表现；应当考察其实际才能，不应当相信其文采。"奸诈与智慧很相似，奸巧谄谀与忠心耿耿很相似，思惟迟钝的人却能考虑的很远，出身低贱浅薄的人却能创建事业。君主很少有不被这些假象所迷惑的。只有取其内在素质和实际状况进行深入观察，心明如镜，天赋的悟性洞察一切，在短暂地接触中就能透过表象而了解他的内在素质，那么一个人的立身行事的正确与否和能力的高低清清楚楚，就不能被表面现象欺骗了。

【原文】　昔汉武帝知人善任，使其于一世之人才亦尝致其察矣。独惜其舍内而徇外，遗实而取文。夫是以所用者，皆非真才实能。卫、霍之容甚武也，则用之。张、周、桑、孔之状甚锐而巧也，则用之。公孙、邹、枚儒服儒言，甚秀而文也，则用之。至于汲黯之质直，今日（舐）［诋］其戇，明日诮其无学，又明日怒其妄发，徙之内史，迁之淮阳。当是之时，苟非震整而翘秀，便捷而奋发，帝皆有所不决焉。然愈多而愈不济。一用之则一穷。尝读《吾丘寿王传》，观其书责之曰："子前朕用之时，智略辐凑，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前之时。"是不察其内，而徒信于其外，则称意于前而不称意于后。失人而然也。厥后宣帝总核名实，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以然。其惩武帝之弊而得之欤。是故人主之观人，要当以武帝为戒，以宣帝为法。

【译文】　西汉时，汉武帝知人善任，致使他对于当时的人才也尽到了考核的责任。只可惜他舍弃了人的内在素质而只取其外在表现，舍弃了人的实际才能而取其文采。因此他所任用的人，都不是有真实才能的。卫青、霍去病的相貌很威武，就重用他们。张汤、杜周、桑弘羊、孔仅的形象精明而小巧，就重用他们。公孙弘、邹阳、枚乘身着儒者服装、口吐儒者言辞，服饰比较华美而举止比较文雅，就重用他们。至于对待象汲黯这样质朴直率性格的人，今天骂他刚直愚莽，明天责备他没学问，后天谴责他胡言滥语，调他担任治理京城的右内史，又调他出任淮阳郡的太守。在汉武帝时代，如果不是相貌威严而才能突出、行动迅速而朝气蓬勃，武帝都不坚决重用。然而武帝重用的人越多，而事业越不能取得成功。一旦重用某人，某人就一筹莫展。我曾读过《吾丘寿王传》，看到武帝在赐给吾丘寿王的玺书中责备吾丘寿王说："从前，我起用您的时候，似乎智慧谋略都集中到您一人身上，认为天下第一，海内无双。等到出任辖区有十余城池的大郡都尉时，身受朝廷赐予的四千石厚禄，公务全都荒废，

盗贼遍地，跟以前的印象很不相称。”这是由于武帝不考察他的内在素质，而只相信他的外在表现。因此开始时很称心，到后来就不如意了。这是对人缺乏全面了解而造成的结果。此后汉宣帝用人时全面考察名声与实际是否一致，任命刺史、太守、诸侯相等官职时就亲自过问，以观察他们的内在本质。这是以武帝用人的弊病为鉴戒而得到的教训。因此君主考察人时，应当以武帝为鉴戒，以宣帝为榜样。

二十六　绳下严则人不敢尽

【提要】　作者认为，天下的事物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明显的是非界限。因此，人君如果对臣下要求过严，乃至怀有猜忌的心理，臣下就不敢尽心尽力，人君的身边也不会有敢于主事的大臣和恪守节操的人。

【原文】　君臣之间，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开，君臣之道丧矣。且天下之事，无定形也。见其贤而举之，以进善也，而可疑以植党。见不肖而去之，以绝恶也，而可疑以立威。兴作之邻于生事也，安静之似于因循也，忠直者疑于讪上也，虑患者近于妖妄也。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无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牵于意忌，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为之，以自速于祸也耶？大凡忧畏生于不足，猜忌起于有间。上之绳下也太严，则下之奉上也不敢自尽。故操权急者无重臣，持法深者无节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纵。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为之也。呜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惧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损威以避祸，岂国家之福也哉？

【译文】　君臣之间，可以相互忘情，却不可以相互猜忌。相互猜忌的怨恨一旦萌发，君臣之道就丧失了。况且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的模式。见到那些有贤能的人就推举，为的是引荐好人，而别人可以怀疑是为了树立党羽。见到不正派的人就离开他们，为的是杜绝与坏人的往来，而别人可以怀疑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有所作为与制造事端很相近，安静少事与因循守旧很相似，忠诚直率的人与毁谤上级的人很相似，担心祸患来临的人与言行举止荒谬的人很相象。可以说它对，也可以说他不对，没有当然的可以指之为固定的模式。如果人君为猜忌所纠缠，而怀有不相信别人的心理，文人学士也还有谁肯于轻易为他效力，以自取祸患呢？一般地说，忧惧的心理生于不满足，猜忌的心理始于彼此间有了隔阂。人君衡量臣下过严，臣下侍奉人君也就不敢尽心尽力。因此急于操持权力的人君，身边没有勇于主事的大臣；执法苛薄的人君，身边没有恪守节操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的思想拘谨，不能放开自己的手脚，心怀戒惧而不自安，必然不敢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唉！人君对他的臣属有所禁忌，

使他们畏惧自己还难免来不及。臣属敛迹而逃避嫌疑，降低自己的威望而逃脱灾祸，难道这是国家的福气吗？

【原文】　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临事也不忌。是以优游闲暇，而能有所建立。盖昔者尧之咨四岳曰："孰能治是水？"四岳曰："鲧可。"曰："孰能巽朕位？"四岳曰："舜可。"鲧方命圮族。虽尧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责。自今观之，必曰是误国也。举天下而与人，此岂细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之匹夫，上干天子之正位。自今观之，必曰是非当言也。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师往，而益以一言赞禹，禹遂班师，遽为之诞敷文德，而有苗格。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于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禀之舜，乃擅退兵而不疑。自今观之，则益之言可以谓之沮坏成事，而禹之事乃逗留君命。古之君臣，其相体悉也如此。一德一心，相与忘机于形骸之外。小过不责，大言不怒，然后能济天下之功。

【译文】　古代的大臣，他们用心不忧惧，临事不猜忌。因此他们从容自得，在事业上能够有所建树。上古时，尧问主管四时、方岳的官员："谁能治理这样大的水灾？"主管四时、方岳的官员说："鲧可以胜任。"尧又问："谁能接替我的位置？"主管四时、方岳的官员说："舜可以接替。"鲧违抗朝廷的教令，毁败善类。虽然尧也考虑到鲧不能重用，而主管四时、方岳的官员竟用行为很不正派的人来随随便便地充任最重要的职责。从现在看来，一定会说这种做法对国家不利。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一个人，这难道是小事吗？而主管四时、方岳的官员却仓猝地把整个国家交给独夫治理，对上触犯天子的至尊。从现在看来，一定会说这是主管四时、方岳的官员所不应该说的。舜命令大禹征伐三苗，大禹已经誓师出发了，而益用一句话劝导大禹，大禹于是领兵回朝，抓紧时间向三苗广泛地传布礼乐教化，而三苗终于归顺了朝廷。舜命令大禹征伐三苗，大禹领兵已经出发了，而益却向大禹进言。益应该把这句话讲给舜，益不讲给舜而讲给大禹。大禹从舜那领命出征，到军队不向行前进时，应该向舜禀告，竟擅自退兵回朝而没有引起舜的疑心。从现在看来，益的话可以说是败坏大禹的功业，而大禹领兵回朝为延误君王的命令。古代的君臣，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竟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同心同德、相互间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小的缺点错误不责怪，对夸大失实的话不怨愤，这样才能完成治理天下的功业。

【原文】　三代以还，上忌其下，下疑其上。为天子大臣，而瑟缩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系其足；左顾右盼，惟恐人主之议其后。吾观汉武帝以刚明之资督责臣下，自李蔡、严青翟、赵周数相，骈死牢户。石庆虽仅以谨论，亦数

被谴。公孙贺至于涕泣不敢受命。当时视处钧衡之地如以其身蹈不测之渊也。至于宣帝，其忌刻又过之。赵、盖、韩、杨之伦以微罪诛。其它自全，惟陈万年之顺从、丙吉之谦谨而已。高才之立其朝者，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卫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张安世之事宣帝不荐贤。嗟夫！魏其、武安以厚宾客为天子切齿，霍将军以秉权位萌骖乘之祸，其鉴未远也。况青精兵百万，抗威沙漠；安世身统禁旅，司国之命。此固武宣之所侧视、貌亲而心难之者。使其招士进贤，以收士大夫之誉，其能免乎？故其天子之大臣，当使之施为注措，不尽拘于绳墨规矩之间。间有所斡旋提挈，以慑服天下之情。当使开胸露臆，以与天子共推无疑之心，不可为曲廉细谨以自免于吏议，可也。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后，上级猜忌他的下级，下级怀疑他的上级。作为天子的大臣，却局促不安，经常象有人束缚自己的手脚，左顾右盼，只担心君主在背后议论自己。我看汉武帝凭严正明察的个性督察责罚臣下。自李蔡、严青翟、赵周等多位丞相都死在监狱里。石庆虽然仅仅以过于谨慎论处，也多次受到汉武帝的谴责。公孙贺竟到了哭泣着不敢接受武帝任命的地步。当时把身居丞相府看作是把自己投入万丈深渊一样。到了汉宣帝时，他的忌贤好胜之心又超过了汉武帝。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之流以小的罪过被杀，其他官员得以保全性命的，只有顺从武帝旨意的陈万年、谦虚谨慎的丙吉而已。那些有卓异才能而身居朝廷的人，未尝不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累赘。社会上很多人责怪卫青侍奉汉武帝时不招纳才学之士、张安世不推荐贤能之人。唉！窦婴、田蚡因广交宾客而为武帝所痛恨，霍光因手持废立大权而酿成了“骖乘之祸”，这一惨痛的教育离他们的时间并不长。何况卫青部下的精兵百万，扬威北部边塞地区；张安世亲自统率警卫皇宫的军队，掌握着国家存亡的命运。这固然是武帝和宣帝有所戒惧、表面亲近而心里感到为难的因素。如果卫青和张安世招纳才学之士和举荐贤能之人，以换取士大夫的美誉，他们能避免杀身之祸吗？因此那些天子的大臣，应该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安排处理国家大事，不要完全受法律制度的局限。有时君主可以适当地加以调解和引导，使天下臣民的心情畏服于朝廷。应当使大臣们襟怀坦白，为的是与君主推诚相见，不能有意改变自己直率的个性而注重小节，来使自己逃避罪责，这样做是正确的。

【原文】　今之大臣，坐于庙堂，何其凛凛如燕之巢于幕也。平日所论荐者，才气雄伟，足以任重致远者，何人也？议论俊拔，足以为安而虑尽者，何人也？干局明练，足以刬烦而解纷者，何人也？大抵阿谀、缄默、苟且、怠慢，如立仗马，如辕下驹耳。此无他，禁人已甚，则人始逃嫌而避祸也。心知其利而不能以尽为，明见其害而不能以尽去。拱手贴耳，以侥幸于久安而不夺。尺寸违

之，则事未及为而以失律报罢矣。为今之计，莫若以尧舜为法，以汉武、宣之事为戒，公卿侍从之间略其小失而责以大纲，使之稍稍然释去肩背之芒刺L，从容胖肆，措意于法令之外，而后苟且、怠惰、阿谀、缄默有所不禁而自风休雪释也。

【译文】　当今的大臣，坐在朝廷里，多么象在帷幕上筑巢的燕子一样惶惶不可终日。平时选拔推荐的，才气出众，足以承担重任并能实现远大志向的，是谁呢？言谈不俗，足以全身并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是谁呢？办事的才能和气度明达熟练，足以排忧解难的，是谁呢？[而朝廷所用的，]大都是那些阿谀奉承、闭口不言、得过且过、怠惰散漫的人。他们象皇宫门外的立仗马一样，[饱食终日而不敢有所作为；]又象车辕下的小马一样[，畏缩不前]。这不是别的原因，对人约束的过严，人就开始躲避嫌疑和灾祸。心里清楚那种做法有利而不能尽力而为，明明看到那种做法有害而不能尽力排除。对上级唯唯喏喏、言听计从，以侥幸地求得长久保全自己而不至于被革除官职。臣下给君主的奏书稍有违背君主意志的地方，事情还没来得及去做，就以不符合法令制度为理由而不予以采纳。为今后的国家前途考虑，不如以尧舜为榜样，以汉武帝和汉宣帝的事例为鉴戒，对公卿大臣和身边侍从官员不计较小的过失，而用大政方针去要求他们，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从容大胆地工作，不用法律条文束缚他们，然后才能做到得过且过、怠惰无为、阿谀奉承、闭口无言等风气不用禁止就能自行消失。

二十七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提要】　作者指出，有的君王的所作所为，从个人的情感和欲望出发，结果使朝廷的尊严和国家的法纪受到损害，从而导致小人得志、忠义之士受到压抑和排斥，加速国家的危亡。他认为，如果像汉文帝那样收敛帝王的威严和气势，以国家的法制为重，才能消除隐患，发扬正气，使国家和政权得以稳固。

【原文】　人主之有为于天下，其心未尝不欲朝廷之尊而纪纲之肃也。而人主之所为，则每有以自隳其尊而坏其所谓肃然者。以其道不足以制欲故也。盖朝廷纪纲之所系，莫大于法，而所以守是法而无所挠屈者莫重于人臣。然臣守之于下，而君每抑之于上。欲心一动，勃郁炽烈，惟恐夫人执法以沮吾之意而不得以快其所欲。不知夫称快于一时者，乃所以自坏其维持天下之具。愚谄者挠法以从君于昏，忠义之士气沮势夺则慨然引去，卒至于剥落解散，不可收拾，而危亡不旋踵而至。盖小有所伸则大有所屈，势之必然而理之固然也。

【译文】　君王对天下有所作为，他的思想动机不能不希望朝廷地位尊贵和纲领法纪严正。而君王的所作所为，却常常因自身的原因而破坏了朝廷的尊严和所谓令人生畏的法纪。因为他的为君之道不足以制约自己利欲之心的缘故。朝廷用来维系人心的，没有比法纪更为重要的了；而恪守法纪并表现得不屈不挠的，没有比人臣更为重要的了。然而臣下在下面恪守纲领法纪，君王却在上面加以压制。君王的利欲之心一旦萌发，便愈演愈烈，只担心臣下实施法纪以阻挠他个人的意志而不能尽情地放纵他的欲望。他不清楚那称快一时的做法，正是他自己用来破坏维持天下统治的法纪的因素。愚昧谄媚者阻挠法纪的实施而与昏君同流合污，忠义之士的气节和地位受到压抑和侵夺而愤然离去，最终导致朝廷分崩离析，局面不可收拾，而国家危亡很快到来。在小的方面得以伸展，在大的方面就会出现挫折，这是形势和事理发展的必然结果。

【原文】　古之贤君，气听命于心，情受制于礼，蓄威屈势，使守职不为所夺，得以自伸。凡法之所在，虽卑且贱，不敢震之以威，从其所重。夫是以朝廷尊而主威为之振，纪纲立而奸邪为之寝。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是也。细柳之师，亲屈帝尊而劳之。闻军中不驰之令，则按辔徐行。盗环犯跸之罪，赫然发怒欲诛之，闻张廷尉不奉诏之言，则乐受而无难色。邓通之贵幸，其宠之非不至也。一戏于殿上，则丞相申屠嘉檄召欲斩之。夫以天子之尊而庇一弄臣，则孰敢谁何者？而嘉持法召之不疑，帝亦遣之不吝，必俟其已困辱，然后徐遣使持节以谢丞相而召之。太子，君之贰；梁王，（太后）［皇后］之爱子：其势非不尊也，一不下司马门，则公车令张释之追止而劾奏之。夫以父子兄弟之亲而少差以礼，亦未尝为甚过者，而释之持法劾之不恕，帝亦受之不却，必免冠谢太后以教太子不谨，然后（太后承教）［太后乃使使承诏］而赦之。夫汉廷诸公之所为，自敌己以下，受之而不能堪，而文帝敛威抑气使将军得以行其令，使丞相得以举其礼，使廷尉得以执其法。不牵于爱，不役于情，伸臣下之所为，以肃朝廷之纪纲。当是时，上而宰相，下而百司，内而朝廷，外而军旅，法之所在，凛若秋霜，隐若雷霆。窥伺之心息，陵犯之风消。非有孝武之光烈、宣帝总核信必之政使然也。盖惟礼义以养其心，和平以收其气，抑情以执法，屈己以伸臣下而已。若汉景帝则不然。溺于久安，偃然有自用之心。凡文帝之所为，优容奖借、不敢挫折其臣下以自坏者，景帝一切反之。非有功不侯，此高帝之法也，而王信奈何欲侯之？封同姓以填天下，此高帝之法也，而晁错奈何欲纷更之？故周亚夫执旧约以争外戚之封，申屠嘉因奏庙堧以欲诛纷更之臣。此二者固宏纲大法之所在，神器宗庙之所赖，以维持全安于无穷者，而景帝皆挫抑不用。一饿死，一呕血死。王信果侯，晁错果用，则景帝一时岂不进退如意而

甚快也哉！然亚夫死而王信侯，则毁高帝之典刑而启封拜外戚之端。申屠死而晁错用，则纷更高帝之法而启吴楚七国之祸。愚故曰“小有所伸则大有所屈”者，此之谓也。

【译文】　古代的贤明君王，气质受思想支配，感情受礼法制约，收敛自己的威力，抑制自己的权势，使恪守本职工作的官员不受侵扰，能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凡是有法纪存在的地方，即使是地位卑贱的人，朝廷也不敢用权威去震慑他们，听任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因此朝廷的地位随之尊贵，而君王的权威也因此树立起来；法制健全，而奸邪不法之人就会因此消声敛迹。古代的君王有对上述做法身体力行的，这就是汉文帝。由周亚夫统率的驻扎在细柳营的部队，汉文帝降低自己的身份前去慰劳。文帝听说军中有不许驱驰的命令，就拉紧马缰绳缓缓而行。对于偷窃高庙坐前玉环和冲撞銮驾的罪犯，文帝勃然大怒，要杀掉他们；当听到廷尉张释之不执行文帝旨意的话语后，便高兴地接受了释之的意见而没有一点为难的样子。邓通位尊并为文帝所亲近，他所受到的宠爱无所不至。一旦他在朝廷上有失礼节，丞相申屠嘉就用檄文将他召到丞相府中要杀掉他。凭天子的尊严而庇护手下的宠臣，有谁敢过问呢？而申屠嘉依法将邓通召到丞相府而没有疑虑，文帝将邓通遣送到丞相府也没有吝惜之心。文帝一定等到邓通处境窘迫不堪时，才不急不忙地派使臣拿着朝廷的符节向丞相道歉并把邓通召回朝廷。太子是君王的副手，梁王是窦皇后的爱子，他们的地位不是不尊贵，可他们一旦在司马门不下车步行，公车令张释之就追了上去制止他们的越礼行为，并向文帝检举他们的罪状。凭他们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而稍稍失礼，何况也未曾有较严重的越礼行为，而张释之依法举报而不加以宽恕。文帝也没有逃脱法律的约束，在薄太后面前一定脱下皇冠向太后道歉，说自己教育太子不够细心，然后太后才派使臣持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的过失。汉代朝廷的各位公卿的所作所为，受到与自己地位相当或不如自己的人的批评，往往还接受不了，而文帝却能做到收敛皇帝的威严和气势，使将军周亚夫得以实施军令，使丞相申屠嘉得以端正朝廷的礼制，使廷尉张释之得以执行国家的法令。文帝不为爱子之心所纠缠，不为个人感情所驱使，让臣下放心大胆地工作，以严肃朝廷的法制。正是这个时候，上至宰相，下至百官，内至朝廷，外至军队，凡是法制存在的地方，使人觉得像秋霜一样寒冷，像雷霆一样威重。观察时机有所图谋之心息灭了，侵犯他人利益的风气消失了。这并不是只有汉武帝那样的辉煌功业和宣帝那样的综合名实、信赏必罚的政治才出现这种局面。汉文帝只是用儒家的礼仪来养育他的思想，用心平气和的态度来收敛帝王的气派，抑制个人感情来执行朝廷制定的法令，降低个人身份让臣下放心大胆地工作罢了。像汉景帝就不是这样。他沉醉于长治久安之中，安然自得地有自以为是之心。凡

是文帝的所作所为，诸如对臣下宽容大度、勉励推重、不敢随意凌辱以自毁为君之道的做法，景帝都反其道而行之。没有功劳不封侯，这是汉高祖订的法令，而怎么要封王信为侯呢？封同姓为侯以安抚天下，这是汉高祖订的法令，而晁错怎么要随意更改呢？因此周亚夫根据汉高祖的法令对景帝晋封外戚王信为侯的做法据理抗争，申屠嘉借向景帝启奏晁错侵占高庙陵地的机会而要杀掉违背汉高祖法令的大臣。周亚夫和申屠嘉这两个人固然是国家宏纲大法的体现者，国家政权的依赖者，［有了这样的人，］可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他们在政治上却受到了景帝的压抑而得不到重用。一个饿死了，一个吐血死了。王信终于被封侯，晁错终于被重用。景帝一时间难道不举黜如意而较为开心吗？然而周亚夫郁郁而死，而王信得以封侯，便破坏了汉高祖订立的常规，而开了对外戚授官封爵的先例。申屠嘉愤懑而死，晁错却得到了重用，便打乱和更改了汉高祖制订的法令，而导致了吴楚等七国反叛朝廷的祸乱。我因此说“在小的方面得以伸展而在大的方面就会出现挫折”，就是指景帝而言。

【原文】　夫立法以维持天下，其大者犹宫室之上栋梁垣，其小者盖瓦级砖。非甚狂惑，孰肯自隳其垣栋而自揭其管籍哉！惟其情欲之来，志气不能以自禁，随动而流，随触而勃，遂至于溃裂四出，甚坏而不可救。故夫至公无私，我以存天下之法，常情所不能忍。于幾微眇忽之中，而遏其横流不可救之祸，自非以气御志、以道胜情之君，畴克尔哉！武帝天汉中，胡建得守军正丞。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约走卒诛之。竟斩御史，然后奏闻。武帝报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建何疑焉！”

【译文】　制定法律是用来维持国家的安定，根本大法犹如宫室上面的栋梁和四周的墙壁，具体法规犹如宫室上面的瓦片和墙壁上的砖块。人不是到了比较狂妄昏惑的地步，谁能毁坏自己宫室和掀掉自己的坐席呢？只有他萌生了个人的情感和欲望，他的意志和气节不能约束自己，随着感情的冲动，欲望如源源不断的流水，伴随着触及物体而浪花四溅，它的破坏程度是很严重的，是不能补救的。因此大公无私，以维护国家法制为己任，这是人的一般感情所接受不了的。在日常的细小问题上，就能防止无法补救的灾祸的发生，倘若自己不是用气节来支配自己的志趣、用道义来制约自己感情的君主，谁还能这样呢？汉武帝天汉年间，胡建得到驻守京师北军正丞的官职。监军御史为非作歹，他凿穿北军的围墙作为贸易市场。胡建与手下的士兵约定好，竟然杀了御史，然后上奏武帝得知。武帝答复说：“国家的礼制仪节不适用于军队，军队的礼制仪节不适用于国家。对于胡建的做法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二十八　易成之效亦易以败

【提要】　作者指出，创建法制，不应该急功近利，而应该着眼于长远的社会效果和人心的向背。否则，将遗患后世。

【原文】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可为，亦莫大于可为而不虑其所终。不计其所成，简略而始之，利未见而害随踵矣。天下之事，非简略之所能久也。以简略而成，必以简略而败。古之圣人创制立法，为万世帝王程式，必周详而不敢轻、谨密而不敢忽者，非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忧夫终之易败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忧夫终之易失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忧夫终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从而节文之，纪纲委曲而为之表饰。是以至于今而不废。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倦于持久。故其欲成也，止于足以成；欲得也，止于足以得；欲合也，止于足以合。其始不详，其终不胜其弊。

【译文】　天下的忧患，没有比不能做而硬要去做再大的了，也没有比可以去做而不去考虑它的后果再大的了。不考虑它的成功因素，简简单单地开始，还没有见到一点好处，祸患却随之而至。天下的事情，并非草率简单地行事就能持久的。由草率简略的方式取得成功，也一定因草率简略的方式而导致失败。古代圣人创建制度和法律，作为后来世世代代帝王统治天下的规程、法式，一定周详而不敢轻率、谨严缜密而不敢粗心大意的原因所在，不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不能取得成功，而担心那后来容易失败；不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不能有所收获，而担心那后来容易失误；不是因为开始的时候不能团结人心，而担心那后来容易失去人心。天下的事情，这样就能取得成功，这样就能有所收获，这样就能团结人心；而古人定要说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又从而对制度法令加以调整润色。法度已委曲详尽，却还要加以修饰。所以古代的制度法令到了今天还没有废弃。到了后世，统治者只求尽快取得成功，而缺乏长期作战的精神。因此他们想要取得成功，而仅仅满足于取得成功；想要有所收获，而仅仅满足于有所收获；想要团结人心，而仅仅满足于团结人心。开始时制度法令不详密，到后来，弊病会越来越多。

【原文】　呜呼！有以文、武、周公之所以造周者告之乎？三代令主维持天下之具，莫详于周。吾尝求其制度规模矣。凡纪之《书》、歌于《诗》，纤悉曲具。列之于《周礼》，所谓礼乐之本、教化之端、桑农之政、任用之机，以至刑禁之条目、财货之源流，班班可考者，皆其维持天下之具也。夫文、武、周公

岂不能略为之法、简为之制，优游容与于阎端创始之初，而乃汲汲若是耶！天下之势，其成之也有基，其立之也有本。惟其栽培封殖之既固，则枝叶未易以委枯。惟其疏浚堤防之尽力，则流派未易以溃裂。万世子孙有所凭借扶持而不至于陵迟大坏者，皆出于此。

【译文】　唉！有人能把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创建周朝的原因讲给人们吗？夏、商、周三代贤明君主维持天下统治的制度法规，没有比周代再完善的了。我曾探索周代的制度法规。凡是《尚书》记载的、《诗经》歌咏的，细微详尽而曲折具体。在《周礼》中记载的，所谓礼乐的根本、教化的端绪、农桑的政务、任贤的关键，以至刑法禁令的条目、财货的源流，明白可考的，都是周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天下统治的制度法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难道不能简化制度法规，在建国之初贪图悠闲安逸吗？却竟然如此迫切地创建制度法规！天下的形势，它的形成须有一定的基础，它标新立异须有一定的根本。树木只有栽培得根深蒂固，它的枝叶就不容易枯萎凋落。江河只有尽力疏通水道并加固堤防，它的支流才不至于泛滥。世世代代的子孙在立身行事方面有所借鉴、对国家有所帮助而不至于使国家衰落败坏的原因，都出自周代的制度法规。

【原文】　若夫汉高帝之宽仁，足以扫秦之禁网，信义足以胜楚之威力。其资美矣，独于万世子孙之计有愧于三代。是岂非苟为之心入之？而阎端之初，遂至于简且略耶！（礼）［乐］由天作，（乐）［礼］以地制。先王以是而穷一性之源本、陶万汇之中和，又岂可轻为而轻视？帝乃甘于亡秦卑陋之习，俯首于叔孙绵蕞之仪，至有“度吾能行”之语。吁！贬道从己，一至于此。稽之《王制》，宁有不愧！惟高帝创法立制之原，每每如此。是以继世之君，如文帝之贤，宜可与语王道也；然闻释之之奏，乃甘心于秦汉之卑论。观贾生之策，而未遑于礼乐之大典。如宣帝之贤，宜可与语王道也；然有汉家之制，而安于杂霸，不法先王之统，而敢于持刑。岂非高帝之规模不远、苟略苟成而有以启文、宣之敝欤！

【译文】　至于汉高祖的宽厚仁慈，足以除掉秦朝的严苛法令，信义足以战胜西楚霸王的威力。他个人的天赋是完美的，唯独替后世子孙着想方面有愧于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这难道不是草率从事的思想在支配自己，因而在立国之初就没有比较完备的制度法规吗？礼乐是取法于天地而制作的。先王用此来探寻仁义之性的本源、培养万物的中正和谐之气，又怎能草率从事并轻视它呢？汉高祖竟然满足于已经灭亡的秦国那种卑陋的礼俗，赞赏叔孙通用绳索和芳草来演习朝会的礼仪，以至于有“考虑我能做到的去设计”的话。唉！贬低仁义之道并使之屈从自己，竟到了这种地步。用《礼记·王制》篇的思想来

审视自己，难道他还不觉得惭愧吗？汉高祖创立法律的实际情形，常常是这样。因此后来即位的君主，如汉文帝这样贤明的君主，应该和他谈论用仁义之道治国的问题；然而他听到张释之的奏疏后，竟满足于有关秦汉之际政治得失的卑陋之论。纵观贾谊上给汉文帝的治国安邦之策，竟来不及深入探讨治国安邦的大法——礼乐。像汉宣帝这样贤明的君主，应该和他谈论用仁义之道治国的问题；然而他认为汉朝有汉朝的制度，并且安于王道和霸道相互结合的政治环境，不效法周代先王用仁义治国的传统，却敢于用刑名之术治国。这难道不是汉高祖在治国方面缺乏长远规划、草率地行事和轻易地取得成功而开启了汉文帝、汉宣帝的弊端吗？

【原文】　昔叔孙通与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张释之补谒者。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文帝称善。

【译文】　西汉时，叔孙通和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会的礼仪。汉高祖说："不是很难的吧！"叔孙通回答说："我想略微采用古代礼制，与秦朝的礼仪结合起来制订它。"高祖说："可以试着办，要使人们容易了解，估计我能做到的去制订它。"［文帝时，］有人推荐张释之补谒者官职的空缺。张释之朝见完毕，借此机会向文帝陈述便国利民的事。文帝说："讲的实际些，不要高谈阔论，要使当前能够实行的。"于是张释之谈到秦汉之际的事情，受到了文帝的称赞。

【原文】　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也。尝苦其难售，然其器终生而不隳。邻之陶者，直才数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随倾之，不能终以岁月。是孰为之取舍哉？

【译文】　从前有善于制作陶器的人，他制作的陶器，价值定值百金。他曾为陶器难以销售而苦恼，然而他制作的陶器终生使用也不破裂。他邻居制作的陶器，价格仅值几金，购买者相继而至；然而这种陶器早晨使用晚上就破碎了，连一年的时间都过不去。这谁能为他们裁决呢？

治国方略卷六

二十九　事要其终知人用心

【提要】　作者认为，判断君主对臣下恩宠与否，不能根据臣下既得的利益，而应该着眼于臣下最后的结局。他指出，君主对臣下过于恩宠，往往祸在其中。

【原文】　天下之事，要其终而后可以知人之用心。恩之已甚者，未必非以杀之；而忍于抑其所爱者，未必非以全之也。苟不于其终焉而观之，则恩者人以为真恩，忍者人以为真忍。盖至于此，则是非之在天下，始为之失其实矣。婴儿之甚其饱，贵人之极其宠；而婴儿之病、贵人之祸则生于饱之宠之之日也。严师之笞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则在于笞楚、呵叱之时也。孰谓人君之于天下，恩可遽指以为恩，威可遽指以为威哉！昔者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一日有疑，下之狱吏，几死而仅免，则文帝疑若少恩矣。孰知文帝之少恩，乃所以抑去其骄蹇之意，而务以全其宗也。宣帝之于霍氏，厚之以权，不约之以礼，使其不肖之子侄，且假之以当路之权柄；则宣帝之于霍光乚，其厚之亦至矣。不知夫厚之者，乃所以速其逆节之露也。人主之恩威未定，大率类此。

【译文】　天下的事情，求得它最后的结果如何，然后才能了解人的用意所在。君主对某人过于恩宠，受恩宠的人未必不因此受到杀戮；而君主对自己所恩宠的人受到压抑抱着苛刻的态度，受恩宠的人未必不因此得以保全。如果不从最后的结局去观察，君主对某人有恩宠，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君主对某人的真正爱护；君主对自己所恩宠的人受到压抑抱着苛刻的态度，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君主对某人过于苛刻。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是非开始被颠倒了。婴儿吃的过饱、身居高位的人受到极大的恩宠；而婴儿的疾病、身居高位者的灾祸就从他们吃的过饱、受到极大恩宠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严师抽打自己的弟子，慈母呵叱自己的子女；而弟子和儿女们的成就在严师抽打和慈母呵叱的时候就开始孕育了。谁说君王对于举国臣民施恩而人们马上断定为施恩，施威而人们马上断定为施威吗？汉代绛侯周勃亲自拿着皇帝的大印交给了汉文帝。而文帝一旦对周勃有了疑心，就把他送到狱中，由狱卒看管，几乎被处死，后来终于保住了性命，文帝似乎刻薄少恩。谁能理解文帝对周勃的苛薄少恩，正是用来抑制或去掉他那高傲的情绪，而以此来保全他的家族。汉宣帝对于霍光，授以重权，不用礼法去约束他，使霍氏那些没有德才的子弟，被授予执掌朝政的权力；宣

帝对霍光来说，待遇是最优厚的。却不知那优厚的待遇，竟是用来加速暴露霍氏背叛朝廷的媒介。君主对臣民的恩威没有确切的标准，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原文】　管仲侈淫。田氏俭约。郑庄公叔段事。曹参饮醇酒事。陈平从吕后王诸吕。

【译文】　管仲生活奢侈，［齐人并不觉得过分］。田厘子父子生活俭朴，［为的是赢得民心］。郑庄公容忍叔段的扩张行为，［为的是在政治上搞臭叔段］。曹参任相国后，天天饮美酒，［为的是淡化文臣武将争名逐利之心］。陈平迎合吕后的心理，同意封诸吕为王，［为的是解除吕后对自己的疑虑］。

三十　议论不一理未尝异

【提要】　作者批驳了社会上某些人的“议论多了，只能使事业遭致失败”的观点，认为真理寓于人们的议论之中。因此作为执政者应该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从中获取教益。

【原文】　至真无二，至公不殊。言语议论不一，而方之于笑哭，则天下无异声。贵贱贤愚有异，而较之于生死，则天下无殊途。理之在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彼（谓）［于］夫议论之间，未尝纷乱而不可诬。是以圣人在上，众正路开，人人得以自尽。不有得于此，则有得于彼。其初，杂然而不可听，然其论利害也详，言是非也明。吾惟审择而谨取之耳，又何病夫议论之不一也？世之谈者类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言之多，徒以败事也。外廷百口徒乱人意。言之多，徒以惑人也。”不知夫所以惑、所以败者，不在于言之之多，而在于择之之不审。使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在上，于众言不一之中，必有卓然不惑之见。其言愈多，其理愈明，其见愈审。又岂至于多而惑、惑而败也哉？闻仁宗朝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韩魏公琦、富郑公弼、欧阳公修、余靖、蔡襄之徒，相继在列。每朝廷有大事，议论纷然，累日而不决。司马君实与范纯仁号为至相得者，钟律一事，亦论难数十而不厌。夫其所谓累日而不决、数日而不厌者，当时亦曷尝病其惑人而败事也哉？以至一之理，而为是不一之议论，言者不止，而听者不厌，则亦以吾胸中有卓然之见，而夫人之所欲言，不得不使之自尽也。

【译文】　最纯真的情感是没有杂念的，最公正的态度是对人一视同仁的。言谈议论不一致，而用人的哭笑来比拟，普天下却没有什么两样。贵贱贤愚有所不同，而用人的生死来比较，普天下却没有什么不同。天下的道理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的道理在人们的议论之间，未曾混淆，而是不可随意加以诬蔑。因

此有贤明的君主在上面掌权，条条坦途就会畅通无阻，人人都能无所保留地倾诉自己的心曲。君主不是在这个人的言论中有所收获，就是在那个人的言论中有所收获。起初，觉得人们的议论缺少条理，似乎不值得听取，然而他们议论成败利害是详尽的，陈述是非功过是明确的。作为君主只是审慎地择善而从罢了，还忧虑什么人们的议论不一致呢？社会上谈论朝政的人大都说："'谋划的人过多，所以不能成功。'议论多了，只能使事业遭致失败。朝廷上大家都发表个人意见，只能搞乱人们的思想。议论多了，只能迷惑人心。"不知那迷惑人心，使事业遭致失败的议论，不在于议论的多少，而在于听取意见时不够审慎。假如有尧、舜、禹、汤、文、武等贤明君主在上面掌权，在各种不同的言论中，一定有不同凡响而又人不受迷惑的见解。这样的言论越多，道理就更加明晰，见解也就更加精审。又怎么会至于议论多就会使人受到迷惑、由迷惑而导致失败呢？听说宋仁宗当朝时，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相继在朝中理政。每当朝廷有大事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很多天不能断定谁是谁非。司马光与范纯仁可称得上最要好的，然而他们共同衡量某一政事的得失时，也要论辩几十次而不厌烦。那些所谓很多天都拿不定主意而不感到厌烦的当政者，当时也何曾忧虑议论多就会迷惑人心以至于败坏国家大事呢？用最纯真的道理，来对待这样不同的议论，议论者就会知无不言，而听取意见的人也不会感到厌烦。也正由于我（指当政者）有超越常人的见解，因而他人想要说什么，不能不让他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倾吐出来。

三十一　法废则人得肆其情

【提要】　作者指出，法度是体现公正的尺度，背弃法度，人们将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作者批判了任人而不任法的倾向。他认为，唐玄宗初年实行的按资历选官之法，固然有它的弊病，但还可以限制执政者随心所欲；然而这种选官制度，一旦为"见贤而用"之说所取代，执政者选官任吏往往只凭个人的好恶。

【原文】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以为不可。齐宣王欲毁明堂，孟子以为不可。夫具饩羊而不存夫礼，则不如无饩羊；有明堂而不知其政，则不如无明堂。古之人何眷眷于此而独以为不可耶？予尝论之曰："彼其不知其礼其政，然犹有先王之物存焉，则肆其情者犹将有所碍也。苟取饩羊而去之，取明堂而毁之，其所以碍人之情者既不复存，则荡然无所限制，纵意肆欲，将何所顾忌耶？"今夫法之设，以迹绝私也。事私行于无形，而人莫得见其情。故圣人设法以为寓公之具。寓公者有具，则戾公者有形矣。

【译文】　子贡想去掉告朔时祭庙用的活羊，孔子认为不应该这样做。齐宣王要毁掉宣明政教用的明堂，孟子也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准备了祭庙用的活羊而舍弃了祭庙用的其他礼仪，还不如没有活羊；有了明堂而不知用它来宣明政教，还不如没有明堂。古代的圣人对礼制为什么那样依恋并且偏偏认为不该毁弃呢？我曾议论说："鲁国和齐国的当权者不知推行先王的礼制和政教，然而还有体现先王礼制和政教的器物保留在人间，那么为所欲为的人，仍将受到约束。如果取消祭庙用的活羊，毁掉宣明政教用的明堂，束缚人们情欲的礼制就不再存在了，人们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当今设立法度，为的是用先王之道杜绝人的私欲。事情往往是在无形之中私自而为，人们不能见到实情。因此古代的圣人创立法度来作为体现公正的尺度。体现公正有了尺度，违背公正的人就有踪迹可寻了。

【原文】　春秋之世，诸侯相与削去周书之籍。夫何仇而为此？直恶夫行私之有形耳。后之君子不知夫法可以碍行私者之情，以为任法不若任人，于是取天下之法而罢之。为用刑之说，则曰无为刑辟，议事以制可也。为用人之说，则曰毋拘定制，见贤而用可也。夫使朝廷常清明，大官常得人，则法之所在，循之可也，立之亦可也。不幸而有纵情以行私者出焉，前无所顾，后无所忌，喜怒予夺，惟我所欲，则典刑之坏，必于是焉始矣。盖昔者裴光庭之设循资格，而张九龄极论其弊。及其为相，一切罢之。其意盖以奖拔人才、激厉士气，且使不得执法以徼其上，而权之出于朝廷也。吁！孰知是法之废，而朝廷始无所守，荡然得以肆其情耶！

【译文】　春秋时代，诸侯国共同毁掉了周代图书中的有关典籍。他们对待这些典籍为什么如此仇视呢？正因为他们厌恶自己营私舞弊的行为原形毕露罢了。后代的君子不知道法律是可以用来约束营私舞弊者的欲望，认为凭借法制治国不如凭借人才治国，于是取消了天下的法制。朝廷探讨用刑之道时，有人便说不需制订刑法，用议事的办法来制约人们的言行就可以了。朝廷探讨用人之道时，有人便说不要拘泥一定的选官制度，发现德才兼备的人才，大胆使用就可以了。要使朝廷保持清正廉明、公卿大臣经常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有法制存在，按章办事就可以了，有所建树也是可以的。倘若意外地有为所欲为、营私舞弊者出现，他们对前因后果无所顾忌，喜怒予夺，只凭自己的欲望，那么朝廷的典制刑法的毁坏，一定从这个时候开始。唐玄宗时，裴光庭设立了根据资历的高低选拔官吏的制度，而张九龄却极力论述它的害处。到他任宰相时，按资历选官的制度全部废除。他的用意是为了奖励选拔人才、激励士气，又不能使下级官吏凭选官之法来苛求上级主管部门，因而用人之权出于朝廷。唉！谁

知这种选官之法废弃以后，朝廷开始无所遵循，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情欲呢！

【原文】　尝观明皇开元之初，资格未废之际，以苏廷硕之能，明皇欲大用，必问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书，其果宜乎？"宰相以为："惟贤是用，何资之计？"明皇乃敢从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荐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书。斯未为骤进也，然宰相以其资薄，止拜侍郎。夫以苏廷硕、李元紘卒为宰相。虽使当时擢自众人，以管机政，未为过也。又况一自工部而拜中书，一自侍郎而拜尚书，非躐等也。然必问大臣，许而后授之，不许则不敢也。盖其法度，人臣惓惓在于资格，而不敢忽也。及其惑林甫之奸，欲相牛仙客，则自河湟使典擢班尚书。遂不复计资。而九龄虽惓惓尽忠，援故事而且不听矣。明皇即政之初，其资格虽毫厘必计；而其终也，虽尊卑疏戚，颠倒易置，而有所不恤。岂非资格一废，彼固得以肆其情而无所碍耶？本朝李定以资浅入台，事最细也。若未害治也，而宋敏求不奉诏，苏颂又不奉诏。夫亦审诸此而已耳。

【译文】　我曾考察唐玄宗开元初年，即按资历选官的制度没有废弃的时候，凭苏廷硕的才能，玄宗想重用他，一定征求宰相的意见。玄宗问宰相："有的人，从工部侍郎的职位授予中书侍郎，这种做法果真合适吗？"宰相认为："只重用德才兼备的贤人，为什么计较资历呢？"唐玄宗才敢根据宰相的意见起用苏廷硕。李元紘的才能，公卿大臣们都极力推荐，唐玄宗想把他从吏部侍郎提拔为户部尚书，这样做，不能认为提拔得过快。然而宰相认为他的资历浅薄，只授予他吏部侍郎的官职。凭苏廷硕、李元紘的才能终于作了宰相。这样的人才，即使当时从平民中选拔上来，让他们管理国家的军政大事，也不能认为过分。又何况一位是从工部侍郎的职位上授予中书侍郎，一位是从吏部侍郎的职位上授予户部尚书，并非越职提拔。然而唐玄宗一定征求大臣的意见，大臣同意了，然后授予他们官职；大臣不同意，就不敢轻易授予官职。由于有了法度，大臣就把注意力放在追求资历方面，而不敢有所忽略。等到玄宗为李林甫的奸诈所迷惑，想要提拔牛仙客作宰相，就把牛仙客从河西节度使帐下的文书小吏的位置上提拔到工部尚书的职位。于是不再计较资历的深浅。而张九龄虽然忠心耿耿地效忠朝廷，他援引前朝在选官方面的旧例劝谏玄宗，玄宗再也不听取张九龄的意见了。玄宗即位初年，在论资排辈上即使是一点点差异，也一定计较；而到了晚年，即使是尊卑、亲疏的位置完全颠倒，也毫不顾惜。这难道不是一旦废弃选官的资格，玄宗固然得以为所欲为而没有任何限制吗？我朝李定以资历浅薄入御史台，事情的原委最为详细。这样对治理国家并无妨碍，而宋敏求对李定起草的诏书拒不奉行，苏颂也是如此。这也不过是在按年资用人方

面比较审慎罢了。

【原文】　用人以资，则盛德尊行、魁奇俊伟之士，或拘格而迟回焉。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扬子云官不过执戟是也。

【译文】　选用人才凭资历，品行高尚、才貌出众的人才，有的由于受到资历的限制，却得不到大胆地提拔。张释之的官职十年得不到升迁，扬雄的职责只不过是为皇帝掌执戟侍从、宿卫宫门，这就是例证。

三十二　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提要】　作者指出，帝王在任用人才方面，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取一定的规律，而不能使别人从自己的身上获取一定的规律。这样，帝王才能牢牢地掌握对国家的统治权。他认为，按年资晋升的办法，固然可以用来杜绝人们侥幸求官的途径，但往往使下级获取了晋级提职的规律。

【原文】　圣人之于天下，惟其我既取必于人，而人不能取必于我。夫是以天下惟圣人之为听。何者？我取必于人，则权在我；人取必于我，则权在人。人不敢为而奔走天下者，权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于人，则欲富者富，欲贵者贵，如执券取偿，其势不得不应。其势既应之，则在我之富贵有限，而彼之欲无穷。置而不问，则怫然有所不平于其心。夫圣人者不牵于天下之私情，而务合于天下之公议。必其有可以得富贵之理，然后遗之以富贵之资。故得之则释然有以自慰，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

【译文】　君王对于整个天下，只有我从别人那里获取一定的规律，而别人不能从我这里获取一定的规律。所以整个天下都听从君王的旨意。这是为什么呢？我从别人那里获取一定的规律，权力就等于掌握在我的手里；而别人从我这里获取一定的规律，权力就等于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人们不敢妄为并能为国家效劳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权力的制约。把驱使人们为国家效劳的工具交付给别人，想发财的就发财，想当官的就当官，如同手持债券领取偿金一样。面对这种势态，君王不得不去应付。君王既然忙于应付这种势态，可是他手中掌握的财富和官职有限，而人们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如果君王弃置不问，人们的心里就会忿忿不平。作为君王，他的立身行事是不为天下的私情所左右的，而一定合乎天下的公理。他们一定具备获取财富和地位的情理，然后君王再赋予他们获取财富和地位的资本。因此得到财富和官位的人，便心地坦然，并有了自慰感；而没有得到财富和官位的人也心甘情愿，并有了自愧感。

【原文】　昔者尝读西汉《百官表》。见武帝之用人，废置予夺，何其杂然。出于不然必然文不可测也。张欧为中廷九年而迁，而王温舒之迁五年，韩安国之迁一年。商丘成为大鸿胪，十二年而迁，而田千秋之迁一年。田广明之迁五年。是则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迟速推。西汉宰相之缺，则取之三公；三公之缺，则取之九卿。然而石庆之死，御史大夫兒宽当迁而不迁，而太仆公孙贺得之。公孙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当迁而不迁，而涿郡太守刘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广之罢，九卿当迁者甚众。夫何取诸济南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孙弘之罢，九卿当迁者甚众，夫何取诸河东之番系？是则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以为吾之爵禄，而使天下得以意度而情窥之，则吾爵禄之权将折而归于下。是故示之以为天下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穷之绪。使天下惟知爱之而为之之力，终莫能以歆羡邀持于其间。此固帝之所为雄才大略也。则天下之人何其可以驯致而必得也？定日月以为迁就之期，盖将以沮躁进者之心也。循资格以为进擢之阶，盖将以杜侥幸者之路也。此二者则甚公矣。然愚之所虑者，士大夫取必于朝廷之爵禄，而朝廷又自开其取必之门也。

【译文】　以前我曾读过《汉书·百官表》。发现汉武帝在任用人才方面，机构的撤消和设置、官爵的授予和罢免多么杂乱无章。或有规律可循，或无规律可循，不可推测。张欧在朝中为官九年得以升迁，而王温舒的升迁用了五年，韩安国的升迁仅用了一年。商丘成担任大鸿胪的官职，十二年才得以升迁，而田千秋的升迁仅用了一年。田广明的升迁用了五年。因此汉武帝选用人才，不能用时间的长短进行推算。西汉时，宰相的位置有了空缺，就从三公中选拔；三公的位置有了空缺，就从九卿中选拔。然而石庆死后，御史大夫柱宽应当升迁，却没有得到升迁，而太仆公孙贺得到了宰相的位置。公孙贺死后，御史大夫商丘成应当升迁，却没有得到升迁，而涿郡太守刘屈氂得到了宰相的位置。御史大夫延广被罢免后，九卿应当升迁者较多。为何把济南太守王卿提拔上来？御史大夫公孙弘被罢免后，九卿应当升迁者较多，为何把河东太守江番系提拔上来？因此汉武帝选用人才，不能用年资深浅的次序来推算。武帝认为凭他自己手中掌管的官爵和利禄，而使天下人凭自己私情来揣测和窥伺，从而期待得到它，那么他自己手中掌握的官爵和利禄大权就要落在下面大臣手中。因此他给天下人做出样子，把它作为天下万事的本源，从而引出天下千头万绪的事务。使天下人只知道珍惜官爵和利禄，并为能得到它而效力。最终不能因羡慕这种权力并从中窃取它。这固然是汉武帝雄才大略的表现。然而天下人如何可以循序渐进地得到相应的官爵和利禄呢？规定一定的时间作为提拔官爵的期限，将用来阻止人们急于加官进爵的心理。把按年资作为加官进爵的阶梯，将用来杜绝侥幸求官者的途径。这两种做法是比较公平的。然而我所考虑的，士大夫从朝

廷那里获取了晋级提职的规律，而朝廷又自己打开了让人们按一定的程序晋级提职的大门。

【原文】　汉宣帝之役用人才，其规矩法度，凛然有武帝之余风。九卿之秩视郡守，则九卿崇矣。而当时乃有自少府而为冯翊者。郡守之职视三公，则郡守卑矣。而当时乃有自颍川而入为宰相者。朱邑之治行第一，视黄霸无愧也，而其官则止于大司农。王成之伪自增加，视赵、盖、韩、杨有余罪也，而其爵则至于关内侯。

【译文】　汉宣帝使用人才，他的规矩和法度令人敬畏，有汉武帝的遗风。九卿的官位和品级与郡守相比，九卿的地位高。而当时就有从少府的位置上转任左冯翊的。郡守的职位与三公比较，郡守的地位低。而当时就有从颍川太守的位置上提拔为宰相的。朱邑治理一郡的政绩为天下第一，与黄霸相比并不逊色。而他的官职仅停留在大司农的位置上。王成慌报流民的数字，与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等人比较，罪行要重得多，而他的爵位却提到关内侯。

三十三　逆耳之言不可不听

【提要】　作者指出，君王应该警惕自古以来人臣迎合君王心理的弊病，对待人臣的劝谏应抱着宽容的态度和采取勉励推重的措施，以振兴天下忠义正直的风气。

【原文】　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自非忘躯徇国、奋不顾私者，谁肯抗天之尊、触雷霆之威，以自取戮辱也哉！故自昔人臣，类皆觇主意之所在，奉迎投合，惟恐其或后。以失为得，以非为是者，人人然也。

【译文】　君主的尊严像天一样神圣，他的威力像雷霆一样不可抗拒。作为人臣来说，如果不是忘身徇国、奋不顾身的人，谁肯对抗天子的尊严、触犯天子雷霆般的威力以自取刑辱呢？因此自古以来，大臣大都窥视君主的用意所在，奉迎投合君主的心理，只担心自己有时落在别人的后面。把损失当作收获，把谬误当作真理，几乎人人都是如此。

【原文】　昔梅福言于成帝曰："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群臣皆承顺上旨，莫有执正。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魏明帝时，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或谓帝曰："晔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举所向之意而问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必无所复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然。后不复敢在群下默视而疾趋如此。至于犯颜而

谏，苦口而诤，岂人臣之所乐哉？非其所乐而奋然为之，是必有夫不顾私者而夺之也。而人主于此，顾方痛抑而深沮。怒之未足，而继之以斥；斥之未足，而继之以诛。士亦何望而不为谄谀佞媚以自取疏外也哉？且汉高帝之创业，光武之中兴，当时言听计从，无以龃龉，宜不复有阿容而不尽己意者。然诏群臣择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太尉长安侯卢绾功多可立。光武大会群下，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阴兴可。附会投合，卒无一人异辞。彼二君好贤乐谏，如此之切而当，时犹有承意顺志、逢迎阿附之风，况夫斥之诛之而使之不敢言耶！故愚以为朝廷之上，幸而有方正之人、节义敢言之士。人主正当鉴自古人臣希合之弊，而为优容奖借，以作天下忠直之气。就使其言时有不中于理，犹当和颜开纳，以屈于天下之公论。人心之所同是者，恶可以却而不听也哉！

【译文】　西汉时，梅福对成帝说："自从阳朔年间以来，天下人在言论方面有所避讳，群臣都顺从君王的旨意，没有谁能主持公道。取来百姓上给朝廷的奏章，陛下所称赞的，再试探着把它下到廷尉府，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平民百姓所应该说的，当以不敬重皇帝的罪名论处。'"魏明帝在位时，侍中刘晔为明帝所宠信和倚重，有人对明帝说："刘晔善于窥测您的思想动向来迎合您。您试探着用口是心非的事询问他，他一定不能再掩饰自己了。"明帝依照这个人的说法来试探刘晔，果真是这样。后来，刘晔不再敢在群臣面前相视不语和在明帝面前急于阿谀奉承了。至于冒犯君王的威严而苦口直言相劝，这难道是人臣所愿意做的吗？不愿意做而无所顾忌地去做，这必然有那不顾私利的人去据理力争。而君王对待这种人，只是极力压抑和百般诋毁。对这种人，发怒感到不够劲，接着就加以排斥；排斥还觉得不够劲，接着就杀掉他。朝廷官吏也还期待着什么而不向君王花言巧语地献媚取宠，却自取与君王疏远的做法呢？汉高祖开创汉朝的基业，光武帝兴复汉室，当时他们对待臣下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抵触情绪，应当不再有迎合君王旨意以求容身而不能充分表达自己想法的人。然而汉高祖下诏，令群臣选举有功劳的人作燕王。群臣知道汉高祖想让卢绾作燕王，于是都说太尉长安侯卢绾功多可立为燕王。光武帝大会群臣，问谁可以辅佐太子，群臣揣测到光武帝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舅阴兴可以胜任。群臣都附会投合这两位君王的心理，最终没有一个人发表相反的意见。那两位君王喜欢贤才并乐意接受大臣的直言劝告，竟是如此的切实和允当，可还时常出现顺从君王意志、逢迎投合君王所好的风气，何况那些动辄对大臣加以排斥和杀戮而使大臣不敢畅所欲言的君王呢？因此我认为朝廷中，幸而有端平正直之人、坚持节操和正义的敢言之士。君王正应该警惕自古以来人臣迎合君王心理的弊病，[对人臣的劝谏，]应抱着宽容的态度和采取勉励推重的措施，以振兴天下的忠

义正直的风气。即使他们的言论常常有不符合情理的因素，仍当和颜悦色地打开心扉，予以采纳，以屈服于天下公众的评论。人心都认为是正确的，怎么可以摒弃不听呢？

三十四　为治不可以图美名

【提要】　作者指出，君王治理天下想有所作为，不可被古人的美名所诱惑，而忽视现实社会的发展趋势。否则，他所采取的措施一定与形势相抵触，而与他所从事的事业背道而驰。

【原文】　人主之有为于天下者，不可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也。夫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则其施设措置必有龃龉而不顺其所为者矣。是故苏威作《五教》以齐民，其意以为有虞之治顺其势，而民以大谨。太宗欲袭封刺史，亦庶几于三代之所为，然而功臣不乐。名则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后周以来，至于南北之际，而不免于乱亡。房琯效车战于陈涛之役，而卒以取败。名亦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势之所在，上古之礼乐不用于后世，商周之质文不袭于虞夏。其初非圣人制之耶？而后之圣人革之，不以为嫌。夫亦顺其势而已矣。周公之井田历三代而后备，至良法也，而齐侯变之为内政。内政之兵，非不强也，而太宗乃近取周隋之制，葺而为府兵。太宗亦岂不能复古哉？自桓公不能从井田之制，太宗不能从内政之法，夫亦顺其势而已矣。不顺其势，而徒诱于其美名，是犹以乡饮酒之礼而理乱秦之市、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围，不可得也。故夫人主之为治，于名有所不敢诱，于势有所不敢违。

【译文】　君王治理天下想有所作为，不可被古人的美名所诱惑，从而忽视了当今总的发展趋势。君王被古人的美名所诱惑而忽视了当今总的发展趋势，那么他所采取的措施一定有与形势相抵触而与他所从事的事业背道而驰的地方。因此苏威编写《五教》用来管理民众，他认为这是采取古代帝王有虞氏顺应形势的做法，而民众却觉得过于拘束。唐太宗想封刺史世世代代为王，也与夏、商、周的做法很接近，然而功臣并不高兴。名义上很好听，却不符合当时的形势。后周以来，以至整个南北朝期间，各国没有避免战乱和灭亡。房琯在陈涛斜效仿古代的车战，而终于导致战争的失利。名义上很好听，却不符合当时的形势。受形势的制约，上古时代的礼乐不适用于后代，商周时崇尚朴实或文雅的风气并不是从有虞氏和夏代沿袭下来的。最初的礼乐，难道不是圣人制订的吗？而后代的圣人加以变革，并不认为有什么疑忌。这也是顺应形势罢了。周公推行的井田制是经历了夏、商两代和周初之后才完善的，这是最好的措施，而齐桓公却把它改变为内政法。用内政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不是不强大，而唐太宗却吸

取近代周隋两代的兵制，将它完善为府兵制。唐太宗难道不能恢复古代的制度吗？从齐桓公不能沿袭井田制，到唐太宗不能沿袭内政法，这也不过是顺应形势罢了。不顺应形势，而只为前人美名所诱惑，这犹如用古代的乡饮酒礼来治理战乱不已的秦国城镇，用古代的干戚之舞来解汉高祖的平城之围，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君王治理天下，不为前人的声望所诱惑，不违背天下的形势。

【原文】　按今之法而为之（地）[也]，虽若近于循常蹇浅，终不屑于爱古之美名，而自诒今日之实患。盖其所以深思孰计而权事理之轻重者，胸中素见已定矣。逆时乖数之事，终有所不为也。昔者尝疑汉文帝不兴礼乐、宣帝之不用周政，以为二君者不能为经久之虑，以还三代之治于汉。及考文帝之时，而后知其势之所在，惟在于清净玄默。以与斯民息肩于疮痍凋瘵之际，则礼乐制度诚有所未可兴也。考宣帝之时，而后知其势之所在，惟在于刚明果断，以起天下委靡、偷懦、不立之气。是以虽美名，亦有所不可用也。二君之所为，可谓得当时之宜，而不为古人之诱矣。

【译文】　按照当今的措施去做，虽然像是近于墨守常规或笨拙浅薄，但终究不值得去爱慕古人的美名，以至于自己给现实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祸患。君主所以能深思熟虑并能衡量事理的轻重得失，主要在于胸有成竹。违背形势和命运的事，终究不能有所作为。从前，我曾对汉文帝不提倡礼乐、汉宣帝不推行周代的政治制度有所怀疑，认为这两位君王不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以使汉代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到考察汉文帝那个时代特点时，然后才知道那个时代的形势发展趋向，仅仅在于清静无为。在战乱已给整个国家造成严重创伤之时，统治者应该给这个国家的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时间，古代的礼乐制度确实不应该提倡。考察汉宣帝那个时代的特点，然后才知道那个时代的形势发展趋向，仅仅在于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该刚正、严明、果断，以克服天下那种颓丧、苟且怠惰、缺乏自强精神的社会风气。因此，即使仰慕古代圣人的美名，古代圣人的做法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这两位君王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趋势，而不为古代圣人的美名所诱惑。

三十五　去夫积弊当以其渐

【提要】　作者指出，消除国家的积弊，应采取渐进的方式，而不应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否则，会引起强烈的社会震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原文】　人常言：“亟解纷者，益其纷；纵理御者，固其御；遏河之奔者，必恣其奔；息人之怒者，必饱其怒。”去天下之弊，亦若是而已矣。阴解其乱，

而徐去其弊，则悠然日趋于平安而不自知。奋然而击去之，而求以称快乎吾意，则其害始大横流溃决，而有不可收拾者矣。虽然，是特一时之害耳。至于积弊之所在，其成也非一日，其积也非一世，源深流长，有不可以旦夕遏者。是又恶可以不胜其忿而奋然为是侥幸速成之计耶？周自平王东迁，王室既卑矣。桓王愤诸侯之不朝，一旦连三国之兵而伐郑，以自取中肩之辱，而益成诸侯之强，则实一锐不思为之也。鲁之政在于三家，久矣。昭公不能去之以渐，不忍一朝之忿，而求逞夫私欲，而祸卒以自及。盖鲁之所以失，无以异于周也。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九五”以君位之尊，居屯难之世，威权不行，膏泽不下，故曰“屯其膏”。渐正之则吉，骤正之则凶。圣人垂戒之意深矣。故夫人君将去天下之积弊，要当以周鲁之事为鉴，以《易》之辞为法。

【译文】　人们常说：“急于解决纠纷，容易引起更大的纠纷；纵情驾驭车马，一定使驾驭车马的器械牢固；遏止河水的狂奔，容易引起河水奔腾的势头更猛；强行平息人的愤怒情绪，一定会引起更大的愤怒。”去掉天下的弊病，也不过如此罢了。暗中解决国家的动荡局面，逐步地消除国家的弊病，就会使百姓若无其事地天天奔向平静安宁的生活环境而又觉察不出革除社会弊病给社会带来的震颤。倘若大刀阔斧地去消除社会的弊病，以求得个人一时的痛快，那么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祸害，一开始就象冲毁堤防四处泛滥的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如此（指洪水泛滥），这只不过是一时的祸害罢了。至于国家存在的积弊，它的形成也并不是一天，它的积重难返也并非一时造成的。可以说，源远流长，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禁止的。这又怎么可凭极大的义愤而大刀阔斧地实施这种带侥幸性质的设想呢？周朝自平王东迁，王室的地位已经下降了。周桓王对各诸侯国君不朝觐王廷的做法愤愤不平，一时间连合蔡、卫、陈三国的军队，去讨伐郑国，结果使自己蒙受了敌箭射伤肩膀的耻辱，反而酿成了诸侯国的强大，这实际上是凭一时的锐气而没有考虑后果造成的。鲁国的政权在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已经很长时间了。鲁昭公不能逐步地削弱孟孙、叔孙、季孙的势力，竟忍受不了一时的忿懑，而求舒展个人的欲望，结果灾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鲁国的损失，与周朝比较没有什么不同。《易》经“屯”卦“九五”爻辞说：“人屯积肥肉。以此占问小事就吉利，占问大事就凶险。”“九五”爻，凭君位的尊贵，生活在艰难的人世上，权威不能行使，恩泽不能沾溉下民，因此称“屯积肥肉”。对国家存在的弊病，逐步地纠正就吉利，急于纠正就容易酿成灾祸。古代圣人对后人垂示的警戒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君王要去掉天下的弊病，应该以周朝和鲁国的事例为鉴戒，以《易》经的卦辞为法则。

【原文】　昔者汉七国之治，非可以旦夕而裁削之也。晁错不忍数年舒服，浮躁踯躅，亟下削地之诏，遂激其反。唐藩镇之悍，非可以旦夕而剪锄之也。德宗不能为岁月之远虑，不胜其忿锐，于遣三将而一伐，遽起泾原之变。在《易·需》之“九五”曰：“需于酒食，贞吉。”乾（上）［下］坎（下）［上］，是乾之刚健，遇险而未能进，故需须也。今九五居至尊之位，而息于险难。故曰“需于酒食”。宴乐雍容之象也。言人君处险难之际，正宜宽以待之，不当以惊忧自沮。唐文宗当积弊之后，每朝群臣，则泣下沾襟，魂飞气索。此不知“酒食”之义也。

【译文】　早在西汉时，对于吴楚等七个诸侯国的整治，不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能削弱他们的势力。晁错忍受不了汉初的那种安宁舒适的生活环境，性情浮躁不安，在他的建议下，朝廷很快地颁发了削减诸侯封地的诏书，于是激起了吴楚等七国的叛乱。唐朝的藩镇势力强大，不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能把他们铲除的。唐德宗不能作长远的考虑，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和锐气，于是派遣三员将领率兵讨伐［叛将田悦］，结果很快引起了泾原各道兵的哗变。《易经》“需”卦“九五”爻辞说：“人停住在酒食面前，自是吉象。占卜时遇到这样的卦象，所占问的事情就吉利。”乾处于下位而坎处于上位，乾为刚健，坎为险。意思是：人有刚健的品德，遇有危险在前，而处在危险之后，不去冒险，以等待时机。今九五爻居于最尊贵的位置，而在艰险面前有所等待。因此说“需于酒食”。这是安乐温文的卦象。是人君处在艰险的时候，正应该以博大的胸怀等待时机，不应该以惊恐忧闷的态度来毁掉自己。唐文宗正处在社会弊病积重难返的时候，每次朝见群臣时，泪流不止，惊魂不定，意气索然。这实际上不懂得《易经》“需”卦“九五”爻辞中的“需于酒食”的意义。

【原文】　自武而成，自成而康，历三世而商人利口儤儤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历三世而秦人借（锄）［帚］谇语之俗犹存。

【译文】　从周武王到周成王，从周成王到周康王，经历了三个时期，而商朝人能说善辩、顺从迎合的习惯仍没有泯灭。从汉高祖到汉惠帝，从汉惠帝到汉文帝，经历了三个时期，而秦朝人借走扫帚也要埋怨的风俗仍然存在。

治国方略卷七

三十六　不可以疑心听人言

【提要】　作者指出，人如果用怀疑的心理去看待天下的人和事，往往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人君如果用怀疑的心理去听臣下的意见，往往把真理当作谬误。

【原文】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观之也。万物错陈于吾前：凫短鹤长，绳直钩曲，尧仁桀暴，夷廉跖贪。区别汇分，本无可惑，疑心一加，则视凫如鹤，视绳如钩，视尧如桀，视夷如跖。此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见固非其正也。内疑未解，外观必蔽。岂特物而已哉？惟人之听言亦然。执桀、跖之辔而誉桀、跖，出申、韩之门而誉申、韩，则人孰信其誉？以乡原而毁伯夷之廉，以里妇而毁西子之美，则人孰信其毁？何者？彼其所言之人，吾固以惑心听之也。宋昭公去群公子，而乐豫以公子而争之。豫之言虽是，而昭公固以为已疑之也。楼缓从秦至赵，而请与秦地。缓之言虽当，而赵固至计无自而入矣。由是观之，则凡言有出于公而涉于私者，固人主之所疑，而君子之所无以自明也。昔者西汉之世，儒术之不振，任子之不减，外戚之不抑。是三者之弊，其是非可否了然而甚易知也。然赵绾、王臧言儒术而窦太后不从者，赵绾、王臧身为儒者也。王吉请削任子令而宣帝不从者，王吉则以明经进也。刘向排外戚而成帝不从者，刘向则宗室之老也。（三）［四］君子之言不见用，岂非汉之人主皆以疑心待之乎？公父文伯之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不肯哭也。其相室者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将以为贤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斯人也，必多旷于礼。"孔子曰："知礼矣！"夫母，贤母也；孔子，圣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虽然，是言也，母言之则为贤母，使妻言之，是必不免于妒妇矣。（三）［四］君子之言，所谓以妻言之者也。汉之人主之疑，所谓以妻疑之也。虽然，君子之事君也，惟用其情而已。执论以逃嫌，隐辞以远谤，皆不情也。不情以钓其名，而谓君子为之乎？是故出于公，虽不免于私，君子亦力言之。

【译文】　天下的事物，不能凭怀疑的心理去看待。万物摆在我们眼前，水鸭短小而天鹅修长，绳直而钩曲，唐尧仁义而夏桀暴虐，伯夷廉洁而盗跖贪婪。

性质已经区别清楚，本来不应有什么疑惑，然而一旦产生怀疑的心理，就会把水鸭看作天鹅，把直绳看作曲钩，把唐尧看作夏桀，把伯夷看作盗跖。这并不是事物本身给人们造成的错觉，是由于人们首先凭怀疑的心理去看待它(他)们，因此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内心的疑虑没有解除，只看表面现象，必然会受到蒙蔽。难道只是对万物的观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人们对待别人的言论也是这样。给夏桀、盗跖驾驭车马的人而称赞夏桀、盗跖，从申不害、韩非门下出来的弟子而称赞申不害、韩非，有谁能相信他们的赞美之辞呢？以表里不一的伪善者的嘴脸来诋毁伯夷的廉洁，以村妇的身份来诋毁西施的美貌，有谁能相信他们的诋毁之辞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那些讲赞扬话或诋毁话的人，我固然凭着疑惑的心理去听取。春秋时，宋昭公想除掉族中的众公子，而乐豫以族中公子的身份为众公子争辩。乐豫的话虽然正确，而宋昭公固然认为自己对乐豫已经产生了怀疑。战国时，楼缓从秦国来到赵国，请求赵王割让给秦国土地。楼缓的话虽然正确，然而使赵国牢不可摧的妙计很难有机会被赵国统治者所采纳。由此看来，凡是言论发自内心而被看作出于私情的，固然是由于君主对进言的人有所疑虑，而君子又无从为自己辨白。早在西汉时，儒术衰微，任子制度的适用范围没有缩小，外戚的权力没有得到抑制。这三个方面的弊病，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赞成还是应该反对，清清楚楚，容易理解。然而赵绾、王臧两人谈论振兴儒术而窦太后不予采纳，原因在于赵绾、王臧两人本身就是儒者。王吉奏请汉宣帝取消任子的法令，而宣帝不予采纳，原因在于王吉本身就是因通晓儒术进用于朝廷的。刘向力排外戚专权，而成帝不予采纳，原因在于刘向是汉宗室的长者。上述几位君子的言论没有被采纳，难道不是汉代的君主凭怀疑的心理来对待臣下吗？春秋时，鲁国的公父文伯死时，他的妻妾为了报答他，竟然在他的卧室自杀。他的母亲闻讯后，不肯为他落泪。她的主事家臣说："哪有儿子死了母亲不掉泪的？"他的母亲说："从前，我有这个儿子，我会认为他很贤明。今天，到了他死的时候，他生前的朋友和朝中各位臣僚没有落泪的，这个人，平时一定多有失礼。"孔子听说后，称赞他的母亲说："很懂得礼仪呀！"他的母亲是一位贤良的母亲，孔子是一位圣人。公父文伯被母亲赶出鲁国，他的朋友和臣僚却没有随他出走。今天，他死了，有两个女子为了报答他，竟然自杀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因为他对长者过于薄情，而对于女人过于溺爱。虽然如此，作母亲说这番话，就是贤良的母亲；假使作为妻子说这番话，这一定免不了被看作是善于嫉妒的女人。以上几位君子的言论，可以说，像是从公父文伯妻子的角度来谈论两个女人自杀行为一样。汉代君主对以上几位君子的怀疑，可以说，像是从公父文伯妻子的角度怀疑那两个女子自杀行为一样。虽然如此，君子侍奉君主，只能凭真心实意而已。坚

持自己的意见以逃避嫌疑；隐瞒自己的看法以躲开别人的毁谤，都不是真心实意的。不真心实意，却沽名钓誉，是君子所应该做的吗？因此君子的言论出以公心，即使难免被看作出于私情的，君子也应该尽力申辩。

三十七　民心难以小惠劫之

【提要】　作者指出，君王不应出于为形势所迫，才对百姓施以小恩小惠；而应该首先确立治国的根本原则，即以爱民为本。

【原文】　尝观《孟子》之言。至于“邹与鲁鬨”，“有司死”焉，“而民莫之救”，孟子以为凶年不发仓廪以赈之，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于民，而孟子又以为非先王之政。夫饥而弗恤，穆公固有愧也。饥而恤之，惠王犹无取。何也？天下之事安于莫之为者，诚非也。迫而为之而不及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视邹之政，梁若可喜；以先王之治责梁之及民，则末矣。圣人之仁，其积之有源，其发之有机。其所以爱天下者无穷，而见于恤天下者，则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穷之屯而怀不尽之感者，盖于其所发，占其所积。圣人之心，始形见于此。夫其形见在于一日，而天下之吾戴者，则非其形见之日也。

【译文】　我曾阅读《孟子》一书记载的言论。当读到邹国与鲁国作战，邹国的官吏为国牺牲，而老百姓都不去营救时，孟子认为遇灾荒年岁，统治者不开仓济民（因此老百姓不去营救官吏），而不应该去责备老百姓见死不救。当读到魏惠王把河东的一部分粮食送给河内的灾民时，而孟子又认为这种做法不是推行古代先王的政治。邹国的老百姓闹饥荒，邹穆公却不去救济，邹穆公固然感到惭愧。魏国的老百姓闹饥荒而魏惠王去救济，然而魏惠王的做法却无可取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之事安于现状而无所作为，的确不对。然而被迫去做，而不顾及立国的根本大计，也是不对的。所以拿魏国的政治与邹国的政治比较，魏国似乎可喜，然而用古代先王的王道政治来要求魏国的当政者对待百姓的态度，那么魏国的政治就微不足道了。君主的仁慈之心，它的形成自有渊源，而发扬这种仁慈之心也要有一定的机遇。君主爱护百姓的仁慈之心是没有穷尽的，而体现在接济百姓的身上，是非常有限的。天下的百姓，不因为君主有限的施舍而导致欲壑难填的心理，而是常常用君主的施舍来舒缓自己穷困艰辛的处境，从而对君主怀有无限感激心情的原因，大概是根据君主的表现来观察其仁慈之心的厚薄。君主的仁慈之心，在救济百姓的时候开始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或许仅仅一天的时间，而天下百姓拥戴他并不是在他接济百姓的那天开始的。

【原文】　鲁侯弗（夺）［专］于衣食，而必以分人。曹刿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以为惠而不知为政。夫衣食之利，私也；而鲁侯、子产割以与之，岂不为美哉？而曹刿、孟子不之信，何也？其大者不立，则小者吾固知其不足以动人也。

【译文】　鲁庄公在衣着饮食方面，不敢独自享用，一定要拿来分给别人。曹刿对鲁庄公说："小恩小惠没有普遍，人们是不会听从您的。"子产用他所乘的车子帮助别人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认为这是行小恩小惠而不懂得处理政务。衣食之利是个人享有的，而鲁庄公、子产却能让给别人，难道不是好事吗？而曹刿、孟子并不信任他们，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在于立国的大政方针没有确立起来，那么在细枝末节上我固然清楚他们的行为是不能感动人的。

三十八　人主当固结人心

【提要】　作者指出，君主只有牢固地维系人心，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同情心去慰问抚恤吏民的疾苦。其作用是一般物质奖励所取代不了的。

【原文】　昔楚子伐萧，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德宗在奉天，帝遣人谍贼，寒而请袴。求不能得，惘默而遣之。士亦竟为之用。夫二君于艰难之中，而用人不能以实惠及之，而徒空言悦之；人亦不能得其实惠，而感悦其空言。此其故何也？人之情，得百金之惠于其己敌，而不以为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语接之，则诧然以为己荣。盖凡出于意之所不期而公之所不及者，为能动人。彼其军旅之贱，而得拊劳之勤，固已不啻纯绵之温；而奔走之卒，领吾君惘默之意，亦已逾于五袴之赐。人主之于天下，又焉用汲汲于财，而后可以用为哉？艰难多事之时，一言足以感动人心而固结之。况天下无事之际，苟能爱养存恤，抚之以德，发之以政，辅之以仁，则天下之所以感吾君者，宜如何也？故其国非山河之固而不可破，非甲兵之守而不可攻，则人心之固结而已。

【译文】　春秋时，楚庄王攻打萧国，军队里的人多数受冻。庄王巡视三军将士，抚摩将士的衣着厚薄并勉励他们，三军将士如身上披上棉衣一样感到温暖。唐朝时，德宗皇帝出居奉天，他派人刺探叛军的军情，所派的人感到衣单身寒，请求他赐给衣裤。［由于当时物资奇缺］，这个人没有求得衣裤，德宗抱着内心同情而难于言表的神态还是将这个人派出去了。这位士兵还是为他效力了。这两位君主处在艰难的环境中，用人不能给予物质方面的好处，而仅仅用言辞让人们的心里感到愉快；人们尽管得不到物质方面的好处，而对于这两位

君主勉励他们的言辞却感到愉快。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一般人的心理，从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那里得到价值百金的好处，并不觉得多；而身居高位的王公大人那怕和下面的人说一句话，下面的人受宠若惊并认为这是自己的荣耀。君主的同情心为人们始料未及，而根据他们的职分本不应轻易得到的，是能打动人心的。那些军队里的普通战士，而能经常得到君主的慰问和抚恤，自然不仅仅是棉衣给他们带来的温暖；而为君主效力的士兵，体会到自己的君主那种同情自己而又难于言表的神态，也就超出了五套衣裤的份量。君主对于天下的吏民，又怎么能急急忙忙地用财物去收买他们，然后才可以利用他们为自己效力呢？君主处于艰难多事的时候，一句话可以使人心深受感动，从而把人们牢固地维系在自己的周围。更何况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君主对待天下的吏民，如果能做到慰问抚恤，用恩惠去抚育他们，用政教去启发引导他们，用仁义之心去辅助他们，那么天下人用来感激君主的行动，当是怎样的情形呢？因此他们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山河险固才不能被攻破，也不是因为军队的防守而不能被攻破，而是因为牢固地维系人心而已。

三十九　物以顺至当以逆观

【提要】　作者指出，天下的祸患不是萌生于逆境，而是萌生于顺境。因此对于迎合自己心理的事物和言辞，应从反面进行考察，即应看到欺君误国的一面。反之，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事物和言辞，也应从反面进行考察，即应看到纠谬利国的一面。

【原文】　物之以顺至者，必当以逆观。天下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剑、盾、戈、戟未必能败敌，而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国；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而声色游畋每足以殒人之躯。久矣，夫顺之生祸也。物方顺吾意，而吾又以顺观之，则见其甘而不见其毒，见其吉而不见其凶。溺心纵欲，盖有陷于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为于天下，盖不可以不知此。

【译文】　事物顺从人们的心理而至的，一定应从它的反面去观察。天下的祸患，不是萌生于逆境，而是萌生于顺境。剑、盾、戈、戟等兵器未必能打败敌人，而金、缯、玉帛等物品却往往足以毁灭一个国家；霜、雪、风、雾等恶劣天气未必能使人生病，而声、色、游、猎却往往足以伤害人的身体。时间久了，顺心遂意的事物容易滋生祸患。事物正合乎我的心意，我又从投合自己心意的角度去观察它，那么就只能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有害的一面；只看到它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危险的一面。心志沉溺于纵欲之中，大概有到死不觉悟的。人要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大概不能不清楚这一点。

【原文】　夫小人之得君也，将欲移其权柄而迷其耳目，则有声色货利以啖之，甘言巽语以顺之，射猎歌舞以娱之。迎其好而逢其欲，觇其所向而俟其所归。有可爱也，则徇之以欢；有可惧也，则寝之以为安。其意凡此者，皆所以眷其君而蛊其心术也。而人君不能以逆观之，而乐其顺矣。豢于其说而阱于其术中而莫之辨。夫是以奸欺之患生，不几于危亡则不悔。

【译文】　小人得到君主的信任，将要篡夺君主的权力并混淆君主的视听，那么，或用声色财利来诱惑君主，或用甜言卑辞来顺从君主，或用射猎歌舞来使君主欢娱。迎合君主的嗜好欲望，窥视君主动向而等待他的结局。君主有什么爱好，就曲从他，使他欢心；君主有什么可怕的事，就把它平息下来，使他有安全感。小人的志趣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让君主器重自己，进而用他的心术蛊惑君主。而君主不能从反面来看待他，反而喜欢他的顺从。君主被他的言辞所诱惑而陷入他的圈套之中，却不能辨别其中的是非。所以奸诈欺骗的祸患不断发生，国家不接近危亡的时刻，君主就不能悔改。

【原文】　若夫忠臣义士则不然。识高而见殊，虑远而忧大。射猎歌舞之娱，则禁而抑之；声色货利之欲，则谏而止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之所愿为者，则顾从而强之。其说虽逆，其理实顺。人君有能以顺而观今之逆，以逆而观前之顺，则天下可以常治而无乱矣。昔者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申侯伯与吾处，常纵恣吾。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也。虽然，我终无得。"唐明皇谓左右曰："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夫共王之所谓"吾终无得"，明皇之所谓"我不安寝"，其能以逆而观顺者欤！

【译文】　至于忠臣义士就不是这样。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高而又有独特的见解，为国家的利益考虑得久远并忧心忡忡。他们对君主的射猎歌舞等娱乐活动，加以禁止和控制；对君主的声色财利方面的欲望，加以劝谏并制止。起早贪晚地勤于政事，象周公吐出口中食物来接待贤者那样操劳，这并不是一般人所愿意干的，但又进而强迫君主节制私欲。他们的言辞虽然违背君主的欲望，但其中的道理是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君主能用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的眼光来观察现实的逆耳之言，又能从事物的反面来看待自己以前所处的顺境，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而不至于发生祸乱。春秋时，楚共王得病，把令尹叫到床前说："申侯伯与我相处，常常使我放肆。我喜欢的，他劝我去做；我所爱好的东西，他先服用。我与他相处得欢欢乐乐，看不出我们有忧惧感。虽然如此，我最终还是一无所得。"唐玄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萧嵩每次向我汇报政事，一定顺从我的旨意。我退朝后却想到国家的安危，晚上睡不好觉。"楚共王所说的"我最终

一无所得”，唐玄宗所说的“我睡不好觉”，他们能从反面来看待顺境啊！

【原文】　襄二十三年，孟孙恶臧孙，季孙爱之。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译文】　据《左传·襄公二十三》记载，孟庄子讨厌臧孙，而季武子喜欢臧孙。孟庄子死时，臧孙入门痛哭。给他赶车的人对他说：“孟庄子讨厌您，而您却悲哀得这个样子。季武子如果死了，您会如何呢？”臧孙说：“季武子喜欢我，这像是没有痛苦的疾病；孟庄子讨厌我，这像是治疗疾病的药石。没有痛苦的疾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药石。药石还可以使我活下去。疾病没有痛苦，它的毒害更多。孟庄子死了，我的灭亡没多久了。”

四十　谏因其明处乃能入

【提要】　作者认为，规谏君主，应该从容易理解的问题入手，因势利导，由浅入深。只有这样，才容易为君主所接受。

【原文】　人臣进忠于其君，必因其所明而后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其蔽者，其暗也；其通者，其明也。因其明处而告，求信则易矣。自古能谏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其温厚明辩者，其说易行。古之人有行之者，左师触龙之于赵，子房之于汉是也。高祖爱戚姬，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之义，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张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与周昌、叔孙通。然而不从彼而从此者，由攻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赵后爱其少子长安君，不使质于齐。此其蔽于私爱也。大臣谏之虽强，既曰蔽矣，其能听乎？爱其子而使之富贵长久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师触龙因其明而导之以长久之计，故其听也如响。在《易·坎》之“六四”曰“纳约自牖”。约，所以进结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二子之言，其知坎之“六四”欤？

【译文】　臣下向他的君主进献忠心，一定要从君主容易理解的问题入手，然后君主才有可能采纳臣下的意见。人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执迷不悟，而在某些方面却通情达理。他在某些方面执迷不悟，这就表现出很愚昧；他在某些方面很通情达理，这就表现出很明智。从他容易理解的问题入手来劝说他，就容易

取得他的信任。自古以来能善于规劝君主的，没有不从国君容易理解的问题入手的。因此揭发别人过失不留情面并穷追不舍的，大都适得其反；而那些温文、厚重、明智、善辩者，他们的说教就容易实行。古人有推行他们说教的，战国时赵国的左师触龙，汉高祖的谋士张良就是这样。汉高祖喜欢戚夫人，要以赵王如意来替代太子刘盈，这是汉高祖执迷不悟的一面。群臣与汉高祖争辩的很多。嫡传和庶出的道理、长幼的先后次序，汉高祖不是不清楚，他为什么执迷不悟而不能觉察其中的是非呢？商山四皓，汉高祖平时就知道他们的贤能并很敬重他们。这一点，汉高祖并没有受到蒙蔽，心中清清楚楚。因此从汉高祖容易理解的问题入手，再涉及他们所要谈的事情，使汉高祖醒悟就易如反掌。商山四皓为汉朝的建立所贡献的力量，与张良等各位公卿及天下人心所向比较起来怎么样？商山四皓劝谏汉高祖的迫切程度，与周昌、叔孙通比较起来怎么样？然而汉高祖没有采纳周昌、叔孙通等人的意见而听信商山四皓的劝告的原因，主要是有批评汉高祖执迷不悟与从其容易理解的问题入手进行诱导的区别罢了。赵太后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不让他到齐国作人质。这是被她个人的情爱所蒙蔽。大臣们规劝他的言辞虽然很激烈，但既然说她执迷不悟，她能听从劝告吗？而用疼爱她自己的儿子是为了赵氏宗族能长久地享受荣华富贵的道理来说服她，这是她的思想所容易理解的。因此左师触龙从她容易理解的问题入手，并用使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来引导她，所以她听了后立即响应。《易经》“坎”卦中的“六四”爻的爻辞说“送入取出均通过窗户”，这也可以用来作为侍奉结交君主的方法。通过窗户，主要是因为居室靠它才能得到光明。从触龙和张良的进言来看，他们大概清楚“坎”卦“六四”爻辞的寓意吧！

四十一　救弊毋为目前之计

【提要】　作者指出，治理国家的弊病，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利益。否则，旧的弊病还没有消除，新的弊病又产生了。

【原文】　人有居于河濒者，一旦水至，彷徨四顾，莫知所为，于是毁室徙薪四塞之。有家人失火者，仓皇卒迫，乃举其所有之金帛器皿，投之烈焰而扑之。然是人也，能解目前焚溺之患，而退有失所焚溺之忧。前患方去而后患继生，则以其所一时苟且不思而为目前之计故也。弊之在天下，固不可以不救也。然吾观自古君臣之救弊，往往旧弊未除，新蔽复作者，无乃蹈于焚溺之失乎？赵广汉之治颍川也，恶其俗之朋，设鉏筒以招讦讼，行诡谲以起怨仇，务使其民为不朋而已。不知朋党之祸去，而告讦之祸复生也。唐明皇之讨安史也，知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于是倚功于节度、结援于回纥之祸复作也。汲汲于救一时

之弊，而不为安全经久之计，祸患之相仍，吾亦不知其所终矣。雍按："回纥"下有阙文。

【译文】　有的人在河边居住，一旦洪水到来，一边徘徊，一边四处观望，不知怎么办好，于是毁坏房舍、取来柴草以堵塞四面滚滚而来的洪水。有的人家失火，在慌忙紧迫之时，便举起家中所有的金帛器皿等贵重物品，投入烈火之中，以扑灭火势。然而这两人能解脱目前被烧、被淹的祸患，而在火灭、水退之后却又产生了在火灾和水灾之中丧失了房舍和金帛器皿等忧患。前面的忧虑刚排除而日后的祸害又产生了。这是因为他们一时的得过且过、不思后果而只为了考虑眼前的缘故。国家存在着弊病，固然不能不去补救。然而我观察自古以来君臣所采取的补救时弊的措施，往往是旧的弊病未除，新的弊病又出现了，这岂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两个人一样，在消灭火灾和水灾的斗争中又有了新的损失吗？西汉时，赵广汉治理颍川郡，他厌恶当地豪门势族结党营私的风气，就设置了揭发检举箱用来招引人们揭发别人阴私或投诉申冤，实行起来千变万化并以此激起豪门势族间的怨仇，定要使郡中的百姓不拉帮结伙而已，而他并没有认识到拉帮结伙的祸患消除了，而告发别人阴私的祸患又发生了。唐玄宗讨伐叛将安禄山和史思明，他知道护卫京师的军队势单力薄而不能制服叛军，于是依赖节度使平叛之功和联系回纥的军队前来救缓的祸患又产生了。匆匆忙忙地补救一时的弊病，而不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算，祸患接连不断，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结。

四十二　天下之事不能两全

【提要】　作者指出，天下的事情不能两全其美。作为国君，要想求得百姓的便利，就不能过于追求自己的便利，二者不能兼顾。

【原文】　天下之事不能两全也。仰观乎天，夏涝而秋旱；俯察乎地，丘夷而渊实。在天地犹不能两全其所不可全之利，而况于人乎？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故欲生而毋望乎义，欲义而毋爱其生。二者不可兼全也。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故欲富则不必言仁，欲仁则不必言富。两者不能以俱大也。事之不能以两全，类皆如此。昔者尝怪宋襄公泓之战，而欲不重伤。子鱼曰："君未知战。今之勍者，皆吾敌也……，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恶重伤，则如勿伤。"夫既欲杀敌，又欲不重伤，是襄公欲全其不可全也。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苟利于民，孤之愿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于民也。民苟利矣，迁也。"夫既欲利民，又欲利君，是邾人欲全其所不可全也。是以贤君之有为于天下，将以便民，则不敢求

以便己；将以裕民，则不敢求以裕国。以（己）［民］与国，国可后也。势有所不能全也。哺一雀而十虫损，爱一牛而一羊死。既欲便民，又欲便己；既欲裕民，又欲裕国：虽圣人有不能矣。

【译文】　天下的事情不能两全其美。抬头观察天气，夏季洪涝而秋季干旱；低头观察地势，丘陵平阔而渊谷充实。在自然界中，还不能在两个方面同时得到实际上得不到的好处，而何况人类社会呢？生存是我所喜欢的，道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因此喜欢生存，就不能期望得到更多的道义；喜欢道义，就不能过于爱惜自己的性命。这两个方面不可能两全其美。要发财致富便不能对人仁慈，要对人仁慈便不能发财致富。因此想发财致富就不必谈仁慈，想对人仁慈就不必谈发财致富。这两个方面不能都有很大的收获。事情不能两全其美，大都这样。春秋时曾有人责怪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想再次伤害敌人。子鱼对宋襄公说："君主不懂得作战。当今强大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说明什么是耻辱，并以此教导士兵作战，就是为了杀伤敌人。敌人受伤而没有死，为什么不可以再伤他一次？如果厌恶再次伤害敌人，就应该［一开始］不伤害他们。"既然想杀死敌人，又想不再次伤害伤员，这两个方面是宋襄公想保全而实际上不可能保全的。邾文公想迁到绎地而命史官占卜吉凶，史官说："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如果对百姓有利，这是我的愿望。上天生育了百姓并为他们设置君主，就是用来给他们利益的。百姓如能得到利益，迁居就是了。"既想对百姓有利，又想对国君有利，这两个方面是邾国百姓想保全而实际上不可能保全的。因此贤明的国君对于天下有所作为，要便利百姓，就不敢追求便利自己；要追求百姓富裕，就不敢追求国家富裕。拿百姓与国家的利益比较，国家的利益可以放在后面。这是事物发展的态势有所不能保全的。哺育一只小鸟而十条虫子被鸟吃掉，爱惜一头牛而杀死了一只羊。既想便利百姓，又想便利自己；既想使百姓富裕，又想使国家富裕：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办到。

【原文】　邓攸舍己之子而负弟之子以趋。盖弟之子欲全，则己之子不可不舍也。屈突通攻王世充而不顾二子之死。盖己欲徇其公，则不可复顾其私也。燕昭王爱乐毅而斩其淫者，令其心则小有所不足爱也。唐明皇谓己虽瘠，天下必肥。利于民，则己有所不求便也。

【译文】　东晋时，邓攸抛弃了自己的儿子而背着弟弟的儿子从敌营逃走。要想保全弟弟的儿子，就不能不抛弃自己的儿子。唐高祖时，屈突通攻打王世充而不顾自己的两个儿子有生命危险；他自己想为国献身，就不能再考虑个人的得失。燕照王爱惜乐毅的才能而把那说乐毅坏话来迷惑视听的人杀掉了，使自己在思想上也略有不值得爱恋的对象。唐玄宗说自己虽然瘦了，天下一定会

富裕起来。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不能求得自己方便。

四十三　利在一时害在万世

【提要】　作者指出，制定政策法律，一定要注意它的社会效果，且不可急功近利。应着眼于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法律，使之更符合社会实际。

【原文】　方汉宣帝时，大司农耿寿昌奏立常平法。籴三辅近郡粟以给京师。岁省关东漕六十三万人。又曰："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价而籴，贵则减价而粜。"当时民皆便之。寿昌至爵为通侯。而萧望之乃非之。元帝时，在位诸儒又非之，并与盐铁愿罢，以为毋与民争利。元帝亦听用其说。终汉之世，不行一常平也。寿昌既以便民，而望之诸儒乃以为与民争利。愚于此未尝不窃疑之。及为之反复其故，而参之以当世之变，然后始知望之诸儒之议，果非迂阔而不切事功者。

【译文】　正当汉宣帝在位时，大司农耿寿昌向朝廷建议，制订常平仓法。收买京畿地区及附近郡县的粮食以供给京师。每年可节省关东参加水路运输的人力达六十三万。耿寿昌又建议朝廷："下令边境的郡县都修筑粮仓，在粮价下滑时提价买入，在粮价上涨时降价卖出。"当时百姓都从中得到好处。耿寿昌也因此而晋升为通侯。而萧望之对常平仓法却表示反对。元帝时，身居官位的儒雅之士又反对这种做法，并希望与盐铁官营政策一并废止，认为国家不应与百姓争利。汉元帝也听取并采用了萧望之等人的说法。直到汉代灭亡时，没实行过一次常平法。取寿昌既然认为实行常平法便利百姓，而萧望之等儒雅之士却认为实行常平法与百姓争利。我对此未曾不私下有所怀疑。到后来我探讨出现这种反复的原因，并参考当时形势的变化，此后才知道萧望之等儒雅之士的议论，果真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话。

【原文】　盖君子之于天下，法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事固有利在一时而害在万世者。彼常平之法，大抵利于丰稔而不便于荒歉之岁。而神爵、五凤间，谷石五钱，县官常增价而籴之，岂不便于民？及元帝即位，谷石乃至三百余。丰凶之不常，如此而官吏奉行，所谓增价损价，安保其必如寿昌乎？《禹贡》之法，在禹行之则善。其后也，莫不善于贡矣。盖禹虽立为九等，然有所谓错出者，故能无害。后世执之以为常，不复知所除，则其病民为始甚。今使县官与民为市，倘非贤官吏，大率皆知责其所入之多。所给之直，未暇问也。就使增价而籴，亦有其名耳。给直不时，使民诉而得之，往往费一而得二。所增

何补？望之之说曰："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望之之非寿昌不在是也。曰："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愚独谓此语最为得之。侧闻国朝熙宁中，司马温公论青苗之弊，因曰："太宗皇帝平河东，立和籴法。是时斗米十余钱，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之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望之之意，得无与温公类乎？

【译文】　君子对于整个国家，制订法令一定考虑它的后果，推行法令一定考虑它的弊病。事情固然有对一时有利而对万世有害的。耿寿昌所创立的常平仓法，大概在丰收年景实行起来有利而在歉收年景实行起来就不便。而汉宣帝神爵、五凤年间，每石粮食只值五钱，朝廷常加价买入，难道对百姓不便利吗？到汉元帝即位，每石粮食竟增至三百多钱。丰收年和歉收年的粮价没有一定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官吏却仍推行常平仓法，所谓粮价时涨时降，怎能保证这种做法一定像耿寿昌所实行的那样呢？《禹贡》中的赋税法，在夏禹那个时代实行起来效果就好。此后，没有那一种税法不比《禹贡》中的税法好。大禹虽然把各地所交纳的赋税分为九等，然而每州除了交纳九等赋税中的一个等级外，还可以交纳其他一个等级的赋税。因此这种税法在当时实行起来没有什么害处。后世坚持实施这种税法并把它作为常规，不再晓得除旧布新，那么这种税法侵害百姓的利益即开始严重了。今天让官府与百姓做交易，如果不是贤德的官吏，大都只知道追求买入的粮食越多越好，至于付给百姓的粮钱，来不及过问。即使提高价格买进粮食，也徒有其名罢了。给百姓支付粮钱不按时，假如百姓向官府上诉而索回卖粮款，国家往往损失一份而百姓从中得到两份。增加的这笔开支由什么来补偿呢？萧望之在给朝廷的奏书上说："修建粮仓，制造船舶，耗费钱财二万万多，有打扰百姓之劳，恐怕会出现旱象，百姓蒙受旱灾之苦。"萧望之责备耿寿昌，主要不是在这一点上。他说："耿寿昌对于计算眼前的功利和财政支出较为熟练，但对于国家大事的深谋远虑，的确不完全胜任。"我认为这话最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我私下听说本朝熙宁年间，司马光论实行青苗法的害处，便说："太宗皇帝平定河东地区后，订立了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余钱，每捆柴草八钱。百姓乐意与官府做交易。后来，物价上涨而和籴法没有废除，于是成为河东地区的祸患。臣担心来日实行的青苗法，犹如河东地区以前实行的和籴法。"萧望之的本意，莫不是与司马光相仿吗？

四十四　致治非难保治为难

【提要】　作者指出，君臣往往容易为国家的升平景象所陶醉而不思进取。

这是很危险的。他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原文】　天下非未治之可畏，已治之可畏也；非未安之可忧，已安之可忧也。方天下之未治未安，为士者相与讲治安之术而为学，为公卿大夫者相与进治安之术而为忠，为人主者则又日夜求治安之术而为政。上之所以焦心劳思，下之所以进计献议，无非治安之是图也。故天下非未治之可畏，非未安之可忧也。天下治矣，而可畏始生；天下安矣，而可忧始生。士不知讲治安之策，公卿大夫不知进治安之忠，人主又不知求治安之政。上下相从于逸乐，中外相忘于闲暇。治不知所以保其治，安不知所以固其安。天下之治安，始有不足恃者矣。

【译文】　天下不是没有达到政治修明就觉得可怕，而是已经达到政治修明才是可怕的；不是没有出现安定的局面就值得忧虑，而是已经出现了安定的局面才值得忧虑。当天下还未出现政治修明稳定的局面时，作为有识之士，他们共同探讨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并把它作一门学问；作为公卿大夫，他们共同奉献使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并以此表达自己对朝廷的一片忠心；作为国君，又日夜访求使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政事。国君之所以忧心忡忡，下面大臣之所以向朝廷进献策略和见解，无非是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天下不是没有达到政治修明就觉得可怕，不是没有出现安定的局面才值得忧虑。天下政治修明了，而可怕的因素开始滋生了；天下安定了，而值得忧虑的因素开始滋生了。有识之士不知探讨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公卿大夫不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进献自己的一片忠心，国君又不知访求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朝廷上下的官员在逸乐之中相继放纵自己的欲望，朝廷内外的官员在相安无事之中相继忘却国家大事。在政治修明的时候，不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持政治修明的局面；在安定的时候，不知采取哪些措施来巩固国家的安定局面。天下的政治修明安定，便开始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原文】　愚不暇远引旁取，姑取春秋齐桓公之事以言之。齐侯自庄公十三年北杏之会，至僖九年会于葵丘，衣裳之会，凡十有一也。自僖八年洮之会，至十六年会于淮，兵车之会，凡四也。齐侯图伯之心亦勤矣。然方邵陵之师未举也。贯泽之会，齐侯不以伯主之尊而与江、黄之微者盟。其汲汲于伯功之成，何如也？及其邵陵之师既举，而齐侯向日之心始荒矣。陈大夫一谋不协，其身见执，其国见伐。黄人被兵守城，更历三时。告命已至，而援师不出。意骄于葵丘之盟，礼失于阳谷之会。狄入王畿而不能伐，大夫救徐而诸侯不行。是以狄人窥伺中国，今年侵卫，明年侵郑。淮夷亦取于病杞，而不忌圣人。谨而书之，以志其侈心之动，而伯业之始衰也。故尝以为齐之伯成于邵陵，而亦败于邵陵。使桓公返自邵陵之后，而不忘前日贯泽之会，则夷狄之畏服，而中国之尊安，宁

有既乎？以桓公之事而论今日之事，愚是以知未治未安之不足忧，已治已安之为可忧也。

【译文】　我没有时间引取更多的史实，姑且选取春秋时齐桓公称霸的事迹来论证上述看法。齐桓公从鲁庄公十三年的诸侯北杏之会，到鲁僖公九年的诸侯葵丘之会，诸侯各国之间友好会合共十一次。从鲁僖公八年的诸侯洮水之会，到鲁僖公十六年的诸侯淮地之会，诸侯带领军队参加会盟共有四次。齐桓公谋求霸业的用心也够勤奋的了。然而当时驻扎在邵陵的诸侯国军队没有对楚国采取军事行动。诸侯在贯泽会见，齐桓公不凭借霸主的尊严来与江、黄等小国结盟。他成就霸业的迫切心情，谁能比得上呢？到了他那驻扎在邵陵的军队已经对中原其他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时，而齐桓公先前的谋求霸业之心开始废弃了。陈国大夫的一条谋略与齐桓公的想法不合拍，结果这位陈国大夫被拘留，他的国家受到进攻。黄国人手持武器坚守都城，经历了三个季节。周天子命齐国出兵救黄国的文书已送到齐桓公的手中，而齐国的援兵仍没有出动。在葵丘的诸侯会盟中有骄傲情绪，在阳谷的诸侯会见中有失诸侯交往的礼节。外族人进犯周朝的京都地区而不能前去讨伐，鲁国大夫率军救援徐国而诸侯兵却在匡地等待观望。因此外族人窥测时机对中原各国有所图谋，今年入侵卫国，明年入侵郑国。《左传》的作者对于淮夷的记载，主要采取它令杞国担心这一点，而不忌讳孔子在作《春秋》时没有提到这一点。《左传》的作者把这一点慎重地写在史书上，是为了记载淮夷的扩张野心，同时也揭示齐桓公霸业开始衰落。因此我曾认为齐国的霸业的成功是在邵陵，而齐国霸业的衰败也是在邵陵。假如齐桓公能够从邵陵之会以后的歧途中返回正确的轨道，而不忘却他在贯泽与其他诸侯国结盟时的谦恭态度，那么外族人对中原各国的敬畏和屈服以及中原各国的尊严和安定，难道会有尽头吗？用齐桓公的事迹来论证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因此知道国家没有出现政治修明稳定的局面，是不值得忧虑的；当国家已经出现政治修明稳定时，是值得忧虑的。

治国方略卷八

四十五　用重刑者惧人之玩

【提要】　作者指出，朝廷对于臣民不要轻易采用重刑。否则，往往使人们产生轻慢刑罚和无所畏惧的逆反心理。

【原文】　昔者观《书》至于《尧》，未始不惑之也。共工之庸违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时。四岳举鲧，帝曰不可，而四岳犹曰试鲧，尧听之，未害也。鲧用而无成，则四岳之责也奚辞？而尧不加。夫知其庸违而纵之，不若未知之犹惮也。责之无辞而难之，则是苟有辞者莫得而诘之也。宜去弗去，宜责弗责，亦莫以厉天下者。盖尝为之深思其故，而后得其说矣。天下之人，不可轻以刑示之也。彼其未见吾刑之初，惟闻有所谓刑之名，而未见其为刑之实。故其心常凛然行乎不可测知之中。及其既以刑而示之，则向之所闻，今其身履之矣。彼将以为是亦无所可畏也。于是乎玩心始生。尧之不轻于用刑，其亦俱人之见吾刑而有玩心乎？盖至于舜一旦取四凶而诛之，刑虽不为过，杀虽不为惨，而天下之人始见刑矣。夫民日之所闻，至于是一日而见，则已久矣。虽杀犹将玩之，况未至于杀乎？其刑止于如此，其罚止于如此。吾既见之矣，是不足多畏也。故舜之后为商周，商周之后为秦，秦之后为汉，刑罚愈严，杀戮愈众，而民愈不知畏者，其见之非一日也。

【译文】　以前，我读《尚书》读到《尧典》这篇时，未尝不感到疑惑。共工言行不一，尧帝是了解的，而尧帝没有及时除掉他。四岳推荐鲧治理洪水，尧帝说鲧不能胜任，而四岳仍说让鲧试试看。尧帝听从了四岳的建议，而没有表示反对。鲧治理洪水没有取得成功，四岳的责任怎能推脱得掉呢？而尧帝并没有给他们安上什么罪名。了解了共工言行不一的缺点而大胆地使用他，不象不了解他而使用他还觉得有些不放心。责任不能推脱，再去责问他们。就是如有推脱责任的，也不能责问了。应该除掉的而不除掉，应该责问的而不责问，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激励天下的了。我曾为此深深思索其中的原因，然后才获得了正确的解释。对于普天下的人，不能轻易拿刑罚给他们看。起初，他们没有见到刑罚的时候，只听说有刑罚的名称，却没有看到动用刑罚的真实情形。因此他们总是提心吊胆地如在陌生的环境中行走一样。待到已经拿出刑罚给他们看了，那么以前所听到的各种刑罚的名称，现在他们都亲身经历了。他

们将会认为这些刑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不以为然的思想情绪开始产生了。尧帝不轻易用刑，大概他也担心人见到用刑情形后会产生不以为然的思想情绪吧！至于舜帝一旦把四凶抓起来并杀掉，处罚虽然不算过分，行刑手段虽然不算残忍，而普天下的人开始看到用刑的实际情形。百姓以前每天所听到的，到后来每天所见到的，时间很长了。即使他们面临被杀的危险，他们仍会不以为然，何况不至于被杀呢？那用刑的情形不过如此而已，那处罚的情形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已经见到了实施刑罚的情形，这不值得产生较大的恐惧心理。因此舜帝之后为商朝、周朝，商朝、周朝之后为秦朝，秦朝之后为汉朝，刑罚越来越严酷，被杀的人越来越多，而百姓越来越不感到惧怕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所经历的不是很短的时间了。

【原文】　呜呼！婴儿之在襁褓也，一呵一叱而知惧。其久也，鞭朴日加焉而恬然，惧心不生。彼固知其止于如此也。三代之后，吾尝有爱于汉文帝之治。吴王不朝，赐之几杖。张武受赂，赏以金钱。深有得于尧不轻用刑之意。夫不朝而赐之，受赂而赏之，宜若畏懦委靡，而不足与有为矣。而文帝之意则以为二人之罪固可罚也，而吾之威不可轻以示人也。不轻于示人，而使之常不见吾所以为刑之实，则天下之人未知吾君之刑何如，而玩心不萌矣。宽其刑于一人，而去其玩于千万人。若文帝之术，正尧之遗意也。嗟夫！渊壑之深，望之黯然而不知浅与深。有一人焉探而涉之，则必有一人焉从而继之。何也？以其深浅之既知也，不知则不敢继矣。

【译文】　唉！婴儿在襁褓里，呵叱一声就觉得害怕。时间长了，至使天天打他，他也不以为然，再也不会产生惧怕的心理。他自然知道父母对待自己也只能如此而已。夏、商、周三代以后，我对汉文帝治理国家的措施很喜欢。吴王刘濞不按照朝廷礼仪朝见文帝，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张武接受别人的贿赂，文帝赏给他金钱。文帝对尧帝不轻易用刑的用意有深刻的认识。不朝见皇帝却受到恩赐，接受他人贿赂却得到赏赠，文帝好像胆小怯懦、没有威严，似乎不可以与他一起治理国家。然而文帝当时却认为这两个人的罪行固然是可以处罚的，而自己的帝王威严是不能轻易流露出来。不轻易地流露出来，就会使他们平时见不到自己用刑的实际情形，天下的人就不知道自己君主的刑罚究竟怎么样，而不以为然的思想情绪就不会产生了。在一个人身上减免刑罚，而去掉了千万人不以为然的思想情绪。像汉文帝的做法，正是尧帝留给后人的思想财富。唉！渊潭沟谷是很深的，远远看去昏暗不明，人们不清楚它的深浅。有一人在这个地方探出深浅并渡了过去，那么一定会有人在这个地方跟随他渡过去。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的深浅已经知道了。如果不知道就不会有人跟着

过去了。

四十六　法无善恶在人所用

【提要】　作者认为，法律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人如何运用它。往好处用，效果就好；往坏处用，效果就坏。从小处入手，作用就小；从大处入手，作用就大。法律的社会效果如何，反映执法者素质的好坏和才能的大小。

【原文】　古语有之："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饴，一也，而或以养老，或以粘牡。善恶惟其所用也。宋人不龟手而洴澼纩，吴人得其方而列地封侯。不龟手之药，一也，而或以封侯，或以洴澼纩。小大唯其所用也。法之在天下亦然。常平之法，古人用之便民，后世则以是而取利。荐举之法，古人以是而进善，后世则以是而招权。岂惟二者而已哉？凡今之法亦莫不然。曰铨选也、堂除也，法之见于吏者然也。曰乡兵也、差役也，法之见于民者然也。学校贡举之法见于士，屯营府卫之法见于兵。是数者法之孰为美，孰为恶；孰为小，孰为大：此惟人所用尔。用之美则美，用之恶则恶。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譬之雨露之在天，梧檟得之以养其柯条，荆棘得之以养其芒刺。譬之财富之在人，贤者用之则养其身，小人用之以丧其生。岂有美恶、小大之辩哉？顾人不能无美恶、小大之异耳。昔苏文忠公通守钱塘，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呜呼！以不便民之法，而善用之者，犹足以安民，况于法之果便者乎！

【译文】　古书里有这样的话："柳下惠见到了糖膏，说：'可以用来奉养老人。'盗跖见到了糖膏，说：'可以用来粘固门的锁闩。'"糖膏是一样的，可有的人用来奉养老人，有的人用来粘固门上的锁闩。作用的好坏就看人怎么用了。宋国人用不龟手药是为了在漂洗棉絮时防止把手冻裂，然而吴国人得到这种药的配方却分得了土地并得到了侯爵。不龟手药是一样的，可有的人靠它取得了侯爵，有的人靠它在漂洗丝絮时防止把手冻裂。作用的大小就看人怎样用了。天下的法律也都是这样。汉代的常平仓法，古人用它便利百姓，而后代人却用它来牟取私利。推荐选用人才的措施，古人凭此向朝廷进献贤才，而后代却凭此揽权。难道仅仅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吗？所有今天的法律也莫不是这样。所谓铨选、堂除，即法律体现在官吏选拔上是这样。所谓乡兵、差役，即法律体现在民事上是这样。学校科举之法体现在对人才的选拔上，屯田和府兵之法体现在军队的建制上。这些方面的法律，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作用是小的，哪个作用是大的：这仅仅在于人的运用罢了。往好处用，效果就好；往坏处用，

效果就坏。从小处入手，作用就小；从大处入手，作用就大。就好像自然界的雨露，梧桐、山楸得到它用来滋养枝条，荆棘得到它用来滋养芒刺。好比人手中的财富，贤人用它就可以保养身体，小人用它却丧失了性命。难道它的作用有好坏、大小的区别吗？只是人的素质和才能不能没有好坏、大小的不同罢了。北宋时，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这时四周的州县都在推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法，浙西地区兼行农田水利法和盐钞法。苏轼处于这些州府之间，常常靠这些法律来便利百姓，百姓赖此稍稍得以安居。唉！拿不方便百姓的法律，而善于运用法律的，还足以使百姓安居乐业，何况那些真正便利百姓的法律呢？

【原文】　夫子以诗礼为过庭之训，而或者用之以发冢。诗礼岂发冢之资乎？焦延寿专精于《易》，而京房得之以杀身。《易》岂杀身之具乎？譬之于火，用之爨釜则为善，用之燎原则为恶。然何尝有二火哉！譬之于水，用之以溉田则善，用之以灌城则为恶。然曷尝有二水哉！

【译文】　孔夫子用诗书礼仪来教导自己的儿子，而有的人用来盗掘坟墓。诗书礼仪难道是盗掘坟墓的依据吗？西汉的焦延寿对《易》的研究既专一又造诣精深，而京房得到他的研究成果后却招来了杀身之祸。《易》难道是招致杀身之祸的工具吗？拿火来作比喻，用它来烧火做饭就是办好事，用它来焚烧原野就是作恶。然而何曾有两种火呢！拿水来作比喻，用它来灌溉农田就是办好事，用它来灌注城池就是作恶。然而何曾有两种水呢！

四十七　行事虽同心术则异

【提要】　作者指出，某些人虽然从事同一种事业，但由于思想动机不同，却收到不同的社会效果。以实践道义为己任者，名利双收；沽名钓誉者，身败名裂。

【原文】　尧舜之逊，逊也；子哙之逊，亦逊也。夷齐之廉，廉也；仲子之廉，亦廉也。汤武之仁义，仁义也；而徐偃王、宋襄公之仁义，亦仁义也。然尧舜之逊、夷齐之廉、汤武之仁义，当时行之则见其利，后世行之则大其美，至于子哙之逊、仲子之廉、偃王宋襄之仁义，当时无所利，后世亦无所美。世固岂以成败论人物耶？是不然。尧舜汤武之君，夷齐之臣，其心纯于为道，子哙、仲子、偃王、襄公之徒，其心纯于为名。为道则率性而安行，至诚而不息。为名则非出于其性，非本于其诚，勉强矫激，苟可以得名而已。是其行事虽同，其用心则异矣。故夫君子之论人，要当观其心术，不当即其行事。王衍之不言利，与孟轲同；桑弘羊之言利，与刘晏同。弘羊之均输，即太公九府之遗意。

【译文】　尧帝舜帝的让位，是让位；燕哙的让位，也是让位。伯夷叔齐的廉洁，是廉洁；仲由的廉洁也是廉洁。商汤周武王的仁义，是仁义；而徐偃王宋襄公的仁义，也是仁义。然而尧帝舜帝的谦逊、伯夷叔齐的廉洁、商汤周武王的仁义，在当时实行就见到了好处，后代实行就倍受称赞。至于燕哙的谦虚、仲由的廉洁、偃王和宋襄公的仁义，在当时实行就没有见到好处，后代实行也得不到称赞。难道社会上本来就是用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来评论人物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尧帝、舜帝、商汤、周武王这样的君主，伯夷、叔齐这样的臣子，他们一心一意地为了推行道义，而燕哙、仲由、徐偃王、宋襄公这类人，他们一心一意地为了沽名钓誉。为了推行道义，人们就会依照自己的本性而心安理得地去做，他们对待事业永远真诚。而为了沽名钓誉，人们就会不依照自己的本性去做，对待事业也不是真诚的，而是勉强掩饰自己的真情，只要获得好的名声罢了。这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虽然相同，然而他们的动机就不同了。因此君子评价一个人，总该观察他的思想动机，不应该根据他的行动。王衍不谈利，与孟子相同；桑弘羊谈利，与刘晏相同；桑弘羊的均输法，即是太公姜尚制定的九府圜法的遗意。

四十八　才与法合不患其密

【提要】　作者指出，一个人的才能与选拔人才的制度相符，那么这个人似乎不觉得有选举法的存在。选法越严密，就会使人更加看到优秀人才的前途是宽广的；选拔人才的过程越艰难，就会使人更加看到优秀人才的重用是比较容易的。

【原文】　引绳以正直，欲去绳者，必其不直也。持鉴以照妍丑，欲弃鉴者，必其不妍也。设法以举贤俊，欲废法者，必其不贤也。何者？直与绳合，则亦不知有绳；妍与鉴合，必不知有鉴；才与法合，则亦不知有法。愈密矣，则使愈见其宽。愈难矣，则使愈见其易。今世贤良之选，欲试以奇篇奥帙，而议者每惧贤良之沮格。进士之举，欲试以经术词章，而议者每病进士之难兼。吏部之铨量，欲试以身、言、书、判，而议者每虑选举之苛碎。此愚所未喻也。鲁之儒者举国，哀公下令，而儒服者一人。（切）［窃］意其下令之初，鲁国皆惧，而一人之真儒，固自若也。齐之吹竽三百人，齐君好别吹之，而（东）［南］郭遁去。（切）［窃］意其别吹之初，（东）［南］郭自惧，而其余之能吹者，固自若也。

【译文】　拉墨线是为了判定物体是否平直，想去掉墨线的人，一定是物体不平直。拿镜子是为了照容貌是美还是丑，想去掉镜子的人，一定是他的容貌

不美。订立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为了推举优秀人才，想要废弃选拔人才的制度，一定是他的德才平庸无奇。这是什么原因呢？物体的平直与墨线相合，就不觉得有墨线的存在；人的美貌与镜子相合，一定不觉得有镜子的存在；才能与选拔人才的制度相合，就不觉得有选拔人才的制度存在。法制越严密，就会使人愈加看到优秀人才的前途是宽广的；选拔人才的过程越艰难，就会使人愈加看到优秀人才的重用是比较容易的。当今社会，优秀人才的选拔，朝廷想用优秀的篇章和深奥的典籍来测试，而朝中议事者往往担心堵塞选拔优秀人才的路子。进士的选拔，朝廷想用经术和词章来测试，而朝中议事者往往忧虑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很难兼顾。吏部考核人才，想用身、言、书、判这四个方面来测试，而朝中议事者往往忧虑选拔人才的程序苛刻烦琐。这是我不能理解的。鲁国的儒士遍及全国，鲁哀公下令，[不懂道术却穿儒者服装的人，要处以死罪，]而鲁国穿儒者服装的只有一人。我以为鲁哀公开始发布命令时，鲁国的儒士几乎都害怕，而只有一人是真正的儒士，当然是镇定自若了。齐宣王时，吹笙手有三百人，齐湣王喜欢一个一个地吹，而南郭先生逃跑了。我认为齐湣王让吹笙手单独吹的时候，南郭先生内心恐惧，而其余能吹笙的人，当然是镇定自若了。

四十九　不以或然而废常然

【提要】　作者指出，君主应该凭最公正的道理作天下的准则，并把它作为选拔和处罚官吏的依据。不可凭带有偶然性的事件来否定具有必然性的道理。否则，人们就会谨小慎微、焦虑不安。

【原文】　理有常然，而事有适然。因适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历数天下之事，出于常然者十之九，出于适然者百之一。以一废百，奚可哉？四凶之奸，天下之大恶也。舜不以四凶之恶而不举元凯者，以四凶为适然也。管蔡之罪，天下之大变也。周公不以管蔡之变而不封懿亲者，以管蔡为适然也。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夺必然之理，则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无须臾宁矣。君人者固有常体。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尝容心于其间。故有谴怒而无猜嫌，有疏斥而无疑贰。上无永废之人，下无自绝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体也。

【译文】　道理有必然的因素，而事件有偶然性的因素。凭带有偶然性因素的事件而怀疑具有必然因素的道理，聪明的人是不会盲从的。历数天下的事情，出于必然因素的占绝大多数，出于偶然因素的仅占百分之一。以极少数来否定绝大多数，这怎么可以呢？四凶的邪恶，是天下的最大邪恶。舜帝不因为四凶的邪恶而不重用“八元”和“八凯”的理由，认为“四凶”的出现是偶然的。管

叔鲜和蔡叔度的罪行，是天下的最大动乱。周公不因为管蔡的动乱而不封王室宗亲的理由，认为管蔡的动乱是偶然的。如果拿不是必然出现的事件而取代那具有必然性的道理，那么事事都觉得可怕，人人都得防备。人心就会焦虑不安而没有片刻安宁。作君王的本来具有的一般气质：凭最公正的道理来作天下的法则。合乎这个道理的就提升，违背这个道理的就罢免，倾向这个道理的就选拔，冒犯这个道理的就处罚。从一开始，未曾把私心杂念掺杂在具有必然性的道理之中。因此有谴责而无嫌弃之心，有疏远驱逐而没有猜疑之心。朝廷没有永远废弃的人，下面的臣民没有与朝廷断绝关系的意向。这本来是作君王的一般气质。

【原文】　昔者尝怪西汉七国之变而摈斥同姓。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惟得衣食租税，不为士民所尊，则是以七国之适然而废亲亲之常然也。光武以新室之祸而不假宰相以权，以吏事责三公，而以司隶校尉督察之，则是以新室之适然而废公卿之常然也。唐德宗时，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而帝心始疑，不复倚仗文臣，则是以二儒之适然而废用儒之常然也。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者，或者以为耕田之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废此哉？

【译文】　以前，我曾责备汉代在七国之乱以后朝廷摈弃同姓诸侯，制订了左官、附益等法律，诸侯王只能得到衣食租税方面的待遇，不为士子和百姓所敬重，就是用七国之乱的偶然事件而取代亲其所当亲的必然道理。东汉光武皇帝根据王莽的祸乱而不授给宰相实权，拿低级官员的本职工作去督促三公去做，而用司隶校尉去监察他们，就是用王莽之乱的偶然事件来取代公卿大夫职权的必然道理。唐德宗时，张涉因精通儒学而入宫侍奉皇帝，薛邕因博通文艺礼乐而进用于朝廷，接着因贪污受贿而身败名裂，于是德宗内心开始产生疑团，不再依靠文臣，就是用这两个儒生的偶然事件来取代治国需用儒生的必然道理。大概社会上有种田并用农具杀人的，有人认为种田可以废弃。杀人者可以处以死刑与种田不能废弃，这是两码事。怎能用那件事来取代这种事呢？

五十　事有出于法度之外

【提要】　作者指出，天下之事不受法度约束的有三点：一是才气，二是意会，三是心契。

【原文】　论天下之事，出于法度之外者有三：一曰气，二曰意，三曰心。祖龙之师并六强国、项羽之兵破五诸侯者，气也。和缓之医不论老少、曹吴之

画不择人物者，意也。郢人之斤运若成凤、梓庆之锯见犹鬼神者，心也。

【译文】　评论天下的事情，不受法度约束的有三点：一是才气，二是意会，三是心契。秦始皇的军队吞并六个强国、项羽的军队战胜五个诸侯国，凭的是才气。医和与医缓的医道不分老幼、曹不兴与吴道子的画法不分人物山水等，凭的是意会。郢人抡斧生风、梓庆制作的木锯视犹鬼斧神工，凭的是心契。

五十一　善念无力则为恶胜

【提要】　作者指出，作为君主，应当使自己的性情服从于意志，而不应当使意志服从于自己的性情。性情服从于意志，意志就能发挥作用。反之，性情就有趋向性，意志就不能制约性情的自我澎涨。

【原文】　楚之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苏与我处，常忠我以道，正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鲁隐公矢鱼于棠，臧僖伯谏之不从。及其卒也，则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夫共王既爱管苏之道义，是固知其为贤者矣，而反不安之，何也？隐公既以厚葬报僖伯，是固知其忠谏矣，而反不从之，何也？盖人君当使气听命于心，不当使心听命于气。气听命于心，则心有所为，气不得而遏之。心听命于气，则气有所向，心亦不得而禁之。

【译文】　楚共王有病，把令尹叫到跟前说："常侍管苏和我相处，常常凭道义来效忠我，纠正我的缺点和错误。我与他相处，觉得很不安宁。"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捕鱼活动，臧僖伯劝阻隐公取消这次出游，隐公没有接受。到了臧僖伯去世时，隐公却说："叔父对我很怨恨，我是不敢忘记的。"安葬臧僖伯的礼仪升了一级。楚共王既然喜欢管苏凭道义行事，这说明他本来知道管苏为贤德之人，然而他觉得与这样的人相处反倒不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隐公既然用很隆重的葬礼来报答臧僖伯对自己的一片忠心，这说明他本来知道臧僖伯以忠义相劝，然而他反倒不接受臧僖伯的劝告，这是什么原因呢？作为君主应当使自己的性情服从于意志，而不应当使意志服从于自己的性情。性情服从于意志，意志就能发挥作用，性情就不能妨碍意志。意志服从于性情，性情就有趋向性，意志也就不能禁止性情的自我澎涨。

【原文】　人君岂不乐安存而恶危亡、好礼仪而耻过失？惟其一心之力不能以御气之悍，故心知其为善矣，而制于气，而不能行。心见其为贤矣，而制于气，而不得用。嗟夫！此汉武帝、唐明皇之所以不克其终也。"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是言也，实出于武帝之口，则帝非不知刑之所不当用也，而罔密文峻，穷治刻骨。愚以为此非武帝之心，武帝之气使然也。韩休敷陈治道，多讦

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是言也，实出于明皇之口。则帝非不知休之为贤也，而不终岁而逐之。至于知林甫之妒贤嫉能，则相之终其身。愚以为此非明皇之心，明皇之气使然也。心胜气则心为主，气胜心则气为主。此二君之天资卓绝，岂有明知其不善而犯之？盖其善念无力，而恶念为之日胜。故其心有不能以自立也。然则如之何？曰：大人君子苟能于此进格心之说，使之以志御气，以礼制欲，以道胜情。涵养既久，锻炼既熟，则尊所闻，行所知，庶乐可以次举矣。

【译文】　国君难道不喜欢国家安定存在而不厌恶国家危机灭亡、不喜欢礼仪而不以过失为耻吗？只因为个人的意志不能控制旺盛的情感，所以心里知道某些做法是好的，但由于受性情的制约，而不能实行。心里清楚某些人是贤者，但由于受性情的制约，而不能重用他们。这是汉武帝、唐玄宗所以不能保持晚节的原因。“给犯罪的人穿上画有图形或染有颜色的特殊衣服和帽子，民众就不犯法”，这话确实出自武帝之口，那么，汉武帝不是不知道肉刑不该使用的道理，然而当时法网严密、用刑严酷，对罪犯彻底整治，以至于深切入骨。我认为这不是武帝的本意，而是武帝的性情使他这样做的。韩休向唐玄宗陈述治国之道，常常揭发玄宗的过错而不徇私情。“我退朝后想天下的前景，睡得一定安稳”，这话确实出自唐玄宗之口，那么，玄宗皇帝不是不知道韩休是贤德之人，然而起用不到一年，就把他赶出了朝廷。至于玄宗知道李林甫是嫉贤妒能的小人，反而终身作他的宰相。我认为这不是玄宗的本意，是玄宗的性情使他这样做的。意志战胜性情，意志就占了上风；性情战胜意志，性情就占了上风。这两位君王的天资不凡，怎能有明知不对而故意犯错误的做法呢？大概因为正确的思想软弱无力，而错误的思想因此一天天澎涨起来。所以他们的意志不能持久。那么，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德高望重的大人君子如果能在这个时候进正心之说，使他们做到用意志控制性情，用礼仪控制欲念，用道义战胜私情。修养的时间长了，实践得熟练了，重视所听到的话，力行所知道的事，各种令人高兴的事情就能相继出现。

五十二　不以小节伤国纪纲

【提要】　作者认为，君王在用人方面应采取慎重态度，切不可把一时一事的表现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否则，会有损于国家的宏纲要旨。

【原文】　昔者尝观汉文帝即位之初，朝而问宰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也。“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也。以问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称善。勃竟

惭而免相。愚读史至此，切知文帝之用人未尝不谨于能否之辨。及观《张释之传》，上登虎圈，问上林尉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对甚悉。文帝欲拜啬夫为上林令，以释之一言而遽止。夫上林尉之不能对，与周勃之不能对，一也。虎圈啬夫之能对，与陈平之能对，亦一也。今也周勃以不能对而见罢，而上林尉无所责；陈平以能对而见称，而啬夫无所赏。岂文帝至此而悟耶？盖尝为之深思其故，而后得其说。夫人主之有为于天下，其纪纲不可不存也。纪纲之所系，虽一阶一级之若可轻、奇才异能之若可喜，吾不以其所轻者而畀其可喜。以其所轻而畀其所喜，其始虽若未甚害，至于考其所终，稽其所弊，则下者争图其上，言者竟出于其位，而纪纲之始大坏也。彼决狱钱谷之数，一相知之，一相不知之，则去一而取一，诚未害也。若夫上林尉之不能对，而啬夫越职而对，文帝亦越而迁之，则凡有才者思奋其才，辩者思逞其辩，卑者欲逾尊，疏者欲逾戚，所谓图上出位之风，始不可遏矣。故吾宁屈天下之才，而不敢不存国家之纪纲。元、成以来，虽无足道，然犹能世守汉之家法。方元帝时，华阴守丞上封事，荐朱云为御史大夫。朱云之忠，诚可以大用也。然一守丞之微，非可以荐御史大夫者：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大纲小纪之所在，必于此而坏矣。匡衡所谓“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可以重国家而尊社稷”。其知纪纲之说欤？其得释之之遗意欤？

【译文】　以前，我曾阅读汉文帝刚即位时的一段历史。一次，汉文帝在朝见大臣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审理和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周勃抱歉地说不知道。“全国一年钱粮的收支有多少？”周勃又抱歉地说不知道。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说：“各有主管的人。陛下要了解审理和判决的案件，可以询问廷尉；要了解钱粮的收支状况，可以询问治粟内史。”文帝这才满意。周勃终因心里有愧而请求免去右丞相的职务。我读史书读到这里，才深切了解到文帝用人未曾不谨慎地区别人的贤能与否。到阅读《张释之传》时，[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帝登上上林苑的虎圈，向上林尉询问记载上林苑禽兽的账目，一连问了十几次，上林尉环顾左右而不能回答。虎圈啬夫在一旁替他回答得很详细。文帝要授予啬夫上林令的官职，因张释之的一番劝说而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上林尉不回答文帝的询问，与周勃不能回答文帝的询问，实质上是一样的；虎圈啬夫能回答汉文帝的询问，与陈平能回答汉文帝的询问，实质上也是一样的。而现实却是：周勃因不能回答文帝的询问而免去右丞相的职务，上林尉却没有受到责怪；陈平因能回答文帝的询问而受到称赞，啬夫却没有得到赏赐。难道文帝到这时才明白了治国必须抓住根本的道理吗？我曾为此深深地探求其中的缘故，然后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君王要想对天下有所作为，立国的宏纲要旨不能不保留。凡是关系到国家的宏纲要旨，虽然一阶官职或一级爵位似乎值得轻视、

才能卓异似乎值得喜爱，但我不能拿所轻视的官爵来授给自己所喜欢的人。拿所轻视的官爵来授给自己所喜欢的人，起初虽然似乎没有较大的害处，至于考察这种做法的结果和流弊，身居下位的就争相谋取高位，向朝廷进言的人就竟相越职言事，而国家的大政方针开始遭到破坏。周勃、陈平对于审判案件和钱粮收支的数目，一个清楚，一个不清楚，而朝廷罢免一个而留用一个，的确没有什么害处。至于上林尉不能回答文帝的询问，而啬夫超越自己的职权来回答文帝的询问，汉文帝也越级提拔他，那么，凡是有才华的人想发挥自己的才华，善辩者想显示自己的口才，卑贱者想提拔在尊贵者之上，疏远者想提拔在亲近者之上，所谓谋取高位、越职言事的风气开始不可遏止。因此我宁可使天下有才华的人蒙受委屈，却不敢不保留国家的大政方针。汉代元帝、成帝以来，政绩虽然不值得称道，然而还能承袭汉代的家法。正值元帝在位时，华阴县的守丞向皇帝进密封的章奏，荐举朱云为御史大夫。朱云对朝廷一片忠心，的确应该重用。然而一个地位低下的守丞，不应该荐举御史大夫的原因在于：地位低下者轻视高贵的爵位，卑贱者谋取权臣的位置，那么，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法纪必然从此遭到破坏。正如匡衡所说的“要把普通平民百姓提拔到九卿之上的位置，不是可以用来尊崇国家和社稷的”。是匡衡清楚治国须靠大政方针的道理呢？还是他领会了张释之劝说文帝不要授予啬夫官职的遗意呢？

五十三　士量力而趋于其事

【提要】　作者指出，读书人做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否则，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

【原文】　天下之患，（每）［莫］大于不量其学力之所至而妄施之。夫使之皆得量其力之所至而无过于其望，则疑忌怠惰而无志。孰知夫天下之事，其为之蹇浅而无成、致之疏鲁而多败者，其患又自夫不量力者来欤！管仲之相齐，固知力之可以周旋于齐也。过此者，吾力之所不及也。彼其纵声色、逸子女，世皆讥之，而不知非仲力之所多也。子产之相郑也，固知吾力可以从容于郑也。过此者，吾之所不能办也。彼其铸刑书，不能定迁，世皆讥之，而不知非产力之所及也。夫使去声色、彻子女而又能不以邪而间贤，与不为刑辟、能定迁而又能措国于无事，夫岂不善？则亦先王之政也。二子其难之，独何欤？夫固曰：“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学不足以克之，而强揠之以就事。吁！其危哉！古之君子，其以志而加诸事，以身而任诸人，所以为而成，动而功，而无旷败不满之处者，惟其度吾力之所至而计其后之所成，而后为之。则为之时与成之日，皆可以（遂）逆知（其所为）而无后悔。

【译文】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衡量自己的学问造诣而去蛮干再大的了。使人们都能衡量自己的学问造诣而没有什么奢望，就容易产生疑忌怠惰的思想情绪而胸无大志。谁知那天下的事情浅尝辄止而不能取得成功、周疏陋鲁莽的手段去实现理想的目标而往往失败的原因，其弊端主要来自不量力而行啊！管仲在齐国为相，固然知道自己的学识可以在齐国应酬。超过这个范围，自己的学识很难适应。他在齐国放纵声乐和女色，世人都讥讽他，而不知道离开这种做法不是管仲所能胜任的。子产在郑国为相，固然知道自己的学识可以在郑国应对自如。超过了这个范围，自己的学识就不能办到。他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不能决定迁都，世人都讥讽他，却不知道这不是子产的学识所能顾及的。如果管仲能去掉声乐和女色而又能不用邪恶小人来离间贤者与朝廷的关系，以及子产不制定刑法并能决定迁都之事而又能使国家平安无事，那难道不是更好吗？这也是先王的政治。这两位先人很难做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坚持说："量力而行，他们会减少错误。"学识不能完全胜任，而勉强抬高自己前往任事。唉！那是很危险的！古代那些有修养的人，他们把志向放在事业上，把自己交给朝廷安排，他们的行动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在事业上没有荒废衰败和令人不满的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能正确地估量自己的学问造诣，从而正确地估量将来能取得的成就，然后再付诸行动。那么，行动的时间与事业成功的时间，都可以预先知道而不至于后悔。

【原文】　无李广之才，则（省）[治]文书，击刁斗莫若为程不识。无孔门高弟之才，则学诗学礼莫若为伯鱼。乌获之力，弛而不用，遇盗而三揖之，则盗知服矣。无乌获之力，遇盗而揖则死矣。

【译文】　没有李广的才气，就不如作一个处理军事文件、安排晚上敲刁斗巡逻等各项军务井然有序的程不识。没有孔子门下高徒的才学，就不如作一个学诗学礼为了立身行事的伯鱼。有乌获那样的勇力，废弃而不用，遇上强盗而三鞠躬，强盗仍知道顺从他。没有乌获那样的勇力，遇上强盗作揖行礼就没命了。

五十四　不可为而为之则凶

【提要】　作者认为，臣下为朝廷尽力，应该根据条件和可能。不该做的事情而冒然去做，于国于民于己均不利。

【原文】　人皆曰："士君子立人之朝，有犯无隐。缄其谋而不泄，遁其才而不耀，避世者之为也。而谓人臣可以为乎哉！"嗟夫！人臣固不可以为此也。

然而事固有不可得而为者。冒而为之，则亦自祸而已。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于不可为而为。可为而不为者，次也。昔霍将军用事，田千秋为丞相，事事决于光。千秋为言光曰："惟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为。宣帝躬亲万机，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幕府长史。有讥其不进士者。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之进耶？"且千秋岂不知事者？安世亦岂不乐收进贤之美誉也哉？盖分霍光之权以逞其才者，争之端而嫌隙之所以开，犯宣帝之所忌。吾见其身之殆，而无益于国也。在《易·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谨不害也。"当霍光、宣帝之时，二子而不括囊，其不危哉？

【译文】　人们都说："有志操有学问的人身居朝廷，只有直言犯上而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闭口不谈自己的谋略而不暴露自己的意图，隐蔽自己的才干而不宣耀自己，这是逃避现实的人所做的。是人臣可以做的吗？"唉！臣下固然不可以这样做。然而事情固然有不该做而去做的。不该做而冒然去做，也自取祸患罢了。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该做而冒然去做再大的了。应该做而不去做，这是次要的。西汉时，大将军霍光当政，田千秋为丞相，每件事都由霍光做决定。〔当霍光请求田千秋对其行事应有所教督时，〕田千秋对霍光说："希望将军注意，就是国家很大的幸运了。"田千秋最终不肯有所作为。汉宣帝刘询亲自受理军国大事，张安世当时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兼尚书、幕府长史等要职。有人讥讽他不向朝廷荐举贤能之士。张安世说："有英明的君主在上面，大臣贤与不贤格外分明，我只有洁身自好而已，哪里知道荐举贤能之事？"田千秋难道不懂得政事吗？张安世难道不乐意取得荐举贤能之士的美名吗？大概因为分霍光的权力而表现他们自己的才能，会开启朝中争权夺位之风，以至于导致大臣间的猜忌和仇怨，触犯宣帝的忌讳。我看他们会有杀身之祸，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易经》"坤"卦中的"六四"爻的爻辞说："遇事闭口不言，塞耳不闻。如此就没有灾祸，也不会得到赞誉。""六四"爻的象辞也说："'括囊无咎'，比喻人谨慎就不会有灾害。"处在霍光和宣帝当政的时代，田千秋和张安世如果不小心谨慎，难道没有生命危险吗？

治国方略卷九

五十五　刚强生于柔弱之余

【提要】　作者发挥老子“以柔胜刚”的思想，指出那些表面看来资质柔弱、性情谦下的人，往往心地正直而不屈服于别人，行为允当而对人不阿谀奉承，足以为国家建立丰功伟绩。作者认为，真正的忠心是在从容谦抑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克制源于谦逊的态度。

【原文】　《易》至于《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夫“六二”其才则柔，其德则中，其性则顺，其居则正，宜若偷懦畏逊，而不值得与有为矣。然其动也，内直而不挠，外方而不谀，而足以立天下之大功。是果何为而然耶？盖天下之理，强不立于强，而立于弱；勇不成于勇，而成于怯。大风起于木；炎炎之火不生于阳，而生于阴。彼“六二”之体，以中而养柔，以正而养顺。其养如此，其发固如此。所谓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而中者也。是故真忠立于舒徐，至忍生于卑逊。赫然发愤躬戎服御鞍马者见于清净玄默之主，绛衣大冠见大敌而勇者，亦谨厚柔顺者为之。

【译文】　《周易》，占筮到《坤》卦“六二”爻时，爻辞上说：“正直允当而气象博大，不熟习职事和环境，也无不吉利。”象辞说：“‘六二’爻的出现，象征正直而允当。”“六二”爻对于人来说，象征资质柔弱，象征思想品德不偏不倚，象征性情恭顺，象征平时举止允当。无怪乎这种人像是苟且怠惰、害怕退缩而不值得与他建功立业。然而这种人的立身行事，心地正直而不屈服别人，行为允当而对人不阿谀奉承，这种人足以为国家建立千秋功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根据天下的道理，强大不是在强盛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薄弱的基础上形成的；英勇无敌不是靠匹夫之勇取得的，而是靠小心谨慎取得的。大风是在林木中形成的；炎炎的烈火不是生在盛夏，而是生在阴气未尽的四月。那“六二”爻的卦兆为：用中正之气来养育柔顺的品质。它的养育功能是这样，它在人们的立身行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固然也是这样。所谓至高无上的美德，是举止容貌无不合于中正之道。因此，真正的忠心是在从容谦抑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克制来源于谦逊的态度。身着军装而怒气冲冲地骑在马上的人见到沉静无为的君主，身着红衣大冠的将军见到英勇无畏的强敌，他们都会用恭谨宽厚、柔和温顺的态度来对待。

【原文】　呜呼！孰谓夫敛形不张而退然如怯者，非大勇之所在乎？岂惟人君之养勇者如此？（惟）〔人〕臣亦然。赵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所贵者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人，生不私其家，死不属其子。张子房状貌如妇人，卒为帝者师。段（文蔚）［太尉］俯首拱手，言气卑弱，笏击朱泚，英烈与秋霜争严。故夫天下之人，不可以形窥也。自今观文帝光武之君、赵文子张子房、段（文蔚）［太蔚］诸臣，必谓其委靡怯懦，不足与集事，而大功业一旦勃然而为之，人果可以形窥哉！

【译文】　唉！谁说那些行为谨慎而性情柔和以至于像胆小鬼的人，在他们中间没有胆略超人的人呢？难道只有君主培养自己的胆略是这样吗？人臣也是这样。赵文子身体软弱，像是连成年人的衣服都穿不起来；他言语迟钝，像是自言自语。经他荐举而在晋国管理库藏的官吏有七十多人，可他在世时，不靠这种关系来满足自家的需要；临死时，也不把自己子女托付给这些人。张良的相貌像一位女子，终于成为汉高祖的老师。段秀实平时低头拱手，语气微弱，可他竟用象笏痛击朱泚的前额，杰出的功绩与秋霜一样严肃威重。因此对普天下的人，不能只凭外貌去观察。从今天某些人的角度观察汉文帝光武帝两位君主、赵文子张良段秀实各位臣子，一定会说他们颓废胆小，不值得与他们一起成就国家大事，而他们一旦以勇于进取的态度从事千秋功业，人们果真可以凭外貌去看待他们吗！

五十六　吏爱民则民亦爱吏

【提要】　作者崇尚一个官爱民，民亦爱官的社会。作者根据旧的诗教观点，认为上古时代官与民是情相通，意相协，欢欣怡愉，情同父子。

【原文】　古之为吏者，无所忌于民；而为民者，亦无忌于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意协。情通则无乖阻，意协则无斗争。古者郡邑之间，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欢欣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爱。平时追呼号召，未尝至于民之门；而鞭朴笞棰，亦未尝切于民之肌肤间。则出入阡陌，劳来劝相，以勉其耘耔蚕织之事。然而其色温然而不厉，其辞委曲而不径，若有以伤民之情者。故民之于吏，依依切切，常有恋慕感悦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虽甚劳而不辞。及无事之时，则又为补葺其宫室，以庶几其无虞于风雨鸟鼠之害。

【译文】　古代做官的人，没有怨恨百姓的地方；而做百姓的，也不怨恨官吏。官吏与百姓不互相怨恨，所以他们的情感相通而志向一致。情感相通就没有抵触，志向一致就没有争斗。在古代，府县之间，官吏不怀疑百姓，百姓也不憎恨官吏，欢乐和悦，如同父子那样相互信任，如同兄弟那样相互友爱。平

日里，那种号叫催逼之声，从没有到过百姓的家门；而鞭朴抽打，也从没有触及过百姓的肌肤。他们出入田间，慰问劝勉百姓，以鼓励百姓从事耕田和养蚕织布等农事活动。然而他们的态度温和而不严厉，他们的言词委婉而不粗鲁，好像〔怕〕有伤害百姓感情的地方。所以百姓对官吏，深切依恋，常常怀有留恋爱慕和感动喜悦之情，愿意出力供给他们衣食，即使是特别劳苦也不推辞。等到田间无事的时候，就又给他们修补苫盖房屋，希望他们没有风雨和鸟鼠侵害的忧患。

【原文】　昔尝读《诗》而至于《七月》之篇，则见其吏民之情，相爱相亲，恺悌慈祥，无纤毫龃龉扞格之态。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又曰："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其情亦可见矣。以为未也，又曰："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绩以为己裳，而公子则以玄黄；貉以为己裘，而公子则以狐狸。盖其不敢爱其身，而爱其吏者如此。当是时为吏者，优游泮奂，得以尽其志；而为民者，勤朴谨厚，得以安其生。虽有很戾无亲之人，咸有所慕悦，而不肯疾视其上。盖自秦商君设法，以禁乎吏民，而共情遂泮涣离散，而不可复合。平居吏之视民，惴惴如视其仇雠，民亦得间以肆其忿以毒吏。盖至于秦始皇二世之际，郡县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骜惨毒，假天子之法令，以济其凶。及夫刘、项、胜、广之变，则奋然刳刃于郡县之吏者，不可胜数。盖其势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译文】　从前每当我读《诗经》读到《七月》这篇的时候，就会感爱到官吏和百姓之间的那种感情，相亲相爱，和乐平易，慈爱和善，没有丝毫不和谐和格格不入的情态。诗中说："夏历正月就要修理农具，二月便举足下田。同我的老婆孩子，送饭到田里，管理生产的农官很高兴。"又说："春天来了，白昼开始长了，采了很多白蒿。采蒿的女子好悲伤。"那种情态也可以想见的了。诗人认为尚未尽情，又说："七月伯劳鸟叫，八月开始纺麻。又是黑色又是黄色。我用鲜红的绸缎，为公子做件好衣裳。四月植物结子，五月蝉鸣叫。八月收获，十月落叶。十一月猎取狐貉，用那狐狸皮，为公子做件皮大衣。"纺麻为自己做衣裳，而公子却用黑色黄色（当为"红色"）的丝织品；用貉子皮给自己做皮衣，而给公子做的皮衣却用狐狸皮。百姓不敢爱惜自己的身体，却这般地爱护他们的官吏。这个时代做官的人，从容不迫，无拘无束，能够尽情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做百姓的，勤劳朴实，谨慎忠厚，能够安于他们的生活。即使有个别凶暴乖戾不近人情的人，由于大家都有爱慕喜悦的情感，因而也不愿意仇视上面的官

吏。大概自从秦国的商鞅设立了法度，用来禁止官吏和百姓［这种和睦］的关系，从此他们之间的情感便疏远了，再也不能重新聚合了。平时官吏们看见百姓，心怀戒惧，如同看见了他们的仇敌一样；而百姓也借机尽情地发泄他们的愤怒情绪去伤害官吏。大概到了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时候，郡县的官吏便屠杀百姓的父母，残害百姓的子女。他们凶暴傲慢，残忍恶毒，借天子的法令，来助长自己的凶狠气焰。等到刘邦、项羽、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怒不可遏地向郡县的官吏捅了刀子的百姓，是不计其数的。这是当时形势造成的，有不得不这样的客观因素。

五十七　公私两便则为良法

【提要】　作者指出，制定一部法律，既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又要考虑到百姓个人的利益。公私兼顾，才称得上是一部完美的法律。

【原文】　法之在天下，惟公私两便者，良法也。便于公而不便于私，非法也；便于私而不便于公，亦非法也。桑弘羊固尝行均输之法矣，然于公则便之，于私则未便也。故七福求退，贾谊所以言其非。（切）〔窃〕观今日之法，籴于民而用夫所谓楮币者，此亦一利也。然愚不知止以利官欤？以利民欤？止以利官，恐非朝廷所忍为也；利民则未见利于民。何也？所用之于民，亦用之于官，则上下均利也。今也籴则用之于民，至两税之输，而民以与官，官不受。与官而官不受，则民持此将焉用之？

【译文】　国家的法律，只有对公私两个方面都有利的，才算得上是完美的法律。只对国家有利，而对百姓无利，不是完美的法律；只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家无利，也不是完美的法律。桑弘羊早先曾实行过均输法，然而它只对国家有利，对百姓却没有利。因此，各种福利都没有了。贾谊为此论述过均输法的弊病。我私下看今天的法律，从百姓手里买粮，使用的是叫做楮币的钱，这也是一件有利的事。然而我不知道只让官府得到好处呢？还是让百姓得到好处呢？只让官府得到好处，恐怕不是朝廷所忍心干的；说是对百姓有利，百姓又没见到好处，为什么呢？对百姓使用楮币，也应当对官府使用楮币，这样对上对下都有好处。可是现在，从百姓手中买粮时使用楮币，等到缴纳两税的时候，百姓再把它交给官府时，官府却不收。交给官府，官府不收，那么百姓持有这种楮币，将做什么用呢？

五十八　治世之灾皆为祥瑞

【提要】　作者指出，当一个国家政通人和的时候，即使出现一些灾害怪异，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吉祥的事。因为它可以促使统治者加强道德修养，勤奋治国，把灾害的出现，变成治国的动力。

【原文】　先儒尝论鲁桓公三年之有年，宣公十六年之大有年。以为十二公多历年所，（有）务农重谷。闵雨而书雨者。岂无丰年而不见于经者？是仲尼于它公皆削之，而二公存而不削者，以其获罪于天，宜得水旱灾凶之谴，今乃有年，则是反常也，故以为异而特存耳。由是推之，则凡宜灾而祥者，祥亦灾也；宜吉而凶者，凶亦吉也。商季之大雀、秦之大稔、后赵之苍麟，前史特书之者，皆所以纪异也。尧之水、汤之旱、大戊之桑穀、成王之雷电以风，《诗》、《书》备载之者，亦所以纪瑞也。

【译文】　先儒曾论述过鲁桓公三年的丰收、鲁宣公十六年的大丰收。他们认为〔《春秋》记载的鲁国〕十二位国君，历时久远，他们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生产。鲁国君主忧虑天旱无雨，鲁史也记录下了来。难道是因为其他君主在位时没有丰年因而不见于经传吗？这是因为孔子把其他国君在位期间的有关丰年的记载都删掉了，而鲁桓公、鲁宣公在位期间有关丰收的记载保留下来而没有删掉的原因，认为他们获罪于上天，本应当得到水旱灾祸的惩罚，现在却是个丰收年，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因此觉得很怪异，所以特意保存了下来。通过这件事来推断，那么凡是应当蒙受灾祸反而出现吉祥的事，吉祥也是灾祸；应当出现吉祥的事，反而蒙受灾祸，灾祸也是吉祥。商朝末年出现的小雀生大鸟，秦代的大丰收，后赵时出现的青色麒麟，前代史书特意记载他们的原因，都是为了记载怪异之事。唐尧时代的大水，商汤时代的大旱，大戊时代〔生在朝廷之上〕的桑树和穀树，周成王时期的雷电和大风，《诗经》和《尚书》详细记载的原因，也是为了记录祥瑞的事。

【原文】　盖趣亡之国，君臣上下相从于昏，而嘉祥美瑞，方间见而迭出，是天时益荒其志而夺其魄也，不祥莫大焉。至于治安之世，中外宁而事简，上下安而心逸。时有以警惧之，则君臣之间，益修其德，益隆其治，而天下以安。夫是以维持永保于无穷L。斯其为祥也大矣。

【译文】　大概走向灭亡的国家，君臣上下在迷乱中相依相随，而吉祥的征兆和美好的事物正在交替出现，这是天命要逐渐地迷乱他们的意志而征服他们的灵魂，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至于政治清明安定的社会，朝廷内外、全国

上下相安无事，政事简易，而人心舒畅。这时有怪异现象出现，能使人们产生戒惧的心理，君臣之间就会加强道德修养，更加突出他们的治绩，而天下也因此安宁了。这种局面因此长久地保持下去。这种自然现象做为吉凶祸福的征兆，〔对君臣的修身治国〕好处很大呀！

五十九　用人不可以仓卒责成

【提要】　作者指出，对人才的使用，眼光要放远些，要给他们施展和显露才能的时间。办成一件事，建立一种功业，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求之过急，不应追求短期效应。

【原文】　司马温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盐米之末，责其旦夕之效也。苏文忠公曰："吏人与民，犹工人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龃龉而不相得。是故虽有长材异能之士，朝夕而去，则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汉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时以为任人不可以仓卒而责成功。又其三岁一迁，吏不为长远之计，则其所设施，一切出于苟简。"至哉斯言！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为长久之计，则其效不可朝夕见。其始若迂阔，而其终必将有所观。今期月不报政，则朝必以为是无能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甚可惜也。

【译文】　司马光说："尧舜时代的官员，他们任职的时间长，他们接受委任专一，他们制定的法律宽大，要求他们完成任务的期限长。所以鲧治水的时候，用了九年，功业无成，然后才办他的罪；大禹治水，天下的水利工程都完工了，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邵制定的法律，只计较盐米之类的小事，要求那些办事的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成效。"苏轼说："官吏和百姓的关系，如同做工的人使用工具一样。使用刚调换的工具，开始时，莫不感到别扭，不那么得心应手。因此即使有一技之长或有特殊才能的人，在短时间内就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就不如一个普通人的持久精神和适应本职工作。从汉代到现在，谈论吏治的人，都推崇汉文帝的时代，认为任用人不应该匆忙地要求取得成效。还有那三年一晋升或一调动的办法，官吏〔在其任上〕不做长远的打算，因而他们的设施，一概出于草率简略。"这话说得最正确啊！世上那些才德出众的人，如有治理天下的志向，而且想做长远的谋划，他们的成效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来。开始时，好像不切合实际，但最后一定会有可观的成绩。现在，官吏一个月不陈报政绩，朝廷一定认为他是一个无有作为的人。不等他取得成效，就让他离开了岗位，实在太可惜了。

【原文】　夫事之有所建立，其始固有不快人意，而为其所沮，必至于持久而后见其效者。赵充国上屯田便宜策，公议是其计者十之三，而宣帝从之。留屯三年，则先零罕开之属，不战而自毙；左雄立限年举法，胡广之徒相继上书驳其议，幸而顺帝右之。雄在尚书三十余年，天下不敢妄选，号为得人。事之持久而后见效，类皆如此。必若当时见沮于议者之口，其亦何能有所成哉？

【译文】　大凡建立一种功业，开始的时候本来会有使一些人感到不快的因素，因而为他们所遏制，一定要等到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能见到成效。西汉的赵充国上奏了屯田便宜策，在朝廷上议论的时候，肯定这种计策的人，只占十分之三，而汉宣帝却听从了他的计策。驻军屯田三年，先零、罕开这些部族，汉兵没有同他们交战，便自消自灭了。东汉时左雄制定了限年察举法，胡广一些人相继上书朝廷批驳左雄的意见，幸亏顺帝庇护他。左雄在尚书任上三十多年，天下不敢在选举孝廉时弄虚作假，号称用人得当。经过较长时间方能见到功效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如果当时就被议事者的言论所遏制，那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六十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提要】　作者认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结果反使百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并不是法律本身的弊病，而是执法“非其道”造成的。

天下之法，本欲便民，而反以害民者，夫岂一端而已哉！乡兵之法，本为民之防；而其弊也，操戈带甲，群噪聚斗，横行于里闾。市粜之法，本为民之利；而其弊也，配户督限，迫蹙平民，有甚于租赋。保伍之法，所以联比吾民，堤防盗贼；而其弊也，差役不均。执役之家，至于破产。天下之法，本无弊也，行之非其道，则弊由是而生。呜呼！其可坐视而不救欤！

【译文】　天下的法律，原本是想便利百姓的，然而借法律侵害百姓利益的事，难道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吗？制定乡兵法，本来是为了保护百姓，而他的弊病是一些手持兵刃身着盔甲的人，成帮成夥吵闹斗殴，横行乡里。制定出售粮食法，原本也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他的弊病是按户摊派，规定卖粮的期限，对于百姓的逼迫，比缴纳租税还严重。制定保伍法，是把百姓组织起来防止盗贼的，而他的弊病是，负担的劳役不均。服役的人家，甚至破产。天下的法令法规，原本没有弊病，是在执行过程不得其法，弊病就由此而产生了。唉！〔对这些弊病〕怎么可以袖手旁观而不去整治呢！

六十一　良法多以权贵而沮

【提要】　作者认为，一些利国利民的法令、法规，最终没能付诸实施，其原因大都是权贵们的干扰、抵制造成的。

【原文】　豪右兼并之害久矣。孔光奏请诸侯皆得名田，毋过三十顷；而当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之，于是遂寝不行。是则名田之法，虽良而沮矣。毁誉取人之弊久矣。京房奏考功课吏法，令百官各试其功；而当时石显、五鹿充宗专权，皆不便之，于是遂出房为郡守。则是考课之法，虽良而沮矣。进士、明经之弊久矣。杨绾奏上贡举条目，秀才问经义三十条，对策五道；而当时议者，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皆不便之，于是事寝不行。则是贡举之法，虽良而沮矣。

【译文】　富豪大族兼并土地的祸患，时间很长了。西汉大臣孔光曾奏请诸侯以个人名义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但当时丁、傅两位太后掌权，董贤显贵，他们都认为孔光的意见不合适，于是便弃置一旁而没有施行。这项名田法令，虽然很好，却受到了遏制。根据人们的诋毁和褒扬来选拔人才，它的弊病也很久了。西汉的京房曾奏考功课吏法，用它来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而当时朝廷中石显、五鹿充宗专权，他们都认为这条法令不合适，于是便外放京房去做一个郡的太守。这项考核官吏的法令虽然很好，却遭到了抵制。通过“明经”、“进士”科目选拔人才，它的弊病也很久了。杨绾上奏贡举法令条目，秀才问经义三十条，对策五道；而当时的执政大臣认为通过“明经”、“进士”科目选拔人才已经施行了很久，都说杨绾的贡举法不合适，于是便弃置一旁而没有施行。这项贡举法虽然很好，却也遭到了抵制。

六十二　良法不得其人则弊

【提要】　作者认为，制定一部好的法律固然重要，但选定一个好的执法人更为重要。“得其人，则法以人而良，不得其人，则法以人而弊。”

【原文】　木之（生）[朽]，虫实蠹之；水之浊，土实浑之；法之弊，人实坏之。贤良取人，未尝有弊也，自唐散骑以李（郃）[郃]登科，而其法始弊矣；孝廉取人，未始有弊也，自汉广陵以徐淑应选，而其法始弊矣；词赋取人，未始有弊也，自崔鄾私一杜牧置异等，而其法始弊矣；铨选取人，未始有弊也，自苗晋卿私一张奭为第一，而其法始弊矣。

【译文】　树木的腐朽，是虫子蛀蚀的结果；水的浑浊，是泥土混淆的结果；

法律的弊病，是人破坏的结果。用举贤良的办法选取人才，不曾有弊病，自从唐代散骑常侍冯宿录取了李郃，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才出现了弊病；用举孝廉的办法选取人才，不曾有弊病，自从汉代广陵郡推举了徐淑，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才出现了弊病；用考词赋的办法选取人才，不曾有弊病，自从崔郾以私情把杜牧安排在特等，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才出现了弊病；用铨选之法选取人才，不曾有弊病，自从苗晋卿以私情把一个张爽安排在榜首，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才出现了弊病。

【原文】　昔桑弘羊为均输平准之法，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未几，悉罢其所为，以从民欲；而刘晏用此，乃能操天下赢贯，而民不困；而张滂、皇甫鎛用之，益不能给；未几，李（选）［巽］特循晏法，乃能增羡三年之后，加于晏者，百八十万。夫均输平准之法，是太公九府圜法之遗意也。然以弘羊用之则耗，以晏用之则赢，以滂、鎛用之则不给，以李巽用之则增衍。信乎法之在天下，得其人，则法以人而良；不得其人，则法以人而弊也。

【译文】　从前桑弘羊制定并推行均输平准之法，到汉武帝末年，国内空竭，人口减少了一半，不久，他的做法各地都停止实行，而听从了百姓的要求；然而唐代的刘晏用桑弘羊的办法，却能掌握天下赢余的资金，而百姓并不困苦；可是张滂、皇甫鎛用这种办法，却越发不能供给国家的需求；不久，李巽特意遵循刘晏的理财方法，却能增加盈余达三年以上，比刘晏时期，每年增加一百八十万贯。均输平准之法，它是姜太公“九府圜法”的延续。然而桑弘羊用它，国内就空竭；刘晏用它，国家就有盈余；张滂、皇甫鎛用它，国家就不能自给；李巽用它，财赋就增多。的确，一个国家的法律，得到善于运用它的人，法律就因为这个人而产生良好的效应；得不到能善于运用它的人，法律也就会因为这个人而产生弊病。

六十三　善兴利者惟去其害

【提要】　作者认为，立法不如治弊，兴利不如除害。“一法立，一弊起；一利兴，一害随。”统治者首要任务，是治理弊端，除掉危害。

【原文】　治天下有道，毋为天下立法，毋为百姓兴利。一法立，一弊起；一利兴，一害随。然则如何？曰：“毋立法，弊则革之；毋兴利，害则除之。”尘去而鉴自明，矿尽而金自见，弊革而法自立，害除而利自兴。封建之法，非不善也，而秦更之以郡县，唐易之以藩镇。郡县、藩镇果能无弊乎？井田之政，非不美也，而秦更之以阡陌，唐又变之以府兵。阡陌、府兵果能无弊乎？常平义

仓，足以赈民矣，而或为均输，或为青苗。均输、青苗果胜于常平义仓乎？经术词章，足以取士矣，而或议三舍，或具八法。三舍、八法，果胜于经术词赋乎？法已更而弊自若，利已兴而害自如。故夫法在天下，惟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害，则虽因今之法而有余；于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则虽百变其法而不足。东坡曰："汉取天下于秦，因秦之法而不害于汉；唐取天下于隋，因隋之法而不害于唐。"故李文靖公沆尝言："居重位无补万分一，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罢之，惟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循所陈，请施一事，所伤多矣！"陆象先曰："庸人扰之。"正谓此也。

【译文】　治理天下有方，就不要轻易给国家制定法令，不要轻易给百姓创办福利。一项法令制定了，一种弊病就出来了；一种福利兴办了，一种祸害就跟着来了。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制定法律，弊端就消除了；不兴办福利，祸害就去掉了。"灰尘去掉了，镜子自然明亮了；矿石都除掉了，金子自然就出现了；弊端革掉了，法律自然就建立起来了；祸害除去了，福利自然就兴起了。封邦建国的方法，不是不好，然而秦朝改成郡县制，唐朝改成藩镇制。郡县制和藩镇制，果真没有弊病吗？井田制，不是不好，然而秦王朝改成土地私有制，唐王朝又改成府兵制。土地私有制、府兵制，果真能没有弊病吗？设立常平义仓的办法，完全可以救济百姓的饥荒，而有人把它改成均输法，有人把它改成青苗法。均输、青苗，果真能胜过常平仓吗？用测试经术和诗赋的办法，足可以选拔人才，而有人议论用三舍法，有人开列出周代的八法。三舍法和八法，果真比用经术和诗赋选取人才优越吗？法律已经更换了，然而弊病却一如既往；福利已经兴办了，而祸害仍依然如故。所以说对于天下的法律，只有去掉它产生弊病的原因，根除它造成祸害的根源，即使是沿用现在的这些法律也绰绰有余了；如果不能去掉那些弊病，不能根除那些祸害，即使成百次地去变更那些法律，而法律还是不够用。苏东坡说："汉代从秦朝手里夺取了天下，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秦朝的法律对汉代没有害处；唐代从隋朝手里夺取了天下，承袭了隋朝的法律，而隋朝的法律对唐朝没有害处。"所以文靖公李沆曾说："自己身居要职而对国家没有一点贡献，只有将朝廷内外所陈述的关系到国家利害所在的建议和措施一律取消，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国家有些许的报答啊。朝廷的防范制敌的措施，详尽完备，倘若遵从了陈述者的意见，请求朝廷实施一件事，蒙受的损失也是很大的啊！"陆象先说"庸人自找烦扰"，就是说的这类事。

治国方略卷十

六十四　泛取者乃精取之法

【提要】　作者指出，如要获得精干的人才，必须敢于广泛地选用人才，精干是从广泛中来。所谓沙里淘金，必须首先金沙并敛。不重视沙，又焉能得金？作者还指出，奖赏、表彰和大胆地提拔人才，可以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原文】　泛取者，专取之法；轻任者，重任之法。吾之所谓泛取者，非无所决择也。始而求之致其广，终而拔之致其精，是吾之泛取也。泛取于方取之初，而专取于既取之后也；吾之所谓轻任者，非有所慢易也。始而进之致其略，然后委之致其详，是吾之轻任者。轻任于始任之初，而重任于必可用之后也。此岂吾之臆说哉！

【译文】　广泛地求取人才，是专门求取人才的方法；委以较轻的责任，是委以重大责任的方法。我这里所说的广泛地求取人才，并不是不要选择。开始求取的时候，达到广，最后选拔的时候，达到精，这就是我说的广泛求取人才。广泛地求取是在选取人才的初期，而专门求取是在广泛求取之后；我所说的先委以较轻的责任，并不是对人才的轻慢。开始推荐的时候，对他们的要求尽量简略，然后委派任务的时候，要求尽量周详，这就是我所说的委以较轻的责任。委以较轻的责任，是在开始任用的初期；而委以重任，一定要在确认他们可用之后。这难道是我毫无根据地胡说吗？

【原文】　盖骏骨既市，骥足焉往？九九获用，奇谋踵至，此固世所共知也。是故论谏者赏，则天下不患无比干；庐墓者旌，则天下不患无曾子；恬退者进，则天下不患无严光；清俭者擢，则天下不患无伯夷；明法者升，则任廷尉者，不患无于定国、张释之；爱民者迁，则居郡守者，不患无龚遂、黄霸。夫然后赏之、旌之、擢之、升之、进之、迁之，吾恐天下无复有是人也。何者？盛名之下，人不敢居故也。“龚遂黄霸”下疑有缺文。

【译文】　骏马的骨头已经被人买走了，千里马还能往哪里去呢？有九九小技的郊野村夫得到齐桓公的重用，天下的奇谋之士便相继而至，这本来是世人所知道的。所以议论国家政事和向君王进谏的人得到奖赏，天下就不忧虑没有比干；在父母墓旁筑小屋居住以尽孝道的人得到表彰，天下就不忧虑没有曾子；

淡薄功名利禄的人得到推重，天下就不忧虑没有严光；清廉俭朴的人得到选拔，天下就不忧虑没有伯夷；严肃法纪的人得到提升，担任廷尉职务的，就不忧虑没有于定国、张释之；爱护百姓的人得到调用，担任郡守职务的，就不忧虑没有龚遂、黄霸。〔先委以重任，〕然后再奖赏他们，表彰他们，选拔他们，提升他们，推重他们，调用他们，我担心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极高的名誉面前，人们是不敢腆居其列的。

【原文】　汉高明此说以取人，故其得信、越、平、勃也；不在于得信、越、平、勃之日，而在于贩缯屠狗杂进之时。孝武明此说以取人，故其得桑、孔、卫、霍也；不在于得桑、孔、卫、霍之时，而在于贾孺奴虏并用之日。泛取轻任，岂不足以致天下之忠勇贤智哉？求金于沙，则并于沙敛之而无择。夫其始之所以敛之者，非不欲择之也，势不可也。

【译文】　汉高祖刘邦懂得用这个道理来选用人才，因此他得到了韩信、彭越、陈平、周勃；不在于得到韩信、彭越、陈平、周勃那天，而在于对贩卖丝织品和以杀狗为业的人都一起搜罗的时候。汉武帝刘彻懂得用这个道理来选取人才，因此他得到了桑弘羊、孔安国、卫青、霍去病；不在于得到桑弘羊、孔安国、卫青、霍去病的时候，而在于对商人和奴隶都一并使用的那天。广泛地选取人才，委派较轻的责任，难道不完全可以招致天下的忠勇贤智之人吗？在沙里淘金，就必须金沙并敛而不加选择。开始的时候，所以把它们收敛在一起，并不是不要选择，而是情势不允许。

六十五　法令不信则吏民惑

【提要】　作者指出，治理国家，要想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关键是以诚待民，取信于民。如果朝令夕改，有法不依，必然是吏民皆惑，而有损国家之大纲。

【原文】　商君之治秦，所以令行禁止者，惟其信尔。徙木，细事也，必赐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无有不赏；弃灰，微谴也，必置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无有不罚。商君赏罚未必当于理，而卒以强秦者，在是也。

【译文】　商鞅治理秦国，所以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仅仅靠信义而已。移动木桩，是一件小事，却一定奖给黄金；因此，凡是有功劳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不会得不到赏赐的；把垃圾抛撒在道路上，是小过错，却一定要给予惩罚；因此，凡是有罪过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商鞅的赏罚，未必合于事理，而最终使秦国强盛起来，其原因就在这里。

【原文】　唐太宗诏蠲逋负官物，而负秦府官物者，督责如故；诏免关中租调二年，已而敕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故失信者数，魏征得以为言。德宗令两税之外，悉无他徭，后非税而追求者，殆过于税；诏所在和籴粟麦于道次，后遣至京西行营，动数百里。故诏令不信，赵光奇得以为言。呜呼！诚信，国之大纲也。徇目前之小利，而伤国家之大纲，无乃谋之不远乎！

【译文】　唐太宗下诏免去拖欠官府的债物，但拖欠秦府债物的人，照样被督察责罚；他下诏免去关中地区两年赋税，不久又令已经缴纳赋税的，从来年算起。由于多次失信，魏征因此给他提意见。唐德宗曾下令在夏秋两税之外，不再有任何劳役，后来在两税之外催交的杂税，几乎超过了两税；他曾下令在沿途设立粮食收购点，后来又指派纳粮者把粮食送到京西行营，行程动辄有几百里。因此皇帝的诏令不能取信于民，赵光奇也因此给他提了意见。唉！真诚和信义，是国家的大纲。谋求眼前的小利，而损伤了国家的大纲，恐怕是考虑得不长远吧！

【原文】　治平之政，拣刺义勇。当时诏谕，永不戍边。未几，或以代还东军，或以抵换弓手。东南买绢，当时著令，一用见钱。未几，买绢又为之折盐。

【译文】　我朝治平年间的政事，有挑选乡兵之举。当时下诏通告，参加乡兵的人，今后不再去戍守边疆。可是不久，或用乡兵替回东部守军，或用乡兵更换了弓箭手。国家在东南地区购买丝织品，当时明令，一律使用现钱。可是不久，购买丝织品，又把钱折合成盐。

六十六　下之令生于自慢

【提要】　作者指出，一种政令不被重视，不能执行，首先是决策者自己不重视它，不贯彻它。在上者朝令夕改，在下者必然无所适从；有令不行，必然是有命不从。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违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尔。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则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之也，发而悔，悔而反。今日而发者至，明日而反者至。将欲从其发者乎？从其反者乎？指千溪万径以导人，而责其皆诣焉，不可也。

【译文】　政策靠号令而施行，也靠号令而停止执行。发布了号令，而政策却没有执行，不是天下真的敢于轻视天子的号令，而违背天子的政策，或许因为天子虽然有了号令，但自己没有重视它。人只应当不轻视自己。人如果轻视自己，那么天下还有谁不轻视他呢？本来由于某种原因而发出了号令，发出去

又后悔了，后悔了便发出了相反的号令。今天发布的号令刚到，明天相反的号令便来了。让他们听从先前发布的号令呢，还是听从后来相反的号令呢？把千万条路都指给行人，并要求行人逐一走完，是不可能的。

【原文】　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于京师，而象魏所揭，木铎所振，诰命所被，众至于六服群辟，外至于九夷八蛮，极而至于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听王命。至其衰，则犬戎所攻，郑伯所射，（子）〔王〕弟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诸侯闭户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闻，赏之而不恩，诰之而不威。此四者何为其然也？盖尝求之：成王以剪桐兴，而幽王以举烽亡，如此而已。“剪桐”，戏也，“举烽”，亦戏也，而兴亡异焉，则信与不信之异也。

【译文】　周王朝强盛的时候，天子高居在京城之中，他的政令〔只〕靠在宫阙上悬示，靠摇动木铃进行传达，〔然而〕领受天子命令的，多到各诸侯国的首领，向外达到九夷八蛮，最远一直到达海角天涯，人们闻讯后都急速赶来，俯首伏地，听宣王命。等到周王朝衰败的时候，犬戎攻进周朝的京城，郑庄公箭射周平王，周悼王的亲兄弟逼他让位，而驻守在四方的诸侯，却关上大门，把枕头垫得高高地睡大觉，而不来援救。呼唤他们无人来，晓喻他们无人听，奖赏他们无人感念恩德，颁布的命令也没有权威。这四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我曾经探求过，周成王因剪桐叶为戏而使西周兴盛，周幽王因举烽火为戏而使西周灭亡，不过这样罢了。剪桐叶为珪是游戏，点燃烽火招引诸侯也是游戏，但结果却有着使国家兴盛和衰亡的差别，这就是讲信义与不讲信义的差别。

【原文】　夫不以幼而忽，不以戏而诳，则天子岂有一言而欺天下哉？而天下亦岂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者之耳目也。无警而举之，召诸侯而误之，后能终无警乎？后而警，警而非误，则孰不以有警为非警、非误为真误欤？一令之自慢，乃至于杀其身，以亡其国。慢令之祸，一至于此哉！

【译文】　不要因为是孩子的话便不重视，不要因为是游戏便可以欺骗，贵为天子怎能有一句话欺骗天下呢，天下又怎敢轻视天子的每一句话呢？那报警的烽火，是报告危急信息的耳目。没有紧急警报而点燃它，呼唤了诸侯，却给他们一个错误的信息，以后能始终没有警报吗？如果后来有警报，这警报不是错的，然而又有谁不认为有警报就是没有警报以致于把正确的信息当作真正错误的信息呢？轻视自己下达的一个命令，便导致杀身之祸，他的国家也灭亡了。轻视号令的灾祸，竟到如此地步啊！

【原文】　朝廷尝罢添差矣，未几而添差如故；尝罢不釐务矣，未几而不釐

务如故，则何以使人之不奔竞乎？甲叶、箭羽、筋角之敷，名曰用系省钱，而钱未尝给；和籴责百万之输，名曰不许抑配，而缗降不能半直，则何以使人之不聚敛乎？

【译文】　朝廷曾经取消了添差，不久依旧设置添差；曾经取消了不釐务这种虚衔，不久依旧设置不釐务，又怎么能让人们不去奔走竞争呢？朝廷把甲叶、箭羽、筋角的征收分摊给百姓，名义上用成串的省钱支付，其实并没有给；朝廷上催交的成百万的议价粮，名义上说不许强行摊派，然而货币贬值一半以上，这怎么能让人不去盘剥百姓呢！

六十七　守法度所以系民心

【提要】　作者认为，国家的大法不宜轻易改动，特别是那些体现国体、政体特点的法规，不仅不能轻易改动，而且还应让人们牢记它，遵守它，因为它是维系民心的工具。

【原文】　汉时仪注，大抵率意改造，不应古谊者，十常八九，其来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见即喜，不见即悲，中更王氏之祸，废而不用者十余年。光武入洛，东郊之民，始见司隶僚属，欢喜踊跃，父老至于垂泣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自是天下翕然归之，相与出力，锄去新室，以成中兴之业，而复其祖宗社稷，盖二百余年。唐之军法，盖自太宗府卫之立，无复古制，中间又变者屡矣。郭子仪扫禄山之乱，率骑五百赴行在。时众单寡，军容缺然。及尚父入京城，老幼夹道呼曰："不图今日复见唐之军容！"卒能殄灭丑虏，再造王室。夫汉之官仪，唐之军容，此所属抑末矣。而当时之遗民，见于国势抢攘之际，而其感激眷慕，如此其极也。况以圣祖、神宗所垂之训，按而行之，今日之民，当何如耶？

【译文】　汉代的礼仪制度，大都随意改造，不符合古代典籍义理的，十有八九。从那时以来，法令制度就简略了。然而天下百姓，看到它就欢喜，看不到它就悲伤。中间经历了王莽的祸乱，废弃不用有十几年。光武帝刘秀进入洛阳的时候，东郊的百姓，刚一见到司隶校尉及其属下的官员便欢喜跳跃，老人们甚至流着眼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服饰仪表。"从此天下一致归向了刘秀，共同出力，铲除新朝政权，完成了中兴的伟业，复兴了祖先所缔造的国家，大约存在了二百多年。唐代的军事法规，从唐太宗建立了府兵制以来，就不再有古制了，中间又变更了好多次。郭子仪为扫平安禄山之乱，带领五百骑兵奔赴行在。当时势单力薄，军容不整。等到尚父郭子仪进入京城的时候，老人孩子夹道欢呼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唐朝的军容！"所以最终能

够消灭叛军，重新缔造了国家。汉代官员的服饰仪表，唐代的军容，这些都属于末节小事。可是当时处在沦陷区的百姓，在国家形势动荡不安的时候看到了他们，那种感激、怀念之情，竟是这般强烈。何况［我朝］有太祖、神宗所传下来的典制，如能遵照执行，今天的百姓，［对待国家的那份感情］又应当怎样呢？

【原文】　是故国家之典章法度，宜使斯民常见而熟识之，以习其耳目，而系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轻有改易变置，以自绝于民也。向使今日变其一，明日变其二，祖宗余泽，日益就尽。不在目前，不幸奸人撼之，则人心动摇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犹知世守其家法，至数十世，不易其衣冠。阀阅岂无隆替？而国人信服，终莫敢抗，谓之名家旧族，而况数百年为天下国家哉！

【译文】　可见国家的典章法度，应当让人们经常见到以并且熟悉它，使之经常出现在听觉和视觉之中，并且还要牢记在心。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应当轻率更改，〔以避免〕自绝于百姓。假使今天改变一点，明天改变两点，祖宗留给后人的恩泽，就会一天一天地耗尽。日后不幸有那种邪恶之人要推翻朝廷，就会人心动摇，而国家也就灭亡了。古代的公卿大夫，还知道世世代代守护他们的家法，甚至几十代，都不改变他们的衣着服饰。世家的门第怎能没有盛衰？然而全国的人却信服他们，始终没有敢违抗他们，并称他们为名家旧族，何况一个治理天下几百年的国家呢！

【原文】　昔者萧何削秦之法，以为《九章》，天下便其简当，谓之画一之法。守之以曹参之清净，镇之以孝文之玄默，无增无损也。孝武亲崇捷给之士，讲武改制，侈以生事。相高张汤、杜周，因得舞其智巧，散为纷更而无惮，其言曰："三尺律，今安在哉？前王取是著为律，后王取是疏为令，宜世是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画一者，盖岐中又有岐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数陈国家便宜故事，以为古今异制，当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画一以来，承袭之旧，而武帝之所纷更者也。以一汉世，而有所谓高帝之法焉，有所谓武帝之法焉，为吏与民奚从乎？相之专行汉家故事也，所以惩武遵高，定法制而系民心也。

【译文】　从前萧何删减秦朝的苛法，而成《九章》，天下人对它的简略得当感到很方便，称它为画一之法。曹参以清静无为的态度遵守它，汉文帝以清静无为的态度来稳定它，使它无增无减。汉武帝亲近推崇能说会道的臣子，讲习武事，更改制度，好大喜功，制造事端。他看重张汤、杜周，因此得以玩弄他们的机谋和巧诈，他们把当初制定的整齐明白的法律篡改得支离破碎而无所

顾忌，他们说："祖宗之法，今天在哪呢？前面的帝王选取认为是正确的内容而制定出新的法律，后来的帝王选取认为是正确的内容而疏理成新的法令条文，符合当世的利益，就定为法律，哪里有什么祖宗之法呢？"这种言论出来，从前整齐明白的法律，便不断地节外生枝，而且不局限于二、三项法律。魏相做汉宣帝丞相的时候，多次向宣帝陈述汉初以来国家因利乘便、见机行事的事例，认为古代的制度与今天汉朝的制度不同。现在只应奉行汉初的典章制度而已。所谓汉初的典章制度，就是萧何制定出整齐明白的法律以来，为后来［惠帝、文帝、景帝］各朝所承袭，而被武帝所更改的旧法。同一汉代，而有所谓高祖的法律，又有所谓武帝的法律，做为一般的官吏和普通的百姓听从谁的呢？魏相专意执行汉代旧日的典章制度，他以武帝为鉴戒，而遵从高祖之法，其目的是稳定法律制度而维系民心。

六十八　立事不必执事之名

【提要】　作者指出，开创某项事业，要把握影响事业发展的机要所在，因势利导，变阻力为动力，以达到"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的效果；切不可标新立异、张扬名目。他认为，张扬名目，往往会给反对者以可乘之机，从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原文】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执之者败之也。然则不可以执乎？夫甚弊之俗，不惩不可也；苟惩也，不执不可也。然则曷败之？天下之事，其动有机。夫机者，发于至密，而藏于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于此，使过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众多之口难制，欲者不止，而议者无穷，则吾心不得不徇，吾说不得不摇。事垂立而徇且摇者继之，则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汉之患，诸侯之强也。贾谊欲削之，晁错又欲削之，二子发其谋，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说以与之相抗于必争之中，且以事未发而迹已暴于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则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无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势。呜呼！机之所动，乃在于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说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济者也。

【译文】　事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我晓得了，那是操持事业名目的人使它失败的。那么，事业的名目不可以操持吗？比较弊陋的风俗，不警戒不可以；如果想引起人们的警戒，在事业上不操持堂堂正正的名目也是不可以的。那么，为什么操持名目会导致失败呢？天下的事情，它的运作都有个机要。所谓机要，就是要在最秘密的状态下行动，而且要隐藏得不可臆料。现在却是，兴办一项事业，昭然若揭，行动起来就如同树立在那里的一个靶子，让过路的人

都可以引弓去射它，我就知道不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人的情趣是不一样的，众说纷纭又难以控制，欲望没有止境，而议论无穷无尽，我的心就不得不屈从，我的观点就不得不动摇。事情快要成功了，可是屈从及动摇却接踵而来了，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从前汉代的忧患是诸侯的强大，贾谊想要削弱他们，晁错又想要削弱他们，两位臣子为此献出了他们的谋略，然而都没有享受到削藩的成果。他们坚持自己的必须削藩的观点，在不可避免的争论中同反对者相对抗，况且削藩的事还没有运作，形迹就已经暴露给天下了。到了主父偃，他的策略就不同了。按照诸侯的心愿，给予他们想要享有再分封的权利，而我却没有削弱诸侯势力的名声；让他们有着不能不分封子弟的心意，而又有着不得不削弱自己的形势。唉！机要的运用，就在于此。所以从前那些坚持用一定的模式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成功的。

【原文】　愚观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则群起而议之，不胜则极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极力而捍之，捍而不胜，则终举而纵之。若然者，是未得其机之说也。郊赏之汰也，任子之滥也，庶官之冗且蠹也，当世之君子，未尝不悒悒于此。然其说大抵皆曰："必去是，否则必省"。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顺，则吾之说不直矣。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破。君子思其事机之发，不在于灼灼明辩之日，亦不在于断断乖违之际。郊赏不必废，省乎郊以迁其赏。如苏文忠公之云，是机也。任子不必废，严乎铨以难其任。如近日之议，是机也。夫三者之实不废，而吾之说独行于其间，人不得而议，我不得而摇。若是者，可以立乎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无故之大也。名之以无故之大，则将待之以甚难之举。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难，则上之人彷徨睥睨而不敢决，下之士畏懦沮丧而不敢议。始乎不敢议，卒乎废其议；始乎不敢决，终乎寝其决。事之难行，古之难复，而天下之难治，皆出乎此。

【译文】　我看当今社会上，皇上每想兴办一项事业，革除一种弊端，就会有很多人出来说三道四。如果他们的观点没有取胜，他们就会在行动上极力破坏这项事业。站在皇上一边的人，也极力捍卫这项事业，如果这种努力失败了，便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听任对方为所欲为。像这种人不晓得办事情要把握机要的道理。郊赏过于奢侈，任子毫无节制，百官闲散无事并侵吞国家资财。当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这种状况未尝不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在观点上大致都说："一定根除这几种制度，不然也一定要节省。"然而对朝廷来说，以前几位君王已经实行过；对下面百官来说，有些不顺乎人情：那么我们的主张就得不到伸张。正因为得不到伸张，所以有些漏洞容易被攻破。有识之士考虑的是，把握住事物的机要而适时地加以运作，并不在于辩论到是非清楚的那一天，也不

在于确认对方失误的时候。郊赏这种礼制不必废除，可以节省郊祭的费用，更换赏赐给臣子的物品。像苏文忠公所说的（见此条结尾），是兴功立业的机要。任子这种制度不必废除，但要严格选官制度，使应选者觉得为官的艰难。如近日大臣们所议论的那样，这也是兴功立业的机要。这三种制度实际上没有废除，然而我的主张却在其中得以贯彻实行，人们也不能说三道四，我的立场也不能动摇。如此便可以成就天下的事业。不能仅凭无根据的堂皇名目来标榜一项事业，凭无根据的堂皇名目来标榜一项事业，等待他的却是比较艰难的行动。用堂皇的名目标榜事业，等待他的却是举步维艰，那么处在上位的人，就会徘徊窥视而不敢决断；下面的各级官吏也都胆小怯懦，灰心失望而不敢议论。开始不敢议论，最后放弃了议论；开始不敢决断，最后放弃了决断。事业的难以实施，古风的难以恢复，而天下的难以治理，其原因都出在这里。

【原文】　而今之尤纷纷者，乡兵屯田之议也。是乡兵屯田之事，其实甚少而其名甚大者，执“乡兵”、“屯田”之名大也。乡兵之名不去，终不可以行乡兵；屯田之名不去，终不可以举屯田。为今之计，莫若使缘淮郡县，不禁土豪之聚众挟兵，而又阴察其才且强者，礼而厚之。时有以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盗，而捐一官以报其功，则边地之兵，皆乐于战，而乡兵之实自见矣。治两淮之漕臣与守臣，以兵火之后，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复之；其亡者，许他人承之。其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营者，没入者，举而一之为世业，以授民之无田者。又诏于内地诸路，有民稠地狭而愿迁，则迁之淮，有水旱饥民之就食于淮。检校经界之旧籍，以为均税之额；尽鬻内地之屯田，以为牛种之资。不出十年，两淮无余田而有余谷，朝廷有兵食而无兵费，边上之粟如山，而内地之饷渐可减省，而屯田之实自见矣。辞“乡兵”、“屯田”之名，以享乡兵屯田之实，不在此耶？

【译文】　现在人们议论特别多的，便是乡兵和屯田。这种乡兵、屯田的事，实际的内容很少而名堂却很大的原因，是操持“乡兵”、“屯田”的大名堂。乡兵的名堂不去掉，最终不可能实行乡兵制；屯田的名堂不去掉，最终不可能兴办屯田。从今天的实际考虑，不如使沿淮郡县不禁止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人聚众握兵，而且还要暗中察访那些有带兵才能并拥有强大的地方武装的人，给予丰厚的礼遇。有时可以免除他们的赋脱和徭役，或者通过派他们去铲除盗贼，来授给一个官职，以酬答他们的功绩，这样，边地的士兵就都愿意作战，而乡兵的实质也就体现出来了。治理两淮漕运的大员和驻守在那里的地方长官，在战乱之后，召集流亡的百姓。那些还活着的百姓，把田地还给他们；那些已经死了的，允许别人继承他们的田产。那些属于官府的田产，叫屯田的，叫营田的，

以及没收入官的土地，一并拿出来做为世业田，把它们交给百姓中那些无田的人。再通告内地各省，凡是人多地少而又愿意迁移的，就迁到淮河地区。有些遭受水旱灾荒的饥民，可以到淮河地区解决吃粮问题。核查丈量从前已登记过的土地，做为“均税”的数额；全部卖掉内地的屯田，做为耕牛和种子的本钱。不出十年，两淮地区就没有多余的土地，而只有多余的粮食。朝廷有了军粮，而没有了军费。边境上的粮食如山，而内地的粮饷可以逐渐减省，屯田的实质自然体现出来了。去掉了“乡兵”、“屯田”的名堂，而享受到了乡兵、屯田的实惠，其意义不就在这里吗？

【原文】　苏文忠公有言：“智者所图，贵于无迹，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

【译文】　苏东坡曾说：“有智谋的人谋划的事情，贵在没有形迹，功业已经完成了，而人们尚不知道。”

六十九　书生太高公卿太卑

【提要】　作者指出，对于国家形势的看法，读书人和当权者往往相左，这是因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读书人从既定的概念和模式出发，求全责备，对现实要求过高；当权者从眼前利益或自身利害出发，以局面稍有改观为满足，对现实要求过低。

【原文】　天下之利害，其议论相持而不定者，皆起于书生徇名而过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过卑。徇名而过高，则必将措于古，举夫事尽如吾意而后慊；徇利而过卑，则苟无病于吾身，而非须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计。是故书生之论，患在于责治之已详，而公卿大夫之论，患在于论治之已卑，果不知何时而定也。

【译文】　对于天下利与害的看法，人们的意见针锋相对而不能统一，原因都在于读书人追求名誉而对治绩要求过高，当权者追求实际利益而对治绩要求过低。追求名誉而对治绩要求过高，就必然借古论今，社会上那些兴办的事业都合于自己的意愿，才感到满足；追求实际利益而对治绩要求过低，那么，如果不是危及自身而又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都可以忽略而没有时间考虑。因此，读书人对形势的评论，毛病在于对国家的治绩求全责备；而当权者对形势评论，毛病在于对国家的治绩要求过低。真不知这两种人的看法什么时候能统一起来。

【原文】　昔者汉文帝时，干弋戢息，刑措不用，帑廪之间，贯朽粟陈，而

家给人足周于天下。盖三代以还，治之至盛者也。而贾谊乃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于是有"流涕"、"痛哭"之说，有"厝火积薪"之说，凛凛乎若危亡之忧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时，藩镇方命于外，阉寺挠权于内，王威不行，皇纲日隳，骎骎乎趋于大坏极乱之域。而牛僧孺乃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谤，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其言似以文宗为既治，又何耶？贾生之论过高，而责治为已详；牛僧孺之论过卑，而失之于可为而不敢也。

【译文】　从前在汉文帝时，战争停止了，刑法也弃置不用了，钱库和粮仓里，穿钱的绳索腐烂了，粮食陈旧发霉了，整个天下是家家富足，人人饱暖，是夏、商周以来，国家治绩最兴盛的时期。而贾谊却说："那些认为社会安定和政治清明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奉承。"于是他有"流涕痛哭"的论调，有"厝火积薪"的论调。惊恐畏惧的样子，好像国家的灭亡近在一朝一夕，这是为什么呢？唐文宗时，外面有藩镇抗命，宫内有宦官弄权，君王的权威不能施行，朝廷的纲纪日益毁坏，李唐王朝迅速走向最腐朽最混乱的境地。然而牛僧孺却说："太平盛世没有具体的模式。现在外族不向内地侵扰，百姓安于自己的生计和职业，权豪之门没有势力强大而不听朝廷号令的大臣，皇上的视听没有受到蒙蔽，下面的百姓也没有怨言，虽然没有达到最兴盛的时期，也足可称为治世了。"他的话似乎认为唐文宗时代已经是太平盛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贾谊的议论过于清高，而对国家的治绩求全责备；牛僧孺的议论，格调又过于低下，他的过错在于可能办到的事而不敢去做。

治国方略卷十一

七十　无事时当预求人才

【提要】　作者指出，统治者对人才的选拔要从太平无事时抓起，无事时的求，正是为了有事时的用。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都有人才储备，并把他们做为财富留给了继承人。正是这些人才，在紧要关头起了安定刘氏、巩固政权的关键作用。切不可像唐玄宗那样，忘之于逸乐，而求之于仓卒。

【原文】　人君之于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缓，不可以仓卒而遽求。缓之于宴安，则其后必危；求之于仓卒，则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汉高帝定天下，为吾勋敌者已亡，而豪杰难制者已诛，于是人才宜可少缓矣。然谓周

勃可为太尉，谓王陵可佐以陈平。其汲汲于人才，尤不啻于战争之地也。方文帝时，海内得离战伐之苦，天下又安。于是人才亦可少缓。然谓周亚夫缓急可用，而付之景帝，顾命之际，惓惓不忘。武帝时，诸侯守藩，幕北远遁。于是人才亦可以少缓。然援霍光于湮没无闻之中，而责以伊周之业。三君之用人才，当宴安无事之时，兼收并蓄；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间，固已森然在列矣。何仓卒之忧乎？夫周勃、陈平、亚夫、霍光辈，平居众人，固不能知其必能成功也，而英雄之君独能收之。故吕氏之变而平、勃出，七国之变而亚夫出，主幼国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阴察默窥于无事之时，以待一旦之用，而事变之生，乃彷徨四顾，遽擢而急用之，则颠倒狼狈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责成功乎？

【译文】　国君对于人才的寻求，不可以因为闲适安乐而有些微迟缓，不可以在紧急时刻而匆匆忙忙去寻求。由于闲适安乐延缓了对人才的寻求，以后一定危险；在紧急时刻才去寻求人才，它的危险一定不可挽救。这是天下的常理。汉高祖平定了天下，做为他强劲的对手，已经消灭，豪杰中那些难以控制的人已经诛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才的寻求，似应当稍微迟缓一些。然而他说周勃应当做太尉，说陈平应当做王陵的副手。他对人才需求的急迫心情，与处于战争的境地没有明显的不同。到汉文帝的时候，全国已脱离了战争的苦难，天下又比较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才的寻求，也可以稍微迟缓一些。然而他说周亚夫在危急时刻应当重用，并把他交付给了汉景帝。文帝在临终之时，仍对此念念不忘。汉武帝的时候，诸侯都本分地驻守各自的封地，北方的匈奴也远逃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才的寻求，也可以稍微迟缓一些。然而武帝却在霍光埋没无闻的情况下，提拔了霍光，并要求他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幼主、执掌国政。三位国君对人才的选用，都正当闲适安乐之时，并且兼收并蓄，等到一旦要使用这些人才的时候，顷刻之间，众多人才原来已经在朝廷里了。还有什么匆忙急迫的忧虑呢？周勃、陈平、周亚夫、霍光这些人，普通的百姓原本不能知道他们一定能成就功业，而英雄的国君却偏偏能收举他们。所以当吕氏变乱发生的时候，出现了陈平、周勃；七国变乱发生的时候，出现了周亚夫；当国君年幼、国家危险的时候，便出现了霍光。假使三位国君在太平无事之时不阴察暗访［地寻求人才］，以备有朝一日使用他们，而是等到事变发生了，才彷徨四顾，匆匆忙忙地提拔官员，急不可待地使用他们，面临倾覆的艰难窘迫的局面就会经常出现。难道能端坐在宝座上，要求臣下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吗？

【原文】　明皇开元之初，一何人才之多。及治功已成，意得志满，谓宴安为可保，谓仓卒为不足虞，人才之在天下，一皆因循不复省察。胡雏之乱，锐兵长驱，已陷东京，而方皇皇于择将。乃听张垍之言，遂擢李（臣）［巨］罪亡

之余。一日授以三节度，而见轻于杨国忠有口打贼之讥。又召封常清入见，问何策以讨贼。常清见帝忧甚，则大言以解之曰："计日可取。"及帅师出战，一败涂地，潼关失守，两京遂危。此皆明皇不能求人才于宴安之时，而急急于仓卒之过也。

【译文】　唐明皇开元初年，人才济济。等到治理国家取得了成效的时候，唐明皇便意得志满，认为闲适安乐的局面可以保住，认为非常事变不值得提防，对于天下所有的人才，一律沿用原有人员，不再作新的考察。安史之乱发生，敌人的精锐部队长驱直入，已经攻陷了东京洛阳，才匆匆忙忙地选择将领。居然听信了张垍的意见，竟提拔了因罪被贬在外的李巨，在一天之内委任他节制三个节度使，这个人曾受到杨国忠轻视，讥讽他"有口打贼"。又召封常清入朝谒见，征问用什么对策讨贼。封常清见皇帝十分忧愁，就用大话来劝解他说："几天之内就可以擒获叛贼。"等到率军出战，却一败涂地，潼关失守，京城也就危险了。这都是唐明皇不能在闲适安乐的时候选择人才，而是到了非常时期才急急忙忙选用人才的过错。

【原文】　郑之垂亡也，君臣相顾，缩手无策，幸而得一人焉。其言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之。"夫向不早用，而今以急求，犹有一人可求也，故赖以济之；如其无可求，岂不殆哉！

【译文】　[郑文公时，郑国遭到晋、秦两大强国的联合进攻。]郑国在将要危亡的时刻，君臣相视，束手无策。庆幸的是，还得到了一个人。郑文公说："我未能早重用您，现在国情危急方求助您。"从前没有早重用，如今因为危急而求助，还有一个人可以求助，因而依靠他渡过了难关；如果没有可求助的人，难道不危险吗？

【原文】　元城云："人主之职，主于用人。苟能平日有术以采闻之，使皆为我用，则其运用天下，有余裕矣。兒宽为廷尉卒史，谓不习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视畜牧尔。及为疑奏，张汤始奇之。上问谁为之者，汤曰：'兒宽。'上曰：'吾故闻之久矣。'又萧望之为治礼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之名，曰：'此东海萧生也耶？'且宽身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云'久闻其名'，则武帝之聪明，过群臣远矣。且宣帝少年，在民间斗鸡走马，日游三辅，而当时贤人与民疾苦，皆知之。"神宗时，朝有监司登对者，上问陆贾而对以不知。它日择人按察，上曰："向不知陆贾者为谁？朕欲知四方利病，须忠信人"。

【译文】　元城说，国君的职责，是主管用人。如果平时能有办法查访探听

他们的情况，让人才都为我所用，运转天下就会绰绰有余。西汉的兒宽做廷尉卒史的时候，被说成是不熟悉业务，不能主持本部门的工作，于是派他到北地去照料牛羊。等到他写了处理疑难案件的奏章，张汤才认为他不是平庸之辈。皇上问谁写的奏章，张汤说："兒宽。"皇上说："我本来听说他已经很久了。"还有萧望之做治礼丞的时候，向汉宣帝进呈奏章的事。宣帝从在民间的时候起，就听到萧望之的名字，便说："这是东海萧先生呀！"况且兒宽身为廷尉卒史，廷尉以下，都不知道他，而深居皇宫的天子，却说"久闻其名"。可见汉武帝明察事理的能力，超过群臣太远了。况且汉宣帝少年时，在民间斗鸡走马，每天都在京城附近游玩，而当时的贤人，以及百姓的疾苦，他都知道。宋神宗的时候，朝廷里有位负责监察的官吏，回答神宗的提问。神宗问陆贾［是怎样一个人］，他却回答不知道。有一天，朝廷要选择官员到各地巡察，皇上说："从前不知道陆贾的那人是谁？我想要知道天下的利和弊，必须有忠实可信的人。"

七十一　用人要当自有所见

【提要】　作者认为，君主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一定要有主见，要耳聪目明，坚持唯贤是举的原则，切不可为臣下的一偏之说所左右。

用人之道，非一端也。泛观前代，或以家世，或以人望，或以荐引，或以功业，然其得失常相半焉。格于皇天之后，而有格于上帝之臣；大驻汉中之余，而有长驱成都之祸；不好文学，或成安边之功；或读父书，乃有杀身之辱：无非家世也。起慰苍生，而王室遂安；倚以成功，而车战辄败；单骑见虏，而罢回纥之兵；决胜千里，而困赤眉之战：无非人望也。以能谋之国器，而得善断之王佐；以知幾之君子，而昧于多才之奸人；筑坛之拜，本以追亡；街亭之衄，痛以自贬：无非荐引也。佐帝之功，基于治齐；为相之声，减于冶郡；拔赵定燕者，卒能施名于后世；料敌合变者，不能救患于应侯：无非功业也。是四者，虽不足以尽取人之道，而其大要，实在于此。然古人以是而得之矣。将袭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于是。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家世、人望之说不必废，吾于荐引功业之中，果贤者而用之足矣。所贵乎圣人者，以其一心之明诚，自有所见而不惑于其迹耳。古道不振，人主平日心术杂，为他物汩乱是非，聋其听真伪，昏其视贤否。在前懵若无别，一旦思所以擢用人才，以起天下之治，则或者进家世人望之说，而又有人焉从而沮之。大抵进者一，沮者一，扰扰焉于数者之说，而无所适从。呜呼！孰知夫吾之一心，乃所以为用人之大本欤？

【译文】　选用人才的方法，不是只着眼于一个方面。纵观前代，有的人凭借家世，有的人凭借人望，有的人凭借荐引，有的人凭借功业。然而这些选用

人才的办法，它的得与失，常常是相当的。在［伊尹］感通上天之后，又有感通上帝的臣子［伊陟、臣扈］；［钟会统兵］大肆进驻汉中的结果，却招来了［邓艾统兵］长驱成都的杀身之祸；同样不爱好文学，有的人却能成就安边的功劳；有的人尽管读过父亲的兵书战策，却招致了自身被杀的屈辱。［这些人被重用，］无非是凭借家世。起用［谢安］，是为了抚慰百姓，而东晋朝廷因此得以保全；［唐肃宗］把平叛的成功寄托［在房琯身上］，而［房琯］用车战却招致了大败；［郭子仪］单人独骑去会见敌军，而使回纥撤走了侵唐的军队；被认为是决胜千里的将军［邓禹］，而在同赤眉军作战中遭到了困辱。［这些人的被重用，］无非是凭借人望。［曹操］以能谋善断的治国才干，而得到一位能谋善断的王佐之才；以洞察隐微、预见未来的君子而闻名于世的［孔光］，却被一个多才多艺的奸邪之徒所蒙蔽；［刘邦］筑坛拜将，原来是为了［萧何］追赶的逃亡者；街亭的失败，使诸葛亮怀着沉痛的心情请求自贬三等。［这些人的被重用，］无非是凭借推荐。［曹参］辅佐［汉惠］帝时所建立的功业，是根据他治理齐国九年的经验；［黄霸］作丞相时的声望，比他治理颍川郡时降低了；攻灭赵国、平定燕国的那些人，最终名声流传于后代；能够料测敌情、随机应变的人，却无法使自己免遭应侯陷害的灾难。［这些人的被重用，］无非是凭借功业。上述的四种情况，虽然不能完全概括古人选取人才的办法，而其中的要旨，实际上都在这里。然而古人因此认为获得了选取人才的方法了。如果照搬古人的成法选用人才，那失败有可能就在这里。那么怎样对待才可以呢？我认为：家世、人望的主张不必废除；在荐引和功业之中，果真是德才兼备的人，就选用他，也就足够了。圣人可贵的地方，凭他一心的明哲真诚，有自己的见解，而不被前人的行迹所迷惑。古代的风尚得不到发扬，国君平时思想和心计繁杂，被其他的事物扰乱了是非：听辨真伪的时候，他成了聋子；观察贤德与否的时候，他成了瞎子。真的与假的，贤德与不贤德，放在他的面前，糊涂得像没有区别。一旦想到选用人才，兴起治理天下的时候，就会有人进奏家世、人望的主张，而又会有人因此而诋毁这种主张。大抵进奏的人是一，诋毁的人也是一，乱纷纷地在几种主张之中，而无所适从。唉！谁能知道我是在一心一意探讨用人的根本呢？

【原文】　观茅容之避雨者，未有知容之贤者也，而郭泰独知之。非泰之观异于众人也，泰求士之心异于众人也。过冀缺之耕饟者，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独知之者。非季之见异于众人也，季求士之心异于众人也。

【译文】　观看茅容避雨的人，没有人知道茅容是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只有郭泰知道他。不是郭泰的观察同众人有什么不同，是郭泰渴求人才的心与众人

不同。见过冀缺耕田和他妻子为他送饭的人，没有人知道冀缺是位可敬的人，而只有臼季知道他。不是臼季的所见和众人有什么不同，是臼季渴求人才的心与众人不同。

七十二　使人速得为善之利

【提要】　作者认为，一个人做了好事，应当尽快得到奖赏，得到利益；好事做得越多，获得的利益也应该越多。这样，人们就可以弃恶趋善，形成一种好的社会风气。如果好事不表彰，廉者不奖赏，即便是贪婪者受到了惩罚，他们也不会羡慕廉者而去廉洁奉公。

【原文】　昔柳宗元作《吏商》，世儒皆深排而力诋之。以愚观之，宗元之说，责之以吾儒分内之事，诚不逃议论之域也。若上之人施之以救末流之弊，岂不犹愈于严刑峻法之禁乎？世儒未可以轻议宗元也。且天下之中人，所以勉于为善者，以其知有为善之利也。圣人之为天下，所以上自公卿，而下至匹夫，一有小善，不终朝而赏随之，亦欲使人速得为善之利也。夫使天下之中人，勉强于为善，而无所邀持歆羡于其间，吾恐其为之之志，未有久而不辍者。夫惟善方形于此，利已得于彼，其善愈博，其利愈大，则天下之凡至于得者，皆将鼓舞奔走，日夜惟善之归矣。何者？均是利也，而此以美名得之，彼以不美名得之；彼之所得者小，而此之所得者大。人岂有不弃恶而趋美、辞小而就大者哉？故宗元之说，未可以轻议也。但不可自吾儒言之。若操赏罚以制天下者，则诚不可不知此言也。世儒于此，又曰为善不可使人有利心。嗟夫！善固不可以利心而为之也，然与其严罚峻刑制之，而终不知为善，孰若以利心诱之，而使之乐于为善耶？敢于刑人罚人，不敢于诱人，愚不知其说也。今天下所患，患无廉士也，然而贪者尝有罚，而廉者未尝有赏也。故作天下之廉，而不以其赏而劝诱之，彼贪者无所慕而为廉也矣。

【译文】　从前，柳宗元写过一篇《吏商》，社会上的一些读书人都大加排斥，极力诋毁他。而以我看，柳宗元的观点，用我们读书人分内的事来指责他，的确逃脱不了让人非议的境地；假若掌握权力的人施行它，用来救治社会上颓风败俗这类弊病，难道不是胜过用严刑峻法去禁止吗？社会上的一些读书人，不可以轻易地批评柳宗元。况且天下的一些普通人，所以能尽力去做一些好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做好事的利益。圣人治理天下的时候，上自公卿，下到普通百姓，一旦他们有一点点善事，等不到一天，奖赏就跟上了，也是想让这些人尽快得到做好事的利益。如果让天下普普通通的人，勉强去做些好事，而从中又拿不到使人羡慕的好处，我恐怕他们做好事的志向，没有时间一长而不中止的。如

果刚在这里做了好事，便在那里获得了利益，他的好事做得越多，他获得的利益越大，那么，天下凡是想通过做好事而达到获利目的那些人，都将为此而欢跃奔走，日日夜夜只去做好事。为什么呢？同样是获得利益，然而这里是用美好的名声获得的，那里是用不太光彩的名声获得的；那里获得的利益小，而这里获得的利益大，人们哪有不厌弃丑恶而趋向美善、丢开小利而趋向大利呢？所以说柳宗元的观点，不可以轻易地批评。当然这话不应该从我们这些读书人的嘴里说出来。如果是掌握赏罚大权而统治天下的那些人，那的确不应该不知道柳宗元《吏商》一文中的言论。社会上一些读书人，对于这点，又说做好事不应该使人产生获利之心。唉！好事当然不可以凭利欲之心去做，然而与其用严刑峻法控制百姓，以至于使他们始终不知道做好事，为什么不用利欲之心去诱导他们，而使他们乐于做好事呢？敢于杀人、处罚人，不敢于诱导人，我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当今天下忧患的，是忧患没有廉洁之士。然而贪婪者曾受到惩罚，而廉洁者却未曾受到奖赏。因此作为天下廉洁之士，而［朝廷］不用奖赏手段来劝勉诱导他们，那些贪婪者便不会有所羡慕而去做廉洁的事。

七十三　不可以成败论人物

【提要】　作者指出，评论历史人物才德的优劣，不应着眼于事业上的成功或失败。因为一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的成功或失败，不仅在于自身的条件和自身的努力，还受到社会上诸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人品德高尚，才能超群，但因生不逢时，结果是壮志难酬；而有的人才德仅及中人，但因恰逢其时，又抓住了机遇，结果是功成名就。

【原文】　古之论人者，考其人而不计其功。固有其才可以为而不达，不及施与既施而中夺者，何可胜数。而中才常人，乘时以功名显者，世常有之。昔司马子长论李将军为将，其言哀痛反复，深悲其无成，以谓百姓知与不知，皆为流涕。至论霍去病，无他美，独天幸不至困绝。若迁者，可谓不以成败论广也。诸葛孔明偃卧隆中，一见先主，便及天下大计，然终身奔走，仅成鼎足之功，而不能兴先汉之业，其视萧相国之佐高祖，诚有间矣；而陈寿以为管萧之亚匹。若寿者，亦可谓不以成败论孔明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则天也。"夫成败系天，君子之论，岂可以是而定其贤不肖耶？大夏生植，而丛棘能有所庇；疾风烈雨，大木百围，偃仆而死；秋水时至，沟畎无一溉之功；而岁旱渊竭，九河不足活鱼鳖。物之系其遭如此，唯人亦然。

【译文】　古代在评论人的时候，只考察这个人的德才，而不考核他的功绩。本来他的才能应该有所作为，而没有显达，没有来得及施展才能与那些已经施

展了才能而中途被剥夺了权力的人，怎能数得过来？然而有些中等才能的普通人，由于抓住了机遇，因而功名显达的，世上是常有的。从前司马迁在评论飞将军李广担任将军时的立身行事时，他的语言悲伤沉痛，反复申说，深切地悲悼他功名无成，并说老百姓［听到李广死的消息］，不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为他流泪。等到评论霍去病的时候，没有其他的赞美之词，只是说唯独他有天公照应，没有遭遇过大危险。像司马迁这样的人，可称得上是不以成败来评论李广。诸葛孔明安卧隆中，一看到先主刘备，便同他谈论到夺取天下的重大计划。然而终身奔走，仅仅取得了三分天下的功绩，而不能复兴西汉时期的伟业，同相国萧何辅佐刘邦相比较，的确有差距；然而陈寿认为诸葛亮是管仲、萧何一类人物。像陈寿，也可说是不以成功和失败评论诸葛亮。孟子说："至于能不能成功，也还得依靠天命。"事业上的成功与失败，是由天决定的，这是圣人的观点。怎可用事业上的成败来判定一个人有没有才德呢？夏季是生长繁殖的季节，丛生的灌木得到了庇护；在疾风暴雨当中，百围的大树会仆倒而死；当秋水到来的时候，田间水道便没有一点灌溉的功效；而大旱之年，深潭都干涸了，江河里不能养活活鱼鳖。万物决定于天，它们的遭遇就是如此，人也是这样。

七十四　民心以先入者为主

【提要】　作者认为，民心是以先入为主的。他告诫统治者应当懂得这种心理，注意自己的形象。在统治初期，更应当谨慎行事，"以一日之为，而结民终身不移之信"。

【原文】　凡民之心，以先入为主。先入者既固，则后之继至者，举无足以摇之矣。盖天下之事，无定形也。爵人于朝，以赏善也，而可疑以饰喜；刑人于市，以弃（德）［恶］也，而可疑以作威。兴作之邻于生事也，安静之似于因循也。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无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于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其民，而结其信心，则天下于此观其终，后虽有善焉，亦不复以善期之也。

【译文】　大凡百姓的心态，［对统治者的评价，］是以最初的印象为主。最初的印象已经牢固，而以后相继而来的所作所为，都不足以动摇最初的印象。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的模式。在朝廷上以官职授人，是为了奖赏善行，却有可能被怀疑为装点喜庆；在闹市中杀人，是为了扬弃恶行，却有可能被怀疑是滥施淫威。开拓创新同制造事端很相近，清静无为与因循守旧很相似。可以说它对，也可以说它不对，没有必然的可以指定的模式。假使国君统治天下，不能

够用最先让百姓接受的印象，来维系百姓对他的信仰之心，那么天下的百姓，便会用最初的那种印象来看待国君最终的所作所为，以后即便他有了善政，也不会再用最美好的愿望期待他。

【原文】 昔者尝怪齐宣王之易牛，与成汤之祝网，本无以异也，然一以为好生，一以为贪得。盖汤之民，其信心先入，而宣王之民，则疑者为主也。疑心胜则设施无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为是非者，不独一事也。亡钺既获，则邻人行动，无或类窃；墙坏失财，则邻人劝筑，反疑于盗。尚有真非真是也哉？故人君有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于民也，于此时而著；而喜怒之入民也，于斯时而坚。故于斯民无惑心之初，常谨其所发，以一日之为，而结民终身不移之信。故虽役民以筑台，而犹子来以劝趋；植羽以从田，而犹忻忻乎有喜。何则？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

【译文】 从前，［齐国百姓］曾责备齐宣王在衅钟时用羊替换牛这件事。［以羊替换牛这件事，］同成汤见人捕鸟时，祈祷鸟不要入网这件事，本来没有区别，然而一个被看作是爱惜生命，一个被看作是贪图财利。大概商代的百姓，首先接受的是商汤王的一颗诚实的心；而齐宣王的百姓，对宣王的疑虑之心却是主要的。百姓的疑心占了上风，他的各种设施，便没有对的地方了。从古到今，用怀疑和信赖做为是非标准的，不只是一件事。丢失的斧头找到了，邻人的举止行动，就没有像窃贼的地方了；围墙颓坏后丢失了财物，曾劝修墙的邻人，反而被怀疑成盗贼。还有绝对的非和绝对的是吗？所以国君在开始执掌政权的时候，就应该懂得加给百姓的是非，在这个时候的印象是最明显的；而百姓所感受到的喜和怒，在这个时候的印象也是最牢固的。因此在百姓还没有产生疑心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政见，常常是十分谨慎的，企图用一时的所作所为，来维系百姓终身不移的信赖。所以，即便是周文王役使百姓给他造灵台，他们也如同子女趋事父母一样，不召自来；君王树起了旌旗，便跟随着去狩猎，而且还欢快得意，好像自己有了喜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令人畏惧的人，却又是我们所要依赖的人。

【原文】 汉王、项羽相与军广武之间，而汉王数羽十罪。以负入关之约居其一。议者谓羽义信不立于天下，是以虽有百战百胜之气，而不救于败，故也。然鸿沟之割，羽解而东归，良、平一谏，辄背其约而不顾，立围羽于垓下。然则汉王之信义安在耶？以愚观之，汉王之信固有以先入于民；而项王之所以入民者，则无非慓悍祸贼之是先也。

【译文】 刘邦、项羽共同在广武一带驻军，刘邦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把违

背入关盟约放在其中的第一条。评论者认为，项羽的信义没有在天下立住脚，因此，即便有百战百胜的气概，也不能挽救他的失败，就是这个缘故。然而等到鸿沟划界以后，项羽撤离了广武回到东方，张良、陈平一规劝，刘邦就背弃了他参与订立的盟约而不顾信义，立即把项羽包围在垓下。那么刘邦的信义又在哪里呢？以我看来，刘邦的信义，本来是他最先给百姓的印象；而项羽给予百姓的最先印象，无非是轻捷勇猛、制造祸乱、残害生灵。

七十五　事不足挠为不足忧

【提要】　作者提出，治理国家象对待疾病一样，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作者告诫当政者，不可低估“冤民奸吏”的作用。他认为，“冤民奸吏”往往是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原文】　昔扁鹊之见桓侯，知病在腠理；医（和）[缓]之见（秦伯）[晋侯]，知病在膏肓。夫在腠理则可治，在膏肓则无及矣。然方其病在腠理也，人虽告之，恬然不以为意者，彼固以为不足忧也。不知腠理之不足忧，乃为他日膏肓之大可忧。天下之事，亦何以异此？

【译文】　从前扁鹊拜见齐桓侯时，知道桓侯的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医缓拜见晋景公时，知道景公的病在心尖与胸膈之间。疾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到了心尖和胸膈之间，就来不及治疗了。然而当齐桓侯的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时，医生虽然告诉他[不及时治疗，病情会恶化]，可他仍安然处之而不介意的原因，他本来就认为是不值得忧虑的。他不晓得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的所谓不值得忧虑的轻疾，正是日后病入心尖和胸膈之间的最值得忧虑的重症。天下的事情，与此相比较又有什么不同呢？

【原文】　昔者陈侯以宋、卫之治而惧之，以郑之弱而忽之，遂以郑为何能为而不许其成。及兵连祸结，不发于所惧之宋、卫，而发于所忽之郑。是不足忧者之误陈也。秦人以匈奴为强而备之，以百姓为弱而轻之，遂虐用其民而草莽其生。及一败涂地，不在于所备之匈奴，而在于所轻之百姓。是不足忧者又误秦也。天下之祸，莫大于视以为不足忧。视以为不足忧者，皆他日之所不可支者也。今天下有大患四，是也。然兵财之患，上之人焦心而劳思，下之人进计而献议，日夜惟兵财之忧。至于冤民奸吏，则漫不之省。此愚深所未喻也。意者以为吏民之弱，为不足忧也？

【译文】　春秋时陈国的君主认为宋国、卫国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而惧怕它们；认为郑国势力较弱而忽视它，因而认为郑国不会有什么作为而不许它媾和。

等到后来战祸接连不断的时候，这些战祸不是发自他们所惧怕的宋国和卫国，而是发自他们所忽视的郑国。正是这原来不值得忧虑的郑国，毁坏了陈国。秦朝统治者认为匈奴很强大，而去防备它，认为百姓是弱小的而轻视它，因而虐用百姓，视百姓生命如同草木一样。等到把秦王朝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这力量不在于它所防备的匈奴，而在于它所轻视的百姓。正是这些原来不值得忧虑的百姓，又毁坏了秦国。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看起来以为不值得忧虑的事情再大了。看起来以为不值得忧虑的事情，都是日后不可抗拒的灾难。现在天下存在的四大忧患，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对于兵源和财源的忧虑，身居高位的国君冥思苦想，在下位的臣子进计献策，日日夜夜忧虑的只有兵源和财源。至于对那些蒙冤含屈的百姓和那些枉法营私的官吏，却完全不了解。这是我不能深刻理解的问题。我料想执政者也许认为那些枉法营私的官吏和那些蒙冤含屈的百姓太软弱，而不值得忧虑？

【原文】　呜呼！腹心之隐疾，烈于溃血之痈；臣仆之窃伺，惨于穴隙之盗；贲育之不戒，则童子之不能抗；鲁鸡之不期，则蜀鸡之不支。吏民之微弱，诚有大可忧也。试摭前事以言之：曹参不扰狱，丙吉不按赃吏。

【译文】　唉！隐藏在要害部位的疾病，比溃烂出血的毒疮更厉害；家中奴仆暗地里的窥探，比撬门挖墙的盗贼更狠毒；大力士孟贲、夏育如果不戒备，即使遇到儿童的袭击，也不能抵抗；鲁地的大鸡如果不给知会，即使遇到蜀地的大鸡的进攻，也不能抗拒。枉法营私的官吏和蒙屈含冤的百姓虽然看起来很微弱，却真正是大可忧虑的。试拾取前代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汉代的曹参不干扰狱市，是为了让奸邪之人有个寄寓的场所，以防他们无处容身而作乱。丙吉不查办贪官，［而令其休长假，］为的是掩过扬善。

七十六　人情不可使无所顾

【提要】　作者指出，对犯罪者的惩治要留有余地，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切不可粗暴、苛刻地对待他们。否则，会导致他们顽固不化而无所顾忌。

【原文】　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无所顾也。小人而无所顾，则其心也不忸怩于为恶，而安于犯天下之不义；忿戾而不可解，而无复冀君子之恕己。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恶恶者，不可太明是非：为是姑息也，将犹以全之也。

【译文】　小人的感情，最不能使他们没有所顾忌的东西。小人如果没有顾忌的东西，他的心就不会对做坏事感到羞耻，而安心去干天下不合乎道义的事；忿恨的情绪得不到排解，就不再希望统治者会宽恕自己。所以憎恨那些无仁厚

之德的人，不能过分；而讨厌那些干坏事的人，不可以把是非搞得太清楚：为的是宽容他们，还打算使他们成为完人。

【原文】　古之用兵者，围师勿遏，穷寇勿追。岂以为不可遏且追耶？盖穷而追之，则示之无生意，以厚其毒；围而遏之，乃所以决其怒，而泄其无聊之谋也。岂惟用兵，君子之治人，亦乌可使之厚其毒而泄其无聊之谋也哉！昔者秦穆公赦盗马者三百人，而又饮之以酒；韩之战，出穆公于难者，皆盗马者也。子孔为载书，而国人弗顺，将诛之。子产焚书而郑众以定。夫盗不可以纵也，而饮之则盗恶；书以治众也，而焚之则政替。然则秦、郑赖焉，何也？盖负不宥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蕴欲逞之怒者，服不争之化。

【译文】　古代用兵作战的人，都懂得对于被包围的军队，不要阻击堵截；对于陷于绝境的敌人，不要追迫太急。难道真的以为这样的敌人是堵截不住、追赶不上吗？大概是因为已经陷于绝境的敌人，还要进一步追逼它，便等于示意他们无生还的希望，而增加了他们的仇恨；敌人已经被包围了，还要去阻击堵截它，这是一种打开敌人愤怒闸门的办法，并且泄露了自己无可奈何的计谋。岂止是用兵打仗，统治者治理百姓，也不可使他们增加对自己的仇恨，从而泄漏自己无可奈何的计谋呀！从前秦穆公赦免了盗窃他的马匹的岐山下百姓三百多人，还赐给他们酒喝；后来在秦晋韩之战中，从大难中救出秦穆公的，全都是那些盗窃他马匹的人。郑国的当权者子孔作载书，但住在城里的那些士大夫不听从，子孔便准备杀他们。子产便劝说子孔烧掉了载书，郑国的百姓因此才安定下来。盗贼是不应该放纵的，给他们喝酒，更是助长恶行；载书是用来治理百姓的，烧掉它就是政令的松驰。然而秦国和郑国却依赖这种做法得到了好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背上了不能宽恕之罪的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幸事；蓄积着满膛怒火想要发泄的人，顺服于没有斗争氛围的感化。

【原文】　彼小人之为奸也，亦非不知负天下不美之名，而又有以来君子之所不赦也。唯自知其负天下不美之名，故赦之则犹有所愧，暴之则不自惜；知君子之不赦己，故宽之则庶几于自新，急之则竟其自绝之志。为君子者，不能少忍以徐伺其变，而乃锻炼维策之以稔其顽。则小人之无所顾也，其罪岂专于小人哉？亦君子者成之也。

【译文】　那些小人做了坏事，也不是不知道自己背上了天下的恶名，而又有自做坏事以来统治者没赦免自己的经历。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背上了天下的恶名，所以赦免他们，他们还会感到内疚；而粗暴地对待他们，他们就不会珍惜自己的名声。因为他们知道统治者不会赦免自己，所以宽大的对待他们，他

们也许可以改过自新；而急苛地对待他们，他们就会自始至终怀有我行我素的心理。做为统治者，不能有少许的忍耐心理去慢慢地等待他们的转变，却搬弄法律条文，罗织罪名，从而促成了他们的顽固不化。那么，小人无所顾忌地去干坏事，他们的罪过，难道责任仅仅在小人身上吗？也是统治者促成的。

七十七　为治当权利害轻重

【提要】　作者认为，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可权衡利害，有一定的灵活性。

【原文】　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贤君之治天下，而或至于易业变常者，亦权其利害之轻重而已。是故缇萦纳身以赎父罪，文帝为之变治；王缙削爵以请兄，肃宗为之推恩。夫汉唐之主，岂欲挠不刊之典而悦女子、辅臣之意哉！盖子弟之愿获伸，则孝弟之风浸广，忠顺之俗始成。挠不刊之典，而可以成忠顺之俗，广孝弟之风，其利害孰轻而孰重耶？

【译文】　获利不达十倍，不改变事业；功效不达百倍，不变更法度。贤明的国君在治理天下的时候，有时即便是改变了事业，变更了法度，也不过是权衡了利害的轻重罢了。因此汉代的女子缇萦愿意入身官府为奴来赎买他父亲的罪行，汉文帝为她改变了规矩；唐代的宰相王缙请求削去自己的官爵来减轻对兄长王维的处罚，唐肃宗为王缙把恩惠给了王维。汉、唐的两位君主，难道想扰乱不容更动的法典去取悦一位女子和宰相的心意吗？大概是因为子弟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孝悌的风气就会逐渐扩大推广，忠义孝顺的风俗才能形成。虽然一时扰乱了不容更动的法典，却可以形成一种忠义孝顺的习俗，推广孝悌仁爱的风尚。它们的利害，那个轻那个重呢？

【原文】　遇乡人之长者，则必俯伏而拜之；长者仇其父，遇拔刃而追之。轻重先后之序，不得不然也。

【译文】　遇到乡里的长辈，就一定要低头俯身地拜见他；长辈如果是自己父亲的仇敌，就要拔出刀子追杀他。轻重先后的顺序，不得不这样。

七十八　理在人心随寓而见

【提要】　作者认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由同一道理，即同一思想支配的，如同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是由同一元气构成的一样。也就是说，孝、忠、义、勇这些行为，只是同一思想品德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人们便可以“见其孝而信其忠，闻其义而知其勇”。

【原文】　理之在人心，犹元气之在万物也。一气之春，播于品汇。其根其茎，其枝其叶，其华其色，其芬其臭，虽有万不同，曷尝有二气哉？理之在人心，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朋友则为义，遇寇仇则为勇。随一事则得一名，名虽至于千万，理未尝不一也。气无二气，理无二理。然物得气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全。

【译文】　原理在人心里，如同元气在万物当中。元气到了春天，就会分布到各类植物当中。它们的根、它们的茎、它们的花、它们的颜色、它们的香气、它们的臭味，即使有万千种不同，又何尝有两种元气呢？原理在人心里，遇到父母就做孝子；遇到国君，就做忠臣；遇到朋友，就做义友；遇到寇仇，就做勇士。跟从一种事物，就得一种名称，名称即使多到成千成万，原理未尝不是一个。元气没有两种元气，原理没有两种原理。万物得到的是部分元气，所以它们的原理也片面；人得到的是元气的全部，所以他的原理也全面。

【原文】　自古号为知人者，则亦因其一善而推之。是以见其孝而信其忠，闻其义而知其勇。（吕）［李］夷简荐徐晦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唐太宗之托李勣曰："公往不负李密，肯负朕乎？"诚以忠孝一根，义勇一源。未有能孝而不能忠、能勇而不能义。孔门之中，曾参、闵子骞以孝名。彼其得名，岂不能为忠为勇乎？三圣之中，伯夷以清名。彼其易时，岂不能为任为和乎？

【译文】　古代那些号称知人善荐的人，也只是因为他人有一方面的长处而推荐的。因此看到他们的孝弟行为而相信他们会忠于朝廷；听到他们对朋友很讲信义，便知道他们在敌人面前会很勇敢。唐代的李夷简荐举徐晦时说："您没有对不住杨临贺，能对不住国家吗？"唐太宗委托李勣服事太子（唐高宗）时说："您从前没有对不住李密，能对不住我吗？"确实因为忠孝是一条根，义和勇是一个源头。世上没有能够行孝弟之道而不能对国君竭尽忠诚的人、能够英勇对敌而不能对朋友讲情义的人。在孔子的门徒中，曾参、闵子骞以孝道闻名。他们得到了孝道的名声，难道不能成为忠臣和勇士吗？三位圣人中，伯夷以清廉著名。他如果处在另一个时代，难道不能去担当重任，做一名顺应时代潮流的人吗？

治国方略卷十二

七十九　人之才有幸有不幸

【原文】　人之言曰："徇时者通，忤时者穷。"是说然矣。然附丁、傅者，皆贵于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败；献符命者，皆侯于新室之世，而刘棻以符命诛。徇时者果通乎？宣帝好刑名，而黄霸以宽平见用；武后好酷吏，而徐有功以仁恕见贤。忤时者果穷乎？盖尝论之，人才之在天下，其于遭时遇主，盖有幸有不幸，未可以是而论其能否，定其贤不肖也。人皆谓虎圈啬夫利口喋喋，所以不见用于文帝；不知陈平钱谷决狱之对，其去于啬夫几何也？啬夫以能对见沮，陈平以能对见善。非有幸有不幸欤？人皆谓亚夫刚劲不屈，故不得为少主之臣。不知周昌之木强而傅赵王，其异于亚夫几何也？亚夫以不屈见诛，周昌以不屈见用。非有幸有不幸欤？

【译文】　人们说："顺应形势的人，官运就亨通；逆潮流而动的人，仕途就坎坷。"这说法本是对的呀。然而，依附于丁太后、傅太太后的人，在汉哀帝时都显贵了，可是朱博却因为依附于丁太后、傅太太后而失败了；献纳符命的人，在王莽统治的新朝都封了侯爵，可是刘棻却因为献纳符命而被杀了。顺应形势的人，果真官运亨通吗？汉宣帝喜好刑名之学，而黄霸却因为执法宽仁公平被重用；武则天喜欢酷吏，而徐有功却因为仁爱宽容被器重。逆潮流而动的人，果真就没前途吗？尝试着论述一下：人才在世上，即便是遇到好的时势，遇到贤明的君主，也是有些人幸运，有些人不幸运，不能因为这一点来评论他们有没有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贤明。人们都说那位管理虎圈的小官，是由于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利嘴，而不被汉文帝重用；不知道陈平回答汉文帝关于审判案件和钱粮收支情况的提问，比那位管理虎圈的小官差多少？管理虎圈的小官因为善于应对而受到别人的诽谤，陈平因为善于应对而受到皇帝的赞赏。这不是有幸运的有不幸运的吗？人们都说周亚夫刚劲不屈，所以不能做继位皇帝刘彻的臣子。不知道质直刚强的周昌，却辅佐了赵王如意。他在性格上，不同于周亚夫的地方，有多少呢？周亚夫由于有着刚强不卑的性格，被处以刑罚；周昌由于有着刚强不卑的性格，却得到了重用。这不是有幸运的，有不幸运的吗？

八十　圣人以无私而成其私

【原文】　老子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夫欲翕而固张，欲取而固与，欲其不遗而先之以仁，欲其不后而先之以义。自众人观之，其爱人利物，宜若不知所以为其己之私矣。而天下卒不能忘之，依依切切，常有恋慕感悦之意，出力以供其上，虽甚劳而不辞。盖尝读《噫嘻》之诗，观成王“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而曰“骏发尔私”，使之先私而后公也。而治田者乃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固使之先其私，而民固乐于先其公。读《七月》之诗，见其所谓田畯者、公子者，出入阡陌，劳来劝相。至则与之同至，归则与之同归，无一念之不在于民。卒也，“载玄载黄，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绩以为己裳，而公子则以玄黄；貉以为己裘，而公子则以狐狸。我不敢自爱其身，而民卒不敢忘其爱于我。自下者人高之，自后者人先之。古之君臣，以其无私而成其私，大抵若此。

【译文】　老子说：“将要收拢它，必须暂且张开它；将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孟子说：“没有讲求‘仁’的人却遗弃他的父母的，没有讲求‘义’的人却把国君摆到次要位置。”所谓将要收拢，必须暂且张开，将要夺取，必须暂且给予；想要人们不遗弃父母，就先用“仁”的思想去教育他们；想要人们不把国君摆到次要位置，就先用“义”的思想去教育他们。从普通人的角度观察，他们友爱他人，益于万物，好象不知道获取个人私利的办法。然而天下的百姓最终不能忘记他们，对他们依恋不舍或深切怀念，甚至常有留恋、爱慕、感激、喜悦的感情，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来供养他们的上司。即使特别劳苦也不推辞。我曾读过《诗经·周颂》中的《噫嘻》这首诗，观察周成王“带领这些农夫，在井田里播种各种农作物”，他对农夫们说：“赶快耕种你们的私田。”让农夫先耕种自己的私田，然后再耕种成王的公田。而那些耕种田地的农夫却说：“好雨要先下到成王的公田里，然后再下到我们农夫的私田里。”我本来打算让农夫先耕种自己的私田，而农夫原本乐意先耕种公田。读《诗经·七月》这首诗时，看那被称作“田畯”的，被称作“公子”的，出入田间地头，慰问、勉励那些耕田的农夫。他们下田便同农夫一起下田，回来便同农夫一起回来，他们一心一意为农夫着想。结果是，“农妇们又是染黑色的缎子，又是染黄色的绸子，给公子做衣裳”；“猎取狐狸，给公子做皮袄”纺织粗麻布为农夫自己做衣裳，而用黑黄等颜色的丝织品为公子做衣裳；用貉皮为农夫自己做皮袄，而用狐狸皮为公子做皮袄。我（指公子，即奴隶主）虽然不敢爱惜自己，而农夫最

终不敢忘记爱戴我。自谦的人，人们会推崇他；自觉地把个人利益放在后面的人，人们会先想到他。古代的君主和人臣，用他们无私的奉献而成全了他们的个人利益，情况大体这样。

【原文】　三代以还，为人上者，无高见远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求以直遂其所欲，而卒得其所不欲。不知夫不自爱者，乃所谓不忘其己也。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后，作统治者的，没有高见远识，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他们追求以最快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最终得到的，却不是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不知道那些平时不爱护自己的人，才是人们所说的没有忘怀自己切身利益的人。

八十一　先其大者则小者服

【原文】　四马之于车也，奔走疾迟，至难齐也。夫人之于马，必待夫躬临之而后如意耶，则一车而四驭，未能足也。今一御而四马之迟速，惟十指之听者，以吾所执者辔也。以一辔之约，制四马之节，执马之要，虽欲不吾听，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执天下之辔也。

【译文】　四匹马拉一辆车，奔跑起来，有快有慢，最难步调一致。人对于每匹马来说，[如果]一定等到亲自去牵引然后才能使马听从人的意愿，那么即使一辆车配上四个驭手，也是不能够用的。如今只有用一个驭手驾御马车，四匹马快慢的步调，只能听从十个手指头的控制，就是因为驭手掌握着马的缰绳。用一根缰绳的约束力，控制着四匹马的节奏，掌握着驭马的要领，即使它们想不听从驭手的指挥，也是不能得逞的。因此，先王能够牢牢统治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掌握住了天下的“缰绳”。

【原文】　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陈之以刀锯；欲天下之爱也，而陈之以玉帛。夫刑戮赏赐，非不足以立畏爱也，然必陈其物，设其具。则刀锯金帛非不给矣，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节，用力劳而功不成。其事烦，其教粗。吾与物以力相胜，而物之从之也，内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乱所从起。故圣人本法而明术。四凶，天下之巨奸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于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尽刑也，取天下之巨奸者击之，天下虽有悍强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锯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尽赏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礼之，而商之善者悦矣。武王非徒知尊礼也，能动其悦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执天下之辔者也。

【译文】　现在，［统治者］想要天下人惧怕自己，就把刑具陈列出来；想要天下人喜欢自己，就把财物陈列出来。刑戮和赏赐不是不能让人们产生惧怕自己或喜欢自己的心理，然而一定要陈设财物和刑具，刑具和财物不是不能供给，而是赏罚不得要领，不符合法度，用力辛劳，却不见功效。政事烦琐，教育粗略，我（指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是靠权力制约的，因而百姓［不得不］服从我的统治。百姓中有些人对我心怀不满，而我的权力没有达到的地方，祸乱就从那里起来了。所以圣人治理天下遵循法规和通晓治国方略。四凶是尧舜时代天下最凶恶的人，商容、比干、箕子是商代最有声望的人。舜想使天下人不再触犯有关部门所制定的刑律，也考虑到对于犯罪的人不可能全都使用刑罚，便选取了天下最为凶恶的进行打击，这样天下即使还有凶悍强劲的恶人，也知道害怕了。虞舜不是只能用刑罚，也能遏制臣下对朝廷无所畏惧的情绪。周武王得到了一批商朝的贤人，但考虑到这些人不能全都得到奖赏，便选取了当世最有德望的三位，待之以尊贵的礼仪，商朝那些贤人都高兴了。周武王不是只知道对最有德望的人待之以尊贵的礼仪，也能鼓动起那些贤人喜爱他的心。所以说虞舜、周武王是善于掌握天下“缳绳”的人。

八十二　天下之弊起于相仍

【原文】　天下之弊，常相仍而无穷。善去弊者，则亦探其害之所由生，而穷其病之所由起。故革一害，则百害为之皆除；治一病，则百病为之皆愈。不善去其弊者，不沿其源，不寻其根，既欲革此，又欲革彼；既欲治其一，又欲治其二。用力愈劳，而其弊终不可得而去。且天下之弊，未易以悉数也。以吏风言之，则有奔竞，有苟且，有怠惰，有喜事而邀功；以民俗言之，则有兼并，有末作，有侈靡，有寇窃而无耻。然要之，民俗之弊，虽纷纷而不一，而其端大抵出于奔竞。

【译文】　社会上的弊病，常常是相互关联而又无穷无尽的。善于铲除弊病的人，就会去探索那些祸害是怎么发生的，追究那些弊病是怎么兴起的。因此，革除一种危害，上百种危害也就随之革除掉了；治愈一种疾病，上百种疾病也就随之治愈了。不善于铲除弊病的人，不依循弊病的源流，不寻找弊病的根子，既想革除这种弊病，又想革除那种弊病；即想治理其中的这一个，又想治理其中的那一个。用的力量越来越劳苦，而那些弊病最终还是没能够铲除掉。况且社会上的弊病，不是轻易的就能一件一件数得出来的。拿吏风来说，就有追名逐利的，有得过且过的，有懈怠懒惰的，有喜欢多事而捞取功劳的。拿民俗来说，就有侵吞土地的，有经商的，有奢侈浪费的，有抢劫盗窃却不感到羞耻的。

然而总之，民俗中的弊病，虽然表现得多种多样，而它们的弊病大体上都出自追名逐利。

【原文】　自夫人之奔竞也，而后人臣以位为寄，以职为方，而苟且生；急于其私，缓于其公，而怠惰生；以建立为能，以安静为钝，而喜事邀功生。然则欲革吏之弊，岂必举数者而尽革之乎？抑其奔竞足矣。自夫人之兼并也，而后富益富，贫益贫，而末作生；阡陌闾里，而侈靡生；饥寒切于其中，财货动于其外，而寇窃无耻生。然则欲革民之弊，岂必举数者而尽革之乎？抑其兼并足矣。

【译文】　自从人们开始了追名逐利，后来当官的人就把官位当作自己的寄身之所，把职务当作自己的立身之道，于是得过且过的作风就产生了；办理私事很快，办理公事很慢，于是懈怠懒惰的风气就产生了；把有所建树人看作有才能，把淡泊名利的人看作愚钝，于是喜欢多事并从中求取功劳的风气就产生了。那么想要革除吏治的弊病，难道一定要列举出几项并把它们都革除吗？遏止住那追名逐利的风气就够了。自从人们开始了侵吞土地，后来便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于是经商的风气就产生了；有了城乡的差别，于是奢侈浮华的风气就产生了；饥饿和寒冷从内部进行逼迫，钱财货物从外部诱惑，于是抢劫盗窃却不以为耻的风气就产生了。那么要想革除掉百姓中的这些弊病，难道一定要列举出几项并把它们全都革除吗？遏止住那侵吞土地之风就够了。

八十三　不可以一节而弃士

【原文】　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节之不善而见弃之也。以一节不善而弃天下之才，则世无全人矣。孔子不以管仲之非礼而废其仁，孟子不以柳下惠之不恭而贬其和。自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有始有卒？其惟圣人乎？苟非下愚不可移之资，则其所为必有是非当否。不以不善掩其善，此圣人取舍之政，以为法于后世，人主翕受敷施，当何法哉？于人之罪无所忘，天下所以叛楚；一闻人过，终身不忘，管仲知鲍叔不可以为相。《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盖昔者尝窃叹唐八司马，皆天下雄豪伟特之才。如刘禹锡、柳宗元，其所以蕴藏，盖百分未试其一，故其陵厉轩轩之气，虽幽深憔瘁之中，犹自见于文章议论，而不没其精华。果锐盘屈，而抵折不得已，而暴露于荒州僻郡之间，盖亦有大过人者。而程异晚年复进，则唐之财用，遂以沛然。此岂可以一节之不善而遂终弃之耶？

【译文】　对于天下的人才，不应该因为某一方面的缺点就抛弃他们。因为

某一方面的缺点便抛弃天下的人才，社会上就没有完人了。孔子没有因为管仲［一时］违背礼义而否定他的仁德，孟子没有因为柳下惠［对统治者一时］的不恭顺而贬低他的适中。假如不是尧舜，怎能每件事全都做得尽善尽美、有始有终？大概只有圣人吧！如果不是极愚蠢而又不能改变的禀赋，他的行为就必然有的对，有的不对；有的适当，有的不适当。［看待一个人，］不能用他的缺点，去掩盖他的优点，这是圣人取人所长、舍人所短的政治，已被后世所取法。国君就应当把它接受过来，施行下去，还取法什么呢？对于别人的过错什么都不忘，天下因此背叛了楚国；一听到别人的过失，便终生不忘，管仲由此知道鲍叔不可以作宰相。《周书》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却别人的过错，［这样的人］适合当国君。"从前我曾深切地慨叹唐代的八司马，他们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卓异出众的人才。如刘禹锡、柳宗元，他们满腹经纶，大概连百分之一也没用上，所以那种咄咄逼人的高扬之气，即使是在幽僻困顿之中，还要通过文章议论进行自我表白，而不隐没他们的精华。他们性格果决敏锐、文风迂回曲折，他们反抗现实或屈己下人，实出于不得已，即便他们在荒远偏僻的州郡劳苦奔波，也有远远超出常人的地方。而那位程异，晚年又得到了重用，唐朝的财富，因此丰盛。这难道能因为某一方面的缺点，便最终抛弃他们吗？

【原文】　尝读《洪范》之书，以为皇极之道，广大而不狭，宽厚而不苛。而尧、舜、禹、汤、文、武，所以用天下之术，颇可以推见于此。何者？有猷者，有谋略者也；有为者，有胆力者也；有守者，有志节者也。此不可以不念也。故曰"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虽然有谋略者或至于诈而不能正，有胆力者或至于纵而不知法，有志节者或至于执而不知权，盖非天下之中道矣；然而苟未丽于恶者，亦不可不爱也。故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嗟夫！皇极之道，非圣人孰能行。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知赵普之贪、曹翰之横，而包含覆盖，未尝见于辞色。故赵普、曹翰俱自以为名臣。自雍熙、端拱以后，用法愈详，责人愈密。盖其弊至今有二：一曰记其旧恶而不开其自新，二曰录其暂失而不责其后效。

【译文】　我曾读过《尚书》中《洪范》这篇文章，认为帝王统治天下的最高准则，应当是胸怀广大而不狭小，气度宽厚而不苛刻。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用来统治天下的策略，完全可以从此推想出来。为什么呢？［文中说的］"有猷者"，就是指有谋略的人；"有为者"，就是指有胆量的人；"有守者"，就是指有志向和节操的人。［并要求统治者］对这一点不能不牢牢记住，所以才说："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即使有谋略的人有时至于欺诈而不能恪守正义，有胆量和勇力的人有时至于放纵而不知法度，有志向和节

操的人有时至于固执而不知变通，［这些行为］大概不符合天下的中正之道；但是，如果没有堕落成坏人，也不能嫌弃他们。所以［这篇文章］谈到："虽然他们的行为有时不符合最高原则，但只要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君主就应当宽容他们。"唉！这一统治天下的最高准则，不是圣人谁能施行呢？从前太祖皇帝，以宏大的气度招致天下的士人。他知道赵普贪财、曹翰专横，却包含遮盖，没有在言辞和神态上表露出对他们不信任。所以赵普和曹翰都认为自己是名臣。自从太宗雍熙、端拱以后，依法断罪越来越详细，对人的要求越来越严密。它的弊病至今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只记住了他人以往的罪恶，却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只记住了他人一时的过失，却不要求他们日后取得成效。

八十四　宰相得人则百官正

【原文】　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一相不得其人，则百官不得其正，此本末源流之说也。（切）［窃］尝观之汉之治，惟武、宣号为得人；唐之治，惟贞观、开元最为可喜。原其所以致是治者，人或未之知也。

【译文】　国君的职责，是选择好一个宰相；一个宰相的职责，是选择好百官。一个宰相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百官也就不能得到正确的选择，这是从本末源流上说的。我曾经考察汉代的政治，只有武帝、宣帝堪称用人得当；唐代的政治，只有贞观、开元时期最令人高兴。推求产生这种政治局面的原因，人们或许还不知道。

【原文】　武帝之时，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奉使则张骞、苏武，一时茂异，莫不各称其任。孝宣承统，颍川之黄霸，渤海之龚遂，胶东之王成，南阳之召信臣，一时之选，莫不各当其职。此岂宣武之时自尔哉？当时之相有以化之也。公孙弘为丞相，石庆为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兒宽为御史大夫。此武帝这相也。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吏大夫；丙吉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此宣帝之相也。

【译文】　汉武帝统治时期，朴实正直的大臣就有汲黯、卜式，推荐贤才的大臣就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的大臣就有赵禹、张汤，奉命出使的大臣就有张骞、苏武。这一个时期那些才德出众的人，没有不各称其任的。汉宣帝继承帝位以后，颍川的黄霸，渤海的龚遂，胶东的王成，南阳的召信臣，这一时期被选拔出来的人才，没有不各副其职的。这难道是汉武帝、汉宣帝的时期本来就该这样吗？这里有当时的宰相教育的原因。公孙弘作丞相，石庆作御史大夫；石庆作丞相，兒宽作御史大夫。这时汉武帝的宰相。魏相作丞相，丙吉

作御史大夫；丙吉作丞相，萧望之作御史大夫。这是汉宣帝的宰相。

【原文】　马周以剴切言事，李大亮表使者求鹰，戴胄以犯颜极谏，崔仁师以治狱主恕。一时名臣皆有可采。开元之初，不受虏金如杜暹，才鉴详平如九龄，愿效万一如张嘉贞，眷眷事职如乾源曜。一时群英皆有可取。此岂贞观、开元之时自尔哉？当时之相，有以化之也。魏徵为相，房玄龄又继之；玄龄为相，杜如晦又继之。此贞观之相也。姚崇为相，宋璟又继之；宋璟为相，韩休又继之。此开元之相也。当时诸公在朝，谋断有余，守成享治；而欲百官不相率而为善者，亦不可得也。

【译文】　马周以恳切的态度谈论政事，李大亮上表劝阻唐太宗派遣使者寻求猎鹰，戴胄敢于冒犯君王的威严极力规劝，崔仁师审理案件讲求宽大仁爱。这一时期有名的大臣，都有值得采集摘录的业绩。开元初年不接受外族赠金的，如杜暹；有才干鉴识而选拔人才周密平正的，如张九龄；愿意为朝廷贡献微薄之力的，如张嘉贞；专心致志履行职务的，如乾源曜。这一时期的英雄人物，都值得称赞。这难道是贞观、开元时期本来就该这样吗？这里有当时宰相教导的原因。[先是]魏徵作宰相，房玄龄又继承了他；房玄龄作宰相，杜如晦又继承了他。这是贞观时期的宰相。姚崇作宰相，宋璟又继承了他；宋璟作宰相，韩休又继承了他。这是开元时期的宰相。那个时候，众公卿在朝，谋划决断绰绰有余，保持了前人的成就和业绩，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因而想要百官不一个接一个地办好事，也是不可能的。

八十五　因事而纳君于善道

【原文】　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而人臣之善谏其君者，则每因事而纳之于善焉。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是问他，景公之失也。而晏子不拒焉，乃因以"省耕"、"省敛"之说而告之。则是景公于游观之中，而有赈民之实矣。齐宣王言于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是言也，宣王之失也。而孟子不却焉，乃因以"居者积仓，行者裹粮"之说而告之。则是宣王于好货之中，而有足民之实矣。不拒其游观，而因诱之以赈民；不却其好货，而因诱之以足民。彼之说不废，吾之说自行于其间。其名曰顺君，其实则谏君。古之人因事而谏君于善，大抵如此。

【译文】　人不是尧舜，怎能每件事都一定做得好呢？那些善于规劝国君的臣子们，却往往能借助具体事情而把国君的行为引入正道。从前齐景公向晏子请问说："我想到转附、朝儛去游览一番；沿着海岸向南走，再到琅邪玩玩。"提

出这个问题，是齐景公的失误。但晏子没有去抵制齐景公的游山玩水的行为，而是因此告诉他古代帝王就有“春省耕”、“夏省敛”的故事。这样齐景公在游山玩水之中，就有了救济百姓的实际内容了。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有毛病，我喜爱财物。”这番言论，是齐宣王的失误。但孟子没有批驳他，而是趁机用定居者应当有贮存谷物的粮仓、远行的人要带足粮食的道理来劝告他。这样，齐宣王在他喜爱财物之中，就有了使百姓丰衣足食的实际内容了。不抵制齐景公的游山玩水，而是趁机诱导他去救济百姓；不批驳齐宣王的喜爱财物，而是趁机诱导他让百姓丰衣足食。国君的意见没有被废止，而臣子的意见却在其中自然地实行了。这名义上是顺从国君，其实质却是规劝了国君，古人根据具体情况规劝国君走正道，大都是这样。

【原文】　吾尝怪鲁隐公矢鱼之行，而臧僖伯之不善谏其说。以为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夫隐公之志不可回，则僖伯之谏决不可入。孰若姑从其行，而告之以不可徒行之意，则在公为易从，在吾为易入。又焉用绝其嗜好，而欲独行吾之说哉？君子曰：“臧僖伯之谏矢鱼，不如晏子之不谏游观、孟子之不谏好货。”惠帝尝出游离宫，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通之术，即二子之术也。太宗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徵同登，使视之。徵熟视曰：“臣昏眊，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固见之矣。”帝泣为毁观。徵之术，亦二子之术也。离宫之游不必却，而因使之献宗庙；层观之登不必谏，而因使之念献陵。不逆乎君之志，不废乎吾之说。

【译文】　我曾经责怪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渔民捕鱼的行为，是由于臧僖伯规劝时的语言不适当造成的。臧僖伯认为，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就不应当有所举动。如果鲁隐公的志趣不能收回，臧僖伯的规劝就决不能听进去。怎比得上姑且同意隐公出行，然后再用不能徒虚此行的用意劝告他。这在鲁隐公一方来说是容易接受的，在我们规劝者一方来说是容易入情的。又怎么能用断绝国君的嗜好，而想独自实现规劝者的意志呢？君子说：“臧僖伯劝阻鲁隐公观看捕鱼，不如晏子不规劝齐景公游山玩水、孟子不规劝齐宣王喜爱财物的效果好。”汉惠帝曾想出游离宫，叔孙通说：“古代有春季品尝鲜果的礼仪，此时樱桃熟了，可以进献宗庙，希望陛下出游离宫的时候，趁便选取樱桃进献宗庙。”皇上同意了。叔孙通的方法，就是晏子、孟子的方法。唐太宗修建了一座高耸的楼观，用它眺望昭陵。他曾带领魏徵一同登上楼观，让他观看。魏徵看了又看说：“臣的眼睛昏花了，看不见。”唐太宗就用手指给他。魏徵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如果是昭陵，当然

看见它了。”唐太宗为此流着泪拆除了楼观。魏徵的方法，也是晏子、孟子的方法。游览离宫不必制止，而是趁机让他进献宗庙；登临楼观的行为不必规劝，而是趁机让他思念献陵。既不违反国君的志趣，又没有放弃臣子规劝的职责。

八十六　事变常出于所不忧

【原文】　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不忧也。盖尝以汉事观之：方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亡国。方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难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又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者，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

【译文】　做为一国之君，没有不希望他的国家安定生存而厌恶危机和灭亡的。然而他的国家却往往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并没有造成国家的变乱和灭亡；而那造成变乱和使国家灭亡的事情，却常常发生在国君没有忧虑的方面。试着用汉代的历史考察一下：在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天下已经平定了。当时所忧虑的，只是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而已。这四个异姓王，都未能到汉高祖时代结束，便一个接一个地覆灭而不能再传宗接代。等到发生了吕氏的祸乱，还算是异姓祸乱。吕氏被消灭以后，吴楚七国的忧患，几乎使汉王朝亡国。当韩信、彭越、吕氏的祸患［存在］的时候，他们惟恐同姓诸侯王不兴旺强大；然而到了他们发动变乱的时候，［他们的危害］又远远地超过了异姓王。汉文帝、景帝的时代，以为诸侯已经分裂衰弱，汉王朝可以百代无忧患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诸侯作乱的能力衰弱了，而匈奴的祸患正盛。于是又认为天下的忧患只在匈奴了。到了汉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的时代，诸侯王已经不值得忧虑了，而匈奴又分裂衰弱，并向汉朝臣服了。然而最终造成西汉王朝中途灭亡而又不可挽救这一结局的，却是他们不曾忧虑的外戚王莽。

【原文】　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扼腕而游谈者，以

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

【译文】　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以后，前以韩信、彭越的祸患为鉴戒，中间以吴楚七国的变乱为鉴戒，而最后又惧怕出现外戚王莽那样的祸患，于是把所有的将领都封为诸侯，但不委任具体职责；裁减了同姓王的封赏，并且废除了三公的权力。他以为前代留下的社会弊病全部除掉了。等到东汉王朝衰败的时候，宦官的权力澎涨起来，党锢的灾难便发生了。士大夫们在相互交谈中，都是握拳切齿的，认为皇帝一旦杀了宦官，解除了党锢之禁，天下便可以太平无事了，于是从外面召集众将，里面胁迫皇帝，[来除掉宦官]。宦官虽然被彻底清除了，但董卓、曹操这些人，也趁机灭亡了东汉王朝。

【原文】　汉之忧者凡六变，而其乱与亡，辄出于所不忧，而终不可备。由是言之，治乱存亡之势，如长江大河，日夜推移而莫知终穷。故夫圣人之为天下不恃吾，有尽变而有无变之道。仁义以本之，纪纲法度以维持之，深恩厚泽以培养之。安居无事之时，深感固结斯民之心于法令之外，使其子孙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不遽以陵迟者，如斯而已。至于详禁而曲说，形索而计取，圣人所不为也。虽然，物莫不有所先。础先雨而润，钟先霁而清，灰先律而飞，蛰先寒而闭，蚁先涝而徙，鸢先风而翔。阴阳之气，浑沦磅礴于覆载间，而一物之微，先见其幾。彼天下之变虽无常，而英雄桀猾之状虽无尽，然其形之所兆，其端之所萌，亦岂无有先见之者邪？是故诸侯之逼，晁错能言之；匈奴之强，贾谊能言之；王氏擅命之渐，刘向能言之。惜乎汉世人主，不能阴察默窥、销患于未然、弭祸于无形耳。

【译文】　汉代统治者所忧虑的，共有六次变乱，而真正造成祸乱和使国家灭亡的，却发生在统治者没有忧虑的方面，因而最终未能防备。由此说来，治乱存亡的形势，就如同长江大河一样，日夜推移而不知穷尽。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不自负，保有一种客观情况不断变化而我始终不变的策略。这就是以仁义做为治国之本，用纪纲和法度来维持它，用深厚的恩泽来培养它。当生活安定没有变乱的时候，就应深切体会到，在实施法令之外，牢固地维系民心的重要性，使子孙后代有所凭藉和扶助，而不害怕衰败，如此而已。至于禁网周备并持片面之说，用刑罚手段或巧立名目进行索取，圣人是不干的。即使如此，但事物的发生，莫不有先兆的。房柱下的基石在下雨之前先湿润，钟声在天晴之前清澈嘹亮，葭灰在节气到来之前先从律管飞出去，蛰虫在寒冷到来之前先闭藏起来，蚂蚁在水涝之前先迁徙，鹞鹰在大风到来之前先高翔。阴阳之气在天地间迷迷蒙蒙，广大无边，但每一事物的微小变化，事先总要显露出它的迹象。

那天下事物的变化虽然无常，那些凶残狡黠而又才能勇武过人之徒，所表现的情状虽然变化无穷，然而他们的形迹所表现出来的征兆，事情发端时所出现的苗头，也难道没有事先发现的人吗？所以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诸侯威胁的时候，晁错能论述它；匈奴强大的时候，贾谊能论述它；王莽擅自发号施令而不受节制的迹象，刘向能论述它。可惜汉代的皇帝，不能够暗中察访，静默侦探，把祸患消灭在未成为事实的时候，把祸患遏止在无形当中。

八十七　为天下者使后可继

【原文】　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不尽人之力，不尽人之情。是三者可尽也，而不可继也。彼治天下者，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为万世之计，而于力、于财、于情皆使之不可继，则今日尽之，将如来日何？今岁尽之，将如来岁何？今世尽之，将如来世何？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足以尽榷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余财；非不知闾左之戍足以尽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余力；非不知钩距之术足以尽擿天下之诈，而每使之有余情。其去彼取此者，终不以一时之快，而易万世之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是也。露台惜百金之费，后宫无曳地之衣。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尝敢穷兵出塞。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吴王不朝，赐以几仗；张武受赂，赐以金钱。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以其所余，贻阙子孙。凡四百年之汉，用之而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及至武帝，好大而心劳，功多而志广。材智勇敢之臣，与时俱奋。桑弘羊之徒，算舟车，告缗钱，以罔天下之财；其心以文帝之所不敢取，自我始取之也。卫青之徒，绝大漠，开朔方，以竭天下之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举，自我始举之也。张汤之徒，穷根柢，究党与，以尽天下之情；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察，自我始察之也。取文帝之所不能取，举文帝之所不能举，察文帝之所不能察，则弘羊、张汤、卫青之属，果胜文帝耶？

【译文】　治理国家的人，不要用尽人民的钱财，不要用尽人民的劳动力，不要用尽人民的感情（指不要完全取悦于人民）。这三样东西是可以用尽的，却不能源源不断。那治理国家的人，不应当只为一朝一夕打算，一定要为子孙万代考虑。为子孙万代考虑，却在人力上、钱财上、情感上都使子孙不能够有所继承，那么，今天用尽了，到了明天怎么办呢？今年用尽了，到了明年怎么办呢？这一代用尽了，到了下一代怎么办呢？因此，圣人不是不知道“间架”之税完全可以征收尽天下的赢利，而且往往使国家有多余的钱财；不是不知道“闾左”之戍完全可以搜尽天下的兵源，而且往往使国家有多余的兵力；不是不知道“钩距”之术，完全可以揭露尽天下的奸诈之徒，而且往往使国家赢得百

姓深厚的感情。圣人们丢弃那些做法而选取这种做法的原因，是为了最终不以自己一时的快乐，换取子孙万代的祸害。古代的人有能力施行圣人治国办法的，这就是汉文帝。为了珍惜一百斤黄金而放弃了露台的兴建，后宫里没有人穿拖到地上的长衣。可称得上是不敢轻易浪费天下的财物。匈奴三次入侵而三次出师抵御，未曾敢滥用兵力去出击塞外。可称得上是未敢轻易动用天下的人力。吴王刘濞不来京城朝见，反而赐给他几杖；张武收受贿赂，反而赐给他金钱。可称得上是不敢轻易索取天下百姓的感情(指不轻易讨好天下的百姓)。他把余力、余财、余情留给他的子孙。总计四百年之久的汉朝，后世子孙受用不尽的，都是文帝留下的遗产。等到了汉武帝，他好大喜功，而且费尽心机；功绩很多，而且志向远大。那些有才智又勇敢的大臣，就同时代的潮流一并奋进。桑弘羊这些人，用算舟车、告缗钱的办法，来搜刮天下的钱财；他们以为，汉文帝不敢索取的钱财，从我开始索取它。卫青这些人，横渡大沙漠，开设了朔方郡，用尽了天下的人力；他们以为，汉文帝不能办到的事，从我开始办到了。张汤这些人，用追根求源的办法，去寻查朋党，以换取百姓倾心信赖之情；他们以为，汉文帝不能明辨的案件，从我开始能明辨它。索取汉文帝不能索取的钱财，兴办汉文帝不能兴办的事业，明辨汉文帝不能明辨的案件，那么，桑弘羊、张汤、卫青这些人，果真超过了汉文帝吗？

【原文】　圣人之治天下，其才非不足以立，其志非不足以虑也；然每迟焉若畏，阙焉若偷，而弗自以为愧者，盖法不可以极其弊，而其弊常生于积美之后。吾力足以成之矣，足以备之矣，而毕取焉以为名，则风俗变而巧日愈滋，弊日愈亟而后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己之快而后人之无继者，圣人不为也。以及后人，世之议者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嗟夫！贡之犹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遗商周；助之尽善，是其所以开秦也已矣。大抵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毁之相近。质者可措其未施之实智，而尽巧者盖滋其无已之情。是故圣人之治，亦难乎其无余智也。

【译文】　圣人治理天下，他们的才能不是不能够去建立一番功业，他们的志向不是不能够去谋划国家大事；然而他们往往迟钝得象是胆小怕事，空虚得象是得过且过，而他们自己并不觉得惭愧，大概是因为法律是不能用来根治社会弊病的，而弊病常常发生在有了多种美誉之后。我的力量能够成就一番功业，能够防御外敌入侵，而我想都得到预期的效果，是为了个人的声望，那么社会风俗便发生了变化，而虚伪欺诈的行为一天天增多；社会弊病一天天急遽增加，而后来的统治者定会有不能支撑局面的时候。只为了自己的痛快而使后人得不到应有的继承，明智的统治者是不做的。至于涉及留给后人的遗产，社会上有

人议论说：“管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也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唉！贡法尚且有不完善的地方，姑且把它留给了商代和周代；助法最为完善，这不过是用来开创秦国土

地私有制的诱因罢了。大约天下的道理，是和非相互依存，而成功和败亡相接近。质朴忠信的人，可以弃置他未能施展的实实在在的智能；极其奸诈虚伪的人，却滋生了无止境的情欲。因此，即便是圣人治理国家，也会对前人没有留下才智感到困难。

【原文】　焚林而田，非不得兽，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

【译文】　焚烧山林去狩猎，不但得不到野兽，来年也没有野兽了；吸干池水去捕鱼，不但得不到鱼，来年也没有鱼了。

治国方略卷十三

八十八　善治者无赫赫之功

【原文】　谈龙肝，夸凤髓，足以骇人之听矣，至于济饥，则曾不如菽粟之有益也；陈黼黻，耀文绣，足以骇人之目矣，至于御寒，则曾不如布帛之有效也；嘉唐虞而乐商周，登泰山而禅梁父，足以动人之观听矣，至于论治，则不如清净渊默之有得也。自昔圣人循循焉以忠厚化天下，初无非常可喜之功，而天下之人阴受其利而不自知。后世好大喜功之主，以为圣人之为，不足使人耸动而倾听，于是变循循而为赫赫。弃天下之所常行，而骇斯人之所未尝见；奋乎百岁寂寞无闻之中，而欲远过乎五帝三王之上。颂声满天地，贵名耀日月，亦可谓一时之盛事矣。噫！夫名之盛，实之衰也。观美之日隆，而大本之日忘；华藻之日益，道德之日薄也。

【译文】　谈论夸耀龙肝、凤髓的美味，足以使人听了觉得惊异，至于救助饥饿，却不如粮食对人有好处；陈列宣耀色彩鲜艳的礼服、丝织品，足以使人看了感到惊异，至于防寒，却不如棉布有效果；赞美唐尧虞舜的政治和喜爱商周的社会，登泰山祭天和在泰山下梁父山上祭地，足以使人觉得耳目一新，至于评论治绩，就不如自然无为和深沉静默的治国之道有收获。从前有道明君循序渐进地用忠厚淳朴的风气化育天下的百姓，起初，没有特别令人可喜的功绩，

而天下的百姓暗暗地承受着好处，百姓自己却不知道。后代好大喜功的君主，认为圣哲的所作所为，不足以耸人听闻，于是变循序渐进的做法为显赫盛大的功业。他们抛弃天下人所常走的道路，而用这些人所不曾见过的做法去惊扰他们；在国家治绩长期寂寞无闻中奋然而起，而且要使国家的治绩远远超过五帝三王。人们对他们的颂扬之声充满了整个国家，他们的鼎鼎大名与日月争辉，也可以说是一时的盛事。唉！名誉过盛，实际才能就减少了。国家在外观上一天比一天美好，立国的根本却被人们一天一天地忘却了；浮华之风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的道德观念却一天比一天淡薄。

【原文】　天下有至当之理，天下莫能非，后世莫能议。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安用使人喜谈而乐道哉？汉之文帝，攘却不如武，中兴不如宣，二十三年之间，农桑之外无异说，粟帛之外无奇贡。尝试取其纪而读之，崇（方）［力］田之科，下劝农之诏，不若富民之有侯、搜粟之有尉也；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尝穷兵出塞，不若登单于之台，封狼居之山也；法令之苟且，礼文之有缺，不若改正朔而易服色、兴礼乐而修郊祀也；宫室不增益，帷帐无文绣，不若建神明通天之台而备千乘万骑之驾、泛沙棠木兰之舟而设鱼龙曼衍之戏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者：文帝富庶之效，至于贯朽粟陈，家给人足，而武帝则海内虚耗矣；文帝治安之效，至于方内人宁，靡有兵革，而武帝则暴骨千里矣；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则与夫穷治刻骨者有间矣；黎民醇厚，重于犯法，则与夫奸轨不胜者不侔矣。

【译文】　天下有最恰当的治理方法，天下人不能责难，后代人不能说三道四。事业已经创立，而行迹却看不到；功业已经成功，而人们却不晓得。凭什么让人们喜欢谈论和乐于称道呢？汉代的文帝，驱逐匈奴不如武帝，使国家由衰落走向兴盛不如宣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除了提倡农耕之外，没有其他主张；除了粮食和丝织品之外，没有珍奇的贡品。我曾阅读过他们的本纪，［文帝］崇尚孝弟力田科，多次颁布劝农的诏书，比不上［武帝］为了富民而设置了富民侯，为了重视农业而设置了搜粟都尉；［文帝时］匈奴三次入寇汉界，汉廷三次出兵抵御，未曾好战和出兵塞外，比不上［武帝］登上单于台、［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上筑坛祭天；［文帝时］法令不健全，礼节仪式不完备，比不上［武帝］修改历法、改变车马服饰的颜色、振兴礼乐、治郊祀之礼；［文帝时］宫室不增加，［文帝爱妃慎夫人的］帷帐没有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比不上［武帝］建造神明通天台、且备车马随从如云的法驾、乘坐用沙棠木兰等珍贵木科建造的船舶漂游江湖、设置了名为“鱼龙曼衍”的游戏。然而他们在功业上的成败与此相反：文帝收到了物品丰富、人口众多的效果，以至于国库中穿钱的绳子

都腐烂了，粮仓储存的粮食逐年积压，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而武帝时国家的资财被消耗空了；文帝收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效果，以至于国内人民生活安定，没有战乱之苦，而武帝时却把百姓的尸骨暴露在千里之外；［文帝时］每年全国只审判几百起案件，几乎达到了刑法弃置不用的地步，这同［武帝时］对案犯彻底查办，以至使人感到深切入骨是有区别的；［文帝时］百姓淳朴，对违法的事看得很重，这同［武帝时］为非作歹的人经常出现在社会上是不同的。

【原文】　夫文帝之治，初若武帝之所不足为；武帝之治，终若文帝之所不能为。而算计见效，文帝之化可以几三王。而后世之言孝武者，至以秦皇而匹之。信哉！彰彰不如默默，□□不如循循。至当之理，无可喜之功；而常行之事，有必至之效也。

【译文】　文帝治理国家，起初象是武帝不值得去做；武帝治理国家，最终象是文帝不能做到。而计算见到的功效，文帝的教化几乎与三王媲美；而后代谈论武帝，拿秦始皇相比。确实啊！张扬声势，不如潜移默化；对人叫呼斥责，不如循循善诱。对国家最恰当的治理，没有令人高兴的功绩；而在日常的行事中，有一定会出现的成效。

八十九　天下之弊自上启之

【原文】　朝而趋市，骈肩相摩；暮而过市，掉臂不顾。非朝贪而暮廉也，朝有所求，暮无所求也。一兔走野，百人逐之；积兔在市，过而不顾。非前争而后逊也，前则未定，后则已定也。（切）［窃］尝因是而论天下之士，其所以在上古而静退、在后世而奔竞者，岂性情之顿异也？亦上古之爵禄不可求，而后世之爵禄可求也；上古之爵禄皆有定，而后世之爵禄皆无定也。

【译文】　早晨到集市上，人们肩挨着肩，相互拥挤；晚上经过集市，摇动手臂，不顾而去。不是早晨贪婪而晚上廉洁，而是早晨有需求，晚上没有需求。一只兔子在田野里奔跑，成百人追赶它；把兔子积聚在市场上，人们路过看也不看。不是因为从前好争斗，后来变得谦逊了，是因为先前的那只兔子的归属没有固定，而后来集市上兔子的归属已经固定下来。我曾因此而议论天下的读书人，他们在上古时代恬淡谦逊，而到后世却追求名利的原因，难道是人们的禀性和气质顿时不同了吗？也是由于上古时代的爵位和俸禄不可求取，而后世的爵位和俸禄可以求取；上古时代的爵位和俸禄是固定不变的，而后世的爵位和俸禄都不固定。

【原文】　唐虞三代之时，礼仪修明，风俗醇厚。凡为士者，三揖而进，一辞而退。礼，如此其峻也。四十而仕，五十而爵。进，如此其迂也。论定然后官，任官然后爵。仕，如此其艰也。不传贽为臣，不敢见于诸侯。分，如此其严也。然处之甚安，守之甚固，无滞淹之叹，无侥幸之心。是岂有法制以驱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尝启奔竞之门而已。

【译文】　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礼法道义整饬昭明，社会风俗淳朴厚重。凡是读书人，[主客相见]三次揖让方能入门，一经辞别便须退出。礼仪就是这样的严格。四十岁才能作官，五十岁才能进爵。晋升就是这样的缓慢。经过论次评定，然后才能作官；担任官职以后，才能授爵。仕途就是这样的艰难。不递上礼物以表明作为臣子的身份，就不敢拜见异国的诸侯。名分就是这样的森严。然而古人很安然地对待这一切，很坚定地遵守当时的礼法，没有沉抑于下游而得不到晋升的感叹，不存在侥幸的心理。这难道有法令制度逼迫他们吗？也可以说，当时君主未曾打开争名夺利的大门罢了。

【原文】　盖当是时，持黜陟以佐天子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公心而临公选。才适当其位，而无毫发之浮；位适当其才，而无毫发之过。才之外无余位，位之外无余才。天下之士，道德苟充，爵禄自至。初，无求于上之人，则嵬嵬廊庙殆为无求之地矣。故巧者无所用其智，贵者无所用其权，诈者无所用其谋，谄者无所用其佞。于斯时也，虽求奔竞之名，犹不可得，况有所谓奔竞之禁乎！

【译文】　大概正是这个时候，持有对官员罢免和贬职之权而辅佐天子的人，凭公正之道身居朝廷之上，凭公平之心面对朝廷的选举。才能恰好符合他的官职，而无丝毫的过分。人才之外没有多余的官职，官职之外没有多余的人才。天下的读书人，如果符合道德准则，官爵和俸禄就会自然落到他们的头上。起初，为官者没有求助于上面的统治者，因为雄伟庄严的朝廷，几乎没有他们可以求助的地方。所以善于钻营者无处玩弄他们的心术，权贵者无处行使他们的特权，奸诈者无处施展他们的图谋，阿谀奉承者无处表现他们的花言巧语。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人想求取追求名利之名，尚且不能得到，何况有所谓限制人们追求名利的禁令呢？

【原文】　后世礼仪废，风俗薄，名器滥，爵禄轻。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竞风成，莫之能御。权在于左右，则为之扫门；权在于嬖宠，则为之控马；权在于妃主，则为之邑司；权在于贵戚，则为之主事。高爵重禄，如取如携，无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之调者有之，三世不徙官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竞乎？

【译文】　到了后世，礼法道义废弃了，社会风俗淡薄了，表示人的社会地位的称号和车服仪制不符合标准，爵位和俸禄不贵重。不是让官府寻求人才，而是让人求取官职；不是让上面统治者到下面寻求人才，而是让下面的人到上面统治者那求取官职。追求名利的风气形成了，没有谁能抵御它。权力在亲信手里，就为他牵马；权力在后妃或公主的手里，就给她当邑司；权力在皇亲贵戚手里，就给他当主事。他们对于高爵重禄，如探囊取物和随身携带物品一样，无不满足他们的欲望。而那些耿介正直、坚守节操的人，有的十年没有提升官职，有的经历了三朝没有提升官职。利与害的对照就是这样，人们怎能不去追求名利呢？

【原文】　诱之于上，而欲禁之于下；诱之于此，而欲禁之于彼，是犹乞醯而却蚋、聚膻而去蚁，虽刀锯日被，亦有所不胜矣。

【译文】　统治者用名利在上面引诱，却想禁止下面追求名利；统治者在这里用名利引诱，而在另一个地方却禁止人们追求名利，这犹如要来米醋来除掉蚊子、积聚腥膻的食品来去掉蚂蚁一样，即使天天用刑法惩治，也制止不了人们追求名利的行为。

九十　人君求治不可太锐

【原文】　古之善为天下者，未尝为苟且之说、速成之计，以求治于朝夕也；强力奋发以为之，至诚无息以持之。其初虽若迂阔而难就、澶漫而难立，而其终必将有所观。

【译文】　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未曾发表过得过且过的言论和制定立竿见影的治国方略，以企求一朝一夕就把国家治理好；而是竭尽全力、振奋精神去治理国家，以始终如一的真诚态度去把握立国的大政方针。开始时，虽然好象不切合实际而难以成就功业、放纵而难以有所建树，但最终会出现很可观的成就。

【原文】　汉唐以来，号为善治之君者，汉一文帝，唐一太宗。（切）［窃］观文帝即位之初，公私之情，尤可哀痛；矫伪告讦之风，尚未知教。贾谊上“太息”“痛哭”之书，劝之纷更，文帝则体吾之恭俭，舒迟以待之，宽厚以抚之，而未暇于纷更也。末年海内富庶，兴于礼义，黎民醇厚，几致刑措者，则文帝有以缓之也。太宗即位之初，关中旱蝗，户口未尽复，大乱之后难治，盗贼未息。封伦进刑名、杂伯之说，以求近效。太宗则行吾之仁义，持之不变，为

之益力，而不求乎近效。终于斗米三钱，行不赍粮，夜户不闭，岁断死罪二十九，则太宗有以缓之也。盖恭俭仁义乃其为治之地，而行之以久者，乃其所以致效。

【译文】　汉唐以来，号称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汉代一个文帝，唐代一个太宗。我私下观察，汉文帝刚即位时，国家和个人的境况格外值得哀痛；弄虚作假和揭人阴私的风气，国家还不知道去进行教育。贾谊上给朝廷的“太息”“痛哭”的奏疏，劝谏文帝更改朝廷既定的法令。文帝却行谦恭俭朴之风，用从容不迫的态度对待政事，用宽大厚道的情感抚育百姓，而没有时间去更改朝廷既定的法令。到了文帝晚年，国家富庶，礼法道义得到振兴，百姓敦厚朴实，几乎达到了刑法无处可用的地步。这是文帝推行宽松政策的结果。唐太宗刚即位时，关中地区遭受旱灾和蝗灾；流亡的人口没有完全返回家园；国家经过大动荡之后，不容易治理；盗贼没有平息。封伦向太宗进刑名、杂伯之说，以企求在近期内取得成效。太宗却推行仁义之道，坚持不变，努力实践，而不追求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终于达到了一斗米只卖三个铜钱、远行不必携带干粮、夜间不必关门、全年判死刑只有二十九人的社会效果。这是太宗推行宽松政策的结果。大概谦恭俭朴、仁义之道是汉文帝和唐太宗立国的根本，奉行的时间久了，是他们取得成效的原因所在。

【原文】　若夫武帝则不然。不施仁义，而切切于慕唐虞。其求治固甚锐也，公孙弘进“期年尚迟”之说以诱之，而武帝之心益荒。卒之海内虚耗，悔无可及，而唐虞之治益远。玄宗则又不然。不得治本，而急急于致太平。其责治何太早也！李石进日久月长之说以坚之，而帝之意已倦。卒之开元之治，日不逮前，而太平之功益难。吁！朝为贾而夕冀巨万之获，耕者未卒岁而乃求仓箱之积。为治不能迟之以岁月，而乃惑于苟且之说、速成之计。吾固知武帝、玄宗之治戛戛乎其无验也。

【译文】　至于汉武帝就不象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他不奉行仁义之道，却急切地追慕唐尧虞舜的政绩。他企求把国家治理好的心情本来够迫切的了，公孙弘又向他进献“期年尚迟”的言论来诱惑他，因而武帝的心志越发昏聩。最终导致国内资财空竭，后悔也来不及了，而距离唐尧虞舜的治绩越来越远了。唐玄宗仍不象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他没有把握治国的根本，却迫不急待地想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他追求国家政治清明安定，是多么的早啊！李石向唐玄宗进献“日久月长”的言论以坚定玄宗治理好国家的信心，而玄宗皇帝的意志已经倦怠。最终导致开元年间的治绩，一天不如一天了，而太平盛世的功业更难以实现。唉！早晨经商，晚上就希望获取亿万的利润；耕田人不到年终，便想

求得粮食成仓成箱的积蓄。治理国家不能期待一定的时间，竟被得过且过的言论和立竿见影的策略所迷惑。我本来知道汉武帝和唐玄宗的治国之道是很难取得成效的。

【原文】　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尝苦其难售，然其器终身而不隳。邻之陶者，直才数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坏。愚之所见，得无类是乎？

【译文】　从前有善于制作陶器的人，他制作的陶器，价格定值百金，他曾为陶器难以销售而苦恼，然而他制作的陶器终生使用也不至于破裂。他邻居制作的陶器，价格仅值几金，购买者相继而至，然而这种陶器早晨使用晚上就破碎了。依我的看法，这与治理国家不是很相似吗？

九十一　从事其小而忘其大

【原文】　为国者，不可从事于其小而忘其大者也。天下之事，小者固不可以不究心也。然必究心于其大而后及其小，则所行为得体。拘拘于其小者，而大者未尝过而问，吾恐其小者之所得，不足以补其大者之所损矣。民之生固不可伤也。世之人君，知民生之不可伤，则不过重于刑而已。至于穷兵黩武之事，则快心为之而不恤。是岂真能不伤民也耶？国之用固不可以不节也。世之人君，知国用之所当节，则不过俭于服色之末而已。至于滥官冗兵之费，则视以为常而不怪。是岂真能不伤财也耶？梁武帝号为恭俭，一冠三载，一衾三年，食一瓜为十数种，治一菜为十数味，则帝非不俭也；然广造塔庙，穷极土木。吾恐武帝之俭，俭于小者也。此省费息民，所以不能禁贺琛之言。唐太宗以人命至重，每决死囚则五覆奏，下诸州则三覆奏。太常不举乐，尚食彻酒肉，则帝非不爱民也；然频岁东征，委民锋镝。吾恐太宗之爱，爱其小者也。此无罪之士，肝脑涂地。所以不能已（九龄）［褚遂良］之谏。

【译文】　国家的统治者，不应只致力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而忘掉了国家的大事。天下的事，小事固然不可以不尽心，但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大事上，然后再顾及小事，这样做便恰如其分。只被小事束缚了手脚，而对大事却不曾过问，我担心在小事上所取得的成果，不能够弥补在大事上所蒙受的损失。百姓的生计固然不能受到损害。世上的君主知道百姓的生计不能损害，只不过对于使用刑罚比较慎重罢了。至于穷兵黩武的事，却肆意而为，从不顾惜百姓的生命。这难道真能不损害百姓的生计吗？国家的费用固然不可以不节省。世上的君主，也知道国家的费用应该节省，但不过是在车马和祭牲的颜色等小事上俭省而已。至于国家设置的多余的官吏和军队所需要的费用，却把它看作平常的

事而去不责怪。这难道真不损失国家的资财吗？梁武帝号称谦恭俭朴的君主，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盖了三年，吃一个瓜就等于吃了十几种瓜果，做一样菜就等于品尝了十几种味道，［由此看来］梁武帝不是不节俭；然而他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佛塔和寺庙，把资财全用在修建佛塔和寺庙上。我担心梁武帝的俭省，只俭省在日常生活小事上。所以梁武帝不能禁止贺琛向他进献“省其事而息其费”的言论。唐太宗把人的性命看得最重，每次处决死囚，［在京诸司］向朝廷奏请五次，下面州郡向朝廷奏请三次。［处决死囚这天，］太常祭祀时不演奏音乐，皇帝的御膳撤掉酒肉。［由此看来，］唐太宗不是不爱护百姓；然而他年年东征，把百姓的生命舍弃在战场上。我担心唐太宗的仁爱之心，只表现在对少数人的爱惜上。而那些无罪的士兵，却在战争中肝脑涂地。所以太宗不能禁止诸遂良的规谏。

【原文】　昔者读《诗》至于《魏国风》，见其以葛屨而履霜，以园桃而充殽，其逸于贫瘠而安于俭陋也，亦甚矣！然考《伐檀》之诗，则曰：“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失国家之重费，莫大于爵禄之及人。今魏乃不节无功之禄，而区区然计服食之末，是其俭岂得为中礼耶？诗人疾而刺之，以为俭啬褊急，而附《伐檀》于《魏国风》之末。其意深矣！

【译文】　从前读《诗经》读到《魏风》时，看到官吏穿着草鞋，踏着寒霜，用园中的桃子充饥。他们安心于贫穷和简陋的环境中，生活够节俭的了。然而考察《伐檀》这首诗，前人却说：“居官位的人，贪婪卑鄙，无功而享受俸禄。”损失国家的大量费用，没有比把爵位和俸禄轻易给人再大的了。当时魏国竟不节省无功的俸禄，而斤斤计较吃穿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节俭怎能符合礼义呢？诗人痛恨这种行为，于是作诗予以讽刺，认为魏国统治者吝啬、气量狭小而性情急躁，因而把《伐檀》附在《魏风》的末尾。诗人的用意深远啊！

【原文】　三年之服不能行，而缌麻、小功之丧则致其察；放饭流歠不能知，而齿决之礼则致其问。

【译文】　三年的丧服不能实行，却要对缌麻、小功等较轻的丧服进行考察；不懂得大口吃饭、喝汤是对尊长的不敬，却要过问用牙啃肉的礼节。

【原文】　汉武帝有意于慕古。然唐虞画衣冠而民不犯，帝之所自知也；而任用张、赵，穷治刻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帝一见之则快心胡越，用师三十余年。岂非从事其小而忘其大乎？

【译文】　汉武帝仰慕古人的治绩。尧帝、舜帝实行象刑而百姓不触犯国法，

武帝自己是清楚的；但他却重用张汤、赵禹等酷吏，对案件彻底整治，使人觉得深切入骨。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武帝一见到这段史实，就对用事边境地区感到快意，连续对外用兵三十多年。难道他不是致力于［古代的象刑这样的］小事而忘掉了［严刑酷法和连年用兵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的］大事吗？

九十二　为治当先立其在我

【原文】　执疑似之谋以求治者，必无一定之说；怀迁就之心以致治者，必无可致之功。自中古以还，欲治之主，谁不欲措斯世于帝王之盛。然每旰食而焦劳、临朝而太息，切切焉忧治道之愈邈。何也？天下之事，惟不可与泛然者言之也。说固一定于此，与泛者言之，则疑似足以惑人之听。治固可至于此，而泛者为之，则迁就足以变人之心。故夫人君之治天下，则亦当先为之立其在我而已。

【译文】　持是非难辨的谋略，想企求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必然没有一定的治国之道；怀着舍此取彼、委曲求合的心理，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必然不能取得功绩。自中古以来，想使国家政治清明安定的君主，谁不想把当时社会置于古代帝王的太平盛世的境地。然而他们常常不按时吃饭而焦燥烦劳、当朝处理国事而出声长叹，是忧虑通向治平之世的道路更加遥远。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的事情，只不可与没有主见的人谈论。治国之道本来定在某个方面，与没有主见的人谈论，那么对方的是非难辨的言论足以迷惑人的视听。治理国家本来可以达到某种地步，与没有主见的人谈论，那么舍此取彼，委曲求合的心理足以改变人的意志。因此君主治理天下，也应当首先确立自己的治国之道罢了。

【原文】　汉文帝恭俭之说，是文帝在我者之先立也。文帝惟立是说于胸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变。是故陈武建征伐之义，害恭俭者也，帝则曰："念不到此也。"贾生陈改易之说，疵恭俭者也，帝则曰："未遑也。"郡国有乘传之奸，而帝不问；侯王有僭拟之罪，而帝不诛。治效益邈，而帝之恭俭益固。卒之海内富庶，兴于礼义，则吾前日恭俭之致也。由是观之，文帝之恭俭，非泛然者。

【译文】　汉文帝提倡的谦恭俭朴之说，是文帝首先确立的治国之道。文帝在思想上树立谦恭俭朴之说，并在行动上信守它，做到始终如一。因此陈武立议征伐邻国，这是有损于谦恭俭朴的治国之道，文帝便说："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贾谊向文帝陈述改正朔、易服色之说，这实际是否定谦恭俭朴的治国之道，文帝便说："来不及考虑。"郡国有乘传越制的不轨行为，文帝却不过问："诸侯王有超越本分，自比于皇帝的行为，文帝却不惩罚。治国的成效愈渺茫，而文

帝持谦恭俭朴之说就愈牢固。最终使国家富庶，礼法道义得以振兴。这是实施文帝先前的谦恭俭朴之说所取得的成效。由此看来，文帝的谦恭俭朴之说，不是摇摆不定的。

【原文】　唐太宗仁义之说，是太宗在我者之先立也。太宗惟立是说于胸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变。是故封伦进刑罚之说，反仁义者也，则却之而不顾；权万纪献言利之策，败仁义者也，则斥之而不用。术不以御臣下，而待以诚；法不以止盗，而抚以仁；治不加进，而帝之仁义益力。未几，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则吾前日仁义之致也。太宗之仁义，非泛然而无所就者也。

【译文】　唐太宗提倡的仁义之说，是太宗首先确立的治国之道。太宗在思想上树立仁义之说，并在行动上恪守它，做到始终如一。因此封伦向太宗进刑罚之说，这实际是反对太宗所提倡的仁义之说，太宗便推辞不受；权万纪向太宗进献言利之策，这实际是败坏太宗所提倡的仁义之说，太宗便斥责不用。不用权术统治臣下，而用诚挚之心去对待他们；不用刑法制止盗贼的横行，而用仁爱之心去体恤他们。[如果]治绩没有取得进展，太宗皇帝实施仁义之说就愈加努力。没有多久，便出现了夜间不关外门、外出旅行不携带干粮的局面。这是实施太宗的仁义之说所取得的成效。[由此看来，]太宗的仁义之说，不是摇摆不定而无所成就的。

【原文】　古之善致天下之治者，其不敢以轻心处之，而坚其在我以安其自成者，盖如此。议论不出于己，而出于人，则没世无成说；道学不得于己，而得于人，则终身无特见；谋画不断于己，而断于人，则百计无成功。天下之事，固不可无所立于（此）[己]也。不立于己而信于人，轻听其说而尝试为之，未有不败事者。嗟夫！适千里者，不先聚粮，而假贷于涂之人；治病不得其所当用之药，而百品皆试于侥幸一物之中。天下固有是理哉！

【译文】　古代善于把国家引导到太平盛世的人，他不敢以轻率的心理处事国家政事，而是牢固地确立自己的治国方针，并安然地期待着实施这一方针所取得的成效，大致就是这种情形。对国家政事的谋虑和评论，不是出于自己的嘴里，而是出于别人嘴里，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成议；理学不是通过自己的研习获得，而是从别人的手里获得，就终身不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谋划不取决于自己，却取决于别人，[至使]有上百条妙计也不能取得成功。处理国家政事，确实不可不在思想上树立自己的主见。不树立自己的主见而相信别人，轻易地听取别人的主张并尝试着去做，没有不坏事的。唉！去千里之外旅行，不事先积蓄充足的粮食，却向途中的行人借取；治病得不到病人所应服用的药物，却

怀着侥幸的心理，把上百种药物放在一个器物中，让病人尝试。天下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原文】　汉初之治，与民休息。其言治者曰："贵清净。"及其弊而欲振之也，则曰："汉家自有制度。"而其佐治者则曰："奉行故事。"是汉人之先立先定，而逆为数十百年之计者也。至其间条目类例不可预决，随治而随新之，以备汉之治者。虽日计之，不害也。

【译文】　汉初的政治，主要是与民休养生息。那时谈论治国之道的人说："重视清净。"到了国家出现用法刻深的弊病时，［太子刘奭］想振兴德教，［宣帝］却说："汉家有自己的制度。"而辅佐［宣帝］治理国家的［宰相魏相］却说："奉行旧日的典章制度。"这是汉人先确立的并预计实施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大政方针。至于这个期间每项典章制度的具体条目和类例不能事先决定，而是伴随治国所出现的问题随时加以完善，以完备汉代的治国方略。［对于每项典章制度的具体条目和类例，］即使天天考虑，对国家不会有什么损害。

【原文】　唐初之治，曰："行仁义"。其言治者曰："帝王之道，顾所行。"及其弊而欲振之也，则曰："刚明果决。"而其议于后者则曰："先自治。"是唐人之先立先定，而逆为数十百年之计者也。至其间条目类例不可预决，随治而随新之，以备唐之治者。虽日计之，亦无害也。

【译文】　唐初的政治，称为"实行仁义之道"。那时谈论治国之道的人说："帝王的治国之道，只是实行仁义之道而已。"到了国家出现只重德教的弊病时，有人想振兴法制，而统治者却说："当政者只要刚毅、明智、果敢、决断就可以了。"而后来议论治国之道的人却说："应该先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这是唐人先确立的并预计实施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大政方针。至于这个期间每项典章制度的具体条目和类例不能事先决定，而是伴随治国所出现的问题随时加以完善，以完备唐代的治国方略。［对于每项典章制度的具体条目和类例，］即使天天考虑，对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原文】　大抵大而要者，逆定为数十百年之上；小而详者，毛举于日月岁时之渐至。如高帝之造国，大计已定，然后徐起而应百出之（罢）［罹］；如韩信、耿弇之用兵，先虑已决，然后徐起而趋其仓卒之会。

【译文】　大抵治国的要旨，预定实施数十年乃至百年以上；具体的典章制度的确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完备。如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那样，重大谋划已经确定，然后再不慌不忙地应付各种忧患；又如韩信、耿弇用兵那样，计

谋事先已经决定，然后再不慌不忙地奔向战事突发的场合。

【原文】　高帝：“吾亦欲东。”韩信北举燕、赵。光武：“天下郡国如是。”耿弇北发渔阳。

【译文】　汉高祖说：“我也要向东方出兵［，与项羽争天下］。”韩信攻克北方的燕、赵。光武帝说：“天下郡国这么多［，现在才占领其中一个］。”耿弇从北方渔阳发兵。

九十三　为治不可以有所惩

【原文】　天下之事，不可以有所惩也。有所惩，则必有所偏。故方其惩之也，惟恐其弊之复见也。惩之而至于偏，则偏之弊生，而无以异于其所惩者矣。

【译文】　对于天下的事物，不应怀有惩戒的心理；怀有惩戒的心理，就必然在行动上有偏颇。因此当人们对某种事物怀有惩戒心理时，只担心它的弊病重新出现。对某种事物怀有惩戒的心理，以至于在行动上有偏颇，于是偏颇的弊病又产生了。这与人们引以为戒的弊病没有什么不同。

【原文】　昔者周之衰也，齐、楚、三晋之强，绵地数千里。外重内轻，而王室遂不振。秦人惩其弊也，于是收天下而郡县之。堕名城，销锋镝，聚天下之兵于咸阳，以重其内。而其弊也，匹夫横行而莫之禁，郡县之吏熟视而莫敢谁何。而秦遂以不祀。

【译文】　从前周王朝衰落，齐、楚、赵、魏、韩等诸侯国的势力强盛，土地绵延数千里。诸侯国的权威日重，而周王朝的权威受到削弱，周王朝的尊严最终不能恢复。秦从这一弊病中汲取教训，于是夺取天下并实行郡县制。他们毁掉名城，熔化兵器，把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咸阳，以强化朝廷的权威。而它的弊病是，平民起来造反，却没有谁出来制止；郡县的官吏对此也是熟视无睹而没有人敢过问。秦朝终于灭亡了。

【原文】　汉兴，又惩秦孤立之弊，故封同姓以镇天下。大启九国分王子弟，而天下所有才十五郡。当是时，惟恐同姓之不蕃炽昌大也。然未几而七国生变，几于危汉之宗社。文、景、武、宣以来，又惩之。损仰诸侯，减黜其官。惟得衣食租税，不为士民所尊。然［则］中外殚（俶）［微］，本末俱弱，而奸人无所忌惮，而汉遂以亡。

【译文】　汉朝兴起后，统治者又从秦朝统治者孤立无亲这一弊病中汲取教

训，因此分封同姓子弟以镇抚天下。大开九国分封子弟为王的端绪，而天下仅设立十五个郡。正值这个时候，统治者只担心同姓子弟不繁衍昌盛。然而没过多久，七个同姓诸侯国发生动乱，几乎危及汉朝的政权。自文、景、武、宣等各位皇帝以来，统治者又从同姓诸侯王作乱中汲取教训。限制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减少诸侯国的官吏并限制他们的权力。诸侯王只能从封地中获取衣食租税，不为士子平民所尊重。那么朝廷和同姓诸侯王的权威都衰微了，皇室支庶子弟和王室支庶子弟都削弱了，奸邪不究之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惧怕的了，汉朝终于因灭亡。

【原文】　凡天下之弊，惩之则未尝无所偏。既偏矣，则其害未尝不甚于所惩。惟治亦然。西汉尚宽厚，惩秦之暴虐也。然宽厚不已，其弊必至于软熟、委靡，大盗移国而莫之抗。东汉尚名节，惩前日之委靡也。然名节不已，其弊遂至于矫激卓异，而为党锢之祸。呜呼！事之不可有所惩也如此。世之人主每不虑其所终，不稽其所弊，矫枉而过于正，惩宽而至于严。快意甘心，卒以蹈其后日之悔。其亦不思甚也。夫天下之势，其状如长江大河，日夜推移，相激则不知止，而夫人又从而导之，则天下之变，吾固未知其所终也。

【译文】　凡是天下的弊病，对它有所惩戒，就不能不在行动中出现偏颇。已经出现偏颇，那么它的危害不能不比所惩戒的弊病还严重。治理国家也是这样。西汉的政治崇尚宽容忠厚，这是接受了秦朝政治凶暴残酷的教训。然而统治者一味地推行宽容忠厚的政治，它的弊病是，使人们的性情柔和而缺少进取心，当权臣篡夺国家政权时，却没有谁出来抗争。东汉崇尚名誉和节操，这是接受了西汉末年人们性情柔和而缺少进取心的教训。然而统治者一味地崇尚名誉和节操，它的弊病是，终究导致人们掩饰真情而标新立异，酿成了党锢之祸。唉！对某种事物不应怀有惩戒的心理，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史实。世上的君主，往往不考虑某种事物的结果，不考察某种事物弊病产生的原因，纠正错误，却超过了允当；汲取前朝君主崇尚宽大的教训，却导致政治上的严苛。往日纠正错误时的称心如意，结果因此步入了来日后悔的境地。这也是君主不很好地考虑事物利弊造成的。天下的形势，就象长江大河一样，日夜奔腾不息，阻止它都不知静止，而人们又从而诱导它，那么天下的变化趋势，我诚然不知它的结局如何。

【原文】　天下之乱，未尝不激于其所偏，而报于其所矫也。偏则矫，矫则乱，乱则其势又不能以不偏。是以天下之势，一轩一轾，随所矫枉，而祸乱俯伏于其间。反复去来，无有穷已。如庸医之用药，病在于热，则用极天下之寒

剂以下之；药之寒为病也，则复以金石酷烈之物以反之。寒已而热，药之病复作矣。盖不知和、扁之术。不弛药以养疾，亦不为过（则）以激疾，使复其中和之常而已。

【译文】　天下的祸乱，未尝不是由偏颇激发而来的，而又在纠偏的过程中得以反复。出现偏颇，就得纠正；纠正过当，就得发生动乱；发生动乱，形势又不能不出现偏颇。因此天下的形势，轻重缓急交替出现，统治者随时都在纠偏，而祸乱就潜伏在纠偏的过程中。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终止。如庸医给病人用药一样，病是由热引起的，就用天下最寒的方剂泻热；药物的寒性又给病人添了寒病，便又服用金石一类的烈性药物，以反寒为热。寒被止住了，而热又生了，药物造成的病患又发作了。这大概是因为不晓得古代医和、扁鹊的医术。不放松用药来养病，也不过分用药来刺激病，只不过使病人恢复正常状态罢了。

【原文】　故夫备天下之理，以措天下之事，则平正而不偏。矫枉而不失乎中，惩乱而不急于治，遵乎礼义之安而无反侧，蹈乎中庸之节而不作好恶。夫是以天下之弊，常若持衡，而祸患泯于无形。盖惟知道之君子，惟能识之；履道之君子，惟能通之。而智察于一隅者，祸每伏于所察；权用于矫枉者，乱每伏于所矫。天下后世之所以多事，而常有智权不足之叹，夫岂知其所不足者，非智权也哉！

【译文】　因此具备天下的真理，并用来处理天下的事物，才能做到公正而无偏颇。纠正错误，却不失于中正；惩戒祸乱，却不急于治理；安心遵守儒家的礼法道义，并且不反复无常；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且不夹杂个人的好恶。所以天下的弊病，往往象是相互抵消了，而祸患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大概只有懂得真理的君子，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只有按真理办事的君子，才能理解这一点。而智慧只能察觉某方面问题的人，祸患往往潜伏在他所觉察的问题之中；权力用在纠正错误上的人，祸乱往往潜伏在他所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天下后世所以多变故，而统治者常有智慧和权力不足的慨叹，他们哪里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并不是智慧和权力啊！

【原文】　惩羹者吹虀，惩噎者废食。唐自兴元反旆之后，乞襦剔带之事一惩，则聚敛之科始亟，而事始暴矣。

【译文】　有人接受热汤烫嘴的教训，以后吃冷菜也要吹一下；有人接受食物堵塞食道的教训，便停止了进食。唐朝兴元年间，李晟收复长安后，［长安陷落时，某些官员］弃官为民的事一旦受到惩治，搜刮民财的条律开始急剧增加，国家政事开始趋向暴虐。

清朝时期
官　训

原　君

（清）黄宗羲

【原文】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其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

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译文】 有生命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天下有公利没有什么去兴它。有公害而没有人去除它。有这样的人生长出来，不以自己之利为利，而让天下之人受其利；不以自己的害为害，而让天下人免遭其害，这样的人的勤劳，必然是天下人的千万倍。以千万倍的勤劳，而自己又享受其利，一定与天下人的情欲不一样。所以，古代人君，没人情愿去当和不想去干，像许由、务光就是这样的人；当上了君王而又辞去，像尧、舜就是这样的人；开始的时候不想当，但是推不掉，大禹就是这样的人。难道古人与现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好逸恶劳，此乃人之常情。

后代为人君的人则不然。把天下利害之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天下之利全部归于自己，把天下之害尽归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把自己的大私当成了天下的大公。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感到惭愧，时间久了，就觉得心安理得了。把天下当成莫大的产业，传给子子孙孙，受享无穷。汉高祖所说的“我的家业，与老二相比，哪一个多的思想，他那种追名逐的情感，不知不觉之间从言辞上表现出来了。这没有其他缘故，古代以天下之人为主人而以天子为客人，凡是君王毕生所干的事情，为的是天下之人。而今天下，把君王当成主人，天下之人为客人，凡是让天下的无地之人而得安宁，为君王。因此得到的东西是木。荼毒天下之人的脑肝，离散天下人的子女，用来扩大自己的产业，实在是在惨然啊，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啊！”君王得到天下之后，敲吸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用来事奉他一个人的淫乐，并且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说：“这是我的产业的花息。”但是这就是制造天下之大害的人，就是君王本身。假使没有君王，每个人都可以得其私，每个人都可以得其利。呜呼！难道设君之道就是如此的吗？

古代天下百姓，十分爱戴其君，把君王比之为父母，拟之为上天，的确不为过。如今天下之人怨恶他的君王，把他看成寇仇，称他们为独夫，这本是意料中的事情。而那些小儒生规规矩矩，以为君臣之义不能逃避于天地之间，甚至像桀、纣那样暴君，还说汤、武不该诛杀他们，而且妄传伯夷、叔齐这些无可稽考的事情，让天下万民百姓崩溃的血肉，还不如腐朽的老鼠。天地之大，在百姓万民之中，难道独私他一人一事一姓！因此，武王是圣人。孟子的话是圣人之言。后世的君王，企图以如父如天的空名去禁止天下敢窥伺神器的人，都感到孟子的话对他们不利，甚至到了把孟子庙废掉不立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源

于小儒吗？

虽然这样，然而后代的为君之人，果真能永远保其产业，传之于无穷无尽，亦不怪于其私。既然以产业事之，人的欲得其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箱盖，一个人的智力，不能够战胜天下欲得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他的血肉的崩溃在于子孙。古时候的人希望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之家，毅宗之语公主，也说："你为何生在我家！"痛哉斯言。回想创业之时，其想得到天下之心，有不废然令人灰心丧气吗？因此，明白为君的职分，那么唐、虞的时代，人人都能够相让，许由、务光并非绝尘出世之人，不明白为君之职分，那么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因此空旷后世而不闻。但是君王的职位难分，为了顷刻淫乐，不易无穷之悲，即使愚蠢的人也是十分明白的。

《潜书》中的官训

（清）唐　甄

尚　治

【原文】　孙子曰：“昔者吾之师尝闻诸顾泾阳曰：“礼义者，治之干也；学校者，礼义之宗也。先王谨学校以教天下，是以治化大行。学校既废，礼义无师，欲效先王之治，难矣。居今之世，正心，复性，敦伦，淑行，得朋，讲复，圣道昭明。以之正君，以之正职，端于朝廷，洽于乡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先王之治，其庶几乎！”

唐子曰：“是天下之善言也，乌知其不能行也！”

曰：“何为不能行也？”

曰：“先王之世，自国及乡，所在有学，人之于学也，犹其于田也；无人无田，无人无学；习而安焉，安而忘焉。当是之时，人之甘于礼义，犹五谷也。学废世衰，惟欲所恣，黩昏愦兴，不可解喻。人之苦于礼义，犹药石也；虽有能者，不能强人之甘药石也亦明矣。今夫势之易行，情之易达，莫如父之于子。子之良者，不教而善；子之不良者，虽教不善。家有不良之子，詈则詈之，杖则杖之，教之岂不笃乎？然入则诗书，出则博弈，知其人而不知其出也。夫以严父之教，然且不行于子，而况四海之大，生民之众乎！乃欲称诗书明礼义以道之，使之去恶迁善，是涸东海移太山之势也。”

孙子曰：“然则天下终不可治乎？”

曰：“苟得其道，治天下犹反掌也。”

曰：“教之难行，民之不率，信如先生之言矣；又谓治之若易尔者，何也？”

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设率形，使民自为善而不知。”

曰：“使之若何？”

曰：“圣人之所冯以运者，风也。天地之间，无形而速动者莫如风。起于幽陆，至于炎崖；偃靡万形，鼓畅众声，无一物之不应者，惟风为然。人情之相尚，或朴或雕，或鬼或经。忽焉遍于海隅，必性迁习，若有物焉阴率之，而无一人之不从者，亦犹风之动于天地之间也。是故天地之吹气，谓之风；人情之

相尚，亦谓之风。古者郑卫之民淫，男女无别；今也朝歌之墟，溱洧之间，纤履不假于邻女。岂古淫而今贞哉？风使然也。使古人生于今，今人生于古，则皆然矣。吴越之民，衣縠帛，食海珍；河汾之民，衣不过布絮，食不过菜饼。岂东人侈而西人约哉？风使然也。使东人居于西，西人居于东，则皆然矣。风之行也，必有作之者。作之善者，善以成风；作之恶者，恶以成风。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尚，以身发机；人之从之，如蛰虫之时振，草木之时生，而不知其谁为之者，夫转阴阳，判治乱，分古今，皆风为之。得其机而操之，人皆可以几唐虞之治，此人所罕知者也。”

孙子曰：“风之为言诚然矣！虽然，窃有惑焉。人之为善，必由礼义；民既苦于礼义，不可强而从我，更以何者为风乎？

曰：“朴者，天地之始气，在物为萌，在时为春，在人为婴孩，在国为将兴之侯。奢者，天地之终气，在物为茂，在时为秋，在人为老多欲，在国为将亡之侯。圣人执风之机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朴。耳不听好音，非俭于耳也，所以养天下之耳也；目不视采色，非俭于目也，所以养天下之目也；口不尝珍味，非俭于口也，所以养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轻暖，非俭于体也，所以养天下之体也。四者，不从心之欲，非俭于心也，所以养天下之心也。当是之时，家无涂饰之具，民鲜焜耀之望，尚素，弃文，反薄，归厚，不令而行，不赏而劝，不刑而革，而天下大治矣。”

孙子曰：“民之趋于奢也，如水之下壑也，逆而反之，窃恐不能。”

曰：“何为不可反也？子未之信也，请征诸故迹：昔者秦奢而汉朴，及其治也，世多长者之行；隋奢而唐朴，及其治也，锦绣无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闻尧舜之道也，与其将相起于微贱，鉴亡国之弊，以田舍处天下，人之化之则若此。岂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为太仆者，好墨布，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荆之尚墨布也，则太仆为之也。岂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陈友谅之父好衣褐，破蕲，不杀衣褐者。有洛之贾在蕲，以褐得免，归而终身衣褐，乡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远徙。洛之尚褐也，则贾为之也。縠帛，衣之贵者也；布褐，衣之贱者也。贵贵，贱贱，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乡之人贵其所贱而贱其所贵，盖风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贾且然，况太仆哉！太仆且然，况万乘之君哉！”

孙子曰：“敢问行之之方。”

曰：“先贵人，去败类，可以行矣。”

“先贵人若何？”

曰：“捐珠玉，焚貂锦，寡嫔御，远优佞，卑宫室，废苑囿，损羞品，却异献。君既能俭矣，次及帝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职，莫敢不率。贵人者，万

民之望也；贵之所尚，贱之所慕也。贵尚而贱不慕，世未有也。”

“去败类若何？”

曰：“吾尝牧羊于沃渊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者曰：‘一羊病，则群羊皆败。子必谨视之，择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将尽子之群。’从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讲学必树党，树党必争进退，使学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颜，所至多徒者，是败类之人也，虽贤必去之。好名者，无才而人称其才，无德而人称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故有身处草野，而朝廷闻誉求之，公卿折节下之者，是败类之人也，虽贤必去之。多言者，以议论害治，以文辞掩道，以婞直乱正，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故有书数上而不止，繁称经史而不穷，廷折百官而莫能难之者，是败类之人也，虽贤必去之。此三者，表伪之旗也，雕朴之刃也，引佞之媒也。《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是故善为政者，务先去之也。”

孙子曰：“始吾以为天下之难治也，今闻先生之言，而后知天下之不难治也。苟达其情，无不可为。今先生慊然在阙塞之中，身虽极而言则传，后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不必于身亲见之也。”

唐子曰：“吾何足以当此！虽然，必有明其可用者。世多明达之才，但见圣人正天下之法，不识圣人顺天下之意。沮于时势之难行，习于刑法之苟安，举天下之民，絷之，策之，如牛马然。民失其情，诈伪日生，文饰日盛，嗜欲日纵。于是富贵之望胜，财贿之谋锐，廉耻之心亡，要约之意轻，攘窃之计巧，争斗之气猛。六邪易性，非贤，师奸，比离，闲决，不可以安，不可以动。安则为奸，动则为寇，此天下之乱所以相继而不已也。天地虽大，其道惟人；生人虽多，其本惟心；人心虽异，其用惟情；虽有顺逆刚柔之不同，其为情则一也。是故君子观于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观于仆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观于身之骄约，家之视效，而得治天下之道。不缮十三经之言，不稽二十三代之法，不问四海九州之俗，闭户而尧舜之道备焉。先人有言曰：“语道莫若浅，语治莫若近。请举其要：古之贤君，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海内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

孙子曰：“由周而上，治日多而乱日少；由秦而下，乱日多而治日少；时为之也，虽有善治，不复于古矣。”

曰：“不然。阴阳者，治乱之道也。阴阳之复，其时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治启于黄帝，二千余岁，至于秦而大乱。乱启于秦，至于今，亦几去黄帝之年矣，或将复乎！”

【译文】 孙先生说：“过去我的老师曾经听顾泾阳说：‘礼义是治理国家的主干；学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古代的帝王重视兴办学校，来使天下人受到教

化，因此政治教化得到了有力的实施。自从学校衰败以后，没有老师来教导人们礼义，想要效仿古代帝王们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就困难了。在当今社会，端正内心，回归本性，注重人伦，纯正品行，朋友相助，恢复讲学，圣人之道明明白白。以此来端正君主的思想、行为，以此来端正官员的思想、行为，朝廷上公平正派，乡村里和睦融洽。君子学了道理就懂得去爱别人，小人学了道理就容易听使唤，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吧？’”

我说：“这些话说得很漂亮，哪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孙先生说：“为什么行不通呢？”我说：“在古代帝王们所处的时代，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乡村，到处都有学校。人们进学校学习，就像下地种田一样；无人没有田地，无人不进学校；一旦成为习惯，就能安心学习，不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在这时，人们把礼义当成好东西，就像吃饭那样甜美。学校废弃了，世道衰落了，人们任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轻狂冲动，不可理解。人们对待礼义，就像吃药扎针一样，把它当成一件苦差事；即使再有能耐的人，也不能强迫别人把吃药扎针当成一件美事，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在当今，权力容易行使，感情容易沟通的，莫过于父亲对待儿子。如果儿子很好，用不着故意去教他，他也会学好；如果儿子不好，即使教他他也不会学好。家里有不好的儿子，该骂就骂他，该打就打他，这样教导他不是很严厉了吗？但是儿子回到家里就诵读诗书，出了家门就下棋赌博，父亲光知道他在家里怎样，不了解他在外面怎样。凭着严厉的父亲的教导尚且不能让儿子学好，何况国家这么大，百姓这么多呢？想通过称颂诗书、申明礼义来引导人们，让他们去恶从善，这就像让大海干涸、让泰山搬家一样是不可能的。”

孙先生说：“这么说国家最终不可能治理得好了？”我说：“如果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方法，治理好国家就会易如反掌。”孙先生说：“确实像先生所说的，教化难以施行，百姓难以统率；但是你又说治理国家似乎很容易，是什么意思？”我说：“不设置空洞无物的教化的名义，不设置徒有其表的统率的形式，让百姓不自觉地去恶从善。”孙先生说：“到底怎么做呢？”我说：“圣人借以实现教化的，是社会风气。天地之间，没有可见的形状而能迅速运动的，没有什么能跟风相比。风从北方大地上刮起，一直刮到炎热的南方海岸；使万物为之匍匐倾倒，鼓动和传播众多的声音，没有一种东西不受它的影响，只有风才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人们的性情、习俗互相传染、互相影响，有时淳朴有时浮华，有时刁钻有时正派。这种潮流迅速地传遍各个角落，人们改变性情，改变习俗，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操纵着，没有一个人不受它的影响，这就像风在天地之间的运动。因此，自然界的空气的流动，叫做“风”；人们的性情、习俗的互相传染、互相影响，也叫做“风”。古时候郑国、卫国的民风淫乱，男女不分；当今，

朝歌城里，溱水和洧水之间，人们连做鞋子也不找邻居的女人帮忙。难道是古人天生淫乱，今人天生纯正吗？是社会风气作用的结果。假使古人生在今天，今人生在古代，那么结果还是一样。吴、越一带的农民，穿的是绉纱丝绸，吃的是珍奇海味；山西一带的农民，穿的不过是粗布棉絮，吃的不过是蔬菜馍馍，难道是东部的人天生奢侈，西部的人天生节俭吗？是社会风气作用的结果。假使东部的人搬到西部去住，西部的人搬到东部去住，结果还是一样。社会风气的流行，开始一定有人倡导。倡导好的东西，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倡导坏的东西，就会形成恶劣的社会风气。善于倡导的人，顺应人们的性情、习俗互相传染、互相影响的规律，自己做出榜样来带动别人；人们追随他，就像冬眠的虫子到一定的时节醒来，草木到了一定的时节生长，自己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却不知道谁在操纵着他们。阴阳的交替变化，盛世与乱世的不同，古代跟现代的差别，都是社会风气作用的结果。掌握了这个关键又操纵着它，人人都能够把社会治理得像尧、舜时代那样。这是人们很少懂得的道理。”

孙先生说：“你所说关于社会风气的话确实很对！即使这样，我还是有点儿糊涂。要使人们变得善良，必须通过礼义教化；民众既然把礼义当成一件苦差事，不能勉强他们服从，换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才好呢？”

我说：“淳朴，是天地初始的气息，这种气息蕴含在植物当中，植物就萌芽；蕴含在时令当中，就显示出春天的气象；蕴含在人身上，人就处于婴儿的状态，蕴含在国家当中，国家就显示出兴旺的征兆。奢侈，是天地衰亡的气息，蕴含在植物当中，植物就过于茂盛；蕴含在时令当中，就显示出秋天的气象；蕴含在人身上，人就衰老并且有很多躁动的欲望；蕴含在国家当中，国家就显示出衰亡的征兆。圣人把握住促使社会风气变化的关键，来使天下人得到教化，其方法在于去除奢侈、保留淳朴。不听好听的音乐，并不是薄待自己的耳朵，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耳朵；不看华丽的色彩，并不是薄待自己的眼睛，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眼睛；不吃珍奇的美味，并不是薄待自己的嘴巴，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嘴巴；不穿昂贵的衣服，并不是薄待自己的身体，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身体。在这四个方面不顺从自己内心的欲望，并不是薄待自己的心灵，而是为了养护天下人的心灵。在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奢华的器具，民众很少有奢侈的念头，崇尚朴素，鄙弃奢华，反对轻薄，回归厚道，用不着行政命令，人们就能自觉自愿地去行动；用不着奖赏，人们就会得到勉励；用不着刑罚，不良行为就能革除，从而天下便得到治理了。”

孙先生说：“民众追求奢侈，就像水往沟壑里流那样是一种天生的本性，违背这种本性，让他们反过来去追求淳朴，恐怕这是做不到的。”

我说：“怎么会做不到呢？你不相信我的话，让我们？历史事实来验证：过

去，秦朝奢侈，汉朝淳朴，汉朝治理得好，社会上大多是善良敦厚的行为；隋朝奢侈，唐朝淳朴，唐朝治理得好，绫罗绸缎没什么用处。汉、唐两代的君主并没有听说过尧、舜治理国家的方法，他们和手下的将相都出身于卑贱，借鉴秦、隋两代灭亡的教训，用农民的本色来治理国家，民众得到了教化，具有那样高的觉悟。岂止君主是这样，公卿大夫也能够以身作则带动别人，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荆州人喜好炫耀服饰，讲究穿戴，有一位太仆，喜欢穿黑布衣服，同乡人都仿效他。在这一地区看不见丝织品，染匠们也远远地搬走了。荆州人崇尚黑布衣服，就是由这位太仆带动的。岂止是公卿大夫，就是普通人也能够以身作则带动别人，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陈友谅的父亲穿粗布衣服，陈友谅攻陷了蕲县，不杀穿粗布衣服的人。有个来自洛阳的商人正好在蕲县，因为他穿着粗布衣服所以幸免一死，他回到洛阳后一辈子穿粗布衣服，同乡人都仿效他。在这一地区看不到丝织品，染匠们也远远地搬走了。丝织的衣服很贵重，粗布衣服很便宜。认为穿贵重的衣服就显得高贵，穿便宜的衣服就显得低贱，这是人之常情。一个有声望的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够让一个乡村里的人改变这种观念，反过来把穿便宜的衣服当成高贵，把穿贵重的衣服当成低贱，一种风尚改变人，就像这样神奇！洛阳的商人尚且能够做到这些，何况太仆呢？太仆尚且能够做到这些，何况国家的君主呢？”

孙先生说：“请问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风尚的具体方法是什么？”我说：“首先从高贵的人做起，去除败类，这样就能改变社会风尚。”孙先生说：“怎么才叫从高贵的人做起？”我说：“舍弃珍珠宝玉，烧掉貂皮锦缎，削减宫妃侍从，远离戏子佞臣，减少美味佳肴，拒收珍奇的供品。君主既然能够做到节俭，再往下到了皇后家族、大臣、文武百官，没有敢不服从的。高贵的人是万民仰望的；高贵的人所崇尚的，就是卑贱的人羡慕的。高贵的人崇尚的东西卑贱的人却不羡慕，世上没有这样的事。”

孙先生说：“怎么去除败类呢？”我说：“我曾经在沃州的山上放过羊，很多羊生病死掉了。有人教我，说：‘一头羊生了病，就会使一群羊全部受害。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检查，把生病的羊挑出去，否则的话，你这一群羊会全部死光。’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了，羊不但没有因为有的生病而减少，反倒繁衍生殖，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治理国家也是这个道理。有的人一搞学问就要培养自己的党羽，培养党羽就必然争权夺势，导致做学问的人互相吹捧，拉拢投靠，丧失了本心。所以有的人嘴上高谈心性，心里却藐视孔子、颜回，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收罗很多门徒，这样的人是败类，即使他很贤能，也要去除他们。喜好声名的人，没有才能别人却称赞他有才能，没有品德别人却称赞他有品德，让人花言巧语假装和善，善于溜须拍马求得信任，丧失了自己的忠诚信义。所以有的人住在山

林草野，朝廷听说了他的美名，慕名寻访他，公卿大人们不惜卑躬屈膝甘处下位，这样的人是败类，即使他很贤能，也要去除他。多嘴多舌的人，用议论来损害国家的政治，用华丽的词藻来掩盖真理，用伪装的刚直来混淆正义，使人崇尚浮夸丧失了实质。所以有的人一遍又一遍不停地上书，没完没了地称引经书历史，在朝廷上舌战百官，没有能难住他的人，这样的人是败类，即使他很贤能，也要去除他。这三种人，是代表虚伪的旗帜、伤害朴实的刀刃、引进奸人的媒介。《诗经》里说：‘大风是从隧洞里吹出来的，贪婪的人是从败类中产生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首先去除这些败类。”

孙先生说：“开始我以为国家是很难治理的，现在听了先生的话，才知道国家其实并不是很难治理。如果掌握了民众的性情，没有什么事情干不成的。如今先生生不逢时，对世道愤愤不平，自己的身世虽然很不幸，但你的言论却能传播开去，后代一定会有人采用你的言论来治理国家，不一定要亲眼看到。”我说：“这我哪里担当得起！即使这样，一定有人明白我的话是有用的。世上有很多聪明的人才，他们仅仅看到圣人制定的匡正天下的法度，却认识不到圣人顺从天下民意。伤感于时势艰难，习惯于的刑罚、法度，苟且偷生，对待普天下的人民，给他们系上缰绳，用鞭子抽他们，像对待牛马一样。民众丧失了真情，虚伪狡诈一天天滋生，矫柔造作一天天盛行，奢侈的欲望一天天放纵。因此，对于富贵的欲望越发强烈，谋取钱财的手段越发厉害，廉耻之心丧失，轻视信誉，巧取豪夺，争斗的劲头儿越发猛烈。这六种歪风邪气改变了人的本性，反对贤良，崇拜奸人，亲人疏远了，法度也败坏了。这样的人，不能处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也不能处在国家动乱的时候。处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成为奸贼，处在国家动乱的时候就成为强盗，这就是天下动乱接连而起、动荡不止的原因。天地虽然广大，最值得重视的是人；百姓虽然众多，最根本的东西是人心；人心虽然纷繁复杂，最终发挥作用的是人的性情；人的性情虽然有顺逆、刚柔的差别，但是它们作为性情都是一样的。因此君子跟妻子相处，就可以获得治理国家的方法；跟仆人相处，就可以获得治理国家的方法；通过自身的骄奢和简朴，比照和仿效家庭，就可以获得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去翻寻十三经中的言论，不去查考历代的法律，不去过问各地的风俗，闭门不出就能掌握尧舜治理国家的方法。古人有这样一句话：‘谈道理不如从浅显的道理说起好，讲治国不如用近便的事例好。’让我概括一下这句话的要旨：古代贤能的君主，虽然作为高贵的天子，富有整个天下，但是他们能够像儿童一样保存自己的真心，把自己当成一个农民，把宫殿当成田园农舍，吃的住的像一个贫苦人，把国家人民当成自己的家室。这句话中隐含的奥妙，不外乎这些道理。”

孙先生说：“在周朝以前，国家治理得好的日子多，动乱的日子少；从秦朝

以后，动乱的日子多，治理得好的时候少；这是时运造成的，如今即使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也不能恢复到古代的样子了。”

我说：“这话不对。阴阳更替，代表了天下治与乱演变的规律。阴阳还要更替，该来的时节还会到来，冬天和夏天交替才到了今天。天下大治，开始于黄帝时代，经历了两千多年，到了秦朝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开始于秦朝，从秦朝到现在，也差不多有从秦朝到黄帝时代那么多年了，也许又要恢复天下大治了吧？”

富　民

【原文】　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痈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兖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余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辏，所藉而食之者，常百余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丧其百室者也。

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赍馈，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锱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翦其枝，以为筐筥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翦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究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

虐取者谁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发

人之密藏；群刀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涂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数十年以来，富室空虚，中产沧亡，穷民无所为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

今之为吏者，一袭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锦绣视此矣；优人之饰，必数千金，其他玩物视此矣；金盏，银罂，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胜计。若是者，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则白，缁则黑，由今之俗，欲变今之贪，是求白于缁也。

治贪之道，赏之不劝，杀之不畏，必渐之以风。《礼》曰："知风之自。"昔者明太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锦绣；器可瓦，何必金玉；粱肉可饱，何必熊之蹯，玉田之禾。吾闻明之兴也，吴之民不食粱肉，闾阎无文采，女至笄而不饰，市不居异货，宴宾者不兼味，室无高垣，茅舍邻比。吴俗尚奢，何朴若是？盖布衣之风也。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于是官不扰民，民不伤财。人君能俭，则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余一，于是民不知取，国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钱如土壤，而天下大治。为君之乐，孰大于是哉！

【译文】　财富，乃是镇国的宝器，是百姓的生命。镇国的宝器不能失窃，百姓的生命不能剥夺。圣人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子孙，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宅府，没有人偷窃镇国的宝器、剥夺百姓的生命，所以才能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妇女儿童都得到安宁。违背了这个道理的人，让国家的财富聚敛到宠臣的家中，囤积在富贵豪绅的房子里。蠹虫多了树木就会枯槁，痈疮大了身体就会垮掉。这是穷与富的根源，治世与乱世的差别就是由此产生的。

掠夺财富的人，夺走了百姓的一分钱，就会使百姓损失掉百倍的钱；夺走了一个家庭的财产，就会断送一百个家庭。兖州府的东门外有个卖羊肉的，生意传了两代了，他的老婆孩子雇工等人，靠这个营生吃饭的有十多个。有人诬告他偷羊，官府罚了他三石米。官府掠走他的钱财，下面的小官吏所侵夺的十倍于此。他卖光了锅碗瓢盆还是不够，于是失去了家业，到路上乞讨为生。这就是所说的夺走百姓的一分钱，就会使百姓损失掉百倍的钱。潞安府的西山里有个姓苗的人，从事炼铁而致富，产业传了几代了。联络了很多各地的商人，锤打、开凿、鼓风、化铁、肩挑、车拉，靠这营生吃饭的，通常有一百多人。有

人诬告他窝藏盗匪，官府掠走他的钱财，下面的小官吏所侵夺的十倍于此，于是他炼铁的产业就荒废掉了。过去靠这营生吃饭的人，现在没地方吃饭了，都只好到黄河、漳河一带流浪。这就是所说的夺走了一个家庭的财产，就会断送一百个家庭。

掠夺财富就像这样，不去掠夺财富的情况与此相反。陇右一带的人以放羊为业，黄河以北一带的人以养猪为业，淮南一带的人以饲养鸭子为业，太湖沿岸的人以巢丝为业，江苏的百姓编织衰衣草席，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产业。但是积年累月，斗转星移，便能挣得相当可观的财富。这都是用一份金钱去赚取百倍的利润。一乡之内有一户比较富裕的人家，人们嫁闺女娶媳妇、红白喜事、治病求神、请客送礼，需要鱼肉、瓜果、蔬菜等等，跟他做交易的人很多。小商小贩从他那里借钱，佃农从他那里借米借面，邻居亲戚从他那里借布，依靠他维持生计的人很多。这就是凭着一家的富有可以养活一百个家庭。各地都创造财富，每个人都创造财富，用不着逐年逐月地苦心盘算，人们生活自然会很充足，穷人和富人之间用不着求告，就能够互相帮助。因此圣人并没有什么生财之道，顺乎自然赋予的好处，别去叨扰百姓，那么天下的财富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柳树是一种很容易生长的植物，折下很短一根枝条栽下去，不过三年就长成树了。每年剪下它的枝条，用来编筐编篓，用来做河边护堤的篱笆，怎么用也用不完。这么多好处，都是从一根小小的枝条而来的。如果在刚刚栽下去的时候，有个孩子把它拔出来扔掉，还怎么指望每年剪下它的枝条来加以利用呢？那么多好处，都从一根小小的枝条断送了。不叨扰百姓的人，就像是栽树枝的人，他促进树木的生长而不去扼止；从百姓那里掠夺财富的人，就像是拔树枝的人，他断绝了百姓的生路。

谁在掠夺财富呢？天下最大的掠夺者莫过于贪官，他们给百姓带来的负担也许要比百姓所承担的赋税重十倍百倍。凿墙挖洞偷东西的人，拿不走人家藏好的东西；持刀而入的强盗，夺不走人家的田地和房子；拦路劫客的匪徒，不至于使人家破人亡；外敌入侵，杀人放火，这种破坏也不能遍及每个角落。而那些当官的人，像星星一样遍地都是，他们白天黑夜搜刮人的钱财，得了很多不义之财，一旦遇上比自己官位高的，就又被搜刮而去。被上头搜刮完了，又到百姓身上榨取，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搜刮来搜刮去，就像沟谷一样总也填不满。强盗不能抢遍每一个人，入侵的外敌危害不到所有的人。但是百姓受贪官污吏的毒害，却没地方躲没地方藏。因此几十年来，富裕的人家变穷了，中产阶层衰落了，穷苦人更是无以为生，妻子离开了丈夫，儿子离开了父亲，人们经常感叹自己活得连狗和马都不如。

如今当官的人，一套裘皮衣服价值二三百两银子，在这以外的锦缎衣服价值与此相当；宫廷里的戏子们服饰，要花费几千两银子，在这以外的各种玩物价值与此相当；金杯、银瓶、珠宝玉器、珊瑚、珍奇精致的器具，数都数不过来。像这样的人，人们说他有能耐，街上的人羡慕他们，族人尊敬他们，当老师的勉励他们。有为官很廉洁的人，出门没有车坐，没有肉吃，没有裘皮衣服穿，人们说他没有能耐，街上的人看不起他们，族人笑话他们，当老师的劝戒他们。贪婪的欲望使人心受到的蒙蔽也太严重了！染布的人，用了白色的染料，布就成为白色的；用了黑色的染料，布就成为黑色的。根据当今的社会风习，要想改变当官的贪婪，如同想从黑色的染缸里得到白布一样，是不可能的。

治理贪官的方法，通过奖赏，不能使清官得到勉励；通过杀头，不能使贪官感到畏惧，那就必须通过树立一种风气来引导。《礼记》上说："要知道一种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是有来源的。"过去明太祖穿的贴身的短衣，都是土布做的。衣服完全可以穿粗布的，何必一定要用锦缎；器皿完全可以用陶瓷的，何必一定要用金玉宝器；吃普通的好米完全可以吃饱，何必一定要吃熊掌和玉田出产的好米。我听说明朝兴盛的时候，江苏的百姓不吃好米和肉，大街小巷看不到华丽的装饰，姑娘到了十五岁不化装打扮，街上不卖珍奇的货物，请客吃饭不吃两道以上的菜，房子没有高大的院墙，草房一间挨着一间。江苏的风俗崇尚奢侈，人民生活为什么像这样简朴呢？这是由于皇帝的平民作风。君主能够节俭，官吏们接受了这种影响，百姓接受了这种影响，于是当官的不叨扰百姓，百姓的财产不受损害。君主能够节俭，就能做到根据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来决定取用多少，根据获得的多少来决定花费多少，所取用的是所创造的十分之一，国家征用之后还能给百姓剩下三分之一，因此，百姓的负担和国家的开支都很小，人们把柴米金钱看得很轻，这样国家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作为国家的君主，哪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呢？

明　鉴

【原文】　为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每诵斯言，心堕体战，为民上者，奈何忽之！

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内交□，国无良将，虽有良将，忌不能用，安

得不亡！”此其亡之势也，非其亡之根也。当是之时，兵残政虐，重以天灾，民无所逃命，群盗得资之以为乱。马世奇曰：治献贼易，治闯贼难，盖人心畏献而附闯也。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再苦于宋一鹤之兵，又苦于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贼知人心所苦，所至辄以剿兵安民为辞。愚民被惑，望风降附，而贼又散财赈饥以结其心，遂趋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州县？以从贼者众也。”施邦耀曰：“今日盗寇所至，百姓非降则逃，良由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胜得一良将；去一贪吏，胜斩一贼帅。”二子之言，见乱本矣。

当是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恒患无兵。京师之守，以一卒而当数陴。李自成虽尝败散，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是故陕民之谣有之曰：“挨肩膊，等闯王。闯王来，三年不上粮。”民之归之也如是，盖四海困穷之时，君为仇敌，贼为父母矣。四海困穷，未有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其命，则生小雄；天绝其命，则生大雄。当四海困穷之时，无雄，则饥寒积忧之气，发为灾祲，为彗孛，为水旱，为山川草木人鬼之妖。有小雄以倡之，则逋聚山泽，破城据险，旋灭旋起，以耗国家。有大雄以倡之，则长智增勇，撼山沸河，数百年厚建之社稷，如椎卵矣。若是者，皆困发也，为奸雄所冯也，此明之所以亡也。若四海安乐，人保家室，谁与为乱！虽为君者不过中材之主，即有汤武之贤，一匹夫耳，欲谋社稷，亦无如何，况羿浞之流哉！

君之于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请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则心岂得安？身无疾，则心岂得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非独衣服饮食为身也，牢厩门庭，田园道路，凡有所营，皆为身也。非独农桑蠲贷为民也，上天下地，九夷八蛮，诸司庶事，内宫外庭，凡所有事，皆为民也。茅舍无恙，然后宝位可居；蓑笠无失，然后衮冕可服；豆藿无缺，然后天禄可享。

【译文】　管理政务的人多，懂得政务的人少。政权体现在军事方面，边疆通过它得以稳固；政权体现在供养方面，国库通过它得以充实；政权体现在礼制方面，朝廷通过它得到臣民的尊重；政权体现在赏罚方面，国家通过它来授任官职。这四种东西，都不是政权的根本体现。光懂得这些，即使很善于管理政务，边疆还是得不到稳固，国库还是得不到充实，朝廷还是得不到臣民的尊重，官职还是无法授任，政权一天败坏，力量一天天削弱，国家随之而灭亡。国家没有人民，哪有这四种政务？边疆，是人民使它稳固；国库，是人民使它充实；朝廷，是人民在尊重它；官职，是人民在供养它，为什么只看到政权却看不到人民呢？尧说：“天下百姓穷困了，上天赐给君主的福禄也就永远终止了。”

每当我读起这句话，都身心发抖。那些处在人民之上的人，怎么就忽略了这一点呢？

过去明朝灭亡了，人们都说："内忧外患交相困扰，国家没有能干的将领，即使有能干的将领，由于受到猜忌而不能发挥作用，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这只是明朝灭亡的趋势，不是它灭亡的根源。在那个时候，军队残酷，政权暴虐，比天灾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人民没地方逃命，各路强盗借机作乱。马世奇说："治张献忠容易，治李自成难。因为人们心里害怕张献忠，依附李自成。人们并不是真的依附李自成，是苦于军队的蹂躏。第一苦于杨嗣昌的军队，第二苦于宋一鹤的军队，第三苦于左良玉的军队。无论呆在家里或者出门在外，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李自成知道人们心里的苦楚，每到一个地方就动不动把剿兵安民当做借口。愚蠢的百姓被欺骗，纷纷降顺依附他，他又分发财物赈济饥民，来拉拢人心，于是人们把投奔李自成当做投奔亲人，忘记了忠义。其实李自成哪里能攻下一州一县？是因为追随他的人多。"施邦耀说："如今强盗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不是降顺就是逃跑，好人由于受贪官的连累也失掉了人心。有一个好的官吏，胜过有一个能干的将领；去除一个贪官，胜过杀掉一个强盗头子。"两位先生的话，说出了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那个时候，国家那么大，百姓那么多，但军队却总是不够用。京城的防卫，让一个士兵把守几个城堞。李自成虽然曾经打了败仗，人马散失，但是十来天的工夫就聚集起几十万人。因此陕西有一首民谣："挨着肩膀等闯王，闯王来了三年不纳粮。"百姓像这样去归附他，是因为国家穷困的时候，人民把君主当成了仇敌，把强盗当成了衣食父母。国家一旦穷困，就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灭亡，是因为命中注定的灭亡暂时还没有到来。上天给它留下一条命，没有生出奸雄来；上天让它命薄，就生出小的奸雄；上天要葬送它，就生出大的奸雄。国家穷困的时候，即使没有奸雄，也会有饥寒忧患之气，表现为灾祸、扫帚星、洪水干旱，以及山川草木人妖鬼怪。这时有小的奸雄带头，就会有强盗聚集山林，攻陷城池，据守险要之地，一会儿被消灭，一会儿又兴起，来损害国家。有大的奸雄带头，强盗们便增长了智慧和勇气，让大山震憾，让河水沸腾，经历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国家，像砸碎一个鸡蛋那样崩溃掉了。像这些情况，都是由于国家的穷困所引起的，是奸雄们所凭借的，这就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如果国家安定，人民祥和快乐，人们都能保全自己的家室，谁还跟他们一起作乱呢？一个君主，即使他仅仅具备中等的才能，这时出现一个像商汤、周武王那样贤能的人，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他企图谋取天下，也没办法，更何况是后羿、寒浞？那样的败类呢？

君主和人民的关系，用别的东西不足以说明。让我们拿身体来比喻人民，拿

心来比喻君主。身体有了疾病，心怎么能够安乐？身体没有疾病，心怎么能不安乐？有杀死了身体而心还在的事吗？因此君主爱护人民，就像心爱护自己的身体。不光衣服饮食是为了供养身体的，牲口棚子、门廊庭院、田园道路，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供养身体的。不光发展农业、种桑养蚕、减免赋贷是为了养育人民的，天上地下、角角落落、各个官职、众多的事务、宫殿之内、朝廷之上，所有的事务，都是为了养育人民的。百姓的茅屋没有灾祸，君主的宝座才能坐得安稳；百姓的布衣笠帽不缺少，君主的龙服王冠才穿戴得长久；百姓的粗粮不缺，君主才能永享天赐的福禄。

考　功

【原文】　近代之政，亦尧舜之政也。曰“三载考绩”，曷尝不考绩乎！曰“敷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试以功”，亦论功也。以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尧之命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毋俾四海困穷！”舜承斯命以摄位，朝诸侯，命众职，明天时，修庶政，兴礼乐，除凶慝，咸底于绩。尧知其能救困穷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民不困穷而已。困穷之民，祖不得有其孙，父不得有其子，死丧不葬，祭食无烹，兄弟仇雠，夫妻离散。当是之时，民何以为民，君何以为君！是知尧舜之道非异，尽于命舜之言矣。

昔者唐子为长子知县，将见都御史达良辅，赋役，传刍，备诵之，以待难也。都御史不问，而问武乡知县曰：“武乡之民何如？”对曰：“有生色矣。”都御史曰：“尔欺我哉！吾使人观于武乡，有女子而无裤者矣。女子而无裤，武乡之民，其不堪乎！”唐子出以告人而叹曰：“善哉言乎！惜也未知为政也。”

唐子曰：“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上非是不以行赏，下非是不以效治。后世则不然。举良吏而拔之高位，既显荣而去矣。观其境内，冻饿僵死犹昔也，豕食丐衣犹昔也，田野荒莽犹昔也，庐舍倾圮犹昔也。彼显荣之举奚为乎？为其廉乎？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吏几何？爱赤子者，必为之择乳母。勤谨不懈，得主母之欢心，可谓良乳母矣；然而无乳以饿其子，是可谓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饥饿，犹乳母而无乳者也，是可谓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廉止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状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

“贤才者，世不乏也；仁爱者，人所具也。身为民牧，藉权以行惠，苟非顽

薄之资，其谁不能！而不能焉者，未可以咎为吏者也。朝廷行政，群臣从政，未有行左而从右者。上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吏以富民为务，岂可得乎！诚如是，虽在位皆高世之才，为大学士者若皋陶，为尚书者若稷契，为都御史者若伊挚，为翰林者若史佚，为给事中御史者若龙逢比干，为将军者若吕牙，为巡抚者若召奭，为布政使者若管仲，为按察使者若子产，为知府者若孙叔敖，为知县者若公绰、冉求，其得人也如是。于是辅相无缺，出纳如衡，奸慝毕除，克壮戎兵，文章典礼，辞命敷荣，布于八方，海隅以宁，四译来朝，厥功告成，天下岂不大治矣乎？然而观于民，则所谓女子而无裤者也，是可以为治乎？欲适燕而马首南指，虽有绝群之马，去燕愈远。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虽有皋陶稷契之才，去治愈远矣。”

唐子尝语人曰：“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于匹夫匹妇也，欲不治得乎！诚能以是为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风俗必厚，讼狱必空，灾寝必消，麟凤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饱，如衣必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风俗不厚，讼狱不空，灾祲不消，麟凤不至，则日西出而月东生矣。请与子合契而博胜焉可也。”

【译文】　近代的行政制度，与尧舜时代的行政制度是一样的。那时候说“每隔三年就要检查一下臣下的政绩”，现在何尝不检查政绩？那时候说“臣下要向天子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想法”，现在皇帝也向臣下征求意见；那时候说“天子要认真地考察臣子的功绩”，现在皇帝也在评议臣下的功绩。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但最终却没能治理好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当初尧任命舜的时候，说：“根据天命规定的次序，帝位已落到你的身上了，不要使国家穷困啊！”舜接受了任命禅代了尧，登上帝位，朝见四方诸侯，任命各种官职，考察天时制订历法，设立各种政务，倡导礼乐，清除坏人，各项工作全都顺利进行，取得了成就。尧知道舜能够解救百姓的穷困，才把天下传给了他。舜所办的事、所任命的官职虽然很多，但都不过是让百姓不遭受穷困而已。穷困的百姓，爷爷养不起孙子，父亲养不起儿子，人死了不能安葬，没有食物拿来祭祀祖先，兄弟互相仇视，夫妻离散。在这个时候，百姓怎么成其为百姓，君主怎么成其为君主？由此可以得知，尧舜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别的，全都包含在任命舜的时候所说的话当中了。

过去我当长子县的知县，在去会见都御史达良辅之前，对于租赋瑶役，甚至驿站上的车马牲口草料等等，通通熟习一遍，等着都御史发问。但是都御史没有问这些，而是向武乡知县问道：“武乡县的百姓生活怎么样？”回答说：“有

些起色了。”都御史说：“你在欺骗我啊！我派人到武乡县去看了，有的女人没有裤子穿。女人没有裤子，武乡县的百姓怎么忍受得了啊！”我出来以后把这件事对别人说了，感叹道：“都御史的话说得多好啊！可惜他不懂得管理政务。”

我说：“古代贤能的君主，提拔贤能的人，希望依靠他们使国家得到治理，评议人的功绩来提拔贤能的人；通过供养百姓的情况来评议功绩，通过他们使百姓得到丰衣足食的供养。虽然设立了很多的官职，每个官职有很多的事务，总的目的是要使百姓得到供养。君主只靠这个来论功行赏，臣下只靠这个来证明自己的政绩。后代就不是这样了。推举好的官吏，把他提拔到较高的职位上去，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算完了。看一看他的管界之内，人们挨饿受冻而死，还是老样子；人们吃的是猪食穿的是乞丐的衣服，还是老样子；田地荒芜、杂草丛生，还是老样子；破败坍塌的房屋还是老样子。凭什么把他提拔到显耀的位置上去呢？因为他的廉洁吗？廉洁却不能供养百姓，跟贪官相比强多少呢？因为他的才干吗？有才干却不能供养百姓，跟酷吏相比强多少呢？爱护婴儿的人，一定给婴儿选择一位奶妈。奶妈勤快、认真、不懒惰，能够得到主母的欢心，这样的奶妈可称得上是好奶妈；但是奶妈没有奶，让人家的孩子饿着，这能叫做好奶妈吗？廉洁有才的官员，不能解救百姓的饥饿，就像当了奶妈却没有奶的人，这样的官员能叫做好的官员吗？廉洁的官员必须能使百姓节俭来使财物富足，有才干的官员必须能使百姓勤劳来使财产丰厚。提拔廉洁、有才干的官员，必须通过这些来验证他的功绩。如果光是自身廉洁，光是在决断事情上有才干，名声实惠都归于自己，忧患隐痛都推给了百姓，这样的人如果放在尧舜的时代对他评议功罪的话，除了共工、欢兜、三苗、鲧这四个坏蛋，就是他了，怎么能够蒙骗得了君主，受到奖赏呢？

“世上并不缺少贤才；仁爱之心是人人都具有的。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凭借权力给百姓带来实惠，如果不是天生贪得无厌、刻薄寡恩的人，谁不能办到？有不能办到的，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官员。朝廷推行政治，官员们从事政务，没有朝廷推行一种政策而官员却不服从的。上头不把富民当成功绩，想要官员们把富民当成自己的任务，怎么能够办到呢？如果确实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在位的都是超世的贤才，当大学士的人像皋陶、当尚书的人像后稷和契，当都御史的人像伊尹、当翰林的人像史佚、当给事中御史的人像龙逢和比干、当将军的人像姜子牙、当巡抚的人像召、当布政使的人像管仲、当按察使的人像子产、当知府的人像孙叔敖、当知县的人像公绰和冉求，任用其他官员也是这样，因此不缺少扶佐朝廷的人，发出命令、执行公务准确无误，奸臣小人全部清除，国家兵强马壮，礼乐法度合乎典章，使节往来善于应对，威名远扬，举世安宁，四方的外族前来朝拜，全都称颂朝廷的美德，这不就能够带来天下大治了吗？但

是看一看百姓的生活，却像那位都御史说的‘女人没有裤子穿’，这能叫做治理得好吗？要到河北去，却让马往南走，即使有绝世超群的好马，也会离河北越来越远。治理国家不把富民当做功绩，想要侥幸得到天下太平，就如同要到河北去却让马往南走，即使具备皋陶、后稷那样的才干，也离天下大治越来越远。”

我曾经对人说：“天下的官吏都是置人民于不顾的官吏，天下的事情都是置人民于不顾的事情，这是把普天之下的父老兄弟往深渊里推，想使国家得到治理，能办到吗？天下的官吏都是养民的官吏，天下的事情都是养民的事情，这是竭尽君臣的心思用在百姓身上，想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能办不到吗？如果真的能够这样来处理政务，三年一定会见成效，五年一定会使国家得到治理，十年一定会使国家富强，社会风气一定会变得淳朴忠厚，一定没有犯罪发生，天灾一定会消除，吉祥如意一定会到来。”

有人说：“你只不过是个读书人，说得好听罢了。”

我说：“我的话好像食物和衣服，吃了它一定会饱，穿了它一定会暖和。照我说的话去做，要是三年不见成效，五年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十年不能使国家富强，社会风气不能变得淳朴忠厚，不能杜绝犯罪的发生，天灾不能消除，吉祥如意不能到来，那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月亮从东边升起。让我跟你立个字据打个赌都行。”

为　政

【原文】　达良辅抚山西，武乡知县见。良辅曰：“武乡之民何如？”对曰：“有生色矣。”良辅曰：“尔欺我哉！吾使人观于武乡，有女子而无裤者矣。女子而无裤，武乡之民，其何以堪！”平阳知府见，良辅曰：“平阳之为县者，孰贤，孰不肖？”知府举数人以对。良辅怒曰：“百姓之所谓贤者，尔之所谓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谓不肖者，尔之所谓贤者也。尔不可以为三十四城之长。”劾而去之。当是之时，财贿不行，私馈虽不绝于府，无有以匹帛方物入二司之门者。良辅之所食，日不过肉三斤，蔬一筐。观其让武乡之言，可不谓仁乎！观其察远县之贤不肖，而不任耳目于知府，可不谓明乎？己不受财贿，群吏亦不敢受，可不谓清乎！清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矣。而卒不见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为政故也。请假其事以明为政之道。

武乡知县见，良辅云然。且曰：“吾与子约，三年之内，必使子之民，人有数裤。”武乡知县必曰：“愿受教。”良辅则曰：“武乡之土虽瘠，亦必生也；武乡之民虽贫，亦有力也；以人之力，尽土之生，谁谢不能！子归而行四境之内，棉桑树牧，省宜时作，尺土不弃于山，寸壤不弃于谷。勿以文示，身往勤之，必

期就子之功。”于是月观其举，岁察其利，上计之日，舍是不以行进退焉。平阳知府当逐，易知府，见，以教武乡者教之。督诸县棉桑树牧，举而不废，与同功；堕而不举，与同罪。是县一其赏，一其罚，而府三十四其赏，三十四其罚也，敢不尽心。山西之地，五府，百州县，方数千里，不病其广也。县察其乡，旬一之；府察其县，月一之；巡抚肆察，时一之。举数千里之内，转相贯属，视听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余矣。此为政之大略也。

震泽之人有善计者，与之为稼，稼入则倍；与之为丝，丝入则倍；与之为肆，市入则倍。一日，过豪贵之门，见其从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则自思曰：“吾处于乡里，所与不过升斗之人，所与贾者不过鱼盐之竖，不可以为富也。诚能入于是门，主人幸而采用我。出我之筹□以主计□利，必大得所欲，毋徒劳于乡里为也。”乃援而得入，而归辞乎其邻。邻之人有尤之者，曰：“子误矣。彼之所用，不即子之所习也，子必毋往！”不听而去，去之一年，邻之人故往过于豪贵之门，见善计者敝袍而出，面有病色。招之闲所，问之曰：“何为若是？”曰：“主人无所用我，故至于是。”邻人笑曰：“子何见之不蚤也！彼豪贵之家，猎财自厚。其所用之人，狗马之足，鹰鹞之翮也。其所食之粟，不由稼得；所服之帛段，不由蚕得；所御之器物，不由市得。负子之计以干之，将安所用！吾固知子之必困于此也。”于一乃再拜辞乎主人，随邻人而归。由是人皆谤之，以为固不善于计也。非不善计，不善主也。

【译文】　达良辅做山西巡抚，武乡知县前来进见。达良辅问道：“武乡县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知县回答说：“有些起色了。”达良辅说：“你在欺骗我啊！我派人到武乡去看了，有的女人没有裤子穿。女人没有裤子穿，武乡县的百姓怎么忍受得了？”

平阳知府前来进见，达良辅问道：“平阳的各个知县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知府举出了几个人来回答。达良辅愤怒地说：“百姓称作好官的人，你却说他不好；百姓说他不好的人，你却说他是个好官。你不能当这里的知府了。”随即罢免了这个人。在这时，没有人敢用财物行贿，虽然不断地有人到知府家里赠送东西，但是没有人拿布匹、土特产来给藩司和臬司送礼的。达良辅所吃的东西，每天不过是三斤肉、一筐蔬菜。听他责备武乡知县的话，能说他不仁慈吗？他明察远方的知县贤能与否，不听信知府的一面之词，能不说他英明吗？他自己不接收贿赂，手下的官员们也不敢接收贿赂，能不说他清廉吗？清廉、英明而又仁慈，山西本应治理得很好，但是没见山西治理得怎么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懂得管理行政事务的缘故。让我们借这件事来阐明管理行政事务的方法：“假设武乡知县来进见，达良辅说的跟前面一样，并且还说：“我跟你立下约定，三年之内，一定能让你的管境内的百姓，每人有几条裤子。”武乡知县一定说：

“愿意接受指教。”达良辅说：“武乡县的土地虽然贫瘠，肯定还是有出产的；武乡县的百姓虽然很穷，还是有力气的。凭着人的力气，因地制宜，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谁会推卸说干不了？你回去以后到各地去，让人们植棉种桑，植树放牧，不失时宜地耕作，山间谷地不闲置一块土地，不要发布什么文告，要亲自去做，一定要在限期内完成任务。”从此，一个月察看一次武乡知县的工作，一年检查一次他的成绩，年终上报的时候，离开了这个是不能对官员进行提升或者罢免的。平阳知府被罢免后，又换了一个知府，前来进见，达良辅用教导武乡知县的话来教导他，让他监督各个知县植棉种桑，植树放牧，到时候把干得好的知县举荐上来，那么知府具有跟知县们同等的功劳；如果知县们干得不好，知府却不举报，他将与知府们承担同等的罪责。因此，一个县受到奖励或者一个县受到处罚，知府跟知县们一样受到奖励或者接受处罚，他敢不尽心尽力吗？山西那块地方，有五个府，上百个州县，方圆几千里，土地的广大不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事情。知县到乡里去视察，十天一次；知府到县里视察，一个月一次；巡抚下到各地去监督检查，一个季度一次。方圆几千里之内联成一片，察看情况，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就像在一个房间里一样。何止山西，用这个方法统治整个国家也绰绰有余了。这是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重要方法。

震泽有一个人很善于盘算，跟他一起种庄稼，收入会增加一倍；跟他一起搞生丝，收入会增加一倍；跟他一起做生意，收入会增加一倍。一天，他路过一位豪绅家门口，看见在那儿做事的出出进进的人穿戴都很华贵。于是他想道：“我呆在乡村里，结交的不过是些小富之人，交往的不过是些倒腾鱼盐的小商小贩，这样不可能富起来。如果能到这个人家里，主人喜欢我、重用我，我使出我的聪明才智来掌管他家的财务，一定会让他要什么有什么，我也不必白白地在乡村里头干了。”于是经人引荐，他到了那人家里，他回来向邻居告别，邻居有人责备他说：“你错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不是你所熟习的，你一定不要去！”他不听，还是去了。一年之后，邻居故意从那位豪绅家门前走过，看见那个善于盘算的人穿着破袍子走出来，脸上带着病容。邻居把他叫到僻静的地方，问他道：“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他说：“我对主人没什么用处，所以才到了这地步。”邻居笑道：“你怎么没有早认识到这一点呢？豪绅显贵家是通过搜刮财产富起来的。他们任用的人，像狗和马一样为他们追赶猎物，像老鹰和鹞子是样为他们攫取财富。他们吃的米不是种地得来的，他们穿的绫罗绸缎不是养蚕得来的，他们用的器物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你靠着自己会盘算那一套本领去巴结他，他怎么会用你呢？我早就知道你会有今天。”于是这个人告别了主人，跟着邻居回到了乡里。从此人们都嘲讽他，认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头脑。我认为他不是不善于盘算，而是不善于选择合适的主人。

存　言

【原文】　中允徐公召用。唐子送之而言曰："甄闻之：言可行也则有功，言不可行也则存其言。以公之贤，复得进用，心有感焉，结中必发，故言之。言之不可行，知之久矣。

"甄闻之：生养之道，三年可就，五年可足，十年可富，政之常也。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算，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朊；入其家室，朝则□无烟，寒则蜎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为优，恶者为奴，蜎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困穷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由是风俗日偷，礼义绝灭，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财而不知耻。方媚慆淫，相习成风，道德不如优偶，文学不如博弈，人心陷溺，不知所底。此天下之大忧也。

"征之在昔，天下既定，苟无害民之政，未有一二十年而民不丰殖者。今也天子宽仁而恤民，兵革偃息，国家无事，享国岁久，勤于庶政，而困穷若此，是公卿之过也。

"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国家五十年以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至于为家，则营田园，计子孙，莫不求富而忧贫。何其明于家而昧于国也！"

【译文】　徐中允先生应召去做官。我为他送行，对他说："我听说：一个人说的话被人采用，就算取得了功绩；他的话不被人采用，就不妨把话暂时放起来。凭着你的贤能，又一次得到了朝廷的任用，我心里很有感慨，这些感慨积郁在心里，一定要说出来才痛快，所以我就说了。自己说的话不一定被人采用，这个道理我老早就懂了。

"我听说：生财养民的政策，经过三年可以取得成就，经过五年可以使人民生活富足，经过十年可以使国家富强，这是治理国家的常识。清朝的建立，已经五十多年了。国内一天比一天穷困，农民穷困，工匠穷困，商人穷困，官员穷困。谷物价格低廉，农民却卖不出粮食；布匹价格低廉，工匠却卖不出衣服；商人们用舟船转运货物到市场上卖，却总是亏本；做官的丢了官职家里就过不下去。这就是我所说的四个方面的穷困。金钱是用来互通有无的。一个有中等

产业的家庭，有时十来天看不到一两银子一吊钱。没有金钱来互通有无，所以农民挨饿受冻，各种货物不能流通，即使在丰年，人们过得也像灾年一样穷困不堪。善于做买卖的人很多，在街市上走来走去，一排排店铺光彩耀眼，穿衣戴帽华丽漂亮；但是到这些人家里看一看，早上烟囱不冒烟，天冷了像虫子那样蜷缩着身体。江苏中部的百姓，很多人把儿女卖到外地去，男人长得漂亮的成为戏子，长得丑陋的给人当家奴；女人长得漂亮的给人家当妾，长得丑陋的给人家当丫环，这种情况到处都是。人们就是这样的穷困，即使粮食连续多年丰收，生活还是没有快乐可言。因此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礼义和道义灭绝了，百姓争夺钱财连刑罚都不怕，有身份的人追求钱财却不知道羞耻。人们谄媚、怠惰、放纵、淫乐，互相传习，形成风气，谈道德比不上跟戏子们游玩，搞文学比不上下棋赌博，人心沦丧、沉溺，找不到根基。这是国家莫大的忧患。

“用过去的历史来验证一下，就会发现，国家既已安定，要是没有坑害百姓的政策，没有过了一二十年而百姓却不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当今天子宽厚仁慈，没有战乱，国家太平无事，江山稳坐了多年，处理各种政务都很勤勉，但是人民却是如此穷困，这是公卿大臣们的罪过。

“维护国家的根本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使百姓富裕，使国家富强。自古以来没有国家很贫困却能维护国家的存在的。国家的富强在于百姓的富有，不在于官府国库。如果百姓生活贫困，即使官府国库的财产堆积如山，实际上还是一个贫困的国家，国家就无法维持了。五十年以来，治理国家的人里没有一个把富民当回事，向皇帝进言的人里没有一个说过关于富民的话。可一旦操持起自己的家业来，就置田置地，为子孙后代盘算，没有人不追求富有、忧虑贫穷。为什么在自己的家业上这么明白，对于国家大业就这么糊涂呢？”

权　实

【原文】　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治。令不行者，文牍榜谕，充塞衢宇，民若罔闻，吏委如遗。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达，举而易废。始非不厉实也，既则怠，久则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废而自掩之，是以百职不修，庶事不举，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细事纠纷，要政委弃。譬之树木，傍蘖丛缪，而枝干枯朽矣。当是之时，皆谓在位无贤也，行政不善也，良策无出也。是犹牵车者但求厚载，而不顾毂之利转也。若如今之致行者，虽官皆圣哲，政皆尽善，使闳夭、散宜生之属议为宪令，周公裁之，召奭贰之，史佚文之，布于天下，亦不能少有补救也。

会稽之东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医治之。久而不除，谢医使去。其

父思之，以为是良医也，奈何疗之而病不除？他日，窃窥之，见其举药不饮而覆于床下也。乃复迎医，进以前药，三饮之而疾已。夫国有善政，而德泽不加于民者，政虽善，未常入民也，犹石季之饮药也。十口之家，主人虽贤，然令不行于子，则博弈败趋；令不行于仆，则柝汲不勤；令不行于妾，则壶餐不治；令不行于童子，则庭粪不除，以此为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骏马病躄，不如驽之疾驰；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举，是以圣人贵能行也。

昔者唐子之治长子也，其民贫，终岁而赋不尽人。璩里之民，五月毕纳，利蚕也。乃遍询于众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树之，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游于北境，见桑焉，乃使民皆树桑。众又曰："昔者阿巡抚令树榆于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听，违众行之。吏请条法示于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于民也久矣。"乃择老者八人告于民，五日而遍；身往告于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妇人于道，使人问之曰："汝知知县之出也奚为乎？"曰："以树桑。"问于老者，老者知之；问于少者，少者知之；问于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无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庐，慰其妇，抚其儿，语以璩里之富于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闻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无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为诸乡师，而往分种焉。日省于乡，察其勤怠，督赋听讼因之。不行一檄，不挞一人，治虽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树桑八十万。长子，小县也；树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劳而信于众，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亲难喻，无信莫从，所从来久矣，是以治道贵致其实也。

群臣奏入，下于有司；公卿集议，复奏行之。其所行者，著为故事，因时增易，百职准以决事。自汉以来皆然，舍是无以为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优偶之戏，衣冠言貌，陈事辨理，无不合度，而岂其实哉！以娱人之观听也。君有诏旨，臣有陈奏，官有文书，市有榜谕，此文也。此藉以通言语，备遗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亲，朝夕无间，饮食作坐同之。如匠之于器，日夜操作，则手与器相习而无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谋，无谋不行，无行不达。三月必达。终岁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实也。苟无其实，则谨守成法者，败治之公卿也；明习律令者，败治之有司也；工于文辞，娴于言貌者，败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专尚焉，则表暴日厚，忠信日薄，察于内外，称职常多；核其行事，无过可举；问其治功，则无一事之善成，无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而成苟免之风，虽有志之士，亦将靡然而不得自尽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

虽然，行难矣。近与远异风，少与众异势。门庭之内，常不尽见；伯仲之间，亦有异心，况天下之大乎！海内之地，为府百六十二，为州二百二十，为

县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长子之树桑，而后天下乃治，是不亦难乎？

权者，圣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与一人期，至者十八；与三人期，毕至者十五；与九人、十人期，毕至者十一何则？权不在也。大将居中，提兵十万，副参、游守、都总以及队百什伍之长，转相贯属，如驱群羊，赍生赴死，不敢先后。何则？权在也。乘权之利，如轴转轮；乘权之捷，如响应声。乘权而不能行，耻莫甚焉。官有万职，君惟一身。贤君之用官，如大将之御众。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万，是则君之用者有万，而凭之者惟十。约而易操，近而能烛。夫尊卑次属，职之恒也，而奚有异？盖不善用之，则万职之利，转而奉之于十；善用之，则十职之修，转而布之于万。十职能修，泽及海内，其功大，功大者赏厚。十职不正，毒乃海内，其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诛四凶也。

唐子之嬖妾生子，唐子甚爱之，而妾不恤。教之不从，则骂之；骂之不从，则挞之；挞之不从，则去之，改而后已。夫人情之爱，莫甚于妾；人生之重，莫过于母；次于妻者，又莫贵于妾；而轻于去之者，何也？不去，则爱不及于子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爱，未必昵于妾也；人臣之重，未必过于子之母也；人臣之贵，未必等于妻也。乃爱之而不忍伤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贵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尝操刃，而百千万亿之刃肆行杀伤，有不期然而然者。当是之时，虽上有贤君，惠泽日施，宽恤日行，考绩日严，流杀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

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泽也，不能越堤防而灌溉。何则？有隔之者也。是故善为政者，刑先于贵，后于贱；重于贵，轻于贱；密于贵，疏于贱；决于贵，假于贱，则刑约而能威。反是，则贵必市贱，贱必附贵。是刑者，交相为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泽乎！恩义之大，莫如君臣。亲臣为腹心，政臣为股肱，疆臣为拇指，庶臣为毛发，戎臣为衣履。是以仁君之待其臣，安富同乐，疾病同戚，厚之至也。声色不和，贫劳不恤，犹为亢而少恩，况加之以刑罚乎！此以待良臣也。若夫专利，蔽主，徇私，党邪，是民之仇，国之贼也，若之何不刑！爱德为祥。爱杀人之人，斯为爱乎？忍德为凶。忍于杀人之人，斯为忍乎？刑不可为治也，而亦有时乎为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国有常刑，有变刑。常刑者，律刑也，有司议之，人主不敢私。变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君臣不得与。常刑以齐小民，变刑以治无恶。元恶之臣，多援要誉，其罪难见。察之而不得其罪，质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狱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无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犹医之治寒疾也，不却谷而饮药，其人必危。疾

愈，却药而反谷也不远矣。

【译文】 国家怎样才能治理得好？法令能够得以实施就能治理得好。国家怎样治理不？好？法令不能得以实施就治理不好。法令不能得以实施，公布告示充斥大街小巷，但百姓置若罔闻，官员把它们抛在一边。百姓和官员互相欺骗，用假话来彼此推卸，法令受到阻碍不能顺利实施，发步出来容易被荒废。这些法令刚刚出台的时候，并不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随即就松懈了，时间长了被遗忘了，制定和颁布法令的朝廷尚且如此，因此各个部门的工作得不到整治，众多的政务不能进行，奸猾和欺骗一天比一天严重，禁令、条例一天比一天繁多，在细小的琐事上纷纷乱乱地纠缠，重要的国家大事却被抛弃了。拿树木打一比方，就象旁枝丛生，而主干却枯朽了。在这个时候，人们都说当官的人里面没有贤才，政务管理得不好，拿不出好的措施来。这就如同拉车的人只求拉的东西多，却不顾车轮能不能转动。像当今这样实施法令，即使当官的都是圣贤，各种政策法令都很完美，让闳天？、散宜生这类人去制定法令，周公审定，召辅佐，史佚润色，颁布于天下，也不能使情况有所好转。

绍兴的东边有个姓石的人他的三闺女肚子里面长了个瘤子，请了好的医生给她医治。治了很长时间，瘤子还是去不掉，于是辞去这位医生。她父亲想：别人都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好医生，为什么让他给我闺女治病却治不好呢？一天，他偷偷观察女儿，发现她端起药来不喝，把它倒在床底下了。于是父亲又把医生请回来，医生还用以前那种药给她闺女治病，喝了三次病就好了。国家有好的政策法令，百姓却享受不到好处，是因为政策法令虽好，但是不能在百姓中间经常实施，就像石家的三闺女喝药，有了好药不吃却把它倒掉。一户十口人的家庭，主人即使很贤良，但是儿子不听他的话，就会天天赌博下棋，逐渐变坏；仆人不听他的话就会连报更打水都懒得干；侍妾不听他的话，就没人烧茶煮饭；童子不听他的话，就连院子里的粪都没人打扫。这样来管理家庭，家业一定会败光，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呢？一匹好马瘸了腿，不如一匹赖马跑得快；一个勇士折断了胳膊，不如一个女子举东西有力，因此，圣人的可贵之处，是能将自己好的思想在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

从前我治理长子县的时候，那里的百姓很穷，一年到头交不齐田赋。但是壶关里的百姓五个月就交够了，这是因为那里的百姓种桑获利。于是我到处询问：“我想让百姓都种桑养蚕，行吗？”人们都说：“别的地方的土地不适宜种桑，如果适宜的话，老百姓早就种了，不用等到今天了。”于是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有一天，我到北部去，看见那有桑树，于是让百姓都去种桑。人们又说：“过去阿巡抚命令人们在道路两旁种植榆树，用鞭子打，人们都不干，如今你让人们种桑，一定办不到。”我没有听这些人的话，不顾大家的劝阻去作了。下面的官

员请求在境内颁布一条法令，我笑着说："靠公文告示不能取笑于民，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于是挑选了八个老人，把这桑的好处告诉百姓，五天功夫就传遍了；我又亲自前去告诉百姓，二十天的功夫人们就都知道了。我第二次出门，路上遇到一个妇人，派人过去问她："你知道知县出来干什么吗？"她回答说："是来告诉人们种桑的。"问老人，老人知道；问年轻人，年轻人知道；问小孩儿，小孩儿知道；三百五十个村落的男男女女，没有不知道了。我第三次出门，到百姓家里，慰问女人和孩子，向她们讲述璩里的百姓因种桑而富起来的事，让大家向那里的人们学习，不要放弃种桑。在一户人家说的话，上百户人家都听说了，三百五十个村落的男男女女没有不愿意种桑的。我说："这就行了。"于是派璩里人当各乡的老师，到各地去分发桑树种子。我每天到乡里去了解情况，检查人们于得是不是勤奋，督促田赋、处理官司的时候也顺便了解情况。没有颁布一份公文，没有鞭打过一个人。虽然搞得？完美，但是三十天的功夫让人们种植了八十万棵桑树。长子是一个小县；种桑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还是必须摒弃表面文章，充分掌握风土民情，亲自去做工作，从而取得百姓的信任，这样事情才能成功。公文繁琐就容易隐藏坏事，违背百姓的意愿就容易产生抵触，不亲近百姓就无法对百姓讲明道理，不取得百姓就不服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因此管理行政事务的原则贵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大臣们把意见上奏给皇帝，皇帝把这些意见下达给下面的官员；公卿们聚集商议，再上奏给皇帝决定实施。具体投入实施的，编写成为条例，根据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来增加和变更内容，各个部门的官员把它作为处理行政事务的准则。从汉代以来各个朝代都是这样，放弃了这些就无法治理国家。但是有的治理得好，有的治理得不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会治得好。光凭公文法令办事，就治理不好。如果仅仅依靠发布公文法令，就比好演木偶戏，木偶穿衣戴帽说话表情故事辩论道理，没有一个不合乎规范，但是其中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只不过悦人耳目罢了。皇帝下诏书降圣旨，大臣们写奏折，官员们制做文书，大街上张贴公文告示，这些是表面文章。它们只是用来传递语言，防备遗忘的，有这些东西就够了吗？君臣相处，亲密无间，一起吃饭，熟习，总是配合得很好。君臣一条心，早晚思考商议，没有什么措施贯彻到位，经过一年一定会见成效，经过三个月就一定会达到天下大治，卿就会固守现成的法令，败坏了国家的政治；官员们掌握并熟习法律法令，但却败坏了国家的政治；侍臣们的话说得好听，文章写得漂亮，但却败坏了国家的政治。固守现成的法令、熟习法律法令、话说得好听文章写得漂亮，这三种东西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专心一致地崇尚这些东西，就会使表面文章越来越多，内在的忠诚信义越来越少。考察一下朝庭内外，似乎好多官员都很称职；核考一下这些人的工作，似乎也

提不出什么过错；责问一下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绩，却没有一件事办好的，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上下相互蒙骗，形成了得过且过的风气，即使有胸怀大志的人，也萎靡不振，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就是国家的政治教化得不到贯彻实施的原因。

虽然这么说，推行一种行政措施还是很难的。各地的风土民情不一样，人口多的地方与人口少的地方情况不一样。一户人家？这里，每个人的表现总是不同；兄弟之间，各自所怀的心思也不同，何况国家这么大呢？国内有一百六十二个府、二百二十个州、一千一百六十个县，一定要让各地的官员们都像长子县那样，教导百姓种殖桑树，从而指望把国家治理好，这不是太难了吗？

圣人凭借着权力加以巧妙的利用。现在交代一个人办什么事情，能够做到的人十个人里面只有八人；交代三个人办什么事情，能够完全做到的十个人里面只有五个；交代九个人、十个人办什么事情，能够完全做到的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交代任务的人手中没有权力。在军队里，大将居于首要位置，统率十万兵力，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千总，以及大大小小的头头，上下联系，层层隶属，如同驱赶一批羊，士兵们贡献生命，奔赴死亡，争先恐后。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手中有权力。凭借权力办事顺利，就像车轮转动；凭借权力办事迅速，就像声音发出回响。赁借着权力但却办不成事情，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一个国家有上万个官职，但君主只有一个。贤能的君主任用官员，就像大将统率和指挥军队。通过一个人去操纵十个人，通过十个人去操纵一百个人，通过一百个人操纵一千个人，通过一千个人去操纵一万个人，因此君主操纵的人有上万个，但实际凭借的只有十个人。人少了容易领导，距离近了容易洞察。各种官职总有高低之分，对于各个层次的官员来说，用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善于用人的，把一成万个人承担的职务交给一个人手里；善于用人的，管理好一个官职，通过他们控制和管理好一万个官职。十个官职能够管理得好，整个国家都受益，他们的功劳巨大，功劳巨大的应该受到很高的奖赏。十个官职管理得不好，整个国家都受到毒害，他们的罪过巨大，罪过巨大的应该受到很重的处罚。这就是为什么舜杀掉了共工、欢兜、三苗、鲧四个坏蛋。

我的爱妾生了个孩子，我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但是妾却不爱护孩子。教导她她不听，就骂她；骂她她不听，就打她；打她她不听，就休了她，直到她改正过来才算完。人的感情，最爱的莫过于妾；人最尊重的，莫过于孩子的母亲；地位紧次于妻子的，莫过于妾；但是就这么轻易地休了她，是为什么呢？为休了她，孩子就得不到爱护。这件事虽小，但却可以说明大的道理。当臣相的人对于自己手下的官员，不一定比自己的爱妾亲密，对他们的尊敬不一定超过对

自己孩子的母亲的尊敬，他们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也不一定与自己的妻子相当。爱护自己手下的官员，不忍心伤害他们；尊敬他们，不敢违背他们的意愿；把他们看得很宝贵，不能控制他们。这样的人，虽然自己手里没拿刀子，但是实际上等于通过下面官员的手，拿着无数把刀子在杀人害人，即使他不希望这样，实际上也会这样。这时，即使有贤能的君主在位，流放和死刑日益完善，但是百姓还总是活得很痛苦，还不如死了。

雨露很湿润，但是它被装在瓷器里面就不能滋润万物；泉水很湿润，但是它被堤坝圈起来就不能灌溉田地。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东西在阻碍它们。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办理刑罚先拿地位高的人开刀，然后才是小人物；对地位高的人处罚得很重，对小人物处罚得很轻；对地位高的人处罚得很多，对小人物处罚得很少；对地位高得人处罚得很坚决，对小人物很宽恕，这样，就会刑罚用得很少但却很能显示出威力。采取与此相反的做法，地位高的人就一定会出卖地位低的人，地位低的人就一定会攀附地位高的人。这样的刑罚，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东西，法律法令怎么能行得通？百姓怎么能得到实惠？君臣之间的恩情和道义之深，什么东西也比不上。身边亲近的大臣是君主的心腹，管理朝政的大臣是君主的大腿和臂膀，守卫边疆的大臣是君主的拇指，普通的大臣是君主的毛发，军事大臣是君主的衣服和鞋子。因此仁慈的君主对待自己的臣下，安宁富裕的时候跟他们一同快乐，生了病的时候跟他们一同忧愁，对他们及其厚爱。君主与臣下不能和睦相处，臣下穷困辛劳君主却不体恤，这样的君主已经算得上高高在上、薄情寡恩了，更何况还要对他们施加刑罚呢？这是对待贤良的大臣。如果臣下搜刮民财，蒙骗君主，徇私枉法，勾结坏人，这样的人是人民的仇敌，国家的盗贼，为什么不对他们施以刑罚呢？容忍臣下是一种很坏的德行，但是容忍杀人的人，这能叫做容忍吗？刑罚不能够治理国家，但是有时还是要动用刑罚，来处罚像狐狸老鼠那样狡猾、贪婪的官员，处罚像豹狼那样凶狠残暴的官员，对于掩盖这些官员的罪恶、指使和纵容他们的更高一级的官员，处罚更要严厉。国家应当有普通的刑罚，有处理特殊案件的变通的刑罚。普通的刑罚依据国家的法律来进行，官员们商议和制定，即使君主也不能偏私。变通的刑罚具有雷霆般的威力，由英明的君主做出决断，大臣们不得参与，普通的刑罚来管理百姓，变通的刑罚用来整治罪大恶极的坏蛋。罪大恶极的大臣，攀附他的人多，具有显要的声誉，他的罪行难于暴露。查访他查不出罪行，质问他他不承认罪行，让他吃官司还是查不出罪行，如果不采用变通的刑罚，怎么来整治他？在道德以外，没有什么办法能治理好国家，不讲道德而光讲刑罚，就像医生治疗伤寒病，让病人不停止吃饭来喝药，病人一定很危险。病治好了，再停止喝药去吃饭，这还差不多。

格　君

【原文】　明之诸帝，难与言者，莫如世宗。然其刚敏之资，亦可为用，若道之有方，人之亦易。宗祀其父，虽为非礼，比于鲁之郊禘则相远矣，犹不失人子尊亲之意焉。当时之臣，可正，正之；不可正，置之，其勿以此受杖窜可也。至于好神仙，亦人情之常，且未尝以此废政。当时之臣，可止，止之；不可止，置之，其勿以此犯之可也。推其求仙之意，视人之谏我者，皆杀我者也；人之助我者，皆生我者也。以是之故，虽以严嵩之奸，已发其罪，犹爱而护之，盖德其生我也。其不可夺如是，虽舜禹复生，且拒其言而不纳，乃进谏者皆折以道学之恒言，固其所厌闻者也，其何能济！何不上言曰："诸臣皆非陛下之修玄也，臣惟恐陛下之不修玄也。清静者，道所居也。却尘非清，无欲为清；独处非静，不扰为静。日月照临，氛雾无障，清之象也；深渊冥冥，乔岳安安，静之体也。不清不静，则神不存而气馈，偏于所恶，偏于所嗜，是伐性之刃而败道之贼也。黄帝之遗书，胡云谷神？谷者，神所栖也。胡云玄牝？玄者，不暴也；牝者，不雄也，大生之本也。绵绵若存，恒也；用之不勤，毋躁也。如是，则神可以御气，气可以养形，形不坏而长生矣。符箓丹药，道之余也。庶人有身，天子有天下。庶人自养其身，天子以天下为生，兼天下以养身。黄帝治天下如治身，不使有疾害焉。于是总其兵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灭之。蚩尤作乱，行不由义，虔毒民生，举兵征之，禽蚩尤而诛之。当是之时，天下无害，百姓和乐，五谷半熟，民人养育，日月不失其明，四时不失其序，风雨不失其时，灾害不生，嘉祥并至，麒麟来游，凤鸟来止。于是上帝嘉之，以为不负所托，予之长龄而上仙焉。是岂有异术哉？清静之所致也。陛下诚能学黄帝之道，居心玄漠，静专纯一，不以好恶扰其心，不以喜怒伤其体。上有黄帝之君，下必有风后、力牧之臣。陛下垂拱于上，百官修职于下，兵革自强，远人畏服，无为而天下大治，岂复有边境之虞哉！臣闻真人者，逍遥物外，无求于人，不可强致者也。《易》曰："水流湿，火就燥，言各从其类也。陛下诚能养心复性，群生并遂，是真人之契也，无俟旁求，必驾羽来朝，指授修治之方矣。"世宗闻是言也，必心悦之，可以伐其竞躁之心，消其亢悍之气，而治理可徐进也，焉用矻矻戆言，使君臣之际至于两伤哉！

庄烈良于世宗，亦可为之君也。继位之始，罢太监镇守及织造之使，专将帅以责效，节俭以足国用，此人臣见功之时也。乃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于是乃复用太监，横征无艺。此其计无所出，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可悯也。乃当日之臣，不谅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

可转移之故，守《诗》、《书》之恒训，为无实之美言。第谓奄人不可用，加赋不可为，直言不可拒。虽有善用言者，将何以用之！此陈于太平无事之时，则为美言；言于危急存亡之日，则为敝屣矣。当是之时，若有明达国事之人，谓温体仁不可用，必举孰可为相者；谓杨嗣昌不可用，必举孰可执兵柄者；谓督镇无人，必举孰可以任将帅。其所举之人，进而问其计，明如指掌，实有可行，措之朝廷之上，攻战之场，朝受任而夕见功，则奸佞不攻而自去，横征不谏而自止矣。我常无食，有可从之而游平凉者。友皆沮之，以为道远难行，又所求不可知。我曰："二三友之爱我也至矣。我非不知此行之非计也；旦夕无炊，妻子饿死，故不得已而为此行也。诸君诚能为我谋食，不坐困以至于死，虽劝行，亦不行也。"沮者皆默然而止。当日之进言于庄烈者，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其行者也，固益增其烦懑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

我观两朝之臣，无诱君之术，无取信之实，无定乱之才，无致治之学，纷纷然攻权奸，谪横政，彰君过以明己直，惟恐杖之不加于身而烟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诗》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虽忠直，实蜩螗沸羹也。是谓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后亡，亦与有咎矣。

【译文】　明朝的各个皇帝当中，听不进别人的话的，世宗最严重。但是明世宗天资刚直、敏捷，还是很值得称道的，如果用适当的方法来引导他，在他的朝廷里做事还是很容易的。他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的做法虽然不合乎礼制，但是跟春秋时代鲁国的祭祀方式相比，还是好得多，还没有丢掉一个儿子的尊父之情。当时的大臣们，能纠正的纠正了，不能纠正的随他去，不要因为这个受到杖打或被流放，这也是说得过去的。至于明世宗喜好神仙之事，这也是人之常情，还没有因此废弃了朝政。当时的大臣们，能制止的制止了，不能制止的随他去，不要因为这个触犯了他，这也是说得过去的。推测他在求仙这件事上的想法，他大概觉得劝阻他的人都是想让他死，帮助他的人都是想让他长生。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严嵩那么坏，而且罪行已经暴露，明显帝还在爱护和保护他，大概是感戴他支持自己求仙。明显帝糊涂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是舜和禹再生，他也会拒不接受他们的忠告。然而，向他进言的大臣却总是向他讲一些道学的老生常谈，这些东西他本来就不愿意听，对他又有什么帮助呢？为什么不这样对他说："大臣们都批评陛下修道，我却唯恐陛下不修道。清静乃道之所在。光是脱离尘世不能算作'清'，排除杂念才算'清'；一个人独处不能算作'静'，心地纯洁，不受邪欲的搅扰才算'静'。太阳和月亮朗照大地，天地间没有烟霭迷雾，这是'清'的征象；深谷幽幽，山岳巍巍，这是'静'的本体。不'清'不'静'，就会心神不定，志气丧失，偏执于邪恶的欲望，它是伤害人的心性的刀子，是败坏德行的盗贼。黄帝留下的《道德经》中讲到'谷

神’，什么叫做‘谷神’？所谓‘谷’，是‘神’所居之处。《道德经》中讲到‘玄牝’，什么叫做‘玄牝’？‘玄’，是隐含不露；‘牝’，是阴柔而不雄悍，这是生命的根本。《道德经》中所说的‘绵绵若存’，是指持之以恒；‘用之不勤’，是指不要焦躁。做到了这样，那么‘神’可以控制‘气’，‘气’可以养育身体，身体不受损坏，人就能够长生不死了。符录和丹药，对修道来说是一种多余的东西。普通人拥有一副身体，天子拥有整个天下。普通人养护自己的身体，天子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生命，通过养育天下来养护自身。黄帝像养护自身一样治理天下，不让它遭受病害。因此集合起他的军队，跟炎帝在阪泉的旷野交战，经过三次战役消灭了他。蚩尤作乱，做事不讲道义，毒害百姓，于是皇帝发兵征讨他，抓获了蚩尤把他杀掉了。在那个时候，天下没有祸害，百姓祥和快乐，五谷丰登，人民得到了养育，日月光明，四季的更替符合正常的次序，刮风下雨遵循正常的时令，灾害没有发生，吉祥的征兆出现，麒麟和凤凰并至。于是天帝褒奖黄帝的功德，认为他没有辜负上天寄予对他的期望，赐给他长寿，并且让他成为神仙。他难道有什么奇特的法术吗？不，是清静的结果。陛下如果真的能够学习黄帝的做法，潜心修炼，清静无为，纯洁专一，就不会被好恶的感情扰乱了自己的内心，不会因喜怒的情绪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这样，上面有了黄帝那样的君主，下面一定会有风后、力牧那样的大臣。陛下关心朝政，官员们干好自己的工作，国家的军事力量就一定会强大，外族人畏惧顺服，用不着做什么，就会达到天下大治，边境上哪里还有忧患呢？我听说，所谓‘真人’，是逍遥于尘世之外，对他人无欲无求，绝不勉强自己做事的人。《周易》上说：“水流湿，火就燥’，这说的是事物各自从属于自己的类别。陛下真的能够修养身心，返还本性，去实现天下众生的愿望，那么您就是真人的同类，用不着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真人就一定会骑着仙鹤到来，指点和传授修身治国的良方。”明世宗听了这话，必然心悦诚服，这就能够克服他焦躁的心情，减轻他粗悍的脾气，治理国家的道理可以慢慢地向他提出。哪里用得着没完没了、喋喋不休地说傻话，使得君臣之间的关系受到伤害呢？

庄烈帝比明世宗贤良，也能够成为一位好的君主。他刚刚继位的时候，停用太监镇守边关，撤掉了提督织造太监，只任用将帅，要求他们为自己效力，厉行节约来充实国家的财富，这正是大臣们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时候。但是让他们管理军队，军队成了废物，让他们管理赋税，国家的资财困乏，盗贼一天比一天猖獗，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于是庄烈帝再一次起用太监，没有限度地横征暴敛。这是无可奈何的时候采用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实在可怜。但是当时的大臣们，却不体谅庄烈帝迫不得已的心情，不去了解非这样做不可的根由，固守《诗经》、《尚书》中的一般性的教导，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漂亮话。光

说什么不能使用太监，不能增加赋税，直来直去，叫人没法抵挡。即使有人善于听取这些人的话，叫他怎么做才对呢？这些话要是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说出来，确实是好话；在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说出来，就像破鞋子一样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破烂。这时，如果有通晓国家大事的人，说不能任用温体仁，那么他一定会提出除了温体仁以外到底谁可以出来辅佐朝政；说不能任用杨嗣昌，那么他一定会提出除了杨嗣昌以外到底谁可以掌握兵权；说没有人督守边城，那么他一定会提出到底谁可以担任戍边的将领。把他们所举荐的人叫来，向他们征询治国的大计，他们对此了如指掌，方法又切实可行，在朝廷上提出来，用到战场上去，很快就会见到功效，那么用不着攻击奸臣宦官，奸臣宦官们也会自动败走，用不着劝阻皇帝横征暴敛，横征暴敛也会自动停止。我常常没有吃的，可以跟一个人到平凉去，找一条求生之路。朋友们都劝阻我，认为那里路途太远不好走，也不知道在那儿能不能找到一条生路。我说："你们几个太爱护我了。我不是不知道自己走这条路不是个好办法；家里一天到晚没吃的，妻儿老小都快饿死了，因此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如果你们大家真的能够为我找到一口饭吃，不让我坐着等死，那么即使你鼓励我去，我也不会去。"劝阻我的人全都没话说了。当时向庄烈地进言的人，都是不能救人于死命但却徒劳地劝阻别人的人，这只能更增加别人的烦恼，使别人害怕听到他的话。

我认为明世宗、明思宗两朝的大臣没有诱导君主的方法，没有使自己取得皇帝信任的实际本领，没有平定乱世的才干，没有治理好天下的学问，只会纷纷攻击当权的奸臣，指责国家横征暴敛，揭君主的短来证明自己的正直，唯恐不挨杖打、不被流放，这是多么糊涂啊！《诗经》里说："像蝉一样不停地聒噪，像开锅的汤一样沸沸扬扬。"这是说大臣虽然忠诚耿直，但却像蝉和开锅的汤一般胡乱地吵闹。这就叫做用自己的凶恶使君主更加凶恶，用自己的愚昧使君主更加愚昧，最终使明朝早早地就灭亡了，这些大臣们也有相当的责任。

任　相

【原文】　亡国之道有十焉：有法而无实，国亡；赏罚不中，国亡；用舍不明，国亡；左右誉之而褒显，民安之而贬黜，国亡；百姓困穷，司牧不知，知而不为之所，国亡；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将帅不得人，士卒不用命，国亡；御将不得尽其能，国亡；不奴使宦寺，使与国政而号为内臣，国亡；金粟殚竭，不足以厚禄食，养战士，国亡。此十亡者，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乱如桀纣者也。

君者，利之源也，奸之的也。人皆的之，皆欲中之。以一深宫不尝事之人，

环而伺之者百千辈，虽有智者亦有所不及矣。于是佞以忠进，诈以诚进。其耳目达于宫庭之隐，其推引藉于左右之口，其摇惑假于优人之谐言。使人君入其术者，且自以为聪明过人，无微不见也。于是虐民者以良荐，覆军者以捷闻。功罪倒置，诛赏骇世。忠臣义士肝脑涂地，徒杀其身。而权臣贼奄窃旦夕之富贵，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且安然而自以为得计也。

庄烈皇帝，亦刚毅有为之君也。以藩王继统，即位之初，孤立无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晏然不惊不变。忧勤十七年，无酒色之荒，宴游之乐，终于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岂亡国之君哉！而卒至于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

当是之时，非无贤才也。袁崇焕以间诛，孙传庭以迫败，卢象升以嫉丧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将，国之宝也，不得尽其才而枉陷于死。使当日者有一张居正为之相，则间必不行，师出有时，嫉无所施，各尽其才，而明之天下犹可不至于亡。然而迹庄烈之所为，虽有居正，不能用也。庄烈居高自是，举事不当，委咎于人。无择相之明，执国政者，皆朋党之主，数举数罢，易于敝帚。百职之任，何由得人乎！是以援私植党，充于朝廷；倾人夺位，险于仪、秦；将卒无忌，诛焚劫略，毒于盗贼；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贼如汤武。迨乎季年，主虑瞀乱，无所适从；诛戮亟行，四方解体，而明遂不可为矣。

相者，君之贰也，宗庙所凭，社稷所赖，不可以轻为进退者也。譬之构屋，户牖可以改作，丹垩可以数新，至于栋梁，则一成而不可易。古之为国者，得一贤相，必隆师保之礼，重宰衡之权。自宫中至于外朝，惟其所裁；自邦国至于边陲，惟其所措。谗者诛之，毁者罪之。盖大权不在，不可以有为也。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毁誉不患至前，田赋不患不治，吏必尚廉，将必能逞，士必能死，府库充盈，奴仆慑伏。彼十亡者，皆可无虞也。

然知人之识，自古为难，在叔世为尤难。叔世之人，矫情饰貌，矩行法言，欢兜可以为皋、夔，盗跖可以为夷惠，猝难辨也。然则中才之主，乌能任相乎？人不易知，功则不可掩。譬之饮药，一饮之而良，再饮之而效，三饮之而疾去者，必良医也，一饮之而不良，再饮之而无效，三饮之而疾不去者，必庸医也。人虽至愚，岂以疾去者为庸医，以疾不去者为良医哉！任相之道亦然。

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

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

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能用居正而不能保其终者，何也？居尊自高，耻于下人故也。显帝当幼弱之时，童心尚存，血气未刚，故惮于师傅，不敢为非。及其稍长，念先帝付托之重，又加之以贤母之训，而元辅才大功高，倚为股肱，尚不敢失师保之礼。然以万乘之尊，不得自专，而受挫于其臣，内怀忿悁，固已久矣。及居正死，念功之心，不胜其含怒之心，于是削其官爵，暴其罪愆，流其族属，至欲斫棺戮尸。始有明良之美，而终为桀纣之暴，君臣之际，及覆如是，可不为寒心乎！使当日者，居正尚存，勋劳日高，显帝之齿渐长，四方无事，志气骄盈，谗间得入，则居正覆巢之祸，不在身死之后矣。曷亦念手挈十岁之童子，坐之南面之上，奸乱不作，海内服从，泽洽中土，威畅四裔，使高帝之天下，安于泰山，此谁之功与！是则据辽宫之罪者，安天下之功大，虽割江陵一县以为封国，伐荆楚之良材以营宫室，未为过也。奈何身死之后，憾及骸骨，曾不得比于狗马，此良臣谋士所为望国门而却步者也！

迨乎庄烈之世，天下倾危，将相无人，乃追思昔功，官居正之子孙。人亦有言："往事则明，当事则昏。"使居正当庄烈之世，举以为相，朝受命而夕被诛矣，尚安望其有为哉！是故人君之患，莫大于自尊，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乾》之上九曰："亢龙有悔"龙德既亢，必有宇宙玄黄之战，而开草昧之运矣。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译文】　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有十个：有法律但却不实际执行，国家就会灭亡；奖赏和惩罚不公平，国家就会灭亡；对于身边的人赞美的人提拔重用，对百姓喜欢的人废黜不用，国家就会灭亡；百姓穷困，当官的却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去妥善安置，国家就会灭亡；官员们追求私利不知道羞耻，国家就会灭亡；找不到像样的人来担任军队的将领，士兵们不为国家卖命，国家就会灭亡；控制将领使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国家就会灭亡；不把太监侍从当做奴才使唤，让他们参与朝政，把他们叫做内臣，国家就会灭亡；国家的钱粮耗尽，不够用来供养官员和军队，国家就会灭亡。明朝的君主在以上十个方面，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以国家灭亡了，不一定非得出现桀、纣那样的暴行和动乱国家才会灭亡。

从君主那里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所以奸臣们把君主当做目标。人们都把他当做目标，都想讨得他的喜欢。一个人呆在深宫里面，不曾经历过世事，围着他侍候他的人有成百上千，这样即使再富有聪明智慧的人，也会有什么事情考虑不到、发现不了。因此谄媚的人假装忠心，奸诈的人假装诚实。这些人的耳

目亲信遍及宫廷的各个角落，通过皇上身边的人的嘴来诱导皇上，通过优伶们说的笑话来迷惑皇上。君主进了他们的圈套，还以为自己比别人都聪明，没有任何细小的事情看不到。于是，残害百姓的人凭着虚假的贤良得到提拔，葬送了军队的人凭着虚假的战功出了名。功勋和罪孽颠倒，赏罚不公到了使人震惊的地步。忠臣义士为国家肝脑涂地，白白地牺牲了生命，而专权误国的大臣和宦官们窃取了富贵，混一天算一天，他们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还跟没事儿似地自鸣得意。

庄烈帝也是一个性情刚毅、有所作为的君主。他以蕃王的身份继承了帝位。刚刚即位的时候，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除掉了犯有滔天大罪的魏忠贤等人，在朝廷上泰然自若，处惊不变。辛辛苦苦十七年，没有酒色、游乐，最后为国死去了。到了今天，老人们提起他来还总是流泪。这怎么会是灭亡了国家的君主呢？但国家最终还是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懂得用人的方法。

在那时，并不是没有贤能的人。袁崇焕因为敌人的反间计而被杀；孙传庭因为受到崇祯的胁迫，战败而死；卢象升因为受到别人的嫉妒而埋没了功绩。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将领，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冤枉地死去了。假使当时有一个张居正那样的人做丞相，那么敌人针对袁崇焕的的反间计就不会得逞，孙传庭的军队就会按照既定的计划出动，嫉妒卢象升的人就无从施展他们的诡计，这三个人就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明朝的天下还能够不至于灭亡。但是考察庄烈帝的所作所为，即使当时有张居正，也不会被任用。庄烈帝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办事不得当，把过错推卸给别人。没有选拔丞相的英明，掌握国家政权的人都是结党营私的家伙，多次提拔又多次罢免，像换掉一把破扫帚那么容易。这样怎么能有像样的人来担任各种官职呢？因此扶植亲信党羽的事情充斥朝廷；打倒别人，夺取官位，比张仪、苏秦还要阴险；军队横行无忌，烧杀抢劫，比强盗还要狠毒；百姓像害怕虎狼一样害怕军队，像盼望商汤、周武王那样盼望强盗。到了明朝末年，君主的头脑更加昏乱，面对混乱的局面无所适从；多次大开杀戒，国家分崩离析，于是明朝再也没救了。

丞相是君主的副手，是国家的依赖，不能轻易地任用或罢免。比方说盖一栋房子，窗户和门可以改装，墙壁可以多次粉刷，但是对于房子的栋梁来说，却是一旦装上去了就不能轻易改变。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得到一位贤能的宰相，一定用对待老师的礼义对待他，把定夺国家大事的权力交给他。从宫廷之内到宫廷之外的一切事情，只听凭他的裁决；从中原到边疆的一切事务，只听凭他的调遣。杀掉谗陷的人，惩罚诽谤的人。如果大权没有掌握在他手里，他就不能有所作为。国家有一位贤能的丞相，不用担心法令制度得不到整治，不用担心

奖赏和惩罚不公平，不用担心用人去人不明智，不用担心出现诽谤，不用担心田赋得不到管理，官员们一定会崇尚廉洁，将领们一定尽其所能，战士们一定敢于献身，国家财用充足，奴仆们老老实实。这就用不着担心出现那十种导致国家灭亡的情况了。

然而了解一个人的才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困难的，到了一个朝代的末期，就更加困难了。在每个朝代的末期，人们虚伪矫饰，行为保守，思想僵化，像欢兜那样的坏蛋可以伪装成皋陶、夔那样的好人，像盗跖那样的坏蛋可以伪装成伯夷、柳下惠那样的好人，好人和坏人常常出人意料，不可辨别。但是一个只具备了中等才能的君主，怎样才能选任一个贤能的丞相呢？人的才智不容易了解，但是他的功勋却是掩盖不了的。比如得病喝药，喝一次病情好转了，喝两次见效了，喝三次痊愈了，那么开药的人一定是一位好医生。如果喝一次不见好，喝两次不见效，喝三次还不痊愈，那么开药的人就一定是个庸医。一个人即使极其愚蠢，他又怎么会把治好病的人当成庸医，把治不好病的人当成好的医生呢？任用丞相的道理也是这样。

张居正做丞相，在他受命就职的时候，官员们都感到害怕，各司其职，朝廷上制度严明，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很快就见到了成效。他当政十年，国土安宁，国家富裕，军队强大。他尤其善于任用人才，谋划边疆事务、判断敌情，就像在眼皮底下一样一清二楚。他任用曾省吾、刘显平平定都蛮叛乱；任用刘云翼平定罗旁叛乱，拓展了数百里国土；任用李成梁、戚继光戍守北部边疆，辽东的军队多次胜利，收复失地数千里；任用潘季驯管理水利，黄河、淮河无洪水之灾。张居正的功劳是如此之大，尽管他权力很大，有震慑君主的嫌疑，但是跟严嵩比起来，谁好谁坏还是如同黑白一样分明。君主即使极其糊涂，也不可能把扰乱朝政的人当做贤良的丞相，把安定国家的人当做奸诈的丞相。如此看来，选拔任用好的丞相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明显帝任用张居正做丞相，像敬畏严厉的老师那样敬畏他，像相信神灵一样相信他，对他所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对他提出的规劝没有不改正的，这一点，即使是太甲、周成王也比不上。因此，张居正能够得以实现他的忠心，全部发挥他的才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都能达到目的，可以说真是太了不起了。《诗经》里说："能够善始善终的事情是很少有的。"明显帝能够任用张居正，但是却不能为他按排一个好的归宿，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明显帝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过于自尊，把自己的能力处在别人之下当做羞耻。明显帝年纪幼小的时候，还保存着一颗童稚之心，血气还没有那么强盛，所以害怕老师，不敢胡作非为。等他年纪稍稍大了一些，想到死去的先帝对自己的重托，再加上贤良的母亲的教导，并且张居正才能巨大，劳苦功高，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所

以尚且不敢丢掉对老师的尊重。但是凭着他皇帝的尊严，却不能独断专行，被大臣批评和抵制，所以心怀怨恨，由来已久了。张居正死后，明显帝对他的怨恨之情压倒了对他功劳的怀念，因此，剥夺他的官职，公布他的罪行，流放他的家人和眷属，甚至想劈开他的棺材，抛尸示众。开始的时候，明主忠臣相处，和谐美好，但是结果却做出了桀、纣那样暴虐的事，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像这样地被破坏了、完结了，这怎么能不叫人寒心呢？如果在当时，张居正还活着，功劳一天比一天高，明显帝的年龄渐渐长大，国家太平无事，这时明显帝变得骄横、自满，挑拨离间的谗言便会传到他的耳朵里，那么，张居正一家所遭遇的惨祸就不会在张居正死后才发生了。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初张居正手拉着一个十岁的毛孩子，使他得以安坐在皇帝的宝座之上，奸臣不敢作乱，百姓顺服安定，国家幸福和睦，威风远扬四方，使得祖先传下来的江山，安如泰山，这都是谁的功劳？这么想来，就会懂得，张居正霸占辽宫的罪过很小，而他安定国家的功劳巨大，虽然他在江陵一县搞独立王国，砍伐荆、楚一带的上等木材来为自己营造宫室，这也不能算做过分。为什么要在他死了以后，让他的尸骨不得安宁，对待他连狗、马都不如呢？这就是忠心耿耿的良臣谋士们纷纷离去的原因。到了庄烈帝的时候，国家形势岌岌可危，没有人能够担任起将相的大任，这才怀念起张居正当年的功绩，让张居正的子孙出来做官。人们常说："在过去的事情上很明白，对于眼下的事情就糊涂了。"如果张居正处在庄烈帝的时代，被提拔任用为丞相，可是当不了多久就被杀掉了，还怎么能够指望他有所作为呢？因此，君主最大的缺点莫过于太自尊，太自尊了就会失去臣下，失去了臣下就会失去人民，失去了人民，君主也就成了光杆儿司令。《周易·乾·上九》中说："处于最高位的国君，如果不警戒，就会有败亡之祸。"国君处于那么高的地位，他的过失将会引起很大战乱，天地间的气运就会转到开创另一个新的朝代上去了。能不小心谨慎吗？能不警觉吗？

善　功

【原文】　张居正位冠群臣。进为太师，天子不名。人臣之贵，极于此矣。辅少主，进退百官，易置将帅，九边戎事，奉其谕书，凛于诏勅。人臣之权，莫重于此矣、匡君，进戒，节用，丰财，百务修举，海内安宁，命将征伐，所向成功，四夷畏服，边境无虞。人臣之功，莫大于此矣。登高则身危，衡重则权坠，物成则阴杀，必至之势也、此伊尹之所不敢久居，周公之所逊而得免者也，况末世之君臣乎！

使居正于斯，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上褒其富国之功，则曰："此有司勤劳

所致也，臣何功之有！”上赏其命将克敌之功，则曰：“此将率之略，士卒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百僚进规，则拜受而加谨焉；身被劾奏，则引以为罪而不辩焉；入阁议政，则推让而不敢先焉；郎吏博录之属，见之而礼有加焉。入朝则秉笏如不胜也，侍侧则鞠躬如待罪也。社稷已安，规模已立，求贤自代，归老江陵，岂不善始善终哉！

乃不知道此。位已极矣犹恐人之不我屈；权已重矣，犹恐人之不我威；功已大矣，犹恐人之颂我者不至；时当退矣，犹固位而不能释。主忿积于中，群怨结于下，其祸已成，不可复解。显帝犹为能忍之主也，不然，不待辽宫一女子之诉，早已身死经毒，族无遗类矣。

是知居高，乃所以自卑也；立威，乃所以自侮也；好誉，乃所以自毁也；求固，乃所以自灭也。是故有为相之才，必有为相之学。使居正好学自修，不矜不伐，可以从伊周之后矣。

【译文】 张居正的地位在群臣之上，被任命为太师，天子尊敬他而不直呼他的姓名。作为一位臣子，这样的显贵已经到了极点了。扶佐年幼的君主，任命和罢免各级官员，撤换和委派军队中的将帅，边境上的军事事务，奉他的指令行事，被他下达的政令所震慑。作为一位臣子，没有比这更高的权力了。扶佐君主，向君主提出忠告，节约国家开支，充实国库资产，整顿各项政务，命令将帅征伐，所向无敌，外族因惧怕而降顺，国家安定，边境无患。作为一位臣子，没有比这更大的功绩了。但是，身处高位，就会很危险；秤杆重了秤砣就会掉下来；事物过于成熟，就会暗暗地衰败，这是必定到来的趋势。因此，伊尹不敢长时间执掌朝政；周公功成而退，得以免遭祸乱，何况后代的君主呢？

假使张居正处在今天，不自夸他的才能，不炫耀他的功绩。皇帝表扬他使国家富强的功绩，他便说：“这是各级官员勤劳的结果，我哪里有什么功绩？”皇帝奖励他指挥将帅卫国杀敌的功绩，他便说：“这是将帅们谋略高超和士兵们卖力的结果，我哪里有什么功绩？”官员们向他规劝，他便虚心接受，更加谨慎；自己被人当廷弹劾，便接受别人的指责，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去辩解；在内阁商讨国家大事时，谦让一些，而不是比别人早下结论；见到下属的各级官员，能够表现出更多的礼遇；到了朝廷之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呆在皇帝身边，小心翼翼，有如等待处罚。国家已经安定，法律章程已经确立，找一位贤能的人来代替自己，自己回到家乡去安渡晚年，这不就善始善终了吗？

但是他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地位已经相当显要了，还唯恐别人不服从自己；权势已经很高了，还唯恐别人认为自己没有威力；功劳已经很大了，还觉得别人赞美自己赞美得不够；到了功成隐退的时候了，还把持着职位不放手。君主心中对他不满，下面的群臣对他怨恨，灾祸已经酿成，不可能再消除了。明显

帝还算得上一位能够容忍的君主，否则的话，不用等到辽宫的一个女人告发他，他早就会被迫上吊服毒而死，家人也被满门抄斩、一个不剩了。

由此可以得知，一个人把持高位，恰恰会使自己变得低下；树立自己的威风，恰恰会使自己受到羞辱；喜好名誉，恰恰会败坏了自己的名誉；求得地位的稳固，恰恰会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因此，有了做丞相的才能，还必须有做丞相的修养。如果张居正热爱学习，加强自身修养，不骄傲不自夸，就能够成为伊尹、周公那样的人。

远　谏

【原文】　臣不敢谏，虽谏不直，直亦不尽。君不纳谏，虽纳不从，从亦不改。当其世之臣，虽有伊尹周公之告，若不闻知；虽有龙逢比干之忠，徒杀其身。吾今有言于百世以上，训百世以下之为君者，以代其臣之不敢直。诵吾之言，有不惊心丧魄，手战股栗者，非君也。

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义无道于民，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昔者桀为不道，身死于三□之国；纣为不道，身死于烈焰之中；太康不道，后羿逐之；厉王不道，国人流之。自夏以后，二十一代之失天下者，其祸类然也。迹其所以亡者，奄妾蛊志，权奸蔽聪，滥赏淫刑，善恶倒置，似亦庸君之常，未足大异。然有一于此，虽不即亡，祸成于渐，不及其身，在其子孙。天命已去，臣叛人散，死亡奔流，如四君者，一朝为烈矣。

今夫富家大族，虽不幸而身陷刑辟，犹可以保其妻妾，全其子弟，不至于灭绝。万金之子，骄矜淫佚，废其田宅，其亲戚友朋，犹有恤而周之者。虽失其故业，环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粝之食，父子夫妇，犹可庇其身而聚处也。为天子者则不然。家国一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盗及寝门，左右奔逃，宫妾散亡，珠玉尽俘，宫殿烧焚，身为囚虏。嫡庶诸子，骈首就系；后嫔贵主，受辱于人。累世坟陵，藏穴发掘，松柏斩伐，宗庙丘墟，祐主毁弃，百十鬼神，号哭而无所凭依。当是之时，万乘之主，求为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与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亡国之惨，一至此哉！

不啻是也，既毒其家，遂毒天下。当是之时，社稷无主，群雄并起，各据一方；大者百余城，小者一二十城，相争相杀，无有宁日。五里之邑，十里之郡，朝属于东，夕属于西，旋陷旋复。父兄子弟，死亡无遗类。四海之内，覆军屠民。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惟兵刃，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天灾流行，野无青草，民之冻饿而死者，枕藉于道。迨夫天心厌乱，或一二十年

而后定，或数十年而后定，或百年而后定，海内死者，非算数之所及矣。亡国之毒，又至此哉！

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破家亡国，流毒无穷，孰为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谁乎！世之腐儒，拘于君臣之分，溺于忠孝之论，厚责其臣而薄责其君。彼乌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乱，非臣能乱之也。使舜内惟二妃之听从，外舍皋、夔而用四凶，虽有皋、夔，舜之天下必乱。使纣不听妲己之言，舍佞臣而用比干、胶鬲，虽有佞臣，纣之天下必治。治乱在君，于臣何有！

不责其臣而责君者，非吾之言，仲尼之教也。《春秋》之法：臣弒其君，罪在臣，称臣之名；罪在君，称君之名，而不著其臣之名。宋人弒其君杵臼，齐人弒其君商人，莒弒其君庶其，晋弒其君州蒲，莒人弒其君密州，吴弒其君僚，皆隐其臣之名，若国人共诛之者。岂宽弒君之贼哉？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后动于恶；非人弒之，自弒之也。君而不君，国人不与，社稷不保，国家危亡，而且恶名著于《春秋》，罪在贼臣之上，可不惧乎！

人无贤不贤，贤不贤惟君；政无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虽恒才常法，可以为治；君惟不道，虽有大贤良法，亦以成乱。是故明哲之君，无所为恃，必责于己。知天子于民庶，过及十一，祸倍百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亦有嬖妾，南威、西子身之蛊也；亦有便侍，竖貂、勃鞮，家火蠹也；亦贵所好，巧言令色，朝之贼也；亦贱所恶，良药镵石，国之宝也。若反其道，则上祸祖父，下灭子孙，血流海内，屠及百年。

吾为此惧，于百世之上，训百世以下之为君者。若闻吾言，惧而知改，虽中才之主，可以保天下。其有暴君，终于不省，乐祸不悛，则有如前之所言者。是谓远谏，亦谏之一法乎！

【译文】　大臣如果不敢大胆地规劝君主，虽然规劝也不一定有话直说，即使有话直说也不一定畅所欲言。君主如果听不进大臣的劝告，虽然表面上采纳了大臣的意见但实际上也不一定服从，即使服从了也不一定改正。当朝的大臣当中，即使有人向他发出伊尹、周公那样的忠告，他也仿佛没有听到；即使有龙逢、比干那样忠心耿耿的人，也只能徒遭杀身之祸。我现在想对历代的君主们发表一些意见，同时也为了规劝后代的君主们，替大臣们说他们不敢直说的话。读了我的话，如果不惊心动魄、手打颤腿发抖的，他就不是君主。

国家很大就可以有恃无恐吗？军队很多就可以有恃无恐吗？只要君主对待百姓不讲道义，那么不管国家的军事多么强大，防务多么严密，要想打败它还是像砸碎一个鸟蛋那样容易；即使把天下的金属全部用来制作武器，把京城附近的人口全部用来当兵，要推翻它还是像踢倒一个小孩子那么容易。过去夏桀

不仁道，结果惨死在三国；商纣不仁道，结果被火活活烧死；太康不仁道，结果被后羿驱逐；周厉王不仁道，结果被国人流放。从夏朝以后，二十一个朝代中丢掉了天下的君主们，都遭遇到了类似的灾祸。考察他们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宦官和妃子们迷惑了他们的心志，掌权的奸臣蒙蔽了他们的头脑，胡乱地行赏，过度地用刑，善恶颠倒，这对于昏庸的君主来说也好像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有时上述几种情况不是全部都有，但是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条，即使不会马上灭亡，灾祸也会慢慢地到来，君主自己遭遇不到灾祸，但他死后灾祸将降临到他的子孙后代头上。上天赋予君主的命数已尽，大臣背叛，众人离散，死的死，逃的逃，流放的流放，像历史上的桀、纣、太康、周厉王一样，总有一天会造成大的灾祸。

当今的高官显贵，即使不幸触犯了刑律，被治了罪，还能够保全家室，保全后代，不至于被满门灭绝。富豪之家的子弟，骄横跋扈，荒淫无度，即使他们犯了法被没收了田地房屋，亲戚朋友当中，还是有人怜悯和救济他们。虽然他们丢掉了以往的家产，但还是有简陋的房子住，有粗布衣服穿，有粗陋的饭菜吃，家人还是有地方藏身，得以团聚。当君主的就不是这样了。国家一旦灭亡，便无处可逃。强盗攻入皇宫，身边的人纷纷逃走，宫妃们流离失所，珠玉宝器被抢个精光，宫殿被烧毁，君主本人成了俘虏。儿孙们被绑成串；后宫的嫔妃公主被人侮辱。世代祖先的陵墓被掘，坟上的松柏被砍掉，宗庙变成了废墟，里面供俸的神主被毁坏抛弃，神哭鬼嚎，无依无靠。在这个时候，过去统治亿万臣民的君主，如今想当一个乞丐也当不成，想跟老婆孩子相依为命苟延残喘也办不到。亡国之痛，就是这样的悲惨！

岂止这些，国家灭亡，既害了君主自己的身家，因此也害了天下人。这时，国家失去了主宰，各路强盗同时而起，各据一方；势力大的占据一百多个城池，势力小的占据一二十个城池，互相争夺，互相杀戮，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大小州县，一会儿属于这边，一会儿属于那边，很快被人攻占，很快被人收复。父老兄弟，统统被赶尽杀绝。国土之内，军队被消灭，人民被屠杀。原野上倾倒着人的尸体，河谷中流淌着人的鲜血。人民不光受到战争的毒害，男人不能耕种，女人不能纺织，天灾流行，原野上看不到青草，到处是挨饿受冻而死的百姓。等到上天厌恶战乱的时候，或者一二十年，或者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国家才能安定下来。到这时，国内死去的人数，已经无法统计。国家灭亡的代价又是这样的惨痛啊！

河流决口泛滥，一定得向筑堤的人问罪；相邻的许多户人家被烧，一定得向最先失火的那户人家问罪。那么国家覆灭，老百姓家破人亡，是谁导致的呢？不是君主又是谁呢？世上那些愚腐的读书人，头脑被君臣差别所束缚，陷在忠

孝的观念里，在国家灭亡的问题上，严厉地指责大臣，却很少追究君主的责任。他们哪里知道，治理好国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大臣；国家动乱，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大臣。如果舜对内只听从娥皇、女英的话；对外不重用皋陶和夔，而用共工、欢兜、三苗、鲧四个坏蛋，当时虽然有皋陶和夔这样的人，舜的天下也一定会大乱。如果商纣不听从妲己的话，不用奸臣而重用比干，胶鬲，虽然当时有奸臣，商纣的天下也会治理得很好。国家是治是乱，责任只在于君主，大臣们有什么责任？

不责怪大臣而责怪君主，这不是我发明的观点，这是孔子的学说。《春秋》的记事笔法：如果大臣杀死了国君，那么大臣有罪，于是书中写上这个大臣的名字；如果国君有罪，就写上国君的名字，而不写大臣的名字。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杵臼，齐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商人，吕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庶其，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州蒲，吕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密州，吴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僚，《春秋》中记载这些事件时，全部隐去了弑君者的名字，读起来好像是全国的民众一起杀死了国君。这难道是对弑君者的宽容吗？只是由于君主不仁道，国人才不把君主看作君主，采取暴力将君主杀死。君主没有君主的美德，百姓就不答应，江山就保不住，国家就会危险以至于灭亡，而且还要在《春秋》中留下恶名，他的罪恶比弑君者的罪恶还要严重，能不令人害怕吗？

普通人谈不上贤能不贤能，主要看君主贤能不贤能；国家政治谈不上善良不善良，主要看君主善良不善良。只要君主仁道，即使仅仅具备普通才能的人、采用一般的方法，也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只要君主不仁道，即使有杰出的能人、采用很好的方法，也会造成大乱。因此一个圣明的君主并不依赖别的什么，凡事总要追究自己的责任。由此可以得知，天子跟普通人相比，他的过错只相当于普通人的十分之一，但是他所造成灾祸却是普通人的百倍、千倍。他必须总是小心翼翼，就像靠近万丈深渊，就像走在薄薄的冰面上。南子威、西施那样的宠妾是害人精，竖貂、勃鞮那样的侍臣是败家子，花言巧语、阿谀谄媚的人是朝廷的盗贼，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人是国家的财富。如果违背了这些准则，会祸及祖先、灭绝子孙后代，血流遍地，遗患无穷。

我为我想到的这些感到恐惧。如果听从了我的劝告，感到害怕，知道改正，即使一个仅仅具备中等才能的君主，也能够保全国家。如果哪个残暴的君主一直不醒悟，甘愿把祸患当成乐事而不肯悔悟，那他的下场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叫做对君主的长远的忠告，也算是忠告的方法之一吧！

卿　牧

【原文】　明君欲兴上治，举贤以任官，必审官以尽其所学。稽古以为名，顺时以定职，期于允宜，以安天下之民。

冢宰辅相天子，无所不理。今名为吏，但主除吏。当授使授，当陟使陟，当黜使黜，不过注簿一小吏，乌得为长卿！五卿皆然，不可以不正，请复名为冢宰。冢，大也；宰，主也。五卿、诸寺、诸司、史历、军将、仪卫、奄人、群牧、守令，皆其所统也；宫、朝、畿、州、华、夷、文、武、政事，皆其所治也。纪纲万方，弼亮一人。君在，代之理；君崩，摄其政，乃其所任也。而其大者则在用人。《周官》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即用人在其中，当申命之以重其用人之责。人鲜睿圣，无私则明，博咨则周。朝之卿士。日夕所见，岂或不知。近自邦畿，至于海隅，苦乐丰饥，其长不敢不以闻。虽有所蔽，形于别奏，流于谣谚，闻于计吏、僚友、游士之口，皆可审察而知之。其政得失，其人贤不肖，其才长短，即可凭以为黜陟，为易置。天子垂拱仰成，百官尽职听命。嬖宠不得邀厚禄，贵戚不得窃尊位，贤能无沉沦之叹，俊杰有奋兴之路，内外之官，无不得人。居此位者，不兼庶政，庶政实由以举；不兼众功，众功实由以奏；不专治平，治平实由以成，斯无忝于冢宰。

司徒任土制赋，当从今职，以敷教归之宗伯，而授司空以地利之任。今名为户，按户纳租，不过守籍一小吏，乌得为次卿！请复名为司徒。徒者，众也。有众，土乃治；土治，财乃生；财生，用乃足。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司徒之职，重农功，籍土田，审肥硗，时赢绌，稽蓄散，慎出纳。制为成法，授之有司，毋敢废越。必使民有余藏，国有余用，虽天灾流行，年谷不登，而民不困。去贪黩，如鹰颤之逐鸟雀；去苛敛，如药石之攻疾。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财，后宫不得有珠锦之饰，贵戚不得有田宅之饶，民庶不得有侈丽之好。不以征伐伤财，不以营作伤财，不以多事伤财。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斯无忝于司徒。

宗伯敷教扰民，以端治化，小大由之有所视效。今名为礼，但言其道，未显其官。请复名为宗伯。宗者，师也；伯者，长也。礼出于身，为天下师，为百度长，上下从之，如徒之不敢违师，如少之不敢先长。名为宗伯，所以重其责也。礼行于宫，君毋骄，后毋陵，嫔宠毋逾，嫡立毋易，庶爱毋干。礼行于朝，君毋过尊，臣毋过卑，凡尔百职，有功不伐，有能不矜，居上不骄，居下不援。礼行于四海，父子不相离，夫妇不相陵，兄弟不相争，强不暴弱，富不耀贫。有难之者，谓三代世远，末俗多伪，言礼于今，必不可行。是不达情之

论也。民何爱恶？群尚则爱，群弃则恶；物何贵贱群尚则贵，群弃则贱。礼不离文，徒文则晦；礼不离器，徒器则虚。以文以器，民之观之，同于优偶，礼云乎哉！以文见实，以器达意。敬敷五教，必先正君，君身先之，大臣率之，小臣顺之，庶民观而化之。风被心悦，虽驱之使勿从，亦且不得，何患乎难行！如是，则兴仁兴让，无争无党，三代之治可复，斯无忝于宗伯。

司马主兵，期于弭兵。兵者，毒民之器，今名为兵，是示天下以尚兵，非吉祥之名也。请复名为司马。国之大事在兵，兵之大用在马；隐其名，必修其实，制胜有具矣。数军实，核籍伍，教行陈，严约束，乃戎事之常。而其大者亦如冢卿，在能用人。图危在安，定乱在暇，必素知其人之智勇，蓄以待用。其贰其属，必皆知兵之人，以及朝臣牧属，有堪为将者，又皆博访而知之。一旦寇发，如抽矢于房，惟我所使，不患无将。己知兵，然后知知兵之人。用是卿者，必求知兵之才，试于疆场，遍历山川，通古谋略，达今情事，乃可以授斯任，如是，则卿使将，将使偏裨，偏裨使千百长，如臂运手，手操弓，弓发矢，矢破的。捍边制蛮，虽远在万里，如提挈于左右手。甲兵不用，威德远服，战胜于朝廷者，上也；赏罚严明，先期决胜，计日献捷者，次也；将士和睦，保守封疆，寇至能御者，又其次也。三长有一，斯无忝于司马。

司寇诘奸慝，禁暴乱，表里宗伯，以成政教，不一于刑。刑者，残民之物，今名为刑，是示天下以尚刑，非仁慈之号也。请复名为司寇。民不知礼，见利则争，争成夺，夺成寇，以至于大乱。名为司寇者，欲其功至于内宁外靖，无为寇者，不啻明刑无失而已。夫功期于无寇，事则先于明刑。刑罚不中，当死不死，不当死乃死；当流不流，不当流乃流。其在有位，功罪不分；其在庶民，手足无措。贤人害，小人利；善人祸，恶人福，必且沦胥以底乱亡。夫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刑乃威，威则民畏。刑于命狱，于鬻狱，于奸狱，刑乃清，清则民服。今之议狱者，盗杀为重，财产为轻。乌知财产为四海之大命，有司轻之，恒不为理，理不得宜，亦不卒事。逮役所至，尽其鸡豚，亡者不复反。多所亡，渐至家室空虚，农民失业，其害大于盗杀。必申戒有司，惩其所知，儆所不知，孰敢不尽心于狱！如是，则臣安其职，不虞得罪；民安其家，不罹祸殃；寇贼奸宄，无衅以作，斯无忝于司寇。

司空所掌，则如今制，以从《周礼》之考工，但不可名为工。名为工，是上卿下夷于贱工矣，奚可乎！请复名为司空。宫室美，则山林空；衣服丽，则机丝空；饮食侈，则牢埘空。名为空者，欲其不空也，犹治乱之臣曰乱臣也。时平则淫，物丰则奢。《毕命》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奢丽之风，实由上作。居斯位者，其朝夕陈戒于君，告以大康好峻宇而夏亡，纣作奇技而殷亡，幽王殚杼柚之力而周亡。传有明鉴，不可不惧。楩楠不发于荆

蜀，丹青不进于辰沅，翡翠不进于交广，珠玑不进于雷池，织绣不造于东吴，三代尊卣不御，汝定陶器不御，苑囿不广，禽兽不畜，桂柏不值，桔荔不尝。无征伐转输之劳，以造舟车，增甲楯。于是民不费财，农安耕作，养老育幼，不废其业，斯无忝于司空。

六卿之贰，皆卿才也；亚长一命，其位已尊，皆天子大臣也，今名为侍郎，郎，微官也，其辱已甚，请从其长之名而为少。冢宰之贰，曰少宰；司徒之贰，曰少司徒，各置左右。其次四卿皆然。六卿有退者，即以代之，其任如长。嘉绩并著，斯无忝于卿贰。

京师，天子之都，今夷为府，京尹重任，今为闲职，请从汉制，名为京兆尹。贵戚有讼，决于是；六军犯法，正于是；五侯、公主、后族、奄奴、嬖幸，不得肆行，豪侠不得惑众。奸宄不得潜藏。京师肃清，郊圻无虞，斯无忝于京兆尹。

卿尹如是，余官可定也。内有六卿，外有群牧，古之制也。今又以巡抚临之，非由内使，虚有巡名。多官盛卫，以都御史之威，恐喝官民。府且之吏，入见严于朝参，跪拜卑于奴隶。卿属无此礼，乃行于外，以辱君子，挫志士，是教天下以无耻，何以风有位！出入铙吹，行道霆震，上下隔绝。禀令发命，三累而上，三累而下，而后及民。天子一人，六卿在内，不周万里，故设斯任。乃亢绝如是，亦何与于蚩蚩农民，琐琐妇子！都御史既革，其并革之。昔未有巡抚，三司分治赋兵刑而无所统，固非良法，请亦革之，而复立州牧，赋兵刑以其贰属分理而统于牧。牧者，养也，当下其尊而与民亲。以时行视，少从，少骑，裹粮，束刍，步田塍，入庐舍，讯父兄，抚妇子。如召伯巡行，遇有讼者，就决于树下。周知民艰，从欲去恶，目见遂行。军伍修整，武奋严密，内外有寇，随发攘除，百姓不惊。其于守令，重之如保母，亲之如弟侄。以事时见，降阶以迎，登堂以揖，燕好以密，而禁其跪拜。春秋会盟之礼，五等之爵，虽有上下，同列，同坐，同歃，同盟，其相称皆曰君，曰寡人。大国大夫，亦得会伯子男。岂若今之外吏，尊卑悬绝哉！故州牧于守令。当敬之以礼贤，亲之以共励。及考绩之年，功罪明列，不敢隐蔽。牧考则诸绩听于六卿。于是各尽其职，境内无虞，斯无忝于州牧。

古人有言曰："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府县之官，以知为名，非义也。请如汉制，为郡守，为县令。守者，保也；令者，善也，保土善民也。

【译文】 贤明的君主想要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提拔贤能的人才来担任各种官职，必须考核官员们的能力，把他们的才学全部发挥出来。考察古代的制度来设立官名，顺应时代的变化来规定官员的职责，期望做到名实相称，以此来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冢宰辅佐天子，没有什么他管不着的事情。如今把冢宰称为“吏部尚书”，只让他负责官员的任职和罢名。应当任命的任命，应当提升的提升，应当罢免的罢免，这样，他只不过是一个为官员们登记造册的小官吏，怎么能够成为长卿？五卿也是这样，名称不能不端正。应该恢复古代冢宰的名称。冢，是大的意思；宰，是主宰的意思。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各个寺、各个司、制订历法编撰史书的机关、军队中的将领、掌管仪仗护卫的官员、太监、地方长官、一郡的太守和一县的县令，都在他的管辖之下；内宫、朝廷、京畿、各州，国内、国外，文武政事都在他的管理之内。朝廷的政事多种多样，但是辅佐君主的只有冢宰一个人。君主在位的时候，代理君主管理朝廷事务；君主驾崩的时候，暂时代理君主行使权力，这是冢宰的职责。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任用人才。《尚书·周官》当中规定了冢宰的任务是掌管国家的治理，统辖各种官职，均衡各地的事宜，任用人才一项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应当再三强调这一点，使他重视为国家选用人才这一职责。世上少有极其聪明的人，没有私心就能达到明智，广泛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事就能周全。朝廷里的官员，每天他都能见到，不会有不了解的。从京城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百姓生活的苦乐，是丰衣足食还是挨饿，那里的地方长官不敢不把情况报上来。即使他们有所隐瞒，也会从别人的奏折中流露出来，通过民谣谚语流行开来，从统计、上报的官员以及僚属、朋友、串门聊天的人的口中得知，通过对这些传言的调查证实从而了解到实际情况。官员们管理行政事务的得失、某个人贤能不贤能、他的才能的大小，就可以作为这个人提升、罢免或者改派的凭据。天子无为而治，官员们忠于职守。不能因为有人受到皇帝的宠爱，就给他很高的俸禄；不能因为有人是皇室的亲眷，就让他占据很尊贵的官职。贤良而有才能的人没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豪杰之士奋发有为，朝廷内外的各种官职，全部都有适当的人才来担任。这样，做冢宰的用不着亲自去处理各类政务，实际上各类政务便已经在他的手下振兴了；用不着去督促官员们创造政绩，实际上通过他的管理官员们便已经创造了政绩；用不着一门心思地去求得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实际上通过他已经实现了。这样才不愧为冢宰。

司徒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土地赋税，应当遵从当今的作法，把布施教育的职责交给宗伯，让司空去掌管土木工程。现在把司徒称为“户部尚书”，挨家挨户地缴纳租赋，不过是一个主持登记注册的小官吏，怎么能够成为次卿！应当恢复古代“司徒”的名称。徒，是人口众多的意思。有了众多的人口，土地才能得到开发利用；土地得到了开发利用，才能产出财富；产出了财富，国家的经济力量才能雄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土地是国家的根基，财富是生民百姓的生命。司徒的职责，是重视农业生产，登记土地田产，审查土地的肥沃和贫

瘠，掌握盈亏，检查储备情况和散失情况，认真搞好出库和入库工作。把这些职责制定为完整的法令，把它交给下属的官员遵照执行，任何人不得无视或者跨越它。必须让百姓有富余的藏储国家有富裕的储备，这样即使天灾流行，粮食收不上来，百姓也不会贫困。像鸟驱赶麻雀一样去除贪污，像药物冲击疾病一样去除横征暴敛。皇帝不得占有仅供私人使用的财产，后宫内不得有珠宝锦缎等华丽的服饰，皇室的眷属不得占有丰饶的田宅，普通百姓的生活不得奢侈豪华。不能因为战争损害国家的财富，不能因为大兴土木损害国家的财富，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损害国家的财富。这样，经过三年财富必定增长，经过五年必定收到成效，经过十年国家必定富强，这才不愧为司徒。

宗伯的职责是布施教育，安和百姓，从而端正国家的风气，在这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他来掌管，让人们遵从和效仿他。现在把宗伯的名称定为“礼部尚书”，只是说出了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但没有明确他的职责。应当恢复古代“宗伯”的名称。宗，是老师的意思；伯，是年长的意思。各种礼法从他那里产生出来，作为天下人的老师，作为人们从事各项事务的样板，从上到下都遵从他，如同弟子不敢违背老师，就像年轻人不敢居于长者之上。取名为“宗伯”，是为了突出他的职责。礼法在宫廷里实施，君主不能骄横妄为，皇后不能欺压别人，宠妃不能越出规矩，嫡生的长子既立，就不能轻易变动，即使皇帝喜爱傧妃们所生的孩子，也不能让他们侵犯礼法。在朝廷上实施礼法，君主不要过于尊贵，大臣们不要过于卑下，各职各类的官员，有功的不自夸，有才能的不骄傲，地位高的不骄横，地位低的不攀高。在整个国家实施礼法，父亲跟儿子不互相背离，丈夫和妻子不互相欺负，兄弟之间不互相争斗，强壮的不欺凌弱小的，富人不在穷人面前夸耀。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尧、舜、禹的时代离得太遥远了，末世的社会风气中有许多虚伪的东西，在今天谈论礼法，一定行不通。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论调。百姓怎么会喜爱凶恶呢？为多数人所崇尚的，他就喜爱；为多数人所屏弃的，他就嫌恶。东西怎么能分出贵贱来呢？多数人崇尚的，就贵重；多数人屏弃的，就低贱。讲礼仪是离不开仪式、辞令的，但是只讲仪式辞令就晦涩不清。讲礼仪是离不开玉帛、祭器的，但是只讲究玉帛、祭器就空洞而不实在。光凭着仪式、辞令，光凭着玉帛、祭器来推行礼法，百姓看了，就像在演木偶戏，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礼义？应当通过仪式、辞令体现出实际的内涵，通过玉帛、祭器传达真实的意义。认真推行五种伦常教化，必须首先端正君主的作风。君主以身作则，地位高的大臣来领导，地位低的大臣遵从和效仿，百姓见了纷纷依照这个样子去做，人们被美好的道德风气所感动，心悦诚服，即使你驱赶他们不让他们跟着做，都办不到，还用得着担心教化难以施行？像这样，仁爱和礼让就会复兴，就没有争斗没有结党营私，社

会面貌就可以恢复到尧、舜禹时代的样子了，这才不愧为宗伯。

司马的职责是掌管军事，目标是消除战乱。战乱是一种毒害百姓的东西，现在把司马称为“兵部尚书”，这是在提倡天下人崇尚武力，这个名称不吉利。应当恢复古代“司马”的名称。军事是国家大事，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在于兵马；司马这个名称隐去了“兵”字，但在实际中必须修整军事实力，这样才能克敌制胜。清点军用物资，核查部队的名册，教导战士排队列阵，严肃军中纪律，这是军队中的经常性事务。对司马来说最重要的，也像冢宰一样，在于任用贤能的人。在国家安全的时候要想到怎样摆脱危难，在国家平静的时候要想到怎样平定动乱，这就必须在平时就了解和掌握每个人的智慧和勇敢，留着到了一定的时候将他派上用场。司马的副手和下属，也必须都是懂得军事的人，从朝廷到地方，哪一位大臣、哪一位官员，有军事才能，能够胜任做军队中的将领，都要广泛地探访和掌握。一旦爆发战争，就像把箭从箭袋里拔出来一样，迅速、便捷，让他们听凭自己的调遣，用不着担心到时候没有人出来担任将领。司马不但自己懂得军事，还要了解懂得军事的人才。选用人来担任司马的职责，必须寻求懂得军事的人才，把他放到战场上考验他，他必须游遍各地的山河，通晓古代的谋略和当今的事态，这样才能把司马的职位交给他。像这样，司马指挥将领，将领指挥偏将和裨将，偏将和裨将指挥千夫之长、百夫之长，就像胳膊带动手，手中持着弓，弓上射出箭，箭命中靶子。捍卫边疆，制服蛮夷，运筹帏幄之中，决胜万里之外。对于司马来说，不动用武器兵力，靠自己的道德的威力就能够使远方的敌人顺服，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朝廷上战胜敌人，这是最好的；司马赏罚严明，预先能够决定胜利，按计划中的日程取得胜利的，这是二等的；能使得军中将士和睦，保卫国家疆土，外敌来了能够抵御的，这是三等的。具备了这三项才能中的一项，就不愧为司马。

司寇的职责是查办邪恶之事，禁绝暴乱。司寇主管刑罚，宗伯主管教化，二者互为表里，以此来达到国家的治理，不能一门心思动用刑罚。刑罚是残害百姓的东西，现在的的名称定为“刑部尚书”，这是在向天下人宣称崇尚刑罚，这不是仁慈的称号。应当恢复古代“司寇”的名称。百姓不懂得礼义，在利益面前争斗，因为争斗导致抢夺，因为抢夺而产生了强盗，致使天下大乱。起用“司寇”这个名称，目的是让他做到使国内外安定平静，没有强盗事件发生，这跟要求他严明刑律，不发生差错是一样的。要想希望不发生强盗事件，就得预先严明刑罚。刑罚不公平，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应当处以死刑的不处以死刑，不应当处以死刑的却处以死刑；应当流放的不流放，不应当流放的却流放了。对于当官的人，功劳和罪过不分；对于普通百姓，更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贤能的人遇害，小人得利；善良的人遭受祸患，坏人享服，这必定会使得人们相继

干坏事，直到使国家灭亡为止。刑罚从地位显贵的人开始，从受宠爱的人开始，从皇帝身边的近臣开始，刑罚才具有威力；刑罚具有威力，百姓才会畏惧。在人命案中动用刑罚，在买卖案件中动用刑罚，在奸臣案件中动用刑罚，刑罚才会清正严明；刑罚清正严明，百姓才会顺服。当今评断官司的官员，对强盗、杀人案件判得很重，对财产案件判得很轻。他们哪里懂得，财产是国家的命脉，官员们轻视这一点，对这类案件通常不审理，审理起来不得法，也不彻底。衙门里抓人的差役每到一个地方，抢光了百姓的鸡、猪家畜，这些东西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丧失的越来越多，渐渐地致使百姓家室空虚，农民失去了产业，这种危害比强盗事件还要严重。必须向官员们申明戒律，对于明知是犯罪但却不处理的予以惩罚，对于不懂的给予警告，这样谁敢不尽心尽力处理案件？像这样，大臣们安于职守，用不着担心因触犯法律而获罪；百姓安居乐业，用不着担心遭遇祸害；盗贼和坏人没有理由捣乱破坏。做到了这些，才不愧为司寇。

司空的职责，应当遵从当今的制度，以适应《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定，但是它的名称不应叫做“工部尚书”。取名为“工”，是把高级的大臣变成了低贱的工匠了，这怎么可以呢？应当恢复古代“司空”的名称。宫室造得豪华，山林就会空虚；衣服穿得华丽，织布机上就会空虚；饮食很奢侈，畜栏和田园就会空虚。司空这个名称中用了“空”字，实际上是想让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不至于空虚，就像把治理祸乱的大臣称为“乱臣”，是反其意而用之。世道太平了就会有淫乱，物产丰富了就会产生奢侈。《尚书》中的《毕命》一篇里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庭，很少能够遵从礼法；用简朴粗陋去改变奢侈华丽，国家才会万世不衰。”奢侈豪华的风气实际上是从宫廷中兴起的。执行司空这一职位的官员，应当经常向君主提出忠告，向君主阐明：太康由于喜好建造高大漂亮的宫室，所以夏朝灭亡了；商纣由于用奇技淫巧来取悦女人，所以商朝灭亡了；周幽王由于横征暴敛，所以周朝灭亡了。这些史传当中的明明白白的教训，不能不使人惧怕和警觉。不要从荆、蜀一带砍伐珍贵的木材，不要从辰沅一带取用颜料，不要从交州、广州一带取用翡翠，不要从大的湖泽中取用珍珠，不要在东部江浙一带织造奢侈的丝绸锦绣，不使用上古时代的酒器，不使用汝定出产的瓷器，不要把皇家园林造得那么大，不要豢养珍禽异兽，不要种植桂树、柏树那样高级的花木，不要品尝柑桔、荔枝那样昂贵的水果。没有长途征伐、辗转运输的劳苦，把力量用来制造车船，增加军队的装备。这样，百姓不破费财产，农民安心种田，养育老人，哺育儿童，不荒废家业。做到了这些，才不愧为司空。

上述六位大臣的副手，也都具备与他们同样的才干；长与次，都是相等的命官，没有高下之分，副手的地位已经很尊贵了，都是天子手下的大臣。现在

的名称把他们叫做“侍郎”，郎，是微不足道的小官，这也太侮辱人了。应当依照正职的“长”的名称把他们称为“少”。冢宰的副手叫做“少宰”；司徒的副手叫做“少司徒”，分别为他们配置左右副手。其余的四位大臣也应照此办理。六位大臣当中如果有人退位，就让他们的副手去代替他，他们的职责跟正职的职责是一样的。他们的美名和功绩同样也会得到表彰，这样，才不愧为六卿的副手。京师，是天子所居的都城，现在把它称为“府”，京兆尹本来是个重要的职位，如今成了闲散的职务。应当依照汉朝的制度，把它取名为“京兆尹”。贵族家眷们有了官司，让他来决断；军人触犯了法律，让他来纠正；使得王侯、公主、皇后的亲眷、太监奴仆、爱妃宠妾，不能够肆意妄为，江湖上的豪强侠客不能够迷惑众人，奸猾的小人不能够隐藏。京城里面法度严明、秩序井然，京城所辖的地界之内没有忧患，这样才不愧为京兆尹。

上面说到的官职是这样，其余的官职也就能够确定了。朝廷之内有六卿，朝廷之外有各级地方长官，这是古代就有的制度。当今又在地方长官之上加上一个巡抚的官职，这些人不是从朝廷内部委派出去的，只是徒有虚名。官员多了护卫人员也就多了，他们摆出都御史的威风，来恐吓、吆喝百姓和下级官员。州府和县里的官员进见他们，比在朝廷上参见皇上还要规矩森严；向他们跪拜，样子比奴隶还要卑贱。公卿大臣之间没有这样的礼节，就在朝廷以外行使开来，以此来侮辱正直的君子，挫伤仁人志士的感情，这是在教导天下人不知道羞耻，还怎么端正官员的作风？出来进去，吹吹打打，走在路上大张旗鼓、耀武扬威，使得朝廷与百姓之间互相隔绝。颁布一条法律，传达一道命令，得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手续，然后才达到百姓中间。天子只有一个人，六卿呆在朝廷之内，顾不上万里以外的事情，所以设立了这么一个官职。但这些人却是这样地高高在上、飞扬跋扈，能给那些傻里傻气的农民和卑卑琐琐的女人孩子带来什么好处？现在都御史这个官职已经革除了，巡抚这个官职也应当一并革除。过去没有巡抚，地方上的田赋、军事、刑罚三个部门各行其事，没有统辖，这固然不是好的做法，现在有了巡抚，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应当革除这个官职，再设立州牧，掌管田赋、军事、刑罚的官员及其副手仍然各司其职，全部归州牧管辖。牧，是供养的意思，应当放下他的架子跟百姓亲近。按时外出巡视，少带随从，少骑马，自带粮食，穿着朴素，走在田垄上，走进百姓的茅舍之中，问候父老兄弟，安抚妇女儿童，就像当初召伯外出巡行，遇到打官司的事，在树下就地评断。广泛了解百姓的苦楚，满足百姓的愿望，清除罪恶，看到什么事情应当做就立即着手去做。军队管理得整齐划一，军事力量强大、组织严密，国内国外有了敌情，立即发动军队排除，而不惊扰百姓。对待郡县的太守和县令，应当像对待抚养了自己的保姆一样厚待他们，像自己的弟弟侄儿一样亲近他们。有了事情

及时地跟他们会见，走下台阶去迎接，进了房子之后向他们揖让，跟他们融洽相处，加深感情，禁止他们向自己跪拜。春秋时代诸侯们相聚订立盟约时的礼节，与会者的爵位有五等级，虽然其间有高下之分，但还是一起站立，一起就座，一起喝酒，一起订立盟约，他们之间彼此称呼，都称对方为“君”，称自己为“寡人”。即使是大国的王侯，也能够做到与地位很低的人士相会。哪里像当今朝廷之外的官员，尊卑差别如此的悬殊！所以州牧对于郡守和县令，应当敬重他们，礼贤下士，亲近他们，与他们互相勉励。到了考评政绩的时候，把他们的功绩和过失明明白白地列出来，不敢有所隐瞒。州牧的政绩则让六卿去考核。做到了这样，官员们才能各尽其职，把各自境内治理得太平无事，这样才不愧为州牧。

古人有一句话：“懂得道理并不难，做起来很难。”如今州、县的地方长官用“知府”、“知县”来命名，是不正确的。应当依照汉代的制度，改为“郡守”、“县令”。守，是保护的意思；令，是善良美好的意思，取名为“郡守”和“县令”，体现了“保护这一方的水土、使这一方的人民善良美好”的意思。

善　任

【原文】　六卿既得人，任之又有其道。有道，则能尽其才以告成功；失道，则虽笃于用贤，终于才绌而政废。天下治乱，社稷安危，皆由于此。其道有四：

一曰专。天子有六卿，犹身之有耳目手足，耳惟聪，目惟明，手惟执，足惟履，不相为用，各专其职，唐虞之臣，惟禹为无善不备，故终陟元后。若弃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典乐，龙作纳言，专典一职，终身不易。使八臣互易其位，岂不可以为理？终不若取其尤长，各用其极。是以唐虞之治，巍巍如天，非后世所能及。当法此以任官，既有成绩，终身不迁。老而避位，必举贤以自代。历年既久，守官既专，其虑益熟，其学益精，其事易成。

二曰虚。天子有六卿，如匠之有绳墨斧斤，引之既直，斫之无爽，宫室乃成，虽垂班之巧，亦不能废。人君长于宫中，天下之事不能周知。而且居高易骄，处富易侈，败度败礼，常不自觉。尚赖诸元老格其非心，讲道论德，以补阙裁过。毋作聪明以自用，毋作好恶以遵法，毋拒忠言以闻过，则受益为多。

三曰亲。天子有六卿，当如鱼之得深渊，鸟之得深林，以游以处，不欲久闲。古者谓异姓之臣曰甥舅，势亢分疏，亢欲其下，疏欲其亲，故下之若舅，亲之若甥。咨访时见，敷奏时见，暇豫时见，燕饮时见。嬖妾媚寺，辞臣谐优，皆屏而远之，以专于有道，如江河之浸，膏泽之润，久则与化。

四曰敬。六卿有过，如月之蚀，何损于月；如山损石，何损于山！大明不同于炬火，崇冈不等于土垣，岂为小灾所伤！当视此以礼上卿。上卿非大过不退，不录其小失，不加以小罚，凡罚，月夺其禄，岁夺其禄，累降其阶，此罚但可行于卿贰群牧以下，而绝于六卿。待以师宾之礼，不敢烦责，是谓能敬。若常班定分，不可以言敬。

如是，任之专，受之虚，待之亲，礼之敬，君臣同心，上下一德，无嫌疑，无猜忌，不间于谗慝之口。君无不测之恩威，臣无不虞之祸福，中道不变，始终不易。乐哉斯时！君卿和于上，小臣和于下，庶民和于野，休风所被，天下大治。

吾闻君子之道，无德不酬，无施不报。为人臣者，终其身以死守官，佐君为圣以致太平，朝廷百姓并受其福，而荣不加于本职，泽不及其子孙，仁人深所不忍。是故劳久者，报之以富贵；功大者，报之以封爵。夫尊为上卿，祭祀燕饮，其礼必备；亲族宾朋，仰望必多，故九命食禄九千石而杀以下。三公至贵，难得其人，故为兼官，若内贰外抚，皆得以兼。武臣总兵，亦蒙师保之名，其亵已甚。故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绝于下。老而请归，则营其宅，仍其禄，官其嫡子，食其庶子，时赍其后孙。

古者列爵惟五，所以崇德报功。后世以争战夺天下，剿叛乱，专尚武勇，欲人致死，于是乃创为制，非军功不侯。此衰世之制，岂可为法！凡六卿，能进贤，富民，靖乱，变俗，是有大勋劳于天下。宜因其功之大小，封为侯伯，或止于身，或一二世，或数世，或世世不绝，斯报功之典无缺。如是，则忠上惠下，各尽其礼，君臣之道乃全。

【译文】 在已经获得了适当的人才来担任六卿的官职以后，在具体任用他们时还要采取正确的方法，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把事情办成功；否则的话，即使非常热心任用贤能的人，他们的才干最后还是发挥不出来，因而政事也就荒废了。国家是治是乱，是安是危，都是基于这个道理。

任用六卿的方法和原则有四条：第一叫做“用其专长”。天子身边有六卿，就像身体有耳目手脚，耳朵是用来听的，眼睛是用来看的，手是用来拿东西的，脚是用来走路的，它们的功能不能互相混淆。上古时代的大臣当中，只有禹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到最后他当了天子。再比如弃担任农官，契担任礼官，皋陶担任狱官，工垂主管工业，夔主持音乐，伯益掌管山林湖泊，伯夷主管祭祀，龙主管传达天子的旨意，每个人专门从事一种职务，终生不变。如果把这八位大臣的职位调换一下，难道就不能治理国家了吗？但还是不如根据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面来任用他们，各自发挥他们的特长。因此，在上古时代，国家被治理

很好，世道像天空那样质朴、明朗，不是后世所能够达到的。在当今，应该仿照那时的做法来任用官员，对于已经做出成就的，终生任用而不改变他的职位。在他年老退位时，必须提拔贤能的人才来代替自己。经历的年头多了，专心从事某一官职，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他的学问更加精纯，他办起事情来就容易成功。

第二叫做“虚心求教”。天子身边有六卿，如同工匠有绳墨、斧头，绳墨牵引已经端正，斧头砍削又没有差错，这样才能建成宫室，即使有工垂、鲁班那样的技艺，这个原则也不能偏废。国君在宫廷中长大，不能遍知天下一切事物；而且，居于高位就容易骄傲，处于富贵就容易奢侈，败坏法度，败坏礼仪，常常自己感觉不到，还有赖于各位老大臣纠正他的不正确的思想，对他讲说道德，弥补他的缺陷，评断他的过失。君主不要自作聪明、刚愎自用；不要凭自己的好恶情感行事，要依据法律办事；不要抵制大臣们的忠告，要善于听取别人对自己过失的指责，这样，就会获得很多好处。

第三叫做“亲密无间”。天子身边有六卿，应当如同鱼儿进入了深广的水域，鸟儿进入了茂密的森林，要跟他们多多交往、多多相处，不能老是图清闲。古代人天子把外姓诸侯称为“外甥”、“舅父”，天子权势高了，与群臣名分悬殊，关系就疏远了，所以居于高位者要礼贤下士，疏远了要亲密，尊敬六卿要像对待舅父一样，亲近他们要像对待外甥一样。征求意见时去拜访他们，他们前来陈述意见时接见他们，空闲时访问他们，宴会时会见他们。对于宠爱的姬妾、谄媚的太监、文人戏子，都要屏弃他们，远离他们，专心一致地与大臣们一道研究怎样治理好国家。这样，天子的恩泽如同江河、油膏一般滋润，时间长了就会与大臣们互相感化、打成一片。

第四叫做“尊敬宽恕”。六卿有了过失，就像月亮有月蚀，并不损害月亮的光辉；又像山上掉下一块石头，并不损害山的高大。太阳的光辉不能跟火炬的光亮相提并论，巍峨的山岗不能跟低矮的土墙相等同，太阳和山岗的伟大并不因为一场小小的灾害就有所损害。应当比照这个例子来礼待公卿。公卿没有大的过失就不要让他退位，不记录他的小过失，不给予他小的处罚。所有的处罚都不外乎逐月、逐年地减少他的俸禄，一次次地降低他的官阶，这样的处罚只能在公卿的副手以及郡县地方长官以下的各级官员们身上实施，不能施加在六卿身上。用对待老师、贵宾的礼节来对待，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这才能叫做尊敬。如果用常规性的礼节、固定的名分去对待他们，就谈不上尊敬了。

像这样，天子对于六卿，用其所长，虚心求教，与他们亲密无间，对他们尊敬宽恕，君主和大臣一道，同心同德，互相之间没有怀疑，没有猜忌，不受奸诈邪恶之人的挑拨离间，君主的恩威不是朝三暮四，大臣的祸福不是朝不保

夕，贯穿一致，始终不变。这样的世道是多么快乐啊！君主、公卿之间和睦相处，官员之间和睦相处，百姓之间和睦相处，普天之下到处沐浴着美好的风气，国家就会得到完美的治理。

我听说正直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接受了别人恩德就要酬谢，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就要报答。作为君主的大臣，一辈子一直到死忠于自己的职守，扶佐君主布施恩德达到天下太平，朝廷和百姓都享受着他创下的福祉，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却不赐给他荣耀，在他死后天子的恩泽降不到他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仁慈的人所不能忍受的。因此，对于为国家长久操劳的大臣，要以富贵来报答他；对于为国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大臣，要以封给他土地、赐给他爵位的方式报答他。把他们尊为上等的公卿，在祭祀和宴饮活动中，礼节一定要周到；他们的亲戚、族人、宾客、朋友当中，指望在经济上获得他们的帮助和救济的人一定很多，所以应当给予最高等的公卿九千石的俸禄，以下官员的俸禄分别按照他们官爵的等级依次减少。三公很宝贵，得到一位这样的人才很不容易，所以应当让他们兼任其他官职，比如朝廷内公卿的副手、朝廷以外的州府长官，都可以让他们兼任。但是总兵的职务也让师保来担任，这就太不严肃了。所以只能由六卿来兼任三公及其副手的官职，下面的人不能兼任。公卿老了，请他们回归乡里，为他们营造房子，继续供给他们俸禄，为他们的妻子生的儿子封官，供养他们的妾生的孩子，经常赏赐一些东西给他们的子孙后代。

古代只设列五个等级的爵位，用来表彰受封者的功德。后代人通过战争争夺天下，用武力剿除叛乱，所以专门崇尚武力和勇敢，以杀人为功，因此创立了一种制度，除了有战功的人以外一律不封爵，这是衰往时代的制度，怎么可以效仿？只要六卿能够举荐贤能的人，使百姓生活富裕，平定叛乱，改善社会习俗，这就是对国家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应当根据他功劳的大小，封给他爵位，或者只封他自身，或者让他的爵位世袭一二代，或者几代，或者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样，表彰功德的制度才没有缺憾。做到了这些，就会臣下忠于天子，天子恩惠臣下，天子和大臣尽心尽意地遵循各自的礼法，君臣关系也就完美了。

省　官

【原文】　官多，则禄不得不薄；禄薄，则侵上而虐下，为盗臣，为民贼。故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焉。今夫富人之家，百羊为群，以一人牧之，足矣。主人虑其不周也，既立之牧，又为之监，司刍有人，司菽有人，欲厚其廪食，而羊息不足以供之；薄其廪食，则必窃刍与菽，而羊且瘦而多耗矣。多官害民，亦犹是也。

内有六卿，有京尹，各有贰，有属，其诸太史、国学、历象、圉牧、仪卫、飨膳之类，无多人也。京营之卒十万人，司马即为元帅，不别置武帅，但有偏裨。有事，则少司马帅以征伐，则内戎职亦不多人。外有州牧，有郡守，有县令，亦各有贰，有属，其驿仓诸司，无多人也，镇屯之卒，即以州牧为元帅，不别置武帅，但有偏裨。有小寇，则使一将讨之；有大征伐，其方宁则牧亲行其方，不宁则使其贰率将士以从于少司马，则外戎职亦不多人，内外执政任事大臣，大略不过如此。

今之所谓重臣，我以为闲职者。有六官焉，皆可革也，六官维何？宰相也，太子之官也，翰林也，都御史也，谏官也，总兵之官也。冢宰统百官，均四海，伊尹、傅说、周公皆为是官，不闻商周之世更别有相加于三公之上者。宰相不可革乎！吾闻一师教众子，不闻众师教一子。孺子入学，六卿六贰皆可为师，乃别为之立三公，立三孤，立詹事，多其官属，杂沓盈庭，此何为者？太子之官不可革乎！六卿六贰，皆老成明达，其学可以进讲，其文可以掌诏令，其多闻可以总史官，修国史。翰林不可革乎！六卿之尊，秉天下大政。百官受成，除慝纠缪，岂有不足，更何所藉于都御史？都御史不可革乎！六卿六贰进讲陈戒，师箴，朦诵，百工谏，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皆谏官也。天子特不纳谏尔，苟能纳谏，何患直言之不闻？谏官不可革乎！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审势，好谋，可以决胜，何必猛如虎，贪如狼者，乃可为大将！阳明子禽宸濠，皆以知府为将而成大功，前事之验也。先登，陷阵，致师，挑战，勇力之士，军中所宝，但可使之为偏裨，不可使总三军，为大将。是故内戎属之司马，外戎属之州牧，可以靖乱，可以御寇。尽除强镇，又无拥兵逆命之忧。总兵之官不可革乎！革此六官并其属，所省多矣。

官既多省，当从周九命之数。其官名，去鄙亢不典者，取周汉之官以更之。官之有品也，自曹魏始也；品之有从也，自元魏始也，衰世之制也。九命足以定尊卑矣，而周之恒命，犹缺八九，不病其简也。夫更命为品，犹未有害。乃品分正从，重之而为十八，繁累不经，适以滋多官之弊，其害为甚。不法先王而袭衰世之制，奈何至于今无正之者！予，贱士也，不登朝堂，不见国典，不能详言。窃谓可省之官，大略如是。官既省，然后禄可制也。

【译文】　官职设置得太多，官员们的俸禄就不得不降低；俸禄降低了，官员们就会侵犯上级，虐待下属，依附于强盗，做百姓的盗贼。所以养育百姓之道，必须把裁减官职做为先务。当今一个富裕的家庭，一百头羊用一个人去放养就够了。如果主人算计得不周到，已经设置了放牧者，又安排监督放牧者的人，有人管草料，有人管豆菽。想给他们以丰厚的待遇，但是养羊所得的收入不够用来供养他们；给他们的报酬太少，他们就一定盗窃草料和豆菽，那么羊

就会瘦下去，同时消耗也大。官职多了百姓就会遭殃，跟这是同样道理。

朝廷之内有六卿，有京兆尹，这些官职各有副手，有下属。像太史、国学、仪卫、圉牧、飨膳这类官职，用不着很多人。京城兵营里的士兵有十万人，司马就是元帅，不用再另外设置军事元帅，只要有偏将和裨将就行了。一旦发生战事，就派少司马率军出征，因此朝廷内的军职用不着很多人。朝廷以外有州牧，有郡守，有县令，这些官职各有副手，有下属，那里的驿站、仓库等各个部门，用不着很多人。镇守和屯垦的士兵，只要以州牧做他们的元帅就行了，不用再另外设置军事元帅，只要有偏将和裨将就行了。出现了小股的敌人，便派一位将领前去讨伐；有大的军事行动，如果那一带比较安宁，州牧就亲自到那一带去；如果那一带不安宁，就让他的副手率领将士，跟从少司马前去，因此朝廷以外的军职也用不着很多人。朝廷内外掌管行政事务的官员，大致不过如此。

当今所称的“重臣”，我认为是闲置无用的职务。有六种官职，都是可以革除的。这六种官职是什么呢？是宰相、太子官、翰林、都御史、谏官、总兵。冢宰统辖文武百官，裁定国家大事，伊尹、傅说、周公担任的都是这个官职，没听说商周时代在三公之上另外设置卿相。宰相这一职务不是可以革除了吗？我只听说一个老师教很多学生，没听说过许多老师教一个学生。皇室的孩子到了学习的年龄，六卿及其副手都可以做老师，但还另外设置三公，设置三公的副手、设置詹事，增加很多官职和下属，纷纷乱乱，充斥宫廷，这是干什么呢？太子官不是可以革除了吗？六卿及其副手，都很成熟老练、通达事理，凭他们的学问，可以给天子讲解问题；凭他们的文采，可以掌管起草诏令；凭他们渊博的知识，可以领导史官、编修国家的历史。这样翰林不是可以革除了吗？六卿的地位很尊贵，掌管国家大事，统辖文武百官，清除奸臣纠正错误，难道不够吗？还要都御史干什么呢？都御史这一职务不是可以革除了吗？六卿及其副手给天子讲解问题、提出忠告，少师撰写劝戒的文章，瞽子诵读诗书，各行各业的工匠提出意见，读书人在学校里议论，老百姓在大街上批评，这些人都可以看作是谏官。只是天子不接受忠告罢了，如果天子能够接受忠告，还用担心听不到正直的言词吗？这样谏官不是可以革除了吗？军事知识，不外乎山川地理、人情世态，只要能够审时度势、善于谋划，就能取得胜利，为什么一定要像老虎一样凶猛、像狼一样贪婪的人才能担任大将？王阳明生擒朱宸濠，选用的大将全部由知府担任，并且取得了胜利，这可以验证前面所说的话。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集合队伍，向敌人挑战，如此孔武有力的人，是军队中的宝贵人才，但是只能让他担任偏将或者裨将，不能让他统帅三军，做大将。因此，朝廷内部的军事事务由司马掌管，朝廷外部的军事事务由州牧掌管，完全能够平定叛乱，

能够抵御外敌。把割据一方的叛贼清除干净，又不用担心他们拥兵自立、违抗朝廷的命令。这样，总兵这一官职不是可以革除了吗？革除了这六种官职及其下属，省去的官职就多了。

官职已经裁减了很多，应当遵从周代把官位分为九个等级的做法。对于官名，应去除鄙陋陈杂而不典范的东西，依照周代、汉代的官名来修改它们。官职有品级，是从曹魏的时候开始的；官品之中又设立从品，是从北魏的时候开始的，这些都是衰亡时代的制度。九个等级的官阶足够用来区别尊卑了，而周代一般官员的等级，还是缺少八九个，用不着担心官阶的简陋。把古代代表官职等级的“命”字改为“品”字，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把官品又分为正品、从品，层层叠叠有十八个等级，繁复累赘，理不出头绪，这恰恰滋生了官员繁多的弊病，它的危害最为严重。不效仿上古帝王的做法而沿习衰亡时代的制度，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来纠正呢？我是个卑贱的读书人，不能够登上朝廷，看不见国家的典章，所以对于这些不能说得很详细。我认为可以裁减的官职，大致有这些。官职省略了，然后对于官员们的俸禄就能够合理制定了。

制　禄

【原文】　自天子至于县丞史，皆食于农。是以古者班禄，亦起于农夫食人之数。井田既废，田不可分，至于汉，以谷班禄而以石差。降及于唐，未之有改。其在于今，曷为不可！请用汉制而损益其数。

三公，九命一品，禄九千石；三孤，八命二品，为八千石；六卿，七命三品，为七千石；六卿之贰，六命四品，禄降其卿二，为五千石；京尹之品如卿贰，禄降其二，为三千石。

六卿极尊，为三品者，周制，侯七命；虽大勋劳如太公周公，爵不过侯，比于今之三品。以兼三公，故称公。公孤官不备，为兼官，唯六卿得兼，余不得兼。六卿兼三公者，如其命为一品，禄九千石；兼三孤者，如其命为二品，禄八千石。卿之属及诸卿、寺、国学、史官、司历之类，则自二千石以五降至千石；其次末之属，则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

州牧，六命四品，比京五品，为三千石；郡守，五命五品，比京六品，为二千石；县令，四命七品，比京八品，益其禄为千五百石。牧守之贰，则自千五百石以五降至千石；牧守之属，县之丞尉及他末职，则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卿贰、京尹、京令、牧、守、令之禄，皆以实。其余命虽多，品虽崇，无重任，无民责，当如汉法。

二千石有中、真、比之分。自二千以下，为上、中、下三等；上二千石则

二千石，中二千石则千二百石，下二千石则千石。八百石以下，亦以是差之，百石以实。功臣之子孙继世者，公比卿为七千石，侯比卿贰为五千石，伯比京尹为三千石，皆以实。

武臣内属司马，外属州牧，酌以前代之制，定为卫尉、都尉、千夫长、百夫长之号。其禄，则自二千石以下，如卿、牧、守、令之属，以三等次降之，百石以实。其有征戍之劳，则益其禄，赡其家；有功，则厚其赏赉；有大功，则封为侯伯，不为限制。

京师石粟，虽贱不下千五百；中原之麦，衡湘之米，非凶岁，石不过三百。若准以石数，则一石不过三百，有名而无实，远方之吏，不得赖禄以为家矣。计其值，虽不能如京粟之值，当石以千，准四方。岁报粟之贵贱，而各增益其石。若山岩之邑，不毛之地，则多给以钱，或纯以钱。

六卿得受九命之荣，食上公之禄者，重大臣也。卿贰、京尹、京令禄以实者，重其任也。牧、守、令禄以实者，重民命也。县令加五百石者，保赤子也。其他秩从尊而禄从降者，所以别劳逸也。百石不降者，恤小吏也。继世而禄降于爵者，不任事也。武臣有功劳不限赏者，重戎事也。远方之禄，不计石而核其值者，不虚惠也。粟少以钱者，通其变也。如是，则尊卑有别，轻重得宜，而禄可均也。官省，则吏役亦省；禄厚，则廪食亦厚，可从而定已。

凡人之性，上者有义无利，其次见利思义，其下见利忘义。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禄，所以兴义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后忠，其下虽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禄，所以劝忠也。兴义劝忠，所以厚民生也。

有患此者，谓国用不足，百官之禄，骤增十五倍，将焉取给？是殆不然。君臣骄奢，民生殚亡，太仓之粟非其粟，府库之财非其财，而奚啻于百官之禄！君臣恭俭，民生富庶，太仓之粟不可胜食，泉府之钱不可胜用，而何有于百官之禄！

【译文】　从天子到县一级的官员，都依靠农民的供养。因此古代编制俸禄的等级，也是依据农民所能养活的人数来确定。井田制废止以后，土地不再分割了；到了汉代，以谷物来发放俸禄，以石为单位来分出等级差别；到了唐代，没有改变。在当今，实行这样的办法也未尝不可。应当采用汉代的制度，增加或减少官员的俸禄。

三公，是九命一品官，他们的俸禄是九千石；三孤，是八命二品官，他们的俸禄是八千石；六卿，是七命三品官，他们的俸禄是七千石；六卿的副手，是六命四品官，他们的俸禄降低两个等级，为五千石；京兆尹的官品与六卿的副手相同，俸禄要降低两个等级，为三千石。

六卿的地位很尊贵，为三品官，周代的制度把他们定为侯爵，为七命大臣；

即使他们的功勋像姜太公、周公那样卓著，也只能封为侯爵，跟当今的三品官相当。因为六卿兼任三公的职务，所以又称他们为“公卿”。三公、三孤的官职有空缺，就让他们兼任这些官职，只有六卿才能兼任，其他人不能兼任。六卿当中兼任三公职务的，为一品官，俸禄是九千石；兼任三孤职务的，为二品官，俸禄是八千石。六卿的下属官员，以及侍郎、国学、史官、司历等官职，其俸禄从二千石到一千石不等；下面的小官员们，其俸禄从八百石到一百石不等。

州牧是六命四品官，他们的俸禄是三千石；郡守是五命五品官，他们的俸禄比照京城六品官的标准，为二千石。县令是四命七品官，他们的俸禄比照京城八品官的标准，增加到一千五百石。州牧和郡守的副手的俸禄从一千五百石到一千石不等；州牧和郡守的下属官员，县以下的各级官员，俸禄从八百石到一百石不等。六卿的副手、京兆尹、京令、州牧、郡守、县令的俸禄，都要按照他们实际担任的官职来发放。即使他们的官衔多、品位高，但是这些官衔当中如果没有具体的重任，没有对百姓的具体的责任，还是应当依照汉代的做法来发放俸禄。

二千石的俸禄当中，划分为中、真、比三个等级。二千石以下的俸禄，又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等为二千石，中等为一千二百石，下等为一千石。从八千石以下，各个等级的俸禄也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最低一百石，按照他们实际担任的官职来发放。继承了前辈爵位的的功臣的子孙，公爵比照六卿的俸禄的标准，其俸禄为七千石；侯爵比照六卿的副手的俸禄的标准，其俸禄为五千石；伯爵比照京兆尹的傣禄的标准，其俸禄为三千石，都要按照他们实际担任的官职来发放。

朝廷以内的军事将领归司马领导，朝廷以外的军事将领归州牧领导。应当依照古代的制度，把这些军职的名称确定为卫尉、都尉、千夫长、百夫长。他们的俸禄，跟六卿、州牧、郡守、县令的下属官员一样，从二千石往下，分为三个等级，最低为一百石，按照他们实际担任的官职来发放。如果有军事行动，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赡养他们的家人；建立了战功，就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有卓越的战功，就封给他们爵位，可以破格提升，不受限制。

京城里的稻米，虽然很便宜，但是每石不下一千五百钱；中原一带的麦子，衡水、湘水的稻米，除非灾年，每石不过三百钱。如果以石数为标准发放俸禄，那么一石不过才三百钱，这样的俸禄有名无实，边远地方的官员就不能依靠俸禄来养家糊口了。对俸禄进行折算，虽然不能按照京城稻米的价格来计算，但是应当确定为一石一千钱，各地全都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每年各地上报当地稻米价格的变化情况，从而决定增加官员俸禄的石数。如果在山区，寸草不生的地方，官员的俸禄就多折合成钱，或只用钱来发放俸禄。

六卿能够享受九命大臣的荣耀，享受上等的俸禄，这是为了重视他们的地位。六卿的副手、京兆尹、京令按找他们实际担任的官职发放俸禄，这是为了重视他们的职责。州牧、郡守、县令按照他们实际担任的官职发放俸禄，是为了让他们对百姓负责。给县令增加五百石的俸禄，是为了让他救济穷困的人。在这以外，有的人官品较高但是俸禄却偏低，这是为了区别勤劳和懒惰。官员的俸禄最低为一百石，不再降低，这是为了抚恤那些小的官员。从前辈那里继承了爵位的，他们得到的俸禄比他们的爵位低，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担任职务。军事将领有了战功可以不受限制地破格奖赏，这是为了重视军事。边远地区的官员的俸禄，不用确定的石数来计算他们俸禄，而通过核算粮食的价格来决定俸禄的数量，这是为了使俸禄有名有实。在出产粮食少的地方，用钱来发放俸禄，这是为了让官员们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像这样，就能划分出官员地位的差别，国家事务哪个轻、哪个重得到合理体现，官员们的待遇也就平等了。官职省略了，官员也就减少了；俸禄优厚了，官员们的生活也就宽裕了，他们就会服从朝廷、心思安定。

人的道德有三种境界，最高境界是坚持道义、不顾及利益；其次是在获得了利益之后追求道义；最下一种是在利益面前就丧失了道义。坚持道义、不顾利益和见利忘义的人少，获得了利益之后追求道义的人多。给官员们以优厚的俸禄，是为了鼓励他们追求道义。境界高的人不给他恩惠他也会忠诚，其次是给了他恩惠他才忠诚，境界低的人即使给了他恩惠他也不忠诚。前后两种人很少，中间一种人很多。给官员们以优厚的俸禄，是为了勉励他们忠诚。鼓励道义、勉励忠诚，目的是为了让百姓生活得更好。

有人对此担心，认为国家财富不充足，将官员的俸禄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从何而出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君主和大臣生活奢侈，而百姓却活不下去，国家储藏的稻米，国库里囤积的钱财，这些难道不就是官员们的俸禄吗？如果君臣生活节俭，百姓生活富裕，国家储藏的稻米吃也吃不完，国库囤积的钱财花也花不光，还是担心官员的俸禄没地方出吗？

达　政

【原文】　有明君，则有贤辅；有贤辅，不患有司之不良；有司良，不患政事之不达。反是，则政虽善不达。凡政之大者在黜陟。何以为黜，何以为陟？责饱者必炊饭，责暖者必缝衣，责治者必养民。

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苎勃郁，为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为上善

政一。廪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为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为上善政一。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为上善政一。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为中善政一。强不陵弱，富能周贫，为中善政一。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为中善政一。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省刑轻杖，民自畏服，为中善政一。察奸发隐，四境无盗，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为下善政一。纳赋有方，致期不烦，为下善政一。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楯，教之骑射，以卫四境，为下善政一。天灾流行，疫疠时作，使医疗治，为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宾必俭，为下善政一。

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以课县令。重其权，厚其禄。其牧守，但行考绩，不得专制；待以宾礼，不行跪拜。凡有兴革，唯其所为。三年考绩，无功有过者黜；无过无功者，以其品秩致仕。三考，有上善政者受上赏，有中善政者受中赏，有下善政者受下赏，其升迁以是为差。十八善政皆备，九年之间，民昔贫而今富，昔好犯而今知礼，治化大行，斯为上功。唯不受国，封为侯伯。厚其廪禄，冕肥舆马，比于古之诸侯。公卿缺，则举用之。或老而归田，予以爵禄终其身，录其子孙，以崇报功。如是，则有位知劝，咸自竞勉，何治功之不成！

【译文】　有贤明的君主，就会有贤能的宰相；有了贤能的宰相，就不必担心官员们不善良；官员们善良了，就不必担心国家政策实施不了。如果情况与此相反，那么即使国家政策很好，也不能实现它的目的。所有的国家政务当中，最重要的在于罢免和提升官员。依照什么来罢免，依照什么来提升年呢？要求肚子饱就得做饭，要求身上暖和就得缝制衣服，要求治理好国家就得养育百姓。

养育百姓的好的善政有十八种，分为三等。

第一等：第一、使农民勤奋，庄稼丰收，田地不荒芜；第二、让桑田肥沃，棉田茂盛，麻类茁壮；第三、山林盛产木材，湖泊盛产鱼类，田园盛产瓜果蔬菜，多多饲养猪羊；第四、不让私人囤积粮食，及时发放救济，没有洪水、干旱、蝗虫之灾；第五、侵犯父母的，严惩不迨；兄弟之间互相残害的，严惩不迨；第六、发掘潜藏的好人好事，表彰孝子，推举贞洁的女人。

第二等：第一、官员独自骑马出门，少带随从，经常到乡间察看民情，进入百姓的草房，安抚妇女和儿童，百姓不把他当做官吏看待，了解民间任何细小的事情；第二、强悍的不欺凌弱小的，富人能够周济穷人；第三、不欺行霸市，买卖公平；第四、少动用刑罚，百姓自觉服从；第五、清除强暴之人，清除奸猾狡诈之人，不让他们成为百姓的祸害；第六、纠察潜藏的坏人坏事，各地没有盗贼。

第三等：第一、校舍和祠堂常新，春秋两季的祭祀要恭敬；第二、维修和保养城池、道路、桥梁、房屋；第三、缴纳租赋得法，保证及时入库；第四、选拔有勇有谋之人，操练军队，保卫国家；第五、在天灾流行，疾病蔓延的时候，派医生治疗；第六、衣食粗朴，宴请宾客节俭。

三等善政，每等六条，一共十八条，用它们来考核县令的成绩。给他们较大的权力，增加他们的俸禄。对于州牧和郡守，只让他们考察下级官员的政绩，不得专横；上下级之间以宾客的礼仪相待，不行跪拜之礼。官员提升或者罢免，只看他的所作所为。三年考察一次政绩，没有成绩，只有过失的，罢免；没有过失也没有成绩的，降职降级。经过三次考核，有一等善政的官员受上等的奖赏，有二等善政的官员受中等奖赏，有三等善政的官员受下等的奖赏，官员职位的升迁根据这个为标准来区别对待。十八种善政完全具备，九年之间，百姓过去贫穷而今变得富裕，过去触犯法律而今懂得礼义，治国的教化得到有力的推行，这是上等的功勋。不封给他土地，便封给他爵位。提高他的俸禄，让他享用像古代的诸侯那样的服饰车马。公卿的职位有空缺，就把他提拔上来任用。如果他年纪大了退职回乡，给予他终身的爵位和俸禄，录用他的子孙后代，来报偿他的功德。像这样，官员们懂得自我激励，全都争相努力，国家怎么会治理不好！

更　币

【原文】　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尝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贱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万金之家，不五七年而为窭人者，予既数见之矣。

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范为圜定，旋丝白灿，人所贪爱。囊之，瘗之为物甚约，一库之藏，以钱则百库，虽尽四海而不见溢也。大吏则箕翕斗斟，岁运月转，轻于隼逝。一骡所负，以钱则百骡，虽累百万而人不觉也。盖银之易聚，如水归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为命乎！圣人复起，必有变道矣。天运物运，皆有循环，兴必废，废或复。钱废于前代，岂不可复于今世！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

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

凡禄九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宫朝官军之所用，皆令输缗，以钱附粟而给之。其在州郡县，常赋皆令输粟。凡禄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令输缗，以钱附粟而给之。其在边防、内屯、将禄、卒食，皆令受粟。度甲胄衣履之所用，皆令运缗，以钱附粟而给之。唯是礼大臣，惠百官，既厚其禄，积粟何以运归？则多与之钱，使可以置田宅，遗子孙，所以别于商贾也。夫赋以钱配，禄以钱配，饷以钱配，自朝廷至于闾阎，自段帛至于布絮，出纳无非钱者。不出三年，白银与铜锡等矣。昔者一库之藏，今则百库，天府虽广，其势不可多藏也。昔者一骡之负，今则百骡，家室虽富，其势不可多藏也。有出纳皆钱之便，无聚而不散之忧，钱不流于海内，其安之乎！

客有发难者，一难曰："钱重难行，民商必病。"我应之曰："漕粟数百万，舟挽而注太仓；皮絮之枵，铜铁之坠，骡驮而越山谷，而病钱之难行乎！"二难曰："铜不可采，又不易市，炉冶多废。"我应之曰："货至无多寡，须多则多至，须少至少至。昔之计钱以万数，以巨万数，以亿数。以亿万万数。金之生也，无古今异，岂生于古而死于今！"三难曰："民欲难拂，俗尚难移。民之爱银也，杀身不顾矣，其能废之乎？"我应之曰："米粟之征兼钱，布缕之征兼钱，力役之征兼钱，关盐之征以钱，市货之征以钱，天下之钱多纳于公。宫中之用以钱，朝廷之用以钱，百官之禄兼钱，兵卫之馈兼钱，刍豆之市以钱，府库之钱尽布于天下。岁纳岁出，如发原放海，不少止息。民惟恐钱之少，虽驱之使用银，不可得已。"

【译文】　在古代，只用粮食来代表财富，至于在买卖交易中，则是采用龟甲、贝壳、金属钱币、刀币、布币来流通货物。在这以后，采用金、银、铜三种金属，其中也重在使用铜钱。到了后来，专门采用铜钱，而珍珠、宝玉、龟甲、贝壳、银、锡这类东西，只用来制造器具，不用来作为货币来使用。从明代以来，才专门使用银子。到了现在，银子日益减少，不够世人使用。拥有千金资产的人家有时个把月见不到一两银子，谷物的价格很便宜，但百姓却没有银子来购买；肉的价格很便宜，但百姓却没有银子买来吃；布匹的价格很便宜，但百姓却没有银子买衣服穿；出售谷物、肉、布匹的商人由于卖不出货物，也是缺衣少食，这都是由于银子少的缘故。当今社会，人们普遍陷于穷困，并不是因为没有财富，而是缺少银子。因此，集市上稻米、小麦堆积着卖不出去，各种货物不能流通；精明的商人失去了职业，没脸回家。有万金资产的人家，不到五年七年的光景，便变得穷困潦倒。这样的事情我已经见多了。

聚敛财富是有害的。银子是一种容易聚敛的东西。把它铸造成圆锭，上面的花纹白白灿灿，惹人喜爱。它体积很小，装在口袋里、埋在地下都可以。一

个仓库里储藏着银子，如果储藏同样价值的铜钱，就需要上百个仓库；即使用银子取代天下所有的财富，也用不了太多的银子。高官显贵们用簸箕来收敛，用斗来舀取，经年累月，银子像鸟儿飞过一样，不知不觉地就消逝了。一个骡子驮着银子，如果驮同样价值的铜钱，就需要上百头骡子，这样，即使有人驮走了价值百万个铜钱的银子，人们也不会察觉。银子容易聚敛，就像水容易流进沟谷。当今的人们把聚敛银子当做性命，是多么可悲啊！如果有圣人再生，一定会有办法改变这种现状。上天的命运、事物的命运，都是有轮回的，一种东西兴起，总会有它衰落的时候；一种东西衰落了，有时还会再度兴起。铜钱在前代被废止使用，难道不能在当今朝代再度使用吗？把当今百姓从穷困中拯救出来，应当废止使用银子而使用铜钱。粮食是财富的根本，铜钱是一种辅助，是用来买卖交换的。当今虽然也使用铜钱，但不过用来买卖鱼肉瓜果蔬菜这类东西；买一石以上的米，一匹以上的布，就必须使用银子了。铜钱使用得太少了，补救不了世人的穷困。“钱”字，又写作“泉”，既然是“泉”，就必须让它像大江大河那样，这样才能广济天下。

凡是俸禄在九千石以下的官员，都以发放粮食的方式发放俸禄。计算宫廷内外的官员和士兵的需要，让百姓以铜钱交纳赋税，朝廷用铜钱附加粮食对官员和士兵发放供给。在各州、各郡、各县，普通的租赋都用铜钱来缴纳。凡是俸禄在三千石以下的官员，俸禄都以发放粮食的方式发放。计算守城的官兵的需要，让百姓以用铜钱来缴纳租赋，朝廷用铜钱附加粮食对官兵发放供给。边防以及在内地的屯垦的军队，将帅的俸禄和士兵的给养，都以发放粮食的方式供给。计算各项军用物资的需要，让百姓用铜钱来缴纳租赋，朝廷用铜钱附加粮食对他们发放供给。这是为了优待大臣，给文武百官以恩惠。他们的俸禄已经很优厚了，还要那么多的粮食有什么用呢？多给他们钱，可以让他们购置田地和房屋，留给子孙后代，以此与商人相区别。租赋用铜钱的方式收取，俸禄以铜钱的方式发放，军饷以铜钱的方式供给，从朝廷到普通百姓之家，从贵重的东西到便宜的东西，出入和交换全部用铜钱来进行。这样不出三年，白银就会同铜、锡一样平常了。过去用一个仓库里储藏白银，如今需要上百个仓库储藏铜钱，皇家的仓库即使广大，也储藏不了很多。过去用一头骡子来驮银子，现在需要上百头骡子来驮铜钱，即使一户很富裕的人家，也储藏不了很多。用铜钱进行流通交换很方便，又用不着担心它们被人聚敛起来，囤积起来，铜钱不流通到民间各地去，又能流到哪里去呢？

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一种说法是：“铜钱份量很重，不便于携带，百姓和商人必定发愁。”我回答他说：“通过水道运输几百万担粮食，用船拉着装进京城的粮仓；皮革丝棉的体积大，钢块铁锭的份量重，人们仍然用骡子驮着翻山越

岭，怎么会担心铜钱不便于携带呢？”第二种说法是：“铜不好开采，市场上又不买卖，冶炼起来总是浪费很多。”我回答他说：“铸造货币不论多少，需要的多就多铸造，需要的少就少铸造。过去计算起铜钱来用万、几十万、亿、万亿。金属的出产，没有古今的差别，怎么会古代出产金属，今天却不出产了呢？”第三种说法是：“百姓的意愿难以违背，民间的习俗难以改变。人们喜爱银子，就是杀了他他也会不顾，怎么能废止使用银子呢？”我回答他说：“在粮食买卖中用铜钱来征税，在布匹买卖中用铜钱来征税，在劳役中用铜钱来征税，关税、盐税用铜钱来交纳，在市场交易中用铜钱来征税，各地的铜钱多多集中到国家手里。宫廷中使用铜钱，朝廷上使用铜钱，文武百官的俸禄用铜钱发放，军队的供给用铜钱发放，买卖交易使用铜钱，官府中的铜钱又分布到各地去。岁入岁出，开源放流，没有停息。百姓唯恐铜钱太少，即使你撵着赶着让他们使用银子，也办不到。”

匪　更

【原文】　句汇问曰：“《卿牧》、《善任》、《省官》、《制禄》、《达政》、《更币》六篇之言，亩既闻之矣。然诸名物多寡之数，行之久矣，至于今而欲尽更之，恐有所不可。”

唐子曰：“吾何欲变哉！顺情合义而仍之者也。于其所当正而正之，则职尽；于其所当省而省之，则官清；厚其禄，则臣劝；专其养，则民安；通其穷，则财用足。如是，则上下同欲，民心大悦，自然之理，岂变之为乎！君子行法，为从为更，何常之有！行之而民悦，则行之，从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悦，则不行，更其所不欲也。

“且衰世习行之政，有必不可仍者。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周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盖礼之既坏，如美木积久而有蠹朽，不可以为宫室。是故圣人之兴也，随时制法，因精制礼，岂有不宜者！

“《诗》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物无敝而不改者。缁衣始制，亦尝美矣。及其敝也，衿倾袪错，四垂纰离，非复缁衣矣。犹复服之，以为不改其旧，可乎？及其改为之，其衿其袪，已非故缁。自绚七入，出于新染。观其色，揽其度，宛然故缁之初加于体也。以为改其旧，可乎？季世所行之政。昔尝以致治矣。及其既久，国家无事，君臣宴安，丧志成鄙，未能远谋。官守不明，惠泽不行，名存而实亡，文饰益美，不顾百姓之便利。于斯之时，犹为谨守旧章，不敢逾越，是服敝缁衣也。

“有有为之君臣，奋兴在位；去因仍之旧法，殚制作之精思，慎虑时宜，讲

论典礼，审量法度，归于百姓之便利，以发四海之尘蒙。于斯之时，官堕其职守，民之苦于敝法久矣。一朝弃其旧而新是图，宜民宜俗，安之如固有之，是服新缁衣也。

“然则陈晦缭裂，已属委弃，取而服之，是谓变常。灿灿在身，不易其制，委蛇合度，是谓从旧。新旧之故，从变之宜，唯精义者为能通天下之故，类民物之情。人君不明，执政不敏，司牧不勤，谨守旧制。恶政令之不行，飞牒文示，遍于天下，制为斩流之刑以惧之。卒之民玩坐废，斩流亦不行，朝廷亦不复问，谓之无官无政可也。

《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其予言之谓矣！”

【译文】　句汇对我说：“你写的《卿牧》、《善任》、《省官》、《制禄》、《达政》、《更币》这六篇文章，我都拜读过了。其中提到的各种事物，已经流传很长时间了，你想在今天全部改变它们，恐怕办不到。”

我说：“我哪里想改变它们？只不过是想使它们合情合理地沿习下去。对于官职的名称，应该纠正的纠正，这样官员就会克尽职守；对于官职，应该省略的省略，这样官员就会清廉；提高官员的俸禄，那么官员们就会勤勉；注重养育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安居乐业；改变银子少的状况，国家的财富就会充足。做到了这些，上上下下同心同德，人民就会快乐幸福，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怎么能改变呢？君子治理国家，是遵从先前的做法，还是对它们加以改变，不是僵死不变的。某一做法实行起来百姓感到满意，就继续实行下去，从而满足百姓的愿望；某一做法实行起来百姓不满意，就不再实行，对百姓不满的地方加以改变。

“进一步说，衰亡时代的一些流行的做法，有的不能再继续下去。古人说过：‘圣人在世，不沿用旧法就能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个王朝的衰败以后，不改变旧的礼法，国家便灭亡了。’旧的礼法已经败坏了，就像上好的木料堆放过久，被虫子蛀烂了，不能够用来建造宫室。因此圣人在世，顺应时代的要求确立法令，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礼法，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诗经》里说：‘这件黑色的衣服穿起来很合适，破旧了，我再改做一件。’任何东西破旧了都要进行改修。衣服刚刚做出来的时候，也曾经漂亮一时。等到它破旧了，衣襟歪斜，袖口破烂，四边已经破烂披散，已经不像当初那么漂亮了。还穿着它，认为旧了不需要改做，这合适吗？等把它改做以后，前襟和袖口，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已经多次的染色，颜色涣然一新。看一看衣服的颜色，量一量衣服的尺寸，还像刚刚做出来一样合身。这时，认为衣服旧了需要改做，这合适吗？衰亡时代所实行的政策，过去依靠它治理国家，也曾收到过很多的效果。时间长了，国家太平无事，君臣安逸享乐，丧失了志向，变

得目光短浅，没有能够深谋远虑。官员的职责不明确，君主不实施恩惠，国家政策名存实亡，外表装饰得很漂亮，实际上却不顾百姓的利益。在这个时候，仍然固守旧的制度，不敢超越它，这就像是穿着旧衣服一样，是不合适的。

“有所作为的君主和大臣，执政时发奋图强；革去沿习下来的旧法，竭尽心思创立新法，认真考虑时代的需要，分析典章礼仪，审查法律制度，一切从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打破国家那种因循守旧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官员们玩忽职守，百姓长期忍受旧法带来的痛苦。一旦屏弃了旧法，实施新法，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这新法就如同本来就有的一样，实施起来顺利、安宁，这就像穿着新衣服一样，很合适。

“一件衣服如果陈旧退色而又破烂了，已经应该扔掉了，还拿来穿它，这叫做违背常理。如果这件衣服穿在身上还很新鲜，不用改做，长短大小都还合适，这叫做珍惜旧的东西。新和旧的原理，应该遵从旧的还是应该改变它，只有精通治国之道的人才能够通晓。君主不贤明，执章朝政的不明智，官员们不勤奋，就会固守旧的章程。担忧国家法令得不到顺利实施，发布各种紧急文告，遍及全国，制定斩首、流放的刑罚来吓唬百姓。最终百姓见惯不惊，不予理睬，即使斩首和流放，法令也不能实施，朝廷也不再过问，真可以把这叫做没有国家、没有政府。《诗经》里说：‘没有错的就不要忘记，照着老章程办就行。’这跟我说的意思一样。”

用　贤

【原文】　《书》曰：“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establish，或哲，或谋，或肃，或艾。”此五者，人之恒德，生而各具。谓非然者，其必天无水、火、木、金、土，人无言、视、听、思、恭。五者唯圣人乃全，其次或兼四三德，其次或兼二三德，其下亦具一德。必有圣者，何患国论之无定；亦有哲、谋、肃、乂之一长者，何患才猷之无济。吾不谓凡民皆然。愚夫愚妇，具五者之体而愚不及；士具五者之体而才或不达，学或不充。四海之大，凡百多士，必有能学达才者，用之将不胜用。

然盛世常见多才，衰世常患无才，其故维何？《易》之《泰》曰：“小往大来。”是时肃、乂、哲、谋、圣在位，狂、僭、豫、急、蒙在野，故见为多才。《否》曰：“大往小来。”是时狂、僭、豫、急、蒙在位，肃、乂、哲、谋、圣在野，故常患无才。夫泰否，非天为之，实人为之；大小往来，非时之泰否为之，实君之明昏为之。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师至郊，无一人能御者，遂一战破纣之国。此亿万臣中，有陈《洪范》之箕子，若纣能早用之，则彝伦叙于有商，肃、乂、哲、谋、圣并为之用，武王之圣亦终为商之良臣，而有商岂至于灭亡！

幽王无道，尹氏、皇父乱政，小人盈朝，犬戎至郊，无一人能御者，遂弑幽王于骊山之下。当其时，有赋《小旻》之贤大夫，若幽王能早用之，则彝伦叙于西周，肃、乂、哲、谋、圣并为之用，犬戎虽强暴，亦终为周之外臣，而西周岂至于灭亡！

纣有此贤父师，幽王有此贤大夫，二贤近在左右，人皆不知，其处于下位，沦于岩野者，又孰从而知之！然则纣、幽之世，其才奚不若汤、文之世！使以好色之心好德，以宠佞之心宠贤，则伊、傅、周、召比肩于朝。博而求之，如燧火源泉，不可胜用。

有难之者，谓："知人之明，自古为难。友不知友，父不知子，兄不知弟，亦且不能自知。君虽哲，臣虽明，恐亦有所难知。"吾谓："友不知友者，无所试其友；父不知子者，无所试其子；兄不知弟者，无所试其弟；不自知者，无所自试。盖今学校实亡，无以教士，无以取士，唯凭于既试。今以非文之文教士取士，贤愚杂进，孰能为辩！譬如不耘之田，谷稗并生；纳稼于场，谷稗并积；北碾南捶，谷稗并下；簸筛既施，莠稗乃去，嘉谷乃得。士窃三试而进，如在碾捶之前，迨授官考绩，犹簸筛既施，稗士乃去，谷士乃得。盖才可伪，功不可伪，临民听政，长短贤不肖立见。才虽混于始进，而不能掩于既试。又广之以内外大臣所荐，并用而试之，岂不可以得人，而何患人之难知！"

又有难之者，谓："天子一人，庶官有万，虽至明有所不及，虽至察有所不周。于是以私以贿，上下相援，以虐为能，以贪为良。其于贤者，恶其异己，以小过受降革之罪。京朝之官，陷人夺位，援党助己，倾害之术，巧于仪、秦。结近侍，通宫掖，以惑天子之耳目，能使黑白变行，功罪异状，将何以救之？"吾谓："水流湿，火就燥，不闻皋陶用欢兜之徒，欢兜用皋陶之徒。唯元凶秉政本，霸天下，故群奸附势引朋，以朝廷为巢窟。若天子用冢宰得人，冢宰总五卿得人，以共摄群牧，皆得其人。如网在纲，无一纶之不就理，则百职无所容其奸。虽有奸者，亦化为良，而何患贤者不用，不肖者不去！是故君何以昏？自用则昏，君何以明？用人则明。恭己虚衷，不敢自是，师冢宰而友五卿，举社稷以从，是谓以众明为一明，以众聪为一聪，不劳而天下大治。"

【译文】　《尚书》中说："对人恭敬，就是严肃的人；说话合乎道理，就是有治国才能的人；看问题清楚明白，就是有通晓事理的人；听取意见聪敏，就是有谋略的人；英明有远见，就可算是圣人。"《诗经》里说："国家虽然小得很，但是也有圣人，也有常人；人们虽然不算很多，但是也有哲人，也有谋士，也

有恭肃的，也有干练的。”这五个方面，是人们常有的德行，是生来就具备的。如果有人认为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像自然界没有金、木、水、火、土，人不会说、不会看、不会听、不会思考、不会恭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五种德行上，只有圣人才尽善尽美，全部具备，其次有的可能同时具备其中的三、四种德行，再次有的可能同时具备其中的两三种德行，最次至少也会具备其中的一种德行。国家之大，一定会有圣人存在，又何必担心没有正确的治国言论？也总会有哲人、谋士、严肃的人、知情达理的人，何必担心没有济世救民的才智之士？我没有说天下百姓都是这样。很多愚蠢的小民，本来具备了说、看、听、思考、恭敬的素质，却由于愚蠢而未能达到这五个方面的要求。读书人具备了这五个方面的素质，但是有的却没有达到相应的能力和才学。国家这么大，读书人很多，一定会有通过学习具备了很高才能的人，如果善于任用他们，将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但是，在繁荣的时代，总是显得能人很多；在衰亡的时代，总是忧虑没有人才。这是什么原因呢？《易经》里的《泰卦》中说：“失去小的，得到大的。”在这个时候，严肃的人、通晓事理的人、哲人、谋士、圣人被重用，而狂妄的人、不守本分的人、贪图安逸的人、急躁的人、喜好欺骗的人未被重用，因此显得能人很多。《否卦》中说：“失去大的，得到小的。”在这个时候，狂妄的人、不守本分的人、贪图安逸的人、急躁的人、喜好欺骗的人都被重用了，而严肃的人、通晓事理的人、哲人、谋士、圣人未被重用，所以总是忧虑没有人才。国家的命运是好是坏，不是由上天决定的，实际上是人决定的；好人和坏人的来去，不是由国家命运的好坏决定的，实际上是由君主的贤明还是昏庸决定的。

商纣的手下有亿万个臣民，但是当周武王的军队打到都城郊外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够出来抵抗，于是通过一次战役，周武王就灭掉了商纣的国家。这亿万个臣民当中，就有撰写了《洪范》的箕子，如果纣王能够早点任用他，就会使商王朝的君臣各自安守法度，严肃的人、通晓事理的人、哲人、谋士、圣人一齐得到重用，这样，周武王虽然圣明，但是最终还是商王朝的臣民，商朝又怎么会灭亡呢？

周幽王昏庸无道，尹氏、皇父使朝政陷于混乱，小人充斥朝廷，犬戎的军队打到了郊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抵抗，于是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在那个时候，有写《小旻》一诗的贤能的大夫，如果周幽王能够早点任用他，那么，就会使西周的君臣各自安守法度，严肃的人、通晓事理的人、哲人、谋士、圣人一齐得到重用，犬戎虽然强暴，最终还是周王朝的臣民，西周又怎么会灭亡呢？

商纣有箕子这样的好老师，周幽王有这样贤能的大夫，两位贤能的人近在

身边，人们却不知道，那些处于卑下的地位，沦落在山野间的人，人们又怎么能了解呢？但是，在商纣、周幽王的时代，有才之士并不比商汤、周文王时代少。假使商纣和周幽王把他们的好色之心用来追求美德，用他们宠爱奸臣之心来宠爱贤才，那么，在朝中像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就会很多。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才干，就像取火的燧石、有源头的泉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了解人才，自古以来就很难做到。朋友不了解朋友，父亲不了解儿子，哥哥不了解弟弟，人对自己也不了解。君主虽然知情达理，大臣虽然明智，恐怕还是很难了解人才。"我说："朋友不了解朋友，是因为没有通过具体的事情对朋友进行考察了解；父亲不了解儿子，是因为父亲没有通过具体的事情来对儿子考察了解；哥哥不了解弟弟，是因为哥哥没有通过具体的事情来对弟弟考察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是因为自己没有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考察自己。当今的学校名存实亡了，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教育读书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标准来选拔任用读书人，只有通过已有的科举考试来对他考核了解。当今通过一种不成其文章的文章来教育读书人，选拔任用读书人，好的坏的都进来了，谁能分辨得清？譬如没有除过草的田里，谷子和稗草一起生长；把庄稼收进场院里来，谷子和稗草堆积在一块儿；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碾压，谷粒和稗粒一起落下来；经过簸、筛，稗粒就可以除去，这样就得到上好的谷子了。读书人经过三次考试，获取了功名，有了进身的机会，应当如同在碾子下面一样等待着考官的考察；又像用簸箕、筛子簸过、筛过，这样才能去除像稗粒那样的坏蛋，获得像谷子那样的人才。一个人才能可以伪装，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不能伪装，让他去治理百姓、处理政务，他的才能的长短、贤与不贤立即就会表现出来。一个人的才能即使在开始录用的时候混淆过去了，但是在经过实际工作的考察之后却再也掩盖不了。再者，通过朝廷内外的大臣的广泛推荐，录用和考察，不就可以获得人才了吗？又何必担心难以了解人才呢？"

还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说："天子只有一个，而官员却有成千上万，即使天子很圣明，也有考虑不到的事情；即使他明察秋毫，也会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有的人讲私人关系、讲贿赂，上下互相攀援，把暴虐当做贤能，把贪婪当做善良。对于贤能的人，讨厌他不是自己的同类，借着他有一点小小的过失，就降他的职或者革去他的职务。京城朝廷里的官员，诬陷别人，夺取别人的职位，拉帮结伙来援助自己，倾轧陷害的手段，比张仪、苏秦还要巧妙。巴结天子身边的近臣，勾结后宫中的嫔妃，来迷惑天子的耳目，能使黑白颠倒，功过颠倒。对此有什么办法呢？"我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没听说过皋陶任用欢兜那样的人，欢兜任用皋陶那样的人。只有最凶恶的坏人掌握了朝政大权，称霸

整个国家，所以奸臣们才得以趋炎附势，拉拢朋党，把朝廷当做谋取私利的地方。如果天子能够任用合适的宰相，宰相通辖称职的公卿，一起来控制下面的各级官员，下面的官员也全部是贤良之人。好像鱼网结在绳子上，没有一根网线理不顺。这样，文武百官当中就容不下奸邪的小人。即使有奸邪的小人，也会变好，又何必担心贤能的人得不到任用，奸臣不能去除？因此，君主为什么会昏庸呢？君主自以为是，独断专行，就会头脑迷糊把事情搞坏。君主怎样才会圣明呢？善于用人就会圣明。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不敢自以为是，把宰相当做老师，把五卿当做朋友，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听从他们的意见，这叫做把众人的圣明变为自己的圣明，把众人的智慧变为自己的智慧，不用过分操荣，就会达到天下大治。”

六　善

【原文】　句汇问为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备，可以为政矣。”何谓六善？”曰：“违己，从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是谓六善。

“尧舜，圣人之隽也，犹不敢自用；而况圣不及尧舜者乎，况贤远于尧舜者乎，况不贤不见尧舜之履迹者乎！《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心，必求诸非道。’逆己，非逆；逊己，非逊；勿己之是，惟道之归。是谓违己。

“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恶，不即人之所恶，众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谋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是谓从人。

“凡事，见以为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见以为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见，其识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为悔也后矣；不思而遂不行，其为惜也多矣。发政如发矢，矢发不可复反，政发不可复收。《书》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鹄之度在目中，不省则不见也。是谓慎始。

“始非不慎也，迨其后，有欲速而不达者，有厌倦而若忘者，遂有中道而废者矣。中道而废，则民多玩，后虽有作，不可为矣。《诗》曰：‘不竞，不绿，不则，不柔，敷政优优。’又曰：‘不震，不动，不憋不竦。’言不欲速也，毋厌倦也。如农夫之耕耘，四时不失序焉，日月见其长焉。是谓循中。

“始既已慎矣，中既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终者，小器易盈，志满则骄也。宣王，中兴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恒公，五霸之盛也；及

其气矜，而葵丘之叛者九国。’不啻此也。《书》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武王，圣人也，召公犹虑其服九夷八蛮，或启侈心，而进一篑之戒。而况德本中人，智效一官者乎！

“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无枢易拔，无轴易脱，不可谓违己。左言则左，右言则右，不可谓从人。卿士盈廷，发难不已，不可谓慎始。榜牒申命，日遵岁结，不可谓循中。考绩多良，治功不见，不可谓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己，始终一贯，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于成成，立志发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后六善备焉。六善备，可以为政矣。”

【译文】 句汇向我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我说。“具备了六种贤良的品德，就可以治理国家了。”他问：“这六种贤良的品德指的是什么呢？”我说：“不自以为是，虚心求教，开头谨慎，中途坚持，注重实效，明辨是非。这就是我所说的六种贤良的品德。

“尧和舜，是圣人丕子，但是他们仍然不敢独断专行；何况那些不如尧、舜圣明的人呢？何况那些才能远远比不上尧、舜的人呢？何况那些没有才能，办事比不上尧、舜的人呢？《尚书》里说：‘别人的话违背了你的意愿，一定要找出它合乎道理的地方；别人的话顺从了你的意愿，一定要找出它不合道理的地方。’别人违背你的意愿，不要把它看成是违背了你的意愿；别人顺从了你的意愿，不要把它看成是顺从了你的意愿；不要认为自己总是正确，只有合乎道理才是正确的。这就叫做不自以为是。

“管理天下的人有管理天下的才智，管理一个州的人有管理一个州的才智，管理一个郡的人有管理一个郡的才智，每个人所说的话都有一定的价值。我喜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别人喜欢的；我厌恶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别人厌恶的，众人的意愿不能违背。广泛采用天下人的意见来谋事，什么事情办不好？顺从天下人的意愿来办事，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诗经》里说：‘前人有这样一句话：应该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人不论贤能还是愚蠢，每个人都能做我的老师。这就叫做虚心求教。

“有的事情，看上去以为是可以做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可以做的；有的看上去不可以做，但是实际上去是可以做的。只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思考，那么不必具有很高的智慧，就一定能分辨出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如果不加思考就去做一件事情，到时候后悔也就晚了；不加思考就放弃做一件事情，造成的惋惜也就多了。治理国家如同射箭一样，箭一旦射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在治理国家中一件事情做得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尚书》里说：‘像虞人把弓张开，反复瞄准，对准了目标就放箭。’靶子在自己的视线当中，不经过周密的观察就看不清。这就叫做开头谨慎。

“开头很谨慎了，等到后来，有些事情，你想让它办得快些，却反而达不到；有些事情，时间一长人对它就厌倦了，像是遗忘了，于是就会发生半途而废的情况。做事半途而废，百姓就会不把它当回事了，以后即使再去做，也做不成了。《诗经》里说：‘不急躁，不缓慢，不刚强，不柔弱，施政平和。’又说：‘不一惊一诈，不动摇，不畏缩，不惊恐。’这是说做事不能求快，不能厌倦。就像农民耕种，按照一定的季节时令进行，天长日久，循序渐进。这就叫做中途坚持。

“开头谨慎了，中途坚持了，但是有时却没有好的结果，这是因为，器量狭小就容易自满，自满就会骄傲。周宣王是兴盛时代的君主，后来他的德行败坏了，《诗经·小雅》中有三首诗讽刺他。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后来他骄横跋扈，当初在葵丘会盟的诸侯中许多人都背叛了他。还不光这些。《尚书》里说：‘要堆起一座九仞的高山，仅仅因为少了一筐土，就没能成功。’周武王是一位圣人，周召公还是担心他因为征服了边疆少数民族，就产生奢侈享乐的想法，而劝告他进一步努力。更何况道德方面是个中等人，凭他的才智只能担任小官的人呢？

“因此，治理国家一定要注重实效，务期取得成功。没有门斗的门就容易拨开，没有车轴的车轮就容易脱落，完全丧失了自我，依照别人的意愿行事，这不能叫做不自以为是。这个人这么说，就这么做；那个人那么说，就那么做，这不能叫做虚心求教。告示公文，三令五申，天天讲要遵照执行，年年要人做出保证，这不能叫做中途坚持。考核起政绩来很好，但并没见他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这不能叫做注重实效。像这些，都是由于不能明辨是非的缘故。集中众人的意见成为己见，自始至终坚持下去，事物的假象不能蒙避自己，别人的谎言不能欺骗自己。功业的建成，不在于功业最后建成才算建成；在立定志向发出命令的时候，就已经标志着功业的建成。把这个道理辨别清楚，然后才能具备六种贤良的品德。具备了六中贤良的品德，就可以治理国家了。”

恤　孤

【原文】　苏州有育婴之堂，以收弃子。凡穷民之不得有其子者，则送之堂中。愿育者怀之而去，衣褓医药，无不备焉，月给乳妇之食三百钱，乳妇之记籍者三百余人。岁费千余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乡之善事也。

唐子贫，岁丰而家人恒饥。妻寄食于女家。仆原，有一男一女，以其妇佣乳于外，鬻其男于远方。女生一月，送之育婴堂。唐子不忍，常使视之。其所养之家，子死，愿以为己子，故育之专而无疾也。诸乳妇多不良，第贪三百钱。

得堂中之衣褓，皆用于己子。所养之子，置之不顾，故多病死。其籍记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虽有察婴之规，使从事者视之，不过月一至焉，岂能相与寝处，故病死者多也。自有此堂以来，所活者多矣，然念所不得全者，恒为戚戚焉。

一郡之中，虽有此善事，不过小补，而况天下之大，生民之多，饥无食，寒无衣，父母不得养，兄弟妻子离散，婴儿之委于草莽者，不知其数矣。当是之时，天地不能容其生，鬼神不能救其死，心为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哉！虽有仁人，尽出府库之财，尽发太仓之粟，以大赍四海，亦犹之乎育婴堂也。

吾尝观于田矣。天久不雨，诸苗将槁。吴中之人，农众而力勤，车汲之声，达于四境。然灌东亩而西亩涸，灌南亩而北亩涸，人力虽多，无如之何。迨夫阳极阴起，蒸为云雾，不崇朝而遍于天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视之。苗皆兴矣；沟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泽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给人足，衣食饱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男有室以养其父母，女有家以遗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于育婴堂哉！百尔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陈于今天子之前乎！

【译文】　苏州有个育婴堂，用来收养被遗弃的孩子。凡是穷苦人生了孩子养不起的，就送到育婴堂中。愿意收养孩子的就把孩子抱走，孩子的衣服襁褓、看病吃药，一应俱全。每个月付给奶妈三百文饭钱，登记在册的奶妈有三百多人。每年要花费一千多两银子，都是士大夫们出资赞助的。这是这一方的善举。

我很穷，即使在丰年，家里人也总是挨饿。妻子住在女儿家里吃饭。仆人唐原，生有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让他的媳妇到外边去当奶妈，把男孩卖到了外地。女孩儿生下来一个月，送进了育婴堂。我不忍心，经常让唐原去看一看孩子，收养了这个孩子的那户人家，自己生的孩子死了，愿意把这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养，所以哺育得很精心，孩子没得什么病。育婴堂里的奶妈大多很坏，只是为了贪图三百文钱才当的奶妈。拿了育婴堂中的衣服襁褓，都给自己的孩子用。对于育婴堂中的孩子，则是抛在一边儿不管，所以育婴堂中有许多孩子生病死掉了。在登记的孩子当中，生病的有十分之二三，死掉的有十分之一二。育婴堂里虽然有为婴儿检查身体的规定，但也不过一个月才派人看一次，更谈不上跟孩子们住在一起了。所以生病死掉的孩子很多。自从有了这个育婴堂，确实养活了不少孩子，但我还是惦念那些生病死去的孩子，总是为他们感到忧愁。

一个县里，虽然有这样的善举，也不过是一种小小的补救，何况国家这么大，百姓这么多，饿了没有东西吃，天冷了没有衣服穿，父母得不到供养，兄

弟、妻子离散，生了孩子扔到野地里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在这时候，天地之大，不能给人一条活路；鬼神也不能把人从死亡里拯救出来，心中为此感到痛苦但却不能伸出手来帮他们一把，我拿这些人怎么办呢？即使有仁慈的人，全部拿出国库中的钱财和稻米，来赈济天下人，也不过像建一个育婴堂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曾经到农田里察看。天很长时间不下雨，禾苗就要干枯了。江苏中部的农民，动用很多人，勤奋出力，到处是水车汲水的声音。但是刚刚浇过东边的地，西边的地又干了；刚刚浇过东边的地，西边的地又干了，花费了很多人力，也无济于事。等到晴天过去，天上有了阴云，不要一个早晨，就哗哗地下起雨来，连绵不绝。早上起来去看，禾苗全都精神起来了；沟沟坎坎生出的青草，也都像青青的禾苗一样郁郁葱葱。人力再勤勉，也比不了上天普降大雨。把人比做禾苗，把雨比做美好的政治，美好的政治就像雨水救活禾苗一样，能够让天下百姓家家户户丰衣足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人活着愿意有家室，女人活着愿意成家，男人有家室是为了供养自己的父母，女人成家以后还惦记着父母，唯恐生的孩子不多，要育婴堂还有什么用呢？那些当官的好人们，为什么不把周文王治理歧山的政绩向当今的天子讲一讲呢？

善　游

【原文】　陟高山而远望，游长川而安流，望之苍然，临之漪如，斯亦天下之美观，人情之所乐，君子所不废者也。是以黄帝游于釜山，尧游于康衢，舜游于四岳，禹游于会稽，文王乐于灵台，武王浮于河流，成王偕愷于南原，周公举觞于洛水，仲尼登太山，游于舞雩，曾点浴于沂水。由是观之，古之帝王贤哲，末闻以游为败德而绝其履迹也。

人见太康游而有穷拒河，穆王游而淮徐作乱，遂谓败德之事莫过于游。夫二君荒淫昏髦，先自败德矣。百姓积怨，国事不修，虽不好游，亦有内起之变，外发之寇，岂待游而后致乱哉！昧于事君之道者，于其出游，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即其事而奖掖之，徒立直谏之名，惩荒游之祸，扼于殿上，沮于道中，引裾裂衣，当车断鞅。忠则忠矣，我以为多事矣。

君子不拂人情，不逆众志，是以所谋易就，以有成功。揵锢闭幽者，忧之象也；启辟涣散者，乐之情也。鸟守故巢，亦翔于丛林；鱼潜在渊，亦洄于荡泽。鱼鸟有情，何况于人，人无贵贱，孰能闭户操作，暮春清秋不一睹山川景物乎！

上古既远，淳风不作，谀风日兴；天子之势日尊，群臣之情日隔。一人无

忌。有沼四海而囿八方之气。当是之时，刚直之臣，不能匡君，耻于屈伏，乃不避杖夹斩磔之刑，以与天子争胜，必欲伏至尊而使出我下。郊社之外，制之不使轻出；苑囿之中，制之不使轻入；天子则不得已而从之。又有道学师傅，正色拱立其侧，使天子严惮，非时之枝，不敢妄折；非名之菜，不敢妄食，亦不得已而从之。久之不便于私，郁郁不乐，乃渐畏正人而疏之矣。于是阴行乐于深宫，诸奴间入，施其排斥，天子引以为助。始焉屈于名义，今也得遂其欲。如久郁之阳，忽焉横泄；如久壅之川，忽焉溃决。诛戮直臣，放流贤士，乾坤晦塞，君臣昏迷，虽有善道者，亦无所施其术矣。

人亦孰不欲遂其情！天子虽尊，亦人也。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处之无异于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矫为亢直，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古来死谏之臣，吾敬之，难之，而不深与之，盖以是故也。

好游者，人之恒情也。古有省耕之事焉，亲民之事焉，巡岳之事焉，礼也。于省耕，乐原野之旷；于亲民，乐田舍之逸；于巡行，乐山川之色，礼也而寓游之乐焉。于斯时也，履亩，入舍，抚其妇子，视其寝处，观其稼之厚薄，察其藏之多寡，问其食之足不足。吏之清浊，狱之枉直，横征之有无，皆可问之。民即畏官，不敢以告，睹其形，察其情，知其苦乐，加之以素所咨访，吏之贤不肖，其安所遁哉！即以是行诛赏，虽偶行于一方，不周于五岳，四海之民闻而大悦，惟恐天子之不好游也。然则一举而政修治兴，民心悦服；山川之色，更益美观；流览之怀，更为悦豫；岂非天下之至乐哉！以此道君，不必谏止也。

好色者，人之恒情也。闺房之内，和乐而制之以礼，谨慎而御之有节。其诸妃嫔，宠之而无奇巧之饰，宠之而无并后之嫌，宠之而不启煽政之渐，斯门内之善经也。好色其何伤！

好财者，人之恒情也。苟非聚敛之君，取之必有制；取之有制，用之必有节。无功之赏，不易一钱；无益之费，不易一金。惟其爱财，故不伤财，此富国之善机也。好财其何伤！

好古器者，人之恒情也。夏后氏之琱戈，殷人之玉钺，周人之石鼓，皆宝也。历数千载，琱戈在而夏安在，玉钺在而殷安在，石鼓在而周安在？有守器之感，斯有守国之虑矣。此修德之一助也。好古器其何伤！

好宫室者，人之恒情也。栋宇太广，则不适；丹□太丽，则不雅；台榭太高，则不安；苑囿太旷，则不周。不惟其广，惟其适；不惟其丽，惟其雅；不惟其高，惟其安；不惟其旷，惟其周。以天子之居，有儒生精舍之风，如是好宫室，好之乃见明德矣。

【译文】　登上高山向远方眺望，在大河里泛游欣赏流水，远望莽莽苍苍，近看碧波荡漾，面对美丽的景观，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立身高洁的人对此是

不会放弃的。所以，黄帝在釜山漫游，尧在宽阔的乡间大道上漫游，舜在四大名山漫游，禹在会稽漫游，周文王在灵台演乐，周武王在黄河上泛游，周成王在南亩摆酒设宴，周公在洛水畅饮，孔子登泰山、游舞雩，曾点在沂水洗浴。由此看来，古代的帝王圣贤，并没有因为听说有人游山玩水而败坏了德行，就不出门游历的。

人们听说太康因为出门游乐，而被后羿夺取了天下；周穆王因为出门游乐，徐州、淮水一带的部族联合叛乱，因而便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游山玩水更败坏德行的了。这两位君主荒淫昏溃，他们的德行早就败坏了。老百姓对他们的积怨很深，国家大事得不到整治，即使他们不喜好游玩，朝廷内部也会发生政变，朝廷外部也会出现盗寇，还用等到他们出门游玩以后才发生祸乱吗？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持糊涂见解的人，对于君主出门游乐不能对他因势利导，就着这件事来褒奖他的的功德，光是为了得到一个忠言直谏的名声，惩罚荒游带来的灾祸，在宫殿上扼腕叹息，在道路上哭泣，牵着君主的衣服，把衣服都扯断了；阻挡着君主的车子，把引车前行的皮带割断。这样做确实显得很忠诚，但我却认为是多管闲事儿。

君子不违背人之常情，不逆着众人的愿望行事，因此他谋划的事情容易成功，从而达到功德圆满。把自己禁锢起来、幽闭起来，就会忧郁苦楚；让自己敞开心胸、走出户外、与大自然溶为一体，就会愉悦快乐。鸟儿守护着自己的老巢，还要在丛林里飞翔；鱼儿潜伏在深水里，还要到广阔的水域去漫游。鱼和鸟都有这样的感情，更何况人呢？人不论地位高低，谁能做到闭门不出，不停地劳作，在春秋时节不出去欣赏一下美丽的山川景物呢？

上古时代离我们很远了，淳朴敦厚的风气不能振起，阿谀奉承的风气日渐兴盛；天子的权势一天比一天尊贵，大臣之间的感情一天比一天疏远。天子一个人无所忌惮，竟有把四海当成池沼、把天下八方当做苑囿供自己游乐的骄气。在这时，性情刚直的大臣，既不能纠正君主，又对自己的卑躬屈膝感到羞耻，于是不畏避杖打、夹棍、斩首、分尸的酷刑，来跟天子一争高下，一定要制服天子，使他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除了节日里到郊外祭祀以外，制止天子不让他轻易出门；阻止天子，不让他轻易进入苑囿之中；天子迫不得已屈从了他。还有拿道学来糊弄人的太师，一脸正色地站在天子的身边，让天子感到害怕，花草不到了一定的时候不能妄自采摘；不是正统的菜肴不能妄自品尝。对此，天子也迫不得已屈从了他。久而久之，天子不便于搞点儿私人活动，郁郁不乐，于是渐渐地害怕正直的人，从而疏远了他们。于是偷偷地在深宫中寻欢作乐。太监们乘机接近天子，施展他们排斥异己的技俩，天子把这些人当做自己的助手。开始的时候是由于害怕坏名声而屈从，如今得以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就像憋了

很久的阳具，呼啦一下排泄出来；又像淤塞了很久的河道，呼啦一下决了堤。杀掉正直的大臣，流放贤能的人士，天地一片昏暗，君臣浑浑噩噩，这时，即使有善于施展法术的人，他的法术也无从施展了。

人谁不想满足自己的愿望？天子虽然尊贵，但他也是人。善于事奉君主的人，像敬重苍天一样敬重他，但是跟他交往还是跟平常人一样，对他报以相同的感情，给予他同等的恩惠。为什么一定要期望他摆出威严的架势，使他变得高高在上，用那些他不能忍受的东西来限制他呢？古往今来以死相谏的大臣，我敬重他们，同时又责备他们，不是太赞同他们，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喜好游乐，是人之常情。古代的帝王考察农耕，亲近百姓，巡游名山大川，这是古代的礼法。在考察农耕的时候，对于原野的辽阔感到快乐；在亲近百姓的时候，对于田园农舍的安谧感到快乐；在巡游名山大川的时候，对于山川的美景感到快乐。礼法当中包含了游乐的内容。天子在游乐期间，在田间地头走一走，进入百姓的房舍，安抚妇女和儿童，察看他们的生活起居，察看他们庄稼的收成，察看他们储粮的多少，询问他们粮食够不够吃。官吏是不是清白，案件的处理是不是公平，有没有横征暴敛的现象，从而了解百姓的疾苦和快乐，有的时候再做一些微服私访，详细了解和掌握官吏的工作情况，就依据这些来实施奖惩，有时虽然偶然在一个地方巡游，不是遍游各地，天下百姓听说了这个消息非常喜悦，他们唯恐天子不喜好游乐。这样，通过一次出游就会使政事得到完善，使国家得到治理，百姓心悦诚服；山川的景色，更加美丽壮观；游览的情怀，更加畅快淋漓；这岂不是天下最快乐的美事？大臣们要以此来引导君主，不必去劝阻他。

喜好女色，是人之常情。天子在闺阁之内，生活得祥和快乐，用一定的礼法来约束他，使他办事谨慎而有节制。对于傧妃们，宠爱她们但别让她们穿戴奇巧的服饰，宠爱她们但别让她们与皇后平起平坐，宠爱她们但别让她们渐渐地干预朝政，这是内宫中好的规范。喜好女色又有什么不好？

喜好财物，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一个贪财的君主，获取财物就一定会遵循法度；获取财物遵循法度，使用财物就一定会有节制。不动用一个小钱去行无功之赏，不动用一两银子去干无益的事。正因为天子爱财，所以才不会伤财，这是促使国家富强的好事。喜好财物又有什么不好？

喜好古玩，是人之常情。夏朝的戈，商朝的玉钺，周朝的石鼓，都是宝物。经历了几千年之后，戈还在，夏朝哪里去了呢？玉钺还在，商朝哪里去了呢？石鼓还在，周朝哪里去了呢？有守护古器的情感，就会想到守护国家。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品性修养。喜好古玩又有什么不好？

喜好漂亮的宫室，是人之常情。把宫室建造得过于广大，就不舒适了；把

宫殿装饰得过于华丽，就不雅观了；把亭台楼阁建造得过于高大，就不安全了；把园林建造得过于宽阔，就不严密了。不追求广大，而追求舒适；不追求华丽，而追求雅观；不追求高大，而追求安全；不追求宽阔，而追求严密。天子居住的地方，具有读书人的简单淳朴的风格，像这样喜好宫室，正体现了天子贤明的品德。

主　进

【原文】　为政亦多务矣，唯用贤为国之大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他更无所于由也，一于斯而已矣。然贤者难知也。天子欲用贤，何以知其贤而用之也？必也大臣荐于天子，内外群有司荐于大臣也。贤者难知也。有司欲进贤焉，何以知其贤而进之也？必也访之于乡人，访之于乡士大夫也。天子求贤于大臣，未可也；大臣求贤于有司，未可也；有司求贤于其乡，未可也。夫是皆进贤之人也，有司不求于其乡，将焉求！大臣不求于有司，将焉求！天子不求于大臣，将焉求！岂舍是而别有进贤之路哉！然则以为未可者，是何说也？是皆可以进贤，而不必其无私；即有无私者，不必其能知人，故以为皆未可也。

且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诈。古者听其言为君子之言，观其行为君子之行，其人诚君子矣。今也听其言为君子之言。观其行为君子之行，而其人则小人也。世尚道学，则为儒者；世尚文辞，则为名士；世尚气节，则为直士；世尚功业，则为才士。惟其所为，言貌皆真；营营往来，籍籍聚会，以图进取，孰能辨之！以利达之徒入于多私者之门，则以合进。以矫饰之徒入于不知人者之门，则以罔进。于是有举皆其阶，有位皆其窟矣。

且彼进贤之人，其先进也，皆以是物也，岂鸟媒而致凤哉！是故求贤之道，勿问孰为贤，孰为不肖，当先观进贤之人。盖贤不肖各有其类。吾尝见夫鸟矣。彼乌也，集于乔木之上，其群飞而从之者，皆乌也，无异鸟也。又尝见夫鱼矣，彼鲫也，游于浅水之间，其群游而从之者，皆鲫也，无异鱼也。惟人亦然，从伯夷游者，必伯夷之所与也，无盗跖之徒也；从盗跖游者，必盗跖之所与也，无伯夷之徒也。若使盗跖主进，而望其所进之人有若伯夷者，岂可得哉！是故明君察于群臣之中，得其大贤，处以上卿之位，惟其言之是听，而不惑于谗慝之口，则列于朝廷者皆其类矣。列于朝廷者皆其类，则列于邦国之职者亦皆其类。各以类进，则贤才不可胜用矣。

然诸卿虽贤，若并责之以进贤，则又不可。吾欲籴乎，必使善籴者转贩于衡湘之间；左右虽多良贾，别有任使，不使之籴也。吾欲买马乎，必使善相马者求于秦陇之间；左右虽多良工，别有任使，不使之买马也。何也？舍其所短，

用其所长也。古之大臣，于政事无所不达，于社稷之长计无所不周，而独于知人或有所不及，此亦贤者之常也。放齐荐胤子，佥荐鲧；唐虞之臣且有不知人若是者，况其下乎！帝之试鲧者，当时洪水方急，未知有禹，惟鲧才有可用，姑且使之，非信佥之举鲧为知人也。人各有其类，才各有所长。惟贤者乃能进贤，得贤者为进贤之人，使各举所知，所以引其类也。惟知贤者乃能用贤，得知贤者为用贤之人，使择决众之所举，所以用其长也。具斯二者，用贤之道无遗矣。

岂惟臣有其类也，君亦有类焉；岂惟臣各有长也，君亦必善用其长焉。惟贤君，然后能用贤臣；惟君能知人，然后能用知人之臣。《书》曰："在受德□，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言纣德之不克类进者，皆其类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言文、武知人，故能用贤以及天下之贤也。由是观之，惟君先正其身以为天下表，卿士百职，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径而缘之。又于诸大臣之中得知人者，委以推贤进能之任，非天下之良士，孰得而幸至哉！《诗》曰："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向之所怀而不可得者，今皆置之周行，讲论道德，兴造功业，无不如意。诚如《秦誓》所思惟在一臣，则能用众才，其利无穷，不其然乎！

【译文】 治理国家的行政事务繁多，任用贤能的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大事。国家是治是乱，是兴是亡，只要看一看国家是否任用了贤能的人就知道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但是很难判断谁是贤能的人。天子想任用贤能的人，怎样来判断一个人的贤能，从而任用他呢？必须由大臣向天子举荐，朝廷内外的官员们向大臣举荐。很难判断谁是贤能的人。官员们要举荐贤能的人，怎样才能判断出一个人的贤能，从而举荐他呢？必须到乡民百姓中间去寻访，到乡间的士大夫中间去寻访。但是，在某些时候，天子在大臣中间寻求贤能的人是不行的；大臣在下级官员们中间寻求贤能的人是不行的；官员们在乡民百姓中间寻求贤能的人是不行的。大臣、官员、乡民百姓，都是举荐贤能之士的人，官员们不在乡民百姓中间寻求贤能的人，又到哪儿去寻求呢？大臣不在官员们中间寻求贤能的人，又到哪儿去寻求呢？天子不在大臣中间寻求贤能的人，又到哪儿去寻求呢？丢开了大臣、官员、乡民百姓，难道还有别的举荐贤人的门路吗？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说那样做不行呢？这些人都能够举荐贤能的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没有私心；即使他们没有私心，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全面地了解一个人，所以我认为那样做是不行的。

古代的人大多正直，当今的人大多伪诈。古代判断一个人，听他说的是君子之言，看他干的是君子之事，那么这个人就肯定是正人君子。当今判断一个人，听他说的是君子之言，看他干的是君子之事，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却可能是

个小人。社会上崇尚道学，人们就伪装成儒雅之士；社会上崇尚文章辞令，人们就伪装成名士；社会上崇尚气节，人们就伪装成刚直之士；社会上崇尚建功立业，人们就伪装成才子。一门心思地去表现这些东西，言谈举止像模像样；这些见风使舵的人，来来去去，聚集在一起彼此吹捧，来图谋被朝廷赏识和重用，谁能够辨别清楚？假使贪图富贵的人钻营到私心很重的达官贵人门下，就会因为彼此志趣相投而被举荐；假使装模作样的人钻营到无知人之明的达官贵人门下，就会因为骗取了达官贵人的信任而被举荐。于是，只要是能使自己获得举荐的人，都是钻营者的阶梯；只要是有官职的人，都是钻营者攀附的对象。

进一步说，那些举荐贤人的人，都是通过这些手段而被任用的，凡鸟又岂能引来凤凰？因此，寻求贤人的方法，不要问被举荐者哪个贤能、哪个不贤能，应当首先看举荐者怎样。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贤能不贤能的人各有自己的属类。我曾经观察过鸟类。那些乌鸦聚集在高大的树木上，聚结成群一起飞的，都是乌鸦，没有别的鸟。我还曾经观察过鱼类，那些鲫鱼，在浅水里游动，聚结成群一起游的，都是鲫鱼，没有别的鱼。人也是这样。跟伯夷交往的人，一定是跟伯夷一样的好人；不会有盗跖那样的坏人。跟盗跖交往的人，一定是盗跖那样的坏蛋，不会有伯夷那样的好人。如果让盗跖举荐人才，指望他举荐上来的人里有像伯夷那样的好人，怎么可能呢？因此，贤明的君主在大臣们中间仔细考察，发现杰出的贤人，把他安排到公卿的位置上去，从任用人才方面只听从他的说法，而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那么朝廷上的大臣官员就都是像他那样的贤人了，担任国家官职的人也就都是他那样的贤人了。这样，贤能的人从自己的属类中推荐和选拔人才，那么贤能的人才就用也用不完了。

但是，即使公卿自己很贤能，如果一概要求他们都举荐贤能的人，还是不行的。我想买进粮食，一定要派一个擅长买卖粮食的人到衡水和湘水之间去转购；即使我的手下有很多精明的商人，我会派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而不派他们去买粮。我想买马，一定要派一个擅长相马的人到秦、陇之间去买；身边即使有很多能干的工匠，我会派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而不派他们去买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扬长避短地使用人才。古代的大臣，对于朝廷政事无所不通，对于国家长远的计划总是考虑得很周到，但是在了解人才方面有时却做得不够，这对于贤能的人来说也是常有的事。尧的大臣放齐举荐尧的儿子丹朱，众人都推荐鲧；开明时代的大臣尚且是这样没有知人之明，何况后世之人呢？尧帝任用鲧的时候，正当天下洪水泛滥，形势危急之时，他不知道世上有大禹，只有鲧能够派上用场，没办法，姑且任用了他，尧这样做，并不是相信了众人的推荐，认为他们了解鲧的才干。人各自有其属类，在才能方面各有所长。只有自己贤能的人才能够真正推举贤能的人，让贤人来推举贤人，是为了让他们推举自己

所了解的、引来他们的同类。只有善于辨别贤人的人，才能任用贤人，让贤人来任用贤人，让他在众人推举的人里面选择贤人，是为了用其所长。做到了这两点，任用起贤人来就没有缺憾了。

岂止大臣各有他们的属类，君主也各有他们的属类；岂止大臣各有其所长，君主也必须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只有君主贤能了，然后他才能任用贤能的大臣；只有君主能够辨别人才，然后他才能任用善于辨别人才的大臣。《尚书》里说："纣王在位时，性情强横，只任用凶狠残暴的人，全国都照这样做；只亲近那些丧失了德行的人，国家的政治搞得很混乱。"这是说纣王所任用的人都是他的同类。《尚书》里说："周文王和周武王都能够懂得从政务、管理、法度三个方面去考核并了解官吏的思想，对他们的心地看得清楚明白。所以他们能够确立经常性的事务，官吏都选用有德的人担任。"这是说周文王、周武王能够识别人才，所以能够任用普天之下所有的贤人。由此看来，只有君主首先端正自身，做天下人的表帅，各种官职全部由正直的人担任，小人找不到投机钻营的门路。还要在各位大臣当中，找到能够识别人才的人，把推荐贤能之人的任务交给他们，不是贤人就不能被提拔任用。《诗经》里说："我多么想得到一位有才德的君子，让他来担任朝廷的职务！"过去想得到却得不到的人才，如今全都加入了公卿大臣的行列，讲道论德，建功立业，充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如果真的像《诗经》中的《秦誓》里所想象的，有那样一位贤能的大臣，就能发现和任用众多的人才，获得的好处无穷无尽。难道不是这样吗？

梶　政

【原文】　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上为难哉！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梶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

以诏令之尊威，上驰于下，下复于上，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内矣。人见其遍于海内，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也，盖遍于海内者，其文也；未尝出于门庭者，其实也。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奚故哉！谿谷阻车，蒺藜阻足，今之有司，皆谿谷蒺藜也。

若有司之尽乃心，如佣之事其主，则善矣。佣何善乎？主人督之不使即于惰，而亦不肯自惰，虑不当于主人之意而逐我也。计一日之工必无负于一日之酒食，计终岁之工必无负终岁之廪粟。是以禾稼丰，畜牧蕃，而主人坐获其利焉。是主人之法令行于佣，而佣能不梶于其所行。何有司则不然邪？岂爵位不

足以为荣邪？禄虽至薄，岂禄外自然之利不足以厚其家邪？何不若佣之忠于其主也？

一官之所任，我代者前此几何人？代我者后此几何人？我在其间，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我之产，府库非我之藏，民人非我之族党，干我何有焉！今之为官者，不必贪邪，即廉能无过者，其存心莫不如是。不忍之心，人孰无之！乃但知仕宦，不知道义，溺于父兄之为，习于流俗所尚，因仍而不知其非。由来已久，不可深责。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官，自内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纷纷然移文积于公府，文示交于路衢。始焉羽逝，既而景灭，卒不知其纷纷者何为也。如是千万职，外塞九州，内塞五门，君臣上下，隔绝不通。虽有仁明之君，欲行尧舜之政，其何所藉以达于天下乎！

政不行于天下，岂徒无益，必有大害。谚曰："官屋漏，官马瘦。"推而广之，田园庐舍，一官屋也；父兄子弟，一官马也。必不在民，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凡为官者，视为故然。虽无不肖攘民之事，而视民若忘，等于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遍天下，是举天下之民委弃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于四海困穷，民无以为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

然则治民先治官乎！三代既远，仕不由学，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将何以治之？治之以赏罚乎？赏罚者，圣人善世之大权，然而难言之矣。圣人之赏，使天下之不善者皆悦其赏而迁于善；圣人之罚，使天下之善者亦兢兢焉恐入于罚而益修于善。此君子之所学以待用者也，然非所望于后世之赏罚也。世之降也，官之为善者不必赏，为不善者不必罚，孰慕不可必之赏而畏不可必之罚乎！于是有术焉，能使赏不出于朝廷而出于我。悦于上官，税于大臣，悦于近臣，是其术也。悦于上官者，一秩之赏至；悦于大臣者超迁之赏至；悦于近臣者，不次之赏至。赏自我操，罚焉能及！由是言之，赏罚不可以治官也明矣。

然则官终不可治乎？是盖斯民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为也，则亦莫可如何也已矣。辗转思之，不释于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补；不能普利，且图少济。设为说之之言曰："君之贵，非君赐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于民力乎？"必曰："然。""吾愿君之有以报君赐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壶餐，必有以酬之，而况受人富贵，且以遗了孙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况今薄禄之时，官之衣食，非取于农而实资于农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业业不敢自安者也。损人以益己，必不可为者也；损己以益人，亦不可为者也；有益于己，无伤于人，斯则可为者也。居今世而不悦于人，不但失官，且以得罪，诚不可以直道而行。曷若量己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事，察农桑，筑圩防，计丰凶，除奸慝，则民亦少害矣。夫忠君爱民，无失其本心；保身远

害，又不失于自利，斯两得之道也。内省有咎，孰若无咎？百姓诅之，孰若百姓祝之？乡党非之，孰若乡党称之？其请择于斯焉！”

【译文】　治理好国家很难。人们都认为百姓难以治理，不懂得难以治理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吏。任何普通的百姓，如果不是天生就爱捣乱，还是都希望求得快乐、回避痛苦的，怎么会故意触犯国家的法律而与朝廷为难呢？谈论政治的人不问青红皂白，认为国家法令不能顺利实施的原因，都是由于百姓不善良，从而使国家法令的实施受到阻碍。放过了官吏去责怪百姓，这样就谈不上治理好国家了。

凭着国家法律法令的尊严和威力，自上而下地传达实施，再自下而上地汇报法律法令的执行情况，用不了个把月，就会传达到整个国家。在别人看来，法律法令总是很快地传达到整个国家；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法律法令连朝廷的大门都没出就完蛋了。传达到整个国家的，只是文书辞令；连朝廷的大门都没出的，是实质性的东西。虽然国家颁布了仁慈的政策，但是老百姓光是听说而已，并没有亲身领受它的好处。这如果不是官员们的过失那么又是谁的过失呢？沟谷阻碍车辆的行驶，荆棘阻碍行人的脚步，当今的官员们，都是沟谷和荆棘。

如果官员们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职，就像仆人侍俸自己主人，那就好了。仆人怎样做来算好的呢？主人督促他使他不陷于懒惰，他也能够约束自己不懒惰，这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做得不合乎主人的心意，主人就会赶走他。因而他一天付出的劳动一定不会辜负主人给他的一天的酒饭，一年付出的劳动一定不会辜负主人付给他的一年的粮米。所以，在仆人的操持之下，庄稼丰收，牲畜繁殖，主人获得好处。这样，主人的规矩、命令在仆人身上实施，仆人能够使主人的旨意不受阻碍地顺利实现。为什么官吏们就不能这样做呢？难道是他们的官位不够荣耀吗？俸禄虽然很微薄，难道是俸禄以外获得的年那些利益还不够用来养活他们的家小吗？为什么不像仆人忠于主人那样忠于自己的职守呢？

对于一个官职来说，在我之前有多少人担任过这个官职？在我之后又将有多少人担任过这个官职？我在这些人中间，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罢了。土地不是我自家的财产，官府的库藏不是我自家的库藏，百姓不是我自家的亲戚族人，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如今当官的人们，不用说贪婪邪恶的，就是清正廉洁、没有过失的，所有的人都怀着这样的心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些人光知道做官，不懂得道义，沉溺于前辈们的错误做法，习惯于世俗流行的不良风尚，因循沿习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朝廷所任命的管理百姓各级各类官员，不论大官小官，朝廷内部的官还是朝廷外部的官，都是这类人上级用文书给下级下达指令，下级用文书来蒙骗上级，纷繁的文书堆积在官府里，公文告示在道路上往来交织。像鸟一

样倏忽飞过，像影子一样瞬间消失，纷纷乱乱，不知道这些玩艺儿到底是干什么的。像这样的千千万万个官职，充塞全国，充塞朝廷，君主与大臣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彼此隔绝，不能互相沟通。这样即使有仁慈圣明的君主，他想推行尧、舜那样美好的政策，他依靠什么才能把这些美好的政策布施到整个国家呢？

朝廷的政策不能在国家顺利实施，岂止无益，反而必定会造成严重的祸害。民间有一句谚语："官屋漏，官马瘦。"把这句话的意思推广开来，百姓的田园房舍，如同官府的房子；父老兄弟百姓，如同官府的马匹。如果官员的心思不在百姓身上，那么，即使百姓的田园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他也不会去照顾；即使父老兄弟百姓受冻挨饿而死，他也不会去体恤。所有当官的人都把这些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有坏人搅扰百姓的事情发生，他也视而不见，把百姓当做稻草一样对待。搅扰百姓的害处小，遗忘了百姓的害处甚大。搅扰百姓的事情不是很多，遗忘了百姓的官员却遍及天下，这是把普天之下的百姓弃之不顾。百姓遭受苦难却得不到拯救，这些苦难一天比一天深重，以至于到了国家穷困、民不聊生的地步。这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就很危险了。

如此说来，要治理百姓，是不是要首先治理官员呢？尧、舜、禹的时代距离我们很遥远了，当官而不讲求才学，任命官员不看他是否具有担任这个官职的能力，这种情况也已经延续很久了，还能用什么手段来治理他们呢？用奖赏和惩罚来治理他们吗？奖赏和惩罚，是古代圣人治理好国家的很重要的权力，但是放在现在就很难说了。圣人实施奖赏，目的是使天下不善良的人羡慕受到奖赏的人，从而去恶从善；圣人实施惩罚，目的是使天下善良的人害怕受到惩罚而变得更加善良。因此，立身高洁的人努力学习，加强自身修养，等待着被国家任用，而不是为了指望得到官方的奖赏、逃避官方的惩罚。时代发展到今天，官员们做了好事不一定受到奖赏，做了坏事不一定受到惩罚，那么，谁还会羡慕这样的奖赏、畏惧这样的惩罚？因此官员们玩弄一种技巧，通过这种技巧可以做到奖赏不是由朝廷来决定，而是由自己来决定。取悦上级官员，取悦朝廷内的大臣，取悦皇帝身边的近臣，这就是他们的方法。取悦上级官员，可以得到提升一级的奖赏；取悦朝廷内的大臣，可以得到超级提升的奖赏；取悦皇帝身边的近臣，可以得到破格提升的奖赏。奖赏的决定权操在我自己手里，惩罚又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由此说来，通过奖赏和惩罚不能够治理官员，这也是很明白的了。

这样说来，官员们最终还是无法治理吗？这是当今百姓的命运不好，是上天不保佑他们，这不是靠人力能够改变的，那么也就没办法了。我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心里还是放不下。在这方面，得不到根本的治理，还可以求得

小小的弥补；不能解决全局的问题，还可以指望得到些许的救助。我设想了一套说辞，可以用来规劝官员们。这样对他们说：“你的显贵的地位，不是君主恩赐给你的吗？”他一定会说：“是的。”“你所用的一切，不是百姓的生产出来的吗？”他一定会说：“是的。”“我希望你能够报答君主对你的恩赐，并且不要忘记百姓对你的供养。接受别人给予的一碗饭，一定得用什么东西来答谢人家，何况接受了别人赐予的富贵，而且还能够把这种富贵留给子孙后代呢？吃饭穿衣，一定要想一想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你如今享受的俸禄、官服官饭，不都是从农民那里取得的吗？实际上不都是依赖着农民吗？仁慈的人当着官、享着清福，因此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不敢贪图安逸。损人利己的事，是一定不可以干的；损害自己，让别人获益的事，也是不可以干的；对自己有益，对别人也没有损害，这样的事情才可以干。活在当今之世，不取悦月人，不但会丢失了官职，还会得罪人，确实不能率性而为、正道直行。不如用自己的一半的精力去与他们结交，用另一半精力处理百姓的事务，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修筑堤坝，安排丰年灾年百姓的生活，清除坏蛋，这样百姓就减少了祸害。忠于君主、爱护百姓，别失掉自己的善良的本性；保养自己的身心、远离祸害，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做法。反省自己，责怪自己，不如让自己无可责怪；百姓诅咒你，不如让百姓祝福你；乡民和族人批评你，不如让他们赞美你。请你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吧！”

君鉴录

（清）尹会一

立　政

【原文】　按：政者，正也。心正则政立矣。三代而下，君德醇备，固未易言。而一念之正，未尝不有一事之善以应之，可考而知也。顾政举由于人存。君能得人而用之，乃可以成治。不知其道，而欲立政，得乎？夫人君日有万机，立政用人之际，岂能无过？惟赖纳谏以救其失。圣狂之分，实由于此。此三者，平天下之大端也。人君苟欲求治，孰不知之，而害政生于心。失人踵其弊，拒谏遂厥非。史不绝书，亦独何叹？时当逸乐，尤易怠荒。故儆戒无虞。明良之世所以无忘吁咈哉！

沛公入咸阳，还军霸上。悉召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民大喜。

李渊克长安，还舍于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按：三代以后，统尊汉唐。观其开国之初，先除苛禁，约法三章与约法十二条，后先相望，民悦解悬，享祚之永有以也。秦隋之世，日增苛法以驱民，亦独何与？故欲密禁纲以防民，而视具文为不可除者，非愚即妄。贤君蒙业，所宜救弊于未然也。

又按：汉更始元年，大司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光武中兴，同符高祖，《纲目》大书特书，皆示人以苛政之自危。王者不易民而治耳。远识者，必审其几矣。

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尝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按：德化之说，自战国以还，人莫之信。至汉文帝乃行之而效。惟其恭俭自持，专务于此而不杂耳。人君求治，知化民之有道。无事多求，而忘本矣！

唐太宗初即位，尝与群臣语及教化。魏徵极言："经乱之民易化"。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耶？魏徵书生，不说时务，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汤武皆承大乱之后，身致太平。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以徵言。贞政四载大有年，斗米三钱，行旅不齐粮，外户不闭。帝曰："劝朕偃武修文，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

按：两说相持，决择难，力行更难。封德彝奸佞之徒，既附虞世基以亡隋，复诋魏郑公以惑唐。其说最易动听。盖教化不能，人主之所安也；不识时务，人主之所疑也；虚论败国，人主之所惧也。微太宗能不为其所淆乎，且贞观元年，山东旱，二年关内饥，畿内蝗，灾祲叠告，亦善行易怠之时。太宗则赈恤蠲租，大赦天下，吞蝗受灾，并出宫女二千人。所行皆仁义之事。遂使贞观政治，振古有光。苟听德彝之说，何难转唐而为隋哉。于戏！立教兴化，乃治世之先务。后之人君，幸勿为德彝之徒所惑。

【译文】　按：政就是正。心正就政立。三代以后，君德大备，的确是不疑之言。心目中的一个"正"念头，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善事，这种说法可以得到印证。因此，政治昌明在于有人存在。君王能够得到贤人并加以重用，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不知道为政之道，而企图立足天下，难道不是妄想吗？君王日理万机，立政用人哪里会没有过错？只有依靠纳谏可以救其得失。圣人和狂徒之分，实在是由于这个道理。这三个方面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之所在。君王希望大治天，谁都知道，但是他心中却生长出害政之心。君主承其弊端，于是把谏纳非。历史上不断记载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赞叹的？特别是逸乐的时候，尤其容易荒淫，所以禁戒就可以没有忧虑了。明良之世就不感叹了。

刘邦进入咸阳，回军驻在霸上，召集父老豪杰说："父老遭受秦国暴政苛法已经很久了，天下诸侯已经约定，先进入关中的为关中之王。我应该为关中王，现在与父老约定法规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盗窃的抵罪。其余的尽皆废除。"秦地百姓大喜。

李渊攻克长安，住在长乐官中，与百姓约定十二条法令，其余隋朝苛政全部废除。

按：三代以后，大家一致推尊的是汉代和唐代。汉、唐开国之初，先废除苛法，约法三章与约法十二条，先后相比，老百姓高兴，因为新的君王了解他们的倒悬之苦，因此这些朝代国安长久。秦代到隋代，为了统治百姓，每天都

在增加苛刑禁法，谁会支持它们呢？所以要想用严刑苛法来欺压百姓，这就是全靠一纸空文来统治天下，这样的君王，不是疯狂，就是蠢笨。贤君治理天下，应该防患于未然。

又按：汉代更始元年，大司马刘秀至河北，废除王莽苛政，光武中兴，功同刘邦。《纲目》一书大书特书，都是告诉后人实行苛政是自己害自己。贤王不改变百姓的风俗而加以治理。有远见卓识之人，一定要审视这些细微的东西。

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一点都没有增加。他曾经准备修筑甘露台，诏令工匠来进行预算，价值百金。汉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我继承先帝宫室，常恐污辱了它们，为什么还要修甘露台呢？"他身着粗布袍子，他的宠夫人，衣服不拖在地上，帷帐没有刺绣，向天下百姓显示朴素；为天下作表率。汉文帝修筑自己的陵墓霸陵，所用器皿都是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加以装饰，因山而不造坟。群臣袁盎等劝谏的言辞虽然十分尖锐，但依旧加以重用。强武人等受赂金钱，汉文帝发觉后，再加以赏赐，让这些人的心里更加惭愧，专心致志，以仁德教化百姓。因此海内安宁，家乐人足，后世很少能赶得上。

按：仁德教化百姓的说法，自从战国以来，很少有人相信了。到了汉文帝实行仁政而取得成效。只有恭俭自持，专心实行仁政而参以私心杂念，仁德才可以取得明显效果。君王治理天下，应该明白教化百姓之道。无事找事做，就是忘记了根本。

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曾经跟群臣谈论教化百姓的问题。魏征说："经过乱世的百姓容易教化。"封德彝则说："三代以后，人心逐渐变坏，所以秦代专制法律，汉代兼之霸道，要想对百姓进行教化是不可能的，难道能叫百姓去掉他们的欲望吗？魏征是个书生，说话不识时务，相信他的空谈，国家必然衰败。"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改变百姓的习俗而加以教化。但是商汤、周武都是在大乱之后而建立太平的。如果说古人淳朴，渐渐变坏，那么到了今天，人不是都变成鬼魔了吗？君王哪里又能教化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建议。贞观行政四年，一斗米只卖三文钱，出门不用带粮，外出不用关门。唐太宗说："劝我偃武修文，这是魏征的贡献，只是遗憾不能让封德彝看见了。"

按：两种说法互相对立，选择起来很难，做起来更难。封德彝是一个奸佞之徒，既依附虞世基而让隋亡国，又诋毁魏征去惑言唐太宗。他的话说起来很动听。教化无能之人，人主才能够安宁；不识时务，人主就会惑疑，空言败国，人主最感到害怕。唐太宗不为其所惑，况且，贞观元年，山东大旱，第二年，关内发生饥荒，京城附近发生蝗灾，灾祸不断出现，正是善行容易荒废之时。唐太宗赈恤减租，大赦天下，吞蝗受灾，释放宫女两千人。唐太宗大行仁义，遂

使贞观政治开明，振古有光。如果听信封德彝的邪说，怎么能够成为唐而不成为隋呢？啊！教化万民是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后代的君主，希望不要被封德彝之类所迷惑。

纳　谏

【原文】　萧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请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为禽兽食。上大怒，不何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之请吾苑以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帝即赦出之。

按：有善归主，有恶自与。小人每以此术蛊惑君心，遂至恶绩而不可揜。高帝闻王卫尉之言，不惮改过，犹见豁达大度。否则，几何不为亡秦之绩哉？明良之世，幸勿疑臣自媚于民，而以李斯之分过为法也。

汉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中郎将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耶？"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王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骋六龙，驰下峻山，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按：乘危徼幸之事，虽自保无虞，亦贻讥匹夫之勇而有损万乘之威。袁盎切谏，文帝从谏，两得之矣。

文帝登虎圈，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尉不能对。啬夫从旁代对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耶。"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张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较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隋风而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如景响。举措不可不审也。帝曰："善"。

文帝辇过郎署，问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赵人"上曰："吾居代时，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颇、牧，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此非虚言也。李牧为赵将军，市租皆自用飨士，赏赐不以中覆，委任而责成功。故牧得尽其智能，而赵几霸。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

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下吏削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有颇、牧，弗能用也。”上悦，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按：文帝改过不吝，于斯为难矣。以大君之威欲迁一令，而为谒者所阻，不嫌于反汗乎！冯唐论将，更似为尚游说。二者举错之大端，皆足启君之疑。文帝乃能舍己以人，善之悦之，用其言而显其身，臣下安得不尽忠乎。人主欲闻直言，断自无疑始。

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武帝：始崇圣道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志其前善。邻房生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僖以书自讼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其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任汉史，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为恶，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倘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座然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书奏，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郑宏数陈窦宪权势太盛，奏宪党张林、扬光贪残。吏与光旧，因以告之。宪奏宏漏泄密事，帝诘让宏，收印绶，宏自诣延尉，诏敕出之，因乞骸骨归。未许，病笃。上书曰：“窦宪奸恶，贯天达地，海内疑惑，谓宪何术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祸，觳硊然可见。陛下处天子之尊，保万世之祚而信谗佞之臣，不计存亡之机。臣虽命在晷刻，死不忘忠。愿陛下诛四凶之罪，以厌人鬼愤结之望。”帝省章，遣医视宏病，比至已薨。

按：小人之害正士，不曰诽谤刺讥，则曰漏泄密事。以章帝之宽厚，亦不免于下有司，收印绶，盖烛奸信贤，若此其难也。幸犹用孔僖，出郑宏，不至闻直言而加怒耳。否则信谗如酬，不舒究之。如诗所云，嗟何及哉。

【译文】　萧何因为长安地狭，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上书刘邦，请求让百姓进入耕种，不用收割庄稼杆儿，以便作为禽兽食物。刘邦大怒，把萧何送廷尉，械系多日。刘邦卫士王卫尉说：“相国有什么大罪，陛下何以这样对待他？”刘邦说：“我听说李斯为秦相，有善事归于秦始皇，有歹事就自己承担。如今相国收受他人赂贿，去为这些人要种我的猎苑，取媚百姓，所以关起来也枷锁不离身。”王卫尉说：“做事如果对百姓有利，就向皇上提出要求，这正是宰相的

本职工作。皇上怎么怀疑相国收受他人的钱财呢？况且，秦因为不改其过而失去了天下，李斯也难逃其咎，有什么值得效法的？”高祖马上放出了萧何。

按：有善归主，有过归己。小人常常用这种方法去蛊惑君王之心，致使患害遗害不穷。汉高祖刘邦听从王卫尉之劝谏，不怕改正错误，可见他的豁达大度。如果汉高祖不改过失，难道不是第二个秦国吗？开明之士，严防佞臣以媚民取宠，把李斯担过的作法当作楷模加以效仿。

汉文帝到霸陵上，欲往西驰下坡。中郎将袁盎骑马并车，拉住汉文帝车驾缰绳。汉文帝说：“将军害怕吗？”袁盎说：“我听过，千金之子，不坐危堂，圣主不乘危车，不心存侥幸。如今皇上车驾六马，驰下高山，如果马惊车败，皇上将会怎么样呢？皇上即使自己不顾自己，难道不想想高祖天下？”汉文帝乃止。

按：乘危侥幸之事，即自以为不会有什么危险，也会遗下匹夫之勇而有损君主之威。袁盎强劝，汉文帝从谏，双方都尽了职分。

汉文帝登上虎圈，问上林尉苑中禽兽情况，簿尉对答不上来。乡官在旁边代为回答。十分熟悉，汉文帝想看看他的才能，只见他口如悬河，滔滔不绝。汉文帝说：“当吏为官的应该如此。”下诏拜这位乡官为上林令。过了好一会儿，释之说：“皇上认为周勃、张相是什么样的人？”汉文帝说：“长者。”释之说：“这两个人叙述事情言语迟钝，哪里像这位乡官口齿伶俐。秦国任用刀笔三吏，以佞臣赵高为相，此人空具口才，知些法律条文，毫无真才实学可言。秦二世不闻过，最后身杀而国亡。而今皇上因为乡官口才过人就破格加以封赏，下臣恐怕天下之人随风而动，好为口实而缺乏真才实学。下面的人效仿上面的人，行动快得很，就影子跟着人，回音随着响声。皇上的举措不得不注意。”汉文帝说：“很好。”

汉文帝车辇经过部署，问冯唐说：“你老家在哪里？”冯唐对答说：“赵人。”汉文帝说：“我居在代地的时候，尚食监高祛多次给我说赵将李齐的贤德，曾在巨鹿城下激战。而今我每顿吃饭，心思都在巨鹿。你老知道吗？”冯唐说：“李齐还不如廉颇、李牧。”汉文帝惊叹说：“可惜我不能得到廉颇、李牧为将，如果有他们为将，我何愁匈奴呢？”冯唐说：“皇上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为将。”汉文帝说：“你怎么知道呢？”冯唐对答说：“王者派遣大将，跪而推车说，内部的事情，寡人负责，外面的军机大事将来全权负责。这话并不是虚言。李牧在赵国为将军，收来的租税都用来赏赐士兵，委任而责成功。所以李牧尽得下属的智能和勇力，赵国差点儿成为霸主。而今臣私下听说魏尚在云中郡为太守，军队的市租，都拿来赏赐士卒私养，赐宴遍及宾客、军吏和舍人。因此匈奴远遁，不敢靠近云中郡的边塞。匈奴曾经入侵，魏尚出兵追击，所杀甚众，士卒从农夫变成军人，哪里知道用兵打仗，终日打仗，斩首捕虏，到

幕府请功，一句话说得不对，文吏就用法律加以制裁，赏赐不行而法令不用。况且魏尚因上功首虏差六役，下吏则削去了他的爵位并惩罚他。由此观之，皇上即使得到廉颇、李牧，自然不会重用。”汉文帝大喜，当天就叫冯唐持皇帝符节赦免魏尚：重新出任云中郡太守。拜冯唐为车骑都尉。

按：汉文帝勇于改正错误，的确难能可贵。以皇上之威而准备撤一个太守之职，被一个人所劝而止，难道脸不汗颜吗？冯唐谈论将领，极与游说相似。冯唐所举两个事例都是举措大事，足以开启君王疑惑的重要。汉文帝能够舍己就人，善言对待，大加封赏，用其言而显其身，臣下哪里会不尽忠呢？君王欲听直言，就是从无疑开始的。

鲁国孔僖，涿郡崔骃一起在太学学习，互相之间谈论汉武帝说：开始的时候，汉武帝崇尚圣道，名望胜过了文帝和景帝，到了后来就自夸己功，为自己歌功颂德。邻房先生上书告发崔骃和孔僖，说他们“诽谤先帝，讽刺当世”。两人被交给官吏处置，孔僖上书自辩说：“凡是被指为诽谤，说的是本来没有的事而进行诬陷。至于汉武帝政治善美丑恶，汉书都有记载，这是直录。书上所说的事实，并不是虚言，算不得诽谤。作为皇帝，为善为恶，天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有依有据，所以，我们没有犯罪。假设我们所批评的是事实，就应该立即改正，即使不恰当，也应该宽容，又怎么要加以惩罚呢？我等被诛，死就死了，但是天下的人，一定会回首思虑，用这件事来窥视皇上的心意，从今以后，如果看见不可能之事，没有哪一个再敢多说一句。齐桓公亲自公布先君的罪过，重用管仲，因而群臣得到加以重用。而今皇上希望成为后世的汉武帝，但是对事实讳谟如深，难道不是与齐桓公大相径庭吗？我恐怕突然蒙冤，不得自叙，让后世谈论此事的人拿此事来责难皇上，难道能让后世子孙为其掩盖吗？谨诣有缺，臣优待重诛。”孔僖上书，皇上下诏不再追究，封孔僖为兰台令史。

郑宏列数窦宪权势太势，上奏窦宪党羽张林、杨光贪财残暴。官吏与杨光是老相识，把这些事告诉了杨光。窦宪上奏郑宏泄漏机密，皇上诘责郑宏，收缴了郑宏的官印和绶带。郑宏自己到廷尉那里自首，皇上下令放出，郑宏又请求去官还乡。皇上不许，郑宏病重，上书皇上说：“窦宪奸恶，罪贯天地，海内疑惑，说窦宪以什么方法迷住了皇上。近日王氏遭祸，明白可见。皇上处于天地之尊，继承万世之业，但是却信任谗佞之臣，不去算算天下存亡之计。下臣之命虽然危在旦夕，临死也不敢忘记忠贞。希望皇上诛杀这四位佞臣，以满足人鬼愤怒之情。”皇上看到表章，派医生前去给郑宏看病，等医生到达郑宏家里，郑宏已经死了。

按：小人谗害公正之士，不是污陷他们诽谤讽刺，就是说他们泄漏机密。凭汉章帝的宽厚，亦不免将郑宏交给官吏，收缴印绶，这是由于察奸信贤是一件

十分困难之事。可幸的是，还可以任用孔僖、放出郑宏，不至于听到直言而加以惩罚。否则听到谗言还会像对待宾客一样，不加以深思。像诗上所说，嗟何及哉。

儆　戒

【原文】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赵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连曰："富之可，贵之则否。"君曰："然。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连诺而不与。烈侯屡问，连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谓连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进士乎？"连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连进之。畜侍以仁义。烈侯□然。明日欣侍以举贤使能，明日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乃谓连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为师，欣为中尉、越为内史，赐连衣二袭。

按：乐音之好亦属恒情，然为君曰有万机，以此为务，求精于己。懋赏于人，则生心害政，不可胜言矣。文侯善子方之对，烈侯用公仲之进士，故能勃兴。不然，聋于官矣，其何能国？

陈主起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皆以沈檀为之，金玉珠翠为饰，珠帘宝帐、服玩瑰丽，近古未有。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花卉。上自居临春，张贵妃居结绮。龚孔二贵嫔居望仙。复道往来，以宫人袁大捨等为女学士。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尚书孔范等文士十馀人，侍宴后庭，谓之狎客。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诗，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张贵妃名丽华，性敏慧，善侯人主颜色，百司启奏，并因宦者以进，陈主置妃膝上共决之。由是宦官近习，内外连结、宗戚纵横、贿赂公行。大臣有不从者，因而谮之，于是大臣皆从风谄附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陈主恶闻过失，每有恶事，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由是宠遇优渥，言听计从。群臣有谏者，皆以罪斥之。范自谓文武才能举朝莫及。白陈主曰："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体，以至覆灭。

按：溺音燕女，弊常相因。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既清其源又防其渐也。至于流荡忘返，未有不祸及家国者。惟其溺志有浅深，是以积殃有大小。如陈后主者，尤为万世之炯鉴耳。

【译文】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听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协调，左边高。"

田子方笑。魏文侯说："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下臣听说，君王聪敏则乐官，君王不明则乐音。如今君王知道音乐，下臣恐怕您不明白为官的道理。"魏文侯说："好。"

赵烈侯喜好音乐，对相国公仲连说："寡人有乐工，你可以封他吗？"公仲连说："富之则可，贵之则不行。"赵烈侯说："好。郑国歌手枪、石二人，我赏赐他田地每人八万亩。"公仲连答应，但是不去办理。赵烈侯多次追问，公仲连称病不朝。番吾君对公仲连说："君王其实是好善，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公仲连推荐过贤人吗？"公仲连说："没有。"番吾君说："牛畜、省欣、徐越都是贤德之人。"公仲连向赵烈侯推荐。牛畜以仁义事奉赵烈侯，赵烈侯悠然自得。第二天，省欣以举使能事奉赵烈侯，又过一天，徐越以节俭省用赵烈候，检察法度，奖励功德，无不恰如其分。赵烈侯很高兴，对公仲连说："奖励歌手的田地不用再给了。"接着下令拜牛畜为师，以省欣为中尉，以徐越为内史，赐给公仲连两套衣服。

按：爱好音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君王日理万机，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自己应该有个很高的要求，给人以不恰当的重赏，那么就会让下人产生投机取巧之心，这样就会危害国家之政，害处说都说不完。魏文侯认为田子方的话很正确，赵烈侯重赏公仲连推荐的贤士，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否则，魏文侯、赵烈侯不明为官之理，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

陈主修建三个阁楼，每个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皆用沈檀这种名木制造，用金玉珠翠加以修饰，珠帘宝帐，服玩瑰丽，近古未有。阁楼下面建造假山，引水为池，遍种各种花卉。皇上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住在结绮阁，龚、孔两位贵妃居住望仙阁。复道来来往往，以宫人为女学士。江总虽然当宰辅，不务政事，每天只跟尚书孔范等文士二十多人在后庭侍宴，被人称为狎客——陪伴权贵游乐的人。陈主让诸位妃嫔和女学士与狎客一起赋诗作文，选取那些特别艳丽的谱上新曲，其曲子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都是赞美各位妃嫔的美色，君臣的酣歌，通霄达旦。张贵妃名叫丽华，性情敏慧，善于观察人主的脸色，百官奏闻，都通过宦官送呈进来，陈后主在妃嫔的膝上共同裁诀。于是宦官效仿，内外勾结，宗族纵横，贿赂风行。大臣有不从听的，宦官就谗言，于是大臣都风从阿谀孔范，与孔贵妃结为兄妹。陈主不知道朝中国内过失，每一有过失发生，孔范就曲为文饰，称颂赞美。因此孔范宠遇十分，言听计从。群臣有进谏的人，都被以罪治之。孔范自以为文武全才，朝中无人可交，自己对陈后主说："诸将都是行伍出生，不过是匹夫而已。"从此，将帅一旦有点小小过错，马上就被削去兵权，交给文吏，因此，文武解体，最终灭亡。

按：沉溺音乐美色，弊乱接着而来。因此君子禁情欲而立大志。奸声乱色，

耳失聪，目失明。既清其源又防其渐。至于流荡亡返，没有不祸及国家的。只因其沉溺之心有深有浅，因此积累的祸坏也有大有小。像陈后主这样的人，尤为后代君王的明鉴。

亲民官自省六戒

（清）于成龙

【原文】　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民与最亲，莫如州县。近来积弊成习，亲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耻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阁不问矣。噫，吏治日坏，如倒狂澜，何时止乎？用是偶采成言，兼参时弊，陈列六则，朝夕省观，自为猛惕。徜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谨列如左：

一曰勤抚恤：州县之官，称为父母，而百姓呼为子民。顾名思义，古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乎至诚。保民者，亦当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盖无伪，则有实心。纵力有不及，与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于万分中体认一分，亦百姓受福处也。昔阳城云：“抚字心劳。”知抚字必从心出。由心而发，随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鱼，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杀伐。况人为万物灵，其肌肤手足，悉胞与也。人不幸而涉词讼，又不幸而于词讼中受刑罚，虽十分不可宽，必须求一分稍可宽处。此吕叔简《刑戒》内，所以有“不轻打不就打”之说也。至于囹圄福地，昔言已及。当思入此者，皆无知小民。或有冤枉，极可哀痛，自然稍加体念。若徒任意禁狱，与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肤，供长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孙，定遭奇祸。是不可不戒。

一曰绝贿赂：为贫而仕，虽乘田委吏，止为禄养。未尝于禄养之外，有别径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为暮夜，杨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凛矣。昔人云：“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又云：“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试思长吏于民，论到钱处，亦何项为有名乎？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应办正额，尚且难应，未知私派从何起也？不过频年来，军需紧急，如解马、赔马，与兵马行粮草豆，冲途供应，动以千百，无计可支。故有派之民间，俟日后销价给发者。如近来行粮价值，檄行刊附由单之末，以

防发给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县，为先取民而后发价矣。不知先取后发，虽至公无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经数倍。况长吏派一钱，则胥里派数钱，长吏派一斗，则胥吏派数斗，有极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现价现实。而即力请上台，迅速开销。并由单价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于不得已中，求一分担当，即人民利益处也。"至于任意苛敛，种种诛求，乘机自利，不啻为盗取人，定然自有后祸。是不可不戒。

一曰严征收：小民正供，自有额赋。此外分厘，非可苟也。近来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绝火耗。上之所以严州县者，可谓周且密矣。夫为州县而受上之禁饬，即使无弊，自好者尚觉汗颜。至为州县而并禁饬之不灵，徜有自欺，则有心者将视为何等乎？古人云："钱粮一节，若肯请减，其善无量。"今钱粮不能减，而去其钱粮中加增之弊，亦与减钱粮仿佛。况鸠形鹄面，衣食啼号，此等困苦小民，犹欲阴收其膏血。纵令安然无事，满载还家，后日亦必生流荡子孙以覆败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节俭：天生财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继。徜奢侈任意，饮食若流，是亦坏心术之萌蘖也。无论暴殄固犯谴呵，即费用必思取给。夫长吏近民，虽自己足食，尤当思民之无食者；自己披衣，亦当思民之无衣者。推此一心，纵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犹欲起侈丽之想乎？郑侠语人云："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何异？"夫衣食甚细，而至以盗相推。此充类至尽，唯恐长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译文】　朝廷设官务职，都是为了治理百姓，而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比得上州县的。近年以来，积弊成习，亲近百姓的反而骚扰百姓。甚至有些人不知廉耻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被束之高阁，不闻不问。嗟，吏治一天天败坏，如倒狂澜，何时才能停止呢？因此，我偶采成语，兼参时弊，陈列六则，朝夕省观，作为猛然而起的戒惧。如果违反这个道理，王法不及，一定会有上天之祸降临。谨列于下：

一叫做勤抚恤：州县的官员，被称为父母官，而把百姓称为子民。顾名思义，古代之人之所以有保护天下赤子的办法。保护天下赤子，必须按时供给饮食，经常体查寒暖，事事都要怀有至诚之心。保护百姓，也应该规范其饥寒，劝告其教化，做每件都不能有半点虚伪。没有虚伪，就应该有诚心。即使力量不及，做事掣时，但是诚实之心自在。在万分中体认一分，也是百姓受福之处。唐代大臣阳城说："抚养心劳。"由此知道抚字必是从心中发出来。由心而发，随事加恤，便有裨益。假使只在外面做一两件便民好事，自以为得意，这不过是为了获取好名声。这样能去掉残忍的人是很少的。这不可不引起为戒。

一叫做慎刑法：草木禽鱼，都有生命，不可恣意杀伐。何况人为万物之灵，

他的肌肤手足，都是抚爱的对象。人不幸而遭遇词讼，又不幸在词讼中受到刑罚，虽十分不可宽恕，必须寻求一分稍可放宽之处。此吕叙简《刑戒》内所以有“不轻打就不打”之说。至于监牢或……应该想到，进入此境的人，都是无知小民。如有冤枉，极可哀怜，自然稍加体恤。任意禁狱，任意加刑；甚至有徇于情面，恣意以财物行贿，用百姓的肌肤，供官长作行私的工具。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孙，定遭奇祸。这不可不戒。

一叫做绝贿赂：贫穷的人当上了吏员，即使是乘田、委吏这样的吏员，也是为了孝养双亲而获取奉禄。奉禄之外，吏员未曾有其他途径获得钱财。如果舍此而外想多求便利，即使在深夜，杨伯起杨震公的“回知”，听人听起不免不寒而栗。古人说：“士大夫如果赏一文，不值一文。”又说：“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试想长吏于民，谈到钱处，又以何项东西去获取名声呢？受人之钱而又不给干事，那么鬼神也会叱责，必定要效犬马之劳了。受人钱财而枉法，那么法律森严，定要连累妻子儿女。深夜自省，不禁流汗。这不可不戒。

一叫做杜私派：小民应交赋税正额，尚且难以应付，不知私下派款从何而起？不过近年以来，军需紧急，如解马、赔马，兵马行粮草豆，冲途供应，动以千百，无计可施。所以有把税派到民间，等日后销价给发的，如近来行粮的价钱，檄文行刊附着款单之未，以防发给短少的弊端。部院大臣，亦疑州县，为先取民而后发价。不知先取后发，即使大公无私，小民的揭借，其利已经数倍。何况长吏派一钱，胥里就派数钱，长吏派一斗，胥里就派数斗，百姓有不堪其命的。例如稍挪法定的赋供，现价现买而又就不请上台，迅速开销。并由单论值，亦多此一番周折。古人说：“于不得已中，求一分担当，即人民利益处也。”至于任意当敛，种种诛求，乘机自利，不仅为盗取人，一定会自有后祸。这不可不戒。

一叫做严征收：小民正供，自有额赋。此外的一分一厘，不可苟且。近来征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绝火耗。皇上之对州县比较严格，可谓十分周密。为州县而受皇上禁止，即使没有弊，自好者尚觉汗颜。至为州县而并非禁止不灵，如有自欺，那么有心者将为何等呢？古人说：“钱粮一节，如肯请减，其善无量。”如今钱粮不减，而去掉钱粮加增之弊，也与减粮仿佛。何况鸠形鹄面，衣食啼号，这等困苦百姓，就像要吸中收其膏血。即使安然无事，满载还家，后来也必然祸及子孙而失败。这不可不戒。

一叫做崇节俭：天生财物，本来是供人用的。然而必有不得已而用之的心境，方才能够用度相继。如果奢侈任意，饮食如流，这也是坏心眼的萌芽。不说暴殄天物本来应该谴责，只说费用必思取给。长吏接近民众，即使自己肚子吃饱，尤其应该想着没有饭吃的百姓；自己穿着衣服，也应该想到没有衣服穿

的百姓。以此心思，纵使衣食淡薄，尚且心中有愧，而还有奢侈之心吗？郑侠告诉人说：“无功于民，无德于民，像这样华衣美食，与盗贼有什么区别？”穿衣吃饭本是小事，而以此类推到盗贼，以这类相推，惟恐长吏渐渐奢侈。这不可不戒。

人臣儆心录

（清）清世祖

植党论

【原文】　自古国家太平之治，率由大小臣工协力和衷，以熙庶绩，乃能久安长泰，流誉靡穷。顾为臣之道，其类不一，大约不植党与不爱虚名，不营己私，不贪赂利，敬以饬躬，诚以事上，耿介自立，勤慎莅官，其至要者矣。若此则品行以端，学术以正，而功业以成，称曰纯臣，庶几无愧。

彼邪臣则不然，其作慝也多端，而要莫大乎植党。当其始进，每以小忠小信，矫饰身名，乘人主锐意图治之时，巧售其术以邀知遇。人主推诚以任，待之不疑。倖据要津，事权在握，于是假王朝之刑赏，逞一己之威灵，广树私朋，以为羽翼。阳托举直错枉之名，阴行党同伐异之计。附己者誉而援之，跻于通显；逆己者毁而攻之，陷于罪戾。其意将使謟谀之士，尽去朝端，凡析圭担爵之人，必皆出其门而后已。浸淫日久，而匪类渐滋，国事渐坏，流祸可胜道哉！

或曰：植党之祸既如此矣，将踽踽凉凉，独立无耦而后可乎？古人之言达道终及朋友之交，则又何也？曰：不然，亦各权其重耳。夫人平居里闬，则重友谊；比肩事主，则重臣节。重臣节即不得复论交情。是以君子之事君也，不苟为同，不求为异，其心只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亦何植党之有？

如虞廷二十二人，或都或俞，或吁或让，其时师师济济，庶尹允谐。夫岂无朋党，而后世不得目之为党。若唐之李逢吉，秉政擅权，引用张文新、李训、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治、张权舆、程昔范之徒，分而要剧，势震朝野，倾陷正直。李宗闵恶李德裕，则引用牛僧孺等以排摈之，而德裕亦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致使其君兴叹，于去河北贼易，去朝中党难，而唐祚因之以不振矣。宋之章惇，罔上行私，引用蔡卞、林希、张商英、黄履、来之邵、周秩、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朋奸，报复仇怨，而蔡京、蔡攸至于父子为敌，各立门户，宋亦以衰。嗟乎，以终身之心力，不用之致君泽民，而用之呼朋树党；不用之服官行政，而用之怙奸嫉贤；究乃毒酿一时，秽流万世，势权

有尽，唾笑无穷，夫何益哉？彼有国者，亦奚利有此臣哉？此植党之风，人臣所当深戒者也。

【译文】　自古国家太平之治，都是由于大小臣之同心协力，使大业兴盛，才能长治久安，流芳无穷。为臣之道，其种类不同，大约有不培植党羽、不能好虚名，不经营私利，不贪图贿赂，以敬正己，以诚事上，以耿介自立，勤慎官位，这些是至关重要的。像这样就会品行端正，学术清淳，大功可以告戒，可称纯臣，可以无愧此称号。

那些邪佞的下臣则不是这样，他们作恶多端，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培植党羽。他们开始的时候，经常以小忠小信，捞取名声，乘人主锐意图治之时，巧售其术来获取知遇。人主推试任用，用之不疑。此辈侥幸居于要位，大权在手，于是假借王朝的刑赏法度，逞自己一时的威风，广树私党，作为羽翼。表面上打着举荐端直锉败枉屈的旗号，私下却干着党同伐异的勾当。依附他们的，赞誉并加以提拔，跻身于通达显赫的高位；不顺从他们的，就抵毁并进行攻击，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他们的本意是将端直的人全部赶出朝廷，而凡是封官委爵之人，一定要都是出于他的门下而后已。时日渐久，其类不断增多，国家大事慢慢变坏，流祸一言难以尽诉。

或曰：培植党羽的祸坏既然如此，不是必然孤孤独独，孤立无援而结束吗？古人曾说到达道德的高远就达到了朋友之交，又是为何呢？说：“不然，只不过各人权衡的重点不同而已。平常人居住里弄就重视友谊；一起事奉君王就应该重视臣节。重视臣节就不得复论交情。因此君子事奉君主，不苟为同，不求为异，心中只有夙兴夜寐，事奉君王一人而已。所以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样还用得着培养党羽吗？

比如虞舜时代二十二人，或赞对或应对，或惊异或礼让，互相致法，人才济济，百官和谐。没有朋党，而后世之人也不把他们看成党羽。唐代的李逢击，揽权朝政，提拔使用张文新、李训、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治、张权舆、积者范之徒，分而居要，权倾朝野，诬陷正直之人。李宗闵不满李德裕，这启用牛僧儒等人加以排挤之，而李德裕也与李宗闵各立朋党，互相倾轧，致使君王长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党难。而唐代因此一蹶不振。宋代章惇，罔上行私，启用蔡卞、林希、张商英、黄履、来之邵、周秩、上官均等，居要位、任言责，协谋为奸，报仇复怨，而蔡京、蔡攸甚至到了父子为敌，各立门户的地步，宋代因此衰落。啊呀，用尽终身的心力，不用在忠君泽民，而用在结党营私；不用在服官行政造福天下，而用在护奸妒贤；甚至毒酿一时，遗臭万世，权势有尽，唾笑无穷。这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拥有国家的人，这样的大臣有何用呢？这是植党之风，人臣应当严加禁止！

好名论

【原文】 凡为臣者，宜崇实效，不宜务虚名。务名者其行必矫，其意必浮。苟取一时之声称，而其言与事之当否弗顾也。推原厥心，以为吾发之于言，誉之于事，但可以见吾志成，吾名足矣，至于必可见之施行，必可垂之永久者，则皆贻之君上，而彼不与。夫使人人尽怀好名之心，则国家之实事，又将谁倚？为戚为休，不相关切，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无所动其心，岂非不忠之大者哉？

或曰：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名亦人所宜尚也。苟尽不好名，将败德逾闲，罔知所忌，不更可惧乎？曰：不然，夫败德逾闲之徒，乃不可一日容于世者也，乌足道哉？所谓不好名者，令其专力于实，以期有济于国耳。使实至而名从之，则名非浮名，讵不甚美？

惟一意于好名，而不顾其实，则虽言若近正，事若近理，皆断不可行，断不可久者矣。是故以好名之心事主，则辅佐必不诚。名为将顺，而实则阴饰依阿；名曰勖勩，而实则外沽侃直。以好名之心用人，则举措必不当，所奖进者炫耀浮华之辈，而摈抑者淳朴厚重之儒。以好名之心进言，则建白必不纯，或附于雷同而非本肺腑，或出于矫激而自命孤高。以好名之心治民，则爱养必不笃，兴一利或名美而实背，除一害或名去而实存。以好名之心饬行，则践履必不端，或粝食敝服以鸣其廉，或厚貌深情以文其度。彼将以欺世盗声，匿情干誉，而一朝败露，伎俩毕穷，上必见弃于君，下必见绝于友，如王衍、殷浩之流，其明鉴也。不特此充好名之弊，必党比矜争，贻害深远，如东汉李膺、荀昱等徒，以善善恶恶，更相标榜，立顾厨俊及之名，至陨其躯，无裨于世。此其人皆贤者，而好名之弊，尚至于斯，况夫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误君，外则误世，内则误身者乎？于戏，可戒也已！

【译文】 凡是为臣下的人，应该崇尚实效，不应该务虚名。务虚名的人其行必然骄横，其心意必然轻浮。为了获取一时的声称，而其言与事是不是相当就顾不得了。推测此种心态的原因，就是以为代发之于言，誉之于事，只可以让我志成而名足，至于是不是可以施行，是什么可以永垂后世，就都送给君王，而与他自己无关了。假设人人都尽怀好名之心，那么国家大事，又去依靠谁呢？国家休休戚戚，他不关心，就像秦国人看越国人的肥瘦，漠然而毫不动心。难道不是不忠之中的最大的吗？

或曰：孔子说："君子疫没世而名不称。"名声也是人所崇尚的。如果都不喜好名声，那么都会败德愈闲，罔知所忌，不是更可怕吗？曰：不然。那些败

德愈闲之人，不能让他们在世上多留一日，何足道哉？所谓不好名，是叫他专心致力于实，希望对国家有利。假使实至而好名声跟着到来，那么这种名不是浮名，何为不美？

只是一心好名，而不顾其实，那么即使言语好像接近正，事情好像接近理，都一定断不可行，断不能长久。因此以好名之心事奉主上，辅佐必然不会诚心。名称上叫随顺，而暗中却是曲意逢迎；名称上叫有急迫不安的样子，而实现上却是以内心的伪虚去沽取外表的耿直。用好名之心去用人，那么举措必然不会恰当，所提拔的人必定是炫耀浮华之辈，而被摈抑之人一定是淳朴厚重的儒者。以好名之心去进言，而提出的意见必然不纯，或者是随声附和的雷同之声，而不是出自肺腑之言，有时却是出偏激而自命情志高操。以好名之心去管理百姓，那么爱民之心必然不厚，干一件好事或名美而实际却与民心相背，除一害或名去而实存。以好名之心得来行为，则践履必定不正，或粗米饭为食，破衣服为装，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清廉，或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来文饰自己的外表。那些人欺世盗声，匿情求誉，有朝一日丑行败露，伎俩全尽，上必然为君王所弃，下必被朋友所绝，就像王衍、殷浩之流，这就是明鉴。好名之弊不仅如此，比党宦之争，贻害更为深远，如东汉李膺，荀昱等辈，他们以善善、恶恶互相标榜，立各种美名，至了被杀，无补于世。这是大家都说好话的贤，而好名之弊，还不止于此，何况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说君，外则说世，内则说身呢？嗟，的确力戒。

营私论

【原文】　天地以无私成其至公，人君奉之，以驭天下，故喜怒无毗，刑赏必当，况为人臣者，而可怀私心以自遂者乎？夫私每起于一念之微，而害必及于天下之大，不可以不戒也。何也？人惟无私，则其识明，其守坚，其道平，其衷坦，何德不成，何功不立？苟一有私，则虽有过人之才，为私所挠，而皆不能以自见。其遇事也，明知为当行者，或以不便于己而已之；及不当行者，则又明知其故，第以有便于己而必行。因之意虑昏愦，是非淆乱，外拂乎舆论，而中常怀夫瞻顾之思，欲望其进正人、陈正言、建正业，岂可得哉？

是故营私之人，深藏厥心，乘间而发，往往假正大之论议，济其阴险之谋，以几倖于人之堕其术中而不觉，甚则以彼私心措诸行事。迹其外亦似正人君子之所为，而暧昧之衷，常不可以质鬼神而告天地。于是后国家之正务，而先便身，图虑不及于四方，而常急为子孙之计。至或有所汲引，则不问其人之贤与愚，才之能与否，而惟私是视。所爱且誉者，必其比昵者也，不则有恩于彼者

也，不则欲招致之以为腹心者也；所憎且毁者，必其疏远者也，不则有怨于彼者也，不则勋名才望出于己右、而思所以排挤之者也。

夫惟出于私心，故爱憎毁誉乖谬。若此如唐之李林甫忌张九龄、李适之、卢绚，则百计阴陷，去之而后快，喜王铁、吉温、罗希奭，则引置要地以排抑正人。嗟呼！林甫秉国之钧，不可谓不尊；十有九年，不可谓不久；赐以贡物，不可谓不渥；而乃恣意行私，忍负君恩而不顾，尚得谓之有人心哉？私之不可不去也如斯矣，然则去私当奈何？曰：化乃褊心，祛乃忌心，正乃偏心，上惟效忠于主，下惟加意于民，远则思后世之公评，近则爱一身之名节，然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足以酬君恩而有益于天下。为人臣者，其慎思之。

【译文】　天地因为无私而成就他的至公，人君敬奉，以驭天下，所以说喜怒无关，刑赏必当，何况人臣者，而可怀私心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吗？私心常常起于一念之间，而害处却及于天下之大，不可不戒记。为什么呢？人只有无私，则其志向明，其守心坚，其道德平，其衷心坦，如此，什么样的仁德不可立，什么样的功绩不建？如果一有私心，那么即使有过人的才能，为私心所困挠，自己都不能看见。这种人遇到事情，明明知道是应该干的，或以为对自己无利可图而停止；遇到本来不该干的事情，明明知道，但是因为有利于己而必行之。因此意恶昏愦，是非混乱，外拂于舆论，而内心却常怀瞻前顾后之思，希望这样的人推荐正人君子，陈忠正直言，建立丰功伟绩，难道能够达到目的吗？

因此营私之人，深藏其内心隐密，乘间暴发出来，往往还要假借正大光明议论来周济他的阴谋诡计，并且侥幸有人堕入其术之中而又不知觉，甚至还利用他的私心指之于行事。从痕迹上看，此人也是个正人君子，而他内心的暧昧之衷，常不可以鬼息神而告天地。于是此人把国家的正务放在后面，而首先是干自己的事情，思考不及四方，一心常急着为子孙之计。至于有所汲取，就不问其人的贤还是不肖，才干是能还是否，而难私是视。所爱且誉者，必定是与其亲昵的人，否则就是有恩于他的，否则就准备招为心腹的人；如果是他憎恨而抵毁的人，必定疏远，否则就是与那人有怨，否则那人的才名比他高，而他正想着排挤的人。

只有出于私心，才会有爱憎毁誉乖谬。像这样的事如唐朝的李林甫嫉妒张九龄、李适之，卢徇，就千方百计地加以陷害，去之而后快；李林甫喜欢王铁、吉温、罗希奭，就把他们提拔到要地去排斥压抑正人君子。嗟呼！李林甫的职位，不可谓不尊；长达十九年，时间不谓不长；皇帝赐给他的贡物，不可谓不多，而他恣意私行，忍心负君心而不顾，难道能说他有人心吗？私心不可不去，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要去掉私心应该怎么办呢？曰：化去偏心，祛去忌心，正其偏心，上惟效忠于主，下则加意于民，远就思后世的公评，近就爱自身的名

节，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民，这样足以酬谢君王之恩而有益于天下。作为人臣的人，应好好深思。

徇利论

【原文】　利之祸人，甚矣哉！古来臣以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如张禹之内殖货财，元载之外通赇赂，王戎之执筹会计，石崇之聚贿争豪，或被僇于当时，或贻讥于后世。故《书》儆货利，《诗》刺贪人，鲁褒致论于钱神，崔烈见嘲于铜臭，利之当戒，自昔然矣。

或曰：利何以祸人至此哉？曰：利也者，利之反而害之邻也。循利之徒，其处心积虑，昕夕图维者，惟利而已。大则纵其溪壑之欲，而细不遗夫锱铢，念一注于丰腴，而遂不复有及人之惠，岂更能卑躬约己，以名义为重哉？是故嗜欲胜，则神智昏昧。久大之图，而计不出乎眉睫。其始也，亦未尝无砥砺之志，而一为利夺，即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或机械巧设，欺世以遂其侵渔；或残虐横加，戕物以行其饕餮。不知罔利既久，丛怨必深，既众论之所难容，必王章之所不贷。即令偶逃国宪，坐拥家资，而天道忌盈，多藏贾祸，讵得长享富厚哉？

嗟嗟，既已委身为臣矣，试思朝廷之所以任己者何其重，百姓之所以望己者何其殷，与夫生平之所以自许者何其远且大，而孳孳焉唯利是逐，尚堪靦颜立于人世耶？度其心，不过图一己之逸豫耳，博一时之声势耳，贻后人之饶裕耳。夫逸豫之乐，孰与礼义之高？声势之浮荣，孰与事功之不朽？贻以饶裕，孰若贻以清白之为安？且蹈危履险，贪得无厌，凶于而身，害于而家，又何如知止知足，不辱不殆，以洁其身而保其家也。

故汉臣董仲舒有言：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奈何居大夫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哉？且大臣不廉，无一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

夫利之为名，人莫不知避。今试诟一人曰：汝徇利，彼必艴然不受也。及其见利，又往往口鄙而心羡之，或心知其非，蔽于欲而躬蹈之。曰：吾姑取焉，未必遽至于害也，又奚怪乎？清文浊质者之比比哉，故反覆乎徇利之害，令贪利者，静思而力改之耳。

【译文】　利可以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古来的很多大臣因此败名丧德，亡身灭宗，莫不如此。像张禹内殖货财，元载外求贿赂，王戎执筹会计，石崇聚贿争豪，他们有的被杀戮于当时，有贻讥笑到后世。所以《尚书》儆货利，

《诗经》刺贪人，鲁褒致论钱神，崔烈被嘲于铜臭，利应当戒，古今皆然。

或曰：利怎么能把人祸害到如此地步？曰：利，利的反面是害。循利之人，必然处心积虑，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个“利”字。大则放纵其溪壑之欲，而细处则不留锱铢，念一注于丰腴，而就不再有及人的恩惠了，怎么能够卑躬自己，以名为重呢？因此，嗜利之人得利，就会神志昏昧。远大的图谋，但是计谋不出于眉毛之间。这种人，开始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砥砺的志向，而志向一旦被利所夺，立即失去所守，不惜寡廉鲜耻地去追求。或者机械巧设，欺世而侵渔他人；或残虐横加，戕物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不知罔利时间一久，构怨必深，就会为众人不容，王法不贷。即使偶尔逃脱国法，拥有家财，而天道忌顾，多藏祸乱，难道能够长享富贵吗？

唉唉，既然已经委身为人臣，试想朝廷之所以任用自己何其重要，百姓之所以厚望自己何其殷情，自己生平之所以自许者目标何其远大，而自己却如此唯利是图，追名逐利，立于世人之前不觉得问心有愧吗？揣度其心，只不过贪图自己的逸乐，博取一时的声势，贻留给后一人的名声而已。逸乐之欢，与礼义谁高？声势的浮荣，与功业不朽谁重？后世流名与为后世流下清白之明，谁更安心？况且蹈危践险，贪心不足，其身遭凶，其家被害，又如何比得上知止知足，不辱不殆，自洁其身、自保其家呢？

所以汉朝大臣董仲舒曾说：惊惊慌慌去求财利，常常害怕匮乏，这是庶人的追求；匆匆忙忙去求仁利，常恐不能够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心意。怎么拥有大位、高位而去干庶人的行为呢？况且大臣不廉洁奉公，无法作为表率，而小臣必然污秽；小臣不清廉，无以治理百姓，那么风俗必坏。层层推及于下，诛求不已，百姓必受其害，后患还要祸及家国，希望得到太平的理想，不可能实行了。

追求名利，没有人能够逃避。如今试诟一人：你为利而死，利必粲然不受。等看了利，又常常口中瞧不起而心中羡慕不已，而或心中知道不对，为欲望所诱而拼命去追。曰：我暂且获取，未必就会带来祸害，又有什么奇怪呢？表面清高而内心混浊之人比比皆是，所反复于徇利之害，一心贪利的人，冷静地思考而改正吧。

骄志论

【原文】　今夫万乘之君，至尊也，百官兆民，罔不从令，苟惟所欲为，孰能沮之？然且兢兢焉仰畏天监，俯顾民碞，凡行政用人，必式协舆情而不之咈，乃为人臣子，反逞其骄志可乎哉？是以人臣之行，莫善于敬，莫不善于骄。盖

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

或曰：骄之类可得闻欤？曰：骄之为类多矣，而大者有三：有恃夫勋劳者，有矜夫才学者，有挟夫权势者。夫策勋立业，亦人臣分内事耳，在上者酬庸念旧，或改容而礼貌之，在下者必不宜自恃勋劳，遂可怠其臣节。至若才能学问，靡有尽期，谦则日底于有馀，骄则日底于不足。人臣幸以才学见用于时，政宜虚己受人，集思广益，庶几足以答知遇而展经纶，乃矜之而骄，则虽有异材，其亦不足观也已。若夫大权重势维辟，所以宰制天下者，人臣靖共守法，佐主分猷，当以庆赏刑威，还之朝廷，而己不擅，乃挟之而骄，则何道也？凡此者，莫不始于盈，而其流弊遂不可殚述。

或曰：其流弊奈何？曰：恃勋劳者，苟有侈然自诩之心，则恣意而行，鲜所顾忌，节制之则觖望之念生，优而容之即又渐滋其跋扈。夫德不胜骄，则功不胜罪，人主纵欲矜其旧勋而赏之，讵可得哉？矜其学而骄者，谓天下之莫己若也。于是发论必以为嘉谟，创法必以为成宪，诎之则以为贤，而拂之即以为不肖。夫天下之大，岂无智能足以藉资者？而自彼视之，皆无足取，终至佞人日亲，正士日疏，岂第无益于身，抑将贻误于国矣。恃权势而骄者，多因人主谓其足用，不免专望而优待之。望之也专，彼则曰：非我莫胜也。待之也优，乃又倚一人之所重之，而习为倨傲，至于颐指当世，凌轹百僚，彼且不知为骄也，曰：应也，独不念人主专望优待之意，谓何而忍负之耶？是故以韩信之勋劳，骄焉而竟至怨望；以王安石之才学，骄焉而竟至执拗；以窦宪之权势，骄焉而竟至凌肆。骄之流弊如此，故曰人之行莫善于敬，莫不善于骄也。

或曰：敬之善奈何？曰：唯敬则不特不敢恃勋劳，而方惧无以尽吾力；不特不敢矜才学，而方惧无以副厥职；不特不敢挟权势，而方惧无以免于过。夫如是，则何骄之有哉？

【译文】　如今的万乘君主，的确是至高无尚，百官万民，没有人敢不从命，如果他要为所欲为，谁能够阻止呢？但是颤颤惊惊，仰畏天威，俯观百姓中的不同意见，凡是行政用人，必定应该合于情理而不后悔，而为人臣子，还可以纵其骄志吗？因此，人臣的行为，最大善在于恭敬，最大的不善在于骄傲。骄傲就会自满，自满就会在心中产生惰慢之气，表现出来就是傲肆之形，即使有善意，也不能够掩盖了。

或曰：骄傲的类别可以说说吗？骄傲的类别多得很，有大的方面有三种：有依仗功绩的，有矜持才学的，有挟恃权势的。策勋立业，本来是人臣分内的事，上级酬念故旧，甚至改容而礼貌相待，而下级一定不能自恃功劳，因为这样就会懈怠臣节。至于才能学问，没有尽期，谦虚则日日有所进，骄傲就会日日有所退。人臣有幸凭才学被重用，正该谦虚去待人，集思广益，或许可以报答知

遇之恩而施展心中才华，而却矜持自己的才能去骄傲自满，那么即使身有异材，也不足令人钦佩。至于说到大权重势，谁超得过天子，天子是主宰天下之人，人臣恭敬守法，辅佐君主，分担责任，应该把庆赏刑威归功于朝廷，而不是自己擅自作威，擅自挟威而骄傲自满，这是什么道理？凡是此类人等，没有一个不是由于自满开始，其流弊不可尽述。

或曰：其流弊怎么样呢？曰：依仗功劳的，如果怀有侈然自夸之心，就会恣意而行，少有顾忌，节制就会不满而怨恨，优容就会慢慢生出跋扈之心。仁德难以承受骄傲，功业承受不了罪行，人主即使想要因为过去的功劳而赦免，难道能得到吗？矜持其学而骄傲的人，以为天下之人没有人赶得上自己。于是发议论必认为是真理，创法度必以为是宪法，阿谀的就称为贤人，反对意见被当成不肖。天下之大，难道没有能够足以让你借取的？而从自己出发，以为都不足取，终于导致佞人一天天受到亲近，正人君子一天天被疏远，难道这只是无益于自己，将有害于国家社稷。依仗权势而骄横的人，很多时候因为人主说他有能力，所以免不了被寄以厚望，厚望专一，那些人就会说：是没有人能够胜任。待遇优厚，乃又倚一人所重，而又以倨傲自居，甚至于颐指当今，欺压同僚，而还尚且不这是骄横，说：应该这样！独不思念人主专望优待之意，何其忍此而负心呢？因此，以韩信的功勋，但由骄横而竟使刘邦怨望；以王安石的才学，骄傲而竟到了执拗的地步；以窦宪的权势，骄横而到了放肆的地步。“骄”的流弊如此，所以说，人的行为没有比敬更善，没有比骄更恶。

作伪论

【原文】　人君之于臣也，犹父之于子。子无不可告于父之隐，臣无不可达于君之情，比而观之，其道一也。故臣之事君，一切智术，皆无所施，而惟以区区之衷，可相得而罔间者，无他，曰诚而已矣。不诚则伪，伪则计谋日益拙，思日益劳，而所以事君之道日益乖。是故一诚有馀，百伪不足。人亦何事舍可恃之诚，而作无益之伪乎？

原作伪之心，亦各有其故矣。或有身居枢要，而中怀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聪明，遂乃反覆眩真，以默逞夫私臆者。或有素承优渥，而心惧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宠，遂乃颠倒是非，而有所弗顾者。或有性本柔靡，而希旨取容，或有慑于威严，而萎苶不振，冀以获上之欢心，遂伺意屡迁，不复自持其真见者。或有外通请谒，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为掩饰，情殷私室，念薄公家，虽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或有躁竞之流，苟于进取，乃缘饰廉隅以倖遂夫诡获者。或有忌刻之徒，虑夫人之胜己，乃显与而阴诬，至于嶮

岘之形，生于俄顷者。此其所行不同，而为伪之心则一。乃如之人无一可者，小则挟术以文奸，如王成之伪增户口以邀求上考，张汤之怀诈面谩以致位三公；大则藏欺以误国，如卢杞之阴深险贼，以协众树威，丁谓之忬狡过人，以嫉贤诳主。有臣如此，诚国家之大蠹哉！

大抵人臣之所望于君，动曰君其信我勿疑耳。夫上之于下，孰不欲以至诚相接哉？使人臣各秉诚以事其君，亦何嫌何疑，而不视为手足腹心也者？夫惟因伪而后疑，因疑而不信，则皆作伪者之自取也。故曰：一诚有馀，百伪不足。嗟乎，伪亦奚利于人哉！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以其有是至诚之心也。今且去诚而崇伪，其于禽兽又奚择乎？故不诚则伪，不伪则诚，纤介之差谬乃千里，危乎微乎，在人臣深辨之耳。

【译文】 人君与臣子的关系就像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一样。儿子没有不可告诉父母的隐秘，臣子没不可向君王表达的情感，类比而观之，其道同一。所以臣下事奉君上，一切智谋艺术都不可施，只能以区区之衷心，可以相得而不能相间，没有其他，只有忠诚而已。不忠诚就是虚伪，虚伪就计谋日益拙笨，神思日益疲劳，因而所以事奉君王的道术一天比一天更加乖戾。因此说"一诚有余，百伪不足"。人会因为什么事而舍弃可以依恃的"诚"而去干无益的"伪"呢？

推求作伪之心，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或者身居要职，而内心怀着欺散，企图以智巧之术去迷惑主上的聪明，于是就以反复去变乱真相，在暗中达到自己的私意。或者素未受到宠幸，而心中害怕失意，企图用迎合的方式去巩固自己的恩宠，于是就颠倒是非而有所不顾。或者性格本来柔靡，而希望取容；或者慑于威势，而自己软弱不振，希望获得上面的欢欣，于是窥视上级之意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言辞，不再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有的人在外请别人通报自己要求接见之意思，于是用行贿的方式去达自己的目的，有的依靠内庇至交，互为掩护，情殷私室，淡薄公事，即使身败名裂，欺骗不绝而来不及顾及自己。有的是躁急争竞之流，只要能够高升，于是掩饰丑行而侥幸获取名誉和地位。有的为妒嫉之徒，害怕别人超过自己，于是表面上交好而暗中使绊子，甚至弄到十分危险的地步，随时都有伤生之危。这些人的行为不同，而虚伪之心则是一样的。像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值得肯定，从小的方面而言，他们挟智术而饰奸心，像王成那样假报户口而邀取上级给予一个好的评价，张汤心怀诈术，满脸奸意而当上了三公；从大的方面看，藏奸误国，如卢杞阴深险贼，协众立威，丁谓狡诈过人，嫉贤诳主。有如此的臣属，的确是国家和社稷的大害。

大抵臣下希望君王，动不动就会说，君王相信我吧，不用怀疑。上面对于下属，谁不想以至诚之心互相对待呢？假使人臣各秉其诚去事奉他的君主，又

会有什么嫌疑，不把臣下看成手足和腹心呢？只是由于虚伪而产生怀疑，因为怀疑而引起不信任，这些都是虚伪的人自己引起的。所以说：“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唉，虚伪有什么可利于人呢？孟子说：“人之所以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太少了。”这就是因为有这种至诚之心啊。如今去诚心而崇虚伪，这与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缺乏诚心就虚伪，虚伪与诚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危乎其微，人臣应该深深体会。

附势论

【原文】　夫人性不同，或为刚克，或为柔克，而其能确乎立于天地之间而不可拔者，则在有定识与定力。有定识则其察乎古今者明，而辨乎人己者晰；有定力则荣辱不能摇其外，而利害不能动其衷。故夫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皆有定识定力者也。此其人岂复有附势之事哉？

若夫附势者，往往内无所主，而随时事为去来；外多所依，而因世俗为俯仰。平居既无不易之守，遇事又鲜独断之才，于是畏权门之赫奕，羡仕路之纷华，二者交战于胸，而不能以自立。有为名高也者，而亦与之为名高；有为厚利也者，而亦与之为厚利；有为权谋也者，而亦与之为权谋。唯诺其言，脂韦其色，则谐媚之形也；谲诈多方，变迁不测，则闪烁之衷也；先意以迎，瞰时而发，则机巧之术也。是故当势臣之盛也，倚为奥援，趋承恐后，密效其策，显树其威；及夫衰也，则去枯集苑，曾不崇朝，甚且回面訾议，随声而攻击之，以弥缝其故迹。如林特、刘承珪等之附王钦若而助之奸邪，吕惠卿、陈升之之附王安石而恣为翻覆，岂非小人之尤者哉？盍亦反而思之，既一日为臣，虽以主上之严威，或有失焉，犹当直谏不阿，补阙而效之忠，不敢自安于缄默。彼势臣亦臣耳，果何怯于彼，何益于己，而蒽蒽曲谨，营营趋赴如是哉？苟人臣见势而皆依附之，则虽毕智尽能，国家曾不得其一日之用。如唐之韩泰、韩煜、柳宗元、刘禹锡附王叔文，唱和议谋，互相推奖，中岂无一二智能之士？而一失其身，为万世诟，良可鉴哉？夫惟其无定识定力，故至于此。

或曰：识与力何以定之？曰：在明大义，在重大伦，在植大本，在行大道而已。使己之所明者，圣贤之训而诚正之学也，则孰得而乱之；所重者，君国之猷而臣子之经也，则孰得而淆之；所植者，直方之性而正大之情也，则孰得而挠之；所行者，忠孝之事而贞良之谊也，则孰得而诱之？诚如是也，亦奚畏且羡于势而附之为？

【译文】　人性是不同的，有的人刚克，有的柔克，而能够立于天地之间而

不可动摇的，只在有坚定不移的见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有坚定不移见识的人，他们明察古今，晰辨人己；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的人，他们荣辱不能动摇其外，利害不能动摇其内。所以，这样的人和气而流俗，中正而不偏倚。那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都具有坚定不移的见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样的人难道臣会趋炎附势的吗？

趋炎附势的人，往往没有主心骨，随着时事的变化而转去转来；他们外部却有很多依靠，随着世俗而仰俯。平常的时候，他们缺乏坚定不移的信念，遇到事情更少有果断的能力，于是害怕权行的显赫，羡慕仕途的纷缤，两者在思想中斗争，因而难以自立于世。与名高的人一起，也跟着成为名高之人；与厚利的人在一起，也成了厚利之人；与权谋的人一起，也跟着玩弄权谋。听其言，观其形，就表现出献媚的样子；诡诈不穷，变化莫测，就表现闪烁其辞的内心状态，揣摸上意而迎，伺机而发、尽玩机诈取巧之术。因此，当权臣势盛的时候，投靠而成为走狗，趋奔恐后，密献奇计，为权势之人摇旗呐喊；等到权贵衰落，就离开枯树。而栖集茂盛之林，变化之快，只在朝夕之间，甚至转脸大骂，随声附和，落井下石，企图以此去弥补过去的所作所为。像林特、刘承珪等人依附王钦若而去助长奸邪，吕惠卿、陈升之依附王安石而任意反复，这些难道不是小人吗？何不反而思之，既然一日为臣，即使因为主上的严威有所不当，也应当直谏不阿，补阙而效忠，不能自安于缄默。权臣也不过是臣而已，用得害怕他，而有利于己，而畏惧而失去大体，束来盘旋趋赴如此呢？如果人臣见到权势都去依附，那么即使用尽全身的智慧和能力，国家也不会得到一日使用。比如唐代韩泰、韩煜、柳宗元、刘禹锡依附王叔文，唱和议谋，互相吹捧，其中难道没有一两个智能之士？但是一失其身，便成万世诟骂，的确可以引以为戒！只因他们没有坚定不移的见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所以才到了如此地步。

或曰：用什么来确定“见识”和“毅力”呢？曰：在于明白大义，在于重视大伦，在于树立根本，在于施行大道。能够使自己明白大义的就是圣贤的教训，和诚心正直的学问，这样，谁也惑乱不了；能够让自己重视大伦的就是国君的恩惠和下臣的忠贞，这样，谁能够去混淆呢？能够叫自己树立根本的是直方的性格和正大的情怀，有了这个，什么东西能去干挠呢？能够叫人施行大道的是忠孝之事而言行一致，守志不移，如果这样，谁能引诱他呢？果真如此，对于权势还有什么好害怕和羡慕而去依附呢？

旷官论

【原文】　人君执八柄以驭其臣，人臣持一心以事其主，此千古不易之常经

也！是故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盖才有长短，所命于天不可强而同也，至于循分效忠之心，无人不可以自靖审，若是，斯庶官无旷，庶绩咸熙矣！

夫君之有庶官也，犹天然。天有四时以成岁功，人君有庶官以举百职；时失序则有愆伏之患，官失职岂能免废堕之忧哉？乃自古来旷厥官者，往往而有怠弛之人，玩愒岁月，徒取膴仕厚禄以为光宠，遂耽于逸豫，不复策励，以树立勋名，此便已而旷官者也。庸鄙之人，碌碌取充位，以为莫非王臣，我何独劳为？于是隳国事于因循，而泄泄然曾无所表见于世，此诿众而旷官者也。邪曲之人，遐弃正业，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计以徇私则弗遗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此背公而旷官者也。恣傲之人，虽材足有为，而高自矜诩，惬其意，则殚力任之而不辞，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为不克胜之状，此肆志而旷官者也。

若人者，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犹俨然号为人臣，不大可耻耶？甚则有放荡之人，矫语清高，以礼法为拘牵，视簿书为鄙俗，乃遗落一切而宅其心于世事之表，以纵情自娱。如晋之王澄、阮咸、王尼、胡母辅之等，浮诞相矜，废弛职业，至于颓风败俗，名教荡然，不便可叹息痛恨也哉？昔公父文伯之母，犹知勉其子以考职序业，而称书说礼之徒，反昧此义，是何其智出妇人下也。盖秩无论崇卑，事无论大小，职无论重轻，惟克既厥心，始为有利于国之臣子。不然，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犹欲长保身名不即罪戾，其可得哉？

夫君之驭臣，爵之、禄之、予之、置之、生之，凡以教忠奖善，励天下人臣之心耳。至人臣自昧厥心，因以负上之心，然后必不得已而有夺之、废之、诛之之事，夫岂在上之初念哉？于戏，治乱之理，在庶官敬忽之，几在一心，为人臣者，奈何不察？

【译文】　人君执掌八柄驾驭群臣，人臣怀着一条心思去事奉主上，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因此，得到一百个庸臣，不如得到一个能臣；得一百个能臣，不如得到一个尽心之臣。才能有长有短，命运在天不可不强求相同，至于依循名分而效忠之臣，没有人不可细审，像这样，就会官不失职，政绩就会熙熙然。

君王有下官就像天然一样。上天有春夏秋冬四季而助其成功，人君有下官而举百事；四时失序就有气候失常的患，官员失职怎么能免去废堕之忧呢？自古以来旷其官者，往往有怠懈的人，蹉跎岁月，只图高官厚禄作为荣耀，于是就沉湎于逸乐，不复自我鞭策，树立功勋，这便是所谓的旷官——旷废职守，才不称任的官。庸俗的人，碌碌无为，占据高位，自以为莫非王臣，我为何独个儿劳累？于是国事毁于因循，于是松松垮垮一点儿也没有功劳留在世上，这是

委众而旷官的人。邪曲的人，抛弃正义，如果毫无关系，就持智计去徇私则不遗余力，等到王事到来，就只是敷衍塞责，不管其他，这是背公而旷官的人。恣傲他人，即使才力不足，也要自我吹嘘，自悦其意，就竭尽全力而为之，稍微遇到困难，就产生倦懈之心，而故意装出不能胜任的样子，这是肆志而旷官的人。

像这样的人，用之治世就会多败大事，用他去取功就很难成功，而那些俨然号称为大臣的人，岂不感到可耻吗？甚至有那些放荡之人，矫语清高，拘泥于礼法，把簿书当作鄙俗，遗落一切而把心形表露在世事之外，纵情自娱。从如晋代的王澄、阮咸、王尼、胡母辅之辈，浮言诞语相互吹捧，废弛了职业，以至于颓风败俗，名教荡然无存，实是可叹痛恨啊！过去公父文白之母，尚且知道勉励儿子而考职序业，而那吟读诗书讲礼义的人反而不明此义，其智怎么还不如妇人呢？秩序无论尊卑，事情不论大小，职位无论轻重，只要能尽心尽力，才能成为有利于国家的臣子。否则，浪费俸禄，尸位溺职，尚且还想保持身名不犯罪戾，难道能够行得通吗？

君王驾驭臣下，封他们官爵，给他们俸禄，奖励他们珠宝，安置他们生活，养活他们的妻小，凡是这一切，都是为教忠奖善，鼓励天下人臣尽忠之心而已。至于人臣自昧其心，因而背负皇上之心，然后必不得已而夺去爵位，废去俸禄，诛杀他们，难道是皇上的初衷吗？咳，治乱之理，在于文武百官敬而为之，在于一心一意，作为人臣，怎么不会体察呢？

为官须知

（清）郑端

初任事宜

戒营求

【原文】　临选时垂涎羶地，营求打点，到任后为债所逼，凡事掣肘，即时物议，遂至削籍者，可戒也。

【译文】　临选之时垂涎肥缺，四处行贿说情打点，到任之后为债所逼，凡事故意为难，很快遭到民众非议，于是弄到削籍的地步，应该引以为戒。

谨贷负

【原文】　选时有负贷难已者，借之戚里最妙，借之行户并治下富商纳粟监生，万万不可。大都钱债一节，得已不借，不得已少借。若过多为债所逼，欲浊不可，欲清不得，最苦莫大于此。

【译文】　临选之时，有负债难贷的，给亲戚邻里借款最为恰当，给行户以及治下的富商、纳票监生借贷，这是万万不行之事。借债一事，可不借就不要借，万不得已少借。如果过多地为债所逼，欲浊不可，欲清不得，苦莫大於此。

问民情

【原文】　选后遇前官或本处士夫及邻封游宦者，须细问民情吏弊，一一记之，即我师也。

【译文】　选官以后，遇到前官或本处士人及邻封游宦之人，必须细问民情、吏弊，一一记下来，这就是为政的老师。

讲律招

【原文】　选后须讨问刑条例及招议，请熟于律令招情者，将律意招体，一一讲过，将来庶不至差误。

【译文】 选官以后，应该请教刑律、条例和各种文告，请那些熟悉律令的人来，将各种刑律、条条和文告一一讲述，将来不至有大的差错。

见上司

【原文】 选后有上司在京，候见迎送，俱不可少，但送礼不必出格。

【译文】 选官后有上司在京城，候见迎送，都不可少，但是送礼不必特别讲究。

防嫌疑

【原文】 选后有治下纳粟在京，即有先容，亦不可受馈赴席，恐即借此愚乡人，肆行无忌。然中有豪俊，待之不可无礼。

【译文】 选官以后，有治下吏员纳粮在京，即使是有人推荐的人，也不可受馈或赴宴，惟恐因此给那些愚昧的乡人肆行无忌有所凭借。但是其中如有豪杰之士，待之不可无礼。

处交际

【原文】 选后治下士夫送下程，一概不受，此省事法也。然其中有谊不可却者，亦须择米菜受一二件，币礼则一丝不可受也。请酒赴席不可醉，亦不可多言自狎。

【译文】 选官以后，治下之士送来礼物、请求赴宴，一律不受，这是省事的方法。但是其中因为情谊不可推辞的，也只能从中选择米、菜一二件收下，钱币、礼品一丝也不可收受。请酒赴宴不可喝醉，也不可多会自猥。

勿干求

【原文】 出京时，或本处上司，有至亲乡里，切不可妄求先容。盖发书者自以为功，未必无责望之心，或不如意，又未免有后言。彼上司以我为倚赖人也，心窃薄之矣。

【译文】 出京的时候，或本处上司，或至亲乡人，千万不可妄求先去拜会。因为送书之人自以为有功，未必没有非份之想，稍不如他们的意，难免他们背后议论。那些上司以为我为了倚仗他的努力，心中也暗自轻视了。

待祖饯

【原文】 临行亲友有祖饯者，即事烦亦不可便生厌倦，使亲友无色。如量不胜酒，须留后步。

【译文】　临行之时，亲友要举行宴会欢送，即使事情繁杂；也不可随便厌倦，让亲友脸上无光。如果不胜酒力，必须留有后步。

止人役

【原文】　衙门积役，希图照顾，每求接新官。新官上任，便自称长行，嚇诈无所不至。科敛帮贴，犹其小者。此等人役，宜托便预票止之。惟路远地方，无可寄票，则在人驾驭之耳。

【译文】　衙门里面老差役，希望得到照顾，每次要求接新官。新官上任之后，他们便自称为长行，吓唬、欺骗无所不为。派收税捐，额外补贴，这是他们的小小要求。这些人役，借方便之时就发票制作他们来接。只是路途遥远，无法寄去发票，那么就看官长怎样去驾驭他们了。

慎关防

【原文】　衙役接到家人，沿途不无往来，且衙役必密致殷勤，以为之地。时常关防，毋使面熟，致此后关节相通。

【译文】　衙役接送家人，沿途不可没有往来，因此衙役必然密致殷勤，以为知己。官长应该经常防范，不要让他们与家混熟，以便导致后来发生通贿请托之事。

觅内书

【原文】　凡套启套书，俱发礼房誊写；若密禀密事，全在内书。新官赴任，如有仆从，善书通文义，又可托腹心者，此为最上；若有不通文义而善书者次之，本家原无，须早觅之。此两项人，以多带入衙为妙。若曾入衙门，或心术倾险，状貌光棍，皆不可带。内门转桶处，须要两层封锁。若一层，恐内书有钥私开，便可内外交通，亦可隔门说话。若不细心防闲，未有不滋弊者。

内衙中有托心算手更好。如无算手，算亦易学。可买算法一本，教家仆之稍明者，不过一月尽通矣。

【译文】　凡是套开套书，都要送到礼房誊写；如果是密禀密事，都要在里面书写。新官上任，如果有仆从跟随，善于书写又通文义，可以托为心腹，这是最好；如果有不通文义而善于书写者次之。自家同宗如果没有，必须尽早寻找。这两类人，以多带些上任为妙。如果曾经去过衙门，心术不正，样子像地痞流氓，一律不应该携带。内门转通之处，需要两层封锁。如果只有一层恐怕内书有钥匙私开，可以内外勾结，亦可隔门说话。如果不细心防闲，没有不产生出弊病的。

内衙之中，交给心算好手更好。如果缺乏算手，算法也容易学。可以购买算法一本，教家仆有些基础的，不过一个月就学会了。

造履历

【原文】 将到地方，须预造各士夫详细履历一册，以便查览心记。上司同寅，亦照例细开。

【译文】 将到地方，必须领先准备各位士人详细履一册，以便查览和记忆。上司、同僚，也照样详细开列。

答迎接

【原文】 路上士夫僚属，差人迎接，预查旧规，将回帖写下，以便临时回答。有迎接该下轿不该下轿者。入公馆后，士绅相见，地方仪注，有不同者，俱开写明白，预先斟酌，乃不失己失人。一切祭门谢恩、上任升堂礼仪，亦令开写明白。

【译文】 赴任路上，士人僚属差人迎接，先查原先规矩，写下回帖，以便临时答对。迎接之时，有该下轿的，有不该下轿的。进入公馆以后，士绅前来相见，地方的风俗、礼节，有不同的，都要开写明白，预先斟酌，才至于失己失人。一切祭门谢恩、上任升堂礼仪，也要开写明白。

住公馆

【原文】 本治境内，若无公馆，即讨民房，切不可住宦宅。恐主人有酌，饮之非礼，不饮非情。若民家治具即赏之，亦不必问其姓名，恐小人以此假诈也。

【译文】 治下境内如无公馆，可以租借民房，千万不过住官宦的房屋。惟恐主人有宴席之礼，出席非礼，推辞无情。如果民家备办食品就要赏赐，不必过问姓名，惟恐小人以此假诈。

辞礼物

【原文】 士夫相见，有在未到任之先者，有在既到任之后者，风俗不同，俱照开报礼数，斟酌相待。至送礼则一毫不可受。交礼贴时，即云心领，士夫行后，便概写璧谢。切不可令礼房暂收，恐一时多家混错，又恐礼房抵换。士夫难言，大不便。

【译文】 士士相见，有在还没有到任之前的，有已经上任之后的，风俗不同，都要照开礼报数目，斟酌相待。至于送礼，一毫不可接受。上交礼帖之时，

即说心领，士人走后，便一律写下退回馈赠礼物的文书。不可叫礼房暂时收取，恐一时多家混乱，又恐礼房抵换。士夫难言，于官也大有不便之处。

谒圣庙

【原文】　次日行香，诸生讲书后，量奖纸笔，即语之以勤学勉励。

【译文】　到任后第二日向文武庙行香叩拜，诸生讲书后，奖励纸笔，告诉他们勤学勉励。

拜士夫

【原文】　行香回，退食毕，即回拜各士夫。与士夫相见，便问民疾苦，虽冷落士夫，亦须面拜访问。

【译文】　行者回来，退食完后，就要回拜各位士夫，与士夫相见，动问民间疾苦，即使被人冷落的士夫，也应该当面拜访、叩问。

会宾客

【原文】　宾馆会客，值日皂隶把门，不许一人潜入。其已藏在内者，俱逐出。门子捧茶讫，即行远站。盖衙门多人在侧，乡绅每不得进机密之言，谈衙门乡里中事。

【译文】　宾馆去会客，下令值日皂隶把门，不许一人私入。已经藏在里面的人，要统统驱逐出去。门子献茶完毕，立即远远站立。因为衙门里有很人在旁边，乡绅经常没有时间进机密之言，谈论衙门和乡里的事情。

安穷苦

【原文】　凡选穷疲刁苦地方，切要安心。人生食禄有方，固非图度可得，且做事必精神结聚，绩乃有成。今若不蘧庐针毡，不能久安之意，则访问必不真恳，经理必不周密，意气必不鼓舞。故选得此方，即矢志以室家视此方，渐渍沦洽。极疲者可使改观，极刁者可使若家人父子，方知此言之有味也。

【译文】　凡是被选派到穷疲刁苦地方为官，一定要安心。人生食禄有方，本来没有图定的方法可循，并且做事必须精力集中，成绩可成。如今如果不进入旅舍茅舍，没有久安之意，那么就问不出真实情况，治理一定不会周密。民情一般不会得到鼓舞。所以，选官到了这样的地方，就下决心把这块土地当成自己的家来治理，逐渐就会融洽起来。极度疲惫的人可使改观，极为贫困的人可把他们当成家人父子，方知此言深有含义。

图地理

【原文】 凡一邑地理，所当周知。到任之初，令四乡里长将本管地面山川、寺观、田土、沟渠、津塘、桥道、铺舍、公所、坛社、大小村坊、市镇，各画一图，务期详细周遍。更令善画者，以县治为主，自近而远，集为一总图。如山川之险隘，湖荡之绵纡，人烟之疏密，村镇之大小，铺舍桥梁之修废，某处当防盗贼之出入，某处当防水潦之不时，某地为膏腴瘠薄，某方为僻静繁冲，按图备观，易如指掌。非惟句摄征输，限期可定，而兴利除害，亦将次第而行矣。

【译文】 凡是一邑的地理，应该详细了解。到任之初，就要叫回乡里长将本人所管辖的地面山川、寺观、田土、沟渠、津塘、桥道、铺舍、公所、坛社、大小村坊、市镇、备画一图，务必详细周遍。如山川的险隘，湖荡的延续，人烟的疏密，村镇的大小，铺舍桥梁的修废，某处当防盗贼出入，某处应当防止水潦之不时，某地为膏腴瘠薄，某地方为僻静繁冲，按图详观，了如指掌。不是只靠拘捕去征赋催税，限期可定，兴利除弊，也要按照次第而行。

贵有恒

【原文】 凡革弊安民，不数日而颂声大作矣。然使后来渐不如初，谓之有头无尾，又在有恒。

【译文】 凡是革弊安定民心，不数日就会颂扬之声大作。但是让后来慢慢地不如当初，被称之为有头无尾，又在有恒。

尚节俭

【原文】 我辈矢志安民，既不科派里甲，又不苛罚重秤，则衙中费用，便难望之地方。初赴任者，第一要节俭，莫谓官为钱树，便可取给。

【译文】 我们立志安民，既不科派里甲，又不苛罚重秤，那么衙中的费用便不会去为难百姓。刚赴任的人，第一是要节俭，不要把官位当成摇钱树，以为可以随便摇取。

发行价

【原文】 本衙自用者，先发银与买办快手，注银数在簿上。簿上不用珠红，只用黑字。逐日所用，一切饮食衣服器皿之类，俱逐日填在簿上，下注实价平买若干。仍出示晓谕各行，本官俱系预先现给丝银，平价和买，不许买办快手，指官强买。如违，许不时禀究。至于上司按临，一切碎细之物，恐仓忙不能现买，用墨印纸条填注所买，不时禀点取用。每月逢五逢十，俟堂事毕销算，当

堂给价不可迟。

【译文】 本衙门自用的，先发银两与买办快手，把银两写在帐簿上。帐簿不用珠红，只用黑字。逐日所用，一切饮食衣服器皿之类，都要逐日填写在帐簿上，下面注明实价平买若干。还要出示晓谕各行各业，本官俱系预先现给丝银，平价购买，严禁买办快手指官强买。如有违反，任何时候都可以严加追究。至于上司按抚到来，所有细碎物品，恐怕仓促不能现买，用墨印纸条填所买，不时登记领取。每月逢十逢五，等堂完了销算，当堂经价，不可迟疑。

慎起居

【原文】 往见各上司，或以公事出，不论途中城内，若有邮铺、衙门、寺观可住，不必民家，尤不可茶房、酒肆、部民各役之家。若士夫花园，亭榭多而花木盛，亦不可屏去左右，与主人深夜对酌。又无故不可微行，瓜李风波，恐从此起，慎之。

【译文】 拜见各位上司，或因公事外出，不论途中城内，如果有邮铺、衙门、寺观可住，不必住百姓之家，更不可住在茶房、酒肆、部民各吏之家。如果士夫花园，豪榭多而花木盛，也不可屏去左右，与主人深夜对饮。无故不可微服出访，似李风波，惟恐由此而起，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养性情

【原文】 新官性情，要把持得定，但精神闲雅，器度豁然，心小而虚，言简而当，即事体未必尽通，才识未必尽到，人亦自然相谅。反是，虽小有才，人且求多，小有才之人，为才所使，粗浮之人，为气所使，自家拏捉自家不住，狂暴躁急，愦事害民者，皆由于此。

【译文】 新官的性情，要把持得定，但是精神闲雅，器度豁达，小心谦虚，言简意赅，事情未必尽通，才识未必尽到，他人也会自然谅解。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小有才气，人将求多，小有才气之人，为人所使，精浮之人，为气所使，自家把握不住自家，狂暴躁急，败事害民的人，都是由于此而起。

示信行

【原文】 见各上司后，且迟迟放告，先将衙门应行事体，再三斟酌，言必求其可践，事必求其可行。如责六房完前件，及差人勾摄，限期宁宽，违限者打数宁少，毫不失信，则令不亵而法自行。

【译文】 拜见各个上司以后，将迟迟放告，先将衙门应做的事情，再三斟酌，言必求其可以实践，事情必求其可行。如责六房完前件，及差人勾摄，限

期宁宽，违限的人打数宁少些，不能失信于人，那么令不迟慢而法自行。

谨衙门

【原文】 新官凡事，当谨之于始。能先谨衙门，有令无赦，吏书以下，无一人不懔懔，无一人不守法。又不过责乡民，则小民传诵，俱知防闲、体恤至意，自不为衙门人骗害。若初至时，少假衙门人词色，若辈便弹冠相庆，诓索乡民。此风一传，即后来注意收拾，亦费许多心力。

【译文】 新官，凡事都应该开始的时候谨慎。能够先谨慎衙门，有令无赦，吏书以下，没有一个不害怕，没有一人不守法。又不得过份责备乡民，那么乡民传诵，都知道防闲、体恤至意，自不为衙门人骗害。如果初来到时，稍微假借衙门的官吏词色，这些人便会弹冠相庆，诓骗乡民。此风一开，即使后来注意收捡，也费了许多心力。

择各役

【原文】 买办差遣，必择平时老练及有身家者为之，使徒诿之少年能事者，恐其以无行败事也。

答应上司，须择厚重有才者。不厚重，则上司有问，必信口胡应；无才则手足无措，皆为不可。

衙门人见利不顾死生，一得宠则不计利害。正官待士夫有礼，待衙门极严，若辈稍敛，不严即进一步，然亦不敢与士夫抗。若官有心裁抑士夫，又假若辈词色，便到处骗人，其门如市，借势横行，四民畏之如虎，亲戚亦气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礼之为上宾，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辈洋洋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焉知有法纪？士民切齿，人言鼎沸，不可不切戒也。

【译文】 买办差遣，必须选择平时老练及有身家者为之，假使徒诿之少年能事者，惟恐这些人缺少德行而败事。

答应上司，必须选择厚重有才的人。如果不厚重，上司发问，一定会信口胡说；如果无才就会手足无措；所以缺乏厚重和有才都不行。

衙门里的人见利不顾死生，一旦得宠则不计利害。正官对待士夫有礼，对待衙门极严，此辈稍敛，不严即进一步，然而亦不敢与士夫抵抗。如果官长有心裁抑士夫，又假你辈词色，便到处骗人，其门如市，借势横行，四方百姓畏之如虎，亲戚也气焰逼人。凡是有身家之念的人，都礼之为上宾，大家宦族，都畏之如蛇蝎，而你辈洋洋自得，目中连天日也不知道，又哪里有什么法纪？士民咬牙切齿，人言沸腾，不可不严加禁止。

通乡音

【原文】　各处乡音不同，初到未必通晓。如遇闽地，但令各写情节，参之词状，又令从容言之。不能说官话，不妨当堂写答问语，或亦不甚相远。切不可令门子等解说，一恐其因而说谎，一恐观者不察，以州县之权，尽在若辈也。然我辈吩咐下人，亦须从容明白，使听者易解。

【译文】　各地各处乡音不同，初到之时未必通晓。如果到了闽地，只令各写情节，与词讼相互对照，又令双方从容叙说。不能说官话，不妨当堂用笔写答问语，大概不至于相去甚远。切切不可令门下之人解说或翻译。一怕他们因此说谎，一怕听众不明，以为州县的权柄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但是我们吩咐下人，也应该从容明白，使听的人易容理解。

访事实

【原文】　凡欲唤某人访某事，宜先将不要紧事，唤不要紧之人进来，密吩咐之，使人闻之以为此不要紧者也。而如此常常做去，要紧事却吩咐之矣。仍示以泄漏打诈，断断加等重究。总之以不动声色，不容诈骗为妙。

凡舆卒之言，道路之口，有入耳者，切勿遽行。盖一禀即行，则知言自何人，闻自何处，以后欲进言者，未免避怨相戒，不敢轻禀。而禀者或自伐其有进言之能，又招权索贿，皆不便也。但听而存之于心，俟久久覆查，经月后发，则人不知其所自。

【译文】　凡是想叫某人问某事，应该先问不要紧的事，叫不要紧的人进来，密密吩咐他们，使人听到以为这是不要紧的事情。而如此常常去做，要紧事就慢慢明白了，常以泄漏打诈，一定要加重处罚等法律告诉他们。总之，不初声色，不容诈骗为妙。

凡是士卒之口，道路之口，有入耳者，切勿急躁。一禀即行，就知言自何人，闻自何处，以后准备进言的人，难免避怨相戒，不敢轻易禀报。禀报之人，有的自夸自己有进言之能，又招权索贿，这些都多有不便。但是，听到了就记在心中，等久久以后再复查，经过月余，则人就不知道是谁说的了。

记手摺

【原文】　凡有欲行欲问事，即记之袖中手摺，俟明日查行，所谓广记不如淡墨也。

【译文】　凡是那些想问想行的事情，就记在袖中的手摺之上，等来之日查行，所谓广记不如淡墨。

置行笥

【原文】 大拜厢一个，每行即置各册在内，随身带行，遇迎送出门上船，有空闲时，即可取查。有急紧文卷，宜看宜做者，亦可带行。务要笔墨纸砚具全，无虚暇刻。

【译文】 大拜厢一个，每行就置名册在里面，随身携带，遇到迎送出门上船，空闲的时候，随时引以取查。急紧公文，宜看宜做的，也可带着随行。一定要准备齐全笔墨砚，无虚暇刻。

备火食

【原文】 凡出外火食担，预备随行。此虽琐事，然迎送谒见事烦，有终日不得食者，宜粗备饼粥，或药饵补中汤之类，庶不至积劳成疾。

【译文】 凡是出外，伙食担要预备随行。这种事虽然琐碎，然而迎送谒见事情烦躁，有的一整天也得不到一顿饭吃，应该粗备饼粥，或药饵补中汤之类，这样才不至于积劳成疾。

日行规则

置底簿

【原文】 上司来文号簿各一扇，词状号簿各一扇，各上司比较前件簿一扇，各房吏书年貌、籍贯、脚色册一扇，门子、民壮、皂隶、阴阳生各役一扇。紧要在上司比较前件簿之外，又置上司前件底本簿。往时亦有置上司前件底本簿者，然多只写奉行原文一两行，次行即横排写“前件”二字，又次行即写第二件奉行事，又次行即写“前件”二字。如此密排横写，一片模糊，虽有前件之名，难查完否之实。及至用印时，不过又呈一册。总计某日用印共几百几十几颗，谓之印单。笼统计数，亦不知印在何票何事上去也。官府虽欲精明，其道无由。是以间有行过一次，而以后再无从查覈，停阁经年几年者，甚矣，书手之傀儡官长也。今后置前件底本簿，要一板只写一事，多留空白。如云一件为某事，某年月日，奉某衙门宪票或告词，次开宪票所催之事，或状词所告之人，一一摘要开列明白，然后才写“前件”二字。其空白多行处，但凡票行到日，或票差催提时，即随标日月于此。第二次再催，亦即在此标过日月后第二行再标记之。虽十次亦复如是。每一事止此一板，更不另载别处，亦不必别用印单。催完详允者，硃红勾之，大写一“完”字，未完者照此簿比较房科差人。如此则

头绪不纷，醒目易查。且每一事只一板，则催提次序之多寡，一总尽在上面。凡所提人犯，有系书手欲沉阁者，膫然不能沉阁，又不能抽扯状纸，最简最妙法也。至若到任以前未完，系旧前件，到任以后未完，系新前件，一一承行房科，又要另立册籍，勿混为妙。再照吏书皂快各役姓名册，往时俱系接连编写，无空行可书前件，以故勤怠难考，作弊停阁。今宜除点卯册外，另立各役册，每人各一页，其拘唤承行事件即注在本人空行处，则奸顽可一查而知，差遣亦公平矣。

【译文】 上司来文号簿各一扇，词状号簿各一扇，各上司比较前件簿一扇，各房吏书写年龄、像貌、籍贯，脚色册一扇，门子、民壮、皂隶、阴阳生各役一扇。紧要在上司比较前件簿之外，又要置上司前件底本簿。往时也有置上司前件底本簿的，但是很多只写奉行原文一两行，次行即横排写上“前件”二字，又次行即写第二件奉行事，又次行即写“前件”二字。如此密排横写，一片模糊，即使有件之名，难以查看完全与否之实。到了用印的时候，不过又呈上一册。总计某日用印共几百几十颗，这叫做印单。笼统计算、也不知什么票什么事上去了。官府即使精明，其道无由。因此间或有行过一次，而以后再无从查核，停阁经年几年者，太过分了，书于这个傀儡官长。今后置前件底本簿，要求一板只写一事，多留些空白。如云一件为某事，其年月日，奉某衙门宪票或告词，其次开列宪票所催之事，状词所告的人，一一摘要，开列明白，然后才写“前件”二字。空白多行处，但凡票行到日，或票差催提之时，即随标日月于此。第二次再催，即在此标过日月后，第二行再作标记。即使是十次也照这样。每一件事只此一板，更不要另载别处，也不要再用印单。催写完毕详细的，用朱笔勾上，大大地写一个“完”字，未完的照此簿比较房科差人。如此就头绪分明，醒目易查。并且，每一事只记一板，那催提次序的多寡，一切都尽在上面，凡是所提人犯，有是书手想沉阁的，显然不能沉阁，又不能抽取状纸，这是最简便最巧妙的办法。如是新官到任以前未完，是旧前件，到任以后未完，是新前件，一一承行房科，又要另立册籍，不要混杂为妙。再照吏书皂快各役姓名册，往时都是接连编写，没有空行可书的前件，因此勤怠难考，作弊停搁。如今应该除了点卯册以外，另各立役册，每个人一页，拘唤承行事件即注在本人空行处，那么奸顽可以一查便知，差遣也公平了。

查房科

【原文】 衙门自吏书而下，无一事不欲得钱，无一人不欲作弊者。老成者见得事体明白，禁之使不得行，便是革弊。若各项事体，通不明白，空空只言革弊，恐徒为吏书笑耳。要紧在识房科事体。事体有极琐者，一毫不知，便为

所卖，待其犯而治之，亦已晚矣。不若将各房事体，或刻作条约，或刻作告示，令人人知所遵守，甚便。即此便是堂规。

一、革各房停阁之弊。吏书将上司前件不完，非止习懒，留此未完一次行提，便有一番打点。今后上司公文，承发房已登号簿，注定承行，每三日佥押毕，六房吏书，即至后堂查对号簿，酌量事体难易，限定日期申缴注销。每三日晚堂毕，唤吏书上堂，将号簿查比，过期不完者责，则事可计日而完也。若在赦前，便不时申缴，一事完即查号簿，在原号上帖一浮签，注“申缴”二字，同佥押用印公文投入，以便注销，违误一日打若干。

一、革各房盗用印信之弊。盗印之法不同：有乘混盗用去者；有乘混盗用，官府忽觉，即藏在各处者；有假称结状未填，以白纸用印，而后改写所欲行事者；有故将不要紧文书用印，其用印处，挖作一孔，而印却在下层者；有一层应印文书，套一层白纸，应印处以水气润透，将醲酽印色印过，并下层具印者。若知佥押良法，则此弊易革矣。

一、革各房抽扯词状、挪移起数、沉匿牌票之弊。凡收词状，即时数过，登记号簿，一有遗失，便责经管者。应问词状，投文后即注定起数，用片纸写在牌上，号簿一清，凡有未完，具责原差人役，则作弊者自少。

一、革吏书尝试之弊。吏书尝官，其术极巧，彼见上官懔懔，便不敢犯；渐渐熟些，便将黠猾。能事者先以一二不紧要事来禀，略有间可入，便渐渐以有理事来禀，又渐渐以无理事来禀，假一二得志，彼之计行矣。欲革此弊，凡吏书只许传事，其间行止，官自裁决。

一、革各房指称诓骗之弊。凡各房吏书，或指称嘱托，或指称过送，诓骗乡人，非平时得上官亲信，彼自不敢，乡人亦不之听。诚平时待吏书衙役极严，堂上无一人禀事，差遣跟随，意不偏在一人，有犯责治，小民则闻知此风，断不肯堕彼之求也。

一、革各房朦胧误事之弊。各处乡音不同，或有紧要事，吩咐吏书，须令回答，一一如我言，然后遣去。每每吏书听见上官吩咐，应答如响，及复问之，则懵然不知，草草遣去，或迟误公事、失误接送，关系亦不小也。

一、革各房武断乡曲之弊。吏书若以公事被乡人殴辱，则重责乡人。如以私事争，俱平等问理。有借衙门之势以凌人者，责无赦。然刁悍地方，亦不可太有成心，以伤衙门之体。

一、革各房冒破纸张之弊。纸张在南方不难，北方额派，银两既少，纸价又贵，一年用纸又多，决不可听书手冒破。须令各房各置一簿，每上司公文一件，每招详一起，用纸若干，俱系承行吏照数发之。每十日官府一验支发数目，朱书一“支”字。若有错落改换，系书手赔补。柬帖副启注册，悉皆如是，不

许乱费暴殄。

【译文】 衙门自吏书以下，没有一件事不想得钱，没有一人不想作弊。老成的看得事体明白，禁他使不得行，这便是革除弊病。如果各项事情全不明白，空空只说革除弊病，恐怕空被吏书所笑。要紧的是识房科的事情。事情有的极为琐碎，一毫不知，便被所卖，等到知道犯罪了再去防止，已经晚了。不若把各房的事情，或者刻成条约，或者刻成告示，务必人人皆知，照令遵守，这样很方便。这就是堂规。

一、革除各房停阁的弊病。吏书不完成上司前件，不只是懒堕，留下此未完的一次行提，将来便可以收受一番贿赂。今后上司的公文，承发房已登号簿，注定承行，每三日鉴押完毕，六房吏书，即到后堂查对号簿，酌量事情的难易，限定申缴注销日期。每三日脱堂结束，传唤吏书上堂，对号簿进行查比，过期不完成的要责罚，那么事情可以计时而完成。如果在大赦前，便不时申缴，一件事情完成即查号簿，在原来号码上帖一浮签，注“申缴”二字，同佥押用印公文投入，以便注销，遗误一天，杖击若干。

一、革去各房盗用印信的弊病。盗印的方法不同：有乘混杂而盗用的；有乘混乱盗用，官府实然发觉，就藏在各处的；有谎称结状未填，以白纸用印，而以后填写想要干的事的；有故意将不要紧的文书用印，其用印处挖作一孔，而印却盖在下层的；有一层应该印的文书，套一层白纸，用印的地方用水气润透，将醲酽印色印过，并在下层具的。如查知道佥押良法，那么此弊容易革除。

一、革去各房抽扯词状、挪移起数、沉匿牌票的弊端。凡是收词状，马上即时数过，登记在号簿上，一有遗失，便责经管者，应问词状，投文后就注定起数，用纸先写在牌上，号簿一清，凡有未完，就责原差人役，那么作弊的人就少了。

一、革除书吏尝试的弊病。吏书经常跟着长官，办法很精，他见到上官之后战战惊惊，便不敢犯；慢慢熟了，便越来越黠猾。善于来事的人，先以一、二件不紧要的事情禀告，看到有机可乘，便慢慢地拿有理的事情来禀告，又慢慢地拿无理的事情来禀，假设一、二次得呈，他的阴谋便行通了。要想革去此弊，凡是吏书，只准传事，事情的处理，全凭官长自行裁定。

一、革去各房指标诓骗的弊病。凡是各房书吏，或指称嘱托，或指称过送，用去诓骗乡下百姓。不是平常得到上官亲信的人，他们自然不敢这样胡作非为，乡下百姓也不会相信他们。果真平时对待吏书衙役极严，堂上没有一个人禀报差事，差遣随从，意不偏在一人，违反就要治罪，百姓闻知此风，绝不肯堕入他的圈套。

一、革除各房朦胧误事的弊病。各处乡音不同，如有紧要事情，吩咐吏书，

必须叫他回答，一一像官长言语，然后再派他去。每每吏书听着上官吩咐，对应如响，等再问他的时候，就懵然不知，如果这样草草地遣去，或迟误公事，或迟误接送，关系亦不小。

一、革除各房武断乡间的弊病。吏书如果因为公事被乡人殴辱，就要重责乡人。如果因为私事相争，都要平等问理。如借衙门之势去欺凌他人，痛责无赦。然而刁悍的地方，也不可太有成心，恐伤衙门的体面。

一、革除各房冒破纸张的弊病。纸张在南方并不难得，北方额派，银两又少，纸价又贵，一年用纸很多，决不可听任书冒破。须令各房置一簿子，上司每发出文一件，每招详一起，用纸若干，都是承行吏照数发给。每十日官府验一次支发数目，朱笔书写一个“支”字。如果错落改换，应令书手赔补。柬帖、副启、注册，都是如此，不许乱暴钱财。

谨佥押

【原文】 凡次日应申文书，应行牌票，与夫一切应佥、应押、应标判用印者，具要头一日申时，候晚堂事毕传进。盖吏书作弊，有不宜行而行者，多乘官府不查，又诡禀官府。旧规早堂佥押，事平出堂，相沿遂为常规。不知早晨出堂，能有几时，可以详细查问？临时人众事冗，逐一细问，殊非事体。各房科用印后，每将各项文票，大家翻拆，或搦手中，或入封筒，奔走挤拥，更不便于观瞻。若新官顾惜体面，怯口羞问，止听书手点标，其中弊病多矣。若新官琐碎，能一一问之，为时已久，伺候者多，又嗔新官出堂太晏，无不窃笑才短。此无他，只未先期料理佥押故也。今后先期所送佥押，每房各用护书别之，每一票于日下写承行书手姓名，每一文票用一小帖，将应行之故，写帖在本文本票上。新官在衙中，将原故看过，即出坐后堂，传各承行吏书立案前，应小佥者即小佥，应大小押者大小押，应标者标，应印者用印。其理有可疑者，照承行姓名摘问；凡理不应行有弊者，即量责无赦。讲得是者，随标随印，然后各入封筒护书。如次，则次日绝早，再一检点，即可坐大堂，文书即无隐弊，官府又朝气清明，而伺侯拜谒者，又服其敏速。此新官第一宜知者。

按佥押用印，其弊不止一端。在新任时，尤宜谨慎。或者吏书侵用银两，假作前官支用，补卷补领者；有事情难处，前官不敢主张，因得钱乘机申缴者；有以不紧要事体，妄出牌票打网者；有以契书或各项执照文书，盗用印信者；有关系滞碍，文书通不送稿禀改，径自写完，乘事冗插入用印者；有该申请上司裁夺，系应照详文书，却改作照验混缴者；有书手因用印忙迫，丢下上司官衔不写，或字句错落未正，或洗补字纸未干，留下空块未填者；或有将抚院文书，放在按院筒内，各衙门文书，放在抚院筒内者；或申文上司，未粘原行牌票，及

朱语与号簿不同者；甚至吏书愚弄官府，将自理纸牍册票，入上司封筒者。诸如此类，非弊即错也。新官但遇此类，即查问责治。又须要先设长条棹二张，令承行者仔细查对，务令纤毫不错，方许入筒封口。

逐日六房，照依隔日所开公文件数，挨次佥押。先尽上司申呈，次及本衙门牌票，一有发行，即时立案，毋得后时才补，虚抬月日，非惟误事，且以长奸。其佥押时，须将原来文移查对，应否施行，及应佥押者，仍令高唱佥押。明说此起文书为某事，该如何区处，略节情由，并指出紧关词语，以便简阅。一应来文，须亲手开拆，先看封筒上开件数，及封内文移年月朱语。应留看者留看，应发房者发房。遇有机密重情，即袖进衙，待计定而后发行，慎毋轻泄，以致败事。其发行文书，当令吏人对面点封，以防夹带洗改情弊。尝闻奸吏有将本不差字样，故为洗改，眩惑上人。如来文原是“甲”字，改作“乙”字，乃又改乙为甲。虽明辨者，却于“甲”字生疑，而不知来文是甲，固已中其奸矣。如紧关文书，不宜入递，或密差人，或亲赍投递，以防停阁开拆之患，不可不察。

【译文】　凡是次日应该申扳的文书，应行牌票，以多一切应佥、应押、应标判用印者，都要头一日申时，等到脱堂事毕后传进。吏书作弊，有不宜行而行的，多乘官府不查，又诡禀到官府。按照旧规早堂佥押，事平出堂，相沿遂为常规。不知道早晨出堂，能有几时，可以详细查问？临时人多事繁，逐一细细盘问，殊非事体。各房科用印后，要将各项文票，大家翻检，有的捏在手中，有的装进封洞，奔走拥挤，实在有碍欢瞻。如果新官顾惜自己体面，闭口羞问，只听书手点标，其中弊病更多了。如果新官琐碎，能够一一细问，为时已久，伺候者多，又怪新官出堂大多，没有不笑他才短。这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没有先期料理佥押的缘故。今后先期所送佥押，每房各用护书分别，每一票于日下写承行书手姓名，每一张文票用一张小帖，将应行之故，写帖在本文本票上。新官在衙门中，将原故看过，就出坐后堂，传报各承行吏书立在案前，应该小佥的就小佥，应该大小押的就大小押，应标的标，应用印的用印。其理有可疑的，照承行姓名摘问；凡理不应行有弊的，就责罚无赦。讲得是的，随标随印，然后分别封筒护书。如果太晚，就次日绝早保理，再一捡点，就可以坐上大堂，文书既无隐弊，官府又朝气清明，而伺候拜谒的，又服其敏捷。这是新官第一个应该知道的。

按佥甲用印，这种弊病不只一端，新上任的时候，特别要谨慎。或者吏书侵用银两，假作前官支用，补卷补领的；事情难以处置，前官不敢处理，因此得钱乘机上缴的；有以不紧要事情，妄出牌票打用的；有以契书或各项执照文书，盗用印信的；有书手固用印忙迫，丢下上司官衔未写，或字句错落未加改

正，或洗补字纸未干，留下空缺未填的；有将抚院文书放在按院筒内，将各衙门文书放在抚院筒内的；或向上司申报文书，未粘原行牌票及朱语与号簿不同的；甚至吏书愚弄官府，将自理的纸牍册票放入上司封筒的。诸如此类，不是作敝就是错乱。新官遇到此类事情，立即查问责治，又须设立长条桌两张，令承行者仔细查对，不得有丝毫差错，方可放入筒内加封。

逐日六房，照依隔日开拆公文件数，作次佥押，先弄完上司申呈，再至本衙门牌票，一有发行，马上立禀，不得过后补办，虚写日月，不仅误事，还助长奸邪。佥押之时，须与原文核对，应否施行和应佥，仍要令高佥押。说明这起文书是某事，该如何区处，略述情由，并指出紧要词语，便于简读。一应来文，亲手开拆，先看封筒上的开件数，及封内文移年月朱语。应留看的留，应发房的发房，遇到机密重情，即袖装进衙，待商定之后发行，谨慎而为，不准泄漏，以致败事。其发行文书，应该叫吏员对面点封，以防吏带或洗改情节的弊病。曾听说奸吏将本来不差字样的，故意为洗改，迷惑上司。如来文是“甲”字，改作“乙”字，又改“乙”为“甲”。即使十分明辩的人，却在“甲”字上产生疑问，而不知来文是“甲”，本来已经中其奸计了。如果是紧要文书，不宜入递，或密差使者，或亲带投递，严防停阁开折的后患，不可不加以细察。

理堂事

【原文】　每日绝早出后堂，即小开门，上宿者放出，衙门人放进。佥押毕即升大堂，回风毕即放领文牌，发铺递公文，将标准印票，令原告原差唱名给领讫。放投文牌，先收各处公文，然后呼昨夜巡风不到及犯夜者，当时责发。随唤上司批行投到诉状人犯，应保者当堂即时发保注簿；又唤差人原告，改限改差，及拏到人犯发落；又唤上批自理听审诉告人犯，俱伺候侧边，且勿跪。此日如过客少，除听审者发出听审外，馀诉告之人，不妨逐名细审。一人持状跪下，直堂吏接上，听审完，或准或否，又令一人跪下，执状听审。后仿此。如系多绅冲地，又遇事冗客多，即总收记数入匣，暂发诸人出去，分咐听审者候午堂审投告，应准者侯次日领票。吩咐讫，即至宾馆。宾馆之客，不论寒暑，切须耐烦，勿生厌弃。客会完讫，然后上堂。上堂要极严肃，一切吏书应禀事宜，须在后堂内预先禀明，一坐大堂，虽系公事，亦不许吏书禀事。须是无一人乱上堂，无一人乱进门，无一人乱穿道。班役鹄立，以俟人犯鱼贯而行，方于体统观瞻，肃然难犯。若有闲人闯进，则门者纵之入也。重责门役，其弊自革。

按闲人混进，多系门者纵之，官府不知窾系，待其拥集，始拏闲人，光棍必藏房里，扯出必属无干。此等公堂，有同儿戏，非官府明白，间或亲搜房科，

其弊不止。在衙内时，偶出一搜尤妙。

凡在内班者，每人给一小牌，牌上写内班用花押，出班缴人，上班者领去。无此牌者，非呼唤不入二门，违者照闲人并责。

投文后，便预定先后次序，将听审人犯掛审。日虽短，力虽劳，亦必将投到者即速审完，毋使在城耽阁使费，且图钻刺。事有头绪，听断自有馀闲，况自理词状，若不苛求问罪，可一刻而发十数起。事毕，标封回衙，做大招审语，又看明日佥押用印，此一日之规则也。

【译文】　每天很早出后堂，就小开门，上宿的人放出去，衙门里的人放进来。佥押完毕即升大堂，回风完了就放领文牌，发铺递公文，将标准印票，令原告原差唱名给领完毕。放投文牌，先收各处公文，然后呼唤昨夜巡风不到或夜间犯禁者，当厅处罚。随唤上司低行投到诉状人犯，应该保释的当堂即时发放保注薄；又唤差人原告，改限改差，等抓到人犯发落；又唤上批自理听审诉告人犯，都在侧边伺候，暂且不跪。这一日如过客少，除了听审者发出听审以外，其余诉告的人，不妨逐名细审。一人持状跪下直堂吏接上诉状，听审完毕，或准告，或不准告。又令一人跪下，执状听审。后成的依照此执行。如果事情繁多，就总计收入之数入匣，暂且放各位出去，吩咐听审的人等候于堂审投告，应准的等候次日领票，吩咐完毕，就到宾馆。宾馆里面的客人，不论寒暑，都要耐烦，切莫生出厌弃之情。会完宾客，然后上堂。上堂要绝对严肃，一切吏书禀报事情，必须在后堂内预先禀报明白，官长一旦坐上大堂，即使是公事，也不许吏书禀报。必须是无一人乱上堂，无一人乱进门，无一人乱穿道。班役鹤立，等候人犯鱼贯而行，方为体统观瞻，公事肃然难犯。如果有闲人闯进，就叫把门的人放纵进来。重责门役，这种弊病自然而然就被革除了。

按：闲人混进，多是把门的门役放纵所为，官府不知底细，待其拥集，才开始驱赶闲人，光棍必然藏在房里，扯出去的必然是无关紧要的人。此等公堂，如同儿戏，官府明白，间或亲自搜查，这种弊病可以除去。在衙门时，偶尔一搜为妙。

凡是在内班的，每人发给小牌一块，牌上写明内班用花押，出班缴回，上班的领去。没有此牌的，不是呼唤不得进入二门，违者照闲人处罚。

投文以后，便依预定次序，将听审人犯挂审。一天虽短，力气虽疲，也一定要将投到者即速审完，不得使人犯在城中耽搁而浪费钱财，并企钻营。事情有头有绪，听断自有余闲，况且自理词状，如果不是苛求问罪，可一刻而审完十数起。事情完毕，标封回衙，做大招审语，又看明日佥押用印。这是一天的规则。

居官立政

服　官

【原文】　持身欲清，事体要练，处世欲平。必平时躬率妻孥，崇尚俭朴，则资于官者少。凡事关吏治民生，一一留心，则得之闻见者素。又随事反观，变化气质，然后能清、能练、能平。

【译文】　持身要清，事体欲练，处世求平，一定要在平时亲率妻小，崇尚俭朴，那么官的耗费就会大大减少。凡是事情关系到吏治民生，必须一一留心，那么见到的和听到的就会更加明白。由事观人，气质变化，然后能清，能练，能平。

守　谦

【原文】　傲为凶德，人不可有。今人有自持才能而慢上官，自矜清廉而傲同列，自恃甲科而轻士夫。有一于此，皆足以丧名败德。故居官者，必虚以受人，示其能听；卑以下人，示其能容；履满盈则思抑损，闻誉言则思谦降；无骄心，无傲色，无矜辞；民安而视之若伤，政成而视之若庞，颂作而视之若谤；终日兢兢，不萌怠荒，庶可以从政矣。

【译文】　傲慢是凶德，人不可有。今人有自恃才能而简慢上官，自矜清廉而傲视同列，自恃甲科而轻视士夫的恶习。有一种恶习就是以丧名败德。所以，居官的人，必须谦虚接纳人才，表示自己能下听；必须对谦恭，表示自己的宽容；到了满盈则应考虑抑损，闻听到好话则思谦降；无骄心，无傲色，不矜辞；百姓安宁还要把他们当成伤员来看待，政治成功了还要把它当一种鞭策，把颂扬当谤诽；终日兢兢业业，不萌生怠荒，这样就可以从政了。

果　断

【原文】　需者，事之贼也。故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启犹豫之门。况居官守，百责所萃，自非果决，恶能有成？非惟堕误事机，抑且致生奸巧。或听吏书之曲禀，或入门隶之冷言，茬苒拘挛，竟成闾茸。上官恶其废事，小民病其牵延，妨政损名，率由于此。故事在详审，断在必行。其有拟议未决者，不宜先露其端，以为吏卒要索之地可也。

【译文】　迟疑是办事的祸害。所以怀着狐疑之心的人换来谗贼之口；持不断的意之人，开启了犹豫的门口。况且居守之时，百般责难齐会来到，自己不

能斩钉截铁，怎么能成功？不仅贻误时机，还要致生奸巧。听吏书的典禀，入门隶的冷言，逐渐就拘束起来了，最后竟成驽弱之辈。上官怕其废事，小民惧它牵延，妨政损名，都由此产生。所以事情在于详审，果断在于必行。有拟议不决的人，不应先露其端，作为吏卒索要的把柄。

崇　默

【原文】　言者，吉凶荣辱之枢机也。为官者常默最妙，使下人不能窥测，是非曲直，止以数言剖之。故万言万中，不如一默，方喜方怒，尤宜讱言。盖轻诺招尤，漏言偾事，一词轻发，驷马难追。故寡言者，存心、养气、修德、蓄威之助也。三缄之喻，君子慎之。

【译文】　言语是吉凶崇辱的机关。当官的人常常保持缄默是十分奥妙的，这样会使下人不能窥测其实，是非曲直，只用几句话加以剖析。所以，万言万中，不如一言不发，方喜方怒，特别应该说话谨慎。轻诺遭来忧心，漏言引起人愤，一言既出，四马难追。所以沉默寡言可以帮助存心养气、修德和蓄威。三缄其口，君子慎言之理。

立　信

【原文】　信者，居官立事之本，与民信则不疑而事可集矣。期会必如其约，无因冗暂违；告谕必如其言，无因事暂改。行之始必要之终，责诸人必先责己，待士夫尤宜以信处之。虽以事相托，势不可行，必巽言开譬，明示其所以不可行之由。毋面诺而背违，毋阴非而阳是。处同僚亦然，有言必践，久久自然孚洽。苟一时欺诳，则终身见疑矣。

【译文】　信是当官立事的根本，与民树立信用就不会有疑心而百事可成。期会一定要如放而至，无故不能有一点儿违反；先谕百姓一定要言行统一，无因不能有一点改动。行动开始的时候就要想到事情结束的时候，责成他人必须首先责成自己，对待士人尤其应该以信待之。即使已经以事相托，但根据形势已经万不可行，一定要用委婉而谦虚的言辞作比方，明确表示其所以行不通的理由，切莫当面许诺而在背后又违反，不要阴下说不好而当着面又说好。与同僚相处也是一样，有言必行，久久自然协和。如果一时欺诳，那么终身被疑。

远　嫌

【原文】　嫌疑之事，易生谗谤，当防于未然。杂流之人不可交，嫌疑之地不可往，非礼之馈不可受。内言不可出，外言不可入。富户俳优不宜私见，门隶下人不宜私语。盖一涉嫌疑，则奸诡者得以指名诓索，仇嫉者得以造言嫁祸

矣。慎之！

【译文】 嫌疑之事，易生谗谤，应当防患于未然。杂流之人不可相交，嫌疑之地不可往来，非礼的馈赠不可接受。内言不出外，外言不入内。富户俳优不宜私见，门隶下人不与私语。只要一旦涉及嫌疑，那么奸诡的人就会指诓索，仇疾之徒就因此编言造语，嫁祸于人了。千万应该谨慎。

谨 始

【原文】 事必谋始。莅事之初，士民观听所系，廉污贤否所基。作事务须详审，未可轻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持身务须点检清白，切不可轻与人交，恐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但贿赂可以污人而已，如好技艺，则星算医卜者投之；如好奇玩，则古书奇画者入之；如好花卉，则或以奇花异草中之；嗜好一偏，便投机阱。虽诗文之交，亦有移情败事者，不可不谨。至于到任之始，有送吏书门皂者，尤宜谢绝。

【译文】 事必谋于始。新官莅事之初，士民的观察闻听关系甚大，它是廉洁还是污秽，贤良还是不肖的基石。新官作者特别应该详审，不可轻易制定新法，惟恐不合人情风俗，以后难以更改。持身必须检点清白，千万不可与人轻易交往，恐怕一时沾染，动不动就受制于人。不只是贿赂可以污人清白，像喜好技艺，星算医生仆从就会投其所好；爱好古玩，那些古书、奇图的占有者就会到来，比如喜欢花卉，有人就会以奇花异草拉你下水；只要有一个嗜好，便是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陷阱。即使是诗文相交，也有移情败事的事情发生，不可不小心谨慎。新官初到任上，有推荐吏书们皂之人，尤其应该加以拒绝。

居 敬

【原文】 昔贤云：持己得一“敬”字。敬者，修身立政之本也。衣冠必正，言动必端。凡一毫谑浪之语，绝口不谈；一毫轻亵之事，绝戒不为；非礼嫌疑之地，绝足不至。虽对门吏，亦如严宾。则心志自定，瞻望自尊，可以远慢辱，可以杜谤议，所谓不怒而民威矣。

【译文】 古代贤人说：持己得一个“敬”字。“敬”是修身立政之本。衣冠必正，言语行动必端。凡是有一点谑浪的语言，绝口不谈；凡是有一丝轻亵的事情，定戒不为；非礼而有嫌疑的地方，缠足不至。即使对待门吏，也要当成可以尊敬的宾客。那么就会心志自定，瞻望自尊，可以远离慢辱，可以杜绝谤议，这就是常说的不怒而民威。

克　偏

【原文】　偏最害事。人之材质不同，而溺于意向所便。己不自觉，人亦将以偏处乘之，投吾所喜，激吾所怒，败官败事，恒必由之。如驰缓必克之以敏，多言须克之以默，浮躁须克之以庄，烦苛须克之以大体。随吾气质所偏，意向所溺，即为病痛，有觉便当力治，亦古人弦韦之义也。

【译文】　偏颇最为害人。人的材质不同，常为意向所使而溺。自己感觉不到，他人也会将以偏颇对待，投自己的所好，激自己的所怒，败官事退，都是由于此而来。如果行动迟缓就必须用敏捷来加以克服；如果害怕言多有失就必须用沉默去加以克制；浮躁之人用庄严去校正，烦琐而苛刻的人用大度宽容去加以治疗。根据自己的气质偏离，意向所溺，就算病痛，一旦发觉，必须力治，这也是古人佩弦来提醒自己性缓，佩韦来叫自己注意不要性急的深刻含义。

惩　忿

【原文】　七情所偏，惟怒为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苟不能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故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则怨而叛矣。务须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礼之触，必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处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怒已则如风恬浪静。非惟善政，亦可养生。

【译文】　七情偏离，发怒为甚。制怒就像救火，禁止它关键在于忍。如果不能忍，不仅害人逆物，而且还误事伤身。所以，居官之人，逞怒用刑，酷刑就产生冤案；因怒办事，就会桀乱而乖戾；迁怒于人，就会因怨气而叛逆。因此，必须涵养自己的气质，开阔自己的胸襟。非礼的顶撞，就去思考明哲才能容；无故的诬言，就想到定有灾祸潜伏，须小心忍气才是。事情未发生之时，要常常思虑有情可恕，有理可说；怒气过后就应风平浪静，风和日丽。这样，不仅可以善政，还可以养生。

戒独任

【原文】　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此常理也。吏书巧猾，先意窥伺，苟乐其便于使令，少加辞色，则为下民耳目所系，狐假鼠偷，奸欺万状矣。故必六房吏典，直日轮流；门隶细人，随便差遣；小事呼唤，不必专名；公务往来，动宜稽察；当堂问断，勿许假公咨禀；私衙封闭，勿令无故擅入；到家迎接者，尤宜远嫌；出路跟随者，务严约束。如此，则止听不偏，而愚民无惑矣。

【译文】　偏听生出奸邪，独任形成祸乱，这是平常不过的道理。吏书巧猾，

善于窥伺，如果喜欢他的善于辞令，他只要稍加辞色，就会抓住下民的耳目，他就会狐假虎威，像老鼠那样偷偷摸摸，奸欺之事不堪言状。所以六房吏典，值日轮流；门隶小人，任意听差；小事呼唤用人，不要专点其名；公务往来，动宜稽察；当堂审判，不许假公咨禀；私衙封闭，不令不准擅入；迎接到家之人，尤其防范远接的嫌疑；出门跟着的从人，严加管束。如果这样，那么听不偏颇，愚民百姓就不会有疑惑了。

去先意

【原文】　凡居官虽欲兴利除害，与民造福，俱要浑厚深沉，随机顺应，无为眩露，使人窥测。如知我欲抑豪强，则牵涉土豪名色；知我欲清赋额，则巧诬诡寄田粮。变换情词，投吾意向，启衅实多矣。如欲作一事，申呈上官，先府后司，不可搀越。其呈禀之词，亦宜谦慎详确，功归于上，使其孚信不猜，则事行无阻矣。虽旁县同僚，亦不可眩暴己长，致生嫌妒。事成之后，视为分所当然，韬晦不矜可也。

【译文】　凡是居官之人，虽然希望兴利除弊，造福于民，但是仍要显浑厚深沉，随机顺应，不要眩耀和露相，以免被人窥测。如果让人知道我准备抑制豪强，那么有人就会说这事牵涉土豪名色；如果让人知道我准备清理赋额，那么有人就会为了逃避赋税徭役，将自己的田亩假报在别人的名下。这种变换情词，投官所好，引起的事端的确太多了。要做一事，申报上官，先府后司，不得错乱。呈禀之词，应该谦慎详实，功归于上，让上司信任而不猜疑，那么事情必然畅通无阻。即使是邻县的同僚，也不能眩耀和暴露自己的长处，以免让人产生嫉妒心理。事情成功之后，把它看是自然而然的事，要韬晦矜持——隐匿声迹，不自己表露自己。

四事箴

律己以廉

【原文】　真德秀（宋时人，字景先，号西山）云：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故以此为四字之首。

王迈（字君实，号臞轩）云：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馀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

清风古今。

【译文】 真德秀（宋代人，字景仙，号西山）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洁的官吏，就像蒙受不法。即使他有善行，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洗刷这种污点。所以用这四字作为题目。

王迈（字君实，号臞轩）说：士人的廉洁就像女人的贞洁。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污点，也是终身的残缺。不要以为是暗中所为，也是明明白白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自己不自爱，你心里面的神明难道可以欺骗？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戳。那些正人君子，一鹤一琴，望起来正气浩然，清风流传古今。

抚民以仁

【原文】 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者；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古者于民饥溺，犹己饥溺，心诚求之，若保赤子。于戏，入室笑语，饮酖啮肥，出则敲扑，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馀几？谁甘小人，而不为君子？

【译文】 当官为政之人，应该体察天地万物的心境，与父母保持一种赤子之心。只要有一毫的残忍，就不是“仁”；只要有一毫的忿疾，也就不是“仁”了。

古代贤圣，把老百姓的饥溺当成自己的饥溺，心中诚实地追求，就像抚保赤子。啊！入室欢声笑语，喝酖酒吃肥甘，出门就敲榨勒索，一点也不知他人的痛痒，人心的不仁，居然到了如此的地步！善于审理案件，百代所受到后人祭祀；贪官酷吏之后，今天还有几个？谁情愿甘心当小人而不想当君子呢？

存心以公

【原文】 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位，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

厚姻娅，近小人，伊氏所以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候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蚀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生闇。

【译文】 传说：“公生明。”私意一旦萌芽，是与非就会马上易位，想要干合情合理的事，那是不可能的了。

厚待女色，亲近小人，伊尹在相位上也感到不平；开启诚心，广布公道，诸葛武侯所以成为王佐辅臣。所以说：心本日月，利欲蚀之；康庄大道，偏有窒

息之忧。听信偏执就会冤枉正直而奖励奸邪，喜怒偏执就会生奸而滥刑。公道就会生明，偏则生暗。

莅事以勤

【原文】　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馀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闲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与颗粟，皆民力乎尔供。居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辞难；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

【译文】　当官的人一日不勤，下面必有受到祸害的人。古代的圣贤，日头偏西而不吃饭，坐以待旦，何况其余呢？而今的世，吏者勤于吏事，反以鄙俗的眼光去看他，而把诗酒游宴当成是闲雅风流。这就是政治之所以产生弊病，百姓之所以受害了。

你的华美的衣服，你的丰盛的馔食，直到一根丝线、一粒粮食，都是百姓用血汗来提供给你的。居在官位而荒于其职，吃了官饭而不办官事，稍有人心的人，怎么不感到惭愧呢？过去的君子，也不做白吃饭的人；炎汗浹背，每天不辞辛难；警枕计功，夜不安息。谁为我老师：范仲俺和韩琦。

十害箴

断狱不公

【原文】　真德秀云：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小有私曲？

刘宣（字伯宣，官中丞）云：刑狱之事，暧昧未明，情态千变。苟不以至公无私之心，详察其间，差之毫厘，人命死生系焉。公心议狱，向有不周，如或畏权势而变乱是非，循亲故而交通贿赂，好恶喜怒，私意一萌，断无平允。明有官刑，阴遭谴责，可不慎欤？

【译文】　真德秀说：刑狱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怎么可以小看呢？

刘宣（字伯宣，官中丞）云：刑狱这类事情暧昧不明，情况千变万化。如果不以大公无私之心加以详察考，差之毫厘，事关人命大事。出以公心去判狱尚且有不公道的时候，而或畏惧权势而变乱是非，循亲故而行贿赂，好恶喜怒，私意一旦发生，绝无平允公正可言。明有官刑，阴遭民众咒骂，可以不慎重吗？

听讼不审

【原文】　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矣。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江南珥笔之俗，最为不法。有一等豪滑税户，罢吏乡老，把柄官府，乡曲少有忤己者，使人饰词陈诉。及两讼在庭，辨口利舌，其被诬者，往往愚懦，讷不能言，或引人强证，是非颠倒，不可不详。切须受状之时，再三引审，先责诬告反坐之状，然后施行。其间或有懦善之民，含冤赴诉，畏怕官司，不能尽情者，宜温言询问，庶得真情。若事不干己而诉者，屏绝不受，如此自然讼简。

【译文】　诉讼有实有虚，审之不细，就会把实的当成虚的，虚的当成实的。

孔子说："审理官司，我跟别人差不多。最理想的是没有人打官司。江南诉讼的风俗，最为无法无天。有一类豪滑税户，退休的吏员，乡老，他们把持官府，乡间民众稍有不顺意的，他们就叫人伪造罪名而告到官府。到了原告、被告双方上堂审理，他们辩口利舌，而被诬告的人，往往愚懦不堪，口讷难言。这些人诱人强证，颠倒是非，当官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一定要在接收诉状的时候，再三细审，先再三声明诬告必须反坐的律法，然后进行审理。审理之期，若有懦善之民含冤应诉，畏怕官司，不能把话说清楚的，应该好言询问，务得真情方可。如果事与他们无关，要拒绝受案，如此，讼诉自然就简单了。

淹禁囚系

【原文】　一夫在囚，举室废业；囹圄之苦，度日如岁；可久淹乎？

谚云：画地为牢，誓不可入。牢中苦楚，与鬼为邻。且囚初到官，昼时公厅研问所犯大情，验轻重收系，干连无事者责保，随衙供定招款，引审无差，轻者量情处断，重者结案待报，无得专委吏曹推鞫，变乱是非，蔓引平民，为巧取之地。又囚人在禁，寒暑切身，饮食不时，人气充牣，多生疾疫。医药饭食，常加省视，死于非命，咎将谁归？公吏承人，不禀官长，擅监系者，尤当禁绝，仍加惩戒。

【译文】　一人被囚，全家废业；监牢之苦，度日如年；囚人难道可久留吗？

谚语说：画地为牢，绝不可入。牢中的苦楚，与鬼相处。囚犯初次被辑拿到官，白天在公堂被拷问所犯罪行，根据罪行轻重，管收监的收监，该听处的听处，与事关连不事责保。随衙招供审定，情况真实，轻者量情处断，重者结案等待申报。不能专委吏员推审，以防他们变乱是非，灾及平民，豪夺巧取。囚人在大牢里面，饱经寒暑折磨，饮食不时，身体虚弱，疫病流行。长官应该对于医药饭食，常加省视，以免囚人死于非命，否则其罪谁来负责？公吏公差，不

禀官长，擅自监系他人，应当严禁这类事情发生。

惨酷用刑

【原文】 刑者不获已而用。人之体肤，即己之体肤也，何忍以惨酷加之乎？今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关节用刑，殊不思刑者国之典，所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盖刑者，国之典宪，安容自己酷虐，残人肢体，损人肌肤，以为能吏。若纵吏推勘，法外繃吊，大棒拷讯，如此违犯，明有常刑。

【译文】 刑法乃不得已而用之。他人的肤肌就是自己的肌肤，何以忍心对人施加这样的酷刑呢？今天当吏的人，喜欢根据自己的喜怒用刑，有的甚至因为关节而用刑，殊不知刑法是国家的大典，是用来代天纠罪的，岂能容许吏员利用它来泄忿行私吗？

《尚书》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刑法是国家的典宪，怎容自己酷虐？残人肢体，损人肌肤，被称为能吏。如果放纵推考，法外绑吊，大棒拷讯，如此违犯法度，应受法律制裁。

泛滥追呼

【原文】 一夫被追，举家遑扰。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费，贫者不免举债，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滥乎？讼者元竟本一二人，初又词类攀竟人兄弟父子亲邻，动辄数十，甚至与夫相殴而攀其妻，与父相争而引其女，意在牵联，凌辱妇女。若官不详究，点紧关人三二名，而追问一付吏手，视为奇货，必据状悉追，无一人得免。走卒之执判在手，引带恶少，吓取无已，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故必量之缓急，如杀人劫盗，必须差人掩捕，馀如婚田、斗殴、钱谷、交关之讼，止令告人自赍判状信牌，责付乡都保正勾解，庶免民害。

【译文】 一人被追捕，全家惊恐不宁。有求人引荐的需要，有从牢中脱身的费用，贫穷的人难免举债，有的被弄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追捕难道可以滥用吗？诉讼原本只有一、二人，开初问诉攀及兄弟父子亲戚邻居，动辄数十人，甚至与夫打架而攀上其妻的，与父相争而引上其女的，随意株连，凌辱妇女。如果长官不详细审问，点紧要的人二、三名关起来，而追查的事情一下子交给吏员。吏员立即视为奇货，必定据状穷追，无一人得免。走卒拿着判决，带领恶少，吓取无已，果人犯未到官府，其家已破。所以，量刑之缓急，如杀人劫盗，必须差人追捕，其余如婚田、斗殴、钱谷、交关等诉讼，只叫告状人自带判状信牌，责成乡村都保正调解，这样可以免去民众之害。

招引告讦

【原文】　告奸乃败俗乱化之源，一有所犯，自当痛惩，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实封状，与出榜召人告首阴私罪犯，皆系非法。

珥笔健讼之徒，官司当取具籍姓名，如遇诉讼到官，少有无理，比之常人，痛加惩治。若有卑幼诉尊长，奴婢告主人，自非谋反大逆之事，不得受理，宜加惩戒，此厚风俗之一端也。

【译文】　告奸是伤风败俗乱化的根源之一，一旦犯罪，自当痛惩，怎么用得着引诱告奸呢？如今官府有受封状——相当于今天匿名信，与出榜召人首告阴私罪犯，都该是非法之举！

诉讼健讼之徒，官司应当取记籍贯姓名，如果诉讼到官，稍有无理，比之常人，痛加惩治，如果有卑幼诉讼尊长，奴婢诉讼主人，如果不是谋反大逆之罪，不得受理，宜加劝戒，这是纯厚风俗的一种方法。

赋役不均

【原文】　科罚取财，今无此事，代以赋役不均。

甚矣，赋役不均之弊，深为害民之事。窃谓租税科敷，奸狡税家，将己产税苗，折作诡名挟户，岂止十百？如遇科役，倒在小户，潜匿苟免。又豪户买田，不行过割，只令业主代输苗税，交结县道，知而不问，靠损淳良。役谓差设乡都保正等役，县道多凭猾吏乡司，接受贷贿，放富差贫，定一卖百，弊倖无穷。充役者以被县吏生事追呼，愚善之人，畏避不敢出官，阴纳货财，百色追求，数月破产。为人上者，奈何不矜？

【译文】　科罚取财，如今没有此事，代之而来的是赋役不均。

太过分了，赋役不均的弊病，实在是残害百姓之事。人们私下认为，租税科敷，奸狡的纳税之家，将自己的税苗，折作诡各挟户，哪里只有数十百家？如果遇到科役，落到下户，潜匿苟且而免，豪户买田，不搞割行手续，只叫原来业主代输苗税，并且他们收买县道，县道知而不问，靠这种方法去损坏淳良百姓。县役叫设立乡都保正等役，县道多靠猾吏乡司，接受贿赂，放富差贫，定一卖百，弊病无穷。服役的人因被县吏捏造事实追捕，愚善之人畏避不敢出官服役，私下交纳贿求免，百般追索，这些人家只须数月破产。为人父母官，奈何如此不矜？

重叠催科

【原文】　税收于田，一岁一收，可使一岁至再税乎？有税而不输，民户之

罪也；输已，而复责之输，是谁之罪乎？今之州县，盖有已纳而钞不给，或钞虽给而籍不销，再追至官，呈钞乃免，不胜其扰矣。甚至有钞不理，重纳而后已。破家荡产，鬻妻卖子，往往由之。切宜深戒！

吕舍人云：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际，既不能免，便就其间，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为民害。真格言也！合将本县税户等第置簿，开写某乡都保花名，租税数目，于县厅置匮收藏。另置各乡都销簿，将纳户官钞，每日硃销。县官点检不销簿书，不给户钞。重并追催者，惩戒吏人坐厅追问。欠多顽户，对众科决，馀户自畏，依限可办。何必官吏引带人众下乡，恣其需索？比之官租，费用数倍，此今日之通病。一犯到官，决无轻恕。

【译文】　从农夫那里收税，一年一收，怎么能一年收两次税呢？该交税而不交，这是民众的过错；民众已经交了税而又复去催收，这是谁的罪呢？如今的州县，也有纳税了也不给盖钞印的，有的虽然盖了钞印但不给销籍，又被追拿到家，呈上钞印才免，百姓受不了这种打扰。有时县里有钞印也不理，又重新纳一次税才算了。破家荡才，卖妻卖子，往往由此而来。切切要深戒！

吕舍人说：当官处事，常思有所及人。如科率之类，既不能免，使他们那里，想的就是如何便民省力，不让重给民害。这真是格言。本县税户等第置簿，开写某乡都保花名，租税数目，在县厅置匮收藏。另外再置各乡籍本，将纳户官纱，每日朱销。县官点捡不销簿书，不给户钞。重复追催租税的，惩罚吏人坐堂追问，对于欠得多的顽户，当众处罚，其余人家自畏，依照限期可办。何必要官吏引带人众下乡，让他们胡作非为？比之官租，费用数倍，这是今日的通病。一犯无官，决不轻恕。

吏辈下乡

【原文】　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也。弓手土军，尤当禁戢。

今之为民害者，莫甚于遣人下乡。比来官员多带人从，既无本业，又无请给，纵令于案分根，趁催科勾摄文帖路家者下县追锁，吏人乡都执事县家者下乡追扰，税户引帖到手，重若天符，势如狼虎。所过鸡犬一空，酒家无算，动辄锁索打逼钱物，乞取不满，枝蔓乡邻，往往破产。犯者痛治，奈何不悛？府县官僚，苟有爱民革弊之人，用心究治，庶得肃清。

【译文】　乡村小民，畏吏如虎。放纵吏员下乡，犹如纵虎出笼。弓手士军，尤当禁止。

如今给百姓造成祸害的，没有超过遣人下乡。那些来的官员多带人从，既无本业，又无给养……所过之处鸡犬一空，酒家无算，动辄锁索打劫钱物，乞

取不够，灾及乡邻，往往破产。犯者严惩，奈何不悛？府县官员，如果有爱民革弊之人，用心整治，庶得肃清。

低价买物

【原文】　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凡官司敷买，视市直每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堪此？

上司行移收买军需诸物，须要照依时直，无致损民。今府州司县官吏，不体所行，不问有无，一概科买；甚至减损价直，又不画时给价，动辄经年。及入主典之手，恣意破除，虚作领状，虽为和买，过于白夺，败获者岂胜追断？又有官吏差人于乡都，收买布匹、木棉、苎麻之类，妄作威福，损价害民。及传言于大家税户，收籴米谷，名为给价，实作馈送，取之奸巧，民畏气势，不敢告言。此等之事，速宜改革，一朝败露，何异受脏？

【译文】　货物相同物价相同，怎么能有公私之不同？今州县，凡是官府采买，按照市价减去十分之二、三，有的不立即付钱，美其曰“赊”，有的甚至白拿，百姓怎么能受得了？

上司行文收买军需物资，必须按市价收买，不使民众受损。如今州府司县官吏，不体恤民众，不问有无，一律科买；甚至强行降价，又不按时付钱，动辄经年历月。到了主管手里，又恣意扣减，虚作领状，虽为买卖，超过白拿，被盘剥的人岂能追断？又有官吏差人到乡间，收买布匹，木棉、苎麻之类，作威作福，损价害民。又传言到大家税户，收佘谷米，名为给价，实作馈品，取得奸巧，百姓畏其威势，不敢告言。这等事情，速作改革，否则一朝败露，与受脏何异？

戒石铭

【原文】　五代时，蜀主孟昶颁令箴于诸邑，其文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祀，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所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宋太宗删烦取简，摘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一十六字，颁行天下。至高宗绍兴间，复以黄庭坚所书，命州县长吏，刻铭座右，至今官府存焉。至元癸巳，浙西廉司移治钱塘，司官大使容斋徐参政改书其铭曰：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译文】　五代时期，蜀主孟昶向诸邑颁布号令，其父说：“朕念及天下赤子，天晚了才吃饭，太阳未升起来就穿衣。告之县长，抚惠百姓。政治要三代

以后还有人祭祀，大道理可以从礼乐上显示。驱鸡要有理，留犊是现规。宽猛相济，风俗可移。不要侵削百姓，不让百姓疲惫。下面的百姓容易压榨，上天难以欺骗。赋税所切，军军所需。朕行赏罚，不违时秀。你们俸禄，全是群民百姓的膏血。作为民众父母，应该仁慈。勉励大家，引以为戒，体察朕的一片忠心。共有二十四句。宋太宗删烦就简，摘取“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一十六字，颁布天下。到了宋高宗绍兴年间；又叫黄庭坚书写，命州县长吏刻为座右铭，至今官府还保存着。至元癸巳年间，浙西廉司到钱塘为官，司官大使容斋改书其铭曰：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事上接下

待上司

【原文】　一、见上司，须将各批来词状等项，一一理会过。或上司问及，便随事回答。其事体有难处者，便委曲商量。若一概事体，都不经心，问事如梦，使平恕上司，或不过计，然亦已念非老成，若遇操切者，贤否从此定矣。

一、上司待坐时，虽极谦抑，假之词色，切不可因而豪放；即抵掌论事，倾怀论人，上司虽不言，已窃异其为轻躁矣。又应对时，凡事体有不知，不可强辩，有差误不可遮饰，上人自能见谅。若凿空凑合，取便一时，久久为人识破，不值一文。戒之！

一、上司吩咐事体，如听不明，不妨再问，不可草草答应。待出后问人，恐人以事不干己忽之，将复问乎？抑置其事不行乎？关系不小，慎之！

一、上司即系亲友，切不可狎恩恃爱。大堂众目所在，固当收敛；即在私衙，亦忌放恣。盖末世人情，一自崇高，便欲以礼法绳人，多有生平莫逆，仕路芥蒂，构成大衅者，职此故也。

一、上司系同年亲识，在众中切不可挂之齿牙。人有托为先容者，亦可从容谢去，切不可卤莽应承。宁可极力为彼游扬，不使知也。若扬扬自任，凡托则应之如响，不惟不能一一皆效，后来有为上司不喜者，必以为我实谤之。

一、上司虽有甚不协人心处，我辈若可进言，不妨委曲开导，切不可对人便数其短。此不惟上司知之，于我有损，恐众人欲结上司之欢，且以吾言为奇货，此当第一戒也。

一、上司既与我亲识，凡事要避嫌疑，非同众人不私见，即有请，不可频赴。若终日聚谈，众人畏我如虎，凡可中我处，无所不至矣。

【译文】　一、见上司，必须将各处批来词状等项一一理整好。有时上司问

到，便可以随事回答。事情有难处的，便反复商量。如果一切事情都不经心，问到的事情都像做梦一般，假使是温平宽恕的上司，或许不计过错，但是已经认为你不老成。如果遇到急躁的上司，贤与不肖从此就定了。

一、与上司侍坐时，上词虽然极为谦和，言语中肯，但下属切不可因而豪放；到了抵掌论事，倾怀论人的地步时，上司即使不言，己私下感到奇怪，把你当成轻躁之人了。又，应对之时，对不知道的事情不可强不知为己知，有了差错不可掩饰，上司自能谅解。如凭空凑合，即使取便一时，经久必然被人识破，将来不值一文。一定要力戒。

一、上司吩咐的事情，如果没有听明白，不妨再问清楚，不可草草答应。等到出去后问人，惟恐他人因为事不关己而忽略了，难道还要去复问吗？还是放弃这事不办呢？关系不小，一定要小心谨慎。

一、上司即使是亲友，千万不可狎恩恃爱。大堂之上，众目所在，本来应该收敛；即使在私衙，也不能放肆。因末世人情，一自崇高，便想用礼法去管理人。很多莫逆之交，仕途芥蒂，构成大祸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一、上司是同年亲识，在众中当中千万不可挂之齿牙之间。有人委托替给他通通关节，也可以从容谢绝，切不可鲁莽应承。宁可极力替他游扬，不要让他知道。如果洋洋自得，凡有人委托就应之如响，不仅不能一一奏效，后来有不被上司喜欢的人，必定认为我其实是在诽谤他人。

一、上司即使有很不合人之处，我辈如果可以领会，不妨委婉诱导，千万不可对人使数其短。这不仅如果让上司知道对自己有损害，又恐众人想讨上司的喜欢，把自己的话作为奇货——打小报告，这当是第一戒。

一、上司既然与我亲识，凡事都要避嫌疑，不是跟着众人不去私自拜见，即使相请，也不可经常去。如果终日聚谈，众人畏我如虎，凡是可以中伤我的地方，无不用来中伤自己。

待同寅

【原文】　一、人心不同，调停亦不易。有事体极练，又开心见诚，此上品也，处之甚易。又有才华极美，而凡事深邃，实无他肠，亦上品也，处之又易。又有才高而喜执己见，处之稍不易。又有才高而傲者，有无才而喜自用，且好伤害人物，处之俱不易。总之以赤心相与，忠信可行于蛮貊也。若小人恶人，虽不可待之无术，要之含忍委曲尽之矣。

一、附郭即是同年至亲，我辈以公事去，亦不可太以宴饮累主人，致废时失事。恐主人不好客，或好客而偶有心事，我辈酣饮终日，彼且如坐针毡，且由此生嫌，费财犹其小者。

按在外州县，以附郭者为耳目喉舌，若结交不深，则上下之情，终隔而不通。须凡事虚心，久久自然契合。即附郭者未必为人所信任，亦不可草草忽略。迩来上司，各官言人之长，未必见信，一或言人之短，便深信不疑。我辈亦何故为同寮所短，上人所疑乎？

一、处同寮，彼此相敬，自愈久愈深。常见对客如处子，见者自然收敛。若疏狂自放，每每以言语相调，此示人可侮之色也，且启衅始祸。语云：礼者，人之藩篱，藩篱撤而盗贼乘之。至言也。

一、仕途真畏途。材品声名，等者相忌，不及者亦相忌。智巧者能是非人，愚拙者亦能是非人。既相忌便自有是非，既有是非便自可畏。我辈善用其材，又善处满，虽不能保人之不忌，甘心于我者或少矣。

一、士夫识见要大，一善片长，不足以当太仓一粟，若沾沾自喜，旁若无人，便是斗筲之器。每见前辈胸中了了，容貌若愚，惟后生新进，每每向人数尽生平所长，大为有识所笑，高明宜三复斯言。

一、人各有好，如饮酒然，甘苦惟其所嗜。必欲以人之甘，从我之苦，以人之苦，从我之甘，即父母不能得之子，况同侪乎？久于涉世者，常以我从人，必不拂人以从我，不然，一步不可行也。

【译文】　一、人心不同，调停起来也不容易。有事体察细致，又加上开诚布公，这是上品，相处十分容易。又有才华极美，而凡事深邃，没有狗肚鸡肠，这也是上品，相处起来十分容易。又有才学较高，但是固执己见，相处稍不容易。又有才高而气傲，有无才喜自用，且喜欢伤害他人，这些人，都是不好相处的人。总之，以赤子之心相交，忠信可以通行过蛮夷。如果面对小人恶人，虽然不可对他不讲心术，但关键之处还是自己含忍委曲也就可以万事大吉，可无忧虑了。

一、近城而居的人，即使是同年至亲，我们因公事而去，也不可太累及主人，以致废时间而误了大事。惟恐主人不好客，而或好客又偶有公事，我们酣饮终日，而人家如坐针毡，恐由此而生嫌疑，费财还是小事一桩。

按：在外州外县，以近城居住的人作为耳目喉舌，如果结交不深，那么上下之情始终隔而不通。必须凡事虚心，经历时间长了自然会契合。即使近城居住之人未必被人信任，也不可轻易忽略。近来上司，名官会吏人的长处，未必都相信，有人说一句短处，他们便深信不疑。我们何故要为同僚所短，而被上人怀疑呢？

一、与同僚相处，彼此之间相亲相敬，自然时间越久，感情越深。常见对客如处子，见者自然收敛。如果疏狂自放，经常用言语相调戏，这是让人感觉到可侮之色，这是起祸之端。语云：礼是人的藩篱，藩篱撤而盗贼就会进来。这

是至理良言。

一、仕途是真正的畏途。材品名声，相同的人互相忌恨，不及的也忌恨。智巧的人能品评他人，愚拙的人也能品评他人。既然互相忌恨就有是是非非，既然有是非便有可畏。我们只要善用其材，又善处其满，即使不能保证人不忌恨，至少也可以叫一心想忌恨我的人少去许多。

一、士人见识要博大，有一方面的长处，不足以称上是太仓里面的一粒米，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旁若无人，便识器很少。经常看到前辈之人胸中才学十分宽广、而容貌却像愚蠢的样子；只有新进后生，经常向抖落平生所长，实在是应该被有为之耻笑。聪明之人，应该多次重复这句话。

一、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像饮酒一样，是甘是苦只有自己知道，一是要吃人之甘，叫人食我的苦，或者叫别的苦来服从我的甘，即使是父母也不能完全叫儿子服从，何况是同辈之人呢？涉世已久之人，经常是我去从人，必不会叫人从我，否则，一步也不能行走。

待前官

【原文】　一、前官行事，即有一二不当人心处，我辈当隐恶扬善。纵或狼狈，切不可自我发之。

一、前官老成练达，任事多年，民情土俗，经历已久，处置悉当，我辈能守规矩，便可不劳而治。如有一二事，士夫衙门以为未当，我辈且未可轻改。须是再三审处，果是不当，不妨改弦易辙。如便于小民，不便于士夫衙门，前官已甘心任怨，我辈忍借此为名乎？

【译文】　一、前任长官办事，即使有一、二件事不当人心的地方，我们都应该隐恶扬善。纵或他将来狼狈，切切不可从我发起。

一、前任长官老成练达，任事多年，民情风俗，经历已久，处置恰当，我们能够守住规矩，便可以不劳而治。如果有一、二件事，士夫衙门以为未必恰当，我们不可轻改，必须再三审处，果真不当，不妨改弦易辙。如果对小民有利，而对士夫和衙门不利，前任长官也甘心受怨，我们能够忍心借此而扬名声吗？

待佐贰

【原文】　我辈既欲尽革滥觞，须大家以名节自砺。凡佐贰馈遗，不但币帛，即一菜不可受。若因其意之诚，求之恳也，量收数种，岂惟此后不遂所欲？退后有言，责人以清，而居己于清浊之间，似亦不恕。况若辈官卑俸薄，此此甚难，不惟授受，即酒席亦不可轻赴，每遇佳节，宁自办一尊邀饮可也。

佐贰或有意外，如死葬等事，当尽心处置，不可付之不知。盖我辈平时之严，为公也，今日之厚，恤私也。若比之秦越，非所以令众庶见也。

【译文】 我辈既然想全部革去弊端之根源，大家必须以情操自律。凡是下属馈赠，不仅仅是币帛，即使是一菜也不可受。如果因为其意至诚，求之恳切，量收数种，难道今后不满足他的欲望？是之有言，责人以清，而自己居于清浊之间，似方也不可恕。何况你辈官小俸薄，为此实难，不惟授受，即使酒席亦不可轻赴，每逢佳节，宁可自己办一席而邀人同饮。

下属如果发生意外，比如死葬等事，应该尽心处置，不可装着不知。因为我们平时之严，为公；今日的厚待，怕和。如果像秦、越那样疏远，不是对待下属的好方法。

待博学

【原文】 学博有孝廉，有岁荐，虽属州县提调，实则宾客，待之自有一定之礼。如其人志行不苟，又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此上品也，即礼文有不及处，可以情恕。盖有志之士，俛首一毡，其中抑郁无聊之状，未可言语形容，我辈可复责之苛礼乎？

【译文】 博学的人有孝廉，有岁廉，虽然属了州县提调，但是实际上是实客。对待他们自然应该有一定礼节。如果此人志行不苟，又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这是上品，即礼文有不及处，可以凭情宽恕。因为有志之士，低下头去只戴着一顶毡帽，其心中抑郁无聊之状，不可用言语加以形容，我们还可以苛礼去责备他们吗？

待士夫

【原文】 一、士夫自有定礼。傲慢不可，亦不可过于卑逊；足恭不可，亦不可过于直遂。大都委曲谦恭，嘫笑俱不苟者，谓之内不失己、外不失人。

一、士夫有据要津者，若有心傲慢，以博名高，不但贾祸，抑亦非礼。然奔走门墙，听其指使，或杀人媚人，循情纳贿，丈夫能无愧乎？况时事转盼不常，尤宜切忌。

一、士夫虽有大小，我辈精神，要一一贯洽。若一坐中，惟择显奕者奉承之，略不及于众人，大无颜色，议论嫌隙，或从此始，慎之！

一、有司之在地方，全在节制士夫，使小民有所恃而无恐。若唯唯诺诺，惟士夫是听，赤子其鱼肉矣。然所以节制之者，只在无偏无党、端毅廉平。使一念至诚，为士夫所信服，至宁为刑罚所加，无为陈君所短，此为最上。其次则随事斟酌，久久自然相谅，切不可先横一不畏强御之心。一有此心，便以裁抑

士夫为公道，事事必不得其平，非所以服荐绅之心也。

一、士夫横行不顾，鱼肉小民，官司略以三尺绳之。便诽谤讦害，理不可喻，法不可行，此最难处，然亦吾侪之疢疾也。吾侪自守一不正，处事一不当，便示人以短，安得不制于人乎？若有赵清献之清操，包孝肃之严毅，彼虽巧言如簧，谗言如毒，将安用之？又须处之有道，凡彼与人角是非曲直，一秉至公，久之自然畏服。若因其素行之不端，欲借一事以示法，更不察其是非，彼且有词于我。待小人者，不可不知。

一、士夫或被人牵告，止许家人代理，票中不得开士夫姓名。若系上司词状，开而不点。倘令士夫亵衣小帽，出入衙门，岂独同乡士夫，有狐兔之恨，即我辈亦当设身处地也。盖士夫即有罪大恶极，问明后自有三尺在，又必于其中常存不得已之心，委曲处置，此仁人君子之心，忠厚长者之道也。

【译文】 一、对待士夫自有定礼。傲慢不行，也不可过于谦卑，过于恭敬不可，也不能过于随便。大都委曲谦恭，谈笑都不肯苟且的，可以称之为“内不失己，外不失人”。

一、士夫有据于要津的，如果存心傲慢，企图博取高名，不但遭祸，也是非礼之为。但是如果他们奔走门墙，听任指使，杀人取媚，循情纳贿，大夫能无愧吗！况且时事变化无常，尤宜切记。

一、士夫虽然有大、小之别，但是我辈精神，要做到一事同人。如果在一座之中，只选择显奕之人加以奉承，一点也不顾及众人，大无颜色，议论嫌疑，或许从此开始。小心慎之。

一、地方官管理地方，全在于管理士夫，使百姓有所恃而无恐。如果唯唯诺诺，惟士夫之言是听，百姓就会成为士夫的鱼肉。但是，所以节制，只在于自己无偏无党，端正廉平。假借官长一念至诚，为士人所信服，到了宁愿被刑罚惩处，不被长官所短，这自然是上策。其次则是随事斟酌，时间久了，自然相谅，一定不可先横下一条不畏强御之心。一旦有了这种心思，便经常以制裁士夫为公道，因此事事必不得其平。这不是征服士夫心的好办法。

一、士夫横行不顾，鱼肉小民，官家略将他们绳之以法。他们便诽谤讦害，理不可喻，法不可行，此最难处，这也是我们的心腹之疫。我们自己一旦不正，处事一不恰当，便示人以短，怎么不受制于人呢？如果有赵清献的情操，包孝肃的严颜，他们虽巧言如簧，谗言如毒，又将用到何处呢？又须报之有道，凡与人争斗是非，一秉至公，时间久了，自然畏服。如果因其素行一贯不端，准备借一件事示法，更不察其是非，他必要说我的坏话。对待小人，不可不知。

一、士夫如被奉告，只许家人代理，票中不得开列士夫姓名。如果是上司词状，开审而不点名。如令士夫亵衣小帽，出入衙门，岂独同乡士夫，有狐兔

之恨，即我辈亦当设身处地细想。士夫罪大恶极，问明审清后，自然要依法惩处，又必须在心中常存不得已之心，委曲处理此事，这是仁人君子之心，忠厚长者之道。

山人星相

【原文】 山人星相之类，最善持人长短，稍有不如意，即含沙射人。士夫中有极不喜此辈者。或同年亲友书至者，一概屏去，非情也，宁与之数金辞之去，但不转荐，此辈自不来矣。

【译文】 山人星相之类，最善于持人的长短，稍有不如意之处，他们就会含沙射影。士夫之中有的十分不喜欢这些人。有的人同年亲友到了，一概赶出去，这是缺乏人情的表现。宁肯送他些钱叫他回去，但是不要转乎推荐，这些人就会不再来。

上司差人

【原文】 上司各役有索赏者，勿以为异，多寡在人，斟酌与之。若各役求多，可以理遣，一毫动念，便不雅观。

附郭县处上司衙门人最难。盖衙门人多是本县子民，然此么么者，凭依城社，略不以县令为意，即木石亦不能堪，但要处之有法。周鹤阳令海宁，有本道两人颇无理，后因上司之交代也，责其人更易之，因密以语本道，此一法也。

上司差人但持片纸至，便当堂悻悻锁拏吏书，甚非所以令众庶见也。若以书生意气行之，即得而食之不厌，但投鼠忌器，姑以理遣去不妨。万一出言不逊，隐忍不较，所损多矣。怒而挞之，或有不测之祸，不可不思。

上司公差倨傲有司，求索财货，此十人而十者。有司惧其谮毁，含忍奉承，似损正直之气。以后但有如此者，不必加责，即申原差衙门，听其分处。果上官偏听生嫌，是自处于不肖，为左右所驱使也，于有司何损？

上司及各州县，或有差役提人关人，便将差人安置，另差人拘唤，勿令原差下乡打扰。又有假牌白捕嚇诈平民者，为害不小。须预先出示晓谕，如有不将印文先通本州县，径自下乡骚扰百姓者，即系白捕诈冒，许地方人等扭送到官，以凭申请。

上司批发前件，不著人催，则州县褒如充耳。若差役往催，彼不但害遍票内人家，且做访官评，积年状貌，每一差未有不以数十金或百金归者。州县视如虎狼，怨声从此载道，不可不戒也。催之之法，不若即用各州县本处循环快手二名，此去彼来，又一月一换，如急紧前件不至，即用此听差快手催之。如此则以州县催州县，既无嚇诈之患，而每月一换，本役又不得作惯熟通家，法

之善者也。

【译文】 上司的各路差人有索取赏钱的，不要大惊小怪，多少在于人，斟酌给一些。如果这些人所求很多，可以以理晓之，不要动怒，否则不太雅观。

住在城边的上司衙门人最难对付。衙门之人多是本县子弟，但这些人凭依城社，一点也不把县令放在眼里，即使木石也不能使他从善，对这种人要处之法。周鹤阳在海宁为县令，有两人十分无理，后来到上司那里报告，责这两人改正，因此密以语本道，这是一种办法。

上司差人只要拿着一张纸片到来，便在当常责难吏书……，如果以书生意气办事，就会狠不得剥他的皮，抽他筋。但是投鼠忌器，姑且以理遣回不妨。万一出言不逊，可以隐忍不较，所损多贫。但是，怒而鞭挞，恐有不测之祸，不可不思。

上司出差倨傲官长，求索财物，十人之中就有十人。官长害怕他谮毁，忍气奉承，似乎有损正直之气。以后但有如此的人，不必加以责备，即申报原差衙门，听其处分。果然上官偏听生嫌，这是他自处于不肖之地，为左右所驱使，对长官有什么损害呢？

上司和各州县，或有差人提人关人，便将差人安置，另差人去传唤，不准原差下乡扰民。又有用假牌白捕吓诈平民百姓的，为害的确不小。须先出告示晓喻百姓，如有不将印文先通过本州县，直接下乡骚挠百姓，就算白捕假冒，地方人等可以将他扭送到官，以候处置。

上司批发前件，不与人催，那么州县褒如……，如果差役去催，不但害遍票内人家，而且做访官评，积年状貌，每一差没有数十金或百金就派遣不回。州县视这些人如虎狼，怨声载道，这不可不戒。催促之法，不如就用各州县本处循环快手二名，此来彼去，又一月一换，如紧急，前件未到，即用此所差快手去催。如此则是州县催州县，既无吓诈的后患，而且又是每个月一换，本役又不得作惯熟通家，法度的善法也。

仕　　的

（清）吴仪一

【原文】　仕犹射然。吴子曰："仕先学，犹先行礼而复射也。"或言仕者不必于学矣，吏不俸而廉，胥役不饩食而慎，壹是经费无自出而备，久矣。舍曰：急催科，严保甲，以副考成，而校量本末，饷稀是具文何哉？嗟夫！矫而内志，愤而外体，吾未见其中多祈尔爵也。彼严急而跻膴仕者，盖有之，抑由是罢失，重为僇者不踵相蹠乎？天道神明，有本者昌。吾友某选某县，问仕于吾，吾以此告之。且曰：子故学者，今俨为侯矣。古之射者，射为诸侯也。采蘋采蘩，以节诸躬，而延射扬觯以语众，虽不中，庶不远乎？友请示之的，略书十八章贻之，即题曰《仕的》，为行礼者劝焉。

【译文】　当官为仕就像仆射。吴子说："当官要学习，就像先行礼而再为仆射。"有人说当官不必学习，吏员不给俸禄就会廉洁，小吏不给饭吃就会谨慎，这样，经费不自己支出而就有了。舍说：紧急催租，严肃保甲，以此去考核官员成绩，轻量本末，像这样何以弄那些有名无实的空文呢？唉！内志矫矫，外体愤愤，我看不见其中有增加你爵位的道理。那些严急而当上大官的人是有的，但是也因此被罢官，没有看见那些受刑的人都接踵而来吗？天道神明，有本则昌。我朋友某选任某县，向我问当官的方法，我以此告诉他。并且说：你本来是读书人，今天俨然当上了候。古代的仆射，射是诸候。"采苹采蘩，以节诸躬"。而廷射高举酒杯把这两诗告诉众人，即使中了靶子，也不会很远吧？友请让我把"的"给他看，略书十八章送给他，就题名叫《仕的》，用去劝勉那些行礼的人。

省刑罚

【原文】　五刑明载于律，自当依律治人。今别有例条者，不用律而引例，然所引用，务酌情，罪而从其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谓也。若过为深文而致失入，己之干谴亦重。至于夹讯，非大事不用，妇女非大事不拘，监禁非大事不行，阴骘甚明，均当留意。

【译文】　法律上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五刑，自然应该按照法律去管理人。如今另有条例的，不用法律而用条例，然而使用条例，一定要酌情，要治罪但应

从其轻，“与其杀无辜，宁失不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过于深文——援引法律条文苛刻而周纳——就会轻罪重判，自己招受的罪过也重。至于夹刑，不是大事不要用，妇女不是大事不拘捕，阴德分明，切高留意。

薄税敛

【原文】　惟正之供，何容减损？但加赠火耗，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莫谓日用交际所须，便执旧例，正当以撙节行之，而洁己以杜胥里之藉蚀，仁者以财发身之说不易也。若额外征求，概宜禁绝。或有奉行加派者，则在随事婉转，密陈于上，以求宽减。

【译文】　交纳正款正税，怎容减少？但是增加火耗，宽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实惠。不要说日用交往所需，便依照旧例，正该以节约的方法去处理，自己洁身自好，正好杜绝下吏的贪污浪费，“仁者以财发身”之说不容易。如果有人额外征收，那么一概加以禁止。或有奉行加派的人，就在随事婉转处理，密书上呈，求请宽减。

行补助

【原文】　力农之本者，良民也，耕不足而敛不给，苦矣。春秋二时，约耕将半，敛已毕之际，必亲自循行，见有田野荒芜者，询其何故荒芜；察有衣食困乏者，询其何故困乏。以常平仓积谷，出陈易新，不责其息谷，亦补助之法也。或不足，及不能行，集里之富民而劝其补助。富者无取重利，贫者不得负本，违则有罚，庶两相济而可以民养民矣。至于乡民，朔望点卯具结，一切无益之事，因缘使费，悉应止之。

【译文】　勤奋耕耘的基本力量是良农，耕种不停而不够赋敛，太苦了。春秋两季，耕种将近一半，赋敛已经收完，必须亲自下去看一看，看见田野荒芜的，要询问何故荒芜；看见衣食困乏的，要询问衣食何故困乏。用常平仓的积谷出陈谷换新谷，不收谷息，这也是补救的一种办法。有的人还不够，……集乡里的富民，劝他们补助。富人不能收取重利，贫者不能不还本，违者要罚，两相周济就可以以民养民了。至于其他民众，初一、十五点卯具结，一切无益的事情，因缘使费，全部废除。

敬社稷

【原文】　社所以安民，稷所以养民，每春秋二时，必择上戊日致祭。先期斋戒，至期宰牲设馔，必躬亲审视，申饬赞祝，及与祭者，俱必诚必敬，以求神鉴，感通祈报，自然有以福民。若一切非典之祀，诬天惑众，断断不可妄行。

【译文】 “社”是为了安民，“稷”是为了养民，每到春秋两季，必须选择上戊日致祭。先要斋戒，到期宰牲设馔，必须亲自审视，申饬赞祝，那些参与祭祀的人，都要毕恭毕敬，以求神灵保佑，惑通祈报，自然可以降福百姓。像那些一切非典之祀，讼无惑众，千万不要妄行。

尊圣贤

【原文】 祭丁之礼，天下皆行。但须先期斋戒，必躬必亲，习仪演乐，先致慎重。行礼时，肃秉一心，毋徒视为故事。至常时修整学宫，毋使颓损，毋致污秽。每月朔，必至诚行香，先拜圣，后拜贤，不可怠忽。新生入学，必当致祭，科举起送，不许士子饮酒后拜圣。

【译文】 从祭祀的人举行祭礼，天下都是一样。但是必须先期斋戒，毕恭毕敬，习仪演乐，首先表示慎重。举行祭礼的时候，肃秉一心，不要以为是故旧的事情。平常时期要修整学官，不使颓损和清秽。每月十五，一定要怀着至之心去焚香，先拜圣人，后拜贤人，不可怠慢。新生入学，必当祭祀，科举起送，不许士子酒后拜圣。

崇师体

【原文】 到任时，学师系旧任，固不必言，若或新任，必躬率士子迎礼。传论士子，各行执贽，无论薄厚，此重朝廷设官之意，不必问其师为何如人也。若学师先拜士子，士子或不贽，或并不答，傲慢实甚，苟有此风，亟宜正之。

【译文】 到任的时候，学师是旧任，固不必言，如果是新任，必须亲自带领士子以礼相迎。通告士子，各行执礼，无论厚薄，这主要是用来表示朝廷重视设立学官，不必问老师是什么人。如果学师先拜士子，士子如果不拿礼品，或者不回拜，实为傲慢，如果有此风气，应该很快纠正。

隆乡饮

【原文】 古礼之存于今者，唯乡饮酒耳。何长吏多藉以渔猎富民也？是宜择齿德具尊者以为宾，不必定兼爵秩，按期举行，致敬尽礼，使邑中士民，有所矜式。荣一二人而千万人知劝，其所系非浅小也。至邑中有先贤祠宇，尤宜修葺，以时致祭，使人感发兴起。

【译文】 古代的礼义还保留到今天的，只有乡饮酒了。……这应该选择年龄较大，道德高尚的人为宾，不必定要依爵位去确立位次，按期举行，致敬尽礼，让邑中士民有个学习的榜样。尊重一个两个人，让千万人都得到鼓励，其功劳实在不能小看。至于邑中有先贤祠宇，尤其应该加以修缮，按时祭祀，让

人感情大发，兴趣大起。

奖德行

【原文】　每孟春孟夏二月，令各里公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无愧者一人，亲酌醵酒，赐以花红，鼓乐导送，谕众以为法。若有徇私滥举之徒，罪责举者，本人不得给赏。里中无足举者，此里不妨不举。

【译文】　每年孟春孟夏二月，下令各里公举孝悌忠信，无愧于礼义廉耻的人一位，县令亲自酌酒，披红戴花，鼓乐迎送，作为乡里人的表率。如果有徇私滥举之徒，痛责推荐的人，本人不得给赏。里中没有值得推兴的，这个里不妨不推举，宁缺勿滥。

惩奸恶

【原文】　每孟秋孟冬二月，令各里公众举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仪无廉耻者一人，审其重轻，枷责示众。仍谕以为戒，亦不许挟仇肆害。如无其人，此里亦可不举。

【译文】　每年孟秋孟冬这个月，下令各里公众推举一个不孝不悌，不忠不信，全无礼义廉耻的人，看其恶轻重，查其轻重，枷在市曹示众。晓谕众人要引以戒，也许挟仇报恨。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这个里可以不推举。

明大事

【原文】　民间有死丧者，谕其尽心殡敛，概不得侈陈宴饮，及鼓乐待宾，甚至乘丧婚聚，演戏闹材之事。此等习俗，大伤仁孝之心。如或有之，宜禁绝焉。至于火葬一事，是使亲遭大戮，尤宜禁绝。若士子丁忧者，先行申饬，不许擅易吉服，出入公门，违者以不孝论。或有必不得已事见官，许其黑冠衰，亦是教孝之道。

【译文】　民间发生死丧人的事，长官要晓喻他们尽心安葬，但不得大摆宴席。那种鼓乐待宾，甚至乘丧婚娶，演戏赌博，此等习俗，特别伤害仁孝之心，如果有这些，应该禁绝。至于火葬一事，是使亲人遭受大戮，尤其严加禁止。如果士子遭到父母之丧，先行申饬，不许擅穿吉庆之时才穿的衣服出入公门，违反的以孝之名论处。如果有不得已的事去拜见官长，可以让他穿黑色的衣服，这也是孝顺之道。

重正始

【原文】　夫妇，人伦之始；亲迎，所以重正始也。邑中若行之，不必言；

若不行，当谕其必行。盖男子不迎，女氏父母亲送，男傲女贱，风化所损不浅。家范之不端，女德之多败，未必不出自贱始也。至于冠礼，近皆废驰，亦宜告示举行，以责成人之始。

【译文】 夫妇是人伦的开始，迎亲，因此重视正始。邑中如这样做，不必过问；如果不这样做，应该劝谕他们这样做。因为男不去迎亲，女子父母亲送，男子傲气女子轻贱，对教化大有损害。家范不端，女德败坏，大都是由低贱开始的。至于冠礼，近来大都废驰，也应该叫下民举行，用来责成人的开始。

兴社学

【原文】 邑中大概立东西南北四社，官请有学有守之贫士为社师，以教子弟之无力读书者。但宜责令社师，教以《孝经》、《小学》、《四子》诸书，俱讲明大义。使子弟辈，各知真实良心，大来为四民，必少犯上作乱之徒矣。

【译文】 邑中大概设立东西南北四社。官家礼请有学识的忠诚的贫穷士子为社师，用来教育那些没有力量上学读书的。但是要叫社师用《孝经》、《小学》、《四书》等为课本，向他们讲明大义。要让子弟们各自知道真实良心，长大了为良民，这样一定会少有犯上作乱之人。

严季试

【原文】 每年四季举行，故谓季试。今为县者，多不行，即行之，一任中不过一二次耳，何以鼓舞人才？此典断当于四季行之，奖优饬劣，以尽师长之道。若因优等往来者，尤当察其素行，不许其嘱托公事，假势害民。

【译文】 每年四季举行的考试，所以叫季试。如今各县多不实行，即使实行，一任之中不过一、二次，怎么能鼓励人才呢？这种事情一定要在四季举行，奖优罚劣，以尽师长之道。如果因为优等而往来不佳者，尤其应该考察他们平常的行为，不能嘱托他们干公家的事情，惟恐假借公家去坑害民众。

恤贫穷

【原文】 穷民无告，施仁宜先。所有孤贫口粮，务宜如数蚤给，且得加厚为善。若孤粮不能遍及，官又无它项可赈，当劝富民乐输，造册按口赈济。冬寒时，再劝富民施棉衣以活人。总须躬诣闾阎，委曲开导。官果诚切从事，良心在人，无不动者，亦是以民养民之道。但饶裕之家，每不乐居富名，且恐循是为例，而长吏假义捐之说，强为科索，则反以为厉。须善行之，无使富民重足也。

【译文】 穷苦百姓往往有冤无处申，对他们更应该施行仁义。那些孤贫没

有口粮之人，一定要如数早给，并且以多给些为好。如果抚恤孤独的粮食不能遍及，官家又没有其他项目可以赈济，应该劝谕富民给予帮助，造册按人口赈济。冬天寒冷的时候，再劝谕富人施舍棉衣等物去救人命。总之，必须亲自到贫苦百姓之家，关心他们的生活。官长果真认真办事，良心所致，无人不会感动，这也是以民养民之道。但是富裕之家，大都不喜欢有富户之名，又怕因此为例，被长吏假借义捐之名去强行勒索，那么反而为害。要妥善对待，不要让富人胆颤心惊。

戒溺女

【原文】　天地好生，常人且不忍加害，而况自己骨肉乎？如有此俗，宜痛禁之。若畏大来赠嫁之费，当劝民间婚嫁从俭为主，俭则不论聘，可以及时，不伤财可以安业，不举乐可以合礼。众善毕集，不止免溺女之惨也。

【译文】　天地好生，常人尚且不忍加害，何况自己的亲生骨肉呢？如果有此等风俗，应该严加禁止。如果害怕长大之后缺少嫁装费用，应该奉劝民间婚姻从俭。婚姻从俭不管聘礼，可以不伤物而安居乐业，不举行婚庆可以结婚。众善都搞好，可以免去溺杀女婴的惨剧。

禁披剃

【原文】　百姓，朝廷之百姓也，僧尼之徒，以生死二字，诱人子女舍身出家，绝人之后，割人之爱，残忍孰甚焉？为民父母，岂忍弃赤子于若辈乎？所当厉禁。

【译文】　百姓是朝廷的百姓，僧尼之辈，以生死二字，诱骗百姓子女舍身出家，绝人之后，割人之爱，谁比这样更残忍呢？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岂能容忍抛弃赤子给这些人？所以应严禁！

逐倡优

【原文】　此种人，若在邑内有之，启人奢淫，宜驱之不许在境。

【译文】　从事歌舞的艺人，如果在乡村里面，就会开启人们的奢侈之心，应该驱逐，不许在县境之内。

立义□

【原文】　民间殡葬，既谕之以礼律，不使惑于风水之说，久淹亲柩矣。其有无主之棺，或贫不能营葬者，官设义冢地，令埋之。其地须宽大，及各乡多设，虽无棺者，藁葬亦可。唯不可听僧人说，焚尸棺，入骨普同塔，俾死者伤

屠惨也。

【译文】 民间殡葬，应该以礼律去晓喻他们，不让他们被风水之说所迷惑，把亲人的灵柩久久放在家中。如果有无主的棺材死人，或者贫穷不能埋葬的，官家要设立坟地，叫他们埋葬。坟地应该比较宽大，各乡多设，即使没有棺木，用席子裹葬也可。不能听信僧人邪说，放火焚尸，使人骨堆成塔，让死者更惨。

嘉官捷径

（清）石成金

官念珠

【原文】　夫养民者如驯禽，适性则乐，扰则苦。
案法平允，务存宽恕。
事才入手，便当思其发落。
少监人，多结事。
却贺礼，明守也；远诸色，不急人相接，避嫌也。
廉明乃是为官本等，岂可以此上矜夸，下凌虐。
欲寡者神清，操严者政立。
以己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
出门上堂，待仪从具矗立堂前，诸役奔赴。
事上使下，处人接物，一敬为主。敬则立，怠则废。
门子不上堂，吏书不出房，皂隶不下乡。
御下之道，虽无过犯，不假词色，常令其知畏。
参谒点卯，别率属，分班次，序新旧，则区识可行。
吏书勤记过，皂甲勤打板。
猛急多失出之悔，柔慈招疲软之名。
堂阶树木牌，大字载吏胥禁约。
不可以怒威民，不可以刑饰怒。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识量过人者能之。
催未完，每日扑之，不如梏以一手。
科罚之数，起于五斗，止于两石，则易完而不敛怨。
监禁人常布之壁，日夜思所以释之者。
责扑之数，起于五，止于三十，可重不可多。
责人须要分轻重，别奸良，宽寒暑、疾醉、老弱。
妄打人多怨，妄申文多悔。

衙舍严别，毋通往来。外差公遣，特加周恤。
执法本于守理。灭理顺情，奉承他人，伤害自己。
事之拂我意者，度其大小是非，以情原人，以理自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
客至则询，出门则访。
心虚能应事，心平能服人。
更张骤，得失悬，耳目惊，是非炫。
日之所行，夜则思之。善则可为常经，过则不惮更定。
使势如张弓，七分则强，过则折。
左右之人，记年力，察相貌，审声音，试诚伪，别端邪。
子弟不可干预政事，治民不可出入公宅。
治商不可通财，治士不可交饮，是远小人、杜干托也。
事微细，必防疏；事嫌疑，当避毁。
吏书之弊，在在有之。自己发觉，便不为害。
爱民惜财，文钱尺帛无所利。则居官悠久，子孙昌大。
事上司之门皂，不久惯不足以供使令。
务实毋伪。擦涂文字，改易年月，非不欺之道也。
法立必行，则法尊；令出不反，则令重。
凡差解军、解粮、解课，批限刻期，宁少宽，务在严确。
起解日期，宜速又宜密。班长收头，不如职官押之。
库银不可收留于衙，旋拆旋解。起解后，即查批回。
粮里择本身，除代身。纳粮令花户自纳，禁包。
封条纸，须横裁。桎梏封，用竹纸。
查盘之际，银不可指包，粮不可指仓，物不可指件。
为政，以法律为师，饬己治人皆是也。课六房，熟习时制钦定则例各书，日讲求十数条，乃知时务。
集众人耳目，以为一己聪明。
上下公文，出入查件数，批回照洗补。
凡申上司公文，字要端楷，又要查对，恐有差错。
一切上司书禀要查，字语中恐犯忌讳。
居官以节用为先，为天下爱惜财物。一切祈祷祭赛必出己资，则民神俱安。
日用薪米肴蔬，君子不以口腹累地方。先给价而后凭筹支付，可免公取之弊。
门皂不积年不谙事，不积年不害事。察其从前无过，虽系积年亦可用也。吏

书亦是如此。

初规立定，毋自移也，而人不敢越，则张；初言矢义，毋自食也，而人不敢贰，则一。

政在奉公，事在为民，当行即行，不可疑心。事小而轻，即时发落；事关重大，详审的确，即与归结，勿淹禁钥。欲行不行，欲止不止，旁窥意旨，诈骗以起。

初政，凡上司新旧远近不问也，一概清开审结申报上司；催提之人，内外公私不问也，一概清查密拿，火速起解，则既免催牌之扰，又起才干之誉。

初政要风力，要果断，令人对之若严，欺之不可，犯之不得，方足移易风俗，相与维新。

各房承行，开明未完事案，分别钦部宪件，及限满月日。立一总簿于案，拈一总单于衙。日完二三件。每月造小手册子三十，每日一手册。预书今日结何事，晚投于柜，以使汇销。

民有急公输先完粮，特给赏贴，免过失责罚，则愈加乐输恐后矣。

昔之领牧者，尝从特简，素有重望，民不敢易。到任只须坐镇平和，而政自善，俗自移。今之领牧者，皆以筮仕之始，先使亲民，民多疑怀。临任须忠勤有为，而后望始尊，民始慰。

廉而勤敏，恭于事上，可也；有守无礼，不获乎上，劳于民事，可也；有守无为，何益于民？

出纳之际，明白登簿，明白支销，有何染指？给主之数，征之百姓，予之百姓，有何经手？

凡谒上客，别时称拜上，不回拜上。上客来谒，堂前上轿时，即先趋道左打躬，不称拜上，礼也。

到任，一切礼文，众之望也。须要预先熟观本地仪注，详问有学生儒，则威仪不失矣。（本地仪注，着礼房呈）

公堂之上，左右无一语也，而后柄不窃；刑人之际，左右无一语也，而后威不窃；赏人之时，左右无一语也，而后恩不窃；公馀之暇，左右无一语也，而后旨不窃。

门子萋菲口舌，由我狎之也；吏胥颠倒是非，由我任之也，当思如何预绝之。

严堂规，清左右。拥座前，窥座后。不奉呼唤上堂、有唤不即至、不问来禀缓事、有问不确实禀明、插嘴说谎、饮酒面赤、互斗喧哗、吏书不在房、皂快不归班、频高噪语，以上皆应责禁。

科罚不可行也，富者易与而不畏法矣；贫者苦于与，而典鬻妻孥，艰莫之

与而沮我法矣。

宁失出，毋失入。犯死之法，求生之道。天地之宏，父母之责也。

狱少监禁人，上也。禁狱卒减狱食、素铺钱、悬禀锣，五日一打扫除粪道，涤桎梏，寒暑给药饵，恤妻孥，次也。抽换狱卒，严巡逻，勤打肥，葺刺茨，峻墙垣，察纽械，绝消息，别男女，饬刑吏，责禁子，又其次也。

事上之道，大者、要者固宜到，小者、疏者更不宜忽。其心常恐我慢之也，一不到，则思有以中之矣。

事服之礼，不独择物，亦宜择人。物宜整，人宜精，至馈问之典，不可少缺。谚云：周公不受贡，亦怪其不来。

上台所用之人不厌交，而后上情可通；上台所行之事不厌闻，而后上事可办。

士夫毋择疏密，和以接之。恳请之来，宁迟诺后践，以酌事之虚实，毋轻诺后背，以招人之怨尤。审事情虚，亦必明其罪而轻加之，以鸣某人之情。大抵在己之事，委曲可以情恕；上司之事，分豪不可情援。

士子不入公庭者，以文艺接之，公典及之；轻至公堂者，以功令远之，学业课之，则喜事者退而修业。

上司差遣，酌其事之大小、人之轻重，宾之于馆，视馈后回，免其谤去。以事相干，坚绝不允，免其贪来。

僚属人品不齐。事有分隶者，悉心委任，礼有合举者，联名公行。过有可指，当与密计，而不可暴之于民；礼有共接，共宴公堂，而不可私之于内。

人情难虑始，土俗贵从宜。

旧政循之以为安，新猷缓之以观变。

善无偏听，人无偏用。在公之人，听其班次。稍有专主，人疑我而且彼窃我矣。

士子季考，各献地方兴利除害一策。乡约里老，朔望各报地方利病一纸，亦察其为人，无者不必强。

公差，唤人者也。反告人殴打毁碎，此肤受也。惟不信其词，而后其人至矣。人至可以结正事之案，并可以究抗拘之罪。

事有疑难，情有违碍，熟思审处，自得当矣。寄议左右，弊端生而深浅露矣。

事无大小，必存簿验；差有新旧，必存簿验；钱粮有起解、存留、支销，必存簿验，则中有案而外不可作奸。一切钦部宪件簿（要开明奉到月日、事由，并满限月日，如何催结，后列某房吏书差役姓名），理词状簿（要开某月日批准事由，如何查催，吏书差役姓名），属官履历簿，乡宦、进士、举人履历簿，文武

生员簿，里老、乡保、民户簿，商贾、牙侩簿，工匠簿，各寺庙僧尼、巫道簿，城夫、乡兵簿，阴医、杂技簿，孤贫、乞丐簿，土物、方物、价值簿，在官树木、房屋、地亩、什物簿，善恶簿，功过簿，本衙门各吏书、差皂等役年貌住址簿，差号簿，正杂钱粮额、征额设解给款项簿，各项钱粮起解、给发、取获、批回、领状簿，各钦赃上司赃罪收解获批簿，各上司供应簿，田房税契簿，杂办增除簿，窃盗赃物簿，监禁人犯簿，枷犯簿，城郭图，山川坛社图，各乡田地、路程远近图，河道水利图均存簿验。

大小事有报，则预知能应。京报，京中亲切上司日报，各院道、府厅喜怒嗜好政令庆贺伺役日报，上司来境报单，各地方乡保有无逃盗、人命火窃日报，吩咐门役，凡有报，随到随传。

分项钱粮，并上司赃私银两，不奉明文，分厘不可挪动。恐卒然查盘，便属侵欺。此最宜谨慎。

各地方寺观、饭宿店，稽察有无逃盗歹人，令其具报。或五日具一甘结，十日具一甘结。

吏书差役，有册有牌，年貌、籍贯，互保详载。丁忧事故，查造开除，混参暗顶，枉法革裁，正身代身，固可诘也。察其漏相，迫之以杖，令其攻讦奸伪。凡眼凶貌恶，噬人虎狼，不可以供差遣。

一切谀佞，勿轻信喜，正言相谢，辞之以理，则人不得窥我之深浅矣。

当行之典，当循之例，当沿之俗，查旧案，则有据难欺；必身试，则改图自确。

凡查盘不必逐年逐项验也。如兵器什物，合数年造过总数，分别良枯轻重，为各处各数查明，合之总数，顷刻可了。如点人和物，该枪子几百名，数年该造过枪几百枝，算就每名该执几枝，分立作几班，班内缺一人，则枪缺几枝，可了然矣。如盘仓，有五仓，作五色小纸旗，斛夫、量夫、担夫、收夫，皆戴以旗，各自认别号色，较一斗斛，五仓齐量，五处齐收，一时五仓可了当矣。

工匠造作，举其一器一物，估其长短大小，此物之微细，作料若干，此物之倍蓰什伯，作料之费，指掌得矣。先后不及者，除督工价银，责工匠偷惰。

吏书之弊，乘新任未悉而探之者。上司事也，或事宜缓慎而急请，或事宜速报而偷搁。须取各房上司已未完条件簿，并原文先阅明。酌其缓急轻重，原案始末，然后分次差催完结。立限定比，上司新事拈限完结期于上。然后发房承行。

日行事，自拘、地方拘、里长拘，始终一票也。上司事与自拘不到事，差人拘，亦始终一票也。不到不改差。惟捉原差则贿必露。计之程，限之期，三十里一日到，六十里两日到，一百二十里四日到。越期者，每日十板，先责后

审。限与罚备刻票尾，与民相约。

乡宦举监生员，每每倚己势力，生事诈害。审出真情，事大者即通详褫革拿究，事小者则以罚代罪。或罚修街几丈，或罚修桥几许。夏月则罚柴若干，送某处施茶，冬月则罚袄若干，送某处济贫。或罚米罚谷备赈，须要酌其家资事情以为轻重。押着嫡亲子弟家属，限日比完。既做利人好事，又警势力人不敢多事，一举而两得矣。

一切词讼，只追究其事之根源，起自何人，不论原被中证，要痛处起事之人，如此审究几件，远近知闻，民皆不敢生事，讼端自少，而良懦安矣。至于打降，只究生动手者，亦是此法。

府县前有一种棍蠹，假称里民。又各坊里有一班游刮，不务本分，专好起唆词讼，遇事生风，踹旋为业，不顾破人身家，最为民害。到任后，预示严禁，劝速改业。迟一两月，如仍肆恶，可将最甚者密拿一二人，尽法重惩，枷号游方。馀党自然敛迹，而良懦得安矣。予撰有《讼之起息利害说》，刊载《传家宝》书内，兹不重赘。可以改作示谕。

奸情虽审出真确，亦当代为掩饰，不必细加追究。只说此事暗昧，未必果真，却将奸夫起衅之人，另藉事由。或云，此奸情虽无实据，但你在地方上，充棍行凶，为恶多端，本府县久访确实，应该重处云云。如此审法，既可以保全妇女名节，夫妇和好，又暗令淫棍默知受刑不枉，众心称快。

夹棍大刑，须俟成招得情而后可用，非用以得情也。若遇疑狱，只须按关节细讯，三木更莫妄动，愈动愈疑，愈疑愈冤。民既受冤，不惟损德，官又受累。

每月初一日讲约化民，不若改于初三日，兼可理刑。预拣宽阔处，先期示晓。至期百姓齐集，讲解上谕。完时，凡月内有父母送忤逆，以及光棍游刮、窃贼作恶之人，俱锁押至讲处，对众痛处。令凶顽之辈目睹，通知畏惧王法，岂不可为现在榜式耶？

自尽人命，如缢刎、投河、服毒等类，预捐俸买极薄棺几具，堆贮众知寺庙空处，一遇此事，随去查验明白。若无重伤情由，立刻将所堆薄棺着乡保抬埋乱葬冢内。即时销结，概不准究抵偿，但有抄抢，反加究追。要令拼死赖人者通知空死无益，不独人不自尽，亦省却许多讼端拖害矣。惟是势焰威逼，审了真情，彼时亦不深究，存其人于心内。数月之后，或被另案控告，或藉他事访拿，重加惩处，则罪当而凶徒知警矣，俱要预先多出告示通晓。

赏不滥则赏可法，罚不滥则罚可惩。呼多应少，语不足惧，法不足凭。

吏书、皂快各役，虽甚繁多，私下各有顶售价银，若加裁汰，则满衙门怨声遍起。但每事遇有作弊误公者，即便裁革，只许兼代，不许新替，数年以后，

不必裁汰而人自少矣。

吏书、皂快各役，朔望书卯点卯，最是废时失事。临上堂一概谕免，省此工夫，留治紧事。如有作弊情由，查察真确，暗存一二人于心内，可于四五日前，预示某日点卯。传令各役齐集，却止点某房某班指某人。当众数明情弊，从重惩处，杀一警百，令各役知畏，而不敢再肆欺朦玩法矣。

伞轿扛夫、纤船水手、跟班各役，最为劳苦。在事公出，若遇祁寒暑雨，虽有工食，必另优赏。则欢声遍腾，而无怨尤之叹。

夹棒切不可轻用。即有大奸大恶，命盗重案，亦须审问的确，成招之后，用以警众。要知受夹之人，虚弱者命随以亡，即强壮者亦终身废疾，可不慎欤？

父母送忤逆，只问是亲生，即差役锁押，候至初三日，在讲约处枷责。此差押数日之内，子如改悔，母如求恕，批候讯夺。问其改悔求恕果真，即谕"理应重处，今汝母求饶，姑从宽恕，自从改过尽孝，再犯倍处"云云。如带至讲所，责时五板一问，如母求饶即止。枷号几月，如母求放即释。依此惩治，是皆尊亲敦伦之一法也。

忤逆固应痛惩，然处人骨肉之间，刑不宜过。较之他狱，更多隐情。惟细体律文，自然得之。

事不查比，则事多沉搁。须各分限期，钦部宪件承行吏书差役比较。查比未完钱粮欠户催差，查比已解钱粮批回，查比一切赃罚欠户催差，查比捕役未获盗贼，查比各案册结，凡遇大寒、大暑、风雨，以及时节、斋戒，临比宽免。

钱债固应追比，必须量其家资贫富；笞杖虽有定数，必须量其体禀强弱。

奸以情合，所以和律一杖，害一事者也；命以斗成，绞以全躯，杀一人者也。惟盗则杀起于贪，一入其门，卷资财，污妇女，害人伤命，非刑百出，惨莫甚焉。所以无分首从，一概大辟，听断者，万不可漏。若夫迫于饥寒，从未伤人者，尚可稍原。至于窝主，又无论大小，俱不可漏，以窝为盗之源也。

凡下学讲书，以及士子来见，须教之以立品为主。其立品，先从不出入衙门为第一。

选得好官莫便喜，恐未必能胜其任也；选得恶缺莫便戚，正须收拾精神，委曲调济，令穷民得有起色，方不负朝廷之委任，亦不负自己之志念也。

官居何地，期在何时，俱各有定数，岂是人力计谋而得耶？须要听天由命，不可妄为。

事属得已，切不可轻易借贷。要知利债若多，到任自必取偿于民。丧心灭理，皆由于此，何能得做好官？况又有大势力人，专放重利，尤为难当。

人立志要为好官，先从居家节俭、居乡宽厚习起。要知节俭则不贪，宽厚则不酷，此乃根本要法。

掣签之命下之后，可谕令本县吏书人等，只许在县料理交代等册，不许出境远迎。衙舍只许打扫洁净，不许指称修理，摊派民财。

凡对各项人役，总不可多言。人之涉世，固宜寡言，而居官尤宜寡言。

不要紧之票，一概不标判，则吏胥无权。

不要紧之人，一概不许出入衙署，则关防自密。虽水夫火夫、剃头衣工等人，亦须察慎。

凡上堂理事，切莫饮酒。若一饮酒，虽断事极其清白，而民亦谓官之乘醉乱为也。

钱粮征有成数，即便批解。若久滞衙署，恐有侵挪窃劫之虞，关系不小。

凡兄弟分居，兄完粮而弟不完者，不责其兄代完，则人知自勤，而民间无株连之累矣。

昔人有官长下乡劝农之事。但农忙之际，民自昼夜力田，何须劝谕？若劝之，适以扰之也。

事非犯奸，一概不许干连妇女。每多奸民藉以牵拖妇女，希图索诈，不可不察。

妇女不可轻易拶讯。要知严刑之下，恐致诬服，且在妇女，更多不便。

衙署惟仪门大堂，须要壮丽饰观，其内宅房屋，不可过于修理。非独邮室，又恐藉名科派。

上司差役下府州县，每每狐假虎威，藉端生事，造出许多吓诈恶言，百般勒索。更有统领仆从，凌辱陷害，或囚锁经胥，或株连百姓，无所不为。凡下属官长，须看其事之大小缓急，如果系本衙门吏书玩误，既将该承解究。否则严谕来差，持文急速回销，不许潜留本处，滋扰生事。倘或违抗，申详法究。所以为官无论大小，只以严禁滥差，是政法首务。

上司差承到下属，每每将无理之事，受贿包揽，妄求恩批，以致将直作曲，冤屈平民。须酌其奉差事件，宁可捐俸，少给其路费，切不可开此一端。

上司之承催钦部要紧事件，自有限期，须严檄手扎，屡加饬催。若再迟误，即便揭参，自然完结。何必滥差之，层层滋扰生事，徒饱奸胥之腥耶？

各衙门之吏书、差役，即令其无事寻钱，不必裁汰而彼自然退散改业矣。

政以安静为主，人以无事为福。凡奉到上司日行一切牌票，吏书呈送一切佥稿，绅衿百姓具控一切公务呈词，都要自己细心裁酌。若果实在于民有利而无害，方可施行。或有假公济私者，或有似利于民而实则扰害于民者，查系上行，即婉词回覆。若吏书绅民之佥稿呈词，一概勾去不行，省许多搅扰，享许多安静，造福无量矣。

上司之行下属事件，若轻信吏书，率尔判行，殊不知一纸檄文，倘再遇奉

行不善之下属，徒为胥役作许多生涯，小民阴受其害，不可胜纪。全在上司于举笔之时，不可不慎，在下属奉行，查系无益民生之事，一概不奉转行。若再奉催，当以理覆。

大小衙门吏书，呈送一切佥稿，察其无益可缓之事，亦不必苛究。但一概勾存内衙，不行不发，彼见有存衙之稿，亦不敢再送矣。

每日各房佥稿，俱要汇送，或限于一定二梆之时，其内衙发出，亦有定时。不许前后补续，以杜诸弊。

投递公呈，禀说地方利弊，每系积年之里蠹，奸坏之乡绅，出入衙门之生员，惯会藉端骗诈，营私者甚多，其实与民兴利除害，十无二三。试看良善之人，自然安分守己，明哲之乡绅，自然遵法，上进之生员，自各闭户读书。从未见有好人轻易即肯出头多事也。

每日三梆，以及早堂午堂，俱有一定时刻。不独令各役便于伺候，且令百姓之禀控听审，俱有定期。

政事俱于早堂午堂治理。若万不得已之事，才坐晚堂。要知昏夜灯烛之下，弊害多端，难以清察也。

堂上规矩，固要肃静。然而堂外百姓之观瞻，我既并无私曲，不妨共见共闻。且将为恶犯罪之人，当众用刑夹打，嚎痛之声，惨不忍闻。此即现在受苦之榜样，何必又看丰都地狱。可令刮棍坏人，触目惊心，消灭许多非为之心矣。

悬牌示期，放告听审、比较等事，非有紧急大事，不可改期，示民以信也。德政歌谣，以及长生禄位，万民衣帽，生祠碑碣等件，俱是近时滥套。为官即十分廉明清正，亦是本等应为之事。须力辞诸件，不可喜此以召诮谤。

岁暮封印时，每有刮棍诈害打降，富豪索债打闹，以为官不治理，横行无忌，须不用伞轿，自骑马带皂隶四五人，肩杖后随，不拘时候，突然出行街巷。但遇打抄之人，即时问明，当街责治，名为巡街。不消几处，则奸恶各自警畏敛迹矣。尤须先期示禁。

岁暮每有贫穷花夫，三五成群，遇肩挑步担，小本果菜，买物半买半抢，小民难安。如巡街时，遇有此事，即时问明，当街责治。亦须先期示禁。

上司差役，酌其事件，如果紧急，可量给船资，仅够无馀。倘若多给，彼即传说夥众，以致夤串吏书，谋票多来。只无利益，则差役不谋票而至者少矣。

衙门书差等役，既守清苦，则凡事宽宥，免招众怨。有等官长，专喜苛察衙役，事事搜寻过犯。虽些小细事，亦必责罚。但彼已冰竞淡泊，若再不包容，则于心何安，于德甚损。譬如属官清正，在上司岂有不加优待而反行苛责之理？

衙役生事害人，固不可纵容为恶。但衙门人役竟有被刁棍欺凌者，是目无官长矣。俗云“打狗看主面”，则不可不加究惩。常须护庇衙役二三分，要知于

自己衙门体统有关，未可令民之轻易干犯也。

衙门内无益细事，固不可行，但有关政体，有关参罚者，虽属小事，又不可一概不行。每有因极小事情，不即查覆，而干上咎参罚者。有因印结一纸，印册数页，而干上咎参罚者。有因迟误些微钱粮，而干上咎参罚者。又有因微事不顺情理，而致民犯沸腾者。俱要分别毋忽。

属官之奉上行，须要急速遵行。应回覆者，即便回覆；应催提者，即便催提。若因上司不差扰而任意怠玩，无怪乎上不悦而提究参罚也。

清律分晰注解，以及则例之旧设新颁。须刷置案头，间即翻阅讲究。临时轻重大小，自有主见不错。

上司按临下属，如会审事件、踏勘情形、丈量界址等件，在所不免。必须预先示谕经过地方，言性甘俭朴，一切食用俱已自备，不许奢费供应，张灯结彩，以及出境远迎。属官知此严禁，则不敢藉端科派，而小民受福多矣。曾有前任宋抚宪，因查赈，舟驻扬州南门外两月有馀，并不票取一物。民之安堵如旧，全不知有上司之在本处。百姓享许多安静之福，此深得大臣镇定之体。假如上宪一喜多事，而属下官民不知领受几许苦楚矣。

官长公出，惟宜少带衙役为第一法。须选最不可少之轿柬等役跟随，其馀概免。要知自己有夫马船只俟候，下役何有？一经风雨寒暑，苦楚尤甚。今免跟随，则省许多设措盘费之苦，而欢颂不少矣。

每年预画十二月格一纸，将斋戒、忌辰，并某某上司及亲友乡绅寿喜应贺之日，又某日某人开吊，某日某人祭葬等件，开填格内，粘于洗面架傍。每晨一见，可免遗忘。

斋戒、忌辰，可用尺馀长小小竖牌，供在公堂之上。坐堂理刑，一见即知，不致犯戒。此牌位收供，可令值堂人役专管，不许失误。

凡有人命，一见报呈，即刻出票。虽有紧事，俱且放下，随即往彼地亲验，夏月尤不可刻迟。

有一等坏地方，但见自死人命，遂有一班讼师刮棍，视为奇货，不论长短，先统众将房屋衣物抄抢折毁，如同兵燹。是以人人乐有此事。须严加惩处，尤须预示严禁。

验尸凡无伤之处，只叫体名，不必赘填尸格。如有某某处某某伤，仵作人等，眼同原被量明尺寸，逐细高报，即便身亲填尸格。临完时，毋嫌污秽，亲自细加查察。要知尸验明悉，则免许多疑窦，且免日后许多蒸刮之惨矣。

验尸如果投河自缢自尽诸命，须于人众聚集时，即当场严谕徒死无益。谕令即时掩埋，令民尽知枉死不能害人。且抄抢又禁，可消愚人许多尽念矣。

自尽人命之内，有一等势力威逼，或凶伤有据，而情理凄惨者，须当场先

将凶人对众痛处，以泄众愤。再令差役将凶犯锁押，跟随轿前，收禁候审。一以防凶犯之逸脱，一以免命家之锥叮。

徵收秋粮时，每日须下仓，不可懈怠。凡一切要紧命盗等案，以及比较顽欠等件，俱带至收粮之处审理。既事案不致滞误，又可兼理收役粮户之弊端争闹矣。

【译文】　管理百姓就像驯禽，适合其性就快乐，否则就痛苦。

案法应该平允，一定要有宽恕之德。

事情一到手里面，就应该思考如何处理。

少把人犯关起来，多把事情作个了结。

推辞贺礼，明白责守；远离女色，不落井下石，为的是避嫌。

廉法清明是为官的本等，怎么能凭此向上级夸耀而凌辱下级呢？

欲望少的人神智清醒，德操严的人政治通达。

以自己的廉洁去讨厌他的贪墨，这是一种遭讨怨恨的行为。

出门上堂，待仪从具；矗立堂前，役卒奔走。

事奉上司使唤下人，待人接物，以敬为主。恭敬则自立，懈怠则自废。

门子不能上大堂，吏书不准出书房，皂隶不许下乡村。

统御下人之道，即使没有过错，也不跟他嬉皮笑脸，要严肃情貌，叫他们知道畏惧。

拜见上司，按时上班，分别统领，确定班次，排列新旧秩序，那么志向可行。

吏书勤于记别人的过失，皂甲喜欢打别人的板子。

猛烈多了产生失出的后悔，柔弱多了招来疲软的名声。

堂下阶梯上树立木牌，用大字写吏员的禁令约束。

不可以凭怒气去威服民众，不可以凭刑法去掩饰忿怒。

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容常人之所不能容，只有胆认和气量都超过人的人才办得到。

催粮未完，每日打板子，不如把一只给他铐起来。

科罚的数目，五斗开始，两不结束，那么人犯容易完成而产生赋敛的怨恨。

监禁人自己常面壁细忖，那么就会日夜思想用什么理由去释放他。

责打人犯的数目，五开始，三十结束，可以重重地打，但不能多。

责罚人要分轻重，别奸良，宽寒暑、疾醉、老弱。

衙门和宿舍要严格分开，不通往来。外派公差，加重抚恤。

执法的根本在守理。灭绝义理，顺从情感，奉承他人，伤害自己。

事情不合我意的，揣度大小是非，以情感去体谅人，以道义去自省。

克制自己可以治疗怒火，明白道理可以医疗惧怕。

客人来就询问，出门去就访查。

谦虚能够应付事情，平静能够服人。

改变紧张急骤，获取失去悬挂，耳目惊恐，是非闪耀。

日之所行，夜晚思索。良善就可以作经常做的准则，过失就不怕改正。

使势像弓射箭，七分就恰其分，超过了就会断折。

对于左右之人，记住他们的年龄和能力，察看他们的相貌和性格，审听他们的声音，试验他们的诚伪，分辨他们的端邪。

子弟不能干预政事，治民不可出入公宅。

治商不可通财，治士不可交饮，这是远小人、杜求情的好方法。

事情细小，但必须防疏漏；事情有嫌疑，应该避毁。

吏书的毛病，经常都有；自己发觉了，便不能制造祸乱。

爱护民众珍惜财物，文钱尺帛都不贪，那么官就当得久，子孙就会兴旺发达。

事奉上司的门人，不长久满足他们的奢望便不会给你办事。

务实而不虚伪。擦涂文字，改易年月，不是不欺骗的正道。

法令建立起来必须施行，这样法令就有了尊严；法令一颁布就不收回，那么法令就被人们认为十分重要了。

凡是差人解军士，解粮草、解课税，批限刻期，宁可稍微宽松一些，关键在严格而准确。

起解的日期，应该迅速又机密。班长收头，不如派职官押解。

府库的银两不可收留在衙门里，一收上来就押运走，起解以后，即查批回之条。

科粮里面选择本身，除去代身。交纳粮税叫有户口的人自己交纳，禁止别人代替包办。

封条纸，须横裁。铐镣封，用竹纸。

查盘的时候，银子不可以指包，粮食不可以指仓，物品不可以指件。

为官，要约法律作为老师，约束自己，管理他人都要依靠法律。课六房，熟习时制，钦定则，例各书，每天讲解十数条，这叫知时多。

集众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聪明。

上下公文，出入要查件数，批回来照洗照。

凡是申报上司的公文，字迹要端楷，还要认真查对，恐有差错。

给上司的书信要细查，恐怕字句中有犯忌讳的东西。

当官的人要以节用为先，为天下百姓爱惜财物。一切祈祷祭祀一定要用自

己的钱财，那么民众和神灵都会安心。

每天使用的柴禾米菜，君子不因为口腹累，先给而后凭条支付，可免公取之弊。

门吏不经过一段时间不知道事理，不经过一段时间不会害事。考察他们以前没有过错，即使是时间很长的也可以使用。吏书也是如此。

初来时订下的规矩，不要自己改动，而他人不敢违反，那么就会显扬；初时矢志道义，不要自食其言，他人就不敢有贰心，那么就会一心一意。

行政在于奉公守法，做事在于爱民，该干就干，不可心怀疑惑。事情小而情节轻微，立即处理；事关重大，要详细加以审查，务必弄个清楚明白，尽快了结，不要延迟，不作处理。想行又不行，欲止又不止，旁窥意旨，诈骗叠起。

初到任上，凡是上司的新旧远近，一律不要去问，一律请开审结申报上司，催提人犯的差役，不要去问内外公私，一律清查密拿，火速拿解，那么既免催促的烦恼，又可带来有才的好名声。

初上任要雷厉风行，要果断，让人面对着感到威严，想欺骗心中不敢，想侵犯能力不及，这样方能移风易俗，相与维新。

六房承令办事，开明未完事案，分清钦部文件，限期完成。在案台上设一总簿，放一总单在衙门。每天完成二、三件事。每月造小册子三十本，每日一本手册。预先书写今日办完什么事，晚上投入柜中，以便汇销。

百姓以公家为急先交完租粮，专门给予奖励，免去过失和责罚，那么百姓就会越来喜欢上交公粮而恐怕落后。

过去为官的人，常常特别简省，素有重望，百姓不敢小看。到任以后，只需坐镇和平，和政自善，风俗自然变化。如今的为官的人，都是筮仕——先占卜吉凶方去出仕为官，先就想叫百姓亲近，百姓疑惑颇多。在任之人必须忠心勤恳有为，然后才希望受到尊重，老百姓才会得安慰。

廉洁而勤敏，恭敬事上，这样叫可；有劳而无礼，上司不满意，百姓受辛劳，这样叫不可，像这样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

拿出钱财的时候，明明白白地登记，明明白白地报销，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染指？给上面的东西，取之于百姓，用之于百姓，又何必自己经手呢？

凡是拜谒上客，告别时称拜上，不回拜上。上客来谒，堂前上轿之时，就先小跑到道左打躬，不称拜上，这是礼。

到了任上，一切礼节都要加以规范。需要先熟习本地仪礼，详细咨询有学问的儒生，那么就不会失去威信。

公堂之上，左右没有一句话，就是没有被弄权；刑人的时候，左右没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敢夺威风；赏人的时候，左右没有一句话，就是没有被劫去赏

赐之权；公余之时，左右无一句话，就是没有人敢干涉长官将来发布命令的权力。

门人窃窃绕舌，全由自狎之所至；吏员颠倒是非，全是由自己放任所至，应该思考如断绝和防止。

严肃堂规，清静左右。拥于坐前，窥视坐后；不奉呼唤上堂，有呼不马上到，不问来先缓事，有问不准确禀报，插嘴说谎；饮酒赤面，互相喧哗；吏书不在房，皂卒不归班；高声吵闹：以上都应严禁。

科罚不可行：富人容易交纳因而不怕法令，穷人交不起，因此卖儿卖女，艰难得交不起，痛恨法令。

宁可失出，不可失入。犯死罪之法，求活命之路。天地宏远，父母责重。

狱案少监禁人，这是上策，禁止狱卒克扣狱食、素铺钱、悬禀锣，五日打扫一次粪道，洗涤一次枷锁，寒暑发放药物，怕妻孥，这是次策，抽换狱卒，严加巡逻，勤于打肥，修刺茨，高墙垣，察刑械，断绝消息，区分男女，约束刑吏，责备牢子，这是次次策。

事奉上司的方法，大的，重要的，应该做到，小的，轻的，更不能疏忽。因为上司的心中常常恐怕我简慢他，一事不到，他心中就会疑心顿生。

事物的礼数，不光光择物，也要选择人。物品应该整齐，人应该精明，送礼要合乎礼仪，不可缺少。谚语说：周公不受贡，怪其不来！

上司所用之人应该不断跟他交往，而后可通上面之情；上司所干的事，应该喜欢听，而后上面的事情好办。

对待大夫，不要分亲近还是疏远，以和气待之。恳请之来，宁肯后答应先办事，以斟酌事情的虚实，不要轻易许诺而又违背诺言，以招来他人怨恨。审查事情虚假，必须明白其过失而轻罚，以表明因某人之情。大抵在己之事，委曲可以宽恕；上司之事，丝豪不可以情。

士子不入公堂，以文艺去接近他，以道德去触动他；士子轻入公堂，用功令去疏远他，学业去考核，那么喜好事端就会退而修业。

上司派下来的差人，斟酌其事情的大小、人的轻重，安排宾馆居住，按事与人给予必要馈赠，可以免去他在上司面说坏话。如果差人以事相求，坚决回绝，不予承应，可免去他的贪心而下次又来。

僚属人品不齐。事情有属，全心委任，礼有合举，联名公举。过失有所指，应当与他密计，不可公之于众；按礼应该一起接见，在公同宴，不可私在衙内招待。

人情难以弄清开始，土俗所贵从宜。

因循旧政是为了安宁，缓慢地推行新方法是为了观察变化。

善无偏听，人无偏用。在公家做事，完全听从自己的地位。稍微独断专横，他人就会疑自己而那些人就暗中不服了。

士子季考，各人献一条地方兴利除弊的一条计策。乡约里老，初一、十五各自上报一条兴利除弊之计，用来察其为人，没有的不必一定要交。

公差是唤人的人。被唤的人反告公差殴打毁碎，这是不实之词。只有不信他的话，而后那人才来了。人到了可以了结正事的案，并可以追究反抗拘禁的罪过。

事情不论大小，必须记在簿验之上；差役有新有旧，必须记在簿验之上；钱粮有起解、存留、报销，也必须记在簿验之上；那么，衙有案可查而外面的人不能作奸犯科。全部呈上、中央各部的宪件簿（要写明到来的月日，事由，限期的月日，如何催结，后面写上某房吏书、差役的姓名），理词状簿（要写上某日月批准事由，如何查催，吏书差役的姓名），下属官员的履历簿，乡宦、进士举人的履历簿，文武生员簿，里老、乡保、民户簿，商票、牙人簿，工匠簿，各个寺庙的僧尼、巫道簿，城夫、乡兵簿，阴阳家、医生、杂技演员簿，孤贫、乞丐簿，土特产，方物、价值簿，官家所属的树木、房屋、地亩、什物簿，善恶簿，功过簿，本衙门各位吏书、差役等人年龄、相貌、住址簿，差号簿，正杂钱粮额、征额设解给款项簿，各项钱粮数解、给发、取获、批回、领状簿，各钦赃上司赃罪收解获批簿，各上司供应簿，因房税契簿，杂办增除簿，窃盗赃物簿，监禁人犯簿，枷犯簿，城郭图，山川坛社图，各乡田地、路程远近图，河道水利图都应该写在簿上。

大小事都有报，就可以预先知道以便应付。京报、京中亲切上日报，各个院道、府厅喜怒嗜好政令庆贺伺役日报，上司来境的报单，各地方乡保有无匪盗、人命、火窃日报，吩咐门役，凡是有，随到随传。

分项钱粮，上司赃私银两，不奉明文，分厘不可挪动。惟恐猝然盘查，便算侵犯欺骗。这种情况最应该谨慎。

各地方的寺观、饭店、旅店，稽察有没有匪盗歹人，互保详载。差役骚扰事故，查选开除，混参摸顶，枉法革裁，正身替身，都可诘查。察出漏洞，以刑法威胁，令那些互相攻讦奸伪。凡是眼凶貌恶，食人的虎狼，不可以去当差人。

一切阿谀之人，不要轻信和喜爱，正言相退，辞之以理，那么，一般人就不能够窥视我的深浅了。

应当推行的典章，应当遵循惯例，应当治习的风俗，可查旧察，那么就有依有据，他人难以欺骗；必须亲身体验，那么才去更改。

凡属盘查，不必逐年逐项进行。比如兵器什物，总计数年造过的数量，分

别好、差轻重，把各处的数目查明，把这些数加起来，一会儿就弄清楚了。比如清点人和物，带枪人几百名，几年造过几百支枪，算出每人该有几支，分立作几班，班内缺少一人，枪就缺几支，可以一目了然。比如盘仓，有一座仓，作五色小纸旗，斛夫、量夫、担夫、收夫，都佩戴小旗，各自识别号色，统一斗斛，五仓齐量，五处齐收，不一时，五仓就量清楚了。

工匠造作，举其一器一物，估计长短大小，这是事物中微小的；材料若干，这是事物一倍、五倍、十倍，材料的使用，用指掌就可掐算出来。前后不统一的，扣除督工价银，责罚工匠偷懒。

吏书的弊病，常常在于新任官员未熟悉情况而去探查。上司的事情，有的事情应该缓慢而谨慎，而吏书却说此事紧急；有的事情本该迅速报告，但是吏书有意搁置起来。必须取各房上司已办未完的条件薄来，与原文一起查看清楚，斟酌其轻重缓急，原案的始末，然后分次催促完结。限定时间，上司新事按期完结期上报，然后发令承办。

一日的行事，自拘、地方拘、里长拘，始终只发一张传票。上司事与自拘不到事，差人去拘，亦始终只是一张传票。拘拿不到不改派差夫。这样，原差受贿之事必然败露。计算里程，限定日期，三十里一日到，六十里两日到，一百二十里四日到。越期到的，每日打十板，先责罚后审训。时限与罚条全都写在票尾，与民期约。

乡宦举监生员，每每倚仗自己的势力生事使坏。审出真情，事情重大的即剥夺衣衿开革除名拘拿归案，事情小的就以罚代罚。或者罚修几丈街，或罚几座桥。夏天则罚柴若干，送到某地施茶，冬天则罚棉衣若干，送到某处去救济穷人。或者罚米罚谷以备救赈，要根据其家资产和事情的大小进行处罚。拘押其嫡亲子弟亲属，限期交纳完毕。这样，既做了利人救贫的好事，又警戒了那些儿凭借势多事的人，可谓一举两得。

一切诉讼，只追究事情情的根源，因例人而起，不论原告、被告，还是中间证人，要痛处起事之人。像这样审判几件，让远近之人尽皆听闻，民众都不敢随便生事，诉讼自然减少，良懦的百姓就会得到安宁。至于打架斗殴，只追究先动手的人，也是这种方法。

府县里面有一种棍蠹，其实是赖之徒，假称乡里百姓。各村里之中有一班游抗，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专好唆使诉讼，遇事生风，不顾别人家破人亡，实在是害群之马。新官到任以后，要预示严禁，劝告这些弃罪从善。最迟一、两月，如果依旧为非作歹，可将最突出的密拘一、二人，穷法重惩，枷号游街，余党自然销声敛迹，良懦百姓可以安身。我撰有《诎之起息利税说》，刊载在《传家宝》书内，在此不重复，可以改作示谕。

奸情即使审出真确之情，也应当代为掩饰，不必细加追究，只说此事暗昧，未必真实。却将奸夫和挑衅之人，另找事由，或说，这奸情虽无真凭实据，但是你在地方上充当恶棍行凶，作恶多端，本府县久访确实，应该严罚重惩云云。依此审法，既引以保全妇女名节，夫妇和好，也暗中叫淫棍知道受刑不是冤枉，令百姓称快。

夹棍大刑，须等到招供得到情况之后才可使用，不是用它来得到实情。如果遇到疑案，只能按照关节细细审讯，切莫妄动刑法，愈动愈疑，愈疑愈冤。百姓受冤，不只损德，官也难免不受累。

每月初一日讲解乡规民约教化百姓，不如改在初三日，同时可以审理人犯。预先准备宽敞的地方，先期发布告示。到时候百姓云集，讲解规章制度。讲完之后，凡是在当月之内有忤逆父母，以及光棍游刮，窃贼作恶之人，都一起锁解到讲约处，当众给予重处。令凶顽之徒耳闻目睹，知道畏惧王法，这难道不可作为标准的反面教员吗？

自杀身亡，比如缢刎、投河、服毒三类，预捐俸禄买些极薄棺木几具，堆放在众人知道的寺庙的空处，遇到此类事情，即去查验明白。如果没有重伤情由，立即将所堆薄棺令乡保抬埋乱葬冢内，马上销结，一律不准追究抵偿，如有抄抢，反加追究。要叫拼死赖人的人知道空死无益，不仅人不自尽，也省去许多诎状拖害。只是势焰威逼，审讯确实，当时也不追究，只存在人心之内。数月之后，或被另案控告，或借他事拘拿，重加惩罚，让他知道罪有应得而其余凶狠之徒也知警戒。此类事情，都要预先多出告示告知广大百姓。

索不滥赏就赏可法，罚不滥罚就可罚可惩。呼多应少，语不足惧，法不足凭。

吏书、皂快等各种差役，虽然甚多甚繁，私下各有顶售银两，如果进行裁减，满衙门就会怨声载道。但是，每事遇到作弊误出的差役，即便裁革，只许兼职，不许新替，数年之后，不必裁剪，这些人自然会少了。

吏书、皂快各种差役，初一、十五书卯点卯，最容易废时失事。临上堂一律谕免，省此工夫，留下力气去做紧要的事情。如果有作弊行为，心中暗记一、二人，可在四、五日前预先通知点卯。到时候，传令各位差役全到，却只点某房某班某人。当众数明情弊，从重处罚，杀一警百，让各种差役知道害怕，而不敢再玩弄欺朦的手段。

伞轿扛夫，纤船水手，跟邦差人，最是辛苦。遇事公出，若遇寒风酷雨，即使有了公食，一定还加另加赏赐，那么就会欢声遍地，而没有怨尤之叹。

夹棒千万不可轻用。即使有大奸大恶，杀人抢劫重案，也必须审问明白，招供之后，用此大刑以警他人。须知受夹的人，虚弱者命随而亡，即使强壮的人

也会落下终身残疾，怎可不慎？

父母逆忤逆之子，只要亲生，就派差役镇押，等到初三日，在讲约处枷身处罚。在此关押期间，其子如愿悔改，其母如果求饶，长官可批由审讯来决定，问他的悔改求饶是真是假，即号谕“按理应当重罚，现今你母求饶，姑且宽恕，自此改过为孝，再犯加倍处罚云云。如果带至讲约之地，痛责五板一问，其母求饶即止。枷号数月，如其母求放就可释放。依照这种方法惩治，是让众人都尊亲淳伦的一种方法。

忤逆本来应该痛惩，但是处在他人骨肉之间，刑法不宜太过。与其他狱比较，还有更多的隐情。只有细细体味法律条文，自然可以了解其中的意味。

事情不经过查此，那么很多事情都会搁置起来。必须各分限期，皇上和中央各部承行吏书差役比较。查此未完未完钱粮欠催差，查此已解钱粮批回，查此一切赃罚欠户催差，查此捕役没有抓获盗贼，查此各种案件的结束，凡是遇上大寒、大署、风雨，以及节日、斋戒，临此宽免。

钱债本来应该追此，但必须量其家资的贫富；笞杖虽然有一定数量，但是必须根据体格强弱。

奸情因为丑气相合，所以依照刑律应该杖击，这是由于害了事情；性命因为打斗而死，处以绞刑，这是杀人必须抵命。盗贼杀人起于贪心，一见人家的门，抢劫人家的财产，奸污他人妇女，残害人家的性命，即使加上一百种刑法，也不如这样残暴。所以不分主犯、从犯，一律杀头示众，审判罪犯，万万不可放过。如果是迫于饥寒，从来没有伤人的偷劫者，尚可稍加原谅。至于窝主，不论大小，都不可漏网，因为窝主是盗贼之源头。

凡是下学讲书，以及士子拜见，必须教育他们以树立自己的品行为主。他们的品德好了，首先要不出入衙门为第一。

挑选到好官不要高兴，恐怕未必能够胜任，选到恶官不要悲戚，正该打起精神，委由周济，叫穷苦百姓方有起色，方才不负朝廷的重托，也不辜负自己的志向。

在什么地方为官，到什么时间卸任，都各有各的气数，难道都是靠人力计谋去获取到的吗？应该听由命，不可妄为。

事情出于得已，一定不可轻易借贷。要弄清楚利债如果多了，上任以后一定向百姓索取补偿。丧天害理，都是由此而来，怎么能够做得了好官呢？况且那些有大势力的人，专门放高利贷，一般人怎么能够还得起。

人如果立志要当一个好官，应该先从居家节俭，居乡宽厚而起。应该知道节俭就不贪财，宽厚就不会残酷，这是根本的规则。

委官命令下达之后，可晓谕本县吏书人等，只许在县里料理交待事宜，不

许出境远迎。只许打扫干净衙舍，不许指派修理，推派民姓的财物。

凡是对待各项人役，总不可多言。人处在世上，本该寡言，而当官更应该少说话。

不要紧的案件，一律不要判决，那么小吏就无法揽权了。

不要紧的人等，一律不准出入衙门官署，那么关防就会严密。即使水夫、火夫、剃头、衣工等人，也应该详察而谨慎。

凡是上堂理事，切莫饮酒。如果一旦饮酒，即使断事极其清白，而民众都会说官长乘醉乱判案子。

钱粮征收应该有个整数，以便批解上交。如果长久放在官衙之中，惟恐有侵挪窃劫的后顾之忧。

凡是兄弟已经分家，兄长已经交完租税而弟弟尚未完成，不能叫其兄代他完成，那么人人自知应该勤劳。而民间就没有株连的祸害了。

过去有长官下乡鼓励农民做田的事。但是农忙的时候，农民白天黑夜都在抢收抢种，哪里用得着下乡去鼓励晓谕呢？如果要此时去鼓励农事，正是扰农事了。

事不属是奸情，一律不准牵连妇女。很多奸民经常以此牵连妇女，希图进行欺诈，不可不细加察问。

不可轻易对妇女用刑。必须知道，严刑之下，恐怕导致诬服，并且对于妇女，更有很多不变之处。

大堂是衙门的标志，必须壮观威严，而其余内容，不可过于修饰。不仅仅是修间房舍的问题，还有借此科派钱粮的事情发生。

上司的差役下到周县，经常作威作福，狗仗人势，借端生事，制造出许多恶言诽语，对百姓进行各种敲榨勒索。再加上统领仆从，凌辱陷害，或者囚镇役吏，或株连百姓，真是无所不为。凡是下属官员，必须看事情的大小缓急，如果是本衙门吏书轻慢误事，就要将吏书治罪。否则就严肃地给上司的差人讲明白，带着文书赶快回去交差，不许留在本处，肇事生非。如果违抗不从，以法加以追究。所以当官不论大小，只有严禁滥差，这才是当官的正务。

上司的差人到下面，经常做些无理之事，他们受贿赂，揽官司，妄求恩批，以致以直为曲，冤枉平民。应该根据奉差事件，宁可捐些俸禄给他，少给他一些路费，切不可多给路途这种坏头。

上司承担催促皇上、中央的紧要事件，自然有一定期限，必须严格履行手续，多次加以催促。如果再有迟误，即便揭参治罪，事情自然完成。何必滥差官役，层层滋扰生事，白白满足奸吏的贪心呢？

政治以安静为主，人以无祸为福。凡是收到上司日行牌票，吏书呈送的佥

稿，缙绅百姓上控的公务呈词，都要亲身细心裁判。如果对于百姓有利无害，方可施。如果有假公济私的，有好像有利于百姓而实际上是害民的，查明系上司之意，应当婉言谢绝，如果是吏书等人的呈词，一律勿去，不予施行，省去许多搅扰，享受许多安逸，造就许多无量之福。

上司安排下属办理的案件，如果相信吏书，轻率判决，殊不知一纸公文，如果遇上差官是一个不善之徒，白白为奸吏找来许多敲榨的生意，那么百姓就会深受其害，不可数计。上司在举笔的时候，不可不小心谨慎，下属执行的时候，查审是与百姓无益的事，一律不给转行。如果上司再催，应该以理加以回复。

大小衙问吏书，呈送的一切佥稿，察实是无益百姓可以缓行的事，也不一定追究。只是全部勿存内衙，不下发也不施行，他们见到放在衙门里的稿子，也不敢再呈报这样的事情了。

每天各房的佥稿，都要汇总送上，或限一定时间，佥稿在内衙发出，也有一定时间。不许前后补续，以杜绝各种弊病。

投递出家呈报，禀说地方利弊，经常是多年的里蠹，奸坏的乡绅，出入衙门的生员，惧会借此机会骗诈，营私者甚多，而为民兴利除害的十个当中还没有二、三个。试着良善之人，自然安分守己，明哲的乡绅，自然遵守法令，上进的生员，自然各自闭读书。从来没有看到好人轻易就背出头多事。

每日当三次梆子，以及早堂、午堂，都要有一定时刻。不仅仅让各位差役便于伺候，也可叫百姓方便禀控听审，都有一定时间。

政事都要在早堂、午堂治理。除非万不得已的事情才坐晚堂。要知道，昏夜灯烛之下，弊病很多，难以查得清楚。

堂上的规矩，固然应当肃静。然而堂外的百姓观看，我既没有私心，不妨让他的共见同闻。且将作恶多端的犯人当众用刑夹打，嚎痛之声，惨不忍听，这就是以现眼的坏人的后果为榜样，何必再看丰都地狱之门呢？可叫刮棍坏人，令人触目惊心，可以消去许多人的胡作非为的坏心。

悬牌公布了时间，《如放告听审、比较同类事情，不是遇到紧急大事，不可以更改时期，以此用昭示于民。

德政歌谣，以及长生禄位，万民的衣帽，生祠碑碍等事，都是近来才形成的陋习。为官即使十分廉明清正，也是本该应为之事。应该鼎力推辞这些事，不能喜欢这些东西而遭讥议。

岁未封印的时候，经常有刮棍诈害打降，富豪索债打闹，以为当官之人现不治理天下，横行无忌，长官应该不用伞轿，自己骑马，带着役人四、五人，扛着杖跟着，不管什么时候，突然到街上和百众之中。一旦碰上打劫抄家之事，马上问清楚，当街加责治，这就叫做巡街。用不着几次，各处奸恶之人就自己心

惊而自敛其迹了。尤其是封印之前公布，让众人明原委。

岁尾年末，经常有贫穷的苑夫，三五成群，遇到肩挑步担的果、菜贩子，这些人买东西半买半抢，弄以他人不得安宁。如果兵卒巡街，遇到此事，马上问明，当街处治。这事也需要首先贴公告定时间。

上司差役，斟酌事件，如果紧急，可以根据情况发给般资，但是不能多余的，够用就行了。如果多给了，他们就会到处传说，以致串通吏书，谋取差事更多。只要他们不能从差事当中谋取更多利益，那么差役企图谋取差事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

衙门书差杂役等人，既然坐守清苦，那么凡事应该宽宥，免得招来众人怨恨。有这样的官长，专门喜好苛察衙役，到处搜寻他们的过失，即使些须小事，也要痛责严罚。但是这些人已经不再追逐淡泊，如果再不加以宽容，那么于心何安，有损仁德。譬如下属官员清正廉洁，而上司岂有不加优待而反要给小脚鞋穿呢？

衙役生事害人，自然不可纵容他们作恶。但是衙门里面的人员，居然有被刁棍痞子欺凌的，这实际上是目无长官。俗话说“打狗看主面”，那么就不能对这样的事情不加追究。所以按常理应该庇护衙役几分，要知道这对于自己的衙门体统有关，不可叫下民认为可以轻易欺凌官府之人。

衙门内的无益小事，本来不可干，但是事情关系到政体，关系执权的人，即使是属于小事，不可一概不管。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是极小的事，所以不马上审讯，而冒犯了参与上司一起处罚下属的人。又有因为迟误些微钱粮，而冒犯了这样的人。那些因小事而不顺情理，而致民怨沸腾。这些都要分别加以对待。

下属官员奉上司之命行事，必须急速遵照执行。应该回答的，就立即回答；应该催提的，就便催提。如果因为上司不派差官打扰而自己玩乎职守，难怪乎上司不悦而设法处罚。

法律应该注意理解，那旧规新则，都必须放在案头，经常翻阅学习和研究。遇到事情的时候，轻重大小是非曲折，自有主见。

上司监督下属，比如会审事件，踏勘情形，丈量界址等，这些事都是难免的。如此之事，必须首先告谕经过的地方，说自性情甘心俭朴，一切食用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许铺张供应，张灯结彩，出境迎接。下属官员知道这些禁令，就不敢借此科派，那么小民百姓就会得到好些好处。曾有前任长官宋抚宪，因为检查赈济，停舟驻扎在扬州南门外两个多月，不攫取百姓一物，民众安居如旧，全不知道上司就在本处，百姓享受许多安静之福，深知得到大臣镇定的好处。假如上官喜欢多事，那么下面的官民不知又要遭多少辛酸苦楚。

长官因公出行，以少带衙役为第一法，应该选取最不可少的人员跟随，其余一律免去。应该知道，自己有马夫船只等候，下役怎么样呢？一旦经历风雨寒暑，苦楚更多。如今免去亲随，就可以省去许多设施盘费之苦，因而还可以得到不少歌颂和赞美。

每年预先准备十二月格纸一张，将斋戒、忌辰，并某某上司父亲友乡绅寿喜应贺之日，又某人某日开吊，某人某人祭葬等事，分别填在格内，贴在洗脸架房内。每天早晨都可以看见，可以避免忘记。

斋戒、忌辰，可用长欠余的小小竖牌放在公堂之上。坐堂理刑之时一见便知，不致犯戒。这些牌位的收或供，可叫值堂人员专门管理，不许失误。凡是有人命案件，一见报呈，马上就要出票。即使遇到紧急之事，都要暂且放下，随即去案发地点亲自验证，夏天特别不可有丝毫延迟。

有一些地方，只要看到自杀人命，就有一班讼师刮棍之徒，把它当成奇货、不管长短，先带着众人将房屋衣物抢抄拆毁，就像兵燹一样。因此人人对这类事情津津乐道。对这类事情必须严加惩处，尤其应该预先发布公告加以禁止。

验尸，凡是无伤的地方，只叫体尸，不用填写验尸表格。如果某某处有某伤，验尸的人员量好尺寸，逐一详细填写，马上亲自填上验尸表格。完成的时候，不要嫌弃污秽，亲自细加明察。要明白尸体验得仔细清楚，就可以免去许多疑窦，免去日后许多像酒醋蒸熏或用刀刮骨进行验尸之类的麻烦。

验尸的人如果是投河、自缢的自杀，必须在众人集聚的时候严谕百姓徒死无益，下令马上掩埋，叫百姓尽皆知道自杀身亡不能害。并且严禁因为死了人抄、抢他人等，可以消去愚人的许多自尽的怪念头。

自杀的人命案里面，有些是因为受到势力威逼，如果凶伤有据，并且情理凄惨的人，必须当场先将凶人在众人面前痛处，以泄众愤。再令差役将凶犯锁押，跟随轿前，收禁候审。一可以防止凶犯逃跑，一可以免去命家纠缠不清。

征收秋粮的时候，每日都必须下仓，不可懈怠。凡是一切紧要命案、盗案等等，以及从较顽徒和欠款等，都带到收粮之处审理。这样既可以不致滞误案件，又可以兼理收役粮户的矛盾。

升堂切戒

五不打

【原文】　老不打：礼，耄不刑，恤老也。谢奕令剡，老翁犯法，罚酒过醉。要知老人血气已衰，打必致死。

幼不打：礼，悼不刑，慈幼也。况不教而刑，谓之虐乎？但幼童血气未全，打必致死，且老幼不拷讯，已在律文。

病不打：病者五脏受伤，血气未平，复打则病剧必死。

衣食不继不打：如乞儿、穷汉、饥寒切身，打后无人将养，每多致死。

人打我不打：或与人斗殴而来，气犹未定；或被别官已打，疮犹未愈。我又加打，则打死之名，独坐于我。

【译文】　老人不打：礼法规定，耄耋之人不受刑，这是因为体恤老人。晋人谢奕为剡县令，老翁犯法，谢奕罚他喝酒，直到大醉。应该明白老人血气已衰，打必致死。

年幼不打：礼法规定，悼年之人只有七岁，不予加刑，是为了慈爱幼小。何况不教育而用刑，不是叫“耄”吗？只因幼童血气未全，打必致死，并且老幼不拷打，法律明文规定。

病人不打：病人五脏受伤，血气未平，再进行拷打就会病情加剧而死亡。

衣食不继的人不打：比如乞儿、穷汉，饥寒切身，打后无人照料，常常因此致死。

人打我不打：或者与人斗殴而来，火气还未平定；或被其他官员拷打，杖疮尚未痊愈，我又施刑拷打，那么打死人犯的恶名，只归罪于我一个。

五莫轻易打

【原文】　宗室莫轻打：天潢之派，干系甚大。即无名封者，亦勿轻打。只启王戒饬，或请上处分。

官莫轻打：即仓巡、驿递、阴医等官，亦勿轻打。彼既为官，妻子仆从相对赧颜，每多殒命，况其体多脆乎？

生员莫轻打：因干系诸生体面。有犯法者，轻则行学责戒，重则申究如律，彼自无词。

上司差人莫轻打：非恤此辈，投鼠忌器。打虽理直，亦损上司体面。有犯宜书犯状，密申上司，彼自有处。若畏势含忍，又卑贱非体矣。

妇人莫轻打：羞愧轻生，因人耻笑，多自殒命。

【译文】　宗室莫轻打：皇族之类，干系很大。即使没有名封的，也不要轻易用刑。只启奏上司劝告，或请求上级处罚。

官莫轻打：即仓巡、驿递、阴阳家和医生，也不要轻易用刑。他既然为官，妻子仆从相对，如被羞辱，很多人经常致命，并且这些人身体多不结实。

生员莫轻打：这是因为干系到诸生体面。生员有犯罪的，轻微的叫学校给予处罚，罪重的依法惩办，这些人就无话可说了。

上司差人莫轻打：不是恤念这些人，而是投鼠忌器。用刑即使理直气壮，但是有损上司体面。如遇这种情况，应该书写所犯罪行，密密送给上司，上司自去处理。如果害怕权势而忍让，又属于卑贱无为不合法纪了。

妇人莫轻打：妇人容易羞愧轻生，被人耻笑，很多致死。

五莫就打

【原文】　人急莫就打：彼方急迫无聊，打则适速其死。

人忿莫就打：愚民自执己见，方以理直自负，打则其忿愈甚，死亦不服，气逆伤心，易于殒命。宜多方警喻，待其自知理亏，虽打不怨。

人醉莫就打：俗云“三官避酒客”，沉醉之人，不晓天地，宁知礼法？打亦不痛。倘醉语侵官，亦失体统。宜暂监，候酒醒惩戒。其收监亦勿置放冷地，寒气亦足致命。

人随行远路莫就打：被打之人，若在家内，自能将息。远路随行，日逐跋涉辛苦，又要跟上程途，亦多致命。待其回后数日惩之。

人跑来喘急莫就打：捉拿人犯，从远路跑来，六脉奔腾，喘息未定，即乘怒用刑，血逆攻心，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译文】　人急莫就打：人犯正好急迫无聊，行刑就会加速他的死亡。

人忿莫就打：愚民固执己见，正好以为理直而自负，行刑就会叫其忿恨愈甚，至死不服，气逆伤心，易于伤命。应该多方警喻，等他自知理亏，即使打他也无怨气。

人醉莫就打：俗话说：“三官避酒客。”酒醉之人，连天地都不知道，哪里还明白礼法？打他也不知疼痛。如果醉语伤官，有失体统。应该暂时监禁，等候酒醒之后惩戒。将这类人收监，不要置放冰冷的地方，寒气足以让他毙命。

人随行远路莫就打：被打之人，如果在家里，自然能够将息。远路随行，日日跋涉辛苦，又要跟上行程，也会致命。等他回来后几日才拷打他。

人跑来喘急莫就打：捉拿到的人犯，从远路跑来，六脉奔腾，喘息未定，就乘着怒气用刑，血逆攻，没有不死的。应该等他喘息定了再慢慢用刑。

五且缓打

【原文】　我怒且缓打：有怒不迁，大贤者事。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己气平，徐加责问。试于怒定之后，详观怒时之刑，未有不过者。

我醉且缓打：酒能令人气暴心粗，刑必不当。即当，人亦有议，当检点强制之。

我病且缓打：病中用刑，多带火性，不惟施之不当，亦恐用刑致怒，人己

俱损。

我见不真且缓打：事才入手，未见是非，遽尔用刑，倘细审本情，与刑不对，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为直，又复刑乙。不能甲刑无冤，颠倒周章，甚为可笑。

我不能处分且缓打：遇有难处之事、难犯之人，必先虑其所终，作何结局，方好加刑。若浮气粗心，先即刑责，倘终难了结，反费区处。曾见有打人后，又陪事人者，只为从前慌张耳。

【译文】 我怒目缓打：不迁怒他人，是贤人的举动。盛怒之下，用刑一定不会恰当。等待自己心平气和，慢慢加以责问。等到怒气过后，详观怒时之刑，没有不过分的。

我醉目缓打：酒能够叫人气暴心粗，用刑必然不当。即使恰当，他人也会议论，应当检点，强制自己。

我病目不打：病中用刑，多带些火性，不仅有施刑不当之嫌，也常会用刑致怒，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

我见不真且缓打：事情刚刚到手，还未弄清是非曲折，急急忙忙用刑，如果再加细审，用刑不当，其曲在己，而已施刑，后悔不及。知道甲理直，不去对乙用刑，不能减去甲刑的无辜，颠倒了彼此，实为可笑之举。

我不能处分且缓打：遇到难以处置之事，难以触犯的人，必须先考虑好处理的方式，怎样结局，方可用刑。如果浮气粗心，动不动就动用刑法，倘若难以了结，反而颇费周折。我曾经看见打人之后，又去陪事、陪人的，只因为开始的时候太慌张了。

五怜不打

【原文】 盛寒酷暑怜不打：遇甚寒酷暑，令人无处躲藏，拥毯围炉，散发披襟，犹不能堪，此时岂忍用刑？盖彼方堕指、裂肤、烁筋、蒸骨，若复被刑，势难将息，必致损命。

佳晨令节怜不打：如元旦、冬至，人人喜庆，此时曲体人愿，颐养天和，即有犯事，亦当怜恕。

人方伤心怜不打：问理时，如知某人或有新丧，卒当大故，彼哀泣伤心，正值不幸，即有应责，亦宜姑恕。

实顽愚戇怜不打：人之愚顽痴呆，乃天性生成，非责能化。惟加哀怜，庶几且格。韩治与僚友共处，有卒悍厉，众皆怒之。惟韩不一顾，徐曰："无忿嫉于顽。"然有当小惩而大戒者，又未可长乡民之悍也。

耕种辛苦之农夫怜不打：耕田种地之人，终岁胼手胝足，费尽血汗辛力，以

供人食，最可怜悯。若犯小过，姑从宽恕。倘有大过，减轻发落。

【译文】　盛寒酷暑怜不打：遇到甚寒酷暑，叫人无处躲藏，拥毯围炉，散发披襟，尚且难以忍受，此时怎么忍心用刑？如果人犯正好堕指、肤裂，烁筋、蒸骨，又在加刑，就会难以将息，最终致死。

佳晨令节怜不打：比如元旦、冬至，人人喜庆，此时应该体恤人情，颐养天和，即使有人犯事，也该怜恕。

人方伤心怜不打：问案之时，如果知道某人或有新丧，正逢大故，正在哀泣伤心，正在不幸之时，即使应该责罚，也应宽恕。

实顽愚戇怜不打：人的愚顽痴呆，是天性生成，不是责罚引以改变的。只有加以哀怜，或许可以教化。韩治与同僚在一起，有一个悍厉士卒，大家尽皆痛恨。只有韩治看都不看一眼，慢吞吞地说："无贫嫉于顽。"但是，有应该小惩而大戒的方法，又不可助长乡民的悍性。

耕种辛苦的农夫怜不打：耕田种地的人，终年胼手胼脚——手掌和脚底都生着厚茧，耗尽血汗辛力，以供他人衣衾，最值得怜悯。如果只是犯些小过小错，姑且宽恕一二。如果有大过，也可从轻发落。

五应打不打

【原文】　尊长该打，为与卑幼讼，不打。尝见尊长与卑幼讼官，亦分曲直用刑。不知卑幼讼尊长，尊长准自首，卑幼问干名犯义。遇有此等，即尊长万分不是，亦宜宽恕。即言语触官，亦不宜用刑。人终以为因卑幼而刑尊长也。大关伦理世教。至于尊长理曲，惟公惟恕。唐宜之云："此亦当稍参情理，不然，尊者凭陵，卑者无诉，鬼神怒焉。"

百姓该打，为与衙门人讼，不打。即衙门人理直，百姓亦宜从宽，否则不惟我有护衙门人之名，后即衙门人理屈，亦不敢告矣。至于情之大者，不在此例。

工役铺行该打，为修私衙或买办自用物，不打。即其人十分可恶，亦姑宽恕。否则人有辞不服，谓我之心不光明，而量不宽洪矣。

下司衙役该打，为我供应不备，接送不齐，不打。胥役作奸，为民蠹者，法应惩治。若供应接送，百不齐备，亦当体悉容忍。既验克己之学，又存有司之面。

左右隶胥应打，为我承事不周，过误失检，不打。隶胥玩法，为衙门蠹者，则亟除之。若趋承末节，不以敏捷见庸，挂误小失，亦宜原情宥罪。韩魏公恕触碎玉杯吏，夏忠靖公恕污织金赐衣吏，是吾师也。若有意尝我，误乃公事者，不在此例。

【译文】 尊者长者该打，因为与卑者幼者争讼，不打。有尊长与卑幼打官司，要分清是非屈直方可用刑。不知卑幼诉讼尊长，尊长可以自首，卑幼追究触犯名誉和道义的罪过。遇到这等情况，即使尊长有万分不是，也应该宽恕。即使言语冒犯官长，也不应该用刑。否则，他人始终会以因为卑幼而对尊长用刑。这大大关系到伦理世教。至于尊长理曲，只有公道和加以宽恕而已。唐宜之曾说："这也应该稍稍参照情理，否则尊者凭借高位而横行，卑者有苦无处诉说，鬼神也会发怒。"

百姓该打，因为与衙人诉讼，不打。即使衙门人理直，也该从宽处置百姓。否则不仅我有庇护衙门的人的名声，今后即使衙门人理屈，百姓也不敢告发。至于情节严重的，不在此例。

工役铺行该打，为了修建私衙或买办自用之物，不打。即使这人十分可恶，也可姑且饶恕。否则，他人会有不服之心，说我不光明正大，而肚量不宽洪。

下司衙役该打，因为是由于对我供应不备，接送不齐，不打。吏使作奸犯科，是害民蠹虫，依法惩治。如果是供应不备，接送不齐，也应该体恤宽容。既能使自己学会克制，又保存了官家的面子。

左右吏员该打，因为我做事不周，过误失检，不打。吏员玩乎职守，是衙门蠹虫，就应该及时除名。如果是趋承末节，不能敏捷立功，错误小失，应该根据情由从宽治罪。韩魏公宽恕撞碎玉杯的小吏，夏忠靖公饶恕活织金赐的衣吏，这都是值得我作为老师而效法的。

四莫又打

【原文】 已拶莫又打：语曰：十指连心肝。拶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复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殒命。尝见人曾受拶者，每风雨之夕，叫楚不宁，为其已伤骨也。嗟乎！均是一般皮肉，何忍心至此？

已夹莫又打：夹棍重刑，人所难受。四肢血脉，奔逸淆乱，又加刑责，岂有不死？且夹棍不列五刑，岂可轻用？下人以力为食，一受夹棍，终成痼疾，决难趁食，切宜怜念。人谓审强盗宜用，余谓强盗因夹招承，此心终放不下。惟多方设法，隔别细审，令其自吐真情，于心才安。此等大刑，可以终身不用。

已打莫又打：方才责过，又加复责，雪上加霜，痛楚倍甚。酷刑之官，每喜为之，自得残忍之报。

要枷莫又打：先打后枷，屈伸不便，疮溃难调，每多致命。可待于放枷时责之。

【译文】 已经被夹了手指的人莫打：常言说：十指连心肝。夹指之人，血方奔心，又再用刑法，心慌血入，必然致命。我曾见被夹十指，每逢风雨变换

之时，叫苦不止，因为已经伤了骨头。啊呀！都是一般皮肉，何以忍心弄到如此地步？

已用夹棍莫又打：夹棍是重刑，人体难以承受。四肢血脉，奔逸混乱，又再加刑法，哪有不死之理？并且夹棍不在五刑之列，怎可轻易使用？下人凭力气吃饭，一旦受了夹棍重刑，终身都是痼疾，很难自食其力，一定要怜悯。人们说审问强盗该用夹棍重刑，我认为强盗因为重刑招供，我心始终难以放下。最好多方设法，隔离细审，叫自吐真情，于心才安。这等大刑，最好终身不要使用。

已打莫又打：刚才用过刑，又复再用刑，雪上加霜，痛苦倍增。酷刑的官员，常常喜欢干这样的事情，自然会受到残忍的报应。

要枷莫又打：先加刑又带枷，屈伸不便，杖疮难活，常常致死人命。可等到到开枷之时再用刑。

四禁打

【原文】 禁重杖打：五刑轻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当中杖三、小杖五。官之用刑，只见太过，未见太少。若用轻杖，即多加数杖，亦不伤生。且我见责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杖只见数少，而不知其人已负重伤矣。

禁从下打：皂隶求索不遂，重打腿弯，致其断筋而死。或打在一块，同一被刑而死生异，则贫富不同耳。贫者何辜，令其受此？

禁捕役吊打：捕役拿获贼盗，每每私自吊打。其中多有扳扯诬害者。是无辜良民，晦遭大害，急当察禁。

禁佐贰酷打：佐贰首领杂职，不过发比钱粮欠户批查，口角小忿，即或有过应责者，亦止五板十板，以见蒲鞭示辱而已。其大板、大枷、夹棍重刑，原不许杂职私置。即正印官亦止备一二副，以俟不常取用。如各衙遇不得已之事，情真罪当应用者，须备叙情由，赴堂禀请可否，凡不情贿嘱案件，自知收敛矣。盖正印官若用重刑之时，犹有忖量。其佐贰首领，惟利是图，每将势要送来百姓，私衙任意酷打，替人出气，正印官全然不知，岂不大可叹耶？

【译文】 禁重杖打：五刑的轻重，法律有明文规定。大杖一杖，足以相当中杖三杖，小杖五杖。官家用刑，只有太多，没有太少。如果用轻杖，就增加数杖，也不伤生。并且我看到打的杖数多，怒气也消，而杖击已完。如果重杖责罚，只看见杖数少，不知人犯已经负了重伤了。

禁从下打：皂隶求贿不得，重打腿弯，乃至断筋而死。或扶击全在一处，受相同的刑而有的生有的死，就显得十分贫富不均了。贫穷有何罪过，叫他受如此之罪？

禁捕役吊打：捕役抓获贼盗，每每私自吊打，其中多有被诬害的。恐是无辜良民，晦气碰上如此大害，应该及时察禁。

禁佐贰酷打：佐贰带领各种役吏，不过发放钱粮欠户批查，负责口角纠纷，即使有过失的人可以责罚，只不过五板、十板，以表示薄鞭羞辱而已。大板、大枷、夹棍重刑，本来不许杂职人员使用。即使正官也只准备一、二副这样的刑具，以准备特殊的时候使用。如果各个衙门遇到不得已的事情，情真且罪该用大刑的，必须备叙情由，到公堂禀请可否，凡是不合情理的贿赂案件，自知收敛了。正印官如果用重刑之时，尚且忖量。其佐贰首领，惟利是图，经常凭着势力，私衙任意苦打送来的一般百姓替人出气，正印官员全然不知，难道不是十分令人愧叹的吗？

铭心纪要

【原文】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大乐。（唐宜之）

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周九畴。士大夫，若爱一文则不值一文。）

官心不可偏向，有则人窥知。（薛文清。凡有偏向，是自开钻刺之门。昔有官，见一走卒敏捷，呼用稍勤，下人即有趋重之意。以是知为官者，当明白正大，不可有一毫偏向。）

左右非公事，不可与语。（张文忠。深体此言，断却许多流弊。胥役不得有权。）

治狱有四字要法，曰“公葱明刚。”（薛文清。公则不偏，葱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

为官最要安重，众所瞻仰，一言不当，殊生愧赧。（薛文清。言行端庄一句，是为官要法。否则远近传说，便为官玷。）

为官只是淡无嗜好，静不多事，便是生民无限之福（程明道。试看多事之官，则民多苦怨。但切不可厌烦恶事，若视民之冤抑，置之不理，反为静害。）

为官三字要法，曰“清慎勤。”（吕居仁。知此三者，才知所以持身矣。）

官虽至尊，决不可以人之性命，佐己之喜怒；官虽至卑，决不可以己之生平，佐人之喜怒。（佘六成。大功德，大气节。）

催科不扰，即是催科中抚字；刑罚不错，即是刑罚中教化。（安赵纯。全在不扰、不错。）

政令以通下情为急。（薛文清。虽曰天理王法，亦要下合人情。）

为官者，清畏人知，政戒骇俗，气象切忌激昂，言辞定要谦逊。（文纯公。为官要法。）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器人？（吕东莱）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减一事。（耶律楚材）

锄奸杜佞，要放他一条去路。若使之一无所容，譬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尽，则一切好物俱咬破矣。（陈眉公。事做已甚，便启乱端。此过犹不及之义也。）

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贪官污吏侵渔百姓，甚于盗贼。此而不除，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陈白沙）

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罗豫章。才是真心。）

当官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真西山。所谓“清慎”之外，必要“勤”字。）

当官清慎，可以远辱。设心处事，戒之在初。（朱凤台。前人云：“与其巧持于末，何如拙戒于初。”真至言也。）

为官之道，以不取为与，以不扰为安，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弊。（吕叔简。官一取，则民财竭；官一扰，则民疲于奔命；官一害，则民身丧家亡；官一好事，则地方不享无事之福。此真铭心要言。）

任事者，当置身于利害之外；建言者，当设身于利害之中。（陈眉公。为官看得利害大明，则难事谁人肯做？）

与其得罪于百姓，不若得罪于上官。（吴芾公）

与其进而负于君，不若退而合于道。（李卫公。吴公是止剥民以媚上台者，李公专为庸禄无才而贪位慕禄者。凡为官，俱当自问于心。）

非甚不便于民，且莫更改；非甚有益于民，切莫轻举。（唐宜之。事要斟酌尽善。）

凡人之性，专务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当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韩魏公。因循误事。）

天下事愈从容，则机括愈生。熟思则得其理，缓处则得其当。（李若谷。甚的事不因忙里错了。）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是为官三要。（薛敬轩）

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其实。（薛文清。须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一篇。）

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范忠宣）

我不畏铁钺，而畏匹夫之口；我不爱珠玉，而爱赤子之心。（张西江。民言可畏。）

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薛敬轩。诸事俱要谨慎。）

事来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陈龙川。凡莅官处事，此三莫切要。）

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数何如。（朱晦庵。全要能衡轻重。）

狱事人命所系，尤当尽心。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出有罪为能，而不思善良之无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则不可无也。（朱晦庵）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中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张忠定。“不言”二字，是秉心幽独处。）

欲当大任，须是笃实。（程明道。扼其至要。）

为政须要平其心。先不平其心，虽好事亦错。（沙一驹）

滥准株连、差拘监禁、保抽淹久、解审照提此八者，狱情之大忌也。仁人之所隐也，居官者慎之。（吕叔简）

世上没个好做的官，虽抱关之吏，也须夜行早起，方为称职。说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吕叔简）

勿谓卿官过客，口大难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卑，不得上闻，而不恤小民。（海刚峰）

做事不求快心，求安心；立法不要人畏，要人服。（袁了凡）

题目张大，不能实落下手，不谓兴革。（海刚峰。实落便难之处。）

以狱讼、文移、催征为末；以教民耕织、转移风俗为首。（海刚峰。下一句国泰民安，皆由于此，岂是小事。）

士子喜闻谀言学问必不进；缙绅喜闻谀言，晚节必不终。（屠赤水。谀言，最害实事。）

临民者，宁可于法之内减一分，不可于法之外加一分。（唐宜之）

官府听讼，如身在两造之中。不得已而用刑，亦如身当其痛，庶无妄刑。贿赂嘱托，自不能入。（唐宜之。仁人之言。）

词讼宜少准速问，然后士农工商得安其业；准多而问迟，徒与吏胥作马牛耳。不闻不见之中，号哭之声彻鬼神矣。（唐宜之）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不过好自用。武侯、王安石，足以观矣。（陈锡龙。全在不耻下问，通达人情。）

前辈见人仕宦，而广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则难以立朝。”宜详味此者。（沙一驹）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沙一驹）

处事了，不形之言，尤妙。（沙一驹。自夸而人鄙诮。）

“忍”之一字，众妙之门。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陈眉公。非独为官，涉世亦要。）

四方陈请，廷臣面对，建置更革，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不知一旦施行，片言之出，兆姓蒙害。（沙一驹。识浅之人，每喜多言妄议，害民甚多，最为可恨。）

当官临事，切戒躁急。躁急则先自处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窥伺机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己甚害。（吕东莱。涉世亦然。）

安重深沉者，能处大事。（沙一驹。凡闻事不喜不惊者，可以当大事。）

吏人不怕严，只怕读。盖当官者详读公案，则情伪自见，不待严明也。（吕叔简。自令凛凛。）

后生乍到官，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以此被重谴，良可惜。（海刚峰）

同民好恶，固为政大要，同贤者好恶，尤同民大要。（王阳明）

令民田畴有禾黍，不必有醴泉芝草；令民伏腊有鸡豚，不必有麒麟凤凰。（邹聚所。实在干济。）

【译文】　清心省事，为官之人至为重要，如此就会有无限欢乐。（唐宜之）

只有公道才会产生出清明，只有廉洁才会产生威信。（周九畴。士大夫，如果爱吝一文钱就连一文钱都不值了。）

当官人的心不何偏向，有了偏向就会被窥知。（薛文清。凡有偏向，是自己打开钻营之门。过去有一位长官，看见一个走卒机敏，唉用较勤，下面的人就有趋之意。因此知道为官的人应该光明正大，不可稍有一丝偏向。）

如果不是公事，不可告诉左右之人。（张文忠。深深体会这句话，可以防止许多流弊。小吏不会弄权。）

治理狱案有四字要诀，叫做“公从明刚。”（薛文清。公正就不会偏心，从容就不会苛刻，明白就能普照，刚强就能够果断。）

为官最为重要，众所瞻仰，一言不当，终生羞愧。（薛文清。言行端庄一句，是为官的要诀。否则远近传言，便是污官。）

为官之人只有淡泊而无嗜好，好静而不多事，这是人民无限的福气。（程明道。试看多事的官员，那么民众就会有很多苦怨。但是切切不可厌烦恶事，比如看到百姓的冤情而置之不理，反而是因静而成害。）

当官的三字要法，叫做“清慎勤”。（台居仁。知道这三字要法，才知道用

什么来持身。）

当官到了最高地位，决不能用人的性命来反映自己的喜怒哀乐；当官到了最低地位，决不能用自的生平去反映他人的喜怒哀乐。（佘六成。崇尚功德，重视气节。）

催促科税而不打扰百姓，这就是催科中的“抚”字；刑罚不发生错误，这就是刑罚中的教化。（安赵纯。全在于不扰民，不错判。）

政令最关键的是合乎下情。（薛文清。即使叫做天理王法，也要下合人情。）

为官的人，清怕人知，政戒骇俗，气象切忌激昂，言辞定要谦逊。（文纯公。为官要法）

当官的人先以暴怒作为戒备。事有不可，应该认真处之，必无不中的道理。如果先暴怒，只能害自己，怎么规范他人。（吕东莱。）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减一事。（耶律楚材）

锄除奸诈杜绝佞臣，要放他一条去路。如果叫他们无处容身，譬如阻塞鼠穴，一切去路都被阻死了，那么一切好的东西都会被咬坏。（陈眉公。事情做到极点，便是开启了乱端。这就是超过与还没达到都是一样的深刻含义。）

救百姓在水火之中，惟恐不早。贪官污吏侵犯百姓，在盗贼更甚。这样的东西而不除，即使有良法美意，谁又去实行呢？（陈白沙）

在朝廷的人士，应该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土。（罗豫章。才是真心。）

当官的人一日不勤，下面必受其害。（真西山。所谓“清慎”以外，还要一个“勤”字。）

当官的人清慎，可以远离耻辱。设心处事，戒之在初。（朱凤台。前人说：“与其巧持于末，不如拙戒于初。”真是至理名言。）

当官的奥妙，把不获取当成给予，把不骚扰当成安定，把不侵害当成利益，把所行天事当作兴利除弊。（吕叔简。当官的一旦搜括，百姓就会财竭粮尽；官家的一旦骚扰，民众就会疲于奔命；官员一旦侵害，庶民就会家破人亡；当官的一旦好事，那么地方就享受不了天事之福。这真是铭心的妙语。）

负责事情的人，应该置身于利害之外；进言的人，应当把自己放在利害之中。（陈省公。为官的人把利害看得分分明明，那么难做的事谁肯去做呢？）

与其得罪百姓，不如得罪长官。（吴芾公）

与其竞进而辜负君王，不如后退而合乎道义。（李卫公。吴公是只知剥削百姓去取媚上司的人，李公专为庸禄无才而贪恋俸禄的人。凡是为官，都应该扪心自问。）

不是对民众十分不便，就切莫更改；不是对民众十分不利，就切莫轻举妄

动。（唐宜之。做事要反复斟酌使之尽善尽美。）

但凡人的本性，专务苟且。明天有事，今天得且过。当官的人，不可徇其私意，玩乎职守而不去治理天下。（韩魏公。因循误事。）

天下的事情越是从容，那么权柄越灵活。深思熟虑就会得其道理，缓处就会得其道义。（李若谷。……事情不会因为忙里出错。）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这是为官的三个要点。（薛敬轩）

左右人的话，不可轻信，必须审其实。（薛文清。必须“左右人都说‘贤’，未可也”一篇。）

只有勤俭可以帮助清廉，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德行。（范忠宣）

我不害怕兵器，而害怕匹夫之口；我不喜爱珠玉，而爱赤子之心。（张西江。民言可畏。）

一字不可以轻易答应他人，一言不可以轻易许诺他人，一笑不可以轻易给予他人。（薛敬轩。诸事都要谨慎。）

事情来了不要放过，事情去了不要追悔，事情多了不要害怕。（陈龙川。凡是为官处事，这“三莫”很重要。）

天下的制度，没有全利而无害的道理，只看利害多少例如。（朱晦庵。全要能够衡轻重缓急。）

狱案的事情关系到人命大事，尤其应该尽心。近世流俗，为暗中施德于人论调所迷惑，多以枉法减轻处罚有罪之人为能，而不去思考善良的人们无处求告。这种做法是有弊病的，不可不加戒备。哀怜自矜而不喜之心，不可没有。（朱晦庵）

廉法不说贫穷，勤奋不说辛苦，中庸不说自己功劳。有了这些就可以事君。（张忠定。“不言”二字，是秉心幽独处。）

要想担当重任，必须笃厚诚实。（程明道。扼其至要。）

为政需要平心。首先如不平心，即使是好事也会出错。（沙一驹）

滥准株连、差拘监禁、保掩拖延、解审照提这八个方面，狱案之情的大忌。仁德之人的隐衷是居官的人应该慎重对待。（吕叔简）

世界上没有好做的官，即使是守官小吏，也必须夜行早起，方可算得称职。说做官好的人便不是做好官的人。（吕叔简）

不要说卿官好像过客，口大难犯，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卑，不得把话传上去，而不抚恤小民百姓。（海刚峰）

做事不求快心，只求安心；立法不要人害，只要人服。（袁了凡）

题目名义张扬广大，不能落实下去，不能说是兴利除弊。（海刚峰。落实便难以有着落。）

以狱讼、文移、催征为末事；以教民耕织、移风易俗为主。（海刚峰。下一句国泰民安，都是由于这个，这岂是小事。）

士子喜欢听信阿谀之言，学问一定不会长进；缙绅喜欢听信阿谀之言，晚节必定难保。（屠赤水。阿谀之言，最害实事求是。）

管理百姓的人，宁可于法之内减一分，不可于法之外加一分。（唐宜之）

官府审训，如身处原告、被告之间。不得已而用刑法，也如身处其痛，这大概就不会妄加用刑了。贿赂说情，自然不能进来。（唐宜之。这是仁人的言语。）

词讼应该慢准速问，然后士农工商可以安居乐业；词讼准多而问尺，只不过为吏员当牛作马——为这些提供干坏事的机会，长官在不闻不问之中）号哭之声惊天地动鬼神。（唐宜之）

大智之人能够兴邦，不过是集思广益；愚蠢的人之所以谈国，不过是刚愎自用。诸葛武侯，王安石两人足以为观。（陈锡之：全在于不耻下问，通达人情。）

前辈见人仕宦为官，而广求知己。戒之说："受恩多，就难以立朝。"应该仔细去品味这句话。（沙一驹）

士人要在朝廷立住脚跟，要以正直忠厚为其根本。正直则朝廷就会减少过失，忠厚则天下没有哀怜，两者都不可偏废。专一地正直而不忠厚，就会渐渐变成苛刻；专一地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渐渐变得懦弱。（沙一驹）

事情办完了，不用言语去加以形容，尤其美妙。（沙一驹。自夸而被讥诮。）

"忍"这个字，众妙之门。如果能够清慎勒之外，更专心于忍，什么事情办不了呢？（陈眉公。不仅仅是当官，处世也很重要。）

四方陈请，廷臣面对，建置更荣，或书生看重游说，不谙百姓之事，轻于献计。殊不知一旦施行，片言只语一出，天下百姓就会被害。（沙一驹。见识浅薄之人，经常喜欢多说妄语。害民甚深，最为可恨。）

当官作事，切忌躁切不安。躁切则先让自己应及不暇，哪里有时间去理事？加之猾吏奸民，窥伺机会，谋取利益。不只是害人，对自己害处更大。（吕东莱。涉世也是如此。）

安稳持重深沉的人能够办大事。（沙一驹。凡是听到事情不喜也不惊的人，可以成就大事。）

吏人不怕严格，只怕长官明白案情。因为当官的人详谈公案，那么案子的真伪自然会清楚明白，不用严格自然明白。（吕叔简。自己让自己威风凛凛。）

后生初到官府，多被猾吏所引诱，不能自己觉醒。所得只是毫末，一任之间，不敢动。大抵当官之人嗜利，自己所得很少，而狡猾的吏员所得更多。因此受到严重谴责，实在十分可惜。（海刚峰）

顺从百姓好恶，本来是为政的大要，顺从贤者好恶，犹顺从百姓一样是为

政的大要。（王阳明）

使百姓的田头有禾黍，不必有醴泉的灵芝草；令民伏日、夏日有鸡、猪，不必叫他们有麟麟凤凰。（邹聚所。实在干济。）

座右铭

人命诬赖

【原文】 人命关天，诬赖一节，极为惨酷。下辈恃此放刁，至奴仆胁主人，顽佃梗业主，妻妾制夫长。一有不虞，则乡族乘而攘臂，缙绅因而磨牙。抢家私、辱妇女、缚尸灌汁，以求贿赂，则有子激死母，妻气杀夫，恃多男为赖死之根，指富家为甘脆之货。则有虐尸烧骨，踏门破屋。贫冤对袖手旁观，富亲戚遭殃坐罪，种种未易殚述。世之官长，独谓尸场一检，足以辨冤称快。孰知鱼糜肉烂，鲸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启人自杀，且令父子兄弟，以死为利，暴尸减法。揣其情由，与手刃无异。令既难概置不理，但严诬告加等之法。凡药死，缢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拟问如律。其系亲人逼死，以为图赖之本者，勘明重惩。有乘乱索骗，冒认挟打者，严究号令。庶亲戚无利死之心，风俗无搬抢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译文】 人命关天，诬赖之事，最为残酷无情。下辈依仗这个放刁，乃至奴仆胁迫主人，凶暴而贪婪的佃户为难地主，妻妾控制丈夫和正妻。一旦发生意外之事，那么同乡同族乘机振臂，缙绅因此磨牙，纷纷表示极端痛恨。抢劫家私，污辱妇女，缚尸灌汁，去求贿赂，就会出现子激母死，妻子气死丈夫，依仗男子多而为赖死之根，把富贵人家看成甘美的食品。就有虐尸烧骨，破门入室。贫穷的冤家对斗袖手旁观，富裕的亲戚遭殃犯罪，如此种种，实难尽叙。世上的长官，只说到尸场去检查一下，就足以辨明冤屈而令人称快。谁知道鱼糜肉烂，鲸吞虎噬，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这种弊端不除，不只叫人自杀，而且还叫父子兄弟以死谋利，暴尸灭法。揣度其情由，与自己亲手杀人没有什么不同。法令既然难以一概置之不理，只可以严格执行诬告加倍治罪的法令。凡是服毒而死，缢杀而死，投水而死，如不立即自首，应该以刑律加以考问。其系亲人逼死，企图作为诬赖之本的，查证明白，立即重罚。有乘乱行骗，冒认挟打的，应该严究号令。或许亲戚无靠死而获利之心，风俗没有搬抢的祸害，其保全的人不是很多吗？

多事之害

【原文】　凡奸猾吏胥，不利无事。盖无事则法行令熟，何所生衅？乃往往以为图兴利之说，怂谀官长，有增丁、核饷，及税亩、丈量，种种而起。上开一孔，下钻百窦，纳贿一身，丛谤上人。城郭富家，犹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识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陈，见里长则面色青黄，望公门则心胆惊战，稍有桀骜者，皆得望风索骗。于是狱讼日滋，愁怨日积，而太平索然尽矣。岂无有心人而坐此耶？（说到山谷僻陋，真可怜恻。）

【译文】　凡是奸诈吏员，无利不干事。因为无事就会法行令熟，何处可生挑衅？乃往往以为贪图兴利之说，怂恿献媚长官，于是增丁、核饷，以及税亩、丈量，种种事情因此而起。上面打开一个小孔，下面就会钻出一百个窟隆，纳贿的只有一个人，诽谤聚集长官。城郭富家，尚且能够支吾一下，若像山谷僻陋之人，目不识丁，哪里认识文告，耳朵辨不清官音，舌头说不清一般事情，看到里长就面色青黄，望见公门就心惊胆颤，稍有桀骜不训的人，都得望风行骗。于是狱讼日日增多，愁怨日积，天下太平索然，何日来临。难道没有有心人去窥伺这个东西吗？（说到山谷僻陋，真叫人可怜，恻隐之心顿生。）

急救伤裂

【原文】　叶公南岩刺蒲时，有群哄者诉于州。一人流血被面，脑几裂。公见恻然。时家有刀疮药，公入内自捣药，令舁至幕厅，委谨厚廨子及幕官曰："善视，勿令伤风。此人死，汝辈责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审敷，收仇家于狱而释其馀。友人问故，公曰："凡人争斗无好气。比人不急救死矣。此人死，即偿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证连系，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斗殴罪耳。且人情欲讼胜，虽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几，人愈而讼遂息，保全数十人。（上之体恤下情，件件精细。大事化为无事，绝妙经济，即是圣贤心思。）

【译文】　叶公南岩为蒲州刺史时，有一群人到州诉讼。有一个血流满面，脑袋差点破裂。叶公看到恻然。当时他家中有刁疮药，叶公入内亲自捣药，令人抬到幕厅，对恭谨朴实的小吏和幕官说："好好照令，不要叫他伤风。这个人死了，就是你们的责任。"他的家人不许近前。叶公略加审诉，把仇家收在狱中而把其余的人释放了。友人问其故，叶公说："凡人争斗无好气。此人不急救就死了。这个人死了，即偿命一人。寡人的妻子，孤人的儿子，又干证连系，不只一人家破。这人病好了，只不过一个斗殴的罪名。并且人的心情都欲讼胜，即使不要骨肉也甘心。我之所以不令其家人靠近。"不久，这个人病愈，诉讼也停

下了，保全了数十人。（上面体恤下情，件件事情都应精细。大事化为无事，绝妙经济，这就是圣贤的心意。）

贵有益

【原文】　君子处世，贵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吾见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试用多无所济。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安，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稼穑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自难以应世经务。（历数庸才俱确，只“有益”二字括尽。）

【译文】　君子生活在世界上，贵在有益于物类，不好高谈阔论，左琴右书，浪费人君禄位。我看见那些文学之士，品评古今，就像谈论掌文一样熟悉，但是一用起来毫不济事。居住在太平盛世，不知道有丧乱之祸；处在朝廷之中，不知有战阵之急；保养俸禄之资，不知道有稼错之苦；位处吏民之上，不知道有劳役的辛勤。像这样，自然难以应世经务。（历数庸才之弊都实在，只“有益”两字能够包括得尽。）

治权贵

【原文】　凡治事涉权贵，须虚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令之无理；若其无理，亦不可畏势，曲令之有理。政令见得无理，只须作录常公事看断，过后不须拈出说。寻常犯权贵取祸者，多是张大其事，邀不畏强御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处得平稳安帖，彼虽不乐，视前则有间矣。（须要铁面，若避嫌畏势，则公心何在？）

【译文】　凡活事涉及权贵，必须细心查看道理之所在。如权贵有理，不避嫌疑，所以判这些人无理；如果权贵无理，也不可畏惧权贵，屈令之有理。政令见得无理，只须作下记录当寻常公事看待，过后不须再说。寻常冒犯权贵而取祸的人，很多都是虚张声势，获取不畏强暴的美名，所以他们心中不平。如果处理得平稳妥帖，那些人即使心中不平，视前面之事就明白一点了。（需要铁面无私，如果避嫌畏势，公心何在？）

仕有五瘴

【原文】　仕有五瘴：急催暴敛，劫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攻金攻木，崇饰车服，此工役之瘴也；盛陈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此五瘴，即不居瘴地，亦有瘴害。）

【译文】　仕有五种毛病，急征暴敛，劫下奉上，这是租赋的毛病；深文以足，良莠不分，这是刑狱的毛病；侵犯民利，以公肥私，这是货财的毛病；攻金克木，崇饰车服，这是工役的毛病；盛际妻妾，以娱声色，这是帐帷的毛病。（有这五种毛病，即使不居瘴地，也有瘴害。）

用人

【原文】　宋李防为相，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故，答曰："用贤，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因谢绝之使恩归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美词，此取怨之道也。"（深得涉世妙法。）

【译文】　宋李防为相，有要求进用的人，虽然知道其材可取，一定正色加以拒绝，已而选拔任用；有的人不能使用，必用和颜悦色加以对待。子弟问其故，回答说："用贤是皇上之事，我如果答应他们的请求，是卖私恩。因而谢绝他们让恩情归于皇上。像那些不使用的，既失所望，又无好话，这是遭来怨恨的门道。"（李防深得用人的妙法。）

不接异色人

【原文】　为官不接异色人，非独巫祝、尼媪宜疏绝，虽工艺人，亦当用之以时，不宜久留于家，与之亲狎。皆能变易是非，簸弄听闻。儒士固当礼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词，或假字书以媒进，一与之款洽，即堕术中。如房琯为相，因一琴工出入门下，依倚为非，遂为相业之玷。此类当审察疏远，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译文】　为官不能接近怪异的人，不仅仅是巫祝、尼姑等应该疏远，即使是工艺人，也该按时使用，不让他久留家中，与他亲近，都会搬弄是非，混淆视听。对于儒士，固然应该以礼接待，也有并非儒者之人，或者假借文词，或假借字画作为进见媒体，一与他交谈，就陷入了他的诡计之中。此如房琯为相，因为一琴工经常出入门下，依势为非，被罢去宰相。此类事情应当审察疏远，这也是清心省事的一种方式。

官司实学

【原文】　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之事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其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

克治。是簿书、讼狱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译文】 既然有官司这类事，便有人专门去学习官司，这也算是去推究事物的原理。如果问一个词讼，不可因为应对无状，怒从心起；不可因为言语圆转，喜上眉梢；不可讨厌他的嘱托，就刻意治之；不可因为他的请求而屈意听从；不可因为自己的事情繁多，随意苟且判决；不可因为旁人诬陷罗织罪名，就随人的意思去处理。这很多意思都是私学，只有你自知道，必须精省方能查治。因此，簿书、讼狱等，并非实际学问，如果离开了事物去学习，总是会落空的。

便　民

【原文】 欧阳文忠公尝语人曰："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设施何如，但民间称便，即是良吏。"或问公为政宽简，事无弛废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废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谓宽也，不为苛急；所谓简者，不为繁碎耳。"（的是妙诀。）

【译文】 欧阳文忠公曾经告诉人说："凡是管理人的人，不问吏材能否，措役如何，只要方便百姓，民间称便，就是良吏。"有人问欧阳文忠公为政宽简，事情没有弛废的，怎么样呢。回答说："把放纵当成宽大，把省略当成简要，那么就会废弛而让百姓遭受祸害。我之所说的宽，不为苛急；所谓简，不做繁琐的事。"（这的确是妙诀。）

贿赂虐民

【原文】 士人居官，忠君为先，爱民为本。今世大异。王而卿相，下而一命，贿赂公行，直道不立，皇天震怒。何况侵民膏血，自肥一家？扼民噤喉，自谋进取。不公不法，不仁不义。决一胜于目前，结无穷之冤业，劫数来时，福力尽处，则恶报随之矣。是以显宦子孙多不振，势位之家多破败。上天之报昭然，人苦不自觉耳。若速悔心，犹可免矣。

【译文】 士人当上了官，忠君为先，爱民为本。而当今之世都大不相同。上到卿相，下到最低的小官，贿赂公行，直道不立，以致皇天震怒。何况侵民膏血，自肥一家，扼住百姓的喉咙自谋进取。不公无法，仁义全无，决一小胜于眼前，结下无穷的冤业，一旦劫数到来，福力皆尽，恶报随着就会到来了。因此显宦人家子孙多不振，势位之家多有破败。上天报应昭然若揭，只是人不自觉耳。如果迅速悔心，可能还是可能免去。

视俗施教

【原文】 凡莅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见以立科条。虽尝有所受之，亦恐易地

不便。若拂人情而固行之，终必扞格。如病其难行而中变，后有命令，人不信矣。是以初政莫若一仍旧贯，如行之宜，何必改作？或即目未便，熟察而徐更之。人徒见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君子视俗以施教，察失而后立防也。（亦有地同、事同、而今昔之势不同者，政不贵详而贵顺。“顺”之一字，真百世之师也。）

【译文】　凡是当官莅事开始的时候，不可以自出心意建立科条。即使曾经有所受之，也恐易地不便，如果拂违人情而固执己见，最终必然扞格难通。如果因其难以推行而发生变化，将来又有命令，人们就不相信了。因此，初为官长不如遵从惯例，如果行之有效，何必改弦易辙？即或施行不便，熟察而慢慢地更改。人们只见上下相安，而还不知其所自，不也是很好吗？君子根据风俗而施行教化，察失而后就会立防。（也有地同、事同、而今昔之势不同了，政治贵不在于详而贵于顺，“顺”这一个字，真是百世之师。）

廉　勤

【原文】　为官只要廉勤。廉，分内事也。物交势迫，浸不自出，虽欲廉，得乎？推其要，莫如崇俭。莅官之日，无异处家之时；用官之财，不啻用己之财，斯可矣。勤，职当然也。聪明有限，事机无穷，而又衔杯渔色，品奕赋诗，吹竹弹丝，图享宦游之乐。遂至酬应日繁，心力日耗，即俯首涉笔，终归苟且而已。须知大要，莫若清晨鸡鸣听政，家务尽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凡事之所当办，时时察之，汲汲行之，毋谓姑俟来日。则事无不理，而心亦宁矣。（勤俭清心，是扼要俱刻不可少。）

【译文】　为官之人只要廉洁和勤劳。廉洁是当官人的份内事。物交势迫，浸不自出，即使想廉洁，行吗？推其关键的所在，莫如崇尚节俭。当官之日，与处家之时一样；用官家之财，不啻使用自己的财产，这样就可以了。勤劳是当官人职务的要求。人的聪明有限，事机无穷，而又衔杯渔色，品奕赋诗，吹竹弹丝，贪图游宦之乐。因为弄到应酬日繁，心力日耗，即使俯首涉笔企图著书立说，终归也不过苟且而已。必须知道为官大要，没有比清晨鸡鸣听政，家务尽皆不管。不要以酒色自困，不要以荒乐而自戕。凡是应该办的事情，应该时时检查，孜孜不倦地实行，不要说姑且等到来日。那么事情无不有理，而心也里也安宁。（勤俭可以清心，扼要俱刻不可少。）

居官事宜

（清）石成金

谨身要法

谨　始

【原文】　选有官职，不论大小，以贵为民上。当即立志，要做好官，专为百姓伸冤理枉。惟以清廉自誓，不独己有受用，没冤家，即子孙亦昌盛远大矣。奈为官者，见利生贪。虽或暂富，犹若冰山。其子孙非但贫贱，且而果报，有难忍言者。试看多人，指不胜屈，总因丧心。损人之财，岂能享用？甚可畏哉！

【译文】　选任官职，无论大小，都贵为民上，应当即刻立志做好官，专门为百姓洗雪冤案，清理屈枉。用清明廉洁自我约束，不只是能使自己得益，没有冤家仇人，就是子孙也会永远昌盛。怎奈当官的人，一见到钱财就生贪心。即使一时因贪致富，也只能像冰山那样不能持久。他的子孙不但要贫穷低贱，还会遭到因果报应，有的甚至让人难以忍心说出来。试着看一看，有无数人落得这样下场，都是因为丧失了良心。损害别人而得到的钱财，怎么能够享用呢？太可怕了！

戒　偏

【原文】　持身须要检点清白，切不可轻与人交，恐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独贿赂可以污人，即如好技艺，则星相医卜者投之；好奇玩，则古董书画者中之。嗜好一偏，或投机阱。虽诗文之交，亦有怡情败事者，不可不谨。况偏人之材质不同，而溺于意向所偏，自己不觉人将以偏处乘之，投吾所喜，激吾所怒，败事常必由此。随我气质所偏，便当力治。前人弦韦之意，亟宜知也。

【译文】　做人应该保持检点清白，千万不能轻易与人交朋友，恐怕一旦受到坏的影响，自己便受到钳制。不只是贿赂可以玷污人，即使自己喜欢技巧艺术，观星相命之人，医生占卜之士也会投其所好；喜欢珍奇古玩，搞古董书画的就会加以利诱。嗜好一偏，就可能会掉入陷阱。即使只与人进行诗文的交往，

也有因为感情好而败事的。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况且有偏好的人资材气质与别人不一样，往往会沉溺在自己喜欢的方面，自己认识不到别人会从自己偏好的地方乘机而入，投合我所喜欢的，激发我所愤怒的，为官败事经常由此引发。应当针对我气质的偏好，尽力纠正。前人佩带弓弦自警性缓、佩带兽皮自警性急的深意，是实在应该知道明白的。

立　信

【原文】　信者，居官立事之本。与民信，则不疑，而事可行矣。期会必如其约，毋因冗而违；告谕必如其言，毋因事而改。行之始，必为之终；先诸人，必先诸己。待士大夫，尤当以信处之。虽有事相托，势不可行，必婉言开阐，明告其所以不可以行之由。毋面诺背违，毋阴非阳是。待同僚亦然，有过必规，有言必践，久久自然孚洽。若一时欺诳，则终身见疑矣。

【译文】　威信是做官办事的根本。对百姓讲信用，百姓就不会怀疑，事情就能办好。定时要做的事，必须按时去做，不要因为事情繁难而违背；通告人以后，必须按通告的话去做，不要因为有特殊的情况而更改。既然已经开始实行，必须把它做完；要让别人当先，必须首先自己当先。对待士大夫，更应该凭信用来与之相处。即使对方有事相托，自己却不能办，也必须婉言开导解释，明白告诉他不能办的原因。不要表面上答应而暗地里违背，不要心里认为错误却说成是正确的。对待同僚也应该这样，有过错要进行规劝，使之改正，自己说过的话要一定照办。时间长了，相互关系自然和谐融洽。如果一时欺骗迷惑别人，这一生都要被人怀疑。

崇　默

【原文】　言者，吉凶荣辱之枢机也。为官常默，令旁人不能窥测。是非曲直，止以数言剖之。所谓“万言万中，不如一默。”方喜方怒，尤宜讷言。盖轻诺招尤，漏言偾事。一词轻发，驷马难追。是以寡言者，存心养气、修德蓄威之助也。三缄之谕，君子慎之。

【译文】　说话，是吉凶荣辱产生的关键时机。做官经常保持沉默，会让别人感到莫测高深。是非曲直，只用几句话就能剖析明白。这就是常说的“一万次说话，一万次说中，也不如一次沉默。”正要欢喜或正要发怒时，尤其应该沉默。因为轻易许诺容易招来怨恨，走漏言语，会使事情败露。一句话轻易说出口，就无法收回。因此少说话有助于修养身心、提高德望。三缄其口的告诫，君子应当谨慎牢记。

存　仁

【原文】　为官须要仁以存心，恕以立政。如催科，则思民有朝食不饱者；用刑，则思民亦父母所生者。鳏寡瘫瘦，皆吾赤子，虽隶卒下人，不轻怒詈。至于盗贼，亦须多方推问。歼厥渠魁，分别轻重，慎勿轻施诛剿。要知天道好还，刑官无后。谚云："一世为官，三世打砖。"专指偏酷而言，切宜慎之。若姑息煦煦以为恩者，则又错矣。

【译文】　做官应该用仁爱来保持良心，应该把宽恕作为执行政务的原则。例如催促赋税时，要想到百姓有吃不饱的；行刑处罚时，要想到百姓也是父母所生之人。鳏寡病弱之人，都是我的赤子，即使是隶、卒这样的下人，也不能轻易打骂他们、向他们发怒。至于盗贼，对他们也应该多方审问，消灭其中的罪魁祸首，对罪行轻重不同的分别处理，不要轻易加以诛戮。要知道天道讲究因果报应，掌管判刑的官员会断子绝孙。谚语说："一世为官，三世打砖。"是专门对任刑偏酷的人说的，千万要谨慎。如果对犯法之人加以纵容，过于宽恕，以为这样才是恩德，那就又错了。

充　量

【原文】　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济。盖容则恕人，忍则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一善之长，即为炫暴；一言之誉，即为动容。皆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昔人谓量随识长，闻事不喜不惊，乃可以当大事。

【译文】　有宽容之心，品德就会大度，有忍让之心，事情就会办得顺利。因为宽容就能原谅人，忍让就能禁受得住任何困难。别人有一点触犯，就勃然大怒，一件事情不顺利，就气急败坏；有一点儿了不起，就炫耀不休；别人有一句表扬的话，就忘乎所以。这都是没有涵养能力的少福之人。前人说气量随着见识增长，听到任何事都能保持冷静，不乍惊乍喜，这才可以办大事。

习　俭

【原文】　一切酒色服食器用，凡可娱心悦目者，一旦登仕，随意为之。只图眼前快乐，不顾帑俸亏虚。更有丧心受浦以供挥洒。又有一种，多方馈营上司，以买虚浮之体面。一朝事败，罪犯难逃。何如节俭淡泊之上计耶？

【译文】　对所有酒宴、女色、衣服、饮食、器皿、用度，凡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旦当上官，就随心所欲地享受。只贪图眼前的快乐，不顾官库空虚。更有的人丧失良心，接受贿赂，以供自己挥耗。又有一种人，多方向上级送礼行

贿，买来虚浮不实的体面。有朝一日事情败露，必将罪责难逃。哪里比得上节俭淡泊这个好办法呢？

力　勤

【原文】　钱谷刑讼，事案繁多，虽朝夕治理，尚不暇给。若或逸乐，以至纵情诗酒，留意声色，将政事委人，奸弊百出，最为大害。所谓勤得一日半日间功，审出许多隐弊情形也。

【译文】　做官之人征收赋税、处理诉讼，即使一天从早到晚地忙碌，时间尚且不够，如果贪图安逸享乐，甚至纵情诗酒，专心声色，把政事交给别人代理，就会导致许多弊病出现，这是最严重的危害。所谓勤奋一天半天的时间，就审察出许多隐秘有弊病的情况来。

寡　交

【原文】　昔人谓受恩多，则难以立朝。凡一切知交，若相往来，或遇喜寿，不得不相祝饮。彼则招摇打点，如不应命，则怨声肆起；若稍为曲从，又民冤沸腾。居官惟以寡交为第一法。

【译文】　前人说受人的恩惠多，就难以上朝当好官。凡是相知朋友，如果互相往来，有时遇上喜事或过生日，不得不互相祝贺，痛饮求乐。对方一定会大肆张扬，行贿托情，如果不答应，就会怨声四起；如果稍微屈从，又会引得民怨沸腾。做官只有把少与人交结作为第一个原则。

远　嫌

【原文】　嫌疑之事，易生谗谤，当防于未然。杂流之人，不可交；嫌疑之地，不可往；非礼之馈，不可受。内言不可出，外言不可入。富户徘优一切外人，尤不可私见、私语。要知一涉嫌疑，则奸诡得以指名诳索，仇疾得以造言嫁祸。凡吏胥巧滑，每能先意规伺，若乐其便于使令，少加辞色，则为下民耳目所归。狐假鼠偷，奸欺万状。须要六房书吏，值日轮流。门隶细人，随便差遣。小事呼唤，不必专名。公务往来，动宜稽察。当堂问断，毋许假公咨禀。私衙封闭，勿令无事出入。到家迎接者，尤宜远嫌。出路跟随者，务严约束。如此则上听不偏、下民无惑矣。

【译文】　有嫌疑的事，容易引起谗言和诽谤，应当在没有发生时加以防备。杂流人等，不能与之交往；有嫌疑的地方，不能前往；不是合乎礼义的馈赠，不要接受。家里的话不能传布到外面，外面的话也不能让它传到家里来。富户和舞女乐伎戏子等外人，尤其不能私自接见、私自与他们谈话。应该知道如果涉

入嫌疑之事，那么奸猾诡诈之人就得以借机欺骗勒索，与自己有仇、怨恨自己的人就得以捏造谎言转嫁祸端。凡是机巧奸滑的小吏，往往善于揣度窥测长官的心意，如果喜欢他们便于使唤命令，对他们稍微好一些，他们就会成了百姓们关注的对象，他们借着长官的威势，行各种奸邪不法之事。应该让各机构中承办文书的吏员，轮流值日。手下的办事人员，随便差遣。处理小事时，不必派专门的人。公务往来，应该对办事人随时稽察，当堂询问明白，作出决定，不许他们借着公家的名义自作主张。私人住处要严加封闭，不要让其他人无事出入。对到家中请求接见的人，更应该避开嫌疑。对外出时跟随的人，一定要严厉约束。这样的话上级就不会听信偏颇不实的谗言，下面的百姓也就不怀疑迷惑了。

惩　忿

【原文】　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则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必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译文】　七情中比较偏执的，以发怒为最严重。抑制发怒就像救火一样，要靠忍让。发怒不只损人害物，还会影响事情的办理、伤害身体。凡是做官的，在判定刑罚时发怒，就会显得残酷，造成冤案；在公事上发怒，就会使公事办理得错误混乱；迁怒于别人，就会使人怨恨背叛。应当涵养气质，扩大心胸。受到没有道理的触犯，必须想到这是明智的人应该容忍的；得到无故的给予，必须想到其中隐藏的祸端。在事情发生前就要经常思考，用感情来宽恕别人的失误，用道理来遣责别人的罪过。这样就会风平浪静，非但没有祸患，还可以保养身体。

守　谦

【原文】　傲为凶德，切不可有。今人有自恃才能，而慢上官；自矜清廉，而夸同列；自恃科甲，而轻士夫。有一于此，皆足以丧名败德。须要虚己受人，示其能听；卑于下人，示其能容。无骄心，无傲色，无矜辞。民安而视之若伤，政成而视之若庞，颂感而视之若谤。终日兢兢，不敢荒怠，可从政矣。

【译文】　骄傲是一种不好的品德，千万不能有。现在有的人自恃有才能，就怠慢上级官员；有的自夸清明廉洁，就在同事中自我炫耀；有的自恃是科甲出身，就轻视普通士大夫。上面的事只要有一件，都足以使人丧失名声败坏德

行。应当为人谦虚，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以显示自己能够听从他人的意见；在比自己低的人面前也很谦卑，以显示自己能够容让。没有骄傲的心意，没有傲慢的颜色，没有自夸的言辞。百姓本来平安，也要像在他们受到损害时那样对待他们；政事本来有很大成就，也要像没有办好那样看待它；对别人的颂扬，要像诽谤一样看。终日小心谨慎，不敢荒废怠慢，这样就可以当官办事了。

勿　炫

【原文】　凡为官虽欲兴利除害，与民造福，俱要浑厚深沉，不可炫露，致人窥测。如知我欲抑豪强，则牵涉土豪名色；知我欲清赋额，则巧诬诡寄钱粮；变换情词，投我意向而启衅多矣。如欲申事，先府后司，不可搀越。其呈禀之词，亦宜谨慎详确。功归于上，令其孚信不积，则事行无阻矣。虽旁县同僚，亦不可炫暴己长，致生嫌妒。事成之后，视为分所当然，韬晦不矜。至于行事，务须详审，不可辄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

【译文】　凡是做官的，即使想兴办有利的事情，除去有害的事情，为百姓造福，也要显得浑厚深沉，不可以炫耀暴露，引起别人的窥探测度。如果让人知道我想抑制豪强势力，就会牵涉到当地豪强的名目；如果让人知道我要清查赋税数额，有人就会行巧使诈，把自己的田产伪报在别人的名下，以逃避田赋差役；有人就会隐瞒和窜改真实情况，投合我的心思，引起许多事端。如果要向上级汇报事情，应该先报到府里，再报到司里，不能够越级上报。向上汇报的言词，也应当谨慎、详尽、准确。把功劳归于上级，让他对自己信任不疑，那么行事也就一帆风顺了。即使在别的县的同僚面前也不可炫耀暴露自己的长处，致使他们厌恶忌恨。事情办成之后，要把它看成是职分内应该做的，隐藏起来，不自我夸耀。至于办事，一定要详尽审查，不能轻易订立新制度，以免与人情不合，以后也难以更改。

防　骗

【原文】　目今骗棍最多，或诱夤谋高升，或诱代积货物，生放大利，一堕其术，竟有挪移库项通融为之。思获名利，多付乌有。罪害罹己，追悔无及，可不戒哉！

【译文】　现在行骗的无赖最多，有的攀附权势以求高升，有的用代替人积存钱物，放贷求大利润来引诱，一旦堕入他们的诡计中，有的官员竟然不惜挪用官库钱财。本来想要追求名声利益，却大多都化为乌有。等到犯罪受罚，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能不引以为戒吗？

果　断

【原文】　需者，事之机也。居官，百务所萃，自非果决，岂能有成？非惟惰误事机，抑且致生奸巧。或听吏书之曲禀，或入门隶之冷言，茬苒拘制，竟成卑贱。上官恶其废事，小民病其牵延，妨政损名，率由于此。须要事既精详，断在必行。其有拟议未决者，不宜先露其端，以为吏卒要索之地。

【译文】　拖延是发生事端的关键时机。做官有繁多的事务需要处理，如果不果敢决断，怎么能够有成就？如果不果断，不只要延误办事的机会，而且会引发奸巧之事。官员有时听信手下官吏歪曲事实的汇报，有时接受门隶私下的进言，拖延时日不作处理，竟变得像卑贱之人一样。上级官员厌恶他荒废政事，百姓不满他行事拖延。妨害政务，损害声名，大多是由于这个原因。应当对所办之事精密详尽地考虑，果断地执行。如果有的事还在商仪拟定之中，没有正式决定，不应该先暴露出来，以免受到官吏走卒们的要挟勒索。

保　终

【原文】　居官固难善始，尤难令终。盖志每怠于宦成，谤多起于去任。近见居官者，一蒙褒奖，便易初心。得代交还，视为传舍。或讽民立碑以颂功德，或鸠民钱帛以佐路需。买办土仪，馈送交结，广携器物，撇剥道途，皆足以致谤败名也。有识者慎之。

【译文】　做官有个好的开始固然困难，但更难的是能够保持到最后。因为人的心忘往往在做官有些成绩时懈怠下去，别人的批评往往发生在离开职务的时候。近来看到一些做官人，一旦受到点儿褒奖，便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等到离职调任的时候，便把原来的职位看成了旅舍。或者命令百姓立碑来颂扬自己的功德，或者聚敛百姓钱财供自己路上花费。或者购买土特产品，馈赠他人以拉关系，大量携带器皿财物，到处剥削搜刮。这都足以导致别人的责骂，败坏名声。有见识的人应该谨慎从事。

瑞鹤堂新语

积谷宜推陈出新

【原文】　万世治平良策，必以积谷为第一议。今亦到处举行矣。但每见春夏之交即散之，究其所以然，则云："积贮既久，恐致潮烂也。"夫积谷非以循虚事而已，盖虑间值凶荒，籴无可籴，贷无可贷，乃以此为不时之需。若岁岁

散之，一旦有急，何以应卒也？是莫善于昔人粜籴之法，夏则平价以粜，冬亦平价以籴。推陈出新，非惟潮烂无虞，而且殷陈可致，积谷庶有实用乎！或曰："粜籴不能无假手，抑勒扣克，则病在民，侵没搀和，则病在官，可奈何？"曰："不然，阿家翁之会计，未尝不假手僮仆也，而粜则获息，籴则获货，何者？阿家翁之切己事，而僮仆不能欺也。"然则我以民事为己事，而吏胥其敢冒万死而窥吾颗粒乎！惟是嫌疑所在，必当详明上司，然后可以安心粜籴。如春夏之交，果属小歉，则用半赈以资播种，是又救于未荒之一法。总之，我能实心任事，则或留或散，无往不可以济民。若未能真实用心，则虽循名粜籴，而渐至销亡，或反不如每年给散者之犹得现沾其惠矣。官员捐助者，给散后方准加级，纪录此项，或于半赈用之。若罚赎，所积断宜粜籴，以为永久之计也。

【译文】　万世治理平定天下的好办法，都必然以积聚粮食为第一。现在这个办法也到处实行了。但是经常见到春夏之交这些积粮就被散发的情况，问为什么这样做，回答是："积聚储存的时间一长，恐怕会导致潮湿腐烂。"积聚粮食不是为了因循虚事，而是考虑到偶尔遇上灾荒，买没地方买，借没地方借，才这样做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每年都要散发，一旦发生急事，用什么来应付呢？还是前人粜籴之法最好，夏季平价卖出，冬季再以平价收购。推出旧的，收入新的，不但没有潮湿腐烂的危险，而且陈粮能派上用场，积聚的粮食这才会发挥实际的效用呀！有的人或许会说："买卖粮食不能不由人来办，他们压抑、勒索、克扣百姓，就会对百姓造成损害，如果他们侵夺吞没或掺入杂物，就会对官府不利，这怎么办呢？"回答是："不会这样，阿家翁计算钱财，也未尝不利用僮仆，卖出就会获得利润，买进就能得到货物，为什么呢？因为阿家翁严切关心自己的事，僮仆欺骗不了他。"既然这样，那么我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小吏们还胆胆冒重罪窥探我的粮食吗？只不过这是容易引起嫌疑的事，必须要详细禀告以上级，然后才可以安心买卖。如果在春夏之交，果真发生轻微歉收，那么就用一半赈济百姓，让他们用来播种，这又是一个在灾荒之前就进行挽救的办法。总之，我能够用真实心意去办事，那么无论聚粮食散粮，都能够救济百姓。如果没有真正用心去办，那么即使名义上实行的粜籴之法，也会逐渐地消亡，也许还反而不如每年散发粮食能使百姓得到点眼前好处呢。官员捐助粮食的，交纳到官库以后才准许加级，并加以记录，有时在半赈时使用。如果是赎罪的粮食，一定要进行粜籴，作为长远的打算。

夫役宜折雇

【原文】　夫役，如河夫、纤夫之类，往往讳言折雇，而徵发人夫，此大不便。河夫惟役土著，则心专而工完。若他处人夫，则其心惟一"逃"字刻刻在

念，不专甚矣，工安得完？且工食每日银四分，在土著可以赡其家，若在他处人夫，犹不足以赡其身。何也？爨具、卧具皆需置办也。彼其子身远涉，称贷而来，皆取偿于工食，所获固已微矣。而督督之吏卒，以其非土著也，又从而苛索之，此其苦有不可言者。至于父母、妻子，平日皆资其力以食，一日就役，则其家一日无从觅食矣；一月就役，则其家一月无从觅食矣。在官府，以为工食不缺，就役分应云尔。岂知其家交困至此？是曷若夫折雇土著之为交得也？

往者，纤夫之苦，伤心惨目，数日前预闭一室，其疲且馁已八九分。及至上纤，而些微裹粮旋为兵厮夺去矣。急以赶纤钱奉上，庶可免于捶楚，否则，刀背鞭稍拉杂而下。夫其枵腹而往，枵腹而回，两日间约有二百里之程，疾驱其后者，如雷电风火之不可以少息也。且又在积疲积馁之后，是以一番兵过，纤夫死者累累。里甲至以银一两雇夫一名而不可得。嗣经题定，每夫折银一钱，给付船户，令用本船水手。船户水手，踊跃用命，赶纤者亦不复需索，里甲雇夫之银，十免其九，而纤夫无道毙之患，民大便之。噫！能于无边苦海中，造出洞天福地，所谓胸有走盘者。由此推之，夫役之宜折雇，必然者矣。

【译文】　官府征发夫役，像河夫、纤夫之类，往往不愿意谈把夫役折合成银两然后雇人承担的办法，而是直接征发人力，这有很大的不方便。河夫只征发当地人承担，那么被征发的人就会专心服役，保证完工。如果征发别处的人，那么这些人一心想逃跑，无法专心了，怎么能完得了工？而且服役人的伙食费是每天四分银子，对于在当地服役的人这些钱还能供给家人，如果在别的地方服役，这些钱连供养自己都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在外地，炊具、卧具都需要置办。他们只身长途跋涉，借钱到这里来，都靠伙食费偿还，自己剩下的本来就不多了。而那些监督的官吏走卒，因为他们不是当地人，又加以克扣勒索。他们的苦难有的让人说不出口。至于他们的父母双亲，妻子儿女，平时都靠他们养活，他们去服役一天，家中就一天没有生活来源，他们去服役一个月，家中就一个月没有生活保障。对官府来说，以为伙食费不缺乏，只要等他们来服役就分给他们罢了。怎么知道他们家中会困苦到这个地步？怎么比得上将夫役折钱雇用当地人的办法得当呢？

以前，纤夫的苦难令人伤心，惨不忍睹，几天前全家省吃节用，攒下粮食供他们上路，他们已经是极度疲劳、饥饿了，等到拉纤的时候，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粮食又被士兵抢去。他们还得赶紧把发下来的拉纤钱交给士兵，也许可以免于遭受鞭打折磨，否则，刀背鞭梢就会交相而下。他们空着肚子去，空着肚子回，两天之间要走二百里的路程，后面还要像雷电风火那样驱赶，一点儿也不得休息，实在不堪忍受，况且又是在经受了长期的疲劳和饥饿之后。因此运一回士兵经过，纤夫就会有许多人被折磨致死。里甲甚至用一两银子雇一名纤

夫还雇不到人。不如定下规矩，每个夫役的劳务折合成一钱银子，交给船户，让他们用自己船里的水手。船户和水手会争相接受，乘船的士兵也不会勒索，里甲雇纤夫的钱，省了十分之九，而纤夫不会有生命危胁，对百姓也十分方便。哎！能够在无边的苦海中造出洞天福地，这就是所谓的胸有成竹的人。由此可以推断，夫役应当折钱雇人，是势在必行的了。

狱不可轻羁

【原文】 目今奉行各州县仓铺俱已折毁，止存监狱，功德大矣。但非关命盗大案，其馀一切事情，轻易不可将人送狱。要知一入其中，拘禁囚锁，牢头禁卒，百般需索，衣食举止，诸事不能自由，种种苦楚。或遇贫薄之家，即有送饭，三日五日，岂能久应乎？倘抑郁饥寒而病，化为鬼怜，迨以一纸病呈递上，而司狱不言所以然也，官府不知所以然也。呜呼，在我初无杀之之心，但其人则由我而死，可不大哀乎？若其家之仰无以事，俯无以畜，更不待言。日复一日，轻则致病，重则转徙。其罪本不及孥，而所受不啻连坐。又无代陈苦情者。至于牢瘟传染，为害尤剧，凡春夏更宜慎之。盖为民牧者，未有不存钦恤之心，只以其人无处安着，吏胥复执成例以进，乃不得已为之。然而手不可滑，心不可松。惟速行审结，则可免于此患。能速审，则虽地远无妨，可即日发落矣。能速审，则虽人众候讯，其无干者，可照式新例，先令宁家。其俟质者，或发总甲，或着原差。总之，外闻既知此案不日便结，则召保亦易。若窃盗有赃无赃，初招已得其概，应刺配者刺配，应杖笞者杖笞，亦复何容久羁？如不即结，恶捕从而导之，今日扳某人，明日扳某人，是其害又不止本犯受之，而又及他人矣。再者，囚粮每日一升，载在律内，而今或缺此项，殊不可解，急须请复。倘或未便，亦须按名自给之。其有者，当严禁克减，时加体察。若夫盛暑，频令扫涤，隆冬量给草絮。在我并未伤惠，而其人赖以全活。仁人用心，谅应如此。

【译文】 目前各州县临时关押犯人的仓铺都被拆毁了，只保留监狱，这可是一件大功德！只要不是与人命和强盗之类的大事有关，而关系到其余的一切事情，轻易不要把人送到监狱里面去。要知道一旦人被关入其中，就要遭受监禁、牢头禁卒的百般勒索，衣食举止，所有的事都不能自由，还要承受各种痛苦折磨。如果出身于贫苦的人家，即使家里来送饭，又能长期供应吗？如果因为压抑或饥寒而生病，最后病死狱中，只不过一张生病报告的纸张递上去，管监狱的人不说明其中原因，官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呜呼，对做官的我来说，本来没有杀害囚犯的想法，但这个人却由于我而死，不是太可悲了吗？如果被关押，上无法孝顺父母，下无法抚养妻子，更不用说其他的了。时间一长，轻的

也将引发疾病，重的还要迁转流离。他们的罪过本来不至于连累妻子儿女，但所受的惩罚却无异于连坐。又没有人代替申诉冤情。至于监狱里瘟疫传染，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凡是春季夏季，更应该谨慎防犯。做官治民的人，不是没有敬爱抚慰百姓的心意，只是因为对这些犯法的人没有地方安置，官吏们又按照以前的惯例处理，他才不得已这样做，一点也不敢放松。只有迅速审理结案，才能避免上述的弊病。能够迅速审理，即使地方远也没有妨碍，可以当天决定处理。能够迅速审理，即使等待审问的人很多，其中没有关系的，可按照新的规定，先让他们回家。其中等待保人的，或者交给总甲，或者交给原来负责捉拿的差人处理。总之，外面的人听说这件案子很快就要了结，那么召唤保人也容易了。如果是盗窃犯，有赃物没有赃物，初次招供既然已经得知了大概情况，应该刺配的就刺配，应该杖责鞭打的就杖责鞭打，又为什么长期关押不予结案呢？如果不快点了结，邪恶的捕快又会趁机诱导他们，今天牵连了某人，明日又牵连了某人，这样的祸害又不止是本来的犯人承受了，还要连累到他人头上。再者，囚犯的粮食是每天一升，法律中有规定，但现在有的地方却不执行令人十分难理解，应该赶快请求恢复。如果有时不方便，也应按着名单自行供给。还有，应该严格禁止克扣减少，要经常亲自视察检验。在盛夏，让人经常打扫洗涤牢房，严冬时给囚犯们按量发放防寒衣物。对官府来说没有什么损失，犯人们却能够因此获得保障。有仁德的人用心，本来就应该这样。

人命不可轻检

【原文】　人命宜速相而不可轻检，前哲盖屡言之。然而不免者，两造争于下，而宪驳临其上也。不知真情全在审询。真情未得，而徒为蒸刮之惨，万一抵偿不果，我心能自安乎？人命假者多而真者少，必速行亲切相验，则无论投河自缢，一见了然。即是病是殴，亦毫无躲闪。如此则决无不抵偿而漫检之弊。至如孝子顺孙，虽挟不共戴天之仇，若说到“蒸刮”二字，其颡必然有此。凡哓哓求检者，皆以尸图利也。我既相验亲切，自有折倒他处。若宪驳则例也，我以缘由一一详明，未有不蒙俞允者。彼檄文一定之字样，宁遂掩其悲悯之心哉？

【译文】　对人命大事应该迅速审查而不能轻易检验尸体，以前有智慧的人经常说到这一点。但是免不了诉讼双方在下面争执不休，上面的宪司屡次批驳。不知获得真实的情况全在于审训。得不到真实的情况，徒然惨忍地检验尸体，万一杀人的人没有受到应有惩罚，我的心能平安吗？人命案假的多而真的少，必须迅速亲自认真检验，那么无论是投河的还是上吊自杀的，一看就明白了。即使是病死或是被打死，也隐瞒不了。这样一定不会出现杀人不偿命、徒然检验尸体的弊病。至于孝顺的子孙，即使与杀人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一听到“蒸

刮”这二个字，必然不愿意追究。凡是叫嚷着要求验尸的人，都是想靠验尸获得好处。我既然亲自明确检验，自然会获得折服人的根据。如果宪司按照规定查问，我把原因经过一一详细禀明，没有不得到见许的。那些檄文上确定无疑的文字，怎么就能掩盖住人的同情心呢？

盗案口供，宜分别裁叙

【原文】　凡重案，未有不由对簿定者。惟现获盗犯所供未到之伙，则每一单词定罪。盖伙盗到时，现盗已决。故现盗所供之一字一句，即为伙盗之铁案也。呜呼！此内岂少冤民哉？大凡供出伙盗，虽众口同扳，然而若非真犯，则其词必有参错之处。如此盗供某人执枪，彼盗或供执刀。此盗供某人分某衣，彼盗或供分某物。以及时日处所，出其不意，错杂问之，亦必多有互异。其显属妄扳者，立斥之可也。群盗如果语塞，即将口供全抹之。活口既已服诬，何容便留疑窦。其或一二处疑似，而群盗坚供不改，则参错之供，必全录之。俟至续获，看其何语相符，何语不符，真假即有辨别。倘或串招时恐遭宪驳，将参错口供，裁归一路，则获到伙盗，依此定案，更无罅隙可寻。是彼有可生之路，而我反杜之也。大约盗案口供，多出捕快主使。彼一拿到，非刑私拷，已有一幅滔滔口供，教之烂熟。及至解官，不过各背一遍。故谳盗者，较之谳命，尤当详且慎焉。

【译文】　凡是重要案件，没有不凭借审问决定处理的。只有对已经捕获的盗窃犯所招供没有抓到的同伙，仅凭一面之词定罪。等到同伙的犯人拿到，原来抓到的犯人已经被处决，因此他所招供的一字一句，就成了给同伙定罪的铁证。呜呼！这其中能少得了受冤枉的人吗？大多数情况下招供出的同伙盗贼，即使是许多人共同认定的，如果不是真的案犯，供词中必然有差错。例如这个盗贼招供说某人使的是枪，那个盗贼可能招供说使的是刀。这个盗贼招供说某人分得了某件衣服，那个盗贼可能招供说分得的是某物。还有时间地点，出其不意地胡乱审问，也一定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其中显然属于凭空牵连别人的，当即斥问就可以了，群盗如果不能回答，就应当把口供全部抹去。既然活的口供已经承认是诬陷，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些疑点呢？其中也许会有一二处可疑的地方，群盗坚持原供，不肯更改，那么就要把错误的口供也都记录下来。等到接着抓拿到同伙后，看哪些话相符，哪些话不相符，立刻就能辨明真假。倘若害怕受到宪司的追查，便把错误的口供与正确的口供放在一起，捉拿到同伙盗贼后，凭着这些口供就定罪，更不会出现破绽。但是万一其中有冤情，本来他们还有活的机会，我却已经把所有活路给堵死了。大多数盗窃案犯的口供，都是出于捕快的主使。他们刚捕捉到犯人，立即用酷刑私自拷打，把一些现成的口

供教给他们记熟。等押解到官府，不过每个人背颂一遍。因此议定盗窃之罪，比议定杀人之罪更应该详尽谨慎。

钱粮愚见

切不可钱粮分为十限

【原文】 事有本来简约，而人自恃才能，强为分繁者。钱粮之分十限是也。要知地丁纳户，大县十馀万，即县之小者，亦有数万。虽各分都图里甲，其中家之贫富，田之多寡，原难一定。常川完纳，总要听民之便。譬如某户额银若干，有馀者，即自为一次二次完纳，亦不嫌其减。或贫乏不足者，设措之银，不拘多寡，即自为十馀次完纳，亦不厌其繁。惟以完额为主，何必定计于其限几次耶？若以呆定十限行之，譬如额银一两，分定十限，每限一钱。截票既已预定呆数，若纳户之银或多或少，皆不能入数。欲就其限数完银，反令纳户徒多杂费。况各图之内，几钱几分之户甚多，概分十限，徒增纷繁。曷若多寡听民完纳，岂不简约耶？

【译文】 有的事情本来简单，有人却自恃才能，非把它搞繁杂不可。把赋税分为十次，限百姓交纳完毕的方法就是这样。要知道有地产应该缴纳赋税的人户，大县有十多万，就是小县，也有几万。即使都分派到了各乡村的基层，百姓的家产田地，多少却不相同。征收赋税，总应该尽量方便百姓。例如某一户该纳银若干，家境富余的，任其一次或二次交完，也不嫌次数少，有家境贫困不足的，筹措的银两，不限多少，任其十多次交完，也不嫌次数繁多。只以完成交纳的数额为主，为什么必须限定几次呢？如果限定分十次交清，应交的总数是一两，分为十次交纳，每次交一钱。收据上既然已经预先定下了固定的数额，如果交纳的银子有时多有时少，都不能按实际数目交上去。本来想让百姓在限定的次数里交清，结果仅倒给纳钱的人平白增添了麻烦和其他费用。何况各乡村中，交纳几钱几分赋税的人家有许多，都分为十次交纳，只能增加繁乱。不管次数多少，任百姓交清，难道不更简单吗？

宜约分三限

【原文】 徵收钱粮，虽奉有四月完半、九月全完之例，然而本年之奉销，则在次年四五月内。院方咨题，当于此中稍为变通。旧分十限，已甚不便。予意于每年二月开徵，二月三月为初限，各纳户于额银，约完三分之一。其四月一个月，留有馀暇，查比欠户。吾扬风土，五、六、七月，农忙之际，不独收

麦正殷，且时当栽种，小民昼夜力田，一刻千金。此三个月，不论钱粮多寡，一概停徵。至八月九月为二限，约完三分之二。至十月十一月为未限，即令十分全完。其十二月一个月，留为馀暇，查比欠户。岁内全完，上既不误考成，下又便民输将，似甚简捷。

或问予曰："地丁钱粮，今依子说，上半年催完三分之一，何以甚少？下半年催完三分之二，何以倍多？且各项之解给繁急，将何以应？"予谓民间二熟之收获，俱在下半年。如五六月之获麦熟，八九月之得稻熟。今于成熟之时催徵，民力宽馀，完纳自易。若不量民力，早为催徵，必多二月丝、五月谷之苦，民实难堪。予虽约分三限，实则或多或寡，听随民便。即自为十数次完纳，亦不厌其繁琐也。于催科之中，又将顽欠之户，签罚全完，可补粮少之欠数，稍可应符解给，不致大误。此虽与四月完半、九月全完之例，些微更改，其实便益于民者多矣。须预为按户给单通知，再多出告示遍晓，实力照行。惟予生于扬州，乃就扬地之宜而言之。若他处之田禾，或早或迟，又当以时令消息而变通之。

杂项钱粮，各纳户额银无多者，不必分限，惟约定某某月完纳。亦须预给催单，通知纳户。将后开单式，删改酌用。至于签催差捉，俱可仿照地丁例行之。

地丁催单，须预于正月刊刷，填明图甲、花户、田亩，银数。在上半月造完，缴核确实，于开印后钤印。给散各纳户通知，便于开征之后，源源完纳。今将予拟地丁单式列具于后，请高明改正饬行。

【译文】　征收地丁钱粮，虽然有四月交一半、九月交完的惯例，但是这一年的钱粮，往往到了第二年四五月才交上来。上级的规定，应该在执行中稍微加以变通。以前分为十次交纳，已经十分不方便。我认为应当在每年二月开始征收，二月三月为第一个限期，各缴纳赋税的人家，在这个期限内大约要交完三分之一。四月一个月留出来检查拖欠的人户。我们扬州的风俗气候，五、六、七月，正是农忙的时候，不只是收割麦子正忙，而且还要栽种水稻。百姓日夜忙着收割耕种，时间极其宝贵。这三个月，不论钱粮多少，一概停止征收。到八月九月为第二个限期，大约完成到三分之二。到十月十一月，是最后一个限期，也就是全部交清。十二月一个月，留出来检查拖欠的人家。一年之内全部完成征收任务，既不影响官员考核政绩，又方便百姓运送钱粮，十分简便迅速。

有的人也许问我："地丁钱粮，现在按你说的那样，上半年催促征收完三分之一，为什么很少？下半年要催促征收完三分之二，为什么成倍多？而且各项解送钱粮的紧急任务，又怎么应付呢？"我认为民间两次粮食成熟收割，都在下半年。如五、六月麦子成熟收割，八、九月水稻成熟收割。现在当粮食成熟收

获之时催促征收，百姓钱粮宽裕，很容易交纳完毕。如果不考虑百姓的能力，过早地催征，必然带来“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这样的痛苦，百姓实在难以忍受。我虽然大致上分为三次期限，实际上次数或多或少，听百姓自便。即使百姓自己分为十几次交纳完，也不厌恶他们太过于繁琐。在催促征收过程中，又对顽固拖欠的人家，罚其全部交完，可以补充粮少人家拖欠的数目，便可以应付向上级输送的事了，不致于有大的失误。这虽然对四月完成一半，九月全完的惯例稍微作了些修改，其实对百姓的好处却有许多。应该在征收前预先按户发给通知，再多多张贴告示，使百姓都能知道，努力遵照执行。只是我在扬州长大，于是只根据扬州之地的情况这样说。别的地方的庄稼，有的成熟早，有的成熟晚，又应该根据气候不同而加以变通。

别的各项钱粮，每个人家应该交纳的不多，不必分几次交，只约定某个月交完就可以了。也应该预先发给催征的通知单，告知应该交纳的人家。把后面开列的凭单格式，加以删改酌情使用。至于如何催促征收，都可以仿照地丁银的征收方式执行。

征收地丁银的催征凭单，应该预先在正月印制出来，填清楚图甲、人户、田亩、银数。在前半月制造完成，检查核实，再盖上官府的印章。发给各缴纳地丁银的人家使他们知道，便在开始征收后，不断地接收。现在把我拟定的地丁银催征凭单格式列在后面，请高明的人改正实行。

切不可妄改簿格

【原文】　徵收地丁钱粮日收流水簿，于康熙某年间奉行。于各纳户之下，分完地丁银若干，漕项银若干。刊定两行空格，候收填各纳户银数。颁有簿式，通饬尊行。殊不知民之熟谙钱粮、善能书算者甚少。各图纳户只知将银，完交人柜，给有印票，即公事已毕，而各自宁家矣。其分别地丁若干，漕项若干，总在州县官自为，按款起解，何必责令不知书算之小民分数完交耶？若强而行之，十户九错。总非民人之咎，乃上明不知下暗，所以饬行如此。予谓事非目睹身历，不可著为政令者，此类是也。

又于康熙某年间，奉行州县征收地丁钱粮。每图各置日收簿一本，只填本图纳户完纳银数，不许将别图纳户银数，错填本图簿内。颁有簿式，遍饬遵行。殊不知收役一人，承管一柜，若以每图置簿一本，自必一柜之上，堆簿十数本不等。收银填数入簿时，每值人众拥挤之际，收役稍一舛错，则此图人户，填入彼图簿内者有之；又或将彼图银数，错填此图簿内者亦有之。虽极精细之人，尚多舛错，何况平常人甚多。总非收役之过，乃上司未知收银人役之纷繁，所以饬行如此。予谓事非目睹身历，不可著为政令者，此类是也。可见流水簿之

格式，一式增减，即有如许多不妥，凡出政令者，可不慎欤！

凡纳户完银，收役照银封上图甲、姓名、银数先填入日收簿内，然后将银眼同纳户线穿入柜。须另着一役，专司填给印票。切不可不填簿、给票，俱着一役，致有以大化小，侵隐窃取等弊。仍取二役互结存查，令其彼此交察，犯者并究。

给票人即令在填簿人傍，一面填簿，其给票人一面照簿号图甲，姓名、银数随完随给宁家。不许另在一处，以及远离柜傍。致令纳户东寻西觅，又多刁难勒索诸弊。

【译文】　征收地丁钱粮的每天收入流水簿，是康熙某一年间开始实行的。在各应纳人户下面，分为交纳地丁银若干，漕项银若干。后面留下两行空格，等到征收时填入各户交纳的银两数目。朝廷颁布了帐簿的格式，通告各地要求遵照执行。殊不知百姓熟悉钱粮、善于登记计算的人很少。各乡村的纳税人家只知道把银子交到官库中，官府发给有印的票据，就算完成任务，各自回家了。区分地丁银多少、漕项银多少，总是由县里的官员自己去办，按照不同款项向上解送。为什么必须责令不知道登记计算的百姓分别不同款项交纳呢？如果强制实行，十家中有九家会出错。这都不是百姓的失误，而是由于官员不知道百姓不熟登记计算，强制执行，这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不应该列到政令之中，上面所说的就是这一类。

又在康熙某年间，实行州县征收地丁钱粮的办法每个图各设一本每天收入钱粮的日收簿，只填写本图人家交纳的钱数，不允许把其他图人家交纳的钱数错填到本图的登记簿中。上级颁布帐簿的格式，要求各地普遍遵照实行。殊不知负责接收银两的差役，一个人管理一柜，如果每图一本登记簿，那么一个钱柜上面一定堆放十多本。接收银两填写登记簿时，往往正赶上人多拥挤之时，接收的差役稍微出点差错，那么这个图人家交纳的银两数目，可能会填到别的图的登记簿中，也可能会把那个图的银两数目填到这个图的登记簿中。即使是极其仔细认真的人，也经常出现失误，更何况大多数人都是平常人。这些都不是负责接收银两的差役的过失，而是上司不知道接收银两这个差使的繁忙复杂，所以要求执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认为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不要当作政令推行。上面就属于这一类。由此可见，流水簿的格式，有一点儿增减改动，就有这么多的不妥当。凡是发布政令的人，能不谨慎从事吗？

凡是纳税的人家交完银两，接收的差役按照银封上的图甲、姓名、银数，先填入日收簿中，然后把银两穿好放到银柜中。还应该另设一个差役，专门负责填写和发放交银票据。千万不能不填日收簿，不发给交银人票据。如果这两件事都由一个差役负责，会出现少填钱数，侵吞窃取的弊病。应该由两个差役各

保存一部分凭证，让他们彼此互相检查，对违犯的人要严厉追究。

发放票据的人就让他在填登记簿的人旁边，填簿的人一面填写，发放票据的人一面按照簿上的编号、图甲、姓名、银数填写票据，填完后立即发给纳税人，让他回家。不允许发放票据的人在别的地方，或离银柜很远，致使纳税人还得四处寻找，又增添了差役刁难勒索纳税人的弊端。

宜每柜只置收簿一本

【原文】 徵收钱粮，或每区每都一柜，或每项一柜。每柜只点一人承管，每柜只置日收簿一本。每簿一百页，用完此簿，再置第二本，接续印发登填。不许分图多簿登填，致令讹错滋弊。每柜面大书某区某项，凡纳户上纳，对明区项年分，即不论图甲，不拘多寡，挨号填簿收银下柜。每晚将簿缴衙稽查，次早给发登填。今将地丁图甲簿式列后。其杂项米麦，可改仿刊置。

【译文】 征收钱粮，或者是每个区每个都设一个银柜，或者是每一项设一柜。每个柜只派一个人掌管，每个柜只设置一本日收簿。每一本日收簿一百页，用完这一本，再用第二本，接连印发填写。不允许每个图设一本日收簿，许多本一同使用，以致发生错误和其他弊端。每个银柜的表面用大字写上某个区或某一项，凡是纳税人来交纳，对照好区、项、年份，便不管哪个图甲，钱多钱少，按着次序编号，填写日收簿，接受银两，放到银柜里面。每天晚上，差役要把日收簿送交官府，由官员检查核对，第二天早晨仍然发还，填写。现在把地丁图甲簿的格式列在后面。其他各种米麦项目的征收，可对上面的要求进行改动，印发使用。

切不可用十联截票

【原文】 徵收钱粮，向来俱设三联印票。一给纳户执照，一比照，一存票根备查，甚是简便。忽于康熙某年间，奉有十联板串截票之行。预将某图某甲某人户下应完额银若干，分为十限。每限应完银若干，预先各造成截票。每票首刊明一限、二限、三限以至十限。每一户各造定十张，名曰十联截票。虽每票各有缝印，并不编列号数。饬令纳户遵限完纳。推其立法本意，不过便于稽查各户之完欠。在完者，票已截去不存；而欠者票之几张，存而未动，一见了然。所以便官吏之不分限催科耳。如有州县不遵者，部议严切，务令遵行。殊不知设立此法，乃一己之见，总未曾亲历徵收之地。其大不便者有六，予请细陈其说。

各图花户完纳钱粮，随其数之多寡，听凭随时交纳。譬如额银一两，家资有馀而急公者，即是一次二次完纳，并不嫌其减。若家资不足者，即自分十馀

次完纳，亦不厌其繁。照数随完随填印票，给与宁家，甚是便民。今依十限之法行之，是额银一两，每限预先注定完银一钱。完多完少，皆难入柜。即或随其数之多寡，勉强入柜，奈印票预先填定呆数，虽有票根之数可查，奈民所收执之票，并无实完银数。乡愚凭何稽查？虑恐失错，不得不剪凑倾销，以合限数。其间，银匠之偷窃，杂用之亏耗，烦费甚殷。此大不便者一也。

三联串票，凡纳户完银，先于银封上自写图甲、姓名、银数。收役即照填入簿。但有纳户来完，不拘多寡，一面填簿收银，一面随即填给印票宁家，并不令民守候时刻。若依预先造定呆票，临完之时，印票面十万张，堆积如山。虽各分图甲出，管票之人，必先逐户细查，逐张细检，揭至若干张，寻至本户姓名，方才裁票给发。略或眼钝揭过，从头另又查起。完一户钱粮，即有完二三十户时工夫。倘遇征收正殷之际，人众拥挤，令民守候半日，一日甚至次日，才有印票，岂不废民之时、而失民之业耶？况有不肖收役，藉词刁难，故意缓查，需索肆出。良懦任其鱼肉，额外大耗民财。最可怜者，离城甚远之民，三五十里不等。饭食无处，歇宿无家，每致忍饥受饿，卧湿眠霜。若再值初寒酷暑，风雪阴雨，孤贫老病，惨更难堪。此大不便者二也。

三联票根所存无多，每晚缴衙，次早发给，缴发甚易。若十联呆票，动辙几担。每晚欲尽缴衙，自必搬入搬出。不独无此挑运之人工，抑且稽查繁琐，亦无此闻暇之官长。况纸张久盘，未曾裁给与民，先已坏烂不堪。若欲意存外房经胥之手，而经胥柜役诚实者少，见此百千万张之印票，谅难查察，每每竟将印票私自裁去，执为凭据，密向各乡花户收银。在各花户，见有本图甲己名印票，信为真确，无不甘心交银。及至事发，连累乡愚，徒加追究，遗害无穷。此大不便者三也。

三联票根，每晚同簿缴衙，官长最易稽查。若预造十联呆票，花户极繁，虽有聪明能干之人，亦不能各图核算。何况官长事案繁多，见此截票山积，鲜不目眩神摇。一部念一史，令从何处说起。原所以设此稽查完欠者，今则望洋而不知往涉矣。此大不便者四也。

预造十票之纸张，书算甚是纷繁，里书户总，岂能皆捐已资而应公务乎？印官又不肯给俸银买备以应，势必指称书工纸张，藉端派民，愚懦者默受科索。此大不便者五也。

三联印票，每帙百张。一次送印，用完又印百张。陆续印发，官便于钤印，吏便于刷送。若造十联呆票，一时几十万户，每户十票。不独算造繁难，即钤印者，亦不容易。更有零星小户，几钱几分者，一例悉造十票。完一户而全给十票，徒费算造钤印，毫无实用。此大不便者六也。

但愿为民上者，览予六条。凡州县官长，若奉各宪饬行十联截票，即速通

详停止，切不可遵用。在各宪应查州县有十联截票者，通行停止。如有吏书送十联截票之牌，切不可判行。庶不以一己之见，遗害无穷。是造福于官民，即造福于自己身家子孙矣。

【译文】　征收钱粮，向来都设置三联印票。一联发给纳税人家作为证据，一联在征收时用来核对，一联保存票根以备检查，十分简捷方便。忽然在康熙某年间，开始实行十联的相互连串的截票。预先规定把某图某甲某人户应该交纳的银两分为十次交清，每次应该交若干两。先制造出截票，每一截票首先标明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第十次。每一个人户各制造十张。称之为十联截票。每一截票都有接合部分，都盖有官印，不编写号码。命令应该纳税的人家遵照每次限期完成。推测制定这种办法的本意，不过是为了便于核查各户交纳完了还是拖欠未完。已经交完的人家，票据已经被全部截去，拖欠的人还有几张票保存着没有动，一看就清楚了。这样做只是为了方便官吏分次催促征收罢了。如果有的州县不遵照实行，朝廷的主管部门就严格命令，要求必须执行。殊不知制定这个办法，实在是个人想当然的见解，根本没有亲身到征收钱粮的实地去了解实际情况。其中较不方便之处有六点，请让我详细地一一说明。

各图的人户上交钱粮，不管数量多少，任凭他们随时交纳。例如规定交纳的数额是一两银子，家产有余又急于完成任务的人家，即使一次两次就交清，也不嫌次数少。像家产不足的人家，即使自己分十次交清，也不厌烦次数多。按照交纳的数额，交完后随即填写印票，发给纳银的人，让他们回家。这对百姓十分方便。现在依照分十次交纳的办法推行，规定交纳的总数为一两银子，每次预先确定要交一钱。交得多了或少了，都难以入柜。即使有时按照数目多少，勉强接收，怎奈印票上预先已经填上了固定的数额；即使有票根的数目可供核查，又怎奈百姓所收到的印票上并没有实际交纳的数额。愚昧的百姓又凭借什么核查呢？他们害怕出现失误差错，不得不勉强减少或凑合，使每次交纳的银两都符合规定的数目。其中银匠的偷窃取巧，各种费用的消耗，浪费十分严重。这是第一点大不方便之处。

三联串票，凡是纳税人户交纳银两，先在银封上自己写明图甲、姓名、所交数目。接收的差役随即依照填到日收簿中。只要有纳银人户来交纳，不限多少，一面填写日收簿接收银两，一面随即填写印票并发给纳税人让他们回家，不让他们久等。如果预先印制填有固定数额的印票，印完的时候，印票至少有十万张，多得堆积如山。即使是分给各图甲发放给纳银人户，管理印票的人也必须先逐户认真核查，一张张仔细查看，揭了看好多张，才找到这一户的姓名，再裁开印票发放。如果稍微不注意，揭过了头，又得从头查看一遍。接收完一户

的钱粮，要用接收二三十户的时间。倘若正赶上征收繁忙的时候，人多拥挤，让百姓等待半天、一天甚至等到第二天，才发给印票，难道不浪费百姓的时间、耽误百姓劳动吗？况且有不贤的差役，找借口刁难百姓，故意拖延不查，肆意向人索取钱物。善良懦弱的百姓只好任其剥削。这就在规定之外又耗费百姓许多财物。最可怜的是，离县城比较远的百姓。他们从三十里或五十里以外的地方赶来，没有地方吃饭、住宿，往往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如果再赶上寒冬或酷暑，雨雪交加，孤贫老病之人，更加悲惨难言。这是第二点大不方便之处。

三联票根数量不多，每天晚上由差役交到官衙，第二天早上官衙再发给差役，上交分发都很容易。如果是十联截票，往往有几担之多。每晚要全部交到官府，必然要搬入搬出。不仅仅没有挑担运送的人，而且核查起来也麻烦，更没有有充足时间核查的官员。况且这些印票长期存在官府还没等发给百姓，先就被损坏得无法使用了。如果想把这些印票交给外房经胥等人保存处理，经胥和管理银柜的差役诚实的人很少，看到这无数的印票，觉得上级无法检查，往往私自裁去印票，然后拿着印票作为凭据，秘密地向各乡人户征收银两，收归己有。各纳银人户一见上面有本图甲名称和自己的姓名，信以为真，没有不甘心交银子的。等到事情败露，这些愚昧百姓也要受到连累，追究，遗留下无穷祸害。这是第三点大不方便之处。

三联票根，每天晚上被与日收簿一起交到官衙，长官最容易核查。如果用十联截票，人户极其繁多，即使有聪明能干的官员，也无法每个图一一核查计算。何况长官的公务本来就十分繁忙，见到这种截票堆积如山，很少有人不眼花神乱，即使有心核查，也不知该怎样着手。本来制定这种办法是为了核算百姓是交纳完了还是拖欠未完，现在长官也只好望洋兴叹了。这是第四点大不方便之处。

预先制造十联截票的纸张，十分繁多，乡村的里长和户总，先能自己出钱为公家办事？主管印制截票的官员也不会自掏腰包购买置办，必然又要把纸张和印制的费用找借口摊派到百姓身上，愚昧软弱的百姓只好默默承受勒索。这是第五点大不方便之处。

三联印票，每帙有一百张，一次印一帙，用完了再印，陆续印制发放，便于长官盖印，也便于小吏印刷运送。如果是十联截票，每次有几十万户，每一户要印十张票。不只是计算制造十分繁难，就是盖印也不方便。还有一些小户人家，只不过交纳几钱或几分银子，也要按规矩制造十张票。一户交纳完，十张票全部发给，只是浪费印制盖印的人力物力，没有实际用处。这是第六点大不方便之处。

我只希望做官的人能够仔细地阅读我所说的这六条。凡是州县的长官，如

果正奉各上级部门命令推行十联截票，应当立即报请上级停止使用，千万不要再遵照实行。各上级主管部门也应检查各州县有使用十联截票的，通知停止使用。如果有官吏送来请求推行十联截票的文书，千万不要批准。这才不会因为一己私见，造成无穷的祸害。这样既造福于官府百姓，也造福于自己和子孙后代。

宜设三联印票

【原文】　徵收钱粮三联印票，中缝编定字号。一给照，是给与纳户收执。一比照，是裁交管比人役，入数注完。一存票根，是备查完欠。凡各图纳户，随完随即填给宁家。票须每帙百张，不可缺少。印须细心揭印，不可漏印。倘有一张漏印，以致吏书渎补，则藉情生弊矣。每晚将票根并未曾填给之票，同簿缴衙算明，次早发给。其票式与前官票式，略加更改。一见即知真伪，可杜假充之弊。

三联印票，中有验比一票。乃向来因有里长填票给与，令其临比执验而设也。今各州县里长，既已久奉督院革除，其临比，不过本州县管比经承执验，何不令其每日检查收簿，并存留票根，查入完数应比耶？依予愚见，是验比一票，似为多设。尽可除去，省却许多印填无益之工夫矣。但恐州县犹有用此执验答比之例，存之各随其便。

【译文】　征收钱粮使用三联印票，中间的各联连接处编有号码。一联作为交纳的凭证，交给纳银人户收存。一联作为接收的凭据，交给负责征收的差役，接收银两后，注明交纳的数目一联作为存根，供核查百姓是否交完时所用。各图纳银人户，交完后随即填写发给，让他们回家。印票必须是每帙一百张，不能缺少。印制时要细心，不能漏印。如果有一张漏印，让小吏补印，小吏就会趁机舞弊。每天晚上把票根和没有填写发放的印票一同交到官衙里计算验明，第二天早晨再发下来。印票的格式要区别以前的印票格式，略加更改。让人一见就知道是真票还是假票，也可以杜绝以假票冒充真票的弊病。

三联印票中有供征收银两时验证的一张票，是为了向来由里长填写印票并发给百姓，供他征收时核对而设置的。现在各州县的里长，既然已奉命革除，征收时不过由本州县掌管征收的经承核查验证，为什么不让他每天检查日收簿，并且保存票根，检查交纳的数目和应交数目呢？依照我的意见，验比这一张票的设置，似乎是多余的，完全可以废除，节省许多印制、填写的时间和费用。只怕有的州县仍旧用它在征收时核对验证，因此使用与否，就各随其便了。

切不可用稽截册

【原文】 康熙某年间，奉行地丁钱粮，设立稽截册，每图一本。将各纳户，不论钱粮之多寡，俱各分十限。呆定某图甲、某纳户额银若干，一限二限三限以至十限，刊定空格。每张开列四户，刷印蓝格，钉成册籍。每日将完数查于各户下，按限填入，稽查完欠。要知十限之大不便，予前篇已备悉言之矣。若依此法稽查完欠，头绪繁多，大费精神。予再四思维，凭己愚见，设立一簿。名曰《稽查完欠》簿。每张刊列二十户，简明切当。若果用之，省官长许多精神，留此功夫以为政事之用，何等大快！

【译文】 康熙某一年间，推行征收地丁钱粮，设立一种通过稽查截票多少从而稽查赋税完欠的稽截册，每图设一本。百姓交纳钱粮，不论数量多少，都分十次交清。确定某图甲、某纳银人户应该交纳多少，第一次、二次、三次，直到第十次，都开列出空格，以备以后填入。每张开列四户，印上蓝色的格线装钉成册。每天把交纳的数目按着次数填到各户的空格中，核查交纳和拖欠的情况。分十次交纳地丁钱粮的不方便之处，我已经在前一篇中详细说明了。如果按照这个办法核查交纳和拖欠情况，必然头绪繁乱，令人大费精力。我经过仔细思考，凭着自己愚笨的见解，认为应当设立一个帐簿，名叫稽查完欠簿。每一张纸开列二十户，十分简明精当。如果使用这种帐簿，长官节省了很多精力，留着这些精力办别的政务，又是多么痛快的事！

宜立稽查完欠簿

【原文】 收银流水簿，每柜一本。不必分图甲，有一户来完，即挨号填一户之完数。不许先后，不论限次。至于稽查完欠，则非流水簿可比。务必每区都预先各造一簿。愚式开后。每晚将本日完数，随注于本户之下。每户下各分三格，约有已完三分之一，则填数于上一格，约有已完三分之二，则填数于中一格，其下一格，则留填全完之数。如已全完，随即将户下银数勾去。则完欠一见了然。此簿或着一勤谙吏书，专司登填。务与每日收簿毫厘无错。每晚缴衙验对，先取该吏书并无捏错等弊，甘罪结状存查。或一季一次点换，以清陋弊。但每日填数之役，其查算书写，甚是勤劳，可将罚完签号与之收销。要知各图花户，来销签者，稍有书工之资。可以补恤其劳，则下情不怨矣。

簿式因纸窄，格画缩小，须照绵纸宽格刊刷，便于辑填收数。如完不足限，则户下现有空格矣。

每十页十户，此是前半页格式，后半页仿此。

甲内如有乡绅，即于本户格上，造注某科举人进士，原任某处某官，以便

分别催征。

如本户全完，即用墨笔自该银上，一勾到底。若查欠时，则有勾之户，不复看矣。

赵某是填一次全完式，钱某是填二次全完式，孙某是填三次全完式，李某是填多次完银式。

住址开明，如或顽欠，便于一票五户，顺径摘拿。

【译文】 登记接收银两的流水簿，每个银柜设一本。不必区分图甲，有一户来交，就挨号填入这一户交纳的数目。不充许混乱先后顺序、不分次数。至于稽查交纳、拖欠情况，就不同于流水簿了。必须预先为每个区、每个都各制造一本。我所定的格式附在后面。每天晚上把这一天每户交纳的数目。填注在各户的下面。每户下面各分三个空格，已经大约交纳了三分之一，就把交纳的数目填到上面的空格中，大约交纳到三分之二，就把数目填到中间的空格里，最下面的一格，填写最后交纳的数目。如果已全部交完，随即把户名下面的应交银两数目勾去。这样，是交纳完了还是拖欠，一眼就能看清楚了。这种帐簿或者派一个熟练的书吏专门负责登记填写。填写的数目必须和当天日收簿的登记一致，不能有丝毫差错。每天晚上，交到官衙中进行验证核对。先让负责的书吏写出保证书，保证没有差错，一旦出现差错，甘愿受罚，保留备查。或者每个季度清点调换一次，以便清除弊病。每天填写帐簿的差役，如果检查计算书写都十分勤劳，可以把征收的签号费分给他们。要知道各图缴纳银两的人户，都应当交纳一定的登记费用。这样做可以补助、安慰差役们的劳苦，那么他们就不会抱怨了。

如果纸张太窄，帐簿的格就会缩小，应该用绵纸宽格印制，以便于填写收取银两的数目。

每十页列十户，这是前半页的格式，后半页也仿照这种格式印制。

如果某甲内有乡绅，便在这一户的空格上注明是哪一科的举人或进士，原来在什么地方担任过什么官职，以便于从普通人户中分别出来催促征收。

如果这一户全部交清，便用墨笔在该户应交的数额上一勾到底。等到检查拖欠人户时，有勾的人户，就不用再查看了。

赵某是一次交清的，就按一次全完的格式填写，钱某是二次交清的，就按二次全完的格式填写，孙某三次交清，就按三次全完的格式填写，李某是多次交清的，就按多次全完的格式填写。

把每一户的住址标明，如果有顽固拖欠的，一张票上开列五户，便于摘取催促。

切不可图差坐催

【原文】 事有本来纷繁，而人自持才能，强为简约者，钱粮之设图差坐催是也。要知各图钱粮，纳户繁多，每户或一次完纳，或多次完纳，常用设柜听民自封法甚妥。便每有积年书差，串同一气，巧立简约妙法。耸动本官，每图只差一役，将本图各户额银册，发之该役。完欠俱责令专司承催。逢限比较，惟图差坐催是问，或以里长代为坐催，或以里书、总书、户首、甲首代为承催。名色虽异，而陋弊则同。在州县，官长见其简约可听，意想省事，每堕术中。殊不知奸胥惟利是图，多方夤谋。一俟票册到手，即多带仆从，骑驴驾船，遍历乡庄。或早："今岁钱粮俱着我等催办，不容迟延。"或曰："今岁钱粮俱比较我等赔垫，不容自纳。"乡愚无知，见有朱票、印册，听其哄编，竟将正项钱粮，逐户科收。不收奸顽之户，反收淳良之家。强勒代纳，更且需索酒食，诈取差资。稍逆其意，唬吓押比。若银饱私囊，则逢限量扣完若干。比若严紧，则雇人代杖，延挨月日，又复挪新掩旧。及至侵那数多，每于紧急难掩之际，即撤家逃遁，莫知去向。官长虑恐迟误，有干参罚，不得不拘本户重完。嗟乎！以民膏民脂，供若辈之侵肥，只因一求简约，而遂贻官民如此之害，岂不深可叹哉！

仕宦乡绅，预在稽查簿内，于本户上造注明白。倘有遇限不完者，不可遽然签罚差捉。可发名帖，着听事吏到门致意，催督全完，凑济紧饷。或便路亲至其门，拜会催促，彼自争先上纳。即存乡绅体面，令其喜悦感颂，又得早完正供，而省许多差比之繁。倘帖催后仍再抗玩，然后签罚差捉，甚则详报惩究，彼之理亏，亦无辞以自解矣。

【译文】 有的事情本来繁杂，有的人却自恃才能，勉强把它变得简单，征收钱粮时在基层乡村设立专门的差役催征就是这样。要知道各图缴纳钱粮的人户繁多，有的户一次交完，有的多次交完，设立经常性的银柜由百姓自行交纳的办法比较妥当。有些常年负责征收的书差串通一气，定立简单的办法，怂恿本州县的长官，每图只派一个差役，把该图各户的额银册发给这个差役。有拖欠的人户都由专门的官吏负责催促。等到每次限期，只由图差负责催征，或者由里长代替催征，或者由乡里的书吏、总甲、户首、甲首等代替催征。名目虽然不同，弊病却都一样。州县长官见这种办法简单可用，也图省事，往往就落到书差们的算计中。殊不知奸猾的小吏惟利是图，多方谋划。一等到印票和簿册发到自己手中，便带领许多仆从，或者骑驴，或者乘船，遍走乡村农庄。或者说："今年的钱粮都由我催促征收，不允许推迟拖延。"或者说："今年的钱粮都交给我们一同缴纳，不允百姓自己直接交纳。"乡民愚昧无知，见到这些人执

有盖着红印的印票、官府印制的簿册，便受他们哄骗。他们便逐户征收各项钱粮，不向奸猾顽固人户征收，反而向淳朴善良的人家征收。强行代替交纳，同时还勒索酒食，敲诈索取差役费用。百姓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愿，就会遭受威胁和关押，如果把百姓交纳的银两据为己有，等到了交纳的限期便克扣若干。如果上级催查严厉紧迫，就雇人承受杖责，拖延时间，再挪借新交银两补足以前应该交纳的数目。等到侵吞挪借的数目太多了，他们往往在紧急而又难以掩饰之时，便带着家人逃走，无法知道他们逃到什么地方。州县长官害怕耽误上缴的时间，受到上级的惩罚，不得不命令百姓重新交纳。哎呀！把百姓的财物供这些人侵吞牟利，只因为追求简单易办，便让官府和百姓受到这样的祸害，难道不值得深深叹息吗？

对做官和乡绅人家，应当预先在稽查簿内，在本户的栏目里标注清楚。倘若他们中有到期限不交清的，不可突然发签责罚，派人捉拿，可以发给名片，派办事的官吏到他的家中去传达官府的意思，催促全部交完，以便及时向上级缴纳。或者长官顺路亲自到他的家中，拜见催促，他自然就会争先交纳。这样既保全了乡绅的体面，让他们心情喜悦，感激敬重长官，又能够及时征收完毕，省去了许多派遣差役、督促交纳的繁琐。倘若对方在接到名片后仍然一再顽固拖延、抗拒，就发签派人捉拿责罚，严重的就详细向上汇报，严厉惩处。他既然理亏，也就没有理由为自己辩解了。

宜摘罚顽户

【原文】　各图纳户，已于正月预单通催。再于三月初，令各小甲，手执木牌，鸣锣喊催完纳。倘再有奸顽者，即每图摘发数户，每户给发一签帖粘。该户不遵，今罚将一年钱粮照数于五日内全完。准将此签，交该管吏书汇销。如再违限不完，即五户一票，差拿该户比较。银若一完，票即勾销。要令各图纳户，尽知违限不完者，则罚全完。人人自畏，自必照限先完矣。初限摘签罚完要在四月，次限摘签罚完要在十月，三限摘签罚完要在腊月。若早发签催，则不取信于民，而民反玩视不遵矣。

图内欠户，发签摘催。大约初限有十户摘三户，二限有十户摘六户，三限照户全摘。至于差拿签号比较，须宜再稍宽缓。

催徵钱粮，不专在于敲扑。可预设小枷三四十面，俱倚放班户之外。令众通知，但拿到欠银顽户，即用此枷枷号。标明银完释放。随差一役，押归本家措银完交。又令沿途之人，传知欠粮者。如此枷催，令其各自畏法早完。至于乡绅衿监，则拿同居子弟家属如法枷治。不可止拿比小户，而宽大户。亦不可止拿比大户，而专宽小户。但要存心将粮少之小户，稍缓于后。要知既罚大户

全完，亦可略补盖于小户之拖欠矣。

【译文】　各图纳银人户，都已经在正月提前发单通知催促了。然后在三月初，命令各小甲手执木牌，沿街鸣锣呐喊，催促百姓交纳。倘若还有奸滑顽抗之人，便在每图中找出这些人户，每户发给一张签，规定这些人户因为不遵照法令按时交纳，所以责罚他们把一年应该交纳的全部钱粮在五天之内交清，由这些人户拿着这张签到主管的官吏那里交钱勾销。如果仍旧违背不交，便五户发一票，派人捉拿，强制交纳。银两全部交完，这张票也随即勾销。必须让各图纳银人户都知道过期不交纳，就被罚一次把全年应交的数目交清，这样就会使人人畏惧，自然按照期限率先交纳了。百姓在第一次限期中违背不交，处罚他们全交，最后期限应该是四月，第二次限期中违背不交，罚他们交完，最后期限应该在十月，第三次限期中违背不交，罚他们交完，最后期限应该在腊月。如果过早发签责罚，就不会得到百姓的信任，百姓反而会加以轻视，不遵照执行。

对各图内拖欠的人户，要发签责令交纳。大约第一个限期内，十户拖欠的人家中，要责罚其中的三户，第二个限期内，十户中要责罚六户，第三个限期就要全部责罚了。至于派人捉拿强制交纳，应该再宽缓一些。

催征钱粮，不应该只对拖欠的人施以杖责或鞭打的处罚，还可先制造三四十面小枷，都放在县衙之外。让百姓通通知道，拿到拖欠钱粮的顽抗之人，便戴这种枷，标识明白，交完了银子就放人。同时派一个差役，押解拖欠的人回家措办银两交纳。还要让沿途的人传达给其他拖欠的人家。使用这种罚令戴枷的催征方式，就会让百姓畏惧法令，早早交纳。至于乡绅和秀才、监生拖欠，就捉拿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子弟家属按照这种办法，罚款戴枷。不能只捉拿小户人家而宽恕大户人家，也不能只捉拿大户人家而宽恕小户人家。但是还要有意对粮少的小户稍缓作处理。应该知道如果已经罚大户交完全年的银两，也就能大体上补足了小户拖欠的了。

于门种

重检验

【原文】　禁委员以防贪黩：夫人命全凭初验，终始论伤，伤真则有死法，伤假则开生门。所藉明察，长吏无委贷以启混淆之端，勿纡缓以滋蔓害之局。金科不爽，铁案斯成。乃州县正官，每每厌秽惮烦。人命初告，不即躬行相验，辄委之丞簿尉巡。此辈鲜知自爱，妄谓堂官青目，此其培植我也。亟责赂于彼犯，

不盈不厌。因相验用吉服，则责以换袍礼；因与轿有远行，则责以过山礼。银朱锡砚，椅褥桌帏等具，无一不取于凶犯。更且尸骸臭秽，则有烧酒、沉香各色无已之诛求。是舆尸未入官目，而被犯身家已累费几尽矣！及临验时，全凭仵作之口。委官虽秉笔亲注尸格，仅如登场傀儡。上下相朦，或埋没真伤，混称发变。不言分寸，概称散乱。又或杂报青黑，作服毒之左证；或捏痕八字，为自尽之辩端。至如缢死与被勒有别，溺死与抛尸有别，自刎与被杀有别，生焚与毁尸有别，诸如此类，未易更仆。倘于初验不为究明，日久皮肉消化，检时先无的据。何况衙官法为贿夺而增减有无，势所必至。比堂官据以上申，即批行覆检。仵作坚护初报，依样葫芦。致疑关辩窦，屡驳不休。途毙狱瘦，接踵而是。皆由初验不躬临阶之厉也。

杜刁逞以昭法纪：夫所贵乎相验者，为其真伪未辨也。虽检验已毕，尚未谳鞫，未可遽定其罪案也。苦主家，每于尸场将散布爪牙，思得凶犯。擒捉之威，胜于勾摄；搏击之惨，胜于虎狼。有挟铁锥以刺其骨肉者，有怀铁尺以击其肩背者。拳脚交加，不可逃避。夫凶犯即有抵偿之罪，而苦主实非承问之官，何得以私刑擅挠国法？必严饬禁止，以遏刁风。静听官法明正其罪，庶生者死者，俱可无憾。此亦寓平恕于讯鞫之一端也。杀人者无不偿，则重泉之目可瞑；狱疑者开一面，则肺石之立可空，未必非苏公敬狱之遗意也。

【译文】　禁止派人代替长官进行检验，以防止这些人贪污舞弊，对人命官司的处理，全凭第一次验证，最后才能谈伤情，如果是真的受伤致死，那么被告就会被按照法律规定处死偿命，如果是假伤，那么被告就不会被处死。这都靠明白察看获得实情才得以正确处理，长官不要委派别人代替自己，以免导致出现混淆是非的情况，也不要长时间拖延，以免引起更多的祸害。只要按完美而重要的法令执行，没有差迟失误，那么就可以定罪结案了。州县长官，往往讨厌验尸的秽气，害怕牢案的烦琐。人命案刚告上来的时候，不立即亲自去检验，经常派县丞、主簿或是县尉等人代替。这些人很少知道爱惜自己的名声，会狂妄地认为这是长官器重他们培植他们的表现。于是就急急向犯人索取贿赂，不到一定数量不会满足。因为验尸时要穿吉服，便向犯人索取换衣服的礼物，因为要乘轿远行，便向犯人索取过山的礼物。银朱锡砚、椅褥桌帏等用具，没有一件不是向犯人勒索的。而且因为尸体有腐臭污秽的气味，他们又没完没了地向犯人索取烧酒、沉香之类的东西。这样尸体还没被检验，犯人的家财已经快破费完了！等到验尸的时候，又全部听凭仵作的意见。委派来验尸的官吏即使也拿笔记录有关尸体的情况，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验完之后，又上欺长官，下骗犯人，或者掩饰真实的伤情，胡乱说尸体变坏，不说具体情况，只一概说是散乱不堪；或者谎报尸体呈黑色，以此作为被害人是服毒而死的假证；或

者捏造说尸体有自杀痕迹，作为被害人是自杀而死的证据。至于自缢而死与被勒致死有区别，自溺而死和抛尸入水有区别，自刎和被杀有区别，活活烧死和焚尸灭迹有区别，像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倘若在初次验尸时不追究明白，时间长了尸体腐烂，再检验时就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了。何况衙官受贿违法，必然要窜改实情。等到堂官把验尸情况报告上级，便批准进行复检。仵作坚决维护第一次验尸的结果，不过依样画葫芦，根本不认真检查。致使出现许多疑问、漏洞，屡次争论，得不出正确结论。犯人或死在途中，或在监狱里衰弱下去，这样的问题也跟着发生。这都是因为长官初次验尸时不亲自验看导致的恶劣结果。

杜绝刁横放肆昭明法令纲纪：重视验尸，是因为案情的真假还没有确定下来。即使检验完毕，还没有审问的时候，仍然不能冒然定罪。受害人家往往在验尸的地方散布人手，一心要捉住凶犯。他们擒捉的威风，比官府捉拿犯人的威风还厉害；拼搏惨酷，比虎狼还凶狠。有的用铁锥刺犯人的骨肉，有的用铁尺击打犯人的肩背。拳脚交加，让犯人无法逃避。凶犯即使有罪，应该偿命，但被害人家毕竟不是负责审问处理的官员，凭什么用私刑扰乱国法？对这种行为，必须严厉禁止，以便遏制这种刁横的风气。受害人家应该冷静地让官府按照法律对犯人公开治罪，这样活人死人，都不会有遗憾。这也是在审理案件中寓寄公平和宽恕的一种表现。杀人的人不会不偿命，那么被害人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案情可疑就网开一面，那么立在衙门外供人鸣冤的肺石也就可以去掉了，这也未必不是东汉苏章遗留下来的小心判罪的心意。

禁诬盗

【原文】　禁捕役错拿私拷：夫盗本良民，或为饥寒所驱，或为赃官污吏所迫，不得已而入于大伙。得其真情，在仁人尚当哀痛。何况原非鼠窃狗偷之辈，妄称为盗贼；未有明火执杖之据，诬指为绿林？此皆由失主或生载鬼之疑，捕役遂有张弧之射。夫捕快之于真盗，护之如私亲，养之如娇子。四时贪其馈送，如庄头佃户，岂肯遽发其奸？一遇地方失盗，惟推问失主，平素有何人往来？近日有谁人窥探？往往见踪迹可疑之人，即浑称为盗，此错拿私拷之所由起也。一经捕获，或陷于幽僻之地，或带至深林古墓之间，非刑捆吊，逼令招承。不招则百般凶虐，榜掠无完肤，鞭笞无遗法。一语偶合，又令招扳伙伴，押便同拿。辗转相诬，株连无休。及至到官，已一生九死。其无知小民，惟畏鹰捕之凶焰，虽当官庭鞫，尚不敢改口。此种冤情，真有呼天无告者。无论盗之未真，即赃证已确，自有国法官刑，可以明正其罪。光天化日之下，岂容魑魅魍魉，大肆其锉磨舂烧之惨，以毒害生灵也。司牧之长，于盗犯到官时，必先察其有无被捕快拷吊逼打招承。察出，先将捕役尽法究治。不但革役，且永不许易名钻入

衙门，且坐一诬盗加等之罪。则国法得申，虎差敛迹。而生民之阴受保全者无量矣。

禁盗口诬善扳赃：每见获真盗一伙，必害良民数十家。犹之衙蠹，一人被访，则亲属与仇家皆不能安枕。是以官长于盗贼之口，只宜抑之使闭，不宜导之使开。即云盗伙未获，真赃未起，难以定案，势必责令供吐。要知积盗老奸，决不肯供出真伙，惟恐真伙一出，便有实据；必不肯吐出真赃，惟恐真赃一起，便成铁案。其所吐之物，必是失主不相认之物；所供之伙，必是平素有仇隙之人。所以为后来辗转兔脱之计也。又有衙役，指使积盗扳扯富家，希图诈骗者。有仇家不能自为报复，买盗扳赃以泄其私忿者。及至拿到各家，审鞫全无影响。满纸供吐，皆捕风捞月之谈；盈庭辨质，尽弓影杯蛇之幻。纵使三推六问，累日积月，终作疑图。侥幸遇赦，便成漏网。每有真盗未正典刑，而无事扳害之人，先已焦头烂额，身亡家破矣。所以仁人君子，见盗供报一人，必详审数四，然后落笔。惟以又害一人为忧，勿以又获一盗为喜。于初获之盗，尚虑其冤而多方推鞫，何况由干以生枝，由枝而生叶者哉？必须严禁妄扳，于诬良为盗者，即坐一强盗之律。则丹笔留春之下，即种无量福田；黑冤尽扫之馀，已结无穷善果。阴隐不爽，自必食报于子孙矣。

【译文】　禁止捕快差役抓错人私自拷打：盗贼本来都是良民，有的被饥饿寒冷驱使，有的是被贪官污吏逼迫，不得已才加入到盗贼的团伙中。得知这样的实情，有仁德的人尚且应该哀怜痛惜。何况有的人本来不是偷窃之人，却被凭空称为盗贼、没有明火执仗杀人越货的证据，却诬陷人是绿林强盗？这都是因为失主毫无根据地起了疑心，捕快差役便捕风捉影。捕快对真正的盗贼，会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保护，像儿子一样抚养，因为贪图盗贼不断送来的财物。平常的百姓，又怎么敢冒然揭发他们的奸邪？一遇到地方上出现偷盗的案件，只是审问失主，平时与什么人来往？近日来有什么人来窥探？往往见到踪迹可疑的人，便胡乱把他当作盗贼，这是抓错人用私刑拷问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人一旦被捉拿，或者被带到幽静偏僻的地方，或者被带到深林古墓之中。捕快非法施以酷刑逼迫招供承认。如果不招，就百般虐待，拷打得体无完肤，用尽各种拷打的办法。有一句供词和案情偶尔符合，便逼迫招供同伙，一同捉拿关押。这样辗转诬告，株连到无数的无辜之人。一旦被捉到官府，活着出来的机会就很少了。无知的百姓只害怕捕快的凶恶气焰，即使长官当堂审训，也不敢改口。蒙受了这种冤情，确实是无处申诉。不用说如果盗窃案没有被最后确定，即使有了明确的赃物和证据，也自有国法官刑公开判处犯人的罪行。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允许奸邪的捕快大肆使用私刑逼供，毒害百姓呢？各级长官，在盗窃犯被捉拿到官府后，必须先察看他有没有被捕快拷打逼迫招供，如果察出属实，要

先对捕快依法惩治，不但要革除捕快的差使，永远不许他再挽名进入官衙里任职，而且要判处他犯诬盗罪，罪加一等，严厉惩治。这样就能申明国法，使凶狠的差役收敛劣迹，许多无辜百姓也会因此受到保全。

禁止盗贼诬告善良栽赃陷害好人：每次捉拿到一伙盗贼，必然危害几十家好人家，这简直是官衙中的重大弊病。一个人被捉拿审问，他的亲属和仇人都不能安宁。因此长官对于盗贼只能加以抑制不让说话，不能引导他们胡说乱道。即使有人认为盗贼的同伙还没有抓获，真正的赃物还没有发现，难以定案，必须责令盗贼招供，吐露真情。应该知道经常作案的盗贼老奸巨滑，决不肯招供出真正的同伙，只害怕一旦供出真同伙，官府就会得到真凭实据，加以治罪；也一定不肯吐露出真正赃物所在，只害怕一旦真赃物被发现，官府就会定案。他吐露出来的财物，必然是失主不认识的东西，所招供的同伙，必然是平时与他有仇的人。这都是为以后借机逃走作的打算。又有的衙役，指使惯犯牵扯富有人家，想趁机诈骗钱财。有的仇家不能自己报仇，便买通盗贼栽赃以发泄个人的怨恨。等捉拿到被牵连的人家，一审讯才发现他们根本与盗窃案无关。盗贼的所有供词，都是不实的，在堂上的所有辨解和对质，都是虚假的。即使再三审问，过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无法定案。万一侥幸遇到大赦，他们便逍遥法外了。往往有真正的盗贼没有受到惩罚，而本来与盗窃案无关而被陷害的人却先饱受折磨，身死家破的情况。所以仁人君子，见到盗贼招供一个人，必须详尽地多次审问，最后才下笔记录。只能因为又危害到一个人而忧虑，不能因为又获得一个盗贼而欣喜。对于一开始就捉获的盗贼，尚且顾虑到他可能被冤枉而多方审讯，何况以后逐渐牵涉到而没有被证实有罪的人了？必须严厉禁止凭空诬陷，对于诬陷别人是强盗的人，要按照处理强盗的法律判处。那么长官判案会给百姓带来无数福泽。如果长官判案不明，一定会在自己子孙身上遭到报应。

慎刑法

【原文】　论刑：刑具与犯人之肌骨肤体相为切摩，最宜详慎。历代互有变更，其载在律条一成而不可易者，其数有六。曰笞、曰杖、曰讯、曰枷、曰扭、曰镣。罪轻则用笞杖，稍重则用讯，即今之竹板，责以讯之也。重则用枷，最重则用镣钮。后世又有夹棍、扛子、拶子、墩锁等具。刑具有燥湿新旧之不同，即有重轻宽紧之不同。倘或不察，则衙役得以上下其手，不可不慎也。

论笞杖：笞杖有荆条，笞小杖大，皆刑之轻也。汉文帝诏除肉刑，以髡钳代黥，以笞三百代劓，以笞五百代斩趾。在文帝之意，原因肉刑惨，故以笞代之。然以笞五百代斩趾，以笞三百代劓，笞数既多，人亦不活。是处有轻刑之

名，而反有杀人之误。夫以仁厚如文帝，立法尚有流弊。谁谓笞杖轻刑，而遂忽之哉？

论行杖：讯以责问，即《书》之“扑作教刑”也。笞杖止于臀，受讯用竹杖，则臀腿分受，然不及腿弯，恐致伤其足也。若徒以轻重寄之，胥隶俾得高下其手，岂能得法之平乎？盖此辈以用刑为生涯，日习日精。有数十板而不伤者，有数板而即毙者；有手势甚重，而实甚轻者，有手势甚轻，而实重者。责在一处，名曰一封书；责在腿弯，名曰打腕筋。至于打腕筋，则每多伤足，而成废人矣。为民父母者，不可不慎察而严禁也。且我与百姓，虽有贵贱不同，但身体发肤，无不同也；疾痛痒疴，无不同也。一登仕籍，遂视民如草芥。鞭签交错，血肉淋漓，漠不动念，何其残忍一至此哉！即鞭扑不容弛，亦当量其人之老少强弱，以为责治之多寡。否则，鲜有不毙于杖下者矣。

论枷：枷者用以示众，取其晓谕而已。囊头以木，榜其罪名，动本犯羞耻之心，令其悔过。亦使远近为恶者，见而知警，立法之意止于此矣。原非令其负戴而行，何必过于厚重耶！今之枷，竟有一百二百斤重者。甚且既打又枷，既拶又枷，更有既夹又枷，无惑乎死于枷者，日纷纷也。予谓既打可以不枷，即拶可以不枷，既夹可以不枷。无论律法之设，罪无重科。即痛苦之刑，体难兼受。为上人者，亦何忍立而视其死欤！至于枷孔宜稍宽，不宜太狭；枷木宜用熟，不宜用生。昔文太青先生作县时，因旧枷削不可用，欲置新者代之。虑其伤人，即以旧枷圈外之木，穴一新孔，为容顶地，外以新木环之。其不忍人之心如此，用刑者宜取法也。如以生且紧者枷项，是不以枷而以刃矣，可不慎乎？惟有死在枷者，即将枷立刻焚之。倘留再用，必又有死于拘者，更不可不慎。

论扭镣：扭以挛手，镣以拘足。犹之乎梏为手刑，桎为足刑。所以防闲罪人，虑其逃脱也。苟非大辟，不宜轻用此刑。至妇人女子，虽犯死罪，例不加扭。为其饮食便溺，不可假手于人，重男女之别也。扭有生熟之不同，窟有粗细之各异，长解每借此为害人取利之术。要知生扭小窟，腕无所容，皮肉磨破，或染扭风而致死。须于钉扭之时，宜加辨别，量腕之肥瘦，用窟之粗细，弃其生者，用其熟者，则此害可除矣。

论夹棍：夹棍须用松木，或用柳木。长短尺寸，遵照臬司衙门式样。坎洼如短檀木棍，最为大害，况今兹已经科臣条奏，奉旨申饬，不许轻用。切戒切戒！夫夹棍不可轻用者，盖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身非铁铸，既不能受此酷刑，指之为奸则奸矣，命之为盗则盗矣。虽朝廷有三推六问之法，下既定案如此，上台未可遽翻。于是夹而又夹，敲而又敲。如果情真与罪，当自作之孽，固不可逭。为官者尚且清夜有不能自安之隐。倘或烛影斧声，尚留疑窦，铁案一成，含冤莫吐，有不呼天而鸣冤者乎！至若无辜者审明释放，虽幸冤盆时雪，屡

刑之下，已成废人。每多赋形孱弱，因刑殒命，则孤人之子，寡人之妇，其罪皆已任矣。予愿为民上者，轻事不必用，重事不可不慎用。以详问为真诠，以推情为上法。将见入听之，下无冤民，而种德无量矣。

再者，用夹棍之弊，更不可不知。有银打点，所夹者脚之后跟；无银打点，所夹者脚之踵骨。后跟伤可治而痊，踵骨碎难疗而愈。至于鞭棍左打右支，右打左支，惟钱神之灵，否则反是。嗟呼！以朝廷之刑法，为下役之生涯；以人命之生死，由此辈之操纵。倘不究心焉，非浅也。按《祥刑末议》曰："人谓后世之法，宽于前古，以其无刖足之刑也。"予谓多用夹棍，多敲扛子，便是刖足之刑。犹之杀人以挺与刃，初无分别也。夹棍扛子，于法为极重，万不得已而用之，非常刑也。惟强盗人命，众口咸证为实，即司谳者原情度理，亦信其真，而本犯坚不承招，不得不用此法。然以是威之，非以是杀之也。可试而不可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用夹棍之得法处，全在迎机而导，将收未收之时。此时招为强盗，即是真强盗；此时招为人命，即是真人命。若待收起夹棍，而加以扛子。此时供吐之言，十难听其一。恐此一句，还须待放松后再讯，乃可定其真伪。常有一夹不招，而至再夹；再夹不招，而至三夹者。即使满口供承，总非确据。以其出于口者，非复由衷之言，犹病极而为谵语。据此安案，非惟阴骘所关，有伤冥福。倘遇慈祥上台，恤刑天使，霁威详讯，审出真情，则前案可翻，亦足损我神明之誉。至非人命强盗及谋叛重情，此等峻法严刑，即当终身不用。

论拶子：拶子亦须合式。如枣拶、擅拶切不可用。两头小而中大，状如枣拶者是也。且十指连心，不宜久拶。孕妇尤宜忌之。尝见人曾受拶者，每风雨之夕，叫痛不宁，为伤骨故也。嗟乎！均是皮骨，稍为人心者，能无经心之痛哉！

论墩锁：世祖章皇帝悯念因犯押床之苦，易为墩法，此诚泣罪解网之盛心也。乃今狱卒，藉此以立威，即恃此以婪贿。每将新犯之囚，屈首至足，紧为墩锁，使之鞠躬。终夜坐卧不宁，必待索诈既厌，方始稍宽。为人上者，任其为而不加禁止，岂惟钦惟恤之意耶！

【译文】 判处犯人受刑：刑具和犯人的骨肉身体相关密切，犯人受苦极重，因此最应该谨慎使用。历代对刑具的规定有许多变动，在刑律中一直保留不变的，有六种刑具，即笞、杖、讯、枷、扭、镣。罪轻就用笞刑或杖刑。稍重一些用讯刑，也就是现在用竹板拷打的刑罚，是用来责罚违法之人的。犯罪重的就用枷刑，最重的用钮刑、镣刑。后世又出现了夹棍、杠子、拶子、墩锁等刑具。刑具有干湿新旧的不同，便有轻重宽紧的不同。倘若长官不仔细察看，衙役们就可能在其中捣鬼，因此不能不谨慎。

论判处犯人受笞刑杖刑：笞刑杖刑用荆条，笞刑用小荆条，杖刑用大荆条，在刑罚中都是比较轻的。汉文帝诏令废除肉刑，用剃去头发的髡刑和在脖子上锁以铁圈的钳刑代替刺字的黥刑，用鞭打三百下代替割掉鼻子的劓刑，用鞭打五百五代替斩脚趾刑罚。按照汉文帝的想法，原是因为肉刑太惨忍，因此用笞刑代替。但是用笞刑五百下代替斩脚趾，用笞刑三百下代替劓刑，鞭打的次数太多，犯人也活不了。因此汉文帝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却反而导致杀人的失误。仁德宽厚像汉文帝这样的人；确立法律尚且有弊病，谁又能说笞杖之刑是轻刑，就可以轻视呢？

论执行杖刑：讯刑是为了责罚审问犯人，也就是《尚书》中的“用木条抽打作为学校的刑法”。笞刑杖刑只鞭打犯人的臀部，讯刑用竹杖，那么犯人的臀部腿部都要受刑，但不及腿弯处，以免打伤犯人脚。如果仅仅从轻重看待刑罚，使小吏们得以暗中作弊，这怎么能使法律得到公平的执行呢？这些官吏以行刑为职业，越来越熟练精通。有时打几十板而不使犯人受重伤，有时几板就能把人打死，有时手上的气势很重，实际打在人身上却很轻，有时手上的气势很轻，实际打在人身上却很重。只打一个地方，称为一封书，打有腿弯处，称为打腕筋。至于打腕筋，往往打伤了脚，使犯人变成废人。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不能不认真察看并严厉禁止这种行为。况且我和百姓，虽然身伤有尊贵低贱的不同，但是身体发肤，并没有什么不同，疾病、痛苦也没有什么不同。一旦当上官，就对百姓视如草芥，动不动就严刑拷打，他们被打得血肉淋漓，也漠然而视，没有一点儿同情心；怎么能残忍到这个地步！即使应当处以鞭打之刑，不得放松，也应当根据受刑人的老少强弱决定责打的轻重。否则，很少有人不被打死在杖下。

论判处犯人受枷刑：枷刑是为了让犯人示众，使人们都知道畏惧而已。在犯人的头上戴了木枷，上面标明他所犯的罪名，感动犯人的羞耻之心，让他悔改错误，也让远近作恶的人见到后能够警醒。制定这一条刑法的本来意思就只是这些，原本不是让犯人戴枷行走，又何必把木枷做得过于厚重呢？现在的木枷，竟然有一、二百斤重的。有时对犯人甚至又杖打又戴枷，又夹手指又戴枷，更严重的在施以夹棍之刑后也戴上枷，难怪犯人因被处枷刑而死的每天都有许多。我认为既然杖打就可以不处以枷刑，既然处以揲刑，就不再处以枷刑，既然处以夹棍之刑，也不能再处以枷刑。更不用说法律条文中也规定，对犯人不能同时处以多种刑罚。因为刑罚令人十分痛苦，犯人的身体难以承受两种以上的刑罚。作为长官，又怎么能忍心站在一旁看犯人被活活折磨死呢？至于木枷的孔，应该稍微宽松一些，不应该太过狭窄；制木枷的木料，应该用旧木料，不应当用新木料。当年文太清先生当县令时，因为旧枷坏得不能使用，想做新枷

代替，又怕新枷伤人，便用旧枷的木料，做一个新孔来容纳犯人的脖子，外面再围上新木料，他的同情心就是这样，用刑的人也应该像他一样。如果把用新木料制作并且很紧的木枷戴在犯人脖子上，就不像是让人戴枷，而是和用刀夹在犯人脖子上一样了，能不谨慎吗？如果有人因为戴枷而死，应该立即把这个木枷烧毁。倘若留下来以后再用，一定又有戴这个枷而死的，更不能不小心。

论处罚犯人受扭镣之刑：扭刑是为了束缚犯人的手，镣刑是为了拘束犯人的脚。就像古代的梏刑是手刑、桎刑是足刑一样。用这样的刑罚是为了妨碍犯人行动，怕他逃脱。如果不是死刑犯，不应该轻易施加这种刑罚。至于妇人女子，即使犯死罪，按照惯例也不用这种刑。这是由于妇女饮食便溺，不能由别人帮助，重视男女之别的缘故。扭有生扭和熟扭的区别，装手腕的窟有大小的不同，长途押送犯人的解差往往借此伤害犯人谋取利益。要知道给犯人用生扭小窟，犯人的手腕装不下，皮肉都被磨破了，有的人因为染上扭风这种病而死掉。应当在给犯人装扭的时候，加以辨别，根据犯人手腕的粗细选择合适的刑具，不用生扭，而是用熟扭，那么这个危害就可以消除了。

论处罚犯人受夹棍之刑：夹棍应当用松木，或者用柳木，长短的尺寸，遵照提刑按察使司衙门的式样。弯曲不平的像檀木制的短棍，害人最严重，何况现在已经由六科官员奏请皇帝同意，通告各地，不能轻易使用夹棍之刑。千万戒除！千万戒除！夹棍不能轻易使用，是因为在这么残酷的拷打之下，想从犯人口中得到什么能得不到？犯人的身体又不是铁铸的，既然承受不了这种酷刑，官吏说他是奸人，他就承认自己是奸人，官吏说他是强盗，他就承认自己是强盗。虽然朝廷有多次审问的法律规定，但下级既然这样定案，上级也不能冒然翻案，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夹，一次又一次地敲。如果犯人真的犯了这样的罪，那是自己作的孽，当然逃避不了，做官的人在夜里尚且有不能自安的隐忧。倘若证据不足，还有许多疑问，便定案判罪，犯人蒙受冤屈无法申诉，有不呼天喊地地鸣冤的吗？至于无辜的人最终被审明释放，即使庆幸洗雪了冤屈，在多次酷刑之下，也已经变成了废人。经常有一些身体瘦弱的人在受刑时死去，留下孤儿寡妻，那么这都应当归罪于用刑的官员了。我希望做官的人，在审理轻案时不必用夹棍之刑，审理重案时也要谨慎使用。要把详尽审问当作真理，把推断实情当作最好的办法。如果能够听取我的意见，那么下面就不会有蒙冤的百姓，而且自己也因此而积下无量恩德。

还有，使用夹棍的弊病，更不能不知道。有人用银子贿赂官吏，所夹的地方是脚后跟，没有用银子贿赂，所夹的地方是脚的踵骨。脚后跟受伤，还可以治好，踵骨夹碎了，就难以治愈了。至于鞭子木棍落下来，左边打下来，右边的支住，右边的打下来，左边的支住，只是因为钱能通神，如果不贿赂行刑的

人，后果就相反。朝廷制定的刑法，竟然成了低贱的衙役们的谋生之道，人命的生死，竟然操纵在这些人手中！倘若不细心追究，必然为害更深。《祥刑末议》中说："人都说后世的法律，比以前宽容，因为没有斩脚的刖刑。"我认为多用夹棍，多使扛子，就是斩脚的刑罚。就像杀人用挺还是用刀，本来就没有区别。夹棍和扛子，在刑罚中是极重的，只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不是普通的刑罚。只有强盗案和人命案，众人都证明属实，即使负责审讯的官员根据情理推断，也相信是真实的，犯人却坚决不肯招供，才不得不用这种刑罚。但这是为了威吓犯人，而不是要用这种刑罚杀他。可以试着威吓而不能真用，即使用了，也只能用一次，而不能一再使用。使用夹棍得当的地方，全在于趁机引导，将要收刑却还没有收刑的时候，这时招供自己是强盗，就是真正的强盗。这时招供说自己是杀人犯，就是真的杀人犯。如果等收起来棍，再加以扛子之刑，这时招供吐露的话，十句话也难有一句可信。恐怕这一句可信的，还得等放松后再次讯问，才能确定真假。经常有第一次使用夹棍，犯人不招供，就再次使用，犯人仍旧不招供，便三次用夹刑。这时即使犯人什么都承认，也不是确实的证据。因为这时犯人说出来的，已经不是出于本心的话，就像病人病情极其严重时候的胡言乱语。官员根据这样的供词定案，不但有关阴德，有损自己死后的福份，如果遇上慈祥的上级或者慎用刑法的钦差，收敛威严详细审讯，审出真实的案情，那么以前定的案就被推翻，也足以损害自己清明的声誉。没有人命、强盗、谋反、叛乱之类的重要案情，这样严峻的刑法就应当永远不用。

论判处犯人受拶刑：拶子也应当符合规定的样式。如枣拶、擅拶就千万不能使用。两头小而中间大，形状像枣拶的那种就是正确的。而且十指连心，因此不应当长时间使用拶刑。对孕妇尤其应当忌用。我曾见到曾经受过拶刑的人，每到有风有雨的日子便叫痛不止，这是因为伤了扯骨的缘故。人都是皮肤包骨头，稍有一点儿人心，能感不到钻心的疼痛吗？

论判处犯人受墩锁之刑：世祖章皇帝怜悯犯人受押床之刑的痛苦，便改为墩法，这诚然是哀怜罪人对犯人网开一面的崇高心意。现在的狱卒，却借此树立威风，也就是仗着这种刑法勒索贿赂。他们经常把新押到的囚犯的头弯曲到贴近脚的程度，然后紧紧锁起来，让犯人鞠躬。犯人痛苦得整夜坐卧难安，一定要等待狱卒勒索够了，才会稍微宽松一些。做官的放任他们这样做而不加以禁止，难道符合世祖怜悯犯人谨慎用刑的心意吗？

清监狱

【原文】　佐贰滥禁宜清：目今仓所已经科道奏毁，止存监狱，重犯方许收入。或有佐贰首领，竟以小事送人入狱，正印漫无觉察，岂不可骇？今后佐贰

送人入狱，须禀正印标票。俾有忌惮，庶不敢任情滥禁矣。

徇情羁狱宜出：夫圆扉草茂，昔人以为美谈；囹圄囚空，史策书为盛事，狱固圣人之所不忍滥也。今乃有因势要请托，追债徵租，而系逮于狱者。又或听信左右，挟仇枉陷，累月经年，不得超豁。狱官禁卒，又从而残毒之。贫穷日甚，号呼罔救。饥饿瘟疫，遂成冤鬼。是杀人以媚人也。今后若非强盗忤逆，真正人命奸杀等情，切不可收禁。如军徒以下事件，应起解者起解，应召保者召保，应释放者释放。而于势宦，一切请托押禁，概为辞绝。则狱无留滞，阴功甚大矣。

【译文】　对辅佐的官吏胡乱关押的人应当清查：目前各地的仓所已经由科道官员奏请毁去，只保留监狱，重要犯人才允许关进。有的辅佐官吏和一些机构的卡吏，竟然因为小事就把人关进监狱，正印官竟然毫无觉察，难道不可怕吗？今后辅佐官吏要送人进监狱，必须禀明正印官，出具证票，使他们有所忌惮，才会不敢任意胡乱关押人。

因为官吏徇私情而关押的人应当释放：监狱的庭院长满茂盛的野草，以前的人当作美谈；监狱里没有囚犯，史书里说成是盛事。关押人进监狱，本来圣人就是不忍心过度的，现在却有因为向有势力的人请托，或者追债和征租而把人关到监狱里的。还有长官听信身旁官吏，挟私报仇的诬陷而关押的，经过很长时间，仍然得不到释放。狱吏禁卒也趁机残忍地折磨他。他日渐贫穷，哀号喊冤也没有人救助，加上饥饿或瘟疫，便死于非命。这是用杀人来讨好人的行为。今后如果不是强盗或大逆不道、以及真正杀人奸杀的案情，千万不能关押到监狱里。像充军流放以下的案件，应当起程押送的就起程押送，应当召取保人的就召取保人，应当释放的就释放。对于有权势的官员的请托，应该一概拒绝。这样监狱中就不会留有无罪或轻罪之人，长官也会因此积下很大的阴德。

居官致用篇

（清）谢金銮

【原文】 天下真实紧要之官，在内则宰相，在外则县令也。宰相统帅百官，位崇而德备者也；县令上承各宪，治繁而任重者也。学者果有修己治人之术，痌瘝在抱，则不为宰相必为县令。盖宰相所措置者在天下，而县令所措置者在一方也。至于目击生民之疾苦，亲见其利害，则宰相有不如县令者矣。宋人有诗云："函丈从容问且酬，展才谁不到诸侯，可怜曾点惟鸣瑟，独对春风咏不休。"曾点狂者也，所见有尧舜气象，孔子以其类己，故叹而与之。其馀如仲氏、冉氏、公西氏，皆圣门之英才也，所志不过诸侯。诸侯者，今之县令是也。盖圣门教人，无非实学实用，不得谓曾点贤于三子。天之所以立帝王者，以为民也。帝王不能以一人之耳目手足，遍及天下，必分立官府以治之。其实政实治，则在县令也。帝王者，天下之主；县令者，一邑之主也。一县令坏，则一邑之民心去矣；众县令坏，则众邑之人心去矣；其祸将谁归哉？

问：官方民俗，何谓坏，何谓未坏？曰：以州县言之，在内则幕友崇学术，一也；吏胥畏律令，二也；门丁跟仆各懔其分，无多贪求，三也；在外则绅士守礼法而清议严，四也；无夤缘诱诈之徒，五也；法令行于民间，犯罪者无求脱之意，六也。此六者，各自兢兢，非有迫之使然者，如此谓之未坏。今则尽反此六者，故曰坏也。当其未坏也，为好官易，为丑官难；及其既坏也，为丑官却易，为好官甚难。知其所以难，则于做官路径已窥破一二分。

问：何谓所以难？曰：幕友不崇学术，则无定见，而易徇东家之所为。今之吏胥，由官派点，朝更暮改，无世守之业，尽破律令，丢案换卷，淆乱数目，乘机作弊，饱得钱而已。门丁跟仆，衣服礼秩，与官相仿，予以重权，使坐图富贵。绅士不守礼法，合于夤缘诱诈之徒。民间知法令之不可行，只图苟免。则内外上下，群相符合，莫不因官之受赇以为利。倘有好官欲立纪纲，欲明法度，不殖货利者，则此辈大失所图，莫不多方诱惑，危言以劫我，设计以困我，使吾志必不可行，斯其所以难也。夫此辈之所以上下和同。内外合一，曰喧聒于吾耳者，岂直为我筹画哉？彼欲藉吾以富其身家故也。夫使吾枉法受赇以自富，吾身家且不可为，而乃为彼之欲富而为之乎？故必窥破此辈之情，然后做官无难。

亲戚欢娱僮仆饱，此一语是居官入手时第一误事。此处不立主意，将来便不可救药。儒者不知做官为何事，轻易将国计民生，酬应自己私情，致坏了声名，丧了廉耻，明犯刑法，暗积冤孽。一切罪苦，都只自家承当，此时亲戚僮仆都不管了，可以为智乎？

左右使唤之人，在官者曰门子，曰长班也。每州县门子一二人，长班一二人，极其足用矣。此辈无非无仪，只任呼唤，亦极利用。倘本官素有家仆，信心可赖者，携为官用，未尝不可，然岂能多哉？今之所谓爷们可用者，百不得一。官无主见，妄为收揽，则亦聚无赖之徒，以自害其身而已。

为官以理财为急。初到任即须详察此缺，每年中钱粮出息若干，杂税出息若干，合廉俸若干为入数，又细察每年中上司酬应若干，差事坐派若干，幕宾束脩若干，家计食用若干，共为出数。以入数抵出数，必有赢馀，但不能甚多耳。若以所入抵所出，仅敷支给，更无赢馀，则须于出数中力为裁减，硬立铁定章程，必使有馀而后可。

州县乃亲民之官，为之者别无要妙，只一“亲”字。认得透，做得透，则万事沛然无所窒碍矣。下乡之时，不厌其多，必轻骑减从，一食箪茶炉酒榼，行馆即住民居。遇耕民则问晴雨，相慰劳与谈辛苦，察其家口子妇能孝顺否，兄弟相友爱否，地有遗利，人有失业否。遇秀才则与语读书行谊，入书斋察童子孰聪颖可成就，询所读书，为正句读，提讲解，当说则说，当劝则劝，当骂则骂，杂以劝谑戏笑，使相浹洽。遇食则山蔬脱粟皆可食，遇坐则土莝芦席皆可坐。如此所至，闻风相率而来，虽小事便与立断，不用告状。行之一二年，则诸乡之是非贤不肖，皆了然于心目。如此者，何利不可兴，何弊不可除，何凶不可缉，而又何贫之足患哉？

逆旅之人，赁屋以居，其所谓居停主人者，则真秦越也。然惟朝夕相见，则疑难藉以询，出入有所托，久之而或有无赖以通，艰难赖以济，既去之后，犹相委托者矣。何也？惟其分虽疏而情势则已亲也。故居官之道，与民情势相亲，则诸事毕治，莫患于上下悬隔。乃今之居官者，好作大模大样，自谓体统如此。履民间之居室，千难万难；吃民间一茶一饭，则云不可；曰是犯拟议也，是有疑于关节也，是当揭参也。至察其所为，则关节横行，拟议者载涂，而揭参不及焉。呜呼！不识为官机要，乌可与语哉？

官与绅士亲，与百姓亲，则左右之人深嫉之，隶役则尤嫉之。为官者虽有亲民之心，往往受制于爷们隶役，而不敢行。呜呼！何以为官哉？

广思集益，采纳群言，此居官之要图也。然近习之人，持权则贤士闭口，儿子女婿持权，则合亲疏远近之人，无一敢言者矣。

居官不要钱，不过于贪脏，一律可告，无罪而已，其实算不得好官。做官

须替百姓办事，方为称职。若说我不要钱，便可自问无愧，则州邑各有城隍神像，峨冠正容，终日端坐，已极廉静，可以不设官府矣。

今之州县官，朝更暮改，能久任者少矣。然做一日官，即为百姓筹百年之计，不得稍存不久之心。存不久之心，则诸事苟且，不成为官矣。至于钱谷帐目，册档文券，则宜处处斩截，时时日日皆可交代。盖所存者百年之心，难保一日之事贤者，居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即行，岂可有葛藤馀累哉？

【译文】　天下真正紧要的官员，在朝廷内部是宰相，在朝廷外部是县令。宰相统领百官，是位置高而德才皆备的人；县令上承中央各个部门，政务繁忙而责任重大的人。学者果真有修身治人的本领，身染重病，那么不当宰相也会当县令。宰相所管理的是天下，县令所管理的是一方，至于亲眼看到民间疾苦，亲眼看到百姓的利害，宰相有不为县令的地方。宋人有诗说："函丈从容问且酬，展才谁不到诸侯，可怜曾点惟鸣瑟，独对春风咏不休。"曾点狂是所见有尧舜的气象，孔子因其像自己，所以叹息而赞美他。其余之人，如仲氏、冉氏、公西氏，都是圣门的英才，他们的志向不过诸侯。诸侯就是今天县令。圣门教人，无不是实学实用，不敢说曾点化其他人贤德。上天之所以设立帝王是为百姓。帝王不能够以一个人的耳目手足遍及天下，必须分立官府来加以治理。实际上进行治理的是县令。帝王是天下之主；县令是一邑之主。一个县令坏了，一邑的民心就去了；众县令坏了，众邑的人心也就去了；这祸害将归于谁呢？

问：官方民俗，什么叫坏，什么叫未坏？回答说："以州县而言，在内部就是幕僚们崇尚学术，这是一；官吏们畏惧法令，这是二；门丁仆从各守其职，无多余的贪求，这是三；在外部绅士遵守礼法而礼仪严格，这是四；无专营诱诈之人，这是五；法令通行于民间，犯罪的人没有逃避罪责之怠，这是六。这六个方面，都是各自兢兢业业，不是强迫他们如此，像这样就叫做未坏。而今却全部违反了这六个方面，所以说坏了。在还没有坏的时候，当好官容易，当坏官难；等到坏了的时候，为坏官容易，而当一个好官很难。知道当一个好官之所难，就可以说做好官的路子已经窥破一、二分了。

问：什么叫所以难？回答说：幕僚不崇尚学术，就会没有一定的见解，就容易看着主子的眼色行事。今天的吏员，由官家点派，朝更暮替，没有世守的基业，尽破律令，丢卷换卷，淆乱数目，乘机作弊，中饱私囊而已。门丁仆从，衣服礼秩，与官吏相仿，手有重权，让他们坐着享受富贵。绅士不遵守礼法，与专营奸诈之徒相互勾结。百姓知道法令行不通，只图苟且偷安。这样内外上下，相差无几，莫不依靠长官去受贿去获利。如果有好官欲立纲纪，欲明法度，不一心图谋私利，那么这些人就会大失所望，莫不多方诱惑，危言威胁，设计围困，让我等的愿望难以施行，这就是其所以难。这些人之所以上下勾结，内外

串连，成天在长官面前说东道西，难道是为自己筹画吗？那些人企图借长官的职位去让他家富贵起来。假使我枉法受贿去追术财物，我身家尚且不可为，而还要去那些企图富而去干这样的事吗？所以必须看穿这些人的心思，然后做官也不难。

亲戚欢乐僮仆吃饭，这句话是当官的人上任时的第一件失误的事情。在这里没有主意，将来便无可救药。儒者不知道当官为什么事，轻易将国计民生去酬应自己的私情，以致坏了自己的名声，丧了廉耻之心，明犯王法，暗伤阴德，积下冤孽。一切罪过，都只是自己承当到了那时，亲戚僮仆撒手不管，这样能够叫做明智之举吗？

左右使唤的人，在官府叫门子，叫长班。每个州县门子一、二人，长班一、二人，完全够使唤了。这些人无非无仪，只听呼唤，很容使用。如果本官本来有家仆，信心引赖，带到官府来使用，有何不可，但是哪里能要很多呢？而今所说爷们引用的仆人，一百个还没有一个。当官的没有主见，妄为收罗，那也弄来一些无赖之徒，只不过是自己害了自己。

为官之才把理财作为紧要事。刚一上任就必须详察这个事情，每年钱粮出息多少，杂税出息多少，会为廉俸若干为收入数。又细察每年之中上司应酬若干，差事坐派若干，幕宾束脯若干，家计食用若干，共为支出数。以收支数抵销支出数，一定有赢余，但是不能余额很大。如果把收入与支出相抵只能持平，没有赢余，就要从出数之中加以扣减，立下铁定章程，一定要有所余额才行。

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府，当官之人没有其他的妙决，只有一个“亲”字。认识透彻，做得透彻，那么万然顺畅，不会有什么阻碍。下乡之时，不要喜欢人多，一定要轻骑减人，一副食箪茶炉酒器即可，行馆就在百姓家中。遇到农民就问阴晴雪雨，慰劳他们，问他们谈辛苦之事，察看他们家口子妇是不是孝顺，兄弟之间是不是相爱，土地收入是否有赢余，家中之人是否失业。遇到秀才就与他谈论读书之事，进入书斋就察看学童哪一个聪颖而可成大事，询问他们读哪些书，为他校正句读，提示讲解。该说的说，当劝的劝，当骂的就骂，间杂些劝谑戏语，融洽官民之间的关系。吃饭则山蔬脱粟，不要挑择；遇坐则草垫土块也行。如此之行，所到之所，闻风相率而来的人必多，虽然是小事也与他们当面断判，不用告状。这样实行一、二年，那么各乡的是非、贤不肖，都可以了然于心目之中。像这样，有什么利不可兴，什么弊不可以除，什么凶犯不可抓获，又有什么贫穷令人忧患呢？

旅途之人，租赁房屋来居住，把这种叫做居停主人，就真是相差太远了。但是只有朝夕相见，则可以了解百姓的疑难，出入有所依托，久而久之，可以互通有无，可以艰难互济，到了离开的时候，尚且可以相互委托。为什么呢？虽

然其分疏远而情义已经相近了。所以，为官之道，与百姓情感相亲，那么各种事情就好办了，就不会有上下悬隔的忧患了。而今当官的人，喜欢大模大样，自诩为体统如此。踏进百姓的家中，千难万难；吃百姓家一茶一饭，就说不行，说是违反规矩，有疑于关节，应当受到弹赅。至察其所作所为，则到处都有关节，到处都在议论，而都不去弹赅。呜呼，不知道为官的根本，怎么能与他们谈论这些呢？

官长与绅士亲近，与百姓亲近，那么左右之人嫉妒，隶役更是嫉妒。为官之人即使有亲近百姓之心，往往受到爷们，下人们的限制，而不敢去做。呜呼！这怎么能为官呢？

集思广益，采纳群言，这是当官人的主要谋略。但是近来的人，一掌大权就贤士只好闭口，儿子女婿把握大权，亲疏远近之人，没有哪一个敢说一句话。

当官的人不要钱，不太贪脏，……只不过无罪而已，其实算不得好官。做官必须替百姓办事，方才算得上称职。如果说我不要钱，便可以自己问心无愧，那么各个州县邑里各有城隍神像，峨冠正容，终日安安稳稳坐，廉洁到了级点，可以不用说立官府了。

如今州县的官员，朝替夕更，能够久任的人很少。但是做一天县官州官，就要替百姓筹划百年大计，不得存在一点不久之心。有那种不久之心，那么就会各种事情都得过且过，这算得官。至于钱粮帐目，册档文书，就应该处处清楚，时时都有所交代。所存在的是百年之心，难以保证一日之事贤，为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即行，怎么能有哪么牵牵挂挂，纠缠不清呢？

宝善堂居官格言

（清）熊弘备

【原文】　当官者以理事为职，无论事之巨细冗杂，皆宜一一为之处分。若处得恰好，便是进德修业功夫。

听讼凡觉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时，待心和气平，从头再问。未能治人之顽，先当平己之忿。尝见世人因怒而严刑以泄忿，嗟嗟！伤彼父母遗体，而泄吾一时忿恨，欲子孙之昌盛，得乎？

人当贫贱时，为善善有限，为恶恶亦有限，无其力也；一当富贵中，为善善无量，为恶恶亦无量，有其具也。故富贵者，乃成败祸福之大关，不可不惧。

今日居官受禄，须思当日秀才时，又须思后日解官时。思前则知足，思后则知俭。

风俗天下之大事，廉耻士人之美节，为政者，当以扶纲常、正名分、重道义为第一。

官虽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虽至卑，不可以己之名节佐人之喜怒。

当官职业，一时都要尽也未能。若曰未能尽，又恐取责于上，多苟合含糊，欺谩将去，庸臣不忠，每蹈此弊。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当留一二好事与人间。

救危以刑狱逼迫为重。盖水火盗贼等事，不系劫运，即系定数，而刑狱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轻重间，有才能宽刻间也。或曰：居官矢志作好事，而格于长吏，奈何？愚曰：勿虑也，但虑矢志未坚耳。立志不差，惟有积诚动之，洁身俟之，且安知不作好事，其祸不更有甚焉者乎？

士大夫利人济物，宜居其实，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则损德；士大夫忧国为民，当有其心，不当有其语，有其语则毁来。

积德累功，莫如居官为易。所谓顺风之呼，响应自捷，往往有一事而可当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责者，相其土俗，曲为化谕，或禁火葬，或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造谤，或禁凿山占河等及种种残虐侈费事，天未有不厚报之者。

当官文书簿籍，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一有丛集，不惟误厥事机，吏书

且得乘其忙杂而朦之矣。

前辈教人居官，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爱民不言惠，锄强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礼贤下士，不言忘势，庶于官箴无忝。

郑汉奉曰：我辈读书博一第，裒然居四民之上，自谓朝廷倚荷，生灵利赖，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非违心则背理，辜负朝廷，贻害民物，岂不可羞？岂不可惧？此虽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为中人针砭。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时，则不至干请把持而挠时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时，则不至刚愎暴恣而贻人怨。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迁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功名、六瞋人有炎凉。

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远，称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丽，酒席欲丰，趋从欲都，伺候欲谨。行部所至，万人负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有益，苍生所损已多。及问其职业，悉是虚文滥套。纵虎狼之吏胥，骚扰传邮；垂琐尾之文移，督绳郡县；括奇异之货币，交结要津；习圆鞔之容辞，网罗声誉。至民生疾苦，若聋瞽然，岂不骤贵躐迁？然而显负君恩，阴触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孙之祸因也。吾党戒之！

亲民的官，最要仔细夹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开口一声，衙役便加力几倍；我只动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几多，去肉几块。一般皮肉，我疼他宁不疼，他疼我又何忍？若是情真，罪当打他，也不枉然，若还非罪无辜，于我宁无损福？

情有可通，莫于旧有者过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于旧无者妄增设，以开多事之门。若理当革时，当兴合于事势，人情则非所拘矣。

封赠父祖易得也，无使人唾骂父祖难得也；恩荫子孙易得也，无使子孙流落伶仃难得也。居官而思其难者，则父祖之泽长、子孙之祚远矣。

【译文】　当官的人以理事作为自己的职责，无论事情的大小巨细冗杂，都应一律认真处理。如果处理得恰当，这便是进德修业的真功夫。

审讯案件觉得一丝怒意，千万不可用刑。等待停留片刻之后，心平气和之后，从头再问。未能治人的顽固，应该先平自己的气忿。常看见世间之人因为发怒而施用严刑去泄忿，唉呀，伤害他人父母的遗体，而发泄自己一时的忿恨，希望子孙昌盛，行吗？

人处于贪贱之地的时候，为善，善事也十分有限，作恶，作恶也十分有限，因为没有力量；一旦富且贵，做善事，善事可以做很多很多，干坏事，坏事可以干很多很多，因为他们有这个能量。所以，富贵荣华之人，是成败祸福的关

键所在，不可不小心慎谨。

今天居官受禄，应当思想当日为秀才之时，还要想日后不当官之时。思前就会知足，思后则知俭。

风俗是天下的大事，廉耻是士人的美节，当官的人，应该以抉扶纲常、端正名分、重视道义为第一要紧的事。

官位虽然到至尊的地位，不可以使他人的生命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转动；官位虽最小，不可以让自己的名节随着他人的喜怒哀乐转动。

当官这种职业，每时看到都要尽其所能。如果说未尽其能，又恐怕受到上面人的谴责，很多时候苟合含混，欺骂将去，庸臣不忠不义，每次都蹈着这条路走。

做官要想到不当官的时候，做人要想到死的时候，最应该的是留下一、二件好事给人间。

救危以刑狱逼迫为重。水火盗贼等事情，不是劫运，就是定数，而刑狱逼迫死生，只在当官人的轻重之间，有才能够宽厚和苛刻。有人说：当官的人立志做好事，而被长官控制着，怎么办呢？我说：不要忧虑，只是考虑立志尚未坚实。立志不差，只有积诚去感动他，法身自好等着他，况且安知不作好事，其祸不再有比这祸更重的吗？

士大夫利人济物，应该名副其实，不能只图其名，只知图其名就会损德；士大夫忧国忧民，应该有其心，不当只有其语，只有其语就会带来谗毁之言。

积德累功，不如当官容易。所谓顺风而呼，响声自然快捷，往往有一事而可值千百件善事的情况。

凡是有地方的责任者，要根据风俗，把曲隐变成明白，如或禁止火葬，或禁止宰杀耕牛，或禁止淫祀，或禁止诽谤，或禁止开山占河等等残虐侈费事，上天未有不厚报的。

当官的文书籍簿，必须逐日待押，不可拖延。一旦有堆积的事，不只误了时机，吏书也会因其忙乱而蒙蔽长官。

前辈的人叫人当官，廉洁不说贫穷，勤奋不说辛苦，爱民不说施恩，锄强暴而不是为了立威，事奉上司致敬，不说是害怕自己，礼贤下士，不是没有威势，这样就不会污辱官箴了。

郑泽奉说：我们读书博取功名，突然之间位居民众之上，自以为是朝廷的倚靠，生灵的依赖，谁知天天干的都是害人的事情，件件干的都是折寿的事情，不是违心而为就是背理而行，辜负朝廷的厚望，贻害民姓，岂不可羞？岂不可惧？这虽是下愚自省的危言，但是也可以用去规劝中等人。

士大夫居家能够想到当官的时候，就不至于去干涉和扰乱时政；居官之时

候想到居家的时候，就不会刚愎自用，暴戾恣睢而贻怒后人。

当官有最容易犯的六方面错误：一是多事，二是迁怒他人，三是傲人傲物，四是素怀成见，五是急于功名，六是瞋人炎凉。

朝廷建立法度，不可不严；官衙实施法度，不可不宽恕。法度不严格不足以禁止天下的恶习，不宽恕不足以通达天下之情。

做上级官员的只是渴望尊重，迎送希望“远”，称呼希望“尊”，拜跪希望“恭”，供养希望“丽”，酒席希望“丰”，迁官希望“京”，伺候希望“谨”。巡行所至，万人遭累，千家愁苦，即使对地方有益，百姓苍受损也是很多的了。等到问及职业，都是虚语套话。放纵虎狼一样的吏卒，骚扰政事；到处下发文告，督绳郡县；收括各种钱财，交结位居显要地位的人物；专心圆滑的言辞，网罗声誉。至于民生疾病，他们都装聋卖哑，却无不突然显贵，超级升迁？然而背负君恩，触起上天的忿怒，给生民造成了苦累，而终于酿成了子孙的大祸。我们必须严加警惕。

企望亲近百姓的官员，最要仔细使用夹棍和板子，最怕手滑。我只要开口一声，衙役便会加力几倍；就只要动手一摸，百姓便会流血几多，掉肉几块。一般一样的皮肉，我心疼难道他不疼，他疼，我又于心何忍？如果情况真实，依法该打打，也不是冤情；如果情况不确，他无辜而受刑，我岂不是该损寿拆寿？

情有可通，没有超越过份增减过去已有的东西，让百姓产生寡恩的怨恨；事在得己，没有超过旧时已有而现在妄增，开启多事之门。如果理当改革，因势利导，人心所向而不是强人所难。

封赠父祖是容易得到的，不要让人唾骂父祖难得；恩荫子孙容易得，不要使子孙流落伶仃就难了。高官而思想难处，而父祖的恩泽长久，子孙的福份就能久安。

公门不费钱功德录

（清）佚名

官长不费钱功德

【原文】　忠君为国。

洁己为民。

勤求政治，以励官箴。

自甘淡泊，以全介节。（不节必贪。）

临民矢公矢慎。（读法讲谕，亦宜认真举行。）

事上不抗不卑。（恃才则抗，希宠则卑，皆取祸之道。）

有利必兴。（如社仓、义学、水利、荒政、育婴、养老之类。）

有害必除。

劝课农桑。

力行保甲。

正士习，举优惩劣。（礼士宜辨其品。）

厚民风，锄莠安良。

忠孝节义，有关风化之事，极力保扬。

缙绅耆老，贤良方正之人，虚怀咨访。（地方利病，风俗美恶，皆须留心询问，庶可因地制宜。但所问之人，必须纯正之士，否则恐为所欺。）

力挽奢华浮靡。

严惩赌博奸淫。

禁宰耕牛。

禁污字纸。（鞋上招牌，尤宜严禁，另纸刷印，有何不可？）

严缉盗贼。（奸究敛迹，则四野获安。）

严治掠卖。（鬻良为贱，惨莫甚焉。）

禁止非法淫祀，不令煽惑愚民。

毁除淫书淫画春方，不使坏人心术。

势官豪强，武断乡曲，必按律严惩。

讼师地棍，访拏重办。
访延贤幕。
勿滥收长随。（此辈惟利是图，多一人即多一弊。）
密防子弟官亲在外招摇。（谚曰：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盖子、婿、妻兄弟也。）
严杜幕友家丁藉事扰害。
不妄逞己见。
不曲徇人情。（此病最难除却。）
票差宜省。（若辈势如狼虎，添一差，民多一费。）
审案贵结。（讼结早归，俾可各治其生。）
不动怒。（恐雷霆之下，受者难堪。）
不作威。（恐乡愚畏缩，情难达。）
不轻拘妇女。（非关万不得已者，不令出乖露丑。）
不轻用刑。（重刑多致屈招，轻刑有伤体面。）
不轻发火签朱票。
不轻听左右访闻。
不出票取物。（丝毫皆民脂民膏，且虑指官冒滥。）
不擅兴工作。
不断离婚姻。
不折散骨肉。
不轻送监铺。（防孤苦无亲，或仇私绝食。）
不轻拏窝家。（防私扳。）
疑狱务期得情。
难事细心求理。（或故或误，为首为从，细为分别，以定其罪。）
平心申理冤抑。
公平审断曲直。
诬告必坐。（清讼源也。）
唆讼必惩。（息讼端也。）
不徇私坏人功名。
不逞忿伤人性命。
不知情故枉。（一时错枉，片念拨转，不吝改过。）
不执法太苛。（罪疑惟轻，误犯须宥，情有可原者，难已成案，必加意矜恤。）
不贪脏枉法。
不逢上虐下。（事不可行者，纵奉严檄，必极力挽回。）

不轻徇公举。（联名公呈，即言有可采，姑受而不批，别加体察举行。勿轻详遽详，致滋纷扰。书吏禀陈公事，尤不可轻信从。）

不假权胥吏。（供招出入，自为检点，不使吏胥上下其手。此辈性情狡狯，逢迎揣摩，是其所长，尤宜留心驾驭。）

不以借端诬赖事扰害富豪。

不作惊炫耳目事沽买名誉。

案无留牍。

供无屈招。

严禁需索铺堂。

访拏栽脏诈害。

凡事不轻累邻右。

教诲顽民平其忿心，令息争讼。

责人明告其罪，令人知改，须受者愧服，见者警戒。

耐烦听诉，令原被告吐其情，不许吏役插口。

审案据理直断，不嗔越诉。

无力犯人，当为之宽，纳赎徒犯，亦准招保不轻禁。

听审比较，画一时刻，遇他事早示更期。

和息投禀，先日准出，免其伺候。

酒后勿审词讼。

怒时切勿用刑。

老幼病废，不加扑责。

严寒盛暑，勿易加刑。

姻族互讦，勿轻笞挞。（两造姻族互讦细故，既分曲直，便判输赢。若予薄惩，转成嫌隙。）

随行路远，怜勿加刑。

已拶夹者不再责。

已责过者不再责。

尸伤必亲身检验。（须反复亲看，不可避秽。致仵作作弊朦混，恐有游移。后来翻供，便须开检，折骨蒸洗，最为惨毒。）

命盗宜虑心鞫审。（命案有伤，盗案有脏，不患无据。细心推问，自能得情。徒恃刑求，妄供诬伏，贻祸非浅。）

勿滥监禁。（命盗重犯，势须监禁，至小故轻罪，不可听奸徒轻禀收监。）

勿用非刑。（刑具皆须照例制造。其他非法者，慎勿妄用。）

戒狱卒勿凌虐罪囚。（谆饬狱吏，扫除杂秽，涤洗枷纽。夏储凉水，冬给草

荐。遇有疫疠，随时疗治。多焚苍术，以免传染。）

戒佐贰勿擅羁人犯。

徵比勿恣意敲扑。（尤不可积年叠比。）

巡行勿拢累乡民。（访察吏役，责民供应。）

里书借钱粮骗害乡愚，加等治罪。

差役借藐抗诬人，倍法重惩。

赋税勿致浮收。

晴雨尽心祈祷。

水旱早报灾伤。（早堪早申，力请蠲赈。）

饥荒竭力赈济。

办赈勿图自利。（丧心造孽，莫大于是。）

劝戒僚属，行善止恶。（属员有守有为，必加意优待。或操守可信，才力稍短者，必诱掖奖劝。若行止贪污，不顾名节，立予参劾。）

协和同寅，竭力效忠。（既不可倾轧挤排，亦不可矫同立异。）

吏役有奉公守法者，优待以示劝；有作奸犯科者，严究以示惩。

省一事，则民少一事之扰。

宽一民，则民受一分之福。

考试公明，勿令孤寒抑郁。（严防撞骗，宜先剴切晓谕。）

奉公守法，勿羞人笑迂拘。（能吏时风，断不可学；巧宦习套，切不可为。谨守法度，效古循吏，势有不行，挂冠归去。）

设课备奖赏，鼓励多士。

识字人劝令时读善书。（士人经史足用。工农贾中有识字者，宜劝其取因果报应诸书读之，如《感应篇》、《阴骘文》之类，久之必改过向善，自臻醇厚。）

【译文】　忠于君王报效国家。

廉洁自己为民办事。

勤求政治，劝励官箴。

自己甘心于淡泊，保全高洁节操。（不节必贪。）

管理百姓矢志为公，一心审慎。（读法讲谕，也应该认真举行。）

事奉上级不抗不卑。（恃才则抗，希宠则卑，这些都是取祸之道。）

有利必兴。（如社仓、义学、水利、荒政、育婴、养老之类。）

有害必除。

劝课农桑。

全力推行保甲制度。

端正士司，举荐优秀惩罚顽劣。（礼贤下士辨其品德。）

厚笃民风，锄暴安良。

忠孝节义，有关风化大事，极力保持和发扬。

缙绅耆老、贤良方正之人，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地方的利弊，风俗美丑，都应该留心询问，或可因地制宜。但是所问之人，必须是纯正之士，否则恐被人欺骗。）

全力禁止奢华浮靡。

严厉惩办赌博奸淫。

严禁宰杀耕牛。

禁止活损字纸。（鞋上贴招牌，尤其应当禁止，另外用纸印刷，有何不可？）

从严缉拿盗贼。（奸究敛迹，那么四野就会获得安宁。）

严加惩治掠卖。（鬻良为贱，没有比这样更悲惨的。）

禁止非法淫祀，不要叫这类东西煽惑愚民百姓。

毁除淫书淫画春方，不让坏人玩弄阴谋诡计。

有权势的官僚和地方豪强，武断乡间事理，必须按照法律严惩。

诬师地痞流氓，必须查访拘捕严惩！

寻访延清贤能的幕友。

不要滥收奴仆。（这些人惟利是图，多一人即多一弊。）

密防子弟官亲在外招摇过市。（谚语说：莫用三爷，废职亡家，三爷是指子、妻、兄弟。）

严格杜绝幕友家丁借故扰挠民众。

不要妄自逞己见。

不要曲徇人情。（这种病最难医治。）

票差应该减少。（这些人势如狼虎，添加一差吏，民众多一次费用。）

审案贵在早结案。（诉讼完了早日回去，让他各自去谋生路。）

不要动怒。（惟恐雷霆之下，接受的人难堪。）

不可轻易拘捕妇女。（如非不是万不得已，不令妇女出乖露丑。）

不要轻易用刑。（重刑多致屈招，轻刑有份体面。）

不要轻易下发朱票火签。

不要轻易听信左右访闻。

不要出票取物。（一丝一毫都是民膏民脂，还要想到被指责为以官位冒领。）

不擅自兴师动众。

不判决离婚案。

不折散骨肉关系。

不轻易送往监狱。（预防孤苦无亲，或被私仇绝食。）

不要轻意惊动窝家。（防止私报。）

疑难狱案务要断得清楚。

疑难的事情要细心求理。（有的是故意，有的是误会，是首犯是从犯，细加分别，以便依法定罪。）

平心静气地审理冤案抑案。

公平地审断曲直。

诬告必须反坐。（清净讼诉的源头。）

唆使诉讼必须惩罚（平息诉讼的开端。）

不徇私情破坏他人功名。

不凭一时气忿伤人性命。

不知情而故意枉法。（一时错枉，片念拨转，不惜改过。）

不要执法太苛。（疑罪没有定论，应该从轻，误犯本无心所致，应该宽大，情有可缘的，难以成案，必须加以抚恤）。

不许贪脏枉法。

不奉迎上司，不虐待下属。（事情不能实行的，纵使接到上司严令，也必须极力挽回。）

不轻易以私徇公。（联名公呈，即使言有可取，姑且接受而不批准，再加体察再举。不要轻易调查而急忙地去调查，以免导致骚乱。书吏禀陈公事，尤其不可轻信轻行。）

不把权柄交给权吏。（招供的出入，自为检点，不让吏卒上下其乎，此辈性情狡诈，逢迎阿谀，这是他们的长处，特别要留心驾驭。）

不要以借端诬赖事去扰害富豪之家。

不作惊炫耳目的事情去沽民钓誉。

案桌上不留下该办的公文。

供词不可屈招。

严禁勒索店铺店堂。

仔细询查栽脏诈害之事。

一切事情都不应轻易连累左邻右舍。

教诲顽民平其忿心，必须停息诉讼。

责罚他人明告其罪，叫人知错能改，让受罚之人愧服，看见的人引以为戒。

细心听诉，令原告、被告吐露真情，不许吏役随便插口。

审案要据理明断，不因怒而越级上告。

没有力气的犯人，应当从宽，纳赎的人犯，也应准招保，不要轻易关起来。

听审比较，画一时刻，是到其他事情更改，应该事先公布更改之期。

利息投禀，先一日准出，免去伺候。

酒后不要审案。

怒时不要用刑。

老人幼孩病者废迹，不加之扑打之刑。

严寒盛醒，不要轻易用刑。

婚姻家族互相诉讼，不要轻易笞挞。（原告、被告姻族互相诉讼，分清曲直，便判输赢。如果给予刑罚，转而成为嫌隙。）

人犯随行路行，怜爱不要加刑。

已被夹指的人犯不再用刑。

已受过刑的人不再用刑。

尸伤必须亲自检验。（应该反复地亲自察看，不可怕秽，防止法医作弊蒙混，惟恐今后的祸患。后来翻供，便要开检、折骨蒸洗这类捡尸方法，最为惨毒。）

命案、盗案应该细心审查。（命案有伤，盗案要赃，不怕没有依据。细心查问，自然能够得到真情。只靠刑法，妄供诬伏，贻祸不浅。）

不要乱收监。（命案、盗案，势必监禁，至于小的事故和轻微的罪过，谨慎而不乱用。）

不用不正规的刑法、刑具。（刑具应该按照惯例制度。其他不合法律，谨慎而不乱用。）

劝戒狱卒，不要凌虐罪囚。（告戒狱吏，要扫除杂秽，洗涤枷纽。夏天准备冰水，冬天准备草垫。遇到疫情，及时治疗。多焚苍术，防止传染。

劝戒佐贰，不要擅自羁押人犯。

征地不要随意杖打他人。（尤其不可积年增加。）

巡行不可扰累乡民。（访察吏役，责问民众供应。）

里书借故征收钱粮骗害乡民，加倍治罪。

差役借故乡民抗拒而诬告，加倍处罚。

赋税不可超过规定征收。

天旱雨涝尽心祈祷。

水旱早报灾情。（早查明早电报，向上司力求赈济。）

竭力赈济饥荒。

办赈不能贪图对自己有利。（丧天害理，没有大于这种罪孽的。）

劝戒僚属，行善事禁恶习。（属吏有守有为，必须加以优待。有的操守可信，但是力才稍短，必须加以奖掖。如果行止贪污奢侈，不顾名节，立即弹赅。）

协助同僚，竭力敬忠。（既不可互相倾轧排挤，也不可标新立异。）

吏役奉公守法，加以优待以示鼓励；吏役作奸犯科，严加追究以示惩罚。

省去一事，百姓就会少去一事的扰烦。

宽恕一个百姓，民众就会受到一分福分。

考试公明，不要叫孤寒的人受到抑郁。（严防撞骗，应该公开晓谕众人。）

奉公守法，不怕人笑自己迂拘。（能吏时风，断不可学；巧宦习套，决不可为。谨守法度，效法古代循吏，势有不可，挂冠归去。）

建立课备奖赏，鼓励众多的士子。

奉劝识字的人按时去读好书。（士人经史就足够用了。工农商人中有识字的，应该劝告他们去读有关因果报应之书，比如《感应篇》，《阴骘文》这一类，时间久了必然会改过从善，自我臻于醇厚。）

幕友不费钱功德

【原文】　慎重公事。

勤理案牍。

不矜才使气。

不倚势作威。

不迎合谄媚。

不受昧心贿赂。

不听亏心嘱托。

谏阻贪酷。（不听以去就争。）

力劝东家兴利除弊。

力劝东家剖雪冤抑。

东家盛怒之时，酒醉之后，阻其出堂理事。

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勿轻易签差，以免恐嚇乡愚，藉端婪索。）

人非紧要，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妇女尤不可轻唤。）

批驳勿率易。须酌理准情，剴切谕导，使强者气阻，弱者平心。

词讼宜劝速结。

和息宜早批准。

命盗案宜慎防株累。

押犯须设簿勤查。（可省释即早省释。）

遇命盗重案，必细心审度，务使情真罪当，勿拘成见，出入人罪。

勿将重案化大为小，致有冤抑。

勿将他案人犯，作此案正凶。

勿假公事泄私愤。

勿献恶法，横徵酷比。

会计详审，不图染指。

水旱凶荒，劝官及早报灾，设法赈恤，尽心为作禀详。

学识未到，勿急求得馆。

【译文】　对公事必须慎重。

对案牍必须勤加整理。

不自矜才能使气。

不依仗势力作威作福。

不去迎合阿谀奉承。

不接受昧心的贿赂。

不可听信亏心的嘱托。

劝谏阻止贪心和酷暴。（不听而去抗争。）

力劝上司兴利除弊。

力劝上司辨明真相并于以昭雪。

不是急切的事情，应该批示开导，不要随便派遣差役提审。（不要轻易签差，以免恐吓乡民，借端勒索。）

不是紧急的人，应该随时释放，不应信乎传唤。（妇女尤其不可轻唤。）

批驳不要随意，必须酌理推情，认真开导使强者气阻，弱者平心静气。

诉讼应该劝告撤诉，接案后要迅速结案。

和息应该尽早批准。

命案、盗案应谊防止株连。

在押犯人必须设立簿子，勤于查看。（可以释放的要及早释放。）

遇到命案、盗案这些重案，必须细心审诉，务必做到情真意切，不要拘泥成见，出现重罪轻罚和轻罪重罚的情况。

不要将重案化大为小，致使发生冤情。

不要将其他案件的人犯当作此案的正凶。

不要假公事而泄私愤。

不要制定苛法，横征暴敛。

会计详审，不要企图沾取非所应得的利益。

水涝天旱凶荒，劝谏长官及早报灾，设法赈济灾民，尽心尽力作为详细禀报。

学识没有学到家，不要急于去当老师。

吏胥不费钱功德

【原文】　随事方便。

不勒取人卖儿鬻女钱。

不唆人争讼。

不无中生有。

不指拨官长生事。

不捺案。

不妄引重律。

牌票招详字眼，不改轻为重。

办理文案，不吹毛求疵，巧为播弄。（不因所欲未遂，故意指驳，误人考成，入人罪名，贻害非浅。）

不诈嚇乡愚。

不生枝节提人。（一夫到案，合家不安。）

不唆盗贼扳仇家。

不轻口嘈□诰人。

不乘危索骗。

不败人体面。

不受买嘱，妄加锁锢。

入罪不下死煞字语。（笔下超生，此之谓也。）

词讼细故案，勿苛求常催。

杖笞不聚一处。

不杖人腿弯。

不逼病人妇女到官。

不坏人功名性命。

不离人骨肉。

不牵连邻右。

轸恤狱囚。

已赦罪犯勿羁留。

已蠲钱粮勿混徵。

水旱请官早报，设法赈济。

批回请速发。

解到请速审。

事属暧昧，或关闺门，稍可缓止，务须留意。
承访事件，务求确实。
多送正风俗、兴利除害告示。
失节事，无论贵贱，必为辨解。
节孝事，不论低微，必为表扬。
不轻传劣迹恶款。
【译文】　随着事情而行行方便。
不勒取他人卖儿买女的钱财。
不唆人去诉讼。
不能无中生有。
不挑拨长官无事生非。
不夸大或隐瞒案情。
不随便使用重律。
牌票上的招详字眼，不把轻的改为重的。
办理文案，不能吹毛求疵，巧为播弄是非。（不要因为自己的欲望达不到、故意指驳他人，误人考成罪行，入人罪名，贻害不浅。）
不许诈吓乡下百姓。
不要乱生枝叶去捉拿他人。（须知一夫到案，全家不宁。）
不唆使盗贼攀咬仇家。
不轻口用恶毒语言辱骂他人。
不乘人之危索取财物和进行欺骗。
不要败人体面。
不要受人买嘱而妄将囚人锁锢
定罪不要轻易下死杀词语。（笔下超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诉讼小事情的案件，不要苛求常催。
杖笞不要打一个地方。
不要杖击人的腿弯。
不威逼病人妇女到官府衙门。
不毁坏人的功名和性命。
不离间他人骨肉之情。
不牵连左邻右舍。
深深地怜悯狱囚的遭遇。
已经赦免的罪犯不要羁留狱中。
已经交纳的钱粮不要因混乱又征。

水旱灾情求官早报，设法赈济百姓灾民。
请示批回应该迅速下发。
案犯押到官府马上速审。
事情属于阴私，或关好闺门，慢慢就可禁止，必须留意。
受命查访事件，一定要求准确不误。
多下发正风俗、兴利除弊的告示。
失节之事，无论贵贱，必定要追究。
节孝之事，不论高低，必定要表彰。
不轻意传播劣迹恶教之类的流言诽语。

学治臆说

（清）汪辉祖

作者自序《学治臆说》

余自道州引疾蒙譥，侨居长沙几三十旬。同官之至省者，识与不识多叨过访。间以吏事商榷，第四男继培窃录所闻，积久成裘。比还里门，姻友将谒，选人辄来问涂，长男继坊又随听而录之。

长夏无事，两男各奉所录以请，曰："大人向著《佐治药言》，为学幕者言之，今言吏之为治，有非药言可该者？盍写定版行以申药言之蕴？"嗟乎！小子休矣。余不善为吏，即于废弃，而欲为善为吏者言治？几何不南辕而北辙也。坊、培固请不已。因思余之佐治实憨且拙，《药言》六十余则过为师友许可，其诸言有一得不以人废乎！遂取所录，手为别择，汰其复于《药言》者，存其可与《药言》互参者，区分条目，得一百二十四则，析为二卷。

自维佐治三十年，稔知吏不易为。身亲为之，凛凛栗栗，切墨引绳，唯恐小逾尺寸，庸莫甚焉。然区区求治之悃，可盟天日也夫。

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自州县而上至督抚大吏，为国家布治者，职孔庶矣。然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

余向佐州县吏，而自为亦止州县，先后商治者大率吏州县之人。余之所知州县治耳，故就数十年目见耳闻，凭臆以说，止于州县之治。且止于州县常行之治，他如水利、荒政，治之未亲历者不妄言；邮驿、工程，治之有专条者不赘言。言其常，不敢及其复；言其经，不敢通其权。

繁杂碎琐、词义浅显，学治者或当节取焉。神明于治者非余所能知，非余所能言也。诠次既定，题其端曰：学治臆说。

进坊、培而告之曰：小子异日皆有为治之责也。遇不遇天也，非人所能为也，人所能为者治而已矣。尽其所以为治，不遇何伤离乎？治以求遇，是诡也。志趣不正，将事上接下，无一而可。昧守身之要必贻毒子孙，违先人训戒，幸而遇重，为有识者所鄙。况于不遇，失己之悔，庸可逭乎！夫天下无不可为之治，亦无不可为治之人，治术之不修，急于遇荐误之。惟不志在速迁，循循然

以称是职，是蕲则知州县之所以为治，即知所以整饬州县之治，而州县无一不治。小子识之。

有姻友筮仕者持此与《药言》并赠，倘亦古者赠人以言之义欤。善为吏者未必无异说，则请不以臆对，而剿先民之说，以应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吾意尽如人意也哉！

乾隆五十八年六日已卯

萧山汪辉祖书于环碧山房

如父母之计儿女

【原文】 余言佐治以尽心为本，况身亲为治乎！心之不尽，治于何有？第其难，视佐治尤甚。

盖佐治者，就事论事，尽心于应办之事即可无负。所可为治者，名为知县、知州，须周一县、一州，而知之有一不知，虽欲尽心而不能受其治者。

称曰“父母官”，其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负官，终为负心。

【译文】 我多年辅佐他人处理政务最大的原则是尽心尽力，至于亲身为治则更当如此了。未尽心，要想有好的业绩就几乎不可能。比较而言，单纯辅佐他人比亲身为治者，做起来也就更难。

一般而言，辅佐政事要就事论事，不枝不蔓，尽心尽力于上司托付的事，这样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而当为官一方，作为知县、知州，就要了解自己管辖的这一县、一州。如果一事未知其周详，即使有心做好，也不一定有好成绩。

地方官有所谓“父母官”的称法，他对百姓的事如果不是像父母为儿女那样方方面面、周周到到地操心的话，终究会辜负自己身上的这份责任，也终将于心有愧。

人在官场　心难直遂

【原文】 官以利民省事为心，非有异于幕也。然幕据理法心可径行，官兼情势，心难直遂。民之情，可以诉官，而官往往不易转达于上官。纳于口者，不能尽呈所言；怵于威者，又恐逢彼之怒。略涉瞻徇，便多迁就。此处能于心无负，方见平日立身功效。

【译文】 做官应以利于民、尽量不扰民为本心，这一点与幕客的出发点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幕客据于理，凭良心行事即可，而当官的却必须要考虑官

场的情势，一般难以直达自己的心愿。

老百姓的隐情可以向官府诉说，而当官的往往不容易把这些情况向上司转达。不善言辞的，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清楚；忌惮上司威严的，又怕碰到上司正在气头上,如此等等都使得向上司汇报时往往略有涉及便要试探上司口气，看上司脸色，才能把百姓的隐情道出。一般情况下则碍于官场情势，将就而过。

与上司相处当坦然，于心无所歉愧，才可显出平日读圣贤书、做贤君子的功效。

居心志趣要端正

【原文】　服官一也，而所以服官之心不必尽同。有急于干进者，有安于守分者。干进者易躁，未尝不进，而或以才情挂累；守分者近庸，果能尽分，亦终以资格迁。除此其中有命焉，非人之所为也。一念之差，百身莫赎。故志趣不可不正。

【译文】　做官的都一样做官，而以何种居心做官却并不相同。有的急于做出成绩，得到提拔；有的安于现状，只做本份工作。急于求成的往往容易急躁误事，虽然并非没有提升的机会，终究才大心高，不得满足；安守本份的近乎平庸，但终究能不误职守并凭其资格资历而得到升迁。

除此之外，就是命了，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有所作为的。以官场之险，往往一念之差，百身莫赎。

所以当官的人，其居心、志趣一定要正派。

自立在将入仕时

【原文】　志趣之正，全在将入仕时。号称选官，辄以裘马自炫，贯寓宅、假子钱，皆将取偿官中。到官之日势不能自洁，辗转惑溺不至，败坏名节不止。

谚曰“一着错，满盘输”。发轫之初，何可不慎！

【译文】　当官的志向与趣味正派与否往往在即将进入仕途时就应该明确。号称自己当了某官，吹弹裘马、豪宅、金钱之事，将在当官时争取和补偿种种利欲。到了真正走马上任了，势必不能洁身自好，经过很多次后越发不能自拔，所谓名节早就给自己败坏掉了。

俗话说“一着错，满盘输”。刚刚踏入仕途不能不事事谨慎，端正为官的志趣。

冷静处理友人荐官

【原文】　有司之职，礼士勤民。迎来送往，谒上官、接寮属，日有应理之公事，薄书鳞集，虽能者亦须借次幕友。

况省例不同，俗尚各别。惟习其土者知之。故到省，先宜谘访贤友，聘请入幕。同寅推荐，不宜滥许上官。情势有必不可却者，宁如数赠修，隆以宾礼。勿轻信妄任，驯致误事。

【译文】　官吏的职责，在于礼士勤民。而迎来送往、拜会上司、接待寮属等等每日都必须处理的公事，以及待处理的账薄、书册、公文一类，即使有能力的官吏也必须借助于幕友。

何况各省、各地条例不同，习俗风尚也不同，只有熟习当地风情的人才知道底蕴。所以到了省署，应当向当地的贤朋好友咨询、商榷民情官势，聘请他们做幕僚。对同僚有所推荐的时候，不宜随便许以较高的职位。情势不得已、无法推辞的时候，宁可赠其以厚礼，待之如宾客。切忌轻易相信所荐之官并随便委任职官，此中事稍无主见就可能误事。

官风败坏　身不由己

【原文】　嗟乎！幕道难言矣。

往余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其时司刑名钱谷者俨然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交书，无博奕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公事援引律义，反覆辨论，间遇上官驳饬，亦能自申其说。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遇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

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

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苟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

初入仕途，往往坐受其误而不自知。于此，欲得贤友，宜向老成同官虚心延访，庶几遇之。

【译文】　唉，入幕治辅佐上司的事难啊！

回忆我在二十二、三岁开始作幕客时，掌管刑名、钱谷的那些幕客俨然以师傅自处。我每天从早到晚总坐在桌前，习练公事，没有下棋打牌的那些娱乐，也没有心思参与应酬往来那些无聊的事。碰到公事有问题往往严格按律例反复辩证，其中有些也遇到上司的驳斥，当时也能说清楚自己的主张。而做主的人

往往在乎礼貌，而不看你是否能讲清道理。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就会辞去幕职。有时偶而也有一二个不自重的人，当众笑话我，也没有使我放弃自己的立场去阿谀奉承。

到了三十七、八岁时仍然是那副脾气，只是稍稍地开始有点圆滑了。

再过数年，就以守持正道为太迂阔。江河日下，世风不古，自号为中流砥柱，也太难了。甚至于苟苴从事，狼狈为奸，拉帮结派。端正操守的事十件中难有二、三件。

所以初入仕途，往往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不自知。在这种情形下，要得到贤友指点就非常不易。如果多向老成者虚心请教，或许还可以找到这种贤友。

择友自辅之道

【原文】　人之气质大概不同。毗于阳者，刚不免伉直忤物；毗于阴者，柔类多和易近人。然非平日究心律例，断不能高自持议，较之随波逐流、胸无定见者，遇事终可倚赖。择友自辅，当无取其轶美也。

【译文】　人的气质禀赋不相同。比如阳刚之人，不免带棱带角，触物伤人；而阴柔一类多半平易近人。

在幕客群中，如不是平日里对律例有极深的研究，断不能自顾自地坚持高于他人的论调，否则枪打出头鸟，受伤害的是自己。比较而言，随波逐流、胸无定见者，遇到要表态的时候，风吹墙头草，终可倚重一方。官场之中，择友在于保护自我，不宜选择太易出格的那一类。

对公事了然于胸

【原文】　幕宾固不可不理一切公事，究宜身亲习练，不可专倚于人。盖己不解，则宾之贤否无由识别，付托断难尽效。且受理词讼，登答上官，仓猝自有机宜，非幕宾所能赞襄。不能了然于心，何能了然于口？耳食之言终属“葫芦依样”。底蕴一露，势必为上所易，为下所玩，欲尽其职难矣。

【译文】　辅佐政事的幕客自然不可能不理会一切公事，总会有需要亲身处理的公事。专门倚重他人，是不妥当的。自己不了解公事中的究竟，则幕客是否能干也就无法识别，上司要有所托付也难以尽其效果。况且受理词讼案件，应对上司，都有章可循，即使事出仓猝也自有其机关诀窍，不是幕客随意能置其可否的。不能了然于心，也必不能了然于口。能激赏一些道听途说的轶闻趣事并不一定就能游刃有余地处理事情。依样画葫芦，一旦露了马脚，势必被上司

轻视，也为下属玩弄、哄骗，想尽到职守也就难了。

处理好上司推荐的人

【原文】　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里居姓氏，俱不可凭；忠诚足信，百无一二。得缺之日，亲友属托；到省之初，同官说荐，类皆周全情面。原未必深识其人之根底，断不宜一概滥收。至新临上官面言者，其势不得不允，处之散地尚非善策。不若任之以事，留心体察，足供驱使固为甚善。觉有弊窦，立时辞覆，使其无可归怒，亦有辞以对上官。

【译文】　长随（跟班）和立契收买的家奴不同。时来时去，不常事主；藉绩姓氏都不足为凭，忠诚可以依赖的百里难挑其一。

跟班有了缺额，亲戚朋友都会有所嘱托；到了省署之后，同官推荐，这些往往出于周全情面的考虑，对介绍的人多不知根底，一般不宜笼统地收入门下。至于由新来的上司面荐的那一类，碍于情面，不得不应允。把这种人放到无事可做的位子上也不是上策，不如托付他一定的事情，留心察其行事，能供驱使自然不错。如果发现他有不轨之处，立即辞掉，使他无法归怒于自己，同时也有堂而皇之的理由能向上司交待。

滥收长随之弊

【原文】　滥收长随之弊，始于误人，终于自误。盖若辈求面情而来者，犹可。其曾出荐资者，一经收录，荐主之责已卸，投闲置散，不惟荐资落空，且常餐之外一无出息。若辈又多贪饮嗜食，加以三五聚处赌博消闲，势不得不借债鬻衣。此皆由我误之，彼不自度材力，又不能谅我推情收纳之故。而署中公私一切彼转略有见闻，辞去之后，或张大其词以排同类，或点缀其事以谤主人，论言肆播，最玷官声。

【译文】　滥收跟班的坏处，粗见是误人，实则为害己。那些有一定情面而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曾经向人交了推荐费，一经收录，推荐的人也不管了，把他们用到闲散处，不仅那些荐资冤枉出了，跟班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无任何出息。这种人一般都贪酒好吃，喜欢三五成群聚赌消闲，必会举债卖衣。这些都是由滥收跟班的人惯出来的，那些人缺乏自知之明，而且并不买账。

但是，官署中一切公事私事，他们辗转都能知道个大概。被辞之后，他们或夸大其词，影响到长官的同僚，或添枝加叶毁谤、诬蔑主人。这些话到处传播开来，最容易败坏做官人的名声。

用人不可自持己见

【原文】　此事余身历之而始悟者。

往承令宁远止录，游幕时先后所用旧仆五人：一门、一印、一跟班、一司仓、一管厨，其中一人素无才识。余以阍入苍猾，稽察不易，特令专司启闭，不甚检核。阅岁之后，捺硃票，阁禀单稍稍婪索问有言者。余念大小公事一手治，渠不敢旁参片语，不之深信。又一年而事败。乃痛惩焉，已几几受累矣。

兼视并听，如之何可遇恃耶？嗟乎不可自恃，又岂独在用下人哉。

【译文】　这是我亲身经历后才有所了悟的一段教训。

过去我在宁远地方游幕时，先后用过五名旧仆：门房、掌印、跟班、司库、厨子，其中一个一向没有什么才识。我当时以为，这种看门的人狡猾多端，不易稽察其隐秘行为，特地让他只管大门的开、闭，也没有去检核他的行为。

一年之后，他开始稍有一些向求事者索取私利的行为。我想大小公事我一手办理，轮不到他来给我出主意支招，对那些犯规的做法也没有深加追究。再过一年，捅了大漏子，于是不得不对他严加惩罚。但此时自己已经受到他的拖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时如果多从旁观察了解也不致固执己见。唉！不仅对下人应该如此，用其他人时也要深思我这个教训。

不向属下借钱

【原文】　选官初至省城及简县、调繁间遇资斧告匮，辄向幕友、长随假贷予钱，挈以到官分司职事。此等人即有挟而来，必揽权以逞，辞之则负不能偿用之，则名为所败。

所当谨之于初，无已宁厚其息，而不用其人。

【译文】　到省城候补选官，在离县上调时繁杂的人情交际里，碰到银钱短缺，则向幕友、跟班借钱。到上任之后，便去提挈他们。这类借钱给上司的人“小九九”打得很精，权到手以后少不了要逞威作势再捞回来。到时候，辞掉吧，就会招来忘恩负义这种非议，自己的官声由此而被败坏。如果要避免这种后果，只有在当初向他们借钱的时候就讲清楚，实在没办法的话，宁可给他丰厚的息钱，也不用其人。

交接须心存忠厚

【原文】　受前官交代，是到任先务。

其时官亲长随急欲自见，往往盘量仓谷，百计按求，以为出力甚者。不肖长随借刁难为由，从中需索。一信其说，便著刻薄之名。迨监交持平说，亦终归无用。

此等人须留意，不宜委以事权。至平庸幕友，大处不能察核，每斤斤于些小节目，苛驳见长，亦不可轻听。第同监交官三面核算，正项亏缺断难接收。留抵如有详案，自不妨斟酌承受。其他杂项短少些微，直可慷慨出结。

此实品行攸关，勿效官情低薄。

【译文】　与前任官员交接事务是到任以后的第一件大事。

在这种时候，官长的跟班往往急于显示自己的才干，查账、清仓，想尽办法使它不带水分，做得非常起劲。甚至还有些不肖长随，以刁难为由，从中向前任索取私利，如果官长轻信他们的说法，就可能会招来“刻薄不容人”的名声。即使监督交接的人居中说道，也无法挽回。

所以对这种人的做事要小心留意，不应该委事托权于他。至于那些平庸幕友，大的地方查不出来，每每在一些枝枝节节上做文章，苛刻而了无章法，他们的话也不可轻听。

要办好交接，只有同监督交接的官员三方六面核算清楚。正项亏缺，自然不能接收，但要对其它存档的详细资料细加斟酌接收方案，一些杂项上即使缺少一些，也不妨慷慨地了结。

交接时心存忠厚，关系到在同道之中的官声品行，切莫刻薄不容于人。

玩上司于股掌

【原文】　财赋繁重之地，印官初到，书吏之有仓库职事者，间有馈献陋规。若辈本非素封，其所馈献，大率挪用钱粮，一经交纳，玩官于股掌之上矣。无论不能觉其币弊也，觉之亦必为所挟持，不敢据实究办。

谚云“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其斯之谓欤。

顾官既洗心，则门印亦难染指，必且多方怂恿，非有定识定力不惑者甚少矣。

【译文】　在财赋繁重的工商地区，有上任新官、掌管仓库一类的书吏给上司送礼的旧规矩。这种书吏不是原本就在其职，他所送来的礼金一般都是挪用

库中钱粮而来。一送到上官的手中，便可玩上司于股掌之中。不用说蒙在鼓里不知其弊害，即使知道了这种陋规，其结果也是为他所挟持，“拿人的手软”，没有办法据实追究。

俗话说：“割了身上的肉来饱肚子，喝毒酒来止渴，不是不能暂时填饱肚子，而是离死也不远了。”针砭的就是这类受贿而受制于人的蠢举。

做官的人如果心无杂念，手下的门子、跟班也难轻易染指。不过还要谨防小人的多方怂恿，一定要看清楚、想清楚，把握住自己不受蛊惑。

和上司相处的原则

【原文】　获上是治民第一义，非承奉诡随之谓也。为下有分，恃才则傲，固宠则谄，皆取咎之道。既为上官，其性情才干不必尽同，大约天分必高，历事必久，阅人必多。我以朴实自居，必能为所鉴谅。相浃以诚，相孚以信，遇事有难处之时不难从容婉达，慷慨立陈。庶几可以亲民，可以尽职。

【译文】　得到上司的褒奖，的确是为官者治民理事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这并不是指专向上司奉承献媚那心术不正的一套。因为官场之中做下属的有自己的本份，恃才骄傲，自以为无人可比，或者是自觉受宠于上司而得意洋洋，这些可能招来他人谄言，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做上司的人其性情才干不尽相同，他们往往天分高、素质好，经历的事也多。而下属以朴实自居，不争不伐，一定能为上司所理解。从而彼此以诚相待，讲求信用，碰到有难处的时候也不难从容表白自己的主张，有什么说什么，能做什么便做什么。

这样的话，做官才能上通下达，可以尽到自己的职守。

上官用人非一格

【原文】　上官之贤者，使人固必以器矣。即非大贤未必不用。守正之吏，我向稳处，立身办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舍己徇人，断断不可。

【译文】　官在上位、贤良明智的官吏在使用人才的时候，关键是要能器重人的某些才能。即便那人不是大贤圣哲，也未必就不用；端方守正、明哲保身、只做本份以内的事的人，则用也可，不用也可。用人切忌不能没有自己的主张，依人是非，胡乱猜忌。

受人赏识的祸福

【原文】　属吏受上官之知，可展素蕴矣。然先受知者忌之；将受知者嫉之；求知而不得者伺隙而挤之。百密一疏，谣诼生焉。

上官不一，不能无爱憎之别。即皆爱我矣，保继求者之取舍一辙乎。骆统有言："疾之者深，谮之者巧。"受宠如惊，唯阅事者知之。

【译文】　当下属的得到上司的赏识自然可以一展平生抱负，作出一番成绩。然而同时祸福相参，那些从前受过上司赏识的人恨你；盼望上司赏识的人嫉妒你；而期期以求赏识而屡屡不得者，会想尽办法找你的茬排挤你。百密难防一疏，谣言诽谤会接踵而来。

上司并不专有一个下属就能成事，不能没有爱憎原则。即使倾爱于一人，也要使继起者能在某一原则下求得提拔。

我的朋友骆炳文说，得到上司的赏识的同时，应发现宣言仇视的人做得激烈，造事生非的人做得巧妙，这些不能不防。

可惜一般人只是受宠若惊，只有阅世深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难处。

要人大员的兴衰

【原文】　既经受知必自受任，任之既重，权渐归焉。而要人之势，成于不自知矣。

探上官之意旨者，从而窥伺气焉。卜上官之喜怒者，从而承颜色焉。从不敢揽而斡旋微验，门如市矣。况趋奉者日众，势必至于鬻权乎。

曩见吾浙为上官要人者，初焉僚属不屑顾，继以同官不暇顾，终且分在己上者，亦欲先一见而不可得。未几，雪山见消，玉屑何漂。而端人正士甘受其陵肆者，乃安如磐石，名位且日上焉。岂尽天定哉，岂无天定哉？

【译文】　既受赏识必得任用。担任的职位越重要，权力也逐渐地有了，此时要人大员的气派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专门探听上司意旨的人，或窥伺或旁敲侧击，极力想摸清底蕴；专门猜度上司喜怒的人，巧言辞令，极尽奉承巴结之能事。成为要人的官员由不敢揽权而至斡旋官场，有求者多了，也慢慢地门庭若市。趋炎附势之徒越聚越多，其势必造成垄断专权。

以前我们浙江有一个要人大员，势起之时，不把同事、下属放在眼里，继而同级官僚也无暇顾及，最后连位在其上的高人贤士想见一见他都困难，一时

之间炙手可热。不久，如雪山崩消，权力的光环不复存在，往日的威风扫地而光。而当时甘受其权凌虐之士如今安如磐石，名位也日见其高了。

这岂不是天意？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呀！

谨受上司私托

【原文】　职官之义，唯上所使。上官以公事见委，艰苦皆不可辞，使我以私，必当自远。不特私事也，名为公事而行私意于其间，一有迎合便失本心。为愈熟，委之愈坚，其势必至丧检枉法。

此当于受知之初，矢以朴诚，不知有私，惟知有公。上官以为不达权宜，便是立身而高处。

【译文】　担任职官以服从上司指派为第一。上司委托给你公事，无论艰或苦都不可推辞。如果受上司指派去处理私事，则撇清一点最好。

不仅私事，有些是名为公事而实为要执行上司的私见，实现上司的私欲。一旦有所迎合就会失掉自己“处心纯正”的本心。而且与上司关系越熟，托付给你时的态度越坚决，最终势必替人贪赃枉法。

避免上司指派私事，应当在得其赏识之初就明确表示不知有私、惟知有公的诚心，上司必以为给你指派权宜之事不适合。这样的话，可以使你立身处世有较高的起点。

施人以恩的上司

【原文】　亦有怜才上官，不慑之以威，而结之以恩。迁以好官，调以美缺，受恩渐重，图报渐殷，不得不承其志趣，为之驱策。

余向言佐治勿过受主人情，受非分之情恐办非分之事。唯吏亦然，攻受恩之名，最不易处。

【译文】　也有此上司爱惜人才，不用威严使他归服，而是结以恩情。如通过提拔做官、调任美缺使下属受恩渐重，下属的图报之心也更为殷切，以至不得不仰承上司志趣，供他驱策。

我一向主张辅佐上司的幕客不要接受太多的主人恩情，得到非分的恩宠的同时可能要受托去做非分之事。做官也是如此，上司于你有恩时，他提出的非分请求你就最难推托。

迁调非不可居

【原文】　然则作吏非不可迁调乎，曰非也，所论止争公私之别耳。出于市恩，断不可受，出于抡才若之何不受？士为知己用，况重以职守哉。

报上官郡所以尽职守，不敢告劳，致身之义也，不则进而危，不若退而安矣。

【译文】　那么为人下属如果处心纯正，不帮上司徇私岂不是得不到升迁上调的机会吗？我说，并非完全如此。

在公与私的立场上，要分清楚。如果自己行为做事，是出于还赎上司恩情的话，宁可不升不调。如果是因为上司重才，又如何能不接受呢？士为知己者用，何况委托给你重职呢？

为报答上司而恪尽职守，不在乎如何辛苦，这是立身的原则。与其有所升迁荣调而前途危险，不如全身而退来得舒心快意。

以恩为饵笼下属

【原文】　且为上官者皆有知人之明，不强人以所难也。我不希恩，彼岂漫予之恩。以恩为饵，大率躁进者自取之。上官既投其所好，而欲拂上官之性，是谓天良。况由此而进，必无退理。凡所云云仍为安分者言之也。

【译文】　做上司的人一般对下属的秉性看得较清楚，不会强人所难。如果你不稀罕上司施恩，上司也不会毫无目的地去做，上司针对的是那些急功好利的急进者。上司选中了目标，下属也不去拂逆上司未言明的心迹，“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只是由此而得到的升调，肯定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这些话都是为告诫为吏者当立身纯正，不宜枉自急进。

求功之心不可切

【原文】　纵不躁进，而有喜功之念，亦非所以自立。身膺民社，皆见过之，端无见功之处；克尽厥职也，偶叨上官赞誉，扬扬得意必将遇事求功，长坂之驰，终虞衔橛。

【译文】　即使不躁进，好大喜功也不是在官场中立身处世所当为。身上肩负着百姓祸福，大家却都说不上你的好处，自然没有什么功劳可言。而克尽职

守，偶尔得到上司的称誉便扬扬得意的人，遇事必然求功心切。

知己岂易得哉

【原文】　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夫知己讵易得哉！

知己云者，用己所长并恕己所短。若己之才品未赏不知，而己之短长尚未周知，谓己可用，用违其分，是谓知人，而不得谓之知己。卒之不能尽我所长，转致绌我以短，斯殆所谓命矣。

【译文】　古人说：“得一知己可以没有遗憾啊”，可是知己岂是容易得到的吗？

所谓知己，往往能用自己所长而又宽容自己所短。如果朋友清楚自己的才性，却并不全面了解自己的短处，就认为自己可用，用了就可能不会恰如其分，仅能说是知人而已，不能说是知己。相处以事不能尽我所长，却使我显出所短来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了。

束缚手下有二难

【原文】　州县之属无几，才略自易周知，此中大有端人，非无奇士。然朝夕相见，性情易为窥测。

有等近利之徒内与阎人相狎，外与讼师相联，揣摩恐吓，无弊不为。概以坦白相待，多为所卖；操之稳急，辄云“难乎为下”。

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难言哉。

【译文】　州县地方不大，自然容易了解并得到有才略的人。此中有不少端行方正之人，也并非没有奇士。然而朝夕相见，其性情容易暗中调查。

有些好利之徒，内与跟班厮混，外和刑名师爷串通，或揣摩上司意图，或恐吓鱼肉百姓，无所不为。如果只是糊里糊涂地以坦诚相待，多数会被其出卖；如果对其严厉管束，他们又会叫嚷“做下手难呐”等等。

是束缚他们，还是放纵他们呢？唉，太难说了。

礼士为行政要务

【原文】　官与民疏，士与兵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纪不能尽喻于民，而士易解析，谕之于士，使转谕于民，则道易明，而教易行。

境有良士，所以辅官宣化也。且各乡树艺异宜，早潦异势，淳漓异习。某

乡有无地匪，某乡有无盗贼，吏役之言，不足为据。博采周谘，惟士是赖。

故礼士为行政要务。

【译文】　官府和百姓疏远，士子却和官府能亲近，老百姓相信士子，却不易相信官府。所以朝廷的法律纲纪往往不能直接传达给普通百姓，士子们却容易理解。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告之于士子，让他们作中介，则朝廷的政令法纪容易为百姓理解，教化民众也就更为易行了。

境内贤良之士，他们的重要职责就在于辅助官府教化人民。况且各乡乡情风习不同，如某乡有无土匪，某乡有无盗贼，吏役的话不足为据，只有博采民风、广泛咨询当地士子才最为可信。

所以礼贤下士是地方行政的重要事务。

人品不能不辨

【原文】　第士之贤否，正自难齐。概从优礼，易受欺蔽。自重之士必不肯仆，仆请见，胃昧陈言。愈亲之，而踪迹愈远者，宜敬而信之。

若无故晋谒，指挥唯命，非中无定见即意有于求。甚或交结仆胥，伺探动静，招摇指撞，弊难枚举，是士之贼也。又断断不容，轻假词色，堕其术中。

故能睿知人之明，始可得尊贤之益。

【译文】　大抵士子贤良与否，难以以固定的标准衡量，如果一概优礼以加，容易被其中的小人欺骗蒙蔽。那些自重自爱之士，一般不肯甘为驱策，请到了也很少发什么高论，你越亲近他，他躲得越远。所以，最好是敬仰他们，信任他们。

至于无缘无故便晋谒长官、对长官惟命是从的人如果不是胸无定见，就是有求于长官。他们巴结署中仆胥伺探长官的动静，借以招摇撞骗，其危害不胜枚举，这种人就是士子中的败类啊！切记不要容忍他们在长官面前轻假词色，以免落入小人圈套！

所以有知人之明时，方可得到尊礼好贤的益处。

初任须体问风俗

【原文】　人情俗尚各处不同，入国问禁，为吏亦然。

初到官时不可师心判事。盖所判不协与情，即滋议论。

持之于后，用力较难。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

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不数月诸事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

【译文】　人情风俗习尚各处不同，到一个地方后应随乡问俗，为官者也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

新到一地上任，不要自以为是地轻易判断处事。所判即使有理，如果与民情民风相悖，也可能会滋生非议。

“不妄下结论”，做起来不容易。每处理一件事就应到大庭广众之中选择一些老成的人来咨询风俗习尚，之后再折中处断。这样自然而然就可以情与法兼得。

如果每天了解一件，百天就可了解百件，不用几个月地方上的事该如何处置已经了然于胸。这样，不仅处理事情中肯周到，也使政令执行时通行无阻。

把握好你的官声

【原文】　官声贤否去官方定，而实基于到官之初。盖新官初到，内而家人长随，外而吏役讼师莫不随机尝试，一有罅漏群起而乘之。近利以利来，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险窃其柄。后虽悔悟，已受牵持，官声大玷，不能箝民之口矣。故莅任时，必须振刷精神，勤力检饬，不可予人口实之端。

【译文】　一个做官的人，其名声的好坏，一般要在他离任时才能够得出结论。但是实际上，在他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就开始定下了好坏的基础了。新官上任时，往往不仅有自己的家人伴随，左右还有官吏和师爷，他们这些人没有哪个不想找个机会尝试着去占些便宜。假如一旦有了漏子可钻，他们就会闻风而动，蜂拥而上。如果当官的喜欢得利，他们便让他获利；当官的如果好色，他们就让他占有各色美女。总之，每一件事情，都投其所好，从而在暗中抓住了当官者的把柄。后来，当官的虽然后悔了，醒悟了，但由于已经授人以柄，迫不得已受这帮人的要挟和控制。这样当官者的声誉就受了极大的玷污，怎能让老百姓不议论纷纷呢？所以说，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当官的就要振作精神，尽量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要让人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为口实，也不能让人把自己的行为举止作为谈资来议论。

不揭前任之短

【原文】　人无全德，亦无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无过举。且好恶之口，不免异同。去官之后瑕疵易见，全赖接任官弥缝其闪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

前官之短，自形其长。前官以迁擢去，尚可解嘲。若缘事候代，寓舍有所传闻，必置身无地。夫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不留余地以处人者，人亦不留余地以相处，徒伤厚德，为长者所鄙。

【译文】　人无全德，亦无全才，所以在他处理的官事中，肯定不会没有出错的地方。再说，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好恶标准，对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可能相同。做官的离任之后，继任的人对前任的缺点和过失容易看得见，这样就完全要依靠接任官员为他掩饰短处，弥补过失。只有那种居心叵测、心地奸狡的接任官员，才喜欢揭自己前任的疮疤，同时夸大自己的长处。假如前任是因迁升而离职，那么这种做法还可以聊以解嘲，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如果前任是因为有事等候补缺，让他听见了，一定会觉得大失面子，无地自容。后来的人看现在的人，就好像现在的人看过去的人一样。如果我们和人相处时不给别人留一点余地的话，别人也不会为我们留任何余地。这样只是白白损害了一个人的忠厚品德，而这种做法是有道德的人所不屑的。

不要轻易附合

【原文】　立身制事，自有一定之理。惟人是倚，势必苟同；以己为是，势必苟异，苟同者不免苟异。苟同者不免诡随，苟异者必致过正。每两失之。惟酌于理所当然而不存人己之见，则无所处而不当。故可与群子同功，亦不妨为小人分谤。

【译文】　为人处事，自然有一定的原则。倚靠他人，一切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一定会对任何事都毫无原则地表示赞同；而一切事情都自以为是，势必会造成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原则地加以反对。毫无原则地赞同别人，不免随波逐流；毫无原则地反对别人，也势必会矫枉过正。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只有认真地考虑事物的客观情况，不存任何个人的偏见或他人的偏见，才不会出现任何处理不当的情况。所以，一个人可以和正人君子共同享受功劳，也不妨在某些时候给那些小人分些讥嘲。

为治不可无才

【原文】　才者德之用，有图治之心，而才不足以济之，则内外左右皆得分盗其柄，以求自济其私。故一事到手，须自始彻终通盘熟计，实能收之，然后发之。万一难以收局，且勿卤莽开端。盖治术有经有权，惟有才者能以权得正，否则守经犹恐不逮耳。

【译文】　才能是一个人内在品德的外在表现。有了治理的打算，自己的才能却不足实现这个计划，那么在他周围里里外外的人，都乘机盗窃分走他的一部分权利，以达到假公济私的目的。因此，遇着事情时，当官的人就必须从头到尾通盘加以仔细考虑之后才能开始动手。大凡做官的技巧和手腕，有不变的，也有变化的。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够反复权衡考虑，让事情有好的结果；而没有才能的人，就算他能以不变应万变，也仍然得不到好的结果。

临事要有定见

【原文】　疑人则信任不专，人不为用；疑事则优柔寡断，事不可成。二者皆因中无定识之故。识不定则浮议得以摇之。凡可行可止必先权于一心。分不应为者，咎有不避；分应为者，功亦不居。自然不致畏首畏尾，是谓胆生于识。

【译文】　怀疑别人就会导致对别人的信任不会持久，身怀才能的人也就不会被这种人使用；对事情疑虑重重就会优柔寡断，事情也就干不成功。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胸无定见。胸中缺乏定见，那他周围的人的意见就会左右他。大凡任何一件事，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在心中都必须先权衡考虑。做了不属于自己职权之内的事不逃避责备；做了属于本份应该做的事有功也不自居。这样就不会畏首畏脚，前怕老虎后怕狼。这就叫做胆量来自于见识中。

胆识贵在权衡

【原文】　有才有识可善治矣。然才贵练达，识贵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异势者，尤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若自恃才识有余，独行其是，终亦不能为治。譬之医师用药不知切脉加减，而专袭成方，则草蓍杀人，未始不与砒信同祸。

【译文】　具备了才干和胆识，就可以算得上会做官了。然而才干贵在干练通达，胆识贵在善于明白事理。遇上那种风俗习惯彼此不同、现在和过去形势不同的情况，特别要权衡时间和地点的差异，筹划出与之相适应的办法来。如果自恃才能和见识足以胜任，自以为是且独断专行，那么就会始终处理不好政务。这个道理和医生用药一样，如果不知怎样切脉，不懂得在处方中加药或减药，只是一味地抄袭前人的现成药方，那么人参、蓍草也会致人于死地，和用砒霜杀人没有什么不同。

旧制不可轻改

【原文】　今人才识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总非率尔。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张，则计划未周，必致隐贻后累。故旧制不可轻改。

【译文】　现在的人的才能和见识，往往赶不上前人。前人所订立的各种规章制度，不是随随便便的、不加考虑的产物。现在的人不能仔细地探求前人订立这些规章制度的动机和原因，而随便地去对它加以更改或补充。如此一来，就会因为计划不周密、不详尽而留下隐患，最终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前人已经制定好了的各种规章制度，我们不能轻易地对它加以更改。

陋规不宜遽裁

【原文】　裁陋规，美举也。然官中公事廉俸所入，容有不敷支给之处。是以因俗制宜，取赢应用忽予汰革，目前自获廉名，迨用无所出，势复取给于民，且有变本而加厉者，长贪风，开讼寡，害将滋甚极之。陋规不能再复，而公事棘手。不自爱者，因之百方扣克，奸究从而藉端善良，转难乐业，是谁之过欤？陋规之目，各处不同，惟吏役所供，万无受理。他若平余津贴之类，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调剂，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轻言革除。至署篆之员，详革陋规，是谓慷他人之慨。心不可问，君子耻之。

【译文】　裁除陈规陋习，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措施。但是官署中的各种收入，或许有收入和支出推动平衡的情况。所以，要针对不同的风俗习惯，采取不同的施政措施。收取赢余部分应用。如果却突然对它加以淘汰革除，在眼前自然会获得一个廉洁的名声。但是等到了没有任何收入可以开支的时候，势必会又从老百姓那里去搜刮，这种情形之下，就会出现变本加厉的事情。如此一来，助长了贪婪的风气，打开了诉讼的口子，祸害比原先将会更大。但对于那些极其可恶的陈规陋习，是不能再允许它们再存在了。然而公事却也非常难办了。有些不自爱的人，于是趁着这个机会，百般攻击；奸狡之徒也趁势混水摸鱼，找到借口；而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却反受其害，不能安居乐业。造成这种情况，是谁的错呢？陈规陋习在各个地方是不相同的。对于官吏的俸禄薪水，不要动它。其它像津贴之类，可以参照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斟酌而定。要删除那些太不像话的陋规，但不要轻易革除。至于某个官员，革除全部陋规，这叫做慷他人之慨，他的用心不言自明，有修养的人是引以为戒的。

陋规出于应酬

【原文】　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囊也，久相沿，已成常便，万不容于例外加增，断不可于例中扣减。倘应出而吝，象齿之焚，不必专在贿矣。

【译文】　大凡陈规陋习多的地方，送往迎来的应酬也一定很多。从老百姓身上取来，却用在了官吏们的身上，民间谚语所说的“以公济私”，正是指这种情况。这些民脂民膏，并不是用来充实这些当官的口袋的。各种陈习长久以来相互沿用，已形成了一种常例和习惯。因此万万不许在常例之外，再增加额外的负担，也断不能在常例之中扣减，假如应该拿出来的，就一定不要吝啬。像为了长牙齿却把身体给弄坏了一样，不要特别吝啬钱财。

美差好陋规多

【原文】　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规较多之地，岁例所入人人预筹分润。善入而善出，惟才者能之。或不善于入而不能不出，则转自绌矣。虚其绌而入之不谨，过不旋踵。惧有祸而入之，稍慎又不足以应人之求。故美缺尤不易为。自好者，万不宜误听怂恿垂涎营调。白香山诗云“欢娱僮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今之为美缺者，饱僮仆而已，妻妾欺娱其名也，实且贻子孙之累为。

余向客临安，夜中闻雁，有“稻粱群鹜其，霜露一身寒”之句，非有所感也。主人王晴川讽咏数过，潸然泣下。明年以终养去官。居美缺者可不常自敬乎？

【译文】　一般人所说的好差事，大多数是在各种陈规陋习较多的地方。每年的收入，每个人都眼巴巴地预先计划好了要来分占一点好处。搞好收入和支出，这种事情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办得到。有的人不善于搞收入，却又不能不支出，如此一来，各种费用就入不敷出。能够考虑到费用不够却又偏偏不谨慎地对待收入处理，那么祸患马上就要来临了。害怕祸患，在收入上稍微谨慎一些，这样却又无法应付别人的要求。所以说人们眼中的好差事，却不容易干好。洁身自好的人，千万不要听从别人的怂恿，垂涎于眼前的各种有利的营生。白居易有首诗这样写道：“妻妾欢悦童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现在那些干美差、捞肥缺的人，把自己的童仆养得白白胖胖的，而自己所拥有的所谓妻妾欢悦，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其实质却是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包袱罢了。

我以前曾经客居临安，半夜时听见雁的鸣叫之声，有所感触，写下了“稻

梁群鸷其，霜露一身寒”的句子。这并不只是有感而发。主人王晴川先生把这两句暗暗吟了几遍，悄悄地流下了泪水。第二年，他就以供养父母作为藉口辞官归家了。那些正在干好差事的人，难道不应该常常以此提醒自己吗？

注重珍惜民力

【原文】　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留心于爱物，于物必有所济。身为牧令，尤当时存此念。遇地方公事不得不资于民力，若不严察吏役，或又从而假公济私，扰累何堪。故欲资民力，必先为民惜力，不惟弭怨，亦可问心。

【译文】　先儒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如果在珍惜物力上用点心，那么对物力必定会有所帮助。”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尤其应该每时每刻都有珍惜物力的想法。假如碰上地方上有公事不得不向老百姓征集劳动力时，如果不严格地监察官吏的行为，有的人就会趁机假公济私，老百姓对这些扰乱和摊派又怎能忍受呢？因此，要想从老百姓那儿得到帮助，就一定要先替老百姓着想，珍惜民力。这不仅仅是消除怨恨、不满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问心无愧。

不拿土产送礼

【原文】　地产土，宜非有上官之利也。偶因取给之便，奉上官，赠僚友，后遂沿为故事，甚至市以官价。重累部民，毒流无既，如之何可为厉阶也。故旧规所有，尚宜斟量裁减。若所产之物素未著名，断不可轻用馈遗，贻后人之害，祸同作俑。

【译文】　地方上的土特产品，本来就不是上级官吏所占有的利益。但是偶然随便拿一点去孝敬上司，馈赠同僚，后来就会湍袭为例，甚至到了用官价购买的程度。这样就大大加重了所辖区域内生民百姓的负担，由此而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没完没了的。如此行事，怎么能够鼓励官吏们呢？所以，如果不是都市相传的习俗，可斟酌适当地减少。如果所出产的物品，一向都不出名，就千万不能轻易地用来作馈赠礼物。如果这样做了，就会给后代人留下祸根。这跟第一个拿陶俑来作陪葬的人一样可恶之极。

摊派原非善政

【原文】　境当孔道，酬酢殷繁。器用食物，闻有官价之名。或取自铺户，或供自保役，非摊派即垫赔，原非善政。然陋习相仍，概予裁革，转恐事多棘

手。此宜量为节制，可已则已，万勿任见。小幕客渔利家人，借端市索，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

【译文】　当官者所管理的辖区，如果地处交通要道，应酬就会特别繁多。使用的器具和所吃的食品，偶然也就有了公家价格的名气。这些东西，有的来自于铺户人家，有的是差役那儿供给。总之，不是向老百姓摊派的就是自己垫赔进去的。这些事情，原本就不是良好政风的表现，可是由于陋习相沿已久，也就成了习惯。如果统统地加以裁减革除，事情恐怕反而更为麻烦。对于这种事，应适当地加以节制，可以不搞就不要去触动，千万不要让它出现苗头。要不然，幕客们从中渔利，蒙骗百姓；而当官的家里的人又巧借各种理由在市场上勒索，从而导致老百姓没有能力应付，激发他们向上控告自己，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藏富于民是良策

【原文】　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财之时，恳恻劝谕，必能捐财给匮，虽吝于财者，亦感奋从公，而事无不济矣。

且富人者，贫人之所仰给也。邑有富户，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资生。至富者贫，而贫者益无以为养，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为治要道。

【译文】　把财富珍藏在老百姓手中，并不是专门为老百姓考虑。假如一碰上水灾、旱灾和战争年代，没有钱财的力量是不能够真正帮助老百姓的。保证了富裕的省份，遇到需要这些财富的时候，诚恳动情地劝说大家，他们也一定能够捐献财物、接济穷困的。即使是那些视财如命的守财奴们，也会因为受了感动，而听从官家的号召，捐献出自己珍贵的财产。这样一来，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了。

况且，富裕的人，是贫困的人赖以生存的对象。地方上如果有积贮多的人家，凡是能自食其力的，都可以依靠他们而生存下去。如果等到有钱人都变得穷苦不堪的时候，那些原来就十分贫穷的人，就变得更没有什么依靠，无法养活自己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刚好遇上什么公事要办，那办起来就会遇到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留下不少无法治理的隐患来。因此，保持自己辖区内的富裕，是处理好政务的主要途径和办法，也是当官者的一个诀窍。

制止侵扰富户

【原文】　官不洁己，则境之无赖偕官为孤注，扰富人以逞其欲。官利其驱

富办，而讼可以生财也。阳治之而阴亮之。至富人不能赴诉于官，不得不受无赖之侵凌，而小人道长，官为民仇矣夫！

朝廷设官除暴安良，有司之分。怜暴是纵，惟良是侮，负国负民，天岂福之。故保富之道，在严治诬扰，使无赖不敢藉端生事，人可以安分无事，而四境不治者未之有也。

【译文】　当官的人，如果他自己本身就不廉洁奉公，那么在他所管辖治理的境内的无赖之徒就自然而然地把那个当官的人当成一笔极大的赌注，去骚扰当地的有钱人家，以便从中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当地当官的也从这种侵扰中有利可图。而且通过打官司，当官的也从中获得好处而发迹。所以他在表面上，是在治理杜绝这些事情，背地里却在有意识地放纵这些事。等到当地的殷实大富人家不得不忍受这帮无赖之徒的侵扰和欺诈的时候，实际上等于让这些卑鄙无耻的小人气焰嚣张，助长了恶人的威风，当官的反而成了老百姓的仇敌了！

朝廷设置官府，目的在于清除暴虐，安扶善良的黎民百姓，这本来就是官府必须尽的义务。放纵暴徒的行径，欺侮善良的平民百姓，这种负国负民同时也是祸国殃民的罪恶行为，难道上苍还会保佑他吗？所以在我看来，保持富裕最有效的方法就在于严厉惩治那些奸恶之徒的诬告和侵扰，使他们不敢寻找任何借口惹事生非，有钱的人就可以平安无事。如果这样做了却治理不好自己的辖区，那是从来没有过的。

不贪灾民赈款

【原文】　此不便言，且不敢言，然亦不忍不言。

地方不幸而遇歉岁，自查灾以至报销，屑屑需费，不留余地。费从何出？不便言、不敢言者此也。

但克减赈项以归私橐，被灾之户，必有待赈不得，流为饿殍者。上负圣恩，下伤民命，丧心造孽，莫大于是。此吾所以不忍不言也。

昔济源卫公哲治牧邳州，尽出赈赢，设楼流所，赡养仳离，雁户全活无算。同时，办赈之吏竟笑其迂。然肥橐者多不善后，公独简在。宸衷不数年，毗迁至安徽巡抚，陟工部尚书致仕尹中堂。

文端公继善总督两江时，余尝见其办赈条告，末云："千末去倘不肖有司克赈肥家，一有见闻，断不能幸逃法网。即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难容，其子孙将求为饿殍而不可得。"痛哉言乎！读至此而不实力救荒，其尚有人心也哉！

【译文】　这件事不好说出来，而且也不敢说，但是在我良心上，又不忍心

不说出来。某个地方十分不幸地遇上了收成不好的年成。从查明灾情、核实灾情到请求救灾款项，每一个层次和环节都需要费用，这些过程中没有丝毫伸展的余地。钱从什么地方来？不好说也不敢说的正是这个问题。克扣赈灾项目中的款项，装到自己个人腰包中，富了自己。然而在成千上万受灾的灾民之中，一定有正在眼巴巴等待救济而还没有得到救济的人，会因为贪官的私欲，而成为那遍野饿死的人中的一缕冤魂。这样做，上对不起皇上的恩情，下害死了无辜百姓的生命。丧失人性、制造罪孽最多的，正是这种人。这就是我不忍心不说的事情。

从前，济源卫公哲先生在邳州当父母官的时候，他拿出了所有的救灾款项赈济饥民，为流离失所的人建造住房，供养那些在灾难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难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卫公哲的措施而生存下来了的，不计其数。和他同时办理这次赈灾活动的官吏们，都竞相嘲笑卫公哲太迂腐，太不识时务。然而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们多数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只有所谓“迂腐”的卫公哲反而得到了提升。

没有过几年，卫公哲先生经过了多次提升后，当了安徽巡抚，断而又升任工部尚书，后来又到中堂做高官。

文端公继善当两江总督时，我亲眼目睹了他是怎样搞好赈灾工作的。他的告示的最后一条的内容是：“倘若官府中有人克扣减少了赈济灾民的款项，肥了私人的腰包，一旦被我知道了，决然逃不脱法律的制裁。即使由于本督察考察不够周到，没有被发现，但我确信，这种人天理难容，他的子子孙孙的命运将极为悲惨，就是想当一个饿死鬼也办不到！”他的这些话说得多么沉痛啊！如果有人读到这里，却还不努力地赈济灾荒中的难民们，这种人难道还有人性吗？

执法的人情味

【原文】　余昔佐幕，遇犯人有婚丧事，案非重大，必属主人曲为矜恤，一全其吉，一愍其凶。多议余迂阔。比读《辍耕录》“匠官仁慈”一条，实获我心。匠官者，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国器世荣也。有匠人程限稽违案具，吏请引决。罗曰：“吾闻其亲娶，取责之，舅姑必以新妇不利，口舌之余不测击焉，姑置勿问。后或再犯，重加惩治可也。”此真仁人之言。

乾隆三十一、二年间江苏有干吏张某治尚严厉，县试一童子怀挟旧文，依法枷示，童之姻友环跽乞恩，称某童婚甫一日，请满月后被枷。张不允，新妇闻信自尽。急脱枷。童子亦投水死。夫怀挟宜枷，法也。执法非过，独不闻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乎？满月补枷，通情而不曲法何不可者？而必于此立威，忍矣。

后张调令南汇，坐浮收漕粮，拟绞勾决。盖即其治怀挟一事，而其他惨刻可知。

天道好还，捷如桴鼓。故法有一定，而情别千端。准情有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

【译文】　我从前作幕僚，遇上犯人有红白喜事而他们的案情又不是很重大的，对这种情况就是我的主人也一定会怜悯体恤的，因而我也就全部成全他们的喜事，同情他们的不幸。有不少人都议论我迂腐不切实际。直到我后来读到《辍耕录》中的“匠官仁慈”一条时，终于获得了共鸣，发现其观点与我心中所想不谋而合。匠官是杭州的金王府的副总管罗国器罗世荣先生。有一个匠人犯法后案子都已处理好了，官吏们请求判决。这时罗世荣说：“我听说他刚刚娶了媳妇，若是责难他的话，公婆必定会认为新媳妇对儿子不吉利，争吵之余，事情发展下去就说不清楚了。所以姑且放下不问。以后如果再犯，重重惩治就行了。”这真是一个仁慈的人说的话。

乾隆三十一二年间，江苏有个十分干练的官吏张某，这个人治理案子十分严厉。在县试的时候，一个童生怀里挟带着他过去写的文章。按照法律，这个考生应戴枷示众。可是这个考生的各位亲戚朋友都跑来跪在地上求情，说这个人才结婚一天，请求满一个月以后再补枷示众。张某不同意。他那刚结婚的媳妇听说了这件事后，就上吊死了。于是张某命人把枷打开。随后这个考生也跳水自杀，随他媳妇去九泉相会了。考试怀里挟带参考资料应该戴枷示众，这是法律。执法人没有错误，但难道他唯独没有听说过：“法律虽设列了刑，礼却要顺通人情”吗？满月后补带枷锁示众，既顺应了人情也没有歪曲法律，为什么就不可以变通一下呢？一定要在这件事上树立权威，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后来张某调到南汇当县令，犯了乱收漕粮的罪行，按法也应该杀头。我们从其处理挟带旧文章一事，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冷酷无情。

上天喜欢回报他人，快得像报喜一样。所以法律有一定准则，而人情却千差万别。在准许人情的前提下用法，就不会触犯造物主的仁慈和原则。

设身处地讲原则

【原文】　且身为法吏，果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乎？贪酷者无论，即谨慎自持，终不能于廉俸之外一介不取。

如前所云陋规何者不干国法？特宿弊因仍，民与官习法所不及，相率幸免耳。官不能自闲于法，而必绳民以法，能无愧欤？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法所不容姑脱者，原不宜曲法以长奸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

【译文】　再说那些自己身为执法官的人，又真的能够做到在任何时候都维护法律的尊严，任何事情都遵循法律办事吗？贪婪而冷酷的人，无论他多么谨慎自持，却终究不能做到在自己的薪水之外分毫不取。像在前面说到的各种陈规陋习，其中哪一样又不是触犯了国家法律的？只不过是多年的积习难以改变，老百姓和官府中人也都习以为常，而法律却又没有触及到这些问题，所以侥幸地免于法律制裁罢了。况且任何官吏也不能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而只把老百姓绳之以法，这样做能够问心无愧吗？所以碰上老百姓犯法，只要能够反躬自问，那么，就会在执法时宽恕犯法的百姓。法律不能容许的，原本就不应该扭曲法律以助长奸情；如果可以从宽发落的，就不妨根据实际情况从宽处理。

得志不昧殷鉴

【原文】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当未遇时，闻谈长吏害民之政，未尝不扼腕太息。一乎得志，则昧殷鉴之谓，当局者迷，古今同慨。故幸而居官能回念扼腕之故，常求不干清议，自无失政。

【译文】　人人都有一个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在没有当官的时候，听到别人谈起官吏残害百姓的各种事情，没有不气愤痛恨得捶胸顿足的。而一旦戴上了乌纱帽，就忘记了早年曾多次告诫自己要引以为鉴的往事，正是所谓“当局者迷”。这正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所共同感叹的。如果有幸而能在当官后回想起自己没有发迹之时的种种感慨，从而常常在工作中努力做到不去干涉老百姓对于官府的各种议论，这样在自己工作中，自然不会出现举措失当的政事。

仕途当思自爱

【原文】　我朝立贤无方，用惟其才。高门贵胄，世受国恩，目染耳濡，蚤娴吏治所虑，生长华贵，止知富贵吾所自有。当日凛象齿焚身之戒，力求无替家声。至寒伧之士，科第起家，视白首穷经者遭逢天坏，岂可遽舍所学同于猾吏之为？若乃进以他途，尤必自问可用于时，而后求为时用，何致一登仕版即不自爱？

既为牧令，皆有廉有俸，有自然之利，无论美缺，即缺甚不堪，总胜舌耕糊口，尽心为之尚恐未能称职。有孤民望如复，民以生重负设官之义，鬼神鉴之矣。

昔孙西林先生中官浙藩时，常禄之外，不名一钱，或劝为子孙地，曰：“吾未见红顶官儿孙至于行乞。如其行乞，则祖宗之咎也。”闻者至今诵之。

【译文】 我们大清王朝使用贤人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加以重用。那些王公贵族们，世世代代享受皇家恩泽，加上耳濡目染，早就熟悉了当官所考虑的各种事情。他们呱呱坠地后，就处在良好的环境之中，只晓得富贵是我家本来就有的。刚当官时，震摄于象齿之焚的家训，尽力使自己的言行不辱没门风。至于贫穷的读书人，靠科举及第起家，把自己和那些读得头发都白了的读书人相比，感到幸运万分，哪里又能够马上放弃自己所学到的礼仪和良心，去和那些贪婪狡猾的官吏们同流合污呢？如果在其他方面努力进取，自问还可以为时所用。但为什么一到登上仕途就开始不自爱了呢？

既然已经当了父母官，那就有了培养廉政的补贴，有薪水官俸，另外还有一些自然可得到的利益。无论差使好坏，即使是最差劲的，也比在乡下私塾中教几个学生糊口要强得多。努力去干还担心不能干好，怎么可以昧着良心做黑心事呢？不能辜负老百姓的希望啊，因为百姓把身家姓命托付给了父母官，如果昧了良心，连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从前孙西林先生在浙江做官时，在官薪之外，他连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有人劝他为子孙买点地，他说："我没有看到过红顶官儿的儿孙到了当乞丐的地步。如果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是他的祖宗的过错。"这几句话，到现在人们都还在广为传诵。

受贿即受人节制

【原文】 吏不可墨，固己。余则以为匪。惟不可亦且不必。数十年前，吏皆洁，谨折狱以理。间以贿胜，深自讳匿。自一二亏帑之吏，藉口弥补，稍稍纳贿。讼者以贿为能，官惟贿径不开，莫得而污之。偶一失检，墨声四播。

盖家人吏役皆甚乐官之不洁，可缘以为奸。虽官非事事求贿，而若辈必曰：非贿不可！

假官之声势，实役之橐囊。官已受其挟持，不能治其撞骗。

且官以墨著，讼者以多财为雄，未尝行贿亦昌贿名。其行贿者，又好虚张其数自诩。富豪假如费藏镪三百两，必号于人曰五百两。而此三百两者说合过付，吏役家人在在分肥。官之所入不能及半，而物议论传多以虚数布闻。

上官之贤者，必摭他事弹劾，即意甚怜才，亦必予以愧厉之方其不贤者，则取其半以办公，而所出之数已浮于所入之数，不得不更求他贿，自初其匿，而上官之风闻覆至。故贪必愈墨，且愈贪，阳谴在身，阴祸及后，则何如洁己自守者。临民不怍，事上无尤乎。

【译文】 做官不能够贪污行贿受贿，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则认为不仅不能

够，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十多年前，当官的人都洁身自好，小心谨慎地按理判决各类诉讼案件。诉讼人中虽偶尔也有通过行贿取胜的，但他们都极为保密，不敢声张。自从一两个短缺银两的官儿借口弥补开支，稍微接收了一点贿赂后，诉讼的人就都以行贿取胜为自己的本事来夸耀。当官者只有不开纳贿的方便之门，才不会有什么事能玷污他在官的声誉。偶然一次受了贿被发觉，那么受贿人的坏名声就四下传播开来。

大概家里的人和身边的随从们都喜欢那种不廉洁的官儿，因为他们能够趁机施展阴谋诡计，捞取好处。虽然做官的也并不是每件事都收取贿赂，但他们一定会说："非要不可！"如此以官府的声威和力量去索贿，不过充实了手下人的荷包罢了。当官的人一旦受到这些人的挟持，就不能够惩治奸邪之辈的招摇撞骗行为。

如果一个当官的人以受贿出了名，那打官司的人必定会以财力雄厚而称霸，即使他没有行贿也打着行了贿的招牌。那些行贿送礼的人，都喜欢夸大行贿的数目，并且因此沾沾自喜。富豪之家如果花了三百两银子的贿礼，必定在别人面前吹牛说成五百两。这到手的三百两银子，从双方说妥到付钱，随从和家人们层层分肥，当官的所得到的还没有一半，可别人在议论传播中却都是按虚数五百两算的。

他的上级官吏贤明廉洁，就一定要找点事情去弹劾他。上司就算很爱才，也必定会拿出严厉的方法去约束他们，往往把他们索贿的一半充公，其实那些受贿者实得的也就是那些而已，只是如此一来他们还会以索贿求得补偿。上司总是可以听到些风声。所以，越是贪于受贿，则污点越多，而且上司的指责及其他意料不到的恶果总是少不了，不如洁身自好来得宽心，不仅对老百姓无愧，上司也会经常嘉奖表扬。

廉洁不可自吹

【原文】　清特治术之一端，非能事遂足也。

尝有洁己之吏，傲人以清，为治务严，执法务峻。雌黄在口，人人侧目，一事偶失，环聚而攻之。不原其过所由起，辄曰："廉吏不可为！"

夫岂廉之过哉，盖清近于刻，刻于律己可也，刻以绳人不可也。

【译文】　做官清正严明，只不过是许多治理方法中的一种而已，并不是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以前曾有过不少洁身自好的官吏，把为官清正廉洁作为本钱来炫耀。而这些人处理政务时一味严厉，执行法律时一味严求。其所作所为，人人都有口皆

碑，人人都有目共睹。然而只要他们有一点失误，大家就群起而攻之。而这些自命廉洁的官员，也从不推究自己受到众人围攻的原因，动辄就说："哎！清官当不得呀！"

其实这哪里是为政清廉的过错呢！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清廉就是刻薄。对自己要求严格是可以的，对别人要求过于严格就不可以了！

不必小题大做

【原文】　应抵命案，吏役尚知畏法。惟自尽路毙等事，更易蔓延滋扰。盖百姓无知，最惧催人命牵连，恐吓撞骗易于藉口，全赖相验时力归简易。

凡自尽人命，除事起威逼，或有情罪出人，尚须覆鞫；其于口角轻生，仅可当场断结，不必押带进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毙及失足落水，则验报立案不待他求。有等胡涂问官，妄向地主两邻根寻来历以辗转扯拉，徒饱吏役之橐，造孽何有纪极哉。

【译文】　对于应该抵命的杀人案件，官吏们往往震慑于法律威严，不敢胡作非为。而那些自杀身亡、死在路旁等案子，却容易扩大事端造成骚乱。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被牵涉进人命案件中去，而恐吓人、招摇撞骗的事容易找到借口，这些事要靠验尸的人尽量把官司弄得简明。凡是自杀的官司，除了由于挑衅、威逼或奸情需要重新审讯外，其它那些因为口角而轻生自杀的，就完全可以当场结案，不必拘押相关人员进城，使下级官吏增加看守的拖累。如果死者是倒在路上、失足落水的，那就可以马上验尸呈报，立案了结，不必再做其他的事了。但有那种湖涂的官，随便向当地地主、街坊刨根问底，曲曲折折，东拉西扯，只不过是填满了办事人员的口袋而已，造下的罪孽可以说是到了极点！

捉赃的诀窍

【原文】　安良必先治盗，而寄赃买赃之累又因治盗而起。凡诬扳窝伙，犹可留心访察。至寄买赃之物之处，实为舆论之所不著。不惟黠于贼易挟嫌嫁祸，且有捕役牢头择殷教柔，因而为利者，即官为审释，良民已受累不堪矣。

浙中旧习获赃到官率供无主之案，混认多赃，指某某寄顿，某某价买。承行之吏据供吊赃，佥差四出，治赃无着落，终以游供完结。而役婪于橐，吏分其肥，愿民被获贼之害，境内不受治盗之益。

余居乡时，深知此弊，故佐主人治盗惟严究有主之贼，而不起无主之赃。前于《药言》约略言之，今录简易之法于左以备采录。

录堂窝赃，止须饬地保谕，吊谕内注明速将原赃交保禀解，不必到官。如果被诬，许自行呈诉。慎毋托故诿延，致干差扰响。在嘉湖幕中行之民以为便，未有不缴不诉者。

案重赃多必须差吊者，檄内注明止许吊赃不必带审。如未买未寄，听本人呈诉毋许提人滋扰。庶捕役不敢肆横。

以被诬呈诉者，受词时即提犯质释，俾免守候。或于记号内批释，不必令平民与赃匪对簿，以恤善良。

无论为窝为伙买赃寄赃，有恤称与贼并不相识，横被诬扳者其中必有教供之人，可令被诬者亲立稠人之中，先令贼犯指认，如指办模糊，立时谕归安业，专治贼犯以诬良之罪。然此法须时时变通，用之习以为常，则其人状貌教供者亦能预先说知。倘以识面为非诬，恐又成冤狱耳。

至印官事冗，小窃案件有不能不发佐贰代讯之势，但听其查办，即不免有需索之弊。应令讯毕即送草供一切传主，传主希赃俱由亲核，庶权不下移，民不受扰。

【译文】　安抚善良百姓一定要先惩治地方上的盗贼，而窝赃和购买赃物的牵连则又是因为治理盗案而产生的。大凡乱指窝藏赃物的同伙的人，还可以留心侦察。至于寄存赃物和购买赃物的地方，确实是道德和舆论都难以到达的地方。不仅狡猾的盗贼要挟嫁祸他人，就是捕役人员和牢头也想从中获得利益。即使办事官员弄清楚了情况放了人，而善良无辜的人却因为受了拖累而难以忍受了。

江浙地方有一个旧习惯，小偷被抓到官府中时，大都招供些无头公案，胡乱认人指赃物，声言寄存在某某处，某某人用什么价钱买的。办案子的官员据他的口供寻找所谓赃物，派遣捕役人员四出活动。等到找不到赃物时，便随便用些不沾边际的口供作结了。在这个过程中，捕快们则中饱私囊，办案官员则分享其中的好处，老百姓直接深受其害，丝毫没有享受到抓贼的好处。

我还没有当官的时候，对这个情况就很了解了。所以在辅佐主人办理盗窃案时，只严厉追究有主的赃物，对无主赃物则不予追究。在我前面的书《佐治药言》中，我已经说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下面仅只谈些简明扼要的办法，以备办案人员选择参考。

对于窝藏一般赃物的人，只要地保带个信去就是了。提取赃物的命令中注明“速将原赃物交给地保”字样，同时告诉他们不必到官府打官司。如果是属于被诬陷的，要允许他们到官府来申诉。特别要小心的是不要借故拖延时间，让差役捕快们扰乱乡里。我曾在嘉湖幕府中时这样做，老百姓都认为很简便，从未有过不把赃物交给地保的人，也从未有过想申诉却不能申诉的事。

案情严重、赃物大而多的，需要派人前去提取时，在公文中应该注明："只许提取赃物，不得加以审问。"如果没有购买赃物，就要完全听取被害人的申诉，不准许提取人审问，制造事端，骚扰百姓。这样缉捕办案人员就不敢肆意横行作恶了。

对由于被诬陷而提出申诉的人，应在接受诉状时，提取犯人，释放所关押的人，让他们免除等待的麻烦。或者就在诉状内批阅，加以释放，没有必要让平民百姓跟盗贼在公堂上对质，这么做是为了怜惜善良的百姓。

无论是窝家、同伙、买赃者，只要有诉状声称自己与贼人并不相识，却凭空被诬陷的，其中一定有教唆诬陷的人。如此就可以让被诬陷的人，夹在人群中，先叫窃贼自己指人。如果说得含糊不清，马上就叫人放了被害者，让他回去安居乐业，而专门处理盗贼诬陷良民的罪行。可是这个办法要时时变通，灵活应用。如果一成不变地使用，那么教唆的人就一定会预先告诉窃贼那个人的相貌。可是如果仅仅把认不认识作为是不是诬陷的标准，恐怕要造成冤案了。

至于主要官员由于事情很多，小的盗窃案就不得不叫左右的人去代办了。如果任随他们去查办，恐怕难免要出现受贿的弊端。这就应该命令主办者审讯完毕后马上送上口供，至于传讯证人、提取赃物等都应亲自审核。这样权力就不会下放，老百姓也不会受到侵扰了。

办大案的诀窍

【原文】　办重案之法，一人治一事，及一事止数人者，权一而心暇，自可无误。或同寅会，鞫事难专断；或案关重大，牵涉多人，稍不静细即滋冤抑。

遇此等事须理清端绪，分别重轻，可以事为经者，以人纬之；可以人为经者，以事纬之。自为籍记，成算在胸，方可有条不紊，不堕书吏术中。其土音各别，须用通事者。一语之讹毫厘千里，尤宜慎之又慎。

【译文】　一个人办理一个案子，以及一件案子只牵涉到少数几个人的情形，权力既集中而精力充沛，自然不会出现偏差。但有时候需要同事和你一起审讯，事情又是一个人难以判断清楚的；有时候案件关系重大，牵涉的人也多，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冤案。碰上了这种事，要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搞清审理的轻重主次。如果能够把事情的关键确定下来，就可以找出主事的人；能够找出主事的人，就可以搞清楚这些人到底干了些什么事。亲手把这些事记录考虑，成竹在胸了，才能做得有条不紊不慌不忙，也就不会落入书记手录人员的诡计之中。另外，各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就要用翻译人员。如果搞错了一句话，也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对这些案件要慎之又慎！

办案要果断

【原文】　断制云者，非师心自用也。案无大小，总有律例可援。援引既定，则例得无干者，皆无庸勾摄，人少牵连，案归简净矣。乡见貌为精慎之吏，不在所裁，以极细事而累及邻证，延蔓不休，有因而破家酿命者。曾为寒心，敢陈苦口。

【译文】　我们所说的判断案件果断，并不是指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案件无论大小，总是有法律条文和案例可以参考的。有了参考，那么跟案件无关的人，就不用抓起来。牵连的人少，案件就能简洁明了。我以前见过一些外表精明而谨慎的官吏，遇上棘手案子却不知该怎样下手，为一些极小的事却拖累到邻居和证人。案子越办越复杂，无休无止。有的人还为此而家破人亡。我为此常感痛心，所以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劝诫。

邻境重案宜协助

【原文】　守土之官，治不越境，似也。然遇邻境命盗重案，一有风闻即宜星火缉访。稍分畛域，受之以需，致犯得远窜，已失敬公之义。其或假道境内，终且牵连被议，岂非自取之乎！

【译文】　各地的地方长官，都从不越过边界去管别人辖区内的事，这似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如果在边界附近发生了杀人、盗窃等大案，一旦听说了，就应马上缉捕寻访。只要稍微分了地域，就会给犯人提供可乘之机，使他们能逃得远远的，这样就失去了尽忠公事的意义。而其中有的罪犯正是从自己辖区内逃走的，终究会被牵连议论，这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

防止小人作梗

【原文】　或问：何以谓之上下易隔？曰“理甚易明，事则不能尽言也”。为上官者，类以公事为重，万不肯苟求于下。而左右给事之人，不遂其欲，辄相与百方媒孽。

昔吾浙有贤令，素为大吏所器。会大吏行部过境，左右诛求未厌，一切供储皆阴险为撤去。晓起灯烛，夫马一无所备，遂撄大吏之怒，摭他事劾去。此隔于上之一端也。

又有贤令，勤于为治，织钜必亲，赏罚必信。其吏役有不得于司阍者，遇

限日朱必濡迟而出此其反也。又不即为转禀，率令枉受逾限之谴。此隔于下之一端也。

被害者据实面陈，何尝不可立征其弊然。若辈势同狼狈，所易之人，肆毒尤甚。安能事事渎禀，频犯投鼠之忌，故帮下情终不可以上达，曰易隔也。

【译文】　有的人也许要问："为什么上下级之间容易产生隔阂？"我说："这个道理很容易弄明白，事情却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作为上司，大都很重公事。但万万不要对下面的人提苛刻的要求。他的左右办理事务的人，只要上司没有满足他的私欲，便会聚在一堆千方百计地要给上司找点麻烦，给他些颜色看。

过去，浙江有个好县令，一向被某个大人物器重。有一次这个大人物考核官吏业绩时，刚好路过这个县令的辖区。而由于这个县令没有满足自己左右人的某种要求，他们就把给这个大人物服务的一切东西暗中撤掉。这个大人物早上起来点灯一看，见一匹马都没有准备。于是这个大人物就很生气，找了件其他的事把这个县令弹劾撤职了。这就是上下级不容易沟通的一个例子。

又有一个好县令，勤于政务，事无大小，必定亲自过问，赏罚必行。他的下属中，有一个和管杂务的人不和。有一次县令叫这个下属限期搞朱砂。即在当时，都难于在限期内办好，恰好这个下属又有事外出了。结果这个下属受到了逾期不办的斥责。这是上下级不易沟通的又一个例子。

被害者如果都能把实际情况告诉上司，这些弊端又怎么会不马上得到革除呢！这些人狼狈为奸，所涉及的人也更为恶毒。他们怎么可能把每件事都忘了告诉别人呢？而受害人总是投鼠忌器，这样一来，下情始终难以为上司了解到。这就是上下级之间容易产生隔阂的原因——小人当道。

官要自己来"当"

【原文】　吾友邵编修晋涵曾经言："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然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诚哉是言。

乎官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求端人于幕宾已什不四五。书吏间知守法，然视用之者以为转移；至长随则罔知义理，惟利是图，倚为腹心，鲜不偾事；而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呜呼，其弊非说所能罄也。约也，获恐稽察难周；纵之，必致心胆并肆。由余"官须自做"之说而详绎之，其必有所自处乎？

【译文】　我的朋友编修官邵晋涵曾这样说过："现在官场事务，由三种人主持，做官的反而是个摆样子的虚架子。这三种人就是幕客、书记、随从仆人。"

这话说得简直妙绝了！

做官的人在处理官务时，确实也离不开这三种人。当然这三种人中，正邪都有。要想在幕客中找到端直正义的人，往往十个中找不出四五个来。书记偶尔也懂一点法，但也要看用他的人是否正直善良，他们的品格是随主人而转移而变化的。至于随从仆人之类，就根本不知道正义事理为何物，仗着他是当官的心腹人士，只晓得贪图私利，因此倚靠他们办事，很少有没把事情搞得乌七八糟的。然而对当官者的声誉破坏性最大的，还是那些看门人。哎！他们这几种人所产生的弊病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想约束他们又恐怕考察问题不周全，放纵他们则必定会让他们更无法无天。从我做官的经验来看，当官需要自己当。把我上面的说法，拿来仔细推究，总结出个条条来，大概会从里面找到一些办法吧？

严防左右舞弊

【原文】　给事左右之人，利在朦官舞弊。最惧官之耳目四彻。凡余所云款接绅士，勤见吏役，皆非左右所乐。必有多其术以相扰制者，须将简号房不得阻宾，及吏役事应面禀之，故开诚宣布，示贴大堂，俾人人共见共闻，并于理事时随便言谕。庶左右不敢弄权，耳目无虞壅弊。

【译文】　当官者身边的人，主要是从蒙骗官长、徇私舞弊中获得各种好处。因而他们最惧怕的事，就是当官者的耳目虎视耽耽地在四周巡视。我所说的接待当地的名流缙绅、频频接见下级官吏这两件事，都不是当官者左右的人所喜欢的事。他们一定会用不少办法，从中加以阻挠。应该命令传达室，让他们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挡来宾；而下级官吏应该当面给当官的禀告事务。应该当着大家的面宣布这些办法，并把这些条款贴在经常出入的大堂前，让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每一个人都听得到；并且处理好事务后随时宣传这些条款。如此一来，左右侍从之人，就不敢随意弄权，胡作非为，而当官者自己的耳目也就不会被堵塞了。

亲友慎理公文

【原文】　署中翰墨，不能不假手亲友。至标吏办稿，签役行脾，虽公事甚忙，必须次第手治。若地处冲要，实有势难兼顾之时，不便留牍以待。则准理词状，即付值日书吏承办。应关班役，可于核稿时填定姓名。总不可任亲友因忙代笔，开寅缘贿诧之渐。

【译文】　官府中的文件，不能不请亲友帮忙。至于像派官差办理文件稿子、派遣捕役抓人等一类事，即使公事很忙，也必须亲自有条有理地着手办理。假如说在一个要冲之地当官，确实没有时间同时兼顾这些事，又不便把公文留着等以后处理，那便可以草拟一份大概的公文稿子，马上交给当天处理日常公务的官吏办理。当天当差的人，可以在核定稿子时将姓名填在文件上。这类事情是不能够叫亲友帮忙的，以免开那种凭关系向上爬的口子。

不伤百姓元气

【原文】　谚有之“破家县令”，非谓令之权若是，其可畏也，谓民之家恋于令，不可不念也。令虽不才，必无忍于破民家者。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盖千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余金。婚丧衣食，仅取足焉。为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贷以生。况所费不止五六金乎？况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时，能恳恳恻恻，剀切化诲，止一人讼，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讼者，速为谳结，使无大伤元气，犹可竭力补苴，亦庶几无忝父母之称与？

【译文】　老百姓的谚语之中有句话叫“破家县令”。这并不是说县令的权力让人害怕，而是说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操在县官的手里，不能不使老百姓有所顾虑。县官即使再无怜惜老百姓之心，也决不能干让老百姓家破人亡的事情。就拿有千金之产的人家来说吧，要是他一旦被打官司这样的事连累，很少有不破产亡家的。就是这种千金之产的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百来金，除去诸如办红白喜事、穿衣吃饭等费用，剩下的钱财也不过仅仅够平时开销。如果说用五、六金作为诉讼的费用，那么，他就要借钱才能够维持生活。但是，打官司用的费用哪里才只五、六金呢？哪里又是家家都有千金财产的呢？当官的刚刚上任，就尽心尽力地去教育老百姓不要犯法。如果说是一个人犯了法，那就要保住他家里的其他人。如果遇上不得不吃官司的人，那就不要拖延，赶快把案子办完了事，千万不要让老百姓大伤元气。这样一来，案子结束后，还能替老百姓想到补救家产的措施。这样做官的人，也就对得起父母官这个称号了。

对上司话说三分

【原文】　是说也有所受之也。余性率直，言无不尽。居乡、佐幕无不皆然。将谒选人，故人赠别，谓对上官，言须慎默。余虽服膺，猝难自制。凡遇上官询问公事，无不披款直陈，幸叨信任，免于咎戾。然有赏识最优之上官，一日询及家世，遂缕述鸟私，备据素悃。上官曰“子有退志乎？”又谨对曰：“不敢

冒昧，他日力不能支，惟祈恩鉴矣。”甚蒙许可，并喧谕不宜恋栈之故。越一年余伤足告病，忽以前语致疑，指为规避，再三验实，甫获放还。益感故人之戒，非身世不知。故对上官言不宜径尽，机不密，则失身。可不慎哉！

【译文】　我这个说法，是从我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我这个人，老实巴交，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要竹筒倒豆，一说为快。我还没有当官的时候，以及做别人的参谋充当智囊人物的时候，我都有这个毛病。我要去拜见一个候补官员，我的老朋友送了我几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对上司讲话，只能话说三分，未可全掏一片心，最好是沉默，一定要小心同上司应对。当然我心里是佩服同意这种说法的。但是一旦遇上生气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说句老实话，一旦遇上询问我公事方面的情况，我就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幸而我的上司对我还一直很信任，因此，我也就没有被上司责备怪罪。但是，有一天，一个最欣赏我的顶头上司，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我便把家里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出来，并且说出了我自己的志向。我的上司便问道：“莫非你有退出官场的想法？”我连忙答道：“哪里敢呢，斗胆回大人的话，等过些年头，属下力不能支的时候，请大人放属下回家。”又过了一年，我的脚受了伤，我便告病还乡。哪知上司忽然想起我原来给他讲的那席话，于是便产生了怀疑，指责我是逃避责任，对我的伤势再三检验，才把我放行了。于是我更加对我老朋友的忠告深信不疑。这个事实不是亲身有过这样的经验的人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对上司说话，一定不要全抛一片心。如果心中的事变成了公开的秘密，那就会招祸上身，千万要谨慎！

事未定不上报

【原文】　率陈之故有二，一则中无把握，姑舌上官意趣；一则好为夸张，冀博上官稍誉。不知案情未定，尚待研求，上官一主先入之言，则更正不易。至驳诘之后难以声说。势必护前迁就，所伤实多。

【译文】　把还没有干好的事向上司禀报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做不做这样的事自己心中没有把握，于是说出来探探上司的口风；第二点是喜欢表现自己，夸大自己的能耐，把还没干好的事说出来，想得到上司的夸奖。这种人不知道在案情还没有定的时候，许多情况还有待于仔细调查研究，但上司却以先入之言为主，以后案情大白时，就不好更正了。一旦自己否定了先前的说法，那就会造成现在的说法也难以维持的局面。为维护前面的说法，必然会有所将就，这样受到伤害的人就会很多。

不用假话搪塞上司

【原文】　天下无受欺者，矧在上官，一言不实，为上官所疑。动辄得咎，无一而可。故遇事有难为及案多牵窒，宜积诚沥悃陈禀上官，处获周行之示，若诳语支吾，未有不获谴者。苍猾之名，宦途大忌。

【译文】　当今世上，没有人未受过骗。但是如果在上司面前有一句话不符实际情况，那就必然会被上司怀疑，这样一来，便会动不动就犯错误，被认为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人。所以，碰上难办的事情，案件中牵连的人和事多的，那就要诚心诚意地向上司报告，请上司批示，上司自然会给你周密的、详尽可行的指示。假如拿假话来搪塞、蒙骗上司，这样的人，没有不受到谴责的。“狡猾的苍头”是做官人最忌讳的名称。

不要议论上司

【原文】　事有未惬于志者，上官不妨婉诤，寮友自可昌言。如果理明词达，必荷听从。若不敢面陈而退有藏否，交友不可，况事上乎？且传述之人，词气不无增减，稍失其真，更益闻者之怒，惟兴口戎，畏也。

【译文】　如果别人对事情的看法同自己的想法有出入，那么，在上司面前不妨委婉地陈述自己的看法，据理力争，在同事面前也可公开讲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自己讲得有道理，用词贴切，表达准确，那么上司一定会恩准，同事也一定会听从你的想法。如果不敢当面陈述，却在私下里胡乱议论，这种态度即便是在交友上都是要不得的，何况同上司相处。再一点就是，传述话的人，他的用词，他的语气，未必没有添油加醋的地方，要是稍稍有失真的地方，就会让听到的人更加愤怒。记住：人言与战乱是同样让人害怕的。

交待下级要清楚

【原文】　吏役乡氓，均无达识。凡差遣听断，不将所以然之故详细谕知，必且懵于遵率，吏役则周折，贻误乡氓则含混滋疑，均足累治。

【译文】　当差的人与乡下老百姓，都是见识浅薄的人。凡是叫他们去办点什么事情，或者叫他们办理案件，如果不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交待清楚，让他们清楚明白，他们就会不知该怎么办。当差的就会因此误事，老百姓就会糊里糊涂地对当局不信任。以上的情况对于治理好一个地方没有好处。

虚礼当成实事做

【原文】　教民之要，不外勤惩二端。如朔望行香，宜讲圣谕。劝农课士，乡饮宾兴，尊礼师儒，采访节孝之类，皆劝恳之灼然者。近多目为具文。余初莅宁远时，方孟夏，示日劝农，皆讶异。数至乡饮酒礼，吏莫详其仪注。不揣迂腐，一切典，次第行之。三四年中，耳目一新。顽情革面，士奋科名，妇知贞节。用力无多，收效甚钜。夫通都大邑犹曰公务殷繁，不遑兼顾。若简僻之区，何致夙夜鞅掌而亦发驰不举乎？吾愿图治者先由此始。

【译文】　教育感化老百姓的两大秘诀，不外乎是做官的勤于政事，同时惩治奸民。比如，在每月的初一、十五点上香宣讲皇上的旨意，劝老百姓务农，考查读书人，同老百姓一起喝酒，设宴招待客人，遵守礼仪，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学习，在各地表彰节烈的女人和孝子，这一类事情都是属于勤于政事、惩治奸民的。近些年来，大家都把它当作一种纸上写的东西，没有真正干起来。我在宁远刚刚上任之时，正是初夏，我派手下人贴出告示，鼓励老百姓栽桑种田，同事们都觉得非常惊讶。我多次到乡下同老百姓喝酒，主持的司仪官居然不知道席间的礼节。于是，我也就顾不得别人说我迂腐，所有的礼节，我都一一做给他们看。三四年之后，所看到的情况，真是耳目一新。刁民们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读书人奋发读书，追求科举功名；女人也知道节烈，知道要做有节操的女人。我所花的力气不大，但收到的效果却是很大而意想不到的。那种交通发达的大都市，官员们还可以说公务繁忙，顾不上这些事情。那么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公务繁忙得顾不上抓礼仪这类的事呢？我希望想搞好地方治理的官员，就从这里做起！

不要放过刁民

【原文】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则已，治则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胆，可以杀其翼。若不严治，不如且不治。盖不遽治若辈，犹惧有治之者。治与不治等，将法可玩而气愈横，不至殃民，罗辟不止。道德之弊，酿为刑名。韩非所为与老子同传；而崔苻多盗，先圣蔌子产为遗爱也。

【译文】　那种矫健凶悍的人，往往惹事生非危害老百姓，这种人就是刁民。如果官吏不管他就算了，要管他的话，就应该使他懂得法律是可怕的。这样可以使他不敢再胆大妄为，从而灭掉他的气焰。如果对刁民不严加惩处，那还不如不管他。因为不去管他，他还担心总有人会收拾他。如果把管与不管等同起

来，他就认为官法是可以随便玩弄的，他的气焰会更盛，不达到因危害老百姓而被判死刑的地步，他是不会自行检点行为的，从而使道德性格上的毛病变成了法律上的违法乱纪。历史上韩非子之所以同老子同在一个本传中，一个主张法治，一个主张无为；崔苻偷盗，孔子却赞叹子产有爱心，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要有一本能人谱

【原文】　剽悍之徒，其间有勇干之才，错走路头者，亦宜随时察识，阴为籍记，或选充练保，或收补民壮。慑之以威，怀之以德，使其明晓礼义，就我范围。设遇缓急，未始不可收驱策之功。第此乃使诈、使贪之妙用，非有知人之明者，不能略一失误，关门养虎矣。

【译文】　在矫健与凶悍的人中，有那种勇猛干练的人才，一时间走错了路子，也应该随时查访，暗中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这种人要么可以让他们充当练保，要么把他们编入乡丁之中。只要当官的以威势让他感到害怕，用高尚的品德使他感化，使他知道礼节道义，从而被我控制。假如碰上急事，未尝不可收服他们，使他们为我所用。这就是使奸诈、使黑心肠用在正当的地方。如果官吏不具有洞察人的能力，对这种方法就不能采用。否则，一旦出了差错，就等于关着门养了一只猛虎。

官运不在乎谋

【原文】　饮啄前定，况任牧民之职，百姓倚为休戚乎？不有宿缘，安能为治。缘尽则去，非可以人谋胜也。

能者有迁调之势，而或以发扬见抑；庸者无迁调之才，而或以真朴极受知，且有甚获上而终蹉跌，甚不获上而荷携据者。

谋而得，不谋而亦得，愈谋而愈不得，有定命焉。知其为命而勤勤焉，求尽其职，则得失皆可不计，即不幸而遇公过挂碍，可质天地祖宗，可见寮友姻族，不足悔也。

【译文】　一饮一啄，都是早就注定之事。何况作为治理老百姓的官，被老百姓当作休戚相关的人呢？没有前世注定的缘份，怎么能成为他们的父母官呢？一旦前世所注定的缘份已尽，那就应当离开，这决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有能力的人有升官的势头，却因为冒得太快而被压抑不用。平庸无才之人，看来没有升官的希望，却因他的诚实而被任用。再说，还有那种非常得上司宠爱，但最终却一生不能升迁的；极不受上司重视，却被提升的。算来算去想升官的升

了官，不算计的人也升了官；算计越深，越没有升官的希望。这里面有注定了的命运，既知这是命运，那就只有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什么得失都可以不计较。即使不幸因为公事上的过失而得不到升迁，那也可以说是上对得起天地祖宗，下对得起同事朋友姻亲家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勿为非分之事

【原文】　趋吉避凶，理也。公而忘私，不当存趋避之见，惟贪酷殃民，业业脞矿职，及险诈险谋，因而获罪者，咎由自取。外是则皆命为之矣。然福善过淫，天有显道，以约失鲜至竟不罹大戾，恣行威福之人，幸保令名百无二三。不败则已，凡必不止发黜。能辨吉凶者，为吾分之所当为，而不为吾分之所不当为。自符吉兆而远凶机。趋避之道，如是而已。

【译文】　趋吉避凶，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规律。为了公家而忘掉自己，就不应当存什么趋吉避凶的想法。至于那种贪婪残酷，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的官吏，因自己的小事而渎职，以及那种使奸计耍阴谋而被法办的人，都是咎由自取。除以上各种情况外，其他的都是命中注定的。但是祸福之事，上天自然有明的奖罚法则来约束，极少有不受天道赏罚约束的。那种暴肆恣行、作威作福的人，有幸能保全一个好的声名的，百人之中没有两三人。不败露则已，一旦败露，那就不仅仅是罢官的问题了。善于分清吉和凶的人，就知道哪些是我自己份内该干的事，也就不会干自己所不该干的事，这样一来，自然就符合了趋吉避害的法则。趋吉避凶的规律，也就是如上所说罢了。

不要冒昧创始

【原文】　非万不得已，止宜率由旧章。与民休息，微特孽不可造，即福亦不易为。不然，如社仓、如书院岂非地方盛举？而吾言不必创建，独非人情乎哉？社仓之弊前已言之，书院之名经始劝捐于民，总不无所费。及规模既定，或倚要人情而荐剡主讲，其能尽心督课者，什不得三四。师既公属空名，弟亦遂无实学。以闾阎培植子弟之资，供长吏应酬情面之用，已为可愧。其尤甚者，资不给用，则长吏不得不解橐以益之，而归咎于始谋之不藏，是何为乎？

夫书院犹有遗累，况其他哉！故善为治者，切不可有好名喜事之念，冒昧创始。

【译文】　在一个地方治理百姓，如非万不得已，就只按照已有的典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不要说罪恶之事不可为，即使是造福于老百姓

的事也不要贸然地干。就拿建社仓、书院这类事来说吧，这难道不是地方上的盛事吗？但我却要说不必创建社仓、书院这些东西。难道这是人之常情吗？建社仓的种种弊病，我在前面已经谈到。建书院这个想法从一出来，经过劝老百姓捐资修建，总的说来并不是不花费精神的。等到书院一旦建成，那就会有人依靠情面而出任书院主讲。这类人中能够尽心尽力劝学生学习的，十个之中没有三、四个。老师的名分仅仅是个空名，学生怎会有真才实学。以一般的乡村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水平，用来作应酬大官和情面的用途，已经让人感到非常惭愧了。但是，这还不算，更有甚者，办书院的时候，如果费用不足，当官的还得把自己私人的款项拿出来作为补充，当官的也就会归罪到想创建书院的人。这样做算什么事呢？

书院这种事尚且有遗留下的麻烦，何况其他的事呢？所以，会治理的人，切忌因喜欢虚名而有多事的想法，不要去贸然创建某事。

遇仓猝事勿张皇

【原文】 天下未有不畏官者。官示以不足畏，则民玩，至官畏民，而犷悍之民遂无忌惮矣。

抗官哄堂，犯者民而使之敢犯者，官也。事起仓猝，定之以干，尤贵定之以静，在堂勿退勿避。坐庄以临之，诚以谕之，望者起敬，闻者生感，犷悍者无敢肆者，全在平日有亲民之功。民能相信，则虽官有小过及事遭难处，亦断断不致有与官为难者。

【译文】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怕官的老百姓。如果说当官者的表现不足畏，那么老百姓对官就有狎戏之情，甚至会造成官府畏惧老百姓的局面。而且那些粗犷凶悍的刁民就会肆无忌惮。与官府对抗，在公堂上与官府斗法，虽说犯此罪的是老百姓，但让他们敢于犯法的却是官府本身。事情来得突然，来得意想不到，当然可以用实干来平定风波，但更可贵的是以静制动。在公堂上就不要退堂，在座位上就不要离开座位。用端庄严肃的神态出现在他们面前，用诚心劝告使他们明白事理。看见的人也就会肃然起敬，听到的人自然会感到官府不可抗拒，粗犷凶悍的人就不敢放肆。如果遇上突发事件时做官的惊慌失措，那就必然产生大的事端。治理老百姓一定会遇上突发事件，遇上突发事件不可不告诉老百姓，要让他们明白道理。而要告诉他们道理，完全在于平时同老百姓关系亲近，老百姓才相信他。这样的话，即便做官的有小小的错误，或遇上麻烦之事，也断断不会有与官府为难的人。

进退不可游移

【原文】　仕而进，经也；不获已而思退，权也。志乎？进则尽职，以俟命。虽遇吹毛之求索，分不能辞。斩于退则知止而洁身，虽有破格之恩荣，义无可恋，故既明去就之界，当择一途自立。如游移不决，势必首鼠两端，进退失据。

【译文】　做了官，还想做更大的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如果没有达到目的，不久就想退出仕途，这是人们在做官路上的权力。如果你的志向是努力做大官，那就只有尽心尽力格尽职守，以等待命运的安排。即便是碰上吹毛求疵的事，这也是你份中该有的，你也不能不接受。如果你不想在官路上前进了，那就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停止而洁身自好。这样一来，即便有破格提拔这样非常幸运之事，你也不能留恋于眼前的好处。所以，已经知道何去何从，那就应当自己决定选择一条路。如果游移不定，下不了决心，那就必然会造成进退不得的形势，从而使得做不做官都没有依靠。

官场难进亦难出

【原文】　进之难，非难进之谓也。凭人力以求进，必好为其难，往往天不可以人胜，徒有失己之悔，此其故难难言之。

至退亦不易，则非及之者不能知也。不获乎上，万无退理。然遇上官宽仁体恤，转得引身以退。幸而获上重其品者，欲资为群僚矜式，爱其才者，欲藉为官事赞襄。责以匪懈之义，不可偷安；督以从公之分，不宜避事。病则疑为伪饰，老则恶其佯衰。感恩以恩縻之，惧威以威怵之。非平素无牵挂之处，必临事多瞻顾之虞，须客得官轻，立得身稳，方可决然舍去。嗟乎！是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译文】　做官的人都知道爬上高位是很难的，这不是说做大官是难以办到的。凭着人力向上爬，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这样讲，上天决定了的，根本不可能以人力战胜，弄得不好就只有使自己伤心而已。这里面的原因是很难讲清楚的。

另外，就是不做官，这也是困难之事。这一点是那种未达一定地步的人不能够知道的。要是上司不同意，那就绝对退不出官场。要是遇上上司宽厚仁爱，体恤下属，才能够从官场中抽身出来，得以引退。这些人中，有的幸而被上司看重他的品德，想借他来作为同事们学习的榜样；有的因上司爱惜他的才能，想让他作为助手参谋，并且用为国家服务的道义来责备他，告诫他不能松懈，不

能偷安；用为公的名义来督促他，告诫他不能够躲避公事。要是他生病了，便会怀疑他是假装的；上了年纪，也会讨厌他假装衰老。对那种感恩的下属，上司便用施恩惠的方法留住他；对惧怕权威的下属，上司便用权威来恐吓他。如果不是平常就不留恋官场，那就会在面临这些事的时候，产生许多顾虑。总之一条，一定要把做官看得轻，自己立身处事稳重。这样才能够毅然地离官而去。嗟呼！这哪里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

做官以平淡为贵

【原文】　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不然，姑息者养奸，刚愎者任性，邀誉者势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人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

【译文】　统治老百姓是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可以拿来做当官的行为作事的准则的。如果一个做官的，把他那爱护百姓的一颗真实的心，发展成为爱护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措施，那么，就应该让该活的人活，这叫做“仁慈”；该杀的人死，这也该叫做“仁慈”。不然的话，姑息迁就必然会有奸恶之徒；自高自大的人必定胡作非为；一心想得到名誉的人，必定徇私情；而躲避嫌疑的人，便只知道为他自己。这几种情况都是没有诚意，对于治理好老百姓哪有什么帮助？假如说做官的心地不光明正大，那治理老百姓的种种方式方法也就只是装点门面罢了。这种官吏，借爱惜人民之名，而行危害老百姓之实，他哪里是在做老百姓的父母官？所以，做官以有爱护老百姓的实心为首要，尤其以清心为根本。

学治续说

（清）汪辉祖

官声在初莅任时

【原文】　官声贤否，去官方定，而实基于到官之初。盖新官初到，内而家人长随，外而吏役、讼师莫不随机尝试，一有罅漏，群起而乘之，近利以利来，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阴窃其柄，后虽悔悟，又受牵持，官声大玷，不能箝民之口矣。故莅任时，必须振刷精神，勤力检饬，不可予人口实之端。

【译文】　一个做官的人，其官声是好是坏，通常在他离任的时候才能最后论定；不过，在他到任之初，实际上就为他日后官声的好坏打下基础了。原因是他作为新官刚一到任，内有自己家人的长期伴随，外有小吏、差役、讼师（即专门替别人打官司，从而包揽诉讼的人）的重重包围，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想找个机会尝试着做一些谋取私利的事情，所以一旦有空子可钻，他们就群起而动，趁机去进行钻营。假如这位新官喜欢财利，他们就会给他送去钱财；假如这位新官贪图女色，他们就会给他送去美女；一句话，他们时时揣摩他的性情，事事投合他的爱好，以便抓住他的把柄，进而要挟他、操纵他。日后，他纵然有所悔悟，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由于受到他们的牵制，而官声大坏，这就不能不让民众交口指责了。因此，在刚一到任的时候，新官就必须振作精神，尽力检查、约束自己，一开始就不给别人以指责的借口。

勿彰前官之短

【原文】　人无全德，亦无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无过举，且好恶之口，不免异同，去官之后瑕疵易见，全赖接任官弥缝其阙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前官之短，自形其长。前官以迁擢去，尚可解嘲；若缘事候代，寓舍有所传闻，必置身无地。夫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不留余地以处人者，人亦不留余地以相处，徒伤厚德，为长者所鄙。

【译文】　一个人的德行没有十全十美的，才能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因此官

员处理的公事，必定不会一点差错也没有，再说人们的好恶标准，又难免各不相同，因此离任之后，他的短处和过失就会很容易地暴露出来，这个时候，就全靠接任的官员为他遮掩短处、弥补过失了。可是那些心地刻薄的接任官员，大多喜欢揭发前任官员的短处，并趁机显示自己的长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任官员是由于高升而离职的，他还可以借此解嘲；如果前任官员是由于某种原因而等候补缺的，他在家里听到了这种传闻，一定会感到十分难堪，觉得无地自容。其实，将来的人看今天的人，跟今天的人看过去的人是一样的，如果你跟别人相处，不给人家留一点回旋的余地，那么别人跟你相处，也不会给你留一步回旋的余地，这种做法，只会白白地损害自己的忠厚品德，被忠厚的长者所鄙视。

勿苟为异同

【原文】　立身制事，自有一定之理。惟人是倚，势必苟同；以己为是，势必苟异。苟同者不免诡随，苟异者必致过正，每两失之，惟酌于理所当然而不存人己之见，则无所处而不当。故可与君子同功，亦不妨为小人分谤。

【译文】　一个人立身做事，自然有一定的准则。如果只去依赖别人，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必定会毫无保留地予以赞同；如果一味地自以为是，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又必定会不加分析地予以反对。毫无保留地赞同别人的所作所为，难以避免随波逐流；不加分析地反对别人的所作所为，又必定导致矫枉过正。人们往往会犯这两方面的错误。只有认真地分析事物的具体情况，根据事物的必然规律办事，并抛弃自己和他人的偏见，那么才能做到无论处理任何事务都会恰如其分。因此，一个人既可以跟君子共同分享功劳，也不妨替小人分担一些批评或指责。

为治不可无才

【原文】　才者德之用，有图治之心，而才不足以济之，则内外左右皆得分其柄，以求自济其私。故一事到手，须自始彻终通盘熟计，实能收之，然后发之；万一难以收局，且勿卤莽开端。盖治术有经有权，惟有才者能以权得正，否则，守经犹恐不逮耳。

【译文】　一个人的才能，是他的内在品德的外在显现，如果这个人只有想方设法把国家治理好的愿望，却缺乏实现这种愿望的才能，那么他周围的人，便都能够窃取他的一部分权力，以求达到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因此，一件事情

到了手里，官员应当自开始到结束，通盘加以仔细地谋划，觉得自己确实能够办好，然后再动手去办；万一难以收场，暂且不要冒冒失失地开始去办。治理国家的方法，既有固定不变的原则，也有灵活多变的手段，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够运用灵活多变的手段取得好的结果，否则，拘守固定不变的原则，还怕办不到哩。

多疑必败

【原文】　疑人，则信任不专，人不为用；疑事，则优柔寡断，事不可成。二者皆因中无定识之故。识不定，则浮议得以摇之。凡可行可止，必先权于一心。分不应为者，咎有不避，分应为者，功亦不居，自然不致畏首尾，是谓胆生于识。

【译文】　用人的时候总是对人家怀有疑心，就会导致信任不专一，这个人就不会被他所使用；遇事疑虑重重，就会导致优柔寡断，这件事就办不成。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自己心里没有确定不移的见解造成的。见解一不确定，那么各种虚浮浅薄的议论、说法就能够使其左右摇摆，无法拿定主意，作出决断。凡是觉得某件事情既可以去做，也可以不做，一定要先在心里权衡一下。权衡之后，只要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去做，即使做了之后会因此而获罪，也不回避，相反，只要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做，即使做了之后会因此而有功，也不居功，这样自然就不会导致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这样叫做胆气产生于见识。

宜因时地为治

【原文】　有才有识，可善治矣。然才贵练达，识贵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异势者，尤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若自恃才识有余，独行其是，终亦不能为治。譬之医师用药，不知切脉加减，而专袭成方，则参蓍杀人，未始不与砒信同祸。

【译文】　一个人具备了才能和见识，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不过，才能的可贵之处在于干练而通达，见识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白而清晰。遇到那种彼此风俗习惯大不相同，现在和过去情势迥然相异的情况，尤其应当看具体时间，就具体地点，谋划出与之相适应的恰当办法来；如果仗着自己才能和见识足以应付公务，独断专行，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那么到头来，也不能把事情办好。比如医生用药为人治病，如果他不知道怎样切脉诊断，也不懂得用药如何加药减药，而专门去抄袭现成的药方，那么即使是人参、蓍草，一旦使用不当，

也会把人治死，这种祸害，简直跟用砒霜杀人没有什么两样。

旧制不可轻改

【原文】　今人才识，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总非率尔，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张，则计划未周，必致隐贻后累。故旧制不可轻改。

【译文】　现在的人，其才能和见识，往往不如过去的人。过去的人所定下的规章制度，都不是轻率地制订出来的，现在的人如果不能深入地探求那些规章制度产生的根源，任意加以改变，那么由于思考、谋划不够周全，必定会给后人埋下隐患、留下麻烦。因此原有的规章制度不可轻率地予以改变。

陋规不宜遽裁

【原文】　裁陋规，美举也。然官中公事廉俸所入，容有不敷支给之处，是以因俗制宜，取赢应用；忽予汰革，目前自获廉名，迨用无所出，势复取给于民，且有变本而加厉者，长贪风，开讼衅，害将滋。甚极之陋规，不能再，而公事棘手，不自爱者因之百方掊克，奸究从而藉端，善良转难乐业，是谁之过欤？陋规之目，各处不同，惟吏役所供，万无受理；他若平余津贴之类，可就处地方情形，斟酌调剂，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轻言革除。至署篆之员，详革陋规，是谓慷他人之慨，心不可问，君子耻之。

【译文】　裁汰各种陋规旧章，当然是一种很好的举措。然而，官府里由于公事而得到的俸禄，是有限的，这些收入或许有应付不了支出的时候，因此，应当根据惯例采取适当的措施，把赢余部分拿来使用；如果突然把与这些有关的规章制度淘汰革除了，眼前自己获得一个廉洁的美名，但是等到某些开支没有地方出的时候，势必还得向老百姓要，而且还会出现变本加厉的情况。这样一来，反而会助长贪污之风，引出诉讼的事端，祸害将会比原先更大。当然，那些极端有害的陋规旧章，确实不能让它们存在下去，但是由于公事棘手，那些不自爱的人趁机百方克扣，坏人也跟着借机生事，而善良的人却难于安居乐业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那些陋规旧章的名目，各处并不相同，其中只有小吏和差役的薪水，千万不要改变；其他的，如平日的津贴之类，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加以斟酌，进行适当调剂，去掉那些太过分的就可以了，不宜轻率地说彻底革除。至于某些掌印的大员，把各种陋规旧章全部革除，这叫做慷他人之慨，其用心不问自明，君子耻于跟他打交道。

常例应酬不宜独减

【原文】　凡是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也。历久相沿，已成常便，万不容于例外加增，断不可于例中扣减。倘应出而吝，象齿之焚，不必专在贿矣。

【译文】　凡是有陋规旧章的地方，各种应酬一定很多。用于应酬的花费，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这就是民间谚语所说的“以公济公”，并不是拿来充实官员们的钱袋子。这些陋规旧章经过长期的沿用，已经成为惯例，因此，一方面万万不许在惯例之外增加什么名目，另一方面又绝对不可从惯例之内减少什么名目。倘若应该支出而不支出，一味地吝啬，也会导致不良后果，这跟大象由于有珍贵的牙齿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不要过分在乎钱财。

美缺尤不易为

【原文】　俗所指美缺，大率陋规较多之地，岁例所入，人人预筹分润。善入而善出，惟才者能之。或不善于入而不能不出，则转自绌矣。虑其绌而入之不谨，过不旋踵；惧有祸而入之稍慎，又不足以应人之求。故美缺尤不易为。自好者，万不宜误听怂恿，垂涎营谋。白香山诗云：“妻妾欢娱僮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今之为美缺者，饱僮仆而已，妻妾欢娱其名也，实且贻子孙之累焉。余向客临安，夜中闻雁，有“稻粱群鹜共，霜露一身寒”之句，非有所感也？主人王晴川（士昕，义州人）讽咏数过，潸然泣下，明年，以终养去官。居美缺者，可不常自儆乎？

【译文】　世俗所指的好差事，大多是陋规旧章较多的地方，在这里，每年所收入的钱粮，人人都参与那种想方设法从中捞一点油水的勾当。既善于征收钱粮，又善于支出钱粮，只有那些富有才干的官员才能够办得到。有的官员既不善于征收钱粮，又不善于支出钱粮，这就会造成入不敷出。但是，如果由于忧虑钱粮不足而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只要措施一不审慎，立即就会犯下过失；如果由于害怕招致灾祸而在征收钱粮的时候稍一审慎，得到的收入又会不足以应付众人的需求。因此，好差事尤其不容易干好。能够洁身自好的人，千万不宜误听身边的人的怂恿，而对各种有利可图的营生垂涎三尺。白居易的一首诗说：“妻妾欢愉僮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如今所说的好差事，仅够养肥僮仆罢了，而所谓的妻妾欢娱，只不过徒有虚名，而且实际上还将会给子孙留下负担。我从前客居临安做幕僚的时候，夜里听到鸿雁的鸣叫，写过“稻粱群鹜共，霜露

一身寒”两句诗，这是有感而发的。我的幕主王晴川先生（名士昕，义州人）把这两句诗吟咏了好多遍，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到了第二年，他就以为父母养老送终为借口，辞官回家了。那些正担任着所谓好差事的人，应该经常用这个例子来警戒自己。

须为百姓惜力

【原文】　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留心于爱物，于物必有所济”。身为牧令，尤当时存此念。设遇地方公事不得不资于民力，若不严察吏役，或又从而假公济私，扰累何堪？故欲资民力，必先为民惜力，不惟弭怨，亦可问心。

【译文】　先儒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身为朝廷命官的读书人，如果在珍惜物力上留一点心，那么就必定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身为地方官员的人，尤其应当时时刻刻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假设地方上有什么公事，不得不向老百姓征收钱物，如果不严格监督小吏和差役的所作所为，或者甚至还趁机假公济私，给老百姓造成的扰乱和负担就会使老百姓承受不了。因此，要想借助老百姓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先为老百姓爱惜人力和物力，这样做了，不仅可以消除老百姓的怨愤，而且在老百姓面前还可以问心无愧。

勿以土物充馈遗

【原文】　地产土宜，非有上官之利也。偶因取给之便，奉上官，赠僚友，后遂沿为故事，甚至市以官价，重累部民，毒流无既，如之何可为厉阶也？故旧规所有，尚宜斟量裁减。若所产之物素未著名，断不可轻用馈遗，贻后人之害祸，同作俑。

【译文】　地方上的土特产品，本来就不是上级官员应该得到的好处。如果偶尔由于土特产品得来得比较方便，就拿来敬奉给自己的上司，赠送给自己的朋友，后来就沿袭下去成为惯例，甚至发展到用低廉的官价向民间购买的地步，就会给自己管辖的地区的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这种危害还会没完没了地发展下去，地方官员怎么可以做这种一步步残酷盘剥老百姓的事情呢？因此，陈旧的规章制度中如果有这一类内容，还是应当经过一番斟酌，把老百姓过重的负担给裁减一些。如果当地出产的东西一向并不著名，地方官员绝对不可轻易用来作礼品赠送他人；否则，给后人留下的灾祸，简直跟始作俑者是一样的。

官价家宜有检制

【原文】　境当孔道，酬酢殷，器用食物，间有官价之名，或取自铺户，或供自保役，非摊派即垫赔，原非善政。然陋习相仍，概予裁革，转恐事多棘手。此宜量为节制，可已则已，万勿任见小幕客渔利，家人借端市索，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

【译文】　地方官员所管辖的区域，如果正好处于交通要道上，迎来送往的各种应酬、招待就会特别的多，所用的器具和所吃的食物，有时就会具有官定价格那便宜的名声，有的是从店铺拿来的，有的是地保差役供奉的，这些东西，不是摊派的，就是垫赔的，这种做法原本就不是什么好的行政措施。然而这种陋习一任一任继承下去，成了惯例，如果一概予以裁革，恐怕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加难办。对此，应当酌量加以节制，可以不去应酬、不去招待的，就不要应酬、不要招待，千万不要听任小幕客从中渔利，家里人借机到街市去勒索，导致老百姓无力承受，激起众怒，使民众向上级官府提出控告。

保　富

【原文】　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遇需财之时，恳恻劝谕，必能捐财给匮。虽吝于财者，亦感奋从公，而事无不济矣。且富人者，贫人之所仰给也。邑有富户，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资生。至富者贫，而贫者益无以为养，适有公事必多梗治之患。故保富是为治要道。

【译文】　藏富于民，其实并不是专为老百姓打算。一旦发生水灾、旱灾、打仗、服役，没有钱财是不行的。如果做官的人保富有素，遇到需要钱财的时候，恳切动情地对老百姓进行劝导，向他们说明情况、讲清道理，他们一定能够捐献钱财，为官府解决财力不足的困难。即使是对钱财很吝啬的人，也能够感奋起来，响应官府的号召，这样什么事情都能办成。再说，富有的人，是穷人过日子所依赖的靠山。如果地方上有富有的人家，凡是自食其力的人，都可以借助他们来生活。如果到了把富有的人家都弄得贫困不堪的地步，那些原本就贫穷的人便会更加无法生活，如果在这个时候恰好有什么公事需要钱财，必然会出现很多妨碍办事的困难。因此说，保富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保富之道

【原文】 官不洁己，则境之无赖借官为孤注，扰富人以逞其欲。官利其驱富人，而讼可以生财也。阳治之而阴亮之，至富人不能赴诉于官，不得不受无赖之侵凌，而小人道长，官为民仇矣夫！

朝廷设官，除暴安良，有司之分。唯暴是纵，惟良是侮，负国负民，天岂福之？故保富之道，在严治诬扰，使无赖不敢藉端生事，富人可以安分无事，而四境不治者，未之有也。

【译文】 官员如果不能洁身自好，那么他们所管辖的地区之内的地痞无赖，就会把这些官员当成赌场拼死一掷的孤注，去骚扰富有的人家，以设法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一来，官员就可以从这些地痞无赖逼得富人打官司中得到好处，因为通过断官司，可以发财。这些官员往往明着去整治、打击地痞无赖，实际上暗地里却纵容、助长他们，到了弄得富人不能到官府提起诉讼，不得不忍受地痞无赖的侵扰和欺压，而小人的威风和气焰却得以高涨的时候，这些官员就变成老百姓的仇敌了啊！

朝廷设置官府，目的是为铲除暴虐之徒，安抚善良之人，因此，除暴安良就是各级官府应尽的职责。一味地放纵暴虐之徒，一味地欺侮善良之人，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百姓，难道上天还会给他降福吗？因此，保富的途径，在于严厉整治和打击对富人进行诬告和骚扰的地痞无赖，使他们不敢以任何借口挑起事端，也使富人可以安分无事，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而四境还不太平无事，这种情况是没有过的。

办赈勿图自利

【原文】 此不便言，且不敢言，然亦不忍不言。地方不幸而遇歉岁，自查灾以至报销，层层需费，不留余地，费从何出？不便言，不敢言者，此也。但克减赈项以归私橐，被灾之户，必有待赈不得，流为饿殍者，上负圣恩，下伤民命，丧心造孽，莫大于是，此吾所为不忍不言也。昔济源卫公哲治牧邳州，尽出赈赢，设栖流所，赡养仳离雁户，全活无算。同时办赈之吏竟笑其迂。然肥橐者多不善后，公独简在，宸衷不数年，累迁至安徽巡抚，陟工部尚书致仕。尹中堂文端公继善总督两江时，余尝见其办赈条告，末云："倘不肖有司克赈肥家，一有见闻，断不能幸逃法纲，即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难容，其子孙将求为饿殍而不可得。"痛哉，言乎！读至此而不实力救荒，其尚有人心也哉！

【译文】 这番话既不便说，也不敢说，然而又不忍心不说。地方不幸而遇到歉收的年景，从检查灾情以至于向上司报请核销各项开支，层层都需要花钱，如果花钱的时候不留一点余地，费用从什么地方出？上面该说的不便说，也不敢说的，就是这一点。但是克扣救灾的款项，拿来装入自己的腰包，受灾的人家，一定会有等着救济却得不到救济而饿死的，这样做，在上有负皇上的圣恩，在下会伤害百姓的性命，丧失人性，造下罪孽，什么也没这严重。这一点，就是上面所说的不忍心不说的。过去，济源人卫哲先生在邳州做官的时候，拿出全部救灾的钱粮，设立供流民居住的场所，收养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灾民，救活的人简直无计其数。跟他一起办理救灾事务的小吏竟然嘲笑他，认为他太迂腐。然而借着救灾中饱私囊的人大多不能善终，几乎没有好下场，唯独卫哲先生得到提升，成为朝廷重臣，没过几年，累累迁升，官至安徽巡抚，后来又晋升为工部尚书，一直干到退休为止。中堂大人尹继善先生，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我曾看到过他办理救灾事务的告示，告示的末尾说："倘若有不贤无德的官员克扣救灾款项，使自己发财致富，如果被我发现，绝对不能让他侥幸逃脱法网；即使我当总督的稽察有所不到，使某些不法之徒侥幸逃脱法网，我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天理难容的，将来，他们的子孙即使想成为饿死鬼也成不了。"这番话，说得多么沉痛啊！救灾的官员读到这里，却不切实地努力救荒，他难道还有人心吗！

法贵准情

【原文】 余昔佐幕，遇犯人有婚丧事，案非重大，必属主人曲为矜恤，一全其吉，一愍其凶，多议余迂阔。比读《缀耕录·匠官仁慈》一条，实获我心。匠官者，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国器世荣也。有匠人程限稽违案具，吏请引决。罗曰："吾闻其新娶，若责之，舅姑必以新妇不利，口舌之系，不测余焉。姑置勿问，后或再犯，重加惩治可也。"此真仁人之言。乾隆三十一二年间，江苏有干吏张某，治尚严厉。县试一童子怀挟旧文，依法枷示。童之姻友环跽乞恩，称某童婚甫一日，请满月后补枷。张不允，新妇闻信自经。急脱枷，童子亦投水死。夫怀挟宜枷，法也，执法非过，独不闻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乎？满月补枷，通情而不曲法，何不可者？而必于此立威，忍矣！后，张调令南汇，坐浮收漕粮，拟绞勾决。盖即其治怀挟一事，而其他惨刻可知。天道好还，捷如桴鼓。故法有一定，而情别千端，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

【译文】 我从前作幕僚的时候，遇到犯人家里有红白喜事，只要案情不是太重大，我一定要嘱咐我的幕主想方设法对犯人予以关怀和同情，或者成全他

的吉祥之事，或者怜悯他的凶丧之事，很多人都议论我，认为我很迂阔。等到后来读到《辍耕录》中的“匠官仁慈”这一条时，感到里面的内容跟我的想法非常一致，我完全赞同。这位匠官，就是杭州行金玉府的副总管罗国器（名世荣）先生。当时有一个匠人犯了法，经过侦查，案情已经清楚，吏员请求进行判决。罗先生说：“我听说他新近娶了媳妇，如果处罚他，公公、婆婆必定会认为新媳妇进门带来了不吉利，这样就会发生争吵，事态发展下去，结果就不可预测了。不如姑且放下不予追究，以后如果重犯，再从重加以惩罚就行了。”这真是一个心肠仁慈的人说的话。乾隆三十一二年间，江苏有一位干练的吏员张某，办理公事崇尚严厉。县试的时候，一名童生怀里挟带一篇过去写的文章进入考场，试图作弊，被查出之后，依照法律规定，这个考生应该受到戴枷示众的处罚。这名童生的亲戚朋友听说后都跑来围住张某，跪在地上乞求他开恩，说这名童生新婚才刚刚一天，请求满一个月之后再来补枷。这位张某说什么也不答应，非要让这名童生戴枷示众不可，新媳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就上吊自杀了。张某这才命令手下的人赶紧开枷，随后，这名童生也投水而死。怀里挟带，考场作弊，应当处以戴枷示众，这是法律规定，执行法律并不是过错，但是难道就没有听说过“法律设立了大刑，礼数应当顺乎人情”的古训吗？让这名童生新婚满月之后再来补枷，既符合人情又不违犯法律，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这位张某却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树立自己的权威，真是太残忍了啊！后来，张某奉调到南汇去当县令，犯了乱收漕粮的大罪，被判处绞刑。从他处理童生考试怀挟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处理其他事情的残忍刻毒。天道好报应，报应起来快得简直像擂鼓，鼓槌一落，立即就会发出响声。因此说，虽然法律有一定的准则，但是人情却千差万别，斟酌人情去执行法律，也许就不会触犯上天的和为贵的精神了。

能反身则恕

【原文】　且身为法吏，果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乎？贪酷者无论，即谨惧自持，终不能于廉俸之外一介不取。如前所云陋规，何者不干国法？特宿弊因仍，民与官习，法所不及，相率幸免耳。官不能自间于法，而必绳民以法，能无愧欤？故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法所不容姑脱者，原不宜曲法以长奸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

【译文】　再说身为执法者的吏员，真的能够做到时时畏惧法律，事事按法律办事吗？那贪婪残酷的人姑且不去说他，就是自己能够谨慎持身的人，到头来也做不到在微薄的薪俸之外一文钱不取。像前面所说的那些陋规旧章，哪一

条不违犯国法？只不过是由于积弊沿袭下去，难以改变，百姓与官员都习以为常了，法律拿它也没有办法，大家都侥幸免受法律制裁罢了。况且，官员不能把自身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却一定要用法律制裁百姓，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因此，官员遇到愚昧的百姓犯法，只要能够反身自问一下，执行法律时就能做到平和与宽容了。如果是法律所必须制裁的，根本就不应当违法作出处理以助长奸情；如果还有一点理由可以从宽处理的，总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从宽处理。

宜求不干清议

【原文】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当未遇时，闻谈吏害民之政，未尝不扼腕太息。洎乎得志，则昧殷鉴之谓“当局者迷，古今同慨”。故幸而居官，能回念扼腕之故，常求不干清议，自无失政。

【译文】　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在没有当官的时候，听到别人议论官吏残害百姓的种种行政劣迹，未尝不扼腕叹息，表示愤怒和痛恨。等到得志之后，做了官的时候，却忘记了那句应当引以为鉴戒的古训——“当局者迷，古今同慨”。因此，一旦有幸而做了官，还能回想起当年自己扼腕叹息的原因，经常在处理公务的时候力求不干预民间对官府的那些批评和指责，自然就不会有失当的行政举措了。

吏不可墨

【原文】　我朝立贤无方，用惟其才。高门贵胄，世受国恩，目染耳濡，早娴吏治所虑。生长华胄，止知富贵吾所自有，当日凛象齿焚身之戒，力求无替家声。至寒俊之士，科第起家，视白首究经者，遭逢天壤，岂可遽舍所学，同于猾吏之为？若乃进以他途，尤必自问可用于时，而后求为时用，何致一登仕版，即不自爱？既为牧令，皆有廉有俸，有自然之利，无论美缺，即缺甚不堪，总胜舌耕糊口，尽心为之，尚恐未能称职，有孤民望，如复朘民以生，重负设官之义，鬼神鉴之矣。昔孙西林先生含中官浙藩时，常禄之外，不名一钱，或劝为子孙地，曰：“吾未见红顶官儿孙至于行乞；如其行乞，则祖宗之咎也。”闻者至今诵之。

【译文】　我们大清朝任用贤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只要有一定的才能都会予以重用。那些王公贵族，由于世世代代蒙受朝廷的恩典，加上耳濡目染，早就精通了当官的所应当考虑的各种事务。生长在豪华显贵之家，只知道富贵是

自己原来就有的，实应当天天忧惧大象由于生了一双珍贵的牙齿而招致杀身之祸的鉴戒，力求不去败坏自己家庭的声誉。至于贫寒而具有才华的读书人，凭着科举登第起家，跟那些一辈子苦读儒家经典，把这些经典读完，直到头发都白了，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的读书人比较起来，彼此的遭遇真是有天壤之别，怎么可以一下子把所学的儒家教导抛在脑后，去干那些狡猾的小吏所干的勾当，跟他们同流合污呢？

如果是通过别的路子当上了官，尤其有必要自己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当今所用，然后才去寻求为当今所用，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一入官场，就不自爱了。既然做了地方官，都有养廉的薪水和办公的费用，另外还有一些不须谋求自然就可以得到的好处，不要说好差事，即使最坏的差事，处境也总比靠教书糊口的人要好，因此尽心治理公务，还生怕不能称职，有什么辜负百姓希望的地方呢，如果再去靠盘剥百姓而生活，严重地违背朝廷设立官府的宗旨，那么连鬼神也能看出他是一个贪官污吏。

过去，孙西林先生（名含中）在浙江担任藩台之职的时候，在日常官俸之外，一文钱也没有，有人劝他为子孙买一点地，他回答说："吾还没有见过头戴红顶子的当官的儿孙会沦落为乞丐，靠行乞过日子这种事情；如果他们靠行乞过日子，那就是他祖宗们的罪过。"听到过他这几句话的人，至今还在传诵。

墨吏不必为

【原文】　吏不可墨，固已。余则以为匪惟不可，亦且不必。数十年前，吏皆洁谨，折狱以理，间以贿胜，深自讳匿。自一二亏帑之吏，藉口弥补，稍稍纳贿，讼者以贿为能。官惟贿径不开，莫得而污之；偶一失检，墨声四播。盖家人、吏役皆甚乐官之不洁，可缘以为奸，虽官非事事求贿，而若辈必曰：非贿不可假官之声势，实役之橐囊。官已受其挟持，不能治其撞骗；且官以墨著，讼者以多财为雄，未尝行贿亦冒贿名。其行贿者，又好虚张其数，自诩富豪，假如费藏镪三百两，必号于人曰五百两。而此三百两者，说合过付，吏役、家人，在在分肥，官之所入不能及半。而物议哗传多以虚数布闻。上官之贤者必摭他事弹劾，即意甚怜才，亦必予以愧厉之方；其不贤者，则取其半以办公，而所出之数已浮于所入之数，不得不更求他贿，自补其匮，而上官之风闻复至。故贫必愈墨，墨且愈贫，阳谴在身，阴祸及后，则何如洁己自守者，临民不怍，事上无尤乎？

【译文】　官府的吏员即办事人员，心不可黑，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又进一步认为，不只不可黑，而且也不必黑。数十年前，吏员都很廉洁、谨慎，能够

依理审断官司，偶尔也有由于行贿而胜诉的，但是审断官司的吏员自己都讳莫如深，严格保密。自从一两个缺钱花的官员借口弥补开销的不足，渐渐开始接受贿赂，那些打官司的人便都以行贿为能耐了。当官的只要不开行贿受贿的路子，谁也不能够玷污他；偶尔一不检点、约束自己，他贪污受贿的坏名声就会传扬到四方。一般来说，家人、吏员、差役都很喜欢官员们不廉洁，因为官员一不廉洁，他们就可以趁着这个空子去干非法勾当。官员们虽然也不是事事都要寻求贿赂，可是他们一定会说："我不接受贿赂，就不能借着长官的声威和势力去充实差役们的腰包。"官员受到自己身边的人挟持之后，就再也不能整治他们的招摇撞骗了；而且，官员只要以心黑出了名，打官司的人就会以自己富有而称雄，即使没有行贿，他们也要冒行贿之名，宣称自己行贿了。而那些行贿者，又好虚张声势，夸大行贿的数目，自己吹嘘自己是富豪，假如只花费白银三百两，一定跟别人宣称说五百两。可是这三百两银子，从双方谈妥到最后付钱，吏员、差役、家人，层层分肥，官员的所得还不到一半，而众人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大多是按虚数传扬的。上级官员中的贤明者听说之后，一定要找点别的事情去弹劾他，即使心里很怜惜他的才干，也一定要教训他一通，使他惭愧得无地自容。上级官员中的不贤明者听说之后，就会从中抽取一半用来办公，这样，受贿的官员所拿出的数目已经超过了所收入的数，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再去谋求别的贿赂，自己来补上不足的部分，可是上级官员已经风闻他又受贿了。因此，越穷一定越心黑，越心黑将会越穷，表面上的谴责都加在他身上，暗地里的灾祸也紧跟在后边，这哪里胜洁身自守的官员面对老百姓不感到惭愧，事奉上级没有过失呢？

清不可刻

【原文】　清特治术之一端，非能事遂足也。尝有洁己之吏，傲人以清，为治务严，执法务峻，雌黄在口，人人侧目，一事偶失，环聚而攻之。不原其过所由起，辄曰"廉吏不可为"。夫岂廉之过哉！盖清近于刻，刻于律己可也，刻以绳人不可也。

【译文】　清明只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足以治理国家了。曾经有那么一些洁身自守的官吏，凭着自己的清明傲视别人，他们治理公务务求严格，执行法律务求严峻，说话时信口雌黄，不负责任，弄得人人不去正眼看他，一旦偶尔把一件事情处理错了，众人就会围着他群起而攻之。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不去寻求自己的过失产生的原由，反而动不动就说"廉洁的官当不得"。这怎么是廉洁的过错啊！其实原因在于，他们的清明接近

于苛刻，苛刻用来约束自己是可以的，用来要求别人就不行了。

假命案断不可蔓延

【原文】　应抵命案，吏役尚知畏法，惟自尽、路毙等事，更易蔓延滋扰。盖百姓无知，最惧人命牵连，恐吓撞骗，易于藉口，全赖相验时力归简易。凡自尽人命，除衅起威逼，或有情罪出入，尚须覆鞫，其于口角轻生，仅可当场断结，不必押带进城，令有守候之累。如死由路毙及失足落水，则验报立案，不待他求。有等鹘突问官，妄向地主两邻根寻来历，以辗转扯拉，徒饱吏役之橐，造孽何有纪极哉！

【译文】　应该偿命的杀人案件，由于还知道畏惧法律的威严，吏员和差役不是太敢胡作非为；只有那些自杀而死或死在路旁的案件，吏员和差役最容易故意扩大事态，制造混乱。原因是老百姓不懂得法律知识，最害怕牵连到人命案子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吏员、差役的威胁恐吓和招摇撞骗，最容易找到借口，因此全靠官员验尸时力求简易明了。凡是自杀的人命案件，除了借着某种事端进行威逼或者情节和罪责有出入，还需要重新审讯的以外，那些由于争吵而轻生自尽的，只可当场审断结案，不必把有关的人押解进城，给当事人造成等候审讯的麻烦。如果死者是由于在路上倒毙和失足落水而死亡的，那么除了验尸立案之外，就不要再去另找别的原因了。有一些糊涂的问案官员往往毫无根据地向当地人寻找问底，试图弄清案件的来历，造成辗转拉扯，涉及很多人和事，白白地让吏员和差役从中捣鬼，以饱私囊，这样做所造下的罪孽，在历史纪录中真是达到了极点啊！

盗案宜防诬累

【原文】　安良必先治盗，而寄赃买赃之累又因治盗而起。凡诬扳窝伙，犹可留心访察。至寄买赃物之处，实为舆论之所不著，不惟黠贼易挟嫌嫁祸，且有捕役牢头择殷教猱因而为利者，即官为审释，良民已受累不堪矣。浙中旧习，获赃到官，率供无主之案，混认多赃，指某某寄顿，某某价买。承行之吏据供吊赃，佥差四出，治赃无着落，终以游供完结。而役婪于橐，吏分其肥，愿民被获贼之害，境内不受治盗之益。余居乡时，深知此弊，故佐主人治盗，惟严究有主之贼，而不起无主之赃。前于《药言》约略言之，今录简易之法于左，以备采择：

寻常窝赃，止须饬地保谕，吊谕内注明“速将原赃交保禀解，不必到官”。

如果被诬，许自行呈诉，慎毋托故诿延，致于差扰。向在嘉湖幕中行之，民以为便，未有不缴不诉者。

案重赃多，必须差吊者，檄内注明“止许吊赃，不必带审”。如未买未寄，听本人呈诉，毋许提人滋扰。庶捕役不敢肆横。

以被诬呈诉者，受词时即提犯质释，俾免守候；或于词内批释，不必令平民与赃匪对簿，以恤善良。

无论为窝为伙，买赃寄赃，有诉称与贼并不相识，横被诬扳者，其中必有教供之人，可令被诬者亲立稠人之中，先令贼犯指认，如指辨模糊，立时谕归安业，专治贼犯以诬良之罪。然此法须时时变通用之，习以为常，则其人状貌教供者亦能预先说知，倘以识面为非诬，恐又成冤狱耳。

至印官事冗，小窃案件有不能不发佐贰代讯之势，但听其查办，即不免有需索之弊，应令讯毕即送草供一切，传主吊赃，俱由亲核，庶权不下移，民不受扰。

【译文】　要安抚善良的百姓，必须首先惩治盗贼，而牵涉窝藏赃物和购买赃物的麻烦又会由于惩治盗贼而发生。凡是乱咬窝赃的同伙，还可以留心访察清楚。至于寄存和购买赃物的地方，民众确实弄不清楚，这样一来，不仅容易使狡猾的盗贼趁机挟嫌报复，嫁祸于人，而且还会有捕役、牢头选择富有的人家唆使那些狡猾之徒趁机从中捞取好处，就是官员审问之后把无辜受到牵连的人释放了，善良的百姓也已经受到了难以忍受的连累。江浙一带有一种旧习气，抓住盗贼把他扭送到官府之后，盗贼大都供一些无头的案件，胡乱指认赃物，说赃物在什么什么地方，买价是多少多少。承办这个案件的属吏就根据他们的口供去查找，派遣捕役四处搜索，赃物怎么查找也查找不到，最后只得以口供不实草草结案。差役贪图钱财，属吏从中分肥，老实的百姓遭受捕获盗贼的祸害，境内一点也得不到惩治盗贼的好处。我在家乡居住的时候，对这种弊端有深刻的了解，因此辅佐幕主惩治盗贼，只严厉追究有失主的盗贼，不起无失主的赃物。这一点先前在《佐治药言》中已经粗略地说过了，现在再在下面讲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以备问案的官人择要参考。

对待一般的盗贼所窝藏的赃物，只须给地保送去一个指令就行了，在提取赃物的指令中注明“速将原赃交给地保并向上报告，不必把人犯送到官府”。如果当事人受到诬陷，允许他自行呈上诉状提出诉讼，千万不要借故推诿拖延，使办案的差役得以从中扰乱。我在嘉湖幕中当幕僚的时候用过这种方法，老百姓都认为很方便，没有不把赃物交给地保的，也没有需要申诉而不申诉的。

案情重大，赃物很多的案件，必须派差役提取赃物时，在公文内注明“只许提取赃物，不必带人犯来官府受审”。如果既没有人购买赃物也没有窝藏赃物，

让受害者本人呈诉，不许把受害人提到官府，借机制造事端对人家进行扰乱。这样，捕役大多不敢肆意胡作非为。

由于被诬陷而提出申诉的，接受他的诉状时，立即提犯人来跟他对质，然后让他回家，给他免去在官府守候的麻烦；或者在诉状上批示让他回家，不必让平民和赃匪对质，以体谅、爱护善良的百姓。

无论是窝主还是同伙，也无论是购买者还是寄存者，只要有申诉说他跟盗贼并不相识，胡乱受到诬指的，其中必定有教唆盗贼对别人进行诬陷的人，可以让被诬陷的人站在众人之中，先让贼犯指认，如贼犯指辨不清，立即让被诬陷的人回家安心经营自己的家业，然后再专门惩治贼犯诬陷善良百姓的罪行。不过运用这种方法应当不时加以变通，如果习以为常，总是这么办，那么被诬陷的人的相貌，教唆贼犯乱供的也能预先告诉贼犯，让他知道对方长相什么样，如果认为认识他的面目就不是诬陷，恐怕又会造成冤案。

至于掌印官即首长事务繁杂，使得小的盗窃案不能不交给助手代他审讯，只听任助手去查办，就难免有勒索的弊病，应该让助手在审讯结束之后，立即把全部口供送上来，至于传讯失主、提取赃物，则都由自己亲自审核，这样权力就不会下移从而转到助手们手里，老百姓也不会受到侵扰了。

办重案之法

【原文】　一人治一事，及一事止数人者，权一而心暇，自可无误。或同寅会鞫，事难专断，或案关重大，牵涉多人，稍不静细，即滋冤抑。遇此等事，须理清端绪，分别重轻，可以事为经者，以人纬之，可以人为经者，以事纬之。自为籍记，成算在胸，方可有条不紊，不堕书吏术中。其土音各别，须用通事者，一语之论，毫厘千里，尤宜慎之又慎。

【译文】　一个人办理一个案子，和一个案子只由有限的几个人办理，既权力集中，又精神愉快，案子的审理自然不会出现差错。有时候与同僚会审，使主审官一个人难以作出决断；有时候案情关系重大，牵涉到的人很多，稍微一不经心，就会造成冤案。办案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类事情，应当理清头绪，分出轻重，可以以事为经的，就以人为纬进行审问，可以以人为经的，就以事为纬进行审问。必要时自己亲自动手作记录，做到成竹在胸，审断中才可以有条不紊，也不会落入书吏设的圈套中。各地的方言土语各不相同，需要利用听得懂的人进行翻译，否则，一句话弄错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铸成大错，这一点尤其要慎之又慎。

办案宜有断制

【原文】 断制云者，非师心自用也。案无大小，总有律例可援，援引既定，则例得无干者，皆无庸勾摄，人少牵连，案归简净矣。向见貌为精慎之吏，不知所裁，以极细事而累及邻证，延蔓不休，有因而破家酿命者，曾为寒心，敢陈苦口。

【译文】 通常说的要善于决断，并不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案子无论大小，总有法律条文可以拿来作为依据，运用法律条文衡量之后，跟案件无关的人，都不用抓起来，牵连的人一少，案件就简单明了了。过去见过貌似精明、谨慎的官吏，遇到案子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由于极细小的事情而牵扯到四邻的证人，牵扯来牵扯去，无止无休，有的人因此而家破人亡。我对此深感痛心，所以才敢在这里提出这种用心良苦的劝告。

邻境重案不宜分畛域

【原文】 守土之官，治不越境，似也。然遇邻境命盗重案，一有风闻，即宜星火缉访，稍分畛域，受之以需，致犯得远窜，已失敬公之义。其或假道境内，终且牵连被议，岂非自取之乎！

【译文】 各守一地的地方官员，处理政务不超越边界，这一点各地都是一样的。但是遇到邻境发生重大的人命案或盗窃案，只要一听说，就应当采取紧急行动去查访和缉捕，只要稍微一分地域，就正好适应犯人的需要，给他提供一个可乘之机，使犯人得以逃窜到远方，这样就违背了忠于公事的宗旨。有的犯人逃走的时候正好从自己管辖的区域路过，将来终究会受到牵连，被人指责，这岂不是咎由自取吗？

社义二仓之弊

【原文】 设积贮于民间，社义二仓尚已，然行之不善，厥害靡穷。官不与闻，则饱社长之橐；官稍与闻，则恣吏役之行。盖贷粟之户，类多贫乏，出借难缓须臾，还仓不无延宕，官为钩稽，吏需规费，筦钥之司终多赔累。故届更替之期，畏事者多方规避，牟利者百计营求，甚有因而亏挪仅存虚籍者，此社长之害也。其或劝捐之日，勉强书捐，历时久远，力不能完，官吏从而追呼，子孙因之受累，此捐户之害也。此等良法，固不宜因噎废食，究不容刻舟求剑。欲

使吏不操权，仓归实济，全在因时制宜、因地立法。旧有捐置者，务求社长得人，为之设法调剂，捐户如果无力完缴，亦不妨据实详免。若本未捐设，断不必慕好善虚名，创捐贻患。

【译文】 把粮仓设在民间，社仓和义仓就是这类粮仓，不过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好，那就会祸害无穷。官府如果不闻不问，社长就会趁机中饱私囊；官府如果稍一过问，又会助长属吏和差役胡作非为。借粮的人家，大多都很穷苦，去借粮都是由于急需，一刻也不能迟缓，可是还粮的时候，无不一再拖延，官府要核查，小吏要收费，因此主管部门到头来大都赔本。因此到了该换人的时候，怕事的人便会想方设法逃避，以推托责任，牟利的人则会千方百计营求，以捞取好处，甚至还有由于非法挪用而造成亏空，仅留下一堆空帐本的，这些是给社长带来的祸害。那些社长们，有的在劝富人捐粮的时候，硬给人家写上一个捐献的数目，时间一长，捐献者没有财力完成这个数目，官吏便追着他们大呼小叫，强令人家如数捐献，捐献者的子孙后代都因此受到连累，这是给捐献者带来的危害。这种设立社仓和义仓以接济穷人的好方法，固然不应该因噎废食而强行撤消，但是也总不能刻舟求剑而不加以修改。要想让小吏不操纵社仓和义仓的大权，让社仓和义仓真正起到接济穷人的作用，全在于因时制宜，因地立法。对于原有的捐献者，务求社长真正了解他们的难处，设法为他们调剂一下，他们能捐献多少就让他们捐献多少，他们如果确实没有能力如数缴完，也不妨根据实际情况给他们减免一些。有的人如果本来就没捐献，绝对不可羡慕乐善好施的虚名，非捐不可，从而留下祸患。

清理民欠之法

【原文】 花户欠赋，是处有之，顾亦有吏役侵收，冒为民欠者。余署道州，因前两任皆在官物故，累年民欠不得不收，因创为呈式，令投牒之人于呈面注明本户每年应完条银若干、仓谷若干，无欠则注全完，未完则注欠数。除命盗外，寻常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俱批令完欠候鞫，欠数清完，即为听断，两造乐于结讼，无不克日输将。间有吏役代完侵蚀，字据可凭，立予查追清款。其无讼案者，完新赋时，饬先完旧欠。行之数月，欠完过半。第此事必须实力亲稽，方有成效，倚之慕宾书吏，总归无济。

【译文】 在花名册的人家拖欠赋税的情况，各地都有，但是也有小吏、差役侵吞老百姓上缴的赋税，并把这一部分当成老百姓的拖欠这种情况。我在道州做官的时候，由于两位前任都是在任时去世的，多年以来老百姓拖欠的赋税不得不收，于是我就创立了一种呈式，方法是令送公文的人在公文上注明本户

每年应该上缴的银两的数目和粮食的数目，没有拖欠的就注上“全完”，没有缴完的就注上所欠的数目。除了涉及人命案、盗窃案者以外，由于婚姻、田地、钱债等寻常小事而导致诉讼者，都加上批语，让当事人缴完所欠赋税候审，等到所欠的数目清完之后，就进行审问，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乐于赶快结案，无不尽快缴完所欠的赋税。偶尔也会发生小吏、差役代为缴清从而趁机侵吞的情况，但有字据作为证据，可以立即予以追查，追回全部款项。那些不涉及讼案的，缴新税的时候，命令他们先结清过去所欠的税。这些办法实行了几个月，一大半拖欠的赋税都缴完了。但是这件事情必须下功夫亲自核查，只有这样才会有成效，依靠幕僚、书吏去办，总也办不成事。

申明上下易隔之故

【原文】　或问“何以谓之上下易隔？”曰“理甚易明，事则不能尽言也”。为上官者，类以公事为重，万不肯苛求于下。而左右给事之人，不遂其欲，辄相与百方谋孽。昔吾浙有贤令，素为大吏所器。会大吏行部过境，左右诛求未厌，一切供储皆阴为撤去。晓起，灯烛、夫马一无所备，遂撄大吏之怒，摭他事劾去。此隔于上之一端也。又有贤令，勤于为治，纤巨必亲，赏罚必信。其吏役有不得于司阍者，遇限日朱单，必濡迟而出，此其反也，又不即为转禀，率令枉受逾限之谴。此隔于下之一端也。被害者据实面陈，何尝不可立惩其弊？然若辈势同狼狈，所易之人，肆毒尤甚，安能事事渎禀，频犯投鼠之忌？故下情终不可以上达，曰易隔也。

【译文】　有人问：“上下级之间为什么容易产生隔阂呢？”答曰：“抽象地说起来，道理很容易说清楚，但一遇到具体事情，却不能完全讲明白。”身为上级官员的人，一般都以公事为重，万万不肯苛求下级官员。但是他身边办事的人，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一起千方百计地找下级官员的麻烦，在自己的长官面前说人家的坏话。过去，我们浙江有一位贤明的县令，一向被某位大官所器重。有一次，正好遇到这位大官考核官员时路过这位县令供职的县境，这位大官身边的人对这位县令提出种种要求，由于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暗地里把县上为这位大官准备的用品、人员、马匹全部撤走。天亮之后，灯烛、马匹等等一样也没有准备，于是就引起了这位大官的愤怒，后来，这位大官就借别的事情弹劾他，使他丢官去职。这是受到上级的误解，因上级而产生隔阂的一面。还有一位县令，也非常贤明，治理公务很勤勉，无论大事小事一定要亲自过问、处理，而且能做到应赏的必赏，该罚的必罚，很守信用。他手下的一个小吏或差役跟上级官府的看门的关系不好，有一次恰好遇上县令限期让这个人传递一

件紧急公文，那个看门的便故意延误时间，迟迟不予传递，这个人返回之后，又不即时报告，使这位县令枉受超过期限的谴责。这是下边出了麻烦，因下级而产生隔阂的一面。受害人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当面说明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很快革除这种弊端，然而这些家伙往往狼狈为奸，如果撤换他们，所换上的人做起坏事来会更加歹毒，怎么能事事向上级告状，不断地犯投鼠不忌器的错误呢？因此，我说下情总也不能上达，容易产生隔阂。

用人不易

【原文】　吾友邵二云编修晋涵言："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诚哉，言乎！官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求端人于幕宾已什不四五；书吏间知守法，然视用之者以为转移；至长随则罔知以理，惟利是图，倚为腹心，鲜不偾事，而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呜呼！其弊非说所能罄也。约之犹恐稽察难周，纵之必致心胆并肆。由余官须自做之说而详绎之，其必有所自处乎？

【译文】　我的朋友邵二云（名晋涵，任翰林院编修）先生曾经说过："当今的官场，三种人使官员变得徒具虚名，成了摆设。这三种人是：幕僚，书吏，长随。"这话说得确实很对呀！官员处理公务，必定离不开这三种人。而这三种人中邪恶者与正派者混在一起，正派的人，幕僚中十个里没有四五个；书吏有时候也知道守法，不过这一点又以用他们的人为转移，即长官如果守法他们也守法，如果不守法他们也不守法；至于长随即奴仆，根本不懂道理，唯利是图，如果把他们当成心腹来依靠，往往会把事情办糟，而官声受玷污，原因更在于看门的人。哎呀！他们的坏处劣迹是说不尽的呀！约束他们还怕检查难以周全哩，如果再放纵他们，他们必定会更加放肆地施展诡计和为非作歹。从我所讲的官员处理公务必须亲自动手的说法仔细推究一下，官员们必定会懂得自己应当如何当官了吧？

宜防左右壅蔽

【原文】　给事左右之人，利在朦官舞弊，最惧官之耳目四彻。凡余所云款接绅士，勤见吏役，皆非左右所乐，必有多其术以相扰制者。须将简号房不得阻宾，及吏役事应面禀之故，开诚宣布，示贴大堂，俾人人共见共闻，并于理事时随便言谕，庶左右不敢弄权，耳目无虞壅蔽。

【译文】　官员身边那些协助他处理公务的人，都能通过蒙骗自己的长官去

徇私舞弊，从而得到好处，因此他们最害怕官员的耳目灵动，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凡是我所说的接待地方绅士，经常去见下级吏员和差役，都不是他们这些人喜欢做的事，因此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去进行干扰和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门房不得阻止客人面见长官和吏员、差役有事应当当面报告长官的规定，恳切而公开地予以宣布，把告示贴在大堂之上，使官衙内人人都知道，并在处理公事的时候乘便告诉大家，这样长官身边的人大概就再也不敢任意玩弄权力去为非作歹了，长官也就能明察一切了。

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笔

【原文】　署中翰墨，不能假手亲友，至标吏办稿，签役行牌，虽公事甚忙，必须次第手治。若地处冲要，实有势难兼顾之时，不便留牍以待，则准理词状，即付值日书吏承办；应差班役，可于核稿时填定姓名。总不可任亲友因忙代笔，开夤缘贿托之渐。

【译文】　官署中的文书，不能请亲友协助办理，至于派小吏撰写文稿，签发公文派差役出去抓人，即使公务很忙，也必须一件一件亲手办理。如果做官的地方处在交通要道上，由于迎来送往，非常忙碌，有时候确实势难兼顾，不便把公文放在一边等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审理官司的文书即交给值日的书吏去承办，而应差的衙役，可以在核稿的时候填上姓名。这类公文，都不能让亲友在自己繁忙的时候代笔，以免开趁机行贿请托的风气。

拒捕不宜轻信

【原文】　此条已具《佐治药言》，今复及之者，幕不见役而念民，故意常平；官未见民而信役，故气易激；役不得逞志于民，辄貌为可怜之状，或毁檄，或毁衣，官未有不色然骇、勃然怒者，官怒而役狡行，民害生矣。夫拒捕有罪，人尽知之。为盐枭，为盗劫，犯罪面求幸免脱，是以敢拒捕也。若催赋传讯，民尚无罪，何致拒捕？偏听而轻言之，一役得志，群役转相效仿，民之得自全者几何？当役禀时，平心熟察，则装点之弊，自然流露。姑将原檄存销，而止以应办之事另檄改差，及其人到官事结，告以拒捕罪名及所以不遽办拒捕之故，民知爱畏，即亦役不敢再萌故技。

【译文】　这一条已经写入《佐治药言》，现在之所以再次提及，是由于以下原因：幕僚没有等到见到差役，心里就想起了百姓，因此心境经常保持平静；官员没有等到见到百姓，就听信差役的一面之词，因此心气容易忿忿难平；差

役的欲望在百姓那里得不到满足，就装出一副可怜相，有的把公文撕毁，有的把衣裳撕破，向长官诉说百姓如何顽劣、如何蛮横，从而夸大其词，说他们目无国法，官员听了无不大吃一惊，勃然大怒，官员一发怒，差役的狡猾伎俩就会得逞，百姓的灾祸也就跟着降临了。拒捕有罪，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大肆贩盐，盗窃抢劫，那些盐枭和匪首犯了罪而企图侥幸逃脱法网，因此才敢于拒捕。如果只是催缴赋税，传证到官，老百姓还没有犯罪，怎么会去拒捕呢？偏听差役的一面之词就轻易相信他们的话，只要一个差役得志了，其他差役就会群起效仿，这样一来，老百姓会有几个人能够保全自己呢？在差役报告情况的时候，官员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仔细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那么他们装模作样的伪装，自然就会败露。这时官员应该暂时将原来的公文收存或销毁，而只把应该赶紧办理的事情挑出来，另外制作公文，改派别的差役前去办理；等到当事人来到官府办完事情之后，再告诉他有人曾经给他加上过拒捕的罪名，以及没有立即追问他的拒捕罪的原因，他听了之后，就知道应该自爱和畏惧法律，就连差役们也不敢重演故技了。

宜勿致民破家

【原文】　谚有之“破家县令”，非谓令之权若是，其可畏也，谓民之家悬于令，不可不念也。令虽不才，必无忍于破民家者。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盖千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余金，婚丧衣食，仅取足焉，为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贷以生，况所费不止五六金乎？况其家不皆千金乎？受牒之时，能恳恳恻恻，剀切化诲，止一人讼，即保一人家。其不能不讼者，速为谳结，使无大伤元气，犹可竭力补苴，亦庶几无忝父母之称与？

【译文】　民谚中有一句叫做“破家县令”的话，这句话不是说县令的权力这样大，让人感到害怕，而是说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都握在县令手里，老百姓不能不有所顾虑。县令即使再没有才干，也肯定不会有忍心破老百姓的家的。不过，就是民间的千金之家，只要一受打官司的牵累，很少有不破败的。原因是，价值千金的家产，一年生的利息也不过一百余金，婚丧大事，吃饭穿衣，刚刚够用，而拿出五六成的钱用来作为打官司的费用，就难免得以借贷为生了，何况所花费的不止五六成呢？更何况老百姓并不是家家都有价值千金的产业呢？接受诉状的时候，如果能够怀着一腔同情之心恳切地对当事人加以劝导和教诲，平息一个人的官司，就能保住这个人的全家。对于那些不能不打官司的，应当尽快审理结案，使当事人不至于大伤元气，并且以后还可以尽力弥补打官司造成的损失，这样做了，县令也就不辱没父母官的称号了。

与上官言不宜径尽

【原文】　是说也，有所受之也。余性戇直，言无不尽，居乡、佐幕，无不皆然。将谒选人，故人赠别，谓对上官言须慎默。余虽服膺，猝难自制，凡遇上官询问公事，无不披款直陈，幸叨信任，免于咎戾。然有赏识最优之上官，一日询及家世：遂缕述乌私，备摅素悃。上官曰："子有退志乎？"复谨对曰："不敢冒昧，他日力不能支，惟祈恩鉴矣。"甚蒙许可，并宣谕不宜恋栈之故。越一年，余伤足告病，忽以前语致疑，指为规避；再三验实，甫获放还。益感故人之戒，非身历不知。故对上官言不宜径尽，机不密，则失身。可不慎哉！

【译文】　这种说法，是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得来的。我生性憨厚直爽，发表意见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论是在家乡居住，还是外出当幕僚，都是这样。有一次我去拜见一位将要当官的人，这位老朋友临别时赠我一句话，说跟上级官员谈话的时候，说话应当谨慎，要少说话，甚至不说话。对于他的劝告，我心里虽然很佩服，但是一下子难以控制自己，只要遇到上级官员询问公事，我都是一条条、一款款，把我的看法坦率直爽地说出来，幸好得到了对方的信任，没有受到严厉的责备。然而也有一位对我赏识有加的上级官员，有一天忽然问到我的家境，我就一一地把我想回乡奉养父母的真实想法，全都告诉了他。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上司听了，却问我："你有退出官场的打算吗？"听了这话，我又恭敬地回答说："不敢冒昧作这种打算，只是请求等我将来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大人能恩准我回乡养老。"当时，我的请求很得他的称许和赞同，他还给我讲了不宜留恋原来的位子的原因。又过了一年，由于脚受了伤，我就告病还乡，没想到这时他忽然翻出前边的话对我大加怀疑，并指责我这样做是有意回避他。后来经过再三调查，查实之后，我才获得还乡的许可。经过这件事情，我感到老朋友对我的劝诫，不亲身经历一下是不能理解的。因此我才说，对上司说话不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事关紧要的话不加保密，就会惹祸伤身。对上司说话，可不能不谨慎啊！

事未定勿向上官率陈

【原文】　率陈之故有二，一则中无把握，姑饾上官意趣；一则好为夸张，冀博上官称誉。不知案情未定，尚待研求，上官一主先入之言，则更正不易，至驳诘之后，难以声说，势必护前迁就，所伤实多。

【译文】　事情还没办妥就向上司报告，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心里没有把

握，暂且报告一下，摸一摸上司的意图和打算；一是好进行夸张，借机显示自己的才干，想以此博得一点上司的夸奖。但是这些人不知道，案情没有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调查，上司听了报告往往会先入为主，发表意见，上司的意见一发表，再想加以更正，就不容易了；到了上司提出反驳和追问之后，他就难以说清楚了，这样，他势必要回护、迁就自己先前的说法，所伤害的人就会很多。

上官必不可欺

【原文】　天下无受欺者，矧在上官，一言不实，为上官所疑，动辄得咎，无一而可。故遇事有难为，及案多牵窒，宜积诚沥悃，陈禀上官，自获周行之示；若诳语支吾，未有不获谴者。“苍猾”之名，宦途大忌。

【译文】　天下没有人愿意受欺骗，何况在上司面前，一句话不真实，被上司所怀疑，就会动辄得咎，被认为一无是处。因此，遇到事情有什么难办的地方，和案件办起来牵制、障碍比较多，应当拿出自己的真心和诚意，如实地向上司报告，自然会获得上司的周密的指示；而如果用谎言应付上司，都会受到上司的责难。应当明白，“狡猾的苍头”这种恶名，是仕途的大忌。

勿臧否上官寮友

【原文】　事有未惬于志者，上官不妨婉诤，寮友自可昌言，如果理明词达，必荷听从。若不敢面陈而退有藏否，交友不可，况事上乎？且传述之人，词气不无增减，稍失其真，更益闻者之怒，惟兴口戎，可畏也。

【译文】　对什么事情感到不满意的时候，在上司面前不妨委婉地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在同僚面前自然可以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道理讲得明白，话说得清楚，你的意见必定被采纳或接受。如果不敢当面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可是离开衙门之后，却私下乱发议论，任意褒贬别人，这样做，交朋友都要不得，何况事奉上司呢？再说传话的人，在言语和口气上不能保持原样，或者增添点什么，或者减少点什么，只要稍微一有失真的地方，更会使听的人感到愤怒，这只会引起人家的谴责，非常可怕。

告下之语必须详细

【原文】　吏役、乡氓，均无达识，凡差遣、听断，不将所以然之故详细谕

知，必且懵于遵率，吏役则周折贻误，乡氓则含混滋疑，均足累治。

【译文】　小吏、差役和乡下百姓，都没什么深刻的见识，凡是派遣他们去办理案件的时候，如果不把怎样做和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向他们详细交待清楚，让他们明白，他们必将糊里糊涂，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小吏和差役会把事情弄得很麻烦，费尽周折，耽误事情，乡下百姓则会糊里糊涂，反而增加疑难，这些都足以给办理公务造成麻烦。

旧典关劝惩者不可不举

【原文】　教民之要，不外劝、惩二端。如朔望行香，宣讲圣谕，劝农课士，乡饮宾兴，尊礼师儒，采访节孝之类，皆劝惩之灼然者。近多目为具文。余初莅宁远时，方孟夏，示日劝农，皆讶异；数至乡饮酒，礼吏莫详其仪注。不揣迂腐，一切典礼，次第行之，三四年中，耳目一新，顽情革面，士奋科名，妇知贞节。用力无多，收效甚巨。夫通都大邑，犹曰公务殷繁，不遑兼顾；若简僻之区，何致夙夜鞅掌而亦废弛不举乎？吾愿图治者先由此始。

【译文】　教化百姓的要诀，不外乎两点：一是劝导百姓行善，二是惩治百姓作恶。例如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的烧香敬神，宣讲皇上的圣旨，勉励百姓务农，考查学生的学业，跟百姓一起饮酒，设宴招待宾客，遵守礼仪，向有道德学问的儒生学习，访问节妇和孝子，等等，都是劝导和惩治的重要内容。近来，人们都把这些视为一纸空文，不再认真去做。我刚到宁远上任的时候，季节刚进入初夏，指示下属每天下乡勉励农民好好务农，下属都感到惊异；几次到乡下跟百姓一起饮酒，掌管礼仪的吏员没有人懂得酒席上的礼节。于是我不管别人是不是嫌我迂腐，一切典礼，我都一一恢复起来，这样一来，经过三四年的努力，社会风气耳目一新，刁顽的乡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学生勤奋读书，力争取得科举功名，女人知道讲求贞节了。做这些事情，花费的气力并不多，但是收效却很大。做官的地方如果是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还可以借口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兼顾这些事情；如果是简陋、偏远的区域，怎么会昼夜都公务繁忙，把这些事情都废弃掉，不再去办呢？我希望想把公务治理好的人先从这里开始做起。

治莠民宜严

【原文】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则已，治则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胆，可以杀其翼。若不严治，不如且不治。盖不遽治若辈，犹惧有治

之者；治与不治等，将法可玩而气愈横，不至殃民罹辟不止，道德之弊酿为刑名。韩非所为与老子同传，而崔苻多盗，先圣叹子产为遗爱也。

【译文】 那些强横凶悍之徒，往往生事害人，这种人属于坏人，对于他们，不惩治就算了，如果要惩治，就一定要把他们治得畏惧法律，这样做了，可以吓破他们的胆，使他们不敢再胆大妄为，还可以剪除他们的羽翼，使他们孤立无援。对他们如果不严厉惩治，还不如暂且不管他们。原因是，如果暂时不严厉惩治他们，他们还害怕有惩治他们的时候；如果惩治不严厉，造成惩治跟不惩治一个样，他们将认为法律如同儿戏因而可以轻视，气焰就会更加嚣张，为非作歹，祸害百姓，不到被抓住杀头，他们就不会停止作恶，从而使道德上的毛病酿成法律上的罪行。韩非的所作所为跟老子共同流传后世，尽管郑国的崔苻泽里盗贼很多，先圣孔子仍然赞叹郑国的子产有爱心，原因就在于他能严惩盗贼。

干才可备缓急者宜留意

【原文】 然其中间有勇干之才错走路头者，亦宜随时察识，阴为籍记，或选充练保，或收补民壮，慑之以威，怀之以德，使其明晓礼义，就我范围，设遇缓急，未始不可收驱策之功。第此乃使诈使贪之妙用，非有知人之明者不能，略一失误，关门养虎矣。

【译文】 不过在强横凶悍之徒里，也有勇敢干练的人才，只是一时走错了路。对于这种人也应该随时观察识别，暗中记下他们的姓名，必要时，可以把他们挑选出来充当练保，或把他们编入乡丁，并且用权势去威慑他们，用道德去感化他们，使他们明白礼义，置于我的控制之下，假设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他们也可能被我调遣和利用。但是，这是使诈使贪的妙计，如果不是有知人之明的人，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只要略微一失误，就等于关起门来养虎。

安　命

【原文】 饮啄前定，况任牧民之职，百姓倚为休戚乎？不有宿缘，安能为治？缘尽则去，非可以人谋胜也。能者有迁调之势，而或以发扬见抑；庸者无迁调之才，而或以真朴受知；且有甚获上而终蹉跌，甚不获上而荷提携者。谋而得，不谋而亦得，愈谋而愈不得，有定命焉。知其为命而勤勤焉，求尽其职，则得失皆可不计，即不幸而遇公过挂碍，可质天地、祖宗，可见寮友，姻族，不足悔也。

【译文】　人的一切，是命中注定的，何况身为治理百姓的地方官，被百姓视为与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人呢？如果没有前世注定的缘份，怎么能成为治理一方的地方官？一旦这种命中注定的缘份完了，就应当离去，这不是可以凭借个人的力量设法挽回的。有能力、有才干的人有时虽然会遇上升官的势头，但也会由于过于得志而被压抑下去；庸碌无能的人本来不具备升官调任的才干，有时却会由于诚实质朴而受到知遇，反而被提拔重用；而且还有本来很受上司的赏识而最终不能晋升，本来很不受上司的赏识却被提拔重用的。谋求升官而能如愿以偿，不去谋求却也能升官，越是千方百计谋求升官而越是不得升官，这些都是命里注定了的。明明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应当勤勤恳恳地去做事，力求克尽自己的职守，那么就要做到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即使不幸碰上由于公事上的过失而不能晋升，也问心无愧，既对得起天地、祖宗，又对得起同僚、亲戚，不值得后悔。

勿为非分之事

【原文】　趋吉避凶，理也。公而忘私，不当存趋避之见，惟贪酷殃民，丛脞旷职，及险诈阴谋，因而获罪者，咎由自取，外是，则皆命为之矣。然福善过淫，天有显道以约失，鲜至竟不罹大戾。恣行威福之人，幸保令名，百无二三，不败则已，败必不止发黜。能辨吉凶者，为吾分之所当为，而不为吾分之所不当为，自符吉兆而远凶机。趋避之道，如是而已。

【译文】　趋吉避凶，这是一条人间正理。但是当官的应当公而忘私，不应当心存趋吉避凶的念头。只有那些由于贪婪残酷，祸害百姓，因琐事而失职，以及为人阴险狡诈，施展阴谋诡计，而违法犯罪的人，是咎由自取，除此之外，都是命里注定的。不过对于幸福的追求和享受很容易超过应有的限度，对此，上天有严厉的法则用来约束人的过失，到头来，很少有人不因此而遭大难的。那些恣意作威作福的人，能够侥幸保住好名声的，一百个里面也没两三个，他们不垮台就算了，一旦垮台，必定不止是丢官免职，往往还会掉脑袋。能够分辨什么是吉，什么是凶的人，只要只去做自己的职分所应当做的事，而不去做自己的职分所不应当做的事，自然就会获得吉祥而远离凶险。趋吉避凶的途径，不过如此而已。

事慎创始

【原文】　非万不得已，止宜率由旧章，与民休息，微特孽不可造，即福亦

不易为。不然，如社仓，如书院，岂非地方盛举？而吾言不必创建，独非人情乎哉？社仓之弊前已言之。书院之名，经始劝捐于民，总不无所费，及规模既定，或倚要人情面荐剡主讲，其能尽心督课者什不得三四，师既仅属空名，弟亦遂无实学。以闾阎培植子弟之资，供长吏应酬情面之用，已为可愧；其尤甚者，资不给用，则长吏不得不解橐以益之，而归咎于始谋之不藏，是何为乎？夫书院犹有遗累，况其他哉！故善为治者，切不可有好名喜事之念，冒昧创始。

【译文】　除非万不得已，地方官治理公务，只应当率由旧章——一切都按照原有的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只是不可干造孽的事情，就是为百姓造福的事情也不要贸然去做。如果不是这样，如设立社仓，建立书院等等，岂不成了地方上的盛举？可是我却说不必创建社仓和书院，难道是不讲人情吗？社仓的弊端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述。至于书院这种名目，起初是勉励老百姓捐献修建的，总不能不花钱，等到具备一定的规模之后，有时候还要依靠地方要人的情面去聘请主讲教师，这些主讲教师中能尽心讲课的十个人里找不到三四个，教师既然徒具虚名，学生自然也就不会有实学。用乡里培养子弟的费用，供长官去应酬情面，已经是令人感到惭愧的事情了；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办学经费不够用，长官不得不自己掏腰包去补上不足的部分，并把责任归咎于起初谋划的不善，这又是何必呢？连书院还会留下无穷的麻烦，何况其他事情呢？因此，善于治理公事的人，千万不可以有好名喜事的念头，冒昧地去首创什么事情。

遇仓猝事勿张皇

【原文】　天下未有不畏官者。官示以不足畏，则民玩；至官畏民，而犷悍之民遂无忌惮矣。抗官哄堂，犯者民，而使之敢犯者，官也。事起仓猝，定之以干，尤贵定之以静，在堂勿退堂，在座勿避座，庄以临之，诚以谕之，望者起敬，闻者生感，犷悍者无敢肆也；张皇则酿事矣。临民者不必猝遇其事，而不可不豫其理，所以豫之者，全在平日有亲民之功，民能相信，则是官有小过及事遭难处，亦断断不致有与官为难者。

【译文】　天下没有不害怕官的老百姓。当官的让人看出他不值得畏惧，就会使老百姓变得轻佻顽劣；至于当官的害怕老百姓，那粗野凶悍的老百姓就会肆无忌惮。抗拒官府的命令，在大堂上起哄，犯法的是老百姓，而使他们敢于犯法的，却是官员。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平定混乱的方法要干练，其尤贵在镇静。如果事情发生在公堂之上，官员不要退堂，发生在闲坐之时，官员不要回避，应当庄严地面对老百姓，诚恳地向他讲清道理，这样就使看到的人肃然起

敬，使听到的人感慨万端，使粗野凶悍的老百姓再不敢放肆；如果张惶失措，就会酿成事端。治理老百姓的官员不一定会突然遇到突出事件，但是不能不事先把道理给老百姓讲清楚，预先教育老百姓这件事，全在平日亲近老百姓的功夫上，只要老百姓能相信自己的长官，那么，即使长官有什么小的过失和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情，也绝对不会有人故意跟长官为难。

进退不可游移

【原文】　仁而进，经也；不获，已而思退，权也。志乎进，则尽职以俟命，虽遇吹毛之求索，分不能辞；□于退，则知止而洁身，虽有破格之恩荣，义无可恋。故既明去就之界，当择一途自立，如游移不决，势必首鼠两端，进退失据。

【译文】　做了官对老百姓实行仁政，因而得到晋升，做更大的官，这是官场的一般规律；得不到晋升，过一段时间就考虑退出官场，这是仕途的变通之术。如果立志进取，就应当尽职尽责，以等待好运的降临，即使遇到上司吹毛求疵地挑毛病，也不应当辞馆；如果试图引退，就应当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转而洁身自好，即使有破格提拔的恩宠和荣耀，也义无反顾，不可留恋。因此，弄清楚了应该离开还是留在官场的界限之后，就应当选择一条道路，由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游移不决，势必造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退大不易

【原文】　进之难，非难进之谓也。凭人力以求进，必好为其难，往往天不可以人胜，徒有失己之悔，此其故，盖难言之。至退亦不易，则非及之者不能知也。不获乎上，万无退理；然遇上官宽仁体恤，转得引身以退。幸而获上，重其品者，欲资为群僚矜式，爱其才者，欲藉为官事赞襄，责以匪懈之义，不可偷安，督以从公之分，不宜避事，病则疑为伪饰，老则恶其佯衰，感恩以恩縻之，惧威以威怵之。非平素无牵挂之处，必临事多瞻顾之虞，须看得官轻，立得身稳，方可决然舍去。嗟乎！是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译文】　我们说的晋升的难处，不是说晋升一定难以办到。凭借着人力以求晋升，必定是觉得晋升虽然很难，但是自己乐意去做这件难事，可是命运往往是人力战胜不了的，弄不好，既没有得到晋升，还会为自己蒙受损失而后悔，这就是原因，而这种原因又是难以说清楚的。至于引退，也很不容易，其中的

难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就无法知道。如果得不到上司的理解和认可，万无引退的道理。然而，如果遇到上司宽厚仁慈，体谅、同情下属，下属就能引身而退。如果有幸获得上司的赏识，上司很看重他的品行，打算把他作为众多同僚的榜样，喜欢他的才能，打算借重他让他成为办理公事的助手，用办理公事不可懈怠的道理教导他，告诫他办事不可苟且偷安，并用为国家服务应尽的职责去督促他，告诫他遇事不应回避。这种受上司赏识的人要想引退，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他以患病为由请求引退，上司就会怀疑他，认为他是假装有病，如果他以年迈为由请求引退，上司就会厌恶他，认为他是假装衰老；如果感激上司的恩惠，上司就用恩惠挽留，如果惧怕上司的威势，上司就以威势吓唬。要想适时引退，如果不是平素没有牵挂的地方，遇事一定要多一点瞻前顾后的忧虑，应当把官位看得轻一点，把身子立得稳一点，必要时才可以毅然决然地引退。哎呀！引退困难，原因哪在于一朝一夕啊！

治贵实心尤贵清心

【原文】　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不然，姑息者养奸，则刚愎者任性，邀誉者势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人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

【译文】　治理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现成格式，一切都以长官的意志和才识为转移。长官如果能把一片爱人的真诚心意，变成一套爱人的实在措施，那么，他救一个人应当说他仁慈，他杀一个人也应当说他仁慈。如果不这样看问题的话，姑息罪恶的人就会养奸贻患，刚愎自用的人就会任性胡来，邀誉的人势必徇私舞弊，避嫌的人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还有国家，这样缺乏诚意，还用什么治理公务呢？如果当官的本人心地不先光明磊落，那么他用来治理公务的方法就必定是虚伪的，有的人甚至借着爱护百姓的名义而助长害民的弊政，这种人哪里是百姓的父母官呢？因此，治理百姓，真心诚意最为重要，而清心寡欲，更是根本。

学治说赘

（清）汪辉祖

簿记十则

稽狱囚簿

【原文】　记狱囚事由及收禁年月日，其待鞫而暂禁者，尤须加意，应禁应释，随时可办。

【译文】　这种本子主要记录案件的事由和犯人被监禁起来的具体时间——何年何月何日，而那些由于等候审讯而暂时被关起来的犯人的情况，记录的时候尤其需要加以注意，这样，将来是应该监禁起来还是应该释放，随时都可以办理。

查管押簿

【原文】　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大概贼盗之待质者最多，审则重者禁，轻者保，无关者省释，立予销除。命案牵连，应即时诘正取保，势不能速结者，至四五日，断不可不为完结。若词讼案件，自可保候，覆讯不宜差押。政之累民，莫如管押。且关系甚重，或贼押而捕纵行窃，或命押而怕累轻董，至讼案押而招摇撞骗，百弊错出。向有班房，夜间官须亲验，以防贿纵。数年前，禁革班房名目，令原差押带私家，更难稽察，似不如仍押公所为安。

役之贪狡者，命案、讼案及非正盗正贼，藉谕押以恣勒索，每系之秽污不堪处所，暑令熏蒸，寒令冻饿，至保释而病死者不少。故非万不得已者，断不可押，既押须亲自查验。幕犹恐被人欺，止能求尽其心；官则心尽而力可自尽，慎勿为人蒙蔽。不设此簿，或有遗忘，势且经旬累月，民受大害矣。

【译文】　把人犯管押起来的做法，法律条文上没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时，应该随押随记。一般来说，盗贼等候对质查证的最多，审讯的时候，重犯要监禁起来，轻犯要交保候审，无关者予以释放并立刻销案。受人命案件牵

连的人，应该立即查问清楚，然后取保释放，为具体情势所决定，不能迅速结案的，最多推迟四五天，绝对不可不结案。如果是民事诉讼案件，自然可以让人把被告保释出去候审，审讯的时候不应再派差役去押解他到庭。治理措施中最拖累老百姓的，就是管押。再说，把当事人管押起来，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有时候会出现种种情况：把小偷管押起来，捕役会把他放出去行窃；把命案的证人管押起来，由于害怕受到拖累而轻生寻死；把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管押起来，有人会趁机招摇撞骗，从而引出种种弊端。过去有班房，把人犯管押起来，夜间长官须亲自去班房查看，以防止在押人犯行贿，或差役把人犯放出去为非作歹。几年前，禁止并革除了班房这个名目，没有班房了，让原来的差役把人犯押带到自己的家里，这就更加难以稽察了，好像还不如仍然押在衙门里妥当。

差役中那些贪婪、狡诈的家伙，如果去办理人命案件、诉讼案件，或者去逮捕的不是盗窃案的主犯，他们就会趁机对当事人任意进行敲榨勒索，往往把当事人锁在肮脏不堪的地方，暑天让热气、臭气薰蒸他们，冷天冻他们、饿他们，即使能挨到保释出去，不少也会很快因病而死亡。因此，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可把当事人或证人管押起来，一旦把当事人或证人管押起来，长官须亲自查验。幕客害怕被人欺骗，只求能够尽到心意，时时提醒主人多加注意；官员却不仅应当尽心，而且还要尽力——经常亲自查验，提防被人蒙蔽。如果不设这种本子，有时候可能会遗忘，一旦遗忘，势必将会拖上几旬或几月，这样一来，老百姓可就要受大害了。

审批簿

【原文】　记上官批发词讼，奉批日月及易结难结之故。向所幕皆剧邑，凡至馆之初，即饬承巢记此簿，置之案头，日吊卷查阅，或须审结，或可详销，自为注记；其原稿牵连多人，可以摘除者，一一注明，核稿时俱行删去。遇有讼师指告，经承弊改旧稿，即可明白批示；上官提催，亦不难将应急应缓缘由据实详复，以免差扰。次第办结，不使吏役操权。

【译文】　这种本子记录上司审查后批发下来的诉讼状，具体内容是：接到批示的年、月、日，以及所批案件容易了结和不易了结的原因。过去，我当幕僚的地方都是公务繁忙的通都大邑，凡是到幕馆之初，就让有关人员设立这种本子，放在案头，每天把相关案卷调来查阅，发现有的案子应当尽快审讯结案，有的案子可以报告主人予以撤销，就亲自动手记下来；如果有的案件原稿牵连了很多人，发现有的人可以从案件中排除出去，也一一注明，核稿的时候统统删去。如果遇到讼师指控，经办人从中作弊删改的旧稿，就可以明白作出批示；

如果上司提阅案卷、催促结案，也不难把应急应缓的原因，根据实际情况详细作出答复，以免差役从中捣乱。这样就可以依次把案件办完，不使狱吏、差役操权作弊。

理讼簿

【原文】　记两造之住址远近，及邻证姓名。邑难健讼，初到时词多，然应准新词，每日总不过十纸，余皆诉词、催词而已。有准必审，审不改期，则催者少而诳者怕，不久，而新词亦减矣。手自注记，曰不过数行，何至于劳幕中为之？已有明效，官则受词时可以当堂驳还，词断不能多，何惮于记？故欲求无事，先在省事，此一方也，试之立验，实政官声俱不难致。放告须在日中，可以从容阅讯，令代书旁伺，情节不符，即可根问何戳及做状之人，立究讼师，步致被诬者受累。安民之道，莫善于此，断不可委佐贰收词。

【译文】　这种本子记录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住址、住址距衙门的远近以及证人的姓名。一个地方，纵然比较难于治理，打官司成风，也是初到的时候比较多，应当批准立案的新状子，每天最多不过十份，其余的都是诉词、催词。一旦批准立案，就一定要审讯，审讯时间从不轻易改期，那么催促审案的人就少了，欺诈的人就怕了，过不了多久，新状子也就会自然减少。官员亲自动手记下的案情，每天不过几行字，哪里用得着幕客动手呢？有些诉讼状子，经过询问弄清了情由，长官在接受状子的时候就可以当堂驳回，不再审理，这样，状子必定不会很多，可记录的东西就不多了，无须害怕麻烦、劳累。因此，要想没有事，先要省事，即有些案件不要轻易受理，这是一种方法，试验一下，马上就收到了良好效果，实际政绩和官员声誉，都不难从而得到。让老百姓喊告状的时间应放在白天，这样长官可以从容审阅状子、询问情由，叫代写状子的人旁边等候，一旦发现告状人说的和状子上写的情节不符，就可以追问是什么人唆使他告状的，以及写状子的人是谁，这样就能立即追究讼师，不至于使被诬告的人受连累。这是一种最好的安抚老百姓的办法，绝对不可委托助手们接收状子。

客言簿

【原文】　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况民之疾苦，岂能画一。好问察迩，是为政第一要著。书役之言，各为其私，不可轻信。阎人之说，往往为书、役左袒。绅士虽不必尽贤，毕竟自顾颜面，故见客不可不勤。余初到官，见客即问其里居风土，再见则问其里中有无匪类、盗贼、讼师，如有其人，并其年、貌、住处详问之，而告以迟迟发觉，必不使闻风归怨，故绅士无不尽言者。客去，一

一手记于簿。或问其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泽，与某连界，亦手为详记。尚之箧中，置之内室，将升堂，逐一检视。有改名具词而与所记年、貌相类者，猝然诘之，其真立败；或争水利等事，闻以所闻正之，观者警为不测，不半年而讼师、盗贼他徙，匪类匿迹。上官问境内利弊及界址，皆能详对。劳心者不过半年，而逸以数岁，皆此簿之力也。但勤于见客，则周知外事，非吏、役、阍人所乐，须先严约束，客来毋阻，以示礼士之诚，以收听言之益。

【译文】　风俗民情，各地尚且不一样，老百姓的疾苦，自然也各不相同。喜欢了解自己管辖的地区的风俗人情，体察这里的老百姓的疾苦，这是当官的人治理地方公务的第一件大事。书吏和差役们说的话，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不可轻易相信；看门人的话，往往袒护书吏和差役，自然也不可轻易相信。地方绅士尽管不一定都贤良，但是他们毕竟知道顾自己的脸面，不会说谎或完全说谎，因此会见这类客人不可不勤。我到官府之初，见客就问他们那里的风俗民情；再会见他们就进一步问他们那里有没有土匪、盗贼、讼师，如果有这一类人，连他们的年龄、相貌、住处等等，都详细问清楚，并告诉这些地方绅士，官府不会马上捉捕这些坏人，以免让他们听说地方绅士说了他们的坏话而心生怨恨，伺机报复，这样一来，绅士们都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客人走了之后，就把他们的话一一记在本子上。有时候还要问乡绅们什么地方多平原，什么地方多山林、河湖，他们住的地方跟什么地方搭界，这一切也都详细动手记录下来。把这个本子放在箱子里，置于内室，升堂问案之前，拿出来一条一条地翻阅一遍，做到心中有数。问案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更改姓名递状子打官司，而这个人的年龄、相貌却跟本子上记的那个人相似，我便让长官突然对他进行盘问，他的真相就会立即败露无遗。有的时候遇到争水利这一类事情，中间忽然以听到的情况来证明当事人的说法不实，旁观者便会警悟，觉得长官高深莫测，不出半年，讼师、盗贼就会纷纷逃走，土匪之类也会销声匿迹。如果上司询问境内有些什么利弊，甚至询问界址，也都能作出详细报告。花费心血进行调查，用不了半年时间，却可以从中得到几年的好处，都是这个本子的功劳。但是经常会见地方绅士，通过他们全面了解外边的情况，书吏、差役、看门的都会不乐意，应该事先对他们严加约束，告诫他们，客人来访不得阻挡，以此来显示以礼对待绅士的诚意，从而收到听取别人进言的益处。

堂签簿

【原文】　事非急切，断不可当堂签提，役招齐签堂，甚于狼虎，往往人未到官，赀已全罄。余里居见堂签破家甚于常行，故不可不慎。万一发签，须当日讯结，若拖延一日，即民多受一日之累。如路远人多，须至两日三日者，立

簿登记，恐事冗偶忘，则役操其柄，所关匪细，其签必须盖印发行。其他朱单签谕事，与堂签一例，总须盖印登号，以防蠹役、地棍诈伪指撞之弊。

【译文】　事情如果不是万分紧急，绝对不可当堂签票提人。因为差役一旦招齐拿到签票，就会比虎狼还厉害，往往当事人还没有被提到官府，他们的家产就已经被勒索干净了。我在家乡居住的时候，发现堂签提人导致当事人财空家破，要比用普通方法提人严重得多，因此堂签的时候千万要谨慎。万一当堂发签，必须在当天就审完，如果拖延一天，老百姓就多受一天的拖累。如果由于路远人多，需要审讯两三天的案子，应当立簿登记，这样做怕的是长官事情繁多偶尔忘记，让差役趁机操纵权力为非作歹，由于这种事情关系重大，差役拿的签必须加上官印才能发下去执行。其他官府凭证如朱单等等，跟堂签一样，都必须加盖官印并进行登记，以防差役和地痞作伪行诈，诬陷好人。

正入簿

【原文】　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

【译文】　这种本子记录银钱、粮食应该征收的数目，以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目。

正出簿

【原文】　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俸、幕修等项。

【译文】　这种本子记录银钱和粮食应解、应支、应放、应垫的数目，以及官员的廉俸和幕客的薪水等项目。

杂入簿

【原文】　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不可以对人，即不可以问心，鬼鉴之，神瞰之，悖入悖出，自爱者必不肯为。

【译文】　这种本子记录银钱的额外收入，粮食量具的斤两以及某项正常收入之外的陋规等项目。自己应当得到的收入，上可以让鬼神知道，下可让众人知道，不必隐讳。如果是额外的贪婪索取，这就是贪赃，不可以记入本子，不可以跟别人说，也就不会问心无愧，这样的行为，鬼神都可以看到，此等有违法律和情理的收入和支出，讲自爱的人一定不肯去做。

杂出簿

【原文】　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

【译文】　这种本子记录那些绝对不可节省的应捐、应赠的支出，以及日常应当花费的各种支出项目。

福孽之辨

【原文】　州县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权，督抚而下，莫重于牧令，虽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权专也。专则一，一则事事身亲，身亲则见之真，知之确，而势之缓急、情之重轻皆思虑，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挠其权，抑且重予以权，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为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为是。果尽心奉职，昭昭然造福于民，即冥冥中受福于天；反是，则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自二十三岁入幕，至五十七岁谒选，入三十余年，所见所闻牧令多矣，其于阳谴阴祸，亲于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获上之能吏。率三十四五年间事，其嗣子有罹辟者，或流落浙江中为农氓乞养，甚为富室司阍，人犹呼某少爷，以揶揄之。至遗榇不能归葬者，姓名尚在人口，余不忍书也。

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间亦循格迁官；勤政爱民，异于常吏之为者，皆亲见其子为太史，为侍御、为司道。

天下报施，捷于响应，是以窃禄数年，凛凛奉为殷鉴，每一念及，辄为汗下。是以山行伤足，奉身求退，然且遽婴末疾，天不卑以康宁，盖之不易为如此。吾愿居是职者，慎毋忘福孽之见也。惟是造福云者，非曲法求宽之谓也。人之生，直多枉少，直者弱，枉者强。故姑息养奸，则宽一枉而群枉逞凶，能除暴安良，则惩一枉而诸枉敛迹，是即福孽之所由分也。子产宽猛之论，可不熟读深思欤？

【译文】　州一级和县一级的政府官员，作孽容易，造福也容易。治理天下的权力，除了总督和巡抚以外，知州和知县就算最大了，即使是一省人事和财政总管藩台，刑罚总管臬台，以及道、府，都没有他们的权力大。为什么呢？因为权力集中，即地方上的行政、人事、财政、司法等等权力统统掌握在他们手里。权力集中，权柄就归地方长官一人手里，权柄既归于一人，那么事事都得他亲自去办理，事事亲自去办，他看到的情况就真实，知道的问题就确切，因而形势的缓急、情节的轻重，他都得加以考虑，这样，各种公务办理必须周密而尽力地去做，做起来也可以保持清醒。打算把地方治理好的上司，不但不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候还会授予他们重权，知州、知县认为对的，上司不能认为不对，知州、知县认为不对的，上司不能认为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尽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做出显著成绩造福于老百姓，自己也

会无形中从上天那里承受福泽。与此相反，那么就是虐待下民，自己也作了孽。我从二十三岁入幕当幕客，到五十七岁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在幕馆里三十多年，所见到、所听说的知州、知县太多了，那些遭受上天惩罚，祸害降到自己头上，并且累及子孙的，大都是受到上司赏识的能干的官员。在这三十四五年之间，他们的子孙有犯法杀头的，有流落到浙江一带被农民收养的，甚至有给富人看门，别人还喊他们少爷，以嘲弄他们的。至于有的死后回家安葬，姓名我还记得的，我就不忍心写了。

如果缺乏才干，但是能够安分守己，虽然不能为老百姓造福，但是也不作孽危害老百姓，有时候也能循格慢慢升官；那些勤政爱民，所作所为跟寻常的官员不同，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的子孙有当太史、当侍卿、当司道等官的。

上天降下回报，就像声响的回音那样快。因此，我当县令的那几年，总是胆战心惊地把我上面说的那些事例当成镜子，时时警戒自己，每次一想起来，就会出一身大汗。就这样，在我走山路伤了脚，引身求退之后，我的四肢却突然患病，上天仍不给我安宁，可见当官竟如此不容易。我但愿居于州官县官的人，千万不要忘记我关于造福与作孽的看法。只是这里所说的造福，并不是说不依法办事，一味地宽容姑息。人生在世，好人多而坏人少，但是不公平的是，好人往往势弱，坏人往往力强。因此，如果去姑息养奸，那么只要宽容了一个坏人，众多的坏人就会群起逞凶，如果能除暴安良，那么只要惩治一个坏人，众多的坏人就会收敛，这就是造福与作孽的区别与界限。战国人子产关于宽与严的著名言论，很值得人们熟读深思啊！

勤怠之分

【原文】　呜呼！此福孽之因也。称职在勤，前已言之。怠之祸人，甚于贪酷，贪酷有迹，著在人口，间冗之害，万难指数，受者痛切肌虞，见者不关疴养，闻者或且代为之解曰：“官事殷忙，势不暇及。”官遂习为故常，而不知孽之所积，神实鉴之。夫民以力资生，荒其一日之力，即窘其一日之生。余少乡居，见人赴城投状，率皆两日往还。已而候批，已而差传，倩亲觅友，料理差房，劳劳奔走，动辄经旬。至于示审有期，又必邀同邻证先期入城，并有亲友之关切者偕行观看。及至临期示改，或狡者有所牵引。谕俟覆讯，则期无一定，或三五日，或一二十日，差不容离，民须守候，商贾旷业，农佃雇替，差房之应酬，城寓之食用，无一可省。迨事结而两造力不支，辗转匮乏，甚有羁絷公所，饥寒疾病，因而致死者。呜呼！官若肯勤，何至于是？其负屈不审，抑郁毕命者，无论矣。更有事遭横逆，不得已告官，候之久而批发，又候之久而传

审，中间数日，横逆之徒复从而肆扰，皆怠者滋之害也。故莫善于受牒时，诘讯虚者，即发还；其准理者，越夕批发，兢期讯结，官止早费数刻心，省差房多方需索，养两造无限精神。至讼师教唆，往往控一事而牵他事，以为累张本，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得其本指，立可折断，万勿株连瓜蔓，以长刁风。古云：“有治人，无治法。”余为进一解曰：“无治法，有治心。”但求不负此心，则听讼必无大枉。国家之厚吏，有常禄，有养廉，居官之日，皆食民之食，乃不以之求治，而博弈饮酒，高卧自娱，民必怨，神必怒，如之何其不畏耶？余久食于幕，而不愿子孙之习幕，尝试为吏，而不乐子孙之作吏，盖深怕其多缔孽缘，有亏先德也。

前说三卷，无剿说邑言，力疾书此，以谂亲知，不惟望求治者察此诚悃，倘子孙幸膺治之任，书此座右，触目省心，庶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天其佑之乎？

【译文】　哎呀！勤勉是给老百姓造福的原因，怠惰是给老百姓造罪的根由。称职在于勤勉，前面已经说过了。怠惰给老百姓带来的祸害，比贪婪、酷虐还要严重，因为贪婪和酷虐是有形的，人们看得见，说得出，而怠惰造成的祸害，很难指出来，说清楚，而且遭受祸害的人虽然有切肤之痛，而旁观者却觉得无关痛痒，听到的人甚至还会替当官的辩解说：“当官的公事繁忙，实在难以顾及。”当官的于是就习以为常，而不知道自己已经造了很多孽，神明肯定看到了。老百姓凭着力气生活，荒废他一天的劳力，就使他的日子窘迫一天。我年轻的时候住在家乡，见人们进城告状，一来一回，往往需要两天。这几天是让人家等候批示，那几天是差役来传，又是请亲戚、找朋友，又是接待、照料差役，辛辛苦苦地东奔西走，动不动就得十天半月。到公布了审讯日期的时候，又必须邀请证人提前进城，并且还有亲戚、朋友中的那些关切者一起去观看。等到临期又更改审讯时间，这时也许会有狡猾的坏人趁机牵连别人。至于宣布让当事人在城里等候审讯，那么时间也无法确定，有时候得三五天，有时候得一二十天，差役不能离开，老百姓必须在城里守候，如此一来，商人误了经商，农民误了种地，而且差役的应酬，住在城里的吃和用，没有一样可以省去。等到官司打完了，原告和被告双方也都力不能支了，东借西挪，弄得贫苦不堪；甚至有关押在衙门里，忍饥受寒，染上疾病，因而死亡的。哎呀，当官的如果肯于勤勉，又何至于此呢？那些含冤负屈，得不到官府明断，抑郁而死的，就无须说了啊！更有遭受强横之徒的欺压，万不得已前去向官府告状，等了很久，官府才批示下来，又等了很久，才得到传审，这中间的那些天，强横之徒又趁机肆意为非作歹，这都是怠惰造成的祸害。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接受状子的时候，经过盘问，查明所告不实，就把状子退还；批准立案审理的，第二天就作出批示，尽快审清结案。当官的只须花费几个时辰的心思，就可以免除差役

的多方勒索，为双方当事人节省很多人力和物力。至于讼师从中教唆，往往为控告一件事而牵连别的事，用这种方法去拖累别人，这只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遇到这种情况，要抓住主要事情，尽快作出判决，千万不要多方牵连，以助长刁风。古人说：“治理百姓，有一定的人即官员，却没有一定的方法。”我这里为这句话进一解，叫做：“尽管没有一定的治理方法，却有治理的决心。”当官的只要这一片心，那么审断案件就不会有大错。国家对各级官员都很厚，既有日常俸禄，又有养廉费，当官的时候，吃的都是老百姓的，如果不尽心尽力地治理公务，却下棋饮酒，高卧自娱，老百姓一定怨言沸腾，神灵也一定会发怒，为什么不知道畏惧呢？我长期吃幕客这碗饭，却不愿让我的子孙学习当幕客，也曾经试着做过官，却不乐意让我的子孙做官，原因是深怕他们作孽多了，有亏祖上先德。

前边的三卷，都不是道听途说之言，我尽力写在这里，用来劝告亲朋好友，不仅希望想治理天下的人能够体察我的这番诚意，假若我的子孙有幸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把这番话写在座位的右边，眼看心想，就会上不辜负国家，下不辜负百姓，这岂不是上天的保佑？

律例不可不读

【原文】　听讼不协情理，虽两造曲遵，毕竟是孽。断事茫无把握，以覆讯收场，安得不怠？原其故，只是不谙律例所致。官之读律与幕不同，幕须全部熟贯，官则庶务纷乘，势有不暇。凡律例无关职讼者，原可任之幕友。若田宅、婚姻、钱债、贼盗、人命、斗殴诉讼、犯奸杂犯、断狱诸条，非了然于心，则两造对簿，猝虽质诸幕友者，势必游移莫决，为讼师之所窥测；熟之，可因事传例，讼端百变，不难立时折断，使讼师慑服，诳状自少，即获讼简刑清之益。每遇公余，留心一二条，不过数月，可得其要。惮而不为，是谓安于自怠，甘于作孽矣。

【译文】　不按情理断官司，即使原告和被告双方违心地接受了，毕竟是当官的作孽。断官司的时候，对涉及的事情茫然无知，毫无把握，不得不以再次审讯收场，久而久之，怎能不怠惰呢？推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精通法律。官员读法律跟幕客不同，幕客必须全部都读，并且熟悉贯通；当官的由于日常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做到这一点。凡是法律和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诉讼案件无关的部分，完全可以让幕友去读。但是如果涉及田宅、婚姻、钱债、贼盗、人命、斗殴诉讼、男女奸情、断狱方法等条款，当官的心里不明白，在原告和被告双方公堂对证的时候，仓促之间尽管可以询问幕友，但是势必会造

成游移不决，被讼师看出破绽；反之，如果这些条款都很熟悉，就可以因事援例，即使讼案变化多端，也不难立时作出判决，使讼师畏惧心服，这样，说假话的状子自然就会减少，从而收到讼少刑清的好处。每次遇到公务之余，留心一两条，不过数月，就可以掌握法律的要领。如果害怕麻烦，不读法律，这叫做安于自怠，甘心作孽。

名例切须究心

【原文】　一部律例，精义全在名例。求生之术，莫如犯罪自首一条。余初习法家言，邻邑拿获私铸以所供逃犯起意案，已咨部完结。越二年，逃者获讯，不承为首，例提从犯质鞫，犯已远戍，诸多掣肘。松江友人韩升庸在座，谓可依原供而改“捕获”为“闻拿自首”，则罪仍不死，案即可完。邻令用其言，犯亦怡然输供。余心识之。后遇情轻法重者，辄袭其法，所全颇多。曩于《佐治药言》，曾记删改自首之报。辛亥，寓长沙，闻盗首杨辛宗在逃，知官中限比其父，赴案投首；司谳者谓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不准援减，仍拟斩决。余旋即归里，未见邸钞，不知部议云何，窃思“犯罪自首律”云“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经破案”者言也；“事发在逃”，律注云“若逃在未经到官之先者，本无加罪，仍得减本罪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议覆苏臬陈奏，定例闻拿投首，除盗犯按本例分别定谳外，余俱于本罪上准减一等，是皆指被告被缉而言，故云“闻拿”也。杨辛宗事发在逃，闻限比其父，挺身投案，正苏臬所奏，虽无悔过之心，尚存例免死，发遣未为曲法。而曰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是必逃。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闻拿自首”科减，向使杨辛宗避罪远扬，不顾其父之比责，偷生迟久，被捕弋获，亦止罪干斩决，不致刑更有加绎。读谳词殊切耿耿。近日读律之余，遇一加重成案，辄手录以供摹仿。在杨辛宗，死何足惜，万一“闻拿自首”之律例不可径引，则凡案类杨辛宗之被缉而事非强盗者，亦将棘手狐疑。况原谳云“杨辛宗因事主家止妇女，辄向事主回骂，临时行强，被指名缉拿，其投首在伙犯获后，不准援减”。查杨辛宗，劫止一次，并未伤人，视凶劫伤主之盗首，尚属情事较轻，特以首在被缉之后，仍拟斩决，恐援以为准从，总无生路。且案未破而自首者，千百中未闻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缉紧急，比及父兄子弟，动于一时天性之思，到官伏罪，若并此一线天良而绝之，则在逃之犯，更无自首，“闻拿自首”之例几成虚设矣。案非手办，事阅九年，疑实在胸，终难自释，因论治术，商及律例，愿以正之高明。

方今圣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吏者遇可出可入，介于律可

轻之事，当与幕友虚中辩论，仰体圣慈，力求至当。名例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略观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也”，敢为学治者敬告，幸为治者勿哂其老而悖，鄙其说之赘。区区之诚，重有望焉。

【译文】　一部律例，其精义都在“名例”部分，因为它是总纲，内容包括刑名和案例。一个人犯了重罪要想保住性命，最好的办法是按照“犯罪自首”这一条去投案自首。我开始学习法律知识的时候，邻县破获了一起私铸官币案，案犯供认私铸官币的主意是另一个人的，而这个案犯现在逃，此时这个案件已经刑部审查结案。过了两年，这个逃犯被缉捕归案，但他不承认自己是此案的首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惯例，应当提从犯与他对质，可是这个从犯已经流放到远方服刑，提他回来对质牵扯到很多问题，办起来非常复杂。当时松江人我的朋友韩升庸先生正好在场，他说可以把原供上的“捕获”改为“闻拿自首”，这样一改，他的罪就不应当判处死刑了，此案也可以就此完结。这个县的县令采纳了他的建议，犯人也高高兴兴地招供了。我就记下了这个案例。后来遇到犯罪情节较轻，而法律规定处罪很重的案子，我就沿用这种办法处理，保住了不少人的性命。过去我写《佐治药言》的时候，曾写过“删改自首之报”这一条。辛亥年，在我寓居长沙的时候，听说强盗头目杨辛宗犯案在逃，当他知道官方命令他的父亲在限期之内把他送交官府，就主动前去官府投案自首；可是主审此案的官员却认为杨辛宗投案与法律中的“未经破案，不知（案犯）姓名，（案犯却主动）悔罪自首”的情况不同，不准依据这一条款减轻处罚，仍然决定判处他死刑。我得知后立即返回家乡，回去之后，既没有见到官报，也不知道刑部如何议定这个案子，但我心中暗想，“犯罪自首律”中说“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是指“未经破案”这一点说的；关于“事发在逃”这种情况，律注中说“若逃在未经到官之先者，本无加罪，仍得减本罪二等”。又如，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议定、批复江苏司臬的奏报时说，按照定例，当案犯听说自己受到缉拿，就投案自首，除了盗窃犯依据这一条区分具体情节定罪以外，其他罪犯都准予在原来罪行上减轻一等处罚，这条是针对正被通告通缉的罪犯而言的，所以法律条文中才有“听说自己受到缉拿”这一说法。杨辛宗事发在逃，听说官府命令他的父亲在规定的期限内把他送交官府，就挺身而出，投案自首，正符合江苏司臬的奏报，虽然他没有悔过之心，但是法律还有免除他死罪的定例，如果判处他充军发配，也不算不依法定罪量刑。而说这类投案自首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这样他一定要逃走。在此事尚未由官府审理，按照法律能够免罪的才可以依据“听说自己受到缉拿”减罪，那么假若杨辛宗

为了逃避惩罚而逃往远处隐藏起来，不顾忌他的父亲到期受到责罚，即使他苟且偷生很久之后，终于还是被抓获，他的罪名仍然是死罪，而不会导致再给他加上更重的罪名。因此，我读此案的判词的时候，心情非常不平静。近日我在研读法律的空闲时间，只要遇到一个加重处罚的成案，就动手记录下来，以供自己摹仿。单就杨辛宗来说，他的死是不值得惋惜的，但是，万一“听说自己受到缉拿而投案自首”的法律条文不能直接引用，那么凡是遇上案情类似杨辛宗而被侦缉，可是事实上又不是强盗的案犯，便将感到案子棘手，拿不定主意。又何况原来的判词上说“杨辛宗由于原告家只有妇女，就向原告大声叫骂，当时还施行强暴，因而被指名缉拿，而他的投案自首发生在其他同案犯被抓获之后，所以不准援引‘听说自己受到缉拿而投案自首’的条文减罪”。审查杨辛宗一案的案情，抢劫只有一次，并没有伤人，把他当成行凶抢劫、伤害被害人的头目，与类似案子相比，他的罪行还属比较轻的，仅仅以他的投案自首是在被缉拿之后，仍然判为死罪，恐怕一旦把这个案子当成标准案例援引使用，被告再也不会有活路了。而且，案子未破就自首的人，百人、千人中也没有一两个，他们甘心投案，大多是由于缉捕紧急，加上官府命令他们的父兄子弟在一定期限内把他们送交官府，他们一时动了骨肉之情，到官府去认罪，如果连他们的这一丝天良也给斩断，那在逃的案犯，更没有人会自首了，这样，“听说受到缉拿而投案自首”的条文差不多就会成为虚设。这个案子不是我亲手办理的，事情过了九年，疑惑始终藏在心里，难以自我解脱，于是就借着讨论治国的方法，探讨到法律问题，愿意得到高明之人的指正。

当今圣明的皇上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当官的遇到可以轻判也可以重判的案件，应当虚心地跟幕友讨论、商量、认真理解、体会皇上圣明、仁慈的用心，力求把案子处理得尽量妥当一些。“名例”这一部分，内容仁至义尽，在万不得已而用法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加以体会和思虑。而关于其中的“自首”各条，绝对不可只是略看大意，倘若有投案的罪犯，一定要设法运用这些条款保全他的性命。欧阳崇公先生说，“如果我曾设法救他的命，可是却没有办到，那么死者和我应该都没有遗憾”，我这里冒昧地把这位先生的话敬告学习做官的人们，希望当官的不要嘲笑我年迈背时，鄙弃我这些罗嗦话。

佐治药言

（清）汪辉祖

尽　心

【原文】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且官与幕客，非尽乡里之戚，非有乡故之欢，厚禀而宾礼之，什伯于乡里亲故，谓职守之所系，倚为左右手也。而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谪乎？故佐治以尽心为本。

【译文】　读书人不能亲自出来做官，而去充当幕僚，辅佐别人治理百姓，是在势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当幕僚所得的收入，实际上是官俸的一部分，因此幕宾们享受的也是朝廷的俸禄。既然吃的是人家的饭，在为人家做事的时候就应当忠心耿耿，否则，上天就无法降福给他。何况主人和幕僚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故乡的亲戚，也没有同乡老朋友那种深情厚意，可是主人却给了他很厚的物质待遇，并把他当成宾客而对他优礼有加，他在这里所获的薪水和礼遇，要比同乡的亲戚、朋友给予他的高出十倍，甚至百倍，这是由于主人认为幕僚的所作所为都和自己的职事密切相关，应该把他当成自己的左膀右臂加以倚重。幕僚得到了这样的待遇之后，假如再对主人的欢乐和忧愁漠然置之，无动于衷，那么，纵然上天不惩罚他，他也逃脱不了人们对他的指责。因此，辅佐别人治理公务，应当以尽心为立身行事的根本大计。

尽　言

【原文】　尽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亲骨肉未必尽明事理，而从仆胥吏类皆颐指气使，无论利害所关，若辈不能进言；即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轻，必不能劝其倾听，甚且逢彼之怒，谴责随之。惟幕友居宾师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复礼与相抗，可以剴切陈词，能辩论明确，自有导源回澜之力。故必尽心之欲言，而后为能尽其心。

【译文】 这里所说的尽心，并不是屈从主人的看法并想方设法左右他。凡是做官的人，他们的家里人并不一定都明白事理，而他们身边的仆从、胥吏又大都颐指气使，神气十足，对于那些关系到长官利害得失的事情，这些人都不能进一句忠言；他们之中就是有效忠主人的人有时候能进一句忠言，但由于人微言轻，肯定不能说服长官，使他倾听自己的意见，更有甚者，一旦遇到主人正在发怒，还会当即受到一顿斥责。只有幕僚由于占着宾客和老师这两重身份，对于事情的曲折内情既了然于心，又能依礼跟主人相互讨论，因此可以真诚恳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把问题辩论明白，这样他自然有一种追根求源、力挽狂澜的本领。所以，幕僚只有在主人面前做到言无不尽，才能算得上对主人尽心。

不合则去

【原文】 嗟乎！“尽言”二字，益难言之。公事公言，其可以理争者，言犹易尽，彼方欲济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鲜有不龃龉者。故委蛇从事之人劝曰：“匠作主人模，或且从而利导之；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嗟乎！是何言哉！“颠而不持，焉用彼相？”利虽足以惑人，非甚愚暗，岂尽迷于局中？果能据理斟情，反复于事之当然及所以之故，抉利害而强诤之，未有不悚然悟者。且宾之与主，非有势分之临也，合则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自无疚于己。如争之以去就，而彼终不悟，是诚不可与为善者也，吾又何所爱焉？故欲尽言，非易退不可。

【译文】 哎呀！“尽言”二字，更是一言难尽。关于公务的事情和言论，只要是可以据理力争的，还容易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主人想假公济私，而我辈幕僚却秉公进言，那就很少有不发生矛盾冲突的。因此那些办事敷衍塞责的人劝我说：“这就像工匠给主人干活，有时候不妨先按他的意图和要求去做，等遇到适当的机会，再因势利导，把活干好就是了。这就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哎呀！这是什么话啊！古人说：“当你的主人将要跌倒的时候，你却不上前扶他一把，要你这个辅佐他的人干什么呢？”利益尽管足以使人迷惑，然而如果不是非常愚蠢糊涂的人，哪能都会当局者迷呢？幕僚只要确实能够依据事理、斟酌情况，对事情应当怎么干以及这样干的原因，反复加以研究和推敲，指出利害所在，坦率地直言强谏，主人都会在吃了一惊之后幡然醒悟的。况且，跟主人相比，幕僚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职责，如果跟主人志同道合，就留下辅佐他，这当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纵然由于跟主人志不同、道不合而离他而去，自己良心上也没有什么应该感到内疚的。遇到一件事情，如果能以你采纳我的意见我就留下为你效劳，否则，我就离去另谋出路的态度，去跟主

人据理力争，而对方到头来也不醒悟，说明这个人确实不是一个可以一起合作共事，为百姓造福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幕僚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因此说，幕僚要想在主人跟前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预先给自己留出一条便于日后引身而退的路子不可。

得失有数

【原文】　或曰：寒士以砚为田，朝得一主人焉，以言而去，暮得一主人焉，又以言而去，将安所得为之主人者？呜呼！是又见小者之论也。幕客因人为事，无功业可见，言行则道行，惟以主人之贤否为贤否，主人不贤，则受治者无不受累。夫官之虐民，忍乎，不忍？且当世固不乏贤吏矣，诚能卓然自立，声望日著。不善者之所恶，正善者之所好也。故恋栈者或且穷途偃蹇，而守正者非不到处逢迎。

【译文】　有人说："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以读书、教书为生，如果今天到一个地方当幕客，由于跟主人一言不合就离去，明天到另一个地方当幕客，又由于跟主人一句话不合就离去，那么他将来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人去为之效劳。"哎呀！这又是一种目光短浅的人的看法。幕客投靠幕主，是辅佐幕主治理公务，他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功业可言，只有他的意见和建议被采纳，他的理想和主张才能得以实行，如果他时时处处以主人的是非为是非，主人说好他也说好，主人说不好他也说不好，一旦主人不贤明，老百姓就会跟着遭殃。官员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幕客的薪水来自于官员的俸禄，如果幕客留恋一个幕馆而坐视官员虐待老百姓，良心是忍还是不忍呢？再说，当今之世，并不缺乏贤明清正的好官，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卓越优异，不同凡俗，名声和威望一天比一天显赫。不贤明清正的官员所厌恶的幕客，正是贤明清正的官员所喜欢的幕客。因此留恋某一幕馆苟且偷安的幕客或许将来会走向穷途末路，而守正不阿的幕客则可能会到处受到欢迎。

虚　心

【原文】　必行其言者，弊或流于自是，则又不可。宾主之义，全以公事为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况幕之智，非必定贤于官也。特官为利害所拘，不免摇于当局，幕则论理而不论势，可以不惑耳。然隔壁听声，或不如当场辨色。亦有官胜于幕者，惟是之从，原于声价无损。意在坚持，间亦偾事。故士之伸于知己者，尤不可以不虚心。

【译文】 幕客如果要求主人对他必须言听计从，也会导致自以为是的弊端，也是很要不得的。幕客和幕主之间的道义关系，完全是一种公务关系，因此处处应当以公事为重。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话对于幕客也完全合适。况且幕客的才智，并不一定比当官的高，只是官员为自己的切身利害所限制，在考虑问题和处理公务的时候，难免犹豫不决，迟疑不定；而幕客则只根据事理考虑问题、发表意见，而不管具体利害关系如何，因此可以保持头脑清醒。然而有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即隔着墙壁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往往不如当面观察这个人的表情。这就是说，官员往往比幕客更了解公务的具体情况。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当官的在才智方面超过幕客，可是却对他的幕客言听计从，这对他的身份根本没有一点损害。幕客如果一味地固持己见，不考虑主人的处境，有时也会把事情办糟。因此一个读书人在为自己的知己效命，施展自己的才智的时候，尤其不可以不虚心。

立　品

【原文】 信而后谏，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为主人忠谋，大要顾名而不计利。凡与主人相依，及效用于主人者，率惟利是视。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为媒药。其势既孤，其间易主，稍不自检，毁谤从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

【译文】 树立起信义之后，才能对上司进行劝谏，向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交朋友也是这样。要想让主人采纳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幕客必须首先使主人相信自己具有优良的品行，对自己信任不疑。幕客忠心耿耿地为主人出谋划策，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是，只考虑个人的名节，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凡是跟主人相互勾结，并为主人的私利卖命的人，大多数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如果他们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又往往容易变成祸害。品行高洁的幕客往往比较孤立，其孤立之势一旦形成，就容易跟同事产生隔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自己稍微有一些不够检点，那帮不讲名节的小人接着就会对他进行恶意诽谤。因此，幕客要想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可不树立优良的品行。

素　位

【原文】 幕客以力自食，名为佣书，日夕区书，皆吏胥之事，而官声之美恶系焉，民生之利害资焉，非与官民俱有宿缘，必不可久居此席者。自视不可过高，高则气质用事；亦不可过卑，卑则休戚无关。

【译文】 幕客是凭着自己的才智和能力而生活的，虽然他们名义上是被主人雇来办理衙门文书的，每天从早到晚抄抄写写，做的都是衙门里下级办事人员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跟长官官声的美与恶，跟百姓生活的好与坏，都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除非跟长官和百姓有一种为命运所注定的无法割舍的关系，一定不要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当幕客。幕客不可把自己的才智和能力看得过高，如果看得过高，就会意气用事；但是也不可把自己的才智和能力看得过低，如果看得过低，就会觉得长官和百姓的欢乐和忧愁都跟自己无关，从而对这一切都漠然置之，不闻不问。

立心要正

【原文】 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译文】 民间有句谚语说“官断十条路”，幕客辅佐主人处理公务，也是这样。他们手里握着三寸之笔，心里想着各种公务，结果往往是得与失各占一半。他们所力争的，不过是把公益和私利严格地区别开来，维护公益，抑制私利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出于公心，纵然有些过失，也不是故意的，到头来，最终会被公众舆论所宽恕；而如果是出于私心，纵然歪曲事理把事情办成，获得一些私利，就是公众舆论不谴责他们，他们也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因此，作幕客的人，立心不可不正。

自处宜洁

【原文】 正心之学，先在洁守，守之不真，心乃以偏。吾辈从事于幕者，类皆章句之儒，为童子师，岁修不过数十金，幕修所入，或数倍焉，或数十倍焉，未有不给于用者；且官有应酬之费，则幕无需索之人，犹待他求，夫何为者？昔有为余说项者，曰：“此君操守可信。”余闻之怫然。客曰：“是知君语也，夫何尤？”余应之曰：“今有为淑女执柯，而称其不淫，可乎？”客人笑而去。

【译文】 端正心术的学问，首先在于廉洁自守，如果在这一点稍微有些不谨慎，心术就会偏邪。我们这些从事幕客职业的人，大多是一些熟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在私塾学堂里当孩子们的老师，每年的薪水，最多不过几两银子，而幕客每年的收入，是塾师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没有入不敷出，不够花销的；况且，长官都有一些用于各种应酬的花费，而幕客没有什么人对他有所需求或索

要，如果在正常收入之外还想另有所求，那是为什么呢？过去有位客人在我的主人面前为我说好话，他说：“此君的操守可以信赖。”我听了之后，心里很不高兴。过后，这位客人对我解释说：“这是我了解您，才说的话，您为什么生气？”我回答他说：“打个比方说，现在有一个人替一位贤良温和、知书达礼的女子作媒，却向对方宣称她不淫荡，这样说行吗？”那位客人自觉失言，惭愧地笑了笑就走了。

俭　用

【原文】　古也有志俭以养廉。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卖文之钱，事畜资焉。或乃强效豪华，任情挥霍，炫裘马，美行媵，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优童，狎娼妓，一咽之费，赏亦数金，分其余赀，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闻。当其得意之时，业为识者所鄙，或一朝失馆，典质不足，继以称贷，终难自主，习与性成，身败名裂。故吾辈丧检，非尽本怀，欲葆吾真，先宜崇俭。

【译文】　古时候就有很多关于以节俭培养廉洁品行的记载。我们这些靠结交朋友去当幕客的读书人，如果家里确实富有，一定不肯远离父母、妻子、儿女，去寄人篱下，依靠别人生活。即使以卖文为生，也足以上事父母，下养活妻子、儿女，使全家安居乐业。而有的人却打肿脸充胖子，硬去仿效豪华之家，任意挥霍钱财，穿着皮裘，骑着大马，梳妆打扮，向别人炫耀，显示自己的富有，完全丧失了寒士的本色；更有甚者，还宠幸、玩弄漂亮的男童，大搞同性恋，或者寻花问柳，狎妓嫖娼，举行一次宴会的花费，单赏钱一项就是几两银子，剩下的钱才供家里吃饭穿衣，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全家嗷嗷待哺，他却不管不问。这些人，在他们春风得意的时候，就已经被熟悉他们的底细的人所瞧不起了，说不定哪一天又被幕主辞退，失去经济来源，只得靠典当家产过日子，而典当换来的钱又不够养家糊口，接着就是向别人借贷，弄得负债累累，受别人的恩惠也就越来越多，一旦再到某一个幕馆当幕客，就会受人情的牵制、情势的羁绊，再想使自己的操守高洁，也难以自己作自己的主了，这样恶劣的习惯和性格就改变了，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可见我们这些当幕客的人所作所为有失检点，不一定都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往往是由于身不由己，因此要想永远保持自己的真实天性，首先应当崇尚节俭。

范　家

【原文】　身自不俭，断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寒士课徒，数月之修少止数金，多亦不过数十金，家之人目其艰，是以节啬。相佐游幕之士，月修或数十金，积数月寄归，则为数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爱惜，其后或至浪费，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谚所谓“搁笔穷”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来处不易，而后可以相率于俭。彼不自爱者，其来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盖天道矣。

【译文】　一个人如果自身不能节俭，绝对不能约束自己的家里人，让他们都节俭；反过来，如果家里人都不节俭，必定连累他本人。贫寒的读书人当塾师教学生，薪水很少，少得几个月只有几两银子，收入比较多的也不过几十两银子，家里的人看到他的钱来得很艰难，因此吃饭穿衣都很注意节俭。当幕客的读书人就不同了，每月的薪水，有的就多达几十两银子，积攒几个月寄回家去，就显得为数较多，家里的人由于钱来得比较容易，花起来就不太注意节俭，他们起初还只是不太爱惜，到后来就挥霍浪费起来了。得到幕馆聘当上幕客，所积攒的钱，本来只够失业在家所造成的亏空相抵，这样一来，必然出现亏空，民间谚语所说的“搁笔穷”，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必须使家里的人都知道这些钱来处不易，而后才能做到全家人里里外外都节俭。那些不知道自爱、贪污受贿的人，他们的钱来得更加容易，因此他们花钱花得更快，这大概不仅仅决定于事在人为，可能也和自然规律有关，因为人类的天性倾向于享乐吧。

检点书吏

【原文】　衙门必有六房书吏，刑名掌在刑书，钱谷掌在户书，非无谙习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谚云“清官难逃猾吏手”，盖官统群吏，而群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之为事甚繁，势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则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吏无禄入其有，相循陋习，资以为生者，原不必过为搜剔，若无弊累人之事，断不可杜其原。总之，幕之与吏，择术悬殊，吏乐百姓之扰，而后得藉以为利；幕乐百姓之和，而后能安于无事。无端而吏献一策，事若有益于民，其说往往甚正，不为彻底熟筹，轻听率行，百姓必受累无已。故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译文】　衙门里的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必定都配备承办公务文书的办事人员即所谓的“吏”，其中，刑罚方面的文书掌握在刑房

书吏手里，钱粮方面的文书掌握在户房书吏手里，这两方面并不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可是办理这两个部门的文书，长官往往只依靠幕客，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幕客的设置，就是为了用来辅佐长官并检查、约束下级小吏。民间谚语说："清官难逃猾吏手"，原因是一位长官统辖一群小吏，而这一群小吏各自运用自己的心思和手段，共同去钻长官的空子，而长官处理公务又非常繁忙，势必不能够一一看清这些猾吏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有幕客由于各自专管一个部门，可以看清猾吏造成的弊端。这些小吏无官俸收入，他们是根据各种陈规陋习得到一些钱粮，来维持生活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本来也不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过分挑剔，如果不会造成严重弊端，导致连累他人的事情，绝对不可断绝他们的收入来源。总之，幕客和小吏之间，在治理公务方面选择的办法有很大的差别：小吏所喜欢的，是百姓中发生混乱，然后得以趁机从中谋取个人私利；幕客所喜欢的，是百姓和睦相处，然后得以彼此相安无事。地方上本来没有发生什么事端，可是小吏却会给长官献上一条建议，或者出上一个主意，事情看上去好像对老百姓颇有好处，他们的说法听起来也往往冠冕堂皇，庄重严肃，如果不加以彻底了解和仔细谋划，轻率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或主意，并付诸实施，老百姓必定会受累无穷。因此，约束书吏，是幕客的第一件大事。

省　事

【原文】　谚云："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非谓官之必贪，吏之必墨也。一词准理，差役到家，则有馈赠之资；探信入城，则有舟车之费；及示审有期，而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出。其他差房，陋规名目不一，谚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许之脏，又无论已。余尝谓："作幕者，于斩、绞、流徒重罪，无不加意检点，其累人造孽，多在词讼。如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卖田。卖一亩则少一亩之入，辗转借售，不七八年而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人非紧要，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被告多人，何妨摘唤；干证分列，自可摘芟。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谚云"堂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云。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为上。

【译文】　民间谚语说："官衙的大门六扇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这话并不是说当官的必定贪婪成性，为吏的必定心黑如墨。一张状子获准立案，进行审理，就会给当事人即原告带来很多麻烦和花费：诸如官府的差役到了当事人家

里，得花钱买些礼物送给他们；进城探听消息，又得花钱坐船或乘车；等到公布了审理的日期，讼师（专门暗中替别人打官司的人）出写证词，以及关切这场官司的亲戚、朋友都一齐前来表示关心，花钱、吃住，都得由告状的人供给；有的时候，审期还会发生变更，那么就得再花一遍钱。其他差房，陋规旧习的名目多种多样，都得要告状人出钱应付，这就是民间谚语所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些都是国家法律无法禁止的；至于差役、小吏从中勒索诈骗，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说过：幕客们对于判处斩刑、绞刑、流放的重罪，都能着意加以检查，一般不会发生问题，而最连累百姓，以至于造成罪孽的，大多是告状这类事情。例如，某乡村农民，家里本来有十亩地，男人种田，女人织布，可以养活几口人，而一场官司打起来，麻烦就多了，如果花钱三千文，就得借高利贷去弥补不足，如此一来，不出两年，必定弄到卖地的地步；而地是卖一亩就少一亩，地少一亩就少一亩的收入，这就会造成借钱与卖地的恶性循环，不出七八年，地就卖光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过日子了。他的贫穷发生在七八年之后，而导致贫穷的原因，是在官府接受他的状子，立案审理之初。因此，告状所涉及的事情如果不是过于急切，官府应当在状子上作出批示，对告状的人加以开导，不应当马上传讯，派差役把他提到官府；所涉及的人如果不是十分紧要，应当随时弄清楚，尽快放他回家，不应当信手牵连，传讯很多人。如果被告涉及很多人，传讯的不妨有所选择，挑重要的加以传讯；如果涉及的证人也很多，自然也可以有所选择、删减。少传讯一个人，就少牵累一个人。民间谚语说得很好：“堂上一点红，民间千滴血。”幕客下笔的时候，如果能够多花费一刻的心思，涉及一场官司的人就已经得到无穷的恩惠了。因此，幕馆里的人应当时刻加意留心的事情，以减少事端最为重要。

词讼速结

【原文】　听讼，是主人之事，非幕友所能专主，而权事理之缓急，计道里之远近，催差集审，则幕友之责也。示审之期，最须斟酌，衡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宽然有余，则不至畏难自沮。既示有审期，两造已集，断不宜临期更改。万一届期别有他事，他事一了，即完此事，所以逾期之故，亦必晓然，使人共知。若无故更改，则两造守候一日多一日费用，荡财旷事，民怨必腾。与其准而不审，无若郑重于准理之时，与其示而改期，无若郑重于示期之始。昔有妇拟凌迟之罪，久禁囹圄，问狱卒曰：“何以至今不剐，剐了便好回去养蚕。”语虽恶谑，盖极言拖延之甚于剐也。故便民之事，莫如听讼速结。

【译文】　审理和裁决案件，是长官的事情，不是幕客所能独自负责的，可

是权衡事理，判断案件的轻重缓急，估计路途的远近，催促差役召集有关人员前来衙门接受审问，则是幕客的责任。宣布审理的日期，最需要仔细进行斟酌，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衡量长官的才干，定出的日期，要使他审案的时间绰绰有余，这样才不至于让他畏惧困难、感到沮丧。等到审案日期公布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已经集齐来到衙门候审，绝对不应该临时更改时间；万一到时候另外有别的公务急需处理，那件公务一办完，就赶快来办这件事情，而之所以逾期的原因，也必须告诉双方当事人，使原告和被告双方都知道。如果无缘无故更改日期，那么原告和被告双方只要多在衙门外守候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费，造成既破财又误事，民怨必定沸腾。既然如此，与其批准立案却不审理，不如当初接受状子、批准立案的时候郑重地斟酌一番，根本不予受理；与其公布了审理日期而到时候又临时改期，不如当初确定审理日期的时候郑重地考虑一下，把日期往后推上几天。从前有一个妇人犯了重罪，被判凌迟之刑，可是宣判之后，却长时间把她关在监狱里，并不立即执行，她就跟狱卒开玩笑，问他："为什么到今天还不剐我？剐了之后，我就好回去养蚕了。"这话虽然是恶作剧式的玩笑，却把拖延着不剐比立刻就剐还折磨人这一事实给说透了、讲绝了。因此，在打官司这一问题上，方便而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什么也不如尽快审理并了结案件。

息　讼

【原文】　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呈请息销者，两造既归揖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同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

【译文】　老百姓向衙门告状，立当立案审理的案子，十件里面也没有四五件。其中那些跟邻里发生口角，双方争吵起来，亲人关系不和，彼此各奔东西，都不过是为一些小事而一时争气，冒冒失失、糊里糊涂地提起诉讼，不管不顾地去打官司；否则，就是不贤的小人，从中拨弄是非，教唆告状。这些事情，有的如果真的够得上立案审理，问案的时候，要平心静气地问清情由，明白透彻地讲明道理，对当事人晓之以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幡然悔悟，官司也都可以随时消解。间或也有接受了状子，已经批准立案审理，后来亲戚、邻里出面调解，请求撤回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双方既已握手言和，官府就应当体谅并成全他们。处理诉讼案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只要可以平息下去就把它平息

下去，这是一种使老百姓安宁的重要途径，绝对不可固执成见，一定要使一场官司打到底，从而伤害老百姓之间的和气，以满足差役和六房小吏的私欲。

求　生

【原文】　“求生”二字，崇公仁心，曲传于文忠公之笔，实千古法策要诀。法在必死，国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纵，其介可轻可重之间者，所争止有片语，而出入甚关重大，此处非设身处地诚求不可。诚求反复，心有一线生机，可以藉手。余治刑名，佐吏凡二十六年，入于死者，六人而已。仁和则莫氏之因奸而谋杀亲夫者。钱塘则郑氏之谋杀一家非死，罪二人者，起意及同谋，加功二人。平湖则犯窃而故杀其妻者；有毛氏二人窃盗，临时行强而拒；杀事主者，有唐氏一人。其他无入“情实”者，皆于初报时与居停，再三审慎，是以秋审之后，俱得邀恩缓减，是知生固未尝不可求也。

【译文】　“求生”二字，崇尚公正仁慈之心，误传为出自文忠公的手笔，它们实在是千古以来依法治国的重要诀窍。犯了国法，依法必须处以死刑，由于国法不容任意变更，就一定得处死，这原本不是幕客敢于曲意枉法、放纵犯人的事情，他所能发挥作用的，在于惩罚介于可轻可重之间，在争论过程中，他的只言片语，就会使惩罚出入很大，在这个关键之处，他非得设身处地地为犯人着想，真心诚意地寻求从轻惩罚的理由和根据不可。只要能够真心诚意、反反复复地去寻求从轻惩罚的理由和根据，心里怀有给犯人留一线生机的善良愿望，犯人就可以借他的手保住性命。我研究法律，辅助律吏前后共达二十六年之久，判处死刑，只有六个人而已。在仁和这个地方，一个姓莫的妇女由于奸情而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被判处死刑。在钱塘这个地方，一个姓郑的妇人谋杀了全家人，被判处死刑，参与这一谋杀案的另外两个人，由于他们只出了个杀人的主意及与郑氏一起共同谋划，并未动手杀人，因而减了一些罪，没有判处死刑。在平湖这个地方，有人由于犯了盗窃罪，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被判处死刑；有两个姓毛的人进行盗窃，在作案的时候对被害人施以强暴，遭到抗拒而把对方杀死，被判处死刑；有个姓唐的人杀害了他侍奉的主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犯，由于所犯罪行不符合秋审中的“情实”条款，都在初次上报时从中予以开脱，再三审慎地加以核查，所以秋审之后，都得以蒙受皇恩，被缓期处决或减轻处罚，我由这些案子发现，生存本来也是可以设法寻求的。

慎初报

【原文】 获贵初情。县中初报，最关紧要。驳诘之繁，累官累民，皆初报不慎之故。初报以简明为上，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何可不慎。办案之法，不唯入罪宜慎，即出罪亦甚不易。如其人应抵，而故为出之，即死者含冤。向尝闻乡会试场坐号之内，往往鬼物凭焉。余每欲出入罪，必反复案情，设令死者于坐号相质，有词以对，始下笔办详，否则，不敢草草动笔。二十余年来可质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译文】 调查犯罪案件，特别看重最初报告的案情。县里首次呈上的案情报告，最为重要。上司繁复的驳难和反问，既牵累县官又牵累百姓，都是由于首次案情报告制作得不够审慎而造成的。首次案情报告，以简洁明了为好，与罪名无关的犯罪情节，与犯罪情节无关的人证，都应当仔细、审慎地予以删节。多一个犯罪情节，就多一层疑，多一个人证，就多一宗麻烦，怎么可以不审慎呢？办案的方法有很多讲究，不只是确定罪行和罪名应当审慎，就是否定罪行和免除罪名也很不容易。假如一个人犯应该判处死刑，让他给死者抵命，而定罪量刑时却故意替他开脱罪责，使他得以免于抵命，那么被害的死者就会白白含冤而死。从前曾经听说过，乡会试场里审讯犯人的坐号之内，往往有鬼魂游荡，这就是证据。我每次打算给犯人定性定罪的时候，一定要反反复复地仔细审查案情，并设想让死者在坐号之内对我提出质疑，如果我有话答对并说服他，才下笔办理判决文书，否则，便不敢草草动笔。二十多年来，我这颗可以经得起和鬼神进行质疑应对的心，始终如一。

命案察情形

【原文】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争殴之状。衅由曲直，秋审时之为“情实”，为“缓决”，为“可矜”，区以别焉。争殴时所持之具，与所伤之处，可以定有心无心之分。有心者为故杀，必干“情实”；无心者为错杀，可归“缓决”。且殴状不明，则狱情易混，此是出入最要关键，审办时，必须令仵作与凶手照供比试，所叙详供，宛然有一争殴之状，历历在目，方无游移干驳之患。

【译文】 人命案件的定性和定罪，完全取决于案件发生、发展、结局的具体情形。这里所说的“情”，指的是案件发生的原因，所说的“形”，指的是双

方争吵打斗的经过和状况。案件的起因，有曲有直，有是有非，秋审的时候会据此判定为“情实”、“缓决”、“可矜”等名目，从而加以区别。争吵打斗的时候所拿的凶器，和被打伤或杀伤的地方，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都要验明，因为据此可以判定行凶是有心还是无意。有心的是故意杀人，定案的时候一定要判为“情实”；无意的为误杀，定案的时候可以归入“缓决”。再说，如果不把打斗的状况验明，案情就容易发生混乱，这是定罪的时候最重要的关键性内容，审理案情、办理文书的时候，必须让验尸人员和凶手依照口供进行一番模拟试验，只有犯人所叙述的详尽口供跟争吵打斗的真实情形一模一样，听了读了让人觉得历历在目，宛如亲眼所见，上呈的文书上才不会发生说法不够明确和肯定，从而遭到上司的驳难和反问的弊端。

盗案慎株累

【原文】　赃真则盗确，窃贼亦然。正盗正窃，罪无可宽，所尤当慎者，在指扳之人与买寄赃物之家，往往择殷而噬，藉端贻累。指扳之人，固须质审，其查无实据者，亦可摘释。至不知情而买寄脏物，律本无罪，但不得不据供查吊。向尝不差捕役，止令地保传谕，檄内注明“有则交保，不须投案；无则呈剖，不许带审”，亦从无匿赃不缴，自干差提者。此亦保全善类之一法。盖一经差提，不唯多费，且窃盗拖累，几为乡里之所不齿。以无辜之良民，与盗赃庭质，非贤吏之所忍也。

【译文】　只要找到真赃实据，盗窃案就可以予以确认，窃贼也可以予以确认。盗窃案的主犯，其罪行无可宽恕，必须严加惩治，但是这里特别要审慎的，是盗贼指认的共同作案人和购买、窝藏赃物的人家，盗贼往往乱咬家里富有的大户，借机给人家制造麻烦，把人家牵扯到案件里。被指认的共同作案人，固然需要通过当面对质审问清楚，但其中那些查无实据的，也可以释放回家。至于因为不知情而购买或窝藏了赃物的，按照法律说本来就无罪，但必须根据犯人的口供查明和提取赃物。从前官府办理这种事情，不派捕役前去调查、提取赃物，只让地保传达官府的命令，并在文书里注明“如果确有赃物就交给地保，当事人不须到衙门投案；如果没有赃物，则应呈文向衙门说明情况，不许把当事人带到衙门里审问”等字样，这样做，从来也没有发生过隐藏赃物拒不上缴，自己造成衙门派差役前来提取的情况。这也是官府保全好人的一种方法。因为只要一经官府派差役前来提取赃物，当事人不只是花费很多，而且当事人一旦被盗贼牵连之后，几乎被同乡们所唾弃，大家都瞧不起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府再让无辜的良民与盗贼当庭对质，就会使他处境更加狼狈，这是贤明的

官员不忍心做的事情。

严治地棍

【原文】 吏治以安良为本，而安良莫要于去暴。里有地棍，比户为之不宁。讹借不遂，则造端讦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赌首娼。事本无凭，可以将宿嫌之家一网打尽，无论冤未即雪，即至审诬，而破家荡产相随属矣。惟专处原告，不提被呈，则善良庶有赖焉。惟是若辈倚胥吏为牙爪，胥吏倚若辈为腹心，非贤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牵矣。

【译文】 官员治理地方政务，以安抚善良百姓为根本宗旨和目标，而安抚善良百姓，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是铲除强暴势力。地方上一有地痞流氓，当地的老百姓便家家户户都不得安宁。例如：他们对别人进行讹诈或强借钱财，一旦得不到满足，就要挑起事端，趁机向官府告发人家，对人家进行诬陷。其中尤为严重的是，他们出头告发人家赌博和卖淫，这种事情纵然根本就没有什么凭据，也可以将向来跟他们不和的人家都一网打尽，且不说蒙受冤枉尚未得雪，即使经过审讯，辨明是受到诬陷，这家早已经倾家荡产了。只有专门惩治原告，不提审被告之人，善良百姓才可望得以免受冤枉。只是那帮地痞流氓往往跟胥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地痞流氓把胥吏当成自己的靠山，充当他们的爪牙，胥吏则把地痞流氓当成自己的工具，以他们为心腹，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长官贤明，一贯相信有见识的幕客，不为奸邪的胥吏所蒙蔽，是治不住地痞流氓的。

读　律

【原文】 幕客佐吏，全在明习律例。律之为书，各条具有精蕴，仁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致延及生灵。昔有友人，办因奸拐逃之案，意在开脱奸夫，谓是奸妇在逃改嫁，并非因奸而拐，后以妇人背夫自嫁，罪干缳首，驳诘平反，大费周折。是欲宽奸夫之遣，而几入奸妇于死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故审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

【译文】 幕客辅佐官员治理公务，其基本功夫完全在精研法律条文，明白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和适用范围。法律作为法定的国家文书，各条都具有精确的含义，内容仁至义尽，要想透彻理解、全面领会，并不容易，不对其中的相

同和不同之处融会贯通，办案的时候就会经常发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严重错误。幕客运用法律办案，就像秀才运用“四书”应考一样。秀才把“四书”理解错了，其危害仅仅在于考试列入下等；而幕客把法律条文理解错了，其危害却是断送别人的性命。从前我有一位朋友，在办理一桩因奸拐逃案件的时候，有意为奸夫开脱罪责，就说是奸妇自己从家里逃出之后改嫁给这个人的，并不是由于通奸而拐逃的，后来就以这个妇女背着丈夫自行改嫁的罪名，判处她绞刑，上司后来否定了他的判决，下达公文对他进行驳难追问，最后还让给这个妇女平反重审，大费了一番周折。他这样做，本来只是打算从轻发落那个奸夫，却差一点断送了这个奸妇的性命，这就叫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对法律条文没有融会贯通。因此，所谓精通法律条文的含义，在于运用法律的时候能够避开其中的某些条款，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引用某些法律条款。如果办案的人本领仅仅在于能够引用某些法律条款而已，那么只要从中挑出一条拿来一比照犯人的罪行，让一个刑胥去办就足够了，长官又何必去请幕客辅佐他办案呢？

读　书

【原文】　学古入官，非可责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昔在秀水时，有陶氏某，以长房独子出继叔父，生五子，而长子故绝，例得以次子之子为后，其三子谋以己子。后，其伯兄因乘父故，伪托遗命，令仲子归嗣本生。袒次房者，谓以孙祢祖，礼难归继；袒三房者，谓本生有子而无后，于情不顺，归继之说未为不可。荐绅先生纷如聚讼，上台檄下县议，余亦无能执中。长夜求索，忽记《礼经》“残与无后者，食于祖”之文，爰佐令君持议，谓祢祖之论必不可行。陶某既出继叔，后断难以子归继本宗，本宗有子而绝，情有莫安。请以其主附食，伊父听陶某子孙奉祀，大为上台所赏。后在乌程有冯氏子，因本宗无可序继，自抚姑孙为后，及其卒也，同姓不宗之冯氏出而争继，太守允焉。余佐令君持议，据宋儒陈氏《北溪字义》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之说，绝其争端。向非旁通典籍，几何不坐困耶？每见幕中公暇，往往饮酒围棋，闲谈送日，或以稗官小说消遣自娱。究之无益身心，无关世务，何若屏除一切，读有用之书，以之制事，所裨岂浅鲜哉。

【译文】　学习古代的文化经典，再步入仕途做官，是一般读书人的人生道路，却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当幕客的人。然而幕客在辅佐长官治理公务的过程中，实际上肩负着与主人共同议论公务、相互补充的责任，遇到疑难大事，往往会有必须引经据典作出决断的情况，因此非读书不可。过去我在秀水这个

地方当幕客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案件：有一个姓陶的人，以长房独子的身份过继给叔父为子，他婚后生了五个儿子，可是后来长子死去了，依照惯例，应当以次子作为继承人，而他的第三个儿子打算让自己的儿子去充当继承人；后来他的堂兄乘着父亲去世的机会，伪造遗嘱，让次子回归本宗去作亲生父母的继承人。偏袒次房的人认为，让孙子去当祖父的继承人，依照礼法很难回归本宗继嗣；偏袒三房的人认为，其亲生父母虽有儿子却没有后嗣，尽管合理却不合情，让他回归本宗继嗣也未尝不可。地方上的绅士议论纷纷，并联名上告，上级衙门就下达公文，责成县衙处理此案。我也找不到妥当的处理办法，于是就在漫漫长夜里苦苦求索，试图找一点依据，忽然想起《礼记》的“未成年而早死和没有后代的人，可以在宗庙里充当祖父的继承人”这句话，于是就与长官共同商议，继承祖父的说法和主张一定不可实行。原因是陶某既然已经过继给他的叔父，绝对不能让他的儿子回归本宗充当继承人，可是他的本宗虽有儿子却没有后代，于情不合，于是就请求准许让他的儿子回归本宗，他的父亲也听任他的子孙敬奉祖先，这样处理，很受上司的赞赏。后来在乌程当幕客的时候，又遇到一个类似的案件：有一个姓冯的人，由于本宗没有人可以过继给他当儿子，他就自行收养他姑母的孙子当自己的儿子。等到他死后，一个同姓但不同宗的姓冯的人却出来争着充当他的继承人，太守竟然批准了他的要求。我辅佐长官处理此案，我认为，根据宋儒陈氏《北溪字义》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不但要同姓，而且还要同宗，如果只同姓而不同宗，则与不同姓是一回事，于是就以此平息了这次争端。如果平日不熟读典籍，并做到触类旁通，遇到这类案件，怎么会不陷入困境？经常看到幕馆里的幕客们在公务之余，往往以饮酒下棋，空谈闲聊打发日子，或者以野史、小说消遣自娱。仔细思考深究一下，这样做既无益于身心，又不关乎世务，不如抛开这一切，读一些有用的书，用书中所讲的道理去处理公事，日后收获一定很大。

妇女不可轻唤

【原文】　提人不可不慎，固已事涉妇女，尤宜详审，非万不得已，断断不宜轻传对簿。妇人犯罪，则坐男夫具词，则用抱告，律意何等谨严，何等矜恤。盖幽娴之女，全其颜面，即以保其贞操；而妒悍之妇，存其廉耻，亦可杜其泼横。吾师孙景溪先生讳尔周，言令吴桥时，所延刑各幕客叶某者，才士也，一夕方饮酒，偃仆于地，涎沫横流，气不绝如缕，历二时而苏。次日斋沐闭户，书黄纸疏，亲赴城隍庙拜毁，回署后，眠食若平常。越六日，又如前偃仆，良久复起，则请迁居外寓。询其故，曰：“吾八年前馆山东馆陶，有士人告恶少子调

其妇者，当核稿时，欲属居停，专惩恶少子，不必提妇对质。友人谢某云：‘此妇当有姿首，盖寓目焉。’余以法合到官，遂唤之，已而，妇投缳死，恶少子亦坐法死。今恶少子控于冥罕，谓妇不死，则渠无死法，而妇之死实由内幕之传唤。馆陶城隍神关提质理，昨具疏申剖，谓妇被恶少子所调，法合到官，且唤妇之说，起于谢某。城隍神批准关复，是以数日幸得无恙。顷又奉提，谓被调之后，夫已告官，原无意于死，及官传质审，始忿激捐生。而传质之意在窃其色，非理其冤念，虽起于谢某，笔实主于叶某，谢已摄至，叶不容宽。余必不免矣。”遂为之移寓于外，越夕而殒。夫以法所应传之妇起念不端，尚不能幸逃阴谴，况法之可以不传者乎？

【译文】　提人犯和证人出庭，本来就应当谨慎从事，而如果案件牵涉到妇女，则尤其应当慎而又慎，除非万不得已，绝对不宜于传唤妇女当庭对簿。妇女犯了罪，法律允许家中男子或丈夫准备上应诉词，出庭代她受审，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法律的立意和用心是多么严谨审慎，多么同情体谅百姓。原因是，如果人犯是一个优雅文静的女子，不提她出庭，就保全了她的面子，而保全了她的面子，就等于保全了她的贞操；如果人犯是一个嫉妒凶悍的女子，不提她出庭，就保住了她的廉耻之心，而保住了她的廉耻之心，也可以杜绝她撒泼耍横，不顾羞耻。我的老师孙景溪（名尔周）先生，说他在吴桥县任县令的时候，所聘请的主管刑律的幕客叶某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读书人。一天晚上，他正在饮酒，突然倒在地上，唾沫横流，只剩一口气，过了两个时辰才苏醒过来。第二天，他关起门来斋戒沐浴，尔后，用一张黄纸写了一篇申辩书，亲自到城隍庙焚香拜祭神灵，并把申辩书火化，回到官署之后，睡觉、吃饭跟平常一样，一切都恢复正常。过了六天，又像先前一样跌倒在地，过了很久才又从地上起来，起来之后他就请求迁到外面居住。向他询问原因，他回答说：“我八年在山东馆陶这个地方当幕客，当时有一位读书人控告某恶少调戏他的妻子，在审核文书的时候，打算传命居间调停一下，只惩办恶少，而不一定再提这位妇人出庭对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谢某人对我说：‘这个女子恐怕很有一点姿色，何不把她传来看上一眼？’我觉得依法也应当传她到庭，于是就签发传票传唤她。事后不久，这位妇人就上吊而死，恶少也因此而犯了死罪，被处死。现在这个恶少在阴曹地府对我提出控告，称如果这位妇人不死，他也不会被判处死刑，而这位妇人的死实在是由幕馆里的人传唤她造成的。馆陶县的城隍神发下关牒文书，提我前去询问情由，辨明事理，昨天我撰写出申辩书进行申辩，说妇人被恶少所调戏，依法这位妇人应当出庭，再说，传唤妇人的建议，是谢某人提出的，我本来没有这种打算。城隍神接受了我的申辩，批准下发文书，让我回到人间，所以前几天我有幸得以安然无事。这几天过去之后，我很快又被提去，说

这位妇人被调戏之后，她的丈夫已经向官府对恶少提出控告，她本人原本无意自杀而死，等到官府传唤她出庭对质，心中才忽然生出轻生的念头。而传唤她出庭对质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通过对质辨明她的冤曲，而是在暗中欣赏她的姿色，这个邪念虽然起于谢某人，而实际落笔签发传票的则是叶某人，现在谢某人已经捉到，叶某人也不容宽恕。我肯定难免一死啊！”于是就替他把住处迁到官府之外，过了一个晚上，他就死了。传唤这位妇人，本来是依法而行，只是由于产生传唤念头的动机不端正，尚且不能侥幸逃脱阴曹的惩罚，更何况传唤依法可以不予传唤的妇人呢？

差禀拒捕宜察

【原文】　余族居乡僻，每见地总领差摄应审犯证，势如狼虎，虽在衿士不敢与抗，遇懦弱农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则厉声呵诟，或曰“毁官票”，以拒捕禀究，人皆见而畏之，无敢公然与之相触。大凶盗重犯，自问必死，拒捕之事，间或有之。若户婚田绩细故，两造平民，心无敢毁票以拒者。拒捕之禀，半由索诈而起，然以拒捕传质即至审虚，民不堪命矣。余在幕中，遇此等事，直将毁票存销，改差承行，止就原案办理，其果否拒捕，属主人密加确访，而改差票内不及拒捕之说，以免串诈。然其每访辄虚，故差禀拒捕，断断不可偏听。

【译文】　我跟本族的人共同居住在乡间偏僻的地方，经常看到地保带着官府的差役来捉拿应当审问的人犯和证人，那种汹汹的气势，简直有如虎狼，这时，纵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也不敢与之抗争，碰上懦弱的农民，强要、勒索就更加厉害了，一旦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就严厉地大声训斥、谩骂，或者说“你们胆敢撕官府传票，我们将以拒捕罪向上报告，对你们进行追究”，人人见了都畏惧他们，没有人敢于公然跟他们抵触。那些行凶杀人、盗窃财物的重犯，自己觉得被捕之后必死无疑，因此才敢于拒捕，这样，拒捕之类事情，也会偶尔发生一两次。如果是由于婚姻、田地、债务等小事引起的民事纠纷，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普通百姓，肯定没有敢于撕毁传票而拒捕的。那些拒捕的报告，多半是由于差役勒索、欺诈百姓未遂而引起的。然而，只要官府一以拒捕为由传唤当事人出庭对质，就是到了经过审问辨明拒捕之说是假的，老百姓也早已承受不起了。我在幕馆里当幕客，碰到这类事情，只是把那张被毁的传票予以撤销并收存起来，另外改派差役前去传人，并嘱咐差役，去到之后只就原案办理此事，至于当事人是否真的拒捕过，只嘱咐长官暗中仔细访查，掌握真凭实据之后另行论处，而改派的差役所持的传票上不涉及拒捕的说法，以免差役之间串通一气对长官进行欺诈。然而这类访查，其结果往往证明拒捕之说是假的。

因此，对差役的拒捕报告，绝对不可偏听偏信。

须为犯人着想

【原文】 亲民之吏，分当与民一体，况吾辈佐吏为治，身亦民乎？尝见幕友，位置过高，居然以官体自处，齿鲜衣轻，渐不知民间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论未必全是，而强词夺理，主人亦且曲意从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里案牍，无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置想，并为其父母骨肉通盘筹画。始而怒，继而平，久乃觉其可矜，然后与居停商量，细心推鞫，从不轻予夹拶，而真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鲜有翻异。以此居停，多为上台赏识，余亦藉以藏拙，无赋闲之日。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气浮及拘泥成见。

【译文】 热爱、关怀老百姓的官员，从职分和情分上说，理当与老百性亲如一家；官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辅佐官员治理公务，本身就是老百姓的人呢？我曾经见过一些幕友，把自己的地位看得过高，居然以长官自居，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渐渐就不了解民间疾苦了。一件案子交给他去办理，他就随心所欲，任意裁断，不是判得太重，便是判得过轻，甚至于有时候他的看法或主张不一定完全正确，他还强词夺理，固执己见，弄得主人也只得暂且违心地接受他的意见，他这样办案恐怕会造下很多罪孽。我在幕馆里，辅佐主人办理公文，对公文里涉及的事情无论大小，一定要静坐一会儿，为人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并为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通盘打算一下。开始的时候本来怒不可遏，经过这么一番思考，心里就平静了，再过一段时间还会觉得他挺可怜，然后居间调停、商量，细心推断，从来不轻易动刑，而案件的真相自然会弄个水落石出，因此人犯招供之后定下来的案件，很少有翻案的。用这种办法居间调停，很受上司的赏识，我也能够借助这一点掩盖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没有无事可做、赋闲在家的日子。因此辅佐官员治理百姓，最忌心气浮躁和拘泥成见。

勿轻引成案

【原文】 成案如成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援以为准，刻舟求剑，鲜有当者。盖同一贼盗而纠伙上盗，事态多殊；同一斗殴而起因下手，情形迥别。推此以例其他，无不皆然。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人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辨而以成案是援，小则翻供，大则误

拟，不可不慎也。

【译文】 办理完毕的案子就跟研出的墨汁一样，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外在样子罢了，办理别的案件的时候，如果一定要援引现成的案例，并把它当成办案的准则，那就是刻舟求剑，往往要出偏差。即使是同一个盗贼进行盗窃，无论是纠集团伙盗窃还是他一个盗窃，事态都有很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打架斗殴，无论是事情的起因还是动手打人的经过，情形都有很大差别。由这类盗窃案和斗殴案来推断其他案件，无不如此。人情事态千变万化，总不会有完全一样的人和事，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就得费大力气进行推敲。为犯人寻找一线生机的途径在这里，由于误判而断送一个人的性命的原因也在这里。不这样精细地辨别具体案情而只是一味地援引现成的案例去办案，就会造成偏差，小则翻供，大则误判，因此不可不审慎从事。

访案宜慎

【原文】 恃信之官，喜以私人为耳目访察公事，彼所倚任之人，或摇于利，或蔽于识，未必俱可深信。官之听信原不可恃，全在幕友持正不挠，不为所夺。若官以私人为先入幕，复以浮言为确据，鲜不偾事。盖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虚心听断，一以访闻为主，则身在局中，动多挂碍矣。故访案慎勿轻办。

【译文】 某些事事依赖亲信的官员，喜欢把亲信当成自己的耳目，让他们去访察公事。可是他所依赖的人，有的会被私利所诱惑，有的会被见识所限制，不一定都值得深信不疑。长官所信任的人既然靠不住，就全靠幕客持守正义，不屈不挠，不为那些人所迷惑，能够坚持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官员如果在聘请幕客的时候，首先聘请自己的亲信，办事的时候，又把亲信们的浮言假话当成确实的凭据，往往会把事情办糟。官员们治理公事，妙在暂且置身于事情之外，这样才能虚心听断；只要完全以听信亲信的访察为主，那么就会使自己搅缠在事情之中，一举一动，就会受到多方牵制和阻碍。因此，千万不要轻易让亲信去访察案情。

勤　事

【原文】 办理幕务，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门，伺候者不啻数辈，多延一刻，即多累一刻。如乡人入城控事，午前得了，便可回家，迟之午后，必须在城觅寓，不惟费钱，且枉废一日之事。小民以力为养，废其一日之事，即缺其一日

之养。其羁管监禁者，更不堪矣，如之何勿念？况事到即办，则头绪清楚，稽查较易。一日积一事，两日便积两事，积之愈多，理之愈难，势不能不草率塞责。讼师猾吏，百弊从生，其流毒有不可胜言者。譬舟行市河之中，来者自来，往者自往，本无壅塞之患，一舟留滞，则十百舟相继而阻，而河路有挤至终日者矣。故能勤则佐剧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则佐简亦忙，忙先神乱。

【译文】 办理幕馆中的事务，最重要的是勤奋。一件事情进入公门，在官府之外等着这件事情尽快了结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此，多拖延一会儿，就会给人家增加一会儿的麻烦。如果是乡下人进城告状，中午以前能够了结，当天就可以回家；推迟到午后，他们就必须在城里找住处，不仅要花钱，而且还会白白耽误一天的事情。小百姓靠着自己的劳力为生，耽误他们一天的事情，就会缺一天的衣食；至于那些看管监禁起来的人，就更加难以承受了，为什么不想一想他们的疾苦呢？况且，事情一到衙门就动手办理，就会头绪清清楚楚，日后查考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一天积压一件事情，那么两天就积压两件事情，事情积压得越多，办理起来就越难，为这种情势所迫，就不能不草率了事，敷衍塞责。讼师和猾吏，利欲薰心，贪得无厌，阴狠狡诈，为非作歹，官场中的种种弊端，大多是从他们那里滋生出来的，其流毒之广，简直说不尽。举例说，小船在街市的河道上行驶，来者只管来，往者只管往，本来没有堵塞不通的祸害，但是只要有一条船停在那里不走，那么十条船，甚至上百条船就会相继堵在那里，从而造成河道一整天都拥挤不堪。因此，如果能勤奋，那么即使辅佐长官处理公务，任务非常繁重，也有空闲时间，而一有空闲，心境自然就会清静；如果不勤奋，那么即使辅佐长官处理公务并不繁重，也会忙忙碌碌，而一忙碌，精神就昏乱起来。

须示民以信

【原文】 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吾辈佐官，须先要之于信。凡批发呈状，示审词讼，其日期早晚，俱有定准，则人可依期伺候，无废时失业之虑。期之速者，必致与人之诵，即克日稍缓，亦可不生怨言。第欲官能守信，必先幕不失信，盖官苟失信，幕可力尽，幕自失信，官或乐从。官之公事甚繁，偶尔偷安，便逾期刻，全在幕友随时劝勉。至于幕友不能克期，而官且援为口实，则官之不信，咎半在幕也。

【译文】 官员如果能够给人以良好信誉，人们自然就会真心诚意地对他敬服。我们这些幕客辅佐长官，应当首先对他们讲信用。凡是批发呈上的状子，公布审理诉讼案件的时间，日期的早晚，都应当确定不移，这样，当事人就可以

按时等候，没有浪费时间、耽误做事的忧虑了。日期定得靠前一些的，必定会受到当事人的称颂，即使届时因故把日期往后稍微推一推，当事人也不会有怨言。

但是，要想让长官能够守信用，幕客必须首先不失信，原因是假如长官失信了，幕客还可以尽力加以补救，而如果幕客失信了，长官有时候还会乐意顺从他。长官的公事十分繁忙，只要偶尔一偷懒，就会拖过原定的日期，这全靠幕客随时规劝和勉励他，让他遵守时间。

至于幕客办事不能遵守时间，长官将会把这拿来当成口实，这样看来，长官的不守信用，过错一半在幕客身上。

勿轻出告示

【原文】　条教号令，是道齐中一事，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实有关系，须得指出利弊，与众共喻，或劝或戒，非托空言，方为有益。若书吏视为故纸，士民目为常谈，抄录旧稿，率意涂饰者，书可不必，非惟省事，亦可积福。每见贴示之处，其下多有阳沟及安设粪缸溺桶之类，风吹雨打，示纸堕落秽中，亵字造孽，所损正不细耳。

【译文】　教化、训导之类的命令，是规范社会大众行为的工具，把它写成告示公布出来，原本是必不可少的事情，然而它的内容必须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密切关系，还应当指出遵照告示办事的好处和违背告示行动的害处，让社会大众都明白，或者劝勉，或者警戒，不说空话，才算有益。

如果书吏把告示视为废纸一张，读书人和老百姓把告示看成老生常谈，或者抄录旧稿敷衍塞责，或者随意乱写应付了事，既然是这样，告示就不必写了，不写不仅省事，而且还可以积福。

我经常看到贴告示的地方，下面有阴沟，和放着粪缸、尿桶之类的东西，经过风吹雨打，告示纸坠落下来，掉进脏物之中，不仅亵渎了文字，并且因此而作了孽，造成的损害很大啊！

慎　交

【原文】　广交游，通声气，亦觅馆一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交太滥，致有不能自立之势，又不若硁硁自守者转得自全。且善善恶恶，直道在人，苟律己无愧，即素不相识之人，亦未尝不为引荐。况交多则费多，力亦恐有不暇给乎？

【译文】 广泛结交朋友，彼此互通信息，也是寻找幕馆的一种方法；不过，用这种方法寻找幕馆，往往很不可靠。人生一世，能够得到一个知心朋友，自然可以死而无憾，然而真正意气相投、同心同德的朋友，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人们结交朋友，往往太滥，什么样的人都去结交，结果导致被形形色色的朋友所左右，自己却当不了自己的家，还不如凭着自己那点浅薄的学识，固执己见，自守自立，这样反而能够保全自己的名节。再说，人世极为复杂，追求善，厌弃恶，正道直行完全在个人，假若自己能够事事严以律己，处处问心无愧，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很可能会引荐你。

况且，结交的朋友多了，花费也就很多，财力恐怕也难以应付。

勿攀援

【原文】 登高之呼，其响四应。吾辈声名所系，原不能不藉当道诸公齿牙奖借。然彼有相赏之实，自能说项，如攀援依附，事终无补。非必其人挟贵自大也，即甚虚怀下士，而公务殷繁，势不能悬榻倒屣，司阍者又多不能仰体主人之意，怀刺投谒，徒为若辈轻薄，甚无谓也。总之，彼须用我，自能求我，我若求彼，转归无用，故吾道以自立为主。

【译文】 有势力、有权威的人登高振臂一呼，四面八方都会齐声响应他们。我们这些幕客的名声原本就跟幕主有很大关系，所以往往不能不借助有权有势的各位长官的奖励和提携。不过，如果他们确实欣赏我们，自然会替我们说好话，否则，如果我们不知自爱，去攀龙附凤，巴结依附他们，最终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并不一定是这些当官的凭借着自己的尊贵自高自大，看不起我们，而是由于他们公务非常繁忙，忙得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即使是非常谦虚，能够礼贤下士的人，也不能抽出时间接待我们；再加上看门的仆役又大多不能理解主人的心意，因此我们带着名片前去拜访求见他们的主人，只能使我们自己白白地被他们轻视，甚至羞辱，很没有意思。总之，如果那些当官的需要使用我们，自然能够前来求我们，我们假若去求他们，反而没有用处。因此，为幕之道应当以自立为主，不应当巴结攀附权贵。

办事勿分畛域

【原文】 州县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钱谷，曰书记，曰挂号，曰征比。剧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各有所司，而刑名、钱谷实总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属之居是席者，直须以官事为己事，无

分畛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后可。盖宅门以内，职分两项，而宅门以外，官止一人。谚云："一人之谋，不敌两人之智。"如以事非切己，坐视其失，而不置词，或以己所专司，不容旁人更参一解，皆非敬公之义也。特舍己从人，其权在我。而以局外之人效千虑之得，则或宜委婉，或宜径直，须视当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否则，贤智先人，转易激成乖刺耳。

【译文】 州一级和县一级的幕客，名目共分五种：一为刑名，二为钱谷，三为书记，四为挂号，五为征比。这五种师爷，人数多者达到十余人，人数少者也许用两三个人兼任。他们各有自己的管辖范围，而其中的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实际上是总揽全局。官员们的政绩考核，靠的是老百姓，作为官员的下属而居于幕客之位的人，只需要把官员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办理，不要过分地强调职责范围，把职责分得过于清楚，并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算克尽职守。原因是在衙门之内，职责分为两项，即长官有职有权，主宰一切，而幕客只是辅佐他们处理公务，为他们出谋划策，可是在衙门之外，代表官府的，只有掌印官即主官一个人。民间谚语说："一人之谋，不敌两人之智。"这就是说，人多智慧也多。如果由于事情跟自己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就袖手旁观，瞪眼看着别人把事情办糟，却不说一句话，或者由于某件事情是自己专管的，就不允许别人再提出意见或建议，这些做法，都不是对公事尽心尽力、恭谨勤奋的态度。只是放弃自己的意见，接受别人的看法，其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够以局外人的角度，献上自己的千虑之一得，进言的时候，或者宜于委婉一些，或者宜于直率一些，应当看局内人的性情如何而妥善行事，这样，才容易使别人采纳你的意见，否则，就会显得你的贤明和睿智超过了别人，反而容易刺激人家，造成关系不和。

勿轻令人习幕

【原文】 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然幕中数席，惟刑名、钱谷岁修较厚，余则不过百金内外，或止四五十金者。一经入幕，便无他途可谋，而幕修之外，又分毫无可取益。公事之称手与否，主宾之同道与否，皆不可知；不合则去，失馆亦常有之事。刑名、钱谷谙练而端方者，当道每交相罗致，得馆尚易，其他书记、挂号、征比各席，非势要吹嘘，即刑、钱引荐，虽裕有用之才，洁无瑕之品，足以致当道延访者什无一二，其得馆较难。以修脯而计，刑、钱一岁所入足抵书、号、征比数年，即失馆缺用，得馆之后可以弥补；若书、号、征比，得馆已属拮据，失馆更费枝梧。且如乡里课徒及经营贸易，蕴袍疏食，勤俭有素。处幕馆者，章身不能无

具，随从不能无人，加以庆吊往还，亲朋假乞，无一可省，岁修百金，到家亦不过六七十金，八口之家，仅足敷衍，万一久无就绪，势且典贷无门；居处既习于安闲，行业转难于更改，终身坐困，始基误之。故亲友之从余习幕者，余必先察其才识，如不足以造就刑、钱，则四五月之内即令归习他务。盖课徒可以进业，贸易可以生财，“作幕”二字，不知误尽几许才人。量而后入，择术者不可不自审也。

【译文】 我们这些当幕客的，苦读儒家经典，本来图的是功名，可是由于功不成、名未就，便转而经营生计，在各种谋生途径中，只有学习当幕僚跟读书关系切近，因此从事幕客的人就比较多一些。然而幕馆里的几个位子，只有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的年薪比较优厚，其余的只不过一百两银子上下，有的只有四五十两；况且，只要一经进入幕馆当幕客，便没有其他出路可以谋求，而除了幕客的薪水之外，又没有一分一毫可以拿来增加收入。公事办理起来是否得心应手，幕主和幕客之间是不是志同道合，事先都无法知道，因此合则留，不合则去，由于跟主人志不同、道不合而失去幕馆里的位子，也是常有的事情。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中的某些精通业务、办事干练并且品行端正的人，当官的往往争着搜罗、招聘，得到幕馆里的位子还比较容易一些，其他位子如书记、挂号、征比，如果不是有权势的要人吹嘘，就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推荐，纵然有充足的有用才干，高洁的无瑕品德，能够得到官员登门拜访、聘请的，十个人里也没有一两个，他们得到幕馆里的位子比较困难。就薪水而言，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一年所得到的收入，足以抵得上书记、挂号、征比师爷几年的薪水。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即使失去幕馆里的位子，一时缺钱用，日后再当幕客之后，还可以弥补；而像书记、挂号、征比师爷，当幕客的时候收入已经属于拮据了，一旦失去幕馆里的位子，就更难应付。姑且跟在家乡教书和做生意的比一比吧。塾师和商人终年棉衣布袍，粗茶淡饭，平日都很勤俭。而当幕客的人，华丽的衣服不能不添置，随从不能没有，再加上喜庆、丧吊之类事情的交往应酬，亲戚、朋友借钱索物，没有一样可以免去，即使每年收入一百两银子，拿到家里的也不过六七十两，如果是八口之家，仅仅够用，假使万一长期得不到幕客的位子，势必将造成典当、借贷都来不及；而且，长期居住在幕馆里，已经习惯于过安逸、轻闲的日子，所从事的行业反而再也难以更改，幕客这样一辈子受穷，耽误了前程，是因为当初选择的时候，一开始就选择错了。因此，我的亲戚、朋友跟着我学习当幕客的时候，我一定要事先考察一下他们的才能和见识，如果他们的才能和见识不足以培养、造就成刑名师爷或钱谷师爷，在四五个月之内就让他们回家学习别的谋生手段。原因是当塾师教学生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做生意还可以发财，“作幕”二字，不知误了多少有才识的人。估量一

下自己的才识，然后再决定去干什么，选择职业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不自我审视一下。

须体俗情

【原文】 幕之为学，读律尚已，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传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谤生。古云："利不百不兴，弊不百不除。"真阅历，不可不念也。

【译文】 幕客做学问，重点在研读法律；运用法律的最佳境界，尤在于善于体察风俗人情。原因是各地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察、求教，再去根据当地的风俗，提倡适合于当地风俗的东西，并随着时代的变化加以适当的调剂，然后再把国家法律和衙门政令传达下去，这样就会上下协调一致，官员的名声就能显赫，幕客的威望自会提高。如果一味刻板地按照法律条文办事，不顾当地的风俗人情，有时候将会弄得怨声载道、谤言四起。古人说："利不百不兴，弊不百不除。"意思是说好事不多的时候不要轻易去提倡，坏事不多的时候不要贸然去革除。这话说得真老道，必是很有一番阅历的人才能说得出，当幕客的办理公务的时候，不可不想到这一点。

戒已甚

【原文】 余尚在胡公幕中，初读律书时，惴惴焉，恐不能习幕是虑。友人骆君炳文，端方谙练，独严事之。尝语余曰："以子之才之识，为人佐治，所谓儒学医菜作齐者，非不能之，患正恐太能耳。"余请其故，曰："衙门中事，可结便结，情节之无大关系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丝不肯放过，则枝节横生，累人无已，是谓'已甚'，圣贤之所戒也。"余心识之，不敢忘。数十年来，觉受此语之益甚多。

【译文】 当年我还在胡先生的幕馆里的时候，初次读法律书，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惶恐不安，总担心自己学不好法律，当不成幕客。我有一位朋友骆炳文先生，品行端正，业务精通，办事干练，我就单独以他为师，态度严谨侍奉他，向他学习、请教。他曾经告诉我说："凭着你的才能和见识，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辅佐长官治理政务，都行有余力，这就是所谓的既能当儒学经师，又能去菜园种菜，什么都能干，你当幕客，不是不能胜任，令人担心的恐怕是太能胜任了。"我向他请教他这样说的原因，他解释说："衙门里的事情，只要可

以了结就尽快了结，情节没有重大关系的事情，不必去深求。有的人往往自恃他能洞察一切，办起事来，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这就会弄得枝节横生，无止无休地牵扯他人，这叫做‘过分’，办事过分，连圣贤也会极力戒除。”我心里记住了这些话，从来不敢忘掉。我当幕客几十年来，觉得受这番话的教益甚多。

公事不宜迁就

【原文】　宾之佐主，所办无非公事，端贵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私之为言，非必己有不肖之心也。持论本是，而以主人意见不同，稍为迁就，便是私心用事。盖一存迁就之见，于事必费斡旋，不能适得其平。出于此者，大概为馆所羁绊，不知吾辈处馆非为宾主有缘，且于所处之地必有因果。千虑之得有所利，千虑之失有所累，小者尚止一家，大者或偏通邑，施者无恩怨之素，受者忌报复之端。所谓缘者，宿缘有在，虽甚龃龉，未必解散。至于缘尽留恋，亦属无益。且负心之与失馆，轻重悬殊，何如秉正自持，不失其本心之为得乎？

【译文】　幕客辅佐主人，所办的都是公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双方最好能够和衷共济，出以公心，坦诚地共同斟酌情况，交流思想，中间不可稍微掺入一点私心。所谓私心，并不一定是指自己有什么不良的用心；自己提出的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跟主人的意见不同，就迁就、迎合主人的意见，只要稍微有一点迁就、迎合，就是凭着私心用事。如果心里一有迁就、迎合主人的念头，办事的时候一定很费斡旋，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公平结论。出于私心办事，一般都是由于留恋幕馆里的位子，不懂得我们这些人在一个地方当幕客不仅仅是因为宾主双方有缘份，而且跟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一定有某种因果关系。假定幕客是一个缺乏才识的人，但他的千虑之一得也会给本地带来一定的好处，或者幕客是一个才识高超的人，但他的千虑之一失也会给本地造成一定的害处。这种好处或害处有大有小，小者受益或受害的也不止一家一户，大者受益或受害的波及所辖的整个地区。幕客与主人平素没有什么恩怨，主人不找报复的借口，这就是所谓缘份，只要有很深的缘份，双方有时候即使有很严重的意见分歧，宾主关系也不一定会瓦解。至于缘份尽了却留恋不去，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再说失去民心跟失去幕职相比，轻重悬殊，哪里比得上秉正自持，不失自己的本心好呢？

勿过受主人情

【原文】　合则留，不合则去，是处馆要义。然有不能即去者，不仅恋馆之

谓也，平日过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时却情不得。岁修无论多寡，饩廪称事总是分所应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办非分之事。故主宾虽甚相得，与受必须分明，即探支岁修，亦宜有节，探支过度，则遇有不合势，不得洁身而去矣。

【译文】 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当幕客的根本原则。然而也有尽管跟主人意气不相投合却不能马上辞馆离去的情况，这不能说成仅仅是由于留恋幕职。平日受主人的人情过多，往往一时难以却情。每年的薪水无论多少，得到的收入只要跟所做的事情相称，都是理应得到的报酬，除此之外再多取主人的一分一毫，就是情分。一旦受了非分之情，有时就不得不办非分之事。因此，主人和幕客即使关系很好，给与和接受也必须分明，就是预支薪水，也应当有节制，预支过多，那么一旦遇到意见不合，势必造成不能洁身而去。

去馆日勿使人指摘

【原文】 官之得民与否，去官日见真；幕之自爱与否，去馆日毕露。佐主人为治，须算到去官日不可有遗议败名。总之，官之得民，要在清勤慈惠，故苛细者与板冗交织；幕之自爱，要在谦慎公勤，故依回者与则愎同病。

【译文】 官员得民心不得民心，去官离任的时候就能现出真相；幕客能不能自爱，引退去馆的时候就会原形毕露。辅佐主人治理公务，必须考虑到主人去官离任的时候不能让别人说三道四，败坏了名声。总之，官员得民心，要诀是清廉、勤勉、慈爱、仁惠，因此办事苛刻、琐碎往往跟死板多事交织在一起；幕客讲自爱，要诀是谦虚、谨慎、公正、勤奋，因此办事散漫拖拉跟刚愎自用常常犯同样的毛病。

就馆宜慎

【原文】 幕宾之作善作不善，各视乎其所主。宾利主之修，主利宾之才，其初本以利交，第主宾相得，未有不道义亲者。薰莸强合必不可久，与其急不暇择，所主非人，席不暖而遽去之，不若于未就之前先为慎重，则彼我同心，自无掣肘之患，俞久而愈固，异己者亦不得而间之。余自惟朴憨，故就馆最慎。然从无半途割席之事，职是故也。昨留别同事诸君，有一事留将同辈，述“卅年到处主人贤”之句，不可谓非天幸矣。通计幕游自壬申春迄乙巳秋，几三十四年，惟始二年，主者为外舅王坦人先生，不在宾主之数，余所主几十六人，其中无锡、慈溪二处皆偶托也，实则十四人而已。具详于左。

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馆常州府知府胡公幕。公讳文伯，字偶韩，山东海阳人，其年冬，迁苏松常镇太粮储道，余偕行。明年，胡公督运临清，余病不能与俱，假馆无锡县魏君幕。魏君讳延庆，直禄柏乡人。至六月，仍回胡公幕，几主胡公者六年。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余欲专治刑名，受长洲县聘，辞之归。乾隆二十五年正月，馆长洲县郑君幕。君讳毓贤，山东济宁人。

是年十二月以秀水县孙景溪师召，辞之归。乾隆二十六年三月，馆秀水县幕。景溪师讳尔周，山东昌邑人，余受业师也。

至次年八月，升河南开封府同知，去官，余即受平湖县刘君聘。是月至平湖。刘君讳国烜，号冰章，奉天人。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升江西九江府吴城同知，去官，余即受仁和县李君聘。二月至仁和。李君讳学李，陕西三原人。

是年十月缘事去官，余即受乌程县蒋君聘，是月至乌程。蒋君名志铎，号振庵，奉天人。

至次年五月缘事去官，接任者为战君，名效曾，号鲁村，直禄宁津人，延余接办。九月，叨乡荐，十二月，以会试辞归。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下第回，馆钱塘黄公幕。公名泰元，号亨章，云南泰和人。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以会试辞归。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下第回，受海宁刘君聘，以故人战君官嘉善，辞不获，因却海宁聘，至嘉善。七月战君调富阳，余偕行。

九月，孙公讳含中，号西林，来官宁波台兵备道，公景溪师子也，义不可辞，乃去富阳，馆宁波道幕者四月。十二月，以会试辞归。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下第回。海宁刘君复以聘来，七月至海宁。刘君名雁题，号仙圃，河南光山人。居海宁者二年余。至三十九年八月，海宁县升为州，刘群解官，余归里。

乾隆四十年，会试成进士，后丁母忧，归。

九月，馆慈溪黄君幕。君名元炜。不一月，辞归。

时战君已由归安升海宁州，以聘来，复就海宁。

十二月，以平湖刘君寻旧约，辞之归。刘君，前海宁令也。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至平湖，几四年余。

乾隆四十五年，刘君升杭州东海防同知，余受署乌程县与君聘，是年五月至乌程。与君，名德，号勉庵，满洲人。

至四十六年四月，前令徐君回任，延余接办。徐君，名朝亮，山东莱阳人。六月，徐君丁忧去官，余归里。

是年九月，受龙游王君聘，十月至龙游。王君，名士昕，号晴川，奉天义州人。居龙游一年余。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王君调任临安，余偕行，居临安三年余。乾隆五十年八月，王君以母老告养，解官归里。

【译文】 幕客行善道不行善道，取决于各自的主人。幕客所得到的好处是主人的薪水，主人所得到的好处是幕客的才识，他们原本就是凭着各自的利益打交道的，但是如果主人和幕客合作得很好，没有不是由于双方在道义上亲密无间的。香与臭勉强凑合在一起必定不会维持长久，因此与其匆匆忙忙作出选择，找一个不如意的主人，连坐席还没有暖热就马上离开他，不如在就馆之前先慎重地加以选择，这样双方就会同心同德，自然没有相互掣肘之患，而且相处越久关系也就越牢固，与自己关系不和的也不能从中挑拨离间。我觉得自己生性纯朴、憨厚，因此在就馆问题上最为谨慎。不过一经作出选择，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中途分手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昨天我跟各位同事告别，有一件事留下来送给同辈，并写成一首诗，其中的“卅年到处主人贤”一句，不能不说是上天赐给我的宠爱啊。总的算起来，我当幕客，从壬申年的春季到乙巳年的秋季，前后将近三十四年，其中只有开头的两年，主人是我的外舅王坦人先生，我们的关系不在宾主之列，其余十六人，其中的无锡、慈溪两处都是偶尔依托了很短时间，因此，实际上只有十四人而已。现在详细地写在下面。

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到常州府知府胡公的幕馆供职。胡公名文伯，字偶韩，山东海阳人。这一年的冬季，胡公升任苏松常镇太粮储道，我和他一同前去赴任。第二年，胡公被派往临清监督粮运，我因病不能和他一同前往，就暂到无锡县魏君的幕馆中供职。魏君名延庆，直禄柏乡人。到了当年六月，又回到胡公的幕馆。在胡公幕馆供职，前后将近六年。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我想专治刑名，就接受长洲县的聘请，为此我辞去胡公幕馆的职务暂时回家。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到长洲县郑君幕馆供职。郑君名毓贤，山东济宁人。

这一年的十二月，由于秀水县孙景溪老师召请，便辞去了长洲县的差事，暂时回家。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到秀水县幕馆当差。景溪老师名尔周，山东昌邑人，是我的业师。

到次年八月，景溪老师升任河南开封府同知，离开秀水任，我就接受了平湖县刘君的聘请，于当月去平湖当差。刘君名国烜，号冰章，奉天人。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刘君升任江西九江府吴城同知，离开平湖任，我接受仁和县李君的聘请。我二月到达仁和县。李君名学李，陕西三原人。

当年十月，李君因故离任，我接受乌程县蒋君的聘请，当月到达乌程。蒋君名志铎，号振庵，奉天人。

次年五月，蒋君因故离任，接任者为战君，名效曾，号鲁村，直禄宁津人，聘我继续任幕客。当年九月我得到乡里举荐，十二月因参加会试而辞职回家。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因考试落榜回家，到钱塘黄公幕馆当差。黄公名泰元，号亨章，云南泰和人。到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又因会试辞职回家。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因考试落榜回家，受海宁刘君聘请，但由于老朋友战君赴嘉善做官，我向他请求辞职未得到批准，于是就谢绝了海宁刘君的聘请，到嘉善当差。当年七月，战君调往富阳任职，我和他一同赴任。

当年九月，名含中，号西林的孙公来宁波，出任宁波兵备道，由于他是孙景溪老师的儿子，从道义上说对他的聘请不可推辞，我就辞去富阳的职务，在宁波道当幕友四个月。当年十二月，因参加会试辞职回家。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因考试落榜回家。海宁刘君又来聘请，七月到海宁。刘君名雁题，号仙圃，河南光山人。在海宁住了两年多，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海宁县升为州，刘君被解职，我也回故里。

乾隆四十年，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后由于为母亲守丧而回家。

同年九月，到慈溪黄君幕馆供职。黄君名元炜。不到一个月，辞馆回家。

这时战君已经由归安升迁到海宁州，由于他又来聘我，我再次到海宁。

这一年的十二月，由于平湖的刘君要我履行以前的旧约，我便辞去海宁的差事，前往平湖。刘君就是前海宁县令。我于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到平湖，在那里呆了四年多。

乾隆四十五年，刘君升任杭州东海防同知，我又接受了继任乌程县令的与君的聘请，于这一年的五月到乌程。与君名德，号勉庵，满洲人。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前县令徐君回任，聘我接办幕务。徐君名朝亮，山东莱阳人。六月，徐君由于回乡守丧而离职，我也回家。

这一年的九月，接受龙游王君的聘请，于十月到龙游。王君名士昕，号晴川，奉天义州人。在龙游呆了一年多。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王君调任临安，我和他一起赴任。在临安呆了三年多。乾隆五十年八月，王君以母亲年老需要奉养为由辞官回家，我也回归故里。

续佐治药言

（清）汪辉祖

摘唤须详慎

【原文】　省事之说，大属不易。盖词之讦控多人者，必有讼师主持其事，或以泄忿旁牵，或以左袒列证，不堕其术，往往以经承弊脱为词，百计抵诉，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关通，启官疑窦。故核稿时，必须细加衡量，主人庭讯应问及者，方予传唤，则凡摘释之人，自有确然可删之故；遇有诉无难明白批斥，使讼师不敢肆其嚣张。庶株蔓之风渐息，而无辜不致受累矣。

【译文】　“省事”之说，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极为困难。原因是那些诉讼状子控告很多人的案件，必定有讼师暗中操纵这件事，其目的有的是为了发泄私愤，牵连旁人，有的是为了袒护一方，罗列证据；衙门如果不落入他们的圈套，他们往往以承办人徇私舞弊，为有关当事人开脱为借口，千方百计进行抗辩，甚至含沙射影，毫无根据地诬指幕客与有关当事人互通关节，内外勾结，引起长官的怀疑。因此，审核案件文书的时候，必须仔细加以衡量，只有长官在大堂上审讯的时候应该问到的人，才予以传唤，这样，所有释放、开脱的人，自然就会有确定无疑可以予以删除的理由，遇到有人抗辩也不难予以清楚明白的驳斥，使讼师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到处叫嚷，嚣张猖狂。这样一来，株连、牵扯之风就可以逐渐平息，而无辜的良民也就不至于受到牵累了。

批驳勿率易

【原文】　一词至官，不惟具状人盛气望准，凡讼师，差房无不乐于有事。一经批驳，群起而谋抵其隙，批语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冤，即壮被告之胆，图省事而转让事矣。夫人命奸盗及棍徒肆横，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争斗，类皆户婚细故，两造非亲则故，非族则邻，情深累世，衅起一时，本无不解之仇怨，第摘其词中要害，酌理准情，剀切谕道，使弱者意平，强者气沮，自有亲邻调处。与其息于准理之后，费入差房，何如晓于具状之初，谊全姻睦。

【译文】　一张讼诉状子呈送到官府，不仅告状的人满怀信心，盼望着打胜这场官司，就连讼师、差役也无不乐于多发生一些这种事情。因此状子一旦经过批示而被驳回，他们就会联合起来谋划对策，找批示中的漏洞，只要批语稍微有一点不准确、不严密，不是增加原告的冤，就是壮了被告的胆，本来想图省事，结果反而添了麻烦。人命案、奸情案、盗窃案以及地痞流氓扰乱社会治安案，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而所有口角争斗，大多是由婚姻之类的小事引起的，原告和被告双方不是亲戚便是朋友，不是同族便是邻居，他们之间世世代代情深谊厚，由于一时间发生争端而争吵打斗起来，本来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积怨，只要能选择状子中的要害问题，根据情理认真加以分析，真诚恳切地对双方讲清道理，使弱者心里恢复平静，使强者怒气消去，然后亲戚、邻里自然会出面进行调停，把争端平息下去。与其在受理控告之后再去平息事端，把钱都花费在讼师、差役那里，不如在告状之初对双方讲明道理，使彼此情谊得以保全，婚姻仍旧和睦。

核词须认本意

【原文】　谚云："无谎不成状"。每有控近事而先述旧事，引他事以曲证此事者，其实意有专属而讼师率以牵摭为技，万一宾主不分，势且纠缠无已。又有初词止控一事，而续呈渐生枝节，或至反宾为主者，不知所以翦裁，则房差从而滋扰。故省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译文】　俗话说："无谎不成状。"这话有一定的根据。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所控告的本来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可是却先叙述一些过去的事情，或者拉扯一些与这件事情无关的别的事情，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法去证明想说的事情。其实，他的真正意图只在某一点上，而讼师却轻率从事，以牵扯连累来显示和施展他的伎俩，一旦案子的主线和支脉不分，讼师必定纠缠不完。还有一种情况，起初的状子只控告一件事，再交的状子却渐渐生出别的枝节，有的甚至将枝节变成了主线，如果刑名师爷不懂得分出轻重主次，把枝节删减出去，牢房的差役就会从中捣乱。因此，省事的方法，首先在于批示要明白。

人命宜防牵连

【原文】　前明徐相国阶柄政时，作家书示子弟，尚诫命案不可牵涉，何况寻常百姓？余乡居见命案列证，便举家惶骇，往往见凶犯赤贫，累归词证者。故在馆阅报词，非紧要人证，即属主人当场省释，不命入城；应取保者，讯后立

追保状。然获闻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归，则其家一日不宁，如之何勿念至路弊案件？差、保无可生发，每将地主牵入，此则真属无辜，尤其须属主人禁绝。核稿时更宜字字检点，以防株累。

【译文】 前明相国徐阶先生当权的时候，写家信告诉他的小弟，还训诫他们人命案子不可牵涉过多，又何况寻常百姓呢？我在家乡居住的时候，见命案列举证人时，谁一旦被列为证人，他全家便惶恐不安，害怕得不得了，因为凶犯往往是赤贫，家里一无所有，办起案来，麻烦如应酬、打点等等，都落在了证人头上。因此我在幕馆阅读状子和报告的时候，只要不是紧要的人证，就让主人当场验明并放了他们，不让他们进城候审；有某种嫌疑，需要取保的，等到审讯完毕，立即追回担保书。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所说发生过官保私押这类事情。证人一天不回家，他的家人就一天不得安宁，他们怎么会不担心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差役和地保实在无法借题发挥，没事找事，往往会把当地人牵连进去，如果这些人真是无辜者，尤其应当嘱咐主人严格禁绝这种事情。审核文书的时候更应当一字一句加以检查、斟酌，以防株连无辜。

侵占勿轻查勘

【原文】 豪强侵占，律所不容。若世业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产，若听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挟持，需索不遂，即饰词讦控。一经准理，必先差查，差查不已，必须勘断。官或不暇遽及，则棍、差朋比，费已不赀。此等借名启讼之人，多非善类，能于呈控时严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为上策；否则，催主人速勘严惩，必有阴受其福者矣。

【译文】 豪强依仗权势侵占别人的产业，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如果产业世代相承，需要重新加以修整，或者原本不是公家的产业，如果听任老百姓随便处理，地方上的地痞恶棍就会趁机抢占，一旦勒索达不到目的，就编造谎言写成状子，向官府提出控告。一经批准受理，必须先派差役前去调查；而调查如果没有结果，就必须由长官出面亲自勘察并作出裁断。当官的有时候没有时间立即去进行勘断，那么地痞恶棍就会和差役勾结起来，狼狈为奸，不等官员来到，当事人就花费很多钱了。这类假借名目告状的人，多数不是好东西，如果能在他递状子时就对他进行严厉而切中要害的批驳和斥责，使小人们畏惧法律，固然是上策；否则，催促长官尽快勘验实情，严厉惩办小人，必定有暗中得到好处的人。

勘案宜速结

【原文】 事关田房坟墓，类须勘结。官事甚殷，安能日履山泽？且批勘之后，凡遇催词，无可费心，故批勘最易。不知疆界不清，每易酿成他故；如按图办址，核计鱼鳞户口券册明著者，或批断，或讯断，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须属主人为之速结，使造葬无稽，亦所全不少。至勘有期，势必多人守候，尤万万不宜临期更改。

【译文】 涉及田地、房屋、坟墓之类的案件，一般都必须经过实地勘验才能了结。幕主公事非常繁忙，怎么能经常到山林和河边去？况且批示勘验之后，只要遇到催问的状子，就不用再费心了，告诉当事人一声就行了，因此批示勘验最为容易。但是批示人却不知道，由于地界不清，往往容易酿成别的事端。

如果按图划分地界，核计鱼鳞户口券册上的记载，或者批断，或者讯断，自然能使当事人信服。

如果由于势不得已而批勘，必须嘱咐主人尽快把这事了结，使建造房屋和安葬死者没有借口，也可以保全不少人的产业。

到了勘验日期接近的时候，势必有很多人在那里守候，因此更万万不宜临时更改日期。

押犯宜勤查

【原文】 案有犯证尚须覆讯者，势不能不暂予羁管，繁剧之处，尤所多有。然羁管之弊，甚于监禁。盖犯归监禁，尚有管狱官时时稽查，羁管则权归差役，差不遂欲，则系之秽处，饿之终日，恣为陵虐，无所不至，至有酿成人命，贻累本官者。若贼犯久押，则纵而分肥，为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难毕记，全在幕友立簿检察，以便随时办结。即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贿脱之患。

尚书封翁三桥先生为县令时，设自新所，专羁鼠窃盗匪捐廉，按名目给口粮一升，盐菜钱三文，以典史总其事，而先生犹不时自察，十余年如一日也。初甚众，后多知自悔，乞怜其亲邻，服罪于事主，联环具保，复为良民者，不可胜计，而所中寥寥矣。先生之善政极多，此其小小一端，附记于此，以备采择。

【译文】 一个案子里，如果有犯人或证人还需反复审讯的，势必予以羁押、管制，它给公务所带来的繁忙，就会更重。然而羁押、管制的弊端，比监禁还要严重得多。原因是把犯人监禁起来，还有管狱官经常查看、检查，而羁押、管制的权力则归差役，如果差役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把当事人拴在一

个肮脏不堪的地方，整天饿他，任意凌辱、虐待他，手段无所不用，甚至有酿成人命、拖累长官的情况。如果把贼犯长期羁押起来，那么差役就会放纵，以便从他那里分得好处，造成的祸害就会更大。这样的人犯，长官难以完全记住，全靠幕客特立一个本子记下他们的姓名，不时对照检查，以便随时把案子办完。即使原任官员离任，新任官员就职，幕客也换了人，也可以免去当事人行贿、官员受贿，因而为之开脱的弊端。

勿轻易签差

【原文】　讼一签差，两造不能无费，即彼此相安息销，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为治，惟必讯之案，方签差传唤；其余细事，多批族亲查理，或久而不覆，经承禀请、差催，从不允行，亦不转票。盖事可寝搁，必其气已平，因而置之，有益无损。加以差催，转多挑拨矣。且族亲纵有袒护，终有不敢尽没其真；役则惟利是视，更不可信也。

【译文】　办理一桩诉讼案件，一旦发出签票派差役下去办案，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不能不破费，即使双方愿意从此和睦相处，要求销案，也将很不容易。我从前辅佐主人办理案件，只有必须审讯的案子，才签票派差役去传唤当事人；其余的小事，大多批示给同族亲人，请他们协助调查处理，有的时候很久没有回音，下级人员即使报告、催促，我也从来不允许他们去办，也不转票。可以把事情放一放，一定等到双方的怒气已经平息，因而就置之不问，这样做只有好处而没有害处。如果派差役去催问，他们反而会从中多方挑拨，制造新的矛盾。再说，同族人纵然从中袒护，最终也不敢完全掩盖事情的真相；而差役则唯利是图，更不可信赖。

宜随机杜弊

【原文】　地方风气以官为转移，地棍揣摩，即视官为迎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资若辈。如官惩赌博，则棍首局诱；官治小窃，则棍讦搅和；官清水利，则棍控侵占；官严斗殴，则棍饰伪伤；官禁锢婢，则棍告侵占；官抚困佃，则棍讼蛮横，如此之类，悉数难终。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幕友因利察弊。力究冤诬，固不可因噎废食，断不宜乘风纵火。使棍奸可戢，官法可行，则平民自安无事之福矣。

【译文】　一个地方的风气，往往以地方官的一言一行、所爱所恶为转移，于是地痞们就揣摩官员的心思，伺机加以迎合。有时候，官员要想采取一些好

的行政措施，还不得不依靠这些人。例如官员要惩治赌博，就得让地痞出头设赌局引诱赌徒上当受骗；官员要惩治小偷，就有地痞趁机检举小偷的同伙；官员要整治水利，就有地痞控告侵占行为；官员要严惩打架斗殴，就有地痞伪装被打伤，官员要禁止禁锢奴婢，地痞就控告有人强占民女；官员要抚恤穷困的佃户，就有地痞控告蛮横不讲理的地主，诸如此类，难以说完。一般来说，无论什么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甚至会利少而弊多，全靠幕客因利制宜，并明察弊端。尽力追究受冤枉和被诬陷的案子，因然不可因噎废食，穷追猛究地痞无赖，但是也绝对不宜趁着风去放火，去放纵地痞无赖。假使地痞无赖的奸谋可以煞住，国家的法律可以畅行，那么平民自然就能安享无事之福了。

草供未可全信

【原文】 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然五听之法，辞止一端，且录供之吏，难保一无上下其手之弊，据供定罪，尚恐未真。余在幕中，凡犯应徒罪以上者，主人庭讯时，必于堂后凝神细听，供稍勉强，即属主人复讯，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讯至四五次，及七八次者。疑必属讯，不顾主人畏难；每讯必听，余亦不敢惮烦也。往岁壬午八月，馆平湖令刘君冰斋署。会孝丰事主行舟被劫，通详缉捕。封篆后，余还里度岁，而邑有回籍逃军曰盛大者，以纠匪抢夺被获，讯为劫案正盗。冰斋迓余至馆，检阅草供，凡起意纠伙上盗，伤主劫赃，表分各条，无不毕具，居然盗也；且已起有蓝布棉被，经事主认确矣。当晚属冰斋复勘，余从堂后听之，一一输供，无惧色，顾供出犯口，熟滑如背书；然且首伙八人，无一语参差者，心窃疑之。次晚复属冰斋故为增减案情，隔别再讯，则或认，或不认，八人者各各岐异，至有号呼诉枉者。遂止不讯，而令库书、典税书依事主所认布被颜色新旧，借购二十余条，余私为记别，亲以事主原认之被属冰斋当堂给认，竟懵无辨识。于是，提犯研鞫，佥不承认。细诘其故，盖盛大至官之初，自意逃军，犯抢更无生理，故讯及劫案，信口妄承，而其徒皆附和之，实则被为己物。裁制，有人即其本罪亦不至于死也，遂脱之。越二年，冰斋保举知府引见，而此案正盗由元和发觉，起赃主认。冰斋回任，赴苏会审定案。初，余欲脱盛大时，凼署哗然，谓余枉法曲纵，不顾主人考成。余闻之，辞冰斋，冰斋勿听。余曰："必欲余留止者，非脱成大不可。且失赃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骈戮数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孙易一馆，为君计，亦恐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犹窃窃然私议不止，幸冰斋不为动。至是，冰斋语余曰："曩力脱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当抵罪，吾不当绝嗣耳。"盖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为据矣。

【译文】 罪犯的罪行及其性质，是根据其供词确定的，因此，罪犯的供词最关紧要。然而办案有五种方法，言辞只是其中的一种；况且记录供词的小吏，难保没有一点从中做手脚的毛病，因此仅仅根据供词定罪，还恐怕未必完全真实可靠。我在幕馆里，凡是遇到罪犯应判流徒罪以上的，当主人在大堂上审讯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大堂后面凝神细听，只要发现口供稍微有一点勉强，就嘱咐主人再次审讯，并经常劝诫主人不能因性急而用刑，往往有审讯四五次，甚至七八次的。有疑问一定要嘱咐主人再审，不顾主人有畏难情绪；每次审讯必在堂后细听，我也不敢害怕麻烦。过去在壬午年八月，我在平湖县县令刘冰斋先生的幕馆当差，正碰上孝丰一位事主在船上被抢劫，发出通缉令缉捕罪犯。年终官府封印放假休息，我就回家乡过年，听说同乡有个叫盛大的逃兵回到家里，由于纠集盗匪抢劫而被抓获，经过审讯，定为这起抢劫案的主犯。冰斋先生把我请回幕馆，阅读初审口供。他的口供里，诸如起意纠伙行盗，伤害事主，劫走赃物，瓜分赃物，一条一条，完全具备，很像此案的盗匪；而且，已经起出赃物蓝布棉被，经事主辨认，也得到确认了。当天晚上，我请冰斋先生再审一次，自己也在堂后细听，他一一招供，面无惧色，只是供词从犯人口里说出来，熟练流畅得跟背书一样，而且供出匪首和同伙共八人，说的时候没有一句差错或混乱，这使我心中暗暗怀疑起来。第二天晚上，我又请冰斋先生故意将案情加以增减，把八个人隔离起来，分别审讯，结果，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八个人各有各的说法，甚至有人哭叫着诉说冤枉。于是，我就让停下来，不再往下审讯，而让管库和管税的书吏按照事主所确认的那种颜色，去借用或购买二十多条新旧不同的棉被，弄来之后，我暗中分别作个记号，并把事主原来确认的棉被也放在里边，请冰斋先生当堂让他们辨认，八个人竟然都糊涂了，没有一个人能认出原来的那条棉被。于是又提犯人仔细审问，结果都不承认。再细细追问盛大，让他说明起初招供的原因，盛大说他被抓到官府之初，自己觉得从军队里逃走已犯死罪，再加上又犯了抢劫罪，就更没有活路了，因此审讯时一涉及抢劫案，就信口开河，胡乱招供，而他的那些同伙也都附和他，其实棉被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最后作出判决，认为就他们所犯的这桩抢劫罪而论，也不至于定死罪，就把他们从死罪开脱出来。过了两年，冰斋先生被保举，受到知府大人的接见，而此案的真正盗犯也由元和县查获，起赃之后，事主予以确认。冰斋先生回任后，又赴苏州会审定案。起初，当我打算开脱盛大时，全署为之哗然，说我曲解法律，有意放纵盛大，却不顾日后主人政绩考查的结果如何，也就是不顾主人的前程。我听说之后，向冰斋先生辞职，他拒绝接受。我说："如果一定打算让我留下，非开脱盛大不可。再说，此案事主失去的赃物很多，现在如果因一条好像是而其实并不是的棉被同时杀几个人，并不只是由于

我不忍心杀人，才以替子孙考虑而换一个幕馆，就是为您考虑，也怕日后有麻烦。”然而尽管如此，那些指责我的人还是私下里议论不止，幸亏冰斋先生没有因他们而发生动摇。到了这个时候，冰斋先生对我说：“过去极力为盛大开脱，您为什么会这样料事如神呢？”我回答说：“您不该为盛大抵罪，我不该因盛大绝后罢了。”从此，我更不敢以初次供词为根据定罪了。

上台驳批宜细绎

【原文】　初报宜慎，前已言之。或奉上台驳诘，尤须详绎。盖驳法不一，有意在轻宥，而驳故从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驳及余证者，非虚心体会，易致岐误。至案可完结，而碎琐推敲，万勿稍烦厌，付以轻心。若主人所持甚正，与上台意见参差，必当委曲措词，以伸主人之意，断不可游移迁就，使情罪不符；亦慎毋使气矜才，致上下触忤。

【译文】　首次向上级报告案情和判决意见，应当谨慎，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要说的是，有的时候接到上级批驳、追问的批复，尤其需要仔细领会和推敲。原因是上级的驳诘方法并不一样，有的用意本来在于打算从轻处理，却故意从可不可以重罚的角度来驳诘，有的用意本来在于打算只惩罚主犯，却故意从从犯和证人方面来驳诘，如果不虚心领会，容易导致误入歧途。到一个案子可以完结的时候，应当再细心地反复推敲一番，千万不要稍微产生一点儿厌烦情绪，掉以轻心，草率从事。如果主人所持的意见十分正确，与上司的意见不一致，一定要用委曲婉转的言词把主人的意见写出来，以伸张主人的想法和主张，绝对不可游移不定，词不达意，去迁就迎合上司，造成案情和判决不符；也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显示主人的才干，导致上级和下级关系不和。

不受关防　先宜谨敕

【原文】　关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关防之故，全在谨敕。朋友为五伦之一，主宾特朋友之一，重一主人而尽疏朋友，固非端人之所以自处；然因主人不我关防而律己不严，将声名有玷，为主人轻薄，终不得不受关防之势。故亲友往来，必须令主人知名；有事出宅门，亦须令主人确知。所往事事磊落光明，主人察其可信，自不敢露关防之迹；否则，主人举身家以听，安能禁其不加体访也。

【译文】　“防备”、“提防”之类的名目，绝对不可接受。而不被主人防备的要诀，完全在于幕客自身品行端正、举止谨慎，不受主人猜疑。朋友是“五

伦”即五种伦理关系中的一种，而幕主和幕客只是朋友之一，看重一位主人而完全疏远其他朋友，本来就不是正派人的立身处世之道；然而如果由于主人不提防自己，自己就不能严以律己，把名声弄坏，被主人轻视，最终必定受主人的猜疑和提防。因此亲友往来，必须让主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有事情需要离开衙门的宅院，也必须让主人确切知道往哪里去，出去做的事情如果处处光明磊落，主人看到他的言行可信，自然不敢流露出提防的痕迹；否则，主人全家都会注意你，怎么能挡住他本人对你的提防呢？

须成主人之美

【原文】　吾言“不合则去”，非悻悻也。人之才质各有所偏，宾之于主，贵相其偏而补之于水火之用，始尽佐治之任。“不合”云者，必公事实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气矜张。主人事有未善，分当范之于善，不能就范，则引身而退，是谓“不合则去”。若吾说虽正，而主人别有善念，此则必须辗转筹画，以成其美，方于百姓有益，断不宜坚持不合之义，恝然舍去，即谚所云“公门中好修行”矣。

【译文】　我说的“不合则去”，并不是指心怀怨忿和遗憾悻悻而去。人的资质和才能各有所长，对于主人来说，幕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专长，双方形成水火互补之势，才能尽他辅佐主人治理公务的使命。不合的原因，必定是公事确实有所不便，不可完全凭意气故作清高。主人做事有不妥当的地方，幕客应当用妥当的方法去规范他，如果主人不能就范，就引身而退，这就叫做“不合则去”。如果幕客的意见虽然正确，但是主人却另有好的主意，遇到这种情况，幕客必须多方反复筹划，以成全主人的好主意，这样才对百姓有好处，绝对不应当坚持自己那种跟主人不同的意见，不管不顾地决然离去，这就是民间谚语所说的“公门之中好修行”啊。

处久交更难

【原文】　人知宾主初交不易，而不知久交更难。盖到馆之始，主人情谊未甚融洽，尽我本分，可告无愧。若相处多年，其为契合可知交，既投契识论必有裨益，官声所系，须事事为之谋出万全。任劳分谤，俱义所应得；引嫌避怨，便失朋友之道。特不可恃主人倚重，挟势以济其私耳。

【译文】　人们只知道幕客和主人最初打交道不容易，而不知道打交道太久了双方更难相处。幕客来到幕馆之初，跟主人的情谊还不十分融洽，只要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可以感到自己于心无愧。如果跟主人相处多年，可以断定双方

关系一定很契合，彼此合作得很好，既然跟主人意气相投，幕客的见解和言论必定对主人有好处，由于这都关系着主人的官声，就必须事事给他谋划出万全之计。而且幕客既要任劳又要分谤，从道义上这些都是应该的；幕客如果逃避嫌疑和怨恨，就不符合做朋友的道理。只是幕客不可依靠主人对他的倚重，仗势去谋求个人的私利。

宾主不可忘形

【原文】　交至忘形，方为密契，独吾辈之于主人，宾主形迹断不可略。盖幕客之得尽其主以行其志，全在主人敬以致信，一言一动，须主人有不敢简慢之意。忘形则易狎，狎则玩心生，而言有不听者矣。余与光山刘君仙圃甚洽，仙圃令平湖时，欲联齿叙之欢。余曰："俟去馆日如命。"同事者多笑之，先生不余讶也。故仙圃升任，余赠别诗有"形迹略存宾主分，情怀雅逼弟兄真"之句，盖纪实云。

【译文】　朋友之间交往，达到不拘形迹，忘乎所以的地步，才算亲密无间，意气相投。只有我们这些幕客跟主人交往的时候，言行举止绝对不可不分宾主。幕客之所以能够说他想说的话，做他想做的事，施展自己的抱负和志向，完全是由于主人尊敬他，并给予他以信任，他的一言一行，应当显示出一种主人不敢轻视、怠慢的派头。双方交往一旦达到不拘形迹的地步，则容易过分亲密，一旦过分亲密，主人对幕客就产生一种轻玩不恭的心理，这就会导致对他进言，有时候他会听不进去。我跟河南光山的刘仙圃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任平湖县令的时候，曾打算跟我结拜为兄弟。我对他说："等到我离开您的幕馆的那一天，才可以这样做。"幕馆中的同事大多嘲笑我迂腐，而先生对我的做法并不感到惊讶。因此仙圃先生升官调任的时候，我给他的赠别诗中有"形迹略存宾主分，情怀雅逼弟兄真"两句，就是记录当时的实际情形。

不宜经手银钱

【原文】　署中银钱出入，其任甚重，其事甚琐，不惟刑名幕友不可越俎，即钱谷职司会计，亦止主簿籍之成莞赢绌之数而已，出入经手非其分也。盖既经手银钱，势不能不计较节啬，其后必为怨府；况权之所归，将有伺颜色、逢意旨者，而公事多碍，人品因之易坏。且出入簿记，一时难以交卸，虽有不合亦不能去，如之何其自立耶？

【译文】　官署中的银钱收入和支出，办理起来责任非常重大，事务极为繁

琐，不只是主持刑名的幕客不可超越职权包办代替，就是钱谷在差房任职的主管会计，也只能管账簿上的进出、盈亏的数目而已，而银钱的实际收入与支出并不经过他们的手，因为经手并不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既然经手收入或支出银钱，势必不能不计较、考虑节约，以后必定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况且所给予的权力，无论大小，都取决于长官的意志，这样，办起事来将会出现看长官的脸色、逢迎长官的意图这类事情，而且公务方面的事情办起来障碍又比较多，人品很容易因此而败坏。再说，银钱出入的帐目，往往一时难以交卸，尽管跟主人已经合不来，也不能马上辞职而去，幕客又怎么做到自立呢？

勿求全小节

【原文】　入幕以宾为名，主人礼貌盛衰，即敬肆所别，大段仪文何可不讲？若诚意无渝，则小节亦须从略。饮馔之类，当视主人之自奉何如。故其自奉素丰而俭以待我，是谓不诚；若待我虽俭而已丰于彼之自奉，即为加礼。更不宜琐琐求全。向客胡观察文伯处，因言肉败，责逐庖丁，常以为悔。故后来历幕，从不以口腹责人。至主人所用仆人，大率不知大体，万不可稍假词色，或启干求之渐。若些小过失，量为包容，远怨之一端也。

【译文】　读书人进入官府幕馆，其名分是宾客，主人礼貌的隆盛与否，就是对幕客尊敬或者轻慢的表现，因此重要的礼仪便不能不讲究。如果主人的诚意没有改变，不要说大礼，就是小节也应当从略。饮食之类的供给，应当看主人的饮食如何，以他对他自己是丰是俭为转移。因此，如果他自己一向吃得好、喝得好，却很节俭地对待幕客，这叫做居心不诚；如果他对待幕客虽然节俭，却已经比对待他自己丰盛了，就是优礼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应该再在这类小事上没完没了地要求这要求那。过去，我在观察使胡文伯先生的幕馆当幕客，由于说肉腐烂变质了，导致胡先生责备并赶走了厨师，常常感到后悔。因此后来历次当幕客，从来也不因吃饭去责备别人。至于主人所用的仆人，大多不知大体，不懂规矩，万万不可在说话时或表情上对他们表现出不快，或者开提出别的要求的头。如果主人的仆人有什么小的过失，要度量大一些，予以包涵，这也是不招人怨恨的一个方面。

勿忘本计

【原文】　鬻文为活，非快意事，固不可有寒乞相，使主人菲薄。而本来面目欲须时时自念，食饶粱肉，念家有应赡之妻孥，自不忍从粱肉处更计肥甘；买

及优伶，念家有待济之戚，自不暇向优伶中妄博欢笑。且客中节一钱之费，则家中赢一钱之资，家食无亏，行装可卸，又何必以衰年心力，长为他人肩忧患哉！

【译文】　卖文为生，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快乐的事情，但是也根本不可有那种寒酸乞怜相，使主人瞧不起。应当时时想着自己的本来处境：饭桌上饭多肉丰的时候，要想着家里还有应当供养的妻子、儿女，自然就不忍心在丰盛的饭菜之外产生更高的欲望；花钱看戏玩耍的时候，要想着家里还有等待接济的亲戚，自然就没有空闲到艺人那里胡乱寻欢作乐。况且，只要客居在外节省一个钱的花费，那么家里就会多出一个钱的产业，家里人有吃有穿了，自己也可以卸下行装在家颐养天年了，又何必以晚年的心力，长期在外替别人承担忧患啊！

忌辣手

【原文】　同里丁君某游幕河南，为制府田公赏识，羔币充庭者十余年。余年十岁时，君归里，过先大父，先大父问其何以得致盛名。君累举数事，余童呆不能解。记先大父曰："得毋太辣乎？"君曰："不如此，则事不易了。"君既去，先妣奉茗以进，先大父曰："顷丁某言，汝闻否？虽多财，不足羡也。辣则忍，忍则刻，恐造孽不少，其能久乎？"复摩余顶曰："省否？"对曰："省。"先大父曰："省便好。"未几，丁君旅没。厥子年十五六，酷嗜饮博，不六七年，资产罄尽，妇亦死，遂流荡不知所终。余旧撰馆联所云"辣手须防人不堪"者，志先大父训也。

【译文】　我的同乡丁某人，曾在河南当幕客，很受他的主人知府田先生的赏识，使他物质生活条件很优裕地过了十多年。我十岁的时候，丁某人因故回乡，一天，前来拜访我的当时还在世的祖父，我祖父问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么大的名声。丁先生一连向祖父列举了好几件事，我由于年幼无知，当然不能理解，只记得祖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是手段太毒辣了吗？"丁某人回答说："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事情就不容易了结。"丁先生走后，我的当时还在世的祖母端着茶进来递给祖父，祖父对她说："刚才丁某人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虽然钱财很多，但是不值得羡慕。人一毒辣就会残忍，一残忍就会苛刻，恐怕他造孽不少，不会长久。"又抚摸着我的头说："你明白吗？"我回答说："明白。"祖父说："明白就好。"没过多久，丁先生外出死了。他的儿子当时年龄才十五六岁，就很喜欢喝酒、赌博，不到六七年，就把全部家产给抛撒了个一干二净，老婆也死了，于是就到处流浪，也不知道最后流落到哪里去了。我先前撰写的幕馆门联上所说的"辣手须防人不堪"这句话，就是记祖父当年对我的训诫的。

择主人获益

【原文】 前言就馆宜慎，犹为处馆言之，实则人品成败，所关尤巨。盖寻常友朋，鲜能经年聚处，惟幕友之与主人，朝夕相习，性情气质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远离其本。曩余初入幕时，懵无知识，在外舅署二年，未甚预官事也。迨至常州主海阳胡公，举目生疏，始凛凛自励。公官太守而自奉俭约，过于寒士。无声色嗜好，无游谈狂语。日未出，先仆从起坐书室，治官文书，夜必二更余方入内室，风雨寒暑无间。每办事，必彻始终，反复辩难，以求其是。尝言："心之职思，愈用愈出。'思'字之义，以心为田。'田'中横竖二画，四面俱到，缺一面，便不成字。"僚属号公"三世佛"，谓过去、现在、未来无不周计也。余司书记，而公善余持论，遇刑名、钱谷大事，必招其议，颇多刍荛之彩。余是以乐为知己用，既敬公正直廉勤，又以公之生年月同先君子，仅后先君子一日，严事之。公亦雅器重余，有国士之目，礼貌视他友加等。故他友皆苦公琐细，不乐久居。余独相依六载，觉立身制事之道，师资不少。其后择主，与公异辄不就。孔子曰："居是邦也，其大夫之贤者，岂可苟焉已哉？"

【译文】 前边说过，选择幕馆应当谨慎，这里再就在幕馆里立身行事谈谈谨慎问题。实际上，谨慎与人品的成败，关系非常大。寻常朋友之间，很少能够长年在一起相处，只有幕客和他的主人，一天到晚在一起生活、做事，相互影响，因此，性情、气质最容易受到薰染，发生变化，如果主人不是一个人品端正的人，幕客的本色往往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从前我初进入幕馆当幕客的时候，懵懵懂懂，无知无识，什么也不明白，在外舅王坦人先生的官署里呆了两年，没有很深地参与公事。等到后来去常州为海阳胡先生当幕客，一切都很生疏，才开始战战兢兢地振作起精神立身行事。胡先生虽然官居太守之职，自己日常生活却很节俭，节俭得超过了一般穷苦的读书人。他既没有声色方面的嗜好，也从来不聊闲天、谈大话。太阳还没有升起，他就赶在仆人之前起床了，然后坐在书房里，去处理公事文书；夜里，一定要到二更多才进入内室休息，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从不间断。每办理一件公事，一定要坚持有始有终，反复辩难，跟幕客们研究来、斟酌去，以求弄清事实，得出正确结论。他曾经说过："心的职责在于思考，越用越灵。'思'字的含义，是把'心'当成'田'，'田'字里一横一竖总共才两画，可是四面俱到，缺少一面，就不成字了。"僚属给胡公取了一个雅号，叫做"三世佛"，意思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想到了，想得很周全。当时我主管书记，胡先生对我的一些见解很欣赏，遇到刑名、钱谷方面的大事，一定要把我招呼过去，让我发表意见，我就发表了不

少粗浅的看法。我因此很乐意为这位知己朋友效劳，这既是由于崇敬胡先生正直的人品和廉勤的作风，又是由于胡先生的出生年月跟先父相同，仅比先父晚出生一天，我就更加严谨地侍奉他。胡先生也一直很器重我，把我当成国士来看待，对我很讲礼貌，其程度要比对其他幕友加一等。因此，其他幕友在胡先生那里感到很痛苦，因为觉得他办事太琐碎、精细，不乐意长期呆在他那里。只有我和他相依六年，觉得无论在立身还是在办事方面，学到了不少东西。因此其后再选择主人，只要对方跟胡先生不同，我就不去他们那里。孔子说："居住在一个邦国，就要选择一个贤明的大夫为他做事，在这个问题上，难道可以马马虎虎吗？"这话很有道理。

玉成有自

【原文】　余安贫自守，固禀二母训，不敢陨越。然玉我于成，临桂中堂陈公实有力焉，而人未之知也。往岁庚辰二月，余馆长洲，有某髯者，蛊余以利，谓非此不足济贫。且诡玷前辈知名诸君，以相歆动。并道余纳赂之术。余笑而不答，髯意余诺也。如其述来，严斥之；增赂以复。余甚恐，拟批提主讼人。髯来谒，大诧。余谢曰："主人意也。"遂绝之。至七月，余归应乡试，代庖者误为所惑，比余九月至馆，甫三日而事败。奉中丞访究，二人苍黄窜逸。中丞，临桂公也。于是，余私自幸，益悚然于法之不可试，利之不可近，贞初志以迄今，未尝见弃于大人先生。盖数十年来，得力全在"慎刑"二字也。

【译文】　我安于清贫，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纯洁品行，固然是由于禀受了母亲的教诲，从来不敢越规，然而成全我，使我能有今天这种德行，临桂陈中堂大人实在费力不小，可是人们却不知道这一点。过去，在庚辰年二月，我在长洲县幕馆当差，有一个长着一抹大胡子的人，用私利来欺骗、引诱我，并说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化贫为富；而且还编造谎言，恶意地败坏几位知名前辈的名声，以此来鼓动我，并给我讲了纳贿的手段。我只是笑了笑，并不答话，他揣摩我的心思，认为我答应了。后来，他就像他说的那样，来向我行贿，我严厉地斥责了他一顿。不久，他又加重了贿赂的数量，再次来向我行贿，我感到很害怕，就赶紧拟定批语，提审原告。这个大胡子又来拜访我，听我说要提审原告，开始审理案子，不禁大吃一惊。我跟他解释说："这是我的主人的意思，我无能为力。"这样，才断了他的念头。到了七月，我回家参加乡试，不在衙里，代理我的差事的人一时失误，被大胡子迷惑，下了水。等到九月我返回幕馆，刚过三天，事情就败露了。我奉中丞大人之命访查追究这件贿赂案，这两个人闻讯仓惶逃窜。中丞，就是临桂陈先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私自感到庆幸，更

加惊惧地感到不可以身试法，和不可谋取私利，便紧守当初的志向，一直到今天，所以从不曾被大人先生所嫌弃。几十年来，我的人品和作为，完全得力于“慎刑”二字。

幕学举要

（清）万枫江

总　论

【原文】　办事以见解为主。呈状一到，要识得何处是真，何处是伪，何处是起衅情由，何处是本人破绽，又要看出此事将来作何结局，方定主意，庶有把鼻。

事件初到，不可先有成心。及至办理，又不可漫无主意。盖有成心，则不能鉴空衡平，理必致偏枯；无主意，则依回反复，事多两歧，词讼蜂起。

案件重在初报，总要简净。以后再可详尽，再可转变。须有翦裁，不致庞杂。若支离繁冗，招详难办，纵曲为辩解，声说周到，幸免驳诘，亦大费心力矣。

审供先问起衅根由。初供多有浮混，必须追究其底里，使无躲闪。其情虚处，每有支饰，必诘其根原。或以情理驳之，或以前言驳其后语，或以原被证佐之不符处，乘间指摘，使供情画一。堂供有脱落舛误者，应即取看添正，然后过朱附卷。各供内有紧要处，亲自用笔录记。叙供时，总要实情实理，有浅深次序。叙供既妥，则出看自易。

删改供词久有例禁。然闲冗处不必多叙，令人阅之烦闷。并意到而词不达者，必须改定；土语难晓者，亦须换出，但不可太文耳。

事件不必怕驳。斩绞大案，上司未有不驳，总要成招之时，预料其在何处驳诘，作何顶复，则胸有成竹，愈驳而案愈定。若中无定见，案情本属舛误，一遭驳诘，手足无措矣。

上司欲重其罪，固在重处吹求。欲贳其罪，亦先在重处敲击。总要看透，自然有处置辩。若错解人意，谓欲加之重典，因而照驳改重，杀人多矣。然亦有不可固执，不得不改正者，总视情罪之允协与否而已。

文移虽为小事，立言皆要有体，间有平行往来，不甚留意，词旨倨傲，获罪同官，即非睦邻之道。

自理词讼，批断不妨详尽，能将两造情伪指出，则直者快，曲者畏，渐渐

心平，可以息争，亦使民无讼之一道。

州县为亲民之吏，与上司体统不同，词状不妨多准。身为父母，膝下之勃谿，岂有漠不关心之理？且一经上司控准发审，又多一事。总要随到随审，严察胥役人等，无留难需索诸弊，则自无拖累。至于虚囊听断，不在刑求。静剖其是非，如入人之家室而为之排解，民之食德无涯矣。

初呈不可批煞，恐其情未确，一经断定，便无转身地步。若有未协，固执前批，又贻害不浅。与其回护枉断，不如速改，犹为君子之过也。

词讼息结，极为美事。然惟户婚田土及角殴小事则可，若关系诬告命盗赌博风化及卑幼犯尊等呈，皆须究徵，不可轻易准息，庶刁健之徒知所畏惧。

北省民情朴鲁，即有狡诈，亦易窥破。南省刁黠，最多无情之辞，每出意想之外，据事陈告者，不过十之二三。必须虚囊批断，俟质讯以定案。《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可见纸上千言，不如公庭一鞫。未可执内幕之臆见为定评也。

办事要整暇，尤要勤敏。盖前事未去，后事又来，百事从集，忙中有错；且一个在官，一家失业。早为结案，免穷民守候缧绁之苦，即是造福。

万事胚胎皆在州县，至于府司院，皆已定局面，只须核其情节，斟酌律例，补苴渗漏而已。然其事稍易，而其责更重；且汇各属之案牍，则事绪愈多，检点偶疏，每致舛错，可不慎哉？

院司为法纪之宗，要在持平。不可苛细，以察为明，以刻为能。上司之意旨一开，则通省之风气靡然纵之，不可问矣。大吏体统，不患不尊，若再尚客气，震作威权，则下情不能上达，耳目之壅蔽多矣。故接见属吏，如父兄之于子弟，恤其不知而匡其不逮，则和衷共济，吏治必有观者。

法律要宽一分，所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然非纵之谓也，情真罪当，自当置之重典。

处事贵得中。不是调剂乎宽严之间而执其中，宜宽宜严，赏之而非私，杀之而不怨，便是得中。

大臣以察吏为先。吏得其人，则民受其福，察吏所以安民也。人孰无过？私罪不可宥，而公错所宜宽。或冒昧之过。或疏懒之过，皆可情恕，弃瑕录用，庶使群工观感自奋；若恣情贪酷，任性乖张，难以姑容，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乎？

院司办事，要高一著，亦要先一著，方可驾驭群吏，统理万端。若漫无主裁，但凭胥吏定稿拟批，一味照行，则太阿倒持，百弊从出矣。

上司兼听并观，方能妍媸毕照。然须虚心详慎，不轻信人言。每有资消息于武弁，寄耳目于佐亲，不加详察，偏听生奸，且以长若辈挟持短长、狐假虎威之弊。大吏不在自用，而在用人；不在用便给智巧之人，而在用老成练达之

人。才略易见，心地操守必历试而后定有等。悃无华而能任大事，不可以言貌小之。欲得真才，必历试艰巨，不可以一事之能，片言之合，轻为赏识也。

未审事件，先期挨次悬牌示审，则人皆依期赴案，不致临审不到；而未挂审者，又得暂息归农，以免守候。其零星事件，原、被已齐。随堂带审，不必拘定持牌送卷也。有两造已齐，而原差不禀到，或经承未得规礼，不送牌卷禀审者，察出当予重惩。

批发词讼，虽属自理，其实是第一件得民心事。讼师奸民，皆以此为尝试，若不能洞见肺腑，无以折服其心。或持论偏枯，立脚不稳，每致上控，小事化为大事，自理皆成宪件矣。即或不至上控，造入词讼册内，亦难免驳查。故必能办理刑钱之案者，方可以批词。

书启一项，凡略通文义者，皆谓胜任愉快。然其要总在知彼知己，方能心人之心，口人之口，言皆巧合，非但以华赡见长。更有抄撮肤词，妄填故事，触犯忌讳者，尤见哂于大方家也。

登记号件，似易而实难，似轻而实重。叙由简明，人人所能，惟以摘催而不使弊搁，查限而不致逾达，或一事而分手两办，或一手而原被异批，遂一厘剔较正，斯足以助刑钱之不及，非但识词记注而已。必厚其修脯，择力余于事者，始克展布裕如。倘以为无关轻重之任，不能择人，则发事多矣。

幕中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自浇块垒。有贵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以铁砚难靡，青毡冷淡，变业谋生。又有胥抄谙练，借栖一枝。更有学剑不成。铅刀小试。其中优劣不一，力能赞扬，识者未赏不加敬礼。乃有委蛇进退，碌碌无所短长者，滥厕吹竽，于是莲花幕客侪于佣伍矣。

入幕本领，原非容易。必胸怀高朗，笔力明通，参观事变有素，然后可当一面。若徒恃聪明，矜才使气，每多偾事。

有才又必有遇，遇合甚难，非可固求。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周旋世路中，自存骨干，斯两得之。若事有关紧，宜反复辩讼，无憾而后即安。至谳一文一字，小有异同，无庸饶舌也。更有以饮食细故，动辄龃龉，席不暇燠，甚无谓矣。倘果有危机，必择地而蹈，未可一味因循耳。

取友必端，自宜推心置腹。我辈自处，不可不慎。一身孤寄，疑忌业生；李下瓜田，最易指摘。故主宾水乳亦必匿影避嫌，毋使风动帐开，使人知郤生踪迹。此君子自爱爱人之道。

大约主人信任一分，则勇往一分，可以任劳，可以任怨。若稍疑贰，则退缩收敛，不必图功，立身于无过而已。

交移稿案，原属平浅，然有疑难棘手，颇费踟蹰，又有危险而不足惧，平易而不可忽者，总在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人但以寻常稿片，行查转覆，

了无难事，而不知其独居深念，惨淡经营，非可易易也。

议详禀剖，皆以论断。事件固有一定之理，大要在识时务，理看主人之地位与其性情，设身处地，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书馆幕馆，较分丰啬。然读书可以进取，若簿书佣值，舍田耘田，经年远客，三径就荒，或亲老无养，或中岁乏嗣，或有子失教，此亦得失相半。余幕游三十余载，身心岁月，俱非己有，行将为寻耕计，倘有问途者，并以语之。

【译文】　处理案件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诉状一呈送上来，就要能看出什么地方是真实的情况，什么地方是虚假的情况，案发的起因是什么，呈状人的破绽又在哪里，同时又要能看出这个案子最终大致怎样了结，然后再拿出意见。这样处理案子才能把握住关键。

案件刚呈送到官府的时候，不能先抱有成见。等到具体办理的时候，又不能漫无主意。抱有成见，则不能深入考查、公正衡量，对案件的判定势必会有失偏颇；漫无主意，则容易犹豫反复，致使对案件的审定，前后矛盾，从而使词讼蜂起。

关于案件的第一次报告最为重要，因而要简明扼要。以后的报告可以再详细地陈述一些具体情节，也可以据实情有相应的增删和改动。但报告时材料须经过精心选择，情况不能芜杂。如果材料支离破碎，繁复冗杂，一味详尽而不分主次，因而导致办案困难，影响办案质量，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纵然多方辩解，致歉极尽周到，最终也许侥幸免受上司追究，但仅仅如此，已是费尽心计力气了。

审问取供，应该先问引起事端的原因。第一次审讯的供词多有不实之处，必须深入追究其中的实情，使案犯无法躲闪。案犯在供述虚假的情况时，必定支吾闪烁，这时候就要追问案件的真实情况。或者用事件的情理常规驳斥他，或者用他的前言驳他的后语，或者利用原告、被告证词的不吻合处，趁机指摘反问，总之，要使口供事实确凿。当堂记录的口供如有疏漏、错误的地方，应该立即查证增改，然后加盖朱印，编附入卷宗。每个口供的关键之处，要亲自笔录。叙录口供时，要依实情据实记录，分清主次详略。口供记录得当，以后审阅的时候就容易把握住主次，且容易一目了然。

修改供词是早就禁止的。但是在记录口供时，有些无关紧要、太锁碎的情节不必多记，否则读来令人烦倦。有些案犯在口供时只说出了意思而无力用相应的词语表达明确，那么在笔录时就必须改用你的话准确地记录下口供的本意；如有让人难解的方言土语，也必须换用通俗易懂的规范用语，但是不能太文绉绉的了。

审定案件不必害怕别人驳难。斩首、绞刑这样的大案，上司没有不驳难的。

关键是要在审定口供的时候，预料上司可能会在案件的哪一点上进行驳斥诘问，自己将怎样进行答复。这样处理起案件才会胸有成竹，而且越是遇到驳难，案件就审定得越准确。如果根本没有深刻的见解，对案件的审定本来就有漏洞，一旦遇到驳难，就会手足无措了。

上司要想从重处罚某一个人，当然会在他罪行的关键情节上严格审定；若想从轻发落，也会在关键情节上推敲依据。关键是你要对案件把握透彻，这样才会进退自如。如果对案件把握不透，又错误地认为上司在关键的地方进行推敲，是要对罪犯从重处罚，因而机械地依据上级的驳难改判重罚，这样就会杀人太多。然而有时候也不能固执己见，依据驳难，不能不修正原先不恰当的判定。总之，遇到驳难，要认真审查情理法典与罪行的认定是否一致，从而决定是否改动你原来的判定。

官署间的公文往来虽然是一件小事，也要注意语言得体。有时候，同级官署的公文往来不那么注意，态度高傲，语言不恭，得罪了同级官员，这绝不是和睦相处的行为。

亲自处理的诉讼纷争，批评论断可以详细一些，要能指出原、被告双方词供中的不实之处，这样能使有理的一方感到痛快，而强词夺理的一方感到畏惧，慢慢地心服气平，平息纷争，这也是让百姓间不发生争执、诉讼的一种方法。

州官、县官是接近百姓的官吏，与上司在体制规范上有所不同，不妨多受理一些词讼状纸。身为父母官，百姓们发生了争吵，哪有漠不关心的道理？况且你若不管，一旦百姓又上诉到上司那里，上司核准，批示受理，又多一事。受理讼案的关键是要随到随审，严格督察官府中的胥吏差役等，使他们没有刁难、敲榨等恶习，这样断起官司来自然就不会受到什么拖累。如果能够虚心听取，公正评判，那么，对案件的审理就不在于滥用刑罚。冷静地分析讼案的是非曲直，就像深入到百姓家里为百姓解除纷争一样平易近人，那么，老百姓将享受何等宽厚的恩德啊！

对初次呈文的批示要注意分寸，不能过火。因为案情的一些方面恐怕还不十分确定，如果一旦断定，就再也没有转身的余地。如果真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而一味地坚持第一次的批定，又会贻害不浅。与其为错误的判断曲意辩解，不如赶快改正，这样还不失君子之过。

诉讼由双方和平了结纠纷，自然是一桩好事。但只有婚嫁、田土以及斗殴这样的小纠纷可以由双方和平了结，如果是关系到诬告、盗窃、赌博、风化以及卑幼犯尊等事，都必须追查惩处，不能轻易同意私下和平了结。这样才能使刁猾顽健之徒有所畏惧。

北方省份的百姓，秉性质朴鲁莽，即便耍弄一些花招，也容易被识破。南

方省份的人则刁钻狡黠，常常捏造一些让人难以识破的谎言，真正能如实禀告的人，也不过十分之二三。因此，必须经过充分调查才能作出判断。等到对质讯问情况互相吻合之后才能定案。《周礼·周官·小司寇》上说，要以“五声”（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处理诉讼案件，调查了解百姓的实情。可见纸上千言，不如公庭上的一次审讯调查。不能把自己在内府想当然的主观判断作为对案件的定评。

办案要周密从容，尤其要勤恳快捷。因为一件事情还没有办完，另一件事接着又来了。许多事情积压在一起，就容易忙中出错；而且一人打官司，全家人都无心生产。为此，尽早结案，免除穷苦百姓守候、拘禁的痛苦，便是造福于百姓。

所有案件的最初意见，都是州、县一级拿出来的，等到了府、监司、都察院，诸事都已成定局，只需要核实一下案件情节，斟酌法律条文的使用与案件性质的认定是否一致，查缺补漏就行了。然而，府、监司、都察院做的事情看起来稍稍容易一些，但他们的责任更为重大；况且他们这儿汇集了下属各州、县的案卷，头绪更多，检查核定的时候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差错，哪能不谨慎行事呢！

都察院、监司是执法的主要机关，办案的要则是公正。不要一味苛求细枝末节，要明察，要深入，这样才能显示其睿智与才能。上司的意思一传出来，则下属百官都会顺从这个意思去做，这个时候就不能干预了。高级官吏从体制上来讲，不害怕不尊贵，如果再看重虚骄之情，利用职权耍威风，那么，下面的情况就不能传达到上面来，这样，耳目将会严重闭塞，不能明察下情。所以，接见下属官吏，就要像父兄看待子弟一样亲切，宽容他们的无知，纠正他们的差错，使他们畅所欲言，无所隐瞒，这样他们才会和你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政绩也必然可观。

执法要网开一面，这就是所谓的与其滥杀无辜，不如违反原则不予追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纵，如果事实确凿，法律条文与之认定一致，自然应当处以重刑。

处理案件最可贵的是公正持平。这并不是说在宽和严之间调剂平衡一下而取一个折中的意见，而是指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不因为私人感情而奖赏人，杀人也能使被杀的人无所怨愤，这就是公正持平。

大臣的首要任务是选拔任用官吏。官吏任用得当，则百姓受惠，所以，选拔任用官吏就是为了安抚百姓。哪个人没有过错？为个人目的而犯罪，不可宽恕，为国家、百姓而犯下过错，则应当原谅。有的犯了轻率鲁莽的错误，有的犯了疏忽懒惰的错误，这些都可以原谅，不计小过加以任用，能使别的官吏感

到鼓舞，受到激励；如果纵情贪婪酷虐，任性乖张，对人难以姑息宽容，与其任用这样一个人而使广大百姓遭受不幸，何如撤换了他而仅使他一家人难过呢！

都察院、监司办事，要比下级高一着，先一着，这样才能驾驭群吏，统制处理纷杂的事端。如果漫无主意，只听任文书之类的人制作文件，拟意批示，则是授人以权柄，致使错误百出，自己反过来也身受其害。

上司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全面地观察问题，才能清楚地辨别出善恶美丑。如此，则须虚心、细致、谨慎，不可轻信人言。可是为官者常常容易从随从侍卫那儿打听消息，从幕僚亲信中了解情况，自己不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偏听偏信，从而滋生奸邪，并且助长了这些人肆意说长道短、狐假虎威的恶习。高级官吏不在于自用其才，而在于用人；不在于任用随机巧变、善于逢迎的人，而在于任用成熟持重、干练通达的人。一个人的才能谋略容易看得清楚，而他的内心本性、品德操守必须要经过多次考验后才能断定其优劣。那些心怀至诚、质朴无华又能担当大任的人，不能以其言谈相貌轻视他。要想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必须经过多次艰巨的考验，不能因为他偶然办了一件事显示出了才能，或者说了一句见解精辟的话而轻易地赏识他。

尚未审理的案件，要提前按照次序挂牌公布审案日期，这样一来，有关的人便可按期而来，不至于出现审案时间到了而有关人尚未到来的情况；那些还没有得到挂牌通知的人，便可以暂时休息，回家耕种庄稼，不必在那里等待候审。至于零星的案件，如果原告、被告已经到齐，就可以随时升堂审理，不必拘泥于一定要等到持牌送卷。如果原告、被告俱已到齐，而当事的差人不及时禀报，或者经办人没有得到财物礼品而不及时送呈案卷材料的，一经察觉出就应当给予严厉的惩罚。

批示签发诉讼案件，虽然属于自己份内应当办理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容易得民心的事。那些包揽词讼的师爷和刁猾的百姓，莫不以此作为尝试，如果不能洞察其肺腑，就不能使他们口服心服。有的人立论偏激片面，根本站不住脚，往往导致上诉控告，使小事变成大事，本来属于自己审理的案件却成了上司衙门受理的案件了。即使不上诉控告，把错误的观点写进卷宗材料里，也难免遭到驳斥。所以，必须是具有能力办理刑事、财经案件的人，才可以批阅处理诉状。

撰写下级对上级的有关报告材料这件事，凡是粗通文墨、略知文义的人，都说自己能够胜任愉快。但它的关键，在于知彼知己，唯其如此，才能体察别人的心迹，模拟别人的口气，说出的话才能真切、吻合，并不是仅仅以华丽富赡见长。更有一些人，在写作报告材料时，抄录撮取空泛的词藻，随意摘引典故，触犯忌讳，这是常常被造诣高深的内行人讥讽嘲笑的。

登记案件卷宗，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看起来轻松，实际上份量很重。叙述事由简明，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摘要记录而不产生弊端，限期查核而不逾期违误，或者对一件案情分作两次办理，或者对原告、被告的不同批文，逐一进行核对订正的，这才足以帮助主办官吏，弥补缺陷和不足之处，不只是登记一下就算了事的。必须增加薪俸，选择办事能力较强的人担任此项职务，才能做到施展自如。如果以为这种职务无关轻重，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才，那就不能够把事情做好。

幕府中的人才品类，非常错综复杂。有仕途不顺，借人酒杯，来浇自己郁积在胸中的不平之气的。有富贵世家子弟，因家道衰落而摒弃贵族子弟身份，投入幕府学着做僚属的。又有些人受不了攻读诗书的艰苦和清贫穷困的生活，而改行谋生的。还有精通文牍、簿记，在幕府暂时栖身的。更有一些人习武不成，才力微薄，想在幕府寻求一条出路的。其中优劣不一，只要能对主人有所辅助的，均宜对其敬重、礼遇。当然，幕府中也有一些没有什么才能的人，滥竽充数，同高洁得像莲花一样的幕宾混杂在一起。

当幕僚的本领，本来就不容易。必须志向高远，胸怀坦荡，文笔通达精练，善于观察、分辨事物的发展变化，训练有素，然后才可以独当一面。如果只是仗恃聪明，恃才傲物，放纵任性，就常常坏事。

有才能又必须有机遇，机遇是很不容易的，不可强求。一富贵一贫贱，人与人的交情就显现出来。谨慎小心地在人际社会中周旋，保持自身的骨气操守，这样就两方面都兼顾到了。假如事情关系重大，就应该反复考虑权衡，分析推理，消除疏忽遗漏的缺陷之后，即可平安无事。至于一句话一个字，即使稍有差异，也勿须争执不休。更有因为饮食起居等细微末节，动不动就意见不合，感情不融洽，坐席还未暖就拂袖而去，那就太没有意思了。倘若真的有危机，必定另选栖身之地，不可一味因循守旧，迂腐固执。

结交朋友务必要正派大方，应该推心置腹。我们这样的人自处，不可不谨慎。孤独一身，寄人篱下，常常会受人怀疑猜忌；身在李树下、瓜田中，最容易受到指责。因此，主人、宾客之间的关系即使水乳般融洽，也要注意藏匿身影，避开嫌疑，不要使风吹帐开，让别人知道产生嫌隙的裂痕。这就是正人君子自尊自爱和关怀爱护别人的准则。

在通常情况下，主人信任一分，幕宾就勇往一分，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如果主人稍有怀疑其忠诚，就赶快退缩收敛，不必企盼建功立业，只求立身行世没有过失罢了。

来往公文和案件文稿，原本属于平常浅易的事情。但是，有些事又使人感到疑难，颇费斟酌；又有些事，虽有危险而并不可怕，虽然平易却不可疏忽，应

留心细看，反复习练，时间久了就自然知道如何处理。人们仅仅认为平常的文稿，行查转覆，一点也不困难，殊不知经办人独居深思，惨淡经营，并不轻松容易。

分析评论和禀帖，都须认真论断。事件原本就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识时务，思考观察主人的地位和性情，符合主人的思路，就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书馆、幕馆，有丰厚和贫啬之别。可是读书可以进取，如果受雇于幕馆，做些登记文簿的工作，催收田赋，常年在外，自己的居所就荒芜了。或者父母年迈无人奉养，或者人到中年尚无子嗣，或者虽有儿子却未尽教育之责，这也算是得失相半。我外出做幕宾三十余年，身心岁月，都非自己所有，即将做出归家耕田的打算，如有询问世途的人，附带把这番话告诉他们。

盗　案

【原文】　盗案隔别研审，紧要处须逐层清出，如人数、姓名、住址、何年月日，谁为起意，谁为同谋，有无线跷窝家，如何纠邀，何处会齐，执何器械，是何时候，如何上盗，何人入室，何人接赃，有无捆缚、考逼、架送，何处出水，是何赃物，何处表分，分得赃物现在何处，伙盗在何处，如何被获，有无私拷，曾否窃劫，刽别案及同居父兄人等，知情分赃情事。一人如此供，人人亦如此供，方是一线穿成，阅者醒目。

盗案情节，盗犯姓名，初报时即要安排妥当，以次顺序。覆审成招，即照此层次挨叙，惟加以诘问情节，较详尽耳。不可颠倒，致难查对。叙供时，恐参差遗漏，则将各犯姓名摘出，以第一要犯或要证供内，先以各情节叙明；余人俱照此顺序，不过将各人情事不同之年添换，自然齐截。而其中年月日，要著实。人犯到案、续获，各官承审、接审，以及报病等项，俱要清楚。更有院批“不驳”而司批“拈出”，院司“不驳”而府州“拈出”者，于叙供时另作一问签，以便上司转详时易于删除。未获盗案，人数未确，不可多报。每有事主并未确见，随口混供多人，稍不详慎，据供转报，将来获贼审详，大费笔墨，不如浑含为是。

计赃四十两以下未获贼者，例载按季汇报。其实窃盗赃五十两以上，问徒；不及五十两者，拟杖。似应以五十两以下按季汇报为是。

事主有虚开赃数之弊，有指控旧贼之弊。其虚开赃数者，痛恨被窃，欲获贼之后，重治其罪。而胥吏即有减估之弊，以赃多恐上司提比，且欲获犯后，赃轻易结，为恶贼开脱也。其指控旧贼者，急欲破案，寻踪于旧匪，亦须提讯虚实，以释其疑。或果得真赃，始可定为正贼。如诬指者，即行释放，勿使捕役

羁留索扰，滋生事端。

缉贼不可执有成心。旧说皆以为夜间贼，来去不出二十里，故多在近处访查，殊不知强悍之徒，一时路过，便能起意作贼。若无真赃，宁作悬案，切不可顾虑考成，一时轻信，而有失察诬良心之咎也。若其平日访察，不可不密。有等游手好闲，一无生计而鲜美食，或竟日聚饮，或白昼酣睡，必非善良。此等举动，难逃地邻之耳目，但恐敛怨，或利其余润，自安缄默耳。又有乞丐之徒，年力精壮，三五成群，惯能创掘坟墓，皆不可不察。

盗贼诬良，出于本犯之挟嫌报复者尚少，出于蠹役之择殷指使者实多。一经到案，必须察言观色，究出真实贼证，方可定案。不可轻用刑讯，致有冤抑。若得诬良确情，务必重治其罪，并究及主使之人，庶不敢再行妄供。

捕役获盗，视为奇货，教供嘱扳，非称窃伙，即指买寄赃物，必须研审明确，并释无辜，于初报文内删除。若持两端，以待覆审，则拖累无穷矣。

真正窝伙，一经差拘，捕役即带领多人，捉拿拷打，搬抢物件，饱其欲壑，然后解官。真赃埋没，即在此时。

道路、村庄失事，连疏防正限三年零四月。盗首窝线伙盗，尽可设法弋获。即逾限不获，致干吏议，亦属公过，可望擢用，断不可妄思侥幸，有意讳饰。一经事主告发，上司访闻，别县破案，照例革职，不止降调，悔无及矣。

查参疏防文内，叙明失盗日期，并事主报呈口供。已获贼者，叙明伙盗数目，不重事主所报人数，必以初获之贼供出者为确数。

贼情不一，开参疏防，最宜详慎。如拒殴而后攫贼，则为临时行强，或攫贼而后拒殴，则为抢盗拒捕。拒捕之中，又分临时、追逐，临时是未离盗所，追逐则已离盗所。追逐之中又分护赃、求脱。护赃则图财格斗，与临时无异，求脱则犹知畏惧，未为强悍。又有赃物为他贼携去，无赃可弃，是其拒捕，究亦求脱。移步换形，此中大有分别。

办理盗案，以速为贵。获盗不速，则必远飞；起赃不速，则必花费；审拟不速，则畏罪而思脱逸、淹禁至死亡。故不惜悬赏买线，多给盘费，或以贼擒贼，则获盗速矣。委员起贼，或发内票著地保查起，其不知情而寄顿、误买者，只令呈缴原赃，免其到官拖累，则起赃速矣。供情已确，物已获，即速审拟，呈盗伙未全，不妨另结，毋使妄生枝节，辗转牵累。况未满限而先详，即有饬驳，亦可依期覆审，不致迟延矣。不独盗案，凡有事件，皆应迅速也。

破案必须赃据。蠹捕每报出一二小件，其细软珍重之物，先已瓜分。事主以失物无著，不肯便休；上司以赃物有限，不足凭信。须密查有无克留，不使从中干没。斯赃无遗匿，案易审解矣。

案已审定，即将现赃当堂给领，若欲追起全赃，恐延搁无期。事主之物，一

失不可复得，又有假手经承、为吏查发者，需索侵匿，必滋多弊。

典当盗赃，例应起出认领，在犯人名下追还当本。惟江南窃盗赃只令事主赴认画押。如本犯无追，事主取赎，浙江遵例办理。近日，各县竟有捕役领同事主起认，即给票差提，呼应不灵。此经差舞弊，以致贼虽到案，赃不追领。则在承审时，加意查察，遵循例也。

【译文】　盗窃案件，应当隔离审讯，仔细查究，紧要的地方，必须逐层清理，详细标明，如人数姓名、住址、时间，谁出的主意，谁参与策划，有没有牵线搭桥的，有没有窝主，如何纠集，在何处集合，携带什么器械，在何时作案，如何行动，谁入室盗窃，谁在外接应赃物，有没有捆绑、拷打逼问、劫持绑票的情况，在什么地方销赃，是什么赃物，在什么地方分赃，分得的赃物存放在何处，同案犯在哪里，是怎样抓获的，有没有进行私刑拷问偷盗抢劫的犯罪行为，是否牵涉别的案件，以及罪犯的亲属知情、分赃的情况。一个犯人这样招供，所有的同案犯也都这样招供，才是一线贯通，使审阅案卷的人一目了然。

盗窃案件的情节，罪犯的姓名，第一次呈报时就要安排妥当，编好顺序。复审招供，就按照这个层次一个个地叙述。只是加上诘问的话，情节比较详尽罢了，不要把次序弄颠倒了，以免查对时困难。叙述供词的时候，恐怕发生前后不一致和遗漏的情况，那么可以把各个犯人的姓名摘出，在首犯和重要证人的口供内，先将此案各个情节叙述清楚。其他的人都按照这个情节顺序来叙述，只不过把各人情事不同的地方加以添换，自然就整齐划一了。而其中的年、月、日，要准确。罪犯“到案”、“续获”，各官“承审”、“接审”，以及“报病”等项目，都要填写清楚。更有都察院批示“不驳”而监司批“拈出”，或都察院、监司批“不驳”而知府、知州“拈出”的案件，在叙供时另行写明，以便上司“转详”时删除。尚未破获的盗窃案件，罪犯人数不确，不可多报。常常有失主并没有看清罪犯，便随口乱报。稍有不仔细谨慎，根据原告口供转报，对抓获的罪犯详加审讯，出现了矛盾，势必多费笔墨进行辩解，所以不如初报时措辞含混一些。

被窃财物，价值在四十两银子以下而没有捕获罪犯的，按照惯例分季度汇总上报。实际盗窃财物计价五十两以上的，处以流放刑罚；不及五十两的，处以杖责。似应以五十两以下按季度汇总上报为是。

被盗失主有虚报被盗财物和指控旧时盗贼的弊端。那些失主，由于痛恨被盗窃，要求抓获罪犯之后从重治罪。而官署中的吏员却有低估赃物的弊端，因为他们害怕上司施加压力，而且猜想抓获的罪犯赃少容易结案，便替凶恶的罪犯开脱。那些指控旧贼的失主，急着破案，在昔日的罪犯中寻找踪迹，也必须

提审讯问，弄清虚实，以便消除他们的怀疑。如果真的追缴出真赃，才可以定为真正的窃贼。如确属被诬告的，应立即释放，不准捕盗的差役妄加拘留，敲诈勒索，滋生事端。

缉拿盗贼，不可固执抱有成见。旧有的说法，都认为夜里作案的盗贼，来去不超过二十里，因此多在发案地点附近侦查。殊不知强悍的歹徒，一时路过，便能起意作贼。如果没有查获真赃，宁可作为悬案，切不可以为涉及自己政绩的考评，一时轻信，而犯下有失体察、诬良为盗的过错。如若平日访察，不可不保持秘密。有一类游手好闲的人，毫无生活来源却穿着华丽，饮食丰盛，或聚众豪饮，肥吃海喝，白天酣然大睡，这些人必非善良之辈。他们的举动，逃不过左邻右舍的耳目，只是邻居们害怕招惹怨恨，或者得到了某些好处，沉默不语罢了。又有一些乞丐，年轻力壮，三五成群，擅长盗掘坟墓。对于这些团伙，不可不察。

盗贼诬告善良的人，出于罪犯本人心怀仇隙、伺机报复的还比较少，出于贪鄙的差役拣选殷实富户，指使盗贼这样做的倒有很多。一经到案，必须察言观色，追查出真赃实据，方可定案。不可轻率地用刑审讯，以免造成冤枉。如果查出诬告善良的真实情况，务必加重治罪，并追究主使人，使他不敢再行妄供。

捕役抓获盗贼，当做奇货可居，教其如何招供，胡攀乱咬，罪犯于是妄称某某是同伙，某某是销赃者、是窝主。对此必须反复审讯，调查落实，释放无辜的人，并在初次禀报的文稿内将他们删除掉。如果摸棱两可，不作出明确判断，等待覆审，那就会造成无穷无尽的麻烦。

真正的团伙、同案犯、窝主，一经发出拘捕令，捕役就立即带领多人捉拿、拷打，搬走抢窃财物，填饱他们贪婪的私欲，然后才将罪犯押送官府。真赃失去，就在这个时候。

道路和村庄发生的盗窃案，包括通缉在内，正式规定破案的期限是三年零四个月。首犯、窝主、眼线、同伙等人，都有充足时间设法擒获。即使超过期限而未抓获，以致受到官吏的弹劾，也属于工作中的过错，还可以指望得到提拔重用，绝对不可存在侥幸心理，隐瞒掩饰。一经被盗人告发，或者上司查访出来，或者在别的悬案破案时附带破了案，依照规定，照例被革除职务，不止是降职调动，那时就后悔不及了。

查究参议、通告缉拿的文件内，叙述明白失盗的日期以及失主禀报的口供。已经把罪犯捉拿归案的，要叙述清楚同案犯的数目，不以失主所报的人数为依据，而以刚抓获的盗贼招供的人数为确切人数。

盗贼的情形不一样，拟定参报、通缉的文书时，应当详细慎重。如果是拒

捕械斗而后抢夺赃物的，就称作“临时行强”。抢夺赃物而后拒捕殴打的，则称作“窃盗拒捕”。拒捕之中，又分为“临时”、“追逐”。“临时”是没有离开行窃的场所，“追逐”则已经离开。追逐之中又分“护赃”、“求脱”。“护赃”指贪图财物而格斗拒捕，与“临时”没有差别。“求脱”是指尚且知道畏惧，不算是恃强凶狠之辈。又有赃物已被其他贼人带走，没有赃物可丢弃的，这样的拒捕，细究起来也是“求脱”。移步换形，此中大有分别。

办理盗窃案件，以迅速最为重要。抓获罪犯不迅速，罪犯就必定远走高飞。抓获赃物不迅速，赃物就必定被挥霍耗费。审讯定案不迅速，犯人就畏罪而想逃跑，或者长期囚禁以至死亡。因此，不惜重金悬赏，收买线索，增加盘费，或者利用盗贼去擒获盗贼，这样抓获盗贼就迅速了。委派专人收缴赃物，或者签发内部传票令地保搜查收缴。那些由于不知内情而寄放赃物、误买赃物的人，只命令他们上缴原赃，免去他们吃官司的麻烦，那么缴获赃物就迅速了。招供的情况已经查证落实，赃物已经缴获的，就即速审理定案。虽然同案犯并未全部缉拿归案，不妨另案处理，而不要妄生枝节，辗转牵连，造成拖累。更何况没有到规定期限就先行破获结案，详叙上报，即使上司有所训诫驳问，也可以在规定期限内重新审定，不致迟延。不只是盗窃案，所有的案件，都应当迅速办理。

破案必须缴获真赃实据。贪婪的捕役总是只报一两件小赃物，那些金银珠宝等贵重之物，早已私下瓜分。失主因为被盗窃之物没有下落，不肯罢休。上司因为收缴赃物有限，不足凭信。这就必须秘密查访捕役人等是否从中克扣，截留赃物，不使他们从中侵吞。赃物没有散失隐瞒的，案件就容易审理了结。

案件已经审定，应立即将现有赃物当堂示众招领。如果想等追缴全部赃物后才认领，恐怕会拖延搁置，遥遥无期。被盗人的财物，一旦丢失，就不可能重新获得。又有经过承办官吏和掌管财库的官吏来查证发放赃物的，从中敲诈勒索，侵吞隐瞒，必然会滋生出许多弊端。

已被典当的赃物，按照规定应当追查取出，供失主认领，其所当本金在犯人名下追回。只有江南各地盗窃的赃物，只令失主前往认领、画押。如果无法确认，由失主赎取，浙江一带遵照规定办理。近来，各县竟然有捕役带领失主一同认领，即使签票差役，也呼应不灵。这是由于承办官吏和差役从中舞弊，以致造成盗贼虽然归案，赃物却无法追认。应当在审讯时留意观察查访，遵照规定的条例办事。

命　案

【原文】　斗殴被伤，例禁抬验。问伤之轻重，或委员代验，或匹骑亲往。其包裹粘结处，不可揭动，以防进风。若系共殴，必问明何处系何人所伤，何处系何物所伤，取具保辜存案。一面饬令医治。如伤处颇重，则以凶首锁押，令其亲属代为调理。并须禁止被伤之家，不得故为勒索，滋生事端。

命案初报，事起仓猝，其情尚真，稍迟则有挑唆、有装点。天热发变，渐难推动。故须随到随验，尤要在当场定案，死伤共有几处，同殴共有几人，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某人致伤某处。追出凶器，与伤痕比对，逐一相符，然后案无游移。

仵作多不谙检验，往往有无名死首，伤痕鳞比，以深入者为枪伤，齐截者为刀伤，紫赤青肿又为拳伤、棍伤，信口乱报。若不亲自查验，诘问明白，随填随报，不但驳查不了，将来亦难缉凶结案。

案无真凶，或案犯不肯供认，又无确证者，固须随后访查。然往往当场之时，真凶确证混迹于稠人，潜行窥伺者，察其举止、神色，摘伏发奸，垂手可得。

死伤检验，原不在体统壮观。向来命案报到，随即出票。差役有票到手，即押令乡地，在凶犯家勒索钱文，搭棚挂采，供应差役人等酒食，打点仵作，招房使用，乡地又于中取利。是即官未及相验，而穷民早已破家。及至官到，正襟危坐，香薰馥郁，一任仵作喝报，其弊多矣。故出票差役，只许齐犯候审，照例轻骑减从，带刑书、仵作各一名，皂役二名。路远之地，捐给饭食，时加觉察。及至相验，不避秽恶，亲自验看，辨别伤痕，庶无朦蔽。

中风猝死，手足爪俱青。真心痛者，四肢俱青。凡有别无起衅、争角、情事，而检验多有可疑者，须细问其平素有无疾病，或食异物，于《洗冤录》及医书详查之，不可自生疑窦冤滥无辜。

事变万端，有理之所必无而事之所或有者，切不可拘泥。如自刎之死，起手重，收手轻，谓负痛缩手，因而渐轻；然亦有不尽如此者。有自缢之尸，悬挂高处，坠下以致气绝；然亦有平平拴系，即便身死者。盖其人不能善终，必非偶然，或遇有鬼祟即能殒命，慎毋固执以滋冤滥。

无名被伤身死，初报即将死人居住村庄，相去若干里，家内有无携带银钱物件，出门时有无同伴，尸身近何村庄，有无墩拨，地主何人，俱要叙明。扣限六个月缉。拿获后，如审系盗杀，补参疏防。

无主身尸，例应捐棺盛殓。若吝惜小费，委之乡地，势必派累科敛，且因

之为利，不可不察。

尸亲悲愤，讼师挑唆，有以斗殴告作谋故，一人牵连数人，徒手增写凶器。若不研审确实，覆讯亦难定案。或取有确供而与原报呈不符，亦终费驳诘，务必于数日内审画一。确供尸亲混告之处，逐一质对，明晰允服，方可定案。通报只叙尸亲呈状，其余族人挺身出告，以及被告诉呈，无关紧要者，或捏饰抵赖者，皆可删除。

仵作原不叙供。若伤痕有疑似处，须添叙口供。盖详而推勘明白，则可免上司之驳诘矣。

人命至重，求其生而不得，则死之。然死灰复燃，倘情节可以宽减，亦应确切声明，不可删抹。今日定案，即为将来秋审矜释张本，笔下超生，慎毋取断案之坚确，绝他日之生机也。

【译文】　斗殴被伤，按规定禁止抬人到官署验伤。查验伤的轻重，或者派专人代验，或者单独骑马亲自前往验看。受伤者包扎粘结的地方，不可揭动，以防止进风感染。如系多人殴打致伤，必须问明什么地方是被什么人打伤的，什么地方是被什么东西打伤的，使其具结，存案备查。另一方面，让他抓紧医治。如果伤势颇重，则将主要凶手加械关押，责令其亲属对伤者代为调理。同时，必须禁止被打伤者的家属借机勒索，滋生事端。

杀人案件初次禀报，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情况是比较真实可信的，稍微迟延，就会有挑拨教唆者从中加以伪装捏造。天气炎热，伤口容易发生变化，渐渐难以勘查推断。因此，必须随到随验。尤其重要的是在当场定案：尸伤共有几处，参与斗殴的共有几个人，谁的情节轻，谁的情节重，谁先动手，谁后动手，某人致伤某处。追查出当时用的凶器，与伤痕加以比较，逐一相符，然后案子才不会辗转游移。

官署中负责检验死伤的法医，大多数业务还不太熟悉。往往有无名尸体，伤痕累累，把伤痕深的作为枪伤，把伤痕齐截的作为刀伤，伤痕紫赤青肿的又作为拳伤、棍伤，随便乱报。如果不亲自查看验证，查问明白，随便填写随便上报，不但无法进行驳查，将来也很难缉拿凶犯，顺利结案。

案子没有查出真正的凶手，或者捉拿归案的犯人不肯供认而又无确凿证据的，固然应当随后继续访查。然而，往往当场勘验尸体的时候，真正的凶犯、确凿的证据混迹于众人之中，在暗中偷偷窥伺。应当留心察看其举止神色，抓住机会揭发其奸诈，是很容易将其抓获的。

尸体的检验，原本不在于场面体统多么有气派。从来都是人命案子一经报来，就立即签票勘验。差役一接到传票，就责令乡官地保，在凶犯家中勒索钱财，搭棚挂彩，供应差役们酒食，花钱疏通验尸的法医，准备房子供其使用，乡

官地保又从中谋取利益。这样一来，主管官员还没有来得及检验，而穷苦的老百姓早已破产。等到主管官员到来，严肃端正地坐着，便点燃起薰香，听凭法医等人的报告，这样做的弊病是很多的。所以，签票以后，差役只可把犯人聚齐起来等候审问，主管官员按照规定轻骑减从，带领书吏、法医各一人和跟班衙役二人。路途遥远，就供应饭食，随时留意察看。等到验尸的时候，不回避秽污恶臭，亲自验看，辨别伤痕，这样做就不会有蒙蔽的情况发生了。

中风突然死亡，手足指甲都是青的，真心痛的人，四肢都是青的。凡是没有其他原因，没有发生争吵、斗殴，可是却检验出有许多可疑之处的人，必须仔细询问他平常有没有疾病，或者吃了什么异常的东西，仔细地查对一下《洗冤录》和医书，不可乱加怀疑，以免冤枉好人。

事情往往是复杂的，千变万化。有道理上很荒谬而事实上却发生了的事情，切不可拘泥。比如自刎而死的人，起手重，收手轻，说他是由于怕痛才缩手的，因而渐轻。但也有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况，如上吊自杀的人，悬挂在高处，身体下垂而造成气绝身亡，可是也有平平拴紧就勒死的。总之，死者不能善终，并非偶然，有的人遇到鬼祟就能死去。千万不要固执成见造成冤枉诬陷。

不明原因的被害死者，初次上报时，就应将死者居住村庄附近几里之内的人家，有没有携带银钱财物出门的，出门时有没有同伴，死者的尸体靠近什么村庄，有没有土堆翻动的情况，土地的主人是谁，等等，都叙述清楚。按期限在六个月内缉拿凶犯。凶犯被捉拿归案后，如经审讯确系盗窃杀人的，补充上报通缉公文。

找不到主家的尸体，按照惯例，应该捐棺盛殓。如果官府吝惜几个小钱，把这件事情交给乡村管事的人办理，势必会造成摊钱派物，拖累地方，使这些人趁机从中取利，这一点必须明白。

死者亲属悲痛愤恨，加上帮打官司的师爷从中挑拨和教唆，有把本来是斗殴致死的而诬告为故意杀人的，一人犯罪而牵连多人，徒手殴斗却增写凶器。如果不进行反复调查核实，再继续审讯也难定案。虽取得确切的口供却与原来的呈状不相符合，到最后还得花费很大的气力去驳诘。因此，务必在几天中审讯，提取口供、证据，使它们一致起来。确切口供与死者家属乱告不相符合之处，应当一一核查对质，使它们清晰明白、妥当服贴，才可以定案。通报时只叙述死者亲属的呈状，其余家族中的人挺身出来告发的，以及被告的申诉状子等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捏造掩饰抵赖的内容，都可以删除掉。

法医验尸，原本不叙供词。如果伤痕有怀疑的地方，应添叙口供。总之，对案情推论勘查清楚明白，就可以避免上司的驳斥诘问了。

人命至为贵重，寻求可以解救的方法而不能得到，就当判以死罪。但是，死

灰可以复燃，如果犯罪情节可以宽宥减轻，也应确切声明，不可删除。今天的定案，就是为了秋天的最后审判。字斟句酌，认真推敲判词，笔下超生，千万注意不要只求断案的坚决、确实，而断绝犯人将来的生存机会。

奸　情

【原文】　奸情暧昧，最不易知。务存一分宽厚之心，保全妇女名节。苟无确据，即为指奸勿论，不可轻易吹求。

妇女颜面，最宜婉惜，万不得已，方令到官。盖出头露面，一经习惯，顽钝无耻，以后肆行无忌矣。

有黑夜乘本夫不在，入室刁奸者，或以声音相貌有似熟识之人，指告到官，究非奸所捉获，不可轻率定案。

调戏未成奸，本寻羞忿自尽。其中有因奸夫不肯输情服罪，越时久远，始行轻生；或因亲属人等加之斥辱，有激而成；又或穷人拼舍一命，藉以图诈，非尽由羞忿。凡有告调奸者，审实即得严。本夫本妇，好言劝慰，庶免生事端。

有向系和奸，一时败露，奸妇讳和为强，本夫信以为实，遂告强奸者。有本属强奸，奸夫避重就轻，诈称和奸者。情伪不一，不可不察。

【译文】　奸情大都暧昧，最不容易弄清楚。务必存有一分宽厚之心，保护顾全妇女的名誉和节操。假如没有确凿证据，就可作为指控犯奸，搁置不论。不可轻易地吹毛求疵。

妇女的脸面，最应当看重。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责令其到官署受审。总之，妇女抛头露面一旦成为习惯，就不顾羞耻了，以后就肆无忌惮了。

有在黑夜乘妇女的丈夫不在，而潜入居室狡猾骗奸的。或者因为声音相貌与妇女熟悉的人相似，被控告到官的，这毕竟不是在现场被捉住的，不可轻率地定案。

调戏妇女而未构成奸污，妇女因羞愤自杀身亡。有因罪犯不肯认罪服法，时间久了，就决定轻生的；有因亲属邻居们斥责侮辱，受到刺激而自杀的；又有穷人拼舍一命，借机敲诈勒索，不全是因为羞耻愤怒。凡是有控告调戏奸污妇女的案件，审查清楚后就该立即严肃处理。对原夫原妇，好言劝解安慰，以免引发事端。

有一向通奸的，事情败露了，奸妇把通奸说成强奸，原夫信以为真，于是就控告为强奸。有本来是强奸，奸夫避重就轻，假称为通奸的。案情虚假不一，不可不察。

逃　人

【原文】　逃人定例甚綦严，容留六个月以外，即干吏议。直隶京畿近地，旗民窝逃，尤难查察。总要力行保甲，旗人责成领催、屯长，民人责成乡地、牌头，实力稽查，自难隐匿。

获逃到案，问明旗分，满洲、蒙古、汉军及佐领姓名。是否正身、另户，抑系奴仆，有无拐带家主财物及同行之人，何日逃出，缘何逃走，沿途住宿处所，是否知情容隐，在各处住过几时，有无犯窃，逃过几次。验明曾否刺字，然后详报。

州县住旗，庄头壮丁人等逃走，讯明有无携带物件，红契白契曾否上当，及递过逃牌，开具年貌、服色，详请通缉。

叙供以简洁为主。大约是东流西荡，投宿饭店，或沿途乞食，并无长住处所，不必冗长牵引。如无别项事故，通报文内即可开具旗分、佐领、年貌，清摺请咨解部。倘实有知情容留或曾在境内犯窃，不能即时解部者，叙供通报，请理事厅会审，拟详给咨解部。

有私越度关者，问明何年月日，从何处出口，文内声明移查守口，员弁失察职名另文申送。

旗逃不尽由于逃走，或伊主不能养赡，流落在外。或系不堪驱使，令其自住，惟恐日后犯事连累，预行递牌，仍与本主时或见面者。岂知一经发觉在旗部，总以报逃为凭，窝留失察之罪，断难解免。直隶近京五百里内，原许旗人居住，若查察不到，或托言旗人亲戚，一任居住，贻误不小。故凡有新来之人，或单身或挈眷，总要领催、十家长报明，查访根脚，但不可扰累耳。

例内分别逃走数次议罪，及旗民窝逃，白契、红契各条甚详，临时细查。

院发咨文护牌，即照例佥正身妥役，每犯二名押解。直隶、山东、河、西四处，用长解，其余各省用短解。查照向例行报起解日期、差役姓名，掣获批回，送本府验转。

旗员回籍，定限三个月。先行造具家口、年岁册，程途、里数册，详请给咨。咨文到日，再将起程日期通报，一面逐程发兵役护送，沿途粘贴印花，不可迟误。

【译文】　对外逃的人是很严厉的，收容滞留六个月以外，就要由官府议论处理。河北省一带是京畿附近的地方，旗人和汉民混杂居住，旗人窝藏逃人，查访清楚就更加困难。关键是要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旗人就责成领催、屯长进行追查，汉民就责成乡官、地保、牌头进行追查，着实考核查访，自然难以隐匿。

抓获逃跑者到案，问明属于哪一旗，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他们的佐领姓名；是本人还是另册之人，或者是奴婢仆人；有没有拐带家主的财物，同行的人是谁，何时逃出，为什么要逃走，沿途住宿在哪里，收容隐藏者是否知情，在各个地方住过多少天，有没有盗窃的行为，逃跑过多少次等等。验看是不是刺过字的，然后详细上报。

州、县居住的旗人、庄头、壮丁等逃走，应讯问明白有没有携带财物，红契、白契是否载入档案；是否传递过逃牌，开具他的年龄、相貌、衣服穿着，详细上报，请求通缉。

叙供的公文以简洁为主。大约是东流西荡，投宿饭店，或者沿途乞食，并无长久居住的处所，文字不必冗长罗嗦。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需要通报，文内就可以写明属于哪一旗的人，佐领是谁，年龄，相貌，等等。开列清楚，请求押解到部院。如果确实有知情收留窝藏的情况，或者曾在境内盗窃过财物，不能立即押解到刑部的，就叙供通报理事厅进行会审，拟定详细的报告，再押解到刑部。

有私自越境偷渡的逃人，要问明何年何月何日，从何处出关的，在文内注明守关官吏的姓名、职务以及失察的过错，另行申送。

旗人逃案，不完全是由于逃跑。或者是因为他的家主不能赡养而流落在外。或者是家主嫌其无用，叫他自己居住，惟恐以后出什么事连累自己，所以预先递送了逃牌，其实仍然同家主有所接触、见面的。哪里知道一经发觉仍在本旗，部院总以报逃为凭，窝留失察之罪，断难解脱免除。直隶省份和京师附近五百里内，原本允许旗人居住，如果查访不出来，或者托言旗人亲戚，听任逃人居住，贻害不小。因此，凡是有新来的人，或者是单身，或者是携带眷属，总之要领催、十家长申报清楚，查访其来历，但不可骚扰增添麻烦。

律例规定，分别逃跑的次数议定其罪过。至于旗人汉民窝藏逃人，白契、红契各条颇为详尽，临时可以细查。

都察院签发下咨文护牌，即可按照律例规定验明逃人正身，选择适当差役，按一名犯人派两名差役押解。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用直接押解的办法，其余各省可以分段押解。查照惯例报明起解日期、差役姓名，取得所获批文回复，送所属州府验查批转。

旗人回原籍探视，规定期限为三个月。事先要造好册子，写明姓名、人数、年龄，沿途经过哪些地方，路程里数。呈报上去申请咨文，等咨文发下的时候，再将起程的具体日期进行通报，一面分段派遣兵役护送，沿途粘贴印花，不可迟误。

钱　谷

【原文】　直隶地土纠葛，皆由界址不清。而界址不清，总在地圩无册。纳户名下只有地数、银数，其坐落何乡，不可知也。由是影射欺隐，以彼混此，以少混多，总无确据。故第一要清丈，经界既正，则立鱼鳞册。册籍明，则地与粮皆按籍可稽矣。然旗民杂处，犬牙相错，猝不能办也。

滚单省差便民，为催粮善政，先要顺庄，使业户归于一体，然后分社经理，皆有头绪。分乡设柜，收纳亦易。顺庄之法，与圩图相表里，故口版图。就田问赋，粮额可清，顺庄就公问赋，易于催科，二者不可偏废。惟北省地无阡陌，且有旗民杂处者，清理不易，查丈造册犹或可行，而顺庄催粮，断不能行，不必胶柱鼓瑟。总之，行法在乎得人，立法妙于因地。

拖欠钱粮，半在顽户观望，半在粮头、保歇人等包揽侵欺。顽户犹易催，而粮头人等之弊难革。盖花户零星远，州县都有，查比粮头而花户不之问者，老奸包纳花费，任催不完。又或偏觅惯受刑杖之人承认花户，受比搪限，徒费敲扑，国课仍悬。必须剔清旧弊，逾限不完，即拘真正花户到案，谕令按限自封投柜。寓“抚”字于催科，亦在随时立法而已。夫欠粮之人，其书差使费，积而计之，已与正项等。能使百姓少出一分杂费，自然多完一分正供。

国家子惠生民，何所不至。一遇灾祲，蠲租缓征，开仓赈米，设场赈粥，其流离于外者，或酌量安插，不使有失所。立法之周，恩泽之渥如此，而无补于贫民者，所谓以官养民则不足，以民自养则有余。民生于勤，平日不能务农重谷，荒其本业，则盖藏少而生计疏，又兼吉凶宾嘉，踵事增毕，有一朝而耗终岁之需者，岁一不登，岂能自立？故救荒于未荒，其要在黜游惰、禁奢靡，庶几家有饶蓄，缓急可恃。《诗》曰：“职思其居，职思其忧。”《礼》曰：“国奢示俭，国俭示礼。”是在父母斯民者，风示之耳。

州县三四月间，照米谷时价，酌减详明，开仓平粜。惟顺天府通州则有仓场，奏时行州领粜，仍一面请部郎监粜，一切食用，惟州牧是问。折耗既无开销，供应又属赔垫，似应照办差委员之例，酌给薪水，在仓场茶果项下报销。不然，或就近委本仓监督，或即令该州及州佐等办理，既无误于事，亦可省一切赔累也。保定府驻防兵，米一万千四百七十八石。永平府属亦有此项。每年分派州县采买，解仓收贮，临时给发。照折中定价，每石准销银一两，并有量加核减者。夫采买照依时价，何折中之有折中之价，一定明示，以贱则冒销，贵则赔垫，州县畏累，保无勒买之弊。乾隆二年，藩司张以米价昂贵，请将截漕米拨给保定兵米，然亦可暂而不可久。似应照采买仓谷之例，平价实销，方为

允协。

起解正杂钱粮，皆有平饭，节在耗羡内开销。惟是带办缺官缺禀，住降、俸银、夫马、小建、留二、禀粮等项，只有此数。起解之时又要平饭，必须捐赔。州县畏累，将巧取之民矣。故欲使无耗外加征之弊，其自革除平饭始。

征解要识缓急。地粮为急，官租次之，杂项又次之。地粮之中，大户为急，中户、小户又次之。地粮项下，起运急于存留。起运之中，又以河工兵饷为急。须查往例，应解若干项，于某时起解，伤而行之，自无错误。

一领一解，不如以领抵解。若不准作抵，自谓防弊，其实弊不在此。天下有治人无治法，亦视行之者何如耳。

催征钱粮，全要内摘，先尽大户催纳，以次挨递，方见至公。且大户粮多，终属有余之家，完纳亦易。此在内友之勤密。财赋重地，弊由外摘，非延搁即侵收矣。故必能设法催科，方可当征比之任。毋以会计小席而忽之也。

过割推收，若一设局，必致派费。但令花户于开征之前报明，收除过割，即行入册，可免滋扰。惟收清则户皆现业，授受分明，且契券不能漏税，盗卖亦从此少矣。

【译文】　直隶省的土地纠纷，都是由地界不清而引起的。而地界不清的原因，在于地域没有图册。交纳田赋的户主名下，只有土地数目、银钱数目，而他们住在何乡，流落何处，却无从知道。由此而造成影射欺瞒，以彼混此，以少混多，始终没有确切的凭据。因此，首先要清理丈量，经界既然清楚确定，就造立“鱼鳞册”，册籍上写明白了，那么土地和粮赋就可以按册核查了。但是旗人与汉民混杂居住，犬牙交错，一时间还不能办理完成。

滚单（催收田赋的一种文件。单上逐户开明田亩数、银米数、应完份数和期限，由官府发给地保，挨次催缴，令自封投柜）节省差役，方便百姓，是催征钱粮的好办法。先要理顺庄户，使业主归于一体，然后分社办理，都有头绪。分乡设立官柜，征收缴纳也容易。顺庄的办法与划土地薄册的办法互为表里，因此说版图按田收赋，粮额可以清楚，顺庄由官府征催田赋，方便催收，二者不可偏废。只是北方的省份土地没有田埂小道，而且有旗人汉民混杂居住的情况，清理起来不容易。调查丈量、编造图册或者可以实行，而顺庄催粮则绝对不能实行，因此不必拘泥。总之，推行法令在于选择人才得当，确立法令的精妙之处在于因地制宜。

拖欠钱粮，一半由于刁猾的庄户观望等待，一半由于粮头、保歇等人的包揽和侵吞欺骗。刁猾庄民尚且容易征催，而粮头等人的弊端难以革除。总之，零星纷繁的户口，渺远难查，遍及州县，只查粮头而不问零散户口的人，老奸包纳，零散户的田赋任你征催也不完成。又或者雇用受惯刑杖鞭打之人，承认是

零散户，即使对其敲打鞭笞，也是白费工夫，国家的赋税仍然悬而无着。必须剔清旧弊，逾期不交纳的，立即拘拿真正的零散户到案，责令他们按照期限自行封好田赋投缴国库。寓“抚”字于征催钱谷，亦在随时立法而已。那些欠粮的人，应付差役破费打点，累积计算，已与应该交纳的田赋相等。能够使老百姓少出一份杂费，自然可以多完成一份正式的赋税。

国家对百姓的恩惠，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无所不至。一遇灾害，就免租缓征，并且开仓发放救济粮，设点施舍救济粥。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斟酌情况适当安插，不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依靠。国家立法这样周全，对老百姓的恩泽如此优厚，可是穷苦百姓却没有得到实际好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供养老百姓不足，老百姓自己供养自己则绰绰有余。老百姓靠勤俭而生存，如果平时不从事农业生产，荒废了本业，那么就会衣食缺少而生计困难。再加上婚丧嫁娶、宾客往来，事务繁多而花费增大，甚至有一天就把一年的耗费花光的。一遇到歉收之年，怎么能够养活自己呢？所以，救荒应在未发生灾荒的时候，根本点在于贬黜游闲懒惰，禁止奢侈浪费，以期居家有丰饶的积蓄，灾荒时有所倚恃。《诗经》说：“经常考虑你的生活，经常保持你的忧虑。”《礼记》说：“国家奢侈就显示以简朴，国家简朴就显示以礼节。”这都是做父母官的应该劝告、训诫老百姓的啊。

州县三四月间，按照米谷时价酌情减少，详细奏报，然后开仓平价卖粮。只有顺天府、通州有仓场，可奏明州府，代理卖粮，仍然一面请部院的乡官监督卖米，一切食用耗费都由州府官员承担。粮食的折耗无处开销，郎官的费用又属于赔垫，似应参照办事差役、委派人员的规定，酌情供给薪水，在仓场的茶水费项下报销。不然的话，或者就近委派本仓监督，或者就责令该州长官或副手们办理，既不耽误事情，也可以省去一切赔垫了。保定府的驻防兵，耗米一万一千四百七十八石。永平府属下也有此项开支。每年分派各州各县采买，解送他库贮藏，到时候供给。按照规定的折法的定价，每石米准予报销白银一两，并可以酌情加减。采买要按照当时价格，哪种折法有哪种折算出来的价格，一定要明白地告示州县；买得贱则虚报开销，买得贵则自行赔垫，使州县惧怕受牵连拖累，确保没有勒索强买的弊端。乾隆二年，布政使张因为米价昂贵，奏请把截留的漕米拨供保定兵米，但也只能暂时使用此法而不可长久。似应参照采买仓谷的规章，实行平价实销，方能称为允当。

押送正项杂项钱粮，都有伙食补贴，在耗费内开销。因为这样办没有官职没有公粮供应，住降、俸银、夫马、小建、留二、禀粮等项，只有固定的数目。解送的时候，又要伙食补贴，必须损失赔垫。州县害怕连累自己，将会巧取于民。因此，想要没有耗费外增加征敛的弊病，恐怕应从革除平饭（伙食补贴）开

始。

征催、解送要分清缓急。田赋为急，国家的租税次之，各种杂项赋税又次之。田赋之中，大户为急，其次才是中户、小户。田赋项下，起运急于存留。起运之中，又以治理黄河的民工、军队的粮饷为急。应当查询过去的例子，应当解送的有多少项，什么时候起解，仿效施行，自然没有错误。

一个管领一个押解，不如以领抵解。如果不准作抵，自认为可以防止弊病，其实弊病不在这里。天下有治理得好的人而没有治理得好的法度，这就要看执法的人执行得怎么样了。

催征钱粮，都要从内部收取，首先从大户催纳，以次挨递，才能大公无私。况且大户粮多，终究属于有结余的人家，完成交纳数额也容易。这一点，全靠衙门里办事人员的勤恳和周密。在财赋重地，弊端都由于从外收取，不是延搁了期限就是加重征收了。因此，必须具有设法征催能力的人，才可担当征催的重任。不要以为会计是细小的工作而忽略和轻视它。

推迟收割，如果一经设立条例法规，必然造成摊派费用的情况。只须责令散户于开始征收之前报明，收割以后，立即造入册籍，可以免除滋事扰乱。只有把收成搞清楚了，那么每户都显露家当，做到该交纳的、该救济的一目了然，而且契约债券不会出现漏收赋税，偷买偷卖的情况也从此减少了。

交　盘

【原文】　交代以驿马为先，无论正署，皆限一月内接收。库项仓谷固宜详慎，杂项钱粮以及赃罚赎锾，不入奏报者，亦须留心，不可忙中有错也。

上手交盘，册是根据，再添以每年奏销册，及各项卷宗，按款清厘。已解者，有批回；已给者，有领状。如批回未掣，或详明请示，必求确凿而后已。

征存未解之款，只要银两现存，不防代为起解。若虑及赔累解费，给与批文，勒令起解，离任之员，能堪此乎？佐贰俸廉，衙役工食，每有透支预发者，若果确实，即准销算，不必苛求。

去任之员，必多垫项。有准流抵，亦有不准抵，各省定例，不拘一辙，临时查办。

授受不清，便由民司委员监盘。然新任旧任，意见不合，即可于附近邻封内，择其公正者，自行禀请饬委，但情理允协，亦免锱铢较量，渎禀互讦，为识者所鄙也。

新任操得为之权，胥役无不仰承意旨，若欲苛刻吹求，何所不可？倘肯为去任者设身处地，并想日后自己收场，便能放宽一著。

存仓米谷，惟霉变者不可收受。仓谷底面配搭，每石碾米五斗，即属合例。其余米色稍陈，或灰土稍多，可以代为设法籴借易新者，亦当接收。不可勒令风扬，明讲折扣。

各项皆易确核，惟民欠钱粮，有无官役侵蚀，难于查考。以流水堂簿总数合对奏册，略知大概。又有问出欠数，令里长、催头查明出结者，亦有令经承出结存查者，须量地方之繁简酌办。

养廉例不加闰，遇闰惟有按日均摊，至为公平。勿以些小便宜，妄生较量。

前任因公挪动之款，必详明批准立案，不可含糊接收。

额设、囚粮等项，皆按季分派，不可先行扣算，致有偏枯。

交代迟延议处，例应分别新旧任。故旧任将一切册籍移交之日，自问仓库无缺，即以交送日期、缘由禀明。日后新任查收迟延，责有攸归，不致一并参处矣。

刑名案件，接任承审，便得展限。如限期紧急者，一面详转，一面办理。

【译文】　办理移交以驿马为先行，无论正员还是代理、暂任的官员，一律限期一个月内移交接收。库里款项、仓场粮谷固然应当详细慎重，杂项钱粮以及赃物、罚款、赎金，不写进奏报的东西，也必须留心，不可忙中出错。

上手移交册是根据，再加上每年奏销册以及各项卷宗，按照条款清查考订。已解送的，有批文回复；已供给的，有领条收据。如果批文回复没有抽取的，有的详细奏报请示，必须求得确凿无误方可罢休。

征催田赋的钱粮而没有解送的，只要银两现存，不妨代为起解。如果担心赔垫解送的费用，给予批文，勒令起解，离任的官员能够吃得消吗？知府、知州、知县的辅佐官吏的俸禄低薄，衙役工食常常有超支、预发的，如果确实，应当准予报销结算，不必苛求。

离任的官员，必有许多垫支的款项，有准予相抵的，也有不准相抵的，各省的规定不一致，到时候查对参考办理。

交接不清，可由上司派人监督移交。如果新任、旧任意见不合，则可以在附近的州府内，选择公正的人，自行禀报请求委任，只要能够保持公正协调即可，也免得斤斤计较，互相抨击，被有见识的人所鄙视。

新任官员操持权力，官署中的师爷、书吏、差役等人无不仰承意旨。如果想苛刻地吹毛求疵，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倘若肯为离任者设身处地考虑，并且联想到将来自己的下场，便能够放宽一着。

库存的米谷，只有发生霉变的不可接收。仓谷底部和表面的互相搭配，每石碾米五斗，就属于符合规定。其余米色稍陈旧，或者灰土稍多，可以代为设法卖出、借贷交换新谷的，也应当接收，不可勒令进行簸扬，公开要求折扣。

各款项都容易核实确定，只有老百姓所欠的钱粮，其中有没有官吏差役私自侵吞的情况，难于查考。用流水簿总数与奏册合对，可以略知大概情况。又有问出所欠数目，责令里长、催头查明具结的，也有责令承办书吏出具总结以待查考的，应当根据所处地方情况的繁简酌情办理。

官吏养廉，按规定不加闰俸。遇闰只有按天数平均摊派，最为公平。不要因为细小便宜，妄生较量。

前任官员因公挪用的银钱，必须详细奏报批准立案，不可含糊接收。

额设、囚粮等项，都按季度分派，不可以先行扣算，以免偏颇失误。

办理移交因迟延而被论处的，按规定应当分别新任旧任。所以旧任把一切册籍移交的那一天，自问仓库没有亏缺，就马上把交送的日期、缘由上报清楚。以后新任官员查验接收迟延，责任已有所归，就不至于一并受到处罚了。

刑事诉讼案件，接任官员主审，按规定应当宽限日期。如果原限期紧急的，一边详细报奏，一边着手办理。

社　仓

【原文】　社仓之法，始于朱子。仿古义仓之意，请常平仓米六百石始其事，心十有四年。除建仓外，得米三千余石，诚良法也。其所著事目，大约编排保甲，稽户口，设乡官。四月上旬，申府委员役与乡官，共支贷。十名为保，如有逃亡，同保均赔。十月上旬申府，差官同收贷者，出息什二，小歉弛半息，甚则尽蠲之。行之十四年，归原粟于官，而用所赢为贷资，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不复取息。此社仓之法，实与常平相表里。

雍正二年，内阁交出积贮，原以备荒，条奏行令各省访察民情土俗妥议。嗣经部议，采取山东、河南议奏咸宜，并按朱子社仓事目酌议六条，行令各省按款酌行。乾隆四年，台臣朱积晫，节录事目奏准，发交各省督抚悉心详议，然而奉行者甚少。予尝之论。一曰捐输之难。民日加多，地不加广，贫民甚众，而温饱者仅足自给。五党相周之义，缺焉不讲；非但人不古处，亦或力不从心。今欲劝捐，名为乐输，势同派累。而况有建仓之费，铺垫之费，看守人夫之费，以及盘量折耗，岂能尽取给于耗米？其难行者一。二曰任人之难。乡官社首必须公正、殷实之人。但公正者未必殷实，而殷实者不皆公正。不得其人则弊生。即得其人，亦以责任綦重，畏累退缩。而其乐于充当者，率多狡猾渔利，不可任用。其难行者二。三曰出借之难。年丰谷贱，民不愿贷，恐其久而陈腐，于是勒令借领以易新。若一遇歉收，其思称贷。小州县六万户，均计贫民二万余户，户贷五斗，需米万石。人多粟少，既不能偏给，又不可意为核减，一夫不获，哗

然而起，滋生事端，便非浅鲜。其难行者三。四曰征收之难。常平仓谷以及出借籽种，俱有乡地等当官保结，互结尚不免于积欠；印官立限催追，犹难清楚，乡官社首非有势分可以弹压，又不便责比，欠户不完，保人岂真能逐一赔偿？本年不能如数还仓，次年即无项可借，民间依然缺乏，而赔累无所底止。其难行者四。古人创垂良法，当其时，为可行。同时同地，而不能行者，大率类此。虽近今俱已举交社长收贮，仍归地方官入于交盘案内接收出结，然不能必其实贮无亏，州县亦不能亲历盘查，但听胥役取一甘结于穷民，未有实际，名存实亡矣。

【译文】　社仓（国家建立在乡村，储存粮食，调节粮价，借贷粮食给农户，救济灾荒的一种措施）这种方法，从南宋朱熹开始。仿照古代“义仓”的意义，请调“常平仓”（在州县设立粮仓，粮贱时买进，粮贵时平价卖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始于汉代，历代相沿）的米谷六百石开始推行此制，共十四年时间。除在各乡各村建立粮仓以外，还得到米三千余石，的确是一种好方法啊。它所做的事情，大约是编排保甲、稽查户口、设立乡官。四月上旬向州、府申请委派官吏与乡官进行借贷。十户为一保，如有逃亡的，十家分摊赔偿。十月上旬报奏州府派官吏与乡官一同收贷，上缴利息十分之二，轻微歉收的放宽一半，严重遭灾的全部免除。推行这种方法十四年，把原借的六百石米谷归还国家，而用所盈余的粮食作为放贷的资本，每石只收消耗米三升，不再收取利息。这种“社仓”之法，实与“常平仓”互为表里。

雍正二年，内阁交出积贮的粮食，原本用来防备灾荒，奏报皇上，责令各省访察民情土俗全面议奏。后来经过各部议奏，认为采取山东、河南议奏的办法较为合适，并且按照朱熹“社仓”的事项条目，斟酌议定了六条，命令各省按条款斟酌执行。乾隆四年，内阁大臣朱积晫，节录这六条条款奏准皇上，发交各省总督、巡抚尽心议奏执行，可是遵照执行的很少。我曾经说过：一是捐输（指向朝廷捐纳钱粮以换取官职、爵位）的困难。老百姓一天比一天增多，土地却不见加宽增大，贫民很多，而温饱者仅仅可以自给自足。亲友邻里之间互相周济的情义，丧失殆尽，无法提及了。不仅仅是人们互相之间不能像古代那样和睦共处，而且也是力不从心。现在打算推行劝捐，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势必形成强迫摊派。更何况还有建立社仓的费用，铺垫的费用，看守仓库人员的费用，以及盘量折耗，等等，怎么能全部从粮米的收入中取得？这是劝捐的办法难以推行的原因之一。二是任用人很困难。乡官、社长必须是公正、殷实的人，但公正的人未必殷实富裕，而殷实富裕的人不一定全都公正。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滋生弊端，即使得到合适的人，其人也可能因为责任重大而惧怕牵累，退缩不干。那些乐于充任乡官、社长的，大多是狡猾渔利之徒，不可任用。

这是劝捐的办法难以推行的原因之二。三是出借的困难。年成丰收谷价低贱，老百姓不愿意借贷，害怕时间长久了会陈腐，于是官府就强迫命令借贷、领出，以便用陈谷换取新谷。如果遇到歉收年，大家都想借贷。小州县约计六万户，平均计算，贫民为二万多户，每户贷五斗，需米万石。户多粮少，既不能全部都贷，又不可主观裁减，一人没有借贷到，就会哗然而起，滋生事端，更不是少见的事。这是难以施行的第三个原因。四是征收的困难。“常平仓”的米谷和借贷的种籽，都有乡官、地保等人对官府具结或互相具结，这样做尚且不免于积欠。主管官员限期催追，还难以交纳清楚。乡官、社长既无力量镇压；又不便责成照赔。欠户不交纳，保人哪里能够逐一照赔呢？本年不能如数还仓，次年就没有粮食可供借贷。民间仍然缺乏粮食，而赔偿牵累却没有终底。这是难以施行的第四个原因。古人创立的好办法本来可以垂范后世，正逢其时，就可以实行。在相同的时间、地点，却不能施行的原因，大概就是上面说的那些。虽然近来都一致实行由社长收纳藏贮，仍归地方官载入移交案卷内接收、出结，但是不能保证仓库里实际贮藏的粮食没有亏空，州县的官员也不能亲历现场清点盘查，只是听任属下的官吏、差役从穷苦百姓那里取回一张具结，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社仓”便名存实亡。

灾　赈

【原文】　荒政难办，不能有功，但求无过。须安抚之，不使哀鸿离散。控御之，不使乌合逞凶。灾象将成，即行具禀。即成灾，则据报通详。俟委员到日，将被灾村庄勘明，成灾分数，分晰造册具印，勘各结申送。其成灾地亩数目，另行续报，并停征赈恤事宜。或候饬遵，或议详请示，一面分头查勘。正佐各员尽心办理，务期无遗无滥。

庄头当差地亩被灾，例不委员勘报。庄头禀报时，令其呈明内务府，俟内务府委员到境，同州县会勘造具册结，给委员带回，一面送府核转。今改由附近大员委勘取结矣。

夏灾不出六月，秋灾不出九月，不可因循，尤不可讳饰。盖时和年丰，固守土之福，然天灾流行，何地蔑有？苟图省事，置若罔闻，一旦访之自上，或哄之自民，匿灾严谴，不可逭矣。

查勘成灾，按田地实在被灾分数。如百亩之田，五十亩全熟，有五十亩无收，即此五十亩为成灾十分。不可以熟田五十亩合计为成灾五分也。

语云：水灾一线，旱灾一片。盖因水灾有低洼被水，高阜无恙者，有大水一过，即行涸出，无碍收成者，非旱荒之禾苗枯槁，一望可见也。总在实心实

力，查勘的实，不轻听里书乡保之言，斯无捏冒。

近例夏禾被灾先行题报，查勘分数，俟秋收后另行办理，不可轻议赈恤。

秋灾不出九月，一至下旬，即应将被灾情形题报，仍照例扣限造册。若州县于九月内不及勘明申详，至请蠲之时，始行造送，即干迟延议处。

被灾应蠲分数，造具册结，由委员及本管道府加结送转，分路查赈。先就灾重之处，分定村庄挨户清查，分别极贫次贫大小口数开载赈册。一面即晓谕听候给赈，不得扶老携幼，纷纭四出。如果被灾十分九分，众口嗷嗷，或就查清之处，先行抚恤。若被灾稍轻，则俟查完给赈。

定例：例灾六分，极贫者，给赈一月；次贫者，不赈。浙省无分极贫、次贫，俱抚恤一月口粮。大口日给米五合，小口减半。被灾贫民，如有携眷外出，存有空房，即于草册注明姓名、口数，酌其应赈不应赈，注明草册内。俟闻赈归来，复册补赈，可免冒混之弊。详报户口之时，须声有闻赈归来之人，另容续报，以例临时一面收赈，一面册报。

贫生由儒学报名，灶户由场官造册，旗户归理事听，令屯目查报。其清查户口，应一体查办，册内分别注明，非专查民户，他日又另起炉灶也。

庄园头地亩被灾，地方即行详报。附近大员委派邻近州县监同履亩查勘。按其被灾分数，造册出结，详咨转送内务府。应免差务，应给口粮，照例办理。如遇庄头呈报一二三四五分，收成已至成灾者，照例请委员会勘，出结转报。至于收成六七分为歉收，八九分为丰收，庄头歉收一分，即应免一分差事，虽收成九分，变为歉收一分。地方官确查实在收成分数，详咨查办，不可照民田因未成灾遂置勿论。夏麦秋禾，勘明收成分数，照依查报民户之例，于六九两月开折详咨户部，转咨内务府查办。

户口应赈不应赈，须详细分别，册内详明。若稍有生计而不能无藉于赈济者，应除去壮丁，赈其老幼。亦将不必全赈之处注入册内，以杜日后混行告争。

查灾散赈，官役盘费、饭食及造册纸张等项，例准开销。每有旧役乡保向灾户需索钱文，藉端派累，甚至贿嘱冒滥，真正贫民，反有遗漏，宜严行查究。

领赈须预给印票，赴仓领米，验即发。其有老弱妇女不能负戴者，听其托人代领。

场内人手要多，便于分发，不使守候挨挤以致倒毙。时加稽察，不使斗级人等得钱作弊。附近米场，劝令好善绅士出资赈粥，或有饥饿不及举火者，以粥济之。视其捐之多少，酌量奖励。

查灾散赈，往往委员协办，未受佐理之益，反多供亿之繁。其贤智者，自逞才能，意见不合。其心庸者，非但不能襄力，反以照应未周，故生枝节，每多掣肘。若本处各员力可办理，亦即禀明，不必委员。傥既委员，照例给与公

费外，一切应酬不可吝惜，庶能和衷共济。

旱灾得雨后，可以补种。水灾则急，宜设法疏消，水退后亦可种植，如晚禾秋麦以及荞麦、蔓菁之类。无力之户，例应借给籽本。成灾五六七分者，每亩给谷三升，八九十分者，每亩给谷六升。如折色，每谷一石折银六钱。佃种者，给佃业主。自种者，即给业主。但不可使无地穷民乘机冒领，以致将来催追费力。

周礼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嘉靖八年大理寺评事林希元上书，言救荒有二难；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贷。有六急：垂死贫民急馈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水，已死贫民急埋葬，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权借官钱以粜籴，权兴工作以助赈，权贷半种以通变。有六禁：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粜，禁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此皆古人美意良法，须随时酌行。

【译文】　救济灾荒的事务难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应当安抚灾民，不要使灾民流离失所。应当严格控制，不要使乌七八糟的人逞凶称霸。灾害一有迹象，就必须立即将详情禀告。灾害一旦形成，就应据实上报通告。等上司派来的官员到达的时候，将受灾的村庄勘查清楚，将受灾的程度分别编造册籍，将所有的情况审查加印，申送上报。受灾的土地亩数，另行续报，并停止征收赋税。救济抚恤的事情，或等候上司训令，或详细请示，一面分头勘查。正职、佐理等官员，都应尽心办理，务必努力做到没有遗漏的，没有滥报冒充的。

庄头、当差的田地受灾，按规定不派人勘查上报。庄头禀报时，责令他们向内务府呈报，等内务府派遣的官员到了受灾地，会同州县一道勘查，编册具结，交给派来的官员带回，一面呈送知府衙门核实转报。现在已改由附近督、抚高级官员派人勘查取结了。

夏灾的禀报处理不超过六月份，秋灾的禀报处理不超过九月份，不可迟延拖拉，更不可隐瞒掩饰。四季和顺，年成丰收，固然是守土官员的福份，但是天灾流行，哪个地方没有呢？如果只是贪图省事，置若罔闻，一旦被上司查访出来，或者被老百姓告发，那么，隐瞒灾害，必将受到严厉谴责，是不可逃脱的。

勘查受灾成数，按照田地实际受灾分数。例如一百亩田地，五十亩全熟，有五十亩没有收成，这五十亩就为成灾十分。不可把全熟的五十亩和没有收成的五十亩合计起来，作为成灾五分。

俗话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这是因为水灾有低洼的地方受淹，高

坡无恙，大水一过，就自行干涸，不妨碍收成，不像旱灾那样禾苗枯槁，睁眼就可以看见。关键在于实心实力勘查落实，不轻信书吏、乡保的报告，这样就不会有造假的弊端了。

近来规定，夏天的庄稼受灾，先行题报，查勘分数，等秋收后另行办理，不可轻率地奏议救济抚恤。

秋灾的题报不超过九月份，一到下旬，就应将受灾情况呈报，仍照例限期造册具结。如果州县在九月份不及时勘明奏报，到了请求减免的时候才开始造册申送，就以迟延的过失受到论处。

因受灾而应该免除田赋的分数，编造册籍，逐一具结，送转各地，按照行政区划进行核实救济。首先在遭灾严重的地方，分定村庄，挨户清查，分别极贫、次贫及一家老小人数载入救济册籍。一方面立即出告示，通知他们听候赈济，不得扶老携幼纷纭四出。如果受灾达到十分九分，大家都没有吃的，饿得嗷嗷哭叫，可以在查清的地方，先进行赈济抚恤。如果受灾较轻，那么可以等清查完毕以后进行赈济。

按照规定，受灾六分的地方，极贫穷的供应一个月的救济粮，次贫穷的不赈济。浙江省不分极贫、次贫，一律发一个月的口粮。人数多的家庭，每天发给五合米，人数少的家庭减半。受灾的穷苦百姓，如有携带家小逃荒外出，留有空房子的，应在赈济册上注明姓名、人数，以便考虑该不该对他们赈济，等到他们听到国家要赈济灾民的消息回来的时候，就可核对册籍补发赈济，这样可以避免冒领混领的弊端。详报户口的时候，应注明有听说了赈济的消息而回来的人，允许续报，以便到时候一面赈济，一面册报。

穷困的书生由州县的儒学报名。监户由各地监场官吏造册。旗人则归理事厅办理，责令所住村庄的头目查核申报。在清查户口的时候，应当统一查核办理，在册籍内分别注明，并非只查汉民户口，以后又另起炉灶，再查其他民户。

庄园领主的田地受灾，地方官应立即详具上报。附近的督、抚大员委派邻近的州县或相当于州县一级的行政官员到受灾的地方勘验核查，按照受灾的分数造册出结，详拟咨文转送内务府。应当减免的差事，应当发给的口粮，一律按照规定办理。如果遇到庄园主呈报一、二、三、四、五分收成，已形成灾害的，按照规定，请上司派员会同勘查，出具证明转报。至于收成六、七分为歉收，八、九分为丰收，庄园主歉收一分，即应免除一分差事，虽收成九分，也变为歉收一分。地方官确查实在收成分数，详细查办，不可以照老百姓的田地。因为没有造成灾害就搁置一边不予理睬。夏天的麦子秋天的稻谷，勘明收成分数，依照查报老百姓户口的规定，在六、九两个月奏折上报户部，转咨内务府查办。

哪家应该赈济，哪家不应该赈济，必须详细分别，在册籍上注明。如果还有一点生计而又不能不借助于国家赈济的家庭，应当除去壮年男子，赈济老人和小孩子。也应当把不需要全部赈济的家庭注入册内，以便杜绝将来混杂冒领和上告争斗的情况发生。

勘查灾情、散发赈济的官吏差役，他们的盘缠费、饭食费以及编造册籍的纸张费等项开支，按规定准予报销。常常有书吏差役和乡官地保向灾户勒索钱物，借机摊派差事，甚至指使他人冒充受灾户滥领赈济粮款，而真正的贫穷人家反而有所遗漏，对此应当严厉进行查究。

领取赈济粮，应当预先发给印票，到仓库领米时验明即发。其中有老弱妇女不能背负携带的，听任他们托人代领。

发放赈济粮米时人手要多，便于分发，不要让百姓守候排队，相互拥挤以至倒毙。还要随时加以查询，严禁掌斗定量的差役得人钱财，徇私舞弊。附近有粮仓的，要劝令行善好施的殷富人家出钱发放赈济粥，间或有因饥饿而少气无力、来不及回家煮饭的人，可以用粥赈济他们。根据殷富人家捐献钱粮的多少，酌情给予奖励表彰。

勘查灾情、发放赈济，往往派员协助办理，没有受到佐理的益处，反而增加接待的麻烦和意见的分歧。委派来的官员中的贤能者，自逞其能，与本处官员意见不合。那些平庸的人，不但不能助一臂之力，反而以对他照顾不周，生出许多枝节，常常掣肘牵扯。因此，如果以本处官员的能力可以办理的，就向上司禀明，不必另外委派官员。如果已经委派了官员，除按照规定供给公费外，一切应酬不可吝惜，以期同心协力，同舟共济。

旱灾得雨后，可以补种。水灾则来势险急，应当设法疏通消除，水退后也可以种植晚秋庄稼以及荞麦、蔓菁之类。无能力种植的农户，按规定应借给他种子。受灾成数达五、六、七分的，每亩供给谷子三升。八、九、十分的，每亩给谷子六升。如果折成银子，一石谷子折合银子六钱。租佃别人田地的，借给佃主。自耕自种的，就借给本户。但不可使没有土地的穷苦百姓乘机冒领，以免将来追还时耗神费力。

《周礼》以治理灾荒的十二条措施聚合万民，不使离散。一是散发平时的积蓄，使老百姓获利。二是减轻赋税。三是缓施刑罚。四是放松老百姓的苦役差事。五是撤销山野禁令，让老百姓能够取食于山林。六是去掉关市的税收。七是减少吉礼中的繁文缛节。八是凶礼之中减少礼节。九是闭藏乐器而不作。十是不备婚礼而嫁娶。十一是祈祷鬼神。十二是除去盗贼。明代嘉靖八年，大理寺评事林希元上书，谈到救灾的事有两难，即选任官吏难，清查户口难。有三适宜，即极为贫穷的灾民适宜于救济米粮，受灾较轻的贫民适宜于救济银钱，受

灾很小的贫民适宜于借贷钱粮。有六项急事，一是临近死亡的贫民急需施舍救济粥，二是生了病的灾民急需医药，三是疾病有好转的灾民急需汤水，四是已经死亡的灾民急需埋葬，五是被灾民遗弃的婴儿急需收养，六是轻囚徒重囚徒急需宽大抚恤。有三项警变，一是权且借官钱用来粜米或籴米，二是权且兴办劳作事宜来帮助救灾，三是权且减少一半的利息贷种给灾民生产救灾作为变通的办法。有六项禁止，一是禁止侵吞渔利，二是禁止盗窃，三是禁止卖米，四是禁止压抑价格，五是禁止宰杀耕牛，六是禁止出家当和尚。有三戒，一是戒迟缓，二是戒照章办事拘泥固执，三是戒铺张摊派。这些都是古人美好的愿望和法度，必须随时斟酌推行。

捕　蝗

【原文】　北五省，每多蝗蝻。或云水淹之地，生有鱼子，及涸出，日晒化而为蝻，此说亦不尽然。《礼记》：孟夏行春令则蝗虫为灾，仲夏行春令百螣时起。谓水之气所淫也。大约洼地湿气郁蒸所化，又或旧时飞蝗所生。所以蔓草、荒坟、长堤、古岩往往有之。总之，查察要早，扑捕要力。不惜辛勤，不惜财物。虽曰天灾，亦可以人力胜也。

蝗蝻为害，人尽知之。然地户多讳匿不报者，以潜自扑捉，或驱入他人地内，庄稼尚有几分可保，若一经报官，众夫扑打，蝻孽未除，而麦禾已蹂躏无遗矣。届知及早不除，至长养成翼，势不可扑。故须谕令乡保巡查，地户举报，若有讳匿，枷号示众。

蝻子萌动，即宜详报，不可迟延，亦不可遗漏。盖既报则何嫌于多，而漏报则近于讳。详报后如何设法扑捕，现在如何情形，约于何时可灭，庄稼有无伤损，须时时具禀，以慰宪怀，亦见守土之焦劳筹画，初非漠不关心也。十日半月，若再不报扑灭，便是长翅成蝗，上司必生疑虑。应将已经扑灭处所，先得详报，文内仍声明现在搜查余孽字样，不可竟以为净尽。或有遗剩及续行生发，反似捏饰。

蝗蝻，一面具报，一面即移会营汛并同城各官协捕。盖平日杂佐文武，悉宜和衷，一有缓急，可收臂指之助。

未经长翅，跳跃不远，尚属易捕。扑捕须在清晨，盖早凉饮露，多在禾麦穗上，且其翅濡湿不能飞动。及日出后，则伏于根叶之下，便费搜寻矣。

扑捕总要夫多，择其聚集处，先掘深壕，然后周围三面徐徐驱之，使入壕内，用土填掩。所用人夫，应给与饭食，或酌给钱文，庶能鼓舞尽力。

以米谷易蝻，民自勇于从事。但须随时变通。蝻子初生以斗谷易斗蝻，既

长则稍减其数，或给以钱文，不拘一法。乾隆四年，直督孙某奏准捕蝗给过钱米在司库存公银内支拨，并请嗣后再有蝗蝻萌动，如能踊跃急分争先扑捕仍行赏给等因。但州县宜量力办理，不可必期开销。盖详报交减，大费笔墨，及至准领，则仅存十之一二矣。

蝗性向明，每于月光下鼓翅群飞。若黑夜用秫秸燃火，能使飞就，可扑取也。

或谓蝻子在平地者，掘坑埋锅煮水，前以席旁夹之，对锅划一平路，集众环围徐驱之，使由平路直走跳入锅内，用笊篱捞出，堆于一边，尽灭而后已。但逐之太迫，则跳跃散乱，反难收拾矣。

蝗蝻多者，如水之流而不可遏。大率自西北而东南，然亦不可拘定方向。所以飞蝗入境，只宜含浑详报，切不可指明自某处来。盖邻境不将蝻子扑灭，应革职查问。地方官扑捕不力，藉口邻境飞来，希图卸罪，亦应革职拿问。万一邻境不肯承认，必至互详，水落石出，非彼即此，岂非自贻伊戚？故邻界查有蝻子，即速知会协捕，或用书札相闻，庶几救灾，睦邻之义。

蝻子生动，一经具报，各上司委员，陆续到境。或委令协捕或暂来查看，非系冷曹，即属效力候补之员，不但资斧艰难，未免希冀，且正欲以奉差逞能，最易生事。大段虽已扑来，岂必只翅无遗，或以细故，持其短长者有之。故一切服食、起居，要料理周到，不可顾惜小费也。

《礼》有鼠祭八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二陲，表啜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报赛之义也。螟螣蟊贼，秉异炎火，《诗》亦乞灵于田祖矣。近来以刘猛将军为驱除螟蝗之神，虽无可考，但以时虔祷，为民请命，其礼近古，亦禳灾之一法欤？

【译文】　北方五省，经常发生蝗蝻灾害。有人说，水淹的地方，生有虫卵，等到干涸了，被太阳一晒就变为蝻（蝗的幼虫）。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礼记》记载说：夏初春末的气候，蝗虫造成灾害，仲夏流行春天的气候，各种禾苗叶上的小青虫随时产生。这是水气淫侵造成的。蝗蝻大约是低洼地方湿气郁积蒸化成的，有的则是过去的飞蝗所生。所以杂草丛生的地方、荒凉的坟地、漫长的堤坝、古老的岸边，往往有这种东西。总之，勘查发现要早，扑捕要得力。不辞劳苦，不惜财物。虽说是天灾，也可以用人力战胜它。

蝗蝻造成灾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庄稼户中却多有忌讳隐瞒，不及时报告的。他们认为自己悄悄地捕捉或者把蝗虫驱赶到别人的田地里，自己的庄稼尚能有几分可以保存的，如果一经报官，人们一齐扑打，蝗虫还没有除掉，而麦子稻禾已经被践踏得净光了。他们哪里知道，不及早把蝗虫扑灭，等到它长了翅膀，就很难扑灭了。所以，必须通告责令乡官、地保加以巡查，庄

稼户也可以举报，如果有隐瞒的人，就责令他戴上枷锁沿途号叫，用来警示众人。

蝗虫的幼虫刚开始形成，就应详细上报，不可迟缓延误，也不可漏报。总之，已经上报就不嫌所报蝗灾之多，而漏报则接近于忌讳隐瞒。上报以后如何设法扑捕，目前的情况如何，估计在什么时候可以扑灭，庄稼有没有伤损，等等，都应当随时详细禀报，用来宽慰总督、巡抚等上司，也表现出了地方官的焦虑劳作和辛勤筹划，表明从一开始就不是漠不关心。过了十天半月，如果再不上报蝗虫已经扑灭，便是幼蝗已经长出翅膀成为飞蝗，上司必然会产生怀疑和忧虑。所以，应当把已经扑灭的地方，先行详报，在报告中仍然声明现在搜寻剩余蝗虫的情况，不可认为已经把蝗虫消灭干净。如果有遗留剩余以及继续发生的蝗灾，反而类似捏造、掩饰了。

蝗蝻灾情，一面详细上报，一面拟定公文送转军队、河工以及同城各个官员协同扑灭。总之，对于各个部门官员平时都应当开诚布公，友好相待，一有紧急情况，可以得到些或大或小的帮助。

蝗虫没有长出翅膀时，跳跃不远，尚且容易捕灭。扑打捕捉必须在清晨，因为早晨凉爽吸饮露水，蝗虫大多数伏在稻麦的穗上，而且它的翅膀被露水濡湿不能飞动。等到太阳一出来，蝗虫就伏在根叶的下面，搜寻起来就费力了。

扑打捕捉蝗虫，关键是要人多。选择蝗虫集中的地方，先挖掘深沟，然后从周围三面慢慢驱赶它，使它跳入沟内，用土掩埋。所使用的人力，应当供给饮食，或酌付银钱，以期鼓舞人心，尽力捕灭。

用米谷来换取蝗虫的幼虫，老百姓自然会奋勇从事这项工作。但须随时变通。蝻子初生，用一斗谷子换一斗蝻子；蝻子已经长大，则稍微减少一些它的交换数量，或者付给银钱财物，不要拘泥限制在一种方法上。乾隆四年，直隶总督孙某奏启皇上，捕捉蝗虫供给的钱米，可在藩司库存公银内支取拨放；并请求皇上恩准，以后再有蝗蝻开始产生，如能争先恐后扑打捕捉的，仍应行赏，等等。但各州县应量力而行，不可完全寄希望于报销。总之，详报遭上司驳减，大费笔墨，等到获准报销的时候，已经仅仅剩下所耗费用的十分之一二了。

蝗虫本性向光，经常在月光下鼓翅成群地飞翔。如果在漆黑的夜晚，用秸杆燃火，能使蝗虫飞来靠近，就可以捕捉了。

有人说对在平地的蝻子，可以挖掘土坑。埋锅烧水，前面用席挡起来，在对准锅的方向铲出一条平路，聚集众人环形包围，慢慢驱赶蝗虫，使它沿着平路直接跳进锅里，再用笊篱捞出来，堆放在一边，直到灭尽蝗虫为止。但是，驱赶得太急了，蝗虫跳跃四处乱飞，反而难以收拾了。

蝗蝻集中的地方，像流水一样不可遏止。大体上说，从西北向东南漫延，但

也不可拘定方向。所以，飞蝗进入本地区了，只应含混其词上报，千万不可指明蝗虫自某处飞来。总之，邻近州县不将蝗蝻扑灭，就要被革职查问。地方官捕捉不力，借口蝗虫是从邻境飞来，企图推卸罪责，也应革职拿问。万一邻境不肯承认，必然互相参奏，最后水落石出，非彼即此，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邻近的州县查有蝻子，应即速移文告知协同捕捉，或者写信告知，这就是抢救灾害，和睦友邻的作法。

蝻子发生，一经详细禀报，各上司委派的官员陆续到达本地。有的是受命协助而来，有的是暂时来查看一下。来人不是做闲职的官吏，就是效力以求得到候补的官员，不但不能获得有力的帮助，而且他们正想借着奉上命而来，逞施能耐，最容易产生意外的事端。大片的蝗灾已经扑灭，难道就连一只蝗虫也没有了？有人就吹毛求疵，乱加挑剔。因此，对派来的官吏的起居住行、衣食穿着，要照顾周到，不可顾惜小小的花费。

《礼记》有鼠祭八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陲，表啜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的说法。每岁的十二月，合聚万物，供应其酒食作为酬谢。螟虫螣蛇是吞噬庄稼的害虫，天性属火。《诗经》中也提到乞灵于田祖来扑灭害虫。近来都以为刘猛将军是驱除螟蝗之神，虽无可考，但按时虔诚祈祷，为民请命，其礼仪有古代的遗风，这莫非也是消除灾害的一种方法？

水　利

【原文】　古今治河之术，不出贾让三策。南河蓄清敌黄，实操胜算。其余惟以堤防为务，堤日增高，水亦随长，汛涨冲决，实足为患，此贾让所谓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也。直隶因永定河为害，入海水口不畅，弥年疏浚支流，此中策乎？至于出数年治河之费，业所徙之民，不与水争地，贾之上策，实无有能行之者。

治河有原有委，下流畅而后上流安澜。直隶惟京东之泺河、蓟、运河诸水自能入海，不由天津。其余南北运河，东西两淀，暨永定河、子牙河、七十二清河，皆于天津海河合流。自三岔口迄大沽口，长一百二十里。从水竞赴，潮汐往来，每夏秋，山水皆注地三岔一口，宣泄不及，以致漫溢冲决，此正尾闾不畅，胸腹俱病者也。雍正三四年以来，兴修水利于南北运，各建坝开河，减水分流，入口之水既减，则达海之口稍宽，亦随时补救之计也。

桑干河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雷山金龙池，浑泉溢也，东下大同，抵宣化保安宗山，西至看州口分为二：一由通州高丽庄入口河、白河者，潞河也。一南流从芦沟桥历固安、永清、霸州至天津丁字沽入海，长二百余里，因其色

浊，故为浑河。倏忽迁改，又谓无定河。康熙三十七年改为永定河。挟沙易淤，每年水过之处，停沙肥沃，燕麦倍收，故谓之一岁一麦之地。小民贪利，占耕为业，与水争地，一旦汛水暴涨，不能容纳，其不至于横决者几希。

西淀翕受西南众流，循千里长堤，与白沟、拒马北来之水合，东注至霸州之玉带河。此是咽喉之地，泄宣不畅。雍正五年，另凿中亭河以分流。然河身窄小，首尾皆淤，分泄无多，由会同河以东始得分流入东淀。又真顺广南泊之水注于北泊，共出淄阳之道，合滹沱之流由子牙河入东淀。淀亦易淤，迩来垡船挖浅，不无小补。其河岩坦坡及河心淤涨，私占种苇与凡田埂护田，筑堰取鱼，皆于水道有害，所当禁止，庶能节宣诸水而大其含蓄。

千里长堤，自清苑起至献县之臧家桥，绵亘顺、保、河三府之境。惟自保定县以东，堤绕渐河向北，如善来营等处，河身最为窄小。水障而北，霸州患之。堤决而南文安大城患之。明司农王恭肃公谓自保定县东北路疃村起，东由周家庄、鲁家庄、西营村直抵唐头村，筑大堤，计长四十里，约费六千金保护文安。而以路疃村北善来营、苑家口、苏家桥之长堤尽行决去，则河身宽而水可容纳，无雍滞泛滥之患。此说颇善，但弃地甚多，村落迁徙不少，未能见之施行也。人竞言水利，惟能去其害，斯收其利矣。如一身之血脉，使之流通而无雍阻，岂非利乎？然有利必有害。雍正四年，以磁州改隶广平，淄河全水自宁晋泊以上，引流种稻，民甚赖之，而濒河村庄时亦为患。迨出泊之衡水界滹沱河，水势湍悍，民堰难御。雍正八年，衡水堤决，溢流直犯青县；滹沱又日逼正定，甚可畏也。又如唐、沙、滋三水，于唐县、曲阳、新乐、定州、深泽皆获其利，会于祁州之三岔口，为猪龙河。经博野、蠡县、高阳入白洋淀，水势奔突，每受其害。

漳河与淄阳河合流，曲周、鸡泽患之。今东从经魏县、元城、馆陶入运河。漳水泥浊，易淤，或欲引入东省德州相近古黄河之处，然地隔两省，事权不能专一，未可轻议也。

营田未尝无利，明徐贞明言之详矣。而必求其可久，则要在察地势，审土宜。雍正三四年，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分四局营治水田，效群力，给农本，以图永远之利。然或地势本高，水泉不足。或去流引河，旱干则涸，水不能达，寻即改旱地，势使然也。又有土多沙性，不宜于稻田，田埂水渗，岁旱则水从内出，而不能蓄，岁涝则水从外入，而不能御。营田副使正钧于丰润、霸州捐资筑围、建闸，营治稻田各五十顷，迄今收获无几，民人拖欠，工本难以完纳。欲再借，则民欠愈多，不借则无力耕种。地方官不过因循补苴，无长策以图久远，将来不保其不废。善营田者，水田、旱田因其宜而不之强立町畦分高下，不惜工力。地之在民者，劝之使自为垦。地之在官者，遣亲信亲友董率之，给以

工本，专其责任，择南方老农为之师。官斯土者，以民事为己事，又使民之深知其利，不懈于其事，而后庶几也。

【译文】　古往今来治理黄河的办法，没有超出西汉贾让提出的上、中、下三策。南河蓄积清水治理黄河泥沙，实际上是能够成功的。其余的只是以增高黄河的堤防为重要任务，堤坝一天天增高，水也随着上涨，汛期到来，水涨冲决，实在足以引为忧患，这就是贾让所说的操劳耗费没有停止，还招致其害啊。直隶省因为永定河为害，入海的水口不通畅，年复一年地疏浚支流，这大概算是中策吧？至于把历年治理黄河的经费，用来安置黄泛区的迁徙百姓，使其能够生存，不与水争地盘，贾让的上策，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推行。

治理黄河要弄清水的源头和水的归宿，下流通畅而后上流波澜不兴。直隶省只有京师东西的滦河、蓟运河等水系，自能流入大海，不从天津经过。其余的南运河、北运河、东淀、西淀，加上永定河、子牙河、七十二清河，都在天津与海河汇合。从三岔口到大沽口，长一百二十里，众条河流，竞相奔赴，潮汐往来，每年夏、秋之间，河水、山水都注于三岔口一个地方，宣泄不及，以致漫溢冲决，这正是尾部排泄不畅，胸腹部都会出毛病啊。雍正三四年以来，在南北运河兴修水利，各建堤坝，挖掘河道，减少水量，分流排泄。进入三岔口的水量既然减少了，那么流入大海的入海口就稍微宽些，这也是一种随时补救的方法。

桑干河发源于太原的天池，从地底流行到山西朔县雷山金龙池的浑泉溢出，向东流经大同，抵达河北的宣化、陕西的保安和宗山，向西流至看州口分为二条河流：一条由河北通县高丽庄汇入口河、白河的，称为潞河。一条向南流，从卢沟桥经历固安、永清、霸州至天津丁字沽入海，长二百余里，因其色混浊，因此叫浑河。又由于它迁改频繁，又称作无定河。康熙三十七年改为永定河。河水泥沙容易淤积，每年水淹的地方，留沙肥沃，种植燕麦获得加倍的收成，所以称作一年收一次麦子的地方。老百姓贪图小利，占沙地耕作，与水争地，一旦汛期来临，河水暴涨，不能容纳，很少有不被冲决造成灾害的。

西淀汇合西南众流，顺着千里长堤，与白沟、拒马北来的水流汇合，向东流至河北霸县的玉带河。这是咽喉地段，排泄宣导不畅。雍正五年，另外开凿中亭河以分流。然而河身狭窄，首尾部都是泥沙淤积，分泄的水流并不多，从会同河以东才开始得到分流，进入东淀。还有真顺广南泊的水注入北泊，共出淄阳之道，汇合滹沱河水由子牙河注入东淀。东淀也容易出现淤积，近来挖土船进行挖深，不是没有小小的补益。那些河岸坦坡以及河心淤积增高的地方，私自占耕，种植芦苇和一切造埂护田、筑堰取鱼的举措，都对水道的通畅有危害，应当加以禁止，以期使东淀能够调节宣泄各条河流而扩大它的蓄积能力。

千里长堤，从清苑到献县的臧家桥，连绵横亘经历顺天、保定、河间三府的境地。只有保定县以东，长堤渐向北绕，如善来营等地方，河身最为窄小。水受阻碍向北冲流，霸县就很危险。长堤垮决，河水向南，文安、大城也就危险了。明代司农王恭肃老先生说：从保定县东西路疃村起，东由周家庄、鲁家庄、西营村直至唐头村，修筑大堤总长四十里，大约耗费六千两黄金，可保护文安城；而把路疃村北面的善来营、苑家口、苏家桥的长堤全部挖掉，则河身宽大而水可容纳，无壅滞泛滥的忧患。这种主张很好，但是抛弃的土地相当多，迁徙的村庄也不少，没有能见到它具体施行。人们都竞相谈水利，只有除去它的害处，才能收到好处啊。就好像人身上的血脉，使它流通而不壅滞受阻，岂不是就等于得到了好处吗？然而有利必然有害。雍正四年，把磁州改属广平，整个滏阳河从宁晋泊以上部分，引流种稻，百姓都赖以为生，而靠近河边的村庄有时也遭受水灾。最终流出宁晋泊的衡水与滹沱河相邻近，水势流急凶悍，老百姓修筑的堤堰难以防御。雍正八年，衡水河的长堤溃决，冲溢的水流直接进犯青县；滹沱河又一天天逼近正定，甚为可怕。又如唐、沙、滋三水，对于唐县、曲阳、新乐、定州、深泽都有好处，交汇于祁州的三岔口，称作潴龙河。流经博野、蠡县、高阳进入白洋淀，水势奔涌急迫，沿途各地经常遭受其害。

漳河与滏阳河合流，曲周、鸡泽害怕水淹。现在向东，流经魏县、元城、馆陶注入运河。漳水泥沙混浊，容易淤积，有人想把它引入山东省德州附近的古黄河，但地隔两省，处理权力不能统一，不能轻易地讨论这件事情。

屯田并不是没有好处，明代徐贞明谈的很详细。但是，如果一定要追求这种好处，那么关键在于勘察地势，审度土地种植什么庄稼合适。雍正三四年，京东、京西、京南和天津分四局营治水田，取决于老百姓的力量，生产供应粮棉等生活必需品，以期取得永远的利益。但是，有的地势本来较高，水源不足。有的是从黄河引一支流进行灌溉，遇到天旱则干涸，水不能到达，很快就改成旱地，这是地理形势所造成的。又有土质多沙性，不适宜作稻田，堤埂渗水，天旱时水从内出而无法蓄水，涝时则水从外入而不能防御。屯田副使正钧在丰润、霸州捐钱修筑围堤、建立水闸，营治稻田各五十顷，迄今没有得到什么收获，而老百姓欠债越来越多，成本费也难以收回。想再行借贷，那么老百姓欠债就更多，不借贷吧，老百姓就无力耕种。地方官不过是循规蹈矩，补益缺漏，并没有长远的谋划来求得久远的利益，将来难保屯田不被废止。善于屯田的人，对水田、旱田各顺其自然，而不强立规矩和不惜成本人力，一定要分出高下。土地使用权是属于老百姓的，应当劝告他们自行开垦耕种。使用权属于国家的，则应当派遣亲信好友率领、监督开垦耕种。明确责任，选择南方的老农作为他们的教师。作父母官的，应当把老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又要使老百姓深深懂

得屯田的好处，干起活来毫不懈怠，这样才算差不多了吧。

官　方

【原文】　股肱大臣，以献纳为忠。守土之官，去君甚远，去民甚亲，以“抚”字为忠。有一片肫诚之意，流露于政事之间，小民必有受其福者。

服官以明决为用，深沉为体，若英气太露，不特招同官之忌，上司亦以为涵养尚少，不肯得任。识赏牝牡骊黄之外者，能有几人哉？

恃才敢作，或以权术驭人者，有得亦不能无失，惟勤慎供职，事上接下，圆和坦白，不矜才炫能，方是颠扑不破。

人情之所不愿，我力之所不能者，皆不可勉强，若委曲成之，久后必悔。

治敦大体，不尚苛细。政务平易，不贵苟难。

善人要奖劝之。恶人先戒谕之，不改，则惩儆之。元恶则翦除之。戒休董威，道贵并行，若一味姑容，养奸流毒，亦不是诚心爱民。

断狱凭理，理之所穷，情以通之。贾明叙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非徇情也。徇情即坏法矣。

听断总要公正，著不得一毫意见。为两造设身处地，出言方平允能折服人。尤戒动怒，盛怒之下，剖断未免偏枯，刑罚不无过当。后虽悔之，而民已受其毒矣。昔人云：上官清而刻，百姓生路绝矣。古今清吏，子孙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此言可为矫枉过中之鉴。总之，凡事留一分余地，便是积阴德于子孙也。

程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身居民上，操得为之权，必须做有益生民之事。立德立功，皆在于此。若簿书无误，听讼犹人，皆余事也。

衙署要关防，又要得知大体，盖择人而用，必无妄为。若但刻意防范如束薪者，处处臆逆，皆可疑矣。而究之玩法作奸，防之不及防也。

开国承家，主持虽在一人，辅翼必资多士。居官亦然。有志上进而署中亲友各顾其私，不能一心并力，赞襄公事便不是好光景。

臧获有才者多，忠良者少。用其才，尤当防其弊。若信任之专，不复觉察防范遂致揽权夺利，跋扈招摇，无所不至，及经败露，本官方以之获罪，而若辈已挟赀远扬矣。

仆隶长随，惟利是视。有过于苛细，致令不能自给；又有托宽大之名任其挥霍，不能检束者：皆失驭下之道。

用人当明示以赏，不可暗受其欺。盖赏则感恩而生劝，欺则揖盗而长奸也。

公私不并营。既有官守，便应将一切银钱、出入、饮食、家产之事，俱托

人料理，只要用人得宜。若必一一亲理，不但公务分心，亦且役志营神，非所以养身也。

居官无婪取。但不知节用，便不免亏缺。饮食起居，与亲友共其甘苦，人自无怨。诸凡动用，尤须在大处节省，不可在小处刻减。

上下司，势分统属，亦要情意流通。有地方公事，不妨面禀。盖文称往复，未能完结者，得一指陈晓畅，案可立定。且时常见面，谗慝不生；而才品可观，亦在上游睹记中矣。

居官念念在想进走，刻刻要防退步。知进而不知退，亢之所以有悔也。

官者，身外之物，荣枯有定，原不能委曲求全，只要行其心之所安，处以理之应得，成败利钝，岂能逆睹？若畏首畏尾，无一事可为矣。

官运兴隆，必有气机先见。如果廉干任事，又和以与人，诚以服物，上下整齐严肃，每事井然有条理，即此气象，便识荣昌未艾也。

【译文】　辅佐国君的得力大臣，以提供咨询、诚恳进谏作为对国君忠诚的表现。地方官员，离国君远，离老百姓近，以能够体贴抚恤老百姓作为对国君忠诚的表现。怀有一片真心诚意，处处体现在处理政事之中，老百姓就必然能够受到恩惠和福泽。

做官以英明决断为用，深沉老成为本。如果才华过于显露，不仅会招来同僚们的忌恨，上司也会认为这样的人涵养太差，就不会得到重用。能够区分赏识公马、母马、黑马、黄马以外的人，能有几个呢？

仗恃才能敢作敢为，或用权术驾驭人的人，有所得也有所失。只有勤恳谨慎、忠于职守、对上对下都能做到圆和坦白，不矜恃才能不炫耀本领，方能立于颠扑不破的境地。

人情所不愿做，自己的力量又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去做。如果勉强去做，即使做成了，久后也会后悔的。

治理要从大的方面着手，不要扣求细微末节。处理日常政事务必讲求平易，不在于草率冗赘。

对善良正直的人，要奖赏鼓励。对坏人要先进行教育劝告，如不改正，就加以惩罚，以示警戒。对首恶元凶，则坚决剪除。劝告教宜宜柔，监督惩戒宜猛，治理之道贵在刚柔并用。如果一味姑息容忍，养奸流毒，也不是诚心爱民的表现。

判断讼狱依凭的是事理，法律。事理律令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以人情加以贯通。贾明叙说：人情所在之处，也是法律所在之处。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并不是说讲私情。如果讲私情就会使法律受到破坏。

听诉讼审判案件，要做到公正，不能有丝毫的主观性。替原告和被告设身

处地着想，说出话来，才能公正，令人折服。尤其要警戒动怒，盛怒之下，分析判断案件难免偏颇，刑罚也会失当。以后虽然后悔不已，但老百姓已经遭受过毒害了。古人说："上面的官员如果清正而刻薄，老百姓的生路就断绝了。"古往今来的清正官吏，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没有什么作为，正是由于刻薄少恩的缘故啊。这种说法可以作为矫枉过正的借鉴。总之，凡事留一分余地，便是为子孙后代积一分阴德。

程子说："一个读书人，如果对事物存有爱心，对人必然有所助益。"做官的身居老百姓之上，操持实际大权，必须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建立德行树立功业，都在于此。至于公文记载没有失误，听讼断狱顺乎情理，这都是些多余的事了。

衙门官署要关防严密，又要知道大体的情况，只要在任用人时认真选择，就不会有人胡作非为。如果只是刻意防范，就像捆束柴草那样处处猜测别人，那就都值得怀疑了。而详细追究那些执法犯奸的人，那才真是防不胜防啊。

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主持事务的虽然是一个人，但辅佐羽翼必然借助于许多贤明能干的人才。作官也是这样，本人有志于上进而署中的亲友各自钻营自己的私利，不能一心一意地协助办理公事，也是不会有光明前途的。

奴仆随从们有才干的多，忠诚善良的少。用他们的才能时，尤其应当防止他们的弊病。如果对他们过分相信，听任他们专行，不再对他们觉察防范以至造成他们揽权专横、招摇撞骗，等到事情败露了，本官受其牵连而获罪，他们却早已挟带财物远走高飞了。

奴仆长久跟随主人，总是唯利是图。有的主人过于苛刻精细，致使他们生活上不能自给。又有的主人借托宽大为名，听任奴仆恣意挥霍，不能检点约束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丧失了驾驭下属的原则和道理。

使用人应当明示奖赏，不可暗受其欺。总之，奖赏则使其感恩而产生鼓励的效果，受其欺骗则等于揖请盗贼，助长奸邪。

公事、私事不要同时经营管理。既然有官位职守，便应将一切银钱的收入开支、饮食、家产之事，都委托别人料理，只要用人得当。如果必须自己一一亲自过问处理，不但在办理公务时分心，而且劳思伤神，不是颐养身心的好办法啊。

做官不要贪婪索取。但是，不知道节俭用度，就不免亏缺。饮食起居，与亲友同甘共苦，别人自然就不会抱怨，一切开支，尤其应当在大处节省，不必在小处刻减。

上下级官员，虽然在名分上有统领、僚属的分别，也要情意流通。遇到地方上的公事，不妨当面禀报。凡是公文往来未能完结的事情，得到一些指点和

剖析，就可以马上明白晓畅，立刻便可定案。况且时常见面，可以避免谗言，而品德、才能可以看清楚，同时，在上司的心目中也能留下印象。

做官念念不忘晋升，也要时时刻刻提防退步。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必然会招致悔恨。

官职名位乃身外之物，荣盛和枯衰有一定的规律，原本就不能委曲求全。只要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干得合乎事理，至于成功失败、利益弊端，哪里能够预先知道？如果怕这怕那，畏缩不前，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官运兴隆，事先必有征兆。如果办事廉洁认真，又待人和顺，以诚心使别人折服，上下整齐严肃，每件事都处理得井然有条理，就从这些情况加以观察，便可知道此人兴隆昌盛，正在蒸蒸日上。

冰　　鉴

（清）曾国藩

神 骨 篇

总论神骨

【原文】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译文】　俗话说：“碾掉谷的外壳，虽然产生了一些谷糠，然而谷的精华——即米，却仍然存在。”这里所说的精华尚存，在相人术中如指一个人永远保有的内质——“神”。俗话又说：“高山尽管其泥土经常剥落、流失，却不会倒塌，这是由于石头在那里支撑着它，使它保持着稳固。”这里石的作用，在相人术中如指一个人“骨”的作用。

一个人的精神，都集中呈现在他的两只眼睛上；一个人的骨相，则都集中在他的一副面孔上。

为农、工、商各色人等看相，既要看他们的“神”和“骨”，同时又要看他们的躯体情态，而为文人看相，则首先而且主要看他们的“神”和“骨”。“神”和“骨”犹如命运的两扇大门。这一点，实为以相识人的第一要诀。

附：中国古代有关神骨的论述

论神有余

神之有余者，眼光清莹，顾盼不斜，眉秀而长，精神耸动，容色澄彻，举止汪洋。俨然远视，若秋日之照霜天；巍然近瞩，似和风之动春花。临事刚毅，如猛虎之步深山；处众迢遥，似丹凤而翔雪路。其坐也，如界石不动；其卧也，如栖鸦不摇；其行也，洋洋然如平水之流；其立也，昂昂然如孤峰之耸。言不妄发，性不妄躁，喜怒不动其心，荣辱不动其操。万态纷错于前，而心常一则；

可谓神有余也。神有余者，皆为上贵之人，凶灾难入其身，天禄永其终矣。

论神不足

神不足者，似醉非醉，常如病酒；不愁似愁，常忧如戚；不睡似睡，才睡便觉；不哭似哭，忽如惊悖。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惊似惊，不痴似痴，不畏似畏。容止昏乱，色浊似染。癫痫神色，凄怆常如大失，恍惚张惶，常如恐怖。言论瑟缩，似羞隐藏体见抵拒，如遭凌辱。色初鲜而后暗，语初快而后讷。此皆谓之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招牢狱枉厄。官也失位矣。

论形有余

形之有余者，头顶圆厚，腰背丰隆，额阔四方，唇红齿白，耳圆成轮，鼻直如胆，眼分黑白，眉秀疏长，有膊脐厚，胸前平广，腹圆垂下，行坐端正，五岳朝归，三停相称，肉腻骨细，手长足方。望之巍巍然而来，视之怡怡然而生，此皆谓之形有余也。形有余者，令人长寿无病，富贵之形矣。

论形不足

形不足者，皆头顶尖薄，肩膊狭斜，腰肋疏细，肘节短促，掌薄指疏，唇蹇额挞，鼻仰耳反，腰低胸陷。一眉曲，一眉直；一眼仰，一眼低；一睛大，一睛小；一颧高，一颧低；一手有纹，一手无纹；睡中眼开；男作女声；齿黄口露；鼻准尖薄；秃顶无丝发；眼深不见睛；行状欹侧，颜色痿痣；头小而身大，上短而下长；此之谓形不足也。形不足者，多病而短命，福薄而贫贱也。

论“神”之清浊、邪正

【原文】　相家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木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而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沉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译文】　在研究、观察人的精神状态的时候，一般都把精神状态区别为清莹与昏暗两种类型。精神状态的清莹与昏黯是容易分辨的，而清莹又有奸邪与纯正之分，奸邪与纯正则难于区分。

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神采奕奕，真情内蕴，宛如两颗晶莹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安详沉稳，敏锐犀利，宛如青木抽芽，生气勃勃。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清明沉静，旁若无人；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杀机内藏，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要一发中的。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

于纯正一类。

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犹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以上两种目光，显出伪饰、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惊恐不安。这是别具才情却又深谋图巧的人怕别人窥破他内心世界的神情。显出伪饰、奸心内萌神情者多是有瑕疵之辈，有后一种神情者则是引而不发之徒。以上两神情都属于奸邪类，可是它们却混杂在清莹之中，这是不能不加以辨别的。

论神存于心

【原文】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译文】　一般说来，观察识别人的精神状态，如果只是故作抖擞者，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那种看起来是故作抖擞，又好象是真的精神振作的，就比较难于识别了。神不足者，故作振作表现于外；神有余者，则是精神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

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其要领是：尚未“收拾入门”，要着重看其是否轻慢不拘；已经“收拾入门”，则要着重看其是否精细周密。

对于小心谨慎的人，要在其尚未“收拾入门”的时候去观察他，就可以发现他的举动不精细、欠周密，总好象是漫不经心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轻慢不拘；对于率直豪放的人，要在已经“收拾入门”的时候去观察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豪放，他的举动就愈是慎重周密，做什么都一丝不苟，这种精神状态，就是精细周密。

两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内心世界，但是它们只要稍微向外流露，立刻就会变为情态，而情态则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

论九贵骨

【原文】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顶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而起，项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之器也；一，则不穷；二，则不贱；三，则动履稍胜；四，则贵矣。

【译文】 九贵骨各有各的态势：天庭骨贵在丰隆饱满；枕骨贵在充实显露；顶骨贵在平正而不突兀；佐串骨当斜上直插发际，其状如角；太阳骨在直线上升；眉骨骨棱显而不露，隐然如犀角平伏；鼻骨应状如芦笋竹芽，挺拔而直起；颧骨当有力有势，又不陷不露；项骨须平伏厚实，又不显不露。

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骨、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全具备，此人一定是国家栋梁之材；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地位显贵。

论骨之色与质

【原文】 骨有色，面以青为贵，“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是孤僧；鼻骨犯眉，堂上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译文】 骨有不同的颜色，颜色呈现在面部，以青色最为高贵。俗话说的“少年公卿半青面”，就是这个意思。黄中透红的紫色较青色略次一等，面如枯骨傅粉的白色则是最下等的颜色。

骨有一定的气质，头部骨格以相互关联、气势贯通最为宝贵，而互不贯通、支离散乱则略次一等。总之，只要头上没有恶骨，就是面相再好也不如头相好。然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丰隆，终是卑贱一类；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沦为孤僧；如果鼻骨冲犯两眉，父母必不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峰凌眼，必无子孙后代。这里富贵与贫贱的差别，在毫厘之间，就会有极大的不同。

刚柔篇

总论刚柔

【原文】 既识神骨，当辨刚柔。刚柔，则五行生克之数，名曰“先天种子”，不足用补，有余用泄。消息与命相通，此其较然易见者。

【译文】 认识并辨明了相的神骨问题之后，还应当分辨清楚相的阳刚与阴柔。事物的阳刚和阴柔，是由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所先天注定的，这就是俗话所谓的“先天种子”——即先天遗传下来的的生命力。如果某个部位之

“相”过柔过弱，其它部位能够对它加以补充或弥补；如果某个部位之“相”过刚过强，其他部位能够对它加以削弱或损减。“相”的阳刚与阴柔盈虚消长，跟人的先天命数相关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论外刚柔

【原文】　五行有合法，木合火，水合木，此顺而合。顺者多富，即贵亦在浮沉之间。金与火仇，有时合火，推之水土者皆然，此逆而合者，其贵非常。然所谓逆合者，金形带火则然，火形带金，则三十死矣；水形带土则然，土形带水，则孤寡终老矣；木形带金则然，金形带木，则刀剑随身矣。此外牵合，俱是杂格，不入文人正论。

【译文】　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相仇关系，这种关系称为“合”；而“合”又有顺合与逆合之分，如木生火、水生木等等，这就是顺合。顺合之相多会致富，但是却不会得贵，即使偶或得贵，也总是浮浮沉沉、升升降降，难于保持永久。

金仇火，有时火又克金，类而推之，水与土等等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就是逆合，这种逆合之相非常高贵。然而在上述的逆合之相中，如果是金形人带火形之相，便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火形人带有金形之相，那么三十岁就会死亡；如果是水形人带有土形之相，便非常高贵，相反，如果土形人带有水形之相，那么就会一辈子孤寡无依；如果是木形人带有金形之相，便会非常高贵，相对，如果是金形人带有木形之相，那么就会有刀剑之灾，杀身之祸。

除此之外的那些牵强附会的说法，都是杂凑的模式，不能归入文人相学的正宗理论。

附：五行形相简表

形相	形貌	肤色	五性五德	气质性格	声音
金形人	坚方（方）	白	义	方正	和润
木形人	瘦直（长）	青	仁	温柔	高畅
水形人	圆肥（圆）	黑	智	圆洁	缓急
火形人	上尖下阔（露）	赤	礼	显露	焦烈
土形人	敦厚（厚）	黄	信	敦厚	深厚

论内刚柔

【原文】　五行为外刚柔，内刚柔，则喜怒、跳伏、深浅者是也。喜高怒重，

过目辄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蠢”；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粗蠢各半者，胜人以寿；纯奸能豁达，其人终成；纯粗无周密，半途必弃。观人所忽，十有九八矣。

【译文】　以上所说的五行相生相克，是所谓“外刚柔”。人的刚柔除了外刚柔之外，还有内刚柔，而所谓“内刚柔”就是人的高兴和恼怒、激动和平静及时深、时浅的心机或城府。

遇到令人高兴的事情就乐不可支，遇到令人恼怒的事情就怒不可遏，而且事情一过却转眼就忘，这种人阳刚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粗鲁”；平静的时候没有一点昂扬之气，激动的时候也昂扬不起来，这种人阴柔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愚蠢”；遇到事情，初一考虑，看起来想得似乎很肤浅，然而转念想得又非常深入和精细，这种人阳刚与阴柔并济，其气质接近于“奸诈”。凡属内藏奸诈的人外柔内刚，遇事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日后必有一番功业和名声可以期待；既粗鲁又愚蠢的人，刚柔皆能支配其心，使他们乐天知命，因此其寿命往往超过常人；纯奸的人——即大奸大诈者，其心能反过来支配刚柔，遇事往往能以退为进，以顺迎逆，这样的人最终会获得事业的成功；那种外表举止粗鲁，内在气质也粗鲁的人，只有刚、并一味地刚，做起事来必定会半途而废。

这些就是在观人看相的时候往往被忽视和忽略的“内刚柔”，而且一般十有八九都犯这个毛病。

容 貌 篇

总论容貌

【原文】　容以七尺为期，貌合两仪而论。胸腹手足，实接五行；耳目口鼻，全通四气。相顾相称，则福生；如背如凑，则林林总总，不足论也。

【译文】　观人看相，姿容以七尺躯体为限度，而面貌则就两只眼睛来评断。人的胸腹手足，实际都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相关联，具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的耳目口鼻，全部都和四气——即春、夏、秋、冬四时之气相贯通，具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体的各个部分，如果相互照应、匹配，彼此对称、协调，就会为人带来福分，而如果相互背离或彼此拥护，使相格显得散乱而不端正，就不足为道了。

论　容

【原文】　容贵“整”，“整”非整齐之谓。短不豕蹲，长不茅立，肥不熊餐，

瘦不鹊寒，所谓“整”也。背宜圆厚，腹宜突坦，手宜温软，曲若弯弓，足宜丰满，下宜藏蛋，所谓“整”也。五短多贵，两大不扬，负重高官，鼠行好利，此为定格。他如手长于身，身过于体，配以佳骨，定主封侯；罗纹满身，称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拜相即鼎甲矣。

【译文】　大凡人的姿容，都以“整”为贵。这所说的“整”，指的并不是整齐划一，而是人体的名个部分匀称、均衡，从而构成一个和谐有致的整体。

比如就身材而论，个子可以矮一些，但是绝不能矮得像一头猪那样蹲着；个子也可以高一些，但是绝不能高得像一棵茅草那样耸立着；就形体而论，体态可以胖一些，但是绝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那样臃肿；体态可以瘦一些，但是绝不能瘦得像一只寒鹊那样单薄：这就是所谓的“整”。

背部应该浑圆而厚实；腹部应该突出而平坦；手应该温润而柔软；手掌弯曲如弓；足脚应该丰厚而饱满；足心应该虚能藏蛋：这也是所谓的“整”。

五短身材者大多地位高贵；两腿过长者往往命运不佳；走起路来如背负重物者必定会做高官；走起路来像老鼠那样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左顾右盼者必定贪财好利，这些可以称为命相的固定格局，百试百验。

其他命相格局，如双手长于上身，上身超过下体，只要再配上一副上佳的骨相，一定会有公侯之封；又如皮肤细嫩柔润，宛如绫罗遍布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露，文秀有致，只要再配上一副奇妙的神态，日后即使做不了宰相，也一定会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

论　貌

【原文】　貌有清、古、奇、秀之别，总之须看科名星与阴骘纹为主。科名星，十三岁至三十九岁随时而见；阴骘纹，十九岁至四十六岁随时而见。二者全，大物也；得一亦贵。科名星见于印堂眉彩，时隐时见，或为钢针，或为小丸，尝有光气，酒后及发怒时易见。阴骘纹见于眼角，阴雨便见，如三叉样，假寐时最易见。得科名星者早荣，得阴骘纹者迟发。二者全无，前程莫问。阴骘纹见于喉间，又主生贵子；杂路不在此格。

【译文】　人的面貌之相，有清雅、古朴、奇伟、秀俊的区别，这四相主要是从科名星和阴骘纹上去观察和分辨。科名星在十三岁至三十九岁之间，随时都可以显现，而阴骘纹则在十九岁到四十六岁之间，随时都可以显现。如果科名星和阴骘纹两者兼备，此人一定是大材大器；即使只具备其中之一，将来也会非常高贵。

科名星出现在印堂和眉彩之间，时隐时现，有时形如钢针，有时状如小球，显现出来，是一种红光紫气，这种红光紫气在饮酒之后和发怒之时较容易看到。

阴骘纹通常出现在眼角的下方，一逢天阴下雨便会显现出来，其形状像一支三股叉，在似睡非睡的时候最容易看到。

生有科名星的人，很早就会荣耀；生有阴骘纹的人，较晚才能发达。如果既没有科名星又没有阴骘纹，前程根本就不用问了。另外，阴骘纹如果出现在咽喉部位，一定会喜生贵子；至于出现在别的部位，则不一定为此相格。

论鼻、目、口、齿

【原文】　目者面之渊，不深则不清。鼻者面之山，不高则不灵。口阔而方禄千钟，齿多而圆不家食。眼角入鬓，必掌刑名。顶见于面，终司钱谷：出贵征也。舌脱无官，橘皮不显。文人有伤左目，鹰鼻动便食人：此贱征也。

【译文】　双眼犹如面部两方水潭，神气如果不深邃含蓄，面部就不会神清气爽。鼻子犹如面部的一座高山，鼻梁和准头如果不丰隆，面部就会缺乏灵秀之气。口形宽阔且呈方形者必能身居高位享受朝廷俸禄；牙齿细小而且圆润者必能在外谋得一官半职；眼角秀长并斜插入鬓者必能主持司法机关，执掌生杀大权；秃发谢顶而使头顶与面额连为一体者必能高居掌管国家财政大权的官位。——以上这些都是高贵的表征。

口吃者必无官运；面部皮肤如橘皮的人不会显达；文人常因为左眼受过损伤而无所作为；鼻子像鹰嘴的人内心阴险恶毒，动不动就会伤害他人。——以上这些都是卑贱的表征。

情 态 篇

总论情态

【原文】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译文】　容貌是骨骼的余韵，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缺陷；情态是精神的表现，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长时间审视，要着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则首先要看人的情态。凡属大家之举止的，即使是羞涩之态，仍不失为一种佳相；而凡属小儿举动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愈是矫揉造作，愈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分辨其精神的根本原则是清浊，而对细处则要根据总的原则分辨主次从而进行取舍。

论恒态

【原文】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行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

皆根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译文】　常见的情态有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如小鸟依人，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着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颜观色，事事趋吉避凶，这就是周旋态。

这些情态，都来自于内心的真情实性，由不得人任意虚饰造作。

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吵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折中却能柔中带刚，这些人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反之，则是败类、废物。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形，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才，谁会沦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

论时态

【原文】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译文】　前边所说的，是经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情态，是不经常出现的，称之为“时态”。

比如，正在跟别人进行交谈时，却忽然把目光转向其它地方，足见此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见此人冷峻寡情，且城府深，居心险，不能跟他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正确，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其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他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足见其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他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缺乏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

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如果能够以以上

三种人为借鉴，反其道而行，那么就几乎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须 眉 篇

总论须眉

【原文】 “须眉男子”，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少年两道眉，临老一林须”，此言眉主早成，须主晚运也。然而紫面无须自贵，暴腮缺须亦荣：郭令公半部不全，霍骠骁一副寡脸。此等间逢，毕竟有须眉者，十之九也。

【译文】 俗话说男子为“须眉男子”，的确如此。因为人世间还没有见过既无胡须又无眉毛而可以称得上男子汉的人。俗话又说：“少年两道眉，临老一林须，”这两句话是说，“眉”主早年事业有成，“须”主晚年福寿康年。

然而也有例外：面呈紫色者，纵然没有胡须也自会地位高贵；两腮暴突者，即使胡须稀疏也能够名声显荣。郭子仪虽然胡须稀疏，却位高权重；霍去病虽然胡须全无，却功业盖世。不过上面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才会见到，贵相中有须有眉者，毕竟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论 眉

【原文】 眉尚彩，彩者，秒处反光也。贵人有三层彩，有一二层者。所谓“文明气象”，宜疏爽不宜凝滞。一望有乘风翔舞之势，上也；如泼墨者，最下。倒竖者，上也；下垂者，最下。长有起伏，短有神气；浓忌浮光，淡忌枯索。如剑者掌兵权，如帚者走法场。个中亦有征范，不可不辨。但如压眼不利，散乱多忧，细而带媚，粗而无文，是最下乘。

【译文】 眉崇尚光彩，以上面泛起一层绚烂的光彩为最佳。而所谓光彩，就是眉毛梢上闪闪出现一抹亮光。高贵之人，其眉上有三层光彩，当然也有两层和一层的情况。通常所谓的“文明气象”，指的就是眉宇清秀润朗，不可浓密呆板。

一眼望去，像两只凤在乘风翱翔，如两条龙在乘风飞舞，这是上佳的眉相；而好似一团散漫的墨迹，则是最下等的眉相；双眉倒竖，呈倒八字形，这是上佳的眉相，双眉下垂，呈八字形，则是最下等的眉相。

眉长，应该有起有伏，如果比较短，则应该昂然有神；眉如果比较浓，切忌上面泛起一抹浮光，如果比较淡，切忌形状像一条枯干的绳子；双眉如两把锋利的宝剑者，必将成为统兵将师，而双眉如两把破旧的扫帚者，则将会有刑杀之灾。

另外，这里面还有种种其它的迹象和征兆，不可不仔细加以辨识。如眉毛过长并向下紧逼两眼，会使目光显得迟滞不利；眉毛散乱无序，会使目光显得忧劳乏神；眉形过于纤细，并且带有媚态，眉相不佳；眉形过于粗阔，从而毫无文秀之致；这都属于最下等的眉相。

论　须

【原文】　须有多寡，取其与眉相称。多者，宜清、宜疏、宜缩、宜参差不齐；少者，宜光、宜健、宜圆、宜有情照顾。卷如螺纹，聪明豁达；长如解索，风流荣显；劲如张戟，位高权重；亮若银条，早登廊庙：皆宦途大器。紫须剑眉，声音洪壮；蓬然虬乱，尝见耳后，配以神骨清奇，不千里封侯，亦十年拜相。他如“辅须先长终不利”、“人中不见一世穷”、“鼻毛接须多滞晦”、“短髭遮口饿终身”，此其显而可见者耳。

【译文】　人的胡须有的多、有的少，而无论是多还是少，都应该与眉相匹配。胡须多的，应该清秀明快，疏爽明朗，不直不硬，并且长短有致；胡须少的，应该润泽鲜亮，刚健劲挺，气韵生动，并且与其它部位相互照应。如果胡须像螺丝一样弯曲有致，此人一定是目光远大，豁达大度；胡须很长，并且像破股的绳子一样满是细弯小曲，此人一定会喜好女色却不淫不乱；胡须刚劲有力像一把张开的利戟，此人一定会位居高官掌执大权；胡须像一丛闪闪发光的银条，此人一定会年纪轻轻就成为朝廷重臣：总之，都是仁途官场上的大材大器。

如果生一抹黑中透红的胡须，再配上威严的剑眉和洪壮的声音；胡须像虬那样蓬松劲挺而散乱，并且还一起长到耳朵后边——这样的胡须，如果配上一副清俊而奇妙的精神和骨格，即使不被封为千里侯，也能做十年的宰相。

其他的须相，如“辅须先于主须而生长出来，前程终生不利”、“人中无须，一生一世受贫穷”、“鼻毛连接着胡须，使运不顺，前途暗淡”、“短髭不短而遮住嘴，一辈子要忍饥挨饿”等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败相。

声 音 篇

总论声音

【原文】　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始于丹田，发于喉，转于舌，辨于齿，出于唇，实与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不必一一合调，闻声相思，其人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

【译文】　人的声音，跟天地之间的气一样，也有清浊之分，清者轻而上浮，浊者重而下坠。声音起始于丹田，在喉头发出声响，至口腔，在牙齿那里发生清浊之变，最后经由嘴唇发出去，这一切都与宫、商、角、徵、羽五音密切配合。看相识人的时候，听人的声音，要去辨识其独具一格之处，不一定完全与五音相符合，只要听其声音就如见其人，何必要见到其人真面目再作决断呢！

论　声

【原文】　声与音不同。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喜如折竹，怒如阴雷起地，哀如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大概以“轻清”为上。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如拍琴，上上。“大言不张唇，细言不露齿”，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鸣；急而不达，深夜鼠嚼 L；或字句相联，喋喋利口；或齿喉隔断，喈喈混谈：市井之夫，何足比较？

【译文】　声和音看上去密不可分，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声得自于发音器官的启动，表现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音得自于发音器官的闭合，表现在发音器官闭合的时候。

辨识声相优劣高下的方法很多，但是一定要着重从人情的喜怒哀乐中去细加鉴别。——欣喜之声，宛如翠竹之折，清脆而悦耳；愤怒之声，宛如平地一声雷，豪壮而强烈；悲哀之声，宛如击破薄冰，破碎而凄切；欢乐之声，宛如雪花于疾风刮来之前在空中飞舞，宁静轻婉：它们都可以列为“轻扬而清朗”的上佳之品。

阳刚之声，像钟声一样宏亮沉雄，就高贵；像锣声一样轻薄浮泛，就卑贱。阴柔之声，像鸡鸣一样清朗悠扬，就高贵；像蛙鸣一样喧嚣空洞，就卑贱。远远听去，刚健激越，充满了阳刚之气，而近处听来却温润悠扬，而充满了阴柔的情致；起的时候如乘风飞动，悦耳愉心，止的时候却如琴师拍琴，雍容自如，这乃是声相中之最佳者。俗话说，“高声畅言却不大张其口，低声细语时牙齿含而不露”，这乃是声中之较佳者。

而声发之后，散漫虚浮，缺乏余韵，像荒郊旷野中的孤牛之鸣；急急切切，咯咯吱吱，断续无节，像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在偷吃东西；说话的时候，一句紧接一句，语无论次，没完没了，而且嘴快气促；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这几种说话声，都属于市井之间的粗鄙俗陋之声，有什么值得跟以上各种声相比较的地方呢？

附：中国古代其它有关“声”的论述

论　声

相学家认为。人既然有五行之分，声音也有五行之别。《照胆经》指出：

金声：韵长清音响，远闻完润则贵，破则贱。

木声：韵条达，初全终散，沉重则贵，轻则贱。

火声：韵清列条畅不濡，圆润而慢则贵，焦破而急则贱。

水声：韵清响急长，细则贵，重浊则贱。

土声：韵厚重，源长响亮，远闻则贵，近细则贱。

这就是所谓“人禀五行之形，气声亦具五行之象”。

五行之声的这些特点如下表：

五声	金声	木声	水声	火声	土声
特点	和润	高畅	时缓时急	焦烈	高厚

古人认为，声音和人的性格、命运有某种关系：

雌雄声：大小不均，主下贱；

罗网声：干暴不齐，主贫贱；

声音太轻：主断事无能；

声音如破：主作事无成；

声音昏浊：主谋运不佳；

声音太低：主鲁钝无知；

声音太柔：主性格怯懦；

声音太刚：主早夭少寿；

声小身大：主凶而早夭；

声雄身小：主位至三公；

声如破锣：主家业难立，田产消尽；

声如火燥：主一生奔波无靠；

男人女声：主性格轻浮，家资破尽；

女人男声：主性格缺乏女性温柔，克妨丈夫；

声音清冷如涧中流水：主大贵；

声音响亮如瓮中之响：五福俱备。

论　音

【原文】　音者，声之余也，与声相去不远，此则从细曲中见耳。贫贱者有声无音，尖巧者有音无声，所谓“禽无声，兽无音”是也。凡人说话，是声散在前后左右者是也。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呼，不唯雅人，兼称国士；口阔无溢出，舌尖无窕音，不唯实厚，兼获名高。

【译文】　音，本是声的余波或余韵。音其实跟声差不多，它们之间的差异从细微的地方还是可以听出来的。贫穷卑贱的人说话只有声而无音，显得粗野不文，圆滑尖巧的人说话则只有音而无声，显得虚饰做作，俗话所谓的“禽无声，兽无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总之，普通人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声响散布在空中而已，并无音可言。如果说话的时候，一开口就情动于中，饱含着真情，到话说完了，余音仍在空中缭绕，而令人回味无穷，这种人温文尔雅，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名流。如果说话的时候，口阔嘴大，却不是声未发而气先出；口齿灵俐，却并无矫造轻佻。这不仅表明其人内里素养深厚，而且将会获得盛名隆誉。

气 色 篇

总论气色

【原文】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亨泰。是故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译文】　如果说面部之相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大命，那么气色之相，象征并体现着人的某些机遇或遭际。命属自然所赋之秉性，固然应该与后天遭遇保持均衡量，人生的流年气色也应该顺畅。所以如果光辉不能焕发出来，即使是珍珠和宝玉，也和碎砖烂瓦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色彩不能呈现出来，即使是绫罗和锦绣，也和粗布糙葛没有什么二致。因此说，大命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小运也能够决定一个人几个月的吉凶。

论气色的类型

【原文】　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有终身之气色，“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气色，“春青、夏红、秋黄、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气色，“朔后森发，望后隐跃”是也。有一日之气色，“早青、昼满、晚

停、暮静”是也。

【译文】　人以气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宰，气在人体内部体现为人的精神，在人体表面表现为人的气色。气色有多种形态：有贯穿人的一生的气色，如俗话说的“少年时期气色为淡，而所谓淡，就是气稚色薄；青年时期气色为明，而所谓明，就是气勃色明；壮年时期气色为艳，而所谓艳，就是气盛色艳；老年时期气色为素，而所谓素，就是气实色朴”，即是贯穿一生的气色；有贯穿一年的气色，如俗话说的“春季气色为青色——木色、春色，夏季气色为红色——火色、夏色，秋季气色为黄色——土色、秋色，冬季气色为白色——金色、冬色”，就是贯穿一年的气色；有贯穿一月的气色，如俗话说的“每月初一之后枝叶盛发，十五日之后则若隐若现”，就是贯穿一月的气色；有贯穿一天的气色，如俗话说的“早晨开始复苏，白天充盈饱满，傍晚渐趋隐伏，夜间安宁平静”，就是贯穿一天的气色。

论文人的气色

【原文】　科名中人，以黄为主，此正色也。黄云盖顶，必掇大魁；黄翅入鬓，进身不远；印堂黄色，富贵逼人；明堂素净，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鲜，决利小考；印堂垂紫，动获小利；红晕中分，定产佳儿；两颧红润，骨肉发迹。由此推之，足见一斑矣。

【译文】　对于有科名的士子来说，面部气色应该以黄色为主色，因为黄色是正色、吉色。如果一抹黄色的彩云覆盖着头顶，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必然会在科考殿试中一举夺魁，高中状元；如果两颧部位各有一片黄色向外扩展，如两只翅膀直插双鬓，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登科升官或封爵受禄已经为期不远了；如果命宫印堂呈黄色，那么可肯定，这位士子很快就会获得既能致富又能做官的机会；如果明堂部位即鼻子白润而净洁，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必能科考及第。其他面部气色，如眼角即鱼尾部位红紫两色充盈，其状似绚丽的云霞，那么可以肯定，这位童子参加小考，必然能够顺利考中；命宫印堂，有一片紫色发动，向上注入山根之间，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经常会获得一些钱财之利；如果两眼下方各有一片红晕，而且被鼻梁居中分隔开来从而互不连接，那么可以肯定，此人定会喜得一个好儿子；如果两颧部位红润光泽，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的至亲如父子、叔侄、兄弟等等，必然能够立功显名并发家致富。由此推而广之，足可以窥见面部气色与人的命运的关系的一般情形。

论青白

【原文】　色忌青，忌白。青常见于眼底，白常见于眉端。然亦有不同：心

事忧劳，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酒色惫倦，白如卧羊；灾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有青而带紫，金形遇之而飞扬，白而有光，土庚相当亦富贵，又不在此论也。最不佳者："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赪尾守地阁。"有一于此，前程退落，祸患三矣。

【译文】　面部的气色忌焦干昏暗之青色，也忌枯暗无光之白色。青色经常出现在眼睛的下方，白色则经常出现在两眉的眉梢。然而具体情形又有差别：如果是由于心事忧烦困苦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一定既浓且厚，状如凝墨；如果是由于遇到飞来的横祸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一定轻重不均，状如浮烟；如果是由于嗜酒好色导致疲惫倦怠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势如卧羊，不久即会消散；如果是由于遭遇了大灾大难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惨如枯骨，充满死气。还有青中带紫之色，如果是金形人遇到这种气色，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如果是白润光泽之色，土形兼金形人面呈这种气色，也会获得富贵，这些都是特例，不在以上所论之列。而最为不佳的，则是以下四种气色："白色围绕眼圈，此相主丧乱；黑气聚集额头，此相主参革；赤斑布满两颊，此相主刑狱；浅赤凝结地阁，此相主凶亡。"以上四相，如果仅具其一，就会前程倒退败落，并且接连遭灾遇祸。